

“太平洋战争” 系列

全10册

山雨欲来

太平洋战争

第1册

现代战争史话
太平洋战争
1941-1945

目录

- 太平洋战争（一）：山雨欲来
 - 第一章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 第二章 甲午战争
 - 第三章 日俄战争
 -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
 - 第五章 九一八事变
 - 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 第七章 中国全面抗战
- 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
 - 第一章 诺门坎战役
 - 第二章 三国同盟
 - 第三章 北进？南进！
 - 第四章 和？战！
- 太平洋战争（三）：不宣而战
 - 第一章 偷袭珍珠港
 - 第二章 美国的愤怒
 - 第三章 香港保卫战
 - 第四章 威武不屈威克岛
 - 第五章 风雨飘摇马来亚
- 太平洋战争（四）：艰难时刻
 - 第一章 鏖战菲律宾
 - 第二章 魔爪伸向爪哇岛
 - 第三章 缅甸泥淖
 - 第四章 锡兰海战
 - 第五章 杜立特空袭
 - 第六章 最后的堡垒
- 太平洋战争（五）：绞杀日本
 - 第一章 珊瑚海海战
 - 第二章 中途岛海战
 - 第三章 喋血瓜达尔卡纳尔岛
- 太平洋战争（六）：美日对决
 - 第一章 麦克阿瑟鏖兵巴布亚

第二章 猎杀“孔雀”

第三章 钳形攻势

第四章 大国峰会

第五章 破围之战——浴血塔拉瓦

太平洋战争（七）：钳形攻势

第一章 马绍尔群岛战役

第二章 空袭特鲁克

第三章 英帕尔战役

第四章 破堤之战——马里亚纳群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八）：日本溃败

第一章 东条内阁垮台

第二章 血战贝里琉

第三章 重返菲律宾

第四章 莱特湾大海战

第五章 决战吕宋

太平洋战争（九）：困兽之斗

第一章 雅尔塔会议

第二章 血沃硫黄岛

第三章 火烧连营

第四章 “大和”号之死

第五章 攻占冲绳

太平洋战争（十）：东京审判

第一章 核击日本

第二章 帝国末日

第三章 东京审判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著

山雨欲来^①

现代战争启示录

全景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
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还原战争细节，
揭秘历史真相，
思考民族、国家与人性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

同途殊归：明治维新VS洋务运动

公元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不久，中国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一时期，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仍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好景不长。就在十几年后的1853年，马休·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只有4艘军舰组成的美国舰队，也一样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由于这4艘军舰通身漆黑，航行中冒出滚滚黑烟，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事件叫作“黑船来航”。

这并不是一支多么强大的舰队。佩里准将的旗舰“萨斯奎汉那”号排水量只有2450吨，驱逐舰“密西西比”号也仅仅1692吨，其余两艘武装帆船“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也就1000吨左右，舰队的大炮加起来也只有65门。但就是这样一支不很起眼的舰队，最终改变了日本的命运。

1854年3月12日，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开放通商口岸、美国在日本设立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一句话，闭关锁国长达600年的日本和平开国。和中国被枪炮武力开国相比，日本的遭遇不算悲惨，但结局类似。

西方列强恰似一群苍蝇，闻到美国在日本摊上了这般好事，立即蜂拥而至。在之后短短几个月里，日本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立即与日本签署了类似条约。1866年，日本又与上述国家签署了《改税议定书》。可以说，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西方列强在日本取得了之前在中国通过武力所获得的几乎所有权利。

就这样，当时亚洲远东地区仅有的两个独立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与西方列强的妥协，使得当时的日本幕府政府成为日本广大民众的众矢之的。在民间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展成武装暴动。在巨大的压力下，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1863年6月25日、7月8日和7月11日，日本著名强藩“长州藩”的武士就先后炮击了美国、法国、荷兰的商船和舰队，这些举动无疑立即遭到这些国家的武力镇压，是为“下关战争”。

随后，1863年8月，西方世界的龙头老大英国与日本另一强藩“萨摩藩”之间爆发了“萨英战争”。以往一贯所向披靡的英国舰队在小河沟翻了船，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英国军舰被重伤一艘、轻伤两艘，舰长、副舰长以下阵亡63人，而日军连伤者加起来才17人。当时的世界巨无霸大英帝国大失面子。率先开炮击中英舰的那名炮手后来大大有名，他就是日本陆军第一位元帅大山岩。给他搬炮弹的两个人名气也不小。一个叫山本权兵卫，公认的“日本海军之父”。另一个叫东乡平八郎，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等职，在随后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虽然最后还是以日本认输赔款了事，但是这些强藩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当时的条件下，“攘夷”之路似乎并不可行。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尊王”吧。打铁还须自身硬，先把内部的事情做好再说。

在外有列强和内有“尊王”的双重压力之下，腐败恰如清政府的幕府政府被迫声明尊崇天皇敕令“攘夷”，日本天皇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在幕府统治的晚期，西方列强有什么事都直接找幕府，根本不知道在幕府背后还有一个叫天皇的日本人。

在日本长达数百年的幕府时期，天皇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万世一系，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乃至现身人间的神；另一方面他并不掌握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据说明治天皇他爹孝明天皇有一次心血来潮，想作一幅画，竟然买不起画画用的宣纸，其窘迫状由此可见一斑。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一些强藩，如前面提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开始联合谋划倒幕。1867年1月，孝明天皇暴毙身亡，年仅14岁的睦仁即位，此即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天皇。“明治”一词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含义是天皇很早就起床上朝听政了，取“奋发有为”之意。

1867年11月，明治天皇向萨摩、长州和安艺三藩下达讨幕密敕，倒幕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到1868年4月，倒幕军队和平接收江户，延续265年的德川幕府就此覆灭，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引退，不再过问政治。不问也好，庆喜一直活到1931年才离世，足足活了77岁，是所有幕府将军中最高寿的一位。

此时的日本，呈现出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才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新三杰”。当时西乡隆盛40岁，大久保利通37岁，木户孝允34岁，都年富力强，正值当打之年。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举行了祭天仪式，宣布了《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在随后的谕示中，睦仁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历时30余年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口号是：“殖产兴业，文化开明，富国强兵。”

与此同时，在海的那一面，历经了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痛的清政府也似乎意识到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如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也开始尝试革新祖宗之法，史称“洋务运动”。

这两场长达数十年的革新运动，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处就简单的数据和事例做一些浅显的解释。

明治维新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其实早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幕府政府就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业化改革的尝试，如开办兵工厂等。幕府主持创办的近代工业企业与清朝洋务运动创办的实体非常类似，两者的企业都是官办，且均以军事工业为主。从这个角度而言，中日两国近代工业的基础相差不多，双方的起点差不多。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0年12月成立了工部省，总管全国的工业化建设。除了投资铁路和矿山之外，工部省兴办的大部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这一时期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建和起步期。通过对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敷根火药制造所等军工企业的合并、改造、重组，到1880年前后，日本已经建成了两大陆军工厂——东京、大阪炮兵工厂，两大海军工厂——筑地海军工厂和横须贺海军造船厂。

东京炮兵工厂主要生产步枪，该厂1880年制造的村田步枪后来成为日本陆军规定样式的步枪。主要生产火炮的大阪炮兵工厂1872年就造出了法式山炮，次年造出野炮，1882年又制造出钢炮。筑地海军工厂主要修理军舰和生产武器，1882年还开始了西式炼钢。横须贺海军工厂的任务则是建造海军舰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闻名遐迩的名舰就诞生于此，1880年，日本自己设计建造的军舰“磐城”号就在这里下水。比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晚了整整12年。

这些军工企业兼有部分民用功能。如横须贺海军造船厂除制造军舰外，还制造官用、民用船只。186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厂为生野矿山研制出几十种采矿机和800多种生产工具。1880年，又为爱知纱厂等纺织企业研制了水车动力涡轮。大阪炮兵工厂为1883年创建的大阪纱厂生产了大量机床、齿轮和其他工具。军事工厂为民用企业提供生产设备，对日本近代民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官营企业的同时，还积极对民办企业进行扶植。为了改变过去工部省偏重于发展重工业的实际状况，1873年11月，日本又设立了内务省，以发展农业、产品加工和海运业等为主。特别是1880年以后，明治政府决定除军事、铁道、电信工业继续由国家掌管之外，其他官办企业都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处理价格极其低廉，有些基本属于免费赠送。1882年至1893年，政府出售官营企业25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矿11处，其余还有造船、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价格连原价格的1/4都不到，还可以不计息缓付。比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厂，连同4.4万日元库存，以9.1万日元卖给了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庫造船厂打1折，以5.9万日元卖给了川崎；投资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以8万日元25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了西村。像三菱、三井、川崎、住友等这些未来日本的巨无霸财团，起步发展的第一桶金大多来源于此。据统计，1873年至1881

年，明治政府发放的贷款总额达5300万日元，贷款对象多为特权商人和新兴的财阀。

海运业的主力三菱就是靠政府扶植和保护发展起来的民办企业。明治政府于1896年10月开始实施《航海奖励法》。在这一法令的刺激下，日本航海业得到迅猛发展。明治政府把侵略台湾时委托给三菱管理的13艘轮船无偿转让给三菱，此外还购买了邮政轮船公司的18艘轮船同样无偿交给三菱。当时从横滨到长崎的上等船票是30日元，三菱背后有了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就直接开价8日元。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三菱81万美元的贷款支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得了巨款。就这样，上边有人的三菱迅速击败了美国太平洋邮政轮船公司和英国半岛与东方航海公司，开始独家经营日本沿岸以及到中国上海等地的航运业务。1893年至1896年，三菱还先后开辟了日本到印度、欧洲、北美、澳洲四大远洋航线和多条近海航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已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海运大国。

1872年，日本就开通了火车，比中国早了整整25年。在政府扶植下，日本的铁路建设也逐渐由原来的官办向民办转变，出现了私人营建铁道的高潮。由政府鼓励扶植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也是明治时期发展最快、成效最大的行业之一。1879年，明治政府花费22万日元从英国购进10台2000锭纺纱机，以无息10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又用政府垫付纺纱机价款的方式创建了10多座纺织厂。

虽然日本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迟实施产业革命的，但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大力扶植私人资本，加速了日本产业革命的进程，使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强国。

相对于明治维新的大刀阔斧，大清的洋务运动可谓“老奶奶小脚走路”，举步维艰。身居京城的皇亲国戚与官员士子不肯相信世界已经大变，依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大学士徐桐有过一段“精

彩”的言论：“所谓西洋各国，除意大利真有其国外，其余都是汉奸捏造出来吓唬人的。”徐大学士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真就愚蠢到连《南京条约》是清廷跟谁签的都不知道吗？

早在同治年间，就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海关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驻华公使威妥玛。两人就联名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其宗旨是“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看看清廷诸大员对提议的反应。湖广总督说：“指手画脚，包藏祸心。”江西巡抚言：“自强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可变，洋人教导听不得。”类似言论不一而足。连洋务派主将左宗棠都迫于保守派的压力，顾左右而言他：“洋人的电报属于奇巧之器华而不实，美观而不实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洋务运动几乎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会招致非议：修铁路会让庄稼不长，鸡不下蛋，办电报则电气会冲撞地脉，惊扰祖宗。被骂作卖国贼的李鸿章虽然较早认识到大清所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也只能在饱受非议中，缓慢推进军工、铁路、电报、造船、纺织、采矿等近代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用来生产洋枪洋炮，拉开了晚清洋务运动的序幕。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苏州先后建立了洋炮局，其中苏州洋炮局于1864年自英国购进第一批机器，成为第一个使用外国近代机器的军火工厂。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金陵制造局，使用进口自英国、德国、瑞士的机器生产火炮、子弹等。同年，洋务运动的“招牌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总局通过大量购置机器，到1867年已经发展成拥有机器、铸铜铁、轮船、锅炉、枪炮等各分厂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工人也达到了1300多人。

但是受工业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的军工企业效率之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江南制造总局从1867年至1873年，只造枪

6477支，仅占同期大清陆军购入枪支的1/20，根本不够实际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成本居高不下。从美国购入一支步枪需要纹银12两，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枪成本是24两，天津机器局更是需要40两。就这还没有考虑质量因素。

中国也曾经尝试自己造舰。1868年7月，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第一艘军舰成功下水。曾国藩亲自为该舰命名为“恬吉”号，寓意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这艘船长56米，排水量600吨，火炮9门，耗银8万两。之后江南制造总局每一年几乎都有一艘新舰下水，其中就包括即将在甲午战争中出场的悲剧战舰“操江”号。舰只中最大的是1872年下水的“海晏”号，船长91米，排水量2800吨，航速达到12节，火炮26门，耗银35万两。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大多是已经落伍的无防护舰只，其造船业务远远赶不上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创建了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从1875年开始先后有19艘战舰下水。其中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1887年下水的“平远”号，都是或者部分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铁甲舰。“平远”号还是北洋舰队主力“八大远”之一，在之后的甲午海战中曾有惊艳的演出。左宗棠原计划用300万两白银打造舰船16艘，可5年之后才造出来6艘，就超预算花掉了340万两。由此，保守派开始吆喝“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急功近利却很会算账的清政府认为，造舰慢，花钱也多，不如买来得快，还省钱。目光短浅的大清从此走上了购舰之路，造成中国的造船事业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很快掉队、落伍。

造舰成本过高，除了工业基础薄弱之外，也存在诸多人为因素。如规模并不大的福州船政局，仅冗员就达600多人。江南制造总局在短短46年的历史上，总共换了19名总办。张之洞曾说：“江南局积弊，在于每换一次总办，必填心腹三四十人，陈陈相因，有增无减。”

大清对于军事工业的发展也缺乏统一的布局规划。各个企业分属于不同的洋务集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员的私有财产。大家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大清旅顺和威海卫军港，俘虏了北洋水师的4艘主力舰和许多辅助舰只。日军统计后惊讶地发现，大清陆上炮台各种火炮型号达到84种，军舰上舰炮的型号也有70种之多。这么多的型号，别说战斗力，连炮弹都不好配。

早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曾预言，如果中日开战，则中国必败，日本必胜。俾斯麦曾经分别接待过日本和中国去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他说，日本人到欧洲来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求回国后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是问哪个船厂的船造得好，价钱如何，回去拿钱来买就是了。“铁血宰相”名不虚传，说话可谓一针见血。

在造船业务上，基础并不比中国强多少的日本却一直坚持走引进和自主研发并举之路。虽然最初走了一些弯路，但在与大清的竞争中，很快赶上并超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最大的铁甲舰，排水量4278吨的“三景舰”之一“桥立”号，就是日本横须贺造船厂的杰出作品。

中国对于枪炮的仿造也始终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到了清末，江南制造总局仍未能自主研发出一款适合自己使用的步枪。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在1880年就研制出了适合本国人体结构的村田步枪，1888年开始在全军统一装备，给枪支的维修和子弹补给带来了极大便利。1891年，日本人发明了下濑火药，1892年又开发制造了47毫米的速射炮和新式鱼雷，这些都成为随后甲午战争中“克清”制胜的利器。我们都听说过，中国制造的“汉阳造”，在出厂的时候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三八大盖”。

与日本相反的是，对于民间资本的利用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清政府一直采取压制和控制的办法，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就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企业都由国家控制，企业的开办到经营过程，均须奏请政府批准，由政府委派官吏操办并掌握企业的管理大权，连管理方式都是专制衙门式的。生产出的制品也要首先满足政府需要，剩余部分才可以投入市场出售。这就导致企业动力不足和效率低下。以棉纺织业为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积极性很高，但由于有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政府明令“不准另行设局”，中国在那10年间没有出现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想到了“借力”，用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但由于双方思路、方法不同，结果迥异。

日本无论发展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引进来的过程中，不引进外国资本，主要原因是忌惮外国资本控制本国工业。但日本意识到，通过引进外籍人员，也就是“借鸡下蛋”来引进技术，是没有风险的，于是开始高薪聘请外籍人员。

1857年，荷兰海军士官哈尔德斯带领10名荷兰技工进入长崎造船所，揭开了近代日本使用外国技师历史的第一页。1868年至1875年，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到2497人，其中仅1875年这一年，就聘请了530人。日本明治政府给予这些外来专家丰厚的待遇。当时日本最大的官叫“太政官”，后来改名叫内阁总理大臣或者首相，月薪才800日元，一般政府部长的月薪也就500日元左右。可外聘专家的薪水基本都在1000日元以上，个别关键人物甚至超过2000日元。

明治政府聘请的这些外籍人员广泛分布在工部省、文部省、内务省等各个部门，从事传授先进技术、语言、管理技能等工作，有的甚

至参与国事管理，成为政府的“智囊”。政府在利用外籍技术人员问题上的一贯做法是“只借助而不依赖”，“只备咨询而无权决策”。

“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一再强调，雇用外籍人员时必须重视管理，切不可大权旁落。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通过努力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来逐渐取代外籍技术人员。明治时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总计超过2000人。仅文部省派出的留学生总数就有683名，其中学人文科学者269名，学自然科学者414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技术人员的逐渐成才和留学生的陆续归国，越来越多的科技骨干开始发挥主要作用。举一个例子，日本1870年修建第一条铁路时，所有测量、设计、监理、技师甚至火车司机都是洋人，仅仅8年之后的1878年，在修筑京都到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自行设计。又过了几年，铁路上就只有两三个洋面孔了。

中国在此期间也派出了一些军事留学生，如后来出任北洋舰队管带（舰长）的大部分将领，甚至包括段祺瑞这样的武备学堂学生。和中国1993年派遣健力宝少年队赴巴西学足球类似，1872年开始，中国也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求学，学习时间是15年，听起来决心蛮大，也怪吓人。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学童并未完成学业，1881年全部撤回，只有两个人拿到了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其中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詹天佑。

看完派出去的，再看聘进来的。中国请的洋人也不少，在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里几乎都少不了洋大人的身影。与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些中国企业里，设计施工、购买机器、安装调试、生产控制、技术传授等环节完全依赖于洋匠，一切唯洋人是听。这就导致企业大权长期落入洋人之手。如江南制造总局，从总局到所属的一些重要工厂，如造炮、造枪、造弹厂等，厂长甚至几任厂长都是洋人。与对方交易、论价、订货，都是洋大人说了算，中国人最多就在旁边听听而已，估计

也不一定能听懂。轮船招商局在1872年至1930年，近60年的时间里，从总船主到下边的主要关键岗位，统统雇配洋人充任，甚至连行政权都归于洋人。张之洞的汉阳炼铁厂外籍人员多达40余名，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10个部门的24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只化铁炉有一个中国工程师。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从兴办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外籍人员，有名字可查的就有92人，还未包括23名家属，就这也没把造船成本降下来。

数据说明一切。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长速度为32.2%，同期英国是3.3%、美国5%、德国3.8%。1874年至1890年，日本平均增速为12.1%、英国1.7%、美国5.2%、法国2.1%、德国3.5%。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没有查到中国这方面的数据。咱中国人历来重“实干”，不重统计。

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间，中国洋务运动创办的企业不到60家，总投资5300万两白银。而同期国力远远不如中国的日本，每年平均设立225家新企业，创办企业总数达到了5600多家，总投资折算达到20800万两白银。产业工人人数达到38万，铁路也建成了3200公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银行在1879年就达到了153家。可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改造，到日俄战争之前，再次完成了以机械、钢铁行业为中心的重工业产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强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列强80年才走完的路，速度之快、成效之高，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面对汹涌而来的近代化工业大潮，中日两国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试图引进一些西方先进技术以维持旧帝国统治秩序的大清，在工业化竞赛中，完败给一心脱胎换骨，一心“脱亚入欧”，全面拥抱近代化的日本。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不过是这个竞赛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已。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日本经济能取得让世人瞩目的发展速度，教育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很铁的哥们儿。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制度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方能见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很抱歉，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西方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出名的有1866年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按学习内容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学习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洋务学堂算起来不超过30所，其中不少还属于短期办学的速成班。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素质高的学生，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清制，每三年各省学政于府、州、县在学生员中选拔文行俱优者，与督抚会考核定数名，贡入京师国子监，称为优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在这些封建士大夫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等雕虫小技，纯属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改革派的奕訢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洋鬼子。”

这样的学术辩论最后一般都会不了了之，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退而求其次去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以京师同文馆为例，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仅录取了30人，其中的20人很快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去考了几次科举。还好都没考上，要真考上了，我们就看不到严大师精彩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学非所用的现象颇多。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中日双方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文化、科技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8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一切办法吸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的《海权论》。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朝。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不过，此后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是1896年了，甲午战争头一年就打完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零星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的“文化开明”就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的

“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

《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大批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的第二年，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仅28%。10年之后，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太田重信曾经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几乎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老酒的家乡估计也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老酒的父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老酒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回老家过年，最忙的就是给村里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

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乡村到处都有那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不久前看过一则报道，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五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有1100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从1907年到2016年，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

从1877年到1895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包括下面重点介绍的日本陆军大学、日本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培养出各类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这才是讨论的重点。与“殖产兴业”和“文化开明”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在炮舰逼迫下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那一代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明治政府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海军是大英帝国最强，陆军是法国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提出的口号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败给德国，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迅速膨胀数倍。军队的装备也基本实现了近代化。

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也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关于日本海军的建设，后文再做详细叙述。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建设最大的保证，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1/4，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造舰、购舰步伐，军费开支甚至超过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后文将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简称“陆相”和“海相”。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

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名义上陆海军是并列关系，实际上陆军在决策中经常会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察、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后文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可，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航空母舰是海军的作战主力，陆军在战争期间也曾谋划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你建航母在陆上运炮弹哪？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陆军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本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

在陆军眼里，海军算个鸟，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才行。这样，在1893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之外，海军还有一种战时编制，后来逐渐成为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但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后文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都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根本谈不上改革，所采取的举动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脱胎换骨的变革吗？海军仅仅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唬人的“北洋水师”（下一章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当时的战争已经不能仅依靠人数来预测胜负，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人发展到了70万人。其中八旗兵25万人，绿营44万人，这些大部分是旗人，属于吃国家财政的正规军。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人，说百万人也不算夸张，但不是“百万雄狮”，而是“百万绵羊”。如果遇见群狼的话，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没有取胜的可能。

作为正规军的八旗和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

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民警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差距“就像19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新报》也有过这样的报道：日军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已没有明显差别。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事实也验证了以上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日本和大清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光鲜照人，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咱大清西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危难中的国家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就是往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多也只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外科手术，看起来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明显。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则为“渔”。表面上，就少了三点水，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一词，《辞海》给出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曾有过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两者虽用词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老酒用“打油诗”表示：国事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经济建设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如果想更便于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寻找类似“军国主义”盛行的年代，老酒以为最著名的就是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以及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老酒都极端崇拜，可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去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第一个因素，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后来称为“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之外，更为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

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天皇在军事上绝对的统治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他们自己和汉奸都自称或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也就是说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战前首相近卫文麿排除外相松冈洋右，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日本还通过宣传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和“万国之本”，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这里是大地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军队和国民心目中到底有多“神”，理论上很难说得清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窥视一二。

1876年至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传中有过这样的描写：“在雨中，从十里、二十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抱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

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就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在东京，有轨电车在驶经皇宫时，所有的乘客都要脱帽致敬。这还不够，后来干脆规定司机必须停车，让每个人对着皇宫庄严地鞠躬致敬。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9月，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的第一名。作文内容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的日本士兵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一句类似的话，就是“那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相继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誉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过瘾，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悲伤至极的乃木为报恩和教育世人，偕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诵，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经典素材。日本媒体称乃木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他成为近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平时最高的常规编制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可能稍大一些。师团之下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后文要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军事战术指挥之外，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属于其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飞扬跋扈，“你只能说‘yes or no’”的经典话语就出自他口。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

桌都会随即转动，转动的目的是要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濒临绝境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若在，即使人死光了，部队的编制也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惯，海军自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天皇作为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游泳水平可能并不低。

“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鉴。”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作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而已。正是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那些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

天的人，天皇的一句训斥，就让他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有许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1972年。他说：

“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战死疆场，也绝对不能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两年之后，1974年，在丛林里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的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与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天皇宣誓效忠的，不仅是陆海军军人，还包括几乎全体普通国民。就在盟军最后逼近日本本土的时候，所有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参加了抗击盟军登陆的军事编队训练。由于缺乏武器，他们使用的甚至是原始时代削尖的竹竿。因为天皇告诉他们，“誓死不降”。他们的标语是，“万众一心，视死如归”，人人都唱的一首歌是《亿万灵魂为天皇》。

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心理的专家，叫埃德温·莱顿博士，他曾经在终战之前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如果他让所有的妇女剪掉头发，或者叫国民倒立起来用手走路，所有人都将照办不误。甚至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掉睾丸，99%的人都会从命。”美国人因为恐惧日本最后的殊死抗击，才同意日本保留国体，也就是保留天皇。

天皇居住的皇宫，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圣地”。1941年12月8日，南云忠一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活动。在皇宫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络绎不绝，男人高呼“天皇万岁”，女人也身着节日的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跪拜。相反，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之后，东京有数万人再次来到二重桥，无数家庭的全家老小叩头遥拜，面对皇宫痛哭不已。其中竟然有全家老少三代集体自杀。横滨的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的录音之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

看看战后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甲级战犯的表现。1946年4月29日是裕仁天皇45岁生日，在监狱的楼道里出现了一幕诡异的场景，东条英机等一群死不悔改的战犯朝着皇宫方向遥拜，合唱《君之代》，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万万岁”。纳粹德国上绞架的甲级战犯在临刑前，没有一个人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日本7个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他们在上绞架前高呼的都是“天皇万岁”，而且是连续大呼三声。

第二个因素，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今天，一旦听说某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国家不稳定，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改变计划。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相对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也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边缘。

前文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接隶属于天皇，政府对军队的行动无权干预，到最后，干脆军人反过来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人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起者主要是军人。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于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只有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41个之多。”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作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除了客观上实力差距较大之外，老酒觉得有一个主观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一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二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其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其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

真正使内阁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辅佐，这就是所谓的“独立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是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一起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

“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由此可见，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虽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通报给首相。用一个现代词语表示，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重创的消息并没有人告诉首相东条英机，他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战斗中损失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4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作所为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啥都不知道，纯粹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也能知晓一些军部的事情，还算说得过去。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后来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

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的情形。1936年“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是广田弘毅战后成为唯一被绞死文官的主要罪证。

这样的变态体制必然导致内阁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因为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政府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如果这样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了半天绕口令，老酒再举几个例子，读者可能会豁然开朗。

比如，“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削减开支，同时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又如，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出身，但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

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再如，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海军内部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害怕因此诱发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坚决反对同盟，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此举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不过，米内光政在1946年东京审判时，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銑十郎、近卫文磨、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和近卫文磨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第三个因素，别具一格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

毋庸置疑，军国主义教育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路线、对外实施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80年发布的《教育令》中，就已经出现“尊皇爱国”的字句。1890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教育敕语》，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教育敕语》虽然只有200余字，但从颁布之日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对其进行阐述的文本就有六七百

种。从1891年到1907年的16年里，解释《教育敕语》的《敕语衍义》就重印了31次。

思想的教育还不够，形式上也必须身体力行。在日本，每逢重大节假日庆典活动，所有学校的师生都必须集体对天皇的御像鞠躬行礼，山呼万岁。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聆听，其间还要演奏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歌曲《君之代》，制造浓厚的宗教氛围。

对军人的洗脑和军国主义灌输更加严格。日本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作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颁授了《军人敕谕》，敕谕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帅权。在宣布“朕是尔等军人之大元帅”的同时，也提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朴”。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谕》。

1941年1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颁布了《战阵训》，其执笔者就是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首席”，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今村均中将。《战阵训》通篇是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其中说：

“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正因为此，投降被日本士兵视为终身耻辱。战死的军人是神，而一个被俘或投降的士兵在他家乡和家人的心目里已经死亡，名字也会从户口册上划掉。日本《军人手册》上写道：“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

第四个因素，“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全民“尚武”的基础。

几十年如一日对外穷兵黩武的日本，可谓全民“尚武”。“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唱这样血腥的歌词，你的第一判断是这人肯定不正常。但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军歌《到大海去》。

相对而言，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老酒小时候读书读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时，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长大后慢慢才知道，“地大”，可西半边没多少人住；“物博”，但石油不够用。小时候老师说中国有了大庆油田，从此告别了“贫油国”的帽子，今天才知道，我们不但“贫”，还不是一般的“贫”。我们勤劳，善良，不尚武，我们视“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我们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正是对外防御敌国入侵的最好见证。“止戈为武”，文字上的表现也如此。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支部队，如岳家军、杨家将、戚家军等，任务基本都是防守。郑和倒是坐着船出去遛了几圈，但只扬威不打仗，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前段时间看到评选中国古代十大酒局的文章。项羽、刘邦的“鸿门宴”，曹操、刘备的“青梅煮酒”，周瑜、蒋干的“群英会”都曾上榜。但老酒认为，这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那一杯酒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文尊武卑”“文主武从”之路，扼杀了中华民族本来就不多的血性。“中国原来也是有武士的，但是在宋朝之后消失了。”说这句话的不是老酒，而是前文提过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战略家的蒋百里。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两起惊天动地的暗杀。第一次是1909年10月26日，地点是哈尔滨火车站，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被安重根枪杀。第二次是1932年4月29日，地点是上海虹口公

园，日本阅兵庆祝天皇生日，一个叫尹奉吉的人向主宾席投掷炸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六师团植田谦吉中将各被炸断一腿，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安重根和尹奉吉后来都被处决。大家可能已经从名字上看出，他们都是朝鲜人。要是中国人，该多解气。

在中国，一般说“工农商学兵”。而在日本，这一次序是“士农工商”，这个“士”，不是士大夫，而是“武士”。幕府时期也只有武士才能接受教育，可见军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尊崇地位。

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时期，日本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习俗，男人长大从军或入军官学校，女人则做医护或报务员，一言以蔽之，“参军光荣”。在幕府时代的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和成为军人。在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之后，大多数下层的老百姓将能够参军视为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对于成为军人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皇室也为平民做出了表率。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皇室男性自动成为陆海军军人。裕仁天皇8岁之前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一中将家，长达4年多，之后先后由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直接担负其启蒙教育，可以说早与军人融为一体。裕仁12岁成为太子时军衔是少尉，14岁是中尉，之后每隔两三年晋升一次，最终成为陆海军大元帅。除了裕仁，战前日本皇室所有男子必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都进入军队任职。

传统的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自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开始，武士阶级就成为日本的统治阶级，该阶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形成后来让人闻之色变的“武士道”，核心内容就是“效忠君主，以武为本，崇尚武勇，重名轻死，杀身成仁”。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虽然

消失，但随着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武士道精神也被赋予新的内容，成为日本军人拼死搏杀的精神支柱。

一般人对生命执着、眷恋，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才是真诚的。武士标榜精神上的优越，提出要在心理上先战胜自己，才能去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然后才能“要别人的命”。日本以“樱花”比喻武士，他们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盛开，而在凋零之时。花期不长的樱花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凋零，没有一朵残留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不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日本人眼里，“武士道是对死的一种觉悟”，武士道的理想境界不是生存而是死亡，战死沙场或者自杀才是武士最理想的归宿。

对于一个用武士道精神武装的日本军人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天皇战死。战死会为他的家人带来无上的荣誉，本人的灵魂也会得到拯救。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的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活力，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照样能走，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

正是有了“武士道”作为精神武器，才有了后来的“万岁冲锋”“玉碎”“神风特攻队”“剖腹”等一系列违反人伦和道德的组织或行为。至于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宿于肚腹之中，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时就选择剖腹。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时，东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充斥着嘲笑德国人的声音，人们纷纷大骂德国人无耻，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在马来亚战场，一个英国将军曾经感慨地说，我们天天要求士兵战斗到最

后一人，可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对面那些我们的敌人。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也提到，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是因日本之武士道和军国主义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由于轻视生命的价值，所以日本军人也绝不会去看重战俘的生命。他们曾自豪地宣称，欧洲战场结束之后，在欧洲的美军士兵对于和日本人作战存在着很大的厌战情绪。相比德国人来说，日本人更加残暴无情，他们蔑视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盟军士兵如果当了德军的俘虏，活下来的希望很大，因为德国战俘营俘虏死亡率只有2%~3%。一旦当了日军的俘虏，那等于一只脚已踏进了鬼门关，死亡率一下子就上升到30%以上。

日本女性在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梁启超曾说，日本人将送家人上战场视为莫大的荣誉，就像中国人中举人一样。入伍军人会被赠以“祈战死，勿生还”几个字，出征的士兵还会带着“千人针”。这种千人针是由出征士兵的女性家属，比如母亲或姐姐，拿上一件饰物，到街头或者公众场所祈求路过的女性在饰物上缝上一针，等凑够千针之后让出征者带上用于辟邪。几乎所有接到这种请求的女性都会毫不犹豫地应邀上前缝上一针，给即将奔赴前线的战士“祈福”。战争期间，日本艺伎也会捐钱捐物资助战争。1938年1月，日本出台《母子保护法》，公开打出“努力繁殖，努力生育”的口号。开战之前的1941年7月，日本又开始实施《国民优生法》，对15岁至21岁的女学生进行千米赛跑等体力测试考试，提出在整个日本培养“军国女性”，培育一代又一代的“军国母子”。

在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的濒死出击中，舰队司令伊藤整一海军中将的太太伊藤千岁把丈夫送出家门时，最后一句话是：“打了败仗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日本战败后，陆军元帅杉山元每天都会多次听到夫人冷冰冰的声音：“日本已经战败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怎么还不剖腹？”

第五个因素，大力兴办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对外侵略扩张的“精英人才”。

日本人做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把对人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发展经济如此，扩充军事力量也不例外。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先后建立了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可以断定在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参战的陆海军将佐几乎都出自这几所军事院校。

首先出场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其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后根据1874年《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该校在思想上极端重视对学生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在军事技术上注重学员的综合发展，为日本陆军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撤销。其间共开办61期，培养中高级军官36900名。后文在介绍出场人物时经常会说“陆士某期”，意思就是“陆军士官学校某期毕业”，“陆大”“海兵”“海大”也类似。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受到“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影响，很多中国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其中也包括蒋介石，不过蒋委员长当时上的是东京振武学堂。当时“陆士”是中国军人的首选，在“陆士”学习过的中国著名军人包括蒋百里、蔡锷、孙传芳、阎锡山、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后来中国有了黄埔军校，青年学生才开始转向国内，“陆士”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比“陆士”高一级的就是日本陆军大学，简称“陆大”。1872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后缺乏合格的参谋人才，所以“陆大”可以说是为了培养参谋军官专门成立的教育机构。位于东京的“陆大”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刚开始十几届每届只有学生10人左右，到了1899年的第十三期（其间因为甲午战争停办两期）才达到40人，后来招生人数逐渐增加。在日本，只有

“陆大”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当参谋。“陆大”开办的64年间，共有3485名毕业生。

“陆大”的报考资格为“陆士”毕业，在部队服役两年以上，未滿30岁的中下级军官，可以说是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年轻军官进行理论充实。“陆大”教育时间为步兵、骑兵三年，炮兵、工兵二年。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陆大”是唯一由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理的学校，“陆大”学生毕业后由参谋本部直接安排工作。

与“陆士”不同的是，中国学生到“陆大”学习的人屈指可数，名气大的也不多。

在这里介绍“军刀组”。“军刀组”是对每届“陆大”毕业生中前六名的称谓，因为这六人能够获得天皇御赐的军刀而得名，又称“恩赐组”。其中前六名中的第一名被称为“首席”，前文提到的《战阵训》，其起草者今村均就是“陆大”第二十八期的“首席”。“首席”往往能获得觐见天皇的特别奖励，这在日本军人中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军刀组”成员往往在军队中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很多人马上就能进入陆军参谋总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享有一项特权，可以优先公派出国留学。这些精英大部分选择的出国方向是陆军最强的德国。

“陆大”第一期首席叫东条英教，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父亲。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些军刀组成员的名字：武藤信义、宇垣一成、谷寿夫、荒木贞夫、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松井石根、西尾寿造、畑俊六、永田铁山、梅津美治郎、安藤利吉、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田中静一、下村定、石原莞尔、小畑英良、铃木宗作、武藤章、栗林忠道、辻政信、濑岛龙三等。这些人都将在之后的正戏中出场。可以看到，号称“昭和三大参谋”的石原莞尔、辻政信和濑岛龙三，无一例外都是“军刀组”成员。

陆军有陆军的学校，海军也必须有自己的培训机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9年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简称“海兵”。“海兵”的含义是培养海军的用兵之道，而不是培养士兵的学校，就像《孙子兵法》是讲述用兵之道，而不是当好士兵的方法一样。“海兵”最初的名字叫海军兵学寮，在1870年1月11日举行了首届学员的开学典礼。同年11月4日，“海兵”首批选拔了15名少年生和29名成年学生。在这15名少年生中，就有前边提及的“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1888年，“海兵”从东京迁往江田岛，使得之前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江田岛从此名扬天下。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南端，与日本著名的吴军港隔海相望，地形临海抱湾，环境优越，利于高级军官的专业培养。为了保持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迁校以前海军就同当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江田岛附近指定范围内不能开设娱乐场所，以防止海校学员萎靡堕落。

建校之初，“海兵”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学习的精神十分强烈，连建造学员宿舍用的红砖都是千里迢迢从英伦三岛高价运来的。学校主要培养海军战斗指挥官，同时设有其他专业培养课程，其教育、训练模式几乎全部仿效英国。

一位英国教官在谈到“海兵”时写道：“在日本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萃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都不惜一死。”

“海兵”面向全日本招生，学生录取年龄为16岁至19岁，无特殊应考资格限制。在日本帝国海军发展的鼎盛时期，考入“海兵”是成为海军高级将领的必要条件。军人能进入该校往往被视为一种骄傲。同日本陆军的土黄色军装相比，“海兵”学员纯白的海军服格外耀

眼。据说“海兵”学员在回家省亲时，其乡里往往引以为荣并举行欢迎会来招待。因此，虽然管理极端苛刻，“海兵”依然是当时日本青年竞相报考的学校，号称比东京帝国大学还难考。

经过持续的努力和提高，“海兵”最终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海军高校。太平洋战争自始至终都有“海兵”学生的身影。战后有史学家戏称，太平洋战争其实就是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和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之间的战争。

从1873年11月毕业的第一期的2人，到1945年10月毕业的第七十八期4028人，“海兵”共毕业学员12433人。这其中有1313人成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将官，包括64位海军大将、387位海军中将、862位海军少将，将军比例超过了总人数的1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是清一色的“海兵”毕业生。后文将提到的永野修身和井上成美被称为“海兵”最杰出的两任校长。战争期间，“海兵”也成为一些海军高级将领的避难地，莱特湾大海战的责任者栗田健男就是“海兵”的最后一任校长。

如果按照晋升将军的比例计算，“海兵”第十二期居首，19名学员中有15人成为将军，占到学员总数的79%。论诞生将官人数的话，当属第四十期最多，一共有65人成为将军，其中就包括后文经常要提到的一些人，如宇垣缠、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福留繁等。但是，第七期、第十五期、第二十一期、第三十九期这4期，都诞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中第七期的4位大将中，更是有两位晋升为海军元帅，实在是牛。

陆军有“陆士”有“陆大”，那么在海军除了“海兵”之外，也必须再有点什么，这样就有了海军大学，简称“海大”。这可不是老

酒工作上经常有联系的海南大学。

“海大”于1888年7月建校，用的就是“海兵”从东京搬到江田岛之后空出来的老地儿。“海大”只招收“海兵”毕业生，规定只有“海兵”成绩排名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军衔至少也要是大尉或少佐，这一点比“陆大”高了一级。“海大”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海军高级将领。如果说“海兵”算本科生的话，那“海大”就是研究生院，培养的是硕士、博士。

“海大”很难考，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很多人都读过“海大”。山本五十六、黑岛龟人、小泽治三郎这些日本海军的精英都有“海大”的经历。高须四郎、南云忠一、小泽治三郎、及川古志郎、伊藤整一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名将，都担任过“海大”的校长。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被誉为“海大”的黄金时代，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同时在这里任教：秋山真之讲授海军战略学，佐藤铁太郎讲授海军史，铃木贯太郎传授鱼雷战术。这都是日本海军史上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

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上日本对外不间断的侵略战争，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深化。我们来看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多少次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39年诺门坎日苏之战，1941年挑起太平洋战争。纵观世界近现代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频繁地发动过如此多侵略战争。可以说，从1894年开始，日本的战争车轮基本就没有停止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以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之后以国运为赌注对外豪赌，前期每赌必赢。国虽富，军虽强，但长

赌必输，多战必亡。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不断淬火、磨砺之后，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

| 第二章 |

甲午战争

“牡丹社事件”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与西方列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类似，日本急需对外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和云南差不多大小，只有3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日本国内本身就市场狭小，资源匮乏，为了对外抢占早已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的市场，也为了转嫁国内因为维新带来的诸多矛盾，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急于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寻求出路。

日本在亚洲的位置与英国在欧洲的位置极其类似，不同的是前者四个岛，后者只有三个岛。但与英国一直致力于建设海权国家不同，日本从根本上选择的还是一个大陆国家的思路。站在日本四岛往外看，东边是太平洋，还挺辽阔，以日本当时刚刚起步的孱弱海军劳师远征，极不现实。往北看是传统强国俄罗斯，虽然此时北极熊已略显疲态，但瘦死的狗熊比狼大，沙俄在日本人眼中，还是不能轻易去惹的巨无霸。往西看，海那边就是朝鲜，这是个可以捏的软柿子，可惜身后有亚洲第一强国大清做后盾。往南看，台湾也属于大清的地盘。盘算一番的结果是，不管往西还是往南，都必须与大清为敌。

老酒以前一直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自甲午战争。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20年，明治维新之初，羽翼未丰的日本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中国进行侵略，第一次的目标是宝岛台湾。

凡事皆需理由，即使没有，也要想办法编造一个出来，方显师出有名。对于强盗而言，这样的理由俯拾皆是。这次日本找到的理由出自琉球，现在名字叫冲绳，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就从这里开始。80多年后的1945年，在这里爆发了美日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战——

冲绳岛之战。冲绳岛也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攻占的最后一个岛屿。起于冲绳，终于冲绳，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轮回。

老酒能坚持写完这套书的话，读者诸君再次看到冲绳岛出现时，基本上已经是快结束了。

早在中国隋朝时期，羽骑尉朱宽奉隋炀帝之令出海，见到这一岛屿“地界于万涛之间，蟠旋蜿蜒，若虬龙浮于水中”，随即将之命名为“流虬”，唐朝时更名为“流求”。明太祖朱元璋再次改名为“琉球”——石之有光为“琉”，磨圆的玉石叫“球”，意思是海中发光的美玉。1372年，朱元璋对琉球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喻示着从那时候开始，琉球已成为明王朝的藩属，从此琉球就开始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也都接受中国册封。1646年，琉球使节再次来华觐见大清顺治皇帝，从此琉球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庆贺。1663年和1756年，康熙和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以上历史事实童叟无欺，如假包换。

日本将这一区域叫作“冲绳”。日语中“冲”是海上的意思，“冲绳”的含义就是排列的岛屿像漂浮在海上的一根绳子。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这个群岛也是中、日、朝几国之间贸易交往的重要桥梁。因此，日本一直对琉球抱有觊觎之心，但还允许其居于相对独立地位。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屈服，等于琉球王国同时向中国和日本称臣进贡，一个姑娘有了两个婆家。日本一直想让琉球王国跟中国离婚，单独跟他们过，以最终完全吞并琉球。可惜一是实力还不够，二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琉球往南就是台湾。清政府当时没有给予台湾充分的重视。1683年，清政府将台湾纳入版图之中，但对台湾的治理局限于已经开发的

区域。对尚未开发区域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们越界开垦。这一短视行为竟然成为后来日本出兵台湾的借口。

1871年12月，两艘琉球贡船在归国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其中一艘名为“八重山”号，船上45人全部获救。另一艘“太平山”号触礁沉没，船上69人，溺死3人，有66人幸运登陆。后来，他们闯入台湾少数民族住地牡丹社、高士佛社，双方发生冲突。冲突中，船上人员54人被杀死，幸存的12人则在当地汉人帮助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辗转归国。在信息闭塞的当时，这一纠纷并未立即引发国际争端。

1873年，大清同治皇帝大婚亲政，邻国日本也派来了祝贺使团。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在总理衙门官员例行会见时，出人意料地提起两年前发生在台湾的那次事件，要求清政府就此给出一个说法。当值官员毛昶熙说：“琉球是中国的，台湾也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内部纠纷，跟你没啥关系，一边歇着去。”但日本人岂肯就此罢休，双方开始争执不下。被日本人纠缠得不耐烦的毛昶熙最后以“台湾生番为化外之民”为由进行搪塞。化外之民，意思是虽然在我地盘上，但不是我的人——至少日本人是这样理解的。这成为日本人出兵台湾的最好借口，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就好办了，你不管我来管。其实当时大清从骨子里看不起蕞尔小国日本，也根本想不到日本据此就敢闹事。

日本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马上就开始着手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准备对台湾出兵，征讨那些被清廷认为不是自己人的“化外之民”。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远征军。最初，西洋诸国驻日使节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做法没有提出异议。但到出发前夕，英、美等列强顾及自己在台湾的利益，忽然转变态度表示反对。英国驻大清公使威妥玛甚至将日本准备出兵台湾的消息告诉了李鸿章。李大人对此的态度是，根本不可能，再给它个胆它也不敢。

日本内部的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顾忌大清的实力以及西方列强的态度，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也就是后文要多次提到的裕仁天皇内大臣、甲级战犯木户幸一的爷爷，就坚决反对对中国台湾用兵。之后，日本政府向台湾远征军下达了“出兵延期，等待后令”的命令。

这里就发生了日本军方的第一次“下克上”事件，尽管这之后还要发生无数起。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是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海军中将。西乡根本不顾政府的命令，他购买英国商船“高砂丸”为旗舰，率领“日进”号、“孟春”号、“明光”号、“有功”号、“三邦”号5艘军舰，于1874年5月7日拔锚出征。

战争过程非常简单，1874年5月10日，日军入侵中国台湾。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奋力抵抗，不敌身亡。日军分三路扫荡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地的少数民族，诸社纷纷投降，战争很快宣告结束。日本在中国台湾建立了都督府，开始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向民众分发日本国旗，试图久踞。

清政府得知日军果真侵犯台湾的消息后，怒不可遏，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军直赴台湾。这个沈葆楨是清末名臣，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官拜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他还身兼林则徐外甥和女婿之职，沈的母亲为林则徐七妹。就是说沈葆楨的婚姻属于标准的近亲结婚。

接到命令的沈葆楨，立即于1874年6月14日带领“安澜”号、“伏波”号、“飞云”号3艘军舰赴台。随后，“扬威”号、“振威”号等军舰也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刹那间，战云密布。

沈葆楨到达台湾后，立即采取了两手策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出纵横外交和实力备战相结合的对日方针，即一边与日军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沈葆楨首先把历年来洋船漂台事件及日本入侵

中国台湾的前后经过，分别摘要照会各国公使，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孤立日本，利用国际舆论逼迫日本退兵。其次是分批次向台湾增兵。从大陆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第一批2000人、第二批2500人在沈葆楨抵台后很快到达，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沈葆楨的调兵遣将使得双方实力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实力不足可能带来的战争失利，加之日军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日军士气极其低落，日本政府认为军事占领台湾的办法暂时无法实施，于是被迫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在英国的斡旋下，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保久利通开赴天津与李鸿章开始谈判，多轮谈判无果。大保久利通背后向英国公使威妥玛道出了实情：“本次事件我方死伤较多，花费很大，在本国国内无法交代。再说我们在台湾盖了房子，也修了路，如果大清能给点经济补偿的话，撤兵亦无不可。”威妥玛试探要多少钱时，大保久利通狮子大张嘴，开价白银500万两，随后就感觉这根本不可能，主动降价到200万两，至此不能再减。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1874年10月31日，军事上占尽优势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中国台湾全部撤走。50万两白银对于当时还是穷酸的日本来说，不啻一笔巨款——这也是日本对外侵略挖到的第一桶金。

区区50万两白银对于动辄赔几千万两的大清天朝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是这一事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北京专条》承认日本这次的侵略是“保民义举”，变相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专属统治地位。

随后，1876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琉球国王尚泰及皇太子中城相继作为人质被掳到东京。琉球北部数岛并入鹿儿岛县，南部诸岛设为冲绳县。

1879年10月，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门口来了三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个个跪地磕头，痛哭不止，他们就是已经亡国的琉球国使者林世功、向德宏和情报官毛精长。三人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这里，就是请求大清派兵救援，赶走强敌，重返家园。泱泱大清大方异常，给了三人足足300两白银的盘缠让他们自行回去。11月20日，林世功将最后一封“以死乞师”的书信呈送总理衙门之后自杀身亡，时年38岁。死前所写的一首诗云：“古来忠孝几人全，忧国思家已五年。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

朝堂之上也有一些大清官员感慨于林世功的忠义，自发募集纹银200两，将林世功葬在京郊通州的张家湾。

世界第九之北洋水师

大清被西方列强欺负是早已习惯的事。赵太爷打头咱忍了，可现今连你王胡和小D也来撒泼，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大清一贯看不起的日本竟敢贸然侵台，还借机敲竹杠的事实，在清廷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于是群臣纷纷上奏，提议发展海军加强海防，这引起了老想有所作为但又说了不算的光绪帝之高度重视。

虽然没什么实权，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由此在光绪帝的主持下，大清开展了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文华殿大学士、首辅、直隶总督李鸿章高屋建“瓦”地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近在肘腋，伺我虚实，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任命李鸿章为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葆楨为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朝廷议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中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建设的军费，由南、北二洋分配使用。当时大清海军共分四支：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福建水师负责福建、南海，另外还有广东水师。作为南洋大臣的沈葆楨认为，400万两白银打造一支舰队都不宽裕，“与其同创同弱”，倒不如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因为相比较而言，北洋水师的作战区域京畿重地更为重要。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清廷采纳了沈葆楨的建议。初步设想是等北洋水师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

1875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受命创设北洋水师，北洋水师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前面提到的原因，建军之初的北洋水师就走

上了对外购舰之路。

1879年11月，北洋水师向英国米切尔船厂订造的第一批军舰——“镇东”号、“镇西”号、“镇南”号、“镇北”号4艘蚊炮船——回国，两年后回国的还有“镇中”号和“镇边”号。名字听起来那是相当吓人，等于把四面八方全给镇住了。一看数据就知道完全是两码事，这6艘船的排水量都只有440吨，航速10节。一分价钱一分货，每艘也只花了15万两白银。据说这种蚊炮船块头虽小，但战斗力不弱，能让人像被蚊子咬那样难受。可惜几只蚊子一般咬不死人，这些小船当然不能作为舰队的主力舰只来使用。

1881年，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的撞击型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加入北洋舰队。这两艘舰排水量1350吨，航速15节，每艘造价65万两。北洋舰队终于有了像样的主力舰。也就在这一年，李鸿章的亲信，以勇猛著称的淮军提督丁汝昌入主北洋舰队。

在此期间，李鸿章发现从英国订造的军舰价钱偏高，还存在不少缺陷，因而转向造舰质量更高、价格更加低廉的德国订造军舰。1880年12月，大清与德国伏尔铿船厂签订了一个大合同：斥巨资340万两打造两艘巨型铁甲舰，这就是后来威震远东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同时花费68万两白银订造了一艘巡洋舰“济远”号。难得的是，这次大清还派出了由后来北洋舰队副司令刘步蟾带队的监理队伍，全程监督造舰，防止偷工减料，附带还派出一个学习队伍随舰实习，看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

1881年11月，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顺利下水。第二年11月，“镇远”号下水。再一年的12月，“济远”号下水。本来这些舰只1884年就应该交付大清使用，但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而德国是中立国，不能交付战舰，所以一直到中法战争结束之后的1885年11月，三艘主力舰才一起回到天津大沽港。

1885年，李鸿章再次以170万两白银向英国订购“致远”号和“靖远”号，以174万两向德国订购“经远”号和“来远”号。1887年，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邱宝仁出洋接舰，秋天回国。至此外购军舰全部到位。

战舰有了，人才也不能缺。早在1887年，大清就先后派出38人去英、法等海军强国学习。可以说，除了丁汝昌之外，北洋水师的主要军官、主力舰舰长是清一色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其中大部分还是从英、法回来的海归派，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纯粹的国际化人才。更有不少人还在当时最牛的英国舰队实习过，也算是有知识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来看一下这些后来下场凄惨的悲剧性人物。

丁汝昌，52岁出任北洋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对应西方的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将。

刘步蟾，右翼总兵，也就是舰队副司令，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定远”号舰长（当时大清叫管带），海归。

林泰曾，左翼总兵，相当于海军少将军衔，“镇远”号舰长，海归。

邓世昌，“致远”号舰长。

叶祖珪，“靖远”号舰长，海归。

方伯谦，“济远”号舰长，海归。

林永升，“经远”号舰长，海归。

邱宝仁，“来远”号舰长。

黄建勋，“超勇”号舰长，海归。

林履中，“扬威”号舰长。

杨用霖，“镇远”号继任舰长。

林颖启，“威远”号舰长，海归。

李和，“平远”号舰长。

萨镇冰，“康济”号舰长，海归。

主力舰“八大远”中除了“平远”号由福建船厂建造之外，其余全是英、德建造的新型舰只。

在大力购舰的同时，大清还斥巨资在黄海附近修建了三大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和大沽口，这三个基地也在1890年前后陆续完工，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1885年10月，清廷下令设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奕訢总理海军衙门事务。这个奕訢来头可不小，他是当今皇上光绪帝他亲爹，当权派慈禧太后的的小叔子。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颁布《北洋水师章程》正式宣告，舰队司令部设在威海卫军港之内只有3.15平方公里的刘公岛。

粗看起来大清的这种定位非常高明。威海卫与旅顺“势成犄角，互为声援”，扼守渤海通道，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收海口、保津沽、卫京师”。但是仔细一思量，就知道这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从战略定位上看，这样强大的舰队一开始就定位在了看家护院之上，任务就是防守型的看大门，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李鸿章曾自豪地形容他的北洋舰队：“以之攻人尚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相反，基本同期建军的日本海军崇尚进攻，追求的是制海权。仗还没打，北洋水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不少一筹。

远东的大清和日本都在花大力气建设海军，这不能不引起西方各国的关注。1888年，《美国海军年鉴》破天荒地将北洋舰队排在了世界第九位，前八名分别为“英、法、俄、普、西、奥、意、美”。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大清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排名世界第十六。美国同时认定大清陆军稳居世界前三，不清楚是不是在故意忽悠人。面对这些言不由衷的赞誉，清廷大员也是得意扬扬，有关奏报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吾大清快枪快炮之多，甲乎天下！”

这样的虚名同样使李鸿章意气风发。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李鸿章权倾朝野，还受到当权派慈禧老太的信任，因此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弹劾之声不绝于耳。他的北洋舰队同样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普遍的说法是，打击北洋舰队，就是打击李鸿章。

和明治天皇麾下群臣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相反，大清国朝廷内部可谓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光绪皇帝虽没有实权，但屁股还占着皇帝的位置。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帝师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那就叫“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当年大清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曾经参过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本，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个翁同书和翁同龢有关系。不错，就是他亲哥。这一本，导致翁同书被免职流放，一下子气死了翁同龢他老爷子翁心存。执笔写出奏章的就是当时还在曾国藩手下当差的李鸿章。对于翁同龢来说，和李鸿章那是有杀父欺兄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加上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后党首领李鸿章和帝党掌门翁同龢简直到了家仇国恨一起算，见面就想掐脖子的地步。1888年，时任户部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的翁同龢，借机以筹备慈禧大寿庆典为名，大幅度削减北洋水师经费，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

相对于陆军的发条枪就能打仗，打造海军基本跟烧钱差不多。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处境尴尬，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开平煤矿，开平煤矿最好的是第五工作面所生产的五槽煤，“质量最好，西人有用其煤者，谓此乃上品，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但开平煤矿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张翼理直气壮地留着卖到国外赚钱。丁汝昌曾向张翼写信求助，张翼根本不予理会。张翼的理由很充分，北洋水师由于经费短缺，经常无法按期付款。你赊账还想要好东西？门儿都没。加上北洋水师报价太低，也根本买不起优质煤。最重要的原因是，张翼和朝廷大员多有瓜葛，朝中重臣很多都是开平煤矿的股东，光绪帝他爹醇亲王奕 就是张翼的直接后台。除此之外，据说张翼多次“捐”钱给老太后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所以别说丁汝昌这种舰队司令之类的“小喽啰”，连李鸿章拿张翼也无可奈何。

随之而来的就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维修锅炉，但局限于户部削减经费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缺钱，无法对外购买，无奈的李鸿章只能通过天津机械局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供应炮弹。这些炮弹大多是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者。

1890年，海战的又一进攻利器速射炮问世。日本为了缩小与北洋舰队的差距，开始在军舰上大量加装速射炮。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和清廷速射炮的比例是192：27。1894年初，丁汝昌多次打报告要求在舰上加装速射炮，其中“定远”号和“镇远”号各添置120毫米速射炮6门，“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各添置2门，总计18门，预算费用是白银613040两。户部的答复是：“恕难以筹措。”最后日本战胜北洋舰队的第一利器恰恰是速射炮。战后的统计数据是，大东沟

海战，中日双方10分钟发炮的数目是33：185。真没有钱吗？大清国以孝治天下，为了让慈禧老太太高兴，仅在颐和园到紫禁城沿途建造的戏台、牌楼、龙棚等所谓“点景”就耗去白银240万两，换成炮就是72门。

除了速射炮，北洋海军另一个重大弱点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的快速巡洋舰。当时北洋水师平均航速是14节，而日本联合舰队是16节，有2节以上的差距。“攻击力、防护力和机动性”是检验海军舰只性能的三大要素，这个机动性主要就指航速。当时军舰的航速较慢，所以这2节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明显，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可是没办法，日本都是新造的少年舰和青年舰，当然跑得快。而大清基本属于大叔舰或者老爷舰。人家年轻还烧好煤，真的没法比。

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问题。相对于陆军武器的发展而言，海军的装备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也正是打造海军如烧钱的主要原因。北洋舰队的购舰时间基本集中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而日本则在19世纪90年代中前期。也就在这几年间，高温高压锅炉问世，使得舰船的速度提高了3节到4节。前文提到的速射炮也正是在北洋舰队结束购舰后出现的。

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曾向中国订购了一部分大米和煤炭。开战之后曾有人建议李鸿章停止继续供货，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坚持履行合同，于是30000吨优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样发往日本。换句话说，日本联合舰队就是吃着李鸿章的大米，烧着这些优质煤炭，把李大人的北洋舰队送入海底的。放在今天，如果评选“重合同，守信用”模范，李鸿章列第二，没人敢当第一。

对于早已腐败透顶的清廷来说，花这么多钱打造海军，中间没点贪污那才叫不正常。1881年到1890年的10年间，清政府为了购舰，共拨款4600万两。除去购舰的直接费用，就有1580万两白银不知去向。

连李鸿章都说，大清之银能真正用到关键地方的不足1/10。如果拿这些失踪的银子去买“定远”的话，一艘170万两，能买8艘。其实别说8艘，就是再有两艘，日本就根本不敢开战。

李鸿章的势力被称为淮系。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主要手段，除了处处制约北洋舰队之外，还包括点对点重点打击淮系的文武大员。淮系将领除聂士成等极个别人之外，几乎皆遭弹劾，如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卫汝成、龚照屿、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李经方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在马上开始的甲午战争中领衔主演的重要人物。御史李念兹大人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后方有人戳屁股，前方打胜仗几无可能。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北洋海军内部也一样矛盾重重。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高级将领均来自福建船政学堂，自然以福建人为主。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的刘步蟾对于陆军出身的外行领导指挥自己甚为不满，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闽党。刘步蟾在香港还利用“撤旗事件”逼走了水师教习，被水兵称为“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英国总教习琅威里。丁汝昌曾试图改变被架空的现状，摆脱闽党控制，但势单力孤，始终无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闽党之首刘步蟾是实际的舰队司令，连邓世昌都因为不是福建人而备受排挤，“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甚忌之”。

不仅如此，北洋舰队还通过弄虚作假去博得上司的欢心。李鸿章检阅北洋舰队时，刘步蟾等人在靶船上事先埋好火药，等舰炮一响，便点燃火药以示命中，真是百发百中。见此情形的李鸿章大悦，立即赞叹：“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中十五也。”“中十五”的原因，估计可能有一堆火药没点着。如果真有这样的成绩，那么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实战中创下的世界纪录差距就太

大了，今后也真没必要费老鼻子劲儿去发明导弹了。事实上，大东沟海战之后的统计是：日本每艘舰中炮11.2发，中国107.8发。

在北洋舰队常年停泊的基地刘公岛，规定是除了提督丁汝昌外各级军官必须常年住在舰上，不得在岸上购买房产。但这条纪律基本上形同虚设。比如“济远”号舰长方伯谦就在威海、烟台、大沽、上海等拥有多处房产。丁汝昌不仅在刘公岛上盖了自己住的房子，还修建了大批商铺用于出租。方伯谦发现了这个发财机会，也搞了不少自建房出租。于是，两位房东因为争抢租客问题发生过多次争吵。

在刘公岛北洋舰队司令部的周边，有一排排设施豪华的娱乐场所，包括赌馆、鸦片烟馆、茶楼、妓院等，当时没有KTV，要不然肯定也会有。70多家娱乐场所，家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回头看看日本海军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建校之初就与地方政府划定方圆多大范围不能出现娱乐场所的做法，我们就已经看到北洋舰队的最后命运。

陆军的情况在前文已经做过介绍，那就是百万陆军中的正规军不能打仗，打仗基本靠地方武装。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陆上力量，其主力不过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全部陆军的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在威海卫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地方部队绥军、巩军却只有7000人，最后大都战死殉国。

这边清廷厉兵秣马，那边日本人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与大清相比，日本海军的建军气魄就高多了，其目标就定位在明治天皇维新之初就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还仅仅是海军省主事的山本权兵卫大佐就极具战略眼光地指出：“无论陆军如何精锐，如用兵海外，海军不能取得海上的绝对安全，则必归于败降。海军之主要任务就在掌握制海权。”其定位就比北洋水师的看家护院高

了不止一两个档次。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

早在1875年，日本从英国订购的三艘主力舰3717吨的铁甲舰“扶桑”号、2250吨的“金刚”号、“比叻”号就已经下水服役。之后的1885年，3709吨的“浪速”号、“高千穗”号高速巡洋舰相继回国，日本海军初具雏形。之后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大大加快了日本海军的建设步伐。

1886年7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其余“镇远”“定远”“威远”“济远”4艘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维护、检修，开展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大清铁甲舰队首次访问日本。其实大家都清楚，说好听了是“亲善访问”，说不好听了就是威胁和震慑，用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烧包”“显摆”。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日本长崎港，码头上挤满了前来观看大清铁甲巨舰的长崎市民。望着大清黄龙旗高高飘扬在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上，日本人脸上升起的就只有“羡慕嫉妒恨”。8月13日，日方邀请抵达长崎的北洋官兵登岸购物。几个水兵就跑到当地的娱乐场所去找乐子。由于去的地方生意太好，嫖娼小分队只好在外排队等候。其间竟然看到有VIP用户不排队，径直进入，于是就上前质问老板，随后发生争执，继而发展成打斗。接到报警的日本警察到达后，将大清闹事水兵带回警察局审查。消息传回北洋舰队，舰上几百水兵蜂拥而出，直扑警察局。“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巨炮则调转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嫖个娼就动用这样的巨炮也真够威风的。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日本人只好乖乖放人。

事情看似已经平息。8月15日，北洋舰队放假一天，丁汝昌大度地批准450名水兵登岸自由购物观光。傍晚时分，数百名日本警察、浪人对大清水兵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加上丁汝昌明令禁止水兵执械上岸，这次北洋水兵可是吃了大亏。早有预谋的日本警察、浪人将大清水兵分割包围，街边市民也配合开展了石块攻击。事后统计显示，大清水兵5人死亡、44人受伤、5人失踪。日本警察也被打死5人、30人受伤，长崎市民亦有很多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奋。“定远”等4艘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再次对准了长崎市区，总教习英国人琅威里甚至主张立即对日开战。李鸿章得知“长崎事件”后的反应颇耐咀嚼：“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内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似乎嫖娼也是为国争光一般。可对外李鸿章还是毫不含糊，当即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严厉威胁：

“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11月24日，大清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要求断交撤使。

当时日本海军的实力尚非大清北洋海军的对手，气势自然就弱了不少。大清方面由于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也不愿很快再度卷入战争漩涡，双方战意都显不足。1887年2月，中日双方就“长崎事件”达成协议，对各自的死伤者互给抚恤。日本赔付大清52500日元，大清赔付日本15500日元，长崎医院的医疗费2700日元由日方支付。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数大大超出了清廷，也就等于变相向大清进行了赔款。真不容易，嫖个娼净赚回来3万多日元，挺划算的。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说嫖个娼，嫖丢了北洋舰队也丝毫不为过。

“长崎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人。在他们看来，外国水兵在本国肆意妄为，寻衅滋事，最后竟然要本国赔款，简直是岂有此理。究其

原因，是人家有“定远”和“镇远”，而咱们没有。由于日本新闻媒体添油加醋地大肆宣传，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大力发展海军”也成了举国共识，“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更成为日本海军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当时在日本小孩儿中开始流行一种游戏，那就是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游戏主旨就是围攻“定远”“镇远”。日本的反华情绪很快变成大建海军赶超北洋舰队的精神动力。

“长崎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敕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随后睦仁立即从自身做起，拨出皇宫经费30万日元作为海军的补助金，连天皇的老娘阿巴桑都捐出了自己的私人首饰资助海军建设。很快，新的敕令发布，在此之后，6年之内皇宫每年均拿出30万元作为海军的购舰经费，全国文武官员拿出1/10的薪水全部作为购舰、造舰费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四处发表演说，号召全体国民节衣缩食，为海军建设捐款捐物，日本为此还发行了1700万日元的海军公债。随后著名的“三景舰”——“严岛”“松岛”“桥立”（分别取名于日本的三个著名风景点，类似于中国的桂林、黄山、丽江）马上纳入购舰和建造日程。这三艘舰的主炮口径320毫米，其比较参照物就是“定远”“镇远”的305毫米主炮。

三景舰的前两艘“严岛”“松岛”由法国建造，1892年加入日本海军，而“桥立”号更是由日本横须贺造船厂自主建造。前文提到，对于海军的建设，中国和日本一开始都准备走“买造并举”的道路。可惜急功近利的大清很快就抛开了“造”，单选了“买”，日本从“买造并举”，逐渐发展到“自主建造”。1891年，排水量4238吨的“桥立”号下水。这预示着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日本的造舰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世界水平。

看看海对面的大清，全国人民都在提前为慈禧老太太即将到来的六十大寿忙活。可笑的是，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支持造舰的消息传到国内，就变成了“日本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省钱给海军”。同样可悲的是，这一传言换来的不是警觉，而是一通狂笑：“毕竟是东洋小国，这样干也不怕别人笑话。”看看咱们老佛爷，过个生日花几千万白银都不当回事。

也曾有人对日本大建海军的举动忧心忡忡，提出建议停止或缓建颐和园，将经费转用于海军建设。据说听到建议的慈禧老太脸马上黑得像李逵一样：“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1891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2439吨巡洋舰“千代田”号回到日本。

1893年，由英国设计，日本自主建造的3150吨巡洋舰“秋津洲”号驶出日本横须贺造船厂。

1893年，时速达到23节的世界第一快船（当时）“吉野”号加入日本舰队。

北洋水师从1888年成军到甲午战争开战的1894年，没有添置一艘军舰。与此同时，日军却加速造舰、购舰，双方实力迅速拉近。如果把20年的军备竞赛比喻成万米长跑的话，可以说，在前9000米大清都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最后的1000米，大清停下来，吃蛋糕过生日去了，日本却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冲过了终点。

1888年，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为69000吨，日本为39000吨。在之后的6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新增舰艇12艘，吨位为18000吨。到甲午战争真正打起来时，日军参战的主力舰只为37000吨，北洋水师只有30000吨。日本一线主力舰都是新舰，航速快，火炮数量特别是速

射炮的数量、弹药威力都远远超越了北洋水师，仅仅几年时间内强弱易位。

在战争指挥上，日本也明显强于大清。日本于战前一年，也就是1893年，就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开战之前就将所有的海军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了联合舰队，日军还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天皇在战前亲赴前线统一对陆海军进行指挥。

反观大清，海军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互不统属，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立统帅部。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水师各自为政，互不来往。相对于海军主力北洋舰队而言，其余三支水师虽实力较弱，但如果使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一些牵制或掩护作用。事实上，在历时大半年的战争过程中，除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3艘军舰随北洋水师一起作战外，大清其余水师均一边冷观，坐视北洋舰队覆没。这3艘军舰参战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李鸿章亲哥，支援出于私人关系。另一种说法是这3艘军舰北上参加演习，正好碰上了打仗这种“倒霉事”。

因此，甲午之海战，实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祸起弱邻

中国传统纪年称为“甲午”的1894年，在世界历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就在这一年，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悄然换位——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北方，那个国土最辽阔的国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在东方，那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即将迎来她的实际领导人慈禧老太的六十大寿。大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安静祥和的喜悦气氛之中。孰料就在此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走近。

要说这慈禧老太也真够邪门，每逢她大寿，必有大灾难发生。1874年同治帝驾崩，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1904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又发生了日俄战争。还好这老太死得早一些，要不真无法预料1914年在中华大地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灾难。

自古半岛多劫难。灾难的发源地还是邻国朝鲜。夹在中、俄、日三个大国之间，弱小的朝鲜势必成为几方角力的目标。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开国。之后不久，1875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同样逼迫更加弱小的朝鲜敞开了国门。当时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李鸿章提出的意见居然是“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自己看着办。

在朝鲜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作为朝鲜宗主国的大清，已经与日本有了两次面对面的交锋。第一次，由于李鸿章丁忧在家，代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树生派遣提督吴长庆率3000精兵入朝与日军的2000人对峙，最后日本被迫妥协，第一回合大清完胜。第二次，本来已经占据绝对上风的日本，被横空出世的一位年轻人搅局逆转，再次功亏一篑。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年轻人，因处

事果断，后来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他就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甲申政变”之后，当时已经稳占优势的李鸿章却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专条约定，一旦将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其中一国要派兵的话，应提前告知对方，事情解决之后要立即撤回。这一约定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和大清在朝鲜具有同等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也为后来的进一步争斗埋下了伏笔。

就在全中国共祝慈禧老太万寿无疆的当儿，不争气的邻居朝鲜又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名称叫“东学党之乱”。1894年6月1日，暴动的起义军已经攻占了全州，下一步马上就要直捣王京。无奈之下，朝鲜只好再次死乞白赖地向大请求援。

收到朝鲜的求援信号，大清立即责成李鸿章妥善处理。1894年6月6日，在“超勇”号护航之下，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1500名清兵前往朝鲜。同日，清政府按照《天津会议专条》的要求照会日本政府。叶志超所率部队6月9日在朝鲜牙山登陆，随即加入征讨“东学党”叛军的活动。

得到大清出兵的消息，日本可谓是大喜过望，恰似正瞌睡，有人给递上一个枕头。日本当即宣布出兵。鉴于前两次兵力不足没有占到便宜，这次日本可谓是孤注一掷，准备倾国而出，与大清一决雌雄。1894年6月5日，明治天皇宣布成立战时大本营，并于6月7日进行全国陆海军总动员。

日本统治集团非常清楚，要争夺远东的霸权与大清早晚必有一战，因此早就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早在1882年，日本就将头号假想敌由俄国变为大清。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花费4年时间制定了“征讨清国策”。1893年，山县有朋又制定了“军备意见书”和“战时大本营条例”。到1894年前夕，日本对中国陆海军兵力和作战能力情况已了

如指掌，甚至对各省能派出多少兵力参战都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可能的作战区域，日本提前派出大量间谍进行实地考察，绘制了极其详尽的大比例作战地图，图上甚至连行军路线上可供军队和战马饮用的水井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对于大清的国情，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此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大清的时弊。对于大清天朝来说，敌人可谓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日军第一批参战部队1500人选择的登陆地点是仁川——朝鲜半岛的死穴。半个多世纪之后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点也在此处。6月12日，登陆的日军进入汉城。6月16日，第二批3000人的部队携带大批军火再次登陆仁川。至此，在朝鲜的日军兵力已经大大超过清军，局势骤然间剑拔弩张。

7月19日，根据海军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提出的方案，日本第一次组成了“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被任命为首任司令长官。7月23日，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第二天傍晚到达仁川，列阵以待。

看到大清和日本都来了这么多的人，很会来事的东学党马上偃旗息鼓，与朝鲜政府达成和解，局势很快恢复平静。朝鲜政府当即照会中、日两国：没事了，你们各回各家吧，谢谢，再见。

正在筹备寿宴的大清本无战意，立即答应与日本同时撤兵。但是，日本这次可是做好了扩大事态的准备，根本不可能如此轻易撤兵。非但不撤兵，日军新的增援兵力仍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

显然这时候再用“协助平叛”的借口已不成立，日本马上找到了新的理由，要帮助落后的朝鲜进行内政改革，还真抛出了一个改革方案。驻朝日军已经接到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促成中国和日本的直接冲突。

在如此紧张的形势面前，通常情况下是军人主战，政府特别是外交官会冷静地寻找更稳妥的解决途径。陆奥宗光这种急不可耐要求开战的态度，也只有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松冈洋右可与之媲美。

还真别说，这个身为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还真有做军人，甚至是特工的素质。早在6月22日，陆奥宗光就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了一份长篇外交公文，特意让自己的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中国使馆，公文中陆奥宗光故意提出很多汪凤藻权限内无法答复的问题。愚蠢的汪凤藻果然上当，第二天就将这篇公文用密电的形式发回国内进行请示。日本军信课长佐藤爱磨第一时间就截获了这封电报。经过一番并不复杂的比对，断定其内容就是陆奥宗光交给汪凤藻的那封函件，从而摸出了大清电报密码的排列规律。

蒙在鼓里的清政府仍然在使用这套密码。8月1日宣战之前，还以密电的形式再次向汪凤藻拍发了宣战文书。日本根据先前找到的规律，结合截获的电文以及随后公开发表的宣战书进行对照，发现结果竟然完全一致。日本情报部门立即开始破译截获到的大清国军政电文，大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

戏要做就做足。后来，在中国第二个议和代表团张荫桓和邵友濂抵达日本请求和谈时，日方还装模作样地强烈要求两人必须交出电报密码才能向国内发报，让中国确信自己的密码安全无虞。就这样，战争中，大清的作战计划、兵力调动以及今后谈判中的底牌，对于日本已毫无秘密可言。就像打麻将，你牌都铺开来打，焉能不输？

战后，日本授予立下大功的佐藤爱磨三等勋章和大笔奖金。佐藤爱磨有个儿子叫佐藤尚武，后来曾官至日本外务大臣。值得提出的是，后来，就是这位时任日本驻苏大使的佐藤尚武，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手中接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宣战书。

书归正传。此时万分着急的除了陆奥宗光，还有在“甲申政变”中表现优异，被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袁世凯。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步步紧逼之下，智略过人的袁世凯也没了招数。他只一次又一次给国内发电请求增援。在一封电报中，袁世凯甚至用上了近乎粗鲁的语言：朝鲜就像我们的老婆，现在正在被人强奸，“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可是本来就不想打仗的李鸿章依然按兵不动。焦急的袁世凯只有装病，于7月19日秘密回国，沿途还受到日本人的多次追杀。

李鸿章的心思是，这个节骨眼上要尽量避免与日本的冲突，无论如何让老太太过好生日再说。为了达到避战的目的，李鸿章积极请求英、俄两国进行调停。

此时的英、俄可以说各有各的小算盘。英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想方设法阻挠俄国势力南下，正试图利用日本以牵制和孤立俄国。开战前夕，1894年7月1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在伦敦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英国不但满足了日本多年以来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表明了不支持大清，不干涉清、日开战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等于倒向了日方。

至于俄国就更不用提。对大清和日本都不怀什么好意的俄国正想借机削弱双方，以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实现其下一步在远东大肆扩张的计划。表面上俄国似乎在积极调停，但暗中却唆使日本不要撤兵，心里恨不能双方马上就打起来。

得到了英、俄默许的日本，于是态度更加强硬。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48小时之内对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进

行答复，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新政，废除与大清签订的一切条约，令清军全部撤走”等。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7月23日，日军悍然闯入皇宫，劫持朝鲜国王李熙，“请”出李熙的父亲大院君“重出江湖”，组织傀儡政府。7月25日，朝鲜“新政府”发布公告：废除之前与清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不再承认与大清的宗藩关系，要求在牙山驻扎的清军和丰岛海面上的北洋水师舰只立即撤离，授权日本驱逐在朝鲜的所有中国军队。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面对如此的公开挑衅，即使是要过大寿的清廷也已忍无可忍，光绪帝严令李鸿章立即备战。主战派的帝党甚至叫嚣：“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坚信大清国可以轻松打垮小日本。”迫于压力的李鸿章也开始在7月中旬增兵入朝。

丰岛海战

增援刚开始还算顺利。由马宝贵率领的6000人、马玉昆率领的2000人先后由旅顺登船，在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左宝贵和聂桂林的6000人、丰升阿的1500人也跨越鸭绿江，从陆路入朝。四路大军陆续在8月上旬进驻平壤。

李鸿章当然不会忘记驻守在牙山的亲信叶志超。牙山靠南，走陆路太远，交通也不便利，只能通过海上增援。到了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李鸿章才忽然发现，大清竟然缺少运兵船。无奈之下，只好让江自康带领2500人租用英国轮船“高升”号、“爱仁”号、“飞鲸”号前往牙山。担任护航的就是北洋舰队“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号3艘战舰。

本来丁汝昌的意见是由北洋舰队集体出动护航，但一心避战的李鸿章害怕出动这么大的兵力会刺激日本人，所以只允许派这几艘舰去。牙山的复杂地形并不适合部队大规模登陆，因此增援部队先后分3批出发。

凡是有中国军队与敌交兵的地方，就不会少了这样两种人：一种叫“汉奸”；另一种叫“跑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当时是天津军械局的总办，其家中的书吏刘树芬早已被日本间谍石川伍一重金收买。石川从刘树芬处获得了大清舰队增援的详细情报并立即电告日军。随后，石川和刘树芬被抓获并斩首。

得讯后的日本联合舰队马上派出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第一游击舰队“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3艘快速战舰出海拦截。7月25日清晨，日本舰队来到了牙山湾之外。当时的丰岛水域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海上能见度良好，正是交兵的好时机。间谍和汉奸的

情报异常准确，日舰很快就发现远方有两艘军舰冒着黑烟缓缓驶近，这就是北洋舰队的“济远”号和“广乙”号。

本来是3艘护航舰只，护航编队司令方伯谦发现“威远”号速度太慢，就安排其提前返回。方伯谦在“爱仁”号、“飞鲸”号卸载完毕之后，准备回头去迎接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出牙山湾就迎头遇上了3艘日本军舰。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

清廷：“济远”号，2300吨，速度15节，最大舰炮为210毫米；
“广乙”号，1000吨，速度16节，最大舰炮为120毫米。

日本：“吉野”号，4216吨，速度23节，最大舰炮为152毫米；
“浪速”号，3709吨，速度18节，最大舰炮为260毫米；“秋津洲”号，3150吨，速度19节，最大舰炮为250毫米。

上午7时45分，“吉野”率先向“济远”打出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济远”马上开炮还击。随后，“浪速”和“秋津洲”号也围了上来，三舰同时炮击“济远”。陆奥宗光期盼已久的战争终于如愿打响。

眼见“济远”陷入重围，“广乙”马上冲上来助战。“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联手收拾“广乙”。片刻之间，孱弱的“广乙”就在日本炮火的轰击下伤痕累累，失去战斗力之后撤出战场，冲到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搁浅。舰长林国祥见军舰受伤太重，为了免于被日军俘虏，遂下令纵火烧船。随后，林国祥带领水兵登岸前往牙山，准备加入叶志超的陆军部队。可惜叶志超早已弃城逃跑，无奈，林国祥只好率兵乘英国军舰“亚细亚”号辗转回国。

打跑了“广乙”，“浪速”和“秋津洲”马上回过头来与“吉野”合围“济远”，战场惊险异常。日本三舰恰如“刘关张”，可惜

“济远”并不是吕布，最多只能算华雄。瞬间，“济远”上死伤已达57人。眼见不敌的方伯谦立即下令军舰全速向中国方向撤退，日本三舰穷追不舍。就在此时，远方海面又出现了两艘舰只的身影，这就是大清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和运输武器、饷银的运输舰“操江”。

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马上对三舰进行了分工：速度最快的“吉野”负责追击“济远”，“浪速”拦截“高升”，“秋津洲”对付“操江”。

自身难保的“济远”已经无力保护自己护航的舰只，方伯谦在向“高升”和“操江”打出“自行逃命”的信号后，率先独自逃窜。眼看着速度更快的“吉野”越追越近，无可奈何的方伯谦先在“济远”上挂出白旗，随后又挂出日本旗，同时继续高速逃跑。方伯谦的一系列怪异动作搞得日本人一头雾水。“吉野”舰长河原要一大佐看到“济远”没有停下来而是狂奔，就继续加速追赶，同时频频炮击。12时38分，“吉野”距离“济远”仅仅剩下2500米。逃跑中的“济远”突然用尾炮连续反击，四发炮弹有三发打中“吉野”。猝不及防，“吉野”的桅楼、前主炮被击中。受伤的“吉野”不敢独自继续追击，掉头返航，“济远”继续狂奔，逃过一劫。

后来对于“吉野”停止追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受伤。二说是担心驶离战场太远，靠近北洋水师驻地太近，怕中援军的埋伏。三说是当时水越来越浅，“吉野”吃水太深，担心搁浅。四说是担心另外两艘日舰对付两艘中国船不宽裕，怕中国运兵船逃脱，所以回去支援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济远”是跑掉了。

逃回威海卫基地的方伯谦称打了胜仗，“击伤倭船，击死倭提督并兵员数十人”。李鸿章和丁汝昌虽然有点怀疑，但觉得方伯谦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还能成功把船开回来也不容易。况且方舰长是自己人，开战之初能有胜绩也会鼓舞士气，所以仍积极为方伯谦请功。随

后清廷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朝中甚至有人提议“改由方伯谦接管丁汝昌所带之船”。

“浪速”和“秋津洲”的任务是对付“高升”和“操江”。“高升”是英国商船，“操江”是木质炮船，现在的功能是运输舰，两舰都几乎没有战斗力。如果说“济远”勉强还算得上是华雄的话，那么这两艘船最多只能算糜竺和简雍，明摆着就是对方案板上的烧鸡，仅剩点骨头不好切而已。

“操江”在13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请读者留心一下这个“秋津洲”的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在后文的日俄战争中他还要出场领衔主演。舰龄超过20年的木质炮船“操江”上，当时有包括舰长王永发在内的水兵82人。在船上丹麦专家的劝说下，王永发挂出了降旗，随后被“秋津洲”押解到日本佐世保军港。

被俘官兵上岸后遭到了非人道的凌辱。日本人将这些被俘士兵排成两排游街示众，并敲锣打鼓号召市民前来围观。这些人之后被关入监牢。除了丹麦人被释放之外，所有人都被关押到了战争结束。“操江”上20万两饷银、20门大炮、3000条步枪及大量弹药落入日军之手。

最后看看故事最多的“高升”。负责对付“高升”的是日舰“浪速”。“浪速”的舰长就是后来被誉为军神的东乡平八郎。10年前，老酒的一个朋友在谈判中和东乡平八郎的曾孙有过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交锋，还大占上风，让老酒敬佩不已，为此特意多敬了他三杯酒。

“浪速”追击“高升”，简直就像刘翔追老酒一样容易，“高升”很快被“浪速”控制。日本人派出小艇搭载临检官见善五郎大尉等人登上“高升”。“高升”英国舰长高惠悌强调，此船乃英国商船。日本人不予理睬，宣布“高升”已经被俘，必须马上跟着“浪速”走。

日本人离开“高升”后，随即打出了“随我前进”的信号。船上的清军士兵立即涌入舰长室，对着高惠悌拔刀怒吼：“敢跟日本人走，小心此刀。”“高升”上北洋舰队聘请的军事教习、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也告诉高惠悌：“中国人宁愿死，也不会服从日本人的命令。”

看着“高升”迟迟不动，“浪速”马上派人过来催促。高惠悌告诉日本人：“中国人不愿意当俘虏，他们要求退回大沽口。我们是英国船，你们两个国家还没有宣战。”

双方僵持了三个小时。12时30分，东乡平八郎下令：“欧洲人全部离舰。”但是船上的小艇已全部被清兵控制，欧洲人想走也走不了。

13时，东乡平八郎悍然下令开炮。炮弹命中“高升”动力汽罐，蒸汽和煤烟滚滚喷出，接着船体多处着弹发生倾斜。船上绝望的清军士兵只能徒劳地用步枪向“吉野”射击。13时46分，“高升”在海面上消失。即使在沉入水中的一瞬间，桅杆上的一个清兵还射出了最后一发子弹。东乡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兽性，他下令继续对漂浮在水面上的清军士兵进行扫射，刹那间海面泛起一片片血红。

“高升”上清兵1116人、工作人员74人（其中7个英国人）全部落入水中。事后，在附近观战的法国军舰“利安门”救出42人，德国军舰“伊力达斯”救起112人，英国军舰“伯布斯”救出87人。有两人被日军俘虏，另有两名士兵游泳漂泊到孤岛上，40天后获救。除了被救出的245人，其余871名大清士兵全部殉国。

74名工作人员中，包括船长高惠悌在内的3名英国人被“浪速”派小艇接走（后来高惠悌得到赔偿金2000日元，大副田浞林1500日元，导航员800日元）。法国军舰救起3人，德国军舰救起6人。其中德国专

家汉纳根身体素质最好，自己游到了岸边，被德国军舰接走。其余5名英国人和57名船员葬身海底。

丰岛海战结束后，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宴请作战归来的坪井少将和几位舰长。仍处于极度亢奋状态的东乡平八郎大呼“我成功了”，旁边的“秋津洲”舰长上村彦之丞讥讽道：“你可真是个乱暴的家伙！”看来，即使自己人也不都赞同东乡野兽般的做法。

战后双方都宣称对方先开炮，甚至为这一问题争辩了许久。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无须争论的问题。明显居于劣势的大清舰只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实力强大的日本舰队。就好比老酒在大街上遇上泰森，冲上去先动手和泰森打了一架，这可能吗？第一，咱素质高还热爱和平。第二，本人没有挨揍的爱好，也不想失去耳朵，即使仅仅是一部分。

“高升”是大英帝国的商船。要知道当时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的美国还牛。小小日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还了得？世界老大的商船被击沉，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国内也是群情激奋。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官的英国远东舰队舰长罗哲士甚至主动请缨要求出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高升”报仇，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是怒不可遏。英国政府8月3日召见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并发出照会：“有关‘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政府应做好负全部责任的准备。”

得知英国国内的情况之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马上启动危机公关活动，承诺详细调查，一旦查清责任在己，则全额赔偿。日本内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向英国有关方面进行贿赂。外务省指示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向西方主要媒体行贿1600英镑，先堵住媒体的嘴巴再说。在青木周藏向陆奥宗光汇报的行贿名单中，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德国《科隆报》《大陆报》都赫然在列。同时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对日本进行技术点

拨：那就是抓住“高升”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诡称“高升”的英籍船长已经失去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日本只是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而已。

从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逆转。《泰晤士报》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霍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这些所谓的“专家”论点平息了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日舆论。

英国当时的策略是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所以并不想真正与日本闹翻。加之日本人“认罪”态度良好，1894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英国海军海事审判庭上，得到了国内授意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做出了“东乡行为正当”的证言。法院最后判决，对于“高升”被击沉一事，日本没有过错和责任，英国受到的所有损失由大清承担。大清赔了夫人又折兵，可谓窝囊到了极点。

平壤战役

海上炮声隆隆，陆上也很快枪声四起。就在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日本混成第九旅团开始向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之前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已经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分左右两翼构筑防御工事，叶志超则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本来就并不多的人马还分兵两处，导致防守力量更加薄弱。

1894年7月29日，成欢之战打响。激战一日，清军左右翼阵地皆失，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大清悍将聂士成不得已率众退至公州与叶志超合兵一处，成欢失守。

叶、聂盘算后认为日军势大，双方实力悬殊，于是决定不战而撤。为避免撤退途中与日军遭遇，叶、聂率军进行了长距离迂回。在沿着朝鲜半岛东海岸进行了20天的酷暑行军之后，叶志超率众奔入平壤城，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这次长途奔逃中，叶志超已经显示出一个“跑跑”所应具备的良好潜质。

成欢之战虽然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影响极大。汉城附近已无大清军队的踪影，日军之后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倾力北上，进攻平壤附近的大清主力。

海上遭受重大损失，陆军初战又告失利。7月30日，清廷驻日本使馆及领事馆官员全部下旗回国。当天，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各国驻东京公使发出通报：“大日本帝国与清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8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对日宣战。明治天皇随即也发布敕令宣战。西方列强除了俄国之外纷纷表示中立，终于可以坐观两个东方大国的对掐了。

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普遍看衰日本。有专家分析认为大清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专家全都看走了眼。

叶志超率牙山败军到达平壤与诸将会合后，驻平壤的大清兵力达到了15000人。本来在牙山打了败仗，但叶志超谎报战功，饰败为胜，吹嘘牙山“大捷”，谎称歼灭日军1700余人，随后再夸大至2000余人，骗得朝廷嘉奖赏银2万两。

当此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驻朝鲜平壤的大清陆军竟然长时间没有任命主帅。朝廷初选的名将刘铭传托病不出，次选的“白发将军”宋庆因为不是李鸿章的嫡系而遭李大人弃用。实在没人了，牙山之战的败将叶志超竟然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平壤陆军总指挥的宝座。

要说这个叶志超年轻时也曾是一员悍将，当年镇压捻军的时候，的确是一把好手，立下不少战功。但此时多年不打仗的老叶早养得脑满肠肥，人送外号“叶大呆子”。关键是经历了牙山之败的叶志超早已成惊弓之鸟，毫无斗志。诸军会合后，清军既不南下进攻，也不择险分屯，而以大部兵力聚守平壤城内外。老叶每天就是和诸将饮酒作乐，坐待日军来攻。

9月1日，日军将第三师团、第五师团合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山县有朋眼见清军不断通过水陆两路增援平壤，于是决定不等第三师团来到，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率先发动平壤战役。

对平壤的进攻，日军采取了“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进攻兵力共分四路：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3600人自汉城出发到达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第五师团本队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率领，自汉城发兵进攻平壤西南面；由陆军少将立见尚

文率领第十旅团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元山支队4700人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第十旅团一起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从总体战役形势来看，清军可以说并不据劣势，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第一，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日军参战部队16000余人。按照进攻部队一般要2倍到3倍于防守部队的原则，清军防御部队明显居于优势。

第二，平壤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第三，清军储存有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弹药、武器都很充足。日军几路部队只有几天的给养，往来的告急电报中甚至出现“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的字样。

第四，清军以逸待劳，日军劳师远征，长途奔袭1000公里，已成强弩之末。

第五，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居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连在汉城被日本扶持的大院君傀儡政府也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清军可谓占有人和之利。与清军相反的是，日军所到之处，朝鲜居民纷纷躲避，被强征的劳役也寻机逃跑，甚至不断袭击行军中的日军。

面对日军的四面来袭，叶志超严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日军则利用清军收缩的有利时机，从容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9月14日，平壤战役率先在城北打响。清军初战不利，退入城内。

仗还没真正打起来，叶志超已经是惊慌失措。当天晚上，叶志超也不喝酒了，开始组织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老叶就提议弃城

逃跑。当时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总兵左宝贵坚决反对逃跑，恳请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为了防止叶志超逃跑，会后左宝贵甚至派出亲兵暗中对之进行监视。

9月15日，为了便于就近指挥，明治天皇宣布将战时大本营从东京前移至广岛。

也就在这一天的清晨，日第一军按计划发动总攻。战役在三个方向同时展开，那就是大同江南岸战场、玄武门战场和城西南战场。

凌晨3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分兵抗拒重创日军。日军中、右两队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攻陷了清军左右两翼的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毙命官兵140余人，伤290人，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也被击伤。

玄武门为主攻方向，因此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和佐藤正大佐的元山支队担任主攻。8时30分，牡丹台陷落。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为表示誓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左宝贵换上了御赐黄马褂，亲燃大炮连发36弹。混战中，左宝贵身中两枪仍不退却，最后不幸中炮牺牲。14时，玄武门终被日军攻陷。日军乘势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的奋力抵抗后，只得退守玄武门。

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于早上7时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实施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迅疾进行反击。战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原驻地。

14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形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昆所部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略占上风，西南战场胜负未分，只有城北玄

武门失守，但日军尚未入城，战场处于僵持状态。对清军来说，战事犹有可为。当时平壤开始下起大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

但玄武门失守以及左宝贵阵亡使得清军主帅叶志超魂飞魄散，他立即与众将商议决定弃城逃走。众人之中，除了马玉昆提出异议之外，其余皆赞成叶志超之议。16时，叶志超打出白旗表示停止抵抗。日军料定清军夜晚必北逃，便在清军可能经过的路线上预先设下伏兵。

9月15日，20时，清军开始撤退。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清军很快变成溃军，随后就一窝蜂地进入日军预先设定的伏击圈，遭日军枪炮袭击死尸遍地，血流成渠。仅仅一夜之间，清军逃跑路上被击毙者达1500多人，另有683人被俘。清军被日军俘获的军火、弹药、粮食及其他各种物资不计其数。平壤日军本来只剩下两天的补给，叶志超的逃跑使得日军获得了足足一个月的粮草弹药。

9月16日晨，日军元山支队和第十旅团跃马而入平壤城，山呼“天皇万岁”。城中不仅已无清兵一兵一卒，当地朝鲜居民也纷纷逃散。

逃离平壤之后，叶志超的“跑跑”能力得到了尽情的发挥，马不停蹄，一路狂奔五百里，过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均弃而不守。安州有清兵马步军八营可以接应，聂士成劝阻叶志超“安州地备险奥，可固守”，惊魂未定的叶志超根本听不进去，脚步不停，直奔鸭绿江。21日，叶志超率残部“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到9月24日，驻朝清军全部退入中国境内。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

恬不知耻的叶志超竟然还向朝廷谎报“敌军有三四万之众，苦战五昼夜，弹尽粮绝退出平壤”。清政府一度听信了叶志超的虚假战报，甚至降旨慰勉。之后真实情形被揭露，清廷震怒，11月21日下令

将“叶志超先行革职以肃军纪”。1895年2月18日，叶志超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归家乡，于1899年病死——死有余辜！

一跑牙山，二跑平壤，按道理，老酒“十大跑跑排行榜”应该赏给叶志超一个位置，但甲午战争发生的年代早了一点，加之名额有限，宝贵的位置不能给你，请老叶原谅则个。

清军另一年近六十的老将卫汝贵以“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克扣军饷，纵兵抢掠”之罪名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日军曾经缴获了卫汝贵的一封家信，信里卫汝贵的老婆说，你从小打仗，现在官也不小了，咱家里钱也不少，你年龄大，要注意保护自己，遇到打仗别往前边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作为反面教材，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

在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回族将领左宝贵被光绪帝追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

9月16日，日本明治天皇赐谕嘉奖平壤大捷。日第一军继续向前推进，前面就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大清国的国土。

当年踌躇满志的梟雄丰臣秀吉梦断于此，这次的日本人可不想就此打住。

大东沟海战

在牙山、丰岛，大清陆海军接连失利，朝廷震怒。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逼近威海卫，已经欺负到家门口来了，光绪皇帝严厉斥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作战不力。无奈之下的李鸿章不得不命令北洋舰队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之怒，缓解舆论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从威海卫军港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支援平壤作战。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保船制敌为要”不同，日本海军在战争前就制订了以舰队决战夺取黄、渤海制海权为目标的作战计划。当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舰队开赴鸭绿江口附近海域，搜寻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9月15日，北洋水师主力在丁汝昌率领下，护送5艘运兵船到达大连湾。运兵船上有铭军4000人、马400匹、炮80门。晚上，船队在大东沟外20公里处下锚宿营。

9月16日，北洋水师抵达鸭绿江口之大东沟。部分舰艇担任警戒，其余10艘主力舰在20公里之外的大鹿岛东南下锚。9月17日8时，运兵船卸载完毕，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准备返航。

自丰岛海战以来，北洋舰队全体官兵士气高昂。当时任“镇远”副管驾的美国退休海军少校马吉芬在日记中写道，舰队官兵渴望与日本舰队决一死战，“以雪‘高升’和‘广乙’之耻，士气旺盛，莫可言状”。

9月17日上午10时23分，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率先发现了因使用劣质燃煤而冒出滚滚浓烟的北洋水师，迅疾发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

以上敌舰”的信号。上午11时30分，北洋水师“镇远”的桅楼上的瞭望哨也发现了逐渐逼近的日本舰队。

12时05分，联合舰队以“吉野”为首，第一游击舰队在先，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鸭绿江口外海大鹿岛海域集中了远东两支最大舰队的几乎全部主力舰艇，空气骤然紧张，大战一触即发。

12时20分，北洋水师在行进中由双纵阵改为横阵。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舰队呈楔形梯队，类似倒“V”字形。主要原因是位于阵型左右翼的战舰“济远”“广甲”“超勇”“扬威”都是航速缓慢的老舰，跟不上大队的节奏。在阵型尚未完全展开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打响。

12时50分，北洋水师旗舰“定远”首先开炮，联合舰队第一游击舰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的炮火打击之下。

12时53分，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定远”主桅中弹，信号索具被炮火所毁，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身负重伤。可以说，从大东沟开始，一直到1942年6月4日的中途岛，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幸运之神一直眷顾着日本。随后，日俄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对马海战，日军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得敌方主帅阵亡或负伤，失去指挥舰队的能力。

遗憾的是，丁汝昌事先竟然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整个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乱战状态。直到海战即将结束时，“靖远”的舰长叶祖珪才主动升旗代为指挥。不知道在后面几小时的战斗中，连东乡平八郎都敬佩不已，远远见了都要敬礼的舰队二把手刘步蟾、三把手林泰曾都干什么去了。

当双方舰队进至相距约3000米时，日本第一游击舰队4艘快速战舰一面以猛烈炮火射击，一面加快速度左转舵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两艘弱舰。

此时，日本舰队本队其余六艘舰只恰好驶至北洋舰队倒“V”字形的前方，北洋舰队各舰舰首恰恰指向敌舰船腹。于是北洋舰队各舰以舰首主炮猛烈轰击敌本队六舰。由于“比叻”“扶桑”“西京丸”“赤城”等几艘速度较慢的舰只落后，日舰队被北洋舰队拦腰截断、分割为二。“定远”“镇远”及右翼各舰发右舷炮火猛轰敌主力舰“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左翼“致远”“靖远”等舰则发左舷炮火截击“比叻”“赤城”等后续各舰。此时除了右翼“超勇”“扬威”之外，北洋舰队主力各舰均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并全力开炮。

落在最后的“比叻”“赤城”遭到北洋舰队的痛击。“比叻”被打得走投无路，冒险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在“定远”和“靖远”之间500米的间隙中穿过，走小路与大队会合，结果陷入“定远”“镇远”“广甲”“济远”等舰的包围之中。北洋舰队平时表演被李鸿章称为“十六中十五”的神奇射术，这时在战场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4艘大舰围着一艘近在咫尺的小舰猛轰，仍然让受到重创的“比叻”在熊熊烈火中冲出重围。幸运脱离险境的“比叻”迅即打出了“本舰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

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又以800米近距离猛轰“赤城”。正在舰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海军少佐被击中头部，鲜血及脑浆喷洒在海图台上，当场毙命。随后，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也被击伤。在弹雨中，舰上军官几乎全被击毙。“赤城”仓皇逃出作战区域，宣布退出战场。注意，这个“赤城”可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南云舰队的旗舰航空母舰“赤城”，那个横行霸道的“赤城”绝对不至于如此窝囊。

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侥幸活命，后来成为日本海军第一战略家，和秋山真之一起被称为“海军两参谋”。他所著的《帝国国防史论》一书，成为日本早期海权战略的代表作，他后来还长期担任海军大学的校长。

除“比叻”“赤城”外，日本其他舰只“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西京丸”也先后中弹，损伤并不严重。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稍占上风。

但是右翼两艘弱舰“超勇”和“扬威”却在日军第一游击舰队的攻击下渐渐不支。14时23分，“超勇”没入海中，舰长黄建勋落水。大清“左一”鱼雷艇冲上去扔出了救援索，黄建勋甩开绳子，拒绝援救，自沉于海。随后，“扬威”也在敌舰的密集炮火下沉没，船上65人被鱼雷艇救起，舰长林履中投海自尽。

此时，原停在大东沟口外的“平远”“广丙”两舰及众鱼雷艇也应召前来助战，驶到北洋舰队右翼后方时恰好与日本本队相遇，各舰立即向日舰发起攻击。14时34分，“平远”的炮弹先后命中日军旗舰“松岛”，随后又发炮击中“严岛”。但“平远”亦被日舰击中起火，被迫暂避，“广丙”也随之退出战场。

这时，日舰本队已驶过北洋舰队右翼，继续向右转舵，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舰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之势。度过了艰难开局阶段的日本舰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北洋舰队被迫处于内线作战，腹背受敌，转趋不利地位。

虽然形势不利，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毫不畏缩，反而愈战愈勇。提督丁汝昌重伤不下火线，裹伤后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日本临时改装的武装商船“西京丸”接连中炮，需要人工操舵才能勉强行驶。蔡廷干驾“福龙”鱼雷艇抵近“西京丸”在4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把枪抵在脑袋上射击，“西京丸”已在劫难逃。在船上督

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中将已经闭上了眼睛：“吾命休矣。”谁知因为距离太近，鱼雷竟然从舰下穿水而过。桦山资纪死里逃生。后来桦山资纪心有余悸地对伊东祐亨说：“鱼雷冒着气泡钻到船底下那情形，真的是比什么都恐怖呀！”

日军第一游击舰队在击沉“超勇”和“扬威”之后，也加入了对北洋舰队主力的围攻。激战中，“定远”的前部被日舰“扶桑”击中，燃起大火。见此情景，日舰立即群起向“定远”扑来。“镇远”“致远”立即上前掩护，为“定远”争取灭火时间。

早已伤痕累累的“致远”以一敌四，炮弹几乎耗尽。这时，“致远”恰与日舰“吉野”相遇。舰长邓世昌当即下令直冲“吉野”，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15时30分在东经123度34分、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舰上官兵除7名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坠海后，随从刘忠跳入海中，以救生圈援救，使之浮出水面。邓世昌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其爱犬“太阳”游至身边，“衔其臂不令溺”，世昌挥之不去，并以口衔其发辫，邓世昌用力按犬首于水，自己也沉没于汹涌的波涛之中。这一天，正好是邓世昌45岁的生日。

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光绪帝大受感动。当即亲笔书写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赐予其“壮节”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甲午战争结束后，山东民众自发集资在荣成成山头始皇庙为邓世昌塑像并修建祠堂，每年都举行祭祀活动。百年后，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将一艘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命名为“世昌”号，以示纪念。

“致远”沉没后，附近的“济远”和“广甲”立即成为日舰的重点打击目标。“济远”的舰长方伯谦见势不妙，立即打出“本舰受重伤”的信号旗，迅速逃离战场。“广甲”与“济远”编为一队，舰长吴敬荣见方伯谦撤退，随之跟着逃跑。因为害怕敌舰追赶跑得太快，慌不择路的“广甲”在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弃舰，率领舰员登岸逃命。

海战结束之后，丁汝昌派“济远”拟将“广甲”拖回港内，但当时几艘日舰也即将赶到，“济远”急忙退回大连湾，“广甲”被日舰发炮击沉。但也有说法，“广甲”是被“济远”主动炸毁的。

值得一提的是，“广甲”登岸逃命的水兵中有一个“二管轮”。甲午战争结束后，北洋舰队随之被解散，失业的“二管轮”无奈弃船登岸，转去投奔老领导张之洞。树挪死，人挪活。“二管轮”之后飞黄腾达，步步高升，最后竟然当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黎元洪。

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开始集中火力围攻“经远”。“经远”以一敌四，很快中弹起火。舰长林永升临危不惧，指挥全舰奋勇抗御。炮战中，林永升“突中敌弹，头裂阵亡”。16时40分，“经远”舰首向东，左舷倾覆，最后在庄河黑岛南老人石海礁附近沉没。全舰除16人获救外，200多人壮烈殉国。

在这一阶段，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4艘舰先后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遁逃，共失去6艘舰，战斗力大减。日本方面虽然“比叻”“赤城”“西京丸”退出战斗，但这三舰均系弱舰，不仅对舰队战斗力影响不大，反而使日本主力舰队无须再分散力量保护弱舰，实际上等于减轻了负担，得以轻装上阵。这样，日本由第一阶段的劣势转为优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日本极为有利。

在最后阶段的海战战场上，北洋舰队坚持战斗的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4艘舰。日本则尚有“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9艘舰。日本以本队围攻“定远”“镇远”，以第一游击舰队围攻“来远”“靖远”。

“来远”“靖远”在围攻下相继起火。为了摆脱包围和灭火，两舰一直冲到大鹿岛附近，依据有利位置背靠浅滩进行防守。日舰尽管占尽上风，一时竟也无可奈何，战局暂时陷入僵持状态。

在原来的主作战海域，日本本队像一群野狼一样围住“定远”“镇远”猛攻。但由于出色的德制装甲保护住要害部位，两艘巨舰虽然身中无数炮弹，上层建筑的非装甲部位被打得如同蜂巢一般，却仍是巍然屹立，奋勇反击。日军官兵无不变色。15时30分，“镇远”的主炮击中日军旗舰“松岛”，造成“松岛”的舰体倾斜，烈焰冲天，甲板上血肉横飞，当场死伤达84人。情急之下，伊东祐亨甚至将军乐团的乐手都拉出来充到战斗岗位。由于“松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伊东祐亨被迫将旗舰转移到“桥立”上。

17时，“来远”“靖远”扑灭大火之后，恢复了战斗力，并召集“广丙”“平远”以及鱼雷艇队重返主战场，北洋舰队气势益盛。战至17时30分，日落西山，伊东祐亨面对怎么打也不沉的“定镇二远”，也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上看到日舰基本上也是伤痕累累，又害怕鱼雷艇趁着夜色进行偷袭，随即下令全速向南退却。

此举等于放弃了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最佳时机。伊东祐亨这种“没见好就收”的痼疾，整整传染了半个世纪，染病的包括后来的东乡平八郎、南云忠一、三川军一、栗田健男等海军名将，后文详叙。

“靖远”的舰长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丁汝昌已经无法指挥，遂主动代替旗舰“定远”升旗集队。眼看日本舰队开足马力，

“向西南一带飞驶遁去”，刹那间已跑出去很远，支离破碎的北洋舰队也只好收队，驶回旅顺口。至此，大东沟海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甲午海战”，宣告结束。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的速射炮以及航速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当时如日中天的战略家马汉后来评论，中日大东沟海战就像是步兵和一支没有步兵保护的炮兵在作战。步兵在摧毁了敌人大量炮兵之后，主动撤出战场，而炮兵却因为缺乏机动性无法追赶。

历时5个多小时的大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伤亡官兵600多人。日舰队“松岛”“吉野”“比叻”“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尽管损失比日军为大，但“定远”“镇远”尚在，可以说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惜的是，在李鸿章“力主避战保船”的指导方针之下，北洋水师先是退回旅顺，继而转向威海，从此不再出战。等于拱手向日本海军让出了黄海的制海权。

之前早就开跑的“济远”早于大部队4个小时回到旅顺军港。方伯谦称军舰上的所有火炮均已损坏，不能战斗。丁汝昌派洋顾问戴乐尔登船检查，戴乐尔的回话是，“济远”的火炮不像被火炮击伤，而像是用炮锤自行砸坏的（据说目前保存在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济远”舰主炮上相应部位确实存在砸痕）。此举彻底激怒了李鸿章和丁汝昌，立即下令将方伯谦革职逮捕下狱，收押看管。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对其严加处置。

“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念在多年的同学面上，还想联合刘步蟾为方伯谦说情，被刘步蟾断然拒绝。起初方伯谦还觉着没事，因为他是总兵职务，在大清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高级职务被判死刑的。等到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方伯谦才慌了。他甚至托人让远在东北的老将宋庆为他求情，谁知道宋庆听到后说：“可惜我没有海军的生杀大

叔，要是有的话，7月份早就把你个兔孙宰了，还能让你误国到现在？”
1894年9月29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

一跑“丰岛”，二跑“大东沟”，本来方伯谦也具备竞争一个“跑跑”榜位置的基本条件，但是宝贵的位置依然不能给他，理由同叶志超。

大东沟海战的失利使得李鸿章和丁汝昌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自觉脸上无光的李鸿章只得上奏朝廷，引咎自责。光绪帝和翁同龢虽然恨死了李鸿章，但值此用人之际，除了李鸿章，还真没人能够支撑危局。光绪帝只好下令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

与此相对应，大东沟海战胜利的消息传回日本，举国欢庆。明治天皇除了颁布诏书嘉奖之外，还亲自作歌《黄海大捷》，以示勉励。看来这睦仁会的还真不少啊。

鏖兵辽东

早在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大本营就对战争的进程做出了各种设想，并据此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方针的要点就是整个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视第一阶段之海战结果而定，又分为三种方案。

第一，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第二，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但也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在朝鲜的清军，扶植朝鲜“独立”。

第三，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取，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大清陆军的进攻。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东沟海战虽然日军占了上风，可北洋水师主力尚在，实质上胜负尚未明朗，日军应该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但北洋舰队的龟缩不出，给了日军实施第一种方案的有利条件。

平壤战役之后，山县有朋率领日军第一军经过短暂休整，9月底就开始向着鸭绿江边的义州进发。到10月中旬，日军在义州集结完毕，对面就是中国的九连城。

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约28000人。清朝任命已经74岁的“白发将军”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可惜的是，大清国当时的军队体制仍停留在30年前打太平军和捻军的水平上，参战各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则并不服从调度。平壤、大东沟相继战败，导致各军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

28000人看着不少，但是鸭绿江也不算短，胡椒面一撒，就觉着哪里都是漏洞，似乎哪里都守不住。

日军进攻部队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计超过30000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日军接连取胜，士气正旺。作为进攻一方，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在某一点上形成突破之后，迅速展开。站在鸭绿江边的山县有朋踌躇满志，仿佛看到了300年前丰臣秀吉那落寞的背影，他将要完成当年丰臣秀吉都无法完成的“伟业”。想到此，山县有朋在马背上扬鞭赋诗：“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也真能吹，三万人就敢冒充百万。

10月24日，日军先头部队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渡江成功，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国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毫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越过浮桥的日军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终因势单力孤遭受重大伤亡后撤出阵地，日军占领虎山。其他各部清军听到虎山失陷之后，纷纷不战而逃。

10月26日，日第一军攻打九连城，守军主动献出城池。当地一些居民居然还拿着猪、鸡、粮食等物去犒劳慰问日军，有些人主动提出为日军效力，大清之民心涣散，由此可见一斑。随后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安东县。仅仅三天，清朝近三万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这边山县有朋志得意满，那边日本国内明治天皇正在亲自为新组建的第二军送行。第二军军长，就是前面“萨英战争”出过风头的猛人大山岩。在日本军界一向有“陆之大山，海之东乡”之称。当时的乃木希典还仅仅是大山手下一个小小的少将旅团长。从天皇手中接过军刀，乃木希典激动得眼泪哗哗直流，拿盆接都接不住。乃木当即赋

诗一首：“肥马大刀无所酬，皇恩空沿几春秋。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如果说山县有朋的第一军是渡江作战的话，那大山岩的第二军就是典型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就在第一军向鸭绿江进攻的同时，第二军24000余人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开始登陆。为确保登陆安全，伊东祐亨还派出航速最快的“秋津洲”和“浪速”分别驶往威海卫和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动向。但可悲的是，主力尚存的北洋舰队躲在旅顺军港内纹丝未动。

日军在花园口的登陆行动，前前后后整整持续了14天，清军竟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打扰，登陆日军犹似在自家门口散步一般，这也创造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日本军舰附近，甚至还有乞丐前来讨饭，弄得日本人哭笑不得，也算上战争中的奇观了。

日军登陆如此轻松的原因有四：一是清兵实行的是重点防御，这里不是重点；二是大部分兵力用于蹲坑据守，根本没有机动部队；三是情报不灵，反应迟钝；四是即使知道了也无兵可调，能战斗的兵都调到鸭绿江边防守去了。真不知道被美国称为世界第三陆军的那百万人马都干什么去了。

11月1日，轻松登陆并从容编队的日军杀向金州。11月6日，日军击溃清军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

11月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守将赵怀业是李鸿章的铁杆亲信，人送外号“赵不打”。在日本进攻之前，赵怀业正在忙着把贪污的大量军粮、军服运到烟台去卖，至于那些枪炮、弹药，估计买家不好找，就交给日本人算了。被日本人缴获的武器就有炮129门，步枪620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仓皇逃走的赵怀业甚至连海中水雷的分布图都大方地留给了日本人，使得联合舰队轻而易举地清除了附

近海域的水雷。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前面就是北洋舰队停泊的军港旅顺口。

也就是11月7日大连失守这一天，北京城内却是另外另一番欢乐景象。慈禧老太六十大寿庆典如期进行。宫内唱戏三天，所有机关单位停止办公。估计赵怀业也是生气了，你们都不办公去看戏，凭什么要老子在前边撅屁股打仗？

大连湾失守，旅顺危急。同样在11月7日这一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速速将北洋舰队残余舰只撤至安全地带威海卫。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背山面水，港阔水深。港内建有船坞、电报局等诸多军事设施，这里是清廷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三大重要基地之一。黄金山、老虎尾雄峙口门，筑有炮台12座，炮70余门。在旅顺侧后依山凭险筑有炮台17座，炮近80门。“铁打的旅顺、纸糊的刘公”由此得名。但是清廷判断鸭绿江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原旅顺守军大部分被调往鸭绿江防线，接防的多为新募之兵，守军各部互不统属，这就给了日军以可乘之机。

日军在大连湾休整10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日军原本认为进攻旅顺必是一场血战，事先已经组织了1500人的敢死队。18日，日军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但终因力单势孤而落败。次日，总帅道员龚照珩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独自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仅仅一天，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陷落。

占领旅顺口之后的日军兽性大发。第一师团野兽师团长山地元知中将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大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整个旅顺尸横遍野，全城3万民众只留下负责掩埋尸体的36人。这些人被日军在帽子上贴上“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以幸免。

“旅顺大屠杀”再次让世界舆论大哗。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再次紧急展开“沉静化”外交工作，避免事件在欧美诸国进一步扩大。政府严厉要求国内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回避血淋淋的虐杀情节，还规定了就此事件对外统一的答辩要领。11月26日，第二军下达“尽快打扫战场，迅速处理清国人尸体”的命令。在清廷软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日军当然不会忘了大肆掠夺，旅顺几乎被夷为平地。旅顺港大清刚刚购自欧洲的4000吨优质铁轨也被日军抢走，原封不动地铺设在东京的铁路上。

北路日军第一军在占领鸭绿江沿岸后，兵分两路直取奉天。东路进攻日军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顽强阻击，在摩天岭两军陷入僵持，往来拉锯达两个月之久。聂士成不愧为大清为数不多的悍将，率军在局部进行反攻并收复连山关，得到清廷明令嘉奖。东路日军转为守势。

12月初，第三师团在桂太郎中将率领下从安东出发向前挺进。13日，辽东重镇海城陷落。眼看李鸿章的淮军独力难支，湖南巡抚吴大澂主动请缨提请率湘军北上拒敌。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吴大澂和宋庆被任命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

奉天锁钥在辽阳，辽阳锁钥在海城。1895年1月至3月，清军组织实施了五次反攻海城之战。从1月起，清政府调集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吉林将军长顺陆续率兵赶到，会同宋庆军，对海城守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月17日，清军兵分两路反攻海城。在日军顽强阻击并得到强有力的增援之后，东路长顺部和西路依克唐阿部均无法继续前进，被迫收兵。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向海城守敌发动了第二次反攻。因日军炮火猛烈无法前进，战至下午再次被迫收兵。

2月16日，清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反攻。这次反攻除依、长两军外，又增加了徐邦道的拱卫军和李光久的湘军，进攻兵力达3万多人。战至17时，终因日军“放炮死拒”无功而返。

四攻海城是清军在辽南战场上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反攻从2月21日到25日，持续五天，依然无果后退。

1895年2月27日，清廷再次敕令三路人马第五次反攻海城。在清军集中力量围攻海城之际，日军开始进犯鞍山、辽阳。清政府电令长顺、依克唐阿率部北援辽阳，魏光燾等西援牛庄，由此海城之围自解。

需要指出的是，清兵第四次、第五次反攻海城都是以60000人之众围攻日军6000人。尽管战场上清兵也表现出罕见的英勇，但10：1的兵力优势换来的依然是失败，可见双方战斗力差距之大。

2月28日，日军变守为攻从海城分路进攻，清军败退。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野津道贯下令将田庄台烧成一片焦土。至此，辽南所有重镇均被日军占领。大清陆军精锐湘军、淮军锐气尽失，无力再战。

仅10天时间，清朝6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那一年，威海卫的冬天特别冷

早在日本第一军进攻海城之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就提出，要尽量避免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决战。伊藤博文的观点是，凭日本的力量单独吃掉中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吃下，西方列强也不会置之不理，反而很可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对中国的目标不是吃掉，而是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果日军攻下了北京，很可能导致中国暴乱四起，万一清政府因此垮台，找谁谈判要地要钱去？伊藤还指出，此时渤海湾已进入冰冻期，交通和补给越来越困难。伊藤博文提出下一步的目标是进攻威海卫，彻底歼灭北洋舰队，并伺机占领台湾。

恰在此时，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提出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舰队的建议，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战后日本的史学家曾说，甲午战争是由政治家掌舵的战争，作为文官的伊藤博文从政治策略的观点出发，给日本指明了方向，军事被放在有利于政治策略的位置上，这才有了甲午战争的完胜。可惜的是，日本之后逐渐背离并放弃了这条道路，最终走向万劫不复。

11月7日，北洋舰队剩余主力舰只匆忙离开即将陷落的旅顺军港，前往威海卫避难。伊东祐亨没有试图从海上拦截仓皇出逃的北洋舰队而让其顺利地逃进了威海卫军港。拦不拦是态度问题，拦不拦得住是能力问题。伊东此举的危险不言而喻，当时已遭重创的北洋舰队虽无战意，但完全可以远走他乡，去往青岛、上海，甚至福建、广州，休生养息并会合福建、广东水师后，卷土重来。

可惜北洋舰队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龟缩在威海卫军港内等死。北洋舰队和丁汝昌当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港外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在日记中纳闷地写道：“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绝望的北洋舰队还在等待什么呢？”

北洋舰队不战、不降、不走，只是在绝望中等待着灭亡的命运。

屋漏偏逢连阴雨。巨舰“镇远”在进入威海卫军港时，不慎触礁重伤，已经无法出海作战。“镇远”的舰长林泰曾因此负疚自杀，时年44岁。这个林泰曾是林则徐的堂孙，前面提到的南洋大臣沈葆楨的外甥，也属于北洋舰队的杰出人物之一。

威海卫地处山东半岛顶端，港湾呈半圆形，有刘公岛、日岛横列湾内，形势险要。早在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抗击倭寇，就在此地设置了卫所。此时，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建有10余座炮台，配备新式大炮100余门，火力交错，防御坚固，成为北洋海军的主要基地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在旅顺稍事休整的北洋海军主力全部泊聚于此。

除了来自海面的威胁，北洋舰队还必须防备来自背后陆路的攻击。丁汝昌多次请求调天津等地的兵力加强威海卫陆路的防守。朝廷认为京畿地区比起山东半岛更加重要，断然驳回了丁汝昌的请求。丁汝昌也请求调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支援，照样未果。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率领日本第二军3万余人，在联合舰队25艘军舰、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从山东半岛的荣成湾开始登陆。可悲的是，一千年前日本派来的遣唐使，恰恰也就是从这里离开返回日本的。当时带走的是文化与和平，今天送来的是战争和杀戮。

和在辽东花园口类似，日军的登陆活动整整持续了五天，随后从容整军向威海卫进发。由于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重兵集中于奉天、辽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相对薄弱。即使那些并不强大的防守力量也分散在半岛各地，因此日军虽遭遇零星阻击，还是很快攻临威海卫城下。

当时负责防守威海卫北面的是戴宗骞的4000人，南面是刘超佩的3000人。在刘公岛上还有李鸿章外甥张文宣的北洋护军2000人。1月30日，日军对威海南帮炮台发起了总攻。联合舰队也从海上封锁港口，正面炮击威海卫。不到一天的时间，南帮的陆路炮台和海岸炮台陆续失守，统领刘超佩逃至北岸。陆路摩天岭炮台被日军占领后，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陆军少将得意地摆出pose等待随军记者拍照留念，被北洋水师军舰精准的炮火击中，这个“旅顺大屠杀”中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刽子手，马上魂归西天。大寺安纯也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

2月1日，北帮炮台清兵哗变，全部溃散，主帅戴宗骞左右仅剩19人相随，炮台随即落入敌手。第二天，丁汝昌派小艇载戴宗骞至刘公岛，是夜，自知难逃追究的戴宗骞吞鸦片自杀。为了避免日军利用陆上炮台轰击港湾之内的北洋舰队，心急如焚的丁汝昌派出敢死队，将北帮炮台连同弹药库一起炸毁。

2月2日，日军进逼威海卫城，城内清兵早已逃得不知去向，日军再次不战而得空城。

至此，陆上三面都被日军占据，出海口是凶神恶煞的联合舰队，北洋舰队陷于日本陆海军的四面夹击之中。丁汝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四面楚歌”，“等死”，“置之死地也可能不生”这些词句的真正含义。

日军从已经占领的南帮炮台以猛烈的陆上炮火狂轰日岛，同时派出18艘舰艇分四批轮番向日岛进攻。“康济”的舰长萨镇冰指挥岛上士兵利用8门炮坚守了8天之久。最后，岛上的弹药库被日军击中发生剧烈爆炸，丁汝昌无奈只好派出舰艇将岛上人员接回刘公岛，日岛失守。

在此期间恰好萨镇冰夫人前来探望，得到消息的萨镇冰让人转告：让她回去，就说我死了。

自2月3日开始，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水陆合击北洋海军。炮战第一天，日舰“筑紫”“葛城”反被击伤。夜间，日军开始用鱼雷艇进行偷袭。一艘鱼雷艇冒死冲坏了由水雷组成的“拦坝”，第三鱼雷艇队六号艇干脆就乘着一个大浪冲到港里去了，随后多艘鱼雷艇冲入港内大放鱼雷。六号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导致“定远”的舰底进水、舰身倾斜，为了避免沉没，不得已冲上刘公岛东部浅滩搁浅，“远东第一巨舰”变成了固定的死炮台。

这个六号鱼雷艇的艇长，就是后来日本海军三大理论家之一，历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部长，被称为“不死之鬼贯”的日本终战时的首相，当时的海军大尉铃木贯太郎。

第二天，从望远镜里看到“定远”搁浅的伊东祐亨大喜过望，那让人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的“定镇二远”终于都歇菜了。伊东随即下令舰队向港内发起进攻。经过激烈的炮战，日本舰队还是无法冲进港口。

强攻不行，就来智取。当晚，日本鱼雷艇再次冲入港内进行袭击，“来远”“威远”以及布雷舰“宝筏”被相继击沉。据说当时“来远”和“威远”舰长邱宝仁、林颖启都在岸上嫖妓未归。老酒稍稍有点怀疑，不在舰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炮火连天的特殊时期，岛上的妓院还能开门营业吗？

2月7日，日本陆海军再次发起猛攻，这天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北洋舰队鱼雷艇头领王平、蔡廷干密谋逃跑，自告奋勇要出击袭击日舰。结果12艘鱼雷艇一起冲出，不是去进攻，而是一起趁势往外逃跑。慌乱中，这些鱼雷艇不是触礁，就是被日舰击沉、俘虏，只有王

平驾驶“左一”艇侥幸逃到烟台。这一卑劣的逃跑举动，严重打击了北洋舰队的士气。

2月8日，“靖远”被击沉。当天夜里，日军用炸药炸毁了400米长的水雷拦坝。刘公岛已经陷于一片混乱。士兵开始鸣枪过市，大批官兵齐聚海军公所门前，哀求丁汝昌放条生路。绝望的丁汝昌下达了炸沉“定远”和“镇远”的命令，却无人执行。

10日下午，刘步蟾亲自率领水雷营的士兵登上了“定远”。炸药埋好后，刘步蟾迟迟不愿意下达命令。丁汝昌一直在海军公所内等待那一声巨响。响声久久没有传来，丁汝昌无奈策马前来催促，刘步蟾这才忍痛下令将“定远”炸沉。

这天的刘公岛上，飘起了漫天飞雪。刘步蟾，这位22岁就出任舰长、36岁就担任北洋舰队副司令的北洋海军杰出将领，冒着大雪看望了移居到各处的“定远”的官兵，和他们一一告别。当晚，刘步蟾吞鸦片自杀，时年43岁。刘步蟾以死践行了其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

1896年，日军打捞出“定远”，运回国内。在今天的日本福冈，有一个小小的庭院叫“定远馆”，其建筑设施除了砖瓦之外，所有材料均取自“定远”舰。据说不远处的光明禅寺还有一张刻着“定远”二字的方桌，有人说，那就是刘步蟾当年的办公桌。

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和丁汝昌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他请在附近观战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向丁汝昌转交了劝降书。收到劝降书的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同时将劝降书电告李鸿章以明心迹。之后丁汝昌曾告家人：“吾身已许国。”

11日晚，丁汝昌接到了来自烟台“全力突围”的密电，知道援军已经彻底无望。丁汝昌提议大家合力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

散去。当天晚上，万念俱灰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吞鸦片自尽，年59岁。

早在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已经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才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处置。

已经是戴罪之身的丁汝昌知道，即使自己能够侥幸活到战后，结局也同样是被处死。心知必死的丁汝昌，事先请六名工匠为自己专门打造了一口棺材，还亲自躺进去试试是否合体，也算是未雨绸缪。丁汝昌死后仍然受到政敌的大肆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也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1912年，丁汝昌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终于入土为安。

北洋舰队一部分洋员及道台牛昶昞等，推举“镇远”继任舰长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被杨用霖严词拒绝。同晚，刘公岛护军统领、李鸿章的外甥张文宣，连同杨用霖相继自杀身亡。杨用霖并没有采取传统吞鸦片的自杀方法。在吟诵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之后，他将长枪对准自己的喉咙用脚趾抠动扳机，打出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作战中的最后一枪。鲜血从鼻孔喷出，导致衣襟一片赤红，连身后的墙壁上都溅满了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道台牛昶昞会同一些洋员很快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2月12日，“广丙”挂上白旗，在舰长程璧光的带领下，前往日军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乞降。

双方谈完投降事宜之后，牛昶昞还向伊东祐亨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说“广丙”并不属于北洋水师，人家是广东水师的，只是临时来参加演习遇上了这倒霉事。你们是跟北洋水师打仗，人家广东水师也没招你惹你。再说了，你看程舰长大老远跑来投降多不容易，如果没有了军舰回去，也没法向领导交代，还望高抬贵手，放回该舰吧。老牛的一番谆谆教导，说得伊东祐亨差点笑得哭出来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牛道台的请求。随后，牛昶昞交出了威海卫清军的投降名册：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合计5124人。

战后，牛道台将投降的罪名全部推到自杀的丁汝昌身上，致使丁汝昌蒙冤达15年之久。而他自己因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只受到轻微的革职处分。

1894年2月17日，请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上午10时30分，在西方诸多媒体记者的现场目击下，日本联合舰队鸣炮21响，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威海卫军港。北洋海军残余舰船“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舰以及“镇东”等6艘炮艇，降下了大清黄龙旗，正式被收归联合舰队。大清花费巨资，苦心经营21年，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舰队，就此灰飞烟灭。

当天下午4时，被拆除了武装的练习舰“康济”点火起航。一片肃穆之中，在舰长萨镇冰的带领下，船尾低垂黄龙旗的“康济”踉踉跄跄驶出威海卫军港前往烟台。“康济”的甲板上停放着6具棺木，他们是：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戴宗骞，沈寿昌（“济远”的副舰长），黄祖莲（“广丙”的副舰长）。

不远处，日本联合舰队所有舰只下半旗鸣炮致哀。伊东祐亨带领日本联合舰队全体官兵集体向“康济”上那些已经失去生命，但他们依然十分敬佩的同行致以军礼。

逝者长已矣，生者更难受。北洋舰队随后即被解散，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萨镇冰连同牛昶昞全部被革职。

值得一提的是“康济”的舰长萨镇冰。被解职之后的萨镇冰回家不久，老婆就死了。家计维艰，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好到官绅家庭当塾师挣钱糊口。后来，萨镇冰在张之洞的推荐下再次出山，于1903年升任北洋海军统领，1909年出任大清海军大臣和水师提督。辛亥革命之后，萨镇冰先后担任民国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等重要军职，还曾代理过国务总理。萨镇冰经历了清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等各个历史时期，是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1年，当听到第三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进汉城的消息时，93岁的萨镇冰掩面而泣，老泪纵横。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其实从1894年10月开始，清廷便不断通过欧美列强斡旋向日本求和。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将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早已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入侵辽东，战火已烧进中国国土。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再次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试探议和的条件。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拒绝谈判，同时要求清政府派出真正“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其实，此时日本也已经骑虎难下。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1894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家支出总额的69.31%，1895年的军事开支也达到国家预算的65.32%。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百姓的负担。1894年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

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明确反对军部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原因前面已经讲过。

旅顺失守之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求和的欲望更加强烈。老太太不顾光绪皇帝的反对，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胜利导致日本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这两个人官太小，在广岛将二人羞辱一番之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可以，只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才有资格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就在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之必要条件，否则无须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火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分儿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也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就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由，拒绝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李鸿章提出：“割地之事，不敢承担，假如赔款，户部恐无此银。”之前连买炮弹都不想给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立即插嘴：“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点钱，也能凑出来。”当时买舰、配速射炮，买炮弹的时候，怎么就没钱呢？花5000块就能堵住的安全漏洞，非要等死人了，被罚款50万？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得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了各国公使，乞求干涉，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酌情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战败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防止日本漫天要价，清廷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针对清廷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1895年3月13日，大清国钦差头等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时年73岁高龄的李鸿

章，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从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和“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悲壮出航东瀛。

3月19日，经过五昼夜海上奔波的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下榻引接寺。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春帆楼，这是马关最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而名闻天下。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这个老酒相信。据说还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总统格兰特一起被称为19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三大政治家，这个老酒有点不信。但是，不止五个以上的版本都这样说，老酒也只好信了。看上边这三条，李鸿章那也真不是浪得虚名。打了败仗，还能把话说得如此气宇轩昂，不愧“老姜”也。对面坐的要是老酒的话，听了如此动听的赞美诗，估计都要感动得站起来，握手表示感谢了。可惜对面坐的不是老酒，而是同样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辽东战场激战正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指挥“直隶平原作战”，直捣北京。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为“地质”，驻军军

费由大清支付。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李鸿章向日方索要具体议和条款，伊藤只是说下星期给你。就在头一天，3月23日，日本舰队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日本军事上威胁、外交上讹诈的火候，可谓炉火纯青。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子返回住地引接寺的途中，发生了意外。日本老百姓听说大清国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来了，纷纷前来围观。突然人群中窜出一条大汉，直奔轿前，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左脸就是一枪。中枪后满脸是血的李鸿章还算冷静，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急回到住地才昏厥在地。

凶手是日本无业“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小山认为，李鸿章来此，势必影响日本全部占领中国的宏伟计划，就对李鸿章下了毒手。其实之前小山早就想去天津刺杀李鸿章，由于船票太贵买不起才作罢。最后，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监狱里喝了整整12年的黄面汤，一直到1907年才被假释。

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的确让日本十分难堪。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声称宁愿自己挨枪也不要加害李鸿章——那不是老李头，那是摇钱树啊！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骤然锐减。日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李鸿章借机一拍屁股，走了怎么办？

别说伊藤博文，连一介武夫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明治天皇也被惊动，亲自派出御医给李鸿章看病，皇后也亲手制作绷带给李鸿章裹伤。陆奥宗光立即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惠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回国后，甚至特意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和佐藤勋章。

国际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蹿下跳，比自己

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修建于1560年的古刹。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日本专门沿着左边山腰修了一条只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据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写着“李鸿章道”。老酒没有去过日本，以后也不会去，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条小道。

刺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军事威胁，外交讹诈”。日本人可谓用心良苦，连大清谈判代表的座位都被安排成面朝大海，为的是让李鸿章等人随时能看到窗外日本舰船那黑洞洞的炮口。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终于抛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主要包括：朝鲜独立，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

早在马关谈判之前，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大量谣言，宣称大清国准备赔偿日本白银5亿到7亿两，另外还准备了2000万两准备抚恤战死日军将士的家属。这些满天飞的谣言使得西洋各国的驻日使节也一头雾水。英国驻日公使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的报告中称，中国将向日本支付不少于5亿美元（折银6亿多两）的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赔20亿法郎（折银5亿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出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致电外相陆奥宗光，建议索赔1亿英镑（折银6亿两）。这些人比起大藏大臣，即财政部长松方正义，差距可就大了，松方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赔款10亿两，真是黑到家了。

所有的人都无比狂躁，唯有首相伊藤博文静如冰封。老谋深算的伊藤清楚，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下手太黑的话，欧美列强肯定会出面干预。伊藤也知道清廷的支付能力，如果逼得太狠了，可能导致清廷危机，甚至发生国内暴动。挤牛奶把奶牛挤死了，奶也没喝上，那才叫不划算。经过周密的计算，伊藤提出的赔款数额是3亿两，底线是2亿两。这就是开口索赔3亿两的来历。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张嘴极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之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逼迫清廷尽快接受日方要求。

4月9日，清廷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本，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本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让步。

老酒认为，在19世纪末的远东地区，俄国的维特、大清的李鸿章、日本的伊藤博文是三大杰出的政治家。对于2亿两的赔款数额，李鸿章当然不会立即答应。来欣赏一下伊藤和李鸿章对话的精彩片段

鸿章：“又要割地，又要赔款，连打带罚，太黑了。”

伊藤：“这不是对等的谈判，是你打败了，实在没办法。”

鸿章：“就像养孩子，又要让他长，又不喂奶，不死才怪呢。”

伊藤：“中国又不是小孩子。”

鸿章：“请给予赔款数额一定的减免。”

伊藤：“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鸿章：“太多了，负担不起。”

伊藤：“中国地大物博，财源甚广，这点钱根本不算啥。”

鸿章：“那请你去中国当首相吧？”

伊藤：“你快跟你们皇上说说，我很愿意去。”

鸿章：“……”

伊藤：“一个月后交割台湾岛。”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得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

老酒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 or 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前面已经说过，大清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其间李鸿章给国内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国内也会给予批示，这些往来的

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其间慈禧太后曾给李鸿章密电这样的屁话：“辽东和台湾只能给一个。实在不行了，才能两个都给他。”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底线，肯定拒绝做出让步。

伊藤非常清楚，拖延谈判时间对日本十分不利，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清廷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大意是，再争取争取，不行就算了吧。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谈判。会谈从14时30分一直持续到19时30分。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最初要求从赔款20000万两中，削减5000万两，不行再要求减少2000万两，到了最后，甚至向伊藤哀求能不能稍微减一点，当作老哥回家的盘缠。说实话，李鸿章也真是尽力了，但他的要求，无一例外遭伊藤的断然拒绝。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签完条约的李鸿章心力交瘁。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条约签订后，受尽凌辱的李鸿章一日也不愿多留，当天15时30分就乘船离开了马关。李鸿章发誓终生不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美国时途经日本，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最后没有在日本上岸。

《马关条约》主约共13款，另约3款，2800多字。说说主要内容。

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那边李鸿章还在回家的路上，这边伊藤博文4月18日就在春帆楼举行了大型答谢宴会，热烈庆贺《下关条约》的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

中志得意满地说：“今天我们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春帆楼之前的空地上，塑起了这两人的青铜雕像，两人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天皇和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刚刚晋升为大将的台湾总督，也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死里逃生的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外海面的“千代田”号巡洋舰上完成了台湾的交接手续。之后，桦山资纪率领日本近卫师团等陆军30000多人直扑基隆。从这一天起，日本占据美丽的宝岛台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军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95年10月。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内一片亢奋。各政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煽动和支持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连国民都沉醉于侵略朝鲜和中国，成为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信心丧失殆尽，清廷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自此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我们来看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净收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日本一共勒索中国23000万两白银（折算35000万日元）。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之前，“亿”这个词对于日本来说，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无怪乎外相陆奥宗光激动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顿觉无比富裕。”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可以想象，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凭空得到6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10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16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10年后，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皇帝急，太监更急

甲午之败，郁闷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早在开战之初，北方的沙俄就企图借刀杀人，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削弱中国，为自己下一步在远东的扩张创造条件。战争后期，沙俄还试图引日本南下，公开提出“俄国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障碍”。但到了1895年3月，得到日本要求大清割让辽东半岛的消息后，俄国大惊失色。外交大臣罗巴诺夫立即上奏沙皇，声称“日本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作战，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就此止步，势必向北推进”。罗巴诺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干涉。俄财政大臣维特更是叫嚣：“日本的行动是针对我国的，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于我们将是极大的威胁。”维特提出马上对日本采取军事干预。

当时俄国独自在远东对日本开战还没有必胜的把握。俄国在这一地区尚无合适的海军基地。由于海参崴每年有5个月的封冻期，因此俄国早已对中国的旅顺军港垂涎三尺。从彼得大帝开始几百年来，在远东寻找一个深水不冻港，已经成为俄国多少代人的梦想。就陆军而言，贯通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刚刚开工，俄国的陆军主力远在欧洲，在远东开战运兵和补给都存在不少困难。

俄国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盟友法国。正好法国也准备在远东扩大自己的势力，法国的目标首先是中国台湾。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俄、法可谓一拍即合。

俄国还觉得不过瘾，还想把英国和德国拉进来。英国的主要利益在长江流域，《马关条约》增开口岸对英国有利。加上英国很清楚俄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正想借日本的力量来牵制俄国，日本在华得到的利益可以有效地阻止俄国向南扩张。鉴于此，英国对俄国表示，你玩你的，我兴趣不大。

出乎俄法意料的是，德国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原因很简单，在德国统一并很快强大后，世界基本被瓜分完了，有劲也没处使。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很快要打败清军，就觉得这正是德国染指远东的好机会。德国的算盘是，让俄国和日本闹出矛盾，可以在亚洲牵制俄国，提高德国的安全系数。同时，德国也想浑水摸鱼，在远东建立一个海军基地，最合适的地方肯定是中国。

可以说，各怀鬼胎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出面干涉，并不是出于公义，而是出于私欲。

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当天，俄国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对德、法两国驻俄公使说：“俄国政府决定，立即以友谊方式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的请求。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日本不接受此项友谊的忠告，俄国将考虑三国联合在海上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日军在中国大陆与本国间的一切交通。”德、法当即满口答应。德皇威廉二世甚至立即下令，派出装甲舰和巡洋舰各一艘开往远东。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一起来到日本外务省，递交了备忘录，向日本提出“友善劝告”：“今天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永久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三国限定日本必须在15日之内做出答复。

此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为肺结核正在休养。值班的是外务次官林董。面对突如其来的“友善劝告”，林董不知所措，无言以对。俄国公使希特罗沃进而解释道，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可能会引起冲突。德国公使哥特斯密德更牛，马上做出了公开威胁，日本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与三国开战，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

刚刚战火平息的远东刹那间再次风声鹤唳。俄国命令其太平洋舰队立即开始在黄海、日本海一带游弋，并将在远东的5万陆军部队全部集结到海参崴，做出一副马上进攻的架势。德、法两国的军舰也开始频繁活动。俄国甚至唆使大清政府延迟对条约的批复，给日本施加更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结果，有一个日本人早就预料到了。让人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个军人。他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早在大东沟海战刚刚结束之时，山本就向首相伊藤博文报告，俄、德、法三国在频繁接触，恐怕对我军不利。这样的事情，连外务省都没有警觉，作为一个军人的山本却预见到了，不能不让人为之侧目。山本还清醒地告诉首相：“总理，日本现在没有和这三国对抗的实力，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都只能忍。”事实证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在山本的预料之内，可见此人能成为“海军之父”也绝不是浪得虚名。

慌了手脚的日本人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对策。其实不用开会就清楚，日本与三国开战毫无胜算。不算欧洲，仅当时俄、德、法在远东的军舰总吨位就达12万吨，内含铁甲舰4艘。而日本联合舰队加上刚刚俘获的大清军舰总数才不过8万吨。况且日本海军已经在海上作战了近一年，大部分舰只伤痕累累，士兵也是疲惫不堪，与三国开战必败无疑。

情急之下，日本幻想拉拢英美对抗俄德法。但英美认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对他们也没什么利益可言，为这点事犯不着去得罪那三个瘟神，因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英国发给日本的照会说：“英国对日本抱有最诚挚之友情，同时也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利益，因此不能应日本之请而援助日本。”

陆奥宗光终于明白，在实力面前，外交竟是如此孱弱。他无奈地向内阁提出，只能接受三国提出的条件。陆奥宗光在后来的外交回忆录《蹇蹇录》中说，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有逐两兔而不能得一兔之虞”。

1895年5月4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重臣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向三国提交以下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以上内容于5月5日告知三国公使。

俄、德、法三国，乐开了花。

日本随后的附加条件使得俄国大为不悦，日本要求大清以1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德、法认为，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乃是对俄、德、法三国的让步，并非对中国的让步，因此不能再对中国提要求。俄国还算“善良”，认为日本开价太高，1000万两到1500万两就行了。中国的领土，像大妈买菜一样被双方讨价还价。日本后来降到5000万两，经过清廷的力争和俄国的斡旋，最后以3000万两“成交”。

1895年11月8日16时，李鸿章和日本外务次官林董签订了《辽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的奉天省南部地区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永远交还中国；二、中国支付3000万两酬报费，于1895年11月16日交清；三、酬款交清后，三个月以内日本军队从该交还地一律撤回。

从1895年11月30日开始，大清逐步收回海城、金州、大连湾、旅顺，到1895年年底，辽东半岛全部“光复”。

作为回报，1896年6月，李鸿章专程访问俄国，双方签订了《中俄密约》。密约商定，大清答应俄国修建一条通过中国东北的大铁路

（就是后来的中东路），日本要是入侵俄国的远东或者中国、朝鲜，中国所有的口岸都对俄国开放。自此开始，中国东北变成了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山东爆发了“巨野教案”，德国借机抢占胶州湾。次年3月，德国强迫清廷签下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租借胶州湾99年。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军舰驶入了旅顺口，以“替清政府守地”为借口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借条约》。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限99年。

1898年5月，日军按照《马关条约》的约定从威海卫撤走。7月，英国与清廷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走威海卫。

回头再说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相当于把吃到嘴里的肥肉再吐出来，对于日本这个刚刚崛起的新帝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一直怀恨在心的日本于是开始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伺机复仇。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

| 第三章 |

日俄战争

狗咬狗，狼围观

沙皇俄国，现在的名字叫俄罗斯，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叫苏联，是世界上国土最辽阔的国家，中国北方一个并不善良的邻居。看到过一则报道，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就能实现自给自足，不用说，那肯定是本章的主角俄罗斯。单单一个贝加尔湖就蕴藏着超过世界1/5的淡水。19世纪末期，沙皇俄国的领土已经扩张到228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7%。要不是因为招呼不过来，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它的领土还要更大些。1904年的统计显示，当时俄国总人口为1.41亿人。

这就是沙皇俄国，绝对配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不多”一词。

尽管拥有无垠的国土和丰饶的资源，但此公却是个地地道道的饕餮之徒，永远对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充满觊觎，几百年如一日地奉行着“只有索取，绝不付出”的铁原则。俄国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名臣谢尔盖·维特曾经说过：“俄罗斯不需要外交，需要的只有武力。”对于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具体数目，老酒查阅能找到的资料，发现有十多种版本，面积从200万平方公里到800万平方公里不等。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最后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沙皇俄国为了打破孤立，利用德、法两国的矛盾开始加强与法国的关系。1895年又通过划定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暂时缓和了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冲突。1897年，沙俄又与奥匈帝国达成维持巴尔干半岛现状的协定。这个时期对俄国来说，欧洲处于相对平静之中，不甘寂寞的北极熊立即把目光转向了远东。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逐渐衰落的中国已经沦落为列强掠夺的重点对象，俄国当然也不甘落后。北极熊的首要目标就是吞并中国的东

北，在中国沿海寻觅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尼古拉二世曾经公然声称：“俄国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中国大陆上，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

沙皇俄国扩大在远东影响的重要手段就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动脉，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修筑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曾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运去干什么呢？维特没说，但肯定不会是去旅游观光。

除了军事意义之外，这条铁路也将俄国的欧洲部分同中国、朝鲜、日本4亿6000万人口的巨大市场联系起来，经济意义也无比巨大。为了完全控制这条铁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俄国政府断然拒绝了来自本国和国外的任何投资，所有的费用都由俄国国库承担。在12年的预计工期内，每年计划投入3000万卢布的巨款，总预算3.5亿卢布。但仅仅在1891年到1901年的10年间，投入就达到14.6亿卢布。

当时的沙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深深被维特的“东进”理论吸引。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为了自己登基后的未来实现“东进”梦想，尼古拉决定亲自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仪式，顺便考察远东的情况，为将来的扩张做准备。1890年11月，22岁的尼古拉率领30多人的队伍，开始了前往远东的长途旅行。队伍中还包括他的好朋友希腊王子格奥尔基。他们先访问了埃及，然后乘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历经印度、锡兰、新加坡、爪哇、暹罗、中国。到中国后，俄国皇太子受到了大清的盛情款待。一行人先到广东，之后由邓世昌率“致远”号等军舰一路护送到江苏，随后又沿长江上溯，往内地游历。1891年4月23日，尼古拉完成了对中国的访问，前往日本长崎，这也是他东方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尼古拉一行起程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接到驻中国领事的电报通知。日本当时虽然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但仍不足与欧美列强抗衡，尤其对军事强国沙俄更是心存畏惧。大清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只有7000多吨，就把日本吓得半死，尼古拉乘坐的旗舰“十二使徒”号战列舰排水量更是达到了8500吨，那简直是要吓死人的。日、俄两国隔海相望，多年来关系一直紧张微妙，正愁无法改善。沙俄皇太子的来访简直是天赐良机，日本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接待尼古拉二世，希望借此契机改善两国的紧张关系。

日本政府特地派出20余名官员，专程到长崎迎候尼古拉一行。政府下令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高悬俄国国旗以示欢迎。为了确保尼古拉皇太子的安全，日本除了严密警戒之外，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还与俄国公使约定：万一发生加害沙俄皇太子的行为，将按日本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加害皇室之罪”惩治，就是说，皇太子你就是我们的家里人。其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1891年4月27日，尼古拉一行到达长崎。从踏上陆地的那一刻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就引起了皇太子无尽的好奇心。那些衣着怪里怪气、足蹬木屐的日本人给尼古拉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5月11日，尼古拉从京都乘人力车来到大津城。大津城虽然不大，却是通往京都的交通咽喉，市场繁华，商贾云集。期间尼古拉一行来到街上购物，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出于好奇，买了一根当地制造的竹拐杖。正当尼古拉和格奥尔基乘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上观光时，尼古拉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连续挨了重重两击，一摸，一手鲜红。他惊恐地转过头去，看到一个日本警察正举着军刀向他挥舞。到底是年轻人，尼古拉的反应还算迅速，他用手捂住流血的伤口，边喊边跳下人力车，企图躲入人群中逃命。

刺客紧追不舍，并在一个胡同的拐角处截住了尼古拉。正当刺客准备再次挥刀砍杀之际，希腊王子格奥尔基及时赶到。不知道这个希腊王子是否修炼过中国武术，他用刚买的竹拐杖一杖把刺客打倒在地。随后赶来的日本警察迅速将刺客制服，尼古拉终于逃过一劫。随行医生赶紧给尼古拉包扎、止血。幸运的是，虽然挨了两刀，尼古拉并没有生命危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凶手竟然是负责尼古拉安全保卫的警察津田三藏，其行为属于典型的监守自盗。津田三藏是一名极端仇俄分子，他认为尼古拉来访，就是想打探日本的虚实，为将来进攻日本做准备。为了表明对日本皇室的忠心，津田三藏实施了刺杀沙俄皇储的疯狂行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津事件”。由于出事地点离日本著名的景点琵琶湖很近，因此又称“琵琶湖事件”。

“大津事件”传出之后，举世震惊，国际舆论纷纷指责日本“野蛮不开化”。明治天皇闻讯更是大惊失色，立即派出御医前往调理，后来又亲赴停泊在神户港的俄罗斯军舰上温言慰问尼古拉皇太子，表达不胜痛惜之意。日本外务省立即向俄国发表公开道歉声明，承诺按两国约定严惩凶手，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

日本举国上下同感震撼，国民异常羞愧。在电报“寸字寸金”的情况下，全国各地向尼古拉皇太子以及远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发去的慰问道歉电报就超过了一万封。日本政府还下令国内各庙宇、教会为皇太子尽快痊愈祈祷。5月20日，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日本千叶县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后刺喉自尽，勇子因此被日本人誉为“烈女”。

行刺案发生后，日、俄两国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关系刹那间降到冰点。尼古拉的老爷子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扬言，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的答复，则不惜兵戎相见。一时间，远东空气骤然紧张，战云密布。

为挽救濒于破裂的日、俄关系，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在甲午战争后提出向大清要10亿两白银赔偿的那个藏大臣）立即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很快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名处决津田三藏。没料到，这一决定竟然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坚决反对。经最高法院的据理力争，最后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判决津田三藏终生监禁。从此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司法已经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

事件直接导致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引咎辞职。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则于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是急性肺炎。至今仍有人认为津田很可能死于政府的谋杀。

事前态度强硬的俄国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只能吞下苦果。俄国托词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天皇亲自看望、政府多次诚恳道歉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不开化的东方猕猴！”

东方之行对尼古拉二世的一生影响巨大。回国后的尼古拉发誓要扭断日本人的脖子。三年之后，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登上沙皇的宝座，史称尼古拉二世。脸上两条长达8厘米的伤疤似乎预示着尼古拉未来的不祥——作为末代沙皇最后遭布尔什维克灭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后，日、俄关系就急转直下并最终引发战争。

1891年5月31日上午10时，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和宗教祈祷仪式在俄国远东重镇海参崴正式举行。头缠纱布的尼古拉皇太子为这条铁路打下了第一颗道钉，并亲手倒空了第一辆装满石渣的手推车。

西伯利亚大铁路总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最壮观的铁路，没有之一。铁路纵贯欧亚大陆，欧洲的起点是莫斯科，途中穿过辽阔的松树林、跨过乌拉尔山脉，穿越西伯利亚冻土带最终抵达太平洋彼岸

的海参崴。这条跨越了8个时区和16条欧亚河流的大动脉，被称为俄罗斯的“脊柱”。

西伯利亚铁路建筑施工时间长达13年。之前华工因为修建美国太平洋中央铁路出了名，俄国多次派人在中国的河南、山东及东北招募工人，铁路东段的桥梁和隧道工程基本都是华人完成的。铁路的修建对当时的远东包括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的沙俄一直觊觎朝鲜和中国的满洲地区。对于东方人而言，通过冰冷的铁轨往西方望去，北极熊那毛茸茸的黑影已经渐渐变大，乃至清晰可见。

西伯利亚大铁路给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火车的轰鸣声中，原本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迅速繁荣起来。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1863年，西伯利亚人口仅为286万人，到1914年，已达962万人。大量移民的到来，有效地缓解了西伯利亚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的状况。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在铁路沿线两侧众多的中小城市也如雨后的春笋般涌现出来。

随后就有了甲午战争，接着就有了俄国牵头组织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无数次证明，这样的卖力表现之后，往往包藏着更大的祸心。因干涉还辽“有功”，俄国迅速俘获了清政府的“芳心”。1896年6月，脸上还带着枪伤痕迹的李鸿章，作为大清钦差头等大臣出使莫斯科，参加脸上同样带着刀伤痕迹的尼古拉二世之加冕仪式，不知道两人互看伤疤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尴尬表情——那伤疤都拜日本人所赐。赴俄期间，李鸿章秘密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共同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条约规定，如果日本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中俄双方应该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条约有效期15年。

初看起来，这俄国人真是大公无私，可接着条件就来了，俄国提出，为了便于运输军队，俄国要在中国境内修建一条通过黑龙江和吉

林到海参崴的铁路，作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俄国中东铁路工程局进驻松江平原上的香坊田家烧锅，这里后来成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交点。由于叫田家烧锅实在有点不好听，这里最后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哈尔滨。

传闻俄国人为此给了李鸿章300万金卢布的贿赂，后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事给予否认。

事实上，李鸿章确实是带了200万金卢布回来的。为了给大清一点甜头，沙俄慷慨地承诺东清铁路的收益要给清政府分红，无论盈亏每年分红25万，先给200万压住心慌再说。李鸿章的200万就是这么来的，估计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从列强那里往家里拿钱吧。

1897年11月，德国抢占胶州湾。一个月后的1897年12月15日，来自海参崴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以德国人同样的方式驶入大连和旅顺口。俄国人进驻的理由体现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由于之前德国人对胶州湾采取的贸然行动，作为中国最大公无私的好朋友，俄国人义务协助清政府保护其领土。此举让俄国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常年不冻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几百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说了半天，忘记了夹在中间的朝鲜。甲午战争的结果以及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朝鲜发现，日本打败了大清，证明日本肯定比大清牛，俄国人就没打，吆喝吆喝，日本人就下了软蛋，看来俄国人比日本人更牛。谁牛听谁的，因此，朝鲜采取了日益亲俄的对外政策。当时朝鲜实际上是国王李熙的闵妃在掌权。在闵妃的支持下，俄国先后在朝鲜开办银行，派遣军事顾问和财政顾问等，这自然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在日本的授意下，1895年10月8日，朝鲜爆发“乙未事变”，有日本背后支持的暴乱分子冲进皇宫，砍死闵妃并焚烧尸体，之后亲日政府很快组建。朝鲜国王逃入俄国驻朝使馆避难。

当时，大清早已没了在朝鲜发言的权利，在这一舞台上唱戏的主角，变成了俄国和日本。“乙未事变”之后，俄国与日本达成妥协，约定两国一致对朝鲜进行改革，俄国取得了在朝鲜驻军的权利。这和甲午战争之前的情形有几分类似，只是中国变成了俄国。说实在话，那时候的朝鲜，几乎还相当于蛮荒之地。随后，由于俄国将注意力逐渐移向油水更大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实际上控制了朝鲜。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慈禧老太一怒之下，创世界纪录地对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宣战，给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大好借口。俄、德、英、美、法、意、奥、日八个国家互相勾结，决定出兵镇压。8月初，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为“庚子事变”。

北京那边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借此机会，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征调16万大军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当时，清廷京畿危急，根本顾不了东北，东北仅有的9万余兵力根本无法抵挡沙俄的多路进攻。1900年8月3日，俄军占领哈尔滨。8月29日占领齐齐哈尔。9月22日占领吉林。10月1日占领沈阳。10月4日占领锦州。10月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全部为俄军所控制，1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沦丧敌手。

相比日本人的凶残，俄国人一点都不逊色，著名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依然赖着不走，图谋永远独霸这一地区，实现其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先后提出“正义抗议”，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不得单独与俄国达成协议。最激动的毫无疑问是日本，他们慷慨地承诺，日本将在任何情况下，帮助清政府促使俄军“及时、全部”地撤出满洲。要说

这次俄国确实也太过分了，连盟友法国也对俄国的举动表示不满，提出如果俄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不撤兵的话，法国将削减甚至取消对俄国的贷款。

沙皇俄国可谓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三期从东北撤兵，一年半撤完。说一套，做一套，就在撤兵期间的1903年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接着又重新占领奉天。俄国甚至声称不惜为此一战，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的架势，其矛头无疑是针对日本。

欧洲另一强国德国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身边有个强大的邻居自然不是什么好事，德皇威廉二世（也是尼古拉二世的表哥）试图通过让俄国对外战争来削弱俄国的实力，于是开始暗中唆使日本对俄国开战。如果日、俄之间能够打起来的话，俄国就会调开德俄边境的军队，从而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此就是所谓的“引祸水外流”。纯粹两面派的德国同时积极怂恿沙俄对日本强硬。在一次与尼古拉二世的会晤之后，威廉二世在乘坐的皇家御船上打出了一条挑衅性的标语：“大西洋上的海军上将向太平洋上的海军上将致敬。”

素来与俄国不睦的英国由于在之前的布尔战争中元气大伤，也想借助日本的力量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一贯骄傲自大的英国竟然愿意折节下交，主动提出与日本结成同盟。1901年7月15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伯爵在伦敦向日本驻英国公使林董提出了两国结盟的建议。对于日本来说，能攀上这样的富亲戚当然是求之不得，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按道理这样的事情应该像西门庆遇见潘金莲那样一拍即合的。

事实上，日英同盟并没有马上达成，阻力不是来自英国，竟然来自日本内部。领头反对的就是一贯亲俄的伊藤博文。伊藤清楚，与英国结盟就预示着同俄国开战——就像太平洋战争之前与德国结盟就预

示着与英、美为敌一样。伊藤不愿意日本被英国人当枪使。为了缓和与沙俄的矛盾，1901年11月，伊藤博文决定亲赴俄国进行斡旋。

此时的伊藤博文已不再担任日本首相，但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远赴俄国的伊藤受到了近乎耻辱的冷遇，在宾馆里住了整整一个月，都没人搭理他。在终于见到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后，伊藤提出，以承认俄国在满洲控制权的同时，换回俄国对日本控制朝鲜的承诺。拉姆斯多夫很爽快地回答了“不”。俄国人说，满洲是我的毫无疑问，但朝鲜也不是你的。最后拉姆斯多夫强调，俄国永远都不会让日本吞并朝鲜。

伊藤听完这些话后，沉默良久，黯然回国，从此不再反对日英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和日本驻英大使林董共同签署了《英日同盟条约》。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英国和日本分别对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如果有第三方加入对手的阵营，则中立者参战。说白了，英国人就是说，日本你放心和俄国打，我旁边帮你看着；如果俄国的伙计法国参战的话，我就打法国。条约有效期五年。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在1907年之前完成与俄国的战争。

虽然当时最有钱的是美国人，但在大家眼里，美国不过是个幼稚的暴发户而已，大英帝国才是真正的大哥大。在条约签署的当天，日本国内举行了大规模的提灯游行，举国庆贺。用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的话来形容就是：“高兴得就像是一个穷孩子被过继给了一个大财主当养子似的。”

被大家看作土老帽儿和暴发户的美国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有钱人想争取的当然是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地位。自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也几度想插足中国东北，都被俄国野蛮地拒之门外。为了打破俄国对满洲的垄断地位，美国政府已经悄然站在了日本和英国一边。有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至少有了一条保

证，那就是不用再担心像在甲午战争之后那样，辛辛苦苦抢来的“胜利果实”被更大的强盗掠走。

法国与沙俄是盟友。1902年3月12日，俄、法两国在圣彼得堡发表声明，声称两国对于将来远东或中国发生变化时，为保护两国之利益，保留自由行动的余地。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说，实际上就是把法俄军事同盟从欧洲推广到远东，矛头直指英日同盟。法国内心里并不希望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远东，这样势必减轻俄法同盟在欧洲对德国的压力，法国对俄国远东政策的支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就这样西方列强在远东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英日同盟，以美国为后盾；另一个是法俄同盟。德国在欧洲反对法国，在远东则支持俄国。至此，日俄战争的国际条件已经初步形成。

早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就已经超越大清，成为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日本人早已开始着手对俄战争准备。《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夺的赔款也大部用于战备方面。1896年以后，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军计划。日本的国家开支，在1893年至1894年为8400万日元，到1897年增至2.4亿多日元，其中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了一项陆海军军备计划，所需款项总额达5.16亿日元，这项计划到1901年时基本完成。日本陆军的常备军人数已经达到13个师团，平时编制为17万人，战时编制为60万人。海军的船舶吨位也从1895年的6万吨增加到了1903年的27.9万吨，被称为“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的海战主力已经形成，标志着日本已经基本做好了对俄战争的准备。

日本确信，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之前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满洲的战争对自己最为有利。尽管国内也有部分人士反对战争，但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制止战争的爆发。就日本内部而言，发动战争已经成为必然。

1890年以后，俄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暴乱不断，沙皇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转移本国人民的视线。俄国内政大臣普列维甚至说：“为了避免国内的革命，我们需要一次小小的但是结果须为胜利的战争。”

俄国内部在与日本争夺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在与日本开战方面却存在着两派主张，其分歧主要在策略方面，我们姑且称为理智派和冒进派。

理智派以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等人为代表。他们看到俄国国内危机四伏，国际上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主张不要轻易发动对日战争，而应对日本做出某些让步，取得暂时的妥协。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待西伯利亚铁路贝加尔湖段通车，运输能力提高，旅顺及其外围要塞竣工之后，再伺机开战。

冒进派以御前大臣别佐勃拉佐夫、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等人为代表，主张对日强硬。他们和当年的大清一样，过低估计日本的力量。认为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个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大将认为，一个俄国兵至少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俄国只需要14天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所需人数的3倍了。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次远东旅游散步而已。他计划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的防御作战，直到集结足够的兵力之后进行反攻。最后的目标是在日本登陆，击溃日本本土部队，占领东京，生擒日本天皇。

沙皇尼古拉二世也知道俄国当时准备不足，希望能够推迟战争。他认为“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个年头都会加强我们的实力”。可惜的是，尼古拉认为推迟战争的最好办法是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为“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这样他实际上是支持了冒进派的主张。1903年5月，沙皇排斥了财政大臣维特对远东事务的干预，

逐渐开始重用别佐勃拉佐夫。与此相呼应，俄国的宣传机器也开始掀起一片战争叫嚣，呼吁人民“流血牺牲保卫祖国”，大造战争舆论。看起来吆喝得很起劲，实际上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俄国的战争准备情况并不理想。

此时的远东，各方关注的焦点还是俄国从中国满洲的撤军问题。根据1902年4月8日俄国与大清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军队要分三批全部撤出。在完成第一次撤军之后，俄国迟迟不履行第二次撤军，要求修改条约。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今后不经俄国同意，中国的满洲不能让与其他国家，不得开放满洲的城市和港口，不得聘请其他人参与行政等。一句话，满洲的事就是我说说了算，别人都少沾。

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眼看国力日渐衰弱，根本无力对抗列强的李鸿章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对外策略：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借力打力来保护自己。俄国的无理要求很快被大清故意透露给西方列强，并立即遭到各国的一致反对。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沙俄“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03年4月30日，有了列强撑腰的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俄国的修约要求。

蹦得最高的当然还是日本。日本媒体在对俄国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甚至已经公开宣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也就是后来太平洋战争南方作战的总司令寺内寿一的爹，已经把各师团的师团长召集到东京，开始制订对俄具体作战计划。

1903年7月28日开始，日本与俄国开始了就满洲和朝鲜问题的最后谈判。日方的谈判底线就是伊藤博文的“满韩交换论”：满洲是你的，朝鲜是我的。但是俄国提出，满洲当然是我的，这个不要再提了，朝鲜单独说。具体要求是，日本不能把朝鲜用于军事目的，39度线以北为中立区，日、俄都不能派兵入内。

谈判陷入僵局，谁都能看出俄国人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西伯利亚铁路已接近完工，将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1903年12月28日，日本颁布了紧急敕令，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联合舰队也开始动员。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已开始出现混乱，有关俄国的公私债券被纷纷挂牌抛售。

1904年1月6日，俄国抛出了最后的底线。除了建立租界之外，可以保障其他国家在满洲的利益，但在朝鲜问题上决不让步。对于日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迅疾发出最后通牒，俄国必须明确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权。

日本很清楚，“每拖延一天甚至一小时都会增强俄国取胜的机会”。1904年2月4日清晨，彻夜未眠的明治天皇破例在卧室召见了伊藤博文，征询伊藤对开战的意见，问他日本是否能打败俄国。一向亲俄的伊藤博文已经下定了对俄开战的决心，他告诉天皇，“我们能够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伊藤还补充说，俄国国内政局不稳，战争准备也不充分，日本是全国一致支持开战。实际上日本并不是和整个俄国交战，而是和位于远东的俄国军事力量交战。碍于西伯利亚铁路目前有限的运力，俄国根本无力将其位于欧洲的庞大人力和物资调运至远东。就局部而言，日本的军事实力强于俄国。伊藤最后强调，最关键的是国际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日本。

伊藤博文的话坚定了明治天皇开战的信心。当天，也就是2月4日下午，日本御前会议做出了对俄开战的决定。

身患糖尿病的明治天皇已经52岁，他的双肩已略显佝偻，早已没了10年前对大清开战的信心和勇气。相比孱弱的大清国而言，俄国实在是太强大了。睦仁知道大清宅心仁厚，当年的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打败了，也不过是不要朝鲜，退回去而已，甚至连赔款都不用。睦仁清

楚俄国人的凶残，此次一旦战争失败，日本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晚上，信心动摇的睦仁一度曾有直接给尼古拉二世拍电报求和的念头，但是被侍从武官劝阻。

战争前夕，俄国总人口达1.41亿，陆军常备军总兵力105万，后备役军人达375万。但其中90%的兵力部署在欧洲地区，远东只有正规陆军部队9.8万余人。俄国海军拥有200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分舰队拥有60余艘作战舰艇，总吨位19.2万多吨。

尽管数目听起来挺吓人，但俄军的装备较差。陆军中有线电报电话只装备到军和集团军，师以下作战单位一律采用徒步或骑兵通信。西伯利亚铁路环贝加尔湖段没有修通，每昼夜只能对开三列军车，从欧洲到中国满洲需要将近6个星期的行程。后勤保障混乱得惊人，当前线最需要炮弹的时候，部队领到的却是一车一车的神像。俄军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刺刀白刃战上，崇尚一百年前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对俄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旅顺要塞工程尚未完工，海军十年扩军计划也未完成。

相对而言，日本总人口约4400万，战时最多可动员200万后备兵员。陆军火炮，其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80艘，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日本陆军为即将开始的战争已编组为四个军，所有海军舰艇已经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海军中将。

1904年2月6日深夜，随着一铲接一铲的“威尔士无烟煤”被毫不吝嗇地填进战舰的炉膛，联合舰队所有舰只都开始喷出浓烟，秩序井然地驶出了佐世保军港。

两艘失去控制的大船同时渐渐地向对方靠拢，即将发出惊人的相撞！

不宣而战

1904年2月8日，是西方东正教传统上的“圣烛节”，也是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夫人的生日。尽管已经接到日俄即将开战的战争警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斯塔尔克中将还是准备在旗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举办大型舞会来欢庆“双节”。最风光的无疑是斯塔尔克夫人，她无疑才是舞会的一号主角。除此之外，她还要借此机会替她众多的干女儿挑选如意郎君，特令舰队所有的年轻军官必须到会。这是一个多么温馨、浪漫的夜晚！

早在2月6日，日本驻俄公使栗原慎一郎就照会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宣布两国断交，同日俄国驻日公使也奉命回国。从奉天通往旅顺的电报线已经被切断，日俄即将开战，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2月8日白天，一艘英国汽船驶进了旅顺军港，日本驻旅顺领事馆开始撤侨。这样明显的征兆竟然没有引起阿列克塞耶夫、斯塔尔克等高级将领的重视，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威特赫夫特少将还坚持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正由于此，2月8日19时，音乐响起，庆祝“双节”的大型舞会在旗舰上隆重召开。

在圣彼得堡，只有很少人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喀琅施塔得港口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就是其中之一。他于当天专门致函海军部，提请注意驻旅顺舰队的危险处境，建议将舰队开进内港。马卡洛夫说，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则我们将被迫于首次夜间遭突袭之后才这样做，那就要为这个错误付出重大代价了”。马卡洛夫的建议照例被那些官僚当作耳旁风。

直到日军开始攻击时，俄国舰队仍然停泊在旅顺外港，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俄国官兵仍处于麻痹状态，舰艇警戒仍执行“平时规定”。命令已经下达要采取加强警戒的补充措施，但要到2月10日才

开始执行。夜间不打开防雷网，只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内港的出入口照得通明。

作为舰队司令的斯塔尔克中将绝对不会昏庸到毫无警觉的地步。为防意外发生，他亲自派出了两艘驱逐舰出港进行巡逻。可惜伴随这一英明决策之后的，却是另一个无比浑蛋的命令：“万一发现不明身份的舰艇，一定要在核实对方的身份后再通报，不得随意开炮射击。”后来，这两艘驱逐舰一出港口，还真就发现了日本的偷袭舰队。

联合舰队对旅顺俄国舰队的进攻方式照例是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这已经成为日本人惯用的伎俩。担任夜间突袭任务的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三个驱逐舰分舰队，总共11艘驱逐舰。在前往偷袭的途中，他们很快被斯塔尔克派出的俄军两艘驱逐舰发现。俄国人是执行命令的模范，在无法上前核实对方身份的情况下，这两艘俄舰果真没有开炮，而是选择尽快跑回去向领导汇报。

日军第一驱逐舰分队率先发起攻击。凌晨零点30分前后，他们先后向几艘轮廓较大的敌舰发射了鱼雷。俄军的探照灯发现了日军的偷袭舰只，俄舰很快发起了反击。但由于日舰冲得实在太靠前，俯角不足的俄军舰炮都呼啸着从日军驱逐舰的头顶飞过去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在路上就因事故失去了两艘。尽管如此，剩余的一艘驱逐舰“雷”号还是勇敢地发起了进攻。逃跑的过程也很惊险，后来“雷”号舰长三村锦三郎少佐夸张地回忆道：“敌人的炮弹就从我们的头皮上飞过去，近到连头顶的头发都被烤焦了。”第三驱逐舰队随后抵近进攻，连掉队的“连”号最后都没有放弃进攻的机会，在近藤常松少佐的带领下，这艘驱逐舰单枪匹马实施进攻后全身而退。

接二连三的巨响传来，旗舰上还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司令部查问，下面回答说是实弹射击。直到黎明时发现港口附近被击

中的舰只才恍然大悟。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日本人发射的16枚鱼雷中有3枚击中了目标，他们是战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三艘主力舰搁浅在外港的锚地上。

好在这三艘主力舰搁浅的地方水都不深，所以军舰都没有沉没或倾覆，可以在随后进行打捞修复，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早上8时8分，由出羽重远海军少将率领联合舰队第三战队的四艘巡洋舰来到旅顺口外向俄国人问早安。他们的目的是引诱俄国舰队出港作战。俄国人当然不会贸然出击，出羽少将由此判断昨晚驱逐舰的偷袭收到了奇效。

上午11时，联合舰队主力到达旅顺口外36公里的位置。上午11时35分，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发出了“攻击敌主力舰队”的命令。11时55分，“三笠”号前主炮率先开火，在8000米的距离上开始轰击俄国战列舰“胜利”号，随后日舰相继开火。俄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先后中弹，有些炮弹甚至打到了岸上。一发跳上岸的炮弹打中了陆地上一个茅厕，将两位在里边出恭的俄国士兵吓得拉着裤子跑了出来。

俄军岸炮、舰炮迅速进行反击。一枚炮弹击中了“三笠”号的右舷，更有一发炮弹直接扯断了悬挂战斗旗的绳索，联合舰队旗舰的旗帜落入海中，这似乎不是一个吉利的征兆。备用旗帜很快升起，但很快又被炮弹洞穿，破破烂烂地飘扬在风中。俄方岸上炮火之猛烈，出乎东乡的想象，“三笠”号之外的日军其他舰只也纷纷中弹，港内俄国海军舰船却一点没有出动的迹象。东乡想起了英国名将纳尔逊的名言：“只有傻瓜才会拿军舰去和炮台搏命。”12时20分，东乡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初濑”号和“敷岛”号上各有20多人和10多人的伤亡。

就在东乡率领主力舰队在旅顺口攻击未果，撤退之前，在朝鲜的仁川，另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小规模海战已经打响。

日军原来在仁川港驻扎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济远”号，就是在威海卫被俘虏的原北洋舰队的舰只。开战之前，1903年12月，朝鲜木浦发生了日本侨民与当地朝鲜人冲突的流血事件。为了威慑当地居民，“济远”号奉命离开仁川前往木浦，来仁川顶替“济远”号的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生疏的“千代田”号。联合舰队出征时，连“济远”号都接到了集结的命令，“千代田”号得到的命令却仍是驻守仁川。

由于日俄关系不断恶化，早在1903年12月29日，俄国巡洋舰“瓦良格”号就从旅顺出发来到了仁川港，比“千代田”号仅仅晚到了11天。随后1904年1月8日，俄国炮舰“高丽人”号也来到了仁川，两艘俄国军舰一左一右将“千代田”号夹在了中间。

双方一旦打起来的话，形势对日舰来说，几乎是绝望的。“千代田”号排水量只有2439吨。抛开“高丽人”号不论，“瓦良格”号排水量6500吨，配有153毫米火炮8门，航速23节，是俄国海军最新锐的战舰，对付“千代田”号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千代田”号舰长村上格一海军大佐大为恐慌，他绞尽脑汁想要寻找的就是怎样能从不利态势下逃跑而又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来自佐世保军港的密电，命他想方设法与瓜生外吉少将指挥的第四战队会合。

2月7日23时55分，“千代田”号等四周完全黑下来之后，便开始悄悄行动，两艘俄舰竟然一点也没发觉，黑暗中的“千代田”号从两艘俄舰的夹缝中成功脱险，并在贝克岛附近与瓜生少将的第四战队会合。为了对付“瓦良格”号，日本联合舰队之前特地调来了装甲巡洋舰“浅间”号以加强第四战队的实力。

事实上，俄舰“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当时还不知道日本已经与俄国断交，也没想到马上就要打仗，俄国人情报上的拙劣由此可

见一斑。2月8日16时20分，“高丽人”号从仁川港启航前往旅顺，一露头就遭到港外日军第四战队的攻击，被迫立即返回港内。瓜生战队的首要任务是护送三艘运兵船上的陆军在仁川登陆，对仁川港内的俄国舰艇留待之后再解决。日本登陆部队就在敌舰的眼皮底下开始登陆，登陆完全结束后，已经到了2月9日的黎明时分。

掩护登陆的主要任务完成后，瓜生外吉这位1881年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被海军战略家马汉誉为日本最杰出留学生的舰队司令，向“瓦良格”

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发出了战书：9日中午以前必须驶出仁川港向日军投降，如不出港将被就地击沉，届时仁川港和在场其他各国军舰如遭到损失，一切后果由俄国负责。

当时在仁川港停泊有英、美、法、意军舰各一艘。各国军舰害怕自己受到误击，纷纷催促“瓦良格”号和“高丽人”号出港。“瓦良格”号舰长鲁德涅夫上校愤然道：“未经战斗就屈服或者炸毁自己的军舰是一种耻辱，我们绝不向黄猴子低头。即使是有去无回，俄罗斯帝国海军的尊严也不容践踏。”面对日方的5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绝境下的两艘俄舰毅然选择了出港作战。

2月9日上午11时20分，俄国水兵关闭了军舰的舷窗和水密门，扔掉了一切易燃物，“瓦良格”号高挂战旗，率先冲出，站在舰桥上的鲁德涅夫上校一脸镇静。“高丽人”号紧随其后出港作战。几艘英、法、意军舰上的官兵被俄国水兵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动，纷纷跑上甲板向俄舰高呼“乌拉”，同时奏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音乐，俄舰上也奏响了俄国国歌。不远处的美国炮舰“维克斯堡”号甚至钦佩地挂出了“祝好运”的信号旗。

但精神终究不能战胜物质，随后的战斗毫无悬念。半小时炮战之后，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舰队很快就迫使弹痕累累的俄舰返回港内。

俄军阵亡31人，受伤91人。海战中，日军也有3艘巡洋舰被重创，1艘驱逐舰被击沉。

16时30分，港内传来一连串雷鸣般的爆炸声。“瓦良格”号、“高丽人”号以及锚泊在港内的俄国轮船“松花江”号全部自沉，俄国海军仁川支队就此覆没。俄国那些英勇的水兵被英、法、意等国军舰救走并辗转回国。

此后，“瓦良格”号被作为俄国海军宁死不屈的象征大肆宣扬，还特意为此创作了《“瓦良格”号巡洋舰之歌》代代传唱。苏联时期在海参崴和图拉分别为“瓦良格”号和鲁德涅夫舰长建起了纪念碑，“瓦良格”号也成为苏俄海军不断传承下去的英雄舰名。它的最后一艘，就是现在中国的航母“辽宁”号。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方打捞起“瓦良格”号将其拖回国内修复，改名为“宗谷”号，于1916年归还了俄国。当时日、俄已经同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

和甲午战争类似，这次战争，日本人采取的仍然是卑鄙的不宣而战。可是俄国人的名声已经坏到即使挨了打也换不来同情而只能换来一片幸灾乐祸笑声的地步。德国《新自由报》刊文提到，在1877年俄土战争中，俄国就是这样不宣而战的，言外之意当然是说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当年被日本收买，在《泰晤士报》上声称日本击沉“高升”号合理合法的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法专家霍兰德博士，再次站出来美化日本，声称“宣战书并非战争所必需，日本并未破坏战争的基本法则”。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公开声明：“在日本攻击俄国军舰的行为上，背信弃义和不正当的评价是不合适的。”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不宣而战的人。

遗憾的是，霍兰德和沃尔西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没有活到1941年12月7日。老酒真想让他们多活些年，看看他们看到日军不宣而战奇袭珍

珠港和马来亚后，会写出如何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2月9日，俄国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日本也同样对俄国宣战。后来被史家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主要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腐朽透顶、懦弱无力的清政府在2月12日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两军“交战区”，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民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战争期间，日俄两军在建筑炮台、挖掘战壕、修筑道路时，拆毁民房，砍毁树木，驱使民工，这些举动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俄国军粮的85%取自中国东北，总数达到90多万吨。战争期间，死于战火的中国人超过2万人，财产损失折算白银高达6900万两。

名义上宣布中立的清廷，内心还是希望日本能够打败沙俄。尼古拉二世公开宣称，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取胜，对于自己最好的战利品就是正式而隆重地吞并满洲。清廷没能力也不敢对抗沙俄，因此希望借助外力来制约他们。与其让沙俄独占满洲，还不如再来一个势力，让两派乃至多派势力在东北形成对峙，才对自己更有利。战争期间，有许多中国人给日本人或者俄国人打工帮忙，其中就有先为俄国效力，后来又听命于日本人的怪杰张作霖。鲁迅先生也是在日本看了关于日俄战争的纪录片之后，毅然弃医从文，走上精神救国之路的。

初期取得一些战果的联合舰队并没有完全掌握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尚在，对日方海上交通线造成致命的威胁。对付港内俄国舰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它们引出来彻底消灭掉。为此，联合舰队多次引诱俄太平洋舰队出海作战，人家就是乌龟不出头。无奈之下的联合舰队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把俄国舰队堵在港口里边，让它们彻底无法出动。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马汉的亲传弟子秋山真之海军大佐曾经观摩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美国海军封锁西班牙舰队的做法感触颇深。

结合旅顺内外停泊场之间航道最窄处仅宽273米，大型军舰只能在航道中央91米范围内通行的实际状况，秋山大佐率先提出了“闭塞”作战思路。具体的作战计划主要由联合舰队参谋有马良橘中佐制订。这一计划很快被东乡平八郎采纳，呈送海军军令部后很快得到批准。于是从1905年2月至4月，日军对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实施了三次“闭塞”作战。

2月23日，从2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77名海军官兵，在行动计划制订者有马良橘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分乘5艘老旧的运输船对旅顺港实施了第一次“闭塞”作战。23日16时，闭塞船队在日本圆岛东南32公里海面上集结，随后一字排开向旅顺口挺进。24日凌晨，船队到达老铁山南海面后开始加速向旅顺口突入。行进中的船队很快被俄军要塞探照灯发现，岸炮随即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闭塞船队。“报国丸”冒着炮火冲到老虎尾灯塔前自爆沉没，有马良橘指挥的“天津丸”在老铁山东海岸触礁沉没，“武扬丸”“仁川丸”和“武州丸”先后重伤自爆沉没。

在闭塞船队后边日本派出了水雷艇队，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搭救幸存的船员。由于天气的恶劣和俄军炮火的攻击，水雷艇队在没有完全救出幸存队员的情况下径自撤退。其中“仁川丸”和“武州丸”的部分幸存者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之后，才被路过的中国帆船救起并送回。

第一次“闭塞”作战并未成功。尽管如此，日本国内还是开足马力进行宣传，专门为77人创作了歌曲《决死队》，这首歌当时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仔细看看歌词还真是写得情景交融：“两千人中选出的七十七勇士，五艘军舰冲向死地，送行的人和出发的人无言地握手，深夜的桅杆顶上闪烁着颗颗寒星。”

日军很快就组织了第二次“闭塞”作战。参加过第一次作战的幸存者纷纷报名，但是东乡大将为了避免下级官兵因为再次经历恐怖的生死场面导致精神崩溃，所以只保留了5个人，其中就包括有马良橘中佐和广濑武夫少佐。这次是由65人分乘4艘闭塞船出发执行任务。

3月27日凌晨2时30分，在闭塞船到达老铁山南方海域时，行进在最前面的“千代丸”被俄军海岸探照灯发现，岸上炮台开始猛烈炮击。“千代丸”在黄金山前水面抛锚，船首向右自爆沉没。二号船就是广濑武夫指挥的“福井丸”，绕过“千代丸”的广濑在稍稍向前开进了一段距离之后投锚准备自沉，杉野孙七上等兵曹跑下船舱去，点燃自沉用的炸药。这时候，俄国雷击舰“坚决”号突然出现在该船后方，突发一枚鱼雷将“福井丸”击沉。森初次大尉指挥的“弥彦丸”在“福井丸”左侧投锚自爆沉没。正木义太指挥的“米山丸”从“千代丸”的左侧冲入港口航道，航行到航道中央靠近左岸沉没。

在撤退过程中，已登上救生小艇的广濑武夫发现杉野孙七兵曹失踪，于是返回“福井丸”寻找。就在他返回小艇时，一发炮弹击中了广濑武夫的头颅，广濑武夫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只剩下一点点的血肉溅落下来。部下把他的残余肉末搜集起来，只够装进一个饭盒大小的木盒。战死的广濑武夫年仅36岁，因其表现出营救战友的勇气和骑士精神被尊为“军神”。

广濑武夫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俄国使馆的武官，在俄罗斯生活达10年之久，和后文提到的明石元二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酷爱普希金小说的广濑武夫甚至和一个俄国女人有过一段浪漫的异国恋情。这次之所以被选拔出来参加“闭塞”作战，正是因为他在当使馆武官时曾参观过旅顺军港，熟悉那里的地形。

出发之前，他身边的杉野孙七就问他：“听说水雷长很喜欢俄国，是这样吗？”

广濑很爽快地答应道：“是的，我很喜欢俄罗斯，我还有很多俄罗斯朋友。”

“那么，就是这样也要跟好朋友作战吗？”

“这并不是对他们作战，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战争，不能从个人友谊来考虑。”广濑大义凛然地回答，他坚信日本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海军中将曾经是广濑的老师，舰队里也有很多军官是广濑的好友。基于骑士精神，俄太平洋舰队为广濑这位战死的敌国军官举行了俄罗斯海军战死者规格最高的葬礼——“海军葬”。

当时海军军令部参谋小笠原长生少佐在向媒体介绍前线的战况时，将广濑武夫视死如归、勇救战友的情节添油加醋地大大描绘一番，之后高呼：“那个人就是军神！”在小笠原长生的煽动下，日本所有媒体狂炒广濑武夫。仅仅三个星期，就出版了《日俄战争实记——军神广濑》一书。广濑的葬礼在东京水交神社举行，不仅海军省、军令部高官毕至，连明治天皇也派出特使出席，真可谓风光无限。日本民间经过六年募捐，在东京神田最享盛名的万世桥为广濑造起了一座大铜像。一曲《广濑中佐》不仅流传全国，还选入小学音乐教材。在广濑的母校——江田岛海军兵学校（广濑1889年从这里毕业），广濑中佐的肖像也被高高挂起，成为“海兵”精神的象征。2004年3月27日，在广濑战死一百周年之际，一个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任名誉会长的“广濑武夫百年祭及战没者合同慰灵祭”在大分县广濑神社举行，参拜者多达1000余人，其流毒百年不衰。

第二次“闭塞”作战仍未成功。秋山真之认为，前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投入的力量不够。东乡大将立即向军令部发出电报，要求进行第三次“闭塞”作战。此时军令部也已经骑虎难下，日本陆军很快

要在辽东半岛登陆，来自海上的威胁远未解除，大本营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了东乡的请求。相对于前两次的5艘和4艘船，第三次日本可谓投入了血本，一次性派出了吨位较大的12艘闭塞船。

第三次“闭塞”作战定于5月2日夜间进行，参战队员人数也达到214人，由林三子雄中佐担任行动总指挥。5月1日17时，闭塞船队朝着旅顺口出发。2日中午，海面上刮起西北风。到了傍晚时分，风越来越大，闭塞船队已经完全丧失了预定的编队顺序。行动总指挥林中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战以及之后对人员的收容都将受到较大影响，甚至无法进行。22时30分，他用灯光向各分队发出了“中止行动”的命令。

气候原因，大多数船只并没有看到林大佐发出的指令。除了4艘船随着林大佐留下来之外，其余8艘船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向了自已的墓地。

5月3日凌晨2时，“三河丸”一马当先，率先突入，航行到航道中央后投锚自爆。紧接着，“佐仓丸”冲入港口水道后自爆沉没，乘员无一幸免。后边的船只就没有前面两艘那么幸运了，在俄军陆上炮台和水面舰艇炮火的集中打击下，大部分船只没有达到预定地点就被击沉或被迫自沉。

值得一提的是“朝颜丸”。本来看到行动中止信号的“朝颜丸”已经开始返回，但看到有8艘船坚决地驶向死地之后，舰长向菊太郎马上决定再次改变航向前往旅顺口。由于起步稍迟，当“朝颜丸”到达外港时，前面已经看不到任何一艘日本船只的踪迹。单枪匹马的“朝颜丸”还是孤注一掷地冲入港内。羊入狼群的“朝颜丸”很快被一片弹雨淹没，这艘3550吨的商船很快就消失在黄金山附近的海面上，船上人员无一生还。

第三次“闭塞”作战结束后，东乡大将给大本营发去电报，称“第三次闭塞作战基本成功”。但实际上，俄军军舰的进出虽然受到一些影响，却仍能继续自由出入旅顺港。

三次效果并不明显的作战使日军总计损失闭塞船18艘，合计吨位为46532吨，相当于当时日本商船总吨位93万吨的5%。这对于当时日本的航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904年2月17日，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中将终被免职。3月，俄海军部任命马卡洛夫海军中将为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马卡洛夫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海军中屈指可数的杰出将领。

3月8日，通过尚未完全贯通的西伯利亚铁路，被称为“擅谋略不擅谋身”的马卡洛夫到达旅顺，摆在他面前的是个几乎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几艘受重创的主力舰正慢吞吞地进行维修，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战力。官兵看起来都是懒洋洋的，目光呆滞，毫无战意。连船厂和码头那些雇来的俄国、中国工人都在罢工。他们听信了很多优惠条件的许诺后，被骗到这里，到了才发现，不但原来的承诺都不存在，甚至连简单的住处都没有。

马卡洛夫的到来让死气沉沉的旅顺基地为之一振。甚至那些懒懒散散的士兵都因为他的到来而兴奋不已，主动抖擞精神投入战备。马卡洛夫让老酒想起了38年后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的美国名将哈尔西，但哈尔西的命运可比他好多了。

马卡洛夫迅速罢免了一群无能的领导者，他打破俄海军只看资历提拔任用军官的陋习，将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迅速提拔到关键岗位。巡洋舰“诺维克”号能力出众的舰长艾森中校立即被任命为“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舰长，并被破格晋升为海军上校。“巴扬”号舰长沃伦虽然能力出众，但言语刻薄，因为喜欢体罚士兵而遭到马卡洛夫

的当众斥责。马卡洛夫的关心甚至波及岸上的普通搬运工。他努力提高船厂和码头工人的待遇，给予他们海军士兵的军粮，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居所。可以说，在来到旅顺直到战死的36天时间里，马卡洛夫做完了他的前任几年都没有完成的工作。

马卡洛夫加强了旅顺俄舰队的行动。他改变原来的拖船使用办法，使得舰队出港时间从12个小时一下子缩短到3个小时。他下令在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布雷，加紧修复被打坏的舰艇，还经常派遣舰队出海活动，组织击退了联合舰队的多次夜袭。这还不够，他还电令驻海参崴的分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袭扰日军海上交通线，减轻日方对旅顺的压力。

马卡洛夫的工作不仅局限于海军，他还协助海岸炮兵完善了火炮控制系统，在黄金山的山顶设置了信号杆，组织海军和陆军进行协同训练。所有的官兵，即使那些曾被马卡洛夫训斥过的人都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情商”，也就是“执行力”。马卡洛夫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好人不长寿，王八活千年。4月12日的夜晚，一次偶然事件竟然决定了马卡洛夫的命运。这天晚上，日本布雷舰“兴隆丸”在鱼雷快艇的掩护下，于旅顺港外布下了一片新的雷区。当晚，出港和日军布雷舰作战的俄驱逐舰“可怕”号在大雨中误入日军编队，天亮后被日军发现并击沉。发现“可怕”号失踪之后，马卡洛夫立即派出巡洋舰“巴扬”号和“狄安娜”号出港接应。两艘巡洋舰很快遇到了日军装甲巡洋舰“浅间”号和“常磐”号率领的四艘防护巡洋舰，双方开始相互炮击，俄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和“诺维克”号立即出港接应。

早上7时15分，闻讯的马卡洛夫立即坐镇“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率领“波尔塔瓦”号、“胜利”号出港应战。看到俄军的战列舰出动，深知不是对手的日本巡洋舰很快掉头逃逸。马卡洛夫下令追击。追了没多远，马卡洛夫发现远远的海面上又出现了一支舰队，他认出了东乡旗舰“三笠”号战列舰的桅杆，随即下令舰队返航。

日本人开始猛烈追击，并在8500米的极限距离上放了几炮之后戛然而止。他们发现，俄国舰队已经驶进了前一天晚上“兴隆丸”布下的雷区。

悲剧很快发生。1904年4月13日上午9时45分，马卡洛夫上任的第三十六天，在距离旅顺港3公里之外的地方，马卡洛夫乘坐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撞上了水雷，弹药库立刻被引爆，旗舰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飞上了天。舰上有31名军官和超过600名水兵阵亡，只有7名军官和73名水兵得救。遗憾的是，在这80人中没有发现马卡洛夫。

旁边的“胜利”号战列舰随后也触雷受伤。“胜利”号上有人看到，马卡洛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跪在舰桥上向上天祈祷，后来派出的搜索舰艇在出事地点只找到了马卡洛夫的一件外套。

可笑的是，与马卡洛夫一起出航的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弟西里尔亲王。这个纨绔子弟却安然无恙，第二天就狼狈地离开了旅顺，乘火车一口气跑到了数万公里之外的圣彼得堡。对此，曾被马卡洛夫当众训斥的“巴扬”号舰长沃伦上校刻薄地说：“黄金总是沉入水底，飘在海面上的只有马粪。”

作为一个海洋学家、发明家和杰出的海军将领，马卡洛夫之死举世震惊。他的遗孀收到了众多的唁电，他们中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还有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大臣。他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日本政府也发来唁电说，“沉痛悼念当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科学家”。

虽然马卡洛夫是旧沙皇时代的海军将领，但在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马卡洛夫一直都作为民族英雄而永被铭记。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向中方提出，在旅顺的黄金山上为马卡洛夫和之后阵亡的陆军少将康特拉琴科建一座纪念碑，所有费用由苏方负担。这一提议被周恩来总理婉言拒绝。

马卡洛夫生前安排在港外布雷的措施也使日本联合舰队遭受了重大损失。1904年5月14日清晨，借助浓雾的掩护，俄布雷舰“阿穆尔”号在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出旅顺军港。舰长伊凡诺夫灵机一动，决定不按平时的规定布雷。本来安排的布雷区域是离旅顺港15公里，这次伊凡诺夫擅自将布雷区域往前推了5.5公里，据说回到港内的伊凡诺夫因此受到上司的训斥。但是第二天发生的事，让他从违规者一下子变成了英雄。

5月14日，联合舰队通报舰“宫古”号触雷沉没。但相比之后的灾难，这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5月15日上午11时，在老铁山附近海面，第一战队“初濑”号战列舰首先触到俄舰布设的水雷，当同行的舰只准备采取救援措施时，再一次触雷的“初濑”号弹药库发生剧烈爆炸。几分钟内，这艘巨大的战列舰就沉入了海底。

几分钟后，厄运再次降临。“八岛”号战列舰也很快触雷。虽然“八岛”号经过紧急抢修之后还能勉强航行，但是舰身逐渐倾斜。触雷6个小时后，20时，“八岛”号沉入旅顺口东面32公里处的海底。

一天之内损失两艘战列舰，对于联合舰队来说，不啻沉重打击。两艘舰的沉没使得日本的“六六舰队”变成了“四六”舰队。由于害怕如此重大的损失因此影响到官兵及国内民众的情绪，联合舰队对外只公布“‘八岛’受伤，正在修理中”。日本海军直到对马海战取得

胜利之后，1905年6月1日，才正式对外公布丧失“八岛”“初濑”的消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样在5月15日这天，在丰岛海战和大东沟海战中猖狂无比的“吉野”号被自己的战友“春日”号巡洋舰拦腰撞沉，舰上413名官兵中只有99人被其他军舰救起，其余都同“吉野”号沉入了它多次侵入的中国黄海。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号没有完成的任务，现在被“春日”号代为完成。

三天后，5月18日，炮舰“大岛”号被“赤诚”号撞沉，驱逐舰“晓”号也触雷入水。不到10天的时间，损失这么多军舰，其中还有两艘绝对主力的战列舰，这一星期随之被日军称为“恶魔一星期”。

当“八岛”和“初濑”的两位舰长惊慌失措地向东乡平八郎汇报时，东乡很平静地端出了一盘蛋糕，亲自为两位倒霉的舰长倒了两杯威士忌，说：“辛苦了。”两位舰长还没有醒过神来，东乡又加了一句：“别放弃，仗还是要打下去的。”这就是东乡，一个舰队司令官的素质。

为了补充第一战队的实力，日本只好将开战时刚刚从意大利购入（原来是阿根廷订购）的两艘装甲巡洋舰“日进”号和“春日”号编入第一战队，勉强凑够六艘之数。但排水量不到8000吨的这两艘舰战斗力，连第二战队的几艘装甲巡洋舰都比不上，更无法与真正的战列舰相比。

马卡洛夫阵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不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和当年的丁汝昌一样闭门等死。当时一个英国海军专家对俄国太平洋舰队的表现大惑不解，特意在《泰晤士报》上刊文。文章提出，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相近，开出去决战，哪怕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也将因此遭到惨重损失，变得根本不是正

在东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对手。文章最后写道：“俄远东舰队还有没有军人的尊严？”

但是，威特赫夫特要比丁汝昌幸福得多，他身后的旅顺军港驻守着强悍的俄罗斯陆军。

辽阳战役

在俄、日舰队争夺制海权的同时，日本陆军已经在朝鲜半岛陆续登陆。

1904年3月21日，日陆军第一军42000人在黑木为桢大将率领下，首先在朝鲜镇南浦登陆北进。4月中旬，日军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到达鸭绿江边。在对岸防守的是扎瓦里奇中将率领的俄“东满”支队25000人。与甲午战争大清鸭绿江防线类似，俄军部队也是分散配置在宽大的正面，占总兵力约半数的预备队配置在10公里以外的纵深地带。4月30日夜间，日军发起渡江作战，企图迂回到俄军左翼。5月1日，双方在九连城展开激战，俄军以炮火和反突击抵抗日军的进攻。由于担心被迂回包围，俄军随后被迫向辽阳撤退。日第一军立即前出凤凰城地区，准备向辽阳方向追进。

鸭绿江之战后，在英国开始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可以获胜，“至少不至于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这一作战还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进行的战争融资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5月4日，由奥保巩大将指挥第二军38500人在旅顺口北面60公里处的南貔子窝登陆，竟然也没有遭到俄国陆海军的任何阻拦。5月5日，俄国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乘坐豪华列车，仓皇离开旅顺，逃入奉天。5月7日，日第二军已经完全控制了狭窄的金州地峡。

日第二军试图从北面攻占旅顺。5月底，第二军开始进攻金州。在该地区担任防御的俄第四步兵师在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之后，径直向旅顺方向撤退。5月26日，日军占领金州。31日，攻克大连。开始步步向旅顺逼近。由于旅顺地面部队司令康特拉琴科少将坚持利用旅顺外围有利地形设防，日军才被阻击于旅顺以北25公里到30公里一线。

初战俄军节节败退，这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十分不爽。他严令远东俄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立即发动攻势，“要对旅顺的命运负责”。库罗帕特金勉强派出什塔克伯格的西伯利亚第一个军南下支援旅顺。6月14日和6月15日，日俄双方在得利寺、瓦房店地区展开激战，俄军再次败退，什塔克伯格丢下17门大炮和3000多伤兵仓皇北逃。自此，旅顺与东北俄军主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城。

1904年6月20日，日军成立“满洲军总司令部”，以大山岩陆军元帅任总司令统一指挥各部日军。

当时的战场态势是，只要旅顺仍然在俄国人手中，俄太平洋舰队就可能随时出动，威胁在南满登陆日军的后方补给线。不占领旅顺，北面日军陆军主力就因为后顾之忧无法在东北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随着乃木希典大将指挥的第三军、野津道贯大将指挥的第四军先后在辽东半岛登陆，“满洲军总司令部”决定，日第二军、第四军立即北上参加辽阳会战，攻克旅顺的任务由乃木希典的第三军来承担。

乃木在甲午战争时只是一个少将旅团长，当时就参加过攻克旅顺的作战，本次可算是“故地重游”。包围旅顺的日第三军总兵力达6万人，火炮400门，机枪72挺。同时，东乡的联合舰队封锁了港口，旅顺已经变成了10年前的威海卫。为了尽快攻克旅顺要塞，日第三军所配属的火炮大部分属于攻城炮。

1904年6月下旬，日军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共三个军开始向辽阳方向攻击前进，在占领横山等制高点后转入防御。7月，第三军恢复对旅顺的攻势，旅顺外围俄军节节败退。到7月30日，旅顺外围俄军全部撤进要塞。

由于所有外围守军全部入城使得旅顺的防御力量有所增强，守军人数增加到4万人，炮646门，机枪62挺，港内还有海军舰艇38艘。唯一不足的是物资储备稍有欠缺，不足以应付日军的长期围困。负责旅顺防务的常败将军斯捷塞尔从金州失守之后就强烈主张放弃旅顺外围一切要地，退入要塞等待增援。连同样无能，已经逃跑的库罗帕特金都感到此人比自己更无能，不宜继续担任指挥，发出命令让他将指挥权交给斯米尔诺夫将军。斯捷塞尔竟然对斯米尔诺夫隐瞒了电报，以致后者直到战争结束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司令。接任马卡洛夫的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也强调敌强己弱，始终龟缩港内，拒绝出海作战。

8月7日，日第三军攻占了旅顺要塞外围前沿制高点——大孤山和小孤山。8月19日，日军对旅顺要塞发动首次强攻。激战持续了整整五天，日军虽然夺取了一些前沿工事，但伤亡达到了惊人的2万人，防守俄军仅仅伤亡3500人。至此，日军被迫放弃了迅速攻占旅顺的企图，改取长围久困之计。

南面乃木希典所部日军强攻旅顺的同时，北边大山岩的日军主力也在积极筹备辽阳会战。旅顺打成了持久战，大山岩原拟等第三军攻克旅顺后北上参加辽阳会战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援军将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赶到，推迟辽阳会战对整个战局非常不利。为此日军必须抓紧时机，在俄国援军到达之前，以现有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一举歼灭集结于辽阳地区的俄军重兵集团。

俄军统帅库罗帕特金扬言“宁死不从辽阳后退”，他决定依托前沿工事抗击进攻的日军，并伺机转入反扑。辽阳地区俄军防御阵地分为三道。第一道防线长75公里，位于辽阳以南和东南约30公里。第二道长22公里，距辽阳约8公里。第三道防线紧靠辽阳城，全长15公里。这三道防线特别是第一道纵深小，侧翼暴露，防御工事也没有最后完成，无法有效抗击日军的进攻。

8月23日，俄军按计划进入防御阵地。右翼南部集团是扎鲁巴耶夫指挥的三个军，左翼东部集团是比尔德林格指挥的两个军，辽阳以东还有几个军，另外两个军作为预备队。进入防御阵地的各个军又分别以40%~50%的兵力作为预备队。这样一来，实际上投入一线战场的俄军兵力就大打折扣。

相反，日军却不留任何预备队，孤注一掷，把全部兵力一次性投入战场。虽然在总兵力上处于劣势，却在局部的俄军两翼形成了拳头。日军计划由第四军从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主力，同时第一军、第二军两个军分别从东西两面迂回俄军左右两翼，以右翼为主攻方向。这无疑是一个以少数包围多数的大胆计划。8月24日，日第一军对俄军东部集团实施两翼迂回，企图把俄军注意力吸引到左翼，迫使俄军预备队左调，从而削弱其右翼，为日军第二军、第四军两个军主攻俄军右翼创造条件。8月26日，日第二军、第四军开始进攻。中间突破受阻之后，日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库罗帕特金担心俄军有被全部包围的危险，下令全线撤至第二道防线。

撤至第二道防线的俄军仍保持原来的部署，将大部兵力作为预备队，一线展开的兵力不过40%，打法也仍然是坐等日军进攻。8月30日，日三个军全部兵力同时发起进攻。俄军以机枪、火炮和刺刀顶住各路日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攻击不利的日军被迫后撤。正面受阻的日军于30日夜间派第一军18000人，于31日晨迂回俄军左翼，同时加强对俄军右翼的进攻。

9月1日，俄军在左翼集结了三个军准备反击日第一军，反击定于9月2日开始。但9月1日夜间，日军迂回俄军左翼集团，占领了该方向时官屯、馒头山等一系列战术要点。库罗帕特金决定在实施全面反击之前首先夺回馒头山。为此分别从各个师抽出7个步兵团、154门炮的力量投入进攻。战斗于9月2日19时打响，俄军一度收复馒头山，日军随后展开反击，俄军失利。

库罗帕特金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日军已经投入了全部兵力且已遭到重大伤亡，尤其是日第一军单独与俄军强大集团对垒，因为处境极为不利，决定暂时后撤。就在日军准备撤退前两小时，库罗帕特金命令俄军放弃辽阳，退守奉天，这让日军得到了一个意外之喜。一直到会战结束，俄军大部分预备队都未投入战斗，兵力上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9月3日，俄军向奉天撤退时，同样筋疲力尽的日军也无力组织追击。直到9月4日，日军才小心翼翼地进入辽阳。10天的战斗使得担任正面主攻的日第二军、第四军伤亡23533人，消耗炮弹12万发，基本上属于弹尽粮绝。作为防守方的俄军，伤亡也超过了18000人。

辽阳会战后，日、俄两军大体上在奉天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形成对峙。到1904年9月底，该区域俄军达21万人，防线长90公里，而日军仅为13万人。为补充兵员，日本虽多次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兵力对比。居于劣势的日方决定在沙河地区转入防御，等待第三军尽快从旅顺解脱出来北上增援。同样，库罗帕特金虽然拥有兵力优势也不急于发动反攻，仍然是依托阵地等待日军来攻。

前线可以等，家里却不能。沙皇政府迫于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辽阳会战失利后国民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严令库罗帕特金发动积极攻势以解旅顺之围。无奈之下，库罗帕特金只好重新制订新的进攻计划。该计划是对浑河与太子河之间的日军实施攻击，占领太子河右岸。俄军分左右两个集团：左翼三个军由施塔克尔堡指挥，向本溪湖方向实施主攻；右翼两个军由比尔德林格指挥向沙河方向前进，任务是把主攻方向之敌吸引过来。另以三个军作为预备队。左右两集团的进攻正面50公里，进攻速度每昼夜不超过5公里。由于俄方进攻准备工作不够隐蔽，战略意图被日方及时察觉。加之日方从俄国阵亡军官尸体上搜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俄军的进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日军统帅大山岩决定将计就计，首先以防御战消耗、疲惫俄军，然后投入新锐力量转入反攻，猛攻俄军中央和右翼，一举歼灭俄军主力。10月8日，俄军东部兵团出现在日军右翼并于10月9日发起攻击。部署在这个方面的日军只有梅泽道治少将指挥的近卫后备步兵旅团的8个大队，就这点力量，竟然顶住了俄军的集团冲锋。由于防守坚决，该部队后来被日军誉为“光荣的梅泽旅”。

大山于10月10日集中全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的俄军发起总攻，导致俄军于10月12日开始全面退却。日军立即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转入进攻，一系列激烈的遭遇战持续到10月15日，日军进展不大，只在某些地段将俄军顶回沙河地区。补给严重不足的日军被迫再次在既得阵地上转入防御。

库罗帕特金决定10月16日在右翼再次发动进攻。15日夜间，日本第二军奥保巩部奇袭攻占了俄军左翼第一军地段内的制高点万宝山，形成了对俄军防御中心的威胁。库罗帕特金被迫放弃原进攻计划，令第一军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高地。经16日、17日两日激战，俄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回了万宝山。双方各自巩固既得阵地，加修工事，形成对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5年1月奉天会战为止。

在为期两个月的激战中，日、俄双方均伤亡惨重。俄方损失6万余人，日方损失4.5万余人。

在此期间，一直龟缩在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突围未果，几乎丧失了战斗力。辽阳会战之后，几乎所有观战的外国武官都认为，俄国的失败已经由“可能不可能”变成了“早与晚”的时间问题。

沙俄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当俄国组建满洲第二集团军，准备将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的消息传出后，巴黎证券交易所所有与俄国有关的证券，狂跌不止。作为俄国最大的债权国，担心没处要债的法国首先希望停止战争。英国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因为他的小弟兼打手日本

财源也接近枯竭。战场形势有利的日本甚至破天荒地提出可以把旅顺留给俄国，条件是“不设防”。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德国和美国就希望战争能继续进行下去。参战的双方他们都不喜欢，甚至憎恶，最好让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两败俱伤才好，这样他们就会丧失在远东和其他地区扩张的能力。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曾经对德国驻美国大使施特恩堡说：“从我们两国的利益来讲，我们希望战争能够长时间地拖延下去。这样日本就无法在胶州湾威胁贵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

美、德的小算盘打得不错。如果那样的话，不但没有了“黄祸”，也避免了“斯拉夫祸”，岂不是两全其美？善哉善哉。

狼奔豕突

日军从陆上包围旅顺并展开围攻之后，躲在旅顺军港的俄太平洋舰队越来越感到危险的临近，10年前大清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就是这样全军覆没的。就在辽阳会战激战正酣的8月7日，旅顺俄太平洋舰队接到了由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转达的，来自圣彼得堡以沙皇尼古拉二世名义发来的谕旨：“分舰队迅速突围，驶往海参崴。”闻此消息，大喜过望的俄太平洋舰队于是开始计划组织突围。

除了随同马卡洛夫一起沉没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之外，突围的俄太平洋舰队还有6艘战列舰，包括新旗舰“皇太子”号、“列特维赞”号、“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波尔塔瓦”号、“塞瓦斯托波尔”号。还有4艘巡洋舰，旅顺港内能出动的驱逐舰也有16艘，但要留下一半分担港口的防务，伴随主力舰队出动的只能有8艘。除了这些战斗舰艇之外，舰队里还有一艘不伦不类的医疗船“蒙古”号。8月9日，许多太平洋舰队军官的太太小姐已经开始蜂拥登上这艘本该作为医疗船的辅助舰。这些人也绝不会空手，大包小包，细软一大堆。

突围舰队由威特赫夫特海军少将统一指挥。

要知道，在经历“恶魔一星期”之后，日本联合舰队也只剩下4艘战列舰，以俄太平洋舰队如此强大的力量，就是直接冲出去和联合舰队对掐，都不一定落在下风。

前一天晚上，俄国军舰锅炉纷纷点火所产生的浓烟已经被旅顺口外一艘日本鱼雷艇观察到，艇长直接向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做了汇报。觉察到俄舰队突围企图的联合舰队主力，马上提前赶到辽东半岛以外的黄海海面封锁住外主航道。由于之前两艘主力舰触雷沉没，舰队主力第一战队只剩下“三笠”号、“敷岛”号、“富士”号、

“朝日”号4艘战列舰以及临时充实进来的装甲巡洋舰“春日”号、“日进”号，战斗力已大不如前。除第一战队外，日本还有8艘防护巡洋舰、18艘驱逐舰、30艘鱼雷艇，统一由东乡平八郎指挥。两个月前，6月6日，东乡已经由海军中将晋升为海军大将。

1904年8月10日凌晨1时，旅顺西港区内亮起了一盏信号灯，随后要出港突围的舰只上也纷纷亮起了信号灯和照明灯。在旗舰“皇太子”号战列舰上，俄太平洋舰队的乐队奏起了《上帝颂》，6艘战列舰全都升起了俄罗斯海军军旗。在岸上，陆战队的军乐团奏响了俄罗斯国歌，这些属于海军的陆战部队被命令留在旅顺协助陆军防卫要塞。码头上除了军人，还有很多工人前来观看舰队出航的壮观场景。岸上不知是谁高呼了一声“光荣的海军万岁”，立即招来一片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些人当然不知道，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出港的任务不是“光荣”地作战，而是“屈辱”地逃跑。

早上4时30分，几艘扫雷艇率先驶出港外进行扫雷，随后出港的是“诺维克”“狄安娜”“帕拉达”“阿斯科利德”等几艘巡洋舰，开出港口的巡洋舰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以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敌舰。巡洋舰之后，驱逐舰也相继出港，最后出动的才是那六个大家伙——威风凛凛的战列舰队。他们离开的地方叫“旅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随后的“旅途”一点都不顺。

中午12时09分，东乡的主力第一战队远远发现了从西面开来的俄国舰队。6分钟后，也就是12时15分，正在吃午餐的俄国人也发现了日本舰队。此时俄舰队航向几乎正东，航速13节。日舰队航向西南，航速16节。双方均呈单列纵队相距18500米，日舰队在俄舰队东北约30度位置。东乡的企图是，从前方横越俄国舰队占领“T”字阵位，以集中火力攻击俄旗舰，迫其失去指挥而退回旅顺。

当俄舰队发现本身处于不利位置后，立即采取了回避交战的方针，试图机动突围。12时10分，俄舰队向左转，以约70度航向朝北与日舰队相对航行，此时双方舰队相距14000米，均未进入有效射程。

12时30分，东乡发现如保持目前的航向，日舰队将到达俄舰队南侧，失去与俄舰队直接接触的机会，遂立即下令向左大回转，取与俄舰队几乎平行的航向。10分钟后，日舰队为保持与俄国舰队的接触再次向右做大回转，恢复与俄舰队相反航向260度。日舰队完成两次回转后，双方距离拉近到8300米。

13时左右，双方开始交火。稍后俄舰队转向至正东略偏北，突破日舰的封锁与日舰队脱离了炮火接触。此前的交战因为距离较远双方火炮的命中率都不高，也都未受到大的损伤。东乡想抢占俄舰队的“T”字阵，但威特赫夫特适当的左转弯使得日舰失去了机会，俄国舰队成功突破了日舰队的包围向东南方向快速逃逸。

到这时候，东乡平八郎才明白过来，俄国舰队不是来决战而是准备逃跑的。双方距离已经拉大到28000米以上，凭借微弱的航速优势，日舰队根本无法在天黑之前追上敌人。东乡心里歼灭敌人的希望正渐渐远去，但心有不甘的他依然下令开足马力全力追赶。

正当东乡感到绝望的时候，16时30分，奇迹出现。早已从视野里消失的俄舰队，居然又出现在海平线上。东乡的运气真好，原来正在全速前进的俄太平洋舰队突然出现了问题。三天前，俄战列舰“列特维赞”号在旅顺港内被日本舰炮击中过吃水线以下部分，只是临时采取一点补修措施就跟出来搏命。在这节骨眼上，“列特维赞”号的修补处突然发生漏水，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可悲的是，愚蠢的维威特赫夫特竟然为了等待这一艘军舰，让舰队所有舰只都降低速度，等待“列特维赞”号进行紧急抢修。

其实早在出动以前，就有人提议将所有舰只按速度分为两部分，速度低的分队先出动吸引日军注意力，高速分队就可以趁机溜走。如果真是逃命的话，这样“丢车保帅”也不失为一种恰当的策略，但威特赫夫特没有采纳这样的合理化建议，他的理由是沙皇命令他“将每一艘军舰都带回海参崴”。

还好“列特维赞”号的漏洞很快堵住，但当俄舰队准备继续加速逃跑时，联合舰队已经追上来了。上帝给你机会你没有抓住，剩下的只能是厄运。

双方开始在8000米到9000米的距离上进行炮战。俄舰队的集中打击，使得日旗舰“三笠”号严重受创，舰长受伤。17时40分，意外再次出现，日舰一发305毫米炮弹命中了俄旗舰“皇太子”号的舰桥，猛烈的爆炸不仅摧毁了信号台，连舰队司令威特赫夫特少将和身边的几名军官也都在一瞬间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皇太子”号因操舵装置被毁，向右无控制偏转闯入自己的编队，导致整个舰队阵形大乱。

东乡平八郎的舰队立即从东北面包抄过来，借着俄国舰队队形混乱之际，在5000米近距离猛烈开火。像当年的丁汝昌一样，威特赫夫特事先也没有指定代理人，俄舰队就此失去统一指挥，在日舰的猛烈攻击下开始溃散。傍晚时，东乡认为俄舰队会继续逃向海参崴，遂命令驱逐舰和鱼雷艇准备夜袭。出乎预料的是，大多数俄舰都选择了向南逃回旅顺口，毕竟去海参崴路途遥远。

最后的结果是，战列舰“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列特维赞”号、“塞瓦斯托波尔”号、“波尔塔瓦”号以及巡洋舰“帕拉达”号成功逃回了旅顺港。旗舰“皇太子”号以及三艘驱逐舰逃往青岛，被德国人解除武装后扣留，在战争其余时间里作为俘虏无所事事。

随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出征的巡洋舰分队指挥官雷岑斯坦因少将在出发前就发誓说，“不论死活，我都不愿意看见旅顺这个臭水洼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阿斯科利德”号带着一艘驱逐舰逃进上海港后同样被解除了武装。

最勇敢的是巡洋舰“诺维克”号，它先是跑到青岛补充了燃料，然后于12日出港，向库页岛方向驶去。在遭到两艘日巡洋舰的拦截攻击后，在库页岛南端触礁搁浅。最能跑的是巡洋舰“狄安娜”号，此舰一路狂奔，竟然跑到了越南的西贡。

俄舰队在海战中损失了包括舰队司令在内的343人，日方伤亡226人。由于俄舰队的火力集中射击日旗舰“三笠”号，该舰严重受伤，舰上官兵死32人，伤78人，几乎所有的火炮都被打哑。

这就是史称的“黄海海战”。尽管海战中俄国人没有损失一艘军舰，但他们彻底丧失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大部分退回旅顺的俄舰再也没有尝试过突围，战舰的火炮被拆下来，安装在陆地上作为固定炮台，水兵则被编进陆军守备部队，和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进入等死状态。

就这样人家也比北洋水师强，人家毕竟尝试了一次突围。北洋舰队进入威海卫军港之后就没再出来过。也不完全对，残余舰只再出来时已经由黄龙旗变成了太阳旗。

黄海海战失利之后，尼古拉二世仍然对俄国最终取胜坚信不疑。他对母亲说，上帝会保佑俄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玛利亚皇太后一贯喜欢的是幼子米哈伊尔，当初尼古拉二世即位时她就拉长了寡妇脸不乐意。她刻薄地告诉尼古拉二世：“尼基，你和上帝的关系很奇怪，上帝凭什么保佑你？好像上帝是少将，你是他手下的上校一样。”

说了半天辽东和旅顺，还没有提到俄国远东另一个海军基地海参崴。如果想在已经阵亡的马卡洛夫之外从俄国海军中再找一位能拿得出手的将领的话，此人就非俄国海参崴分舰队司令耶森少将莫属。

除了旅顺的主力舰队之外，在海参崴基地还有一支不很起眼的分舰队，由三艘装甲巡洋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留里克”号为基干组成。就在双方公告开战的当天，这支还算英勇的舰队就在耶森少将的率领下积极出击，在日本周围海域开展破交作战。耶森的频繁出击给日本海上运输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从后来的战绩来看，这支小舰队取得的战果，绝对不逊色于不思进取的旅顺分舰队和无能的陆军取得的战果总和。

2月11日，耶森舰队在津轻海峡击沉了日本1084吨的“奈古浦”号货船。5月25日，在元山附近击沉了600吨的“五洋丸”和3967吨的“金州丸”。大家知道，带“丸”字的一般都是日本的运输船。

6月12日，海参崴分舰队再次出击。15日早上9时，他们在下关附近拦截了3299吨的“和泉丸”，俘虏了船上的104名船员后将其击沉。11时20分，分舰队逮到了一条大鱼，他们在对马海峡附近击沉了6172吨的运兵船“常陆丸”。

“常陆丸”上运载的是近卫师团的一个步兵大队，1252名陆军士兵中的1215人葬身海底。为防止被俘，大队长须知中佐等人在焚烧军旗后剖腹自杀。“常陆丸”让人想起了10年前的“高升”号，真可谓“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除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外，日军还损失了“常陆丸”上18门280毫米攻城重炮，这些重炮正是旅顺前线的第三军急需的。

之后分舰队继续前行，又击沉商船“佐渡丸”。当担任海峡警备任务的日第二舰队赶到现场时，俄舰队早已飘然而去。趁着第二舰队

出击后方空虚的有利机会，耶森舰队继续沿日本本州岛西海岸向北扫荡，又击沉3艘，拦截4艘并俘虏2艘货船后扬长而去。

日本举国哗然。第二舰队司令上村彦之丞中将的名字大家可能似曾相识。不错，他就是当年丰岛海战中俘虏大清“操江”号的“秋津洲”号舰长。由于近海频频遭到耶森舰队的骚扰，倒霉的上村彦之丞被愤怒的日本民众讥讽为“露探（俄国间谍）”，住宅也遭到老百姓袭击，家里的玻璃被砸得满地都是。上村的老婆孩子也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好回娘家避难。日本的政客一直试图将上村送上法庭。有人甚至给上村寄去短刀，要求他为自己的“不称职”和“无所作为”剖腹谢罪。

其实早在4月下旬，耶森和上村两支舰队就曾经擦肩而过，海上的浓雾让他们都没有发现对方。上村要是知道了，估计能后悔得拔刀自宫。

6月28日和7月17日，海参崴分舰队两次出击。他们穿过津轻海峡沿日本东海岸南下，途中击沉了多艘货船，甚至出现在东京湾附近海域，京畿震动。日本集结大规模兵力围追堵截，耶森率舰队再次平安返航。上村气得把耶森家的女性家属问候了无数遍。

耶森舰队的袭扰甚至影响到几十年后的山本五十六。他在提出奇袭珍珠港作战时的一个充分理由就是当年这支耶森舰队。山本提出，容留一支能够接近日本本土的舰队，那将是多么可怕。

8月9日晚上，耶森少将接到了一封从奉天转过来的奇怪电报：“分舰队已出海，正与敌军激战，命令向朝鲜海峡派遣巡洋舰分队接应。”由于通信不畅，耶森根本不清楚黄海海战的结果，只能按照命令准备出海。当时以煤为燃料的军舰仅仅做好出发准备就需要几乎一天的时间。10日晚上，耶森舰队鬼魅般驶出了海参崴。前面那支主力

舰队已经溃散，威特赫夫特少将业已阵亡，耶森永远也不可能接应到自己的友军。

由于比旅顺分舰队晚出发了15个小时，耶森认为自己可能帮不了主力舰队多少忙，但他还是想努力做好能做到的一切。根据对两支舰队的航速进行分析判断，耶森认为他的舰队应该在13日午后在日本海与威特赫夫特会合，当然这只是最理想的状态。

到8月14日，耶森舰队在海上已经悄悄行进了三天半的时间，位置已前出至对马海峡，也早过了和主力舰队预想中的会合地点。在这段时间里，这支幽灵舰队成功地躲过所有巡逻的日舰。当8月14日太阳升起的时候，耶森对与主力舰队会合已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尽职尽责的耶森还不想走，会合在理论上还存在可能，万一主力舰队遇到阻击，耽误了行程呢？到现在还没有被敌人发现，运气实在还不错，耶森想。可惜他的好运到此为止。

俄军能想到的，东乡平八郎当然也能想到。他已经预料到海参崴分舰队很可能南下接应，这可是打掉这支分舰队的大好机会。他命令被耶森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上村彦之丞率领第二舰队四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常磐”“磐手”“吾妻”以及防护巡洋舰“浪速”“高千穗”等舰只出海，在耶森舰队可能出现的海域铺开大网实施拦截。

14日凌晨4时35分，日、俄舰队在釜山以东80公里的海面上狭路相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双方的位置对于日舰非常有利。由于是从背后突然杀出，当时日本舰队正好位于俄舰的北方，处在俄舰逃回海参崴的必经之路上。5时20分，日旗舰“出云”号主炮率先发出怒吼，俄军随后反击。日舰在数量、火力、航速等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俄舰唯一的优势在于续航力，但在此时的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明知不敌的耶森试图竭力突破日舰的拦截向北逃逸。

5时52分，俄国人的灾难降临。日舰“磐手”号的一发203毫米炮弹命中了位于末尾的“留里克”号左舷。炮弹穿透装甲钻进一号锅炉舱爆炸，“留里克”号瞬间丧失了1/4的动力，航速下降到不足15节，开始渐渐从17节速度航行的队列中落后。

“留里克”号舰长特洛索夫上校17岁就加入了俄国海军，已服役近40年。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对比他年轻的耶森和马卡洛夫充满了敬意。他在挂出了“舵机失灵”的信号后，缓缓离开了俄舰的队列。在之后两个多小时里，耶森多次往返，拼命试图给“留里克”号和特洛索夫争取一些时间修理损伤，并带着他们一起离开。

最终耶森绝望了。他的任务是把能带回去的人和舰带回去。8时30分，伤痕累累的“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通过不断机动突破日舰的堵截北返，日军留下两艘防护巡洋舰对付“留里克”，其余日舰全力开始追击。逃跑中的俄舰当然不会忘记反击。“磐手”号中炮受伤先行返航，“吾妻”号发生故障。在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战之后，日舰最终放弃了追击。

遗留在战场上的“留里克”号已经在劫难逃。舰长特洛索夫上校、副舰长赫罗多夫斯基中校先后阵亡，代理舰长泽尼洛夫上尉重伤，临时舰长伊万诺夫看到“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为了搭救自己，多次折返，久久不肯离去，而自己已注定不能返航，为了使主力舰队尽快脱身，也避免自己成为日舰的俘虏，只有中尉军衔的伊万诺夫毅然下令打开所有的通海闸自沉。

10时42分，这艘顽强的老舰沉入海底。在场的日本人都为俄国水兵的勇气所震撼，开始像抢救自己人那样卖力地打捞落水者。“留里克”号全舰官兵有625人获救，其余224人阵亡。

由于日本军舰上有外国的观战记者，所以上村积极搭救俄国水兵的事件，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舆论一下子变成了赞叹之声，上村马

上从“露探”变成了智勇双全、富有骑士精神的“民族英雄”，后来还有人专门为此谱写了一首《上村将军之歌》。

失意的耶森少将凭借冷静和勇气保全了他的大多数力量，“格罗姆鲍伊”号、“俄罗斯”号踉踉跄跄地驶回了海参崴军港。激烈的海战使得两艘舰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上层建筑，远远看去，好像是两艘没有舰载机的小型航母。

对于日军来说，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只击沉了一艘敌舰而让另外两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成功逃脱，在战术上算不上成功。但俄军在抢占旅顺之后就将建设重点放在了那里，海参崴几乎被忽略，导致这里的基地设施根本无法对耶森的受伤舰只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维修。就这样，一直到战争结束，耶森分舰队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军在战略上取得了胜利。

上村彦之丞的孩子终于不用住在姥姥家了。

旅顺鏖兵

海上激战暂时告一段落，主战场再次转向陆地。此时日俄双方的形势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俄国增援部队正从欧洲源源不断开往远东，对于日方而言，兵力不足的劣势越来越明显，战争如果进入持久战，势必使日方愈发不利。对于日本陆军来说，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攻占旅顺，把围困旅顺的第三军解脱出来，同时解除后顾之忧，并以第三军北上充实陆战主力，集中所有力量与俄军决战，以期尽快结束战争。

相比俄国陆军的不断增援，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基干力量组成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开始组建。这支舰队如果东调，与躲在旅顺港内的第一太平洋舰队残余力量会合，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联合舰队。摆在联合舰队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趁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尚未到来之际，彻底解决港内的俄军残余力量。从海上实施强攻已经尝试多次未果，所有的焦点集中在必须尽快占领旅顺。日本大本营会议研究决定，利用沙河会战后俄国陆军按兵不动的有利时机，将全部后备力量投入对旅顺的攻击，力争尽快夺取旅顺，盘活全局。

说着容易做着难。旅顺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沙俄在占据这个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之后，就开始大兴土木，决心把这里打造成牢不可破的东方堡垒。从1901年开始，6万多中国劳工和沙俄技术人员利用4年时间修建了40多座堡垒群和70多座炮台，所有的堡垒和炮台都用铁丝网、陷阱、地雷以及大量的步兵掩体来保护。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战争提前爆发，到1904年1月以前，552门火炮中只有116门准备就绪。

旅顺沙俄守军包括福克中将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康特拉琴科少将的第七师等，总计陆军41780名，另外太平洋舰队的水兵有

12000名，还拥有646门大炮和64挺重机枪。逃回港内的太平洋舰队随即被用来参加要塞的防御，对陆军进行火力支援。舰队的大部分人员、284门火炮和大量弹药都被用以加强陆军。固若金汤的旅顺港被俄军称作“东方的塞瓦斯托波尔”。阿列克谢耶夫夸口说，别说是“黄猴子”日本人，即使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打下旅顺口至少也要3年时间。

早在1904年8月，首次强攻旅顺受挫之后，日军就加强了第三军的兵力。参加旅顺攻坚战的部队超过了60000人，火炮386门，其中配备的280毫米炮更是成为之后的攻城利器。

8月16日，乃木希典致信俄军要塞司令斯特塞尔中将：“放下武器，避免无所谓的牺牲。一旦水陆并进，要塞指日可破。”斯特塞尔答复道：“这种与俄军荣誉和尊严毫不相容、同目前要塞状况极不相符的建议，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看来双方文化程度都不低，话说得也蛮有水平。

8月19日，日本第三军投入超过40000人的兵力，对俄军阵地发动了强攻。俄军准备充分，不仅在日军可能发起进攻的各个要点筑有坚固的堡垒，还在阵地前沿布置了铁丝网和高压电线，使得首批冲锋的日军士兵很快触电倒毙。日军火炮抵前炮击，摧毁了俄军的铁丝网。但很快再次陷入俄军的交叉火力之中。激战持续到8月24日，第三军伤亡已经超过了15000人。巨大的伤亡使得大本营误认为报上来的数字后边多了一个“0”。日军在个别地方楔入要塞守卫部队的防线之后，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战线仅仅向前推进了300米。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放弃第一次进攻，开始整顿兵力筹备新的强攻。

久攻不克的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谴责。像上村中将一样，乃木希典的住宅也不时遭到民众的袭击，玻璃窗和屋顶上的瓦片

时常被石块砸碎。惊人的伤亡使乃木收到了超过2400封信件，有些人质问他居心何在，更多的人要求他辞职或剖腹。

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对乃木也逐渐失去了信心，但明治天皇认为乃木“纯忠至诚”，“一意奉上”，依然对其信任有加。闻听此信的乃木感激涕零，为自己和参加作战的儿子胜典、保典准备了三口棺材，声称要“三典同葬”，以报天皇知遇之恩。

其实早在攻打金州南山的战斗中，乃木的长子胜典已经阵亡，得到儿子阵亡消息的乃木悲痛欲绝。他的夫人静子听到儿子阵亡的消息后，若无其事地给乃木发电报说：“我为胜典壮烈战死感到欣慰。”前往旅顺的作战途中，乃木在路过南山时曾经专程去儿子的墓前祭悼并赋诗一首：“山月草木转荒凉，十里血腥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9月19日，日军发起第二次强攻。这次的进攻方向位于北面，主要目标是可以俯瞰城内和港湾的“203”高地。“203”高地本来标高是206米，被炮火整整削下去3米，才变成了“203”。战斗异常激烈，漫山遍野的日军士兵像蚂蚁一样向山顶爬去，一轮接一轮，毫无间隙，双方都已分不清冲击波的批次。山坡上尽是倒在大炮、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火力下的日军士兵，更多的人则踏着同伴的尸体和伤兵不停歇地前进。血肉横飞，伏尸累累。乃木希典命令炮兵连续不断地炮击俄军工事，甚至不惜伤及正在接近敌人工事的己方士兵。

防守“203”高地的是在战争过程中俄国陆军唯一值得肯定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前文说过，赫鲁晓夫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在黄金山修建纪念碑的，除了马卡洛夫，就是这个康德拉琴科）。这次攻击前后持续了4天，到了9月22日晚上，所有进攻的日军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第三军伤亡达7500人，攻击再次无功而返。

此时坏消息再次传来，10月15日，新组建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拔锚起航，已经成为乃木的催命符。来自欧洲媒体的评论是：

“日本到此为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在俄国舰队到来之后土崩瓦解。”

11月2日，乃木下令发起第三次攻击，尝试在东线取得突破。遗尸千具之后，乃木组织了3000人的敢死队试图在夜间进行偷袭，但先头部队意外踩到了俄军的地雷，偷袭再次变成强攻。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率先突入俄阵地的敢死队全军覆没，后续部队仅有900人侥幸逃回。看看此时在占领地上顽强抵抗的俄国人，不由让人想到10年前在自己国土上作战的大清陆军。

11月29日，日军再度组织敢死队对“203”高地发起冲锋，这次冲锋甚至一度冲到了山顶。俄军炮兵连同港湾内的军舰一起，向高地进行无差别炮轰，在一起厮杀的无数俄、日士兵倒毙在炮火中，日军再次败退。30日，身为师团传令兵的乃木保典受命向前线传达“撤出战斗”的命令，在传令路上中弹身亡。得到消息的乃木竟然当着众多部下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三口棺材，两口都“名棺有主”，就差“老典”就满员了。

实在没有办法，1904年12月1日，满洲军司令官大山岩元帅在保留乃木面子的情况下，悄悄派出了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明治时期第一智将”的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带领第八师团第十七联队前来支援乃木。还好儿玉来得及时，乃木已经组织了两个大队，挥舞着战刀准备亲自带队进行决死冲锋。儿玉要是晚来一天，估计三口棺材就满了。

儿玉源太郎与乃木也是老伙计了。看到气急败坏的乃木儿玉什么也没说，上前劈头就给了乃木一记响亮的耳光，勒令他立即交出指挥权，由他亲自督战第四次总攻旅顺。儿玉对炮兵的运用远远强于他这

个只会用步兵冲锋的好友，他首先下令将指挥部往前推（之前乃木的军司令部始终躲在敌人炮弹打不到的后方，完全看不清楚前线的状况），并对炮兵的使用进行了调整。其次，把东正面的280毫米重炮队一天之间全部集中到西正面，完成了炮兵火力的集中。最后，儿玉改变了炮兵、步兵轮番进攻的固定模式，命令在步兵突击时，炮兵不准停止射击，使得山头的俄军失去了通常模式炮击后占据阵地组织防御射击的时间，也无法动用预备队支援受威胁的阵地。当有人提出这种办法很可能造成大量的误伤时，儿玉源太郎面无表情地回答：“多死点人没关系。这是日本赌国运的一战，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这句话让老酒想起辽沈战役中同样冷若冰霜的林彪：“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原来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样来的。

攻守双方再次围绕“203”高地进行殊死搏杀，日、俄士兵的断臂残肢被炮弹的巨大气浪抛得漫天飞舞，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终日不绝，这里已经变成了吞噬生命的人间地狱。俄军工事前铺满了受伤、阵亡的日、俄官兵，后继部队踏着同伴的躯体冲锋陷阵。在枪炮声、爆炸声以及垂死者的哀号声中，日军的进攻依然如排山倒海、汹涌澎湃，这种近乎疯狂的“万岁冲锋”，换来的是令人心悸的尸山血海。几乎没有一具死尸是完整的，在炮弹弹片和破碎刀枪的堆积中，到处夹杂着零碎的肢体和头颅。由于双方士兵尸横遍野并迅速腐烂，“203”高地上恶臭熏天，俄军士兵只能用沾过樟脑的毛巾捂住鼻口，才能勉强坚持作战。

12月5日13时30分，日军一个中队终于登上了“203”高地的俄军巨型堡垒。他们发现堡垒里只有一个俄国人还活着——那是一个被爆炸震昏过去的士兵。

接着，日军在“203”高地上与其他俄军工事里冲上来的俄军士兵展开了白刃战。士兵用刺刀、枪托、石头甚至是牙齿和双手进行撕

打。由于东西方人体格不同，拼刺刀，五个日本兵都打不过一个俄国人。直到17时左右，日军才真正占领了“203”高地，防守高地的6000名俄国士兵全部阵亡。

看到眼前的一片猩红，乃木希典再次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尔灵山险岂难攀，男子功名期克难。铁血覆山山形改，万人齐仰尔灵山。”

在这一次强攻中，又有11000名日军官兵伤亡。双方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居然与“203”主峰等高。要知道，当年甲午战争，日军攻克旅顺付出的代价不过是伤亡280多人。乃木随即将“203”高地改名为谐音的“尔灵山”，借以祭奠战死在这里的日本将士。一位参战者事后写道：“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人与钢铁、炸药和尸臭的斗争！”在日本的俗语中，从此也多了一句话：“还有比攻打‘203’高地更麻烦的事情吗？”

即便在得胜班师回朝的喜庆时刻，乃木希典面对迎接人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杀汝父汝夫汝兄的乃木！”人群顿时哭声一片！

12月6日，日军在“203”高地上建立观察哨校正炮兵射击，以280毫米大口径攻城炮轰击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指挥校正弹着点的就是后来的海军大将、元帅、甲级战犯、日美开战时的军令部总长，当时的海军大尉永野修身。当天，俄太平洋舰队“波尔塔瓦”号和“列特维赞”号战列舰被击沉。7日，“胜利”号战列舰和“智神”号巡洋舰沉没，“佩列斯维特”号重伤后被迫自沉。剩下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趁着夜色移动到白狼湾。12月9日，旅顺分舰队的最后一艘巡洋舰“巴扬”号被击沉。

12月15日，被俄国人称为旅顺俄军防御“灵魂”的康德拉琴科少将在视察东鸡冠山炮台时中炮身亡。一贯主张投降的福克将军被任命为陆防司令，预示着旅顺的陷落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12月18日，经过艰苦的土工作业，埋在东鸡冠山堡垒下边的2300公斤炸药被引爆，摧毁了这个几乎无法攻克的堡垒。

12月29日，旅顺俄军举行了军事会议，大部分参会者表示要继续战斗。可惜决策者并不这么想。1月1日，1905年新年的第一天，旅顺防区司令斯特塞尔中将和要塞司令斯米尔诺夫少将派人向乃木递交了请降书。1月2日19时，俄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旅顺守备部队共32500人成了日本人的俘虏。斯特塞尔最后被俄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旅顺分舰队的水兵不顾斯特塞尔“不准破坏任何东西”的命令，凿沉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以及“骑士”号、“强盗”号等其他舰艇。雷击舰“勇敢”号等10艘雷击舰、快艇在要塞投降时勇猛冲出日本舰队的包围圈，逃向中国的港口，1000多名水兵随舰突围。

为期329天的旅顺战役至此结束。俄国阵亡23000人，日军先后投入了136000人，伤亡高达62000人，也算是对10年前旅顺大屠杀的报应吧。

旅顺会战是世界上首次现代化要塞围攻战，被认为是10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堑壕战的预演。

美国著名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兰宁在军事著作《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中，将旅顺之战排在了第七十八位，排在第八十位的是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旅顺陷落在本已危机四伏的俄国引起轩然大波，到处都充斥着愤怒的火焰。1905年1月22日，15万圣彼得堡工人、妇女、儿童和老人走上街头，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口中吟唱着赞美诗，蜂拥来到冬宫向沙皇“小爸爸”请愿，要求结束日俄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给予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利。游行从中午开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已经多次领导过罢工的戈邦神父。神父身穿法衣，手持十字架，率领游行队

伍向冬宫进发。即使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游行者们依然继续前进。无数次类似的场面说明，游行者们是多么幼稚可笑，他们根本不相信士兵会向自己的同胞开枪。

其时沙皇并不在冬宫，尼古拉二世此前早已躲到了位于乡下的行宫。冬宫卫队面对如潮的人流，感到无比惊恐，开始鸣枪示警。但排在前边的人根本无法停住脚步，士兵开始向前排的人开枪，从而酿成了一场人间惨剧。300多人被打死、踩死或挤死，1000多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流血星期日”。

发生血案的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播开来，酿成一场波及全国的大风暴。除了罢工、示威游行之外，芬兰、波兰、高加索等地区甚至爆发了民族起义。从1905年1月到10月，大小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超过了2700次。在俄罗斯广袤的乡间，无数地主庄园被烧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身影。

俄国在国际社会素来孤立，西方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口诛笔伐的绝好机会，就连俄国的盟友法国这次也加入了讨伐者的队伍。1月22日14时，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沙俄政府本来就不高的信用更是一落千丈，已经认购了俄国战争债券的人纷纷退单。法国媒体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强烈抨击暴虐的沙皇政府。无奈之下，在之后一年里，俄国只好以“广告费”的名义，每月付给法国各大媒体25万法郎的“封口费”，拿了钱的法国人，果然乖巧了许多。

日、俄双方除了陆上和海上的激烈厮杀，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此处推出另一位传奇人物。老酒一直有“寻找第一”的情结，20年前，当第一次看到山本五十六被称为“第二个被摩纳哥赌场谢绝入内”的出色赌徒时，就一直想，那排名第一的人该有多牛啊。经过多年寻寻觅觅，老酒还真找到了这位牛人。他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驻

俄国使馆武官，后来的陆军大将，被称为“天才特工”的明石元二郎。

在日俄开战之前，美国一位研究远东国际问题的智囊官员即向日本驻美大使金子坚太郎建议，日本应尽快设法使俄国腹背受敌，分散其军队力量，煽动分散在北欧各国的俄国不满分子在国内进行扰乱工作。在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上，明治天皇明确指出，一旦开战无法避免，要用非常手段促成俄国国内反战、反政府的颠覆活动。1904年2月，战争爆发之后，接受这项艰巨任务的就是明石元二郎大佐。明石和前文提到的“军神”广濑武夫曾经是同事和好友。

根据陆军参谋本部的指示，明石立即根据俄国的局势写出了一篇题为“落花流水”的专题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 一、俄国皇室的腐败及其国民反抗历史；
- 二、俄国农业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农奴状况；
- 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起因及活动；
- 四、俄国异议分子特质及其活动状况；
- 五、革命党重要人物志；
- 六、与革命党的联络及扰乱工作的开始；
- 七、谍报活动的大概及暗号制作；
- 八、有关谍报活动苦心谈；
- 九、俄国革命成功及帝俄沙皇必然崩溃。

不用看详细内容，光瞅这些大标题，就能看出明石的苦心孤诣。

为完成敌后策反的艰巨任务，明石大佐破天荒地向参谋本部要求活动经费100万日元。这数目放在今天不算什么，老酒砸锅卖铁也能凑得出，但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折算下来，相当于750公斤黄金。很多人不明白，就办这点屁事，怎么能花那么多钱。幸运的是，明石得到了参谋次长长冈外史中将的完全信任。长冈力排众议，不但如数拨给明石100万活动经费，还慷慨表示，不过问这些钱的具体花销。也就是说，你总经理、会计兼出纳，自己看着随便花。别说增值税发票，一般发票都不要，更不用审计。

毕业于“陆士”第六期和“陆大”第五期的明石在校学习期间并不显山露水，相反，学习成绩差到不能再差，只能算勉强混了个毕业证。由于性格怪异且邈遏至极，一般人都无法和他正常交往。陆大毕业后明石先后多次到过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法国、德国、俄国、瑞典等地，竟然学会并精通了8门外语，为他之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还只是陆军大佐军衔的明石果然不负众望。1904年，他在瑞士日内瓦找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导师和舵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同志。明石见到列宁后，开门见山地提出：“大日本帝国基于公义，愿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俄国布尔什维克发起反沙皇的起义。”到底是革命领袖，列宁觉悟的确很高，一开始以“在战争时期接受敌国资助属叛国行为”表示拒绝。不过明石元二郎继续对列宁游说道：“罗曼诺夫的沙皇是斯拉夫人，您是鞑靼族的加梅部落人（列宁的祖母是鞑靼人）。少数民族借助友邦的力量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大的爱国。”看看人家明石下的功夫，连列宁奶奶的祖籍都查清楚了，不用说列宁的妈妈肯定也查过。于是，列宁委托托洛茨基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被暗杀，上边提到的“流血星期日”，6月3日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其中都可以瞄

到明石的魅影。除此之外，他还布置情报通信网，策反俄国军官，煽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会见芬兰独立领袖，阻碍俄军兵力运输，秘密偷运武器给反俄武装组织，与英国政府密切合作引导欧洲舆论对日友好等，工作量及困难度超乎想象。

孤军作战的明石自然受到了俄国反间谍人员的跟踪，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在恶劣的环境下能取得如此“成就”，殊为不易。四处奔波的明石还抄写了许多汉诗以表心境：“今夜不知何处宿，明朝晴雨喜忧间”；“功名何心望王公，雄心足伸千里风。成败任天天若墨，白帆一片惊涛中”……要不是老酒几大排行榜的榜上人物基本都要到正戏才出场，此人铁定上榜。

给了明石100万日元的参谋次长长冈外史，后来说：“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相当于十个师团。”德皇威廉二世也说：“明石元二郎一人的成果超过了日本满洲20万大军。”后来日本史学家总结道：“没有乃木希典大将，旅顺也拿下来了；没有东乡平八郎大将，对马海战也能赢，但要是没了明石元二郎大佐，日本绝不能赢得日俄战争。”

明石的诡异，估计连后文将要出场的“昭和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山本五十六的“仙人参谋”黑岛龟人都望尘莫及。明石反应敏捷，特别注重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没事就喜欢逛赌场。在赌场里，他看着圆盘上的指针疯狂地旋转，脑子也跟着飞速运算，每每都能正确指出指针对着的数字，最后赚得盆满钵满，并因此被摩纳哥赌场谢绝进入。摩纳哥赌场开办300年，只有两个人“享受”过如此待遇，一个是明石，另一个是后来的山本五十六。明石不拘小节，不爱洗澡，衣服不穿到破不换，身边永远带着一只小猫。明石的不修边幅，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据说，一次明石去向山县有朋元帅汇报工作，谈着谈着想撒尿了，憋又憋不住，这位坐在那里就开撒了，尿随地奔流，一直把山县元帅的鞋都弄湿。后来山县元帅问他干吗不去厕所，他的回答居然是：“那不太麻烦了吗？”

联想到石原莞尔捉了虱子放在文具盒里玩，黑岛龟人赤条条在甲板上游荡冥思，身后留下一道烟灰，老酒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像老酒这样看着老板的脸色、规规矩矩穿着工作服，按点上下班、连话都说不利索的人，注定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奉天会战

旅顺陷落以及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不但使位于奉天附近的日军主力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使联合舰队暂时取得了制海权。当前日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集中陆军主力围歼东北俄军主力于奉天地区，胜利结束战争。日军统帅部迅速将第三军北移至奉天，同时国内紧急动员组建的新编第五军也快速向奉天开进。

到1905年2月，日军在奉天地区长达100余公里的战线上集结了5个军，共27万人，此外还有1082门炮和200挺机枪。大山岩元帅的作战计划是：以新到的第三军、第五军分别迂回俄军两翼，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以正面进攻牵制俄军于沙河地区，保障第三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主攻指向俄军右翼，由刚刚攻克旅顺要塞的第三军担任。

此时沿沙河一线集结的俄军有三个独立集团军：右翼为考尔巴斯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正面25公里；中央为比尔德林格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正面20公里；左翼为李涅维奇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正面45公里。暴露的翼侧由独立部队掩护。俄军总兵力33万人，炮1494门，机枪56挺。双方对比，日军在机枪上占优势，俄军在兵力和火炮方面占优势。

在沙皇政府一再催促下，库罗帕特金准备在日第三军和第五军到达之前发动酝酿已久的攻势，在沙河一线击溃日军主力，一举扭转颓势。黑沟台战役随之爆发。

1905年1月25日，俄国骑兵支队侦察到日军左翼一个骑兵旅团位置突出，库罗帕特金立即下令第二集团军10万人担任突击，首先占领位于奉天西南40公里的小村庄黑沟台。这个日军阵线实力薄弱的突出部仅由骑兵第一旅团秋山好古部的8000人警戒宽大的正面。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使得进攻俄军很快形成了对日军包围。1月25日，被围日军在战

场上大规模使用了机枪，把冲锋的哥萨克骑兵打得尸横遍野。大山总司令官紧急调动位于后方第八师团立见尚文部奔赴增援，同时从各路抽调一切可能抽出的兵力编成临时预备队进行反击，以缓解黑沟台方向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至28日，日军西翼各部队都在浴血奋战。由于弹药几乎耗尽，已经60岁的立见尚文中将率第八师团残余部队约10000人在第五师团的援助下全体以刺刀进行突击，成功解除了10万俄军对自身和秋山好古部的包围。这一胜利也成为大兵团“白刃突击”的成功战例。库罗帕特金又一次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战机。由于担心俄军第二军可能遭到分割包围，俄军没有积极扩大黑沟台方面的战果，不但停止进攻，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日军渡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随着日军第三军、第五军的陆续到达，日军参战的五个军已悉数到齐，大山岩随即决定集中兵力展开大规模攻势。2月23日，日军右翼第五军川村景明部率先从太子河上游地区北进，在第一军支援下，开始迂回俄军第一集团军右翼。此举完全出乎库罗帕特金的意料，他立即将右翼预备队调去加强左翼，这又正中日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2月27日，日本第二军、第三军两个军开始迂回俄军右翼实施突击，这一变着使俄军立即陷入了困境。库罗帕特金又仓促决定把预备队从左翼调回右翼。部队来回折腾，疲于奔命，还没开打就已经累得半死。

3月4日，日本第三军已经接近奉天以北的铁路线，战况紧急。在此期间，日军从3月1日起对俄军左翼也加强了进攻，但在俄国第一集团军的顽强阻击下进展不大。3月7日，库罗帕特金命令左翼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放弃沙河阵地撤到浑河以北，企图缩短战线抽出部队加强右翼，以新的反突击防止日第三军前出至奉天以北的铁路线。可俄军3月9日对日第三军的反突击没有奏效，同时放弃沙河阵地的俄第

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也来不及在浑河上构筑坚固阵地。在这种情况下，3月9日，日军突破俄第一集团军防线开始从左翼迂回奉天。同日，日第三军从右翼迂回出现在俄第二集团军后方，俄军面临被全面包围的危险境地。

面对危局，3月9日夜间，库罗帕特金下令放弃奉天，全军向铁岭撤退。这道撤退命令下晚了整整一昼夜，俄军撤退时在奉天留下了难以数计的大炮、枪械、弹药和刚刚运来的大量军需品。奉天城内外一片混乱，骑兵先于步兵和炮兵撤退，辎重堵塞了道路，失去指挥的部队又屡屡遭到日军炮击，以至于在场的俄国高级军官都以为库罗帕特金三天之内就会向日军求和。

3月10日，日军昂首开进奉天，日本后来将这一天定为“陆军纪念日”。3月11日，日本第一军、第三军在浑河地区会师。此时，俄军主力已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随后在四平稳住阵脚。补给几乎断绝的日军也已筋疲力尽，再也无力发动进攻，在前进到昌图一线后停住脚步。这样双方近70万大军隔着20公里的中立地带形成对峙，一直僵持到战争结束。

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陆军会战。俄军损失89000人，日军损失70000人。俄军的惨败导致库罗帕特金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接任。

由于奉天会战获得胜利，几周后日本就以四厘五的优惠利率从英、美募集到3000万英镑的战争公债，要知道一年前的利率还高达六厘。俄国也早已财源枯竭，无奈，只好求助于盟友法国。作为盟友的法国也借机落井下石，贷款60000万法郎的同时，要求俄国必须高价购买法国的军火和工业品，否则不给钱。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策夫曾经抱怨说，德国克虏伯榴霰弹每发只需要17.5卢布，而法国类似的炮弹要23.8卢布，仅此一项俄国就需要多支付150万卢布。

早在奉天会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已经开始进行调停活动，试图使俄国在输光老本之前结束战争。罗斯福认为俄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日本人获得全胜，就意味着将来他们会把注意力从俄国移开同我们进行战争”。老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了法国的附和。因为俄国人欠法国人的钱太多，万一俄国被打趴，找谁要钱去？

对于美、法两国的斡旋，日本政府的态度是审慎地等待更好的时机。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认为：“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和奉天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俄国是不会提出任何和平建议的。”为了给美法一个面子，日本故意提出了一套俄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方案：日本获得在俄国经营商品的优惠权，海参崴为中立商港，俄驻军撤退到哈尔滨，俄国代替日本偿还战争借款，南满铁路交给中日经营，交出海参崴分舰队和逃到其他国家的舰只，召回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将俄国当作战败国来对待。俄国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梦想，那希望和梦想来自海上。

全世界的眼睛再次转往海上，注目那支万里之外奔赴远东的强大舰队——它现在的名字叫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

倒霉的远航

旅顺陷落终结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奉天会战之后的俄国陆军同样也陷入困境，俄国挽救败局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由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了。目前，这支庞大的舰队已经绕过好望角，驶过印度洋，朝着远东猛扑过来。

不久之后将要爆发的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东乡平八郎之间的生死对决，将决定俄、日两国的命运。当时美国的一家媒体精辟地分析道：“这是一场决定两国国运的决战。”如果日本获胜，则日本就奠定了赢得日俄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一跃进入世界一流强国之列。如果俄国获胜，就可以夺得日本海的制海权，切断满洲日本陆军的补给线，俄国就将挽回颓势并反败为胜，使其日益衰落的国运重新获得复苏。

早在黄海海战刚刚结束的1904年9月，后被称为史上最倒霉、最窝囊的舰队——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就已经在组建之中。这注定是一支命运多舛的舰队。最开始，舰队司令官人选就难产。第一个被选中的是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彼里吕耶夫中将，可是这位大腹便便、年过花甲的海军中将拒绝出任。明眼人不用戴眼镜就能看出，远东是个烂摊子，未来的行程肯定是凶多吉少。彼里吕耶夫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疾病缠身，统率舰队力不从心。不过彼里吕耶夫也算够哥们儿，他大度地表示，所有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只要你们看中的，都可以随便挑。

第二个被推选出来的就是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海军参谋长、仪表堂堂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少将。虽然维特对他的评论是“很难找到像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样的笨蛋”，也有人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没有实战经验提出质疑，但实在已经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最关键的是，尼

古拉二世信任罗杰斯特文斯基。少将当舰队司令，军衔低？不要紧，我一句话不就中将军了吗？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罗杰斯特文斯基倒是与1941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中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参谋长出身，都是第一次领军，都是长途奔袭，都是结局悲惨。有两点不同：罗杰斯特文斯基高大魁梧，菲利普斯身材矮小；菲利普斯最终战死，罗杰斯特文斯基只是战败当了俘虏。

初看上去，这支远征舰队的实力还算强大。舰队主力第一战队由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亲自担任司令，下辖“苏沃洛夫公爵”号、“亚历山大三世”号、“博罗季诺”号、“鹰”号四艘战列舰，第二战队也有“奥斯利雅维亚”号、“伟大的西索亚”号、“纳瓦林”号三艘战列舰和“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装甲巡洋舰，实力的确是不容小觑。

但事实上这支新舰队的内部却是危机四伏。第一战队的三艘主力舰都是刚刚完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鹰”号战列舰连完工都算不上，只好带上一群技术工人一起出行，边走边补。在执行“挑选精锐”的命令时各执行单位也大打折扣，那些毫无经验的新手、老兵油子、背着各种处分的闹事分子，甚至很多有着布尔什维克嫌疑的水兵和军官都被一股脑充实进这支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简直成了问题人员的收容所。只有很少的水手是从俄国沿海和从事航海工作的地区征集来的，其余绝大多数只是一群粗野的农民。因为波罗的海有很长的冰冻期，他们只受过很简单的训练。一位英国海员这样形容他们的俄国同行，“他们是一群臭气熏天、粗鲁、不修边幅但却很快乐的家伙”。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他的炮手：

“要教给一半人所有的知识，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教另一半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所有的东西。但如果他们的确记住了一些什么的

话，那么都已经过时了。”这支舰队在私下里被称作“第二太平洋劳改团”。

从出发地芬兰湾到旅顺港之间，没有俄国的军事基地，而中立国和俄国的盟友法国都没有对其开放港口。整个航行过程中所需的多达50万吨煤炭、超过30次的加煤基本上都要在公海上进行，想起那漫长的未来旅途，连罗杰斯特文斯基都感到不寒而栗。

出发这天就不顺利。一艘巡洋舰的锚丢了，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另有一艘驱逐舰撞上了战列舰，被迫返回去维修。但不管如何，1904年10月8日，这支匆忙组建、貌似强大的舰队还是拔锚起航了。

出航不久就出了大麻烦。来自一位俄国间谍的情报说，北海到处都是“日本人的雷击舰和鱼雷艇”，这一传闻马上导致舰队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慌之中。10月21日夜间，在途经英国北海赫尔海区的多格尔水洲时，这种精神紧张就让舰队误将英国的打鱼船当成了日军的战斗舰只。还没等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上一名精神过度紧张的水兵就打出了第一炮。所有的军舰看到旗舰开炮也不甘落后，纷纷开火。激烈的“海战”持续了12分钟，舰队重新整队又花费了20分钟，海面上才慢慢恢复了平静。幸亏俄国炮手射术欠佳，打出的296发炮弹只击沉了1艘英国渔船，打伤3艘，打死渔民2人。当然战果还不止这些，“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挨了自己人5发炮弹，舰长也受了轻伤，舰上的神父也被打死，成了远征军第一个“烈士”。这就是史称的“多格尔沙洲事件”。德国《柏林日报》如此写道，俄国的指挥官肯定是失去了理智。这次“事件”也为俄第二太平洋舰队赢得了“疯狗舰队”的美名。

当时的英国海军是地地道道的“大哥大”。自己的渔民被俄国人的军舰欺负，真是岂有此理。一家英国媒体甚至竭力呐喊要求英国立即对俄国宣战！作为日本盟友的英国正愁找不到借口，这下正好有了

理由，驻扎在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愤怒的英国人立即向俄国佬发出了战争威胁，要求俄国舰队立即停航。英国本土海军舰只开始耀武扬威地出现在“远征军”的周围，摆出不同的战斗队形。英国海军部下达命令准备随时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关键时刻还得求助于盟友法国。10月28日，在俄国的请求下，法国驻英国大使康邦拜会了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康邦毫不客气地告诉侯爵，法国人在俄国有大量的投资，谁都知道法国和俄国是结盟的。如果英国要对俄国开战的话，是否先征求一下伦敦金融中心那些财界巨头的意见。由于此前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英国人当时欠法国人的债务高达1.5亿英镑。有钱是大爷，欠钱是孙子。康邦最后威胁道：“布尔战争还未完全结束，如果法国抽回资本，英国的金融将陷于崩溃。”迫于法国的压力，英国无奈，只好放行了“远征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也不想真打。即使这样，俄国还是向英国渔民赔偿了65000英镑并把相关“肇事人”留下来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才算了事。

厄运这才算刚刚开始。在到达西班牙维戈港后，西班牙官员告诉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西班牙是中立国，俄国舰队不能在这里接受补给。无奈，罗杰斯特文斯基只能尽快向国内汇报。经过俄国大使馆以及圣彼得堡方面的努力，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舰队幸运地获得了豁免：可以在一天时间内给每艘战列舰加400吨煤，其余舰只按比例减少。俄罗斯水兵马上忙碌起来，在一天里实际加了远远超过一倍的煤。

11月2日，俄舰队停靠法属北非的丹吉尔港。法国是盟国，终于可以在这里放开膀子地加煤了。罗杰斯特文斯基和他的参谋部在这里将远征军一分为二，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率领吨位较小、能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舰只径直取道该运河前往印度洋，主力舰队由罗杰斯特文

斯基率领环绕非洲大陆，双方约定的会合地点是非洲东海岸的法属马达加斯加。

11月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主力舰队开始前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达喀尔法国当局许可了俄国人的加煤请求。可是仅仅半天之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就来了，港务局只好下令停止加煤，提出要向巴黎请示。罗杰斯特文斯基这次可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煤仓已经没有什么煤了，不加连路都没法走了。36个小时之后，巴黎的命令终于来了，从即日起禁止一切俄国军舰在法属领海内加煤。

然而，命令来晚了，俄国军舰已经利用这点时间加满了煤仓——舰上能够放东西的所有地方都堆满了煤。如“亚历山大三世”号是1100吨的最大容煤量，加了1700吨的煤，连舰长的桌子下边都塞满了煤包。在达喀尔，疲惫不堪的俄国水兵甚至得到了近乎大赦的两天假期。

离开达喀尔后的第一站是法属殖民地加蓬伯维尔。前面的原因，舰队只能停在港口之外32公里远的地方，由港内的煤船开出来进行海上加煤。

一路上又经过不少磕磕绊绊，罗杰斯特文斯基主力舰队终于来到了马达加斯加。本来计划停泊的地方是苏亚雷斯港，但英国和日本联合抗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在这里驻足。法国与俄国的协议是4个月之前已经签订的，法国人又不能违约赶走俄国人。无奈之下，法国军舰只好带着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另一处泊地贝岛。在这里，也就在1904年12月29日，罗杰斯特文斯基会合了通过苏伊士运河赶来的福克山分舰队。

舰队需要补充炮弹，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与英国渔民的“战斗”中已经浪费了不少。当罗杰斯特文斯基翘首以盼的供给舰来到时，才发

现并没有带来他们急需的炮弹。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他们收到了12000双毛皮靴子和大量的冬用大衣。

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新的坏消息很快从圣彼得堡传来：旅顺失陷，旅顺港内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原计划他们在这里准备停泊到1905年1月14日，实际上出发时已经是3月15日了，反正旅顺的那支舰队已经没有了，早走晚走都无所谓。在这里，俄国人讨论了是否还有必要去走那剩下的路程。罗杰斯特文斯基表示，如果我们不把舰队开到远东的话，俄罗斯帝国的颜面何在？我们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罗杰斯特文斯基最后还说了句“皇恩浩荡”，于是大家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上路，去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厄运。

3月15日，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贝岛北面排好了队列准备出航。此时又传来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新消息：临时从波罗的海舰队又凑出来的4艘老爷舰，将由涅鲍加托夫海军少将率领前来充实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力量。涅鲍加托夫少将接到的命令令他啼笑皆非：“你去加入罗杰斯特文斯基的舰队，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这支后来被称为第三太平洋舰队的编队，不但不会对罗杰斯特文斯基有所帮助，反而只能拖整支舰队的后腿。舰队的旗舰是战列舰“尼古拉一世”号，还有3艘海防舰“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听名字好像威风无比，一个皇上带了3个海军上将，牛得很。其实这些都是只能跑出10节航速的老爷舰。3艘海防舰的干舷之低，令人可笑。其满载时，水兵伸下腿就可以在海中洗脚。但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说了，“有炮的船就有战斗力”。

目前，涅鲍加托夫的舰队还远在埃及，罗杰斯特文斯基可不愿意再等。这天早上，他下达了横越印度洋的命令。一个俄国水兵在日记

中写道：“在辉煌的太阳之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美丽、闪耀着金光的大海——这是一条壮丽的路，我们正循着它步向死亡。”

在俄国舰队东调的过程中，日本联合舰队也进行了决战的充分准备。东乡先是对舰艇进行维修保养，然后让水兵休假以养精蓄锐。2月，全体人员归队，紧张的训练演习随之展开，每天的炮术操练往往持续四五个小时，仅实弹演习就安排了八次。玩命的训练使得开战至今所消耗的炮弹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内炮弹储备的半数。

3月中旬，日本人接到了英国海军大臣费舍尔爵士的电报：急告，今获悉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贝岛出发，事态紧急，望贵军速作万全准备。

于是，日本人的训练变得愈发严酷。东乡平八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练兵宗旨——“百发百中的一门大炮要胜过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

以逸待劳的联合舰队由3支主力舰队组成。他们分别是由四艘战列舰“三笠”“富士”“敷岛”“朝日”和两艘装甲巡洋舰“春日”

“日进”组成的第一战队；由6艘装甲巡洋舰“出云”“吾妻”“常磐”“磐手”“八云”“浅间”组成的第二战队。第三支主力舰队说出来有点让大家笑话，这就是由3艘老式防护巡洋舰和一艘老式铁甲舰组成的第五战队。四艘舰都是老熟人了，名字分别叫“桥立”“松岛”“严岛”，还有一艘叫“镇远”——估计日本人是想羞辱大清，俘虏过去，连名字都没改。

与日本人相反，由于缺乏弹药补给，俄国人在航行中只进行了两次空弹演习。艰苦的生存环境成就了俄国人的项特殊技能，那就是加煤速度。“苏沃洛夫公爵”号在印度洋曾经创下1小时加煤120吨的世界纪录，比之前英国海军创下的纪录整整多了18吨。

4月8日，穿越了印度洋的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到达新加坡。坏消息再次传来，俄国陆军在奉天会战中再次败北，这意味着中国满洲的南部已经被日本占据。俄海军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在金兰湾等待第三太平洋舰队的到来，然后联合北上击败东乡的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他所率领的这支舰队已经成为俄罗斯帝国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

4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但是随后就由于英国和日本的抗议被赶到了芽富湾。5月初，涅鲍加托夫少将率领的第三太平洋舰队终于姗姗来迟，打架的人手终于凑齐。5月10日，翘首以盼的煤炭也终于从新加坡运来了，紧张的加煤作业随之展开。5月14日，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由38艘舰艇、14000名水兵组成的俄罗斯舰队离开芽富湾北上，奔赴最后的葬身之所。

前面并非坦途。由东乡率领的拥有40艘军舰、18000名水兵的已经休整9个月的日本联合舰队，早已严阵以待。

对马海战

根据俄国舰队补给供应情况以及长途奔袭30000多公里，急于进入海参崴军港的迫切心情，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判断，俄国舰队很可能将通过对马海峡直趋海参崴，因此率日舰队主力在对马海峡附近集结待机。东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俄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一些海上通道上布雷，其次派出大量的警戒舰只组织监视，形成一个庞大的预警网，其纵深达225公里以上。1905年5月20日，东乡下令全部舰只进入战位，厉兵秣马，恭候俄国舰队的到来。

5月23日，罗杰斯特文斯基遇到了他出征以来的最大劫难——身体肥胖的舰队副司令福克山少将病亡。对此，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做法是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影响军心。连第二顺位指挥官涅鲍加托夫少将都不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舰队的副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罗杰斯特文斯基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5月25日晚上20时，就在中国长江出海口以东的海面上，罗杰斯特文斯基命令各舰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加煤作业，所有舰只都加载了远远超过装载标准的煤炭，连旗舰“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长室，甚至是炮塔内都堆满了煤炭，这样必然会导致军舰行驶不稳，航速降低。随后，罗杰斯特文斯基传令所有非战斗舰艇，除了四艘补给舰及两艘医护舰外，一律驶离战列。

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目送那些运输船队渐渐远去，罗杰斯特文斯基也感到无比怆然。“苏沃洛夫公爵”号的舰桥两侧同时打出了两面信号旗，意思分别为“告别”“感谢”。对于大部分舰只来说，这不是告别，而是永别。

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下令加煤之前，5月25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和他的同学、第四驱逐舰队指挥官铃木贯太郎在吃饭时有过

一段精彩的对话。

秋山：“真不知道俄国人去了哪儿，如果走对马海峡的话，他们应该来了。”

铃木：“不会那么快，你估计他们的速度是多少？”

秋山：“10海里。”

铃木：“不可能，带了那么多老爷船，路上可能会出机械故障，还要加煤。依我看，有7海里的速度就了不起了。”

后来事实证明，铃木的判断无比正确，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速度没有超过8海里。

所有的疑问很快就将解开。5月26日午后，从中国上海发来一封这样的电报：“今日午时有六艘俄罗斯运输舰进入上海港。”发来电报的是一名只有25岁的外交官，他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以及与苏联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的松冈洋右。这条情报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俄国舰队连煤船都放弃了，其舰上有限的燃煤将使得他们只能走路程最近的对马海峡；二是他们很快就要到了。

5月27日凌晨2时45分，在深夜中行进的日本辅助巡洋舰“信浓丸”发现了海面上一艘船只上的灯光，这就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医疗船，这艘船行驶在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的末尾。随着天色渐明，大惊失色的“信浓丸”发现四周全是黑洞洞的炮口，他们竟然行驶在俄罗斯庞大舰队的中间，相当于骆驼群中窜进来一只绵羊。

其实俄国舰队早就发现了“信浓丸”。对于闯入舰队的这位不速之客，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命令是“别管他，继续前进”。他不愿为了这样一艘只挂了两门小炮的改装商船花费时间。“信浓丸”舰长成川

揆大佐就这样夹在俄国舰队中间，不断向东乡现场直播俄国舰队的行进速度和方位。6时05分，“信浓丸”再次发出电文：“俄舰队航向不变，正直航对马。”在后来的日本海军史料中，这封电报被称为“至关重要的电报”。得到信息之后，在镇海湾外整队的东乡立即率队直奔对马海峡。

上午9时，俄舰队发现了位于左舷，由片冈七郎海军中将率领的日本第五战队和第六战队，这两个实力很弱的舰队位于俄国舰队的左后方，正在全力追赶俄国舰队。罗杰斯特文斯基知道激战在即，下令抛弃舰上的所有易燃物。那些航行了33000公里的俄国水兵，此时已经是衣衫褴褛，很多人穿着用烂布条编成的鞋子，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打着赤脚。尽管很多人都是新兵，尽管很多人平时牢骚满腹，但在强敌面前，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俄罗斯第三海军强国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11时左右，速度较快的日本第三战队也赶了上来。一只雄狮的周围几个狼群开始逡巡，厮杀即将展开。

11时30分，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可能是紧张过度，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突然在9000米的距离对日军第三战队开火，随之不明就里的很多俄舰纷纷开火，看起来煞是热闹。这样的距离，谁都知道除了浪费弹药和制造声势之外，毫无其他作用，几分钟后炮击停止。

除了这次小失误之外，俄国舰队看起来一切都还正常。但是新的意外马上来到，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日本人。就在正午12时，速度超过俄舰队一倍以上，位于俄舰队左前方的日军第四驱逐舰队的四艘驱逐舰，突然在铃木贯太郎海军中佐的带领下快速右转，在俄舰队前方来了个横切。铃木贯太郎一向是胆大包天，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利用自己高达29节的速度优势，从前面更好地观察俄国舰队，不料他这一匪夷所思的古怪动作竟然收到了奇效。此时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想起了马

卡洛夫，他认为日舰这样做，肯定是在前面俄舰队即将通过的水域布下了水雷。

罗杰斯特文斯基马上下令整个舰队一起右转，准备行驶一段后再左转，以躲过日军的鱼雷阵。简单的命令执行起来却十分糟糕，紧随旗舰之后的“亚历山大三世”号把一起转理解成了跟在后边转，后边的两艘战列舰也跟着“亚历山大三世”号进行了同样的转向。作为主力的第一战队全错了，而第二战队和第三战队却理解正确，完成变阵的俄舰队立即呈现出一个两纵队前进的奇怪阵形。

13时39分，东乡的主力舰队与罗杰斯特文斯基舰队开始互相出现在目视范围之内，一分钟后，双方的战斗警报同时拉响。东乡对罗杰斯特文斯基的怪异阵形感到大惑不解，他马上命令12艘主力舰全部转向西北，准备在俄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同时旗舰“三笠”号上挂出了“Z”字旗（这面旗帜随后要多次提到），其含义是“帝国兴衰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据说，“Z”的寓意是英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后边什么都没有了，也就是背水一战，没了退路。此时双方的距离还有1200米。

可是东乡的行动早了，日本主力舰队过早地越过了俄舰队前方，形势一下子变得对罗杰斯特文斯基十分有利。14时05分，东乡被迫进行第二次转弯，以便再次赶在俄国舰队前边，日本舰队这一举动导致拐弯的那个位置成为俄舰集中攻击的绝好点。现在开始罗杰斯特文斯基不理解东乡了，他想东乡一定是疯了，怎么能做出如此怪异的举动？罗杰斯特文斯基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他立即发出信号：“向敌舰拐点全力射击。”

14时08分，所有俄舰都开始向着拐点猛烈射击，日本主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通过这个拐点，需要大约1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将成为俄国舰队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旗舰“三笠”号马上淋了两分钟的弹雨。这两分钟对于“三笠”号的炮术长安保清种（后来官至海军大将、海军大臣）来说，漫长得似乎超过了两个世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分钟”。

每一秒钟都有炮弹落下，四面爆炸声此起彼伏，所有暴露在外的人都本能地缩起了脖子。只有身高1.59米的东乡毫无遮拦地站在舰桥上，静若处子，面无表情。这一形象成为他之后被誉为“军神”的象征。一枚弹片打中东乡腿部，使他失去了独自站立的能力，参谋长加藤友三郎马上带领几名参谋把东乡架进了有重装甲保护的司令塔。14时10分，逃过一劫的“三笠”号开始发出怒吼。

随后，“敷岛”号、“富士”号、“朝日”号3艘战列舰也相继完成了转弯，接着是上村彦之丞的第二战队。14时20分，所有日舰都完成了拐弯。尽管中了不少炮弹，好在12艘主力舰均无大碍。经历了痛苦磨难的日军逐渐柳暗花明——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T”字头。

日舰的命中率显然远远高于他们的俄国同行。“苏沃洛夫公爵”号和“奥斯利亚维亚”号在10分钟内连续被命中。俄第二战队福克山少将已经病亡，可他的旗舰“奥斯利亚维亚”号上还悬挂着他的将旗。这艘军舰和“苏沃洛夫公爵”号马上成为日舰集中攻击的目标。14时40分，在日舰的持续攻击下，“奥斯利亚维亚”号开始起火，前后主炮很快陷入沉寂，只有几门副炮还不服气地进行象征性的反击。14时55分，这艘战舰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打出“祝好运”的信号，向右离开了队列。

罗杰斯特文斯基的头脑还很清醒，现在首要任务是冲向东北方向。一旦冲过日军舰队的尾部，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日本海腹地。尽管他的旗舰防护力要远远高于“奥斯利亚维亚”号，但经受的却是日军四艘战列舰的集中攻击。14时43分，“苏沃洛夫公爵”号舵机被毁。

14时58分，又一个意外发生，就在罗杰斯特文斯基挂出“所有舰只左转90度”的命令不到30秒，“苏沃洛夫公爵”号连中3发305毫米炮弹，大口径炮弹的连续爆炸引发了大火，旗舰驾驶台被炸得粉碎，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官身受重伤，俄舰队指挥系统瞬间瘫痪，“苏沃洛夫公爵”号刹那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关键时刻，战列舰“博罗季诺”号挂起了“随我来”的信号旗，遵循着之前的号令向东北行驶，后续战列舰“鹰”号以及第二战队其余舰只也都驶向东北。

15时，根据“三笠”号的命令，日第一战队各舰再次左转90度，向东北航行约6分钟后再左转。不料这时候俄国舰队却突然转向东南，和日本第一战队形成了背道而驰。双方的全速行驶使得双方的距离很快拉大到9000米以上，俄军舰队戏剧性地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让日本人庆幸的是，上村彦之丞中将的第二战队并未执行东乡的命令。这样上村第二战队的装甲巡洋舰就拦在了俄军主力战列舰的前面。上村的违令断送了俄国舰队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一场力量并不对等的战斗随之打响。上村的装甲巡洋舰在战列舰面前马上显得无比脆弱，“出云”号、“常磐”号、“吾妻”号等舰连连中弹，一发305毫米炮甚至直接切去了“出云”号前主炮炮管。15时16分，上村舰队再次改道西北，追随主力舰队而去，俄舰队也不愿意朝着海参崴的相反方向行驶，随后转而向西试图回到向北航行的正常状态。

16时，日军第一战队、第二战队会合后，平行驶向东北方向，恰好和俄军舰队平行行驶，双方在10000米的距离上再次展开炮战，距离太远使得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好的命中率。由于几艘俄战列舰之前已经受伤，16时35分，俄舰队再次转向向南航行，东乡的舰队也随之转向。

除了主力舰队的厮杀，双方的辅助舰只之前已经展开了交锋，俄舰队明显处于下风，主力舰队的南下恰好解了辅助舰队之围。17时30分，由于上村舰队再次赶到，俄主力舰队再次转向北方遁走，俄巡洋舰队紧随其后。俄国主力舰队和巡洋舰队合为一处，东乡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联合舰队参谋长加藤友三郎回忆道，“正好把它们一股脑全部解决掉，省得像黄海海战那样四处去追”。

此时东乡第一战队和上村第二战队已经形成了对俄主力舰队的夹击之势，且战且退的俄主力舰队渐渐不支。太阳已经西下，主力舰队能够战斗的时间已经不多，这似乎对俄军不算是坏事。18时43分，灾难再次降临，一发305毫米炮弹穿透了“亚历山大三世”号的水线装甲，毁掉了它的锅炉舱，连续中弹的“亚历山大三世”号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19时07分，这艘英勇的战舰沉入海底，直到沉没时，还高挂着“跟我来”的信号旗。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十几分钟之后，19时20分，日舰“富士”号的一发305毫米炮弹击中了“博罗季诺”号战列舰的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使得这艘战列舰仅仅几分钟后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在此之前，17时，俄驱逐舰“旺盛”号靠上了已经重伤的“苏沃洛夫公爵”号，接走了同样重伤的司令官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晚上，“苏沃洛夫公爵”号再次被命中三枚鱼雷后，带着几百名水兵沉没在对马岛以东55公里处。在最后沉没之前，舰上最后一门尾炮还在朝着日舰顽强射击。舰上的水兵直到沉没之时，还在忠实执行着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命令：千万不要降下我的将旗。

后来，在俄国军事法庭上，罗杰斯特文斯基曾经自比为“狗”，并称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惨败是因为“让狗去干了马才能干的事”。

19时，天色已晚，东乡向主力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把晚上的攻击任务交给了驱逐舰和鱼雷艇。这时候，俄舰队四艘新式主力

战列舰只剩下受伤的“鹰”号，俄国残余舰队正在涅鲍加托夫少将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北方遁去。

涅鲍加托夫并没有收到任何让他接任第二太平洋舰队指挥官的指令。他看到了“苏沃洛夫公爵”号的沉没，却幸运地没有看见“旺盛”号把罗杰斯特文斯基接走，他认为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光荣”。在这之前，他已经看见“奥斯利亚维亚”号也沉入了海底，看来福克山少将也很可能“殉国”了。他得出了一个似乎正确，似乎不完全正确的判断，此时他已成为这个无法收拾的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19时25分，涅鲍加托夫少将在“尼古拉一世”号上打出了信号：我已接任全舰队指挥。

20时，涅鲍加托夫下令全体舰船转向北23度偏东航向。主力舰队以“尼古拉一世”号冲在最前边，随后是“鹰”“伟大的西索亚”“纳瓦林”“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谢尼亚文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等。第一巡洋舰队率领第一驱逐舰队残余的驱逐舰，在主力舰队的左侧护航，第二巡洋舰队率领第二驱逐舰队的三艘驱逐舰，护送着辅助船队殿后。整个编队以所能达到的最大航速12节航行，尝试利用暗夜逃出日本驱逐舰和鱼雷艇的包围圈。从多格尔沙洲就开始预防的日军鱼雷艇、驱逐舰这次是真来了。

日本人可不会那么善良，他们完全将5月27日的夜晚变成了一个杀戮之夜。21时，受伤掉队的老式战列舰“纳瓦林”号在四艘鱼雷艇的围攻下中雷沉没。28日凌晨2时，“伟大的西索亚”号中雷后奋力欲冲向陆地搁浅，最后在上月11时02分被围攻自沉。在此之前，“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已经在上午9时03分没入海中。

装甲巡洋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白天已经中了两弹，在临近黄昏时收容了一艘掉队的驱逐舰后，继续向海参崴开去，随后，他们就遭到日军鱼雷艇的围攻。凌晨1时20分，相对笨重的巡洋舰被日

军鱼雷击中，右舷中央被炸开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舰长看到自己已经无法幸免，就命令驱逐舰独自逃生，自己在尝试搁浅的过程中伤重沉没。

巡洋舰“斯韦特兰娜”号和随行的驱逐舰“敏捷”号被联合舰队第三战队防护巡洋舰“音羽”号和“新高”号追上，俄舰死不投降。炮战一小时后，“斯威特兰娜”号沉没，“敏捷”号趁机逃跑，在日本驱逐舰“丛云”号的追击下，在朝鲜海岸搁浅。幸存的船员逃上陆地，躲入密林中藏匿，但随即被闻讯赶来的日本陆军部队俘虏。

5月28日清晨，太阳照样升起在海平面上。涅鲍加托夫少将看看自己的周围，一天前那支气势恢宏的舰队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旗舰“尼古拉一世”号、“鹰”号、“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号、“谢尼亚文海军上将”号以及跟在后边的“绿宝石”号等几艘军舰落魄孤单的身影。他知道，这支单薄且大多受伤的舰队要想在白天突破日本舰队的重重包围，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远处的海平面上，位于西北方向的联合舰队第五战队已经出现。绝望的少将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保留少数人员值班，全体休息。既然已经没有逃跑的希望，那就赶紧睡一觉吧。

天气异常晴朗，海面上能见度极高，对于日本人来说，正是捕猎的好机会。上午9时10分，涅鲍加托夫看到正北的海平面上出现了战列舰那独特的桅杆，他数了数，不错，是10支。4艘战列舰各2支，2艘装甲巡洋舰“春日”“日进”是1支——东乡来了。

这还不是全部。9时30分之后，“尼古拉一世”号的舰桥上传来一份份的紧急情报，内容基本雷同：在某某方向再次发现敌某支舰队，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5只重伤的绵羊周围，四面八方都发现了逡巡的狼群，有将近30只之多，涅鲍加托夫似乎已经看到群狼那闪着寒光的利齿。

绝望的战斗于10时30分打响。对于这场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搏斗，涅鲍加托夫已不抱任何希望。12分钟之后，“尼古拉一世”号上升起了一面用白色桌布临时改制的降旗。

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在望远镜里看到了那面白旗。他转身对东乡司令官说：“阁下，他们投降了。”东乡歪着脑袋思索了几秒钟：“他们的主机关了吗？”秋山拿起望远镜又仔细观察了一阵，看到“尼古拉一世”号烟筒喷出的浓烟逐渐变得稀薄，他再次回头：“关闭了。”

就在大家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再次出现一个小插曲。3100吨的巡洋舰“绿宝石”号突然全速逃跑，在日军的仓促炮轰中很快驶出日舰的射程之外。东乡下令第六战队负责追踪“绿宝石”号，主力舰队留下来接受俄军4艘大舰的投降。

“绿宝石”号并没有逃到海参崴，这艘军舰29日在靠近海参崴的圣弗拉基米尔海滩搁浅坐沉，船员炸毁军舰后，幸运逃回陆上基地，总算回到了自己的家。

回头看看主角罗杰斯特文斯基。由于“旺盛”号主机受损，罗杰斯特文斯基已经转到了驱逐舰“大胆”号上，和另一艘驱逐舰“响亮”号一起逃向海参崴。随后，他们遇到了日本驱逐舰“涟”号和“阳炎”号。日本人的分工是由“阳炎”

号负责追击逃跑的“响亮”号，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追丢了。“大胆”号一点也不大胆，它向“涟”号发出了“船上有伤员”的信号。狐疑的“涟”号舰长相羽恒三海军少佐觉得，在这种场合，哪艘船没几个伤员呢？于是，派塚本克熊中尉带人上船检查，他们在船舱里发现了重伤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中头彩了！

就在对马海战一周之后，尼古拉二世向日本方面拍去了慰问电报，希望能向被俘的俄军官兵特别是罗杰斯特文斯基转达。东乡平八郎破天荒地亲自出任了沙皇的信使，前去医院探望满身绷带的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东乡念完沙皇的慰问电之后，一周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泣不成声，他竭尽全力坐起来行礼，答谢沙皇的宽容和知遇之恩……

28日下午15时，掉队的海防舰“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从南面姗姗来迟，接近了上午涅鲍加托夫宣布投降的海域。突然出现的俄舰吓了日本人一大跳，上村马上派出了“磐手”号和“八云”号，在两艘装甲巡洋舰的攻击下，40分钟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沉入了日本海。

不是每个人的结局都如此悲惨。巡洋舰队司令恩科维斯特少将率领“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珍珠”号三艘巡洋舰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美军基地，随即被美军解除武装后扣留。“阿芙乐尔”号是必须逃出来的，要不怎么在今后成为炮轰冬宫的名舰呢？驱逐舰“快活”号独自逃走，驶入上海后同样被扣押。

那些辅助舰船也有喜有悲。“堪察加”号、“乌拉尔”号、“拉斯”号在27日沉没，“额尔齐斯”号搁浅，“高丽”号和“斯维尔”号逃入上海，医疗船“奥利约”号、“克斯特罗马”号被日军俘虏。最牛的是“阿娜德尔”号，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燃煤，竟然跨越印度洋，一口气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一直到了28日傍晚，还有零星的战斗发生。17时50分，1885年服役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德米利特·顿斯科伊”号遭到日军为数众多的巡洋舰、驱逐舰围攻。这艘不屈的老舰像一头倔强的老牛，尽管被撕咬得鲜血淋漓，却一直坚持战斗到29日上午才沉入海底。

真正应该点赞的勇敢者是防护巡洋舰“钻石”号，它带领驱逐舰“英勇”号和“强大”号冲破了日本舰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于29日驶入了海参崴军港。

20世纪第一场大海战——对马海战——至此拉下帷幕。这是海战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胜利之一。前文提到的迈克尔·兰宁《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场战役》一书中，对马海战排在第三十四位。

俄军战死人数达到5000多人，被俘6142人，突出重围的只有3000人左右。日军只损失了3艘鱼雷艇，其中1艘还是自己触礁沉没的，阵亡117人、伤587人。从此以后，俄语中的“对马”就变成了“滑铁卢”一样的代名词，5月27日也就此成为日本的海军节。37年后的这一天，山本五十六亲率联合舰队出征中途岛，最后折戟沉海。

对马海战的结局震惊了世界。自19世纪末开始众说纷纭的所谓“黄祸论”，至此终于有了定论。世界第六战胜了世界第三，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日本人赢得了看上去不可能取得的辉煌胜利，谁都看清楚了日本挑战世界的实力。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在面对反战派提出“美国实力太强不可能取胜”的质疑时，东条英机的话就是：“当年我们不是也战胜了看起来不可能战胜的俄国人吗？”

在一次海军大学的课堂上，学生向授课的佐藤铁太郎提出了一个问题：“日俄战争我们的胜因到底是什么？”

佐藤铁太郎沉思良久后回答：“40%是运气。”

学生接着发问：“那剩下的60%呢？”

“还是运气！”佐藤铁太郎这次回答得斩钉截铁。

佐藤铁太郎随后对两部分运气进行了精辟的解释：“前面40%的运气是纯粹的运气，比如马卡洛夫司令官刚上任就触雷身亡，黄海海战

那一炮不偏不倚就正好击中‘皇太子’号的司令塔等，发生这几件直接影响战局的事件，仅仅是单纯的运气。后面60%的运气是俄国人失策或是日本人努力得来的运气。不管怎么说，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确实运气很好。”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第一战队装甲巡洋舰“日进”号上，一个刚刚从“海兵”第三十二期毕业的21岁海军实习少尉就在黯然神伤，尽管之后他领到了350日元奖金和一枚六等功勋旭日章。在5月27日的大海战中，“日进”号装甲巡洋舰先后被俄军的两发305毫米和一发234毫米炮弹击中，死伤近百人。

其中19时中的那一炮，不但炸掉了“日进”号前主炮的左炮，也把担任舰长传令兵的实习少尉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炸得不翼而飞。少尉同时身负重伤，左腿被弹片削去巴掌大一块肉，左手也失去了两根手指。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两根。日本海军规定，缺少三根以上手指的伤员必须退役，少尉因此才有幸能够继续留下。少尉也是个风流情种，之后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日本艺伎在为客人修指甲时，价格是一根手指一毛钱，由于少了两根手指，少尉可以少付两毛钱，因此落了个“八毛钱”的雅号。这个当时的海军实习少尉，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打了胜仗，庆功宴会自然少不了。明治天皇特意在皇宫御花园举行了一个露天晚会庆祝胜利。皇宫花园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天。摆了二三百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从旅顺缴获的俄国香槟酒。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自然是宴会的头号风云人物。吃一顿没啥意思的饭，本不属于此处讨论的范围，但宴会上发生的两件颇有意思的小事，可供刚看完紧张战斗的读者一乐。

其一，面对与会众人铺天盖地的马屁之声，一向沉默寡言的东乡平八郎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从腰间摸出自己的印章示与

众人，上面写着七个字，“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个王阳明，就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守仁。今天，他随着当年明月的名作《明朝那些事儿》迅速走红。现今随便走进一家书店，都会有介绍他的书籍。不算被借走的两本，老酒的书架上还有三本。

其二，由于是日本大胜，庆功宴会自然要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各国海军军官来参加，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的军威。受邀者自然也包括当时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俄亥俄”号战列舰。舰上美国的高级军官对参加这种纯粹听日本人吹牛的宴会不感兴趣，于是就让六名年轻军官应付差事，顺便混个肚儿圆。不太清楚原因，美国这六个小伙儿还迟到了，只好坐在靠近出口的位置上。宴会临近尾声时，东乡平八郎大将准备离席退场。“俄亥俄”号上这群初出茅庐的年轻水兵乘着酒兴，决定邀请这位大名鼎鼎的日本大将与他们一起喝酒。这突发的奇想来自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德裔青年，这个小伙子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拦截者。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将或许会对他们的冒失感到不快，更可能不接受邀请。出乎预料的是，兴致很高的东乡大将愉快地接受了美国小伙子的邀请。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并和大家一同碰杯。

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海军上将举杯共饮：一位正如日中天，另一位则旭日初升。

东乡平八郎绝对没有想到，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将在40年后埋葬他手下的那支无敌舰队。这个当时只有20岁的小伙儿，就是后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朴次茅斯和约：埋下仇恨的种子

对马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回俄国，举国哗然。宫廷值班侍卫雷泽夫斯基将军第一时间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这一噩耗。身穿海军中校军服的尼古拉二世面带微笑地听完了汇报，随后慈祥地问雷泽夫斯基：

“天气真好，明天您想不想去打猎？”半个小时后，雷泽夫斯基发现，尼古拉二世竟然拿着气枪在后花园聚精会神地打鸟。

当天晚上，在圣彼得堡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剧院的贵宾包厢里，坐着已经被解职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舞台上正在演出芭蕾舞剧，主演就是阿列克谢耶夫挪用海军经费包养的情妇、法国芭蕾舞演员艾尔莎。剧院里所有人连同其他包厢里的沙俄贵族都发出了阵阵嘘声：“从俄国滚出去！你身上佩戴的不是钻石，而是我们沉没的巡洋舰和战列舰！”

战场上的失败导致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6月27日，俄国黑海舰队两艘战列舰上的水兵发动了武装起义，沙皇的统治岌岌可危。从1905年1月19日开始，尼古拉二世已经不敢在圣彼得堡露面。远东战争再打下去，俄国爆发革命已势在必然。俄国的两个邻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甚至已经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一旦俄国爆发革命，双方联手帮助沙皇进行镇压。

和甲午战争的后期相似，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日本也早已精疲力竭。对于日本来说，独占朝鲜和将俄国势力赶出南满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到1905年8月底，日本在满洲的军队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37000人，相当于其常备军力的150%。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日本已经将征兵的年龄由32岁延长至37岁，动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很多工业企业因缺乏劳动力已经缩减生产甚至停工。在农村，由于年轻人很多奔赴战场，出现了大量的农田荒芜。其间深感无奈的明治天皇曾作诗感慨

曰：“男儿意志刚，纷纷踊跃上战场，国事应共当。留下庭院寂无声，可怜孤老耕作忙。”

前线作战部队的反战情绪也开始不断出现。整整一个联队的士兵拒绝进攻，只得把他们撤下来修路。令人庆幸的是，此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还不算很深，满洲军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和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都坚决主张停战，立即谋求缔结合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和事佬恰如其分地出现了。1905年6月8日，美国驻俄大使迈耶和驻日大使格里斯科姆分别向两国的外交部递交了劝告媾和的照会。两国也很识趣味，日本当天就答应了美国的请求。两天后，6月10日，俄国也照会美国愿意接受美国出面进行调停。

像十年前谈判前占领澎湖列岛一样，为了在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日军于7月1日派兵在萨哈林岛登陆，并于7月31日占领全岛。日本已经深刻理解并践行了“掠夺者有权占有已夺得之物”的道理。

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日俄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主场”。俄国建议将谈判地点选在盟国法国的巴黎，日本则建议在离自己很近的中国烟台。但是美国不愿意，想谈判，那就都到我这儿来，至少吃我的，住我的，还能挣俩饭钱和店钱。最后，和谈的地点选在了美国的朴次茅斯。

一直置身事外的清廷也不甘于只当朴次茅斯和谈的看客，曾经对日、俄及其他国家发出声明：日俄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扯大清国的内容，凡未经与大清商定的一概不予承认。清廷还提出参加会谈的要求，立即遭到日、俄的断然拒绝。双方在和谈期间，根本无视清廷的存在。

日本原来准备派出的谈判代表是老奸巨猾的伊藤博文。伊藤深知，这次谈判的难度肯定远远大于10年前和李鸿章的谈判，于是以

“因病不能做长途航海旅行”为由婉拒。无奈之下，日本只好派出了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身材矮小的小村寿太郎因狡黠机诈，有“鼠公使”之称，以前留美期间曾经是老罗斯福的同学，老同学见面好说事。

俄国代表起初选定的是俄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听到消息的两个人马上学习伊藤博文装病。已经赋闲在家的前财政大臣维特无奈重出江湖，去收拾当年和李鸿章面临的类似烂摊子。

运动员搞定出场，裁判长就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历史上称为老罗斯福。就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美国的那个小罗斯福的叔叔。

谈判漫长而持久。从1905年8月9日到9月5日，日、俄双方进行了十轮会谈。和谈的焦点就是割让萨哈林岛和战争赔款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罗斯福开始和稀泥。他的方案是俄国割让南萨哈林岛而日本不用赔款，这样对美国才最有利，既可以让俄国今后不再涉足远东，又可以避免日本利用赔款迅速强大，反过来威胁美国。

日本在战争中消耗巨大，坚决要求赔款不放松。同样打了败仗的尼古拉二世却比当年的大清有出息得多，当即声称“一寸土地和一个戈比也不会给日本黄猴子”。8月18日，第七次会谈之后，气急败坏的小村寿太郎甚至已经回宾馆结账退房：老子不谈了，回去咱们接着打！

俄国的谈判代表维特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对于俄国来说，继续战斗下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于是耐心劝说尼古拉二世一定要接受让步。在老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劝说下，尼古拉二世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割让南萨哈林岛，但是钱还是免谈，一个子儿都不给。

事实上，日本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8月28日，日本内阁电令小村，即使放弃割地、赔款，也要尽快实现媾和。8月29日，在第十次会谈上，日本不再要求赔款，双方开始草拟合约文本。

1905年9月5日14时，日、俄双方在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办公大楼签订了著名的《朴次茅斯和约》。合约共15条，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对朝鲜享有特殊权利，俄国从满洲撤兵，转让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割让南萨哈林岛等。持续19个月的日俄战争至此宣告结束。

和中国甲午战争后的情形类似，日俄战争12年后，沙俄罗曼诺夫王朝亡国。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皇后、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连同仆人，被看管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扫射，集体处决。唯一的儿子是年龄最小的，当时只有14岁。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可日本这边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整个日俄战争，日本军费支出高达18亿6000万日元，战争导致日本的国债从战前的6亿一下子上涨到24亿，仅每年支付的利息就达到1.1亿，国民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升至10日元，翻了整整一倍。比照上次甲午战争日本获得的巨大收益，日本民众认为，日本至少要获得俄国全部萨哈林岛、海参崴、滨海省和堪察加半岛等土地，赔款数额最少不能低于20亿日元。

日本一个所谓的“七博士集团”，之前就提出了一个媾和方案：赔款30亿日元，割让包括萨哈林、堪察加在内的全部沙俄太平洋沿海地区。所谓“七博士集团”，是指当时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名教授：户水宽人，福井政章，金井延，寺尾亨，高桥作卫，小野塚喜平次和中村进午。这七位全是留学西方的海归博士，故称为“七博士”。

谈判前线传回的消息让日本国民大失所望。除了因为赎回战俘让俄国人拿出来的45967620卢布12戈比（约合3067万日元）的住宿费、

伙食费外，战争赔款一分钱都没拿到，搞了半天，这仗是白打了。1905年9月5日，就在《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3万东京市民缠着黑纱集会日比谷公园，要求废止这一“耻辱”的和约，继续对俄作战。

与会群众和试图阻挠大会的警察，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狂热的市民捣毁了国民新闻报社。由于传闻此前曾经劝告天皇“见好就收”，内务大臣清浦圭吾的官邸也被付之一炬。混乱持续到次日，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东京戒严，随后出动军队镇压。骚乱中，2个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被烧毁或损坏。骚乱者被捕1700余人，后起诉308人、判刑87人。很快暴动从东京蔓延到大阪、横滨、神户等城市，反媾和运动波及全国各地。这场政治风暴直接导致主张签署合约的桂太郎内阁倒台。由于这次媾和是美国斡旋的，日本民众认为美国肯定偏向了同为白种人的俄国。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已成为日本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敌。

透过这一事件不难看出，对于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日本民众所关心的只是掠夺他国的财富，根本无视可能对别国造成的伤害。这种自私、狭隘、不辨是非的极端民族主义，自然纵容了当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他国伸出掠夺之手。

“七博士集团”的出现也具有特殊意义，从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已经堕落。甲午战争开始前，以内村鉴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分子是坚决支持战争的，他们认为那是一场争取朝鲜独立的“义战”。当得知《马关条约》的内容以后，这些人立即改变了看法，认为那只是一场“不义战”和“掠夺战争”，从而否认甲午战争。而现在，扩张和掠夺已经成为日本主流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追求目标。

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讲，日本还是在这次战争中收益颇丰。战后不久，1910年8月29日，日本宣布吞并朝鲜，开始了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从俄国人手里抢到的南满也成为今后侵略中国的基地。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真正跨入了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战后不久，西方各国纷纷取消之前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驻日使节提升为大使级，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日益强盛。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意义，除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白人第一次被有色人种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可悲的是，在日本军队中也开始产生所向无敌、急躁、冒进的情绪。日本军人从此认为，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外交家从此被视为无用之物。谈判期间身患流感，发着40度高烧的小村寿太郎回国之后，被冠上“卖国贼”的称号。随着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广濑武夫一系列“军神”形象的不断涌现，日本军人阶层开始被国人奉若神明。武夫干政逐渐开始并不断深化，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朴次茅斯和约》签订的最大受益者应该是老罗斯福，他因此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事实上，后来的结果却令美国大失所望。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反，日本随后在朝鲜和南满推行了极端的“关门”政策，导致美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战后不久，原来敌对的俄国和日本也开始共同密谋对付美国。1907年7月30日，俄、日秘密签订协约，划分两国在外蒙古和满洲的势力范围，共

同反对美国企图插足满洲的企图。一向自认为聪明的美国，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的海军实力从1903年的世界第三位，一下子跌到1905年的第六位，日本则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仅仅排在英、法、德之后。就在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6年，日本海军就开始了新的打造“八八舰队”（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计划，陆军也提出了扩军至100万人的目标。放眼远东，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被日本打败，这庞大的军事力量要去对付谁呢？

谜底很快揭开。1907年4月19日，日本通过了“明治四十年帝国国防方针”——美国首次成为日本的假想敌！

| 第四章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

20世纪的前50年，注定要成为最令人难忘的半个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纪录不但空前，也肯定绝后，未来不大可能在半个世纪内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一位历史学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人类究竟使用什么武器不敢断定，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却可以提前确认，那就是原始的石块、木棒和拳头。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管从规模、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等方面，均逊色不少，主战场也基本局限于欧洲。涉及亚洲、俄罗斯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域的战事，其规模以及对主战场的影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讨论的主题，此处只简略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有关的部分。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继续沿着明治维新确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在中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体，但实际上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时期。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英、法、俄、德、美等西方列强都被这场人类空前的战事缚住了手脚，无暇东顾。大家都希望此时在远东地区能够维持现状，确保自己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这一地区的唯一强国日本自然成了大家纷纷示好的对象。法国为了确保东南亚一带殖民地的安全，始终不敢反对日本的扩张野心。俄国最担心日、德联合让其腹背受敌，因此也极力拉拢日本。美国对于日本试图独霸中国极为不满，但美军还没有能力跨过太平洋同日本面对面较量，每当美、日矛盾激化之际，美国总是以妥协

退让告终。英国对日本扩张虽有戒心，但两国之前早已结成同盟，在东亚问题上经常是沆瀣一气，互相利用。

总之，日本在远东虽然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表面上甚至事实上并没有强大的竞争者。

远东地区一时形成政治、军事上的真空状态，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这对于已经近10年没有打仗，早已急不可耐的日本来说，不啻天赐良机。日本朝野上下为此欣喜不已，狂热的扩张欲望奔泻而出，“欧战机会论”的思维，无论在政界，还是军界，都占据主流地位。日本政坛元老井上馨在写给山县有朋和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中就说：“这次欧洲之大乱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时代之天佑，日本必须立即举国一致，享受此上天之佑。”山县有朋则强调：“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

此前，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已因尿毒症“驾崩”，皇太子嘉仁即位。嘉仁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正处于相对平稳的大正时代。

瞌睡的时候，马上就有人递上枕头。作为协约国的英、法、俄一方，立即试图利用之前续签的《英日同盟》将日本拉到协约国阵营内，参加对德、奥等同盟国的作战。1914年8月3日，英国决定对德作战。8月4日，英国对日本表示：“如果战斗涉及远东，香港和威海卫如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一定会给以援助。”同一天英国对德宣战。8月7日，英国正式要求日本海军搜索并歼灭在南中国海袭击英国商船的德国海军舰只。

作为同盟国的德国，此时占据着中国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早已成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大业”的绊脚石。与日俄战争类似，虽然总体国力上德国强于日本，但在远东的局部却是日本稳占上风。德国的

主战场在欧洲大陆，此时对于海外属地根本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德国守军根本没有从本国得到救援的希望，完全变成了日军的香饵。日本当即决定抓住这一大好机会，以参加对德作战为借口，拉开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序幕。

无独有偶，此时远在欧洲的德国也同样对日本有所期待。根据当时在日本驻柏林使馆工作的重光葵回忆，10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德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认为日、德两国是反击俄国的天然盟友，德国人甚至痴想有一天“日本会从背后突然进攻俄国”。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向日本交割胶州湾，并限8天内做出答复，若迟至8月23日未接到满意答复，将“任由事态自行发展”。随着8月23日最后通牒期限的到来，日本顺理成章地对德宣战。这可能是日本人唯一的“先宣后战”。对于德国人而言，日本人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为“现实的敌人”。德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和热忱也在一夜之间被怀疑与冷漠替代。为了避免德国人的敌意与攻击，当时在德国的许多日本人，不得不在胸前别上中国国旗，冒充素来为他们所鄙视的中国人。

对付德国远东并不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根本无须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那样花很大的力气。这次日本派出的海军是第二舰队，舰队司令加藤定吉海军中将。陆军是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陆军中将，下有兵员23000人。英国也不能光说不练，象征性地派来了陆军2000人，外加战列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配合日军对德国作战。

尽管8月23日已经宣战，但直到8月27日，日本舰队才开始出动封锁青岛港。由于很清楚青岛根本没有守住的可能，此前由施佩海军上将指挥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都已离开胶州湾，在浩瀚的大洋上开始了“破交战”，留在青岛的只有两艘轻巡洋舰和一些可以忽略的小炮艇、鱼雷艇，陆上兵力

也只有海军陆战队700人和陆军3000余人。两相对比，强弱分明，战事未开，胜负已定。日军甚至在出发前就已经给德国士兵准备好了战俘营。

1914年8月27日，到达青岛附近海域，日本第二舰队迅速封锁了青岛海面。陆军第十八师团在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的带领下，于9月2日驶抵龙口附近海域，次日开始登陆。奇怪的是，以德军为攻击目标的登陆日军，不是直指青岛而去，而是沿山东铁路西进，欲扩大占领区的意图昭然若揭。尽管此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中立，划定山东半岛潍县以东为特别行军区域，允许日本军队通行，但日军根本置之不理。袁世凯政府对于日军超过划定“作战区”一再交涉，提出抗议，皆无结果。日军先头部队山田支队先后占据黄县、莱州、平度、胶州等地，直抵即墨，随后沿胶济铁路向潍县以西进犯。十八师团主力登陆后，于9月19日到达即墨，堀内支队于9月18日开始在崂山仰口湾登陆。9月23日，英军两个营也在崂山湾登陆。9月26日，西进的金泽支队占领潍县车站，控制了胶济铁路。日、英联军完成了对青岛德军的包围。

10月31日，日、英联军对德国守军发起了总攻击，战斗持续了6个昼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电令德国青岛守军，坚守“战至最后一人”。11月6日，德军弹药全部告罄，日军攻占了德军中央阵地。11月7日，德军残部挂白旗宣告投降。11月10日，神尾光臣中将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移让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远东的唯一战役，就此结束。

这是一场几乎被遗忘的战斗，也许意义仅仅在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罪恶源的德国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曾经互掐过脖子。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和德军都开始在战斗中使用飞机。德国人只有一架用于侦察的飞机，而日本人将一艘在日俄战争中缴获的商船

“若宫丸”改造成了水上飞机母舰，四架飞机除了侦察，还参与对德军阵地和舰艇的轰炸。这应该算是日本航空兵的处女秀吧。

日本以对德作战为借口占领了山东半岛。1914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向日本提出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的要求，日本根本不予理睬。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第二次提出撤军要求。日本不但没有撤兵，反而不断地往山东增派兵员。攻占山东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小小的山东半岛也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大胃口。前文提到的“特工英雄”明石元二郎这时候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次长，他在写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中就说道：“胶州湾问题不过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而已。”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拜访了袁世凯，递交了名为“二十一条”的秘密文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就是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其中第五条尤其关键，要求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武器供应等，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之下。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作为一个保护国来对待。如果答应这些条件，中国就如之前的朝鲜一样，逐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并最终被吞并。当这个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后来如此描述，袁世凯对日本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

乱世枭雄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前李鸿章大人的“以夷制夷”。他让外交部参事顾维钧故意将日本要求严加保密的内容透露给西方各国，得到消息的美、英、法对日本此举立即提出了严正抗议。不过日本很清楚，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根本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干预此事，所提的抗议也不过是吆喝吆喝而已，因此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甚至变本加厉地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举国上下一致反

对，对外求助无门的北洋政府也竭力据理力争。在日本大兵压境、求助西方列强未果的情况下，最终，北洋政府被迫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第一条至第四条的要求，即后来的“民四条约”。双方于5月25日完成签字。悲愤交加的袁世凯下令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是为“五九国耻”。一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民四条约”中的特权才被彻底废除。

解决了驻山东的德军之后，日本打着应英国邀请的旗号先后组建了“第一南遣支队”和“第二南遣支队”，名义上是对付战争开始从青岛逃跑，进行破交战的德国远东舰队主力，保护从澳大利亚通往欧洲的交通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真正的目标是德国位于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早在战前，日本就针对“南洋诸岛”进行了充分的军事、经济调查工作。自1918年8月开始，在西太平洋占据绝对优势的日本海军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就以几乎和平接收的方式占领了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地方都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日双方角力的主战场。

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军事、政治与经济扩张紧密配合。在占领这些岛屿后，日本立即在当地设立统治机构并大批移民。1922年，国际联盟将这些岛屿交由日本“托管”，日本政府随即在当地设立了“南洋厅”，还成立了“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居住的日本人已超过10万人。

需要提出的是，这些当时看似不很起眼的群岛在军事上意义重大，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防御圈的突然扩大，也意味着进攻出发点的前移。这些群岛正好位于美国从夏威夷到关岛再到菲律宾连接线路的两侧。两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大人物对此都有充分的警觉，海军战略家马汉告诉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日本占领德属岛屿将意味着他们在中太平洋取得了战略优势。

战争开始后，由于欧洲战场压力日益沉重，英、法、俄等协约国多次要求日本派遣陆军加入欧洲战场。日本对欧洲战场“绞肉机”般的残酷早已心知肚明，始终不愿直接派陆军助战。这种光说不练的做法，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强烈不满。

由于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战争开始之后，英国海军部就向日本租借了大量商船，用于从远东或澳大利亚向欧洲运送部队、物资和中国劳工。为了缓和与盟友的关系，日本还向印度洋派遣了一支小型舰队为英、法等国的商船队护航，但一般只护送到苏禄海或者荷属东印度一带，最远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英国多次请求日本扩大护航范围，向大西洋和地中海派出主力舰队，日本同样没有答应。1916年年底，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杰里科海军上将在写给贝蒂海军上将的信中曾经说：“由于日本和美国互相憎恶，日本海军把主力部队都留在太平洋向美国示威，因此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对英国海军的帮助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

1917年之后，德国对外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给英国的航运造成了致命打击。杰里科海军上将向日本提出了租借“金刚”号和“比叻”号战列舰的请求，遭到日本断然拒绝。但应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开始前往地中海、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等区域对协约国的船队进行护航。至战争结束时，日本护航舰队共护送了788艘协约国船只，人员约70万人。日本海军在欧洲海域一直待到1919年5月才回国。英国马耳他总督曼瑟恩勋爵在送别日本舰队的欢送仪式上甚至高喊：“愿上帝保佑这段鲜血凝结的友谊！”可惜短短20年后，这鲜血凝结的“友谊”就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

在远东发生的另一件事，就是“西伯利亚干涉”。1917年11月，俄共夺取了政权，第二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布尔什维克政权，西方列强肯定要加以干预。英国与法国决定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支援俄国白军重新夺回政

权，以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由于深陷西线战场无力顾及远东，英、法积极拉拢美、日等协约国成员派遣军队干涉俄国。

1918年8月，由美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以及中国北洋政府联合派出的协约国军队开始在海参崴登陆。相比于其他国家装装样子派出的几百或数千人，日本竟然派遣了7万军队参加此次行动，数量之多，令其他协约国大惊失色。到1918年11月，日军控制了俄国远东所有港口以及西伯利亚铁路自赤塔以东的沿线城镇，扶持沙俄将军谢苗诺夫组成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0年6月，美、英等国军队陆续由海参崴撤出，就剩下日军依然赖着不走。1920年11月，日本扶持的谢苗诺夫傀儡政权倒台，日本转而继续支持在阿穆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阿穆尔沿岸临时政府。随着苏俄红军的进攻，以及英、美对日本觊觎西伯利亚的担忧，同时迫于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日军只好在1922年10月全部撤走，同月，苏俄红军收复海参崴。

在这次干涉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日军有5000人阵亡或病亡，战争成本达到了9亿日元。最后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可谓得不偿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将俘虏的几十万关东军统统拉到这片荒野上，结结实实干了多年的苦工，也算是日军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中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争期间，北洋政府多次提出参战请求，甚至表示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欲借机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然而请求遭到英国的拒绝。日本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将妨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后来中国多次要求参战，都因日本的坚决反对未果。

1917年，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也受到了威胁。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看到参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借机于2月3日与德国断交，并于4月6日对德宣战。美国还号召“中立国和美国采取同一行动”，有钱人说话就是不一样，于是，出来助拳的国家争先恐后涌现，中国、巴西、希腊、古巴等12个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其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多次拜访黎元洪和段祺瑞，说服中国和德国断交并希望采取一致行动。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与德国断交参战。

其主要原因是袁世凯已经去世，中国政府实际上掌握在亲日派的段祺瑞手中。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再者，日本之前已经获得西方列强的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对此事的进一步承认。

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9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由于日本没有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也不想让中国派兵抢了风头。在日本的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好歹人家日本还派了海军去护航，中国没有派出兵力，因此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前后都成他说的了。

但中国确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贡献。大战期间，英、法两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募工合同，14万来自天津、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地的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从事后勤、建筑工事、清理道路、修建桥梁、抢救伤患等工作。后来大战变成堑壕战之后，他们开始协助挖掘壕沟，有名有姓死在战场上的华工就有9900人，总计有20000多人死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此外，中国还

为协约国送去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这些难道就不算贡献吗？从后来巴黎和会的结果而言，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和战胜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就结果而言，美、日都称得上大赢家。美国1907年到1911年的国民收入只有289亿美元，到了1917年到1921年就猛增到703亿美元。1914年，美国与协约国的贸易额只有8.25亿美元，仅仅两年之后的1916年就攀升到32.14亿美元。战前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对外债务，战后却一举拥有了100亿美元的债权，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欠下了美国的债务。战后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也从1913年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30年150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大为增加，从1913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1921年的25亿美元，到1930年更增加到45亿美元，世界黄金储备的40%都到了美国人手里。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英镑地位下降。大战也促进了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军工业发展极快。美国作为世界新霸主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

日本无疑也是获利者之一。由于欧洲处于战火之中，使得欧洲各国原来输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品几乎完全被日本取代，等于日本借机抢占了市场。同时，日本还拿到了来自欧洲交战各国的大批军需品和生活品订单，出口量大增。1914年，日本的出口额还不到12亿日元，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1919年就猛增到43亿日元。黄金储备也从1912年的3.5亿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20亿日元。日本从战前一个12亿日元的债务国一下子成为一个28亿日元的债权国。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真正成为一个工业国，正式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

大洋彼岸的两大新兴暴发户都互相盯住了对方。

战争打完了，打赢的一方肯定要在一起开个会总结庆祝一下，顺便批评和教育一下打败的，制裁和罚款那更是不在话下。在随后召开的分赃会——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要求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而被战败国在之前抢走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和强烈反对，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起来。

英、法、意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美国却不赞同，提出暂交英、法、意、美、日五国共管，这一提议遭到了日本的断然拒绝，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最后被否决，国内由此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最终没有敢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讨论的只是欧洲的有关问题，为协调各国在亚太地区的未解决矛盾，才有了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到了那次会议才得到解决。

经济大佬美国早就想尽可能多地参与一些国际事务，但实际上主宰巴黎和会的主要是英、法两国。论经济能力，美国早已是世界第一，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还略显稚嫩。海军没有英国强，陆军没有法国强，以前不爱管事，真该管事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管。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对美国这个新来的暴发户处处排挤，这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在会议上，美国方面无论是总统威尔逊本人，还是其他代表团成员，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主张。在中国的要求被大会拒绝以后，美方代表团曾经全体离场以示抗议。当时中国因此一度对美国颇有好感，威尔逊总统也因此成为当时国人比较敬佩的“世界大人物”之一。在中国进步青年当中，威尔逊的威望仅次于列宁。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个今后要多次提到的名词“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在巴黎和会上宣布成立的。组建这一国际组织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这真是一个办好事的机构呀！美国总统威尔逊是成立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由于当时美国“领导世界”的霸主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在与英、法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失败，1920年1月19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及《国际联盟盟约》，美国最终并未加入国际联盟。所以，实际上国际联盟为英、法所操纵。

国际联盟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宣布加入国际联盟。虽然在鼎盛时期国联成员国曾达到58个，但在其存在的26年中，基本没有发挥什么明显的作用，到最后形同虚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终于被今天的联合国取代。1946年4月18日，国际联盟解散，其所有财产和档案移交联合国。

简单看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大元凶国家在国际联盟中的出色表现。

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由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受到谴责，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意大利也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后来同样因为侵略埃塞俄比亚受到谴责，1937年12月12日宣布退出。德国于1926年9月8日加入国联，后英、法要求其限制军备，引起希特勒强烈不满，德国于1933年9月19日退出。

前面出场的德、意、日，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阵容的三大主力选手。这三家好歹还算主动退出的，还有一位仁兄的结局更出人意外。苏联于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后因攻入波兰，于1939年12月14日被开除。

小时候在老家读书，经常和小伙伴争论谁的官最大。有人说俺是公社书记，有人马上说俺是县长，接着就是省长、国家主席，当时老酒来了一句“俺是联合国主席”，所有的人都闭嘴。联合国主席多厉害呀，谁都得听他的。不过后来懂事了才知道，联合国根本没什么主席，只有秘书长。这个秘书长说话也基本没人听。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会费都收不上来。

华盛顿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面看，和平已姗姗来到，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风平浪静。随之而来的，就是列强各国为角逐海上霸权所掀起的军备竞赛。美、英、日三国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竞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憋了一肚子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军事实力还没有达到“会当凌绝顶”的地步。美洲大陆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东西拱卫，在美洲又没有谁敢打美国的坏主意，因此美国决定率先发展海军，其仰仗的就是自己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早在1916年8月，美国威尔逊总统就宣布，在3年内建造10艘超级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打造一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造舰计划。此举也等于向世界海军霸主大英帝国发出了挑战书。威尔逊曾经这样说：“我想再去参加和平会议时，往口袋里塞进所有能装下的武器以赢得公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消耗的大英帝国，此时已经是力不从心。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世界老大当然丢不起面子，英国立即不甘示弱地提出，要建造4艘超级战列舰。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话说得似乎铿锵有力，但底气已明显不足。此时的英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再也不敢提保持海军的“两强”（即海军力量要超过排名第二、第三之和）优势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样发了横财的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也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早已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即建立以

八艘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后改为战列巡洋舰）为核心的强大舰队，还提出主力舰每八年要更新一次。

有红花也就会有绿叶，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竞赛行列。一时间，各大海军强国的造船厂内叮叮当当、人声鼎沸，好一派繁忙景象。大家你造一艘，我造两艘，从大西洋、地中海到太平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悄然兴起并愈演愈烈。

牛好吹，活难干。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发杆枪就能上阵，水兵脚下是甲板不是陆地。一定程度上说，打造海军跟烧钱差不多。时隔不久，大家都逐渐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伴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各国的军费开支陡然大增，财政纷纷捉襟见肘。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折腾得财力匮乏的英国首先就奉陪不起，现在硬撑着加入军备竞赛真是苦不堪言。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但国力最弱的日本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为了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对海军的拨款已占到了整个国家预算的1/3以上。美国虽然财大气粗一点，但要真正压倒英、日也绝非易事。况且作为民主国家，来自国内民众的反军备压力巨大。列强的军备竞赛逐渐陷入了困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21年7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正式向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发出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邀请，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限制海军军备；二是讨论远东和太平洋的秩序问题。为此，除由九国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设立了由美、英、日、法、意五国组成的“缩减军备委员会”和由九国组成的“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看上去，来的国家不少，真正说了算的不多。会议实际上是在美、英、日三国的操纵下进行的。

参会各国为了在会议上争得对己有利的条件，可谓煞费苦心。前文提到，日本1907年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除了将美国作为假

想敌和打造“八八舰队”两项主要内容，还有一项就是：在战略上按照美国海军70%的标准保持实力。

有关日本海军必须保持在美国水平70%这一数据，是1907年由日本海军两大战略家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计算的前提是，入侵的敌军舰队需要比日军的防守舰队拥有至少50%的优势，才有可能打赢战争。如果日本海军有美国70%的实力，相应地也就是美国有日本143%的实力，美国就不能确保对日本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如果日本只有美国60%的实力，则相应地，美国就有对日本166%的优势。日军如果按照70%的比例和美国开战，秋山认为日军获胜的概率在50%左右。佐藤则稍稍乐观一些，他认为日军稍占上风。综合结论是没有70%就没有绝对的安全。也就是说，60%和70%之间，仅仅是10%的差异将决定未来战争的最后胜负。

这一理念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共识：70%是最低安全指标，攻不足则守有余。为了验证这一数据，日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兵棋推演和海上操练。我们之后多次要提到兵棋推演。1902年，秋山真之到海军大学任教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入美国先进的“兵棋推演”。可以说，70%这个数字折磨了日本海军足足30年之久，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

但这个70%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军的进攻必须从珍珠港出发。如果美国在关岛和菲律宾建成了大型海军基地的话，这个70%对于日本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洋彼岸那个最伟大的海军战略家、秋山真之的恩师马汉也认为，菲律宾距离珍珠港是3000英里，如果美国舰队从珍珠港出发，途中受到磨损、船底污泥、沿途敌人的侵扰、官兵士气不断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每前进1000英里，战斗力就会下降10%。等到了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就只剩下70%的战斗力和日本交锋，只能有

“成败参半的机会”。高手不愧为高手，师徒也可谓是心灵相通，隔那么远都能想到一起。

日本对于华盛顿会议的准备，从1919年6月就已经开始，其主导者就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将。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他就是日俄战争时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关键时候曾经带领参谋把受伤的东乡平八郎抬进司令塔内。我们之后称为“大加藤”。从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开始，直到他担任首相的5届内阁，共7年10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或兼任海军大臣，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居第二位，仅次于斋藤实海军大将。难得的是，大加藤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政治家”，后来甚至被日本史学家称为海军中唯一的政治家。英国人也称他为“一个领先于世界的政治家”。

大加藤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作为“八八舰队”的主要倡导者，视野开阔的大加藤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外交关系等诸多因素以及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现实需要，希望能够停止危险的军备竞赛，以此避免将来可能与美国的战争。作为一名温和派的海军官员，在接到美国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通知时，头脑清醒的大加藤认为这不啻一个“天赐良机”。

大加藤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内阁首相的全力支持。当时任首相的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原敬成功地以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政治，他主政的年代成为日本“大正民主”的象征。原敬认为在战后国际社会，与英、美特别是美国建立良好关系，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美、英三国进行合作对国家的将来极为有利。反之，如果日本与美国关系疏远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减少与欧美各国间的摩擦，他把日中友好作为对华的基本政策，甚至表露出归还山东权益的意愿。考虑到日本的财政状况，始终坚持“政治应高于军事”的原敬认为大规模扩

军是无益的，美国总统哈定呼吁召开裁军会议，正好给了原敬一个很好的台阶。

原敬当即对美国提出的裁军提案表示欢迎，同时认为，只有从海军实力派人物加藤友三郎出马才能说服海军方面接受可能签订的条约。由于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原敬首相肯定会无条件地支持大加藤。会前，原敬曾经向大加藤承诺，让他不要受任何国内政治派别的影响。可惜的是，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一周的11月4日下午19点多，原敬在东京火车站被铁路搬岔工中冈良一刺杀，成为明治维新之后第一位被暗杀的首相。不辱使命的大加藤最后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了条约的签订，出色地完成了原敬交给的任务，也算告慰了原敬的在天之灵。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原敬和大加藤那样的觉悟。日本代表团的首席海军顾问就是海军大学校长加藤宽治海军中将，我们之后称之为“小加藤”。小加藤是“海兵”第十六期的首席，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作为一个纯粹的海军军官，小加藤强烈反对缩减军备。尽管当时职位并不太高，但小加藤代表的却是海军内部人数众多的反裁军队伍。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加藤、小加藤分别代表了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

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日本国防问题的小加藤素以强硬著称。曾经有人这样形容他，“他不是那种会耐心等柿子熟透掉下来，而是等不到柿子成熟就会一竿子打下来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上武士”。与大加藤的理性和冷静相比，小加藤可谓是性情中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说小加藤是一个“头脑简单和冲动的人”，铃木贯太郎对小加藤的评价更绝，“任性、冲动、很难对付”。小加藤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军人干政”的危害性。后来的历史证实，正是这个莽夫用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日本海军一步一步地带到了珍珠港。

能有如此“作为”的小加藤当然不会是等闲之辈。他认为：“日美海军为争夺太平洋的支配权，以及日美两国围绕‘中国宝库’引发的经济战，必然最后导致日美海军之间的争霸战，而持久战对日本是不利的。美国工业实力雄厚，平时没必要保持庞大的军备，即使使用与日本同等或劣等的常备兵力，仍能在战争爆发后及时扩大生产扩充舰队来保持安全。而像日本这样在资源和工业上都居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平时不拥有强大的常备兵力，一旦危急就会无所依靠。”小加藤对70%立场的坚持已经超越了军事层面，其根源在于其“军备平等”和“国家荣誉”的概念。他声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本应享有与美国同等的军备，保持70%已是最大的让步，这已经损害了日本的“国格”。

1921年11月12日，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齐聚美国华盛顿独立纪念馆，继巴黎和会之后又一次规范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会议胜利召开。近千名来宾济济一堂，各国代表、顾问、外国使节太太、国会议员和其他客人挤满了包厢。这是迄今为止在美国举行的最大规格的外交会议。

为了渲染和平气氛，会场内装饰了许多棕榈叶，摆设了“U”字形的会议桌，桌上覆盖着绿色的台布。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美国海军的首席顾问就是当时只有39岁的海军部长助理，后来的总统罗斯福。此时的罗斯福并不显山露水。

会议开幕第一天，美国就先发制人，国务卿休斯率先抛出了一个早已谋划好的有利于美国的限制海军军备方案：

一、一个为期10年的“海军假日”，所有国家停止建造主力舰；

二、以主力舰总吨位为标准计算海军实力，确定各国的比例，美、英两国的主力舰各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辅助舰则参照主力舰的规定比例；

三、按照立即停建的原则，列出拆除舰只的详细名单和计划。

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这个方案确立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同时分享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休斯的发言“一石激起千重浪”。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贝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儿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狠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

美国海军部长助理小罗斯福一直在悄悄观察大加藤的表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大加藤“直视前方，脸上一动不动”。

脸不动不一定表明就赞成，美国的方案立即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11月28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10：10：7，也就是前面提到的70%。如不行，则提出10：10：6.5的第二案，倘必须退至10：10：6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

日本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谈判时的尴尬角色，这次落到了大加藤头上。由于已经对日本的企图和底线了如指掌，11月30日，大加藤正式向大会提出10：10：7的要求时，立即遭到美国的断然拒绝。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愿妥协的话，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反正老子有的是钱。美国甚至威胁日本，如果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美国将开始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在五年之内日本海军力量将会远远低于美国的60%。

作为反击，12月2日，大加藤向休斯提出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停止建设海军基地。休斯立即排除了夏威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放弃的，同时认为“保持关岛和菲律宾的现状没有问题”。12月6日，英国首席代表亚瑟·贝尔福向日本提出了妥协案：日本接受10：10：6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如香港等。对于英国的提议，美国随后也表示接受。

大加藤认为，英国是支持美国的，自己原来的盟友已经倒向了美国人。如果把同人种同语言的英、美算作亲兄弟的话，那黄种人的日本最多只能算是远房表弟而已。这样日本在与英、美的对抗中完全陷入了孤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15日，美、英、日三方达成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确定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6：10：10。

美、英达到了限制日本海军力量的目的。作为对日本的让步，大家规定了美、英、日三国要维持太平洋西部区域海军基地现状，美、英承诺在该区域不再建设新的海军基地。每个国家对这条禁令都有例外。美国能加强它的本土基地、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包括阿留申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关岛被禁止加强或扩大超出签字日现存的规模。英国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造基地设防，但不包括香港。日本也同意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上不设防。这一举措实质上承认了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区域统治地位。

关于不设防的条款意味着美、英不能在距日本本土5000公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导致菲律宾和关岛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就被日军占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雷斯特德曾经这样说，“从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海军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出现了累累伤痕”。

红花唱完了戏，轮到绿叶登场。美、英、日三强主力舰比例刚刚敲定，法国和意大利又开始漫天要起价来，要求拥有超过日本标准的35万吨主力舰。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是打了个对折，可以拥有17.5万吨。

摆平了主力舰，海军五强又在限制潜艇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英国最忌怕别人的潜艇，英伦三岛所需的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超过60%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的畅通极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已经成为英国人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因此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艇。法国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声称如果不准海军弱国使用潜艇，就等于是把它们交给海军强国任意宰割，要求不应对潜艇做任何限制。

一方要求完全限制，一方要求全部放开，于是争吵再次展开。最怕法国独霸欧洲的英国代表气势汹汹地说：“英国决不能允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艇舰队！”法国代表反将一军：“如果英国愿意取消主力舰，那法国就同意立即取消潜艇。”这话基本相当于“你如果保证不吃饭，我绝对保证不吃肉”。

英国代表立即回击：“基地遍布世界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艇，那对英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大许多倍。”法国代表反唇相讥：“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美国见英、法“潜艇战”陷入僵局，赶紧出来打圆场。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限制潜艇问题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好暂时搁置，以后再说。

经过近三个月的明争暗斗，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国海军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强主力舰吨位比例为10：10：6：3.5：3.5。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135000吨，日本81000吨，法、意各为60000吨。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主炮口径不得超过203毫米。在西太平洋特定区域，美、英、日不能修建新的海军基地。

条约最后强调，十年内各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这就是史称的“海军十年假期”。

《五国海军条约》使得美国在未来和日本的战争中只能以夏威夷作为基地，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起进攻变得十分困难。日本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显然也没有力量对美国进行跨洋攻击。之前签订的《四国条约》预先防止了英、美海军成为日本的对立面，这两个条约一道让日本海军成了远东水域的主宰者，这也算一个巨大的成功。

原敬被刺杀后，继任者是搞财务出身的高桥是清，高桥内阁批准缔结了华盛顿裁军协议。不过相比原敬而言，高桥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曾经八次出任大藏大臣的高桥，由于竭力抑制军费开支，引起了军方的强烈不满，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此乃后话，后文详叙。

华盛顿会议美国坐镇主场可谓取得了一次胜利。日本原来要求的比例在美、英的压力下只得屈从，肯定不那么舒服。英国也是失意者之一，被迫承认了美国与英国海军实力的平等地位，原来的一枝独秀变成了并驾齐驱。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对战后美国在全球势力的迅速膨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除《五国海军条约》外，会议还签署了其他两个协议，分别是《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由美、英、日、法四国于1921年12月13日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关键点，在于拆散了自日俄战争开始之前就签订的《英日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原来的“哥俩好”变成了“四季发财”，日本人吃了一个说都说不出来的哑巴亏。华盛顿会议之后，名义上日本似乎朋友多了，但是真正盟友英国的疏远，导致日本随后在国际关系上逐渐陷入了孤立的不利局面。

《九国公约》由与会国于1922年2月6日签署，其实质是确认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两国就山东问题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在尊重日本在该区域内既得利益前提下，恢复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向日本赎回，前属德国人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否定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这样，在巴黎没办成的事，美国在家门口办成了。

事实上，就国力而言，日本接受6：10：10的比例也属于现实的选择，日本政府包括军界一些头脑还算清醒的人士均持此观点。自1920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仅1921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国家总预算的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军费开支达到了国家预算的六成以上。日本代表团成员堀悌吉认为，“这一比例无论是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来说对日本都是合适的”。

这一比较现实的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海军首席顾问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小加藤，在会议期间就与大加藤有过无数次激烈的争吵，有时候，大小两加藤的辩论甚至通宵达旦。大加藤曾经回忆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不时悄悄地留心小加藤所住的房间——他担心情绪激动的小加藤想不开而自杀。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小加藤真自杀了，对于日本倒真是一件大大的幸事。

在签署协议的那一天，痛苦万分的小加藤痛不欲生，掩面而泣，振臂高呼：“对美国的战争自今天开始，日本一定要对此进行报复！”即使回到国内，小加藤在见到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时，又禁不住失声痛哭。他沮丧地向元帅道歉，为自己没有完成70%的比例而羞愧难当。此时东乡应该还属于“条约派”，60%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是因为大加藤事先得到了东乡的支持。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加藤，东乡只好安慰道：“该条约没有限制演习，对吧？”

小加藤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众多少壮派军官的支持。很多日本年轻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日本当作忠实的看门狗对待，战后在华盛顿会议上很快抛弃日本，投入了美国的怀抱，简直是猪狗不如，美、英那就是狼狈为奸。在他们的心目中，仇恨英、美的情绪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这样，华盛顿会议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日本海军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反对扩军备战赞成华盛顿条约的“条约派”，以及赞成扩军反对条约的“舰队派”。

大加藤是“条约派”的总瓢把子，他的支持者大部分在海军省，也就是被称为擅长行政工作，掌握着海军省要职的“案头官吏”。他们是赞同停止军备竞赛的稳健派，这一派别最后的思想变成了反对和美军开战。按照通俗的解释，他们属于“军政派”“鸽派”“亲英美派”或者“理智派”，后文按照通常的说法，称为“条约派”。在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后的一段时期，“条约派”稍占上风。但随着大加藤的去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深入，“条约派”日渐式微，在海军中沦落为绝对孤立的少数派。大加藤的思想遗产传承到战前，已经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斗士在苦苦支撑，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号称反对对美开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他们处境险恶，连高为海军次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时刻面临被刺杀

的危险。无奈之下，米内光政只好让他到联合舰队任职，这才有了之后的奇袭珍珠港之役。

以小加藤为首的反对华盛顿条约的一帮人，被统称为“舰队派”，大部分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少壮派军官。与“条约派”相反，他们认为日本迟早要和英、美作战，反对限制军备条约。相对应的解释就是“军令派”“鹰派”“反英美派”“激进派”，后文统称为“舰队派”。当时还是年轻少壮军官的南云忠一、山口多闻等，都属于这一派别。

并不是所有海军省的官员都属于“条约派”。曾经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是地地道道的“舰队派”，还组织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曾经的军令部部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铃木贯太郎，军令部次长、后来开战前美日谈判的“和平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对于某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华盛顿会议之时，东乡平八郎就是赞成签约的“条约派”，之后由于受到小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的影响，逐渐成为“舰队派”的幕后中坚人物。还有一位大家更熟悉的，伦敦会议之前的山本五十六就是坚定的“舰队派”，为此差点打了赞成签约的大藏省官员、理财圣手贺屋兴宣耳光。但之后受到好友“条约派”的堀悌吉的影响，深具战略眼光的山本逐渐转变为铁杆的“条约派”。

可以说，目前日本海军内部的两大派别才刚刚形成。在1930年的伦敦会议之时，两派之间开始变得界限分明，两派的决战将因为伦敦条约而爆发。

原敬遇刺身亡后，接任的高桥是清首相很快辞职，多年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海军内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加藤接任了首相并继续兼任海军大臣。大加藤立即按照华盛顿条约的约定，大幅度削减海军预算。日本海军预算占国家预算的比例，1921年是31.6%，1922年降为26.5%，到

1923年更降至20.01%，1924年就到了15.8%。此后一直在15%左右的水平徘徊，一直到1933年才攀升至17.4%，1934年之后都超过了20%。预算减少使得国家财政避免了破产。

日本海军中止了6艘主力舰的建造。包括1700名中高级军官和超过5800名士兵被裁减，14000名海军相关工人失去了工作。当指定的战舰作为炮术和鱼雷训练的靶子被击沉时，那些曾经在舰上服役的军官和水兵含泪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当时军令部作战课的“舰队派”强硬分子高桥三吉海军大佐这样形容，“看到那些威风凛凛的高大战舰被我们自己动手击沉，广大官兵对英美的刻骨仇恨油然而生”。

即使作为“舰队派”的井上成美海军少佐也感到委屈，因为他很多的“海大”同学被迫离开了海军。1922年，“海大”的招生人数不到前一年的1/5，学校建议学生重返平民生活，趁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和父母商量此事。这对官兵的士气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四名海军青年军官后来参加了1932年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他们都毕业于受到华盛顿会议影响的那一届，这绝对不是偶然。

陆军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军，从1923年（大正十二年）至1925年（大正十四年）共裁减了60000人，日本陆军著名的“宇垣军缩”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陆军很多部队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老武器。由于军费一再压缩，陆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整个日本陆军的军官坐骑被削减到了10匹，以至于许多将官不得不徒步上下班。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日本陆军生产的弹药只能保证当年的训练演习，毫无库存。陆军士兵在演习时必须随手捡起地上的子弹壳，将其统一上交再送回兵工厂。这一习惯在陆军中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士兵在进攻中国军队时，仍时不时不由自主停下脚步，弯腰在地上捡起那些弹壳。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并没有持续很久。出任首相的大加藤很快就被检查出患有大肠癌。1923年7月27日，加藤友三郎开完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倒下了，并于8月25日去世。大加藤死后，在重新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他倡导的不和美国作战的原则很快被否定，代之以小加藤与美国战争不可避免的方针。从此“舰队派”开始逐渐打压、驱逐“条约派”并成为日本海军的主流，最终将国家引向战争，引向毁灭。“条约派”的著名人物山梨胜之进海军大将曾经说：“如果加藤友三郎能够多活几年的话，日本很可能就不会陷入太平洋战争。”

根据日本帝国海军制订的“八八舰队”计划，日本最初作为“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二号舰已经于1920年12月在吴港海军船厂开工建造。由于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1922年2月5日，这艘舰被迫暂停建造。第二年，日本将这艘停建的战列巡洋舰改建成航空母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赤城”号。1928年12月1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佐登上了这艘名舰，出任该舰第三任舰长。

同样道理，“加贺”号航空母舰也是华盛顿条约之后改建航空母舰的产物。它的出身比“赤城”号还要高贵，原始设计是一艘战列舰。“加贺”号可谓命运多舛，这艘根据华盛顿条约被迫停工的战列舰本来是准备解体的，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挽救了它。原来准备改造为航母的“天城”号因地震龙骨扭曲而报废，“加贺”号因此死里逃生，被免于解体并顶替了“天城”号，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叱咤风云的名舰之一。

你改我也改。美国同样根据条约，将1920年已经陆续开工的战舰进行改造，两艘进度最快的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分别改建成航空母舰，舷号为CV-2和CV-3。它们都成为开战之初美国海军的核心打击力量。

顺便说一下，CV-1的光辉排名并不属于什么名舰。它是美国的第一艘航母“兰利”号，1942年2月27日在支援东南亚盟军作战时受到日机攻击失去动力，后被护航的驱逐舰自行击沉。

伦敦裁军会议

前文说到，华盛顿会议规定了“海军五强”主力舰的比例，但并没有解决辅助舰的比例问题，这给各国加剧军备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会后，各国立即剑走偏锋，竞相投入到建造辅助舰的军备竞赛当中。到1927年，各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包括英国289艘合计610000吨、美国350艘513000吨、日本179艘347000吨、法国113艘225000吨、意大利75艘131000吨。不让养老虎，那养一群狼也行，关键时候也管用。辅助舰的无序扩张增加了各国海军军费在预算中的比例，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

正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1927年2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邀请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到日内瓦再次召开海军会议，商讨限制辅助舰的军控问题。由于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只派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使得原来的“五魁首”变成了实际上的“三国演义”。

此时的日本首相是若礼次郎，若内阁任命海军大将斋藤实为全权代表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上，日本仍然坚持的70%原则当然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联合反对。可笑的是，日本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英国俩亲兄弟先打起来了。英国在全球拥有众多的殖民地，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只需要大量的轻巡洋舰就能满足实际需要。而美国海外基地很少，需要能够做长距离跨洋航行的重巡洋舰，美、英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由于双方都拒绝妥协，最终不欢而散，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日本来说，在日内瓦至少勉强坚持了加藤友三郎的思想。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全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2%，企业大批破产导致失业工人超过3000

万人，主要国家的生产退回到20世纪初或19世纪末的水平，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强调了军备缩减的必要性。同年6月，英国也由以亲美政策与实现军备缩减为选举纲领的麦克唐纳组阁。在日内瓦互不相让吵得一塌糊涂的英、美，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有着共同美好愿望的两国很快就达成了双方均等的协定。在此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0月7日由外交大臣亨德森向日、美、法、意四国发出关于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裁军会议的邀请函。接到邀请函之后，各国相继表示愿意参加伦敦海军会议。

1929年11月，日本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带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前首相若礼次郎。这个代表团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如山本五十六、丰田贞次郎、山口多闻、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宣等人。尽管此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匪兵甲，但都会在正场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主角。

早在1929年6月28日，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就得到了内阁关于伦敦谈判的“三原则”：一是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0%；二是在10000吨级、主炮口径203毫米的重巡洋舰上也必须达到美国的70%；三是潜艇保持现有的78000吨。正式会议开始之前，日本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和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就分别与美英双方就上述“三原则”进行磋商。前线传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两位大使说，如果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的话，会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决裂。

加藤宽治现在已经去掉“小”字，升级为加藤，这时候已经荣升为海军军令部部长，职位的升迁使得加藤比以前更为强硬。1929年11月28日，他找到了当时的首相浜口雄幸，提出即使70%的比例也是不够的，这是事关海军和国家生死的底线，是“经历过无以言表的刻苦训

练的海军士气之维系”，加藤强调日本即使退出条约，也比放弃70%好。之前的11月26日，加藤告诉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畑俊六少将，“甘冒放弃军令部部长的位置，也要坚持70%的比例要求”。加藤还抬出了一尊“神”，他告诉浜口首相和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已经83岁的东乡元帅是支持70%的。由于受到加藤和小笠原长生等“舰队派”关键人物的影响，东乡已经逐渐由“条约派”转化为“舰队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形势下，日本经济也同样举步维艰。此时的日本首相是作风雷厉风行、外号“雄狮首相”的浜口雄幸。浜口首相的首要任务就是财政紧缩和加强与英、美的合作，以图尽快改善经济状况。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缔结一项海军协议。浜口选择了曾两次担任大藏大臣、一次担任首相的若礼次郎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作为强有力的文官领袖，若之前就是华盛顿条约的忠实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伦敦会议上，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坚持70%的比例是不明智的”。除了若为全权代表外，海军大臣财部彪、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也都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最高海军顾问是“舰队派”的安保清种，排名第二的就是山本五十六，此时的山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舰队派”。

日本庞大的代表团怀揣着政府与海军共同制定的原则，于1929年11月30日从横滨启程，应美国之邀先行赴美。12月16日，若礼次郎在白宫同美国总统胡佛举行了会谈，重申了日本对美国70%的要求。由于正式会议还没开，美国方面对此并没有进行答复。随后代表团一行于1929年12月27日到达英国伦敦。

1930年1月初，美国、法国、意大利各国代表团也相继来到。美国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首席代表、国务卿史汀生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是我一辈子见过的美国派出参加国际会议的最大代表团。”之前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海军军官的争吵，会议毫无结果，胡佛总统一

气之下，没有让海军军官参加代表团，只是让他们辅助提供咨询，从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诚意。

用史汀生的话来形容这两个同样庞大的代表团的重大区别是，“日本代表团内部充满了矛盾和争议，而美国代表团是一个和谐一致的集体，每个人都在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在英国上院画廊正式召开，当天伦敦的大雾仿佛也预示着前途的不可预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各国不以私利为重，永久消除文化发展中的障碍。随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美国全权代表史汀生、日本全权代表若礼次郎以及法国、意大利的代表都发表了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的参会感言，冠冕堂皇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所有人的讲话中都没带任何数字，不过是纯粹的外交辞令而已。

日本按计划抛出的提案立即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执行。于是又出现了10年前在华盛顿会议上的6：10与7：10之争。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走进了死胡同的会议几次濒于破裂。

美国代表史汀生警告若，如果日本不接受美国60%的标准，美国将继续扩充海军。不仅如此，美、英还暗示，如果日本不遵守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例，美、英两国将组成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式迫使日本就范。

2月20日，若发电报给政府，说明会议如果按这种情况继续开下去的话，必然导致决裂。政府回复主张绝不能使会议决裂，务必努力促使其成功。为了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日本代表松平恒雄和美国代表里德开始在会下进行协调，以期能找到新的突破口。这两个人最后提出了非官方的“里德—松平协议”，答应给予日本总吨位69.75%的比例。在重巡洋舰方面允许美国18艘，日本12艘，也就是60.2%。为了

使日本满意，美国接受了一个复杂的安排，18艘重巡洋舰中的最后3艘，分别在1933年、1934年、1935年开工建造，也就是在1936年、1937年、1938年完工。因此，日本将在1935年达到72.2%、1936年达到67.8%、1937年达到63.8%、1938年达到62%的比例。不过日本已经拥有8艘重巡洋舰，还有4艘接近完工，也就是说，日本在之后不能再建造新的重巡洋舰，而美国还可以建造14艘。关于潜艇，双方都可以建造52700吨，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建造新的潜艇来进行更新。到1936年，日本潜艇吨位将从78000吨减少到52700吨。里德强调，这是美国的底线。

若 对两人达成的协议表示满意，他认为已经基本满足了日本70%的比例要求。至于潜艇，他认为美国同意和日本在数量上持平已经是“美国做了很大的让步”。若 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政府的指令和意图，“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签署条约”，他发给国内的电报里说。

在日本内部，以“条约派”为主的海军省山梨胜之进、堀悌吉、野村吉三郎、左近司政三等人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以“舰队派”为主的军令部却坚决反对，以加藤宽治、伏见宫博恭王、末次信正为主的“舰队派”要求坚决抵制美国。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重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将来一旦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最少也要达到78000吨。来往于国内和谈判现场的电报开始穿梭进行。从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到“条约派”和“舰队派”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同为海军的他们分别使用不同的密码系统，禁止自己的意图被对方知晓，防自己超过了防美国人。

在3月25日举行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浜口雄幸首相声明政府已经决定不冒打破会议和重开军备竞赛的风险，从军事、外交和财政的角度出发接受美、英提出的意见。浜口雄幸指出，他主张接受该条约最大的理由，是财政方面的考虑。一旦会谈破裂，美国重启造舰计划引发的军备竞赛将使日本的财政趋于崩溃。他还强调，如果不和英、美合

作，日本在国际上将更加孤立，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会遭到更多人的反对，日本就会在国际关系和其他方面处于无法形容的尴尬境地。最后浜口说：“即便是我失去首相一职，即便是我会失去生命，这一决定也绝不可动摇。”不料想，浜口一语成谶。

面对来自“舰队派”的巨大压力，3月27日，浜口觐见了裕仁天皇。天皇“尽力达成协议以为世界和平之利益”的指示，让浜口激动不已。对海军而言，这是天皇第一次运用他的影响力来促成一件事。此外，支持浜口的还有属于温和派的三大巨头——元老西园寺公望、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甚至说，“如果没有侍从长的身份，我愿意亲自出马去说服加藤”。在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中，海军中被叛军刺杀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斋藤实全是支持伦敦条约的温和派领袖。

政府准备签约的消息对于强硬派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得到消息的加藤宽治声称要自杀，沮丧的加藤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直日夜不安，很多时候想到了自杀，但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日本就像被美国绑住了手脚然后扔进了监狱。”温和派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对此一针见血地讽刺道：“那些四处吆喝要自杀的人，没有几个最后能真正做到的。”

4月1日，来自东京的指示到了伦敦。前线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几乎痛哭流涕。当大藏省代表贺屋兴宣强调财政需要限制军备时，山本五十六大叫：“贺屋，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马上给你两个耳光。”有人回忆，当有人提到若礼次郎时，山本的表情好似恨不能马上去杀了他。4月2日，山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海军大臣财部彪发出了挑战，他说，“会议失败之后的海军大臣能够保持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以辞职相抗议，向日本国民证明海军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4月22日，《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国际条约》（《伦敦海军条约》）在圣詹姆斯宫签订。在重巡洋舰上，日本获得了60.2%的比例，允许日本在1936年之前拥有70%的比例，条约期限是1936年12月31日。相对于日本的愤愤不平，美国海军咨询委员会认为，在伦敦会议上，日本已经得到了“西太平洋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和“东亚事务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下一次的海军会议。

日本国内的强硬派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即使合约已经签订，他们依然提出了强烈抗议。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认为，不待征求军令部部长的意见就上奏天皇，然后便发出签字的指示是干犯了天皇的统帅权。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日本著名海军记者伊藤正德称这次有关统帅权的争论是“日本海军史上最大的悲剧”。

当6月19日日本代表团回到东京时，迎接他们的是隆重的欢迎仪式和震耳欲聋的“万岁”声。山本五十六被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索国家的前途问题，不久，他的态度就逐渐向支持军备限制方向转变。

回国之后的海军大臣财部彪很快辞职。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未遂，为唤起国内右翼团体的注意剖腹自杀。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也向天皇递交了辞呈，并提交《弹劾浜口内阁上奏书》，要浜口对“统帅权干犯事件”负责。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令部次长末次信正中将随后也被免职。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11月14日，批准签订条约的浜口雄幸首相在东京车站被刺。凶手是一个叫佐乡屋留雄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他对伦敦条约的签订极为不满，暗杀首相的理由是浜口雄幸带来了“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1931年8月26日，浜口去世。后来曾经有人

说，浜口遇刺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浜口死后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

缔结伦敦条约和随后的“干涉权”之争导致日本海军完全分裂。在海军省，那些属于“条约派”的军官嘲笑军令部是一群疯子。在军令部，那些“舰队派”的好战分子痛骂海军省的人全是叛徒。

在日本，海军在参与国家事务决策中的影响力本来就只有陆军的1/3左右，现在由于内部分裂，开始减弱到1/4或者1/5。

日本海军走上战争之路

两次海军裁军会议给日本海军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伦敦海军会议直接导致了“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决裂，也使海军省和军令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此外，还产生了一种更加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在日本海军军官中反英、美和亲德的情绪越来越严重。

根据原来的传统，日本海军会选择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毕业生去英国或者美国深造。随着《英日同盟》的终止，日本派往英国的人员逐渐减少。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向德国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师。到了30年代，德国已经取代英国、美国成为日本海军军官留学深造的首选国家。1936年，德、日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日本海军派驻柏林的武官、助理和办公人员数量超过了在英、美类似人员的总和。这些人回国后立即成为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亲德反美的中坚力量。

并不是每一个曾经在德国工作或者留过学的人都亲德，这其中也不乏个别清醒者。好书成癖的米内光政曾经在德国待过两年半，他深刻意识到日本与德国亲近的危险。他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告诉那些亲德的年轻人，希特勒鄙视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象力的民族，这些话在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已经被刻意删掉了。同样清醒的还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绝对不能和德国人站在一起，因为那个国家在撕毁条约时毫不犹豫”。

亲德派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大后台，他就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从1933年到1941年担任了八年军令部部长的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年仅12岁的伏见宫就进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当年9月就因受不了学校对皇族的特殊照顾毅然退学，之后远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伏见宫在德国可不是简单地镀金，而是实打实地接受德国的

海军教育，在读完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战争的黄海海战中，伏见宫是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第三分队长，激战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的伏见宫拒绝军医救治，要求他们先去处理更重的伤员。这时候“三笠”号的炮术长上来把他硬抱了下去，这位炮术长的名字叫加藤宽治。据说在伏见宫“海兵”短暂的学习期间，加藤就是伏见宫的“官方伴读”。后来伏见宫先后出任“海大”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22年，47岁的他就晋升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由于其父也曾经是日本陆军元帅，1932年，伏见宫进入元帅府后与其父成为日军中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伏见宫与东乡平八郎一起成为“舰队派”的两大后台。作为皇族的伏见宫打着天皇的旗号干了许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内，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将海军军令部部长升级为和陆军类似的军令部总长。其漫长职业生涯的业绩，用后人的评价说，就是“连平庸都算不上”。由于是皇族，伏见宫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或错误承担任何责任，他因为没人敢惹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在掌管日本海军期间，他主持撕毁伦敦条约，逼迫大角岑生将作战指挥权从海军省转移到军令部，解除大批“条约派”海军将领，推动日德海军合作，逼迫海军同意对英、美开战等劣迹，使得后来的日本史学家称他为“日本海军的毒瘤”。1941年开战前夕，昭和天皇顾虑到日本很可能在战争中失败，害怕最后追究皇族的责任才让其隐身幕后。这样，战后伏见宫连战犯都没混上，1946年病死。

伦敦会议之后，加藤宽治黯然辞去了军令部部长的职务。由于加藤先后出任过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海军炮术学校、海军大学的校长，在海军内部可谓“桃李满天下”。加藤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在有关美国强加给日本60%比例的演说中声泪俱下，成为每个“海大”毕业生心

中永久的伤痛。他对于日本海军天下无敌的吹嘘，又使得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如醉如痴。一定意义上，加藤依然是“舰队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

1931年1月，“舰队派”的主力选手大角岑生在东乡、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军大臣，然后联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见宫登上军令部部长的宝座。1933年2月，又一位“舰队派”的骨干末次信正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官，至此“舰队派”完成了一统天下。

传统的海军是一个相当有序和团结的整体，组织战役战术归军令部，行政决策大权在海军省。在伦敦会议之前，海军省的地位一直高于军令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部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海军省夺权。伏见宫以“把海军省的权力压缩到最小”为目标，主持修改了“军令部令”，要求海军省把所管辖的武装规模、军事教育、舰队训练甚至人事权交给军令部。伏见宫滥用皇室的身份，迫使当时的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就范，成功夺取了上述权力。此举极大地削弱了海军省的力量，也预示着将来军令部在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时候，海军大臣已经没有能力来为战争踩下刹车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两任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岛田繁太郎面对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强势无可奈何的原因，就在于此。

一统天下之后，“舰队派”马上开始了对“条约派”的大清洗。此时仍然坚持加藤友三郎观点的“条约派”已经日渐式微，几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间，“条约派”的高级军官被全体强迫退休或编入预备役，这就是史称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后，是东乡、加藤、伏见宫几大“舰队派”的巨头。

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岁的山梨胜之进大将、51岁的堀悌吉中将、55岁的左近司政三中将、52岁的寺岛健中将，等等。从年龄可以看出，这些人虽然当水兵是老了点，但作为海军高级将领都正值当打

之年。要知道，日本规定海军大将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中将是62岁。这些人都是出身海军省的“条约派”要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对这次清洗造成的恶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它摧毁了日本海军最优秀的领导层，打垮了海军内部的反战力量。同时使得日本海军走向战争变得畅通无阻。

被打入预备役的堀悌吉海军中将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称为拥有“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中最好的头脑”，有人甚至说他比秋山真之还聪明，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山本对此的评价是，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珍珠港事件之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后来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类似的话井上成美也说过，“如果山梨胜之进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军的话，日本的历史将被改写”。

大清洗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有四位一流的海军将领戏剧性地逃过了这场劫难。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战铁三角”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个就是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

顺便说一句，清洗了“条约派”的大角也没有取得善终。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军大将乘坐大型运输机“微风”号在从广州飞往海南岛的途中，飞机失事坠落。大角岑生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并由此获得侵华战争中被击毙日军最高海军将领的“光荣称号”。

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了中国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情况下，日本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迎来了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

华盛顿条约虽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对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的重要让步，从而使日本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了巨大的优势。1930年，伦敦条约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舰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这无疑也是日本的胜利。按道理，日本应该满意了。但出于扩大侵略的需要，日本还是决心完全摆脱裁军条约的限制。

现在关键是必须找到退出条约的合适理由。此时由“舰队派”一统天下的日本海军很快提出了新的观点。大角海军大臣提出，随着海军技术的不断发展、舰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强，太平洋上的战略空间已大大缩小，相对作战距离急剧缩短，美国进行跨洋作战变得更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经不够了。为了在将来与美军的战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日本必须争取与美、英在实力上的完全对等。他们清楚英、美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较体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内阁五相会议上，海军大臣大角宣称：“基于国家的生存权和武装的平等权，实力对等是绝对必要的要求，为了完成足够的军备和坚决抵抗美国对远东地区的侵略，日本必须废除华盛顿条约。”当有人质疑废除条约会引发美、英的联合时，大角厉声反问：“难道不废除条约，美国和英国就不联合了吗？”还威胁说，“舰队的官兵为此而义愤填膺，除了实现对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抚他们”。会外的大角还有一句更加夸张的名言，“即便全体日本国民只喝稀饭也必须无限制地扩建海军”。

此时，日本的公众舆论已经与第一次伦敦会议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日本军界声称美国和英国分别在夏威夷和新加坡强化它们的基地，矛头自然是指向日本。在日本国内，政党政治已经被血腥的“暗杀政治”取代。华盛顿会议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会议后浜口首相遇刺，犬养毅首相一年前也因为不赞成日本军部扶持的伪满洲国而被人

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干掉。面对海军的步步紧逼，连裕仁天皇都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告诉7月8日刚刚组阁的冈田启介首相，“至少华盛顿条约要以一种不激怒英、美的方式废除，日本人不能成为首恶”。1934年7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同意了海军提出的废约要求。

加藤很快得到了消息，他兴奋地说：“这是帝国海军重生的曙光。”

与日本相反，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伦敦会议之后美国的海军建设却降到了最低限度。不仅没有达到伦敦条约规定的限额，连华盛顿条约规定的数量也未达到。1922年到1933年，美国只建造了40艘战舰，而同时，日本却建造了164艘，英国是148艘。在轻型巡洋舰上，英国拥有34艘，日本拥有18艘，美国海军仅有10艘。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这是一位与美国海军密切相关的政治家。面对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复苏问题。难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从未远离过海军事务。这或许是受到他15岁生日时从他叔叔老罗斯福那里收到的礼物——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对于海军，罗斯福总统有着持续的炙热的情感。很多人注意到，在他任职期间，罗斯福提到海军时都用“我们”，提到陆军时，却少有如此亲近的词语。

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美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在经历没有任何拨款的四年后重新迈开步伐——胡佛政府四年从头到尾没批准建造哪怕一艘海军舰只。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海军建设上坚持维护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努力使美国海军达到这两个条约规定的标准。1933年6月，罗斯福从新政救济资金中拨款2.38亿美元，计划在三年内建造32艘战舰。在这批造船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两艘航空母舰，它们分别叫“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舰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双剑合

壁，立下了丰功伟绩，在老酒的“十大名舰排行榜”上争得难得的靠前位置。1934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法案，要求授权建造102艘舰只，以便至1942年，美国的海军建设达到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

对于大英帝国而言，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终结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再次遭到削弱。温斯顿·丘吉尔指责伦敦条约使英国成为“一个次等的海军国家”。英国在远东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这势必在未来成为欲称霸远东的日本的侵略目标。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后，英国将同时面临东西方两大潜在敌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德国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在1935年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前，英国的双眼紧盯着欧洲。对于远东太平洋地区，英国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求得暂时太平。

伦敦条约和华盛顿条约的有效期，都止于1936年12月31日。1934年5月18日，英国提议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得到美日两国的赞同。1934年10月23日，首先在伦敦召开了由英、美、日三国代表参加的海军预备谈判会议。鉴于此前文官在会议上的“拙劣”表现，这次日本选择了山本五十六海军少将作为会议的首席代表。会议上，山本提出在战舰总吨位上确定“共同的最大限度”，立即遭到了英、美的断然拒绝。随后，美、英共同达成协议，双方步调一致，坚决反对日本提出的“共同的最大限度”。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坦率地告诉山本，“如果日本妄想改变现在的实力对比，无论它想怎么干，美国 and 英国一定会比它造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预备会议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尽管如此，山本五十六在伦敦的处子秀仍然赢得了“满堂彩”。在一次午餐会上，身高只有1.59米的山本机敏地嘲讽他的美英对手，“我虽然比你们个子低，但你们不会因此坚持只让我吃掉盘内3/5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照我的需要去吃饭”。山本的话搞得美英代表哭笑

不得，无言以对。伦敦新闻界大肆宣传报道，形容山本的笑容为“钢铁般的微笑”。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更是给了山本“伦敦之鹰”的光荣称号。由于山本的精彩表现，连德国的里宾特洛甫也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后来山本在柏林火车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德国海军部部长的热烈欢迎。

1935年12月9日，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召开，这就是史称的“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还是传统“海军五强”——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

这次日本派出的全权代表是加藤宽治的忠实门徒、“舰队派”骨干之一的永野修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早已抱定退出会议决心的永野就再次抛出了“共同的最大限度”的要求，当场遭到四国的断然拒绝。以后的几次会议上，永野继续执着地阐述日本的立场，英、美采取联合行动，坚决进行抵制。

谈判现场的形势是绝望的，其实本来也就没指望会取得什么结果，只是为体面地退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已。1935年12月29日，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递交了废除华盛顿条约的通告，表明了日本对抗到底的决心。

1936年1月9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永野修身，西方国家决定先排除“共同的最大限度”问题，继续讨论交换造舰计划和质量限制。永野回答道：“那样的话，没事可干的日本只有退出会议。”在1936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永野修身最后一次重申了日本的立场。在遭到其他四国的一致反对后，日本继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再次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此举意味着日本开始公开反对作为整个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的华盛顿体系。此后，日本将不得不为它的孤立付出代价。后来的太平洋舰队首任司令官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说，“这相当于为限制军备

这样一种高尚的试验敲响了丧钟”。日本外务次长重光葵也说，“日本已经放弃了维护自己国际地位的最后一道防线”。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已经是众叛亲离。为了摆脱这种举目无亲的尴尬局面，日本随后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德国和意大利。

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英、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坚持与其他与会国就达成新的限制海军军备协议进行谈判。1936年3月25日，美、英、法等国代表签署了新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有效期至1942年12月31日。意大利由于不满国际联盟对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进行制裁，拒绝在该条约上签字。

条约的内容在这里已没必要详细叙述。因为日本和意大利都已经退出，实际上，现在是英、美、法等未来的协约国在作茧自缚。在德、意、日疯狂扩军备战的同时，美、英、法却在主动限制本国和今后盟友的海军军备，今天回头看，那简直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哀。

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后，从1937年1月开始，摆脱了裁军限制的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到1935年年底，日本海军舰船吨位就已经突破华盛顿和伦敦条约所规定的最高限额。由于美国并未达到上限，此时日本海军对美军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1936年6月，日军统帅部第三次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明确规定“将美国、俄国作为主要对手，并要防备中国和英国”。根据这一方针，统帅部提出了陆海军所需要的庞大扩军计划。其中海军需要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基地航空兵部队65个飞行中队。1937年，海军制订了在5年内扩充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规定到1942年日本海军将再建72艘战舰。为了实现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军费预算，1937年，陆海军直接军费就高达30.6亿日元。

早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之前，1934年11月20日，航空母舰“苍龙”号已经在吴海军船厂开工。会议之后，众多大型舰船的建造纷纷在各大海军造船厂拉开帷幕，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快人心的黄金建设期”。1936年7月8日，“飞龙”号航空母舰在横须贺海军船厂开工。1937年11月4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在吴海军船厂动工建造。一个月后，1937年12月12日，“翔鹤”号航空母舰开工于横须贺海军船厂。1938年3月29日，“大和”号姊妹舰“武藏”号开工。1938年5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神户造船厂开始建造。日本海军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拖拉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向前狂奔。

经济能力的不足导致日本不得不另辟蹊径，那就是同时开始为战争储备“航母预备舰”。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航运公司建造大型轮船，以备战时征用改造为航母。凡是建造排水量在6000吨以上、航速在19节以上的客轮、油轮、货轮等，政府均给予一定的资助。1939年之后出现的“祥凤”“瑞凤”“龙凤”“云鹰”等航母，都是在原有大型舰船基础上改造完成的。1939年，日本又着手设计了大型航母“大风”号。

回头来看看英国。1936年3月，《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英国内阁立即减慢了增加海军军费开支的速度。从日本海军的实际力量看，当时英国的计划仅仅是对付日本的“一强标准”。1937年至1938年度英国的海军军费开支，虽然比1935年至1936年度增加了70%，但德国同期增加了112.6%，日本增加了182.7%，相比之下，英国严重落后。海军部提出的造舰计划多次被内阁拒绝。在海军装备方面，英国也不如日本。以战列舰为例，英国当时建造的战列舰吨位不超过35000吨、最大主炮口径不超过406毫米，但当时日本已经在计划建造排水量达到7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为460毫米的“大和”级战列舰了。此外，英国海军的现代化程度也大大落后于日本和德国。

对美国来说，条约的限制也使美国海军发展的速度减缓。从1929年到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美元到3.7亿美元之间徘徊，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降为不到3亿美元。尽管来自德国、日本的战争威胁使罗斯福开始大力扩充海军，但仍未使海军规模达到两个海军条约规定的最高限额。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反战势力异常强大，使得罗斯福始终无法放开手脚。1937年2月，95%的受调查美国人不同意美利坚卷入欧战。甚至到了美日开战之前的1941年9月，仍然有87%的受调查人不认为美国应该对德宣战。在这样的压力下，直到1937年年底，罗斯福才决定扩大海军发展计划，1938年5月，国会终于授权大量增加海军舰只吨位。但即使这个计划获得实现，美国的舰队规模才第一次突破1936年的条约限制并仅仅增加了20%。陆军更惨，1933年6月，美国陆军降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只有士兵122000人，远远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和平时期士兵280000人的最低标准，仅列世界第17位。

可以看出，当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意、日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英、美对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不但没有做好相应的战争准备，相反，企图通过裁军来维护其原有优势和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了协约国阵营抵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能力，到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1934年5月30日，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病死于东京，终年87岁。半年后，12月22日，在埋葬东乡元帅的多摩墓地，来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海军大将。已经知道日本将退出华盛顿条约的大将在东乡墓前良久伫立，默默地告诉元帅，他生前的遗愿——废除海军军备条约已胜利完成，元帅在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这个人就是加藤宽治。

| 第五章 |

九一八事变

大帅命丧皇姑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经有年头没有对外进行大规模战争了，这对于以军事立国，习惯于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来说很难得。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以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国内的严重危机导致日本急于通过对外扩张来寻找出路。这次他们的目光瞄上了那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饱历了无数次苦难、战火、挣扎的黑土地——中国东北（满洲）。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源地。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皇太子结束了5年摄政，正式走上前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新天皇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取年号为“昭和”。名字听起来无比光明和谐，但正是这位裕仁，在不久的将来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位当天，裕仁就雄心勃勃地昭告天下：“明治天皇以其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祖训，继承遗志。”其欲对外侵略扩张之心昭然若揭。

裕仁即位之后不久，1927年4月，推行对华“强硬外交”的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同年6月27日到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专门讨论中国局势问题的“东方会议”。会议认为，中国当前的混乱局面使得日本的在华权益遭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此地关乎日本生命线的安全，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自卫”措施。会议结束之后不久，7月25日，一篇洋洋洒洒4万言的密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呈送给天皇，这就是《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几句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其实后边还有，那就是“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其志真不在小也。

这个名闻天下的《田中奏折》，一直以来是真伪难辨。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奏折中国是如何得到的，坊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张学良部下王家桢和旅日华侨蔡智堪从日本得来的，其盗取奏折的惊险细节堪称原始版的“谍中谍”。第二种是说译名叫“洋和尚”的余日章花钱从日本买来的，这位余日章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结婚时的证婚人。第三种是说苏军情报机关从日本得到的，后来由托洛茨基交给中国人翻译公开。

日本人从头到尾就没承认有过这么一份文件，中日双方各自提出了一系列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公案，至今仍无定论。借用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东京审判时候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它到底是真是假，关键日本之后的行动就是按照那个说法一步一步实施的。”秦德纯是个粗人，但这句说得还算有点道理。这篇文章肯定不会是田中义一亲自写的，但也肯定不是中国人写的，它必定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一事实倒是连后来的松冈洋右和重光葵都不否认。

现今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篇文章出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之手。当时东方会议的参与者外务次长森络曾委托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铃木贞一中佐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铃木就找了两个人一起商量。这两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和石原莞尔，其中河本更是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列席了“东方会议”。

对于如何蚕食并最终占有中国满洲，日本国内存在两大不同的派别。以田中为首的政治家、外交官、商界人员组成的稳健派认为，应该通过商租权、兴办企业、修筑铁路等手段实现蚕食，最终将东北从中国逐步分离出来，实现和平侵占东北的目的。但以军部和关东军为主的激进派的观点则更加简单明了，那就是武装占领，不听话的统统干掉，又简单又快！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争议性人物，张作霖的确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才控制了东三省。特别是在1925年11月，奉系著名将领郭松龄因为张作霖对南方革命军用兵不满而与冯玉祥约定起兵反张。当时奉军的精锐都在郭松龄手上，情急之下，张作霖只好向日本人求援，后在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平定郭松龄。此举使自认为对其“有恩”的日本人更觉得张作霖应该听命于他们，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更是处处指手画脚。

其实张作霖并不甘心去做日本人的傀儡，他一反日本人“满洲保全”的主张，开始积极参与关内的军阀混战，其势力最大的时候甚至扩张到上海一带。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军阀政权最后一任统治者。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愈来愈对日本的横加干涉表现不满。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日本人生气的是，这个土老帽张大帅竟然试图逐渐摆脱日本的控制，做出自建铁路，与英、美亲近等一系列的“不法”举动，在土地权等关键问题上更是装聋卖傻，毫不让步。日本对张作霖逐渐由希望变成不满乃至失望。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就开始多次向张作霖强索满洲地区的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的“满蒙悬案”。田中的威逼激起了东

北民众的反日怒潮。1927年9月4日，沈阳有两万人参加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在此情况下，张作霖未能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更为日本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民众的反日活动均系张作霖幕后指使，对他恨之入骨的关东军从此开始密谋除掉张作霖。

在此之前，一直不显山露水的关东军开始逐渐走上历史前台。关东军被日本人骄傲地称为“皇军之花”，这支部队的历史要追溯到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之后，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被迫把南满铁路的权益交割给日本。这么长一段铁路，没人保护怎么行？日本马上以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为借口，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关东军的前身。由此看来，这关东军起初不过就是个车站派出所，最多也就是个铁路公安处的货色而已。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才叫作“关东军”。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中国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历史。

最初，这支部队归关东都督府指挥。1919年，为了提升关东军的地位，日本撤销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与当时日本的朝鲜军、中国台湾军、中国驻屯军并列，其独立性也大大增强。由于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相对稳定，只有东北最有可能闹出事来，在此工作可谓“前途远大”，因此致力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许多日本少壮派军官就纷纷加入这支部队中。

文人做事，瞻前顾后，说了不做；武人做事，雷厉风行，做了再说。针对张作霖所策划的暗杀事件，其组织者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名字念起来拗口，但这个河本大作确实也就是大佐的命。抗战结束后，逃脱了审判的河本跑到阎锡山手下效力，太原解放

之后被解放军俘虏，一直到病死在战犯管理所军衔还是大佐，20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早在1928年初，河本便开始密谋刺杀张作霖。河本曾经说：“贯彻基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是我一生的夙愿，对于亲日的中国军阀能利用的时候就利用，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在4月18日写给挚友矶谷廉介的密信中，河本就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为此，他精心选择了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皇姑屯，并安排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第二大队队长神田泰之助中尉和朝鲜军桐原贞寿工兵中尉负责实施，以200公斤烈性炸药为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

1928年，北伐军蒋、冯、阎、李对奉系发起进攻，张作霖所部奉军全线崩溃。1928年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乘坐曾经属于慈禧太后的豪华列车返回东北，行驶至皇姑屯时，关东军引爆了预先埋好的炸药。张作霖这位乱世枭雄被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

事发之后，东宫大尉等人将几具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人尸体抛弃在铁路现场附近，伪装成“蒋介石派来的便衣特工”，试图借此掩盖事实真相。

张作霖被送到奉天的“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6月4日上午9时30分死去，时年53岁。老张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这个小六子何许人也？他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影响，集英雄、狗熊于一身，褒贬不一、备受争议的张作霖的大儿子张学良。

为防止日军乘机作乱，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之死密不发丧。大帅府邸依然是灯火辉煌，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日军不知道张作霖到底是死是活，因而一直未敢贸然采取行动。直至张学良从保定潜回沈阳后，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自此，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

今天说起张作霖，一般认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地方军阀而已，但当时他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这样的人，肯定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就死了。田中义一一开始鉴于此事国际影响太大，在裕仁天皇询问此事时，向天皇如实反映此为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擅自行动所策划的事件，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军军法，表示会召开军法会议严惩相关当事人。

田中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他的态度立即招致陆军各方的坚决反对。在此期间，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下奉文等人均采取维护河本的方针，坚决反对以军法或司法程序处置河本。少壮派军官的意见也得到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以及陆军上层人物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的支持，形成了陆军上下全体维护河本的强大阵势。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率先跳了出来，对天发誓说绝对没那回事，这简直就是对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诬蔑。

军方的“同仇敌忾”使得同样出身陆军的田中犯了难。惹不起陆军的田中只好再次觐见天皇，声称经过仔细调查原来真没这回事，张作霖被害确实是中国南方的革命军所为。勃然大怒的昭和天皇对着田中大声呵斥道：“何以前后所奏不一？”立即把田中轰了出去。之后，裕仁还对待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说，这个田中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后他不要再来见我了。铃木把这话原原本本批发给了田中。

田中这下可慌了，失去天皇的信任这内阁可就完蛋了。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总辞。

陆军对关东军的处理结果是，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打入预备役，河本大作解除一切职务，之后也被打入预备役。违反军令擅自行动制造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却只受到停职和编入预备役的轻微处分，这无疑给后来的日本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闹出天大的事情也不过如此而已。

“壮志未酬”的河本大作“走马荐诸葛”，向关东军强力推荐由板垣征四郎继任自己高级参谋的职务。本来在此之前关东军已经有了新的接替人选，但由于河本被解职等于是替关东军背了黑锅，所以还是勉强接受得了河本的推荐。

比起河本大作，这个板垣征四郎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在未来漫长的日本侵华战争中，这位板垣绝对属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风云人物，干下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即使是这么厉害的“狠角儿”，板垣却是自己一个下属军官的忠实粉丝，这个更牛的人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的石原莞尔——这个人在板垣之前已经先到了满洲，当时的军衔还只是陆军中佐。

在日本少壮派军官中，石原和板垣分别以“善谋”和“善断”著称，这两个人“双剑合璧”，势必在那片黑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少帅主政

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

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

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

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

“昭和第一兵家”

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 and 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德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

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挡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

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

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辨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銑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銑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国内之前持续的经济危机达到顶峰。相比1929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3，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将近一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储备黄金不断外流，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狂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高达400万人。为了解决面临的危机，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也急需一场战争来缓解国内存在的诸多矛盾。恰在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一系列事件也为日本侵占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3月，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讨蒋之战。同年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一场大战随之爆发，史称“中原大战”。交战双方都对远在东北的张学良积极拉拢。在胜败局势未明的情况下，张学良对双方都若即若离，一直保持中立立场。到了6月，蒋介石曾派张群将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大印送到东北，劝张学良立即出兵入关助战，张学良以“德薄才庸”为由婉拒。随后在南京“中央军”攻占济南、反蒋联盟败局已定的情况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宣布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第二天，10万东北军精锐挥师入关，早已成强弩之末的反蒋联盟刹那间土崩瓦解，气势如虹的东北军迅速占领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张学良随后因“危难之时显身手”被蒋介石正式委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真可谓一人之下，无数人之上。年仅30岁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得少帅张学良名利双收。1931年4月，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设立，此后张学良率军常驻平津主持行营工作。从这时起，一直到去世，张学良再也没有回到过东北。大批东北军精锐随张学良出关，导致关外防务空虚。

尽管当时名义上国家已经统一，但实际上全国各地依然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利。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中央军”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蒋介石加紧“剿共”之际，南方两广再次出现意外。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了“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等人为委员，南方的粤桂军，兵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介石急令“剿共”前线转为守势，除一部监视共军外，其余各部分别转进“讨逆”。此时的中华大地，可以说是陷入一片混乱。

早在1930年年底，日军参谋本部在制定《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对未来将在满洲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了三个阶段的行动方案：一是打破现状；二是建立亲日政权；三是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结合这一计划，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精心的准备。1931年4月，由北方士兵组成，原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原来驻扎在东北辽阳地区的第十六师团换防，以适应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7月，密令驻扎在东北的守备队向苏家屯、奉天一带集结，又向朝鲜增派了一个师团，准备随时渡江参战。为了对付沈阳的高大城墙，永田铁山在视察东北时承诺给关东军用于攻击北大营的两门240毫米重炮也专门从本土调运至满洲，配属给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炮口预先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8月，日军又进行了精心的人事调整。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原来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中将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大佐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中，有三个人被公认为“中国通”，简称“三通”。他们分别是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从4岁起，日本字都不一定识，就开始由其祖父指导学习汉学。三人的“通”还各有侧重，土肥原贤二被称为“东北通”，矶谷廉介是“南方通”，板垣征四郎是“华北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土肥原贤二调到东北，谁都能预料到下一步肯定要有所动作。

凡事皆需借口，即使对于德国、日本、苏俄这样的侵略者。也就在这一时期，东北相继发生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纯属中、朝农民之间的民间土地纠纷。日本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最后在日本的引导下，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中村事件”相对复杂一点。1931年6月，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三个部下在兴安岭一带做军事侦察，返回途中被中国东北军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指北针、测绘仪器等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除重要文件留下上报之外，其余一律就地销毁。

也真该出事，处死中村之前，想逃跑的中村曾与团部的卫兵发生搏斗，中村佩戴的日本军官专用手表被打飞，正好被来送夜宵的第三团司务长李德保悄悄捡走。后来李德保在外边嫖娼时没钱结账，就把手表押在了当铺。发现中村神秘失踪的日军沿着中村之前走过的路线寻找，得密报在当铺中找到的手表，就成了日本人的铁证。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谋财害命，杀死中村，威逼中国立即交出关玉衡等杀人凶手。最后东北军只好将关玉衡撤职。就这两事件引起的纠纷，蒋介石当即指派宋子文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商议解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消弭东北的危机。

两次事件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内的军人走上街头，狂呼“武力征服满蒙”的口号，飞行员驾机向日本各大城市发放传单，传单上画着插着日本太阳旗的中国东北地图，下边写着：“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板垣和石原马上意识到绝佳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决定以此为借口发起行动，行动的日期定在了1931年9月28日。关东军于是频频调动，弹药和武器也开始秘密发放。接到石原密报的神田正种已经擅自将朝鲜军悄悄调至鸭绿江边，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越境对关东军实施支援。

1931年8月“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命令外务省密切关注中国东北的局势。关东军在东北闹出这么大动静，外务省驻满洲的官员不可能不发觉。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随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疑和抗议：

“此种做法从根本上不符合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 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当时唯一健在的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也规劝南次郎要谨慎行事。此事甚至惊动了天皇，裕仁谕令南次郎下手整顿关东军军纪。

一向谨小慎微的南次郎对此早就心知肚明，之前他任朝鲜军司令官时石原就找他联系过越境支援的事，当时他就没敢答应。南次郎立即找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问话。建川对于即将在满洲采取的行动也清清楚楚，对于陆军大臣的提问，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回了一句，“不能完全否定关东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闻听此言的南次郎大吃一惊，马上逼着建川部长立即动身前往满洲，传达东京旨意，阻止关东军乱来。

这位建川少将身高只有1.47米，据说后来在驻苏使馆当大使时，被个子并不高大的斯大林在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差点跌坐在地上，惹得斯大林哈哈大笑。个子小不代表没能力，这位建川也是陆军大学第二十一期的“军刀组”成员，能到参谋本部的人至少是牛C，能到参谋本部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的人肯定是牛B，能当上作战部部长的人那绝对就是牛A了。

建川部长内心里是支持关东军侵占“满蒙”计划的，满洲之行对他来说也是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的建川表面上按照南次郎的命令立即动身去东北劝阻板垣等少壮派军官的行动，暗地里却将消息透露给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心领神会的桥本接连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发去了秘密电报：计划败露，建川出动，事不宜迟，赶紧行动。

土肥原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石原和板垣所在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在旅顺，而土肥原在奉天。也许满洲合该有此一劫，收到电报的是正好是那天在奉天特务机关值班，刚调到此处担任土肥原副手的花谷正少佐。这样，在没有进一步扩大知情范围的情况下，石原和板垣很快得知了建川出动的消息。

9月15日，陪着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进行巡视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个人，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会议室召开了秘密紧急会议，研究建川部长要来的问题。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没想出万全之策。于是，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板垣一松手，铅笔往右倒了下去，那就是说计划应该中止。

但是，今田马上跳了起来，涨红了脸叫道：“你们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一句话使得整个密谋现场的气氛为之一振。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板垣立即决定原计划提前10天，由原来的9月28日提前到9月18日。至于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少佐就是，想办法用酒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

建川本身就是有名的“挺进将军”。前面提到，石原事先是和建川打过招呼的。本来就不愿意去的建川军令在身又不能不去，“陆大”的“军刀组”也绝不是浪得虚名，建川想出的招数就是磨洋工。从东京出来，建川也不坐飞机，先走陆路，然后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而来，就是为了给石原和板垣留下足够的时间。估计途中还在嘀咕桥本欣五郎是不是把消息发出去了。等他坐火车到奉天时，已经是9月18日的傍晚了。东京到奉天这段距离，从15日到18日，建川走了整整四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就这素质？

9月18日上午，一切看似都很平静，板垣陪同本庄繁司令官检阅关东军实弹军事演习。下午板垣奉命至奉天迎接建川部长，本庄繁则乘车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

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建川部长接风洗尘。看到这架势的建川部长马上意识到：马上就要动手了。建川也就顺水推舟，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没让他去旅顺而带他来奉天一事不闻不问，反而主动端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善解人意的建川部长很快“醉倒”。随后被护送到奉天城内日本人所开的菊文旅馆歇息，花谷还专程找来艺伎陪伴这位旅途劳累的将军——这差事不赖。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爆破专家、数月前刚刚调任柳条湖分遣队队长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北面约7.5公里，离东北军重要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了42包小型炸药，损坏了一小段铁路。爆炸发生不久，一列从长春开来的火车从被炸地点顺利通过，只是车身稍有些颠簸。这一

切都是关东军精心策划和计算的结果。后来花谷正说，“爆炸必须恰到好处，既将铁轨破坏一段制造出被炸的事实，又不能使交通运输瘫痪，这将影响之后的兵力调动”。同时，他们将3具身穿东北军军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在那个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的消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传开。

板垣征四郎大佐闻讯大喜，立即以本庄繁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一系列作战命令：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第五大队从北面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占奉天城。

事先早已布置好的两门240毫米大炮立即猛轰北大营。随后几百名红了眼的日本兵枪上膛，刀出鞘，嘶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1931年9月18日当夜，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东北军事重地北大营此时竟然群龙无首。

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尚在北平，其当晚的去向之后详叙。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将黑龙江的军政事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打理。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去锦州为其父治丧，军政大权交给了参谋长熙洽。在沈阳主持军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内忙着为其父庆寿。也就是说，事发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北军政大员都不在岗位。至于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属下三个团长均不在军中，当时最大的领导是参谋长赵镇藩。仓促之下，赵镇藩立即向旅长王以哲家打电话请示，王以哲让他直接向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闻讯，慌忙打电话向北平报告了北大营情况，据说电话接通之后，张学良还未及说话就忽然中断。之前的9月6日，荣臻曾经接到过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指示：“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衅，我方务须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

属，确实注意为要。”由于当时得不到第一手的指示，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给惶恐中的北大营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随后又对赵镇藩强调，“这是命令，如果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就在次日，也就是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在事发时对日军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

正是由于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北大营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迅速撤走，只有王铁汉的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后破围而出。因为王铁汉的抵抗行为，事后蒋介石曾在召见他时称赞道：“我记得你，在沈阳北大营你做得很好！”北大营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多人，日军仅伤亡24人。

18日晚11时46分，奉天特务机关副长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封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郊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发生冲突。19日凌晨零时28分，花谷正再次发出第二份电报，称中国军队与日本守备队正在激战之中，日军陷于苦战。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接到电报后，一面立即召集石原莞尔等参谋到司令部集合，一面向司令官本庄繁报告“柳条湖事件”，并请本庄司令官立即到司令部紧急研究对策。

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本庄繁、三宅光治、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磋商。早已心知肚明的石原提出：“事已至此，请司令官立即下达全军出动的进攻命令。”根据当时陆军的规定，“无故向外国

开始战斗者”司令官要被判处死刑，所以本庄司令官对于这样重大且超出关东军平时作战计划的行动犹豫不决。三宅参谋长也主张先和国内联系，看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石原“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的催促下，凌晨2时，本庄繁最后下定决心，命令关东军主力各部立即投入进攻奉天的战斗。一个小时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旅顺坐上火车，前往奉天。

别忘了大老远跑来的建川部长。在夜里的枪炮声中，奉命前来“阻止”关东军的建川部长被“好意”的卫兵守护在旅馆客房内，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这个“消防员”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屋子里，等待外边的“好消息”。第二天早上，建川酒“醒”，他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此行的职责，开始找来石原等人大声呵斥，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石原的回答是“事变已经结束”。建川于是装出十分恼怒的样子，和石原大吵起来，做戏也必须做足。

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兵分三路向奉天城攻击。满铁沿线日军也已经接到了本庄繁司令官的命令，迅速向奉天集结，支援负责攻击奉天的第二十九联队。惊慌失措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多次打电话催问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竟然是“军人擅自行动，领事无权限制，只好请示军事当局设法制止”。从19日凌晨1时至8时，日军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旅顺、四平、公主岭等地向奉天共发出13列军车，到达沈阳的各路日军迅即投入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来被称为“事变”而不是“战争”或“会战”，就在于事变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像模像样的战斗。和北大营一样，奉天城里同样是不抵抗。6000多军警除了极少数人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之外，其余乖乖地被日本人缴了械。到19日早上6时30分，城内所有的重要目标均落入日军之手。不到12个小时，东北重镇奉天沦陷。

日军冲进张学良的大帅府进行疯狂洗劫。府内的珍藏完全来不及转移，张氏父子20多年来积攒的家底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仅金条就有20多箱、银圆40多箱，古玩字画不计其数。张学良晚年曾经回忆说：“我从前没有别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画。我有一幅王献之的字，是当年花三万块银圆买的，二十九个字。现在这幅字在日本横滨博物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否已经忘记之前曾经说过自己这一生“唯爱女人”呢？

就在9月18日晚，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消息后，立即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面见板垣，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板垣当然不会接受。森岛还想再多说几句，旁边的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干预统帅权者杀无赦！”无奈的森岛只好悻悻而归。回到领事馆的森岛立即向总领事林久治郎做了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劝阻停火，板垣依然不听。林久治郎立刻将事变情况飞电外务省。

除了进攻奉天的日军之外，接到进攻命令的各路日军分别扑向各自的攻击目标。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进攻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骑兵第二联队、独立守备第一大队分别进攻长春、二道沟、南岭等地。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占领吉林。

事变发生后，迅速接到消息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9月19日早上5时30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代理第一部长今村均（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出差满洲）等人。会议期间，再次接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电报，要求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采取紧急行动支援关东军的在满洲的行动，给予三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会议讨

论的结果不是如何处罚那些违反军令擅自动武的人，而是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接着做出了增援关东军的决定。

之前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已经破坏了“越境攻击须经天皇许可，违者死刑”的军令，擅自调动朝鲜军下属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入中国东北援助关东军，就在9月18日当天深夜，两个大队的日驻朝鲜军已经渡过鸭绿江。

陆军的会议刚结束，上午10时，日本政府内阁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若礼次郎首相劈头就问陆军大臣南次郎：“本次关东军的行为真的是出于自卫吗？”南次郎强调是中国人率先挑衅，前线的确属于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会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担心西方各国以《九国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提议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内阁会议确立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并上奏天皇。会议责成南次郎立即将东京的指示通知关东军。

14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和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再度召开碰头会，会议决定接受阁议“事态不扩大”的方针，金谷范三甚至提出了“恢复事件前状态”的建议。但三长官会议的决定立即遭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的强烈反对，今村均大佐公开跳出来叫嚣：“既出之矢，岂有中途返回之理，对前方军队士气实为大打击也。”极力反对恢复事变前状态。9月20日，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和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再度开会提出，支持少壮派军官的意见，反对关东军“旧态复归”。

同一时间日本内阁也在开会，会议再次重申不再扩大事态，立即采取行动约束关东军的行为。对于解决事态的具体方法，陆军大臣南次郎强硬主张维持现状进行和谈，而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则主张解除对现有东北城市的占领再谈和平解决，内阁会议闹成了一锅粥。首相

若 礼次郎强烈怒斥前线这种无法无天的违纪行为，但陆军方面却极力维护，南次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辞职就意味着内阁的垮台。在陆军的巨大压力之下，内阁无奈做出了对关东军、朝鲜军之前的行动给予补充认可的决定。

9月22日，日本驻国际联盟代表芳泽谦吉恶人先告状，先于中国向国际联盟通报日本和中国在满洲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以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同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不管声明所言是否为其内心真实想法，至少说明日本政府在事变前后还是保持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会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军传达了内阁政府“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指示。可笑的是，在要求“停止行动”的同时，还高度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其含义不言而喻。深知军部用意的桥本欣五郎立即密电板垣：“参谋本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用意并不是要你们真正停止活动。”有了这样的内线，关东军根本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开始四处扩大战线。

关东军在满洲的各路进攻可谓势如破竹。1931年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随即反转枪口带领日军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守军击退。10月26日，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指挥所部万余人顽强抵抗，蒋介石随即宣布去掉“代”字，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战至11月18日，由于日军不断增援，马部终因实力不济被迫弃守齐齐

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931年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

东北军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之后，关东军迅速制订了进军锦州的作战计划。闻听此讯的东京陆军参谋本部连下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马上停住脚步，等待命令，最后一次甚至使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也担心攻占锦州会引发国际冲突。另一个原因就是参谋本部还认为关东军的力量不够强大，万一那个大少爷张学良犯神经带领集结在锦州的大军发起反攻的话，胜负还真难预料，关东军很可能马失前蹄。但此时，对于早已违反了军令的板垣和石原来说，早已没了退路。两人决定孤注一掷，放手一搏。

1931年10月8日下午13时40分，关东军出动12架飞机轰炸了锦州，其中6架飞机是刚刚从东北军缴获的战利品。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石原莞尔就坐在其中一架飞机里观摩此次轰炸。

关东军轰炸锦州的新闻传到东京，内阁立即对军部进行了质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再次对若礼次郎首相辩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我们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这谎言编得实在不太高明，谁都知道防空炮属于防守武器，难道中国人会抬着防空炮来你机场打你吗？随后前线的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立即采取断然行动驱逐锦州附近之敌军”。

黑龙江沦陷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察觉到日军下一步很可能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盟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锦州中立案”曝光后，这一委曲求全的做法立即遭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被迫于12月4

日再次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锦州中立案”，同时表示日军如悍然进攻锦州的话，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做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

关于对日军若发动进攻是否抵抗的问题，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东北老家都不愿意抵抗的张学良倾向于用和平方法解决，也就是准备“一到底”。张学良根本不顾及南京的指示，在与日方代表谈判的同时已经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少帅）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2月5日，顾维钧再次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张学良对各方的劝告均置若罔闻。

1931年12月7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八旅团，从朝鲜调第二十师团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等部队增援关东军。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逐渐逼近锦州。12月28日，第二师团主力渡过辽河向锦州发起进攻。12月30日，日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进攻大虎山。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宣布下野。12月25日、12月30日，接替蒋介石上任的孙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上述命令均为张学良拒绝。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同时下令东北军各部全部撤入关内。最后一批离开锦州的东北军官兵长跪在车站的土地上，面朝东北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久久不愿南去。让人想起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那片土地饱含深情”。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军事重镇锦州。对于日军来说，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本以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还事先集结了战车部队随时准备应付张学良的反击，板垣、石原再次赢得是盆满钵满。从此，日本也多了一句俗语：“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你关东军哪？”

锦州失守，关内和关外的联系被彻底切断，此举使得东北各地自发的抗日力量彻底丧失了进一步抵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借此机会，北线各路日军也频频展开积极行动，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三旅团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二师团增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多月里，整个东北三省11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3000万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被统治、奴役的痛苦历程。

这边，南京国民政府指挥不动张学良，那边关东军也不尿东京那一壶。面对前线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内阁已经无能为力。说起来有点可笑，张学良的不战而退，直接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军政两界。随着前线捷报频频传来，原来的谨慎派已经被强硬派压倒。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因“无力约束关东军”而双双引咎辞职，陆军大臣辞职导致内阁集体垮台。1931年12月11日，若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受命组阁。新首相犬养毅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犬养毅内阁拒绝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两个月后，5月15日，一群少壮军官闯入犬养毅家中，不由分说将其乱枪“明杀”。后文详叙。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漫长过程中，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汉奸。在军事行动展开的同时，另一大人物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就是“三通”之一的“东北通”土肥原贤二。由他策反的汉奸数不胜数，“奉天地方维持会”会长袁金铠，奉天省省长臧式毅，

奉天市市长赵欣伯，吉林省省长熙洽，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等，纷纷脱离国民党政府，宣布“独立”。

一大群汉奸里，重点要提两个人。第一个是臧式毅。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官员都乘车逃离沈阳，也有人劝臧式毅一起离开，臧式毅表示，“我是省长，是一省之父母官也，在这危难时候决不能走”。9月19日，臧式毅被日军带走后，一直软禁了3个多月，期间臧式毅还一度以绝食抗议，后在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威逼利诱下变节投敌。在其任职伪奉天省省长的当天，其年迈的老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是，“有了这样的汉奸儿子，再也无颜活在世上”。

第二个是熙洽。熙洽的全名是爱新觉罗·熙洽，地地道道的正蓝旗满人，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大清覆灭之后，熙洽就放言，“为恢复清廷的统治，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绞尽脑汁的熙洽终于找到了一条自认为是前途无限美好的锦囊妙计——投靠日本，借日本的力量“反民国复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重登伪满洲国皇位时，熙洽在大清先祖的遗像前三拜九叩，泣不成声。

对于东北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统治，日本国内以及关东军内部争议很大。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板垣征四郎主张以此为契机直接占领东北，作为日本的领地进行统治，一次性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宜采取此种极端做法，应充分考虑中国的民心以及国内外形势，在东北建立一个军人主持的总督府，实行类似于朝鲜和中国台湾的统治方式。

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一提案很快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大汉奸“号召力”和“影响力”都不够，他提出的人选是废居天津的前清宣统皇帝

溥仪。土肥原提出，让溥仪来统治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更有“名正言顺”之意。

要说这土肥原也真算是“深谋远虑”。当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时，土肥原在溥仪最落寞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走投无路的溥仪就是土肥原亲自接到天津日本公使馆保护起来的，他的这一“义举”让溥仪感激涕零。土肥原自信能够说动溥仪出任新成立傀儡政府的名义首脑。

1931年10月27日，土肥原亲往天津，与蛰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土肥原“满怀深情”“语重心长”地对溥仪说，“满洲”三千万人民生活在这片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正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日本才“被迫”出兵自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看到溥仪还在犹犹豫豫，土肥原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新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行使权力。他抓住溥仪一心想要复辟的急切心理，力劝溥仪不要错失良机，尽快回到祖先发祥地光复帝业。

园子里边，土肥原苦苦相劝；园子外边，土肥原还指使汉奸在天津租界发生暴乱，然后宣布日本租界戒严，切断交通，隔绝静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土肥原还派人给溥仪寄去了一个包裹，里边是东北兵工厂生产的两颗炸弹，吓得溥仪是魂飞魄散。在土肥原的软硬兼施之下，11月8日，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跟随土肥原秘密潜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地汉奸巨头齐聚奉天，一时间群魔乱舞。东北著名汉奸张景惠、熙洽、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粉墨登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了“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

本庄繁主持。会议研究决定迎接溥仪回来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新政府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2月18日，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从即日起宣布满蒙地区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根据满蒙居民的自由选择与呼吁，满蒙地区从此实行完全独立，成立自主之政府。”2月23日，土肥原再次到抚顺会见溥仪，告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原本以为能够重登帝位的溥仪尽管对于“执政”的安排甚为失望，但也只能“委屈”接受。

3月1日，张景惠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定年号为“大同”。3月8日，溥仪在“新京”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各“院”“部”“委”的负责人。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犬养毅被枪杀之后，1932年9月6日，日本新内阁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伪满洲国。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在伪满洲国驻军并担负其“国防事务”。

伪满洲国迅即向美、英、法、德、意、苏等17国发出通告，希望获得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除了日本之外，无一人响应。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一个没有发出通告的国家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建交，这个国家就是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究其原因，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军政府上台后，一直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对美国那是一肚子怨气。找不到其他报复美国的办法，就只好站出来跟美国唱唱反调，你不承认的，我偏偏就要承认。伪满洲国对此大喜过望，虽然个头小了点，但毕竟也算个活人——总算开张了，于是与萨尔瓦多欣然建交。伪满洲国军政大员还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出面推销友邦运来的大量咖啡。

看看最终还有哪些国家承认这个伪满洲国吧：日本、纳粹德国、维希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

地亚、西班牙、“汪精卫”南京政府、中国外蒙古、梵蒂冈、苏联。
苏联还以此为筹码，换得了日本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

除了梵蒂冈出于宗教意义之外，其余几乎没啥好东西。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事变的大功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飞回东京，以小小大佐的身份破格觐见天皇，可谓风光无限。板垣向天皇和陆军参谋本部报告了关东军在东北的战况，随后又参与策划在上海引起纷争的行动计划。在东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在上海策划事变，将西方目光转向上海。”

一贯以惹是生非为己任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大喜过望，迅速找来日本女间谍，“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密谋策动骚乱。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三友实业社总厂闹事。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日方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此即谓“日僧事件”。田中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1931年1月19日深夜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1200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无理要求：就“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逮捕和处罚作案者，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消息传到东京，这次声称要在上海对中国进行“惩罚”的变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海军次官左近司政三中将早已急不可耐：“陆军在北边大显身手，这次南边轮到海军来表演了。”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海军中将发表恫吓声明，声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如果对松井所提四项要求不做出令日方满意之答复，日本海军将断然采取“适当行动”。同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上海事件立取适当手段，由大角岑生海军大臣相机处置之”。

随后，日本海军就以保护侨民为由开始向上海调兵遣将。到1月28日，先后有三批增援舰船和兵力抵达上海，使得上海的日军力量达到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其余还有武装日侨4000人。同日，海军军令部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阿武隈”号等主力舰只从本土开赴上海。

战争日益迫近。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1932年1月23日，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主持下，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大上海，同时向全军发出密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再次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在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的形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加之担心战火蔓延到整个富庶的长江流域，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28日下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复文表示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但日方进而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闸北。还不等中方答复，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坦克掩护下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第十九路军的坚决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一旦战争开始，只要他挥动手中的日本军旗，中国军队就会闻风而逃，4个小时之内，他就可以全部占领上海。然而盐泽失算了，中国人不都是张学良。1月29日，顽强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通电全国，“军人捍卫国土乃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

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亦绝不退缩，不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守上海。防守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自认为兵力不足的日军固守待援。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下野的蒋介石复出。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宣布迁都老酒的老家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仍留驻南京。随后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会议发布宣言，号召“全国军队应抱同一抗战之决心”，同时也提出要军事与外交相辅相成。蒋介石表示，一旦“超出忍耐之底限”，就要与日军拼个鱼死网破，这个底限就是不能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也在所不惜”。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的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抵沪。蒋光鼐急调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向闸北进攻，再次被中国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援沪，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中将因指挥不力被撤职，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接替指挥。

2月7日，野村改变了攻击方法，以陆军久留米旅团进攻吴淞，海军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进行突破。第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

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再次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鉴于上海战况不利，日本又急调陆军第九师团参战，改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陆军中将统一指挥。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出主动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迅速抵达的第五军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2月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后撤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

2月20日，植田令日军发起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以第九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突入夹击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为中止进攻。

面对僵局，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各部日军，至此日军已是三易统帅。1932年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的增援，总兵力增至7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实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处于劣势，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惨重，造成左翼浏河一带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白川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中国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3月2日，上海陷落。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淞沪抗战至此结束。

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付出的代价是陆军阵亡620人，伤1622人；海军阵亡149人，伤700人。中国军方的损失是牺牲4270人，伤9830人。上海市民在日军的轰炸中死亡6080人，失踪10400人，财产损失高达16亿元。其中，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在日军的轰炸中全部被毁，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的数百万卷书籍，包括10多万册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全部被烧毁或抢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均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说，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先要从摧毁文化开始，其心不可谓不毒！

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上海不是东北的奉天，西方各国在这里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的80%、法国的90%、美国的60%都在上海，此地发生的争战让西方各国均感不安，纷纷出面进行调停。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出面警告日本，重申《九国公约》必须维护。此前，2月16日，国际联盟已经发出呼吁，“凡任何侵害国联成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

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恢复1932年1月28日之前的状态。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4月29日，日军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及日军在上海取得的伟大胜利。朝鲜反日志士尹奉吉借机混入人群，向主宾席投掷炸弹。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身受重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均断一腿。尹奉吉后来被捕，被押解日本处死。

除了白川伤重毙命之后无法以僵尸身份出场之外，其余几位受伤者今后都还有不少戏份。野村吉三郎曾经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好友，后来作为日本驻美大使主持开战前的美日谈判。植田谦吉后任关东军司令官，因为诺门坎战败被打入预备役。而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签署战败投降书的，就是在这里丢掉一条腿的重光葵。

借蒋介石2月电令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八军陈诚部驰援上海参战之机，中共发动了赣州战役，战役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到3月8日，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以红军的失败宣告结束。这场失败的战役，让调往上海参战的第十八军被拖住一个月之久，间接拖了淞沪抗战的后腿。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使者去见四川军阀刘湘，被以“不保证使者安全”的理由拒绝。蒋派人去华北让张学良反攻东北牵制日军增援上海，张拒绝执行。蒋派人请广东军阀陈济棠出兵赣南应付红军，好让“中央军”得以回援上海，陈济棠置之不理。这些都成为蒋介石之后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理论依据。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

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杀，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

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

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

是非张学良

东北丢了，伪满洲国也成立了，一切似乎暂时都已尘埃落定。但是老酒还有一些话要说。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如果说这位“诗人”做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有90岁，老酒肯定不相信，你也可能会怀疑。但这却是事实，因为他的作者不是像老酒这样的无名氏，而是本章的第一男主角张学良。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张学良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对时局做出清醒的判断。张学良没读过多少书，不满20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27岁时已经是东北军的首领，29岁更成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这个年轻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其一生尤好美女。晚年他曾对人炫耀，他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事实上，他年轻时的生活称得上糜烂腐朽，凡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逃不过他的劫掠，一生中有过的女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仅其承认的情妇就有11个，可谓风流无限。按说，在那样的年代，这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关键就在于他同时还是一个政治人物。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多年的军阀混战早已让他身心疲惫，心理压力过大的他从1927年就开始吸食毒品用来舒缓神经，以致后来成瘾，不能自拔。1933年2月17日，他陪宋子文去承德视察时，每行30里就得停车注射一次毒品。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阅历，都不是能够担当那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场面。”这种评语用于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可谓是恰如其分。

东北沦陷之后，当时中国的第二号风云人物张学良马上成了千夫所指。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两首名为“哀沈阳”的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男主人公不用说肯定是张学良，其余在开头两句里，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位女子。一是赵四，即赵一荻，大家熟悉的赵四小姐，当时是张学良的秘书。二是朱五，即朱湄筠，其父朱启铃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代总理，她在家排行第五，故称朱五，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夫人。第三位便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胡蝶。

这当时传遍大江南北的《哀沈阳》，是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时任广西大学校长，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并称为“北蔡南马”的马君武之诗作。

从诗作来看，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张学良在跳舞，舞伴至少有赵四、朱五和电影明星蝴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都是马教授的想象和杜撰。尽管没有总司令蒋介石名气大，但是副总司令的官也不小，张学良的行程肯定不会没人知道。前边说过，张少帅确实冤枉，他根本没有跳舞，而是看戏去了。

三位女士中，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正在天津，一周后才为拍电影《自由之花》抵达北平。《哀沈阳》见报后，有人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校长对质公堂。然而，胡蝶心态平和，不想做过多纠缠，她说：“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重要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在这件事上，最冤枉、最无辜的胡蝶表现出的冷静和胸怀令人敬佩。要是放在今天的艺人身上，估计早高兴得背过气去了——多好的炒作题材！说不定缓过气之后，马上飞奔而去，以身相许了。稍有嫌疑的是朱五与赵四两人。但据张学良自己晚年说，跟朱五小姐，

他连一句玩笑都没开过。至于赵四，尽管不是夫人，可两人早在1926年已经公开同居，也似乎不应当作为新鲜事来炒作。

以前看过不少书籍，大都赞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不弃不离、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后才慢慢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张学良是有夫人的，他和赵四之间的关系，发生在像老酒这样的老百姓身上，就是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甚至重婚罪。而到了张学良那里，就变成了伟大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这是什么逻辑？以张学良对于女人的一贯热爱，如果不是后来被蒋介石关起来，不能自由活动的话，估计还会有李五、王六、刘七，等等。蒋先生把他关起来也算变相做了一件好事，至少世间可以少几个光棍也。

一首文采并不十分出众的《哀沈阳》，因为切中时弊且通俗易懂而迅速传开，以致举国尽知，马君武也得意地称为民国版的《圆圆曲》，言外之意张学良就是吴三桂。不仅是马君武，当时全国舆论界也一致声讨张学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东北漆黑一团”的文章，文中写道：“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别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三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另有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嘲笑文章：“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阳之久，某青年长官尚在看梅兰芳。至十时许，梅伶迟迟不出台，而沈阳之急电无已，长官为之顿足再四，悻悻而出。”《中国评论家》则刊登了一封致少帅的讽刺信，戏言张学良已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北平一些爱国学生编排了一出讽刺剧，剧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剧中人物酷似张学良。甚至连日本人也赶来火上浇油，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

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就像20世纪末前萨达姆对科威特一样。

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国人对张学良的仇恨程度。热河失陷之后，张学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被迫宣布下野。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还有人费尽心机地巴结他，这人就是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就在张学良到上海的第二天，所居住的公馆大门上就被挂上了炸弹。炸弹的引信已经被拆除并不会爆炸，和炸弹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请张学良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杜月笙闻讯大惊失色，张来上海由他出面招呼的事人人皆知，如果真出了事，他老杜今后还能在上海滩混吗？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此事的策划者就是号称“亚洲第一杀手”的王亚樵。

能称作“第一杀手”前面还冠以“亚洲”，那肯定是不好对付的，杜月笙试图花钱消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不为钱，声明分文不取。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定要他的狗命。”后来杜月笙也是费了老鼻子劲才将此事摆平。

历史不是拍电视剧，永远都只能是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推倒重拍。战争也不是打游戏，失败了可以保存，重新载入重来。但老酒还是想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东北军能够抵抗，中国抗战史乃至长达14年的东亚战争史是否会是一番模样？从后来很多次露面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当初的做法也是终生悔恨。一念之差竟成千古之恨，英雄与罪人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纵观其一生，也有如“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之类的壮举，但一百次局部的成绩，也难抵一次全局性的过错。

1990年，被幽禁长达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重获自由，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在1936年之后，他就已经死了。1991年3月10日，当张学良从中国台北桃园机场踏上飞美探亲之途的消息传到北京，立即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其中公开表示有回大陆探亲的意向，高层为此力促张学良回国。被选中具体联络的是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吕与张学良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至深的私人感情。吕正操等人于当年5月23日从北京直飞美国，5月29日在纽约拜见了老上司张学良，并提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看到大陆的诚挚邀请，张学良表示很想回去，但最后依然以“怕一回去弄得政治上很复杂”婉拒。

至于张学良不回大陆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能飞到美国，就不能飞回大陆吗？大陆比美国还要远吗？第二种说法，是正准备回去呢，正好日本天皇访华，怕碰在一起尴尬，但谁都知道日本天皇是不会定居中国的。第三种说法，是赵四不让回去，张学良难道就这么听话吗？当初那么多命令要求他固守锦州，怎么就不听呢？这时候就听啦？第四种说法，似乎还有点道理，说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李登辉制造了诸多障碍。

中国人的传统是“月是故乡明”，“叶落归根”，张学良真的就不想回来吗？老酒倒是认为未必。他不回来，更可能是无颜以对东北的乡亲父老。霸王项羽尚因兵败而“不肯过江东”，目睹世事沧桑且皈依基督的张学良回首九一八事变国耻，能无愧乎？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不能终老之前望一眼故乡，其情景何其悲惨？我们可以惋惜，也可以同情，但是历史只承认事实。

后来，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败退台湾，在总结大陆失利的教训时，往往归罪于张学良毁了党国的大业，他在日记中评价张

学良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去世，享年101岁。有人戏称，他坚持活这么久，是怕去那边见他爹。此乃气话，不提。

一跑沈阳，二跑锦州。比起战术性逃跑来说，战略性逃跑的含金量更高，此“两跑”跑出了长达14年的大东亚战争，让之前和之后的所有“跑跑”都黯然失色。

在老酒的“十大‘跑跑’排行榜”上，张少帅凭此而荣登榜首，实至名归。

| 第六章 |

“二二六事件”

“皇道派”和“统制派”

要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是一根筋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的话，也不太确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日本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民主政治时期，大致从1920年原敬内阁成立开始一直到1932年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为止。这一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大正民主”。

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之内，日本国内民主自由气氛浓厚。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使得国民开始逐渐认识并接受民主政治。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党政治取代之前的藩阀内阁走上了历史前台。由政友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两党体制的一度实现，说明议会民主政治在日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大正前期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稳定期，在此期间乃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没有对外发起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幸福的时光过得很快。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直接财产损失高达65亿日元。东京、横滨一带由地震引发的大火持续燃烧了三天三夜，近一半的街区化作灰烬，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打击。1926年12月，年仅47岁的大正天皇驾崩之后，刚刚即位的裕仁就再次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7年3月，短短一个月内，日本就有37家银行处于停业或倒闭状态。金融危机大大强化了日本工业产业、金融业的整合：在产业界形成了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在金融界则形成了五大垄断银行。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强强联合使得极少数的财阀控制了财界，财阀又通过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逐渐控制了政界。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前所未有，使得尚在恢复中的日本经济再遭重创，随之而来是漫长的经济萧条。为摆脱危机，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开始大力推进军需产业优先的战争经济体制，为之后的侵略战争铺路。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不断加大的贫富分化使得民众逐渐对政党政治失去了信心，之前一度蛰伏的军方势力借机再度抬头。可以说，经济危机在客观上再次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进程，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变成了一批少壮派军官。

19世纪末的一天，在东京幼年陆军学校的操场上，一位正在做木马训练的青葱少年被学校的一群恶少围攻。危急时刻，两位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少年冲入重围，拳脚相加，将之解救出来。从那时起，这三个人就开始惺惺相惜，成为情意相投的挚友。那个玩木马的少年名字叫冈村宁次，另外两个分别叫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几年后，1904年，三人一起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再次一起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综合三人的毕业成绩，永田铁山是“陆士”第四、“陆大”第二，小畑敏四郎是“陆士”第五、“陆大”首席，冈村宁次为“陆士”第六、“陆大”第八。他们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天之骄子”。

1921年10月27日，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那三个已至中年的陆军精英在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院举行了一次秘密私人聚会。不久前，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引荐下，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少壮派陆军精英参拜了前来欧洲巡察的裕仁，并向皇太子宣誓效忠。这次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纵论时政，目的与七天后刺杀原敬首相的中冈良一类似，那就是结束国内的腐败，让军人再次成为国家的主宰。冈村当时是作为参谋本部的巡回武官到欧洲考察，永田铁山是日本驻瑞士的武官，小畑敏四郎为驻莫斯科武官。三人中永田铁山是大哥，他被誉为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有人说

他甚至比石原莞尔还要聪明不止一两个级别。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中“三只乌鸦”之意。

三人一致认为，通过军人控制并治理国家才是日本今后的唯一出路。在他们眼里，国内的腐败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中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之后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掌管，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几乎没有晋升到陆军高位的可能。

三个人很快制定了他们今后的行动纲领：一、确立日本举国一致的总体战体制，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二、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少壮派军官要联合起来，形成军部内的一股新势力，那就是昭和军阀。

其实参加这次巴登巴登聚会的还有一个人。第四个人就是第二天才赶来的“陆士”第十七期毕业生，当时驻德国武官，后来成为日本战时首相的东条英机。比起毕业于第十六期的三位前辈而言，此时的东条英机还只是个端茶点烟的小师弟而已。对于成绩平平，连续三年都考不上，最后靠老爹东条英教“首期首席”的威名才被照顾上了

“陆大”的东条英机来说，那几个学兄简直是太出色了，端茶点烟也在所不惜。后来有资料说，东条英机第一天就来了，没资格参加讨论，那三个人密谋的时候，东条英机只能在门口负责把门望风，这应该是故意出息人的说法。

除了巴登巴登这4个人之外，“三羽乌”很快又从陆军少壮派军官中选拔了7个出类拔萃者加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分别是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

驻北平武官矶谷廉介。这些人几乎全是“陆大”的首席或者“军刀组”成员，也都是我们今后经常要提到的风云人物。11个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就此形成，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昭和军阀逐渐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力量。

巴登巴登聚会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但在日本近代史上却地位显赫。战后几乎所有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和这次短暂的聚会，聚会的1921年10月27日也被视为昭和军阀的誕生日。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谁也想不到，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羽翼将给未来的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几年后，他们先后回到国内，与他们经常在一起畅想革命理想的又多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未来在满洲闹出大名堂的河本大作和板垣征四郎。6人的小团队迅速扩大到19人，形成了一个表面上是联谊性质的小组织，取名“二叶会”。除了那6人之外，这些后来者名气也不算小，比如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等。“二叶会”以“陆士”第十六期同学为核心，主要由第十五期到第十八期的人员组成。后来永田、小畑两人发生派系斗争，小畑被排斥，永田于是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就在“二叶会”的大哥们频频聚会期间，永田铁山还示意“陆士”第二十二期的铃木贞一逐渐联络到第二十期到第二十五期的小弟23人，于1928年11月成立了另一组织“无名会”。成员包括铃木贞一、石原莞尔、土桥勇逸、武藤章、桥本群、横山勇、牟田口廉也、根本博、田中新一、富永恭次，等等。这些人的名字也都将在后边的文字里逐次出现。

“无名会”第一次聚会由当时的陆大教官石原莞尔中佐讲述“空军作战”，第二次聚会就是热烈讨论所谓的“满洲问题”。聚会结束时，一帮小兄弟才突然发现后边多了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大家无比

崇拜的永田铁山大哥不知啥时候来了，正坐在那里微笑着静听呢。慷慨的永田大哥马上自掏腰包带上兄弟去附近的酒店猛搓了一顿。

后来由于河本大作策划炸死了张作霖，为了团结起来一起保护他们亲密的战友河本大作，永田铁山把“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在一起，改称为“一夕会”，但形式上两会仍然各自独立存在。

这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1930年，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了由陆军省、参谋本部少壮派军官组成的“樱会”。“樱会”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强调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应不惜使用武力，后来逐渐吸收基层的军官参加，成员达到了60多人。就在这一段时期，日本一系列类似的右翼团体“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比较著名的还有“天剑党”“血盟团”“王师会”“行地社”等。到1933年，日本类似的团体数量已达500余个，总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陆军所有蠢蠢欲动的少壮派精英——这是一群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但缺乏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青年军官。

有了“革命”的组织，还要有“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能有进一步“革命”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两大思想家应运而生。第一位就是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军国主义理论的鼻祖——北一辉。

要说老酒年幼时也曾是个抱有远大志向之人，自幼就对各种“家”无比崇拜，并立志长大后成为那样的人物。正如当下那句流行的名言，“小时候总是为了将来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而纠结，长大后才知道这种纠结根本不存在”。老酒后来也逐渐明白，那些“家”并不是像咱这样的愚鲁之人说当就能当的，也就彻底断了那些念想。话虽如此，但是对那些“家”的关注始终不减，也就逐渐在内心分出了层次。不管是政治家、数学家、文学家，还是化学家，咱至少还能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屠呦呦阿姨研究的青蒿素，虽然不懂，

也大致知道是干啥用的，对他们，咱除了崇敬之外，还是崇敬。可还有一种少而又少的“家”，咱至今仍然懵懂并敬而远之——因为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干什么，这类人叫作思想家。

就在日俄战争激战正酣的1904年，所有日本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方战场，在位于日本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每天都会有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到这里殚精竭虑地苦苦研读，风雨无阻。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北一辉。

艺术家不分国界，思想家不论年龄。仅仅两年之后，也就在23岁那年，北一辉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成书并自费出版。在书中，北一辉指出，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要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这次“社会主义大革命”。这，北一辉本人在日本也被全面封杀。

要说北一辉跟中国也的确有着不解之缘。在日本郁郁不得志的北一辉随后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13年的生涯。为此，他甚至写了一本叫“中国革命外史”的书，还把他的名字由原来的北辉次郎，正式改为大家熟知的北一辉。1911年，他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频繁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最后长期定居上海。由于有了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北一辉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除了宋教仁，辛亥元老谭人凤的儿子也曾被北一辉收为养子，改名为北大辉。此外，国民党元老张群等人与北一辉也都有很多交往。“二二六事件”之后，北一辉被处死，张群就曾亲自为其墓碑题字。

令人不解的是，北一辉对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却大加批判。在他看来，孙中山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无论行事和思考都是西方的模式，孙中山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去开创革命事业，而是要把西方

民主理念通过革命的手段在中国实行。因此，北一辉把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黄兴、宋教仁等人身上。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能稳定中国局面的人并非孙中山，而是黄兴和宋教仁。1913年，宋教仁被刺，义愤填膺的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思想家不一定就有很好的执行力，他的调查最终未果。后来由于不择手段筹集经费，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以敲诈钱财的罪名勒令回国。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参与中国革命被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驱逐出境三年。

三年驱逐期满之后，一心向往革命的北一辉再次来到中国。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效力之处的北一辉，无奈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回日本。

依然寓居上海的北一辉，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在这本书中，北一辉主张从下层社会起，以武力革命方式对日本进行彻底改造。他提出“革命”不能依靠工人阶级而必须依靠军人，并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倡导由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军人作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由此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起了一条“绿色通道”。作为日本最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崇尚暴力和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而且必需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造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他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北一辉还指出，改造日本的核心就是铲除大财阀、大地主、大官僚，在天皇的号召下通过军人实施政变推翻现有政权。北一辉还设计了改造行动的具体措施：发动天皇大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令，三年停止宪法并解散国会，在政变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经济方面限制私有财产数量，个人私有财产不得超

过300万日元，超过部分无偿交给国家。同时他认为，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对于无视人类共存天道的他国具有开战的权利。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枯竭，只能走对外扩张道路。此时一贯支持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提出“中国是日本实现振兴的天然基地”。

1926年，北一辉又撰写了《维新革命论》一书。看，人家写本书跟喝凉水似的，咱网上发个破帖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服不行啊！在书文中，北一辉提出，从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维新的成功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颇频的暗杀决定。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的“维新”政变到底由谁来完成的问题，那就是青年军官。

北一辉的一系列理论在日本青年军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也就开始慢慢团结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后来日本陆军重要派别“皇道派”的基础。他们大部分是中下层的军官甚至士兵，北一辉可以说是“皇道派”的教父或精神领袖。

就在1919年8月1日，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组织“犹存社”成立。“犹存”两个字取自唐朝名臣魏徵的诗：“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犹存社”的政治纲领就是反对美、英对亚洲的渗透，彻底改变日本现状，赢得日本在亚洲更大的话语权。“犹存社”的组织者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另一大思想家、比北一辉小三岁的大川周明，大川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

这位大川周明我们可能更熟悉。因为北一辉死得早，大川却一直坚持到战后，并因在东京大审判时的演出而闻名遐迩。

刚刚成立的“犹存社”派出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去寻找那位大名鼎鼎的先驱者北一辉。1919年8月23日，大川周明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旧的烂房子里看到了江湖闻名的大侠北一辉。第一次见到北一辉的大川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北一辉过得如此清苦，仅仅靠着吃米饭团、喝清水，撰写着八卷本的巨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师兄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了大川师弟。

大川用了整整一晚上，读完了北一辉的前七卷作品。合上书后，大川只说了一句话：“就这么干。”之后，两个臭味相投的大思想家长谈了两天一夜，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前七卷回国。北一辉说，“你们等着我，写完第八卷我就回去”。他要在中国完成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代表作。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加入了“犹存社”。

作为一个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大川周明被誉为“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与北一辉的穷困潦倒不同，大川有着显赫的社会地位。他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通晓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并成为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服刑时，大川周明每周七天都讲不同的语言：周一英文、周二日文、周三法文、周四中文、周五印度文、周六马来文、周日意大利文。真是不服不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录音机，咱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条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

作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日本最疯狂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周明极力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学说。在大川的眼中，“日本是最好的，比西洋的一切都好”。大川一生“著述颇丰”，如《论独立后之满洲国应成为日本之附属国》《论日本国土之扩张对象是中国》《论英美在太平洋地区之主权应由日本取而代之》《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试论日本是亚洲之主宰者》，

等等。这些作品无不是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粉饰、卖好的荒谬无耻之作。

与北一辉强调主要依靠青年军官的势力不同，大川周明认为应对内建立军部统治，通过逐渐与军部上层的幕僚将佐接近，用合法的手段逐步实现军部对国家的统治。他的说法得到了日本陆军中大多数中高层人士的认可，其言论逐渐成为另一大派别的理论基础，这一派就是“统制派”。在近卫文磨任首相期间，大川周明一度得到了近卫的赏识，很快成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

这样，与日本海军内部“条约派”和“舰队派”相类似，在日本陆军内部也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皇道派”和“统制派”。

“皇道派”主要受到北一辉思想的影响，对内主张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现内阁政府来控制政权，由天皇实施亲政，依靠军队进行军部独裁统治，实行“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开战。由于他们开口闭口不离“皇道”“皇威”，故被称为“皇道派”。其总瓢把子就是曾任陆相的陆军大将荒木贞夫。“陆大”第十九期“首席”的荒木以擅长演讲著称，他曾经有过一句名言：“物资不足我们并不介意！皇道精神加三千万竹枪，所有列强都不在话下！”担任陆军大学校长时荒木能够亲自到火车站去接新生入学，因而在青年军官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官邸往往是年轻军官聚会的场所。荒木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的缜密思想使他俩并列成为“皇道派”的领袖。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松井石根、柳川平助等陆军将领均属于这一派别。

“皇道派”成员多为那些没有地位，来自农村并对现实严重不满的青年，很多出自野战部队的尉级军官。他们认为政党政府是“隔断天皇和民众联系的误国奸臣”，所以要恢复“明治精神”，要“尊皇讨奸”“清君侧”，消灭天皇身边的奸佞小人，恢复“天皇亲政”。

年轻人总是无所畏惧，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主张毫无组织纪律的恐怖活动。其中一部分人更是主张用发动政变和刺杀大臣的手段达到军事独裁之目的。

“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这一派的组成者多为裕仁天皇的亲信小集团成员，他们已经占据了陆军中上层的重要岗位。除了永田铁山之外，属于这一派别的还有后来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的林銑十郎。冈村宁次、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东条英机等都属于“统制派”的骨干成员。他们认为血腥的军事政变不利于军队和政局的稳定，于是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独裁，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在对外策略上，“统制派”提倡建立总体战体制，首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南北并进，做好同美国、苏联长期作战的准备。“统制派”强调必须联系上层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语言来形容，那么“皇道派”的成员基本属于低层阶级。往往越是下层军官对皇室越关心，他们相信天皇他老人家“天纵英才”，事情坏就坏在那些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的话，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恨之入骨的那些“贪官污吏”，也就是所谓的中高层，当然还包括“统制派”提出要联合的那些财阀和政府官僚。随后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其实质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并利用上层阶级来试图打倒中层阶级，可惜功败垂成。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皇道派”和“统制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改造国家”，“建立军国主义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只是在具体方法、步骤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而已。

喋血“五一五”

1921年9月28日，深受北一辉思想影响的爱国愤青朝日平吾刺杀了四大财阀之一、安田财阀的首脑安田善次郎，揭开了一轮疯狂杀戮的序幕。

生活贫困的朝日平吾之前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都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来朝日从事贫民救济等社会公益活动，几次企图组织社团以改变社会，都因缺乏资金而失败。他遍访资本家募集资金，这些人几乎全部持冷淡态度，将朝日平吾拒之门外。对社会极度失望的他就此决定“诛杀一二彼等奸富的代表人物使其反省悔悟”。朝日平吾极度崇拜天皇，他认为是天皇身边的那些官僚、财阀等隔离了天皇和臣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刺杀成功之后，朝日平吾自杀，他在自杀前留下了《檄文》和《斩奸状》，内中思想与北一辉无异。公众的同情明显在凶手一边，朝日平吾的葬礼规模盛大，竟然有上千民众自发参加。

仅仅两个月后，强烈要求结束国内腐败、年仅19岁的中冈艮一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第一届正式政党内阁的“平民首相”原敬。

前面提到，由于内阁政府先后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日本海军的规模不断遭到限制，导致海军对政党政治的不满日益加重。特别是后一个条约迫使大量海军军官和水兵退出现役，更引起基层官兵的愤慨。长久集聚起来的怨气，使得海军部分中下层军官开始积极筹划反对政府和财阀的行动，一些人很快与井上日召所带领的“血盟团”搭上了线。

“血盟团”是日本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极端右翼恐怖组织，其创始人是“日莲宗”的僧人井上日召。井上日召同样倡导发起“昭和复兴”，并认为“铲除”政府首脑与财阀人物是必须要采取的手

段。他的“血盟团”成员共有14人，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和在校学生。

井上计划大规模刺杀政界和财界的重要人物，提出的口号是“一人杀一人”，列入其暗杀名单的人员包括若礼次郎、西园寺公望、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床次竹二郎、铃木喜三郎、井上准之助、池田成彬、团琢磨等政界、财界要人20余人，日上试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军国主义制度。他要求每个“血盟团”成员必须在1932年2月11日前最少谋杀一个腐败的政界或财界要员，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登基2592周年。

1932年2月9日，之前经常反对增加军费开支的银行家、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人行道上被“血盟团”成员小沼正击中三枪后毙命。3月5日，第二次谋杀在类似情况下发生。当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跨出车门时，“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用手枪捅了一下他的后背，在他回头时扣动了扳机。团琢磨因为利用经济危机抢购出售美元获取巨额利润而被众人诟病。“血盟团”的暗杀活动在日本高层可谓是风声鹤唳，大恐慌的蔓延使得有些人穿上了避弹衣，有些人开始频繁更换居住场所。

警视厅很快破案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1933年6月，法庭对这些人进行公开审判。让人意想不到的，审判却给日本公众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宣传资料。比起那些被刺杀的受害者，杀人凶手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同情。在国民的心目中，他们是保护平民、反对暴虐、铲除腐败的勇士。1934年11月，首领井上日召以及直接杀人凶手小沼正、菱沼五郎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三年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井上日召于第二年就被假释出狱。到了1940年11月，“血盟团”的成员已全部获释。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的若礼次郎内阁倒台，犬养毅受命组阁，出任日本第二十九任首相。

这个犬养毅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怀有善意的日本人。早在20世纪初，他就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在自己的家中为孙中山提供了庇护所，辛亥革命时，犬养毅甚至亲自到上海、武昌等地对孙中山表示支持。这一点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有点类似。当年一个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留学日本时，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这个小蒋后来改名叫蒋介石。

犬养毅和南京国民政府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当然也包括在东北的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就曾给犬养毅去信，哀求犬养毅帮忙向关东军疏通，发还被抢走的私人财物，还在信中附上了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这封信后来落到军部手里，反而成了犬养毅被杀的罪名之一，那就是“接受敌国要人的贿赂”。

犬养毅担任首相时已是77岁高龄。上任之后的犬养毅，起用理财圣手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危机。同时，新一届内阁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也变得相对温和宽松，对军备的控制却更加严格。在军部的眼里，犬养毅这类国际协调主义的政客根本就是卖国贼。犬养毅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加上他的执政理念，使他很快成为右翼青年军官刺杀的头号目标。

犬养毅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12月20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萱野长知赴上海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试图达成妥协，但他的秘密和谈工作随后被媒体曝光，此举使得军队内部的激进派分子更加怒不可遏。更让军部气愤的是犬养毅内阁对伪满洲国的态度，他们竟然“吃里扒外”，拒绝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老子在前方拼死拼活抢回来的东西，换来的不是奖励却是不承认，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犬养毅对当时一些青年军官的激进做法也备感忧虑。他给陆军长老上原勇作写信，指出应该改变一下当时军队中的不良风气，同时上奏天皇，建议将30个问题军官免职。这犬养毅也真是老了，不中用，这一消息再次被军部得知。军部对其干涉军队内部事务的做法出离愤怒，认为犬养毅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天皇的“统帅权”。

1932年5月15日，一个晴朗的周日，一切看似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犬养毅在私宅悠闲地休息。他的夫人、秘书和护卫都出门去了，而他本人刚刚接受了一次鼻部治疗。在诊治过程中，犬养毅非常乐观地对医生说：“看来身体没出什么毛病，估计我还能再活100年吧。”

就在犬养毅接受鼻部治疗的同时，两辆出租车在东京靖国神社侧门前停住，9名海军军官从车内鱼贯而出，走进了神社。他们恭敬地对天照大神行了鞠躬礼，然后带上从寺庙买来的护身符再次登上汽车。两辆小汽车直奔首相私宅。

傍晚17时30分左右，这群军人手持枪械，闯入了防卫薄弱的首相私宅。此时的犬养毅并没有惊慌，反而客气地把首先闯入的海军中尉三上卓、山岸宏等人请进了自己的会客室。日本人非常讲“礼貌”，这些军人在进入会客室前，甚至按照客人的礼节将各自的军靴脱下来放在门口。举目无援的犬养毅不断地对这些军官说：“等一下，等一下，有话好说。”此时，海军预备役少尉黑岩勇又带着几个人闯了进来。

面对犬养毅几近哀求的“有话好说”之声，不知谁喊了句“不要废话，射击”，然后就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闯入者纷纷将子弹射向那个瘦小的老头儿。

这群军官离开之后，首相家中的女眷才敢奔入会客室查看犬养毅的伤情。此时，鼻中流血的犬养毅意识还很清醒，他对女眷说：“把刚才射击的那些年轻人叫回来，我还有话没说完。”当晚22时左右，

犬养毅开始大量吐血，面对惊慌失措的众人，他反而安慰大家：“这只不过是胃出血，你们不用担心！”一个多小时后，23时26分，犬养毅停止了呼吸。

暴徒离开首相私宅后并没有止步，他们随后攻击了宫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住处以及政友会总部等地，对三菱银行以及东京附近的几个变电所投掷了手榴弹。最初的刺杀计划中，还包括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英国喜剧明星查理·卓别林。在激进派军官眼里，卓别林属于左翼影星。如果把卓别林这样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明星、大导演干掉，就会取得更大的轰动效应，从而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不巧的是，那天卓别林被犬养毅的三儿子犬养健带去看相扑比赛了，侥幸地保住了一条命。

暴动发生后，东京警察厅动员了上万名警察进行围捕。凶手最后搭乘出租车到了警察总部，被宪兵队围起来之后束手就擒。

“五一五事件”打出的旗号就是“昭和维新”，希望实现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又一次“革命”，但其实质不过是军部势力希望代替政党上台而展开的阴谋暗杀活动而已。

事件发生之后，9个杀害首相的冷血凶手遭到起诉，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在审判前，一份由11万人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愿书由日本各地同情凶手的民众自发签署，他们请求法庭对凶手从宽发落。除了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9位新潟县的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9位军官一死。为了表示替死的诚意，他们还随信寄来了泡在酒精里的9根小手指。

审判过程中，凶手不但不认罪，反而将法庭当作宣传舞台，大肆宣扬他们对天皇的一片耿耿忠心，呼吁改革政府与经济。这看似正义的呼声，更加激起大众的同情心。当其中一位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伙只不过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公众竟全体起立，长时间鼓

掌。在民众看来，他们为了“国家大我”，牺牲“个人小我”，去暗杀那些可耻政客和财阀的行动，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武士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对经济形势的失望以及对“腐败”一词的深恶痛绝，使得民众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怜悯和同情，他们手持报纸挥舞，集体为凶手加油，个别人甚至高呼“犬养毅老匹夫早就罪该万死”。

刺杀犬养毅的凶手中有一人曾经表示遗憾，但随即又说，首相“理应牺牲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一人宣称：“生死对于我无关紧要，我要对那些为我的死表示沉痛的人说，不必为我流泪，在改革的祭坛上牺牲自己吧！”在民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不是凶手，而是为国献身的勇士和斗士！

随后，来自日本各地的十几万人涌入东京举行集会，许多东京当地社团、商团组织请愿书，要求“释放凶手，打倒政客”。许多人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高呼“打倒腐败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之类的口号。

“压力山大”的法院果然顺从民意，做出了“极宽发落”：参与“五一五事件”的人，最重刑罚也不过是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新闻媒体对杀害首相的凶手关不了几年就会被放出来表示毫无疑问。对于“五一五事件”背后的阴谋者来说，这样的重案只有这样的轻判，就是对与军权对抗下的法制与民主政府更进一步的侵蚀，也为之后“二二六事件”更大规模的杀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一五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32年5月26日由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成立了所谓的“举国一致”内阁，日本短暂的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军部的势力终于成功抬头并逐渐成为主导。

华盛顿条约签订之前，原敬首相被杀。伦敦条约的签订，导致浜口首相被刺。九一八事变又导致犬养毅被集体枪杀。之后日本政府逐

渐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只能唯军部马首是瞻。斋藤实内阁很快顺应军部的号召，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

“二二六事件”

军方势力能够顺利抬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社会底层生活上的极端贫困。

这时期在日本的农村，许多农民除了夏季紧张耕耘土地外，冬季还须进城打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税，往往还难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温饱。一些山区的农民不得不全家背井离乡，随政府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地区垦地谋生。在城市里，那些青年男女进厂做工，尽管工作十分辛苦，所得微薄之工资仍难以养家糊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侵略的不断扩大，带给广大民众的不是利益而是生活的日益贫困。

与广大劳苦民众相反，一些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以及政党之间却不时地相互攻击，争权夺利，把民众之疾苦置于脑后。日本各财团以其产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残酷地剥削底层民众，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更富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同时还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勾结影响政府的内外政策。这种社会病态也正是政界、财界高层遭到谋杀而凶手却广受民众同情的根本原因。

上述突出矛盾也就产生了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各种主张。其中以军队激进分子的主张最为突出，酝酿时间也最久、最长，并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派别，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皇道派”和“统制派”。

既然有派别那就必须有斗争，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和海军中两大派别的争斗一样，陆军中两派的斗争也渐趋白热化。由于“统制派”的成员大部分属于地位较高的中高层军官，位高权重，因此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1934年1月，在九一八事变中获得“越境将军”称号的林銑十郎，接替“皇道派”总舵主荒木贞夫出任陆军大臣。7月，林銑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至前线作战部队。7月中旬，林銑十郎面告“皇道派”的另一领袖真崎甚三郎，要在8月的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闲职的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甚三郎是“皇道派”的二把手，当时的职务是实权的陆军教育总监。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天皇，别人无权调动。双方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支持林銑十郎，真崎才无奈屈服。

其实林銑十郎罢免真崎是事先得到了裕仁天皇的默许。“皇道派”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虽然他们闭口张口不离“皇道”，但裕仁还是对他们的无法无天存有戒心，同时非常不满真崎甚三郎对少壮派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可是“皇道派”的武士可不知道这些弯弯绕绕，他们一致认定这都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

随后永田铁山被提升为握有实权的军务局局长。上任后的永田立即开始制订并推行日本全国“统制化”计划。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永田开始频频与政府官僚、财界接触，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渐成为军、政、财这一高层网络的中心人物，能力出众的永田铁山实际上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永田铁山上台之后，就开始和林銑十郎联手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策划政变阴谋的消息，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了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皇道派”少壮军官把所有矛头直接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陆军中佐来到了东京。他同许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官一样，都为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免去教育总监职务而感到愤慨。相泽找到了永田铁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永田辞职。这一可笑的要求当然遭到永田的断然拒绝，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天皇？当相泽返回福山的部队驻地时，他很快接到由步兵第四十一联队调至台湾总督府台北高等商业学校服务的调令，彻底被激怒的相泽决定刺杀永田。他在办完赴任手续后，于8月11日晚再次来到东京。

1935年8月12日早上，相泽三郎先是来到了伊势神宫向天照大神祈祷：“我感到有一种要刺杀永田的冲动。如果我是正确的，求神助我成功。如果我错了，请让我失败。”

上午9时40分，相泽不经通报便大步跨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永田当时正坐在办公桌前，相泽刺向永田的第一刀没有刺中，第二刀使永田受了轻伤。永田蹒跚地想夺门出逃，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的相泽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他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永田死死地钉在门板上。被称为“永田之前无永田，永田之后亦无永田”的永田铁山就此毙命。当时因公正在永田办公室的东京宪兵队队长上前阻拦，也负了伤。

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不雅观，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之后他走进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说他已经执行了上苍的判决。由于帽子留给永田盖脸用了，他准备到外边再去买顶新帽子，这时闻讯赶来的宪兵围住了他。

相泽被交付第一师团军法会议审判。在受审的过程中，相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宣称，他只不过是尽了作为天皇麾下

名普通军人的神圣职责而已。他提出对国家实施改革，并向所有法庭上的人宣称：“国家状况令人忧叹。农民困苦不堪，官吏贪污受贿，外交软弱无力，统帅权因海军军缩会议的协定遭到侵犯。我终于认识到，那些御前的高级政治家，那些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官僚为了自身的私利，正试图逐渐腐蚀政府和部队。”法庭上的相泽似乎换位成了法官一般，公众舆论也依旧偏向杀人者相泽。在公审过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为穷凶极恶、毫无人道的怪物，相泽的辩护律师预示不祥，说：“如果法庭不理解相泽中佐的指导思想，那么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相泽出现。”

刀劈永田铁山的暴力事件令裕仁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大将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永田的葬礼上，裕仁还特地让宫内省送去了鲜花。1945年，裕仁在皇宫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日本投降的御前会议。与会人员惊讶地发现，天皇地下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的遗像，他就是10年前被相泽刺杀的永田铁山。

“永田事件”之后，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统制派”借1935年12月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将第一师团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几年之后的淞沪会战，正是这个柳川平助率领日本第十军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在国民党军腰眼上插上了一把小匕首，从而导致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全面溃败。

随后，新的命令就来了，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一师团被调往满洲。作为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第一师团又被称为“玉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无异于火上浇油的决定，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日本政局再次出现动荡。“皇道派”少壮军官认为公众舆论对相泽三郎的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际发动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一师团将在3月之前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核心成员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陆军大臣川岛义之，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已经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真崎对矶部来访的意图清清楚楚，但老奸巨猾的他不想惹祸上身，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会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矶部见对方避而不谈主题，就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很穷，也没有多少钱，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日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道：“就这些吗？如果就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事发前曾有人向警方告密说：“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满洲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要发动叛乱，刺杀政府要员。”得到消息的日本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还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宪兵队和警视厅认为个别叛乱分子翻不起什么大浪，凭他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从容对付一切突发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牛的确吹大了。

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大雪已经厚厚覆盖了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这是东京54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大雪导致交通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时旅馆，让无法回家的人暂时借宿。

这天深夜，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约瑟夫·格鲁大使正在招待他尊贵的客人。格鲁曾经是罗斯福总统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他的夫人就是那位打开日本国门的佩里准将的孙女。他的客人除了刚刚卸任首相并被任命为宫内大臣的斋藤实之外，还有那位大家熟悉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为了让大家高兴，格鲁特地放映了一部美国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兴致很高的客人们离开时，已经是晚上的11时30分。

当斋藤实跨入车门时，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下车的时候，斋藤抬头看了看天空，那雪正下得紧。

斋藤肯定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那些雪花，一场血腥的屠杀即将到来，那纷纷飘落的雪花很快将被鲜血染红。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静谧夜晚，位于皇宫外侧一端的第一师团兵营却显得比以往更加阴森恐怖。远处一间营房里还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聚集着十几位面容冷峻、如临大敌的陆军军官。一位青年军官忽地从蒲团上站起来开始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我们皇军的精英几十年来为了帝国的神圣事业前仆后继，几次起事都不幸失败。但是他们的鲜血却唤醒了民众，激励着我们的斗志。如今，我们的行动已为统制派控制的军部所察觉，随时都有移师满洲甚至关押被杀的可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一击，以改造国家，拯救民众，实现皇道。”说话的是香田清贞陆军大尉。

相比于香田清贞大尉的年少气盛，安藤辉三大尉就显得冷静许多，他慢条斯理地说：“诸位，此次兵变酝酿已久，我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周密可行的。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都是荒木贞夫大将的忠实信徒，此次起事我们没有任何退路，不成功便成仁。”安藤辉三出身教师世家，表面看上去温文儒雅，却有着刚毅的性格，在士兵中颇有威信。

2月26日清晨4时，陆军第一师团的千余名士兵被他们的长官从热被窝中叫起。士兵对长官的密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以为是要进行一次夜间雪中演习呢。只有几个人被告知当天将要杀人。

“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死。”栗原安秀中尉冷冷地对一等兵仓友音吉说。

闻听此言，仓友大吃一惊，但立刻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长官，我愿意去死。”

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约1500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取走了步枪、机枪、手雷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一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那些“天皇周围的坏人”。

行动共分六个小组，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香田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军大臣官邸，强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组将负责占领警视厅，让那些警察失去指挥。其他四组则分别刺杀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宫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责刺杀宫内大臣的凶手得手后，第二个目标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其他两组也将赶到市郊，分别干掉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天皇最亲密的顾问、举国尊敬的唯一明治元老西园寺公望。

负责击杀首相冈田启介的部队由栗原安秀中尉率领，共约300人。早上5时，到达首相官邸之后，他们与守卫官邸的警察发生了枪战。很快，4名警察全被击毙，暴乱士兵冲进官邸大厅，一阵乱枪把厅内的吊灯全部打碎。

早上5时前不久，首相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已经听到了外边的枪声。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名字，在日本投降之前，他还要出场

并有重要的戏份。迫水和冈田的关系很特殊，工作上他是首相的秘书，生活上他是冈田的女婿，同时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妈——也真够乱的。

迫水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求援，警视厅电话里回答说增援的人马已经出发。别看这些警察平时对老百姓横行霸道、吆五喝六怪威风的，但是遇见真正的野战部队就立即拉稀，警察增援部队很快被叛军击退。当迫水再一次给警视厅打电话时，“我们是起义部队”，电话里一个声音回答说，大约有500名叛军已经占领了警视厅大楼，老窝都被端了。

迫水挂断电话，接着又给附近的宪兵队打电话，宪兵队长局促不安地回答：“局势已失去控制，我们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对不起，秘书先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迫水气得啪一声把电话摔在地上。

枪声也同样惊醒了首相的另一位老秘书、61岁的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他同时也是首相的妹夫。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时，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冈田启介首相已经吓瘫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他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在一名警卫的帮助下，把冈田推进了浴室。

冈田在浴室里听到外面有人喊了一声“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的缝隙望出去，只见他的妹夫紧靠屋墙站着。“向他开枪！”一位指挥官喊道，但士兵似乎还在犹豫，指挥官接着吼道：“你们这些家伙很快就要到满洲去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到满洲以后怎么办？”枪声随即响起。高呼“天皇万岁”的松尾随后便倒在了台阶上，血像泉水般喷在雪地上，格外耀眼。怕松尾没死透，他们又朝松尾的胸口和鼻梁上补了两枪。

这个松尾大佐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的濑岛龙三的老岳父。事变结束后，迫水告诉松尾夫人，松尾为了搭救冈田首相而被叛军打死，本来就出身武士世家的松尾夫人谦和地说：“我丈夫能够效劳，未亡人非常欣慰。”

栗原在卧室中找到了一张冈田的照片，跪在尸体前，拿照片同松尾的脸仔细核对之后，他毫不迟疑地说：“是冈田。”士兵开始高呼“万岁”，把松尾的尸体抬进首相卧室，放在一张薄薄的垫褥上。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帮助下，大难不死的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成吊唁人员，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成功逃脱。

袭击宫内大臣斋藤实的小组约200人，由长坂井直中尉指挥。这位78岁的海军大将头天晚上刚携夫人出席了格鲁大使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斋藤还在酣睡之中。破门而入的政变军人被斋藤实的夫人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夫人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得手的凶手高呼三遍“天皇万岁”，呼啸而去。

早上5时15分，这批激进分子离开了斋藤住宅，开向皇宫西南附近的陆军省。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接任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职务的渡边铨太郎大将。叛乱分子认为，作为“统制派”头目的渡边必须铲除，也为他们的偶像真崎甚三郎出口恶气。

渡边的住宅是日本式木房，当纸糊的活门被拉开后，激进分子即以手枪、机枪一齐对着里面开火。渡边铨太郎这个62岁的枯瘦老人，竟然拿起手枪勇敢地向叛军还击。自不量力的他很快被机枪打成马蜂

窝，随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高桥太郎少尉对已死的渡边怒气未消，拔出军刀砍下了渡边的头，然后才率部队去陆军省与在那里的叛军会合。

曾经出任过八届大藏大臣的高桥是清，是日本有名的理财圣手。早在日俄战争期间，高桥在伦敦六次成功募集公债，成为日军最终取胜的大功臣。高桥因为多次削减军费而被军方诟病，还在接替原敬的短暂首相任期内批准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些少壮派军人眼里，高桥死八回都不够。担任袭击高桥是清的，是由中桥基明中尉率领的约120人组成的小组。晨5时，当叛军冲进高桥卧室的时候，死到临头的高桥还在打着节奏分明的呼噜。中桥中尉一脚踢开高桥的被子喊道：“天诛！”醒过来的高桥毫无惧色地抬头望了他一眼，并大声说：“白痴！”中桥中尉迟疑片刻后，扣动了扳机，把全部子弹射向高桥。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喊一声，跳上前来，挥起军刀朝高桥砍去，用力之猛使得军刀透过高桥所穿的棉衣，砍断了右臂。接着，他又把刀刺进高桥腹部，恶狠狠地左右捅了几下，已经82岁的高桥当场气绝身亡。

在毗连卧室中的高桥夫人冲了过来，一眼瞥见肚子被捅破，内脏都流了一地的丈夫，便放声痛哭起来。日本人不愧为“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当中桥中尉用肩膀挤过聚集在走廊上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一群仆人时，还彬彬有礼地对他们道歉：“对不起，真是打扰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叛军认为与英、美狼狈为奸的天皇侍从长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击杀铃木贯太郎的小组由安藤辉三大尉率领，总数约350人。这支部队于晨4时50分到达了铃木的住处。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第一小队直接突入院内，第二小队则位于大门口警戒，在院内及大门口各架起两挺重机枪。

一位女佣早已叫醒了年迈的海军大将。铃木急忙跑到储藏室去拿剑，却怎么也找不着，走出储藏室的铃木很快被20多把刺刀团团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就是铃木阁下吗？”铃木说“是的”，并举手要大家镇静：“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请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周围还是一片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自知活命无望的铃木坦率地答道：“那就没有办法了，开枪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三支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发子弹打中心窝。铃木倒下去时仍清醒，他的头部和肩部又挨了几枪。他听到有人喊“再补一枪”，铃木感到一把手枪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咽喉，接着他听见夫人在喊，“别再打了，对一个老人你们也这样下手，把我也一起打死好了”。铃木的夫人鹰子是日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曾长期担任裕仁天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在裕仁眼里是比亲生母亲还要亲的人，这伙士兵没人敢对她动手。就在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持手枪的人问：“要补一枪吗？”

两年前的，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所谓的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回了他的论点，因此，安藤虽然很不高兴，但内心中还是很钦佩他。此时，安藤也感觉对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再补一枪实在是太残忍了，于是喊道：“统统有，向铃木阁下行举枪礼。”于是，大家都跪在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身旁，举枪致敬。

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起立出发。然后他转身向铃木夫人，道：“您是夫人吗？”鹰子点了点头。“我曾听很多人说起您，我为此感到特别遗憾。”安藤说，“我们对将军本人并没有恶意，不过我们对如何在日本实现改革的观点与将军不同，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文明礼貌”的好青年啊！

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着惊艳表现的铃木大将，一生曾经很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867年，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的伏见鸟羽之战时，大阪弹药库发生连环爆炸，震坏了铃木家的门窗，刚出生没多久的铃木险些丧命。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钓鱼时，又差点被鱼拖入河中淹死。在海军服役时，他曾在夜航中掉入大海，后奇迹般生还。这次看来，是真没得救了。

但是奇迹再次出现。安藤没有想到，人称“不死之鬼贯”的铃木哪里那么容易就死？几天之后，铃木再次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也必须抢救过来，要不怎么成为决定日本投降的终战首相呢？！

被刺杀的对象无疑都是老人。前宫内大臣牧野伸显也已经75岁，他是前面提到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的次子，后来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就是他的女婿。激进分子认为他也是实施“昭和维新”的大障碍，必须及时除掉。当时牧野住在东京西南较远的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击杀牧野的任务由河野寿大尉组成的8人精干小分队前往执行。当时牧野正在神奈川县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奋起反抗，打死了一名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乘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从宾馆跑出来。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宝贵时间，牧野伸显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溜出了旅馆后门。

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一块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旅馆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峭壁，把和子和牧野都照得清清楚楚。山下的叛军借助火光举起了枪。在呼啸的枪弹之中，和子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毅然挡在了外祖父身前。一个叛乱分子也许是被她的英勇行为感动，喊了一声“打中啦”，便说服其余同伴一起离开。

刺杀西园寺公望公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时代仅存的一位元老，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都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本来就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下毒手，看到部下也都不太情愿，便擅自取消了这一行动。当地警方听说首都发生叛乱后，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别墅去。

负责封锁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包围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官邸的是由丹生诚忠中尉指挥的小组。叛乱的核心人物矶部浅一、香田清贞等也随这一小组行动，准备与陆军机关的首脑进行谈判。这支部队于5时左右到达了陆相官邸，随之对就近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连同陆相官邸进行了包围和封锁。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立即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会谈。

被占领的参谋本部上午还真来了一个上班的人，那就是咱们熟悉的陆军大佐石原莞尔。一群叛军士兵冲进石原的办公室，有人认出了他，领头的军官听说面前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石原莞尔时，立即收起手枪向石原鞠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我一生的荣幸，请大佐加油！”然后带领手下集体敬礼，向后转身走了。

考虑到警视厅的警察佩有武器，而且其位置就在皇宫正门的旁边，攻占警视厅的小组有500人左右。他们除了占据警视厅外，还准备根据情况随时突入皇宫。26日晨4时30分，由野中四郎大尉率领的这支最大的队伍对警视厅进行了平面和立体的包围与封锁。进入院内的部队当即占领了电话总机室，切断其对外的所有联系，并向警察传达了起事的宗旨，要求其立即停止一切救援行动。

2月26日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叛乱分子约1500人的部队已经封锁和占领了皇宫西南一带的日本政治、军事、警察等国家权力中枢机关。政变军人还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

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临时指挥部。

他们还占领了东京最大的五家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尊王义军”“七生报国”等标语。在他们散发给记者的资料上这样写着：“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帅，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字，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叛军勒令关闭所有影剧院及其他所有娱乐场所，电台停播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月26日早上6时30分，叛军代表香田清贞、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在陆军大臣官邸与川岛义之进行会谈。一群年轻人开始像训孙子一样教训已经58岁的陆军大臣，提出了他们的具体要求：撤换惩治军内“统制派”人物，任命“皇道派”首领担任重要军职，召集在各地的“皇道派”人物入京共商国是。同时要求陆军大臣将起事部队进行“昭和维新”“忠君爱国”之本意上奏天皇，等等。在会谈过程中，门外叛军部队山呼“天皇万岁”和高唱军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怎一个热闹了得！

对陆军的领导正常情况下由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大巨头负责。此时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因病不在东京——就是在东京也因为皇族基本挂名不管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刚刚被激进分子杀死，连头都被割走了。此时，陆军最高领导人就只有川岛义之一人能够出面应对。继林銑十郎之后，刚刚于9月5日接任陆军大臣的

川島义之本来就是个没有什么主见的人，加上既不是“皇道派”，也不属于“统治派”，因此作为两派均可接受的人物，才被扶上来当傀儡大臣的。

外边闹得一塌糊涂，皇宫里边当然也不会消停。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迅速叫醒了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并向天皇简要汇报了所能了解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囔着“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新消息零零星星不断传来。早上6时，已经吓得脸无血色的本庄繁再次进来禀报天皇，首相、大藏大臣、宫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遭到袭击，至今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尽快恢复正常。”然而，本庄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下令镇压叛乱，不仅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那些叛乱军人，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太一郎大尉也是叛乱活动的主要成员之一。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终于获准进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立即罢免林銑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姑念起事者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之心，万望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刚刚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大声训斥道：“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的作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佐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

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实际上是由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操纵。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叛乱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试图蒙混过关。但是叛乱者坚决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绝不撤兵。

对于“皇道派”发起的叛乱，“统制派”的军官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苦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而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不太情愿的陆军只好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此外，驻外的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梅津美治郎、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均表示了坚决镇压的决心。

“二二六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本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参谋次长杉山元中将主持。对该事件的发生，参谋本部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作乱，是破坏部队指挥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由于参谋本部已被起事部队占据，杉山元迅疾将指挥机关转移到紧靠皇宫北侧的宪兵司令部内。

27日上午8时20分，杉山元次长入宫觐见天皇，明确得到了镇压的许可。回到宪兵司令部临时办公地点的杉山元随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一、参加起事的部队须立即撤离占据机关、返回营区；二、调驻东京及周边的部队进京平叛。

随即第一师团驻甲府的步兵第四十九联队、驻佐仓的步兵第五十七联队、驻东京东郊的战车第二联队以及驻宇都宫市的第十四师团三

个步兵大队等部队于当天先后向东京进发。2月28日，驻仙台的第二师团一部与第十四师团一部也奉命进入东京。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3000人。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表现堪称积极。由于被袭击的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和斋藤实都是在海军中享受崇高威望的前辈大将，至今还生死不明，所以海军在第一时间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宣布武力平叛。

2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海军中将向正在演习的舰队发布了紧急命令：为了实施武力平叛，第一舰队立即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也就是声称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的丰田副武，可算逮住了攻击陆军的大好机会，立即跳起来咆哮道：“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海军来动手！”

2月26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海军中将麾下的第一水雷战队已经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并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危险，海军省办公楼前也摆上了一地的高压水枪。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岸上重要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他们还打算把天皇接到军舰上，以免受到陆军叛兵的挟持。由于表现积极，高桥三吉和米内光政在之后不久就被晋升为海军大将。

27日一大早，联合舰队核心主力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京湾，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纷纷调转炮口，直指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406毫米巨炮对准的正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与此同时，海军第二舰队也在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的带领下，于上午9时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但开进东京湾的军舰毕竟没有长腿，不能直接驶进皇宫扔块板让天皇上来，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在焦急不安中度过。对于陆军的迟迟按兵不动，皇宫内愤怒的天皇隔一段就召见一次本庄繁，连声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繁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裕仁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前往平叛，快快备马！”

裕仁天皇的焦急自有他的道理，外边已经有更坏的消息传进宫来。他的亲弟弟、在陆军第八师团担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前往东京。秩父宫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历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要是他公开站到了叛军那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日本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门外那帮叛军要是再有了精神领袖，形势将更加不可控制。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宫内省立即派出东京大学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亲王。平泉澄前在上越线水上车站登上了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恳求秩父宫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老师的话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皇宫，彻底与叛军隔离开来。见此情景的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做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裕仁总算松了一口气。

2月28日，在天皇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陆军终于下定了镇压的决心。参谋次长杉山元在天皇的授意下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叛军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

29日上午，“皇道派”两大巨头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均遭拒绝。已经出任戒严部队参谋的石原莞尔直接将两名陆军大将轰出了戒严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戒严司令官香椎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

东京街头平叛部队的坦克上已经装上了高音喇叭，航空大楼上空升起了一个气球，下边挂着一幅大字标语，上书“敕令已颁，勿抗军旗”。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以哽咽的语调广播了一份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心诚意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义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归队。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成了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曾相信自己做得对。现在你们既然知道错了，就不该继续背叛陛下，成为国贼而遗臭万年。回头是岸，为时不晚。你们过去犯的罪行会得到赦免。你们的父母兄弟、全国的男女老少都真诚希望你们回头。立刻离开现在的阵地，回到原部队去吧。”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此时在严冬中坚持了三天的叛军早已疲惫不堪，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本来已经士气消沉的官兵面面相觑，大家谁都想等待别人先行动。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千余人的队伍开始出现骚动。有人主张抵抗到底，有人主张自决。到上午10时左右，叛军队伍开始瓦解，35名士兵带着步枪和机枪离开了阵地。随后，一队一队的士兵纷纷离开，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中午时分，除了在陆军省和山王饭店的几个小分队外，几乎所有士兵都回到了所属部队。下午14时，飘扬在首相官邸上的旗帜终于落了下来。一小时后，军部通过电台宣布：叛军已投降，未发一枪一弹。

最后，剩余的叛军首领18人仍待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平叛部队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去攻打或逮捕他们，目的是留给这些人一个展示

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贞夫要求他们切腹自杀以谢罪天皇。

但求生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武士道精神，他们最后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只有野中四郎大尉拒绝投降，他写了一份最后声明，对他所在的师团30多年来从未打仗，而别的部队却在光荣流血表示遗憾。他说：“近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恶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同志的鲜血来偿还。如果我今后碌碌无为地在帝都苟且偷生，何以对得起那些人的英灵？我是神经错乱呢？还是个傻子？我的出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切腹自杀。

其余人员则在傍晚18时被宪兵队拘捕，随后被集中到陆军省大院。负责看押这些人的就是“统制派”的军官冈村宁次。冈村预想并期待这些人自杀谢罪，已让医院的护士准备好了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随时备用。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陆军吸取了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不公开的军法审判，也不设辩护律师，同时宣布一审即终判。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地严厉。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人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并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

宣布死刑的除了17人，还包括并没有直接参加叛乱两个人，那就是在幕后策划的大思想家北一辉以及砍杀永田铁山的大剑客相泽三郎。其余的士兵则被免于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而已。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7月12日，包括北一辉在内13名军官和4名文官被绑在行刑柱上，蒙住眼睛，前额画了靶标。曾经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少尉唱了一首歌

后说：“真的，我希望特权阶层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另一位激愤的军官高喊：“啊，日本国民，切不可信赖皇军。”另一位高呼：“国民信赖陆军，千万别让俄国人打败我们！”

枪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三呼“天皇万岁”。

真正走上毁灭之路

“二二六事件”之后，之前早已风雨飘摇的冈田启介内阁寿终正寝。

旧的去掉了，新的要来，继任首相的候选人初步选定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卫文麿。近卫文麿出身显赫的贵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较高的声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联系密切，颇受天皇顾问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出任首相按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但年龄不大的近卫却是个老滑头，他考虑到当时陆军内部争斗剧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烂摊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为由坚辞不就。

西园寺公望无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选，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广田弘毅之前两次出任外务大臣时就曾极力配合军部的对外政策，理论上应该能为军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时，首相冈田和藏相高桥等多名重臣都成为叛军袭击的目标，只有广田安然无恙。为此颇为得意的广田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叙述：“军队就像一匹未经驯化的野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会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从侧面跳上马背去驾驭它，同时还要让他继续往前奔跑。”后来的事实证明，广田的这番言论基本与放屁无异。他像孙子一样被军部左右，正是从广田开始，政府完全变成了军部的附庸。

西园寺还考虑到广田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可以妥善解决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于是西园寺就委托近卫文麿去征求广田的意见。若在日常，能当上大权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风光无限，但此时日本国内局面错综复杂，尤其是前边已经有超过一把手指头的首相被暗杀甚至明杀，内阁首相已经成为一个高危的职业，广田当然也不会情愿去冒

风险，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难以胜任”为由拒绝。对广田，西园寺可没有那么客气，强烈要求广田出马，最后广田不得不受命组阁。

1936年3月5日下午，广田弘毅入宫觐见天皇，接受了组阁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广田弘毅的组阁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陆军推荐以主张对华强硬的寺内寿一大将入阁任陆军大臣，同时提出“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项要求。广田提出让吉田茂等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员入阁，甚至还想让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立即遭到军部的断然拒绝。广田无奈只好将原来选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内阁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务大臣。折腾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阁僚人选才最终确定。

这还仅仅是开始。军部马上得寸进尺地提出，恢复之前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曾经在1913年被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任首相废除，将担任陆海军大臣的资格从“现役武官”扩大到“预备役和后备役武官”也行，这一举措甚至被当作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实山本权兵卫并没有那么伟大，第一次以海军将领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怕陆军利用这一制度跟自己捣蛋而已。现在军部提出恢复这一制度的理由是，鉴于“二二六事件”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须对军队进行彻底整顿，消除内部派系间的对抗，“预备役和后备役将官”容易与政党政治和世俗阶层发生利益关系，难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

话说得实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谁都明白，军部不过是要通过这个制度的恢复实现陆军大臣对政治的全面干预，并以此为手段随心所欲地操纵内阁。

迫于军部压力的广田再次接受了陆军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修改官制，从“陆海军大臣官制附表备注栏”中消

除了“预、后备役”的文字，恢复了陆海军大臣、次官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至此，军部已经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台，彻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

接下来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制派”开始打着天皇的旗号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军人事”。在军界、政界、财界颇得人缘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马上担负起“肃军”的重任。这个寺内寿一出身名门，属于陆军中的强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内正毅是日本陆军中唯一的一对父子元帅。寺内以善于快刀斩乱麻和胆大包天著称。早在1933年任大阪陆军第四师团师团长时，由于其属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与交通警察发生冲突，寺内就以“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为名，毅然决然地带领广大师团官兵捣毁了大阪警察署，举国震惊，寺内反而落了个爱护士兵的美名。

这次人事变动涉及的陆军军官多达3000多人。其中军事参议官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阿部信行、西义一，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被编入预备役，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南次郎被解职，陆军一下子炒了8名大将的鱿鱼。类似于海军“舰队派”对“条约派”实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一大批“统制派”骨干意气风发走上前台：杉山元出任了陆军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出任参谋次长，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省次官。至此，“统制派”真正一统江湖，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所积极追求“实施军部独裁”的宏伟目标在政变失败后也同样得以实现，因为“统制派”的目标和他们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谓殊途同归。“皇道派”那些政变军官如果看到“统制派”同样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国家大权，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得势的军部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此时，石原莞尔已经升任参谋本部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石原立即主导制定陆军的“国防政策大纲”。“国防政策大纲”主张“首先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行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准备最后“对美国进行大决战”。这实际是一种“先北后南”的军事战略。

陆军的意见，海军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对。北进对苏联大部分是陆上作战，海军只能承担护航、运兵等次要任务，也就是只能当陆军的配角。海军马上针锋相对地拟定自己的“国策纲要”，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发展”，把英国和美国列为主要假想国，提出了与陆军“南守北进论”相对立的“北守南进论”。

陆海军相互对立的主张让广田无所适从。两家都很牛，谁也得罪不起。被逼无奈的广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国策纲要”。“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基本国策纲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

“南北并进”的方针。这也充分说明广田内阁根本没有能力统一陆海军的意见，只得将这种对立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内政和外交政策中。

“南北并进”的猪头战略不仅是政治上对陆海军的妥协，而且意味着日本必须承担起同时扩充陆海军，完成“以美国、俄国为主要目标，并防备中国、英国”的用兵备战计划，支付庞大的军事预算。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又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政权，从中国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

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陆军制订五年扩军计划，准备充实空军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订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发展对外贸易等统统纳入战争体系进行备战。

在随后1937年的财政预算中，用于陆海军扩军备战的资金达到了30.4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亿日元，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费用。广田内阁的经济政策因此被称作“亲军部财政”。同时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战争，日本开始大量进口、储备各种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材料。可以说，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准战时体制。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又联合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等人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点在于“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实施军事独裁开路。

但以上所有的罪过加起来，都比不过马上提到的这一个。为了寻求对外侵略扩张的国际支持，迫于军方压力的广田弘毅开始努力倡导加强与德国的联系。为了不刺激英、美、法诸国，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迈出了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第一步。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听到协定签订后说了一句话，“日本离战争只有一里路了”。

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一协定不是以负责外交的外务省而是由参谋本部策划来进行的，到了最后要签约的时候外务省才出面。这一协定也成为广田最后走上绞刑架的死刑判决书。日德协定虽然表示欢迎

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但对此发出“友好信息”的仅有意大利而已，就连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发表声明，称“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

为了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推行军国主义服务的法律法规。军部还强烈要求进行“议会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削弱议会权力来彻底否定政党政治，以天皇名义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制取而代之。

政党方面对军部左右内阁的现状早已感到强烈不满，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一些政党人士也被迫进行防守反击。1937年1月21日，政友会69岁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他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滨田一下台，坐在阁僚席上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就立即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反驳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侮辱军人的言辞，我对此深表遗憾。”得到议员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寺内听罢，立即再次登台，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滨田岂肯服输，他再次大步跨上讲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剖腹！”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剖，要不议会变屠宰场了。

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他的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寺内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已经失去了作为傀儡的利用价值。同一天，广田内阁因为无法解决政党与军部的尖锐矛盾而提出总辞。

广田弘毅内阁倒台后，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宇垣一成担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内阁任陆军大臣时曾经主持过“宇垣军缩”，一下子裁掉了陆军的4个师团共16个联队，彻底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于是坚决反对由宇垣组阁。宇垣还没到东京，陆军就派出东京宪兵司令中岛今朝吾中将在进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乡桥上劝阻宇垣放弃，但执拗的宇垣还是到了东京。这次跳出来的就是刚刚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莞尔，石原的武器就是广田弘毅刚刚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石原莞尔串通寺内寿一、杉山元和小矶国昭三位陆军大将，向宇垣一成通告陆军将不派陆军大臣参加内阁。被点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宇垣组阁失败，下一个就轮到了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銑十郎。但短命的林銑内阁只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总辞。1937年6月4日，时年46岁、被称为“青年宰相”的近卫文磨终于走上前台。

一个月后，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 第七章 |

中国全面抗战

步步紧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吞并了东三省，不过这仅仅才是开始。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日本很快就提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曾有“热河为满洲之一部分”之类的表述，并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愿意归附伪满洲国为由积极筹备侵占热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上突然响起一连串猛烈的爆炸声。驻扎在山海关的日本守备队立即向中国守军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了袭击，要求中国军队立即全部撤离。1月2日上午，日本第八师团3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所部守军两个营发起进攻，被守军击退。1月3日上午，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战至下午15时，日军的膏药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头。

2月11日，蒋介石派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至北平，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27名将领一起发表“保卫热河”通电。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陈词，“吾人绝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也绝不签订城下之盟”。张学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只有舍身奋斗方能救亡图存”，全国上下闻讯，精神为之一振。

2月底，日本关东军以满洲伪军开路从通辽、锦州、绥中分三路入侵热河。日军第六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开鲁、赤峰发起攻击。第五军团汤玉麟驻守开鲁的骑兵第七旅随即叛变投敌。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盗孙殿英，表现差强人意，率第四十一军在赤峰驻守七天七夜之后方才撤退。赤峰、开鲁相继沦陷。2月26日，日军进占朝阳，中方再次

不战而退。3月2日，日军进入凌源。3月3日，日军逼近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但不积极组织防务，还征集大量汽车带着自己的金银细软迅速逃离。3月4日下午，日第八师团骑兵第八联队128名骑兵乘隙攻陷承德，热河省1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入伪满洲国，汉奸张海鹏因为其“杰出”的表现被任命为热河省警备司令兼热河省长。

热河沦陷使早已被全国人民骂成猪头的张学良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之中，张学良被迫于3月11日“含恨”通电下野。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接替张学良指挥北方战事。

占领热河后的日军随即南下，向长城各关隘挺进。何应钦根据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沿长城线布防，分别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第十七军徐庭瑤、第三十二军商震、第三十五军傅作义以及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长城各关口防务，企图阻止日军进攻。初看国民党军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线仍显孱弱，且互相之间缺乏有效配合，日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部署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义院口等要塞的进攻。自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区的作战持续了将近3个月，中方防线被日军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滦县、密云、遵化等22县被日军侵占，中国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半包围态势，北平城开始出现混乱，故宫文物已被分批南运。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18352人的伤亡代价，日军损失约2400人。

长城抗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考虑此时完全占领华北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否决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下的意见，敌我双方于1933年5月25日

停战，进入对峙状态。当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与日军和谈。

日军的谈判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冈村宁次，冈村根本不给何应钦说话的机会就率先抛出了日军草拟的停战协定，同时说明这是日方的最后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冈村此处学习了他的老前辈伊藤博文，强硬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只能回答“是”与“否”两个字，否则兵戎相见。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今后不得越过该线。此举等于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事实，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长城抗战结束后，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特地邀请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胡适博士为在战斗中英勇捐躯的第三十五军烈士纪念碑撰写碑文。接受邀请的胡博士慨然允诺，他第一次用白话文为那些逝去的英灵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他们的血。

碑文刚刚刻好，傅作义就接到了来自北平何应钦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与抗日有关的标志。无奈的傅作义只好把“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

随后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上，一个百米运动员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来自东北大连的刘长春。他在运动会上跑出

了10秒7的百米成绩，这一纪录保持了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国运动员梁建勋打破。运动会闭幕式上，刘长春发表了即席演讲：“诸位有家可以回去，而我们只能四处漂流。我热切希望下一次全运会在沈阳举行，恢复我东北河山颜色。”全场观众无不泪流满面，四处响起了愤怒的呐喊：“收复东北，还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身中四弹的胡汉奸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振报》汉奸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内被枪杀，身上还藏有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的密信。两人被杀构成了当时有名的“胡白被杀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驻屯军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这可是进一步侵略华北的难得机遇，日军立即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这边还没按住葫芦，那边瓢又起来了。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抗日武装孙永勤部“抗日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队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待命，其意图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决的蛮横姿态。

6月9日，酒井隆约见何应钦，递交了梅津美治郎拟定的“备忘录”，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将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机构撤出华北。酒井隆还要求国民党“中央军”也要撤出河北，罢免对日态度强硬的河北省省主席、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人。

事关重大，何应钦只好一边与日方交涉，一边向蒋介石报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脱掉放在谈判桌上，盘腿坐在椅子上，不时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立即按照日方拟定的条约签字。随后，酒井隆甚至使出类似流氓无赖的手段，骂骂咧咧地走到院子里解开裤带，不避众人地当院小便，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何应钦于1935年6月13日亲自回南京汇报。之后经过多次会商，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何梅协定”，其实这一协定并无正式文本。

这些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同时“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相当于变相放弃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更大的隐患。

华北这边麻烦不断，那边察哈尔纠纷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特务机关山本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军事地图，在行至张北县时被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正康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严正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有关人员，但日军依然不依不饶并借机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无奈之下，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6月19日免去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省主席。随后，6月27日，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同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在北平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国军队从长城以北撤出集结于北平方向。这一协定不仅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和领土，也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打开了一个侧门。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北平以东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很快就宣布更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通电脱离国民政府实行自治。这个殷汝耕早年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还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做老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殷汝耕为了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还特地派出“外交人员”对东北的伪满洲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伪满洲国也一本正经地派外交人员进行了回访。

似乎遍地都是窝囊废和汉奸，但是日军的下一步挑衅行动就碰上了钉子，碰钉子的地方叫作绥远。

日本一直强调“满蒙”为其生命线，这个“蒙”就是内蒙古。当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控制。苏联实力强大，不能随便去惹，但侵占中国内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满蒙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侵占察哈尔得手之后，很快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绥远。对付绥远，日本还是老一套，先收买再武力。为了达到收买的目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呼和浩特，对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威逼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内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严词拒绝，利诱不成的关东军于是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直接扶持内蒙古的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1936年10月，关东军制订了详细的侵绥计划。曾经策划引发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绥远军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吓就跑，绥远指日可下。”但田中失算了，这次他遇到的不是败家的张大少爷，而是百战名将傅作义。

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不卑不亢的斗争，同时在军事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傅作义预料到日军很可能大举入侵绥远，在做好战争准备的同时，也积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汇报。绥远的得失对山西影响极大，一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阎锡山也表现出难得的热情。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身份发布了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官；二、汤恩伯为第二路军司令官；三、李服膺为第三路军司令官；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

参战主力部队由傅作义起家的第三十五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这个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后来平津战役中在末任军长郭景云的带领下被华北第三兵团全歼于新保安。

11月5日，日军兵分三路入侵绥远，傅作义率各部顽强抵抗，开战之初国民党军就通过拉锯战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之后乘胜追击发起百灵庙战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复百灵庙，缴获敌军大量军械物资，之后再胜利收复锡拉木楞庙，侵绥日伪军土崩瓦解。至此，绥远抗战中国取得完胜。

战争期间，11月20日，一直坚持对华谨慎作战的石原莞尔曾飞到现场试图阻止战事的扩大，立即遭到了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的抢白：“石原桑，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而已，有什么不对吗？”无言以对的石原只好悻悻离开。

绥远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军侵略方面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消息传到各地，“四万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北平、上海、武汉、西安等地民众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远赴绥远前线慰问抗战将士，音乐家吕骥特地创作了《第三十五军军

歌》，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前往绥远前线为参战官兵演出了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个月，第三十五军接到各方捐赠的钱款就达到20多万元。面对此情此景，傅作义表示，为国家而战乃军人之天职，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由此肯定国家必能复兴，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仅在于军人敢于牺牲，而在于全国人心不死”。

各地方实力派也因绥远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并请求将桂系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父遗嘱以其继母的名义将87万元的遗产捐给了绥远前线。消息传到西安，压抑已久的东北军将士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他们找到张学良痛哭流涕：“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绥远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在国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一切也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将军”帽子的张学良。

此前，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又成功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形成“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在南京国民政府、苏俄等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得到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随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让内战基本停止，使得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不掩功，张学良此举可谓厥功至伟。

在绥远铩羽而归的日本并不会就此罢休，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卢沟桥事变

时间悄悄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的7月7日，注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让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东、西三面已经基本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关东军一部，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约4万人，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000人保安队，还有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5600多人。即使是情况稍好一点的南面，之前日军已强占丰台，这样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彻底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往来，实现逐步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的目的，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随时来临。

此时在平津地区驻扎的中国军队是原属于西北军的第二十九军，下辖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兵力约10万人。当时第二十九军主要管辖区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尔的一部分，驻守北平的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个师素以对日强硬著称，日军对第三十七师驻守北平一直是颇有微词。

西北军在中国旧军阀体系中一向以贫苦著称，现在竟然阴差阳错地辗转到了平津地区，不能不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格外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可惜占据要地的宋哲元日子过得并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产党的力量在该地区的渗透，还要防止蒋介石“中央军”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当然还有跟在日本人背后那数都数不清的汉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区修建铁路，宋哲元向南京汇报遭到拒绝。左右为难的宋哲元只好装病跑到山东乐陵老家躲了起来。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驻屯军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中尉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军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在其演习地附近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神秘“失踪”，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这一无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的严词拒绝。

清水中尉马上电话向驻丰台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做了汇报，一木马上电话请示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该如何处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战斗准备”。这个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请大家稍作留意，他们在随后的太平洋主战场都还要作为主角出场。

那名失踪士兵其实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这几天闹肚子，中间憋不住，就找个僻静地儿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队。清水节郎随即向一木清直大队长再次汇报，“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

可日军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一面部署准备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继续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接到了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卢沟桥地区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松井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纯马上命令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前往交涉。与王县长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之外，还有第一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森田彻还将在随后的诺门坎战役中出场并被打成筛子。认为守土有责的王县长拒绝了日军进程检查的无理要求。就在双方仍在僵持谈判的时候，凌晨4时23分，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爆炸

的巨响，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起了进攻，进攻部队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领的第三大队500余名日军。

守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沣做了汇报。冯治安当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让，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誓死不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正面强攻未得手的日军改变攻击方向，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国民党军两个排寡不敌众，70多人全部战死。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8日凌晨5时54分，东京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就接到了中国驻屯军“在卢沟桥地区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电报。10时20分，第二封电报再次传来，“我军于5时30分对中国军队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消息迅速传开，东京的那些军政要员马上意识到，前面又和中国人干上了。

对于前方事变的处理，日本内阁和军部迅速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阵营。“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为代表。他们认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北面虎视眈眈的苏联。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的持久战，这将导致日本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实施伪满洲国的建设，不要因为插手中国而弄得支离破碎。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筹备55亿日元战争经费、限定作战时间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全面出兵中国风险太大，绝非上策。后来的历史证明，石原莞尔作为日本第一战略家，当之无愧。

但是相对于满地都是的“扩大派”而言，他们的声音显然太微弱。赞成扩大战争的人员包括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

郎、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黄金搭档、时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在内的大部分军中将领几乎全都是“扩大派”。在大部分日本军人的眼里，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只要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国。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话，那根本就不叫扩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嚣，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会立即投降”。

对于北边苏联的威胁，“扩大派”提出：苏联刚刚经历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级军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动干掉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苏联目前肯定无力介入。英国、法国的注意力都在欧洲大陆迅速崛起的德国身上，也根本无暇顾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至于美国，罗斯福总统刚刚再次当选总统，国内无处不在的孤立主义对罗斯福关注欧洲的事务都大加指责，更不会准许他去干预中国的战事。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全面对华开战“千载难逢的良机”。杉山元在觐见天皇时甚至向裕仁承诺，“中国的事情只需要三个月左右就可以解决”。

最激动的当属一贯的侵华急先锋关东军，这帮家伙几乎清一色的“扩大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纷纷要求对扩大作战尽快做出决断。日本国内还没做出结论，关东军的电报已经同时到了东京和北平，“鉴于目前华北的严峻局势，已以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随时出击作战的准备”。那个之前在上海和绥远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经像兔子一样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国驻屯军要和关东军联合起来，“立即对中国华北地区发起全面作战”。卢沟桥前线还来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在后边的正戏里我们还要无数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参谋”

之一——战争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觉得和那些大人物辩论耽误工夫，直接跑到前线找到了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关东军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当时陆军参谋总长是皇室的闲院宫载仁亲王，这家伙基本是个摆设，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也在生病疗养中，不能理事。参谋本部实际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在主事。7月8日18时42分，头脑清醒的石原莞尔排除干扰以参谋本部“临命第400号”向前线中国驻屯军发出指示：“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反对。参谋本部的军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拟订了一份增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驻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日本国内派出三个师团紧急支援中国华北地区的作战。

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军反对对美开战，那不假，但他们绝对不是爱好和平，而是因为打美国打不过，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还是要打的。不甘落后的海军军令部立即下达了预备作战命令：一、在台湾海峡演习的第三舰队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随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随时准备紧急出动对华作战。

7月8日深夜，“扩大派”主力、陆军大臣杉山元再次颁布紧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两年兵延期复员”。此举一下子又临时增加了可以调动的4万兵力。

当日深夜，中日双方在永定河铁路桥和龙王庙附近再次展开搏杀，两军均有较大伤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风景名胜庐山上，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

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第一个反应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可能真的就要来了。

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马上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

蒋介石随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随后他发出了一系列调兵的电令：开封以西的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随时调用；第二十六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和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和第八十四师同时开赴石家庄；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所有将领立即结束培训下山归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蒋先生还想看看那些平时专门和他作对的地方军阀是什么想法，他向这些大腕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邀请他们同上庐山，共商国是。

出乎蒋介石预料的是，那些一贯喜欢和他唱对台戏的各路诸侯，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一反常态，连一贯与蒋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卫都表示赞同，“目前中国的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开战以求存，绝无苟安之可能”。接着蒋介石就收到了最让他头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李宗仁还提出让白崇禧马上赶赴庐山听候蒋委员长随时调遣。随后，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主张。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我们已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刘湘还说，为了抵御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两年之内可以选派出500万铁血男儿奔赴前线！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态表得确实不错。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也发来了请战电报，表示愿意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

陈词，不胜屏营待命”。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多达7个，个个鼎鼎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中共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

或许是看到当时在华北的兵力尚未达到全面开战的规模，日方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和平解决”卢沟桥出现的危机。7月9日凌晨3时，双方谈判代表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初步协议：一、双方停战；二、日军撤出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

可是马上就有新情况发生。就当中国保安队准备进城接防时，再次遭到了日军的阻击。此时的日军第二大队已经按照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的命令向宛平进发。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纯家中进行的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之后由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与日军的谈判也同样不欢而散。

在日本东京，陆军中的扩大派已经制订进一步向中国增兵的具体方案。这令不扩大派的石原莞尔烦恼无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结果就是战事的无限制扩大，他希望卢沟桥的纠纷能够“不动员国内的师团就地解决”。可是石原也清楚，凭借目前中国驻屯军仅仅一个旅团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会打仗只会趁火打劫的伪军，也不足以对付第二十九军的10万之众，前线的危机使得石原无奈只好同意向中国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近卫文麿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在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提议下，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决定，只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人表示了担忧。

随后在14时召开的内阁扩大会议上，全体阁员一致支持杉山元陆军大臣的提议，议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并决定“本事件今后称为事变，出兵改为派兵”。会议结束后，首相近卫文麿和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觐见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国“派兵”的计划。

7月11日18时35分，参谋总长闲宫院下达了“临参命第56号”。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及其附属部队，四个飞机中队奉命急速开赴华北。21时30分，“临参命57号”下达，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同时在傍晚时分，日本公开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看到这一切的石原莞尔明白，日本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7月14日，近卫文麿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告诫日本民众，要做好“最坏打算”，他指出，“从种种迹象说明，我们为友好解决华北事件所做的种种努力看来都失败了。我们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区的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均处于危险之中”。坐在一边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立即补充道，“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多年来全力开展的反日运动和反日教育”。关东军的发言人的话更具威胁，“如果中国胆敢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关东军将采取最强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

后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线却并未显出应有的紧张，双方的谈判仍在慢条斯理地进行。7月11日，日本决定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这一天，被蒋介石催促了无数次的宋哲元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山东乐陵老家，去往危机四伏的北平。

此时的宋哲元可以说是思绪万千。贫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当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战争真打起来，他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结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霸占。作为中国人，他自然不愿意把地盘交给日本人当汉奸，但是也不愿意就这样让给蒋介石。作为冯玉祥西北军的老部下，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现在这地位，也实在是容易呀。

作为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刚刚开办前线指挥部的保定，而是剑走偏锋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当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第二十九军内部分歧较大。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坚决主张抗战，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却主张和平解决，在这之后留下来负责与日本人谈判的张自忠因此被国人视为大汉奸。也正因为此，张自忠后来凭借无数次死战，最后献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实张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样，不愿意丢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盘。宋哲元当即支持张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让步的决定，以妥协换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达北平后，立即对外做出“解除北平戒严，释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严禁与日军摩擦”的命令，并下令拆除城内所有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和谈。宋哲元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暂缓增援部队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还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军’来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时，宋哲元私下对日军表示，“对日我们绝不抵抗，对南京我们会极力抗争”，幻想以此讨好日本换来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犹豫不决的时候，日本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开赴平津地区。到7月16日，关东军第一、第十一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朝鲜军一个师团也已逼近平津地区，航空兵团已经全部集结到长城一线，随时可以出击。得知上述情报的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迅速集结，试图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对此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向日军示好，他还致电中国各界救亡团体，谢绝热情国民对第二十九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召集的各路军阀首领和社会名流已群聚庐山，也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10天后的这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历史上著

名的“庐山谈话”。这篇谈话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抗战著作引用。在这篇谈话中，无处不弥漫着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无奈，奋起反击外敌的坚强之心。谈话最后指出：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敌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就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时，7月17日上午11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关于华北作战的协定》。协定指出，“讨伐华北的中国军队，作战尽量控制在华北，然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也可能转为全面对华作战”。同时决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国内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参谋本部夸下海口：两个月内歼灭第二十九军，三到四个月以全面战争消灭中国南京政权。

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协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张自忠的陪同下，亲自向香月清司当面道歉。就在此时，卢沟桥前线再次传来双方发生冲突的消息。日军随后声明，7月20日之后将“采取自由行动”。张自忠因此找到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彻底弹压共产党，罢免不适宜官员，第三十七师全面撤出北平”等无理要求。

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他有能力阻止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至少能够确保“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缓兵之计已经得逞，到7月16日晚间，日军在北平和天津地区集结兵力：原华北驻屯军河边正三步兵旅团，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由热河兵出古北口，已开进北平北郊，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统率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也由热河向北平推进，并攻占北平沙河

镇，日本的朝鲜驻屯军第二十师团由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率领已进入山海关，向北平以南地区进犯，由板垣征四郎统率的第五师团自日本国内走海路运抵华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陆后直趋天津，陆续集结在平津地区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在这一区域的各种作战飞机也达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蒋介石电令告知日军大量集结的宋哲元终于明白，再大的妥协也无法避免战争，等他试图做出战斗部署时，为时已晚。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宋哲元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再次请求蒋介石将援兵稍往后退，缓解一下目前紧张的气氛，真是刺刀不到脸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军一个中队以维修电线为名，与廊坊中国守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生冲突，之后爆发激战。激战至26日中午，廊坊车站被日军占领，天津和北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

香月清司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师必须于28日中午12时之前全部撤出北平。与此同时，驻屯军第二联队二大队约500名日军开车直奔北平。在广安门与中国守军第一三二师一部发生激战，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一部日军冲入城内，一部被堵在城外。

“广安门事件”使得宋哲元彻底陷入绝望。战争已经近在眼前，他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局势实堪危虑”，请求“速派大军日夜兼程北进，以接平津之围”。早干吗去啦？蒋介石立即复电，令第二十九军死守北平勿退，同时要求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到保定指挥即将爆发的大战。蒋介石特别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将全力给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日军第二十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共万余人，在100余门和装甲车配合、数十

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二十九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浴血抵抗，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失守，中国守军伤亡2000余人，残余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随后，丰台、清河、沙河相继沦陷。

两位高级将领阵亡，举国悲痛。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仓皇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汉奸江朝宗组织的“北平治安维持会”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汉奸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

天津守军已经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时，驻守天津第三十八师官兵在副师长、天津公安局局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主动向日军发起了进攻，在攻击天津火车站、飞机场、海光寺等处日军的战斗中斩获颇丰，但遭日机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当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师发动攻击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队长张砚田忽然良心发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水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十人，活捉大汉奸殷汝耕。当他们撤到北平城下时，才得知第二十九军已经撤离，遂决定向保定方向追赶。这支队伍在北平西郊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损失巨大，大汉奸殷汝耕在混乱中趁机逃跑。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22天之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均落入日军之手。

在长城抗战中有过出色表现却因为消极对敌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军，刹那间又变成了国人的声讨对象。退守保定、羞愧难当的宋哲元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报自请处分，蒋介石大度地承担了所有责任：

“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关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余自信尽全力负全责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蒋介石还致电勉励第二十九军将士，“平津得失不足为虑，务望兄等鼓励全军再接再厉，期达歼灭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个“第一战略家”还在努力。石原认为若再增遣国内的师团加入中国战场，那就是一场全面的战争，是一场“非常长久的持久战”。在当前局面下，中国和日本还留有通过外交谈判转变局势的可能性。石原提出，当时出于防范北方苏联威胁的考虑，能够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只有11个师团，用这样的兵力解决中国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尽管反对声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还是认同了石原的观点。希望战争在中国的华北以永定河、滹沱河与绥远一线形成一个战略缓冲区，将中国的战事暂时停下来。日本甚至已经开始寻找与中国政府直接对话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经晚了。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爱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最后蒋介石指出：“我们自九一八失去了东北四省之后，民众遭受了苦痛，国家失去了土地，我们何尝一时一刻忘记过这种奇耻大辱？这几年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到底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达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

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全国一致，不惜牺牲来与倭寇死拼。”之后蒋介石做出了最后的号召：“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除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不知道作为“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的石原莞尔看到蒋介石这篇通告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败降之后，几个还苟存于世的日本军官对于卢沟桥事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面侵华战争曾发出过不少的慨叹。

“昭和三大参谋”之二的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昭和三大参谋”之三的濑岛龙三：“其实不但不应该扩大卢沟桥事变，而且当时就应该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区驻兵的权利。”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分界线，如果当时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咱们也有战略家

除了爱好军事、历史和围棋之外，老酒还自诩为“金丝”。对于金庸先生的15部武侠名作，老酒多的看过50多遍，少的也不下20遍。

《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与名门正派对决之前，说出了自己“三个半”佩服和“三个半”不佩服的人物。故事情节不再赘述，老酒一直纳闷的是，金大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个半”而不是三个、四个或者四个半呢？

回到正题。石原莞尔是日本少有的战略家，他早已看出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将把日本带向最终的毁灭。因为他清楚，以日本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一场长期的战争，而中日之战注定了是持久战。在当时日军举国感染“战争狂热症”的环境里，石原无疑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但是在中国，有一个战略家很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被称为“将中之将、帅中之帅”的蒋百里。

蒋百里，188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其名字出自《周易·震卦》的“震惊百里”，又名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等。他绝对属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传奇人物之一。

13岁就丧父的蒋百里家庭贫苦，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蒋百里的叔父蒋世一延请老秀才倪勤叔给自己的子孩子授业，喜欢读书的蒋百里经常溜到教室外去偷听。倪勤叔见此子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破例将蒋百里收为免费弟子。过目不忘的蒋百里很快就成为闻名乡里的“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之处，每每放声痛哭，泪如雨下，遂立誓此生为国效命。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1900年，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今天浙江大学前身）深造。

和当时众多的爱国青年一样，1901年，蒋百里东渡扶桑，就读的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与蔡锷、张孝准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蒋百里最后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初出茅庐的蒋百里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军事潜质。

这世界上最让人气愤的事，就是有本事的人干啥成啥，像老酒这样的窝囊废，干啥啥不成。一开始蒋百里为人所熟知，并不是因为其军事才能，而是他出色的文化素质。蒋百里留学日本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数千人之众，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蒋百里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亲自组织了“浙江同乡会”。1903年2月，由蒋百里创办的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同样留学日本的鲁迅不但积极给该刊物投稿，还把每期都寄给国内的亲友学习阅读。连在上海坐牢的章太炎都是该刊的积极撰稿者之一。除了编辑刊物，蒋百里还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在刊物上连续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连载文章，宣扬提倡民主革命、民族精神。蒋立论独到、条理清晰的文笔颇似大文豪梁启超，而他倾向于革命的观点又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因此更受进步青年的青睐。1920年，他在国内主编了《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在北京发起成立，发起人中除了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大腕，以军事立身的蒋百里也赫然位列其中。1923年，他又同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1921年，蒋百里将之前赴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看了此书，非常激动，下笔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竟一口气写了50000多字，跟原书的字数差不多。梁觉“天下固无此序体”，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启超将之前的

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也算是民国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1906年9月，清廷遴选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刚回国不久的蒋百里再次被选中。学习期间，蒋百里曾出任德军第四军实习连长，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博得了德国同行的广泛赞誉。当时德国的兴登堡上将破例召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国青年并与之长谈。送别时兴登堡曾感慨：“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身上吧。”

1910年，蒋百里学成回国。1912年10月，袁世凯创办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我们今天印象最深的似乎是黄埔军校，但是请大家注意，黄埔军校的大部分教官都出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的毕业生6500余人中，后来成为将军的就有1600多名。蒋百里以陆军少将军衔出任军校校长。我们来粗略看一下那些曾经是蒋百里学生的人员名单：李济深、叶挺、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黄绍竑、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陶峙岳、唐生智、罗卓英、白崇禧、刘峙、薛岳等。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你就知道这所学校当时有多么牛。

1915年，袁世凯称帝，深受袁世凯之恩的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护国讨袁”。后陪蔡锷去日本就医。蔡锷因喉病逝世于日本福岡，蒋百里时在其侧代拟遗电，并护送灵柩回湖南安葬。时人论曰：“蒋之反袁，取大义而舍私恩；万里扶棺，是豪杰显真性情。”

1917年，蒋百里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均成为军校教辅。冯玉祥是蒋百里的老朋友，在军中办教育班时经常借口“孙子曰”“岳飞曰”“华盛顿曰”，其中就也有“蒋方震曰”。

1925年，蒋百里再度出山担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后因吴不“讨奉”而愤然辞职，去上海投靠了孙传芳。1929年，他支持原湘军将领唐生智起兵“倒蒋”。翌年，因唐兵败而入狱。但碍于蒋百里名气太大，蒋介石也真没敢把他怎么样，稍后两人达成和解。

当时中国流行一句名言，“女交林徽因，男交蒋百里”，名人蒋百里可谓粉丝众多。据说就在他坐牢期间，著名记者陶菊隐前去采访蒋百里，刚说了几句，外面就闯进来一个背着铺盖的年轻人，“福叔，我要陪你坐牢”。这个人就是“我挥一挥衣袖，只带着一卷铺盖”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徐对他14岁的蒋百里推崇备至并尊之为“福叔”。消息传出后，“新月社”的文学名流纷纷效仿南下，一时“随百里先生一起坐牢”竟成了最有面子的事情，蒋介石哪里还敢杀他？

作为战略家，蒋百里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军事的发展和日本的侵华动向。1923年，他就预见日本必然侵略中国，中日之战迟早不可避免，并呼吁当局积极备战。1935年，他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出访归来之后，他指出未来战争将向“立体化”转移，倡议平衡发展陆、海、空三军，建设中国现代化国防。难得的是，陆军出身的蒋百里着重提出了空军建设的构想。

有一则逸事。说是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朋友曹聚仁一帮人在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厅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对众人说，六天以后，也就是7日早晨，日军要有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达上海。大家惊讶地问原因何在。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电讯说，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昨天晋谒了天皇。大家就问，这跟一个师团6天后到上海有什么必然联系？蒋百里就指出，荒木进宫就是报告出兵的意思，以日本当时的运输补给能力以及长崎到上海的路程，估计6天之后的早上可运来一个师团。果然，在2月7日早上，日军参加淞沪抗战的援军第九师团在植田谦吉的率领下到达上海。

在西安事变中，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10多名军政大员同被羁留。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选中担任与蒋介石之间调解的人，就是声望颇高的无党派人士蒋百里。后来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详细叙述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1937年初，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秘密考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长途跋涉奔波万里。而后接受蒋介石委托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国军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了著名的军事巨作《国防论》，提出了其对日作战的主要观点。

第一，中国对日作战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区来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在上海出击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传统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和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通过时间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最后发起反攻决战。

《国防论》的影响甚至远及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著名将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等人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来阐述战局。

蒋百里在讨论中日问题时，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是贫穷的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它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只要占领了这些关键区域，它就打不下去了。而中国是

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农业国，你根本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有利条件。

蒋百里断定，中日将来决战之地为平汉线以西的“三阳”，即襄阳、衡阳和老酒的家乡洛阳。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也印证了其判断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说：“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既然能够提出名字来，说明毛泽东之前肯定阅读过《国防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讲，后来这些讲话整理成了一本书，叫“论持久战”，1938年7月1日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正式发表，同样成为指导中国军民抗日的纲领性文献。

即使是国民党人也对《论持久战》推崇有加。白崇禧在任桂林行营主任时曾号召国民党军官学习《论持久战》，蒋介石也对该书十分赞赏，并将其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公允而论，《国防论》与《论持久战》都是中国战胜侵略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真应了那句中国的名言，“英雄所见略同”。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之下，节节败退。蒋百里再次发表《抗战基本观念》，断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他在详细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之后鼓励大家，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事实上，中国抗战的进程也如他预料的。蒋百里预测，在徐州一带，中国军队将和日军有一场大型作战，后来，这里就有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43年5月到6月，中国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保卫战，就是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预言的中国对日战争中由守转攻的战略要点，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正如蒋百里所料，八年抗战中，日军的进攻路线恰似按照蒋百里的事先安排，老实实在地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在战略上，蒋百里早已预言，日军的失败早在侵略中国时就已经注定，这一点与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的观点也是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为中国规划了抗战未来前景的蒋百里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因操劳过度，于11月4日病逝于广西宜山，之后就地殓葬，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当时的社会名流黄炎培、邵力子、张宗祥、章士钊等纷纷作诗以为祭奠，蒋介石亲临主祭。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蒋百里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之后，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告先生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在3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蒋百里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军事顾问，颠沛于诸侯之间，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蒋百里排名第一，曾任蒋介石参谋长的杨杰排名第二，“小诸葛”白崇禧排名第三，剩下那半个就是做了11年“霸王”参谋次长的刘斐。还有一种说法，这半个是

刘伯承，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因为少了一只眼睛，只能算半个。

蒋百里的三女儿，就是大家熟知的著名钢琴家、歌唱家蒋英，蒋英的丈夫更加有名，他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

他有一个表侄女，曾经有无数少女被她的作品折腾得死去活来，他这个表侄女叫琼瑶。

他还有一个远房侄儿，老酒曾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庸。

任我行提到那“三个半”，其灵感是否就来自那“三个半军事家”？

金大师尚健在，能解惑否？

实力悬殊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曾被西方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尽管大小内战连绵不断，期间还发生了与日本的几次局部战争，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战后，1951年9月19日，美国将军魏德迈就曾经在国会上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

尽管今天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都远远大于日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但双方的国力和特别是战力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开战前1937年的部分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就会明白，蒋介石下定全面抗战的决心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勇气。

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是9.9%，工业产值已经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80%，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名列前茅。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算上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国工业产值也仅仅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并且大部分属于轻工业。我们知道，现代化战争所凭借的除了国民经济总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让我们简单看一下几个主要工业数据的对比。

工业总产值日本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钢铁产量日本580万吨，中国4万吨。

煤炭产量日本5070万吨，中国700万吨。

铜产量日本87000吨，中国700吨。

石油产量日本169万吨，中国13100吨。

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工业能力，日本猛烈地扩张军事工业的规模。该年度日本对军事工业的总投资达到了22.3亿日元，占当年日本工业投资总量的61.7%，比1936年增长了两倍以上。日本已经具备了年生产各型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的军事工业水平。至于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的生产能力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要。

反观中国的军事工业还基本停留在原来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经办洋务时代的水平。大口径火炮、坦克和汽车的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飞机和舰船尽管能够生产，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自己能生产的小口径火炮和步兵轻武器，其生产能力及数量连正常的训练都不能满足，更不要说去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实际需求了。

在战争开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线战斗兵员199.7万人，可调用的总兵员为448.1万人。除日本国内的11个师团之外，其余还包括关东军、朝鲜军、驻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等多支武装打击力量。

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陆军一直采用的是“师团”编制。一个甲级师团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团两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还包括通信、卫生以及少量的后勤部队。在步兵旅团以下设两个步兵联队，一个联队下设三个步兵大队，一个步兵大队下设四个步兵中队。这样一个师团的步兵数量就是48个步兵中队。平时一个日军师团的人数约15000人，战时则远超过20000人。后来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日军后扩充的所谓乙级师团很多采取三联队制度，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级师团，但是差距并不很大。

前边提到，日军陆军的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可以类似对应中国或西方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但普遍要

稍稍大于这些单位。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作战单位叫“支队”，往往是为了执行特定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织命名的作战单位。支队的规模可大可小，多则上万人，少则数百人，但最大不会超过一个师团的规模。支队往往以支队长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一木清直为支队长的支队就简称为“一木支队”，东海林俊成率领的支队就简称为“东海林支队”。判断一个支队兵力和规模大小往往可以参考支队长的军衔。如果支队长军衔是陆军少将，则支队的兵力与一个旅团相仿，如果支队长的军衔是大佐，则其实力就与一个联队不相上下。

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直到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才开始对国内的陆军进行整编。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计划是在1938年完成60个师的编制。每个师下辖两旅四团，有些直接就是三个团，其余部队如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等兵种就变成了营（就是说，特种部队比日军的联队小了至少整整一个级别），这还是作为主力的甲种师。中国最精锐的甲种师也就万人左右。加上武器装备和战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上日军一个旅团撵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军跑，一个联队围歼国军一个师的场面，可以说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炮兵独立团，还有少量其他特种部队，总兵力为170多万人。这还仅仅是总数量，作战初期能够很快投入战场的不过是80个师、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和16个炮兵独立团而已，合计兵力不超过100万。

拿日本的一个师团和中国的一个甲种师对比，武器装备的差距更为明显。

日军一个师团的各类枪支是9476支，中国3831支。

掷弹筒日军576具，中国243具。

轻机枪日军541挺，中国274挺。

重机枪日军104挺，中国54挺。

山炮日军64门，中国12门。

步兵炮日军44门，中国30门。

以上仅为双方都有的常规武器，日军师团一般都配有数量不等的装甲战车和坦克，而中国师则几乎没有。此外，日本师团在作战中往往还能得到海空军的协同和支援。

就空军而言，日军可以投入的各型战机约960架。中国空军名义上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德、英、法等各个国家，机型复杂，配件短缺，维修十分困难。由于没有自我生产和补充能力，一旦飞机受伤，往往就失去了继续作战能力。

海军更是简直没法比。当时日本海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加上其他舰只总计285艘，总吨位达到了115.3万吨。而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只120艘，数量看起来似乎还行，但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等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大部分都属于炮艇、巡逻艇之类的小不点，合计总吨位还不到11万吨，不及日本海军的1/10。就这样，实际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60艘，总吨位6万吨。更可怜的是舰龄。日本舰船大部分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下水的新舰，航程远、航速快、火力猛、防护力强。而中国海军最大的战舰是巡洋舰“海圻号”，这艘排水量4300吨的军舰，还是清政府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装备最好、排水量2950吨的巡洋舰“海琛”号也是1898年大清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购入。看看年龄就知道，咱们那老爷舰各项指标都无法与对手的年轻小伙子相比。

日本一艘重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万吨左右，换言之，日本海军来一艘轻巡洋舰都能打遍中国无敌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举国一致，战场上官兵一心、指挥统一、行动协调。而中国的参战部队，往往是属于不同的军阀派系，“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以及地方部队之间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尔虞我诈，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头上就不愿意动真格的，这极大地影响了综合战力的发挥。连我们的敌人日本人都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

当时蒋介石能够实际控制的仅仅是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区，所能调动的直属部队约有70个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军”——国民党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其他地方军阀部队则各有各的招募和编制制度。有的部队名义上是师，实际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这些部队比起“中央军”来说，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说财大气粗的军阀部队武器装备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说，面对作战意志极其顽强的日本部队，中国军队无论编组、训练、装备、补给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东北沦陷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第二年，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国防计划委员会，对国家当时的战争实力及潜力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易遭到日军的攻击，而绝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资源恰恰在这一区域。委员会提出，中国广大的内地资源都要进行开采和利用，如湖南的钢和铁、四川的铁和铜、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为了应对肯定无法避免的战争，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按照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党军

典范令，将全国军队武器标准化，新建扩建军工厂力争弹药自给自足。为了便于军力的机动和物资运输，在全国开始大建公路、铁路。在“黄金十年”内中国的公路铁路总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间“粤汉”“浙赣”两条铁路顺利通车，铁路里程达到了13000公里。耗费巨资在沿海及沿江诸要点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工事基本上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大后方的建设才真正称得上是未雨绸缪。蒋介石早就预料到，一旦战事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和政府的命运很可能就是边打边往内地跑，那么往哪里跑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组织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蒋介石已经明确了建设和控制中国西南的目标。他指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这里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失地，复兴国家。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对战争后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设，解决了持续抗战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可惜在这一切都远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战争已经提前爆发。

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来说极为不利。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欧洲和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传统强国的英国、法国对干预国际事务的态度已经逐渐变得消极，出现了力图避免战争的“妥协主义”和“绥靖主义”。卢沟桥事变之前英国就曾经明确告诉南京国民政府，“一旦中日开战，英国的态度是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德国的崛起已经使得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无暇东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举世闻名的绥靖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就曾经表明，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后来英国竟然在日本的胁迫下关闭了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

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让换来的不是和平，依然是一通组合拳，不是“报复性”，而是“毁灭性”。

英国好赖还有一道海峡隔着，法国与德国、意大利在陆地上就连在一起，遭到的威胁更大、更直接。况且法国在东南亚也有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总和，随时可能成为日军的打击目标，法国对日本也根本没法强硬起来。倒是处于内战之中的西班牙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德国之间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全面掌权之后，十分赞赏日耳曼民族“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精神的蒋介石就开始直接与德国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逐渐进入热恋和蜜月期，其突出标志就是随后两国之间大量的军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汉斯·冯·塞克特陆军上将被蒋介石聘请为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蒋提出，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精锐师直接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还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建立起“教导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已有一支20个师、全部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1935年，塞克特离开后，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也就是这位专家向蒋介石提出了将西南地区作为大后方的建议。中德之间以钨、锑等战略资源和农产品交换军火的贸易也迅猛发展起来。1936年，德国对华出口军火为640.5万马克，占德国出口军火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当时德国军火的最大买主。

虽然之前已经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与日本签订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在威慑美国的同时牵制苏联，让美国不敢轻易介入欧洲的战争，也减轻德

国在东线的压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就会丧失或者减弱牵制两个大国的作用，反而可能给德国带来麻烦。况且如果日本独霸中国，也势必影响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德国外交部迅速发表声明宣布中立。日本对德国与中国的卿卿我我大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威胁，强烈要求德国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停止向中国出口武器。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顾问不要到战争前线之外，什么事都没做，所有的军火和工业贸易照常进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保卫战之前。

日本也有帮凶，那就是嘴上厉害无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长趁火打劫、屁股后捅刀子的意大利。对中国极度蔑视的意大利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从中日战争一开始，意大利就公开宣称坚决支持日本。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义”，既不承认日本侵华行径及其后果的合法性，也不采取果断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给予的只是同情和道义上的帮助。美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与日本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日本占领上海之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输送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额锐减了86%。但对日贸易也同样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贸易。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卢沟桥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赫尔就指出：美国将站在中间立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

随着日本对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罗斯福总统愈发感到了危险，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演说中，罗斯福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携带者，建议隔离开来。美国国务院立即对总统的发言表示了支持，谴责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但总统和国

务院的发言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孤立主义者提出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开战的危险。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国家，仅仅在道义上进行抨击无济于事，这些话说了还不如不说。作为民主国家，罗斯福立即站出来“辟谣”，声称美国绝不放弃中立立场，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日本进行什么制裁。

南京国民政府又找到了一个盟友。早在抗战初期，希特勒就提醒过日本，日本的对外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的怀抱。其实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少。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之前与张学良闹出矛盾的苏联就试图和中国改善关系。1934年，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威胁越来越大，中苏开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苏联主动找到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签订两国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购买急需的军火物资。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第一时间会见了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明确表示愿意对中国提供支援。

对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也很犹豫，很明显，苏联是中共中央的大后台，但孤立无援的蒋介石还是像后来投靠英、美那样，接纳了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苏联。他立即将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立法院院长孙科召集到庐山，要求他们对苏联展开外交行动，争取更多的武装援助，并力促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孙科与王宠惠随即赶赴上海，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商谈。共同的敌人使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只是苏联稍有保留地将中方提出的“互助”，改为了“互不侵犯”。一个多月之后，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订。苏联成为中日开战之后第一个公开表态并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援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为止。

1937年9月开始，苏联援助中国的轰炸机、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军事顾问、技师、飞行员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仅飞行员先后就达到2000余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洒中国战场。援助的陆上路线是由阿拉木图、哈密至兰州，空中路线由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海路则经过敖德萨、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到达广州、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26辆，大型牵引车24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多万发，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和汽油等。

俄国人不是白求恩，他们的意图显而易见，那就是通过中国拖住日本，让其不能全力北上，减轻苏军在远东的压力，从而避免在可能出现与德国发生的战争时两线作战、腹背受敌。

到了1937年9月，交战的中日双方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心。

日本人说，必须迅速征服中国，彻底让中国人丧失战斗意志！

中国人说，必须万众一心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不屈斗志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血肉磨坊

大上海，在抗战当时乃至今日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极易受到海、陆、空立体式的打击。

鉴于京津地区的冲突已愈演愈烈，就在北平沦陷的1937年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对扬子江沿岸以及上海附近的日本居民进行撤侨，至8月9日撤侨完毕。也就在这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和一等兵斋藤与藏冲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守军。

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国不能在上海驻扎正规部队。不过不要紧，让正规军换上一身保安服不就行了吗？倒霉的大山和斋藤遇到的正是这么一群“假保安”，结果当场被击毙，这就是所谓的“虹桥事件”。中方对外的说法是，双方冲突，日军先开枪，导致一名叫时景哲的中国“保安”身亡，其余中国“保安”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才打死了两个日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出来的高招。他们从囚牢里拉出来一个死刑犯人，换上了“保安”服装，然后枪毙在虹桥机场的大门口，这个可能就叫时景哲的囚犯也算是“死有所值”。

南京国民政府负责京沪地区防务的军事长官，就是大家熟悉的张治中，其官方身份是“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主任，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办事处以及主任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张治中的任务就是制订京沪地区的作战计划以及构筑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京沪地区的几条主要防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嘉线（乍浦经嘉兴到苏州）、海嘉线（海盐经嘉兴到吴江）都由这个办事处组织兴建。据说这一系列工事，后来起了个名字叫“东方的兴登堡

防线”。当时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还没有最后完工，要不肯定就会叫“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了。一旦长三角地区发生战事，张治中这个办事处弄块木板写几个字挂出去，就是前线作战指挥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张治中立即摇身一变，成为京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官。

前文已经提到，蒋百里之前早已提出将日军的进攻方向由“北到南”转换为“东到西”的作战方略，这一观点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不谋而合。赞成和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军界要人白崇禧、陈诚、刘斐等，也包括前线指挥官张治中。张治中认为，以前中国对日作战采取的第一种方式是“你打我，我不打你”，比如张学良在东北。第二种是“你打我，我再打你”，如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这次张治中建议采用的是第三种方法，那就是知道了你肯定要打我，我先出手打你。既然在上海开战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还不如率先出击争得主动。

一大群军事家一致要求在上海地区主动出击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在华北大平原上投入主力，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势必被日军迅速各个击破。一旦华北日军利用京汉、津浦铁路从北到南长驱直入，将中国军队主力逼退至沿海地区，则败局已定，日军三到四个月结束战事的目标就很可能实现。

二、主动出击歼灭上海以及在长江内河里的日本舰艇并开辟华东战场，将有效地分散日军的进攻力量，迟滞日军的南下进攻。

三、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旦战事爆发，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列强在上海的利益也肯定会受到损害，西方列强将不会甘心日本独霸上海而积极进行干预。

四、从军事上讲，利用上海的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与日军进行巷战，然后逐步将其引入长江沿岸湖泊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就会极大削弱日军的机械化优势，随即就可以将其拖入漫长的持久战。相对于华北而言，京沪杭一带交通便利，利于中国军队的补给，只要能顶住一段时间，中国就可能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五、从地理位置上来讲，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流向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作战对于进攻一方不利。中国原定的大后方在西南，就是边打边撤也是背对着后方作战，似乎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这种态势对防守一方较为有利。

六、从历史和心理因素上讲，中国历史上元朝自北向南灭宋，清朝自北向南亡明，必须让日军避开这一条传统的进攻路线。

有利就肯定有弊。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一旦沦为主战区，经济损失势必巨大。更重要的是，上海易攻难守，一旦上海陷落，同样无险可守的南京几乎没有保全的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影响更大。

8月11日，中日双方就“虹桥事件”开始交涉。出乎日军意料的是，一贯软弱可欺的中国人这次却一反常态。得到南京授意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态度极其强硬，对于日方提出“拆除军事工事、撤走保安队”的无理要求，俞鸿钧表示：这里是中国的领土，在自己家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热，你一边凉快去吧。

由于“虹桥事件”中被打死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人，加上驻守上海的基本都是日本海军的部队，此前一直表现不太积极的日本海军开始显现出难得的热情。8月9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经做好了出征的准备，11日，其先遣分队19艘军舰已经到达吴淞口。到12日，在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计达到了9000人，海军舰艇31艘。

在8月14日晚上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上，一向出言谨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反常态，正式提出了派遣陆军参加上海作战的请求，并公开声称，“事态不扩大主义已经消灭了，打到南京去，海军将做应该做的一切”。米内的号召当即得到“扩大派”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极力赞同。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和决定对日作战的国策和战略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外，还有各大战区的负责人及军委会委员。唯一不是大腕的就是会议记录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地区对日本实行“以快制快”和“制胜机先”的策略，趁日军主力集中于华北之时，率先歼灭其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方面阻止日本军舰由上海沿江而上进攻首都南京；另一方面截获当时正在长江中下游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本军舰与商船，收先声夺人之效。会议还命令张治中所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立即连夜进抵上海。

蒋介石的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部队，在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却纷纷拔锚，以最快速度沿江顺流而下，向长江口逃跑，迅速冲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得知此消息，震怒之余，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在8月13日晚命令驻扬州的空军第五大队追击日本向黄浦江方向逃跑的舰船，但为时已晚。除俘获日本商船“岳阳号”和“大贞号”外，其他日本舰船均顺利逃走。

原来，作为会议记录员的汪精卫机要秘书黄浚是日本精心安排的间谍，他将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及时通报给了日本人。此举使得日本船只基本安全逃脱，中国将率先在上海发起进攻的计划也被敌方获悉。顺便多说两句，黄浚这个7岁就能作诗的“神童”，曾经当过梁启超的秘书，可谓才华横溢，但有才无德。黄浚不但自己当汉奸，还利

用职权把儿子安排在外交部一起为日本人效命。1937年12月，黄浚及其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大快人心！

8月12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市民惊讶地发现，满街都是久违多年的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同日，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8艘舰艇和20艘商船全部凿沉于江阴水面，封锁长江水道。已经改名为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所部5万余人的作战部队在当日完全到达预定进攻位置。

8月13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在闸北及虹口公园北的八字桥发生了小规模交战，这是两军正规部队之间第一次发生战斗，“八一三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中日战争也从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

8月14日，张治中所部第九集团军对上海市区之敌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出动空军轰炸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汇山码头及海面舰艇，炸伤日海军旗舰“出云”号重巡洋舰。下午4时，中国军队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虹口及公大纱厂。由于兵力不足，日军在第九集团军的强攻下节节败退，被迫于16日退守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据点。人数上居于劣势的日军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付出了较大伤亡，仍然无法实现重大突破。

针对上海出现的危机局面，8月1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临参命第73号”，即派遣军队“占领上海及其北方地区要线”。根据命令派往上海的两个师团及现有在上海的武装力量统一组建为上海派遣军，并召回已经退役的“中国通”、攻坚战专家松井石根大将担任司令官。

这个松井石根就是战后以南京大屠杀直接责任者被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之一。身材矮小的松井石根作为“皇道派”的骨干，在“二二六事件”之后被打入预备役。接到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

已经59岁的松井知道，这将是 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报效天皇”的机会。踌躇满志的松井当即赋汉诗一首以为明志：“汗了戎衣四十年，兴国如梦大江流。君恩未酬人将老，执戟又来四百州。”殊不知，正是这个机会最后要了他的老命。

松井觉得两个师团的兵力太少，他向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请求再拨给上海派遣军三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从东京出发时，松井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首相近卫文磨和杉山元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松井石根也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革命，和中国同盟会的元老陈其美是老朋友，当年21岁的蒋介石就是由其大哥陈其美介绍与松井认识。在日本留学时，蒋介石就住在松井石根家里，当时名字叫蒋志清，后来蒋介石到日本高田联队实习，也是松井做的担保。就在一年前，1936年2月，松井还曾以私人身份对中国华南、华中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期间不但见到了蒋介石，还会见了党国大腕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群等人，可见其在中国的影响之大。一年之后，在那片他曾经待过13年的土地上，松井石根将率领大日本帝国皇军与蒋介石展开殊死搏杀。

8月23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两个师团的援军在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于狮子林、川沙口、张华浜等地登陆。蒋介石闻讯急令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九十八师、第十一师、第五十一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十四师等部队火速分赴各处抗击敌人。登陆后的日军不顾一切地攻击前进。9月9日，日军沿淞沪公路和月浦、罗店之线向中国军队发动强大攻势，双方展开殊死搏杀，战略要地罗店和宝山先后落入日军之手。9月11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减员严重，遂渐次退至罗店以南施相

公庙、浏河之线构筑阵地固守。第九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之线构筑阵地，与日军暂时形成对峙。

此时，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作战集团：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继续负责上海市内作战，陈诚所部第十五集团军则全力抗击日军增援。

上海派遣军自登陆以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下进展缓慢，人员也出现大量伤亡，仅9月的伤亡数字就达12334人。松井石根无奈向东京发出紧急求援电报，声称他面对的部队都是中国最精锐的陆军，如果要想取得上海战事的胜利，必须至少再投入5个师团的兵力。松井特别强调，这是一举聚歼中国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

为了打破上海的僵局，9月11日，参谋本部再次做出向上海增兵的决定。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奉命加入上海派遣军。至此，日本在淞沪战场投入的兵力已达5个师团，加上原来在上海的海军部队，总兵力达到了20万人。9月22日开始，增援的3个师团兵力陆续到达淞沪战场。

随着增援兵力的不断增多，9月23日，一直反对扩大对华作战的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黯然辞职。

面对日军不断调兵遣将，南京国民政府也决定迅速增派“中央军”及各省地方部队至淞沪参加会战。为打赢这场关键战役，蒋介石几乎将当时的精兵强将全部调到了淞沪前线。除了原有的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外，又增加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稍后又调来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编为左翼兵团，以陈诚为总司令。第九集团军为中央兵团，朱绍良为总司令。第八集团军、第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张发奎为总司令。加上不久后赶赴上海参战的川军刘湘部五个师，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场的总兵力已达75个师共70余万人。除了蒋介石的

“中央军”之外，粤军、桂军、湘军、川军、东北军以及西北军的部队陆续来到。

狭窄的地域之内，中日双方陈兵已达百万之众。

10月1日，由首相近卫文磨、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参加的四相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研究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指出，由于北方苏联的强大威胁，日本要迅速结束在中国的作战。鉴于华北、华中战局在不断扩大，战局很可能被拖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所以设想通过10月攻势的战果寻找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内阁的一致意见是，以扩大战争的手段尽快在淞沪战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

从此时开始，近卫文磨就开始无数次向军方提出同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进攻到什么地方才能使蒋介石屈服？”军方的回答始终是毫不含糊：“下一个地方。”可惜的是，这个地方一直到日本最后投降也没有找到。

中国军队转入防御后，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进攻。10月5日至9日，国民党军第八师、第五十九师、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七师、第七十七师、第九十师及税警总团等作战部队因连日与敌浴血激战，伤亡太多，无力对峙，相继退出阵地。往往一个几千人的师投入战斗，撤下来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残酷的淞沪战场因此被中国军人称为“一寸河山一寸血”，而被日本军人称为“血肉磨坊”。9日起，日军再度集中海空军火力配合步兵向蕴藻浜南岸强攻，中国守军轮番上阵抵抗，经数昼夜血战始遏止日军强大攻势。

10月15日，日军突破蕴藻浜，战场再度告急。此时从广西调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抵达淞沪前线。该集团军属桂系王牌部队，以能打能拼在地方军中享有盛名。白崇禧向蒋介石献策，认为纯粹被动防守非

长久之计，必须以一支主力突击部队主动出击实行积极防御。蒋介石于是下达了实施反击作战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守卫蕴藻浜南岸的部队配合第二十一集团军发动全线反击。当日，日军第九师团、第一〇一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亦向蕴藻浜南岸发起猛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系2万人马一日内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战士大部分战死。激战至25日，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乘机反扑，兵锋直指大场。

10月23日，日军以重兵直趋真太公路，大场失守。“中央军”被迫撤退到苏州河南岸，左翼军也奉命转移。至10月28日，中国军队退入浏河、沈家桥、朝王庙、徐家行、广福、陈家行、江桥、北新泾至梵王渡一线的第二期既设防御阵地固守。

在全军撤退苏州河南岸之时，蒋介石获悉国际联盟要在11月初召开会议，重点讨论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为获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认为有必要留下少部兵力坚守苏州河以北地区。经蒋介石钦点，第三十八师孙元良部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率领该团一个主力营400余人（对外称800人，故后来这支部队被誉为“八百壮士”）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谢晋元部与敌周旋三昼夜毙敌百余名，所坚守的四行仓库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在租界各国请求之下，这支力战不屈的孤军于10月31日夜奉命退入公共租界。谢晋元部在退入租界时，出于敬意的租界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亲自站在机枪阵地前护送中国守军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

淞沪会战进入10月底和11月初，中国军队虽然战线一再后撤，但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日军大本营经过审慎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已倾全国兵力的五分之三云集上海，决战的态势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决定将战略重点由华北向华东、华中地区转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上海战役。

10月20日，参谋本部下令从华北和国内抽调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以及第五师团第九旅团等部约12万人组成第十军，由骑兵出身、擅于长途奔袭的柳川平助中将担任司令官，准备从上海主战场的侧翼实施登陆作战来打开僵局。参谋本部同时命令在华北作战的第十六师团转隶上海派遣军序列，命其在长江的白茆口登陆配合主力作战。淞沪前线日军兵力至此增至30万人以上。

日军第十军预定在10月末或11月初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地域登陆，主力以快速突进方式向黄浦江之线前进，攻占松江以切断沪杭铁路。一部向闵行渡河点前进，渡过黄浦江之后向上海以西及南方攻击前进，与上海派遣军配合合围上海周边的中国军队。此举无疑将使上海周边的守军完全陷入被动局面。

本来蒋介石已根据白崇禧、陈诚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上海，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采取持久战策略抗击消耗日军。但随后闻听国际联盟要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问题，蒋介石立刻电令前线做最后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此举使得国民党军各部失去最佳的撤退时机。

11月5日拂晓，新组建的日本第十军在柳川平助陆军中将指挥下，由海军第四舰队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的侧后方。原来驻守此地的是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所属的四个师一个旅。因蒋介石一直认为日军全力进攻上海正面，不会有从杭州湾登陆的可能，故在战事趋于激烈、兵源枯竭之时，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一一调开投入正面战场。到日军登陆时，在杭州湾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仅有第六十二师一部及少数地方武装防守，面对10万装备精良的日本生力军，迅即被击溃——日军南路的铁拳已经虎虎生风，挥向眉梢。

11月7日，为了统一淞沪战场指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华中方面军，该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刚刚登陆的第十军组成，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原来松井石根担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职务由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鸠彦陆军中将接任。

登陆后的日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立即按照预先的部署分别向松江、沪杭铁路扑去。前往增援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全军覆没，军长吴克仁战死，松江陷落。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部直趋南京，主力则指向枫泾镇、嘉兴、平望。11月9日，沪杭铁路及公路均被日军切断。

与此同时，由华北转向华东的日第十六师团在江苏太仓境内的白茆口成功登陆，前锋直指京沪铁路——日军北路的扫堂腿也已风驰电掣，迫近脚踝。

位于中路苏州河北岸日军五个师团的主力部队于10月31日强渡苏州河后，迅速发起全面进攻并向南北两路登陆日军靠拢，淞沪地区中国70万大军顿陷极度危险之境。

面对风云突变的不利战局，蒋介石不再坚持死守的观点，在11月9日下令全线撤退，所有部队撤向南京、苏州、嘉兴以西地区。由于撤退命令仓促下达，下达命令的手段又十分落后，各部队接到撤退命令的时间不一，有的部队只是看见友军撤退也就跟着开始撤退，导致大撤退迅速演变成大溃败。加上很多部队都是临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对上海周边的地理环境根本不熟，撤退完全没有章法，从而陷入极度混乱状态。日军以飞机在天上轰炸、扫射配合，地面部队势如破竹，追击国民党军溃兵并扫荡上海周边各镇。

本来中国军队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做持久抵抗，但当撤退部队到达这些防线时，才发现大部分工事上杂草丛生，根本达不到作战的实际要求。构筑工事的混凝土用手就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也无交

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几乎有一半不能使用——豆腐渣工程害死人！甚至出现部队要进入工事，却找不到钥匙的尴尬局面——难道不会用枪托砸开吗？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根本无法在这些防线上形成新的防御，只能一路往后退下去，南京至此门户大开。

自11月9日起，各路日军击退中国军队的零散抵抗，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月12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11月18日，日军占领广德、宜兴、溧阳。

11月20日，日军占领南浔。

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湖州。

12月2日，日军攻克江阴要塞，南京的水路门户已经敞开。

同日，丹阳和金坛也被日军占领。

接到前线战报的参谋本部惊讶地发现，一路势如破竹的日华中方面军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的目标已经指向了南京。攻克敌国的首都，对于每一个军人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是占领一国的首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尽管狂妄好战，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他们立即向前线发出了停止攻击的电令：“发来报告称已部署以全力经湖州向南京追击问题，被认为已经脱离了《临命600》的指示，殊为念念。”之前的《临命600》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大致定在苏州、湖州一线以东地区。也就是说，你出圈了。

各路日军无奈暂时停住了向前追击的步伐。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至此结束。整个战役中，日军伤亡约4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

前面，南京已经近在咫尺！

南京之辱

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

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

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2月10日，眼见劝降未果的日军开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守军节节败退，南京外围主阵地很快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军突破。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直扑浦口，守军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战局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他电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当即电令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但由于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亲自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研究后决定，于12月14日夜开始撤退。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全面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提前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并下达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下定破釜沉舟决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仓促下达的撤退命令，甚至没有通知到担任督战任务的第三十六师。结果第三十六师不允许各部撤退，双方甚至还发生了交火。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长、师长大都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突围，个别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个撤退电话，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由于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沉没，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落江丧生者不计其数。

由于担负掩护任务的乌龙山要塞守军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晓，日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得以迅速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第十六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十六师团的火力杀伤。与此同时，继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之后，其余日军各部也相继突入城内。

骑在白马上松井石根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并宣称“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首都南京沦陷敌手。

10多万中国守军，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溃散。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随即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兵力约50000人，而执行军纪维持秩序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除了对

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当天晚上，又有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12月16日，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长江。

12月17日，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2月18日夜，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共57418人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百人者为胜。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滿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看谁杀满150人。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两人也因此被称为“皇军英雄”。日本投降后，两人均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共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共15万人。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超过30万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000余具。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了20000宗。

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惨场景”之首。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许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夺。仅仅一个月内，被抢走的各类图书文献就达88万册，已经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到攻克南京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之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阴云密布、血流成河的同时，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一帮傀儡的名字分别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与会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打到哪里中国才会屈服？主战派和主和派经过了几天的争吵之后，最后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此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调停最后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对外宣布：“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国。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断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指出：“中国之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灭，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战到底为本务，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南京迫使中国屈服的美梦，再次化为泡影！

三路出击

相继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集结在京津地区的日军稍作休整，就开始沿着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前推进。沿津浦路方向的作战，是为了策应对上海、华东等地的作战；沿平汉路南下目的是夺取中原，进逼华中地区；沿平绥路西进，为的是占领山西、绥远。总体目标是控制整个华北，其志不在小也。

1937年8月10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将驻扎在平津地区的日军统一整编为华北派遣军，由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出任司令官。派遣军下设两个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辖第六师团、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师团等三个师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下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一〇八师团。加上直属于华北派遣军的第五师团、第一〇九师团以及不甘寂寞前来凑热闹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华北地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7万人。

不但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率领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莅临参战，前文提到的三大“中国通”在这里也悉数披挂登场，还正好一人一条战线：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在东路，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在中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西路，可谓是“群魔乱舞”。一些在未来太平洋战场凭借战功荣登老酒杰出将领排行榜的人物，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如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混成旅团旅团长山下奉文少将、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等，不过，这时他们还只是跑龙套的小角色而已。

与日军华北派遣军相对抗的是中国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的部队。主要包括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等，预备军由阎锡山亲自率领，下辖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赵承

绥的骑兵第一军等。以上部队，合计24个军53个师21个旅，加上一些辅助力量，总兵力超过了60万人。

看起来人数还真是不算少，60万兵力用于进攻肯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往广袤的华北地区一撒，真跟撒胡椒面差不多。加上双方战力上的巨大差距，凭这样的力量，中国军队根本不可能守住华北。

日军进攻的路线由东、中、西三条，分别对应华北的三条铁路大动脉：津浦路、平汉路和平绥路。从东到西，由易到难，我们也从津浦路的作战说起。

为了组织津浦路沿线的防御，国民党政府专门成立了第六战区，由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这样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因为在这一区域作战的部队基本上属于原西北军的旧部，让老冯来，就是为了能指挥起来顺手一点。可惜时过境迁，那些原来的老部下，根本不睬现在已经是光杆司令的老领导。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调山东的部队北上增援河北，韩复榘理都没理。冯玉祥专程跑到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商讨作战，宋哲元见到冯玉祥，找个借口就溜了，一口气又跑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接任宋哲元的冯治安更绝情，对冯玉祥的多次召见就一个理由：忙，没工夫去。

9月18日，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率先沿津浦路发起进攻，沿途国民党军一八一师、五十九军、一〇九师等部队一触即溃。9月25日，河北重镇沧州落入日军之手。面对穷追不舍的日军，第一集团军代总司令冯治安下令扒开了运河，试图以此争取喘息时间。

面对日军沿津浦路的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致电冯玉祥要求在德州以北集结兵力展开积极防御。冯玉祥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下令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九军对日军进行侧击，以迟滞日军的进军速度。但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还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进抵山东和河北边境。前边就是韩复榘的地盘。

已经在山东当了8年皇帝的韩复榘拒绝任何人进入山东，包括中国人，连老上司冯玉祥都被他强硬地拒之门外。老韩对冯玉祥的解释是：“河北的兵跑到山东来干吗？”此言与侯宝林大师创作的相声段子《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他爹“山西人关云长跑到山东来干吗”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由于进不了山东，一路撤退的国民党军溃兵无奈只好离开铁路线，跑到了河北南部。

10月3日，日军开始进攻德州。韩复榘在这里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个团的兵力，此举导致位于河北和山东交界的重镇德州很快沦陷。可能是这里的烧鸡太好吃了，日本人在这座小城停下了脚步。东路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国民党政府随即宣布撤销短命的第六战区。

守卫中间平汉路的是“飞将军”刘峙的第二集团军。要说刘峙还真有雄心壮志，他竟然还制订了一个“光复北平”的反攻计划。可惜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日军香月清司的第一军已经兵分三路向南展开了猛烈攻势。

向南一字排开的是川岸文三郎第二十师团、谷寿夫第六师团和土肥原贤二的第十四师团。短短几天内，日军当面的抵抗力量就被纷纷击溃。9月18日，三路日军会攻保定。

情势危急，刘峙无奈，只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但当时国民党军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上海去了，华北地区已无兵可调，蒋介石只好命令刘峙利用现有力量在保定与日军决战。刘峙显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9月24日，保定失守。

平汉路上保定和津浦路上沧州的失守使得整个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沿津浦路西侧推进的日第十六师团、第一〇九师团沿着向西倾斜的路线直指石家庄。这条防线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稍作抵抗后，奉命退守献县。左翼东北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及右翼西北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为保存实力极力避战，与敌稍有接触即很快溃逃，献

县很快落入日军手中。这样，沿着平汉路直接南下的日军就与从津浦路斜插过来的日军并驾齐驱，合围河北重镇石家庄。

此时，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已经从察哈尔和绥远两路入侵晋北，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迫相继前往增援。10月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强渡滹沱河，向石家庄西侧迂回，第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也先后渡河从西、南两面包围过来。守卫石家庄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在10月6日已经退走，城中只有少数部队，日军几乎不战而得石家庄。

出于北面苏联的威胁，同时由于东南淞沪战场战事吃紧，西边的山西也正在激战之中，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华北派遣军暂时停留在石家庄和德州一线。看来人家停下来，并不完全是因为烧鸡好吃。参谋本部的命令使得往南溃逃的国民党军总算能喘上一口大气了。

相对于东路和中路而言，发生在西线的战斗才堪称惨烈。

在华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参谋本部就命令华北派遣军将主攻方面首先转到平绥铁路向西的张家口。因为关东军急切希望解决所谓的“蒙疆问题”，就是占领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伪满洲国侧后，同时解决平汉路、津浦路作战的侧翼和后方安全问题。沿这条攻击线路的第一个战略要点就是离北平只有60公里的南口。

早在8月初，蒋介石就针对南口的防御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负责这一区域作战的主要有“中央军”主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其余还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部队，还特地将第八十四师、第二十一师合并为第十七军加入南口作战。

平绥线的作战还没有开打局面就已经一团糟。傅作义、刘汝明、汤恩伯分属不同的派系，谁都不想听谁的指挥。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

伯负责南口，刘汝明负责张家口，傅作义作为总预备队。但汤恩伯的部队要去南口不管是走公路还是走铁路都必须经过刘汝明管辖下的张家口，刘汝明拒绝让汤恩伯借道通过。地方部队害怕“中央军”甚于怕日本人，和宋哲元一样，刘汝明也害怕汤恩伯的“中央军”假途灭虢，趁势把他给收拾掉。

无奈之下，汤恩伯只好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也管不了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只好去找刘汝明的老领导冯玉祥。冯玉祥知道刘汝明肯定不会听自己的，就跟蒋介石玩起了太极神功，假装大义凛然地说，不听话，你把他枪毙算了。等到费老鼻子劲搬出西北军元老鹿钟麟把事情协调好，宝贵的时间已过去了4天。就这刘汝明还有附加条件，要求汤恩伯的“中央军”在路过张家口的时候不能停车。等到汤恩伯获准通过张家口前往南口的时候，形势已经大变，日军已经发起了进攻。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汤恩伯所部每天能够到达南口的人数只能有一个团而已。

8月11日，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4000余人由北平沿平绥铁路向南口发起进攻，为随后到来的主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开路。

蒋介石要求汤恩伯固守南口半个月。攻守双方随即展开激战，南口几度易手。两军仍在不断增援，但国民党军增援兵力大部分遭到阻击无法按时到达战场。至8月23日，日军第五师主力突破长城线，向怀来突进，南口守军固守待援无望，右翼又被突破，被迫于26日放弃南口撤退。日军随后占领居庸关、延庆、怀来等地。整个南口作战，中国军队伤亡26000人，日军伤亡2600人。

就在南口双方角力的同时，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已从察北方向直扑张家口，张家口守军就是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8月20日，日军向张北地区发起攻击，攻占南口的日军也随即向张

家口方向攻击前进。8月26日，刘汝明下令撤出战斗，张家口被日军占领。

8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再次动员四个师团的部队投入中国战场。在被问及那个老问题“进攻到什么地方蒋介石才会屈服”时，陆军大臣杉山元回答：“即将到来的华北会战正是这样的关键一役。”

平绥路上的张家口、南口相继沦陷后，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集结于怀来，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集结于宣化，向南攻击山西的意图显而易见。9月3日，东条兵团一部开始向晋北重镇天镇发起猛烈进攻。天镇是山西东北部的重要门户，保卫山西势在必守。经营山西长达20多年的阎锡山一贯奉行的是除了自己人谁都别想进入山西。用他原来的话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烂哪一个都不行”。现在看来，日本人要取他的老命，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老西这才真正抖起了精神。他匆匆电令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火速向天镇集结布防御敌。面对两路日军的入侵，阎锡山正在筹备所谓的“大同会战”，要求李服膺必须死守天镇。

9月5日，日军步骑兵3000多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猛攻天镇，三日激战无果。眼看正面进攻不能奏效，日军开始绕过天镇进攻阳高。9日，阳高失守，日军复折回围攻天镇。9月11日，后路被截的李服膺下令弃收天镇。天镇失守导致晋北屏障顿失，阎锡山的“大同会战”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9月13日，东条兵团不战而得大同。

恼羞成怒的阎锡山立即将李服膺拘捕，随后以“放弃阵地，擅自撤退”的罪名判处死刑，李有幸成为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被执行枪决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在日军的持续猛攻之下，9月14日，广灵失守。20日，灵丘失守。日军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的右翼已经逼近了内长城，灵丘之南就是平型关。

参加山西战斗的，除了国民党部队，还有中共中央领导的第八路军。8月22日之后，第八路军所属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计46000多人，陆续加入晋北战场。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占领团城口之后，继续南进，正面进攻平型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25日上午，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携带大量辎重由灵丘向平型关开进。80多辆汽车、100多辆马车、几百名官兵进入第一一五师精心设下的伏击圈。激战后，日军几被全歼，此即著名的“平型关大捷”。被歼日军是第五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

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东进策应，于28日攻陷茹越口，随后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晚，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

10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向板垣所率第五师团和察哈尔兵团下达了进攻太原的命令。

面对越来越危急的战局，阎锡山破例请求将在平汉线上作战的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加入晋北作战，蒋介石欣然应诺。要知道，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军”进入阎老西的老巢山西，那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10月4日，卫立煌已经先于部队到达太原。

10月2日，日军察哈尔兵团混成第二旅团从代县向崞县进攻，激战一周后，崞县陷落。12日，日军攻占原平，前方就是太原的北大门忻口。阎锡山下令将晋北各部撤向忻口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此时位于忻口的中国军队已经达到了28万人，而以第五师团和东条兵团一部为主的日军总兵力有5万人。

10月13日，板垣指挥第五师团猛攻忻口。14日，卫立煌下令国民党军全线反击，两强相遇勇者胜，战斗随即进入白热化。18日，忻口前沿阵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日军6次占领，国民党军又7次夺回。战况最紧张的一天，被打垮撤下来的部队，就多达11个团。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陈锡联部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在争夺南怀化高地的战斗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骥、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壮烈殉国，但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队依然始终坚守忻口阵地，双方在忻口形成对峙。惨重的伤亡使得日军几乎丧失了继续进攻的勇气。

为了打开山西僵局，日本决定再次实施侧后突袭作战。中路平汉线的石家庄陷落之后，参谋本部下令第十四师团和第一〇八师团继续南下，第六师团抽调淞沪战场加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二十师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则受命沿正太路向山西进攻，配合板垣征四郎在晋北的作战。

在淞沪战场前线双方对峙的紧要关头，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侧击，导致国民党军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一幕在华北战场再次上演。忻口前线中日两军头顶头，憋足了劲在比拼内力，日军由平汉路向西的进攻，无异于在国民党军的屁股上猛插了一刀子。

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告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一战区部队一部转入晋东娘子关地区组织防御，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黄绍竑负责指挥。10月11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井陉，以一部攻娘子关正面，主力绕道于13日攻陷旧关。21日，第二十师团得第一〇九师团一部增援，继续正面强攻娘子关。26日，日军左突击队已经迂回到娘子关和新关侧后，娘子关守军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被迫全线撤退，晋东战略要地娘子关失守。日军沿正太铁路向西追击，11月2日占寿阳，迅速逼近榆次，太原危急。

娘子关失守导致北路国民党军无奈放弃忻口，退守太原。11月2日夜，忻口守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锡山决心以忻口撤退的部队占领太原北郊阵地，以娘子关退下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刚增援的汤恩伯第十三军推进到榆次待机夹击日军。守城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太原城防司令，负责率第三十五军残部和独立第一旅、第二一三旅共19个营死守太原。

然而，两线撤退的部队立足未稳，日军即追击而至，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5日，东路日军占领榆次。6日，北路日军进抵太原城垣，两路日军在太原郊外会师。7日，两路日军开始协力猛攻太原城。战至当晚，守城官兵仅存2000余人。8日夜，太原城垣被日军突破，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残部突围而出。

11月9日，太原沦陷。

历时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中，日军参战兵力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参战兵力为6个集团军计52个师共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

继续从石家庄南下的日军于10月15日占领邢台，17日攻陷邯郸。11月5日，豫北重镇安阳落入敌手。

至此，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的正面抵抗宣告结束。

徐州会战

时间来到了1938年。新年刚过，蒋介石就宣布辞去多项兼职，专事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所有精力都专注于中国的抗战。

战场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一系列大城市相继沦陷。广大的华北地区以及富庶的沪杭地区沦落敌手，对于中国军队而言，必须尽快遏制战场上的颓势。而对于日军而言，尽管战场上的进程无比顺利，但结束战争的希望却变得遥遥无期。一系列战术性的胜利反而导致日军在战略上逐渐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半年时间已过，日军豪言在三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的战略目标已成泡影。边战边退的国民党军成功地将战线拉长，持久战的格局已经逐步形成，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南京陷落之后，停留在津浦路北段的日军和淞沪地区的日本被中原分隔，打通津浦路成为日军的当务之急。在这条铁路大动脉上，首先进入日军视野的战略要点便是自古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决定性战役的徐州。对日军而言，夺取徐州就可以将南北战场连为一体，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尽收囊中。同时，从徐州沿陇海路西进就可以占领中原重镇郑州，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从中原腹地出发既可南下平汉路攻取国民党政府最重要的基地武汉，也可继续进逼西安夺取关中之地。

就战争本身的进程来看，日本最感困难的就是兵力不足。东京大本营认为，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至少需要60个师团的兵力。1938年1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主张为使中国彻底屈服必须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3月，日本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4

月，公布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费预算，此举使得日本的战争预算已高达80亿日元。

在1938年初，东京大本营和在中国前线的日军将领对于未来的战争走向，再次产生了重大分歧。那就是，在中国的战争是否还要一鼓作气地打下去？

在华两大军事集团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早在1937年年底就多次向大本营陈述，有必要在徐州和武汉等地域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使中国彻底丧失继续战争下去的能力。但是大本营认为，在国内确保编成6个新的师团之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战争成果，绝对不能进行新的作战。只以“增强态势为原则”，待兵力整備完毕后，进行彻底的积极作战，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攻占南京之后，大本营对原来的华中方面军进行了调整，更名为华中派遣军。由于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石根被免去了司令官的职务，改由畑俊六陆军大将出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认为，他们依靠现有的兵力，有能力沿津浦路北上，配合华北方面军一举攻占徐州。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更是急切希望快速南下，与华中方面军津浦路上会师。两路日军都坚信，南北日军在徐州会师之日，便是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之时。

两路日军决定以战场上的既成事实迫使东京大本营屈从他们的意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分别沿着津浦路和潍台公路南下为主攻方向，华中派遣军第九师团以及第一〇一旅团沿津浦路和运河北上为助攻方向。同时，华北方面军第十四师团南渡黄河到达鲁西南，再向西直趋开封、郑州，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淮河之后直奔永城切断陇海铁路。先期歼灭在徐州附近集结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后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各路日军会合后再沿平汉铁路南夺武汉。

日军将要进攻的鲁南和苏北区域，在国民党军战场划分上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桂系名将李宗仁。作为蒋介石一生明争暗斗的对手，李宗仁在1937年10月10日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时对蒋介石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委员长不能隔着他越级指挥。当此用人之际，蒋对李提出的这一要求慨然允诺。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师外加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28.8万人。人数看起来似乎不算少，但是这些部队组成复杂，川军、西北军、东北军、鲁军等都有，基本上属于国民党军中的三四流部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杂牌军。由桂系出身的李宗仁来统一指挥，难免有不太顺手之感。李宗仁当前的任务，就要用这些破鱼烂虾做出一桌可口的美味佳肴来。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师团北渡长江，前进至安徽池河东岸一线。1938年1月26日，第十三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一线发起进攻，遭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的顽强阻击。2月1日，日军占领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9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强渡淮河向北岸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徐州会战自此拉开帷幕。

负责淮河守卫的第五十一军随即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战斗最激烈的5月13日，军长于学忠带着所有的师长和旅长都到了战场一线，双方进入拉锯战，国民党军防线多处被日方突破。李宗仁急令第五十九军紧急驰援，将伤亡惨重的第五十一军替换下来。这个第五十九军的军长，就是之前被国人辱骂为汉奸，急于在战场上一雪前耻的张自忠。同时，在淮河南岸，李宗仁以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固守炉桥地区，第七军协同第三十一军迂回攻击日军侧后方，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全部恢复淮河以北阵地。第二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一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日军南路的进攻受阻。

南路进攻受挫之后，日军被迫将“南北对进”改变为“南守北攻”，津浦路北段的局势霎时间严峻起来。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御的就

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原属西北军的韩复榘，可不愿意跟日本人拼命，这货认为只要有钱有枪，到哪里都可以当大爷，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面对北路日军的进攻，韩复榘下令炸毁了黄河大桥，从黄河南岸撤退守军并将财产迅速往河南转移。得知消息的李宗仁心急如焚，迅即电令韩复榘，“各战区守土有责，不得退入其他战区”，韩复榘立即答复“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早把之前将冯玉祥所带河北之兵拒之门外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宗仁只能电告蒋介石，蒋介石严令韩复榘死守济南。

可惜命令到达之时已经晚了，韩复榘已经放弃济南退守泰安，日军不战而得济南。老韩当然不会忘记在撤离济南之前，将银行里15000两黄金、30000两白银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统统带走。对于李宗仁要求韩复榘死守泰安的新命令，韩复榘再次答复道：“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凭什么让我守泰安？”感觉泰安也不安全的韩复榘很快又退到了济宁。李宗仁再次以恳求的语气请韩复榘死守济宁和运河，“哪怕是打一仗也行”。不说还好，一听这话韩复榘直接带人跑到河南、山东交界的巨野和曹县附近去了。就这样，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先后放弃黄河天险，弃守济南、泰安、曲阜、兖州，使得日军一路长驱直入，高歌猛进，于1938年1月11日占领济宁，逼近徐州。至此，第五战区原来的战略部署被完全打乱。

短短20多天，韩复榘率部接连狂奔数百公里，使得日军仅用一个半师团的兵力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在之后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韩复榘被蒋介石以“作战不力，抗命不遵”的罪名逮捕，随后于1月24日在武汉执行枪决，老韩也有幸成为抗战之后第一个被枪毙的省府主席。

韩复榘被处决之后，接任第三集团军的孙桐萱奉命向东对济宁等地区进行反攻，但很快在日军的阻击和反攻下退回原地。

北路的日军分为东西两路。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为西路沿津浦路一路南下。之前，1月10日，日本海军在胶州湾登陆占领了防御薄弱的青岛。13日，到达的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作为东路则从青岛沿胶济铁路西进，从潍县折向南，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等地，兵锋直指战略要地临沂。

2月21日，东路板垣第五师团开始进攻临沂。临时被从海州调来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军。李宗仁致电庞炳勋，临沂为确保徐州之屏障，必须死守。实力上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的第三军团实际上只有13000人，拼了老命也无法抵御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进攻，临沂在日军的猛攻下岌岌可危。李宗仁迅速调派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兼程驰援临沂。

之前驰援第五十一军的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3月12日，张部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四十军坚守临沂，激战五昼夜重创日军。随着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骑兵增援部队的到来，张自忠率部发起全面反击，伤亡惨重的东路日军被迫向莒县方向撤退。

临沂城下，以前在内战中差点要了张自忠性命的老庞握住小张的手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上演了一出“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佳话。临沂之胜砍断了津浦路北路日军之一臂，促成了之后的台儿庄会战，国民党军各部围歼孤军深入矶谷师团之良机。

3月14日，西路日军第十师团长濑支队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三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第十师团另一路濑谷启少将率领的濑谷支队继续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进抵滕县。守卫滕县的就是第二战区阎锡山和第一战区程潜都不要的川军第一二二师。收留了这支流浪部队的李宗仁向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转达了蒋介石的电报，务必死守三天，给徐州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装备低劣的川军根本不是日军对手，奉命增援的汤恩伯因为看不起杂牌军又迟迟不动。3月17日，看到即将城陷的王铭章让一起守城的滕县县长周同先走。这位颇有骨气的县长表示，“抗战以来只有殉国的将士，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本人绝不苟生，愿做第一个以身许国的地方官”。在滕县西北角的最后一块阵地上，王铭章被日军的机枪打中阵亡。周同在抚尸痛哭之后，跳城而死，城内300余名伤员用手榴弹集体自杀殉国。3月18日，滕县失陷。

战后，王铭章被追赠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滕县民众找到了王铭章将军的遗骸并将其收殓，后经长江水运回四川。当江中英、法船只闻知船上运的就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尸体时，纷纷下半旗鸣笛致哀。

就在滕县陷落之时，沦陷中的南京，一个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又涌现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一大帮汉奸。

3月22日，濑谷支队不顾其余两路日军在其两侧进攻受阻的现实情况，孤军继续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抢夺头功。

李宗仁以善于守城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遇敌稍作接触，就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山区，诱敌深入后待机从侧后攻击破敌。选择汤恩伯所部作为侧击主力，其原因在于该部属于“中央军”主力，无论兵员还是装备都属于中国陆军中的精华。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前在华北和山西战场上已遭受重大损失，能够作战的只剩下三个师的兵力。抵达台儿庄后，孙连仲下令由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负责守卫台儿庄正面阵地，第三十师和第二十七师负责左右两翼的防御，连孙连仲的集团军司令部都设在离台儿庄不到两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足见其决死一战的信心和勇气。

3月24日，蒋介石亲赴徐州视察督导，返回时留下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在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3月27日，激战正酣之时，蒋介石不顾李宗仁的苦苦劝阻，带领“李、白”在台儿庄南车站接见了担任台儿庄主阵地防御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受宠若惊的池师长当即向委员长表示：“我师决心战斗到底，与阵地共存亡，以报国家，以报委座知遇之恩。”随后的事实说明，绝对是条汉子的池峰城一点儿都没吹牛。

3月23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枣庄南下，在台儿庄北侧与守军警戒部队接战。从24日起，日军开始反复向台儿庄展开进攻，守军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顽强抗击，攻守双方都抱定了必死之心。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守军据房为垒誓死不退。

3月27日，台儿庄北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塌，小北门亦被摧毁，日军经三天三夜猛攻方冲进庄内，惨烈的巷战随后展开。双方都不断派出增援部队。28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占领西门，切断了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到第二天，日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

小小台儿庄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29日，林蔚转述蒋介石紧急电令：“台儿庄屏障徐海，关系第二期作战至巨，故以第二集团军全力保守，即存一兵一卒，亦须本牺牲精神努力死拼。如果失守，不特该军官兵死罪，即李长官、白副总长、林次长亦当严办。”

庄内的战斗还在持续。到4月2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战局胶着。

第五战区下令以第二十军团汤恩伯主力向台儿庄机动击敌侧背，与第二集团军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并以第三集团军进至临城、枣庄以北断敌后路。攻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顿时陷入国民党军四面包围之中。为解濑谷支队之危，日军速以第五师团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随即遭到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七十五军的阻击和围攻。激战数日，伤亡惨重的坂本支队被迫撤退，日军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

4月3日，李宗仁下达了第五战区全面反攻的命令。国民党军的内外夹攻使得濑谷支队渐渐不支。经四天激战，日濑谷支队大部被歼，其残部于7日向峰城、枣庄“转进”。

台儿庄的胜利让蒋介石欣喜若狂，他要求李宗仁迅速出击，追击残敌，但李宗仁能指挥的孙连仲等杂牌军损失太大，几乎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有能力作战的汤恩伯部队又指挥不动，汤恩伯一向的作战原则也是避免攻坚。因为国民党军追击过于缓慢，败退的日军很快就形成新的防御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据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法肯豪森为痛失追击良机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

此即为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伤亡数字是：第五师团亡1281人，伤5487人；第十师团亡1088人，伤4237人，合计伤亡超过万人。国民党军伤亡超过2万人。

就战役性质而言，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中一次比较成功的阻击战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最后徐州沦陷的颓势。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基本上都以付出惨重代价和失败而告终，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徐州战役之时，举国上下弥漫着一种失败的悲观情绪。小小台儿庄一

战，就让日军付出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让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战役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苏、美、英、法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充分报道和评论。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国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让世界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更多外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次大捷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也打热了蒋介石的头脑。蒋介石认为，要趁势在徐州地区再打出几个“台儿庄战役”，与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乎，全国各路人马纷纷接到命令奔赴徐州战场，使得徐州附近的中国兵力迅速超过了60万人。

此举正中日军下怀——这正是一举聚歼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天赐良机。台儿庄战役使得侵华日军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4月3日，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联合下达“大陆指之106号”，要求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迅速调集兵力，围歼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在华日军迅速调整战略部署，以战场现有兵力在正面牵制国民党军主力，而日军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试图一举歼灭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调兵遣将。日华北方面军第一一四师团以及淞沪地区的第十六师团等部队奉命奔赴徐州参加会战，连远在满洲的关东军都调来了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侵华日军总兵力共计为18个师团，约40多万人，而投入徐州战场的就有8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

军五个半师团，华中派遣军两个半师团，总兵力超过了20万人，达到了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

担任在北面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任务的就是刚刚打了败仗的日军第十、第五两个师团。4月16日，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率先对临沂发起第二次攻击。负责增援的张自忠部被敌军阻击救援未果。19日中午，日军突入临沂城，庞炳勋率残部突围而出，临沂失陷。国民党军鲁南的战略支撑点丢失。

4月10日，日军第十师团自兖州推进到枣庄。18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进攻。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滇军第六十军逐次抵抗。26日，国民党军在台儿庄发动全线反击，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伤亡惨重。第五师团一部也很快加入战场。为了抵挡日军的攻势，国民党军主力开始逐渐向北线集中，日军将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在台儿庄周围的战略目标初步实现。

前线激战正酣。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用20万人包围歼灭这一带的国民党军主力60万。南面，日第六师团板井支队于4月23日从芜湖出发，连陷巢县、庐州。第一〇一师团佐藤支队4月24日从东台出发，先后占领盐城、阜宁。由于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这两路日军并未遭到顽强阻击而得以长驱直入。

时值淮北大旱，河水干涸，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得以充分发挥。5月4日，集结在凤阳、蚌埠、怀远一带的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13日，攻陷蒙城、永城后，向江苏萧县、砀山进攻。在徐州主战场的西南方，日军已经出现在国民党军主力的侧后方。

5月9日，日军第十六师团从济宁出发强渡运河占领郛城。同时，第十四师团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连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

封，一举切断了陇海铁路。15日，南路日军第十六师团快速挺进队与北路日军在陇海路上会师，在阻断郑州方向国民党军增援的同时也堵住了徐州国民党军主力向西的退路。16日，日军第十师团离徐州的距离已经只剩下六公里，日军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初步形成。

到5月中旬，日军在徐州西侧布下的一张网在慢慢张开并逐渐收紧。徐州国民党军突然出现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因台儿庄胜利有点发热的大脑，霎时间又冷静下来。他突然意识到，日军的目的是要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50个精锐师。日军的战略企图既然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不但不现实，也失去了战略意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亦主张趁日军包围圈还没收紧之时，尽快突围。这次蒋介石没有丝毫犹豫，迅疾向第五战区下达放弃徐州寻机突围的撤退命令。

尽管南北两路来势凶猛，但日军毕竟兵力有限，在徐州附近形成的包围圈四处都是缝隙和漏洞。徐州战场的撤退与上海和南京的撤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第五战区得力有效的组织下，从5月16日开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各路人马相继冲出重围，陆续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

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700余人，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佯作死守之状，见各路大军撤尽，立即放弃徐州，巧妙地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安全转移，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空城计。

5月19日，徐州空城被日军占领。

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主力撤走之后，徐州以西的豫东地区还有国民党军20万大军，而孤军深入此地的土肥原贤二第十四师团只有2万多人。国民党20万大军基本上都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蒋介石试图在豫东地区再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下令薛岳带领孙桐萱、黄杰、李汉魂、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等部12个师围攻日第十四师团。一

场围绕兰封展开的小范围围歼战随后打响。战斗最危急的时候，日军被迫龟缩在一个小寨子——三义寨里负隅顽抗，连土肥原贤二的军刀都被国民党军缴获。但由于组织协调不力，加上几路日援军很快逼近，这一战役，最终仍以国民党军败退收场。规模并不大的“兰封会战”，被蒋介石自称为“战史上之千古笑柄”。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作战不力的“中央军”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

随后，日第五师团、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一一四师团开始对西撤国民党军实施猛烈追击，6月6日，河南首府开封陷落。日军前锋距离平汉、陇海南北两大干线的交会点郑州只剩下70公里的路程。

为阻止日军快速推进，中国统帅部无奈做出决定，于6月9日下令在郑州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咆哮而出，开始肆虐豫、皖、苏三省，形成了50余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彻底隔绝。进攻跑得最快的日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部分部队也被包围其中。第十四师团一部被洪水围困于中牟县城。位于泛滥区中心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一部来不及撤走的车辆、火炮、战车等重武器均沉于水底，大批士兵被冲走或淹死。为了解救被洪水围困、补给断绝的部队，日军被迫实施了空投，随后也只能派出舟艇和工兵部队将被围日军救走。泛滥区以东的日军只能望洋兴叹，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

徐州会战至此结束。中国军队投入兵力60万人，伤亡超过10万人。日军投入兵力约24万人，伤亡近3万人。

徐州会战尽管仍以国民党军的失败告终，但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甚至能在局部打出漂亮的短传配合。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坚守徐州地区长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日军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发起的徐州会战照样没有实现“导致中国丧失战斗意志”的战略目标。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新的扩军计划尚未完成，根本无力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拆东墙补西墙，从本来就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此举不但使参加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无法完成围歼徐州60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还造成留置后方守住所占之地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第十四师团、第十六师团的参战导致原来的防地被国民党军光复。在晋南的日第二十师团甚至被国民党军昼夜围攻。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无奈只有采取空投进行补给，补给不足的第二十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陷入困境的绝不仅仅是第二十师团，被日军占领的华北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定态势。徐州会战之后，日军战略主导能力开始逐渐减弱，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已成南柯一梦。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尽快完成以川、滇、贵为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

同日，蒋介石再次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要“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武汉会战

早在徐州战场激战正酣之时，日本大本营就已经开始筹划在中国腹地武汉地区的会战。大本营经过测算后认为，如果进攻武汉至少需要军费32.5亿日元，且必须增兵40万人和新编兵团24万人。尽管内阁政府对攻占武汉充满矛盾和犹豫，但军方再次发言：“攻占武汉是迫使中国屈服、结束中国事变的最后机会。”

人口超过200万的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政府名义上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军事统帅部和各国驻华使节均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正因为此，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具有多重意义，政治上可以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国民党政府再往西赶，使其彻底沦落为一个地方政权，日本就可以借机扶持新的汉奸政府。军事上，可以一举歼灭从华东、华北战场退守到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使中国彻底丧失进一步抵抗的核心力量。从经济方面而言，武汉的丢失将使国民政府失去湖南、湖北的粮仓和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而完全丧失自给能力，也会减弱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攻取武汉，真可谓是一举数得。

无奈之下，日本于1938年6月15日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彻底屈服。会议决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中国的战争”。裕仁特别强调，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

大本营据此制订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针对国民党军沿长江两岸防御极其薄弱的实际状况，以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攻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作为策应助攻方向。这一方案的突出优点就是能够充分利用长江发挥日军的海、空优势，便于利用水路进行补给。

但其明显的缺点是：长江两岸水网密集，湖泊池塘星罗棋布，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日军两路攻击都是自西向东推进，即使能够顺利占领武汉，也只能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再次向西撤退，无法对其实施真正的围歼。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攻取武汉的作战命令。7月4日，大本营下令编组新的第十一军与第二军一起编入华中派遣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仍然由畑俊六陆军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是，以派遣军直辖的五个师团分别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以新到任的第十一军军长冈村宁次率领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两岸实施主攻。第二军军长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率领四个师团担任大别山北麓的助攻任务。参加武汉会战的兵力共9个师团，另外还有海军舰艇120艘，飞机400多架，总兵力约25万人。加上后来陆续加入会战的部队，日军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

至此，侵华日军总兵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陆军新扩建的10个师团中，除了第二十三师团（诺门坎战役的主角）和第一〇四师团被配属在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其余8个师团全部进入关内。到1938年7月，日本陆军主力共34个师团另6个旅团，总兵力约90万人。除了在本土、朝鲜和驻台湾的三个师团和半个旅团之外，其余全部来到了中国大陆战场。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日军人数达到了82.5万人，占日军总兵力的91%。

敌军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已经显而易见，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对位于武汉南北区域的国民党军进行调整。国民党军的总体作战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泊河网地带尽力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固守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之内。

6月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指出“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这种部署不仅有利于抵抗日军的进攻，而且利于武汉地区人力、物力、财力之转移，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为了更好地贯彻上述作战意图，蒋介石亲自出任会战总指挥，调集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国民党军的具体作战部署如下。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27个军负责长江南岸的作战：

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

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沿江构成阵地带，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

汤恩伯军团部署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期间因病由白崇禧短期代理）指挥23个军负责江北作战：

第四兵团李品仙所部为右翼，利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遏敌取捷径攻略武汉；

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所部为中央兵团布置于太湖、潜山西北山地，相机南下侧击西进之敌；

第三兵团孙连仲所部为左翼兵团部署于大别山北麓与淮河之间，意在阻敌迂回武汉之北；

第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所部担任敌后游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缙绪所部为二线兵团，随时策应一线各部作战。

除了直接参加会战的两大重兵集团，另以第一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备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部队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

参加会战的国民党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个师，总兵力约75万人。加上后来逐渐加入会战的部队，总兵力达到了110万人。另外，中国海军残余的40余艘舰只全部参战，仅有的空军战机约220架也悉数到场。

为了尽可能缩短西攻武汉的距离，早在1938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就命令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取安庆、马当、湖口及九江等地，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首先拉开武汉会战序幕的是日军的台湾混成旅团，这支士兵大部分由台湾人组成的先遣部队，由于旅团长为波田重一少将被称为波田支队。6月11日，约8000人的波田支队趁雨夜突袭占领安庆，之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6月下旬抵达江防要塞马当。

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斥巨资修建的马当要塞是阻拦日本西进的第一个坚固堡垒。蒋介石认为它至少能挡住日军一个月左右。可惜守卫要塞的第十六军军长李韞珩竟然在这节骨眼上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得到情报的日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很快攻占了要塞的外围阵地。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小路，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攻克。随后，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对要塞的反攻无疾而终。原指望坚守一个月的马当要塞竟然在几天内就丢了，老蒋除了大骂陈诚一顿之外，还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韞珩撤职查

办，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更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之罪名执行枪决。

随后，波田支队与前来增援的日第一〇六师团合力于6月28日攻克彭泽。国民党军驻守湖口的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奉命反攻彭泽，可惜反攻未果，反被日军趁势在7月4日攻占了湖口。稍作休整的日军，随后于7月26日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

之后，日军兵分两路。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战略要点瑞昌。8月11日，波田支队遭到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和汤恩伯第三十二军团的顽强阻击。8月24日，日增援部队第九师团第六旅团与波田支队合力攻占瑞昌。

8月27日，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瑞昌以西地区沿长江西进冲破中国守军的层层堵截，苦战近一个月，于9月24日攻克富池口要塞，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水上通道。之后，波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继续攻击前进，一路突破国民党军的阻击。10月21日占领大冶，22日攻占鄂城，到10月24日已经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葛店。

在波田支队南侧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先后突破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和第三十二军团的防线，于10月24日推进到武昌以南的贺胜桥地区，再往南侧的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九师团并驾齐驱于10月24日到达咸宁地区。

从九江与波田支队分手的第一〇六师团沿南浔路向德安方向挺进。7月26日，在攻击德安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顽强阻击，遭受重大伤亡。冈村宁次命第一〇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实施增援，协同第一〇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夺取南昌，以保障西进日军的南侧安全。这两个师团都属于日军中的“特设师团”，除了主要军官之外，士兵基本上都属于后备役人员，其战斗力大大逊色于那些久经沙场的常设师团。

第一兵团薛岳率部与日军激战，在南线形成胶着状态。9月底，急于打开南浔路僵局的冈村宁次令第一〇六师团穿越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的防守间隙，企图迂回合围南浔路正面的20万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团在进至德安西面万家岭地区时，迷失方向，被薛岳及时发现并立即指挥第四军、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部从侧后迂回实施反包围。日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奉命增援，亦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击退。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全面总攻，激战三昼夜，被围日军损失惨重，给养断绝，中低层军官伤亡殆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补给，还特意投下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战至10月13日，第一〇六师团被歼3000余人后突围，这就是著名的“万家岭大捷”。

失去作战能力的第一〇六师团，无奈只能在南浔路北段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并进行休整补充。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薛岳第一兵团较好地完成了第九战区赋予的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还给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以毁灭性打击，可谓不辱使命。

长江北岸的战斗也在同时进行。6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合肥南下，13日占桐城，17日陷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占领太湖、望江以东，稍作休整之后从太湖进发，一路血战，于8月4日占领黄梅。

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立即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在日军据险死守和毒气攻击下损失惨重。正面反击未果的白崇禧调集兵力在日军后方发起侧击，连续收复太湖、潜山，切断了日军第六师团的陆上退路和补给线。白崇禧欲抓住机会调集重兵全歼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日第六师团。但日军第六师团也绝不是吃素的，不但据险死守渡过难关，而且在得到增援后开始反攻。白崇禧虽亲临前线督战也挡不住日军的猛攻，国民党军被迫撤退。日军趁势追击，于9月6日攻克广济。尽管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连续的激烈战斗和长江中下游的酷暑天

气，导致日军第六师团损失惨重，无力继续进攻。只好在广济就地休整，补充兵员和弹药给养。

9月15日，日军第六师团从广济出发，直趋田家镇要塞。田家镇是武汉最后的屏障，若失，则武汉不保。国民党军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日军第六师团久攻不克。但是，9月24日，随着江对岸富池口被沿江西上的波田支队攻占，日军以海陆空立体攻势导致守军无法招架，田家镇要塞遂于9月29日陷落。冈村宁次为了抢在日本第二军之前占领汉口，以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所部作为快速部队长途奔袭武汉，于10月24日占领黄陂。

位于田家镇附近的日第一一六师团在第六师团的左翼向西进攻。10月21日，占领兰溪。24日，推进到离武汉只有30公里的阳罗。

江北日本第二军的行动比第十一军晚了不少，原因后叙。直到8月22日，东久迩宫稔彦王才集合齐属下的进攻部队从合肥出发。

六安和霍山是大别山的两扇大门。8月27日，日第十师团向六安，第十三师团向霍山发起猛烈进攻，两城分别在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攻克。之后日军兵分两路。左路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团穿越大别山北麓直逼商城、麻城、黄陂，配合沿江西上的第六师团攻取汉口，右路第三师团、第十师团直捣潢川、罗山、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对武汉实施迂回。

左路第十三师团于9月2日开始进攻富金山。守卫富金山的是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其中有两个德械师，久攻不克的日军伤亡惨重。诺门坎战役中将要出场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只好向东久迩宫求援。9月11日，日增援部队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三师团会攻富金山，激战9天后，宋希濂部被迫后退。富金山之战尽管失利，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评价。日军乘胜追击，连占叶家集和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大别山北麓国民党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如遭突破，日军就将越过大别山沿公路，一路畅通无阻地推进，前去武汉已无险可守。防线由宋希濂退下来的第七十一军、田镇南的第三十军和冯安邦的第四十二军联合防守。国民党军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顶住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从9月18日一直打到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才取得突破，穿越了大别山，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此时，南面的国民党军已经弃守武汉。

第二军右路进攻的情况要稍好一点。日军第三师团和第十师团很快占领固始，在攻击潢川时遇到了名将张自忠。张自忠所部第二十七军团整整守了10天之后，安全撤退。之后日军进攻罗山、信阳，遇到了同样属于精锐部队的胡宗南部。

胡宗南的第一军是当时国民党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属下甚至包括邱清泉率领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唯一的坦克部队。胡宗南拿着这么好的装备，用3个军共7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的2个师团激战20多天后，还是被击退。日军一路前进占领光山、罗山，10月13日攻陷平汉路上重镇信阳。李宗仁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胡宗南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竟带领全军迅速避开正面向西撤退，一下子跑到了南阳一带。此举导致平汉路门户洞开，日军沿着平汉路长驱直入，连李宗仁都差点成了日军的俘虏。10月24日，日第十师团逼近孝感。

到10月24日，除了被几乎打残的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地区进行休整补充之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其余所有参战师团都抵达武汉周边，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武汉形成包围。

就在荆楚大地以武汉为中心的攻防激战正酣之际，南边的广州地区烽烟再起。早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际，日军就已经突袭占领了厦门。加上之前上海、青岛等地相继陷落，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

对外港口。与它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防守异常松懈。粤军半数被北调参加武汉会战，导致珠三角地区兵力空虚。

蒋介石认为日军正全力进攻武汉，不可能有多余的兵力在其他方向展开大规模作战。这种想法看似也有一定道理，兵力不足的日军本来计划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再调集兵力实施广州作战。武汉战场国民党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本大本营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在南方广东地区开辟新战场，策应北面的武汉会战。日本参谋本部迅速抽调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三个师团，组成了第二十一军，由古庄干郎中将统领，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实施广州战役。1938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实施广州战役的攻击令。

事先听到一些风声的广东省省长吴铁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做了报告。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制造假情报，试图让国民党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他不但没有给广东地区派出增援，还从这里又抽调了一个师去支援武汉战场。1938年10月上旬，日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突袭广州，10月11日晚在大亚湾成功登陆。登陆后的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增城，21日已经攻到广州近郊。负责广东防务的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仅留有7个师、2个旅，共8万多人，且兵力分散，戒备松懈，根本挡不住日军如狼似虎的攻势，仅仅10天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也难怪，余汉谋身边的两个少将高参全是日本人的奸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日本人掌握得清清楚楚，能坚持10天也算不错了。广州于10月21日下午沦陷。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交通线至此被切断。

1939年2月，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日军占领了仅仅有3000多名守军的海南岛。其中一个登陆点离老酒现在的打工地只有几公里之遥，老酒为此专门去看过多。日军随后宣布中国的南沙群岛“作为自古以来无主的珊瑚岛屿”，已经归日本所有。

在这里提到这个并不激烈的作战，并不是老酒身在现场，睹物怀古。通过占领海南和南沙群岛，日本取得了下一步实施南方作战的重要前进基地。这里离英、法的殖民地实在太近，英、法等国立即发出抗议，日本宣称此举“只为封锁，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作为威慑，1939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舰队缩短逗留在大西洋的时间，返回其在太平洋的驻扎地。

广州的陷落导致粤汉铁路被彻底切断，武汉更失去了继续坚守的意义。10月24日，国民党军放弃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10时，蒋介石携宋美龄离开武汉，飞往衡阳，四周日军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

10月25日晚2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率先进入汉口城区。26日凌晨5时，日军波田支队突入老酒曾经学习和生活了4年之久的武昌。

27日，配属给波田支队的日第十五师团第六十联队从武昌渡江，攻占汉阳，武汉三镇咸落敌手。

与此同时，日军第九师团攻占贺胜桥，第二十七师团占领桃林镇，但此时中国守军主力各部已经撤到了湘北及鄂西地区。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最终未能歼灭中国参战的110个师中的任何一个师，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两天的空城。日军企图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妄想，再次破灭。

武汉会战中，日军投入兵力30万人，伤亡约5万人。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10万人，伤亡超过18万人。

日军在战场上无疑再次取得了“无比辉煌”的胜利。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本“举国欢庆，就像报纸第一次报道攻克南京一样，鸣汽笛，出号外，而天皇亦如‘满洲事变’时一样，穿上全套军服，骑

着白马，在国民面前亮相”。可表面的光鲜却无法掩盖暗淡的现实：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和作战将领都清楚，武汉之战是日本侵华作战的最高点，日军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日本已经彻底丧失了控制中国的希望。

在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大约20个月的战争中，日本损失的兵员达到了20万人。其间由于战事的不断扩大，被迫4次追加军费，总支出超过了80亿日元。这相当于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这4次战争的军费总额的1.63倍。为了支持前线作战，日本使用外汇大量进口军用物资，导致出口严重萎缩。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得日本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消耗使出口产业因原材料不足生产力下降，出口下降又造成进口原材料减少，工业生产因为缺少原材料而陷入困境。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当时的窘境：由于拼死老命组织生产也无法满足前线的实际需要，连军事院校教练使用的教学步枪都被收走，用于装备新扩建的师团。

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兵员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军曾数次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10个师团。根据日本《兵役法》，陆军征召新兵服现役2年，随后15年时间为预备役，海军现役和预备役时间分别为3年和9年。为了大批量“生产士兵”，军方被迫放宽了征兵的标准，最低身高标准从1.55米降低到了1.50米。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1935年是20%，1937年提高到23%，到1939年一下子暴涨到47%。在短时间内急促扩编，征用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和后备役人员。1938年下半年，侵华日军现役人员仅占11.3%，预备役兵员占了22.6%，后备役兵员占了45.2%，补充役兵员占了20.9%，这势必导致战斗力的急剧下降。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本土仅仅剩下1个师团，而在中国的师团却达到了32个。其具体配置是：东北8个，华北12个，华中10个，华南

2个。这些兵力集中起来虽然可以在局部打出一些精彩的战役，但是放在广袤的占领区，连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显得捉襟见肘。

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国民党军不时实施局部反攻，更主要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人民武装不断成长起来，大片国土不断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来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换言之，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再次遭到战略性失败，而且成为中日战争由日本战略进攻走向两军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战场上无力继续推进的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治安作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

就在武汉会战刚刚结束不久，1938年年底，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汪大汉奸的出现，犹如鸡立雀群，让之前所有的汉奸都自惭形秽，黯然失色。大汉奸后来对小汉奸实施了收编和资源整合，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

日本曾经因为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中日全面战争再次让日本失去了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整整一年前，1936年7月，日本东京击败了芬兰赫尔辛基等13个城市，获得了194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是第一次由非西方国家来举办这一国际体育盛会。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抵制这届奥运会。最终，日本为举办奥运会不得不足等了24年。

1939年1月4日，因无力解决中国问题的近卫文麿内阁黯然下台。

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再次发表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

战之全局”，表示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奋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蒋介石还放出豪言，即使昆明丢了，重庆丢了，大西南全丢了，他也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组织流亡政府，率领国民继续抗战，誓死不降！

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军在交界或对峙区域也曾经爆发了一系列小型会战或战役，诸如南昌会战、随枣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豫南会战等。但相比抗战初期的四大会战，这些战役已经从决战性质的大会战，降格为区域型小战役，互有输赢。

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河北、山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后来，国民党军也没有出现抗战之初那样一边倒的大溃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

其实早在徐州会战结束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准备实施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原定时间是在6月开始，8月占领武汉。但在北方边陲，中、朝、苏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一次突发事件推迟了作战计划的执行。北路日第二军之所以到8月下旬才整装出发，是因为那起突发事件在8月中旬才得到解决。

那个之前寂寞无人知的小地方，叫张鼓峰。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著

铤而走险^{II}



现代战争启示录

全景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
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还原战争细节，
揭秘历史真相，
思考民族、国家与人性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诺门坎战役

牛刀小试张鼓峰

就在中国双方百万大军枕戈待旦，准备在中国的荆楚大地展开殊死搏杀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与朝鲜、苏联的接壤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来临。

在人类历史或军事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城池或隘口，在战争的攻防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地方我们通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样的地方不胜枚举。

但也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本来静静地待在一隅，默默无闻，却因为一次突然降临的战役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并从此闻名遐迩。它们因为经历炮火的沐浴和鲜血的浇灌而载入史册，可谓实至名归。

这样的地方却并不多见。在中国，有台儿庄、孟良崮、青化砭、陈官庄；在世界，有滑铁卢、诺曼底、阿拉曼、托布鲁克、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等。

现在我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两个小地方：一个叫张鼓峰，另一个叫诺门坎。

1934年初，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也称作“肃反运动”。“大清洗”使得许多苏联开国的政治家，特别是优秀的军事将领，被无情杀戮。此处不详表。这里只简单看一下结果：苏联红军失去5位元帅中的3位，15个集团军中的13位司令，85个军中的57位军长，195个师中的110位师长，406个旅中的220位旅长。中高级军官中超过70%的人被捕或被杀，整个军队陷入空前的恐慌之中，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为了使指挥系统不至于完全瘫痪，苏军不得不紧急提拔一大批年轻人填补巨大空缺，一时间，苏军中充斥着大

量的少校师长、上尉团长，这些人很多刚刚从军校毕业，根本没有能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连英国绥靖首相张伯伦都说：“大清洗使苏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张伯伦都能知道的事，日本人肯定也很清楚，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进入20世纪，一直到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前，日本陆军对苏俄军队始终有一种先天性的心理优势。这种优势来自1905年的日俄战争，作为战争胜利者的日军一向瞧不起俄国军队以及后来的苏联红军。“大清洗”使得苏军战斗力大幅下降，导致日军原来对苏军的不屑一顾又加深了好几层。关东军参谋、战争狂人辻政信甚至放出狂言：日军一个师团能打三个苏军师，日军士兵一人能打十个老毛子。关内日军与中国军队打得激烈，捷报频传，而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却窝在东北无所事事，因此几乎所有的官兵都急切希望与苏军交手，借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日军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日军军官对苏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不管是关东军还是驻朝鲜日军，均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本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一举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迫使中国彻底屈服。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一旦大兵南下，势必造成北方防务空虚，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大本营一直有意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对苏军发动一场小规模进攻来试探苏联的战意。

在朝鲜、苏联和中国交界处有一座连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的小山，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图们江从它身边流过，这个海拔只有155米的小山叫张鼓峰。因为原来在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故又名刀山。山的东面是仅有2.23平方公里的长池，俄罗斯称作哈桑湖，北面是波谢特平原，西北与沙草峰相连。沙草峰位于张鼓峰西北两公里处的中国境内，海拔77米。这里四处长满亭亭玉立的东北美人松。由于

位于高寒地区，这里的冬天长达8个月，一年中有200多天都被冰雪覆盖。可是到了4月以后，长池就成了丹顶鹤等众多候鸟的理想家园。蓝天碧湖，青松丹鹤，好一派如画的北国风光！

张鼓峰以东130公里处，就是苏联远东军最大的军事基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张鼓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沙俄与清政府签署了中俄《璦琿条约》，条约中文文本标示张鼓峰为中国领土。但俄国人在俄文文本上做了手脚，将张鼓峰划归沙俄。这样的情况可以随时引发争端，也可以在那里静静地躺上几百年。

日本占领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把张鼓峰划入珲春县界。苏联仍主张规定的边境线是通过哈桑湖西侧，张鼓峰当然属于苏联领土。

日军敢在这里试探老毛子，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几个月前，有一个叫留希科夫的苏联人叛逃到了伪满洲国。

这个留希科夫，光看其陆军大将的军衔就知道不是一般人，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局局长，也就是苏联远东最大的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远东地区“大清洗”活动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内，远东地区有20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了7000人。即使再残酷的刽子手也会有发抖的时候，他接到莫斯科的朋友悄悄送来的消息：“注意安全。”寥寥几字，老牌特务头子留希科夫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匆匆出逃。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被迫亡命海外，可见“大清洗”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借到边境视察的名义，留希科夫越过边境，逃到伪满洲国。

对于留希科夫的“弃暗投明”，日本方面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甚至还为此专门刊出了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

章，陆军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把留希科夫迎进日本国内。留希科夫立即向日军提供了“有关苏联远东集团军的宝贵资料”。早已蠢蠢欲动的日军感到机会很快就要来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莫斯科立即要求苏联远东方面军迅速加强苏、中、朝三国之间的边境防务，核心举动就是尽快占领处于三国边境的制高点张鼓峰。1938年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开始挖掘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加到40人左右。日本国内媒体立即以“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骇人听闻的文字做了报道。触目惊心的文字同时也让一直寻找借口的日军大喜过望——教训苏联人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8年7月15日，驻朝鲜日本军第十九师团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三人伪装成朝鲜农民，由朝鲜居民金海南和高云八带路，携带望远镜和照相机等器材，秘密进入苏联境内刺探军情。到达预定区域后，两名朝鲜人把风，三名日本人分头绘制边境军事设施图。一行人很快被苏联士兵发现，冲突中松岛伍长被当场击毙。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下简称参谋本部）闻听此信，怒不可遏，老毛子欺人太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被打得如此狼狈还拒绝投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不但站在后边给他撑腰，还在中苏边境布下重兵威胁日军的侧后。如果不是苏联的精锐之师在牵制，而让关东军悉数入关作战的话，蒋介石早趴下了。必须借机给苏联人一个教训，顺便也试探一下苏军的战意。7月16日，参谋本部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求其将尾高龟藏中将的第十九师团主力集结到边境一带，准备随时向苏联发起进攻。参谋本部也知道下边这些师团长最擅长拿着鸡毛当令箭，干出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所以又下了

一个附带的命令：“严禁擅自出战。”参谋本部认为先礼后兵还是必要的，是否发起进攻要看外交斡旋的结果。

7月20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针对苏军在张鼓峰一带的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张鼓峰，然后双方共同商定国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联负责。苏联人一听这话就乐了，难道老子是被吓大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答复同样铿锵有力：“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同日，苏联边防军开始在沙草峰构筑阵地，边境公路上苏联的军用汽车骤然增多，波谢特港口也开进了30多艘运输舰。

日本陆军强烈要求借此机会教训一下外强中干的苏联人，他们的想法却没有得到海军的支持。海军认为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需要大批的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因此要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但陆军还是执意要打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

尽管战场不大，但面对的毕竟是军事大国苏联，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虽然贵为天皇的叔叔，但这种大事也必须跟侄子打个招呼。鉴于中国战场已经陷入无休止的持久作战，内大臣汤浅仓平、元老西园寺公望均反对在张鼓峰挑起新的事端，深以为然的裕仁断然拒绝了陆军的开战请求。前方急于建功立业的第十九师团是干着急，没办法。

按照中村中将的命令，第十九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但素来敢作敢为、被称为“勇足将军”的师团长尾高中将，却一直拖到29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就在尾高中将怅然若失，回眸远望那会儿，他失落的眼神刹那间变成了惊喜：数十名苏联兵占据了沙草峰。

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但苏方承认沙草峰是伪满洲国领土，尾高立即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随着日军的出击，沙草峰上的零星苏军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了。但两个小时后，又有近百名苏联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沙草峰，局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上级的命令是“不能打”，当前的局势是“可打可不打”，但是不打就没有立功的机会。尾高想起此时已经是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和名震天下的石原莞尔。当年九一八事变，他们要是听从上峰命令不动手的话，能获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吗？不冒险就肯定没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违令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赢。

尾高武断地认为不用战斗，只要做出一副进攻的姿态，苏军就会乖乖撤走。一年前，也就是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中，苏军就是这样铩羽而归的。在那次事件中，苏军的三艘巡江炮舰，被日军击沉一艘，重创两艘，苏军不但没有进行报复，还很快撤出了有争议的地区。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一个错觉，苏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果断出手，只要够硬够狠，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尾高师团长立即决定把正在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于当晚发起夜袭，夺回两峰。他打破常规，直接在电话里给自己最信任的佐藤幸德联队长，下达了进攻命令。顺便提一句，这个佐藤幸德在今后的英帕尔战役中还要有“惊艳”表演，主导了日本陆军最大的抗命事件。尽管苏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明显优势，但由于猝不及防，加之日军士兵擅长夜战，7月31日黎明到来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初战苏军伤亡超过400人，日军伤亡不到200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在战斗中阵亡。

前线传来胜利的捷报。听到大日本帝国皇军打败了宿敌老毛子，裕仁天皇是龙心大悦，早已忘了之前说过“不准开战”的话。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追认，还给予至高无上的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消息传出，上自陆军省参谋本部，下到驻朝鲜日军和第十九师团一片沸腾：能让天皇陛下高兴，那才是真正的忠诚啊！

基于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裕仁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他随即向参谋本部追加了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前线的危机已经来临。随着苏军不停地调兵遣将，到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对敌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130架。由于参谋本部不肯“扩大”，日军的飞机、坦克均未参战，火炮也只有可怜的17门，兵员和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

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就是赫赫有名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我们之后称呼他的中国名字——加伦。加伦是苏联1935年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由于在“中东路事件”中大败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但是“军魂”在“大清洗”面前也只能变成颤抖的“鬼魂”。8月2日，仅仅指挥了一天战斗的加伦就被参谋长施特恩接替了职务。随着援兵不断到来，远东方面军组建了步兵第三十九军，拥有兵力2.3万人、火炮237门、坦克285辆，直接负责张鼓峰作战，另有250架飞机随时提供空中支援。

祸惹大了，捅了马蜂窝的尾高中将只好硬着头皮将第十九师团留守罗南的第七十三联队、第七十六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统统调到前线，连留守的长勇联队也奉命前来增援。这个长勇在临近结束的冲绳岛战役中还要“领衔主演”。至此，第十九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

峰地区，战争顿现愈演愈烈之势，尾高强烈要求参谋本部派出航空兵进行支援。

此时在莫斯科，日苏两国已重开谈判，中国的武汉会战即将全面打响，参谋本部为了避免战事扩大，不愿意投入航空部队。陆军省甚至提出了撤兵的建议，遭到了参谋本部的断然拒绝。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大佐振臂高呼：“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8月6日，苏联第三十九军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苏军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火力强、速度快的苏军T-26轻型坦克在坡度不大的张鼓峰战场如鱼得水，所向披靡。16时，随着连日笼罩在张鼓峰上空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也赶来凑热闹，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200架次，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无间歇轰炸。连张鼓峰峰顶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也被炸得不知去向，看来以后只好叫“无刀山”了。

尽管日军不乏全身绑满手榴弹和炸药包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的勇士，但精神终究无法战胜物质，血肉之躯断然无法抵挡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日军无法有效阻止苏军的突进。夜幕降临之后，苏军飞机、坦克的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夜袭才把进至山顶的苏军赶走。

8月7日，天一亮，苏军的立体进攻再次展开。防守南面“52高地”的日本军官全部阵亡，尾高派出敢死队出击才勉强守住阵地。实施进攻的苏军伤亡更大，当天苏军的最大收获就是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了张鼓峰东坡。

8月8日，长勇联队以及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战场。一天的激战，徒增无数伤亡，谁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

双方不约而同地准备了夜袭，苏军夜袭峰顶日军的企图被挫败，日军驱逐占领张鼓峰东坡的苏军的夜袭作战同样无疾而终。

从7月31日开始，在张鼓峰坚守了9天的日军，早已是强弩之末。苏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使得日军伤亡惨重，但是8月9日和10日的激战仍要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攻击目标，使得苏军的火炮攻击更加精确。苏军的增援源源不断，而日本守军却越打越少。

天公也不作美。连日的暴雨导致洪水暴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可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舰艇相继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庆兴桥提供，这座桥也很快被苏军控制。驻守山峰的日军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尾高手边已无兵可用，所有预备队都已经投入战斗。之前信誓旦旦的尾高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胜负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第十九师团参谋长中村美明大佐只好向朝鲜军和参谋本部提出，“目前本师团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这时候开始下软蛋了。

闻讯的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紧急将原计划参加广州会战的一个师团调回，作为第十九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局面马上面临崩溃，但就在这天晚上，日、苏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能够停下来的真正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意把战事扩大。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军备需求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早已透支。

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线作战。而苏军刚刚经历“大清洗”，元气大伤，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在西线对苏联的威胁更大，斯大林的眼睛一直紧盯欧洲，瞥向远东的只是余光而已。8月10日午夜，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一战，日军526人阵亡、914人受伤，苏军792人阵亡、3297人受伤，但是苏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场形势可谓是“苏军惨胜，日军小败”，谁也不服谁。日军随后公布，在刺刀拼杀中，双方的伤亡数字为日军4人、苏军110人，损失率为1：28。由于双方都以擅长虚报战功著称，所以这个比例存疑。除非身材远比苏军士兵矮小的日军士兵都是少林寺武僧出身。

8月12日，莫斯科塔斯社发布消息：“苏联远东红军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苏联红军有决心捍卫苏维埃领土之完整。”殊不知，日军的坦克和飞机几乎就没有参战，参战的日军也只有7000人左右，都死了的话，数量还差1000人。

陆军参谋本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中，日军以少数兵力顶住大量苏军的进攻，根本不能算打了败仗。军部由此却得出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拖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于是日军得以消除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实施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

蒋介石也在一直紧盯张鼓峰，渴望这边的战事扩大，以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但事与愿违，“张鼓峰事件”的草草收场让蒋介石怅然若失。据说听到苏、日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后，蒋介石生气地骂了句

“娘希匹，老毛子真是孬种”。但“张鼓峰事件”还是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

撤退到图们江南岸的第十九师团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强化张鼓峰地区的防务，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破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9月8日，大本营以“大陆令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驻朝鲜日军移交关东军，作为对积极求战的驻朝鲜日军之惩罚。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第十九师团这边刚刚撤离，那边苏军就迅速控制了张鼓峰和沙草峰。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张鼓峰事件”有关责任的追究。尽管仅指挥了第一天的作战，加伦还是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并以“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入狱。1938年11月9日，在漫长军事生涯中18次负伤都侥幸活下来的加伦，在牢房中被自己人拷打致死。他死后4个月，法庭才以莫须有的“日本间谍罪”追加了宣判。

加伦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作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参加过北伐战争，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久前还打败了张学良。由于加伦威望太高，斯大林甚至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很多人都以为神秘失踪的加伦又去中国当军事顾问了。还真差点有这事，第二年，也就是1939年，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援助时，却被告知加伦早已不在人世，蒋介石闻之，唏嘘不已。曾经当过加伦学生的叶剑英，在1957年访苏时也曾挥笔写下纪念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打了胜仗的被处死，还是最残酷的“拷打致死”。打了败仗的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带着“勇将”的名誉，升任日军驻中国山东的第

十二军司令官。世事不公，莫过于此。

对于不久之后发生的战斗，这里的冲突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张鼓峰战败的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一个少佐作战参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豺狼参谋

1944年9月26日，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缅甸北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落，飞行员本杰明·帕克跳伞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可怜的帕克并没有受到优待，一名日军参谋带领士兵先是用炸弹的碎片横切了帕克的脸颊，然后用一把缅甸钝刀连砍三次，将帕克的头颅切下，然后下令将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随后带着士兵一起把肉吃掉。

据说这个参谋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在中国东北，他曾强迫日军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亚，也曾下令要日军生吃英军人肉。可能这一天他心情不错，大家才有了熟肉吃。

读者可能认为老酒（笔者自称，下同）编造恐怖镜头，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带头的日军参谋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被称为“战争之神”“豺狼参谋”的辻政信。

辻好战。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战事，屁颠屁颠最先跑到现场的肯定有他，这些地点包括中国的东北、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山西、海南、南京、台湾，以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瓜达尔卡纳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缅甸，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今后正文中出境率极高且每次出境必有惊人之举的人物。

辻残暴。他由此给亚洲各国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杀人如麻，杀平民、杀战俘，甚至杀皇军，臭名昭著的“新加坡华人大屠杀”以及“巴丹死亡行军”均与其直接相关，惨死在他屠杀令之下的战俘、平民，以数十万计。如果扣一顶大帽子的话，这畜生绝对属于“反人类”，并由此成为战后被美、苏、

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英国人甚至扬言“就是翻遍世界上的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

辻克主。几乎所有当过他长官的人都霉运连连，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植田谦吉、矶谷廉介、山下奉文、本间雅晴、西村琢磨、河村参郎等，这些领导过辻政信的人，轻则丢官免职，重则丢命，甚至很多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辻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皇军一个师团打苏军三个师”就是他的发明，甚至到了战后的1952年8月，在竞选日本众议员的演说中，他还狂妄地说：“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二十几颗子弹和三十多处伤疤。”

辻胆大。由他主导的“诺门坎事件”是昭和年代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仅仅排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导演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天皇之外，其余所有人他都敢冒充，经常以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各种骇人听闻的命令，拿着鸡毛当令箭，指挥这个、驱使那个是他的拿手好戏。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善于制造事端的特点，有人甚至说，辻政信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挥整个日本陆军了。

1902年10月11日，辻政信出生在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六兄妹中排行老三。由于家里人口太多，父亲辻龟吉靠着家里的六亩薄田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就开发了一个烧炭的第二职业来增加收入，业余帮村里人张罗一些红白喜事弄点外快，就这样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辻政信幼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小学毕业后，辻政信无法继续深造，只好去报考免费的日本陆军幼年学校。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参加了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是第五十一名，可学校只录取

前五十名，辻政信就这样意外地名落孙山。落榜后灰心丧气的辻政信只好到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学徒。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他又幸运地被学校录取。原因是前面有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这样他就自动替补了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那个不合格的考生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身体好一点的话，未来会有数十万人因此得以活命。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随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当时在东京有个石川县同乡会，可是两年时间里同乡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看到过辻政信的身影，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两年后，在全日本少年精英荟萃一堂的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里，辻政信以首席的成绩毕业。

之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石川县第九师团金泽步兵第七联队。辻政信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家伙，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残忍。老酒在1988年参加过短期的军训野营训练，晚上急行军要背着行李卷绕武汉的东湖跑一圈。尽管当年老酒弄虚作假，将行李里的被子换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军大衣，但跑下来，身体几乎还是散了架。这位辻政信倒好，急行军的时候还要在行李里塞上两块砖头增加分量。在一次行军训练中，同行官兵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竟然拿出两个水壶。发现大家断水之后，他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剩下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半年后，辻政信到了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学习，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仍然是首席，可谓是连中三元。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日本陆军大学第四十三期，从进校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次获得“陆大首席”的桂冠，但这次却未能如愿。和他的前辈石原莞尔一样，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他那恃宠而骄、目中无人的性格

得罪了教官。在校期间，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过三次激烈冲突，甚至因此上了被开除的名单。1931年11月，辻政信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尽管也属于“军刀组”，但还是让目标“四连冠”的辻政信感到无比失落。

和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是天才，吊儿郎当，轻松取得陆大“次席”的成绩，天资并不出众的辻政信靠的是勤奋。在陆大三年的学习中，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圇觉，往往困了在课桌上趴一会儿就继续起来学习，他总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做得更多。

要说第三名也不错，但是极爱面子的辻政信却将此当作奇耻大辱，他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后来有人问及此事时，他的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其实谁都知道皇族成员在陆大的学习成绩是不参加名次排列的。实际上那一届的首席和次席是天野正一和岛村矩康，最后都官至陆军少将，而辻政信终其一生，最高军衔只到大佐，倒是和河本大作有些类似。

陆大毕业后，前途远大的辻政信出人意料地和乡下一个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了婚。这家伙还有家庭暴力倾向，对老婆经常是拳脚相加。他老婆也不简单，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柔道。后来一次，辻政信动手打老婆时，他老婆突然出手，将辻政信结结实实摔了一个大背跨，从那以后，辻政信在家里就老实多了。由此看来，对付家庭暴力，“以暴制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不贪财也不好色，甚至可以说很清廉。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领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因此，他给同事和下级留下的印象是“勇敢、正直、清廉”。

毕业以后，辻政信还是回到了家乡第九师团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就是随后即将出场的植田谦吉。此言不全对，前文已经提到过，植田谦吉参加上海作战，还在虹桥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成了“金鸡独立”。辻政信回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那就是1931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辻政信第一次参加实战。在1932年2月20日的战斗中，当时已经是中队长的辻政信和大队长空闲升少佐亲自坐在装甲车上冲锋，不料装甲车却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阵地前突然熄火。大队长没有回来，左膝盖受伤的辻政信中尉却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瘸着回来，在这次战斗中，辻政信损失了他手下的16名士兵。

大队长空闲升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重伤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对于侵略者，中国军人充分展示了军人应有的风度，他们将空闲升少佐治好后，又放了回来。日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俘虏，况且是做了他们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俘虏。后来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大哭一场，自我了断。

淞沪抗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而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中国兵。

后来，在侵略上海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辻政信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战争结束后，负了伤的辻政信得到了他的第一枚勋章“五级金 勋章”。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中将的特别注意。

淞沪抗战结束后，第九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师团长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到全国各地向国民进行励志演讲。在陆海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演讲代表的共有12人，其中最耀眼的就是辻政信。辻政信长得还算比较帅，个头也有一米七左右，在日本人当中基

本算是鸡立雀群了。要知道，山下奉文一米七四的个子已经被形容成巨无霸的“步兵炮”了。关键还在于辻政信口才极佳，是所有参加演讲的人中最能侃的。左膝盖中弹的那段经历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

这些编造的噱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些人最喜欢这类故事了。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报道时，特地加上了辻政信的特写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也就是动员编制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的大贵人，当时还仅仅是陆军大佐的东条英机。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奇怪的是，1934年8月1日，他奉调至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

让辻政信到陆军士官学校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中队长，是当时属于“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的一个阴谋。就是利用辻政信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光荣经历来控制士官生的思想，肃清“皇道派”。但当时“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绝对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很快被“皇道派”领导人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识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后不久，东条也被发配到驻久留米的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当了旅团长。

没有了后台的支持，辻政信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在学校闹出了名堂。他派人打入“皇道派”内部刺探消息，鼓动对方阴谋发动政变，然后自己再去告发。结果所有政变人员，包括辻政信派出的奸细都被抓起来开除学籍。辻政信为了出人头地，采用卑鄙手段捏造“政变阴

谋”的企图也很快被识破。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行动却属于“老头靠墙喝稀饭”——卑鄙无耻下流，辻政信为此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1935年4月更是被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

跌入低谷的辻政信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联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鼓励这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安排他给联队的年轻军官上课。其间，失意的辻政信曾经去第二十四旅团找了老领导东条英机，但是东条也帮不上忙，连他自己都要到中国满洲去当更没意思的宪兵司令了。

“二二六事件”给失意的师徒二人带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机。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员一网打尽，从此开始崭露头角。扫空了“皇道派”，就空出不少的工作岗位，辻政信的机会也就来了。前文提到过的，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课长花谷正少佐，想起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辻政信。就这样，在1936年4月，辻政信来到了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

课长花谷正是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比辻政信高了整整十届。虽然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远远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来回跑腿打杂也混出了点名堂。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一起称为发起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能够和那俩人并肩，的确让花谷跟吃了蜜蜂屎一样，舒坦了许久。花谷也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从此就常常以事变“核心领导人”自诩。对于新来的毛蛋孩子辻政信，花谷往往是居高临下，以一种先哲的姿态和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也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言外之意就是说，尽管你学习成绩好一点，比起老子你还差得远着呢。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举例说明：“比如‘满洲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贯喜欢较真儿的辻政信，本来对九一八事变就极有兴趣，从此开始埋头研究有关事变的档案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辻政信带着这些疑点去问花谷。由于花谷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很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辻政信提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只好挠挠头皮，显得颇有点尴尬。

辻政信马上明白了，花谷不是不回答，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那些问题，必须找那个当时已经是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如日中天的石原莞尔。

辻政信也知道自己不算个什么，天神一般的石原会接见他？但心有不甘的辻政信还是想试试。大人物的举动总是会出人意料，石原不但屈尊接见他，还说单位乱说话不方便，特意抽出时间让辻政信到他家里详细恳谈。比起那半瓶子咣当的花谷，人家好几瓶子都满着的石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哪！

之后就是我们在许多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小子到武林盟主或前辈那里诚惶诚恐地去聆听教诲，然后茅塞顿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见面宾主寒暄落座，受宠若惊的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后辈，石原像他的名字那样“莞尔”一笑，对辻政信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石原强调：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如何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才能确保一举成功，此即为“谋而不妄动，动则一击致命”。

对于后辈的提携，石原可谓是不遗余力，毫不藏私。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告诉他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示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此即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石原的点拨使得辻政信顿觉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同时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难当，“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如果地上有洞真想钻进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先觉的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见识的不同，其力量竟是如此可怕”。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其百般推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后来的事实说明，辻政信此举更大的目的是利用石原的名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并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从石原那里学到的仅仅是胆大包天等皮毛功夫而已，石原独有的冷静、深远的判断力他一点都没学到。相比于谋略大师石原莞尔，辻政信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战略家的素质是天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包括像辻政信这样的牛人。

辻政信后来还真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也要学着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1937年6月3日，他花费10万日元在满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把败家儿子跑了没人管，扔在海林寺的张作霖风风光光地埋在了张家墓地。辻政信此举可谓是技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让关东军的形象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汉奸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花十亿日元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真是高明啊。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取得的效果。”

辻政信办了这一件事还不过瘾。几年后，1943年11月24日，他以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介石母亲的仪式。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很多人认为，战后蒋介石能够瞒天过海地收留被五国联合通缉的辻政信，也正因为此。

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于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5000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在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

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是同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是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四十二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坎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

慷慨表态：“喂，去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掉的面子。驻朝鲜日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去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

《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儿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那地儿在哪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叫诺门坎。

烽烟四起诺门坎

1939年5月4日早晨，一支外蒙古的马队在一个名叫锡林陶拉盖的小村子附近渡过了哈拉哈河。在哈拉哈河东岸有一片肥美的草原，而河西岸以及东岸其他广袤地区都是近乎戈壁的连绵沙丘，所以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习惯了东渡牧马。

蒙古族中有许多不同的部落。居住在哈拉哈河西岸的是喀尔喀部落，居住在东岸的是巴尔虎部落。为了这片肥美的草原，同为蒙古人的这两个部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争斗。1734年，两部落之间的官司最后打到了大清雍正皇帝那里。手心手背都是肉，两岸的蒙古人都是大清的臣民，于是他大笔一挥，在哈拉哈河东岸那片草原中划出来一块给西岸的喀尔喀部落放养牲口，其余的仍然留给巴尔虎部落。皇上的旨意就是最终判决，不能上诉，矛盾貌似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

两百年之后，1924年，这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怂恿外蒙古从中华民国脱离，喀尔喀部落随着外蒙古的叛变离开了中华民国的怀抱，而巴尔虎部落留了下来。原来的人民内部问题刹那间变成了“国家”矛盾。后来，这里又有了伪满洲国，苏联、外蒙古认为分界线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而日本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将“国境线”定在哈拉哈河中线。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哈拉哈河两岸成吉思汗的子孙并没有因边界纠纷发生激烈争斗，一直到1939年5月4日。

这一天的特别之处在于，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七团第三骑兵团连连长贡布扎布中尉是个新来的家伙。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警备军总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看到一大群外蒙古人从西岸渡河而来时，立即下令开枪阻击，一直和平共处的外蒙古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丢下马群，仓皇逃回西岸，当发现

是对岸的伪满洲国兵所为后，立即向上司做了汇报。于是双方开始不断增兵，你叫二舅我叫三叔，你叫七姑我叫八姨，冲突因而不断升级。还是西岸的外蒙古人先沉不住气，搬来了“外人”——苏联老大哥。在老大哥装甲部队的帮助下，外蒙古兵一口气将伪满洲国兵赶出了锡林陶拉盖。

你有大哥我也有靠山，伪满洲国兵立即向日本人求援。日本人见到前面的小弟——伪满洲国兵被打得鼻青脸肿，立即认定对方是“打狗欺主”。负责海拉尔地区防御的是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曾在日本驻苏联使馆当过武官，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自诩“苏联通”，是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之一。

小松原立即派出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率领200名日本骑兵，会合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的部分人马，共700多人，在几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的压阵下，气势汹汹地往锡林陶拉盖冲杀过来。这还不够，小松原还派出了5架轻型轰炸机前来助威，一口气甩下了60枚炸弹。在对手的陆空立体打击之下，外蒙古兵撤回到哈拉哈河西岸。东八中佐敲着得胜鼓打道回府。

尽管知道上级领导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派出兵力之后还是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汇报。唯恐天下不乱的辻政信立即以特派员的身份一阵风似的跑到了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

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立即要求驻远东苏军部队依据1936年签订的《苏蒙互助协定》介入冲突。最近的第十一坦克旅立即出发，开往哈拉哈河地区，驻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部也迅速向哈拉哈河集结，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也从乌兰巴托前移至距哈拉哈河只有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等部队再次渡过哈拉哈河并架起浮桥。

东八中佐发来的捷报让小松原中将大感欣慰，同时觉着好像酒没喝尽兴一样意犹未尽。按照不久前收到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他有权在哈拉哈河这一个边境线不明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境线，并且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植田司令官真是深谋远虑呀，早就预见这里要出事，就未雨绸缪地提前颁发了《纲要》。小松原马上决定，派出两个联队的兵力一举消灭再次回到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奉命出征的除了刚刚凯旋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之外，还有师团的绝对主力第六十四步兵联队。

此时耐不住寂寞的辻政信已经亲自坐飞机到前线进行了一次越境侦察，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河东的苏联、外蒙古军只有400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接到出击命令，第六十四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大喜过望。英明神武的辻少佐已经去看过了，对面的苏联、外蒙古军才数百人。山县大佐认为，对付这点人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出动一个大队足矣，再说不是还有东八的骑兵吗？东八的想法和山县如出一辙，也只带了一个中队前往。因为对面有苏联人，小松原还给特意给东八增加了一个战车中队的12辆装甲战车。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山县的作战计划还是日本人的老一套，“正面进攻加迂回侧击”：由他率领主力部队实施正面进攻，东八骑兵联队进行侧翼夹击。两人一致认为，一旦山县步兵大队进攻正面，骑兵中队和战车中队进行侧后包抄的话，被截断后路的苏联、外蒙古军肯定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可是他们的对手——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军联军绝对不是辻少佐所讲的“只有400人”，而是足足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装甲和坦克部队。山县的主力部队约为1600人，东八的骑兵有220人，加上450人的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八骑兵团，总兵力也不

到2300人。按照进攻一方至少两倍于防守一方的规律，这点兵力要想围歼苏联、外蒙古军明显是不够的。山县和东八将进攻时间定在了5月28日早上5时30分。

在陆上战斗打响之前，空中的搏杀已经提前展开。5月22日至24日，苏联远东空军的150架飞机与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的120架飞机在诺门坎上空发生了第一轮空战。空战中，苏联空军明显不支。据苏联贝加尔第二十二航空歼击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苏联英雄斯科巴里钦回忆，5月23日的空战中，苏军就有一个歼击机大队几乎全军覆没。24日，斯科巴里钦率领他的伊尔-16飞行大队与另一支苏联空军的伊尔-15歼击机大队协同行动，由于伊尔-15飞行速度较慢，斯科巴里钦率队到达预定空域时，因未见友军踪影不得不返航。回到基地才知道，这个伊尔-15飞行大队在飞往预定区域途中被日军全部击落。

虽然在数量上稍占上风，但苏军参战飞机在性能上明显落后于日军。苏军飞行员的素质也远不如日军的飞行员。日军的这些老鸟大都在中国战场上淬过火，一般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数，技战术能力均在苏联飞行员之上。空战的连续失利迫使在后方督战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不得不下令暂停一切空中行动，苏联远东空军基本退出了5月的揭幕战。

1939年5月27日午夜，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骑兵联队指挥官东八百藏中佐信心十足地率领着他的一个骑兵中队和装甲车中队开出了营地，往哈拉哈河进发，执行迂回包抄东岸苏联、外蒙古军的任务。虽然先期出发的山县联队送来情报说对岸发现有苏军的坦克，但东八中佐根本没把这消息当回事，因为他的部队装备了充足的反坦克手雷。东八认为这里松软的沙丘地带上根本不利于坦克作战，再说他还有一个装甲中队呢。这条路已经走过好几次，驾轻就熟的东八连前卫哨兵都没派，整个骑兵中队成四路纵队，12辆战车一字长蛇紧随其后，鱼贯前进，东八感觉此行不啻一次野游。

5月28日拂晓，东八联队已经偷偷摸到了哈拉哈河岸边。他惊讶地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竖着天线的堡垒，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的师部，也是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前线指挥所。经过“大清洗”的苏军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连指挥部心脏地带必须部署侧翼警戒阵地的基本规矩都忘了。

兴奋劲并没有持续多久，东八很快在望远镜里发现为数不少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还有河西岸高地上苏军火炮阵地上那一排排黑洞洞的炮管。他马上明白，对面的敌人不是软弱无能的外蒙古边境守备队，而是正规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看样子对方对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

东八对自己没有将整个联队的兵力全部带来感到有些懊悔。更要命的是，他以为很快就会得胜回营，根本没有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必要，因而索性将无线电通信小队留在了海拉尔的营房，现在连刚摸清的敌情也无法向担任正面进攻的山县联队通报了。实际情况是，除了他和山县要面对的3000多兵力之外，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正从温都尔汗马不停蹄地往这里赶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和山县大佐约定的5时30分，东边的枪声准时响起，担任主攻的山县联队按时发起了正面攻击。东八中佐只好硬着头皮下达了“攻击前进”的命令。一时间战车轰鸣，战马长啸，战车上的重机枪像泼水一般向敌人的阵地倾泻出弹雨。

正在指挥部里的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沙日布少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战斗刚刚打响，自己指挥部旁边就钻出来这么大一支突击力量。还好沙日布很快醒过神来，立即命令警卫员护送政委和苏联顾问撤离，自己带领警卫排和师部其他人员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寡不敌众的抵抗力量很快被日军全歼，沙日布也成为外蒙古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

东八中佐躊躇满志地走进了外蒙古军第六骑兵师的指挥部，胜利唾手而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巡视完胜利战场的东八立即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派人快马加鞭地回师团指挥部报捷，二是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准备继续战斗，夺取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东岸苏联、外蒙古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东八见好就收的最后机会，可对于一向轻视苏联的日本军人来说，那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儿。

还没等东八联队扩大战果，外蒙古军第六师的装甲营赶到了。36辆装甲车一字排开，车载45毫米加农炮，打得日本骑兵人仰马翻，另一个方向上又冲过来一个苏军喷火坦克连，战场瞬间攻守易势，日军12辆薄皮大馅的装甲战车，眨眼间冒出白烟，变成了12堆废铁。

这东八百藏能干到联队长也绝非浪得虚名，他当即下令骑兵变步兵，所有人员就地成散兵线部署，用反坦克手雷对付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和坦克。放弃战马的日军骑兵迅疾展开了“肉弹攻击”，这一战术乃前辈“军神”乃木希典在旅顺攻坚战中首创，端的是威猛无比、有去无回。日军士兵利用坦克的视野死角奋不顾身地将反坦克手雷塞进苏军坦克的肚皮底下，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接二连三被炸起火。面对这种不要命的贴身肉搏，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和战车只好掉头后撤，脱离与日军“骑兵”的接触。但是他们并不走远，很快在远距离形成了对日军的包围，然后不停地用炮火骚扰日军。东八百藏现在不单无法扩大战果，连撤退都办不到了。由于正面山县联队的进攻吸引了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注意力，东八命令士兵迅速修筑战壕固守待援。

下午，东八终于等来了援军，一小队日本步兵呐喊着，冲开苏军包围来到东八跟前。原来这是一支执行其他任务，因为迷路误打误撞跑到这里的一支小部队。虽然来的只是60多个步兵，但多个蛤蟆四两

气，来了总比没有好。大喜过望的东八马上命令扩大阵地，等到夜间再采取新的行动。

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的东八联队，默默地等待着夜幕的来临。晚上，当 they 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几股强烈的电光已经将他们死死罩住，紧接着无数炮弹铺天盖地打了过来。企图发起夜袭的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回到散兵坑中。一夜炮声不断，随着黎明的悄悄来临，东八已经彻底丧失了逃生的机会。自顾不暇的山县也曾派出小股增援部队，均在路上就被苏联、外蒙古联军打回去了或就地歼灭。

第二天上午，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沙达尔中尉率领骑兵在苏联、外蒙古联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潮水般向东八的散兵线冲过来了，一下子就冲开数道缺口，闯进敌阵。骑兵混合着战车在日军阵中左冲右突，势不可当，日军士兵在马刀的挥舞之中纷纷倒下。见大势已去的东八百藏率领残存的士兵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这最后的一击，很快在苏联喷火坦克喷出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东八百藏联队全军覆没，东八阵亡。

相比东八来说，正面的山县联队也不轻松。他们从5月23日清晨出发，用了整整四天才走完200公里的路程，准时于5月27日夜晚到达了预定的攻击位置。

5月28日，清晨5时30分，山县联队准时发起了进攻。正像侧翼的进攻一样，猝不及防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很快败退，山县迅速攻破了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占领了一个名字为“742”的小高地。之后山县大佐命令立即构筑战壕和掩体，建立防御体系。

后撤到哈拉哈河西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火炮在站稳脚跟之后，立即向被日军占领的“742”高地发泄出愤怒的炮火，随后，坦克和装甲车的车载火炮也加入了攻击的行列。当对岸的火炮停止怒吼时，苏

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已经攻到了“742”高地的山脚下。严阵以待的日军反坦克速射炮充分发挥了近战特长，三辆苏军坦克相继中弹起火，其他迅速后撤脱离了战场。

很快就有一架苏军飞机飞过了“742”高地，飞机飞得非常低，几乎是在日军的头顶上飞过的。面对四处隐蔽躲避的日军士兵，飞机并没有射击或投弹，绕了一圈，大摇大摆地飞走了。经验老到的山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就在他醒过神来准备对炮兵发出迅速转移的命令时，已经晚了。对岸的火炮已经开始吼叫，炮弹准确地落在日军速射炮阵地上，速射炮连同5名炮手瞬间飞上了天。原来那架飞机是来测定攻击点的，以后的战斗，日军只能靠肉弹攻击对抗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了。

5月29日上午，山县武光下达了攻击令。日军士兵端着亮闪闪的刺刀向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的阵地冲去。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大炮再次发出怒吼，但顽强冲锋的日军很快穿越炮火，和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士兵纠缠在一起。苏联、外蒙古联军的火炮优势瞬间消失，双方短兵相接的近战随之展开。

贴身肉搏本来也是蒙古人的强项，但新组建的外蒙古军队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日军的对手，整个防线很快接近崩溃。危急时刻，苏联、外蒙古联军的装甲部队及时赶来，加入了战团，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激烈的拼杀使战场上死尸遍地、一片狼藉。苏军的火炮虽然无法支援正在肉搏的外蒙古士兵，但可以阻止日军的增援。经过一个上午的浴血奋战，中午时分，日本人的攻势终于被遏制下去。

对于“742”高地上的日军来说，最痛苦不是死亡和搏斗，而是没有水喝，士兵的嗓子干到冒烟。一个干渴难忍的士兵情急之下抓起汽油当水来灌，结果中毒而死。山县也安排人员利用晚间轮流挖井，可

是不管挖多深，也见不到一滴水的影子，很多士兵因为长时间缺水而昏迷。

此后几天，双方都没有大打出手。苏联、外蒙古联军只是用火炮不断地轰击日军的阵地，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西岸地势远比东岸要高，苏军基本上属于居高临下。加上苏军火炮的口径和攻击距离大大高于日军，使得日军只剩下挨打的份儿。不过由于同样损失惨重，苏联、外蒙古联军也没有再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当时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和战车使用的是汽油发动机，车载油箱一旦中弹，很快就着火燃烧。这一重大缺陷被日本士兵充分利用，他们自制的简易燃烧弹几乎成了苏联坦克的克星。

前线变成了纯粹的挨打。1939年5月31日上午，小松原中将给山县发来电令，让他在天黑后撤离战场返回海拉尔。为了帮助山县撤退，日军轰炸机群对哈拉哈河两岸的苏军阵地进行了轰炸。山县还利用小松原派来增援的两个山炮中队进行压制性炮击，这才在当晚将部队依次撤出“742”高地。

出发时1600人的部队，只剩下400人。更糟糕的还是同去的伪满洲国部队，战斗一打响，除了日本军官之外，那些士兵很快就跑得一个不剩。在未来发生的殊死搏斗中，他们的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派出的两支部队，一支损失惨重，一支全军覆没，日军可谓是出师不利。

相比较之后的大规模战斗，这仅仅是大餐之前的开胃汤而已。

调兵遣将

前线传来的不是捷报而是噩耗，这让小松原中将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看回到海拉尔的山县联队残兵的那副狼狈相，小松原知道首次交锋自己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

“一定不能让上峰知道，否则我的前途就会到此为止。”小松原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他想起了一年前在张鼓峰一役中表现同样蹩脚的尾高龟藏，这家伙在战后利用渲染战绩、隐瞒损失的办法逃过了大本营的追究，还晋升为第十二军军长。小松原认为好事与坏事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关键看怎么去把握。

小松原马上做了两件事。第一就是立即向上级部门报捷，他把东八百藏成功袭击苏联、外蒙古联军河东指挥部，击毙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沙日布的辉煌战果一再渲染，再想当然地加上了全歼第六师第十五骑兵团的“赫赫战果”，结尾才将东八百藏中佐不幸罹难的事一笔带过。报告中，小松原还使用了极其煽情的语言，“白刃突击战，壮哉，东八队长之战死”。对于东八所部全军覆没，他只字未提。本来就不是，就没全去，怎么能全军覆没？小松原认为关东军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点破，东京大本营更不会派人来核实，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

小松原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立即安排井置荣一中佐重建师团骑兵联队。尽管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但作为一个古老的兵种在师团这种编制中没有还是不行，更大程度上这是实力的一种象征，部队检阅时更是必不可少。小松原还要感谢一下东八百藏，轻敌的东八只带走了一个中队，正好留下一个中队来当种子。要是都带去，全军覆没了，这重建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呢。

关东军不可能不知道第二十三师团在诺门坎前线的失败，他们的特派员辻政信就在前线蹲着呢。可能是辻政信没好意思说，也可能是关东军护犊子，他们竟然相信了小松原的“捷报”，还直接把小松原的电报原封不动地发给了东京。

东京到底是远一点，他们确信前线打了胜仗。打胜仗肯定是好事，很快关东军便收到了参谋本部发来的“参字547号电”。电报除对第二十三师团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热烈祝贺之外，还亲切地询问了参战部队的情况。更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感激涕零的是，不但参谋本部询问前线是否需要总部的支援，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还亲自授意关东军的态度“要更加积极一点”。这不就等于说，要前线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事态吗？看人家板垣，当初冒死发起九一八事变，现在都坐上陆军大臣的宝座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来自东京的鼓励又让植田大将觉得前线并不是真打了败仗，充其量是“胜负各半”，双方等于打成了平局。首先是空战日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得苏军飞机都不敢出来了。至于陆上，也不能算输，主要是出动兵力太少，也没带重武器。如果两个联队长都带上全部人马，胜利还说不定是谁的呢。

骑兵出身的植田大将，出生于明治时代1875年，现在已经64岁了。日本陆军规定大将的退役年龄是65岁，元帅则是终身制。如果想在军界继续干下去的话，植田必须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立下不朽功勋，获得晋升元帅的机会才行。植田大将不但独腿，而且独身，为了当好军人，他连老婆都没娶，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皇军的“伟大事业”。植田清楚，日本可以批准一个瘸子担任大将司令官，但绝不会允许出现拐子元帅。晋升元帅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除非有奇迹出现，现在，可能出现的奇迹就在眼前。

既然是因为兵力少遭受了挫折，这次多去点人一定就可以找回面子，关东军参谋部很快就制定了扩大战争的作战方案。对于首战失利的第二十三师团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参谋部的信任。两大牛人服部卓四郎和辻政信，因此去找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认为如果务求必胜的话，就必须换掉刚刚吃了败仗的第二十三师团，改由关东军最精锐的第七师团亲自出马，拿不定主意的矶谷参谋长就去和植田司令官商量。植田踌躇再三，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还是第二十三师团上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之后还意犹未尽地加了几句：“越到这个时候，越是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的话，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这几句话等于把第二十三师团彻底送上了黄泉之路。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很快报到了东京。对于是否扩大在诺门坎地区的作战，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最后还是一贯主战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站出来说话了，“就是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自己搞去吧”。

有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肯，植田谦吉感觉到这可能就是让他名垂青史的重大转机，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植田大将，立即在6月20日向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下达了集结的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一个加强大队调往诺门坎一线；第二飞行集团前出海拉尔一线；驻扎在公主岭的第一战车团调往诺门坎一线，以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

命令一经下达，奉命参战各部立即动身向着指定地点集结。

最积极的当然是急于找回面子的小松原第二十三师团，在接到集结命令的当天，便浩浩荡荡开出了位于海拉尔的营地。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照样还是没有水喝。由于第二十三师团的军需官在地图上看到这一带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湖泊，就自以为是地判断行军路线上水源

充足，也就没有从营地带出足够的饮用水。谁知路上那些湖泊都是咸水泡子，平时连牲口都不喝，更不用说人了。6月下旬，即使在东北，中午的温度也超过了30摄氏度，阳光下负重行军的士兵不到一天就喝完了所带的饮用水，一个个渴得喉咙冒火，眼睛喷血。一些聪明一点的士兵就利用夜晚宿营时挖坑，把头伸进去吮吸沙坑里的湿气解渴。还好此时是多雨季节，天空不时还下一点雨，这才使第二十三师团经过一周地狱式的跋涉终于到达了预定集结地点。这多雨有利也有弊，第二十三师团受益了，可害死了那边的第一战车团。

接到进军诺门坎命令的第一战车团是成立以来第一次成建制作战，终于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何况对手还是宿敌老毛子，战车团上上下下都兴奋无比。第一战车团是当时日本唯一的装甲部队，因此被称为日本陆军的“天之骄子”。日本资源匮乏，制造坦克和战车所必需的钢材基本上依赖进口。在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上，日本与德、美、苏等国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日军坦克不论是火力、马力和装甲厚度，都与世界先进水平差了一大截。这种坦克吓唬吓唬更穷的中国人还凑合，一旦遇到真正的坦克强国就变得不堪一击。正因为日本坦克生产能力有限，所以数量很少，平时只是在阅兵或者庆典的时候才拉出来亮亮相，根本不舍得投入实战。这次出动也是第一战车团的处女秀。可以说为了在诺门坎打败苏联人，植田司令官真是押上了棺材本。

6月25日，第一战车团乘火车来到了距指定集结地点还有180公里的一个名叫阿尔山的地方，然后要自行前进180公里到达诺门坎。不知道是谁为坦克装甲部队选择的蹩脚路线，他们所走的路多半在大兴安岭以南，山南地区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正是多雨的季节，一路上河水泛滥，泥泞的道路不堪坦克重负，很快变成了两道深深的泥沟。坦克在泥水里行驶，故障频出，有些甚至连履带都拗断了。战车团司令官安冈正臣中将心疼地看着他的那些“宝贝”在泥浆中打转转，气得顿

足捶胸。土路被坦克履带碾轧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同行的坦克兵不得不停下来，钻出坦克帮助运输兵推他们的汽车。一辆陷入泥沟的载重汽车往往需要20多个人，才能够把它推出来。更让这支皇军精英难堪的是，他们的工兵联队居然没有将重型的舟桥设备带来，一旦遇到稍大一点的河流就必须绕行。安冈中将是小松原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夏季行军忘了带水喝，一个在多雨的森林地带长途行军忘了带重型舟桥设备，真不愧是一个师父带出来的同门师兄弟。

6月29日，历经千辛万苦的第一战车团，终于到达指定的集结地点。一天的行进距离只有可怜的40公里，还是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和平行军，连步兵急行军的速度都比不上。这情景要是让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看到了，估计能笑得晕过去至少三回。

姜还是老的辣，精锐的第七师团集结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第七师团因其编组地为北海道的旭川因此又名“旭川师团”，士兵大都来自盛产优秀战士的北海道和南库页岛地区。该师团第二十六联队以及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乘坐关东军汽车联队的400辆汽车顺风顺水地来到了集结地点。第七师团是关东军的陆军王牌，曾经在日俄战争有过惊艳的表演。其中第二十六联队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基本相当于北伐军中的叶挺独立团。这里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毕业前的实习地，连从军入伍的日本皇室成员也往往选择这里来给自己镀金。第二十八联队也同样是骁勇善战。后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一木清直支队就由重建后的第二十八联队为基干组成。植田大将连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也派出来，确实是不打算以后再过日子了。

相对于日军中那些骄傲蛮横、对苏军嗤之以鼻的将领，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一郎陆军中将倒是一个少有的另类。冷静的园部对战事的前景并不看好，甚至可以说相当悲观。第二十六联队出发前夜，园部悄悄叫走了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告诉他最好把联队的军旗留

下。前面我们说过，日本陆军联队的军旗都由天皇亲自授予，战后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亡则编制撤。园部中将预感到第二十六联队此行凶多吉少，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日军精锐的第二十六联队绝不能消失在他园部手里。

后来事实证明，园部中将的决策无比正确。随着战事不断深入，第七师团几乎所有步兵联队都陆续被抽调到前线投入战斗，最后也几乎都没有回来。战争末期，留在园部身边的只剩下第七师团师团部和一个大队，园部基本上成了光杆司令。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园部眼光独到，各联队的军旗均按他的指示留在了军营，所以第七师团虽然人差不多都变成尸体留在了诺门坎，但是原来的编制却幸运地完整保留下来。

集结最顺利的是第二飞行集团，还是天上跑得快——这条路不缺水也没有泥。在集结命令下达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嵯峨彻二中将率领集团总部便已经抵达了海拉尔机场，集团第七、第九、第十二、第十五飞行旅团也先后到达，一时间海拉尔机场的停机坪上停满了日军的各型战机。

此时在诺门坎前线的日军兵力为：4个步兵联队，第十三师团的第六十四联队、第七十一联队、第七十二联队和第七师团的第二十六联队，外加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大半个骑兵联队，就是在5月揭幕战中被打残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两个坦克联队，第一战车团的第三联队、第四联队；两个炮兵联队，独立野炮第一联队和第十三联队；两个工兵联队，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十四联队；一个汽车联队外加一个飞行集团。总计步兵36000人、坦克182辆、装甲车51辆、大炮112门、汽车400辆、飞机180架。可以说除了步兵，关东军的其他家底基本都在这里了。

一时间诺门坎前线大军云集，中将、少将要数过来，得用上脚指头。按日军的传统，一个战区内如果出现同等军衔的情况，则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在这里，小松原道太郎中将资格最老，加上他的第二十三师团是作战主力，前敌总指挥一职便非他莫属。不但因为有驻苏使馆武官的经历，小松原还曾经根据苏军的战术特点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被参谋本部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所以说让他当总指挥也算是实至名归。

一个师团长能指挥近一个军的兵力，还有数量如此之多的飞机、火炮和坦克助阵，小松原不由得意气风发。他估计，不，他确信他小松原的名字很快被写入大日本帝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史，被无数后人传颂。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小松原此时的感受，那简直是“得劲他娘哭半夜——得劲死了”！

指挥部里竟然还出现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原来此时日本正寻求与这两个国家结成军事结盟，大家都认为这场战役日军必胜无疑，很有必要让未来的同伴来观摩一下，看看大日本帝国陆军是如何打得老毛子哭爹喊娘的，于是主动邀请两国派出军事观察团到现场视察、学习。

1939年的欧洲大陆已经是战云密布。这一年的5月底，为了应对可能随时爆发的大战，苏联明斯克军区司令部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沙盘演习”，演习科目是装甲军团“如何由防御迅速转入进攻”。6月1日，刚刚参加完演习的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上将接到来自莫斯科的电令，要求他立即到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到。接到命令的朱可夫刹那间全身冰凉，呆若木鸡。

在那个年月，接到这样一纸电令基本上相当于接到死刑的判决书，数不清的高级将领就是接到这样一纸命令后，便在战友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有人被关进了监狱，有人被处死，其中很多人过了很久

才被公布罪名，还有的人一直就下落不明，不知所终。朱可夫所熟识而尊敬的基辅军区司令员雅基尔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将军、兵团司令科夫秋赫将军以及骑兵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都是这样神秘消失的，不过罗科索夫斯基最后又幸运地活过来了。

害怕也不能不去，那样就会死得更惨，感觉后脖子冷飕飕的朱可夫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直飞斯摩棱斯克军用机场。在那里已经有一辆专车在等着他，小汽车直接把他送到了莫斯科的国防人民委员会。惴惴不安的朱可夫并没有见到伟大的领袖、统帅和导师斯大林同志，接待他的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

伏罗希洛夫先是礼节性地问候了朱可夫的健康情况，之后元帅告诉他，在中国、外蒙古边境诺门坎一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已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了一段时间小规模仗，其间苏联红军有一个不满员的军参加了战斗。日军陆续有了一些损失，但他们不接受教训，不服输，还想大打出手。统帅部已经决定调集精锐人马奉陪到底，先成建制地消灭他一两个师团再说。

元帅的话让朱可夫如释重负，一身的冷汗刹那间退了。尽管朱可夫此刻还不知道那个诺门坎在什么地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去那里应该不会经过奈何桥。

伏罗希洛夫同时指出，苏联最高统帅部对联军5月的战事十分不满。当时苏联、外蒙古联军占据着兵力和火力的明显优势，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飞机、坦克、人员均有重大损失。苏军高层预计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诺门坎还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说到这里，他问朱可夫：“你能立即动身飞到那里，并在必要时接管部队的指挥吗？”

朱可夫马上明白这个询问就是实际的作战命令，他立即立正敬礼：“元帅同志，朱可夫已准备好马上起飞！”

元帅马上表示“很好，很好”。朱可夫离开时，伏罗希洛夫说了一句让他非常舒坦的话：“请放心，你将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朱可夫立即明白，前线的战事没有止境，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之——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

6月5日上午，朱可夫飞抵乌兰巴托，外蒙古军最高统帅、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乔巴山大元帅亲自到机场迎接。

朱可夫随后来到了第五十七特别军指挥部。让他非常意外的是，这个指挥部离前线的距离足有120公里之遥。更让朱可夫惊讶的是，听着军长费克连科、军参谋长库谢夫汇报起来那磕磕巴巴、三问两不知的劲儿，他知道这些人肯定都没有到过前线。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一次前线。费克连科军长的解释是，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实在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他们现在正在筹集木料。

气愤的朱可夫扔下一句：“在距离战斗地点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你不会觉得有困难吗？”之后，甩开费克连科等人直接去了哈拉哈河东岸。

凭着敏感的职业嗅觉，初到前线的朱可夫立即闻到了还没有完全消散的火药味。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联、外蒙古联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正如伏罗希洛夫元帅所言，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他们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五十七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得胜利。

苏联、外蒙古、中国东北边境长达3000公里。在这样漫长的边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受到日军的攻击，朱可夫不敢贸然抽调远东各段的苏军部队。诺门坎地区现有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用于防御都很紧张，用于进攻则显然不够。6月8日，他向伏罗希洛夫元帅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将这里曾经发生的真实情况向莫斯科进行了说明，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增加兵力坚守哈拉哈河东岸的阵地，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作战，歼灭敌军。朱可夫请求最高统帅部加强驻蒙古一线的军事力量，至少增加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同时要求调派先进的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到前线参加战斗。

报告第二天就得到答复：完全同意朱可夫同志对前线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宣布了新的人员调整命令。费克连科中将军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去军长职务，朱可夫兼任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答复中还说，将尽一切可能满足朱可夫提出的要求。

朱可夫立即下令将军指挥所前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五十七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战术要点，并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

朱可夫早已注意到，别说诺门坎，就是整个外蒙古，都无法提供未来战斗所需的大量物资。诺门坎远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而距离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则要近得多，在这里作战，苏联基本算是客场。在他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距离诺门坎最近的博尔集亚火车站运送大量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30列军列为一批。货物卸在博尔集亚后，还要继续运到诺门坎，这段距离长达750公里，其间只有一条土路连接，汽车来往一趟需要整整5天的时间。

这样的情况日军不可能不清楚。日本陆军的常识是，大兵团作战，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200公里至250公里。战争狂人辻政信以此判断，博尔集亚到诺门坎750公里的距离将使苏军根本无力在诺门坎集结和动用大兵团作战，而日军后方基地海拉尔到诺门坎只有180公里路程，并且有较好的野战公路。辻政信认为，至少从兵力的集结和补给上日军已经是稳操胜券。

但辻政信使用的是日本人的标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日军运送补给和弹药主要依靠牲畜和大板车，这些过时的玩意儿朱可夫根本看不上眼。苏军的军事装备经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后都已更换，他们使用的是日本稀缺的载重汽车。朱可夫将驻外蒙古的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都动员起来，采用歌人不歇车的方式，昼夜不停地从博尔集亚往诺门坎运送战略物资，只花了十天时间，就储备了可使用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这会儿基本把兄弟“清洗”得差不多了，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诺门坎。其间他得到红色间谍佐尔格来自远东的重要情报：由于中国战场已经进入持久战，日本根本没有力量同时在北方展开大的战役，尽管日本在诺门坎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实际上并未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这一宝贵的情报让斯大林吃下了定心丸。

斯大林认为，尽管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更大一点，但远东的日本同样不可小觑。对待虎狼之国的挑衅，软弱退让无济于事，只有出重拳把它打疼才可能让它安静下来。短期内欧洲战争还打不起来，目前正是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实施狠狠打击的好机会。他特意关照伏罗希洛夫，给朱可夫他想得到的一切支援，彻底把小鬼子打垮。

斯大林的话那是比圣旨还要管用很多，伏罗希洛夫马上完全照朱可夫的要求将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除了增调步兵第八十二师和第五十七师之外，装甲兵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带来了两个新型坦克旅和一个装甲旅，与已在当地的两个坦克旅组成了临时坦克部队。这是朱可夫最喜欢也最擅长指挥的部队。炮兵司令沃罗诺夫大将带来了三个远程重炮团，其火炮最大射程为30公里，远远超过了日军的火炮射程。空军代理司令鲍尔吉金少将也带来了三个新型战斗机大队。

大量战机的来到，使得苏军迅速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等地开辟出新的野战军用机场。为了改变5月揭幕战中与日军空战中的不利局面，苏联空军还向诺门坎前线派出了一个由48人组成的教练班。这些人大部分是在中国和西班牙经过战争淬火的老鸟，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前线的嫩鸟们都被安排轮训了一次。

随着力量不断增强，早已退出作战的苏联空军再次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不时出动机群对日军的前线目标进行袭击。6月19日，苏联飞机轰炸了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日军囤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粮秣被炸焚毁，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损失。

外蒙古也实施了紧急动员。总人口不足百万的外蒙古在乔巴山的号召下全民动员，坚决捍卫国土，誓与来犯的日军决一死战。6月17日，乔巴山到哈拉哈河前线视察了作战部队并与朱可夫再次会面。双方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宣布苏联、外蒙古联军联合指挥部正式成立。

6月下旬，当前线报告诺门坎一线发现大量日军正在集结的情况后，朱可夫下令坦克部队主动出击以迟滞敌军的集结，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第十一坦克旅根据朱可夫的命令以营、连为单位多次袭扰日军的步兵集结地。6月28日，苏军一个坦克营忽然向将军庙实施奇袭。

将军庙这时已成为第二十三师团的指挥所，在苏军T-26坦克的横冲直撞下，将军庙外围的日军阵地很快陷入混乱。幸好当时一队日军速射炮刚刚赶到，连忙将炮口瞄准冲过来的坦克一通乱轰，苏军坦克才悻悻撤走。

诺门坎前线大军云集，局势刹那间剑拔弩张，真正的参战者是远东的一对世仇——俄罗斯和日本。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越境攻击

苏联远东空军在5月揭幕战中几乎完败。随着大批新型飞机的来到和飞行员整体素质的提高，苏联空军急于通过作战来一雪前耻。因此在地面战斗尚未展开之前，空中的战斗已率先打响。

6月22日，之前几乎畅通无阻的日军第二飞行集团便遭到了苏联空军的迎头痛击。日军的120架战机与苏军的150架战机在哈拉哈河上空狭路相逢。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哈拉哈河两岸到处都是被击落飞机的残骸。断断续续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日军损失战机30架，苏联的损失大约是40架，战斗中，日军王牌飞行员森本重信大尉阵亡。

三天的空战虽然仅仅算和对手打成平手，但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门坎上空从未战胜过敌人，这一轮空战使得苏联空军重新树立了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苏联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斯科巴里钦上尉在空战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一人击落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虽然并未在战斗中落败，但日军第二飞行集团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苏军迅速强大的空中力量，嵯峨彻中将不禁焦急万分。他最害怕的就是打消耗战，日本航空队猛则猛矣，却后继乏力，飞机只能越打越少。日本国内有限的飞机制造能力使得前线几乎得不到及时的增补，飞行员的补充则更加困难。相反，苏联远东空军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由于有了斯大林的首肯，苏军出现的损失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及时补充，升空作战的飞机始终有增无减。第二飞行集团为此头疼不已，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机和飞行员的短缺，但兵力的调度依然是捉襟见肘，那些身经百战的飞行员更是疲于奔命。如果就这样和对方耗下去的话，第二飞行集团迟早会彻底丧失战斗力。

为了彻底解除苏军的空中威胁，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大胆地拟订了一个对外蒙古重要机场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坦赫阿依拉等地实施空袭的作战计划，预定的攻击时间是6月30日。

突袭计划上报关东军司令部，以辻政信为首的一帮参谋们认为，之前，苏联空军已经越过边境进入伪满洲国境内，对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等地进行过攻击，属于不折不扣的越境攻击行为，日军这样的作战计划纯粹属于正当防卫、礼尚往来。不过他们也预计，东京那帮胆小如鼠的官僚们很可能不会批准这个作战计划，报来报去耽误的都是工夫，还不一定能批下来，干脆打了再说。辻政信、服部卓四郎一帮人就决定先斩后奏，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确保打赢，只要打赢了一切都好说，就像以前的九一八事变那样。

本来天衣无缝的计划还是走漏了风声。关东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参谋部第四课课长片仓衷中佐从第一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那里得到了消息，趁着回东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好友、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岩畔本来就不赞成将战事扩大，他立即汇报参谋本部，关东军正在谋划越境攻击，请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参谋本部闻讯，大吃一惊。空袭外蒙古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属于典型的越境攻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感到此举过于冒险，很可能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在军事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当时在中国战场，双方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战事的结束遥遥无期。此时在中国的中南部地区，围绕湖南长沙的一场会战即将打响，战役必然导致大量的物资消耗。这些物资很大部分是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生产的。中国东北与苏联、外蒙古的边境线长达3000多公里，如果苏联对此实施报复性空袭，对中国东北的工业基地威胁很大。对于苏联和外蒙古而言，日军战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几乎都属于不毛之地，就是想报复也找不

到可炸的地儿。再说以苏联的经济实力，日本就是能报复也属于隔靴搔痒。

基于以上原因，中岛次长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发去电报，提出不能实施越境轰炸。矶谷参谋长很快就有了回电：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门坎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自行处理。中岛纳闷，这到底谁能管住谁呀？无奈的中岛只好派出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直接到长春传达东京的旨意。

让中岛想不到的是，实际上给他发出那封电报的根本不是矶谷参谋长，而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在这份电报的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几栏内签署的全是辻政信的大名。辻政信本来以为这样就算办妥了，但是听说参谋本部要派人来长春，就知道来了大麻烦，看来不汇报是不行了。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尽管是辻政信擅自发出，但回电的内容却正合植田司令官和矶谷参谋长之意，于是大家就在一起策划应对之策。后边也有好消息传来，老天真是给面子，本来6月25日到达关东军司令部的有末次中佐，因天气出行计划推迟。

6月30日是第二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嵯峨彻二，将攻击时间提前到有末中佐到来之前的6月27日。

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指使自己的傀儡伪满洲国立即对外发出“严正声明”：“在之前短短五天的时间里，苏联和外蒙古空军多达十一次侵入我兴安北省境内诺门坎一带，炸死炸伤我民众多人，在我国的照会和多次声明下，他们的侵略行为不但没有收敛，而且变本加厉。为此，我军势必对其进行坚决还击。”

6月26日，有末中佐一行飞抵大连。和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建川美次少将一样，在矶谷参谋长的亲自部署下，有末得到了十分殷勤的接待。接待人员拉着急着要去长春的有末，先是参观了大连市容，然后视察了旅顺基地，还安排了黄金山、老虎尾的景点精品路线游，还瞻仰了日俄战争的胜利纪念物——俄国旗舰的大铁锚，最后在白沙滩尽情地游了泳。晚餐是形容不出的美酒海鲜，晚饭后陪伴有末的还有几个妖艳的俄罗斯美女，简直令有末中佐神魂颠倒、流连忘返。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一天很快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的时间差，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外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空军基地。这个基地位于哈拉哈河以西约130公里，机场上停满了苏军的各型战机。

就在有末中佐风流快活之时，6月26日晚，海拉尔第二飞行集团司令部里秘密会议正在召开。午夜时分，嵯峨彻二中将发布了作战命令：6月27日清晨越境空袭，消灭敌军飞行基地的全部飞机。具体计划：第七飞行旅团旅团长宝藏寺少将率领重型轰炸机20架；第九飞行旅团旅团长下野少将率领重型轰炸机27架，轻型轰炸机10架；第十二飞行旅团旅团长东少将率领战斗机80架。总计137架飞机参加对塔木察格布拉格空军基地的越境轰炸。

6月27日凌晨4时，海拉尔机场和甘珠尔庙机场格外繁忙热闹，57架轰炸机和80架战斗机在黎明的微光中一架接一架腾空而起，30分钟后迅速在空中完成了菱形编队：第一组为战斗机群，第二组为重轰炸机群，第三组为轻轰炸机群，第四组仍为战斗机群。为避免被苏军发现，各机群始终保持3000米的飞行高度。黑压压的机群向着外蒙古境内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猛扑过去。

早上6时左右，日军机群按预定时间准时抵达塔木察格布拉格上空。此刻的苏军正在晨操，只有防空哨兵的眼睛还在注视着远方的天空。这正是一天中机场警戒最薄弱的时刻，关东军对于攻击时刻的选择也确实煞费苦心。

随着日军轰炸机的俯冲投弹，空袭警报声和爆炸声震惊了这片宁静的大地。停机坪上一架接一架的苏军飞机相继中弹起火燃烧，机场弹药库中弹引起连环爆炸。苏军的防空火炮向进攻的敌机喷出愤怒的反击炮火，4架值班的伊尔-16战机顽强地冲向日军的轰炸机群，向日机连发火箭弹，6架日军轰炸机被打得凌空爆炸。这是世界空战史上航空火箭弹的首次运用。但日军轰炸机还是将携带的炸弹全部倾泻在苏军的机场上，整个机场一片火海，地面上到处都是被炸毁的飞机残骸，油库中弹引发的熊熊大火直冲云霄！

据日军随后公布的战果显示，共有124架苏军飞机被击毁，还包括苏军的机库、营房和油库等重要设施，日军损失轰炸机6架。实际上塔木察格布拉格基地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有124架，数字显然被扩大了。连当时轰炸机群的带队机长第七飞行旅团指挥官宝藏寺少将后来也说：“由于地面的炮火异常猛烈，加上苏军战斗机的袭扰，后边的轰炸被迫采用了高空水平投弹方式，无法精确命中目标，至少有一半的炸弹投到了空地上，关东军宣传的战果明显被夸大了。”

不过就空袭行动本身而言，日军获得了巨大成功，前线苏军飞机损失惨重。虽然损失数字没有日军说的那么多，但苏军机场被袭瘫痪确凿无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苏军飞机再次暂时退出诺门坎的上空，日军的空袭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这次成功的空袭也创下了战史上第一次用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的战例。从此以后，袭击敌方机场成为开战时交战双方的“第一必修课”。

名将也并非都是完美无缺，这绝对属于朱可夫的严重失误，这样的失误随后也还会有。收到机场遭受空袭损失惨重报告的朱可夫大发雷霆，将手下一个个骂得狗血淋头，但这丝毫改变不了战局。两年后，在菲律宾，同样是名将的麦克阿瑟还要重蹈朱可夫的覆辙。

6月27日傍晚，当疲惫的有末中佐乘坐火车到达长春见到矶谷参谋长时，矶谷未等有末开口就直言相告：“关东军对塔木察格布拉格的远程轰炸已经在今天上午结束。”然后搓搓手，一脸遗憾地对有末中佐说：“下不为例吧。”泡妞泡累了的有末中佐也无可奈何，只好发电报向上司汇报。这一幕简直就是九一八事变的重演，不过那次是“建川美次”，这次换成了“有末次”而已。后来事实证明，对于习惯自行其是的日军来说，这不是第一次，也绝对是“没有末次”。

捷报传来，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立即眉飞色舞、添油加醋地向参谋本部作战课稻田正纯课长汇报了整个行动的全过程。本来以为会得到一顿表扬的寺田，得到的却是一通臭骂：你关东军也太不把参谋本部放在眼里了，老子不让你炸你偏要炸。骂完之后，稻田大佐还有难题需要处理：这么重要的事情，参谋本部该如何向天皇他老人家汇报呢？

这种丢人的事，作为皇族的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肯定是不去的，黑锅还要中岛次长来背。无奈，中岛只好硬着头皮去皇宫上奏，结果被裕仁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随意轰炸外蒙古境内，这叫干什么？责任由谁来负？”中岛噤若半天，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关东军明确责任。”之后，中岛吊着黑脸窝窝囊囊地回到了参谋本部。

被天皇臭骂的中岛立即将火撒到了关东军的头上，再次痛骂寺田的稻田骂着骂着不过瘾，连电话都摔了。看着被骂得脸都变形了的寺田课长，旁边的辻政信少佐火了，他问旁边的参谋：“参谋本部究竟

是日本人还是俄国人？”接着，他从寺田手里抢过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是苏联飞机先炸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植田军司令官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言外之意，老子告诉你参谋本部都是看得起你，你还真上脸啦？最后辻政信还抛下一句：“如果有问题，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不管那边还有没有话，辻少佐把电话一撂，转身走了，牛啊！

其实最委屈的还不是辻政信，而是第二飞行集团嵯峨彻二中将。为了确保轰炸成功，他把手下三个少将旅团长都派去亲自扔炸弹了，舍命换来的显赫战绩不但得不到表扬，反而挨了一顿臭骂，窝囊到家了，飞行集团自此再也没有主动出击的积极性。正赶上最近的空战损坏飞机也确实不少，嵯峨干脆以飞机需要维修为理由拒绝出战。其实这正是日本空军乘胜追击的绝佳时机，这样的良机就在互相埋怨的纠结中白白丧失了。

苏军的损失虽然惨重，但只是飞机和机场的地面设施损坏严重。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飞行员大部分都不在飞机上，因而伤亡非常轻微。在工程兵的昼夜努力下，机场的地面设施很快修复。苏联有的是飞机，补充的飞机也在半个月內迅速赶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补充来的飞机大部分还是性能优良的新战机，朱可夫真可谓塞翁失马。等到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完成休整和维修，再想在空战中讨些便宜的时候，形势对他们已经完全不利了。日本空军在随后诺门坎的战斗中渐落下风，逐渐失去了支撑作用。

打了胜仗的日本空军主动休战，给苏联重整空军力量留出了宝贵的时间。而苏联远东空军要增补损失的飞机，暂时保持克制。那些天，诺门坎的天空暂时恢复了难得的宁静。

死亡幽灵

与其他部队耀武扬威、大张旗鼓地来到前线不同，1939年6月底，诺门坎前线又出现了一支来去无踪的幽灵部队，它的恐怖让你一听名字就会不寒而栗，瞬间出一身鸡皮疙瘩，这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那支变态部队，大名鼎鼎的黑太阳“七三一”。

这支部队的草绿色军服与其他日军的军服完全不同，臂带上还有“山”字形的袖章，胸前佩戴着星形标志，纯粹一身特种兵的打扮。这次来到诺门坎前线的七三一部队只有200人，仅相当于一个步兵中队，却已经是这支部队的半数力量。这支部队的驻地戒备森严，周围布满了岗哨，即使是日军自己的其他作战部队也不准随意接近这片氤氲着恐怖气氛的死亡之地。当时官方给出的这支部队的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是医学博士石井四郎大佐，所以日军内部习惯称他们为“石井部队”。号称日本“细菌战之父”的石井为了日本的细菌战事业，可谓是“殚精竭虑”呀！早年他曾经自费到欧洲各国学习，为了筹集研究经费，连自己家里的地都卖了，这种敬业精神如果用到正经地方，估计获诺贝尔医学奖都不是不可能的。石井认为，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在战争中击败对手，细菌战是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之一。他还提出，“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由于日军军医的最高军衔是中将，石井立志要成为第一个军医中的陆军大将。毋庸讳言，对于人类来说，石井大佐无异于一个变态的魔鬼。这种部队大家一般都是敬而远之，能够破例同意“魔鬼部队”到诺门坎战场参战，植田司令官也真是着急了。

早在5月初双方冲突刚刚发生的时候，石井四郎就已经向关东军司令部递交了请战报告。他把诺门坎视为进行细菌战试验的绝佳之地，

为此还特地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6月初，石井就已经在海拉尔储备了2000多枚载有炭疽、伤寒、霍乱菌的炮弹，准备随时受命发射到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阵地上。此次能到前线参战，也是石井积极争取的结果。

当时世界上虽然有不少国家都在秘密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个别国家甚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鉴于其极端违反人道的特点，除了日本七三一部队之外，还没有哪个国家组建过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的军事单位。半个世纪后的萨达姆可能尝试过，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还是让美国以此为借口给灭了。

在众多的致命细菌中，石井四郎对鼠疫可谓是情有独钟，大概是由于14世纪那场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次，石井大佐将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等病毒一起带到了前线，这里变成了他检验研究成果的试验场。这些细菌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物可以对付的微型凶神，绝对是一击致命的独门暗器。

致命的细菌带来了，但怎样将它们撒播到敌人中间却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总不能把老毛子抓起来一个一个往嘴里抹吧。石原大佐首先提出了两种撒播方式：第一种，用火炮将细菌弹直接发射到敌军的阵地上；第二种，用飞机对敌军阵地实施细菌弹轰炸。

前敌指挥官小松原中将对此颇费踌躇，他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妥。如果用火炮进行发射，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报复。一旦射程远远超过日军的苏军火炮进行还击，堆放在自己阵地上的细菌弹很可能会被引爆，这样一来，就偷鸡不成，反蚀好几袋米了。日军此时虽然占有空中优势，但是自从空袭塔木察格布拉格基地之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无法确保万无一失地将细菌武器投掷到敌军的阵地上。

小松原的第一个理由还勉强站得住脚，但拒绝使用飞机投掷的理由明显不成立。在战场上什么时间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其实小松原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也知道这种卑鄙的作战方式不那么光彩，将来很可能由此受到牵连，他不想与这种反人道的罪恶有任何关系。气愤的石井大佐只好派自己的部队出动实施人工撒播了。

连小松原都不愿意沾惹的肯定是必须绝对保密的大事。石井大佐思虑再三，觉得只有手下的碓常重少佐可以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6月30日13时，碓常重少佐率领手下21名敢死队员签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绝对要将此事带到棺材里去，绝不泄露一丝半点。之后碓少佐一行22名队员像幽灵一般出动了。

敢死队一行出发后，石井大佐立即通知关东军各部，绝对不得直接饮用哈拉哈河的河水，理由是它们很可能已经受到污染。这个石井还真够聪明，尽管没法找到细菌的治疗方法，他还是发明了不少类似“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之类的水处理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将污水净化为饮用水，以缓解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这大概也算七三一部队唯一的正常发明了。这些东西也都随着命令分发到了前线各参战部队。

碓少佐一行沿着哈拉哈河往上游行进，黄昏时分到达了预定的撒播地点。碓少佐在河岸的芦苇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河两岸地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命令敢死队队员将载着数十只金属桶的橡皮筏划向河中心开始播撒。此种工作极度危险，撒播队员也不是百毒不侵，一不小心便可能受到“凶神”的光顾。敢死队员小心翼翼地进行着各项操作，直至将所有金属桶中的东西全部投放在河水中。桶里装的是22.5公斤的鼠疫、伤寒、霍乱、沙门菌等烈性传染病菌。之后，碓少佐在河水中取样进行了简单的化验，测试撒播效果后方才离开。整个撒播过程都拍了完整的照片，如果是现在估计肯定要录视频了。最后，也正是这些照片和之前写下的血书惹出了事。

事实上，就在石井下发不能饮用哈拉哈河水通知的时候，对面的朱可夫已经通过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情报网络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门坎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联军迅速下达细菌战防护命令并组织了防护演习。为了保证前方的供水需要，苏军专门从后方铺设通往前线阵地的数条输水管线，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受损较大的反而是日军自己。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又不能把原因说得太清楚。由于前线供水跟不上，干渴难耐的日军士兵仍有不少人偷偷地去喝河水，小松原为此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部队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情况严重时甚至一个步兵中队成建制地失去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官们一头雾水地向小松原报告，很多士兵患上了莫名的“怪病”，许多与他们接触过的人也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石井大佐的研究是多么“卓有成效”啊！

由于极端保密，这一次细菌战的战果，作战双方均没有任何资料。但苏联、外蒙古联军中因病减员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连战马都有感染病毒大量死亡的记录。这些减员中应该有相当数量是这次细菌战的战果。作战期间，日军更有1173人因病死亡的记录，但因为日军死亡人数太多，这其中是否也有此次细菌战的战果，也基本无从查考了。

6年之后，1945年8月，苏军趁火打劫，出兵中国东北，“皇军之花”关东军在苏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刹那间土崩瓦解。占领中国东北的苏军在七三一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园田太郎大佐的保险柜中，发现了碓常重少佐及其敢死队员签下的血书以及撒播行动中所拍的照片。七三一部队在诺门坎前线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才终于得到证实。

诺门坎战役结束后的1939年10月1日，七三一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由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亲自颁发的战功奖

状，石井大佐个人也获得了四级金 勋章。

河畔鏖兵

日军前敌总指挥小松原中将自诩为对苏作战的骨灰级专家。在他那本49页的小册子《如何与苏军作战》中，小松原这样写道，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小松原说得一点不假。在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就对这一战术屡试不爽，并因此抓获了多达七位数的苏联俘虏。但是小松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凭日军的力量和速度根本做不到对苏军的包抄，最后反而被苏军包抄了。

按照这一思路，小松原计划由第一战车团、第二十三师团山县联队以及伪满骑兵师从苏联、外蒙古联军河东阵地的正面发动攻击，而第二十三师团另外两个联队加上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八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作为包抄部队，从哈拉哈河下游偷渡突入外蒙古境内，围歼这一地区的苏联、外蒙古联军，抄苏军的后路。这一计划与5月底山县大佐的作战方案如出一辙。

实际上表面雷同的两个计划，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时山县大佐用主力的步兵联队担任正面进攻，用于包抄的是东八中佐率领的机动性较强的骑兵和战车大队，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至于最后不幸落败，那不是“我军计划不周详，而是敌军太厉害”。这次小松原让骑兵和坦克部队担任正面进攻，改用笨拙的步兵联队发起包抄行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本末倒置，最后的失败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

除了德国军事顾问提出异议被迅速否决之外，关东军上上下下都认为小松原的计划很周详，总部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总攻时间定在7

月1日。

就在大军出发的前夜，第二十三师团负责后勤的兵器勤务部部长近泽大佐，因为对渡河后超长距离的补给保障完全没有信心，在巨大的压力下开枪自杀。大军未行，先折大将，这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小松原的心头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7月1日黄昏，小松原率领包抄部队共18000名士兵来到了哈拉哈河下游的预定渡河地点。一路上的行军非常顺利，对岸没有任何动静。上次忘记带水，遗憾的是这次也没有带多少。倒不是说没长记性，而是武器弹药的运送已经压得后勤保障喘不过气来，再也没有剩余的能力来照顾士兵的饮用水了，这也正是近泽大佐饮弹自尽的主要原因。河边连一丝风都没有，被烈日烤灼了一天的沙地滚烫无比，人待在上面就像放在大铁锅里炒制糖沙板栗。水壶早就干了，身边的哈拉哈河里倒是水源充足，可是之前已经接到指示不能饮用，河水可能已经被严重污染。不过士兵虽然干渴，还能耐心等待，大家都认为战斗很快就会结束。

哈拉哈河有近50米宽，河水最深处深达3米，本来个子就小的日本兵根本无法徒步过河，于是负责迂回的大队人马便在河边等候工兵联队前来架设浮桥。

其实工兵联队早就到了，可惜来了也没事干，他们在等汽车联队运来舟桥设备。可笑的是，运送舟桥设备的第四汽车联队的运输车辆出发不久便迷失了方向。由于这一地带的地形地貌非常相似，汽车又不敢打开车灯照明，于是便只能一路寻寻觅觅，走走停停。汽车太少，任务太多，疲于奔命的司机们精神和体力都处于严重透支状态，车一停，大部分人趴在方向盘上就睡过去了。气得联队长田坂专一大佐不得不带人跑前跑后把司机从酣睡中叫醒过来。车队迷迷糊糊地就来到了一处咸水湖边，一看有水，大家以为这里就是目的地哈拉哈

河，卸下舟桥设备便匆匆回去了。工兵联队好不容易才弄清楚设备卸车的地方，还好离真正的卸货点并不算太远。步兵联队也一起来帮忙，终于用人力把舟桥设备拉到了架设浮桥的地点。

7月2日凌晨2时，工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浮桥架好。由于材料不足和缺乏重型舟桥设备，架好的浮桥通过步兵倒是没有问题，但卡车要通过就必须先卸下货物，车货分过。最惨的是重型装备，只有轻便的37毫米速射炮可以一次性通过，其他火炮必须先拆卸成零件，分头搬过河后再重新组装，简直变成蚂蚁搬家了。即使如此小心，不堪重负的浮桥也时好时坏，须不断修修补补。工兵一个个忙得团团转，桥上桥下的过河部队也乱成一锅粥。不过到了上午10时左右，日军大队人马总算安全地渡过了哈拉哈河，一直惴惴不安的小松原总算松了一口气。

要说小松原选择的这个渡河点确实不错，它离苏军连接东西两岸的浮桥仅仅13公里，离朱可夫的指挥部也只15公里，攻击距离都不算太远。日军偷渡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对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的空袭。那次成功空袭使得苏军飞机升空侦察的次数大大降低，苏军在加强对空警戒的同时，却忽略了敌军的迂回偷袭。朱可夫是个被精良装备和高素质部队宠坏了的将领，居然没考虑漫长的哈拉哈河危险处处都在。防线侧翼出现这么大的疏漏，说他没一点责任似乎也说不过去。

过河以后的小松原命令留下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负责浮桥守卫，同时也作为进攻部队的总预备队殿后。第七十一、七十二联队共8000人为前锋，由小林恒一旅团长指挥；炮兵联队和第二十三师团直属部队居中，沿着河道杀奔上游。踌躇满志的小松原乐观地估计中午就可以切断东岸苏军的退路，完成包抄计划，同时轻而易举地打掉西岸朱可夫的指挥部。

此时意外突然出现。外蒙古军的苏联顾问阿布宁上校，正驱车前往外蒙古军的驻地，原来空旷的原野上，忽然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上万日军，吓得魂飞魄散的阿布宁当即猛打方向盘，油门踩到底，朝着苏军指挥部狂奔。

听到报告的朱可夫大吃一惊。他手下的主力，特别是坦克装甲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在哈拉哈河东岸，西岸兵力不到3000人，还大部分是外蒙古兵。渡河突袭而来的可是上万人的日军精锐。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在指挥部侧翼巴音查山一带安排了一小支警戒部队，这一举措挽救了苏联、外蒙古联军，也救了他朱可夫的命。

无巧不成书，在侧翼担任警戒任务的部队正是之前被小松原用汇报方式“全歼”了的外蒙古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该团由于在之前战斗中损失巨大，所以朱可夫将他们调到二线在指挥部侧翼负责警戒任务。本来是想让他们在这里休整一下，不料这里竟成了日军偷袭包抄部队的必经之道，因而成为最先开战的惨烈战场。

发现日军先锋部队的值班哨兵立即鸣枪示警，团长达尔玛扎布上尉在望远镜里看到的是漫山遍野一路冲杀过来的日军士兵。达尔玛扎布手下是机动性很强的骑兵部队，他若是迅速离开，日军就赶不上他。然而这是个负责任的外蒙古军官，他知道身后就是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重炮阵地、浮桥渡口和朱可夫的指挥部。为了保住那些地方，他只能选择悲壮地去死，用生命换取宝贵的时间。年轻的团长向全团400多人发出了“寸土不让，死守待援”的作战命令。

巴音查山虽然名字中有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不到60米高的大沙丘，根本无险可守。外蒙军400多支“莫辛”步枪单薄脆弱的枪声，很快就被近万名日军的叫喊和密集的枪炮声给淹没了。一些外蒙古士兵迎着潮水般涌来的日军，义无反顾地冲入敌群，拉响了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与冲在最前边的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万万没

有想到，这些拼命的招数，外蒙古人也干得出来。随后，双方展开了最为惨烈的白刃格斗。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拼刺刀前要把子弹退膛以免误伤自己人，外蒙古军可没有这些愚蠢的清规戒律，趁日军稀里哗啦子弹退膛之际，机枪手跳出战壕一阵猛烈扫射，第一排的日军顷刻间倒下一大片。外蒙古军的营、连长们则是一手持马刀，一手提驳壳枪，远射近砍，杀敌无数。第七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横田千野少佐，就是与外蒙古军连长乌兰克图中尉比赛刀法时，被对方冷不防用左手挥枪打中眉心“玉碎”的。

一阵血肉横飞的搏杀之后，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五团这次是真的全军覆没了。英勇的外蒙古士兵，用生命为战局的转变赢得了宝贵的两个小时。

名将被称为名将，不在于他永远不打败仗，而在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能够审时度势，迅速做出最正确最快速的反应。在短短两小时内，朱可夫迅速发出了几道紧急命令。

接受第一道命令的是空军。朱可夫命令所有还能飞起来的飞机统统起飞，集体攻击日军在哈拉哈河上新架设的浮桥。空军刚刚遭受重大损失，立即升空作战，困难不小。但随着朱可夫一声令下，空军的轰炸机就在还没有来得及完全修复的跑道上强行起飞。

相比于陆军的按摩吃药治病，这空军就像是打针动手术，来得快，见效也快。迅速飞临浮桥上空的苏军轰炸机有70多架，将所有的炸弹全部倾倒在哈拉哈河上的日军浮桥和等着过桥的日军补给车辆上。日军的补给车辆被炸得四分五裂，浮桥也被炸得断成几截，河两岸的日军就此失去了联系，突入东岸的日军主力后路被断，前面正在进攻的日军屁股上被狠狠扎上了一刀。

第二道命令发给了炮兵部队。反正外蒙古军骑兵第十五团是保不住了，朱可夫调集所有122毫米以上口径重炮，对准巴音查山一通无差

别轰炸，密集的炮火在高地上连成了一片火海，黑烟此起彼伏，在空中形成氤氲不散的蘑菇云。占领巴音查山的日军只好死死地蜷缩在外蒙古军留下的战壕中躲避密集的炮火，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还只不过是饕餮大餐前的甜点而已，接下来端上的才是真正的燕翅鲍。随着轰鸣声的不断接近，苏军第十一坦克旅、装甲第九旅，外蒙古军两个装甲营，共超过5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重型T-28坦克打头，排山倒海般碾轧过来。日军阵地上配备的16门37毫米反坦克速射炮根本无法阻止钢铁洪流的推进，反而很快被一一摧毁。

日军士兵在出发之前每个人都领到了一瓶汽水，这可不是关东军补给太好，给大家发的防暑降温饮品，上头的命令是喝完汽水后，要往里面灌满汽油，制作成简易燃烧弹对付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日军士兵也的确勇猛，面对苏军成群的坦克，纷纷拿上汽水燃烧弹、反坦克手雷，有的甚至把迫击炮弹绑在身上从苏军坦克的前方、侧翼和背后猛扑过去，还有士兵甚至直接爬上坦克用枪托猛砸观测镜和天线，使坦克无法正常行驶。尽管无数人在靠近坦克之前就被击毙，但还是有不少士兵一头钻进了坦克的肚皮底下，苏军坦克和战车在这种肉弹攻击下接二连三地起火，苏军的进攻势头暂时得到遏制。

日军渡河部队的侧翼也遭到了攻击。由36辆装甲车组成的一支外蒙古装甲部队不远不近地来到渡口处第七师团指挥部和第二十六联队的侧翼，正好停在火力够得上的位置上，对着日军就是一顿炮轰，弄得第二十六联队的日军进退两难。很快这支装甲部队的背后又杀出来一个苏军坦克连，十几辆坦克绕过第二十六联队阵地向第二十三师团指挥部猛扑过来，坦克炮弹在指挥部的四周连续爆炸，小松原架设在沙丘下的几顶帐篷顷刻垮塌，第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当场被打成肉酱，整个指挥部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苏军坦克离指挥部只有800米了，指挥部内包括小松原中将、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在内的一众高官，个个面如土色，大家在绝望之下甚至已拔出指挥刀做好了剖腹自杀的准备。恰在此时，日军一小队速射炮兵带着6门速射炮渡河，挡在了指挥部的前面。坦克与反坦克炮正面相对，一起开火，当先的两辆苏军坦克当场起火，其余坦克以为敌军援兵已到，就主动退出了战斗。生死攸关的7分钟就这样过去了，小松原这才定下神来，视察一下这支舍命救驾的英勇部队：近80人的速射炮小队只剩下1门炮和6名炮手了。目睹了这场小规模坦克战的小松原，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此时“他第一次失去了战胜苏军的信心”。

为了对“舍己救人”的速射炮小队表示感谢，辻政信少佐大方地从身上掏出了一包天皇御赐的烟卷，给幸存的炮兵每人发了一根。由于烟卷的根部印有天皇的菊花徽记，这些士兵抽到菊花时就把烟掐灭，把烟屁股收藏起来作为纪念。

至此苏军已经扭转了开局的不利局面并逐渐占据主动，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从三面围定已经渡河的日军，日军唯一的退路——浮桥也时刻处于对手的威胁之下。一天战斗下来，各部队纷纷向小松原告急，不是伤亡过半就是弹尽粮绝，总之好消息一个都没有。小松原也束手无策，因为补给线已经被苏联空军切断。长时间没有一滴饮用水，官兵渴得简直变成了一群疯子。一些日军士兵开始自发向苏军重机枪阵地发起“猪突”冲锋，倒不是为了争取反败为胜，他们的目标是夺取苏军的重机枪——苏制水冷式重机枪的散热筒内装着5公升混合着润滑油的水。

摆在小松原面前的唯一生路就是盼着赶紧天黑，然后抢修浮桥，趁夜色撤回河东岸。此时尚能保持清醒的小松原无奈接受了失败的事实，他在午夜时分下达了撤退命令。日军官兵蹂踏着数千同伴的尸体通过刚刚修好的浮桥狼狈地逃回东岸。

朱可夫在河西围歼日军主力的作战意图最终未能实现。

7月2日15时，小松原向第一战车团安冈正臣中将发出了重要信息，河东岸的苏军主力部队正陆陆续续地向河西撤退。

这证明小松原侧翼部队的行动取得了成功，担任东岸正面攻击的第一战车团和山县联队闻讯大喜。随着安冈中将战刀一挥，独立野战炮第一联队的36门九〇式野战炮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第一轮吼叫。3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担任主攻的第三坦克联队35辆八九式中型坦克和27辆九四式重型装甲车率先冲出掩体，山县联队、工兵联队的士兵紧随其后，向东岸苏联、外蒙古联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原来配备在此的坦克和装甲部队均被紧急调回河西对付已经渡河的第二十三师团，阵地上的苏联、外蒙古联军无法抵挡日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放弃了前沿的两道阵地。

原来传说中凶悍无比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心花怒放的第三坦克联队联队长吉丸清武大佐不由得仰天大笑，他命令部队全速前进，一举夺取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浮桥，冲过哈拉哈河与对岸的第二十三师团会师。

他这一全力猛冲，自己倒是舒服和威风了，跟在后面的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可就苦了，日军步兵的小短腿不论怎么跑，都无法跟上全速前进的坦克。山县大佐连忙派人去跟吉丸联络，联络官飞奔赶上坦克联队，找到了吉丸大佐的车。但坦克车封得严严实实，联络官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只好举起枪托猛敲装甲车的外壳。吉丸大佐无奈打开舱盖，探出头来。问明事由之后，立功心切的吉丸大佐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战机一瞬即逝，你们步兵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吧。”说完，合上盖儿，绝尘而去。气得后边的山县大佐半天说不出话来，也只好下令步兵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跟进。

守卫东岸最后一道阵地的是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的两个步兵团。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这里的防御工事已经构筑得比较完备，整个防线纵深达到3000米，阵前还布置了密集的地雷阵和蛇形铁丝网。师长彼得罗夫少将用望远镜看着渐渐开过来的日军坦克纳闷不已。他拿起望远镜仔细看了看，没坏呀，让他惊讶的是，日军坦克怎么这么迷你，比起苏军坦克明显小了一圈都不止。由于下属的装甲部队和大口径火炮全部回调支援河西战场，这里留下的只有团属的迫击炮100多门，最大口径也不过120毫米。

日军已经进入苏军火炮的射程之内，彼得罗夫立即命令向日军坦克开炮，迫击炮发射的榴霰弹在日军坦克的四周爆炸，可惜这种榴霰弹对日军坦克并没有多大的杀伤作用。

正当吉丸大佐得意狂笑的时候，日军坦克撞上了苏军精心布置的蛇形铁丝网。这些铁丝网的铁丝呈螺旋形，坦克只要一压上去，履带就会被死死缠住，进退不得，只能在原地打转。无奈之下，坦克兵只有钻出坦克，竭力想把铁丝从履带上拔出来，忽然临头又浇下了霰弹雨，坦克兵被炸得鬼哭狼嚎。吉丸这才恍然大悟，霰弹打的不是坦克而是坦克兵。第三战车联队自中队长木之本守之助少佐以下30多名坦克兵瞬间倒毙，坦克也被击毁击坏数辆。值得庆幸的是，苏军的坦克和装甲部队都回河西去了，这里也没有准备好反坦克武器，否则这支坦克部队真是苏军绝好的靶子。动弹不得的吉丸大佐忽然开始想念那些被他甩在后边的步兵和工兵了。

还好后边的山县联队和工兵联队很快赶到，工兵开始奋不顾身地帮助清理缠绕坦克履带的铁丝网。虽然因此被榴霰弹和苏军狙击手又打死不少，但是坦克终于可以动了。此时天色已晚，一路狂追坦克的步兵和工兵伤亡惨重，活着的基本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吉丸大佐只好收兵回营，日军坦克对苏军步兵也完全没有打出坦克应有的气势。

当天傍晚，第四坦克联队指挥官玉田美郎大佐走进了安冈中将的指挥帐。针对白天第三坦克联队攻击未果的实际情况，玉田请求率本部坦克夜袭苏军炮兵阵地，摧毁让日军极为头痛的苏军火炮。

安冈中将十分欣赏玉田大佐的勇气，但对玉田的作战计划却颇费踌躇。附近的地形很容易迷路，第一次参加实战的日军坦克连白天作战的经验都没有，更谈不上夜战了。但是玉田大佐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受到安冈中将的影响，他坚信自己的方案完全可以收到出其不意的奇效。他辩解，摧毁苏军的火炮阵地，对明天白天的战斗肯定更为有利。而且他手下的坦克是九五式轻型坦克，战斗威力虽然比不上吉丸大佐的八九式坦克，可机动性能很好，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4公里。即使作战不利，也可以发挥此优势，迅速脱离战斗。至于迷路的危险，玉田大佐自信，星光的指引已经足够让他认准进退的方向。安冈中将终于为部下的斗志和信念折服，批准玉田大佐当晚率队夜袭。

冷静的玉田大佐深知自己的优劣，他选择绕开苏军防线的正面，从侧翼发动夜袭。为了防止坦克的噪声被苏军警觉，第四坦克联队全部仅保持5公里的低时速，趁着黑夜掩护，偷偷地向苏军的侧翼阵地摸去。除了玉田乘坐的指挥坦克上装有车载电台外，其余坦克都没有无线通信设备，在黑暗中关灯之后，又听不到前后左右车辆的声音。为了保持队形，各坦克的车长们只好打开舱盖，探出头来互相小声喊话保持联络，使得行军更加困难。

还好天公作美，刚出发不久，天空就开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玉田大佐见此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没有了星光的指引方向更不容易掌握，喜的是有了雷声和雨声的掩护，他就可以甩开膀子全速前进了。

第四坦克联队就这样很快摸近苏军的火炮阵地。远处苏军阵地上那一排排指向空中的炮管在闪电的光照下若隐若现，玉田大佐禁不住一阵狂喜。他迅速下令展开战斗队形，向苏军的火炮阵地发起突袭。

玉田联队摸过来的地方正是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的炮兵阵地，在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团。由于炮兵团的阵地远在主阵地的后方，苏军根本想不到，暴雨之夜这里还会有日军来偷袭。等哨兵发现敌军坦克冲过来发出警报，为时已晚，敌军已经到了眼皮底下。猝不及防的苏军士兵刚跑出营帐就被日军装甲车上的机枪扫倒，幸存者一哄而退。留在阵地上的火炮、牵引车辆、弹药等全被日军坦克击毁。不到一小时的战斗，苏军损失122毫米榴弹炮18门、152毫米榴弹炮6门。日军仅损失了一辆坦克，就是第二中队指挥官一藤喜久中佐的座车，中佐及其车组成员全部阵亡，死亡的还有一名军医。相比取得的战绩，这一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大功告成的玉田大佐立即率队趁夜色遁走。等苏军的坦克部队赶来增援的时候，阵地上只留下苏军大炮散落的无数零件和横七竖八的士兵尸体。

玉田大佐的夜袭可谓整个诺门坎战役中日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开创利用夜间恶劣天气实施大规模坦克集群攻击的成功范例。这一战例后来被许多军事院校写入了教材。

7月4日中午，朱可夫接到一架侦察机的报告，哈拉哈河东岸一个叫巴尔夏嘎尔的高地附近发现了日军的大队坦克，正缓慢地向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渡口浮桥方向前进。朱可夫当即下令雅可夫列夫少将率本部第十一坦克旅前往迎击，又命令索维伊少将的装甲第七旅迂回包抄切断日军坦克的退路。一时间，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发出震耳的轰鸣绝尘而去，亚洲历史上最大的坦克对决，已经箭在弦上。

正在行进的安冈战车团尚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已经被苏军发现，起伏的沙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等前哨发现苏军坦克直扑过来的时候，双方距离已不足一公里。

当时参战的坦克分类为三种。10吨以下为轻型，10吨至20吨为中型，20吨以上为重型。吉丸清武的八九式中型坦克为13吨，已经是日本坦克中装甲最厚、火力最强的型号了。而苏军的T-28坦克为31吨，两者相比，简直就像姚明遇上了潘长江一般，优劣不言而喻。不仅如此，苏军坦克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苏军庞大坚固的坦克成群结队闯进日军弱小单薄的战车群里，如入无人之境，有的甚至不用开炮而闷头撞去就能把日军坦克掀个底朝天。日军坦克只能躲躲闪闪，千方百计绕到苏军坦克尾巴后照准履带猛打，才能使其瘫痪而失去战斗力。但对方也是在高速的运动当中，这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没用多大工夫，日军战车团就顶不住了，一辆辆八九式坦克被打成废铁。吉丸清武乘坐的指挥坦克一上来就被苏军发现，几辆T-28坦克立刻死死咬住了它，76毫米坦克炮轻易地击穿了八九式坦克20毫米厚的装甲，一声巨响之后，吉丸大佐和他的“坐骑”瞬间“玉碎”。

昨天立了大功的玉田美郎第四坦克联队更无法与苏军坦克对阵，他的那些坦克全重只有8吨，装甲仅仅10毫米，只能凭借良好的机动性能躲避苏军坦克炮的打击。面对这些玩具似的小家伙，庞大的苏军T-28坦克根本不屑射击，开上来直接冲撞，把日军坦克一辆一辆掀翻在地，然后冲上去把它们轧成扁扁的铁皮。

安冈部队一半以上的坦克、全部装甲车，很快都变成了一堆堆废铁，这些在中国战场横行霸道的钢铁怪兽，在苏军的坦克面前竟然好像纸糊的玩具一般。后边的退路已经被苏军第七装甲旅切断。眼看第一战车团已经无法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沙尘四起，遮天蔽日，能见度瞬间降低，安冈中将趁机带着残兵败将仓皇逃出生天，一口气跑到100公里外的将军庙才停下来。

玉田美郎大佐在战后总结中这样写道，苏军坦克“射击迅速而准确，弹药充分，几乎没有臭弹”。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是有原因的，那

场战斗结束后，由于补给跟不上，日军坦克的燃料已经告罄，平均每车只剩下5发炮弹。

刚刚成立半年的第一战车团第一次参战就败得如此惨，日本大本营大为震惊。坦克造价昂贵，日本的国力、资源和生产能力都无法承受这种损失。参谋本部坚决不同意植田司令官将如此“宝贵”的装备消耗在诺门坎，命令他务必珍惜这支独一无二的部队，安冈及其残部因祸得福，彻底退出了诺门坎的战斗。

战后，朱可夫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与苏军20年代中期的主力坦克基本相当。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英雄”所见略同，这一论断和后来德国专家的观点倒是基本吻合。

日军坦克部队的退出使得苏联坦克部队更加肆无忌惮。7月6日清晨，6辆苏联坦克冲进了尚未撤走的日军第一战车团的营地，日军坦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击毁了5辆九〇式轻型坦克和6辆八九式中型坦克，无奈之下，附近的山县联队立即派出步兵来支援装甲部队。

可笑的是，苏联坦克不怕日本的同行却怕日本的步兵。一见山县联队的步兵赶来“救驾”，他们立即脚底抹油，迅速逃得无影无踪。

他们怕的是步兵的“汽水”。

渡河迂回侧击失败，正面进攻最强悍的坦克装甲部队又铩羽而归，看来与老毛子面对面硬磕是占不了上风了。束手无策的小松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之前玉田联队的夜袭以及空军奇袭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不是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吗？怎么能忘记“夜袭”这一看家的绝招呢？

夜袭苏军阵地的作战方案迅速上报关东军总部并立即得到批准。不仅如此，总部十分体恤军情，从驻海拉尔的第八国境守备队抽调了2000多名经验丰富的老兵补充给损失巨大的第二十三师团，随着这些老兵到来的，还有特地调拨的一批速射炮和重机枪，甚至还有刚刚配备部队不久的火焰喷射器。夜袭的时间定在了7月7日22时。

日本人对夜袭是信心满满，但一边喝茶观战的德国观察团却提出了异议，他们不同意夜袭，尤其不同意小松原以白刃冲锋为主要方式的夜袭。他们的说法是，这种战术太过落后，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此小松原和辻政信根本不屑一顾，这些养尊处优的德国人哪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厉害。辻政信提醒德国专家，你们知道不，在张鼓峰，帝国皇军和老毛子刺刀见红伤亡比例可是1：28，你们懂个屁呀！

7月7日晚饭后，担任夜袭任务的各部队纷纷潜入预定的攻击地点。只有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二联队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的夜袭部队发生了一些意外。

第七十二联队夜袭部队在潜向进攻地点的途中与一支苏军装甲侦察分队遭遇，侦察分队马上将消息传递到西岸，苏军炮兵立即用152毫米口径重炮对第七十二联队进行点名。无处可躲的日军伤亡惨重，中队长以上军官阵亡过半。酒井联队长不得已下令部队转回出发地，又重新绕了个大圈子之后再迂回前进。这样一下子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但酒井大佐依然命令部队加快节奏赶往预定的夜袭地点。

第二十六联队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苏军坦克营，双方进进退退对峙到第二天清晨，曙光乍现的时候，苏军坦克营率先撤走。须见新一郎联队长见天色渐亮，夜袭已经失去意义，只好悻悻地打道回府。

其他夜袭部队顺利地进入了攻击阵地。22时整，日军两个野战炮联队70余门75毫米口径火炮一起向苏军一线阵地进行了半小时的火力

准备。首先出动的是日军工兵，苏军在河东主阵地前足足埋下了7万颗地雷，全清完是不可能的，工兵的任务就是负责从地雷阵中清出一条供步兵冲锋的道路。第二十四工兵联队的士兵摸到苏军的雷场前，触发了地雷，立即招来苏军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铺天盖地的打击。工兵联队伤亡累累，联队长川村大佐身先士卒上前排雷。地雷可不管你是不是联队长，川村很快被炸成齑粉。在丢下数百具尸体之后，顽强的日本工兵还是拼命为攻击部队扫出了一条道路。

夜袭的步兵联队立即发动冲锋并迅速接近了苏军火力点。新到的火焰喷射器发挥了巨大作用，苏军的火力点一个接一个地燃起了熊熊大火。缺乏夜战经验的苏军见势不妙，很快放弃了一线阵地。凌晨1时30分和3时40分，在山县武光大佐和酒井美喜雄大佐的攻击方向上，先后升起了表示夜袭成功的信号弹，在后面观战的小松原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命令向关东军总部报捷。

随着暗夜的消失，日本人夜战的优势也随之丧失殆尽。第二天上午，在苏军火炮、坦克、装甲车、空中力量的联合打击之下，日军晚上占领的阵地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苏军，还顺便搭上了不少尸体。

陆军败得实在太惨，连赌气不愿意出击的日军第二飞行集团都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天白天，日军飞机从海拉尔和阿尔山两个基地倾巢而出，对苏联、外蒙古联军东岸的阵地进行轰炸。日军战机的出动马上引来了苏军蝗虫一般的机群，苏军飞抵战场的各型战机有200多架，激烈的空战在哈拉哈河上空打响。26岁的日军王牌飞行员筱原弘道在当天的战斗中再次击落苏机4架。早在6月27日，他就曾击落敌机11架，创造了日本单日战绩最佳纪录，加上其他战绩，筱原累计击落敌机已经达到了58架。可惜质量优势有时候也会被数量稀释，他的纪录也在这一天终止。

日军另一个王牌飞行员竹尾在与苏军飞行员拉霍夫上尉的激斗中，因飞机被击中跳伞。当他发现自己不慎落在河西岸苏军的阵地上时，试图自杀，但是枪还没拔出来，就被苏军按倒，当了俘虏。竹尾受到了苏军的优待，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想见见击落他的飞行员。当拉霍夫上尉微笑着来到他面前时，竹尾凝视了良久，之后深深朝对手鞠了一躬。

尽管单兵作战并未占得上风，但是凭借数量的优势，苏军逐渐取得了制空权。随后几天，空中的日机慢慢减少并逐渐销声匿迹。

8日晚上，头天夜袭未果的第二十六联队再次出动实施偷袭。这次日军没有进行炮火准备，直接由步兵向苏军阵地摸黑前进。加上天降暴雨，他们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苏军的阵地前面。这次他们碰到的不是地雷，而是依然十分麻烦的铁丝网。静悄悄的夜袭再次变成强攻，苏军的炮火马上封锁了夜袭日军的前进方向，眼看寸步难进的第二十六联队须见大佐只好含恨下令撤退。

眼看小股部队夜袭效果不佳，小松原试图尝试一下人海战术，实施一次更大规模的夜袭。他要求各步兵联队投入所有能够作战的部队对苏军来一次泰山压顶式的集团冲锋。7月9日22时，日军集中所有火炮对苏军阵地进行了覆盖式炮击。随着炮火的延伸，近20000名日军端着亮闪闪的刺刀冲出潜伏区域，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光那20000人在深夜里一起发出的嘶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原野，日军士兵潮水一般涌向苏军的前沿阵地。

朱可夫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相对来说，苏军夜战能力远远不如日军，想提高这种能力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为了应对日军的夜间进攻，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把黑夜变成白昼，为此朱可夫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给前沿部队配发大量的照明弹和曳光弹；二是向防空

高射炮部队抽调了12辆大功率的探照灯车；三是给炮兵配发了燃烧弹；四是给坦克和装甲车改装了大功率的远光灯。

面对日军的集团冲锋，苏军阵地上数十发照明弹划破黑暗升上了夜空，探照灯和战车前车灯一起射向阵地前的开阔地带。一时间将近10平方公里的荒原被照得如同白昼，集团冲锋的日军当场暴露在苏军的交叉火力之下。枪弹、炮弹、燃烧弹、手榴弹如倒水一般向成群结队的步兵泼去，冲锋的日军如快刀割麦子一般成排成排被扫倒。

顽强的日军毫不退缩。就在两军即将交汇的千钧一发之际，斜刺里又杀出一支部队，苏军的冲锋枪队危难之时显身手。冲锋枪虽然射程较短，但射速和进入射击状态较快，几乎无后坐力，枪口也不会跳起，连续发射很少出现故障。即便刺刀快到鼻子尖了，持枪者只要扣住扳机不放，仍然可以将对面的敌人打成筛子。冲锋队员平端着新式的“波波沙”冲锋枪对准冲上来的日军一通猛扫，打得日军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日军士兵被这种从来没见过的武器震慑住了，纷纷溃退，日军的第一次冲锋终于被击退。

当时的“波波沙”轮盘式冲锋枪也是苏军刚刚开发出来的新式武器，还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由于诺门坎地区有战事，就正好送到这里接受实战的检验，也算是“病急乱投医”吧。这种冲锋枪一个弹盒能装71发子弹，横扫的时候基本不用顾虑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是近距离射杀敌军的利器，实战中显示出的强大威力连苏军自己都没想到。

第一次冲击失败后，小松原命令炮兵将火炮前移，务必先消灭苏军的照明设备。经过近两小时的准备，日军火炮完成了抵近转移，苏军的照明设施全部进入了日军炮兵的射程。随着小松原一声令下，日军火炮发出了第二次集体吼叫，朱可夫调来的照明车被日军的火炮一辆接一辆地摧毁，坦克和装甲车上的远光灯也被炮弹的碎片陆续击

毁。照明设备的损坏大大加速了照明弹的消耗。很快，整个战场再次暗淡下来，苏军的强大火力优势迅速被削弱。

日军在黑暗的掩护下，再次潮水般涌向苏军阵地，黑暗中的日军很快占据了上风，苏军一线阵地很快失守，撤退途中，第一四九团团长列米佐夫少校阵亡。不过日军所取得的战绩也仅仅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2公里至3公里。

天亮之后，苏军的火炮优势再次显现出来。日军折腾一晚得来的阵地全部处于苏军炮火的打击之下。晚上短兵相接时因为害怕误伤友军，西岸高台的炮兵阵地一弹未发。天亮了，对面阵地上也都是日本人了，对于炮兵来说正是发威的好机会。朱可夫一共储备了60万发炮弹，他要求炮兵在射区内每平方米每分钟平均要爆炸两发炮弹。数不清的炮弹居高临下地发射过来，黄土被炸起后与黑色浓烟混在一起，阵地上空真像起了雾霾一般。日军刚刚占领的每一座高地都遭到了炮火的严密封锁，步兵和炮兵蹲在战壕里一动也不敢动。

更可怕的是苏军的狙击手，守在阵地上的日军士兵经常会发现身边的战友突然像被电击了似的抽搐一下不动了。过去查看时，往往发现战友额头上有一个圆圆的小洞，日军连子弹从哪里打过来的都不知道。为了对付敌人的狙击手，日军也调来了一批三八式狙击步枪配备给枪法好的士兵，意图对苏军狙击手实施反狙击。但狙击手的素质高低，不仅仅取决于枪法。临时拼凑的日军狙击手根本就不懂得狙击战术，没有积极移动的意识，经常在一个地方反复射击，结果很快就成了苏军狙击手的盘中餐。

在打也打不过、躲也躲不起的情况下，日军只好下令让士兵自己小心，请他们记住：“步枪原地射击时间每次不得超过30秒，轻机枪每打完一个点射必须更换阵地，重机枪不得轻易暴露。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要在同一地方连续待上10秒钟。”

日军再次陷入了进退两难、被动挨打的地步。这么多人在这里趴着，吃饭喝水都成了大问题，送水送饭的炊事员很多成了苏军炮兵和狙击手的猎物。天气酷热，阵亡士兵的尸体很快腐烂，整个阵地上一片尸臭。再等几天，不用打，光熏就能把人给熏死。

前线部队的狼狈样连关东军司令部都看不下去了。1939年7月12日，植田命令小松原立即停止进攻，原地休整。其实这时候日军哪里还能进攻，不过是蹲在那里挨炮而已。得到命令的小松原就坡下驴，趁势命令大军回撤，在各自划定的防区内挖壕筑垒。

现场观战的德国专家目睹了7月9日夜晩那场近乎疯狂的冲锋，被日军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在给国内的报告中他们写道：

日军指挥官小松原中将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帝国观察团，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军三个师，我帝国军人对如此狂妄而又无知的态度非常吃惊。

日军的战前训练令我们目瞪口呆，他们居然主要练习白刃战和冲锋，我们认为日本还以为现在是在日俄战争时代。

日军的坦克技术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都不到。坦克整体设计非常落后，装甲薄弱，火力很差，称之为坦克就很勉强。且全国只有一支坦克部队，为了珍惜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

日军使用坦克正面强攻、步兵迂回，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在平原上不用机动装甲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证明他们完全是装甲作战的门外汉。

小松原固执地命令士兵发动夜袭。值得一提的是，矮小的日军士兵装备的是一种刺刀长达半米多的步枪，明显是为了白刃战而设计的，但愚蠢的密集冲锋被苏军自动火力迅速击溃。

日军为了显示其勇猛居然允许高级指挥官和部队一起冲锋，导致大量高级军官阵亡，这完全是缺乏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与之结盟实非明智之举，应在外交上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估计小松原要是看到这样的报告，会气得口吐白沫，含恨而逝，含哭九泉。

最大规模的炮战

从7月3日开始大规模的战事不到半个月，日军就损兵折将，特别是兵器装备，如坦克、装甲车、飞机、火炮的损失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战前储备的弹药等物资也几乎消耗殆尽。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小松原明白光凭自己现有的力量想守住都难，肯定无法组织起新的攻势。在接到进行休整的命令后，他一边布置组织防御，一边硬着头皮请求关东军给予增援。

大规模的交锋已经打了一周多，总部的大领导还都没有来过。7月12日，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带着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终于屈尊来到前线，亲自了解前一段时间的作战情况。关东军司令部之前已经在前线派驻了工作组，主要成员是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和作战参谋服部卓四郎中佐、辻政信少佐。

经过对前线的详细考察，矶谷参谋长做出了以下结论。

一、前线部队60%以上的伤亡都拜苏军火炮所赐。目前参战各炮兵联队均没有可以与苏军火炮抗衡的大口径、远射程大炮。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战场的不利局面，只有动用宝贵的远程重炮部队参战。

二、苏军的坦克部队始终是日军进攻的一大障碍，在日军坦克装备没有明显改进之前，安冈战车团暂时不宜再战，以免造价昂贵的战车白白损耗。言外之意就是说，坦克对坦克是打不过人家的，只能“破罐子破摔”地上人了。

三、目前的作战部队减员太多，已无法继续执行攻击任务，应从其他师团抽调有作战经验的部队予以补充。

四、前敌总指挥小松原中将前一阶段的作战指挥没有错误，应继续予以鼓励和支持。

看到上边第四条，小松原感动得无语凝噎——领导真是给面子呀。

都是自家兄弟，在前线混得灰头灰脸也实在不容易，植田大将也只好认可了矶谷等人起草的总结报告，同时根据报告的建议做出了新的调整：将驻旅顺的第五重炮旅团、野战重炮第一联队、独立重炮第七联队、穆陵重炮联队等重炮部队调往前线。连旅顺要塞的重炮也都一门门拖出来运往诺门坎，这样前线的大口径火炮就有了38门。加上之前在战场上的两个野炮兵联队，大小火炮总数达到了82门。其中100毫米九二式加农炮的射程达到了17.5公里，虽然比起苏军的150毫米加农炮尚有不及，但总算超过苏军的107毫米加农炮的射程了。

看着这些硕大无比的钢铁玩意儿陆续来到，小松原顿觉腰杆又硬了不少，这可都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压箱底的宝贝呀。

当时裕仁天皇的女婿盛厚殿下正在重炮兵部队镀金，也将随部队赴前线参战。关东军宣传部门借题发挥，专门将驸马爷亲临前线的消息大肆宣传一番，以期达到鼓舞士气之目的。

调动这样的重炮部队，可不像现在玩网络游戏，胡乱圈一下，一拉就过去了。由于日本牵引车辆非常缺乏，重炮出动还大多依靠畜力牵引。一门150毫米榴弹炮在硬土地上还需要16匹马才能勉强拖动，到了诺门坎这种松软的沙土地带，加上一倍的畜力还不够，一个炮兵联队需要上千匹的马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机动。150毫米榴弹炮一枚炮弹的重量就是30多公斤，再算上观测、军械、粮秣、卫生、器材、维修等分队，理论上一个重炮联队至少要有3000匹牲畜才行。一时间，诺门坎战场上云集了上万匹牵引重炮的战马。伪满洲国所有官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强征所有能征到的马匹送往前线，一些官员的坐骑都

被迫捐了出来，改为走路上班。马也不能只拉不吃，每天又凭空增加大量的马匹草料，令负责后勤的辎重部门叫苦不迭。

为了弥补反坦克火力的不足，关东军还将第一师团和第七师团所有的速射炮统统调往诺门坎，第七师团第二十八联队剩余的两个步兵大队也调往前线，这样第七师团2/3的部队都已到位，可以正正经经地称为第七师团了。同时派往诺门坎的步兵部队还有驻海拉尔和奉天的四个独立旅团和一个伪满洲国骑兵旅团，一时间，日军部署在诺门坎前线的军队达到8万人。

这边忙得不亦乐乎，那边朱可夫也没有躺着睡大觉。战役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不说别的，仅前线抓到的日军俘虏就来自十几个不同建制的部队，况且日军没有丝毫要收兵的迹象。苏军侦察机在空中可以看到，从将军庙到前沿阵地布满了日军的宿营帐篷，前往海拉尔的铁路线上运兵专列绵延不断。这一切让朱可夫预感到，日军在诺门坎绝不会轻易罢手，他迅速将前线的情况发给莫斯科的伏罗希洛夫元帅。

此前斯大林的战略重点一直在欧洲。听了伏罗希洛夫的汇报，斯大林意识到，假如诺门坎作战就这样僵持下去，其大部分精力和一些军队主力将一直被牵制在远东，反而会影响到欧洲方面的部署。看来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增调部队，发起一场彻彻底底的大反攻，让日本人在诺门坎彻底认败服输。

1939年7月15日，斯大林下令将第五十七特别军升格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朱可夫就任集团军司令员，第一集团军有权统辖诺门坎战场所有的苏联、外蒙古联军部队。伏罗希洛夫元帅给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远东战事。

随着集团军成立的是大批援兵的陆续开来。仅在陆军方面就增加了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一个机枪旅、一个坦克旅，空军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加强，从欧洲又调来了六个飞行团，使得诺门坎前线的参战战机达到了581架。

就在第一集团军成立这一天，苏联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满洲腹地的富拉尔基铁路桥等一系列战争要点，作为对日军轰炸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的报复。富拉尔基铁路桥是关东军支援诺门坎前线后续兵站运输的必经通道，空袭进一步加大了日军在前线集结的难度，已经逐渐丧失空中优势的关东军无奈在满洲首次实行了灯火管制。

苏联空军的肆无忌惮让植田大将愤懑不已，他亲自给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去电报，请求再次越境对苏军的空军基地进行袭击。此时，在中国战场，日军刚刚侵占了南昌，即将开始进攻长沙。参谋本部恨不能在诺门坎的战斗马上停下来。载仁亲王亲自严令关东军不得擅作主张越境轰炸。

苏军在日军的两次夜袭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部队的夜战能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提高，之前的“夜晚变白昼”方案也不能长久使用，朱可夫审时度势地制定了“黑退白进”的方针。就是让一线部队选择好夜间退却的方向和位置，当遭到日军夜袭时立即撤出一线阵地，避免与日军展开夜战，等天亮后在炮兵和坦克的协同下再将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来。这样既可以避免给擅长夜战的日军扬其所长的机会，又可以发挥自己炮火和坦克的优势，大量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在此前的战斗中，苏军坦克80%的损失，是日军步兵的肉弹攻击引起使用汽油的发动机油箱着火造成的，朱可夫为此早就请求莫斯科尽快将更换的柴油发动机运往前线。在休整期间，来自国内的柴油发动机终于来到诺门坎前线。前线的机械修理营开始日夜加班，赶在新战斗之前顺利地完成了坦克发动机的更换工作。不但如此，苏军还在坦

克的要害部位加装了钢丝网，这样日军士兵再也无法轻易将反坦克手雷或集束手榴弹投进苏军坦克的要害部位了。

7月18日，关东军在诺门坎前线召开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会议上，炮兵和步兵很快发生了激烈争执。小松原主张仍以步兵夜袭为主要攻击手段，炮兵负责火力压制和支援。而关东军炮兵司令内山英太郎少将则主张以炮兵攻击为主，等炮火将苏军阵地完全摧毁后再由步兵去打扫战场即可。第二十三师团的小林少将等步兵指挥官支持小松原，重炮旅团指挥官畑勇三郎少将又站在内山一边。两派各执己见，会议吵成了一锅粥。

只有空军指挥官嵯峨彻二中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空军之前空袭塔木察格布拉格之后挨训受了委屈，之后的几次出击又损失惨重，嵯峨中将知道这次孤注一掷的步炮协同攻击，自己肯定还是要出场的。但不管炮兵先上还是步兵先突击，跟自己关系都不大。只要确定了攻击时间，飞机准时来应场就是了，现在懒得跟你们费舌头。

最后还是要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大将来裁决。植田考虑到既然整个关东军的重炮部队都到了前线，还是先让炮兵显示一下实力为好，况且之前步兵的表现也实在差劲。老奸巨猾的植田自有他的小算盘：让重炮部队充分施展一下，万一不成功也可以对东京有所交代，这不，重炮兵上去也不行吗？再说前线步炮部队光编制就有十几个之多，如果搞步炮协同也会很困难，不如让炮兵打光炮弹后再进攻。于是他批准了内山少将的作战计划，小松原有意见，那就暂时保留吧。

小松原无奈只能表示服从。他也在为自己找退路：都是你们的主意，我不过是按你们的说法执行而已，就是打输了也不能怨我。

由于重炮的弹药储备还没有最后完成，总攻的时间只能推迟到4天后的7月22日早上6时30分。

就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几发苏军的150毫米加农炮炮弹落在了会场附近。一辆炮兵的弹药车被炮火击中，引发连环爆炸，13个日军炮兵被炸得飞上天空，落下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形。刚才这炮弹要是落在指挥部里，那大家直接见上帝了——不祥之兆瞬间笼罩了整个指挥部。

这也是朱可夫安排的积极防御措施之一，利用苏军远程火炮不断攻击日军的后方目标。苏军150毫米加农炮的射程远达30公里，足可以打到位于将军庙的日军前线指挥部。将军庙之前几乎每天都会遭到苏军远程火炮的打击，但造成如此严重伤亡的还是第一次。

大战在即，关东军对前线作战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慰问活动，增发了奶糖、饼干、羊羹等慰问品，军官还领到了许久不见的清酒和啤酒。领导还有一项让当兵的羡慕不已的待遇，可以轮流去海拉尔度假。日军兵站还特意指定了几家妓馆和饭店专门招待前线回来度假的日本将佐。

去前线送死之前还是先风流快活一把吧。

已经到了7月22日这一发动总攻击的原定时间。可惜天公不作美，诺门坎上空彤云密布，淫雨霏霏。重炮部队的前线观测哨根本无法提供准确的射击方位。就在炮兵指挥官内山少将通知小松原要推迟炮击时间，等待天气好转时，第二飞行集团的嵯峨彻二中将也发来了消息，天气原因飞机不能按时起飞，预定的空中支援顺延至天气好转开始。

话说得轻巧，你说顺延就顺延？小松原指挥的步兵集群都已经提前进入预定攻击阵地了。几万人的移动很难逃过苏军的空中侦察，苏军很快就知道了日军大规模移动的情况。朱可夫根本没想到日军这次是想搞一次“炮战”，以为日军的手段还是夜袭，于是下令炮兵实施干扰性打击。刹那间，苏军的远程加农炮、榴弹炮，师属山炮野炮，

连团属的步兵炮和迫击炮都加入了轰击的行列。由于炮多，弹药充足，苏军炮兵的三道火网对凡是怀疑藏有日军的地方都是一通乱轰。打不打得死人不论，砰砰啪啪，热闹非凡，先吓唬吓唬你再说。

前线集结了这么多的队伍，随便扔几炮就能炸死人，何况是这种还算密集的轰炸。一些步兵中弹身亡，更多人是被苏军的炮弹活活震死在草草挖成的散兵坑里。日本工兵所带的作业工具全被炸毁。第七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的阵地最惨，一天下来，1200人只剩下260多人。

闷头挨炮死挨炮这算啥事呀？各步兵联队纷纷要求小松原命令炮兵进行反击，给步兵减轻点苏军火炮的压力。但炮兵部队拒绝还击，内山少将的理由很充分，盲目还击不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而会暴露自己的炮兵阵地，招致对方有的放矢的打击。还有一个原因，内山没好意思明说，日军的炮弹数量十分有限，尤其是那些重炮炮弹本来就没什么，一枚一枚都要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绝对容不得一点浪费。实际上，资源贫乏的日本就是欺负欺负贫弱的中国还威风一些，面对军事大国，根本打不起消耗战。

到了晚上，雨收云隐，月朗星稀。苏军的轰炸机趁着夜色也来凑热闹，又有不少日军士兵被炸死在黑暗之中。

还好，7月23日天气依然晴朗。清晨6时，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的58架九七式轰炸机和护航的中岛式战斗机按预定时间来到诺门坎上空，准备对陆军实施空中支援。不想苏军却一下子出动了200多架战机，瞬间便形成了对日本轰炸机的围歼之势。尽管日军飞行员单兵作战能力并不输于对手，但是猛虎难架群狼，1：4的数量劣势使得日机往往顾此失彼，一架一架的日机被相继击落，制空权已完全落入了苏军手中。

6时30分，日军炮兵开始进行试探性射击，试图引诱苏军重炮反击以测定对方的具体方位。苏军也不是傻子，日军炮火零零星星打了一

个多小时，苏军的重炮依旧是不声不响。只有前沿部队的团属迫击炮和小口径榴弹炮偶尔不服气地回骂几句。

先沉不住气的反倒是内山少将。上午8时，他下令所有的重炮一齐开火，之前日军侦察气球已经侦察出很多“疑似”的苏军重炮阵地，由于之前苏军没有还击，只好将怀疑的地方统统轰上一遍。

日军炮弹远不如苏军充足，可内山少将已经得到了关东军总部的许可，今天的炮击，每门炮可以打足五个基数。由于生产能力和资源限制，日本的军工部门无法为前线提供充足的炮弹，以前炮兵作战打足一个基数的情况已很罕见，这回一次打足五个基数更是日本陆军战史上的第一次。

矮小粗壮的日本炮兵开始满头大汗地将一发一发炮弹塞进重炮炽热的炮膛，对着可能是苏军炮兵阵地的地方狠狠进行着射击。冒烟的黄铜弹壳在炮兵阵地背后堆得像小山一般，连内山自己都数不清打出去了多少炮弹。由于东岸地势低于西岸，日军的炮兵等于是仰攻，82门炮中能够打到河西岸苏军炮兵阵地的只有46门，所以很多炮弹都打到河里去了。哈拉哈河里的鱼虾鳖蟹这次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加上目标也不确定，这样的炮击当然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侦察气球传回的观察报告说，射击效果不太理想，击毁苏军重炮10门。正打得兴起的内山少将临时决定炮火射击延长一个小时。

兴奋过度的内山少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单方面下令延长炮击一小时的命令，竟然忘记通知给步兵。按原来的约定，是炮击展开两小时后步兵发起冲锋。时间一到，早已憋屈了一天多的步兵争先恐后地跃出战壕，高呼万岁向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前沿阵地发起集团冲锋。

尽管日军炮击效果不佳，但苏军阵地还是遭到了不小的损失，面对数万日军步兵近乎疯狂的冲锋，一时竟也难以抵挡。正当苏军前沿

阵地指挥官准备下令暂时放弃一线阵地的时候，突然间，一排排重型炮弹在日军步兵的冲锋阵中连环爆炸，大片大片的日军步兵被炸得血肉横飞。内山的炮，打苏联人是远了点，有点够不着，打自己冲锋的步兵倒是距离正合适。日军步兵眼看着就要冲破苏军的防线了，却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击打得晕头转向。苏军前沿指挥官还以为得到了自己的重炮支援，当即放弃后撤，打算调集所有轻重火力一起开火。日军步兵的第一次攻势，就这样在敌我双方的联合打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

此时，正好一架日军侦察机在战场上空飞过，及时发现了这一误炸，急忙呼叫内山的炮兵停止射击。但由于苏联实施了无线电干扰，内山根本听不清侦察机在叫什么。他还以为是自己炸得很完美，空军在给自己加油喝彩呢，当下激动不已地继续给炮兵下达了加量攻击的命令。

在指挥部看到这惊人一幕的小松原气得差点把望远镜都摔了，破口大骂，内山这个乌龟儿子王八蛋简直愚蠢至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白天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场谋杀”。当前线各步兵联队指挥官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重型炮弹乃是拜内山少将所赐之后，一个个气得向天发誓，战后一定要将内山少将送上军事法庭。内山少将家的女性眷属也得到了无数前线士兵的集体问候。

不过战斗还要继续下去，有苦难言的小松原只好亲自带着司令部人员到各步兵联队进行慰问，安抚吃尽了双方炮弹的士兵，重新激励他们被自己人严重打击的士气。

穷酸日本人居然敢跟自己玩炮战，气得朱可夫差点哭了。他立即下令将在日军重炮威胁下的苏军重炮后撤。苏军的重炮均有专门的牵引车辆，移动灵活，且重炮部队都设置有多个预备阵地，一个阵地遭到炮击时可以迅速转移到另一处阵地。朱可夫还下令前沿炮兵观察哨

测出日军重炮阵地的方位，同时指示坦克装甲部队寻找日军炮击死角隐蔽自己，随时准备反击日军步兵的进攻。

日军的这次炮击整整打了三个多小时，一口气发射了5000余发炮弹，日军辛苦储备的炮弹刹那间不见了踪影，打死的还包括不少自己人。由于连续射击，那些平时舍不得用的大炮发生了不少事故。有9门重炮的炮架折断，7门发生炸膛事故，酿成了炮毁人亡的惨剧。诸如炮身过热、炮管烧坏等故障层出不穷，仅射程最远的加农炮就一连瘫掉了6门之多，内山少将心疼得差点晕厥。

追加的一小时炮击停止后，日军步兵再一次向苏军阵地猛冲过去。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的冲锋极为顺利，除了零星踩响几个地雷外，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6个步兵联队均顺利占据了预定的目标阵地。原来阵地上的苏军已经撤退到两侧的阵地，将整个浮桥和渡口全部让给了日军。

最先占领苏军桥头堡的第七十二联队酒井大佐大喜过望，当即指挥手下冲过浮桥占领西岸的苏军阵地。第七十二联队士兵很快便蜂拥冲过了浮桥。自诺门坎战役开始以来，这是日军第二次踏上西岸的土地，不是靠迂回而是靠正面冲锋，但可惜这也是最后一次了。酒井大佐做梦都没想到，在西岸等待他的是朱可夫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河西距河岸不到400米就是一片高台，这片广阔的高台比河岸地带至少要高出40米。乘势冲上西岸高台后的日军立即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高台上600多辆联军坦克、装甲车一字排开，刚刚冲上高台的日军士兵还没来得及看清苏军坦克的模样，就被坦克和装甲车上的机枪像割麦子一样扫倒。

高台下的日军听得上面枪声大作，知道战况激烈，更加拼命地往上冲，但冲上去之后，又纷纷变成尸体跌下高台。酒井大佐看到人上去很快变成死尸掉下来，知道情势不妙，这时隆隆的坦克声已经开始

由远而近地传来。经验丰富的酒井大佐一听这声音，便知道敌人的坦克不在少数，他当机立断，下令停止向高台冲锋，命令敢死队准备肉搏敌军坦克，同时派出传令兵，请求东岸的重炮进行炮火支援。

命令刚发出不久，苏军的坦克已经连冲带打地开到跟前了。到底是领导水平高，酒井大佐一眼就看出冲在最前面的那辆坦克有点特别，其他坦克只有一根天线，而这辆却有两根，里边肯定是个当官的。酒井立即下令敢死队集中攻击这辆特别的坦克。

酒井的判断还真准，这辆冲在最前面的坦克正是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旅长雅可夫少将的指挥车。得到命令的日军敢死队像发了疯似的，或抱着炸药包，或攥着反坦克手雷，往目标扑去，指挥车和两侧的护卫车辆一起开火，打死日军肉弹无数。但一名被卷进车底的日本军曹还是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包，指挥车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雅可夫少将和车组人员全部阵亡。他也成为苏联在诺门坎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战后，雅可夫少将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英雄带出来的部队肯定不会是孬种。虽然指挥官阵亡，苏军坦克旅却没有显现出任何慌乱，反而因为旅长的阵亡变得更加勇猛，更加同仇敌忾。那些日军肉弹很快被苏军打压成一堆堆肉泥。肉弹防线的崩溃使得联队主力马上暴露在苏军坦克的眼皮之下，束手无策的酒井只能指望内山少将的重炮支援了。

内山少将的重炮确实是最需要的时候轰然打响。但第一轮炮弹绝大部分落在了酒井联队的士兵头上，还有少量落在河东岸准备过桥的日军阵中，按照酒井的希望打向苏军的几发零星炮弹，根本无法阻止大队苏军装甲部队的前进。再次受到自己重炮和苏军装甲部队前后夹击的酒井联队很快崩溃，士兵争先恐后地转身抢过浮桥，酒井大佐本人也被溃兵簇拥着往河东岸退去。踏上西岸仅仅几个小时的酒井大佐挥了挥衣袖，真的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满地的尸体。

河东岸其他日军步兵联队并不知道高台上的情况，还要冲过浮桥向河西进军。两股反向冲击的日军对撞在一起，登时乱作一团，大量士兵被挤下了浮桥。苏军坦克趁势闯入日军步兵之中左冲右突，履带上沾满了日军士兵的肉末。一支先头部队更是冲上浮桥，向河东岸一路杀将过来。河东日军连忙部署速射炮进行阻击，谁料侧后又杀出了苏军摩托化步兵。原来上午退出桥头阵地的苏军第三十六摩托化步兵师又乘机杀了个回马枪。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开火，打得日军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关东军费了吃奶的劲才凑足了82门火炮，他们不知道苏军光在西岸外蒙古高台的重炮就有92门，东岸尚有172门其他各式火炮。在遭到火力攻击后，这些重炮立即往后迁移。苏军设有多个预备阵地，火炮搬运的机械化程度又高，因此很快就转移到了新阵地。在依靠侦察机校正目标后，站稳脚跟的苏军重炮开始了令人恐惧的大反击。猛烈的炮火使得日军各步兵联队纷纷后撤，轻而易举占领的苏军桥头阵地同样轻而易举地丢掉，阵地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放眼望去，一片狼藉，怎一个“惨”字了得。

与双方坦克之间的差距类似，与苏军的火炮相比，日军不但在数量上尽落下风，在质量上也差了一大截。以加农炮为例，苏军最大射程可达30公里，日军最大射程是18公里，其他中小口径火炮差距更大。苏军新阵地比原先的位置退后了10公里，已经位于大多数日军重炮的射程之外，日军火炮就算踮起脚都够不着它们。

步兵被击退之后，苏军重炮迅疾掉转炮口对准了日军的重炮阵地。数以万计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落在日军炮兵头上，霎时，日军重炮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日军三个小时打出了5000发炮弹，苏军一个下午就回敬了30000多发。面对苏军排山倒海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呻吟。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

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

这场炮战已沦为苏军一边倒的炮击演习。日军1/4的重炮和全部牵引、运输车辆被摧毁，连马匹也丧失殆尽。刚刚开打不久腿就被打没了，日军重炮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只能停在原地被动挨打。一名日军军官后来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战场：“各种口径的炮弹带着死神的呼啸落在阵地上，打得士兵抱头乱窜，惊呼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好不容易熬到日落，炮战暂时告一段落。随军观察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和小松原一清点，步兵集团用于冲锋的突击队被打掉了一半，中队长以下军官损失超过了70%。

夜幕降临，战事稍歇，日军作战会议也在前线指挥部很快召开。会议几乎变成了步兵对炮兵部队的声讨大会：各联队指挥官痛陈炮兵的无能，连敌人的毛都打不着，打自己人却一打一个准。他们强烈要求炮兵应跟随步兵的进攻往前同步移动，保证对步兵持续有效的炮火支援。

以内山、畑勇为首的炮兵军官虽然对步兵的指责心存愧疚，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不得不一口回绝。上午为了摧毁苏军炮兵阵地，一口气用去5000发炮弹，下午为了阻止苏军反攻，又用去5000发，总计耗弹10000发。才打了一天时间，日军全部炮弹储备量的70%已经没有了。前面已经提到，当天的炮战已经使炮兵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的牵引车辆和畜力，在机械或者畜力得到必需的补充之前，在松软的沙土地上移动几吨重的重炮谈何容易。即使勉强能够搬移，要在短短一两天内完成构筑既要隐蔽又要利于发挥火力的炮兵阵地也绝无可能。畑勇少将不耐烦地说：“构筑火炮阵地，不像你们步兵那样随便在地上刨个坑蹲下就行了，一个晚上根本就干不了。”

双方的争论最后由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少将做出现场裁决：两个九〇式75毫米野战炮大队随步兵的前进向前移动，以压制苏军前沿火力点支援步兵冲锋。其余重炮原地不动，主要任务改为摧毁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东岸苏军的增援。

7月4日早上8时，充分利用苏军阵地正对太阳视力受损的有利时机，日军所有重炮对着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开始狂轰滥炸。苏军重炮指挥官高尔金少将命令所有的炮兵单位，包括前沿的师属团属火炮集中火力打击日军的重炮阵地，一时间，日军重炮阵地被硝烟和爆炸掀起的沙土笼罩，个别地方能见度只有两三米。但日军的重炮还是顽强地向苏军的浮桥射击，接二连三的重型炮弹击中了目标，苏军的浮桥登时断成了五六节。消息传到指挥部，几天来一直眉头紧锁的小松原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一丝笑容。

笑容还没绽放就迅速凝结，很快又变成了惊讶。日军前沿观察哨发来了新的消息：苏军坦克和运输车辆仍在不断渡河。小松原立即追问：难道苏军浮桥这么快就修复了吗？哨兵回答说，浮桥没有修复，也没有人去维修浮桥，只看见苏军的车辆贴着水面就开过来了，根本没有看到桥。这一下小松原呆住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苏军那几十吨重的坦克怎么可能贴着水面开过河来，难道老毛子使用的是水陆两栖坦克吗？

不愧为陆大的“军刀组”成员，一边的辻政信立即发出了深度侦察命令：“让侦察兵认真察看苏军坦克的运动轨迹，如果运行轨迹是直的，那就说明它们借助的一定是桥！”

“陆大探花”也绝不是浪得虚名，辻政信的判断完全正确。苏联人过河使用的果真是桥，但不是能看见的浮桥，而是藏在水下的暗桥。苏军工兵利用暗夜，事先把暗桥架在了哈拉哈河水面下30厘米左

右的位置，如果不到桥跟前，很难发现水下居然藏着这样的暗桥。老酒忽然想起南斯拉夫电影中的一句台词——那真是一座好桥！

这样的暗桥，日军炮兵观察哨根本看不到，也就无法准确指示炮击的方位，只能以行驶车辆为参考指示一个大致位置。让日军炮兵无奈的是，炮弹只要不直接落在暗桥上，即使弹着点非常接近，也无法破坏这样的暗桥。更气人的是，这样的桥还不止一座，苏军工兵一共在哈拉哈河上修建了两座这样的暗桥，浮桥被毁根本无法切断河两岸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关系。

那边对方没啥大碍，这边日军的重炮阵地已经被炸得一片狼藉，一件比天还大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天皇陛下的女婿盛厚上尉正在指挥4门150毫米榴弹炮进行射击，一颗炮弹准确地落在第一门炮座后不远处并爆炸，炮车轮子随即升上了半空。随军陪伴盛厚的宫内省属官当时腿就飞了。这时候，那个被炸飞的大车轮子又重重落在了驹马的身边，虽然没有直接砸在驹马爷那娇贵的身体上，却还是擦伤了驹马的额头。这还没完，随着爆炸飞起的沙柱将驹马掀翻在地，落下来之后又把驹马活埋了多半截。十几个炮兵急忙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驹马爷从沙里挖了出来。

士兵甚至将军的死亡事小，驹马爷负伤事大。从驹马来服役就担惊受怕的联队长三嶋一郎大佐急得也顾不上向内山和小松原汇报了，直接越过好几级电告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哀求将驹马爷速速调到其他非战斗部队去。

其实植田司令官也正在为如何保护好驹马爷而殚精竭虑，听到驹马负伤的消息植田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驹马爷毕竟是金枝玉叶，身娇肉贵，在自己手下有了损伤，难免对自己的前途产生负面影响。喜的是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撤下前线了，这样既保存了皇家的荣誉，驹马爷今后也不会再有性命之忧了，受伤总比被打死好。很快，一架

小型飞机降落在诺门坎前线，头部擦伤的炮兵中队长盛厚上尉乘坐这架专机迅速飞离了危险之地。

驹马的继续镀金之地选在了驻哈尔滨的阿城重炮联队。不过现在还不能去那里报到，驹马首先要去的地方是海拉尔陆军医院的豪华病房。

已经被打得没了多少脾气的日军炮兵也慢慢学精了，每打出去一发炮弹就立即撤离炮位，因为这会立即招来苏军几十发炮弹的回击。一边的步兵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派人来请求炮兵，拜托你们千万别打了，以免招来对手更猛烈的打击，快去一边擦汗歇歇吧。

炮战进行到第三天，日军最后的3000发重型炮弹也打完了。不仅前线炮弹告罄，日军在满洲的重型炮弹储备已经消耗了3/4，剩下的炮弹不足5000发，还分别储存在旅顺等不同的地方。关东军紧急调派运力往诺门坎前线运送炮弹。经过一个星期的抢运，到达前线的炮弹也仅够配备给每门山炮15发、重炮10发。真打起来，这点炮弹连一个小时都支撑不了，炮兵的战斗力的至此已经基本耗尽。

炮兵决战也输得干干净净，已无还手之力的日军无奈低下了头。连一贯狂妄的辻政信都丧气地说：“第一天我们打了敌人10000发，敌人回敬了我们30000发。”他要是知道朱可夫手里还有20多万发炮弹，不知道还会不会说出“皇军一个师团打老毛子三个师”的豪言壮语。

三天的炮战，日军重炮部队损失惨重，不但没取得像样的成绩，还接连两次将炮弹打到自己人的头上。内山少将再也无颜充当炮兵部队的指挥官了，他主动让贤，将指挥权移交给重炮第三旅团的畑勇少将，自己灰溜溜地到长春去了。不过他的这一决定实属明智，半个月后，畑勇少将就“玉碎”在诺门坎前线。

至此日军招数用尽，虽然占领了河东的部分阵地，但始终无法对苏联、外蒙古联军的主阵地形成真正的突破。经过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武器装备遭受大量损失，虽经不断补充，但战力依然越来越衰弱。对面的苏军似乎丝毫没有受损一般，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反而越打越多，性能也不断提高。原来一名士兵用一个简易汽油弹就可以消灭一辆坦克，现在这种“武器”对坦克也基本不起作用了。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失败已经无可避免，只是碍于面子的关东军高层不愿意承认现实而已。

很快，诺门坎前线接到来自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停止进攻，占领东岸战线，构筑阵地，准备持久战。”接到命令的小松原立即明白植田司令官的意图，暂时看来是赌不下去了，只有跟苏军先耗着吧。苏军竟然也没有立即展开反攻，多日来炮声隆隆的诺门坎前线暂时平静下来。

这似乎是一场中国内部的纠纷，但谁都知道真正的幕后是谁——其实他们早已冲到了幕前。即使已经打得头破血流，远东的两大宿敌日本和苏联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这样评价苏联人和日本人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纽约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彼此的愤怒，进行着一场毫无实际意义的战争。”

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脸地扔到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这一场战斗改变了日本人的作战对象，也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日本人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美国人将为自己的骄傲和轻敌付出惨重的代价。

摧枯拉朽的反攻

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一直都是日满军进攻，苏联、外蒙古联军防守。虽然日满军的攻势如黄河之水一浪高过一浪，却始终无法完全冲垮苏军的防线。两次渡过哈拉哈河，不但未能在西岸站住脚跟，反而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对于前线指挥官小松原来说，别提有多郁闷了。

就在日军暂停进攻，舔舐伤口之时，对面的朱可夫终于耐不住寂寞了。早在7月中旬日军不断增兵的时候，朱可夫已经着手筹划对日军实施一次绝地反击。他清楚，要想彻底打垮狂妄的日本人，不能指望四平八稳、慢慢悠悠的持久战，苏军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一场排山倒海的大反攻，才能让日军彻底断了北进的念头。当今世界危机四伏，欧洲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朱可夫知道，要是这一仗能够打得漂亮一点，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就一定不会再“清洗”自己了，那今后就会有更大、更多的仗可打。此时他还不知道，在斯大林心里，已经在盘算如何与希特勒一起去瓜分波兰了。

综合前线的各方面情况，朱可夫向莫斯科建议，8月中下旬实施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还列出了打败日军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双方的人员和装备对比必须不低于：步兵1.5：1，机枪1.7：1，炮兵2：1，飞机2：1，坦克和装甲车4：1。这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朱可夫的思路——集中优势兵力一击破敌。

朱可夫所做的第一件事，还是进行各种战斗物资的储备。早在6月刚到诺门坎前线不久，他便下令两个铁路兵工程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修筑从苏联博尔集亚到外蒙古乔巴山市的战备铁路。这些部队仅用了58天，便将铁路铺设到了324公里之外的桑贝子，苏军的补给线一下子缩短了一半。铁路的通车使苏军的补给效率大大提高。朱可夫集中的

那4000辆重卡和1400辆油罐车，从开战到现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就没停过。到7月下旬，苏军总共给诺门坎前线抢运了6万吨的各类物资。而同一时期内，日军的马拉车和牛拉车拼死拼活运到前线的物资只有可怜的1500吨而已，差距达到了40：1。

为了麻痹日本人，朱可夫命令停止对日本人的无线电干扰，故意发出一些有关木料紧缺、水泥质量有问题的电报，同时调集大功率的音响设备到前线，将模仿打桩的声音通过音响向外播放，造成苏军正在修筑过冬工事和营房的假象。在坦克部队调动时，苏军出动轰炸机进行低空飞行和射击，用飞机的声音掩盖坦克的噪声。苏军还大耍瞒天过海之计，故意将一些坦克的消音管拆除，让它们在前沿阵地上来来回回地走动，使得日军的前沿士兵对坦克的声音习以为常。通过这一系列真真假假的手段，朱可夫成功实施了部队集结，特别是坦克部队的前线集结。直至进攻前夕，苏军坦克开始向前推进的时候，日军前哨阵地的士兵才有所警觉，但日军指挥部的值班军官却妄下判断：“不用理他们，朱可夫总得让他的部队有点事干。”

苏军还特意在前线印发了一些小册子，名字就叫“战士防御须知”，小册子中介绍一些冬季如何加强防御的技巧，还故意在空投的时候误让一些小册子落入日军手里。

相对于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厉兵秣马，对面的日军却十分悠闲。7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拖着一条笨拙的假腿，来到了诺门坎前线指挥部所在地将军庙。这是诺门坎战役爆发以来视察前线的最高级将领。

作为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军人，植田大将一贯看不起俄国人。他真没想到，关东军倾其所有还是没能打垮老毛子，反而被对手打得鼻青脸肿，所以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到前边看看去。在小松原中将的陪同下，植田大将检阅了各作战部队的欢迎队列，并对前线的攻防发表了

一番重要讲话。光玩虚的也不行，为了补充前线的损失，植田下令将第七师团第二十七联队的两个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调到海拉尔作为第二十三师团的预备队，来自奉天的第一独立守备队也划归第二十三师团指挥。这说明尽管打了败仗，但关东军总部和植田大将本人对小松原还是非常信任的。

植田大将到前线还有一件大事要办，那就是给英勇负伤的天皇陛下的女婿盛厚上尉授勋。很快，一架专机从海拉尔的豪华病房里接来了盛厚上尉，并直接送到了将军庙。植田司令官亲自高声宣读了关东军司令部的嘉奖令，并将一枚一级武功勋章亲手缀在了殿下的胸前。

本来这样的仪式放在前线阵地上效果更佳，但是那里不时有苏军飞机的轰炸和炮兵的袭扰。殿下已经受伤了，不能再有任何闪失，只好在将军庙这地方凑合一下吧。接受勋章之后，驹马爷很快又乘坐同一架飞机永远离开了让他痛苦难忘的诺门坎前线。

前线死了那么多人都稀松平常，可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上尉居然因为受点轻伤就能得到如此的荣誉，而且有专机来回接送，植田司令官还亲自颁奖，诺门坎前线的将佐们不禁面面相觑，都怪自己没能娶上好老婆。

地面的冲突暂时停歇，但空中小规模的零星格斗一直在持续。朱可夫命令空军在大反攻之前要不断出动对日军进行袭击，消耗日军已经日渐衰弱的空中力量，提前扫清来自空中的障碍。7月29日，20架苏机袭击了日军的前线机场，日军第二十四战队中队长可儿才次少佐刚刚执行任务回来，飞机着陆后还没走出机场，就被当场炸死。王牌飞行员这样窝囊地死在地面上，估计可儿少佐一定是死不瞑目了。在当天傍晚的新一轮空袭中，第一战队中队长原田文雄少佐又机毁人亡。8月2日，苏军50架战机再次袭击将军庙机场，日本最优秀的飞行军官、曾任关东军航空主任的第十五战队队长安倍克己大佐战死。两天之

后，刚刚得到补充的日本第二十四战队再次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仓皇起飞应战，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的指挥机遭受重创强行着陆，松村中佐身受重伤。日本空军的人员和战机损失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植田信任小松原并不代表东京也相信他。眼看前线没有一点起色，大本营决定扩大建制，在诺门坎前线成立第六军，司令部就设在离诺门坎最近的海拉尔。随着新调集部队的陆续到来，前线的部队总数再次超过了8万人。大本营不相信小松原有指挥这么多人马的能力，于是调原驻关内宜昌的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任第六军司令官。此举让小松原感到跟吃苍蝇一样难受，却也无话可说，谁让你之前连打败仗呢？

从植田司令官、矶谷参谋长等高官到服部、辻政信等作战参谋，对大本营此举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不信任关东军，有意给我们难堪啊！事实上来说，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扩大了编制也毫无意义，一下子破坏了之前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指挥系统和协同关系，等于在第二十三师团和关东军之间又空降来一个军长，弄这一出，俨然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军长还是新来的，对前线的情况并不了解。作为刚提拔的军长，荻洲立兵中将也不能不装样子到前线看看，还要顺便做出一些重要指示。让人想不到的是，荻洲的指示恰恰和之前植田大将的指示相反，小松原也不知道听谁的才对。两人见了几次面，互相之间都不冷不热，似乎有点互不买账的样子。

8月中旬，七三一部队的山下健次大尉带领病原菌检查班来到海拉尔，通过检验病员粪便的方法最终确认，前线大量士兵染发的怪病的根源，就在于自己之前投放的传染病菌。

荻洲中将来到诺门坎前线之后也没有觉察到苏军反攻的准备。前线观察报告说苏军正在大规模地修建过冬营房，有限的几次空中侦察也只看见苏军长长的运输车队在广阔的原野上奔驰。荻洲中将立即相

信了前线小松原一伙做出的结论：苏军正在做过冬的准备。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科学合理的解释：诺门坎的冬天极为严寒，最低气温常常低于零下40摄氏度，要想在诺门坎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苏军运送物资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呀。于是，荻洲放心地回海拉尔去了，他甚至没有取消军官周末轮流度假的命令。你们要过冬，我们也轮班潇洒一下吧。他不知道苏军的那些运输车队运送的不是修建营房的物料，而是苏军准备反击的作战物资。

关东军司令部也相信了荻洲中将的判断，在8月12日下发了《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其主旨就是要求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以便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战果。此时离漫长冬季来临的10月已经不远了，有事咱明年春天再说吧。

苏军的反攻日方并不是没有人预料到。其间关东军曾经接到了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从苏联远东地区内线得到的绝密情报。情报的内容是，莫斯科要求朱可夫在8月5日至8月10日对日军开始总攻击，朱可夫因为作战物资尚未完全到位，要求推迟攻击时间。与此情报相对应的是，前不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土居明夫大佐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途中，曾发现苏军的两个师和80门大炮正在运往前线。驻苏联使馆也发来电报，认为苏军一定会在近期发动攻势，可惜关东军和第六军对这些珍贵的情报置若罔闻。

朱可夫规定，直到大反攻到来的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划定的进攻出发地域。同时要求苏联军官必须换上士兵的服装提前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熟悉分配给自己的阵地和进攻方向。

为了确保反击的突然性，反攻作战计划要做到绝对保密，只有朱可夫和他的政委、参谋长以及作战部部长4人知道。也不对，知道的还有一个人，所有战役的计划、命令等作战文件都由司令部一名专门的

打字员打印。前线将士都是在总攻开始前3个小时才知道即将发起的总攻。

朱可夫建立了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3个攻击群。南部集群由步兵第五十七师、坦克第六旅、外蒙古骑兵第八师、摩托装甲第八旅、坦克第十一旅的两个坦克营、一个自行火炮营、坦克第三十七营和一个喷火坦克连组成。北部集群由坦克第十一旅、摩托装甲第七旅、步兵第三十六师第六〇一团、外蒙古骑兵第六师和坦克第八十七营组成。中央集群是步兵第三十六师和第八十二师、步兵机枪第五旅和两个炮兵团组成。总预备队是摩托装甲第九旅和空降兵第二〇三旅。参与进攻的部队和装备总计515架飞机、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542门大炮、2255挺机枪以及士兵57000人。

苏联、外蒙古联军的计划是，以步兵为主的中央集群进攻并牵制正面的日军，南、北两个装甲机械化集群从两翼迂回包抄，对日军实施围歼。

朱可夫也清楚日军星期天安排军官轮流到海拉尔度假的惯例。他翻看了日历，8月20日就是星期天。事实正如朱可夫所料，战后统计，在8月20日这天，在200公里之外的海拉尔，风流快活的日军军官超过了总数的40%。

为了保证强大的攻击兵力能够迅速通过哈拉哈河，8月19日深夜，苏联工兵连夜在哈拉哈河上又架起了4座浮桥。

8月20日凌晨2时45分，苏军前锋部队接到了进入攻击阵地的命令。5时45分，随着朱可夫一声令下，苏军数百门大炮对日军的前沿阵地开始了地毯式的猛烈轰炸，日军绵延40公里的前沿阵地刹那间笼罩在一片浓烈的烟火之中。先前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顷刻之间所有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飞向天空，为空军之后的大规模空袭扫清了障碍。

随着空中巨大的轰鸣声越来越近，由150架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遮盖了天空，炸弹如冰雹般从天而降，由小到大，很快在地面上腾起阵阵烟雾。护航的战斗机由于没有战斗任务，也开始对着日军的阵地来回扫射，一个个忙得是不亦乐乎。8时15分，苏军各型火炮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8时30分，第二波空袭再次展开，炸得日军头都抬不起来，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3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前沿的火炮阵地观测所、通信站等固定军事设施全部从地面上消失。8时45分，总攻的信号弹升上了天空，苏军南、北、中3个攻击集群倾巢而出，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向日军的防线发起了全线进攻。

尽管刚刚淋了几番炸弹雨，构筑在旷野上的土木结构工事已经被炮火扫平，但是日军仍然依托用工兵铁锹挖成的简单位兵掩体誓死抵抗。苏军的坦克装甲部队根本不理睬那些用轻武器射击的日军步兵——那是留给炮兵、步兵的后续大餐，而是分开南北两翼，专挑没有高地依托、松软沙土地上的散兵线冲过去。这些地方本来就属于警戒阵地，防守力量非常薄弱，所以苏军南北两路坦克装甲部队很快便撕开了日军的防线直插后方。

经过第一天的战斗，苏军成功实现了分割包围日军前沿各作战单位的战略意图。这些高地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座座无助的孤岛，守在上方的日军很快就成为外无增援、内无粮草的孤军。

8月21日，苏军的两路坦克装甲部队已经在敌后胜利会师，前沿日军部队全部陷入苏军坦克部队的包围之中。为了彻底切断日军的补给，朱可夫使出了釜底抽薪的阴毒一招。派出总预备队第二〇三空降旅乘隙空降甘珠尔庙，一举摧毁了位于该地的日军后勤基地。这一招可谓一下子打在了日军的死穴上，前线日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极端困

境。连隐藏在10公里外的日军重炮部队也因无炮弹可用，只能无可奈何地作壁上观。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得知第六军大部队陷入苏军包围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召集参谋人员研究如何调派兵力增援诺门坎前线。一群作战参谋的研究结论是，以日军目前的机动能力，即使立即下令增援部队出发，离前线最近的部队至少也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诺门坎，远的最少要半个月，可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补给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要求第六军坚持战斗一个星期无疑是不现实的。这帮参谋竟然还撺掇植田司令官，提出改变前线被动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用更加坚决的进攻来打开敌军的合围。已经束手无策的植田只好电令荻洲立兵，不能坐以待毙，要尽快从被包围的部队中抽调尽可能多的部队组成反击兵团，重点攻打南路的苏军，力图打破敌人的包围。

要说荻洲这军长，老酒也能当，他将抽调兵力执行反攻任务的命令原封不动地批发给了小松原，接到命令的前线日军各部队一片哗然。一线部队白天作战，夜晚抢修工事，缺吃少喝，伤亡惨重，活着的也早已疲惫不堪。如果凭借现有的坚固工事死守，或许还可以多支撑几天。现在上头要求大家离开工事，向苏军坦克装甲车发起冲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加速部队的灭亡。

计划抽调的部队共有14个步兵大队，总数约15000人。因为大内参谋长阵亡，原来的第七十一联队联队长冈本德三大佐刚刚接任参谋长职务。之后接任的联队长长野荣二大佐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继任联队长就换成了森田彻大佐。森田彻开始向老联队长诉苦，说你的老部下就剩下1800人了，如果再抽调两个大队去参加反攻部队，剩下的仨核桃俩枣肯定守不住现有阵地，而参加反攻的部队恐怕冲不了多远也会全部“玉碎”。冈本如今所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立即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帝国皇军的荣誉，即使全体玉碎也要进攻，哪怕是前进两三尺也好。”

森田范正少将也向冈本参谋长发出了类似的质问。参谋长的答复是：“司令官命令进攻，那就得进攻下去。”森田少将愤慨地反问：“官兵都死光了，拿什么进攻？”

尽管费尽了千辛万苦，14个大队还是临时拼凑出来了。不过这14个大队经过第一天的激战损失严重，没有一个大队是满编的。反击部队被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二联队和第六十四联队的一部为主力，还有原独立野战炮第十三联队的官兵。这些炮兵的火炮已经基本上被摧毁，剩下的几门炮也因为没有炮弹成了摆设，完全失去了炮兵的作用，现在只能当步兵使用了。这一路由第二十三师团步兵旅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指挥。右翼部队以第二十三师团的第七十一联队和第七师团第二十六、第二十八联队为主力，由第七师团步兵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指挥。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也亲自赶到现场督战。

8月23日凌晨3时，执行反击任务的日军士兵纷纷爬出被炸得破烂不堪的工事，趁着夜色向苏军的阵地摸去。留在指挥所的小松原很快便听到前线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可部队的进展情况毫无消息。反击部队没有派回通信员，自己派出去的通信员也一个都没回来。他只能根据枪声判断前面激烈的战斗还在持续。

身边马上就有坏消息传来，指挥部直属卫队报告附近发现苏军装甲部队，大惊失色的小松原急忙呼叫空军支援。很快第二飞行集团的12架九七式轰炸机飞到了指挥部上空。这些难得一见的空中力量却没有攻击苏军的坦克，却一通炸弹把指挥部仅存的十几辆汽车一一炸毁后扬长而去。气得小松原破口大骂。

日本空军的误炸反而取得了奇效。苏军坦克部队远远望着一架架日本轰炸机向日本阵地俯冲投弹，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杀战术使得苏军一下子蒙了，不明白日本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苏军机枪手阿廖沙惊

疑地问车长：“上尉同志，日军飞机起义了吗？”上尉耸了耸肩：“鬼才知道。”看到这边已经被炸得稀里哗啦，估计也没什么油水了，苏联坦克部队远远眺望了一会，径自走了。

长出了一口气的小松原回头一看，参谋长冈本大佐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现，原来参谋长被苏军炮火掀倒的墙面压在了下边。几个参谋赶紧上去七手八脚把参谋长拉出来，冈本比植田司令官还惨，两条腿都断了。为了保住性命，当夜，军医部部长村上德治大佐用手电筒照明，给参谋长截了肢。比起之前当场战死的大内参谋长来说，冈本算幸运了——尽管这幸运也不过是多活了几个月。

傍晚时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左右两翼反攻部队均前进了2~3公里，就这两三公里已经耗尽了日军的所有力量。参加左翼反击的第七十二联队两个大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指挥官小林少将右腿被坦克火炮炸断，倒地后险些被溃兵踩死，幸亏被一名军医发现，拼死将他救出，他才不至于魂断诺门坎。

右翼部队更惨，他们冲进了苏军的坦克阵。此时苏军坦克已经全部改装为柴油发动机，还加装了一层铁丝网，就连敢死队的“肉搏”战术对它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奏效的便是连人带炸弹一起先埋伏在坦克的前进道路上，等坦克经过头顶时再引爆炸弹同归于尽。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坦克的机枪手发现并消灭，也更容易被坦克碾成肉泥，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刚刚接任第七十一联队联队长的森田彻大佐——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在头缠白布条充当敢死队向苏军坦克冲锋时被机枪打成了马蜂窝。接替森田彻出任联队长的东宗中佐很快就发现，他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第七十一联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四周都是苏军的坦克。绝望的中佐烧掉联队军旗后举枪自尽，第二十三师团第七十一联队至此全军覆没。在森田彻的身后，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自杀身亡。

日军的拼死进攻也使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很多高地已经被苏军炮火轰得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座光秃秃的焦土堆，但是残余的日军士兵依然死战不退，使得苏军的步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胶着的战况使得在前线指挥部观战的朱可夫焦急万分。他接到了攻击前线一个师长的电话：

“司令员同志，我军伤亡很大，敌军又发起了反攻，能否暂时后退休整一下？”

“你确信无法执行继续攻击的命令吗？”

“很困难，朱可夫同志。”

“请让参谋长接电话。”

对着新接电话的参谋长，朱可夫说道：

“我命令你立即组织发起进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敌军的阵地，你能完成吗？”

“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你现在是师长了，立即执行任务吧！”

很快，前线的消息再次传来，这个师的攻击依然是畏畏缩缩，朱可夫再次拿起了电话。

“师长同志，进攻还有什么问题吗？”

“日军的反击很猛烈，我军伤亡巨大……”

“好的，我现在告诉你，新师长马上会赶过去。在这之前，你必须继续坚决执行进攻命令。”

朱可夫回身对司令部的一名上校参谋说：

“你能完成刚才我说的任务吗？”

“一定能，朱可夫同志！”

“你现在是师长了，马上到前线，把日军的阵地拿下来！”

8月25日晚上，在前线督战的第六军参谋长藤本铁雄少将撂下一句“我要回军司令部去了”之后，率先离开，开启了日军溃逃的先河。但是也有例外，勇猛过人的辻政信少佐反而冲出了指挥部，带领几十个溃兵顺着电话线去寻找可能已经不存在的第七十二联队的军旗。在黑暗中，他们听到了第七十二联队掌旗官原田少尉的呼喊声，原来军旗还在。辻政信派人将军旗送回去，自己带人继续前行。他发现了自己“陆大”最好的同学、第七十二联队副官国本少佐的尸体。看着好友那已经焦裂的嘴唇，辻政信取出水壶在国本的嘴唇上滴了几滴，算是让同学到阎王那里还能说出话。再往前面，辻少佐看到了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

两人都非常兴奋，但辻少佐发现酒井大佐的一条左臂已经没了。酒井告诉辻政信，这样打下去，明天就不会再有一个活人了。辻少佐拿起水壶，给酒井倒了一壶盖水。喝过水的酒井大佐感激涕零：“实在太感谢了，谢谢你，也谢谢你这杯水。”辻政信忍不住又给他倒了一壶盖，酒井说什么也舍不得再喝。在辻政信的连连劝说下，酒井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滴在壶盖里，酒井边哭边喝下了这“盖”珍贵的“圣泪水”。

到8月26日，日军的濒死反击已经被彻底击溃。不但反击部队伤亡殆尽，没被消灭的部队也全部陷入苏军的包围之中，仅存的阵地也岌岌可危。第六军指挥官荻洲立兵中将收到的唯一好消息就是，尽管很多部队被歼灭，但是还没有一支成建制投降的部队。此时的荻洲中将

已经完全没了主张，他断然下达了一道命令，让军需部部长将配备给他的日本清酒换成烈性威士忌。然后自己坐在指挥部里一个劲儿地喝，喝完后逮谁骂谁。喝晕了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军长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刚从前线仓皇跑回来的参谋长惊魂未定，司令部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候从外边冲进来一个年轻人，上前就粗暴地摇醒了没人敢惊动的荻洲军长：

“现在你不能在这里喝酒，你应该组织敢死队立即去营救小松原师团长！”

“难道是我把他逼上死路的吗？我能有什么办法？”醉眼蒙眬的荻洲中将自知理亏，倒是没发火。

“你作为一军之长，难道就会叫你的师团长去送死吗？小松原师团长现在正在以身报国，你作为军长就只会喝酒吗？你不知道你的职责吗？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年轻人的声音越来越大，连帐篷外的那些参谋都听到了，实在听不下去的藤本参谋长跑了进来。

“辻君请息怒，我现在就组织，由年轻的参谋组成敢死队去营救小松原师团长好吗？”

看到藤本参谋长的话没有一个人附和，辻政信怒吼道：“你们都在这里歇着吧，我作为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我自己去！”

恰在此时，小松原师团长的专属副官田中少尉冲了进来，向荻洲军长呈上了小松原师长的绝命书。田中代表师团长向军长表示，小松原将军决定在前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绝不苟活。荻洲酒也好像清醒了一点，前线的战斗已经陷入绝望，如果再坚持下去，第二十三师团只有全军覆没这一个结果。他知道一个师团被敌军全歼对于大日本帝国陆军意味着什么，于是迅疾下令：“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实施突围，军部立即组织敢死队负责接应、救援。”

田中少尉却并不买账：“谢谢，既然军部命令突围，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不再麻烦军部了。我立即返回前线向师团长传达军长的命令。”之后敬礼转身离开，带着几个敢死队员重新返回战场，把一群高级人才晾在了那里。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从诺门坎前线撤退下来最完整的部队恰恰就是最早出场的第二十三师团的骑兵联队，现在的联队长是井置荣一中佐。在最后的战斗中，井置中佐率领他的骑兵联队驻守在一座高地上。由于他的骑兵联队只有800余人，所以没有抽调人马参加“玉碎”反击，只是奉命坚守自己的阵地，反而保存了不少力量。8月24日傍晚，这支日军骑兵部队只剩下110人。马匹早已经打没了，骑兵全部变成了步兵。

井置中佐召集全体军官开了个会，并在会上传达了小松原师团长“死守到底”的指示，这一命令立即得到了所有军官的一致反对。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只要苏军一个冲锋，这支100多人的小队伍便会瞬间消失。大家都清楚突围才是唯一的活路，但是谁都不想说出来。

井置中佐明白，即使他能带领大家成功突围，作为联队指挥官，擅自更改作战命令也是死罪难逃。所以大家还可以选择，对他来讲进退都是死。看着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下属，井置中佐在沉思良久之后，断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为了这100多人能够活下去，他毅然决定牺牲自己。8月25日凌晨，这支精疲力竭的百人队伍告别了700具战友的尸体，踏上了后撤的漫长征程。几天没吃没喝，加上激战，他们的力气已基本耗尽，在突围的道路上，后面的人必须抓住前面人的腰带才不至于掉队或失踪。颇具戏剧性的是，他们一路竟然畅通无阻，趁着夜色奇迹般走出了苏军的包围圈。这支100多人的队伍，成了整个诺门坎战斗中逃出的建制最完整的日军联队。

成功将部属带出苏军包围圈的井置中佐还没有在军营中坐稳，关东军总部便派来了两名和他相熟的军官。不是来慰问，而是劝他“为国尽忠”。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刚刚脱离险境，获得安全保障之后的井置实在不愿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两位好友就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谈话进行了整整一夜。事已至此，井置也不想让好友为难，天快亮的时候，他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他的两个朋友才心满意足地回去交差了。井置中佐并不孤独，那边同样原因被逼自杀的还有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谷部理睿大佐。

山县武光第六十四步兵联队的残余力量会同野炮兵第十三联队残部一起驻守在巴尔夏嘎尔高地上，已经陷入苏军的三面包围。8月27日，苏军正式发起进攻，炮击从清晨持续到下午。15时，苏军出动10辆坦克和500名步兵向高地发起了进攻，坦克在距离日军战壕还有800米的位置停下来，不断地用火炮向日军的工事射击。强烈的炮击打塌了许多工事，很多士兵因此被活活埋在里边。面对凶猛的日军，苏军也不敢靠得过近。在坦克炮火的支援下，苏联步兵一直攻到了离日军核心工事只有80米左右的位置，开始用手榴弹攻击工事中的日军。日军的顽抗持续到了天黑，害怕黑夜的苏军退了下去。日军又可以多活一夜了。

山县大佐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身边的炮兵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他的师团长也在挂念着他。要说小松原中将也绝对够哥们儿，得知山县的窘境之后，他把身边的残余部队集合起来数了数：第七十一联队500人，第七十二联队40人，独立守备队250人，工兵联队300人，师团通信队50人，加起来就有了1140人，带上他自己就1141人了。虽然明明知道这支部队出去也顶不了什么用，但作为战场的指挥官小松原只能这么做，也必须这么做。他准备亲自带着这些部队去营救山县的被围部队。由于已经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山县取得联系，两支日军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位置和行动计划。

8月28日天一亮，苏军对巴尔夏嘎尔高地的进攻再次开始。头一天的情景再次重演。日军的抵抗力也的确惊人，在继续被狂虐了一天之后，苏军在傍晚的时候又退了回去。看来剩下的日军又能再多活一夜了。

这样挨下去早晚是死，山县大佐和伊势大佐于是商量决定，当晚趁天黑撤出战斗。23时，撤退命令下达到每一个士兵和伤员。此时的山县还显示出一名战场指挥官应有的素质，他先安排组织伤员撤退，因此又耽误了不少时间。29日凌晨3时，残兵主力部队的撤退才正式开始。

小松原亲自率领的救援队于8月27日晚上21时出发，路上不幸遭遇苏军的装甲部队，一路且战且走。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山县联队原来驻守的巴尔夏嘎尔高地时，已经到了29日的凌晨5时，山县残部刚刚撤走两个小时。

山县联队可没有骑兵联队的好运气。逃离高地后他们很快被苏军发现，苏军迅速派出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一路追杀。到了29日下午，山县大佐和伊势大佐发现身边只有4人了：山县联队的副联队长和旗手，以及一个传令兵和一个步兵。山县和伊势两人烧掉军旗之后，与两名军官一起选择了自杀。两名士兵守着长官的尸体挨到天黑，之后趁夜寻隙逃出了苏军的天罗地网。

停战协议签订之后的9月24日，日军收尸队终于发现山县武光大佐的尸体和被烧剩一个角的第六十四联队军旗。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长出了一口气，这样第六十四联队就不用被撤销了。

8月30日，再次杀入重围的田中少尉竟然找到了小松原中将，还带来了荻洲立兵中将“自行突围”的命令。小松原与荻洲进行了最后一次通信联络，随后砸毁电台，烧掉了密码本。小松原还命令所有军官将各自的军衔肩章摘掉并销毁。

8月31日，日军的两个轰炸机中队向被团团围在核心的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投下了食品和大量的反坦克手雷、手榴弹、机枪弹。小松原也不愧为久经沙场的猛将，他竟然带着500名疲惫不堪的溃兵苦战两天两夜，最后连续5次用手榴弹和手雷冲锋杀开了一条血路，成功撤回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

在战斗中左臂被炸断的酒井大佐捡回一条命，9月12日被送往齐齐哈尔陆军医院治伤。躺在病床上的酒井大佐在获知关东军以最惨痛的失败结束了诺门坎大战之后，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气愤。他在15日写好了遗书，面向东方遥拜后，用仅存的独臂剖腹自杀，并因此“喜”晋陆军少将军衔。

已经失去双腿的冈本参谋长也荣幸地晋升为陆军少将，在医院里他遇上了一群要求落实伤员待遇的满洲伤兵。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一个满洲老兵竟突然拔出战刀，将冈本少将一刀砍死。第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冈本德三就此创造了一个纪录：日本历史上唯一被伪军劈死的日本将官。

幸运儿肯定还是会有，他就是独立野战重炮兵第七联队联队长鹰司信熙大佐。虽然他的联队全军覆没，只有大佐一人孤身逃回，但由于和天皇有很远的亲戚关系，鹰司大佐只是落了个革职回国反省的处分。

姜还是老的辣，还是第七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有先见之明。派出的几个步兵联队将军旗全部留在了驻地齐齐哈尔。尽管人都留诺门坎没回来，但第七师团仍是一个建制完整的师团。园部中也将也很快在第二年的3月到了中国的武汉，接任冈村宁次就任了日第十一军的第二任司令官。

一战打出来6年和平

让人纳闷的是，前线的战斗竟然是苏军首先停止的。就在各路日军溃不成军的时候，占尽优势的苏军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戏剧性地停止了追击。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外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如出一辙。表面上似乎很大度，我只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超出范围，深层次却是另有原因。

苏联人的重点在西线，相对远东而言，他们更关注欧洲的局势，目前斯大林还不想在远东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里远离他们的欧洲中心，给军队的补给带来诸多不便。如果战事进一步扩大，就意味着补给能力还要大大加强，这势必影响他们在西线的战力。斯大林只想把日本人彻底打疼，让他们今后不要再随便捣乱，他还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一下子把他们打死。

眼前斯大林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和希特勒一起去瓜分波兰，这大概才是他们主动停战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北极熊换位当作“光头强”的话，相较于日本这个“熊二”，“熊大”德国的威胁更大。但现在“熊大”还不是敌人，双方还要合起来一起干坏事。

在战场上吃了大亏的日本人却不想就此停战。虽然日本的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都远远弱于苏联，但它的补给基地比苏联人近得多。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来说，日本人根本无法接受失败的结果。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都是一路高歌猛进，几乎每战都以胜利告终。这次一下子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想让日本人安安生生地吃下这个亏，恐怕是不太容易的。这口气要是不撒出来，没准自己能把自己给憋死。

东京的参谋本部在得知第六军惨败，特别得知是几个联队整建制被全歼的消息后恼羞成怒。大日本帝国皇军竟然败给原来的手下败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还有潜在盟友德国和意大利的观察团在那里看着，这老脸往哪里放？参谋本部立即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驻青岛的第五师团，驻河南新乡和开封的第十四师团，野战重炮兵第九、第十联队等部队回援关外。同时在本土集结12个野战高射炮联队和22个汽车中队准备随时登船开赴中国满洲。为了加强前线的无线电通信联络，还额外调集了三个电信中队准备一同前往。参谋本部这次不是被动地接受关东军的“战果”，而是要主动地来收拾关东军剩下的烂摊子了。

东京准备大打出手的好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一片欢腾，上上下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植田司令官立即下令驻牡丹江的第二师团、驻佳木斯的第四师团立即做好开赴诺门坎前线的准备。关东军参谋部紧急制定了一个以“夜间进攻，白天固守，步步为营”为准则的作战方案，意图依靠自己的优势步兵和高超的夜战能力消灭哈拉哈河两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重新划定“蒙满”边界，一雪前耻。

关东军指示各部队在执行进攻任务时，每次只推进500米便就地挖散兵坑固守。白天如果遇到苏军坦克和装甲部队的进攻，就采用肉弹战术击破之。要说这关东军也真是挨打不长记性，真忘了这种战术之前早已报废了吗？于是乎，在新的战斗开始之前，挖洞训练便成了日军前线参战官兵对苏军作战的主要准备工作。呼伦贝尔大草原被日本兵挖得到处都是洞坑，日本兵仿佛瞬间变成了一群老鼠。

苏军停下来，并没有说不打了。为了应对随时可能扩大的战事，苏军兵力也在不断增强。第五十七特别军升格为第一集团军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增派了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机枪旅和一个坦克旅，朱可夫手上的苏军兵力增加了一倍以上。朱可夫并没有把这些人拉到一线，而是作为战略预备队放在后方。一方面因为都部署在

一线势必加大补给的压力，另一方面现在一线的兵力对付日军已经绰绰有余。以苏军的机动能力，一旦前线需要的话，这些部队很快就能到达前线。

1939年9月3日，正当关东军为未来的战斗积极备战的时候，东京参谋本部忽然传来了一条惊天的坏消息，立即结束所有作战行动，从关内和本土出发的各部队立即停止向满洲进军。看到这样的电报，包括植田司令官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原因很快就清楚了。就在朱可夫发动反攻，日军节节败退的8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被称为“史上最荒唐婚姻”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个世界上最言而无信的国家心怀鬼胎地握了手。

这一条约的签订震惊世界，也让日本无比尴尬。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先前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自己的盟友突然与自己的敌人成了互不侵犯的“友好邻邦”，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与德国缔结的协定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还意味着日本被它一直信任的德国盟友出卖了。女朋友结婚了，新郎不是自己，反而是自己的仇敌。这一晴天霹雳让日本人一下子蒙了，也为之后的日德同盟罩上了一层难以消除的阴影。

如此重大的打击使得参谋本部内部的对苏强硬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一向不怎么管事的参谋总长闲宫院载仁亲王只好放下平时最喜欢玩的鸟笼子，亲自走上前台来收拾残局。载仁亲王找到了一个对苏联妥协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对华作战期间，我们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前线的关东军还像煮熟的鸭子一样肉软嘴硬。1939年8月30日，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植田还不服气，要求最后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可以保证作战

过程中不渡河，战场只限于河东地区。他把之前“夜间进攻，白天固守，步步为营”的思路向中岛次长做了汇报，不但拒绝执行国内的停战命令，还请求参谋本部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

中岛次长本来就是一个“老好好”，听了植田的话也觉得很有道理，只好回去将植田等人“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以及提出的建议给载仁亲王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要求中岛次长再次前往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之前停战。

植田司令官还是不同意，要求起码允许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小规模战斗，最少也要把前线阵亡将士的尸体抢回来吧？植田还强调，如果连这一要求也得不到允许，他将递交辞呈。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载仁亲王。给你脸不要脸，打了败仗你还有理了？9月3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发出急电，内容一反往常的商量口气：“立即主动结束诺门坎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诺门坎事件”移交外交谈判解决。

为了督促停战命令的执行，1939年9月6日至8日，日本参谋本部连下两道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被免职编入预备役。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也大部分撤换，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统统被免职。

植田大将的元帅梦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去养老，为了帝国的事业，植田连婚都没结，家里连个老婆也没有。不过回家赋闲的植田还是顽强地活到了1962年，足足活了87岁。矶谷参谋长情况就好得多，他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东条掌权之后，几年后矶谷又重出江湖，出任被占领后的香港的总督，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可谓劣迹斑斑，后文详叙。

一夜之间，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这么大一支军事力量也不能没领导，新任掌门人很快就到位了，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原第一军司令官、“陆大”第二十三期首席梅津美治郎中将。

陆军省承认，“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后来有日本学者甚至称，“诺门坎战役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此战对关东军士气的打击远远超过被消灭的人数。日后在苏军进军东北的战役中，关东军许多部队一触即溃，这次惨败给其官兵留下的心理“阴影”仍然清晰可见。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日本、苏联、外蒙古、伪满洲国四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及交换俘虏的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持续135天的诺门坎战役终于拉上了帷幕。

诺门坎战役虽然间接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但苏军战胜日本之后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结果促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可能性加大。战后，伪满洲国的土地重回中国怀抱，日苏协定使得外蒙古边界由哈拉哈河向黑龙江境内推进了约40公里，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这部分国土也因该次战役而流失。

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9年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从背后给了这个已经濒临灭亡的可怜国家狠狠的一刀，开始了与德国事先约定的分赃游戏。在诺门坎战役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过于咄咄逼人赶尽杀绝，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阵亡日军将士的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发现了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一个星期共收尸4386具，加上苏军从哈拉哈河西岸收容的59具，合计共从战场收集到4555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装在尸体口袋里的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这

样又变成了4557具。从这次事故后，日军规定点火焚尸之后，人必须离开火堆10米开外。

战役中，日军战死官兵超过18000人。苏军阵亡7974人、受伤15251人。苏军无疑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才是最关键的。尽管之后日苏双方依然是虎视眈眈，但是仗一直没有打起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8日。换句话说，诺门坎的一次胜利为苏联赢得了远东宝贵的6年和平。

在此期间，在中国腹地的两湖地带，围绕一座叫长沙的城市所展开的攻防战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中国军队的严防死守和顽强反击之下，这次被称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战役，日军同样是铩羽而归。

打了败仗，肯定要有人对此负责，首先遭殃的反而是日本内阁政府。1939年8月25日，首相平沼骐一郎召集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停止之前持续了很久的有关德、意、日三国同盟的交涉，随后在8月28日以“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为借口全体辞职。

1939年8月30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受命组阁。两天后的9月1日，德军悍然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也就在8月30日这一天，跟诺门坎战场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也有一件小事发生。由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吉田善吾受命出任阿部新内阁的海军大臣，空出来的位置被一个小个子的海军中将顶替，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山本五十六。

政府还算有点冤枉，直接责任人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也必须为失败埋单。除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得以留任外，其余高官大多被免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被赶出最高决策层，屈就到中国派遣军当了参谋长。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部长桥本

群均在劫难逃，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大佐被下放到志野军事学校做了个闲职的副校长。

最后轮到了荻洲立兵和小松原道太郎。1939年11月6日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羞愧难当的小松原最后选择了在第二十三师团阵亡官兵的墓地前切腹自尽。还好小松原到阴间很快就可以重建他的第二十三师团，几乎所有军官和士兵都先他一步在那里候着呢。东八百藏中佐去得最早，应该能抢到一个前排位置。

在广田弘毅内阁确定的“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总体方略之中，原本主要由陆军主张的“北攻苏联”是排在优先次序的。但是诺门坎战役彻底刺痛了日本，“北攻苏联”派至此开始势弱。

有人愁就有人欢乐。诺门坎战役对朱可夫来说可谓是“初出茅庐第一功”，他凭借出众的军事指挥能力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也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和信赖。回到莫斯科的朱可夫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当被问及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时，朱可夫答道：“日军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作战人员受到过良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犹豫，是合格的军人。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墨守成规，非常自负，因此是不合格的。”

一战成名的朱可夫，自此前途是一片光明。他不但荣获“苏联英雄”的称号，还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朱可夫作为消防员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开始了其辉煌的军事生涯，并凭借赫赫战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

在遥远的欧洲还有一个失意者。就在德国和苏联已经就条约达成一致意见的8月21日夜，犹豫再三的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晚上

23时拨通了一个日本好朋友电话，告诉了他德苏即将签约的消息。气愤的日本人在电话里向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强烈抗议。抗议早在里宾特洛甫的预料之中，他很绅士地对日本朋友道了声“晚安”。

这位日本朋友并没有罢休，他起身出门，连夜叩响了德国副外长巴伊图泽卡的家门，要求副外长对苏德签约做出合理的解释。当天傍晚，这位日本人直奔柏林国际机场，拦住了正要起程去莫斯科签约的里宾特洛甫，怒不可遏的日本人再次提出强烈抗议。里宾特洛甫只好狡猾地告诉日本人：“实在抱歉。因为日本外务省常常走漏消息，考虑到你所持的立场，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

这个被称为“公鸡中的战斗鸡”、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日本人，就是当时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

眼看着里宾特洛甫的专机腾空而起，消失在茫茫天际，一直为德、意、日三国结盟而殚精竭虑的日本大使，顿足捶胸，欲哭无泪！

| 第二章 |

三国同盟

臭味相投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也是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实质上来说是一次同盟战争，作战的双方就是所谓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参与战争时间最长的中国，就属于最后取得胜利的同盟国阵营。

中国有句俗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轴心国三大主力选手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的“失意”之人。德国作为战败国理应受到惩罚，但《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的惩戒过于严厉，使得德国上上下下充斥着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同时也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意大利倒是战胜国，但在巴黎和会上备受英法等国歧视，几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甚至连之前英法许诺的东西都没得到，可谓郁闷无比。日本表面上好像占了便宜，但随后不久的《华盛顿海军条约》不仅使日本被迫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既得利益，也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规模，日本对此同样是心存芥蒂、耿耿于怀。

经过战后20年的演变，在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已经逐步实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日本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国家，但也已经完全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自己所处国际地位日益不满的“弟兄仨”都有着“伟大”的奋斗目标：希特勒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屈辱复仇并称霸欧洲；墨索里尼要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将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而日本的目标就是在西太平洋称王称霸，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炮制出伪满洲国，因为得不到国际联盟的承认并遭到一致谴责，愤而在1933年3月27

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几年后，日本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相继主动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日本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尴尬境地。

无独有偶，就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半年多之后，1933年9月19日，不断扩军备战的希特勒痛斥《凡尔赛和约》，公开谴责国际社会把德国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虽然日德两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但他们都强烈反对当时维系国际社会关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因此在国际社会上双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他于1935年10月发动了对非洲唯一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即使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可蹩脚的意大利人还是用了7个月才征服了非洲土著的大刀、弓箭、长矛，备受国际舆论谴责的意大利也于1937年12月12日向国际联盟“挥手说拜拜”。

一个好汉三个帮，秦桧也有仨朋友。即使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样对世界充满敌意、以侵略为基本国策的国家，在放眼四周皆冷眼的情况下，也会主动去寻找同盟者“抱团取暖”。“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个老王八”，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和日本于是就互相盯上了对方并开始频频暗送秋波。

在德国与日本结盟之前，希特勒倒是先和自己的近邻意大利勾搭上了。由于双方在思想和地缘上的接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随即开始频频接触。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为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德国即积极展开争取意大利的外交战。为此希特勒慷慨陈词：“地中海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海，意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权。”一个月后，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诺伊拉特签订了一项所谓的《十月草约》。尽管这一草约尚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标志着两国狼狈为奸的开始。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对外

公开承认，德意两国已有一种协定存在。由于罗马和柏林都处在同一条经线上，墨索里尼第一次使用了“轴心”这一名词，这也正是后来“轴心国”称呼的由来。

这时候，一个被希特勒称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真正纳粹党人”的小丑人物闪亮登场了——他就是在前面诺门坎战役一章末尾亮了亮相的大岛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什么痕迹的大岛浩是将日本推向深渊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要说大岛浩对德国亲近也有渊源。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也是个纯粹的军人，年轻时还是陆军大尉就曾经留学德国，对德国陆军的训练和教育感受颇深。受父亲的影响，大岛很小的时候就必须每天记住10个德语单词，据说每逢星期日和冬夏两个假期，大岛总是被父亲送到德国驻日使馆人员的家里去感受德国人的生活，连玩的游戏都是德国式的。这也使得大岛浩尽管后来在“陆士”和“陆大”学习成绩都很一般，但是德语出奇地好。好到比说日语还好，因为在家里，大岛浩从来都将德语当作第一语言。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大岛浩学习也挺用功，因为太刻苦了，害了胸膜炎，在陆军幼年学校病休了一年，不然在陆军士官学校就会成为东条英机的同班同学了。虽然“陆士”比东条晚了一届，但是由于东条考了三次“陆大”才被录取，因此二人在上“陆大”时都是第二十六期。上学期间，大岛和东条关系一直很好。

1921年，大岛浩出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来到了他孩提时代就无比向往的圣地柏林。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的大岛浩受到了德国军方的热情款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是交战国，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就是大岛浩的父亲大岛健一。德国在山东与日本的战争中战败，很多德国士兵被俘虏。这些俘虏被押解到日本后，在大岛健一的关照下受到了良好的优待，因此大岛健一在德国军人中享有较高的声

誉。人都是会怀有感恩之心的，这会儿“恩人”的儿子来了，大家自然要另眼相看了。

大岛浩对德国的热爱和崇拜，使得他把自己的言行完全德国化了。他的军服要在德国军官常去的服装店制作，帽子是德国陆军的样子，大衣也是开胸很大的德国式。除了个头比较矮小之外，大岛的一切简直跟德国军官一模一样。在日常生活上大岛也完全德国化，他喜欢喝德国造的樱桃酒，喜欢吃德国腊肠，但是从来不喝威士忌，因为那是“英国货”。据说他唱日本歌曲很蹩脚，唱起德国歌曲来就字正腔圆，看来精神有时候也能够影响和改变物质的。其间，大岛曾短期回国。1934年3月，他再次回到德国出任驻德使馆武官，开始了10余年为日德军事同盟而奔波的漫长历程。

大岛浩即将第二次前往德国赴任之际，陆军参谋本部特别要求他认真观察苏德关系的动向并搜集该方面的情报。苏联一直是日本陆军最大的潜在对手，而德国恰恰和日本同时处于苏联的东西两个方向，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德国对苏联态度是极其重要的。陆军参谋本部首先考虑的是，日本和苏联未来终有一战，一旦日苏两国开战，德国能否予以积极的帮助和协作的问题。

1935年春天，德国亨克尔飞机公司负责向日本陆海军出口工作的哈克试探性地问大岛浩：“不知贵国是否有意与德国缔结军事合作条约，来共同对付苏联？”哈克接着解释，“当然这只是里宾特洛甫的个人想法”。早就无比崇拜德国的大岛浩闻听此言，怦然心动。同年10月，在哈克的家中，他第一次见到了里宾特洛甫。两人可谓是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之后两人详细密谈了关于缔结军事条约的相关事宜。回到使馆后，大岛浩立即将此信息报告给参谋本部，同时提议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缔结军事条约。

日本人对德国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这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尤其是陆军更是如此。尽管日本看起来像一个海洋国家，之前英日两国还曾经有过不短时间的同盟关系，但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就一向喜欢自称为“东方普鲁士”，而不以“东方不列颠”自居。希特勒在欧洲迅速崛起之后，其短时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更令日本人叹服不已，所以他们对德国的能力几近迷信。服部卓四郎曾经说：“大本营与政府均确信德国不败，这是事实。他们认为德国虽不一定战胜，但绝对不会战败。举凡日本的开战决心及战争计划等，都是在此观念之下形成的。”至于德国也会失败，则是他们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早已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偶像德国人就曾经败在自己手下。

人一旦形成了某种观念就很难改变。即使1941年希特勒在莫斯科城下折戟沉沙，开始盛极而衰时，日本人对德国的信心也不曾动摇过。基于此种想法，日本人决心与德国同生死、共命运，并且确信只要德国不败，日本当然也不会败。反言之，假使日本不与德国合作，如果德国胜利了，日本将丧失分享胜果的机会。最让日本人害怕的是，一旦德国与英国、美国和解，日本将被迫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还是先抓住它为好。

因此，在收到大岛的报告后，日本陆军的表现堪称积极。为了摸清德国方面的真实意图，日本参谋本部一个月后就派出德国情报组组长若松前往柏林，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举行了会谈，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不引起苏联和西方各国的过度反应，双方认为以世界上普遍倡导的反共名义更好一些，并很快草拟出一个共同的防共协定。

若松将在德国期间会谈的情况详细向参谋本部做了汇报，但始终与若松一起行动的大岛浩却根本没有向大使馆报告。后来得知此事的大使馆参赞井上庚二郎提出了强烈抗议，大岛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

满不在乎地对井上说：“此事属于统帅权范围内的事，理所当然的是武官的工作。”言外之意是，你小子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其实在陆军面前别说是外务省，连内阁都畏惧退让九分。加上当时准备出任内阁外务大臣的有田八郎是个老糊涂，竟然对大岛主张日德两国合作的态度表示赞同，还对大岛越俎代庖继续包揽协定谈判工作的事情给予默认。按道理，这样的国家大事，本应该由驻德的外交官来承担的。

就这样，在1936年11月25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由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共同签署生效，德日同盟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宣布的内容，不过只是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预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反共产国际协定》附有一秘密“附约”，规定德日双方不得与苏联签订任何政治性条约。假使有一方受到苏联的攻击或攻击威胁，另一方不得采取减轻苏联负担的任何措施。这也正是之后大岛浩听到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恼羞成怒的主要原因。

准确地说，这一协定还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但是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露骨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存有更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

《反共产国际协定》缔结后的第四天，11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就公开谴责了这一协定：“公布于众的防共协定不是什么为了对付第三国际的协定，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只不过是其他秘密协定的一种掩护而已。”言外之意，这一协定针对的就是苏联。对这一协定，不仅苏联反应强烈，美英等西方国家也投来了不安的目

光。就此，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了声明，“防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以此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表示了不安。

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赞成这一协定的签署。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预感到这一协定将来很有可能转化为军事同盟，这样日本未来就可能与英、美、法三国为敌，这对日本是极其不利的，因而激烈反对日本与德国缔结协定。

吉田认为日本军部高估了德国的实力。在吉田眼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他们不可能有超过美、英、法三国的实力。他提出美、英、法三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殖民地，在人员和资源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其综合实力不容小觑。吉田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提出建立新的“英日同盟”，不识时务的吉田因此被免去职务，回家休息。

希特勒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另一个好兄弟墨索里尼。果然，1937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国轴心初具雏形。这个协定成为后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简称《三国同盟条约》）的基础。

其实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发展很慢。首先是两国离得太远，想串个亲戚都不容易。再者两国也很忙，各自忙于各自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顾不上这档子事。

在协定基础上建立军事同盟的构想，从1938年开始具体化。随着德国实力的日益增强，希特勒逐渐将目光转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阻止可能来自英国和苏联的干涉，德国打算利用日本在亚洲牵制这两个国家。

1938年1月，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的松讷贝格别墅向好朋友里宾特洛甫问候新年。寒暄落座之后，一直致力于与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的里宾特洛甫满怀深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大岛当然是来者不拒。此后，两人即围绕缔约问题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其间，希特勒为了讨好日本，给两国缔结军事协约让路，在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从5月23日决定逐步撤回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德国的举动大得日本特别是日军陆军的欢心。偶像和榜样能这样主动献殷勤，那是多么光荣而令人自豪的事情啊！

1938年7月14日，日本驻意大利使馆武官有末精三突然接到大岛浩的电话。使馆武官一般都兼具间谍的职能，大岛浩在电话里要求有末在两天后，7月16日到布达佩斯的盖莱尔特饭店见一面。大岛浩没有告诉有末具体内容，只说事关重大，见面详谈。按约定时间到了指定地点，走进饭店的不仅有大岛，后边还跟着陆军参谋本部的笠原幸雄。

做贼心虚。三人觉着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看自己，最后只好跑到停放在有树林掩蔽的庭院中心的汽车里密谈。在车里，大岛浩神秘兮兮地拿出了一本册子，告诉两人：“这是德国提出的有关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结盟的具体方案。这次的方案不只是针对苏联，而是对各国而言的。主要意思是，当三国中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另外两个国家要互相支援，包括武力援助。事关重大，不便发电，所以还是请笠原君亲自带回东京。”

有末精三立即回答说：“意大利与德国、日本的情况不同，恐怕其国内形势使之难以同意加盟。”

大岛浩表现得很不耐烦，瞥了有末一眼说道：“里宾特洛甫说，戈林元帅和墨索里尼总理是铁哥们儿，绝对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大岛浩还叮嘱两人：“此事绝密，绝对不能外传。”

“但，对大使也……”有末精三刚要发话，马上就被大岛浩打断：“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同国内的一切交涉都要通过我。”最后，有末好不容易才征得同意，可以将此事告知使馆海军武官一人。这时候的日本驻德国大使已经换成了今后还要经常出场的东乡茂德，对于大岛背后搞的这些“大”动作，东乡大使连屁都听不见一个。

里宾特洛甫之所以越过大使东乡，直接与一个武官进行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谈判，是因为东乡和吉田茂一样不赞同日本与德国结盟。要说这东乡也真有点不够意思，他年轻时在德国曾经和一个德国建筑师的遗孀邂逅并一见钟情，后来还冲破重重阻力结了婚。但是女婿也不一定就向着老丈人，作为一个比较清醒的外交官，东乡知道日本与德国结盟的危险。之前双方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时，东乡就颇有微词，他的原话是：“希特勒的过激行动终将成为引起欧洲乃至世界大乱的根源，因此日本与之结盟并非上策。”

纸终究包不住火，东乡后来还是知道了大岛与里宾特洛甫勾勾搭搭的事。当了解到谈判业已获得相当进展时，愤怒的东乡立即电告了外务省：“三国军事同盟很可能起到诱发欧洲战争的坏作用，最后日本也会被牵连进去，因而应取消结盟谈判。”

当时的外务大臣宇垣一成也是陆军大将出身，他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地给东乡回电说：“关于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问题，业已决定由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同里宾特洛甫进行联系磋商。”言外之意是，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别管了。东乡随即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委托武官处理军事以外的外交工作有悖于外交一元化原则。几天之后，东乡便被莫名其妙地调往了莫斯科。要不咱们也不会在前边诺门坎战役中看到东乡出来谈判了。

大岛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站着日本陆军。陆军对于推进这种趋势可谓是不遗余力。对德国的提案日本陆军的态度非常积极。把对苏战争放在首要位置的日本陆军，因为侵华战争损耗了很多物资和兵力，开始感到焦躁不安。特别是苏联，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大力支持，在远东也增强了军备，让日本陆军如鲠在喉。因此，日本陆军希望德国能够在西线牵制苏联和英国，以便补充对苏军备的薄弱。同时也期待此举能迫使英国和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

东乡被调走之后，1938年10月，大岛浩直接由武官升为大使，这在日本外交史上尚属首例。

同样在1938年10月，日本老牌轴心外交促进派白鸟敏夫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日、德、意三国结盟就此进入了快车道。

一般鸟都是有颜色的，看名字这“白鸟”就不像是什么“好鸟”。如果说大岛出身陆军提倡军事同盟还说得过去的话，这白鸟可是纯粹的外交官出身。1914年，白鸟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就进入了外务省，先后在中国满洲、中国香港、美国和德国的使领馆任过职。1930年，白鸟担任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部长，从此开始与军部来往密切，并受军部影响，就此开始主张实行强硬外交，积极推行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九一八事变之后，白鸟就站在关东军的立场上，积极主张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亦要独霸满洲。他还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就像美国为了修建运河而承认巴拿马是一个国家一样，我们承认满洲国也是为了建设它”。后来白鸟又先后出任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公使，断言斯拉夫人与日本人注定要在亚洲发生冲突。1936年，回国后的白鸟一直鼓动缔结三国同盟。他嘲笑民主已经过时，宣称“集权主义肯定将成为未来的政治哲学”。这时候让强硬派的白鸟出任驻意大利的大使，瞎子都能看出是到底想干什么。

1938年8月12日，日本外务省迫于军部的压力，向内阁会议提出了关于日德结盟的方案。此时是近卫文磨第一次内阁执政。外务省提出的意见是，明确将缔约目的限定在苏联一国的范围内。在11月11日五相会议上，内阁根据外务省的建议初步形成了以下意见：“本协定的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一国，即使将来英法等国站在苏联一边变成我们的敌人，也不要以英法等国为对象。”

外务省提议、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决议竟然遭到了大岛浩一个小小驻外大使的强烈反对。大岛浩表示，“倘若矛头只针对苏联，三国协定则难以谈判成功”。大岛浩代表的是日本陆军的意见，由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坚决支持大岛，内阁意见出现严重分歧。

对陆军提出的针对所有对手缔结协议的意见，反对最强烈的反倒是日本海军。因为这一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日本未来很可能要与英国、美国为敌，与英国、美国的战争肯定以海军为主导。此时登场亮相的就是战前日本反战的三驾马车：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无一例外的是，这三人都是海军“条约派”被清洗之后的幸存者——赞成与英国、美国合作的加藤友三郎之忠实信徒。

在陆军和海军这种对立没有得到丝毫缓解的情况下，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宣布倒台，这一事情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1939年1月5日，日本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受命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继续留任，关于三国同盟的矛盾对立面依然存在。

平沼首相刚刚把人凑齐，新开张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6日，德国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提出了缔结同盟条约的要求。半个月之后，1月19日，平沼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对与德国的结盟建议进行了研究，会议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

一、条约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根据情况变化也可以把英法等国作为对象。

二、在以苏联为对象的情况下，当然要进行军事援助，但在以英法等国为对象的情况下，是否进行军事援助及援助的程度如何，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三、对外宣布时则说是防共协定的延长。

可见此时的日本内阁政府对于缔结军事同盟还有所顾忌，说话也是遮遮掩掩，一副欲说还休的样子。

按说新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驻外大使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份儿。然而，大岛浩和白鸟敏夫联手对内阁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大岛在3月4日给外务省的回电中说：“谈判时若提出如此建议，只会招致德国和意大利的轻蔑和笑话。”他主张无保留、无条件地实现三国军事同盟。

大岛这一偏激的态度终于激怒了日本政府首脑。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认为大岛就是里宾特洛甫的走狗，他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天皇的外交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愤怒地提出罢免大岛浩的职务。在3月13日的五相会议上，米内大怒道：“政府已经提出了最后方案，但驻外大使固执己见，拒不执行，是何道理？”

即使如此，大岛浩依然毫不屈服，他再次申辩：“倘若不能结成军事同盟，本大使就辞职。如果我辞职，内阁恐怕也难免倒台。”一个小小的驻外大使就能有如此的能量？答案是有的，因为他的背后是日本陆军。连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都抱怨说：“大岛大使与参谋本部之间有什么电报来往，外务省一无所知。相反，外务省的电文却马上被陆海军获取，然后从中挑毛病来进行攻击。”

大岛和白鸟根本就不把政府的指示放在眼里，他们于1939年4月2日和3日分别会见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当被问到“万一欧洲爆发战争，日本是否有决心站在德、意一边参战”时，这两人立即拍着胸脯保证，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日本一定参战。

在日本国内的会议上，有田外务大臣提出“对两位驻外大使擅自代表国家对德国和意大利表态参战之言，必须予以纠正”，此言立即遭到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厉声斥责。板垣声称驻外大使代表国家，所讲之话不能收回！平沼骐一郎不敢惹怒军方，只含糊地表示“要用间接的方式取消两大使的表态”。米内光政再次强烈要求将擅自表态的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板垣的反对，依然未果。

这一事件惊动并惹恼了日本裕仁天皇。4月11日，他叫人把板垣叫进宫去，狠狠臭骂了一顿，指出俩大使擅自表示参战之意，触犯了天皇的“外交权”。骂完之后的裕仁也只有叹气，“现在的陆军让人很为难。总而言之，不到被各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到丢掉满洲和朝鲜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觉醒的”。到底是天皇，说的也基本都对，不过他说漏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看到日本扭扭捏捏，逡巡不前，希特勒等得不耐烦了，他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1939年5月，德意两国率先缔结了所谓的《钢铁条约》，这是德、意、日三国之间第一个军事性质的协定。

《钢铁条约》的签订虽然使德意军事同盟具备了法律的形式，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可以说是似有实无。不但没有成立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机构，甚至两国的参谋本部人员也很少接触。尤其是希特勒的很多决定往往都是灵机一动的想法，其本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事先都可能毫无所闻，所以更无法事先告诉墨索里尼。希特勒几乎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会向墨索里尼做一个礼貌的象征性“报备”。

德国的情报部门曾经向希特勒报告，凡是墨索里尼知道的事情都会通过意大利的皇室直接传到美国人那里。在德国人眼中，意大利人是最不能保密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不怕狼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有德国将领甚至提出，意大利对于德国实在是个包袱。如果意大利能中立到底，则对德国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如果消灭意大利需要十个师的话，那么保护他反而需要二十个师”。德国最后的失败也验证了一句名言——交友不慎害死人。

被天皇骂了也不打紧，出来之后擦干眼泪领着陆军继续干。但无论板垣征四郎如何强硬地主张缔结同盟，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均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在内阁会议上，双方争论高达74次之多，几乎到了无会不吵的地步。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曾经有8个日本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8个人毫不例外都是日本的陆海军大将，其中陆军3人，海军5人。米内光政就是海军5人中的一个。《时代周刊》在描述米内光政时这样说，他的外号是“白象”，指他的身材高大，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看起来刚毅而睿智。从敌人那里能获得如此的赞誉，反而在自己人眼里一文不值。作为对立面，日本陆军送给米内的外号是“金鱼大臣”，也就是华丽好看而不中用。

米内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尽管属于海军将领出身，但米内在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开阔视野，他懂得日本的利益取决于能否和英美这样的海洋大国合作。作为加藤友三郎的忠实信徒，他决心誓死捍卫前辈“大加藤”不与英美开战的主张。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的同盟军还有海军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

相比于米内的英华内敛，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有着巨大的热情却深藏不露，他以敏锐的智力、灵活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而著称。山本是一个富有魅力、充满活力的领导者，其个性在日本海军中极为罕见。他擅长行政并深谙政治，工作大胆而富于创造力。有人说，山本的头脑像“剃刀一样犀利”，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少校（此君在今后珍珠港、中途岛以及猎杀山本等剧情中都还要出场）在山本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武官期间，与其有着不错的私交，他在给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介绍山本时说，“他是一个受过完整基础训练的杰出军官，比日军统帅部里的任何其他军官都更有头脑”。

山本反对三国同盟的原因很明确，德国的目标是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德国结盟就意味着与旧秩序的守护者英美等国作战。鉴于当时日本海军的状况特别是海军航空兵的实际情况，综合日本与美国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不可能在以美国为对手战争和造舰竞争中取胜，也绝对没有必要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早在1937年7月1日，山本就对米内说，“三国同盟是一个令我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的问题”。

米内非常信任山本。他们两个早在海军炮术学校的时候就吃住在一起，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切磋剑道，锻炼身体。那时候他们还仅仅是日本海军的最底层军官，米内是海军大尉，山本是海军中尉。他们彼此了解并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也是山本战死之后米内出任山本国葬委员会主任的主要原因。在山本战死前一天，1943年4月17日，一直觉得惶恐不安最后才入睡的米内甚至神奇地梦到山本来向他辞行。

作为海军大臣，米内经常放手让山本去工作，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屋里看书。米内经常对人说，“有山本这样一个次官，工作实在是轻松啊”。每次开会回来，米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山本叫来，像下属向领导“汇报”工作一样把会议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山本，然后

两人共同做出判断和决策。山本也会坦率但毫无恶意地指出米内的缺点。他曾经当着面开米内的玩笑，“大臣的头脑也许不那么精明，嘴也不善于言辞，但是却有宽大坦荡的胸怀，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尽管私下里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但是在公开或者有人的场合，山本非常尊重米内，他从不坐下，而是站得笔直聆听米内的训示。当时担任日本海军省副官兼海军大臣秘书的松永敬介少佐曾经这样说：“如果说米内是斧子的话，那山本便是长矛。”

山本反对与英国、美国作战的思想，在“‘帕内’号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37年12月12日13时，就在南京沦陷之际，美国炮艇“帕内”号载着美国驻华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些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3艘驳船准备撤离烈焰四起的南京城。恰在此时，他们遭到了日本海军航空兵一个轰炸机中队的猛烈进攻。日军飞行员根本不顾炮舰上插着美国的国旗，直接对4艘船进行了轰炸。“帕内”号重伤，被迫弃舰，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包括舰长在内的48人受伤。此外，日军还攻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导致该舰起火。

“‘帕内’号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人。美国国内的鹰派人士甚至建议罗斯福总统立即向日本和中国水域派出足够的海军舰只，进行武力干预。美国驻日本使馆的格鲁大使向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递交了抗议书，甚至收拾好了准备离开的行李。为了避免事件升级，除了外交上进行斡旋道歉之外，日本海军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攻关措施。一贯主张对美妥协的山本五十六——当时的日本海军次官对外发表声明，“这次事件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日本海军对此诚恳认错”。同时下令将直接责任者海军第二舰队航空队司令官三并贞三少将撤职查办。山本亲自赶到美国驻日使馆找到格鲁大使，眼含热泪地进行了真诚的解释和道歉，奉上了一张2214007.36美元的赔款支票——这笔钱在当时足足可以造200架飞机。山本的诚意打动了美国人，

加上美国当时也真没有和日本开战的准备，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也不赞成美国介入战争，此事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冲突，最后不了了之。一直对此事高度关注的蒋介石大失所望。

米内和山本还有一个同盟军，他便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井上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自我标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同山本和米内一样，井上同样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从不屈服。在日本海军中曾经有这样的戏言。“又打败仗了吗？肯定是第四舰队吧？哦，果真是第四舰队呀！”这个善打败仗的第四舰队，其司令官就是有“日本最后一个海军大将”之称的井上成美。

在战术上很蹩脚的井上被誉为日本海军中的“赵括”，但曾经是海军兵学校“次席”的井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一个地地道道的睿智。他曾经警告说：“希特勒把日本人视为缺乏想象力的劣等民族，认为只有作为德国的爪牙来利用的话倒还聪明伶俐，是有用的国民。”井上提出，日本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英美等国，海军需要美国的钢铁和石油，和英国开战基本等同于和美国开战，而从“陆强海弱”的德国那里除了几艘U艇之外，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他曾经讽刺急于签约的陆军：“陆军自封为中流砥柱，却不知所谓的中流砥柱只不过是黄河中几块妄想阻拦潮水东流的顽石而已。”他的看法比山本还悲观，“三国同盟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米内、山本和井上毫不例外都属于海军中的“条约派”，他们都奇迹般躲过了“舰队派”实施的“大角清洗”。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他们得不到日本海军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在日本海军省，包括军务局第一课课长冈敬纯大佐、柴田胜男中佐、作战课神重德中佐、第二课藤井茂中佐等大多数中下层军官都是亲德派。米内所能做到的就是每次开会回来，只把内容告诉山

本和井上，而对基层军官则守口如瓶。他们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样做只会让基层的怨气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彻底爆发。

在1939年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征四郎陆军大臣主张立即缔结三国同盟，并率先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这是全体陆军的意见”。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听了板垣的发言后，回头反问海军大臣米内：“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和英、美、法开战。而一旦开战，80%的任务将由海军执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法海军开战，我们有把握取胜吗？”

米内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日本海军本来就不是为了这一目标而打造的。一旦打起来，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对我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说完之后，米内还觉得不过瘾，马上又追加了一句，“日本海军要是打德国和意大利的话，倒是没什么大问题”。米内的话，气得一边的板垣征四郎吹胡子瞪眼，恨不能上去一脚把“米内”给踢成“米外”。

8月21日，米内告诉板垣，如果陆军想要缔结同盟，他将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根据日本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规定，海军大臣辞职且不推荐后任的话，同样可以使内阁垮台。米内的意思很明显，真不行，老子跟你同归于尽！你一个小小陆军中将，老子堂堂海军大将跟你同归于尽，还觉着亏呢！

米内敢如此大胆地抵制陆军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许。裕仁的海军秘书平田升中将向米内传递了天皇的本意，裕仁赞赏海军的反对态度，他认为“海军的行动拯救了日本”。

这样，海军，准确地说是海军高层，就成为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攻击对象。社会上到处传言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米内的主意基本都来自山本，因此，好斗的山本五十六便成了众矢之的。激进派

纷纷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绊脚石”，是“亲英美分子”。就连山本参加一次英国大使馆的电影晚会也受到了大肆攻击。

在一个右翼团体的决议中，还有专门针对山本的内容。要搜集山本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伎梅龙之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极右分子曾经传话给山本，要向全社会揭发他的私情，山本听罢，大不以为然地说：

“难道你们不拉屎放屁吗？假如你们之中有人不拉屎放屁，也从未和女人有过云雨之情的话，我倒要见识见识，听听他的高论。”当时日本军人到艺伎馆寻欢作乐也属于家常便饭，看来这一招也不灵啊。

侧翼迂回不行，就改正面进攻。当时日本海军省就经常收到右翼分子送来的“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等。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这分明就是对山本的死亡威胁。

海军内部中低层军官也是亲德派居多，反对三国同盟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人在战斗。现实的问题是，最后连“三驾马车”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了问题。在陆军无法无天、暗杀成风的年代，首相都一个接一个像杀猪一样被宰掉，何况你一个海军次官？山本已经成了激进派少壮军官的刺杀目标。

为了保护山本的安全，警察不得不荷枪实弹地守卫在他的官邸周围。自1939年5月以后，山本就已经做好了随时遇刺的准备。他将办公室的私人物品全部搬回了家里，每天都要换上新的兜裆布，以便按照日本的习俗在被杀掉的时候干干净净走人。山本和米内都预先写好了遗书，山本的这份遗书是后来他在布干维尔岛前线战死之后，人们于

海军次官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的。有一次，他对军令部的泽本赖雄说：“即使我被杀死，海军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新的海军大臣会说同样的话。再换五个、十个海军次官，海军的立场也丝毫不会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山本完全错了，换个人马上就一马平川，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三驾马车”那样的见识和魄力。

为了更好地保护山本，米内光政只好在卸任前利用职权把山本五十六派遣到联合舰队当了司令官，刺杀者要想游到“长门”号战列舰上去刺杀山本，那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奇袭珍珠港。

让板垣、大岛、白鸟一众亲德派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真真切切被德国和里宾特洛甫给涮了。这边他与大岛浩勾勾搭搭，那边却又与莫洛托夫眉来眼去。原因很简单，在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又盯上了波兰。

盲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使得大岛竟然对这一动向毫无察觉。然而，德国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英法等国的警惕，导致英法对德国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试图通过与苏联结盟来孤立德国。德国也想到了这一点，立即改变策略，选择苏联作为盟友以对付英法两国。这使得之前大家一致憎恶的苏联反而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处在一种既可选择英法为友，又可选择德国为友的有利地位上。1939年8月23日，苏德突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附件秘密协定双方共同瓜分波兰。加上7月下旬美国通告日本《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8月28日，两面不落好的平沼内阁无奈总辞。

这才有了前文诺门坎战役末尾的那一幕。之后，哭都哭不出来的大岛只好叫上白鸟哥一起打道回府，三国同盟再次成为悬案。

“三驾马车”在这段时间的反缔约表现，后来被史学家称为“海军良知”。随着平沼内阁的倒台，米内离职去了海军参议院，山本去

了联合舰队，井上更是以中国舰队参谋长的身份去组织重庆大轰炸祸害中国人去了。“铁三角”终于人去政息。

被德国欺骗的不单单是日本人。苏德条约的公布使亚平宁半岛上的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齐亚诺也郁闷无比。这么重大的事情，希特勒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其实他们也不好好想想，要是什么事都跟他们商量的话，那还叫希特勒吗？这也预示着德、意、日三国同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

近卫出山

1939年9月1日和17日，德国、苏联从东西两面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随即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对德国宣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4日，5天之前（8月30日）成立的阿部信行内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对外发表公开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

阿部内阁认为，日本侵华战争久拖不决，蒋介石政权偏安一隅，依然屡败屡战，拒不投降，关键就在于苏联以及美、英、法等国明里暗里支持。现在欧洲战争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各国的注意力势必转向欧洲而无力顾及远东，这或许正是结束侵华战争的天赐良机。如果侵华战争得不到彻底解决，大量兵力滞留中国战场，日本也无力展开新的大战役。因此，内阁决定，暂不介入欧洲的战事，待侵华战争解决后再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军事竞争。

阿部内阁声明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日本的注意力在亚洲，暂时没有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打算。虽然之前遭到了德国无情的背叛，但日本陆军中，不放弃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同盟初衷的人，仍占多数，因此对阿部内阁的这个声明非常不满。

比起之前短命的平沼骐一郎内阁，阿部内阁的寿命更短。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阿部内阁缺乏有力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阿部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维持《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前美国已经预告该条约到1940年1月26日期满后自动失效。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时限制乃至全面禁止对日物资的输出，其结果不仅使日本无法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日本国内经济也势必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阿部慷慨地让出了所兼外务大臣的位置，起用了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出任外务大臣与美国进行交涉，但同样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阿部还企图利用汉奸汪精卫“以华制华”，但照样也是进展缓慢。加上在政府机构改革上手法笨拙，阿部内阁很快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本来就能力欠缺的阿部信行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在巨大的倒阁压力之下，仅仅4个半月之后，1940年1月15日，阿部信行内阁无奈总辞。阿部本人随后也只好去汪精卫的南京做了特命全权大使。

搞定了阿部，陆军再次呼吁近卫文麿出马组阁，遭到了近卫的第二次拒绝。内阁也不能空着没人管，1940年1月16日，天皇授命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组阁。之前一直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米内光政终于走上前台，成为日本第三十七届首相。

被陆军戏称为“金鱼大臣”的米内自幼家贫，小时候当过报童，送过牛奶，后来先后进入“海兵”和“海大”学习，成绩一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语极其出色的米内先后到俄国、波兰和德国任职，回国后先后任“扶桑”号、“陆奥”号战列舰舰长，1925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0年晋升中将。由于在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中表现出色，1937年4月米内晋升海军大将。

学识渊博的米内爱书成癖，喜欢安静，对演讲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一生中唯一的演说只有寥寥461字，算起来，一辈子的发言可能都没有松冈洋右一次的内容多。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光头，今天看那些日本将领的黑白照片，基本都是秃瓢锃亮。米内在其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梳三七小分头的米内，从年轻时就喜欢戴金丝边眼镜，个子很高，皮肤白皙。与传统日本人不一样的特殊气质，使得他成为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心中偶像。据说在泡妞界，米内光政的人气大大超过了山本五十六。山本实在冤枉，赌博排在明石元二郎之后，是第

二，泡妞还是亚军，冠军被米内横刀夺走。米内的风流倜傥甚至影响到了后辈。据说米内去世之后，他的长子米内刚政经常会遇到很多自称是他小妈的女人，弄得刚政也非常郁闷。

1937年2月，米内出任林銑十郎内阁的海军大臣，林内阁倒台后，米内留任了第一届近卫文麿内阁的海军大臣。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米内一开始主张持谨慎态度，后来由于国民党军在上海主动挑起战事而转变了态度，支持了战事的不断扩大。日本军方内部有长达数十年的“北进南进”之争，海军一直力主南进。在米内的坚持下，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和南沙群岛。当时的海南不太发达，日军占领这里绝对不是来吃椰子或木瓜，而是将这里作为之后可能进攻东南亚的重要前进基地。

在短命的阿部内阁之后米内能够出任总理大臣，和裕仁天皇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德国的铁蹄正在欧洲肆意践踏，此时不仅仅是日本军部，就连日本国内的舆论导向也对日、德、意三国同盟充满期待，裕仁对此忧心忡忡。鉴于米内之前旗帜鲜明反对三国同盟的杰出表现，裕仁才决定由米内出面组阁。米内本人之前并没有组阁的打算，当天皇大声地向他宣布“朕命爱卿组阁”时，米内再也无法拒绝。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电击到一样”。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尽管对米内出任首相感到很不满意，但是解决侵华战争问题仍属当务之急。新年伊始，1940年1月1日的“解决‘中国事变’的绝密指导”中，陆军明确提出：“以1940年为目标努力解决‘中国事变’。”1月4日，陆军省的新年献词中也写道：“无论如何，今年都要彻底解决‘中国事变’。”

1940年3月30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联席会议，重点就是如何在1940年内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大臣畑俊六大

将、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总务部部长神田正种少将、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等9人，清一色的陆军巨头。会议最后甚至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日本就开始谋划单方面从中国撤军，除在上海、内蒙古等地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主力全部撤出大陆战场。

大本营陆军参谋种村佐孝在1940年3月底的日志中写道：“作为参谋本部，主要是全力以赴处理事变，陆军省方面气势汹汹，恨不得立即开始撤军”，“如果在年内不能解决日中战争，1941年起就开始自发地从中国撤退的方针已经初步确定下来”。

东京逐步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明智决策，迅疾遭到了中国占领军的强烈反对。吃到嘴里的肉，哪能这么轻易就吐出来？你们这些官老爷难道不知道这些地盘都是用生命换来的吗？在前线将士的眼里，东京的这帮官僚简直就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高层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代表人物就是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但不管怎么说，这无疑都是侵华战争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1940年3月30日，在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前后两任内阁的支持下，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汪伪政权。就在汪精卫宣誓就职的同一天，大洋彼岸的美国就做出了表态。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南京政府的建立，是一国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邻国。美国有充分理由相信，重庆政府依然会得到中国大多数国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今后美国仍然继续把重庆政府看成是中国政府，这是自不待言的。”4月1日，英国和法国也相继发表声明，不承认汪伪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发出了悬赏通告，以10万国币的高价收购汪精卫的项上人头。

欧洲在经过了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5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精锐的德国装甲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相继陷落。6月11日，就在法国即将全面溃败的危急关头，意大利趁火打劫，对英法宣战，像当初苏联对待波兰一样，从背后对法国发起突然进攻。6月17日，巴黎落入德军之手。6月22日，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在不到3个月内战败投降。德国的兵锋隔着英吉利海峡遥指英伦三岛，大英帝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欧洲的巨变对远东产生了重大影响。英、法、荷三国在远东地区广阔而富饶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却无人看管的熟果。法国、荷兰的崩溃使得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远悬海外的孤儿，亚洲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铜、铝、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任人捡拾的宝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当时世界上几大重要的产油地之一，一直缺乏石油的日本对其可谓是“垂涎三尺”！

中国战场对于日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正在不断地吞噬着日本那本不富裕的战略物资。1940年春天，日本政府正在为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担忧。英法两国的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因此，英法尽可能限制殖民地输出原料给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处在不稳定状态，美国随时可能禁运石油、钢铁等重要物资到日本。

忧心忡忡的日本朝野上下自然而然将目光凝聚到了南方。政府和军方均认为，随着英、法、荷等国在欧洲的败退，德国势力将迅速扩展南洋一带区域。日本对因法国、荷兰的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等问题必须迅速做出必要的对策。日本人的想法是，既不能将这一广阔的富饶之地置于德国的统治之下，也不能让它成为日

本最大潜在对手美英的势力范围。假如荷属东印度受到英国或美国的控制，则该地区对日本的石油供应肯定会受到限制，这等于把自己的咽喉完全暴露给了对手。换言之，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搞到手，日本就可以不再依靠美国的供应，实现重大战略物资石油的自足自给。

早在西欧战争还未打响之前，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就告诉报界，日本同南洋地区，尤其同荷属东印度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欧洲的战事把荷兰及荷属东印度卷了进去，将对这些经济联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日本深切地关注可能影响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任何演变。这天的《朝日新闻》说，如果荷兰卷入战争，结果不是英国最终控制东印度，就是荷兰政府可能避难到那里并吁请美国给予保护。言外之意，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都是对日本不利的。4月16日，日本驻荷兰大使向荷兰外交大臣提出了这一问题，荷兰回答说，“荷兰政府过去未曾，今后也不会请求任何国家保护荷属东印度”。荷兰驻日本大使也在4月18日向有田八郎做了类似的保证。

日本这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敏感举动，立即引起国外的种种猜测，大家认为这是日本试图谋划夺取荷属东印度的信号。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报界发表声明，对日本人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的命运与他们有特殊利害关系表示异议。赫尔强调，“采用非和平手段来改变那里现状的任何做法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提醒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最好是规矩点。

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5月11日，有田外相把他4月15日声明的抄件交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声称欧洲的事变使日本政府更加深切地关注荷属东印度的情况。他同时向荷兰大使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坚持其维持原状的态度。赫尔担心这可能预示日本将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他确信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寻找借口对那里进行干涉，于是在5月11日又在报上发表声明，提到了先前对尊重荷属东印度现状所承担的义

务。赫尔的举动对日本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关键是日本当时还没有做好入侵那一地区的准备。

良机稍纵即逝，陆军的“南进论”迅速抬头。东条英机的得意门生、日本南中国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立即致电军部：“当今欧洲之变化，希特勒所提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将急速发展。日本若是一直陷在日中战争的困局中，德国就会马上进军东亚，将英国、法国、荷兰的属地尽收囊中，到时候就轮不到日本出头了。所以当此之际，日本必须下定决心，尽快进军占领南方资源地区。”

相对于陆军的与时俱进和转变观念，日本海军历来倡导南进。就在德国进攻荷兰的5月10日这天，海军军令部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就提出，“日本海军要迅速做好对南方实施作战的准备”。5月11日，军令部就组织了以“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油田地带，英美两国参战”为主题的兵棋推演。

当时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在日记中写道：“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还有一个问题是，解决南方问题与之前一直提倡的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可谓是息息相关。中国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得通过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通向中国的道路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两条重要通道。如果能够占领这一地区，切断对中国抗战生死攸关的输血管，也会尽快迫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投降。

6月19日，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向奄奄一息的法国提出要求，暂时封锁法属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并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出现场检查员，以保证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法国政府于6月20日答复说，他们在6月17日就已经封闭边界不让供应中国的汽油和卡车通过，今后还将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许多其他物资，同时表示不反对日本派出检查员。6月

29日，由西原一策少将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谅山等地建立检查站。一直牛皮哄哄的法国已经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田地。

日本同时也向英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立即停止从香港和缅甸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内地。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声称，如果英国拒绝这些要求，日本军方将坚决要求政府对英国宣战。与这一威胁相配合，日军在邻近九龙租界的边界地区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犹如惊弓之鸟的香港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并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日本外务省明确提出了要求禁运的物资种类，如武器弹药、燃料、卡车及铁路器材等。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的谈话中还反复抱怨说，“日本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而英国却不像日本对欧战那样对中日战争保持中立”。

比起法国而言英国情况要好一点，毕竟英伦三岛还没沦陷嘛，英国面子也更大一点，日本一说就答应也太丢不起这人了。但实际上英国的实力及处境使其根本无力在远东与日本抗衡，英国决定寻求美国的支持。6月25日，英国向美国说明，自己不能独立无援地在两个半球进行战争，它在滇缅公路问题上正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共同阻止日本在远东的侵略无疑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驻美大使洛西恩向国务卿赫尔提出，如果美国也不想走向战争，是否由双方一起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赫尔回答说，“迄今为止所有有关妥协方案的建议，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的”，拒绝在对日妥协上与英国合作。但赫尔也表示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那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遭到德国的攻击。

看到英国磨磨叽叽不想答应，日本再次发出威胁。日本陆军省官员对英国驻日陆军武官助理直言，“拒绝关闭滇缅公路将肯定引起战

争”，日本报刊也充斥着对英宣战的激进言论。为了使日本不至于马上对他们的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动手，刚刚上任不久的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通俗点说，就是“不要脸了”。7月17日，英日双方达成协议，自7月18日起关闭对中国战场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3个月。当时的滇缅公路承运了从美国输入武器弹药的38%和从苏联输入的37%。重庆政府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此举“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无异是在帮助中国的敌人”。

德国在欧洲取得的累累战果让日本人嫉羨不已。在日本军部看来，法国已经败降，英国也正在为生存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战争资源，更待何时？看看人家希特勒，不到一年就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之前吆五喝六的法国不到3个月就歇菜了。再看看咱自己，都3年了，连个贫弱的中国也收拾不了，还把那么多人马陷进去不能自拔，丢人哪！就这，人家想和咱结盟，咱还扭扭捏捏地挑三拣四，不惭愧吗？

在日本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6月22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会上，那些不久之前曾力主从中国撤军的人一反常态，纷纷建议立即对南方地区采取断然行动，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6月25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召集陆军省全体人员训话，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坚决当上第三国”。之前一度沉寂要求缔结三国同盟的要求在日本国内重新强势抬头。

以前是德国追求咱，咱不答应，现在人家发财，成大款了，咱就要主动贴上去。在一片强烈要求与德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喧嚣声中，6月29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发表了题为“国际局势和帝国的立场”的外交政策演说，极力强调日本和德国合作的诚意。日本政府匆忙向德国主动提出，恢复之前中断的德、日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

7月8日，由原林銑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佐藤尚武作为特使，会同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佐藤声称，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等国的注意力，才使得德国在欧洲的战争进行得更加顺利，换言之，你能在欧洲横行霸道，也有俺的功劳。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像德国在欧洲正在做的那样。他提议双方今后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要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佐藤希望德国能够支持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扩张计划。来栖大使还强调，德国帮助日本加强在远东的地位对德国加强在欧洲的地位也大有好处。里宾特洛甫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把一年前三国公约谈判失败归咎于日本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漠不关心。

还好人家里宾特洛甫大人有大量，对过去的事情表示既往不咎，一切朝前看，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之前闹矛盾的双方重叙旧情，把酒言欢，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哪！

德国倒不是真的大度，里宾特洛甫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德国的侵略计划中，日本本来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德国需要日本在远东通过对马来亚、新加坡、法属印度支那的进攻给英国以新的打击，同时促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太平洋，以牵制和阻止美国在欧洲参战。里宾特洛甫慷慨地表示，希望日本将双方的合作建议具体化。很快，日本就草拟了一份协议草案，互相承让对方的势力范围，并同意将意大利也拉进来。

7月12日，德日双方代表在该草案的基础上制订了名为“加强日、德、意之间的协调一致”的计划，规定了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但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在会谈中明显表露出这样一种意思，就是同一个素来与德国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感到极度不爽。话没明说，但毫无疑问是针对一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首相米内光政和外务

大臣有田八郎的。换言之，要想合作得更愉快，日本必须把米内赶下台，成立真正对结盟有诚意的亲德新内阁。

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世仇，作为海军大将的米内，与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组阁之后的米内就一再受到陆军的掣肘，而陆军倒阁的种种活动，从他上台那一天就开始了。相对于陆军的狂热，米内和日本海军界的清醒人士认为，称雄世界数百年的大英帝国海军实力强大，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取得制海权，英吉利海峡是英国的天然屏障，制海权一日在英国人手中，欧洲的胜负就一日不敢做结论。来自驻英大使重光葵的消息也说，英国人正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誓死与德国人搏斗。美国和苏联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不完全明朗，现在就对德国积极表态为时尚早。

迫于国内陆军和舆论界的巨大压力，之前一直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也只好对德、日、意三国谈判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但以陆军为主体的亲德势力仍不满足。况且在短短的任期内，米内并没有就“解决中国问题”与英美两国达成任何协议。可谓芝麻没捡到，西瓜也丢了。日本军界决意彻底摧毁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

1940年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拜会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明确提出米内内阁根本不适合同德国和意大利进行谈判，改组内阁已势在必行，陆军准备倒阁并再次支持近卫文麿上台。可笑的是，陆军之所以支持近卫文麿重新组阁，并不是因为近卫德高望重和能力出众。在军方眼中，近卫是出了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军方就能牵着近卫的鼻子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陆军很快使出了撒手铜，1940年7月16日，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宣布辞职。米内首相还天真地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军大臣的人选，但陆军以提出人选有困难为由，予以拒绝。受到致命一击的米内光政只好

于7月22日黯然下台。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中，米内公开表示“内阁总辞的原因是陆军的种种阻挠”。天皇虽然不愿看到米内内阁被推翻，言语中也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陆军的立场。

畑俊六大将1940年7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参谋本部泽田茂次长来此，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盖章，逼我决定去留，无奈之下我只好辞职。”米内也算厚道人，即使被畑俊六点了死穴，在后来的东京大审判中，米内还是在法庭上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此乃后话，届时详叙。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经历了平沼、阿部、米内三个短命内阁之后，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一直蛰伏的近卫文麿重出江湖。

万众瞩目的近卫文麿再次走上前台，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内阁。在这个习惯上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另一位就是名气更大的强硬派，人称“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东条英机就曾经出任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次官。

以前老酒认为将日本带入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号称“二战三元凶”之一的东条英机，但后来看了很多资料，逐渐改变了看法。老酒以为，真正将日本带向毁灭的罪人，应该就是这个在日本享有崇高声望的“青年政治家”近卫文麿。在日本民众眼中，近卫出任首相可谓众望所归，可惜近卫在战前三次组阁，最后均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且每次都把日本往死路上送上一程：第一次，近卫内阁把日本领上了战争之路；第二次，内阁开始为战争加速；第三次，内阁将战争列车加至最高速，到达了悬崖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近卫奋力跳下了车，司机换成了东条英机。别说东条本身就不想刹车，就是想

刹也刹不住了。日本的战争列车只好朝着悬崖下边直落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持这种看法的不止老酒。政治家的英明或拙劣不能看他当时受欢迎、受吹捧的程度，而应该凭政绩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让后人来评说。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了上万人的综合评价后编辑出版了《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书中对近卫文麿的评价是“软弱、无责任感”，其总得分在日本历任首相中排名第一，不过是倒数的。在和平年代，一个政治家的无能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尚不至于让国家走向毁灭。但战争年代就不同，这也正是那些将国家领向战争胜利的政治家能够名垂青史的主要原因。对于在那个特殊年代三次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麿来说，他的人生或许只能用失败两个字来形容！他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更加不幸的是，他往往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优柔寡断，却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鲁莽冲动。

这也正如近卫在战后自杀前所言：“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近卫出身显赫，他的高贵血统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藤原家族，当时他的家族一度作为摄政王控制日本。日本的封建时代是由五大家族拱卫天皇轮流执政，也就是所谓的“五摄家”。其中“近卫”和“九条”是前两家，“鹰司”“一条”和“二条”是后三家——听着好像跟打麻将似的，只有五大家族才有资格出任摄政。从中世纪起一直到1947年“华族制度”废除为止，“五摄家”在日本的政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其中又以排在首位的“近卫家”最为显赫，他们要么可以把自家的女儿嫁入皇室，要么可以把天皇的女儿娶回自家。

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磨出生在最为高贵的“近卫家”。其父近卫笃磨是明治时代的知名人物，曾任学习院院长和贵族议长等要职。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8天就因产褥热去世，之后，笃磨又娶了小姨子贞子为续弦，而文磨一直将其姨母当成亲生母亲，直到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真相。在后母面前，近卫总是受到冷落，后来他感叹道：“知道真相后，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斥着谎言。”一定程度上，此事对近卫的未来人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近卫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也就是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嫡出的长子。正因为此，近卫从出生之日起，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其曾祖父为他的出生高兴得连连赋诗助兴。看着儿子歪歪扭扭地踉跄学步，笃磨就用一根绳子将小近卫牵上，生怕他摔倒。由于家族和天皇的深厚渊源，近卫文磨自幼深受“天皇家屏藩”的严格家教与训练，3岁起便由其祖母带着到皇室去参拜，尊皇尽忠的封建伦理思想在幼年近卫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04年1月，积极鼓吹对俄开战的父亲笃磨突然病逝，昔日门庭若市的近卫家刹那间变得冷冷清清。那些以前受过父亲关照的人全都换上了一副冷面孔，很多人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尽管年仅13的少年近卫继承了爵位，但家道的中落使得涉世不久的他深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奈和世态之炎凉。

中学时代的近卫曾经是个郁郁寡欢的文学青年。瘦高、留着两撇小胡子的近卫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在现存官方的照片中很少见到近卫的笑容，他也由此被人誉为忧郁的哈姆雷特，期间他甚至几度想辞去爵位，去当一名普通的民众。

1912年3月，近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10月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他主张礼贤下士，曾经买糕点送给贫穷的邻居，口头禅“乞丐也是宾客”更是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短暂的“大正民主”使得以前视政治为俗物的近卫开始逐渐关注政局。就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德高望重的“明治最后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相继病逝后，西园寺便成为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西园寺是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其一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是终生的好友，被誉为“日本民主的最后守护者”。西园寺当时正在和桂太郎交替出任首相，也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桂园时代”，可谓那个时期日本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巨人。西园寺年轻时曾向近卫的祖父学习过书法，和他父亲笃磨也是挚友。所以当某天身穿学生制服的青年近卫去拜访他时，面对故人之子的西园寺，睹人思人，备感欣慰。也许从那一刻起，西园寺就主动承担起将近卫培养成杰出政治家的重任。尽管两人年龄差了整整42岁，按辈分算也是叔侄，但贵为首相的西园寺对年轻的近卫却以“阁下”相称以示尊敬，可见其提携青年近卫的拳拳之心。西园寺当时绝对想不到，就是这个自己寄予厚望的年轻人背离了自己的政治目标，最后将日本带上了绝路。出身显赫的近卫有了贵人的相助，从此开始平步青云。

1916年，年仅25岁的近卫便晋身为公爵议员并进入贵族院。1918年12月，杂志《日本及日本人》发表了近卫的文章《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近卫将世界划分成英美的“维持现状”势力和德国等后起的“打破现状”势力。他写道：“英美和平主义实际上是利用维持现状之便的得过且过消极主义，与什么正义人道毫无必然关系。我国的理论家沉醉在他们宣传的美丽辞藻之中，认为和平即是人道。目前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德、意并无二异。本应打破现状的日本却高唱着英美和平主义，对国际联盟像祈盼福音一样渴盼仰止，实为卑躬屈膝，与正义人道相比实为蛇蝎而已。”他还指出，英国正在兴起对其他国家关闭殖民地门户的议论，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得不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从文中可以看出，近卫对西方民族优秀论世界观的反抗心理在很早以前就已成

型，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给予深切的同情。值得提出的是，近卫那时候就开始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相提并论，这也成为近卫后来力主结成三国同盟和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1919年，近卫幸运地随西园寺公望参加了著名的巴黎和会，在这里他邂逅了一个今后影响他命运的中年人，那就是稍后就要闪亮登场的松冈洋右。参加巴黎和会增长了近卫的国际见闻。归途路经上海时，近卫还应孙中山的邀请进行了会谈。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杂志和报端的政论文章，使从国外归来的近卫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1921年，刚届而立之年的近卫就被推选为临时议长，在政坛日益活跃的近卫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高贵的出身，超过一米八的身高，端正的外貌，使得近卫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近卫是未来作为首相领导日本的不二人选。后来的事实也真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1931年，近卫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任议长，开始进入国家的政治权力中枢。

对于关东军发起的九一八事变，近卫文磨是击节赞叹。他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并公开跳出来反对导师西园寺所主张的协调外交。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思想逐渐与西园寺的民主思想越来越远。“二二六事件”之后，冈田启介内阁垮台，西园寺公望为了抑制军部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向天皇推荐了他不听话的弟子近卫组织新内阁，被近卫以健康欠佳为由加以拒绝。接任的广田弘毅和林銑十郎两届内阁很快相继垮台后，举国公认继任首相人选除了近卫之外，别无他人。

1937年6月4日，近卫受命成立第一届内阁。时年46岁的近卫被称为“青年宰相”、日本政坛上“最年轻的首相”。巧合的是，54岁近卫自杀时，又被称为日本政坛自杀者中“最年轻的首相”。国内媒体

将第一次近卫内阁称为“青年内阁”“明朗内阁”和“阳光内阁”，多数国民期待着他能够成功打破日本社会沉闷无比的状态。在他们眼中，近卫是最最出色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恰恰不是。用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尽管“近卫感觉敏锐，可以快速地接受新鲜事物，但是总结能力几乎为零”。在此非常时期，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列强中最为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近卫有着高贵的血统、良好的教育和美妙的年华，曾因拒绝就任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但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实施对外扩张。天皇也曾对近卫十分满意，由于家族关系，两人亲切有加，近卫在天皇接见时经常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有时还边说话边摇晃着二郎腿。这一行为和一直正襟危坐的东条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由此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鄙视。

看似前途无量的近卫文磨，刚刚上台就把日本带上了毁灭之路。上任仅仅一个月零三天，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曾经做出过“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但在军部的压力下，近卫很快屈服，做出了对中国增兵的决定。由于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抵抗能力，日本就此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步步推进，军部的势力越发猖獗，近卫内阁也很快变成了一个空架子。在这一任期内，短视的近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把中日战争彻底引入了死胡同。

这一声明被后来的史学家评价为极端弱智的言论，证明了近卫在外交事务上的幼稚无知。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磨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不拿你当对手’的声明，为了不是

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因无力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9年1月4日总辞。当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时，近卫选择了不负责任地离开。当时的日本民众被告知，日军在中国每攻必克，每战必胜，所向披靡，因此很多人对近卫的辞职很不理解，我们进展这么顺利，为什么首相还要辞职呢？和后来一样，近卫的行动总是有始无终，他近乎鲁莽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控制力达到顶峰。

在三个短命内阁相继陷入僵局被迫下台之后，像是再做一遍梦一样，第二次近卫内阁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立。对于近卫文麿来说，与其说是他谋求去当首相，不如说是首相的位置在主动向他招手。

唯一强烈表示反对天皇对近卫任命的，恰恰是近卫的恩师西园寺公望。西园寺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像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但他的反对无效。几个月后，1940年11月，这个明治时代唯一的元老就去世了。

就在新内阁宣布就职的同一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近卫幼年的同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就谈到了再次成为风云人物的老同学。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原田沉思良久后，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从近处看，富士山全是岩石，简直是粗糙不堪。”紧接着，原田流下了眼泪，“在国家命运面临重大选择的危难关头，却选择这样的人来担任首相，真是心寒哪”。

的确如此。如果说第一次近卫任内发起的中日战争是为日本订下了一口棺材的话，现在近卫马上要让日本躺进去，然后再钉上几个钉

子，其中马上要钉的第一个钉子，就是很快要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钉子就是随后的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近卫执政的基本方针还在其《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论文的延长线上，即通过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手段，与英美等传统势力进行对抗。由于之前连续三届内阁都很短命，老换来换去也不是个事，因此裕仁天皇特地叮嘱近卫在物色内阁成员人选时要加倍慎重。

对于最重要的陆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人选，近卫分别选择了东条英机和松冈洋右。陆军大臣的决定权在军方，近卫几乎无法左右。不但如此，军方还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一个不赞成与轴心国结盟，也就是亲英美的人士出任外务大臣。近卫选择了自称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没有人会比他强的松冈洋右。有分析认为，近卫之所以选择松冈，是因为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中自己所阐述的“国际秩序构想”，与松冈倡导的外交政策在国际感觉上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从这一天起，东条和松冈就成为近卫制定和推行军事侵略及外交政策的左膀右臂。战后，日本史学界将东条和松冈并称为使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的两大元凶。

海军大臣由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出任，这显然也不太称职。东条和松冈赞成三国同盟且无比强硬，吉田反对同盟却胆怯懦弱，缺乏信心和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近卫选中的内阁人选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1940年7月18日，天皇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造访近卫私邸并出示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是“重新研究关于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同时与赞成我国国是的国家合作”。武藤章提出，陆军承诺以“新内阁”理解此内容为前提，将给予其“完全协助”。换言之，如果不按陆军意愿去做的话，你的内阁和米内内阁的命运将是一样的。

敕令下达后，7月19日，近卫在私邸荻洼庄召见了即将就任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荻洼会谈”。虽然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官方会议，但其对后来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势必将被记入史册。会议决定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四条原则是：一是强化德、意、日轴心；二是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争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消除和减轻来自北方的威胁；三是将南方英、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全部纳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四是尽力排除美国的干涉。这四条原则表明，“南进”已经成为日本当前将要采取的主要策略。

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正式就职。第二天，近卫文磨以“拜受救命”为题发表了广播讲话，声称在外交上将“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要自己主动去指导世界的变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称为了执行上述外交政策，“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在不断增强”。

与上述原则相对应，日本很快制定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随后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以及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成为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新起点。

1940年7月26日，组建仅仅4天的近卫内阁就研究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指导方针就是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完全国防国家。《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冗长，其要点是：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

早在侵华战争早期，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当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朝鲜。这次虽然仅仅增加了一个“大”字，但已经包括了整个东南亚，甚至

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广大地区。上述内容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要把侵略战争从之前的中国对外扩展。连中国都消化不了的日本，已经好高骛远地准备扩大战线，试图南进了。

近卫没上台之前，陆军省已经联合参谋本部根据欧洲形势的巨大变化开始着手，起草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7月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研究通过了这一提案，并在4日发给海军方面征求意见。此后，陆军与海军进行多次协商沟通，于7月22日，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联合提案确定下来。

在这份文件中，大本营陆海军部一致认为，即使德国不在英国本土实施登陆，德国的最终胜利也毫无疑问，这正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取得南方资源地带，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两国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态势之天赐良机。在制定《纲要》的同时，日本陆海军未雨绸缪，已经开始组织对南方地区用兵要地的实地调查、军事情报搜集和作战计划制订等。唯一存在异议的是，到底是将战争对象确定为荷兰一国，还是确定为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英荷两国，还是荷、英、美三国，一时还难下定论。

《基本国策纲要》一开头就指出，当前日本的第一要务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并列举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推进计划。在外交方面，《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加强与德、意在政治军事上的联合，谋求对苏邦交的重大调整”。另外，《基本国策纲要》在最后说明中还写道，“也许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美开战的情况，需要充分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在《基本国策纲要》通过仅仅一天之后，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按照军部的要求，会议无修改无条件地通过了军部提交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相比

《基本国策纲要》而言，《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将日本今后一段时期的各项任务完全具体化了。

可以说，在日本之前出台的无数个“纲要”中，《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无疑将给日本的前途带来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对英美的战争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样重大的国策调整，近卫仅仅召开一次联络会议，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完全确定下来。正如前面所言，他在需要谨小慎微的时候犯了鲁莽冲动的毛病。

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发表了著名的“皇道外交宣言”，第一次对外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明确表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为中国、朝鲜、日本、“满洲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澳洲、新西兰、印度及西伯利亚东部等地。真不怕把自己给撑死呀！

在这个人口近5亿、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的大圈圈中又分为三个层次：日本本国与“满洲国”、中国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战略国防圈。在经济上，由日本垄断“共荣圈”内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在军事上，通过占领南洋地区，利用其资源和战略基地与英国、美国进行争夺亚太地区霸权的持久战，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欲独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随后的解释中，松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要在政治上“共存共荣”，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独立”为目标，以“皇道的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经济集团。他还为日本的侵略行动找到了看似冠冕堂皇的解释：“日本正在扩张，看看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呢？问问那些美洲印地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为了配合进一步扩大的侵略战争，近卫首先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在近卫眼里，“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以来的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必须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新组织。早在未出任首相之前的1940年6月24日，近卫就发表了“拜辞枢密院议长，愿为建立新体制奉献绵薄之力”的声明，开始致力于建设新体制的“伟大”事业。

近卫这种建立类似于德国纳粹党一国一党制，在全国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的做法得到了日本陆军的大力赞同。他们认为，德国飞跃发展的根源就在于建立了纳粹党的独裁体制。国民在狂热欢迎近卫再任首相的同时，也对他提倡的新体制充满期待。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发表政论文章，为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摇旗呐喊。《读卖新闻》的评论提出，“以往半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想法和方法在日本现有的形势下是万万行不通的”。

用近卫的话来说，“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由于近卫在国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他提倡和建立的新政治体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日本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随着社会大众党首先解散加入新体制运动，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老牌政党也相继宣布解散。

1940年10月，近卫首相亲自出任总裁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开始以一党专政的模式统治日本。“大政翼赞会”的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等团体也纳入体制中来。在思想宣传上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倡导“一亿一心”“一亿总动员”。日本已经进入“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军事总体战体制。

抓完政治抓经济，近卫内阁同时公布了《确立经济新体制纲要》，提出进一步加强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建立“国民经济一体化的高度国防国家”，对金融、钢铁、煤炭等产业实行统制，统一分配工业、农业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政府发布了《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控制和监视全国8.4万家企业和500万工人，建立起对劳动力的统制和动员体制。可以说，日本已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好了扩大对外战争的准备。

1940年8月1日，格鲁大使在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建设东亚新秩序，肆意践踏美英权益、原则和政策。”格鲁从东京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即将展开的新的侵略活动”。

现在，终于轮到松冈外相跃马挺枪来搞定三国同盟了。

柳暗花明

好事多磨。在多次看似山穷水尽的磨砺之后，局势终于戏剧性地渐趋柳暗花明。在陆军一阵阵“不要错过公共汽车”的叫嚣声中，德、意、日三国同盟再次进入快车道。九一八事变之后大闹国际联盟会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的“国民英雄”松冈洋右再次披挂上阵，闪亮登场。

早在一个月之前，1940年7月初，松冈洋右就接到了尚未出山的近卫文麿发来的出任新内阁外务大臣的邀请，松冈闻言，心中窃喜。但老奸巨猾的松冈并没有立即答应，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地提出，应邀出山辅佐近卫的必要条件是必须赋予其“拥有外交政策的决策权和自主权”，这一明显过分的要求竟然得到了近卫的认可。从那一时刻起，松冈洋右，这个太平洋战争前夜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官，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被他自诩为“我行我素”的独立外交政策。

关于近卫对松冈的人事任命，包括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内的诸多高层人士均不赞同，连天皇都几次劝近卫要慎重考虑。裕仁曾就起用松冈询问前来晋谒的近卫首相：“起用松冈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你有这种思想准备吗？”天皇的话表示了对前景的忧虑。近卫又一次在需要慎重的时候做出了鲁莽冲动的决定，固执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近卫眼里，松冈一贯标榜的排斥英美传统势力，与自己的观点可谓是“臭味相投”。

在那些反对者眼中，松冈性格怪异，喜欢故弄玄虚，虽然足智多谋，但浮夸外露，好冒险，办事凭直觉。他的想象力丰富，经常说一些与自己内心相反的话，弄得大家是一头雾水。他一再向同僚保证他是亲美的，但提到美国时却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他自称不相信德国，却不断向希特勒献媚。他标榜反对军国主义，行动起来却比陆军

大臣和参谋总长还激进。无怪乎有人称他是一位神经不正常的“智力体操运动员”。 he可以和希特勒称兄道弟，也可以和斯大林勾肩搭背，并告诉斯大林“对于共产主义我比你懂得多”，他还可以跟罗马教皇谈论基督教教义，号称自己是纯粹的基督徒。很多人认为，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让疯疯癫癫的松冈出任外务大臣，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

松冈可不这么看。在对外事务中，松冈自信地认为，他既能充分利用两个轴心国达到日本的目的，又不致对它们承担过多义务。他告诉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意大利今后将从属于德国，但是日本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能保持独立”。松冈认为，日本应当利用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有利时机，对法国、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之，这样做可以最少地冒卷入战争的风险，同时获得最大的利益。松冈还认为，英国很快将被希特勒打垮，届时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也将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在松冈眼里，如果日本站在德、意一方进行积极的干涉和威胁，就可以阻止美国去帮助英国，这也正是日本的价值所在。

1880年3月，松冈洋右出生在被誉为“日本右翼政治家摇篮”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因做过一段海上贸易一度富有，但后来父亲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导致家道中落。1893年，年仅13岁的松冈被迫去美国西海岸投靠他做生意的叔叔。可惜遇人不淑，一句英语都不会的小松冈刚到美国就被叔父狠心地扔在了海岸上，要他自谋生路。如果松冈今天参加电视选秀节目一起“比惨”，倒是能博得不少评委分。

虽然诅咒一个小孩子似乎不太厚道，但是如果松冈就此消失，对于人类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也是松冈命不该绝，举目有亲却不被认的他被当地一家好心的美国人收养，他们还给松冈起了个英文名字，叫弗兰克。松冈先是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

奥克兰。在而后的成长岁月里，松冈发奋自强，刻苦读书。他坚持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为了赚到学费，他在餐厅洗过盘子，在农场种过地，也当过铁路工和管道工，还临时做过富人家的仆人。他甚至兼职去当主持婚礼的司仪——松冈绝佳的口才，可能就是当司仪时练就的。尽管在美国曾经受到种族和社会歧视，但松冈仍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俄勒冈州大学毕业，拿到了法学学位。这种曲折艰苦的成长经历，让松冈练就了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与求生技能，使他成为极力推动日本对外侵略的“国民英雄”。鉴于后来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所作所为，讨厌他的美国人给他起了一个“俄勒冈僮仆”的蔑称。

由于母亲病重，1902年，22岁的松冈回到日本，之前他在美国生活了整整9年。这点倒是和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有几分相似，里宾特洛甫也是年轻时候在美国待过4年，两人都因此自诩为“美国通”。虽然接受了近乎完整的西方教育，奇怪的是，松冈依然尊崇天皇，还对西方充满了敌视。回到日本的松冈曾对自己的朋友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当你和一个美国人在楼道里相遇时，美国人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他才会看得起你、尊重你，才会认为你和他的地位是平等的。”

与向来过分养尊处优的近卫相反，松冈每一步前进都经历了无数的艰辛。近卫喜欢吃美食、泡小妞，习惯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松冈最喜欢的不是女人，而是美酒。1904年，松冈参加了外务省组织的外交官资格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当时是130人参加考试，仅仅录取7人，而松冈在这7个人当中排名第一。从那时起，松冈洋右就开始频频活跃在日本的外交领域。

松冈有着天生的倾诉欲望，说起话来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珍惜每一次能够发言的机会，然后只管喋喋不休地大放厥词，根本不管别人爱不爱听、有没有听、听不听得懂，更不允许别人插嘴或打

断。在松冈眼里，你如果意见和他一致，你就是对的；如果不一致，那你肯定是错的。松冈与近卫最大的不同是，近卫几乎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而松冈几乎谁的意见也不听，因为他认为只有他才是对的。如果将近卫文磨比作哈姆雷特，那松冈就是一个东方的堂吉诃德。松冈的口若悬河为他赢得了“五万言先生”的光荣称号。他自己却心平气和地否认自己过于健谈，“说话啰唆意味着出尔反尔，但是我从来不这样，所以我说话一点也不啰唆”。英国大使对松冈的评价是：“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说话这么多却没有几句是真话的人。”松冈冗长的讲话往往会在结束时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演说很精彩，而是大家认为“终于讲完了，可以不受折磨了”，就像老酒平时听领导讲话一样。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罗杰率领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欧洲起航，远赴远东驰援。在上海附近，罗杰将几艘补给船放进了上海港。很快，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接到了俄国辅助舰进入上海港的电报，并在之后的对马海战中一举将敌击溃。那个向东乡大将发去电报的，就是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助理、年仅25岁的外交官松冈洋右。

在之后长达17年的时间里，松冈一直在中国任职，成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外交战线的一员“猛将”，并逐渐形成了“大陆主义”思想。对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松冈一度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松冈曾有幸参加了巴黎和会，在那里邂逅了未来的“革命战友”近卫文磨。战后，日本外交界的亲英美派逐渐占据上风，积极倡导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松冈在1921年退出了外务省。后来在老乡田中义一的推荐下，松冈进入“满铁”，开始从事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工作。1927年，松冈出任了“满铁”副总裁。

田中内阁下台后，松冈辞去在“满铁”的工作，回国致力于政治活动，开始与石原莞尔一起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猛烈抨击主张与欧美各国进行“协调外交”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松冈主张对美、英、法三国实施强硬外交，鼓吹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九一八事变之后，以松冈为团长的日本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悍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松冈发表了铿锵有力的“退出演讲”，可谓风头出尽，此节前文已有描述。

从日内瓦回国后之后，松冈再次回到“满铁”出任总裁，后辞职回家赋闲。德国与苏联的突然联姻，导致日本在诺门坎战役中承认了失败，同时使得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一向不甘寂寞的松冈在闻听此事，禁不住发出了一声感叹，“德国善于利用别国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违约也不干被他国利用的蠢事。和他们接近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上过当”。松冈此言可谓一针见血。此次出山，新任的外务大臣松冈就要承担起与德、意重新缔结三国同盟的重任。

不管之前已经深深地认为德国是背信弃义之人，松冈上任后，还是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德、意的结盟。松冈的如意算盘是，形成三国同盟，不仅可以减轻美国对远东的压力，而且能促使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新秩序”。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通过德国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邀请苏联加入日、德、意联合体系，形成欧亚大陆新体制的强大势力集团，以此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西半球形成对峙。第三步就是让美国屈服，并通过美国来解决“中国事变”。他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美关系。你就等着看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带着自己的“美好构想”，松冈开始为缔结三国同盟而奔走。

在8月1日记者招待会抛出“大东亚共荣圈”概念之后，当天晚上，松冈就约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向他急切表达了日本要求加强与德、意结盟的愿望。松冈指出，日本坚定不移地要把在中国的战

争进行到底，并寻机实施南进计划。奥特对日本要求缔结军事同盟的表态感到满意。

为了排除异己，松冈快刀斩乱麻地更换了40余名驻外大使或公使，清洗了外务省中的亲美英分子，为缔结三国联盟扫除了障碍。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其心腹好友、外务省顾问斋藤良卫博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德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斡旋日苏关系是很有可能的。若以德苏两国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也不敢再与日本为敌。”

前面已经提到，在“荻洼会谈”中，东条和松冈对于三国同盟是举四脚赞成，出席会议的第四个人却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就是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吉田继承了加藤友三郎的遗志，从米内、山本、井上手中接过了“反对与英美开战”的大旗，“坚决不同意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斜刺里杀出的吉田出乎预料地成了反对三国同盟的最后一座堡垒。

让松冈略感欣慰的是，尽管陆军是三国同盟的积极倡导者，但海军内部几乎所有的中下层军官也开始积极赞成日本与德国联姻，海军大臣吉田善吾已经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他的处境比当年的“三驾马车”还要尴尬，缺乏魄力的吉田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下属。

吉田还是找到了一个支持者，他就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在给吉田海军大臣的信里山本写道：“日美战争乃世界一大不幸。对帝国来说，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添新强敌，诚为国家之危机。日美两国两败俱伤之后，苏联或德国乘机扩张欲争霸世界，其时何国得以制衡？如德国获得胜利，我帝国以友邦而示其好意，然则德国未必将疲困的日本放在眼里，因为真正的友邦只有拥有雄厚的实力才能维持。帝国之受尊重而不断有讨好者，无非是因为我海军有强劲的阵

容。是故为避免日美冲突，两国应寻求万般之策，对帝国来说，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可惜的是，作为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长年驻扎海上，对东京的决策产生不了什么决定性影响。

吉田非常赞同山本五十六的观点，无奈内阁中来自近卫、东条、松冈的压力太大。陆海军少壮派军官开始排着队轮番登门造访吉田的官邸，给海军大臣施加压力。参谋本部一个少佐参谋在得知海军大臣反对三国同盟的消息后，在当天的值班日志上写上了一个字“呸”！辅佐吉田的海军次官住山德太郎中将是个敦厚老实之人，曾被人讥称为“海军女子学习院院长”，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身心憔悴的吉田患上了抑郁症，他甚至试图自杀。就在三国同盟问题于内阁中正式通过之前三个星期，9月4日，吉田海军大臣在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崩溃。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最后一个反战的吉田向近卫递交了辞呈，最后一堵墙终于坍塌。松冈的面前已经是一片坦途。

现在要尽快找到一个顶替吉田善吾的海军大臣，前提是他必须赞成三国同盟。在海军中一言九鼎的实力派人物，就是已经当了7年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亲王，海军的人事变动一般都要经过他的首肯。前面多次提到，伏见宫属于不折不扣的亲德仇英美派。此时的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曾是驻德使馆的武官，作战部部长宇垣缠少将、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大佐都是亲德派。为了给三国同盟扫清道路，伏见宫动用了皇族的威信，举荐了惯于息事宁人、窝囊到不能再窝囊的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

及川新大臣和板垣征四郎、米内光政都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却远没那两位有主见。在井上成美眼中，及川“既没能力也没原则”，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曾经被誉为日本海军中排名第一的“汉学家”，对工作毫无兴趣的及川成天研究的就是《论语》和《孟子》，再不就是埋头挥毫苦练书法——文化人哪！

留着花白寸头和浓密胡须的及川面相就很慈祥，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人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甚至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思想。从内心里讲，及川非常同情之前的米内和吉田，但他不想说也不敢说。和动辄千言万语的松冈相反，及川几乎不说话。有人说这是因为来自寒冷的北方，所以嘴从小就被严寒冻住了。及川认为海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不应该过多地关心和干预政治。及川不喜欢对抗并尽量避免一切辩论，他认为作为海军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和陆军竞争，以便获得更多的经费和物资。估计正是由于他的无能、胆小和无主见，所以才被推选为海军大臣，给三国同盟让路。要不，新大臣怎么不去选择“三驾马车”呢？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无比崇拜汉学，但侵略起中国来，及川却毫不手软。当年武汉会战时，他就是中国方面舰队的司令长官兼第三舰队司令。突破马当、田家镇要塞等战斗，及川可谓“功不可没”，并借此于1939年11月晋升为海军大将。

三国同盟就意味着未来要与英美作战，对英美作战的主力无疑是海军。作为海军大臣，及川的职责就是根据海军的战斗力的向政府提出合理的建议。如果有当年米内光政的毅力和决心，三国同盟也可能不会无疾而终。但及川同样面临来自陆海军基层军官的双重压力，老好人及川谁也不想得罪。及川认为，日本海军建设占用了国家军费的大部分，现在让海军主动提出来不和德国、意大利结盟，是因为海军打不过英国和美国，岂不让一贯与海军不和的陆军笑掉大牙？又如何去向国民交代呢？

苦思冥想的及川终于找到了三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一是如果海军不同意结盟，就会造成近卫内阁倒台，实在找不到新的首相人选了，只能先同意了，凑合着过吧。及川早已忘了两个月前陆军的畑俊六是如何毒杀米内光政内阁的。二是如果公开说海军打不过英国和美国，那绝对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肯定会影响海军官兵的士气。三

是如果不同意三国同盟，海军就可能得不到更多的拨款和战争物资，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堂堂海军大臣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命运，而仅仅是如何从陆军手中多抢点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看到这样的情景，老酒真的认为，日本最杰出的政治家在明治时代都死完了，留下了这样一群鼠目寸光的无能之辈。

作为海军大臣，光关起门练书法也说不过去。9月5日，及川海军大臣召集专题会议研究三国同盟问题。不研究也实在不行，那边陆军和松冈都撵着屁股催呢。会议由出名的“官迷”，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主持。海军省军务局局长阿部胜雄少将先说明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谈判经过。及川接着对自己准备同意三国同盟做了辩解，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缔结同盟条约。至于影响士气和争取更多经费的原因，在这种场合没法明说。随后及川要求与会人员就此发表意见。

首先提出质问的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山本提出，“参加三国同盟就意味着对美英开战。从现在已有飞机的数量来看，无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都不能满足开战所需的一半，需要加紧生产补充。加入三国同盟可能随时受到美国对生产所需物资的禁运制裁，生产不得不中止。没有所需飞机，联合舰队将无法完成任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省、部又是如何考虑的呢？”会场静穆了许久，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能回答山本提出的问题。

看大家都不发言，丰田次官就出来和稀泥：“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总的来说，海军还是赞成三国同盟的。”

军令部总长伏见宫立即发言附和丰田的观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赞成三国同盟也是没有办法的呀。”亲德派的老资格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随即代表军事参议官表态：“作为军事参议官，我们集体赞成

三国同盟。”而实际情况是军事参议官从来没有集体研究过这个问题，大角的意见仅代表他本人而已。

既然连皇室成员和海军资深人士都表了态，其后就再也没人敢发表其他不同意见。及川大臣趁热打铁地进行了总结：“经过会议研究，海军从今天起开始赞成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就这么轻易地定下来了。

海军会议结束之后，近卫首相亲自约见了山本司令官，想就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听听山本大将的意见。近卫说：“如果日美开战，海军的看法如何？”山本答道：“如果非打不可，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尚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拖上二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要缔结的话，那也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因此，我还是希望政府能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后来受到了井上成美的严厉批评，井上认为山本根本不应该表示还能够打上“半年或者一年”，而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近卫“根本就打不过”。

在柏林，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已经与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进行了多轮会晤。从里宾特洛甫和奥特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德国对日本的热情在不断升温，表面看其原因，就是希特勒对于让米内下台而由近卫接替感到满意，但真正的原因绝不在于此。希特勒在向英国试探和平失败以后，德国要迅速结束欧洲冲突的希望已经逐渐消失，长期作战已不可避免。英国的亲戚美国很可能要替英国出头。此外，德苏的伙伴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希特勒已经开始考虑先收拾掉苏联，因此柏林方面认为使日本作为远东的一颗重要棋子依附于轴心国是非常必要的。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向东京派出了特使施塔默尔。

施塔默尔辗转于9月7日抵达东京。9月9日，松冈与德国特使进行了首轮会谈。施塔默尔说，德国此时并不需要日本进行军事援助来对

英作战，而只是希望日本协助德国遏制美国。他向松冈保证，德国准备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只要求在经济上享受优惠和要求日本帮助弄到战略物资，德国也愿意充当忠诚的中间人，使日本和苏联弃嫌修好。但施塔默尔表示，德国尚未就此事同苏联交换过意见。9月10日和11日，双方又进行了两轮会谈后，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

9月16日，近卫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讨论。9月19日，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在皇宫召开。与苏联、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日本的决策过程往往冗长得令人困惑。不过，现在终于到了给天皇大人汇报的时候了。

参加会议的人，个个听起来是如雷贯耳，实质上却是一群无能之辈。他们分别是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其余还有大藏大臣河田烈、企划院总裁星野直树、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等。企划院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做企业规划的咨询机构，其实不然。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的生产和调配，日本于1937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为战争服务的这一机构，今后还要经常提到它。

“没有最废，只有更废”，除了上边的几个废物政治家，还有几个更加废物的军人：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参谋次长泽田茂，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整个会议过程当中，这么多所谓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海权国家，与遥远的德国这样一个陆权国家结盟是多么愚蠢。还是摘录一下废物们在会议上的蹩脚对话吧。

闲院宫：“加强日、德、意合作会给解决‘中国事变’带来什么影响？”

松冈：“缔结同盟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处于更加强有力的地位。虽已声明‘中国事变’由日本单独处理，但既然建立了同盟，就要有效

地利用德国，使之配合军方正在进行的日华间直接媾和谈判，我相信可以期待取得相当的效果。”

伏见宫：“对调整日苏邦交会有多大影响？”

松冈：“拟请德国居间调停日苏邦交。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有利，所以德国希望居间调停。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就曾问过斯大林，将来如何处理日苏邦交。当时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和我们就和，日本想战，我们也必战。由此可以判断，苏方对调整日苏邦交抱有充分诚意。德方认为调整日苏邦交将没有任何障碍，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

伏见宫：“由于缔结这个同盟，和美英的贸易关系势必更加恶化，最坏时，历来依赖美英的物资可能越发难以得到，今后可能引发的日美战争必然形成持久战。鉴于目前因‘中国事变’国力大为消耗，对于保持国力有何对策？”

近卫：“由于原来已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扩大了国内的生产，努力增加了储备。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对军、官、民的消费统制，物资集中使用于最急需方面，则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至于影响军需。即令有一天日美开战，也将能比较长久地应付军费，可以经受相当长期的战争。”

星野：“正如首相所言，大部分物资尚能保证战争的需要。如钢材、煤、铜等，最关键的是石油不行，特别是航空汽油是最大的弱点。所以设法保证从库页岛北部和荷属东印度取得石油是十分必要的。”

伏见宫：“一旦对美开战，海军将要挺身于第一线。那时军需石油虽可指望使用库存或从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等地取得，但如果

后两项没有保障，仅靠海军库存是不能坚持长期战争的。请问，长期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将如何补充？”

星野：“有关石油问题如前所述。一旦演变成长期战争，取得库页岛北部、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绝对必要的。另外，通过德国斡旋，从苏联和欧洲方面补充也很必要。总之，应尽一切手段取得大量石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伏见宫：“关于石油问题，大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取得石油并没有可靠的希望。还要提一句，对于依赖苏联供给一事不能抱多大希望，结局只能是取自荷属东印度，办法有和平和武力两种。海军希望尽量采取和平方法，避免引起和英美的战争。”

松冈：“在进行本同盟谈判时，取得石油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当时我曾就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石油问题询问过特使施塔默尔和大使奥特，‘现在占领着荷兰本国的德国对此将能做些什么’，德国特使回答说‘将做相当的努力’。另据施塔默尔说，德国这次在法国获得的石油量已超过德国去年9月到现在的耗油量，还有苏联也供应德国相当数量的石油，此外德国还能从罗马尼亚得到大量石油，因此德国对于石油并不担心。

“缔结本同盟的结果很可能导致美国对日实行禁运，这实在是我们最痛苦的地方。因此，我曾提议将德国石油让给日本一半左右。他们说‘将尽量想办法’。另外，关于库页岛北部石油问题也曾委托他们向苏联进行斡旋，希望苏联将该地石油的大部分或一部分让给日本。德方回答说，‘日苏邦交调整后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

伏见宫：“荷属东印度石油资本属于英美，荷兰政府已流亡英国，因此德国虽已占领荷兰本国，能自由支配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吗？”

松冈：“很困难。”

伏见宫：“即使由于美国参加欧洲战争而使帝国被迫参战，其开战的时机也应由我方自行决定，为此将采取什么措施？”

松冈：“条约上虽然明文规定日本有自动参战的义务，但美国是否已经参战，要通过三国协议来决定，届时将研究当时的事态，由我国政府自行决定。

“现在日本如果放弃中国的全部或一半，或许暂时可以取得美国的谅解，但将来它绝不会停止对日本的压迫。罗斯福是个大野心家，为了实现其野心必将不择手段，甚至断然对日宣战或参加欧洲战争也未可知。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经极端恶化，绝非略一讨好便能恢复。我们唯有对美国持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才有可能避免战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美国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东条英机：“陆军和海军一样非常重视石油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也就是荷属东印度问题。这个问题在组阁之初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即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关于荷属东印度，姑且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供应，适当情况下可以行使武力。”

松冈：“关于荷属东印度的石油问题已经开始谈判，防止美国形成对日包围的阵势是本条约的目的，现在我国只有持以坚决的态度才能有效地制止美国这个包围的策略。”

原嘉道：“对于三国同盟可能导致日美关系恶化，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松冈：“我再次强调，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对美国强硬是避免与其开战的最好办法。”

闲院宫：“大本营陆军部同意政府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国的提案。”

伏见宫：“政府建议缔结日、德、意军事同盟的议案，大本营海军部表示同意。但希望采取万全措施，尽可能避免日美开战。向南方发展要尽量以和平方式进行，避免引起同第三国的无谓摩擦。”

代表海军最后表态的是军令部总长伏见宫，而不是海军大臣及川。本应该代表海军发言的及川，自始至终连屁都没放一个。

当晚回到家中，松冈对自己的大儿子说：“只要你坚定地站着并开始反击，美国人就会知道他是在同一个男子汉讲话，然后你们两个才能像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谈话。”松冈非常自信地认为，把赌注押在三国同盟上，不仅可以调整日苏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地对抗英美。

在欧洲，1940年9月18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说服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同意意大利加入德日军事同盟。

万事俱备，东风已到。1940年9月27日，日本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在柏林德国总理府参加了盛大的签字仪式，《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对于这样的安排，最郁闷的是松冈洋右。他和里宾特洛甫都属于那种“婚礼上要当新娘，葬礼上要当死尸”的人，这样重要的场面不能去出风头，那是会遗憾终生的。但是，松冈争不过里宾特洛甫，只好让步。里宾特洛甫也够哥们儿，大度地将意、德、日三国之间的秘密协议书在东京签署互换。可惜作为秘密协议，肯定就无法大张旗鼓地宣传。尽管如此，最喜欢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还是在东京召集德国和意大利的驻日大使及日本政府要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举世瞩目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这个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条约，却只有寥寥不到500字的内容，而今后要谈到的《大

西洋宪章》，也仅仅约800字而已，充分体现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历史真谛。条约内容只有寥寥六条：

一、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二、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

三、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约定，对上述方针所做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任何他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四、为了实施本协定，由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政府各自指派委员组成的联合技术委员会将迅速开会。

五、日本、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确认，上述各条款对三缔约国各自同苏联之间现存的政治状况无任何影响。

六、本协定应予签字后立即生效，并将从其生效日起继续有效10年。在上述期限届满以前适当时间，各缔约国如经任何一国请求，应为本协定的延期举行谈判。

条约的核心内容就是第三条。虽然有点拗口，但是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是针对谁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很多，但是军事强国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三个人就等于这样说，在我们三个重新划分世界的时候，美国你别掺和，就在西半球凉快着吧。你要敢来，我们弟兄仨合起来揍你。

很多资料上说，这里所谓的“任何他国”有两种可能性，即苏联或美国。但是老酒认为，苏联已经和德国合伙瓜分了波兰，还占领了

波罗的海三国并侵略芬兰，说苏联没有参与欧战似乎并不成立。

在柏林签订条约的同时，奥特和松冈在东京也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在第一项协议中，德国同意缔约国中一方是否受到了第三条所说的进攻应由三国磋商决定。如果日本受到这样的进攻，德国答应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德国将预先尽量给予日本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做好准备以应付这样的事变。德国还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互换的第二项协议书规定如果日本同英国作战，德国将尽量援助日本。第三项协议书是关于德国从前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以前属于德国而这时由日本受托管的一些岛屿，也就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手中夺取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等仍由日本统治。鉴于德国最后正式放弃了这些岛屿，日本将给予一些补偿作为报答。其他这时由日本占领的德国从前属地，则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归还德国。届时双方可举行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还有一个人可能比近卫和松冈还兴奋，那就是日本前任驻德大使大岛浩，兴奋的大岛最恨的就是那个代表日本签字的来栖三郎，要是老子能在现场签字，那该多好啊！大岛当初离任时，德国方面就进行过极力挽留。此时此刻，之前受尽委屈的大岛可谓是扬眉吐气，再次受命出任日本驻德大使。刚刚签完同盟条约的来栖三郎回家休息。

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的前四天，日本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1940年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入侵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后详叙。

《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震惊世界。苏联《真理报》称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由于之前德苏两国还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双方还没有完全撕开脸，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好一再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

国这一战争贩子的，有第五条就是专门跟苏联交代的。里宾特洛甫说：“当然条约没有任何针对美国的侵略目的，它的唯一目的是要那些竭力要求美国参战的人清醒清醒，明确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加入目前的斗争，他们就自动地与三个强国为敌。”里宾特洛甫趁机向斯大林提议让苏联也参加这一条约，组成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大联盟，以更好地控制和瓜分整个世界。

里宾特洛甫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描绘了未来的美好前景，其主要内容为对德、意、日、苏四强的势力范围做出如下划分：德国除欧洲外，其所要求的领土以中非洲为中心；意大利所要求者为北非和东北非；日本所要求者为其帝国南面的东亚地区；可以将苏联国土以南朝向波斯湾、印度洋方向的伊朗、印度等地让给苏联。一句话，希特勒看地图——统统都是咱们的了。

里宾特洛甫的观点和松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在日本，松冈外相同样在兢兢业业地策划自己的“世界和平计划”。《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战争的发生。下一步把苏联也拉进来，这样力量就会更加强大，等于在门锁上又加了一道保险。

松冈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美国必然会屈服，之后美国会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还会出面逼迫蒋介石向日本认输。松冈认为，调解中日矛盾，美国是最合适的人选。真是环环相扣。看你们军人扛枪几年了都未能征服中国，我松冈动动嘴皮子兵不血刃就找到了解决“中国事变”的最佳途径。现在要做的第一步是尽快前往苏联促成四国同盟，然后“衣锦还乡”回到幼年成长地美国，让美国乖乖地按照自己的指令行事。这就是松冈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和平。那时候全世界人民都会为他松冈的成就而喝彩，他也会成为伟人，被世人代代传颂。

在松冈那没长几根头发的秃瓢里竟有着这样可怕的想法，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试想，如果德、苏、日、意联起手来，再加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中国的溥仪、汪精卫等一群虾兵蟹将，实力的确不容小觑，足可以与美、英、中等国势均力敌。至少第一步四国联手横扫欧亚大陆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希特勒贸然入侵苏联，打破了松冈的美梦，逼迫美英转变观念与苏联结成同盟并最后赢得了战争。

就在外务省对外公布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同时，内阁也以近卫首相的名义发出了政府训令。近卫于9月28日通过广播向国民做了关于时局的演说，强调指出“条约的宗旨在于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恢复世界和平”。随后天皇也颁布了诏书，诏书指明，“三国条约是根据天皇迅速戡定祸乱与恢复和平的殷切軫念签订的”。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愿望呀！

《三国同盟条约》缔结的当天，《朝日新闻》在头版头条刊登重要报道：“《三国同盟条约》，划时代的誓约今天终于达成，万众举杯，山呼万岁！”但也同时对未来的美日关系做出了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为了宣扬三国同盟，日本还特意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图片上，来自三国的小孩儿在挥舞着国旗，中间是三个成年人的头像：近卫文磨处在中间，旁边两个人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日本军人和民众眼中，近卫是日本历史上乃至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德国迅速采取措施，将之前称呼日本所用的“黄祸”一词从大众文学和官方声明中去掉。在德国人眼中，

日本是低等民族，与德国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从深层次来说，这一联盟从一开始就缺乏互相信任的基础。

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希特勒与东条英机从未见过面，彼此之间几乎毫无了解。双方都是各怀鬼胎，希特勒曾鼓励日本南进，其目的是希望日本能从太平洋方面牵制英国和美国。反之，日本人的想法也类似，希望美德开战后会使美国把注意力先放在欧洲方面，以减轻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承受的压力。双方可谓是不同床也不同梦。

在整个战争的实际过程中，德国和日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在战略上根本没有任何协调。德国和日本都独立地对同盟国发起进攻，它们的资源从来没有集中使用过。如果做一个对比，老酒已经查不出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战争期间见过多少次面。但在5年半里，两人之间的信件就有1700封之多，平均每1.18天就要写一封，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人，也很难做到吧？在战争进程中，如果说德国背叛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导致日本在诺门坎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三国签约之后，德国再次贸然进攻苏联而不事先通知日本，就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这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后来日本高唱“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我”，向珍珠港发起了突然袭击，以牙还牙，不告诉德国。这就是轴心国的所谓联盟，目的只是恐吓，就像一只被吹起来的貌似凶恶的气球。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描述：“（三国同盟）虽为军事同盟，但旨在获取政略效果，就实质而言，仅为一种政治协定而已。”

9月20日，近卫首相觐见天皇，请求裕仁在同盟条约盖上御玺，天皇对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忧心忡忡地告诫近卫说：“我理解在目前的形势下签订三国条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海军和美国开战会怎么样呢？我听说在军令部组织的兵棋推演中，我们每次都是失败者呀。”看着半天都无言以对的近卫，天皇继续说：“我们可能会陷入

极大的困境和黑暗之中。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首相，你能替朕分担痛苦吗？”

近卫依旧不发一言，他为天皇的诚恳感动得落了泪。政治家是不能掉眼泪，但要掉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而近卫选择的此时此地恰恰是最不恰当的。他的眼泪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无能和无知。看看在日俄战争前夜，焦灼不安的明治天皇连夜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是用眼泪来回答天皇垂询的吗？明治时代已经几乎用光了日本人的所有运气。

在大洋彼岸，那个没有登台就成为主角的美国也绝不会无动于衷。三国同盟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难以忍受“日本企图恫吓美国的满腔怒火”。10月5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在讲话中表示：“该条约无疑是针对美国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赫尔的声明中提出，“德国和日本让人类重新回到了黑暗时代”。10月12日，忍无可忍的罗斯福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欧洲和亚洲的独裁国家同盟，绝不能阻止我们援助那些正在拼死战斗以抵抗他们的仅存的自由人民”。一周之后他又说，“所谓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只不过是一个将要奴役人类的邪恶同盟而已”。“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说得是一点都不假。

日本举国狂欢的大环境中，仍然有几个难得的清醒者。此时的米内光政已经是无能为力，后来他形容说：“我们当初反对三国同盟，就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游数百米的地方拼命逆流划桨一样。”有人问他，如果还在其位会不会继续反对。米内回答：“肯定，但是也肯定会被刺杀。”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米内说：“魔鬼般的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显现出数千个幻景，使时代的政客跳起疯狂的舞蹈。”这里所说“时代的政客”，指的就是近卫和松冈这一帮货。

之前同样持反对意见的吉田茂感慨地说，“德、意、日三国同盟使得日本离大战仅仅一里路了”。

还有一个清醒者，他就是之前米内的坚强助手山本五十六。山本写信给同学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看看三国条约是在什么条件下签署，以及之后是如何进行物资动员的，就知道现在的政府在本末倒置。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做事只看眼前，不假思索”。

1940年10月14日，山本在东京见到了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他对原田说：“三国条约意味着对抗美国，对抗美国也就是对抗整个世界。但事已至此，作为一名帝国军人，我也只能竭尽全力奋勇作战。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东京将被三次夷为平地，近卫和其他人也会被愤怒的人们撕成碎片。”

“而我无疑将战死在‘长门’号战列舰上！”山本稍作停顿后说。

开启地狱之门：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就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前的1940年9月23日，日本已经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武力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是日本将战争从中国向外扩展，迈向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侵华战争已呈现出长期持久战的态势，成为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最大障碍。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田中新少将曾经写道：“1940年秋季，日中战争‘局部解决’的希望已不复存在，如果大量的兵力滞留在中国战场无法脱身，势必给南进造成重大影响，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始终是日本挥之不去的一大心病。”

在日本人眼中，蒋介石政权屡败屡战，死不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身后有苏联、美、英等国家暗中撑腰。1940年7月18日，英日两国达成协议，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这样，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入中国广西的中越公路和滇越铁路运输线，就成为国际社会援华的最主要通道。如果能够利用法国败降的有利时机控制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就可以取得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可以切断西方援蒋的最后通道；其次占领并利用这里的机场，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就可以覆盖中国云南的昆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没说，那就是以此为基地就可以近距离窥视下一步要攻占的目标——中国香港、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广大地区。

1940年6月，在接到日本要求关闭中越边界的要求后，欧洲老牌强国法国没有马上就范，他们和英国一样，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将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请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但美国助理国务卿韦尔斯的答复是：毫无办法。英国自顾不暇，举目无亲的法国只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当日本在7月进一步提出要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以及日本军队在该地区享有过境权的问题

时，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表示，这个要求太过分，必须经过两国政府的进一步磋商。

在此期间，第二次近卫内阁已宣布就职。松冈洋右决定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亨利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8月1日，松冈向亨利提出在法属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和日本军队的过境权问题。亨利犹豫不决，辩解说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法国同中国交战。松冈扬言，维希政府若不迅速答应下来，日本下一步将会诉诸武力。

法国外长博杜安认为法国必须向日本做出一些让步，因为在他看来，法属印度支那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进攻。如果拒绝日本的要求招致日军武力进驻的话，法国只有失败一条路可走，到那时丧失的将是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美国政府在8月3日已经正式答复法国，暂时不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只能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日本“反对任何国家干预法属印度支那”。无奈，博杜安只有向亨利发出指示，可以同意向日本军队提供方便，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尊重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8月17日，法国再次将上述情况通报美国，请求华盛顿警告东京，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提供给日本的军事方便必须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终止。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拒绝。赫尔的理由是，“这样做反而是默认了日本暂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

日本外务省同军方磋商之后在8月21日告诉亨利，日本暂时只需要北部的河内等三个空军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的日军不会超过6000人，日本军队可以通过两条铁路线运兵。对于明确承认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一事却一直不予答复。

对于日本与法国之间的纠纷，德国一直保持矜持。一边是附庸，一边是盟友，也确实不太好办。8月17日，德国驻维希大使对博杜安说，德国不赞成法属印度支那被肢解，但也不准备给维希政府以公开的支持。松冈曾两次要求柏林向维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其让步，里宾

特洛甫的回答是德国对法国政府能起的影响是有限的。说白了就是不想帮忙。

看到法国一直不答应，而武力解决也存在不少现实障碍，8月27日，日本做出了最后让步：同意承认法国在该地区的主权。8月30日，亨利与松冈在东京原则上达成谅解，随后双方进行了换文，这就是所谓的“松冈—亨利协定”。在该协定中，法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并同意给予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特权。日本所要的军事特权目的只是加速结束中日战争，也就是特权只限于侵华战争尚未结束期间。反过来，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远东的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尊重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只剩下前方的人商谈具体如何进驻的问题了。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进驻，在日本军部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主张和平进驻的稳健派。从前文就可以看出这一派的主力是海军。日本海军认为，由于目前建造军舰和航运所必需的废钢铁、石油等重要物资必须依靠美国，一旦武力进驻，很有可能引起美国的全面禁运甚至武力干涉，因此最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进驻问题，和平进驻方为上策。海军的意见得到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省的赞同。另一派也就是所谓的激进派，则以参谋本部为主。这些人认为，外交斡旋太耽误工夫，法国都成那样了，还怕他呀？人家希特勒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想干啥就干啥。遇事就靠外交简直是愚不可及，直接派人进去不就行啦？叫唤最厉害的就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和驻中国广州的日本华南方面军副参谋长佐藤贤了大佐。

今后还要多次领衔主演的佐藤贤了，是东条英机的大徒弟，跟了东条几乎大半辈子。东条对这个大弟子也是青眼有加，遇事就喜欢跟他商量。早在东条还是大佐联队长的时候，佐藤就是他手下的一个中队长。一次，佐藤手下一个中尉的老娘生急病问佐藤借钱，佐藤也没钱，就跑去向东条联队长借。到东条家后，东条支支吾吾半天不吭

声，只是让佐藤坐。然后就看见东条老婆拿着个包袱出去了。等东条老婆回来后，东条就把钱给了佐藤。原来东条也没钱，只好让老婆去当铺当了几件衣服来救急。这件事让佐藤感激涕零，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定了东条，东条也一直把佐藤贤了看作自己的心腹。

9月4日，双方在前线的交涉也暂时告一段落。双方约定，为了确保援蒋行为的彻底根除，日本派遣50000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可以使用当地的三座机场。法国提出，日本军队要等到有具体细则的正式协定签订之后才可开入法属印度支那，任何违反这一条款的行为将被看作对协定的破坏。日本希望协定能在9月6日前正式签署。

9月5日，法国将有关情况再次通报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法国向日本屈服表示强烈反对，但他除了抗议之外，也不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英国借机提出与美国一起联合对远东提供军事援助的建议。此举倒不是全为了法国，主要是想借助美国的力量威慑日本，以保护自己在远东的殖民地。英国的建议，赫尔照样没有采纳。赫尔告诉英国，如果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势必要大大削减提供给英国的物资数量，闻听此言的英国人立即闭上了嘴。由于事关中国抗战大局，蒋介石曾经主动提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对法国进行援助，却得到了法国的拒绝。法国人认为中国派一个没有飞机掩护的步兵师根本抵挡不了日本人，反而会彻底把事情搞砸。

看似一切都顺风顺水，但是变故很快就发生了。就在协定将要正式签署的9月6日，日本陆军第五师团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森本大队已经擅自从镇南关，也就是今天的友谊关穿越了国境线，武力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本来对进驻就不太愿意的法国立即将这一违规行为通报日本，大家都还没动呢，你就开始拿筷子往嘴里夹菜，成何体统？要是对中国，这就不是个啥事，但是对面是破船还有半斤钉的法国，起码的国

际影响还是要注意的。日本军方迅速将森本大队长撤职并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虽然已经投降了德国，但老牌的法国还是死要面子，以日本擅自越境为由拒绝日本继续进驻，漫长的谈判再次开始。一方强势，但被另一方抓住了小辫子；一方弱势，但占了理死不相让，谈判很快陷入僵局。

为了应对法国的拖延，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在9月13日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是谈判以9月22日为期，届时即使谈不成功也要开始进驻；二是仍然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如果对方武力抵抗，就行使武力以达到目的。据此，9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电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时间定为9月23日零时，期间如遇抵抗，可以行使武力。

最后还是力气大的有理，就在日军准备武力进驻的最后时间到来之前，9月22日16时30分，法国人做出了最后让步：日本人获准使用北部的三个机场，可以在这些区域驻扎6000名日军，并有权取道输送25000名日军去进攻位于云南的中国军队。

在这里就发生了昭和时期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最后一一起，继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之后的“武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第一起的导演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第二起的策划者是辻政信和服部卓四郎，这一次就换成了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挺巧，每次的肇事者都出入成对，也好互相商量。

为了更好地指挥进驻，激进派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决定亲赴现场坐镇指挥。9月14日，富永部长飞抵河内，在这里，他见到了更加激进的佐藤贤了，第三起“下克上”随之发生。富永少将对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透出口风，让他迅速做好当地日本侨民的撤离准备工作，明说就是“谈判不成就立即动武”。同时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指示向第五师团下达了9月23日午夜发起进攻的命令。

日本原定的计划是，一旦和平进驻，由西村琢磨少将指挥的印度支那派遣军从海防港登陆。如果演变成武力进驻，则由位于中越边境的第五师团发动进攻。

由于法国人在下午已经同意和平进驻，晚上实施武力进驻已没有任何必要，因此参谋本部电令第五师团立即停止前进。不过位于前线的富永少将在佐藤大佐的怂恿下，以该命令不是天皇亲自下达为由拒绝执行。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虽然已经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但由于命令传达延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于23日零时发起了武力进攻。在第五师团陆上越境的同时，陆军航空队空袭了海防市，炸死平民15人，炸伤18人。第五师团一路和法军展开了小规模战斗，士兵基本由越南人组成的守军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溃散，并不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25日，双方各有微弱伤亡。

原本的和平进驻最终演变成了武力进攻，这一切都是富永和佐藤的主观错误指导所致。愤怒的西原一策少将向东京发出抗议电文，“统帅混乱，失信于内外”。明知输理的日本人随后向法国人道歉并交还了战俘。

南边停在海防港外担任护航的海军舰队听说第五师团不遵守命令越境开战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力劝西村少将不要再实施武力进驻。但是西村少将固执己见，主张实施“奇袭登陆”，并于26日清晨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强行上岸，还好岸上几乎不设防。气愤不过的海军放弃了对派遣军的护卫任务，擅自从海防撤退。

前面真是乱成了一锅糨糊。不过乱归乱，进驻的任务还算是顺利地完成了。

与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战役中的“下克上”相比，此次事件尽管规模最小，但影响最大——日本已经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条约，其对象

尽管是已经变成了落水狗的法国。从这次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始，英美两国真正感到了日本那冷飕飕的刀锋。

绰号“剃刀”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以严厉治军著称，这么大的违规事件绝不能置之不理，即使里边有自己的大弟子。东条认为这种行为“绝对不可饶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日本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被解职，连带的还有主张和平谈判的西原一策少将。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中将引咎辞职，改由塚田攻中将接任，很大一批中下级军官被解除了职务。但是两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因祸得福：富永恭次被外放到东部方面军，后来在1943年3月荣升陆军次官。佐藤贤了由于有师父做靠山，1942年2月反而出任了实权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后来日本史学家评论，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联手为日本“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第四天，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条约核心的第三条矛头直指美国，就是泥人也该有所反应了吧。

果真，就在日本刚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之后的9月26日，忍无可忍的美国终于出手：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和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同时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

看见老大出手了，英国迅速做出了短传配合。10月8日，英国宣布重开中国抗日战场大动脉——滇缅公路，此举“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

老美生气了，后果真的很严重！

美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时间到了20世纪40年代。尽管日本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尽管德国、苏联、意大利三国在欧洲掀起阵阵血雨腥风，但在地球的另一面，作为经济最强国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国家，举国上下处处歌舞升平，民众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

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丰富暂且不提，东西两面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不但成为保卫国家的天然屏障，也为美国通过两洋开展全球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谁要想在美国登陆去攻打华盛顿，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肯定是要花很大力气的。在美洲大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太孱弱，美国不欺负它们就算了，它们肯定不敢对美国有什么不敬的地方。至于中美洲和南美洲，除了20世纪80年代偶露峥嵘的马岛争端之外，笔者实在想不起来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不提也罢。

至此，太平洋战争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终于要闪亮登场了。不是因为之前老酒不说，而是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上上下下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正可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渡危机”。这些经济上的事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估计大家也不会很感兴趣，关键问题是老酒也不太懂。

尽管马休·佩里的“黑船来航”在1853年就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可是太平洋太宽广了，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日关系还处在一个相安无事的良好发展阶段。

1894年，日本战胜大清，侵占了台湾。4年之后，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菲律宾，星条旗从此飘扬在西太平洋上，美国在远东投射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大。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台湾和菲律宾可

以说是隔海相望，互闻鸡犬之鸣。两强之间已经能够彼此望见对方不断健壮的身影，双方也开始死死盯住对方并频频摩拳擦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后，美国经济总量悄然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大英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但是，在西方老牌帝国英法的眼中，有钱的美国人不过是像山西煤老板那样的暴发户而已，大字都不识几个。他们在经济上是巨人，在政治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侏儒。确实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没怎么参与过国际事务。

在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西奥多·罗斯福是历史上第一位认识到美国将是未来世界重要一极，积极倡导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美国总统，他积极出面为战争的双方斡旋。但是，由他调解所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却招致日本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声，前文已有详叙。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都开始为有朝一日的互相摊牌做准备。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作为协约国的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还算盟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国也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赚得盆满钵满。力量的不断增强，使得双方在西太平洋争夺霸权成为早晚的事情。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联合英法两国，不但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还成功限制了日本的海军规模。日本人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对于已经羽翼丰满的日本来说，这口气迟早是要出的，仇恨的种子在那时就已经深深地埋下。

针对之后日本大量移民到美国的西部地区，1924年，美国又修改了《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让日本人怒不可遏。基于这

一连串的事件，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此时，“假想”二字已经基本上可以去掉了。

作为西方列强中的后起之秀，美国强大起来的时候，世界上已经几乎无地儿可占。美国就转换方式，开始在全球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日两国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彻底破坏了维持太平洋地区稳定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从此开始了用它的独占政策来取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武力征服过程。

1929年，西方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被国内的危机弄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远东。面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胡佛对主张向日本持强硬态度的国务卿史汀生所提出的经济制裁等建议一概加以拒绝，只同意发表一个表明美国立场的声明。这就是美国政府在1932年1月7日依照中日两国政府照会的形式发表的声明：不承认有损于美国在华条约权利，也就是“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这一声明后来被史学家称为“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战争可以说是毫无准备。此时的美国陆军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甚至低于1920年《国家防御法》规定的和平时期士兵28万人的最低标准，只有陆军士兵12.2万人，在世界上仅仅排第十七位。海军的形势也不容乐观，1929年至1932年，海军军费始终在3.5亿~3.7亿美元浮动，到1933年降到了3.5亿美元以下，1934年更是降到了不足3亿美元。这些数据在前文已经提过。

1933年3月4日，一个大人物的出现，逐渐改变美国在世界上略显孱弱的政治地位。这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继胡佛之后出任了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的名字叫罗斯福。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在他出任总

统一个月之前的1月30日，一个叫希特勒的人出任了德国总理。他们注定将成为那场世界上最大规模战争中的仇敌。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军领袖，这位身残志坚的美国总统，有必要花点工夫介绍一下。他的全名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其父詹姆斯·罗斯福当时已经54岁，相比于山本五十六的父亲生下山本时的56岁，仅仅小了2岁。侧面说明年龄大的男人生出来的孩子不一定弱智——“六〇后”或者“七〇后”据此可以放心考虑生二胎了，不说总统或者大将，就是生个省长或中將也行。詹姆斯曾经是美国外交界和商业界的风云人物。其母萨拉·德拉诺是出身上层社会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比丈夫小了整整26岁。在母亲实施启蒙教育之后，罗斯福开始随家庭教师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书法、算术和欧洲历史。5岁时，他跟随父亲见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给了这个小孩儿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去当美国总统。”大人物的话总是充满玄机，后来罗斯福不但当了总统，还一连干了4届，在美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1896年，罗斯福被送入号称“政治家摇篮”的格罗顿学校。青年时代的罗斯福酷爱运动，网球、高尔夫球、骑马、帆船都是高手。他的中学成绩也堪称优良。罗斯福喜欢演讲和辩论，可以说在那时已经具备了作为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罗斯福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在15岁生日那天，他就接到了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堂叔老罗斯福寄来的生日礼物——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中学毕业后，他就曾想进入当时世界三大海军名校之一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渴望毕业后能够成为一名海军军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罗斯福最终选择了屈服，他于1900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历史学和新闻学。

也就在这一年，他72岁的父亲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12万美元的存款。其母也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高达130万美元的遗产。这笔钱现在看来可能并不算很多，但在当时不啻一笔巨款。丰厚的遗产可以保证罗斯福衣食无忧，放心地去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从大学时代起，罗斯福就热衷于社会活动，此举也让他大学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后来无数的事例表明，那些学习成绩好的人往往会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老板。

1904年，罗斯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翌年3月，他与埃莉诺喜结连理。埃莉诺是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侄女，所以说，罗斯福和表妹联姻也属于近亲结婚。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参加了侄女的结婚典礼，使得婚礼更加热闹和受人关注。富兰克林发现，大多数参加婚礼的宾客并非冲着新婚夫妇而来，他们更多是为了见到总统。从那时起，小罗斯福就下定了从政的决心。1907年，罗斯福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当了10年的律师。

1910年，身为律师的罗斯福开始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涉足政界。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身为共和党人的总统堂叔时，遭到了老罗斯福的怒声叱骂，但小罗斯福并没有改变前进方向。他最终幸运地当选了纽约市参议员。

1913年，罗斯福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部长助理，其间参加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长达7年的任期内，罗斯福的表现堪称出色，提出了“建立强大而有作战能力海军”的主张。1920年，罗斯福作为考克斯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失败。看来，他就只有当总统的命，但失败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政治新星的璀璨光芒。再说了，美国副总统的任务除了等总统出事之外，平时也没什么可干的。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诚哉斯言，就在一切看起来还顺风顺水的时候，无情的灾难正

在悄悄降临。1921年8月，罗斯福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在扑灭了一场林火之后，大汗淋漓的罗斯福跳进冰冷的海水中沐浴，因此患上了脊髓灰质炎病。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罗斯福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在康复期间，罗斯福大量阅读书籍，其中不少是传记和历史著作，几乎没有经济学或哲学作品。

1928年，罗斯福重返政界，参加州长竞选险胜，出任纽约州州长，并于1930年成功连任。州长的任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实际从政经验。

1929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193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罗斯福在1932年11月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提出了实行“新政”和振兴经济的纲领。政敌常利用他的残疾来攻击他，这是罗斯福终生都不得不与之搏斗的事情，但是他总能以出色的政绩、卓越的口才和充沛的精力将其变成优势。他告诉大家：“你们需要的是一个政治家，而不一定是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做前滚翻或后滚翻，他干的是脑力劳动，他的工作是想方设法为人民造福。”依靠这样的坚忍和乐观，罗斯福终于在1933年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在第一个任期内，罗斯福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举世闻名的“罗斯福新政”不是咱们讨论的主题，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结果，那就是罗斯福新政获得了成功。第一个任期终了的1936年，面对国民收入50%的增幅，罗斯福娓娓动听地描述：“此时此刻，工厂机器齐奏乐曲，市场一片繁荣，银行信用坚挺，车船满载客货往来奔驰。”有了这样的成绩，罗斯福在1936年再次当选总统，可谓是水到渠成。

20世纪30年代，欧亚政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在远东，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权，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的首脑，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也夺取了西班牙的政权。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罗斯福比其他西方领导人更早地明白，这些新的领导人代表着什么样的威胁。在写给驻法国大使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没有人明白，在你我有生之年，欧洲局势之黑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就一直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罗斯福认为，一旦欧亚局势日益紧张，最后引发战争，苏联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盟友。基于此，罗斯福上台不久，美国就正式承认了苏联。之后由于缺乏互相信任而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争执，两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糟，以至于美国驻苏联大使多次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没有那么做。罗斯福认为，继续保持两国关系，能够在紧急时刻起到好的作用。而这紧急时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少年就发生了，事实证明罗斯福是对的。

罗斯福的外交思想源于他最钦佩的两位总统：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教给他如何捍卫民族利益，达到权力制衡；伍德罗·威尔逊教给他“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共同维护和平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罗斯福政府开始在南北美洲大力推行“睦邻政策”，此举使西半球基本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也为美国之后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欧洲和远东战云密布，罗斯福眉头逐渐锁紧的同时，美国国内此时盛行的却是倡导与世无争的孤立主义。这种主流民意认为，美

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不要主动去干预美洲大陆以外的事务，更不要去参与欧洲纠纷，千万千万不能卷入未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整个20世纪30年代，这种孤立主义思潮遍及美国。根源除了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之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加入那场战争的态度是“不值得、没必要”，认为仅仅出于公愤而加入战争是不明智的。跑大老远地去替别人打仗，连个好都没落上。美国人还在前线拼命的时候，那边英法两国已经在背后谋划如何分赃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特别是在之后的巴黎和会上，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英法两国合起来欺负这个他们眼中的乡巴佬和暴发户。国际联盟是美国倡导建立的，最后真正说了算的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美国在会上赞成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提议，但是英法却顺从了日本的意思。在提议遭到拒绝后，美国代表集体抗议退场。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不是到现在才生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会时就已经生过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对于自己总统倡议并成立的国际联盟，你回来后我就是不批准，最后美国硬生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这也是国际联盟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是直接或者间接遭受欺骗之后加入了那次跟自己毫不相干的该死的战争。1934年，美国军火调查委员会出具了一份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调查报告，开头就说，“上次参战我们的目标半点也没有达到”。他们甚至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定为“美国和平动员日”。

1936年1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宣布退出了海军裁军条约，意大利正用飞机大炮去攻击埃塞俄比亚的大刀长矛，希特勒在不断地扩军，磨刀霍霍。罗斯福认为：“许多夙愿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爆发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他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高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

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100万人签名，5万多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的游行”，连学校的少年和儿童都组织了罢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50万德国人，在日本向驻守北平的关东军派遣增援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

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光吆喝还不过瘾，他们认为为了避免以前的“悲剧”再次上演，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限制那些好战分子的行为，最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历史上著名的《中立法》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1935年8月31日和1936年2月29日，美国先后颁布了《中立法》，法律的颁布标志着国内孤立主义的大获全胜。法案规定，战争时期禁止美国输出武器装备和信贷，而有效期为两年的“现购自运”条款则授权总统要求在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的交战国付现金并用本国船只装运。比较拗口，说白了就是“只收现金不送货”。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无异是对侵略者的默许和纵容，对当时欧洲的绥靖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引导美国及其公众做好反法西斯战争的准备，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罗斯福开始与孤立主义者展开了坚决而富有艺术性的漫长斗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罗斯福刚刚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是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公然挑衅。这时，美国国内的“罗斯福新政”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形势的好转使得罗斯福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关注已经乱成一团糟的世界。颇具戏剧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同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和轴心国领导人希特勒，对古老的中国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不管从国家利益或者个人情感上来说，罗斯福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至于美国和日本

本未来的发展方向，罗斯福认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海军部部长助理时，罗斯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观点。在1933年就任总统之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到了美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松冈洋右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也不算很冤枉。

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由于国内孤立派势力的束缚，罗斯福也难以采取什么主动行动去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并赢得一般民众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这种模糊不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之前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外，罗斯福没有拿出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罗斯福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会有所得。”

斯大林在苏联只要说句话就能办成的事，罗斯福在美国用几年时间都不一定能办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选择在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罗斯福说：“世界上90%的人的和平、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其余10%的人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90%的人们，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

然后他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保护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某些国家的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罗斯福的这番话，表明了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的

态度，暗示着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他这样做，主要是想看看国际以及国内民众的反应，用围棋语言来说，就叫“试探应手”。

含糊的几句话，老酒看了都觉得糊里糊涂，却立即在国际和国内同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墨索里尼作为对罗斯福声明的回应，立即表明坚决支持日本的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了美国总统的演说。日本内阁政府随后宣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这还不算大事，你不来开会，谁稀罕你了。关键在美国国内，罗斯福立即遭到了孤立主义者和诸多出口商的口诛笔伐。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一样不喜欢新出现的法西斯浪潮，但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更为强烈，那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置身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到20年，许多美国人对那次大战还记忆犹新。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血腥冲突的政策。

《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先生，请立即停止煽动战争！”没说“闭嘴”已经算不错了。《商业周刊》的文章指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更大的军事报复，防疫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劳工联合会也做出决议：“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撰文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孤立派众议员费什和廷克汉姆甚至威胁要对罗斯福进行弹劾。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征集2500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甚至还有人和松冈洋右一样大骂罗斯福是“战争贩子”。罗斯福对他受到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无比惊讶，他立即意识到元宝生虫坏财。后来，他对自己的“闺蜜”罗森曼法官谈起当时的心情，心有余悸地说：“你一心一意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回

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只有你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情景真是太恐怖了。”

当时的一项民间调查表明，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愿意改变国家的中立政策，赋予总统更多采取行动的权力。一切都证明，罗斯福“试探应手”的那颗子弹被吃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挫折就灰心丧气地停下来，那罗斯福就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比肩华盛顿、林肯的伟大总统了，他必须对这颗残子，尽可能进行利用。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迂回前进的掌舵人，在察觉到风向不利时暂时收了帆，但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进。

早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斯福就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这是他手中唯一可以打的牌。可是这张牌当时也不能轻易打出来。美国民众对“防疫演说”的敏感反应使得罗斯福清楚，民众根本不可能接受禁运的方案。当然，包括国务卿科德·赫尔和海军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罗斯福只有眼睁睁看着日本一路穷追猛打，将蒋委员长赶到了西南一隅的一个山窝窝里，那里有个城市叫重庆。

你退一步的话，敌人就会前进两步。武汉会战之后，1938年11月3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这就是告诉大家，中国这儿以后你们就别来了，别的地儿玩儿去吧。此举强烈刺激了英美等国。美国立即对此做出了反应，三天后，11月6日，美国就向日本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按照《九国公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驳斥，认为美国的行为“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美国对此也是干着急。

不过从那儿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就开始走向具体化。1938年12月15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贷款，英国也拿出了1000万英镑。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一周后，1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的决议。

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越发清晰。1937年至1939年，美国累计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贷款，其中的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其余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其他物资。对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直言不讳：“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这正是美国援华的根本点所在。

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罗斯福还打出了一系列隐秘的组合拳。1938年5月17日，美国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10年建造军舰115万吨的庞大海军扩建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文森法案”。1938年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又订立了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真正让日本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突然单方面宣布，1911年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其原因就是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请求美国政府禁止对日本输出军用材料、军用品，特别是禁止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蒋介石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让日本感觉到美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罗斯福接受了请求，并在接到蒋介石电报之后的第六天就对外发布了废约的消息。这简直是晴天霹雳，这预示着重要战争物资如钢铁、石油等严重依赖美国的日本，随时面临被部分或全部禁运的危险。

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生意该做的还是要做。但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会无动于衷，美国

随时可以给日本“断奶”。《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两国之间规模缩小了的贸易。

美国企业界肯定不是很支持罗斯福的这一政策。美国《幸福》杂志在1940年7月就日美两国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高层人士做了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5000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750家最大公司的董事、总裁和经理。调查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采取三种办法中的哪一种：一是彻底绥靖，放任不管，与日本再订立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范围”是合理合法的；二是强硬，对日本禁运或者施加武力威胁；三是顺其自然，走着说着，背着手，撒尿随它流。

征询意见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主张第一条办法“绥靖”的占40.1%，主张第三种“随它流”的占35%，主张实施强硬措施的只占了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的又仅占19.1%中的19.4%，也就是赞成武力解决问题的连4%都不到。看来，大部分美国商人还是希望同日本继续做生意发大财。

1939年9月，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德国和盟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欧洲只剩下大英帝国在负隅顽抗。但是，英国没有屈服。在绥靖首相张伯伦黯然下台之后，英国人选择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对于欧洲战争，罗斯福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国内孤立主义的压力下，美国对欧战宣布了中立。1939年9月3日晚，罗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广播了一项特别通

告，简略地论述了美国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的立场。他说，“美国将保守中立”，但是也指出“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这就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美国从法律意义上说是一个中立国，而且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参加另一场世界大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喜欢德国纳粹的领导人希特勒，也不太喜欢墨索里尼，他们希望不靠他们，英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同盟国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对此，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发表的广播讲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美国人民全力寻求和平，不仅寻求国内的和平，也包括可能影响我们国内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和平。我们美国人有着坚定的信念，确保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为此，我们不仅要为我们今天的安全采取行动，还要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全采取行动。这个安全是与西半球和大洋之外的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通过寻求我们美国免于战争的办法来寻求我们的朋友也能够免于战争。”——老外的发言看起来真费劲！

美国必须适时做出重大改变来适应欧洲战争形势。尽管也有人呼吁对英国进行援助，但更多的美国人仍希望继续保持中立。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形势，罗斯福要求国会修改那可恶的《中立法》，以便向盟国出售武器来对抗德国。经过冗长的斗争和辩论，美国参议院终于在1939年10月27日以63票对30票获得通过修改法律，11月2日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43票对181票。这样，在11月4日，美国国会修订了《中立法》，允许交战国购买美国武器和军用物资。这一政策在大西洋和欧洲对盟国是有利的，因为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亚洲反而对日本有利，因为当时中国的海军力量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立法》修改后第三天，11月7日，一个由英国人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就在美国宣布成立。12月6日，罗斯福任命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武器和物资的调配，帮助执行盟国的采购计划。真是够迅速的！

1940年1月5日，罗斯福很快就把1939年至1940年的财政预算送交国会，其中预算里就包括了11.26亿美元的军备开支计划。一个星期之后，通过罗斯福的极力争取，计划的预算再次追加额外的2.1亿美元并获得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得寸进尺地以防空安全为由，再次要求国会追加5.25亿美元用于美国未来三年空军的扩充，此外还包括陆军装备的增加和改建完善海军基地的费用，同时加强美国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巴拿马运河的海岸防务。罗斯福告诉国会，这是保证美国安全所需的最低费用。

4月3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附加支出的《国防法》。根据《国防法》规定以及涉及各项措施所需的资金需要，4月26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了58789824美元；5月25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了773049151美元；7月1日，在军事拨款法项下又追加了22398047美元。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国防费用，在这届美国国会闭会时达到了惊人的16.14亿美元，而随后的一些国防计划还需要6.4亿美元。

在德国装甲部队势如破竹向着巴黎挺近之时，罗斯福听到了法国总理雷诺濒于死亡时那声嘶力竭的求救声。雷诺告诉罗斯福，法国或许还可以挽救，如果罗斯福能立即对德宣战的话。他同时请求美国把大西洋舰队和美国当时能出动的所有飞机都调到欧洲去。罗斯福礼貌地拒绝了雷诺的请求。他告诉雷诺，即使他内心愿意这样做，也做不到。他没有宣战的权力，只有国会才有权做出那样的决定。美国舰队主力部署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于实力孱弱的大西洋舰队又需要用来保卫美洲的东线，美国“没有大批的飞机”可以派往欧洲。英国政府也来电帮助法国求情。丘吉尔和雷诺两人都指出美国本身处境的危险，如果法国和英国被敌人战败的话。可惜罗斯福依然是无能为力，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法兰西悲壮地轰然倒下。

此时的罗斯福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决定他个人前途命运的第三次大选。就在罗斯福与温德尔·威尔基用言辞展开总统竞选活动时，他接到了丘吉尔发来的紧急救助信。这位英国首相说，英国的单独抵抗持续不了太久，他们必须立即得到帮助。

本来罗斯福在竞选结果出来前不想采取任何行动，但形势的紧迫使得他必须有所动作。英国正双手抱头、背靠圈绳，迎接着德国暴风骤雨般的组合拳打击，除了扔“白毛巾”之外，必须对它有实质性的帮助。幸运的是，他的竞选对手威尔基是一位非常强硬而友好的人，一位出色的商人和演说家。当罗斯福准备答应给捉襟见肘的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用于护航维持战争生命线时，威尔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同意对此不予以批评。其实这正是威尔基利用国内的反战情绪攻击罗斯福的最佳武器。1940年9月2日，罗斯福与英国签署协定，在舰队绝不会投降或者凿沉的前提下，将50艘驱逐舰转让给英国，英国则将部分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此项协定意味着美国正式中立的结束，也标志着美国有限参战的开始。

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更多人指责罗斯福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和德国作战。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的支持率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政治家中的佼佼者，罗斯福更是深谙此道。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听众表达：“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的孤立主义者。尽管罗斯福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骗选民的竞选语言而已。这时候他如果强硬地表示要介入欧洲和远东的战争，就很可能失去总统的宝座。

相比威尔基来说，罗斯福还有一个竞选优势。由于当时世界战争频繁，为保证美国对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国人包括那些孤立主义者并不赞成总统中途易人，他们认为罗斯福是在危机时期领导美国的最佳人选，所以在投票时，有55%的选民选择了罗斯福。最终，罗斯福以2700万对2200万的公众选票战胜威尔基，打破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确立的传统，于11月5日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此美国特别规定，今后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现在奥巴马干了8年，闷不吭声就准备收拾铺盖离开白宫回家休息的原因，正在于此。

这边大选尘埃落定。刚刚坐下来的罗斯福连大气都没顾上喘一口，那边丘吉尔的告急信就又到了。这位焦头烂额的首相迫切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和飞机以帮助英国对抗德国。罗斯福前往国会为他向英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辩护，他说，“美国应该改变中立政策，因为英国正在与我们民主的共同敌人进行作战”。罗斯福还说，“如果英国能够足够强大，足以对付德国，那么美国就能够避免战争”。其实他心里清楚后一句话是哄人的。没有美国的参战，大英帝国不可能独自去打败德、意、日轴心国。

国会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同意了总统的要求，授权罗斯福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苏联想向中国提供援助，只需要斯大林的一句话，而美国为了能够向英国提供援助，却花费了长达数年的时间。

欧洲那边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远东这边的瓢又浮上来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美日两国关系，因为近卫文麿的上台刹那间变得剑拔弩张。近卫文麿和那个曾经在美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松冈洋右对外公开叫嚣，日本决定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次真够彻底，日本干脆把英、荷、法三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

围。这分明是不把老大当人看哪！别说是内心本来就想战斗的罗斯福，连那些反战的美国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罗斯福立即采取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威慑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舰队司令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本来的计划是在5月9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这时候罗斯福的新命令来了：舰队先别回来，继续在珍珠港待着吧，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

1940年10月，理查德森上将向罗斯福提出，将主力舰队停驻在珍珠港是不明智的，此举在实质上无法制止日本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理查德森讥笑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动，因为他的舰队缺乏训练，待在夏威夷很容易受到日本舰队的袭击，他坚决要求把舰队调回位于美国西海岸的相对安全的基地。他认为他的6艘战列舰和3艘航空母舰在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但罗斯福总统坚决认为，把军舰留在珍珠港对日本人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为。再说，此时把军舰撤回国内，肯定会使国内外都认为是美国害怕日本了，在这关键时刻是绝对不能示弱的。

面对理查德森接二连三的警告，罗斯福选择的办法是将他撤职，理查德森为他讥笑领导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错的。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也可能成为敌人“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接替理查德森司令官职务的就是倒霉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他也因此荣幸地登上了老酒的“十大‘玫瑰’排行榜”。

作为民主党人的罗斯福，还采取了另一项强硬措施，吸收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吸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部长，吸收亨利

• 刘易斯·史汀生为陆军部部长。72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两国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他曾经担任过陆军部部长、菲律宾总督，在九一八事变时担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提出过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他从那些经历中获取了丰富的对日工作经验。史汀生和诺克斯都认为，盟国的胜利对美洲的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支持盟国方面应该比现在做得更多，走得更远。他们都主张对日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鼓吹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比如全面禁运，要有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军扩建，要更大力度支援中国，以显示美国绝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他们因此被孤立主义者讥讽为“战争吹鼓手”。罗斯福这一人事任命加强了内阁中的“强硬派”力量，并对以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面对欧洲和远东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决心扩大海军规模以应对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对海军有着特殊情感的罗斯福认为，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须具有能在两个大洋同时进行作战的强大海军力量，尽管在大西洋强大的英国海军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压力。

1940年7月17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向国会提交了海军扩大计划的草案，即《两洋海军法案》，这个计划旨在使美国舰队具有充分的实力，可以单独应付潜在的敌对国家在各处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议案要求国会提供40亿美元，计划在5年至6年内建立一支两洋舰队，使海军的总规模扩大到70%以上。此项建议加上先前的一些海军造船议案，使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给美国海军规定的力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美国人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了。他们逐渐明白，如果不进一步增加防务，国家很可能遭受战争的侵害。7月18日，斯塔克的提议在众议院竟然以316：0的结果全票通过。

这一法案预计新增257艘大小船舰，总吨位合计约132.5万吨。具体包括1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2艘依阿华级战列舰、5艘蒙大拿级战列舰、33艘巡洋舰、115艘驱逐舰、43艘潜艇、15000架飞机以及总吨位约10万吨的各类辅助舰艇，总费用达到惊人的85.5亿美元。如果该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到1946年，美国将拥有任何强国从未有过的庞大海军。它将由750艘战斗舰艇组成，总共约有376万吨。可惜由于战争提前爆发，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航空母舰在海战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战列舰逐渐成为鸡肋，所以后来战列舰的建造数量有所减少，各型航空母舰的建造数量大大增加。

但远东的局势并未因为美国的这些举措而得到片刻缓解，步步紧逼的日本很快使出了“夺命三板斧”。第一斧是7月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第二斧就是9月23日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最厉害的第三斧就是在9月27日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几个侵略者抱起团来威慑美国，要求它在西半球凉快，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郑重地谈到了《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局势，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以应对轴心国的威胁。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史汀生回忆说，“1919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来与1940年的日本相类比，虽然不尽合适，但也代表了大部分美国人的观点。他们简单地认为，对于日本来说，通过经济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屈服。

另外两个军方大腕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陆军上将，一个是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

将。他们认为尽管与日本的战争很有可能，但是美国还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最好是先采取守势，尽可能长地拖延时间。当德军在1940年5月入侵比利时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曾告诉罗斯福：比利时能动员18个师，而美国只能动员5个师。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1941年美国的军事准备情况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陆军中甚至有新入伍的士兵“用扫帚把当步枪，用锯木架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位于大西洋沿岸，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对美国更重要。也就是说，不是日本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加让人讨厌。他们提出就目前而言，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先欧后亚”战略。开这会的时候，总统的选举还没出结果，在这关键时候，罗斯福只能选择支持马歇尔和斯塔克，尽管他心里可能更倾向于史汀生和诺克斯。罗斯福与赫尔及一帮重臣经过多次商量后，决定了美国下一步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

一、避免在太平洋发生公开斗争，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国和加强自身。

二、对日本继续施加经济压力，援助中国，但不把日本逼到要求战争的地步。

三、让日本了解美国在太平洋是强大的，而且正在加强总的力量。

四、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但是和谈的大门随时敞开。

根据以上原则，美国对德、意、日轴心国的威胁做出以下的对策：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组织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的总统权力。

除了对日禁运废钢铁和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之外，1940年11月30日，美国再次宣布增加对华援助款项1亿美元，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相比夏威夷的珍珠港而言，菲律宾才是真正的前线。用罗斯福的话来说，易攻难守的菲律宾就是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1940年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空军志愿队到华作战。美国开始逐渐向蒋介石政府派遣飞行员志愿者，到中国训练中国飞行员并参加战斗。这些志愿者由美国空军退役陆军上尉、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指挥，这支飞行队就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同时派出军事代表团到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也开始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南洋地区，美国还开始与英国和荷兰政府官员共同探讨针对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联合防卫计划。

其实别说临阵磨枪的美国，就连蓄谋已久的日本此时也没有完全做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准备，双方都要为可能爆发的大战争取时间。既然如此，那就先象征性地进行一下外交斡旋吧。

啰唆冗长，足以让人郁闷得吐血数斗的美日会谈就此拉开序幕。

| 第三章 |

北进？南进！

野村出使

1941年2月初的一天，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海军基地，两艘美国驱逐舰悬挂彩旗，鸣乐驶出军港，以海军特有的礼节欢迎来自远方的尊贵宾客，来宾就是新任日本驻美国大使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

对于野村先生，大家应该并不很陌生，他在10年前的淞沪抗战中就已经亮过相，当时的职务是海军第三舰队的中将司令官。和重光葵、植田谦吉一样，野村也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庆祝仪式上，被朝鲜义士尹奉吉扔出的炸弹炸伤。不同的是，那两位都是丢了一条腿，成了金鸡独立，而野村则被炸瞎一只眼，变成了“独眼龙”。回到日本不久，1933年，野村因战功晋升海军大将，达到了其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1937年，野村退出现役。在阿部信行担任首相时，野村曾短期出任过外务大臣，试图协调日美关系，因军部的强硬最后无果而终，后随着短命的阿部内阁的倒台再次赋闲。按一般情况来说，已经64岁的野村，今后也就是在家里抱抱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辈子基本也就那样了。

1941年前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导致美日关系不断恶化。头一年冬天，美国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从日本撤侨。1941年新年刚过，美国就正式开始陆续撤走驻日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位于东京的一所美国学校因为缺乏生源被迫关闭。在此期间，日本出版了一本预测未来日美战争的书，书的结果当然是美国被打得很惨，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本书一个月内就卖出了5.3万本。太平洋上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了野村再次出场亮相的机会。

新年伊始，1941年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等大腕开会，研究决定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

势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会议的主要观念由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斯塔克在美国高层中是有名的亲英派：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美国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应暂取守势。美国做出这些决定，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已经控制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开始派出水面舰艇和潜艇破坏大西洋上的交通线。美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都位于东海岸，罗斯福认为这对美国将是最直接的威胁。罗斯福还担心德国会进一步干涉拉美事务，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是万万不能起火的。坊间甚至有消息说，希特勒准备在击败英国之后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越过大西洋在南美登陆，占领南美大陆后，向北越过巴拿马运河进攻美国本土。尽管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技术上也存在很大难度，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其次，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拥有大量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德国柏林大学所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了29位。欧洲沦陷后，很多占领国的科学家都必须听命于纳粹，德国本身以及占领区的工厂也极具竞争力。罗斯福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远比日本大的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其间，一个叫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多次写信给他，提供了许多希特勒正在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建议美国投入人力、财力、物力研究这种可以在一瞬间决定战争胜负的致命武器。巴黎失陷后，法国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的消息更让罗斯福忧心忡忡，而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这样一种裂变武器，不但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罗斯福已经命令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对于这种武器的开发，美国一定要走在德国前面，但谁也不敢断定德国就一定会落在后边。

最后，在欧洲，英国从历史上来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民正团结一致抵抗德国的进攻。在亚洲，日本的主要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抵抗力量不但很弱，内部也缺乏合力，无法对日本形成强有力的抵抗，目前能做的仅仅是利用广大的地域来拖住日本而已。

对美国而言，欧洲绝不能全部丧失，可仅凭英国不但不能击败德国，甚至自身都难保。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住不列颠岛，将其作为今后反攻的跳板。反言之，在远东，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前出到中太平洋，不足以立即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所以只能暂时被列为第二优先。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要采取的策略就是通过谈判手段暂时稳住日本，等与英国合力收拾完德国再回过头对付日本。这对于苦苦支撑的蒋委员长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好消息。

尽管表面上依然保持中立，但实际上美国已经逐渐走向前台。美英两国参谋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作为对美方代表参加会议的基本思路，会议决定美国的国家目标确定为下列三项：保护西半球使其免受任何军事或政治侵略；援助英国使它不要輕易被击败；用外交手段对抗日本在远东的扩张。

1941年1月29日，美、英的参谋长第一次联合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英国代表对其立场做了下述三点说明：一、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二、应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再对付日本；三、远东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

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基本一致，不用再说，但第三点引起了双方的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大英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有所牺牲也在所不惜。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也不愿分散主力。经过若

千轮会谈之后，双方代表做出了三点决议：一、确定欧洲为主战场；二、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三、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

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约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初步确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与大陆国家的战争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计较一时之得失。用他们的一句老话说就是，“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其传统战略是以最小牺牲和极小冒险来追求最后胜利。也诚如美国人所不屑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英国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新秩序，让全世界人民从轴心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享有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权利。英国的目标则是能继续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差异，此时仅仅是一种萌芽，在1943年战争局势有了根本改观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罗斯福决定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也有自己的苦衷。美国当时的军备还没有做好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准备，国内孤立主义的势力依然强大。在欧洲，德国对英国的反封锁战术取得明显成功，美国迫切需要采取的动作就是对英国进行援助，以使其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在远东，除了外交谈判，也势必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来拖住日本，以争取宝贵的准备时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美国在1941年1月7日设立了国防生产管理局，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两洋舰队，海军大西洋分遣队被改编为大西洋舰队，由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任司令。驻珍珠港的舰队改编为太平洋舰队。罗斯福解除了原来不怎么听话的理查德森海军上

将的职务，代之以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驻菲律宾的远东舰队改编为亚洲舰队，司令官是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罗斯福还采取了一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那就是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这是罗斯福与孤立主义斗争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在美国1941年12月参战之前，中国繁荣富庶的东半部已经沦陷于日寇，法国沦陷，英国饱受德国空袭，苏联的重工业基地也就是欧洲部分基本落入德军之手。反法西斯阵营军事上步步溃败的同时，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战略物资的生产明显处于下风。《中立法》同意盟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物资，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一贫如洗、无法付账的程度。而中国更穷，根本无钱可付，有时候送东西还要倒贴钱，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自运”的原则，则英国和中国都可能被迫向德国和日本妥协，苏联的抗击也难以为继。

早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面临的困境。丘吉尔表示会带领英国人民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但前提是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有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够提供护航，或者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借给英国，同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巡逻区域。他敦促美国加速工业生产，以便有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丘吉尔最后可怜巴巴地说，他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不会非要英国先把美元花光，才继续给予帮助，因为英国人民反对侵略的事业，也是美国人民的事业。

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决定要求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这样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的话，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然后他变相地讽刺那些孤立主义分

子，“谁也不能靠捋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用生动的比喻加以形容：假设邻居的家里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走这条水龙带，只需要他在火灭后原物送还即可。罗斯福强调，美国的防务正在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41年2月8日，著名的《租借法案》以260票对165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8日又以60票对31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售卖、转移、交换、租赁、借出或交付任何防卫物资予美国总统认为与美国国防有至关重要之国家政府”。

《租借法案》改变了原来军事物资需要现金交易的惯例，使得英国、苏联和中国可以暂时不花一分钱而获得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补给。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之前假惺惺的“中立国”的立场。法案最初授予罗斯福总统借出的物资不多于13亿美元，后来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使得罗斯福将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大大受益于该法案，美国的援助可谓是解了众多同盟国家的燃眉之急。美国正式参战后，《租借法案》仍然有效，美国凭借强大的国力和无与伦比的生产能力继续为盟国提供战争装备和物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英、苏、中等38个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达500多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是英国，到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前夕，英联邦所得的援助共300亿美元。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到1945年9月20日止，总值为102亿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共计109亿美元（苏联自己统计为98亿美元）。

在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之后，当前美国在亚洲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抗战来拖住日本，使它无法全力南进。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同情中国，这一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高得

多。根据总战略需要，美国制订了加强援助中国的计划。继1941年1月向重庆派出柯里特使之后，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租借法案》亦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明显加快。7月，第一批援助的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1941年1月通过缅甸公路向中国的援助物资吨位仅为4000吨，到10月就猛增到15000吨。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资之外，美国的援助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鼓舞更大，中国人民有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到1945年9月3日止，美国给予中国的援助总额为8.4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这些支援中国的行动，都不断加深着日本对美国的仇恨。

大洋那边，美国的日子不怎么好过；大洋这边，日本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东京的樱花在1941年的春天依然开得灿烂，但首相近卫文麿的心情恰似那花丛下的阴影，斑斑驳驳。日本政府所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结束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就当前而言，中国的战事暂时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近卫必须想方设法尽快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采取的一切行动，与这一美好愿望南辕北辙。

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目的，也是调整日益恶化的日美关系。为了促进调整美日邦交，松冈认为势必要换掉当时的驻美大使堀内谦介，准备起用赋闲在家的野村吉三郎。上任不久，松冈就多次敦请当时在河口湖畔静养的野村重出江湖，担负起出使美国进行和谈的历史重任。

野村是少见的亲美派人士。这还不是起用他的主要原因，让野村再次走上历史前台的是他之前一段特殊的经历。1914年至1918年，野村作为海军省的官员曾出任日本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作为随员参加过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在此期间，他和当时的美国海军部部长助理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个部长助理后来飞黄腾达，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大家肯定已经知道了，这牛人当然就是罗斯福。

作为一个海军将领，亲美的野村属于不折不扣的“条约派”成员，他赞成《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而不赞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野村对美国人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他这样说过，“当美国人遇到危险时，他们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所认为的，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着强大的潜能和灵活性”。1939年2月，野村收到了老朋友、美国海军上将普拉特的来信，普拉特告诉野村，“虽然美国人往往被称为唯物质主义者，但他们所怀有的精神意志绝对不可低估”，野村对此深以为然。野村同时也是日本海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人，他曾经警告自己的政府，“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目前的世界大战视为民主和独裁阵营之间的决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支援英国这一民主的堡垒”。这些言论在平时都是反动的，但在此时让野村在美日两国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成为远赴美国开展和平谈判的不二人选。

对于松冈外相的邀请，野村最初是坚决拒绝。但经不住松冈外相的“三顾茅庐”，野村最终答应重出江湖。一方面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连军方的高级官员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希望能通过他的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在1940年11月27日，野村接受了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命。

野村在受命之前拜会了近卫首相。他向首相提出，日本如果继续南进的话，美国肯定会报复以石油禁运，这将迫使日本去占领荷属东印度，日美两国的战争就将爆发。他判断南进带来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作为一个海军将领，野村告诉近卫，美国绝对不会如日本所愿，在战争之初就进行舰队决战，一旦打起来的话，日本将要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野村考虑到调整日美邦交的关键是中国问题，因此正式就任之前，他特意去了中国旅行，同当地的军事首脑进行了会谈，了解侵华

战争的现实情况。回想海军之前曾经坚决反对三国同盟，野村估计海军可能不会有太多反对意见，因此在动身之前，特地拜访了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向东条陆相求助，希望派遣精通中国情况的陆军军官前去美国协助自己。东条陆相慷慨地答应了野村的请求，决定派遣当时担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岩畔豪雄大佐作为陆军特派员同赴美国。用东条的话来说就是：“他可是我们最好的谍报专家，并且对日中两国之间的情况非常熟悉。让他参加谈判，既能表明我们军部赞同和谈，又能为我们获取美军情报提供方便。”

谍报专家岩畔豪雄大佐在日本军界有着“科学家特工”的美誉，跟踪、监听、贩毒、制造伪币等手段无所不能。他还是日本著名中野间谍学校的创始人，为日本培养了无数的高级间谍人才，女谍川岛芳子就是他的高足。他曾提出将巨额假钞流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也曾成功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大约5000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到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曾经不遗余力地资助过日本作战。看来，岩畔大佐也并非穷凶极恶之人，相反，是会感恩的人。

岩畔大佐没有跟野村一起动身，他于随后的3月6日从日本前往美国，与野村会合。美国听说日本派来的是岩畔大佐，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他们派出情报人员，对岩畔进行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连岩畔大佐如厕都有人一边陪着。

就这样，从1941年2月到12月开战之前，野村利用与罗斯福的良好个人关系，与美国进行了多达45次的谈判，其中与罗斯福的会谈就有9次。尽管只剩下一只眼睛，野村的外表并不给人以狰狞的感觉。他那胖胖的脸上时常流露着温和慈祥的笑容。长得颇像一个大号泰迪熊的野村，甚至被美国民众亲昵地称为“心地善良、真诚、毫无奸诈的野村吉三郎将军”。前面提到，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有5位海军将领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第一个是米内光政，第二个就是被

美国人视为礼貌得“无以复加”的“真诚朋友”野村。谈判期间，野村接收从日本国内发来的密电达217份之多，尽管这些密电的内容在送达之前几乎全部被美国破译。

临行前，1月23日，松冈外务大臣给野村大使颁布了训令。同一天，野村面对众多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不管日美两国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我们都能以友好的态度统统解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1941年2月11日，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抵达华盛顿。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野村正式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国书。当时的国务卿赫尔也在座，他对野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健壮，有一副诚实的面孔，体格上和普通的日本人截然不同”。宾主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罗斯福说，他宁愿称呼野村为“将军”，而不愿称呼他为“大使”。后来，野村在自己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提起这次会面，描述道，“那场面亲切而融洽”。

两人开始没有谈公事，而是畅谈了数十年来的“革命友谊”。但野村不是来叙旧的，话题终究要转到两国关系上。野村向罗斯福转达了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立即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分手时，罗斯福告诉野村：“美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其根源在于日本不断地对外扩张。太平洋上大家都要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因此而发生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野村对罗斯福的话表示极为认可，承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成双方谅解，缓和两国关系，让“太平”洋真正名副其实。

其实，早在野村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开启美日两国谈判之前，1940年年末，美日两国一些热心的“业余外交家”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和平尝试。1940年11月25日，美国马里诺外方传教会的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就专程赶到日本开展民间外交。在日本，负责接洽的是

前大藏省官员、时任产业组合金库理事的井川忠雄。一直搞财务的井川有个唬人的绰号，叫作“外务省编外大臣”。

看似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民间人士，但背后都隐藏着大腕级的实力派人物。德劳特神父是美国邮政部部长弗兰克·沃克的好友，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是罗斯福总统幼时的玩伴，也就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此前还长期担任罗斯福总统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于公于私都能跟总统说上话——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沃克把工作移交给他的助手，以专事和谈。47岁的井川忠雄是近卫文麿童年的同学和好友，几年前还为近卫组织过一个智囊团。井川和野村一样，都是亲美派，他还娶了一个美国人做老婆，尽管后来离婚了。他来往美国和日本，利用的都是私人身份，说是处理与前妻的经济纠纷。井川之前担任过日本驻纽约领事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

在井川的帮助和引荐下，两位神父走访了日本外务省，拜会了当时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首相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还拜访了著名的亲美派人士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和野村吉三郎。松冈外相似乎对两位神父不太热情，在他的心目中，日美会谈是他分内的事，任何人包括近卫的参与，都会引起他莫名的反感。两位神父向这些要人表示，尽管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还进驻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但双方仍然有通过和谈达成谅解的可能。

两位神父回国后，沃克安排他们在1月23日进入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赫尔国务卿也在。两位神父向两位领导汇报说，日本的“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

赫尔表示，类似的话他以前已听到过多次，可是“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来自大西洋彼岸希特勒的威胁足够诱使我们在太平洋力争暂时和平的结局”，哪怕“成功机会只有1/20、1/50，甚至1%也行”。赫尔同意两人以个人身份继续与日本作非官方的接触，并且决定由沃克继续充当联络人。这样纯民间的活动已经具备了一些官方的性质和背景。

赫尔内心对日本并不信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做进一步的冒险。他劝告罗斯福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再说，罗斯福当即表示同意。

正规军野村到达美国之后，井川这些游击队迅速与负有和谈使命的野村取得了联系。野村开始对井川并不信任，出发前，松冈也曾经告诫他要远离此人。但是，这位银行家在3月8日安排野村在赫尔家里与国务卿进行了一次私人秘密会面，让野村感觉到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

岩畔一到美国，就立即被带到教堂去与两位神父会面。岩畔告诉两位神父：“由于刚刚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绝不能做出任何背叛其他盟国的事情。第十三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两位神父表示理解。随着岩畔豪雄大佐的到来，一群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业余外交家”也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想当然地提出了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案。

在开启正式会谈的1941年4月16日，野村大使向外务省发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就是由几位民间人士联合起草的《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这个文件大家似乎

很陌生，因为后来它的官名改成了大家熟悉的《日美谅解草案》，参与拟订草案的就是野村、若杉公使、井川、岩畔和两位神父等人。

在此之前，4月14日和16日两日，赫尔国务卿两次召见了野村大使，表明要把以往日美间的私人对话转为国务卿和大使间的正式会谈，并说可将《日美谅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赫尔告诉野村，虽然他对这些“好心人”为改善日美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为此要求野村大使首先要取得日本政府的训令。

内容冗长的《草案》足足有4000多字，根据“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原则，这一草案肯定会无疾而终。《草案》总体上有七大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是“互相承认都很牛”之类实际意义不大的语言。挑来拣去，其核心内容有三条，分别对应之前日本的三大板斧“三国同盟、中国问题和南进战略”。其间，曾有日本外交官员提出能否暂时把中国问题抛开，今后再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比喻加以拒绝，“在美日谈判中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如同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之前能否不让哈姆雷特出场一样”。可见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可以随便出卖的。

一、日本政府不退出三国同盟，只有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的进攻时才履行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也就是说“哥俩好”，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

二、承认中国独立。日本从中国撤军，不吞并中国领土，不赔偿，恢复“门户开放”政策，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流，日本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承认伪满洲国。

三、日本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施武力侵略，美国愿意在日本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贸易关

系恢复正常。

《草案》传到东京，日本军政高层是一片欢腾。外务次官大桥忠一见此《草案》，激动不已，兴奋地大叫道：“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将因此好转。”

看到美国竟然愿意承认伪满洲国，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方的意见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转折。连东条陆相最信任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大佐也对美国做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觉得“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至于难以置信”。军方为此甚至同意为了促成前方的和谈，日军暂时避免在西南太平洋展开新的军事行动。军部的意思是利用美国上述意图，既原则上保持三国同盟的精神，又可以沿着互相谅解的方向调整邦交。即使多少有损于三国同盟，如果能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侵华战争也算成功。这是军方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做出让步。

连天皇都对此事表示了关切，美国开出如此宽容的条件，连裕仁都感到意外。4月21日，他对前来觐见的近卫首相说：“美国总统愿意详谈，这真是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不懈，你觉得呢？”在裕仁眼里，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悬挂星条旗和太阳旗的商船来往穿梭于两国之间的美好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要记住一点，《草案》承认伪满洲国，分裂中国，分明带有牺牲中国的成分，因此被史学家称为未遂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完全如此。

野村在发回《草案》时，没有特别说明这只是民间人士商谈的结果，并不代表美国政府都同意上述条款。赫尔的意思仅仅是大家谈判要有一个起点，不能桌子上啥也不摆，空对空瞎侃。他认为《草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因此，早在4月

16日，他就曾告诉野村，这份文件“包含的很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同时更强调“文件中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者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增加新的单独的条款”。也就是说，这是个起点，仅此而已。后来，美国历史学家费斯形象地将《日美谅解草案》比喻成一个出生在私人小诊所里双亲不明的婴儿。

其间，赫尔在征得罗斯福同意之后，就已经向野村提出了美日谈判必须遵循的“四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均等原则；继续保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赫尔明白，日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上述条件。在1945年11月美国两院共同调查会的公开报告会上，当时已经卸任一年多的原国务卿赫尔说，“鉴于日美两国的政策背道而驰，日美谈判从开始那天起，圆满达成协议的希望，连1%都没有”。还说，“我们答应举行谈判，只是打算为了和平解决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尽最大努力，同时也为了赢得美国军事当局所需要的进行防御准备的充裕时间”。看来，对于最终谈判破裂，也不能一味地责难日本，连美国的二把手赫尔一开始就对两国会谈不抱多大希望。

海军将领出身的野村不是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此后很多事说明他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传话者。他只发回了《草案》，却并未把赫尔说的话以及“四原则”传回。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将《草案》当作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想当然地认为上述条款“美国政府都是已经同意的”，空喜欢一场。

在日本人眼里，前景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柳暗花明。但是，一定会有细心的读者提出疑问，对于如此重大的外交事件，中间怎么没见酷爱发表重要讲话的松冈外相出来放个屁呢？原来不是不发言，松冈外相不在家，他到欧洲找希特勒和斯大林办大事去了。

收到《草案》的第二天，很受鼓舞的近卫立即召开了一次军政首脑紧急联络会议，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把《草案》中的这些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于是，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太郎就准备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大桥外务次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等松冈外相回来讨论后，再向华盛顿发出指示也不迟。因为离外相回到东京的时间只有4天了。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勉强表示同意。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电话里没说详细内容，只说让他尽快回来，研究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

接到电话的松冈兴奋异常，立即断定这是他欧洲之行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因哈尔特几次会谈的间接成果。松冈得意扬扬地对秘书加濑俊一说，他不久就会前往美国，去实现他精心策划的世界和平计划。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在和平年代，这事简直就不值一提。已经出任军令部总长8年之久的伏见宫海军大将即将退役。还有一种说法是，眼看战争临近，一旦打起来，就有战败的可能，这时候不想让皇室人员牵扯进来。伏见宫的离开，导致军令部总长位置空缺。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亲美派人士马上开始活动，图谋让米内光政来接替军令部总长的位置，让吉田善吾或古贺峰一出任次长的位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伏见宫和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将军”永野修身。

1941年4月9日，永野修身正式出任战前关键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总长，这是日本海军走向战争的重要里程碑。永野认为，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宿命，无法避免，任何努力也无法挽回。在所有海军将领中，他是最早，也是最强烈鼓吹与英美两国作战的人。任命他的唯一原因是，永野在现役海军大将中年龄最长。永野非但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属，还放手让他们独立去干，似乎十分适应来自下属军官的压力，那

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战争激进派。永野对这些人总是言听计从，他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因为那些底下的军官最了解情况，他们最善于研究，所以我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第一任次长近藤信竹是个温顺的人，也积极呼吁对英美两国开战，基本属于永野一个路子。第二任次长伊藤正一属于和周围所有人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内心里虽然反对战争，但从来没有对外表露过。

由于酷爱养狗，永野有日本海军中有“第一爱犬人”之称。他出任过当年自己以第二名毕业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其间以培养海军士官的“江田岛精神”而著称。他禁止体罚，提倡自习，从而和井上成美一起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永野于1934年晋升海军大将时，只有54岁，这是只有皇族才能享受的待遇。永野之前出任过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次出任军令部总长，使他成为日本海军中唯一历任海军三大长官的人物。由于身材高大，他获得了“大象”和“大炮”的绰号，和松冈洋右一样，头上没几根头发。他的目光令人生畏，很容易被人看成是黑社会老大。无数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缺乏眼光、号召力和个人魅力的人，由于常常在办公室里睡觉，被称为“打瞌睡将军”。有记者在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在办公室休息，是因为晚上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老婆。他一共有8个孩子，这一切都被部下看成是夜生活过多的证据，甚至连儿子都叫他为“色鬼老爸”。

永野在前文出现过多次。在日俄战争，在旅顺口，他像打靶一样精准击沉过多艘俄国军舰，日本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也是由他来宣布的。永野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和“主战派”。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还长期担任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但此时他对美国的感情早已消失。

1936年，永野出任广田弘毅内阁的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很不情愿地当过他的海军次官。当听到永野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消息后，山本

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着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对于海军大臣及川及其他海军省的高官而言，实际上在永野上任以前，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海军的领导，在任何事情上，海军省都没有勇气去反对永野的催逼，在对美开战的问题上，永野开始代表少壮派强烈要求战争。在内阁和大本营的会议上，及川一如既往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是他的屁股却占着极其重要的海军大臣的位置。

前方还在进行谈判，但日军的备战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到1941年4月，联合舰队的预备动员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折磨了海军数十年的70%即将实现，以日本海军对美国所能达到的这一最高比例进行战斗，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该数字今后永远不会再提高。作为日本海军象征的巨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即将下水服役。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中将认为，“与美国打一场速决战的话，日本将有很大的胜机”。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告诉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获胜前景大好，让我们下决心去投入战斗吧”。自称把日本引向战争的狂人石川信吾大佐也宣称：“现在是反击的时候了，我们不会被打败。”

在东京，所有的人都翘首以盼，期盼着松冈外相的凯旋！

外相荣归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绝对属于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在松冈眼里，光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是远远不够的。松冈的宏伟目标是以此为基础，拉苏联入伙，组成更大规模的四国同盟。第一步先称霸欧亚大陆，第二步就是以四国同盟的强大实力迫使美国就范，然后利用美国逼蒋介石投降，彻底解决侵华战争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算真正“太平”了——松冈的计划可谓是环环相扣。为了实施这一伟大的目标，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松冈就多次请求允许他亲自到欧洲去实施这一宏伟的“人类和平计划”。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军方首脑亦赞成外相的欧洲之行。军方赞成松冈出访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军方目前面临的两大问题，是促进侵华战争的解决和适时实施南进计划。为了彻底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就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消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如果能够和苏联达成谅解，斯大林也很可能会答应日本放弃援蒋活动，对解决侵华战争大有裨益。

之前松冈已经就德、苏、意、日的势力范围与老朋友里宾特洛甫进行过多次沟通。初步议定的范围是：南洋属于日本，波斯湾和印度方面属于苏联，欧洲和中非属于德国，北非属于意大利。松冈还为未来的四国同盟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叫“欧亚大陆同盟”。他对秘书加濑俊一说，“德国和苏联之间是有盟约的，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最佳机会。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下一步与美国握手的借口而已。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压，美国就会妥协。这样不但是日本，全世界都能生活在和平当中”。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整个世界都不用再动一发子弹”。喜欢惊世骇俗的松冈，尽管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实是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

后来有日本史学家假设，如果近卫文麿让石原莞尔出任陆军大臣，让山本五十六出任海军大臣，又能适当地控制住松冈洋右，日本的历史很可能会改写。

1941年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络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欧洲之行。松冈提出，老朋友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早就邀请他访欧，去年年底又再次邀请，不去实在有点不够意思。松冈提出，此行的目的，调整日苏关系是关键，所以预定在柏林、罗马各逗留两三天，在莫斯科停留一周左右，总行程是3月初动身，4月中旬回日本。联络会议最终批准了松冈的出行计划，这样，陆海军就一致把稳定北方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外相身上了。

在欧洲，德国与英国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不列颠空战的僵持使得德国无法完全取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导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一拖再拖。为了在远东吸引英国的注意力，之前德国多次提出由日本进攻英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日本陆军认为，外相访欧的重点是调整日苏邦交，对德意两国的访问只是礼节性的，串串亲戚而已。如果德国提出进攻新加坡的要求，万不可随意答应，日本人还不想去为德国人火中取栗。松冈答应了军方的请求。

1941年3月12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外相送行的人群，即将远行的松冈也是踌躇满志，他的欧洲之行注定会举世瞩目，受人关注是他最喜欢的事情。列车即将开动之际，松冈又匆匆来到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面前，问杉山什么时候能进攻新加坡。“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参谋总长有点生气地说，心里暗想，松冈这家伙真讨厌！

松冈出发前一个月，2月，里宾特洛甫就多次约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畅谈德日两国合作的美好前景。2月27日，里宾特洛甫又指示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日本尽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新加坡”。

早在头一年，1940年4月，日本政府已经起用建川美次陆军中将出任驻苏大使，开始了与苏联改善邦交的尝试。日本迫切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承认伪满洲国并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和在新疆的特殊利益。11月20日左右，建川大使寄来了关于当时正和苏联力争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案的报告，谈判似乎有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于库页岛北半部的分歧迟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前，红色苏联几乎受到各国一致的憎恶，但复杂的国际形势使得莫斯科逐渐有了与各大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英国政府在积极向莫斯科献殷勤，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都害怕苏联加入德、意、日的轴心国阵营。处于如此优势地位的苏联，肯定不会对日本做出轻易让步。

松冈的第一站就是苏联。3月24日，松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第一次会谈。用松冈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开始他就给两位苏联领导人上了一堂日本式的“道义共产主义”课。他声称“道义共产主义”是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国、日本和苏联共同的敌人。有了这一开场白，松冈开始认真地谈论苏日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松冈的热脸贴上了凉屁股，他发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似乎对他的话没什么兴趣，苏联人只是勉强愿意讨论一个中立条约，而不提他所期望的那个范围更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联盟。

即使对签订中立条约，苏联人也是漫天讨价，莫洛托夫告诉松冈，“苏联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性质的互不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的“失地”，就是指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日俄战争之后，那里割让给了日本人，苏联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有点失落的松冈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到访问柏林和罗马回来后解决。

离开苏联的松冈于3月26日到达柏林。在柏林火车站，站台上插满了纳粹的“卐”字旗和旭日旗，迎接松冈的是伴随着一阵阵鼓声的

“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松冈抬起右臂，向欢迎他的希特勒青年团频频致以纳粹礼——这动作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好像经过无数次训练一般。希特勒亲自接见了。在随后三天里，他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用德国翻译的话说，松冈是极其少见的敢与希特勒进行同辈间闲聊的人。

其间，松冈去意大利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因为他是墨索里尼的“墨鱼丝”。在罗马，松冈受到了他的偶像墨索里尼、齐亚诺和罗马教皇的热情接待。在梵蒂冈，牛皮哄哄的松冈对十二世教皇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情比我更高。此前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真不知道教皇听了松冈这番话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回到柏林后的4月4日和5日两天，松冈又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更深入的详谈。从德国方面来说，会谈的主要目的还是说服日本尽快对新加坡进行袭击。而这是松冈离开东京时军方告诉他绝对不能轻易答应的事。里宾特洛甫甚至告诉松冈，日本占领新加坡，“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他要求大岛浩提供有关新加坡的各种地图，“以便德国元首，他无疑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为日本进攻新加坡提供最佳的战略方案”。由于之前有军方的交代，松冈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略感失望。

里宾特洛甫告诉松冈，他与莫洛托夫关于缔结四国同盟的努力已经失败。头一年的11月12日，莫洛托夫应邀访问了柏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就试图以瓜分欧亚大陆这种令人眩目的前景来诱惑莫洛托夫，对苏联许以波斯湾和印度地区。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建议缔结一项条约，由苏联宣布同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目标，愿意在政治上同德、意、日三国进行合作，四个国家须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回国10天后，11月26日，对德国的建议做了答复：可以同意，但是必须满足苏联的有关要求，具体包括德

国军队从芬兰撤出，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基地；在中东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被承认为苏联未来的领土愿望；在远东，日本须放弃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

莫洛托夫的答复说明，苏联的胃口太大，斯大林还在紧紧盯着巴尔干不放，而这一地区正是希特勒下一步想要猎取的目标。希特勒对同苏联签订协定从来不抱希望，也不信任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随时会撕毁任何协定，对德国进行袭击，他倒没想到自己也经常那样做。

里宾特洛甫继续说，总的说来，苏德关系还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友好。两国关系将来如何演变，目前难以断定。如果苏联要想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就会毫不留情地打倒它。德国已经在苏德边界陈兵百万，准备随时应付突然的事变。苏联如果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对日本实施援助。希特勒亲自告诉松冈，美国 and 英国也正在拉拢苏联。危机一旦出现，德国将立即采取行动干掉苏联，回过头来再对付英国。这个时候日本如果向南挺进，攻打英国的属地新加坡，苏联也不敢对此进行干预。说来说去，还是希望日本去进攻新加坡。

希特勒进一步说，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轴心国当前的目标是要彻底摧毁整个大英帝国，占领新加坡对日本称霸远东大有裨益。希特勒提示松冈，“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如此好的机遇”。他主动向松冈提出一项日本没有要求的保证：如果美国介入并发生冲突，德国将履行同盟义务支持日本。希特勒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绝对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即使撇开德国军队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老酒不知道希特勒这句话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希特勒对松冈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没有告诉松冈，德国实际上已经在准备进攻苏联。松冈到来之前的3月18日，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曾经劝希特勒向松冈透露这一行动计划，以促使日本马上去进攻新加坡。但希特勒认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都是一个德行，肯定不能做到保密。他认为松冈很可能会把这一行动计划泄露给莫斯科，以此作为谋取他盼望的日苏条约的手段。希特勒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苏军，苏德战争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为了使德国在进攻苏联时英国不至于在背后捣鬼，希特勒还是希望通过日本对新加坡的进攻来牵制英国。

德国的二号人物也接见了松冈，戈林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的宴会来招待松冈。酷爱收藏奇珍异宝的戈林接受了松冈赠送的一幅富士山油画，他开玩笑地对松冈说：“如果日本能攻下新加坡，我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的真貌。”松冈的回答是：“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立即那么去做。”

面对德国方面的再三请求，松冈只好敷衍说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表明，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立即着手进行，承诺回去后立即就该问题做政府和军方的工作。说了半天，还是一张空头支票。

松冈也清楚自己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协调与苏联的关系，最好是能与对方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他已经得知，四国同盟的大计划已告破产，德国在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前答应调解日苏矛盾的承诺，也已无法兑现。但松冈忍不住想提一提。当他提出缔结苏日条约的问题时，里宾特洛甫就劝他不必了：“怎么能在這個時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因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合当前的形势。请记住，苏联人是从来不会白给东西的。”里宾特洛甫再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他认为，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去攻打那里，这将是

对轴心国共同事业的最大贡献。有了共同的胜利，日本提出的各种愿望，诸如库页岛北部所属及石油开采权问题，“就会像熟了的果子那样，落入日本的怀抱”。

这让松冈无比烦恼。其实松冈应该能听出来，在里宾特洛甫的言语里，已经将苏联当成了潜在的敌人，这是里宾特洛甫就德苏战争即将发生能够做出的最露骨的暗示。甚至大岛浩也私下告诉松冈，德国和苏联不久可能就要开战。然而，松冈依然是执迷不悟。

德国已经暗中下定了对苏开战的决心，但没有向松冈明确表示，外相也没能及时察觉出来。此时德国的处境很微妙，关于日苏之间条约的签订，德国并没有表示反对，但指出苏联难以信任，暗示不要过分深入。松冈这次访欧，并没有和德、意缔结任何协定，大本营方面认为这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

4月5日，串完亲戚的松冈一行，离开柏林，再次前往莫斯科。第二天清晨，列车抵达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交界线时，传来了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消息。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闻听此信的松冈顿时异常兴奋，他兴致勃勃地对秘书加濑说：“上天已经把日苏条约放进了我的衣兜！”

尽管早在3月间，美国就根据可靠情报警告苏联政府说希特勒准备进攻他们，佐尔格也从东京发来了类似的信息，但莫斯科一直不相信。斯大林认为，德国不会进攻苏联，并不是因为两国之间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那不过是一张纸，而是因为德国在西线和英国的战斗尽管占尽优势，但远远不到胜负已定的地步，希特勒不会犯“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当松冈于4月7日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次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苏联人的态度仍然是不冷不热。

其间，4月8日，松冈寻隙会见了美国驻苏联大使斯坦因哈尔特。他对美国人说，苏联人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之高，让人难以置信，他们

要求日本在“领土方面做出重大让步”，将库页岛南部割让给苏联。松冈告诉莫洛托夫，如果这样做，他一定会受到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愤怒谴责，他既不愿也无权做出这种让步。

松冈对苏联的态度感到沮丧，可不想空手而归，那是多没面子的事情啊！于是，他折中地向莫洛托夫建议，能否签订一个范围较小的中立条约，声明“两国互相友好，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交战，则另一方保持中立”。莫洛托夫也做了让步，放弃了要求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的要求，但提出了新条件，要求日本让出在库页岛北部石油和煤的开采特许权，松冈同样无法接受。这可恶的老毛子！

处境尴尬的松冈提出在4月11日休会一天，双方都停下来冷静一下。随后他就去了列宁格勒，希望在此期间斯大林能够有所改变。但当4月12日他再次回到莫斯科时，莫洛托夫脸上的表情使他明白，谈判仍将以失败告终。松冈决定不再做无谓的努力，决定于第二天离开莫斯科，宁可空手而归也不能答应苏联的无理要求。他向东京拍发了电报，内称不但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无望，连中立条约也已不可能。东京闻讯，大为失望。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看似绝望的事情也会变得柳暗花明。4月12日那天晚些时候，失落的松冈外相礼节性地去向斯大林辞行，奇迹就在这时出现。斯大林戏剧性地主动向松冈提出了两国的缔约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可以不要求日本立即让出库页岛北部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这个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再说。局面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

斯大林自然不会是突然良心发现。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西两面进攻苏联，因此曾把最优秀的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派往日本。1941年4月初，克里姆林宫接到了佐尔格发自东京的密报：“日本有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中立条约的意向，望有所准备。”此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诸多消息都提醒斯大林，德国很可能

会进攻苏联，其中当然也包括来自佐尔格的情报。尽管对这些情报将信将疑，但斯大林认为先在东线稳住日本也不失为稳妥之举。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松冈第二次抵达莫斯科的一个星期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个最言而无信的国家道貌岸然、堂而皇之、各怀鬼胎地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在签字仪式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全体出席。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当缔约国一方成为一国或两国以上的第三国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国另一方须在该纠纷的整个过程中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双方约定，条约从1941年4月25日起正式生效。两国政府在签订条约时都正式发表了声明：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缔结中立条约从形式上可以当作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斯大林已得到日本的公开保证，万一希特勒在西线进攻苏联时，日本将保持中立。松冈也有所得，除了不至于两手空空返回东京，日本也获得了一种保证，当实施南进战略侵占南方富庶地区时，理论上背后不致受到苏联的袭击，这是军部最最渴望的。

实际上，即使在条约签订之后，双方在北方边界的戒备也一刻没有放松，来自对方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双方都不敢在这里削减战备而冒险把兵力用于其他方面。在几个把侵略当成喝茶、吃饭的国家眼里，条约不过是一张纸。回日本后不久，5月6日，松冈就对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说，“如果德苏之间发生战争，没有一个日本首相或外相能使日本保持中立。形势将迫使日本站在德国一边去进攻苏联，任何中立条约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这就是松冈内心对《日苏中立条约》的真正解释。

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竟成了它们相互馈赠的礼品。这让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大为光火，可除了多骂几句“娘

希匹”和不承认之外，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重庆政府最担心的是苏联将从此停止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日本也期望签订中立条约后，苏联能不承认重庆政府并停止对重庆的支援。可是不久情况就趋明朗，苏联对重庆政府的政策保持不变。莫洛托夫于4月16日告诉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邵力子，在苏日两国谈判过程中没有讨论过中国问题，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抗日，苏联对华政策保持不变。看来苏联人也不相信日本人，认为援助中国拖住日本远比一纸条约要可靠得多。

可惜这一承诺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连自己的屁股都捂不住了，他还需要美国来援助呢。因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乃至终止。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心存感激，人家毕竟在大雪纷飞的寒冷冬天送来了无比珍贵的焦炭！

此时，美国已经超过苏联成为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也在关注着松冈的欧洲之行。在接到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后，赫尔告诉野村大使他并不担心，“因为苏联当前的政策是不想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是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这个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上而已”。

就在条约签订第二天，4月14日，赫尔告诉记者，“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关注远东局势的发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晋谒罗斯福会商军火租借问题”。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租借法案》予以考虑。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下令军火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国使用。为此，《大公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签字仪式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斯大林对于这一重大外交转折显然十分高兴，他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足以证明有关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松冈是刚刚从柏林到的莫斯科，如果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自己的盟国日本去和将要作战的敌国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呢？意识到这一点的斯大林无比兴奋，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甚至在祝酒词中高声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早已戒酒的斯大林破例给松冈敬酒，并夸赞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有所差别，但是双方谁都不会也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事实上，最后违背这一誓约，出兵东北的，恰恰正是斯大林自己。松冈也频频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拥抱着松冈，诙谐地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松冈享用了斯大林不少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他也兴奋地频频举杯：“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斯大林对松冈说：“日本和苏联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就可以放心地整顿远东了。苏联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一起来对付美国。”

松冈明显是兴奋过头，喝多了。他放肆地告诉斯大林：“条约已经签订，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就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也会来取你的脑袋。”

在苏联，斯大林何尝受到过如此的言语威胁？他马上把脸一沉，反驳道：“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很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安安稳稳地长在肩膀上吧！日本虽然强大，但苏联可不是1904年的沙俄。”一番话说得松冈颇为尴尬。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的列车不得不推迟一小时发车。松冈外相一行结束了匆忙举行的宴会，旋即驱车前往车站。他们走进车厢不久，便

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站台上一片哗然。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时，都吃了一惊。

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也都惊呆了。要知道，斯大林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要人。只见斯大林正在兴头上，和松冈先是握手，接着彼此面对面，把手搭在对方肩上以示友好。矮小的斯大林搂住同样并不高大的松冈，他们那种紧紧拥抱的样子简直像在搏斗。斯大林走近建川美次大使，友好地拍打他的肩膀，劲儿好像用大了，身高只有一米四七的建川中将向后退了三四步才站稳，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人们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情景，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斯大林再次告诉松冈：“有了《苏日中立条约》，在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不仅仅在欧洲，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松冈兴高采烈地回应道。

这的确是峰回路转的闪电外交，全世界都为此而目瞪口呆。苏联媒体评论，中立条约“无论是从迫使日本与英、美作战的苏联的大战略来看，还是从与德国的关系处于紧迫状态来看，都是苏联的巨大成功”。日本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论赞扬松冈外相的“丰功伟绩”，给予《日苏中立条约》极高的评价。松冈洋右一时又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第二天，松冈与斯大林拥抱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朝日新闻》4月23日发表的评论说，“松冈外相使《三国同盟》获得了新生”。在日本，松冈外相的肖像照销售量甚至超过当时最红的女影星，包括当时伪满洲国最著名的歌影两栖明星李香兰，就是唱《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的那位——其实这是个本名叫山口淑子的日本人。远在日本的近卫文麿听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松冈洋右的确是个能人！”

松冈完全陷入一种癫狂的自我陶醉之中。他未曾想到，在诺门坎战役和三国结盟之后，斯大林会轻易同意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他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自己的个人魅力。“红矢”号专列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原野上奔驰如电，车厢内的外相却激情如春。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渲染自己的辉煌成就，他对随行人员说：“年轻人，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得就是多。”他借着酒劲对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它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

就在松冈像一位凯旋的将军那样兴奋地乘坐专列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向远在日本的佐尔格发出了感谢电：“我们对你所做的努力深表谢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理查德·佐尔格被誉为“二战谍王”和“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名言就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我打开。”佐尔格是德国人，其官方身份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苏联来说可谓居功至伟。他的情报主要来源两处。一是日本秘密共产党员尾崎秀实。1901年出生的尾崎是《朝日新闻》记者，也是有名的“中国通”。他曾经当过近卫首相的私人秘书，是近卫身边最重要的顾问之一，和近卫现任秘书牛场友彦（战后日本驻美国大使）、西园寺公一、犬养毅的孙子犬养健都是好友。他为佐尔格提供情报服务的唯一条件是不收取任何金钱报酬。二是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奥特十分信任佐尔格，愿意把一切信息与他分享。他甚至在德国驻日使馆为佐尔格设了一间特别工作室。英俊潇洒的佐尔格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负伤使他跛了一条腿。尽管如此，拥有非凡魅力的佐尔格还有着数不清的情人，其中包括经常活动于延安的史沫特莱。这家伙也真不

够江湖，就在奥特提供给他的特别工作室里，他把奥特的夫人也变成了他的情人之一。

松冈在往返经过莫斯科时，几次和罗斯福总统的心腹、美国大使斯坦因哈尔特进行会谈。在归途中，松冈相当大胆地向斯坦因哈尔特透露了他和德、意首脑之间的谈话内容，看来希特勒担心松冈泄密不无道理。松冈告诉美国大使，日本只希望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毫无意图要去占领太平洋地区的英国、荷兰或美国的任何属地。他希望大使能够劝说罗斯福停止援蒋活动，借以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日本将以此为目标来促进日美邦交。

如上所述，此时的松冈还在幻想回日本后以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和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等一系列既成事实为背景，积极推行以解决侵华战争为目标的日美邦交。松冈的思路变得无比绵长，甚至开始谋划通过日美合作来调停英德战争。

完成访欧使命的松冈在4月21日途经大连，接到近卫首相的电话，首相说收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建议，请速速回国。松冈立即断定他同斯坦因哈尔特的会谈收到了效果。除了表示愿意让美国出面帮助调整中日邦交的意愿，当时他向美国大使暗示，如果美国反对日本，日本将在军事上支持德国。大人物就是不同凡响，这样随便的几句话就能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松冈心中得意无比，他对加濑说，“舞台已经布置好了，接着我们该去华盛顿了”。此时的松冈可谓是归心似箭。

4月22日下午，松冈乘坐的军用飞机在立川机场顺利着陆。“凯旋将军”松冈身穿黑色西服，左手拿小礼帽，右手执文明棍，兴高采烈地走下舷梯。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上下无比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松冈外相一面向欢迎人群微微点头致意，一面气宇轩昂地径直走到近卫首相跟前，同他握手。与近卫寒暄之后，他立即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归国第一声”讲话录音。

近卫首相低声对身旁的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说：“这录音大概要很长吧！”

“恐怕很长，不，一定会很长。”富田答道，谁都确信外相的“归国第一声”录音一定很长。按照松冈的习惯，不讲得你昏昏欲睡是绝不罢休的。不料这次出现了意外，录音很快就结束了，反倒使已经做好受折磨准备的大家意犹未尽。

录音放完，近卫提出和松冈乘同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内阁其他大臣都在那里候着呢，近卫也想在途中同松冈谈谈有关《日美谅解草案》的事情。但松冈说他要立刻去皇宫向天皇致敬，“这是每个日本人首先必须做的事情”。近卫认为松冈此举完全是装腔作势。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不愿和他一起去，只好改由大桥忠一外务次官和松冈同乘一辆车前往皇宫。

前往皇宫的途中，大桥次官向松冈详细介绍了《日美谅解草案》的前因后果，大桥告诉松冈，《草案》不是由外务省起草的，而是几个外行外交家的产物。松冈的脸色迅速晴转多云，再转彤云密布。当得知之前已经召开过联络会议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后，松冈外相勃然大怒。外相生气的原因有三。

一是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匆忙研究决定，把我这外务大臣当什么啦？这分明是对我这位“大功臣”的不信任嘛！

二是老子辛辛苦苦在外边跑，将德国、意大利、苏联全部搞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拿他们来逼迫美国屈服。现在倒好，你们却要反

过来向美国让步求情，简直是本末倒置，真真岂有此理！

第三个原因松冈没有说出口。本来松冈是准备亲自赴美与罗斯福谈判的，现在近卫横插一杠子，抢了他的风头。他不能允许任何人包括近卫和野村对美采取重大外交行动，所有的事情都要他来做主。看来短期内赴美谈判已不可能，想到这里，他告诉秘书，“把行李箱先送回家收起来吧，最近不会再出去了”。

最让松冈生气的就是近卫。他认为这是近卫喜欢哗众取宠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想得到别人的喝彩了，所以才在他不在家时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想哗众取宠的恰恰是松冈自己。在松冈眼中，近卫虽然感觉敏锐，可以快速接受新鲜事物，但他的总结能力几乎为零。放眼同时代那些强有力的政治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墨索里尼等，松冈认为近卫是最弱的一个，肩负日本未来重任的近卫与其说是不成熟，还不如说是一个空想家。

接下来，大桥次官马上开始领教上司那早已熟悉的喋喋不休，松冈的话如同连珠炮一般：“什么假如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啦，什么即使美国和三国同盟的一国打仗日本也不站在盟国一边啦，什么不南进啦，这样重要的外交谈判，不通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外务大臣就擅自去搞，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这小子临赴任时我就提醒过他，可是他太随便了，在调整外交关系这种重大问题上做得太过头。近卫毕竟是近卫，而对此事深信不疑地表示同意的军部也毕竟是军部，懂什么呀？我绝不赞成这个方案！这里可能包含有30%的善意，但70%以上都是险恶用心。我们煞费苦心建立三国同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又是为了什么？简直太愚蠢了！对美国这样软弱今后日本还有救吗？我们能对美国说‘日本已经打不下去了，请救救我们’吗？可笑至极！好，你们瞧吧！这回我非要把美国弄得走投无路不可！”

此时的松冈已不再是得意的凯旋者，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又说不出。他一直捍卫的近卫竟然背着他干出如此的事情，此时他的心情恰似辛苦归来时“发现爱人不贞”那么糟糕。明明知道近卫和一大帮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着，松冈在参拜天皇后，擅自改变行程回到了外相官邸。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然后和外务省官员和家属举杯庆贺。他的神色中已经隐隐透露出一丝疲倦和愤怒。

那边，近卫带着东条、及川、平沼、杉山、永野等一帮军政要人耐心等候。首先忍不住的是已经74岁的内相平沼骐一郎：“这叫什么事呀，搞错顺序了吧！真不像话，不知道大家都在等着吗？快派人去把他叫过来！”

一直到了21时20分，出尽风头的松冈姗姗来迟。但接下来依然是松冈一人的现场表演，他喋喋不休，让所有人都无法张嘴。可能话说得太多了，松冈的嗓音略带沙哑，不时夹杂着几声咳嗽。松冈故意不谈会议需要讨论的话题而畅谈访欧见闻，他开口一个希特勒，闭口一个斯大林，好像他们是结识多年的哥们儿，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苏联。最后不得不提到《草案》时，松冈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内阁和军部怎么说，我绝对不同意这个方案。”

松冈提出，既然我们已经与德国缔结了同盟，就必须首先同德国取得充分谅解，才能开始日美谈判。松冈的嚣张连哑巴及川海相都忍不住开了口，他表示不赞成外相的意见。大家纷纷附和及川，会议气氛渐渐倾向于不必取得德国的谅解先进行谈判。松冈再次提出，用讨好美国的办法来调整日美邦交不仅最终难于实现，还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对美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23时左右，松冈在再次强调“对于大洋彼岸的那个国家，没有人懂得比我多”之后，突然宣布他需要

“休息一个月”来慎重思考这一问题。之后以疲劳为由独自退出会场，把一大群人晾在了那里。

4月23日，近卫把松冈请到自己的私宅荻洼庄进行了会谈，松冈再次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向近卫提出进攻新加坡，近卫对此未置可否，会谈除了互相增加不信任感之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后，松冈说：“请让我把欧洲的事情忘掉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4月24日，两人都病得卧床不起。

4月25日，近卫首相带病召见了陆海军大臣。近卫说：“松冈外相主张按照德国的意图进攻新加坡，你们想法如何？”东条和及川都不同意日本在现有的局势下采用如此过激的行为，陆军和海军甚至提出解除松冈的职务。

近卫也想到了更换外相，但此时更换松冈会带来两大不良后果：一是导致日本失去德、意轴心国的信任；二是会加深苏联对日本的怀疑，毕竟松冈是刚刚和斯大林签署中立条约后回来的。还有一点，松冈目前在国民心目中如日中天，是“大和民族的英雄”，近卫不能不有所顾忌。

尽管近卫首相和陆海军方面都十分焦虑，但松冈外相一直以养病为由深居简出。其间，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四次前往松冈私宅，拜访游说外相接受《草案》，松冈一概拒绝发表言论。由于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必须有外务大臣的表态，联络会议也开不成，也就无法对野村大使及时发出训令。

美国那边，岩畔大佐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在征得野村大使的许可后直接越级跟外相通了电话，但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要等待希特勒的回复意见。松冈很恼火地告诉岩畔：“你告诉野村，叫他不要过早向美国人送秋波。”岩畔后来说，他当时真想劈头给松冈来两记耳光。

之后岩畔和井川拜访了美国前总统胡佛。胡佛对两人的来访表示欢迎，但说目前是民主党人在执政，作为共和党人，他们对谈判帮不了多少忙。最后，胡佛说：“如果发生战事，文明将倒退五百年，入夏以前一定要完成谈判，否则就会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胡佛说得一点都不假，当过总统的都是牛人呀！

由于迟迟等不来东京的指示，4月29日，连好脾气的野村也再次向日本国内致电询问，依然未果。野村对此深感沮丧，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谈判。无奈，野村只好多次去向赫尔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赫尔对此表示谅解。

松冈外相本来就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况且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老憋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5月3日，外相的感冒终于好了，联席会议立即召开。在这天的会议上，松冈外相再次提出了在德国他曾经向希特勒和戈林承诺过的进攻新加坡的问题，大家对此均不赞同。对于日美谈判，松冈提出首先向美国建议签订一个折中的日美中立条约，同时抛出自己苦心冥想拟订的“三大原则”。

一、关于《三国同盟条约》的问题，日本信守把三个轴心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继续履行条约义务。

二、美国必须承认《日华基本关系》和《日满华共同宣言》，承认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本之间的既成事实，日本坚持在中国的驻兵权。

三、在南进问题上，日本“难以保证不诉诸武力”。

松冈认为，原《草案》中提出“不能诉诸武力”的说法，“既不合适也很多余”，他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人最有价值的高贵品质”。

松冈的意见后来被称为“松冈修正案”。可悲的是，对于松冈如此强硬的言论，近卫首相以及军部最后竟然都表示了赞同。

就在5月3日当天，松冈向野村发出口头指示，要求野村向赫尔说明“美国如果加入欧洲战争将招来灾祸”，同时向赫尔探听美方对缔结日美中立条约的态度。赫尔断然拒绝了松冈的中立建议，认为这完全不切实际，也与当前的话题无关。他在回忆录上这样说，“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赫尔对松冈充满了恶意，在他眼里“松冈歪得简直像鱼钩”。

5月5日，东条陆相收到了岩畔大佐从美国发来的报告。岩畔认为，有必要迅速进行谈判，否则美国终将参加战争，罗斯福目前的地位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最后岩畔强调，“罗斯福和赫尔都不信任松冈外相并充满恶感”。

之前松冈把准备给美国的回复发给了德国和意大利征求意见，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就先发给了野村。里宾特洛甫获悉在未征得德国同意的情况下，松冈就向华盛顿作了答复时，怒不可遏。大使奥特奉命向松冈提出抗议，德国政府对此事“深表遗憾”，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也表示了同样的不满。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把美国的答复立即转告德国，让德国正式参加今后日美之间的一切谈判。松冈再三向奥特表示了日本对《三国同盟条约》的忠诚，但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参加美日会谈的要求。德国对此甚为不满。奥特因此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松冈已经被迫向敌视《三国同盟条约》的势力屈服了”。

还有一个比里宾特洛甫、齐亚诺和奥特更气愤的人，他就是驻德大使大岛浩。大岛对松冈与美国谈判事先不告诉他，怒不可遏。他竟然致电松冈，说“两面外交”将使日本遭到欧洲战争中双方的蔑视和憎恨，到头来使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对于大岛来说，别说是自

己的顶头上司松冈，就是他亲爹敢做对不起德国的事情，那他照样就是自己的死敌。

5月12日，《松冈修正案》送抵美国，赫尔对如此强硬的条件当即拒绝。在5月16日与野村的会谈中，赫尔强调，日军必须撤出中国并承诺不承担三国同盟的义务。

5月20日，赫尔和野村再次进行了会谈。岩畔大佐以日本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岩畔十分明确地对赫尔说，日本即使从中国撤军。也是指在若干年内，撤军的区域也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地区，以利于日本帮助中国“防御共产党的活动”，他表示不管中国问题最后怎样解决，这一条绝对要做到。就是说，日本军队将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地区，这一区域的面积大约103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赫尔照样立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撤军建议。至此，《松冈修正案》完全葬送了之前的《日美谅解草案》。

美国与日本的谈判在极为保密的状态下进行，很多情况下都是野村大使从酒店服务人员的专用通道进入卡尔顿饭店，再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会谈还是引起了英国、中国和荷兰的高度警觉。英国谍报机构通过截获日德之间的密码通信知道了此事，就像德国、意大利对日本与美国举行和谈极度愤慨一样，英国随即对美国表示了强烈不满。不满归不满，英国此时有求于美国，不敢对美国大放厥词。英国向美国指出，日本的企图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分裂美英关系，在保持伪满洲国和在目前战争中获得重大利益，包括中国富庶地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条件下，从中国抽身，使美国取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援助英国。英国外交部向美国提交了备忘录，指出“日本布置了一个陷阱，希望美国不要跳进去”。

最愤怒的还不是英国人，大家已经猜到了，那是已跑到重庆的蒋委员长。中方随即向美国表示了关注和不安。5月23日，赫尔接见了脸色铁青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他谈了关于目前和平谈判的谣言”。赫尔向胡适指出，最近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糟糕，德国人占领了巴尔干，一个叫隆美尔的德国将领在北非打得英国人溃不成军，威胁到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赫尔提醒胡适要把远东和欧洲战局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他承诺美国对西方和东方都绝对坚定地坚持现有的基本政策和立场。赫尔的话软中带硬，“如果欧洲局势更趋危急，我就不能肯定珍珠港我们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不会被调往大西洋”。之后他安抚胡适说：“无论如何，我在没有首先同你和你的政府中的同僚进行充分商量之前，不会采取重要步骤。”

盟友是一片质疑之声，内部也有不少反对派。同样属于对日强硬派的内政部部长伊克斯对日美会谈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彻底实施石油禁运。罗斯福认为此举很可能导致日本铤而走险，狗急跳墙去进攻荷属东印度，进而诱发远东地区的全面战争，这与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背道而驰。美国军方也认为太平洋的战争应该推迟，最好在“日本进攻西伯利亚之时”。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意见迟迟不予以正式答复，双方都不敢出重拳而在以点刺试探对手。

5月27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36年前的这一天，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统领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歼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取得对马海战的辉煌胜利。这一天因此被定为日本的“海军节”。1941年的这一天，海军报道部第一课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在电台广播了一篇题为“对付世界动乱的帝国海军”的讲话。讲话中，平出大佐说：“一旦那些敌对国家的经济压迫危及我国生存时，帝国当然要奋起自卫。帝国海军现有大小舰艇两百余艘在中国沿海作战，又在西太平洋海域配备了300多艘舰艇和这些舰艇所必需的基地，这种配备情况是帝国海军前所

未有的。目前一些重要基地已全部设防，飞机与舰艇均处于严阵以待的态势，如有人胆敢轻举妄动向我挑战，我必将一举而歼灭之。”

双方可谓针锋相对。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国家处于无限制紧急状态”。美国在欧战爆发一周后的1939年9月8日宣布“国家处于有限制的紧急状态”，现在终于过渡到“准战时体制”。罗斯福同时指出：“战火正蔓延到西半球的边缘，接近了美国本土。目前大西洋的战争已从北极的冰冻海洋扩展到南极的冰川大陆。在西半球水域已有许多商船为轴心国破坏通商的舰艇和潜艇所击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针对美洲各国事实上的进攻。从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这点来看，要是等待他们进入我国大院后再动手那就等于自杀。”

也就在这一天，德国海军“俾斯麦”号超级战列舰在大英帝国海军数十艘舰艇的围追堵截之下，“折戟沉海”于大西洋汹涌的波涛之中。

美国拒绝《松冈修正案》，也不愿意签订中立条约，除了英、中、荷等盟国的反对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他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不久之后，德国和苏联即将开战。苏德战争将使苏联完全站在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对立面，实力不俗的苏联是美、英可以争取和团结的新力量，这样美国就更没有理由对日本妥协。就在德苏开战的头一天，也就是6月21日，美国政府的提案第一次正式送达日本，提案指出：一旦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就应退出三国同盟；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必须依靠和平手段进行，拒绝日本在该地区使用武力；从中国领土撤走所有日本武装部队，不合并，不赔偿。之前曾让天皇、内阁和军部欣喜若狂的“承认伪满洲国”早已不见了踪影。

赫尔的回复中还包括一项口头声明：野村大使和他的同僚（指岩畔和井川等人）非常诚实热心，我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赞赏和尊敬。之后赫尔话锋一转，对日本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人之所作所为表

示强烈不满：“某些有影响势力的日本官员正死心塌地奉行一条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其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他强调，如果这些人继续存在，“为达成太平洋和平这一崇高目的的日美会谈将以失败告终，实在是非常遗憾”。通俗一点说就是说，不相信贵国松冈洋右大人，麻烦把这人换了咱们再谈。

赫尔的声明令松冈勃然大怒。在松冈看来，这是对他个人的极大侮辱，也是对日本不可原谅的冒犯，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强国之间指责对方的首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日美谈判彻底陷入僵局！

北进？南进！

索契，一座规模不大却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是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著名旅游胜地。2014年这里曾因成功举办第二十二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而闻名遐迩。2018年，这里还将成为第二十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场之一。

1941年6月22日，在索契附近黑海的一艘豪华游艇上，一个格鲁吉亚人正在悠闲地垂钓。这时，秘书急匆匆地送来一封电报。看完电报之后，这个叫斯大林的小个子悻悻地收起鱼竿，嘟囔道：“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啊？”

就在这天凌晨，德国悍然撕毁两年前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3个集团军的143个师，在4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全面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和希特勒终于撕破脸皮，开始对掐。“全世界都将为此屏住呼吸不作评论”——这是希特勒对这场战争的评论。的确，从这一天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正在东京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完工于1925年的豪华剧院是日本建设成就的代表作之一，能容纳2700名观众。坐在松冈身旁的，是一个长相英俊的中国人，他就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汉奸汪精卫。在第一幕结束的掌声之中，松冈接到了秘书加濑递过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关于苏德开战的确切消息。松冈马上意识到，自己精心策划的德、意、日、苏四国联盟已彻底成为泡影。他迅速起身离开剧院，直接进入了皇宫。松冈对天皇说：“苏德开战乃天赐良机，建议陛下马上下令实施北进作战。我们必须立即向海参崴发动进攻，然后北上直取苏联腹地！”

裕仁被松冈突如其来的言论唬得目瞪口呆。这还是那个刚刚和苏联签订了和约，与斯大林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松冈吗？前一天不是还嚷嚷着要南下进攻新加坡吗？面对天皇的疑问，松冈外相依然大言不惭，“英雄必能因势利导，我以前同意南进，但现在北方出现了天赐良机，我们必须转向北方，履行对德国盟友的承诺”。裕仁还算有风度，没有反问松冈“那对苏联的承诺呢”。他要松冈去同近卫商量，说完，就示意松冈接见完毕。

鉴于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他又获得了一个“希特勒听差”的绰号，连裕仁也曾经对人表示“松冈是不是被希特勒收买了”。

松冈走后，天皇随即宣召近卫文麿进宫。近卫向天皇解释松冈的观点仅仅是他本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是内阁研究的意见。松冈如此冒失的举动只会导致他今后在内阁中更加孤立。

从皇宫出来后，松冈立即找到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他向奥特保证说，“对于德国和苏联在欧洲发生的战争，日本不会按照日苏条约保持中立”，并主动答应竭力促成日本对苏联的进攻，与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的确是松冈的真实想法。6月24日，松冈在会见苏联驻日大使斯梅塔宁时宣称，“对于苏德战争，日本的政策尚未确定，未来的方向将主要取决于战争的责任由哪一方来负”。他又说，《三国同盟条约》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日苏中立条约》和《三国同盟条约》不能同时并存，《日苏中立条约》将自动失效。就是说，日本随时可以履行对德国的义务去进攻苏联。一席话吓得斯梅塔宁脸色煞白，两腿颤抖。

可笑的是，德国对苏联发起战争，作为德国重要盟友的日本，事先竟然没有接到德国政府的任何正式通知。4月以来，驻德大使大岛浩曾多次传回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驻欧各国陆军武官也陆续报告

德国的精锐部队正在秘密向东线集中。针对这些消息，陆军参谋本部于5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德苏战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和美国、苏联是一样的，那就是“德苏不会马上开战”。参谋本部认为，德国大军向东线集结可能是一个支援外交活动的佯动而已。在这一点上，老酒和日本参谋本部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不会做出同时对英、苏两个大国作战的蠢事，不管你到底有多牛。两线作战，自古以来即为兵家之大忌。

德国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醒过日本。早在松冈外相访欧之时，里宾特洛甫就曾对他夸口，苏联胆敢有所异动，德军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苏联。松冈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即将开战的暗示。松冈在5月28日还愚蠢地发给里宾特洛甫一份电文：“鉴于目前我国周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希望德国现在尽量避免同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当时里宾特洛甫的答复是：“现在德苏开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确信如果战争爆发，德国用两三个月时间就可以结束作战，战争的最终目标仍然是英国。美英一贯对苏联深恶痛绝，如果现在去打苏联，美英也不会动手。”

6月6日，大岛大使再次发来电报，说他在6月3日和4日两日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直接会谈的结果，使他确信德苏一定会马上开战。这时，内阁和大本营才判断德苏开战的可能性也不是绝对没有。

就在6月22日战争正式打响的这一天，大岛浩再次从柏林拍来电报，大岛说：“此次作战大概四周即告结束。这并非什么战争，而应视为德国对苏联采取的一项警察措施。”大岛对德国和希特勒的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比对他爹还亲的地步，他力主日本立即进攻苏联，这样既能让日本扩张满洲北面的领土，又能向他的纳粹主子表示忠心。即使后来到了德国进攻已严重受挫的11月，大岛在当月11日还拍来如此的电文：“可以说，莫斯科早就气数已尽，这样德国可能按计划在

严冬到来之前给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苏联陷于无法恢复的状态。”然而，大岛祈盼的莫斯科落入德军之手的日子始终没有到来。

德国发起进攻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德国驻东京记者佐尔格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尽快摸清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的立场。”

德苏开战，意味着日本就有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

其一，可以从北方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解放出来，趁机南下，占领东南亚广大的资源地区，确立自给自足的不败态势。

其二，德苏开战，意味着苏联东线战力的削弱，作为俄国人世仇的日本此时应该趁火打劫，实施北进，进攻苏联广阔的远东地区，与希特勒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彻底把苏军打垮以解决北方问题。

在此之前，面对德苏开战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6月7日召开会议研究战争爆发后日本应采用的策略问题。因杉山元参谋总长和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出差不在家，会议由塚田攻参谋次长主持，同时拍电报要求总长和作战部部长尽快回京。

参谋本部认为，此时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侵华战争，对苏作战已经没有余力。日本陆军也没有能在外蒙古、西伯利亚与苏军作战的重型坦克。苏联装备对日本的优势在诺门坎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光装备，仓库里就连必备的防寒军服都没有。如果出兵西伯利亚，那将需要多少防寒装备呀，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而侵华战争是绝对不允许中途放弃的。甚至有人主张不如利用苏联无法继续援助中国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庆的压力，先迫使蒋介石屈服再说。

陆军的兵力不敷使用，那么武力南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泰国的方案似乎可行，因为这将主要由海军担当，陆军只须派出少许兵力配合就行。但如继续南进，就要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鉴于海军犹豫

不定的态度，暂时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会议形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是继续向处理“中国事变”的方向努力；二是对北方只做必要的准备，等到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进展，譬如斯大林政权崩溃或苏联远东地区陷入混乱的时候，再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三是力争实现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静观局势、待机而动。

会议上弥漫着一种对德国强烈不满的气愤。让塚田次长和大家感到愤慨的是，日本连跟美国谈个小判都要求德国给予谅解，干啥事都先跟他们打招呼，现在看局势，苏德马上就要干起来了，德国却连个屁都没对日本放。还是次长觉悟要高一点，自己一肚子气，还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塚田强调考虑到构成三国同盟基础的日德两国，当时还有对苏、美、英的共同利害关系，此时还不能完全废弃三国同盟，要求大家少安毋躁，忍忍再说。

杉山参谋总长和田中第一部长回京后，从6月8日到10日连续召开了3天会议。作战部部长田中新少将主张在北方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断然对北方行使武力。”杉山总长和田中都倾向于解决北方问题，说来说去还是大领导说了算。

但陆军省不同意参谋本部的意见。陆军省对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态度消极，主张只有北方形势达到“熟柿”，就是瓜熟蒂落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武力，就像当年参加法国战役的意大利和波兰战役的苏联一样，在对方即将倒下的时候，在背后来上一刀，虽然有点卑鄙无耻，但毕竟好处最大，损失最少。陆军省认为德苏战争的前景，并不像德国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乐观。苏联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很大，俄罗斯民族具有超强的忍受力，当年拿破仑那么牛，最后不也失败了吗？陆军省认为解决北方问题，势必需要大规模地动用兵力，为此所需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液体燃料，实际上必须求之于南方。西伯利亚地区没有日本急需的石油资源，因此断定强行解决北方问题是危险的。

6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并提交海军。6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向陆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海军的设想也是做好准备待机而动：对南方行使武力要充分做好准备，对北方的武力准备则只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整顿。海军的意见是，无论对北方还是南方，是否动用武力，都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临机做出处置。

海军和陆军的主要分歧在于，海军是只进行准备根据形势来决定意向，陆军则是想先决定意向再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

6月初，日驻苏大使建川美次报告说，莫斯科似乎对即将来到的战争毫无准备。6月16日，大岛大使报告“下周内德苏将开战”。对此，参谋本部第五课也就是对苏情报课，判断苏联很难像德国吹嘘的那样在短期内被打败，战争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可以肯定的是，参谋本部所有人都坚信德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只是在战争持续时间长短上存在不同意见。

最头疼的还是中国问题。随着战时体制的不断强化，美国一面在欧洲加强对英援助，一面在远东继续推行援蒋政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蒋介石尚不肯屈服，现在国际形势大变，有了美、英支持的蒋介石，腰杆也越来越硬。虽然双方的议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在进行，但随着重庆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迫使蒋介石投降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北方马上就要打起来，侵华战争也无法解决，与此同时，南方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美、英、荷三国除了努力加强南方各地区的战备，还在马尼拉、新加坡等地屡次举行军事代表联合作战会议，看来正在促进结成对日所谓的“ABCD包围阵势”。ABCD，即美

(America)、英(Britain)、中(China)、荷(Dutch)。4月21日至27日，美、英、荷三国在新加坡召开了联合会议，制定了一个联合

行动方案，规定任何一个与会国遭到日本攻击时将要共同采取的对策。

当时，日本绝对不可缺少的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大米、橡胶、锡等战略物资也越来越难足额弄到。粮食大感不足的日本，约有900万石必须依靠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进口。可是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5月6日提出把6月对日出口合同量的10万吨减半到5万吨，还提出7月、8月的同量要再减少一半。日本认为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可能是由于美国、英国和法国戴高乐派以及当地华侨的策动。1940年年末，英国已经向泰国为新加坡订购了60万吨大米。另外，日本虽然用美元付款取得了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年产量6万吨中的1.5万吨，但可以预料，取得橡胶、锡和锰等战略物资将会越来越困难。英国甚至在5月16日做出决定，禁止从马来亚向日本出口橡胶。

粮食少了还可以紧紧裤带，但是支持作战的战略物资必不可少。最让人头疼的还是石油，以石油供应为核心的日荷经济谈判进展异常艰难。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荷属东印度最不利于用兵，其两翼分别是英国的马来亚和美国的菲律宾。虽然本土已经被德国占领，但荷兰政府没有投降，仍然作为英国的盟国在继续战斗。因此，日本如对荷属东印度发动直接进攻，很可能马上就要同英国作战。美国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对该地区的进攻可能导致与美国作战。

难题不止这些。当时荷兰在荷属东印度已经部署了兵力，具备打一场阻滞战的能力。即使最后无法阻止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占领，也肯定会有充分的时间在逃跑前破坏储存的石油和油井设施。那些宝贵的油田设施被破坏掉的话，一两年内都不能恢复正常生产。这恰恰是日本当局最害怕的，这也是日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荷属东印度问题的重要原因。此前双方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在小林一三特使迟迟不能打开局面之后，1940年12月28日，前外相芳泽谦吉抵达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继续开展新一轮会谈。

对于荷属东印度，日本可谓是投鼠忌器，软不得也硬不得，芳泽特使也无计可施。由于背后有英美的撑腰，荷兰人几乎拒绝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荷兰人的顽固立场使芳泽感到沮丧，他报告东京说，除非日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荷兰人不但不给日本特殊的经济地位，也不同意向日本出售日本所要求的那些数量的石油、锡和橡胶。其间日本人甚至向荷兰人保证，绝对不把橡胶和锡转让给他们的仇人德国人，荷兰人还是不肯松口。

6月17日，日荷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在日本人眼里，荷属东印度充当了美英对日经济封锁的帮凶。松冈外相相对上述荷属东印度的不合作态度非常气愤，早在5月22日的会议上就提议停止同荷属东印度毫无意义的扯皮谈判。

针对北方压力骤减和南方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历经半年日荷谈判的失败和各国加紧对日战备的态度，大本营陆海军部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下定决心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一部分兵力。

不想此举遭到之前一直力主进攻新加坡的松冈外相的坚决反对。松冈提出，如果没有对英美作战的决心，就不能着手进驻。他预言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肯定引起与英美的战争，这一策略在外交上也行不通，是对去年8月30日进驻北部时所签“松冈—亨利协定”的背弃，违背国际信义。松冈强调如果没有德国的帮忙，法国是不会轻易同意进驻的。

大本营马上反将一军，提出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时，如遭到英美阻碍，则“不惜对美英一战”。其实陆海军此时还没有与美英作战的胆量，从内心里讲，只是在与松冈赌气。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都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不过是从北部推进到南部，又不是直接进攻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根本不会引起美英的过度反应，更不可能引起武装冲

突。对此，松冈外相警告说，战争随时可能打起来。退一步讲，即使打不起来，也必然引起美、英、荷三国对日本的全面禁运。

从6月21日15时至23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和冈敬纯专程到松冈府上，对外相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松冈最后总算表示谅解。外相之所以最终同意，是因为在会谈中冈敬纯少将投其所好，暗示了下一步进攻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了军部的意见。

松冈点头几小时之后，苏德战争正式打响。

就这样一直争争吵吵到6月24日，大本营陆海军部终于决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其主要内容为：一是仍坚持为解决“中国事变”而努力；二是继续向南方扩展；三是对于德苏战争暂不介入，秘密做好对苏作战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断然行使武力以解决北方问题。

对于“继续向南方扩展”，大本营陆海军部于之前的6月11日就制定了《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一是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驻必要兵力；二是为达成上述目的，应进行必要的外交谈判，同时迅速做好进驻的各项准备，在已完成进驻准备而法属印度支那仍不接受我方要求时应开始进驻，届时法属印度支那如进行抵抗，我方当即行使武力；三是在推行本施策过程中，如遭到美、英、荷的阻碍而又无法打开局面，帝国为了自存自卫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则不惜孤注一掷地对美、英、荷开战。

在6月25日日本政府与军部的联席恳谈会，以及26日到28日的正式会议上，政府和军部开始了对新国策的大讨论。前几天刚刚答应两位军务局局长实施南进的松冈外相再次一反常态，强烈提出应立即实施

对苏作战，履行三国同盟对德国的义务。在大家眼里，走位飘忽、忽南忽北的外相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疯子。

松冈提出，如果断定德苏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就应该先搞定北面，在德国打败苏联之后再解决对苏问题在外交上是不好办的。如果日本打苏联，估计美国也不会真正干预，因为罗斯福本来就讨厌苏联人。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很可能酿成同英美的战争。日本应该当机立断，先搞定北面，再搞南面。

海相及川提出同时与两国交战实属困难：“不能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去惹苏联。”

松冈说：“如果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不过还是流血好一些，到底是北方重要还是南方重要？”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日本大部分兵力现在滞留中国战场，实际上对苏作战是办不到的。目前关东军根本不具备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进一步增加兵力，至少需要四五十天时间，或者更久，那时德苏战争的形势也许已经明朗，到时候形势有利的话，再干不迟。”

参谋次长塚田攻也立即站出来反对松冈，“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同时齐头并进”。他强调日本必须具有独立自主性，“我不懂政治，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在做事之前有理由不去和他们商量”。

东条陆相随声附和：“德国迄今为止的做法从来没有同我们商量过。”

杉山再次站出来支持东条和塚田：“德国确实没有及时和适当地同我们沟通。”

大家都认为，几个月前，德国还劝说日本不要进攻苏联，现在倒先动手了，事先也不说一声，分明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嘛！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会场上悄悄蔓延。大家担心，一旦日本帮助德国很快地打垮苏联，德国更加强大，日本就有像意大利那样逐渐成为附庸的可能，但是这话谁都不会也不愿意明着说出来。

松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管德国跟我们商量没商量，我们都应该以诚相待，要以诚心来抓住德国。”也就是“宁教德国人负我，不教我负德国人”。

松冈外相强调，目前最好不要在南方点火而应把目标定在北面，同时提议将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推迟6个月左右。可能是觉得前几天已经答应了现在反悔有点说不过去，松冈又补充说，如果首相和统帅部坚决要实行，因为自己之前曾经表示过赞成，所以并不反对。对松冈推迟半年的新提议，海军再次出现了犹豫，但是陆军的坚持使得海军很快改变了态度。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近藤信竹军令部次长、塚田攻参谋次长经过商议后认为，应该在南方坚决实行进驻。

近卫首相之前一直力主进行日美会谈，此时他像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样再次做出了违心的决定。他的话是“统帅部要干的话就干”。后来前外相有田八郎刻薄地评价近卫的做法是“连一个回合的交锋都没有就投降了”。

既然近卫和松冈都表示了同意，其他大臣更是无话可说。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终于艰难地做出了南进的决定。

被迫同意南进的松冈还是心有不甘，他对未来做出了预言：“我预言几年后的事从来都是准确的。今天我预言，如果插手南方，肯定要闹出大乱子，你们能保证不出乱子吗？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我曾

经是个南进论者，但今天我转向北方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松冈的这一席话还真不是吹牛。

在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日本总共召开了4次重要的御前会议，不妨就从这一次开始排名。1941年7月2日，战前第一次御前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召开，会议内容就是对《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进行审议。出席会议的除首相、内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陆海军两总长和次长、枢密院议长外，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列席了会议。所有与会之人均身着正装——军人军装，文人燕尾服，规格不可谓不高也。

天皇步入会议厅，所有人起立立正。天皇身着戎装，但看上去并不威武。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是一个金屏风，座位方向是根据宫廷礼仪来确定的。

近卫首相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之后发言，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基础，当前必须解决好南、北、中三个方向的问题。北方要做好对苏战争的准备，中部必须继续努力解决侵华战争，南方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实施南进。

杉山参谋总长就处理侵华战争和北方问题做了说明。提出帝国除直接对重庆政权施压之外，还要积极向南方扩展，切断从背后支援重庆政权并使其抗战意志不断高涨的英美势力与重庆政权的联系，这是促进解决侵华战争极为必要的措施。对德苏战争，因帝国目前正在忙于处理侵华战争，而且同英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所以以暂不介入为宜。但是，在德苏战争演变对帝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也要断然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永野军令部总长认为，目前形势，英、美、荷等国压迫日本的态势越来越强，当前最重要的是以不惜对英美一战的决心完成作战准备，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势在必行，即使因此引起与美、英、

荷的战争也在所不惜。这是海军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示日本不应回避与英美的战争。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关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日本如果动手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

松冈外相马上接话：“不能说绝对不会。”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德国的计划如果遭受挫折，就会演变为一场长期战争，美国就很可能参战。由于现在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所以我认为日本即使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不会参战。”杉山同时解释说，如果推进到泰国的话，就很可能因为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而与英国发生冲突，所以这次只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

所有的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进驻过程中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并将范围严格控制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之内，美英就不会因此而说三道四，更不会开战。

13时30分，御前会议圆满通过了内阁和大本营提交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会议过程中，天皇始终一言未发，面无表情。按传统习惯，他的出席只是使会上做出的决定合法化并具有约束力。这个文件马上被送到内阁官房，用公文纸写出一份后由近卫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三人签署，呈报天皇，最后交到宫内省加盖御玺。日本南进至此成为定论。

会后，松冈立即将会议相关内容通报了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奥特知道，相当于佐尔格也知道。来自尾崎秀实的消息也证实了消息的准

确性，为此，尾崎秀实甚至专门到满洲去落实情况。斯大林于是得知，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暂时只处于准备阶段，不会立即进行，日本是否发动进攻取决于苏德西线战局的进展情况。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多次敦促东京进行干预去进攻苏联。6月28日，里宾特洛甫电令奥特，敦促奥特做出积极努力，让日本在东线向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发起进攻，策应德军在欧洲的攻势。他要奥特这样说，“由于日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进攻新加坡，这时还是先同德国一起去消灭苏联为好，以便以后腾出手来向南挺进”。里宾特洛甫同时要求大岛帮助奥特一起做日本政府的工作，大岛大使拍着胸脯满口答应。由于之前日本已经决定暂缓对苏联的进攻，等待“熟柿”机会的出现，奥特和大岛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通知完奥特后，松冈又口头告知苏联大使斯梅塔宁，日本会信守《日苏中立条约》的承诺，这让一直胆战心惊的苏联大使长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松冈又向奥特保证说，他对苏联大使那样说不过是为了欺骗苏联人，事实上日本正在为进攻苏联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光准备不动手”显然不能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满意。奥特无奈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近卫和大部分内阁人员反对日本对苏德战争进行干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危害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

苏德开战的消息传到英伦三岛，希特勒的死敌丘吉尔同样长出了一口气。可丘吉尔明白，这种喘息只是暂时的，希特勒干掉斯大林之后，会马上回过头收拾他。西方领导人明白苏联追求的目标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悖，但他们的疑虑在与轴心国的战斗面前必须暂时搁置。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眼中，不是斯大林很可爱，而是希特勒更可憎。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一贯坚决反共的丘吉尔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6月22日当天晚上，丘吉尔就通过广播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个演说同时在美国播出。在演说中，他列举了此前的三次重大转折：其一，法国陷落；其二，纳粹德国试图对

英国的入侵；其三，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开始对盟国进行援助。现在，“第四个转折来到了”。他要求全国民众赞同他提出的同苏联结盟的建议。“我们决心摧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残渣余孽，对此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动摇！”丘吉尔夸张地描绘着德国对苏联的空袭，“德国的炸弹在苏联城市上空像雨点一般落下”。丘吉尔号召：“我们必须帮助苏联！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苏联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伟大事业！”此时此刻，老丘早已忘掉之前无数次咒骂斯大林的恶毒语言。在政治家眼里，什么都是浮云，需要就是一切！

早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丘吉尔就致电罗斯福总统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我们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赫尔国务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不感到震惊。”

美国对日本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日本为了配合德国的行动，很可能积极实施北进，那样苏联就危在旦夕。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在6月22日当天提出的一份意见书中写道：

“由于德苏开战，在日本出现了南进和北进两种意见，不过估计南进会稍许推迟些。因为日美之间虽然尚未缔结谅解协定，但日本仍然害怕同美国打仗。日本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向北进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6月25日，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又提出一份意见书，他主张：

“判断——日本觊觎着海参崴，恐怕不会南进。日本的北进会推迟南进，从目前看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从打倒轴心国这一长远目标来看，则应设法予以制止。”

罗斯福认为苏联现在已经从潜在的盟友变成了现实中的伙伴，为了组织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他于7月6日给近卫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希望报道中所提到的关于日本打算进攻苏联一事传闻失实”，他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事提出保证。7月8日，松冈代表近卫回答道，日本政府与苏联之间签订有中立条约，迄今也尚未考虑到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他还把日本在7月2日向斯梅塔宁所作的声明的抄本给了格鲁大使。松冈还说，日本的政策主要取决于未来的形势发展。

松冈的话肯定是不能相信的，但是美国很快得到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内容。他们凭借的不是间谍，而是已经能够成功破译日本外交电文的“魔术”系统。在持续10个月之久的日美谈判中，美国能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除了手里的牌着实不错，还在于拥有了不为外界所知的外交雷达——“紫色密码机”。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就开始启用“2597”式密码机，保密性能很好，美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破译。但1940年8月，随着一个怪杰的出现，“2597”式密码机的壁垒终于被打破，这个人就是美国陆军中校威廉·弗雷德曼。

弗里德曼191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同年进入由费比恩陆军上校领导的里弗班克研究所从事密码研究。他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密码专家”，此人性情内向，喜静不喜动，做事从不假设，最大的特点就是绝不承认“不可能”。1921年，他进入美国陆军通信部密码班，1929任通信谍报部部长。1938年，美国陆军通信谍报部决定同海军一起全力以赴破译日本的密码并仿制密码机，海军提供必要的截听电报并负担经费，弗里德曼则指挥19名部下专心致志地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经过20个月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在1940年8月通过一架仿制的“紫色密码机”首次成功破译日本的密码，这套破译技术之后被称为“魔术行动”。之后海军就开始制造这种密码机，第一批4台于1940年11月制成，至开战前夕共制成了8台，令人满意地发挥

了外交雷达的威力。美中不足的是，“魔术”只能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对于军事密码依然是束手无策，这也正是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威廉·弗里德曼凭借此功先后三次获奖。他第一次荣获“公民特别功勋章”是在1944年，当时由于战争还没有结束，只是颁发了奖章，并没有说明他到底立了什么功。战后他又获得杜鲁门总统颁发的“最高功勋章”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颁发的“保障国家安全勋章”。195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奖励弗里德曼10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这绝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7月8日，“魔术行动”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于7月3日拍发给日本驻美、德、苏、意等国大使的一份定为“国家机密”的绝密电报，核心内容就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下来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美国马上知晓自己之前的判断错了，日本马上要采取的行动不是北上而是南下。

日本南进的策略大出美国意外。罗斯福对日本不去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但是也对日本甘愿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进军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以德国势如破竹的进攻势头以及当年俄国人对芬兰交战时的拙劣表现，斯大林很快就会被收拾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也说：“希特勒可能在6个星期至2个月内就干掉苏联。”如果日本北进，从东面进攻苏联，这个时间还会进一步缩短。苏联倘若被德国迅速击败，那么英国继美国就必定会成为踌躇满志的希特勒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尽管民众中甚至有着希望希特勒尽快收拾斯大林的危险情绪，但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不能意气用事。他很清楚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拖住日本，避免苏联腹背受敌，像法国那样很快倒下。用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话来说就是，“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日本决定南下让罗斯福稍稍松了一口气。尽管在将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观点上与丘吉尔想法类似，但是

罗斯福还不能像老丘那样上蹿下跳，他还要面对众多反战的美国民众，尚未参战的美国能做的事情也不算多。

罗斯福思索再三，还是出了招。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之后，美国冻结了苏联在美国的4000万美元资金。6月24日，罗斯福立即发布命令解冻了这笔款项。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苏联所需物资和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准备根据《租借法案》再为苏联提供5000万美金的军需品。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至少目前苏联还得不到这些东西。

与罗斯福积极的态度相反，美国军方的上层人士并不指望苏联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向苏联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苏联，很快就会落入德国人手中。

7月5日，日本海军省召集了由海军高层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主持。泽本赖雄海军次官宣布：“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对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问题已作为一项国策决定下来。”这一决定立即遭到了与会海军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

航空本部部长井上成美海军中将认为此举必然导致同英美开战，一直反对与英美作战的井上厉声责问：“空军战备还未完成啊！如此重大的事情这样简单地决定下来，事隔三天以后才宣布，为什么事先就不能征求我们海军的意见呢？做出决定那一天虽说舰政本部部长出差在外，就不能提前打个电报让他回来吗？”

舰政本部部长丰田副武海军中将立即以他特有的刻薄挖苦说：“正如刚才井上君所言，舰政本部并非只是海军省的一件装饰品。不能你们一说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只得随声附和：是，遵命。”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询问井上：“井上君，空军的战备工作做得如何？”

井上回答说：“航空本部正在拼命准备，但进行得并不理想。”

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海军中将也开始发泄不满：“像这样重大的事情连舰队司令长官的意见也不听一听就简单地决定下来，须知万一发生战争再叫舰队去应战，那是打不了胜仗的。”

古贺峰一又转向永野军令部总长：“军令部对这件事的看法到底如何？”

永野修身好像很轻松地把责任推了出去：“政府已经这样决定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听着永野这样不负责任的应答，古贺哑然，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海军军令部最高长官的语言。

与会者在海军大臣官邸用完午餐后便走散了。井上成美刚回到航空本部部长办公室，古贺峰一就跟了进来，长吁短叹地说：“看看永野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吧，真不像话，永野根本不知道军令部的责任。”

这时候，山本五十六也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永野这个人没有一点用处！”

“像是有什么好吃的糖果似的！”郁闷的山本这样说了一句，井上便拿出别人送的巧克力与大家分享。山本只咬了一口便说：“这巧克力好像并不怎么高级。”几个人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相比于海军的牢骚满腹，陆军的态度就积极得多。7月7日，东条陆军大臣和杉山参谋总长入宫觐见天皇，要求批准动员80万兵力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裕仁责问二人：“向北部和中国派兵，又向法属印度支那分出兵力，这是八方伸手，你们还有处理‘中国事变’的信心吗？”但天皇还是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给予了准许。

一贯雷厉风行的东条，从皇宫出来后立即正式下令实施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第一次动员时间定在了7月13日。为了配合陆军对苏作战准备，海军也于7月5日新编了以两艘轻巡洋舰为主力的第五舰队。

按照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日军发动对苏进攻的兵力至少不能低于25个师团，而当时日本驻中国满洲、朝鲜的兵力仅为14个师团。因此还需要从本土调入7个师团，从中国关内调入4个师团，另外再从关内抽调6个师团作为预备队。在战略物资上，关东军当时所拥有的弹药仅可满足30个师团两三个月的作战消耗，粮食可供16个师团2个月之需，汽油可供16个师团5个月之用。因此，除了人员之外，还必须从本土调运大批作战物资。从7月至9月，参谋本部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手段把预计参战部队和战略物资运送到中国满洲和朝鲜。到9月份，关东军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兵力70万、马14万匹、飞机600架，比动员之前扩充了将近一倍。为了掩饰真实的意图，日军特意把这次大动员称为“关特演”。

对北方西伯利亚地区行使武力要受季节的制约，最迟必须在9月上旬展开，在严冬季节到来之前结束预定作战。7月12日，参谋本部得到从前线发回的情报说，苏联远东兵力西移很少，特别是在日军准备重点攻击的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尚无任何移兵迹象。8月9日，参谋本部负责对苏情报的第二部第五课根据7月底的形势，就德苏战争的发展情况提出了他们的判断，认为德国无法在1941年迫使苏联投降，以后战局的发展也未必肯定对德国有利，德军所面临的很可能是和日军在中国一样的局面。第五课的分析结论是，日本北进所期待的“熟柿”状态在1941年不会到来，即使到了1942年能不能出现也是个问题。因此，德苏开战后出现在参谋本部的那种兴奋情绪已经逐渐低落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曾经指责苏联无视《日苏中立条约》进攻满洲的关东军。实际上他们早在1941年就考虑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条件不成熟，作案未遂而已。

既然北方不能立即采取行动，那就必须立即专注于南方。参谋本部于是做出决定：“无论苏德战场如何演变，取消1941年内解决北方问题的计划，专心致力于解决南方问题。”“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就此真正变成了一场军事演习。而后在参谋本部制定的《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规定：

一、在满洲和朝鲜的16个师团对苏严加戒备。

二、对中国继续执行既定的作战方针。

三、对南方以11月底为期限，促进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参谋本部的决定立即通知了陆军省，并强调这个《帝国陆军作战纲要》只限于通知陆军，不要通知海军和政府。如此重要的决定不通知政府，说明在陆军眼里，政府不过就是个摆设而已，而不告诉海军更说明日本陆海军的矛盾对立，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北方暂时告一段落，南方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已是箭在弦上。为确保进驻成功，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5日命令以近卫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编成第二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为军司令官。海军方面也相应组编了南遣舰队。为了能够按要求在7月24日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出发，第二十五军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这项工作大约要持续20天。

军队加快准备的同时，外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顿。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修正案》的回复近三周之后，联络会议重点研究了外务省就调整日美两国关系，特别是对赫尔口头声明所作答复的问题。由于此前赫尔针对外相的不信任声明，此时的松冈已近乎神经质，越

发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外务省和军部的位置好像颠倒过来了，松冈强烈要求立即停止与美国的谈判，军部却建议还是不要一下子破裂为好，导致会议最后不了了之。

7月12日联络会议再次召开，松冈照样大放厥词：“赫尔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绝伦、蛮不讲理，对于他的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野村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也真是老糊涂了，这样的东西也能接？还敢把它发回日本？只要我还是外相一天，就不能接受美国的提议。美国人的秉性是弱肉强食，在这个口头声明中，美国是把日本当作保护国甚至属地一样看待。要求世界上强大的日本改造内阁这类事简直是骇人听闻。我在此提议，拒绝接受口头声明，对美谈判也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松冈称罗斯福是“真正的煽动家”，他正试图把美国引入战争。

连一贯强硬的杉山参谋总长都看不下去了，代表军方出来表态：“虽然我和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是作为军部，马上就要面临这样一种严重局势，在南方不久便要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在北方又要加强关东军对苏联的战备。因此，在这种时刻同美国断绝关系是否太鲁莽？我感到还是为谈判留下余地较为妥当。”

陆相东条也站出来说话了：“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该将和平谈判进行到底。我知道这样做存在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想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苦衷。”

及川海相也难得地张开了嘴：“海军内部认为，美国国务卿赫尔希望能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打仗，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松冈依旧毫不让步：“我认为，不管日本采取哪种态度，美国的态度都不会改变。美国人一贯欺软怕硬，我觉得此时还是采取强硬态度为好。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他还非常过分地表示，“你们这

些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分守己地管好自己的作战就行”。松冈的言论引起军方的极度反感。

近卫首相也认为不应该把和谈之路一下子堵死，内阁成员纷纷赞同近卫的意见。由于近来松冈经常脱离内阁擅自对外发表言论，近卫也在试图通过军方来打压松冈。之前，他一直是通过松冈来牵制军部的。成了孤家寡人的松冈只好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同时向美国送去一份新的建议。

7月14日，松冈外相抱病起草了给美国的答复意见。再次强调，即使在德、意、日、苏四国同盟瓦解之后，日本也绝对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万一欧洲战争蔓延开来，日本政府将完全根据本国的需要决定自己的态度。同时要求美国敦促蒋介石与日本进行和解，并且不能介入具体谈判过程。

正式回复很简单，松冈却用了冗长的篇幅指责赫尔的无礼行为，认为他的声明是“不全面和不适当的”，除非美国收回这个声明，否则日本将中止会谈。松冈提出将反对赫尔的声明先发给野村，几天之后再将对美国的完整回复发给华盛顿。近卫及其他内阁成员认为此举欠妥，因为单单驳斥赫尔的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立即导致和谈的中断，因此要求将两个文件同时发给美国。

随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松冈不顾近卫的反对，指示外务省只把拒绝赫尔声明的文件电告野村，暂时压下日本对美国意见的回复。他在7月15日又把准备发给美国的文件发给德国，请求批准。

松冈此举彻底激怒了近卫，他直接越过松冈向大桥次官和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寺崎下令，把日本的完整建议电告野村，正面冲突终于在首相和外相之间发生。

近卫被松冈弄得狼狈不堪，内阁已经出现了两种声音。近卫此时还没有和美国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但要继续和谈就必须搬掉最大的绊脚石松冈，此前近卫就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纪律观念很强的东条认为，松冈的这种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他向近卫建议，立即把松冈免职。

近卫还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明治宪法》规定首相不能开除大臣。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内阁总辞，然后排除松冈后大家继续上岗。近卫首先取得了平沼、东条、及川、铃木的同意。这样，7月16日18时30分，在首相官邸召开了决定内阁总辞的临时内阁会议。松冈有病在家无法参会，恰好借机把他避开。

除事先参与商量并已知道内阁总辞原因的内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之外，其他内阁成员都对突然发生的事情感到大惑不解。但大家听了近卫的解释后顿时释然，甚至没有讨论就一致举手同意总辞。看来大家对外相那喋喋不休的“演说”也实在是受够了，松冈在内阁已经是众叛亲离。接下来只剩下一个难题，如何巧妙地拿到因病在家的松冈外相的辞呈呢？接受任务的是富田健治书记官长，近卫特意嘱咐富田千万不要和松冈发生争论。

肩负重任的富田冒雨访问了潮湿而寂静的松冈私邸，难办的事情有时办起来反而会出乎意料地顺利。面对松冈准备畅论一番的架势，富田巧妙地避开了话锋，大失所望的松冈爽快地递交了辞呈。

当晚21时，近卫汇总了全体阁员的辞呈后冒雨前往皇宫，向天皇请安问候后呈递了辞呈，第二次近卫内阁就此宣告结束。

7月17日17时05分，天皇授命近卫重新组阁，18日下午组阁完毕。所有人员不变，只是换掉了外相松冈洋右。近卫先让大家站起来，再坐下去的时候，一个新人坐到了松冈原来的凳子上，那就是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丰田外相也算是熟人，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丰田就是海军次官。要说这丰田也是个牛人，在“海兵”和“海大”都能以首席的成绩毕业，这可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情。贞次郎看来真有读书的天赋，在“海兵”时他有个同学就是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两人当时就被称为“两丰田——天才贞次郎和勤劳副武”。这位还曾经远赴牛津大学深造。按说这么高素质的人一般会淡泊名利，但丰田是一个十足的官迷，办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更可笑的是他对外交几乎是一窍不通。

松冈终于离开了他恋恋不舍的政治舞台。许多人前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情绪也低落到极点，松冈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来到了外相官邸。从欧洲回来后，由于劳累和气愤，矮小的松冈体重下降了足足13公斤。他的离开让许多民众大惑不解，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啦？记者让他描述一下自己此刻的心情时，松冈拿自己不太多的头发自嘲，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咳嗽着告诉记者，“一个下雨天赶路的秃子狼狈地摔倒在路旁”。

松冈仅仅担任了12个月的外相，却让日本深深地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之中。由于坚持推行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对日本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人都深。难怪战后日本史学家把他与东条英机并称为使日本走向战争的两大罪魁祸首。

3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松冈的顾问斋藤良卫博士拿着日美交战的新闻到松冈私邸，告诉了他这一惊人的消息。病容憔悴的松冈眼含泪水对斋藤说，“现在越发痛感缔结三国同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我主张建立三国同盟的目的是防止美国参战。但事与愿违，三国同盟竟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陆军参谋本部也进行了局部的人事调整。大家熟悉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就任作战部作战课课长，辻政信中佐就任兵

站课课长，这一对胆大包天的黄金搭档再次联袂。加上力主开战的田中新一作战部部长，铁三角霸占了参谋本部的作战决策领域，他们都是提倡对美开战的强硬派。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上了一种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

由于赫尔之前多次表示出对松冈的不满，新内阁中外相的更替甚至被误解为日本对美国的示好。在华盛顿，野村大使甚至为此感到了前景的乐观。对于松冈的下台，美国《纽约时报》曾经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开战可能导致日本出台新的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和轴心国决裂，而且会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后来事实证明，这些专家都看走了眼，这一近似示好的举动马上被随后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完全抵消。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原计划是和平进驻，无法实现时再行使武力，所以同法国的交涉从7月14日就已经开始，由加藤外松驻法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两天后才下台的松冈外相，命令加藤大使务必使法国同意以下几点。

一、日本要向印度支那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

二、日军要占领位于柬埔寨和越南的八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两个海军基地。

三、日本军队在上述地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松冈要求加藤大使向法国说明，如果维希政府同意日本的要求，东京将继续保证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拒绝，“印度支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日本乐意通过武力来达到目的。最后强调，为了防止美国或英国先发制人，日军将在7月20日开始行动。从内容和口气来看，这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

为了达到和平进驻的目的，日本很有必要取得盟友德国的帮助。早在6月21日，松冈就对德国大使奥特说，由于已经没有取得谅解的可能，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恢复谈判。日本准备对南方进一步使用武力，为此必须首先取得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军事基地，“以使日本能对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施加压力，作为日本对共同战线的宝贵贡献”。他保证说：“当你们德国人打仗的时候，我们日本人绝不会采取骑墙态度。”松冈同时命令大岛大使请求德国政府说服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得到这样一些据点，德国政府对东京的提议态度冷漠。

毫无疑问，德国对日本之前拒绝一起进攻苏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对日本同美国进行和谈一事十分生气。希特勒多次表示，“美国在大西洋上正在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而作为盟国，“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德国政府明确告诉大岛大使，由德国出面调解东京与维希政府之间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纠纷十分不恰当。上次协调入驻北部时，德国只是说自己能力有限，这次干脆给予拒绝。

7月14日，加藤大使对法国维希政府提出了上述苛刻的要求。近卫假惺惺地给贝当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日本自身的防卫需要，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对殖民地的主权和尊重这些殖民地的领土完整”。但是贝当却不肯轻易同意，他迅速把日本的要求告诉了美国大使莱希海军上将，试图在拖延时间的同时争取美国的支持。贝当还告诉日本人，他还要与德国政府商量。松冈则要求德国人不要给法国人任何支持，相反，应当劝告法国人接受日本的要求。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柏林倒是爽快地答应了，毕竟大家还算盟友嘛！

其间由于内阁改组，7月18日才上任的丰田外相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第二天再次电训加藤大使：要求维希政府在7月23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给予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本军队都将义无反顾地开进去。由于得不到德国、英国、美国的有力支持，法国无法拒

绝日本的要求。既然之前进驻北部都答应了，南部再答应也没什么丢脸的，破罐子破摔了。7月21日，法国有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双方就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问题达成了谅解。7月29日，加藤大使与维希政府代表达尔朗海军上将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

加藤大使得意扬扬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顽强。总之，他们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

由于协议事先已经达成，大本营立即向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发出自7月24日从三亚港出发，开始进驻的命令。在签署批准行动计划的文件时，有人听到永野军令部总长在自言自语：“这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

早在7月14日开始，饭田中将的部队已经从广东乘船出发，一批又一批地向着海南岛的三亚驶去。接到命令后，饭田中将于25日率领满载着二十五军士兵的船队从美丽的三亚港起程。28日和29日两天，第二十五军约40000名官兵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逐次登陆，按原定计划完成了“和平进驻”。该地区八个空军基地和两个海军军港不费一枪一弹落入日本人之手。

华盛顿时间7月19日，美国的“魔术”破译了一份日本驻广东领事馆7月14日拍给外务省的电报。该电报声称，他们从当地日本陆军当局那里获悉到有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详细计划。电报提供了有关日军即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具体情况，其中提到占领之后的目标是：“如果国际形势容许，就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迅速采取行动，下一步计划就是向荷属东印度发出最后通牒。该地区的海空军基地将在今后占领新加坡时起到关键作用，我们要以航空部队和潜艇部队断

然一举摧毁英美的军事力量。”电报明确指出，“此举是为将来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

7月25日，日本开始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美国电台广播了“日本军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海面，并且有12艘日军运输舰正从海南岛南下”的新闻。

初看起来，占领了北部再占领南部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不然，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等于将进攻出发点大大前移。一旦进军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成熟，如果从海南岛及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日本基地起飞，轰炸机的续航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而从南部起飞就可以。日本此举使得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基地、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缅甸，甚至美国领属的菲律宾都处在日本的直接打击之下，造成了对英美而言，犹如刀尖顶住喉咙一样的冲击。

日本政府在公开发表《关于共同防御法属印度支那的议定书》以前，就于7月25日特别训令野村大使，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意图直接通知给罗斯福总统，“日本的进驻只是出于自卫和经济目的而并非军事目的”，同时强调日本将努力改善正在举行谈判的日美邦交。这样滑稽的说法，简直让罗斯福和赫尔哭笑不得，这不等于在桌上讲廉政在桌下收钱吗？以为我们都是小孩子呀？

野村大使强烈反对日军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他认为此举会给自己在美国的和谈工作带来重大的不利影响，也势必使日美关系走入死胡同。早在第一次向东京发回《日美谅解草案》时，野村就表明了自己反对南进的立场。他提醒国内，“美国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日美之间的战争问题，正准备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一场扩日持久的战争”。5月8日，他电告外务省，“美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同日本和德国开战的前景”。7月3日，他再次

警告东京，“如果政府决心武力南进的话，日美关系就将无路可退”。他特别提醒，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即使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也必然会招致美国全面的贸易禁运。到底是身在现场离得近，野村看得还算比较准确。

对于野村多次发回的建议，很少有人表示过担忧。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上，丰田外相曾提出，进驻南部如果带来美国的石油禁运，那将是个“大麻烦”，但在参谋本部的记录上却认为，野村的报告是“歇斯底里”的，丰田的担忧也属于杞人忧天。大家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不采取新的行动，美国就不会实行石油禁运和其他过激措施——就这点小事，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

7月18日，针对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罗斯福召集内阁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原则同意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争论的焦点就是要不要实施石油禁运，这一禁运会不会立即带来战争。代表海军发言的是战争计划部部长里奇曼·凯利·特纳海军少将，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名字，他在今后的主战场还会无数次被提到。特纳反对全面的石油禁运，因为这可能“在战争初期就把美国卷进去”，而美国海军尚未做好这种准备。海军认为就目前而言，金梅尔海军上将率领的太平洋舰队，不管实力还是技术能力，都不是山本五十六手下那支联合舰队的对手。

7月21日14时，第三次近卫内阁召开了首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这一天开始，所有的联络会议均移至皇宫内举行。

杉山参谋总长率先做了发言：“社会上似乎有人在想，三国同盟会不会削弱？是不是要回到依靠英美的老路上去？这种情况绝对不应当出现，因为这不仅影响到国内的普通民众，也会对在第一线奋勇作战的官兵的士气造成重大打击，所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

新外相丰田贞次郎随即说明，之前在7月19日已经向驻德、美、苏、意等国大使发出通报，在政治上要特别注意内阁更换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德国和意大利，要充分向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明，虽然外相更换，但日本的对外政策不变。

在这天的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的话格外引人注意。他指出，目前我们还有取胜美国的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到明年下半年日本就根本不能与对手相匹敌，再往后情况会越来越糟。美国恐怕会在完成军备之前通过谈判来拖延时间，因此拖延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如果能够不打仗就解决问题，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后，永野说，“但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知道，如果冲突确实难以避免，那么战争来得越快越好”。

同一天，美国“魔术”系统破译了外务省7月19日拍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的电报，内云：“内阁的更迭纯粹是为了处理国内问题，并无其他用意。日本的对美政策不变，并将继续恪守《三国同盟条约》所确定的原则。”美国立即明白，改组后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没有放弃亲德方针以及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

副国务卿韦尔斯立即约见了日本驻美公使若杉。韦尔斯提出：“根据从各方面获得的可靠情报来看，日本在最近几天内将以武力方式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种行动是明显背离日美两国间为维护太平洋和平而进行谈判这一基本精神的。”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政策和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开始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韦尔斯接着说，赫尔国务卿认为此举导致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继续进行的基础，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进驻活动。

若杉公使还想借机从韦尔斯嘴里套话，他明知故问：“你所说的‘可靠的情报来源’，指的是美国驻日使馆吗？”韦尔斯也不傻，

当然不会说是我们的“魔术”系统破译的，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若杉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答应马上去落实此事并将韦尔斯的建议发回国内。

7月23日，已获悉日本南进计划详情的韦尔斯打电话给正在西弗吉尼亚州休养胜地白硫黄泉的赫尔国务卿。赫尔告诉韦尔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为大规模攻击西南太平洋进行跳跃的最后阶段”。之前赫尔就曾跟韦尔斯说，“我就是要我们的人不要轻信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但为了达到我们推迟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我们还要装成很相信的样子，能装多像就装多像”。韦尔斯随后约见了野村，表明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因此，赫尔认为“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基础”。这相当于宣布美日之间的会谈宣告终止。

第二天，韦尔斯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强烈谴责“日本的行动只能认为是侵略和征服南洋地区政策的确凿证据”，并断言“这种行动危害了美国采购必需物资的工作，并使邻近的太平洋地区包括菲律宾群岛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谴责这个行动预示着“进一步的更明目张胆的征服行动”。

似乎是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也不甘寂寞地发表了声明，提出日本指责“英国在策划侵略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英国驻日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访问了丰田外相，对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表示强烈抗议。他以反常的过激语气告诉丰田：“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策划包围日本，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的话，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办法！”同一天，英国政府已经通知华盛顿并向各自治领政府、荷兰政府和自由法国提出了冻结日本资产的建

议。两天后艾登宣称，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对英国领土的公然威胁，马来亚和新加坡正在采取和加强必要的军事防卫措施。

7月24日17时，野村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罗斯福总统，当时斯塔克和韦尔斯也在座。罗斯福告诉满脸焦虑的野村，他很高兴地得知新外相丰田贞次郎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会给未来的会谈带来新的希望。罗斯福提出，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由希特勒主导的，之前他已经好几次这样告诉过野村。野村对此是坚决否认。罗斯福含蓄地指出，“迄今为止，我本人一直坚持说给日本石油是为了太平洋的和平。但是现在看到，日本还是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占领区”。罗斯福告诉野村，如果日本试图使用武力来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给予日本的将不仅仅是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经济制裁，很可能就是战争。这是美日会谈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会在什么条件下在太平洋发起战争。可以说，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使罗斯福和赫尔对于日本内部所谓“温和派”能够有所作为的希望完全落空。

在接到野村大使关于继续进驻可能导致石油禁运的报告之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陆海军统帅部，对形势的估计均持盲目的乐观态度，大家都认为美国不会采取那样的措施。不就是从北部到南部吗？犯得着吗？据前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回忆录记载，在满载着前往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士兵的轮船起航两天后，近卫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币原立即断定“这势必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竭力劝近卫下令调回船只。近卫一脸疑惑地反问他：“为什么呢？我们仅仅是驻兵而已，又不是要打他们，至于吗？”这样幼稚的话，老酒听了都笑了。近卫的话，让币原无言以对，这就是近卫文麿，堂堂大日本帝国的内阁首相。这话要是被明治时代那些老鸟听到，估计能气得翻身活过来。

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罗斯福甚至向野村紧急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如果日本放弃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或者在目前已经

进驻的情况下愿意撤军，美国将向日本保证，尽一切可能协调中国、英国、荷兰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法属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需要做出同样的承诺。他将努力取得保证，使印度支那法国当局将来不会受到戴高乐自由法国的干预。倘若日本人当时同意这个建议，美国也许会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

这是美国所能做出的最及时也是最大的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占有该地，则进可攻，退可守。此处还向美国提供锡、橡胶以及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美国90%的橡胶和锡都是从东南亚进口来的。野村答应马上将罗斯福总统的新建议电告日本政府。

这边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忙得脚不沾地，那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不会闲着。格鲁大使已经60岁了，仅仅比野村小4岁。格鲁可以说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不但在1932年就到了东京，而且他的夫人就是佩里准将的侄孙女，佩里就是《太平洋战争1：山雨欲来》开头率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那位。格鲁与罗斯福、韦尔斯都毕业于美国有名的格罗顿中学，在罗斯福眼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后期还担任过副国务卿。他的外交履历极其丰富，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几乎担任过美国外交领域所有级别的职位。在日本已经生活了8年的格鲁对东京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和野村一样为了日美和谈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战争爆发后，格鲁被日本扣押，次年春天与同样被扣押的野村和来栖交换遣送回国——一个换两个也不算吃亏。这些难忘的经历，使得格鲁战后的回忆录《使日十年》内容丰富，成为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著作。

罗斯福总统有关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建议在告诉野村的同时，也发给了东京的格鲁大使。到底是老同学，心有灵犀，敏感的格鲁马上理解了总统此举的重要意义。7月27日，收到电报的格鲁第一时间就拜会了新外相丰田，但是丰田根本不知道格鲁在说什么，这让格鲁大吃一惊。难道野村没有向国内发回如此重要的电报吗？

丰田让人马上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从美国发回的相关电文，结论是没有。不知道是野村没有发，还是被主战人员故意隐藏了。格鲁无奈，只好自己向丰田外相解释罗斯福的方案，丰田对此似乎并不很感兴趣。他告诉格鲁，他只能非常遗憾地表示，罗斯福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日本民众已经因为头一天美国冻结日本的资产而变得义愤填膺，日本政府也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心有不甘的格鲁还想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以非官方的身份提醒丰田，倘若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日本资产将会获得解冻。但丰田只对自己的官位感兴趣，不愿意去冒任何风险。

平时为了一点屁事就会召开马拉松一样的会议，但对于罗斯福如此重大的建议，竟然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进行过研究。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不算早，但近卫也没有抓住机会，在内阁中也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而坐视两国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这样一群酒囊饭袋，却要带领日本去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

罗斯福总统在下令冻结日本资产的前夕，曾在华盛顿民间国防局市民义勇委员会上作了如下演说：“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南方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所需要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罗斯福总统之前对野村提醒的切断石油和冻结资产，已经变成了冷酷的事实。

美国同时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名义向各地区拍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接收者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以及巴拿马运河地区的海军指挥官。电报告诉这些前线将领，美国即将冻结日本的在美资产，同时强调：“海军作战部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估计，日本不至于立即以军事手

段采取敌对行动。但为了便于你们采取适当的警戒手段，防止可能发生的事态，特将此情报转告你们。”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所有在美资产，美日之间的金融、商业活动至此中止。接着，英国及英联邦各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也采取了同样措施，美国占据的菲律宾也不甘落后，荷兰也于27日照此办理。英国于同日通告废除1911年签署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1924年签署的《日印通商条约》和1937年签署的《日缅通商条约》，随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一时间，各国的声明如天女散花，煞是好看。

7月28日，作为报复，日本政府也宣布冻结美、英、荷等国在日本的资产。

《纽约时报》同时撰文指出，这一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经宣战”，不难想象“下一步将会是什么”。

罗斯福手下的两大强硬分子也狐假虎威地跳出来，摇旗呐喊。6月30日，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在波士顿发表演说，“当前正是使用美国海军的时候”，接着在7月23日又公开声明，“为了推行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海军可以断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一直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赫尔和野村之间的会谈。他发现日本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后，心中窃喜，“看来赫尔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已到了任何可能的绥靖的尽头。”他也公开宣称，“对日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本身”。

为了加强菲律宾地区的防务，美国在7月26日宣布正式设立美国陆军远东司令部，又一个牛人走上前台，已经退役被返聘为军事顾问的原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被再次列入现役并出任美军远东总司令。罗斯福还从总统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麦克阿瑟动

员菲律宾的军队。归他指挥的部队有美国陆军菲律宾派遣军和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可动员起来的菲籍部队。到开战前，菲律宾共有地面部队约13万人，其中美军1.2万人，菲律宾正规部队1.2万人，民兵11万人。

数量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这些部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低下，真正拉到战场上管用的也就是3万人左右。驻扎在菲律宾的亚洲舰队更加可怜，哈特海军上将手下只有老掉牙的旧式巡洋舰3艘、驱逐舰13艘、潜艇18艘。唯一让人欣慰的是空军，共有飞机140多架，其中有35架是最新式的B-17重型战略轰炸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B-17来吕宋岛。麦克阿瑟得到承诺，到1942年2月，他将优先得到这样的飞机128架。这支武装部队连同位于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以及新加坡基地即将到来的英国“Z”舰队，成为盟军在远东对抗日军的三大打击力量！

7月29日，荷属东印度政府做出决定，停止《日荷石油协定》，向日本出口的一切物资必须经过政府特别批准。

7月31日，日本已经知道美国要禁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天皇随即召见了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天皇关切地问道：“听说美国要禁止对我们的石油输出，海军对此有何看法？”

永野挺直庞大的身躯，昂然说道：“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的话，两年内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库存。这还是在和平时期，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我们的石油只能勉强维持18个月。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概率最大化，我们除了向南进攻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能够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当初在对马海峡对付俄国人那样？”裕仁一脸关心地追问。

“我连获胜都不敢肯定，更别提在对马海峡取得的那种巨大的胜利了。”永野回答道。

“啊！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一场战争啊！”裕仁的嘴一下子张得好大好大。

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的油管被彻底切断。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们与日本和谈的主要目的就是准备国防而争取时间。”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布托所说，“在日本看来，石油禁运是ABCD国家对日本形成的包围链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离开皇宫的军令部总长永野公开对外宣称，“除了用战争来打破扼杀日本的铁索之外，别无选择”。

格鲁大使也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除非世界上有什么奇迹出现，不然很难看到恶化的势头被遏制或将要持续多久，显而易见，最后的结局就是战争。”

日本军事和工业部门正以每天12000吨的速度消耗着国家的石油储备，如果找不到新来源，日本的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完全耗尽。用不了多久，那些威武的战舰就会像被抛上沙滩的鲸鱼一样动弹不得，任人宰割。日本就像是在一个不断漏水的池塘里的鱼，油表已经成为战争倒计时的时钟。

但是上层依然犹豫不决。日本基层军官中充斥着对政府和军界领导层强烈不满的情绪。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机密战争日志》上，有如下的记录：

没有新进展。

苦闷和沉思的日子仍在继续。

耽搁一天意味着浪费多少石油。

耽搁一天意味着要多付出多少流血牺牲。

然而那些人却仍在说，

我们绝不能和美国打一场百年战争！

热脸贴上凉屁股

虽然前外相松冈大人已经回家歇菜了，但之前由他和野村大使主导的美日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陷入绝境，特别是石油。第二次近卫内阁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近卫越级指挥，向野村发出了对美国6月21日建议的回复。野村也挺敢做主，他看了回复的内容后，根本就没有提交给赫尔。松冈现在已经下台了，他对赫尔口头声明的反击只会给自己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不提交也不会有人来找事。对于美国的正式回复，野村照样没有交出去。野村的公开理由是，内阁变化可能会使原来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其实真正的理由是野村认为那样的内容交出去也白交，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在之前的7月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已经代表赫尔宣布会谈暂时中止。

近卫首相在听到美国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这可恶的美国竟然玩真的呀！8月3日，他终于向前外相有田八郎承认，他认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招致美国禁运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当新内阁组建时，海军的舰船已经出发，这就好像射出去的箭，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的干预”。

在日本，反对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随着禁运而变得更加高涨，陆军和海军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以会谈为名拖延时间，以便完成自己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用经济禁运不断削弱日本的力量。此消彼长，日本必须迅速开战，取胜的概率才最大。

8月4日，在联络会议连续召开了四次以后，内阁和大本营终于形成了对美国的另一份折中建议。这份建议对罗斯福关于法属印度支那

中立的提议避而不作直接答复，如近卫所说，新建议只是想借此恢复一般性的会谈。新建议要点如下：日本同意不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在侵华战争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撤销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两国调停议和，承认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这些意见很快电传给野村大使。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使得赫尔对与日本的和谈彻底绝望。8月2日，他从休养地打电话给副国务卿韦尔斯说：“看来对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问题在于将日美关系维持到欧洲的军事问题解决以前还需要多久。日本已意识到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会使美国的经济制裁得以全面实行。我们必须知道美国的行动会带来危险，因而要时刻考虑采取一种恰如其分的措施来推迟日本的行动。为此，我打算对日本人讲的话装出一副表示相信的样子。”8月4日，赫尔结束休假，返回华盛顿，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战争准备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8月6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新建议，附带口头声明说，“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都是属于经济目的和自卫性质的”。赫尔对此深表失望，8月8日他给了野村一个正式答复，扼要地重述了罗斯福之前提出的中立方案，并指出日本的建议“没有对美国总统之前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我以前给你的作业，你还没做，你现在提出的问题，我也不回答，等你把以前的作业补上来再说。野村只好把赫尔的意见发回东京。

对于这样的结果，近卫早有预料，会谈已经近乎在互相扯皮，继续走下去几乎没有达成谅解的任何希望。美国拖得起，而被掐断了油管的日本是万万拖不起的，眼前的烂摊子让近卫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近卫认为，现在能够尽快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由他本人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首脑会谈，他向富田书记官长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我觉得现在必须说服军部。”近卫和富田都认为，现在和谈的最大障碍不是罗斯福而是军部。近卫为此私下找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赞同近卫的观点，两人甚至商定，一旦首脑会谈达成一致，就立即给东京拍电报，直接请天皇批准，不给军部反对的机会。

近卫再次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叫到了私宅荻洼庄。近卫询问，如果开战，日本胜算几何？“我个人一直反对与英美开战。如果我们奉命必须这样做的话，”山本对首相说，“还是以前的那些话，我可以保证在头6个月顽强拼搏。但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没有任何把握了，我希望首相能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更坚定了近卫与罗斯福直接会谈的决心。

因为和谈的压力主要来自军部，因此，在8月6日傍晚，近卫首相在私宅荻洼庄召见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近卫提出，现在单靠外务省已经很难打开局面，他想通过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实现和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近卫说：“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道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但他相信，如果双方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高级会谈，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有的。他保证自己不会“急于求成”，而会“不亢不卑”，请两位大臣发表高见。

东条和及川都拒绝当场回答首相的问题，提出要回去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海军对于战与和一直是摇摆不定，也缺乏与英美作战的信心，因此仅几小时后，及川海相就回了话，“完全赞成首相的意见”，并预祝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东条陆相却颇为踌躇，他认为近卫主动要求会见罗斯福，本身就有点低三下四。他召集手下进行了商议，8月7日，做事一贯认真的东条对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尽管首相出访美国会对三国同盟会造成不利影响，但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对首相亲自试图去打开僵局的决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如果是首相亲自去谈，那谈判对象必须是罗斯福，其余人，比如赫尔、韦尔斯之流的免谈，丢不起那人。

三、若首相亲自出马同美国的会谈最终失败，就必须同意立即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应由近卫首相亲自领导。

也就是说，近卫不能以谈判不成功作为辞职的条件。之所以提出这一特别要求，是因为东条认为这很可能是近卫知难而退，为自己体面地辞职找借口。

在回复的结尾，东条提出了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以失败告终”，“首相应该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的结果”，同时指出此举可能诱发国内的动乱。

既然陆海军都表示了赞同，8月7日，近卫的提议在联络会议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人反对。8月8日，近卫首相入宫觐见天皇，禀报了自己准备亲自出马与罗斯福进行会晤的决心。裕仁脸上流露出一种感动的神色，他对近卫说：“我已经从海军那里接到了关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全面禁运的消息。情势危急，与罗斯福的会晤应尽快举行。”裕仁希望首相的出访能够取得满意结果。

于是，外务省迅速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训电指出，目前日美关系异常紧张，此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打破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日美两国首脑直接进行会晤。若美国同意，近卫首相打算亲自前往檀香山与罗斯福总统举行友好会谈。

闻讯非常激动的野村大使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赫尔，提出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请求。对于这一新要求，赫尔的确要认真思量一番。赫尔认为，虽然近卫很听话地在第三届内阁中剔除了令人讨厌的松冈，

但实际上日本的外交政策还是全盘沿袭松冈的方针，换汤没换药。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这时候，他想到了英国的张伯伦，想到了老张是如何在欧洲被希特勒玩成半身不遂的。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赞同赫尔的看法，认为近卫“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而已”。大家对之前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依然耿耿于怀。8月12日，赫尔对陆海军两位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势发展下去已不是什么外交问题了，随时都会发展成为军事冲突。”

赫尔对野村提出的首脑会晤并不十分感兴趣，可他没有拒绝，也无权表示拒绝。赫尔对野村说，现在还不行，最近罗斯福总统度假去了，我无法擅自做出决定，这事等总统回来再说吧。美国新闻媒体上也的确有类似的报道，“罗斯福总统为了避暑，乘游艇畅游大西洋”。看看人家过得多潇洒。

赫尔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一半是此时罗斯福总统确实不在家，不对的一半是总统没有去度假，而是去赴另一次足以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谈。

8月初，罗斯福总统离开华盛顿，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之后就神秘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8月9日，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缓缓驶入了普拉森夏湾。尽管身上仍然带着德国“俾斯麦”号赏赐的累累伤痕，这艘壮观而美丽的战舰还是被美国同行赞不绝口。一位美国将军夸张地说，这艘舰太漂亮了，它根本不需要征战，只要开出来就能把所有人征服，“看见它的话，我们就无法战斗，只能选择投降”。可惜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可没有美国人那么怜香惜玉。3个月前，在大西洋，“俾斯麦”号就打得它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没有最黑，只有更

黑。4个月后，日本人干脆一通轰炸，把这艘号称不沉的战舰直接送入海底。

“威尔士亲王”号在阿金夏村附近的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了一起。几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将和英国首相举行首次会面，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谈”，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谈。

老罗和老丘都带来了一群大腕。罗斯福身边有陆军上将马歇尔和阿诺德、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装部队其他代表，还有副国务卿韦尔斯和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丘吉尔的顾问包括英国三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迪尔陆军上将、空军元帅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由于会议涉及美国对英国的援助问题，8月11日，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匆匆赶来参会。

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军舰上是禁止饮酒的。这次为了接待丘吉尔，除了佳肴之外，罗斯福破例准备了美酒，这让丘吉尔异常高兴。酒喝不喝倒次要，难得的是这份破例的心意。

丘吉尔挖空心思，想尽快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却无法给丘吉尔何时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他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谨慎的罗斯福能承诺的极限。罗斯福对欧洲目前做出的最大动作，就是批准美国的武装护航船只可以前进至冰岛海域。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由英、美、苏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日本，如果它胆敢进攻英属马来亚、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三国就要向它开战。罗斯福照样没有同意，因为目前他还做不到，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罗斯福指出，美国要继续与日本进行谈判，只要它答应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能借此赢得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也好。罗斯福认为有30天左右的

时间，英国就可以在新加坡巩固阵地。他告诉丘吉尔：“远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的哄他们3个月。”

1941年8月13日，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举行了不算隆重的签字仪式，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之后，总统和首相在甲板上一起进行了礼拜仪式。

宣言于8月14日正式对外发布。宪章再次印证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真理。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这却是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达成的宣言，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作为一个尚未正式参战的国家，美国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方向和目标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轴心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也为后来联合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后来干这事的主要就是赫尔，他除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赢得了“联合国之父”的荣誉称号，此乃后话。

苏联政府很快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

尽管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一开始就预测德国将迅速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出坚持不懈的韧劲。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要支持苏联，罗斯福迅速派出特使霍普金斯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这预示着与德、意、日轴心国相对立，美、英、苏三大同盟国终于并肩站到了一起，所差的仅仅是美国找个合适的机会宣战。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一个月后，欧洲有10个国家的政府在伦敦举行会晤，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提出支持，并承诺进行全力合作促使宪章生效。除了苏联，其余9个国家的国土都被侵略者占领。他们分别是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宣言于9月24日由上述10个国家签署，《大西洋宪章》已成为同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纲领。

根据之前美英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方针，罗斯福和丘吉尔协商两国分别对日本发出声明，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继续扩张。由于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甚至缅甸、印度等殖民地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丘吉尔的态度十分积极，连美国的声明初稿都是由丘吉尔代为亲自起草的。8月15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携带这一声明先行回到了华盛顿。

为了尽快拉美国下水，丘吉尔措辞可谓严厉无比。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了这一声明后认为，过于强硬的语调可能引起日本的误解，军部甚至会把它当作挑战书，借机煽动国民情绪挑起战争。大家商量对文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日本能够接受。这边踢一脚，那边就要发个糖，另外附加的一个声明就是告诉日本：美国准备提出一项公正的代用方案，寻求一条和睦相处的道路。也就是变相答应重新开启会谈。赫尔准备在8月17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把这两个声明一起交给野村。

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已经完全没有收敛的必要。丘吉尔在8月24日回国后，立即在广播上猛烈地抨击日本：“虽然我们希望日美会谈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并肩作战。”面对记者关于美国何时才能参战的提问，丘吉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这点希特勒比谁都清楚！”这分明又是空话，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希特勒又能清楚什么？

8月17日是个周末，但下午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还是和赫尔一起约见了野村，罗斯福和往常一样，以极其和蔼的态度与野村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念念不忘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却不是这样”，之后他表明了赫尔已经准备好的两大观点。

其一，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苏联都希望太平洋是和平的。但有的国家却喜欢战争，这就是在太平洋上没有军舰的那个国家。这无疑是指德国。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政策和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些手段，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保障美国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简单说就是，你再敢动，我就打你。这是半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第二次向日本提出战争警告，并且是由罗斯福亲口说出。

其二，针对因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已经中断的日美会谈，如果日本愿意改变态度停止领土扩张活动，并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原则去商谈太平洋和平计划，美国可以考虑恢复与日本的非正式探索性会谈。

野村立即向总统提出近卫进行首脑会谈的请求，他说“近卫首相是渴望和平的”，希望能够在美国至日本中途的某个地方与罗斯福会晤，最好是檀香山。罗斯福的态度比赫尔要好得多。往往官越大，脾气越好。罗斯福从来不排除这样一个观点，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求实效又风度翩翩，就像他刚刚在大西洋和丘吉尔举行的会晤一样。他向野村表示，由于健康问题，他是被禁止乘坐飞机的，前往檀香山不太现实，而近卫首相前来旧金山或西雅图恐怕也有困难吧？罗斯福提议，阿拉斯加的朱诺10月中旬的气候不错，是比较合适的会晤地点。闻讯大喜的野村立即向东京发回电文，“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丰田外相也在为首脑会晤做着积极的努力，8月18日下午，他召见了格鲁大使。这位海军大将对格鲁说，相信大使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现在是以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一个外相的身份在和格鲁先生坦率地谈话。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是要解决侵华战争而不是出于德国的压力，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但随后发生的冻结日本资金以及禁运的做法已在日美“长期和平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两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使问题能在“冷静和友好气氛中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说近卫不顾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倡导这种会谈，体现了首相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丰田提议，为了使日本看来不像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这个建议，能否在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先停止其经济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这些措施加以修改。

格鲁深为丰田外相的话所打动，他答应立即把上述意见发回国内，之前他并不知道野村大使已经向赫尔提出了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格鲁认为，近卫和罗斯福都是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另外，他本人肯定要参加此次会晤，如果能够达成谅解，他格鲁的名字无疑也将被记入史册，这将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登峰造极的时刻。

会谈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使馆后，格鲁立即给赫尔国务卿发了一封特急电报，指出日本提出首脑会晤的建议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这是两国实现和平的最佳良机，“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晤那样”。

几个月来，格鲁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用中国话形容就是“狗急跳墙”。他极力劝说华盛顿，鉴于日美之间爆发“一场全然无益的战争之可能性显然正在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场

战事，应早日举行首脑会谈，不要对日本的建议“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在8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中，格鲁说，近卫的建议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因为如果这个建议泄露出去的话，他随时有被刺杀的危险。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日本那几位热心的业余外交家。随着《日美谅解草案》被否决，一段时间来为和谈殚精竭虑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认识到，他们独自进行的外交活动已经失败。7月31日，他们离开华盛顿回国。

回到日本的岩畔大佐深为东京各界人士的好战情绪而震惊，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实施南进。一位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告诉岩畔：“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岩畔想起几个月前他去美国之前，海军还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与美国之间的问题，由此他得到了一个伤心的结论，“木已成舟”。

原来在陆军省时，岩畔大佐也是铁杆的激进派，经常和服部卓四郎、辻政信比赛谁是高唱南进打到新加坡的第一名。要说这次美国也真没白去，岩畔回国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战斗士。他开始四处宣传不能和美国开战的观点。岩畔不断地奔走于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高层人士之间，极力呼吁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必然以灾难和失败告终。在8月末的一次联络会议上，岩畔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无可辩驳的对比，他用数据说明美日两国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综合比例为10：1。国力如此悬殊，日本纵有“大和魂”的强大动力也绝不可能取胜。东条陆相阴着脸，命令岩畔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第二天，当岩畔到陆相办公室呈上书面报告的时候，东条冷冷地告诉他，他需要马上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柬埔寨去报到，“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既然你认为打不得，那就到最前线去当炮灰吧。

8月28日，岩畔大佐离开东京，前往饭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军报到，职务是近卫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很多人都来为这位反战斗士送行，岩畔流着泪告诉大家，“你们这么多人都来送我，我很感动，不过当我再次回到东京时——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恐怕我只能独自站在东京车站的废墟上了”。

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野村收到了来自东京的两份文件。一份是近卫写给罗斯福的亲笔信，一份是表明日本态度的文件。8月29日上午11时，野村访问了白宫，当时赫尔也在，野村把近卫信件亲手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近卫宣称，“当此世界动乱之际，掌握国际和平关键的最后两国即日美两国的关系如果继续这样恶化下去，不仅是两国本身的极大不幸，并且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没落。我方希望维护太平洋和平，不单是为了改善日美邦交，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近卫认为，日美关系之所以恶化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地步，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这一情况已导致互相之间的猜疑和误会，也助长了第三方面一些国家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他说，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谈并把会谈的结论呈交两国政府首脑批准的做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因为“目前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因此，近卫认为当务之急是举行首脑会晤，“以远大的胸怀来讨论日美之间，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到之后由低一级的会谈来解决。近卫最后提议，举行这种会晤越快越好，会谈地点以夏威夷最佳。

野村同时介绍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日本等到“日华事变”获得解决或远东和平得以实现后就立即撤军；二、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非准备继续南进；三、只要苏联不发动进攻，日本就恪守《日苏中立条约》。

赫尔提出，如果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其间，罗斯福总统要在国内签署一项重要法案，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10天以内且必须由总统亲自签署，不容许副总统代签。如果会谈地点定为夏威夷，总统肯定赶不回来，所以仍然建议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罗斯福告诉野村，“大使是海军出身，对大海应该非常清楚吧。朱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里10月中旬的时候还可以航行。从日本到那里需要几天？”他甚至表示“很渴望能与近卫首相在那里谈上三四天”。喜出望外的野村立即表示，地点不是问题，可以和国内协商。野村还积极表示，近卫首相可以提前5天出发，以保证和罗斯福总统同时到达。在得知近卫首相能讲英语的消息后，赫尔也投桃报李地连连表示“这太好了”。看来，两国首脑会谈即将成为现实。

其间，野村暗示，中国问题能否暂不列入会议的议程，赫尔没有像韦尔斯那样拿哈姆雷特做比喻，而是直接做出了回答，“这是决定美日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除非这一问题能够“皆大欢喜地解决，否则将为未来留下不安定和麻烦的根子”。

在给野村拍去电报的同时，东京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诸如安排船只和挑选随行人员等。陆军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大家已经久违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他现在的职务是陆军航空总监，此外还有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等。海军方面的代表为已经康复的前海军大臣吉田善吾。

一切看似已柳暗花明，但意外总会适时地出现。高兴得有点过了头的野村在离开白宫时，无意中向记者透露了向美国递交近卫信件

消息，美国媒体马上开始就此大肆宣传。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立即开始大造舆论，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心想把日本变为三等民族，要求“立即停止软弱的近卫外交”。

本来是想避开军方的，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反对和平会谈的军方人士立即闻风而动，千方百计欲阻止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近卫遭到了死亡威胁，连可怜的格鲁大使也受到牵连。紧张的局势导致使馆人员要求格鲁大使出门时必须带上手枪，老头儿感觉这简直是胡闹，屁股上别手枪让他仿佛变成了置身于“野蛮西部”的美国牛仔。

已经有两个激进团队在谋划刺杀近卫。其中一个团队的策划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他准备采用当年河本大作爆破张作霖专列的方法来对付近卫。他找到了日本著名的右翼人士儿玉誉士夫，声称要用4颗定时炸弹将近卫送上西天。近卫如果去参加会谈，就必须到横须贺海军基地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况不好，近卫很可能乘火车前往，那么东京城外的六乡桥就是埋藏炸药的最佳地点。

9月18日这天，近卫就遭到了袭击。当他离开荻洼庄准备前往首相官邸时，4条手持匕首和军刀的大汉忽然窜出，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紧锁，刺杀者来不及砸碎车窗玻璃就被便衣警察制伏。刺杀者的水平也实在蹩脚，别说手雷和炸弹，难道连手枪都不会带一支吗？

在这之前，8月15日，近卫的重要支持者，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家中遭遇暴徒袭击，身中6枪，其中包括头部中枪。别的不说，日本政治家在频频被刺的过程中，也练就了世所罕见的抗击打能力。已经74岁的平沼老头儿，受此重创，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他遇刺的原因，就是赞成日本与美国的会谈，曾经为了避免日美开战而奔走呼号，并且经常和格鲁大使眉来眼去。

对于举行首脑会晤，赫尔一直都不很赞同。赫尔认为“日本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向罗斯福说明，从截获的电报显示，日本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不断向这一地区增派兵力，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提醒总统，如果双方在核心问题“撤军和三国同盟”上不事先达成初步谅解，首脑会晤很可能无疾而终，并再次抛出了“赫尔四原则”。国防部日本问题专家巴伦泰提交的意见书也指出，首脑会谈虽然可以使日本的军事行动推迟，但英、中、荷等盟国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欧洲战场中苏联的抵抗能持续下去，日本很有可能向美国靠拢，当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谈对美方来说，并非上策。

罗斯福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赫尔的意见。但他提出要讲求策略，一边实际上拒绝会谈，一边还要让日本心存幻想。

9月3日这天，罗斯福把他给近卫的复信交给了野村。罗斯福一面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一面又说“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迹象”，“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美国提出的意见，如果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观念，就有可能妨碍顺利地进行合作”。因此“为了确保我们所提议的会晤能获得成功，看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对我们谋求达成协议的那些基本和主要问题设法马上进行初步讨论”。野村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他马上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谈瞬间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赫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调查“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未实现的罗斯福和近卫会晤问题做了以下说明：由于日本人在最近进行的为时数月的会谈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

9月4日，赫尔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胡适错误地认为，由于美国的制裁，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削弱，不久即将求和。赫

尔告诉胡大使，美国同日本举行的探索性会谈仍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就谈判的共同基础取得一致意见。赫尔再次保证，在同日本开始明确的谈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讨论。他承诺，“凡是允许日本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协议，美国过去不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我们绝不会出卖原则并将继续帮助反抗侵略的国家”。

对于近卫首相来说，此时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边罗斯福和赫尔狡猾地婉拒了进行首脑会晤的要求，后边军部开战的逼迫也一刻没有停过。

军部对于内阁主导的外交活动已经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军令部总长永野认为：“美国已经切断了我们的石油供应，我们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必将无法支持。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永野强调，“无论选择和美国开战还是屈服于它，日本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家的毁灭，日本当然应该选择去战斗。我们宁愿战斗到底也绝不会卑贱地投降，因为那意味着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消灭了”。

针对永野的意见，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就是对外谈判应明确规定截止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只能选择战争，不能老这样拖个没完没了。”此前陆海军的作战计划都已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对美国珍珠港、中国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实施袭击。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说法陆军参谋本部也是只在几天前才偶有耳闻，陆军省内部也有极个别别人知道。奇怪的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并不在知情者之列。

8月16日中午，军方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会上海军方面提出了一项今后军方应采取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核心内容是：

必须做好对美、英、荷开战的各项准备，其间外交活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10月中旬外交尚未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就断然诉诸武力。

8月22日、23日两天，陆军参谋本部在部局长会议上对海军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基本同意海军的观点，并于23日当晚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东条陆相。

8月27日上午，日本“总力战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在首相官邸向内阁做了关于未来战争预期的专题汇报。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如果日美开战则日本必败无疑。日本很可能在最初的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被拖入持久战，最后因资源耗尽而惨败”。这一结论跟山本大将和岩畔大佐可谓是不谋而合。

与中国的持久战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大门口就有现成的实例。自4月以来，东京市中心那些著名的明治时代建筑的铸铁装饰栏杆都被拆掉了。东京市政府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搬走，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成了860公斤废铁，用于制造武器枪炮去支援中国战场。

对于专家的研究结果东条陆相并不赞同，他认为那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真正的战争并不像那些书呆子想象的那样。当年和大清以及俄国开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赢，最后我们不是都赢得很漂亮吗？来自陆军省的堀场一雄说，“美国所缺乏的就是大和精神，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反对战争的海军省志村少佐马上反驳，日本人有“大和精神”，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略对方的优点是不对的。

在日本人眼里，西方国家常常被描述为缺乏道德和价值观，英美两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被描绘成堕落的流氓。美国人只会大吃大喝和纵情声色，沉溺于物质享受，难于承受战争中的艰苦条件，他们善于赚钱，经常离婚，美国本质上就是个腐化堕落的国家。正因为他们有资源、有钱，所以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值得牺牲生命去战斗的东

西，这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的民主国家的固有缺陷。在“珍珠港事件”时还是少佐的千早正隆后来写道，我们觉得可以很容易就能解决掉美国人，一个沉浸于物质享受，专注于追求快乐的民族在灵魂上是堕落的。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少将的观点也类似，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民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缺乏团结，无法承受逆境和贫困，视战争如儿戏，所以一旦在开战之初就加以重创，他们就会失去斗志。

东条英机的大弟子佐藤贤了曾经在美国待过3年，自认为对美国了解颇多。他以专家的身份告诉大家：那些美国大兵根本没什么爱国心，他们最擅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去跳舞泡妞。看那些美国兵的训练，一个个懒懒散散，连个正步都走不齐，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举国去打赢一场战争的。

连对美国和日本同样了解的格鲁大使也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被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宰了政府决策的颓废的国家。”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他们对于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总是低估。当年侵略中国时就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对于美国的估计还是犯了之前的老毛病。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美国人，尤其不了解美国人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点。一个国家能够在短短百余年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只有资源，没有一点精神，可能也是难以办到的吧。

8月27日和28日，大本营再次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少将依然对开战顾虑重重，表示即使在外交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也要考虑欧洲的形势才能决定是否开战。大家开始一起对冈少将进行谆谆教导，最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30日下午，陆海军第三次部局长会议终于就军部下一步要采取的举动形

成了结论，那就是《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这一文件将提交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研究审议。

9月1日，大本营海军部颁布命令，帝国海军全面实行战时编制。

9月3日，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从上午11时开到了下午18时，对大本营提交的议案进行了研究。大约17时，联络会议顺利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以往开个一般会议扯皮三四天都很正常，而这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国策却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就大体按原提案顺利通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并没有深入考虑这一国策可能带来的现实危机，而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开局面之上，简直是可笑之极。

《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应尽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三、如果10月中旬外交谈判达不成最后的一致，则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这天的会议上，永野总长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当外交没有希望，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必须果断决定开战”。之后他老调重弹地说，日本目前还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如果敌人选择速战速决，日本就可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舰队会战，但美国十有八九会把战争拖入持久战，日本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开战并抓住主动权”。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海军少将也列举了必须尽快开战的一系列理由：一是季风季节将从12月开始持续到次年3月，在此期间开战这势必会增加登陆作战的困难；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空军力

量正在不断增强，已经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也在积极向新加坡增派兵力；三是美国加大了舰船和其他武器的建造速度，目前日本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这一比例之后将逐渐降低，一年之后就会猛降到50%以下；四是目前日本的石油库存仅仅只够一年半使用，十万火急。时不我待，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本次会议还就日美会谈起草了新的建议。日本同意以下各点：不从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队去进攻任何邻近地区，也不无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区进军；对于《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将自己做出解释；经过谈判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并恢复正常关系，随后尽快撤出军队；日本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美国要求：美国不得采取不利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各种措施，停止在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在达成协议之后应“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恢复石油供应。这一建议作为《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第二条外交谈判的附加条件。

这是日本首次在“原则上”同意撤军，上述内容立即电告野村并以此为基础会见赫尔，力促首脑会谈。

9月5日下午，近卫首相入宫向天皇上奏联络会议通过的草案。进宫前他首先在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稍事停留。木户看到近卫手中的草案，惊呼道：“你怎么能突然把这个提案呈给天皇！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天皇陛下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把截止日期定在10月中旬，这太铤而走险了。”近卫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联络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裕仁认真看了首相提交的草案，之后以一种颇难理解、略带不安的神情问近卫：“计划事项的顺序有点奇怪，为什么把战争准备放在

首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近卫不自然地解释说：“这一草案，在顺序上同把外交谈判放在首位一样，已把外交谈判的重要性也写了进去。”

由于天皇表示出对作战问题的质疑，18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立即进宫觐见天皇，当时近卫首相也陪同在座。天皇问南面的战争能否按计划取胜，两位总长立即滔滔不绝地启奏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虽然很详尽，但仍不能使天皇释忧。

天皇问永野：“你认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永野：“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登陆充满信心。”

天皇又转向杉山：“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杉山有点仓皇失措：“那次是因为未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只，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天皇略带不满地继续问杉山：“陆军在多长时间确有把握解决南方问题？”

杉山鲁莽地回答说：“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3个月解决问题。”

听罢杉山的回答，天皇突然以一种极不愉快的语气温问道：“‘日华事变’时你是陆军大臣，我记得当时你曾对朕说，事变大约3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可是现在已经4年多了，事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大吃一惊，吃力地申辩说：“那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我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作战。”

天皇忽然间提高了声调——恐怕这是40岁的裕仁从未用过的严厉语调——斥责杉山：“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么就能确信3个月解决问题呢？”

杉山低头，无言对答，豆大的汗珠冒上了额头。

尽管陆海军总是在互相竞争，但永野、杉山两位总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永野一看苗头不对，急忙从旁边帮伙计解释：“统帅部是从总的形势上来讲的。今天如果把日美关系比喻为一个病人，那么已经到了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关键时刻。要是不动手术任其发展，恐怕就会逐渐衰弱下去。要是动手术，虽有很大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解救。可以设想，此刻已处于要不要下决心动手术的阶段。作为统帅部来说，始终希望外交谈判能取得成功，但也认识到倘若谈判不成功，那就必须果断地动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部是赞成这个草案的。”然后他又匆匆地补上一句，“当然外交是首要的”。

“啊，原来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声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担心，再次解释道：“不打更好，我们认为应该尽力设法谈判，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打。”

“那是不是说，最高统帅部同意把外交放在优先地位？”

两位大将一起忙不迭地点头，异口同声地回答：“正是！”

回答了天皇的质问后，两位总长战战兢兢地退回到休息室。里边的衣服全湿透了。

1941年9月6日上午10时，战前日本4次御前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这里曾经见证了日本的兴衰，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本次会议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里程碑。

这天的御前会议，一开始就气氛紧张。参会者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未来前途未卜，是战是和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清楚，大日本帝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近卫首相首先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之后军令部总长永野率先发言，提出“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尽管美国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

杉山参谋总长对永野的意见表示赞同，也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军事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谈了国内资源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表明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无法支撑长久的战争之需。

同天皇一样忧心忡忡的枢密院原议长做了提问，他的发言是天皇通过木户内大臣在会前特别授意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托”，这里应该叫“会托”。原议长强调必须全力以赴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他措辞尖锐地追问道：“我总览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仍然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对草案的真意可否如此理解：始终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倘若仍然无效，那就诉诸战争。”

正当杉山准备站起来进行答复时，已经知道杉山昨天受到天皇严厉训斥的及川海相危难之时显身手，站起来回答说：“起草时的意图和原议长的意见相同。不过，第一项战争准备和第二项外交谈判并没有轻重之分。”

这时，一贯以神一样的姿态出席御前会议的裕仁天皇，忽然以平常谁也未曾听到过的高亢声音说：“我认为原议长的质问是对的，事情极为重大，统帅部为什么不做回答？令人颇感遗憾！”

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发言向无先例，难道泥菩萨显灵啦？会议瞬间为之肃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有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感。死一般的沉寂中，大家都等待两位总长中的某一位能站起来讲话。可能是昨天被天皇训傻了，杉山和永野始终一言未发，像雕塑一样待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非常遗憾，对此最高统帅部竟然无话可说。”裕仁缓缓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高声吟诵道：“四海之内皆同胞，奈何风雨乱人间。”

这是一首和平主义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由明治天皇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朗诵这首诗来表达对新计划的不安。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我经常拜读明治大帝的这首亲笔诗，努力继承先帝渴望四海和平的精神。然而当此决定是战是和的关键时刻，肩负重任的军部竟然无法决策。在此非常时刻，军部到底在想什么？”

闻听此言，众人都如受到电击一般，呆若木鸡。过了许久，永野站起来解释道：“陛下所言甚是，统帅部为此而诚惶诚恐。”他的话有点结结巴巴，“及川海相刚才所言就是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才保持沉默。军部的宗旨就是绝不放弃外交谈判，但同时为对美战争认真做好准备。”

“参谋总长意见如何？”

被点名的杉山立即站起来：“臣与军令部总长意见完全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本应该说话的近卫首相目光呆滞，始终一言不发。正午时分，他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散会。

尽管天皇做了破例的发言，但统帅部和政府却对此佯作不知，蒙混过关，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帝国国策施

行要领》，留给近卫、丰田进行外交谈判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六周了。

回到陆军省的东条，在向下属描述天皇朗诵诗歌的情形时痛哭失声。他认为，天皇此举不是在反对战争，而是对军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鼓励和期望。

御前会议将近卫文磨彻底逼上了绝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与美国达成谅解，他必须尽快实现与罗斯福的首脑会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目前对于近卫而言，除了军部和罗斯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时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刚刚结束几小时，近卫就匆忙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人，通知她马上整装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很快就会有车来接她。旋即，一辆车就将她接到了伊藤文吉家里。伊藤文吉是明治名臣伊藤博文的大公子。因为伊藤家没有用人，近卫只好让自己的情人冒充“房东的女儿”为会议服务。能冒充“女儿”，估计近卫的情人应该会比较年轻的。看来近卫也真急了，连情人都拉出来应场，可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抓不住流氓”。

驻日美国使馆一辆摘掉了车牌的小车也很快赶到，从车里钻出来的是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按照一般惯例，除了正式国务活动，首相是很少与外交使团进行这种私下接触的，可见局势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

近卫向格鲁提出，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举行首脑会晤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东条和及川两位将军都迫切渴望和平，如果会晤能够举行，他们都将派出军方的大人物一起前往。“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我们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近卫承诺原则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请求格鲁为两国首脑会晤做出积极努力，时间越快越

好。近卫的话甚至有些悲壮，他说如果和平能够实现的话，即使他本人遭到暗杀也在所不惜，“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深受感动的格鲁当即表示尽全力斡旋。

9月8日和9日，杉山参谋总长再次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提出，和西方开战之后，万一再与苏联在“满洲国”交界发生冲突，怎么办？杉山向天皇解释说，冬天气候寒冷，北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发生了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军队派向北方，在此期间，在中国关内将保持相对的平静。事实上，杉山是在忽悠裕仁，就在他不负责任的话说完不到10天，日本就在中国的两湖腹地发起了第二次长沙战役。

尽管对首脑会晤勉强表示了赞同，但东条陆相仍在叫嚣开战的必要性。9月7日，无奈之下的近卫，只好请求东久迩宫亲王出面说服东条，因为自由派的东久迩宫是反对战争的。东条对于天皇以及皇族成员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有时候近乎奴颜婢膝，由亲王出面游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亲王很严肃地告诉东条，既然天皇和首相都赞成与美国人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就应该去执行，而不应该大放厥词。东条尴尬地表示，因为就此问题没有向天皇做出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既然圣意如此，他作为陆军大臣，一定力促首脑会谈尽快实现。但他个人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超过30%，“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的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东条向亲王表示，“美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而加入英美阵营。即使日本真的那样做，英美在打完德国之后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他认为东西方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

亲王表示，作为内阁的一员，理应执行政府的政策路线，如果无法执行，就应该辞职。东条当然清楚亲王是近卫的说客，他说“如果

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就注定要灭亡”，现在拼死一搏，还有一半的成功概率。与其等死，不如去争取那一半活下去的机会。最后他表示，陆军无意停止备战。

丰田外相也多次电令野村大使尽快落实首脑会晤。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9月3日联络会议提出的和谈条件。赫尔对此表示不满。他对日本提出自主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的措辞表示怀疑。赫尔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赫尔提出，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种态度的变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英、中、荷等国不断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也有必要对盟国做出一些表示。其次，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盟国的变化，遭受了无数重拳打击的斯大林，没有像法国那样没出息地倒下，苏联坚持到冬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到了严寒季节，更适应在寒冷季节里作战的苏联人就会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就大大减轻了美国在大西洋面临的沉重负担，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在远东一味避战去迁就日本。最后，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不断增多。从盖洛普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来看，主张不惜对日作战以阻止日本扩张的人，在两个月前的7月还只有56%，现在就已经超过了70%。

9月14日，丰田外相再次召见了格鲁大使，提出首脑会晤如果能举行，日本将会做出更大让步，甚至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格鲁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

格鲁还利用与总统的私人关系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久未修书，打扰您了。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的反派，近卫正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着，我相信他是认真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

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除了近卫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格鲁的信同此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5个星期后，格鲁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首脑会晤无法进行”。

军部仍然在继续逼宫。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向内阁政府提出一项《关于有关政治与战争之转机、对日美外交谈判成功与否之估计以及最后决定开战时间问题的建议》——念这题目，几乎能把人给憋死。题目很长，内容却很短：由于气候，战争至少必须于11月中旬以前开始。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必须对是战是和做出最后抉择。

近卫首相听到统帅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后震动很大。会议结束后，他连军部安排的午餐都没吃，立即带着出席会议的内阁成员鱼贯而出回到首相官邸。近卫提出：“关于变政治为战争的时间问题，陆海军总长的建议果真是强烈的要求吗？”东条陆相立即回答：“当然是强烈的要求。其实与其说是要求，还不如说是重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10月上旬而已，这是不容改变的。”近卫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

9月26日下午，近卫在晋謁天皇后，同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畅谈。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木户，与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近卫，幼年时代就是同学和好友，一生都关系亲密。近卫向木户表示：“如果军部一定要在10月15日前决定作战的话，我对此毫无信心，唯一的选择只有辞职。”

木户却不同意近卫那么做。由于是多年的好友，木户与近卫彼此间毫无拘束，在木户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真实的一

面。木户告诫近卫“不要像个小孩似的”，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首相什么都不干就贸然辞职，留下一个烂摊子，是不恰当的，“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他建议近卫再次做出积极努力，实在不行了，再辞职也不迟。回去的路上，近卫对随从说，“我真想从政界引退，到寺庙去当一个僧人”。

辞别木户之后，沮丧的近卫连荻洼庄私宅都没回，直接离开东京到附近镰仓海边的休养地去了。9月27日至10月1日，近卫一直以痔疮为由闭门不出。他现在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尚存一线希望的首脑会谈。9月27日，他叫丰田外相恳请格鲁大使催促美国就与罗斯福会谈一事早日做出答复，同时电告野村大使：“我方已做好随时出发之准备，现帝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对首脑会谈之日期问题尽快做出答复。具体时间我方认为以10月10日至15日为宜。”野村大使收到训令后，立即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催促从速举行首脑会谈。

9月29日，格鲁大使也给国内发回了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首脑会谈如不能实现，近卫内阁就将垮台，随之上台的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格鲁大使警告华盛顿，近卫内阁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也致电本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仍然采取以往的态度谋求拖延时间，并要日本在预备性会谈上做出明确保证的话，近卫内阁就无法维持下去，从而可能失去“最好的机会”。其实这也正是罗斯福想要的结果，以主动的态度和被动的姿态达到参战之目的，既要参加战争，又要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正当防卫的样子。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讲，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尽管如此不雅的语言用在我们的盟友身上似乎不太恰当。

10月2日上午，野村大使再次拜访了赫尔国务卿，催促美国对首脑会晤的答复。你现在着急啦？你急了，那我就更不急！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钓者，日本恰似那条咬钩的鱼，在水面上被拖来拖去，而这条贪心的鱼，死活都不肯松掉已经到嘴的鱼饵，那无疑就是中国。赫尔

当然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都是首相，他对野村的答复是：“如果事先没有达成谅解协定就举行两国首脑会谈是危险的。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美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协定，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暂时谅解。”赫尔强调，日本必须答应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同时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野村的心几乎已经到了冰点，他知道赫尔的要求即使近卫能够接受，军部也一定不会答应的。这预示着近卫内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垮台。战后，野村在他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愤慨地写道，“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在10月4日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再次叫嚣，“我们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下定决心而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在今天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杉山话音刚落，永野总长就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他的一贯主张：“现在已经不是争论不休的时候了，希望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这天的会议上，照例没有及川海相的发言记录。及川认为，近卫正试图把阻止战争的责任推给海军，这使他变得更加警惕，所以嘴也比平时更严。本来就没有多少见识的及川不愿为避免战争而出头，更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在这个领导团队中，有这样想法的绝不只及川一个。除了几个上蹿下跳的强硬派，其余很多人都这样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海军次官泽本中将在战后的1946年说，在那个决定日本生死存亡的秋天，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败英美”。因为这不但会极大地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也会让海军在陆军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泽本次官的话也不完全对，因为敢说这话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现在都不在关键的决策岗位上。

井上成美就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是把“双刃剑”，这时候就可以成为反战的有力工具。及川可以向内阁提出辞职，然后海军拒绝派出新的海军大臣，就可以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去利用这一策略。及川性格上的懦弱显而易见，他在一次海军内部的会议上曾经提出，“是否由我斗胆去和陆军争吵”，永野一句“这样做极不明智”，就让他再次闭上了好不容易才张开的嘴。

10月5日上午11时，大本营陆军部局长会议在东条陆相的官邸召开，在日本本土的陆军各师团长都列席了会议。会议在19时形成结论：“已经没有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必须上奏天皇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

海军方面却仍在犹豫。大本营海军部做出的决定是：“在首相的坚强决心下，明天与陆军大臣进行畅谈。要是尚有谈判余地，就延迟决定开战的日期，并就放宽前次御前会议上所定下的那些条件进行磋商。”

10月6日下午，大本营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陆军认为日美谈判已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海军方面依然认为，只要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谈判还有成功的可能。陆海军意见出现明显对立。

10月9日，早已赋闲在家的前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不甘寂寞地出来呼吁开战。他对天皇说，“由于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是越早开战越好。请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伏见宫的说法让裕仁备感苦恼，他回答道：“此非开战之时，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海军中犹豫不决的主要是一些高层。一大群主战的中下级官佐也开始给及川海相施加压力。10月10日深夜，石川信吾大佐和柴田胜男中佐带领一大群海军省和军令部的少壮派军官闯到了及川私宅，要求

及川“必须负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对战与和迅速做出决定。及川的选择依然是“沉默是金”。

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两个主战派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谈判而过于延迟日期只会贻误战机，对今后的作战造成困难，因此必须尽快决定开战时间。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从中国撤军的核心问题上。近卫就此征求了陆相东条的意见：“能否以撤军为原则，而采取实质上的驻军呢？”这一观点就是先答应从中国撤军，然后以“防共”为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留驻一定兵力。

东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近卫：“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从中国撤军，满洲立即就有危险，下一步甚至连朝鲜都保不住。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就违背了9月6日御前会议的精神。”

10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及川海相家里忽然出现了两位不速之客，及川穿着睡裤接待了他们。这两个人，一位是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带来了近卫首相的请求，让及川代表海军明确表态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至于难堪。

及川回避了富田的问题。他说战与不战是一个政治问题，做出决定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军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的话，我们海军一定响应号召去奋勇战斗。要做出停止备战继续谈判决定的，只能是近卫首相自己。

及川一下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堂堂海军大臣的态度。

陆军在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不同意撤军就无法进行首脑会谈，不谈就无法打开僵局，近卫首相就在这样的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大寿。10月12日，他的生日这天，恰好是星期天，近卫将东

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等人请到了荻洼庄私宅，就战与和的问题再次进行磋商，这就是战前著名的“荻洼庄五相会议”。

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塞给近卫一张由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少将刚刚送来的纸条。凌晨，他们两人去拜访过及川海相。纸条上写着：“海军内心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观点。”

会议从14时一直持续到18时，近卫要做最后的努力，他首先提出陆军应该在撤军问题上做出妥协。

东条毫不退让：“在日美谈判中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唯独驻军问题绝对不能让步。你们把军队从中国撤出来看看，共产党的军队会在瞬间占领整个中国，这是关系到亚洲是否被赤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

尽管凌晨富田夜访海相没有任何结果，近卫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及川：“海军的意见呢？”从冈敬纯少将的纸条上，近卫看到海军内部还有人反对与美国的战争，希望海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太平洋战争海军无疑是主角，他希望海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一句“无法战争”来阻止陆军。

及川心里非常明白，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肯定打不过排名前二的英美，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远东不可能对日本有任何帮助。除了承认打不过会影响士气之外，及川更不想得罪主战的陆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日本海军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占有比陆军更多的经费。平时钱都让你花了，这时候需要你危难之时显身手，你却说“对不起，我打不过人家”，那将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海军马上就会成为陆军乃至全体国民的笑柄，海军经费也势必会被削减。

于是，海相及川说出了一段狗屁不如的话：“现在我们正处于决心开战还是继续谈判的紧要关头。如果走谈判这条路，那就应该停止战争准备，坚持走谈判这条道路。但是我是说在谈判有希望的情况下。谈了两三个月，中途发生变化可不好办。总而言之，海军一切听候首相的裁决。”

内心不赞成战争的及川不肯明确说出来，他选择了推卸责任，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表明海军反对战争立场的机会。糊涂的及川认为战与和应该是由首相来决定的政治问题，他忘记了海军大臣的职责正是要从海军的角度去评价战争的结果和胜负。听了及川的话，近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有人给这位战前关键时期装疯卖傻的海军大臣辩护，说如果及川表态海军不能战斗的话，将导致陆海军的直接冲突，近卫内阁肯定倒台，国内局势就会出现动荡，迫使日本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投入战争。但山本五十六反驳了这样的观点，因为“国内的变革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而一场绝望的战争却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事后天皇也对及川海相不能清楚地表明海军的立场感到非常痛心。

得不到海军支持的近卫只好说：“我的意见是继续谈判。”他又转身求助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估计呢？”

丰田：“陆军在中国驻军问题上如果一点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及川：“今天对于是战是和必须做出决定。”

近卫：“如果今天要做出决定的话，那我就选择继续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刻薄地说，“你根本无法说服参谋本部。我要征求一下外相的意见，和谈真的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吗？”

丰田：“有没有希望的决定权在你们陆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就大有希望，反之则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除了这个问题，其他都好商量。中国驻军问题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我们有无数将士的热血洒在了那片土地上，撤军如何能对得起逝者的在天之灵？一旦我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对我们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还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银行挤提存款，不仅华北，连满洲和朝鲜都可能丢掉。”东条特别强调，包括参谋本部以及驻外的派遣军都持这样的观点。

东条明显在说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就不这样想。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艰难地步，日本的战争资源日渐枯竭，目前应当接受美国的条件，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畑俊六为此还专程派人回国就他的观点进行说明。东条当然不会让畑大将的使者有露面说话的机会。

近卫：“此际我们可以舍名而取实。形式上依美国要求做出退军的姿态，实际上却同样得到驻军的结果，这岂非良策？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除了外交谈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最好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东条：“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不是已经决定外交谈判如果没有希望就决心开战吗？首相也是出席了那次会议的，当时也表示了赞成。想不到在决定是战是和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在9月6日那天闭口不谈？撤军是一个事关陆军士气的问题，一步也不能退让。”

东条越说越气愤，他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如果不能按照御前会议的决定执行国策，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众皆默然，会议就在这样的尴尬中无果而终。

对及川海相的态度，近卫在会后气愤地说：“海军一句轻飘飘的交给首相定夺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本人并不知道海军有多少兵力，而这次战争是海军主导的战争，海军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卑怯的。”

气愤的不仅仅是近卫，海军内部也议论纷纷。10月15日，米内光政对小林跻造海军大将说：“已向及川建议，必须表明海军不能与美军开战的想法。”山本五十六也曾遗憾他说：“如果我是海军负责人的话，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说海军在对英美的战争中不可能取胜。”丰田副武也表示怀疑地说：“日美战争主要是一场海军的战争，对此我们的海军负责人怎么可以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呢？”

10月13日14时，近卫入宫觐见天皇，陈述了内阁面临的危机。天皇听后，面带愁容地说：“是不是再同陆军大臣商量商量？”裕仁的鼓励给了近卫信心和勇气，他决定再次做出最后的努力。在10月14日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近卫单独约见了东条陆相，竭力劝他重新考虑从中国的撤军问题。

东条依然是毫不让步：“没有任何余地。”

近卫是一脸痛苦的表情，他开始慢慢地回忆历史：“当初我对‘中国事变’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问题经过了4年多，还没有解决，我无法再开展另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我们有时候必须妥协，来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国力。”

东条：“首相您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您很清楚我们的弱点，您难道看不到美国也有很多弱点吗？”东条提出，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进行一场战争，“只要战争一打响，枪声就会立即把国民团结起来”。东条曾经和松冈洋右一样非常敬重近卫，现在才知道

近卫值得敬重的不过是他那显赫的出身而已。东条最看不惯的就是近卫的优柔寡断，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在他眼里，近卫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精神障碍症患者。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接着说，“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了伊藤博文，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回答说，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听后才觉宽心，于是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最怕听到“谨慎”二字的东条已经气得毛发倒竖，当年和大清以及和俄国的战争大家都说打不赢，最后不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吗？于是他挺直了身子，对近卫说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人要有勇气去做点不寻常的事，就像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句话成为东条英机催促开战的宣言，也是他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的主要证据之一。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一座有名的寺院。其正殿前面是悬崖，建有楼间，称为“舞台”，供游客眺望。由于经常有人来这里投崖自杀，此处便成为日本的自杀“名地”。东条以此要求近卫要有决一死战的信心。

近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作为个人来说，这种场合一生中也许会遇到一两次，真那么做也未尝不可。但若考虑到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事业，作为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就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东条再次表示：“撤军绝不可能，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请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近卫劝告东条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

上午10时，内阁会议正式召开。东条再次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会做！这样做会破坏军队的士气。”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会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也需要紧逼。我们如果一味地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在东条眼里，及川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连坦率地表态能否打败美国都不敢。近卫和其他内阁大臣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炸弹般的发言”惊得目瞪口呆。

“陆军尊重9月6日御前会议所做的决定，我认为现在就应该中断与美国的一切交涉，向美国开战。”好不容易送走了喋喋不休的松冈，又来了个更加霸道的东条，会议基本变成了东条的独角戏。

东条和近卫已经彻底决裂，内阁意见分歧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会后，近卫喃喃地说：“我多想做个孩子……”他甚至通过沃尔什主教，最后向罗斯福发出进行会晤的绝望请求，遗憾的是还没等到回音就黯然下台了。

东条以做事果断著称。在白天内阁会议上投出了第一颗炸弹之后，当晚22时30分，东条就找到了他和近卫的共同好友——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要求铃木去劝说近卫提出内阁总辞。在东条心中，天皇就像太阳一般无比神圣。既然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执行，就必须有人对此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参与做出决定的内阁必须引咎辞职，另由新内阁负责重新制定国策。

铃木询问东条由谁接任首相最合适，东条回答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亲王之外，没别的合适人选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请皇室成员出面了”。东条认为，如果决定对美妥协的话，那么皇室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正是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在陆军中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只有带着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在分手前，东条告诉铃木，他不好再跟近卫见面，要不然他可能还会发火。

铃木赶到荻洼庄，带来了东条的第二颗炸弹。铃木告诉近卫他是替东条来传话的，东条要求内阁进行总辞。“本来我不愿意来的”，铃木说，“因为这样做只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早有辞职之意的近卫面无表情地听完了铃木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认为自己尽了全力，对于辞职可以坦然地接受。

近卫问铃木，东条有没有提出继任的首相人选，铃木说东条的意见是东久迩宫亲王。近卫对此表示赞同。他甚至表示，“东久迩宫亲王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反战的。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陛下奏明此事”。

10月15日17时，近卫入宫向天皇递交了辞呈。打倒近卫内阁的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而倒阁的起因则是“中国撤军问题”，当年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恰恰也正是近卫内阁，这也许就叫作“圆满”。近卫在辞呈中写道：“此际政府与军部正协同一致，尽最大努力促使对美谈判取得成功，中国撤军问题成为最大的障碍。臣曾推心置腹，努力劝说东条陆军大臣，对此，陆军大臣虽十分谅解臣之苦衷，然出于维护军队士气，对撤军问题表示实难同意，并一再主张此际应不失时机地同意开战。臣虽与他畅谈四次，但终未取得他之同意。”

裕仁接受了近卫的辞呈。至此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卫内阁黯然倒台。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第一次内阁

他发起了侵华战争，第二次内阁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次内阁又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矛盾已经无法调节。他的贵族血统并没有成为他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他做事往往前后不一，常常赞同他内心并不支持的提议。战后，近卫在自杀前曾自我评价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不幸之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罪犯。”

东条作为一个司炉工，不断挥臂往煤仓里加煤，导致火车越开越快，向着断崖飞奔而去。就在即将冲下去那一瞬间，司机近卫师傅成功跳车，司机变成了原来的司炉工东条。此时，东条就是想刹车，也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闭上眼朝着断崖冲了下去！

就在近卫入宫请辞的同一天，佐尔格的重要助手尾崎秀实被捕。没有人相信他会是苏联人的间谍。3天后，理查德·佐尔格在清晨6时的美梦中被叫醒，十几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带到了警察局。此时的佐尔格正在做着永远离开日本的准备。

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使佐尔格十分高兴，因为这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马上进攻苏联。几天前，10月4日，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46岁生日。就在同一天，他向莫斯科发出其一生中最后一封也是最重要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尾崎秀实在近卫首相的内阁会议中得到的绝密消息：

“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最后的署名人是拉姆扎，拉姆扎就是佐尔格谍报小组的简称。之前，尾崎秀实已经在满洲发觉，关于关东军让3000名铁路工人协同攻击苏联的密令，已莫名其妙地取消了，这也成为佐尔格做出正确判断的主要依据。

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的选择，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急切想知道。斯大林正是因这封电报确定了决心，在危急关头下令从远东抽调了11

个师，超过25万人的部队，增援西线，成功将德军的攻势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发完那封重要的电报之后，佐尔格真的感到厌倦了。他认为自己在日本待了8年，已经够长了，于是询问莫斯科自己能否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现在看来，那些地方都不用去了，他要的地方是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战后日本的那些重要战犯都关押在这里。

虽然受尽了严刑拷打，佐尔格还是否认与苏联有任何关系。受此事影响，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原首相犬养毅的次子犬养健等人都被牵连，连近卫文麿也受到调查。民间甚至传说近卫的辞职正由于此。

没有人去关心这位曾经的大功臣。意外的是，德国驻日本的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会见佐尔格。见面后，佐尔格显得有些尴尬，奥特问他是否还有什么心事。佐尔格犹豫了一会儿，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奥特最终醒悟到，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他，两人相对无言，不知道有没有泪千行。佐尔格被带走后，奥特要求日本官员，“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不知道奥特是不是知道他的帽子早已是绿油油的了。

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其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实现交换。1943年9月29日，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日本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秘密绞死。最初，佐尔格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无名墓地。战后，1949年，他的一个叫石井花子的情人将他的遗体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和他的战友尾崎秀实葬在了一起。

起。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她在2000年死后，也被送到这里与佐尔格合葬。

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同年11月5日，佐尔格被追授为苏联英雄并授予金星勋章。苏联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他还发行了一枚面值4戈比的纪念邮票，其红色背景是佐尔格的肖像和一枚苏联英雄勋章。

| 第四章 |

和？战！

东条英机横空出世

三度出任首相，三次带领日本深入迈向战争的近卫文麿，终于偃旗息鼓，退居幕后。国不可一日无主，况且是在内外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虽有天皇高高在上，但裕仁除了研究海洋生物之外，对具体政务并不很感兴趣，当务之急是尽快选出新的内阁首相。

对于继任首相的人选，陆海军统帅部颇感忧虑。他们担心内阁的更迭会出现国策执行上的空白状态，导致预定的作战准备摇摆不定。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信的，那就是不管谁出来组阁，都必须接受军部提出的开战要求。尽管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万一选出来一个死活都不想打仗的内阁，那不还要耽误工夫把它推翻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军部的担心纯属多余。

按照惯例，产生新任内阁首相的顺序是首先召开重臣会议产生候选人，然后把候选人上奏天皇，如获批，则候选人入宫觐见接受天皇勉励抚慰，听一些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任命下达，新首相开始组阁成立新一届政府。从过往的经历来看，第一步产生候选人是最重要的。

在首相推选过程中，内大臣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内大臣是天皇的代言人，其责任范围几乎无限大，又不能过多抛头露面。国家事务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内大臣虽然只是向天皇提出建议，但实际上发挥着决策者的作用，他的意见将直接影响天皇。

以前向天皇提出候选首相人选的是四世重臣，德高望重的西园寺公望。自1940年11月西园寺去世之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内大臣木户幸一头上。木户幸一是著名的“明治维新三杰”木户孝允的孙子。孝允辅佐睦仁，幸一辅佐裕仁，“爷爷对爷爷，孙子对孙子”，也算专业对口。木户还是长州军阀的核心人物，有明治第一智将之称的儿玉

源太郎的女婿，他的妹妹也嫁给了儿玉的儿子，可谓亲上加亲。他和近卫都是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弟子。身材矮小的木户留着两撇小胡子，戴着金丝边眼镜，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躲在天皇背影里的木户，实际上是操纵木偶的人。和东条英机一样，木户对天皇无比忠诚，以皇室守卫者自居并引以为豪。正如木户自己说的：“我之对于天皇，就犹如哈里·霍普金斯对于罗斯福总统一样。”

近卫在向木户提出辞职的同时，推荐皇族的东久迩宫稔彦王出任新首相，还说这一建议东条英机也赞同。木户对此并不同意，他认为在这一敏感时刻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是不明智的。如果陆海军不能协调一致而避免战争，皇族成员就不能出面组阁。现在看来选择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战争就有失败的可能，皇族成员组阁就很可能牵连天皇。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木户心中此时并没有首相的合适人选，但近卫所说东条也同意东久迩宫的话，让他突然想到了东条。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就挺合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木户心血来潮，马上向近卫提议由东条英机继任首相。近卫对此颇感意外，这个人选，他以前和木户一样，想都没想过。

人想干一件事时，总会马上找到一大堆理由。在木户眼中，东条“有骨气，没有政治野心，直率，不要阴谋”，几乎全身都是优点。木户紧接着对这一提议进行了解释：“就目前来看，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看来是必须取消的，这简直就是一个毒瘤。取消这一决定应该在熟悉时局的人领导下进行，因此新首相不能是局外人，而必须是之前参与过辩论的人，这样可供选择的就只有及川和东条了。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实际主宰陆军的少壮派军官是不可能接受及川的，

如果及川组阁，陆军很可能会拒绝派出陆军大臣，甚至可能酿成叛乱。”

木户接着解释，“东条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正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因此索性起用东条，利用他的忠诚就可以贯彻陛下极力避战的意图，同时也可以压制陆军的主战派，一旦开战，还可以不连累天皇”。木户忽然对自己一石三鸟的天才想法感到非常得意。事实表明，他与他爷爷看起来很类似，缺少的就是政治眼光。他只是一个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小人物，见识也不过比老酒高出一点而已。

木户认为文官和武官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军人最终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也有不少伟大的政治家最终成为杰出的军事将领，比如拿破仑、格兰特。在这乾坤一掷的关键时刻，实际上是木户决定了日本的命运。他任内的最大“贡献”，就是推荐了两个把日本带向战争的首相——近卫文麿和东条英机。30年后，木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他推荐东条也是出于无奈。按照当时的形势，战争已不可避免，要制止战争，也只有鼓吹战争的东条能够做到，就是俗话说的“以毒攻毒”。

“东条内阁……”听了木户的解释，近卫顿时觉得木户的主意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他对木户的建议表示了认同：“我想他不至于一当上首相就推动战争。如果能得到天皇的劝导，他将会更为谨慎。那就召开重臣会议讨论一下吧。”

10月17日13时10分，决定继任首相候选人的重臣会议在皇宫西备用间召开。所谓的重臣，基本上就是那些曾经出任过首相的人。参加会议的7个人分别是：第二十三任首相清浦奎吾、第二十五任和第二十八任首相若礼次郎、第三十一任首相冈田启介、第三十二任首相广田弘毅、第三十三任首相林銑十郎、第三十六任首相阿部信行、第三十七

任首相米内光政。其中阿部是陆军大将、冈田和米内是海军大将，军人出身的前首相超过半数。由此可以看出军人地位的显赫。

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自然不能少了担任会议主持的内大臣木户幸一，另外一个就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本来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也应该参加，他此时已经由首相变成重臣。他还必须向会议解释辞职的原因。

近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参加会议，只是派人送来解释辞职的文件，由木户在会上代为宣读。这似乎对已经91岁，从遥远的热海被夫人、主治医生和护士抬到会场的老爷爷清浦奎吾有点不敬。大家对近卫也有些不满，都下台了，还摆什么臭架子？只有木户清楚其中的原因。近卫之前已经接受木户让东条出面组阁的建议，而他的内阁恰恰是被东条打倒的。要亲自去赞美那个刚刚打倒自己的人，对于刚刚卸任的近卫来说，也实在有点难。

相比于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的庄严肃穆（那些会议的发言顺序和会议决议往往是事先拟定好的），重臣会议就显得轻松许多，毕竟参加会议的都是一帮离退休干部，发言也相对自由。大家先是瞎扯，诸如美日是否会开战，最近的经济形势，石油不够用，等等，聊了半天，才逐渐转到正题上。

“我经过多方认真考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海军的伏见宫大人。”最先表态的是九一八事变中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銑十郎。伏见宫4月刚刚从当了8年的军令部总长位置上退下来，是绝对的强硬派。林大将指出，“如果真要和美国开战，海军才是战斗的主力。如果决定不开战，也只有伏见宫大人才能压制住陆海军中的少壮派军人”。

木户当即表示反对，理由和之前反对东久迩宫亲王一样。“我不赞成。抛开伏见宫大人作为海军将领对政治一无所知不说，在此决定

战与和的关键时刻不能让皇室的人参与，这可能会影响到天皇。”最后他补充道，“皇室成员只能在和平时期参政。”

“那内大臣的意见呢？”说话的是若礼次郎。

“我觉得东条英机就是合适的人选。”木户抛出了自己事先和近卫商量的结果，“东条充分了解时局的来龙去脉，同时是绝对忠诚于天皇陛下的人。目前这种状况，只有他能够压制和控制主战的陆军，并使陆军、海军之间能相互协作。”停顿了一下，木户接着说：“华盛顿那边也一直说，由一个文官出身的日本首相做出的任何保证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日本陆军会阻止他遵守这种保证，东条也是一位善于处理日美谈判的人物。”老酒真不知道木户最后这句话的理由是什么。

木户提出的是大家之前谁都没有想到的人选，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眼看冷了场，木户只好补充道：“东条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在此非常时期足以肩负重任。”

“我曾经听说有人要推荐东久迩宫大人，但我认为东条也是不错的人选，他毕竟是现役的军人。”清浦奎吾第一个表示赞成。

若礼次郎却不这么认为：“我觉着宇垣一成比东条更合适一些。不过这样的话陆军一定不会同意吧？”宇垣一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主持过著名的“宇垣军缩”，裁减过陆军的4个师团，把娘家彻底得罪了。在陆军眼中，宇垣是个吃里爬外的家伙，让他组阁的话，陆军铁定反对。陆军要是不派出大臣，他连阁都组不起来，以前他已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我反对东条继任，他必须承担近卫内阁倒台的责任。”说话的是在“二二六事件”中大难不死的冈田启介，“海军绝对不会允许东

条来组阁，我和若 一样，认为宇垣一成才是合适的人选。”

木户再次指出：“只有东条出任首相，陆军和海军才能真正合作，天皇也才会重新考虑9月6日御前会议关于外交谈判不成就开战的决定。”木户把天皇搬出来，使得这句话对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广田弘毅忽然发声：“新内阁准备让东条英机兼任陆军大臣吗？”

“是的，我想应该先从军队内部的控制做起。”木户回答。

“这样的话我没有异议。东条兼任陆相就能便于控制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广田弘毅的这一席话，成为他战后成为唯一被判处绞刑的文官代表的直接证据。

“我也觉得东条还不错吧。”受广田发言的启发，阿部信行也随声附和。

议长原嘉道也说：“我对东条不是非常满意，但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所以暂时支持这个提议吧。”

清浦、阿部、广田、原嘉道，加上木户本人，赞成东条的人占了大多数。事情稀里糊涂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就是日本的所谓“重臣”，他们明明知道东条主战并因此摧毁了试图求和的近卫内阁，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已经退休了，谁当首相都无所谓。木户自诩为“霍普金斯”，也实在可笑，他比他爷爷和霍普金斯差远了。始终没有查到米内光政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5时35分，新首相候选人东条英机诞生——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东条英机横空出世，正式走上前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已经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一些清醒人士对东条的上台表示了忧虑。比如东条和近卫都赞成的东久迩宫本人，这位亲王对木户向天皇推荐东条大惑不解，认为此人是“如此好战”，天皇又怎么能轻易表示同意呢？

让东久迩宫颇感意外的是，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认可了重臣会议的推荐。他告诉木户：“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你说是吗？”这句话来自中国的俗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里的虎穴指的是军部，那里有一群叫嚣着要求开战的军人，虎子当然指与美国达成和平。

此时的东条还一无所知。他正忙着把自己在陆相官邸的私人物品搬回家里，此时还在担心近卫内阁倒台是否会遭到天皇的训斥，将会调他去何方。陆军省的人都知道皇宫正在召开重臣会议以确定继任首相的人选，但没人想到首相就会从他们身边诞生。17时30分，皇宫打来电话，让东条立刻进宫见驾，他将一些可以支持他主张的文件塞入公文包后，匆匆离开了陆相官邸。

原以为进宫定会挨骂的东条得到了意外的惊喜。裕仁授命东条：“朕授命卿负责组建新内阁。目前时局紧张，事态严重，此时你应该切实把陆军和海军紧密团结起来。我随后会召见海军大臣跟他再说一下。”按照惯例，被提名者一般都要谦虚一下，说一些谢谢陛下，自己能力不足，给点时间让臣考虑一下之类的客气话。但因为之前绝对没有料到，东条愣在那里，连这些话都忘了说。等了半天，不见东条客气，裕仁只好主动说：“我们会给你一些时间，让你好好考虑一下。”

就在东条回到西备用间休息时，海相及川奉诏进宫。天皇将及川叫到面前，要求海军务必与陆军紧密合作。

及川回到西备用间和东条会合后，木户内大臣紧跟着走了进来：“我来传达陛下的旨意。”东条和及川马上起立立正。“陛下希望新

内阁能尽快决定今后指导国家的基本政策，把陆军和海军紧密地团结起来。新内阁不必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要彻底分析内外时局，重新慎重考虑。”这便是今后要多次提到的“收回成命的御旨”——史无前例。过去从没有过天皇撤销御前会议的决议。东条受命要“还原到白纸上去”，重起炉灶，与美国议和。

自己摧毁了第三次近卫内阁，天皇不但没加怪罪，反而下令让自己组阁，东条对此可谓感激涕零。他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裕仁吟诵明治天皇亲笔诗的情形。他知道自己正面临崭新的生活，从今天开始，他必须以一个文官而不是一个军人的身份来思考问题，要按照天皇的旨意谨慎行事。他发誓要用新的座右铭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那就是“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镜”。在东条眼中，天皇生来就公正无私，不属于任何阶级的，只反映国民的利益。目前他要做的就是遵从圣意为和平做出最后的努力，这是三天前东条还在逼迫近卫做出决定的问题，现在轮到他自己重新做出相反的决定。

在往届日本首相中，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个东条英机，原因就是他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就位，在战争最关键的1941年至1944年掌舵，在战争进入不可挽回的绝境中下台。战后，东条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被并称为“二战三大元凶”。其实比起那两位，老酒认为东条英机稍稍有些名不副实。

1884年12月30日，东条英机出生在日本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出生不久便举家迁往东京，所以说也应该算是城里人。其父东条英教，前文多次提到，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首期首席”，是牛人中的牛人。据称，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中能够看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一人——第二个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首石原莞尔。东条英教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战争中的表现很好地诠释了“高分低能”这一词语。由于没有特殊的战功，加上长期受长州藩派系的压制，其最高职务只干到少将旅团长，退役时才被安慰性地晋升陆军中

将。东条英机是英教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出生不久就相继夭折，因此东条英机被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寄托了毕生未酬的壮志和希望。

为了儿子的教育，东条英教可说是煞费苦心。他强迫在贵族学校就读的东条英机自带饭盒徒步上学，聘请武士传授儿子武术。这样的教育使得东条英机自幼就立志成为一名帝国军人，驰骋疆场为天皇效命。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不是省油的灯，对学习丝毫不感兴趣，却以调皮捣蛋著称，在小学时期就赢得“打架王”的美誉。

1899年，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同学中就有同样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教的出类拔萃似乎带走了家族的所有灵气，他的高智商没有遗传到儿子身上，资质平平的东条英机在校成绩非常一般。和其他陆军将领的经历类似，1904年5月，21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七期，翌年4月以陆军少尉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其间看不出东条有任何过人之处。

为了进入陆军部最高学府“陆大”深造，东条整整考了三次才如愿以偿。就这还有人说，是“陆大”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看在他爹“首期首席”的面子才破格录取的。老酒窃以为，这很可能是有人故意出息他，凭东条能干到陆军大臣、内阁首相的能力，想考个首席或军刀组有点难，但考上“陆大”还是问题不大的。1915年，东条从“陆大”第二十七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士”已经整整10年。

“陆大”毕业后的东条进入了陆军省，接着被外放任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要知道，日本陆海军中只有出类拔萃的青年军官才会获得外放镀金的机会，所以过分强调东条的平庸不一定合理。与东条一起外放的还有其同龄人山本五十六，不过山本是到美国使馆当的海军武官。在德国，东条有幸和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结识，成

为“巴登巴登”四人组的一员，从此崭露头角。由于和永田铁山的观点近似，东条在永田被刺后，逐渐成为“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从欧洲回国后，东条先后当过陆军大学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1929年8月，东条45岁时才成为步兵第一联队的大佐联队长。说大器晚成都实在勉强，晚也不能晚成这样啊。1931年8月，东条到参谋本部任整備局动员课课长。1933年3月，49岁的东条终于晋升为陆军少将。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统制派”总瓢把子永田铁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说了一句足以让东条受用终生的话：“东条君是肩负大日本帝国陆军未来的扛鼎人物。”获得永田如此评价，东条欣喜若狂。

永田铁山被刺，没有成为东条英机后来平步青云的提携者。日本陆军内部对东条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东条短于思考，长于行动，办事雷厉风行，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干练果断的执行力赞誉有加。但更多的人却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眼中，东条不仅无德，而且无能。俗话说“仇人眼里出东施”，石原甚至连东条的相貌都难以忍受，背地里说东条的坏话那是张口就来。石原对东条的评价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好仓库里的20挺机关枪，超过20挺就无能为力了。他得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资料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内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石原曾当面讥讽当时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引得周围的人无不像石原的名字那样“莞尔”。战后东京审判时，盟军检察官问石原是否曾经和东条意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东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将两人的素质和经历做一对比可见，石原拥有谋略却缺乏机遇，东条办事干练却缺乏谋略。

相对于石原的恣意妄为和不修边幅，东条永远是一脸严肃，衣帽整齐，可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陆军元老级人物宇垣一成与东条素来不睦，日本战败投降后，他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内阁总理大臣。”看来，石原“东条上等兵”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知音。

东条还真算有自知之明。青年时期的他就曾经说过：“我并不聪明，除非我特别努力，否则我不会成为伟人。”在成为高级将领后，他又说：“努力和勤奋是我终生的朋友，因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不具备卓越的才能。”尽管资质并不出众，但东条相信“天道酬勤，勤能补拙”，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兢兢业业、殚精竭虑。这样的人显然是缺乏个人魅力的。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遵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要求别人也必须这样做。他的名言就是：“军人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包括吃饭和睡觉在内，都在为天皇效忠。”他还有一句更著名的话：“天皇不是人，是神！”初听有点像骂人。

东条生活自律，为官廉洁，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任用部属均以能力和经验为标准，放在当今，绝对是官员的楷模。他追求平等，鄙视裙带关系，反对特殊化，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对细节的关注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东条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的笔记强迫症。他每天都要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经手的所有事件，还按照时间对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已经结束，哪些需要向上级汇报，哪些要向下级训示。整理这些资料，东条从不要任何助手帮忙，这是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他在外驻军时，连给夫人的家信都要认真进行编号，以方便管理，防止丢失。在当了首相之后，他经常在早上抽时间去检查路边的垃圾箱，看看里边有没有鱼骨头，借以观察日本民众是否吃得好，是否有人在铺张浪费。对于东条的做法，有人赞赏，

认为他是关心民众疾苦的亲民首相；也有人反感，认为他是在作秀，讥讽他为“垃圾首相”。

东条可以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却不是天才或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身上有很多普通人的缺点。他不邪恶，但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对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会严厉报复那些批评他的人。有一次，军事参议官西尾寿造大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清楚。”这显然是在讽刺东条，西尾很快就被打入了预备役。东条在和平时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官吏，但显然缺乏领导人能力和气质。借用咱们的一句古话，东条可以是“治世之能臣”，却无法成为“乱世之奸雄”。他可以当好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市长，却当不了一个正确把握全局和方向的市委书记。

1934年3月，东条回到母校陆军士官学校任教官，随后先后任职于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和第十二师团司令部。东条是如此默默无闻，受忽略的程度甚至到了在第十二师团上不上班都没人关心的地步，师团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如果是老酒，那就真美到姥姥家了，可以专心写帖子，还有人发钱。但东条的志向绝非老酒可比。1935年9月，受尽委屈的东条受命到关东军当宪兵司令官。堂堂陆军少将去管宪兵，就像野战军干了武警、警察一样，一般人都嫌丢人。可东条不这样想，他不但欣然就任，还凭着强烈的责任心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东条到任之前，关东军的宪兵队不到200人，基本上属于一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边缘队伍。在东条的苦心经营下，短短一年时间里，这支队伍的规模就扩大到了千余人，成为由他亲自编织和控制的势力网。东条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等办法将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置于宪兵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东条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他在关东军中的“威望”。

1936年，“二二六事件”为蹉跎半百的东条提供了飞黄腾达的绝佳良机。“二二六事件”的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内部一片混乱，“统制派”和“皇道派”争论不休，局势随时面临失控的危险。东条从法治观念出发，认为这种“下克上”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已经成为“统制派”中坚力量的东条危难之时显身手，当即声明支持平叛，并迅速利用其掌握的宪兵队伍对“皇道派”成员进行拉网式的大搜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关东军中所有的“皇道派”军官一网打尽。东条还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关东军坚决反对“兵谏”的立场，誓死支持和效忠天皇。东条的果断行动与东京的“平叛”行动遥相呼应，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了这支“皇军之花”。凭借此次惊艳表现，东条赢得了天皇和军部上层的侧目。1936年12月1日，东条晋升为陆军中将，并于翌年3月接替板垣征四郎坐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后来有评论家称：“从东京被踢到关东军对他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却捡到了一块金表一样。”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内部立即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东条当然属于强硬派的中坚分子。战事扩大后，东条积极组织了对华北察哈尔地区的进攻，他率领的兵团也被称为“东条兵团”。听着很唬人，其实也就一个旅团加一些辅助部队而已。尽管兵力只有区区数千人，但东条凭借其“闪电战术”，竟然取得不俗的战功，迅速击溃数万中国守军，占领整个察哈尔地区。“东条兵团”在华北的行动成为关东军作战史上鲜见的亮点，连石原莞尔都给予有限的认可。当时的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对此禁不住赞叹：“关东军在华北取得的不朽功勋，实得力于干练果断的东条参谋长。”察哈尔之战带给东条英机的不仅仅是名声，也是对其作战能力的肯定。大本营为此向东条颁发了七七事变后侵华战争第一枚二级“金 勋章”。战场上的战绩，可不是像老酒这样动动嘴皮子就能吹出来的，此举更说明了东条绝非传言中的等闲之辈。

1938年5月，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取代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次官，第一次进入了国家决策中枢。1938年8月，中苏边界发生“张鼓峰事件”，板垣征四郎因此被天皇骂得狗血喷头。板垣也实在是有点冤枉，事实上主张“对苏中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正是作为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1938年11月28日，东条次官对外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快赶上慈禧老太太了。狂言一出，举国哗然，东京股票市场“飞流直下三千尺”，连战争狂人云集的参谋本部都无法忍受东条如此激进的观点。东条无奈下台，改任陆军航空总监。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东条被起用为陆军大臣。1941年1月8日，就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60年之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了《战阵训》。这部由今村均中将军和岩畔豪雄大佐编制的“名作”，堪称昭和时代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意在进一步对官兵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激发他们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在文中，东条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忍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号召全体官兵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战阵训》中的“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是日军很少投降成为俘虏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日本严重缺纸，很多刊物停办，但《战阵训》被大量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个士兵，普通民众也能在街上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其后的经历前文已有所述，东条以“绝不从中国撤军”以及“尽快与英美开战”逼迫近卫第三届内阁倒台，大器晚成的东条意外走上前台。

相比同时代那些政治家，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东条的背景和经验都相对浅薄，对世界的认知

和了解更是有限。他无疑是其中最逊色的一个。这些人中，只有他在战争中途就被赶下了台——罗斯福逝世和丘吉尔下野时，战争大局已定。

除了能力的欠缺，东条还要与日本冗长、烦琐的决策程序做斗争。东条既不能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一言九鼎，又不能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依赖民意。日本军政分离，陆军、海军又代表两个独立的对立集团，军种之内还有派系之争，意见和利益经常发生冲突。理论上天皇是最高统帅，但事实上他作为一个偶像几乎没有主动决策的能力，这也导致日本战时政府中没有一位真正的决策者来高瞻远瞩，一锤定音，更无法形成目标明确的统一大战略。这种情况属于长期自然形成，东条根本无力改变。就在东条组阁之时，日本陆海军的全部战争计划已制订完毕，帝国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军人手中。如果将当时的形势比喻成一颗定时炸弹的话，东条不过是引爆炸弹的引信而已。别说是能力并不出众的东条，就是西条、八条、么鸡一起上，也同样如此。

东条不能被称为一个独裁者。他是被天皇挑选当上首相的，接受任命的前一刻，他还以为自己要被解除职务和面临惩罚。后来的战争进程，他照样无法把握。中途岛海战过去很久，东条才知道海军失去了最好的4艘航空母舰。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失去天皇信任的东条连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只好背起行李黯然回家。没有希特勒的德国和没有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肯定大不一样，但是没有东条的日本，不会有什么变化，甚至可能更加疯狂。

东条有“三大元凶”之名，却没有“三大元凶”之实，至少没有“三大元凶”之能或之权。老酒认为，东条能够“位列三甲”，有搞对称的嫌疑。同盟国这边搞出“三大伟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轴心国的元凶最好也搞三个，对应起来。希特勒、墨索里尼，还

差一个，拿东条英机凑数正好。如果西班牙参加轴心国作战，佛朗哥成了“四大元凶”的话，说不定咱们的蒋委员长也能上榜。

东条英机是左撇子。他对儿子异常严厉，对女儿却十分溺爱。他被国民诟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鼓励所有人去战斗牺牲，但他的三个儿子没一个从军。

东条上台后，参谋本部的《机密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虽然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新内阁注定是一个战争内阁。开战，开战！此外没有陆军能走的路！”

最后的外交努力

离开皇宫之后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陆相官邸，他第一站去了明治神宫，第二站是东乡神社。在追忆了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丰功伟绩之后，最后一站东条到了靖国神社进行拜祭，为自己的“不妥”之处表示“歉意”。

1941年10月18日15时，日本第四十任首相东条英机向天皇呈交了新内阁的成员名单，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东条内阁就此诞生。此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仅剩下51天。

时局紧迫，之前的陆军三长官会议决定由东条继续兼任陆军大臣。杉山参谋总长起初考虑长期兼任似乎不妥，但后来觉得暂时可以试一试。按照日本陆海军的规定，现役军官必须服役“定年”后才能晋升，规定的“定年”是中将四年、少将三年、佐官两年。1936年12月1日，才晋升陆军中将的东条，离五年还差40多天，不具备晋升大将的基本条件。但杉山参谋总长提议特殊时期要办特殊之事，对于东条应作为特例予以晋级，如果当上首相，连个大将都弄不上，也实在不够意思。都是陆军自己人，大家纷纷表示赞成。这样，东条四喜临门，以陆军大将身份同时身领首相、陆相、内相之职。

即使在之前曾经无比强硬，也曾对近卫说过“眼睛一闭跳下去”的话，但真轮到自己跳的时候，东条还是把眼睛睁开了。他也清楚，日本一旦与美国开战，胜算甚微，裕仁也要求东条想尽办法“避免与美国的战争”，重新为和平做出努力。对天皇无比忠诚的东条下决心按裕仁的要求去做，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扭转局面。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早已陷入僵局的美日会谈。

新内阁的海军大臣变成了岛田繁太郎海军大将。选择岛田，除了他和伏见宫博恭王关系密切之外，还在于相比前任及川古志郎来说，

島田更加老实听话。在海军中，島田以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著称。在大家眼里，他似乎一点脾气都没有。伏见宫当军令部总长的时候，島田在他手下当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和作战部部长，对伏见宫可谓言听计从。出任海军大臣之前，島田离开东京已达4年之久，以前也从未接触过政治，说实话，根本就不是海军大臣的料。海军省千早正隆中佐对此曾说：“島田大将是一个具有东方式英雄特征的人，十分粗糙，缺乏周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责任感。”战后，日本的海军参谋们曾有这样的说法：“山本五十六和島田繁太郎安反了位置。”意思是说，島田应该去当联合舰队司令官，而山本则应该来当海军大臣，这样才适得其所。个人没什么主见的島田是一个随大溜的附和者，一遇到问题就会立即去找同样毫无见识却积极主战的伏见宫。島田和及川的更替，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老鼠下崽，一个不如一个。

裕仁曾经指示陆军出身的东条要努力搞好与海军的关系，东条也认为保持陆军与海军的团结非常重要，因此上任伊始就邀请島田海相一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以便在国民面前表示出陆军与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明显作秀的活动当然不会少了记者随行，很快，两人共同参拜的照片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島田顾虑到东条是首相兼任陆军大臣，在参拜时故意向后退了一步，没有敢和东条并列，因此在照片上就给人一种海军大臣追随陆军大臣的印象，島田也由此得了一个“东条副官”的雅号。海军对陆军本来就是一肚子意见，现在自己的领导又成了人家领导的副官，心里是说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此举伤害了海军的感情，也进一步加深了陆军与海军的矛盾，算是弄巧成拙。

本来水平就有限，整天闭着嘴不说话的前海相及川还没有好好跟島田交接。他告诉島田，所有的文件都在柜子里，想看自己看去，然后就挥挥手，飘然而逝，回家研究《论语》去了。島田翻看了那些文件，才了解了7月2日和9月6日两次御前会议的内容，异常震惊。就在

这时，他接到了“海兵”同班同学山本五十六大将的一封信件。山本请求老同学，不能像他的前任及川那样随波逐流，必须担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美国进行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信的结尾说，“当然做出这样的努力需要忍受难以言表的苦衷，还需要非凡的勇气和信心”。山本此举纯属死马当活马医，他非常清楚他的同学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些。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岛田内心是反对与英美开战的，至少还不至于跳出来主战。

新内阁中，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也都属于反战派人士。本来如果决心对英美开战的话，就是让老酒去当外相也不耽误事，但东条还想遵从圣意，通过外交来打开局面，至少也要将外交作为掩盖战争的手段，所以还是选择了外交经验丰富的东乡茂德。

新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东乡茂德，大家并不陌生，之前已经多次露脸，尽管大多是跑龙套的角色。比起前任丰田贞次郎来说，满头白发的东乡担任外相的确是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东乡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曾强力协调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未果。他在日本终战投降前还要再次出场，恰好又构成了一个“圆满”。

在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看来，东乡属于冷酷的“超缄默型”。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坦率直白、直言不讳，给人有粗鲁之感。东乡娶了一个德国寡妇，也曾经研究过德国文学，但他不喜欢纳粹，不亲美也不亲德。和山本五十六与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样，东乡茂德和东乡平八郎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他的先祖是姓朴的朝鲜人，作为陶工在16世纪被劫掠到日本。接到东条的邀请时，东乡一开始坚辞不就，坦率表示，“如果陆军方面继续对中国驻军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外交交涉难以进行”，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问题上“做出真正的让步”。东

条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包括中国驻兵问题，将就日美交涉的诸问题予以重新考虑”。得到承诺的东乡才答应重出江湖。

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等于同时释放出一种信号，因为东乡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一种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进攻苏联的一种暗示，这是华盛顿十分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连新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日苏问题专家，曾经在苏联待过多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刺杀的高桥是清，曾经8次出任大藏大臣，但他遇到经济难题时都会以大臣之身屈尊去找手下一个年轻的小会计商量对策，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贺屋兴宣。有“理财圣手”之称的新藏相贺屋前边也露过脸。虽然并不是海军军官，贺屋却赞成海军中“条约派”的基本观点。伦敦裁军会议上代表大藏省参加会议的贺屋，因为赞成裁军差点被代表海军省的山本五十六打耳光。近卫第一次内阁时贺屋就是大藏大臣，他成功打造了中日战争时期的日本战时经济。

10月17日夜，东条打电话力邀贺屋再度出山。贺屋知道，日本一旦对美开战，经济肯定陷入崩溃，此时出任大藏大臣无疑充满风险。他开门见山地问东条：“我是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你是否打算对美开战？政府经常以不扩大战争为方针，但军部总是一意孤行，不断扩大战争，如何控制军部我行我素的做法？”东条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奉皇命组阁回避战争，作为日本军人，我绝对不会违背圣意。我发誓一定尽力压制军部的主战势力，力争和平，只要我兼任陆军大臣，就一定能够控制住军部。”贺屋还是不相信：“当初‘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的时候，政府开始都是不赞成扩大的。但统帅权是独立的，军部当时听政府的吗？最后不照样都扩大了吗？”东条再次向贺屋承诺：“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可惜说

到的不一定能做到，东条显然小觑了军部的力量。在战后东京审判中，东条坦承，“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是日本毁灭的主要原因”。

贺屋还不放心。尽管放下电话时已经是仲夜，他还是给刚刚下台的近卫文磨打了电话。近卫劝他接受邀请，鼓励他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贺屋这才最终答应入阁，管理国家的经济。

尽管主观上并不赞成战争，但之后贺屋独创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崩溃，可谓是日本的“萧何”或“李善长”。一直到了战后的1963年，贺屋还担任过日本的内阁法务大臣。一件小事可以说明贺屋的牛X。战后，东京巢鸭监狱被美军交还日本管理，战犯的伙食一下子差了下来，提抗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大藏省不给预算”。贺屋作为甲级战犯被关押在这里，亲自找他原来管的大藏省交涉，回答还是“真没钱，做不出来预算”。贺屋兴宣大怒：

“八嘎！把预算拿来让老子做给你看。”结果大藏省还就把预算草案拿到监狱让老长官过目，这位也真就在牢房里穿着犯人服帮大藏省做起预算来——敬业呀。

10月23日16时，东条内阁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从此时开始一直到11月2日，除了东条和岛田作秀去参拜靖国神社停了半天之外，这样的会议连续召开了10次，每次都开得人筋疲力尽。与以前近卫内阁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都参加了会议。

第一次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参谋总长杉山元分别就海军的状况和陆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的战况做了说明，强调了统帅部对政府的相关要求。

杉山：“9月6日的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军事与外交并举，一旦外交不能打开局面就付诸军事，此事久拖不决，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们必须立即进行作战准备，不能再花费四五天时间来开会扯皮了，应该

尽快做出决定。”杉山甚至威胁性地暗示，在陆军少壮派军人中，充满了东条背叛陆军的声音。

永野：“现在已经是10月了，海军每小时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紧迫，下一步如何办，要尽快确定。”

参谋次长塚田攻：“美国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已经计算了我们石油的不足，因而故意在拖延时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只能落入投降的境地。首相，外交已经没有任何余地了。”

以前都是东条坐在下边逼近卫，现在东条坐到了近卫的位置上，从施压者变成了受压者，也终于理解了近卫的苦衷。东条解释道：“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如此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都是刚刚上任，在外交上日本还有多少让步的余地。”

新藏相贺屋兴宣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试图利用经济因素来阻止开战。负责物资组织和调配的企划院院长铃木贞一也用更加详细的数据对美日两国的差距进行了解释。但铃木随后却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明：“预计一年之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下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7万吨。按照上述数字来说，战争十分困难，但也不是说就不能打。”不知道身为陆军中将的铃木说的仅仅依靠7万吨石油的仗，是怎么打的。

铃木和东条、近卫都是好朋友，东条一直以为铃木会支持他反对战争。他对铃木的表现略感失望。作为唯一活到平成时代才咽气儿的甲级战犯，1989年，铃木去世时已经101岁。1981年，他曾对媒体解释赞成开战的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也感到很压抑，似乎他们已经决定了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而已。我内心反对开战，但是我无法说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精英政治家，连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敢。

外相东乡说话历来是开门见山，他提出：“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几乎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我们必须为此做出最大的让步，包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外交努力依然要放在首要位置，为了争取和平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我的意见是立刻撤军，越快越好！”东乡同时提醒，欧洲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希特勒在莫斯科郊外已经停止了攻击，盟友德国能否在欧洲迅速获胜值得怀疑。

东乡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来了大家的一片指责。马上有人反驳道，这样的话，日本很快会沦落为一个三流国家，任由西方列强随意欺凌。

果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当初在近卫内阁时对于撤军绝不做丝毫让步的东条挪了屁股之后，态度似乎有了改变，他提出了一个以前近卫多次向他提过的问题：“能否用有条件的撤军来同美国进行交涉？”

现在好像是进行了交叉换位，原来主战的东条变成了主和的近卫，而杉山变成了原来主战的东条。杉山立即站出来说，陆军反对在撤军问题上做任何让步。

东条比近卫好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他是现役的军人，还兼任陆军大臣，对陆军有着近卫所没有的影响力。在东条的坚持下，与会者开始了关于从中国撤军期限和区域的讨论。东条初步提议能否在5年内撤军。大家就开始漫天开价，有提25年的，有提效仿英国、葡萄牙在香港、澳门的租借期限99年的——要真那样，鬼子今天还没撤走哩。会议最后形成如下结论：如果美国要求日本提出从中国撤军的准确期限，日本计划在1966年之前，也就是25年之内，从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其他地区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两年内全部撤军。至于法属印度支那，待该地区实现和平以及中国问题解决后全部撤军。

在10月30日的联络会议上，与会者决定绝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愿意认可。东乡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暗示接受四项原则，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和平的意愿。在以上要点的基础上，会议初步形成下一轮对美谈判的两个方案——《甲案》和《乙案》。

《甲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诺国际通商的无差别原则。

二、日本自主决定和解释德、意、日三国同盟。

三、同意在1966年之前撤走在中国的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如中日双方达成协议，除中国满洲、内蒙古和海南岛之外，其他地区的日军在两年内撤走。

四、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和平或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日本军队将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

《乙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日美两国都不得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日本可以把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调往北部。

二、日美两国协力获得法属印度支那的物资。

三、日美通商恢复到资产冻结之前的状态，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石油供应。

四、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事务。

会议要求，在外交上首先对美国抛出《甲案》。如果美国不接受的话，再抛出作为底线的《乙案》。

以上内容初步形成《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并在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做出最后决定。

联络会议召开的头天晚上，东条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佐藤贤了陆军少将私下去会见杉山参谋总长，劝他不要在次日的联络会议上坚持立刻开战。杉山用略带讥讽的口吻告诉佐藤：“请你转告陆军大臣，我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战争。”

就在佐藤游说杉山的同时，东条首相在同一时间约见了海相岛田。已经到了决定死活的时候，岛田还是念念不忘先让我吃顿好饭——强烈要求增加对海军钢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在得到认可后才勉强答应东条，外交和谈可以和战争准备同时进行，这也是第二天东条准备在会议上抛出的第三个方案。

得到佐藤贤了游说未果的消息后，就像以前近卫在开会前首先约见自己一样，东条在会前也约见了杉山，希望能够亲自劝说杉山做出妥协。早上7时30分，杉山总长和次长塚田提前来到了首相官邸。东条告诉二人，他准备在上午的会议上抛出三种方案，即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继续外交并备战。他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还有他自己，都是赞成第三种方案的。还没顾上征求外务大臣的意见，估计东乡肯定也是在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东条希望杉山也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东条，还试图拿天皇来压人，他告诉两人：“如果开战的话，这次战争的规模将远远大于日俄战争，天皇反对放弃外交活动和在南面发动战争。”

任东条说得天花乱坠，杉山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他回答道：“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既没机会，也无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战争，我选择第二种方案！”还觉得不过瘾，杉山申斥东条：“你作为一名军人，怎么会站在文官一边？”东条也反唇相讥：“我首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军大臣，你的意见很难

让陛下接受。”东条对杉山的态度非常失望，连他自认为能够控制的陆军都是这个态度，何谈海军？最后，他甚至对杉山说：“如果你有把握，就自己进宫见驾，我不反对。”

参谋本部对东条上台之后磨磨叽叽的做法极为不满，参谋本部在《机密战争日志》中有这样满腹牢骚的记录：“陆相倒阁竟然是毫无目的。事到如今还要继续奉行毫无目标的对美外交，试问动摇战争决心是否对国家有利？陆相到底还有没有骨气？”

参谋本部是铁了心要和美国人作战，10月31日下午的部局长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的谈判只能是伪装外交。”背后站着一群鼓噪开战的狂人，杉山对东条的回答，也实属无奈。

11月1日上午9时，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这是自1937年侵华战争以来第六十六次联络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进行讨论。会议持续了近17个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长也是最臭名昭著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第二天的凌晨1时半。

东条率先抛出了事先拟定好的第三种方案。

一、如果新的提案（甲乙两案）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忍气吞声回避战争，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

从此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二、决定开战，并立即执行战时政策。

三、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

东条在介绍第三种方案的主要内容后，要求与会者对此进行选择，同时亮明自己的观点：“第一种方案是下下策。我个人赞成第三种方案，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带来和平。”东条的态度让杉山和塚田感到烦恼和迷惑，这东条怎么越来越像近卫了呢？

杉山参谋总长当即表示：“坚决同意第二种方案，除了战争别无选择！我们已经为进军东南亚从本土和中国调集了二十多万人的军队，相比其他战场，这里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让这些斗志昂扬的将士回到原来的驻地，势必大大影响全军的士气。目前的局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敲着桌子说：“美国正在日益强化战备，美国的舰队已经进驻太平洋了，而我们却在日渐地衰弱，这个时候不战，更待何时？一旦把选择战争的时机交给美国，我们将永远丧失战争的主动权。现在已经晚了，我可以说，如果五六月就开战的话，我们的胜算要比现在要大得多。”

贺屋马上提出疑问：“如果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我们不挑起战争，美国三年后有可能主动进攻日本吗？你认为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时机呢？”

永野斩钉截铁地回答：“越快越好，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随着美国逐渐缩紧对日本的包围圈并加大对蒋介石和苏联的援助，日本将死无葬身之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明路。”他接着转向东条：“你是军人，应该很清楚开战时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永野还列举了一系列数字，如果维持现在的状态继续训练，到1942年7月，海军的舰船将由于缺乏石油变成一堆堆废铁。

东乡外相已经预料到陆军的强硬态度，却没想到海军开战的欲望也如此强烈。眼看着永野在会上大放厥词，而岛田连个屁都不敢放，

东乡假借出恭离开了会场。他让在外边房间待命的首相总领事加藤传次郎立即前往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的私邸，请求冈田大将通过吉田善吾和堀悌吉说服海军赞成首相在会议上的发言。

没过多久，加藤就回来了，趴在东乡耳朵边说：“他们说海军当局不让外人干涉，他们说什么这些人都不会听的。”东乡瞬间感到如坠冰窖。

杉山参谋总长接着对头一天参谋本部部局长会议做出的结论进行了说明，杉山说：“必须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幻想，于12月初发动战争，外交谈判要把重点放在既要把握开战的表面理由，又要隐匿开战的真实意图上，这样做才是妥当的。”换句话说，就是将外交当作隐蔽开战的幌子。

东乡表示强烈反对：“要我为掩盖战争去玩弄外交骗术，这简直是荒谬绝伦，我干不了！”看到杉山和永野在一唱一和，主战派的意见渐渐占据上风，东乡气得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我强烈反对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本来就是承诺避战我才答应入阁的。我反对第二种方案，希望就其余两个方案进行讨论。”

相对于瘦削的东乡，略显肥胖的贺屋时常会因为激动而肌肉抽搐，他马上对东乡进行声援：“同意东乡外相的意见。在过去的历史中，战前认为有必胜的把握，最后打起来却惨败的例子还少吗？不用说以前，‘中国事变’就是摆在面前的现实例子。以前有人说三个月就能解决问题，现在打了四年还是毫无进展，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原来的错误，只能说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行为。现在国民的生活已经接近底线，再这样下去，连国民都无法忍受。如果必须开战的话，不好意思，我立即辞职！”贺屋只顾说自己的，根本不管一边的杉山的脸已

经气得跟猪肝差不多了——三个月征服中国，正是他以前当陆军大臣时吹的牛。

贺屋喝了口水接着说：“如果战争打到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的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我坚信美国主动进攻我们的可能性甚小，目前开战绝非上策。”

永野马上进行反驳：“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个问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孙子兵法》云，‘无恃其不攻’，我们绝不能高枕而卧。我们的现实选择就是立刻开战，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良机！三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东条颤抖着说：“我赞成外相和藏相的意见，因此希望排除第二种方案，就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进行讨论。”

东条仍然认为自己的好友铃木会支持外交，但铃木的态度很冷漠，选择了有保留地支持开战，他本意反战，但又没勇气说出来。

可以说1941年日本的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绝大多数人都知道与美国开战凶多吉少，也认识到国家正在走上自杀之路，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的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希望别人采取行动而自己能够明哲保身。

同样以尽量避免战争为条件入阁的海相岛田本应继承海军反战的一贯立场，但10月27日他的老上司伏见宫私下召见了。已经66岁的强硬派伏见宫告诉岛田，“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开战，不然我们将失去最好的一个机会”。事情有时就是这么简单，反战的岛田马上出现动摇，从10月30日就开始倾向于支持战争，这时候距离他上任才仅仅12天，对复杂的局势和事情的来龙去脉根本就不清楚。他对伏见宫鼓吹战争的响应可比裕仁对和平的希望要快得多了。伏见宫和永野对岛

田的表现非常满意。用岛田后来的话就是：“如果仅仅因为我个人的横加阻拦就葬送了战争的机遇，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岛田还真不如原来的及川，及川还知道沉默是金，而岛田一出口就是一大串屁话，他和及川一样，根本没把自己当成海军大臣，也不知道海军大臣到底是干什么的。岛田后来解释说：“如果海军在最后阶段还强烈反战的话，国内就会出现冲突，我们就将会失去一切。为了避免陆海军出现无法调和的冲突，我们除了同意开战之外，别无选择。”这时候的岛田想起了精明能干的堀悌吉，他之前早已被“舰队派”清洗。战后岛田回忆说：“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由堀悌吉来当海军大臣，他一定能应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会走向战争。”

事实上，开战之后随着东条越来越强势，岛田海相逐渐沦落为东条的附庸，对东条不敢有半句反抗。由此除了“东条副官”之外，又赢得了“东条裤腰带”的光荣称号。

可是岛田也不愿意随便就同意开战，这样太便宜陆军那帮龟孙了，必须以开战为理由换回来更多的东西。堂堂的海军大臣此刻关心的竟然不是国家的命运，而是如何以同意开战为条件与陆军做交易。岛田向东条、杉山要求配属给海军更多的钢铁和物资，陆军也一直认为海军不下定开战的决心，是一种为了从陆军那里多分一杯羹的政治游戏。杉山反问道：“如果海军能够如愿得到所需的钢铁，你们是不是就会赞成开战？”岛田点头说“是的”。

结果在1942年的军需计划中，海军获得的钢铁量为110万吨，而陆军只有79万吨。参谋本部的一位参谋在《秘密战争日记》中鄙夷地写道：“海军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们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无法打仗。如果海军主张和美国作战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预算，难道他们不是国家的叛徒吗？海军还是武士和军人吗？在这个将要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却像乞丐一样

地乞讨物资，这难道不是他们不下战争决心却要求获得更多战争物资的惯用伎俩吗？毫无原则的海军简直就是一个女人！为了多得到30多万吨钢铁才同意开战，多么可怜的海军哪！呸！”

战后，海军次官泽本中将曾经对当时的日本军政领导写下过这样的评语：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属于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前辈使得问题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的命运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每句话都可谓掷地有声。

会议不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只有当东乡和贺屋以辞职相威胁时，气氛才会稍稍平和一些。东乡提出：“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我们希望设法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因为要在具有二千六百年历史的皇国的重大转折之际，豁出国家的命运搞欺骗外交未免太过分了，我干不了。”

为争取尽快对美作战而日夜焦虑的塚田次长，已经是面容憔悴、脸色苍白：“首先应该决定的是两件事：一是决心立即开战，二是在12月初发动战争。否则统帅部就无能为力了。”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海军方面认为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20日。”

一贯心直口快的塚田吼道：“不行，那样太迟了。陆军方面认为谈判只能进行11月13日，这是最后的期限，再迟的话陆军就会出现哗变。”

东乡白眼一翻：“就这点时间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结果，我无法胜任。干脆别谈了，你们打去吧。”

东条提议把开战的时间问题同第三种方案——“在决定开战的基础上做好战争准备，同时积极进行外交努力”结合起来一起讨论。

“外交谈判不得妨碍作战准备，谈判最后期限定为11月13日。”
塚田开始高声叫嚣，“外交期限必须严格地履行，11月13日之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一天之后任何举动都是对最高统帅权的侵犯。”

东条首相仍保持冷静，不时支持东乡和贺屋。陆军逐渐把火力集中到东乡身上。休息时，陆军向东条施加压力，“如果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有把他换掉”。

就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跟陆军辩论：“就给我12天时间？11月13日未免太苛刻了，海军不是说11月20日吗？”

塚田：“那是不可能的，谈判以到11月13日为宜，超过这个期限就会打乱统帅部的总体部署。”

于是，大家就外交谈判的期限展开激烈争论。眼看争执不下，东条决定休会20分钟，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会间休息时，陆海军统帅部都没闲着，两个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和福留繁都来到会场之外。总长、次长、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局长临时召开碰头会，同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外交谈判可以进行到11月30日。

会议继续进行。针对统帅部提出的新时限，东条提出：“是否可以定在12月1日？即使推迟一天也好，因为这样可以使外交谈判的时间长一点，行吗？”

塚田：“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也不行，这是最后的让步。”

島田：“塚田，11月30日到几点为止呢？到午夜24点行吧？”

“那好吧。”塚田终于做出了让步，他冷冷地强调：“可以到午夜24点为止，再晚一分钟都不行。”就这样，外交谈判的最终期限就定在了1941年12月1日凌晨零时。

马拉松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也就是新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二、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根据此时间完成作战准备。

三、对美谈判按《甲案》和《乙案》进行。

四、力求加强与德意两国之合作。

五、在发动武装进攻前，与泰国密切建立军事联系。

六、对美谈判若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获得成功，立即停止发动武装进攻。

接着，会议转入讨论外交谈判的条件，也就是对之前初步拟订的《甲案》和《乙案》进行研究。

代表陆军的杉山总长、塚田次长又开始强烈反对《乙案》。其理由是，不涉及关键性的中国问题，而单单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是不可能的，万一我们撤了美国立即进驻怎么办？美国占据了这一地区，就会立即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他们不按照承诺向我们供应物资怎么办？这样，半年以后战机就会丧失殆尽。

杉山和塚田两人坚决主张只能按照《甲案》与美国谈判。

在合起来一起对付政府这一点上，海军和陆军倒是配合默契，永野马上跟过来凑热闹：“赞同陆军的意见，反对用《乙案》与美国谈判。”

东乡外相也毫不让步：“《甲案》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此我希望根据《乙案》进行谈判。这个方案是尽最大努力进行外交谈判的最后途径。如果堵塞此路，那我无法承担外务大臣的责任。”

会议若在这样的气氛中再继续讨论下去的话，就可能涉及东乡的去留问题。东乡辞职同样能导致内阁倒台。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建议再休会10分钟，给大家一个开小会的时间。休息时，东条、武藤、杉山、塚田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了协调，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做出让步，因为天皇的意见也是要“还原到白纸上”。

大家认为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东乡真的一拍屁股走了，东条内阁势必倒台。新内阁在决定开战之前还需要时间，可此时是不容许拖延时间的。最终，陆军勉强同意接受《乙案》，但提出必须补充附注：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

杉山再三强调，必须在《甲案》美国不接受后才能抛出《乙案》，他担心陆军中的激进分子在得悉日本做出如此可耻的让步后出现哗变，东条承诺：“如果那样的话，我有办法。”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知道，这个方案美国人接受的可能性也不大——后来，罗斯福还真对《乙案》动了心，差点酿成了“远东慕尼黑阴谋”。

东条还向东乡做出了庄严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工作，不论备战进行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没有打出第一枪，外交上一旦取得突破，就立即停止军事活动。

散会后，气愤难平的东乡连夜走访了前首相和四次担任外务大臣的老前辈广田弘毅。东乡告诉广田，这活儿他娘的简直不是人干的，实在不行的话就辞职。广田先是劝东乡冷静下来，然后提出，假如你和贺屋都辞职的话，今后一定会任命主战的外相和藏相。与其出现那样的情况，还不如你们留在内阁，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将和平的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

“这样说的话，您是不赞成我辞职啦？”

“这样明摆着就是让内阁另找支持战争的外相和藏相。”

“我们的辞职也是警告军部，能够再慎重商定国策，为日本的未来留一条活路。”

“太晚了，现在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军部已经被逼到了极限。”

“明白了，总之我先试试。”

“拜托您了，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广田低下头，向东乡托付。

11月2日17时，东条首相偕同杉山、永野两总长一起觐见天皇，向裕仁奏禀了从昨天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的联络会议的经过以及会议最后的讨论结果。两位总长向天皇呈交了陆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著名的奇袭珍珠港计划，开战时间暂定为1941年12月7日。

裕仁脸上再次露出一一种奇怪的神情，再次重申了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意图：“我们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打开局面，即使谈判不成功，是否就只得下决心同美英开战呢？如果事态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裕仁紧接着对东南亚的天气表示了关心：“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部队能顺利登陆吗？”要说这天皇也真不是白吃干饭的。后来事实证明，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在马来亚和泰国的登陆确实差点因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失败。

对美、英、荷同时开战，可谓事关重大，必须广泛征求意见。11月4日，在皇宫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这是自1903年明治天皇创设军事参议院制度以来首次根据天皇旨意召开的会议。会议将就《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的条文，征求这些老军人的意见，条文主要内容是：帝国为打开目前之危局，实现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间定于12月初。

起初，天皇提出召开的是由统帅部、内阁主要成员和军事参议官组成的联席会议，广泛听取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意见。但东条考虑，参加会议人太多的话，势必再次陷入无休止的纠缠，如果会场出现混乱，那对天皇可是大大不敬。他建议采取统帅部两位总长联名上奏的形式，只召开陆海军军事参议官联席会议。裕仁接受了。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内阁政府的东条首相兼陆相，岛田海相，军部的杉山、永野、塚田、伊藤，其余全是军界的资深人士。陆军方面有闲院宫、朝香宫、东久迩宫、寺内寿一、西尾寿造、山田乙三、土肥原贤二等大腕，海军有伏见宫、百武源吾、加藤隆义、及川古志郎、盐泽幸一、吉田善吾、日比野正治等高级将领。从参会名单可以看出，参加人员事先可能也经过精心的挑选。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一直反战的米内光政军事参议官出现在被邀请者之列。

会议由前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元帅主持。

军令部总长永野和参谋总长杉山分别就陆海军的作战事宜做了简要说明，接着，参议官向统帅部和政府提出质询，由统帅部和政府方

面解答。与会的都曾经是军人，所以要求开战的议案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议官会议最终做出决议：我们一致认为，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提出之《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中有关国防用兵之条文，是适当的。

头一天在联络会议上还信誓旦旦，声称要通过外交手段来打开僵局的东条首相，在这个场合又变成了勇敢的陆军大将。他在会议总结时，对众多参议官说：“面对危局，如果我们只能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三流国家的状态，我们将玷污大日本帝国两千六百年的辉煌历史！”

1941年11月5日10时30分，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三次会议，在皇宫召开。参加会议的军政要员13人纷纷就位之后，面无表情的裕仁走了进来，会议室内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

东条首相率先发言。他说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已经重新研究过，“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定为12月1日开始，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来打开僵局”。

接着，东乡外相展望外交前景，显得毫无信心：“外交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成功之希望令人深感遗憾地渺茫。”东乡是战前反对战争最坚决，也是做出最大努力的人，可此时局面已经失控，他渐渐失去了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铃木贞一反复强调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还将与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从物资的筹备来看任务异常繁重。”但他总是显得首鼠两端，认为战争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

永野的发言还是老论调，“越拖对日本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够取胜信心百倍。“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日本能够“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他强调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因为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

永野提出，现有美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及日本特有的地缘优势，将帮助日军获得足够的胜机。日本海军对美国海军的比例超过了70%，而美国的舰队现在是40%在大西洋，60%在太平洋。美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位于大西洋的舰队调到远东，因此，日本能够在一次决战中摧毁他们。永野的话让大家都回想起世纪之初那场辉煌的对马海战。在那次战斗中，日本海军就是先摧毁了位于旅顺的俄第一太平洋舰队，然后以逸待劳，几乎全歼长途奔袭而来的俄第二太平洋舰队。

杉山的发言更加充满感情色彩，他现在就是近卫内阁时的东条，连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几乎都与以前的东条一模一样。杉山认为“美国没有做一点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谈到了中国驻军问题，“我们花了数百亿日元，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无数家庭在忍受失去亲人的悲伤。我们历经四年的苦难才取得当今的成就，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如果我们把军队撤出，中国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得寸进尺地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询问美国对《甲案》《乙案》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时，东乡回答，两个方案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时间只剩下半个多月，作为外相他将会不遗余力，“很遗憾，成功的希望不会超过10%”。

虽然会场的气氛略显悲壮，但会议进行得还算波澜不惊，最终顺利通过了联络会议提交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会议于15时15分结束。与9月6日御前会议不同的是，自始至终，天皇像木偶一样，一言未发。

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紧张。11月3日，白天陪儿子逛了东京博物馆和旧城区的日本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感觉到愉快和劳累，早早便上床休息了。

半夜里，忽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来人声称是附近警察局的警察。来栖忽然想起家里的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明天一定抽时间去修。他万万没想到，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没工夫去修那个破电话了。开门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是不是前段经常散布反战言论，警察来抓他啦？

“请速到外相官邸。”门口的警察说，这句话让来栖松了口气。

来栖是日本资深外交官，在菲律宾、中国、智利、比利时、意大利、德国从事过多年的外交工作，还担任过日本驻芝加哥的领事。作为日本驻马尼拉的首位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条约。这些还算小事，来栖最显赫的经历是在任日本驻德大使期间，作为日本的代表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三国同盟条约》，尽管内心里他是反对这一条约的。来栖站在希特勒身边的照片出现在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使他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日本，同样叫“三郎”的来栖和野村都是公认的亲美派人士。来栖比野村还要彻底一些，虽然他的岳父母是英国人，但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却是出生在华盛顿的美国人。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来栖是日本驻比利时的大使，在布鲁塞尔，他试图让比利时和法国出面调解中国和日本的冲突。作为一个清醒的外交官，来栖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是愚蠢的。日本没有清晰的战争计划，也不知道打到哪里才算结束。换言之，就是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事实牵着鼻子走，而

没有长远的解决方案”，“陆军和海军内部缺乏协调，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出任驻德大使后，他继续寻求利用德国调解侵华战争的途径。可愚蠢的近卫文麿对汪伪政权的承认让来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早在近卫内阁时期，身心憔悴的野村大使已经几次致电东京要求辞职回国。就在东条内阁成立不久的10月22日，可怜巴巴的野村再次恳求新外相东乡免除自己的职务，准许他回家养老。野村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清楚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野村认为自己不是职业的外交官，无法承担如此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谈判。他的几次请辞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近卫和东条的断然拒绝。

军部的强势以及政府的无能让野村想起了一件事。在赴华盛顿上任之前，同为海军大将，比他小3岁的好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他：“老兄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在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现在的情况看，米内老弟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

东条和东乡对野村的回答是少安毋躁，坚守岗位。可以想象精疲力竭的野村老头得到这样的消息时多么失望。东京当然也有苦衷，抛开能力不说，现在连多一天的谈判时间都要从军部那里努力争取，哪有时间让你大老远地跑来跑去？就是想换人也没时间呀。

无奈的野村只好退而求其次，再三要求派出资深的外交专家出任特使，和他一起与美国斗法。8月4日，他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说：“希政府速派一名通晓国内外形势之外交前辈（例如来栖大使）暂来美国协助本大使处理工作，本大使工作已处于难以开展之地步，希政府研究后速派人前来。”

说实话，东乡对外相野村的评价并不高，他认为野村之前的工作出现过不少纰漏，对他派出助手非常必要。于是他想到了野村推荐的赋闲在家的来栖三郎。后来东乡回忆道，“在这一危机时刻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来栖亲美且外交经验丰富，是出任特使的最佳人选，东乡只有寄希望来栖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与野村一起完成最后的艰巨的谈判任务。当然官方对派出特使的原因，还不能说是野村能力不行，只能说他英语不好。

来栖连夜来到了外相官邸，深更半夜的外相官邸灯火通明。除了东乡之外，次官西春彦、对美事务局局长山本、对美事务局第一课课长加濑等要员均在座。个个正襟危坐，如临大敌。这让来栖感到了气氛的紧张。东乡话都不想多说，开门见山地告诉来栖，他必须受命立即赴美国进行和平外交，并简要介绍了他能带去的谈判砝码，也就是《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说，来栖只有天亮后一天的时间来熟悉情况和收拾行李，出发的时间是明天，谈判的最后期限是本月底。

“那就是说，如果真要去的话，我只能有二十六天的谈判时间。不，我到华盛顿至少也已经是12日或13日，我只能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对吗？”东乡点头。来栖立即明白，摆在他面前的，除了苛刻的条件之外，最可怕的就是时间。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来栖明白，外交谈判扯起来就没完没了，何况是这种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谈判。

“我也知道非常勉强。”眼看来栖面有难色，同样是外交官出身的东乡说：“请您记住，这是赌上皇国命运的两周。天皇命令你立即赴美，天亮就办手续。我会通知岛田海军大臣，让他在关岛或香港准备飞机。我也会同时照会格鲁大使，让美国方面极力给予关照。”

离开的时候，来栖笑着调侃东乡道：“你不会跟我说，开战时留下两个人比留下野村一个人更让美国人放心吧？”对于来栖的玩笑话，东乡一脸严肃，一言未发。

来栖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他的美国籍夫人问他准备到哪里去，来栖回答“美国”。夫人给他冲了一杯咖啡。一旦被外边得知来栖要去与美国和谈，他随时有遭暗杀的危险。因此，夫人建议他从东京到横须贺的途中最好由他们在陆军当航空工程师的儿子陪同，别人会认为他是送儿子出差。来栖同意了。他告诉夫人，“我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来栖在美国试图自杀未果，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还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过，那已经是1942年8月的事情了。

第二天，来栖拜会了东条首相，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相对于东乡的煞有介事，东条首相显得相对要轻松一点。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着一身比较正式的和服来接待来栖。东条告诉他，对于他的任命已经禀报了天皇：“美国人民反对战争，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请全力达成协议。我以前一直认为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希望不超过30%，但现在觉得要达到50%了。”东条的下一句话让来栖感到了一丝凉意，也更感到此行的艰险，“日本无法同意无条件撤军”。东条向来栖承诺，一旦外交有了突破，军事行动就会立即停止。

来栖认为，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他问东条：“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您能顶住反对之声来支持外交吗？”东条答道：“是的，我当然能做到！”这让来栖看到了黑暗中一丝微弱的亮光。“时间不能拖过11月。”东条最后说。他的话让来栖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起伏伏。

既然是去美国，还有一个老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离开首相官邸的来栖拜访了美国使馆。格鲁大使对老朋友的来访非常热情，况且他目

前还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您有新的提案吗？”格鲁满怀期望地问来栖。来栖的回答是“没有”。格鲁看起来有点失望，但还是礼貌地祝来栖好运。

参谋本部已经得到来栖将赴美协助野村进行会谈的消息。但时间太紧，要想谋划干掉来栖已经来不及，大家只能一起恶意地诅咒，“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在中途坠毁”。

11月5日凌晨4时，来栖从东京乘头班车前往横滨，再乘坐海军的轰炸机前往台湾高雄郊外的冈山机场，从那里转赴香港，搭乘香港到旧金山的定期快速班机飞往美国。为了保证来栖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美国，格鲁大使特意给华盛顿的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打了电话，让他说服泛美航空公司把飞机推迟两天起飞。当时这个航班每周才有一班。乘坐这次航班的人可算倒了霉了，不但晚点，还要附带不少诅咒。

陆军的诅咒还有点灵。这架载着来栖的快速班机途中还真出现了小问题，在当时一个无名小岛做短暂停留时出现了机械故障。这个当时寂寞得几乎无人知的小岛，后来因为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海空大战而名扬天下，那就是我们今后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中途岛。

战争已日益临近，中途岛的防务比和平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观。过一段时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海军上将，还将安排“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往这里再运送一批战机。一般外交官都兼具间谍的功能，为了给来栖特使留下兵力众多、防卫森严的印象，岛上的负责人香农陆军中校和赛马德海军中校——这两位老兄在中途岛海战中还要出来跑龙套，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联手重创了南云的机动部队，使他们彻底丧失了成为主角的机会——精心安排岛上为数不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队员排成一字长蛇阵，缓步行进在通向来栖下榻的泛美饭店的路上。

当香农和赛马德的汽车陪伴来栖驶过这支队伍时，香农假装不经意地对来栖解释说，这只是“他属下的很小一部分人在进行例行的训练演习”。

事实上，为了凑齐这支“不成样子”的队伍，香农中校动员了岛上所有活着的人，连厨房的炊事员都换上军装，一身奶油味地站在了行进的队列里。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时刻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的内阁更替。对于东条的意外上台，美国并未感到乐观，谁都清楚近卫的下台是主战的东条导致的。华盛顿时间10月18日，“魔术”系统破译了东京于头一天拍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从中获悉近卫内阁垮台的原因是“内阁意见分歧，其焦点在于驻军中国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这也印证了华盛顿之前的判断。

赫尔国务卿从东京陆续发给野村的电文中，做出了清晰的判断，那就是新一届东条内阁在对待日美谈判的态度上更加焦急。倘若双方不能尽快达成协议，急于求成的东条内阁有可能很快发起战争。在赫尔眼中，日本新任首相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死心眼”，“相当愚蠢”。他认为之前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这里得到的将“更少”。

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东条上台预示着美日谈判已临近最后摊牌。就在东条内阁宣布成立的第二天，罗斯福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之外，还有总统的私人顾问，被誉为“白宫二号人物”，有“影子总统”之称的霍普金斯——这是一个不敲门就可以随便走进总统房间的人。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仍然按照“先欧后亚”的方针稳住日本，在太平洋暂取守势并时刻保持警惕。

会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示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立即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他在10月18日写给金梅尔的信中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生正在为此而积极努力。白宫经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至少在日本的动向明朗化之前，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美国海军情报局在提交给斯塔克的《关于远东形势备忘录》中这样写道：由于东条内阁的上台，日本在对外强硬主义派的支持下，正在朝着同轴心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方向发展。据说东条将军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内相和陆相，这显然是因为日本陆军业已掌握了政府的领导权。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清楚地意味着日本说不定会随时采取不利于美国利益的积极行动。

10月21日，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B-17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尚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安全”。

美国的麻烦事也不少。10月底和11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他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要求英美联合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预言，如果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抗战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也感到了紧张。苏联政府也担忧一直对北方念念不忘的东条可能会进攻海参崴。日本已经在满洲集结了70万的强大兵力，随时可能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展开攻势。斯大林也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

相对于罗斯福的犹抱琵琶，丘吉尔倒显得大方异常，不仅仅因为他已经参战，还在于这有利于保护大英帝国在远东巨大的殖民利益。

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辞警告日本，并深信英美合力足以吓唬住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11月2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已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的话，英国将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丘吉尔很清楚如果美国不出面，日本根本不会在乎他，所以力劝罗斯福也要积极做出呼应。

罗斯福没有答应丘吉尔的请求。马歇尔和斯塔克都反对美国对日本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败德国。如果对日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应继续在太平洋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打败德国为止，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11月7日他告诉丘吉尔，“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蒋介石和丘吉尔对此都深感失望。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仍在向美国示好，他说如果日美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后来英国对日本宣战还真比美国早了两个小时。

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一个敌人就是时间。史汀生说，不到1941年12月，新的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斯塔克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他们两个都请求罗斯福总统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同时要求总统给予蒋介石除参战之外所能给予的最大援助。

11月3日，格鲁大使在拍给赫尔的1736号电报中指出：“我认为，如果日本在日美谈判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全体日本国民也许会以武士道精神与美国大干一场，一决雌雄。”跟往常一样，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几乎没人理睬。赫尔的顾问霍恩贝克，其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生来就对日本没有好感，他认为格鲁是个守旧而又可敬的人，很容易轻信别人，对日本的同情心使他发自东京的每封电报都带有明显的亲日色彩。

11月7日，白宫召开了内阁例会。会议的气氛十分沉闷，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让大家感觉到日益加大的压力。一开始，罗斯福就开门见山地问赫尔：“你对远东的局势有何判断？”

赫尔作了大约15分钟的发言，他先谈了整个国际形势，接着详尽地汇报了同日本和谈的进展情况，最后用下面几句话结束了发言：

“形势非常严峻，不知我方何时何地会遭到日本的军事进攻，我们必须常备不懈。”

赫尔的警告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罗斯福开始一一征询内阁官员的意见，全体内阁官员基本同意赫尔对形势的看法。为了使美国人民对上述事态的发展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内阁官员一致同意要对国民强调事态的严重性。

根据内阁会议形成的意见，11月11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表演说：“我们不仅在大西洋面临着必须采取自卫手段的局面，而且在世界的另一地区，太平洋的遥远地方，也面临着可能是同样严峻的局面：我们必须在那里和在大西洋一样迅速做好防御准备。”

同一天，副国务卿韦尔斯在演说中发出警告：“不论在东太平洋还是在欧洲，征服的浪潮正波涛汹涌，将要袭击我们美国的海岸。美国正面临着远比1917年更为严重的危机，或许在什么时候我们将被迫进行作战。”

这一天，罗斯福总统命令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要他今后在报送“魔术情报”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上报情报的要点，他要认真察看情报的全文。

来栖三郎特使的路途还很漫长，在他到来之前，野村还必须孤军奋战。11月7日内阁会议结束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向赫尔提交了国内发来的《甲案》。提交只是名义上的，赫尔早已通过“魔

术”知悉《甲案》和《乙案》的全部内容。他看着日本送达的公文，只是为了核对“魔术”系统的准确性而已。

赫尔假装认真地看了几遍文件，告诉野村，他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对之前野村提交的《甲案》闭口不谈，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贵大使、赫尔和我本人“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才花了仅仅六个月，保持耐心总是必要的，各国务必想到百年以后，尤其是在世界当前所处的时代更应如此”，换句话说就是“别急，好事多磨”。关键是国内撵着屁股催，野村可磨不起呀！

11月14日，野村电告东乡外相，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形势的演变。11月16日，东乡在复电中说，野村的建议是完全不可取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期限不得改变。他命令野村要催促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东乡当然理解野村的心情，但是身在华盛顿的野村绝对理解不了东乡所处的尴尬处境，他身后站的是军部。

11月15日，野村再次找到赫尔催促尽快答复，并询问目前两国之间的会谈是否可以看作正式的。赫尔回答，“不能算是”，因为“只有和英国、中国和荷兰商量后才能将之后的过程叫作正式谈判”。赫尔反问道，如果别的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和他们商量，就与日本就牵涉的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那怎么能向老朋友交代呢？似乎感觉话说得有点重了，赫尔马上鼓励野村，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上展现出和平意图，“我们就能像亲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政治家的智慧不能不佩服呀！

就在同一天，东京外务省向日本驻美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瑞士、土耳其、曼谷的大使馆拍出电报，通知在发生紧急事态的

情况下销毁密码机的顺序和详细方法。这份电报，美国一直到11月25日才破译，美国方面从中领悟了日本直言不讳的暗示：“万一的事态——战争不久即将发生。”

《赫尔备忘录》

11月16日夜晩，带着陆军诅咒的来栖三郎特使终于安全抵达华盛顿。来栖的来到被看作美日和谈的重大转机，美国媒体甚至这样形容，“他的到来好像是一线阳光刺破乌云，照亮了太平洋的海面”。

心力交瘁的野村的确是一个人在战斗，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来栖兄弟，两个“三郎”在一起总算有个伴儿，他们将共同完成绝望的14天外交。

说实话，还不能不佩服重庆的蒋委员长，对于已经持续半年之久的美日和谈，他早就对其前景做出清晰的判断。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惟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蒋介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委蛇，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11月17日，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在白宫拜会了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55岁的来栖看起来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戴着金丝边眼镜，对任何人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来栖告诉罗斯福，他的到来不是为了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求共识所做出的更多努力。罗斯福对来栖的到来表示出似乎不减于野村的热情。大人物说话总是一语双关，他对来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友人之间不会说永别。”

但赫尔不这样看，他第一眼看见来栖就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对方的信任和尊敬”——看来，一见钟情和一见绝情在现实中经常发生。赫尔认为来栖唯一的优点就是英语很好，“因为他娶了美籍秘书为妻”。1948年，赫

尔回忆，“他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我一开始就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除了中国问题，罗斯福最关心的就是三国同盟。来栖表示，日本很难脱离这一同盟，至少不能做出公开正式的表态。不过美国和日本之间可以签订一个新和约，新和约的光辉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一纸空文。一把手的罗斯福注定要唱红脸，肯定不会轻易表态。一边的赫尔就要唱黑脸，当即对来栖的提议表示反对。他认为来栖的话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辞藻”而已。

11月18日，赫尔、来栖和野村三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当赫尔提出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疑问时，来栖反复强调天皇派他来就是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同时指出日本可以自主地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美国只要不极端扩大自卫权，日本绝对不会做出有损美国的事情。

赫尔表示，他不理解日本为何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人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在暗示，德国之前多次对日本隐瞒他们的企图。赫尔说，“只要日本还是德国的盟友，我不知道怎么能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国公众舆论也会继续反对同日本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新达成的协议将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不能立即掉头，只能慢慢地、一点点地转动”。

眼看双方又要陷入僵局，情急之下，野村打出了最后一张黑桃A。“能否考虑日本先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两国恢复到7月之前的状态？”对于野村的新提议，赫尔好像有点心动，情况似乎有了一丝转机。

野村马上把这一转机电告东京。之后的两天里，情况似乎有所好转，11月19日上午，民间和平大使沃尔什神父到使馆看望来栖，他可

能通过邮政部部长沃克得到了一些内幕消息。他向来栖表示祝贺，因为美国可能接受野村提出的新建议。

但11月20日东乡的来电却充满了愤怒，他指责野村没有接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就贸然抛出《乙案》的部分内容，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东乡认为野村给美国承诺的东西太多了。之前发出向美国提交《甲案》的电令时，东乡已经再三跟野村交代，没有得到美国对《甲案》的答复，不能抛出《乙案》的内容——他不知道两个方案的内容都在赫尔桌子上摆着呢。

当天，野村和来栖根据东乡外相的训令向赫尔提交了《乙案》。赫尔早已知道该方案的内容，还从东京11月19日的电报中获悉日本政府将这个方案视为“最后方案”，电文是这样说的，“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一方案，谈判就只有破裂”。

对于日本提交的《乙案》，赫尔在心中暗暗咒骂：“这简直是一份无耻的备忘录，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接受的程度！”从法属印度支那南方撤至北方的军队能在“一两天内”开回南方，日本提出的建议“毫无意义”。然而，为了避免日本人以此为借口退出谈判，赫尔压住心中的厌恶和不满对来栖和野村说：“美国将以同情的态度研究这份备忘录。”赫尔事后回忆起11月22日野村和来栖拜会他的情景时说：“看到这两位外交官笑容满面、态度谦恭、表面上十分亲热的样子，就觉得他们的戏演得是太好了。”老酒认为，赫尔的戏演得也不错，能把戏联袂演好的双方，必须是势均力敌的。

11月22日，东乡在发给两位大使的电报中说：“希竭力贯彻既定方针，全力以赴实现我方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我们所以要求在25日以前解决日美关系问题，有着种种你们猜测不到的理由。但假如能够在这三四天内结束谈判，必须于29日签字（再强调一次是29日）。这个期限绝对不能再变更。过了这个期限，事态就会自行爆发。希你们了

解这一点后能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以上情况只限于两位大使知道。”

第三天，也就是11月24日，美国方面又破译了东京拍发给野村的一份电报，该电强调：“11月29日这一期限以东京时间为准。”看到这一消息的赫尔第一感觉就是，“这是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而且是附有定时装置的”。

赫尔后来在谈到他这种感觉时说：“通过截获的电报我已获悉了日本的险恶阴谋，并且也知道野村和来栖已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情报，但我很难顺着他们的意思谈下去。两人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后坐了下来。野村不时发出哧哧的笑声，来栖有时也笑得露出牙齿，但他们此刻心里翻来覆去所想的一定是：如果美国不答应日本的要求，那么日本在几天之内就发动新的侵略，而这迟早会给美国带来战争。”事实上，赫尔说得也不对，两个“三郎”也是冤枉的，他们并不清楚国内已经做出了限期开战的决定。为了把戏演得更真，东乡并没有把开战的真相告诉两人，其实准确的开战日期连东乡都是后来质问永野才知道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罗斯福却对赫尔认为没有一个官员会接受的日本《乙案》表示了兴趣。其主要原因还是马歇尔和斯塔克请求总统务必为备战争取更多的时间，哪怕是3个月，甚至1个月也好。罗斯福据此提出一个新想法，就是双方能够签订一个暂行条约。他把条约的主要内容用铅笔书写后，交给了赫尔。忠于职守的赫尔尽管心里不情愿，还是很快根据总统的意见，让国务院远东司起草了一个暂行办法草案。

11月22日，赫尔召见了澳大利亚、英国、中国、荷兰四国驻美大使，把日本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以及根据罗斯福最新意见形成的草案交给大家传阅。后一文件包括的条款概括如下。

一、日本和美国承诺除非受到攻击，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外侵略。

二、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军队，不能在该地区修建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北部的兵力也不能超过25000人。

三、美国和日本政府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美国可以向日本供应部分石油。

四、美国调解中日会谈，建议地点在菲律宾。

五、暂行解决办法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其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必须经过共同协议才能延期。

英、中、荷、澳四国大使均表示，这么大的事做不了主，必须向政府请示后才能表态。

11月22日晚些时候，赫尔会见了野村和来栖，告诉他们，他已经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代表讨论了日本的建议，这些大使必须得到政府的指示，因此在11月24日之前不能对日本做出明确的答复。他暗示，日本应从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而不仅仅是南部。这一建议激怒了来栖，他反驳说，美国只是让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而自己一点让步都不愿意做。

胡适立即把美国试图与日本人妥协的消息致电重庆，蒋介石当然是怒不可遏。在11月2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我接到了美国所定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不提名地指出所谓的“帝国资本主义”只懂得损人利己，不讲信义。蒋介石还说，过去只是认为英国人不好，不讲道义，感觉美国人还不错，但是从今天看来，就知道美国人也不怎么样，“知世界道德之堕废”，中国的抗日唯有靠自己。

重庆政府深信日本正准备进攻昆明，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将对中国的抗战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军心涣散。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是因为战火还没有烧到你们头上，烧到你们头上，你们试试？他对美国的提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认为“现在美国同日本签订的任何‘暂行解决办法’都将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信任”，并强令胡适告诉赫尔：中国政府对协议草案“反应相当强烈”，认为美国“欲以中国为代价姑息日本”。就差明着说是“远东慕尼黑阴谋”了。

11月23日，赫尔再次召见4位大使，荷兰大使亚历山大·劳登博士表示已接到了国内训令，赞同和支持美国的建议。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了异议，中国认为美国在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对日本的妥协，反对容许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留驻25000名日军，这支军队很可能用来进攻昆明。赫尔对此相当恼火，他告诉胡适，马歇尔将军认为就是留驻25000人也构不成威胁，然后重申这一措施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他责怪4位客人说，你们的国家似乎从来只关心自己有关地区的防务而不以大局为重，“我对此深感失望”。

胡适对赫尔态度强硬，赫尔自然也不会对胡适客气：整天狮子大张嘴要东要西的，现在你还有理啦？他有点粗暴地告诉胡大使，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不会使滇缅公路受到威胁。他让胡适转告中国那位陆海空三军大元帅，暂行解决办法将使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在3个月内不会受到日本的攻击。日本在这段时期内或许会得到一点点石油，但数量对于增强其战争潜力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赫尔最后威胁道，如果没有这一妥协，日本立即向南方进击，你们不要责备美国不向那一地区派遣舰队。

赫尔也是真急了，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只能吓唬英国和荷兰，因为日本进攻他们才需要海军。对于中国来说，你派不派舰队关我屁事？

反正我也没海军了。日本南进打英国和荷兰那才好呢，正好减轻我抗战的压力。不过，这话只能心里想，不能嘴上明着说。

英国对美国的做法当然也不是很赞成。11月24日，英国大使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发出的备忘录。艾登认为应该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陆军和空军，并反对向日本恢复供应石油。他指出，“日本人除了军事上的需要之外，并不缺乏石油”。最后，他说英国政府对赫尔处理谈判一事完全信任，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已经说了，赫尔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时蒋委员长的大舅哥也在美国。蒋介石立即命令宋子文去做美国上层的工作，宋子文马上去找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以及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这三位都是美国高层中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宋子文告诉三位部长，“任何容许日本军队留驻或威胁中国的暂行解决办法，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战瓦解”。诺克斯当即表示，必须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战。摩根索对宋子文说，日美之间的妥协很难达成，对付日本这样的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制裁。据副国务卿韦尔斯后来讲，宋子文还通过“一位新近在华盛顿开业做律师的前政府官员”的关系，在美国报刊和国会议员之间制造许多美国抚慰日本的舆论，大喊大叫美国准备制造“远东慕尼黑阴谋”。连美貌的蒋夫人也通过广播向美国呼吁，“我们认为美国绝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也绝不会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借此唤起美国民众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这些给了赫尔不小的压力。

眼看宋子文和胡适四处串联乱吆喝，罗斯福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他把宋、胡请到了白宫，亲自向二人解释。罗斯福打了一个比喻说，现在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从西边来抢我的钱，另外一个强盗从东面来抢我的钱，我一个人要对付两个抢我钱的强盗，对付不了，那么只有先给其中一个强盗五块钱，让他多走几十里路，以便我腾出手来先收拾一个，然后再回头收拾第二个。这时候，罗斯福派往中国的

顾问欧文也发来了电报，指出蒋介石对于美国试图与日本妥协反应强烈，“其激动之状实前所未有”，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就同当初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一样。如果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压迫，把冻结的日本财产解冻或者继续供应石油，中国的抗日战争就面临着随时崩溃的危险。欧文指出，此时中国的军阀，如位于山西的阎锡山和云南的龙云，都在秘密跟日本人接触，万一美国此时釜底抽薪，这些人很可能倒向日本人或者汪精卫。

就在此时，蒋介石最讨厌的那个人站出来说话了。11月25日夜，罗斯福接到了丘吉尔的电报，丘吉尔委婉地说：“此时欧洲战场激战正酣，形势危急，中国战场千万不能垮掉。当然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办呢？他不是吃不下饭吗？如果中国崩溃了，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的行动。”这可能是丘吉尔一辈子对中国说过的屈指可数的好话之一。老丘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让中国不至于崩溃，死死拖住日本，就能减轻日本对远东英属殖民地的压力。

出于中国的反对、英国的劝阻，加之本身就不太愿意对日本妥协，赫尔认为有必要放弃这一暂行解决办法。11月26日上午，赫尔向罗斯福呈交了备忘录：“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以及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三国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或者实际上是反对，我十分认真地建议，让我在召见两位日本使节时交给他们一份综合的全面和平解决的基本建议，同时撤销暂行解决办法。”赫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罗斯福总统立刻就同意了”。

其实罗斯福立即表示同意另有原因，丘吉尔和蒋介石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就在当天早上，罗斯福准备吃早餐的时候，史汀生打来电话告知，日本的大队人马从中国的上海港搭乘四五十艘运兵船，朝着南方浩浩荡荡驶去。接完电话，罗斯福的饭也凉了。闻听此信的老罗

气得饭都没心思吃了。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差不多发了爆火——可以说气得跳上了天”。史汀生显然在吹牛，罗斯福坐着轮椅，是跳不起来的。

日本向南方增兵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这是日本人毫无信用的明证。一方面为签订全面和约而谈判——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另一方面却又向法属印度支那源源不断地派出大规模的远征军。

头一天，11月25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等军政头面人物悉数到会。赫尔首先发言，他说：“同日本签订协定已没有任何希望，对继续举行日美会谈我已感到绝望。日本随时随地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新的征服行动，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掌握在陆海军手中。对不起，我想向军事首脑提一下，日本也许要把突然袭击的原则作为其战略的着眼点，他们有可能同时对几个地方发动进攻。”

史汀生后来在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听证会上接受调查时说：“一个问题使我们十分为难。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正要揍你，等待敌人跳将过来对你主动进攻那是颇不明智的。可是尽管有此种危险，我们认为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完全支持，那就需要确切地加以证明，日本人就是这样爱打人的一种人，这样谁也不会怀疑究竟谁是侵略者。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可以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更清楚地解释我国立场的根据，那就是日本采取了某些突然行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投入战斗。”

马歇尔也在同一次听证会议上对一再盘问他的参议员富格森说：“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从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指用枪射击，只不过是用外交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不让日本以危险的方式做

更进一步的侵入。”马歇尔多次强调：“调动日本人打第一枪只是一个比喻，这不是一个军事命令。”

虽然罗斯福和他的专家都觉察到日本不久就要动手，但他们没有预料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更想不到日本胆敢袭击珍珠港。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他相信日本会设法尽可能推迟和美国的冲突。在美国和英国，人们都认为日本最初的进攻目标肯定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中国香港或新加坡，或者是他们垂涎已久的荷属东印度，他们甚至不敢对美国的属地菲律宾动手。有些人甚至提出，如果日本人不直接进攻美国，美国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参战理由”——真是太小看日本人了。

罗斯福可没有那么乐观，他预示美国人本身就可能遭遇危险，因此指出：“日本人在不宣而战这点上素来臭名昭著，以前对中国人和俄国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美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也就是12月1日前后遭到攻击。”他要求大家研究一下应如何应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接下来美国陆海军首脑面红耳赤地争论的主要课题，却是怎样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亚或泰国，美国应当以什么方式介入战争。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会直接拿强大的美国开刀，认为打死他们，他们也不敢。

与日本冗长的决策程序相反，这样重要的会议，美国只开了一个半小时。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党政要人的观点基本一致且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还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当场拍板的关键人物。

华盛顿的眼睛就这样牢牢盯在了南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军事会议结束4个小时之后——东京时间1941年11月26日清晨6时30分，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强大机动部队已经整装从集结地单冠湾拔锚起航，目标正是太平洋上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当天下午，斯塔克给远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上将写了封信，信中发表了自己的高见：“我认为，日本向泰国、马来亚和滇缅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与此同时，似乎是为斯塔克的观点作证，陆军部部长随后报告了日本运兵船南下的消息。这一情报加深了美国首脑关于日军主要攻击方向是东南亚地区的判断。

第二天，马歇尔和斯塔克写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仍然强调拖延时间为备战争取时间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可观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开到菲律宾，但仍没有达到所希望具有的力量，增援过程还在继续。21000人的陆军部队预定在1941年12月8日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菲律宾，时间越往后拖，对我们越有利。”

野村大使早就预料到美国方面不会接受日本的《乙案》。他认为目前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的只有天皇和罗斯福总统两人，他于11月26日致电东乡外相：“我认为目前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由总统就旨在维持太平洋和平的日美两国合作问题亲自致电天皇，并望天皇陛下亲自复电，由此改变一下两国间的紧张空气。”

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东京给两位“三郎”规定的最后期限，让野村和来栖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只能在焦急中等待。11月26日16时45分，野村和来栖应赫尔的要求来到了国务院。赫尔一开口便对他们说：“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日本方面于11月20日提交的《乙案》，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实难同意。”赫尔还耐心地对美国不能同意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让美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就等同于停止对英国的援助一样，这是坚决抵抗德国武力侵略的美国绝对不能答应的条件。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援助中国。

二、日本军队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退到北部，这些部队可以用来“在其他地区再进行同样令人讨厌的活动”，照样可以把以美国为首的其他国家的兵力牵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说毫无意义。

三、日本开出的条件丝毫不能证明其希望和平的诚意。

四、无论是日本希望得到不管是美国还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给，美国都要等待英、中、荷等国对诸多问题的回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日本如此一味地催促美国给予答复，让美国产生了被胁迫的感觉，心里非常不爽。

不等两人辩解，赫尔立即向两位大使面交了事先征得罗斯福总统同意的美国的正式答复。为了防止一直要求借和谈拖延时间的斯塔克和马歇尔的反对，答复的内容甚至事先瞒着这两个人。这就是著名的《赫尔备忘录》，其要点是：一、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走一切军队；二、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三、脱离《三国同盟条约》；四、不承认重庆以外的其他政权，包括汪精卫伪政权和伪满洲国。

野村愣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来栖问道，这是不是就算美国对《乙案》的答复？赫尔说“是的”。他还指出日本接受以上方案后在经济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如资产解冻和重新签订贸易协定等。赫尔说，“对于日本的建议，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如此”。赫尔采取了一个达不到全部目的就什么也不要的态度，一下子把对手逼入死胡同。日本已经没有办法挽回面子，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出路。赫尔后来也承认说：“我们从未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些提议。”

来栖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会向蒋介石脱帽致敬并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协议，他希望对能对《赫尔备忘录》再次加以讨论。

“我们只能做到这些，”赫尔夸张地说，“美国公众舆论是如此激烈，如果我同意把石油自由地输往日本，我会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的。”

来栖还不死心，他指出，有时候凡“具有坚强信念的政治家”都会得不到公众的同情，卓识者才有远见，但有时却又壮志未酬身先卒，人生短暂，只有尽职罢了。他告诉赫尔，这一备忘录差不多意味着事情的终结。

赫尔没有接着来栖的话去说，他做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将从谈判开始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明白讲出来的态度在这时更加清楚地重申而已，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能变更的。这就等于告诉两位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公开放弃几年来在远东作战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要么听任在经济上慢慢被扼杀。赫尔暗示，日本的窘境是他们从1931年9月以来一直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一心指望美国能接受《乙案》的野村和来栖好像一下子从炎夏掉进了冰窟，他们都知道东京会把这个建议看成是挑衅和侮辱。

在赫尔发出照会的第二天上午，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打电话给赫尔，他也知道赫尔好像在搞一个与日本妥协的暂行草案，史汀生问草案是否已发给日本。赫尔如释重负地告诉史汀生：“整个事情告吹了。我洗手不干了，现在要瞧你和诺克斯的了。”

史汀生接着就给总统去了电话，询问“是不是应向驻菲律宾的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将发出最终警报，要他做好随时应战准备”。罗斯福回答说“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史汀生就请来了诺克斯和斯塔克，一起商量给可能受到攻击的地区发去提醒电报。

史汀生发给麦克阿瑟的战争警报写道：“对日谈判实际上似已结束，日本政府能回过头来提出继续和谈的可能性极为微弱。日方将来之行动无法预料，但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

免，美国希望让日本首先公开采取行动，但不应把这项政策理解为要你限于采取会危及你们防御的行动方针。”

发给夏威夷军区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的电报内容类似，但提出“不要惊动民众，亦不可暴露意图”，这也就是后来珍珠港的陆军大局讥讽为“叫你干又不准你干”的电报。肖特中将错误地将电报理解为要“提防破坏活动”，为了能够确认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还专门发了电报给华盛顿，遗憾的是没有人给他回话，也可能就没有人仔细看——事实上，肖特的理解是错误的。

斯塔克上将同时向位于菲律宾的托马斯·哈特上将和夏威夷的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电报：“本电应看成是战争警报。为谋求太平洋局势的稳定而与日本进行之谈判已停止，数日内日本可望采取侵略行动，日军数量、装备及日本海军特遣部队之组成表明，或者是对菲律宾，或对泰国，对克拉半岛，也可能对婆罗洲实行两栖进攻。务请做好适当防卫部署。”其中没有提到珍珠港。

赫尔的答复传到东京的时间是11月27日上午。电报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休会，大家都在吃午饭。东条首相阴着脸朗读了电报的全部内容。周围一片死一般的沉寂，良久，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一份最后通牒！”

现场是愤怒、惊诧、激动交织在一起的紧张气氛。连对成功抱一线希望的东乡外相都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回忆说，他的第一感觉是“天旋地转”，他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周围谁都没听清，他被赫尔的照会“完全梗住了喉咙”。他看见那几位陆军将领在一边幸灾乐祸，好像在说，不是早跟你说过谈判没希望吗？看看结果如何？东乡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赫尔向野村递交备忘录时还告诉他“这并不是要求立即撤军”，但东乡外相已经没有余力利用赫尔的这种态度来重整旗鼓了。11月28

日和29日，东乡连续给野村发去电令，认为《赫尔备忘录》“根本无视东亚的现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威信”，训令野村口头要求美方“自我反省”。其间东乡曾试图通过格鲁大使和英国驻日大使为和谈做出努力，皆无结果，在有限的的时间里，东乡也算是尽力了。

对岛田海相来说，这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后来他回忆，赫尔的答复是“断然的、不容更改的”，连日本已做了重大让步这个事实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视其为一份最后通牒。军令部作战部部长宇垣缠少将后来也说：“我们的要求美国一个都没有接受，整个备忘录充斥着美国自私的要求以及中国和英国一厢情愿的条件。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继续和谈下去的必要？除了进攻之外，别无选择。”

即使一直反战的贺屋藏相也认为“赫尔的要求简直是荒谬绝伦”。赫尔所要的是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部撤军，这怎么可能？美国简直就是恶霸，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斯大林和丘吉尔进行战争，让日本民不聊生，现在又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在东京审判时，东乡这样说：“我们当时感到，美国对达成一项协议以和平解决争端显然不抱任何希望，也毫无诚意。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人当然更明白，《赫尔备忘录》是要求日本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来作为和平的代价。美国不仅要日本放弃多年来不惜牺牲而换来的一切利益，还要我们放弃作为远东一个强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在我们看来，放弃这些东西等于使国家自取灭亡。对付这种挑战和保卫我们自己的唯一办法，只有战争。”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凯南在审讯东条时，问他对《赫尔备忘录》是不是很熟悉，东条愤然回答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它”。

连最老牌的和平主义者，80岁的牧野伸显都对《赫尔备忘录》报以一声叹息：“这写得实在太过分！”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女婿吉田茂给东乡打气，要求他继续为和平做出努力，“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将毁于一旦，你作为外务大臣，同样脱不了干系”。

吉田茂给东乡的建议是辞职以拖延开战的时间。但东乡显然已彻底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美国欺人太甚，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

没有人回想到19世纪末那耻辱的“三国干涉还辽”，也没有人有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山本权兵卫那样的智慧和魄力：当时他们知道对俄、德、法三国获胜机会渺茫，就主动屈服，避免了战争。

相比于东京的义愤填膺，华盛顿显现的却是另一番祥和。11月28日，罗斯福和赫尔在白宫接待了来访的野村和来栖。尽管已经知道日本将于不久开始对美国的攻击，他们还是热情地对两位大使的来访表示欢迎。两位“三郎”落座后，罗斯福特意给他们发了雪茄，并拿起火柴为二人点烟。因为在上海受伤使左眼失明，野村试图去寻找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健康眼睛的一侧，帮他点燃了雪茄——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连老酒都差点被感动了。在座的4个人都知道，很快两国就会兵戎相见，但谁也不知道是仅仅就在10天之后。为了将假戏唱得更真一点，东京根本没有将开战的日期告知两位大使。

现场气氛十分友好，他们开始聊天，聊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度假，甚至聊到了野村和罗斯福之间长达30年的友谊。谈到会谈结果，野村对美国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对野村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还开玩笑说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进驻，就像让美国洗了个冷水澡，看现在日本的态度，美国担心会再洗一次冷水澡。到底是大人物，罗

斯福竟然一语成谶，10天后，他的数千名官兵将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冷热水混合澡”中烧死、冻死。

野村试探美国有没有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修改的可能，赫尔当即表示没有任何余地。这位被后来史学家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的戏，已接近最后一幕。罗斯福当选第四任总统后，赫尔卸任，之后为联合国的创建立下不朽功勋，被誉为“联合国之父”，还由此实至名归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1月28日，《纽约时报》的头版赫然写道：“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在昨天已经消耗殆尽。”

《赫尔备忘录》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彻底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他们心中剩下的只有愤怒，但是靠愤怒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使还要同时在欧洲对付德国。丘吉尔对日本最后结局的预测是，“他们将被彻底碾成齑粉”。

在东京，日本陆军对《赫尔备忘录》恨之入骨，认为这是美国对日本的宣战书。日本海军看到《赫尔备忘录》也议论纷纷：“这无疑就是最后通牒，罗斯福果真下决心了。陆军方面是绝不会罢休的。”

《赫尔备忘录》似乎给参谋本部吃了一颗“定心丸”，陆军一直担心如果美国接受《乙案》，就会打乱在12月初发动进攻的作战部署，这下子，一切难题都解决了。

在日本国内，开战的呼声响彻云霄。日本媒体告诉民众，我们善良的外交官带着十二万分诚意去向美国求和，却被那个残废的罗斯福巧妙地戏弄了8个月，简直是岂有此理！在一次临时议会上，议员岛田俊雄在演讲台上振臂高呼：“国民认为现在政府遇到什么问题就只会停步不前，希望政府能够在民众的呼吁下马上下定决心大踏步前进。我们不知道政府为国家和国民做了些什么，打算做些什么，准备做些什么，政府到底在怕什么。我们希望政府放弃所有的幻想，贯彻战争

目的，停止去做那些无谓的事情。政府应该站起来，和我们一起，给美国人动手术！”台下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参谋本部这天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赫尔备忘录》应该说是天助于我。从此帝国易于下定开战决心。欣喜！欣喜！”

1941年11月27日14时，日本自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七次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在皇宫召开，会议重点对《赫尔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日本接受美国的所有条件，不仅国家会颜面扫地，还要放弃日本自1931年之后经过“不懈努力”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连自身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无异于国家的失败。海军和陆军都认为备忘录是个“天赐的恩惠，确定了战争的命运，是一个愉快的结果”。之前一直反战的东乡和贺屋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会议毫无争议地形成如下结论。

一、《赫尔备忘录》显然是美国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

二、我国完全不能接受所谓的《赫尔备忘录》。

三、可以断定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对日本开战。

11月28日，外务省拍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说，《赫尔备忘录》对日本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建议，日本政府绝不能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我方对此建议的答复将在两三天内送到你处，日美谈判可能因此而事实上中断。希望不要给美国方面已经准备停止谈判的印象，只对他们说“我们正在等待训令”。我们认为，日本政府的主张始终是正当合理的，日本已经为太平洋的和平做出了重大牺牲。

同一天的华盛顿也在召开军事会议，再度研究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容许日本远征军到达法属印度支那南端一带，预示着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美国必须对此做出迅速反应。

一贯主张对日本强硬的鹰派大腕史汀生建议，为争取战争主动权抢先发起进攻，进攻的利器就是位于菲律宾北部克拉克机场那35架B-17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些宝贝玩意儿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的盘中晚餐。但罗斯福不同意史汀生的意见，他之前已经向美国人民保证过，除非美国先受到攻击，否则不会发生战争。即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者荷兰的属地，国会能够同意宣战，美国也不会举国投入战争。罗斯福认为最好由日本人首先采取公开行动。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深夜里站在路灯下惶恐不安的路人，明明知道附近黑暗处藏有随时出击的暴徒，却只能等对方出手后才能给予还击。

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就截获了上边提到的那份东京外务省发给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的电文。赫尔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开始行动的日期已近在眼前，他迅速将截获的密电抄报罗斯福总统。当晚，罗斯福拍电报给丘吉尔说：“我们必须面对日本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实。”丘吉尔闻讯，义愤填膺却心中窃喜，恨不能那“将来”就是第二天早上。

对于未来战争的前景，裕仁依然是忧心忡忡。11月29日中午，他邀请几位前首相，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所谓“重臣”，同进午餐，共商国是。这次会议近卫文麿也积极参加了。现在全部重担都落到了东条身上，近卫显得很潇洒、很超脱，脸色也比以前好了很多，估计痔疮也不疼了。之前内大臣木户曾提议这个会议在御前召开，遭到了东条首相的反对。东条认为重臣并不肩负责任，让不承担责任的人来参加审议决定这种重大问题是不适宜的。最后才决定采取这种饭后谈话的非正式形式。这些前领导人内心不一定赞成开战，这可能是东条不赞成会议在御前召开的原因。其实东条多虑了，这些老家伙大多数不愿意直抒己见，自认为没有力量来改变政府和大本营的既定政策。

“我们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是吗？”天皇客气地引导大家说话。

虽然以前都曾经一言九鼎，可现在毕竟都属于已经下台的离退休干部，能在天皇面前发发言还是很有面子的，于是这些人开始争先恐后发表“高见”。

若礼次郎：“就我国国民的精神力量来说，对战争是无须担心的。不过在物资方面到底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则必须予以慎重研究，如果单凭政府所做的说明，是很难令人放心的。”

平沼骐一郎：“我同意若的意见。”

若礼次郎问东乡外相：“是不是说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啦？”

东乡显得有点有气无力：“再谈已没有任何用处。”

东条插话：“外交已无希望，此后外交只能用于‘使作战更有利’。”

若礼次郎：“是否放弃谈判后就要立即进行战争？”

东条：“直到今日，我们一直尽力求得外交解决，我们是极其谨慎的。但今天我们动员军力已问心无愧，这是一个尊严而正义的行动。”

冈田启介：“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

东条：“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日本将西进与希特勒的军队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只是途中的一个目标。”

冈田：“把原料运送回国将是很困难的。我连做梦也不敢想3年以后的事。你对原料将如何处理？”

东条：“资源问题尽管危险，但我们能解决的，相信我们好了，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地区并取得足够的石油。”

冈田：“兵工厂你尽可以建，原料你哪里去找？”

东条：“我们将采取轻重缓急的原则。”

米内光政：“因为没有详细的资料，我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这里请容许我用一句俗语来表达我的希望，不要贪小失大，愿陛下三思。可不能为了避免越来越穷，反而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

近卫文磨：“根据政府的说明，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日美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已无任何希望。不过我认为，不能因为初次的外交谈判破裂就立即诉诸战争，这究竟有无必要，须特别慎重考虑。我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以卧薪尝胆的情况发展下去，是否还能找出一条打开局面的途径？关于这一点，我想随后再听听政府当局的见解。”

广田弘毅：“根据政府所做的说明，我感到日本目前正面临着外交方面的严重危机。但我认为外交谈判方面的危机一般都要经历两三次反复才能彼此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不能因为遇到一次危机就立即诉诸战争，那样未免操之过急。”

林銑十郎：“我认为政府和大本营是经过充分合作、慎重研究后才决心开战的，所以我对此是有把握的，请相信政府。”

阿部信行：“我同意林的意见，我们要相信和支持政府。”

从林和阿部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在文官、陆军、海军出身的这些要员中，出身陆军的虽然大部分是光头，头发并不长，却见识最短。也可能现在是陆军出身的东条当政，阿部和林出于维护陆军的尊严才如此说。

最后若 再次起立，作了结论性的发言：“我认为如果为了日本自存自卫而不得不开战的话，那么即使预见会战败，甚至会使帝国化为一片焦土，也要义无反顾地开战。但倘若仅仅为了追求理想，诸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确保东亚的稳定势力等而推行国策，从而进行战争的话，那是万分危险的，所以望陛下慎重考虑。”

总而言之，这些担任过首相职务的重臣大部分认为，单凭《赫尔备忘录》就立即诉诸战争未免操之过急。尽管如此，东条首相没有丝毫动摇。一直一言不发，埋头做记录的木户内大臣意识到，“局面已不可收拾”，战争不可避免，天皇的影响已经不起作用，日本的兴废存亡全由神来决定了。

这一天，参谋本部的《机密战争日志》如此写道：“回顾国家兴亡之历史，兴国者均为少壮青年，而亡国者则皆为老人。重臣那种希望天下太平无事的心理也许是出于无奈。然而，皇国之命运绝不能托付于若、平沼等老朽者之流身上。吾人只有子孙后代永不停息地战斗下去。”——此时，老酒忽然想起了移山的愚公。

在午餐会之后，16时，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随即召开，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第七十四次联络会议。会议上，陆海军均宣布战争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大家一致同意向“好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到了这时候，作为外相的东乡甚至还不知道战争将在何时打响，他颇为愤懑地质问永野：“还有争取外交谈判的时间吗？”

“还有一些时间。”永野回答。

“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战？除非我们知道最后的日期，否则外交工作无法进行。”东乡问。藏相贺屋也提出必须知道开战的具体日期，因为一旦战争爆发，股票市场行情必然狂跌，只有预先知道确切的时间才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崩盘。不仅仅这两位不知道，内阁中

除了陆海军大臣之外，谁都不知道准确的开战时间，更别说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于未来的事情基本上已经无能为力。

永野不情愿地压低嗓门告诉东乡和贺屋：“是12月8日。你最好还是采取有助于我们在战争中获胜的外交行动。”

“我明白，”东乡说，“能不能通知我们在外的代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通知驻华盛顿的武官没有？”

“我们还未通知海军武官。”永野回答。

“不能总让我们的外交官什么都不知道吧？”东乡似乎有点愤愤不平。

“我们准备突然袭击。”永野无可奈何地说，接着就讥讽东乡，“外相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去打赢战争呢？”

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在一边解释道，海军的意图是要让谈判拖延至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以确保最初的进攻完全是突然袭击。

东乡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地告诉海军的两位大佬，除非日本把它的意图用应有的方式做出通知，否则日本将彻底失去国际信义。他认为海军的计划“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与国际惯例相冲突”，要日本“采取不负责任、有损国家荣誉与威望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11月30日上午，军令部参谋高松宫海军大佐进入皇宫拜见哥哥，他们之间有着4岁的差距。36岁的高松宫告诉裕仁：“海军经受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很多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尽量避免与英、美作战。”裕仁告诉弟弟，他也十分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宫说正因

为此，哥哥才更应该采取行动。压力巨大的裕仁说，“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我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已经通过的决定”。高松宫说：“陛下是否把海军相关领导人再叫来问问？”裕仁听从了弟弟的建议。

15时，天皇首先传唤了东条英机。天皇问道：“听说海军其实想避免战争，是这样吗？”

东条首相思索良久后，回答道：“臣以为现在除了和美国作战之外，已别无选择，海军和陆军统帅部的意见也完全一致。不过本次战争，海军是主角，如果海军没有信心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建议陛下召见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确认他们的真实想法。”

16时45分，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奉诏入宫。此时此刻被天皇召见，两人当然知道裕仁要问些什么。

海军两首长再次向天皇汇报了必须选择在12月初开战的理由。一是如果推迟到1942年，国内石油的储存量在某段时间就有变成零的危险。二是随着时间的拖延，日美之间的军备力量对比，特别是舰艇和空军力量的差距将会急剧增大。三是美、英在菲律宾、马来亚等地的战备正在迅速增强，而且美、英、荷、中的共同防御关系也在日益紧密，尽早开战较为有利。四是考虑到北方苏联的威胁，为了避免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最好在不适于北方作战的冬季结束进攻南方作战。五是为了袭击珍珠港，1月之后，日本舰队在北太平洋的远距离航行将十分困难。六是南洋的风浪情况，1月和2月两个月不利于登陆作战。

天皇：“箭一旦离弦，将发展成长期持久的战争，能按预定计划进行吗？”

岛田：“人力、物力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只等陛下一声令下了，现在开始战斗，比任何时间都有利。”

永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大将有相当的信心，完全做好了开战准备。官兵士气高昂，特别是参加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对于战争来说，谁先开炮谁主动，谁就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对手挑战后还不还击，最终必然逃不过不战而降的命运。”

岛田：“我们应该抓住开战的主导权，从初战开始就狠狠地教训美国人。”

天皇：“如果德国不帮助我们怎么办？”

岛田：“我们自己能行，我们根本没指望德国能够给予帮助。”

永野：“不战必定亡国，战也许仍避免不了亡国。但是不战而亡，是丧失国魂的亡国，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才有可能死中求活。胜也好，败也罢，只要保留护国的日本精神，我们的子孙就可能再起，三起！”

天皇：“为什么要选在12月8日？”

永野：“12月8日是星期一，我们认为星期天已经疯狂娱乐一天的美国官兵都筋疲力尽，这时候发起进攻最好，所以才做了这个决定。”

永野显然是脑子瞬间短路了。对珍珠港的袭击选择在这一天，不是因为这一天是周一，而是因为周日。永野忘记日本东京的12月8日是夏威夷的12月7日，闹出一个大笑话。后来，这段话不知如何就传了出来，永野除了“打瞌睡将军”之外，又得了个“筋疲力尽大将”的雅号。

就在这样忐忑不安的气氛中，1941年12月1日14时05分，决定开战的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整个会场充满了紧张、决绝和压抑的气氛。东条首相表情严肃地宣布：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

提出的撤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本身的生存。“为了保存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

永野总长立即起立，慷慨激昂地宣称，陆海两军官兵万众一心，都“热切希望以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

坐在御座上的天皇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点一下头，表示情绪还不错。杉山总长为此感到“诚惶诚恐，为天皇陛下的优雅而深深感动”。

反对战争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赫尔的声明反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连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认为不应该再向美国做出让步。“美国的态度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之后他说：“看来战争已无法避免，而且我们在初期也能确保胜利。但如果陷入持久战，国内将无法承受。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持久战，希望诸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山本大将在战争早期就急于寻找美军决战，妄图一役决胜的根本原因——与富人相比，穷人可真是耗不起呀！

原嘉道还象征性地询问了与泰国的谈判以及东京的防空情况，被军方稀里糊涂地以已经有了防空洞搪塞过去。原嘉道也挺牛，已经预示到几年后的东京将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之下化为一片废墟。

东条总结了大家的意见：“大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天皇陛下亲临会议，我们既惶恐又感激。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将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举国一体，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

会议决议再次体现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道理，写出来仅仅是一句话：“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我们与美

国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大日本帝国决定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天皇面无表情地离开了会议厅。后来他对木户说，赫尔的要求太侮辱人，他也已经无话可说，只能答应选择战争。裕仁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战文书上盖上了御玺。

11月29日，东京外务省致电日本驻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领使馆，训令“停止使用密码机并将其销毁”。

11月30日，东乡指示驻德大使大岛浩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英美两国正在进行军事调动，日本必须对此采取必要对策，“日本与英国、美国之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通过某些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而且爆发时间可能会比任何人的料想来得更快”。他指示大岛，如果里宾特洛甫提到让日本北上进攻苏联，应该回答“暂时还是不对它发动进攻为好”。他要求大岛必须向希特勒表明，日本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就是为了信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承诺。在东京，东乡也向德国大使奥特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询问如果事态发展到最坏的程度，德国是否会援助日本，奥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

由于前方战事紧张，希特勒到苏德前线去了，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要等元首在12月4日回来后再做决定。大岛对东京决定开战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认为战争不一定会很快爆发。墨索里尼倒是于12月3日对日本做出保证，意大利决定进行干涉以反对美国，但保留同希特勒进一步商量的权利。

12月5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德国已正式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德意两国也将参战，并将使用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来作战。如果德国、意大利与美国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

要同样参战，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媾和。万一日本与英国发生战争，也同样适用。

就像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日本一无所知一样，对于日本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德国也是毫无察觉。在此过程中，日本一直未向德国和意大利透露攻击的准确时间，这显然是对德国进攻苏联之前不告诉日本的一种报复。你不告诉我，我同样也不告诉你！这就是所谓的轴心国联盟。

12月2日晚，《日本时报》头版的大幅标题是“日本将重新做出努力以求得美国谅解”。

14时，杉山参谋总长给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军大将发了一封内容为“日出定为山形”的电报。“日出”是“开始作战日”，“山形”是“8日”的代号。两天后，以马来亚和新加坡为攻击目标，准备在泰国和马来亚登陆的一支由20艘运输舰组成的大型运输船队，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从海南岛风光秀丽的三亚港拔锚起航。

17时，永野军令部总长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大海令第十二号拆封。”内容为：之前未定之X日确定为8日。

17时30分，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旗舰“长门”号战列舰上向南云机动部队发出了密电“攀登新高峰”——开战日定在12月8日，按原定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奇袭！

这一天，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庞大机动舰队即将跨越180°的国际日期变更线。

珍珠港已经越来越近了！

毫无胜算的国力对比

日美矛盾无法调和，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打起来已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现代战争归根结底是国力之争，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枯燥无比的数字来说明美日双方存在的全方位差距，日本对美国发起的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可以说，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东乡茂德、贺屋兴宣、野村吉三郎等清醒派人士之所以坚决反对与美国开战，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多么爱好世界和平。以米内光政为例，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强硬派急于扩大与中国的战事。尽管最初米内保持了矜持，但并没有看见他上蹿下跳地反对战争，甚至最后也赞成将战事扩大，还强烈要求出动海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在他们眼中，国力贫弱的中国想欺负就欺负一下，没啥大问题。但对于强大的美国，他们很清楚两国国力有着巨大的差距，一旦开战，日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从19世纪末超越英国一直到今天，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尚不十分显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一些老牌帝国如英国、法国的迅速衰落，美国无可争议地坐上了西方世界的头把交椅。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让苏联崛起，于是冷战开始。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变成了吆五喝六的世界警察。此按下不表，回到正题。

先从现代战争所需的最重要的物资石油说起。日本实施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因为那里有日本人垂涎三尺、梦寐以求的宝贵石油。战后有日本史学家说：日本为了石油而发动战争，又因为没有石油而输掉了战争。尽管我们清楚即使有了石油，日本也不可能最终赢得战争，但至少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石油是他们最后战败的关键因素。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1930年，美国的石油产量就达到了12311万吨，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就出产全球2/3以上的石油。美国的石油产量超过了日本200倍。当时世界上其他重要石油产区的产量为：苏联1850万吨，墨西哥698万吨，东欧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648万吨，中东616万吨，荷属东印度800万吨。战前日本每年的实际需求量为480万吨，开战时的石油储备是800万吨。如果能够占领荷属东印度并占有那里的石油，日本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石油的供应问题。

但这马上就带来了一个死结。当时日本燃油的80%依赖于最大的潜在敌人美国，高级燃油如航空汽油，依赖程度更是超过了90%。日本为了自给自足，去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又势必导致与美国的战争，真是纠结呀。

要说日本为了在本土和占领区寻找到宝贵的石油资源，也是煞费苦心。前文提过，日本第一兵家石原莞尔在他的《最终战争论》中，曾经提议要入侵并占领中国的山西。这并不是石原有多么仇恨阎锡山，唯一的原因是石原认为山西那一带可能有日本急需的石油。石原毕竟只是谋略家，而不是地质学家，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知道那里确实没有油，倒是有煤和很多煤老板。

用石油取代煤炭为动力燃料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人的功劳。1910年，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组织在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结论是石油燃料可以使舰队的航速提高至25节。这是20世纪人类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与蒸汽船淘汰帆船、航空母舰把战列舰从海上霸主地位拉下来一样，是在世界海军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大事件。从此以后，煤炭就逐渐退出了海运航行的舞台。

日本是典型的贫油国。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管理的范围内，具备石油开采价值的地方也有一些。包括本州岛北部的秋田、新潟，库

页岛的南部，中国台湾的中央山脉以及北海道地区等。据1930年的数据说明，当年日本的石油产量为本州岛22.6万吨，库页岛19.3万吨，中国台湾3.2万吨，北海道7500吨，合计45.9万吨。日本也曾在中国抚顺利用油页岩提炼石油，但成本高、产量低，质量也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总数只有数十万吨的石油，对于日本来说，在和平时期正常使用都远远不够，更无法满足中国战场对石油的大量需求。日本只有走上对外寻找石油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末，曾经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石油的迹象，日本人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这一地区寻找石油。当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高桥纯一教授是公认的石油专家，他的石油生成理论是所谓的“海底腐泥起源说”。根据这一理论，日本将找油重点放在了辽宁的南部，原因是这里靠近海边，而位于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理论上是“贫油”地区，所以不作为重点找油地段。当时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航线就在大庆上空，飞行员经常看到草甸子的水面上漂着黑色的油膜状漂浮物，便向负责寻找战略资源的“满铁调查部”通报了此事。“满铁调查部”回答也很干脆：“那个地方根本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

实际上，日本“满洲石油公司”曾在大庆油田的边缘地区打了一口1000米深的探井，流出来的是黏稠的含硫量很高的重油，而且流量很小。以当时日本的技术条件，发现并开采大庆油田也存在诸多难点。日本最后索性放弃了在满洲继续找油的计划。

油找不到，可以自己造。日本在1937年制订一个人造石油计划，又在1940年制订了《第二次人造石油制造振兴计划》，主要技术是德国人提供的。计划很宏伟，结果很可怜。原目标是在1945年达到年产量450万吨。实际上，在产量最高的1943年也才仅仅是20万吨，人力、物力、财力倒是投进去不少。看来这条路也不行。

前文提及，日本人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取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但是由于荷兰的态度强硬最后未果，那就只好使用武力了。

石油很重要，但不是有了石油就能打赢战争。科威特石油多，一夜之间就被伊拉克给灭了。伊拉克石油也不少，最后萨达姆还是被美国人生俘。打赢战争，需要的是强大的综合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按绝对值来计算，美国所有的战争花费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钱才能花，美国的巨大花费有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

1939年至194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800亿美元快速上升到2600亿美元，在6年间增长了3倍多。在所有的交战国中，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一项从未测试过的武器技术中一次性投入超过20亿美元的国家，并且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对这个计划的投入能够开花结果，那就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对重型战略轰炸机B-29的专项研发费用，也超过了10亿美元。即使自身参与了战争，美国还能同时给苏联、英国、中国等在内的众多同盟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工业为同盟国提供了近2/3的军事装备。连斯大林都在德黑兰会议上公开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生产力，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即便如此，美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从未超过40%。同样，在1944年，日本的战争支出就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相对于美国的地大物博，日本是个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下列一组数字就可以显示日本当时根本不具备与美国进行长期大规模战争的资源条件。开战前夕，日本国内重要工业原料产量占其总消费量的比例分别是：铁矿石，16.7%；钢，62.2%；铝，40.6%；盐，31.3%。虽然所消费的煤有90%以上都是国内所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在中国所占领的广阔地区。其中还缺乏可供炼钢之用的焦煤。至于

某些战略性金属，比如镍，日本也完全依赖输入。日本虽能炼铝，但其原料铝矾土必须依靠进口。钢铁是战争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日本虽已有相当规模的钢铁工业，但冶金技术还比较落后，对于制造武器或精密机器所需要的特种高级钢材，始终无法生产，其唯一来源仍然是从美国输入的废钢铁或成品。

早在1941年参战之前，美国未经充分动员的军事工业就能制造出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由于此前已经扩大了对中国的战争，此时日本的军工企业已开足了马力，也仅仅制造出20亿美元的武器。双方的比是2.25：1。两年之后，1943年，当美国的军事工业开始全速生产时，这个比很快就达到了9：1。不说老美，即使是已经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与日本的比也达到了3：1。作为同盟国主力的美、英、苏三国，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建设起大型的军械库，而轴心国的德、意、日就做不到这一点。

简单看看美日双方主要经济数据的对比。

国土面积：美国937万平方公里，日本38万平方公里（不含殖民地）。

人口：美国13216万人，日本7314万人。

工业总产值：美国2000亿美元，日本90亿美元。

钢产量：美国3300万吨，日本580万吨。如上所述，日本的钢铁生产严重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废钢铁。1929年至1932年，日本从美国进口废铁16万吨，占其进口量的36%。而到了1938年，日本购自美国的废铁101万吨，占进口量的74%。

国民收入：美国是日本的7倍。

煤炭产量：美国依然是日本的7倍。

铜产量：美国是日本的9倍，日本93%的进口铜来自美国。

铝产量：美国为85万吨，是日本的8倍。

电力：美国为1800万千瓦，是日本的45倍。

汽车产量：日本顶峰时期为1941年的47901辆，而美国在1943年汽车产量达到了621502辆。美国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可以驾驶汽车，而汽车对于日本人来说，还属于奢侈品。可能不是日本人不喜欢开车，而是没车。会驾驶者和不会驾驶者去练习飞机驾驶，前者接受能力无疑更强。以前老酒曾经和6位同事一起去考驾照。人家都已经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如电了，老酒还在驾校在教练的训斥下练侧方位停车。除了自身太笨之外，老酒与6位师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学车之前连自行车都没骑过。

工厂职工人数：美国为3400万人，是日本的5倍。

大口径火炮：1941年至1945年，日军只生产了604门口径大于105毫米的火炮，同一时期美国的产量是7803门。

小口径火炮：日本共生产70毫米~105毫米火炮6512门，同一时期美国却生产了27082门。1944年，日本迫击炮和小型武器的生产，只有美国的7%。

重型坦克：1941年至1942年，日本生产1065辆，而同时期美国生产了24997辆。

轻型坦克：1941年至1942年，日本生产了1024辆，而同期美国的生产量是4052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重型坦克，无论是火炮威力，还是装甲厚度，都只能相当于盟军的轻型坦克，如果按照吨位类比的话，差距更大。日本坦克除了在中国能

够横行霸道之外，在与美国、苏联等军事强国的抗衡中，基本上都属于靶子。

飞机生产量：美国为12万架，约为日本的8倍。1942年，英、美、苏三国的飞机产量是德、意、日三国的4倍，在1945年达到了5倍。美国伊普西兰蒂—福特公司的一条装配线，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将一架飞机所需要的100多万个零件焊接在一起。1944年，仅该厂的产量就达到轰炸机5000多架。而日本海军飞机的月产量直到1943年3月才第一次超过了500架。

造船能力：美国是日本的3倍。1941年后，美国除已有的造船厂，又陆续建了131个，平均每厂每天都有一艘舰船下水，且一直呈现增长态势。日本的造船量于1944年达到最高。1942年至1945年，日本新建的船舶吨位分别为66万吨、107万吨、174万吨、47万吨。而同时期被击沉的船舶数量分别为110万吨、207万吨、412万吨、159万吨。净沉没量为44万吨、100万吨、238万吨、112万吨。

就生产能力而言，日本最大的缺陷就是需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机械工具，多达60%的机床需要进口，国产机床金属切割的精确度有限，耐久性也不佳。

1941年至1945年，日本共生产和改造各型航母17艘，新建战列舰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3艘和潜艇147艘。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生产改造航母（包括护航航母在内）147艘，新建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和潜艇203艘。人比人，气死人！

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获益颇丰，解决了之前两次经济危机导致的数百万人口失业问题。1939年至1945年，美国新创造1700万个工作岗位。在纽约和芝加哥，居民收入增加了50%，在华盛顿特区这一比例达到了200%。企业的税后收入在1940年是64亿美元，到了1944年就增加到108亿美元。汽车厂虽然产量稍有下降，但是雇用超过100万的

工人，每个月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价值。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一篇社论夸耀说，“日本为了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战争耗尽资源，而美国正在为大规模就业、批量生产以及大规模分销和所有权的光明未来而努力”。

对于美国而言，尽管有上千万的年轻人背起枪支奔赴欧洲和远东参与同轴心国的作战，但美国的就业工人总数反而增加了140万人，战时经济需要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工作时间也由每周40小时增加到90小时。

战争促进了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就业。到1944年7月，美国职工中有1900万女性，比战争初期增加了50%，美国女性离开家庭出来工作的比例，从1/4增加到1/3。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变化，使得美国公众“重新思考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工作和国民生活中的角色”。同时期日本尽管有1335万的女性劳动力，但是其中780万人从事的是农业和林业，从事工业和军工生产的只有225万人。战争也使美国黑人的就业岗位增加了3倍，达到70万人。

由于华盛顿是首府，大批新雇用的政府职员让华盛顿的住房紧张程度堪比今天中国的“北上广深”。美国作战新闻处的一个记者讲过一个笑话。当时有一名男子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就开始大喊“救命啊救命”。叫喊声引来了一位路人，他迅速跑过来问落水者：“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现在的住址是哪里？”“我叫约翰·琼斯，住在南大街以北14号，你快来救我呀！”这名路人马上转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了南大街以北14号，告诉房东：“我要租约翰·琼斯的房间，他已经在河里淹死了。”房东很无奈地说：“实在抱歉，他的房间已经被刚才把他推入河中的人订走了。”

此外，美国工厂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要高于欧洲和日本，美国人的生产管理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两方面结合起来，美国工人的

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日本国内的军事、经济能力已经达到顶峰，基本已无潜力可挖掘，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不能利用现有的力量迅速消灭对手或者迫使对手屈服，而被对手拖入消耗战、持久战的话，则必败无疑。山本五十六急于寻求与美国决战，正基于此。

日本与美国的差距不仅仅在于国力，还在于其科技和创造力。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海军舰艇上已经普遍使用了雷达，而日本只是到了1943年9月才开始在巨舰“大和”号上实验使用雷达，性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好比盲人在和健康人比武，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开战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从各种性能来说，都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机，加上飞行员较佳的技术素质，在与盟军的拼杀中稳占上风，“零式战斗机”也就此成为盟军飞行员的梦魇。在阿留申战役中，美国成功缴获了一架几乎完好无损的“零式战斗机”（此节将在中途岛海战中详细介绍），随即运回国内进行解剖分析，针对性地对自己的战斗机进行改进，从而大大提高了战斗机的作战性能。到1943年，美国开发的“泼妇式战斗机”在性能上已经全面超越了“零式战斗机”。美国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了上风，还在战争中不断推出新的机型。到了战争后期，美军不仅在飞行员的素质上稳占上风，在飞机性能上也已经远远优于日军。

反观日本，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都在使用“零式战斗机”或其改进型。资源缺乏导致日军在飞机生产上只注重飞机的作战性能，而忽略了自身保护，过量采用木质材料，使得“零式战斗机”在被击中后很容易起火燃烧而致机毁人亡。就如当今的日系车，在降低成本上可谓做到了极致，油耗也低，但是安全性能就不如美系、德系。

另外，在美国生产的飞机中，有97810架是多引擎轰炸机（双发或四发），而日本仅仅生产了15117架（基本上是双发机）。

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耗资440亿美元制造了29.6万架飞机、35100万吨飞机炸弹、88000艘登陆艇、1250万支步枪、86333辆坦克。从美国的各大船厂开出了147艘航空母舰，总排水量达1400万吨的952艘战舰，总排水量为3900万吨的5200艘商船。美国除了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投入外，到战争结束前，还有1490万美国公民加入陆海空三军与轴心国作战。如果说英国和中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苏联为打败轴心国集团抛洒了热血的话，那么，是美国为大家制造了打败敌人的武器。

这么多的数字，大家也不用记，老酒也记不住，只是记在本本上而已。咱们只要记住美日双方差距很大就行了。

到了1945年，不管再怎么宣传，已经有68%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必败无疑，战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的普通生活，生活品消费跌至国民收入的17%。1945年，日本每个公民摄入的热量狂跌至1800卡路里，远远低于保持人体健康所需要的基本量。到1945年夏天，由于李梅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取得成功，日本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遭到毁灭性打击。仅仅1945年3月9日的一次轰炸，就将东京41平方公里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民区化为灰烬。人们开始背井离乡，走向乡村，城市人口下降超过了40%，工业生产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资源短缺，不能大量使用枪弹，日本士兵很少配备冲锋枪，日本陆军步兵的主力兵器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三八大盖”。别以为这“大盖”是1938年生产的，这个“三八”是指“明治三十八年”，换算成公历是1905年，也就是日俄战争那年。同时代美、英、德、苏等军事强国的步兵部队基本上都配备了冲锋枪，而日军只有《亮剑》里山本一木大佐的特种兵才能配备冲锋枪。

日本为此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宁愿要一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也不要一百个百发一中的普通士兵。听起来真像那么一回事，做起来可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前文提到的诺门坎战役中，日军与苏军近身肉搏的场面就说明了一切。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战例。饿死的日本士兵比战死的还要多，如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英帕尔等地。而那些奢侈的美国大兵，不但吃得饱、穿得暖，还有香烟抽，有生日蛋糕吃。在日本有句名言，“辎重能算兵，蜻蜓也能变老鹰”。这其中固然有不重视补给的因素，但是资源缺乏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将在今后的战役中详细描述。

从诺门坎战役中可以看出，由于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上的差距，加上资源的匮乏，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基本谈不上机械化，其重型装备供给量与实际需求相去甚远。威克岛是日军第一批进攻的目标，早在1941年12月26日即被日军占领。由于在反攻阶段美军实施了“蛙跳战术”，威克岛成为被抛弃的目标之一。一直到战争结束，威克岛仍然在日军手中，成为被日本占领时间最长的岛屿之一。战争后期，该岛已完全失去了补给，进入自生自灭状态。美军曾经拦截了一艘从在这里出发，往日本本土运送伤员的医疗船，登船检查之后美军判断，船上的补给使得至少有一半人不可能活着回到日本。美军的拦截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幸运，他们因此活到了战后。

还是在威克岛。日本人占领该岛后，强迫数百个美国战俘修复战斗中破坏的机场，还规定必须在一周时间内完成，否则“统统地死啦死啦”。美国俘虏一听就乐了：“就这点活儿，根本用不了数百人，也根本不需要七天。”几个美国工程兵俘虏开起挖掘机和推土机，不到一天时间就全部搞定。日本人傻眼了，迅速将推土机和挖掘机送回国内拆解、仿造。推土机倒是仿造出来了，但无法批量生产，挖掘机更是连仿造都没成功——这就叫差距。

瓜岛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人已经难以为继。1942年12月30日，裕仁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研究日军从瓜岛撤退的问题。接受天皇质询的仍然是此前多次提到的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天皇：“好像美国人掌握着制空权。”

永野：“是的。”

天皇：“为什么我们不夺取制空权？”

永野：“我们的海军航空兵缺乏前进基地。”

天皇：“为什么不在附近岛屿建一个简易机场？”

永野：“那至少要一到两个月。”

天皇：“据朕所知，美国人只用很短时间就可以了。”

永野：“……”

天皇：“工兵部队不能加快施工进度吗？”

杉山：“陛下，卑职只能遗憾地向您禀报，我们修建机场的机械设备有限，竞争不过美国人。”

永野：“我们的工兵基本都是手工作业。”

天皇：“既然陆海军都尽力了，那就撤军吧。”

但是仅就开战之时而言，美日双方的战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差距并不大，日本还可以说是稍占上风。太平洋战争的主角是海军，开战前1941年12月美日海军的主要数字对比如下。

战列舰：美国17艘，合计534300吨；日本10艘，合计301400吨。
日本是美国的56%。

航空母舰：美国8艘，合计162600吨；日本10艘，合计152970吨。日本是美国的94%。

重巡洋舰：美国18艘，合计171200吨；日本18艘，合计158800吨。日本是美国的93%。

轻巡洋舰：美国19艘，合计157775吨；日本20艘，合计98855吨。日本是美国的63%。

驱逐舰：美国172艘，合计239530吨；日本113艘，合计165858吨。日本是美国的69%。

潜艇：美国111艘，合计116621吨；日本65艘，合计97900吨。日本是美国的84%。

航空兵力：美国可用于与日本作战的飞机2600架；日本为1669架。日本是美国的64%。

合计作战舰只：美国345艘，总吨位1382026吨；日本235艘，总吨位975793吨。日本是美国的70.6%。日本海军梦寐以求30年的70%终于在战前实现——这是一个抛物线的最顶端。

尽管日本有大量的陆军滞留在中国战场，但是其海军可以集中精力来对付美国人。开战之时，美国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海军有40%左右的力量部署在大西洋及其他地区，在太平洋局部战场，日本占据了一定优势。以海军主力舰只而论：日本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38艘、驱逐舰113艘、潜艇65艘；而美国相应只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54艘和潜艇52艘。

在远东地区还有一些微弱的海军力量。英国起初只有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7艘和驱逐舰13艘，但主力舰一艘都没有，匆匆赶来的两

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刚一露头，就被日本人一通炸弹给送海底去了。荷兰在该地区有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7艘和潜艇13艘，法国也有轻巡洋舰1艘。但是，这些军事力量原来只是为了维护殖民地统治，吓唬当地土著居民配备的，对于日本人来说，连大餐都算不上，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更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优劣势地位。

美军不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质量上也略不如日军。双方在航空母舰的性能上不相上下。但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基本上属于老式的战列舰，不说是爷爷，至少也是大叔。在考察舰艇的三大主要指标攻击力、防护力、机动性方面，前两项指标差强人意，勉强可战，但是机动性能比起日本的快速战列舰“比叻”号、“雾岛”号，以及即将下水的“大和”号和“武藏”号等新式战列舰来说，有着不小的差距。还好这些在后来的战斗中都没用上。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双方在大部分项目上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日本在关键性武器——航空母舰方面却大占优势。日本舰队组织严密，训练良好，特别在夜战方面更是训练有素，而同盟国的舰队之间有着指挥和语言上的困难。同盟国的两个主要基地珍珠港与新加坡之间的海上距离，超过10000公里。一旦开战，很难实现协同。

战争前夕，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陆军却落后很多。就数量而言，日本陆军有51个师团、58个混成旅团或支队，共计210万人，而同时期美国陆军只有269023人，排在罗马尼亚后边，列世界第十七位。

可惜这种优势仅仅是暂时的，如果算上动员能力的话，日本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就好比一个瘦弱的小孩儿要和一个强壮的大人打架，小孩必须拿起石头出其不意一下把大人给砸死。若非如此，大人回过神来，回手一耳光就能把小孩儿给呼晕过去！

一个都不能少

就在政治家和军方首脑为了战与不战纠缠不休的时候，日本陆海军的参谋人员已经在为未来的战争做着积极的筹备。11月5日，大本营综合陆海军意见，制定了《关于促进对美、英、荷战争的草案》，这一方案在11月15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方案规定：战争的要领是帝国应实行闪电战，摧毁美、英、荷在东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的根据地，确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确保重要资源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形成长期自给自足之有利态势，同时用尽一切手段引诱美海军主力适时加以歼灭。

至于为何将美、英、荷全部列为下一步的作战敌手，日本内部也经过了长时间的争论。日本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如果以武力直取这一目标，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就是两翼的菲律宾和马来亚，屁股后面还有个香港。香港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还好说一点。马尼拉和新加坡却不容小觑，分别是美国和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不和英、美作战，当然是好，但是荷兰败亡之后，荷兰政府已流亡伦敦，英、荷已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对荷兰作战，也就是同时对英国作战，所以英国的属地都必须列入作战范围，再说那些地方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剩下的就是考虑美国与英国、荷兰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是否把菲律宾列入南方作战的范围。

1940年7月，在制定《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时，日本军部的出发点还是以美、英分离为前提。当时政府和大本营的考虑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英国本土岌岌可危，日本如果对英国动武，美国未必会为英国火中取栗。

随着欧洲战局的进展，美、英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美国开始不遗余力地援助英国，日本陆海军因此产生重大分歧。大本营海军部认

为英美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南方行使武力时必须将菲律宾包括在内。而陆军的见识明显就差一点，认为打英国和美国不一定会参与进来，尽可能别惹美国这个瘟神，不赞成同时对菲律宾行使武力。

海军认为陆军的想法绝对是一厢情愿，理由如下：

一、假如抛开菲律宾进行南方作战，势必要遭到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之侧击，南进的日军陆海军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此乃兵家之大忌也。

二、确保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南方资源地带同日本本土之间的海上交通，对于未来的持续作战是绝对必要的，日本必须通过这里将南洋掠夺的石油和各种物资运回本土，菲律宾对这一海上生命线是致命的威胁。

三、再进一步说，为便于南方作战的顺利实施，把菲律宾作为作战中间基地和补给基地是非常必要的。

到1941年春天，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后美国做出的过度反应，大本营陆军部逐渐意识到，要想让美国置身事外好像已不可能。南方地区同样也是美国橡胶、锡等战略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日军占领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对菲律宾也造成了重大威胁，美国不参战也可能导致全面丧失对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因此罗斯福绝不会隔岸观火。不攻击菲律宾也许能让美国暂时不介入战争，但容许美国在西太平洋保留这样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等到其增援兵力到达后，将会对日军的继续作战产生致命的影响，日军连先发制人的机会也丧失了。既然如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你也一起干掉。陆海军的意见终于取得了统一。美、英、荷于1941年4月21日在新加坡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更加坚定了日本将其作为一个进攻整体的决心。因此，在9月6日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中，美、英、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

要说这日本陆海军是故意抬杠，一点也不为过。在攻占南方地区的次序上，双方又开始争执不休。海军主张向右迂回从菲律宾方面向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再到马来亚，陆军主张向左迂回从马来亚方面向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再到菲律宾。最后商定的结果是都别迂回了，对菲律宾、马来亚两方面同时进行奇袭，最后在荷属东印度会合。当然，经过山本大将的据理力争，突袭目标中加上了珍珠港。

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直未着眼于未来打大战，战斗行动一直局限于亚洲大陆。随着英、法相继卷入战争以及《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1940年年末，日本陆军统帅部开始着手制订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最初制订的仅仅是对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区域性作战计划，1941年4月改为制订综合作战计划。在此期间，陆海军统帅部的作战参谋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到了1941年8月，陆海军已基本完成了各自作战计划的制订。

早于战争计划的战争准备早已展开。8月15日，日本联合舰队下令于10月上旬达到实战所需的战斗能力，根据要求，海军征用商船265艘，总吨位112万吨。9月18日，陆军发布南方作战的预备命令，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番号以及向南调兵的计划，预定参战部队开始向中国的南部、中国台湾、中国海南岛、帛琉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等地区集结。同时在上述区域建立航空和海运基地，加紧对作战物资的储备。

1941年10月，随着空降部队的建立，日军开始了以占领巨港、巴厘巴板等油田及炼油设施为目标的针对性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敌军在逃跑前破坏油田及相关设施，在荷属东印度作战中，日本将首次使用伞兵突袭。

对于未来的作战，日本可谓是未雨绸缪。陆军参谋本部自1940年就开始组织力量对南方一些用兵要地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军事情报。

至开战前的这一段时期，从菲律宾到马来半岛，从马尼拉到新加坡，从关岛到缅甸，布满了日本陆海军派出的间谍。他们以商人、游客或者外交官的身份对当地的防务、机场、交通、桥梁、登陆海滩等进行考察，寻找当地潜在的合作者。英国、荷兰在这些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得人心，菲律宾也一直在与美国闹独立，所以这些情报人员得到了当地日侨和土著居民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他们获得的宝贵信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东京大本营。

举例说明。1940年夏天，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国武辉人少佐以外交官的身份进入马来半岛，重点对英国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新加坡进行考察。国武少佐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半岛顶端只有一条约1000米长的堤坝相连。这座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军事要塞，从海上进攻的确是困难重重，但若从陆上进行包抄，也就是从北面进攻的话，就能免去不少麻烦。国辉少佐还发现，尽管从地图上看从泰国边界到新加坡只有五六条河流，但实际上大小河流有250条之多。如果守军在后退时炸掉桥梁，就会极大地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在选择登陆地点和制订具体作战计划时，这些因素都给予充分的考虑。后来在实战中，日本选择不断在守军的后方登陆，导致英军的连续溃败。

1940年10月12日，陆军参谋总部对位于上海附近地区的第五师团下达了实施登陆作战训练的命令。12月6日，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日军近卫师团、第十八师团、第四十八师团也根据参谋总部的命令开展了适应热带地区作战的军事演习。

接着，1940年12月中旬，日军在台湾成立了专门研究南方作战的中心机构——“台湾军”战术部，部长由林义秀大佐担任，但真正的推动力来自赫赫有名的豺狼参谋辻政信。战术部负责对各兵种部队在南方作战中的战斗、装备、军需、给养、卫生防疫、海岸地形、潮水涨落等事项进行研究。

1941年6月，由“台湾军”战术部主持，以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为骨干的演习部队在海南岛举行了登陆之后的热带地区长距离机动演习。为了检验士兵在热带炎热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辻政信把全副武装的士兵装入闷热潮湿的船舱，让他们三人挤一张榻榻米，在近50摄氏度的高温下，只允许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携带着马匹和装备，成功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演习环绕海南岛一周，行程1000公里，相当于从泰国南部登陆到新加坡的机动距离。辻政信中佐根据这次演习的研究结果编写了名为“热带丛林作战战务必读”的实战指南，在开战前分发给参加南方作战的全体官兵。

在此之前的1941年3月，陆军统帅部在九州岛也进行过一次参谋旅行演习，对有关参战部队的主要参谋人员进行关于登陆作战的战前训练。接着，自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大本营主持下，开展了以攻占新加坡为目标的大规模的陆、海、空联合演习。由在上海专门接受登陆作战训练的第五师团、驻满洲的第五飞行集团及联合舰队一部组成演习部队。演习方案是由长江口舟山群岛出发的登陆作战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下，一面摧毁敌海空部队的阻击，一面通过中国东海在北九州进行登陆，最终攻占佐世保海军要塞。这次演习的总指挥就是后来出任第十六军司令官，负责荷属东印度作战的今村均陆军中将。

为了使登陆作战和热带地区作战得以顺利进行，参谋本部对投入南方作战的地面部队匆忙进行了装备的改进。准备在泰国南部登陆向新加坡突进的第五师团，以及准备在仁牙因湾登陆向马尼拉进攻的第四十八师团等部队，改编为包括部分车辆、自行车在内的机械化部队，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

1941年9月11日，以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为首的海军将佐200余人，在海军大学开展了历时4天的图上军演。军演包含南方作战的各个区域作战，其中也包括只有极个别要人

参加的奇袭珍珠港计划。10月1日，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负责南方作战的寺内寿一在陆军大学主持了陆军南方作战为期5天的图上演习，参加演习的包括准备参加南方作战而组建的各军参谋长、主要参谋以及参谋本部的作战幕僚。

10月4日，主要负责南方作战空中掩护的联合舰队陆基航空兵——第十一航空舰队也在九州进行了南方作战空中作战的图上军演。

到10月底，大本营陆海军部分别批准了各自的作战计划，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分别于11月3日和5日将作战计划上奏天皇，11月5日天皇正式批准了陆海军的作战计划。

就在天皇批准作战计划的同一天，负责南方作战的南方军宣告成立，成为继中国派遣军、关东军之后第三个大型战区性突击军团。11月6日，大本营公布了南方作战各部队作战序列以及实施南方作战的准备命令。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军大将。

参谋长：塚田攻陆军中将（前参谋次长，其次长职务已由田边盛武陆军中将接任）。

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陆军中将。

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陆军中将。

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陆军中将。

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陆军中将。

南方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第二十一师团、第二十一独立混成旅团、第四独立联队。

参加南方作战的第三飞行集团集结在中国南部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佯装进行昆明作战，然后于开战前夕迅速转移至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各基地，为第二十五军先遣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第五飞行集团和第二十一独立飞行队在台湾南部，配合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先发制人，摧毁美军北纬16度以北的吕宋岛空军基地和战机，为第十四军在菲律宾的作战提供掩护。

第四师团和南海支队作为特遣队和预备队先后划归南方军直接指挥。

参加南方作战的还有驻中国广东的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就是曾当着何应钦的面随地撒尿的酒井隆陆军中将，其麾下第三十八师团将参加香港作战。

确切地说，南方军并不是一支新军，所部基本抽自其他战区的精锐兵团。来自中国派遣军的部队大多已有4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实战经验，特别是赫赫有名的第五师团擅长登陆作战，中日战争以来，转战各地，历经百役。原属关东军的第五飞行集团，参加过诺门坎战役。为了尽快达成战争任务，南方军编制内破天荒出现了9个坦克联队。放在苏、德、美等军事强国，这根本不算什么，但放在日本，就相当于下了血本，要知道，日本陆军总共才有15个坦克联队。

南方作战涉及区域的陆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的12倍。涉及人口约1.5亿。南方作战总称为“あ号作战”，作战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以海军第一航空战队、第二航空战队、第五航空战队为主力的机动部队对瓦胡岛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奇袭，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

奇袭珍珠港的同时，在菲律宾与马来亚两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

在攻克菲律宾和马来亚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分别是婆罗洲、苏拉威西、苏门答腊等要地，最终目标为爪哇岛。

此外，攻下香港、关岛、俾斯麦群岛、帝汶岛等地，扫清外围。在开战初期，也于泰国境内进驻大批军力，视战局进展情况进攻英属缅甸，在构成日军防线坚固右翼的同时，彻底切断中国抗日战场的补给线，促使蒋政权早日屈服。

缅甸被列入第二批重点进攻目标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荷属东印度之外，这里也有日本人急需的石油。

陆军作战任务细分到各个战区。

“M作战”：攻取目标为菲律宾，任务执行者第十四军，下辖第十六师团、第四十八师团、第六十五旅团，集结地为马公、帛琉、奄美大岛、高雄和基隆。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当天展开。

“E作战”：攻取目标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任务执行者第二十五军，下辖近卫师团、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集结地为海南岛三亚。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展开。

“H作战”：攻取目标荷属东印度，任务执行者第十六军，下辖部队第二师团。随着香港和菲律宾战事结束，将第三十八师团及第四十八师团从香港和菲律宾战场抽调过来充实该军。战役计划于1942年1月11日展开。

“G作战”：攻取目标关岛，任务执行者南海支队及第四舰队所属海军陆战队。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10日展开。

“B作战”：攻取目标英属婆罗洲，任务执行者第十六军第五十六师团，战役计划于1942年1月11日展开。

“C作战”：攻取目标香港，任务执行者第二十三军第三十八师团，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9日展开。

“R作战”：攻取目标威克岛和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任务执行者南海支队。战役预计于1942年1月23日展开。攻占拉包尔的目的在于掩护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特鲁克。

好戏在后头，重头戏就是袭击珍珠港的“Z作战”，全部由海军组成，战役计划于1941年12月7日最先展开。

陆海军统帅部根据几次图上演习，对攻占南方相关地区的进程做出如下估计：占领香港约20天，占领马尼拉约50天，占领新加坡约100天，而爪哇岛大约150天即能攻克。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珍珠港！

以兵力而言，日本人自认为拥有绝对优势，其海空兵力比起西方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兵力较多，也较好，自信能确保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海军为南方作战与袭击珍珠港投下了几乎全部兵力。准备用于南进的陆军虽只有11个师团，战斗兵员不到25万人，连同后勤部队总数约40万人，但都是从中国战场和本土调集的精锐部队，仅从中国关内抽调的就有6个师团。这些部队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很高。

同盟军人数较不准确，战争前夕，估计英军在香港有11000人，在马来亚有88000人，在缅甸有35000人，合计134000人；菲律宾群岛共有美军31000人、菲律宾军约110000人；荷兰有正规军25000人、民兵40000人。虽然在人数上盟军还稍占上风，但是因为日本能够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常常会造成数量上的局部优势，特别在两栖登陆、丛林战和夜袭方面更具优势。而盟军在该地区的地面兵力虽人数众多，但国籍各异，分散极广，作为军官的白人与当地人士兵之间缺少精神上的团结，美、英、荷、中四国也很难发挥出协同作战的能力。盟军装备低劣，对于当地那些部队来说，唯一干得不错的动作就是敬礼，除少数美英部队以外，几乎不堪一击。

由于从中国关内抽调了大量兵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电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陆军大将，实施南方作战期间，在中国关内暂取守势。

日本海军已于1941年9月1日改行战时编制，因此无须像陆军那样新编作战部队。为配合陆军对上述地区的攻击，海军作战的具体部署如下。

一、以六艘航空母舰为主的机动部队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之后返回基地休整。而后负责保卫南洋诸岛或支援南方作战。集结地为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

二、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和高须四郎海军中将率领第一舰队主力部署于濑户内海，支援总体作战，同时负责日本本土的防务。

三、第十一航空舰队（陆基航空兵）主力集结地在台湾南部，其余一部在帛琉群岛，任务是配合陆军占领菲律宾，司令长官塚原二四三海军中将。

四、第二舰队活动于菲律宾和中国南海一带，搜索并歼灭敌海上力量，确保陆军部队的海上安全，司令长官近藤信竹海军中将。

五、第三舰队主力集结在台湾，其余一部在帛琉，其任务先是为菲律宾作战提供海上掩护，之后参加爪哇岛作战，司令长官高桥伊望海军中将。

六、南遣舰队集结地在三亚，负责马来亚作战的海上安全，之后投入婆罗洲和西里伯斯作战，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

七、第二遣华舰队（不隶属联合舰队）负责协助香港作战，司令官新见政一海军中将。

八、第四舰队主力集结地特鲁克，其余一部在塞班岛，负责攻占关岛、威克岛以及俾斯麦群岛的作战，司令长官井上成美海军中将。

九、北方部队也就是第五舰队在大凑展开，担任警戒北方水域，保护交通线和防止苏联的偷袭，司令长官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

十、第六舰队也就是所谓的潜艇部队，一部配合珍珠港作战，其余在菲律宾和新加坡一带配合水面舰艇作战，司令长官清水光美海军中将，司令官新见政一海军中将。

参加南方作战的各部海军由近藤信竹海军中将统一指挥。

从军事观点来看，日本人对于开战做出了精心的安排，对于战争初期的胜利也很有把握，以后的实际进程证明他们是对的：日本人不仅轻取了胜利，还迅速攻占其所想占领的一切地区。但是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所有的战争都不是难于开始，而是难于结束。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并不敢奢望能速战速决，比起当初发动侵华战争时认为3个月即可征服中国来说，思想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确已有“长期战争的觉悟”，对未来的前途也不免有茫然之感。即将赴任南方军参谋长的塚田攻曾说：“没有人敢说陷入长期战争也不要紧。即使初战可以全胜也不能掉以轻心，至于5年以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美、英显然小看了对手的胃口和野心。就在罗斯福、丘吉尔认为发出最后通牒就能吓唬住好战的日本人，就在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斯塔克等人挖空心思地去分析日军的进攻点是菲律宾还是关岛抑或是威克岛的时候，日本的作战计划已经做出了响亮而清晰的回答：所有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攻击目标。用句时髦的话，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1941年11月10日，即将奔赴太平洋战场的日本陆海军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刚刚从中国满洲回到东京出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陆军中将入座后，发现右边的椅子还空着。此时，走过来一个比他矮半头的小个子。

“山下君辛苦了，这次要攻下马来亚和新加坡可谓任务艰巨，信心如何？”这位小个子不但年龄比山下大了一岁，军阶也比他高。

山下急忙回答：“阁下才辛苦呢，您怎么样？”

“我把我一半的生命都压在了珍珠港，我确信一定会成功，你的马来亚那边呢？”这个叫山本五十六的人说。——老酒“十大日军杰出将领排行榜”上的状元和榜眼在这里戏剧性地碰面了。

“我认为，首先是双脚要站到陆地上，只要能登上去，我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在登陆这一点上，我们陆军有很多无可奈何的地方。”

“实在抱歉，为了实施珍珠港作战，我是不得不如此呀。”由于主力舰队用在了珍珠港，参加南方作战的海军力量就难免不太宽裕。山本知道刚才山下是在变相抱怨海军护航力量的薄弱。

“二山”可谓是惺惺相惜。山下本以为山本会转移话题，没想到山本如此爽快地坦承了自己的无奈。他被山本的情绪感染，马上高兴起来：“我判断，在我们登陆之前，敌人不会动手，我一定会成功的。”

山本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对！英国人认为他们吓唬一下，我们就会退回去。他们错了！你的登陆行动一定会成功！”

两人一起举杯共饮。

今生不再入此门

大战在即，东京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紧张气氛，天空也仿佛笼罩了一层暗灰色，让人无端感到气闷、压抑和焦躁不安。

1941年11月29日上午，一个戴着黑色帽子，身穿浅灰色西装的中年人，乘玉川电车在世田谷的松阴神社下了车。在参拜了明治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吉田松阴之后，他走进了神社对面左侧一点的若林町街道。

一群老百姓正热火朝天地挖着防空洞。据传闻说，与中国打仗，东京不会有遭空袭的危险，但是与美国人打仗就有。因为老美实力太强大，有航空母舰可以游到日本近海，修好防空洞是十分必要的。让大家略显纳闷的是，新闻报道上每次都说大日本帝国皇军在中国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都“辉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把中国打垮呢？既然连中国都打不垮，为什么又要和美国打仗呢？听说美国比中国厉害很多呢。

中年人貌似很关心地走了上去：“真辛苦啊，是为了防空演习吗？”

“当然是了，马上要跟美国人打起来了。”一个年轻人直起身，擦着额头的汗水，对中年人说。

“是真的吗？”中年人似乎不太相信。

“那当然了。”年轻人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中年人默默地跨过壕沟，走进了路边的渡部牙科医院，口中嘀咕着：“日美开战，势在必行，看来民众也接受了这场本应避免的战争。”中年人思索着，他认为日本连对手的真面目都没有看清，就冒

失地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国家失去了冷静，连民众都变得狂躁无比。在中年人看来，跟美国打仗，日本简直连一点胜算都没有，这场战争很可能将国家带向毁灭。

“我还能不能看到若林町这美丽的风景呢？”中年人不免有些伤感。

再往前，中年人敲响了一户普通人家的门：“打扰了，您还认识我吗？”

“是您呀，快请进。”家里的主妇看清了中年人的模样，赶紧往屋里让。中年人顺手把手里的小箱子交给主妇，箱子里面是带给老师家的礼物。这是他小学老师渡部与的家，老师已经在一年前故去，开门的是老师的女儿。

“军舰就停泊在附近，明天是老师的祭日，我顺道来看看故去的老师。”中年人面带微笑，语气平和地说。

“您百忙之中还能来看他，我父亲真是太幸福了。我想他就是在那边看见您这么有出息还来看他，也肯定会笑起来呢。”主妇看起来异常兴奋的样子。

在老师的灵前祭拜之后，中年人一边喝着主妇端上来的热茶，一边打量外边那熟悉的庭院，院子里也已经挖掘了防空洞。

“老师可真是个正直而严厉的人哪！”

“真的要和美国打起来了么？”

“像老师这样的人真是很少见了呀！”中年人没有接主妇的话，而是故意岔开了话头，看来他不太想谈论美日两国开战的话题。

“果然要动手了么？”主妇还是把话题引了回来。

“可能吧，因为对手一直在阻碍我们的行动。请放心，我做事绝不会畏首畏尾的。”两人对视了一下，互相点头。主妇忽然有一种可怕的想法，他此行不会是来告别的吧？

离开老师家后，中年人去了岳母家。

“妈，我回来吃饭了。”看来这里更熟悉一些，中年人一进门就大声吆喝起来。

中年人很自然地坐在餐桌前，问道：“妈，我这么一来，打乱了家里的食物配给吧，很难办吧？”

“没事没事，你好好吃，好好睡。”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况且这女婿还这么有出息。岳母经常自豪地对四周的邻居炫耀：“这是我亲自挑选的女婿，绝不会错的。”

“真的要打仗了吗？”岳母的话和刚才老师女儿的一样。

女婿笑而不答，只是往嘴里扒饭。看来是真饿了，中年人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这次要演习很长时间吧？”

“估计短不了。”中年人笑着对岳母说。

天要黑透的时候，中年人来到了侄女京子家。京子是他大哥的女儿。中年人和大哥年龄差距很大，侄女京子比中年人还要大上一岁。

京子年轻时是一所大学里的护士，终身未婚。中年人年轻时，曾在20世纪之初那场与俄国人的大海战中身负重伤。当他伤势恶化，濒临死亡时，是京子的精心呵护和鼓励帮他渡过了难关，使他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并最终恢复健康。中年人一直视京子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如果不是亲叔侄关系的话，说不定我们会结婚生子的。”中年人心里想。

因为未婚，京子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但鬓间的白发也明显增多了。站在京子的两间平房前，中年人感到心如刀绞。看着站在门口的京子，中年人故作平静地说：“我明天要走了。”

“要上船了吗？”

“嗯。”

“这次要很久吧？”

“嗯。”

“别站在门口，进屋喝茶。”

“嗯。”

两人坐着，良久无言。半晌，京子才又问道：“最近很忙吧，要跟美国人打仗了吗？”

“嗯。”

平时已习惯了叱咤风云的中年人，在侄女面前显得格外温顺，也许两人之间很多事情已心照不宣，都觉得没必要说出来吧。

“这次要很久才回来吗？”京子不自觉重复了刚才的话。

“嗯。”

“是来告别的吗？”

中年人想到自己的亲人很快都要去迎接那场该死的战争，不由得心中升起一团无名之火。但他不会对京子表露出来：“别担心，不管

过程多么曲折，但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请记住，我们必胜！”

京子把茶端上，中年人大口大口地喝下去。

“再喝一杯吧，听说喝一杯茶是不吉利的。”

“一杯就行。”中年人的目光忽然变得有点深邃，脸上的肌肉也开始抽搐。“一杯就行。记住，我永远要做第一，我会一直做给你看的。”

说完，中年人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门，步履沉稳，很快就没入暗夜之中。“负国无颜入黄泉，无言以对万千灵。”中年人口中轻声念叨着，始终没有回头去看那扇他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走进的大门。

“他还会回来吗？”京子倚门望着中年人的背影，喃喃地说。

这个消失在夜幕中的中年人，就是时任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
——著

III 不宣而战

现代战争启示录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
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偷袭珍珠港·侵占香港·攻陷威克岛·横扫马来亚
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思考民族、国家与人性

咪咕阅读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偷袭珍珠港

一代梟雄山本五十六

1884年4月4日，一个阳光明媚、樱花盛开的日子，在日本本州中北部新潟县长冈镇一个小小庭院里，长冈小学校长高野贞吉正在和好友小原老人悠闲地饮酒下棋。就在第二局棋至中盘的紧要关头，女儿高野嘉寿子急匆匆地跑过来告诉父亲，自己的母亲马上就要生产了。无奈，高野贞吉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棋子对好友说：“等我抱了儿子，再回来和你一决胜负。”

正午时分，高野贞吉的第二任妻子峰子为他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这年，高野贞吉56岁，于是给幼子起名高野五十六。

看到“五十六”这个数字，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这个高野五十六，后来改姓山本，最终成为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战死后追晋元帅。

其实准确来说，山本五十六应该叫长谷川五十六才对。其父贞吉原名长谷川贞吉，后来入赘高野家，改名为高野贞吉。贞吉共有7个子女，他与高野家的长女共育有4个儿子。其妻去世后，又与妻妹峰子结婚，这一点与近卫文麿他爹笃麿类似，都是续弦娶了小姨子。贞吉与峰子育有一女二子，长女就是刚才提到的高野嘉寿子，次子高野季八，幼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山本五十六。

1890年3月，高野五十六进入家乡的阪上小学学习。据其小学老师后来回忆，五十六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老实听话，但沉默寡言，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同级生中数一数二，每学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励。

1896年4月，五十六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长冈中学。当时日本尽管已实施了明治维新，但在广大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艰辛。当时，长冈藩有一个叫长冈社的机构，是长冈藩的武士为了资助那些有望成才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在1875年专门设立的。高野贞吉尽管是个小学

校长，家境也并不富裕。因此，成绩优异的五十六小学毕业后，长冈社马上决定对他进行资助，资助的经费是每个月1日元。之后5年，五十六总共接受了60日元的资助。

少年时期，五十六比较懂事。为了减轻家庭开支，中学期间的教科书他大部分都不买，而是自己动手抄写。5年时间里，他只穿了一套校服。为了防止校服损坏，五十六放学回到家中，总是第一时间把校服脱下，换上家里的土布衣服。后来，五十六从“海兵”毕业，领取薪水，很快就归还了那笔60日元的借款。作为感恩，此后他一直坚持向长冈社捐款，直到他1943年4月战死在布干维尔岛。

1901年7月9日，五十六考入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在同年级300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二。系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和海军知识的同时，他结识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堀悌吉。虽然作为“条约派”骨干成员的堀悌吉过早在“大角清洗”中被打入预备役，最后只晋升海军中将——五十六曾说，堀悌吉的退役相当于日本海军损失了一支巡洋舰队。但他的同期同学中，还是产生了4位海军大将。其余3位分别是之前多次提到的岛田繁太郎、吉田善吾和盐泽幸一。1904年11月4日，五十六以第七名的成绩从“海兵”毕业。

毕业后的五十六以少尉候补生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最初被编入战列舰“初濑”号。但他尚未登舰，“初濑”号即在旅顺港触雷沉没。后来，他又被分配到“春日”号，继而在1905年1月被改派到“日进”号上担任舰长传令兵。五十六在舰上给父母寄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道：“生死有命不足论，唯有鞠躬报至尊。”1905年5月27日，五十六在20世纪初那场对马海战中身负重伤，俄国人的炮弹就在他的不远处爆炸，他的下半身被100多块弹片击中，从此身上伤疤密布。五十六后来自嘲道：“每当我去公共浴室，人们总认为我是一个流氓。”他还因此丢掉了两根手指，并赢得了“八毛钱”的雅号。此细节在老酒（作者自称，下同）的《太平洋战争》第一部中有详述。

战争结束后，五十六在长崎的海军医院治疗了160天。期间伤口感染，为了保住性命，医生建议他截掉右肢。对此，五十六说：“我拒绝这样，因为我是怀着成为海军士兵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的。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必须赌一把。”最后，他赢了，他将那些伤疤视为终生的荣誉。

1907年，五十六晋升海军中尉，两年后晋升大尉，并成为训练舰“宗谷”号的指导官。“宗谷”号的舰长就是声名显赫，在海军中具有威望的老前辈铃木贯太郎。铃木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有惊艳的表演，曾驾小小鱼雷艇击中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致其搁浅。铃木贯太郎一眼看出，面前这个内敛的小伙儿是可造之材。铃木后来回忆，五十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深思熟虑而后果敢行动的性格。平时看似沉默寡言，一旦开口，即论据充分、观点明确，让人信服。自此，除了在训练上多加调教，铃木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海军上层举荐五十六。

1910年和1914年，五十六先后两次进入海军大学深造。1915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四等瑞宝勋章，同时晋升海军少佐。

五十六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快便引起故乡长冈人的注意，他们从五十六身上看到了振兴长冈藩的希望。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开始出面筹划高野五十六的改姓活动。之前，长冈藩最著名的武士就是山本带刀——这名字听着就邪乎，估计现在会改成“山本别枪”。24岁的山本带刀在“戊辰战争”中战死，只剩下妻子和女儿。大家普遍认为，只有高野五十六继承长冈武士名门山本家的遗业，才能不辱“山本”名誉。尽管此时的山本家已是一片凋零，可继承的遗产只有一套褪了色的破旧麻质武士礼服和一块荒凉的墓地，但五十六考虑到，自古以来，高野家和山本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继承山本衣钵对其将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慨然许诺。1916年5月

19日，长冈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高野五十六过继为山本家后嗣，更名为山本五十六。

前途一片光明的山本自然成为诸多名门望族的心仪对象，已过而立之年的山本，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山本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必须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军人在世界上的牵挂越少越好，因此，他提倡军人晚婚。面对踩破了门槛的提亲者，山本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位普通的挤奶姑娘作为终身伴侣。

1918年8月31日，经好友堀悌吉牵线搭桥，34岁的山本与22岁的三桥礼子喜结连理。相貌、家境都很普通的礼子能够进入山本的感情世界，据说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写出文采斐然的文章。山本在写给堀悌吉的信中说，“她家风朴实，身体结实，能够吃苦耐劳”。可见务实的山本当时只是想找一个持家能手。之后，作为海军军官的山本常年驻外，两人聚少离多。事实上，两人婚后的感情并不好。

在堀悌吉眼里，山本无疑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他还说，相比山本，心胸开阔、通情达理的三桥礼子更胜一筹，礼子是日本名副其实的一流女性。我们今后还会多次提到她。

山本和礼子育有两子两女。1922年10月，长子义正出生时，山本已经38岁。山本可笑地以为自己缺少两根手指会遗传给儿子，尽管他知道后天的缺陷不会遗传。他见到接生婆的第一句话是：“孩子手指少不？”虽然与夫人感情淡漠，山本对儿子却极为关心。在他的日记里，有很多思念孩子和有关孩子教育的内容。

在铃木贯太郎的举荐下，“海大”毕业后的山本到了海军省军务局出任参谋，以其遇事果断、坚忍不拔和敏锐的洞察力令诸多高官刮目相看。1919年5月20日，结婚刚刚半年的山本以外交官的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首次赴美的见闻，给山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的女孩儿不但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可以像男人那样自由参加工作，这让初出茅庐的他惊讶不已。在日本，除了那些欢乐街的女子，山本几乎看不到从事其他工作的女性。美国的物资如此充足，白砂糖居然想吃就吃，根本不需要定额配给。山本对美国的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进行了详细考察，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告诉了山本“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国力量”。对美国的深入了解，成为他后来坚持反对日本与美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在哈佛学习期间，勤奋的山本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在此期间，山本作为日本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的助手，就召开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副国务卿戴维斯进行谈判。他表现出色，被币原称为“不可思议的人”，连谈判对手戴维斯都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尽管并没有参加最后的会议，但是这次经历开阔了山本的国际视野。

1921年5月，返回日本的山本到母校“海大”当了教官，教授的课程是军政学。这一年年底，在美国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因此得到限制。善于思考的山本此时就已经开始苦苦探索，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缩小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实力的差距，为日本海军的发展寻找新路子。他把目光盯上了刚刚起步的海军航空兵。

1923年7月，山本随海军参议官井上谦治大将对欧美七国进行了历时9个月的考察。一次，代表团准备筹划一个宴会，经费不足，山本自告奋勇进入当地赌场，一晚就赢够了费用。其间，他特意进入当时的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一展赌技。凭着惊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山本次次都赢得盆满钵满。由于赢钱太多，摩纳哥蒙特卡洛赌场宣布他为第二个禁止入场的赌客。前面介绍过，第一个被禁止入内的也是个日本人，那就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特工明石元二郎陆军大将。

山本爱赌且善赌，跟赌博有关的，诸如围棋、将棋、麻将、纸牌、台球、棒球、轮盘，他样样精通。甚至有时候找不到赌局，他就与人玩纸上赛马的游戏。如果对手是达官贵人或者与他身份相当的人，山本就会很认真。但如果对手是普通的士兵，或者年轻的艺伎，他就会押上50日元故意输出去，博取对方一笑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嗜赌欲望。山本认为，所谓打赌，就是当遇到某一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时，押上一些赌注，迫使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或者观点负责的一种游戏。山本曾说，“不打赌的男人不能算男人，不打赌的男人不可能有什么大出息”。此言曾经使老酒一度怀疑，咱没啥出息，是不是因为不怎么好赌？

对于自己的赌技，山本曾经自豪地说，如果天皇给他一年时间，他可以为日本海军赢回一艘战列舰。很多资料提到，山本说的是赢回一艘航空母舰。但老酒觉得，战列舰的说法更合理。那个年代，航母还属于新生事物，战列舰才是大家公认的海战主角儿。既然是吹牛，山本当然会挑大家认为厉害的吹。

赌无长赢，山本自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日本“金刚”号战列舰与一艘巡洋舰在伊势湾进行打靶实验。堀悌吉认为靶船“壹岐”号一定会被击沉，山本则认为那些炮手的射术还达不到那样出神入化的地步，双方下了3000日元的赌注。这笔钱在今天简直不值一哂，老酒不咬牙都能拿得出，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足以买一套高档房子了。结果是，“壹岐”号沉入了海底，山本输了。

因为赌注太大，堀悌吉根本没当回事，笑笑说“算了”。但山本不这么认为，愿赌服输，这笔赌债砸锅卖铁也要还上。堀悌吉当然不会真要山本的钱，最后两人商定，山本把钱捐给他们“海兵”第三十二期的校友会。这笔钱每个月从山本的薪水里扣除，用了十几年才还清。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山本的同学小熊信一郎和他下棋2：3落败后，不服气地撂了一句，“五盘棋的胜负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随意的一句话，彻底激怒山本，小熊很快就接到山本的书面挑战书。两人除了大小便，吃饭都是事先准备好的面包——估计那时没有方便面、火腿肠吧。在众人围观之下，从上午9时开始比赛，一直下到次日上午11时。两人整整下了26个小时共75盘棋。最终，小熊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山本胜出。

作为赌坛高手，山本在机会来临时敢于冒险，绝不犹豫。他经常说“战争就是赌博”，之后珍珠港和中途岛两大战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前者大赢，后者大输。山本的同事法华津孝太对山本之赌深有感触，他曾经说，“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如果美国能够稍微留心，研究一下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性格，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很有可能对珍珠港发起攻击”。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山本生性高傲，不畏权贵。一次，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亲王下棋，伏见宫恰似中国的段祺瑞，水平不咋的，还不许大家赢他。和一个皇族的海军大将下棋，一般人自然会让三分。当时还是一个普通佐级军官的山本却不如此。第一天，亲王连输三局。第二天，还是连输三局。第三天，山本“海兵”的同学、伏见宫的副官奥名清信实在看不下去了，暗地里提醒山本“悠着点儿”，多少输一局给亲王，留点面子。山本根本没把同学的提醒当回事，照样下手狠辣，该杀就杀。结果又是连下三城。气得伏见宫脸色铁青，一句话也说不出，以后再也不跟山本下棋了。后来，山本对奥名说：“我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权贵不足惧。”

后来，山本在任职海军次官时，裕仁的弟弟高松宫亲王从海军大学毕业，来海军省实习。当时高松宫的职务是参谋，军阶是海军少佐。天皇亲弟弟来了，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海军省立即就有一

大帮人张罗迎接仪式，门口也有不少人列队迎接。山本对此大为愤怒，立即把领头的佐藤副官叫来，训斥道：

“高松宫是以亲王身份来，还是以海军少佐参谋的身份来的？”

“当然是以少佐参谋的身份来的。”

“立即撤掉所有欢迎仪式。在我山本任内，海军中绝不允许有高低贵贱之分。”

话虽如此，后来在偷袭珍珠港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时，山本还是走了高松宫这位老下级的后门，由他直接将作战计划上奏裕仁，才最终获批。

由于对美国有着深入了解，山本对美国充满了崇敬。在他眼中，美国人不腐朽，充满活力。每当有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能力，他就会建议读卡尔·桑德堡所著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和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的一介草民，他敬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还非常敬佩日本的敌人罗斯福，因为他身残志坚、意志坚强。

20世纪30年代，随着海军航空兵的出现，传统海战由原来的水面、水下，逐渐发展到空中、水面到水下的三维模式，战列舰的主宰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虽然日本海军主流依然抱定战列舰大编队决战的传统模式不放，但有个别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新技术的出现。山本认为，飞机的最大优势在于速度更快和视野更开阔。普通军舰一天的行程，飞机一小时或半小时就够了，传统的海军舰船对此无能为力。山本预言，当时的“海空军”将来一定会变成“空海军”。他的一句名言是，“最毒的毒蛇也可能被一群蚂蚁咬死”。

从欧美游历回来的山本做出了一项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既没有回海军省，也没有到海上舰队，而是选择了之前自己完全陌生的海

军航空兵。1924年12月，山本就任日本海军霞浦航空队副队长兼教官，开始亲身参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这支队伍当时在海军中尚属后娘养的辅助力量，根本得不到关注和重视，因此管理和训练也就马马虎虎。飞行员军容不整，军纪松弛，山本下决心，大力对之加以整顿。那些一贯散漫的飞行员，起初根本看不起这位其貌不扬的外行长官，山本的见面礼就是要求所有人立即剃掉长发。

打铁还须自身硬，年届四十的山本决心从自身做起。除严格要求部属履行职责，他每天主动接受几个小时的飞行训练，很快，飞行技术就超过许多年轻飞行员，达到单飞教练机的水平。他以自己的言行、意志和才华赢得了飞行员的尊敬。在山本的组织指挥下，霞浦航空队的训练和军纪焕然一新。

日本海军航空兵起步较晚，为了尽快缩小与欧美强国的差距，山本在霞浦航空队实行了近乎残酷的训练，训练标准完全从实战出发。高强度的训练导致事故频发，死亡事件大幅增加。面对大家的质疑以及要求放宽训练的提议，山本的回答是：“日本航空部队起步已比欧美晚，若想成为一流的空军，非严格训练不可。”山本将死亡者的名字记下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每当有新学员入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那些死亡者敬礼，以此激发队员的好勇斗狠性格。1925年10月2日，山本发起创建了霞浦神社。他认为，“今天我们少牺牲一个官兵，明天就要付出十个人牺牲的代价，在训练中丧生死得英雄”。他本人也把训练中的死亡当成战场上的死亡来看待，规定了很高的抚恤费。他在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家庭住址。一旦有机会，他会随时走进一个士兵的家门，往往因此而失声恸哭。

后来，山本奉命离开航空队再次赴美，那些原来对山本颇有微词的队员都十分留恋。山本乘坐的“天洋丸”起航时，一个中队的飞机

突然出现在船只上空，飞行员编队驾机俯冲掠过，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他们尊敬的老长官告别。

1925年底，山本再次前往美国，出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副武官。这一阶段正是美国航空业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山本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美国航空业的发展。他多次撰写报告，要求发展日本海军的航空事业。但是，一个小小海军副武官的建议根本不可能引起决策高层的重视。

此时的山本，已经开始从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深度去探究美国。经过对美国社会及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山本认为，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是十分危险的。他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把美国人形容成“意志薄弱，贪图享受”，他们充满了“激烈的战斗精神和冒险气质”。将大和精神和美国精神进行对比之后，山本认为，前者往往容易蜕化为蛮干，而后者是基于理性和科学的心态。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战斗力的人，不要忘记法拉格特和杜威的业绩——他倒是没有提到佩里。

随着科技的发展，石油已经成为海战舰艇的主要动力。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最缺的就是石油。基于对未来竞争对手的重视，山本开始对美国主要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他阅读了当时所有能看到的关于石油的文献，每天看的报纸有40多种，由此深刻地体会到美国的资源实力，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实在是愚蠢可笑。“战争需要国力、金钱，舍此无以支持战争，”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稍具头脑的人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较量的国力。”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山本开始认为，日本接受《五国海军条约》确定的日、英、美三国主力舰3：5：5的比例，是恰当的。

1928年，山本从美国回日本，先后担任“五十铃”号巡洋舰、“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并于1929年晋升为海军少将。之后连续出

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等职。

1932年，作为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的山本，向部长松山茂海军中将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飞机全部实现国产化，否则就没有日本航空的独立和发展；二是机体实现全金属制造；三是实现单翼飞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说法似乎没什么高明之处。但在巨舰大炮主义盛行的当时，这绝对属于划时代的创新举措。

在山本的倡导下，1933年，日本三菱重工就生产出了全金属的单翼战斗机，设计者就是著名的堀越二郎。翌年，经过改完善，诞生了最高时速达400公里的战斗机。1937年，这种飞机再次改良，就有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那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令盟军飞行员闻风丧胆的零式战斗机。

1932年，同样是三菱重工的本庄季郎制造了全金属、双引擎单翼、连续飞行3000公里以上的高性能侦察机。以此为基础改造出鱼雷攻击、轰炸使用的中攻机，也叫“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对于这些飞机性能的“检验”大部分在中国进行，零式战斗机在中国有着“零损失”的“辉煌业绩”，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1937年8月14日、15日参与了对南京的跨海轰炸。可以这样说，在太平洋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日本战机，大部分是用中国军民的鲜血“浇灌”出来的。后来，击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也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随后，由中岛公司开发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问世，很快成为装备联合舰队的主要攻击机。这种飞机可以装载800公斤重的鱼雷和炸弹，既可以进行低空鱼雷攻击，也可以从高空实施俯冲和水平轰炸，拥有良好的操作和着舰性能。

在担任了3年技术部部长之后，山本于1933年10月3日转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旗舰是“赤城”号航空母舰，当时的舰长就是后来太

平洋战争爆发时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塚原二四三海军大佐。这是山本第二次登上“赤城”号。

山本崇尚进攻。有段时间，由于“赤城”号上官兵感染了痢疾，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部不得不暂时转移到“龙骧”号航母上。一次，“龙骧”号舰长桑原虎雄大佐上厕所，推门，看见山本正坐在马桶上，一边出恭，一边看书。桑园仔细一看，山本看的是《孙子兵法》。山本也想借机考考桑原，于是问道：“桑原君，你对孙子‘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如何理解？”桑原还真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立即答道：“这就是说，仅靠防守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要想打赢必须进攻。”山本马上夸赞道：“说得太好了。如果发生战争，我大日本帝国海军必须在战争中首先发起进攻，攻敌之不备，只有这样才能取胜。”在山本的思想里，“强有力的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这也是山本提出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思想基础。

1929年和1934年，山本两次赴伦敦，参加第一次裁军会议和第二次会议的预备会。针对裁军会议对日本主力舰的限制，山本再次提出要加强航空兵的建设。1934年，作为预备会议日本的首席谈判代表，山本在伦敦有着惊艳的表演，获得了对手授予的“伦敦之鹰”称号。

1935年12月，山本就任航空本部部长，开始剑走偏锋，大力倡导发展日本海军航空兵。在此期间，他强烈反对日本建造“大和”“武藏”等超级战列舰。山本嘲笑那些战列舰至上的人，“如果那样做，这些战舰的作用就会如同一把武士刀一样不合时宜”。当时，舰政本部部长中村良三大将的意见，代表日本海军的主流观点，认为航空母舰和飞机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舰队的辅助武器，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战列舰。中村的理由是：“迄今为止，世界海战史上还没有一艘战列舰被飞机击沉。我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但我们确实可以造出不易被击沉的军舰。”后来“大和”号战列舰如期动工，山本反对无效。

“二二六事件”之后，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出任海军大臣。他找到了航空本部部长山本，请他出任自己的海军次官。山本对自诩为军事天才的永野素不感冒，就拒绝了永野的邀请。永野向山本提出，之前自己带队参加第二次伦敦裁军会议正式会议时，请山本辅佐，山本就没答应，这次又拒绝出任次官，是不是对我个人有看法？永野这样说，山本无法再坚持。就这样，山本开始了广田弘毅、林銑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四任内阁的海军次官生涯，并与永野之后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及井上成美结成了反对对美开战的同盟。

后来很多人都说，最适合山本的职位，其实并不是征战海上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而是能够把握全局的海军大臣，可惜他当了四任次官，都没能当上海相。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山本和米内一样，开始并不主张扩大对华战争。他对朋友武井大助说：“陆军这帮浑蛋，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要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山本从不喝酒，但对抽烟非常讲究。在公开宣布“蒋介石不认输就不再吸烟”后，他把自己在英国买的上等雪茄统统送了人。后来，当他的同乡、驻英大使松平恒雄回日本，准备送他一些英国名牌雪茄时，山本不为所动地告诉松平：“请替我保管吧，这次事变过去后，我一定抽。”可惜，山本再也没机会抽那些名牌雪茄了。

随着中日战事扩大，特别是日本海军在淞沪地区参战之后，山本逐渐和米内一样，改为积极主张一举击垮中国，还为向中国增兵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山本派出航空母舰舰载机，轰炸了上海、广德、杭州等地，日军飞行员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精湛技艺”就是这样磨砺出来的，山本的双手同样沾满了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

不管是青年，还是已经担任重要职务的中老年时代，山本一直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好提问的小孩儿。开朗风趣的山本，不戴眼镜，不留胡须，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人认为，他散发出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尽管个子和东乡平八郎元帅一样，只有一米五九，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的不足。彬彬有礼的山本深沉而含蓄，富有男人的阳刚之气，在当时的风月界颇受女性青睐，据称仅排在高大白皙的米内光政之后。当时信件还是人们沟通交流的主要工具，简略统计山本寄出的信件，排名第一的自然是堀悌吉，第二个可能是山本死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山本心中的欢乐和苦闷一般都会写信告诉上述两人。不过也有例外，有两个女人也幸运地分享了山本的复杂情感。

第一个叫“梅龙”。“梅龙”是艺名，真名叫河合千代子。1933年夏天，当时已经是第一航空战队司令长官的山本，在新桥认识了河合千代子。当时因为缺两根手指，山本打不开茶杯的盖子，千代子便主动上前帮忙。在发现山本的残疾后，千代子下意识地吃了一惊，这一举动使敏感的山本十分反感，他拒绝了千代子的帮助。不过，这一情形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他们再次邂逅。在山本的同学，后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吉田善吾大将的撺掇下，山本答应请千代子吃饭，两人的感情就此开始并一发不可收拾。千代子可以说是对山本感情最深的一个艺伎，她曾经要求山本给她剪“岛田”发型，这是日本女人结婚时才剪的特殊发型，实际上她已经把山本当作寄托自己终身的男人。她甚至毫不吝啬地把接客赚来的钱大把大把地花在山本身上。

山本对千代子也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在一封给千代子的情书中，他如此写道：“回忆这如同在梦境中度过的三四年，我因同你相识，得到你的温暖和理解而感到幸福。我把你视为我的妹妹、知音，当然

也是情人，你身体的瘦弱时时使我深感不安。每当我想起你娇艳多姿的身影，就无法抑制内心对你的眷恋之情。虽然我们就要分离了，但我们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炽烈感情之火，还是使我无比兴奋，热血沸腾。对你爱恋的烈火在不断地燃烧着我的整个身心。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入你的怀抱，为你减轻孤独寂寞之苦。但有时我又分明感到，我作为一个须眉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与温柔，未免有些难为情。以上肺腑之言，我只能直言于你，千万不能泄露于他人。”——不过，现在老酒和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在千代子之前，山本就已经结识了鹤岛正子，二人的关系维持了近30年，正子为山本终身未嫁。与正子结识时，28岁的山本仅仅是佐世保镇守府舰队的一名大尉见习参谋，而正子只有12岁。山本经常带正子出去游玩，甚至背着她去商店买玩具和糖果。据说，山本后来竟因此养成一种爱背女人的习惯。1918年左右，两人终于发展为情人。在正子看来，山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在他还是一个少佐军官时，正子就坚信，她的山本终有一天会青云直上，成为日本的海军大将。

果真如此。1940年9月，山本五十六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久就晋升海军大将。此时，他已40岁的情人正子，经营着一家名为“东乡”的小酒馆。为了能够见到山本，她特地从佐世保赶往别府港。山本对正子的到来颇感意外，但十分感激正子对自己的一片深情。尽管当时正为提高联合舰队的战斗力而废寝忘食，山本仍抽出时间陪伴正子。一天，和正子从一家烤鳗鱼店吃完晚饭出来，山本突然焕发了青春活力，叉开双脚，呈外“八”字形弓腿弯腰，在正子面前学起电影上卓别林的姿势，逗得正子哈哈大笑。

碰巧几名联合舰队的水兵路过此地，其中一个小声地对另外几个人说：“喂喂，大家快看，那不是咱们的山本司令长官吗？”几个水兵瞪大了眼睛，看着不远处的山本和正子，简直不敢相信。有一个人

甚至说：“别胡说了，那怎么可能是山本长官呢？咱们的司令官可不会在大街上出那洋相的。”放在今天，日本的司令官就是有情人也藏着掖着，绝对不敢领到大街上吃饭嬉闹吧？——那也是正子最后一次见到山本。

山本战死之后，他写给千代子的信件被堀悌吉取走，送到了海军省。海军省还算不错，保存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信还给了千代子。正子死都不愿意交出山本的信件，她手中的信件在后来美军轰炸日本时，在大火中全部焚毁。

后来就有了反对《三国同盟》的米内、山本、井上这“三驾马车”，老酒的《太平洋战争》第二部已详叙。反对与德国结盟的山本，时刻面临被刺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米内光政在离任海军大臣，就任首相之前，安排山本去了联合舰队，让他在海军舰艇上办公来躲避刺杀。米内确信，如果山本继续留在岸上，肯定活不过1939年。而原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和千代子的介绍人吉田善吾，离开联合舰队接替的职务，正好是米内就任内阁首相后空出来的海军大臣。三个人交叉换位也挺有趣。

1939年8月31日，山本正式就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一年，他恰好56岁。两天之后，德国进攻波兰，“二战”爆发。对于山本的上任，日本媒体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年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大肆渲染。山本由此登上了一个海军军人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成为统领世界第三大舰队的掌门人。

雄心勃勃的山本对这一新职充满了自信。9月1日，登上“长门”号战列舰的山本意气风发地对副官说：“长官这个称呼不错嘛！海军次官算什么，那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而已。”看着麾下那些鳞次栉比的威武战舰，山本顿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现在该是将自己的航空

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了。此时，在他的心中，航空制胜已经上升到“航空第一”的至上地位。

两个月后，11月，山本和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同时晋升为海军大将。

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在反对对美开战的同时，山本也不得不履行其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责。从踏上“长门”号的那一刻起，困扰山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未来的战争中击败强大的美国海军。

1941年12月1日，在御前会议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议之后，惶恐不安的裕仁参拜了伊势神宫。得此消息的山本痛心不已，他在一封信里写道：“由于我们的失职，令天皇陛下不得不亲自去参拜伊势神宫，实在是诚惶诚恐。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我对自己的不忠深感羞耻。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在百日之内献出生命的准备。”

乾坤一掷“Z计划”

早在20年前，1921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海军记者赫克特·拜沃特在美国出版了《太平洋海上霸权》一书。4年之后，该书的核心内容被改编为小说，更名“伟大的太平洋战争”。书中描写一支日本舰队偷袭了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亚洲舰队，同时袭击了关岛和菲律宾群岛，书中甚至详细叙述了日军在吕宋岛林加延湾、拉蒙湾实施登陆的具体情况——这与20年后的事实惊人地类似。东京海军军令部把这本书翻译成日文，发给每一位海军高级军官，并把该书列为海军大学的必修课程，可见对该书的重视。不过，从军令部后来坚决反对偷袭珍珠港计划的实际状况来看，这些重视充其量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

该书出版时，山本恰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没有人知道山本有没有看到这本书。以山本的勤奋，没看到这本书的概率不到1%。

1925年9月，纽约时报书刊评论杂志社在首页以“假如太平洋发生战争”为标题，专门评论了这本书，此时的山本正好在日本驻美使馆任海军副武官。对于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阅读数10种报刊，孜孜不倦地钻研海军战略战术，英语水平颇高的山本来说，没看到这些评论好像不太可能。在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之后，山本还把该书以及评论，列为舰队每一位海军军官的必读科目。

以上不过是纸上谈兵。1932年2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进行了一次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演习总指挥是哈里·亚纳尔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多达200艘舰艇的庞大特混舰队，以“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为核心，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长途奔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借以检验基地的防御能力。按以往传统，司令官应将其指挥位置设在战列舰上。但亚纳尔是一位有空战头脑的海军将领，他登上了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

在距离夏威夷还有二十四小时航程时，天空恰好乌云低垂，亚纳尔舰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珍珠港。1932年2月7日，那天正好也是星期天——看来，高手的选择也会惊人地相似。当亚纳尔舰队到达瓦胡岛东北180公里海域时，离日出还有半个小时，152架舰载机一架接一架地从颠簸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在空中编队后铺天盖地直扑珍珠港。面对大规模突如其来的“空袭”，毫无准备的珍珠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瞬间陷入瘫痪。其间，空袭的飞机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在最后的训练总结中，亚纳尔这样写道：“进攻者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完全掌握了制空权。”

比美国人还要重视这次演习的是日本人。得知美军将要举行“袭击珍珠港”的演习之后，日本海军派出了以油轮为幌子的“襟裳”号特务舰，以“去美国西海岸购买石油”为虚名，行实地侦察之实。这艘特务舰上有两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深町让少佐，军令部电子通信谍报专家，在舰上的公开职务是通信长；小川贯玺少佐，军令部中赫赫有名的“美国通”，9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图上演习的“美军”总指挥官。舰上还安装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听装置，负责监听演习中的来往信息。

日本还指示潜伏在瓦胡岛上的间谍倾巢出动，全力搜集美军此次演习的情报。就在美机“偷袭”珍珠港的那一瞬间，这些间谍已潜伏在各个有利地点进行实时观察：海港周围的密林中，到处闪现着他们的身影，连海面荡漾的舢板上都有他们的“垂钓者”。日本收集到的情报，竟然成了后来山本制订偷袭珍珠港计划的重要依据。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之后，当年一些驾机参加过演习的美国飞行员在读到详细报道时惊呼：“这一步一步，完全跟我们9年前的演习是一模一样的呀！”

不过，有两个问题老酒一直存疑。其一，是多达200艘舰船的编队，为什么只有2艘航母和4艘驱逐舰，其余那194艘舰只是什么类型

的，都是小炮艇吗？其二，是连珍珠港美国舰队都不知道的消息，日军又是怎么轻易得到的呢？

如果说一本书和一次演习还不足以唤起山本的思路，1940年11月，发生在地中海的塔兰托战役再次给了山本极大启发。为了与意大利海军争夺地中海的制海权，消除意大利舰队对英国地中海护航运输船队的威胁，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英国皇家海军安德鲁·布朗·坎宁安上将采取了积极措施，他采纳了地中海航母部队司令利斯特少将提出来的建议，精心组织实施了奇袭塔兰托战役。从航空母舰“光辉”号上起飞的21架“剑鱼式”舰载机，仅仅用了两个攻击波，就成功击沉意大利战列舰1艘，重创2艘，遭到沉重打击的意大利地中海舰队迅速撤离塔兰托北，移至威尼斯。英军以损失2架飞机、花费11条鱼雷和46颗炸弹的代价，以劣势兵力轻松取得了地中海的制海权。

作为世界第三大海军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不可能对如此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海战无动于衷。塔兰托战役发生前的一个月，日本已经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同盟》。山本立即指示日本驻意大利和英国使馆的海军武官，全力搜集塔兰托战役的相关情报，特别是英军使用的浅水鱼雷资料。尽管太平洋和地中海远隔万里，但塔兰托和珍珠港有一点是相同的，两处的水深都是只有10多米，常规鱼雷在这种状态下根本无法使用。

从后来的事实我们知道，美国人同样关注过塔兰托战役，但得出的结论与日本人相反。美国人认为，以日本人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解决鱼雷浅水攻击的问题。日本人却认为自己一定能够解决，日本人说到，也做到了。

我们在叙述一个人厉害时，不一定非要刻意贬低他的对手，要也无法显现这人的光辉形象。日本对塔兰托战役细节的过分关注，同

样被人觉察。一名代号叫“三轮车”的南斯拉夫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告诉英国人，日本人对英国袭击塔兰托的细节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波波夫提出，德国驻东京海军武官也访问过塔兰托，他本人也曾奉命前往美国访问珍珠港，且携带了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基地需要弄清楚的情报清单。1941年8月中旬，波波夫前往纽约，当面向联邦调查局交代了他受命访问珍珠港的目的。但他在前往迈阿密途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使挑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认为，他不过是个浪荡公子而已，甚至耻于赐见。局长都这样，下边的人肯定也就马马虎虎。联邦调查局认为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圈套”，波波夫的情报就这样被埋没了。

山本安排详细收集塔兰托战役的详细资料，只为自己早有的一个想法。就在他接任司令长官不久，1940年3月，联合舰队内部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是由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海军少将率领“赤城”号、“龙骧”号航空母舰以及陆基攻击机，去进攻由山本亲自率领的战列舰“长门”号、“陆奥”号以及航母“苍龙”号。小泽一方的进攻力量是18架舰载鱼雷攻击机、27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陆基攻击机，防守方除了舰上的高射炮火，还有27架战斗机。

在这次看似普通其实影响重大的军事演习中，小泽擅自更改了作战计划，他直接从基地指挥官和航母舰长手中接过了81架攻击机的指挥权。只见各型攻击机在小泽的统一指挥下，低空掠海而来，扔下鱼雷和炸弹后急速爬升，在“长门”号舰长大西新藏大佐和“陆奥”号舰长保科善四郎大佐的阵阵“八嘎”声中，鱼雷一条接一条准确击中船舷，炸弹也一颗接一颗命中要害部位。根本不用去数被击中的次数，要不是演习，这两艘当时日本海军最牛的战列舰早已长眠海底了。

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一片混乱，只有山本司令长官静如冰封。沉默良久，他忽然扭头问身边的福留繁海军少将：“参谋长，能

不能用这种办法去袭击珍珠港？”对于山本的提问，福留繁傻乎乎的无言以对。他根本不明白山本在说些什么，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带队攻击的军官是谁？”山本接着问航空参谋佐佐木少佐。

“‘赤城’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佐佐木答道。

山本依然面无表情，心里却暗自点了点头。

1941年1月7日，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司令长官室里，山本正在聚精会神地奋笔疾书，他书写的是一封将改变今后海战模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写在这9页的海军公文纸上的，是山本上书给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大将的“战备意见书”。在这封信中，山本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对偷袭珍珠港作战的总体构想。

山本在开头写道：虽然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都无法正确预测，但“作为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毋庸置疑应该以对美英作战之决心，转入认真备战并制订作战计划之时期”，接着，他以“战备”“训练”“作战方针”和“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四部分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关于“作战方针”，山本彻底摒弃了日本海军沿袭几十年的正统派战略，即“日本舰队待美国舰队前来进攻后再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并通过舰队决战予以歼灭之”。山本主张，居于劣势地位的日本舰队，必须在“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国民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换句话说，就是将原来的以逸待劳、守株待兔，改为现在的走出家门、主动出击。

山本接着强调，在实施这一作战计划时，“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败之思想准备”。在第四部分“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中，他把具体进行作战的要领分三种情况进行了详尽论述。

第一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

第二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外，则“按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种情况，如敌主力舰队提前从夏威夷出发前来进攻，则“出动决战部队予以迎击，一举将其歼灭之”。

关于在第一、第二种情况下使用兵力及任务问题，山本这样叙述：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队航母“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号、“飞龙”号，在月明之夜或黎明时分，出动全部航空兵力对敌舰进行突然袭击，以求全歼。

二、一支鱼雷舰战队：在航空母舰遭到敌机反击而可能沉没时，负责营救舰上人员。

三、一支潜艇战队：逼近珍珠港附近，迎击仓皇出动之敌舰。若可能则在珍珠港口断然击沉敌舰，以此来封闭港口。

四、一支运输船队：由几艘加油船充任，以便在长途奔袭途中供应燃料。

山本提出的计划还有一个前提。被称为“日本海军三大战略家之一”的佐藤铁太郎生前留下了一本《帝国国防史论》，树立了“世界发展的前途在海洋上”的日本海权战略，提出了对美七成兵力、渐减邀击等实战策略。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海军就根据未来的假想敌制定了守势作战方针。这一方针的宗旨是：把美国视为未来的假想敌，并以美国海军作为主要目标来调整军备，像对马海战对付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最终迎击并歼灭美国舰队于日本近海。

日本起初采取的方针是：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备警戒部队，以搜索前来进攻的美国舰队，在奄美大岛附近待命的主力部队则朝美舰队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并全力以赴地进行决战。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不断进步，这条警戒线也逐渐向前推进，原来预期进行决战的水域也就随之东移。到1934年，这个决战海域已前移至小笠原以及马里亚纳群岛以西地带。1940年左右，又向前推进到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东经160°以西的水域。

此乃日本海军研究并坚持了几十年的“渐减邀击战略”。日本预测到，在美军的进军道路上，通过沿途岛屿上陆基航空兵的不断袭击，加之潜艇、驱逐舰、鱼雷艇的鱼雷攻击，可能在日本主力舰队与敌相遇前，消耗掉劳师远征的美舰队30%的实力。这样，在日本近海海域，就可以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歼灭战，像对付当年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将美军舰队击沉于日本近海。这也正是日本海军梦寐以求要求保持美国海军70%力量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时期，“大舰巨炮主义”仍是日本海军乃至当时世界海军的主流思想，日本海军的军备、舰队编制、教育、训练等，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

山本石破天惊的设想，可以说是对日本海军长期以来形成固有作战观念的一种颠覆。从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那一天起，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5月军事演习之后，按照罗斯福的命令，留驻珍珠港不再返回西海岸，山本袭击珍珠港，全歼美军主力舰队的梦想，也逐渐变成可能。

日本实施南进作战的方略确定之后，山本立即意识到，日本与美、英、荷三国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如果对南方资源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则须投入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此时若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来进攻，进行南方作战的日本海军，要么后路被抄，腹背受敌，要么被拦腰斩为两截，首尾不能相顾。美国的航空母舰也可能长驱直入，突袭日本本土，威胁天皇陛下的安全。在日俄战争中，海参崴耶

森分舰队对日本本土的袭扰尽管已经过去30多年，但那揪心的一幕随时可能重演。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已捉襟见肘的日本海军肯定是顾了头顾不了腩，处于四面临敌、疲于奔命的被动局面。说不定山本家的4个孩子，也要像当年上村彦之丞中将的孩子一样住到姥姥家去了。

手头兵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南攻东守，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甚至把老命搭进去。山本认为，破解难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先下手为强，开战之初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至少也要使之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丧失作战能力，然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南方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劫。袭击珍珠港这一别出心裁的设想，正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见解而形成的。

山本在信中最后总结道：“按照常规的战法，在兵棋推演中，日本没有一次成功。因此，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开战之初以强大之空军力量摧毁敌巢，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其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复原。与此同时，果敢攻占南方资源地带，而后竭尽全力开展进攻作战，不使美海军兵力恢复元气，以便使日本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在写给继任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山本再次强调：“持久战是我们最不能考虑的作战方式，我们将尽全力在第一天就决定战争的命运，这是在绝望中酝酿出来的想法。”

“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山本最后对袭击珍珠港作战进行了估计，“但是，如果全体官兵真正无私果敢、团结一心，那么有老天爷保佑，胜利是绝对有可能的。”

和日本人普遍憎恨美国不同，山本始终对美国充满敬意，他也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美国海军军官的欢迎。但是今天，他不得不违心地去与美国人作战，这对山本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在日本，很少有人像山本那样，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与美国人发生战争，也绝对没有人像他

那样，大胆地策划袭击珍珠港，尽管他清楚，“到最后失败的肯定是日本”。

山本的“偷袭珍珠港计划”让老酒想起了欧洲战场另一个天才的军事计划，那就是“曼施泰因计划”——此时姑且让我们暂时抛开对战争性质的讨论。天才的计划总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打破了旧有的传统观念，“曼施泰因计划”摒弃了德国陆军尊奉了几十年的“施里芬计划”，“偷袭珍珠港计划”同样摒弃了日本海军自对马海战以来沿袭的“渐减邀击”作战。两者都追求出其不意，都遭到大多数人反对，都在最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附带造就了两位名将和两个无法复制的经典案例。在丰富了军事学院教材的同时，也为咱们这样的普通军迷增加了丰富的饭后谈资。

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玄机。就在山本给及川写信的差不多时间，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也发生了一件与此紧密相关的诡异事件。

早在1940年11月22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就向珍珠港发出了一份由作战计划局局长里奇蒙·特纳上校起草的文件，文件指出“夏威夷水域最有利可图的偷袭目标是以那里为基地的舰队”，同时建议“在港内敷设防鱼雷网是否更妥当”。

这一文件并未引起时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的重视。对于斯塔克的善意提醒，理查德森认为此举完全属于杞人忧天，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也。1941年1月7日，在写给斯塔克上将一份还算礼貌的备忘录中，理查德森如此说：“似乎找不到一种更实用的办法，在港内敷设防鱼雷障碍或防鱼雷网，以保护停泊在港内的舰船免受鱼雷的攻击，同时又不限限制港内舰船的自由活动。只要珍珠港是这个区域的舰队可用的唯一军事基地，任何这类能进一步限制基地使用的被动防卫措施都应避免。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在目前

条件下这种攻击的不可能性，以及在战时面对积极活动的舰队，敌人似乎没有能力把航空母舰开到足够近的地方，敷设这样的网都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山本和理查德森发给领导的信件和备忘录，都是1941年1月7日。考虑到时差，两者的时间相差不会超过24个小时，这难道是天意吗？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山本在信末留下了“仅供阁下一人阅，后请立即销毁”的字样，及川海相看完之后，也确实立即销毁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影印件并非山本手迹，是后人临摹的。即使如此小心翼翼，还是走漏了风声。1941年1月27日，秘鲁驻东京大使里卡多·施赖伯博士对他的朋友、美国驻日使馆一秘爱德华·克罗克说，他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获悉了一个重大消息，日本企图倾全力“对美国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实施一次大规模偷袭”。克罗克大惊失色，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格鲁大使。格鲁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华盛顿。情报辗转来到海军情报部，情报部专家在经过可能很认真的研究后认为，“根据所掌握的日本海陆两军的部署情况，日军对珍珠港采取行动似乎并不迫在眉睫，在可预见的将来，亦未可能有此计划”。

格鲁大使的电报就这样被束之高阁，可秘鲁大使的消息从何而来，迄今仍然是谜。

有了“革命”的思想，还需要有“革命的计划”。这样重大而秘密的任务交给谁去办呢？山本思虑再三，想到了当时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海军少将，这家伙肯定行！2月1日，山本非正式地给大西写了一封信，扼要地阐明了他的想法，并要求大西秘密研究实施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这位大西，在太平洋战场同样赫赫有名。并不是因为他一直是航空制胜论的倡导者，而在于他在战争末期创建了一支“魔鬼筋肉人”

部队，那就是十死无生，让盟军闻风丧胆的“神风特攻队”。这支部队的恐怖程度，恐怕连今天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都望尘莫及。

出生于1891年的大西泷治郎，比山本小7岁，同样先后毕业于“海兵”和“海大”，之后一直在与空军有关的部队或部门任职。大西对海军航空兵战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正是山本选择他的主要原因。大西对传统的大舰巨炮思想鄙夷有加，极力主张优先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航空兵。他反对建造“大和”和“武藏”战列舰，认为造一艘“大和”级战舰的费用足够建造3000架飞机。大西的名言是，“用3000架飞机，我能把十几艘‘大和’炸沉到海底去”。大西的另一句名言是针对陆海军矛盾的，“（海军）要用大部分的精力去和陆军战斗，剩下的来对付美国人”。他曾预见空军独立时代的到来，还是日军统帅部《关于航空军备研究》的主要执笔者。在日本军界，大西有“修罗外道”之称——这外号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

在中日战争中，大西竭力主张使用海军航空兵部队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以彻底摧垮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在担任驻汉口的第二联合空袭部队少将司令官期间，大西亲自带队轰炸重庆。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大佐以上的军官阵亡了几个？没有高官的死，哪有士气？”重庆大轰炸后，大西奉调回日本升任联合舰队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接到山本的信件，大西不敢怠慢，很快就来到“长门”号战列舰上。

尽管大西的思想已经足够激进，但相对于更加激进的山本司令长官，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听了山本司令长官的详细介绍，大西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吓得目瞪口呆。从内心讲，大西并不认可这一计划，这简直太冒险了，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出于对司令长官的敬重，大西还是勉强接受了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

回到位于鹿儿岛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大西在第一时间秘密召见了舰队首席参谋田孝成大佐。田孝成是日本海军中著名的航空战术参谋，被称为“鱼雷专家”，他同样被山本的想法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末了，田孝成说，“这种攻击根本没有可能性，除非在鱼雷攻击上能创造奇迹。如果能在鱼雷上捆上降落伞以防止鱼雷沉入水底或者卡在淤泥里，或者从非常低的高度投放鱼雷”，说到这里，他一脸痛苦地摇了摇头，“这样的情形只能出现在睡梦里”。

大西知道，让一个本身就没有激情和信心的人去完成这样具有创造性的作战计划是不现实的，他摆摆手，打发走了田孝成。历史和大西都给了田孝成难得的机遇，可惜田大佐没有抓住，从而失去了遗臭万年的最佳机会。

老大干不了，不代表就没人干得了，大西第二个想到的是他的好友，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的航空参谋源田实海军少佐。他迅速给源田拍发了急电，“立即来鹿儿岛有急事相商”。就这样，这位后来在太平洋战场声名显赫的海军参谋戏剧性地走上了历史前台。

源田接电后，马不停蹄地赶到鹿儿岛。头年秋天，源田在担任日本驻伦敦使馆海军武官期间，曾经详细研究了英军袭击塔兰托的报告，这对他接受山本的观点是个有益的帮助。阅读着山本的亲笔信件，源田激动得两眼放光，双手颤抖，他深深为山本司令长官的胆识和谋略所折服：“这个计划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是并非不可实现。”大西要的正是这句话，他马上命令源田在最短时间里拿出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源田欣然接受了任务，迈着矫健的步伐离开了鹿儿岛。

相对于已成为高级将领的山本和大西，出生于1904年的源田，不过是个新兵蛋子。俗话说“鸡找鸡，鸭找鸭，乌龟就找老王八”，大西之所以看中源田，正因为这小子和自己一样，是航空制胜论的鼓吹

者。源田于1924年从“海兵”毕业，1928年就被编入霞浦航空队，1930年6月又编入“赤城”号航母的航空分队。其间，源田不断宣扬航空制胜论的观点，还组织航空队在日本各地进行飞机特技表演，让民众大开眼界，其表演队伍也因此被称为“源田马戏团”。1938年11月，源田被任命为日本驻英使馆候补海军武官，其间亲眼见证了英吉利海峡上空惊心动魄的“不列颠空战”。

源田和大西一样坚决反对日本海军建造大而无用的“大和”级战列舰。在得知巨型战舰制造方案被批准后，源田曾说：“中国的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结果根本没能抵御住外敌的入侵，反而成了千百年的笑柄。以后日本肯定会为造了‘大和’号这样的巨舰而后悔的。”源田提出，应该将建造中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统统改造为航空母舰，海军应该以舰载机为主力，对敌应该主动攻击而不是坐等敌人先发制人。源田“决战的力量应该是海军航空兵，战列舰应该束之高阁”的言论被称为“精神病人的呓语”。战后，军令部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对源田的评价是，“他比他所处的时代整整领先了十年”。连美国空军也对自己的敌人赞誉有加，将源田以战斗机夺取制空权的思想称为“源田主义”。后来事实也证明，源田“航空母舰才是战斗主力”的观点实为远见卓识。两周后，源田向大西提交了自己的作业。这就是堪与欧洲战场“曼施泰因计划”相媲美的“偷袭珍珠港计划”，核心内容是：

一、出动帝国海军全部重型航空母舰，利用夜晚的掩护秘密驶近珍珠港，在拂晓时分出动舰载机对敌舰队实施突然攻击。

二、舰载机攻击编队包括俯冲轰炸机、水平轰炸机、鱼雷攻击机和战斗机。

三、鱼雷攻击机必须使用，要尽快解决能够在珍珠港浅水水域使用的鱼雷问题。

四、航空母舰要尽可能接近珍珠港，完成攻击后舰载机必须返航，不能在海上迫降。

五、对敌攻击目标次序是：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

在这一计划中，源田对山本原来的构思做了两处较大的修改：山本原计划使用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4艘现役航空母舰，“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的源田将兵力增加到6艘，将即将服役的“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也算了进去，毕其功于一役；山本原计划舰载机完成攻击后不必返回母舰，而在海面上实施迫降，源田则提出舰载机必须返回。

山本原来的意图是：为了不暴露航空母舰的具体位置，担任攻击的舰载机攻击后不必返回，在海面上迫降后等待潜艇和驱逐舰前来救援。这样既可以提高航空母舰的安全系数，也可以使美国人认识到大和民族视死如归的“二蛋”气概，从而彻底丧失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

源田则认为，这样做会对飞行员的心理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也势必造成大量舰载机和飞行员的丧失。那些飞机以及身经百战的精英飞行员是航母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在短时间内重建并达到这一高度毫无可能。而且如果没有了舰载机，航空母舰就会像一支打完了子弹的手枪一样，成为毫无还手之力的活靶子，在返航途中如与美军相遇，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力主舰载机攻击后立即返回母舰。

大西很快登上了“长门”号，向山本司令长官呈上了源田的作战计划。山本对大西和源田提供的计划大为赞赏。但他还有点不放心，毕竟事关重大，他想到了自己的首席参谋，有着“仙人参谋”“雾参谋”之称的怪杰黑岛龟人大佐。在整个联合舰队中，只有黑岛才是山

本最信任的人——随后锡兰海战、中途岛海战的作战计划都出自黑岛之手。

如果说今天去参加电视选秀节目“比惨”，前外相松冈洋右排第二，排第一的则非黑岛龟人莫属。1893年，黑岛出生在一个赤贫的石匠家庭——可怜的龟人，连详细的出生日月都没有。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远去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工，不幸病死异乡。母亲抛下他改嫁，刚刚3岁的龟人就此成了孤儿。母亲有时回来看看小龟人，塞给他一个饭团子之类的食物。龟人从不开口与母亲说话，而是狼吞虎咽吃完那个饭团子，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脚尖，直到母亲转身离去。从来不知道人间亲情为何物的龟人，不再寻求友情和关爱。凄惨的幼年经历使得黑岛异常孤僻，他喜欢独来独往，喜怒不形于色，很少对人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

眼看龟人就要冻饿死在街头，他好心的叔叔收留了他，他就在叔叔的小铁匠铺帮忙抡抡锤子，混口饭吃。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慢慢长大成人的龟人选择了几乎让所有人都笑掉大牙的人生拯救方案，那就是去报考江田岛海军兵学校，闻听此信的人无不仰天大笑。意外的是，黑岛让那些准备笑掉大牙的人统统闭上了嘴，还瞪起了眼，他不但成功考入“海兵”，之后还以优异的成绩被“海大”录取，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日本海军军官。

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有时黑岛的一些独特构想甚至连山本都想不到。凭着怪异、超常规的思维以及敢于对山本说“不”的特异作风，黑岛获得了山本的绝对信任。除了对山本无限忠诚之外，他是联合舰队中唯一敢对山本提反对意见的人，并能充分证明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

山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参谋，对于一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基本大同小异，唯有黑岛会与众不同。在很多人认为珍珠港作战会面临技术和

后勤等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喋喋不休时，唯有黑岛一声不吭，默默地站在山本背后，用自己的努力把那些不可能一步步变为现实。黑岛龟人得到了山本的极度赏识，甚至成了一天下都不能离开的关键人物。在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期间，参谋长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任，唯独首席参谋黑岛稳如磐石，岿然不动。很多人都说，那几任参谋长实际上不过是黑岛的跟班而已。

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两人的铁关系。出身贫寒又惯于苦思冥想的黑岛十分老相，虽然比山本小了9岁，但外貌看起来比山本要大很多。一次，黑岛和山本一起住店，老板娘和女招待错把看起来老得多的黑岛当作长官，冷落了一边的“年轻人”山本。发现错误后，老板娘慌忙向山本道歉，山本没当回事，边上的黑岛更没当一回事。他知道山本肯定不会当一回事，因为山本非常器重和信任他。

黑岛高挑纤瘦，面容憔悴，却极其守纪，被同事戏称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颤抖。怪人都有怪毛病，黑岛和明石元二郎、石原莞尔一样，几乎从不洗澡，也基本不换军服，所居住的舱房里撒满了纸片，外人根本没处下脚。他还不准勤务兵整理他的房间。他的舱房总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有时候熏得连他自己都无法待下去，黑岛就会点香来熏。在设备先进的旗舰“长门”号上，他从不开电灯，永远把门窗紧闭后点上蜡烛，说是只有在这种气氛中才能冷静思考。——老酒也觉得好像关了大灯用台灯看书才能聚精会神。舰上其他人经常能看到，这位首席参谋赤条条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寻找灵感，身后留下一长串烟灰，这就是所谓“雾参谋”的来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一旦灵感来临时，他会如神仙附体般一口气完成复杂的作战计划。大家经常看到，在把自己关在舱室内长时间不出来，最后从大蒜味、熏香和香烟的烟雾中探出头来时，黑岛的手中就会攥着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

山本将源田计划交给黑岛，除了因为他是自己最信任的人，还因为作为联合舰队的首席参谋，只有他最熟悉舰队的整体情况。果然，黑岛光着身子把自己关在舱房内几乎一个月没露头，对作战各个细节进行了补充完善，最后呈送给山本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至此，珍珠港作战计划基本成形。

除了细节完善之外，黑岛计划的突出贡献是为突击舰队选好了进攻需要行走的路线。从日本本土到珍珠港通常有三条航线：一是经阿留申群岛的北航线；二是经中途岛附近海域的中航线；三是经马绍尔群岛附近的南航线。这三条航线各有利弊。北航线远离美军岸基航空兵的巡逻范围，一般情况下无商船航行，便于隐蔽。缺点是气候恶劣，风大浪急，海上加油和大舰队航行非常困难。中、南两条航线与北航路正好相反，海面平稳，海上加油和航行也比较容易，特别是如果从马绍尔群岛出击，除了续航力较小的“油耗子”驱逐舰之外，其余军舰无须在海上加油。但是，这条航路靠近威克岛、中途岛、巴尔米拉岛和约翰斯顿岛附近海域，等于要穿过美军的严密巡逻圈，所以不被美国巡逻机发现是不大可能的。

取北方航路还是取南、中方航路，取决于把重点放在海上加油还是放在偷袭。加油和偷袭是这次作战的两大关键，缺一不可。黑岛认为，海上补给这一困难通过航母编队的自身努力是可以克服的，然而偷袭问题一旦被对方察觉就完全告吹，不取决于自己单方面的努力。经过再三比较，黑岛最后选择了北航线。黑岛认真研究了鄂霍次克海流动性高气压与北太平洋的天气关系，确定了袭击部队沿着阿留申群岛一直向东，然后在夏威夷正北方向折向南方的航行线路。

山本将这一作战方案命名为“Z计划”，寓意对美首战即为决死的背水一战。——所有的英文字母中，“Z”是最后的一个。

阻力重重

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受山本之托，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登岸来到东京，正式向海军军令部呈上了偷袭珍珠港的“Z计划”。这一计划的出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在军令部高层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如此重大的战略变化，富冈定俊丝毫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会商，对作战计划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最终结论是，军令部坚决反对这一对日本前途和命运不负责任的冒险计划。

作为海军作战计划制订和作战命令下达的中枢机关，军令部的高层绝非光吃干饭的无能之辈，他们的一系列反对理由，同样是掷地有声。

一、实施“Z计划”成败之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军令部认为，实施偷袭珍珠港作战要动用大量兵力，因此，准备期间的保密问题令人担忧。从日本本土的海军基地进入夏威夷附近水域，距离超过6000公里，至少要两个星期左右的航程。在漫长的航行途中，极有可能遇到美军舰艇、飞机或者中立国的船只。

如果敌方采取严密的空中巡逻等警戒措施，空袭之前发现日军袭击舰队的可能性极大，那么进攻方式就势必由突然袭击变成强攻，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果，突击舰队倒是极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损失。

二、实施偷袭作战还面临一系列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

因为是远距离作战行动，除了即将服役的新式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之外，其他舰只的载油量都不足以航行至珍珠港，大部分舰艇需要在航行途中进行燃料补给，“油耗子”驱逐舰还需要多次补给。为了尽可能隐蔽作战意图，舰艇很可能要选择距离最远的北航

线，也就是在一般商船因冬季海浪波涛汹涌避开的那条航道上行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海上加油是困难重重。

如果发起空袭时敌方舰队不在港内，袭击舰队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敌方舰队的准确位置，更谈不上进行突然袭击。敌方舰队处于主场有利地位，进可攻，退可守，敌方基地航空部队也可以随时参加攻击。单单就补给这一点来看，袭击舰队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做的事，只能是仓皇逃走。

即使敌方舰队都在港内停泊，天气原因也可能导致袭击无法进行。

三、飞机袭击能否取得满意的效果尚难断言。

攻击主要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攻击战列舰，第一选择无疑是鱼雷，而敌舰队在珍珠港的停泊地区及其上空空间狭窄，从飞机上施放鱼雷相当困难。最要命的是，珍珠港水深只有约12.3米，日本目前还没有适合在这种水深条件下进行攻击的浅水鱼雷。

退一步说，即使日本有了可供使用的浅水鱼雷，但万一敌舰布下防鱼雷网，鱼雷攻击也照样不能取得显著效果。

如果放弃鱼雷攻击，就必须依靠水平轰炸和俯冲轰炸。水平轰炸机因为投弹高度太高，命中率无法保证。如果气候恶劣，天空有云，飞机就飞不到一定的高度，高度不够就会导致炸弹无法穿透战列舰的防御钢板给予其致命打击。倘若云层过低，就会影响视线，导致轰炸命中率更低。俯冲轰炸机的小炸弹尽管命中率高一些，但也只是攻击防护力脆弱的航空母舰时较为有利，攻击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小炸弹无异于隔靴搔痒，难以形成致命的打击。

四、实施南方作战的核心是占领南方资源地带，抢到急需的石油才是战争的终极目标。由于日本基地航空兵力不足和飞机的续航能力问题，进行南方作战仅仅依靠陆基航空兵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你把航空母舰都拿去袭击珍珠港了，南方作战怎么办？

五、北方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尽管苏德战争爆发使得北方来自苏联的压力骤减，但是危险却无时不在。为了使俄国人不至于趁机在北方作乱，必须在不利于北方作战的严冬季节结束前完成南方战事，也就意味着南方作战势必是一场短期的闪击作战。要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就必须打开通往爪哇岛的海上通道，同时对英属马来亚和美属菲律宾发起进攻。南方战役可不比在中国大陆，那里海域广阔，海军必须在此投入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部分兵力。换句话说，就是不同意将主力航母力量用于珍珠港方向。

军令部最终形成结论，珍珠港作战纯属投机，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弄不好还要把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母舰队全部葬送，同时导致南方作战兵力严重不足。

军令部自然有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未来战争的判断是：即使不进行珍珠港作战，美国舰队也有可能进攻日军南方作战的侧翼和后方，最大可能是长驱直入，首先攻占马绍尔群岛。但是攻占该群岛之后，美军仍需一段时间准备才能进一步西进，而我方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差完成南方作战，回过头来调兵遣将，迎击敌人。因此，放弃珍珠港作战，全力集中于南方，对于整个战局并无不利。

富冈定俊不是吃素的，黑岛龟人也绝非善男信女。针对富冈代表军令部提出的一系列疑问，早有准备的黑岛马上代表联合舰队进行了反击。

一、不暴露作战意图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方面，联合舰队会有各种对策，军令部无须担

心。

二、珍珠港作战的确存在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不利因素，具有投机性和冒险性。但战争本身就是冒险，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强大的敌人。害怕冒险，那咱们别打了，都回家抱孩子去吧。

三、联合舰队很清楚南方作战需要航空母舰，可没有航母，难道就不能用海军陆基航空兵和陆军航空兵去作战吗？恐怕不见得吧！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航空母舰对顺利进行南方作战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不能只考虑南方，要考虑整个太平洋的战局。言下之意，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一些，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四、作为联合舰队，如果不给驻扎在夏威夷方面具有强大威胁力量的太平洋舰队以致命打击，就不能从容进行南方作战。南方作战取胜的前提，是必须瘫痪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如果美国舰队在我方进行南方作战过程中前来进攻，到那时，纵然暂时停止南方作战而去迎击美国舰队，恐怕也措手不及了。再说了，你们怎么就能肯定美军舰队攻克马绍尔群岛之后要停下来休整呢？万一美军不休整，长驱直入呢？万一天皇陛下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五、假如容许美军舰队轻松占领马绍尔群岛，美方肯定会迅速在那里修筑海空基地，部署大量陆基飞机，我方就很难再将其夺回。在我们家门口不远处容许美军建立稳固基地，对我军今后的作战极其不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美军准备进击马绍尔群岛的主力在珍珠港老巢就地歼灭，才能永绝后患。

黑岛最后的结论是，在开战之初用航空母舰主力击溃美国主力舰队，然后将这些航母转入南方作战，才是日本海军的最佳选择。

一个是首席参谋，一个是作战课长，血气方刚的黑岛和富冈都觉得自已很牛X。两人越吵嗓门越大，最后差点撸袖子动起手来，还好

在分手时两人又言归于好。这算是双方的第一回合交锋。

回到联合舰队之后，黑岛将军令部的意见一五一十向山本司令长官做了汇报。山本为东京那些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深感忧虑，沉吟良久后说：“如果天助我方，则奇袭大有希望。若中途失败，则说明我们失去天助，那就放弃全部作战好了。”稍微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军令部的战争思维还停留在明治时代”。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4月底，军令部牵头组织了一次针对珍珠港作战的专题研讨会，充分讨论计划的可行性。参加会议的无疑都是日本海军的精英人物。

“我坚决反对这一计划，这种做法纯粹就是冒险，况且这也违背了我们多年以来制定的‘渐减邀击作战方略’。”富冈定俊率先开炮定调。

“我赞成富冈课长的看法，反对实施这一计划。”第二个发言的是第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海军少将。身材高大的原在日本海军界有着“金刚”之称，他是即将组建的第五航空战队的司令官，按计划，“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也将参加这次对珍珠港的偷袭。相对于富冈，来自联合舰队内部的反对更具穿透性。

连续出现的反对声音使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眼看会刚开始就冷了场，山本环视四周，镇定自若地说：“我承认是有点冒险，希望大家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

“本人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发言的是第一航空舰队兼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如果该计划最终获准，南云无疑是计划的具体执行者，他的反对具有更大的杀伤力，“我对该计划的实施有诸多疑问。试问，当局势紧迫，处于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舰队还会待在珍珠港内不动吗？另外，太平洋各岛屿美军基地的巡逻机也警

戒森严，要通过敌人的警戒幕而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要被一架敌机或者一艘潜艇发现，必然就会受到阻击，作战势必受挫。这样不但会连累南线作战，也会导致整个战局陷入不可收拾的尴尬境地。”稍作停顿后，南云补充道，“我认为后勤补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这次战役很可能使我们损失大量的航空兵力。我依然赞成在沿途不断消耗美军，最终在日本近海决一死战一举歼灭敌军的原作战方略。”南云铿锵有力的发言使得大家面面相觑。

南云最后将目光转向山本，诚恳地说：“本职认为，这个作战方案本身就包含着过多的冒险因素。”

“我赞成以上各位的看法。”发言者竟然是计划制订者之一大西泷治郎，“虽然我参与了该计划的制订，但本人坚决反对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攻击菲律宾或者其他美军占领地如关岛、威克岛都是可以的，但就是不能去进攻珍珠港，这太危险了。”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原来是山本的参谋长，这时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之前军令部通过慎重研究和讨论，也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我们当前急需的是南洋地区的资源，攻击珍珠港不能取得掠夺资源之效。军令部的任务是总体协调，因此不能仅仅着眼于局部，应从全局出发，衡量轻重缓急，将力量和物资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至关重要的作战方向。”作为仅次于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中将的第三号人物，福留繁的话可以说基本上代表了军令部的态度。

南云还嫌不够刺激，火上浇油地进行补充：“大家想想，一个庞大的偷袭部队，要在海上航行5000多公里，能够保证不被发现吗？一旦被敌人发现，这支部队就成了鱼口之食。”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也站起来慷慨陈词：“进行夏威夷作战，那就好像跳进了对方的口袋里。这是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第一战，我们绝不能做这样不负责任的冒险。”

四周全是反对质疑之声，山本依然不动声色，面无表情。

“本人完全赞同这一作战计划。”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声转了过来，发言的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在太平洋战争中，很少有人可以获得包括敌人在内的一致称赞，山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日本海军中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对海军航空兵的使用深有研究，被美军认为是日本海军中和山本一样的将领。山口在日本海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被公认为山本的接班人。和斯普鲁恩斯在美国海军中被称为“海军上将中的上将”相对称，山口在日本海军中被称为“水军提督中的提督”。

山口与山本有着类似的经历，都上过“海兵”和“海大”，还都到过美国学习。山本去的是哈佛大学，山口是普林斯顿大学，两人都出任过美国驻日使馆的海军武官，对美国的国力和战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海军中那些盲目相信“皇军不可战胜”的大舰巨炮主义者不同，山口对日本与美国开战也持反对态度。他和山本都认为一旦与美开战，日本或许能在最初取得一定的战术优势，但只要美国正式转入战时体制，凭借其庞大的工业机器，战争长期化将使日本必败无疑。与实力雄厚的美国开战必须突然袭击，先发制人，开战之初就使对方彻底崩溃，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山口开始侃侃而谈：“诚如南云长官所言，珍珠港作战的确冒险，这毋庸置疑。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我们仅仅集中于南方作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势必会纠结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虾兵蟹将，对我们南进的侧翼实施进攻，本土的安全也无法保证。到那时候，我们将腹背受敌，局面势必难以收拾。何况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海军，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以求一役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才可以保证南方的顺利进军，也才能确保本土的安全，这才是正题。为了确保成功，我希望尽快研究一套万全之策。本人坚决支持实施珍珠港袭击作战，为此不惜以身殉职！”

山口表示赞成的第一炮打响之后，黑岛、源田等山本的支持者纷纷发言进行附和。但无疑反对者还是占据了明显上风。

一直听着大家争吵的山本此刻闭上双眼，凝思片刻，突然睁大双眼，精光四射。“诸位听我一言，”山本的声音不大，但极具穿透力，四周的声音瞬间停了下来，“各位对珍珠港作战的见解我都听到了。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天，这一仗就非打不可。”

在一片肃静之中，山本接着说：“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反对与美国作战的。如果当局坚持要打，那就只有采取奇袭的方式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对方的主力，使之半年或一年之内无法参加西太平洋的作战，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稍微停了一下，山本一字一顿地说：“如果军令部不能同意此作战计划，我将不惜辞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众皆愕然。

山本缓缓将头转向了南云忠一，直视南云的双眼良久，然后平静地说：“如果南云将军对此持有异议，那么请由我亲自带领航母舰队出征珍珠港！”众皆失色！

山本有如此的决心和誓言，军令部顿时慌了手脚。做不了主的福留繁和富冈只好上奏永野和伊藤，总长和次长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为了缓和紧张的对峙局面，永野提出，将每年例行的图上军演从11月提前到9月，到时将针对“Z计划”实施特别图上军演，视军演结果再做决定。

陆军方面直到1941年8月才获悉海军正在研究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这一计划由军令部作战课秘密通知了参谋本部作战课。尽管还存在不少反对之声，但是对陆军还是要保持一个声音。军令部说，这一方案是开战伊始弥补海军劣势的最好方案，要求绝对保守秘密。参谋本部

十分体谅海军方面的苦衷，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意见。陆军方面知道这一作战方案的，只有参谋总长、次长以及作战课的少数几个参谋。

海军的争议最后惊动了参谋总长杉山元。为此，杉山专门飞到“长门”号上会见了山本。山本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出众的口才说服了杉山。山本保证，珍珠港作战只会对陆军有利，该项行动完全由海军承担，绝不动用陆军的一兵一卒。正为兵力捉襟见肘而大伤脑筋的杉山闻听此言，大悦，慷慨向山本做出毫无用处的承诺：陆军完全赞成山本的珍珠港作战计划——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941年9月11日早晨，在从东京山干线目黑站步行不到5分钟的海军大学里，已集中了近200名海军将佐。为了此次大型图上军演，学校的学生已全部提前离校。寂静而空阔的校园里，冷清中透出一股莫名的肃杀之气。到这里的很多人，都有着一张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面孔，一看就知道是在舰上长期服役的海军军官，大部分人都佩戴着令人羡慕的参谋肩章。

他们集中在一起，是为了进行南方作战的图上作战演习。11日这天，先就图上作战演习问题进行理论研究，随后从12日到16日进行为期5天的图上作战演习。

对于南方各作战区域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威克岛等地的作战方案，很快达成一致意见。让参演军官大惑不解的是，在如此重要的南方作战中，日本海军那几艘精锐重型航母，自始至终连根毛都没露过。到底去哪儿了呢？

重型航母当然都在，它们正在旁边一个密室里参加争议最大的“Z计划”图上演习。

“夏威夷作战特别演习”于16日、17日两天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参加演习的高级将佐约30人。军令部的代表是福留繁、富冈定

俊等。联合舰队的参加人员，除了山本亲自莅临现场，其余人员有：第一航空舰队兼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参谋长草鹿龙之介，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第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第三战队司令官三川军一，第一鱼雷战队司令官大森仙太郎，潜艇部队司令官清水光美和参谋长三户寿，以及黑岛龟人、源田实等一帮牛人。永野修身和伊藤整一也在受邀者之列，但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军演室内，可能是觉着没法当场表态吧。

在场的还有几位陆军的特派观察员，他们刚刚听说有个什么对珍珠港实施袭击的“Z计划”。别说这些陆军人员，就连三川和大森——他们都将亲自参加未来的珍珠港作战——也都是刚刚得知有这么一个作战计划。

图上军演的总裁判长是联合舰队参谋长，有“黄金假面”之称的宇垣缠海军少将。宇垣和大西泷治郎、山口多闻、福留繁都是“海兵”第四十期的同学。

图上军演是日俄战争期间由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从美国引进的一种模拟作战演习，其目的是对作战的前景做出估计，检查作战计划是否合适，并使参战人员更详细、更直观地了解计划的要点和进程。演习作战双方分别标记为红、蓝两色。

红色军队为敌方，也就是假想中的美军，由小川贯玺担任总指挥官。前边说过，小川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美国通”。9年前，小川曾偷临现场，亲自观摩亚纳尔上将袭击珍珠港的军事演习，由他领衔主演美军，再合适不过。

蓝色军队为实际进攻的日方，指挥官为即将出任突击部队司令官的南云忠一。

第一次的假想情况如下。

蓝色军队是以第一航空舰队为主力的进攻夏威夷作战的机动部队，红色军队则是以美国太平洋舰队为主力的夏威夷地区的美军部队。

蓝色军队的作战要领是：预定于11月16日（星期日）开战，经北方航线驶近珍珠港，对美国主力舰队进行突然袭击。

蓝军首先于10月14日出动潜艇部队离开本土，10月20日抵达位于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环礁，11月15日到达珍珠港外围形成包围圈。南云机动部队先在北部一个偏僻的海港集中。这个地方既可以躲避美国潜艇的侦察，还可以解决燃料的供应问题。机动部队先是向东航行，在距离瓦胡岛900公里处折向南全速前进，途中在11月8日和13日分别进行两次海上加油。

11月14日，南云舰队得到消息，红军主力舰队11月11日还在港内，但已经开始对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半径为750公里、一天三次的空中侦察。

11月14日，蓝军发现了疑似红军潜艇的不明物。

11月15日，红军看到了蓝军潜艇泄漏的油迹，迅速将巡逻半径扩大到1500公里。傍晚，蓝军击落一架已经发现了自己舰队的红军巡逻机，红军开始进入高级戒备状态。

蓝军于11月16日拂晓按计划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巡逻机很快发现了蓝军的袭击舰队，迅速将战斗机升空进行拦截。第一波攻击由于忙于空中战斗，不能对港内的舰只进行有效攻击。舰艇的高射炮和岸基防空炮开始对前来袭击的飞机进行扫射。

此时蓝军的第二波攻击来到，同样受到红军的拦截和高射炮打击，损失惨重。

演习结果如下。

红军：被击沉战列舰4艘，重创1艘；被击沉航空母舰2艘，重创1艘；损失飞机约190架。

蓝军：2艘航空母舰被击沉，2艘遭重创，损失飞机127架。

战役结论是：袭击失败。

一次军演当然说明不了问题，双方喝茶稍事休息，第二次军演重新开始。

此次，蓝军成功避开了红军的侦察，于红军巡逻机发现之前突然发起攻击。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事先没有得到预警的红军仓皇迎战，遭受重大损失。蓝军实施袭击后顺利撤出战场。

第二次军演红军的损失是：3艘战列舰被击沉，1艘遭重创；航空母舰2艘被击沉，1艘遭重创；3艘巡洋舰被击沉，3艘被重创；损失飞机130架，其中80架被击毁在地面上。

蓝军只受到轻微损失，成功撤离。

战役结论是：袭击成功。

在这次图上演习中，始终没有讨论对珍珠港进行多轮打击的问题。虽然源田和佐佐木在演习之前多次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目前对于是否实施这一作战都无法统一，更谈不上去讨论重复攻击的问题。更多人主张袭击完成之后，应迅速安全地撤回日本，以保存宝贵的航母。这也成为实战中南云打了就跑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别图上演习结束后，军令部和联合舰队马上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第一航空舰队就达成夏威夷作战所需之条件发表了具体意见，特意提出“突然袭击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同时迫切希望了解以下

情况：一、美军在夏威夷的飞行巡逻情况；二、珍珠港停泊处的状况和舰队的停泊位置；三、能否在福特岛南侧进行鱼雷攻击。

军演期间，一脸愁云的南云多次对山本说：“北线存在诸多危险，稍有差错就会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山本总是若无其事地拍着南云的肩膀说：“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从前面的讨论会就可以看出，对于珍珠港作战，不仅联合舰队和军令部意见不一，在联合舰队内部争议同样很大。担任这次作战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和参谋长草鹿，与其说对珍珠港作战持消极态度，倒不如说干脆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对保密和燃料补给等问题始终感到不安。

由于航母主力几乎要全部投入珍珠港方向的作战，能够支援南方作战的只剩下了几艘轻型航母。这样一来，南方作战空中支援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驻台湾的第十一航空舰队肩上。在舰队司令部里，司令官塚原二四三海军中将和大西泷治郎同样寝食不安。两人与南云、草鹿一样，一致反对进行珍珠港作战。

海军大学进行的图上作战演习也包含对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等地区的作战。在对菲律宾作战的演习中，由于麦克阿瑟属下的航空兵力非常强大，演习预示着那里同样将是一场恶战，日军即使勉强取胜也会遭受重大损失。要是再继续战斗到攻占爪哇岛，航空兵力的损失就会更大，无论怎样估计，都无法保持持久的战斗力。况且对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等地的作战，即使腿最长的海军战机从台湾南部出发，也力不能及。因此，两人一致痛感，在南方作战中非有航空母舰协同作战不可。

9月29日，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参谋长草鹿、首席参谋大石保中佐一行，访问了位于九州鹿屋基地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部，他们同以塚原、大西为首的诸人举行了会谈。会谈的一致结论是，为确

保南方作战成功，必须取消珍珠港作战方案。会议决定，由两位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和塚原联名向山本陈述意见，并由草鹿和大西两人亲自出马，前往“长门”号向山本面陈。

草鹿龙之介是4月10日刚刚调任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的，精力充沛、身材结实的草鹿出身剑道名家，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有着一副老实忠厚脸孔的草鹿和山口多闻一起被认为是日本海军中两个最有前途的军事将领。草鹿曾在“凤翔”“赤城”两艘航空母舰上担任过舰长，在海军中有“航空战明亮人物”之称。由于南云属于地道的悲观派，且不太熟悉航空战术，让草鹿来当南云的助手，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补。但草鹿也不是飞行员出身，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航空经纪人”。

10月3日，草鹿和大西乘飞机前往岩国，来到停泊在山口县室积海面的联合舰队“长门”号旗舰上拜访山本。当时在座的还有宇垣缠、黑岛龟人和佐佐木等人。

大西：“由于菲律宾的敌航空兵力正在不断增强，以第十一航空舰队现有兵力，对付它们是不够的。我想请求第一航空舰队也去参加菲律宾上空的歼灭战，因此，我觉得请司令官再慎重考虑一下珍珠港作战的问题。”

山本：“佐佐木参谋，你的意见如何？”

佐佐木：“根据军令部掌握的情报，在菲律宾的美航空兵力大约有170架飞机，其中战斗机为75架。按照联合舰队的作战计划，用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兵力联合陆军的航空部队，进行菲律宾作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草鹿：“冒险进行夏威夷作战，犹如跳进了敌人的口袋里。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我们不应该冒这个险去进

行投机性的作战。”

山本：“草鹿君，不管我多么喜欢下棋和玩扑克牌，也不能说这个作战就是投机性的呀！”

焦急万分的草鹿再也无法忍耐，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对山本吼道：“长官，你的计划根本就是投机性的，完全就是投机！”

草鹿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上下级之间应该遵守的礼貌界限，勃然大怒的山本一拍桌子，昂起了身子：“我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会更改主意！”

山本的训斥使草鹿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他马上立正，恭恭敬敬地向山本鞠了一躬：“对不起，长官，我失礼了，诚恳请求您的原谅。”

大西还是无法打消心中的疑惑，他诚恳地看着山本，轻声说：“长官，不过这毕竟还是投机的呀。”

三个人都恢复了常态，山本语重心长地告诉两人：“你们所说的我都明白。但是在进行南方作战时，如果美国舰队从东面袭击日本本土怎么办？难道说只要把南方资源地区拿到手，就可以让东京和大阪化为焦土吗？就可以不顾天皇陛下的安全吗？总之，只要我还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天，就要决心果断地进行夏威夷作战。当然，我想，你们两个航空舰队都有许多过于沉重的负担和困难。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本着夏威夷作战非进行不可这一想法去积极进行备战。”

话已至此，两位参谋长都清楚，山本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对山本早就心悦诚服的大西此刻终于表示赞同山本的意见，他对草鹿说：“是呀，草鹿君，那我们就好好地去干吧！”

草鹿最后也发誓说：“将遵照司令长官的意见全力以赴地干！”说完，两人便退出了山本的长官室。

当两人离开“长门”号时，深谙用人之道的山本破例把他们送到船舷旁的扶梯前，并拍着草鹿的肩膀严肃地说：“你们是我的左膀右臂，所说的话我也完全理解。不过进攻珍珠港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希望今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努力去实现我的信念。为了进行珍珠港作战，我将不遗余力地满足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

草鹿颇感惭愧地回答道：“完全明白了，今后再也不唱反调了。请司令官放心，我将全力以赴努力去实现您的信念。”

“日后如果有人反对你们，我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山本对两人叮嘱道。

其间还有一段非常不和谐的小插曲。由于军令部一直反对将所有6艘重型航母都投入珍珠港作战，草鹿几次飞到东京协调未果，因此决定将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和“飞龙”这两艘相对较小的航母留下来。草鹿主要考虑到这两艘航母续航力较小，远程奔袭多有不便，福留繁也赞成草鹿的意见。指挥这两艘航母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正是他的好朋友山口多闻。

急于参战且脾气火爆的山口闻讯后怒不可遏，他将火气统统撒到了南云头上。一天酒后，满嘴酒气的山口闯进了南云的办公室，怒斥南云为什么不让他训练有素的第二航空战队参加最艰巨的珍珠港作战？为了使山口能安静下来，南云开始说，主要因为这两艘舰的续航力小，海上加油不便。对此，山口大吼道：“加上单程的油就行了，途中根本不需要加油，我们打完不准备回来了。”南云只好解释说，虽然两艘航母不得不留下来，但是舰上训练有素的官兵仍可调到“翔鹤”和“瑞鹤”上去。这就意味着其他官兵可以参加战斗，山口就不用去了。此言让山口更加气冲牛斗，他放开嗓门高喊：“我坚持要

让‘飞龙’‘苍龙’两舰上！”可能是喝了几杯酒的缘故，身材魁梧的山口突然从背后向南云冲过去，把身材矮小纤弱的南云连头抱住。草鹿闻讯冲了进来：“怎么回事？”他上前拉住了山口的胳膊。

南云被勒得满脸通红，仍故作轻松地对草鹿说：“论柔道，我还是一把好手，像这样的醉鬼我还能对付，别担心。”他挣扎着要脱身，但山口越抱越紧。最后草鹿不得不把山口的脑袋也抱住，才把他拉开。草鹿气愤地将山口推到了隔壁房间，气愤地说：“在这儿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能是打了南云觉得很解气，也可能这时候酒已有点醒了，不一会儿，山口开心得哼起歌来。

不过还好，经过山本的努力争取，最后第二航空战队的两艘航母也编进了偷袭部队。

珍珠港作战就这样在争议中摇摆不定。老这样拖着也不是个事。10月18日，黑岛龟人再次前往军令部游说，他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前往军令部了。除了作战计划，黑岛腰间还别着两把锋利的飞刀：一把是山本给的，一把是黑岛自带的。

黑岛再次汇报了山本实施珍珠港作战的决心，但福留繁和富冈定俊仍拒不同意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眼看无法说服两人，黑岛直接找到了伊藤。伊藤也是唯唯诺诺，摇摆不定，忍无可忍的黑岛终于祭出了第一把飞刀：“偷袭珍珠港计划是联合舰队刺向敌军喉咙的一把利剑，山本将军坚持认为，这一作战计划应该予以采纳。他授权我向军令部做出声明，如果该计划得不到批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将无法对帝国未来的安全负责，他除了辞职之外，别无选择。”

为了一下子把对手置于死地，不等伊藤开口，稍作停顿的黑岛一字一顿地抛出了第二把飞刀：“我谨代表我本人及联合舰队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向军令部声明，我们将和山本将军同进同退！”

黑岛的话犹如两颗重磅炸弹，炸得伊藤一下子蒙圈了。大战在即，作为绝对主力的联合舰队核心领导层集体辞职，这仗还打个鸟？这么大的事，伊藤也不敢做主，他让黑岛少安毋躁，自己立即起身去了永野的办公室。

听了伊藤的叙述，永野也被山本的勇气深深感染，他考虑到浅水鱼雷的问题此时已经得到解决，“瑞鹤”“翔鹤”的加盟使得胜算又增加了几分，退一步讲，如此强大的一支舰队，即使被敌人发现了，大不了打道回府，真干起来也吃不了大亏。永野内心已经倾向接受山本的计划。

一会儿，伊藤就回来带着黑岛一起来到总长办公室。永野对黑岛说：“既然山本司令长官有如此大的决心，作为军令部总长，我更应该负起责任，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

欣喜若狂的黑岛朝二人连连鞠躬：“谢谢！谢谢！谢谢总长！谢谢次长！”

从1941年1月7日山本写信给及川一直到最终获批，经历了9个多月的漫长历程。根据永野的决定，阻力重重的珍珠港作战问题总算按照山本的意愿，纳入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

到11月3日，海军内部对于偷袭珍珠港作战计划的公开反对意见已基本消除。这一天，山本司令官及主要参谋人员飞到东京，前往军令部拜见永野。名义上是汇报作战细节，实际上是对军令部能够批准这一计划表示谢意。在讨论结束时，永野叹了口气说：“关于进攻珍珠港，很难保证我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我已经上岁数了，只好看你们的了。”此时，离珍珠港开战只剩35天。

一向不畏权贵的山本为了作战计划的通过，可谓煞费苦心。其间，他通过好友海军中佐高松宫亲王将计划直接汇报给裕仁，获得首

肯，这也是计划能够最终获得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

11月11日，回到位于佐伯湾旗舰“长门”号的山本，给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堀悌吉写了一封信：

在我即将出征之际，为了对您以往的多方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于旗舰给您写这封信，有些事情想托付给您。

我不在的时候，烦劳照顾一下我的家人。我承认现在日本的形势严峻，虽然我不是山梨大将，但现在再讨论谁对谁错，我觉得已没有任何意义。在陛下都在为社稷日夜担忧的现实情况下，即使天皇不下达最后的开战旨意，今后国内的紧张局势也是难以应对的。

我个人原本的主张其实与政府有所不同，虽然我一直都在按照政府的意愿在准备开战，但我的立场始终如一。对美国的战争毫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即使有一线希望，都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奇怪的位置上，被指派的任务和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但是作为帝国军人，我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去执行。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命运吗？

磨刀霍霍

在“Z计划”报批的同时，联合舰队针对珍珠港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山本知道，军令部以及诸多反对者提出的质疑都不无道理，这些问题必须在开战前予以解决。突出的三大问题是：海上补给、浅水鱼雷和如何提高投弹的命中率。

8月19日，停泊在佐伯湾的“长门”号甲板上，一前一后站着两个个子不高的日本军官，目光深邃，若有所思。

“海上加油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啦？”问话的是山本。

“从目前情况来看，成功的希望很大，前景非常乐观。”回答的是源田实。

“必须选择一处与珍珠港类似的地形进行强化训练。”

“是的，长官。我已经为您选好了一个地方，鹿儿岛。那里的地形与珍珠港惊人相似，同样是空间狭窄、建筑拥挤、烟囱林立，水深也是12米左右。我还为您挑选了一个杰出的训练教官。此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渊田美津雄。他有300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是我们海军航空兵中的绝顶高手。关键是他具有坚强的品质，能够胜任艰苦的训练和今后战争中的空中指挥。他以前是‘赤城’号的飞行队长，现任第三航空战队航空参谋。”

“渊田？”这个名字让山本怦然心动。他立即想到了一年前启发他灵感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航空参谋佐佐木就提过这个名字。山本马上告诉源田：“你立即通知军令部，调他过来，越快越好。”

就这样，20世纪最大的骗子之一，渊田美津雄走上了前台——他以当事人身份精心编造中途岛海战的“生死五分钟”，欺骗了世人半个世纪之久，届时详叙。留着两撇小胡子的渊田是希特勒的铁杆粉

丝，那小胡子就是根据偶像的肖像精心打造的。渊田和源田是“海兵”的同班同学，两人从那时起就是挚友，还一起倡导航空兵制胜理论。从这一时刻起，渊田和源田就开始默契配合，一静一动，相得益彰，在太平洋上掀起阵阵血雨腥风。如果为两人找一对类似搭档，老酒认为，非九一八事变中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莫属。

渊田美津雄很快接到了上级的调令。调令不奇怪，关键是新职务有点诡异。一年前，渊田就是“赤城”号航母的飞行队长，之前刚刚调任第三航空战队任参谋不久，怎么这么快又调回原职呢？实际上，这一调动意味着降职，渊田心里直嘀咕，最近似乎也没犯什么错误啊？

有点郁闷的渊田就去找了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日本海军中的猛将——人称“逢敌必战”的角田觉治海军少将。

角田也是一头雾水。按照海军的晋升规定，渊田一个月后就该晋升中佐了。此时渊田已经39岁，已过了飞行员的黄金年龄。上了年纪，不管经验如何丰富，长时间空中飞行，体力肯定吃不消。虽然按规定少佐和中佐都可以担任航母的飞行队长，但实际上中佐飞行队长之前尚无先例。

角田挠着头皮告诉渊田：“也许弄错了，可能是调你去当飞行长吧？先不管他，你去看看再说。现在看来，与美国开战已不可避免，此时调你去，说不定另有深意。我马上安排给你开个欢送会。”

与此同时，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几大核心人物在进行着对攻击方式的讨论。

源田：“对珍珠港的攻击不能只靠鱼雷，鱼雷攻击不是哪个飞行员都干得了的。要精里挑精，还要训练有素才行，水平不够的这时候

再训练已经来不及了。另外，万一美军布设了防雷栅，鱼雷机就无用武之地了，所以水平轰炸必须同时实施。”

南云：“只凭借精确度较高的俯冲轰炸不行吗？”

源田：“战列舰装甲很厚，靠俯冲轰炸是炸不动的，充其量只能破坏舱面设备。要给战列舰造成致命打击，除了鱼雷攻击之外，必须同时实施水平轰炸。”

草鹿：“不过，对航空母舰俯冲轰炸还是可行的吧？”

源田：“对。航空母舰构造脆弱，进行俯冲轰炸就足够了，俯冲轰炸机队可以作为攻击航空母舰的主力。”

当时在第一航空舰队里，能担负珍珠港作战任务的水平轰炸机和鱼雷机是同型机，都是九七式舰载攻击机。从攻击效果来看，当然是鱼雷攻击最好。从美国杂志的照片上看，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两艘军舰并排停靠码头上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这样，对于停靠在外侧的军舰，鱼雷攻击就不在话下，但对停在内侧的军舰，鱼雷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必须同时实施水平轰炸，问题在于如何提高水平轰炸的命中率。

当时日本海军采用的对舰水平轰炸方法，一般是以九机编队为一个攻击单位。这种轰炸方法不是由单机轮流投弹，这样很可能导致命中率为零，而是九架飞机同时投弹，争取其中至少有一颗炸弹命中。源田说：“为了提高命中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攻击单位，这就意味着需要增加很多飞机。”

草鹿：“这个问题短时间很难解决，暂时先搁下。总之飞行队长要赶紧按照这个计划组织训练。”

源田：“我们还要跟技术部门联系，请他们再详细研究一下浅水鱼雷攻击、提高炸弹贯穿力和切割防雷栅等问题。”

南云：“总之时间不多了，要抓紧干。”

9月初，“赤城”号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正式出任联合训练总教官，负责“赤城”“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母所有飞机的训练。此后，渊田指挥400多名鱼雷机、轰炸机、战斗机飞行员开始了战前紧张的魔鬼训练。

各机种分不同地点进行训练。鱼雷机队的训练地在鹿儿岛，水平轰炸机队在八代海岸的出水基地，俯冲轰炸机队在鹿屋附近的笠野原和日向滩的富高基地，全部战斗机队在佐伯湾的佐伯基地。虽然任务异常繁重，但是渊田毫无怨言。他有一种预感，未来不久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情。

“从岛的半山腰穿过去，进入峡谷，飞行高度50米，各机相距150米，再飞到鹿儿岛市上空，高度降到40米，接近海面时高度20米，保持高度，对准目标发射鱼雷。对，是模拟鱼雷。”渊田对着一帮飞行员高喊着，这样的飞行高度连一些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都觉着两腿发抖。

一架接一架的鱼雷机从山谷中冲出，几乎是擦着屋顶冲向海面。强大的冲击气流把附近居民的晾衣竿都吹倒了。

“海军这帮混蛋，搞的什么鬼玩意？”被吓坏了的鹿儿岛居民纷纷骂道。这段时间，由于这帮瘟神肆无忌惮地在低空飞来飞去，他们养的老母鸡都不下蛋了。鹿儿岛的市民把航空兵的训练叫作“海鹫杂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包括渊田在内，这些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根本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搞这种极端危险的魔术游戏。

答案很简单，珍珠港的水深只有12米左右，这就要求鱼雷机发射鱼雷时的高度越低越好。按照通常的发射高度，鱼雷会统统沉入海底。

第四天，渊田将鱼雷机飞行员全部集中在一起，准备亲自做一次示范。只见他驾驶鱼雷机在抵近海滩时高度降到了仅10米左右，几乎是贴着海面发出鱼雷。之后飞机迅速抬头拔高，海面上红头白身的训练鱼雷准确命中目标。

掌声四起！飞行员被教练的娴熟技术折服。随后的训练尽管也有飞机不慎坠入大海，但鱼雷的命中率在不断提高。

对于战列舰这样皮糙肉厚的大家伙，鱼雷才是最锋利的攻击武器，容易遭受攻击的侧舷是战列舰的死穴，因此作战使用的浅水鱼雷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山本把浅水鱼雷的技术问题交给了福留繁。其实在塔兰托战役的刺激下，日本海军早于1941年春就开始对下沉深度为12米的浅水鱼雷进行了研究。福留繁将任务交给了横须贺基地的海军鱼雷专家爱甲文雄海军中佐。

接到研制浅水鱼雷的命令后，爱甲文雄立即开始组织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进行攻关。英国人曾经在塔兰托港内用浅水鱼雷重创意大利海军，当时他们的方法是在鱼雷上装置“木鳍”。日本人通过驻罗马和伦敦的使馆搞到了一些技术细节资料，立即交给爱甲文雄进行类似试验。

到了9月，装有特殊稳定尾鳍的浅水鱼雷终于改制成功。爱甲用飞机平衡器做成木翅安装在鱼雷上，大大减轻了鱼雷的下沉。为了验证新方法是否可行，爱甲决定在鹿儿岛进行现场试验。渊田按照技术水平上、中、下三个层次各挑选一名飞行员，让他们驾驶携带改装鱼雷的轰炸机，依次在预先水深20米处竖好标志的鹿儿岛港内发射鱼雷。试验结果发现，发射的3条鱼雷，有2条达到了预期目的——入水后不

超过12米，只有技术最差的那个飞行员把鱼雷射入了海底。可以说，如果飞行员技术进一步提高，经过改装的鱼雷80%都适宜在珍珠港的浅水中使用。

渊田兴奋地拥抱了爱甲文雄：“您给鱼雷装上了翅膀。”之后他开始激励随他训练的飞行员：“今天我们试验的成功率是三分之二，照这样干，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成功的。”

现在的问题是，要在进击前赶制出符合作战要求的那些木翅。尽管对是否实施珍珠港作战还持有异议，但军令部还是立即将这种鱼雷的改造作为特急项目，向长崎三菱兵工厂订货制造。这样，在出发前，第一航空舰队收到了40条这样的改制鱼雷。数量少了点，但总比没有强。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日本能够有80条或者更多的浅水鱼雷，对美军舰队造成的打击将更加致命。

与此同时，水平轰炸机的训练在出水基地的靶场进行。每架飞机都接受了至少50次的训练。海滩上，阿部平次郎大尉用石灰画出了一艘战舰的模型，那是美军“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的轮廓，阿部命令所有飞机向这艘影子战舰投放练习弹。

水平轰炸机使用的是800公斤的穿甲炸弹，是用战列舰的406毫米炮弹临时改制的。弹上装有直尾翅，这样就会垂直落下，一旦命中目标，多么坚固的甲板都承受不起。对美国战列舰的装甲，也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调查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如果要使这种炸弹穿透美国战列舰的装甲，投弹高度最低限度是3000米。降低投弹高度就可以提高命中率，所以决定把原来计划的4000米投弹高度改为3000米。虽然这样做会增加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的危险，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降低高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飞行员在训练中不断试验投弹高度和精度，经过数周的刻苦训练，轰炸的效果非常可观。最后达到了在3000米高度投弹落地误差不

超过30米，命中率高达80%以上。高空水平轰炸能达到这样的精度，无疑已经符合了实战要求。

由于水平轰炸机的数量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补充，即使能补充，也没有那么多高水平的飞行员，因此将原来的九机编队改为五机编队。这样，50架轰炸机就能编成10个攻击单位。按照80%的命中率，至少可以保证10个攻击单位有8个命中目标。对舰船的水平轰炸能达到这样的命中率，也算是很高的了。

由江草隆繁少佐指挥的俯冲轰炸机训练在笠野原和富高空军基地进行。由于要实施俯冲，每架飞机只能携带一颗250公斤炸弹。为了确保轰炸效果，军令部军械课特地从德国布洛姆·福斯公司购买了50毫米的舰用装甲板，模拟美国战列舰上使用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装甲板，以检验轰炸效果。通过训练得到的结果是，俯冲轰炸机在4000米的高度开始俯冲，400米的高度投弹，可以获得最佳命中率。在顺风的条件下，还可以采取加大俯冲角度的办法来提高命中率。最后，综合命中率超过了80%，这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为了确保鱼雷机、轰炸机能够尽可能地自由投弹，就必须保证安全，因此取得战场制空权至关重要。由板谷茂少佐率领的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在日本最南端九州的佐伯空军基地进行。他们使用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零式战斗机，简称“零战”。这是当时全球最出色的战斗机。战斗机的训练目标相对简单，就是想尽办法把美军的飞机打下来就OK了。

在强化训练的同时，还确定了第一波攻击不同机种的具体攻击目标。鱼雷攻击机的目标是停靠在外侧的战列舰，水平轰炸机的目标是停泊在内侧的战列舰。在遭到鱼雷机和水平轰炸机的打击后，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等大型战舰即使没有沉没也已经倾倒，没有装甲保护的水

下部分也就是肚皮就会露出水面，这样，第二波的水平轰炸机以及俯冲轰炸机就可以将其彻底送入海底。

训练场上厉兵秣马，训练场外也有好消息传来。9月25日，“瑞鹤”号航空母舰竣工服役，与8月竣工的“翔鹤”号航母一起编组为由原忠一指挥的第五航空战队，同时编入第一航空舰队。参加珍珠港作战的攻击力量大大加强。

尽管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技术水平也不低，但他们大多是从陆基航空队新近调入，因此还在忙于进行航母起飞和着舰的强化训练。同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老鸟相比，这些人不过是新兵蛋子。技术上存在的差距不是短时间训练就能解决的。

基于这一情况，机动部队迅速对攻击任务做出调整。需要特殊训练的对舰攻击，由水平相对较高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飞行队承担。至于攻击难度较小的敌陆上机场，就留给第五航空战队新编的各飞行队了。

与此同时，参战舰艇的专项强化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水面舰艇需要攻克的难关，主要是为适应北航线的气候特点，进行在恶劣气候下的海上加油训练。技术人员对加油设备进行了改进，还对加油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帮助舰艇部队不断提高海上加油的效率。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北线严寒的气候会导致加油管变脆，一拉很容易断裂。这一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南云已经开始准备在舰上加装油桶了。

10月9日吃午饭的时候，草鹿龙之介忽然灵机一动：“都是妈妈抱着孩子给孩子喂奶，孩子能不能抱着妈妈来吃奶呢？”也就是说，现在都是用加油舰拉着战舰加油，能不能让大型航母、战列舰拉着油船补给呢？当时大家饭也不吃了，放下饭碗就进行现场试验，效果果真良好。海上加油的问题也算有了着落。

南云还是不能放心。他下令将参战舰只上所有能放置物品的地方，包括通道都堆满装满燃油的油桶。为了节省每一滴燃油，规定航行途中严格的用油制度。照明灯数减少了，淡水不得浪费，舰员不得洗澡，暖气也停止开放。这样，万一风浪太大不能进行海上加油，各舰可以在攻击之后保持返航一半航程的续航力，能够到达东经160°一线，至少可以脱离敌机的攻击范围。另外还规定，空油桶不能随便扔入海中，以免被敌人的飞机或潜艇发现，都必须砸扁集中堆放起来。

反对归反对，干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南云甚至做好了孤注一掷的最坏打算。万一风浪天气连续不断，确实无法进行海上加油时，南云准备让必须加油的警戒部队，也就是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中途提前返航，其余部队在缺乏护航的情况下，裸身继续冲向珍珠港！

10月16日，就在第三次近卫文磨内阁总辞的差不多时间，源田和渊田双双晋升为海军中佐。

除了空中袭击和水面舰艇部队之外，参与珍珠港作战的还有一支特殊部队，使用的武器是特种微型潜艇。这支部队在原田觉海军大佐的带领下，早在7月就提出了“用普通潜艇运载特种潜艇，悄悄潜入敌舰队停泊的港口，对敌舰发起突然攻击”的思路。9月初，原田带着岩佐大尉一起前往旗舰“长门”号，恳请山本批准使用特种潜艇进攻珍珠港。

这种特种潜艇在攻击之后没有任何返航的可能，纯粹属于有去无回的自杀式攻击。对于岩佐等人拟订的死亡攻击计划，山本虽然深为感动，仍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失望的特种潜艇部队并没有灰心，他们回去后立即对原来的自杀性攻击计划进行了修改补充：潜艇攻击结束后，在预定营救地点与潜水母艇会合，只营救舰艇士兵，放弃特种潜艇。他们再次要求山本采纳这一计划。山本为其报国热情深深感动，终于默许。其实山本同意

这一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最信任的黑岛对这种战法倍加推崇。在进行图上作战演习时，山本便以对舰艇士兵的营救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条件，正式予以批准。事实上，用特种潜艇进攻夏威夷的计划是出于一些青年军官以身殉国的热情制订出来的，并不具可操作性。事后表明，特种潜艇攻击是整个珍珠港作战中日军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

以上各部队的训练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除极个别高级军官，所有参训人员只知道训练要求，根本不知道训练的最终目的。

联合舰队就这样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秣马厉兵，疯狂地进行着紧张而秘密的实战训练。数月近乎残酷的强化演习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山本似乎仍不满意。

有一次，渊田就在鹿儿岛和其他地点所取得的良好训练成绩，躊躇满志地对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佐佐木说：“这回司令长官对我们总该满意了吧？”

“我向长官汇报时也以为他会满意。但从长官的口气与脸色来看，他并不满意，他好像还嫌攻击时间的间隔过长，他说应该设法缩短间隔时间。”

听了佐佐木的话，渊田很是失落。满心希望能得到山本司令官的褒奖，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11月1日，山本在“长门”号上亲自接见了渊田。渊田感觉到，殚精竭虑的山本面容略显憔悴，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只有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珍珠港之战关乎帝国的生死存亡，联合舰队必须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而绝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山本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继续

对渊田说，“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希望你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请长官放心，我等一定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渊田被山本的神情和话语深深感动，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先前的些许怨气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的海港静悄悄

1941年2月1日，初春的夏威夷，晴空万里。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数百名水兵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站在最前排的是16位将官，随后是上百名校官，其中包括舰队所有参谋和舰长等。这些人屏神凝气，聚集于此，等待着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

在《上将进行曲》雄壮的乐曲声中，一群高级将领昂首阔步地走过来了。走在最前边的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他庄严肃穆的神情一如既往，但步履似乎显得比往日沉重。

仪式开始，理查德森上将首先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声音依然铿锵有力，但其中明显透露出些许落寞：“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以舰队司令官的身份与你们讲话，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你们了。不过，让我备感欣慰的是，我将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位异常杰出的优秀将领，他就是我的好朋友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金梅尔将军与我相识已久，我深知他的才能和为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杰出能力的司令官。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你们走向新的辉煌！”稍作停顿，理查德森故意提高了声调：“现在请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上将讲话！”

对于金梅尔来说，今天的确是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37年前的这一天，22岁的金梅尔小伙跨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大门。今天，59岁的他踏上了“宾夕法尼亚”号的甲板，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官，达到了自己军人职业生涯的顶峰。他竭力按捺激动的心情，以洪亮的声音对众人说：“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的作战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舰队保持最高水准和效率。今后，不管政府给我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我都会尽自己的全力去贯彻执行。同样，我对你们下达什么样的命令，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全力去执行！”

从这时起，金梅尔从理查德森手中接过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的权杖。之前多次向华盛顿提出“位置太突出很容易遭到日本偷袭”，因而反对将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的理查德森上将，被好友罗斯福总统勒令解甲归田。

第二天，夏威夷《檀香山广告报》上就有了一篇马克·马修斯记者的专题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来自肯塔基，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现在他已成为太平洋舰队的新任指挥官，从此以后，我们将称他为“珍珠港的保护神”。

有个古怪绰号叫“老公”的金梅尔上将，1882年出生于肯塔基，父亲是南北战争时期南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受父亲影响，金梅尔幼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并试图考取西点军校，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被录取。无奈之下，金梅尔改变了职业方向，报考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最终如愿以偿。性格并不豁达的金梅尔在校期间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他想用自己的成绩向世人证明，西点军校错过了一个最优秀的人才，没有录取他金梅尔将是他们最大的遗憾和错误。

1904年，金梅尔从海军学院毕业。此后岁月里，他先后在“肯塔基”号、“弗吉尼亚”号和“佐治亚”号战列舰上服役，“一战”期间还出任过战舰的炮长。20世纪30年代初，金梅尔到海军作战部部长办公室任职，1933年和1934年再次回到海上，担任战列舰舰队的参谋长。一直到1941年，他的个人档案中记载的全是他出色的工作业绩、对他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他未来光明前程的美好祝愿，几乎所有的上级都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战争即将打响之际，金梅尔越过31名排在他前边的高资历将军，破格入主太平洋舰队，并由海军少将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

从表面上看，金梅尔在海军历史、战术和战略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但他缺少创造性的智慧火花，为人刻板

而缺乏幽默。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值得称赞和尊敬而不值得爱戴和不容易相处的人。他习惯在细节上花费大量时间，也过分注重事务的外在。他的28平方米的办公室，整洁得令人不可思议，各种摆设和家具极少。太平洋舰队有这样一个传言，你可以在漆黑的夜晚摸进金梅尔的办公室，并能在精确的地点准确地摸到一本书或者一支铅笔。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对下属要求严格，屋里的摆放井井有条，这恰恰是一个参谋长或者参谋才应具备的素质。

和山本一样，金梅尔极其热爱自己的事业，对承担的工作殚精竭虑，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他们都会发脾气，山本生气的时候习惯跺脚，而金梅尔是把手边的书扔向墙壁。

尽管缺乏创造性和幽默感，但熟悉金梅尔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值得称赞的指挥官，一个值得拥护的舰队司令。对于下属，他总是怀着诚恳的心态与他们交往。和他一起在食堂吃饭的士兵，从来没有感到过拘束。金梅尔也打牌，但是很少。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研究作战计划，或者静静地去看不一本书。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金梅尔由于“玩忽职守”遭到了调查。调查团一位官员这样问他：“您是否对自己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一职进行过暗中活动，或者利用某些关系才得到了舰队的指挥权？”对此，金梅尔的回答是：“绝对没有，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我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获得这一位置的。”

金梅尔麾下的太平洋舰队拥有战列舰9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12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67艘和潜艇52艘，这是盟军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打击力量。

一周后，2月7日，美国新任夏威夷陆军司令华特·肖特陆军少将来到了珍珠港。上午9时，在谢夫特陆军要塞的阅兵场上，肖特从前任司令官海伦陆军中将手中接过了绶带和旗帜，成为夏威夷地区的陆军

指挥官，统一指挥该地区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步兵师和海岸炮兵、陆军航空兵等部队，开战前的人数总计为42959人。

热烈而盛大的欢迎午宴之后，在宽大的夏威夷陆军司令部里，肖特接受了陆军中将军衔的晋升。妇以夫贵，肖特太太一脸骄傲，亲自将新的军衔徽章别在丈夫的肩上，显得无比自豪。晋升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荣耀也可能是屈辱。很快，事实就将证明，对于不幸的肖特中将，结果恰恰是后者。

1880年出生的肖特比金梅尔大2岁，能在远东形势日益严峻的特殊时期出任夏威夷地区的陆军司令，说明肖特中将同样是美国陆军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曾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一起服役，两人的革命友谊长达39年。肖特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曾经在菲律宾和阿拉斯加等地服役，还曾跟随“大红一师”

（美陆军第一步兵师）在法国参加了“一战”。他是从基层一级一级升上来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都干过，可谓履历丰富。来到夏威夷之前，肖特是美国陆军第一军军长，是一位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沙场老将。战事在即，美国当然要把最好的将领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

除了海军舰艇和陆军地面部队，在夏威夷地区还有第三支打击力量，那就是在战争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航空兵。夏威夷地区的航空力量共由三部分组成：陆军航空兵由费列德·马丁少将指挥，下辖第十八轰炸机队和第十四战斗机队，分别以希卡姆机场和惠勒机场为基地，共有208架各型飞机；海军航空兵主要以卡纽黑和福特岛机场为基地，共有85架各型飞机；海军陆战队航空兵以伊瓦机场为基地，共有43架各型飞机。上述三部分总计有飞机336架。

共同的使命使金梅尔和肖特之间很快建立起革命友谊，两人经常主动携手出席公众活动。作为头面人物，他们面带微笑、并肩而立的

照片，多次出现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除了谈论工作，他们还约定每两周举行一次高尔夫聚会。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看似融洽的动作更多是在作秀，他们谈球的时间可能比谈公务多。表面看似和谐，但其实和日本陆海军之间的关系类似，夏威夷的陆海军之间也是暗流涌动。两军相互独立，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陆军负责地面和空中防御，海军只负责自己的海军基地。总体来说，海军负责侦察，但是雷达站归陆军管理。一旦有敌军入侵，空中和海岸的防御也完全由陆军负责。金梅尔和肖特按照各自的方式办事，缺乏关联信息的共享意识。金梅尔认为，陆海两军任务不同，只需要战略合作而不需要战术合作。此种意见肖特也深表赞同，殊可悲也。

早在1939年，就有人曾经对珍珠港的状况表示过担忧，他就是美国第一个空军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那一年在视察夏威夷的防务之后，阿诺德公开警告说：“珍珠港停泊了那么多的军舰，我最喜欢的事莫过于找机会用空军把珍珠港炸烂。”阿诺德提出，那里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统一指挥，这里“陆海军的职责分工是以海岸线划界，这个令人不安的主张在这里竟如此根深蒂固，可悲可叹”。

肖特就任后，立即对夏威夷地区的防御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在随后写给陆军部的信中，肖特提出，把飞机集中停放在惠勒和希卡姆机场很不妥当，这将给敌人集中攻击造成很大便利。他建议“为这些轰炸机、战斗机提供地下钢筋水泥掩体防护”，总预算约需要156.56万美元。3月15日，肖特再次致电陆军部：关于空袭最严重的问题，是陆海军机场防空的脆弱性。对于肖特的多次请求，陆军部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对此，肖特中将备感失望，他采取了一项看似精明实际却无比愚蠢的措施。肖特认为，居住在夏威夷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随时可能

对飞机进行破坏，因此下令将飞机密集地排列在跑道与停机坪之间的滑行弯道上——就像当年曹孟德将战船连在一起一样——以便统一采取安全警戒措施。这就使得一旦遭遇空袭，只要一颗炸弹在这里爆炸，就会迅速波及所有飞机！

5月初，罗斯福命令马歇尔上将提交一份评估夏威夷抵御日本进攻防御能力的报告。在看了马歇尔呈上的报告后，总统放心了。马歇尔在报告中如此写道：

由于瓦胡岛的工事构筑、岛上的驻军以及岛上的地形，该岛据信是世界上最强的堡垒。

由于岛上拥有足够的防空力量，敌人的航空母舰、护航舰艇以及运输船在进入约1300公里距离时就开始遭遇我方拦截。在进入320公里内我们的攻击力将更强，敌军将遭到狂轰滥炸，我们最现代化的歼击机又能给予密切支援。

如将目前正在进行的空军调动包括在内，夏威夷将有35架最现代化的飞行堡垒，35架中型轰炸机，13架轻型轰炸机，150架歼击机，其中105架是我们最现代化的。此外，夏威夷能得到陆基重型轰炸机的增援。面对这样一支庞大力量，对瓦胡岛发动大规模进攻完全是不可取的。

在报告最后，马歇尔针对35架飞行堡垒，亲笔写了两句话：“即将于5月20日飞往夏威夷。如果形势恶化，这些轰炸机可立即派去。”

对于马歇尔写给总统的这个报告，金梅尔和肖特都一无所知。

相比肖特而言，金梅尔的工作更加勤奋。为了能把工作干好，他把妻子留在了加利福尼亚。他的参谋长史密斯上校问他“为什么没把夫人带来”时，金梅尔说，“喔，说实话，史密斯，我觉得家庭在身边是不能干好工作的”。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他知道金梅尔夫人几

乎一直在海军中生活，她完全能够正确处理因为丈夫职务带来的各种问题。

金梅尔对下属要求严格，对自己则严上加严。一位美国人评价说：“在穿海军军装的人中，几乎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有觉悟、更努力工作、更爱国和更真诚的人了，他是很值得他的军官对他忠诚的。这种忠诚是一贯的，在他生前和死后一直如此。”

比肖特采取的行动还早，金梅尔早在2月15日就向太平洋舰队所有部队发出了第二号密令，密令中有这样的语言：

敌人在宣战之前很可能会采取以下措施：一、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二、使用潜艇偷袭航行在大海上的美国船只；三、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在命令中，金梅尔做出了这样的提醒：一艘潜艇的攻击，可能预示着一支大型舰队包括航母舰队的存在。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金梅尔的判断无比正确，可……

金梅尔犯了一个导致最终悲剧的致命错误，他没有要求空军进行中远距离的巡逻飞行，以保护珍珠港的空中安全和随时发现可能来袭的敌军舰队。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轻敌思想在作怪。金梅尔坚信，日本根本不敢向强大的美国发动进攻，更别提在固若金汤的珍珠港了，因为“那将是极端可笑而愚蠢的”，他们敢来那简直就是送死。

不仅如此，金梅尔先后在4月22日、5月5日、5月16日三次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指出太平洋舰队从兵力、舰艇人员到武器弹药、防御夏威夷的巡逻艇，以及对孤岛基地的补给等，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并一再强烈要求迅速加以改善。在最后一封长达11页的信件中，金梅尔向斯塔克阐述了多达6方面的问题。

一是太平洋舰队的人员稳定。之前，海军部经常从这里抽调有经验的作战人员到新的舰队服役，从太平洋舰队抽取的人员占了总数的72%，而从大西洋舰队抽走的只有28%。

二是太平洋舰队防空力量薄弱。现有飞机的数量和飞行员的技术水平无法保证珍珠港和整个西太平洋的安全。

三是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他和肖特一样，数月来一直抱怨人员、飞机和雷达短缺，希望能够给予补充。

金梅尔和肖特都不太清楚华盛顿总体战略的变化。由于马歇尔和斯塔克的倡导，美国逐渐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罗斯福此时的注意力在大西洋，美国的战争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与希特勒殊死战斗的远房表亲英国，甚至那个连远亲都算不上的中国以及原来敌视的苏联，都从美国拿走了不少物资。更糟糕的是，本应用来支持金梅尔的大部分“空中堡垒”被送到了菲律宾，变成了麦克阿瑟手中的王牌，因为那里离日本人更近。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些“堡垒”放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差别不大，最后都成为日本人盘里的美味佳肴。跑到菲律宾还更远一点，费的油也更多。

四是兵力严重不足。金梅尔指出，1941年初，太平洋舰队的1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也就是说将近1/4的兵力被调到大西洋舰队。与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相比，目前太平洋舰队在实力上存在明显差距。为了在西太平洋对日本人进行攻势作战，太平洋舰队必须补充更多装备和舰艇人员。现在的力量连防守都困难，何谈进攻？官兵的素质也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现有官兵中25%服役时间未滿一年，部分舰艇上这样的人员超过了50%。

五是猛烈抨击“重外交轻军事”的国家政策。金梅尔认为，“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军事威慑力量。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

是看他的外交有多强硬，而是看他的军事有多强大”。没有实力何谈外交？说的真是句句在理呀！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金梅尔强烈要求斯塔克上将给他“提供更多更及时的情报”。金梅尔请求“在发生紧急事态时，要尽可能利用最快速度和最可靠的方法向我们通知其一切进展情况”。从后边的进程可以看出，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斯塔克的重视。为了保密，华盛顿很多重要的消息并没有通知珍珠港。像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吉三郎大使、来栖三郎特使递交《赫尔备忘录》这样的重大事件，金梅尔和肖特一点都不知道。

前文说过，美国此时已经能够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其功臣就是密码破译专家威廉·弗里德曼。1940年8月，弗里德曼通过一台仿制的“紫色密码机”首次成功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后来被统称为“魔术”系统。之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制造这种密码机。第一批4台于1940年11月制成，至开战前夕制成了8台，并令人满意地发挥了外交雷达的威力。期间，日本外务省与野村的往来电报，以及发往各领事馆的电报大部分被美军破译。通过这些被破译的电报，美国将日本的真实意图和未来动向看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在谈判桌上赫尔很清楚野村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罗斯福和赫尔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出色的表演者。他们在与野村和来栖的谈判中真戏假唱，不露丝毫痕迹，心中窃笑着任由对手在那里虚情假意地表演。

美国造出的8台“紫色密码机”是这样分配的。首先给英国人3台——这美国人也真够大方的。剩下的留在华盛顿4台，分给陆海军各2台。菲律宾因为被认定为日本可能最先攻击的目标，那里也是截收日本电讯最好的地方，所以也分了一台。老酒一直有点纳闷，当时英国人主要在对付德国人，美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少给他们一台，而大度地给太平洋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一台呢？事实上远不止此，整个1941

年，美国把许多机密情报毫无保留地发给了英国，却没有告知自己人肖特和金梅尔。

当金梅尔得悉菲律宾有“紫色密码机”后，便强烈要求华盛顿也给珍珠港一台。1941年4月22日，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阿瑟·麦科勒姆中校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如果你们掌握了外交密码，对你们每天的工作可能会大有裨益，然而这将会有难以解决的保密等问题，你们肯定能得到想要的材料。但是政治领域中采取行动总的说来取决于政府，而不是由海军舰队来决定。”换句话说，纵然你和你的舰队对政治有兴趣，但你也影响不了它。弱智的麦科勒姆中校认为，外交电报对军事行动并无多大帮助。

密码机不给也就算了，那你们破译出来的东西让咱瞧瞧总可以吧？回答是也不行。为了保证“魔术”系统的秘密不至于外泄，有资格阅读“魔术”情报的高层人士只有十二位，这些人被统称为“十二使徒”。他们包括：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总统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陆军情报局局长谢尔曼·迈尔斯，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海军情报局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等。

这其中没有金梅尔和肖特，也没有坐在火山口上的麦克阿瑟。可笑的是，斯塔克还一直错误地认为，金梅尔能够看到“魔术”系统破译的情报。

尽管“魔术”系统不能破译更加复杂的军事情报，但是如果能对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进行解读，肯定能够找到敌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蛛丝马迹。阅读范围的局限性影响了“魔术”威力的充分发挥。

几个小例子就能简单说明问题。1941年9月24日，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部的小川贯奎要求外务省，通知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喜多长雄总

领事，要求分五个部分报告美国太平洋舰队主要舰船在不同水域的停泊位置。这封预示着日本海军可能对珍珠港有着特殊关心的重要电报，成功地被美军陆军部夏威夷情报站截获。这封电报9月28日通过轮船送往旧金山，到达华盛顿陆军部的时间是10月3日，陆军部情报局翻译完已经是10月9日。但是“十二使徒”之一的迈尔斯准将认为，这是有关海军的电报，与陆军无关，就将情报转给了海军部。海军情报局翻译处处长阿尔文·克雷默少校只在电报上打了一个星号，表示“可供参考”，而不是打两个星号表示“急件”。克雷默认为，这封电报不过是“日本外交部门想要简化通信联络的办法”而已。真不知道，得出这样结论的依据何在，这封重要的情报就这样闲置了。

同样在开战前夕的12月3日，“魔术”破译了外务省发给喜多的电报，要求每天汇报港内军舰的进出情况，以及在珍珠港上空有无阻塞气球，水中是否有防雷网等问题。但是“魔术”同时发现，日本对菲律宾、美国西海岸和巴拿马等地区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这一情报同样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

12月5日，“魔术”及时截收到日本间谍吉川猛夫发自夏威夷的情报，报告当天珍珠港内的舰只情况。可是直到战争打响，这份重要的情报还躺在文件筐里，没人过问。

三年后，1944年11月6日，斯塔克的后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在一份文件中写道：“如果海军部能够把掌握的所有情况做出适当评价并转发下去，我看金梅尔将军在12月7日上午对太平洋舰队所作的部署，就不至于变得像当时实际看到的那种情况吧！”

在美国海军中，斯特克是有名的亲英派，这正好与他被免职后接替作战部长职务的金上将相反。金上将看英国人是咋看咋不舒服，有时甚至比看日本人还不顺眼。而斯塔克对与英国有关的事情都非常上心，对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就缺乏重视。不重视归不重视，作为海军

作战部部长，下边反映的事也不能撒手不管。给他写信的人怎么说也是个舰队司令，斯塔克还是对金梅尔的信件认认真真地进行了阅读。他对金梅尔信件的最后结论是：无病呻吟，杞人忧天。

斯塔克认为，美国已经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相对于太平洋而言，大西洋更加重要，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本来就是准备采取战略守势的。他认为金梅尔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缺乏大局意识和整体观念，说得好听点就是“不讲政治”。但人家接二连三地给你写信，你老不吭一声也不合适。斯塔克觉得有必要把金梅尔召到华盛顿当面聊聊。有所求的金梅尔自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像麦克阿瑟那样领导来了故意躲开不见的牛人毕竟不多。

1941年6月3日，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在华盛顿宴请了大西洋舰队司令欧内斯特·金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小小一张桌子旁，坐着战争年代世界第一海军的四大金刚，这张桌子足可以当收藏品了。美国此时的目光盯在欧洲，所以两位领导好像对金上将的发言更感兴趣，金喋喋不休的发言占去了大部分时间。金梅尔回来不是仅仅为了吃顿饭，他也利用不多的时间积极发言。在重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观点之后，他把问题最后归结到：鉴于珍珠港特殊的地理条件，一旦战争爆发，停泊在港内的军舰要三个小时才能出港，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及时接到预警，使得敌人进攻的时候舰队不在港内”。

尽管对金梅尔的发言不很赞同，可人家毕竟大老远跑回来了，斯塔克还是决定让金梅尔去见见总统，让他亲口告诉罗斯福那些潜在的危险。

6月9日，金梅尔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罗斯福总统。还没等金梅尔哭穷，罗斯福就询问金梅尔，鉴于目前大西洋日益紧张的不

利局势，能否再从太平洋舰队抽调三艘战列舰，去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

哭笑不得的金梅尔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我不能赞同，总统先生。”

罗斯福继续解释说：“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告诉我，太平洋舰队有6艘战列舰就可以，斯塔克甚至说有3艘就足够了，他还建议除了刚才那3艘之外，再抽调3艘战列舰去执行其他任务。”

要是老酒听到这话，肯定该暴跳如雷大骂“放屁”了。但金梅尔毕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他略显惊讶地向总统表示：“那他简直是发疯了！”

罗斯福微笑着告诉金梅尔：“我也认为他是发疯了。我已经告诉贝蒂（斯塔克），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金梅尔接着向总统恳请：“无论如何，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不能再削减了。那样做的后果等于告诉日本人，你们可以随时放心大胆地来进攻。”

罗斯福微微点头：“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

告别了罗斯福的金梅尔怅然若失。他清楚总统目前并没有给他增加兵力的打算，但暂时也不会再从他这里抽调更多的兵力，总体来说还算不虚此行。

作为美国太平洋上的最大军港，珍珠港有一个类似于旅顺军港的致命缺点。那就是对外只有一条长长的细水道，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艘大型舰只，因此它也被美军自称为“该死的扑鼠器”，太平洋舰队全体舰只进出一次，需要三个小时以上。因此，许多海军指挥官不希望对战舰设置防鱼雷网，因为那将导致舰队的机动能力更差。但这

并没有消除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6月13日，他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官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这份文件也同样送交了金梅尔。在要求各海军基地预防鱼雷攻击的同时，斯塔克在文件最后画蛇添足地指出：“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22.9米，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183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在水深12.2米以内，鱼雷可能不会航行而会直坠海底。”

根据斯塔克最后的几句指示，金梅尔在召集大家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遭受鱼雷攻击的危险，给军舰设置防鱼雷网毫无必要且是累赘，理由是它“将使航道变窄，限制舰船的出入”——他们难道这么快就忘了意大利人在塔兰托的教训吗？

1941年9月9日，金梅尔上将组织参谋人员制订了《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该计划很快得到海军作战部的批准。这项计划包括：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就从东面威胁日本的南进。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侦察和突然袭击马绍尔群岛计划》提出：开战后第二天，一支以两艘航空母舰和三艘战列舰为基干的先锋部队将从珍珠港出击，开战后第六天至第九天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侦察，此后暂且退避，在海面上与主力部队会合。这支主力部队于开战后第五天从珍珠港出发，以一艘航空母舰和六艘战列舰为基干并运载海军陆战队，在开战后第十三天前后向马绍尔群岛发起进攻。

可以看出，金梅尔的作战计划与日本海军军令部的预料不谋而合，真可谓“狗熊所见略同”，双方基本停留在同一战术水平上。

由于过分轻敌，太平洋舰队对情报的收集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11月25日是南云舰队从单冠湾出击的那一天，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情报局在这一天提供了一份关于日本舰队主力舰只所在位置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攻击珍珠港南云机动部队所属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的所在

位置做出了这样的推断：“赤城”号、“加贺”号航母在九州南部；“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航母在吴军港附近；“比叟”号战列舰在佐世保军港附近；“雾岛”号战列舰在吴军港附近。

金梅尔和肖特都清楚，日军航母舰队主力已经离开了本国水域，但11月底忽然无影无踪。大家普遍认为，这些舰只可能是随着侵略部队南下，前往菲律宾、泰国或克拉半岛去了。12月2日，金梅尔上将把舰队情报参谋爱德华·莱顿少校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莱顿少校曾于1937年4月到1939年3月担任过美国驻日使馆的海军副武官，是海军中有名的“日本通”，操一口比日本人还流利的日语，对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海军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金梅尔问莱顿：“情报参谋，在你交来的《11月30日日本航空母舰位置推测表》中，没有说明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和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飞龙’号的所在位置，你认为它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不久之前，莱顿忽然发现所有日本战舰的呼叫信号变了，这往往预示着重大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但无线电通信和对未破译出来的日本舰队密码所做的定向分析表明，联合舰队的主力仍在濑户内海，可能只有一艘航空母舰远在东面的马绍尔群岛。“最近没有收到有关这些航空母舰所在位置的确切情报，因此无法说明它们的准确位置。如果要我推测，估计这些航空母舰在吴军港方面。”莱顿支支吾吾地说。

金梅尔一听，勃然大怒，马上追问：“什么？你竟然不知道日本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

莱顿知道会受到司令训斥，但还是老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我估计它们还在日本本土水域之内，但具体所在位置不清楚。不

过，除了这两个航空战队，其他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我是确有把握知道的。”

金梅尔便以紧张时经常出现的那副严肃神情两眼直盯着莱顿说：“言下之意，是不是要等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航空母舰绕过钻石角（檀香山东南面之海角），你才能知道？”

“我希望在此之前我就能发现他们，将军。”说完，莱顿狼狈不堪地离开了司令官的办公室。

说心里话，金梅尔并不十分着急，他认为日本航母的去向更应该是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考虑的事情。华盛顿陆海军情报部门收到的类似传闻，都没有十分明确地断定夏威夷是日本作战计划的焦点。金梅尔也认为，按照合乎逻辑的军事见解，菲律宾、马来半岛或者荷属东印度同5000公里外的夏威夷相比，都可能是日本更为明显的目标。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失踪”的舰船正朝着他的珍珠港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当天，金梅尔甚至给斯塔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太平洋舰队缺少辅助舰只，1942年2月之前不可能在西部太平洋对日军发动任何进攻。

几天前，11月27日，在接到斯塔克上将要求加强防务的电报之后，金梅尔上将在司令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陆军司令官肖特中将，航母舰队司令官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夏威夷陆军航空兵司令马丁少将，肖特的参谋长莫里森中校，金梅尔的作战参谋马克莫里斯上校，第三特遣舰队指挥官布朗海军少将等。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向威克岛和中途岛运送一批飞机，以加强那里的防务。至于关岛，由于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一旦开战，想保住的可能性根本没有，索性破罐子破摔，放弃了事，而中途岛和威克岛增加防守力量还有守住的可能。

由于陆军部和海军部刚刚给夏威夷增派了50架最新型的P-40战斗机，马丁少将认为，应该将这些最棒的玩意儿留在珍珠港，换一些破旧的老式飞机到那两个地方去。其理由是，一旦那里遭到攻击，损失掉那些旧飞机也没什么可惜的，损失同样就是少很多。看来，马丁少将对守住那两个岛根本没有信心。

肖特中将却不这样认为，他提出应该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前沿，因为那里才最容易受到日本人的攻击。莫里森中校并不赞成自己司令官的意见，他提出相对于威克岛和中途岛来说，夏威夷才是最重要的，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守卫瓦胡岛。如果这些最新式的战机运走，将会大大降低珍珠港的防卫能力。

“你怎么这么担忧瓦胡岛的防御呢？”金梅尔问道，“你认为我们随时有被袭击的危险吗？”

“日本人有这样的能力。”莫里森回答。

“我也承认日本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性呢？”金梅尔把头转向了马克莫里斯，“你认为日本人会对我们发起空袭吗？”

“将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马克莫里斯上校爽快地回答道。

根据哈尔西的主张，会议决定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12架“野猫”战斗机派往威克岛。负责运送这些飞机的是由哈尔西率领的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出发日期是第二天，也就是11月28日。

散会以后，金梅尔留下哈尔西一起吃午饭。他们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哈尔西对金梅尔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在他退役之后，还花了很大精力试图为他认为蒙冤的老上司金梅尔平反。

“比尔，”饭后，金梅尔对哈尔西说，“你想不想把那些战列舰也带上？”

“见鬼，一点也不！如果我碰到不得不撤退的情况，我可不希望有任何事物会干扰我的行动。”哈尔西认为，一旦与日本舰队相遇，那些战列舰几乎无法保护美国的舰艇，而保证安全的最大要素是速度。

金梅尔非常理解老朋友的说法。那些看似威力巨大的战列舰太老了，它们拼了老命才能勉强跑出20节的速度。而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开足马力，速度都能超过30节。

两人就执行威克岛支援任务的细节谈到了晚上，哈尔西准备起身向司令官道别。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就问上将：“我说，金！我想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到底希望我干到什么程度？要是遇上日本的舰艇和飞机，那该怎么办才好？”

“见鬼，”金梅尔回答道，“用你自己的常识判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1月28日早晨7时，哈尔西率领的特混舰队从珍珠港拔锚出发，舰队的核心是航空母舰“企业”号——该舰从此时亮相一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担任护航的有3艘重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它们无疑都是幸运儿。哈尔西的舰队中没有战列舰。

你不是要我见机行事吗？那我就按自己的意见办。舰队刚刚离开珍珠港不久，哈尔西就命令“企业”号舰长乔治·默里上校发布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一、“企业”号从现在起进入战斗状态；二、做好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准备；三、也许会遇上敌人的潜艇。

哈尔西要求所有的战机都带上炸弹或鱼雷，把鱼雷上供演习用的弹头换上实战弹头，如发现敌舰和敌机，飞行员应立即击沉或击落

之。

作战命令使得整个特混舰队一片欢腾，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揍日本人。但此时日美尚未正式开战，作战参谋威廉·布莱克中校拿着油印的战斗命令气喘吁吁地找到了哈尔西，带着疑惑不解的神色向指挥官问道：

“将军，是您签署的这个命令吗？”

“是的。”

“您知道这项命令意味着战争吗？”

“当然知道。”

“见鬼！将军，您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发动一场战争，谁能担负起这个责任？”

“我！”哈尔西的牛眼瞪着布莱克，“如果发现敌人过来就先发制人，有什么争论以后再说！”哈尔西的回答就像他的绰号“蛮牛”，高高的声调中透着蛮不讲理。

舰队停止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白天派出反潜巡逻机负责戒备，每天早晚两次出动侦察机在舰队周围500公里的范围内搜索敌机敌舰。可以说，如果那时发现了攻击夏威夷的日本先遣部队的潜艇，那么太平洋战争也许会因美国先放第一枪而爆发。

12月5日，由威尔森·布朗海军少将率领的往中途岛运送战机的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踏上了幸运的征途。珍珠港遭到袭击时，他们离夏威夷已经有1500公里之遥。

12月6日，华盛顿收到了英国海军部发来的一份电报。那支几天前从海南三亚港出发的庞大日本舰队，其中至少有35艘运输舰、8艘巡洋

舰、20艘驱逐舰，正向马来半岛的方向高速移动。海军部大楼里，诺克斯与斯塔克、特纳、诺伊斯及其他海军高级将领召开了碰头会，长时间地讨论了日本人可能的作战意图。

“先生们，”诺克斯问，“日本人会打我们吗？”

“不会的，部长先生。”之后在太平洋战场被誉为两栖登陆作战大师的里奇蒙·特纳少将回答道，“他们要打的是英国人，他们还远远没有做好打我们的准备。”

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美国人和当年的俄国人一样，身为白种人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真敢先动手打他们。

第二天早上，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民众在看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有关海军状况的报告后，备感欣慰。诺克斯说：“我自豪地向你们报告，美国人民可以完全信赖自己的海军。据我看来，我们官兵的忠诚、士气和技术水平无可匹敌。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评判，美国海军都是最强大的。”

同样在12月6日清晨，位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金梅尔上将也显得十分悠闲，他正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战地记者约瑟夫·哈士奇的采访。

“将军，这里会发生战争吗？”哈士奇问。

“不会的。”金梅尔回答。

“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如此确信这儿不会发生战争？”

“好的。你这几天在到处跑，可能还不知道，德国已经宣布他们对于莫斯科的进攻行动进入了冬季。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个冬天，莫斯科不会陷落，也就意味着日本人不能在太平洋上发动对我们的攻击，

他们不可能冒险进行两线作战，他们绝对不会冒这个险的。相反，如果莫斯科沦陷，他们就会放手打我们，而不用担心背后遭到俄国人的攻击。”金梅尔上将面带微笑，一脸自信地侃侃而谈。

“日本人绝没有那么傻！”上将稍作停顿后幽默地补充。

海港魅影

1941年3月27日上午，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属豪华客船“新田丸”缓缓靠上了檀香山码头。

排水量达20000吨的“新田丸”是来往于日本横滨和檀香山之间的定期班轮。像往常一样，船刚靠岸，码头上就响起一片嘈杂的声音。岸上的人群中有两个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高举着一块小牌子，上边用日文写着，“接东京来的书记官森村正”。

很快，从船上下来一个身材高挑、相貌英俊的年轻人，随两人一起钻进了领事馆的汽车绝尘而去。就在不远处，也有两个人机警地关注着这一切。其中一个貌似领导的人对另一个人说：“记住，这是日本领事馆新来的书记官，叫森村正，29岁，要尽快查清这个人的所有底细。”说话的两个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领事馆新来的每一个人，进行详细调查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军令部对袭击珍珠港计划提出的疑问中，能否及时掌握珍珠港内美军舰队的情报是一个头等关键的问题。这一问题最终也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偷袭珍珠港，日军能够大获全胜，一位之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同样功不可没，他就是刚刚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个年轻人。

将制订珍珠港作战计划的任务下达给大西泷治郎之后，山本立即要求小川贯玺尽快搜集有关珍珠港基地的详细情报。

之前小川已经安排了一个谍报小组在夏威夷群岛一带活动，小组的领头人是一个落魄的德国人，叫奥托·库恩，还有一个和尚和两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库恩的公开身份是一个历史学家，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夏威夷的书。库恩的大儿子原来是那个20世纪最“杰出”宣传大师戈培尔的秘书，后来他们一家得罪了戈培尔，被勒令滚出德国，就在1935年来到了檀香山。来到夏威夷的库恩又因投机房地产买卖失败

赔光老本，被迫从事间谍工作来维持生计。库恩还是德国人的间谍，同时从德国人手里拿马克并从日本人手里接美元。比起佐尔格和即将露面的吉川猛夫来说，库恩无疑是很蹩脚的。他除了在日本人面前夸口说自己交往甚广，实际上并没有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胆小怕死，他的情报来源基本是报纸、广播以及和他女儿厮混的美国军官。这些肤浅的情报根本无法满足实际作战的需要。况且随着战争日益临近，从广播或报纸等公开途径获得情报已经越来越难。

小川思索良久，决定向夏威夷另行派出一个海军情报专家。未雨绸缪的小川早已准备好执行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这是一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

年轻人的名字叫吉川猛夫。虽然已经有29岁，但吉川的相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和几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的经历一样，吉川1933年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时还是学校的游泳冠军，剑道的排名是第四，这也为他将来在珍珠港大显身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之后，吉川先后在多艘舰艇上服役，后来陆续到水雷学校、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深造。吉川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喝酒，最后因为饮酒过度，连胃都烧坏了，不得不暂时退伍。因为之前有着不俗的经历，他后来被吸收进军令部情报部当了预备役军官。刚开始在英国课，后来又调到美国课。吉川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堆积如山的资料中筛选有价值的情报，长期从事这项烦琐的工作使他练就了一手硬功夫，那就是对美英两大海军强国的各型舰艇和装备如数家珍、耳熟能详。在军令部，吉川有个唬人的外号，叫作“美国海军百科全书”。

早在1940年5月，情报课课长山口文次郎海军大佐就询问吉川，愿不愿意接受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深入虎穴珍珠港去搜集美军的情报。对此，喜欢接受挑战的吉川满口答应。为了把戏演得更真一点，山口文次郎告诉吉川：“你要以外务省官员的身份去。为了不引起敌人以及外务省一般人员的怀疑，已经联系好你去参加外务省的书记生

考试。在此之前，你要加紧学习，提高英语水平，随时准备奔赴珍珠港。还有，你不能再是光头了，头发要马上蓄起来。”

吉川过去从未有过从事间谍的经验，左手的食指也断了一节。作为一名间谍，这是致命的缺陷，因为很容易被对手识别。但祸兮福之所倚，吉川的这一“缺点”后来恰恰成为他瞒天过海的一个有利因素。

欣然受命的吉川脱去了军装，开始留起头发，并到东京大学去学习国际法和英语。在随后外务省书记生的公开招考中，吉川以普通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考试。尽管他在有关外交知识方面的考试中成绩很糟，还是意料之中地被破格录取。从此，海军预备役少尉吉川猛夫变成了书记生森村正。这个名字是外务省一名官员给起的，因为它对国人来说，既不易发音又很难记住，颇具隐蔽性。

1941年初，吉川接到了到檀香山领事馆履职的命令，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3月20日，外务省新任命的檀香山总领事馆“森村正书记员”登上了由横滨开往夏威夷的“新田丸”。一星期后，吉川抵达檀香山。在这里，他将与美国的特工人员明争暗斗，一决高下。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领事馆新来个年轻人算不上什么大事，一切看似都平淡如初。只有喜多长雄知道吉川的真实来头。喜多也是不久前刚从中国的青岛调过来的，他是前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的忠实粉丝，自然也就赞成日本对西方开战。当天晚上，喜多就秘密接见了吉川。他嘱咐吉川放心工作，他会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刚到珍珠港的新人吉川马上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

初到夏威夷的吉川立即集中精力去搜集有关停泊在港口的美军舰船的情报。他以游客身份乘坐游艇穿梭于夏威夷群岛的各个小岛。过去在军令部几乎每天都要仔细琢磨的沙盘模型，现在已鲜活地展现在

眼前。经过一番考察，吉川发现，只有檀香山所在的瓦胡岛驻有海军舰队，于是便把重点瞄向了这里。

由于事关重大，除了喜多，吉川信不过任何人。他决定一切工作都亲力亲为。为了能搜集到第一手情报，吉川可谓煞费苦心。一天，吉川装扮成一名菲律宾籍劳工，混在珍珠港的建筑队伍中。身穿橄榄绿无领衫、手提饭盒的吉川，看起来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工间休息时，不时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走在路上看似无意地敲敲储油槽等。在吉川看来，这一天的繁重劳动有些不值得。除了意外发现油槽里装满船用柴油外，一无所获，甚至连码头区都未能混进去。他也曾混入美军俱乐部去打工，但是除了学会用美国人的方式洗盘子和夏威夷式的扫地习惯，有价值的东西一点也没弄到。

吉川经常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成流浪汉去翻弄珍珠港外的垃圾箱，企图从垃圾的多少来判断停泊在港内舰船的数量，从而计算出太平洋舰队舰船的出港规律，还可以从垃圾上的文字来判断这些舰船的航线和起点。这还真是个绝招，美国人的环境管理很严，不得向港内倾倒垃圾，港外的这些垃圾为吉川的情报分析提供了方便。但他很快又发现，光靠这些根本弄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几次类似的盲目行动几乎一无所获，这使得吉川非常懊丧。这样下去，不仅要辜负军令部的厚望，说不定哪天还会把自己搭进去。看来光有勤奋努力是不行的，还要有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无奈之下，吉川只好去寻求喜多的帮助。问明情况之后，见多识广的喜多果然给吉川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珍珠港后面的阿莱瓦山坡上有一家日本人开的饭店，名叫春潮楼。那里地势很好，可以俯瞰珍珠港全景，每日港内舰艇的进出情况在那里都能很清楚地监视到。”

第二天，春潮楼的女老板藤原波子接待了喜多和年轻英俊的吉川。当得知吉川是爱媛县的老乡时，“两眼泪汪汪”的藤原波子对吉川显得更加热情。

“啊，你是森村正先生，喜多的同事和朋友？太好啦，姑娘们来见客吧。”

几个艺伎从后面姗姗而出，一看就知道是美籍的日本女子，身上虽然穿着和服，脚上却蹬着高跟皮鞋，个个浓妆艳抹，风骚异常。

“快，带森村正先生上楼。安排最好的房间，对，就去面向大海的那一间。”

吉川被一名艺伎带到楼上。从窗口望出去，整个珍珠港果然一览无遗，威武的战列舰、航空母舰、重巡洋舰以及其他战舰进进出出的情况尽收眼底。兴奋的吉川马上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因公泡妞还算上班出勤，这活儿真不赖。军令部给吉川的经费是每月100美元，他自己每月还有150美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足够吉川大手大脚地挥霍了。

每天除了与艺伎厮混，吉川更多的是独自倚在窗口仔细观察，记录港内美军舰船的类型、数量和活动规律，当然记录时用的是只有他才能看懂的符号。时间长了，他渐渐掌握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规律。这些情报都是他通过第一手观察得来的，完全可靠。每隔一段时间，吉川就会把情报汇总报给喜多，再由喜多用密码发回东京。这些情报也成为山本拟订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基础。

吉川不失时机地扮演着“浪荡公子”的角色，和几个艺伎都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丝毫不吝惜钞票。他有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论：

“任何一个倾心于追逐维纳斯的人，在别人眼中都会少一份间谍的嫌疑。”

事实也印证了他的想法，这些放荡行径还真掩护了他。吉川的往来电话当然会受到美国特工的窃听。一次，一个艺伎打电话到领事馆找吉川，从电话音量的微弱波动，敏感的吉川立即意识到有人在窃听。狡猾的吉川将计就计，故意抓住电话和艺伎没完没了地长谈，淫声浪语不绝于耳，美国情报人员也算免费收听黄色音频直播了。最后，那位老兄气愤地拔下窃听插头骂道：“下流坯！”

从吉川到檀香山的第一天起，美国联邦特工人员就开始了对他的跟踪。很快吉川就发现，他已被一辆装有天线的黑色小汽车“尾随”上了。联邦调查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要求美国在东京的情报机构配合调查。驻东京的美军情报人员调查了森村正进入外务省的经历，最后的结论是：吉川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确实是通过正常外务省招聘程序才进入外务省的。——日本海军情报部门事先的精心策划成了美国人解除对吉川戒备的保护伞。加上美军情报人员清楚吉川缺一根手指，就错误地认为，日本情报机关不可能选择如此有明显体貌特征的人来当间谍。他们判断吉川不过是个风流浪荡的小人物而已，从此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春潮楼老板藤原波子依稀看出吉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花花公子，因为她的姑娘们经常跟她谈起吉川的一些怪癖。比如，吉川喜欢用聊天或者打赌的方式和久居于此的人聊天，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会在去一个地点的途中多次换车，在观光时对那些美丽的风景不感兴趣，反倒特别注意观察地形地貌等看似无聊的东西。一个叫小泽的艺伎告诉藤原，有一次，她陪吉川在瓦胡岛一个很无聊的地方逗留了很久，直到她多次催促，吉川才恋恋不舍地答应一起回酒店，走的时候还一步三回头。藤原还发现，吉川经常穿着渔民和农民的衣服一大早偷偷地溜出饭店。从这些细节，藤原判断，吉川肯定担负有特殊的使命，因为瓦胡岛上除了军事基地，没有什么可以

特别留恋的东西。藤原并不想深究此事，她只是一个生意人，只在乎吉川是有钱人，而且从来不会欠账。

初夏的夏威夷已非常炎热，人们纷纷来到海滨纳凉。吉川像常人一样穿上了印有英文“欢迎”字样的鲜艳衬衣，挎着情意绵绵的艺伎，像普通游客一样坐上檀香山空中观光飞机，在瓦胡岛上空来回兜风。在这些场合，艺伎成了吉川最好的保护伞。在一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一对普通的情侣。飞机在天空中一圈圈盘旋，珍珠港基地和瓦胡岛上的几大陆上机场尽收眼底。吉川的眼睛搜索着每一个细小的角落，默记着那些需要的数据，如机场跑道的走向和长度、停机数量的多少等。这些都深深印在他脑子里。在他的旅行中，通常都携带一名艺伎或一名领事馆内的服务员，因为独行很容易受到岗哨的各种盘问。

吉川的主要目标在瓦胡岛。除了坐上汽车每周两次在瓦胡岛上来回转圈，他还每天躲在春潮楼上观察珍珠港港区。有一次，他带上饭盒混在劳工队伍里，在港区逛了一天，没有一个人来盘问他。还有一次，他坐出租汽车到了离珍珠港不远的希卡姆机场，这个大型机场是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基地。在机场门口，他对哨兵说要见一名美军军官朋友，哨兵手一挥便让他进去了。当他的汽车缓缓地在这个基地上转圈时，吉川默记着飞机的数目和两条主要跑道的长度。用同样的办法，他还观看了惠勒机场上空的飞行表演，这是位于瓦胡岛中心的战斗机基地。与其他观众一起，他坐在草坪上观看了P-40战斗机驾驶员的特技表演。他没有做笔记，当然也不能拍照，但他记住了飞机、机库、兵营和士兵的大致数目。吉川从来不照相，因为那是极不安全的，一切全凭他的“肉眼照相机”。

5月12日，吉川向日本国内发出了第一份电报，报告了珍珠港内美军舰艇的具体情况。东京的指示很快来到：“为了保密，有关停泊于

珍珠港的舰艇报告，在五、六、七月中如无特别变化，每十天报告一次即可。”吉川由此判断，战争近期还打不起来。

气象条件对于作战具有重大影响，气象问题导致作战失败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当时，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为了保守军事秘密，都不公开在报纸上刊载当天的天气预报和气象图。吉川为此曾到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等地方查阅资料，试图找到有关夏威夷地区的气象资料，但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只是获得了一些有关农业，特别是甘蔗园的灌溉所需降雨量的资料，可惜吉川没有在这里垦荒的打算。

9月，在参加一次同乡会时，有人无意中提起，檀香山有一个日本业余天文学家，对流星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吉川马上侧面打听了地址，匆匆赶去。这个业余天文爱好者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吉川假装对天文感兴趣地和老人聊天，请教天文和气候方面的问题。老人告诉吉川，“夏威夷30多年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而且瓦胡岛东西走向的山脉北面总是阴天，而南面总是晴天”。得此消息，吉川是如获至宝，这意味着飞机可以从阴天的北面突然杀出，在瓦胡岛上空不受季节限制地自由飞行，发动攻击也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日军悍然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美日关系急剧恶化，太平洋上彤云密布，战事一触即发。从10月下旬起，东京的电令像雪片般发到檀香山。电报内容几乎全是询问舰艇所在地和锚泊地的，询问的反复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东京的要求一开始是10天报送一次，后来变成一周一次，最近已经变成了3天一次。吉川知道，一旦变成一天一次，离自己回日本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10月1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野村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终于同意3艘日本邮船从日本到美国再航行一次，条件是船上不能装载货物。

10月15日，3艘邮船中的第一艘“龙田丸”从横滨港起航。船长木村阪男是一位预备役海军军官，手下几乎全是新船员。只有那个表面上看上去木讷的事务长似乎有点英华内敛——他现在的名字叫前田国昭，但真实身份是军令部情报部美国课的中岛凑海军少佐。

轮船起航前，山口文次郎交给中岛一个密封的信封，要他仔细保管，到檀香山后寻机交给喜多。这封信要求喜多全力以赴搜集有关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特别指示喜多要提供一份详细的地图，准确标明瓦胡岛上每一军事设施的规模、位置和兵力配备，并说明情报将由随后到达檀香山的情报人员取走。

10月23日，“龙田丸”在蒙蒙晨雾中缓缓靠上了檀香山码头，它此行的公开任务是撤走部分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只有极少数人心里清楚，这很可能是“龙田丸”战前最后一次珍珠港之行了。

船刚靠岸，一艘小型的白色汽艇就跟了上来，一群美国水兵立即登船检查，并在船桥上、机舱边布满了岗哨。船上许多人都不允许下船。喜多获准上船，与自称是“龙田丸”的事务长接上了头。在船上一个卫生间里，中岛“事务长”取出一个折叠的小纸片塞给喜多，悄声说道：“我是军令部的中岛少佐，请把这个转交吉川君。我就不离船了，否则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回到领事馆的喜多迅速把吉川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你认识中岛少佐吗？”

吉川点点头：“以前是我们的课长，我们都是美国课的。”

“他来了，在船上下不来，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吉川接过小纸片，迅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反锁了门。这是军令部给他的一封密信，小小的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字，是给吉

川提出的关于珍珠港基地和太平洋舰队的97个问题。根据过去7个月费尽心机搜集到的情报资料，吉川开了一个通宵的夜车，对所提问题逐一做了回答。例如：

问：港内停泊舰船的总数，不同类型舰艇的艘数和舰名？

答：对此，吉川每天都有记录，只要翻翻记录本就能准确回答。

问：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停泊位置？

答：见随后提供的地图。地图上不但标有军舰的位置，还标明了所有的机场及备用机场，甚至连高尔夫球场都有明确的标示。吉川认为一旦敌机场被摧毁，美国人可能会利用高尔夫球场作为紧急着陆点。还别说，最后还真有一架被逼急了的B-17轰炸机选择高尔夫球场降落。

问：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

答：拂晓和黄昏均为10架左右。大部分是朝向正西和西北方向，往正北方向派出的巡逻机很少。

问：珍珠港上空有没有阻塞气球？

答：美国人认为这里很安全，所以用不上那玩意儿。

问：夏威夷的天气如何？

答：30年来夏威夷一向无暴风雨。瓦胡岛北侧经常为阴天，可从北侧进入进行轰炸。——这些多亏了之前那位业余天文学家。

问：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

这是军令部最关心的问题。万一大批日本飞机临空时港内空空如也，岂不误了大事？答案显而易见，星期天。上帝允许人们在工作6天

之后可以小憩一天，对于谁都如此，更何况是最爱享受的美国人？

只有一个问题吉川没有把握：港湾入口处有无防潜网？防潜网深在水下，吉川以前即使留意也看不到。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他决定尽快亲自去侦察一番。

第二天下午，吉川穿上炫目的夏威夷衫，驾车直奔珍珠港方向。在距离目的地不远处，他把车开进一片茂密的丛林，然后戴上巴拿马凉帽，取出一根钓鱼竿向港湾入口处走去。他心里盘算着，万一被哨兵抓住，就说是误入禁区的垂钓者。

在临海边的一块礁石后面，吉川探出了一根钓竿。他的眼睛不盯着海面，而是转头向后张望。后面小山坡上有一个岗亭，荷枪实弹的美国哨兵正来回踱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吉川不能再等了，他脱下衣服潜入海里奋力游向入口处。他曾经是“海兵”的游泳冠军，这一特殊技能此时果然派上了用场，他也只有靠这个办法来探明入口处有无防潜网了。

吉川无声无息地拨动着双腿，游了大约40米，进入了航道。他用双脚在水下触摸，什么也没有。他一个猛子扎下去，由于过于激动，入水才几米便憋不住气了。他一连又扎了5个猛子，还是没有发现防潜网。后来吉川回忆说，在他的谍报生涯中，这几分钟是最紧张的时刻。吉川游回岸边，这时山头的哨兵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几声吆喝后枪响了。吉川只好趁哨兵未赶到之际，拿起衣裤钻入密林，之后迅速驾车逃离。

对于有无防潜网的问题，吉川只好如此答复：很可能没有，具体不详。

10月22日，又一艘日本客轮“太阳丸”从横滨起航，目的地依然是檀香山。

船上自然不会都是普通的乘客，其中有几个肩负特殊使命的牛人。第一位是老资格的潜艇专家前岛俊秀海军中佐，他背着药箱，化装成船上的医生。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前岛在临行前还特意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他的助手就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的特种潜艇军官松尾敬宇海军中尉，松尾的身份是实习驾驶员。不用说，这两人主要是考察如何使用一般潜艇和特种潜艇对美国的舰船实施包围和攻击。

松尾是主张使用“特种潜艇”进攻的发起人之一，这次到夏威夷现场考察回国已晚，未被选入敢死队员之列。松尾为此是顿足捶胸，寻死觅活。不过也不要紧，1942年5月，他终于在对澳大利亚悉尼港的潜艇强攻中得偿所愿，一命归西。

第三位牛人名气更大，他的名字叫铃木英，军阶只是小小的海军少佐，军令部研究美国空中力量特别是航母战斗力的专家。铃木英是典型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其外公是在日俄战争中“英勇异常”的第八师团师团长立见尚文，其父陆军大将铃木孝雄担任过8年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社长，其老丈人是在“二二六事件”中大难不死的前首相、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比起这些人来说，他的伯父更加牛×，那就是有着“不死鬼贯”之称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战后，铃木英曾出任日本自卫舰队的司令官。铃木此时在船上的身份是事务长助理。

“太阳丸”并没有走以往的预定航线，而是选择了气候恶劣、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船上乘客谁也不知道这条路线就是一个月后南云机动部队将要行走的路线。前岛等人一路上密切注视北太平洋航线上所有船只的动向，记录所经海域的气象变化。结果出人意料，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船只，而且一路都是好天气，还有足够的云和雾气提供隐蔽。直到行驶至瓦胡岛以北360公里的海域时——这是计划中南云舰队的攻击出发点，一架美国巡逻机才懒洋洋地从云雾里钻了出来，3个人的心情骤然晴转多云。

11月1日上午8时30分，“太阳丸”抵达夏威夷，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六。这一时间自然也是精心策划好的，正好可以在第二天的星期天观察港内的整体情况，未来的攻击时间也是选在星期天。

“太阳丸”要在这里停泊5天。前岛和铃木在舱室内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外边的情况。为了不引起美国特工人员的注意，他们一直都待在船上。一切记忆尽可能依靠脑力，以免在美国可能进行的突击检查时出现意外，非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拍照。

在船只停泊港口的几天里，日本领事馆每天都会派人上船送报纸，报纸内自然夹着写有情报的小纸条，喜多要求吉川尽可能将纸条写得小一点。每次送报纸时都要经过美国宪兵检查，但这些蹩脚的宪兵警惕性很低。日本人采取了瞒天过海的办法，每次不等美国人检查就主动上前把报纸翻开，这些宪兵马上就会点头放行。有时候铃木还会爬上驾驶台，用望远镜去核对刚刚拿到的情报。

铃木的任务是确定袭击目标的准确位置，以及拉海纳地区是否仍是美国的海军基地。如果拉海纳基地还停泊有美军的舰船，就不得不从进攻珍珠港的机群中抽出大批飞机去对付它们。铃木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并拍摄了珍珠港进口处和邻近希卡姆机场的照片。

11月5日，“太阳丸”在经过海关的严格检查后顺利离港。由于大部分侨民和领事馆工作人员已经撤离，船上只撤走了447名侨民。美国方面严格控制送行人员的数量，所以以往熙熙攘攘的码头显得冷清了许多。随着“太阳丸”的离开，夏威夷与日本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从“太阳丸”入港的那一天开始，美国就秘密派出了一艘警卫舰进行监控，可惜他们对于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

最高兴的当然是满载而归的前岛俊秀等人。他们知道，离开的此时此刻，这里依然是美丽的天堂，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这里将变成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

11月末，东京考虑到领事馆人员会在开战之后遭到逮捕监禁。为了保持情报来源，军令部打算秘密在夏威夷地区留下一个潜伏间谍，他们想到了那个蹩脚的德国人库恩。吉川冒着生命危险给库恩送去了16000美元。事实上，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库恩很快因为在银行存款过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逮捕并判处20年监禁，后被驱逐出境，去了阿根廷。

12月2日，喜多告诉吉川，东京来电，“从即日起每天报告珍珠港的情报，尤其是美舰队的集结情况”。吉川从这种急迫的要求中判断出，战争已近在眼前，联合舰队的攻击目标无疑就是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开战之初就敢一下子前出到美军的腹地，目标就是美军最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吉川心中暗暗为山本的胆略和气魄所折服。于是，他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开车兜风、垂钓、泡妞。

12月6日是星期六，当天下午，美军出海训练的舰船都像往常一样准时回到了港内。看看美国大兵脸上那兴奋的表情，吉川就知道，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又将是一个狂欢之夜。

吉川在春潮楼的窗帘后仔细观察了一阵，只见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的舰艇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太平洋舰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和约10艘重巡洋舰都没在港内。太平洋舰队本来有3艘航母，他知道其中一艘航母可能回美国本土了，已经很久没有露过面——此时的“萨拉托加”号航母刚刚结束在西海岸布雷默顿干船坞中的休整。吉川明白，如果联合舰队真的袭击这里，这无疑将是最大的遗憾。

吉川在心中草拟了需要发出的电文稿，随后开始收拾东西，检查房间，这是他每一次离开春潮楼前必须要干的事。确信没有任何遗漏之后，他驱车直奔领事馆，他还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离开春潮楼。

匆匆返回领事馆的吉川立刻向东京发回第二百六十四号特急电报。

一、2艘航空母舰、10艘重巡洋舰全部出港。

二、12月6日傍晚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列舰9艘（包括练习舰“犹他”号），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17艘，其他船只许多。

三、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这是吉川到夏威夷8个多月里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这封关键的电报在开战前6个小时到达东京。从3月27日到檀香山以来，吉川起草的第一份电报编号是驻檀香山总领事第七十八号，最后一份电报编号是第二百六十四号。吉川在其任职255天内，共起草拍发的电报达177份之多。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些有关领事馆本身业务的电报，但80%以上的电报属于军事情报。这是吉川“呕心沥血”的结晶，所换来的是，那支威风凛凛的庞大舰队在第二天早晨8时便遭到了日本鱼雷和炸弹的轮番“洗礼”。

就在吉川发出电报的同一时间，南云机动部队距离珍珠港只剩下650公里，离攻击珍珠港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2个小时。

处理完这些事务，吉川有点兴奋，喝了几杯威士忌后，他准备冲个澡美美地睡一觉，消除一下几天来的疲乏。隔着宽广的庭院，吉川遥望了一眼喜多的房间，发现他的窗户还微微透出灯光。

熟睡中的吉川被日裔女侍芳江小姐唤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7时半。他正准备往咖啡里放糖时，外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墙上

几幅画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抬头看了一下闹钟，是当地时间12月7日早上7时55分。

吉川疾步来到院内，领事馆的成员也都跑到了草坪上，外面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声音是从西北方向的珍珠港传来的，此时那里已是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了。在众人一片惊愕声中，一架飞机掠过领事馆的上空，吉川清楚地看到了飞机双翼上涂有鲜红的“旭日”标志。

日本飞机！战争打响了！他自言自语道。太理想了，那么多的军舰都在港内。

“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

喜极而泣的吉川一把拉住喜多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两人翘首凝望着珍珠港上空的浓烟，含着泪拍手相庆。他在檀香山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吉川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吉川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匆匆回到房间抱着一包资料来到卫生间。这是他大半年来积累的资料，战争一爆发，它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必须立即销毁，否则这将成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物证。他点起了一把火，袅袅青烟从窗户弥漫到院内。就在吉川焚烧资料时，美国宪兵队已经将领事馆四面包围了起来。

看到有青烟冒出，美国宪兵迅速冲进院内将房门撞开。6名武装人员冲了进来，开始往密码本上扑火，但肯定是来不及了。

领事馆其他人员已被集中扣押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可谁也没有注意吉川。他躲在院子一角，静静地等到外边的轰炸声逐渐变稀，最后完全平静下来。回办公室时，他发现门已锁上，便向一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走去，要求他把自己也关进去。

“你是谁？”

“森村正，书记官。”然后他如愿被关了进去。

日美正式开战，双方驻外人员都作为人质被对方扣押，吉川自然也在其中。尽管美国以排查危险分子为由在夏威夷地区逮捕了2000多名日裔，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吉川的身份没有被发现。当他登上客轮驶离瓦胡岛时，珍珠港的水面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切都曾是那么熟悉。他轻轻地挥手，告别一切美好的回忆，包括春潮楼的那些艺伎，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再见了，珍珠港！”

后来，他们被关押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营地里。吉川认为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因为审查期间他没有遭到拷打，还有人给他烟抽，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一旦遭到拷问，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忍受到什么程度。被关押期间，知道吉川爱喝酒的美国看守人员竟然一周给他两瓶酒喝。后来，他作为外交官被遣返回日本，回国后的吉川还收到了一个箱子，他在夏威夷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美国人都给他寄回来了。包括带短波收音机的电唱机、被褥等物品，以及那些曾用来乔装的在日本根本无法穿的花哨衣服。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寄往东京，森村正收”。

回国后的吉川被称为“夏威夷作战的无名英雄”，受到日军大本营的重奖，甚至连遥远的盟友德国都给吉川颁发了勋章。此后他一直在军令部，负责对美情报的第五课从事资料整理，偶尔也干些审讯俘虏的工作。在一次对一个美国潜艇俘虏的审讯中，吉川知道美国有一种可怕的玩意儿，叫雷达。由于在美国曾受优待，吉川没有虐待行为。但是他的同事可没有那么文明，在他身边虐待现象经常发生。

日本战败后，第五课全体成员因为从事的是对美情报工作，被作为战犯集体抓捕，很多人因为虐待行为被判处徒刑。吉川在之前的1944年已经退役，抓捕名单中尽管也出现了他的名字，但他再次发挥

了高级间谍的本色，立即隐姓埋名，削发为僧，到伊豆一座古庙躲了起来，法号碧舟。吉川一直躲藏到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和约》签署，才重新露面。

吉川后半生一直从事石油贸易。闲暇之余，写了《潜伏珍珠港》一书，据说在日本十分畅销。

秘密集结单冠湾

1941年11月11日，山本五十六率宇垣缠、黑岛龟人等主要幕僚，乘火车离开东京前往位于山口县的岩国航空大队。在那里，他们登上了前来迎接的“长门”号战列舰。此前，已经有不少海军舰船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小小的岩国航空大队刹那间将星云集，阴云密布。

11月13日上午9时，联合舰队在岩国航空大队举行了开战之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会议结束之后，有一张合影照片幸运地保留下来。虽然不太清晰，还是依稀能够看出那些重要人物的面孔。照片的排次如下。

第一排都是司令长官：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居中，左右一字排开第一舰队高须四郎、第二舰队近藤信竹、第三舰队高桥伊望、第四舰队井上成美、第五舰队细萱戊子郎、第六舰队清水光美、第一航空舰队南云忠一、第十一航空舰队塚原二四三。

第二排全是参谋长：联合舰队宇垣缠、第一舰队小林谦五、第二舰队白石万隆、第三舰队中村俊久、第四舰队矢野加志三、第五舰队中泽佑、第六舰队三户寿、第一航空舰队草鹿龙之介、第十一航空舰队大西泷治郎。

第三排的人大部分面生，是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为首的各舰队首席参谋，分别对应为石塚千俊、柳泽藏之助、矢牧章、川井岩、宫崎俊、松村翠、大石保、高桥千隼。除了松村翠和大石保为中佐之外，其余都是大佐。

从名单能看出，除了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并不隶属于联合舰队）外，准备参加南方作战以及袭击珍珠港的各舰队司令长官、参谋长、首席参谋均到场了。

由于是战前最后的动员会，会议气氛略显紧张和悲壮。就当前形势来看，日本与美、英、荷开战已不可避免。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之后，在场所有人都将奔赴各自战场，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会再回来。

山本首先发言，他以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做了训话，表明了自己亲临战场的决心。“诸君，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各位身上了。此行不论成功与否，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都会将诸位铭记在心。我热切地盼望各位奋勇作战，杀敌立功，奏凯而归！但愿全军将士与本人同生共死！”

之后山本突然宣布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如果目前正在华盛顿进行的日美会谈达成协议，那么在开战之日前一天凌晨1时以前，将命令撤回已经出动的部队。所有部队接到命令后，必须立即掉头无条件返回。”

立即有人提出了异议。第一个发言的竟然是原本战意不足的机动部队指挥官南云忠一：“已经出发的舰队还要返航吗？这个要求不尽合理，将使我们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也势必影响广大官兵的士气。”

马上有人开始附和：“司令长官，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射出去的箭难道还能收回来吗？”

接下来的话就显得有点粗鲁：“这简直是让活人把撒出去的尿再憋回来！”

山本马上一挥手，厉声呵斥：“养兵千日，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和平。如果在座哪位认为无法执行上述命令，请于此时此刻立即递交辞呈。”

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两年多以来，还从没有人看到过山本发如此大的火。与会者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当然更不会有人真去写辞职

书。

看到众人的情绪逐渐平息，山本随即放缓了语气对大家说：“很好！诸位都是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精英，都知道誓死服从、效忠天皇陛下的命令。请各舰队按照原定计划做好战斗准备。另外我特别要求，准备参加袭击珍珠港作战的所有舰艇，必须卸下与作战无关的任何东西。由于集结地和所经路线的气候寒冷，各飞机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上都必须涂上防冻油脂。”

从11月16日开始，所有参加偷袭珍珠港作战的舰只以“木户部队”为代号开始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以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取不同航线分批驶向北方的集结地。

11月17日早晨7时，“长门”号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缓缓驶出了岩国口，于13时40分驶抵佐伯湾。15时，山本登上了南云机动部队的旗舰“赤城”号，向即将出征的将士做最后的激励和告别。山本向列队站在“赤城”号甲板上的约100位各级指挥官做出了最后的训话：

“如果不得已开战，那么这次行动就是要在开战之初进攻远在珍珠港方面的美太平洋舰队主力，作战的成败将决定帝国的命运。”

尽管依然那样精悍，山本也显示出悲壮的神色。他在对美开战问题上持反对意见，又是袭击珍珠港的积极倡议者。正因为他充分了解美国的强大实力，才主张必须首先攻击太平洋舰队。在世纪之初那场与俄国人的大海战中，初出茅庐的少尉候补生山本身负重伤。如今作为日本海军的最高指挥官，他将率领联合舰队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同美国一决雌雄。山本心里明白，即使袭击珍珠港能够取得成功，也只是暂时在太平洋战局中争得主动，把战争时间拖得更长，最终日本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眼前的这些忠勇之士连同他自己，都将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

“这次作战要在排除一切困难和出敌不意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计划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制订出来的。但是要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将军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人士，他非常小心谨慎。因此可以猜想得出，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态，他可能早已采取了周密的戒备措施，各位将士务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想到这次作战将是一场硬仗，切勿掉以轻心。帝国的生死存亡全拜托诸位了！”

有着“黄金假面”之称的宇垣缠尽管在很多时间里都无所事事，却有一个写日记的好习惯，他的日记《战藻录》成为战后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文献。当天晚上，宇垣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山本司令长官的讲话甚为殷切，真是主将之言，感人肺腑。虽然将士们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吃惊的神色，但看来一般都很沉着，大家都已下定决心尽忠报国。尽管不能不预想到此举将会有若干牺牲，但愿神明保佑将能达到其目的。”

出征将士一个个血脉偾张，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们紧握双拳，激动的心情导致额头青筋突突跳动，肌肉的痉挛使得面部表情极端可怖。山本突然走到飞行队长行列跟前，默默地同渊田握手。两个人都一言不发：山本凝望着渊田，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期望和绝对的信赖，渊田则以必胜和誓死相报的目光回答了山本。

与此同时，在吴军港水交社的一个房间里，特种潜艇攻击队的官兵正聚精会神地举行出击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山本派参谋有马少佐出席了会议。有马再次向特别攻击队指挥官佐佐木半九大佐传达了山本的指示：“特种潜艇不必强行进入珍珠港内。必须在营救官兵方面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官兵能够顺利返回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攻击。”特种潜艇的参战官兵流着热泪纷纷写下决心书，委托有马转呈山本。

海军大尉岩佐直治：“尽忠报国。”

海军中尉横山正治：“断然行之，虽鬼神亦避之。”

海军中尉古野繁实：“沉着、勇敢、果断。”

海军少尉广尾彰：“七生报国。”

海军少尉酒卷和男：“细心大胆。”

为了尽可能隐蔽行踪，参加南云机动部队的众多舰艇，都是以不同日期分批从自己的锚地向着集结地单冠湾进发的。在参战舰只一艘艘拔锚起航的时候，联合舰队的其他舰只则实施无线电佯动进行掩护。集结行动极为隐秘，各舰只有舰长一人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

11月18日夜，南云的旗舰“赤城”号开始出发前往集结地。航母上实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夜幕下，“赤城”号悄悄地由丰后水道南下。在福岛县盐屋崎附近，“赤城”号全部舰载机从母舰起飞，进行了最后一次实战训练。11月21日，“赤城”号在驱逐舰的引导下缓缓驶入了单冠湾。

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和“飞龙”号航母于11月18日12时，第八战队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于14时，分别驶离佐伯湾。19日上午9时15分，行进到伊势湾海面上的“苍龙”号、“飞龙”号、“利根”号、“筑摩”号所有舰上人员列队在飞行甲板上，向着伊势神宫遥遥祭拜，祈祷日本武运长久。当天傍晚驶过东京湾海面时，秋雨淅淅沥沥，大家冒雨向皇宫遥拜。此行可能一去不返，众人只能以这种方式向裕仁做最后的告别。

11月18日傍晚，从馆山湾出发的快速战列舰“比叻”号和17日从佐世保港出发的快速战列舰“雾岛”号，也在东京湾外会合后一起向着单冠湾驶去。第五航空战队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也于19日凌晨零时从别府起航。

8艘主力舰中，独缺第一航空战队的航母“加贺”号。它另有特殊任务需要执行，那就是去运载舰队翘首以盼的改装浅水鱼雷。三菱兵器制作所加班加点连夜制作，到11月10日，仅仅完成了28条鱼雷的改造。载有12架没有装弹鱼雷机的“加贺”号，也只能先从佐伯港赶到佐世保，停在工厂门口等待正在改造的鱼雷上船。到了11月18日，剩下那12条鱼雷的改造还是没有完成。眼看赶不上集结的时间了，实在没办法的“加贺”号只能把待改造的鱼雷、配件、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拉上，在海上边走边改。总算在出发前一天，也就是11月25日，如愿拿到最后改造好的12条浅水鱼雷。

随着最后一艘大型战舰“加贺”号的到来，南云率领的以6艘航空母舰为骨干力量的约30艘水面舰船，已在北方荒凉的单冠湾集结完毕。

40条鱼雷算是有了着落，没想到炸弹又出了问题。水平轰炸机队使用的800公斤穿甲弹是用战列舰406毫米炮弹临时改造的。炸弹倒是赶制出来了，但机动部队快要集中的时候才发现，水平轰炸机原来的投弹装置根本装不上这种炸弹。还是老办法，让工人上舰，在机动部队驶往单冠湾的途中完成了投弹装置的改造。

所有参战舰艇上的私人物品以及不必要的设备全被留下，换上来的是一桶桶的燃油。通常当某个舰队离开日本时，舰上装的一般是适合炎热气候所穿的衣服，以及适合在南方气候条件下食用的特制食品。这次意外，除了那些物品，官兵还带上在寒冷气候下生存所需的特殊物品，如棉衣、防冻油、特种炮衣和其他防冷设备等。除了极少数人，大部分人不知道带这些玩意儿究竟要干什么。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猜测，此行有可能到北方去进攻俄国人。但马上有人提出疑问，那也不用连夏季的服装和设备都带上啊？

就在南云机动部队陆续向着单冠湾集结的时候，11月21日下午4时，福留繁亲自登上停泊在广岛湾柱岛的“长门”号，向山本面交了于当日下达的《大海令》。

《大海令》第五号

兹奉敕命令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命令必要部队，为进行作战及时向待命的海面进发。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进行作战准备过程中，若遇到美国、英国或荷兰军队之挑衅，需行使武力进行自卫。

三、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军令部总长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山本根据上述指示以及同时下达的《大海令》第六号，于11月22日凌晨零时用电报下达了《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五号》。根据这一电报命令，南云机动部队按预定计划于11月26日从单冠湾出击，向夏威夷远征。电报仍附有那个特殊条件：“根据形势变化，或者日美谈判获得成功，作战部队须根据命令立即集中返回驻地。”

千岛群岛中的国后岛横卧在南北狭长的日本列岛北端，同北海道东面的根室仅仅相隔一条海峡。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烟雾蒙蒙，因此俄国人将这一片岛屿称为“烟雾列岛”，日本人则称为“千岛群岛”，以示其由无数小岛组成。其北侧国后水道对面的择捉岛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该岛形状狭长，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岛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个不大的水泥码头、一个邮局和一个无线电

台。单冠湾位于择捉岛中部南岸，那里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却风平浪静。海湾内有两个渔港，位于外部的叫年萌港，靠里面的叫天宁港。平时只有在渔汛季节，渔船才会到这里集中和分散，因此外人几乎不知道这两个渔港的名字。它们只不过是日本北方普通的荒凉港口。正由于此，这里就成了南云机动部队最理想的集结地。

荒凉的择捉岛尚不能自给自足，它需要靠班船从根室运来粮食。现在这里既然成了南云机动部队的集结地，那些班船肯定是不能来了。为了保障在此期间岛民的正常生活，海军专门派来了补给船，给岛民运来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安全起见，那艘来自大凑警备府的“国后”号海防艇已提前来到单冠湾，关闭了镇上的无线电台和邮局，扣压了岛上所有外发的书信和电报，同时那些在单冠湾捕鱼的渔民也不许出海打鱼或者离开。——真不错，不用干活就有人管吃管喝了。

根据命令，机动部队从这里出发后，所有被扣留的渔船以及补给船还有“国后”号海防艇将继续留在此处，执行和此前一样的任务。这些措施要一直持续到12月8日正式开战后才解除。

千岛群岛的冬天来得很早，11月间就开始飘起漫漫飞雪。在漫长的冬季，整个岛上都覆盖着皑皑冰雪，静谧中透出一种祥和。已经习惯了平静生活的岛民，在这年冬天忽然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一支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荒凉的单冠湾：一艘、两艘、三艘，数量还在不断增多。岛民织田浩二的小儿子一溜烟似的跑上了山坡，一五一十地数了一遍——大小舰艇有30艘之多，其中竟然还有之前只听说而未曾见过的巨无霸战列舰和航空母舰。

“出什么事啦？”

“一定是要演习啦。”

“胡扯，我们家在这儿生活了几代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海军来这里演习，肯定是要打仗了。”

岛民议论纷纷之际，11月23日13时30分，第二潜艇部队担任警戒的三艘潜艇驶入港内，至此，机动部队所有参战舰艇全部集结完毕。这是自对马海战之后日本海军最大的一次集结。

机动部队的组成和指挥官——

总指挥：南云忠一。

参谋长：草鹿龙之介。

海上空袭部队：司令官南云忠一。

第一航空战队：航母“赤城”号、“加贺”号，司令官南云忠一。

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号、“飞龙”号，司令官山口多闻。

第五航空战队：航母“翔鹤”号、“瑞鹤”号，司令官原忠一。

海上支援部队——

指挥官：三川军一。

第三战队：高速战列舰“比叡”号、“雾岛”号，司令官三川军一。

第五战队：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司令官阿部弘毅。

海上警戒部队——

指挥官：大森仙太郎少将。

轻巡洋舰“阿武隈”号，驱逐舰“谷风”号、“浦风”号、“滨风”号、“矶风”号、“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秋云”号。

先遣巡逻队——

指挥官：今泉喜次郎大佐。

潜艇“伊-19”“伊-21”“伊-23”。

海上补给部队——

指挥官：大藤正知大佐、新美和贵大佐。

加油舰“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神国丸”“极洋丸”“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

参与珍珠港作战但没有来到单冠湾集结的还有4支部队，出发地是位于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基地。

先遣编队——

指挥官：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

第一潜艇部队：佐藤勉少将率领“伊-9”“伊-15”“伊-17”“伊-25”4艘潜艇在瓦胡岛东北展开，攻击美军可能出动反击的舰艇。

第二潜艇部队：山崎重晖少将率领“伊-1”“伊-2”“伊-3”“伊-4”“伊-5”“伊-6”和“伊-7”7艘潜艇在瓦胡岛与考爱岛、莫洛凯岛之间的考爱海峡、卡伊威海峡展开，监视并伺机攻击美军。

第三潜艇部队：三轮茂义少将率领“伊-8”“伊-68”“伊-69”“伊-70”“伊-71”“伊-72”“伊-73”“伊-74”“伊-75”9艘潜艇在瓦胡岛以南海域展开，攻击美军可能出动反击的舰艇。

特别攻击部队——

指挥官：第三潜艇大队司令佐佐木半九。下辖“伊-16”“伊-18”“伊-20”“伊-22”和“伊-24”号5艘潜艇，各携带一艘袖珍潜艇，在空袭前将袖珍潜艇放出，由其自行潜入港内，在第一次空袭开始后乘乱从水下发射鱼雷实施攻击。

要地侦察部队——

“伊-10”号负责侦察南方斐济、萨摩亚群岛方面，“伊-26”号负责侦察北方阿留申群岛美军的动向。

中途岛破袭部队——

指挥官：第七驱逐舰大队小西要人海军大佐，由“曙”号、“涟”号两艘驱逐舰和“尻矢”号补给舰组成，任务是炮击中途岛，策应主力舰队在珍珠港的作战。

山本讲完话，握完手，拍拍屁股走了，千钧重担就完全落在南云肩上。他率领的这支舰队是日本联合舰队的精华，麾下官兵总计超过15000人。

在“二战”太平洋战场，要说对日本海军的影响之大，应该说南云仅仅排名在山本之后。按官职来说，尽管在山本战死之后，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古贺峰一、丰田副武、小泽治三郎都比南云高，但影响力均不及南云。究其原因，在于不管是日本海军大胜的珍珠港还是大败的中途岛，南云都是战场的第一指挥官，真可谓“成也南云，败也南云”。

肤色浅黑、身材瘦削的南云，1887年3月出生于山形县，比山本小3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三十六期毕业，在同期191人中成绩排第七位。之后先后两次进入海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在多艘驱逐舰、巡洋舰、战列舰上服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本领。南云还担任过水雷学校和海军大学的校长，是日本海军中赫赫有名的鱼雷战专家。1935年晋升少将，1939年晋中将，其间参加过中日淞沪会战。就在太平洋战争打响前，1941年4月，南云临危受命，出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从那一刻起，他就清楚，其个人荣辱成败，从此与日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佐官时代的南云曾经锋芒毕露，言辞和行动在日本海军内部颇得赞誉。南云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当年因和“条约派”的井上成美发生争执，拔出军刀要活劈了井上。而如今，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他逐渐变得畏畏缩缩，被大家戏称为“沉默寡言的海军提督”——这对于日本海军以及南云本人，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虽然话语不多，但性格暴躁的南云，其军事谋略往往咄咄逼人却缺乏创见，有时甚至是考虑不周。从战争前期南云参与的那几场惊世骇俗的大海战中，我们可以看出，南云不管是战前计划的制订以及战中战机的把握，都没有积极地明示过个人意图。

水雷专家南云对航空作战纯粹外行。战后有评论家说，如果南云不是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而是指挥由战列舰组成的第一舰队，或者以重巡洋舰为核心的第二舰队，可能更符合他的习惯个性。换言之，南云并不是指挥大型航母舰队的最佳人选。历史就是如此地阴错阳差，鱼雷战专家南云意外地坐上了航母舰队司令官的位置。老酒以为，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第一人选，当属熟悉航空作战、智勇双全且与陆军能够良好合作的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第二人选才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航空战专家山口多闻。之所以将山口排在小泽之后，是因为老酒觉得，山口和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角田觉治一样，勇猛有

余，稳健不足，是将才而非帅才也。本来还有一个人选，那就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但这家伙侵华战争期间在武汉被炸成重伤，失去了左手，被认为不再适合在海上服役，因此只好在岸上待着了。

南云是现实中的悲观派，因此，联合舰队才特意安排草鹿来给他当参谋长。一方面，草鹿还算知道点航空战，可以在工作中弥补南云的不足。另一方面，草鹿是天生的乐天派，与悲观的南云在性格上可以互补。相对于南云司令官的满脸愁云，草鹿整天嘻嘻哈哈，乐个不停，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

但如果就此认为南云是无能之辈，就大错特错了。南云有短板，也自有长处，水雷战专家肯定也是航海专家。正当大家为如何隐秘远航6000公里不被发现而坐卧不安时，南云顺利地将庞大的机动部队带到了指定的攻击地点，中途没出现任何闪失，珍珠港能够取得“大胜”，南云可以说厥功至伟。珍珠港之战后，南云的知名度直逼山本。此后半年，他率领那支无敌舰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展开了一系列杀鸡用牛刀的战役，且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披靡，打得美、英、荷这现在或曾经的世界海军老大望风而逃。一时间，盟军谈“南云”色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途岛之战爆发。

11月23日上午9时，南云召集各战队指挥官、参谋人员到旗舰“赤城”号商讨作战有关事宜。参加会议的除了南云，还有一位中将，他就是此时还在跑龙套，今后在萨沃岛海战中给美军带来最大耻辱的海上支援部队司令官三川军一。此外，还有草鹿龙之介、山口多闻、阿部弘毅、原忠一、大森仙太郎一班少将，以及源田实、大石保等一群牛人。会议将对舰队行走路线、海上加油、巡逻和警戒、舰载机起飞时间和地点等重大问题进行通盘研究。

第一是需要确定行走路线。会议决定按照之前黑岛龟人的设计，走风大浪急、气候恶劣的北线。尽管此线会给海上加油带来一些困难，但是，隐藏行踪，不被提前发现，更为重要。况且加油方面的困难通过自己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当初“Z计划”在军令部等待审批时就有人提出，何不趁此机会对珍珠港实施两栖登陆，一举攻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最大军事基地呢？老酒年轻时也曾经很天真地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一异想天开的建议当时很快就被否决。美军在珍珠港的陆军部队有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海岸炮兵、陆军航空兵等共42959人，加上海军陆战队等海军部队，总兵力应该不会少于50000人。这样强大的一支地面力量，日军至少要登陆3个以上陆军师团才可能取胜。人员、弹药、补给将需要多少运兵船哪？南方战役还打不打？最重要的是，如果真那么做，就肯定不能走波涛汹涌的北线，如此庞大的舰队根本不可能走完中航线或者南航线而不被发现。

第二是海上加油。会议初步确定了几次加油的大致时间和海域。万一海上加油无法进行时，就让必须加油的警戒部队返航，由机动部队主力单独冲锋陷阵，设法将飞机平安无事地运抵起飞地点是机动部队压倒一切的任务。

第三是确定起飞地点。距离珍珠港太近容易被美军发现，太远又会导致飞行员在过于疲劳的状态下投入战斗，影响鱼雷和炸弹的命中率，缺乏海上飞行经验的战斗机要单独返航也将更加困难。会议最后决定，起飞海域为瓦胡岛以北370公里，即北纬42°、西经170°附近海域。

根据当时日军飞机的速度推算，从飞机起飞在航母上空编队集合，到飞抵攻击目标约需2个小时。日本还拟利用所谓“不等航程”进攻法得利，就是航空母舰摸黑航行，黎明时分开到最接近袭击目标的

地点时飞机起飞，随后航空母舰往回驶离，飞机返程在起飞地点较远的地方与航空母舰会合。日机航程去时较短，返回时比去时长一些。这样，一旦美机进行追击，就必须在一往一返上飞行更远的距离，增加其追击的难度。可惜美军被打晕了，根本无力组织反击，这一精心策划后来没派上用场。

第四是确定攻击方向。在冬季大部分时间里，信风都是从东北方向徐徐吹向瓦胡岛中部的库埃牢山脉，在那里形成密集的云雨层，这就为偷袭提供了极好的掩护。突击机群可以隐藏在云雨层里面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在防卫者能够起飞截击之前突然出现在珍珠港上空。9年前，亚纳尔上将率领的美国机群，也正是从这个方向突入港口的。

最后的问题是搜索和警戒。这一任务交给了“伊-19”“伊-21”和“伊-23”3艘潜艇，它们将在机动部队前方约370公里处形成一道警戒线。另外，战列舰“比叻”号、“雾岛”号和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搭载的水上侦察机，也将在机动部队周围约300公里范围内实施搜索和警戒。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6时，那边一个同样重要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刚才这一群人都是浮在海上，那么，那一群人就全是飞在天上的。

相比那一群将官来说，这边不过是一群佐官和尉官而已，但会议的内容同样重要。会议主持人是第一波攻击机群的指挥官渊田美津雄，其余还包括鱼雷机队长村田重治、俯冲轰炸机队长高桥赫、战斗机队长板谷茂、第二波攻击负责人岛崎重和及诸多飞行队长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偷袭珍珠港计划。

会议首先要确定进攻时间。最初计划是在拂晓时发起攻击，为此各飞行队需要在夜间从航空母舰起飞，进行大编队夜间飞行。这对于第一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老鸟不成问题，但对第五航空战队的各飞行队

来说，就勉为其难了，他们还没有进行过几次这样的训练，到时候能不能飞起来都成问题。因此会议决定，改为拂晓时起飞实施白昼攻击，即在日出前一小时，大约早上6时，舰载机从航空母舰起飞。

其次是各飞行队攻击目标的次序。就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珍珠港内有航母三、四艘，战列舰8艘。首选攻击目标当然是航母，其次是战列舰，最后依次是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舰只，说白了就是按照个子大小排着炸。

要干掉美军大部分主力舰只，使得太平洋舰队在半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失去作战能力绝非易事。如果是海上作战，可以一举把敌舰击沉，使之彻底沉入深海。但是目前敌舰队停在修理设施完备的军港里，那里水深只有10多米，如果敌舰吃水7米，只要下沉不到10米，就会接触海底。敌舰“沉没”后，如果倾斜不厉害，舱面甲板也许还沾不到海水，用不着花多大力气就可以打捞上来重新修复使用，因此，必须想办法把它们彻底炸毁才行。这就需要对不同方式的攻击效果进行预测。

第一是鱼雷攻击。鱼雷机队一共40架飞机，使用的鱼雷重800公斤，其中炸药量约200公斤。要使一艘战列舰或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舰只受到致命打击，至少需要命中3条鱼雷，以便破坏它的水下部分使之倾覆。有的鱼雷机可能被美军高射炮火击落，充其量能达到60%的命中率，即有24条鱼雷命中敌舰。以一艘舰需要命中3条鱼雷计算，只要目标分配得当，可以击沉敌主力舰8艘。鱼雷机队的40架飞机共分为8个中队，其中4个六机编队和4个四机编队，每个中队选定一个攻击目标，这样鱼雷机队就安排了对4艘航空母舰和4艘位于外侧战列舰的攻击。

第二是水平轰炸。水平轰炸机队共计50架飞机，以五机编队编成10个中队，投弹高度是3000米。水平轰炸效率较差，轰炸程序也非常

死板。实施水平轰炸时，五机编队各机之间要保持半架飞机的距离，以等高度和等航速组成严整的队形。向导轰炸机的驾驶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来及时修正航向，不能有丝毫偏差。编队由向导轰炸机的投弹瞄准手引导，在接近目标时一起投弹。后续轰炸机必须在向导轰炸机投弹的一刹那拉动投弹索，第二架和第三架轰炸机的投弹时间不得迟于向导轰炸机投弹时间的1/100秒，第四架和第五架则不得迟于1/10秒。这样才能使炸弹的落点覆盖目标，其中大致可以有1颗炸弹命中，即以五机编队为一个攻击单位时，5颗炸弹有1颗命中。但10个攻击单位并不一定都能捕捉到目标，在攻击中也会受到相当损失，大致上能保持80%的捕捉率，即只有8个攻击单位中的8颗炸弹命中目标。

水平轰炸使用的是战列舰406毫米炮弹改装的800公斤穿甲炸弹，一旦命中就足以致命。这种炸弹装有延迟时间为0.2秒的延期引信，能够穿透战列舰的装甲在舰内爆炸，一旦在弹药舱附近爆炸就会引起连环大爆炸，效果最佳。后来“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就真应了日军的判断。

要使一艘战列舰受到致命打击，大体需要命中2颗800公斤炸弹，就是说水平轰炸机队发挥正常，可以搞掉4艘战列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很可能是2艘战列舰并排停泊在福特岛东岸右侧，而鱼雷机队是无法对停在内侧的战列舰实施攻击的，所以排在内侧的4艘战列舰正好留给水平轰炸机队去对付。

如果一切顺利，40架鱼雷机和50架水平轰炸机基本上可以给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约12艘大型战舰致命打击。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肯定会有偏差。没事，后边还有俯冲轰炸机在等着呢。

接下来就是俯冲轰炸。俯冲轰炸机队因为要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所以每架飞机只能携带1颗250公斤普通炸弹。俯冲轰炸机从4000米高度开始俯冲，为了获得较高命中率，当高度表的指针指到450米时

开始投弹，在顺风条件下还可以加大俯冲角度，这样就可以把命中率提得更高，最终有望超过80%。但有的飞机可能被击落，预计可以保持50%的炸弹击中目标。俯冲轰炸机共81架，取其半数为40颗命中弹。不过250公斤炸弹不能穿透战列舰的装甲，即使命中，也无非擦伤而已。相对于战列舰来说，航空母舰的结构单薄，俯冲轰炸可以给予其致命打击。航空母舰是主要之敌，因此俯冲轰炸机将全力以赴攻击所有航空母舰。如果兵力有余，还将按战列舰、巡洋舰次序选择攻击目标。

战列舰以及航空母舰一旦遭到鱼雷攻击，就会倾覆，没有装甲的水下部分就将露出水面。这时再使用俯冲轰炸，就能把敌舰彻底炸毁，使之无法修复。对这样的目标，将由第二波攻击中的俯冲轰炸机队来完成。

最后该给战斗机派任务了。上述所有任务要想顺利完成，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这些任务只能交给那些所向无敌的零式战斗机了。敌人的战斗机当然会伺机起飞，第一波制空战斗机队45架战斗机和第二波36架战斗机，将首先歼灭起飞的敌机，确保制空权，然后对各机场进行扫射。

除了舰船，还必须瘫痪美军在瓦胡岛上的六大机场。第一波俯冲轰炸机队54架飞机分为3队，将同时攻击驻有战斗机的惠勒机场及福特岛机场，以及驻有重型轰炸机的希卡姆机场。福特岛机场和希卡姆机场离珍珠港很近，攻击这两个机场时要求严格注意，不要让腾起的硝烟妨碍其他部队对珍珠港内舰船的攻击。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第二波水平轰炸机队共54架飞机也分为3队，将继续对上述机场进行轰炸，为此第二波水平轰炸机队将搭配携带250公斤和60公斤炸弹。

以上是参加这次空袭的总共约360架飞机所分配的攻击目标。为了保卫机动部队自身的安全，每艘航空母舰将留下1/3的战斗机在舰队上

空巡逻，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会议结束了，各项准备工作并没有结束，而是贯穿在整个航行过程当中。几乎每天突袭计划都在进行着细节的调整和修正，很多高级军官甚至片刻不离作战室，连晚上睡觉都是和衣而卧。不管谁想到一个问题，马上翻身而起，大家再一遍一遍地推敲和研究。

联合舰队早已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各种军舰模型下发到各飞行队，飞行员对美国舰船的识别也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训练。他们利用训练间隙的宝贵时间，从舰艇的纵横面以及不同斜角进行观察，提高识别美国军舰的能力。譬如哪艘军舰有几个烟囱，舰桥在左舷还是右舷，是笼式桅还是三角桅，等等。飞行员连做梦都在琢磨，这使得他们对美国舰船特别是航母和战列舰等大型舰只的识别率几乎达到100%，远远超过对本国舰船的识别能力。

其间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姊妹舰“瑞鹤”号和“翔鹤”号外形非常相似，一次演习结束时，“瑞鹤”号上的飞行员塚本祐造错误地降落在“翔鹤”号上。对此，塚本不好意思地自嘲：“要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俺保准不会弄错哩！”惹得大伙哄堂大笑。

11月24日，南云召集所有飞行员到“赤城”号甲板上，进行了出征前最后一次训话。南云最后说：“如今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关头，若诸位置生命于度外，勇于肩负重任，愿以一片赤诚之心尽忠报国，愿以果敢勇猛精神闯过难关，天下任何事情均能办到。愿诸位忠勇之士与本职同心协力，慷慨捐躯，以报君恩！”

训话之后，由军令部铃木英——他刚从夏威夷实地考察回来，随“比叻”号战列舰到达单冠湾，在瓦胡岛的模型面前对珍珠港的情况再次进行详细说明。铃木说：

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舰艇仍按以前的方式进行训练，逢星期一出港，最迟到星期六回港。

二、大型舰艇停泊地区都在瓦胡岛周围，战列舰成双并排停靠在一起。

三、航空母舰目前所在位置不明，但有两艘至三艘航空母舰在夏威夷附近水域游弋。

四、珍珠港港口没有敷设水雷，但估计其四周装置有完备的防潜网。

五、除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以外，美军的飞行训练颇为活跃。

六、好像没有出动飞机进行大规模的空中巡逻。

七、除了11月7日发现在希卡姆航空基地大飞机库上空有两只直径为4.5米的黄色圆形气球和一只深绿色的固定气球外，未看到有阻塞气球。

八、瓦胡岛附近的气象情况是少雨，飞行方面没有困难。早晨瓦胡岛的群山之巅多半为云层覆盖，中午以前天气往往十分晴朗，但下午又有一点残云。

第二天，各飞行队长在所在航空母舰上分别按照攻击计划，向飞行员交代了各自的作战任务，之后参加袭击珍珠港的全体飞行人员以飞行队为单位，轮流来到“赤城”号作战室，参观瓦胡岛和珍珠港的沙盘模型。这个面积约3.3平方米的模型，是军令部此前为袭击珍珠港作战特地制作的。

总指挥官渊田站在模型旁边，用教鞭指示并说明地形和攻击要领。比如他对鱼雷机队飞行员讲解说：“鱼雷机队在这里接到攻击命令，就冲向山谷进入山坳，然后这样迂回过来，以50米高度通过工厂

区的障碍物，就到岸边了。这同在鹿儿岛湾训练的要领一样。一飞到岸边，立刻把高度降到20米，然后马上投雷。这就是福特岛，目标可能并排靠在那里。要注意这段距离是500米，这里水深只有12米，就在这里实施我们苦练过的浅海鱼雷攻击。要特别留神，否则鱼雷会扎入海底。从先头中队开始依次从右向左攻击。不要只挑好打的目标而过分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中队负责攻击一艘军舰。”

从早到晚，渊田连续讲解了20多次。从鱼雷机队、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到制空战斗机队，都对照沙盘充分交代了各自的任务。到了晚上，渊田的嗓子都哑了。

在袭击珍珠港胜利返航后，一个飞行员谈到这次袭击的感受时告诉渊田：“队长，瓦胡岛的地形跟咱们的沙盘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呀。”闻听此言，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

早在11月19日，特别攻击队的5艘潜艇各运载1艘特种潜艇，已经沿着四国和九州之间的丰后水道南下，向着珍珠港以北的指定地点悄悄驶去。

瞒天过海

早在黑岛龟人第一次将“Z计划”上呈军令部的时候，福留繁和富冈定俊表示反对的第一条理由就是，“实施‘Z计划’成败之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而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

的确，袭击珍珠港的军事行动要想取得成功，其先决条件是对美军的攻击要做到出其不意。为了确保突然袭击的达成，除了严格保密，还必须使敌方无法正确判断日军的作战意图。尽管对作战计划的反对声一直持续到11月，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上到海军省，中到军令部，下到联合舰队，大家还是同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隐蔽自己的行踪，迷惑美军的视线。就在南云舰队厉兵秣马积极准备袭击作战的同时，海军省、军令部采取的伪装措施也在秘密进行。

10月，大本营在日本内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演习还煞有介事地邀请各国驻日使馆的武官现场观摩，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前面提到，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军想在珍珠港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演习的假想作战区域无疑是南方地区。

11月15日前后，第一航空舰队参加作战的各飞行队陆续撤出训练基地，返回了母舰。多达400架飞机，原来在几个不同的基地不分昼夜进行飞行训练，它们的突然消失将很快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更不可能躲过机敏的美军谍报机关。军令部对此是早有安排。这些飞机后轮刚离地，九州方面第十二联合航空队以及各教练航空队的飞机前轮就着陆了，迅速实现了交叉换位和无缝对接。进驻各训练机场的飞机机型及数量与原来基本一致，所有训练仍一如既往地继续，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变化。不仅如此，连原来的无线电通信信号也一切照常，主力部队与进驻教练部队之间接连不断互发假电报，保持了原来的通信

量。这一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之后半个多月里，潜伏在日本的盟国谍报机关竟然没有察觉到任何可疑的变化。

南云机动部队的舰艇前往单冠湾也分别选择不同的路线，在不同的时间里一艘、两艘地陆续前往集结地，选择的行驶路线同样是远离普通航线的特殊路线，为此，部分舰只甚至远远绕道太平洋。为了防备美国潜艇可能在本土附近进行监视，舰艇出发时特别采取了反潜警戒措施。所有出征舰只的无线电设施统统留下，按照原来的发射频率正常收发电报，以欺骗盟军的无线电监听。从出发那一刻起，参战舰艇就开始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所有电报只收不发，这种状况一直坚持到12月8日战斗开始。

在此期间，庞大的机动部队变成了一个哑巴，但不是聋子。单冠湾的对外联系被完全切断，岛上居民的生活用品全部由军令部做出特别安排。所有参战人员的对外通信，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全部扣留到战争打响之后才能发出。其间，有新婚的士兵不间断地给妻子写信，等家里收到的时候已经是厚厚一大摞了。

就在珍珠港作战打响前三天，12月5日早晨，东京车站开来了一趟来自横须贺的专列，从车上下来500名横须贺海军水雷学校的见习生。水兵帽上“海军水雷学校”的标志换成了“大日本帝国海军”。这些见习生在教官岩重政义大尉的率领下，整齐列队向皇宫前的二重桥广场走去。一路上不停有记者和好奇的民众在路边拍照。队伍不远处，一些国家的使馆人员也在好奇而警觉地观察着。

在广场上，他们和由教官境民藏大尉率领的戴着同样水兵帽的500名“海军炮术学校”见习生会合。1000名年轻人一起在二重桥参拜了皇宫，随后各自按事先安排的路线进行参观。水雷学校见习生的路线先是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之后前往有乐町车站附近的朝日新闻社进行参观。

下午容许自由活动，这些当然也是事先谋划好的。那些年轻人大部分没到过东京大都市，他们一下子拥到了闹市区，好奇地在银座大街上闲逛，估计不会有多少人购物。人行道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身穿鲜艳蓝白相间制服和脚裹绑腿的水兵，引起了东京市民的好奇和围观。12月5日、6日两天，在东京参观游览的横须贺各海军学校见习生和“海兵”学员有3000人之多。

目睹这一情景的东京市民各有各的想法。有人皱眉说：“在目前这样紧张的形势下，还到东京参观游览，搞的什么名堂！未免太悠然自得了。”

也有人对此钦佩不已：“真不愧为大日本帝国海军，在如此特殊时期还能如此潇洒自如，从容不迫。我们的国家真是太伟大了。”

稍具头脑的人则猜测：“这么悠闲，看来近期不会打仗了吧？”

更有细心的人在纳闷，这些水兵看起来太年轻了，像一群毛孩子学生。

倒真有记者上前采访，这些无疑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托”。他们不去采访那些普通“士兵”，只是偶尔去采访带队的“军官”，噼里啪啦，照片倒是拍了不少。

组织横须贺方面各海军学校和“海兵”大批见习生和学员以水兵装束前往东京参观游览，是根据大本营海军部指示特别安排的一项活动，也是掩盖南云机动部队驶往夏威夷采取的一种佯动。由于美英等国的谍报机关都在拼命刺探关于日本何时开战的情报，所以大本营海军部认为，此举乃是伪装开战的一种适当方法。

媒体当然也会恰如其分地给予配合。12月6日，《朝日新闻》晚刊以“三千海军勇士来社参观”的大标题做了专题报道，同时刊登了水兵参观报社的大幅照片。报道云：

“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夜以继日进行紧张训练的3000名海军勇士，于5日清晨在境、岩重两位海军大尉的率领下分批抵达东京。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二重桥广场朝拜宫城；在他们参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之后，于上午10时来我社参观。

“我社编辑部野村秀雄主任在七楼礼堂致欢迎词后，他们在报社内参观了大约一个小时。勇士们以惊奇的眼光观看了高速传送机，并对屋顶上的信鸽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又参观了日比谷的广播会馆。下午为自由活动，勇士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直至傍晚时分才归队。对于这些战士来说，这真是难得的一天休闲。”

这些新闻很快就传到英美各国，甚至连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都听说了。对此，上将皱了皱眉头，轻蔑地讥笑道：“玩弄这样的低级手段，简直让人嗤之以鼻。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不必这样的，想要做什么就光明正大地做吧，假象永远掩盖不住真正的事实。”——金梅尔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日本为其准备进攻南方地区所做的掩护而已。

就在开战前第六天，12月2日13时，排水量17000吨的日本豪华邮船“龙田丸”作为“第二次撤侨船”从横滨港起航，目的地是美国西海岸重镇洛杉矶。这天，《朝日新闻》晚刊以“第二次赴美撤侨，‘龙田丸’起航驶向波澜壮阔之太平洋”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船上乘客共有148人。其中一等舱45人、二等舱28人、三等舱75人，其中外国乘客有：挪威驻日代办康斯特先生夫人，今春来日后视察满洲、华北的智利新闻记者布拉内托等一行4人，以及其他外国旅客共35人。上月29日经美国政府同意，重新入境的60余急于返美的海外日侨，结果只有3人来得及办理手续。他们和旅居美国54年之久的南国太郎老人一起，都是在即将开船之前才匆匆赶上船的。

“乘客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起航时间正是日美谈判处于极其重要阶段的紧要关头，所以码头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从甲板上传来了

《爱国进行曲》的音乐，它与人们大声叫喊的‘再见’声交织在一起，数不尽的手帕随风飞舞。船徐徐驶离码头。”

对“龙田丸”新任船长木村庄平来说，有几个问题是难以理解的，其一是开船日期一延再延。这艘邮船原定于11月中旬起航，后来延至20日，接着又接到延迟的命令，好不容易到27日才决定于12月2日起航，还以有关当局发表谈话的形式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该船的起航情况：“据外交当局发表的谈话称，帝国政府继第一次派撤侨船赴美后，正在就派第二次撤侨船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根据此次取得之谅解，将派‘龙田丸’开往洛杉矶和巴拿马的巴尔博亚港。该船一旦准备完毕即出航，大致定于本月内驶离横滨。”

晚报还刊登了豪华邮船即将到达的地点和大约时间。12月2日自横滨出发，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12月16日自洛杉矶出发，12月24日抵达巴尔博亚港。

12月6日，即“龙田丸”驶离横滨后的第四天，《朝日新闻》晚报再次做出如下报道：“据外交与邮电当局5日发表谈话称：12月2日从横滨起航开往洛杉矶和巴尔博亚港的‘龙田丸’，这次又因顺道前往墨西哥停靠，故决定将其航行日程更改如下：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12月16日从洛杉矶起航，12月19日抵达墨西哥曼萨尼略，12月22日从曼萨尼略起航，12月26日抵达巴尔博亚港，12月28日从巴尔博亚港起航回国。”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但对“龙田丸”此行进行大肆宣传报道，也是军令部使出的障眼法之一。日本把“龙田丸”出航当作一种“掩人耳目的诱饵”，目的就是要美方“放心”，使其相信日本决心开战的时间还早着呢。至于报纸上报道的所谓“据外交当局发表谈话称”和“据外交与邮电当局发表谈话称”云云，都是大本营海军部为达到上述目的事先写好后发给报社的，报社不过是按要求照本宣科而已。

就在“龙田丸”起航前一天，12月1日，木村船长被海军省军务局大前敏一中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大前对木村说：“船长，这次要辛苦你了，一路上请多加小心。”接着就交给木村一只长方形的木箱。木箱入手沉甸甸的，使人感到里面装有什么金属之类的东西。其实这只箱子里装的是16支手枪，还放着一封使用这些手枪的指令信。大前交代，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开启箱子。

此举的目的是确保“龙田丸”能在开战后顺利返回日本。因为乘客中有十几个美国军人，海军部害怕万一他们得到日美开战的消息后会劫持船只开往美国。12月2日，邮船即将起航，海军省的林大佐登上了“龙田丸”，他在船桥下的海图室里同木村船长和加藤事务长进行了密谈。林大佐严厉命令说：“为了不让乘客收听广播，必须把所有真空管都拆掉，船上不得拍发任何无线电报。”

开船铜锣声响起的时候，林大佐急匆匆地走下舷梯，站立在码头上默默祈祷，盼望“龙田丸”能在完成迷惑敌人的任务后顺利返航。

在美国，很多日本人也得到了“龙田丸”将要来到的消息。许多人切身感受到日美两国之间的局势十分危急，战争一触即发，“龙田丸”很可能是日美航线上最后一个班次。12月4日、5日两天，一些人从繁忙的归国准备中抽出时间，前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和陆海军武官处做最后的辞行，连法国使馆都打来电话，为一位准备赴日的武官预定舱位。可惜那艘船永远不会到了。

“龙田丸”出航的消息自然会通知日本驻美使馆。使馆人员的信息更灵通一些，之前他们已经接到了在一定条件下销毁密码机的电报。海军助理武官实松让就对“龙田丸”的出行颇感怀疑。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下，故意将豪华的“龙田丸”客轮派往敌国让其扣留，这简直不可想象。第六感告诉实松让，该船此次航行的真正使

命，也许只是掩饰日方真实行动的一种手段而已。一切迹象表明，战争爆发已成为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使馆一秘奥村胜藏也有同样的感觉。听到这一消息时，他正在看两位日本记者打乒乓球。三人于是开始打赌。奥村认为，“那艘船永远到不了这里”，两位记者则认为不然。双方下的赌注是1美元。

8天后，就在“龙田丸”到达中途岛以北海域时，木村接到电报：“龙田丸”立即掉头，全速返回日本。接到命令的“龙田丸”趁着夜色缓缓掉头。

船长的责任是重大的。木村预料此时美日可能已经开战，万一开战消息和客轮已朝相反方向航行被发现，会在乘客特别是外国乘客中引起混乱，甚至可能诱发骚乱。木村船长的当务之急，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维持好船内的治安，以使邮船能安全返回国内。

木村当即做出决定：有关消息只让船上少数几个骨干知道，就连一般日本船员都不通知，乘客就更不用说了。可是该船过去一直是缓慢朝东行驶的，如今突然改变航向，开足马力朝西疾驰，这一事实无法瞒过那些富有航海经验的行家。

黎明来到的时候，乘客中的一位意大利海军少校很快发现航向不对，立即大声叫喊起来：“船正在朝着与过去相反的方向行驶呀！”很快，乘客中间爆发出一阵阵惊叫声：“奇怪！这艘客轮不是往目的地美国驶去，而是向着横滨返回了。”

船内顿时骚动起来。由于木村和加藤等人采取了适当措施，乘客中出现的混乱并没有很严重，他们在平息骚动时也没有动用那16支手枪。就这样，“龙田丸”“出色”地完成了海军部策划的“佯装”任务。至于美国方面是否真的上了当，至今仍然是一个疑问。反正船在

12月14日平安返回了横滨港，主要的损失不过是多浪费点油而已。损失的还有记者加藤，他输给了奥村1美元。

前文提到，早在12月4日，由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进攻马来亚的大型运输船队已经从海南岛的三亚港起航。出发后很快就被英国侦察机发现，这一消息很快报告给丘吉尔和罗斯福，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中国南海。山下倒霉了，但这对于南云机动部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这些都只算隐藏的小手段，更大的伪装就在美国人眼皮下边。就在12月1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议之后，东京致电在美国的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继续与美国人进行外交谈判，以此作为掩护开战的幌子。可怜的野村和来栖对国内做出的决定一无所知。就在开战头一天，12月6日，东京各大媒体还在大肆宣扬，日本将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力促美日双方达成谅解，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这样就引出了后来那神秘的第十四段电文。

路漫漫

11月25日，是南云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航的前一天。也许为了最后一次欣赏祖国的风景，30艘舰艇上的官兵齐聚在甲板上，向着择岛上白皑皑的连绵群山久久凝望。随后，各舰艇举行了舰长训话和出师宴会等活动。

在第二航空战队旗舰“苍龙”号航母上，被飞行员敬畏为“训练之鬼”但又亲昵地称为“多闻丸”的司令官山口首先训话。接着，以大楠公“七生报国”为宗旨，被称为“海军之乃木希典将军”的舰长柳本柳作大佐登台宣誓道：

“帝国兴亡，就在夏威夷作战此举。本职之所以献身海军，正在于祈盼有这样的今天。只要我还没有死，即使只剩下一片肉、一滴血，也坚决同敌人死拼到底，即使只剩下一颗牙齿，也要死死咬住敌人不放。愿七世为人皆为天皇陛下效劳！”

全舰官兵一起跟着柳本振臂高呼：“殊死报国，为天皇陛下效劳！”

接着，柳本抓紧出击前的空余时间，将他朝拜神户湊川神社时所得到的神符分发给众人。之后，柳本开始领唱他最喜欢的军歌《佐久间艇长之歌》。歌词大意是：“献身君国，坚守岗位，死而后已，乃日本男儿之荣誉。”

柳本舰长虽身材矮小，但蛤蟆小嗓门大。1500名官兵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大合唱，在单冠湾宽阔寒冷的海面上久久回荡。

“死而后已”的“佐久间精神”正是柳本自己的庄严誓言——但他真正实现这一诺言，还要等到半年之后的中途岛海战。大合唱结束后，柳本马上命令值星官说：“今天可以让士兵们开怀畅饮。”值星

官山本泷一大尉立即发出号令：“打开小卖部。”在水兵舱室里，每张餐桌都摆上了舰长送来的清酒，接着有人把清酒注入水壶，分送到各个席位面前。

“快喝吧！”

“从明天起因为要做好战斗准备，暂时禁酒啦。”

“不是暂时，这也许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喝酒啦！”

“不管你怎么说都行，反正今天是酩酊大醉的出师欢宴。”

猛将山口和一贯严肃的柳本舰长这时也来到水兵舱室，向大家频频祝酒。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不拘礼节地开怀畅饮。分队长长井大尉提着酒壶来回斟酒，大家完全沉浸在一片兴奋之中。

这时候，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把舰长抬起来呀”，于是十几名水兵一拥而上，有的抬手，有的抓脚，在一片吆喝声中，柳本舰长被抛上了高空。

那天夜里，“赤城”号上也在举行盛大的壮行晚会。然而，始终愁云满面的南云并没有参加，他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对于未来的前景感到生死未卜。明天就要踏上最后的征途了，南云翻来覆去无法入眠。半夜时，他从床上爬了起来，摸黑来到了铃木英的舱室，把铃木从美梦中叫醒。他问铃木：“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有无可能在拉海纳集中呢？”

“毫无可能。”睡眼蒙眬的铃木回答道。

“那太好了。对不起，打扰您了。”

在这个踏上珍珠港征程的前夜，担任警戒任务的第八战队参谋藤田菊一少佐也同样彻夜无眠。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华盛顿条约的枷

锁之下，我们忍受了英美20年的暴政，这只能把我们不畏强敌的刀剑磨砺得更加锋利。明天这利剑就要刺出去了，它将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

11月26日清晨6时，旗舰“赤城”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各舰艇的航海长纷纷向舰长报告说：“旗舰发出信号，起锚，准备出港。”

迎着纷纷飘落的漫天雪花，南云率领的海军史上最强大的一支航母编队，即将从单冠湾出击，踏上漫漫征途。随着旗舰信号旗的徐徐降下，各舰艇都按规定的出港次序拔锚起航。30000吨级航母“赤城”号庞大的身躯，从略显瘦小的第二航空战队旗舰“苍龙”号身边轻轻掠过，向着平静的海面缓缓驶去。桅杆顶上，南云的将旗在北方的晨曦中迎风飘扬。“赤城”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将整个出发过程衬托得更加庄严肃穆。

海上风平浪静，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以“赤城”号为先导的6艘航空母舰徐徐驶出单冠湾。唯一的意外是在舰队起锚的时候，“赤城”号一个螺旋桨被铁丝缠住，一个水兵掉进了冰冷的水里——后来再也没找到。当庞大的舰队排成纵队浩浩荡荡驶过择捉岛时，所有战列舰、重巡洋舰和驱逐舰上万炮齐鸣，对准岛上的山坡进行了最后一次实弹射击。山上雪花飞溅，像银色的花朵纷纷落下，场面异常壮观。舰上的官兵个个激动万分，泪流满面。

这是一次无人欢送的孤独远行。当时只有在单冠湾外执行警戒任务的“国后”号海防艇向机动部队发出了“祝愿成功”的信号。至于这一群大家伙成群结队要去干什么，一艘小小的海防艇当然是不知道的了。

“谢谢！”“赤城”号一面发出感谢的信号，一面率领大队人马寂静地驶向远方。

机动部队排开了整齐的航行队形。正前方是大森指挥的驱逐舰队，中间是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左右两侧10公里各排开一艘驱逐舰。向后15公里是机动部队主力，“赤城”号和“苍龙”号为一排，两舰之间间隔7公里。“赤城”号右边10公里是战列舰“比叻”号，“苍龙”左边10公里是战列舰“雾岛”号，这4艘巨舰形成了第二纵队。“赤城”号后方7公里是“加贺”号，“苍龙”号后方7公里是“飞龙”号。“加贺”号和“飞龙”号后边7公里是“瑞鹤”号和“翔鹤”号。6艘航空母舰相互间隔7公里，构成了两个正方形。“瑞鹤”号右边10公里是重巡洋舰“利根”号，“翔鹤”号左边10公里是“筑摩”号。其余驱逐舰配置在主力舰队周围，从空中俯瞰整个阵形，犹如鱼鳞一般。——老酒要是能亲身在空中瞄一眼这阵形，死了也不枉这辈子了！

潜水战队的3艘潜艇在鱼鳞阵的前方实施警戒，侦察航线上有没有中立国的商船。如果发现单独的小船，便靠上去登船，将其俘获。如果发现大队人马，就立即向机动部队通报情况并马上潜航。机动部队也就立即大角度改变航向设法规避，以免提前暴露行踪。

这是一支把北太平洋惊涛骇浪完全置之度外的无敌舰队，其目的地，就是美军太平洋上的最大基地珍珠港。为了尽可能节约燃料，舰船上只能亮着昏暗的灯光，停止暖气供应，禁止洗澡，大舰队只能保持每小时14节的经济航速。各舰官兵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从单冠湾出发后第五天，11月30日，这支舰队已经行驶至东经170°一线，并在这里完成了第一次海上加油。

舰队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在“赤城”号的通信室里，几十名值更无线电兵戴着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东京的广播，当然也不会漏掉夏威夷方面的无线电动态以及其他地方发出的电报。

早在机动部队出发前，11月18日，先遣队的27艘潜艇伪装成日常巡逻，已经沿中、南航线，采取白天潜航、夜间水面航行的方法驶向夏威夷指定水域，执行侦察、监视以及战斗打响之后的攻击任务。

箭已搭上，但毕竟还没有离开弓弦。南云想起了之前山本的指令：“如果日美谈判获得成功，机动部队应立即掉头返航。”舰桥上，他向身旁的草鹿倾诉了自己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真实心情：“草鹿君，不知您是怎么想的？我竟然接受了如此棘手的任务！我想，当初我要是再硬一下头皮，干脆把这一任务顶回去该多好啊！现在干是干起来了，但对于能否成功，我却没有任何信心。”

“没问题，一定能成功的。”草鹿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他。此前一周，南云已经无数次对草鹿说过类似的话，草鹿每次的回答都是“别担心”。

“你是个乐天派，真叫我感到羡慕。”南云脸上仍然一副忧郁的神情。

就在南云和草鹿说话的时候，通信兵送来一份让人大惊失色的电报。紧急电报是从先遣部队第六舰队旗舰“香取”号巡洋舰上拍来的。11月24日，从横须贺出发的“香取”号在经特鲁克驶往马绍尔群岛夸贾林岛的途中，在塞班岛以东300公里的海面上突然遇上一艘美国布鲁克林级巡洋舰，该舰正护卫着5艘运输船朝菲律宾或关岛方向驶去。

美国巡洋舰排水量为9700吨，舰上配备有150毫米大炮15门。而“香取”号只是一艘供训练使用的老式巡洋舰，排水量仅为5900吨，舰上只有几门口径140毫米的大炮，战斗力差得无法比拟，航行速度也慢得可怜，人家要是开炮，连跑都跑不了，只能站在那里挨打。当时日方固然是大吃一惊，但美方也非常紧张。先遣部队指挥官清水光美

并没有改变航向，而是从容不迫地指挥舰只仍按原来的航向继续前进。

当双方距离拉近到万米左右时，美国巡洋舰上的大炮突然调整仰角，炮口一齐对准了“香取”号。刹那间，“香取”号上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异常。但美国巡洋舰的任务好像只是掩护运输船，无意率先挑起事端。只见他们连续做出了两次大幅度的航向调整，随后冒着黑烟绝尘而去。当美国舰艇消失在水平线上时，大难不死的“香取”号立即用紧急暗语向“赤城”号报告了上述情况。

不知那艘美国巡洋舰上的指挥官是谁，但肯定不是哈尔西。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导致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南云更加神经质。

12月2日17时30分，“赤城”号收到了山本发来的电令：“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十号：‘攀登新高山1208’。”

该电报预示着，机动部队将按原计划于12月8日对珍珠港发起攻击。这一电报的到来，让南云和草鹿都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返航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一条路了。

电报中的“新高山”为台湾的最高峰玉山。甲午战争之后，宝岛台湾被日本占领，海拔3852米的玉山超过了只有3776米的富士山，于是明治天皇在1897年6月28日下诏，将玉山重新命名为“新高山”。

命令很快传达到舰队高层。这天晚上，“赤城”号飞行长增田正吾中佐在日记中写道：“一切均已就绪。无左，无右，无悲伤，无欢笑。”

12月3日，天气异常恶劣，海面上刮起了罕见的大风。到了下午，风速竟达到每秒35米，以至于舰队很难保持应有的阵形。大浪拍击船舷，溅起的浪花跃上了甲板，使得甲板上到处都是海水。连吃饭都显

得困难，士兵必须腾出一只手按住桌上滑动的餐盘才能进食。由于舰体不断倾斜颠簸，“加贺”号一名下士不幸跌到了舷外。如果不算出发前“赤城”号那位落水者，这个日本兵就成为这场战争的第一个死亡者。

这天晚些时候，通信室还收到一份来自东京的警报，使得南云更加忐忑不安。电报中说，在这一海区附近有一艘俄国人的船。“加贺”号的6架战斗机立即做好起飞准备，飞行员受命随时出击。结果到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现，飞机始终没有起飞。那仅仅是一场虚惊。

入夜时分，有人在舰队上空看见了一道神秘的亮光，旗舰马上发出警报。士兵纷纷跑向自己的战斗岗位，邻近几艘军舰的高射炮昂起了头，炮口对准了那道时隐时现的不明亮光。后来发现，那道亮光来自“加贺”号为判定风向而升起的发光气球。

看着南云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入寝前草鹿又说了一声“请放心”，试图让南云放松心情。“我真是钦佩你的乐观精神”，南云叹口气，摇摇头说。

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舰队依然在隐秘航行。所有垃圾都被严格储存起来，用过的空油桶被砸扁，整齐地堆放在甲板上。已经进行过第二次加油，就像罗杰斯特文斯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长途奔袭途中多次打破加煤世界纪录一样，机动部队的海上加油技术也日益娴熟。在此之前，加油只能在9节的低速下进行，现在加油时的速度已经可以提高到12节，连加油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唯一让南云不安的是，傍晚时分山本又发来一份电报，说截收到一份很可能是在附近海域的敌方潜艇发出的无线电报。草鹿立即查问手下所有舰长，他们都说没有截收到类似未加说明的电报。这让南云稍微轻松了一些——这山本在家里闲着没事，怎么净吓唬人哪！

12月4日，晴空万里，海上风平浪静。天亮后不久，机动部队收到了大本营海军部于前一天22时30分发出的一份情报：珍珠港附近飞行巡逻情况不详，然目前未发现有海上巡逻之迹象。这一情报对机动部队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

在舰队的6艘航母上，那些老练的机械师一有时间就反复检查自己心爱的飞机，以便使发动机时刻保持滑润。长时间的海上航行略显枯燥，特别对于那些飞行员来说。有的人在画画，有的人在练剑道。战斗机驾驶员志贺淑雄一人就画了8幅水彩画，还把“加贺”号上的军官请来，欣赏他的私人画展。从最后一次演习到现在已经有几个星期，许多飞行员生怕技术生疏了，于是爬进座舱摆弄自己飞机上的操纵杆，投弹员则聚精会神地练习使用瞄准器。也有人来到甲板上，一面大口地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一面做柔软体操来舒展筋骨。

“瑞鹤”号的机库甲板上，机组人员正在玩“猜谜比赛”。战斗机分队队长佐藤正夫大尉把藏在背后的美国战列舰、航空母舰模型一个接一个拿出来，在大家面前晃一下，然后要大家猜出它的舰名。

“‘宾夕法尼亚’号。”被称为“零战击坠王”的战斗机飞行员岩本彻三回答道。岩本是海军的王牌飞行员，拥有击落敌机100架的辉煌纪录（实际最后估计战绩为80架左右），在中国就有14架的战绩。奇怪的是，他竟然熬过了漫长的战争以及战后的审判，于1955年38岁时因败血病而死。

“对！”

“‘亚利桑那’号。”塚本祐造抢着说。

“不对！是‘俄克拉何马’号。”副队长牧野正世大尉更正道。

“对！”接着，这位军官还给大家看了几艘航空母舰的剪影。

“‘列克星敦’号。”

“对！”

“‘企业’号。”还是之前错误地降落到“翔鹤”号上的塚本祐造，学习不怎么样，还喜欢抢答。

“笨蛋！这是‘赤城’号，是我们的旗舰。”

佐藤假装严肃地说：“塚本君，你可别再搞错了。之前你降落到‘翔鹤’号上还行，人家还能让你平安回来。到时候你要是降落到‘企业’号上，或者把自己的船给炸了，那可就糟糕了。”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12月5日，海面上虽然风平浪静，空中却阴云密布，这对正在隐秘航行的舰队来说是再好不过了。第二天上午，机动部队就将进入敌机的飞行巡逻圈，因此第二补给队“东邦丸”“东荣丸”“日本丸”给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补给了燃料。之后，第二补给队指挥官新美和贵挂起了“祝你们成功”的信号旗，随后便在驱逐舰“霞”号的护航下掉转方向返航。

从单冠湾出击以来，已经10天了，其间为了节约燃料和淡水，大家都忍着不洗澡。开战在即，舰队颁下特殊命令，特许舰上所有人员今天洗一个澡，以便干干净净地上战场或走人。各舰艇再次举行了小型宴会，预祝未来的作战圆满成功。特别是那些航母上即将参加决战的飞行员，同精心保养飞机的机械师、报务员以及朋友、同乡聚集一堂，举行小型临别宴会。大家都清楚，他们中有些人将注定不再回来。全体人员里里外外都换上了新衣服，做好随时上战场的准备。

12月6日早晨7时，机动部队冲进了敌机的巡逻圈。今天，他们将突破巡逻圈径直向决战的战场驶去，明天，他们即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壮举。

就在南云舰队劈波斩浪向着珍珠港奋勇前行的同时，12月1日，在东京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那些决定日本命运的政客在纠结之中做出了对美、英、荷开战的重大决定。

同一天14时，位于岩国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接到了第二天上午觐见裕仁的谕旨。山本立即于16时起程前往东京。

12月2日上午10时，山本在皇宫拜谒了裕仁。裕仁对山本颁布以下圣谕：

朕兹下令出师，并委卿以统帅联合舰队之重任。惟联合舰队之责任极其重大，事之成败，关乎国家之兴废，民族之存亡。望兵至必克。

12月4日晚上，岛田繁太郎为同学山本举行了秘密欢送会，永野修身、伊藤整一、伏见宫、天皇御弟高松宫、天皇侍从海军武官鲛岛具重等头面人物联袂出席，裕仁还特意派人送来葡萄酒以示慰勉。

12月6日，南云和草鹿收到了山本从本土发来的天皇圣谕及自己的应答。联合舰队第七百七十五号密电：

本司令长官于十二月二日奉诏晋謁天皇陛下，承蒙天皇亲切赐予圣谕。当时，本司令长官奉答如下：“适值此开战之前，蒙陛下之优渥赐予圣谕，诚惶诚恐，不胜感激。臣拜受天命，决心率联合舰队全体将士精诚团结，戮力同心，血战到底。为贯彻圣上出师之旨，不畏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坚决达出师之目的，以应陛下之圣命。”

“赤城”号的桅杆上迅速升起一面“Z”字信号旗。36年前，在东乡的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升起的也是这样一面旗。东乡率领的那支舰队就是在这样的激励下埋葬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的。

南云同时颁布了山本发来的激励电报。联合舰队第十三号电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

据渡边安次中佐回忆，这是宇垣缠如厕时突然想出来的主意。就在这天，宇垣缠在《战藻录》里写道：“夏威夷已如瓮中之鳖，你们再最后享受一天和平的美梦吧！”

先遣队27艘潜艇也于当天夜间顺利到达了预定位置。第一分队4艘潜艇在瓦胡岛以北海域，第二分队7艘潜艇封锁珍珠港东西海峡，第三分队9艘潜艇监视珍珠港入口。负责北方阿留申和南方萨摩亚海域侦察的2艘潜艇也先后发来信息：上述区域美军一切如常，无任何异动。

当晚，机动部队收到东京转来的由吉川猛夫发自珍珠港的最新报告：珍珠港内停泊有战列舰9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7艘；另有4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在船坞；港内无航空母舰，美军没有进行飞行巡逻；珍珠港上空没有部署防空阻塞气球；瓦胡岛平静如初，并未实行灯火管制。

此时的机动部队已进至中途岛以东1100公里，美军的巡逻飞机随时可能出现在视野之中。南云下令，舰队马上变换成环形防空队形。凌晨3时45分，第一补给队“极东丸”“健洋丸”“国洋丸”和“神国丸”在完成对“阿武隈”号和驱逐舰的最后一次燃料补给后，离开大部队先行驶往待命地点，以备机动部队在结束攻击后的返航途中补给燃料。南云下令全部轻装的战斗部队航速迅速提高到24节，气势汹汹直扑珍珠港！

6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整齐地排列着一架架飞机，机械师正在进行最后的战前检查。明天，这些飞机就要载着鱼雷和炸弹飞向珍珠港上空，去攻击美军的舰队。机械师非常认真地执行着检查任务，飞行员也开始忙前忙后地检查武器。

在“赤城”号舰桥上，并排站着南云忠一、草鹿龙之介、长谷川喜一舰长等人。此时，他们默默地凝视着那向西边水平线上徐徐下落的火红夕阳，舰尾那条又白又长的航迹笔直地伸向远方。

南云：“从航迹看，舰队正在加速前进。”

草鹿：“是的，是在加速前进。”

南云：“多美的夕阳啊。”

草鹿：“是呀，明天就有人再也看不到如此美丽的夕阳了。”

航海参谋雀部利三郎中佐却有点与众不同，他迈着轻快的步伐从舰桥舷梯上走下来，向着甲板下自己的舱房走去。虽然从单冠湾出击以来才过了11天，但由于此次航行非同寻常，使人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作为一名航海参谋，雀部亲自搜集并汇总了北太平洋冬季变化无常的气候和海流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使舰队能够在隐蔽中前进并按时驶抵指定地点，雀部几乎绞尽脑汁。一点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到那时，即使剖腹谢罪也是万万不可宽恕的。”雀部想。

每当想到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日本生死存亡，雀部头脑中所考虑的，除了如何达到那个目的地，就再也没别的念头了。舰队从单冠湾出发以来，他身上的衣服还没有换过，连吃饭和睡觉也都在舰桥上，或是在下面的作战室里。现在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无论从时间抑或位置来说，都有了超过90%的成功希望，雀部心里多少有点宽慰。但他知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松懈。

雀部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已经十几天没洗澡了，身上污垢之多，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洗完澡的雀部觉得就像乌龟去掉壳一样清爽。从兜裆布、内衣，直至外面的军装，他都一一换下，穿上了自己在出航时携带的崭新的衣服。他仔细修剪了头发和指甲，并用纸包起

来，小心翼翼地放入办公桌的抽屉里。崔部思忖，明天一旦舰桥被炸弹击中，恐怕整个身子都会被炸成齑粉，到那时，也许只有这些东西能留下来，就可以寄给家人，甚至放在香台上或者佛龕中受人敬仰。暮霭快要降临，他又精神抖擞，登上了舰桥。

已是傍晚时分，但舰上所有人员为了使明天的攻击万无一失，还在专心致志地忙碌着。机械师正在微暗的机库里对飞机做最后一次检查，飞行员则在擦拭驾驶座前的风挡玻璃，参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图板上画着的攻击珍珠港的示意图。所有人脸上既严肃又兴奋。

最紧张的当属那些明天就要飞上天空的飞行员。想到明天的战斗，他们忽然有了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战斗一旦打响，谁能够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虽然作为日本海军的一员，“为国捐躯，为天皇尽忠”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谁享受到了这种“荣誉”，不但不是倒霉，反而是一种“幸运”。但是，当这一天真正来临，大家心中还是莫名泛起一种悲壮。

航母在尚未破晓的海面上留下了一条又粗又宽的雪白航迹。在以“赤城”号为首的6艘航母的甲板上，业已做好起飞准备的飞机均按战斗机和攻击机的顺序停放在起飞位置上。有的携带着大型炸弹，有的悬挂着鱼雷。有人在一颗炸弹上写上了粉笔字：“攻打美国的第一颗炸弹。”挂在机身下的那些鱼雷，铅灰色的雷壳上闪烁着丝丝寒光。

天公不作美，海面上风浪依然很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全速航行的舰艇颠簸得相当厉害。为了使飞机能够保持稳定，机械师在大风中往来奔跑，拼命固定好自己负责的飞机。

12月6日23时许，佐佐木半九率领的特种潜艇攻击部队已经抵近珍珠港。各母艇在距离珍珠港约15公里的海面上停止前进，开始悄悄地放出微型潜艇。站在潜艇甲板上，能够清晰地看到远处岸上的点点灯火，甚至可以识别出怀基海滩上的霓虹灯，依稀能听到岸上隐约传来

的爵士音乐声。几分钟后，4艘微型潜艇相继下水。第五艘潜艇的罗盘仪出现了故障，一时无法修理。负责这艘潜艇的是酒卷和男与稻垣清中士，他们坚持要继续执行任务。直到酒卷开始使用磁性罗盘定向，其特种潜艇才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脱离母艇，拖着一条蓝白色的航迹笔直地朝着珍珠港入口处冲了过去。

12月7日凌晨4时，经过12天6600公里的航行，南云机动部队终于顺利到达珍珠港以北约430公里的预定攻击海域。

夏威夷时间清晨3时30分，万籁俱寂的夜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军号声。日军机动部队各艘舰艇上的号兵鼓足力气吹响了“全体起床号”，最后一个和平之夜的睡眠到此结束了。

沉睡中的飞行员迅速翻身而起——有些人由于激动甚至彻夜未眠。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们各自系好象征吉祥的“千针带”，留下装有头发、指甲、遗书的小包，之后前往舰上的神社参拜，这是战前必不可少的程序。随后，他们一起到餐厅用餐。

这很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顿饭，所以显得格外丰盛。主食是平时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红豆饭。因为太好吃了，一些人狼吞虎咽吃完了都没吃出是什么味道，还有些人珍惜地将掉在桌上的米粒捡起来放进嘴里。主菜是清蒸鲷鱼，一些家境贫寒的飞行员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吃完鱼的一面后，尽管另一面也同样美味，但没有一个人将鱼翻过来。对于海军来说，“翻”字是万万提不得的，因为它与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鱼翻过来是不吉利的象征。最后端上来的甜点是“栗子”。栗子在日语中写作“胜栗”，谐音“胜利”，预示着胜利、好运和吉祥。

“加贺”号航母上，准士官室里的酱汤更是别具一格。森永飞行班长刚尝了一口便赞不绝口：“真好吃，这样美味的酱汤生来还是第一次尝到。”于是，胖墩墩的司务长笑嘻嘻地说：“是吗？那太好

啦，为了庆祝你们今天上阵，让大家都能享受一顿美味的酱汤，我把整整一袋的干海参都用上啦。”

不知谁先大喊了一声“万岁”，大家都跟着喊了起来，外边的人也在随声附和，“万岁”声在舱室和甲板上此起彼伏。

凌晨5时25分，“赤城”号接到了先遣队“伊-72”号潜艇发来的报告：“瓦胡岛西北的拉海纳泊地没有发现美国舰只。”拉海纳是美军除了珍珠港之外，在夏威夷海域的预备锚地，南云据此判断，太平洋舰队的所有舰只都停在港内，舰队的进攻力量都可以集中使用于珍珠港。

尽管如此，美军舰队位置的详细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落实。5时30分，重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各弹射了一架零式侦察机。两只邪恶的鸽子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径直飞向瓦胡岛和拉海纳上空，对舰船停泊的情况和气象状况进行最后核实。随着侦察机逐渐消失在黎明前的夜幕之中，突袭珍珠港的战斗终于拉开了序幕。

请大家稍稍留意一下“筑摩”号重巡的舰长古村启藏大佐。此时此刻，他下令第一架侦察机起飞，相当于按下了启动太平洋战争的按钮。3年后，在冲绳岛，当联合舰队最后的力量“大和”号战列舰濒死出击战沉之后，已经晋升少将的古村被水兵从海中捞起，带着残存的4艘驱逐舰狼狈地逃回日本。曾经风光无限的日本海军，从那以后，再也没出动过——这恰好又是一个轮回。

航空队总指挥渊田美津雄身穿飞行服走进了“赤城”号的作战室。渊田在飞行服里穿上了红色的内衣和衬衫，这样，如果他在袭击中受伤，红色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隐藏伤口和出血，就不会影响官兵士气。此刻他来到作战室，是向舰队指挥官南云做战前的最后告别。作战室的黑板上，写着山本的巡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

“司令官，那我们就出发了。”

南云欠了欠身子，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好吧，拜托您啦！”说完，便紧紧握住了渊田的双手。

待命室里灯光暗淡，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飞行员，那些无法挤入室内的人便簇拥在门外，连室外的过道也拥挤不堪。此刻待命室正面的黑板上已经标出了“赤城”号的所在位置——瓦胡岛正北430公里。

舰长长谷川大佐从舰桥上走了下来。渊田当即喊了一声口令：“立正！”同时向舰长行了一个军礼。

长谷川大声下达了作战命令：“按规定的命令出发！”飞行员于是纷纷跑出待命室，朝着自己的飞机飞奔而去。

在“苍龙”号上，飞行员列队站在靠近舰桥的飞行甲板上。山口对行将踏上征途的飞行员做最后的激励。山口的话同样简单：“祝你们成功。”到了此时，似乎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

海浪很大，风速达到每秒17米，舰身的倾斜度达到11~16度。平时要是超过5度，就会取消飞行。但是，今天无论倾斜多少度，只要船不翻都要起飞。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考验这些飞行员技艺的时候了。渊田走向他的指挥机，这是唯一的三座机，机尾涂着特殊标记的红黄相间的油漆，看上去格外显眼。

除了那些实在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人，舰上其余水兵都获准登上了甲板，去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几乎所有人都来给出征的飞行员壮行，连平时很少露面的军医长也来到了甲板上。

一名机械师走了过来，手里擎着一条特制的勒头布带，布带上写着两个红色的大字——“必胜”。他走近了渊田：“这是我们地勤人

员的一点心意，请务必收下。请记住，虽然我们不能亲赴战场，但我们是在和你们共同战斗！”

强忍住即将落下的眼泪，渊田向机械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之后他接过布带，把它紧紧地系在自己的飞行帽上，毅然转身登上了飞机。

飞行员纷纷登上机舱，开始闭上眼睛做深呼吸。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但愿攻击顺利，但愿自己还能活着回来。

就在东方即将发白的5时50分，所有航空母舰开始一齐掉转向逆风方向行驶。这时海面上刮起了风速每秒13米的偏东风。“赤城”号的主桅杆上，那面“Z”字战斗旗在呼呼作响。

“起飞！”

指挥所里那盏指示起飞的蓝色信号灯划出了一个很大的圆弧形，前面的战斗机便开始起飞。此刻是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1时30分，夏威夷时间7日早晨6时，华盛顿时间7日上午11时30分。

所有人都想成为第一个投入战斗的人员。还没等信号旗落下，率领“加贺”号战斗机群的志贺淑雄大尉——那位业余画家——就示意一名地勤人员拿走他机轮下的楔形垫木，随后就驾机呼啸着飞出甲板，急剧地落到离海面只有不到5米的高度，他把飞机向左一转，拉起机头。原本兴奋无比的志贺大尉有点沮丧，他发现，“赤城”号的板谷茂已比他早几秒钟在空中了，这家伙也是没有等舰上旗手的信号就抢先起飞了。本来以为的第一变成了第二，早知如此，自己再提前几秒就好了。

随着第一架飞机成功起飞，甲板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第一批攻击队的水平轰炸机49架、鱼雷攻击机40架、俯冲轰炸机50架和战斗机43架，共182架飞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一架接一架地飞向天空。——有一架零式战斗机不幸坠入大海，一艘驱逐舰迅速驶了过来，将

飞行员从冰冷的海水中救起。短短15分钟，所有飞机就完成了起飞和空中编队。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到后边就能够比较出，中途岛海战中，那些初出茅庐的美军飞行员技术是多么蹩脚。

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大机群起飞编队。机群在渊田的率领下爬出云层，所有飞机都大弧度地绕着航空母舰进行编队飞行。6时20分左右，渊田率领自己的高空轰炸机队掠过“赤城”号舰首，甲板上所有人都激动万分，挥动着手臂、帽子、小旗为飞行员送行。在很多人脸上，眼泪顺着浸透汗水的面庞在肆意流淌。在众人的目送之下，一架架战机伴着绚丽的朝霞向南方飞去。

看到飞机编队逐渐消失在远方天际，一直站在舰桥上的南云和草鹿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之前放飞的两架侦察机陆续发回了侦察报告。

“筑摩”号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说，珍珠港内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6艘，瓦胡岛上空少有云彩，珍珠港上空极其晴朗。

“利根”号侦察机也在拉海纳上空发回报告说，敌舰全无踪影。

报告完毕后，两架侦察机按计划继续向南展开大面积侦察，试图寻找不在港内的美国航母。但他们侦察的方向错了，位于瓦胡岛以西的哈尔西及其“企业”号航母编队就此逃过一劫。

“利根”号侦察机发回的消息让南云和草鹿喜忧参半，两人都觉得这样也好，但又感到有点遗憾。位于瓦胡岛西北的拉海纳锚地是太平洋舰队经常使用的停泊场地，这个开阔锚地水很深，如果美军舰艇在这里被击沉，那就很难打捞上来了。机动部队为此专门制订了一套针对拉海纳的攻击计划，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

“可惜航空母舰不在。”一边的源田还在为美军航母的踪影皆无而耿耿于怀。

“老兄，你是搞航空兵专业的，当然特别关注航母啰。那3艘航空母舰能返航固然很好，可是如果把9艘战列舰全部搞掉，也很不错呀！”大石首席参谋笑着说。

潜艇和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表明，除了航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都在珍珠港内。不等南云司令官开口，草鹿立即传下命令：“迅速将上述消息发给渊田中佐！”

“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让人高兴的电报。”草鹿战后如此回忆道。

在遥远的“长门”号上，宇垣缠也在《战藻录》里写道：“我们都伸长了脖子等着这一天，这是多么大的一出戏呀，押上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和那么多人的生命！”

神秘的第十四部分电文

南云和草鹿忙得脚不沾甲板，东京那边也没有闲着。这段时间里，稍微轻松一点的反而变成了位于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12月1日，东京外务省致电野村：形势日益恶化，为了不使美国产生过多疑虑，美日谈判表面上要继续进行。12月2日，东京又致电野村，指令他“除特别指定保存的东西外，销毁密码机、密码本和密码略语”。

东京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最后的准备。在12月4日召开的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茂德提出，应在开始进攻之前向美国提出最后备忘录，通知停止外交谈判。对于东乡茂德的提议，与会的杉山元和永野修身均略有难色，因为对珍珠港和马来亚的进攻行动都要在隐秘的前提下突然发起。东乡认为，违反国际惯例的不宣而战，将给日本带来最大的耻辱，也与日本的大国地位不符。会议最后决定，在进攻开始之前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由野村通知美国停止谈判，使对方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反应，而照会则交由东乡茂德草拟。备忘录的发出和面交时间由东乡茂德会同陆海军统帅部共同协商决定。会议还确定了准备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主要内容。

随后，伊藤根据具体的作战计划提出，应在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中午12时30分向美国递交照会。东条和东乡担心，如果时间卡得太紧，照会可能会在进攻发起之后才递交出去，那样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在永野和伊藤拍胸脯双双做出保证后，时间问题也算是通过了。

在海军内部，尽管一些军官强烈反对在战争爆发前给对方警告，但山本坚持在开战之前向美国递交文件。他在不久前进京拜见裕仁之际，特意向永野、伊藤建议，务必在攻击珍珠港之前向美方递交停止谈判的最后通告。

12月5日，正当外务省官员字斟句酌地起草递交美国的照会时，伊藤突然不请而至。陆军由于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不在东京，陪同伊藤前来的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

伊藤告诉东乡茂德，递交照会的时间必须再推迟半小时，改为13时整。华盛顿时间13时，恰好是夏威夷时间的早晨7时30分，也就是山本袭击珍珠港预定开始时间前的30分钟。

东乡：“为什么要推迟时间？”

伊藤：“永野总长之前的计算有误。”

东乡：“照会提交的时间和具体进攻时间相差多少？”

伊藤：“此乃作战机密，恕暂不能奉告。”

看着脸被气成猪肝一样的东乡茂德，伊藤也觉着实在有点不够意思，似乎有点太残忍了。但他向东乡茂德保证，留出来的时间足够将照会递交对方——谁也没想到，最后恰恰是时间不够，惹出了大笑话。临走时，伊藤再三告诫东乡茂德，切勿过早通知对方，这事关日本的生死命运。伊藤没有活到战后，他在最后的濒死出击中成了“大和”号的陪葬品。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曾经说，“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抠得太紧了”。

东乡把发给赫尔照会的定稿连同给驻美使馆的指示，一并交给了外务省电信课课长龟山一二，同时指示：在华盛顿时间12月6日上午8时先把指示内容发到日本驻美使馆，在指示抵达一小时后再发去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为了保密，照会的最后一部分即宣布终止会谈的第十四部分，要在12月6日16时或17时才发送。

龟山课长认为，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联络一直运行良好。但为了防止出现可能从未发生过的故障，他还是决定留出一些宽裕时

间。6日上午8时30分，他先把给使馆的指示发了出去，一小时后发出了正式通知的前十三部分。到了下午，他发出了关键的第十四部分，并在半小时后发出了给来栖和野村的最后指示：命令他们把全部十四部分内容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准确递交给美国政府。最后这句话就是著名的“13时通知电”。

野村和来栖最早收到的是龟山课长发来的作为指示的第九百零一号电报：

一、日本政府对美国方面11月26日提出的建议（即《赫尔备忘录》），决定以另电第九百零二号对美备忘录的形式答复美国。

二、由于第九百零二号电文很长，将分十四部分拍发。先拍发十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单发。

三、关于向美国递交备忘录的时间，将另电通知。

随后，他们就收到了提交给赫尔照会的前十三部分内容。这一重要的文件开头指出，“确保东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从而使一切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上各得其所，是日本政府永远不变的政策”。然后就是对美、英、中等国一系列指责和谩骂，主要内容包括：

一、自从“中国事件”发生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未能领会日本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并设法不让战争扩大，而美国 and 英国“不择手段地支持重庆政府”，助纣为虐，干涉日本“在安定亚洲方面所做出的建设性努力”。

二、美英对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蓄意进行曲解，并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在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备战工作，完成了对日本战略包围，造成了威胁日本生存安全的不利局面。在整个日美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抱着“公正而节制的态度”，并且“不

管有多大困难，均做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政府从未表现出一点点的和解精神。

三、美国的《赫尔备忘录》简直是“空想”，想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阻止日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对此日本政府断然不能同意。

四、美国政府标榜反对以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它正在采用经济手段逼迫日本，这一手段“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为残忍”。历史事实证明，在过去几百年或者更长时间内，东亚一些国家一直被迫遵循英美帝国主义剥削政策控制下的现状，一直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繁荣而牺牲自己。

五、美国忽视了日本在“中国事件”4年间做出的牺牲，美国的建议威胁着日本本身的生存，败坏了它的荣誉与威望，纯粹是迎合了重庆政权的愿望。

傍晚，密码员下班后，都去参加为使馆一名调往南美的官员举行的告别宴会。他们只译出了电文的前八部分。由于电报是极其机密的，不宜由打字员来打，奥村决定亲自动手打印。打完这份电文，他来到地下室的娱乐厅休息，在那里和正打乒乓球的记者加藤万寿男就“龙田丸”能否抵达美国下了1美元的赌注。

美国“魔术”系统很快破译了东京外务省给野村的指示，也就是第九百零一号电文，并马不停蹄地于14时呈送给陆军部。15时，这份极其重要的电报就到了赫尔国务卿手中。赫尔立即意识到，日本人马上要摊牌了。

12月6日20时30分，“魔术”系统再次发威，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收到并破译了提交给美国照会的第一部分至第十三部分电文。

经常看到一些资料说日军对情报工作不够重视，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只是相对美军而言重视程度不够而已。战前美国仅海军情报

局就有230人，个个都是从海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精英。而日本海军军令部情报部只有79人，这些人员在海军中备受歧视，连他们都自嘲说，他们部门是“三流军官的垃圾堆”。谁被调进情报部谁哭丧脸，因为这往往预示前途无望。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日本海军军官成长的摇篮“海兵”和“海大”，都没有设立类似的情报训练课程，情报人员大部分是从外语专家、信号兵和医务人员中招募来的。除了从外调任的部长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没有炮术、雷击、航海或航空的经验。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是，1930年之后，日本情报部门的头头无一例外，全是亲德反美分子，这些人包括野村直邦、阿部胜雄、冈敬纯、前田稔等。个人憎恶肯定影响他们对获得的信息做出的判断。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在情报战中占尽上风。不过这次例外，美国那230个科班出身的职业选手，还真败给了日本那79个半路出家的。

蓄着浓密络腮胡的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就非常精明能干，他是陆军部情报局远东处处长。1941年担任处长以来，他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日本的事务，对于所有与日本有关的东西，他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的这种兴趣在于，作为一名学者和士兵，他曾在日本度过三个很长的学期。他潜心钻研过日本历史和习俗，日语的听、写、说都非常出色。

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犹豫和拖延。为了向陆军情报局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报告情况，布拉顿马上打通了迈尔斯家里的电话。迈尔斯此时正在海军情报局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上校家里参加晚宴——迈尔斯和威尔金森都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有权看到“魔术”系统破译的外交电报。迈尔斯家里接电话的人回答说，不知道将军到哪里去了。于是布拉顿便要求接电话的人一定要记住转告将军，不论他多晚回到家里，一定要给布拉顿家里挂一个电话，切记切记。——看来，没有手机也真是耽误事呀！

布拉顿接着又给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准将挂电话说明了情况，杰罗也是“十二使徒”成员之一。布拉顿认为，虽然杰罗和威尔金森同样无权下达命令，但是马歇尔参谋长很可能会找他们一起商量对策。

“我已经很累了，下面的工作你来接替一下吧，你不要离开办公室，要是收到第十四部分电文，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布拉顿向远东处副处长杜增伯里中校做了上述交代，便离开了办公室。

回家途中，布拉顿上校还到国务院去了一趟，亲手把上了锁的一只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交给了值班人员，公文包里装有被破译的第一部分到第十三部分电文。上校嘱咐说，这“对国务卿说来是极为重要的电报”，要他明天一早就交给赫尔国务卿。

23时过后，参加完晚宴回到家里的迈尔斯准将还真打来了电话。已经休息了的布拉顿被叫起。迈尔斯在电话中说，那份电报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他在威尔金森家里已经看过了，电报内容“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值得特别忧虑，也“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最后局长说，可以暂时搁在一边，等第十四部分的电文发来后再说。

“是否要把电报送给马歇尔将军？”布拉顿问。

迈尔斯犹豫了片刻，之后回答说：“电文还没有全部到齐和破译，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没有必要再惊动或叫醒马歇尔将军了。”就这样，两人分别休息，迈尔斯甚至没打算第二天去办公室。

其实马歇尔这时还没有休息，而是在距白宫仅一箭之遥的大学俱乐部里参加晚宴。这是一个“一战”后备军官训练团老战士的聚会，作为主客的马歇尔无疑是主角儿，他正在接受众人的祝酒，大家都为同伴中出了这么有出息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差不多同一时间，陆军副参谋长兼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正在前往加利福尼亚汉密尔顿机场的途中，他此行是去督促检查那12架B-17轰炸机的转场飞行。飞机将在夜里起飞，第一站是夏威夷，下一站是威克岛，终点是菲律宾。马尼拉的麦克阿瑟正在翘首以盼，等待它们的到来。阿诺德在午夜时分到达那里，他警告这些“飞行堡垒”的机组人员说，他们很可能“在沿线某个地方遇到麻烦”。但此刻他脑子里想到的不是珍珠港，而是这些飞机在飞经特鲁克群岛附近时可能遭遇日军袭击。阿诺德告诉大家，美国和日本很可能马上就要开战，他也没想到那仅仅就在十几个小时之后。

12月6日上午，海军情报局人员也在准备周末休息。新来的译电员埃杰尔斯夫人正在清理“魔术”截收到的那些标着“缓办”的电报。由于到情报局工作刚刚几周，她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只有她会对那些大家置若罔闻的旧电文感兴趣。她发现了一封电报，是12月2日从东京发给驻檀香山领事馆总领事喜多长雄的电报，询问珍珠港内美国舰只的动态、防鱼雷网以及阻塞气球等情况。她还发现，另外一封12月3日喜多发给东京外务省的电报中，提到有关珍珠港内美国舰队活动的消息。尽管是个新手，埃杰尔斯夫人凭借第六感起了疑心。她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上司布赖恩特。

布赖恩特告诉她，已经周末了，这些事情到下周一再说吧。但是，责任心很强的埃杰尔斯夫人并未放手，她中午加班，到下午5时把电报译完。就在此时，翻译处处长阿尔文·克雷默少校来检查值班情况，他把埃杰尔斯夫人翻译的资料放在一边，催促她赶紧下班：“星期一再处理这份电报吧。”日本人的运气真好，这封电报又一次被放在了“保留”的文件筐里。

克雷默少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正在为破译那份长长的外交电报而忙得不可开交，另外还要负责文件的递送。此时忙得脚不沾地的他正在考虑如何在当天晚上把破译的前十

三部分电文分送出去，这些地点和人物包括白宫和海军部，除了总统，还有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海军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等。到了晚上，克雷默并找到斯塔克和特纳。斯塔克正在国家歌剧院里看戏，特纳养了许多牧羊狗，此刻正牵着其中一条在外面散步。克雷默在电话里找到了正在家里举办晚宴的威尔金森，为了防止电话被窃听，他用“黑话把前十三部分的主要内容简要地告诉了他”。威尔金森指示他将电报先送往白宫，然后送给诺克斯一份，最后送一份到他家里。

克雷默不时焦急地去望窗外。晚上21时，他的妻子会驾车前来接他。

还不到约定的21时，克雷默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在海军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当他的手表显示21时20分时，他的妻子才驾驶一辆旧式雪佛兰轿车匆匆赶来。

“你怎么这样晚才到？赶快开车去白宫。”克雷默边埋怨边对妻子下令，他考虑到最先看到这份电报的应该是罗斯福总统。

汽车在白宫前面停了下来，克雷默拎着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急速跳下了车，妻子则在外边等他。当克雷默在白宫大门口按响电铃时，已经是12月6日21时30分。由于总统海军副官比亚多尔上校也去参加威尔金森家里的晚宴了，克雷默只好在白宫附近办公楼的收发室里将一个加封的公文包交给了正在值班的罗伯特·休尔兹中尉，中尉是总统的海军副官助理。那个公文包里装着的，正是刚刚破译的十三部分电文。

休尔兹来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正在同他的“闺蜜”霍普金斯进行着亲切而友好的交谈。霍普金斯和罗斯福一样身体状况不佳，前段时间作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奔波于欧美之间，今天在伦敦会见丘吉尔先生，明天就要去莫斯科拜会斯大林。长途奔袭多日

的霍普金斯，回到美国就病倒了，这时刚出院没几天。总统告诉霍普金斯，他很希望退休之后能够去佛罗里达州，在那里以钓鱼、读书安享自己的晚年。

休尔兹走进办公室，用比亚多尔交给他的钥匙打开了传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取出里面的文件放在总统面前的桌子上，之后静静地站在了一边。

罗斯福一口气看完了日本对美备忘录的前十三部分，之后便把文件递给了正在来回慢慢踱步的霍普金斯，“这就是说战争很快要爆发了”。

霍普金斯坐下来，看完文件，之后告诉总统：“同意您的看法。日本想在一切对自己最合适的时候发动攻击，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先开第一枪。”

罗斯福点头表示同意。

“是的，美国绝对不能开第一枪。我们是民主国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罗斯福似乎提高了一点嗓门，“我们有着光荣的历史。”

罗斯福本来想把斯塔克上将叫过来一起谈谈。白宫电话接线员说，斯塔克将军正在国家歌剧院观看《学生王子》，只要挂个电话到那里就可以把将军叫来白宫。罗斯福意识到，东京最后公报的前十三个部分毕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侍者到剧场里寻找斯塔克将军，而将军突然起身离开座位，就会因其特殊身份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同时，罗斯福也觉得，在周末休闲时间打扰斯塔克也不尽合理，就打消了这个并不很强烈的念头。

放下电话后，罗斯福告诉霍普金斯：“待会儿再打电话给贝蒂。我不想把他从戏院里叫出来从而惊动公众，可以等一段时间再找他。”

后来在国会关于珍珠港事件真相调查的听证会上，休尔兹中尉说，罗斯福总统称呼斯塔克上将时用的是“贝蒂”，之后他也没再跟赫尔、诺克斯、史汀生、马歇尔之中任何一个人通电话。

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学生王子》似乎不怎么精彩，并未在他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怎么都回忆不起那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在斯塔克的判断里，一切迹象都表明日本人很可能从马来亚和新加坡下手，也可能是菲律宾、关岛或者威克岛，甚至有可能是巴拿马运河，最安全的地方除了美国本土，当属夏威夷。斯塔克认为，保护珍珠港防备突然空袭的海陆两军的联防计划是翔实而周密的，他之前还要求把金梅尔和肖特提交的这份计划当作典范发给其余各军区的司令官，供其学习参考。

将文件交给休尔兹中尉后，克雷默匆匆地离开白宫，由妻子驾车来到了沃德曼派克旅馆。海军部部长开始研读送来的十三部分电文，克雷默则与诺克斯夫人及部长夫妇的客人奥凯斯夫妇交谈。诺克斯为电报内容及尚未看到的第十四部分的不祥含义深感焦虑，他马上打电话给史汀生和赫尔，提议并与他们约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召开联合紧急会议。

其时，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正在自己的私人别墅。他本来决定周末到长岛度假的，后来终止了这一行动。在日记里，史汀生写道：“整个气氛表明，很可能要出什么事。”

周末是休闲娱乐的美好时光。1941年12月7日，当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华盛顿还处在安详静谧的沉睡之中。只有陆军情报局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信谍报处同往常一样在繁忙地工作。

到早晨7时15分，他们已经把班布里奇岛海军无线电所截获并传送到华盛顿的日本政府最后通牒的末尾部分——第十四部分全部破译完

毕，这段重要的电文在发表了冗长的议论之后说：“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谋，阻挠日本通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来确立和平的努力，特别是想利用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来维护英美两国的利益。这种意图在当前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同美国政府合作来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这一真诚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日本政府不得不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之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最终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

日本的照会并没有说谈判破裂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但这个照会字里行间充满着敌意和挑衅。毫无疑问，日本此时已决定使用武力。

海军情报局通信谍报处紧接着破译了于清晨4时36分截获到的“13时通知电”，电文指示野村和来栖，“请把我国政府的答复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正式递交美国政府，若有可能请交国务卿赫尔”，电文最后强调，“之后销毁使馆剩下的密码机”。

还在家里的克雷默少校很快就接到远东处处长布拉顿上校打来的电话：“注意听着，克雷默，情况是这样的，在最后的第十四部分电文里，提出将与我们终止谈判，最后还这样写道：日本政府已训令野村和来栖于华盛顿时间12月7日13时把日本政府的答复递交美国政府。”

谈到这里，两人在电话中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搞情报的人往往第六感非常敏锐，他们都意识到这句话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克雷默很快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提醒：“华盛顿时间13时，这就是说珍珠港那里是早晨7时30分，12月7日恰好是星期天。”

布拉顿：“对，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你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

克雷默曾经在珍珠港工作过两年，知道这正是水兵星期天吃早餐的时间，的确是防范最松懈的时候。“星期天早上7时30分，我意识到敌人有可能袭击珍珠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布拉顿之后说，“我们赶紧分头行动吧！”

挂断电话，克雷默立即驱车到单位。布拉顿则直接往位于迈尔斯堡的马歇尔参谋长的寓所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参谋长的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这里是参谋长的寓所，很遗憾，参谋长阁下不在家，他目前正在他经常去的地方。”

由于迈尔斯局长怕打扰领导的美梦，马歇尔上将对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他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没看到。这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于早晨6时30分起床，随后与夫人共进早餐，这是他一星期来第一次与夫人团聚。饭后，他骑上自己心爱的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来到阿林顿公园的草地上愉快地散步。通过公园的树丛，可以听到附近教堂里传来的赞美歌和悠扬的风琴声。

心急如焚的布拉顿紧握着话筒喊道：“喂！上士，你给我听着！情况万分紧急，请你立即去把参谋长找回来，叫他挂个电话给我。”

同一时间里，斯塔克也在自己寓所的院子里悠然地散步。相比马歇尔而言，斯塔克的情况稍好一点，他在昨天晚上已经获知日本最后通牒的前十三部分内容，但他依然没有取消早上的散步计划。一直到上午10时，斯塔克才姗姗来到了海军部的办公室。

此刻，传递“魔术”情报的克雷默少校和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麦卡勒姆中校走进了部长办公室，将破译出来的日本政府对美备忘录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一起交给了斯塔克。斯塔克看这些电报的时间里，作战部副部长英格索尔、情报局局长威尔金森、通信部部长诺伊斯等人相继来到了部长办公室。

早就认为日本主攻方向将是南方地区的麦卡勒姆说道：“从刚才克雷默少校送来的电报来看，似乎感到日本将很快在中国南海方面发起攻击。”

威尔金森强调：“日本政府还训令野村大使，要他在事先指定的时间内把这份电报递交美国政府。”

斯塔克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焦灼不安。他冷冷地说：“威尔金森先生，我已经知道了，是13时，对吧？”

威尔金森一边点头，一边说：“对，是13时。我们对照了这一时点的所有地方，在珍珠港是星期天早晨7时30分，我感到这似乎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

斯塔克环视四周，几个人看似都赞同威尔金森这一观点，他们都神情严肃地凝视着部长。看斯塔克半天没吭声，威尔金森鼓足了勇气，继续建议道：“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将军联系一下？”

办公室里一片肃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斯塔克的手慢慢地伸向了电话机。他虽然一度拿起话筒，但犹豫片刻，又放了下来。此时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15分，夏威夷时间清晨4时45分，离日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斯塔克放下电话的原因有四：

第一，在黎明前打断金梅尔将军的美梦是一种罪过，这是不符合西方人礼仪的。

第二，华盛顿最高当局不应对现场指挥官在一些战术细节问题上命令和督促他们“这样干”或“不那样干”，这是对下属的极端不信任。

第三，11月27日发给金梅尔的“战争警报”已足以使太平洋舰队保持警惕了。

第四，日本人的重点在南方地区，珍珠港那地方，日本人不可能去，也绝不敢去。

后来在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听证会上，有人问斯塔克为什么在12月7日上午不给金梅尔打电话。斯塔克说：“打电话对我来说纯粹是事后诸葛亮，至于我的不妥之处，就是没有做更大的努力让他们提高警惕，这种后悔是在寻找我本可以做而没做的良心。”

放下电话后，斯塔克重新拿起了克雷默送来的电报，边摇头边说：“电话还是不挂了吧。在这之前，我先要同总统先生商量一下，请各位暂时先回去。”大家站起身，带着多少有些不满的神情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罗斯福不想打扰斯塔克看戏的雅兴，斯塔克也不想惊扰金梅尔清晨的回笼觉，他们都是有知识、讲礼貌的绅士。但却“绅”得太不是时候，这一“绅”就“绅”掉了珍珠港的几千条生命，“绅”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

斯塔克立即同白宫电话总机进行了联系。那边回答说，总统使用的那条线路“正在通话中”。结果是，华盛顿的海军首脑机关并没有就这天清晨来自“魔术”方面的警告，直接要求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等人采取任何措施。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愤怒的美国民众要求彻查责任者，除了金梅尔和肖特被免职，民众还需要有大人物来担纲，这个倒霉蛋就是斯塔克。1942年3月，斯塔克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长之职，其职务由欧内斯特·金上将接替。一贯亲英的斯塔克随后调任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

司令和罗斯福总统驻伦敦的个人军事代表，官不小却没啥大事可干，说白了就是一个闲职，也算替罗斯福和诺克斯背了黑锅。

和斯塔克所犯错误差不多的马歇尔就幸运得多。不但屁事没有，还稳如磐石地作为陆军参谋长一直干到战争结束，并因为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谓是名利双收。连金上将都在战后说：“我从未弄明白，罗斯福怎么，抑或为什么能解雇斯塔克上将，而不解雇马歇尔将军。在我看来，他俩同样可疑。”这一点也可以与麦克阿瑟和金梅尔进行一下有趣的比较：同样身居要职，同样兵败如山倒，一个坠入地狱，另一个升上天堂。

陆军做的比海军要稍好那么一点点。布拉顿上校曾“严令”勤务兵阿加伊亚上士赶紧去找参谋长，并要马歇尔立即给他回电话。可是阿加伊亚找了半天，始终没有在那条熟悉的线路上找到参谋长。

偏偏这天马歇尔兴致很高，比平时多骑了20分钟的马，又是在洛克·克里克公园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兜来兜去，阿加伊亚凭借双腿按照平时走出的距离肯定是找不到了。参谋长还兴致勃勃地骑着马跑到政府的实验农场，这个地方刚刚开工建设一座建筑。一年多以后，马歇尔就会带着他的弟兄们搬到这里办公。这座建筑在今天已经闻名遐迩，那就是五角大楼。等到马歇尔玩尽兴回到寓所，阿加伊亚才把布拉顿的话转告给他，这时已经是10时28分了。

马歇尔给布拉顿挂了一个电话。由于连前十三部分电文都不知道，布拉顿只好在电话中把“魔术”破译的全部十四部分电文以及“13时通知电”向参谋长简单介绍了一下。考虑到参谋长可能是在半路上某个地方挂来的电话——看来当时还没有来电显示，布拉顿接着说：“现在是不是让我驱车到将军挂电话的地方去，把电报带去给您亲自看一看？”

马歇尔回答说：“不，用不着那样担心，等我到办公室再给我看好了。”

布拉顿估计，10分钟或者15分钟后马歇尔就会来到办公室，于是这段时间里他就拿着那些情报在机关大楼的走廊里等候参谋长，可是左等右等，参谋长都没来。大人物马歇尔可没那么心急，今天兴致高，多走了一段，有点累出汗了。他先在寓所里洗了一个澡，又慢吞吞地换了一套衣服，之后派人把停在河对岸军需大楼的轿车开来，这才驱车前往办公室。等得实在不耐烦的布拉顿已经跑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参谋长，布拉顿抬腕看看手表，时间已经过了上午11时。

对昨晚以来的形势发展，马歇尔是不了解的，他对分为十四个部分的日本最后通牒还要从头看起。已经急疯的布拉顿劝参谋长先看今天收到的那两份，也就是第十四部分和“13时通知电”。但马歇尔没有听从布拉顿的劝告，还是从第一部分依次看起——毛蛋孩子你知道个茄子！

和海军那边几乎一样，作战计划局局长杰罗、情报局局长迈尔斯等首脑人物也先后走进参谋长办公室。马歇尔开始一个一个向他们征求意见。

“你们看了这份‘13时通知电’后的感觉如何？根据这份电报，对形势应该做何判断？”

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电文显示日本似乎有这样一种企图：在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将对南方地区或者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发起攻击。

马歇尔似乎下定了决心：“各位，我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今天13时，或13时过后不久便对我们发动攻击，因此我决定向全军发出紧急

戒备的命令。”听到马歇尔的这番话，布拉顿顿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闭上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参谋长办公室墙上的时钟：华盛顿时间上午11时25分。

马歇尔拿过一张便条纸，用铅笔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一封电文：“分别致美国陆军部队在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的陆军指挥官，我们尚不知道确定最后期限的意义，但必须因此从即刻起进入全面警戒状态。”

办公室里笼罩着一种紧张而压抑的不安气氛。写完电文后，马歇尔犹豫了一下，就拿起电话给斯塔克挂了个电话。马歇尔把自己草拟的电文做了一番说明后，提出能否与斯塔克联名向陆海军一起发出类似的警告。

接到马歇尔电话的斯塔克有点犹豫不决，他不理解马歇尔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重新发出警告，那样会导致指挥上的混乱。但他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目前属于特殊时期，所以即使再次发出警告，也不会对当地指挥官有什么害处。于是，斯塔克告诉马歇尔：“乔治，我也觉得‘13时’具有某种特殊重要性，若能紧急通知下去的话，那就请在命令陆军部队指挥官的同时，也顺便转告海军方面。”他提出用海军的发报设备发出提醒，因为在紧急情况时它既快捷又可靠。

“谢谢你，贝蒂，不用了，我想我也会尽快发出去的。”

放下电话，马歇尔立即在原先铅笔写好的电文末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他一边将电文交给布拉顿，一边吩咐说：

“把这份电报送到发报处，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给前线各指挥官。”

布拉顿一路小跑来到了通信科长爱德华·弗伦奇中校的房间，要求中校务必“十万火急地发报”。弗伦奇虽然能大致看懂便条纸上的那些铅笔字，但他对参谋长那些潦草的字还是感到没把握。为了不出差错，他在布拉顿的帮助下将这份电文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这份发给几个重要地区的电报是在华盛顿时间中午12时12分（夏威夷时间早晨6时42分，离日军开始攻击时间还差1小时13分）拍出去的。对于电报是否发出，马歇尔很关心，他几次三番命令一位军官去询问电报要多久才能送达。“正在发，送达大概要三四十分钟。”弗伦奇中校令人放心地回答道。

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等地区的陆军司令官很快接到了电报，但夏威夷方面的线路怎么都接不通。当然，还可以用海军无线电通信联络直接向夏威夷呼叫，但弗伦奇中校不想使用海军的设备。这是我们陆军的事，干吗要用你们海军的设备？好像显得我们陆军很无能似的。后来才知道，陆军通往瓦胡岛的通信线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故障。

历史竟是如此捉弄人，为什么暂时没事的地方电报都发出去了，偏偏是马上要出事的珍珠港线路出了故障？半年之后，在中途岛，南云派出去的7架侦察机，6架都没有问题，第七架侦察机偏偏因为故障晚飞一个小时。巧合的是，由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3艘航母恰恰就躲在这一搜索区域之内！

弗伦奇选择使用与檀香山没有直接线路的西部联合公司的设施。电报甚至没有标明“急件”，而且不是直接拍往檀香山，是先从华盛顿用有线电报拍到旧金山，同那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取得联系，然后再用无线电电报拍发给檀香山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电报拍到檀香山后，还得从位于市中心的美商无线电公司办事处送到8公里以外的谢夫

特堡陆军通信处，从这里再同司令部的副官室取得联系，最后才能送到肖特中将手里。

因此，当马歇尔的电报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肖特手中，已经是日本开始攻击后的7小时3分钟，黄花菜不但凉了，而且都快馊了。

当时还有许多快捷的通信方法，比如马歇尔办公桌上的电话，马歇尔隔壁房间里的那架秘密电话，海军的短波无线电和专供与夏威夷联络用的FBI短波无线电，等等。可是马歇尔为什么不选用那些更加快捷的方式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后，上帝完全站在了日本人一边。

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完全忘记美国人！

上帝还记得美国人

劫难来临之前的珍珠港依然平静如初。12月6日15时，金梅尔上将在位于潜艇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召开了研究当前局势的重要会议。会上大家认为，由于日军于12月1日起更换了密码系统，目前对于日军航母的所在位置尚无法确切判定。华盛顿方面认为，即使会有大的变故发生，那一定也是在东南亚方向，战争离这里还很遥远。会议甚至没有讨论珍珠港会不会受到攻击的问题。

金梅尔问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你对日本海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日军绝对不会发动这样的攻击。”麦克莫里斯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由于马上就是周末，大家没有怎么讨论就散会了。按照惯例，金梅尔回到离司令部9公里的宿舍休息去了。18时45分，他还要前往哈莱克拉尼饭店，参加里亚利海军少将和夫人在那里的草坪上举行的周末晚宴和大型舞会。那里风景优美，环境优雅，被誉为“没有钥匙的檀香山旅馆”。

周六晚上的珍珠港几乎是不夜城。所有娱乐场所都门庭若市，酒吧、舞厅和弹子房里，到处都是前来寻找欢乐的周末常客。小船频繁地往返于战舰和码头之间，将一批批海军官兵送到岸上。看着水兵脸上那兴奋的表情就知道，这里和往常一样又将是一个快乐的不眠之夜。

在公主剧院里，一些士兵正在观看搞笑综艺节目《撩人的小脚》。水上疗养院的自动唱机前，有数不清的人在跳舞。在希卡姆机场，那些幸运的飞行员看到了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正在拍摄《游乐场》。珍珠港新建成的布洛赫娱乐中心正在进行一场总决赛，为各

个舰队的乐队提供了一次互相叫板的机会，“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乐手们赢得了乐队比赛的优胜奖。比赛最后的压轴戏是，所有乐队伴奏，大家一起唱起了“上帝保佑美利坚”——可惜上帝现在保佑的却是在大海上不断靠近的日本人！

金梅尔上将是个非常严谨而敬业的人，即使是参加周末晚宴，即使是作为宴会的主角儿，他也绝不会过多喝酒，况且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晚上只喝了几杯鸡尾酒的上将，于21时30分便早早向主人告别，很快回到宿舍。在周围，大部分海军军官还在尽情享受周末的欢乐时光。第一驱逐舰部队指挥官西奥博尔德少将直到深夜还在太平洋夜总会里跳舞，靶舰“犹他”号的轮机长伊斯基斯少校则在夏威夷桥牌中心，兴致勃勃地玩着他得心应手的扑克牌。

金梅尔记得，他已经约了肖特中将次日上午去打高尔夫球。最近有一些关于夏威夷陆海军不团结的不利传言，他和肖特打球不仅是休闲娱乐，他们手握球杆并肩而立的照片很快会登上夏威夷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将是陆海军紧密团结的象征。所以他早早就上了床，喝下的那点酒使他很快进入了梦乡，明天的太阳将依旧光辉灿烂！

星期六傍晚，肖特正在谢夫特堡的司令部里，与情报和反谍报人员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讨论的是联邦调查局最近监听到的一个电话记录。这个电话是当地一个日本牙科医生打给东京一家报馆的，这家报馆的主编对夏威夷关心得出奇。他问起夏威夷的飞机、探照灯、天气，甚至夏威夷有什么花。那个牙医说，木槿和圣诞花都在盛开。大家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猫腻，那些花是不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日本安插在珍珠港的间谍有近200人，并不止一个吉川猛夫。下午还有消息说，日本领事馆不断冒出青烟，有人猜测那多得出奇的烟表明，日本人正在大批焚烧文件。不过那也仅仅是猜测而已，谁家就不能烧点东西呢？也可能是做饭呢！

在门外的汽车里，中将尊贵的夫人已经不耐烦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肖特说，今晚讨论不出什么名堂，明天再说吧。便宣布散会出去找夫人了。他和夫人要去斯科菲尔德军官俱乐部观看演出，那边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尔逊准将估计早等急了。这里离那边还有近30公里的路程，他们必须把车开得快一点。晚上7时30分左右，肖特终于偕夫人赶到，威尔逊准将于是宣布演出正式开始。

开车回家的路上，肖特中将看到了港湾里连绵不断的璀璨灯火，那些巍峨挺拔的战列舰并排停泊在福特岛的东南海岸，间或被探照灯的光束扫到。“这景象难道不美吗？”将军对身边的人如此说道，“不过要是遭受袭击，这是多么集中的目标呀！”

肖特和金梅尔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的戒备令。华盛顿的警告中并没有说珍珠港会遭到攻击，甚至连极小的可能性也没有预示。关于领事馆可能在烧文件的消息，两人都没有特别在意。之前斯塔克将军不是还把我们的陆海军联防计划转发下去让别的地方学习吗？看来一切都不会有事的。

对檀香山的一般居民来说，生活也一切如常，今天与以前所有的星期六毫无二致。许多人都在庆祝夏威夷大学橄榄球队在一年一度比赛中以20：6的悬殊比分大败威拉米特队的胜利。

金梅尔做着美梦的同时，在瓦胡岛南面的主航道上，美国扫雷舰“秃鹰”号一直百无聊赖地缓慢航行。不远处，还有3艘扫雷舰——“交喙鸟”“美冠鹦鹉”和“食米鸟”。这几艘扫雷舰都是金枪鱼捕捞船临时改装的。从11月28日起就开始在这一水域执行搜索并扫除水雷的任务。这么多天，连根水雷毛都没发现，大家都有点意兴索然。

凌晨3时42分，在夜色中，“秃鹰”号的值勤军官麦克洛伊少尉忽然发现离海岸3公里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奇怪的尾波，那里似乎还有一架潜望镜，正处在禁止美国潜艇在水下航行的区域。那个疑似潜

望镜的物体正朝着珍珠港入口的浮标处前进。“秃鹰”号马上用信号灯通知了正在附近巡逻的老式驱逐舰“沃德”号，“西侧航道发现水下潜艇，航速9节”。在这一海域附近只有“沃德”号驱逐舰具有攻击潜艇的能力。

“沃德”号是以美国内战中第一个殉职的海军军官命名的一艘老驱逐舰。舰上值班的预备役军官盖沃普纳中尉收到这一信号后不知所措，急忙跑进舱室把舰长威廉·奥特布里奇上尉从梦中叫醒。奥特布里奇迅速在睡衣外面套上救生衣来到了舰桥上。看完“秃鹰”号发来的消息，上尉当即命令全舰人员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可是直到4时35分，也没找到那艘可恶的潜艇，奥特布里奇下令解除了警报。他没有向港口的监控中心报告，最近这样的信息太多了，很可能又是一场虚惊。但他还是负责任地要求全体官兵保持高度警惕。

其间，设在主教角的海军监听站听到了“秃鹰”号与“沃德”号之间的通话。但由于他们没有请求向上级转达，监听站也就懒得半夜里再去多事。

5时28分，扫雷舰小分队完成了当晚的任务开始收工。一个小时后，6时30分（日出时间为6时25分），“沃德”号的瞭望哨终于发现了之前“秃鹰”号报告的那艘潜艇，这艘潜艇正尾随在拖有一艘铁制平底船的拖轮“安塔尔斯”号后面，向着珍珠港入口处缓缓驶去。舰长用双筒望远镜密切监视着这一情况，一切情况表明，这艘不明身份的潜艇企图穿过港口的防潜网进入港内。于是，奥特布里奇再次高声下达了命令：“全舰人员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舰上全体官兵立即紧张行动起来，舰内到处响起了“全舰人员各就各位”的紧急传话声，航速也迅速从5节提高到25节。6时40分，“沃德”号快速向那艘潜艇靠拢。当舰长再次拿起双筒望远镜时，发

现该潜艇的潜望镜正好露出水面，于是他立即发出命令：“右15度，目标潜艇，开始炮击，深水炸弹准备！”

“沃德”号随之用一号炮和三号炮进行炮击。一号炮的炮弹没有命中，炮弹从潜艇指挥塔的正上方掠过，在不远处溅起了不太高的水柱。三号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的炮弹准确击中了目标，潜艇被击中的是指挥塔下部接近水面的部位。

被发现的不是别个，正是5艘微型特攻潜艇中由“伊-20”号载运的那艘。艇员是“十勇士”中的广尾彰少尉和片山义勇中士。此时他们正准备尾随“安塔尔斯”号混进港内，寻机实施鱼雷特别攻击，谁知偏偏在关键时刻，潜艇出现机械故障。如果因此被美军发现，不仅仅是潜艇和两个人的性命问题，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整个计划也可能因此泡汤。两人头上都冒出了汗水，但潜艇的故障依然无法排除。

奥特布里奇的炮弹准确命中，潜艇开始下沉。“沃德”号冲了过来，抛出一枚接一枚的深水炸弹。这艘潜艇在大约30米水深处被深水炸弹击中，迅速沉入400米深的海底，附近海面上浮起了一片油污。

广尾和片山成为太平洋战场日军第二个和第三个死亡者。第一名的“光荣称号”之前已被“加贺”号上那名落水的水兵夺走。

60年后，2002年8月29日，打捞过“泰坦尼克”号、“俾斯麦”号、“约克城”号等船只的打捞专家罗伯特·巴拉德在珍珠港外300米深的水下，打捞出了这艘微型潜艇，鱼雷管中的两条鱼雷尚未射出。

早晨6时51分，奥特布里奇上尉用无线电向第十四海军军区报告：“我们已向在防御区活动的潜艇投放了深水炸弹。”之后他觉得措辞不够强烈，隔了3分钟又发出了第二份电报：“我们已向在防御区域内活动的潜艇发动攻击，炮击并投放了深水炸弹。”

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早晨7时12分，第十四海军军区值班预备役军官卡明斯基少校收到了奥特布里奇上尉发给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的电报。卡明斯基想立即同司令的副官取得联系，但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于是他直接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挂了电话，向上级报告了“沃德”号拍来的电报内容。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接电话的是布拉克少校，他立即把电话记录转告值班参谋墨菲中校。当时墨菲刚洗好脸，正准备换军装，他问：“第十四海军军区值班军官对此事的处理是如何讲的？他有没有说过已把这份电报向布洛克将军报告了？”

布拉克回答说：“他没说过，不知道布洛克将军知不知道此事。”

墨菲马上告诉布拉克：“趁我现在换军装的时候，你赶快同卡明斯基联系，问清楚他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已经向布洛克将军报告过了。”

墨菲刚换好军装，布拉克又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挂了好几次电话，总是有人在通话，打不通。”

“那么你马上到作战室去准备好海图，查一下现在各舰艇所在位置。我想再挂一次电话试试。”

墨菲拨了好几次电话，总是占线。墨菲越来越着急，于是指示接线员说：“告诉第十四海军军区的值班军官，除非事关紧急，否则立即停止通话，马上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联系，传达下去！”说罢，咔嚓一声放下了话筒，急忙奔向作战室。

在他奔向作战室途中，电话机再次响了起来，这次是第二巡逻机部队拉姆齐中校挂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报告说：“早晨7时整，空中巡逻机报告，在防御水域内击沉了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

拉姆齐刚刚挂完电话不久，卡明斯基也接着挂来电话报告：“已向布洛克将军报告了，为了支援‘沃德’号并进一步查明情况，已命令正在附近待命的驱逐舰立即出动。”

尽管之前有过N次发现敌军潜艇的报告，但最后均证明是杞人忧天。不过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现两艘无名潜艇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过。墨菲立即给金梅尔上将的寓所挂了电话，把迄今业已判明的情况扼要地向上将做了汇报。

金梅尔刚刚起床不久，准备吃过早餐后去赴与肖特中将的高尔夫约会。接电话时，他还没有洗脸、刮胡子，正慢悠悠地给花浇水——上将是个爱生活的人。他不紧不慢地告诉墨菲：“知道了，我待会儿就过去。”

放下电话，上将似乎觉得不妥，他想到了之前自己颁发的训令，“一艘潜艇的攻击可能预示着一支大型舰队，包括航母舰队的存在”。他意识到可能有情况发生，于是紧接着电话告诉墨菲：“我马上就到司令部去，你先确认一下潜艇的国籍，尽快向我报告。”随后，他又想起最近这样的报告很多，绝大多数，不，几乎所有的报告最后证明都是错误的，喊了多少次狼来了，狼都没来。他再次告诉墨菲：“进一步核实情况，在此之前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等情况证实了再说。”

所有这些都在耗费宝贵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派侦察机升空侦察。如果侦察机飞出去，很容易就能发现气势汹汹杀将过来的日军机群。没有人下令将原来的警戒升级，更没有人将如此重大的消息通知给陆军。

肖特中将指挥的陆军此时选择的是最低级的一级警戒，即仅以防止破坏活动为限。陆军的警戒分为三级：一级如上，二级则加上对敌方空中、水面和水下行动的戒备，三级才是准备应付全面攻击。

由于没有得到预警，所以当空袭真正来临时，陆军几乎毫无反应。在第一波攻击开始后5分钟到7分钟，海军军舰上的防空火炮已经开始发射时，陆军31个高射炮连中才有4个开始向日机射击。如果陆军能够及时接到预警，提前把一级警戒提升到二级或者三级，不但能够减少损失，同时也会对日军造成更大杀伤。

至于海军方面，目前金梅尔下令采取的是所谓的“修正第三级”警戒，这是海军三级警戒中的最低级，只要求高射武器有一部分人员值班。不仅海陆双方有不同的警戒制度，而且此时彼此也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是何种警戒。

自11月日美关系渐趋恶化以来，肖特中将就未雨绸缪地在瓦胡岛上设立了5座野战雷达检测站，瓦胡岛北端卡胡库角附近奥帕纳山冈上的雷达站就是其中之一。为了防止敌军利用黎明时机发起进攻，陆军规定这些雷达站的工作时间是清晨4时到7时。不过在当时，雷达还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进行使用，通信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对设备的调试也马马虎虎。他们认为雷达是一种不可靠的工具，所以这3个小时基本是用作训练。

早上7时是雷达站关机的规定时间，其余4个雷达站都已关闭，只有位于奥帕纳山冈上的这个没关。假若送早餐的车按时来到，估计雷达站两名工作人员早就把机器关上，开始“密西”了。

这两名工作人员是来自陆军第五一五对空警戒信号队的标图员一等兵乔治·埃利奥特和约瑟夫·洛克哈德。埃利奥特之前是陆军航空兵，刚刚调到这里不久。之所以到了规定时间还没关机，是因为作为新兵的埃利奥特想趁着饭没来的工夫再练习一会儿。埃利奥特一边摆弄着雷达装置进行操纵练习，一边对着洛克哈德嘟囔：“已经7点了，送早餐的车怎么还没来？”

就在7时02分，他忽然发现一直平静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批可疑目标，方位北3度偏东，离岛220公里，这群黑点正在渐渐接近瓦胡岛。

大吃一惊的埃利奥特对着洛克哈德大叫道：“伙计，快来看，这是什么？”

闻讯赶来的洛克哈德也大惊失色，他敢保证，这是他接触雷达以来看到的最大的脉冲信号：“不会是机器出故障了吧？”

两人马上仔细检查了机器，没有发现任何故障。洛克哈德判断：“这是一群飞机在飞行，绝对没错。”

尽管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但是在7时06分，洛克哈德还是用电话同谢夫特堡陆军总部的情报中心取得了联系。他们一边开始标绘逐渐浮动的绿色箭头脉冲，一边在电话中把雷达屏上出现的情况告诉了上等兵麦克唐纳。

麦克唐纳回答说：“这怎么办才好呢？我去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吧。”当时值班主任和飞机辨认军官都不在，他只好向旁边的克米特·泰勒中尉做了汇报。泰勒中尉是个天生的乐观派，听罢汇报，他也没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只是说“不用担心”。于是，麦克唐纳就给奥帕纳监测站回了一个电话，叫他们不用担心。洛克哈德在电话中不满地说：“这样行吗？目标正朝着瓦胡岛方向飞来，7时08分距离本岛180公里，7时15分是150公里！你叫泰勒中尉来听电话，我要向他详细说明情况。”

泰勒拿起电话，耐心地听完洛克哈德的说明，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太平洋舰队的几艘航空母舰正在外面执行任务，因此雷达屏上出现的黑点很可能是从自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泰勒忽然想起，早上上班途中在汽车里听到的无线电广播，里边播放着夏威夷的音

乐。据那些驾驶轰炸机的飞行员说，每当有B-17“空中堡垒”从美国西海岸飞来时，夏威夷电台都会播放这种音乐给飞机导航。他马上判断，雷达上出现的那些飞机一定是从美国本土飞来的B-17重型轰炸机。不管从本土或者从航母上飞来，那些肯定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于是，泰勒在电话中对洛克哈德说：“不用担心，这是从自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或者是从西海岸来的B-17飞机。”

事实上，当天的确有12架B-17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瓦胡岛，只是一直在雷达监视屏幕范围之外的5度飞行——阿诺德少将在头天晚上还叮嘱这些“飞行堡垒”在长途飞行中要特别注意安全。

洛克哈德还想再辩解几句，“这是我在机器上看过的最大规模的机群”。但是泰勒还是坚持，“别过敏了，放心好了，那是我们的飞机”，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假如泰勒稍有耐心，洛克哈德估计就会告诉他“那一机群足足有100多架”——全美国的B-17加起来都没那么多，任何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也没那么多。还有重要的一点洛克哈德忘说了——那一机群来自北方。如果B-17要来，肯定自东方来，而太平洋舰队的航母一般都是单独编队，来自北方超过100架的大机群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人的飞机！

经泰勒这么一说，洛克哈德也就无意再继续监视这批飞机了。但是，埃利奥特为了继续练习，一直盯着那群目标。他发现那队机群还是排列整齐地向屏幕中心移动，离瓦胡岛越来越近。7时25分距离本岛100公里，7时30分是75公里，7时39分就只有35公里了。随后，由于受到奥帕纳岭后的山丘引起地面反射波的干扰，那些不明飞行物从视野中完全消失了。

还真有一架美国飞机发现了日本袭击机群，那就是火奴鲁鲁律师罗亚尔·维托塞克及其儿子驾驶的私人飞机，他此刻正利用清晨教儿子飞机驾驶。看到庞大的机群上都涂有鲜红的太阳标志，维托塞克惊得魂飞魄散，他知道那是日本人的飞机，于是立即驾机俯冲，从两架日机的下方穿过。

去办大事的日本人根本没工夫理睬维托塞克和他的小飞机。15分钟后，他顺利降落在自己的私人机场。这位好心人气喘吁吁地向陆军航空兵值班室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可是没人相信他。

不过，这时候就是相信也晚了。就在他们通话之时，日本人的炸弹已经呼啸着落下来了！

虎！虎！虎！

出现在奥帕纳监测站雷达屏幕上的不是别个，正是渊田美津雄率领的日军第一波攻击机群，他们正气势汹汹地朝着珍珠港猛扑过来！

在渊田的指挥机后面，是由他直接率领的水平轰炸机队49架。在右边500米的空中，是飞行高度比水平轰炸机队低200米，由村田重治指挥的由40架飞机编成的鱼雷机队。在左边500米的空中，飞行高度比水平轰炸机队高200米的，是高桥赫一指挥的由50架飞机编成的俯冲轰炸机队。板谷茂指挥的由42架零式战斗机编成的制空战斗机队在编队上空500米飞行，担任警戒和保护。浓云密布，云高约2000米。编队机群慢慢升高，穿越云层在云上飞行，以利隐蔽。不久，东方欲晓，脚下黑洞洞的云海慢慢变白，天空也逐渐显现出蔚蓝色。不一会儿，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白花花的云海边缘瞬间呈现出一片金黄。

渊田透过风挡玻璃向后看了看整个编队，晨曦中的庞大攻击机群蔚为壮观，一架架飞机在旭日照耀下闪烁着金光，他们都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华。在离他最近的一架飞机上，小队长岩井向他招手。

随着珍珠港越来越近，渊田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美军已事先有了准备，忽然间有美军的飞机从前方迎面扑来，那样的话，就会出现第一次兵棋推演中出现的不利情形，袭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日军势必会遭到较大损失，重创或者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略任务肯定难以完成。但这种疑虑随着距离的接近在不断减弱。此时，机群进入一大片浓云区，窗外烟雾蒙蒙，远处的机群又变得模糊起来。渊田又马上担心起天气，他顺手按下了飞机上的收音机按钮。

收音机里马上飘出了美妙的音乐，随后檀香山KGMB电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让渊田大喜过望：“现在播报天气预报：今天天空少云，山上

多云，云高1050米，能见度良好。北风，风速10节。”看来珍珠港作为美国太平洋上最大的军港果真是名不虚传，连天气预报用的都是海军术语。

渊田的英语是一级棒，这些播报他听得清清楚楚，这消息简直就是为突击机群量身打造的一般，真乃天助我也！一阵惊喜之中，瓦胡岛的海岸线以及珍珠港内的战舰在渊田的视野中逐渐显现，由小变大。早晨的阳光泼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云彩渐渐消散，视线也越来越开阔。随着距离缩短，珍珠港的全景逐渐展现在眼前——那里停泊的美国舰艇有近百艘，实际数量是96艘。渊田睁大眼睛贪婪地注视着清晨的港湾，啊，在那里！在那里！渊田已经依稀看到美国战列舰上那特有的笼式桅杆。

高大巍峨的战列舰以及数不清的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辅助舰只静静地停泊在海面上。渊田仔细地数了数个大的，战列舰果然是8艘，这些马上就将成为他砧板上的熟肉。但是失望随之袭来——美军的3艘航空母舰在港内果然是杳无踪迹。

不远处的陆地上，6个陆上机场的停机坪上，美军各式战机像接受检阅一般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夏威夷周末的清晨宁静而安详，这是多么难得的攻击机会呀！

此时的珍珠港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之前由于飞行员抱怨每周七天都要执行巡逻任务得不到休息太累，善解人意的金梅尔上将就大度地取消了星期天进行空中巡逻的命令，这才使得日本的突击机群一路畅通无阻。庞大的舰队各类高射炮鳞次栉比，总计有780门之多，但是其中75%处于无人操作状态。陆军虽然也有31个防空高炮连，但只有4个连的阵地有人把守，即使如此，这4个连的炮兵也没有炮弹。按照规定，每次训练后都要把炮弹及时放回弹药库，理由是天气潮湿，炮弹放在外边容易生锈，也不安全。大部分弹药库离阵地很远，库房也是

大门紧锁。周日清晨，连管钥匙的仓库保管员都无法轻易找到。没有人能想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惊天的血腥屠杀。

7时40分，随着渊田发出的信号，第一波182架攻击机迅速由航行队形变换为攻击队形。不同机型的攻击方式也迥然不同。鱼雷机队为了便于发射鱼雷，要降低飞行高度。俯冲轰炸机队则必须把飞行高度提高到4000米以上，以便于实施俯冲。此外还要考虑风向，俯冲轰炸最好是顺风，因此俯冲机群要转向上风方向。对水平轰炸机来说正好相反，最好是逆风，因此要转向下风方向。看来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规，并不是一窝蜂拥上去把炸弹、鱼雷胡乱扔下去就OK的。

日军预备的攻击方案有两套。第一套是“偷袭”战术，如果在发动袭击之前美军没有丝毫防备，就采用这套战术，这样可以达到最理想的战术目的。那就是由鱼雷机率先突然发起攻击，充分发挥鱼雷攻击大型舰艇的特殊能力，之后再由水平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进行轮番补充轰炸。第二套是“强攻”战术，如果美军提前有了戒备，那就首先由俯冲轰炸机进行攻击，造成混乱，牵制并吸引美军的对空火力，同时水平轰炸机队也实施轰炸，压制敌对空火力。当轰炸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时，鱼雷机队再寻隙进入实施强攻。在两种方案中，战斗机都不受限制，他们的任务是迅速展开进攻，夺取制空权，击落所有空中的敌机。“偷袭”和“强攻”的选择，由现场最高指挥官渊田视具体形势随即决定。由于零式战斗机上没有安装无线电设备，因此事先约定的信号是，“打一发信号弹为偷袭，打两发为强攻”。

面对此情此景，渊田毫无疑问要选择偷袭。他迅疾对身后的电信员水木德信飞行兵曹喊道：“发出攻击令！”水木立即发出了“突、突、突”的攻击信号，与此同时，渊田拉开舱盖用手枪打出了一发信号弹。此时是夏威夷早上7时49分。

意外也就在此时发生。按照预定计划，渊田发出发信号弹预示着采取“偷袭”之后，战斗机队的指挥官板谷茂应该立即摇摆机翼表示明白。但由于云层遮挡了板谷的视线，他并没有看到渊田发出的那发信号弹。几秒钟后，眼看战斗机群没有回应，渊田只好朝着制空战斗机队的方向打出了第二发信号弹。

飞在板谷茂后边的“加贺”号战斗机队长志贺大尉看到信号弹后，立即率领自己的分队穿过山口向着目标突入而去。与志贺并飞的板谷这才调整队形，向着瓦胡岛中部的惠勒机场猛扑过去。

率领鱼雷机群的“雷爆之神”村田重治尽管看见了发信号弹，但他猜测渊田的第二发信号弹很可能是在提醒战斗机群，如此好的条件下肯定要实施偷袭，于是就用无线电通知身后的39架鱼雷机，按预定计划在8时展开攻击，之后率领鱼雷机群迅速向下滑翔，抢占有利攻击阵位。

麻烦随即出现。率领俯冲轰炸机队的高桥认为渊田打出的两发信号弹是事先约好的“强攻”信号，这样就轮到他率领的俯冲轰炸机先亮相了。于是，他立即率领自己的轰炸机群开始俯冲。

看着精心策划的计划由于意外情况而遭到破坏，渊田气得是大声叱骂，“八嘎，高桥这个小贼，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呀！”——也不能怨人家高桥，谁让你打两发信号弹呢？村田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高桥的俯冲轰炸距离鱼雷攻击时间太长，俯冲轰炸引发的硝烟将会极大地干扰鱼雷攻击的视线，导致命中率下降。无奈的村田只好边骂边带领鱼雷机编队降向低空，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目标。他们的首选目标是福特岛东侧的战列舰大街。

事态已无法挽回，渊田也只好将计就计，放任各攻击队自主发动进攻。尽管出现了如此尴尬的错误，但眼前的形势已经明朗，没有什

么力量能够阻止日本袭击机队的行动，航空队有信心施展出之前苦练的杀敌本领。

尽管尚未看到战果，但胜利显然已收入囊中。渊田急不可耐地要将这一消息告诉“赤城”号上的南云，“长门”号上的山本，东京军令部、海军省、内阁、天皇以及全日本的民众。他再次对水木大吼道：“用甲种电波向舰队发报，我们偷袭成功！把发报机调好，使东京也能直接接收到。”

随着水木手指的跳动，“托拉、托拉、托拉”的电波穿越万里碧波飞向远方，“长门”号的作战室里一片欢腾！

时针指向7时55分，此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准备早上8时的升旗仪式。8艘主力战列舰上，只有3位舰长处在工作岗位。

巡洋舰“海伦娜”号的后甲板上，琼斯少尉指挥4名水兵正朝着舰尾的旗杆跑去。战列舰“内华达”号上，军乐队正在整队，准备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檀香山海军航空基地的罗根·拉姆齐中校此刻正在福特岛指挥中心的一扇窗子前观看护旗队升旗，在听到由远而近的俯冲尖叫声时，他转身对巴林杰中士说：“迪克，把那个家伙的机号记下来，他违反了第十六条航线安全管理规定，我要处分这个胆大包天的混蛋。”

巴林杰竭力将身子伸出窗外，努力想看清那架飞机的编号。“机号看不清啊！但我想可能是哪个飞行队长的座机，我看到飞机上有一道红线。”

“尽快查一下，看看是哪个该死的队长干的这种蠢事。”

“那架飞机俯冲下来了，他投下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巴林杰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就从机库方向传来，拉姆齐恍然大悟，大喊道：“不要查了，迪克，这是日本人的飞机，他们扔下的是一颗炸弹。”

做出判断的瞬间，拉姆齐以最快速度冲进走廊另一端的电信室，命令所有在岗电信人员立即用明码电报发出那封震惊全球却让人啼笑皆非的著名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电报发出的时间是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7时58分。接收人员包括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亚洲舰队司令哈特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金上将以及太平洋舰队所属各部队司令和所有舰艇。

拉姆齐接着迅速打通上司贝林格少将的电话：“日本人空袭了！”

电话那头，贝林格大发雷霆：“你开什么玩笑，罗根？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拉姆齐大喊道：“千真万确，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自己听听！”说完，他把话筒伸到窗外，窗外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听到了吧，长官？这不是开玩笑，小日本动真格的了！”

贝林格来不及给拉姆齐回话，他扔下话筒对作战参谋喊道：“科恩，快，跟我到司令部去，该死的日本人来了！”刚睡醒的科恩中校还有点迷糊，正在忙着穿裤子。

同样在7时55分，之前收到击沉潜艇警报的卡明斯基少校也听到了远处传来巨大的飞机引擎声，他跑到大楼南边阳台上一望，清楚地看到机翼上涂有“太阳”标志的飞机迎面扑来。他瞪着眼睛，不知所措，飞机已向着战列舰停泊的区域飞去，不一会儿，就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稍后，防御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布洛克少将，来到了司令部。

战列舰“内华达”号的后甲板上，麦克米伦指挥的军乐队已经整好队形，正在等待时针走到规定升起舰旗的时刻——8时整。就在这升旗前5分钟，一队飞机已冲向附近的福特岛，接着便是一阵此起彼伏的剧烈爆炸声，一团团硝烟腾空升起。看到这一情形的麦克米伦以为这大概又是一次特别演习——在音乐伴奏中进行演习那真是太美妙了。他挥起了指挥棒，军乐队于8时准时奏起了美国国歌，舰旗随着乐曲声从旗杆上徐徐升起。就在这时，一架日军飞机擦着港内的海面飞来，向停泊在旁边的战列舰“亚利桑那”号施放了鱼雷，随后从军乐队的头顶飞掠而过。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名军官气喘吁吁地跑进了作战室：“参谋，瞭望台报告说，日机正在空袭珍珠港！”值班的墨菲中校闻讯大惊失色，他立即把这一情况用电话报告给金梅尔上将。

在接到墨菲“珍珠港遭到空袭”的报告后，金梅尔立即从麦克拉帕半山腰的寓所飞奔而出，在院子里向着珍珠港的方向望去。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美国太平洋舰队行将覆没的悲惨场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定睛注视着珍珠港出现的噩梦般的一幕，上将的表情就像绘画或雕塑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在檀香山努阿努大街2661号，美国代理商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沃克夫妇也被远处的爆炸声惊醒，铁杆反战派沃克以为舰队又在搞演习，他气愤地对妻子尤娜说：“他们又来了！竟然在星期天一大早就开始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罗斯福这个浑蛋，连个好觉都不让我睡。”同一条大街不远处，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内的吉川猛夫与喜多正紧紧握手，四目相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首先发起攻击的是俯冲轰炸机队。高桥率领的俯冲轰炸机已经进入预备攻击阵位，50架俯冲轰炸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奔向福特岛的希卡姆机场；另一路由坂本明大尉指挥，飞向惠勒

机场。7时55分，坂本明大尉的俯冲轰炸机向惠勒机场投下第一颗炸弹，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战场第一弹。

分布在珍珠港周围的希卡姆机场、惠勒机场、伊瓦机场和卡内奥赫机场是日军第一批重点打击的目标。由于之前错误地将飞机整齐地摆放在一起，日军的炸弹一落下，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刹那间，成片的轰炸机、战斗机被炸得七零八落。即使有几架能够仓促起飞，也很快被高空中“百无聊赖”的零式战斗机迅速击落。仅仅几分钟，美军陆基航空力量被摧毁殆尽，制空权完全落入日军之手。

正在单身军官宿舍睡觉的第六九六航空兵弹药连少尉罗伯特·奥弗斯特里特被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惊醒，起初以为发生地震，可是紧接着就听见门口有人在喊：“好像是日本人的飞机！”另一个人插嘴说：“见鬼，那是海军在演习！”

少尉马上起身冲出房间，外边的场景让他惊呆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尽快拿到武器。在火光冲天、满目疮痍的惠勒机场，他和基地军需处的一个军官大吵起来。那位军官竟然要求他必须提供领导的批示才发给他那些东西，要不打借条也行。奥弗斯特里特掐死那个军官的心都有了，他开始大喊大叫，终于如愿领到枪支弹药。

在希卡姆机场的餐厅里，一群官兵正在吃早餐。他们甚至来不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呼啸而来的俯冲轰炸机扔下的炸弹炸倒在餐厅里。餐厅里锅碗瓢勺四处飞舞，其中一人被凌空飞来的一只坛子打得头破血流，这只坛子里装的是蛋黄酱。很快，房屋的顶棚轰然倒塌，很多人被埋在废墟里。

由于几乎没有美军的战机起飞，板谷的战斗机队无事可干，就开始追逐扫射那些在道路上四处逃窜的军人。后来有人回忆，“我们甚至连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被敌人撂倒了”。

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时，夏威夷陆军航空兵参谋长詹姆士·莫利森上校正在刮胡子，他扔下刮胡刀，一溜小跑赶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肖特中将的参谋长沃尔特·菲利普斯上校，告诉他，“日本人来偷袭了”。“吉米，你昏头了吧？”菲利普斯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快醒醒吧！”

无奈，莫利森只好和拉姆齐一样，把话筒举得高高的，让菲利普斯听那爆炸声。这下菲利普斯信了。“一会儿再说，”他大声喊道，“我马上叫联络军官同你联系。”就在此时，莫利森头顶上的天花板掉下来了。

比起高桥的餐前开胃甜点来说，“雷爆之王”村田率领的鱼雷机队才是攻击美军战列舰的核心力量。村田明白渊田的意思是偷袭，应该由他率先发起攻击。但高桥的冒失攻击已使机场周围硝烟四起。一旦硝烟随风弥漫过来遮住海面上的战列舰，将给鱼雷机的攻击造成极大困难。村田丝毫没有迟疑，立即率队抄近路直奔战列舰大街，在高桥的炸弹落在机场之后仅仅两分钟，就开始了军舰的鱼雷攻击。

仅有的40架鱼雷攻击机纷纷占据有利方位，几乎是掠着水面飞行，在20米左右的超低空射出一条条装有特制稳定翼的浅水鱼雷，那情形就像“蜻蜓下卵似的”。一等飞行兵曹森拾三后来回忆说：“我看见一艘战列舰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飞机正前方，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峰一样矗立在眼前，准备投雷……预备……放！我用力拉动了投雷拉杆，感到鱼雷脱离机体的那一瞬间，飞机突然如释重负地向上一跃！”

刹那间，平静的海面上被划出一条条朝向战列舰大街的白线，数十条鱼雷先后跃入水中，争先恐后地奔向自己的目标——那情景是极端地阴森可怖。随后，海面上响起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冲天水柱拔水而起！

最先遭殃的是战列舰“俄克拉何马”号。由于停泊在战列舰大街的外侧，近1/3的鱼雷都找上了它，12条鱼雷一起奔向这艘排水量33901吨的巨型战舰，且至少有5条准确命中了它的要害部位。剧烈的爆炸把它炸得几乎变了形，它歪着身子缓缓地插入海底。一位舰上幸存的水兵后来回忆，它“看起来好像很疲劳，想休息一下似的”。由于该舰所处水域水深只有7.6米，一些幸存的水兵开始跳入满是油污的水面，奋力游向不远处的“马里兰”号。

遥望陆上机场和战列舰大街方向分别腾起了烟雾和水柱，渊田知道鱼雷机队和俯冲轰炸机队的攻击均已得手，于是立即带领水平轰炸机队进入战场，时间仅仅比鱼雷机队晚了3分钟。

就在水平轰炸机队将要进入轰炸航向的时候，美军一些舰船上的高射炮相继开火，在编队航向前方构成了一道道弹幕。防空炮火的炸点迅速在上空扩散，有一颗炮弹在近处爆炸，使渊田感觉连座位都在震动。他不禁对美军的快速反应感到惊讶，仅仅5分钟美军就开始反击了。在弹雨中穿梭的渊田座机很快中弹，机身左侧被弹片打穿，方向舵索有一半粗细被打坏。好在这些都算轻伤，并没有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渊田无意中扭头瞧了一眼不远处五机编队的三号机，竟然发现它携带的那颗炸弹忽然从机身下径直落了下去。怎么回事？还没有到敌舰上空呢！

愤怒的渊田不由得向三号机挥起了拳头，但他很快发现三号机在漏油。于是，他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上“怎么了”几个大字，把黑板贴在风挡玻璃上让三号机看。三号机的投弹手马上用望远镜看了一下，举举手表表示明白，随后也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举到玻璃旁。渊田用望远镜一看，写的是“机身下部中弹”。再仔细一看，原来美军的

高射炮火正好打中了三号机的炸弹挂索，炸弹就这样呼呼地掉下去了。

渊田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感到懊悔。没有炸弹就无法攻击，也就没必要再上去冒险。于是，他在黑板上写上“可返航”三个字举了起来。三号机马上回答说，“破坏不重，可一起行动，分担敌军炮火”，并且再三隔窗敬礼恳求。渊田苦笑了一下，他理解三号机组急于参战的心情，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那颗掉下去的800千克炸弹正好掉在一艘美军驱逐舰不远的地方。虽然没有爆炸，但也把舰上的美军官兵吓得一哆嗦。

攻击舰船的投弹机会并不容易把握，渊田机队在往返三次攻击未果后选择了“马里兰”号战列舰。由于三号机没弹了，渊田只好看着4颗炸弹朝着“马里兰”号笔直地落了下去，巨大的战列舰在高空中看下去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落下的炸弹变得越来越小，如豆粒一般，最终还是看不见了。很快，“火柴盒”上升起了两股白烟。“两弹命中！”渊田大叫道。

“马里兰”号之前已经遭到了鱼雷的攻击，但运气好得多，没有马上沉没。舰上的一等兵肖特正在舰桥的机枪台上写圣诞贺卡，刚开始他也以为是美军飞机在进行俯冲训练。当发现飞机上的标志后，他立即取出旁边的枪弹装进机枪，向刚刚丢下两条鱼雷，从东面飞来的两架鱼雷机猛烈开火，很遗憾没能打中。他看到了渊田机队投下的那两颗炸弹从空中呼啸而下，在甲板上炸开，巨大的爆炸声使他暂时失去了听力。幸运的是，两颗巨弹对“马里兰”号那结实的甲板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这艘巨舰经历劫难后居然生存下来。它是所有战列舰中受伤最轻的，也是经过修复第一个返回战场的。很多临近的“俄克拉何马”号上的落水官兵爬上“马里兰”号，得以幸存。

在“马里兰”号不远处，美国油轮“拉马波”号上的水手长格拉夫跌跌撞撞地下了扶梯奔进船员舱，边跑边喊：“日本佬炸珍珠港了！”伙伴们以为他又在开玩笑，他连忙说：“绝对不骗你们的。”可大家还是又噓又笑：“别蠢了，抬起屁股上甲板去瞧瞧！”事务长莱因斯刚爬上梯顶，就听见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只见一架飞机正朝着战列舰俯冲。

“西弗吉尼亚”号运气也不怎么样，它先后命中了9条鱼雷，左舷被炸出一条长37米、宽4.5米的裂口，暴露的内脏吐出长长的火舌，其状甚惨且可怖。巨大的舰体顷刻间歪倒在水中，弹射器上的一架水上飞机也摔进了海里。还好舰长默文·班宁上校此时在舰上，他迅速带领水兵展开抢险。不幸很快发生，不远处“田纳西”号上爆炸飞起的弹片长途奔袭，击中了上校的腹部。正在煮咖啡的22岁黑人炊事二等兵——他也是舰上的重量级拳击冠军，陶乐斯·米勒迅速冲上去抱起舰长，重伤的上校很快就阵亡在米勒的怀里。

义愤填膺的米勒放下舰长的遗体，不顾日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和零式战斗机的肆意扫射，毅然操纵舰上的高射机枪奋力反击——这一镜头在美国2001年拍摄的大片《珍珠港》中有很好的诠释，那个操纵机枪发了疯地射击敌人的黑人，就是以米勒为原型的。

“二战”之前，黑人在美国备受歧视，在就业上阻力重重，参军入伍也只能担任一些后勤供应的职位，比如炊事员或锅炉工之类的低级工作，更别提受勋和晋升了。以至于在“二战”之前，没有一个黑人士兵获得过海军的重要勋章。米勒平时在舰上同样备受歧视，因此和不少白人士兵打过架，估计作为拳击冠军的他打架不会吃亏，可也不会少了被关禁闭。在此危难时刻，米勒勇敢地站出来抢救白人战友并向敌军英勇反击，他的行为打破了许多白人官兵对黑人的歧视，也激励和感召了许多忙于逃命的官兵，他们和米勒一起拿起手中的武器和舰上可用的火炮向日军飞机奋勇还击。

尽管米勒的举动堪称英勇，但他违反了当时禁止黑人直接参加战斗的规定，所以他的行为之后虽然没有被处罚，却也没有受到嘉奖。几天之后，一家非裔美国人新闻社刊发通讯，报道了这位黑人士兵的英勇事迹，呼吁海军方面承认和表彰米勒的英雄举动。连许多米勒的白人战友也认为，如果不奖励米勒，其他任何军人都没资格获奖。

一个简单的事例就能说明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程度。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红十字会拒绝接受黑人的献血，虽然最后迫于压力改变了政策，但是捐献的血液仍然按照种族分类。“这会产生最深的憎恨”，一份政府报告里这样指出，“那些要黑人为国捐躯的白人，拒绝接受黑人的血液”。

同样迫于压力，1942年4月7日，美国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黑人和白人士兵一样参加一线战斗。随后在1943年，美国甚至成立了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第九十三步兵师奔赴欧洲战场——不说别的，如果都不张嘴说话，这支部队夜行军倒是很难被发现的。

不仅如此，第二年的5月27日，在“企业”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亲自为炊事二等兵米勒戴上了勋章，以表彰其在危难之时救助长官和英勇反击的行为。米勒成为第一位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的黑人士兵，他的受勋照片至今仍陈列在珍珠港纪念馆。

1943年11月，米勒阵亡。1996年12月8日，在纪念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的集会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克莱明上将在致辞中重点介绍了米勒，他说：“米勒不仅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蔑视种族歧视的勇气。”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要说刚才那几艘舰已经够惨的了，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命最苦的当属战列舰“亚利桑那”号。几条鱼雷和“加贺”号、“苍龙”号上水平轰炸机投下的4颗800千克炸弹接连击

中了它。最要命的是，“苍龙”号水平轰炸机的一颗穿甲弹穿透了厚厚的前甲板在舰体内爆炸，先是引燃了前部700多千克黑色火药，接着诱爆主炮塔的无烟火药库，导致更大规模的连环爆炸。

后来有人回忆，那剧烈的爆炸声，是几百年前在这个平静的海岛上发生蓬奇包尔和代阿芒特头两座火山大爆发以来闻所未闻的。直冲云霄的强大气流甚至将上空的日本轰炸机、战斗机冲得七零八落。燃烧的火柱高达1000多米，连几百吨重的炮塔也被抛向空中。爆炸导致重达32600吨的巨舰在水中高高跃起，然后又重重跌入水中，水浪四溅，气势恢宏。渊田让他的驾驶员观看了这一奇异景象，松崎三男大尉回答说：“中佐，一定是舰上的弹药库爆炸了，这简直太可怕了。”

随后而来的俯冲轰炸机又给这艘巨舰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仅仅几分钟，这艘战列舰就被彻底击毁，舰体断为两截，不到9分钟，断裂的舰身带着1177名舰员沉入海底，其中也包括舰长瓦尔肯伯格上校和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伊萨克·基德少将。这艘战舰的伤亡占了美军总伤亡的将近半数。

“加利福尼亚”号还算幸运，只中了3条鱼雷，但有1条鱼雷正好打在其油舱位置，不断溢出的燃油引发了冲天大火。为了防止弹药库被引爆，出现“亚利桑那”号那样的灾难，舰长下令紧急向弹药库中注水，此举反而导致了舰体的倾斜。眼看巨舰即将倾覆，舰长被迫下令弃舰。但油舱被炸导致大量燃油流入海中，海面上的油层竟厚达30毫米，这一油层迅速蔓延成一片火海。那些跳入水中的官兵没有一个人能从厚厚的油层下边游走，他们全被淹死或者被燃烧的油活活烧死，海面上正在燃烧或者已经烧焦的尸体横七竖八，一片狼藉，其状惨不忍睹！

处于内侧的“田纳西”号境况就好得多，但所中的一条鱼雷也在舰上引起了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其实其上层建筑上的大火多半是由“亚利桑那”号弹药库爆炸后雨点般落下的着火碎片引起的。一条800千克的炸弹随后落下，将二号炮塔凌空炸飞，正是这个炮塔炸裂的碎片，击中了正在旁边抢险的“西弗吉尼亚”号舰长班宁上校并导致其阵亡。燃烧喷出的滚滚浓烟遮挡了日军飞行员的视线，也使“田纳西”号免受进一步攻击。轻伤的“田纳西”号3个月后就修复并重新投入战斗。

“内华达”号和“田纳西”号的命运相似，只中了一条鱼雷和两颗炸弹。舰旗被敌机的机关炮撕成碎片。大惊失色的旗手又唰唰连续升起了几面星条旗，照样很快被打得稀烂。舰上同样是大火肆虐，黑烟滚滚而出，炙热的甲板使得舰上的士兵如热锅上里的跳蚤，不断地跳来跳去，四处都找不到藏身的地方。

“苍龙”号的鱼雷机攻击了停在福特岛西侧的军舰。这里没有战列舰，鱼雷机队把陈旧的靶舰“犹他”号当成了现役战列舰加以攻击。8时01分，“犹他”号前部被击中一条鱼雷，随后又有5条鱼雷击中了它。8时12分，已经33岁高龄的爷爷舰“犹他”号终于坚持不住，恋恋不舍地没入了海底，只剩下龙骨还倔强地露在水面上。

福特岛上的人听到船内隐约传来了敲打声。侥幸逃离战舰的埃斯库斯上尉召集了一些士兵，在空袭持续时勇敢地回到舰上进行救援，挽救了大部分人的生命。最终有6名军官和58名士兵阵亡于“犹他”号上。

最幸运的要算“宾夕法尼亚”号，这艘金梅尔上将的旗舰停泊在造船厂的船坞中等待大修。日军鱼雷机无法对停在船坞里的船只进行攻击，一群轰炸机蝗虫般飞过来，对“宾夕法尼亚”号实施狂轰滥炸。看来对付皮糙肉厚的战列舰，炸弹还真是没有鱼雷管用，“宾夕

法尼亚”虽然中了几颗炸弹，所幸尚无大碍，逃脱了沉没的命运。舰上官兵阵亡15人，失踪14人，伤38人。

前往攻击“宾夕法尼亚”号的几架鱼雷机由于无法投弹，就把恶气撒在了附近的2艘军舰身上，5条鱼雷将轻巡洋舰“海伦娜”号和驱逐舰“奥克拉拉”号送入了海底。

就在日机疯狂进攻的8时10分，从美国西海岸飞来的12架B-17“空中堡垒”恰好飞抵瓦胡岛，也就是头一天阿诺德少将去送行的那一批飞机。它们将在珍珠港稍事休息，加油补给后取道威克岛最后飞往美国认为的最前线菲律宾。由于是从遥远的西海岸飞来的，到珍珠港时，只剩下最后1加仑汽油——此前也正是这一群飞机将要到来的消息干扰了美国雷达站的判断。

不但如此，因为根本没有想到珍珠港会遭到袭击，他们没有做任何作战准备，也没有携带弹药。远远望见高空有不少飞行的战机，中队长杜鲁门·兰登少校还挺高兴。珍珠港的弟兄真够哥们儿，一大早还派出飞机升空来欢迎我们。但他很快听到了枪炮声，对话机里也传来了美军急促而嘈杂的喊声：“该死的！是日本佬！”

就在渊田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的差不多时间，6时10分，位于瓦胡岛以西370公里处的哈尔西特混舰队也从“企业”号航母上升空了1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哈尔西此时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的特混舰队本来计划在周六赶回珍珠港欢度周末的，但由于途中遭遇恶劣气候耽误了行程，风暴甚至导致一艘驱逐舰出现舰体开裂，整个舰队的速度都只能降了下来。看来按时赶回去周末潇洒走一回的计划是泡汤了。他派出18架轰炸机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同时命令他们完成任务后不必返回航母，直接在岛上降落。此时，这18架轰炸机也正好飞抵瓦胡岛上空。由于燃油即将耗尽，他们也只能选择在岛上降落。

这些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突然闯进战场的美军飞机，还没搞清楚现场情况就遭到了日军的攻击，那些零式战斗机正闲着没事呢，美机一架接一架被击落下来。有3架B-17在降落时遭到了板谷所率机群的扫射，其中雷蒙·斯文森上尉驾驶的飞机被零式战机的机关炮洞穿，引燃了机舱内的信号弹，结果在滑上跑道后自动断为两截。日本人宣称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打下的第一架B-17“空中堡垒”。

还真有一架B-17平降在一座高尔夫球场上——看来，吉川猛夫在地图上标出球场还真是未雨绸缪啊！但即使安全落了下来，这些B-17也无法马上加油装弹起飞攻击。面对质疑，两个刚刚从本土飞来的上尉飞行员腼腆而尴尬地解释说：“枪还没有开箱，光是把枪上的保护油擦干净就得几个小时。”

从“企业”号上飞来的由约翰·福特少尉和通信三等兵皮尔斯驾驶的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血的代价换取了战绩。他们选择与日军战斗机在低空缠斗，最后以相撞的方式与敌机同归于尽。在坠落的伊瓦基地附近，两架飞机的残骸几乎无法分开。

由于空中大部分是日机，美国那些好不容易打响的高射炮不分青红皂白一通乱轰。在曼纽尔·冈萨雷斯少尉绝望的“不要射击！不要射击！这是美国飞机”的惊叫声中，一发高射炮弹让这架美机在空中炸开了花——估计打敌人都不一定有这么准。紧接着，另一名飞行员叫喊道：“我们中弹起火了，跳伞！”

在“企业”号航母上，哈尔西中将从无线电中听到了飞行员坠落前绝望的呼叫声，气得跺着甲板高喊道：“天哪，他们在射击我的孩子！快去报告金梅尔将军！”

30架飞机，瞬间被双方“合力”干下来8架，其中B-17一架，从“企业”号上飞回来的轰炸机7架。剩下的22架也纷纷落荒而逃，寻地儿降落，机翼上弹孔累累。

可能还嫌不够热闹，此时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快速航班也适时赶到了。一周一次的航班正好在这一时间内到达，预定降落地点是福特岛上的机场。这个民航驾驶员还算法敏，一看四处烈火冲天，浓烟滚滚，马上急速掉头，飞往了希洛岛。

哈尔西无比崇敬的金梅尔上将并不是不知道现场的状况。此时此刻，他正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心爱的舰队被敌人狂轰滥炸。站在他身旁的是邻居、第十四海军军区参谋长格雷厄姆·厄尔上校的太太。这位夫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对金梅尔说：“将军，鱼雷好像击中了‘俄克拉何马’号。”“是的，我也看到了。”金梅尔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厄尔夫人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他目瞪口呆，面孔煞白”。第十四海军军区情报参谋梅菲尔德中校这时也穿着睡衣来到了寓所后院的草坪上，用望远镜瞭望港内发生的情况。

已经与金梅尔约好一起打球的肖特中将此时已经换好了球衣，正站在谢夫特堡的寓所门口仰望着天空，这里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飞机的引擎轰鸣声和低沉的爆炸声。

当金梅尔来到位于潜艇基地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时，他的那支舰队的主力已基本被击沉或击毁。8艘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已被击沉，“加利福尼亚”号正在徐徐下沉，“马里兰”号、“田纳西”号遭到重创，“宾夕法尼亚”号搁浅在船坞中，剩下的“内华达”号也在熊熊燃烧，看来也没什么指望了。

突然，一颗5毫米的子弹穿过窗玻璃，打在了金梅尔的胸部，周围的人都吃惊地冲了过去。但那颗子弹穿过玻璃之后显然已成了强弩之末，又正好打中上将口袋里的眼镜盒，将军并没有受到伤害，子弹只是在他雪白的衬衣上留下了一个黑点。目光呆滞的上将连胸口的弹痕都没有去拍一下，只是喃喃地说：“但愿这颗子弹能够杀了我，那真

是太仁慈了。”尽管非常渴望之后能有机会复仇并洗刷耻辱，但他非常清楚自己今后的命运。经过这一次毁灭性打击，他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军旅生涯将戛然而止。

渊田的第一波攻击持续了45分钟，日方仅损失飞机9架。其中战斗机3架、俯冲轰炸机1架、鱼雷机5架。8时25分，取得赫赫战果的第一波攻击机群从容不迫地返航。先飞往瓦胡岛西侧的预定地点会合，然后再一起向北返回航母。先飞到西侧的目的是避免敌机可能的跟踪，从而暴露主力舰队的位置。事实上，美国毫无准备，刚才的打击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对第一波攻击的返航机群进行跟踪。

第一波空袭结束之后，珍珠港上空出现了片刻的宁静。一片狼藉的海面上，几艘周围和顶部涂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医疗船开始全速冲向还在燃烧的舰船，抢救在海水中苦苦挣扎的伤员、落水者以及舰船上的幸存者。“索拉斯”号医疗船上的军医凯文·道格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段难挨的时间似乎比一生都要漫长。黑色、暗红色、蘑菇状的滚滚烟尘不断喷向空中，在它的笼罩下，到处都充满了辛辣、恶臭、呛人的难闻气息。我想，传说中的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所有战舰中，只有威廉·波福特少校的“莫纳罕”号驱逐舰还在高速运动，他们又发现了一艘日本的微型潜艇。日本艇长正向“柯蒂斯”号供应舰发射出第一条鱼雷，可惜没有击中目标。波福特少校马上组织进攻，附近几艘舰艇也迅速加入了愤怒的围剿队伍。日本的潜艇发射了最后一条鱼雷——这种潜艇只能携带两条鱼雷，鱼雷几乎擦着“莫纳罕”号的右舷掠过，波福特少校死里逃生。8时44分，这艘微型潜艇被击沉，搁浅在贝洛兹机场外的海滩上。

被击沉的正是凌晨最后出发的那艘故障潜艇。此时艇上的自爆装置受震开始启动，两名士兵酒卷和稻垣拼命地爬出逃生口。由于在逃

生过程中吸入了过多的有毒废气，两人很快就昏迷过去。稻垣在海中溺毙，不省人事的酒卷随后被检查战场的美军发现并俘获，有幸成为太平洋战场美军抓到的第一个日军俘虏。在昏迷的酒卷身上，美军发现了一张地图，所有的攻击目标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吉川猛夫的功劳。

微型潜艇参与进攻的决心和勇气可谓大矣。但是从结果来看，5艘潜艇都没有取得战果，还差点暴露行踪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这一自杀战术成为整个珍珠港作战中日本为数不多的败笔之一。用一句中国话来说，就是“画蛇添足”。

参加特攻作战的10名海军官兵悉数战死，日本各大媒体开始大肆狂吹“十勇士”。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叫酒卷的没死，反而成了美军的俘虏，那感觉简直跟吃大餐吃出了一只苍蝇一般难受。之后宣传中，“十勇士”就变成“九军神”了。

9名死不见尸的潜艇官兵随后被追晋两级军衔，于1943年4月8日葬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和日俄战争的广濑武夫等老“军神”葬在了一起。当年广濑武夫下葬时，好歹还找到一小饭盒肉末，这几个人连根毛都没找到，只能进行所谓的“招魂葬”。

美军报道了酒卷被俘获的情况，但因总体战果惨不忍睹而未引起各界人士重视。侥幸活下来的酒卷被送到美国东部田纳西州的战俘营。在去往田纳西的途中，酒卷听到了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遭失败的消息，也看到了遍布美国城乡的工厂和广袤的国土。他终于明白，小小的日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美国的全部威力，中途岛一战，仅仅是日本覆灭的开始。

1942年3月6日，酒卷在战俘营得到了9位战死队友被授予“军神”称号的消息。思想已经有所转变的酒卷并不羡慕这种荣誉，他为自己保住性命而感到庆幸。战后，酒卷被遣送回日本，在名古屋一家工厂

当了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工作之余，他还写了《我攻击了珍珠港》一书，详细叙述战时他在袖珍潜艇的经历和在美国的战俘生活。此书在日美两国引起过轰动。

美军遭袭17分钟之后，8时12分，金梅尔上将向太平洋舰队宣布：“日本人蓄意对珍珠港发动了空袭。”远在瓦胡岛以西370公里的默里舰长迅速通过扩音器向所有舰员通报了这一消息，同时宣布“企业”号航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噩梦很快再次降临。8时40分，由岛崎重和率领的第二波攻击的171架飞机再次黑压压地杀将过来。这一波攻击队主要是来自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号和“瑞鹤”号的机组。由于组建时间短，训练不够，飞行员的技术水准明显不如第一航战和第二航战。南云主要将其作为打扫战场、扫荡残舰的力量使用。编组中没有威力巨大的鱼雷机，主要因为没有可供使用的浅水鱼雷。

岛崎亲自率领54架水平轰炸机直奔岛上，继续攻击希卡姆、卡内奥赫、福特机场上残留的陆基飞机。江草隆繁的81架俯冲轰炸机没有特定的攻击目标，开始追逐海面上第一波攻击中幸存的舰船。近藤的36架零式战斗机继续保持制空权，偶尔起飞的零星美军战机立即在其猛烈攻击下坠落。看着轰炸机忙得不亦乐乎，那些不甘寂寞的战斗机也开始在舰上或陆上寻找人群用机枪进行扫射。

第二波攻击的难度明显加大。首先是第一波攻击造成的浓烟影响了第二波攻击的视线。其次是趁着两波攻击空隙，大部分美军官兵在匆忙中迅速就位，陆军的高射炮也开始发出愤怒的吼叫，幸存舰船的高射炮开始对空齐射，形成一道道不很密集的弹幕，这些都导致第二波攻击的难度瞬间加大。加上飞行员素质的差距，第二波攻击要再现第一波那样一边倒，好像已不现实。

海面上烟雾弥漫，无数高射炮在愤怒地吼叫。但炮火也正好成为日军寻找攻击的定位点。江草的俯冲轰炸机开始寻找目标实施轰炸。“赤城”号身高近两米的山田昌平大尉——也不知道这货如此高的个子怎么考上飞行员的——专门想找大个头的舰船进行攻击。他忽然发现有一处弹幕最为密集，就马上带领中队俯冲过去，到跟前才发现原来那只是一个陆上炮台。“八嘎！”山田只好急速拉升寻找新的攻击目标。那边停在船坞里的“宾夕法尼亚”号看上去还比较囫圇，山田于是带队集中攻击了这艘军舰。不过，250千克炸弹对于战列舰来说，就像挠痒痒，最终也没能把金梅尔的旗舰炸沉。

在第一波攻击中受伤较轻的“内华达”号虽然已是浓烟滚滚，所幸还没有丧失机动能力。旁边熊熊燃烧的“亚利桑那”号随时可能发生连环爆炸，“内华达”号也可能因此遭到株连。老停在这里挨炸也不是事，敌机对于运动中舰船的攻击难度会大很多，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舰长上岸潇洒还没回来，这时候就是想回也回不来了。舰上最高军衔的弗朗西斯·汤姆斯少校毅然接过了指挥权，强令军舰紧急起航冲出港口。水手长埃德温·希尔立即穿越大火跳上码头解开了缆绳，以使“内华达”号能尽快脱身。希尔没有就此留在相对安全的陆地上，而是跃入水中，奋力游回军舰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随后一次大爆炸中，勇敢的希尔不幸壮烈牺牲。

勇敢而孤独的“内华达”号拖着滚滚浓烟，踉踉跄跄地冲出泊地，像一条濒死的巨鲸在万众瞩目下傲然前行，高射炮在绝望中喷射出一排排复仇的怒火——岸上或者其他舰上的所有人，连同那些落水的水兵都在为这艘悲壮的巨舰呐喊助威。当它慢慢地从“亚利桑那”号附近经过时，舰上的人还不忘扔下一根绳子，将附近水面上挣扎的3名水兵拉上来。前面就是造船厂附近的狭窄水道。“加贺”号航母的机队像一群苍蝇蜂拥而上。带队的牧野三郎大尉发现，只要把“内华

达”号击沉在那段狭窄的水道上，巨大的舰体就能封锁住珍珠港的出口，从而形成瓮中捉鳖的绝佳之势。

轰炸机从四面飞临巨舰上空，四处都是日军俯冲轰炸机实施俯冲的呼啸声，刹那间，弹雨笼罩了“内华达”号，攻击一轮接一轮，此起彼伏。在一道道冲天的巨大水柱中，“内华达”号先后被6颗炸弹击中，船尾开始下沉，眼前那段熟悉的水道此时竟然是如此漫长。日本人能看得出来的，美国人作为主场肯定更清楚，眼看在此沉没就会堵住整个航道，汤姆斯少校果断下令巨舰转向避开主要航道，最后在霍皮斯特尔角搁浅。一直到10时45分，拖船才来把它拖到入口航道的西侧。虽然最终逃避了沉没，但它的舰艏部分已被完全炸毁，舰桥也受到严重破坏。全舰官兵50人阵亡，109人受伤。

也有部分美国陆军飞机零星起飞迎战。第五十七中队的5位飞行员匆忙升空，竟然获得击落敌机11架的佳绩。其中乔治·威尔少尉一人就击落5架，肯尼斯·泰勒少尉也击落了2架，两人因此同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但是，总计只有29架的起飞战斗机均属于仓促起飞，相互之间根本无法协同，制空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日军鱼雷机和轰炸机得以肆无忌惮地从容进攻。

一些飞机被炸毁的美军飞行员甚至躲在棕榈树后用手枪射击空中的敌机，不过此举纯属义愤，浪费子弹，估计连根飞机毛都打不下来。

日军的进攻的确精准高效。据美军战后统计，日机命中率大体如下：鱼雷攻击55.3%强，水平轰炸24.4%强，俯冲轰炸49.2%强。日机在实战中投弹精度之高，确实令人赞叹。

第二波攻击持续了近一个小时，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波攻击的战果，但损失也远比第一波为大。日军共损失飞机20架，其中战斗机6架、俯冲轰炸机14架。一直在高空盘旋的渊田看到最后一架战机安全

飞离之后，开始仔细清点战果。随后，驾驶早已受伤的战机绕场一周，途中顺便收容了两架迷航的战斗机，其中一架竟然是第一波攻击中“瑞鹤”号上的一架战斗机。3架飞机一起向机动部队所在位置绝尘而去。从母舰起飞到现在，渊田的飞机已经带伤在空中飞行、攻击、盘桓了6个小时之久。

参加两轮攻击的日军官兵共有783人，其中70名军官中，有69人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渊田成了幸运的那一个。前面提到的“零战击坠王”岩本彻三没有参加第一波或第二波攻击，他率领战斗机队负责舰队上空的安全。渊田在随后战斗中6次坠机落海或坠地，但每次都能幸免于难。战后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行，他改行做了一名牧师，在1966年加入美国国籍，作为“偷袭珍珠港的英雄”在美国大受欢迎，连斯普鲁恩斯上将都为其欺世之作《中途岛海战》的英文版作序，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将近1小时50分钟的攻击使得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被击沉，“马里兰”号、“内华达”号、“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遭重创。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辅助舰被击沉，3艘巡洋舰遭重创。飞机被炸毁232架，炸伤163架，六大陆军机场几乎全部瘫痪。阵亡将士2403人，受伤2097人。

相对而言，日本的损失可谓微乎其微。日军共消耗鱼雷40条，炸弹556颗总计144吨。两轮攻击损失飞机29架，起飞时有1架零式战斗机坠毁。最后南云为了尽快离开作案现场，不顾2架迷航轰炸机的呼叫，带领大队仓皇北遁，造成这2架飞机油尽坠毁。以上总计损失飞机32架。由于日本飞行员都抱着必死的傻瓜信念参加战斗，全部不带降落伞，这些飞机上的55名飞行员全部死亡。

部署在珍珠港周围先遣编队的27艘潜艇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因为空袭时并无美舰突出港外。12月9日，一艘潜艇倒是悄悄跟上了哈尔西的特混舰队，不想，还没发起攻击就被巡逻飞机发现并击沉，艇上68人全部死掉。这样，1艘大型潜艇、5艘微型潜艇共计死亡艇员77人，被俘1人。加上飞行员，日军总计损失133人。

袭击已经结束，严格地说，这并不能算是一场战斗，因为几乎是一方进攻，一方完全被动挨打，这也正是今天“偷袭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各种说法都有，却少有“珍珠港战役”说法的原因。

南云在那边经过一番纠结，仓皇离开的消息，自然不会通知美国人，珍珠港还在加强戒备，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第三波、第四波攻击。夏威夷开始谣言四起，有人看见8艘日本运输船在珍珠港以西巴尔伯兹角附近行驶，有人还看见日军已经在卡内奥赫空投了滑翔机和伞兵，另有一支伞兵正在福特岛西南部的甘蔗地里降落。在马诺山谷，有人也看见了日军伞兵的身影。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到处都有日本人。

最后的战斗颇具戏剧性。12时19分，有“确切”情报显示，“有4艘日军运输舰”将在巴尔伯兹角登陆，“甘布尔”号和“拉姆齐”号扫雷艇迅速赶了过去，可那里的海面静悄悄的，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发现。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甘布尔”号突然发现了一艘正在上浮的潜艇，于是向它打出了一发102毫米的炮弹。幸好炮手炮术欠佳，炮弹落在了潜艇偏左的位置上。等潜艇浮上水面后，才发现那是美军潜艇“长尾鲨”号。

这艘潜艇也真够倒霉的，它第二天上午试图返回港内时，再次遭到美军海军巡逻机的攻击。飞机投下了深水炸弹，还好再次有惊无险，“长尾鲨”号躲开了自己人的攻击，最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港内。

在檀香山，到处都报告说发现了日军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这些人有的是酒店服务员，有的是出租车司机，有的是开杂货铺的小商人，传言他们现在正准备给登陆的日军带路。宪兵抓了很多可疑的日本人，但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吉川猛夫始终逍遥法外。美军还规定天黑之后所有人都不能私自外出。在惠勒机场，一个哨兵瞧见了一个黑影，立刻就打了几梭子子弹。惹得高射机枪也胡乱放了一阵，又有人无端受伤。后来才知道那个黑影不过是自己一个战友出恭回来而已。市区开始实行灯火管制，但珍珠港到处明晃晃的，因为很多舰只仍在燃烧。

前回书说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曾经发给肖特中将一份要求加强警戒的预警电报，并应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之请在情报末尾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的字样。出于一系列阴错阳差的原因，这封救命的紧急电报到达檀香山的时间已经是早晨7时33分，也就是渊田向第一波攻击机群发出“全队突击”命令前的16分钟。电信公司经理斯特里特对这份电报并没有进行“优先处理”——实际上就是优先处理也来不及了——而只是按照一般电报的顺序来递送，结果电报就被放进了卡里希地区的分送箱内。

不久，按地区分送电报的分类工作结束了。分类员克雷恩这时才从邮箱里取出那份电报，交给了递送员——放在今天交快递小哥——日裔少年渊上忠雄，叫他“把这份电报尽快送到谢夫特堡陆军通信中心去”。

这个日本小孩儿还真敬业，接到命令，立即骑上摩托车疾驰而去。当时檀香山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四处都是奔跑的人群，有的地方已经燃起大火，被炸坏的消防龙头正喷射出高达十几米的水柱。由于路上交通混乱，摩托车几乎无法正常行驶。加上宪兵部队和警察的盘问检查，渊上几次被拦住查明身份。渊上抬头看到了空中的零式战斗机，机翼上的标志清晰可见，他知道那是日本的飞机。

渊上好不容易才赶到谢夫特堡陆军通信中心大门前，当他飞快地跳下摩托车时，已经是上午11时45分了。值班班长接过电报，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日本小孩儿，眼神里充满了恶毒的敌意。渊上也含着委屈的泪水向班长看了一眼，然后低下了头。

值班通信军官觉得此电已不值一送，也知道接到电报的肖特中将肯定会大发雷霆。他请肖特的好友弗莱明来代劳，“即使他暴跳如雷地向你猛扑，你也要习以为常”。弗莱明将电报送给肖特的时间是14时58分，日军开始攻击后的7小时零3分钟。

肖特一言不发地看完了电报。电报上说：“日本在今天华盛顿时间13时将提出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日本还下令立即销毁密码机。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必须加强戒备。这一情况也请转告海军部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之前一直困扰美国人的那个华盛顿时间13时，也就是檀香山当天早晨7时30分，这一时刻的含义此时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看完之后，肖特将电报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这叫他妈的提醒我们注意！”他怒不可遏，但没有冲弗莱明发火。闭目沉思之后，肖特马上发出了一道命令：“将这份电报的抄本立即送交金梅尔将军。”

当金梅尔上将拿到这封电报的抄件时，周围的参谋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草拟给华盛顿的报告，挂钟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16时。

金梅尔同样是无比愤怒，他向在场的参谋大声宣读了这份电报。由于紧张和气愤，他的语调好像有点抽泣，周围所有人都一声不吭。

金梅尔将那份电报揉成一团，狠狠地掷在地上。他把目光转向窗外，凝视着那支已经支离破碎，还在燃烧和冒出滚滚浓烟的舰队。仅仅在昨天，他们还是那么威武雄壮。金梅尔不由得潸然泪下——这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时刻！

金梅尔转身大步地走进了里屋。数分钟后，他出来时，他的书记官肯·墨里上士注意到，他的四星肩章已换成了二星，他把自己从海军上将直接降为原来的海军少将。

一个年轻副官说：“哦！上将，您不能这么干。”

“喔，朋友，别啰唆，这样做是没错的，”他大声地告诉身边的人，“如果我在华盛顿主事，就会立即解除金梅尔的职务。海军中一个人失败的原因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失败了。”有两位上校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金梅尔不会被解除职务。但金梅尔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错，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由于“列克星敦”号航母编队还远在中途岛方向的千里之外，金梅尔立即命令哈尔西率领的“企业”号航母编队对日军的突袭舰队进行截击。由于一连串似是而非的发现目标的报告和错误的无线电定位，“企业”号编队先向南方追逐，然后在黄昏时分向马绍尔群岛进发，他们与南云舰队的行驶路线可谓是南辕北辙。

没有与南云舰队相遇，对哈尔西来说实属幸运。如果真遇上了，特混舰队的结局很可能是全军覆没。那样的话，我们以后就听不到哈尔西那么多的豪言壮语了。

12月8日傍晚，“企业”号特混舰队回到了珍珠港。老天开眼让他们耽误了行程，没有按计划返回港内的舰队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次疯狂的地狱劫杀。但幸运换来的是一番冷嘲热讽。在希卡姆基地，一个防空炮兵对着他们大声喊道：“你们都死到哪里去啦？”另外一个人也高喊：“你们最好滚得远远的，否则日本人也会把你们干掉的。”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烧焦尸体的酸腐臭味。哈尔西没有心情去理会那些讥讽的语言，他看到的是港内的满目疮痍。他肺都气炸了，大声

咆哮着：“在我们消灭他们以前，只有在地狱里才能听到日本人的声音！”

这一天上午，已经有一支由4艘重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驶入海港，分舰队司令是个一贯严肃、沉默寡言的人。尽管之前已经得到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一向冷静的将军还是被珍珠港被袭现场的一片狼藉惊呆了。那些他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战列舰竟然变成了一堆堆扭曲的残骸，他为此深感震惊。到了司令部，他看到那些参谋都没有刮脸，仍然穿着满身泥浆的白色军服在忙碌。他一直尊敬爱戴的金梅尔上将神情茫然，头发蓬乱。在用最简练的语言汇报完工作后，他静静地离开了司令部。

他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内敛之人。但回到家中，他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他痛哭失声，同时把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讲给惊呆了的妻子和女儿听，他的声音因为抽泣而几次哽咽。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时刻”。将军的名字叫雷蒙德·阿姆斯·斯普鲁恩斯，在美国军界被誉为“沉默的勇士”，此时的军衔仅仅是海军少将。

盘旋达数千米的巨大烟幕，象征着日本的战术胜利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悲剧。但是死亡和毁灭没有结束，许多人都在这一天继续同大火和海水搏斗。小艇躲避着一大片一大片燃烧的石油，从水里抢救满身油污的幸存者，瓦胡岛军医院的医生在奋力抢救数百名烧伤和肢体残缺的水手。许多严重烧伤者由于感染和脱水已经死去。

普通民众也迸发出激昂的爱国热情。甚至在敌机尚在狂轰滥炸之时，很多普通市民就已经加入灭火和救援行动。瓦胡岛军医院在7日上午11时血库血量即将告罄，弗雷斯特·平克顿医生立即广播呼吁大家献血。仅仅半个小时，医院门口排队等待献血的民众就有500多人，他们纷纷挽起了自己的衣袖。这条队伍还在不断加长，他们中有白人、

黑人，甚至出现了中国人。无奈之下，医院只好临时增设12个地点，开始为那些义务者验血、抽血，即使如此，仍然有人排了7个小时的队才献上血。

就在肖特看到马歇尔“警告电”的差不多时间，斯科菲尔德兵营里已经开始举行葬仪，为战死在希卡姆基地的许多死难者祈福。此刻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似乎大自然也在为此前逝去的生命而恸哭。

很多人听到了已经翻转的“俄克拉何马”号里，那些幸存的水兵拼命敲打船体的声音。救援队苦斗了整整两天，潜水员和抢救队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割枪在舰身上割开了几个救生口，但是被困的400多人中只有33人活着出来。

获救的人与救援的人紧紧拥抱，痛哭不已。更多的不幸者仍被困在水下。没有获救的人在得知自己的呼救不可能得到回应之后，在舰身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遗言，然后在痛苦和绝望中等待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5个月后，打捞队发现了困在A-111水密舱里6名水手的尸体，舱壁的日历上，从12月7日到23日，每天都画着一个大大的“X”。这一切默默地证明，这6名水手靠军用干粮苦苦支撑了17天，最后由于生命必需的氧气用完而在圣诞节前一天悲惨地死去。他们的遗体被抬上岸时，在场人员除了痛哭，留下的全是悲愤和仇恨！

12月11日破晓之前，海军部部长诺克斯飞抵夏威夷。尽管早已知珍珠港遭受了巨大损失，现场的情况仍然让他惊骇不已。空军基地的飞机库已是一片瓦砾，水上飞机的残骸在山坡上、海水中到处可见。海中那一堆堆废铁使得诺克斯知道，太平洋舰队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他们一行乘车来到“皇家夏威夷人”旅馆，这座和平时期的假日旅馆已面目全非。金梅尔在那儿迎接他们，陪同他们前往舰队司令部。

必须有人为珍珠港的灾难埋单。仅仅10天之后，12月17日，金梅尔和肖特一起被解除职务，在1942年被美军军事法庭认定为渎职罪。金梅尔被降为海军少将，肖特也被降为陆军少将。作为职业军人，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痛苦和耻辱将一直伴随他们度过余生。1968年3月14日，金梅尔病逝于康涅狄格州，肖特于1949年3月9日病逝于得克萨斯州。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开始给予两人较为公正的评价。他们认为，倘若华盛顿在一开始就给他们提供更为充分的情报，他们本来可以在那一天有较为出色的表现。两人虽然于1999年恢复了名誉，但始终维持着少将军衔。

1944年，一个叫曼宁的海军上校在美国潜艇“锯盖鱼”号上服役，他的潜艇在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附近触雷，作为舰长的曼宁上校随艇沉没。他的全名叫曼宁·金梅尔，他是金梅尔上将的长子。

回到华盛顿的诺克斯向罗斯福汇报了现场的情况。罗斯福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太平洋舰队新司令的人选，那就是海军航海局局长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少将。总统告诉海军部部长：“叫尼米兹到珍珠港去，战争不打赢就一直待在那儿。”

正当渊田指挥的第一波攻击队机群飞抵珍珠港上空时，在东京海军军令部的作战室里，永野修身、伊藤整一、福留繁、富冈定俊等头面人物个个正襟危坐，等待那“预定时刻”的到来。凌晨3时19分，突然传来了“全队突击”的电报——“突、突、突”。随后在几分钟内，预示着攻击成功的“托拉、托拉、托拉”电报再次传来。

由于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收到这份来电，在座所有人如释重负。

作战课的佐雍中佐在当天的日记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决定皇国兴亡的对英美之战终于打响。大家全神贯注，伸长着脖子等待来电。至凌晨2时30分，一点情况亦没有，大家都很焦虑。难道正如大家所言‘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吗？此时突然传来了夏威夷远征队空袭珍珠港的电波，大家紧张万分，全神贯注地去倾听这一消息。当电信中连连发出‘托拉’‘托拉’‘托拉’的信号时，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柱岛基地的“长门”号上，为珍珠港作战殚精竭虑的山本同样是彻夜不眠。为了打发难熬的时间，山本找来了棋友渡边安次。渡边是山本最亲近的人，跟山本的关系情同父子。山本在布干维尔岛战死之后，他的骨灰就是由渡边双手捧着送回东京的。

山本像以往一样与渡边对弈。他聚精会神地下棋，5盘棋赢了3盘。之后山本回到自己的舱房，写了一首31个音节的和歌。

“长门”号作战室里气氛肃穆。墙壁上挂满了太平洋和东南亚海域的巨幅地图。老酒总认为，那些军事将领两手掐腰，凝视地图的造型最酷，所以也在室内挂上地图，不时背着手去瞅一瞅扮酷。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型地球仪和摊开的海图，旁边的小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作战命令和电报密码本。

零点过后，所有参谋人员陆续来到作战室，好像待在这里心里才更踏实一样。他们都在静候前线传来的佳音。大家认为，千里跋涉的两大难关就是隐匿行踪和途中补给。迄今为止，这两件事都进行得颇为顺利。根据夏威夷方面发来的敌情情报，直到预定进行攻击的12月8日这一天，仍未发现敌人有什么特殊戒备的迹象。这也就预示着，只要机动部队能够按计划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则成功在望。

由于机动部队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所以在攻击发起之前，这里无法从前线得到任何消息。作战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弥漫着一种

紧张不安的压抑气氛。为了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侍从长近江特地送来了茶水和精美的点心，但此时此刻，谁能有心情去享用呢？

凌晨3时左右，山本再次出现在作战室，和大家一起默默等待着来自前线的第一份电报。山本坐在一把折椅上闭目沉思。不久，陆续传来了陆军在马来亚哥打巴鲁和菲律宾巴坦岛登陆成功的消息。山本尽管心里有了一丝欢喜，但是那个最重要的方向上依然是寂静无声。

大家就在这种不安中默默地守候着。室内除了翻阅电报译码本和铅笔写字的声音，没人发出其他声响。偶尔有人咳嗽一声，都会成为大家瞬间关注的目标。作战室对面就是电报房，从电报房拉线过来的无线电收报机此刻静静地躺在作战室的桌子上，这是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前线的电报，从电报室到作战室这十数米距离大家都觉得远。

首先打破宁静的是黑岛龟人，他看了看壁钟，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已经到了攻击发起的时间了，前线怎么还没有消息？”他一开口，室内就立刻嘈杂起来。这时，收发报机忽然响了起来，司令部的通信兵大声喊道：“值班参谋，这是连续拍发来的‘托’电报！”

值班参谋佐佐木接过电报立即奔向山本：“长官，这份电报的发报时间是3时19分，与您规定的时间几乎一样。”山本缓缓睁开双眼，沉思良久后，微微点了点头。过了大约6分钟，通过电波又连连传来了“托拉、托拉、托拉”的消息。

宇垣缠在《战藻录》中对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据报告，3时19分连续发出了“托”电报，这就是说，已经对逼近夏威夷的机动部队所属第一波攻击队的大约200架飞机下令对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当听完飞机上发来的这一电报时，大家都认为干得很漂亮。此后，他们坐在作战室里又接连收到直接从飞机上拍来的电报：

“‘托拉’‘托拉’‘托拉’，我们攻击成功。”

“我们以鱼雷机攻击敌战列舰，效果甚大。”

“我们以俯冲轰炸机袭击希卡姆机场，效果甚大。”

在收到南云机动部队电报的同时，电信室同时截收到了美军惊慌失措中发出的无数明码电报：

“紧急，这里遭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

“瓦胡岛遭到日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的攻击。”

“日本进攻这是真的。”

“所有舰只速离珍珠港。”

最著名的当属那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大家互相握手相庆，欣喜若狂。山本尽管强作镇定，但从他微微颤抖的手上，渡边还是看出了他心中难以压抑的兴奋。近江侍从长再次端来了酒和鱿鱼干，这次大家开始频频举杯。

随后的电报依然饶有趣味，都是一些发出遭受攻击和重大损失的消息。将双方电报一对照，便能对现场的战况了如指掌。宇垣缠写道：“敌方的那副狼狈相，绝不能用言语来形容。说起来3时20分左右正是夏威夷吃早饭的时候，敌人意想不到会在这一时刻遭到日本大队机群的袭击，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

紧张而兴奋的一夜即将过去。随着拂晓来临，前线发出的电报越来越少。山本知道自己赢了。他的对手不仅有美国人，也包括了对实施这次作战的众多反对者！所有人都无比兴奋地向他表示祝贺，冷静

的山本沉吟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不过是唤醒了一头睡狮！”山本明白，日本的失败才刚刚开始。

这天中午，“长门”号从广岛湾出发经丰后水道南下。山本在自己的舱室里提笔伏案，写下了如此一段述志：

此次恭奉大诏堂堂出击，不难做到置生死于度外。只是此战乃空前未有之大战，亦当颇费种种周折。充分认识若有惜名保身之私心，怎么也不能完成此重任。既然如此，不妨吟诗一首：以身作御盾，忠心为天皇；名誉何所惜，生命亦可抛！

第三波攻击？

相比远在后方的军令部和联合舰队而言，作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南云才是最焦急而纠结的人。在“赤城”号航母上，南云、草鹿带着所有参谋早就离开作战室登上了舰桥。大家的目光一致朝向南方，完成攻击的空袭机群将从那个方向返航。

上午10时，远方天际陆续出现了一些小黑点，那正是结束攻击返回母舰的第一波攻击机群。那些黑点越来越大，开始一架接一架在甲板上降落。长时间的飞行和激烈战斗，使得飞行员在飞临母舰时已筋疲力尽，有些人必须在地勤人员的帮助下才能艰难地从机舱中爬出来，个别人甚至是被抬出来的。由于天气恶劣，加上很多飞机在攻击中受伤，有些飞机降落时在颠簸的甲板上撞坏了。对于损坏严重的飞机，地勤人员不得不直接把它们推进大海。

“飞龙”号飞行员松村在当晚日记里记下降落时的愉快心情：“在飞机尾钩抓住绳索的那一瞬间，我的心中一阵欣喜。虽然出发前已经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也并未指望能够生还，但现在我回来了，还好好地活着！”

尽管大部分飞机都遍体鳞伤，但粗略统计第一波攻击受到的损失，仅仅有10架飞机没有返航。南云和草鹿对此深感满意，这已经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了。

按此估计，第二波攻击的机群已在返航途中。此时摆在南云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是断然对珍珠港接连发起第三波、第四波攻击，彻底摧毁美军太平洋上的这一基地，还是暂时见好就收，打道回营，以图后举？纠结呀！

前两轮攻击已花去了不少时间，珍珠港在遭受两轮致命打击后，现在虽然不具备进行反击的能力，但防守能力肯定已大大增强。尽管

第二波攻击机群尚未返回，南云已经预料到，这一轮攻击的损失将会大大高于第一波。更关键的是，根据战前情报以及第一波攻击返回飞行员的情况汇报，美军那几艘航空母舰截至目前都没有露头，到底在哪里呢？不管在哪儿，肯定已经知道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此时很可能正躲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筹划着对机动部队发起突然反击。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后脖颈上阵阵发凉。文化程度不低的南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如果继续实施第三波攻击，对于美国人已经不能算作偷袭，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强攻。此时已近中午，时间也成为一大制约因素。如果此时对攻击机进行加油挂弹，然后进行第三波攻击，他们在飞临珍珠港实施进攻后再飞回来，就会是傍晚左右。黑暗中在航母甲板上降落，势必还会造成大的损失，特别是对于“翔鹤”号和“瑞鹤”号上那些不久前才开始舰上训练的嫩鸟来说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那就是飞行员的体力，刚才有些飞行员被从机舱里抬出来的细节南云当然也看到了。战斗机还好办，让原来在舰队上空负责警戒的飞行队参与攻击就可以了。但是已经参加过一次攻击的轰炸机必须再一次挂弹出击。让体力严重透支的飞行员再次出动，先不说攻击效果，能否安全返回都成问题。

南云想起了出征之前军令部总长永野的谆谆教导，“相比美国而言，我们在国力上差距太大”，因此“要尽可能把每一艘舰船都安全地带回来”。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永野和山本战争思路上的不同。山本是欲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打得美军丧失继续战斗的信心和勇气，而永野则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与美国人打持久战。——财大气粗的美国是最不怕打持久战的。

南云思忖，眼前所有的舰船都完好如初，整个作战行动堪称完美，此时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就难保不会有意外发生。实施第三波攻击之前还必须落实一件事，那就是确认美军航母的准确位置。为此势

必派出大量的侦察机进行搜索，这项活动还要持续几个小时，能不能发现对方还是个未知数。如果真那样，就意味着他的舰队在第二天上午还要在夏威夷附近海面上游弋——在一个地点逗留时间过长，历来为兵家大忌。这简直太可怕了，南云不敢再想下去了。

人在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主动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反之亦然。南云想到长时间逗留会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机动部队的燃油。此时为“苍龙”“飞龙”护航的驱逐舰燃料已告不足，而补给部队尚在北方很远的地方。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最后只能任由那些宝贵的驱逐舰自生自灭。如果真那样，即使打了胜仗，回去也会被骂成败家子。

南云认为第三波攻击的主要目标也是个问题。有人提议首选目标应该是珍珠港石油罐群，其次还有维修厂和基地设施。南云认为，美国人有的是钱和油，你就是破坏了，很快就会再造，再送来的。用宝贵的飞机去换取美军那些不会进攻的基地设施是愚蠢的。南云的观点也正与日军历来重军力轻补给的思想暗合。

老酒啰唆半天所说的话，在南云的脑子里可能一闪就过去了。此时第二波攻击机群尚未返回，现在马上撤退也为时尚早。于是南云决定等渊田从前方回来，汇总两拨攻击的战绩后再做决定。

大约11时，参加第二波攻击的飞机也陆续返航。所有回到甲板上的军官第一个任务就是立即向增田参谋汇报情况，由增田汇总后，再将最新数据立即呈报南云和草鹿。

临近中午，最后一架攻击机也就是渊田的指挥机。在“赤城”号的甲板上安全降落，这架水平轰炸机上同样是弹痕累累。一名传令兵迅速跑过来，提醒渊田尽快去向南云汇报。渊田并没有那样做，他先是去找了增田。两人核对之后发现，双方的统计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于是渊田兴奋地拍了一下增田的肩膀，兴高采烈地带着增田一起来到了南云所在的作战室。

看到渊田进来，作战室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以此表示对凯旋英雄的欢迎。南云大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渊田的手：“渊田君，辛苦了！”其他参谋也纷纷上前，拍着渊田的肩膀表示祝贺。

“战果如何？”南云迫不及待地追问。

“4艘战列舰沉没，4艘重创。”渊田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说话都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他立即用桌子上的水杯和烟灰缸等物品摆放出被击沉敌舰的方位，并详细介绍了击沉或者重创每一艘敌舰的详细经过。

“你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战斗力？”

“至少半年。我认为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内，美国太平洋舰队根本不可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

“那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啦？”南云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

“是的，将军。”

“总算不负山本长官之托，”草鹿也在旁边随声附和道，“下一步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渊田君？”

“当然应该立即发动下一轮攻击。除了残余的军舰，还有敌人的船坞、造船厂、潜艇基地、油库，需要摧毁的目标还有很多，攻击的目标多的是。”渊田的言语中透露着一种渴望。他认为这是一生中最难得的机会，如果错过了，那是会抱憾终生的。

大家都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出现了片刻的沉寂。最后还是草鹿率先打破了沉默：“美国人会展开反击吗？”

“绝对不会。美国人的战列舰和飞机基本全完蛋了，现在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没有受到损失，目前最重要的还要找到美军的航母，把他们彻底歼灭。”渊田回答。

南云显然还在犹豫，沉吟良久才开口说话：“渊田君，你认为美军的航母现在在哪里？”

“这个不清楚，或者他们现在已经接到了珍珠港遭到攻击的消息，正在寻找我们的位置。”渊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正是南云最担心的问题。

一想到美军的航母很可能就在附近，随时可能向自己发起进攻，南云再次感到不寒而栗。本来就对偷袭行动缺乏信心的南云认为，目前取得的战果已远远超出了战前的预料，损失也大大低于之前的预计。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带着这些海军精华尽快安全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从南云的神情中，草鹿很快理解了司令官的意图，开始发问：“渊田君认为敌舰来袭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该如何应对？”

“正怕他们不来呢，来多少我们打多少。”渊田依然是信心满满。

一边一直沉默的源田也开始插嘴：“我同意渊田君的意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目前要尽快找到敌人的航母，发动攻击并歼灭他们。这些航母将给我们今后的作战带来极大麻烦。”由于作为参谋和南云待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渊田要多，源田对南云了解更深。在他眼里，南云是“一个不易适应环境的人”。

草鹿从内心里赞成南云的观点，那就是停止再次攻击，迅速返航。草鹿信奉“狮子翻掷”的禅语，意思是说，一头狮子在捕捉猎物时要集中全力，但一旦将其致伤在地，便不要去理睬了，而是转奔下一个目标。他对渊田和源田的发言颇感不快：“两位精神可嘉。但是相比美国来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敌人硬拼。”

目前敌人的陆基飞机已损失殆尽，主力战舰非沉及伤，即使那些尚未露脸的美军航母突然都钻出来，也不过3艘而已（草鹿当然不知道此时“萨拉托加”号还远在美国西海岸），而草鹿的脚下和身边加起来就有6艘，士气正旺，真不知道草鹿这实力不如对手的结论从何而来。抑或指的是两国的国力？那也根本不是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呀！后来渊田对草鹿的所谓禅意充满鄙夷，他背后评论说：“‘狮子翻掷’说的是狮子，而草鹿先生之禅不过是野狐禅而已。”

尽管没有几个人能够领会草鹿莫名其妙的语言，但是旁边的南云连连点头。

得到首肯的草鹿更是来了精神：“我们的战役目标已经实现。与美国相比，我们的国力有限，不能拿宝贵的军舰去冒险，现在最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立即返航。”原来草鹿真是说的国力，看来日军将领的政治觉悟还是蛮高的。

恰在此时，一心求战的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从“苍龙”号上发来了消息：“我们已经做好了再次出击的准备，应该趁敌人失去反抗能力的有利时机，立即发起下一次攻击，彻底瘫痪敌军的基地。诸位将士非常渴望能够再次起飞去打击珍珠港以扩大战果，请南云司令长官下令吧。”

山口的积极请战可谓帮了倒忙。南云和山口素来不睦，这在联合舰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开战之前，关于山口的第二航战是否参加作战的问题，山口还借着酒劲和南云打过架。与南云谨小慎微的风格相

比，山口更加锋芒毕露。在日本海军界，山口被公认为山本的最佳接班人，山本对山口也是宠爱有加、赞不绝口。自己的下属被上司赏识，这对于南云来说绝不是什么好事。你说攻击就攻击，你以为你谁呀？到底谁说了算？山口的请战更加坚定了南云尽快离开的决心。

南云立即给山口回了信息：“山口君的勇气和斗志令人敬佩。但是我军不能再进行冒险，敌军的主力已经被摧毁，第三次攻击已无任何意义。敌人的航母随时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在这里久留。”

“本职建议再发起一次攻击。”发来信息的竟然是海上支援部队的指挥官三川。三川此时还处于护航的辅助地位，可以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笑的是，9个月后的萨沃岛海战中，领衔主演的三川也犯下与南云同样的错误。

一时大家都不作声，首席参谋大石马上出来帮司令官和参谋长打圆场：“我们已经摧毁了敌人的战列舰。鉴于目前我们最大的威胁——敌人航母的位置还无法确定，我们不应该用我们精锐的航空兵力去摧毁敌人那些无关紧要的基地设施。我们要养精蓄锐，准备将来与敌人的航母决一死战。”

草鹿咳嗽两声之后接过了大石的话：“目前，我们要尽快离开的理由有三：一是我们已经重创了敌军的舰队，完成了此行的作战任务；二是第二波攻击的损失远比第一波为大，如果发动第三波攻击，我们将遭到更大的损失；三是敌人的航母肯定就在附近，也一定已经得到了珍珠港遭受袭击的消息，他们现在肯定在寻找我们的行踪。敌在暗处我在明处，敌人随时可能向我们发起突然攻击。”稍作停顿后草鹿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离开。出征之前山本长官已经把现场指挥全部委托南云将军负责”。草

鹿最后这句话无疑是要说明，现在的最高指挥官是南云，他有权决定整个舰队的行动！

幸运的草鹿活到了战后。1966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渊田只是建议再次发动进攻，在他说了“要撤退”后讨论就结束了，再也没人发表过什么反对意见。

南云仍在沉默。他再次意识到舰队在一个地方待这么长的时间是非常危险的。日本舰队能够不被发现地从本土航行到珍珠港已经非常幸运了，运气不可能老在自己这边。况且当初的判断是即使袭击成功，日方也会损失两艘到三艘航母，现在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见好就收，一切就近乎完美。既然此行已经取得了80%以上的成功，又何必为了那20%去冒险呢？当断不断，必生后患！想到这里，他毅然下定了决心，抬起头来断然地下达了命令：“取消进攻准备，全体返航！”

“赤城”号的信号桅上马上升起了全军转向的信号旗。

军令如山！随着命令的下达，庞大的机动部队开始徐徐掉头，朝着来时的方向行驶。许多官兵虽然觉得机会难得，今生不可能再有如此好的机会，但能在袭击中赚得盆满钵满后顺利返航，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想到战役结束之后自己还活着，不久之后就能回到本土接受民众的欢呼，大家不由得心头一热。返航命令下达之时，各舰官兵开始高声欢呼：“万岁！万岁！”

此时情报室再次传来消息：“有两架轰炸机迷失了方向，估计要一段时间才能赶回来，怎么办？”

“为了整个舰队的安全就不要再管他们了，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吧。”南云显得有点无奈，他选择牺牲他们，尽快离开。要是弗莱

彻，做法肯定相反，他至少会留下一艘驱逐舰去救下那些飞行员。东西方对于生命价值理解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渊田对南云的决定大失所望，他悻悻地回到自己的舱室，一言不发。渊田对没能在珍珠港打到底抱憾终生。他认为，夏威夷就像是地中海的马耳他，谁掌握了珍珠港，谁就能征服太平洋。日本只有先征服珍珠港，才有可能对付美国海军。在整个回师途中，他甚至很少跟南云说话。

因为估计敌人可能以航空母舰和潜艇进行跟踪攻击，南云下令关闭无线电通信，舰队航速迅速提高到24节，在严密警戒下急速北撤。

在此之前，南云发电报向山本报告了袭击珍珠港的经过和最终战果。12月9日，机动部队主力在预定海域与之前离队的第一补给部队会合，随即给燃油即将告罄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加了油。

在东京海军军令部，以永野修身为首，大家的意见出奇一致。欢庆胜利的同时，也担心南云舰队的安全。他们均认为最佳选择是尽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而不是谋划发动再次攻击。这军令部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呀！

舰队返航的消息迅速传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立即引起一众参谋的激烈争吵。大多数人认为，尽管前两次攻击取得了赫赫战果，但是攻击并不彻底，因此应该趁此有利时机，“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摧毁珍珠港基地，迫使美国太平洋舰队撤回西海岸。大家纷纷要求山本立即发出指示，要求南云舰队折返，实施再次强攻。

宇垣缠在当天的《战藻录》里写道：“只30架飞机的损失，就必须再次发起攻击，进一步扩大战果，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是前线指挥官，我会毫不犹豫地指挥将士继续战斗，扩大战果，直至彻底毁灭珍珠港。”

山本沉思良久，却没下达要求南云舰队重新折返攻击的命令。
“还是让现场指挥官南云将军自己决断吧。”稍作停顿后，山本说：
“如果想干，你不说也会干；如果不想干，相距如此遥远，你催促也没有用。”

后来山本在一个非公开场合说：“南云本来就战意不足，就像小偷入室行窃，开始时胆大包天，志在必得，一旦得手，便心虚胆怯，急于溜走。”

参加珍珠港作战的还有一支佯动部队，那就是由2艘驱逐舰和1艘油船组成的中途岛破袭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炮击破坏中途岛的美空军基地，为机动部队主力从夏威夷返航创造有利条件，也从一定程度上分散美军的注意力。12月2日，这支部队从东京起航，12月8日前进到中途岛附近海域。

12月8日18时30分，“潮”号和“涟”号两艘驱逐舰在小西要人的带领下，趁着夜色向中途岛海滩进行了25分钟的扰乱性炮击，美国的海岸炮兵进行了还击。日军炮击导致岛上一座美军机库起火，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被打死，这些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得不到南云主力舰队支援的情况下，两艘小小的驱逐舰不可能干出更多更大的事情，随后只有悻悻撤走。

小西很快将攻击的相关消息发回了“长门”号。弹丸之地中途岛在山本眼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南云机动部队的返航路线离那里也不远。虽然没有干涉南云撤退的决定，但山本认为有必要要求南云对中途岛采取必要的措施。

12月9日这天，在“赤城”号航母的作战室里，传令兵送来了联合舰队作战电令第十四号：“海军舰艇编队在返回途中，依据实际情况，对中途岛实施空中打击，对岛上的设施给予彻底摧毁，不留后患。”

接到这样的电令，南云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他当众大声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这简直就像是要求刚刚击败了横纲的关取（类似于击败了泰森的邹市明），在凯旋路上再买个大萝卜带回家一样。”

草鹿也对山本的命令大为不满，难道还嫌我们不够累吗？他也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说：“中途岛弹丸之地，根本没有什么作用。让我们这样一支得胜之师，去袭击那么个破地方，简直就是不懂得对待英雄之道。”

不想干的话，理由当然就有很多，南云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现在的天气根本不允许我们对中途岛发起攻击。”南云和草鹿对山本的命令置若罔闻，下令绕过中途岛美军岸基飞机的巡逻圈继续返航。山本刚才那句“想干不说也会干，不想干催促也没用”的话，这么快就再次得到验证。

历史竟是如此宿命。此时中途岛的防守可以说是形同虚设，之前来栖三郎特使赴美谈判路经该岛时，岛上的负责人香农和赛马德两位中校把炊事员都拉出来冒充士兵。如果此时南云舰队进攻中途岛，一轮打击就能导致中途岛的防务彻底瘫痪，恰似做一次训练课一般。但南云和草鹿并没有去放羊拾柴火，搂草打兔子。半年之后，两人还要带着这支舰队远涉重洋，到此故地重游，结果陷入尼米兹上将精心设计的圈套，大败亏输，那4艘战功赫赫的重型航母也在这里折戟沉海！

东京时间12月8日中午，联合舰队主力第一舰队在山本的亲自率领下，自濑户内海西部的柱岛泊地拔锚起航。旗舰“长门”号一马当先，“陆奥”号紧随其后，后边一字排开的是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率领的第二战队“日向”“伊势”“扶桑”“山城”等4艘战列舰。6艘战列舰以单纵队驶过丰后水道，奔向北纬30°、东经160°的“K点”。他们将在那里接应空袭珍珠港归来的南云机动部队并收容战损舰艇。

由战列舰组成的主力舰队亲自出马，列队欢迎航母舰队的凯旋，仿佛也预示着两大舰种在未来海战中主次地位的互换。由于南云舰队损失轻微，全无进行接应的必要，庞大的战列舰队在举行了一次浩浩荡荡的游行之后，于12月11日上午重新返回柱岛基地，只是浪费了一些燃油而已。

几乎就在珍珠港作战的同一时间，由井上成美率领的第四舰队实施了威克岛攻略战。本来以为手到擒来的小小威克岛竟然意外地成了硬钉子。第四舰队12月13日的第一次登陆作战不但失败，还损失了两艘宝贵的驱逐舰。无奈的井上只好厚着脸皮向老哥们儿山本求援。

12月14日，南云机动部队接到了联合舰队关于支援第四舰队于12月22日前后对威克岛进行再次攻击的命令。已经阳奉阴违过一次了，再不执行命令实在说不过去。于是第二航空战队的航母“飞龙”号、“苍龙”号与“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谷风”号、“浦风”号驱逐舰驶出队列，转赴威克岛。航母参战果真不同凡响，威克岛很快落入日军之手。威克岛攻略战稍后详叙。

随后机动部队主力在特鲁克基地短暂停留加油补给后继续西行，于12月23日13时安全到达丰后海峡入口处，随后进入广岛湾联合舰队的停泊地。至此，自11月26日从单冠湾起航以来，前后历时28天的渡洋远征胜利结束。

日本用隆重的庆功仪式和褒奖之词欢迎从珍珠港凯旋的英雄。早在12月10日，裕仁就对袭击珍珠港的大获成功颁赐如下敕语：

开战伊始，联合舰队善谋勇战，击溃夏威夷方面之敌舰队及航空兵力，克奏伟功。朕深嘉许之。全体将士宜益加奋勉，以期前途之大成。

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只有山本在言语间表示了谨慎。在为南云舰队举行的庆功会上，山本指示部下务必戒骄戒躁，“前途战斗还多”，山本忧心忡忡地说。

凯旋的南云荣幸地获得了觐见裕仁的机会，随同觐见的还有两个低级军官，他们分别是第一波、第二波攻击队的指挥官渊田美津雄和岛崎重和。这些都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大老粗。为了保证见到裕仁时三人不至于出太大的洋相，宫内省事先已把裕仁要问的问题写成单子发了下来，由草鹿负责做出得体的答案由三人去背诵。大家都很担心，南云到时一着急会冒出他家乡会津的土话。

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三个人的回答都文雅得体。但裕仁太高兴了，原来预定的15分钟接见时间足足延长了半个小时。后来的提问已经远远超出了宫内省事先拟定的题目，弄得渊田和岛崎都冒出一头大汗，同样大汗淋漓的南云真的冒出了家乡土话。不过还好，不管他们说些什么，龙心大悦的裕仁都很爱听。裕仁问渊田有没有攻击什么医务船或者民航机、教练机之类的，慌神的渊田忘记了之前背好的答案，直接回答说“没有攻击任何非战斗人员”。三个人出宫时衣服全湿透了。渊田后来感慨地说，“这个时刻实在难受，比进行袭击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从战术上看，日军袭击珍珠港无疑是人类战争史上成功的军事行动，其战役思想的提出、战术的组织和实施堪称完美，因而被史学家称为“无法复制的战役”。山本事先设想的战役目标也悉数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南方作战可以大胆放开手脚来进行，不必担心遭到美军侧击，更不用担心他们到本土近海骚扰天皇大人；机动部队随后可倾尽全力支援南方作战；由于美国主力舰队至少在半年内无法出动，日本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防御圈。真可谓一举四得！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在战争史上，往往存在着战略与战术成败的辩证关系。对于战略、战术同样取得胜利的战役——这样的战役俯首皆是——当然无话可说，但有些战役无法简单去理解，恰似当前的珍珠港作战。可以说，这一作战对于日本来说，绝对属于战术的全胜和战略的全败。

偷袭珍珠港使得美国义无反顾、名正言顺地加入了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争，罗斯福以及国内的主战派从此彻底放开了手脚。“二战”由于美国的参战，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就此成为“二战”的转折点。历史证明，就整个太平洋战争最后的结局而言，这是一场日本根本不应该挑起的战争，而袭击珍珠港正是这场战争的开端。

南云机动部队击沉和重创了太平洋舰队的所有主力战列舰，战列舰的全部丧失反而使美国被动地走上了不得不依靠幸存航母进行战斗的道路。战役之后，首先发觉作战主力已从战列舰转移到航空母舰的，是挨了打的美国海军，他们迅速改编了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编制。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才是未来海战的正确方向。等于美军是在日军的逼迫下走上了辉煌的胜利之路。历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已经下水服役，老实说，美国那些老旧的战列舰真拉上去也不是对手，而自身速度太慢，又不能与快速航母联合作战，还要占用大量的护航舰只。这下可好，战列舰没了，等于卸下了包袱，护航舰只和那些熟练的水兵可以立即充实到以航母为中心的特混舰队中去。用一句中国话来形容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相反，日本海军陶醉于取得的超乎预料的战果，仍然把战列舰奉为作战主力，一直准备着即将到来的舰队决战。一直到中途岛，日本海军才终于发现，战列舰在未来战争中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限于国力，损失的4艘重型航母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可以说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已经驶入了快速败亡的轨道。

即使是那些将要退居二线的战列舰，美国也没有损失多少。初看起来，美军貌似被日军海军航空兵打得很惨，但这些无疑都属于皮外伤，美军真正的损失并没多少。由于珍珠港水深只有10多米，空袭结束后，美军以惊人的速度将被击沉的军舰打捞出水，在极短时间内修理完毕。不但如此，美国还对这些舰只进行了改装，使其战斗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些本来地位尴尬的老家伙等于焕发了新生，甚至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莱特湾大海战中捞到了和日本战列舰对轰的机会。在苏里高海峡，他们打得西村祥治的南路第一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

8艘战列舰中有6艘都参加了后来的战争，真正报废的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何马”号。美军曾对沉没的“亚利桑那”号进行过探察，看看是否有打捞修复的可能，最后看实在没有希望，就将其暴露在水面上的舰体部分拆除，水下部分的舰体仍然留在原来沉没的地方。

美国人最擅长废物利用。1962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二十一年的纪念日，美国在“亚利桑那”号的残骸上建成了珍珠港纪念馆，该馆现在已成为夏威夷最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纪念馆内有一个小油箱，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一滴油滴到海里，油花向四周迅速扩散，告诉后世的美国人，永远不要忘记珍珠港之耻。

同样受伤极重的“俄克拉何马”号后来被扶正拖走，虽然也进行过修复，但徒劳无功，只好于1944年9月从太平洋舰队的名册中销户。霉运一直追随着“俄克拉何马”号，它竟然在1947年5月17日拖回美国本土的途中遭遇风浪沉没。另一艘战列舰“犹他”号是1909年下水的老式战列舰，已拆除了大部分武备降格为靶舰，所以美军没有对该舰进行挽救。即使算上它，美军的主要损失也不过是3艘战列舰。

至于那些损失的飞机更不值一提。按照美国1943年的生产能力，这些飞机两天时间就可以生产出来，还都是性能更高的新机型。咱是有钱人，咱怕谁呀？

历史证明，南云没有继续发起攻击摧毁珍珠港的设施以及储存的燃油是重大的战略失误，多数美国将领都如此认为。接任金梅尔上将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尼米兹上将认为：“南云把突击时间限定为一天，突击目标又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来之不易的绝佳机会，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帮助。他给美国留下了喘息之机，使得美国可以恢复元气并重新组织起反击力量。”

就连败军之将金梅尔也认为南云只炸舰船不炸船坞和船厂是目光短浅，战术思想落后。用他的话说就是，“其实珍珠港基地比那些战列舰更有袭击价值”。如果珍珠港的船坞和船厂被炸毁，美军仅存的舰船将无处停泊，大量毁伤的舰船也无法修复。日本也没有炸掉珍珠港庞大的储油库。在当时的情况下，哪怕一架日军战机飞到那里扔下一颗炸弹，就可以引发大火将它们烧得一滴不剩。倘若如此，美军所有的舰船和飞机都将因没有燃油变成动弹不得的一堆堆废铁。

美军在珍珠港储存有450万吨重油。如果珍珠港的工厂设施和重油全毁了，又会怎样？用尼米兹的话来说就是：“把攻击目标集中在舰艇上的日本海军，完全无视了机械工厂，对于修理设施也没有出手，对港湾内储藏的450万吨重油也视而不见。考虑到美国对欧洲做出的承诺，这些长时间积累储存起来的重油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了这些燃料，美国舰队在几个月里将不可能从珍珠港开始发动任何作战行动。”战后他又说：“当时所有一切供舰队使用的石油都储存在地面上的油槽中，假使日本人毁灭了那些石油，则太平洋战争可能会延长两年时间。”

实际上尼米兹的话还算是轻描淡写。如果日军战机轰炸储油罐引发火灾，燃烧起来的450万吨重油将是任何消防手段都无法扑灭的。不需要别的，仅这场火就能彻底烧毁珍珠港，烧掉它作为一个军港而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要重建这个军港，即使是土建施工已经实现机械化的美国，没有几年时间也是完不成的。没有了前进基地的美国海军，就只能后撤数千公里回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去，那里离日本有多远，大家简单地瞄一眼地图就可以知道。

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都说：“如果日本人袭击了潜艇基地、油库以及类似设施，将会造成更大程度的破坏。”

日军另一重大失误是没有攻击位于瓦胡岛东南海湾的潜艇基地。在编制袭击计划时，决策者甚至没有把这一基地列入攻击范围之内。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视而不见，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潜艇部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军的攻击和袭扰，在未来海战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恰恰是美国潜艇在中国南海的破航行动掐断了日本的咽喉。不知道为何，日本在珍珠港派出了包括微型潜艇在内的众多潜艇参加作战，却对美军的潜艇高抬贵手。也许是因为日本人过于自信，对美国人的潜艇实力过于轻视吧。

山本后来也评价南云是个庸才，他在194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事实证明，没有对珍珠港实施第三波打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珍珠港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军人喝杯茶稍事休息，一众政治家即将粉墨登场。

| 第二章 |

美国的愤怒

悲喜两重天

时间已经到了1941年底。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已经是炮声隆隆，但对于西半球的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战争似乎还非常遥远。圣诞节即将到来，人们都在为隆重的节日做着积极的准备。五颜六色的圣诞礼物摆满了商店的橱窗和柜台，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已经提前摆上闪闪发光的圣诞树。12月7日这天是周末，在纽约曼哈顿的第五大街，购物的人群更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妇女们兴奋地挑选着最新款的服饰，男人们在围观自己喜爱的物品，孩子们吵闹着要吃刚出烤炉的食物。购物区另一边，年轻的情侣手拉手买下电影票，准备进影院观看《双面佳人》，一睹当红巨星葛丽泰·嘉宝的绝世风采。

13时30分，位于华盛顿宪法大街的美国海军部突然收到太平洋舰队发来的明码紧急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尽管是周末，但日美关系紧张引发的危机，使得很多领导都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到单位办公，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此时就坐在办公室里。时已过午，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他准备叫人送午餐，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手上拿着那封“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的电报。

“老天，这不可能！”诺克斯惊呼道，“那一定说的是菲律宾！”他一边叫喊着，一边拨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

罗斯福这天也有没休息。大约上午11时，总统接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随后就与自己最信任的顾问霍普金斯共进午餐。饭后气氛十分悠闲，罗斯福一边吃着一个色味俱佳的苹果，一边兴致勃勃地向霍普金斯介绍自己心爱的集邮册。他原计划下午在他超过100本的手工皮质集邮册上整理、剪切和粘贴——是用剪刀和胶水而不是用鼠标——那些心爱的邮票。他一生中总共收集了120多万张邮票，其中有些

来自遥远的国度，如印度、海地和中国香港等，甚至有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仅存的20分邮票。整理这些心爱的邮票是总统缓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就在此时，他那宽大写字台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了。电话里接线员告诉总统，“对不起，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

就在罗斯福拿起电话的时候，旁边的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此时是华盛顿时间1941年12月7日13时47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电话是诺克斯打过来的，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罗斯福追问了一句“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部长说“准确，肯定不会错的”。

罗斯福沉默了片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霍普金斯。

“消息肯定错了，那一定指的是菲律宾。”霍普金斯同样不太相信，但他知道很可能是真的。今天不是愚人节，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把握诺克斯不会如此紧急地给总统打来电话。后来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假如日本的这一行动属实，那他们就替总统做出了决定”。

罗斯福马上打通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电话，史汀生正在附近伍德利庄园的家中吃午饭：“你收到今天日本进攻的消息了吗？”

“是的，他们已经开始进攻泰国和马来亚了。”

“不，我讲的不是这件事。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进攻夏威夷了，日本飞机现在正在轰炸珍珠港。”

这的确是惊人的消息，放下听筒后，史汀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下子用不着再犹豫不决了，危机已经来临，它将使我国全体人民

迅速团结起来投入战争”。——从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开始，史汀生一直要求美国对之采取强硬措施，这一天，他等了整整10年。

12月7日上午，日本驻美使馆里同样是手忙脚乱。野村和来栖已经收到发自东京的第十四部分电文，一等秘书奥村胜藏正在吃力地打字，想整理出一份“最后通牒”前十三个部分的打印稿。因为他不是专职打字员，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打完。上午10时30分，野村再次接到指示，要求他务必在13时之前把照会全文交给美国国务院，最好是当面交给赫尔国务卿。野村急忙向国务卿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在13时会见赫尔，一定要见。电话里野村说：“这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满头大汗的奥村秘书得到了一个年轻翻译的帮助，但这个翻译也是个业余打字员，估计最多和老酒的水平差不多。尽管仍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奥村还是蛮有把握在野村与赫尔约定的时间之前把内容全部打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还是没有完成。野村和来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过30分钟，他们就要去见赫尔，可照会的第十四部分才刚翻译出来。苦恼的奥村和笨拙的助手还在嘀嘀嗒嗒地忙着打前面十三部分。

奥村好不容易把电文前十三部分的誊清稿打出来，又发现长达11页的电文需要做多处涂改。他觉得把它作为日本正式的官方文件实在不雅，所以改后又重新打印了一份。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不料又收到两条“更正”的电报：一条是改一个字，另一条说漏发了一句话。前者意味着要重打一页，后者就需要重打两页。

时间就这样在焦急中过去，野村不断跑过来请求奥村及其助手加快速度。压力导致速度越来越慢，差错也越来越多。奥村挽起了衬衫

袖子，额头淌着大汗，吃力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键盘。急得团团转的野村不得不再次通知美方，把会晤时间推迟到13时45分。

这些笨蛋完全忘记了老酒之前一直倡导的“越是重要，越要简单”之重要原则。既然是宣布停止谈判的文书，何必要洋洋洒洒用上5000多字，写上“不谈了”三个字就够了，哪还用得上一群人手忙脚乱，最后还误了事？不听老酒言，吃亏在眼前哪！

野村和来栖已经站在使馆门口的汽车跟前，一边不时地看着手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文件。他们同赫尔国务卿会晤的时间——13时45分——快要到了，但文件仍未打印好。过了一会儿，文件终于打印出来了，两人一抓到手，立即钻进车里，轿车全速向着国务院飞奔。

14时05分，紧赶慢赶的野村和来栖终于来到美国国务院，他们要按照外务省的要求呈送赫尔国务卿那“全部十四部分电文”。就在他们走进国务院的同时，赫尔接到了罗斯福总统打来的电话，总统的声调虽然平稳，但话说得很快：

“我已接到了日军攻击珍珠港的报告。”

“这份报告经过核实没有？”

“还没有。”

赫尔自我判断，这份报告应该是真实可靠的，不宣而战是日本人的惯伎俩，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总统。由于考虑到马上就要会晤日本的两位大使，他建议总统对这份报告再核实一下，“那两个人现在就在外边等着呢”。

罗斯福提醒赫尔要保持冷静，不要提已经知道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要不失礼仪地接见日本大使和特使，然后“客客气气把他们打发走”。

赫尔当然不会知道，在给他打完电话之后，罗斯福总统一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足足有18分钟。

当时在赫尔办公室的还有国务院法律顾问哈克洛斯和远东司司长巴兰坦。赫尔对两人说：“总统那里已经收到了一份未经核实的报告，日本人攻击了我们的珍珠港。现在日本人正前来与我会晤，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知道的，那就是为了拒绝美国11月26日提出的备忘录，也许是前来递交宣战书。我真不想会见他们。”话虽这样说，赫尔还是决定按总统的要求会见两位大使。再说，那个消息还有“百分之一”的失实可能性。

在接待室里的野村和来栖早已是急不可耐，由于来得太匆忙，两人都有点气喘吁吁。野村知道他手里的这份包括全部十四个部分的文件里，还是有几个字打错了。奥村本想再把整份文件再打一遍，但野村等不及了，把电报抓过来就走，他还没来得及把文件再细看一遍。

衣冠楚楚的日本外交官于14时20分被领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一向文质彬彬的赫尔一反常态，他冷冷的目光透出难以掩饰的愠怒，这使得两位“三郎”不知所措。赫尔没有和他们握手，也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给他们让座。

野村和来栖显得有点尴尬，只好傻傻地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还是野村先开了口：“本来我国政府训令我于13时递交这一文件的，可是由于电报的译读工作超过了原来的估计时间，以致推迟到现在才前来拜访，非常抱歉。”说完，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

赫尔冷冷地质问：“为什么要把递交时间规定为13时？”

野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按照政府的训令行事而已。”

赫尔对野村递交的文件，装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样子——其实文件的内容他早已了然于胸，但表面上他没有任何流露。

赫尔看了两三页的时候就开始发问：“这个文件是根据政府的训令递交的吗？”

野村：“是的。”

看完所有文件，赫尔抬起头直盯着野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同你进行的历时9个月的谈判中，从未说过一句谎话，这一点只要查看一下会议记录就会一清二楚。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稍作停顿后，赫尔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如此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赫尔挥挥手，表示不想再听他的任何话，并轻蔑地抬抬下巴指向门口，示意他们可以走了。野村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把手伸了出来，这次国务卿与他们握了手。之后两位大使狼狈地走出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的步伐虽然坚定，但眼里含着泪水，来栖跟在他的身后一言未发，表情肃穆。

两位“三郎”的谦卑与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提交书面文件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军队已经袭击了珍珠港。走到院子里的时候，野村听到赫尔在办公室里用他那田纳西州的山地土话怒骂道：“无赖，该死！”

后来野村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受过的最大侮辱。”

美国人斥责日本对珍珠港是偷袭，是不宣而战，是谋杀。日本人说不是偷袭，是奇袭，是“合法的自卫”。战后在接受审判时，美国检察官问东条：“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在递送宣战照会之前，这不是战

争而是谋杀，你同不同意？”东条回答：“不，我绝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在面临挑战时的合法自卫。”至于宣战照会没有在炸弹落下前送达美方，东条说这不过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诚实的错误”而已。

据联合舰队的参谋回忆，12月8日早晨在接到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后，山本立即询问：“最后通告该是在攻击开始之前送到的吧。”可是没过多久，美国广播说，“珍珠港遭到了卑鄙的偷袭”。山本认为给美国人的通告肯定是在攻击之前送达的，美国广播拼命谴责说是偷袭，不过是敌人的故意宣传而已。但他还是为此深感不安。

有人说山本直到战死都不知道通知送迟这一事实，老酒对此不能相信。此时离山本战死还有一年半时间，山本战死之前，野村和来栖就已经被交换回国。如此重大的事情可能会隐瞒普通民众，但对此极度关注的山本肯定会知道的。老酒不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说山本到死都不知道真相的那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就是第一波攻击的队长渊田美津雄。

周末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本赛季的最后一天。在华盛顿的大型橄榄球球场里，27000名观众正在观看主队“红皮肤”队与费城“老鹰”队的决赛，此时主队以20：14领先。就在这关键时刻，球场的广播突然响了，喇叭里传出急促的声音，“请布兰迪将军速回办公室报到”。紧接着，类似的通知连续不断地响起，要求驻菲律宾的相关人员、记者、警察和军官陆续回办公室报到。离开球场的人越来越多，一切预示着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

正在球场里回味上半场球赛精彩场面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爱德华突然被要求速速赶回局里，他需要到办公室去接听三方专线电话。电话一头是他的上司胡佛局长，他此时正在纽约度假，第三方是驻夏威夷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希巴斯。胡佛和爱德华同时听着希巴斯在现场直播，“日军轰炸了珍珠港海军基地”。

15时刚过不久，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音员约翰·迪利开始播报：“现在我们打断一下正常的节目，为广大听众播报一个特殊的公告：日本海军已经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

美国各电台的节目陆续中断播出，用以简短发表夏威夷和菲律宾被空袭的消息。报幕员打断了纽约交响乐团正在芝加哥举行的音乐会，由于过度紧张，他表现失常，接连两次把“演出”说成了“交响乐”。绝大部分人都惊呆了，但恐慌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街上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亲情相互对视，国家灾难超越了个人问题。除了极少数人，1.3亿美国人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团结一致，迎接这场被动参与的战争。

在华盛顿，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尼米兹海军少将正在自己的寓所里安度周末，同他在一起的除了夫人，还有两个女儿和儿媳。午餐之后，他们照例坐下来阅读书报和欣赏音乐。15时，将军打开了收音机，准备收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的阿图尔·罗德津斯基指挥的纽约交响乐团的音乐演出。节目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广播了一个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的紧急公告。

少将马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刚穿上大衣，电话铃就响了。助手约翰·谢弗罗斯上校告诉他，海军部让他马上赶过去。走出家门时，尼米兹对夫人说：“只有上帝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此时他绝对不会想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岗位正等着他，他也将因此成为终结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

在美国南方的得克萨斯州，由于刚刚结束了几周的野外训练和演习，一位51岁的陆军准将已疲惫不堪。这么大年纪了还只是个蹩脚的准将——放在中国那就是大校，说是将官都有些勉强，看来这辈子基本又完蛋了。就在他回到家中，准备躺下美美睡一觉的时候，想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他以军人特有的敏感反应从床上忽地跳了起

来。接完电话后，准将立即拿起刚刚脱下的军装，边穿边迅速奔向家门，头都不扭地对着妻子大喊道：“不用等我，我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回来了。”

如果将来有时间，我们一起学习欧战，这个准将肯定是主角儿，他的全名叫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没有战争，都已年过半百的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最终可能连中将都混不上，更不要提五星上将了。战后，老艾不但当了总统，还连任两届。

受感染的不止军人。在圣安东尼奥，为了一点点家庭琐事，一对年轻夫妇正在歇斯底里地争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的战争消息让两个人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放弃了纠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刹那间和好如初。

在南达科他州的匹兹堡，参议员杰拉尔德——他是无比坚定的孤立主义者——正在出席全美一次大型集会，向在场2500名孤立主义者宣讲美国为什么必须远离战争。一位通信员给他递上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着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这家伙看了纸条后，立即终止了演讲，夹起皮包下台，径直扬长而去。

孤立主义者领袖、参议员杰拉尔德·奈伊同时在进行一场演说，主题是反对美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演说还未完毕，就传来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他的演说同样中途结束。后来美国的史学家一般以奈伊的这次演说作为美国参战前孤立主义者的最后一次表演。

同样在华盛顿，孤立主义的倡导者、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温伯格正在卧室里忙着从报纸上剪辑有关他提议让美国远离战争的报道，以此来鼓舞自己坚持不懈地反对战争。这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他立即拿起话筒，拨通了白宫的号码，温伯格告诉总统，“从现在开始，我坚决赞成美国立即尽快地投入战争”。

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播开来。随后几个小时，白宫的电话交换台忙得不可开交。一众国会议员和“美国第一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纷纷打来电话，坚决支持罗斯福总统立即发起对日本人的战争。

大街上到处都是簇拥的人群，没有慌乱，也不喧闹，只是静静地走来走去。互不相识的人们说着话，现场明显可以感受到万众一心的气氛。一位女士后来回忆，当得知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不知道为了什么，自己的双腿本能地拖着她走向白宫，因为那里有他们的总统。尽管路程很远，途中她一直都没停下来，也一点都没有感觉累。

15时，罗斯福和高级军事顾问召开了紧急会议，在商讨对策的同时发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总统下令美国各军事基地、军工厂、主要桥梁都成为重点保护目标，还特地嘱咐司法部要保护好日本大使馆和各地的领事馆。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围捕蓄意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日本侨民，所有的私人飞机被勒令停飞，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禁止发报，新闻检查制度也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建立起来。

美国国内外所有武装军队全部按要求进入紧急状态。尽管此时美国的正规陆军部队保持了和平时期的21万人，加上即将服役的有近50万人，但训练不足，装备低劣。在最近的演习中，许多士兵使用的是假来复枪，很多人已经习惯投掷鸡蛋而不是手雷，平时炮火训练使用的也是木制的加农炮，进驻华盛顿关键区域的官兵头顶上戴的还是“一战”时用剩的钢盔。

在日本人最可能入侵的西海岸，高射炮连正在匆忙进入好莱坞山、长滩和西雅图的阵地。波音和道格拉斯两家大型飞机制造厂眼下成了敌人轰炸机最可能偷袭的目标，因此被列为为重点保护对象。手持铁叉、肩扛猎枪的农民在荒凉的普吉特海滩上巡逻，准备随时粉碎那些登陆的日本人。有一位警察报告说，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正在侦

察圣何塞以西的沿海，于是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全部拉响了防空警报。负责西部地区防务的威廉·瑞安将军信誓旦旦地说，“可以断定，这架飞机是从一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但是，“他们被我们勇敢的战斗机给吓跑了”。

战争的突然来临给美国民众心理上造成了极度恐慌。陆军部担心日本人用航空母舰攻击巴拿马运河的水闸，或者加利福尼亚沿海的飞机制造厂。一名紧张过度的政府官员不停地给白宫打电话，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在西海岸组织防御，因为日本人很快就会登陆。一旦他们踏上美国的国土，我们肯定是守不住的，要尽快往后退在洛基山一线构筑防御阵线。在马萨诸塞州很多地方，一些民兵开始给猎枪上油，民众也开始储存食物。这些普通民众当然不会明白，日本连登陆珍珠港的兵力都远远不够，更别说在美国西海岸登陆了。

很多人担心罗斯福总统的安全。总统保镖队长雷利接到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打来的电话，“尽快把总统随行的联邦特工人员增加两倍”。雷利刚刚放下电话10秒钟，铃声又响了，还是刚才的摩根索，“刚才我说错了，你给我听着，不是2倍，是4倍，我再次强调是4倍”。摩根索特别交代，雷利和他的队员都要配备上机枪。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都是严峻的面孔。白宫的护栏内外布满了宪兵和岗哨。由于人员不足，白宫警察得到了首都警察的增援。特工人员将闲杂人等赶离附近的公共场所，连白宫的屋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

为了预防白宫在遭到袭击后能够尽快得到增援，陆军部下令工兵部队将许多推土机和大型机械设备运送到白宫附近，发动机要一直处于启动状态，以备在遭到空袭时能够尽快救援。听说日本人的细菌武器相当厉害，大家给罗斯福总统的轮椅上也挂上了防毒面具。罗斯福拒绝了军方提出的把白宫涂成黑色的建议，那不成黑宫了吗？——军方担心白宫的颜色在晚上会成为日本舰载机的进攻目标。不过罗斯福

还是接受了在晚上实施灯火管制的建议，很快，白宫的60间房子和20间浴室都挂上了厚厚的窗帘。

虽然美国政府和军方高层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空袭和入侵不大可能发生，但夜间灯火管制和防毒面具的分配仍在进行。财政部长摩根索甚至向总统呼吁，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布置陆军坦克装甲部队，他的这一蹩脚建议没有被罗斯福采纳。

特工处还和摩根索一道，将财政部的一个地下金库改为防空洞，以便在日军空袭时让罗斯福进去避难。哭笑不得的罗斯福为此发了怒。“亨利，”他对摩根索说，“我是不会进你那个防空洞的，除非你允许我用里边的黄金来玩扑克。”——总统说话真是幽默呀！

此前不久，美国的一些观察家在看到一船船废钢铁、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运往日本时曾经做出预言，将来总有一天，这些东西会变成日本人的炸弹从美国人的头上落下来。现在事实证明，这些预言无比正确。阿肯色州的《新闻报》用这样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美国人的愤怒：“现在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最对不起我们的顾客。”他们被自己养的狗咬伤了手。

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决心保护曼哈顿“免遭珍珠港式的突然袭击”，他发表讲话进行民防大动员。警察局将日本和其他轴心国的人集中在一起，用渡船送到港口对岸的埃利斯岛上看管起来。在时代广场图片新闻橱窗的前面，身着制服的水兵在慷慨激昂地向围上来的听众发表讲演：“不要害怕日本人，我们很快就会打败他们的。”他们的话显然没有几个人相信。

在12月4日驶离纽约的一艘货船上，一名代号为“三轮车”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听到船长哭丧着脸宣告珍珠港遭到攻击时十分得意。早在秋天，他就曾把一份有关日本人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尽管胡佛局长因为他的糜烂生活耻于接见他，那份情报

是他从德国人那儿弄到的。波波夫认为，美国人肯定已经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日本人肯定在偷袭中吃了大亏。他自豪地在日记里写道：“这正是我一直等待的消息。我难以用言语消除旅客的紧张情绪，但我相信美国舰队肯定已经赢得了对日本人的伟大胜利，我为我能够在4个月前就给美国人发去警报而感到非常、非常地骄傲。日本人肯定会受到迎头痛击！我在甲板上踱步。不，不是踱步，而是欢快地在跑动。”可笑的是，波波夫还不知道取得“伟大”胜利的恰恰是日本人。

一个密码破译专家在得到珍珠港被袭的消息后气愤地在自己家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自言自语：“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他们早就知道的啊！”他说的他们，当然是指那些高层人士。这个密码专家就是“魔术”系统破译者威廉·弗里德曼中校。

大约18时40分，罗斯福打电话给摩根索，说要在晚上8时30分召开内阁会议。摩根索向总统报告说，“我们今晚就派人接管所有日本银行及商业公司，禁止日本人再进去”。

“很好。”罗斯福回答道。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白宫，1000多名民众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然后穿过拉菲特帕克街，观看众多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陆续走进白宫。人群中有人开始唱歌，随后有更多的声音加入进来，最后所有人都在引吭高歌。歌声在白宫四周经久不息，他们唱的是《上帝保佑美利坚》和《星条旗永不落》。

20时30分，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了临时紧急内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内阁成员在罗斯福的办公桌前围坐成半圆形。面色苍白的诺克斯对史汀生耳语道，“我们已经损失了7艘战舰，还损失了很多架飞机。天哪，它们很多是还没有飞起来就被

击毁在地面上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后来回忆道：“总统显然深为震惊，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过。”

对内阁会议记得最清楚的是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她是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以及邮政部长弗兰克·沃克乘坐同一架飞机刚刚从纽约赶回来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尚不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之事，还是她的司机到华盛顿机场接她时才告诉他们的。“那绝对不可能。”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椭圆形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总统坐在办公桌前，三个人走进来时他都没注意，而是专注地看着桌上的发言稿。大约21时，大家纷纷就座。珀金斯惊讶于总统在此之前未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她在录音采访中回忆，“他严肃极了，脸和嘴唇下垂，郁郁寡欢，他往日白里透红的脸色现在已经不见了，而是一副古怪、沉重、灰暗和扭曲的表情，”她肯定地说，“罗斯福总统的脸一直没有松弛过，哪怕是一分钟都没有。”

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先是叙述了当天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和之前同日本人举行的徒劳无功的谈判。最后他说：“这是自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内阁会议。明天我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诸位就演讲的内容提出意见。”珀金斯在本子上写道：“我明显意识到，海军遭到了出其不意的袭击，仅仅这一点就够总统难受的了。”

对于已经草拟好的总统讲话，陆军部长史汀生认为非常有力，只是其中没有谈到日本“过去几十年里在国际社会犯下的斑斑劣迹，而且丝毫没有联系到德国”。赫尔也主张最好能够提一下德国，毕竟今后德国才是最强大的敌人。他同时提议总统发表一篇详尽的演讲，阐明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但总统不同意，他说：“美国人不需要上历史课，需要的是事实的要点。短一些更加有力，可以保证人人都会

看。”看来老罗才真正领会并践行了老酒一直提倡的“越是重要，越是简单”之永恒真理。

罗斯福的讲话只有500字。虽然这个演讲缺乏丘吉尔“雄辩的咄咄逼人”和希特勒“歇斯底里的高谈阔论”，但是撰稿人罗伯特·舍伍德后来评论道，“它代表了罗斯福简练与直截了当的风格”。

罗斯福指出，日本发动的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他对讲话稿关键的第一行做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动，原稿是“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最后改为“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霍普金斯对这个演讲的唯一补充是加上了宣战之前的“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那一段话！接着，罗斯福又对三个地方做了微小的改动，他的秘书格雷·塔利整理了最后的稿件。

内阁会议持续了大约45分钟。会议刚刚结束，一大群参两院的首脑人物就走了进来。其中包括多数派领袖巴克利，共和党领袖麦肯纳利，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汤姆·康纳利，军事委员会主任沃斯汀以及参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等。

罗斯福向众人提出，他将于第二天中午12时30分在国会发表演讲，请求众参两院批准美国对日本的战争。

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当时还没有美国舰艇和飞机的详细损失数目，但之前所公布的消息足以说明，美国在珍珠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对美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那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自己的矮小的黄种人国家，竟然敢对强大的美国动手，简直“叔可忍，婶不可忍”。马上有人提问：“日本人的损失如何？”

“这个问题目前暂时难以回答。我们估计打下了敌人的几架飞机，还有几艘潜艇，不过我们的损失要大得多。”罗斯福模棱两可地回答。

康纳利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跳起来敲着桌子厉声责问：“地狱已经着火，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总统先生，他们是怎么趁我们不备发起攻击的？”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需要很快弄清楚它。”罗斯福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看罗斯福祭起了太极神功，康纳利马上把矛头对准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尊敬的部长先生，之前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还不等诺克斯开口，康纳利就开始了连珠炮般的质问：“上个月，你不是吹嘘我们能在两个月内吃掉日本吗？你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日本人休想动我们一根汗毛吗？你是不是想告诉大家，你是一位出色、能干的海军部部长呢？”

诺克斯表情尴尬，哑口无言。

康纳斯根本没打算放过他：“你为什么让那么多的军舰都挤在珍珠港里？你为什么要在入口处安上木头链子，让我们的军舰在危急关头出不来？”

“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军舰不被敌人的潜艇偷袭。”诺克斯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想到过空袭吗？”

“没有。”

“我们的部队处于警戒状态了吗？你不知道我们正在和日本谈判，谈判已经濒临破裂了吗？我们的巡逻机都到哪里去了？美国的舰队怎么会如此地睡在梦里？”

诺克斯满头都是汗水。

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昨天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已明确就珍珠港事件对诺克斯进行了“不指名的谴责”。康纳利对此未做评论，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遭到袭击时，美国的飞机和巡逻艇都到哪儿去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幅标题就叫：“部长先生，为什么？为什么？”

的确如此，副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心里难受得慌，火奴鲁鲁岛的海军在换防的时候竟然睡着了，我真是要气疯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他们一辈子都在为那重大的时刻准备着——然而在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却睡着了！”

稍后当这些职位显赫的人物陆陆续续走出白宫大门时，门口仍然聚满了等待最新消息的记者。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这些人鱼贯而出，冲开人群后扬长而去。

罗斯福坚信，尽管过程会很艰难，但最后的胜利无疑将属于美国。当天晚上，他的长子、海军陆战队詹姆斯上尉看到父亲在翻看心爱的集邮本，“他的脸上毫无表情，非常沉着、平静”。罗斯福夫人也发现，她的丈夫很久以来从未像现在这么宁静。她暗自思忖：“既然木已成舟，心里也就定了”，未来要对付的已是“比较明显的挑战，不像过去那样长久地觉得前途难卜，不易决断了”。

在陆军部和海军部，头一天还很少见到有人穿军服，而今天凡是有军服的人全都自豪地穿上了。全首都的裁缝都在忙着，为那些以前在特殊需要时才向朋友借军服穿的军官赶制军服。流行歌曲的作曲家和发行人也都忙碌起来，赶着创作像“日本人你是个傻瓜”这样的爱国歌曲供公众歌唱。拂晓时分，音乐家马克斯·莱纳写好了一首颇具思想性的歌曲，“太阳将很快在日升国落下”。

对珍珠港事件心里暗暗高兴的是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比罗斯福总统大了15岁的史汀生，是铁杆的对日强硬派分子。资历很深的史汀生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是塔夫脱总统政府陆军部部长，罗斯福是之后很多年才担任的海军部部长助理。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强烈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大力支援中国，但他的意见被当时软弱的胡佛总统否决，最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才发表了一个不疼不痒的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公告。这一回虽然损失大了一点，但这一天毕竟还是来了。史汀生感到有些庆幸，还源于一个不能言明的原因。珍珠港损失最大的是海军，陆军尽管也被打得灰头土脸，但比较起来还算没有伤筋动骨。目前大家的矛头都对着海军，他现在有点同情他那可怜的诺老弟了。

第二天一大早，刚到办公室的史汀生就叫来了副官哈里森少校，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去看看诺克斯。”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天桥来到了海军部大楼，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惊慌。在诺克斯办公室的外间，一个将军朝一个方向踱步，另一位将军朝相反的方向踱步，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诺克斯的副官悲伤地对哈里森少校说：“天哪，美国人民会怎样去看我们海军呢！”

后来史汀生在日记里写，他第一时间去看望诺克斯，“只是要表明，海军落井，我不会下石。我借口有份文件要他签署，但他对我的走访非常感激”。史汀生私下对金梅尔上将的疏忽大意和效能低下非常不满，认为他应对珍珠港的劫难负主要责任。

12月8日中午，美国国会大厦人声鼎沸。在挤得满满的旁听席里，端坐着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安娜·埃莉诺女士，她“感触很深”地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她曾如何为她的丈夫和兄弟担忧。现在她已经有了4个已到从军年龄的儿子——现在扶着罗斯福的长子詹姆斯海军上尉，今后我们还会在战斗中提到他。坐在她旁边的是罗斯福总统的特邀嘉宾埃伦·路易丝·亚克森女士，她的丈夫伍德罗·威尔逊总

统曾经带领美国人民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请她来与自己的夫人坐在一起，谁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敲槌请场内肃静，接着高声喊道：“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12时29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穿深蓝色海军斗篷，在儿子詹姆斯上尉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进国会大厦。罗斯福没有像以往那样坐在轮椅上，他的双腿依靠10磅重的钢架，终于站立在讲台上。他的演说将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一时刻将创下美国收听广播人数的新纪录，共有6000万美国人在这一时刻同时打开了收音机。罗斯福的眼睛在大厅里环视片刻，他看到了内阁成员、议员、大法官和各国的外交使节，他有意放慢声调，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说，这是一个政治家最为风光的时刻！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有预谋的进攻。之前美国和日本是和平相处的，并在根据日本的请求同它的政府与天皇进行会谈，以期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历史将会证明，夏威夷距离日本如此遥远，表明这次进攻是经过许多天或甚至许多个星期所精心策划的。在此期间，日本政府蓄意以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维护和平的愿望来欺骗美国。

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

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檀香山）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日军的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已不言自明。美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做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必将会让我们取得胜利！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请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无端、卑鄙的袭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的讲话虽然只有短短的27句，却足足讲了近7分钟，因为多次被掌声打断。讲话结束后，雷鸣般的掌声再次长时间响起，欢呼声和口哨声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罗斯福执政9年的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诸多要求中最不会引起争议的一项。

罗斯福举手向大家致意，重又扶着儿子的手臂走下讲台。自担任总统以来，罗斯福是第一次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讲话。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共同发出一个愤怒的声音，党派已被忘却，至少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已经进入全面战争。

连一个小时都不到，也没有经过任何辩论，参议院以82票对0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同时批准美国对日本宣战！

谁能想到，3个多月前的8月，相对温和的《征兵法案》经过数周的辩论才惊险地以1票的多数获得通过。然而现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致通过了更加凶狠的宣战决议。1.3亿美国人原来是争吵不休、变化不定、意见分歧的，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渴望战争的愤怒集体。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珍珠港，“勿忘珍珠港”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12月8日也就此成为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

日本人用一通炸弹炸醒了美国人，用史汀生的话就是，“自我束缚的巨人得到了自由”，更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得到了行动的自由。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由于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所有问题一下子全部解决了。我的第一感觉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结了。危机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方式到来了。事到如今，国民的团结用不着担心了。过去在不爱国的人民中表现出来的冷淡和分裂状态令人非常担忧，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罗斯福的老对手、共和党领袖麦克纳里首先冲上前，紧紧握住了罗斯福的手：“总统阁下，从现在起，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政治假期。在这个假期里，我们在政治上的敌意消失了。我们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美国的荣誉与尊严！”

据说战后在美国，一些愚蠢的共和党人经常拿这样的话题去攻击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总是民主党掌权的时候把美国推入战争。”民主党人会立即回敬对方说：“珍珠港遭到了攻击，如果是共和党掌权，难道就不打了吗？”质问的人就立即闭上了鸟嘴。

来自蒙大拿州的议员惠勒原本是铁杆的孤立主义者，此时他的嗓门最高最亮：“我们现在能做的最有利的事情就是，把日本人尽快完全彻底地消灭掉！”

参议员亚瑟·范登伯格振臂高呼：“我们对敌人的回应——既然你已经宝剑出鞘，你就必将死于此剑之下！”

头一天匆匆结束了演讲之后，奈伊起初还以为“消息不太靠谱，肯定是英国的阴谋，是丘吉尔要把美国拖进战争泥潭精心策划的阴谋”。现在看来消息确实了，他也开始义无反顾地同其他参议员一起高举双手支持美国对日本开战。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众议院的表决中竟然还有一票反对。老酒历来有寻找第一或唯一的情结，对于这个“1”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还好最后也找到了——她就是蒙大拿州女权与和平主义者珍妮特·兰金女士。这位倔大姐可不是一般人，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议员，她的塑像也与其他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著名人物一起并立在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珍妮特一生都在为提高妇女儿童的地位而奋斗，她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男人和女人就像左手和右手，没有道理不同时使用”。1917年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决中，珍妮特就投

下了反对票，不过那时候她的身边还有48个盟友。这一次，她老人家真真切切地变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反对无效，珍妮特也均在第二年就失去了议员的资格。

当珍妮特投下否决票时，国会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嘘声，她的这一票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一出会场，她预料之中地马上遭到众多新闻记者的围追堵截，失落的她不得不躲进电话亭逃避提问。当时民众对她投反对票十分愤怒，当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很多气愤的人尾随而至，警察局不得不派出警察对她进行保护。她的选区民众发电报告诉她，“百分之百的蒙大拿人都反对你”。

说100%肯定不对，珍妮特一票赞成就能将100变成百分号前的好多个9。其实在12月10日的民意调查中，反对对日宣战的人仍然有2%。珍妮特在投票时已经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她私下里告诉自己的闺密：

“我虽然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是我自己。”20多年后，1966年，在反对美国与越南战争的华盛顿大游行上，86岁的珍妮特大姐再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一直反对到93岁去世，佩服啊！

12月8日下午4时10分，在一阵阵闪光灯的闪烁之中，罗斯福总统佩戴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美国对日宣战书上签字。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后罗斯福竟然遗失了自己的演讲稿。这份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讲稿失踪了整整43年。显然，总统把演讲稿落在了他发表演说的众议院会议室里，而不是由格雷·塔利秘书带回白宫保存。一名参议院的书记员保存了这份演讲稿，在稿子反面写上

“1941年12月8日，联席会议上宣读”一行字，很负责任地将它归档。1984年3月，美国一名档案工作者在参议院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珍贵的讲稿。它至今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老酒看过影印件。

12月9日晚上，罗斯福总统再次向全国发表了题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的广播讲话。罗斯福着重强调法

西斯匪徒的背信弃义，以及惯用偷袭的方式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和希特勒以及墨索里尼采取的办法都极其类似。罗斯福历数了他们之前犯下的诸多罪状：1931年日本侵犯中国东北，未加警告；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未加警告；1938年希特勒入侵奥地利，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未加警告；1940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1940年，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和希腊，未加警告；就在今年，轴心国先后入侵南斯拉夫、苏联，同样未加警告；就在几天前，日本进攻了马来亚、泰国、菲律宾、香港和美国，依然是未加警告。

罗斯福指出：“日本人在太平洋发动了可耻的突然袭击，十年来国际上的不道德行为从而达到了顶点。手握权柄而又狡诈的匪徒已经勾结起来向全人类宣战了。直到现在，传来的还都是些坏消息。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我们要共同分担失败的悲哀，明天我们还将分享胜利的喜悦。”最后他说：“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与那些盗贼打一场持久战。除完全彻底的胜利之外，美国不会接受其他任何结局。不仅要清算日本人这种可耻的背信弃义，还要干净、彻底地清除国际上所有残暴行为的根源。”

在全国的很多地方，许多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合伙花钱在报纸上表态，或者向白宫发电报，明确表示他们仍将忠于美国。可是这远远不足以制止人们砸破他们商店的橱窗，也不足以制止“爱国的”美国公民联合抵制日本人的商店和一切日货。纽约的一些愤怒者直接把商店里写有“日本制造”的商品全给砸了，还把那些砸烂的商品堆放在大街上让路人参观。在西伯托马克公园，1912年东京市民送给美国象征和平友谊的4棵樱桃树，也被愤怒的市民用斧头砍倒。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东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就开始了对普通美国籍日本侨民的清理。正在正常履行职务的日裔律师、医生等被毫

无征兆地吊销了执照，原本以捕鱼为生的日裔侨民被禁止出海，保险公司莫名其妙地注销了日裔人士的保单。在公共汽车上，日裔被禁止在座位上就座。在邮政局排队购买邮票的队伍中，如果哪个日裔侨民排在了队伍的前头，他就会在“滚到后面去，日本鬼子”的训斥声中乖乖就范。加油站不肯给日本人的汽车加油，送牛奶的工人拒绝给日裔侨民继续服务，连公共厕所门前都贴出了“日本鬼子禁止入内”的告示。

与公开憎恨日本人相呼应，美国人把他们的冷幽默也用在对日本侨民的恐吓上。理发店窗子上挂的牌子公然写道：“日本鬼子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本店概不负责。”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主雇用了5个日本人，虽然这5个人都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第二代日本人，但是当地的治保委员会还是把这个农场主的谷仓付之一炬，并威胁说，如果继续雇用日本人，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干掉，恐怖啊！

1942年2月1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多月后，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九千零六十六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在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者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就是专门给日裔侨民划定的聚居区。按照这个命令，在美国居住的11万日裔侨民——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必须到政府划定的定居点生活。他们的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一律被没收，并且无条件剥夺上诉和抗议的权利。在接到迁徙命令后，这些日裔侨民只有48小时可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只准携带68公斤重的个人物品到新的定居点去，剃刀和酒都要充公。每个人和每件行李都有一个标签，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以一个号码来称呼。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接受无须提前告知的突然检查。

全美新闻媒体都义愤填膺。《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布，“战斗打响了”。《洛杉矶时报》说，日本人的突然袭击是“像疯狗一样的行径”。很多报纸都强调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棕榈海滩邮报》称，

“如果我们之前没能忘掉分歧，我们现在就会忘掉分歧”。《芝加哥太阳报》说，“国家就是团结一体，否则什么都不是”。《旧金山纪事报》说：“政治偃旗息鼓，无论是各党派、团体还是经济集团之间的博弈。从现在起，美国就是一个军队，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是其中的一个士兵，团结一心，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胜利。”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封信件飞往白宫。全国48个州有36个州长发来了支持信。新墨西哥州州长约翰·迈尔斯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这里是勇敢骑兵的故乡，你完全可以依靠我们。”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德勒是1936年罗斯福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他也向总统写来了宣誓信：“有任何能够用到我的地方，请您尽管对我下令。”几十个城市的市长写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件，其中有旧金山、亚特兰大、新奥尔良这样的大城市，也有明尼苏达州只有7000人的小城镇阿诺卡。社会团体也不甘落后，从蒙大拿的印第安人到黑人团体，纷纷来电表示支持战争，一封来电的落款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三K党”。工会领袖呼吁，在这一特殊时期，所有工会组织都不准举行罢工，等打败了日本人再罢，真没事干，参军打仗去。民众也写来了信件，华盛顿一位出租车司机刚刚还清买车的钱，他提出为政府成员提供免费出车服务。一些女士的信件中提出，愿意为战争贡献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艾弗·奥利维尔的4岁男孩儿说：“我想把每一个小日本都踢进太平洋的中心，然后看着他们沉底。”

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除了愤怒，还有行动，它激发了美国人积极参军，投身战场的爱国热情。陆海军及民防指挥部的各个报名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对日本乃至轴心国的作战，美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6175个征兵站，总计共有16316908人登记报名参军。来到征兵站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普通的工厂职工、农民、学生、运动员，甚至出现了大学教授、影星和歌唱家。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家族成员也加入了参军报名队伍。罗斯福、尼米兹、

英格索尔、金梅尔、哈尔西等人物都有儿子在军队服役，当中不少人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底特律一个征兵站，有儿子、孙子一道参加海军。报名人中当然包括后来随着“朱诺”号巡洋舰一起殉国的沙利文五兄弟。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征兵站，一位应征男子扬言，“我要手刃了那帮小日本”。另一位炼钢工人也说，“我们会把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华盛顿的参军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位81岁的老人，他就是早已退役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将军普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疗养院赶来，强烈要求重新服役去打击可恶的日本人——估计真发把枪，他都不一定能背得动。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道格拉斯甩掉讲义，毅然来到了征兵站，他幸运地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二等兵——看来老酒自诩海军预备役中尉，还是有点好高骛远了。“一战”时期的英雄、老兵阿尔文警官就没那么幸运，因为年龄太大，他最终落选。为了安慰这位老兵，田纳西州分特雷斯地区特地让他做了一个征兵点的负责人，以示敬意。

仅仅十几天，美国的铁路就向前线运送了60万人的兵力。火车站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士兵，陆军绿、空军蓝和海军白共同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一开始的登记年龄限定在21岁至35岁，到了战争后期，由于所需兵员急剧膨胀，这一年龄逐渐放宽。在1942年4月27日的第四次征兵登记中，罗斯福总统也领到了一张征兵卡，它一直保存在总统的皮夹里，伴随他去世。到战争结束时，平均每11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现役军人。

有人欢喜有人悲。1941年12月8日清晨，从各个方向传向东京大本营的，无一例外都是好消息。首先发来消息的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8日4时我军在马来亚和泰国奇袭登陆成功”，菲律宾和夏威夷方面也先后传回了捷报。

东京时间清晨6时，大本营陆军报道部部长大平和海军报道部的田代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了以下消息：

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早晨六时）：

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上述新闻的发布仅仅用了3分钟。

日本国民是从东京电台首次得知国家已经与英美进入战争状态的。7时，在早晨的新闻简讯中，播音员宫野守男首先播报了如下重要消息：“帝国统帅部12月8日早上6时联合宣布，帝国陆海军今天黎明时在太平洋开始同美军和英军交战。”

随后电台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反复播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日本已经发动了战争，但还没有宣布战争。在日出前一小时仓促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岛田繁太郎平静地报告了珍珠港的战果。同时提醒各位大臣，前线传回的消息很可能言过其实，不可全信。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

曾经反对开战的内大臣木户幸一驱车进宫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因为战争已经来临，木户一直心神不宁，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衷心希望日本能够取得胜利。7时30分，当木户从东条、杉山、永野那里得到突然袭击“檀香山”取得巨大成功的喜讯时，木户深感神助之恩惠。

这一天，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上午11时，大本营发布了第二号新闻公告：“帝国海军于今天凌晨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和空军断然进行了猛烈的大规模空袭。”

11时40分，裕仁公布宣战诏书：“朕今决定向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蹶然跃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信倚尔等之忠诚勇武，恢复发扬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随后，东京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

东京电台广播了裕仁的宣战诏书之后，东条以“恭奉大诏”为题向全体国民发表广播演说。他首先强调，“确保东亚安定，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是帝国既定的国策”。继而号召全体国民竭尽全力打败西方列强，指出“凡胜利之要诀，在于坚持必胜的信念。我们到今天为止，在过去的战争中尚不知道失败为何物，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并要求一亿国民奋起作战，“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建立稳定的大东亚共荣圈，全国上下必须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电台里接着播放军歌《到大海去》：

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漂满海面。我们愿为天皇而死，誓不回还。

同日20时45分，大本营海军部再一次发表公报：

本月8日晨，帝国海军部队空袭了美军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现初步判明战果如下：

击沉战列舰2艘，重创战列舰2艘和巡洋舰约4艘，另击落击毁敌机多架。

我方飞机损失轻微。

日本普通民众对于战术的细节并不关心，唯一的反应就是欢呼雀跃。东京一个男子回忆，他的父亲当时开了一家修理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都在等着修理手中的收音

机，因为政府很快会发布更多的胜利消息。他此前从来没见过父亲接过那么多的活，那以后再也见不到过。

满大街都是欢呼的人群，连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也都在相互问候、道贺。在皇宫外的二重桥广场上，很多人跪在地上向着皇宫叩拜，感谢裕仁对国家的神圣领导。大街上腰挂铃铛的卖报人挟着“号外”在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侧三楼的接待室里都能听见。大政翼赞会中央协会议员1000多人也来到宫城游行。在之前的会议上，他们一致决议要“奉”裕仁的“大御心”降服敌国，在游行队伍中间扯起了巨型横幅，上书：“前进！一亿个火球！”

《每日新闻》头版的标题是，“珍珠港作战杰出地拉开了美英毁灭的序幕”。

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国民开始纷纷向陆海军捐款，尤其是表现英勇的海军。开战刚刚两天，海军省收到的捐款就高达15913981日元。18日，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详细战果公布之后，当天海军省就收到3407171日元捐款。朝日新闻社平均每天收到的军用飞机捐款就达到100万~200万日元，而当时的物价是10支装的香烟才0.15元一包。

别说是普通民众，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珍珠港的魔咒。日本20世纪著名诗人，已经59岁的斋藤茂吉说：“我年迈的热血正在焕发青春——我们袭击了珍珠港。”

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候那样让人称道。”

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表示：“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的口号后边，我们一直在欺负弱者。现在才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斗而战斗吧。”

贺屋兴宣大藏大臣担心的股市崩盘也没有出现。一开始股市倒真下跌了，但随着日军全线告捷的消息不断传来，股市逐渐开始回升并恢复正常。

参谋本部的《秘密战争日志》这样写道：“值此度过战争第一日之际，无论作战的奇袭或全国国民斗志之高昂，均证明战争的发起是理想的、成功的，战争指导班的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不过，将如何求得战争的结局，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难题，只有达到神人如一之境者，方能完此重任。”

当晚，东京所有影剧院都取消了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东条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欢看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均已勒令停播。东条的嗓音毫无特点，他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一样朗诵《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争。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持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以使日美关系正常化的手段，但是美国一意孤行，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非但如此，他们还加强了与英国、中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做出让步，包括无条件全部从中国撤军，抛弃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废除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条约。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仍然竭力坚持寻求和平方案，但是美国至今仍然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

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会颜面扫地，无法完成“中国事变”开创的伟大事业，而且自身的生存也会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奋力反击，我们只要拥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就能在与英美的作战中表现英勇而毫不畏惧。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卫”！

1942年新年元旦，劫难之后的珍珠港举行了一次追思弥撒。每个死难者的坟前都放置着一束鲜花，所有的参与者都佩戴花环，以纪念死难战友的在天之灵，一排排神情严肃的士兵对空鸣放三枪。随后，六名夏威夷少女唱起了歌曲《珍重，再见》。一片肃穆之中，太平洋舰队牧师威廉·麦奎尔的声音越发清晰坚定：“我们不是以悲哀的心情来埋葬死者。他们死时是大丈夫，入土时也是大丈夫。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这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心声。

就在南云躊躇再三，最终决定放弃第三波攻击的差不多时间，在英国伦敦，丘吉尔首相正在乡间别墅契克斯庄园与两位尊贵的客人共度周末，他们是美国特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大使约翰·怀南特。此前，老丘已经得到日军进攻暹罗和马来亚的消息，准备就此事与美国特使和大使进行磋商。他们一起听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没完没了地报告其他地方的战况，可就是没有提及大家最关心的远东。这时候，让丘吉尔最为高兴的消息突然毫无征兆地传来，“日军进攻了夏威夷”。两个美国人一下子从椅子上挺直了腰。

沉默片刻，丘吉尔起身准备去办公室。怀南特想当然地认为丘吉尔是去向日本宣战，因为不久前他答应过，一旦日本人打美国，英国会“立刻”宣战。“我的天，”怀南特说，“您不能这么简单地就宣战吧！让我给总统打个电话问问究竟事实如何再说吧。”

通往华盛顿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怀南特大使对罗斯福说：“我有一个朋友想和您说话，您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

丘吉尔接过了话筒：“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发起了攻击？”

“是的，首相先生。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

“他们之前已经向泰国和马来亚发起了进攻，这实际上使事情简单化了，愿上帝保佑你。”

丘吉尔心中一阵狂喜，他激动得差点流下了眼泪。这眼泪当然不是为了珍珠港那些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而流，而是为了大英帝国得到了最强有力的盟友。为了尽快把美国拖进战争，丘吉尔可谓煞费苦心，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搞到了一个《租借法》。现在可好，那些“可爱”的日本人帮他把一切都搞定了，而且是这样一种让美国人最疼的方法。丘吉尔感觉自己快乐得就要飘起来了，他想起了3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就像个巨大的熔炉，“一经在它的下边烧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能量”。

12月8日15时，丘吉尔在下院正式宣布英国对日本宣战，比美国的宣战早了两个小时——也不能算猴急，日军对英属马来亚的攻击也比珍珠港要早近两个小时。

“好了，我们总算赢了，”丘吉尔告诉自己，“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也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注定将被碾成齑粉。大英帝国、苏联，现在又加上了美利坚，我们将戮力同心，生死与共。”——请注意，丘吉尔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他一直看不起的中国。那天晚上，之前殚精竭虑的丘吉尔“躺在床上，怀着解救和感恩之情安然入眠”，那一觉睡得真香啊！

12月9日上午，丘吉尔向英国战时内阁提议，他打算“马上到美国去访问罗斯福”，以继续贯彻之前确定的“先欧后亚”方针。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不太同意首相的美国之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也不很赞成，他们认为在珍珠港惨败之后，立即向大西洋彼岸的新盟友施加压力恐怕为时过早。对此丘吉尔笑道：“哦，我们追求她的时候讲话是得小心点，如今她嫁过来了，我们同她讲起话来就不那样了。”在伦敦的那些政治家眼中，美国就是一个土老帽儿和暴发户，不过就是有两个臭钱而已。空有发挥其影响力的资源，但经验不足，对国际事务缺乏足够认识。他们认为不仅是外交，美国人对战争也是外行，英国人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忙得够呛的丘吉尔没有忘记向他日记里没有提到的“正在奋斗的中国”发去热情洋溢的支持电：“英帝国和美国也遭到了日本的进攻。我们一向是朋友，现在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首相要出访美国的消息很快发往华盛顿，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发回一封电报：“阁下来访可能会使主人受不了的。”这封电报实际上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保留态度。丘吉尔对此断然反对，其实他此时最担心的是因为日本突然在远东发难，美国放弃“先欧后亚”的既定政策，而将注意力转向西太平洋地区。他迅疾回电说：“如果我们还要等一个月，再去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太平洋上不利的新形势，那将是一场灾难。我希望明天晚上就能动身。”48个小时之后，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他去访问。罗斯福主要顾忌的是，目前美国和德国、意大利之间尚未宣战，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正在隐蔽的地下室里昏昏欲睡，作战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报告了美国人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消息。斯大林兴奋地一下子跳了起来：“好极了，这群黄皮猴子干得真不错！”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大巨头终于站在了一起。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斯大林能像他们一样立即对日本宣战。很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就到了莫斯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击退希特勒，他不得不从远东把兵力调回欧洲，现在至少需要4个月才能重新在远东集中兵力，目前无法马上向日本宣战。斯大林和艾登都为日本在珍珠港的表现感到惊讶。艾登为没有派10个航空中队支援苏联表示歉意，因为那些飞机不得不派到新加坡去。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并为他不能在远东立即给予帮助表示抱歉。艾登还是想从斯大林嘴中得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承诺，斯大林说：“大不列颠对日本并不是孤军作战，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是英国公开的盟友。”言外之意，我没有力量两线作战，苏联这个盟友目前只能是潜在的。

在英国伦敦，还有一个人和丘吉尔一样心潮澎湃。在卡尔登花园的家中，得到珍珠港遭到日本人袭击这一重大消息后，法国流亡政府领袖夏尔·戴高乐将军尽管表面上异常平静，还是对身边的帕西上校说：“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做好解放法国的所有准备。”

在那座满目疮痍的美丽山城，近来心绪不宁的蒋介石正忙着批阅文件，室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蒋介石心不在焉地拿起电话，电话那头是中央宣传部的董显光，他向蒋介石报告了发生在太平洋上的那个惊人消息。蒋介石突然从座椅上弹了起来，再也没心去看那些文件了。随后，一贯表情严肃的蒋介石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马利亚》，在室内手舞足蹈地转了好几圈。他知道，中国抗战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已经苦苦支撑了四年多的蒋介石仿佛从珍珠港的火海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当天中午，蒋介石破例多吃了一碗饭。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抗战政策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

尽管战争的道路还很漫长，结果已毋庸置疑。蒋介石知道日本的彻底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民政府已无须再顾忌宣战者的责任。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已经忍受日本侵略带来的屈辱长达10年，这口恶气早该吐出来了。12月9日，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礼堂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所有与会者都建议立即对德、意、日宣战。腰杆已经硬起来的蒋介石提出，宣战是必要的，但是需要和英、美、苏协调立场。一是反侵略者各国建立同盟，由美国领导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是中、英、苏、美一起宣战。三是在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谁都不能与侵略者单独媾和。

黄昏时分，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代表已经战斗了10年之久的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兹向德、意、日宣战，自即日起中国与上述三国进入战争状态。

随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12月9日，希特勒从苏德战场前线回到了柏林。苏联军队已经于12月5日在莫斯科前线发起了反攻，现在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瞬间让苏联解除了东线的压力，斯大林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把在亚洲的力量全部调过来对付德国了。看来几个月来催促日本人从远东夹击苏联的梦想已经彻底成为泡影。

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希特勒，日本大使大岛浩已经来好几次了，强烈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国宣战。他提醒，根据《三国同盟》，只有在日本直接遭到进攻时，德国才有义务援助日本。但是希特勒不这样想，他总有出人意料之举，他认为德国应该答应大岛浩的请求。“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这个条约在政治上就死亡了。”希特勒

说，“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在朝我们的舰只开火，其实我们之间早就处在战争状态了。”

闻听此言，里宾特洛甫大惊失色。之前希特勒一直要求对美国忍让，对于大西洋上美国海军对德国潜艇的挑衅，元首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克制精神，他曾给海军下了死令不得主动攻击美国的任何船只。不知道元首为何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对是否对美宣战发生了分歧。由于他们对苏联的攻势像当年拿破仑那样已经陷在莫斯科城前的冰天雪地里，因而强烈反对同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们认为德国没有义务宣战，何况日本除了在远东向苏联发起进攻外，在军事上对德国并无多少帮助。这样的意见，希特勒照样听不进去，他认为关键是美国已经介入了战争，德美宣战是迟早的事。在内心里，他认为高贵的日耳曼人根本不需要亚洲人的帮助就能打败斯拉夫人。

还有一个原因也左右了希特勒的判断，那就是12月10日，他接到了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托姆森的报告，报告警告“美国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向德国宣战，或者至少宣布断绝外交关系”。这让希特勒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促使他终于做出了率先对美国开战的决定。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了国会。“我们总是先动手！”他大声喊叫，“我们总是先下手！罗斯福是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的‘战争狂人’。他始终在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黑白，再用基督徒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旁人是多么正当，他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

“我认为大家一定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无前例的无耻践踏而首先提出了抗议。德国在亚洲

的盟友正给予行为不当的美国重重一击。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以后，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都深深感到满意。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照会发给美国，以及……”他的话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了。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自即日起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希特勒的这一举动帮罗斯福解决又一个问题，这样一来，他就用不着率先宣布对德国宣战，以致遭到国内很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了。

清晨，还没起床的时候，意大利党魁墨索里尼就听到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大惊失色地叫来了外交部部长，也就是他的女婿齐亚诺：“这下子可完蛋了。”但经过一天的反复权衡，他也和希特勒一样觉得也许坏事会变成好事。如果美英派出大量兵力在亚太地区和日本干起来，意大利在欧洲和北非的压力就会小多了。对他恢复古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是大大有利。再说了，墨索里尼现在一切都听希特勒的。于是，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意大利立即奋力跟进。

就在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的同一天，德、意、日三国联合提出，以不完成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同战争、誓不罢休的坚定决心，签订以下《德意日协定》：一、三国应以一切可能采取的有力手段，将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所强加的战争进行到底，直到胜利，在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二、三国未取得相互的完全谅解，不与美利坚合众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实行停战或媾和；三、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仍将在1940年9月27日缔结的三国条约基础上为迎接公正的新秩序的到来而密切合作。

在此期间，德国提出用日本阻止美国经由海参崴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日本以与苏联签订有《中立条约》予以婉拒，其实是不愿

与苏联为敌导致两线作战——这一点与斯大林的想法一致。日苏正式宣战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8月8日。

在12月14日给日本大岛大使颁发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的仪式上，希特勒再次宣称：“你们用这种办法对美国宣战做得太对了。尽可能长久地谈判下去是不恰当的，如果一方发现对方只是为了拖延，为了羞辱你，而不是想达成协议，那么就必须进行打击，越重越好，不必为此而浪费时间。”希特勒的口气与日本如出一辙，“对罗斯福这个无赖”，日本曾表现了“天使般的忍耐”，接着他引用了德国的一句俗话，“恶邻一心要打架，再没气性的人也不得安居”。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各个战场势如破竹，之前大多数时间是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炫耀的大岛大使也大有扬眉吐气之感。他打开地图，向希特勒通报了太平洋的战局。“拿下新加坡以后，日本必须指向印度，”大岛建议德国与日本采取同一步调作战，“在日本从东面进攻印度的时候，德军如能从西面威胁印度，对于我们共同的事业那将是无比有利。”希特勒对此并未做出承诺，但是答应要从高加索一路推进到伊拉克和伊朗，他想要的是那里的石油。

随着英美的对日宣战，中国、自由法国、荷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等20多个国家先后对日本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那个将日本引向战争，如今赋闲在家的近卫文麿，听到日美终于开战的消息之后，惊讶地说了一句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对日本有利的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看来这近卫也不是真傻呀！

在得到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捷报之后，舰队派主要成员、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末次信正海军大将感慨地说：“自从在华盛顿接受了60%的比例之后，我们忍受了20年的屈辱，艰苦的磨炼今天终于换来了辉煌成果，也可以说是压抑的愤怒今天得到了宣泄。”末次第一个想到的是加藤宽治，这个把日本海军带向战争的人已经在1939年病死。末次认为，“小加藤”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对日军不宣而战的卑鄙行为大唱赞歌的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霍兰德、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沃尔西等一帮人此前都已光荣作古，老酒真想听听，这些所谓的专家在得到珍珠港、马来亚遭到日军突然袭击的消息时，又能给日本人写出什么样妙语连珠的精彩评论！

如果说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察里津）保卫战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场的转折点的话，那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理由就在刚才那些大人物的话里。

难道是苦肉计？

珍珠港事件已过去70多年，有一桩历史悬案，始终为无数历史学者乃至老酒这样的普通军迷津津乐道，争论不休。那就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事先知道吗？珍珠港事件难道是罗斯福为了获得民众支持美国参战而精心策划的“苦肉计”？

1995年9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接到一位名叫海伦·哈曼女士的来信。在这封信中，海伦披露了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一些细节，她说：

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罗斯福总统紧急召开了一个由极少数军官参加的秘密会议。总统在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惊人消息，美国高层已经知道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由此可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命令与会者，尽快准备将一批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集结到美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随时待命启运。罗斯福总统特别强调，禁止将会议内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军事指挥官和承担该项工作的红十字会官员。面对与会人员的惊讶与不解，罗斯福进一步解释说，只有当美国遭到攻击时，犹豫不决的美国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国家投入对日本和轴心国的战争。

海伦女士的这封信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一、罗斯福事先知道日本要袭击珍珠港；二、为了尽快补充珍珠港因遭遇袭击而造成的人员与财产损失，罗斯福提前做出了详细的安排部署；三、罗斯福的部署仅限于向珍珠港地区派遣医务人员和急救物资；四、罗斯福不想张扬这件事情，让与会者严格保密；五、罗斯福认为只有在美国遭到攻击时，民众才会同意他宣布美国参加战争。

如果海伦女士信中反应的内容属实，从上述五点可以看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罗斯福做出的决策很奇特。明知道日本人要打自

己，却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伸着脖子让敌人打，连挨打之后的膏药都准备好了，目的就是为了唤醒民众，此即为“苦肉计”！

“二战”之后，对于珍珠港事件是否为罗斯福所使“苦肉计”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海伦的信件披露之后，立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再次让人们对于疑窦丛生的珍珠港事件提出了新的质疑：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等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那么，海伦女士这封信真的可靠吗？有两个细节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可能是真实的。

第一，哈曼的父亲史密斯是当时美军陆军部负责后勤保障的副主管，信中涉及的内容都是有关后勤方面的，说明他知道的内容仅限于此。如果海伦是在编造谎话，为什么不把谎话说得大一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内容呢？

第二，海伦女士的信发表后，美国红十字会夏威夷分会的工作人员在查阅该会1941年至1942年财政年度的有关文件中，意外地发现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军后勤医疗部队，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两个月曾进行过非常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紧急调动。例如，在那段时间里，夏威夷分会通过正常渠道从国家红十字会总部得到了价值25万美元的医疗急救物品，同时还通过其他秘密渠道接收到价值5万美元的药品和物资。

1941年11月美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月度报告也显示，那个月夏威夷分会共接收了2534名医护人员，其中1505名是被秘密调去的临时人员。有关人员还从当时任夏威夷红十字分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卡瑟尔的弟弟威廉·卡瑟尔的日记中发现，12月6日夏威夷分会的全体人员奉命战备值班。在战斗人员都在喝酒、跳舞、唱歌的时候，这些辅助人员却严阵以待，这难道不显得有些诡异吗？

认为是“苦肉计”者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什么作为未来海战主力的美军航母和大部分重巡洋舰恰恰在遭袭时不在港内，从而躲过了日本的袭击？巧也不能巧成这样吧！

作案动机很明显，也不乏旁证。一切似乎都表明，罗斯福以一个舰队的代价换来了美国人对日本和德国宣战的结果，让孤立主义的绳索不解自开。他确实在搞“苦肉计”，才使得日本袭击珍珠港获得成功，“苦肉计”似乎是存在的。可是物证呢？

对此，老酒也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会有很多人反对。但反对也要说，不说不痛快。通过对一些事实的分析加上一些常理的推断，老酒认为罗斯福实施“苦肉计”的可能性不大。主要理由有以下10条。

一、怀疑者提出的最充足的理由是，罗斯福在得知日军要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后，通过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通知金梅尔把3艘航空母舰以及一些重巡洋舰调出，从而导致日军袭击美军航母的计划落空。

前文提到，那3艘幸运的航空母舰绝不是头一天才出港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之前早已赴美国西海岸维修，而“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也是在之前就派出向中途岛和威克岛运送飞机。按原计划，12月7日当天“企业”号是要返回珍珠港的，只是由于天气恶劣耽误了行程才没及时赶回，哈尔西为此还曾暴跳如雷。也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意外，哈尔西和“企业”号本应该在港内挨炸的。罗斯福再牛，也不可能提前预测到哈尔西会遇上意外的恶劣天气。

再说，作为美国陆海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是战略家而不是战术家，美国前线部队的具体作战指挥也不直接听命于总统。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是从来不直接指挥军队的，虽然名义上是总司令。如果真是罗斯福作案，这绝对不是他一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能独立办成的，他肯定

需要大量的“帮凶”，也就难保不被泄露出来。试想，如果总统突然亲自下令调开几艘军舰，即使越过海军部，但是作战部的人一定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不合正常的规矩。如果开战前几天罗斯福真那么做了，一定会留下大量的相关线索。举个例子，干这些事绝对不能跨过斯塔克，事实上，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斯塔克就被免职。如果斯塔克是帮凶，罗斯福肯定不敢这么做，他会害怕同案犯斯塔克把幕后的他供出来。

实际上，包括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都不会直接指挥到太平洋舰队的具体舰艇，能够指挥它们的，只有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金梅尔一直到死，都在为自己应付的责任竭力开脱，他没有义务为罗斯福去保守机密。

事实上，金梅尔对罗斯福怀有刻骨的仇恨。除了自己被免职的因素，他的两个儿子曼宁和汤姆都是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潜艇军官。曼宁在菲律宾战死之后，得到消息的金梅尔当时说：“那些事终于发生了，‘猪崽子’杀死了我的儿子！”“猪崽子”就是指罗斯福。如果罗斯福通过金梅尔下达过让航母和重巡洋舰提前离港的命令，金梅尔肯定早吆喝起来了。

假如真有这样的命令，不管下达给谁，即使罗斯福亲自下命令给舰长，这秘密你封得住一时，封不住一世，一旦有人泄露，罗斯福势必马上下野，并为全国人民所唾骂，从而诞生一个“珍珠港门”之类的丑闻事件也未可知。

二、按照当时海军主流的军事理论，战列舰无疑是海战的绝对主角儿。除了杜黑、米切尔、山本五十六、哈尔西等少数人，大部分海军将领只是将航母作为海战的辅助力量来看待的。即使到了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冲绳岛战役，以指挥航母作战著称的斯普鲁恩斯还在幻想派出6艘战列舰，与濒死出击的“大和”号来一场舰炮对轰——老酒

也一样盼望——可见大舰巨炮主义在海军高层中的根深蒂固。罗斯福是政治家和战略家，但绝对不是战术家，他对军事战术的理解不可能那么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对海战未来的主角儿航空母舰有着那么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即使舰只外调是罗斯福直接或者间接发出的指令，应该调出的也肯定是战列舰，而不是航母。

从前文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金梅尔曾经到华盛顿就太平洋舰队的兵力调动与罗斯福有过时间不短的对话，两人说来说去提到的都是战列舰，而对航母只字未提。在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入海底之后，丘吉尔流泪之余说了这样一句话，“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已经没有了美国和英国的主力战舰，日本人现在是那里的主人”。要知道，当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美国那3艘航母还都健在呢，英国人自己在锡兰也有1艘航母！丘吉尔当过海军大臣，罗斯福也当过海军部部长助理，在他们眼里，应该是只有战列舰才能算主力。

三、对海伦女士信件的解疑。如果说美国对战争即将来临没有一点警觉，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对日本要进攻自己早已心知肚明，关键在于对日军进攻方向和进攻时间的判断。就战争爆发点而言，美国的判断还算基本正确，菲律宾、泰国、马来亚、关岛、威克岛都猜对了，只是漏掉了一个珍珠港。即使海伦女士反映的是事实，也不能说明罗斯福就知道了珍珠港将遭袭。罗斯福知道战争肯定会爆发，不管哪里发生战争，那些人员和救援物资都是需要的。之所以将那些人员和物资先调往珍珠港，也是因为珍珠港在罗斯福眼里是坚不可摧的，那些物资放在那里最安全。那里离可能发生战事的前线也最近，便于将来菲律宾、关岛、威克岛等地遭到攻击后能够更快地运过去。再者老酒一直感觉，海伦女士信中提到的细节本身就存疑。罗斯福不可能亲自开会安排这样的小事情。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他要干的事多着呢！退一万步讲，就是亲自出面安排，老谋深算的罗斯

福也不可能把话讲得如此直白。一句话，这些物资的准备是未雨绸缪，但不一定是为了珍珠港，也不一定是罗斯福亲自下的令。

四、当时美国所能破解的只是日本的外交密码，对于军事密码的破译还要在几个月之后，中途岛海战之前。事实上，即使到了那时，也仅仅是能破译一部分，做出正确判断还需要对之进行研究分析。就当时而言，美国对于日军军事密码的破译仍然是无能为力。前文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日军的保密工作，那些保密措施安排得还算准确。换个角度来看，开战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甚至连东乡茂德、贺屋兴宣这样的内阁外相、藏相以及在美国的野村和来栖都不知道，罗斯福不知道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五、还有一种观点提出，在遭到袭击之后，美军以惊人的速度将击沉的军舰打捞出水，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修理好，使这些军舰的战斗力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有质疑者指出，当这些军舰开始维修和改造时，工人发现什么都是现成的，包括图纸、武器、雷达都是准备好的，好像在有意等待这一天似的，这难道不是事先就有预谋吗？

老酒认为，这种说法更站不住脚。珍珠港作为美国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这些条件可以说都是最基本的。难道非要找不到图纸，材料和物资都不凑手才算真实吗？要怪也只能怪南云鼠目寸光，没有发起第三波攻击去摧毁那些船厂和设施。需要提醒的一点是，珊瑚海海战之后，日本受伤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进港维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错过了关键的中途岛战役。而对于同样在珊瑚海海战中遍体鳞伤的“约克城”号航母，一般人的概念是没有3个月根本修不好，但事实上在尼米兹的督促下，该舰3天时间就恢复了战斗力，并作为“奇兵”参加了中途岛海战，在战争中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美国的基础工作做得很好，也彰显其工业和技术能力的强大。

六、罗斯福第三届总统任期期满之后，又参加了下一任总统的竞选。为了赢得选民，健康状况已很糟糕的罗斯福不惜坐着轮椅远涉重洋，到太平洋会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以争取选民的同情和支持，可见其对自己政治生命的极度重视。一旦被大家得知，珍珠港几千条性命是罗斯福这样卖乖断送的，别说政治生涯，罗斯福真可能像赫尔说自己的那样，“被愤怒的人们活活打死”。

作为“二战”盟军领袖，我们相信罗斯福是伟人。从他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分析，放任舰队被毁和几千名士兵被残杀，罗斯福干不出来。当然这一点希特勒和松冈洋右肯定不同意，他俩多次说过，罗斯福这个恶棍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七、如果是苦肉计，拿珍珠港做赌注似乎太大了。与第二点类似，当时美国已经知道日本要发动进攻。这个进攻行为一旦发生，不管在菲律宾，还是在关岛、威克岛，其对美国民众产生的爆炸性效果是一样的，再搭上珍珠港实在没必要。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仅仅被西班牙炸沉了一艘战舰（还不一定是西班牙炸的），整个美国就翻了天。退一万步讲，即使罗斯福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消息，他完全可以把战列舰、航空母舰、重巡洋舰都开出去，留下一些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给日本人当靶子炸，甚至把这些也开出去只留下一些辅助舰只让他们炸，最后对于民众的效果都是一样的。不过那样很可能弄巧成拙，使得基地设施和储存的石油遭到轰炸，让日军达成意想不到的战略效果。

如果罗斯福再黑一点，他完全可以“挖下陷阱等虎豹”，在珍珠港门口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就像后来尼米兹在中途岛那样。任何一个不太弱智的美国人都会明白，罗斯福很想，但绝对没有能力把日本舰队拉过来数千公里，放在自己家门口打的。

拿一个生活事例来假设。如果准备放一笔钱在一个地方去引诱一个小偷，我们放10万元和100万元的效果应该没什么本质区别。说得再严重一点，我们经常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真正要引诱一头狼，我们很可能会放出一只羊，而绝不会真把孩子放在那里。

还可以回忆前文提到的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打电话给赫尔，告诉珍珠港遭袭，要求国务卿把日本人“客客气气地打发走”后，罗斯福坐在那里沉默了足足有18分钟。罗斯福这样表现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已经知道了珍珠港要遭受袭击，这一切都是演戏给大家看，那他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即使如此，他沉默3分钟足够了，一堆事等着他去干呢。二是他真不知道珍珠港将会遭到袭击，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彻底打蒙了。老酒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倾向于后者接近事实。

八、珍珠港并不仅仅是珍珠港。日本袭击事件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夏威夷周围，损失的也不仅仅是几艘军舰、几百架飞机和几千条人命，而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在开战后的半年时间里，由于在珍珠港受到巨大损失，美国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太平洋的制海权被日本人完全控制，战争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南方地区以及威克岛、关岛、拉包尔的陷落都与此有关，菲律宾更是一坚持到1942年5月才失守，才有了8万美菲军的投降，也才有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如果太平洋舰队还健在，何至于此，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呀？！罗斯福估计不敢开如此大的玩笑，他有那么大的胆子吗？

尽管在美国海军的战略思想上，很早以来就认为日本有袭击珍珠港的可能，但由于日本攻击南方的意图过于明显，而且通过破译电文得到的情报，这种意图愈来愈清楚，这样就使得“夏威夷会被袭击”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淡薄，从而自然而然地放松了警戒，恐怕这也是“顾此失彼”的人之常情。

九、在西方人的眼中，生命权始终排在第一位。美国是个人权至上的国家，可能大家都看过《拯救大兵雷恩》，为了一个人的生命就可以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又怎会放任不管，去损失几千条生命呢？

十、一些西方的专家也认为并非阴谋。“美国的太平洋基地为什么毫无防范？”英国记者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在他的《地狱》一书中写道，“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黑斯廷斯否认了时任总统罗斯福明知珍珠港会受到攻击，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并借此使得美国介入“二战”的说法。但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至少当时是不称职的，他们没有保证珍珠港和其他太平洋基地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已故马里兰大学教授戈登可能是研究美国珍珠港事件最权威的人士之一。他认为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根本不相信日本即将侵略自己的警告。他在《在我们熟睡的黎明：珍珠港未被告知的故事》中写道：“这个自负的判断是珍珠港悲剧的根源。”

但是，仅仅凭借上述10条理由认为不是“苦肉计”，为时尚早。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他的著作《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中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阴谋，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

早在1941年11月26日袭击发生前两周，罗斯福就收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珍珠港即将遭遇袭击”的紧急警告。罗斯福的反应是遣散了珍珠港舰队的空中防御，以确保日本人偷袭取得成功。对珍珠港的灾难性袭击造就了罗斯福梦寐以求的开战理由，这是一场创造新美帝国的战争。丘吉尔11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函，是两人通信中唯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至今尚未解密的文件。

对于美国人“自揭家丑”的行为，“犯罪分子”日本人也来凑热闹。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此也大肆渲染。在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

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以及日本驻美国使馆海军副武官实松让的《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中，两人都称美国人可能事先已经知道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企图，暗示日本是在美国人的“引诱”下被迫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说法，无非是想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而已。

费了半天口舌，仍无最终结论。因为不仅仅是丘吉尔的信，就目前而言，最权威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对珍珠港问题的相关档案依然没有公开。在有关档案解密前，人们会一直追问珍珠港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相，不过暂时也难有准确的答案。

被降为海军少将的金梅尔从未放弃为自己的昭雪而战斗。“我的主要使命，是使整个珍珠港事件曝光，支持我活下去的正是这点。”这位不屈不挠的将军在196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曾对美联社说：“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是否会水落石出，所有能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都被销毁了。”但金梅尔相信历史终将为他平反。1968年5月14日，86岁的金梅尔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

但愿老酒可以比金梅尔幸运一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

尴尬地挥手

似乎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不，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可怜的野村和来栖。为日美会谈费尽心机的野村终于成为战前日本驻美的“最后一任大使”，也是最丢人的一任大使。但是两位“三郎”对国务卿赫尔——连他自己都承认的那种“比任何一顿臭骂更为难堪”——的侮辱也只能甘心忍受。

从国务院返回使馆的途中，美国广播电台已经开始预告将有特别重大的新闻发布，随后就开始反复广播“珍珠港遭受攻击”的消息。紧张的播音员已经失去了平时沉着的语调，声音中不时显露出一丝颤抖。两位“三郎”这才知道，美日已经开战，并且很可能是日军率先对美国太平洋上那个最大的军事基地进行了攻击。他们感到气愤的是，自己竟然是在赫尔之后才知道本国已经决定开战的消息，也终于明白了一向文质彬彬的赫尔，刚才为什么是那样一副气急败坏的表情！

回到大使馆后，上午曾经满头大汗打印文件的奥村告诉他们：“我们的飞机轰炸了珍珠港！”陆军武官矶田大佐双目含泪地走到野村跟前，向他表示，尽管大使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事情还是到了目前这个不可挽回的地步”。目光呆滞的野村心乱如麻，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

野村再次想起了赴美之前，老朋友米内光政提醒他的话，“此行请务必小心，今天这帮人扶着让你上去，当你爬上去之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在你身下抽走梯子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米内老弟说得一点都不假呀！

回到使馆的来栖也接到了好朋友费迪南德·迈耶打来的电话。迈耶不久前还是美国的外交官，他与来栖在柏林结识并成为很要好的朋

友。迈耶说“他很想看看来栖”，来栖感谢朋友在危难时刻打来的电话，但他说现在是非常时刻，不敢劳迈耶的大驾。此时的使馆门外全是愤怒的人群，迈耶从来栖说话的语气中听出他“意气消沉，颓丧之极”。来栖曾试图切腹自尽，被大家制止。

接到迈耶电话后不久，使馆的电话线便被美国宪兵切断，同外界的来往就此中断。除特别许可外，所有人一律禁止外出，野村和来栖长达6个月的拘禁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大家都忙于处理开战有关事宜，竟忘记关闭使馆面对马萨诸塞大街的那扇大门，结果有30多名美国新闻记者擅自闯进了大使馆的院子。此刻，海军武官处“有经验的人”均出来帮忙应酬，而大使馆销毁密码机的工作还没有结束，销毁时出现的一股股白烟正从院子里的杉树丛中往外冒，这不能不引起记者的好奇。

“那股烟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军武官佐佐木勋一大佐——他早前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机敏地充当了使馆的发言人，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您说的是那股烟吗？那是在烧情书。绿色的烟是在烧谈情说爱的信，黄色的是代表日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失恋烟。”记者更加坠入云里雾里了。

使馆的铁门好不容易才关上。前面的那条大街上，到处都是愤怒的美国人。有些人甚至准备用装有汽油的燃烧瓶围攻使馆。幸亏这时有50多名警察在一位上尉的指挥下赶来解围。面对嘈杂的人群，这位上尉声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忘记，我们的格鲁大使还在日本。”傍晚时分，愤怒的人群方渐渐散去，而那些荷枪实弹的美国警察始终没有撤防。

在东京12月8日早晨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有一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因故缺席，他就是之前一直反对开战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他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早上7时，在外相官邸二楼的大会客厅，东乡最后一次约见了美国驻日大使，他把给美国照会的抄件递给了格鲁。东乡说：“这是今天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递交的文件抄本。为了郑重起见，现在也送给您一份。”

停顿片刻后，东乡补充道：“鉴于美国政府目前的非合作态度，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对此本人深表遗憾。”

格鲁很快翻看了这份长达13页的厚厚的照会，不安地道：“照会我回去再认真看吧，我对中断谈判感到遗憾。但即使谈判破裂了，我们还要努力以避免战争。”善良的格鲁此时尚且不晓得战争已经开始，他从1932年开始，长达10年的大使生涯，即将画上句号，可以回去专心地写回忆录《使日十年》了。

一个多小时后，上午8时，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也接到了和格鲁大使差不多内容的一份抄本。

这天上午11时左右，格鲁和克莱琪同时接到了日本宣布与美国、英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正式通知。

由于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效率低下，向美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时间比政府指令要求晚了1小时20分钟，日本精心策划的事前宣战变成了“事后通牒”。这不仅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污点，而且给了美国人一件意想不到的“最好礼物”。这对于东条、东乡以至于山本来说，同样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恰恰如伊藤整一所言，“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抠得太紧了”。

开战后几个月里，野村和来栖以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里等候遣返。关押期间，他们都成为美国人仇恨的

对象，有人在关押地附近写出了标语：“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

在弗吉尼亚州被关押的酒店里，野村和来栖终于明白，他们最后辛辛苦苦的外交努力，不过是为了给军方的行动提供必要的掩护而已。他们表面上肩负着国家和平的“伟大”使命，却最终成为日本军部掩盖战争的两枚弃子，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呀！

匆匆忙忙在最后关头赶到美国的来栖可谓是个不幸的人，临行前他与东乡茂德那句玩笑话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有些灰心丧气，但对于对他鄙夷有加且形之于色的赫尔，来栖一点都不怨恨。他认为，赫尔和野村，还有他自己，已经为维持和平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在资深外交官来栖眼中，美国和日本不过是两个小孩子，在外交上很不成熟。现在这两个孩子一言不合就玩起愚蠢的打仗游戏来了。

来栖喜欢将外交事务比喻成在沙滩上画画。不论你之前有多么努力，政府的改变都会像海浪一样，刹那间将你的所有努力冲得踪影皆无。他希望儿子来栖良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要去做一些具体有形的工作。他帮助儿子选择的职业是做一个桥梁建筑工程师，希望他未来能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出漂亮而坚固的桥。但是很遗憾，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去建造一座桥，这个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日美混血儿，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2月战死于那场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

对于太平洋战争来说，两位“三郎”今后都没了出场的机会。回到日本，没有人对他们没能及时递交最后照会的失误进行责备，相反，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裕仁接见以及和东条共进午餐等。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不安，只是高度赞扬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则更加直率，他告诉来栖，很遗憾外交没有占到上风，最后还是不得不开战了。东条则一直强调，日本是在美国的逼迫

下进行的战争。似乎这些大人物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两位代表。

后来来栖淡出政坛，写了《日美外交秘话》一书。野村回国后，没有改变自己的亲美立场。由于战争已经爆发，主和的野村很快没有了市场，只是担任了枢密院顾问官的闲职。战后在麦克阿瑟主政日本期间，野村再次出山成了亲美派的领袖，积极推动日本在冷战中向美国靠拢，还担任过参议员等职。1964年5月8日，野村去世并被授予一等旭日桐花大勋章。

1942年6月18日，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大半年，日本海军刚刚在中途岛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进攻势头也戛然而止。这天晚上，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客轮从纽约驶出，船上装载着一群被关押在美国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同时，日本政府派出的“浅间丸”运输船也从横滨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也从中国的上海港出发，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把位于北美和南美的国民接回老家。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上的那群日本人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日本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他身边的那个小个子，就是最后阶段赴美谈判的特使来栖三郎。在船上，两人看到了夏威夷领事馆的喜多长雄，大家握手互致问候。两人都不认识喜多身后那个缺了一节手指的英俊小伙儿，他就是日本成功袭击珍珠港的大功臣吉川猛夫。

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格里普斯霍尔姆”号装上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之后一路南下，沿着南极的洋面航行，极力避开作战地区。环绕半个地球的船只一直在高速中运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艘船所要通过的航线和日期已经通过中立国通告各交战国的潜艇，以求得到航海的安全。为此，船只白天以绿十字做标志，夜间则挂起了

十字形的彩灯。如果错过了预定日期和航线，就有可能被当作伪装船而遭到攻击，所以必须严守事先通告的日程。谁也保证不了，在战争中已打红了眼的各方潜艇绝对不会发起攻击，所以“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客轮始终是在提心吊胆中航行的。

船只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太阳旗的“浅间丸”以及意大利的“绿伯爵”号也前来靠岸。在这里，日美两国进行了国民交换。日美双方人员各成一行，沿着中间用栅栏隔开的通道两侧逆行着到各自方面的交换船。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运输船上重新安顿下来。作为敌对双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国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

在逆行过程中，机敏的吉川猛夫发现，日本人归国携带的行李和物品要比美国人好很多。从美国人携带物品的低劣可以明显看出，此时日本的国力已经相当低下。那些美国人的随身物品大多装在一个粗糙的皮包或布制的椭圆形口袋里，而日本人都穿着高档服装，提着漂亮的皮箱。从双方携带物品质量之悬殊可以看出，尽管战争才开始了半年多，但日本已实行经济管制，不再生产高档的生活物品了，因而那些美国人买不到优质的东西。吉川由此看出两国国力上的差距，日本就是这样贸然向一个物资富裕、实力强大的国家发起了挑战。尽管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但是吉川已经对日本的战争前途产生了一种担忧。

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看到了对面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竟是那么熟悉。哦，原来那是格鲁大使。来栖立即想到他作为特使赴美前夜与格鲁会面的情形。格鲁当时礼貌地“祝他好运”，看来他的祝愿也不怎么灵验。

相对于野村和来栖回日本后基本赋闲，格鲁就要幸运得多。他后来担任罗斯福的副国务卿，成为保留裕仁促成日本“有条件投降”的

关键人物之一。

不管如何，三人都曾为了避免这场战争付出过艰辛的努力。此时此刻，和平早已随风而去，他们的使命也均告结束。百感交集的心境的确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们甚至没有下意识地去接近对方：一旦真正面对面，又能说些什么呢？

好像有默契似的，三人不约而同地脱下了帽子，默默地向对方挥手！

| 第三章 |

香港保卫战

弃守两难成鸡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年，为了向北策应武汉会战，同时截断海外援华的华南通道，侵华日军在中国广东地区实施了广州战役。1938年10月11日，日第二十一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北进，华南重镇广州于10月21日沦陷敌手。至此，中国由华南接受外援的主交通线被彻底切断。

之后，虽然日军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封锁，但这一封锁圈一直不够严密，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无数船只以香港为中转基地，航行于华东、华南沿海一带，形成了无数条向中国腹地“走私”的通道。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香港已经成为重庆政府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最重要门户之一。

为了更好地接受外援，重庆政府也在香港设立了一系列办事机构，包括军政部武器购入部、外交部驻港办事处、交通部驻港联络处等，有买的、有谈的、有运的，个个忙得是不亦乐乎。这些机构频繁活动，造成“香港仓库里的军需物资堆积如山”，大量国际援助通过这里转运到内地。香港启德机场与重庆也保持着正常的航班来往。对日本来说，要想彻底堵死这一通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武力占领香港。早在1939年底，日本大本营在制订1940年的作战计划时，就明确将攻占香港作为重要攻略之一列入了总体计划之中。但是，实施香港战役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在英、美参加欧洲战争之后。

为了给攻占香港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1940年6月，日华南方面军所属第十八师团组织实施了“广九战役”，相继攻占了深圳、宝安和沙头角一带地区，彻底阻断了香港和内地的陆路联系。随后，日军一部开始驻守深圳河北岸，与驻港英军隔河相望，彼此鸡犬相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已经称雄世界四百年的大英帝国可谓是四面危机。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对英国是致命的威胁，迫使英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关注于此。在远东，随着日本的不断壮大和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之势，大英帝国在远东诸多殖民地同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在远东的防卫重心是印度，防卫前线的制高点是新加坡。香港作为孤悬于中国南方的城市，距离日本占领的广东仅一河之隔，离日军占领的台湾只有450公里，而距离自己最近的基地新加坡却足足有2500公里之遥。海南岛和法属印度支那先后被日军占领之后，香港已彻底成为日占区中的一个孤岛。放眼四望，除了60公里之外的澳门之外，到处都插满了日本的太阳旗。如果想在太平洋上找到一个类似地点，那就是同样在日军眼皮底下孤立无援的关岛。

1937年至1941年，大英帝国仍然在刻意维持香港的中立地位。华南大片国土沦丧之后，大量国军溃兵和难民涌入香港。对于进入香港的国军，港府一律根据国际惯例缴械后送入集中营。这一时期，虽然香港华人亦有为祖国抗战大业出钱出力者，但一切活动都须在不影响英国和日本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大量难民涌入使得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100万，迅速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作为远东重要的殖民地，大英帝国不可能不考虑香港的防御问题。但防御受到了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重要影响。在华盛顿条约中，英国和美国向日本承诺，不在西太平洋范围内部署和扩建新的军事基地，香港自然也位列其中，这就给之后香港的设防带来诸多限制。因发动九一八事变遭国际社会谴责，日本于1933年悍然退出国际联盟，随后又在1935年退出伦敦裁军会议，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疑给英国敲响了警钟。英国逐渐明白，由于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曾经的盟友日本已经变成了潜在的最大敌人，两国之间终有一战。鉴于以上分析，英国遂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决定逐步加强对香港的防卫，防卫预算高达500万英镑。

这边刚刚准备敲锣打鼓开张，那边欧战就爆发了。大英帝国随之将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大下降。同时日本在远东的影响日益增强，此消彼长，早已对英国深感不满的日本当局开始不断向英国施压，并多次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制止香港华人的反日行为。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无力东顾的英国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绥靖措施。北平、天津和上海相继沦陷之后，日本逼迫英国将沦陷区的关税由英国银行转存入日本银行。1939年，日军更是封锁了天津租界，逼迫英国签下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被迫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1940年7月，英国置中国的大力反对于不顾，竟然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关闭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同时，承诺禁止从香港向内地输送军火，禁运物资包括石油、卡车、铁路器材等。当时，每月大约有60000吨的各类物资需要通过香港运送到内地，英国此举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可惜英国人的妥协让步换来的不是日本人的笑脸，而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步步紧逼。

与猛兽为邻的香港当然也知道眼前的危险无时不在，但港府对于香港的防卫始终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地形来看，香港易攻难守，便于处于绝对优势的日本陆军之进攻，而不便于英军远道增援。新界和大陆之间有很长的边界，日军可选择的攻击点太多。一旦战争爆发，日本人很容易就能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这样，海岸线很长的香港很适合日军实施登陆作战。

在香港狭小的区域内，人口众多，供水困难，一旦水源被切断，就会很快陷入绝境。据说之前裕仁在访问香港时，曾经特意步行游览了香港的街道，当时就发现香港的供水存在严重缺陷——看来这裕仁也不是啥都装糊涂。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作为重要物资集散地的香港，各类物资储备充足，利于长久固守。但如果守不住，这些物资恰好会成为敌军的战利品。

远东战云密布。早在1940年8月，英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香港未来的防御提出了意见：香港不单缺乏长期固守所需的纵深，从远东的全局来看，亦没有战略上的实用价值。对兵力早已捉襟见肘的英国来说，防守香港已是力不从心。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认为，“即使我们能够向远东派遣强大的舰队，面对已经在中国大陆上站稳脚跟的日军，能否守住香港仍属疑问。即使驻军得到增援能够守住这个殖民地，从台湾飞来的日本空军也会使这个港口失去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香港都不能作为一个前进海军基地使用。对于既不能救援又无法长期固守的香港来说，只能作为尽可能长期保持的前哨阵地。对于主张加强香港守备部队的压力应当坚决顶住”。迪尔同时向丘吉尔建议：放弃香港，将撤出的守军转用于固守战略位置更为重要的新加坡。

不单是迪尔这么说，早在1937年就担任香港第二十任总督的罗富国爵士也认为，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香港根本无法固守，他甚至提议将香港列为中立的不设防城市，停止执行所有防御计划。老罗悲观地认为，英军死守香港只会加大日军入城后的平民伤亡。

迪尔参谋长和罗港督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英国政府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因素驳回了弃守香港的提议。英国政府提出香港不能弃守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是尽管已经是日落西山，但作为多年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的脸面还是要的，“不战而弃”势必为世人耻笑，实在是丢不起那人哪！

二是当时中国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英国担心一旦做出撤守香港的决定，可能向中国政府传递错误的政治信息。倘若中国因此软化了对日作战决心，将对英美在远东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英国倒不是真同情中国，支持中国抗战拖住日本是英国远东的主要策略

之一。一旦中国放弃抵抗，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不仅是香港，肯定会去占有英国位于南洋的广阔殖民地。

三是弃守香港的话，那个最大的盟友美国绝对不会赞同。而现在对于英国来说，暴发户美国是绝不能得罪的。

第四点最重要，假设英国不经一战就放弃香港，同盟国在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势必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到那时，英国就会处于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大英帝国思前想后，进退维谷，香港在他们眼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守又守不住、弃又弃不得的鸡肋。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在综合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因素分析后认为，虽然香港守不住，但如果能够坚守一段时间，不仅在政治上具有积极意义，也会为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地的防务争取宝贵的时间。丘吉尔曾在公开场合做过如下的表述，“香港这个殖民地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尽可能长久地拖住日本人，以便使新加坡得到有力的增援”。

虽然决定尽可能久地守卫香港，但英国人并不准备对之投入新的军事资源。不仅如此，驻港英军中富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和老兵，也开始一批批悄悄地调往新加坡、印度各地，代之以预备役的官兵。一切迹象表明，英军准备以尽可能少的军事资源来完成这一场政治战役。换言之，香港的陷落已经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何时陷落取决于日军发起进攻的时间。

香港的命运就这样在守与不守之间反复纠结。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港府也在暗地里组织着一些备战工作。早在1938年7月，港英政府就颁布了《紧急条例》，规定英籍成年人必须入伍义勇军。还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港督可随时征用市民财产，包括楼宇及汽车等。同年9月，英国在香港举行了大规模的海陆空军事演习。

进入1941年，英国对香港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伦敦对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并尝试与美国联手增兵远东，试图吓唬日本人以使其不敢贸然发起战争。当时英国已于不列颠空战中获胜，又在3月开始通过《租借法》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已经从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同时还在不断地加强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这对于英国来说，无疑都属于重大利好。德国在6月22日发起“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希特勒已扭头转向苏联，英国面临的压力骤减。皇家海军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亦逐步稳住阵脚，可以派出部分军舰增援远东。于是，英国开始尝试与美国、中国及荷兰商讨合作，共同在远东遏制日本，这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叫嚣的所谓“ABCD包围网”。

随着远东形势的日益严峻，1941年6月28日，香港政府发布了妇女儿童以及与保卫香港无关人员一律离港的总督令。由于此时本土也不太安全，港府先后将3400多名英国人送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好像战火暂时还烧不到那里。战前没来得及撤走的900多人，最后大部分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同时，港府开始颁布一系列准战争状态法令，如征用汽车、土地、船舶，驾驶员必须统一登记造册等。一切表明，英国很清楚日军对香港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这种微妙的形势下，英国又开始谋划向香港增兵。丘吉尔的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考虑到一旦战争打响，尚有可能得到内地中国军队的增援。另一方面，他也观察到日本人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软弱性。若英军向远东的几个战略要点适当增兵，将对日本人的战争决心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甚至能迫其知难而退，放弃与英美开战的打算，毕竟大英帝国虽然中干，还是外强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丘吉尔完全低估了日本人的决心，人家也不是吓大的。

到了战前，1941年底，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处境依然尴尬的英国对香港已经无兵可派，只好与加拿大政府协商，改由他们派出两个步兵

营前往香港协防。1941年10月，刚刚从牙买加回国的加拿大皇家来复枪营以及防守东岸纽芬兰省的温尼伯近卫军营奉命在西海岸紧急集结，组成了加拿大香港远征军，全军共1973名官兵。由于任务紧急，该部队配备的212辆汽车中，只有20辆得以与部队同船运出，其余车辆在数天后另船启运。运送这批汽车的货船尚未到达香港，战争已经爆发。经加拿大政府同意，这批汽车就近转运菲律宾交付美军使用，凭空让麦克阿瑟捡了个便宜。

10月27日，加拿大远征军从温哥华登船出发，经过近3个星期的海上颠簸，在11月16日到达香港。远征军受到时任香港守军总指挥莫尔特比陆军少将的热烈欢迎。仅仅3周之后，这支平时主要担任警备任务并未经过多少训练的队伍，将成为加拿大投入“二战”的第一支部队。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士兵并未装备任何重型武器，对于香港的防御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对于这两个营的增援，丘吉尔一开始亦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增兵香港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丘吉尔说：“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极不明智的。不但不应该增加守军，还应当把现有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他的本意是将这两个营增援新加坡，后来迫于政治影响才勉强同意增援香港。果然不出老丘所料，这些人最终有557人战死，余者皆成为日军的战俘。不过，就是按照丘吉尔的本意增援新加坡，其最终结局也差不多，不过是多投降一些，少死几个而已。

加拿大援军的到来使得包括海空驻军在内的香港守军人数增加到11319人。初看起来似乎也不少，但相比人数，更尴尬的是人员的组成。这支部队有英国人、加拿大人、印度人，加上义勇军中的中国人、葡萄牙人，绝对是一支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语言、习惯、指挥系统的复杂性，使得这支部队甚至不能算是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海军方面，香港海域原配备4艘驱逐舰中的3艘，在开战之前的12月7日奉

命撤往新加坡，只留下1艘舰龄很老的驱逐舰“特拉辛”号，此外还有4艘炮艇、8艘鱼雷艇、2艘扫雷艇和若干巡逻艇。空军更惨，英国皇家空军香港中队的大部分战机也在战前撤走，只剩下一支115人的分队和5架古董飞机，包括2架“沃鲁斯”水陆两用机和3架“维克斯”鱼雷机，时速都不超过200公里，连给精锐的日本空军填牙缝都不够。

重庆政府也曾提出派兵协助英军共同防御香港，但英国政府担心在香港的统治权因此受到威胁，加上害怕因此惹恼日军，对国民政府的好意是婉言谢绝。虽然不能直接派兵，但蒋介石还是向香港派遣了军事使节团，团长是老酒的本家陈策。使节团帮助建立了由香港人组成的义勇军，总兵力1720人，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团，所起的作用聊胜于无。

自视甚高的英国人认为，凭借自己的力量，香港至少能够坚守半年以上。

英国人当然清楚光说不练是绝对守不了半年的。为了防止日军轻易进入九龙半岛及香港岛，英军早已在新界南部构筑了一条自认为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条防线依九龙半岛北部多个山峰为天然屏障构建，防线的起点为新界葵涌一带的醉酒湾，经过金山、城门水塘、毕架山、狮子山、大老山直至西贡牛尾海。其中位于毕架山至沙田坳的一段以及城门水塘一带的城门碉堡均为当时守卫九龙半岛的主要要点，而城门碉堡则为防线的核心。

该防御体系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934年就开始修建。英国政府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导致工程也修修停停，一直到1940年才基本完成。这条名为“醉酒湾”的防线东西长18公里，被英人和港人冠以“东方马其诺”的唬人称号。英军希望通过这条防线的据守，尽可能久地将香港岛置于日军的炮火射程之外，并在该地域尽可能长地迟滞

日军进攻。然后逐次将半岛守卫部队撤往岛内，依托坚固工事据守港岛。

先不说英国人这条防线的坚固程度，“醉酒湾”这个名字起得就有问题，都喝晕了还怎么打仗？再加上被冠以“东方马其诺”的称号，那就真正离死不远了。纵观“二战”战场，有两个称号千万不能沾。一个是“不沉的战舰”，沾上这一称号的“俾斯麦”号、“威尔士亲王”号、“大和”号和“武藏”号，无一例外地沉入了海底。另一个就是“马其诺防线”。“二战”期间跟这名字沾边的防线共有3条，法国修建的那条是正宗原版，眼前这个“冒牌”的，连同关东军在中苏边境修建的那条防线，都自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共同点是在战斗中都没起多大作用，反而成为大家的笑柄。那条真正的“马其诺防线”成就了德国人，东北的那条成就了华西列夫斯基，眼前的这条无疑成就了日本人。“马其诺”似乎成了中看不中用的代名词。多亏法国前陆军部部长马其诺1932年就去世了。要是看到后来这几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防线被打得稀里哗啦那个窝囊劲儿，老马估计能气得翻身坐起来。

由于之前手下只有4个营的部队，莫尔特比少将在1941年8月出任驻港守军司令官之后，被迫将防守策略确定为以守护香港岛为核心，把3营步兵留驻港岛，只部署1营步兵到新界及九龙来迟滞日军。由于两个加拿大步兵营的到来，莫尔特比又对防御部署进行了调整，也就是在港岛和九龙各部署3个营，以加强“醉酒湾”防线的驻军力量。驻新界和九龙的3个营被编为“大陆旅”，港岛上的3个营组成了“港岛旅”。“大陆旅”的任务是拖延日军南侵，“港岛旅”的任务是防卫香港岛南岸，阻止日本陆海军协同实施登陆作战。这样一旦日军突破“醉酒湾”防线，“大陆旅”便能立即撤返港岛，于北岸组成北方防线，与“港岛旅”共同形成南北拒敌之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军从未与日军交过手。在一贯牛X的英国人眼中，个子矮小的日本人根本不能算作合格的对手。莫尔特比司令官傲慢地认为，虽然中国军队抵挡不了日军的进攻，但精锐的英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香港当局极力表示，“英国人个个都是保卫香港的罗宾汉”。港府对于不断恶化的形势采取了“掩耳盗铃”的高明办法，香港英文报纸对东方的坏消息一律不登，对欧洲的坏消息也尽量避免。报纸上连篇累牍登载的，都是关于大英帝国辉煌历史的美好回忆，盟军芝麻大点好消息被渲染得比屁股都大。他们甚至宣称，对于香港的保卫是无须担忧的，因为英国人是如此聪明勇敢，“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学会持枪上阵杀敌”。

战前的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杨慕琦爵士于香港皇后码头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成为香港第二十一任也是战前最后一任总督。杨港督肯定想不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脱下尚新的官服，换上日本人为他准备的战俘装进入战俘营。和杨港督差不多，他的军事长官莫尔特比也是一个月前到职的。

早在1940年7月，香港已被日军“南进”计划列入主要攻击目标之一。日本人提出的目标是，将香港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1941年7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港府亦随美、英政府宣布冻结日本的在港资产，此举更使日本觉得攻占香港势在必行。

大本营认为，攻占香港不但能为南进日军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可以彻底切断美英向重庆政府提供援助的南方通道，从而再度迫使蒋介石在抵抗和屈服之间做出选择。短视的日本人简直是痴人做梦，没有美英参战的蒋介石尚且在苦苦支撑，现在美英都参战了，还能指望有了大靠山的蒋介石轻言投降吗？

为了筹划未来的香港战役，大本营陆军部在1941年7月就将重炮兵第一联队和独立重炮第三大队南调至广东。同月底，又将驻中国东北和华中的航空部队一部集结于华南地区，这些消息无不让香港的英军心惊胆战。

即使占据着绝对优势，日军对于和英军作战还是心里没底，他们最初的计划也是拟在半年内占领香港，恰好和英军的估计类似。负责香港作战的陆军部队并不是大名鼎鼎的南方军，而是1941年6月才于广州新组建的第二十三军。该军司令官就是在中国欠下累累血债的酒井隆陆军中将。

在中国，酒井隆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1928年在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期间，酒井隆就一手策划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造成中国军民死伤1000多人，还残忍杀害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并公署职员17人，所用割鼻、割耳、挖眼等手段，与禽兽无异。1934年8月，在担任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期间，酒井隆亲自参与了《何梅协定》的签订，曾经拿刀逼着何应钦就范，可谓无理之极。这也正是战后何应钦死死揪住酒井隆不放的主要原因。酒井隆后来随土肥原贤二参加了兰封会战，之后担任过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等职务并晋升陆军中将。1941年11月6日，酒井隆就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在接到攻占九龙半岛及香港岛的密令之后，酒井隆开始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隶属于中国派遣军的第二十三军下辖第三十八、第五十一和第一〇四共3个师团，其中承担香港攻略的主力部队是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和第五十一师团的第六十六联队，后者并不参与进攻，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进攻部队的侧后免受中国军队袭扰。第三十八师团共有官兵13509名。负责进攻的3个步兵联队统一由第三十八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少将指挥，分别是土井定七大佐的第二二八联队、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二二九联队以及东海林俊成大佐的第二三〇联队。香港

战役之后，以第二三〇联队为主编成的东海林支队在随后的爪哇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中还将有惊艳表演。相对于香港守军的乌合之众，参战的日军全是在中国战场磨砺多年的虎狼之师。

配合陆军进攻的是第一炮兵队，由北岛骥子雄中将统一指挥，由早川方良大佐的重炮兵第一联队（配备240毫米榴弹炮）、独立重炮兵第二、第三大队（配备150毫米加农炮）组成，下辖5892名官兵。早在“一战”日军攻克德军青岛要塞的战斗中，就已崭露头角的北岛是日本陆军首屈一指的炮兵权威，有日本“重炮第一人”之称，他和酒井隆还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步兵、炮兵加上其他通信、后勤、工兵等9719名官兵，使得日军攻港官兵人数达到了29120人。用3万精锐之师去对付守岛的万余乌合之众，还调来大腕北岛亲自坐镇，可见日军对与英军作战的重视程度。

陆军实施的香港作战当然离不开海空军的配合。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先后从驻东北嫩江的飞行第四十五战队、驻山西运城的独立飞行第十中队、驻汉口的飞行第四十四战队及独立飞行第十八中队抽调飞机南下，用以夺取制空权，轰炸军舰、炮台以及掩护陆军地面进攻作战。战前到达阵位的合计有轰炸机34架、战斗机13架和侦察机9架。

担负海上作战任务的是驻中国方面的第二遣华舰队，司令官是一直活到了1993年的新见政一海军中将。除了新见的旗舰“五十铃”号轻巡洋舰，还有驱逐舰5艘，鱼雷艇、巡逻艇和炮艇多艘。这些虾兵蟹将去打珍珠港或新加坡肯定不行，但对付香港英军那些聊胜于无的海军力量当然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另外，大本营命令，在香港作战期间，第二十三军其余兵力大致仍确保现有占领区域。攻占香港之后，第三十八师团将转赴南洋，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的作战。

对于香港作战，大本营决定采取的是从陆上正面进攻的方针。虽然也有从海上登陆一举攻占香港岛的方案，但由于联合舰队的精锐部队去了珍珠港，南方作战的两大方向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均需要大量的运输船和护航力量，实在抽不出多余的船只来支持本来就不很重要的香港作战，因此只好作罢。对于像香港这样的海上要塞的进攻，日本人可谓是经验丰富。1894年甲午战争在威海卫，1905年日俄战争在旅顺口，日军都是采用海上封锁、背后陆上进攻的策略去对付大清和沙俄的，这次轮到对付香港的英国人了。两个月之后，他们还要用这种办法去对付新加坡。

根据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要领，第二十三军制订了攻占香港的作战计划。

一、与第二遣华舰队协同，从陆上正面迅速攻占九龙半岛和香港岛。作战开始时间定于确认南方军已在马来亚方面登陆或空袭之后。

二、开战伊始，以航空部队歼灭香港附近的敌空军力量，并击毁停泊的敌舰艇及军事中枢机关。

三、大致在航空部队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同时，进攻部队袭击突破国境线，尽量捕捉和歼灭敌前进部队，逐次挫败其抵抗企图，一举进到大帽山东西的要线。

四、对位于城门水库南方高地一线的敌主要阵地，进攻部队大致在大帽山东西一线做好攻击准备，然后将攻击重点从城门水库正面对准金山，一举突破敌阵地进到九龙北端。

这时以一部分海上机动部队在九龙西北方面作战，配合陆军主力的攻击，另以一部兵力越过沙田海在马鞍山西南侧地区登陆，攻击敌阵地的右翼。

五、九龙半岛一旦攻克，即迅速准备对香港岛的进攻。主力在北岸登陆逐次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分船舶在香港岛南岸实施佯攻。

六、根据情况也可以不攻香港岛，仅靠封锁达到作战目的。

从最后一条可以看出，日军对于香港战役并没有必胜的信心，他们尚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

就在1941年12月1日傍晚，第二十三军辖区内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一架民航机到了深夜还没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只能维持到17时。毫无疑问，飞机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

战争年代失踪一架飞机本不算什么大事。但这架飞机非同寻常，因为上边有大本营联络参谋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携带着大本营的开战命令，其中甚至提到了偷袭珍珠港。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页明确写着，“开战时间确认为12月8日”。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国方面并转交英美，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距离南云舰队计划对珍珠港发起攻击的时间还有整整7天！事情如此重大，酒井隆也慌了，他立即将相关信息发往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本营。

大本营闻讯，大惊失色，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紧急研讨对策。坠机肯定是在瞬间发生的，在飞机坠毁之前，杉坂来得及销毁文件吗？文件会在飞机坠毁时自行焚毁吗？文件此时是否已经被当地驻军火速送给蒋介石？如果是的话，蒋是不是已经把文件第一时间转交罗斯福或丘吉尔？那么是否应该取消“Z计划”，召回南云舰队，并立即推迟马来亚、菲律宾等方向的作战呢？

日军驻广东的第七航空联队虽然全体出动沿着航线寻找，却一连两天一无所获。到12月3日，日军整个指挥机构都陷入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抓狂状态。就在此时，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截获了一封重要

电文：“12月1日下午14时，我部狙击大型日机一架，该机坠毁于稻田，有4名日兵进行顽抗均为我击毙，在机内发现坠毁时死亡3人，现正进一步调查核实战果中。”

发电单位是国军第七战区独立第九旅。此时日军侦察机也顺藤摸瓜发现了坠毁日机的残骸。同时，日军再次截获了另一封独九旅发给重庆的电报，称“已将敌机机体破坏，缴获品及收缴的文件将上送处理”。莫非杉坂携带的密件已经被中国方面缴获？

12月4日，极度不安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上报参谋本部，“杉坂少佐携带的文件落入敌手的可能性极大，根据敌情，我军夺回文件的机会不大，请立即按照文件已经泄露的前提妥善处理开战准备”。但是，具体指挥搜救任务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少将认为，事情可能还有转机。栗林的理由是，假如真的缴获了日军如此机密而重要的作战计划，独九旅的指挥官怎能如此四平八稳？

12月5日14时，日军救援部队到达坠毁飞机的残骸附近，发现之前飞机已经被炸毁坏。意外的是，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名幸存者，日军第十五通信联队的军官宫原中尉。

宫原表示他并不认识杉坂。飞机迫降后，他看到一个负伤的军官一脚踢开舱门跳出了飞机，宫原估计那就是杉坂。他手里提着一个文件包，开始打燃打火机，试图将其烧毁。但是外面风雨很大，几次点燃都没有成功。最后，这名军官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迅速离去，很快就消失在风雨中了。宫原在草丛中隐蔽了三天才等来救援部队。

一切迹象都表明，杉坂还活着。正在此时，司令部又截获了一份5日晚独九旅发往重庆的电报：“随后对坠机现场周围进行进一步搜查，在距离坠机地点1.2公里处发现一名日军军官。该军官用手枪和战刀进行抵抗，经喊话不从，将其击毙。”

这个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无疑正是杉坂，消息很快得到了证实。隐藏在第七战区内部的日本间谍报告，独立第九旅报告中击毙的那名日军军官身穿少佐制服。看来杉坂又很快不在人世了。

6日拂晓，日军大本营再次催问情况。这时距离开战日只有两天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鉴于文件的丢失很可能造成偷袭的失效，建议推迟作战时间至12月10日。山本对此无法接受，因为对珍珠港的攻击必须选择在防卫最松懈、港内舰艇最多的星期天，要推迟就必须推迟一周，南云庞大的机动舰队在海面上无所事事地晃荡7天，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怎么办？

栗林经过分析确认，中国人肯定没有得到文件，并建议准时开战。栗林认为，杉坂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从坠落地面到最后死亡足足有4天，足够他处理掉那些文件了。从内部间谍发来的情报分析，中国方面提到击毙杉坂时缴获十四式手枪一支。假如真的缴获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手枪这样的战果根本不值一提。由于推迟作战时间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大本营认可了栗林的分析，决定一切开战部署照原计划进行，也算是孤注一掷了。

栗林的分析很快得到了验证。12月6日21时，日军驻广东省惠州淡水的部队在城北门接到了一名负伤的日军军官，他正是杉坂的助手久野虎平曹长。久野说：“我们离开飞机，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几十处地点，永远无法复原了。”至此，从大本营到中国派遣军，从南方军到联合舰队，所有大腕统统松了一口气。此时距离南云舰队袭击珍珠港已经不到二十四小时。

就在上上下下仍处在一片惊慌之中的12月2日，第二十三军已经下达了攻占香港的命令，也就是之前收到的“发布大陆命令第五百七十二（鹰）号”电报：一、帝国已决心对美、英、荷开战；二、本军即

将开始攻占香港；三、佐野兵团、北岛部队和本军飞行队根据甲第一百三十四号命令，等候命令发出时间立即开始对香港发起攻击。

随着作战命令下达，集结在佛山、三水一带的第三十八师团三个联队以及第一炮兵队开始向国境线隐秘集结，所有部队只允许在夜间秘密行动。与马来亚和菲律宾两大战役不同，他们不必担心敌人会突然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12月7日，攻击部队全部进至深圳河一线待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那边日军在磨刀霍霍，这边英军并未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在12月7日的情报分析中，英军仍然认为日军进攻在即的说法纯属夸大其词，或是日军在故意施放烟幕弹。莫尔特比少将还预定在圣诞节那一天进行全港英军的联合作战演习——事实上那一天香港已经陷落。

12月6日，港督杨慕琦亲自前往半岛酒店，出席了一个大型的慈善舞会。12月7日的香港市区依然热闹非凡，电影院场场满座，酒吧间坐满了觥筹交错的客人，年轻人成群结队到新界的农村野炊郊游。傍晚时分，各大舞场里的爵士乐依然是袅袅绕绕。

开战前的香港处处是歌舞升平。

十八天战事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内地与香港分界线的大陆一侧，伊东武夫少将率领的步兵第二二九联队、第二三〇联队和炮兵第三十八联队，已借着漆黑的夜色秘密潜入深圳附近一片片茂密的芭蕉林里。

收到第二十五军山下奉文发来的马来亚登陆作战已经打响的电报后，凌晨3时40分，大本营陆军部向第二十三军发来了“花开、花开”的暗语电报，酒井隆立即回复：“‘鹰’命令已经发出。”

凌晨4时，随着酒井隆一声令下，日军炮兵开始猛烈轰击英军的前沿阵地。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9个步兵大队争先恐后地跃出战场，开始向边境线上的英军阵地发起冲锋，其前锋两个大队与第一道防线上的守军迅速接火。奇怪的是，边防线上竟然并无多少英军，且一触即溃。日军先头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冲过了东南侧的铁舟桥。到上午9时，步兵第二二九联队已经在沙头角西侧突破边界向前突进。据当地居民讲，防守的英印部队已经向九龙方向退却。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越过了边界。双方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英军唯一的成功之处，是在撤退途中将新界北部的主要道路、桥梁悉数破坏，或爆破山泥予以掩埋，使之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导致日军行军饱受拖延之苦。当日黄昏时分，日军前锋已进抵大埔一线。

上午8时许，日军26架轰炸机在13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香港启德机场。带队作战的土生秀治大佐发现，停机坪上竟空空如也，一架英军的飞机都没看到。他认为，明知不敌的英军飞机可能已提前逃离。就在他率队准备对海面上的几艘英国舰船实施俯冲攻击时，意外地发现在机场的一个角落里，几架英军战机整整齐齐地停放着那里。土生大喜，迅速带领机群猛扑过去。随着日军炸弹的落下，仅有的几架英

军战机刹那间灰飞烟灭。随后，另一批日机俯冲到港口上空，开始对7架民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包括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香港快航”号，这些飞机很快就冒出了熊熊大火。

事后得知，英军战机之所以整齐排列在地面上等待挨炸，是因为之前接到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要求他们在黄昏或第二天拂晓时分攻击日军海军舰只的最佳时机来临之前，不准擅自离开地面——这命令也真够猪头的。

日军战机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随后开始对英国陆军深水埗营房和海军基地进行轰炸。英军留下的唯一那艘老式驱逐舰“特拉辛”号重伤搁浅，炮舰“莫斯”号及1艘鱼雷艇也被炸沉。

虽然首日便夺取了制空权，但日军的空袭效率并不高，以至于启德机场的跑道仍可运转。当天晚上，部分滞留在港的重庆政府政要，如宋庆龄、宋霭龄以及民国第一混世魔女孔二小姐令俊等人乘飞机安全撤离。

在空军出动的同时，新见指挥日本第二遣华舰队从海上封锁了香港周边海域。慑于英军岸炮的巨大威力，力量并不强大的日本海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没敢近前炮击以支持陆军作战。

同一天早晨，在香港东北方向的上海，天不亮就响起了阵阵枪炮声，有人高喊“东洋人来了”。“威基”号炮舰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正在上海城市寓所中酣睡的舰长哥伦布·史密斯少校，向他报告了珍珠港突然遭袭的消息。少校匆忙爬起来赶往港口，准备执行撤走部队的命令。在码头上，他被日本中国方面舰队的军使拦住，日本人说：“大日本帝国与贵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本职劝告停泊在上海的贵国所有舰艇投降。对本劝告必须立即向本军使做出回答。如拒绝本劝告，或表示踌躇，或破坏船体、武器，或采取战斗部署时，本职将

立即以武力予以攻击。”表示同意投降的史密斯少校随即成为日军的俘虏。后来日本海军将“威基”号改名为“多多良”号。

日军还派军使登上了英国炮舰“贝托勒”号，向英国舰长递上了同样的劝降书，英国人当场予以拒绝。随后这艘英舰试图强行突围，日本人在5时30分开炮，6时05分，这艘英舰被击沉在黄浦江中。

早在12月2日，大本营陆军部就电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须处理天津英国租界、上海共同租界和其他在华敌国的权益，根据需要可以使用武力。依据上述命令，畑俊六早已做出了安排部署。在史密斯少校宣布投降后不久，日军车辆和步兵就列队进入了美英控制的上海租界，那里的英美军队根本不敢抵抗，乖乖地缴了械。很快，上海公共租界的大街上就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岗哨。不久，日军更加顺利地接管了法租界，整个上海完全变成了沦陷区。

同日上午，日本先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占领了美英租界和兵营。当地没有撤走的美英军人全部被解除武装成为战俘，侨民也被集体关进集中营。上午8时30分，日军对华南地区沙面的英租界也完成了和平进驻。

12月9日早晨，前线日军准备向“醉酒湾”防线发动进攻。前方进展过于顺利的消息使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产生了某种错觉，他认为英军的撤退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于是下令前进中的日军放慢步伐，等待重炮兵部队的后续跟进。第三十八师团只好下达命令，要求三个联队先在“醉酒湾”防线外围设立阵地，侦察英军防线及附近地势。在此待命一个星期后，再由西面的第二三〇联队率先发起进攻。

但是前线很快就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日军第二二八联队的先头部队在向城门水库南面的英军阵地进行侦察时，意外发现了英军的防御漏洞。英军“醉酒湾”防线的核心是筑于魔鬼山和金山地区的钢筋水泥棱堡，其中金山北面的城门棱堡扼九龙

半岛的两条交通主干道，地势险要，筑垒坚固，入口处的混凝土厚达1.5米。由于当时“醉酒湾”防线兵力不足，只有三营步兵驻防，英军皇家苏格兰步兵团第二营负责防守西段，印军的旁遮普营及拉吉普营防守中段及东段，使得本来至少需要200名士兵守卫的要塞只有43人把守，且疏于夜战战备。日军第十一中队侦察兵指挥官若林东一中尉发现军兵力不足后，果断下令变侦察为攻击，其工兵成功破坏两处屋顶的铁丝网，将手榴弹投入碉堡的排气孔内，乘守军一片混乱之际占领了该阵地，俘虏英军27名，其中包括苏格兰营的一名连长。第二二八联队得此消息后果断跟进，不失时机地扩大了战果。以此为转机，佐野兵团没有按照规定的攻击时间就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岛的炮兵部队也及时跟进呼应，压制了附近包括昂船洲炮台等处的英军炮兵。

这位导致香港“醉酒湾”防线瞬息崩溃的若林东一，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死亡，并凭借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获得大本营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大陆旅”旅长华莱士准将认为丢失的城门棱堡地势险要，不宜摸黑发起反攻。天亮之后，华莱士督促皇家苏格兰营反击被日军占领的堡垒，营长怀特少校拒绝执行命令，认为以他手下现有的兵力，完成反击任务是不可能的。华莱士竟然认可了他的意见。他向莫尔特比少将报告说：强迫怀特少校去执行他认为毫无把握的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反击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11日早晨，当日军两个大队进一步发起进攻时，大批英军守军竟不战而退。一个叫山本的日军中队长手舞战刀冲在最前面，他很快被苏格兰营士兵的子弹接连击中。但他好像若无其事地吼叫着继续冲锋，直到被子弹打成筛子后才扑倒在地。后续的日军士兵旋风般冲了上来，个个都像刀枪不入的超人。苏格兰人被这一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甚至忘记了射击。醒过神后，他们纷纷向后溃败。

城门棱堡的失守导致“醉酒湾”防线岌岌可危。12月11日中午，日军开始向防线的两翼展开攻势。佐野兵团的青衣岛攻夺部队从西边迂回，在11日占领了青衣岛。左侧的第二二九联队10日渡过沙田海，12日突破了石头围附近英军防线右翼并占领了启德机场。日军的三路出击导致英军防线全线崩溃。

11日中午，守军总指挥莫尔特比少将下令放弃九龙，全军退守香港岛。接到命令的印度兵、苏格兰兵和加拿大兵争先恐后地跨过狭窄的海湾撤回香港岛。一方面，英军本来就没有死守的打算，且已事先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另一方面，日军也未能及时发现英军的全线撤退，故此各部大致顺利地退到了岛上。溃兵涌来给香港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发现英军全线溃退的日军很快尾随而至，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香港岛对岸。从九龙的鲤鱼门到对岸香港岛的东北角之间水道狭窄，只有1000米左右。第三十八师团的伊藤三郎和小池礼三两位少尉——他们都是在奥运会比赛中取得过优异成绩的游泳好手——判断仅凭人力就可以游过去，于是以能游4公里为条件，开始招募敢死队员。这支规模不大的敢死队下水之后才知道，有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尽管香港位于南方，但12月份夜间的海水同样冰冷刺骨。加上背着沉重的作战装备，还没游5分钟，大部分人就不行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回头，到岸上数了数，才发现有十几个人永远不见了。

日军本来认为，香港岛根本无险可守，英军固守这一孤立据点在战略上已无任何意义。九龙陷落之后，投降才是英军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12月13日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旗上写着“peace mission（和平使者）”。艇上载有日军的劝降使者、第二十三军参谋多田督知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另外还有一名临产的孕妇，希望能够入住香港岛的妇产科医院。多田带去了酒井隆写给杨总督的劝降书。书云：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及英勇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弹指可待。溯自开战以来，贵军虽努力作战，但是继续抵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和我国武士道精神所不忍。望贵总督深思，立即承诺举行献城会议。倘不接受本劝告，余只有忍泪诉诸武力以使贵军屈服。

尽管开战以来从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但港督杨慕琦始终未曾动摇过保卫香港的决心和信心。他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招降：“我等自信尚有作战能力，而且我等对大英帝国国王尚未完全尽到忠诚的义务。”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杨总督这一番豪言壮语传到士兵耳朵里完全变了味，竟然成了“在日军于香港登陆之前投降，是大英帝国体面所不允许的”。大家据此理解，如果敌军在香港岛登陆，那样投降就是体面和被允许的。

12月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向杨总督呈上由酒井隆和新见政一联名发出的劝降书。杨慕琦再次回书：

香港总督和英军当局司令官坚决拒绝讨论香港的投降事宜。请转告酒井隆中将和新见政一中将，我们不再接受关于该事宜的任何联络。

英军同时警告日方，如果再派遣所谓的“和平使者”过海，我们将毫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两次劝降都遭拒，酒井隆是怒不可遏，断然下达了渡海攻击的命令。为了削弱英军的防卫力量，北岛指挥炮兵部队以240毫米攻城重炮猛轰香港岛北岸，由广州飞来的日机连日轰炸多个英军炮台及通信、发电设施。

莫尔特比少将也对岛上的守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按照整体地势，他将兵力平均部署于港岛各处。“大陆旅”士兵陆续向“港岛旅”报到，使后者的指挥部不胜负荷。12日凌晨，莫尔特比与罗逊、华莱士两位准将商讨后，决定临时将驻守港岛的部队连同从九龙败退的溃兵分成东西两旅。东旅由刚从九龙退回来的华莱士准将负责，西区则由罗逊准将任总指挥。此次调动与开战前“港岛旅”的反登陆作战部署有异，造成了各部队换防期间的一些混乱。

12月14日，日军多次空袭岛上的石油提炼厂、橡胶厂及多处民房设施，引发多处冲天大火。香港的主输水管道也被破坏，一部分地区停止供水。12月15日深夜，日军企图在港岛北岸强行登陆，被守军顽强击退。12月17日，两支日军敢死队强攻北角发电厂附近海岸，遭守军尽歼。

就在日本第一次试图登陆香港岛的12月15日，因为美国突然卷入战争而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正准备带领大批幕僚离开伦敦，乘坐“约克公爵”号战列舰远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军事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之间第一次首脑会晤，史称“阿卡迪亚会议”。临行前，首相向在香港与日军英勇战斗的英军发出了一封激励电报，赞扬他们“顽强地保卫了香港的人民和这座堡垒，在你们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话虽说得美丽动听，但丝毫无法改变战场上英军面临的险恶局势。

18日，新见政一指挥的第二遣华舰队也在香港岛南部海域出现，佯装准备从南岸实施登陆。同时日军持续炮击港岛北岸，开始在九龙各地集结船只。港岛北岸四处冒出的滚滚浓烟随东北风吹向英军阵地，使守军的视野大受影响。交通和通信也多次因炮击而陷入瘫痪，大量探射灯亦告失灵。19时，第一拨日军开始登舰，19时20分驶向港岛。当时日军的多个登陆点都被大火照亮，有助于登陆部队的抢滩。在微雨和浓烟掩护下的快速登陆部队在靠近岸边时才被英军发现，各

机枪碉堡旋即向近岸的日军开火，可已无法有效阻止日军的前进。20时15分至20时30分，日第二三〇联队、第二二八联队及第二二九联队陆续强行登上陆地。

守军据险死守不退，日军亦因英军的炮火轰击而出现混乱，三大联队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原定的作战方案也无法执行。一小时后，日军第二拨登陆部队上岸，双方的兵力更为悬殊。指挥系统的混乱使得登陆的各步兵大队只能强行向内陆四周推进。两军战线犬牙交错，多处呈现出混战状态。

12月20日，西旅司令部突遭日军袭击。在久久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罗逊与莫尔特比做了最后的通信，之后决定率领指挥部人员突围。这批军官甫一离开碉堡，即遭日军三面射击，包括罗逊准将在内的指挥部人员几乎悉数阵亡。莫尔特比少将多次组织反击，均告失败。

同日，航行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再次致电香港政府，鼓励全体守军血战到底。其电文曰：“汝等能多抵抗敌军一日，对于全球之盟军仍能有所贡献。”——听着都不那么带劲儿。

就在英军浴血奋战，困守孤岛的同时，四面的噩耗不断传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受重创，别说拉出来进攻，连自保都悬乎。日军此时已经在菲律宾登陆，美军连那里都无力增援，更不要说抽出兵力支援香港。

靠自己人也已不可能。就在香港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从新加坡传来噩耗，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进了海底，日第二十五军正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向着狮城新加坡快速挺进。那边已是自顾不暇，彻底打消了香港守军等待英军外援的指望。

在北面，日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重庆方面在香港、泰国等地作战友军的侧后搞牵制活动，策划实施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国军第四战区主力牢牢牵制在华中方面。之前英军苦战的一个原因，在于重庆的驻港代表陈策告诉英军，60000多名中国军队正在向边境集结，很快就会在敌人侧后发起大规模进攻。莫尔特比在20日上午曾接到国军进军深圳的消息，并经陈策向余汉谋确认。陈策此后再未接获过国军电报，但还是在22日早上“伪报”国军已兵分三路南下驰援，以鼓励守军继续战斗下去。事实上，国军后来也的确曾进抵惠阳及宝安一带，但当时香港已经投降。且长沙战况告急，这部国军只好掉头北上。

19日和20日，港岛各处呈现出混战的状态，武器装备和人数明显占优的日军渐渐占得上风。日军攻占黄泥涌山峡后，控制了水库，不但将守岛东西两旅分割开来，也切断了香港市街的供水。几天不吃飯还能坚持，但是一天不喝水都不行。断水成为英军很快投降的重要诱因。在这里，日军还从一位战死的英军军官身上发现了岛内的防御配置地图，自此，日军对英军各处的重要火力点一目了然。北岛所属重炮部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据点很快被日军炮火一一拔掉。

21日下午，莫尔特比向杨慕琦表示战败在即，为避免造成更多士兵及平民伤亡，请求考虑投降，杨慕琦亦随即电告伦敦。伦敦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局，亦不希望香港过早投降，打击英军在其战场的士气。航行途中的丘吉尔以及伦敦均致电香港，希望能做最后的坚持。22日凌晨，杨慕琦和莫尔特比接到回电后决定继续坚守。

战况仍在持续恶化。此时的维多利亚城内，煤气、电力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军的轰炸导致不少市民死亡。随着水和粮食的日渐短缺，一些市民开始乘坐舢板和小船逃离港岛。

12月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继续奋勇作战。但岛上的防御体系已告崩溃，残余部队被困在岛屿南端狭长的赤

柱半岛上。一队队日军在城市街道上横行无忌。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日本兵用刺刀一口气挑死了64名英国伤兵，之后对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集体奸杀。为了掩盖兽行，他们砸掉所有的家具，堆在这些人身上一炬，其野兽本性暴露无遗。

防守香港总督府所在区域的主力部队也行将溃败。圣诞节上午9时，日军释放了两名俘虏，一个英国退伍少校和一个平民，让他们再次带信给莫尔特比。信中说，“继续抵抗已属徒劳，日本停火3小时让英国人下决心”。

杨慕琦再次拒绝了日军的劝降，日军即时大举进攻。15时45分，莫尔特比向杨港督报告，主要阵地全部失陷，炮弹所剩无几，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8门，守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他这样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军事抵抗了。”

接到莫尔特比的报告，杨慕琦决定在设法送走相关军政要员后向日军投降。之后他先向伦敦电告，而莫尔特比则联络日军并下令英军停火。18时20分，杨慕琦穿上插有羽毛镶金边的华丽港督服装，带领一众港府要员来到了日军占领的半岛酒店三楼336室，这里是日军的临时司令部。

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杨慕琦在昏暗的烛光下签署了投降书，比威克岛美军的投降仅仅晚了3天。当随军记者将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杨慕琦大叫了一声“不要拍照”。很显然，作为一个俘虏，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回事。

杨慕琦成为继关岛总督麦克米林之后第二位被俘虏的总督。由于麦克米林的军衔仅仅是上校，莫尔特比有幸成为第一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高级将领。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中国东北，囚禁于沈阳附近的战俘营。

香港守军放下武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和华盛顿。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正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丘吉尔对香港的沦陷依然戚戚于怀。在当晚白宫举行的圣诞宴会上，一向口若悬河的丘吉尔一反常态，始终沉默不语，并提前向他的美国朋友告辞。

由于通信中断，东部旅一部在赤柱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继续奋力反抗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的进攻，并以赤柱炮台的大炮阻止日军推进。直到26日凌晨，华莱士准将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部旅才停止射击并交出武器。香港的主要战事至此结束。

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原计划至少坚守半年的香港仅仅18天即告陷落，因此，香港保卫战后来被称为“十八天战事”，1941年恰恰是英国人抢占香港的100周年。

圣诞节晚上，郁郁寡欢的不止远在华盛顿的丘吉尔，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虽然英军已经放下了武器，但日军的暴行在圣诞之夜通宵未停。这一天后来也被称为香港人的“黑色圣诞节”。

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1555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有少部分中国人。日军死亡683人，1413人受伤。至少4000平民死于战火。盟军有9495人成为日军的俘虏，这些人被分成四批运到日本做苦役，很多人死于高强度的劳动。战后幸存者有3000多人返回香港或英国。

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骑着高头大马并排走在最前列的是酒井隆和新见政一，他们频频向在轩尼诗道上列队的2000名日军敬礼。别看走在最前面，但流氓成性的酒井隆和名不见经传的新见政一在老酒眼里连屁都不算，他们身后那个一点都不显山露水的骑行者才是真正的狠角儿，现在还不是他唱主角儿的时候。他就是刚刚露过

脸，对杉坂事件做出准确判断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到战争结束前的硫黄岛战役中我们再做详细介绍。

入城之后，酒井隆随即宣布“放假”，此举被认为是放任士兵进行烧杀抢掠。大量的店铺被洗劫一空并封门，杀害无辜居民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屡屡发生。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8口皆被日军所杀。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懂日语试图通过马路，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深水元州街，一名中年妇女背着小孩儿上街买菜，回来时正好遇上戒严，她9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过马路来接妈妈和弟弟，竟然被日军全部开枪打死。类似的杀戮俯拾皆是。日军还将香港库存的95万石大米掠走80万石充作军粮，直接导致香港爆发了粮荒。1946年8月27日，血债累累的酒井隆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9月30日押解雨花台执行枪决，死有余辜！

占领香港之后，日军随即成立了军政厅，酒井隆出任了最高长官。被称作“三年零八个月”的被占领时期自此开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成立。出任总督的人大家也不陌生，他就是前边多次露过头的三大“中国通”之一矶谷廉介。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之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打入预备役。由于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早已不甘寂寞的矶谷终于借此机会重出江湖。

在台儿庄被李宗仁打得鼻青脸肿，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打得找不着北的常败将军矶谷，打仗不怎么行，抓经济确实还有两把刷子。矶谷担任港督期间，日军从香港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他强迫香港市民拿港币换取毫无保证的日本军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兑换比率定为1：2，到1942年10月改为1：4，到1943年6月30日则干脆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银行把手中的港币兑换成军票，违者杀无赦。通过赤裸裸的金融掠夺，日本人将战前香港流通的1.6亿港币中的1亿港币弄到自己手中，而战后军票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纸。日军还多次发动“献

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铁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府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两只铜狮子亦差点未能幸免。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香港居民每天还能领到六两四钱的配给米，很多人被迫以树叶、番薯藤、木薯粉充饥。其后由于大米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做粮食。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时，矶谷再次下令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日本人聘用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港岛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200多元。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很多市民因负担不起粮食价格的疯狂通胀而饿死。物资和粮食的极度匮乏使得港日政府大力推行疏散政策，逼迫香港居民迁回内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的居民人数降至不到70万，只有战前人口的一半。

物质上的盘剥还不够，日军对港人精神上的奴役也随之展开。矶谷在港岛推行日化教育，禁止使用英语，把香港街道及地名悉数篡改改为日本地名。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4所，学生人数也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仅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日本人还强令废除公元纪年，改以“昭和”年号，还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东京的时间保持一致，此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香港被占领后，中国内地少了一个重要的资源补给中转站，对抗战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完败的战争也会偶有亮点，这次的亮点，意外地属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1939年就到香港出任重庆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的陈策。1893年出生的陈策，在抗战爆发后曾任虎门要塞司令，1938年使用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百余人。陈策亦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截肢，人称“独腿将军”。

就在香港投降的12月25日，杨慕琦在下达投降命令之前，也向陈策做了通报。得知消息的陈策声称“宁可战死，不作降俘”，遂决定乘船突围。英军随即将仅余的数艘鱼雷艇交由陈策指挥，同时10多名英国军官及30多名士兵和情报人员亦决定随队突围。

突围途中，陈策所乘鱼雷艇被日军发现并遭到攻击，陈策手腕中弹落入水中。幸得副官徐亨少校跳入水中背负游水上岸得救。最后陈策等数十人成功逃离香港。那些英国官兵经惠州、云南、缅甸、印度等地辗转回到英伦三岛。为表彰陈策在香港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英国女王特授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和大英帝国爵士称号。

这是“二战”中中国人仅获的两枚英国勋章之一，另一个获得勋章的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孙立人。和陈策类似，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冒死救过被围困的英国人。看来这英国女王不但小抠，也缺乏气度，只有救了她臣民的人，她才给发个烂牌子。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澳门竟然能够在战争中得以幸免。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除了投入日本的怀抱参与对同盟国作战的泰国之外，日军唯独放过的就是弹丸之地澳门。究其原因，来自遥远南美国度巴西的一个外交照会吓住了日本人。

早在16世纪初，南美的巴西就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葡萄牙不断向巴西移民。但葡萄牙本国仅有五六百万人，到19世纪80年代，土地辽阔的巴西才有300万人口。为此，葡萄牙政府派员到中国与清政府协商移民巴西，一向留恋故土的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葡萄牙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喜出望外的日本人立即就答应了，从此陆续向巴西输出人力。战争之前，移居巴西的日本侨民已超过了30万——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在镜头里看到了大量的日本人后裔。

面对战争初期日本在远东的大肆扩张，作为中立国的葡萄牙也感到非常紧张，担心日本会放羊拾柴火地灭掉澳门。如果日本真那样做，澳门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与巴西关系极为密切的葡萄牙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让巴西给日本外务省发去一个照会，照会称：“如果日本人胆敢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的日侨撵回本国。”你敢打我亲戚，我就打你孩子！

这一照会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若30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不仅造成混乱，还会衍生出很多麻烦。不怕药便宜，就怕药对症，这一招真号住了日本人的脉。再说，攻占澳门并无多大军事意义，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因此始终没有对澳门下手。

与香港被占领时期相对应，澳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在此期间，澳门反而因为孤岛地位获得了畸形繁荣，持有不义之财的汉奸、特务、土匪与奸商纷纷到澳门消遣，使澳门的赌场、烟馆、妓院有增无减。另外，随着大量黄金、白银与外币流入澳门，内地的不少银号也随之迁澳，使澳门的金融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海上交通断绝，粮食只能来自内地，而日军、汉奸又从中国积居奇，谋取暴利，澳门粮价日渐升高，大量平民因饥饿及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澳门也结束了“风潮时期”，不再被称为东亚的“孤岛”。

| 第四章 |

威武不屈威克岛

兵不血刃下关岛

前文说过，“一战”期间，日本通过参加协约国阵营对德国作战，趁火打劫从德国手中抢占太平洋上的三大群岛，即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在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国际联盟正式将上述区域委托日本管理。

尽管这些地方加起来的陆地面积没多大，但所处位置特殊，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既是守卫日本本土及近海的防护堤，也是日本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的前进基地。因此，日本占领这里之后，就开始在上述岛屿上修筑机场、港口等军事设施，将加罗林群岛上的特鲁克打造成日本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特鲁克有个非常唬人的外号，就是“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在远东，还有一个地儿的绰号跟这类似，那就是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留到下一章再说。

距离特鲁克最近的非日管区域就是属于美国的关岛，再远一点是由澳大利亚管理的俾斯麦群岛，更远一点的是威克岛。这三个地对日军来说，可谓如鲠在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在御前会议做出对英、美、荷开战的决定之后，上述几个区域自然成为日军突击的首选目标。

攻克关岛和威克岛都在情理之中。关岛位于日本占领的三大群岛中间，肯定是要首先拔掉的钉子。前文提过，关岛的地位就像日军四面包围下的香港。威克岛作为珍珠港的前出基地自然必须攻占。为什么连澳大利亚属下的俾斯麦群岛也不放过？

那是因为位于俾斯麦群岛主岛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日军如果能够占据此地，不但可以将它扩建成与南洋各个航空基地互为支援的战略核心，而且利用这一基地前出就可以控制新

几内亚岛北部，所罗门群岛也很快会成为囊中之物。反之，如果美英在这里部署“空中堡垒”B-17远程战略轰炸机，特鲁克军港就会直接处在有效攻击距离之内，这对日军是致命的威胁。用一句围棋术语说就是，“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这里自然也必须加以攻占！

由于上述地区大部位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对于日本海军来说意义更大。因此早在开战之前，1941年8月对南方作战进行统一部署时，大本营海军部就强烈要求陆军派出适当兵力，协助海军攻占关岛、威克岛和拉包尔。

日本陆海军是世仇，素来尿不到一个壶里。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即使心里认为有道理，也一定要在嘴上反对反对。果不其然，陆军认为上述区域不管多么重要，都和陆军没有半毛钱关系，也就是说，“关我屁事”。接替塚田攻出任陆军参谋次长的田边盛武中将对此不屑一顾地说：“在那么小的岛屿上部署小规模陆军部队，跟往大海里撒盐没什么两样。”田边侥幸活到了战后，让他想不到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仅仅在小小的拉包尔，由今村均带领向澳大利亚受降军缴枪的日本陆海军竟然有13万人之多，这“盐”也真不能算少。

陆军不同意海军的意见，自然也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商定南方作战的总体计划时，陆海军本来就各有分工。陆军主要承担南方地区的陆上作战，海军则负责太平洋海域的作战，西南太平洋的作战则由陆海军共同承担。陆军的意思是说，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属你管的，我犯不着去多管闲事，俺的人还不够用呢。

争争吵吵了近两个月，双方终于在10月间互相妥协，达成了一致意见。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将派出陆基航空兵，全力支援陆军完成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作为交换，陆军也将派遣南海支队协助海军完成对上述三大区域的占领。一贯强势却弱视的陆军还提出，南海支队在

完成最后的拉包尔作战后，要迅速归建划入第十六军，参加在第二阶段展开的最最重要的荷属东印度攻略战。

承担上述作战任务的海军部队，是当时驻特鲁克的联合舰队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就是前面多次提及的井上成美。

按照大本营陆海军部的协定，开战之初海军航空队将从塞班岛出发先行空袭关岛，然后南海支队在第四舰队的护航下先占领该地，之后由海军负责该岛防务。南海支队转赴特鲁克伺机占领俾斯麦群岛。威克岛的作战由海军独自承担。

战略要地关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马里亚纳群岛是一条长约700公里的岛链，向南约500公里是西加罗林群岛，向东5500公里是珍珠港，西北约800公里就是杀向东京的重要跳板硫黄岛，再往西北约1200公里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向西2400公里就是菲律宾的首府马尼拉。马里亚纳群岛的16个主要岛屿从南到北呈弧形分布，西侧弧形凸面正对着菲律宾海——3年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母决战在这里展开。

16个岛屿最南端的那个“大”岛，就是关岛，面积有580平方公里，而其他15个岛屿的面积总和才460平方公里。距离关岛最近的是东北75公里处的罗塔岛，然后是同一方向160公里处的塞班岛。群岛的所有岛屿中，只有关岛、罗塔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有人居住。1944年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提尼安岛成为美军轰炸日本本土的B-29重型战略轰炸机的主要基地。

原来生活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是土著查莫罗人。1521年，大探险家费迪南·麦哲伦在第一次环球旅行中首先发现了马里亚纳群岛，并根据当地居民使用渔船的形状将之命名为“三角帆群岛”，后来这个群岛也被称为“盗贼的群岛”。西班牙在1565年宣布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1668年，为了纪念玛利亚·安娜王后，西班牙人将之正式命名

为马里亚纳群岛。当地查莫罗人曾多次反抗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1695年爆发的反基督教起义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反抗的结果是当地土著几乎被灭绝。1710年第一次有记录对土著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关岛的查莫罗人只剩下3529人。

可怜的关岛在战争中曾经两次被无情抛弃。美西战争爆发之后，1898年6月21日，美国3730吨的巡洋舰“查尔斯顿”号率领3艘运输船，在增援菲律宾战场的航行途中顺路抵达关岛。巡洋舰在4分钟内向岛上的西班牙要塞打出了13发炮弹。由于没有遭到西班牙人的反击，美国指挥官亨利·格拉斯上校下令停止炮击，将军舰停泊在一个可以控制港口的位置。这时，一艘飘扬着西班牙国旗的小船迅速接近美国军舰，船上的西班牙海军上尉加西亚和陆军军医罗美罗医生登上了美国军舰，热情询问了美国军人的健康状况。他们很羞涩地表示，如果能够弄到一些火药，一定会答谢美国人的“礼炮”。岛上的西班牙人对两个月前已经开始的美西战争毫不知情，随后悻悻地成了美国人的俘虏。关岛第一次成为西班牙人的弃子。

随后美国派出一支陆战队登上关岛，宣布接管该地。这里的管理直接隶属美国海军部。还派出了一名海军上校担任殖民地总督和海军基地指挥官。

美西战争之后，西班牙的国力日渐衰弱，便决定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出售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余岛屿，外搭上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美国人认为，那些破岛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也就放弃没买。你不要有人要，德国人按照这个价钱买走了那些岛屿。1914年10月，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占领了上述区域。从此，美国人占据的关岛就成了日本人管辖区内的一座孤岛。

对于美国来说，关岛首先是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存在的。美国后来在这里建起了造船厂、兵营和加煤站。1908年，美国决定在太平洋上

优先发展珍珠港，关岛的地位随之下降。直到1919年，这里才有了第一门127毫米岸防炮。“一战”前后，为了保护珍珠港通往菲律宾的航线，美国海军部曾多次提出加强关岛防御的建议，但均未被国会采纳。1921年，一支水上飞机部队进驻关岛，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部署的第一支航空部队。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关岛再次成为“弃子”的命运。会议商定，在西太平洋美日双方都不再扩大军事基地建设，这对关岛的未来带来消极影响。随后美国按照协定停止了关岛基地的建设，寥寥几门岸防炮在1930年被拆除，水上飞机也在1931年撤走。所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关岛实际是不设防的。日军在附近的塞班岛等地有大量驻军，对于他们来说，关岛就好比狼群中间的一只羊，迟早是口中的美食，所需要的不过是一纸开战命令。

日本相继退出国际联盟和伦敦裁军会议，预示着《五国海军条约》的内容已经失效。美国海军部又多次提出，加强对关岛地区的防御。1938年，国会告知海军部，“再向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是不合时宜的”。战前，1941年，关岛的防御级别被定为F级，这就意味着此处不再新建防御工事，岛上守军的权力仅限于在撤退前破坏现有的物资和设施，以免落入敌军之手。美国国会认为，在关岛扩大防御很可能被日军视为挑衅和威胁而遭到抗议。关岛再次沦为美国人手中的“弃子”。

1898年，美国占有关岛时当地的土著居民约9000人。到1941年，岛上总人口为23394人，其中查莫罗人占大多数，为21944人。其余有844人为非本土居民，包括美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等；还有588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及家属。这样看来，岛上最高长官虽然被称为总督，放在咱这里就是个村长，最多是个乡长。

1941年初，虽然名义上关岛只是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个加油站，但跨太平洋的海底电报站和海军无线电站让关岛成为通信网络的焦点。1月，海军部宣布将花费27.7万美元，在这里修建一座新的办公大楼。2月，海军航行局局长威廉·尼米兹少将向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建议，成立20人的海岛警卫队保护岛上的海军站，另外派100人来保护关岛。3月，海军部批准将海岛警备队从110人增加到234人。

到战前的12月初，驻守关岛的美军共有547名，包括海军陆战队、海岛守卫队与部分海军办公人员，其中文职人员271名。全部武器只有160支步枪、3挺机枪和4挺冲锋枪，没有防御工事，也没有飞机。多半数文职人员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海军仅有1艘扫雷艇和137名海员。驻关岛的美国总督，同时也是美军关岛守备队司令官，是乔治·麦克米林海军上校，军衔倒还不低。

随着太平洋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也清楚一旦战争爆发，处在日军眼皮底下的关岛注定是日本人的囊中之物。孤悬于日本军事基地中间的关岛几乎在每个方向上都被日军隔断，根本没有增援的必要。10月17日，驻岛美国官兵家属104人及1000余名建筑工人登上美国军舰“亨德森”号，开始撤离到檀香山或直接撤回本土。海军上士约翰·荷蒙斯的太太因为即将临产，没能及时撤走，后来她和新生女儿一起成为日本人的俘虏，陪伴她们的还有关岛医院的4名女护士。1942年6月，她们乘坐日本“浅间丸”运输船与日本在美人员包括野村、来栖等交换，得以回美国。

撤走与战斗无关的人员之后，麦克米林总督发布了战争预警：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因为据可靠情报，附近岛屿上的日军正在全力备战。

早在1941年11月8日，大本营陆军部已经将攻占关岛的命令下达给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富太郎少将。14日至15日，在位于岩国的海军航

空队指挥部，堀井与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就陆海军协同作战的细节进行会商。

在日本陆军中，1941年11月在朝鲜刚刚组建的南海支队可谓地位非凡。因为担任着特殊的作战任务，加之在作战的外南洋地区没有高一级的陆军司令部，所以这个小小的支队竟然直属大本营陆军部管辖，这在整个“二战”太平洋战场是唯一的。支队的骨干力量是楠濑正雄大佐的原隶属第五十五师团的第一四四步兵联队，兵员基本来自四国岛。其余还包括穗积镇雄中佐的第五十五山炮联队第一大队、川岛清喜中尉的第五十五骑兵联队第三中队、高森八郎大尉的第五十五工兵联队第一中队，以及通信兵、辎重兵、野战医院等。加上支队司令部，总兵力为4886人。如果放在大陆上，这实在是一支不起眼的队伍。但对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诸多岛屿上孱弱的守军来说，这样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支队长堀井是一个具有丰富阅历的指挥官。他参加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会战，1938年7月之后作为第八十二联队大佐联队长在中国华北战场转战近20个月，双手同样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1940年3月，晋升少将的堀井回国，在第十一师团留守司令部供职，此次在危难之际领命出征太平洋。

组建不久，南海支队就于11月底离开朝鲜轻装前往小笠原群岛的父岛，11月27日离开父岛在母岛登岸。12月1日，大本营分别给南方军、中国派遣军、联合舰队和南海支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堀井接到的命令是“大陆命第五百七十号”。命令指出，南海支队的任务首先是攻占关岛，而后以关岛为前进基地进攻俾斯麦群岛。能和寺内寿一、畑俊六、山本五十六等一起直接从大本营接受作战命令，堀井家的祖坟肯定也冒青烟了。

12月4日上午9时，南海支队离开母岛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这也是包括支队长堀井在内的大多数官兵最后一次看到日本国土。随后，他们在第四舰队的护卫下，经马里亚纳群岛东侧向关岛前进。由于此时尚未开战，船队在途中并未遭遇任何美军，他们于8日顺利到达离关岛最近的罗塔岛。直到此时，支队官兵才知道进攻目标是之前大部分人连听都没听过的关岛。

协助南海支队的海军登陆部队是来自塞班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的370名海军士兵，他们也是整个入侵行动中唯一进行过战斗的部队。登陆舰队有各类舰船21艘，由春日笃海军少将统一指挥。战前日本情报机关过高估计了关岛的实力，认为关岛有美国海军的航空基地，驻扎有海军兵力300人，此外还有当地民兵1500人，海岸及岛内数处可能还有炮台。因此在登陆编队身后，还有一支由五藤存知海军少将率领的支援部队，下辖“青叶”“衣笠”“加古”“古鹰”等4艘重巡洋舰。相比关岛那些势单力薄的美军，日军的强大力量真可谓高射炮打蚊子。

就在南海支队从母岛出发的12月4日，麦克米林上校已经接到来自海军部的电报，提醒关岛务必加强防御，战争很可能在最近打起来。电报还要求他销毁涉密文件，包括“所有秘密和机密的出版物，其他关于当前目的和判断的保密资料”。除了销毁文件，关于加强防御，麦克米林什么事情也没做，也的确没什么可做的。早干吗去了？防御是几天内能根本改变的吗？一旦打起来，除了战死和投降，他和岛上的守军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守肯定守不住，但日子还是要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麦克米林总督之前就已经命令，驻扎在关岛的美国军舰“金星”号载着137名船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查莫罗人）前往菲律宾进行补给，主要是为即将来到的圣诞节采购物资和礼品，这些东西最后当然都没用上。不过派出

去的人员无疑要幸运多了，虽然在菲律宾最后投降的美菲军有8万多人，但肯定不是关岛的无一漏网。

12月8日早上4时45分，熟睡中的麦克米林被静夜中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睡眼蒙眬的上校被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上将告知，珍珠港遭到日军袭击，目前损失情况不详。麦克米林一下睡意全无，这一天终于来了。他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都将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

当日上午8时27分，来自塞班岛的日军战机16架飞临关岛上空，开始对美军营区、海军补给库房、广播电台、“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关岛子公司等目标进行轰炸，关岛“泛美大酒店”也在第一时间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低空扫射，几名酒店雇员被当场打死。

绰号“老鸭子”的唯一那艘扫雷艇“企鹅”号正在执行夜间巡逻任务，它的两门76毫米高炮是驻军中唯一超过7.62毫米口径机枪的武器。这艘老舰勇敢地冲出港口以赢得机动，两门高炮发射的炮弹也逼迫日军飞机爬升到更高的高度，从而降低了投弹的准确性。“企鹅”号很快成为日军集中攻击的目标，海军预备役少尉怀特被日军机枪打死，艇长哈维兰上尉及60余人受伤。在侥幸击落一架日军机后，这艘孤独而顽强的扫雷艇很快被击沉——美军称是自沉。之后断断续续的空袭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

当天晚上，有9名当地土著作为日军的哨探，乘坐独木舟在岛北登陆，其中3人很快被美军抓获。审讯中，他们供出，日本人将在第二天早上实施登陆，具体登陆地点不详。之前的下午，麦克米林已经下令将岛上50名日本侨民关进了监狱。

12月9日早上8时30分，8架日机再次实施空袭，这是这天里唯一一次。攻击目标是政府大楼和附近几个村庄，所幸建筑物破坏轻微。白天过去，可怕的暗夜就要来临。

看到关岛已无多少反击力量，日军认为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这天傍晚，大队攻击人马开始从塞班岛出发，登陆编队包括4艘满载登陆部队和武器弹药的巡洋舰，4艘驱逐舰，2艘炮艇，2艘扫雷舰以及2艘补给货船等，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全速冲向关岛。

12月10日凌晨2时15分，按照既定部署，南海支队本部和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为骨干的楠瀬部队，在关岛南部的东西两岸同时登陆，由塚本初雄中佐指挥的第一四四大队和海军陆战部队在关岛北部西岸登陆，三路日军的会合地点是关岛政府办公大楼。

在关岛首府阿加尼亚北边的阿加尼亚湾成功登陆后，日军海军陆战队的370名士兵开始向着关岛政府办公大楼方向攻击前进。随后他们遭遇了一个土著家庭，残暴的日军枪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17人中的13人。在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后，他们得到了另一路登陆日军的增援，政府大楼很快被攻占。美军的抵抗软弱无力，日军很快推进至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另一路日军部队自关岛西北登陆后也向南攻来。4时45分，双方在阿加尼亚市区的西班牙广场发生了战斗，互有伤亡，也只有这里尚可被称为战斗。

日军登陆部队越来越多。当得知将有5000名日军在该岛四周数不清的地方同时登陆时，麦克米林上校认为再进行抵抗无异于自杀。援兵没有任何指望，麦克米林决定投降，只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部队和平民伤亡。三次长长的汽车喇叭声宣告了停火，双方通过打手势进行了投降谈判，麦克米林幸运地成为第一位被俘的殖民地总督。

为了羞辱他，日军强迫麦克米林脱下衣服，仅穿一条短裤示众。他和他的士兵眼睁睁地看着星条旗被从总督府前的旗杆上扯下来，太阳旗在那里徐徐升起。包括麦克米林在内的美国战俘先是在1942年1月10日乘坐“阿根廷丸”被押往日本。押解途中，麦克米林总督试图向日军指挥官解释美军投降的原因，立即被打了几记响亮的耳光。那名

日军军官向他吼道：“你和你的手下是因为懦弱无能才投降，我们会用相应的待遇招待你们，你们会得到人类身体能够承受的所有惩罚。”随后，他们被押往台湾，最后都到中国东北当了苦力。

所有的零星战斗在投降命令广播后陆续停止。经过11日、12日对岛内的扫荡作战，日军宣告关岛作战正式结束。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5人阵亡、13人负伤，海军水兵8人阵亡，约30名平民死于日军的轰炸和扫射。日军海军陆战队10亡、6伤。

占领军随后就颁布了安民告示。

根据日本驻军最高指挥官命令，我们在此宣布：

一、大日本帝国陆军已经占领关岛，这是为了解放全亚洲人民和重建亚洲和平，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世界新秩序。

二、所有居民只要服从我们的管理就不用担心，可以照常生活，我们保证你们的财产不会受到侵犯。

三、万一我们的部队需要征用你们的住处，你们必须配合。如果那样，我们的军队会支付我们的货币作为报酬。

四、如果有人挑战我们的秩序，甚至充当间谍的话，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日本神武纪元2601年（1941年）12月10日
奉日军总司令之命

不是所有人都执行了麦克米林上校的投降命令。海军一等无线电通信士官乔治·特威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驾驶一辆1926型里奥轿车冲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带领5名同伴逃入了茂密的丛林。大家坚信，最多到1942年2月，他们就会被反攻的美军解救。不幸的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对这里的反攻已是整整31个月之后。

其间，在9月12日和10月22日，特威德的5名同伴先后在日军“围剿”中被打死。孑然一身的特威德得到了当地土著居民安东尼奥夫妇的帮助，最终幸免于难，他也成为美军必将返回关岛的象征。日本人在丛林里四处寻找特威德，很多查莫罗人因此被斩首。但他们始终没有抓到这条“漏网之鱼”，特威德因此被日军称为“关岛之鬼”。

特威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1944年7月10日，在第二次关岛战役中，他将被美军“迈高”号驱逐舰救走。美国人自然也不会放过如此好的话题，随后就有了根据特威德经历撰写的畅销书《美国海军的鲁滨孙》，好莱坞据此拍摄了由影星杰弗里·亨特主演的影片《英雄不孤单》，详情后叙。

日本人将关岛改名为尾宫岛，其含义为“大神宫之岛”，日海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担负起岛上的治安工作。随后，关岛居民遭到了日军的严酷统治，期间只有日本小孩儿才能接受教育。日本人还建立了南海发展公司，取代了之前关岛的所有企业，岛上推行的粮食配给制度导致许多本地居民病饿而死。

日军铩羽威克岛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盟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退。真正为盟军扳回第一分的，竟然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威克岛。与马里亚纳、马绍尔、加罗林、所罗门等群岛每一个小岛都有众多兄弟不同，威克岛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放眼四望，西边900公里是关岛，东边距夏威夷3700公里，东北距中途岛1900公里。在此之内，除了平静的洋面没有任何陆地。

威克岛的具体位置是北纬19° 16′、东经166° 37′，由三个小珊瑚礁组成，总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三个小珊瑚礁呈“Y”字形，威克岛在东南面组成中间部分，皮尔岛是“Y”字西北方向的分叉，剩下西南方向的那个分叉叫威尔克斯岛。三岛之间形成了一片小小的内海，水深达数十米，可以进出停泊数千吨级的船舶。三面环礁挡住来自太平洋的狂风巨浪，使得“内海”成为风平浪静的理想锚地，天然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要塞。

早在1796年，航行至此的英国人威廉·威克船长就发现并确定了威克岛的位置，同时以自己的名字为该岛命名。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美国海军准将查尔斯·威尔克斯和博物学家提香·皮尔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再次登上该岛，开展了为期几周的取样和测量考察工作。经过考察，他们发现，环礁实际上由三个独立小岛组成。两个人也没白来，他们分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西南和西北方向的两个岛屿命名。此时的威克岛还像丑小鸭一样不引人注目，以至于威尔克斯准将连替美国宣布占有这一环礁的兴趣都没有。

威克岛就这样在茫茫大海中孤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再次发生故事时已经到了1898年。这一年7月4日，菲律宾远征军第二特遣队搭乘的运输船“托马斯·科温”号来到了这里，陆军中校弗朗西斯·格林下令放下2艘小艇登岛，在岛上升起了一面长36厘米的星条旗。第二年

1月17日，美国海军军官爱德华·陶西格率领“本宁顿”号战舰再次登陆威克岛，正式宣布美利坚合众国占领了这一环礁。陶西格比格林要认真得多，他不但竖起一根旗杆固定了一面旗帜，还在旗杆下边钉上了一块牌子，用文字将这些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1902年，在威克岛周围开始出现了日本渔民。当时日本驻美大使向美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日本并不需要威克岛的主权，只是要求能和平利用威克岛的资源。美国对此是不置可否。1906年12月，美国的约翰·潘兴船长在岛上升起了一面更大、更耐久的帆布制美国国旗。

1934年，刚刚上任的罗斯福总统颁布命令，由美国海军部接管威克岛的管辖权，这里开始真正进入美国人的视野。1935年，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获准在岛上建立一个中转基地，开通从美国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的航线。美国海军部敏感地意识到，泛美航空公司此举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在军事价值，在基地建设上给予其极大的方便和支持。由于皮尔岛的地质条件最好，这里被选作水上飞机的基地。基地建设在1935年5月5日开始，3个月后，8月9日，泛美航空公司第一架水上飞机就开进了威克岛。

面积不大的威克岛除了拍打海岸的汹涌浪涛和一些海鸟，再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但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威克岛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为两者海上交通的中间站，也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理想的前哨阵地。为此，1938年5月，海军部建议给予威克岛优先的建设级别，并提出用3年时间花费750万美元将威克岛打造成一个航空基地，为远程巡逻和侦察提供服务。海军部在报告里语重心长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从威克岛起飞的巡逻机能够及时而持续地作战，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日美矛盾的日益恶化，战争阴云渐渐笼罩了太平洋上空。美国海军也逐步加快了对威克岛的基地建设，希望将之建成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扼守美军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1940年5月，美太平洋舰队在结束例行的训练后没有回到西海岸而是进驻珍珠港，作为前哨阵地的威克岛由此备受关注。

1941年2月，金梅尔上将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之后，更是对威克岛青眼相待，他对这一小岛的战略价值有着充分而清醒的认识。金梅尔于1941年4月18日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在阐述威克岛重要性的同时建议加强对该岛的防御。上将冗长的信件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一、作为运转的巡逻机基地，威克岛无论在观察马绍尔群岛方面，还是在掩护我军沿塞班岛、本州防线前进方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二、一旦威克岛落入日军之手，将成为我们突袭北马绍尔群岛、马库斯岛、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的主要障碍，并且会对我军的其他秘密行动造成严重障碍。

三、如果日军在战争初期占领威克岛，我军要想重新夺回，就需要一定级别的军事行动。

四、如果我们能够守住该岛，之后日军想要削弱它，就需要他们的海军部队在我军可控的范围内扩大军事行动，就给双方的海军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金梅尔最后指出，一旦条件允许，必须尽快在岛上部署海军防卫部队。根据威克岛现有的设施状况，建议在岛上配备一个海军陆战队守备营。从金梅尔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打了败仗的人不一定就没有水平。

对于金梅尔的建议，斯塔克上将很快做出回应。1941年6月23日，金梅尔获准“一旦那里的条件允许，可以在威克岛逐步建立适当的海军部队，越快越好”。这样，在1941年秋天，1200多名建筑工人进驻威克岛，这里马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海军部最初的打算是，让海军陆战队第四防卫营充当威克岛的驻军。但由于第四营远在美国的关塔那摩，任务就转给了第一防卫营。当时第一防卫营除了部分人员在约翰斯顿岛和巴尔米拉岛，大部分人员都在夏威夷。

1941年8月8日，海军陆战队第六防卫营刘易斯·霍恩海军少校带领第一防卫营的5名军官和170名士兵，首次踏上了威克岛的土地。由于第一营当时没有多余的校级军官，带头大哥只能由第六营的霍恩少校暂时担纲。霍恩对部下还算宽容，他命令士兵每周工作5天半，时间是6时到17时30分，中午最热时可以有一个半小时吃饭和休息。尽管海军陆战队员都是身体强壮的棒小伙儿，工作对他们来说依然异常艰苦，因为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人工来完成。

与关岛战前基本不设防不同，经过短时间的建设，威克岛的防卫已初具规模。岛中央分别建起了2000米和1600米两条飞机跑道，海军营房也建立起来，在月牙岛所拥抱的礁湖内，他们将水下珊瑚礁击碎，凿成了潜艇基地。8月26日，金梅尔在写给斯塔克的报告中说，威克岛现有12门76毫米高射炮，6门127毫米岸防炮，18挺0.50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同时指出，一旦紧急情况出现，岛上的非军事人员（其中相当数量是退役军人）将会大大增强岛上的防卫力量。

9月30日，岛上又来了2名军官和9名士兵，他们是威克岛航空站的先头部队。

10月15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守备营参谋长詹姆斯·德弗罗少校登上了威克岛，接替霍恩少校出任岛上的指挥官，霍恩少校随后返回珍珠

珠港归建。37岁的德弗罗生于古巴，从外形上看，他与我们通常想象中海军陆战队员的标准形象相差甚远。德弗罗身高只有1.57米，前额几乎成了秃瓢，长着一对硕大无比的招风耳。远比霍恩少校严厉的德弗罗，凡事照章办事，绝不徇私，登岛之日就宣布取消所有休息日，要求所有官兵每天工作12至14个小时，甚至更多，他也由此成为第一防卫营“最令人讨厌的人”。德弗罗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威克岛的防御在最短时间内进入最佳状态。他认为用于战争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所有人都必须加班加点地工作。后来事实证明，德弗罗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10月底，岛上守军得到波特少校率领的8名军官和194名士兵的增援。德弗罗下令，让陆战队士兵传授岛上的建筑工人如何使用武器。

11月28日，又一批援军来到威克岛。他们包括43名海军人员，以及沃尔特·拜勒少校率领的50名来自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的地勤人员。他们与先前来到的11人会合，威克岛的海军航空站具备了接收飞机的基本条件。

这批人员中还包括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他将接替德弗罗成为威克岛的指挥官。41岁的坎宁安年轻时曾在中国服役两年半，并在那里获得了飞行员资格。之后他先后在美国第一艘航母“兰利”号以及“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航母上服役，是一名出色的海军飞行员。坎宁安在战前10天才到达威克岛，对岛上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加上作为飞行员出身的他在海防方面并无多少经验，因此他仍把防御工事的构筑等事务交给德弗罗负责。大部分时间里，坎宁安都是和随后来到的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普特南少校商量战斗机的使用。在士兵眼中，坎宁安是个“堪称完美的绅士”。他喜欢安静，很少提高嗓门，喜欢放手让部下去处理自己的工作。显然大家喜欢他的程度要大大高于“令人讨厌”的德弗罗少校。

12月4日，威克岛迎来了最后也是最具威力的一支防卫力量。他们是从哈尔西中将率领的“企业”号航母上起飞并降落在岛上的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共有12架F-4“野猫”战斗机，其指挥官就是英华内敛的保罗·普特南少校。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号在返航途中遇上了恶劣天气，因此耽误了返航的行程，结果未能按计划赶回珍珠港，侥幸躲过了日本人的袭击。此节前文已有叙述。

普特南少校登岛之后，立即对岛上现有的航空设施进行了检查。他发现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以勉强使用。尽管跑道长度足够，但是宽度仅能容单架飞机起飞或降落。停机坪周围的土地凸凹不平，使用这些地方临时疏散将给飞机带来极大的损害。飞机掩体和防空壕更无从谈起，所有加油作业只能依靠两只手。最关键的是，岛上至今还没有装备雷达，岛屿四周海浪声巨大，根本无法有效预防日军战机的突然袭击。

除了刚刚到来的孱弱空军，威克岛还有一支不算雄厚的海军力量。这支部队由两艘潜艇组成，分别是“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两艘潜艇同属“太平洋红石鱼”级，排水量1475吨。“海神”号于11月19日离开珍珠港向西进行战斗巡逻训练，并于26日抵达威克岛。同月底，“太平洋红石鱼”号也到达威克岛以北海域。

在炮火方面，尽管守岛部队的三个炮群拥有6门口径127毫米大炮，另外还有12门口径76毫米的高射炮以及机关枪若干，但不利的因素也显而易见。环礁分为三个独立的岛屿，妨碍了守军之间的相互支援，战时岛屿之间也很难保证信息的通畅。虽然陆地面积不大，但威克岛的海岸线长达34公里，即使是一个齐装满员的守备营，要守住这么长的海岸线也异常困难。岛上空地很少，植被茂密，尽管能为守军提供有效掩护，也同样可以为入侵者登陆后隐藏行踪。常年不息的海浪声惊天动地，可以遮盖敌人活动的声音，如轰炸机来临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环礁平均高度仅3.6米，最高海拔高度仅为6.3米，超过6米

的所谓制高点只有三个，放眼望去，几乎是一马平川。这些都为驻军的防守带来了难度。

到12月7日开战之日，威克岛上共有38名军官和484名士兵，士兵中有一个是“海神”号潜艇的艇员，他因为生病被送到岛上医治。此外，还有从事工程建设的建筑工人约1400人。

防务不断增强的威克岛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不尽快加以攻占，小小的威克岛将真正成为珍珠港基地前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日本联合舰队的作战计划是，在南云机动舰队开始发起对珍珠港的袭击后，立即派出由第四舰队及所属海军特别陆战队组成的威克岛攻略部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占领威克岛。

在国人印象中，“4”似乎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巧合的是，在日本陆海军中分别有两支经常被大家耻笑的部队都与“4”有关，那就是陆军的大阪第四师团和位于特鲁克的海军第四舰队。

第四师团的事这里不再赘述。只简单告诉大家，在中国战场，只要有第四师团出现的地方，中国军队都会争先恐后地去请战立功。日本陆军中就此产生了这样的说法：“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因为敌军士气大振而打输。”

日本海军中也有一句类似的戏言：“怎么又打败了？又是第四舰队吧？”带领这支舰队的井上成美同样得到如此的评价：“什么都行，就是打仗不行。”因为几乎逢战必败，井上因此被讥讽为日本的赵括。

作为旧日本海军最后一位大将，井上成美1889年出生于宫城县，比山本小5岁。前文多次提过，在日本海军中，井上是铁杆的“条约派”，曾经与米内光政和山本一起组成了“铁三角”，一起反对日本与德、意结盟和对英、美开战。

从小就立誓成为“海国男儿”的井上考入“海兵”第三十七期时，成绩在180人中列第八位，毕业时是179人的第二位，可谓成绩优异。井上和山本一样，也是从训练舰“宗谷”号上开始海上生涯的。因拥有一口流利无比的英语，井上曾以海军武官的身份长期派驻日本驻美、法、意等国使馆，长年的旅欧经历使井上拥有了开阔的视野。相比米内、山本的过早出头，井上可谓大器晚成，整整40岁才晋升海军大佐。

在1935年的“二二六事变”中，当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井上果断与司令官米内光政一道，积极出兵平叛，得到了裕仁的赞许。之后米内先后成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海军大臣。米内不但邀请山本出任海军次官，更提拔刚晋升少将不久的井上掌控要害部门海军省军务局。“反战铁三角”在代表海军就日本加入轴心国的表决时投下了反对票。一贯认为陆军短视的井上曾如此讽刺他们：“陆军自诩为中流砥柱，却不知所谓的中流砥柱只不过是黄河中几块妄想阻拦潮水东流的顽石而已。”

尽管在战术上有点蹩脚，但在老酒眼中，井上称得上杰出的战略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对航空战术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华盛顿会议之后20年中，井上一直认为，日本海军根本无法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胜，建造战列舰纯属浪费，那些守旧派幻想中的舰队决战永远不可能发生，未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必将是空中力量。1937年他就明确提出，“战列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无疑将是飞机”。“谁控制了天空，谁就控制了海洋”是井上的名言。井上认为，只要日本握有制空权，美国就不敢在西太平洋向日本发动进攻。他嘲笑日本海军对于70%孜孜不倦的追求属于典型的“比例焦虑症”。

对于未来的战争，井上有诸多未卜先知。他甚至预料美国可能在与日本的争斗中采取“蛙跳战术”。还未雨绸缪地意识到护航的重要性，提出如果不建立严密的护航制度，即使能够占有南方资源地带，

也无法将那些战略物资安全运回本土。后来，井上的预言一一得到验证。

随着三国同盟的签订和欧战的爆发，主战派的得势使得“反战铁三角”曲终人散。在米内和山本先后离开权力中枢之后，唯一留下的井上开始独自对抗自己的“鹰派”同事。和山本一样，随时面临暗杀危险的井上也预先写下了遗书。

势单力薄的井上很快被赶出东京，到中国担任了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井上倡导并发起了“越洋爆击”，策划实施了轰炸重庆的“101号作战”等，他的手上同样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尽管和山本一样是航空制胜论的倡导者，但和山本倡导发展航空母舰不同，井上提倡重点发展陆基航空兵，提议将太平洋上的诸多小岛建成永不沉没的海上要塞。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郁郁寡欢的井上被发配到遥远的特鲁克，担任了第四舰队的司令官，开始了其逢战必败的海上生涯。

第四舰队战绩不佳也不能全怪井上。虽然排名上看挺靠前，可井上的第四舰队是联合舰队各分舰队中实力最弱的。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米勒后来将这支舰队形象地比喻为“破烂”船队。井上的旗舰是排水量仅6300吨的练习巡洋舰“鹿岛”号，其次还有2艘“一战”时期的老式巡洋舰“天龙”号和“龙田”号，之后就只剩下一些驱逐舰和辅助舰艇了。别说战列舰和航母，连重巡洋舰都没一艘。由于堀井的南海支队承担了攻占关岛和拉包尔的任务，井上手头上能用的登陆部队就剩下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现在井上要凭着这些力量，去攻占比关岛防务强大得多的硬钉子威克岛。

1941年11月底，刚刚登上威克岛几天的坎宁安中校接到了来自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军区一封预示不祥的电报，电报说：“国际局势表明，你们应该警惕。”

12月7日是周六。这天上午，已经卸下岛上最高指挥官重任的德佛罗少校组织检查了之前的训练情况，还特地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演习进行得非常顺利，官兵的出色表现连一向挑剔的德佛罗也表示满意。作为奖赏，他破天荒地下达了一项匪夷所思的命令：当天下午解散休息，第二天星期天也破例放假。大家都不相信这样的好消息会如此毫无征兆地来临。有人想借此机会睡个懒觉，也有人准备去泻湖里好好洗个澡，以解除多天来的疲乏。这正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例类似，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背后，往往蕴藏着更大的危机。用一个词语来表述，就叫“泰极否来”。

此时，泛美航空公司的“菲律宾快帆”号水上飞机恰好也停泊在威克岛。周日这天晴空万里，当太阳照例从海平面上慢慢探出头来的时候，乘坐这架航班的乘客纷纷登机，准备完成下一段旅程。飞机起飞时间是6时55分，下一个目的地是关岛。此时谁也想不到，关岛和威克岛都将马上迎来战争的厄运，他们此次的远东之行注定无法完成。

清晨6时，尽管当天破例休息，陆战队兵营还是吹响了起床号。队员陆续到食堂就餐。德佛罗少校难得有这样的轻松时刻，正在房间里悠闲地刮着他浓密的络腮胡子。

在飞机跑道旁的航空无线电台里，无线电报务员雷克斯中士把频率调到了瓦胡岛希卡姆机场的位置。之前已经接到信息，有12架B-17战略轰炸机近期将从本土出发，途经珍珠港和这里飞往菲律宾。雷克斯像往常一样，准备接收从希凯姆机场发来的相关信息。6时55分，他忽然截获了一段狂乱且未加密的信息，异常清晰却令人难以置信：

“紧急求救！紧急求救！日军袭击瓦胡岛。这是真的，没有错！”听到这一消息的雷克斯大惊失色，迅速把上述消息报告了上司威尔逊上尉。

大约7时，通信班班长威尔逊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德弗罗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少校报告，“夏威夷希卡姆机场遭到了空袭”。德弗罗立即拿起电话向坎宁安报告，电话没有打通。放下电话后，德弗罗毫不犹豫地叫来了号手，下令吹响“准备战斗”的警报。随后他把所有军官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人攻击了瓦胡岛，“威克岛很快也会遇见类似的事情，日本人很快就会来的”。

陆战队队员迅速丢下手中的事情，跑回帐篷戴好头盔，带上武器和弹药迅速跳上卡车，冲向各自的阵地——他们头戴的还是“一战”时使用的帽檐宽阔的M1917式头盔。7时45分，所有火炮阵地都致电德弗罗，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德弗罗收到威尔逊报告的同时，坎宁安中校带着几名海军军官正准备离开食堂。一名气喘吁吁的海军通信官拦住他们，说出了那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他马上驾车直奔前线防御阵地，正由于此，德弗罗少校的电话才没有打通，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随后赶到的坎宁安中校认可了德弗罗的命令。他立即联系泛美航空公司的机场经理威廉·库克，要他尽快召回起飞不久的“菲律宾快帆”号，那架飞机刚刚起飞10分钟。7时15分，这架水上飞机顺利返回。坎宁安与普特南商议后，要求这架航程较远的水上飞机做一次侦察飞行，并派出两架战斗机为之护航。侦察计划起飞时间定在了13时。普特南少校此前已经派出两架战斗机升空巡逻。

上午8时，星条旗在威克岛上徐徐升起，高高飘扬的旗帜宣告了全体驻岛官兵誓死捍卫威克岛的决心和信心。为了鼓舞士气，德弗罗命令号兵吹响《清晨的色彩》的旋律。协助威克岛防卫的两艘潜艇“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此时并不知道珍珠港和威克岛发生的情况。由于天亮前就已潜入水下，他们没能接到任何电文。

9时，之前派出的两架战斗机返回基地。迅速完成加油之后，4名飞行员分别驾驶第九至第十二号4架战斗机起飞。亨利·埃尔罗德上尉带领两架飞机负责向北搜索，凯尼中尉的两架飞机负责监视敌人最可能来临的正南和东南方向。

整个上午，威克岛上的防御准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卡车来回穿梭，运送着一箱箱的机枪子弹、轻武器弹药和手榴弹。在海军陆战队一号营地库房，陆战队士兵给手无寸铁的海军水兵和无线电大队发放了少量多余的轻武器。11时40分左右，午饭被送到各个阵地，陆战队员趴在战壕里匆匆吃完了餐。所有人都知道，对威克岛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

他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早在12月8日早上7时10分，日军第四舰队所属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千岁航空队的36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松田秀夫海军中尉的带领下就从威克岛以南1100公里的罗伊岛起飞，分成三个波次向威克岛猛扑而来。

尽管威克岛已经获悉了珍珠港遭袭的消息，并紧急升空4架“野猫”战斗机进行警戒，但就在日机将要接近威克岛的瞬间，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给了入侵者最佳的掩护。日机在厚厚的暴风雨云层下巧妙地逼近了目标。由于岛上没有配备雷达，位于水塔上的守岛观察哨在发出警报时，离日机的攻击只剩下15秒钟，高射炮手和地面上剩下的8架战斗机在遭到轰炸和扫射之前根本无法做出及时的反应。日军第一梯队的12架飞机呈一个V字形分队在钻出雨云时，正好处在威克岛飞机跑道的上空。如此良机，松田自然不会放过，他立即率领机群开始俯冲，在2000米的高空开始投弹。

飞行员康德曼和格雷福斯已经穿好了飞行服，正在准备执行给“菲律宾快帆”号的护航任务。听到警戒哨发出的信号后，两人立即奔向自己的战机。格雷福斯刚刚爬进座舱，他的飞机就被一颗炸弹直

接命中，瞬间变成了一团火球。康德曼在自己的飞机旁被日机的机枪子弹扫倒，接着一颗炸弹命中了属于他的那架“野猫”，飞机掀起来后，残骸重重地砸在康德曼身上。8架战斗机中的4架被当场炸毁，3架中弹燃烧，1架严重受损。

和珍珠港一样，日军的空袭来得太突然了。在最初几分钟内，守备部队甚至连高射炮都没来得及发射。紧接着，第二波和第三波日机对岛上的军事设施、高炮阵地和宿舍营房进行轰炸扫射。25000加仑的航空汽油被击中，引发的大火导致小岛上空浓烟滚滚。到12时10分，日军编队完成投弹转向集合，并爬升到巡航高度。一名叫辻宪男的投弹手回忆，“每架飞机的飞行员都满足得大笑起来，大家都摇晃着机翼表示万岁”。在第二波和第三波空袭时，美军的防空炮火做出及时反应，高射炮火导致日军几架飞机受伤并至少一人死亡。

凯尼中尉率领的两架“野猫”战斗机发现了岛上腾起的浓烟，马上飞回岛屿上空试图攻击日军的轰炸机群。但是，日军的攻击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两人试图追赶离去的敌机，最终未果。

日军突如其来的攻击堪称完美。受打击最大的是战斗机第二一一中队。除了4架升空巡逻的飞机，留在地面上的8架飞机在日军的攻击下无一幸免。让人稍感欣慰的是，第八号飞机只是备用油箱受到了损害，修复一下还能勉强使用。

新的损失很快到来。之前起飞的4架飞机中的第九号机在降落时撞上了一个大油桶，导致螺旋桨弯曲，发动机也受到损害，不进行修复无法继续执行飞行任务。

更严重的是人员的损失。两名中尉飞行员格雷福斯和霍尔顿当场阵亡——格雷福斯还担任着中队的随机工程师。挨了子弹又被飞机残骸砸了一下的康德曼中尉，在第二天凌晨伤重身亡。航空队的55名成员中，有23人被当场炸死或者因为伤重随后死亡，包括队长普特南少

校在内的11人受伤。袭击还导致平民和建筑工人25人死亡。岛上的粮库被摧毁，淡水短缺。

泛美航空公司的那座豪华旅馆在轰炸和随后引发的大火中化成一片灰烬，66名雇员中9人被炸死，2名“菲律宾快帆”号的乘客受伤。让人颇感惊讶的是，这架已经加满了燃油的飞机尽管身上被打出了23个弹孔，却没有一个是在致命的油箱部位。爆炸最近的一颗炸弹距它还不到30米，却一点也没有伤害到它。

归根结底在于岛上没有雷达。不管瞭望人员多么警惕，由于巨大的海浪声掩盖了敌机来临时发动机发出的噪声，所有日机都是在进入投弹点时才被发现，这时候一切都太迟了。这种状况在得不到新增援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改变。由于高射炮的反击可能已经暴露了阵位，守岛士兵忙了一个通宵，对炮兵阵地进行了转移，准备迎接很快就会再来的更多的敌人。

左肩中弹的普特南少校带伤检查了阵地，并指定凯尼中尉接替已经牺牲的战友格雷福斯担任随机工程师。他边说边跟凯尼比画：“算上受伤的，我们总共还有5架飞机。如果你能让它们维持运转，我将会看到你被授予一枚勋章，就像馅饼这么大。”

“是的，长官，”凯尼回答，“如果您能在圣弗朗西斯科给我颁发勋章，我会更加高兴的。”普特南指定技术军士汉密尔顿担任凯尼的助手。在几位平民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在那些已经被炸毁的飞机残骸中寻找还能使用的零部件。

根据附近日军基地与威克岛之间的距离，坎宁安和德弗罗判断当天不可能再有日军的空袭，如果真来的话，他们必须在黑夜中返航和降落。坎宁安取消了“菲律宾快帆”号将在中午执行的搜索任务，命令这架飞机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此时距离日军更近的关岛很可能也已遭到了日军的攻击，珍珠港遭袭情况还不太清楚，但也很难保证

绝对安全。大家思量再三，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随后，“菲律宾快帆”号拆除了多余的设备，经过几次试飞，在12时50分成功升空，带着5名乘客和26名白人员工飞往中途岛。坎宁安后来回忆，他觉得这是“一个划分种族界限的不幸时刻”。

乘客中一个名叫赫文诺的财务预算官员意外地被留下了，他因为在岛上四处闲逛观看风景，错过了登机时间。后来，他还有一次离开的机会，却因为没有足够的降落伞而放弃，最终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守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德弗罗少校颇有感触地说。

大约中午时分，“海神”号潜艇艇长威利斯·兰特少校从潜望镜里看到了威克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他认为很可能是岛上施工在搞爆破工程。这天晚上，“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分别在威克岛南面和北面浮出水面开始充电，顺便呼吸两口新鲜空气。这时他们得到了珍珠港和威克岛遭到袭击的消息。很快，来自珍珠港的命令传来，要求他们在威克岛周围的海域继续巡逻，但必须退出岛上127毫米岸炮的射程之外，以免在未来的战斗中为自己人误伤。

傍晚时分，坎宁安中校向珍珠港第十四海军军区发去了一封急电，报告了当天的战况及损失。一片混乱的珍珠港知道，威克岛也已遭到了日军的攻击！

12月9日是威克岛遭到攻击后的第二天，战斗警报在凌晨5时就早早拉起，全岛人员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电话都有人值班，通信线路畅通，武器和火控设备全部满员，水塔上的瞭望哨目光炯炯，此时离天亮还有45分钟。天刚放亮，那3架尚且完好的战斗机就立即升空，沿着敌军最可能来袭的东南方向进行侦察。7时30分，战斗机传来没有发现敌情的消息，德弗罗少校下令将防御状态由一级降为二级。

上午9时，终于有好消息从凯尼中尉那里传来。尽管螺旋桨和发动机受损的9号机还趴在一个掩体里等待修复，但头一天在空袭中备用油箱部位受损的8号机已开始试飞并取得成功。

根据马绍尔群岛距离威克岛的距离，德弗罗测算，如果敌机从早晨起飞，到达威克岛上空的时间大约是11时。果然在11时45分，从罗伊岛起飞的27架轰炸机还是在松田的带领下准时来报到了。这次他们被水塔上的博思少尉及时发现，消息迅速传达到各个阵地，这些飞机于是受到了岛上防空炮火的热烈欢迎。战斗结束后，美军宣称击落了2架敌机，日军的记录却说没有损失1架飞机，只是14架飞机受伤，有1人死亡、1人轻伤。岛上的医院被日机摧毁，4名海军陆战队员和55名平民被炸死，其余还有一些基地设施被毁坏。

12月10日，日军继续对威克岛实施轰炸。10时45分，26架轰炸机准时飞临，这次的轰炸重点变成岛上各处炮台，日军企图破坏美军的防御炮火，为未来的登陆扫清障碍。另外有10架飞机轰炸威尔克斯岛，导致该岛的弹药库爆炸。美军的战斗机进行了拦截，埃尔罗德上尉声称击落了2架敌机，但日军的记录是只有1架轰炸机没有返航。

以特鲁克为基地的第四舰队从12月8日起就已经开始忙碌。下达给井上的目标不止威克岛，还包括关岛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和塔拉瓦岛。12月10日，关岛宣布投降的早些时候，马金岛已经被日军占领。塔拉瓦岛遭到了日军登陆部队的袭击，当地英国官员仓皇逃跑，日本人抓了几名俘虏后撤退。

一切都还顺利，现在只剩下威克岛了。井上判断，相对上述几个目标而言，这里恐怕最难对付。岛上估计至少有1000名驻军和600名劳工。从前几天空袭的结果看，岛上还有几架残存的战斗机，高射炮火在经过几轮打击后依然活跃。虽然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已确定至少损失了5架飞机，但日军飞行员夸大地说，威克岛上所有飞机和主要守卫设

施都被摧毁。他据此认为，实施登陆作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不过到了12月11日晚上，他就会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日军登陆作战行动由第六水雷战队司令官梶冈定道海军少将指挥。梶冈的旗舰是轻巡洋舰“夕张”号，其余还有驱逐舰“追风”号、“疾风”号、“睦月”号、“如月”号、“弥生”号、“望月”号，负责炮火支援的还有轻巡洋舰“天龙”号和“龙田”号。登陆编队的最大缺陷是缺乏空中掩护。梶冈和井上一样轻信了第二十四航空战队提供的消息，认为岛上的美机已被悉数摧毁。再说，梶冈计划的登陆时间是深夜，并不特别需要航空部队的掩护。梶冈的这一判断为他第一次登陆作战失败埋下了祸根。

放弃空中掩护不能全怨井上和梶冈，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攻克威克岛这样的弹丸之地是不可能由航母来提供支援的。负责该区域航空作战的第二十四航空战队也有战斗机，但它们的腿太短，无法从岸基基地往返威克岛，因此只能由轰炸机裸身出马实施单打独斗。这也正是普特南那残存的寥寥几架战斗机能坚持如此长时间的根本原因。

担负登陆任务的并不是堀井麾下的南海支队，而是海军舞鹤第二特别陆战队的450名官兵。战后在接受美军审讯时，第六水雷舰队首席参谋小山贞中佐说：“大体计划是由‘睦月’号驱逐舰和第三十三号巡逻艇上的150名陆战队士兵登陆威尔克斯岛，指挥官是板谷弥吉。由‘追风’号驱逐舰和第三十二号巡逻艇将300人送上威克岛，由内田均一指挥。由于在开战时我们还没能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因此计划在危急关头，动用驱逐舰上的水兵实施登陆作战。”

早在开战之前的12月3日，这支登陆部队就已经离开特鲁克到达了罗伊岛。12月9日，登陆编队采取一条向西迂回的路线驶往威克岛。尽管预计途中不会遇上美军舰艇，但谨慎的梶冈还是派出了两艘潜艇，在登陆舰队前方120公里实施警戒。

12月10日晚，梶冈率领的登陆编队转向北航行，逐渐接近了威克岛。恶劣的天气有利有弊，既可以给日本人即将实施的登陆作战带来难度，也可以适当隐藏行踪。巧合的是，在登陆编队行驶航线的不远处，有一艘潜艇正好利用夜间在威克岛以南浮出水面换气充电，它就是美军的潜艇“海神”号。

由于已经得到威克岛遭到攻击的消息，“海神”号明显提高了警戒等级。23时15分，潜艇瞭望哨惊讶地发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两道奇异的亮光，远远识别，发现那是一艘轻巡洋舰或驱逐舰的大致轮廓。由于“海神”号此时正对着月光，它同时也被日军发现。前导驱逐舰“如月”号立即朝着“海神”号所在海域猛扑过来。

见状大惊的“海神”号紧急下潜，艇长兰特少校同时下令准备鱼雷攻击。当潜艇下降到36米深度时，“海神”号用尾部的发射管向敌舰射出了4条鱼雷。这是“二战”中美国潜艇发起的第一次鱼雷攻击，发出的第一条鱼雷的编号是14198——它的使用记录现存于纽波特美国海军鱼雷工厂博物馆。上边的标记写明，这条鱼雷命中了目标。老酒看到过这个影印件。

说鱼雷击中目标是因为“海神”号在发射58秒后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他们据此判断，至少有一条鱼雷命中了目标。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其中一条鱼雷提前爆炸了而已。后来日军的报告也说明，潜艇攻击没有对他们造成任何损伤。由于深夜双方视线都不佳，尽管已在甲板上摆满了准备实施攻击的深水炸弹，但“如月”号在周围转了几圈后，还是悻悻离开，“海神”号也继续下潜到50米的深度迅速撤离现场。随后的战况表明，这几条鱼雷变相导致了“如月”号驱逐舰在白天的战斗中沉没，说是“海神”号击中了敌人，也勉强说得过去。

凌晨3时，日军登陆编队已经可以在黑暗中看到威克岛影影绰绰的轮廓，黑暗中的岛屿一片静谧。梶冈以旗舰“夕张”号轻巡洋舰为前导，逐渐接近到离威克岛南岸只有8至10公里的位置。天公不作美，狂风大作，巨浪滔天，导致日舰艇无法卸载，陆战队员无法换乘，一些小艇刚放入水中就被巨浪打翻。眼看天色渐渐放亮，无奈的梶冈只得放弃夜间登陆的打算，改为在白昼强行登陆。

早在3时之前，位于威克岛最南端“孔雀点”上的美军瞭望哨就已发现，远方漆黑的海平面上隐约闪烁出诡异的灯光。得到报告的德佛罗少校迅速走出指挥所登上了瞭望台。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判断那是一支规模尚无法确定但肯定是数量可观的舰队。珍珠港刚刚遭受袭击，况且真要有美军舰艇来的话，事先也会通知，这些舰船无疑是日本人的。德佛罗立即打电话告知了坎宁安，之后下令所有人员立即准备战斗。

从舰队规模上德佛罗判断，敌人的武器无论在射程还是在投弹量上都远远优于自己。事实的确如此，日军3艘巡洋舰上就有140毫米炮14门，6艘驱逐舰上还有120毫米炮24门，而威克岛勉强可以与之匹敌的只有3个海岸炮连的6门127毫米炮，这些炮分布在环礁的3个角上，无法集中使用。美军只有一件致命武器，那就是佯装不知，在敌人进入自己射程后突然开火。德佛罗马上下达命令，无论敌军目标多么诱人，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严禁开火。

4时，普特南少校率领能够升空的4架战斗机，各挂上2颗45公斤炸弹进入起飞区，随时准备起飞迎战。

清晨5时，天色渐渐放亮。“夕张”号已经接近离威克岛南岸只有7000米的地方。在作战室里，梶冈和手下的参谋军官举行了最后一分钟的情况介绍会。事先他们已经知道，这座岛屿上美军有若干岸防炮，梶冈提醒“我们预料会吃点苦头”。此时梶冈没有想到，位于

“孔雀点”的美军岸防炮A连已经卸下了伪装，炮口开始不断移动跟踪“夕张”号。5时15分，3架“野猫”战斗机升空。5分钟后，备用油箱曾经受损的8号机也起飞了。

5时22分，日军3艘轻巡洋舰在离海岸6500米的距离率先向美军开火。随着岸上腾起的阵阵硝烟，受惊的黑脚信天翁发出一阵阵凄厉的叫声一哄而散，而守军仍然是静若冰封。日舰逐渐接近的消息不停地传给德弗罗。6时15分，德弗罗终于下达了射击的命令。首先开炮的是A连，目标是早已经瞄了半天的“夕张”号。

虽然之前日机的空袭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破坏，但美军士兵仍集中最大力量发挥了岸防炮的威力。经过一夜惊涛骇浪的颠簸，日军已略显疲态，更没有想到岛上的美军还有如此的攻击力。A连射出的两发炮弹准确命中了“夕张”号左舷，烟和蒸汽立即从受损处喷出。看到旗舰受伤，一艘护航驱逐舰迅速开过来，试图释放烟雾实施掩护，一发炮弹很快击中了这艘驱逐舰的前甲板。受伤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迅速掉头往远海撤离。边打边撤的“夕张”号给A连造成的损害是仅有一名陆战队员负伤。

A连连长克拉伦斯·巴尼格中尉满意地记下了重创这艘日本旗舰的情景，“两发炮弹刚好落在它的左舷吃水线以上的地方，浓烟和蒸汽立即从左舷喷了出来，舰艇的速度越来越慢。该舰在离岸6000米时又连中两发炮弹，差不多打在同一个地方。日舰左舷完全笼罩在喷出的蒸汽之中”。

日第三十驱逐舰队的3艘驱逐舰也已进入位于皮尔岛上美军岸防炮B连的射击范围，B连随即向领头的“弥生”号炮击，这艘驱逐舰舰尾很快中弹起火。日军的反击炮火也落在美军的炮兵阵地上，破坏了美军的通信联络，使得B连只剩下1门127毫米炮还能战斗。这几艘驱逐舰也迅速掉头，边射击边撤出美军的岸炮射程之外。

最晚射击的是位于威尔克斯岛“果鸠点”上的L连，他们选择了从南方接近的3艘驱逐舰。在敌舰距离岸边只有3600米时，美军岸炮突然打响。6时52分，在三轮两炮齐射之后，第三波齐射的炮弹准确地落在“疾风”号的舰桥和舰腹之处。在烟和水雾渐渐散去之后，威尔克斯岛上的美军炮手清楚地看到，这艘驱逐舰迅速断为两截，很快就消失在水面上。前后还不到两分钟，“疾风”号就带着舰长高塚实少佐以下共167名官兵沉入了海底。

由于几天前“淡路山”号大型运输舰已经在哥打巴鲁被英军击沉，幸运地夺去了日军太平洋战争中第一艘被击沉舰只的“光荣”称号，“疾风”号只好屈尊成为日本海军被击沉的第一艘水面作战舰艇。

几乎没费什么力就轻松击沉一艘敌舰，这美妙的情景让岛上的小伙子乐开了花。炮手们禁不住欢呼雀跃，甚至忘记继续射击。得意忘形的时候，传来了副排长亨利·比德尔少尉的吼叫：“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蠢货！快回去放炮，你们当它是什么，开狂欢会吗？”醒过神来，大家抖起精神，重新投入战斗。在胜利的鼓舞下，他们连续击中“追风”号和一艘运兵船，迫使几艘日舰仓皇逃走。

威尔克斯岛的平民也加入了战斗队列，积极为岸防炮连搬运弹药。受伤的“追风”号跑在最后边，立即成为美军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该舰离海岸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连机枪手也纷纷要求向敌舰射击。德弗罗当然清楚，此举除了浪费子弹不会有什么效果，断然拒绝了机枪手的请求。连中数弹的“追风”号开足马力，像旋风一般退到美军的射程之外，“弥生”号在逃跑途中至少也被击中一次。美军的记录上显示，“追风”号和“疾风”号一样被击沉，日军则记录这艘舰只是船尾被击中，导致14名船员受伤。取得赫赫战果的L连付出的代价不过是120发炮弹和2名陆战队员轻伤。

梶冈本来以为，经过几天的狂轰滥炸，美军应该没多少反击力量了，威克岛可谓是唾手可得。他想不到，美军的反击不但使日军陆战队不能顺利登陆，还让日军遭受了如此大的损失。眼前的一切表示，岸上的美军火力很猛，梶冈白昼登陆的计划已宣告破产。

小山贞向梶冈建议：“敌军斗志高昂，炮台射击非常准确，我们受损不轻，若再继续强行登陆攻击，损失将更惨重。况且天气对我十分不利，依目前形势，我们应该先行撤退，做好准备之后再行第二次攻击。”梶冈对此也非常清楚，若贸然实施强攻，不但没有成功的把握，还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权衡再三，梶冈采纳了参谋的意见，下令舰队返航驶回夸贾林岛。

敌军已经逃遁，没长腿的岸防炮已经够不着日本人。但是没关系，普特南少校还有4架战斗机没发威呢。本来攻击舰艇，轰炸机和鱼雷机才是主角儿，但是现在那些都没有，也只好由战斗机来友情客串了。在岸炮攻击的同时，美机已经爬升到6000米的空中进行了侦察，确信并没有舰载机的空中支援或来自岸基航空兵的打击部队。看到日舰队回头撤退，普特南少校亲自率领3名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埃尔罗德、撒林和弗洛伊勒驾驶幸存的4架“野猫”战斗机进行追击，每架飞机都携带有2颗45公斤炸弹。一个小时后，他们在威克岛西南方向追上了撤退中的日军舰队。

普特南少校立即驾机向“睦月”号驱逐舰俯冲过去，在450米高度上投下了2颗炸弹，并未命中。随后，普特南用机枪将“弥生”号舰桥上的玻璃打得粉碎。其余3架美机纷纷冲上前向日舰投弹。轻巡洋舰“天龙”号的水雷炮台和“龙田”号的无线电室被炸毁。运输舰“金刚”号也未逃脱厄运，不但舰舷被炸弹击中破损进水，搭载的一架水上侦察机也被美军飞机的机枪击伤，5号船舱里的汽油被引燃，导致舰上烈火冲天，3名水兵被打死，19人受伤。

在扔掉2颗炸弹，打光所有机枪子弹后，美军飞机迅速返航，以最快速度重新挂弹出击。埃尔罗德上尉盯准了驱逐舰“如月”号实施俯冲攻击。发现美军战机的“如月”号似乎并不在乎，轰炸机还值得怕怕，你区区战斗机能奈我何？按道理，战斗机悬挂的45公斤炸弹对战舰也真是隔靴搔痒。7时37分，埃尔罗德绕到“如月”号的舰尾方向俯冲扑向甲板，投下炸弹后迅速拉起机头，如穿云箭一般扬长而去。

不知应该说是“命运眷顾勇者”，还是“自作孽不可活”，仅仅45公斤重的航空炸弹竟然在舰上引起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连环爆炸，“如月”号瞬间化为一团火球！7时42分，这艘驱逐舰带着舰长小川阳一郎少佐以下167名官兵沉入大海。

如果真是那颗45公斤迷你炸弹就能炸沉一艘驱逐舰，那肯定被记入战争史册了。其实不然，“如月”号在之前遭遇美国潜艇“海神”号时，甲板上已经堆满了深水炸弹。由于匆忙，加上认为不可能遭到美军的攻击，这些炸弹没来得及放回弹药舱。埃尔罗德投下的那颗炸弹正好落在一堆深水炸弹中间，诱发了连环大爆炸。所以说，击沉“如月”号，“海神”号潜艇也有不小功劳。

4架飞机总共出击了10架次，一直到日舰完全逃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它们总共投下了20颗45公斤炸弹，打完了携带的20000发12.7毫米子弹。但日军也不是吃素的，舰上的高射炮火导致两架战斗机重伤。埃尔罗德的飞机燃料回路被打断，虽然勉强返回了陆地，但在迫降过程中又不幸撞上了石头。弗洛伊勒的飞机被打坏了冷却器和一个汽缸，他竭力在发动机完全停止工作之前使飞机安全返回地面。这两架飞机都已无法起飞继续战斗。

取得辉煌战绩的美军几乎没有时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因为之前几天不间断的空袭很快就会到来，所有炮兵阵地都在补充弹药。9时15分，还能起飞的2架战斗机再次升空侦察，使用效率可真高。

果不其然，半个小时后，9时45分，18架日本轰炸机从东北方向飞来。2架美军战斗机实施了拦截，2名美军飞行员声称各击落敌机1架，地面高炮部队也宣称击落1架，很多人注意到数架日机在离开时冒着浓烟。但日本只承认有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11架受伤，飞行员和机组成员15人死亡、1人受伤。美军猛烈的高射炮火使日军不敢实施低空轰炸，导致准确性降低，对地面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

日军攻击刚刚开始之时，“太平洋红石鱼”号就从威克岛以北南下，试图接近并攻击敌舰。但水下速度太慢，那些驱逐舰正是潜艇的死敌，潜艇也不敢浮出水面实施进攻，并没有取得发射鱼雷的机会。日本人撤退后，“太平洋红石鱼”号迅速北返，避开了“海神”号的巡逻区域。

相对于日军的损失惨重，美军只有4名陆战队员负伤。对于闷头挨了几天炸的他们来说，这真是扬眉吐气。后来，美国史学家埃里奥特·莫里森少将这样写道：“1941年12月11日，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天。”

当天下午，德弗罗少校指挥对可能已经暴露的炮兵阵地进行转移，岛上的平民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傍晚时分，美军举行了最后一项活动，坎宁安中校下令埋葬之前所有的死难者。夜幕降临时，岛上的建筑工程队用挖掘机在海军陆战队的救援站旁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战死的陆战队员、海军和平民安葬在同一个坟墓里。坎宁安中校、德弗罗少校和4名陆战队员组成的鸣枪队出席了葬礼。

因为没有专职牧师，工程建筑队的木匠——一位非神职的牧师约翰·奥尼尔临时客串，为已经逝去的亡灵做了祷告。随后推土机给坟墓填上土，上边做好了精心的伪装。大家随后商定，今后的战死者就地掩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军通过墓前的十字架来判断美军的阵亡人数。

带着累累伤痕，日军登陆舰队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夸贾林岛，队列中已经没有了两艘驱逐舰的身影。气急败坏的梶冈随即向井上报告，“攻击未果”，由于岛上的美国人“发起了猛烈反攻，我们被迫暂时撤退”。

就在威克岛守军击退日军第一次攻击之前，南云忠一率领的航母舰队已经重创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已经得到提醒的情况下仍被来自台湾的日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打了个措手不及，那些宝贵的B-17重型战略轰炸机超过一半被击毁在地面上。就在威克岛守军击退日军的头一天，英国远东舰队主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东南海面，被从西贡起飞的日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干脆利落地送入海底，盟军远东地区的三大打击力量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瞬间土崩瓦解。三次唱主角儿的都是日本联合舰队的海军航空兵。在香港、关岛、菲律宾和马来亚，各路进攻日军高歌猛进，打得盟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纵观远东战局，用一句话来形容盟军，就是“怎一个惨字了得”。

在远东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霾之下，小小威克岛竟然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他们不但击退了强大敌人的进攻，还取得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辉煌胜利。捷报以最快速度传回国内，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尽管手头事情很多，尽管那个整天要钱、要东西的丘吉尔很快要来，但罗斯福总统始终关注着太平洋上的前哨阵地威克岛。华盛顿时间12月12日11时（威克岛时间12月13日3时），罗斯福举行了一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只有在提及威克岛战况时，总统才眉头稍展。当被记者问及“威克岛目前情况到底怎么样”时，总统自豪地回答说：“据我目前所知，威克岛的守军正在顽强抵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海军陆战队的一小部分官兵在支撑着威克岛，这一点我们非常引以为豪。今天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新闻，但是他们在顽强坚持，这一点我们在今天上午很早就知道了。”

在前方噩耗接踵而至、国内民众一片恐慌、失败主义情绪扶摇直上的不利局面下，美国人太需要一次哪怕微不足道的小小胜利给自己打一针兴奋剂了。威克岛的胜利恰好成了最好的话题。华盛顿负责新闻发布的官员认真查阅了坎宁安中校发来的所有电文，里边除了遭受重大损失和请求紧急增援的文字之外，实在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或豪言壮语。其实别说他们，连离威克岛最近的珍珠港都不清楚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美国人真是说多失望有多失望！

就在此时，寂静的暗夜中突然响起了一声怒吼，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天地间。暂时代理第一守备营营长的德弗罗少校在被问及还需要什么援助时，竟然喊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语言：“请多送些日本鬼子来吧！”这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怒吼像旋风一般迅速传开，让所有国民和在前线抗击日军进攻的官兵精神为之一振。瘦小、秃顶、招风耳的德弗罗少校，形象瞬间伟岸挺拔起来，他的巨幅照片立即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多送些日本鬼子来吧！”这句话在盟军节节败退的阴霾下刺破夜空，照亮了天地，成为千千万万美军士兵抗击日军的精神武器。在1942年好莱坞拍摄的大片《威克岛》中，这句饱含个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更成了影片的主旋律。一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45年，尽管那时德弗罗少校尚在日军战俘营当苦力，但美国《时代周刊》仍然津津乐道，称这是一种连日本神风特攻队员都无法比拟的雄心壮志。这也为德弗罗少校战后高票当选参议员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战后，荣归故里的德弗罗少校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他悻悻地说：“我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因为那时候岛上的日本鬼子已经够多，不需要更多了。”

美国人最喜欢刨根问底，真有人查明了其中原因。在第一次战斗结束之后，岛上最高指挥官坎宁安中校曾经向后方发出过无数次求救

电文，其中一段电文由于接收信号不好变得断断续续：“给我们多送些……现在到了所有健全的人都站出来为国效力的时候了……坎宁安……更多的日本鬼子……”如果断章取义，要头要尾，正好出现那样一句话，这正是德弗罗少校豪言壮语的最终来源。但不知为什么，电文中的坎宁安后来宣传时变成了德弗罗。

这个故事的美国版本后来又发生一些变异，说这话的人变成陆战队一个少尉排长。战后回国，这名排长还留下一句极具美国特色的脏话：“老子他妈的什么时候说过这鬼话！”

无论后方如何大肆宣传，都丝毫无法缓解威克岛越来越恶化的局势。很明显，日本人被打疼了，但绝不会就此放过这个志在必得的小岛，这是任何人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唯一可以明确的是，他们下次来攻击，力量一定比上次更加强大。

12月12日早上5时刚过，两架来自南方马朱罗环礁的飞机轰炸了威克岛和皮尔岛。显然他们运气不太好，美军仅存的两架战斗机此时恰好在空中巡逻。仇敌相见，分外眼红。一架日机很快被打成一团火球，一头钻进了大海，另一架仓皇逃遁。

坎宁安和德弗罗必须感谢临时客串随机工程师的凯尼中尉。他带领汉密尔顿技术军士在几架破损的战斗机之间来回拼凑，居然又捣鼓出一架能够上天的飞机，这样，普特南少校的飞行队就有了3架飞机。可惜的是，这架飞机在下午对日军一艘潜艇的攻击中，由于飞行过低被溅起的弹片自伤，飞机尾部和机翼被撕开了几个洞。凯尼中尉马上又忙活上了。

日军组织第二次进攻需要准备时间，直到12月20日，威克岛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12月13日最让人意外，大度的日军竟然给威克岛的美军整整放了一天假。到了下午，日机还没来，德弗罗少校索性批准那些疲惫的士兵到泻湖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

从12月14日起，每天都有日机造访，就像钟点工一样一直持续到威克岛陷落。但它们每次到来都没有完整地回去过。14日11时，来自罗伊岛的30架日机的轰炸造成第二一一航空队员两死一伤，要命的是，一颗炸弹直接击中了一架“野猫”战斗机的后机身。就在机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凯尼中尉带着两名助手冒着轰炸和飞机爆炸的危险冲了上去，把飞机发动机从烈火中抢了出来。让人颇感惊讶的是，经过检查，这台发动机竟完好无损。作为对凯尼勇敢行为的奖励，高炮连的弟兄同仇敌忾，一口气揍下来2架日机，也算为那架不幸罹难的“野猫”报了仇。

到17日清晨，凯尼中尉带着助手向坎宁安中校骄傲地宣布，他们可以使用的飞机又恢复到了4架。对此，普特南少校评价，“他们变魔术般完成了任务，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飞机，也没有任何技术说明。他们的工作在整个战役中是最出色的”。一名陆战队士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引擎在飞机间拆来拆去，它们被从残骸里挑出来、拆下来再组装起来。可以说除了新造，该做的事他们全做了”。

可能大家也和老酒一样纳闷，这威克岛之外的美国人怎么光说不练，到现在还不派出援军呢？12月20日15时30分，威克岛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詹姆斯·墨菲少尉驾驶一架笨重的水上飞机意外地降落在威克岛——这是开战以来坚守威克岛的人们第一次与外界接触。墨菲少尉脚一沾地，就开始打听泛美航空公司那座豪华旅馆的位置，他希望能在那里洗个热水澡，更衣后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遗憾的是，顺着人们的手指望去，那里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一名陆战队士兵指着那片废墟略带讥讽地告诉墨菲：“欢迎来到威克岛！”

不管怎么说，墨菲带来的消息让大家兴奋不已。少尉说：“增援威克岛的舰船、人员、物资、雷达和飞机都在全速驶向威克岛的路

上，正在离这里越来越近。”墨菲当然不知道那些东西虽然在路上，但并非是全速。

威克岛的官兵度过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温馨夜晚。这天晚上，岛上所有人都在给母亲、妻子或亲人写家书，这些书信将通过墨菲带回美国。遗憾的是，这也是战争结束前国内最后一次得到这些人的消息。守备部队的各级指挥官都撰写了工作报告，委托墨菲带走。早已完成任务的拜勒少校受命乘坐这架飞机回去，他之前到岛上只是为了安装航空基地通信设施，他将和墨菲一起把这些书信带往后方。拜勒成为最后一个自由离开威克岛的人。

少校也必须先回去。4年后，1945年9月7日，已经晋升上校的拜勒还将第一个踏上威克岛，接受驻岛日军的投降。

大家不要忘记了12月8日错过“菲律宾快帆”号的赫文诺财务预算官。他本来可以乘坐这架飞机离开的，但飞机上没有多余的降落伞和救生衣，怕死的赫文诺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岛上。也许他命中注定要去战俘营，度过那几年难忘的时光。

12月21日早上7时，这架带来无限希望的飞机在大家的注目下无情地飞走了，坎宁安和德弗罗以及第一守备营的完结篇就此开始。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没有吃上丰盛晚餐的墨菲少尉竟然成了葬送他们的罪魁祸首之一。

8时50分，29架日军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再次飞临威克岛，轰炸和扫射了每个守备连的阵地。尽管没有造成严重损失，但它们的出现使得岛上的美军官兵几乎绝望。

最绝望的当属普特南少校的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他那几架拼凑起来的飞机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就是因为日军的陆上基地距威克岛较远，前来攻击的陆基轰炸机得不到战斗机的护航。现在日军的机群

中竟然出现了可怕的零式战斗机，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舰载机，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敌人的航空母舰来了。

他们应该为自己之前的辛勤努力感到骄傲和自豪：由于威克岛陆战队员的顽强抗击以及普特南和弟兄们的英勇作战，小小的威克岛竟然引来了日军的航母！

就在敌机完成轰炸转身返航的当儿，普特南少校迅疾驾机前去追踪，试图找到日军航母的准确位置，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事实证明，岛上的美军确实是见过世面的。这些零式战斗机正是从山口多闻率领的第二航空战队“飞龙”号、“苍龙”号航母上起飞的。在那些刚刚在珍珠港取得赫赫战绩的零式战斗机眼里，普特南那几架幸存的战斗机都不够塞牙缝的。三个半小时后，12时20分，从罗伊岛飞来的33架陆基轰炸机再次轰炸了威克岛。

12月22日上午，岛上仅剩的两架战斗机照例起飞巡逻，两名飞行员是弗洛伊勒上尉和戴维森少尉。一小时后，戴维森看见一群敌机黑压压地向岛屿飞来，他立即呼叫弗洛伊勒一起飞回岛屿上空。

来者正是“苍龙”号和“飞龙”号上的33架舰载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弗洛伊勒立即意识到，明年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忌日。但他毅然驾驶那架不知由多少架战机零部件组合起来的战机，冲入日军的轰炸机群，向一架迎面而来的九七式舰载攻击机射出了一长串子弹。手起刀落，那架日机立即拖着黑烟一头栽进大海。

幸运的弗洛伊勒并没有在当天的战斗中阵亡。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认为自己击落的是一架零式战斗机。战后研究者查阅日军记录后才发现，弗洛伊勒击落的是一架轰炸机。在珍珠港，那架战机的投弹手金井一级下士曾经对“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投出了致命一弹，引发

的剧烈爆炸导致威武庞大的战列舰瞬间沉没。他也算为“亚利桑那”号和随舰阵亡的1117名美国官兵报了仇。

咱们在这里啰里巴唆，战场上的弗洛伊勒可想不了那么多。他随即开始攻击另一架零式战斗机，那架敌机很快就在离他仅20米的地方爆炸。敌机爆炸喷出的火焰和飞溅的碎片毫不客气地击伤了“野猫”，飞机操纵系统油压迅速下降，弗洛伊勒只好寻找场地降落。这时他看到戴维森少尉正在追击一架日军轰炸机，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架零式战斗机。这是他最后一眼看见戴维森——击落戴维森飞机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是田原功下士。

就在此时，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在他身后突然打出了一连串点射，弗洛伊勒感觉子弹打进了肩膀和后背。他本能地拉动操纵杆试图摆脱日机的瞄准线，但受伤的“野猫”已经无法转弯，他只好朝着海面垂直栽下去，敌机被甩掉了。

也算弗洛伊勒命不该绝。就在即将跌到海面的一刹那，飞机戏剧性地被重新拉了起来，身负重伤的弗洛伊勒连放下起落架的力气都没有了。岛上的人们看着这架飞机贴着海面冲到岸边，机腹贴着沙地冲出去几十米才停了下来。当弗洛伊勒挣扎着爬出座舱时，那架飞机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

凯尼中尉伤心地说，“我们现在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了”。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些修修补补的“野猫”才与敌人整整周旋了15天之久。精疲力竭的凯尼之前一直忍受着严重的腹泻，现在暂时失业的他立即被送进了临时搭建的简易医院。

在12月8日到22日的15天里，日军持续不断的空袭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开战时，岛上的12门高炮只剩下4门，而那12架飞机已全部壮烈了。

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连同队长普特南少校在内，所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加起来只剩下20人。他们在少校的带领下整队集合，集体到德弗罗少校的步兵指挥所报到。他们接受了新的任务，与海军陆战队一起守卫沿着这座珊瑚岛海岸线挖掘的沙袋堑壕。病愈的凯尼中尉迅速归建。战役结束时，这个中队只剩下10个人，只有撒林上尉一个人不带伤。

威克岛的地形并不适合防守，全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高点，也没有足够的机动空间。面对绝境，一名陆战队军官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奈，“能做的都做了，但也只是仅此而已”。的确如此，日本人肯定会回来的，得不到增援，威克岛注定会陷落。但是赫夏尔·米勒下士留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语言：“他们若想要这个岛，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那梶冈带着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回去向井上复命，让他颇感意外的是，井上并未过多责备，仍然给予梶冈以充分的信任，指定他继续担任第二次攻击的指挥官。尽管前线打了败仗，但日军后方的宣传一点都不嘴软，“我海军炮轰了敌重兵把守之威克岛，给美军军事设施和人员造成重大损失，我方损失轻微”。

牛该吹要吹，事该办也要办。第一次攻击失败之后，井上迅速召集参谋人员对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大家一致认为，攻击未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美军强大的岸炮火力；二、美军竟然还拥有战斗机；三、当时的天气对登陆作战不利；四、自身力量不足和作战方式不够完善。

威克岛必须加以攻占，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针对第一次攻击中的不足做出大的改进。几艘轻巡洋舰的140毫米舰炮不足以完全压制美军的127毫米岸防炮。为了削弱守军岸防炮的火力，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登陆时间选在黎明之前，在战术上变强攻为突袭。一旦日军优势

兵力能够顺利登陆并站稳脚跟，弹丸之地威克岛指日可下。但是大家对如何应对美军那几架战斗机，一直束手无策。有人建议井上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

四面八方捷报频传，单单从威克岛传来的是坏消息。得知首攻威克岛出师不利并惨遭溃败，同时接到老伙计井上请求增援的电报之后，山本怒不可遏，立即电令返航途中的南云，从珍珠港凯旋，正在回国途中的机动部队中调派“适当兵力”对第四舰队进行增援。

对于支援进攻威克岛这样的小型作战，见惯了大世面的南云并不热心。但是军令难违，之前已经没有按照山本的电令去攻击中途岛，这次再不听话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尽管心里不太情愿，援兵还是要派的。南云在和草鹿经过会商后认为，如果派出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航母当然最好，但是“赤城”号是自己的旗舰，这样的话，两人势必也要赶过去，耽误回家领功请赏喝酒的机会。如果派出刚组建不久的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和“瑞鹤”号，两人又有点不放心。之前第四舰队在威克岛吃了败仗的事实说明，那里肯定是一块没有多少肉的硬骨头。两人同时想起了山口多闻的第二航空战队。在珍珠港，山口就强烈要求发起第三波攻击。你不是很想打仗吗？那你就去打吧。两人决定以第二航空战队为核心组织威克岛增援舰队。

12月16日，第二航空战队航母“苍龙”和“飞龙”号，以及拥有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的第八巡洋战队率领“谷风”号和“浦风”号驱逐舰驶出大队列，转赴支援威克岛。支援舰队指挥官是第八巡洋舰队司令官阿部弘毅海军少将，可怜的山口又成了打酱油的。虽然山口名气更大，毕业考试成绩也是第二名，而阿部弘毅毕业时仅仅是第二十六名，但人家阿部大哥是“海兵”第三十九期，你山口小弟不过才第四十期而已。在论资排辈至上的日本海军，作为师弟的山口也只好屈尊一下了。

其实这个阿部弘毅也绝非等闲之辈，回头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还要重点介绍阿部。就是他在夜战中损失了“比叻”和“雾岛”两艘战列舰。他的弟弟阿部俊雄更牛，作为舰长，率领世界上最大的航母“信浓”号第一次出航就被美军潜艇击沉。真乃一家都是扫把星也，后文详叙。

支援舰队的任务是彻底消灭威克岛上的美军航空力量，对日军第二次登陆作战提供海空支援，同时有可能的话，击溃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之前普特南少校看到的零式战斗机，正是从这两艘航母上起飞的。日军当然不愿意在威克岛这样的小地方消耗珍贵的航母力量，因此“苍龙”号和“飞龙”号并没有被安排作为进攻的主力，它们只是位于威克岛西北400公里之外负责远程打击。

派出增援舰队之后，南云和草鹿兴致勃勃地率领袭击珍珠港的主力部队前往西南的特鲁克基地，加油补给后继续驶往日本本土。

对于美军对威克岛的可能增援，山本也给予了充分考虑。一切迹象表明，珍珠港美军的战列舰暂时丧失了作战能力，但那些重巡洋舰在袭击中几乎完好无损。如果它们前来增援，仅靠井上手下那几艘破烂轻巡洋舰肯定不是对手。为了应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威胁，山本再次颁布命令，五藤存知海率领的第六巡洋舰队的“青叶”“古鹰”“加古”“衣笠”4艘重巡洋舰，以及数艘驱逐舰由特鲁克基地出发前往增援威克岛。它们将在威克岛以东形成一道防线，掩护整个登陆作战的侧翼。一旦美军来援，预期的水面作战成为现实，全部日军水面舰艇将由第八巡洋舰队阿部弘毅统一指挥。

日军对美军增援的估计完全正确，于情于理美国都必须救援威克岛。但他们小看了美国的决心，遭受重创的太平洋舰队竟然不惜血本，派出之前侥幸躲开打击的主力航母，还一下子派出两艘，一艘主攻，一艘佯攻。随后我们将会看到，如果不是美国增援舰队的半途而

废，五藤的这几艘重巡洋舰很可能成为美国航母特混舰队的美味佳肴，随后进行的可能是美日航母之间2：2的巅峰对决。真那样，珊瑚海海战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的称号将被提前夺走。

由于在第一次登陆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第四舰队又给登陆编队补充了“朝风”“夕风”和“泷”这三艘驱逐舰，以及布雷舰“津清”、运兵船“天洋”等。另外，“夕张”“龙田”“天龙”等几艘巡洋舰经过修理，再次加入战斗行列。

与之相对应的是登陆兵力的增加，从第一次的450人一下子增加到1500人。该部队编有三个步兵中队，内田少尉和板谷中队负责在威克岛的突击登陆，高野中队组织了100人的敢死队将登陆威尔克斯岛。为了确保对岛上美军的绝对优势，梶冈还特地从水兵中组织了500人的登陆队。一旦前方攻击受阻，这些人将作为援军登岛作战。万一如此仍不能取胜，则由舰队中的几艘驱逐舰直接冲滩搁浅，舰上所有水兵全部冲到岸上，与美军血战到死——不成功则成仁！

获得井上充分信任的梶冈仍将担任指挥官。他将12月23日定为第二次进攻威克岛的日期，这天是皇太子明仁8周岁的生日。

12月21日上午9时，日军登陆及护航舰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罗伊岛，气势汹汹地朝着威克岛杀将过去！

虎头蛇尾的援军

1941年12月13日清晨，当太阳把第一束光芒洒向海面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第六巡洋舰分队旗舰“阿斯托利亚”号重巡缓缓驶入了珍珠港。珍珠港6天前遭到突然袭击之后，这支负责向中途岛运送飞机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提供护航的分舰队，被严令立即返回珍珠港。

旗舰的甲板上，一位中等个头，体态消瘦，长着一头黑色直发的海军将领惊讶地看着映入眼帘的一幕。虽然早已知道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但面前的一切还是让他触目惊心。奋勇冲出内港的“内华达”号静坐在沙滩上，舰艏半没入水中，甲板全被炸得拱了起来。远处“加利福尼亚”号和“西弗吉尼亚”号静卧在烂泥中，“俄克拉何马”号只有红色的船底和一只青铜螺旋桨还露在水面上，最惨的“亚利桑那”号早已是支离破碎。原来那些挺拔伟岸的战列舰，瞬间化成一堆堆废铁。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些承载国家命运的海战主力，却已折戟沉海！眼前的一切让将军感到了发自内心的震撼。这位其貌不扬的海军将领，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兰克·杰克·弗莱。

1885年4月29日，弗莱彻出生于美国的艾奥瓦州。其父是一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老兵。在还算富裕的安乐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后，弗莱彻最后选择了加入海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了叔叔弗兰克·弗莱德·弗莱彻的影响。当时他的叔叔不过是个校级军官，但后来担任过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最后军衔为海军上将，这在和平时几乎是不可企及的。

和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基本上有着“海兵”和“海大”的履历类似，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大多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弗莱彻也是1906年从该校毕业，在当届116名学员中排名第二十六位。30年之后，他和很多师兄弟成为太平洋战场上抗击日军的主力。弗莱彻的同

届同学中，就有我们今后要常提到的菲奇、戈姆利、麦凯恩、诺伊斯和陶尔斯等。他们的师兄，毕业于1904年的有金梅尔和哈尔西，1905年的有尼米兹、牛顿，1907年的师弟有斯普鲁恩斯、西奥博尔德和贝林格等。至于金凯德和特纳，连师弟都称不上了，他们都毕业于1908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以及美国历史上4位海军五星上将——莱希、金、尼米兹和哈尔西，全部来自这所学校。

1910年，弗莱彻少尉在亚洲舰队服役时第一次担任“代尔”号驱逐舰舰长。1914年4月，时任上尉的弗莱彻，在叔叔弗莱德·弗莱彻少将指挥的与墨西哥战争的韦拉克鲁斯行动中表现突出，他冒着炮火指挥租用的邮船将350名平民安全输送到平安地带。凭借这次出色表现，弗莱彻开始在美国海军中崭露头角。统算起来，弗莱彻担任过舰长的驱逐舰足足有两位数之多。多年的海上生涯，使他练就了和南云忠一一样精湛的航海技术——除了最终的命运，从他们在太平洋战场的表现来看，弗莱彻和南云忠一确有诸多相似之处。1918年，弗莱彻中校在北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一直到1927年，他才在“科罗拉多”号战列舰上担任副舰长。此后，他来到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修完高级课程，随后进入陆军军事学院深造。这些学习经历，为他提供了战略谋划和制订作战计划的重要学术背景。之后，升任上校的弗莱彻担任美国亚洲舰队参谋长。1933年回国，他来到美国海军部工作，于同年11月担任海军部部长克劳德·史万生的助理。1936年，弗莱彻终于等来渴望已久的战列舰舰长的任命，出任“新墨西哥”号舰长。弗莱彻领导的这艘舰在随后几年里连获轮机、火炮射击、精湛加油技术等多项奖项。他的档案里也添加了这样的内容，“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

尽管获得过很多的奖项，但弗莱彻的每一次升迁都会带来诸多非议。第一当然是因为他有一个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叔叔，很多人认

为他在侄子的升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由于多次在海军中央机关任职，大家认为他的高升与他和大多数上层人物脸熟有关。嫌疑的确有，1938年罗斯福任命理查德森为海军航海局局长的时候，弗莱彻就担任了他的副局长。他的前任副局长就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尼米兹。

1939年11月，弗莱彻晋升少将，成为1906年那一届毕业生中第八个扛上将星的杰出人物，之后出任海军巡洋舰第三分队司令。他负责指挥的4艘老式轻巡洋舰同样在后来一系列军事演习中表现不俗。1940年6月，弗莱彻升任巡洋舰第六分队司令。虽然还是领导4艘巡洋舰，但是已经变成了“新奥尔良”号、“阿斯托利亚”号、“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旧金山”号这些1934年左右服役的万吨级重巡洋舰，可谓是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

截至1941年12月，56岁的弗莱彻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39年，其中22年在海上度过。众人眼中，弗莱彻“言辞机敏，妙语连珠”，总是保持“开朗的性情和热诚的笑容”。他一方面自尊自信，喜欢结交朋友，另一方面为人谦逊，脚踏实地，毫无自高自大和装腔作势之态。尽管多次在海军部等首脑机关工作，但他和老酒一样，不喜欢文案工作。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人士这样描述，他是个“为人很好，惹人喜欢，但是有点稀里糊涂的家伙”。他的好朋友，曾经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与之并肩作战的史密斯这样形容，“他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在战斗中决策迅速，而且通常判断正确”。可弗莱彻一点都不给好友面子，他在战后坦率地对作家沃尔特·洛德说：“每当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指挥员如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奠定胜局，实际上他们总是要在黑暗中摸索半天。”老酒相信，这绝对是肺腑之言。

不管在当时还是战后，美国海军中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像弗莱彻那样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并非航空兵出身的弗莱彻幸运地指挥了太平洋战争中五次航母大战的前三次。在美国海军中，有着黑鞋派和褐

鞋派之分。舰艇军官就是所谓的黑鞋派，后来崛起的海军航空兵被称作褐鞋派。作为一名杰出的航母指挥官，弗莱彻却属于地地道道的黑鞋派。尽管在1928年担任“科罗拉多”号副舰长时，他曾经报名参加飞行员训练，但由于视力问题未获批准。他的很多师兄弟就比他幸运得多，以较大的年龄参加飞行员训练并获得了飞行员资格。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欧内斯特·金、哈尔西、菲奇、麦凯恩和谢尔曼等，哈尔西获得飞行员证书时已经52岁，他们被那群真正飞行员出身的年轻航空兵轻蔑地称为“迟到的老弟”——41岁获得飞行员资格的山本五十六如果来了，也是这样的“老弟”之一。

回到正题。“迟到的老弟”山本之奇思妙想，已经导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刹那间失去了作战能力。12月9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认为，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能暂时采取守势，同时下令将舰队作战区域局限于防守180°经线以东地区。美军认为，日军一定会乘胜追击，下一步很可能在180°经线以东展开一系列攻势，夺取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巴尔米拉岛和萨摩亚等战略要点。作为重中之重，当前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守卫珍珠港。

威克岛部队让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时，美国海军当局认为，相比刚才那几个要点来说，正在遭受日军攻击的威克岛已经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的首选目标。此时关岛已经陷落，不管出于军事或者人道考虑，他们都必须义无反顾地派出援军去救援威克岛，特别是威克岛的英勇抵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之后。

对战争前景颇感忧虑的斯塔克上将给金梅尔发去了一封悲观的电报，提醒他警惕敌人“为了使夏威夷难以防守而发动的更多进攻”，并且暗示，中途岛和威克岛能否守得住“很成问题”。华盛顿的悲观估计使金梅尔感到沮丧，他回答斯塔克，他想“补救我们最初遭到的惨重损失”，重新对太平洋舰队进行部署，同时利用现有的力量组建

三支航母特遣舰队——金梅尔谢幕之前这一重大举措，戏剧性地成为美国最终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基础。

瓦胡岛上的燃料和弹药库都完好无损，使得金梅尔有能力派遣第一支特遣舰队去袭击马绍尔群岛上的日军前沿基地，第二支特遣舰队负责守卫夏威夷群岛，第三支前往援救威克岛。金梅尔和太平洋舰队作战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认为，威克岛完全能够在短期内坚守。如果能够得到有力增援，坎宁安至少能够再坚守1到3个月。此时的威克岛已经被定位为珍珠港的军事前哨，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军航空站。

虽然罗斯福总统已告诫美国民众，要他们对威克岛的未来做最坏的打算，但在他的心中，威克岛已成为美国誓死不屈的象征。早在日军第一次登陆作战之前的12月9日，金梅尔及其参谋人员已经拟订了救援威克岛的作战计划。由于大部分兵力已经优先分配给了更加靠近珍珠港的约翰斯顿、巴尔米拉和中途岛，此时瓦胡岛上只剩下陆战队第三和第四两个守备营和第一营的一部分。尽管兵力捉襟见肘，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是从第四守备营中抽调了8名军官和197名士兵，外加1名海军军官和4名水兵去增援威克岛。事实上，由于缺乏足够的火炮，这支匆匆纠集起来的小部队所实施的增援，只具有象征意义。随着日军的不断增兵，威克岛的据守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持续增援。

救援队队长一开始选定的是海纳尔中尉，但当美军决定用海军陆战队军官担任威克岛的指挥时，哈罗德·法赛特中校取代了他，他将登岛取代坎宁安中校。12月10日，在法赛特中校的带领下，队员携带自己的装备登上了水上飞机母舰“丹吉尔”号。尽管此时还没有接到正式命令，但小道消息已漫天飞扬，“我们将要去威克岛”。夜幕降临时，这支小小的援军已准备就绪。

让人大失所望的命令很快传来，所有官兵被要求下船返回驻地。随后才知道，那些大领导认为，单独的“丹吉尔”号根本不可能安全

抵达威克岛，他们要等待正匆匆从西海岸赶来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这艘航母上搭载的第二二一水牛战斗机中队，将去为威克岛只剩下4架飞机的第二一一“野猫”中队提供支援。虽然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性能比不上“野猫”，但对付日军的轰炸机还是绰绰有余，毕竟此时日军对威克岛的第一次进攻尚未开始，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也需要对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进行分析判断。

12月11日，第一次威克岛保卫战的捷报传来。尽管第一守备营的弟兄们击退并重创了来犯的日军，但谁都清楚日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威克岛的增援已迫在眉睫。12日一早，救援部队再次登上了停泊在10号码头的“丹吉尔”号。

到13日，所有的装船工作都已完成。登船的有第四守备营的127毫米岸炮连、76毫米高炮连、暂编机枪连以及其他辅助人员。此外，还有威克岛急需的大批装备物资，包括200吨粮食，9000发127毫米炮弹、12000发76毫米炮弹和超过300万发的12.7毫米和7.62毫米机枪弹，以及足够的步枪弹、手枪弹和手榴弹等。最关键的是，“丹吉尔”号带上了威克岛急需的两套雷达！

就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当天，太平洋舰队“萨拉托加”号航母已经完成了在布雷默顿的改装抵达圣迭戈。在接回自己的飞行大队后，将按计划于次日起程驶往珍珠港。舰长菲奇上校本来计划在4天内完成全部航程，但由于途中遭遇了恶劣天气，到达珍珠港时已经是12月14日。由于港口方面害怕遭受日军潜艇的攻击，发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命令”，结果导致“萨拉托加”号进港时间拖到了12月15日上午9时。坏消息总是会接踵而至，由于此前“萨拉托加”号的燃油遭到了海水污染，菲奇舰长接到的命令是，立即重新换油和装货。

就在这一天，为“丹吉尔”号增援威克岛提供护航的第十四特混舰队正式成立，它的核心就是刚刚抵港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舰上

搭载81架战机，其中就包括支援威克岛的第二二一战斗机中队。为航母护航的包括“阿斯托利亚”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旧金山”号3艘重型巡洋舰组成的第六巡洋舰分队，以及由9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四驱逐舰中队。特混舰队司令官由弗莱彻海军少将担任，他将在“阿斯托利亚”号重巡洋舰上坐镇指挥。舰队的任务是把“丹吉尔”号顺利地送到威克岛，把增援部队和雷达、弹药、给养送上岸，保证守军至少再坚持一个月，同时接走伤员和建筑劳工。整个编队计划于12月23日抵达威克岛。

为了保证对威克岛增援能够取得成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组成了第十一特混舰队，由布朗海军少将指挥，负责对日军占领的贾卢伊特环礁实施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第十一特混舰队将早于第十四特混舰队一天出发，并在弗莱彻到达威克的23日前一天，对贾卢伊特环礁进行攻击，为第十四特混舰队的卸载争取宝贵的时间。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布朗少将保证，只需一次打击即可“在次日威克岛救援舰队到达时，将日本海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南方”。换句话说就是，不指望你取得什么战绩，你完全可以打一枪就跑。

弗莱彻舰队可以用一周时间走完前往威克岛的3600公里航程，而布朗的第十一特混舰队袭击贾卢伊特环礁的距离足足有4200公里之遥。也就是说，两支特混舰队必须在前进途中至少加一次油。

新问题随之出现。12月14日，金梅尔手中只有三艘油轮：最快速的有着“胖贵妇”之称的“尼奥肖”号，以及“内奇斯”号、“拉马波”号两艘老古董。三者的速度分别为18节、14节和10节，而且只有速度最快的“尼奥肖”号才配备有最新式的加油设备，接受过相应的加油训练。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加上第十一特混舰队的任务是与敌作战，“胖贵妇”只能交给布朗少将带走，弗莱彻只能选择速度只

有14节的“内奇斯”号。这艘1921年服役的老旧油轮虽然理论上有14节的航速，但没人指望它能在实际航行中跑出13节以上。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弗莱彻编队中所有战斗舰艇都能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丹吉尔”号的航速也能达到16.5节，但在完成加油之前，它们都只能按照“内奇斯”号的航速行驶。如果按照15节的正常行驶速度计算，现在的13节就预示着这支舰队每天要少跑90公里，这在救人如救火的战场上是致命的。不仅如此，本来太平洋舰队预定由“列克星敦”号负责增援威克岛，临时变更计划导致增援部队又晚出发了一天。在珍珠港，没有人明白这宝贵的一天时间对于威克岛上的守军究竟意味着什么。

“内奇斯”号成了第十四特混舰队明显的一大短板。还有一大隐藏的不利因素是，担任增援舰队司令官的弗莱彻本就战意不足，担任佯攻任务的布朗更是谨小慎微。在派出这两人承担增援和佯攻任务的同时，金梅尔却任由哈尔西带领他的“企业”号航母编队在珍珠港以北海域无所事事地游弋。弗莱彻和哈尔西最大的区别在于，只要有30%理由可以撤退，弗莱彻一定会选择撤退。而只要有30%机会进攻，哈尔西就一定会选择进攻。美国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少将认为，金梅尔“在选择指挥官时的草率，已经注定了其救援计划的失败命运”。

12月15日下午4时，在岸上人员阵阵“狠狠去教训那些日本人”的叫喊声中，第四防卫营的海军陆战队以及第二二一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乘坐“丹吉尔”号，与“内奇斯”号油轮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缓缓驶出了珍珠港，它们将在外海等待与“萨拉托加”号航母以及第六巡洋舰分队会合。16日11时15分，磨磨蹭蹭的“萨拉托加”号编队终于出港。下午，两支队伍在瓦胡岛西南海域会合，踏上了向西援救威克岛的征程。

如果这支舰队能够按计划到达，威克岛可能还有救，至少可以把那些勇敢的战士给救出来。如果凑巧，在威克岛附近海域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海战，进而影响到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但此时“木桶效应”显示了威力，快速特混舰队中“内奇斯”号破旧的轮机拼出老命也不过跑出了12.75节，它跑不快，其余人能快也快不了，要不你就没油吃。加上附近海域有日本潜艇频繁出没，特混舰队还必须走“之”字形反潜路线。因此在墨菲少尉口中的“全速增援”，实际上跟爬行差不了多少。

相信介绍起来个个都有一大堆溢美之辞的那些美军高层，不会不懂得“救人如救火”的浅显道理。

增援威克岛的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踏上了征途，后边的珍珠港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12月17日，之前力主对威克岛实施增援的金梅尔上将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华盛顿宣布，将解除他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这一命令就在“12月17日15时生效”。接替他职务的是海军航海局局长威廉·尼米兹少将。尼米兹将和他2月份出任司令官时一样，直接晋升海军上将。

尽管之前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这一消息真正来临时，金梅尔还是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幻想保留职务带领舰队一雪前耻的梦想就此破灭。由于罗斯福、马歇尔、诺克斯、斯塔克这些大人物都拒绝承认自己在珍珠港被袭事件中存在过错或有不当的地方，那么黑锅就只能由现场的金梅尔和肖特来背，两人将要面临的是无限制的审问和调查。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同样无话可说，毕竟那支雄伟壮观的庞大舰队是在他手里葬送的。他的不幸，只是相对同样打了败仗却最终成为英雄的麦克阿瑟而言，老麦还提前得到了预警。当天下午，金梅尔直截了当地向斯塔克提出，让自己即刻离职，以便给后任的到来扫清障碍。斯塔克慷慨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金梅尔之前一直力主救援威克岛，他的提前卸任，为威克岛的救援活动带来了致命的不利影响。

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还需要一段时间来移交海军航海局局长的工作，才能到珍珠港就任。军中不可一日无主，这样在尼米兹到来之前，太平洋舰队的二把手、战列舰舰队司令官威廉·派伊中将受命暂时代理司令官一职。

派伊中将此时已经61岁，是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1901年的毕业生。在美国海军中，身材矮小、眉毛浓密的派伊以“思维缜密，性情温和，能力出众”著称，被公认为杰出的谋士、战略家和太平洋战争专家，在战前的军事演习中享有“常胜将军”之美誉。要说彼此之间了解最深的还要属老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欧内斯特·金上将认为，派伊虽然知识丰富，但是惯于“按照象牙塔中的知识作战，总是无法把他的思想精简到合理程度”，这一论断很快就会得到证实。事实也表明，军事演习虽是战争所必需，但演习中的高手不一定最终就能成为名将。

弗莱彻和布朗的两个特混舰队均已出发。派伊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在瓦胡岛北面闲逛了很久的哈尔西舰队入港补给，之后对前述两个特混舰队提供支援。就在“萨拉托加”号航母离开珍珠港的16日当天，“企业”号航母回到了珍珠港。加油补给后的19日，哈尔西带着“企业”号和3艘重巡洋舰、9艘驱逐舰出发，任务是接应可能遭到追击的第十一特混或十四特混舰队。哈尔西也缺乏高速机动所必需的燃油，配备给他的“赛普尔加”号油船速度更慢，只有可怜的10节。但是一旦形势紧急，哈尔西可以甩掉油轮快速增援。按照性格分析，哈尔西也肯定会那么做——今后我们会很多次看到哈尔西的类似表演。

按下哈尔西和弗莱彻暂且不表，先去看看负责牵制攻击的布朗舰队。马上就59岁的布朗于1902年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先

后担任过四任总统的海军助理，堪称美国海军界的元老。苍白瘦弱的布朗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在美国海军中以谨小慎微著称。由于有轻度的摇头症，年轻军官背后戏称他为“阿抖”。他的耐力也很成问题，即将实施的袭击贾卢伊特作战并不适合他这样的神经衰弱者，布朗相信“那一区域敌军的力量非常强大”。

本来就战意不足的布朗手中还握有一把尚方宝剑。出发之前，金梅尔曾画蛇添足地授意布朗，允许他自主决定改换攻击目标，或者干脆取消攻击，这就更加预示着布朗的牵制攻击不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老酒一直纳闷，为什么急于打仗的哈尔西被雪藏，派出去的两个都是战意不足的将领呢？

一想到要深入敌穴去袭击那神秘可怖的贾卢伊特，布朗顿觉脖子发凉，手心冒汗。还是那句老话，人不想干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快为自己找到充足的理由。情报部门提醒说，敌军正在增兵马绍尔群岛，其中很可能会有航母。贾卢伊特本身就有大型潜艇基地，在那附近海域，潜艇的威胁无处不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使布朗的神经更加紧张：气候总是变化无常，在12月17日的一次试射中，“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打出去的炮弹竟然是哑弹。12月18日，“尼奥肖”号油轮开始给编队加油，加油进行得异常艰难，一直拖到第二天很晚才完成。布朗认为，自己很可能在进入有效攻击距离前被敌人发现。战争刚刚开始，那些年轻飞行员无法承受从过远的距离起飞发起攻击。

尽管在探察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意图上丢了大人，但是从联合舰队、南云机动舰队以及井上第四舰队之间频繁的电信联络中，夏威夷海军情报站的约瑟夫·罗切福特中校——敏感地捕捉到一些不太清楚的信息。他和太平洋舰队情报参谋埃德温·莱顿少校判断，日军很可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有大的行动。

12月20日，来自情报部门的消息进一步显示，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集结了大量陆基飞机，敌人的水面舰艇也可能随时前来拦截。更令人担心的是，一支实力不明的日本航母舰队正在向威克岛以北海域运动。派伊认为对贾卢伊特达成突袭的希望已十分渺茫，他的参谋长德雷梅尔也把这一袭击行动比喻成“摸黑开枪”。一旦“列克星敦”号出现意外，那他布朗将会成为继金梅尔之后另一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斟酌再三，布朗决定放弃攻击贾卢伊特，选择一些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他看上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环礁，那里的防务肯定比贾卢伊特薄弱。由于舰队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加上之前有金梅尔的授权，布朗少将在改变攻击目标时并未告诉珍珠港。

派伊与布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派伊也担心“列克星敦”号出现意外，那样将会严重削弱夏威夷本来已经非常孱弱的防卫力量。于是派伊决定，布朗的舰队放弃佯攻贾卢伊特，转向西北方向前往支援弗莱彻的编队。他此时尚不知道，布朗已经将袭击目标改成了马金和塔拉瓦环礁。

就在派伊决心已下但尚未发布命令之时，他收到了威克岛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攻击的惊人消息。这一消息表明，之前情报部门提供的在威克岛海域出现敌军航母的情报绝对准确可靠。尽管没有找到日军航母的准确下落，但威克岛上空突然出现了舰载机，这使派伊非常担心，他的两支特遣舰队有可能进入日军精心设下的伏击圈。他再一次衡量了执行之前作战计划的危险性，冥思苦想是否要“冒着损失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风险，去尝试进攻威克岛附近的敌军”。

就当这几天临时领导也实在纠结，最后派伊还是决定求稳，理由是航空母舰的安全比援救威克岛更重要。在当天下午，在请示了华盛顿之后，派伊向布朗舰队下达了停止攻击转向北面的命令。一直在战与不战之间踌躇不定的布朗，很快就收到了这一让他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在接到派伊取消攻击的命令时，布朗舰队正位于马金东北约1400公里处，如果按照15节的速度正常行驶，再过36小时就可以发起攻击。舰队大部分官兵都急于为珍珠港的耻辱复仇，因此，派伊的电报对于第十一特混舰队那些急着去打日本人的官兵来说，“就像是一记撩阴腿”。一些先收到电报的参谋沮丧之余，甚至争论是否要把电报立即交给布朗少将和参谋长罗伯森上校，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有人向布朗提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打了再说。布朗以油料消耗太快为由，很快就下达了舰队掉头转向的命令。

回头再看弗莱彻的增援舰队，他们在航行的前三天都平安无事，唯一遗憾的是只能以“内奇斯”号的速度缓慢爬行。舰队中最忙碌的人当属“丹吉尔”号上那些增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雷达技师在起航前才匆匆赶到船上，他们利用航行中的宝贵时间，向同船的人们灌输雷达的使用知识。一些炮兵在研究如何将高射炮当作平射炮使用，甚至利用船上的设备制造了76毫米火炮的尺表，以使这种炮能够达到两用。陆战队带来的所有机枪都被架在了舰桥上，那些从未经过战阵的机枪手就在这里展开了战前的最后训练。这些都有助于几天后狠狠地打击日本人，他们也想拿出点真功夫，给威克岛上那帮正在受苦受难的兄弟看看。

航行途中，弗莱彻和布朗一样得到了日军第四舰队可能得到增援的消息，增援中甚至有可能出现航母。派伊提醒弗莱彻，“要针对你附近可能出现的敌情做好充分准备”。

由于威克岛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风险，18日，派伊下令，将“海神”号和“太平洋红石鱼”号潜艇从威克岛南北海域撤出。一看就是一群没出息的货色，风险往往与机遇同时存在，怎么就不把它看成是更多的机会呢？

12月19日，海上下起了暴风雨。之前从航母上起飞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俯冲轰炸机因此迷失了方向。弗莱彻一向爱兵如子，他下令菲奇舰长打破无线电静默，一条短短的电信就将两架飞机领回了家。

从离开珍珠港开始，弗莱彻就计划在接近威克岛之前加油。21日20时，他的舰队离威克岛还有1000公里。按照目前的速度，次日8时就只有830公里了。如果舰队司令是哈尔西的话，威克岛很可能还有救，可惜现在的指挥官是弗莱彻。

截至目前，弗莱彻的驱逐舰在缓慢行驶6天后，平均油量还有63%。当然在航速提高的情况下耗油也会大大增加。根据战后的数据统计，如果将驱逐舰速度15节时的实际耗油定为1，那么航速20节时耗油是1.8，25节时耗油是3.9，30节时油耗就达到了惊人的8.4。一旦航母进行起降作业或者投入战斗，驱逐舰的高速行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动。因此虽驱逐舰的燃油勉强够用，但弗莱彻却以“燃料余量不足以支撑舰队在威克岛附近可能出现的作战”为由，决定停下来进行加油作业。

22日拂晓，当威克岛还在西南约950公里的时候，弗莱彻的舰队停下来进行油料补给，这一举动后来为弗莱彻争得了数不清的骂名。加油作业困难重重，虽然风速只有14节并不影响加油，但是长长的横向海浪使得油轮和驱逐舰很难保持正确的并排位置。美军的加油技术并不老练，输油管老是脱落，有时候牵引绳也会断开，大大拖慢了加油速度。油轮上备用输油管零件的消耗也大大超出了之前的预计。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只有4艘驱逐舰加好了油，还有5艘驱逐舰等在那里。如果时间充足，“加油大师”弗莱彻还想给巡洋舰和航母也都加上一一点油——再苦不能苦学生，再亏不能亏油舱。

12月22日下午4时01分，当第四艘驱逐舰从“内奇斯”号身边离开的时候，舰队与威克岛的距离增加了50公里，约为1000公里。弗莱彻

命令舰队仍然以12.75节的速度驶向西北，这样第二天黎明可将两者之间的距离缩短180公里。弗莱彻准备23日拂晓，在威克岛东北大约440公里的地方继续加油。

本来就对威克岛以及派出的两支航母编队的安全忧心忡忡的派伊，又被从威克岛返回的墨菲少尉兜头泼上了一盆凉水。墨菲少尉将他在威克岛上看到的情况向司令部的参谋做了骇人听闻的描述，他正好赶在日军航母舰载机第一次袭击来临之前离开了威克岛。在岛上没有住上豪华旅馆的墨菲哭丧着脸说：“威克岛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战斗机已接近消耗完毕，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惨！惨！惨！”

珍珠港之前每天都能收到坎宁安发来的电报，一直对守住威克岛抱有幻想。墨菲从现场带回来的消息，让派伊彻底丧失了坚守威克岛的信心。他终于明确表示，形势“意味着为了增加威克岛增援行动成功的机会，甚至必须牺牲‘丹吉尔’号，而且第十四特混舰队的一些主力舰只也可能受到损失”。派伊认为，就是第十四特混舰队去了威克岛也不一定能守得住，而太平洋舰队已经经不起任何的航母损失了。尼米兹上将很快就会来到，派伊自然不愿意在代理的短短时间里捅出什么娄子。既然是短期代理，也就没必要太卖力气，更没必要拿宝贵的航母去涉险。他想起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不久前视察珍珠港时说过的一句话，“威克岛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一笔债务，而不是资产”。

12月23日凌晨3时25分，弗莱彻惊讶地看到来自威克岛的急电：“南方发现船只，东北部遭到炮击。”半小时后又有电文称：“威克岛遭到炮击，敌军显然发动了登陆进攻。”

派伊当然也收到了上述消息，他马上召集参谋人员进行了研究。日军的攻击来得如此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前对于威克岛的增援，海军作战部一直持积极态度，此时也忽然出现了变故。6时15分，

派伊收到了作战部部长斯塔克上将发来的电报，斯塔克并不知道威克岛已经出现了危机，他只是对派伊之前的举动忧心忡忡。斯塔克在电报中说，“基于正常的考虑和最近事态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威克岛已经而且将继续成为一个负担”，他赞成“经过适当爆破后撤出守军”，并督促“继续努力强化和坚守中途岛”。斯塔克还说，新上任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也赞成这个意见。

12月23日早上6时55分，就在威克岛守军投降前两个半小时，弗莱彻接到了派伊同时发给他、布朗和哈尔西的电令：“救援或撤出威克岛守军已无可能，第十四特混舰队和第十一特混舰队应该立即撤回珍珠港。”派伊已决定放弃威克岛，并且不经一战，就撤回他的特混舰队，这个命令等于宣判了威克岛守军的死刑。

就这样，我们渴望的由美军“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外加6艘重巡洋舰和10数艘驱逐舰，与日军“飞龙”号、“苍龙”号外加6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以及近20艘驱逐舰之间的对决终成泡影。虽然美军的两艘航母载机较多，但作为得胜之师的日军士气更旺，飞行员的技术也高于美军，绝对算得上势均力敌。派伊的一纸命令，就让这样的好戏瞬间泡汤！

当派伊准备宣布他的决定时，一直力主救援威克岛的作战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就这么定了吗，将军？能让我说几句吗？”派伊说：“就这么定了。”在麦克莫里斯一脸的愤怒和不屑中，派伊向弗莱彻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由于丘吉尔带了一大群大腕远涉重洋来访问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和海军部部长诺克斯正忙于接待准备，并不知道斯塔克和金已经做出了放弃威克岛的决定。至于派伊，他本来就是看门的，根本没有资格与两位上司抗争。再说他的本意也是不愿意出现意外，以便在尼米兹来到之后能够顺利交接。7时30分，威克岛发出的又一份电报，让派

伊认为自己之前的决定无比“英明”。在那份电报上，坎宁安称“敌军已经上岛，多艘军舰和运输船来袭，两艘驱逐舰抢滩，后果不明”，派伊知道威克岛大势已去。后来在珍珠港见到弗莱彻时，派伊曾经充满愧疚地解释说，“撤回第十四特混舰队这一令人心碎的决定曾让我犹豫再三，但那确实是最佳的判断”。

接到派伊发出的撤退电令，本来就战意不足的弗莱彻同样大喜过望，立即下令舰队掉头返航。此时，“萨拉托加”号航母位于东经 $173^{\circ}15'$ 、北纬 $22^{\circ}30'$ ，距离威克岛还有680公里——这是他们距离威克岛的最近位置。

撤退命令在第十四特混舰队中引起了一阵阵愤怒之声。有些参谋建议弗莱彻，抗命继续冲向威克岛，还有人建议将“萨拉托加”号高速驶向威克岛，放出搜索机打击发现的所有敌军目标。一艘重巡洋舰的舰长提醒弗莱彻，可以像威尔逊那样把望远镜放在瞎掉的那只眼睛上——在一次海战中，上司曾经用旗语命令撤退，独眼的英国名将威尔逊故意将望远镜放在那只瞎掉的眼睛上，谎称自己没有看见，拒绝撤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可惜弗莱彻本身就对援助不很热情，如此撤退，正是遂其所愿。“萨拉托加”号上的议论难以控制，天生不具备纳尔逊姿态的弗莱彻在下达命令后就迅速离开舰桥，躲进了自己的舱室。这样他就可以装作没有听见属下那些“叛变的谈话”。

战后，1964年，弗莱彻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做出如下解释：“我当时做出那样的反应是因为，不论我心里有多么反对，我知道的情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都知道，而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我并不知道的情报，所以我没有理由去违抗命令。”

这支本来可能救下威克岛的特混舰队于是再次停了下来，给剩余的舰只加油。傍晚时分，派伊的新命令到了，新的目的地是中途岛。

第十四特混舰队于是开往那里，卸下了威克岛急需的人员和物资，也算为未来的中途岛大战做了点准备。

就这样，威克岛上的守军成了没人要的可怜孩子。除了那些英勇战死的人，所有幸存者都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要知道，增援舰队只要发出一声“我们来了”的电文，他们就绝不会放下武器，而会和敌人血战到底！

威克岛的命运就这样在翻来覆去的犹豫不决中注定了！

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12月23日，对于那些守卫威克岛的人们来说，注定将终生难忘。凌晨1时，皮尔岛北面的水天相接处，忽然闪起了一连串“鲜艳而不规则”的闪光。一切迹象表明，出现在那里的绝不可能只有一条船，而是一支庞大的舰队：鬼子来了！

12月22日22时，梶冈率领的登陆船队已经行驶到威克岛以南50公里的海面上。气候一如既往地恶劣，星光虽多，月影却无，猛烈的飓风以每秒13米的速度掠过海面，让梶冈意识到此次登陆仍将会凶险异常。由于有了第一次失败的痛苦经历，这次日军明显老实了许多，整个舰队以8节的速度缓缓地向威克岛靠近。除了登陆船队的舰只，在威克岛以东100公里的海面上，五藤存知指挥的4艘重巡洋舰在负责警戒，准备随时截击来自珍珠港的美军增援部队。在西北方向400公里，山口多闻的“飞龙”号、“苍龙”号航母早已蓄势待发，舰载机已经做好了天亮之后直接进行攻击的所有准备。对于坎宁安和德弗罗来说，援军已注定不会到来，威克岛守军已濒临绝境。

黎明前的黑暗中，日军逐渐靠近了威克岛。梶冈小心地将主力舰停在岛上岸炮射程之外的海面上，用登陆艇和巡逻艇渡运舞鹤特别陆战队的1500名官兵上岸。此时海上不但巨浪滔天，还下起了瓢泼大雨。凌晨2时，登陆的日军官兵开始从距离岸边3000~4000米的运输舰向登陆驳船换乘。他们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摸向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南岸。2时40分，在威克岛机场南面，两艘哨戒艇突然右转直冲向岸边的礁石，登陆部队开始乘突击舟和巡逻艇迎着汹涌的波涛强行登陆。

日军新一轮的猛烈进攻开始了。坎宁安中校后来如此描写当时的情形，“在极为混乱的气氛中，只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入侵者在数量上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

仅仅半小时之内，就有1000名日军海军陆战队员潮水般冲上海滩。突然，一颗红色信号弹从威尔克斯岛的海滩上升起，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威克岛海军陆战队的炮兵连开始向日军的登陆点开炮了。日本战舰也随即开火，使得暗夜中的这场烟火表演更加眼花缭乱。“那景色太美了，简直不像是战场”，“夕张”号轻巡洋舰上一名日本战地记者感慨地写道。片刻之间，威尔克斯岛上的探照灯也亮了，光束一下子罩住了刚刚登上海岸的100名日军。所有机枪都喷出了火舌，打得登陆日军像被收割麦子一样倒下。此时是威克岛时间12月23日2时45分，威克岛第二次攻防战终于打响！

在暗夜中，在第一次攻防战中大显神威的127毫米岸防炮失去了应有的威力。虽然日军第三十二号、第三十三号哨戒艇在黑暗中躲开了岸炮火力强行冲滩成功，但美军76毫米炮的第一次射击就准确命中了第三十二号艇的舰桥。2名水兵被当场炸死，包括艇长在内的5人受伤，随后又有14发炮弹打在第三十三号艇的艇身和上层建筑上，引发的熊熊大火照亮了整个海滩。波音德克斯特少尉组织了3名战友结成两队，奋勇地冲上海滩将手榴弹投掷到敌人的船舱里。他的这一疯狂举动被同事形容成“要么是臭虫一样的疯子，要么就是最勇敢的活人”。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在威尔克斯岛上，韦斯利·普拉特上尉指挥7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成功地将一艘日舰击中起火，并用步枪和手榴弹频频对登陆的日军敢死队进行反击。经过4个小时的肉搏战，高野中队长带领的100名日军敢死队员全军覆没，除了2名士兵重伤被俘，无一生还。美军的代价仅仅是9名陆战队员和2名平民战死，4名陆战队员和1名平民负伤。普拉特上尉立即组织起新的防御，等待日军更猛烈的进攻。由于美军的通信网络已被彻底破坏，普拉特上尉无法将围歼敌军的信息告诉德弗罗少校。所以在坎宁安中校命令他们投降时，威尔

克斯岛的防御依然是坚固的。日军小山海军大佐后来在提及威尔克斯岛的战斗时含蓄地说：“整体上，那一部分的战斗我们没有取胜。”

在威克岛上，中队长内田均一同样在进攻普特南少校把守的防线时被打死，其余日军也受阻于美军的机枪阵地之前。

在一号营地不远处的76毫米炮阵地上，普特南少校率领战斗机第二一一中队的幸存者仍然在浴血奋战，他们已经被不断登陆的日军从侧翼包抄。美军几次实施营救均告失败。黎明时分，之前在空战中击落多架敌机，后来在追击中击沉“如月”号驱逐舰的埃尔罗德上尉——他被大家亲昵地称为“锤击手汉克”——被一名在76毫米炮下装死的日本兵打死，年仅36岁。这一小块阵地很快也失守了。

凭其击沉日军驱逐舰的战功以及英勇的战斗精神，埃尔罗德在战后的1946年11月8日被美国海军陆战队追授海军上校军衔，同时成为“二战”中第一位死后被追认荣誉勋章的海军军官。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为他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美国国会勋章时说：“12月9日到12日，面对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方轰炸机与舰艇，埃尔罗德上尉击落了22架敌机中的2架，从极低的高度不断向敌舰近距离扫射并投弹，成功地对一艘日本主力舰造成了致命损害，使其成为史上第一艘被战斗机投放的小磅数炸弹击沉的大型战舰。”今天，通往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的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埃尔罗德路”，美国海军“佩里级”护卫舰中的一艘也被命名为“埃尔罗德”号。他的骨灰被安葬在相当于中国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之中。

随着黎明到来，威克岛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3个岛上的美军加起来不超过500人，而此时登陆日军远远超过1000人。就威克岛而言，这里的美军只有201人，还有大约100人守在炮位上不能移动，另外有15人负责高射机枪和探照灯。也就是说，美军约85人要对付已经登陆的近1000名日军。这85人中，机枪手也超过了一半，能够拿起步枪进行

反击的士兵只剩下40人，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已经登陆并站稳了脚跟的日军在已攻占的阵地上插起了太阳旗，以免遭到己方舰炮的误击。德弗罗少校放眼望去，插膏药旗的地方越来越多，并且都在不断靠近。

清晨5时，守军总部的旗杆被日军炮火打断。星条旗很快在一座被打坏了的水塔上再次升起。在威尔克斯岛上，星条旗也同样在迎风飘扬。天色渐亮之后，在四周的海面上，威克岛的保卫者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强大的日本海军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了。有人数出敌舰足足有16艘，但也有人数出了27艘。

此时，从400公里之外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黄蜂般呼啸着飞临了威克岛上空，对岛上美军的残存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此时，美军的高射炮阵地大多已经被日军占领，使得飞机的进攻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日机按照预先分配的目标分成了几群，不间断地对登陆和地面战斗提供空中支援。只要美军的阵地一暴露，就会立即招致日机一窝蜂攻击。岛上再没有“野猫”战斗机起飞迎战了，普特南少校此刻正率领着幸存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同陆战队官兵并肩战斗。

到7时30分，仍在拼死抵抗的海军陆战队员已渐渐不支，日本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德弗罗少校的指挥所。威尔克斯岛在几个小时前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陷入沉寂，坎宁安中校并不知道那里的敌军已被全歼，他认为该岛已经落入日军之手。作为岛上的最高指挥官，坎宁安知道威克岛面临着无可挽回的结局。守岛将士或许能够从白天坚持到夜晚，一旦夜幕降临，他们的防线肯定会被日军攻破。岛上还有许多手无寸铁的建筑工人和平民百姓，战斗持续下去，最后的结果无异于一场屠杀。此时德弗罗少校向他汇报了岛上的严峻形势，并问他是否有援军到来，坎宁安的回答是“不”。在同德弗罗少校协商后，坎宁安痛苦地授权这位陆战队少校向日军投降。

德弗罗请示坎宁安，是否可以通过无线电试着和日军联系，坎宁安同意了。恰好此时陆战队炮手约翰·哈马斯进入了德弗罗的地堡，通报外面战斗的进展情况，并询问下一步的作战命令。德弗罗回答说：“太晚了约翰，坎宁安指挥官命令我们投降。准备一面白旗，传达停火的命令。”于是，哈马斯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大声喊道：“少校的命令，要我们投降，德弗罗少校的命令。”

听到喊声的德弗罗马上冲到门口，对着哈马斯大声喊道：“见鬼，这不是我的命令！”

早上8时，水塔顶部竖起了一面用白色床单做成的旗子。唐纳·马利克中士找到一根旧拖把棍，在上边拴上了一块白布。8时30分，德弗罗少校手举拖把棍走出了弹痕累累的指挥所，去向附近一名日本军官投降。这个还算和善的日本军官递给他一支烟，还用流利的英语告诉德弗罗，他曾经参加过1939年的旧金山博览会。

下达投降命令之后，坎宁安中校回到了自己的平房，洗把脸，刮净胡子，换上整洁的蓝制服，乘皮卡车重新回到现场。投降事宜就交给坎宁安来处理了。德弗罗和马利克两人则在一名手持指挥刀的日本军官监视下，前往那些依然被美军控制的阵地上传达投降的命令。他们第一个到达的是第二一一战斗机中队防守的那块阵地。普特南少校只剩下9名队员，除了撒林上尉，那些人不是吊着胳膊就是头缠纱布。

在炮兵阵地上，那些士兵开始动手把火炮的火控系统毁掉。二等兵鲁弗斯似乎不太相信这是事实，他诧异地追问：“真的要投降吗？海军陆战队是不会投降的！”在消息得到证实之后，他把自己编号为“1025827”的步枪枪栓拆下来，扔进了一侧的礁湖，还有人把枪栓扔进了灌木丛。他们中有些人哭了起来。巴宁奇中尉提醒大家，要把剩下的干粮全部吃掉，以免留给日本人。这一决策无疑十分英明，随后两天里，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得到过一粒食物。

在海军陆战队的救援站——那里之前已经被日军攻占——德弗罗发现那里所有人，不管是伤员还是医护人员，都被日军从地堡里移出来，他们的双手被用电话线绑在背后，脖子上套着绳索。

10时15分，德弗罗来到了飞机跑道西端克里沃中尉负责的阵地。他们的任务是在必要时引爆炸药炸毁跑道。听到德弗罗放下武器的命令，一名陆战队员仍然不愿意承认失败，他大声地劝诫克里沃：“中尉，别投降，陆战队员是不会投降的，那是个圈套！”克里沃后来回忆：“那么做（指放下武器）真的很难，但我们还是毁掉枪支后走了出来。”

一切都静悄悄的威尔克斯岛似乎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已经再次调整好防守阵形的普拉特上尉看到远处走过来三个人，其中两个人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色军服，他们无疑是自己人，其中一人手中高举一面白旗。他们身后是一个穿着肮脏军服的日本军官，手里提着一把指挥刀。此时正好有一艘驱逐舰对威尔克斯岛开火，随着日本信号兵发出的信号，驱逐舰很快就停止了炮击。

普拉特听到了德弗罗少校的喊话。他看了看身边的戴维斯，忽然想起这一天是小伙子21岁的生日。“生日过得不错吧，水兵？”“是的，长官！我想感谢这些从日本赶来为我庆贺生日的人，还有那些焰火和爆竹，非常感谢他们！”小伙子边回答，边看了看表，此时是威克岛时间13时30分。随后，很多脏兮兮的人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武器全都上好了膛。

在威克岛一号营地，一个日军士兵在众目睽睽之下爬上了水罐，砍断了那里飘扬着的星条旗。1941年12月23日13时30分，威克岛，这个中太平洋美国仅存的战略要点，终于落入日本人之手。

12月23日一整天，日军都在“围剿”漏网的美国官兵。放下武器的美军官兵，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洗劫一空，衣服被扒掉，脖子

被绳索捆住，双手被绑在后边。战俘被排成一行跪下，他们的面前架起了3挺机枪。美军士兵最担心的事情即将变为现实。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被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上遍地的日军尸体激怒，他们想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用机枪扫射所有的战俘。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穿雪白军服、佩戴勋章和军刀的高级军官及时出现，制止了将要发生的疯狂行为，这个人就是之前打了败仗的梶冈。梶冈还算“善良”，他告诉美国战俘：“天皇施恩，饶恕你们的性命。”建筑工人阿特金斯和杰弗里斯语带嘲讽地咒骂道：“谢谢你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所有人包括平民在内，都被日军视为战俘，他们受命为日本人清理威克岛。为了尽快修复机场，日军命令陆战队一个军官带领300个士兵参加劳动，必须在一周内完成修复工作。这位军官搞清楚任务后回答：“用不了那么多人，3个士兵就足够了。”只见他们使用一种安装在大型汽车上的机器，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机场修整完毕。这种安装有机器的大型汽车还有个名字，叫推土机或挖掘机，它们与铁锹、铁镐相比，效率提高了上百倍。前面提过，日军迅速将推土机和挖掘机送回日本拆卸仿造。推土机倒是仿造出来了，却无法批量生产。挖掘机更是连仿造都没成功。

在威克岛东岸，坎宁安中校的宿舍门前，很快就贴出一张告示：

大日本军司令部宣言

威克岛全部归大日本帝国所有。

爱好和平、尊重正义之大日本帝国，由于罗斯福总统之挑战，不得已遂起而应战。故我军本着大日本帝国固有之和平精神，对于无敌意的敌国人民的生命，则不加任何伤害，盼即安居乐业。

如违反指示，或不服从者，则按照军法严惩不贷。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941年12月24日上午11时，大本营海军部对外发布了攻克威克岛的正式公告。

一、大日本帝国海军乘风破浪，曾于23日凌晨攻击威克岛。我方陆战队员逐渐排除敌人的顽强抵抗，大胆地在敌前登陆。23日上午10时30分完全占领该岛。

二、此次作战，我军损失驱逐舰两艘。

岛田繁太郎在向裕仁汇报威克岛战况时说：“发生在那里的战斗之壮烈程度，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日本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在《日本海军血战史》一书中指出：“在威克岛日军所受到的损失竟然比珍珠港还大，不但失去了2艘驱逐舰和2艘巡逻艇共4艘舰只，而且战死和受伤者也不在少数。”

梶冈以裕仁的名义将威克岛更名为“鸟岛”，皮尔岛改为“羽岛”，威尔克斯岛改为“足岛”。后来在反攻过程中，美军实施蛙跳战术时，威克岛成为被跳过去的岛屿。因此，从这一天起，一直到日本投降，威克岛始终控制在日本人手中。除了偶尔有一些美军飞机前来轰炸驻岛日军，这里再没发生过大的战事。一直到1945年9月7日，威克岛日军指挥官重松西原少将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山德森准将投降。当时第一个返回威克岛的，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拜勒少校，那时候他已经晋升上校了。

1942年1月，日本运输船“新田丸”来到了威克岛，把俘虏带往日本。388名平民继续留在威克岛，为日军修筑防御工事和飞机跑道。后来留下来的人中有45人死于营养不良。1942年9月，又有200多人被运

往日本。剩下98名建筑工人，在1943年10月被日军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至死。其中一人逃跑并躲了起来。但是威克岛太小了，他随后被抓回去砍下了头颅。因为这一屠杀战俘的无耻罪行，日军岛上指挥官板井原在1947年被审判并处以绞刑。

最早一批被“新田丸”从威克岛运往中国的美军战俘，忍饥挨饿之余每天还要遭受殴打。1月20日航行结束之时，虐待变成了杀戮。5名战俘被日军带走，他们是弗兰克林、兰伯特、冈萨雷斯、汉纳姆、拜雷，几个人全是海军航空兵。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带走去干什么，只知道他们再也没能回来。

5个人被戴上眼罩，五花大绑地押到甲板上跪下。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中尉站在一个箱子上宣读了对他们的判决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许多日本军人，现在以复仇的名义将你们杀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随后5人被砍下头颅，尸体靠着大木桶挂起来，作为练习刺刀的靶子，最后肢解抛入大海。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1946年10月，那个高呼“少校下令投降”的炮手哈马斯指认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斋藤敏雄，正是他在“新田丸”上下令处决了那5名美国士兵。斋藤随后被美军处死。

在整个作战中，日军死亡800多人。美军171人战死，其中陆战队士兵和海军官兵89人。很多战史资料都把硫磺岛战役列为太平洋战场登陆部队伤亡大于守岛部队的唯一战例。其实不然，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威克岛创下的业绩，使战争后期所有的抗登陆作战都黯然失色。

尽管坎宁安中校在发给珍珠港的最后一封电报结尾处写上了“圣诞节快乐”的祝福语，派伊也确实把威克岛陷落的消息放在圣诞节之后才正式发布，但这丝毫无法抚慰美国人受伤的小小心灵。在他们心

中，那个坚固堡垒上的勇士，之前打得是那么好，仅仅因为得不到增援才被日本人抓走。别说是罗斯福，就连普通的美国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一悲惨的结局。失落的美国报纸只能盛赞美军的顽强战斗精神，可铺天盖地的赞扬也掩盖不了失败的结局。如果派伊和那些将军，如弗莱彻、布朗能够比较坚决地前往援救威克岛，这个失败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对于珍珠港来说，威克岛的失守可谓是唇亡齿寒。日本控制下的威克岛成了日军今后向西进攻珍珠港的根据地和起跳板。

更重要的是，威克岛的陷落使得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那个在科雷希多岛防空洞里天天给罗斯福和马歇尔写信和发电报的麦克阿瑟，今后将只能依靠手中的兵力来抵御日军的入侵，菲律宾战役失败的命运从这一时刻起就已经注定。

1941年圣诞节上午，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尼米兹上将抵达珍珠港。他开口便问起了威克岛的救援行动。当得知救援部队已经撤退之后，尼米兹没有再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他“似乎很失望”。尼米兹认为威克岛救援行动的失败已经是“覆水难收、无可挽回”，他“没有浪费时间去猜想原本可能做些什么”——这话鬼才相信！

相比起尼米兹来说，官儿更大的罗斯福可没有那么含蓄。之前华盛顿一直在关注着威克岛的消息，罗斯福甚至向自己的海军助理贝尔·道尔上校询问过“丹吉尔”号的技术性能。对于威克岛的失守，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诺克斯的副官弗兰克·贝蒂上校问斯塔克，他会不会把放弃对威克岛增援的命令告诉总统。斯塔克长叹了一口气，悻悻地说：“不，弗兰克，我没有这个胆子。”

看来大家也都知道，放弃对威克岛的增援并最终导致其陷落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情。这么大的事不说也不行，大家推来推去，最后还是诺克斯硬着头皮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总统。闻听威克岛竟然如此失守的罗斯福，勃然大怒。第十四特混舰队曾离威克岛如此之

近，却没有打一仗去拯救该岛或者为其陷落报仇，罗斯福的愤怒理所当然。他甚至认为，威克岛的不战而弃比珍珠港“还要糟糕”，临阵退缩对士气的打击是巨大的。

当时丘吉尔正好在华盛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宽慰罗斯福，“插手将军们的事务是非常危险的”——尽管他插手类似的事务要比罗斯福要多不知多少倍。

罗斯福为威克岛的陷落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说：“那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约400名队员。他们在这场英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威克岛保卫战中，给敌人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其中一些官兵阵亡了，另一些现在在战俘营里。当这次伟大的战斗中的幸存者被解救出来，回到自己家园的时候，他们将知道，他们的13000万同胞将会因此受到激励和启发，去履行自己那一份牺牲自己、服务国家的义务。”

随后罗斯福下令，给负责调查珍珠港事件的罗伯茨委员会增添一项工作内容：在1942年1月，对半途而废的威克岛救援行动进行彻底调查！

罗斯福对派伊中将对怨恨至死未消。尼米兹就职之后，派伊马上就被调回西海岸担任了第一特混编队的指挥官。第一特混编队的驻地是旧金山，任务仅仅是负责从西海岸到珍珠港的海上巡逻。让一个曾经代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海军中将担负这样不疼不痒的工作，谁都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这也干不长，1942年10月，派伊被解除职务，之后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作战部队的指挥任务，1944年7月战争结束前就退出现役。斯塔克和弗莱彻也不会得到什么好评价，一贯亲英的斯塔克还要为珍珠港事件埋单，不久就被调离现职，得偿所愿地到欧洲做了海军联络官。弗莱彻这时候还属于一个小人物。尽管酷爱加油的弗莱彻少将随后有了珊瑚海和中途岛的丰功伟绩，但还是在东所

罗门海战之后遭到冷遇。谁也不敢肯定，他的赋闲与威克岛失败的救援行动无关。

1942年8月11日，美国上映了好莱坞拍摄的主旋律电影《威克岛》，据说是根据海军陆战队官方的记录制作的。但它明显带有宣传性质，因而出现了很多错误。电影中，威克岛的指挥官第一天就战死了，随后海军陆战队进行了全面防守，最终所有守军全部壮烈牺牲。这无疑是夸大其词——要是真都死了，德弗罗后来怎么当上参议员呢？虽然此举让公众对威克岛之战产生了完全错误的印象，但也激励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愿意去加入海军陆战队，为曾经战斗并“全部牺牲”在威克岛的战友报仇！

美国总统嘉奖令被授予第一海军陆战队守备营，嘉奖令说：“1941年12月8日到23日，威克岛的守军与在空中、海上和地面均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官兵的勇敢已经为他们的同胞和整个文明世界所景仰和铭记。只要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继续为人们所尊崇，他们就不会被遗忘。他们在逆境中忠于职守和坚守阵地的壮举为人们所称赞。”最后的签署人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后来在美国，同样有一位将军如此评价在这场战斗中有着杰出表现的那一群美国战士：“他们不仅激励了美国公众，也鼓舞了他们的战友。在那段灾难的日子之后，陆战队员在威克岛精神和它的保卫者的鼓舞下坚持战斗直至胜利。虽然战斗的时间和规模都比不上后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其他大战役，但是威克岛永远不会被遗忘。尽管被敌人的数量最后压倒，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打败。”他就是率领美国陆战一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打得日军尸横遍野，后来出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亚历山大·阿彻·范德格里夫特。

今天在威尔克斯岛，还留有一块“98石”。当时一名不明身份的战俘在这块珊瑚巨石上刻下了“98USPW5-10-43”的字样，以纪念被日

军机关枪扫射致死的98名战俘。经历了炮火弹雨洗礼的威尔克斯岛今天已成为一个鸟类保护区，无人居住。据说到那里访问必须经过特别批准，且所有参观者只允许到“98石”处为止。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威克岛一直是军用和民用飞机紧急降落的备用基地，也是美军飞机从檀香山到东京和关岛的中途加油站。岛上机场的航站楼里，美国人建起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里边摆放着一些后来陆续发现的能够反映那场战斗的器物，如飞机残骸、炮、机枪和一些个人物品。它们似乎在默默地告诉人们，70多年前，这里爆发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拉包尔成为日军的前进基地

“二战”太平洋战场主要是美日争霸，但有很多国家同样对盟军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其中就包括人口仅仅700万的澳大利亚。老酒以为，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甚至超过，至少不低于它的宗主国——牛皮哄哄的大英帝国。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澳大利亚立即成为大英帝国抗击轴心国的重要成员。当年年底，第一批澳大利亚士兵奉命背井离乡，担负中东地区的防御任务。随着远东形势的不断恶化，英国迫切需要加强其在东南亚的防御力量。自己无兵可派，只能就近从澳大利亚调兵协防。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多里，澳大利亚向远东地区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兵力。以陆军为例，当时澳大利亚仅有的4个步兵师几乎都在海外。其中第六、七、九步兵师在中东，第八师（欠一个旅）部署在马来亚地区。这个第八师将在下面的马来亚战役中出场亮相。负责769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本土及周边广袤海域防御的，竟然只剩下第八师第二十三旅的三个营。就这还不够，这三个营中的两个营后来又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另一个营被派往咱们要说的拉包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澳大利亚本土几乎是不设防的。在日军向南洋地区大举进攻时，澳空军的165架战机陆续被调到了马来亚和爪哇岛，留在本土的只剩下29架“赫德森”式中型轰炸机和本土生产的“韦拉韦”战斗机。这种早已淘汰的教练机连给日本战机塞牙缝的资格都不够。

精锐部队外出作战了，留在本土的只剩下民兵和志愿防卫部队。别说战斗力，连武器都配不齐，很多士兵背的都是家里的猎枪和鸟枪。拉包尔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澳大利亚当局相信，一旦开战，日军势必会在占领关岛和威克岛之后，迅速攻占他们管理下的俾斯麦群岛。

澳军总参谋部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在本土民兵普遍缺乏训练、装备不足、海空军几乎没有的情况下，要想守住拉包尔几无可能。即使再派人去，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带来的后果是进一步弱化对本土的防御。相比拉包尔而言，对于澳洲本土更重要的战略要地是正北方向新几内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战争爆发一周后，12月15日，澳军总参谋部向内阁建议，维持拉包尔驻军不变，既不增兵也不减员，同时加强对莫尔兹比港的防御。相比拉包尔的毫无希望，莫尔兹比港更接近本土，相对容易防御，一旦遭到进攻，守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他们建议向莫尔兹比港增援“重兵”一个营，使该地的防御兵力达到一个旅。看起来似乎不多，但这已是澳大利亚能在本土之外派出的最大兵力。

内阁接受了总参谋部的建议。1942年1月，一个营的兵力被派往莫尔兹比港，那里的守军达到了3000人。这同时意味着，另一战略要地拉包尔自此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能够逃脱陷落命运的唯一可能是“敌人不来”，而日军迟早是会到来的。

战略要地拉包尔位于俾斯麦群岛的最大岛屿新不列颠岛。呈月牙形的新不列颠岛长595公里，平均宽度80公里，岛上蜿蜒崎岖的山地基本全被热带丛林覆盖，终年高温炎热，潮湿多雨，盛产椰子和可可。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地区肯定与德国有关。1884年，德国宣布占领这一群岛，将之作为德属新几内亚的一部分，并以当时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名字为其命名。“一战”德国战败之后，其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被众人瓜分。前文提到，日本占有了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俾斯麦群岛却意外地成为澳大利亚的委任统治地。

俾斯麦群岛首府拉包尔是一个天然良港。1910年，德国人首先在新不列颠岛红树林的沼泽上填土建镇，将之命名为“拉包尔”，用当地语言说，就是红树林。战争爆发之前，这里已拥有两个设施完善的机场。

1941年3月，霍华德·卡尔中校率领澳大利亚第八师第二十三旅的一个营进驻拉包尔，随他们一起到来协防的还有沃尔斯塔布中校麾下的80名新几内亚志愿军。开战之前，卡尔中校先后得到了几支小部队的增援，包括克拉克少校的一个岸炮连、塞尔比中尉的一个炮兵分队、马特森上尉的反坦克炮兵连等。后来帕默少校的一个医疗小分队和6名护士也来到了这里，使得卡尔营的兵力达到了1400人。

除新不列颠岛之外的众多岛屿，就由威尔逊少校的第一独立连约300人防守，真是连撒胡椒面都不算。值得一提的是，澳军在一些重要岛屿上配属了后来被称作“海岸观察哨”的小股侦察人员。起初他们的职能只是监视当地居民的活动，随着战争爆发，其主要任务变成了监视日军的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就立即向上级报告。后来由于人手不够，大量土著居民也加入了这支特殊队伍。他们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拉包尔多火山，1937年5月的一次火山爆发导致571人死亡。1941年7月到10月，好像预知了未来的不祥，岛上的马图皮火山频繁爆发，导致周围植物大量死亡，拉包尔镇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9月9日，英属新几内亚总督麦克尼克尔以躲避自然灾害为由，带着几名政府工作人员跑到了新几内亚岛的莱城——这个莱城也是今后新几内亚战役的一个主要战场。

1941年10月8日，参加过“一战”的老兵约翰·斯坎兰上校来到拉包尔，就任当地守军司令官。和香港的杨慕琦、关岛的麦克米林、威克岛的坎宁安一样，斯坎兰也成为在战前来到必失之地的又一个悲情人物。

12月初，澳大利亚空军的4架“赫德森”式轰炸机和10架“韦拉韦”式战斗机在勒鲁中校的带领下来到了新不列颠岛，拉包尔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

1942年1月4日，攻克关岛之后的南海支队就接到了大本营陆军部发布的作战命令：协同海军，大致于1942年1月中旬以后迅速占领俾斯麦群岛。

在接到命令之前的12月23日，南海支队参谋长田中丰成中佐已经先从关岛飞抵特鲁克，与海军就攻占俾斯麦群岛进行过初步协商。1942年1月5日，堀井富太郎亲赴特鲁克，在“香取”号轻巡洋舰上会见了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以及负责为南海支队护航的第十九战队司令官志摩清英少将，双方就相关战术细节进行了确认。堀井认为，岛上澳大利亚守军很可能兵力不足，再三权衡之后，他决定在拉包尔周边实施多点登陆，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直取城镇、机场和两座炮台之间的海岸。在澳军来不及组织起有效的防御体系之前，以最快速度抢占主要目标，迫使澳军屈服。

从大本营颁布命令的1月4日起，第四舰队所属陆基航空兵就开始对拉包尔实施空袭，为南海支队未来的登陆作战扫清障碍。这天10时30分，20架日机攻击了拉包尔东部的拉库乃机场，投弹50余颗，炸死土著居民15人，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了机场跑道，澳军2架战斗机起飞拦截未果。澳军的高射炮也参与了防守，但由于射程太短，根本够不到空中的日机，只能起起吓唬人的作用。稍晚一些时候，又有日军11架飞机前来，对西部的乌纳卡瑙机场实施了轰炸，仅有1颗炸弹命中跑道，炸死土著1人。从那天开始，日军对拉包尔的小规模空袭一直未断。

1月8日，堀井在关岛旧政府大厅的南海支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攻占拉包尔的作战命令：支队主力负责攻占拉包尔镇及东拉库乃机场，另一部负责攻占西乌纳卡瑙机场，预定登陆日期为1月23日。

1月9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约沃特中尉驾驶的一架“赫德森”式轰炸机只身深入敌穴特鲁克，疏于戒备的日军根本没想到竟敢还有人

前来侦察，约沃特中尉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后顺利返回。驻军司令斯坎兰上校根据照片判断，敌军庞大的陆海军已开始集结。对国内的情况上校非常清楚，拉包尔守军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战略要地拉包尔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斯坎兰的判断完全正确。1月14日13时30分，日军南海支队分乘9艘军舰从关岛起航。19日，越过赤道后全速驶向拉包尔。

可能是被威克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怕了，联合舰队竟然派出了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航空母舰到现场助兴。此时完成了休整的南云舰队正无所事事，恰好来这里凑凑热闹。航母的攻击目标并不限于拉包尔一地，俾斯麦群岛另一军事要点卡维恩，新几内亚岛上的莱城、萨拉莫阿等基地都遭到了舰载机的轰炸。老酒也不知道山本是怎么想的，此时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默默地恢复元气，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南云舰队为什么不去找它们寻求决战，却跑到这些无关疼痒的地方来打酱油呢？

1月20日，日军对拉包尔连续进行了三轮空袭。第一波20架敌机来临时，明明知道升空也是送死，但8架澳军战斗机仍义无反顾地升空应战。1架战斗机刚起飞就坠落在草丛中，3架升空后的瞬间就被击落，2架在战斗中坠毁，1架在迫降时尾翼受损，只有1架安全返回了地面。6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阵亡，5人负伤。

第一波飞机的空袭还没结束，第二波23架日机已拍马杀到。由于澳军战斗机已无力再战，第二波日机开始毫无干扰地对拉包尔港口停泊的船只、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发起肆无忌惮的攻击。那些百无聊赖的战斗机开始到处找人扫射，个别飞行员还在空中玩起了飞行特技。就在斯坎兰上校和卡尔中校气得顿足捶胸之时，海岸观察哨又发来一个让他们更加绝望的消息，有50架飞机已经越过了约克公爵岛的上空，马上就会飞抵拉包尔，快找个安全地儿躲躲吧。

日军的三轮轰炸持续了45分钟，拉包尔港内的挪威货船“荷斯坦恩”号中弹起火，另一艘废船“维斯特拉利亚”号沉没，机场上澳军只剩下1架轰炸机和2架战斗机。日军的代价仅仅是1架轰炸机在实施低空轰炸时被击落。

第二天早上，更坏的消息很快传来。日军4艘巡洋舰正全速向拉包尔挺进。由于澳军的马拉古纳军营距离海岸较近，斯坎兰和卡尔商议，将全部驻军转移到不易被日军舰炮轰击到的地方。

为了使剩下的3架飞机不再做无谓牺牲，21日下午，斯坎兰命令2架战斗机飞往莱城。22日天亮前，下令最后1架轰炸机装载伤员离开拉包尔。之后澳军开始破坏机场。他们在跑道和附近的建筑物中埋藏了100多颗航空炸弹。这些炸弹后来全部被成功引爆。

22日上午8时，日军45架战机再次空袭拉包尔。看到东西两个机场都空空如也，他们转而轰炸了陆上炮台和岸防炮。普拉埃德角炮台被炸毁，守军11人阵亡。有些人躲进防空洞躲避，结果防空洞也被日军炸塌，躲进去的人全部被活埋。明知孤镇不可守的斯坎兰上校下达了抓紧撤退的命令，并下令在离开之前尽量破坏设施，同时疏散拉包尔镇上的居民。

下午4时，澳军提前炸毁了军火库，毁掉了部分炮台的大炮。爆炸虽然对拉包尔造成了巨大损坏，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驻军司令部的通信系统遭到破坏，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指挥。事实上，即使能够有效指挥，也不过是推迟一点失败的时间而已。

日军吸取了威克岛第一次昼间登陆失败的教训，将拉包尔的登陆时间选在了夜间。其实他们多虑了，这时候在拉包尔白天和晚上登陆已经无所谓了。20时15分，堀井下达了登陆命令。当晚的风速只有每秒一米，对日军登陆作业非常有利，各路登陆部队均顺利登岸。天空乌云密布，马图皮火山的山口的火光成了日军前进的最好定向标。

登陆部队在澳军的轻微抵抗下步步推进。虽然在局部发生了零星战斗，但到23日夜间，澳军的防线已全面崩溃。拉包尔镇、港口和东西两大机场均落入日军之手，新不列颠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澳军化整为零撤入了丛林。

同日夜间，堀井下令“对现有占领区域周围展开全面扫荡”。新不列颠岛地盘太大，日军的扫荡一直持续了两周。最大的两股澳军分别在1月末和2月6日向日军投降，日军在投降澳军中找到了斯坎兰上校。

2月23日，日海军第十八战队组织海军陆战队在新爱尔兰岛的卡维恩登陆，经过4天战斗击溃了驻岛的澳大利亚守军，在当地建立了航空基地。另一支日军在2月5日占领了新不列颠岛中部南侧海岸要地斯鲁米，在此设立了前进航空基地。随后，俾斯麦群岛的其他大小岛屿相继落入日军之手。

除卡尔中校带领约400人逃回澳大利亚外，斯坎兰上校以下800人都成了日军的俘虏。日军集体枪杀了其中的160人。日军对外宣称歼敌300人，就包括这些被枪杀的战俘。日军自身伤亡16人，49人受伤。

随后，日本海军第七筑城队的1000名劳工和一个陆军工兵支队先后登岛。1月25日，已部分修复了岛上的机场。到2月20日，已有51架战机在拉包尔机场降落。海军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司令部随即进驻拉包尔。

2月1日，日本海军在拉包尔设立了第八特别根据地，司令官金泽正夫少将全面接管了指挥权。海军舰船、航空兵和陆军航空队等部队以拉包尔为中心，开始对周边的盟军部队及交通线进行打击。日军还在拉包尔周围地区挖掘了近百公里纵横交错的隧道作为防空洞，以躲避盟军的空中轰炸。到1942年底，驻扎在拉包尔的日本陆海军已达11万人。与特鲁克互成犄角之势的拉包尔，已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

重要海空基地。1943年4月18日，山本的座机就是从这里起飞，在前往布干维尔岛前线视察时被美军击落机毁人亡的。

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南海支队在攻克拉包尔之后应将防务移交海军，然后前往帕劳群岛集结待命，随时参与南方地区的作战。由于马来亚、菲律宾、香港等地的作战太过顺利，远远出乎大本营的预料，南方军有足够的预备队可供调遣，因此南海支队被允许留在原地驻防，以适应该方面今后作战的要求。这对于登陆兵力不足的海军来说无疑是好事情，对于南海支队来说貌似也不错，获得了一个休整的大好机会。

谁也想不到，这一看似不错的命令竟然使南海支队的大部分人此生再也没能回到日本本土。他们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变成了新几内亚岛上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奉命进攻莫尔兹比港。由于日军在瓜岛战败，已经与莫尔兹比港近在咫尺的南海支队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被迫撤退，堀井也在溃退中不慎跌入新几内亚岛科科达小道的山间湍流中淹死。还好死得早，即使堀井能侥幸活到战后，也会因多次枪杀战俘和平民而被判处绞刑。

拉包尔失守，使得日军获得了绝佳的前进基地。至此，澳大利亚东北方向门户洞开，澳洲大陆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已处于日军的兵锋之下。

| 第五章 |

风雨飘摇马来亚

“东方直布罗陀”

日军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是荷属东印度，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那里有他们迫切需要的战略资源石油。但是要想顺利攻占这一地区，必须克服两大障碍。一个是位于中国南海东侧美国人管理下的菲律宾，一个是位于西侧的英国人的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亚。只有占领上述地区，才算真正打开了通向荷属东印度的通道，也才能将掠夺来的资源安全地运回国内。对于日军来说，左右开弓攻下马来亚和菲律宾不但必要，而且时间也越快越好。若时间拖得过长，就会给荷兰人从容部署防御留下足够的准备时间。

素有“狮城”之称的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扼马六甲海峡之咽喉，是海上航船出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和贸易的要地。自从1819年英国殖民主义开拓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以65万英镑的价格从柔佛苏丹那里得到新加坡的永久租借权之后，这块原来的蛮荒之地就成为大英帝国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当时，岛上仅有150多名土著居民。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新加坡港口停泊的船只急剧增加，贸易活动更加繁忙，其战略地位也越加突出。到了20世纪中叶，经过百余年建设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所有殖民地中最具经济和战略价值的地区，被丘吉尔誉为“东方直布罗陀”。

站在新加坡岛北岸隔海眺望，窄窄的柔佛海峡对岸，就是战略地位同样重要的马来半岛。马来半岛东临中国南海和太平洋，北邻泰国，西接孟加拉湾和印度洋，西南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隔海相望，是南下荷属东印度、北上缅甸和印度的跳板。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种植有大量的橡胶树，使该地区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橡胶产区。这里还有重要的战略物资锡，年产量超过全球一半以上，被称为英国在

东南亚的“聚宝盆”。马来亚先后被葡萄牙和荷兰控制，19世纪初，这里和新加坡一样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称雄世界四百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日渐衰落，对保护那些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渐渐力不从心。虽然欧洲已是战火纷飞，英伦三岛也时刻面临着强敌入侵的危险，但远东的属地新加坡仍然安睡在马六甲海峡的宁静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英帝国已无更多余力顾及这块重要的属地了。

早在“一战”之后的1919年，日德兰海战的英雄、皇家海军司令约翰·杰里科上将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未来的远东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来自野心勃勃的日本人，未来总有一天，他们会试图横扫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将新加坡打造成坚不可摧的海上堡垒。对杰里科的提议，海军大臣戴维·贝蒂上将深表赞同。海军部迅速向政府提交了相关的建设计划。1921年，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做出决定，将新加坡打造成皇家海军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

但政府对这一计划显然不感兴趣，其核心问题就是没钱。“一战”耗去了大英帝国过多的精气神，导致这一计划一再拖延，甚至搁置。英国高层对于未来是否会与日本发生战争表示怀疑。丘吉尔甚至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日本人根本不会和英国人作战。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国人才真切感受到来自日本人的威胁，开始着力将新加坡打造成真正的“东方直布罗陀”。

新问题马上出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正在艰难复苏的大英帝国再次元气大伤，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导致新加坡的基地建设堪忧。要说真没钱也不准确，超过2000个的网球场、马球场、板球场和赛马场遍及小小新加坡岛的各个角落，没有钱那是绝对建不起来的。不过能到那里享受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白人

殖民者。有着“花园城市”之称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的美丽天堂。

整个20世纪30年代，由于历届政府多次削减防务开支预算，新加坡的基地建设工程是建了又停，停了又建。一直到1938年2月，花费6000万英镑巨资打造的樟宜海军基地才勉强完工。新加坡遂与直布罗陀、珍珠港、马耳他并称为世界四大要塞。海军军港落成时，英、美均派出大型战列舰参加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以对日本不断显露的南进姿态进行威慑。但那些战列舰来亮亮相就走了。当樟宜海军基地巨大的船坞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艘战列舰时，已经到了战争即将爆发的1941年。

海军基地建成之后，延伸的兵营开始进驻一批批的海军官兵，大型储油库里也装满了燃油——这里是有油没舰，而日本人是舰缺油。基地后面的高地上，筑起了拥有5门380毫米巨炮的大型炮台，竭力彰显帝国的强大力量。然而没有皇家海军的舰队，这里只不过是一座无人防守的堡垒而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片面认为入侵者只能来自海上，所以那些强大的岸防炮群只能指向大海。那些愚蠢的设计者认为，在浅浅的柔佛海峡对面根本不需要设防，马来半岛上千公里的茂密丛林所形成的天然屏障是任何人都“难以逾越的”。

后来在回忆录中，丘吉尔形象地记述当听到新加坡要塞岸防炮竟然无法掉转炮口朝向北方陆地时的诧异心情：“在我的头脑中，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没有对陆防御，就像一艘战舰在下水时不可能没有舰底一样。”说得真好，这句话足以说明，丘吉尔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非浪得虚名。

早在1937年，就有人提醒英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新加坡很容易遭受来自马来亚方向的陆上攻击。那年秋天，他们收到了马来亚陆军司令威廉·多比少将令人不安的报告。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多比

和他已经在马来亚待了6年的参谋长阿瑟·帕西瓦尔上校得出结论：柔佛海峡对面的马来亚丛林“大部分地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日本人像预料中那样占有泰国，他们将有足够时间从那里南下，从陆上进攻新加坡。这就意味着如果英国打算守住“东方直布罗陀”，必须守住丛林密布的马来半岛。

伦敦对来自东方的提醒一直置若罔闻。丘吉尔和他的同伴错误地认为，自己原来的徒弟，那些天生罗圈腿、近视眼的矮子一定不敢对新加坡和马来亚下手，这种观点来自那种莫名其妙的种族优越感。日本迅速崛起的过程值得商榷，在那个过程中，他们战胜的大清和沙俄都是已经没落的王朝，日本能够获得的每一场胜利都是因为对手太弱。就战役和战术之道而言，之前日本在中国的种种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麻烦，也同样影响了英美等国。面对毫无先进武器、战斗力低下的中国军队，日本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4年多也没能彻底征服，就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问题。

因此，对于马来亚守军关于加强该地区防御的建议，伦敦高层的答复是：“鉴于日本抢滩登陆的能力，普遍认为，在他们是否具备与欧洲军队和轰炸机相抗衡的能力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疑问。”伦敦认为，日本人一旦离开滩头就会困难重重，他们根本无法穿过马来半岛到达新加坡。不光是下边那些幕僚，丘吉尔也持同样的观点。老丘添油加醋地说：“当侵略者千里迢迢远离家乡来到沼泽和丛林地带，他们的境况将是绝望的。”

不管是丘吉尔和他的那些高级顾问，还是罗斯福与他的众多幕僚，在一点上大家观点惊人一致：那就是即使最好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不会莽撞到竟敢与英国和美国同时开战的地步。大家普遍认为，只要喊喊增防马来亚、新加坡或者菲律宾的口号，那些“黄皮猴子”就会觉得侵略无望，彻底打消开战的念头。

卖嘴归卖嘴，必要的面子活还是要做做的。保卫一个海上要塞的最佳途径，是在那里驻扎一支强大的舰队，将所有试图入侵者消灭于海上。早在1937年5月，大英帝国就对那些东方的自治领，包括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做出承诺，向远东派遣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短短一年多，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这一承诺应该予以修正”。1939年2月，英国外交部要求派遣舰队到远东为外交事务提供后盾，海军部当即予以回绝。此时法国也向英国施压，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1939年3月，英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英国防务委员会对此予以接受，并于6月做出决定：“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被派往远东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可能被派出的时间。”这实际上等于批准了新海军战略的优先次序：德国第一，地中海第二，远东第三。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战之前，英国海军战略有两个基本点，那就是法国的支持和意大利的中立。现在法国败亡，意大利参战，使得这两个基本点完全丧失。到了1941年，欧洲大战已搞得英国焦头烂额。现在皇家海军必须为了帝国的生存而战，最新锐的战舰必须留下来守卫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航运，预防德国对英伦三岛的入侵以及通过潜艇战掐断英国人的脖子。稍差一点的战舰则要去地中海，与意大利争夺那里的制海权，确保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严峻的形势迫使英国海军只好放弃了尽快派遣大舰队去远东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只能寄希望于击败德、意之后再做安排。

怨也不能怨别人，只能怨大英帝国以前四处欺男霸女占的地盘太大了。在最强盛时期，英王统御下的领土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彼时大英帝国太牛×了，除了南极洲，各大洲都有其殖民地，印度洋几乎成为其内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管太阳照到哪

里，都会照到其“领土”上，这就是“日不落帝国”的来历。地球上四大洋，甚至是地中海，都要管，还都想管好。随着国力不断衰弱，英国已经放弃之前一直标榜的两强标准（海军实力位居全球第一且大于第二和第三之和），要看住如此大的地盘，早已力不从心。既然自己派不出舰队，只好求助于盟友。丘吉尔从1940年就开始多次向好友罗斯福提出，希望美国向远东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越大越好。

丘吉尔多次提出，罗斯福也是多次婉拒——大雪天借棉裤，你冷，俺也屁股凉。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出至珍珠港，仅此而已。罗斯福的高参认为，远东不是他们的战略重点，美国海军首先应该保卫的是大西洋。至于菲律宾，仅仅派出一定数量的空军就能满足那里的防卫要求，他们不愿意为英国人去火中取栗。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早在法国战败之后，认为德国远比日本可怕美国就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暂时采取守势。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是，越来越强大的美国已经不再甘愿在世界事务中受英国的指派充当一名配角儿，而是希望在大西洋战场一显身手。因此在大西洋上，美国毫无顾忌地设法与德国发生冲突，而在远东并不准备与日本撕破脸。况且即使美国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保卫过于遥远的新加坡也并无多少现实意义。美国对未来战争的设想是，逐步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时向日本发动进攻，也就是后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路人马一起形成的钳形攻势。这自然与英国的战略难以合拍。既然在远东英国难以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而自身力量又非常有限，因此一旦日军南下，马、新的最后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精锐的海军派不出来，朋友又不帮忙，无奈之下，大英帝国开始强调陆军和空军的作用。为了加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防御，早在1940年初，英军远东司令部就请求本土派出336架飞机去新加坡。7月，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召开了联合防务会议，要求飞机的数

量增加到582架。皇家空军刚刚经历了不列颠空战，现在必须留出最先进的战机在本土与德军抗衡。还要履行对斯大林的承诺，将新生产的600架飞机赠与苏联人。1941年间，大部分最新型的战斗机除了英国本土防空所需，都被派去支援地中海那几次失败的进攻作战了。另外还有好几百架远程轰炸机用来夜袭德国。在战争那个阶段，这摆明是去打酱油。那些新型战机，马来亚和新加坡一架都没有得到，可见伦敦对于加强远东的防务不过是嘴上吆喝吆喝。

在低估日军航空兵战斗力这一点上，英国人和美国同行见识差不多。在他们眼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模仿，他们习惯仅仅从西方订购一架飞机回家拆卸，然后仿造出类似的机型。一家西方飞机制造厂的负责人曾经这样感慨地说，“如果日本人能够一次从我们这里订购两架飞机，那将是让我们十分惊讶和兴奋的事情”。甚至有人将日本人称为是猴子学人的模仿民族。1941年4月，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爵士就曾对外交大臣艾登讲，“我认为，日本空军的实力要弱于意大利空军”，波特中将的话代表了英国人的普遍观点。

既然日本空军连意大利都比不上，那相比德国，肯定差距更大。精锐的德国空军已是我英勇皇家空军之手下败将，差了好几个等级的日本人如果敢来，那简直就是找死。按照福特空军中将的说法，“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皇家空军的装备更新情况。的确，‘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在欧洲是落伍了。但不要紧，在欧洲已经落后的飞机到远东去依然是最新的，对付那些日本鬼子还绰绰有余，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不只是高级将领，那些连日本飞机都没见过的英军飞行员也嘲笑说，和日本人交手，“简直就是开着豪华的劳斯莱斯和简陋的达特桑赛跑”——达特桑是日本日产公司“二战”前生产的一种性能不佳的轿车。

皇家空军认为，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来保卫新加坡比用战舰更省钱、更可靠。到1941年，英国远东司令部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匆匆修

建了大量机场，以保卫港口以及可能遭到入侵的海滩。但是谁都清楚，只有机场没有飞机，和只有枪支没有子弹是一样的道理。况且这些半岛上的机场离海岸太近，还好山本把航母都派到珍珠港去了。要是南云舰队真的来了，一轮攻击就能使它们彻底瘫痪。

驻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估计，日本陆海军在马来亚战区可以调动的飞机约722架。由于皇家空军至少具有“以一敌二”的技术优势，在测算后认为，在马来亚地区部署336架飞机就足够了。事实上到了战前，这一地区的英军飞机只有可怜的158架，还大都是落后的机型。其中包括“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60架，这种机型在美国早已被淘汰。其余还有“布林海姆”轻型轰炸机47架，“毕尔德毕斯特”鱼雷攻击机24架、“哈得逊”轰炸机24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3架。这些飞机的飞行成绩很差，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飞行员一样，他们只能靠勇敢来弥补战斗训练的不足。这些飞机与日军的“隼式”“零式”相比，在航程、机动性、速度等方面都存在至少20%的差距，能够强于日本人的唯一指标是油耗较低，这只有在长途奔袭时才能体现。他们对日军战机的主要性能指标一无所知。后来当那些英国飞行员在战斗中遭遇鬼魅一般的零式战斗机时，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些飞机要么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买来的，要么是德国工程师为日本人设计的。尽管英国人也是咱们的盟军，但在这里，老酒还是忍不住要狠狠鄙视他们好几下。自古以来，轻视对手的人鲜有好下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盲目高傲付出血的代价。

“把‘超级喷火式’和‘飓风式’留在英国吧，马来亚有‘水牛式’就足够了。”刚刚就任远东司令官的空军上将布鲁克-波帕姆爵士在抵达新加坡时骄傲地宣称。这位参加过“一战”的老飞行员以为，他的4个印度步兵旅和从上海撤出的两营英军，足以守卫新加坡和马来亚漫长的海岸线。马来亚陆军司令官邦德少将和他差不多一样愚蠢，竟然在前驻东京使馆武官叙述日本陆军如何富有战斗力时，叫他不要

“给大伙泼冷水”，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邦德赞同西方流行的观点，日本人是毫无希望、目光短浅的战斗者，他们还处于未开化状态，是一群毫无战斗力可言的乌合之众。邦德拍着胸脯告诉大家：“只管相信我的话好了，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其实英国也关注过日军的战斗机。1941年5月，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在中国被击落。7月26日，英国远东司令部得到了关于其技术性能的详细报告。9月29日，驻扎在重庆的英国军官对此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传递了这种日军战机技术性能远远高于人们认知的信息。但是，没有人把这些善意的提醒当一回事。

1941年5月，由于意识到远东越来越大的威胁，伦敦撤掉了傲慢自信的邦德少将，以忠于职守但缺乏创见的帕西瓦尔中将取而代之。新司令官很快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他的部队力量太弱，守不住一条并非是象征性的防线——甚至连海军部估计的舰队抵达远东所需的6个月也守不住。

帕西瓦尔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兵。但大英帝国的精锐部队正在陆续调往北非，抵抗那个天才将领隆美尔的疯狂进攻。帕西瓦尔被告知，不可能满足他提出的增派30个步兵营和2个坦克团的最低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可能的范围”。

英军中勉强说得过去的只有陆军，但也仅仅体现在数字上。这些部队包括刘易斯·希斯中将的英印第三军，下辖英印第九师和第十一师，戈登·贝内特少将的澳大利亚军陆军第八师（欠一个旅），还有英印第二十八旅、第四十四旅、第四十五旅、第五十三旅、第五十四旅以及马来亚义勇军的两个旅，总计兵力约88600人。其中英军19600人、澳军15200人、印度军37000人、马来军16800人。

说伦敦真派不出兵也不完全对。后来眼看连新加坡守不住了，英军统帅部在战役进程中又开始陆续向远东增兵，总计派出陆军45000人

和飞机141架。那些通过添油战术派去的部队大部分进了日军的战俘营。

看起来也真不少，但内部问题多多。在人数最多的英印军中，几乎所有营级以上军官都由英国人担任，印度士兵对他们的上级普遍缺乏信任，官兵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日军炮火一响，那些印度士兵看见人就旋风般转身就跑，少数英国军官拉都拉不住。加上很多印度兵认为，这里是马来亚，跟自己的家乡印度没有半毛钱关系，打起仗来也不可能多用心。

按这道理，那些马来亚义勇军倒是在为保家卫国而战，理应更加卖力。事实上不，他们跟“义”和“勇”半点沾不上边，很多人早已厌倦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对他们来说，说不定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看起来更顺眼。

不管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这些士兵普遍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根本不是那些久经战阵的日军士兵的对手。部队装备也完全不行，所有100毫米以上的重炮都部署在新加坡，马来半岛上一门都没有。更加让人吃惊的是，全部英军竟然没有一辆坦克，时光似乎倒退到了“一战”以前。因为有英国专家称，坦克不适合在马来半岛这样的地形作战。

要说英军应该具有一项天然优势，那就是马来半岛上绵延千里的热带丛林。要知道日军侵华战争并不属于丛林作战，日本本土也从未进行过丛林战。然而在战役之前，日军就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训练，这从后来的实战中能明显看出来。而坐镇主场的英军从未进行过类似训练。战后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自嘲：“丛林出卖了英国人，他们占领那里80多年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丛林还能够用于战争。”

根据英国陆军部的最新测算，如果一支2万~6万的日军在泰国登陆向南攻击前进，海军支援舰队可以在23天内从本土赶来，配合守军将

日本人赶入大海。但如果日军登陆兵力为6万~10万时，那么来自本土的舰队就必须在19天内赶到远东配合陆军作战。为了给援军的到来争取宽裕的时间，马来英军最简单的办法是：一旦日军进驻泰国，显示出进攻马来亚的迹象，则位于泰马边界的英军迅速前出，占领泰国境内一些军事要点形成新的防线。换句话说，就是将英军防线前移，给未来作战留出更大的防御纵深。

就马来半岛的地形而言，泰国境内的最佳登陆地点是半岛，位于东岸泰马边境北部不远处的宋卡和北大年。英军最初计划向前推进的位置有三条。

A线：就是最南面的宋卡和北大年。这条防线约需陆军17个营，优点是交通补给便利，驻宋卡和北大年的泰国空军很难给英军制造麻烦。但缺点是离马来亚太近，一旦防线失守，日军很快就将突入马来亚境内。

B线：是从北大年和宋卡北移的万伦地区。守卫这条线约需陆军2个师，优点是可以为宋卡和北大年赢得更大的防御纵深。缺点是需要兵力较多，补给线较长。

C线：克拉地峡以北的春蓬地区。防守这条线难度最大，约需陆军4个师。但优点更加明显，一旦完成，就可以将马来亚和驻缅甸的英军连成一片。克拉地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本人要想通过绝非易事，这样就可以将敌军拖入对己方有利的山地攻坚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C线才应该是上上之选。但是没办法，英军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兵力。到哪里去给你找4个师？别说4个师，就连那17个营也没有。连战前仓促配属给香港的那两个营，都是死乞白赖问人家加拿大讨来的。所以说选来选去，只能选择效果最差的A线，所需兵力也只能从现有守军中临时抽调。

这个作战计划起初命名为“伊顿公学行动”，后来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斗牛士计划”。

“斗牛士计划”甫一出台，立即招致多方强烈反对。因为不管是宋卡还是北大年，抑或是更北的万伦和春蓬地区，都不属于大英帝国治下的马来亚，当时属于中立国泰国的地盘。在国际事务中一般外交官最绅士，果不其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外交部。他们提出，在英国和泰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前提下，即使是为了预防日军的入侵，贸然让军队主动进入一个主权国家境内，属于破坏和平的不法行为，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大英帝国是多年来的世界老大，必须带头讲规矩。如果那样做，不但会使大英帝国威信扫地，而且有可能失去盟友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语言，好像当初去占那么多殖民也不太对呀！

丘吉尔支持外交部的观点。倒不是因为他和外交部一样迂腐，老丘认为在苏德战争局面明朗之前，日本人不会贸然在远东发起攻势。即使日本人对马、新动手，想要穿越长达1000公里的热带丛林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再说，马来亚驻军完全可以得到驻印度和缅甸英军的侧翼增援。丘吉尔的正眼紧盯着欧洲，偶尔会侧光瞄一下地中海、北非和苏伊士运河。至于远东，现在连扫一眼的工夫都没有。他很快将为自己的偏心眼付出沉痛的代价。

看来在短时间内得到大规模增援是没啥指望了，但是波帕姆和帕西瓦尔也必须在现有条件下有所作为，不得不采取了下面的必要措施。

一、在马来亚北部建立一系列前进机场，将新近从印度调来的空军部队充实其中。后来的事实表明，英军将战斗力堪忧的地面部队向四下散开，来防守这些没有足够空军部队的机场，再通过这些机场来

掩护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如此部署，可以说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这些机场和海军基地的受益者反而是日军。

二、战争到来前，1941年11月下旬，组织于马来亚北部的吉打省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三、派出侦察人员化装成平民深入泰国境内，对所有的军营、仓库、机场、港口、桥梁和道路进行侦察，绘制了精确的军事地图。

敌之所欲即我之所欲，英国的侦察人员在泰国境内屡屡与日军同行相遇。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在饭馆等类似地方曾屡次遇到军人模样的日本人。”就像影视剧情节中经常看到的，两个腰挎宝剑、头戴斗笠的人，眼光冷冷一对，就知道对方同样身负绝世武功。虽然没穿军装，但军人同样能一眼看出对方是同行。

四、英国驻泰国公使克罗斯比爵士秘密与泰国境内的反政府派别联系，积极筹备一旦英军进入泰国，就发动政变，推翻亲日的銮披汶·颂堪政权。

五、用舰艇和飞机对新加坡以东海面实施密集巡逻，对哥打巴鲁、关丹方面也开始了空中侦察。

六、将英印第三军所属第十一师前推至泰马边界。目的是战争一旦爆发，该部先机进入泰国境内，抢占宋卡和北大年两个港口，也就是所谓的“斗牛士计划”。

尽管做出了上述部署，但两位英军高级将领并不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爆发。作为职业军人，他们不可能不研究气候对作战的重大影响。马来半岛夹在中国南海和孟加拉湾之间，几乎不受这两个海域的台风影响。但这一地区有显著的季风，每年11月至次年3月一般属于东北信风期，东北风强且伴有强降雨。马来半岛以东海面经常是暴风雨天气，越是北部，这种天气来得越早。在此期间，暴风雨掀起的巨浪往

往高达1.5~2米，通常认为在此情况下实施登陆作战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这仅仅是英军的看法。

说丘吉尔对远东不重视也属冤枉，老丘只是苦于手头拮据，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作为“二战”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丘吉尔认为新加坡倘若落入日本之手，其灾难之大仅次于大不列颠本岛的沦陷。“新加坡的陷落意味着英联邦的解体，并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出于政治、经济和情感上的原因”。虽然借用了直布罗陀的名字，但新加坡比那个真直布罗陀还重要。直布罗陀面积只有新加坡的1%，充其量只是一座军港，很少有商业船只来往进出。新加坡除了军事意义，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因此，在丘吉尔眼中，新加坡绝不能像香港那样轻言放弃。

海军出身的丘吉尔对于加强陆军和空军这样的说法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海军。只要为新加坡配备一支强大得足以控制中国南海的舰队，日本人就不太可能敢在马来半岛登陆，即使登陆成功，也会因为没有制海权无法维持正常的补给。至于从海路直接攻打新加坡，那更是想都别想。樟宜海军基地那些闲得无聊的360毫米大炮，定会使入侵者海面上来，海底里去。

向新加坡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是为了给位于东方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吃下一颗定心丸。澳、新的主要兵力都被宗主国调走了，新加坡一旦有失，远东日军下一步就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本土。同时，派遣舰队也是向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做出积极的表示。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曾向罗斯福承诺：英国愿意在远东承担更多的义务，他将派遣一支令人生畏的、快速的，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特混舰队，前往新加坡，以“瓦解日本海军可能在那里的活动”。

其实早在1940年夏天，伦敦海军部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叫作“威慑行动”的计划。计划提出，派遣“纳尔逊”“罗德尼”“复仇”“反击”“决心”“拉米里”等6艘老式战列舰外加“皇家方舟”“不屈”“可畏”等3艘新型航空母舰奔赴远东，确保那一地区的制海权。与之相配套的还有皇家空军的236架陆基飞机，英印军、澳大利亚的4个师，外加2个坦克团，加上新加坡原有的兵力和巨大的陆上炮台，可确保远东无虞。如果这样一支强大的力量真能成行，日本人敢不敢送上门来，的确值得商榷。可惜随着欧洲和北非战局的恶化，这些计划都付诸案头，变成了一堆废纸。

大西洋会议结束之后，返航途中的丘吉尔于“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最好的办法是把‘约克公爵’号，还要加上‘反击’号、‘声望’号和一艘快速航空母舰派到远东。”但当他在8月25日将这一意见提交战时内阁时，遭到了几乎所有人员的强烈反对。反对声音最大的竟然是第一海军大臣庞德上将。庞德认为，皇家海军能够派往远东的战列舰是有限的，而日本人在那里的战列舰足有10艘之多，派去少数的战列舰无疑是以卵击石，这也违反了海军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的传统。另据可靠消息报道，日本人有一艘叫“大和”的超级战列舰即将加入现役。就其主要技术指标来看，目前还没有哪艘英国战列舰可与之匹敌。话虽如此，首相的面子也不能不给，庞德敷衍地提出派出4艘老旧的R级战列舰前往远东。

这可忽悠不了自诩为海军专家的丘吉尔，果真派出那样的力量，就不是威慑，而是送肉上门了。丘吉尔轻蔑地称那些老旧的R级战列舰为“浮动的棺材”，他提出至少也要派出“最少数量的最好舰艇”。8月29日，他向海军部建议，至少需要派遣1艘“英王乔治五世级”新型战列舰，外加1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航空母舰。

为了取得海军部的同意，丘吉尔搬出了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出马游说。艾登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派出这样一支舰队去远东，不仅仅是

为了威慑日本人，还能够消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自治领的担心和忧虑，也是为了兑现给美国人的承诺。谁都知道说这话的不是艾登，而是他背后的丘吉尔。胳膊终究是拗不过大腿的，到了10月20日，似乎所有人都被成功“说服”了。

1941年10月25日，在4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两个巨大的身影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大英帝国的朴次茅斯军港，它们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这一刻，老酒忽然想起世纪之初由罗杰斯特文斯基带领的那支倒霉舰队。不不，老酒还想起不久前的另一支舰队。几个月前，5月18日，执行“莱茵演习行动”的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也是这样带着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驶出波兰格丁尼亚港口的，不同的是，它们没有驱逐舰的护航。两支舰队的结局有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最高司令官菲利普斯和吕特晏斯双双战死，不同的是，人家德国人好歹还跑回去一艘，而英国人是双双折戟沉海。

舰队刚刚出发一周，11月2日，英国海军部在伦敦高调向世界宣布：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正式成立，并已开赴远东。丘吉尔在第一时间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罗斯福，以显示自己的确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在电报中不无得意地说：“什么也比不上拥有捕杀能力的工具。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他们（日本人）就越不敢冒险。”

同样是大舰巨炮主义者的丘吉尔坚信，这两艘巨型战舰的远征将使日本人彻底收起入侵的念头，之前关于马来亚空军和陆军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在两艘主力舰到达新加坡的当天，丘吉尔得意地对外宣称：“它们被派遣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要把行踪不明的性能最高的主力军舰所能加于敌人的一切海军作战计算上的那种捉摸不定的威胁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念起来真费劲！老丘也实在是太忙了，如果他能抽点时间翻翻史书，看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人是如

何铤而走险、不宣而战地发起对大清和沙俄的那两场战争，他就会明白，自己派遣区区两艘主力舰去对付日本人不过是送死而已。

让丘吉尔如此青睐的这两艘舰也的确不同凡响。“威尔士亲王”号属于“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是“二战”时期皇家海军最先进的主力战列舰。这艘舰1939年5月3日下水，1941年3月31日完工，满载排水量43780吨，舰长227米，从空中俯瞰仿佛是一座浮动的岛屿。舰体有23个主水密隔舱，使其更具抗击打能力，因此被誉为“永不沉没的战舰”。其惊人的29节航速在战列舰中实属罕见。舰上火炮包括10门360毫米巨炮，还有133毫米炮16门、40毫米炮48门、20毫米炮30门。如果所有火炮同时开火，每分钟能够发射6万发炮弹，跟一只刺猬简直没啥区别。

不仅如此，初出茅庐不久的“威尔士亲王”号已经有了不凡的光辉历史。它服役还不到两个月，就在大西洋获得了露脸的机会。只可惜遇到的是德国另一艘号称“不沉战舰”的“俾斯麦”号。激战中，它的兄弟“胡德”号战列巡洋舰被人家击沉，身受重伤的“威尔士亲王”号只好落荒而逃，然后跑回家叫来一帮人，一通乱拳将“俾斯麦”号揍入海底，也算给兄弟“胡德”号报了仇。凭借此战，“威尔士亲王”号名声大震——能和吕布过了数十招还能全身而退，肯定不会是穆顺或者武安国之类的无名之辈。两个月前，8月9日，在纽芬兰普拉森夏港，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是在这艘舰上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还在后甲板上举行了礼拜仪式，更使这艘战舰凭空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据说当时这艘巨舰驶入普拉森夏港时，一名岸上的美国军官看到它，竟然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多么漂亮的军舰！多亏不是来打我们的，要是的话，根本不用打，看见它，我们就会自动投降的。可见其何等光彩照人，风华绝代！

本来这艘“英王乔治五世级”的二号舰准备命名为“英王爱德华八世”号的，可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八世国王，也就是

未来的温莎公爵，预感到了自己将来的多舛命运，否决了海军部的建议，并将之命名为“威尔士亲王”号。似乎也预示这艘军舰未来的不祥命运。

相比“威尔士亲王”号，名气稍逊的“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同样不可小觑。虽然只是一艘1915年下水的老舰，但之后在1922年和1939年，进行过两次大型整容手术，现在已经是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丑老太变成了俏小丫，六十高龄照样可以装嫩扮演小姑娘。能在危难之际被丘吉尔钦点出列，没有点过人本领肯定是不行的。它的6门主炮口径比“威尔士亲王”号还粗，达到了惊人的381毫米，满载排水量38300吨，航速也有不俗的28.5节。242米的舰长比“威尔士亲王”号还多15米，细长的舰体使“反击”号相对于前者来说，具有更好的机动性。

与两舰同行的本来还有1艘主力舰，那就是新型航空母舰“不屈”号。这艘正在西印度群岛训练的航母上有舰载机74架，将为新成立的远东舰队担负空中掩护的任务。遗憾的是，“不屈”号11月3日在牙买加附近海域意外触礁搁浅，必须就近进入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船厂进行为期12天的大修，按行程肯定是赶不到新加坡了。事实上，当时在印度的锡兰还有1艘英军航母，但大家似乎觉得，这么厉害的战舰没有空中掩护，对付日本人也绰绰有余。意外事故和轻敌大意注定了远东舰队的不幸命运。这支苦命的舰队刚开始被叫作“G”舰队，后来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地变成了“Z舰队”，真预示着日子快到头了。

其实这2艘舰并不适合在远东作战。“威尔士亲王”号通风设备较差，不适合长期滞留在热带地区，事实上也确实没有长期滞留。“反击”号装甲较薄，防空武器早已过时，而它即将面对的敌人恰恰是训练有素的日海军航空兵。

好马配好鞍，实力不俗的舰队同样需要赫赫有名的司令长官。出任“Z舰队”司令的是皇家海军原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中将。身高1.65米的菲利普斯中将比拿破仑还低1英寸，因此，大家用了童话中的一个人物昵称其为“大拇指汤姆”，另一更加唬人的绰号就叫“小拿破仑”。为了掩饰身高的不足，虚荣心很强的菲利普斯在讲话时通常要站在一个箱子或者类似的物品上，以使自己显得伟岸挺拔。中将是英国海军第一大臣庞德爵士的高足，同样是传统巨舰大炮主义的忠实捍卫者。尽管他的同僚坎宁安上将已经有了奇袭塔兰托的成功经历，但曾经在舰上担任枪炮长的菲利普斯仍倔强地认为，“蚊子一样的轰炸机绝对不是战列舰的对手”。非但如此，他还鄙夷地斥责那些认为航空力量优于重炮的人是“不务正业，误入歧途”。菲利普斯很快将会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为了彰显“Z舰队”的神威，更好地威慑日本人，菲利普斯一路是吹吹打打，极尽炫耀之能事。11月15日，舰队到达南非开普敦，菲利普斯开展了一系列对外宣传活动，包括组织当地社会名流登舰参观，与当地水兵举行联谊活动，安排记者招待会等。他还邀请布尔时代的英军元老、南非总督斯玛茨元帅登舰检阅并给水兵讲话。根本用不上间谍，这些消息很快就通过英国BBC广播传遍全球。看了这些风光再看悲惨结局，老酒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人还是低调点好。

在同菲利普斯进行了简短会晤之后，斯玛茨立即意识到，大英帝国和美国一样都在犯同样的战略错误。这位南非总督在“Z舰队”离开开普敦的当天就致电丘吉尔，指出在新加坡和夏威夷驻扎战列舰队包含着巨大的风险，“两个地方单独的海军力量都比不上日本海军”。他还告诫，“假如日本人确实行动迅速，这里就有发生一级灾难的危险。”——姜还是老的辣呀！不过自负的丘吉尔对早已过气的南非总督之善意提醒置若罔闻，结果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2月2日，“威尔士亲王”号率领一众小弟威风凛凛地驶入了樟宜海军军港。第二天，经过严格审查的头条新闻“欢迎强大的海军力量保卫马来亚”就出现在新加坡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同时配以“威尔士亲王”号的巨幅照片。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周之后，那些报纸的同样位置还要留给它，区别是已经加上了黑框。新加坡电台的评论更绝：“现在的新加坡是铜墙铁壁般的要塞，任何国家的舰队都不可能在这里班门弄斧。”

菲利普斯中将并没有和舰队同行，他有很多事儿要提前去做，于是直接从锡兰飞抵狮城。在与波帕姆上将和帕西瓦尔中将进行短暂会晤之后，菲利普斯于5日飞赴马尼拉，拜会了驻菲律宾的美军远东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中将以及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宾主双方将就远东的战局进行沟通，并协商采取共同行动。

麦克阿瑟和哈特热情接待了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马尼拉同样也不平静，连续三个晚上，在附近主要的轰炸机基地克拉克机场上空，都发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毫无疑问那肯定是日本人。两位海军将领一致认为，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新加坡和马尼拉都不是“Z舰队”的理想锚地，应当立即寻找一个位置便捷又有坚强保护的港口充当停泊地。哈特还预言，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暹罗湾附近的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后来又很快消失在雨雾之中。这支舰队是直接进攻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是仅仅去往泰国呢？

菲利普斯向哈特提出一个请求，恳请哈特派出一一些舰只，与他的舰队一起从新加坡出发，沿马来亚东岸北上与日本这支南下的舰队抗衡。哈特刚刚答应派出4艘已经陈旧的驱逐舰，就有一名信使再次送来情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英军侦察机，再次在泰国沿海附近发现了日本舰队。

“将军，”哈特对菲利普斯说，“你打算几时飞回新加坡？”

“明天起程。”

“如果您想在战争开始时就在新加坡的话，我建议您立刻动身。”哈特好心地劝说道。老酒敢肯定，哈特催着人家走是因为形势危急，而绝不是不想管饭。

早在12月1日，伦敦海军部就命令“反击”号不进驻樟宜海军基地，而是直接驶向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挫败日本人同时加强安全保护”，以稳定那个自治领惊慌失措的不安情绪。鉴于此刻马来亚的危机已经出现，菲利普斯中将立即下令“反击”号迅速返回新加坡与主力舰队会合。

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

马来之虎

1941年11月6日凌晨1时，在位于中国长春的日满洲防卫军司令部，一名青年军官急匆匆地闯进了司令官的休息室，冒昧地打断了长官的美梦。一个身材壮硕的人睡眼朦胧地从参谋手中接过了那份来自东京的急电：9日前来京。

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就是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陆军中将，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杰出将领。看着只有寥寥数字的简短电文，他瞬间睡意全无。拿着电文的山下奉文心潮澎湃，双手也禁不住瑟瑟发抖。他立即意识到，“恐怕要打仗了，那必定是乾坤一掷的战争”。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大机遇终于到来了。

1885年11月18日，日本高知县香美郡晓霞村的乡村医生山下佐吉喜得次子。之前山下佐吉为长子取名奉表，希望他将来能学医继承自己的衣钵。这次他为次子取名奉文，希望他能学文，将来谋个一官半职来光宗耀祖。后来长子奉表果然学医，最终却没有成为一个乡村医生，而是在日本海军做了一名军医，最后官至海军少将。日本军医的最高军衔为中将，连“七三一部队”的大魔头石井四郎都只能遗憾地升到中将，最后在布干维尔岛给山本陪葬的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也不过是个少将，由此看来奉表担任的职务也不会太低。

按下佐吉和奉表不提，单表主角儿山下奉文。幼年的山下奉文就长着一副大脚丫子，晓霞村的一位老人说，“这小子长大后肯定是个大个子”。果不其然，成年后的山下奉文身高有1.74米，这在身材普遍矮小的日本人中真可谓鸡立雀群。

明治时代的日本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贫苦。虽然父亲是个医生，但山下奉文家里同样经济拮据。山下凭着兄长奉表的资助和叔父的支援，好不容易才从高知的名牌学校海南学校毕业。之后山下并

未遵从父愿从文，而是进了广岛陆军幼年学校。“进陆军是家父的意思，”山下后来回忆说，“因为我身强力壮，家母也不怎么反对。因为她知道陆军入学考试竞争很厉害，我反正是考不取的。”没想到山下最后竟然被录取了。

和大多数陆军将领的经历类似，山下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顺利进入了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从该校第十八期步兵科毕业。1916年从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毕业时，山下成绩优异，是军刀组的第六名。凭借这样的成绩，山下被优选到德国留学，其间兼任驻瑞士的军事研究员。这一时期，山下有幸结识了骑兵第二旅团旅团长永山元彦少将的大女儿久子，这个女人后来成为山下的夫人。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一直到赴德国留学的这段时期，山下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成为一个典型的日本军人。

1922年，回到日本的山下担任了参谋本部军事课编制班班长。1926年，回母校陆大任教官。1927年2月22日，山下再次奉命出任日本驻奥地利使馆武官，多年的旅欧经历开阔了山下的视野。回国后，他加入了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团体“一夕会”，并在1929年8月1日晋升陆军大佐。

1930年8月1日，山下出任步兵第三联队联队长，首次来到了野战部队。他的前任联队长，就是“统制派”的总瓢把子永田铁山。做事认真的山下疑似有洁癖，到任第一天，他首先视察的地点竟是联队的厨房，还戴着白手套去擦拭锅台是否干净。遇见这样的长官，士兵高兴了，司务长可倒了血霉了。山下做事谨慎，严守秩序，对于来访者要求必须事先预约。因此，很多人把山下看成是充满野心的军人政治家之类的人物。

脖子粗、头大的山下喜怒不形于色，外表迟钝，却内心似火。他的体重90公斤，与日本1911年制造的37毫米口径平射步兵炮重量相

同。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一匹战马不能长久承受他的体重，因此一定要有替换的马匹。恰好当时37毫米炮也是安排两匹马驮运，加上山下的嗓门和炮声一样洪亮，因此“步兵炮”便成了山下的第一个绰号。虽然马快被累死了，但这一颇具威力的绰号反而成了山下今后晋升的理想资本。

山下终生的挚友泽田茂——他之对于山下，恰恰就像堀悌吉之对于山本五十六——曾经说：“在日本陆海军中，大个子是争取更高地位的一个有利条件。日俄战争以来很多大将都是大个子。大山岩元帅如此，山县有朋元帅和乃木希典大将个子也很高，海军中的米内光政和野村吉三郎也都是大个子。像东乡平八郎元帅和山本五十六这样身材矮小的人，要想晋升到高位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山下也由于高大的风貌得了便宜。”

除了具有魁梧的身材、出色的成绩，山下还有一个常人不具备的优势。他后来娶了永山元彦的长女久子为妻，而永山在日本陆军高层有着广泛的人脉。就这样，凭着学历、能力、裙带和风貌，山下很快受到当时“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人高度关注。

由于当时“皇道派”掌握着陆军的大权，1932年4月11日，山下离开野战部队后调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课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山下凭此第一次进入了权力中枢。日本陆海军大致相同，军官的发迹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军政系统，即陆军省或海军省；另一条是军令系统，也就是参谋本部或军令部。在陆军省第一个基层重要岗位就是军事课课长，参谋本部则是作战课课长，在获得上述职位后，再向军务局局长或作战部部长晋升。重要位置同样孕育着重大风险，这个职位很容易陷于各个派系的权力斗争之中，特别是当时“统制派”和“皇道派”殊死搏斗的时期。位不高但权重的山下，利用其岳父的关系，逐渐成为“皇道派”除首脑人物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之后的实力派人物。

1934年8月1日，山下晋升陆军少将，跨入了高级将领的行列。次年3月15日，山下又调任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同时掌控和引导青年军官的思想动向。此时的山下已被“皇道派”青年军官称呼为“我们的领导者”，到他家里访问的年轻军官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二二六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安藤辉三大尉和矶部浅一大尉等人。在谈到对时局的忧虑时，山下确实对这些年轻人说过“像冈田启介这样的首相就应该杀掉”之类的话。

有充分证据表明，山下深度介入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由于荒木、真崎两大将的言行常常有山下追随其后，他占据着叛乱军官和上峰之间上传下达的关键位置。事件爆发之前，叛乱军官首领人物、山下的得意门生第三联队第六中队中队长安藤辉三及其他首领频频出入山下的官邸和私宅，连他们起草的“崛起宗旨书”都是经山下亲自润色的。参加叛乱的1400多名官兵中，有850人来自山下曾经担任联队长的第三联队。事件爆发之后，叛乱军官还到山下家中请他出面主持大局。在年轻军官要求裕仁重用的人员名单上，山下也赫然在列。以荒木贞夫为代表的“皇道派”将领竭力为政变军官开脱并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这个《告示》的起草人正是山下奉文。要说山下与“二二六事件”没有关系，鬼才会相信。

叛乱平息之后，“皇道派”完全失势，“统制派”迅速掌控了陆军大权并开始肃清“皇道派”。荒木、真崎等“皇道派”头面人物被打入冷宫，同样作为“皇道派”实力人物的山下亦未能幸免。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参与叛乱的几个联队都要被撤销编制，其中自然包括山下曾担任联队长的第三联队。如果那样，山下就准备在联队奉还军旗之日申请辞职。但后来裕仁允许联队继续保留军旗，山下也就决定继续留在军内。

留是留住了，但必须受到惩罚。犯下大错的山下很快被贬出中央，到朝鲜龙山担任第二十师团第四十旅团旅团长，相比很多被打入

预备役的人来说，尚属幸运。他的前任旅团长就是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陆军少将今村均——未来负责荷属东印度攻略的第十六军司令官。山下的这次调动，据说是前陆相川岛义之和新陆相寺内寿一给予了特殊照顾的。寺内寿一与山下的岳父永山是日俄战争时期的旧友。还有一点，寺内在野战部队的起步恰恰也是山下曾经服役的第三联队。

在日本陆军中，旅团长属于一个比较尴尬的角色，独立混成旅团除外。在日常管理中，大事一般由师团长做主，小事下面的联队长直接就办了。所以对山下来讲，在朝鲜的这段时间基本算是赋闲。虽然属于“虎落平阳”，但其周围同僚都知道他曾是权力中心的人物，只不过因特殊事件被“贬”至此，所以对他存有几敬畏。连日本驻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都对山下青眼有加。广田弘毅内阁倒台时，宇垣接到了回国组阁的大命。当时宇垣越过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和师团长三宅光治等人直接找“年轻人”山下商讨，山下力劝宇垣不要回去蹚浑水，因为他之前主导的“宇垣军缩”让娘家人痛彻骨髓，不可能得到陆军的支持。但一时鬼迷心窍的宇垣还是想回去试试。后来宇垣果真因为陆军不派陆军大臣而组阁失败，事实证明山下的判断是正确的。

山下常因“二二六事件”致裕仁震怒而心存愧疚，他一直忌讳谈到这一问题。一旦必须说起，他往往会摇着头说：“做了对不起天皇陛下的事情，今后不努力赎罪可不行。”为了表示虔诚和悔过，每次更换办公场所，山下都会不顾办公室的实际情况，将办公桌朝向日本东京，因为那里有他对之谢罪的天皇陛下。此细节开篇介绍过。

作为一名军事素质非常出色的高级将领，山下的本性中却带有滥杀无辜和敛财的坏毛病。在朝鲜期间，他亲自带人残杀了龙山当地的望族金泽河一家，目的就是占有作为银行家的金泽河之家财。有人说山下将掠夺来的财富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老酒以为不太可能。当时日本军队中盛行“献身”精神，大部分军官还是以廉朴为荣的。军

内的风气是厌恶财阀、政客之类的“不义行为”，像戈林那样腐化贪婪的人物在日本陆军中是无法立足的。纵观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陆海军将领，鲜有投降和贪腐者。

中国全面抗战给蛰伏朝鲜的山下奉文带来了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7月16日，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奉命开赴危机四伏的华北地区。7月28日晨，日军对平津地区展开全面进攻。山下率所部第四十旅团下南苑，克长辛店，占廊坊，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这是山下平生第一次参加实战，作战中，他总是无任何防护地亲临一线督战，甚至亲自挥马鞭，为士兵一个一个校正射击。在一次战斗中，作为旅团长的山下只带着30多人的一个小队打阻击，国军的捷克式轻机枪打得山下脚下烟尘直冒，而他照样岿然不动。此一表现也为山下赢得了英勇无畏的“美名”。

占领华北之后，日军编成了华北方面军，山下奉文调任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旅团长之职。独立混成旅团有了很大的自主性，直接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所以他的这次调动名为平调实为升职。1938年7月，山下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的官邸就在今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附近。同年11月山下晋升陆军中将。

当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寺内寿一。其间大部分时间待在北平的山下，与寺内有了较多的接触，至少也混了个脸熟。加之前面提到的寺内和山下岳父的私人关系，以及同样出身第三联队的类似经历，寺内对山下也给予诸多关照。这也为今后山下能够横刀立马，扬威马来亚，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下的军旅生涯可谓与西方国家特别有缘。在华北期间，留学德国的山下一贯奉行对英、美、法强硬，主张将西方势力从中国驱除出去。在日记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中国问题的解决，除以中国的独立为根本并进行中日提携之外，别无他途。”他对英法等国在华势力

的存在极为不满。1939年6月14日，山下在副参谋长武藤章协助下——将来山下1944年出任菲律宾日军司令官时，武藤还要来给他当参谋长——不顾来自陆军省的劝阻，强行下令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由于当时英法的注意力在欧洲，并未对日本的这一无礼举动采取过激反应，英日双方于7月24日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日军对租界的封锁长达一年之久，一直到1940年6月20日方告解除。

在此期间，山下先后多次组织“围剿”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部，与聂荣臻、宋时轮所部均有交锋。作为日本侵略华北的主要策划者，山下还主持制定了《1939年度治安肃正纲要》。

1939年9月，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9月23日，山下第一次来到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第四师团师团长。在10个月的任期当中，山下多次组织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疯狂“讨伐”。在中国长达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山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40年7月，第二次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原陆军航空总监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山下奉调回京，接任了东条的航空总监兼本部长职务，再次进入了权力中枢。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山下职务变动，其前任大都身手不凡，战前出马接任的饭田祥二郎也不是等闲之辈。

此时东条已经成为“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当然不愿意看到原来“皇道派”的山下重掌实权。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东条就借组织赴德视察团的名义再次让山下离开东京。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非常害怕山下威胁到他陆军大臣的位置。由于苏联的签证迟迟没有签发，一直到年底，12月22日，山下才以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队赴德、意进行考察。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山下迎来了1941年元旦，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只见林和雪”的诗句，并在奔驰的火车上率领一众团员“遥拜东方，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1941年1月8日，山下代表团到达柏林。由于当时三国同盟正处于蜜月期，山下一行受到了德国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被破例安排视察了德国各兵种部队、工厂、学校、要塞地带等，山下会见希特勒并和元首一起检阅卫队的照片，也登上了东京媒体的头版头条。巧合的是，山下在视察过程中曾与戈林元帅以及德国军事技术学校的专家就远东战争进行过研讨。德国专家提出，如果远东发生战争，至少要用5个师团以及一年半时间才能跨越马来亚的丛林地带把新加坡拿下来。当时的山下肯定不会想到，后来他在东南亚的表现让德国专家全部傻了眼。之后山下代表团在考察意大利后回日本，途中于6月19日路过莫斯科，3天之后，苏德战争爆发。

后来山下回忆起他在莫斯科邂逅朱可夫的情形：“我对朱可夫说，是不是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企图，朱可夫回答说没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他，德国兵营的大炮都是指向东方的，人们在无意识中连放置大炮也会朝向敌人的。”朱可夫对此是不置可否，事实证明山下的直觉是正确的。

1941年7月7日，代表团回到东京，向大本营提出了根据德国军队特点实施国防机构一元化改革的方案，倡议空军独立、陆军机械化建设等。但此时美日关系已极度恶化，大家已经没有热情来关注内部改革了。

回到东京的山下很快被再次赶到满洲，据说此举又是东条在捣鬼。当时为了排除主张对美强硬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第二次近卫内阁进行了总辞。此时已经有了让山下出任陆军大臣的呼声，这可不是东条愿意看到的。7月21日，山下再次被发配去了满洲，官方原因是苏联和德国的战争有长期化的趋势，必须立即在满洲设立防卫军司令部。要知道，之前关东军这样的报告打了多次，东条一直压着不批，现在反而主动提出来，山下也只能郁郁寡欢地去参加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山下很可能就此碌碌无大为，终此一生。南方战役打响之前，机遇再次垂青了山下。就在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的11月5日，负责南方作战的南方军正式成立，山下的老领导寺内寿一就任南方军司令官。他想起能征惯战且一直郁郁不得志的骁将山下奉文，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山下当然也时刻关注着东京的动向，他预知日军下一步作战的方向应该是南方地区。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由自己出山担纲的，竟然是与珍珠港作战齐名的马来亚战役。

11月7日，准备履新的山下特意去了一趟皇宫——并不是东京裕仁的那个皇宫——向那个伪满洲国元首溥仪告别。山下也算与满洲有缘，仅仅几个月后，他还会第三次回到这里。

11月8日，搭载山下的飞机降落在立川机场。现场情况让山下略感不快，机场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后来才知道，关于他的任命是保密的，这一消息一直要到新加坡战役打响前才公布。11月9日，山下正式被任命为负责进攻马来亚、新加坡的第二十五军司令官。能在紧要关头受命指挥最为艰巨的马来亚作战，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接到任命的那一刻起，山下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压在心上的抑郁，刹那间烟消云散。

根据大本营制定的陆海军协定，11月10日，在陆军大学由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和南方军寺内寿一共同会商，做出南方作战陆海军协定的最后备忘录。陆军中参加会议的除了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还有负责菲律宾作战的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负责荷属东印度作战的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由于此时尚未公开山下的职务，后来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负责缅甸作战的饭田祥二郎中将此时公开职务仍是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正在越南西贡等待山下前往交接，因此并未出席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结束后，由杉山元和永野修身一起做东，与即将出征的高级将领共进午餐。坐在山下旁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山本五十六，后来被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就这样戏剧性地在此处碰头。在山本面前，山下还属于小字辈。山本对山下职务的频繁变动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下去什么事也做不成。在谈到即将到来的战争时，山下对马来亚作战护航力量的薄弱表示了担忧。对此，山本直截了当地告诉山下，是他力主将联合舰队的主力用在了珍珠港方向，才导致南方作战海军兵力不足。山下被山本的坦诚打动，他向山本表达了对马来亚作战取得胜利的的决心和信心。两人共同举杯，互祝成功。

虽然南方作战的终极战略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但其中最重要的战术要点无疑是马来亚和新加坡。日军一旦能够快速占领这一区域，就可以在下一步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左右逢源。左边第一步可以进攻缅甸，不但可以占有当地富饶的资源，同时也会一举切断盟军援华的最后通道。接下来第二步就可以直捣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印度次大陆，与盟友希特勒在中东会合。右边第一步就是占领富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地区，以此为跳板第二步就可以前出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彻底摧毁盟军的战斗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来亚战役是南方作战的核心，足可与海军的袭击珍珠港并驾齐驱。纵观南方战区，部署于马来亚地区的英军也是最强的。就战役本身而言，成败足以决定整个战局的珍珠港和马来亚战役都是最困难的作战。

在挑选了能征惯战的山下作为军司令官之后，大本营对第二十五军的组成同样是煞费苦心。起初陆军部和德国专家的意见一致，计划在战役中使用5个师团。但由于从本土和中国战场实在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经过认真研究之后，决定这一数字缩减为4个。

出乎大本营的预料，山下慷慨地向陆军部表示，使用3个师团便已足够，将配属给该军的第五十六师团原封不动退还给大本营。一位前线将领主动提出减少所属兵力，这在日军历来战争中尚属首次。尽管

对山下的勇气大为赞许，但大本营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整个战役期间，第五十六师团一直在本土待命，准备在前线战事吃紧时即刻装船出发增援。

山下敢如此托大，除了有报答寺内知遇之恩的潜在因素，主要因为编入他麾下的3个师团全部属于日本陆军精锐中的精锐，其中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都属于机械化师团。当时日本陆军中机械化师团仅有3个，一下子就给了山下2个（另一个第四十八师团配属给本间雅晴参与菲律宾对美军的作战），可见大本营对此役的重视。

由西村琢磨中将担任师团长的近卫师团是陆军17个甲种师团之一。该师团刚开始是作为裕仁的卫队来组建的。日本陆军师团一般按地域来组建，一个师团的兵员大多来自同一地区，但有着“王子部队”或“御林军”之称的近卫师团是例外，其士兵都是从全国各地特别挑选的。从这一点来看，该师团应该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唯一不足的是，近卫师团从日俄战争之后便未经战阵，他们长久以来接受的都是仪仗队式的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况且这支部队在领导身边待惯了，见多了大人物，难免在指挥上不太顺畅。

有着“钢军”之称的第五师团也是甲种师团，相比较而言，我们可能更熟悉一点。这支部队兵员主要来自于广岛及周边地区，从甲午战争就开始与大清交手。抗战初期的太原会战前后，该师团曾经在华北地区与30多个中国师有过交战记录，一路所向披靡，横行霸道。当时的师团长是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因此中国人更习惯称之为“板垣师团”。在中国的南口、张家口、忻口、太原、上海、临沂、台儿庄、青岛、广东、南宁、昆仑关等诸多战场，都有过他们作恶肆虐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跟该师团有过交锋记录的中国部队多达70多个个师。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开启太平洋战争之门的也是第五师团。现任师团长松井太久郎中将在中国时间很长，和板垣一样有着“中国通”之称。

相比那两个甲种师团来说，有着“菊师团”之称的第十八师团尽管名气不大，实力同样不可小觑。这是一支战胜过德国陆军的“光荣”部队，“一战”期间登陆中国山东半岛打败德国人的，就是这个师团。该师团所属士兵大部分是九州北部的煤矿工人出身的，喜欢粗重而艰苦的工作，最适合担负马来亚战役如此艰巨的任务。第十八师团在日军中有着“最精锐山地战师团”之称。后来由于在马来亚和缅甸丛林中长期作战且难对付，被盟军冠以“丛林魔鬼”之恶名，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也是难对付的人物。巧合的是，第二十五军的3个师团长牟田口、西村、松井同为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的同学。

参加马来亚作战的第二十五军下属3个师团及附属部队总兵力125408人，车辆7320辆，战马11516匹。为了更好地适应丛林作战，大本营还为每个师团配备了5000辆自行车，这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近卫师团要从陆路经泰国进入马来亚，因而该师团的集结地是靠近泰国领土的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国境线一带。第十八师团的主力尚在中国广东地区，以其第五十六联队为主力组成的佗美支队将担负起登陆并占领哥打巴鲁的艰巨任务，因此和第五师团主力一起来到战前集结地海南三亚。由于12月8日各个战场均要同时打响，缺乏足够的运输和护航船只，第二十五军首批登陆部队只有26640人，其中战斗兵员17230万人。相对于马来亚的英军来说，明显居于劣势。

11月14日早上7时07分，山下乘飞机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在福冈加油后飞向那霸。在台北住了一夜后，于15日午后到达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所在地越南西贡。由于尚未公开身份，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山下身穿“协和服”，头戴礼帽，故而被称作“蒙面将军”。

在他之前，第二十五军参谋长铃木宗作中将已经提前抵达西贡，与海军协调船队前往马来亚途中的护航问题。在山下到位之前，铃木参谋长已就第二十五军的登陆作战进行了6次兵棋推演，每次均以失败

告终。主要在于战斗机的航程不够，在登陆前一天天黑之前，存在一小时的护航空白。

铃木和山下一样，同样是陆军大学的军刀组成员。相比其他军参谋长一般由少将担任，特意让陆军中以“才华出众”著称的铃木出任军参谋长，可见大本营对战役的重视。

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最早到达西贡的人，大家可能更熟悉，那就是之前在台湾研究所从事南方作战研究时间最久的“豺狼参谋”辻政信中佐，辻现在的职务是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随着山下和铃木的到来，副参谋长马奈木敬信少将、池谷半二郎大佐，情报参谋杉田一次中佐等司令部成员陆续到齐。值得一提的是，在挑选军司令部参谋人员时，第二十五军相比负责比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作战的部队，具有第一优先权。

山下抵达西贡的第一件事，就是会见原第二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就有关工作进行交接。饭田随后被任命为第十五军司令官，负责缅甸作战。从1941年7月5日第二十五军组建担任军司令官，到率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开始，饭田已经研究马来亚作战长达5个月之久。现在马上开打了，不让玩了，而被转移到相对次要的缅甸方面。可以想象，饭田心中该有多么沮丧。

作为南方作战的核心战役，大本营海军部也给予了充分重视，专门组建了并不隶属于联合舰队的南遣舰队，司令官为之前多次提过的小泽治三郎。在出任新职之前，小泽是海军大学的校长。接到命令之后，小泽于10月30日到西贡就任新职。

小泽麾下的南遣舰队包括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3艘、练习巡洋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驱逐舰15艘、潜艇16艘。此外，隶属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于战前进驻西贡朔庄机场——这是山本为对付“Z舰队”所准备的秘密武器。

负责南方作战所有海军部队的总指挥官，是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他率领的主力舰队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2艘。这支舰队在战役进行期间将一直在中国南海一带游弋，随时准备为小泽舰队和实施菲律宾作战、由高桥伊望率领的第三舰队提供支援。

如果大名鼎鼎的“Z舰队”不来，用如此海军力量担任登陆部队的护航和海上作战已绰绰有余。但是英国大张旗鼓的宣传使得全世界都已知道，那两艘巨舰正张牙舞爪地急速驶往远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对“Z舰队”的即将到来置若罔闻。据说连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听到“Z舰队”很快就要到达远东的消息时，惊讶地缩起了脖子。

自1873年英国向日本派出第一个顾问团开始，日本海军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老师的阴影之下。前文已介绍过，日本海军的建军一直以英国为榜样，连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红砖都是一块块远程从英国运来，可见其对老师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今天授业师父来跟咱们过招了，一下子还派出那么厉害的看家玩意儿，的确让海军上上下下瞬间出了无数身的鸡皮疙瘩。

海军省和军令部的许多高层认为，尽管日本海军拥有的战列舰多达10艘，但只有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以及“陆奥”号两艘战列舰上的406毫米主炮，可以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匹敌。尽管在火力上不居下风，不过这两艘舰与英舰相比在航速上有约3节的差距，真打起来，也绝不敢轻言胜利。拥有457毫米巨炮的“大和”号当然可以稳占上风，但它要一个月后才能加入现役，远水解不了近渴也。

在近藤的主力舰队中，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装备有356毫米主炮，似乎与敌人差距不大。但这两艘舰都是由原来的战列巡洋舰改装而成，舰龄已近30年。虽然在速度上不输于对方，但是满载排水量只有3万吨的两舰从个头上就比对方小了许多，在与“Z舰队”的

交锋中绝对处于下风。在最可能与“Z舰队”直接交锋的南遣舰队中，小泽最大的战舰是5艘万吨左右的重巡洋舰。如果真与“Z舰队”打起来，无疑是以卵击石。甚至有人骇人听闻地提出，如果对中国南海派不出有力的战列舰，就应该立即推迟南方作战。——果真那样，丘吉尔的威慑意图就圆满达到了。

如此这般，直接派出“长门”号和“陆奥”号接敌不就行了？还是行不通。上自海军省、军令部下到联合舰队，除了铁了心的山本、黑岛、源田等少数人，没有几个人相信南云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行动能够取得成功，更想不到最后会取得那么大的战果。山本虽然脸上信心满满，心里也是直嘀咕。除去近藤和南云带走的4艘战列舰，作为联合舰队主力的第一舰队剩下的6艘战列舰必须留在本土，预防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随时来袭，天皇陛下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至于南方，也只有让近藤和小泽兄弟俩去硬撑了。

“Z舰队”的到来使得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唯一保持淡定的仍然是山本，他早为埋葬“Z舰队”预备好了独门淬毒暗器。山本当然清楚，能否击溃长途奔袭而来的“Z舰队”，将直接影响到马来亚战役的结果，甚至关系整个南方作战的成败。即使南云舰队能够在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在南方这一主要战略方向出现大问题，自己的军事生涯也将宣告结束。嗜赌如命的山本认为，战争如棋，以战列舰对战列舰的硬碰硬战法就是在车对车炮对炮。这种战法在己方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比如派出“大和”号去也算无可厚非，但在自己力量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新的途径。就在“Z舰队”宣布成立的同一天，11月2日，日本海军陆基航空队——第十一航空舰队所属第二十二、二十三航空战队从台湾移驻西贡朔庄机场，正式编入马来亚攻略部队，由小泽统一指挥。但是在正式作战命令上，松永贞市海军少将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任务仅仅是协同陆军航空兵打击英军的航空力量，今村修海军少将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主要任务不过是为第一登陆船队护航。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松永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他们素有“海军中冠军”之称，山本对这支部队一直是信任有加。临行之前，山本特地对松永面授机宜。他特别强调，会议上确定的那些作战任务都是次要的，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大英帝国的不沉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干净利落地送入海底。

第二十二、二十三航空战队共有飞机144架，其中轰炸机90架，战斗机和侦察机各27架。加上小泽南遣舰队巡洋舰上的少许侦察机，参加马来亚作战的海军飞机总计158架，正好与马来亚英军的全部战机数相等。

相对于陆军飞机来说，这些海军陆基战机训练素质更高，腿也更长。后来正是它们在危急关头果断出手，“Z舰队”才最终被一剑封喉。

马来亚战役主要由陆军担纲，因此仅派出海军战机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担任空中支援的还有一支更加庞大的空中力量，那就是菅原道大陆军中将麾下的第三飞行集团。该集团由第三、第七、第十二飞行团和第十五独立飞行队、飞行第八十一战队以及航空地勤部队组成，另外还增配了第五飞行集团的第十飞行团。上述部队共有战斗机180架、轻型轰炸机100架、重型轰炸机130架、侦察机45架，总计455架。其中第十二飞行团属于陆军航空兵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曾在诺门坎与苏联远东空军进行过激烈的搏杀。

第三飞行集团原来负责中国方面的作战。接到命令之后，菅原迅速于11月16日将司令部由原来的古都金陵迁移至越南西贡，12月1日更推进至金边。截至战前最高联席会议确定之前，飞行集团的大部兵力已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为了迷惑英军的视线，从11月25日起，第三飞行集团出动部分战机对昆明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轰炸，做出一副进攻中国云南地区的架势。随着12月2日作战命令的下达，各部战

机立即腾空而起，迅速前出至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各个机场。相比陆军和海军来说，还是空军来得快。至12月5日，各飞行队作战展开已全部完成。

在和饭田进行了简单的交接之后，山下随即召开了马来亚战役有关陆、海及航空指挥官参加的联席会议。南方军司令官寺内也派出了陆军中佐武田亲王，作为特别代表列席了会议。

实施登陆作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登陆之前击溃敌海、空军力量，获得登陆地区的制空和制海权。最为稳妥的办法，当然是在取得制空、制海权后再进行登陆，这是登陆作战的常规打法，与马来亚战役同时展开的菲律宾作战所用的就是这一种办法。大本营一开始为第二十五军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

甲方案的内容是，在海空军尚未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情况下，第二十五军先遣部队提前出动，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战斗与登陆作战同时打响。这对山下的登陆部队来说风险极大，如果海空军不能在与英军的战斗中取得完胜，登陆船队势必遭到敌海空军的猛烈打击。不仅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要知道陆军就是再凶悍，在航行船舶的甲板上，你一点劲儿都使不出来，面对敌人的飞机和舰炮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最好的例子就是后来1943年3月在俾斯麦海，日军第五十一师团在没有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贸然跨海增援，所有8艘运输船全部被美军击沉，7000名日军超过3000人被淹死在海水中。

乙方案相对较为稳妥。就是由空军和海军先行攻击，在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运输船队再从泊地出发，前往登陆点实施登陆作战，这样安全系数更高。但稳妥自然就有稳妥的缺点，第二十五军就会彻底失去攻击的突然性，战役完成时间也将大大拖后。大本营将两个方案的选择权交给了负责前线作战的陆海军将领。

在与海军小泽、陆军菅原进行充分协商之后，山下断然决定，采用风险更大，同时收益也可能最大的甲方案。此时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英军已经将大部分空军战机前出至马来亚北部的机场，那令人毛骨悚然的“Z舰队”也即将开进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采取甲方案，可以说，山下、小泽和菅原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来没与大英帝国有过交锋记录的日军，对多年来的世界老大依然是心存忌惮。在策划马来亚战役时，大本营悲观地估计，完全登陆成功的可能性只有50%。因此甚至有人为首批登陆的日军官兵拟订了一套一旦被英国舰队切断退路时就地自找生路的计划。计划者荒唐地提出，让登陆部队自带粮食种子，以便在长期被围困时能够开垦荒地种粮，自力更生地活下去。但是，这个蹩脚的计划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这会极大影响参战官兵的士气。相比于英军的过分轻敌，这日军还真有点妄自菲薄了。

铃木提出，在登陆头一天黄昏之前，运输船队上空存在一个小时的护航空白，将对登陆作战造成致命威胁。对此，菅原慷慨陈词，“不管损失有多大，即使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也将保证日落之前全过程为运输船队实施上空警戒”。事实证明，如果抱定了九死一生的决心，所有的问题都不难解决，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死——十死无生的神风特攻队除外。

鉴于英国“Z舰队”即将到达，山下再次对海军护航力量的薄弱表示了担忧。南遣舰队那些薄皮重巡要是遇到了“威尔士亲王”号，恐怕不到三个回合就会被斩落海底。对此，小泽张开了他那厚厚的嘴唇，以诚恳的态度向山下表述了自身的困难：“本人十分理解和尊重陆军迅速进行马来亚作战的意图。但南遣舰队兵力不足，只能把重点放在海上护卫和对登陆点南方的掩护上，在北方的兵力较为薄弱。”之后，小泽悲壮地表示：“海军将尽一切可能为陆军做他们所希望做

的事情。南遣舰队自本职以下，当竭尽全力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即使全军覆没亦在所不惜！”

前面多次提到，日本陆海军素来矛盾重重，但小泽的诚恳和大义凛然使山下不但没有怪罪，反而非常感动，同时对海军的困难表示谅解。这在以往紧张的陆海军关系中实属罕见，战役中，陆海军的配合堪称完美。战役结束之后，陆军破例地用“伟大”一词来形容给予积极配合的小泽。小泽只是不在意地笑着说：“战争这东西，不是用简单的道理就可以讲得明白的，不打打看，谁知道胜负结果呢？山下有必死之心，我也准备以死相拼，谈不上什么伟大不伟大。”这样的好事，小泽在之后的荷属东印度作战中还要帮助今村均一把。为此，在陆军眼里，最可爱的人物不是山本、近藤、南云，而是一贯不显山露水的小泽，他们甚至将顾全大局的小泽尊为陆军的“大明神”。

这样，在山下到达西贡的第四天，11月18日，陆海军以及航空部队达成了关于马来亚战役的最终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作战开始时，陆军在海空部队的协同配合下，以主力在马来半岛地峡以南地区实施登陆，摧破敌人的抵抗向前攻击越过霹雳河一线。然后继续增强攻击力量，在航空部队的协力下，登陆部队应毫不停留地持续向前推进至吉隆坡，由此直抵新山与柔佛海峡之线。在作适当的攻击准备后发动对新加坡的突击。

二、主力部队以第五师团为核心于三亚港集结，在海军掩护下于12月4日（原表述为X-4日，最后X确定为8，故为4日，为便于描述，后直接列出具体日期）出发，12月8日凌晨分别在泰国境内的宋卡和北大年实施登陆。登陆部队要迅速攻夺机场，摧毁亚罗士打地区的英军阵地，突击霹雳河之线并力图攻夺霹雳河上的桥梁。

三、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亦与主力部队一起12月4日在三亚港集结，并与主力同时间离开三亚，在海军掩护下于12月8日凌晨在马来西

亚境内的哥打巴鲁登陆，夺取附近机场，然后向南推进至关丹并夺取沿途各机场，与西路主力运动相配合，稍后再与主力联合突击新加坡。

四、近卫师团在开战之初暂归第十五军指挥，依状况经陆上或海上运输进入泰国，然后向前挺进越过马来亚边界，于第五师团之后集中，然后依状况随第五师团之后跟进或与第五师团以交互跃进方式发起攻击。

五、第三飞行集团至12月5日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以一部担任运输船团的掩护，并与海军协力行动。其余部队在开战时对马来亚北部之敌方机场展开攻击，夺取制空权，掩护陆军主力部队登陆。之后以主力与敌空军进行战斗，另以一部协同陆军地面作战。

六、第二批登陆部队于12月5日在金兰湾集结，于12月16日在宋卡、北大年与哥打巴鲁登陆，以增援第一批登陆部队，保持持续攻击力。

七、到达霹雳河之线并巩固之后，主力约在1942年1月2日左右渡河向吉隆坡攻击前进。攻占吉隆坡后继续追击压迫敌人向柔佛海峡挺进。在各次作战期间，以一部兵力使用小舟在西岸实施海上迂回运动，配合主力作战。

八、第十八师团其余部队稍后于关丹与丰盛港之间地区登陆向柔佛海峡挺进。

九、全军于柔佛海峡集中并完成准备后，由堤道以西地区以小舟渡过柔佛海峡，突击新加坡。

达成协议当天正好是山下57岁生日，恰好当天竹田宫亲王以“宫田少佐”的名义来西贡访问。当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晚餐宴会，席间山下向亲王表态说：“有此协定，前程已无任何顾虑，第二十五军将

决然实施登陆作战。”小泽随即也表了决心：“海军一定尽最大努力予以协助。”

按说这种场合，宫田喝酒吃菜就行了，但作为皇族身份特殊，他随口问了句：“那么，新加坡什么时候能打下来？”

“大致3月10日，希望在陆军纪念日能够拿下。”回答的是辻政信。

山下马上接过了话头：“不，卑职打算在正月就拿下来。”

“正月？那不太早了吗？”宫田反问。

辻政信也说：“正月到达霹雳河一线比较妥当吧。”

山下没有再说话。他敢如此托大，在于前几天亲自前往视察过西贡郊外的密林，发现类似地形对于步兵挺进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当晚，山下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未来的战争，已成必胜之信念”。

按照前面的分析，英军认为在这一季节并不适合日军实施登陆作战。大本营在决定开战时机上也相当重视气候因素。除了海浪太大的因素，东北信风期间，由于受马来半岛中央山脉的影响，东岸一带降雨较多，西岸则一般是晴天，这对于航空作战有相当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对日军不利。有利之处就在于，日军实施的是偷袭登陆，恶劣的天气将使敌机的侦察陷于困难，便于隐藏自己的行踪。

从11月下旬开始，参谋本部就委托中央气象台台长藤原关平博士，特别观察马来亚东北地区的天气情况。藤原是日本气象界的第一权威，曾经以发现北半球热带大气双台效应的“藤原效应”而闻名。经过现场详细考察，藤原判断：12月6日为晴天；12月7日阴，风稍大；12月8日阴天有小雨，天气趋向恶化。山下认为，这样的天气尽管会给陆军登陆造成不利影响，但同样不利于强大的“Z舰队”出行。

11月25日，山下率铃木以下军司令部成员飞抵三亚，同时一并将司令部迁移至此。

在此之前，第五师团师团长松井太久郎、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佗美支队支队长佗美浩、铁道第九联队联队长今井周等已经陆续到达三亚听候调遣，各项战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从日本本土、中国大陆日占区、中国台湾和法属印度支那各地，接连不断地运来了大量作战物资。为了在开战之后保证进驻泰国的近卫师团能够以最快速度向马来亚挺进，大本营特地从本土调来了G51火车头——这种火车头是由铁道专家预先调查了当地铁路之后进行过轨距改造的。

11月30日，以第五师团主力和佗美支队为骨干的先遣部队已经在三亚港集结完毕。军主力第十八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也分别在广东和台湾集结待命，作为总后援的第五十六师团也在本土整装待发。同日，山下发布了“我军任务为神速攻下新加坡，消灭英国的远东根据地”之作战命令。

运输司令部已经安排由“香椎丸”运输船运送军司令部，“柳城丸”载运第五师团司令部。“香椎丸”是航行欧美航线的豪华邮船，“柳城丸”则是专为陆军登陆作战建造的运输船，都是万吨级的优良船舶。按照大本营和南方军的作战计划，要求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在第五师团和佗美支队登陆成功之后，随第二批增援部队登陆。山下以其一贯的勇猛作风决定，司令部与先遣部队一起同行。11月30日下午，山下登上了“香椎丸”，并对随行军司令部人员和第五师团司令部人员做出了以下训示：“本司令官将乘坐‘香椎丸’与师团官兵一起出征。航行中万一‘香椎丸’出事，则由第五师团师团长代我指挥全军。如‘龙城丸’出事，则我将直接指挥师团各部队。”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上做出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定。2日19时30分，铃木给山下送来南方军寺内寿一发来的绝密电令：一、“日出”定为“山形”；二、第二十五军与海军协同发起军事作战占领马来亚；三、第二十五军司令官依据前令发起军事作战，但如日美谈判在上述所定日期前达成协议，则军事攻击行动将予延缓。

“日出”的含义是“开战日”。大本营曾经做出规定，分别以广岛、福冈、宫崎、横滨、小仓、室兰、名古屋、山形、久留米、东京等10个城市的名字，分别代表1日至10日，“山形”即为“8日”，此即意味着开战日为12月8日。

就在寺内向山下发出电报的两小时之前，正在北太平洋上隐蔽航行的南云忠一也收到了山本发去的机密电文“攀登新高峰”！

12月3日晨，山下于军司令部宣读了南方军发来的作战命令。全场鸦雀无声，连一声咳嗽都听不到。众人明白，即将爆发的战争事关日本的命运，有人甚至为此激动得潸然泪下。山下强调，如果日美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将会有新的训令发来，这一特别训令不会迟于12月7日晚送达。如果接到训令，第二十五军将转向返航，否则将断然实施登陆攻击。

会议结束之后，山下立即亲自前往南遣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与小泽就第二天的出发做出了最后决定。

这天中午，负责运送先遣部队的20艘运输船悉数抵达三亚港。之前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主动承认，马来亚作战的重要性更高，因此将先前分配给菲律宾作战的数艘优良船舶大度地让给了第二十五军。

12月4日清晨，风光旖旎的三亚港天高云淡，椰影婆娑。山下奉文向全军官兵再次发布了作战命令：“以最快速度攻占新加坡，消灭英

国远东根据地。”6时30分，山下亲率先遣兵团从三亚港起航，浩浩荡荡的运输船队和护航舰队开始向着马来亚与泰国连接处的半岛颈部地区快速进发。

在遥远的北太平洋，此时的南云忠一正下令位于中途岛东北海面上的庞大舰队航向转往东南，目标直指珍珠港。当然，除了山下等少数人，第二十五军广大官兵对于那里将要采取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

在樟宜海军基地，马来亚英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还在酒醉中沉睡未醒。前一天晚上中将参加了一个重要宴会，欢迎远东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一行，参加宴会的还有舰队参谋长阿瑟·帕里泽少将、“威尔士亲王”号舰长威廉·利奇上校等一众海军军官。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实在美味，中将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杯。多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帕西瓦尔一直认为日本人不敢轻易对马来亚动手，“Z舰队”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的观点，中将忽然间觉得肩上的千斤重担一下子轻了许多。

帕西瓦尔绝对不会梦到，日军先遣部队正乘风破浪，朝着马来半岛的三大登陆地点猛扑而来！

水陆并进

12月4日，离开三亚港的第二十五军先遣部队分乘20艘大型运输船，在南遣舰队的护航下一路向南疾进。计划的航行路线是，从起航到5日傍晚一直朝正南行驶，在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方海面转向西航，7日正午将航向急速改向西南，船队一分为三直奔登陆地点。第五师团及军司令部将在泰国境内的宋卡、北大年登陆，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的登陆点是马来亚境内的军事重镇哥打巴鲁。登陆预定时间为12月8日凌晨。

第二十五军另一支主力部队近卫师团选择走陆路，他们将暂时划归饭田的第十五军指挥，集结地点为法泰边界南部。开战日，该师团将越过边界长驱而入直取曼谷，之后乘火车沿陆路南下，支援在前面攻击前进的第五师团。

天气异常炎热，先遣部队的官兵挤在让人汗流浹背的底舱里备受煎熬。有些士兵取出了起航时发给大家的一本小册子，它的颁发是经过参谋本部特别核准的，大约印发了4000本。小册子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册子内容来源辻在台湾近一年的研究成果。这本名叫“作战必读”的小册子在扉页上写道：“只要读了这本小册子——战争就可以打赢。”册子里详细介绍了在热带丛林地带的作战技巧和注意事项，大多数官兵都是阅读这本小册子才知道在热带作战的最初概念。书中向这些基层官兵讲明，“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目的是要去解救“被30万白人残暴统治的一亿亚洲人”。

年末的中国南海雨多风大，登陆船队航行中几乎天天遇到坏天气，海浪常常高达两米以上，灰蒙蒙的天空和滔天巨浪导致海面上能见度极差。此情此景让“香椎丸”上的山下窃喜。本次马来亚登陆战以偷袭为手段，这样的天气虽然会给航行和登陆带来困难，但更易于

隐蔽日军的行动。“这样的鬼天气，估计连英军的侦察机都懒得出来吧。”山下在心中暗暗思忖。

航程也非一帆风顺。刚刚出发才两天，为登陆船队担任前卫警戒的驱逐舰已经3次遇到外国商船。幸好发现得早，驱逐舰立即上前强令这些商船向西调整航线，没有让它们出现在运输船队的视野中。

山下显然没有南云忠一那样的好运气。大战在即，英军已加强了中国南海以及马来亚北部海域的空中巡逻。12月6日13时45分，在行进至金鸥角以南海域时，登陆船队被从哥打巴鲁机场起飞巡逻的一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赫德森式”巡逻机发现，日军偷袭登陆的企图完全暴露。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他们过早被发现，吸引了美英的视线，间接为北太平洋上的南云舰队提供掩护。

小泽立即下令，击落空中出现的一切飞机。特设水上飞机母舰“神川丸”马上起飞了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这个日军飞行员还挺狡猾，他一边摇晃着机翼，一边朝相反方向飞行。英机见此情形，果真上当，在日机后边紧追不舍。当两机逐渐接近后，佯装逃跑的日机以后座的机枪突然开火，可惜在打出几串子弹后机枪卡壳。眼见中计的英机迅速向基地方向逃逸，但在途中还是被第三飞行集团的两架九七式战斗机击落，按常理这才是太平洋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盟军士兵。在飞机被击落之前，英军飞行员已经向基地发出了电报，“发现大型护航运输舰队正往东行驶，显然是开往泰国”。

尽管敌机已经被成功击落，但山下断定，这架飞机被击落之前肯定已经将发现日军船队的消息发回了基地，他之前的好心情瞬间踪影皆无。山下预料，肯定会有更多的侦察机出现在登陆船队上空。他一面与小泽紧急商量对策，一面命令迅速向南方军寺内寿一如实报告情况。

南方军发往东京“预定在马来亚登陆的我第二十五军船队可能已被敌人发现”的电报着实让大本营心惊肉跳。参谋本部杉山元、田边盛武等一众大腕个个如坐针毡、焦虑万分。让他们颇为不解的是，之后英军飞机没有发起攻击，陆地上的英军似乎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

此时船队距登陆地点还有一天多的航程。如果按原定航线继续向登陆点前进，势必马上暴露日军的作战意图。首先英军可能派出航空兵对登陆船队率先实施攻击，其次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出积极反应，将兵力提前越过边界推进至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日军在登陆时势必遭到英军的阻击。山下的担心正是英军预先设计的“斗牛士计划”——当然山下肯定不知道这个把他当成“牛”的计划名字。无奈之下，山下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他命令船队在驶到金鸥角西南时突然转向西北驶进暹罗湾，做出一副全力开往泰国的架势。这一声东击西的妙招，还真就骗过了英国人。

早在12月5日清晨，迪尔总参谋长已经向远东司令官波帕姆上将发去了一纸电令，授权在发生以下两种情况时，远东司令部可以不报经伦敦同意即可自主决定是否启动“斗牛士计划”：一、发现日本舰队和运输船队向克拉地峡或马来半岛方向航行时；二、日本军队以任何方式进入泰国时。

来自伦敦的电令让波帕姆进退两难，难就难在对时机的把握。如果火候掌握不好，英军抢在日本人之前进入泰国，不仅会给大英帝国的声誉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也势必引发英日战争，进一步诱发美日战争和全球战争，那样的话，他波帕姆可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当天晚上，英国驻泰国公使クロス比公爵——他已经在泰国生活了30年——发自曼谷的一封电报更使波帕姆举棋不定。电报里克罗斯比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不要让不列颠的军队侵占泰国的一英寸土地，以免给予日本发动进攻的借口。直到日本人发起第一次攻击为止。”其言行与其说是绅士，不如说是迂腐。

不久，前方侦察机发来了发现日军登陆船队的消息，波帕姆上将迅速将这一消息发往伦敦，大惊失色的丘吉尔立即召集参谋长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对于日军的意图，与会众人纷纷发表“高见”，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现在还不能断定，它们是开往曼谷、克拉半岛，还是仅仅巡航一圈吓唬吓唬完事。”——这屁简直跟没放一样。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开第一枪。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日本人可能不敢对英国人动手。开了不短时间的会议最后只决定了一件事：命令远东英军部队全体处于战斗戒备状态。

坐卧不安的波帕姆叫来了帕西瓦尔，两人又找来了刚刚从马尼拉回来不久的菲利普斯中将。此时恰好是晚饭时间，三人边悠闲地喝着白葡萄酒，边讨论“斗牛士计划”的执行问题。这时又有新情报传来，日军的登陆船队已经转向西北驶往泰国。

菲利普斯认为，日本人虽然暂时转向泰国，但他们在泰国登陆之后南下攻击马来亚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应该立即启动“斗牛士计划”。这时波帕姆再次接到了克罗斯比公使的电报，称他已经接到了准确的消息，日本人很可能是通过佯动诱惑英国人首先进入泰国，以此为借口，将本来就首鼠两端的銮披汶·颂堪政权拉入日本人的怀抱。克罗斯比强调说，入侵泰国不仅在法理上说不通，还将酿成严肃的政治事件。

正像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描述的那样，英马来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是个遇到问题“首先考虑困难”的人。况且在他看来，他提到的那些困难都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帕西瓦尔指出，目前驻马来亚北部的英军推进到宋卡和北大年两个港口，至少需要36个小时。而根据侦察机报告的日军位置，日军到达那里只需要33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后于日军赶到那里，那些缺乏重武器的英军恰好成为日军坦克的牺牲品，他建议避免这种百害而无一益的兵力消耗。换句话说，现在就是启动“斗牛士计划”也已经晚了。

难道就不会抓紧时间急行军抢回那3个小时吗？日军的海上航行和登陆就一定顺利吗？即使双方迎头碰上，在船上颠簸了数天的日军就一定能占得上风吗？没有人会回答老酒的这些疑问。

既然如此，那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大家听天由命回去洗洗睡了吧。最后吸着雪茄烟的波帕姆上将一锤定音，放弃执行“斗牛士计划”。

接下来，波帕姆满怀深情地对帕西瓦尔说：“将军，回顾我大英帝国的光荣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即我大英帝国对于野蛮人且不必说，对于强大的敌人一定要和强大的盟国合作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单独的力量是不够的。目前，我们最强大的同盟国美国还在举棋不定，如果搞错时机发动‘斗牛士计划’，就要成为不忠于我们祖国的错误战略行为。”帕西瓦尔对此颇以为然，连连称“高见”。

随后，波帕姆根据伦敦的指示签发了命令：英印第十一师立即前出至边界地区，所有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增加对暹罗湾上空的飞行侦察次数。

稍晚一些时候，一架皇家空军的巡逻机再次发来报告，日本庞大的船队距离宋卡已不到160公里。但是三大司令官依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先机就这样白白丧失掉了。

你们洗洗睡了，山下可没洗，也没睡。他抓住了英国人犹豫不决的绝佳机会，虚晃一招的日军登陆船队在12月7日正午12时进入富国岛西南，北纬9° 25′、东经102° 20′的“G”点时，山下突然下令所有船只一齐向西南偏南方向转向，整个船队一分为三，分别驶向宋卡、北大年和哥打巴鲁三大港口。运载军司令部和第五师团主力的14艘运输船登陆地是宋卡，安藤忠雄大佐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的3艘运输船大约

在午夜时转向东南，预定在北大年登陆，驶向南方哥打巴鲁的就是佗美支队的另3艘运输船。

气候恶劣异常。暗夜里，甲板上来回踱步的辻政信听到了两名军官的对话：“要想在这样波涛汹涌的海上登陆，简直是大傻瓜。”甲板下面，当士兵想从辻政信的《作战必读》上寻找答案的时候，他们觉得一切担心都没有了。书上写着：“即使浪大水深，有了救生衣就很安全。假若水没过了你的头顶，浪也会把你冲到岸上。”——原来登陆作战竟然如此简单啊！

准确地说，打响太平洋战争第一枪的地点不是珍珠港，而是第十八师团佗美支队的登陆点哥打巴鲁。这里距日军位于西贡的空军基地较远，短航程的战斗机不足以为船队提供护航，事实上突击登陆是在无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海军负责护航的是桥本信太郎少将的第一护卫舰队，有轻巡洋舰“川内”号和4艘驱逐舰。在大本营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中，哥打巴鲁并不在首批登陆地点之列。为此，辻政信多次亲自涉险，深入马来亚腹地实施侦察。在经过多次空中拍照后，辻政信认为，如果开战之初不对该地加以占领，则位于此处航空基地的英军飞机将对北方两大登陆地点的安全造成致命威胁。为了征得东京的首肯，辻政信还特意请出了他在诺门坎战役时的老搭档、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出马游说，参谋本部最终采纳了辻政信的建议。

12月7日23时30分，第十八师团第二十三旅团旅团长佗美浩已经可以从运输舰上看见哥打巴鲁市内的万家灯火。和珍珠港一样，英国人和当地民众沉浸在欢度周末的闲暇之中。谁也没料到，日军的登陆部队已经偷偷潜入他们眼皮底下，正窥视着他们。

位于马来亚境内的哥打巴鲁距海岸线约2公里，是吉兰丹省的省会。英国皇家空军在该地建有装备完善的机场。沿海岸丘陵地带构筑

的炮兵射击阵地、工事和碉堡，共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碉堡内架有72挺机枪，重炮、野战炮、迫击炮和机枪都提前标定了射界，形成了严密的远近交叉火力网。前沿阵地布满了铁丝网，还配有一个40辆装甲车的反登陆机动预备队。负责当地防卫的是英印军第三师第八旅，有官兵近6000人。

天公依然不作美。入夜时分，海面上刮起了10级以上大风，惊涛骇浪拍击着海岸也冲击着船舷。如此风高浪急，登陆艇很难靠岸，稍不小心，就会船覆人亡。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已到，随着佗美一声令下，日军士兵开始一个个手拉手艰难地从运输舰往登陆艇上换乘，不少人被风浪吹落到海中。12月8日1时30分，第一批日军登陆艇向岸上冲去。同一时刻，在位于8300公里之遥的珍珠港以北海域的那6艘航母上，南云舰队的第一波攻击机群正准备起飞。

飓风导致日军的登陆艇偏离标定登陆点2000米，正好直冲到英军防守主阵地面前。英军海岸观察哨很快发现了来自海面上的敌军，海岸阵地上立即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眼见行踪已经暴露，日军立即改偷袭为强攻。坐镇“川内”号的桥本立即下令，5艘战舰对英军海岸防御阵地进行炮击，英军的各型火炮马上进行反击。刹那间，双方炮弹划破夜空，急风骤雨般落在相对的目标上。日军登陆艇四周立即掀起更高的巨浪，当即有大批士兵被打落水中，有些炮弹直接落在登陆艇上，导致艇覆人亡。

第一先锋梯队是第五十六联队数井孝雄少佐率领的第一大队，眼见形势不妙的数井急令士兵弃艇泅水登陆，率先垂范游上了海岸。刚刚踏上海滩的日军士兵立即被碉堡里射来的机枪火力死死压住。眼见攻击受挫，数井疯狂跳起来冲向铁丝网，挥舞军刀在上边砍开了一个缺口，然后带领数名士兵，几乎冲到了英军的碉堡跟前。一排子弹扫射过来，数井身上弹洞如网，一命呜呼。在英军碉堡和防御阵地中投

出的大批手榴弹攻击下，冲上滩头的日军突击队伤亡过半，第一波攻击宣告失败！

那些没来得及上岸的士兵只好退回海里去，半潜入水中，不敢让脑袋露出水面太多，以免成为英军狙击手的靶子。驻哥打巴鲁空军基地的“哈得逊式”轰炸机奉命对日军的登陆船队进行攻击。英军飞机投下了照明弹，将附近海面照得如同白昼。这些飞机在投弹扫射的同时还在日军运输船的上空盘旋，为海岸炮兵指示目标。很快，大型运输舰“淡路山”号中弹起火，火光同时又映照得四周一片通明，其燃烧的巨大舰体成为英军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在先后中弹16发后，船体中央发生了剧烈爆炸并最终沉入海底。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第一艘大型舰船。船上残存的日军士兵纷纷纵身跳入大海，拼命向岸边或附近的舰船游去。

见到熊熊燃烧的“淡路山”号已没有什么攻击价值，英军飞机和岸炮便转而向另外两艘运输船开火，“绫户山”号和“佐仓”号先后被重创。眼看局面危急的佗美浩决定暂时停止后续卸载，命重伤但还能航行的两艘运输舰快速向北大年方向暂避。

战场上的消息让远在东京的那些高官个个揪心不已。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在《战藻录》中这样写道：“已经收到马来亚方面成功登陆的消息，但是最重要的哥打巴鲁方向很奇怪，似乎是因为遭遇到敌人的猛烈炮火而暂时退避。这是最让人担心的问题。”

尽管护航舰队的舰炮无法完全压制英军的海岸炮火，但其密集的高射炮还是很快击落了7架英军飞机。在岸上，陷入危机的日军第一、第二登陆突击队残部仍在殊死搏杀。先头部队在滩头快速挖出了一些散兵坑，那些已经下水的日军士兵则不顾死活拼命泅水上岸。佗美浩带着第二大队登陆，看到战况不利，亲自挥舞军刀带领突击队冲锋，第二大队大队长中村光次郎少佐也在冲锋中饮弹身亡。英军火力炽

烈，日军用钢盔挖沙从下边爬过穿越铁丝网，逐渐接近英军碉堡。天色微明时分，一个日军工兵不要命地用身体堵住了一座地堡的射击孔。就在他被打成筛子的同时，他的同伴寻隙用手榴弹炸毁了地堡。日军士气大振，一些士兵甚至在船上就脱掉了鞋子，赤着脚翻越了铁丝网。日军不要命地殊死攻击，逐渐突破了英军的海岸防线。

随着登岸士兵不断增多，日军逐渐积聚起了更大的攻击力量，偏偏他们的对手又是一群战力不强的印度兵。战场形势逐渐向着对日军有利的方向发展，滩头阵地在日军的顽强攻击下不断扩大。经过4个小时激战，日军终于从海滩向纵深推进了1500米，获得一个坚固的桥头堡。

因为找不到能够挂上电线的树木，两个日军通信兵，一个叫山崎，一个叫檀，直接用手拉起电线站在那里，形成一道“人肉天线”。他们同时成了英军绝佳的射击目标，檀很快就被打倒，山崎的右手也被打中，但是他迅速把电线换到左手上。一名卫生兵欲上前给他包扎伤口，被他大声喝退。看到这令人恐怖的一幕，那些难以置信的印度士兵竟然忘记了射击——这他妈还是人吗？醒过神后，他们立即扔下武器，转身就跑！

海军紧盯珍珠港，陆军瞪着马来亚。12月8日黎明时分，焦急中的大本营首先收到山下奉文发自南方的报捷电文：“8日4时我军奇袭登陆成功！”接着又陆续收到夏威夷、菲律宾方面发来的告捷电报，众人大喜过望。

刚刚站稳脚跟的佗美浩立即命令日军以最快速度向哥打巴鲁的英军机场攻击前进。通往空军基地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日军士兵毫不犹豫地用身体在雷区里滚动，为后续部队的前进开辟通路。8日中午刚过，从法属印度支那半岛南部飞来的日军轰炸机开始轮番轰炸并扫射

哥打巴鲁机场。那些日军飞行员刻意不去破坏机场跑道，他们清楚这一机场很快就将归自己使用。

16时左右，谣传日军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机场周围。前线溃兵带回的都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那些日本人似乎刀枪不入，就算浑身是血，也会无所畏惧地继续冲锋。机场的印度守军顿时惊慌起来，准备撤退。日落时分，日军对机场发起进攻，试图利用夜战的优势夺取机场。到了20时，冒着滂沱大雨的日军攻入机场一角。英军基地人员开始放火烧毁办公大楼和大多数仓库，仓促之中竟忘记了销毁库存的炸弹和燃料，也没有破坏机场跑道。午夜时分，哥打巴鲁机场已落入日军之手。哥打巴鲁镇到了12月9日14时完全被日军攻占。此役日军共缴获野炮27门、轻重机枪73挺、飞机7架、汽车及卡车157辆、铁路车厢33节，其他弹药和粮秣无数。付出的代价是阵亡320人、伤538人——这是马来亚战役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按照绝对时间计算，佗美支队对哥打巴鲁的进攻要早于渊田美津雄第一波攻击机群对珍珠港的攻击近2个小时，但通常我们仍然将日军袭击珍珠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开端。主要原因在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大于哥打巴鲁的登陆作战，它直接引发了美国的参战，而太平洋战争的主题是美日争霸。此外，珍珠港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马来亚与夏威夷有着6个小时的时差，哥打巴鲁登陆战即使从佗美支队到达附近海域的12月7日晚上11时45分算起，也比珍珠港落下第一颗炸弹的12月7日早上7时55分要晚。通常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都是按照当地时间来计算的，所以说将珍珠港事件排在前面也并非毫无道理。

尽管失去了第一的地位，但哥打巴鲁登陆作战同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预示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统治从此开始解体。英国史学家詹姆斯·李萨在所著的《新加坡》中写道：“在那个夜晚，古老殖

民帝国的大动脉被切开了——长达数世纪的支配和法律，化作鲜血喷发了出来，那个伤口永远也不会再愈合。”

太平洋战争之前，远东地区没有沦为欧美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只有三个，就是中国、日本和泰国。这三个国家能够一直保持独立地位，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就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很巧”。这个“巧”字是说，泰国能够充分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利害关系，巧妙地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当初国际联盟因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就《李顿调查报告》进行表决时，唯一投弃权票的就是泰国，分明是谁都不想也不敢得罪。1940年6月和1941年7月，日本先后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之后，其称霸远东的野心昭然若揭。下一步日军的进攻方向不管是马来亚还是缅甸，都必须假道泰国，对此，夹在中间的泰国是左右为难。强大且蛮不讲理的日本肯定是得罪不起的，说不定人家还会假途灭虢，顺便把咱给收拾掉。但是英美同样不能得罪，泰国的銮披汶·颂堪政府就这样在纠结中始终摇摆不定。

法国败降之后，泰国也曾痛打落水狗，发动了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战争，理由是收回朱拉隆功大帝时代多次被法国人非法占有的领土，小规模战争的结果是，陆军泰国胜，海军法国胜。1941年2月，日本趁机居间积极斡旋，暗地里却拉偏架，向着泰国。结果是1941年3月11日，泰法双方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泰国，等于泰国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占了大便宜，日本也借此扩大了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自此，泰国开始慢慢倒向了日本。

一贯飞扬跋扈的日本可没有大英帝国那样文明。战前御前会议和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早已对泰国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最后的决定非常简单：你若听话，那还则罢了；不听话，连你也一起干掉，大不了在泰国再找一个“汪精卫”。前线战机稍纵即逝，为了避免来回发

电贻误战机，东京竟然将处理与泰国的相关事宜委托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全权处理。这下可够泰国人喝一壶的了。

12月7日下午，日本驻泰国大使坪上贞二突然向泰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为了方便日本陆军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等地，请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泰国。同时要求泰国政府必须在12月8日零时之前做出明确答复。通牒最后声明：不管泰方同意与否，日方取道泰国攻打马来亚和缅甸的计划不会改变。其时，泰国总理大臣銮披汶·颂堪外巡未归，当时在曼谷的泰国外交大臣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相比起外交官的扭扭捏捏，寺内可没那么绅士。12月8日凌晨3时30分，眼看泰国迟迟不予答应，寺内断然下令：驻扎在法泰边境各路日军强行进入泰国。接到命令之后，暂时划归饭田第十五军指挥的近卫师团立即快速越过边界，先锋部队第五联队于12月9日拂晓进抵曼谷近郊。这个第五联队的联队长大家可能还记得，他就是跟着野村吉三郎大使赴美谈判的“科学家特工”岩畔豪雄大佐，因为回国后反对日本对美开战，被东条贬谪至此。与此同时，近卫师团的另一支队伍——吉田支队于同日黎明在泰国邦波海岸登陆，先于师团主力进入曼谷。途中两路日军虽与泰国武装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但闻讯很快回到曼谷的总理大臣銮披汶，迅速与日方达成了停战妥协。上午9时，銮披汶下令泰国各地守军停止抵抗。

回头再来看看山下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12月8日0时左右，宋卡港口灯塔上的青白色灯光已经映入山下的眼帘，这证明敌人并没有警觉，依然留下了灯塔为日军的登陆导航。日军战前的情报准确无误，泰国军队在这一海岸并未派驻一兵一卒。3时左右，日军士兵开始涉水上岸。高达1.5~2米的大浪导致登陆活动极其困难，登陆作业远远超过了预定时间。可以想象，如果英军提前实施“斗牛士计划”，这里除了巨浪翻滚之外，还将有弹雨如注，山下就绝没有如此潇洒，胜似闲庭信步了。凌晨4时10分在宋卡、4时30分在北大年，第五师团两路部

队未放一枪一弹顺利完成登陆。山下随同第二批登陆部队一起踏上了马来亚的土地。

率先登上宋卡海滩的当然是那个“婚礼要当新郎，葬礼要当尸体”的辻政信。刚刚踏上滩头的辻政信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日本驻泰国宋卡领事馆的接应人员。之前辻政信早已安排陆军的中曾根少佐以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进入宋卡，负责登陆部队的接应。头天晚上，辻政信已经提前向领事馆发出电报，要求中曾根在8日凌晨到岸边接应。预定时间早已过了，怎么连根人毛都没看见？无奈之下，辻政信只好带着几个人沿海滩向前推进。他们抓到了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一个面色黝黑的泰国人。

怒气冲冲的辻政信在暗夜中驱车进城，很快便来到了日本领事馆。一阵猛烈的敲门连同犬吠声，总算把领事馆的人给叫醒了。肥头大耳的胜野领事睡眼朦胧地从门内探出头来，他的嘴巴里充满了一种熟柿子的气味，可能头天晚上的酒喝得太尽兴了。领事惊讶地叫道：“啊！怎么是皇军？”跟在他身后的中曾根同样在揉着眼睛。原来他们之前接到了外务省的指示，要求提前销毁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密码本烧得早了一点，没能把辻政信最后通知登陆确切时间并要求接应的密电给译出来。

憋了一肚子火的辻政信命令领事带着他一起前往宋卡警察局。为了怕对方不听劝说，还特意让使馆人员带上了10万元泰国币。汽车在黑暗中来到了一处大铁门，领事说“这就是警察局的前门”。一颗子弹突然飞来，打灭了一盏车前灯。“别打！”日军翻译喊道，“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皇军，同我们一起去打英国人吧！”对方的回答是更多的子弹。

据辻政信后来回忆，三四十人在那里密密麻麻乱放枪。子弹好像都是冲着肥头大耳的领事而来，因为他穿的白色衣服在黑暗中特别显

眼。一发子弹擦过了辻政信的右臂，另一发在他的腰部与领事之间的空隙穿过。辻政信无奈，只好打开车门，伏倒在路旁的排水沟内，隐蔽起来。

听到这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一个大队的日军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带队的大队长小林少佐恰好是辻政信陆军大学的同学。刚刚登上陆地不到一分钟的山下立刻下令，快速消灭泰军所有的宪兵部队。第五师团已登陆的部队立即发起了快速攻击，那些泰国警察当然不是精锐日军的对手，宋卡警察局很快被日军占领。在极短的时间内，宋卡全城被日军完全控制。不久之后，就传来了泰国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的消息，附近的泰国军队没怎么抵抗也全面停火了。

对于宋卡机场的占领也未遇抵抗。到天亮的时候，日军战斗机已经开始在到处都是积水的机场上降落了。

在稍南一点北大年登陆的，是第五师团安藤忠雄的步兵第四十二联队附炮兵一中队和工兵一部，他们只遭遇了泰国警备部队的轻微抵抗后便顺利地控制了北大年，并迅速抢占了北大年机场。

匆匆回到曼谷收拾残局的泰国总理大臣，面对的是日军大兵压境的残酷现实，銮披汶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加上他本来就属于亲日派，遂马上决定彻底与日本人合作。12月21日，日本和泰国正式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泰国给予日本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全面支援，日本则支持泰国收复历史上被英法侵占的领土。

1942年1月25日，眼看日本步步紧逼、盟军节节败退的泰国政府，与时俱进地正式对美英宣战，銮披汶自任陆海空大元帅积极派兵参战。在随后的马来亚战役中，泰国也曾出动少许坦克部队和自行车先遣队配合日军作战。在后来的缅甸战役中，泰国也派出兵力配合日军进攻，最远还到过云南的腾冲，銮披汶甚至还向重庆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后来为了笼络泰国人，日本于1943年7月15日宣布将马来亚北部

的4个邦和2个缅甸掸邦划入泰国版图，作为对泰国积极参战的奖赏。但是战后，泰国不得不把这些吃进去的肉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当时泰国驻美国大使社尼·巴莫坚决反对銮披汶的亲日政策，拒绝向美国政府递交战书，并立即在华盛顿宣布建立“自由泰人运动”。这在战争后期以及战后引发了一系列国际笑话。

随着12月8日黎明的到来，陆军第三飞行集团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倾巢而出，首要打击目标是哥打巴鲁和北马来亚吉打省的英军航空力量。数量和性能都大大占优的日军战机很快就占据了空中优势，一系列大规模的空中攻势使北马来亚的英方航空兵部队遭受重创。仅仅8日、9日两天，日军共击落击毁英军飞机50余架。这样，在头两天作战中，英军的空中力量就已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眼看局势危机，波帕姆上将立即下令马来亚北部的空军力量全部南撤，用于今后保卫新加坡的作战。此举等于拱手让出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

不但如此，原来计划从爪哇岛前来支援的22架荷兰飞机也停止了行动，理由是他们的飞行员之前没有接受过夜间作战训练。

第十二飞行团青木武三少将在焦急地等待着登陆部队占领英军机场的消息。9日上午9时，在没有得到准确消息的情况下，青木命令第一飞行战队飞向宋卡上空，第十一飞行战队向北大年机场挺进。青木亲自驾机在宋卡上空巡行后并未发现敌踪，知道机场已被日军攻占，于是在上午11时10分率部毅然降落在宋卡机场。由于北大年机场浸水过多，所以第十一飞行战队随后也在宋卡机场着陆。

日军工程部队迅速对占领的机场进行整理。10日之后，陆续有更多的飞机进驻宋卡和北大年机场，日军陆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顺利覆盖了北马来半岛。

8日凌晨4时刚过，沉睡中的帕西瓦尔中将被一阵急促的铃声吵醒。电话里说：“国籍不明的飞机、可能是日本飞机侵入了新加坡上空，并在市内投下了炸弹。”

“这时已经用不着说‘可能’了，那无疑是日本飞机。”中将自言自语地放下听筒，又急忙钻进被窝里去了。

随后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他迅速起身拨通了一个电话，铃声吵醒了同样正在酣睡的新加坡总督。“咳，咳！我想你们一定会把这些矮子赶走的。”得知日本人已经来了时，昏昏欲睡的申顿·托马斯爵士不耐烦地回敬了一句，然后打电话命令警察局长，兜捕当地的所有日本人。

轰炸新加坡的当然属于那些同样不甘寂寞的日海军航空兵，也就是松永麾下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因为陆军航空兵腿短，暂时还够不到这里。8日凌晨4时落下来的炸弹打破了狮城的宁静，也让那些习惯了享受和娱乐的人们知晓无情的战争已经降临。半小时前，战斗机作战指挥室就接到报告说，离新加坡220公里发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指挥室一再打电话给民防指挥部，那里却无人接听。结果市内的明亮灯火就成了17架日军远程轰炸机寻找目标的最佳标志。管电源总开关的人把钥匙带走了，四处都找不到他，在整个空袭过程中，市区的灯火一直在闪耀着。

有3架英军战斗机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但是空军司令部迟迟不下达起飞命令。理由是陆军和空军配合夜间防空训练不够，高射炮部队很可能会误伤到自己人的。

日军的大多数炸弹投在了唐人街，炸死61人，炸伤133人，大部分是华裔商人和锡克族的守夜人。唯一做出反应的是樟宜海军基地，那里的高射炮进行了反击，“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开炮射击。但是没有任何一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全部安全返回了西贡基地。9

日下午，日军再次出动，轰炸和扫射了位于马来半岛中部的关丹机场。

日军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取得制空权，除了自身的优势之外，还在于英军内部中出现了奸细。皇家空军第六十二中队中队长佰翠·汉南上校战前被日本人成功收买，成为颇为罕见的“英奸”。他不但向日军提供了马来亚北部英国空军的详细部署情况，还在日机攻击时积极为日军指示攻击目标。12月10日，汉南被英军拘捕带到新加坡。1942年2月13日，在新加坡沦陷之前两天，汉南被英国宪兵带入新加坡市中心示众，之后被带到海边处决，尸体抛入海中喂鱼。

8日上午9时45分，位于新加坡英军司令部的帕西瓦尔中将皱着眉头，好像头晚没睡好。他手中拿着一张刚刚发行的《海峡时报》。副官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报告日军已在泰国的宋卡、北大年登陆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三地登陆。中将随即来到了波帕姆上将的办公室。波帕姆有点意兴索然地告诉帕西瓦尔：“‘斗牛士计划’好像不行了啊！”双方于是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帕西瓦尔说：“将军，我相信当务之急是要求我军官兵和市民沉着，并迅速提升我们的士气。”

波帕姆上将对此深表赞同。于是针对新加坡遭袭后可能出现的恐慌，两人联名发布了一份措辞华丽的安民通告：“我们已做好准备。我们早有警觉，有备无患，我们充满信心。我们防御巩固，武器精良。敌军何足惧？日本连年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已筋疲力尽。信心与决心，胆识与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必将鼓舞我们军队中的每一个战士。至于市民们，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或缅甸人，我们期望你们发扬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耐心、坚韧与冷静。这个美德必将有助于将士们取得最后和彻底的胜利！”

因为同时要翻译成马来文和中文，所以这份通报早在8个月之前就已经拟好，现在改都不用改就可以发表，真是未雨绸缪啊！——这个

通告后来被史家称为“史无前例的充满错误判断的文件”。

同日的《海峡时报》上还登载了歌曲《马来亚新进行曲》：

英国人哪，

马来人哪，

并肩一起保卫我们的国土吧！

自由的兄弟，

勇敢的战友，

我们的阵地，

已经准备好了。

起来吧，

马来亚的民众。

来吧，妇女们也排进战列，

含笑走向我们的岗位。

这道路是胜利的道路！

对面的山下和辻政信没唱歌也没喊口号——现在没到唱歌的时候，他们只知道埋头前进！到12月10日清晨，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已转入西海岸越过泰马边境，进入到吉打省境内，东路的佗美支队也从哥打巴鲁出发，向着关丹方向攻击前进！

多么美丽的船！

12月7日，之前奉命驶往达尔文港的“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返回了樟宜海军基地。在白色圆顶的海滨俱乐部里，那些短暂分离再次重逢的水手高声齐唱起“英国的太阳永不落”。此时，他们的司令官并不在舰上，而是到岸上和波帕姆、帕西瓦尔一起开会去了。在建议实施“斗牛士计划”未果之后，菲利普斯中将迅速回到了“威尔士亲王”号。

当天下午，“Z舰队”收到了海军部发来的电文：“在中国南海行进的日本远征军已经表明即将入侵。根据这种估计，报告海军或将能采取什么行动。”在热得犹如蒸笼一般的司令舱室里，大汗淋漓的菲利普斯意识到，“Z舰队”的威慑使命已告结束。他可不愿把自己的舰船停在港口内成为敌机的轰炸目标，大约吃晚饭时，他致电海军部，讲明自己准备带领舰队立即出击的意图。既然威慑作用已经失去，就放开手脚英勇战斗吧！

第二天黎明时分，日军在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成功登陆的消息相继传来。另据可靠情报显示，敌军的护航舰队中至少有1艘“金刚级”战列舰，另有5艘巡洋舰和多达20艘的驱逐舰，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域还隐藏着为数众多的海底杀手——日军果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参谋长帕里泽少将隐约感觉到，从菲律宾归来之后，一向性格开朗的菲利普斯司令官忽然间变得沉默寡言，显得忧心忡忡。他故作轻松地宽慰司令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菲利普斯立即敏感地反问道：“担心？如果阁下有这种想法的话，就请您忘了它吧。”

12月8日中午时分，菲利普斯司令官和帕里泽参谋长一起来到了英军远东司令部。除了之前得到的消息，并没有什么新情报传来。菲利

普斯问波纳姆：“您对日本人怎么看？”

“日本？大概是唯一还在信奉巫术的文明国家吧，一群看似文明的土著人。”

菲利普斯到此当然不是来探讨日本历史的。他告诉波纳姆上将，敌人的登陆已经开始，陆军的弟兄们正在浴血奋战，海军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已致电伦敦的海军部，说明了舰队立即出击的意图。一贯看轻航空力量的菲利普斯，向波纳姆提出了空军配合攻击的请求：一、自12月9日凌晨开始，派出侦察机在“Z舰队”前方180公里处进行侦察，同时舰队沿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二、从12月10日早上起，派出侦察机对宋卡和哥打巴鲁附近海面进行侦察，同时舰队将攻击日军登陆船队；三、12月10日全天，派出战斗机在“Z舰队”上空提供空中掩护。

对菲利普斯提出的上述要求，波帕姆上将是不置可否。

14时，在“威尔士亲王”号的作战室里，菲利普斯和帕里泽召集了所有舰长、参谋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反击”号舰长威廉·坦南特上校率先发言，秉承大英帝国皇家海军“逢敌必战”的一贯精神，舰队必须立即出动攻击敌登陆部队。与会人员均表示赞成，大家的这种意见更多是出自西方“文明人”对东方“土著”那种莫名的优越感。最后菲利普斯慷慨陈词：“面对危难局势，我们不应有任何惶恐。陆军正在流血苦战，皇家海军决不能袖手旁观。我期望明天或者晚一些时候能够攻击敌人的运输舰，并希望有机会能与日本的‘金刚’号一决雌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届时都能恪尽职责，奋勇杀敌。”中将随即下令：“舰队于12月8日晚间出发，预计12月10日对宋卡、北大年等地的敌登陆部队实施攻击。”

宣布完出击命令后，菲利普斯仍然对空中掩护问题没有得到落实感到担忧。利用出击之前的些许时间，他和帕里泽一起造访了英军远

东空军司令部，再次请求空军派出飞机为“Z舰队”提供空中掩护。

当此时刻，英军在马来亚北部的机场大部分已遭到日军的轰炸，争夺制空权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中。现有的情况表明，那里的战况并不让人乐观。事实上“Z舰队”前脚刚走，英军就已经失去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剩余的战机全部受命南撤新加坡。英远东空军司令普利福特少将也是海军出身，尽管内心很愿意帮忙，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此情此景也的确无能为力。为了不使菲利普斯过于失望，他答应在第二天派出飞机在舰队的前方进行侦察。至于之后能否派出战斗机实施掩护，要等进一步确认北方机场遭损坏的情况，以及到底还有多少战机可供使用再做决定。

一脸愁云的菲利普斯悻悻地回到了“威尔士亲王”号。他将帕里泽少将留在了岸上，继续协调联络空军的掩护问题——这一留也留住了帕里泽的命。从以上举动可以看出，菲利普斯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毫不顾忌来自空中的威胁。

12月8日19时05分，当一轮暗红色的夕阳慢慢没入海平面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樟宜海军基地才逐渐平静下来。薄暮之中，“威尔士亲王”号静静滑出泊位，驶出了柔佛海峡，跟在后边的是“反击”号。两艘主力舰的背后，是和它们一起远涉重洋，从本土来到远东的“伊莱克特拉”“快速”“特涅多斯”和“吸血鬼”4艘驱逐舰——最后这位老兄的名字倒是挺唬人的。

按道理说，作为皇家海军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新加坡也不至于寒酸至此，连艘破驱逐舰都派不出来。事实的确如此，原来停泊在这里的巡洋舰“肯特”号、“伯明翰”号和3艘驱逐舰正在维修，另外1艘轻巡洋舰“德班”号和驱逐舰“要塞”号虽完好无损，但都是年事已高的老舰，蜗牛般的航速根本无法跟随“Z舰队”一起机动。归根结底，能够一起上阵的还是原来带出来的那4艘驱逐舰。由此可见，英军

口头上无比重视的新加坡基地，在“Z舰队”到来之前基本上与一个空壳子无异。

当舰队通过新加坡岛东端的樟宜海军通信站时，菲利普斯收到了普尔福特少将发来的电报：“非常抱歉，不可能提供战斗机进行掩护。”电报最后说，第二天唯一可能派出进行侦察的是1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

看来空军是指望不上了。对于绰号“小拿破仑”的菲利普斯来说，退却绝不是皇家海军的传统。中将无奈地耸了耸肩：“好吧，看来也只能如此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2艘巨舰到达新加坡的消息世人皆知，现在回头，势必为世人耻笑，中将只有一往无前了。此时他肩负的不仅仅是保卫马来亚和新加坡，更是皇家海军数百年的声誉。失望的菲利普斯下令，舰队航速提高到18节，在夜色中朝着日军登陆的方向快速驶去。

此时，一种莫名的不安情绪已经在中将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来。舰队驶入公海时，他对身边的“威尔士亲王”号舰长利奇上校说：“我拿不准，普尔福特是否理解我为什么如此重视10日那天要有战斗机在宋卡上空掩护。”但他的这种心情丝毫没有影响到情绪高昂的3000多名水兵，他们乐于离开那个闷得要死的港口，去狠狠揍那些可恶的日本人。在“反击”号的甲板上，当坦南特舰长大声宣布“我们要出去自找麻烦了”时，舰上的水兵兴奋得齐声欢呼起来。

对于普尔福特少将发出的电报，留在岸上的帕里泽参谋长是非常清楚的。他甚至已经想到菲利普斯在接到电报时的失望心情，并为自己不能随舰队出征感到愧疚。帕里泽竭力想为出征的舰队提供更多帮助。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岸上得到的所有信息迅速通知给司令官。9日凌晨3时，帕里泽向菲利普斯发出第一份电报：一、9日将派出飞机对舰队的前方海域实施侦察；二、预定在10日早上对哥打巴鲁、

宋卡附近的海域实施侦察；三、10日不可能派遣战斗机对舰队上空实施掩护；四、马来亚北方的空军基地遭到日军的攻击，部队已无法有效控制；五、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多个空军基地驻扎有强有力的轰炸机部队。

在低估日军战机的战斗力方面，菲利普斯中将与他的美国同行观点一致。他认为，日军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不会超过320公里。水平轰炸机尽管航程稍远一些，但命中率太低，根本不足为惧。即使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部署空军，也不会对他的舰队造成致命威胁。

英军舰队没有直接沿马来半岛东海岸北上，而是先行驶向东方，绕过阿南巴斯群岛之后再转向北方行驶。菲利普斯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日军飞机的侦察。中將的这一举动还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开战前，12月2日，日军布雷舰“辰宫丸”已经趁着夜色，偷偷摸进马来半岛和阿南巴斯群岛之间的水域，在这里敷设下了456枚水雷。中將的这一迂回正好躲开了日军的水雷阵。

一夜无话。到了9日上午，天气变得异常恶劣，不时有狂风骤雨扑面而来，海面上能见度极低，这让菲利普斯司令官务感欣慰。如果这种状况能够持续到日落，“Z舰队”就可以隐秘地躲进9日的暗夜，并在10日清晨突然杀出，对日军的登陆部队进行攻击。既然不可能得到空中掩护，那一切就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想到这里，他恭恭敬敬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正午时分，普尔福特少将承诺的那架“卡塔琳娜”式水上飞机发来了经过侦察确认的情报：“日军在宋卡北面登陆。”菲利普斯满怀信心地认为，约18个小时之后，日军的登陆船队连同那些滩头物资、兵员一定会在他巨炮的攻击下变得一片狼藉！

看来一切都还顺风顺水，一直到18时，舰队貌似都没有被敌军发现。心情大为放松的中将向所有舰只发出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命令：

“为了躲避敌军的空中侦察，我们已经实施了大迂回航行。我希望能在明天日出时分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我们也许有运气能叫暹罗湾的那几艘日本巡洋舰或驱逐舰尝尝我们的炮弹。不管遇到什么船只，我要求你们必须速战速决，在日本人尚未组织起强大的空中力量向我们发起攻击之前消灭敌人向东撤走。所以见敌必击，击之必沉！”

作为盟军远东三大打击力量之一，日军上下都在关注“Z舰队”的一举一动。负责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同样是“大舰巨炮主义”的强力支持者，因此对“Z舰队”的实力颇为忌惮。为了保证马来亚登陆作战的顺利进行，他事先做出了精心部署。除了在“Z舰队”可能途经的海域布雷，近藤还在新加坡和日军最南登陆点哥打巴鲁之间部署了一条由12艘潜艇组成的警戒线，以便随时发现“Z舰队”的行踪并配合水面舰艇发动进攻。近藤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第六舰队的第四、第五两个潜艇战队。

马来亚战役是整个南方战役的关键，战役的成败首先在于第二十五军能否顺利地踏上陆地，对登陆船队威胁最大的无疑是实力雄厚的“Z舰队”，参战所有日军将领都能深深领会到这一点。接到近藤的命令，第四、第五潜艇战队司令官吉富说三、醍醐忠重两人丝毫不敢怠慢，立即下令属下潜艇全副武装迅速开往指定海域进行巡逻。

为了更好贯彻落实醍醐忠重的命令，第五潜艇战队下属第三十潜艇队司令官寺冈正雄大佐决定亲自出马，坐镇“伊-65”号潜艇进入指定海域实施侦察。就在菲利普斯自认为得意的9日15时，正以潜望镜深度航行的“伊-65”号潜艇的观察哨，在艇首110度方向发现了两个黑乎乎的身影。由于当时大雨滂沱，视线模糊，观察哨判断其为两艘驱逐舰，并立即报告了艇长原田毫卫少佐和寺冈正雄。

听到消息后，寺冈和原田大惊失色，迅速来到潜望镜前亲自观察。那两艘影影绰绰的舰只此时远在18000米之外，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和识别。要说这司令官水平就是高，寺内仅凭模糊的舰影就做出判断，其中1艘舰与日本“金刚”号战列舰非常相似，因而判断其为“声望”级战列巡洋舰——英国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只有“声望”号和“反击”号两艘。由于“威尔士亲王”号刚服役不久，且之前从未在远东出现，尚未被日本海军列入年鉴，寺冈只好模糊地判断其也为“声望”级。这下可是捞到了大鱼！在潜航状态下的“伊-65”号迅速发出了发现敌舰的电报：“发现敌‘声望’级战舰2艘，地点昆仑岛196度、360公里处，航向340度，航速14节。15：15。”

发出电报之后，“伊-65”号继续在潜航状态下对敌舰实施跟踪。根据“Z舰队”几次航向的变更，寺冈准确判断出，英军舰队的最终目标就是西北方向第二十五军的那几个登陆点。

时断时续的暴风雨为“Z舰队”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同时也隐去了“伊-65”号的行踪。菲利普斯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身后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小尾巴，所以并没有采取反潜的“之”字航行。模糊的视线使得寺冈也并未发现那几艘块头较小的驱逐舰，因此大胆地将潜艇浮出水面进行观察。他同时下令，立即做好对敌鱼雷攻击的准备——他可不甘心把嘴边的肥肉让与他人！

天气越来越差，17时20分，一阵暴风雨过后，敌舰竟然从潜艇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丰富的寺冈并没有着急，而是耐心地前行，试图重新捕捉目标。果然在18时22分，潜望镜里再次出现了英舰的身影。正当寺冈下令加速前进准备实施鱼雷攻击时，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架飞机，且朝着潜艇直接俯冲过来。相比攻敌来说，还是保命要紧，寺冈下令立即下潜躲避攻击。待到20时，潜艇再次浮出水面时，海面上早已空空如也！让寺冈想不到的是，那架飞机竟然是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轻巡洋舰上起飞的日军侦察机。

放下“伊-65”号回去搞清情况后大骂“鬼怒”号侦察机不提，单表其在15时15分发出的那封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电报。受恶劣天气影响，各部日军接到电报的时间有早有晚，从而导致了在整个南方水域，日军作战舰艇和海军航空兵出现了空前大混乱。

最早收到电报的是越南西贡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时间为17时10分，此时距潜艇发现敌舰的时间已经过去近2个小时。随后，南遣舰队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上的小泽在17分10分到17时20分，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轻巡洋舰上的吉富在17时15分，南方部队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上的近藤在17时25分，第七战队旗舰“熊野”号重巡洋舰上的栗田健男少将在17时40分，第三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号轻巡洋舰上的桥本在18时34分陆续接到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电报。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冷战——那两艘令人钳口拮舌的敌舰果然来了。

作为马来亚作战的海军总指挥，小泽对潜艇发来电报的内容是将信将疑。就在3个小时之前，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1架高空侦察机借着云层的掩护，冒雨闯进了戒备森严的樟宜海军基地上空，模糊地看到港内停泊着两个庞然大物，随后就向西贡基地发回了“发现港内敌战列舰两艘”的电报。在西贡朔庄机场，接到飞行员电报的松永已命令所有飞机换装浅水鱼雷，准备雨停后马上起飞，前往新加坡对停泊在港内的敌舰实施轰炸。如果之前情报准确，怎么忽然从海面上又冒出来两艘战列舰？根据潜艇报告的位置，敌战列舰在3个小时之内根本不可能跑得那么远。后来经仔细核查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才发现，日军飞行员看到的不过是港内的两艘大型运输船。

参谋人员迅速在海图上标定了两支舰队的位置。如果寺冈发来的信息属实，小泽舰队和“Z舰队”之间的距离在180~200公里，且两支面对面高速航行的舰队正在不断靠近。如果按照正常速度继续行驶，4小时之后，双方就会迎头碰上。形势万分危急，小泽立即发布了一系列紧急作战命令。

一、“伊-65”号潜艇发回的信息真伪不明。所有重型、轻型巡洋舰包括“鸟海”“熊野”“最上”“三隈”“鬼怒”“川内”等舰上的侦察机立即起飞侦察，迅速确定敌舰队准确位置。

二、西贡基地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立即起飞，开始侦察攻击。

三、所有正在行进中的水面部队，包括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以及随行驱逐舰迅速集结，避免单独与“Z舰队”接触，在夜战中被敌人消灭。

四、正在宋卡和北大年港口实施卸载的运输船队立即停止作业，急速向北进入暹罗湾暂避。

五、所有舰艇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从第四条命令可以看出，小泽对于麾下的群狼能否拦住那两头狮子没有任何把握。“鸟海”号的通信室里迅速忙碌起来，周边海域的所有日军舰船刹那间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各部兵员迅速各就各位。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已经看到了英军巨舰上那黑洞洞的炮口！

尽管尚不知道自己的行踪已被敌人发现，但行驶在暴风雨中的“威尔士亲王”号的确是不同凡响，颇有“一鸟入林，万鸟俱寂”之王者风范！

南进途中，第四潜艇战队旗舰“鬼怒”号最先于17时15分接到了潜艇发出的电报。还没等小泽下令，急不可耐的吉富已经在17时48分率先弹射了舰上的侦察机，令其按照潜艇指定的位置在西南方向搜索锁定目标。按道理，侦察机发现战列舰这样大块头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在水面上时隐时现的潜艇，但正是这架侦察机在18时22分贸然飞临“伊-65”号上空，把警惕的寺冈吓得“乌龟一缩头”。

随着小泽一声令下，除了“鬼怒”号提前起飞的侦察机之外，“鸟海”“最上”“铃谷”“熊野”“三隈”“川内”等舰纷纷放飞了自己的侦察机，直奔之前潜艇报告的附近海域。根据侦察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程测算，小泽认为，它们在返回时肯定夜色已深，回收很可能出现意外事故，因此命令所有侦察机在完成侦察任务后不必返回，自行飞往昆仑岛的陆上机场降落。

侦察机相继起飞之后，小泽下令将舰队航速迅速提高到临战的26节，变航向为245度，正好与“Z舰队”的航向交叉，所有舰只的全部主炮蜕下了炮衣，舰上官兵各就各位。同时，巡游在这一海域的所有日军潜艇也接到了小泽的紧急电令，“第一夜战通信配置就位”。——自对马海战36年来，远东第一场大海战一触即发！

18时40分左右，小泽再次收到了“伊-65”号潜艇发来的电报，“出于暴雨原因，我与敌舰队失去接触”。就在小泽怅然若失之时，19时30分立即有新消息传来：“发现敌战列舰两艘，地点昆仑岛方向340度，航速14节。18：35。”

发回消息的正是之前吓跑了“伊-65”号潜艇的“鬼怒”号上的侦察机。这架侦察机攻击潜艇未果之后继续前行，很快就发现了在暴风雨中航行的英国舰队，并迅速将敌舰队的位置报告给小泽。还是飞机站得高看得远，40分钟之后，这架侦察机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为之护航的驱逐舰有3艘。19：15。”

海图上迅速标出了侦察机发回的敌舰位置，与之前“伊-65”号潜艇发回的位置有近100公里，前后矛盾的情报使得小泽有点举棋不定。

就在“鬼怒”号侦察机发回第一次电报的差不多时间，“铃谷”号侦察机也到达了“Z舰队”上空，向小泽发出了第三封电报：“发现敌‘乔治五世级’战列舰两艘，方位185度，航向20度，距离护卫船队150公里。19：15。”

半小时后，“熊野”号侦察机也来到了“Z舰队”的上空，再次向小泽发回了“Z舰队”位置。

连续3架侦察机在自己视野中出现——那无疑是日军的飞机，严酷的现实使得菲利普斯中将清楚，他试图隐藏行踪在第二天早上对日登陆部队实施突袭的梦想已告破灭，目前他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夜战。尽管暗夜会削弱自己在火力上的绝对优势，但也将使自己免遭敌军的空中打击，而缺乏空中掩护正是自己的软肋。菲利普斯手中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英军主力舰上配备有雷达，相比较日军而言，在夜战中更具优势。和小泽一样，菲利普斯也迅速发出了“各就各位”的作战命令。

面对近在咫尺的“Z舰队”，黑暗中的小泽同样是心中无数。他身边的5艘重巡洋舰只有140毫米的装甲，根本抵挡不了“威尔士亲王”号上360毫米巨炮的打击。现在的最佳策略无疑是暂时避开，等近藤的2艘战列舰赶来后，合兵一处再与敌展开决战。但是勇猛过人的小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北方登陆部队的安全，之前自己曾经向山下拍过胸脯的，现在敌人真的来了，自己扭头就跑，成何体统？他立即决定，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登陆船队的安全。

小泽也清楚英军的舰艇上配备有雷达，但日本海军对于夜战已经有数十年的严酷训练，他自信在战斗中不一定就会居于劣势，英军的火力强大，夜战也恰恰给弱势的己方带来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小泽也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日舰上装备的“九三”式氧气鱼雷。这玩意要是能够摸黑命中敌舰，别说是“威尔士亲王”号，任何大型战舰都承受不了。小泽认为，即使在夜战中不足以消灭敌人，也可以通过战斗迟滞敌舰北上，为登陆船队向北避让争取宝贵的时间。

负责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也从潜艇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Z舰队”已经出动的消息。近藤之前担任过多年的军令部次长，在联合

舰队中的资历仅次于山本。他也知道，对面英军舰队的司令官菲利普斯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副参谋长，那两个职位名字虽然不同，但职能一样，干的都是差不多的活儿。这次两人又都是第一次挂帅出征海上，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之前，由于常年在岸上从事军政和军令工作，缺乏海上经历的近藤往往被众人诟病。此次作为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官，正是证明自己文武全才、绝非只会纸上谈兵的最佳良机，近藤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情可想而知。

开战以来，近藤率领的南方部队主力从离开台湾海峡以后，一直在昆仑岛以东的海域游弋。他的职责是为担负马来亚、菲律宾作战的小泽和高桥提供远程支持。一旦敌人的主力舰队有可能威胁到登陆部队，近藤就会亲自率主力火速增援。他的手下有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还有重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9艘。作为巨舰大炮主义的忠实护卫者，近藤对战列舰的战力推崇有加，他认为以小泽手下的重巡洋舰去和对方的战列舰火并，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己手下的2艘战列舰尽管舰龄较长，水平防护较弱，但毕竟是和“威尔士亲王”号等量齐观的战列舰。况且“金刚”号在一个月前的战列舰演习中曾取得过优异成绩，舰上官兵斗志昂扬，和自己一样求战心切。此为南下作战的第一仗，对敌绝对不能示弱。近藤认为，虽然舰炮威力与英国人相比略有逊色，但如果主力舰队与小泽合兵一处，凭借高超的战术、数量的优势以及高昂的斗志，力求首战告捷并非完全不可能。

即使与小泽合兵之后拥有了2艘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23艘驱逐舰，但近藤认为，自己的2艘主力舰毕竟是战列巡洋舰做变性手术后变过来的，绝对没有人家“威尔士亲王”号那样“根正苗红”。如果英国两艘战舰能够充分发挥威力，炮战胜利的可能性有60%在英国人一边。有这样想法的绝非近藤一人，可见做惯了学生的日本人对曾经的老师是何等崇拜。

两强相遇勇者胜。近藤立即下令，舰队全力西进迎敌。18时，近藤于旗舰“爱宕”号上向小泽发出“南方部队作战电令第二十号”：“本队预定于10日凌晨1：00到达昆仑岛80度、50公里处。南遣舰队主力当将敌引诱至昆仑岛以南海域。”

命令的意思很明显：你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到指定地点，然后让我甩开膀子和它死掐！

电令刚刚发出不到半个小时，18时25分，近藤就收到了小泽从“乌海”号上发来的电报：“我部正开往敌舰队前方，方位柬埔寨角15度，航向245度，航速26节。”

电报的意思也很明显，小泽仍准备以自己现有的力量与“Z舰队”展开夜战。近藤对小泽的举动大为不满，这分明是没把他这个司令官和身边的2艘战列舰放在眼里嘛！第二舰队参谋长白石万隆少将也提出，小泽舰队绝对不能在9日夜间与英国人展开夜战，因为英国的主力舰配有雷达，将在夜战中占据绝对优势。实力不济的小泽舰队应该向东撤退与主力舰队会合，然后在第二天以2艘战列舰为核心与敌展开决战。参谋长的提议正合近藤之意，他于是在20时15分再度发出电令：一、航空部队明晨拂晓全力出动攻击敌舰队；二、水上部队在航空部队攻击结束后，立即与敌进行决战。

“Z舰队”出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门”号上。可以说自从“Z舰队”宣布开赴远东以来，山本一直就甚感忧虑。能否击败该舰队，直接关系到日本海军能否取得中国南海一带的制海权，也直接影响着日军在马来半岛作战乃至整个南方作战的成败。此时联合舰队的作战室里，幕僚早已炸开了锅。参谋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以作战参谋冈田义雄大佐为首，主张立即派遣战列舰出马迎敌；另一派则以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中佐为代表，建议应该避实就虚，寻机对敌实施航空

攻击。两派纷纷引经据典，互不相让，但从人数上看，无疑是冈田的“巨舰派”占了上风。

宇垣缠在《战藻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在接到敌舰队出击的消息时，作战室里气氛紧张异常，潜艇出动、南遣舰队集结兵力、第二舰队迅速西进，作战室里下达了各种命令。飞机能否派上上场？能否等到深夜？只出动潜艇能否消灭敌人？大家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在一片焦灼不安的气氛中，只有坐在一边的山本稳如磐石，并不时发出一两声冷笑。他的心里早已有了主张，让参谋充分争论并发表不同意见，不过是他做出重大决策之前的习惯而已。这种做法既有利于集思广益，又能显示自己的大将风度。山本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付出近20年的心血，在他眼中，战列舰决定海战胜负的时代早该过去了。早在1921年7月，制空权理论的先驱者、美国陆军航空队副司令威廉·米切尔少将就已经成功进行了轰炸机炸沉战列舰的实验。从在纪录片中看到那一轰动新闻的那一刻起，山本就开始思索其中的深远意义。一年多以前，英军在地中海进行的塔兰托之战已经显示出空对舰的真正威胁，山本也从中得到启发，才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日军的航母优势，长途奔袭攻击珍珠港。大部分重型航母都派去那里了，怎么办？不要紧，山本已经为埋葬“Z舰队”准备了另一支打击力量。

在激烈的争论中，“冈田派”突然提出，尽管我们刚刚利用航母在袭击珍珠港作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请注意两点：一是我军是突然袭击对方毫无戒备；二是我们打击的是军港内静止不动的目标，形同于打死靶子。试问，对付高度戒备并且在海上高速航行的“威尔士亲王”号，这种空中打击也能奏效吗？这一下可把三和的“航空派”给唬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言以对。

眼见火候已到，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山本缓缓地站了起来。他先是环视了一下众人，然后边踱步，边慢悠悠地说道：“诸君，你们都下过象棋吧？”

众皆愕然。在这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山本怎么如此有雅兴，忽然说起下象棋了？不过大家都了解山本，他马上就要发表独特的高论。果然，山本在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高明的棋手在己方处于弱势时，绝对不会主动去与对方死拼。如果现在我们以战列舰迎敌，战列舰对战列舰，不就是死拼吗？以我们的国力，不能与敌人打这种消耗战！对付英美这样经济和军事潜力巨大的敌人，那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用卒子，用过了河的卒子去吃掉对方的车！”

山本口中的“过河卒子”，就是早已部署在西贡朔庄机场的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他早就告诉松永，让他们南下的任务看似掩护陆军登陆作战，其实真正的敌人是远道而来的那两艘英国巨舰——山本醉翁之意不但在酒，也在乎山水之间也！

急于求战的绝不仅仅是小泽和近藤，山本早已布下的“卒子”——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松永早就坐不住了。他想起了出征前山本的谆谆教导，现在那两艘舰终于来了，这正是海军航空兵扬名立万的绝佳机会。尽管恶劣的天气条件并不利于实施航空作战，但当接到“伊-65”号潜艇发来的电报时，松永还是第一时间决定立即攻击。此时英军舰队在500公里之外的位置，根据时间判断，如果飞机立即起飞，还能在薄暮之前实施攻击。刻不容缓，在接到电报仅仅15分钟后，17时30分，松永立即向属下的4个航空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各队全力出动攻击敌舰。”

接到松永的命令后，各攻击队那些早已在跑道上整装待发的战机迅速腾空而起。18时15分，宫内七三少佐率领鹿屋航空队的18架“一式”鱼雷机——其中9架挂鱼雷、9架挂炸弹——首先离开了朔庄机

场。19时04分，中西一二少佐率领的元山航空队17架“九六”鱼雷机全部挂上鱼雷绝尘而去。倒霉的是美幌航空队，他们的18架鱼雷机因起飞较晚，出发不久就遇上了暴风雨，无奈只好中途返航。

由于战场能见度较差，在得到松永发来的航空部队已经出击攻敌的消息后，20时，小泽致电松永，“请攻击队于20时30分之后发起进攻，并在攻击之前选择适宜时间投放照明弹”。

电报发出去6分钟后，20时06分，又一封电报接踵而至。这封来自最后一架到达“Z舰队”上空的“熊野”号侦察机报告说：“发现敌‘声望级’战列舰两艘，位于护卫队方向185度、130公里，航向50度，速度16节，敌主力舰有5艘护卫舰。19：50。”

根据潜艇和3架侦察机先后发回的敌舰方位，小泽立即判断出，敌舰队的目的地就是第二十五军的主要登陆场宋卡。最后1架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表明，目前小泽舰队与英舰队之间的距离只有80公里左右。如果天气晴朗，双方很快就会进入对方的视线。

尽管实力远不及对手，但小泽还是下令舰队转向西南，试图与敌舰队正面遭遇。此时“铃谷”号的侦察机已经迫降在驱逐舰“羽风”号附近，飞行员被驱逐舰上的小艇救起。之前一直与英舰队保持接触的“熊野”号侦察机在20时16分发回最后一封电报，就永远失踪了。

夜幕降临，暴雨倾盆，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导致近在咫尺的友舰若隐若现，只能靠无线电勉强维持联络。在如此条件下，保持高速航行风险极大，为了避免暗夜中可能出现的碰撞，小泽下令将舰队航速从26节逐渐降为16节。

天气越来越糟。现场情况表明，舰队连保持正常编队航行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与敌决战了，看来连夜战也打不成了。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向北撤退，在“Z舰队”和登陆部队之间排好阵势，严阵以

待，在第二天与敌人打一场堂堂正正的遭遇战，尽管那样取胜的机会将更加渺茫。20时50分，小泽下令舰队航向转为90度，随后又变为50度，与“Z舰队”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

由于太过匆忙，小泽并未将舰队放弃夜战、北上布阵的消息及时告知松永，已经出发的航空部队依然顶着恶劣的天气在漆黑的海面上寻找着“Z舰队”的行踪。3架先导机很快在海面上发现了两条白色的痕迹，前方就是2艘战舰的模糊身影。虽然这个位置与之前通报的敌舰方位不太一致，但是他们已经预先知道，自己的舰队是南下的，下边这支北上的舰队铁定就是英国人。日机立即准备对之发起攻击。

21时30分，鱼雷机开始降低高度接近在海面上行驶的舰队，同时向西贡基地发报：“发现敌舰队，洛丽岛150度、166公里。21：32。”

就在鱼雷机发报的差不多时间，“鸟海”号上的瞭望哨也发现在不远的空中，出现了航空照明灯的亮光。在这一区域出现英军战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视线极度不良，小泽还是很快判断出那是自己的飞机。这一判断很快得到验证，随着闪烁亮点的不断接近，一发照明弹突然在空中炸开——这正是他和松永之前约定的攻击信号。显然，这些战机是把“鸟海”号当作英舰，“鸟海”号急忙通过探照灯向空中发出警报：“注意，是友军，我们是‘鸟海’号。”

几次重复的信号发出后，空中似乎无动于衷，鱼雷机依然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感觉大事不妙的“鸟海”号立即开始做出规避鱼雷攻击的动作，同时拼命向西贡的松永发报：“攻击机3架出现在‘鸟海’号上空，已经投下了照明弹。”

接到电报的松永大惊失色，他立刻明白，是那些求战心切的飞行员认错了人。如果没打到敌人，反而把自己的旗舰给击沉，那可成大笑话了，以后自己还怎么在江湖上混？气急败坏的松永立即反复给鱼

雷机发出斥责的电报：“你部位于友舰上空，放弃攻击，速速返航。”那3架飞机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飞走。海面上的小泽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日军其他航空队寻找“Z舰队”的行动同样未果。徒劳无功的往返使得疲惫不堪的飞行员个个垂头丧气。更让人头疼的是，他们还要在暴风雨肆虐的暗夜里携带着鱼雷和炸弹冒险在机场着陆。

更让人气愤的事还在后边，即使着陆后也不能休息。松永要求所有飞行员必须在机场待命，随时准备在第二天凌晨再次出动发起攻击！

心情不爽的绝对不仅是近藤、小泽和松永。在“威尔士亲王”号上，菲利普斯中将同样是眉头紧锁。他预料到，如果他的舰队按计划第二天出现在宋卡附近海面时，除去水面力量不算，一定有为数众多的敌军飞机在等着他。一方面他的舰队缺乏空中掩护，另一方面敌登陆船队得到消息之后肯定已采取了规避措施，绝不会坐等英军的攻击，此行的战术目标已无法实现。既然如此，中将断然决定立即返航。

菲利普斯迅速向各舰舰长下达了返航命令：“舰队已经被日本人发现，因而必须放弃使命。日落之后舰队转向返回新加坡。”得到这一消息的官兵尽管因无功而返大失所望，但还是保持了适当的克制。

9日20时05分，菲利普斯命令燃料已不足的“特涅多斯”号驱逐舰脱离舰队，先行返航，并约定在第二天上午9时30分互发电报联系，之后在商定位置会合。

20时25分，“Z舰队”掉头取280度航向以21节快速南下。小泽舰队与“Z舰队”由原来的相向而行变成了背道而驰，老酒所期盼的水面舰艇大对决就此夭折。到21时45分，英舰队已经到了哥打巴鲁以东370

公里的海面上，舰队转向170度。如果按照这个方向高速航行，第二天早上7时左右，“Z舰队”就会安全驶进樟宜海军军港。

留在岸上的帕里泽参谋长，还在为未能随舰队出征而自责，他利用一切时间搜集情报发给司令官，试图对菲利普斯能有所帮助。12月10日凌晨零时30分，并不知道舰队已经南下的帕里泽再次向司令官发出一封令人丧气的电报。

一、由于登陆日本陆军的猛烈攻击和空军的持续轰炸，我马来亚北部的航空基地已经无法维持，只好放弃。

二、日军大批轰炸机已经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待命。

三、鉴于北方已经无法维持的实际状况，远东军司令部为了加强新加坡的防御，决定将所有的航空力量南调用于保卫新加坡。

从电报中可以看出，北方战局渐趋不利，日军登陆后已成功站稳了脚跟，“Z舰队”的北上不仅失去了意义，反而有遭遇围攻的危险，此时南下新加坡不失为明智之举。菲利普斯为自己之前做出的决定感到了一丝欣慰。

仅仅一小时之后，菲利普斯再次收到了帕里泽少将发来的紧急电报——这实际是一封催命电报：“据来源不明的情报显示，在哥打巴鲁以南240公里的关丹地区，有一股日军正在实施登陆。”

这是一封内容虚假的电报！后来查明的事实是，一头吃夜草的水牛踩响了英军在海岸边布设的地雷，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爆炸。惊弓之鸟般的守军立即将此作为日军登陆的消息上报远东司令部。一场虚惊骗过了司令部，也骗过了菲利普斯，从而将“Z舰队”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头倒霉的水牛竟成了葬送“Z舰队”的直接诱因——人倒霉的时候，连头水牛都来欺负你呀！

左撇子的菲利普斯在电报上签下了自己名字。他相信，这是敌人在马来半岛的中部东海岸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登陆。要想在北部哥打巴鲁附近与日军激战的英国部队后路不被切断，由海军紧急采取措施，对关丹登陆的日军进行攻击责无旁贷。再说，尽管“Z舰队”北上已经失去了意义，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已经驶出了军港，就这样灰溜溜转一圈，一无所获地返回新加坡，肯定会遭到世人耻笑，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颜面何在？！

中将马上对战场形势进行重新判断。之前在被敌侦察机发现时，自己的舰队一直在高速北上，此时如果出其不意忽然转向，去打掉在关丹登陆的敌军部队，不但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也可以有效躲开日机的攻击，同时也是对北方战事的有力支援——真乃一石三鸟之妙招也！想到此际，菲利普斯心中凭空又唤起万丈豪情。10日凌晨1时45分，中将下令：“舰队再次掉头全速驶往关丹。”得到终于又能够参加战斗的消息时，舰上的官兵情绪高涨，禁不住在暗夜里欢呼起来。

头脑忽然发热的菲利普斯此时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保持无线电静默，他没有将舰队转向关丹的消息电告新加坡。菲利普斯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敌人登陆关丹的情报是从新加坡发来的，其用意无疑就是要舰队去攻击关丹，新加坡一定会知道自己已经转向关丹，也肯定会在第二天早上派出战斗机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远东司令部不但没有派出战斗机，在第二天接到求救信号之前，他们甚至不知道“Z舰队”究竟到哪里去了。

10日上午9时30分，舰队已经远远看到了关丹海岸。水面上一片静谧，连个鬼子毛都没见到。为慎重起见，菲利普斯从旗舰上弹射了一架“海象”式侦察机，并派出“快速”号驱逐舰对附近海域的各条航道进行了详细侦察，仍然没有发现日本人的影子。“快速”号发回的报告说：“一切就像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早上那样平静。”

岸边连丝毫登陆的迹象都没有。菲利普斯认为，敌人的登陆部队很可能已经上岸，那样的话，运输船队肯定没有跑远，或者就躲在附近的某个地方。他马上下令舰队转头向北，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搜索。此举导致整个舰队在这里足足逗留了2个小时之久，最后铸成了“Z舰队”的悲剧。

大范围的搜索依然毫无结果，看来现在只好返航了。此时坏消息传来，之前因燃油不足提前返航的“特涅多斯”号从南方海域发来电报：“我舰遭敌机轰炸！”

收到呼救信号的菲利普斯马上意识到，致命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他放弃了继续向北追踪寻敌的打算，命令舰队立即改变航向快速返航。此时，他依然没有打破无线电静默请求提供空中掩护。

在甩掉那3架侦察机之后，菲利普斯一直认为，他的突然转向已经使日军失去了自己的行踪。其实不然，在他两天以来活动的这一带海域，近藤足足布下了12艘潜艇。凌晨时分，就在他率领舰队准备转向关丹的时候，第四潜艇战队的“伊-58”号潜艇再次发现了英舰队的行踪。

由于已是仲夜，此时的“伊-58”号放心大胆地浮出水面，大摇大摆地在海面上高速航行。白天波涛汹涌的海面此时变得异常宁静，月亮也从乌云后悄悄地探出头来。10日1时22分，“伊-58”号忽然发现，就在600米的不远处，右前方20度方向出现了2艘驱逐舰的身影。那可正是自己的大克星，大惊失色的北村艇长命令紧急下潜！

下潜之后的潜艇迅速升起了潜望镜，北村少佐很快辨认出，刚才那模糊的舰影正是之前忽然失踪的“Z舰队”。1时42分，英国舰队突然向右做了一个60度的大转弯，北村对敌舰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其实这正是接到错误报告的菲利普斯带领舰队向关丹方向实施的大转向。对于“伊-58”号来说，敌舰转向正是绝佳的攻击机会，北村一边

发出“发现敌舰”的电报，一边下令潜艇前部的6具鱼雷发射管开始攻击。

越急越出事！千钧一发之际，1具鱼雷发射管的前盖死活打不开。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威尔士亲王”号已经顺利转身，潜艇丧失了最佳攻击机会。再不攻击，大鱼跑了，虾米也捞不着。气得直跺脚的北村只好对着后边的“反击”号发射了5条鱼雷，结果无一命中。

英舰根本没有发现不远处敌军潜艇的魅影，他们对“伊-58”号暗夜中的攻击一无所知，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2艘巨舰到鬼门关门口转悠了一圈又兜了回来，继续朝着关丹方向高速行进。

眼见敌舰绝尘而去，在北村的阵阵“八嘎”声中，“伊-58”号浮出水面，开始以最高航速追赶越来越远的“Z舰队”，同时不断电告英军舰队的准确位置：

“我舰对敌发射鱼雷，命中与否未知，敌舰航向180度，航速22节。3：41。”

“敌舰转向240度逃走，我舰保持接触中。4：25。”

“伊-58”号的水面最高航速只有17.7节，打死也跟不上以22节高速行驶的“Z舰队”，敌舰逐渐变得越来越小。清晨6时15分，它们完全消失在潜艇的视野之中。

根据潜艇发回的电报，第四潜艇战队司令官吉富很快做出了准确判断：英舰队目的地是关丹。让吉富疑惑的是，那地方只是刚刚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佗美支队下一步将要攻击的方向，目前日军在关丹方面并无军事行动，“Z舰队”慌慌张张跑那里干吗？——打死他他也想不到英军去那里只是因为一头水牛。

近藤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英军舰队再次出现的消息。根据潜艇发回的位置，他判断自己包含战列舰在内的主力舰队即使全速行驶，也已无法追上随后将驶回新加坡的敌人。向北行驶的小泽舰队与敌舰队的距离正在不断拉大，现在即使立即回头全力追赶也来不及了，再说以小泽的重巡洋舰去追击“威尔士亲王”号无异于送肉上门。现在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之前布下的12艘潜艇和在越南西贡的海军航空部队。为了在“Z舰队”赶回新加坡之前将之歼灭，近藤立即下令：“敌舰队正在向新加坡高速逃遁中，着航空与潜艇部队极力捕捉并歼灭该敌。”

同一个晚上的英国伦敦，丘吉尔在白厅的地下室里举行了战时内阁会议。参会的除了内阁成员之外，共有12人列席，他们大部分是海军部人员。战争已经爆发，大英帝国面临着来自东方的新挑战。由于之前对远东的重视远远不够，谁都明白那里的空军和陆军充其量只能自保。现在英军手中唯一的撒手锏，就是之前丘吉尔“高瞻远瞩”向新加坡派出的那2艘主力舰。

会议需要尽快做出的决定是，既然远东战事已开，已经到达新加坡的“我们手中的唯一关键武器”显然已失去了威慑作用，之后它们将何去何从？大家一致认为舰队必须出海，隐没在西南太平洋数不清的岛屿之间。丘吉尔从政治角度考虑，提议将其派去加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以此作为一个高尚的姿态”，把“英语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第一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可没那么大方，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提出将这些军舰调回大西洋，用于那里依然紧张的护航行动。争论了半天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夜色已深，我们最后决定将问题留到第二天再解决。”可是当伦敦迎来第二天的黎明时，日本人已经替他们把问题解决掉了。

“Z舰队”再次暴露行踪的消息同样传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在小笠原群岛和硫黄岛之间的海面上，坐镇“长门”号的山本也有点心神

不宁。因为就在头天傍晚，被他寄予厚望的海军航空队发起的第一波攻击并未取得任何战果。山本对自己亲手培植出来的海军航空兵有着足够的自信，但“威尔士亲王”号名气太大了。况且正如之前“巨舰派”所说，之前不管在塔兰托还是珍珠港，飞机击沉的都是静止中的战舰，海战史上还没有高速移动中的战列舰被飞机击沉的先例。这难免使山本的心中有点惴惴。

思前想后山本还是认为，即使不能全部击沉两艘，至少也可以击沉一艘吧？退而求其次，即使一艘也击不沉，至少也能把它们击成个“植物舰”，或者“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他用半信半疑的语气问身边的航空参谋三和：“能把‘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都解决掉吗？我看不行吧，恐怕只能击沉‘反击’号一艘吧。”

得到三和“一定能全部击沉两艘”的回答后，山本发出一串爽朗的大笑。嗜赌如命的山本马上与三和押上10打啤酒的赌注——山本宁愿三和小伙儿能够赢了他老头子。

按下近藤和小泽的爱莫能助暂且不提，单表位于西贡的松永，他仍然在为头一天傍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恼怒不已。近藤“航空攻击后再进行舰队决战”的电令，令他无比愤慨，这分明是在说，我航空部队在前边的攻击起不到什么作用嘛！这边气还没消，那边贸然出击的鱼雷机差点误击“鸟海”号的坏消息又传来了，可把松永给气得够呛。这些糗事儿如果传出去，老子以后还有脸见人吗？夜幕降临，沮丧的松永下令召回之前出击的所有飞机。

松永召集参谋人员连夜对当天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没有取得战果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派出的侦察力量不足，无法准确锁定敌舰的位置；二是攻击组织不力。尽管那些返航的飞行员已非常疲

劳，但松永还是要求所有人不能休息，全部攻击机在清晨7时之前必须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并指令在第二天凌晨派出多达11架的侦察机。

随后潜艇发现“Z舰队”的消息再次传来。清晨6时25分，松永接到了近藤发来的攻击命令。从命令中松永看出，水面舰艇已经失去了与敌人交战的机会，终于轮到他的航空部队独领风骚了。天还没亮，他就命令所有飞行员登上飞机随时出发。疲惫不堪的飞行员坐在座舱里，大口嚼着包有小豆馅的黏米饼和瓶装加糖咖啡。跑道旁边，早已精疲力竭的地勤人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来回奔跑着为飞机加油挂弹。

根据之前潜艇发回的报告，松永判断，如果侦察机以220公里的速度全力追击，应该在上午10时左右在距离西贡约800公里的位置发现敌舰队。这样松永在6时25分和7时分别派出了9架和2架侦察机。

第二波侦察机出发刚刚19分钟，坐卧不安的松永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各航空队所有攻击机起飞追敌。尽管此时“Z舰队”的位置尚未确定，但松永认为，敌舰队与西贡的距离实在太远，如果等到发现敌舰的确切位置后再出发，利用攻击机飞抵“Z舰队”上空的时间，英国人很可能已经回到重兵把守的新加坡了。松永宁愿冒险扑空和浪费宝贵的燃油，也不愿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随着他一声令下，元山、美幌、鹿屋3支航空队的85架鱼雷机腾空而起，向着敌舰可能出现的方向疾驰而去。

这的确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斗！放飞了攻击机的松永依然焦躁不安，他索性换上飞行服来到了机场跑道旁，准备在第一批飞机攻击不能得手时亲自出马实施第二波攻击——老子亲自扔炸弹去！

第一个发现“Z舰队”的是元山航空队预备海军少尉帆足正音驾驶的一架“九六式”鱼雷侦察机（以下简称“帆足机”），机上侦察员是经验丰富的鹫田光雄飞曹长。10时45分，“帆足机”已经飞到距离

西贡基地1000公里，离马来半岛只有55公里的地方，再飞就飞到新加坡了，敌舰队依然是踪影皆无。帆足随即决定折向西北飞行，一个小时候后，他们在海面上发现了正在匆匆南下的“Z舰队”。从这一时刻起，幽灵一般的帆足机就一直位于“Z舰队”的附近，将英舰的位置实况转播给西贡的司令部。

“北纬4度、东经103度55分发现敌主力舰队，航向60度。11：45。”

“敌舰队变更航向为30度。11：50。”

“敌主力舰队由3艘驱逐舰护卫，主力舰为1艘‘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1艘‘声望级’战列巡洋舰。12：05。”

“敌舰队附近海域上空有云，上层云高3500米，视界良好，下层云高1500米。云量为2。12：15。”

“敌主力舰队改变航向，方向为60度，速度20节。12：30。”

由于在锁定敌舰准确位置之前松永已经放飞3支航空队的85架攻击机，因此在帆足发出发现“Z舰队”位置的电报时，各航空队正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之下。元山航空队7时55分起飞不久就有1架飞机因发动机故障返航。二阶堂麓夫大尉率领装载炸弹的9架鱼雷机飞过了头，11时13分，在阿南巴斯群岛西北海域，他们发现了之前回去加油的驱逐舰“特涅多斯”号。逮不住大鱼，找个虾米解解馋也行。9架日机立即对小小的驱逐舰展开了长达半小时的轮番进攻。看来飞机攻击小而灵活的驱逐舰还真使不上劲儿，这艘已经服役很久的驱逐舰在炸弹掀起的水柱中来回穿梭，最后竟毫发无损，全身而退。在遭受攻击过程中的11时30分，“特涅多斯”号向菲利普斯中将发出了遭到日机攻击的求救电报。

8时20分起飞的美幌航空队相对较为顺利，但其第一中队意外选择了一条迂回的路线，戏剧性地与大队脱离。

故事最多的当属8时14分起飞的鹿屋航空队。由宫内七三率领的27架鱼雷机一直前行，已经能够看到马来半岛的海岸线了，还是没有发现敌舰的踪迹。宫内认为敌舰队的速度应该在27节以上，此时可能已经到了南方的海面，而自己的燃油有限，于是在12时10分失望地下达了返航的命令。

接到攻击机已经返航消息的鹿屋航空队司令官藤吉直四郎大佐大为不悦，他不甘心攻击队就这样空手返回，于是直接电告西贡请求协助，指示敌舰的准确位置。松永这才忽然想到，因为大意，竟然忘记通知“帆足机”将“Z舰队”的准确位置告诉藤吉。一直到13时，暴跳如雷的藤吉才将帆足再次发来的消息转发给宫内，此时宫内的27架鱼雷机已经往回飞行了足足50分钟。虽然燃油已略显不足，但他还是掉转机头，直飞藤吉告知的新地点。

此时，一个意外的电报再次导致了新的混乱。之前轰炸“特涅多斯”号驱逐舰的二阶堂大尉不但没有击沉敌舰，却发回了一条画蛇添足的电报，“我已开始攻击英舰队主力”。估计二阶堂也是昏了头，区区1艘驱逐舰就能叫主力？也太不把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当盘菜了吧？

收到二阶堂电报的松永再次晕菜！因为二阶堂发回的敌舰位置与之前“帆足机”发回的位置整整差了270公里，二阶堂和帆足到底谁说的对？

战机稍纵即逝，此时日军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司令部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到底是相信经验相对丰富的大尉二阶堂，还是相信相对稚嫩的帆足？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相信二阶堂。但一向老成持重的重村实参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帆足在头一天参加过对关丹机场的轰炸，对那一带的环境相对了解。况且，之前帆足已经

多次发回过报告，二阶堂仅仅发回来一次。按这样推断，应该帆足发回的信息才更加真实可靠。”松永力排众议，认可了重村少佐的说法。

13时10分，司令部再次向各航空队发出了新电报，“三号线（‘帆足机’负责的搜索线）之前发回的位置正确”。25分钟后，西贡基地再次向各攻击队发出更加明确的电令，“11：50敌舰队位置为关丹93度、100公里，航向160度，速度20节”，同时要求各攻击队接到消息后迅速报告自己到达目标的预计时间。

这次是真说清楚了！收到信息的各攻击队立即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向着“Z舰队”所在的位置疾奔而去。

元山航空队第二中队中队长高井贞夫大尉迅速通知了所有手下，之后带队全部折向西北飞行，后边紧紧跟着的是第一中队。云层逐渐变得稠密，高井仍然能偶尔看见海面。马上就要攻击那艘号称不沉的战舰了，过度紧张使高井突然感到尿急，脸上肌肉因为激动而抽搐不已，双手也禁不住瑟瑟发抖。此时他想起了出发前松永告诫的话：“沉着，要运足丹田之气！”

当日军攻击机出现在英舰视野中时，“反击”号上《伦敦每日快报》随军记者塞西尔·布朗正在给一群玩扑克牌的水兵拍照。在军舰转身时，布朗随手朝着前方大约1000米处的“威尔士亲王”号拍摄了一张照片。谁也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威尔士亲王”号的遗像。

此时，28岁的雷金纳德·沃德少尉正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翻译电码，从捕捉到的那些往来密集的信息中他预见到，不幸即将降临。的确，面对日军蝗虫般的机群，英军舰队就像浴缸里的纸船那样脆弱。

12时25分，“反击”号高射炮台上监视海平面的雷达发现了第一批敌机的信号脉冲。几分钟后，瞭望哨在左舷大约70度方向看见空中的一些黑点越变越大。司号员吹起了喇叭，号令全体水兵进入战斗岗位。随着“各就各位”命令的迅速传开，5艘英舰上的所有高射炮齐刷刷地昂起了头。布朗记者听到了一位炮手的骂声：“瞧，那些黄杂种终于来了！”

首先来到战场的是美幌航空队白井义视大尉的爆击队，他的8架鱼雷机各挂有2颗250公斤炸弹。12时30分，8架战机首先对“反击”号实施了俯冲攻击。随着日机的不断迫近，5艘英舰上的高射炮随即打响。高射炮发射的一组组炮弹在空中频频开花，如洗的碧空中瞬间绽开了一朵朵棕色的蘑菇云，形成一道密集的弹幕。由于日机飞行高度很低，舰上的水兵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些不断坠落的炸弹，这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刹那！

穿过弹幕的日机先后投弹。在白井拉起机头的一刹那，他发现“反击”号两个烟囱之间腾起了一股白烟——至少有1颗炸弹命中了目标。“打得好，日本佬！”日军迅捷准确的攻击赢得了对手的称赞，“攻击得如此漂亮，真是少见。”

这颗炸弹穿透了军舰的甲板，在下层的机库里爆炸，炸毁了“反击”号的一架水上飞机。烟囱也被飞起的弹片炸开了两个大洞，舰体下部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样一颗小炸弹自然不会对巨舰造成致命伤害，那些老练的英国水兵一边灭火，一边在戏谑地开着玩笑。“反击”号的桅杆上迅速升起了一面信号旗：“战斗力无影响！”邻近“伊莱克特拉”号上的水兵禁不住鼓掌欢呼起来。

完成第一波攻击的白井中队迅速爬升到3000米高空。尽管攻击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昭野利郎和佐野重作的2架鱼雷机还是被英军的

炮火击成重伤，失去了再次攻击的能力。白井只好下令他们先行返航。

海面上突然平静下来，有些英军水兵悠闲地点燃了香烟，他们都清楚这段喘息时间不会太长。就在白井轰炸“反击”号的差不多时间，元山航空队的鱼雷机队已经在中西一二的带领下接近了战场，首先映入视野的是舰队最前方的“威尔士亲王”号。中西一二迅速给两个中队分派了任务：石原熏中队的9架鱼雷机攻击前边的“威尔士亲王”号，高井贞夫中队的8架鱼雷机攻击稍后的“反击”号。虽然日军的机组人员几乎都是老兵，但之前没有一个人进行过鱼雷实战攻击。战前一位年轻飞行员曾经向高井请教如何掌握鱼雷的攻击角度。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沉不住气，那最好是“飞得低低的，把你的鱼雷直接瞄准要攻击的军舰舰艏”。13时07分，随着中西一二一声令下，17架鱼雷机分成左右两队迅速扑向各自的目标。

石原熏将9架飞机再次分成3组，第一组和第二组攻击左舷，第三组攻击右舷，以使“威尔士亲王”号无法实施有效规避。14时30分，第一组的长机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在左后方射出了鱼雷。海面出现了清晰的白色雷迹，“威尔士亲王”号迅速扭动庞大的身躯实施规避。这一动作尽管没有躲过第一条鱼雷，却使得2号机失去了最佳攻击方位，只好径直从舰上穿越过去攻击后边的“反击”号。第一组的3号机虽然勉强射出了鱼雷，但瞬间被舰上的高射炮打成了一团火球，一头扎进“威尔士亲王”号前方500米的海面。

后来高井如此形容当时的情形：“天空中充满了炮弹的白色硝烟、弹片和高射炮与机枪发射的一道道曳光弹弹迹。我的飞机像被敌人的密集弹幕击中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下冲，差不多都要沾到水面了。速度表的指数超过了200节，我压根儿记不得我是怎样飞行、怎样瞄准、在离敌舰多远处投放鱼雷的！”

第一组的攻击刚刚结束，植山利正率领的第二组已獠身而上，他们和第三组一起向“威尔士亲王”号的左右舷射出了6条鱼雷。加上第一组的攻击，时间才过去了2分钟。石原熏从观察窗里望过去，“威尔士亲王”号的左舷升起了两股冲天的水柱——两雷再次命中！

尽管已是“夕阳不太好”，但大英帝国皇家海军虎威仍在，“威尔士亲王”号又是这支队伍中最新、最负盛名的战列舰。按道理来讲，3条鱼雷不至于对其造成什么致命伤害。可事实并非如此，石原熏发射的第一条鱼雷击中了战舰左侧的内推进轴。日军的“九三”式氧气鱼雷的确威力惊人，剧烈的爆炸不仅将推进轴活活地反推进舰体，也将大部分舵叶炸成碎片，操纵失灵的巨舰立即出现了转向困难。破损处的大量进水灌进了机舱、锅炉舱以及134毫米副炮的供电室，给高炮的发射也带来了影响。后边的两条鱼雷击中了第206号肋骨附近的水密封舱，导致舰尾严重受损。短短几分钟内，这艘举世闻名的巨舰左倾10度，航速迅速下降到16节。战舰的桅杆上很快升起了3个黑色气球：“我舰失去控制！”

就在“威尔士亲王”号先后中雷的同时，高井的第二中队也对“反击”号展开了第二次攻击。第一小队的山崎一郎一马当先，7架鱼雷机紧随其后风驰电掣般从两艘巨舰的中间穿过，绕到“反击”号的右侧发起进攻。在这关键时刻，山崎鱼雷机的发射装置竟然卡壳，导致鱼雷无法发射。在他横穿“反击”号桅杆的瞬间，他看到海面上3条白线直奔“反击”号而去。

坦南特舰长的是技艺非凡，他亲自操纵“反击”号躲开了3条鱼雷的攻击。幸存的二等水兵泰德·马休斯后来回忆说：“舰长努力躲开鱼雷，我们在高速航行不断扭动的军舰上东倒西歪，舰长把32000吨的庞然大物操纵得简直像艘灵活的驱逐舰一样。”但是攻击的日机实在太多，对于绕到左舷3架鱼雷机发出的雷击，坦南特上校已无能为力

力，巨舰的左舷瞬间升起了3条冲天大水柱。溅起的巨浪泼洒在滚烫的炮管上，腾起团团烟雾！

一阵剧烈的震动之后，“反击”号马上出现了倾斜。那些熟练的英国水兵立即紧急注水，使舰体很快恢复了平衡。到目前为止，这艘老舰已成功躲过了17条鱼雷。日军的攻击仍在持续，舰上的扩音器传来了坦南特镇定自若的声音：“全体舰员给救生衣吹气。”

就在雷击队实施攻击的间隙，之前扔下第一颗炸弹的白井中队的6架飞机，也上来趁火打劫。它们从4000米的高度开始俯冲，向“反击”号投下剩余的6颗炸弹，所幸无一命中。6架飞机反而有5架被英军的高射炮击伤。此时，除了幸运的高井中队毫发无损，空中的日机大部分都像芝麻饼一样全身弹痕累累。

可日军的攻击刚刚开始。13时20分，远处空中出现的8个黑点越来越大——美幌航空队高桥胜作大尉率领的8架鱼雷机从东南方向进入了攻击位置，他们依然选择了倒霉的“反击”号。在先头5架飞机实施左舷第一波攻击1分钟后，剩余3架飞机，有2架从左舷，1架从右舷进行了夹攻。日军鱼雷机的攻击效率惊人，8条鱼雷中有3条准确命中了目标，一阵揪心的爆炸使得“反击”号巨大的舰体左右猛烈摇晃，好像一个拳击手突然挨了一顿左右开弓的勾拳，身受重伤的“反击”号摇摇欲坠！

鱼雷机只有一次进攻机会，高桥中队在发射完鱼雷后迅速撤离。敌舰无疑还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不要紧，此时他们看到了天边一个黑压压的机群正迎面飞来，那无疑是自己的友军。

这个由27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不是别个，正是前面跑过了头的鹿屋航空队的主力机群，也是这一天里最大的一个攻击机群。飞行员在奔波了一个上午后，终于迎头遇见了自己的友军。前方不远处，就

是刚刚被高桥中队攻击过的敌舰，这一机群将给奄奄一息的“Z舰队”以致命的最后一击。

“反击”号的航速已经下降到20节，舰桥的左后方冒出了滚滚浓烟。远看“威尔士亲王”号似乎还能保持平衡，其实这只是两侧注水的结果，平衡不过是绝望前的回光返照而已。它的航速目前只有可怜的8节，失去了机动能力的巨舰，在日军眼里几乎与活靶子无异。由于舰上电力中断，“快速”号驱逐舰迅速靠了上来，一边提供电力，一边接走舰上的伤员。

战场形势已近绝望。尽管如此，“威尔士亲王”号至今仍没有发出任何求救电报。13时20分，猜测旗舰无线电装置可能出了故障的坦南特上校，打破了出海以来一直保持的无线电静默，向新加坡发出了“我舰遭受敌机攻击”的电报。

13时30分，接到求救信号的新加坡才判断出了“Z舰队”的准确位置。现在最紧急的是尽快派出战斗机进行救援。手中实在无机可派，能立即出发的只有澳大利亚空军第四五三中队的6架“布鲁斯特水牛”式战斗机，司令部也只能把这可怜巴巴的6架战斗机送上天空。接到紧急命令的飞行员争先恐后地爬上座舱，可是这些速度和名字差不多的飞机飞临240公里以外的战场，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

运气不会一直都差。之前一直背运的鹿屋航空队27架雷击机群到达战场时，舰队上空正好出现了厚厚的浮云，给英舰的高炮射击带来了极大难度，反而给日机创造了绝佳的攻击机会。13时50分，宫内坐镇的长机对准“反击”号右舷射出了第一条鱼雷。眼看巨舰行动迟缓，有5架日机竟然放肆地抵近到500米距离才一起发射鱼雷。舰上一名军官眼见水中的白线不断靠近，惊恐地大叫“鱼雷来了”，但军舰已无能为力，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鱼雷到达眼前。随着5声惊天动地的

巨响，水面上迅速腾起了5条水柱，舰上的不少官兵都被爆炸激起的水浪淋成了落汤鸡，成了名副其实的水兵了。

谁都想在垂死的“反击”号上再扎上一刀子，连之前负责攻击“威尔士亲王”号的壹岐春记大尉的中队也转过来攻击“反击”号。壹岐钻出云层，把高度降至400米，高射炮弹在他的两边开花，他禁不住想要往上爬，可是他必须再大大下降才能靠近舰只。飞到离海面仅仅不到40米的高度时他遇到了火网。壹岐在离敌舰大约550米的距离上释放了鱼雷，中了！“反击”号舷侧再次中弹。

英军的高射炮火接二连三地打穿他的机翼，他急转弯暂时保持与舰身平行。距离太近了，壹岐可以清楚看见那些身穿雨衣的英国受伤水兵躺倒在甲板上。在壹岐爬高等待其余6架飞机时，他看见又有1条鱼雷中的。他不知道这条鱼雷是他身后桃井敏光、田植良和谁发出的，鱼雷击中的部位都在“反击”号舰艏。

到14时02分，“反击”号已经累计被14条鱼雷和1颗炸弹击中，军舰已完全失去控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向右打转。坦南特舰长知道，军舰沉没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于是对着广播大声下达了弃舰命令：“全体人员准备弃舰，愿上帝保佑你们！”

乱成一团的甲板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底舱的士兵开始拼命地跑向甲板，军舰的倾斜使得在甲板上的所有人都无法站立。水兵在歪斜的甲板上奔跑，像青蛙一样纷纷跳入海中。一个人不慎一头栽进了大烟囱，放在平时，大家在哈哈大笑的同时，采取的第一动作肯定是救援。但是现在，所有人对此都视而不见，因为甲板上那些重伤号叫的水兵已经够多了。高射炮仍在怒吼，成千吨的海水从船体上被炸开的洞口灌了进来，救生圈从倾斜的顶部解了下来。随着庞大的舰体猛然一歪，甲板上所有人都踉踉跄跄地摔倒在舷侧。舷侧黏糊糊的，水兵滑来滑去怎么也扒不稳，船壳上密密麻麻的甲壳动物刮得他

们皮开肉绽。一个年轻的水兵尽力想往前挤，一个中尉沉着地告诉他：“注意，不要挤，我们全是走向同一个方向。”

坦南特上校紧紧抓住驾驶舵不放，他要与自己心爱的战舰共存亡。舰在人存，舰沉人亡，这是皇家海军的优良传统！几名军官和水兵奋力冲进驾驶室，不由分说把舰长架了出来，有人马上把一个救生圈套在他的头上。就在那一瞬间，“反击”号巨大的身躯仿佛被撕裂了，海面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浮在附近水面上的人员全部被吸了进去。海水淹没了众人，大家奋力冲出旋涡，坦南特上校得救了。

爱兵如子的坦南特上校被称为英国海军中“最杰出的水手”。他曾经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那时他的战舰被德军潜艇击沉，他死里逃生。他也曾作为皇家海军的滩头指挥官参加了那次举世闻名的大撤退，并因杰出的表现被称为“敦刻尔克的乔”。他拿着话筒反复呼喊“岸上还有没有不列颠的战士”，这也成为“二战”欧洲战场的经典语言之一。这次他也必须得救，要不将来怎么去参与指挥诺曼底登陆呢？

高射炮在军舰没入水中之前，仍然在发出怒吼，最后几发炮弹击中了壹岐中队的桃井敏光、田植良和驾驶的鱼雷机。这两架飞机飞上前去想就近看看热闹，却倒霉地被“反击”号最后濒死的一击击中。坠落的鱼雷机马上被军舰沉没掀起的巨浪吸进旋涡，成了“反击”号最好的陪葬品。

随舰记者布朗的手表定格在了12时35分，这是“反击”号开始遭到攻击的准确时间。布朗和坦南特，还有幸存的无数水兵，在温热的、浮着一层又黑又臭的燃油的海水里，苦苦挣扎。驱逐舰在漂满残骸的海面上择路而进，营救那些还有最后一点力气游上舷侧攀网的水手。

在1500米的空中，壹岐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惊讶地看着“反击”号在自己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这是真的吗？飞机哪能如此轻易就击沉一艘战列巡洋舰？但眼前的一切的确是事实。“万岁！万岁！”他举起双臂高呼，鱼雷机因失去操纵猛然往下一落，他马上醒悟过来，迅速抓起了操纵杆。

壹岐看见下面的海面上斑斑点点，那些都是落水的英国水兵，两艘驱逐舰正在打捞那些可怜的幸存者。壹岐根本没有想用机枪去扫射他们，那些英国人打得英勇极了，和自己一样很有“武士道”精神，他不忍心再对那些勇敢的人下手。壹岐认为，战争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行为，像他这样的普通士兵仅仅是参与者而已。他和那些浮在水面上的人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海面上的攻击还在持续，美幌队爆击队武田八郎率领的8架鱼雷机也在此时赶到战场。“反击”号已经在海面上消失，所有日机只剩下一个攻击目标，那就是号称不沉战舰的“威尔士亲王”号，它马上就要名不副实了。

远远看到“反击”号在海面上消失，菲利普斯中将已经预料到了“威尔士亲王”号即将到来的悲惨结局，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惊异和沮丧。中将怎么都无法相信，几万吨的钢铁巨兽，竟然对付不了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不知道此时他是否想起了半年前，5月27日，在英国海军围追堵截之下“含恨而逝”的另一艘德国不沉战舰“俾斯麦”号。

剩余的所有日机一窝蜂扑向奄奄一息的“威尔士亲王”号。舰上的大部分火炮已经被毁，动力系统瘫痪，顽强的炮手只好集中在仅余的几门高射炮旁边，用铁索和绳子拉动炮管顽强地向呼啸而来的日机射击。天空散发出一片黄色硝烟，炸裂的弹片像撒落的沙子一样，在周围的海面上激起片片浪花。

战斗打响之后，菲利普斯中将和利奇舰长一直站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直到此时，中将还不愿意接受巨舰即将沉没的现实。他以旗语向附近的“快速”号驱逐舰发出命令：“致电新加坡基地，派拖船来把我舰拖走。”可是他很快发现这一目标已很难实现。14时15分，绝望中的菲利普斯发出最后一道命令：“全体舰员给救生衣吹气。”

面对一群苦苦恳求他离舰的参谋和水兵，中将平静地说了声，“不，谢谢诸位”。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已从主桅杆上降下来了，菲利普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好像在拥抱着遥远的英伦三岛，又似乎在为自己的战败向祖国人民致歉。战舰下沉的速度更快了。“再见了，”人们听见利奇舰长在高喊，“感谢你们，祝你们幸运，愿上帝保佑你们。”从舰尾的通气孔里，传出陷在底舱里的水兵绝望的呼救声。幸存的官兵眼含热泪，一边默默离舰，一边向舰队司令和舰长行最后的注目礼。

通信兵沃德冲进了紧急控制中心，他看到劳森中校仍在试图挽救这艘军舰。蒸汽弥漫在这个唯一没有进水的引擎室里，通气系统失灵使船舱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劳森中校仍然没有放弃与其他各部通话的企图，他不断地拿起话筒，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上层指挥塔？”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反应。中校命令所有还能移动的士兵尽快离开船舱前往上层甲板，他本人则留在最后断后。离开的时候，沃德回了回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劳森，中校和他心爱的战舰一起永远留在了中国南海。

沃德和战友钻进了通向上层甲板的一条金属通道，通道里谁都没有说话，恐惧的气氛越来越浓。沃德前面的一名年轻少尉终于崩溃，他拒绝继续往前移动。沃德拼命推着他向前挪，终于穿过舱门来到了甲板上。这条通道只有23米长，沃德却感觉自己似乎花了一个半小时才钻过去。事实上他们在里面只待了3分钟。

大家不要忘记了第一个发现并发出“Z舰队”准确位置电报的“帆足机”，他们自始至终目睹了2艘英舰遭受攻击并最终沉没的全过程。此时此刻，他们正悠闲地停在空中，向西贡的司令部直播现场实况：“英军‘乔治五世级’战列舰向左倾斜，取90度航向逃遁中，舰尾发生爆炸，于14时30分开始慢慢沉没。”

14时50分，不沉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终于顶不住了。截至目前，它已经中了7条鱼雷和2颗炸弹。巨舰的舰艏高高翘起，尾部突然下沉，附近水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力之大，竟然将15米外一位军官的救生衣也撕掉了，这个旋涡里的无数英军官兵中也包括舰队司令菲利普斯和平时总是面带微笑的利奇舰长。巨舰的倾倒差点压翻了旁边挤满了幸存者的“快速”号驱逐舰。

半年前，5月21日，在与德舰“俾斯麦”号的殊死搏斗中，德军的一发380毫米炮弹曾经击中了“威尔士亲王”号的舰桥罗盘室，室内的人员非死即伤，仅舰长利奇上校毫发未损。这次也算是毫发无损，不过人彻底没了。

就在“威尔士亲王”号即将倾覆的一刹那，小心翼翼的沃德奋力跃向了“快速”号，不幸的是，他失败了，他掉进了浮着一层厚厚燃油的海水。沃德挣扎着浮出水面，他看到了终生难忘的一个画面：在“威尔士亲王”号最后露在水面上的尖端上，1名战友绝望地站在那里，突然间，一个巨大旋涡袭来，他一眨眼就消失了。沃德活到了92岁，此后60多年的岁月里，这个刻骨铭心的画面时常不受欢迎地出现在他的梦魇里，提醒他永远不要忘了那场该死的战争！

沃德和另外10个人一起抓住了一块浮在水上的大木头，四周传来哀叹、哭泣以及重伤士兵的呻吟声。水面上漂满了家具、箱子、船的碎片，还有书、笔记本和曾经被人珍藏的照片，还有那些阵亡战友的

尸体。沃德和同伴一声不吭，默默地看着曾经的“英国海军骄傲”在海面上缓缓消失。

“快速”号迅速放下了绳索，但是许多人由于全身油污抓不牢绳子，在接近获救的时候再度掉进了海里。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体力去挣扎，很多人就此沉入了大海。沃德是幸运的，他曾经学过一种单套水手结的打法，他抓住绳子在自己腰上打了一个结，他获救了！

被拉上“快速”号的甲板之后，沃德脱去了被燃油和海水浸透的衣服，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一名失去右腿的信号兵躺在他的旁边呻吟，其他地方也躺满了被烧伤或是被炸伤的士兵，到处是痛苦的呻吟和哭泣。沃德被送进了医务室，他放松地闭上了眼睛，脑海里那些悲惨、壮烈的画面和声音还在盘旋，他感到自己暂时安全了。沃德的心模模糊糊地飘得很远，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自己深爱的父母和妻子。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沃德庆幸在如此惨烈的一场大战之后，他还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海面上一下子平静下来，四处都是在油污中挣扎的水兵。“快速”号拉响了凄凉的汽笛，向已经在海面上消失的两艘巨舰致哀。最终，“反击”号1309名官兵被救起来796人，其中也包括坦南特舰长。“威尔士亲王”号1612人被救起1285人，菲利普斯和利奇舰长都不在其内。所幸的是，两舰在沉没时都没有诱发大爆炸——连万能的上帝都对那些英勇的水兵动了恻隐之心。

那些完成攻击的日机迅速撤离了战场，它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炸弹或鱼雷去攻击那3艘驱逐舰，甚至没有多余的机枪子弹去扫射那些在海水中挣扎的水兵。已经捞到了大鱼，就慷慨地放过那些小虾米吧。必须尽快返航，因为从早晨出发寻找“Z舰队”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几乎所有飞机都只剩下返程的燃油。

返航途中的高桥得到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已经被击沉的消息，他的心底突然涌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英国海军就好比世界的老大，他们曾经是我们无比崇拜的老师，而今却完全被我们打得体无完肤，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他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但泪水还是很快模糊了他的双眼。

就在他的不远处，壹岐也在为已经战死的两位部下桃井和田植黯然神伤。他知道自己发射的那条鱼雷击中了“反击”号，这就说明身后那两位肯定是一中一不中的。但最后在向上级报告战果时，他说那两条最先命中敌舰的鱼雷是两个已死的战友发射的。也只能为他们尽这点心意了。

壹岐中队着陆时，欣喜若狂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冲上前围住了每架飞机，把机组人员抬出来抛向空中。在摆脱了战友亲昵友好的折腾后，壹岐对身边的一个飞行员说：“在我们俯冲攻击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放下鱼雷。那条船真美，多美的一艘船啊！”

还有一架日机在战场上空得意地盘旋，好像在向留下来执行艰巨营救任务的英军驱逐舰发出信号：“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它就是那架可恶的“帆足机”，他们向西贡播发了最后一条现场消息：“‘反击’号于14：20左右，‘英王乔治五世级’于14：50左右爆炸沉没。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正在致力于落水士兵的营救。”发完这封电报后，“帆足机”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战场。在这场围剿“Z舰队”的战斗中，“帆足机”可谓厥功至伟。

不过他们也没有得意很久。1942年3月，“帆足机”在返回中国更新装备的航行中遭遇恶劣天气坠毁，帆足和鹫田双双毙命。

从三巴旺机场起飞的6架英军战斗机到达战场上空时，“反击”号已经不见了，5分钟后，“威尔士亲王”号也沉入海底，这些战机恰似来为“不沉战舰”送上最后一程。它们速度太慢，连日本最后边的鱼

雷机也追不上。无奈之下，只好在那些死里逃生的水手头上盘旋，摇晃着翅膀给他们打气。

看到自己的飞机来了，浮在水面上的英国水兵纷纷向空中挥手，有人伸出了拇指以示不屈。这一情景给飞行员维戈斯上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我看到许多人虽然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却像在度假时一样向着低空飞行的飞机招手欢呼，甚至开着玩笑。我感动极了，我从这里看到了比人类本性还要高尚的东西。”

“Z舰队”折戟沉海的消息震惊了新加坡。当天晚上，当驱逐舰靠拢樟宜海军基地，把2800名死里逃生的水兵送上岸时，留在岸上的“Z舰队”参谋长帕里泽少将老泪纵横。皇家空军司令普尔福特少将也出现在码头上，他在迎接浑身又脏又湿、受了惊吓的坦南特舰长时抱歉地说：“我的天！我希望你不要因此而责怪我，我们甚至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参加南方作战的日本海军与对手美国亚洲舰队、英国远东舰队、荷兰远东舰队、澳大利亚舰队相比，在1941年11月之前其实力并不在盟军之下，更何况盟军舰队中没有一艘能够和“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相抗衡的战舰。然而就在这种兵力对比有利于日军的形势下，“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突然出现，造成了战场上的相对均势。前面可以看出，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近藤面对这两艘巨舰，几乎丧失了克敌制胜的信心。而今完全可以说，在马来海面一举击沉英国巨舰的日海军航空兵所建立的功勋，一日之间挽救了南方战役的整个战局。在没有英国主力舰的南洋海面上，日本再也没有部署“金刚”级战列舰的必要，以重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就完全可以纵横驰骋，胜任所有的战斗任务了。

相对于英军的惨重损失，日军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参加战斗的75架攻击机中3架被击落，1架重伤迫降，2架重创，27架受伤，21

名飞行员战死。两艘英国战舰对空炮火的平均命中率是41%强，这一高命中率也的确令人吃惊。

日军的攻击效率更加惊人。有15架鱼雷机对“威尔士亲王”号发动了攻击，命中7条鱼雷。多达35架鱼雷机攻击了“反击”号，1架飞机发射失误，发出的34条鱼雷命中目标的有14条。合计攻击效率43.8%。实战效果竟然超过了平时训练的成绩，日海军航空兵的高效率让整个世界都瞠目结舌。如果菲利普斯中将灵魂尚存，恐怕也会对如此高的攻击效率不吝赞美之词吧。正如丘吉尔所言：“日本人在空战方面的效率，被我们和美国人大大地低估了。”

鱼雷机有高命中率，除了日本人技艺高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在英国人一贯鄙夷为只会模仿的日本人取得的进步，已经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英国笨拙的“剑鱼式”鱼雷机是在时速170~185公里时发射鱼雷的，平时的训练已经使英舰上的炮手习惯了这一节奏。而日本的鱼雷机是在时速为270~350公里时发射鱼雷。就像NBA规则24秒进攻首次为外人所知时，很多人认为录像机快播了一样。这一惊人的速度导致英舰上的炮手在激战中校时不准，从而手忙脚乱，收效甚微。

“长门”号战列舰上，几乎逢赌必赢的山本终于输了，却输得无比畅快。三和用赢来的10打啤酒与旗舰上的官兵彻夜狂欢。在塔拉托和珍珠港，坎宁安和山本分别证明了用飞机可以击沉静止中的战列舰。现在，曾经的海上霸主大英帝国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在关丹附近的那片水域，他们耻辱地让日本人证明，用飞机同样可以毁灭一支高速运动中的舰队。山本的欣喜还有一层因素，马来海战与珍珠港的不宣而战不同，在这里，他的部下以堂堂正正的正面交战取得了光明正大的辉煌胜利。让他更为高兴的是，他之前已经为“航空优先”的理论呼吁了20年，始终有人表示怀疑，这次海战为他的主张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绝佳证据。

尽管在围剿“俾斯麦”号时英国皇家海军已经使用了航空兵，但历史上仍然将马来海战看成是航空兵以航行中的战列舰为交战对手并最终将其击沉的首次战例，从而使规模不大的马来海战成为海战史上划时代的经典战例。“威尔士亲王”号和菲利普斯中将以生命为代价告诉大家，大型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以航母为核心的空中打击主导海战的时代终于到来了。自诩为海军老大的英国海军首脑之前对战列舰能被飞机击沉的说法全都嗤之以鼻，这种想法到1941年12月10日戛然而止。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威尔士亲王”号不幸战沉的前6天，另一艘号称不沉的超级战列舰加入现役。这艘山本的新旗舰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对于日本海军来说，不能不说是绝妙的讽刺。恰似老酒砸锅卖铁，历经千年打造了一把世间无敌的宝剑，所有可能与之拼杀的武器，无不败于其下，可是敌人来了，手里却端着冲锋枪——悲摧呀！

12月12日，裕仁为马来海战的辉煌胜利向山本五十六赐予如下敕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海，扬武威于中外，朕特嘉奖。”

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正在打开一只箱子的丘吉尔拿起了床边的电话，里边传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庞德爵士有点奇特、略带咳嗽的声音，似乎在扼制涌上心头的某种情绪，沙哑的声音最初甚至听不清楚：

“首相，我不得不向您报告，‘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我们认为被飞机击沉的，汤姆·菲利普斯已经淹死。”

“您确信这是真的吗？”丘吉尔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

“毫无怀疑余地，阁下。”庞德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丘吉尔痛苦地放下了电话。“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沉重和痛苦的打击，”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幸亏只有我一个人。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更直接的打击。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那可怕的消息仍然在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的主力战舰了。至于珍珠港幸存的美国军舰，它们正在急急忙忙地驶回加利福尼亚。在广袤的海洋之上，目前日本人独霸，而我们是那么地虚弱和无处躲藏。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都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

刚刚接替迪尔爵士出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的艾伦·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对这次巨大的损失做出了如下总结：“这意味着从非洲往东，经过印度洋和太平洋至美洲大陆，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制海权。”

英国军史学家富勒的话更是贴切：“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可能性也同‘威尔士亲王’号一起消失了，它现在成了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

中国“不著名军迷”青梅煮酒海军预备役中尉（自诩，没证）的话，可能也有一丁点道理且更加直接：随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接连丧失，马来亚和新加坡陷落的命运已经注定。

此前，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美空军主力已经在日军的猛烈打击下损失殆尽，“Z舰队”的覆灭更是雪上加霜。这样在开战仅仅3天之内，远东盟军的三大打击力量全部支离破碎，至此日军南方作战大局已定。值得一提的是，完成上述艰巨任务的，无一例外是联合舰队麾下的海军航空兵。

12月11日，新加坡各大报纸再次刊登了“威尔士亲王”号的大幅照片。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照片加上了象征哀悼的黑框。

一周之后的12月18日拂晓，壹岐春记在执行任务途中再次驾机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沉没的水域经过。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壹岐撒下了几束美丽的鲜花。壹岐的这一举动博得了西方舆论的普遍赞誉，他也因此被称为极为罕见的“具有绅士风度的日本军人”。

壹岐幸运地活到了战后。许多年后，每当回忆起那场围剿“Z舰队”的殊死搏斗，他都会忍不住泪眼婆娑，如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在我们进行俯冲攻击的时候，我真不忍心放下那条鱼雷。”

“多么美丽的船！”壹岐喃喃地说。

长驱直入

战争已经打响！突如其来的变故完全出乎马来亚英军司令官阿瑟·帕西瓦尔中将的意料：日本人简直吃了豹子胆了。

虽然举止无奇，貌不惊人，但在大多数人眼中，珀西瓦尔被认为是英国陆军中最有前途的军官。总参谋长迪尔爵士认为，“他有着非凡的能力，广泛的知识，良好的判断力，是快速准确的工作者”。帕西瓦尔参加过“一战”，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为他赢得了2枚战斗勋章和1枚十字勋章，这在英国军官中实属罕见。在他的个人评语里有着如此的赞美语言，“他被认为具有坚强的性格和超人的胆略”。“一战”之后，出类拔萃的帕西瓦尔被选拔到皇家参谋学院受训并执教，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由于多次得到上层的高度赞誉，人们普遍认为，他未来很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总参谋长。

更为难得的是，帕西瓦尔对马来亚和新加坡都非常熟悉。早在1936年，他就曾以上校军衔担任马来亚英军参谋长达4年之久，是英军中颇负盛名的“马来通”。如今远东战云密布，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4月，帕西瓦尔临危受命，再次来到马来亚出任英军司令官，很快晋升为陆军中将。

但有人不那么认为。在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眼里，帕西瓦尔是一个在外交场合谈吐儒雅，非常富有魅力，但在战场上谨小慎微、优柔寡断、悲观消极的人，“遇见问题首先考虑困难，且眼中的困难远远大于希望，没有什么野心、特色和信念”。熟悉了解他的人认为，他缺乏足够的决断力，缺乏将手下那支五花八门的队伍凝聚起来的气魄。一个高明的领导最大的本事不在于他本人去干多少，而在于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老帕缺少的恰恰正是这个。

身材高达2米的帕西瓦尔长着两颗爆出的门牙，被手下人私下起了个不雅的外号叫“兔牙”。从这也可以看出，至少属下对他不够尊敬，换个角度说，就是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兔子与老虎肯定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一只孱弱的兔子连给猛虎塞牙缝都不太够，所以帕西瓦尔这次遇上山下奉文也算是倒了血霉了。这次远赴马来亚任职，帕西瓦尔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上将一样没有带夫人来。不过人家金梅尔是怕带夫人去影响工作，而帕西瓦尔则是认为日本进攻在即，带夫人来这里确实不太安全，言外之意就是马来亚不一定能守得住。作为司令官本人就信心不足，还能指望这仗能打得精彩吗？

不过有一点帕西瓦尔的判断绝对正确，就是日军绝不会贸然从海上攻击新加坡，而是肯定会在马来半岛的北部登陆，或者在泰国南部接壤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设置据点，然后一路南下从背后对新加坡下手。中将认为，即使同日本发生了战争，只要能坚持从本国赶来增援舰队所需要的两三个月时间，以后就不成问题了。

日本人已经登陆并迅速前出到泰马边界。鉴于北方航空作战遭受重大损失的实际情况，帕西瓦尔司令官立即发出了第一道命令：“所有空军南撤至新加坡，今后禁止在白天出动轰炸。”这就预示着在马来亚北部作战的英军从此失去了空中支援。

12月10日，帕西瓦尔下令成立了“远东战争指导会议”，并在同一天对马来亚的英军发表了特别通告：“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英帝国正注视着我们，战争可能是长期而残酷的。但我们要坚决应付任何事态，以证明我们是值得信赖的。”在日军刚刚登陆尚未站稳脚跟的头三天里，恰恰是英军应该做出快速反应的关键时刻，但帕西瓦尔所做的不过是发表通告和召集会议而已。

在新加坡郊外的高尔夫球场旁边，帕西瓦尔下令设立了陆、海、空军联合司令部，每天从早上9时到11时召开长达2个小时的“远东战

争指导会议”。虽然名字是战争会议，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军事将领，驻马来亚的英国代表、澳大利亚代表、新加坡总督等行政官员悉数到场，会议完全开成了一个杂烩。

第一天的会议就不顺利，不该来的闲人来了一大堆，本来该来的远东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却没来，他带着“Z舰队”北上攻击日军的登陆船队去了。当天下午就有噩耗传来，被寄予厚望的远东舰队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菲利普斯本人统统被日本人送入了海底。空军已经龟缩到半岛南端，现在被寄予厚望的海军又没了，失望和不祥的情绪已经在守军中迅速蔓延开来。

前方激战正酣，后边的会议照开不误。12月11日的会议结束后，忧心忡忡的澳大利亚第八师师长贝内特少将向帕西瓦尔提出了建议：“对不起，阁下，战争是无法用文件和会议来打赢的，我们有必要立刻重新整顿战线和集中兵力。”少将认为这种毫无效率的会议不过是浪费时间，提出中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战争指导会议，最少也要改成纯粹的作战会议。

在贝内特少将眼里，日军士兵并非像英国人说的那样弱不禁风。他们之前已经接到来自东京的反映日本陆军战斗力超强的有关情报。1940年，澳第八师来到马来亚设防时，每个士兵都收到了一本小册子，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军人的残忍可怕：

日本军人经过了严格的训练，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身体忍耐力超乎常人，并且极其善于麻痹对手。他们在马来亚部署了强大的间谍网，拥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日军突击山林地带速度极快，即使几天断绝食物也能行动自如。类似马来亚这样的密林国家，对付如此敏捷的日本军人绝对不能靠防守，一旦遇敌必须主动出击。因此全军将士必须加紧进行丛林作战训练。

非但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贝内特还从战术角度出发，向司令官指出了马来半岛兵力配备上的弱点。

马来半岛的防御以英印第三军和澳大利亚第八师为核心，部署有英军总兵力的2/3，总人数约58000人。即使拿出一半的兵力集中起来，与山下的先遣登陆部队大约17000人——实际上佗美支队的5500人在东线——进行对掐，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绝对够山下喝一壶的了。

但半岛英军的具体部署却是：沿西岸的泰马国境附近有第六、第十五英印旅，统率他们的第十一师司令部在双溪大年，往南在怡保有第三军的预备队第二十八英印旅，在吉隆坡有第九英印师及第三军司令部，再往南在波德申有马来英军司令部直属的第十二英印旅。因为预计日军的主攻方向是西线，因此东线的防御力量比西线稍弱，部署也更加分散。英印第九师所属第八旅在哥打巴鲁，第二十二驻关丹。担当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防御的是澳大利亚第八师，其中师司令部和第二十二旅在东南岸的丰盛港，第二十七旅配置在柔佛州中部的居鑾地区。

这样从兵力配置上看，半岛上的要害部位基本上都控制起来了。英军的设想是利用半岛上有利的地形进行固守，但事实结果却导致了兵力和物资的极度分散。虽然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种分兵据守造成了其在局部之任何一点，兵力最多也就5000人，便于日军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贝内特少将指出，这种类似撒胡椒面似的防御，犯下了“处处皆分兵把守、则处处皆无守”的兵家大忌。要想打退敌人的进攻，就应该设定决战的战线，把兵力集中在那里进行决战或者实施反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以英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真的打一场遭遇战的话胜负还真未可知，至少死也可以死得悲壮一点。

“No, No。”帕西瓦尔司令官漫不经心地摇了摇头，“请再看一下马来亚的地图。在半岛能够大规模调动兵力的路线只有几条，特别是沿东岸的干线公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而且道路很窄，集中大兵力是不可能的。即使‘斗牛士计划’未能实施，我们如此布置各部守军且战且退，敌人却不断削弱，在到达柔佛巴鲁之前会逐渐把兵力消耗掉的。这对于后面我军在柔佛州开阔地带构筑防线和后续的新加坡要塞防守战具有极大的好处。”这种理论似乎很科学，但是帕西瓦尔应该清楚，他的部队已经失去了制海和制空权。防御部队的后路一旦被切断，就难逃灭亡或被赶下海去的命运。

“这是有疑问的，阁下！”贝内特少将担忧地回答，“我们澳大利亚有句格言：狼所养育的一头羊，比羊所养育的一百头狼还要厉害。”

对此帕西瓦尔依然是不置可否，真可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贝内特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就在这一天，英军自认为能够坚守3个月的日得拉防线，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短短3天内即告失守！

对面的山下奉文可没有时间停下来开会。原来最担心的是能否顺利登陆，现在安全上岸了，山下又有了新的担忧。第一个问题是，尽管从地图上看马来半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河流，但经过事先详细侦察后发现，前进道路上实际需要跨越的河流有250条之多，相应需要攻占的桥梁也就有250座。山下最担心的是英军边打边撤，同时把这些桥梁全部破坏掉，那样势必大大影响日军的进军速度，果真那样，猴年马月才能打到新加坡？第五、近卫两个主力师团都是机械化师团，机械化部队最大的优势只能在有路有桥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况且在此期间，新加坡的英军肯定会源源不断地得到增援，时间和速度成为日军目前最大的敌人。

山下的第二个担心是兵力。目前能够投入进攻的，只有在宋卡和北大年登陆的第五师团的3个联队，以及在哥打巴鲁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的1个联队，加上军司令部以及辅助人员约26640人，其中战斗部队只有17230人。山下预计，马来半岛上的英军有80000人之众，按照“攻防双方兵力三比一”的惯例，现在反而是倒过来了，如果与英军正面相遇打阵地战，日军绝无胜算。而且进击的道路狭窄，只能容两辆车并行，如果英军封锁道路并在侧翼布置阵地，以纵列前进的己方就要受到英军的三面夹击，甚至有被切断包围的危险。按部就班逐步攻击前进，日军的确就会像帕西瓦尔预料的那样，在攻击中逐渐消耗掉所有的力量，再而衰三而竭四而没，消失在马来亚的茫茫丛林之中。

山下认为，克服上述困难的方法只有两个字：速度。就是永不停息地从中央突破，以最快速度向前挺进，不给对手丝毫的喘息之机。为此，他亲自来到了即将出发攻击的第五师团先遣队。堂堂中将军司令官直接对一个小小中佐挺进队长下令，这在日军以往的战例中实属罕见：

“德国的闪击战是从中央楔入敌阵，而以两翼迂回进行包围。我们这里则是从公路上一直硬钻到柔佛巴鲁去。不必包围敌人，将残敌交给后续部队去收拾。这不是闪击战，是电钻战！一辆车停下就扔掉一辆，两辆车停下就扔掉两辆，遇到的不论是友军还是敌人，都要义无反顾地超越过去，只管挺进！受到侧射和背射都不许停车应战！”

接受任务的是佐伯静夫中佐率领的搜索挺进队，共有581名官兵。佐伯和铃木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看起来仕途似乎并不顺利。人家铃木都干到中将参谋长了，自己还只是个小小的中佐。这次一定要拿出点战果，让大家看看我佐伯也绝不是吃素的。

哪里有战斗，哪里最危险，哪里最能出风头，哪里就有最勇猛的辻政信。他早先于山下来到了挺进队。山下发布命令之后，准备随挺

近队出发的辻政信再次进行动员：“如果此次攻击失败，必然导致两军在国境线上长期对峙，那样则必须改变全军的作战计划。这一战关系到全军的信任 and 希望，诸位，即使全灭也要继续前进。”——这话说得，人都没了还怎么前进？

12月10日凌晨，佐伯和辻政信率领挺进队趁着夜色朝着南方的国境线进发了。挺进队配有10辆中型坦克，以及装甲车、卡车、小汽车等快速移动工具。10辆坦克冲在最前边，装甲车部队紧随其后。由于车上已坐满了人，很多步兵和工兵大半个身子都露在车外面，像铃铛一样半挂在车上晃来晃去。当天傍晚，挺进队已经推进到英军重兵把守的北部防线——日得拉防线前沿。

泰马边界以南大约30公里的日得拉防线是防卫马来亚的第一道屏障。帕西瓦尔司令官认为，这条坚固的防线必须至少阻挡日军3个月以上，于是在此部署了重兵把守。除了原来驻防的第十一英印师的第六、第十五旅之外，作为第三军预备队的第二十八旅主力也从怡保顶了上来，兵力合计有8个营。第十一师师长马莱雷恩少将向第十五旅旅长盖雷特准将发布的命令是：“在吉打北方5公里处的阿森镇坚守到12日。”

从表面上看，英军的日得拉防线似乎是固若金汤，实际上处处不尽如人意。由于承担工程的吉打州政府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导致工程建设拖拖拉拉，以至于在日本人来到面前的时候，工程完成量还没超过一半。未做好战争准备的防线绝非这一条，整个马来半岛上，被帕西瓦尔点头认可的防御工事竟然一个都没有！

从8日开始马来亚北部一直暴雨不断。守军的8个营中只有2营英国兵，那些印度兵根本没有接受过丛林战训练，很多人甚至连坦克都没见过。之前他们早就听说，那些日本人尽管个子矮小，打着粗粗的绑

腿，但个个是不怕死的超人。还没有看见敌人，那些印度士兵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

由于西边不远处的亚罗士打机场已遭到日军轰炸，军中无端开始流传着日军空降部队即将来袭的谣言，每次一有谣传印度兵就四处乱跑。对此英国军官进行了调查，才知道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印度兵把高射炮炮弹爆炸的烟雾当成了降落伞。在英国军官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后，这些印度兵仍然是半信半疑，稍有动静就会像鸵鸟钻沙子一样钻进帐篷，仿佛日本人的子弹打不透帐篷似的。

12月11日13时，佐伯挺进队开始攻击英印军第十四旁遮普团一营的阵地。雨下得很大，沿着道路英军部署有反坦克炮、机枪和装甲车，但却四处找不到人影。原来那些印度士兵都躲到了橡胶林中的帐篷里避雨去了。“打！拔掉挡路的钉子！”随着佐伯一声令下，冲在最前边的10辆坦克一齐开火。对于英军的工事统统用坦克炮予以摧毁，对那些惊慌失措跑出帐篷的印度兵，则用7.7毫米机枪予以扫射。那些第一次见到坦克的印度兵惊恐万分，有趴在泥土上跪拜求饶的，有转身就跑连鞋子都跑丢了的，能够坚持作战的只剩下少数的英国人，第一营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溃败。不但如此，溃兵还连累了后边防守阿森的第一廓尔喀团二营，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就跟随前面跑回来的溃兵钻进路旁的森林里向南溃逃。

佐伯挺进队11日夜暂停前进进行了整顿，并于12日早上5时50分在吉打镇北方约1500米的地方继续攻击前进。接到日军在防线中部打进一个楔子的报告之后，英军司令部连夜从防线两端调来部队试图围歼这股日军。英军的猛烈反击导致佐伯挺进队不得不暂时止步，后续第五师团冈部贯一大佐的第四十一联队和渡边纲彦大佐的第十一联队迅速赶来增援。由于道路狭窄，兵力无法充分展开，随后赶来的第九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少将准备命令两个联队从两翼包抄发动进攻。进攻

的命令还未下达，到了19时30分，日得拉防线上的英军戏剧性地开始了总退却。

日军突破日得拉防线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死亡27人、受伤83人，合计110人。英军具体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弃械投降和逃入丛林逃跑的兵员在3000人以上。那些逃入丛林中的士兵在密林中躲避数日后饥饿难耐，又纷纷跑出来向日军的后续部队投降，这些人大多数是印度士兵。

让日军颇感意外的是，英军仓皇撤退留下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总计有野炮50门，重机枪50挺，卡车装甲车约300辆，还有大量的汽油。遗弃的弹药给养可供一个师团3个月之用。在橡胶树林的那些英军仓库中，堆满了烟草、饼干、罐头等物。那些日军士兵所携带的干面包在暴风雨中早就被泡化了，很多人是忍着饥饿在进行战斗。这下可好办了，那些需要急速前进的日军士兵把枪斜挂在肩上，以双手尽量带走一些罐头与烟草等物，便急急地上路向南前进了，边走边称赞说：“丘吉尔的给养真是美味极了。”

随挺进队一同前进的辻政信原来估计，突破日得拉防线至少要付出1000人伤亡的代价，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让他对英军衰弱的抵抗感到惊讶。颇有心计的辻政信提审了一位被俘的英军工兵军官：

“你认为你们这条防线能够固守多久？”

“由第十一师全力防守，我相信至少能守3个月。”

“理由何在？”

“道路两侧的丛林与沼泽构成了天然的障碍，这些工事费了我们6个月的时间才构筑完成。据说中国军队很弱，也没有什么先进武器，可是日军在华作战4年还没有把他们征服，所以我们认为日军并不是很难对付的敌人。”

后来辻政信讥讽地报告说：“我们现在已经摸透了敌人的战斗力。”刚刚发生的战斗证实了他在《作战必读》中对那些印度、马来亚士兵的预言：“虽然军官是欧洲人，但军士和其他士兵几乎都是当地人，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团结意识几乎为零。”

英军的总退却也事出有因。两军刚刚交手，第十一师师长马莱雷恩少将就在上午8时向第三军司令官希斯中将要求后撤50公里。当时希斯中将正在开往新加坡的火车上，无法接收前线发回的电报，急于撤退的马莱雷恩就将电报直接发给了新加坡的帕西瓦尔司令官。帕西瓦尔认为“这样过早而且长距离的退却会给全军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断然拒绝撤退并严令第十一师据险坚守。马莱雷恩在19时30分再次发出要求撤退的电报，然后不等司令部回电，擅自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兵败如山倒。在马莱雷恩身边，整个晚上道路和丛林中四处都是英印军的溃兵。因为跑得太快加上路又很熟，天亮时他们似乎已经听不到日本人追赶的声音了。惊魂未定的马莱雷恩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属下：第十五旅只剩下600人，第六旅溃散了一半，情况最好的第二十八旅也整整损失了1个营。

刚刚结束的日得拉攻防战某种意义上成了今后在马来亚一系列作战的缩影：英军一路狂逃，边跑边破坏道路和桥梁，日军士兵涉水过河向前渗透追击，工兵们尽快能修复被炸毁的桥梁，然后坦克猛冲向前充当开路先锋，一直冲到下一条桥梁被炸的河流旁边。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一路玩命狂追的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了北部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并迅速抢占了位于附近的硬地机场，为第三飞行集团陆军航空兵的进驻创造了有利条件。出乎日军意料的是，这处极端重要的机场竟然损毁轻微，机场内英军遗留的弹药堆积如山，仓皇逃走的英军竟然

连这些都来不及销毁，房间里的餐桌上还摆放着做好的饭菜——其饭尚温。更为难得的是，周围的橡胶树林中堆放着上千桶优质的航空汽油，这对于马上将要进驻的日军战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礼物。

当天中午，第三飞行集团的战机便成功降落在亚罗士打机场。第二天清晨，一个日军战斗机中队和一个轻型轰炸机中队加满英军留下的燃油，装上英军馈赠的炸弹从这里起飞，气势汹汹地去轰炸那些溃败中的英国人了。吉打省的4个机场很快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讥讽地将之命名为“丘吉尔机场”。日军飞行员表示，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建造的那些简易机场，无论是设备还是跑道真不能与这些豪华的“丘吉尔机场”相比。

随后第五师团冈部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接替佐伯挺进队，担任先头部队继续追击溃败中的英军。一直随先头部队攻击前进的辻政信在13日晚间腿部中弹负伤，这是他在1931年淞沪抗战在上海首次负伤之后的第四次。辻政信的确命大，按他到哪里都是冲锋在前的风格，换别人早死八回了，这家伙愣是活到了战后。

14日早晨，辻政信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了一群被俘的印度兵，他们围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谈笑自若。这时一个被俘英军军官被押了过来，40多个印度兵看到他便非常虔诚地一起起立，恭敬地向那个军官敬礼，充分表现出印度人在饱受战火之余，还处处以欧洲强人的奴隶自居。这种出自本能的举动让辻政信鄙夷不已，也深深感到日本“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亚洲人不但必要，而且具有深刻的意义。

前方攻击异常顺利，河村指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主力于12月17日占领了航空基地双溪大年，并对该基地进行了修整。19日第三飞行集团的一个战斗机战队、两个轻型轰炸机战队就挺进到这里。22日，营原的飞行集团司令部也前出至此地。

同样在13日，占领哥打巴鲁之后的佗美支队一路攻击前进，占领了马来亚中部东海岸的瓜拉丁加奴机场，日军战机随之进驻。至此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已经覆盖了整个马来半岛。日军两路攻击部队快速挺进，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

12月16日，山下率第二十五军司令部进驻吉打省首府亚罗士打，随之就召开了作战会议。鉴于目前战况进展顺利且远远超过预期，辻政信立即调整了下一步作战的日程表：12月28日进入霹雳河、占领槟榔屿（第五师团）；12月28日至1942年1月1日占领关丹（佗美支队）；1月7日渡过霹雳河；1月17日占领吉隆坡；1月27日占领柔佛州；2月11日（纪元节），近卫师团、第五师团及第十八师团集中兵力攻占新加坡。

尽管不少人对这一时间计划表示怀疑，但山下立即予以批准。会议决定军主力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沿西海岸向吉隆坡方向攻击前进，佗美支队占领关丹后迅速向吉隆坡方向及金马士方向挺进，策应主力作战。第十八师主力在宋卡登陆后暂时待命，尔后伺机在马来半岛东南沿岸的丰盛港附近登陆，随后向柔佛巴鲁推进，切断半岛英军主力的退路，以便在柔佛以北、吉隆坡以南地区将英军主力同新加坡守军分割开来全部围歼。

从12月8日开始，战略要地槟榔屿每天都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12月15日清晨，第五师团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的两个中队配属炮兵一个中队与一部工程兵，使用当地的小舟对槟榔屿实施偷袭登陆，岛上守军在日军登陆之前已逃得无影无踪，日军未损一兵一卒顺利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岛上英军遗留下许多武器、弹药和船只，还有一个完好无损的电台。在岛上旅游胜地极乐古寺，日军士兵看到，由东乡平八郎和乃木希典当年游览该寺时题赠的匾额，仍然高高悬挂在那里。

建有大型航空基地的槟榔屿失守，彻底消除了英军从印度、缅甸方向对马来守军进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自此日军可以充分发挥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利用在槟榔屿缴获的英军约20多艘小艇，加上从宋卡陆运过来的汽艇约40艘，以大队规模的部队不断在西海岸英国守军的背后进行登陆迂回，策应日军的正面进攻。那些正在抵抗的英军发现后方突然出现了日军，往往不辨规模便惊慌失措，从而加速了溃败。

为此，丘吉尔对后来出任ABDA四国盟军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和帕西瓦尔大加斥责：“西海岸的控制转给日军之手，而日军在该方面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为什么我海军不用驱逐舰、潜艇或飞机阻止敌人的前进呢？”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在日泰双方顺利达成谅解之后，进驻曼谷的近卫师团已经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使命。寺内下令近卫师团迅速脱离第十五军建制，重新归建第二十五军麾下。自12月11日开始，近卫师团分别乘火车和汽车从陆上向马来半岛疾驰而来，并捎带了大量从泰国采购的自行车。师团万余名官兵5天之内长驱直入1100公里，师团长西村琢磨于23日进入亚罗士打。师团主力前进到太平附近，磨刀霍霍准备下一步的作战。

英军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后，日军运输船队在马来半岛以东海域已是畅通无阻，一船又一船的日军士兵被运抵宋卡和北大年港口安全卸载。唯一找过日军麻烦的竟然是一艘从荷属东印度来的荷兰潜艇。12月11日夜间，科泰纳海军上尉趁着夜色，在北大年附近海域朝着日军的4艘运输船发射了鱼雷，可惜无一命中，这艘倒霉的潜艇反而在第二天误入英军事先布下的雷区触雷沉没。这样，以坦克部队和第五师团车辆为主的第二批输送部队于16日在宋卡登陆后迅速跟进，得到持续增援的日军攻击力丝毫未减。

从12月10日起，英军几乎不断地沿着西海岸退却。一些路障或者被日军坦克大炮清除，或者为边界丛林中渗透进来的日本步兵从侧翼攻克。马来亚北部地区司令希斯中将希望死守霹雳河，但是沿北大年斜刺里杀入的日军包抄了这条防线。日军使用在槟榔屿缴获的小艇从海上展开翼侧战斗，把霹雳河后面的一个坚固阵地金宝包抄了。

进攻不轻松逃跑也累。英军旁遮普二营指挥官迪金中校在溃败中沮丧地说：“我们整个营的人马都快要累死了，指挥官现在的任务就是让士兵休息一会儿，无论如何也要休息。这3个星期我们已经连续撤退了280公里，仅仅休息过3天而已。军队士气低落，死伤达250人，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相比而言，迪金的损失还算是少的。在整个金宝攻防战后，英印第十五旅的兵员减少到了421人，第二十八旅减少到750人。死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或溃散逃入丛林或成为日本人的俘虏。

马来亚北部的战局急剧恶化，发往新加坡的全是英军节节败退的坏消息。惊慌失措的帕西瓦尔在14日电告贝内特：“敌人也许从海上来进攻新加坡，能否把在柔佛州的澳大利亚部队调一部分来保卫这里。”

“敌人在陆地上，在海里出现的只有鲨鱼！”愤怒的贝内特再次提出整理北方战线的主张，但中将和以前一样说“No”，“变更半岛的部署，分担区域的编组很复杂，困难太多。丘吉尔首相指示说，要把确保新加坡岛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之前不久帕西瓦尔曾经收到丘吉尔发来的密电：“防守新加坡及各要塞的兵力，不能调遣或者部分调遣至马来半岛。就其重要性而言，目前没有比新加坡要塞更重要的了。不得有误！”

“那么，把全部兵力集结到岛上来如何？”贝内特少将调侃道。

“岛上？没有那么多兵营啊，人都来了怎么住？”帕西瓦尔首先想到的还是困难。

贝内特对司令官的话简直是哭笑不得。也可能前边说“No”太多了，最后见到山下奉文的时候，帕西瓦尔只会说“Yes”了。

12月25日，第二十五军司令部进驻太平。此时以第五师团安藤忠雄第四十二联队为基干的先锋部队，已经在瓜拉江沙附近渡过霹雳河，逼近南方军事重镇怡保。28日，已经与第五师团齐头并进的近卫师团先头部队冲入怡保，占领并修复了该地的机场。

占领瓜拉丁加奴的佗美支队下一步攻击目标是半岛东岸的战略要地关丹。尽管关丹港短狭水浅，并无多大利用价值，但其郊区有一处设备完善的机场，驻守这里的是英印第二十二旅。佗美支队于12月29日在关丹附近与敌接触，并于12月31日晨开始向关丹发起全面攻击，关丹很快落入日军之手。守军顽强退守飞机场及周边地区，正面攻击未果的佗美支队分兵迂回，切断了机场守军的退路，并通过丛林从西面向英军发起攻击。到1942年1月3日夜，日军全歼第二十二旅，连英军旅长都被俘虏。机场稍作修葺之后，驻哥打巴鲁机场的日机随即前移。

由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联队联队长木庭大大佐指挥的木庭支队原计划由海路在关丹登陆，由于佗美支队向关丹的推进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很多，木庭支队便改变原来计划，在哥打巴鲁登陆后从陆路南下，1月上旬进到关丹与佗美支队会合。随后佗美支队改向西方行进，于1月25日到达吉隆坡，木庭支队在得到佐伯支队的支援后向南挺进占领了丰盛港。

日军的穷追猛打使得英军一路溃逃疲于奔命。论人数英军超过日军一倍，但日军从未停顿下来巩固阵地，或者重新集结来等待补给，英军馈赠的补给已经足够他们使用了。日军的快速攻击导致马来亚英

军彻底丧失了驻足整顿的机会，更不用说发起反击了。能给日军造成些许麻烦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小股游击队对日军后方的袭扰，但就连这个企图也被日军连成一串的自行车队快速进击所打破。

企图潜入霹雳河以北的斯潘沙·恰普曼上尉的游击队在怡保以北碰到了正在前进的第四十二联队，可他们只能屏息躲在路旁的树林里眼看着日军快速通过。日军的快速自行车队给第一次见到日本军队的恰普曼上尉留下了深刻印象：“四五十人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来了，大声互相说笑着，简直好像去参加足球比赛的样子。”更让上尉惊讶的是日军士兵那五花八门的服装，衬衣有绿的、白的、灰的，帽子有钢盔、防暑软边遮阳帽、棒球帽，简直是一个“二流军队”的样子，——估计和乔峰或者洪七公的队伍差不了多少。这些日军全是一身轻装。回过头反观英国军队，除了薄铁锅形的钢盔、华丽的洋服短裤、武器弹药之外，从粮食、水壶到毛毯，就连上尉也觉得自己简直像“圣诞树那样全身挂满了东西”。别说打仗了，连正常行军都困难。从这里可以看到山下和辻政信的远见，一身轻巧夏装的日军士兵大都受过严格的丛林战训练，那些密集的丛林现在反帮了他们的忙。

日军的快速推进得益于他们每个师团都配备了大约500辆汽车和6000辆自行车，以自行车取代战马是大本营战前根据马来亚的特殊地形做出的重大调整之一。全体官兵如不乘坐汽车者则配给自行车。在马来半岛，几乎全无例外所有在日军前进道路上的桥梁都被破坏，当那些运输汽车被迫等待修复桥梁时，另一些骑着自行车的日军士兵则可以照常行进，他们可以不借助桥梁扛着自行车涉水而过。

日制自行车因为价格便宜，所以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输出产品，东南亚居民购买日制自行车者甚多，这使日军在当地很容易获得自行车的补充零件。使用自行车遭遇的最大麻烦是当地的酷热气候，高速骑行的自行车因为过热常发生爆胎事件。日军为每一个中队都配属有至少两人的自行车修理班，每班每日平均要修理20辆车左

右。但是修理工作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当时间紧迫来不及修理时，一些日军士兵干脆将车胎卸下来，然后骑着只有铁轮子的自行车继续行军。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无轮胎的自行车在柏油路面上走得非常顺畅，众多咯嗒咯嗒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像坦克在夜间行军。那些守军特别是见了不论什么装甲车都怕的印度兵一听到这种声音，就高喊着“坦克来了”往后逃窜。山下为这支部队起了一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叫“银环部队”。

相反，主场作战的英军几乎完全配备汽车或卡车，每当日军抢在前头并在他们的当面攻夺桥梁时，英军士兵就必须遗弃汽车徒步撤退。而一旦退路被截断时，他们便不得不躲入丛林或者干脆缴枪投降。枪支弹药和汽车、补给一次又一次落入日军之手。山下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命令手下的指挥官，充分依靠敌人的物资快速推进，而不必停下来等待补给。

日军在怡保以南的金宝停下了。防守金宝的是从日得拉防线一路撤退至此的英印第六、第十五、第二十八旅的残兵和第二七三反坦克炮营等部队。公路东面有一座高120米的山冈，英军据此天险死守不退。第五师团自登陆以后一直在攻击前进，此时已渐显疲态，双方就此形成对峙。

面对难局，一直跟随前锋部队前进的辻政信急不可耐地准备正面进攻。他立即打电话请求军司令部增派援兵和加农炮。军部的回答是，不能硬拼，而应该从侧翼发起攻击。大丢面子的辻政信怒不可遏，他在半夜里冲进了军司令部，连喊带骂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前边在打仗，你怎么还在睡大觉！”他闯进了铃木的休息室大吼道。一贯以儒雅风度著称的铃木与平常一样客客气气地招呼他，这更使辻政信怒火上升。他像在诺门坎训斥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那样怒喝道：“我从前线跑回来向你报告，你却穿着睡衣，这是什么意

思？！”铃木在这种义正词严的指责面前无言可答，只好慢吞吞地换上军装佩上军刀。

“我是作战主任参谋，要对全军的作战负责，”辻政信一贯是得理不饶人，“我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提出了正面强攻的主张，你却不顾实际情况拒绝我的请求，这就是说你对我已不再信任！”辻政信喋喋不休地一直吵到天亮，最后干脆向山下递交了一份辞呈，然后把自己关进寝室里，不吃不喝闷头生气。

山下很快便知道了详情，辻政信的狂妄彻底激怒了山下。都知道他是东条的嫡传弟子，这时候换成谁都会慌神，去给辻政信认错或者采取些其他补救措施。但这次辻政信遇到的是牛人山下奉文，山下和东条谁也看不惯谁，你东条的弟子算个鸟？但明着和一个小小中佐生气也实在丢面子，山下的态度是不理他，随他“大小便”去。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尖锐的批评：“辻中佐从第一线归来叙述已见，据云有种种言辞。此人固执己见，善施小聪明，是所谓讨人欢喜而不足以成国家大事的小人物。对其使用上应格外予以注意。”

山下不搭理辻政信，大家也都跟着效仿。在憋了一个星期后，辻政信自己打开门走了出来。山下和铃木对他的这种行为置之不理，于是他就默默地自己回到自己的岗位，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和以前一样桀骜不驯，一样目中无人，一样勇敢无畏。

辻政信自关禁闭的几天里，金宝已经被日军利用侧翼进攻的方式拿下。山下率军司令部于1942年1月5日进入怡保。

日军的进攻已经足够凌厉，但是山下依然不很满意。在此之前的1月2日，本间雅晴麾下的第十四军已经攻占了麦克阿瑟防守下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是日军自南京之后攻克的另一个首都。前面马来亚首府吉隆坡已近在咫尺，这怎能不让山下心急如焚？

就在5日这天，日军的坦克攻击优势再次在突破士林河防线时显现出来。那一天他们遇到英印第十二师，该师奉命守卫士林河前面的一个公路与铁路交叉口。日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但是随着日军后续部队的到达和坦克部队的投入强攻，到傍晚时分守卫的印度士兵溃如山倒。1月7日日军攻占士林河桥，完全切断了北部防区英印第十一师的退路，该师很快就土崩瓦解。

在整个马来亚，盟军没有一辆坦克进行堵击。英国的那些专家曾经预言，这种装备不适用于丛林作战。也不知道这些老爷们是不是一点都没长记性，他们完全忘记了在一年之前，希特勒的坦克装甲部队是如何穿越密集的阿登森林的。

在“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的航行地图室里，当行驶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惊愕地注视着显示日军在马来亚进展位置的地图钉时，他对大英帝国东方直布罗陀的安全越来越担心了。丘吉尔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柔佛失守，新加坡堡垒肯定是守不住的。在12月15日出发去美国之前，他给参谋长委员会留下了备忘录：“务请注意，最后用来保卫新加坡的部队不可在马来半岛作战或被切断，没有什么比这座堡垒更重要的了。”

早在1941年12月27日，波帕姆上将已经被解除了远东司令官的职务，接替他的是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马来亚的局面已经失控，波纳尔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守军纪律性的普遍缺失。同时他指出，英国部队在物质享受的茶毒之下不愿从事艰难的工作，他们完全没有根据战场的条件做好准备，西方部队缺乏在艰苦环境中作战的刚毅精神，他们与日军的强兵悍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认识无疑非常正确，可惜已经太晚太晚了。

12月底在华盛顿，盟军两大巨头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主持了由两国军事首脑参加的“阿卡迪亚”会议——其详细内容我们在随后的菲

律宾战役中再做详细介绍——重申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会议上的丘吉尔时刻关注着马来亚和香港的战局，他向马来亚守军发出了严正声明：马来亚和新加坡必须固守半年以上，才有可能赢得时间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在这次会议上，英美同意组建一个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司令部设在爪哇岛的万隆。会议决定，由在“一战”中被打瞎左眼，绰号“独眼龙”的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担任司令官，负责指挥盟军整个远东战区的作战。

远东已是危如累卵。四国总司令听起来很牛，但无疑是个烫手的山芋。在华盛顿的那些英军高级将领甚至认为，美国人之所以如此慷慨地将这一职位让给英国人，顺便卖个便宜乖，是因为那里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接到出任司令官的任命，哭丧着脸的韦维尔说了一句经典的话：“要男人抱孩子的事我倒是听说过，可这是个四胞胎！”

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英军远东司令部仍然存在，就会造成指挥层次过多，导致效益低下，因此这一司令部同时被撤销。波纳尔刚刚担任了几天的司令官职务被解除，他的新岗位是韦维尔的参谋长。

鉴于马来亚战局已陷入绝望的境地，1942年1月7日，韦维尔上将离开万隆的四国联军司令部，前往新加坡作短时间的实地视察。在那里他得知，马来亚北部希斯中将的第三军已陷于一片混乱，第十一英印师近乎完全溃散。前一天晚上，15辆日军坦克突破了英军防线，占据了防线后面的士林大桥，马来亚首府吉隆坡门户洞开。1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兵不血刃冲入吉隆坡。面对韦维尔的诘问，帕西瓦尔中将辩称，他的部队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是因为“过度疲劳”。

为了使溃兵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尽快从疲劳中恢复过来，韦维尔同意他们撤退240公里。这无异于说要加快后撤，而不是珀西瓦尔原来计划的边打边撤。柔佛州的双溪麻坡河防线是英军越过海峡、撤到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韦维尔决定将精锐部队和援军全部

集结在那里，将柔佛州作为最后的防守基地。此举使得日军很快就进入柔佛州较为平坦的地区，开阔的地势使得原来交互前进的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能彻底展开齐头并进，导致战局更加不可收拾。

1月13日，5艘美国运输船缓缓靠了新加坡码头，船上运载着丘吉尔从中东和近东地区勉强抽调出来的增援部队。援军以贝格维斯·史密斯少将指挥的英国第十八师第五十三旅为基干，包括第一百三十五团、第八十五坦克团、第六、第三十五高射炮连等英军部队。船上还装载有最新式的“飓风”战斗机51架。看到这一情景，帕西瓦尔中将激动万分，但他很快又泄气了。

之前英国陆军第十八师正乘船绕过好望角开往利比亚，准备参加那里的沙漠战争，现在临时接到命令改变方向开往远东。增援部队是从非洲大陆转道印度孟买然后到达新加坡的，在闷热的运输船上已经航行了近3个月，几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这些人之前接受的都是沙漠作战训练，对马来亚的丛林作战一无所知。师长史密斯少将沮丧地告诉帕西瓦尔，如果没有两个星期的休整，他的部队根本形不成战斗力。那4个中队的“飓风”战斗机原来答应支援给苏联红军的，现在也从波斯临时转运到新加坡，飞机装备和涂抹的颜色只适于沙漠作战。那还次要，关键是随着51架战斗机一起来的只有24名飞行员，——让人在半个月内学会驾驶飞机还能升空作战似乎是不太现实的。1月24日，又有2000人的澳大利亚部队被送上新加坡岛，他们中很多是从未放过枪的新兵。1月29日，第十八师的剩余部队和一个英印旅的援军也登上了新加坡岛。

不仅如此，连驻爪哇的荷兰盟军也送来了4个战斗机中队的支援力量——毕竟自己的威廉明娜女王还在人家伦敦避难呢。再说了，谁都清楚日军占领马来亚之后的攻击方向是哪里，防卫马来亚也就相当于防卫自己的荷属东印度。

马来半岛前线，阻止日军继续南下的任务落在了贝内特少将的澳大利亚第八师身上。贝内特建议把从北方溃散过来的全部兵力都置于自己的统一指挥之下，他从帕西瓦尔司令官嘴里得到的仍然是“**No**”。

无奈贝内特少将只好把柔佛州分为东西两部，率领第八澳大利亚师（缺第二十二旅）、第九英印师、第四十五英印旅、英国第二皇家团及附属炮兵、工兵部队开往前线。为了鼓舞士气，贝内特煞有介事地于1月16日在《新加坡时报》上发表声明：“我军不仅要阻止日军进攻，而且有信心把他们打得只剩下招架之功。”

日军对进攻兵力也做出了局部调整。一直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五师团已过度疲劳，很多士兵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不是因为受伤而是睡着了，有些军官在训话时讲着讲着，头一歪就打起了呼噜。近卫师团接替第五师团开始担任主攻。1月15日，“反战斗士”岩畔豪雄的第五联队冲在了最前面，同时国司宪太郎大佐的第四联队从海上机动，随后从陆路到达马六甲，再由海上到本加攏。两个联队对防守巴枯利的英军进行了前后夹击，守军是澳大利亚第二十九团二营、第十九团二营和第四十五英印旅。

在这里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骁勇的澳大利亚守军导致日军在战术上遭遇首次挫败。战斗围绕金马士桥展开，试图抢占大桥的日军付出了死伤600人的代价，大桥却依然在战斗中被澳军炸毁，日军修复桥梁至少需要6个小时以上。

当日军在金马士西面攻击澳大利亚军的侧翼时，一场最血腥的战斗于1月15日在半岛西海岸的麻坡河一带爆发。贝内特派出已被削弱的第四十五旅去防卫麻坡河南岸，但被从海上登陆的日军攻击了侧翼。日本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准确命中了第四十五旅司令部，旅长坦坎准将及旅部参谋人员全部罹难，下属3个团的团长全部在战斗中阵亡。1月

18日早上，澳第二十九团二营击毁日军10辆轻型坦克中的8辆，19日击退了从背后逼近的第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上午10时，贝内特少将司令部的通信线路被日军炸断，部队指挥出现混乱。

失去指挥的各部队依然独立奋战。到21日，第二十九团二营只剩下199人，所有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只好暂由军衔最高的梅哈上尉负责指挥，他们的退路已经被近卫师团第四联队的先遣队切断。梅哈上尉率领残兵，一面大声唱歌一面前进，准备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很早以前有一个自由的流浪汉，

他在小河的岸边搭起了帐篷，

正好在小桉树的树荫下……

这是一首名为“丛林流浪”的澳大利亚民歌。他们就这样唱着歌挥舞着步枪、刺刀甚至斧头，抱着再也看不到家乡天空的必死信念冲向日军的防线。幸运总是会光顾勇敢者，他们竟然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趁着黑夜摸索着走上了去往新加坡的道路。整支部队4000人中，最终冲出去的只有不到800人。不知何时开始，这些澳军官兵喊起了与日本人一样的口号：“去新加坡！去新加坡！”

英军的全线崩溃就在眼前，几乎所有部队都丧失了抵抗精神。溃兵队伍每经过一个阵地都会有所扩大，败逃的步子也越发加快了。贝内特少将使出了全部力量，也仅仅把日军在柔佛州拖住了10天，之后也不得不撤往新加坡。在随他的部下一起撤走的时候，贝内特忧郁地写道：“很难想象我们会在短短55天里后退900公里——被一群骑着偷来的自行车，没有大炮的小日本追赶。这是巡逻队之战，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他们在我方抵抗外围巡逻，而后就坐在我军后方的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我们自以为被拦腰切断，结果就撤退。从未如此悲伤和沮丧，言语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在马来半岛东面，牟田口廉也的第十八师团作为第三批输送部队12月20日从金兰湾起航，23日在宋卡登陆。该师团原计划是在马来亚东南海岸的丰盛港登陆，然后向东攻击前进，切断马来半岛英军的退路。由于东路的进攻太过顺利，便决定改原来的走水路为陆路。为了使第十八师团能够尽快南下，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派出了自己掌握的200辆汽车。第二十五军下属三个师团的师团长牟田口、西村和松井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西村和松井也克服困难，各派出150辆汽车支援第十八师团。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之前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汽车，已经两倍于之前给他们的配额。

军部和其余两个兄弟师团增援的500辆汽车使得第十八师团能够快速行进，在1月31日到达居銮。牟田口来了，先期到达的佗美和木庭迅速归建。这样在马来亚战役临近结束时，第二十五军麾下的3个师团才算基本到齐，不过此时半岛上的战斗基本大局已定。

日军气势如虹的进攻使得山下奉文名声大振。在日本国内，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赞扬山下，他也成为民众议论的焦点。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东条的警觉，也让之前对山下给予不少照顾的寺内妒火中烧，——这小子简直要盖过老子的风头了。早在战役之初，南方军直接越过第二十五军和第十八师团，对战绩卓著的佗美支队进行了表彰，已经使两个司令部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另外关于第十八师团的运用问题，两个司令部的意见也不尽一致。官大一级压死人，很快南方军司令部就开始处处刁难第二十五军。

1月23日，南方军参谋长塚田攻带领一大群总部的高级参谋视察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带来了一口袋关于如何攻取新加坡岛的计划。这些人吃完午饭之后竟然不辞而别。愤怒的山下将那些计划撕得粉碎，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做某件事情的办法有两种，南方军肯定总是挑选其中那个错误的办法！”

回到西贡南方军总部的塚田参谋长再次对山下提出指责，这次的借口更加荒唐，那就是山下与小泽的海军过往太密。之前就第十八师团的后续登陆问题，山下和小泽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难处而主动承担压力，陆海军的合作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塚田参谋长为此专门致电铃木：“尔后关于与海军的联络，应仅仅限于提供情报资料，总部与第二十五军之间正商酌中的事，应小心不宜事先向海军透露。”

这一电令使山下和铃木左右为难。马来亚是典型的两栖登陆作战，陆军不和海军密切配合怎么打？对于南方军总部的无端指责，同样都是牛人的山下和辻政信采取的策略依然是不理不睬，随你“大小便”。

山下的做法让寺内和塚田恼羞成怒，他们立即采取了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南方军下令将第三飞行集团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机从马来亚战场调出，理由是要去支援对苏门答腊岛的作战。

这次怒不可遏的变成了山下，他怒喝道：“万一招致攻击新加坡的失败，谁负这个责任？”但是在第二十五军的作战会议上，山下还是无可奈何地说：“好吧，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靠航空队的协同就是。第二十五军从现在起将独力夺取新加坡。”

辻政信也被激怒了，他言语尖刻地指出，这是南方军的妒妇情结：“嫉妒通常被认为是女人的特权，但是在男人当中，有些人的嫉妒心比起女人来说毫不逊色。”辻政信认为，这可能是生长在狭隘岛国上的日本人的特殊性格。

在马来亚南部的各处道路上，早就泄了气的自行车咯拉咯拉地响着，晒得黝黑的第二十五军士兵有的穿着很脏的半截袖防暑服，有的穿着半路上弄到的漂亮衬衣，有的把毛巾绑在头上，有的自行车上还

挂着活鸡，还有的挂着装载战利品和粮食的婴儿车。这是一群疲惫不堪、甚至愚钝的人，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只有牙齿是白色的。但是他们充满活力，已经完全适应了战争，所有的人都在朝着南方那个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的城市一路狂奔。

《每日电讯报》记者莫里逊形象地记录了当时英军溃败时的情形：数不尽的车辆排着队不分昼夜地向南方撤退，拥挤的道路上全是消防车、弹药车、急救车以及载着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英军士兵的军车和小汽车，而这些各式各样的车里挤满了人，塞满了东西。

沿途的村庄和城镇，不少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等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观望着汽车洪流的通过，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或是高兴或是同情。对这些平民百姓而言，战争是另外一码事。大家已经看惯了那些衣着整洁的英国老爷，现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的“白人长官”垂头丧气地仓皇逃跑，在背后追赶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无不露出惊讶的表情。

各部日军战意甚切，纷纷以最快速度向南追击溃敌。近卫师团第三联队由于运输迟误，之前只有第三大队参加了战斗，联队部和其他大队在2月18日新加坡战斗结束3天后才赶到柔佛巴鲁。羞愧难当的联队长生沼吉郎大佐气得顿足捶胸，向随行的联队军旗频频鞠躬，为没能参加战斗给军旗增光添彩而深表歉意。

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两个同学师团长一直在暗中较劲。在与军司令部联系时，他们关心自己的伙伴似乎比关心敌人更甚。松井师团长经常问起：“近卫师团现在是什么位置？”而西村最爱说的话就是：“第五师团能够办到的事情，我近卫师团一定也能办到。”这正是山下和铃木最喜欢看到的现象，目前他们在争先恐后看谁能先到达半岛的最南端。

在距离柔佛巴鲁15公里的斯枯代附近，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杉浦英吉少将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近卫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可能已经跑到了前面。杉浦立即抛下大部队，带领副官和几个卫兵骑上摩托车绝尘而去。

他们刚到斯枯代还没顾上喘口气，就看见近卫师团的十几个侦察兵骑着自行车满身是汗地赶来了。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杉浦明知故问。

“我们是近卫师团的先头部队。”一看对方佩戴着少将肩章，近卫师团带头的一个军官慌不迭地回答道。

杉浦故意露出一一种若无其事的轻松表情，微笑着告诉近卫师团的带队军官，“辛苦了。我是第五师团杉浦旅团长，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前面很远了，这里是旅团司令部！”

听到这话，近卫师团的先头侦察队沮丧地瘫坐在道路边，似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跑这么快还是被第五师团落在了后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对方虽然是少将旅团长带队，也不过只是几个尖兵而已。看来靠脚蹬的自行车还是跑不过喝油的摩托车呀！

心中暗自窃笑的杉浦立即下令，直接向军司令部发报：“我第五师团一部已进至斯枯代的一处三岔路口，附近没有发现近卫师团任何人员的踪影。”至于前面敌人的情况，杉浦连提都没提。

友军为了争功而如此不择手段，简直就像是孩童的行为。但是毋庸置疑，这种明争暗斗唯恐落后的心理，成为日军在马来亚快速突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1月31日14时，第五师团河村第九旅团的先头部队率先冲进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

在此之前的1月27日，帕西瓦尔接到了韦维尔上将发自万隆的电报，命令所有英军部队越过柔佛海峡撤退到新加坡。

新柔长堤是连接新加坡和柔佛州的唯一通道，英军自称对长堤的严防死守“就是一只蚂蚁也不可能轻易通过”。但是为了阻截日军，现在他们必须亲手炸毁这一长堤。马来英军的殿后部队是被打垮了的苏格兰阿盖尔斯团的90名幸存者。他们用风笛吹奏着《高原之子》和《浅棕色头发的珍妮》，于2月1日黎明通过长堤退入了新加坡，殿后的营长成为最后一个离开马来亚的人。

2月1日上午8时，随着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那条21米宽的大石堤靠陆地的一端被炸得飞上了天。

爆炸的烟尘落定之后，从炸开的大缺口倾泻而过的混浊海水，将这座岛屿与马来半岛彻底割裂开来。新加坡与马来亚之间只剩下900米宽的水面，新加坡看起来又像是一座真正的岛屿了。蹩脚的英军连爆破用的炸药量都计算错了，缺口处的水深还不到120厘米，退潮时，那里浅得连最矮的日本兵也能蹚过去。少数落伍的英军士兵在之后数天仍然通过了这一长堤。

自登陆以来，日第二十五军一路高歌猛进，55天内向前跃进1100百公里，经大小96战，修复桥梁250座以上，作战进展之神速实属罕见。日军付出的代价是死亡1793人、受伤2772人。英军损失超过25000人，大部分是做了日军的俘虏。

英国人本来认为，日军如果真从马来亚南下进攻新加坡，至少也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海峡对岸，有这时间，他们早已经完成岛上的防卫工事了。可是仅仅不到2个月，他们已经能够模糊地看到海峡对岸日军的身影。

由于担心影响新加坡的士气，帕西瓦尔司令官和托马斯总督一直隐瞒了马来半岛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如今敌军已经到了海峡对岸，想瞒也瞒不住了。中将和总督只好联名向新加坡市民发表了“保卫新加坡的战役即将打响”的公开声明。

这下子市民惊慌了。在那以前，大家对岸的战局几乎一无所知，日军怎么这么快就到眼前了？他们更加想不到的是，就在对岸不远处那座富丽堂皇的柔佛巴鲁宫殿里，山下已经下达了攻击新加坡的作战命令。

海峡对岸，正在日夜加紧备战的日军士兵铿锵有力地唱起由达原实作词、松井孝造谱曲的军歌：

永争第一，

到达时已经筋疲力尽；

抱着战友们的遗骨进入新加坡，

我们走在黎明的街道上！

狮城的哭泣

新加坡岛东西宽42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公元14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子在这里看到了一头怪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因此后来在这里建成的新加坡市也被称为狮城。最南部的新加坡市里居住着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除了那里之外，岛上还有一些人烟稀少的零星村镇，剩下的就是大片的橡胶林和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这里风光旖旎，景色迷人，成为西方殖民者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香港和马来亚已经沦陷，新加坡已成为大英帝国能否保卫其殖民帝国不受侵犯的象征和考验场所。

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隔着1000余米宽的柔佛海峡，连接两岸的长堤已经被英国人提前炸毁，为的是将前来进攻的日本人堵在海峡的那一面。但是谁都清楚，窄窄的水道根本挡不住对新加坡志在必得的日本人。这个美丽的小岛即将遭受炮火的洗礼，新加坡人已经大难临头。

1942年1月31日上午10时，山下在位于居銮的司令部召开了关于新加坡作战的专题会议。进攻新加坡的作战计划并不是按照以往惯例由大本营事先制订，而是参谋本部只提出一个大纲，具体作战方案由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制定。山下决定，2月8日24时向新加坡岛发起登陆作战，命令各部队以此为最后期限抓紧进行攻击前的各项准备。之后数天内，火车和3000辆卡车昼夜不停地往前线运送大炮、弹药和补给物资，这其中大部分汽车和物资都拜海峡对岸的英军所赐。

由于战况进展顺利，原来配属给第二十五军的第五十六师团继续在本土待命。在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准备参加新加坡作战的第五、第十八、近卫等3个师团全部到位。此时集结在北岸的日军部队有：步兵

27个大队，炮兵14个大队共有火炮168门，加上其余小型火炮总计440门，3个坦克联队，20个工兵中队，合计总兵力5万多人。

尽管新加坡岛面积不大，但是攻击方向也必须分清主次。深谙兵法的山下决定实施声东击西之策，以第五、第十八师团为主力在石堤西面即新加坡的西北岸悄悄实行登陆，同时以近卫师团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制造登陆假象，迷惑对岸的英军。

为了隐藏真正的作战意图，山下特别强调各项准备工作要绝对保密。为了防止当地居民中可能暗藏有英军的奸细，日军下令将柔佛海峡北岸20公里内的居民全部驱走。除了在此集结部署440门大炮并备足了弹药之外，数百条可以折叠的小船和登陆艇也利用夜幕保护悄悄运来，藏匿在距离海岸不到两公里的密林里。

所有参战部队严禁在白天大规模移动。因预定渡海登陆时间是深夜，因此规定在攻击之前所有人晚上不能使用电筒。山下命令各联队长抽出一切时间去背记新加坡的地图。各师团的筹备工作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第五和第十八师团担负的是主攻任务，必须想方设法隐匿行踪。第十八师团木庭的第五十五联队每顿饭都在离前线8公里以外的隐秘地方做好，然后再由炊事班运到前方来。那须义雄大佐的第五十六联队集结地已经离河岸足足有10公里，但仍在后移4公里的一个山坳里烧饭，以防止做饭升起的炊烟被英军发现。再有，为了搬运弹药、资材的便利，道路严格实施单向通行，就连高级军官的汽车也禁止U字形转弯。一次那须联队长一不小心超过了应该转向的交叉点，也不得不迂回8公里才回到联队部。

与那两个师团尽可能隐匿行踪相反，近卫师团则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进行战备活动。岩畔豪雄的第五联队动员了40辆空卡车，在夜间频繁地活动于海岸一带，在前往海岸边时故意打开车前大灯且吵嚷鸣笛，返回时则关灯悄声行驶，一夜之间这样的行动要反复很多次，

伪装成大部队在新加坡东北岸对面不断集结的假象。早晚间还在橡胶林里升起几百条炊烟，好像有好多人吃饭的样子。山下还特地给近卫师团司令部调运了几部大功率电台，发报员的任务就是频繁地发送假电报，来往穿梭的密集电文使得英国人相信，日军的大官儿肯定就在这里。

眼下山下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因为马来亚之战进展太过顺利，加上与南方军司令部闹出了不少矛盾，寺内一纸电文就调走了之前担负空中支援的第三飞行集团超过三分之二的战机，还美其名曰要去支援刚刚开始苏门答腊岛作战。官大一级压死人，寺内这一釜底抽薪的做法让山下怒不可遏却也无可奈何。他对西贡和东京上级的怀疑已经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东京甚至有传闻有人要暗杀他。山下认为，寺内调走航空兵主力是故意刁难，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在日本的高官显要中，一个可信赖的也没有，这真是罪过。寺内这小子在西贡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下围棋。”

现在用于支援进攻新加坡作战的飞机只剩下108架轰炸机、40架战斗机、14架侦察机，共计162架。好在英军的战机几乎消耗殆尽，倒不用担心制空权问题，但是在配合陆军地面进攻上仍稍显不足。

在新加坡，英军原来的防御完全是针对来自海上进攻的。海岸炮大部分只能对付来自海上的敌人，仅有极少数可做大角度的旋转射击。其背后的陆上防御设施是开战后才临时构筑的。本来以为日军穿越马来半岛的1100公里的丛林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的时间，没想到人家不到两个月就过来了。即将受到攻击的前线并没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那些短期内匆忙构筑的工事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况且守军多是从马来亚战场溃散下来的败军，大多萎靡不振、士气低落。

连日来的惊恐和焦虑使得珀西瓦尔司令官更加消瘦了，一个接一个的失利电报使他眼窝深陷，面容憔悴，在司令部里来回踱步的中将

不停地提醒自己“镇静，镇静”。他手下的兵力并不弱，人员总计有85000人。除去15000人的非战斗人员，还有70000人可用于保卫新加坡的作战。用70000名兵力对付50000名来犯的日本人，加上自己是主场作战，日军还必须渡海实施登陆，可以说英军是居于绝对优势。英军的各型火炮超过了600门，对比日军的440门也占据上风。岛上粮食弹药储备充足，足够打一场大型的会战。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帕西瓦尔眼中全是敌军的优势和自己的短板，他缺乏守住新加坡的决心和信心。在他的眼中，他的那些士兵士气低落，训练不足，无制空、制海权。一想起这些，中将会连连摇头，倍感沮丧。

说到底以多防少的英军缺乏的不是兵力而是斗志。帕西瓦尔也清楚，当务之急是让所有官兵都振作起来，才能看到胜利的希望。于是他再次发出了试图振奋人心的公告：“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新加坡这座堡垒，直至援军到来，而援军肯定是会来到的。”说到这里，连他本人都觉得有些苍白无力。但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连丘吉尔也对守住新加坡失去了信心，唯一的问题是能守多久。伦敦早在1月21日就电示珀西瓦尔：“万一情况极度恶化，你应该保证，任何可能对敌军有用之物，绝不可在全面焦土政策中有所遗漏。”丘吉尔还没有最后死心，1月31日，他再次向新加坡发出指示：“最好的办法，是用弹药向敌人射击，撤出是绝不容许的。万不得已要撤退，这样做总要两三天。向敌人开火把弹药花光，这是在要塞即将陷落时早已规定的、当然的做法。如果要塞能保卫得好，到了最后我们只会感到军火的缺乏，不会有大堆弹药遗留下来。”——还没打起来呢，已经在考虑后事了。

虽然形势不妙，但是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比圣诞节布丁里的葡萄干还要多的大炮，一定能守住新加坡”，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如此生动地形容道，借此来打消殖民者的顾虑。由于深信帕西瓦尔有足够的

军队和物资来抵抗日军的进攻，托马斯总督也发表声明，新加坡之战将要书写“大英帝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托马斯和珀西瓦尔担心马来半岛的实情会引起市民恐慌，在隐瞒战况的同时，一直试图用丰富的生活物资和精神享受来掩盖前线溃败的事实。从表面看，新加坡依然平静如初。电影院、跳舞厅、餐厅到处客满，英国国内早已不容易见到的肉、奶油在这里仍然堆在食品店里敞开供应。一般情况下西餐厅每周要有两天的“禁荤日”，但新加坡人并没有把狩猎来的肉和鸡肉归于“肉”类，因此每天照样有很多人在胡吃海喝。日军到达海峡对岸的消息引起了抢购潮，不少人开始囤积食品和水。中国人的商店非常机警地关门了，欧洲人的商店依然灯火辉煌，想借机扩大销售额。店主一再向顾客强调，“本店有足够的货源”。事实上的确如此，几轮抢购风也没见商店里的货物减少。市民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看来离日本人的到来还早着呢！

平民依然在阻挠战备工作，他们坚决要求军队出具“主管当局”允许在高尔夫球场上挖掘战壕或砍伐棕榈树的书面许可方可动工，只是在樟宜海军基地里那些造价高昂的新建设施开始被炸毁的时候，百姓们才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军不间断的空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火灾，由于缺乏足够的防空设施，大量平民在空袭中伤亡。街道上到处都是衣衫褴褛、醉醺醺的逃兵。“新加坡在燃烧，在破碎，”一位目击者说，“它好像是一座被丢弃的城市，数以千计的毫无斗志的士兵聚集在空旷的海滨和其他开阔地，他们在日本轰炸机机枪的扫射下成批成批地死去”。

珀西瓦尔决定把防御阵地建在长满热带植物的海滩上，并让所有驻岛的英军、澳军和印度兵全体动员起来加紧修筑工事。由于新加坡的防御体系本来是针对海上之敌构筑的，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变更谈何容易？针对北面陆上之敌的正面防御工事虽然紧急修筑起来了，但并

不怎么坚固。“但这也总比没有好。”帕西瓦尔不断在心里宽慰自己。

帕西瓦尔和托马斯一致认为，要坚定新加坡死守3个月的决心。日军开始炮击时，帕西瓦尔也下令英军隔着水道进行还击。但他随即下令要节约炮弹，限定每门炮每天只许打20发。对此炮兵指挥官提出，如此完全无法压制敌军的炮火。中将的回答是：“为了能支持3个月，必须节省炮弹，何况进行激烈的炮战民心一定会动摇。”节约炮弹的命令适用于所有火炮，连那些反击日机空袭的高射炮也只许零星发射。这样一来，新加坡岛上4个机场中的3个很快被日军的轰炸所破坏，那些匆忙从各地调运来的飞机大部分被击毁在地面上。剩下的寥寥几架全部逃到了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避难。到最后，那些省下来的炮弹全部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近卫师团在北岸的一系列佯动使得帕西瓦尔果真上当。贝内特少将一直坚持认为，日军的登陆地点将在大堤以西地区，帕西瓦尔再次对贝内特说“No”，他的判断与贝内特正好相反，“一切迹象都表明，日军的主攻方向在大堤东部”。之前韦维尔上将在视察新加坡时，对于岛上的防御重点与贝内特少将的观点相同。但帕西瓦尔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将守军2/3以上的兵力部署在堤东地区的开阔地上，包括刚刚增援来的英军第十八师和之前遭受过严厉打击的第十一英印师。

你不是说西区重要吗？那防御薄弱的堤西地区就由你的澳大利亚第八师来防守。鉴于该师在柔佛州的战斗中已遭受重大损失，帕西瓦尔象征性地调来第四十四英印旅协助防守。这个旅也是几天前才刚刚赶到的，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新兵。新加坡岛的南岸则由要塞部队保卫，并由两个马来亚步兵旅和义勇队协助他们。这样英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防线拉得过长，兵力的配置也与日军的主攻方向正好相反。

和山下、辻政信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不同，即使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优柔寡断的帕西瓦尔还在强调一些本不存在的困难。迷茫的贝内特少将痛感构筑阵地任务紧急，提出对岛上重要的阵地进行整理。但帕西瓦尔再次说：“No，非常难办，前些日子为了在高尔夫球场构筑机枪阵地做了调查，但是那里的物业经理说，改造设施属于常务委员会的权限，而委员会要在3月1日才能开会研究此事。”

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贝内特提出能否征用一些平民，中将的回答依然是“No，非常困难”。新加坡110万人中超过75%是中国人，人倒是有，关键在于工钱。现在的行情是管吃管喝一天至少要给1元工钱，可是按英国陆军部的规定，劳工的工钱一天超过0.45元就不予批准。帕西瓦尔无奈地告诉贝内特，“出两个人的工钱才能雇上一个人，太不划算。并且近来还没有愿意干的，强制征用会动摇民心。一来大部分人对战争漠不关心，再者原来的日本渔夫没有了，都知道转业去当渔夫赚钱多。”这些渔民也真够勇敢的，难道就不怕日军的飞机和潜艇吗？

那么使用军队行不行？中将说那更困难。部队已经进入了战斗部署，不能再让他们分出心来从事土木作业。再说部队中英国兵、澳大利亚兵、印度兵、马来兵之间矛盾很深，一不小心就会闹出乱子。不说别的，仅仅在印度军队之间廓尔喀族和锡克族就互不搭讪，谁看谁都不顺眼。总之是啥都别干，大家就等着日本人来进攻好了。

日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也极为出色。藤原岩市领导的特务机关在战前就开始在马来人和印度人中进行策反，散布有利于日军的言论。恰好此时印度国内以甘地、尼赫鲁为首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日本特务机关马上以“民族独立、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为口号蛊惑印度人和马来人的军心。设在槟榔屿的日军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提前预报第二天对新加坡的轰炸目标，提醒市民及时躲避。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战攻势下，越来越多的马来兵、印度兵人心涣散。他们纷纷将

日本人空投的“劝降票”偷偷捡起来，藏在贴身的口袋里，说不定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呢。

2月6日清晨，在柔佛海峡北岸的一片橡胶林里，山下召集各师团长和军部参谋人员共40人举行了作战会议，正式发布了进攻新加坡的作战命令。由于现场条件简陋缺乏水杯，参会的每个人都获得了以水壶盖盛装的“菊正宗”天皇御赐清酒。以山下为首的日军高级军官共同举杯宣誓：“在此处捐躯，死得其所，吾等必胜！”

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各路登陆部队，2月7日，山下将军司令部进驻到可以俯视柔佛水道的柔佛巴鲁王宫内。这里距离海峡只有1000米，位于英军火炮的射程之内，甚至连机枪子弹也会不时呼啸而过。这座豪华的宫殿是柔佛苏丹所建，位于俯瞰堤道的一座山丘上，宫殿的东端竖立着一座5层楼高的瞭望塔，有一铁旋梯可通塔顶。此处有四个半房间，四周都有玻璃墙围着，好几面的玻璃已经被英军的枪弹所击碎，这里便被确定为第二十五军的作战指挥室。通过望远镜从这里望出去，海峡对岸英军的所有行动一览无余。尽管不时有英军的炮弹在周围爆炸，但是山下认为那不过是英军的流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者他相信英国人很绅士，他们绝不会炮击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华丽建筑物，在这里，山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人的本性和弱点。

英军果真没有想到山下竟然敢把司令部设在这里。战后辻政信审讯过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炮击皇城高地？”那个俘虏回答：“我们认为这里离前线距离太近，且这种过于明显的建筑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用作司令部的。”

就在总攻发起前的2月6日傍晚，近卫师团已经开始向长堤以东地区明火执仗地发起了佯攻。20艘登陆艇载着400多名士兵和两门山炮，快速驶向樟宜海军基地对面的一座小岛——乌敏岛。7日清晨，登陆并

占领乌敏岛的日军在这里架起山炮，开始猛烈轰击樟宜海军基地。同时，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对岛东北岸一带的英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近卫师团也做出了一副马上就要登陆的模样。听到来自大堤东侧的密集枪炮声，不知中计的珀西瓦尔心中窃喜：日军的主攻方向果真就在这里。他立即下令再次向东部地区派出增援部队。

夜幕降临，大堤西侧的日军主力开始有条不紊地将炮口转向对面的英军阵地，那里遍布着英军的暗堡、战壕和铁丝网。同时，第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的先头登陆部队扛起折叠船来到了1000米开外的岸边。当这些士兵在暗夜中各就各位之后，日军前沿阵地的400门大炮同时开火齐射——野炮在当晚定量是每门炮200发，重炮100发，一排排炮弹的爆炸闪光把夜空映成了橘红色，整个新加坡岛地动山摇！

炮火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实里达航空兵基地的大油库。随着炮弹如雨点般地落下，油库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熊熊大火照亮了海峡两岸。日军摧毁油库的目的是害怕英军把燃油倾入海中点燃，来一个火烧战船。虽然之前已经进行过详细现场勘查，认为海峡水流湍急倒入的石油不可能形成均匀油层，因而点燃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以防万一，山下还是将这里定为第一波炮火的打击目标。

眼见油库燃起了无可挽救的熊熊大火，日军立即将炮口转向长堤以西的防御工事，那些临时构筑的工事根本无法抵抗日军炮火的密集打击。尽管油料燃烧引发的黑烟影响了炮兵的视线，但由于事先已测定了方位，日军炮弹的命中率仍然很高。英军阵地前的铁丝网很快被完全切断，碉堡接二连三被炸毁，简易散兵坑也被轰塌，很多士兵被活埋在里边，岸边的机枪阵地几乎消失了踪影。

22时30分，由4000人组成的第一批官兵悄悄登上了300艘登陆艇。大炮的轰鸣淹没了马达声，登陆艇在黑暗中快速驶向对岸，岸上的守军是3500人的澳大利亚部队。

就在柔佛巴鲁宫殿那高高的瞭望塔上，山下和他的参谋人员正通过望远镜密切关注着大堤西侧主力部队的登陆情况。22时40分左右，在主力部队预定的登陆点升起了一发蓝色信号弹，这是第五师团成功登陆的信号。很快，不远处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升起了登陆成功的红色信号弹。

由于日军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击，几乎所有的守军都躲进了防御工事，所以当数千名日军已经靠近海岸时才被澳军发现，等守军奉命开始射击时一切都太晚了。本来在这片滩头阵地上部署有一支英军探照灯部队，以备日军实施夜袭时照明滩头水际，使守军可以精确瞄准射击。但现在日本人真的来了，却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探照灯部队的指挥官。那些澳军士兵只好摸黑开火，准确性自然就差了很多。澳军请求英军的炮兵部队开火阻止敌军挺近，但炮兵阵地上回答说，没有接到上级开炮的命令。等到命令下达时，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冲上了海滩，距离太近使得炮兵已派不上用场。一系列阴差阳错使得首批日军没有经受多少损失就成功登上了陆地。

按照登陆作战的惯例，登陆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先建立桥头堡，站稳脚跟后再向纵深挺进。而这次登陆的日军一反常态，脚一踏上陆地就发疯一般地向内陆发起冲击，他们立即遭到了澳大利亚第二十四机枪营的猛烈射击。尽管冲在前面的日军被割麦子一样地扫倒，但那些不要命的日军士兵仍然前仆后继，端起刺刀踏着战友的尸体发起一轮接一轮的集团冲锋。他们很快就与澳大利亚士兵搅在了一起，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拼刺刀是日本兵的强项，缺乏这方面训练的澳军士兵哪里是日军的对手？人数处于劣势的守军根本无法阻挡日军的疯狂攻势。不仅如此，后续登陆的日军还不断从侧后发起突击。到午夜时分，伤亡惨重的澳军滩头部队被迫向后撤退，后续防线上的澳军也开始四处奔逃。“他们惊慌失措，小步跑着逃了过来，”一位英国军官回忆说，“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多数士兵的脚被划出一道道口子。他

们涉过河流，穿过长满热带植物的沼泽地，穿过灌木丛来到公路上。他们抛弃了一切累赘，扔掉了步枪和子弹。”

帕西瓦尔司令官再次发表声明：“日军已经在新加坡登陆，我军正在迎面打击敌人。”这一声明丝毫无法改变战场的局势。之前他曾经给前线秘密下令，若有不测则撤退到新加坡城郊外布阵。奇怪的是，这一命令在下达到指挥官那里时就变成了公开的命令，因此英军的撤退就变成了合理的行为。

天亮前数小时内，日军几十辆坦克登上了陆地。这些坦克立即带领步兵向纵深挺进。随后日军的炮兵部队登岛，开始向纵深炮击为坦克和步兵开路。天色见亮的时候，日军已经有超过15000人在岛上了。但要运完剩下的一半人，那些运输艇至少还要往返4趟。

从海岸线到岛内，不断有日军的太阳旗升起。日军每攻克一处阵地就会升起一面旗帜，给后方的炮兵指示目标进行延伸炮击。很多溃兵直接逃进了新加坡城。那些印度士兵更不用提，他们肩并肩瘫坐在密林中或道路旁，一看见日军到来就立刻掏出“劝降票”表示投降，个别人甚至反戈一击，跟着日军的坦克冲向英军的阵地！日军各路部队的攻击势如破竹，第十八师团的先头部队已经突进到距离新加坡城只有16公里的地方。到2月8日中午之前，登岛的日军已超过20000人。

在柔佛王宫的瞭望塔上，山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登陆日军的进展情况，并频频发布紧急命令，指挥炮兵和飞机对陆军的攻击给予火力支援。

随着大堤西侧两个师团的登陆成功和不断推进，2月9日，担任佯攻的近卫师团也露出狰狞的面目，开始从长堤东侧实施登陆。对岸的英军顽强据守了一天，但是西侧的日军已经从侧翼冲了过来，他们时刻面临后路被抄的危险。这部分英军主力无奈，只好向后撤退。

近卫师团成功登岸，预示着日军的登陆作战完全取得成功。山下的3个主力师团——近卫师团从北面、第五师团从西面、第十八师团在第五师团右侧——从三个方向向岛南的新加坡城猛攻过来，太阳旗很快从海岸线延伸到岛中央一带。

日暮时分，山下带领军司令部成员离开“绿宫”来到岸边，登上由3条小船拼成的筏子渡过柔佛海峡。英军的反击炮火仍十分猛烈，炮弹不时在船的周围爆炸，激起一条条巨大的水柱。但是山下等人还是安全地上岸了。

“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刚刚踏上陆地的辻政信叫道。

“怎么了？”

“啊，吓了我一跳！好像踩到活人身上了。”

周围忽然有人站了起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串被捆在一起的英军俘虏。由于正处在燃烧石油罐的下风口，空中散落的油烟把俘虏熏得漆黑，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

山下带领军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行，新指挥部设在了天嘎机场北面刚刚被日军攻占的英军高射炮阵地上，山下将在这里亲自指挥对新加坡城的攻坚战。

狮城危在旦夕！前线的绝望形势使得ABDA四国联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寝食不安。担任这一职务还不到两个月，巨大的工作和精神压力已使他心神憔悴。再这样下去新加坡势必不保，他决定亲自到岛上视察并组织反击。

2月10日上午，韦维尔从爪哇岛飞临新加坡。制空权早已被日军掌握，但是韦维尔乘坐的飞机还是幸运地安全降落。上将在英军司令部坎宁堡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韦维尔首先拿出了丘吉尔首相发来的电

文，高声念道：“战斗必须血拼到底。战地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该和士兵死在一起，大英帝国的荣誉在此一举！”

岛上的局面是一塌糊涂，一贯不轻易激动的韦维尔面对如此危局，也禁不住怒火中烧，他对着珀西瓦尔大发雷霆：“看看吧，你的对面就是日军的桥头堡，敌人那么容易就把你打趴下了，你的胆子呢？你的士兵呢？你的武器呢？！”

珀西瓦尔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这样的训斥使他大伤自尊。中将忍不住反唇相讥，指责韦维尔指挥不当，协调不力。两人在会议上由互相指责升级为谩骂，声调也越来越高。争吵声传到会议室外边，连那些参谋军官都无法相信，那些污言秽语竟然出自他们平日尊敬的两位长官之口。

会后韦维尔视察了澳大利亚第八师的指挥部，那里的情况更加糟糕，澳军在各路日军的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韦维尔火气更大了，他看到的一切都糟不可言，上将开始不停地挥动着双手对着贝内特大吼大叫：“你应该赶快向日本人发动反击，人家在用皮鞭抽你的屁股，你却撅着一动不动，真是不知羞耻！”

一颗炮弹伴随着韦维尔的怒吼落在屋顶上，两位将军不得不钻到桌子下边暂时躲避。爆炸过后，他们又从桌子下钻出来。一切消息都显示贝内特正在实施的反攻毫无成效。韦维尔更加怒不可遏，他摔下一句“你这个笨蛋，带着你该死的澳洲佬滚你的蛋吧！”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尽管丘吉尔一再下令英军全线反攻，但韦维尔知道目前的境况反击已毫无意义。为了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韦维尔发布了一项冠冕堂皇的通令：

“毫无疑问，我们在新加坡岛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越过海峡的日军。我们必须击败敌人。整个英军的声誉濒于危机，大英帝国的声誉濒于危机。美军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面前守住了巴丹半岛，俄国军队正在击退德国的精锐部队，几乎毫无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已达4年之久。如果我们把新加坡要塞丢失给人数处于劣势的敌人，那将是我们永远的耻辱！”

“形势已不容吝惜兵力或顾虑居民，也不得对任何软弱表现出宽容，指挥官与高级将领必须身先士卒，必要时与士兵一起赴死。”

“决不能投降，也决不能考虑投降。每一支部队都必须血战到底，与敌人短兵相接。我期望全体官兵战斗到底，证明我们帝国据以建立的战斗精神依然存在，我们仍在本着这种精神保卫着帝国。”

除了一纸空文，韦维尔不能给予新加坡守军以任何帮助，他极为沮丧地返回了爪哇。夜晚在码头下船时，心慌意乱的韦维尔跌了一跤。他感到疼痛难忍，经过医院检查，发现跌断了后背上的两根小骨头，不得不卧床休息。屡战屡败让他难过之极，但在医院病床上的韦维尔还是强打精神给丘吉尔发了一份电报：“新加坡战况不佳，有些部队士气不高。现在正尽一切努力鼓励进攻精神和乐观精神。但到今天为止，我不敢说这些努力完全成功。我已经发布了命令，决不考虑投降，全体部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

虽然遭受了多日轰炸和炮击，但新加坡城内尚未出现惊慌失措的局面。国泰大楼的电影院前，仍有不少人在排队买票，等着欣赏由凯瑟琳·赫本和詹姆斯·斯图尔特联袂主演的好莱坞经典喜剧片《费城故事》。在拉弗尔斯饭店里，挤满了一边喝酒一边骂骂咧咧的军官。那些殖民地当局的文武官员一脸沮丧地坐在酒吧间里，刻意维护着他们的尊严。乐队在演奏优美的舞曲，大厅里很多人在跳舞。不知谁用

粉笔在墙上写道：“英国归英国人，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人，马来亚只有狗娘养的才要它。”

“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这就是后来马来人和新加坡人对新征服者的印象。拉弗尔斯饭店很快将改名为昭南饭店，除了日本人谁也不许进去。

《海峡时报》上，那些经过严格检查的新闻报道充满了忧伤的调子，新加坡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使这个殖民地政府早些时候过分的自信心逐渐消失了。在酒吧间和俱乐部里，酒的销售量大增，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板球场上忽然被挖出了一道道壕沟，也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提出抗议。

溃兵沿着大路往城里涌进来。有位叫戴维·詹姆斯的英军情报官拦住了一队印度兵，问带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往城里跑。那个指挥官说，有个澳大利亚军官对他们喊：“快跑，日本鬼子从山上来了！”詹姆斯说，你们本来就是去找日本人的，而且去是和他们作战，不是与他们比赛谁跑得快。“一点不错，不过，人家不要你待的地方你就别待，你说对吗？”那个军官说完，就领着他的人摇摇摆摆地走了。一些澳大利亚部队将阻拦他们进城的宪兵推到一边：“老兄，让马来亚和新加坡都见鬼去吧。”还有人说：“海军把我们卖了，空军也把我们卖了。这里的土佬儿都不为这个鬼地方打仗，我干吗要干？”

兵败如山倒，战事的发展完全超出韦维尔的预料。就在他离开新加坡的同一时间，日第五、第十八师团已经逼近了城外的战略要点武吉智马高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日军的进攻带来了诸多困难。空中遍布着燃烧后的粉尘，烟灰随着雨水淋下，将激战正酣的两军士兵的脸和全身都涂黑了。

帕西瓦尔立即从北边防线调来两个营，与第四十四英印旅和第一马来旅联合发起反攻。短兵相接使得双方均伤亡惨重。眼看前方战况

胶着，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十八师团司令部，他找到了牟田口。

牟田口：“军司令部有何高招？敌军的炮火太猛，而我军的炮弹和炮兵却跟不上。真让人着急！”

辻：“我很理解，这仗打得实在是艰苦。不过事不宜迟，军司令部希望贵军能够一鼓作气，在敌人缓过气来之前拿下武吉智马，否则局面就会陷入被动。如果大炮跟不上，最好在晚上用刺刀打开僵局。”

牟田口：“好，今晚我师团将发起夜袭！”

辻政信立即来到了第五师团，找到了师团长松井：“师团长阁下，牟田口将军已经决定在今晚发起夜袭。”

松井：“牟田口要是这样做，我也会一起干的。”

这是辻政信惯用的伎俩，他的目的达到了。

山下也亲自来到了第五师团司令部督战。“阁下，我实在惭愧！”松井立即向山下鞠躬请罪。山下离开之后，松井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拿下武吉智马山。当天晚上，就在第五师团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第十八师团也从侧翼发起进攻，连牟田口也左肩负伤，随行的《朝日新闻》记者岩崎、《同盟通讯》联络员鲤江先后死在英军的炮火之下。

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好不容易才从东侧斜着逼近制高点，总算攻下了具有战略意义武吉智马。山下随即将军司令部推进至此。站在山顶上，整个新加坡城一览无余。至此日军已控制了北部的半个岛屿，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了市郊的跑马场。

2月11日是日本纪元节。在《读卖新闻》临时晚刊的第一版上，以整版篇幅用横标题醒目地刊登着“新加坡将在今明天攻陷”，文中

说：“2月11日零时20分，帝国军队在猛攻新加坡要塞中迎来了纪元节，士气愈加高涨。经过激战，今晨夺取了新加坡的最高点武吉智马要塞。我军在呼之可闻的距离俯瞰陷入一片混乱的新加坡市区，攻势锐不可当！”

尽管战事进展神速，但日军的攻击力显著下降了。前线的士兵已经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连勇猛过人的辻政信都在为英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感到惊讶。之前情报部门估计，岛上的守军不超过30000人，这一估计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现在辻政信认为，英军的人数起码要多出一倍以上。

后边再也没有退路，困兽犹斗的英军反击势头越来越顽强，从城内发射来的炮火同样是惊天动地。英军的炮弹似乎用之不竭，而日军的弹药却已经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各师团所属火炮的炮弹即将告罄，每门野战炮只剩下100多发炮弹，重炮的炮弹更少，部分甚至只剩下几发。士兵携带的粮食也所剩无几。以第五师团为例，每人原来只配备了“大米3天量，干面包3天量，罐头肉3个，酱油粉、豆酱粉5日量，食盐、砂糖各2次用量”，这些补给早已被疲惫不堪的士兵消耗殆尽，很多士兵现在只能靠吸吮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来补充体力。

在武吉智马高地的山顶上，山下眺望着近在咫尺的新加坡城，心里禁不住泛起了一丝紧张。但是他强作镇定，没有将不安在脸上有丝毫流露，以免影响官兵的士气。如果英军发觉日军的窘境而拼死抵抗，甚至将日军引入城中开展巷战的话，那么日军就会被拖入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胜利也就会遥遥无期，最后甚至可能功败垂成。冷静的山下命令日军放慢进攻速度，调来轰炸机对新加坡市内实施无差别轰炸，给守军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企图以此唬住英国人并逼迫珀西瓦尔投降。

从11日到14日，日本航空兵共出动轰炸机4700架次，投弹770多吨。新加坡市内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爆炸的气浪与滚滚黑烟遮天蔽日。持续的轰炸导致城内的守军和居民惊慌失措，许多士兵和官员竟然靠酗酒来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市内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和死尸的恶臭。

居民纷纷想方设法逃离这个死亡之岛。13日，将3000名指定人员从海路撤到爪哇岛的计划开始实施。奉命撤退的包括政府要人、技术人员、多余的参谋人员、护士以及其他对于未来战争有特殊价值的人员，其中也包括空军少将普利福特和海军少将斯普纳。海军和空军都没了，他们留在岛上也没啥大用处。海面早已被日军封锁，只有少数几条船幸运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大部分船只被击沉而葬身海底。前后15天之间，日军于新加坡周围海域击沉英国各类船只约80艘。

两位少将的逃跑之旅堪称悲惨，他们在航行途中神秘失踪，其结局一直到战后才被知晓。他们乘坐的船遭到了日军驱逐舰的攻击，被迫逃上了一个小岛。船上的45人倒是顺利上了岸。一个身强体壮的新西兰军官自告奋勇，决定利用岛上的一艘小船去寻找救援者，历尽千辛万苦于2月27日到达了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尽管那时候日军对爪哇岛的登陆已迫在眉睫，但是守军还是很够意思地派出一架飞机去寻找那些幸存的人，可惜他们的救援没有成功。小岛上那些人大部分染上了疟疾，3月底普利福特等14人病死，到了4月，斯普纳等4人也病死了。5月14日，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阿特金斯中校明白，如此下去所有人都会幸免，就带着另外7个人驾了一只小船到苏门答腊向日军投降。日军随后派人登岛，把最后还活着的几个人带走。他们随后全部被押回新加坡的战俘营——早知如此，何必出去跑那一大圈儿。

和香港类似，新加坡城还有一个软肋，就是岛内的水源远不够用，还要通过对岸柔佛巴鲁的送水管道输送。为了进一步对城内守军

施加压力，2月14日，池谷半二郎下令切断了供水管道，缺水导致城内更加混乱。

与此同时，山下命令前线日军向城市外围的英军弧形阵地再次发起猛烈攻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贝内特少将决定不让手下那些澳大利亚士兵白白送死，命令他们节省已经越来越少的子弹，只有在保卫他们自己的防线时才进行射击，这使得日军的攻势更加凌厉。一队日军冲进了亚历山大野战医院，英军的顽强抵抗使得遭受重大伤亡的日军怒不可遏，他们发疯似的用刺刀挑死了躺卧在走廊和地板上的所有320多名伤员，连正在进行手术的外科医生和伤员也遭到机枪扫射，无一幸免，其惨无人道的兽性令人发指。

山下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2月13日，他让杉田一次起草了一份措辞谨慎而严厉的“劝降书”。为了能够醒目一点容易被英军及时发现，杉田将山下亲笔签名的劝降书装在通信筒里，在筒上系上了红、蓝、白相间的飘带，派侦察机将29份同样内容的“劝降书”空投到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坎宁堡附近。劝降书云：“我基于武士道精神奉劝贵军投降。贵军以大不列颠传统精神为建军根本，并正据守业已孤立无援的新加坡，用艰苦卓绝的行动与英雄气概提高大不列颠之声威。然从此以后抵抗已属无益，徒使百万居民遭遇更大危险，置身于刀光火影之中。战局既定，新加坡陷落已近在眼前，继续抵抗不仅徒劳，且将为城内广大非战斗人员带来直接损伤，陷百姓于更大痛苦与战祸之中。何况按我军之见，你等继续顽抗已不能再为英军增添声威。故特敬告贵官，希即停止无意义之抵抗，并自现在起顺从我人之忠告，立即迅速停止英军全线之作战行动。如贵官仍继续抵抗，吾人自人道之观点万难再予忍耐，不得不继续对新加坡予以猛烈之攻击。最后特向贵官致意。”

但直到14日晚，仍然没有等来英军的答复，沉默是金的珀西瓦尔中将已奉命“战斗到底”。日军各级指挥官越来越为新加坡的战况发

愁，“我希望新加坡不至于成为第二个巴丹。”铃木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开战之前多次深入敌境进行实地信息搜集的情报参谋朝枝繁春少佐预言，英军如果再坚持一个星期，“他们真的就会打败我们的”。

山下的神经也越来越紧张，他遥望着仍然高高飘扬在坎宁堡上的“米”字旗喃喃自语道：“如果新加坡守军拒不投降，后果不堪设想。单是攻下坎宁堡高地就得用一个星期，要完全攻占新加坡更不知要多少天。”激烈的战况使很多人发生了动摇，池谷半二郎建议暂停攻击，让前线部队休整补充粮草弹药。还有人干脆提出，暂时撤离新加坡返回马来半岛另作计议。

“敌人也很困难！”山下怒声呵斥道。他坚决反对停止攻击，撤离更是连提都不用提。久经沙场的山下清楚，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关键时刻能否咬牙坚持的一瞬间。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完全是靠精神在作战，如果停止前进他们会更加疲劳，甚至意志崩溃。思虑良久的山下决定坚持下去，与英军进行意志的较量和神经的对峙。

为了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意志，山下孤注一掷地下令集中剩余的炮弹轰击居民区。炮火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片瓦砾与断肢残臂，其状惨不忍睹。山下顶住压力严令三大师团长立即加强攻击，不得有丝毫松懈，决定战争胜负的时机就在眼前。尽管已成强弩之末，但日军的最后一击收到了奇效。就在山下焦虑万分之际，来自前线的电话铃响了，一名指挥官报告说：对面的英国人终于打出了白旗。

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对面的帕西瓦尔终于顶不住了，意志薄弱的中将精神已接近崩溃。2月13日，韦维尔在万隆接到了帕西瓦尔要求准予投降的请求。帕西瓦尔说，“新加坡全市已经在敌军炮火的射程之内，我们还有随时断水断粮的危险。据各指挥官的意见，交战的部队都已十分疲乏，既不能抵抗日军顽强的进攻也无力发起反攻。我的下级指挥官一致认为，因争取时间使新加坡城内遭受巨大损失和惨

重死伤是得不偿失的，继续流血已经毫无意义”。韦维尔拒绝放下武器，他的答复是命令守军“继续尽可能长久地在最大程度上重创敌军，必要时进行巷战”。帕西瓦尔解释道，“日军已占领了水库，饮水所存无几”。韦维尔答道：“你们的英勇抵抗是有意义的，必须以最大限度的毅力继续抵抗。”话虽说得硬朗，但韦维尔也知道新加坡大势已去。在随后发给丘吉尔的电报中他说：“担心抵抗恐怕不会持久。”

惊慌失措的绝不仅仅是帕西瓦尔。早在13日以前，托马斯总督就下令破坏了广播电台设备，烧掉了多达500万元的纸币。市内主要酒类销售公司所有的150万瓶洋酒和6万加仑中国美酒统统被倒进了地沟——心疼啊！

2月14日上午，帕西瓦尔召集全体指挥官开会，告诉大家汽油和炮弹即将告罄，饮水再过24小时也将点滴皆无。很快他就得到了允许，去做他本来就准备做的事情。韦维尔发来了一封电报，给予帕西瓦尔在一旦战斗变得“毫无意义”时，“决定停止抵抗的权力”。但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仍对你和全体部队过去数日的英勇努力表示感谢”。

帕西瓦尔迅速召集来主要指挥官，宣读了韦维尔上将发来的电报。第三军司令官希斯曾经在“一战”中左臂受伤，从肘部到肩膀的骨头都被打断，现在只能靠肌肉支撑，“这时，无论谁都不想逃跑了！”希斯中将缩着肩说。贝内特少将也不断摇头：“没有水了。”大家一致同意向日本人投降。帕西瓦尔向韦维尔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由于敌军攻击所遭受的损失，水、汽油、粮食和弹药都已告罄，因此不能再继续作战。各级将士已尽了最大努力，对于您的支援表示感谢。”他下令销毁密码本和机密文件，之后派遣纽毕根准将等人为军使，前往日军阵地协商投降。

2月15日14时，攻入布基帖马街道的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正面出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英军小轿车，这时候第五师团的前线士兵连步枪子弹都快没有了，再打下去只能端起刺刀进行“猪突冲锋”了。那辆小轿车车头的一边插着一面“米”字旗，另一边插着一面白旗。车子径直驶到日军阵地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三个扛着白旗的英国人，他们分别是英军参谋纽毕根准将，第三军的参谋怀尔德少校和司令部的一个秘书，“决不考虑投降”的英军终于投降了。

山下慎重地研究了纽毕根准将送来的帕西瓦尔的信件。信中说，希望在新加坡市政厅内和总督一起与日本人举行停战谈判。山下有些怀疑英军投降的真实性，便派曾经在美国留学的杉田去和纽毕根交涉，提出大致的投降条件。山下提出，不是日军去他们那里，而是英军要到日军的阵地上来协商投降事宜。同时强调纽毕根官太小，必须由帕西瓦尔本人前来，以示英军投降的诚意。

双方约定，18时在布基帖马街三岔道北边的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具体交涉投降事宜。对于山下提出的必须珀西瓦尔亲来的条件，英军代表是满口答应，——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

负责接洽的杉田随纽毕根少将一起来到了英军司令部，之后和帕西瓦尔一行一起乘坐两辆汽车前往谈判地点。几天前因为骑摩托车出现事故受伤，杉田的脖子上还打着石膏。这家伙估计年轻时学习也不怎么样，留学美国几年连英语都没学好。坐在帕西瓦尔身边的杉田困难地扭着身子，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中将说：“我们打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可以结束了。英军作战英勇，我向你们表示钦佩。”帕西瓦尔礼貌地轻声回答了几句，瘦削的面孔涨得红红的，双眼充满了血丝。

杉田要求乘车的英国人一行中途提前下车，打着白旗改由步行前往谈判地点。因为日本人在沿途安排了许多摄影师，将对这一历史时

刻拍照留念。但是英军也不傻，在行进到离谈判地点不远时，他们机敏地发现路边有日军的摄像人员在拍照，很明显这些照片会迅速传遍世界。帕西瓦尔立即把白旗拿下肩头，让白旗低垂向地面，以此来抗拒日军的羞辱。

1942年2月15日下午18时，珀西瓦尔和他的参谋长特朗斯准将等人到达福特汽车工厂办事处门前，他们立即被日本记者和摄影师团团围住。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也是日本南方作战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摄影师开始争先恐后地抢镜头。英方一行人穿着短袖英国陆军制服，短裤、长筒袜，头上戴着像洗脸盆一样的扁平钢盔，帕西瓦尔的手里拿着白旗，那样子真是说多丢人有多丢人。

他们迅速冲破记者们的包围圈，快步走进屋内，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桌子一边并排坐下，那样子实在显得可怜。这些打了败仗的人在静候山下奉文出场。不大的房间里，前前后后涌进来40多人，使房间显得更加拥挤。没有人愿意出去，谁都想亲身经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性时刻。

英军投降对于山下奉文来说，既是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它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山下还没来得及考虑投降的具体条件，对谈判的细节更没有仔细琢磨。他甚至怀疑这是英国人玩弄的缓兵之计。在英国人等待了5分钟之后，山下阴沉着脸走进了会场，笔挺的土黄色陆军军服上挂满了勋章。那些日军参谋能够看出来，山下原来已经稍显花白的小胡子明显刚刚用黑发蜡染过。

山下举止刻板地在谈判桌另一边的中间坐下，其他诸如铃木等人才纷纷就位。担任现场翻译的是新闻记者菱切，他首先对双方进行了介绍。山下一开口就来了个下马威：“我军除了接受你们的投降外，其他一律不予考虑。”之前山下已经从英军俘虏的口中得知，英军一直高估了日军的实力，他们认为和英军作战的日军至少有5到7个师

团，——连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他一直认为参加作战的日军绝对不会低于5个师团。山下在内心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让珀西瓦尔探得日军只有区区3个师团，且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从而拒绝投降而恢复抵抗。

帕西瓦尔的个子足足有两米高，按道理山下奉文1.74米的个子在日本人中已经够高了，但面对帕西瓦尔时，还是有点仰视。可惜现场的实际状况正好相反，涨红着脸的珀西瓦尔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话语也有点底气不足：“在22时30分以前，我们恐怕不能做出最后的答复。”

“不行，”山下蛮横地说，“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就马上恢复攻击。”

菱切的英语显然不太熟练，说起话来结结巴巴，英军的译员怀尔德少校也同样蹩脚，不时还要翻看手中那本砖头一样的《英日大辞典》。在美国留过学的杉田发现投降之事可能会因为产生误解而告吹，就亲自出马代替菱切记者。但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双方的争论还是驴头不对马嘴。加上帕西瓦尔不肯当场表示投降，场面变得更僵了，几个人甚至边说边打起了手势。

“你们若不现在决定投降，我们就按照原计划发起夜间攻击。”烦躁的山下有点急不可耐，他必须利用英军还没醒过神之前把投降条件定下来。山下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认为如果在城内进行巷战，我们非败不可”。他将自己在新加坡采取的策略称为“虚声恫吓，一次成功的虚声恫吓”。

“贵军能否留在原地不动，我们明天上午再谈？”珀西瓦尔涨红的脸变得煞白。

“不行！”山下以愤怒的语气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我要求你们今晚就停止敌对行动。我再提醒你一次，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珀西瓦尔显然被镇住了，他原指望有一个体面的议和局面，现在看来难以实现了：“我们准备20时30分停火，但是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为了防止混乱，我请求20时30分之前双方军队都不要向前推进。”

山下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仍装作一副很勉强的样子。“好吧，”停顿了一下，他又显得十分大度地补充道，“投降后，我允许你们保留1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来维持新加坡市内的治安。”此举也算给珀西瓦尔留了点面子。

珀西瓦尔一时没有说话，现场好大一会儿寂静无声。山下忽然警觉起来：“我已经同意了你的请求，但是你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投降。”

珀西瓦尔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是他一生中最感耻辱和痛苦的时刻。只见他先蠕动了一下喉头，又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最后勉强点了点头。

这种含糊的表态把山下激怒了，他无法接受这种无声的承诺。他告诉日方杉田，他要英方一个明确而简单的答复。可是双方翻译打了半天手势还是没把事说清楚。坐立不安的山下不时看表，最后他对杉田摇摇手说：“没有必要说这么多话。问题很简单，我要的也是简单的答复。”然后他把脸转向珀西瓦尔，厉声喝道：“投降还是不投降？你只需要回答Yes还是No！”——德语很流利的山下能说出这俩单词已经很不错了。

“Yes，我们投降。”习惯对自己人说“No”的帕西瓦尔面对敌人终于改口说“Yes”了。这位昔日神气十足的殖民统治者和大英帝国的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日本人的虚张声势吓破了胆。稍作停顿后他又说，“我有一个请求，贵军是否可以保证英国平民以及妇孺的安全？”至于占新加坡人口主体的原住民，帕西瓦尔连提都没提。

“我们会加以注意，请在这份投降书上签字。”

这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以英国人的彻底屈服而告结束。1942年2月15日19时50分，英军司令官珀西瓦尔中将在《关于投降的答复书》上屈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10周时间，大英帝国苦心经营数十年、花费巨资打造的“东方直布罗陀”，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人之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陷落不仅让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也使通向荷属东印度的大门向日本人敞开了一半，另一半就是麦克阿瑟驻守的菲律宾群岛。

客观而言，帕西瓦尔的条件要优于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在投降前的最后一刻，他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此情此景让老酒想起了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钱宇平，他在向小林光一投子认负的时候，棋盘上还蕴藏着一着一击制胜的妙手。所以在局后被指出来时，他才会懊悔地一把扯掉衬衣绷飞了所有的衣扣。

签字仪式结束后，帕西瓦尔一行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和其他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谈判现场，随后日本的谈判人员全部返回了军司令部。那里已经被布置一新，在铺有白色桌布的桌子上，摆放着鱿鱼干、栗子和裕仁赐的清酒。为了庆祝这场69天的激烈战斗，在场所有人都高高地举起了酒杯，面向裕仁所在的东北方向默默祈祷着干了一杯。

此时在菲律宾，麦克阿瑟率领的8万美菲军已经被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逼到了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最后的覆灭指日可待。马上就有人开始吹嘘说：之前我们已经打败了大清和俄国人，“一战”时战胜过德国，而今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最后的结论是，日本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天下无敌！

各处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到了晚上20时30分，大英帝国属下的新加坡已经陷入了一片死寂，连零星的枪声都听不到了。新加坡，这个与直布罗陀、马耳他、珍珠港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要塞的战略要地从此属于日本人了。狮城的沦陷使得大英帝国丧失了高贵的尊严，“米”字旗胜利的光辉曾经照耀全球，然而昔日的威武雄风今天已荡然无存。

在69天的时间里，山下奉文率领第二十五军，以死亡3507人、伤6150人，总计伤亡9657人的代价，自北向南横扫马来半岛1100公里直至新加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胜利。在英军所有的138708人中，真正死伤人员不超过8000人，伤亡数字还略低于日军，但超过130000人成为日本人的俘虏。日军缴获同样颇丰，总计有各种火炮740门，乘用车及卡车10000辆，轻重机枪2500挺以上，步枪60000支，子弹336万发，装甲车200辆，机车火车1000辆，飞机10架。另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和粮秣。后来在参观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时，一名日军军官诧异地感慨道：“仅凭这些也可以打一仗啊！”

可笑的是，就在守军即将放下武器之时，仍有大批援军在登上新加坡岛，他们登岛之后直接开往了战俘营，当然武器弹药还是要留下的。与此同时，那些本无战心的马来人已经在和新的征服者进行和谈，日本人承诺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允许马来人获得独立和自由。俘虏中的55000名印度人更绝，他们中的40000人迅速反戈一击，成为苏巴斯·博斯领导下的亲日武装“印度国民军”中的一员

——看来这“伪军”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呀，不过人家反对的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英国人。

日军在占领缅甸之后，为了将这些地盘更好地联系起来，决定修建一条横贯泰国进入缅甸的铁路。这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因为铁路必须穿越雾气腾腾的热带丛林和高山激流，战俘们就成了最好的劳动力，他们大部分被强令去修建那条长415公里的死亡铁路。为了赶工期，那条最少6年才能完成的铁路被勒令在15个月内完工。有5万名盟军战俘和20万名强征的当地劳工参加了铁路建设，最后至少有16000名战俘和超过60000名劳工因累、病、虐待致死，这条铁路也因此获名“泰缅死亡铁路”。它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并称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亚洲犯下的三大暴行。

那些投降的英军将领并没有去当修路工，等待他们的将是长达数年的战俘生涯。帕西瓦尔后来在回忆录《马来之战》中这样写道：

“经过70天巨大的、不懈的努力，日夜兼程的行军和战斗，难有喘息甚至没有歇息，马来之军就这样被俘虏了。”他对那次谈判中受到的屈辱比在作战中的败北更加痛心。在回忆录中，他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战，但对于那次与山下的会见却只字未提。

日本的战俘营里一下子出现了一大群高级将领，仅中将就有2位、少将5位、准将30多位。后来杉山元视察樟宜海军基地时，特地在山下奉文的陪同下召见了帕西瓦尔，还貌似亲切地和他握了手。帕西瓦尔的战俘登记卡现存英国国家档案馆，表格上明确地记录着他的姓名、出生日期、国籍、军衔、所属部队、被俘地点及时间、父母姓名等。在战俘营度过的长达3年半的时间里，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妻子的来信。他寄回家的无数封信件中，他的儿子詹姆斯·帕西瓦尔只收到过一封，还根本没法看懂它，因为日本人剪去了很多内容，信纸上满是破洞。

最悲惨的当属后来匆匆赶到新加坡增援的英军第十八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心胸开阔、性格开朗的少将曾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却未能逃脱厄运。1942年11月11日，他因为营养不良和被毆死在战俘营里。帕西瓦尔和美军的温赖特中将把他火化后，骨灰埋葬在战俘营的院子里。

唯一幸运的是贝内特少将，他带领几个手下成功从日本人手下逃脱。

马来亚和新加坡之战震惊世界，其中也包括日本陆军的师父德国人。德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学课程上从此增加了一节新内容：马来亚战役。

多达13万的战俘排着整齐的队列昂步开进了日本人的战俘营，2月15日从此成为英国人最为屈辱的一天。丘吉尔在回忆录上沮丧地写道：“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和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在新加坡。”仅仅一个月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保证：日本人要想攻克大英帝国的远东堡垒——新加坡，简直比登天还难。

在对马来亚战役的总结中，英国陆军部如此写道：“部队军官轻敌，领导方式死气沉沉，部队训练不力，战斗中各自为战，增援过于分散，指挥机构混乱，战略把握不足，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投入过重，而且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上述最后一个原因导致皇家海军遭遇了历史上最惨重的海难。”韦维尔在随后的战役总结中也说：“我们主要的麻烦，一则在于增援的军队缺乏充分的训练，二则由于日本人有勇敢而熟练的战术和制空权，引起了我军的自卑感。”——一向骄傲自大的西方人，在面对矮小的日本人时终于感到自卑了！

但是战争还是要继续，老丘也必须“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2月19日，他接到了来自伟大盟国的一封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我了解新加坡的陷落会怎样使您和英国人民蒙受影响。但

是我们的挫折无论多么严重——我一刻也不会低估它们——我们还必须时时期待着打击敌人所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在这几个难受的星期里，我希望您安心下来，因为我确知您深得英国人民大众的信任。我要您知道，我时常相信您。我也知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您认为我能干得了，您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切盼回音。”

这老罗也真是不够哥们儿！丘吉尔扯着嗓门吆喝快两年了，请求美国向远东派出一支舰队，越大越好，罗斯福一直都没有答应。现在大势已去你却来卖嘴了。罗斯福他老人家也不容易，他不是不想帮忙，主要是他手中可用的力量也不宽裕。美国虽然是有钱人，但那钱都存在银行里，一时半会儿还没法提现。

盟友英国人在远东的惨败使美国媒体首次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开始猜测他们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现在毫无疑问”，《纽约时报》如此评论，“我们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他即将奔赴中国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新加坡沦陷的震惊，“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停战命令生效之后，第一个冲进新加坡的依然是爱出风头的辻政信。在一片狼藉的街道上，辻政信看到了许多无精打采的降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背着步枪。当他拿出相机准备拍照时，突然从四方八面聚拢过来众多大喊大叫的士兵。翻译告诉辻，他们大声叫着的是“请为我们每一个人照相！”当辻诧异地询问其中原因时，这些人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你照的相是会送回日本吧？到日本便会立刻登载在全球的报刊上了。我们的妻子和家人就会看到这些照片，因此也就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还活在人世。”

和山下一样，辻政信无疑是马来亚战役的功臣。颇具戏剧性的是，日本战败之后的1951年12月，成功逃过了美、英、中、法、俄五国联合追捕的战犯辻政信还出版了《日军新加坡作战之回顾》一书，

还聘请原澳大利亚第八师师长贝内特少将为之写序。贝内特欣然接受——就像后来斯普鲁恩斯欣然为渊田美津雄的《中途岛海战》一书作序一样——还在序言中对辻政信赞誉有加。更令人可笑的是，狂妄自大的辻政信在书中自诩为丘吉尔的铁杆粉丝，他将战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日本缺乏丘吉尔那样的杰出领袖。他认为丘吉尔在性格上带有“禅的神秘”味道，是领导全国脱出逆境走向胜利所必要的领袖。不知道看到辻政信如此评论的丘吉尔会是怎么样一副尴尬表情。

对城内所有地方都做了认真考察后，辻政信意外地发现，新加坡的机场、港口与城市设施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的毁损之外，英军并未加任何破坏。大惑不解的他再次提审了一名英军军官：“你们为什么不破坏新加坡？”

“因为我们还要回来的。”

“你不相信你们和美国人会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吗？”

“不！从来不！我们也许会被打败99次，但在最后一次我们会屹立不倒的，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位年轻军官的话让辻不寒而栗。他隐隐觉得，拥有如此不屈精神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但日本国内远没有如此冷静。东京《朝日新闻》在2月16日评价这次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时，得意扬扬地炫耀道：“在短短三天之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每日新闻》如此写道：“新加坡的垮台无疑改变了世界历史。”《日本时报》将这次胜利与汉尼拔传奇般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成吉思汗穿越兴都库什山脉相提并论，最后总结道，“日本的部队就是世上的军神”。马来亚战役使得日本的胜利感与日俱增，媒体开始将日本军队评价为“超人”。甚至还有人吹牛说，日军现在攻陷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大本营报道部部长大平秀雄大佐也开始频频摇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之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三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最后的胜利非我莫属。”

2月16日清晨，内大臣木户幸一向裕仁报告了第二十五军攻克新加坡的消息。对此裕仁高兴地说：“虽然情形像内大臣说的那样，但深深感到，这完全是由于在最初进行了慎重、充分的研究。”当天，裕仁对参加马来亚作战的陆海军颁发如下《敕语》：

马来方面作战的陆海军部队，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下，断然实行困难的海上护航、输送及果敢的登陆作战，耐炎热，冒瘴病，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神速攻克新加坡，从而摧毁英国在东亚之根据地。朕深嘉奖之。

兴奋的裕仁特地出席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见面会。他身着大元帅军服，骑着心爱的战马“白雪”走出了皇宫，接受聚集在皇宫前二重桥广场上成千上万崇拜者“万岁”的呼喊声。

日本列岛继袭击珍珠港获得全胜之后，再一次掀起了欢庆胜利的狂潮。政府得意扬扬地宣布，每家每户发啤酒2瓶、赤豆1包、酒3合，13岁以下儿童每人发食品1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日本民众纷纷给山下寄来祝贺信件，他的家乡顷刻间访问者骤多，成了一个旅游胜地。

尽管对山下横竖看不上眼，但东条英机也意气风发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声明缅甸和菲律宾可以允许独立，但香港和马来亚必须保留，作为保卫“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据点。最后他说：“大东亚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的远大理想，它将令大东亚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

新加坡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日军入城之后，德国领事馆武官一行前来祝贺，一向高傲的德国人对山下在新加坡取得的“丰功伟绩”赞誉有加。之前他们认为，用5个最精锐的陆军师，仅仅穿越马来亚的茫茫丛林就需要至少3个月，而今，山下以更少的兵力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在为德国人举行的招待晚宴上，一个名叫来乃的德国陆军上尉举杯对着山下喊道：“虎将军！”

“不，我不是虎。”

山下颇为不快地制止了来乃上尉，并解释说：“虎这东西归根到底不过是个胆小而危险的兽类，专从背后袭击比自己弱小的对手，等到年老体衰时就找动作迟钝的人，成了吃人的老虎，可以说是品质低劣的野兽！”

尽管如此，这次宴会上的对话还是很快传开，山下从此被称为“马来之虎”，并与山本五十六并称为“海军的山本，陆军的山下”。

日本将新加坡岛更名为“昭南岛”，行政上称作“昭南特别市”，意即“南方之光”，由大达茂雄出任第一任市长。随后，近卫师团和第十八师团离开新加坡分别参加对荷属东印度和缅甸的作战，第五师团留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负责各地治安。

对于新加坡众多的华人来说，更大的苦难和死亡还在后面！新加坡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展开了以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抵抗行动的大屠杀。2月17日，山下奉文命令刚刚上任的新加坡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将潜伏着的持敌对态度的华侨连根铲除，以绝我军作战之后顾之忧。”铃木明确指示：“判定出敌对分子后，当即处以死刑。”

2月18日，残酷的大“肃清”开始了。日军对新加坡市区进行划区封锁，强令各区18岁至50岁的华人男子自带干粮，前往4个集中地接受甄别并领取“良民证”。不到3天，4个集中地的学校、工厂等地就挤满了华人。等待他们的是蒙着面罩的原英国警察、印度警察和马来亚共产党的变节分子，他们将对所谓的“反日分子”进行指认。被指认出来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日军捆绑至海边遭机枪扫射致死。后来为了节约子弹，日军干脆把人绑成一串装上船，到离海岸10公里左右的地方推入海中。

以冷酷无情、杀戮无极限著称的辻政信自然也不会甘于寂寞，哪里有人杀，哪里就有他的身影。2月22日在巡视“肃清”工作时，他听说大西觉的分队只甄别出了70名反日分子，大为光火，对大西呵斥道：“你还在磨蹭什么？我是要全新加坡一半人的命！”一句话让大西觉的分队一口气抓了几千人，塞满了几十辆汽车，风景宜人的樟宜海滨遂成屠场。

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日本自己承认是5000人，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上认可的数字也是5000人，而新加坡华人社给出的数字是100000人。三名主犯中，除了铃木宗作后来在菲律宾被美军击毙，另外两人都被判处绞刑。山下被绞死的地点在菲律宾，而河村三郎被执行绞刑的地点正是他行凶的樟宜海滩。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新加坡成为南洋华人出钱、出人支援国内抗战的主要场所。山下认为，南洋华人的支持是中国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虽然那些大头头都跑了，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这些“欠账”必须由留下来的人埋单。日军强令当地新加坡华侨交出5000万元俸纳金。山下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俸纳金是他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

到6月25日，当地华侨终于将凑齐的5000万元交给了日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微不足道，华人中个别人的财产就远不止此数，他们之前捐献给重庆政府的资金不低于3亿元。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添油加醋地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

今天在新加坡市区的美芝路，有一座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地方——战争纪念公园，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就坐落在这座公园里。顾名思义，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1942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那3年零6个月中被迫害致死的新加坡人，他们大部分是华侨。高70米的纪念碑，于1967年2月15日纪念新加坡沦陷25周年那一天，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1942年19岁的李光耀也曾被日本人抓走并带到海边让他自掘坟墓，但他幸运地借机溜走，躲过了屠杀——的主持下揭幕。碑上有4种铭文，中文这样描述：

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8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我平民无辜被杀者其数不可胜计。越二十余年，始得收敛遗骨，重葬于此，并树丰碑永志悲痛。

马来亚战役中功成名就的山下没有因此得到东京的青睐。相反，他的表现立即引起老对头东条的警觉。如果坐视山下名声越来越大，势必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山下下一步回到东京，按他此时的人气，首先应给予的只能是陆军大臣或者与之同等的职位待遇。要知道，现在陆军大臣是由东条亲自兼任的。至于参谋总长，现在日军各路进攻势如破竹，把人家杉山元换下来也不太合适。况且就是自己把陆军大臣的位置让给山下，这势不两立的仇人在一起怎么合作？可能连自己首相的宝座都有危险。再说，现在已经成为“统制派”掌门人的东条，绝对不允许以山下为首的“皇道派”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老奸巨猾的东条灵机一动，计上心来。6月下旬，山下接到大本营一纸调令，他被调任满洲第一方面军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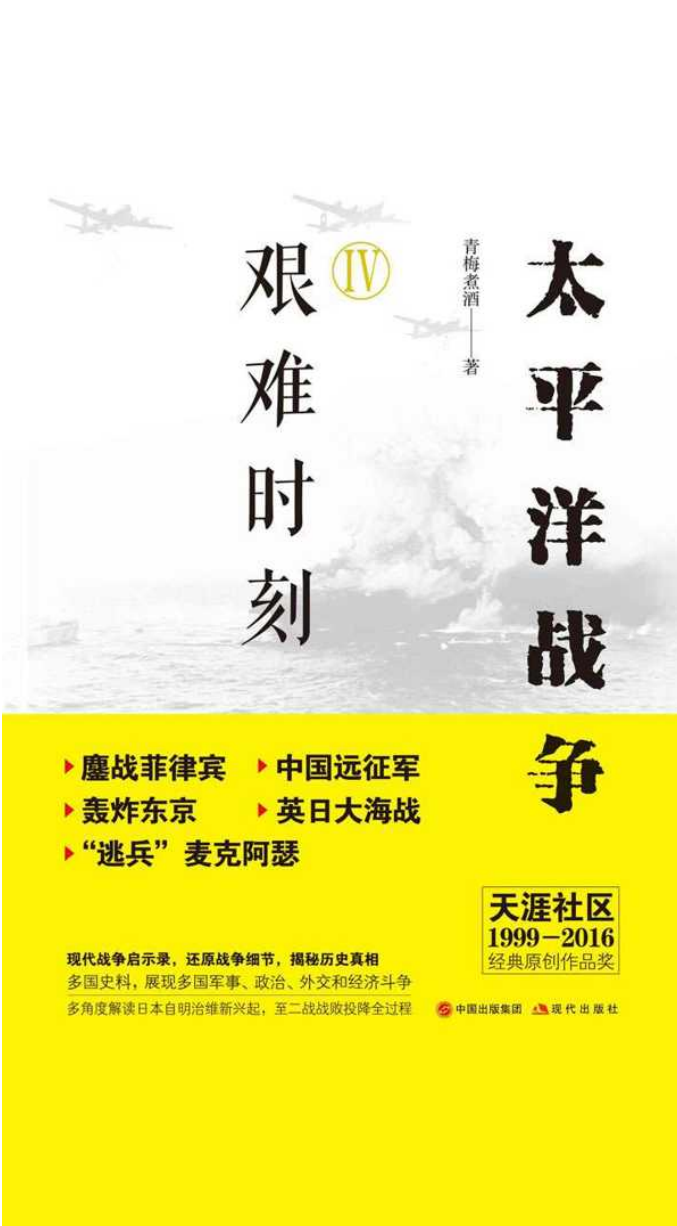
头一年11月离开东京之后，山下还没有回过本土。心情无比郁闷的山下提出，能否借职务调动的机会顺路回一趟东京。按照惯例，在外征战归国的司令官将获得裕仁召见的机会，何况是取得很大战绩的山下？因此，山下事先准备了向裕仁汇报的《马来亚新加坡进言草稿》。

按道理山下顺路回家一趟绝对不算过分。对于他的请求，东京的答复是“不允许”，直接去满洲。大本营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人知道他的新职务。山下通过南方军总部再次提出申请，回答依然是“不行”。心灰意冷的山下从此再未提出过类似的请求。

多年来与东条不和的山下心如明镜，这不过是东条在借机压制他，避免他公开露面的借口而已。从珍珠港凯旋的南云、渊田、岛崎能入宫接受裕仁的嘘寒问暖，而同样取得辉煌胜利的自己，连回趟家都不行？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1942年7月12日清晨，山下奉文在与后任斋藤弥平太中将共进早餐后，离开新加坡直飞满洲。等他再次受命出山，已经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彼时东条已黯然下台，危如累卵的日本败局已定。

“可怜的山下，这下怕是要死在菲律宾了。”一个早已赋闲在家的日军将领在得知山下奔赴菲律宾拯救危局时，黯然说道。这人同样是东条的死对头，他就是有着“昭和第一兵家”“昭和三大参谋”之称，辻政信的“恩师”石原莞尔。



太平洋战争

艰难时刻 IV

青梅煮酒 著

- ▶ 鏖战菲律宾
- ▶ 中国远征军
- ▶ 轰炸东京
- ▶ 英日大海战
- ▶ “逃兵”麦克阿瑟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鏖战菲律宾

阿喀琉斯之踵

在西太平洋上，有一个美丽的群岛叫菲律宾。这个位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遥遥相对，西南隔苏拉威西海、巴拉巴克海峡与荷属东印度、马来西亚相望，西濒中国南海，东临太平洋。群岛由7107个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29.9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8533公里，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萨马岛等11个主要岛屿占了总面积的96%。这里雨水丰沛，花草、果木繁盛，香蕉、凤梨、芒果等物产享誉海外，享有“太平洋果盘”“花园岛”之美誉。

菲律宾人的祖先是亚洲大陆的移民，大约在14世纪在这里建立了苏禄王国。1417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曾组成340人的友好使团前往中国访问，受到明永乐大帝朱棣的隆重接待。其后，群岛居民与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有往来。

1521年3月17日，一群西方“文明人”登上了萨马岛，他们来自一支西班牙船队。4月27日，西班牙人在马克坦岛遭到当地人围攻，他们的头领在泰加罗土著的刀箭下一命呜呼。这位带头大哥就是著名的航海家，当时受雇于西班牙国王的葡萄牙人费迪南·麦哲伦。

麦哲伦之死为殖民者提供了绝好的借口，大批西班牙侵略者接踵而至。1565年，这里已完全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人用王储菲律普的名字命名这个群岛为“菲律宾”。此后300多年，菲律宾人追求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从未平息。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在与新贵美国人的争斗中失败。在后来签署的《巴黎和约》中，西班牙被迫将古巴、波多黎各的统治权转让给美国。唯独菲律宾，美国人付出了2000万美元的代价，菲律宾从此成为美国远东唯一的殖民地，也是他们染指亚洲的绝好跳板。之前1895年，日本人通过甲午战争侵占了中国的台

湾。从美国人踏上菲律宾群岛那一刻起，在相距800公里的距离上，他们的星条旗就开始与日本的太阳旗隔海相望。

在攻占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战斗中，美国远征军中的一名准将旅长作战英勇，表现堪称出色。美国占领菲律宾后，这个叫阿瑟的美国准将被任命为美军马尼拉驻防司令。在随后的岁月里，阿瑟采取强硬手段镇压菲律宾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因功晋升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驻菲美军司令官和军事总督，进入其军事生涯的巅峰期。

阿瑟的先祖是苏格兰人，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到1825年，他的父亲老阿瑟随寡母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移民到美国的马萨诸塞。老阿瑟1871年曾被格兰特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显赫一时。阿瑟原本准备进入西点军校深造的，他的父亲曾写信给林肯总统请求推荐，但未获成功。1862年，阿瑟参加了著名的南北战争。由于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岁的阿瑟成为北军中最年轻的团长和陆军上校。战争结束后，他选择继续做一名职业军官，军阶从战时的上校降为上尉。阿瑟在上尉军衔上度过了整整23个春秋，直到1889年44岁时才晋升少校。1875年，阿瑟和富家女玛丽·平克尼·哈迪结婚，平克尼于1876年、1877年和1880年先后为阿瑟生下了三个儿子，其中老大后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二儿子不幸夭折。她的小儿子，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全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美国一些传记作家常常如此描述这位著名的陆军五星上将：出身名门，风度翩翩，作战勇敢，指挥果断，爱慕虚荣，倔强顽固。他标志性的打扮是玉米芯烟斗、雷朋黑色墨镜、卡其布素色军装、卡里玛军用皮靴或拉菲尔皮鞋、珍珠把手枪。不管出现在哪里，他都是最受关注的核心人物。他获得的奖章和他受到的指责几乎一样多，比美国其他任何一位将军都多。他是美国将军中唯一参加过一战、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人。他是军人的楷模，认为“军人嘛，迎接战争就像迎接每

天升起的太阳一样”。他通晓意、法、德、西等四国语言。他的杰出表现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连敌人都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英雄”。2002年，在日本的一次评选中，他被评为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即使在今天，日本的麦克阿瑟纪念馆也总是游人如织。在韩国仁川，塑有他手持望远镜的雕像。在菲律宾，每次部队集合点名时都会有一名军官大声喊道：“麦克阿瑟！”然后全体军人齐声回答：“精神犹在！”

188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出生于美国南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座普通军营。从那一时刻开始，一直到1964年在沃特·里德医院去世，他没有一个小时是在美国军队以外度过的。当他还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就已经开始熟悉军营的生活。每天早上，父亲都会准时走进他的房间，朝他大声喊道：“起床了，中士！”他会立即睁开眼睛站起来举手敬礼。麦克阿瑟自幼视父亲为一生的偶像，晚年他曾说：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军号声，而这一切都是父亲给我的。我的父亲不仅给予我生命，而且给予我一生的职业道路。”父子俩的戎马生涯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都在菲律宾达到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都念念不忘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意义，都同文职官员闹得不可开交并因此影响了前程，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学时期的麦克阿瑟成绩平平，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厌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聪明却不刻苦”，学习成绩勉强算是中等。13岁那年，在进入一所军队中学后，他的学习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到1897年毕业时，各门功课平均成绩达到97.33分，名列全校第一。中学毕业后，麦克阿瑟的愿望是进入陆军最高学府——西点军校。当时要进入这所学校必须有国会议员、政府要员等社会名流的推荐，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推荐者，和父亲一样，他的第一次努力未能如愿。

经历过一次失败，麦克阿瑟在1899年成功以93.3分——第二名成绩还不到8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点军校。第一学年结束时，他的成绩在全班134名学员中名列第一。在其后三年中，他的成绩除了第三学年降到第四之外，其余均为第一，毕业时平均成绩为98.18分，这是西点建校以来的最高成绩。

此外，酷爱体育运动的麦克阿瑟还练就了健康的体魄。在校期间，他已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曾连续三年获得同级学员中的最高军阶：二年级时任学员下士，三年级时任第一上士，四年级时任全学员队的第一上尉和第一队长。在西点军校历史上，之前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三个人。

麦克阿瑟性格要强，处处要争第一。他被誉为“军校有史以来最英俊的学员”“典型的西部牛仔”。他成绩优异、风流倜傥，加上是名人之子，追他的女孩儿可能与他追的女孩儿一样多。流传最广的是他同时与8名女子订婚，打破原来有人保持的7人纪录。这似乎不太可能，他倒有可能同时与8个女孩儿约会。其实对麦克阿瑟来说，多少人不要紧，第一名才最重要。如果纪录是10个，他就会朝11个进军。和8个女孩儿订婚的传闻后来被他大笑着否认：“跟敌人打仗也没这么激烈呀！”

麦克阿瑟的一生都与菲律宾有缘。从西点毕业后，他作为美国工兵第三营的少尉军官，踏着父亲“闪光的足迹”到菲律宾执行勘测任务，首次勘测地就是当时一点儿都不著名的莱特岛。麦克阿瑟负责南部岛屿进行的建筑项目，监督莱特岛塔克罗班的码头建设等。此时他绝对想不到，1944年10月20日，当他率领美军庞大的反攻部队登陆莱特岛时，40年前他监督建设的码头仍然挺立在那儿，像老朋友一样欢迎他的到来。

彼时的菲律宾并不平安，到处是反美游击队。1903年11月，麦克阿瑟在吉马里斯岛执行任务，遭到两名游击队员的袭击，其中一颗子弹掀掉了他的军帽。他当即拔枪还击。有惊无险的战斗给青年麦克阿瑟留下这样的回忆：“像所有边民一样，我的手枪弹无虚发，当场将那两个人击毙。”这可能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动手杀人。这段经历，麦克阿瑟无数次主动传颂，几乎为他认识的所有人熟知。

1904年春，麦克阿瑟晋升中尉。在马尼拉的一次晚宴上，他结识了两位从圣托马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一个叫曼努埃尔·奎松，另一个叫塞吉奥·奥斯梅纳。三位年轻人从此成为挚友。这两个人后来分别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第二任总统。1942年3月，当时的总统奎松与麦克阿瑟一样狼狈地逃离菲律宾。1944年10月，出生于中国的继任总统奥斯梅纳又将跟着他风光无限地打回来。

由于不适应菲律宾的气候和生活，麦克阿瑟经常因疟疾发烧出汗、颤抖，还染上了热带癣菌病。1904年10月，他回美国休养，也就在这年，日俄战争爆发。对远东有着浓厚兴趣的阿瑟希望能观摩日俄战争。1904年12月，他被任命为美国驻东京使馆临时武官。麦克阿瑟请求以战时观察员身份随父亲前往，但因军阶太低、资历过浅未能获准。翌年9月，由于阿瑟的助手奉调回国，麦克阿瑟幸运地接替了父亲副官的职务，并于10月第一次到了横滨，此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

根据国内的要求，阿瑟父子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军事实力进行分析评估。他们考察了一些日本军营，之后到了新加坡、爪哇、缅甸、印度和越南等地，最后到了中国青岛，当时那里是德国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8个月的远东之行对麦克阿瑟的一生影响巨大，后来他回忆说，远东对他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使我一生的全部岁月增辉生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从那时起，麦克阿瑟对日本人有了戒心。他后来在考察报告中写到，他与之打过交道的日本军官个个“残酷无情，沉默寡言，冷若冰霜，性格坚强”，日本普通士兵的“勇敢和无畏”也给年轻的麦克阿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阿瑟的仕途很快遇到问题。在争夺菲律宾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阿瑟败给了文官威廉·塔夫脱，最终被解职回国赋闲。后来塔夫脱出任陆军部长，再后来当选为美国总统，这预示已被授予荣誉中将军衔的阿瑟彻底失去升迁希望。1909年，彻底心灰意冷的阿瑟退出服役47年的美国陆军告老还乡。三年之后，这位名噪一时的“菲战英雄”在一次老兵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因心肌梗死猝逝，年67岁。

现在麦克阿瑟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起初他的职业生涯还算顺利，1906年被选派到华盛顿高级工兵学校进修一年，同学中就有后来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沃尔特·克鲁格等。同年12月，在父亲老部下、当时陆军参谋长富兰克林·贝尔将军的关照下，麦克阿瑟开始兼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陆军低级副官。

其间，麦克阿瑟遭遇了感情生活的第一次挫折。他向一个叫斯图尔特的美丽姑娘求婚，甚至写了一部长达27页的爱情诗歌剧，也未能打动姑娘的芳心，求婚最后仍遭拒绝。由于过分沉溺官场和社交活动，他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远远排在第一名的马歇尔之后，毕业后被委派到一个等级最低的连队当了连长。眼看前途无望，平克尼试图让儿子改行。她给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哈里曼写信，在铁路为儿子找一份新工作。母亲的举动让麦克阿瑟无比震惊，他是不可能离开军营的。麦克阿瑟因此迅速振作起来，重新焕发活力的他，再次成为众人眼中的出类拔萃者。1911年2月，31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上尉，在第二年进入美国陆军部。由于在之后的墨西哥战争中表现出色，麦克阿瑟于1915年晋升少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麦克阿瑟积极参与了美国陆军的扩建。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加对协约国作战。麦克阿瑟向陆军部长贝克提议，将26个州国民警卫队各师的编余部分正式编成一个师，并解释说这个师的兵员来自全国各地，就像一条横跨长空的彩虹一样。贝克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给这个第四十二师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彩虹师”，麦克阿瑟被破格提拔为该师上校参谋长。和尼米兹一样，麦克阿瑟也没有任过中校。

奔赴欧洲作战的麦克阿瑟迅速脱颖而出，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一次战斗中，他组织并随同一个夜间侦察小分队行动，途中遇到德军炮火的猛烈打击，最后活着回来的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拒绝佩戴防毒面具，麦克阿瑟曾两次中毒，其中一次差点儿导致失明。还有一次，在乘车去前线的途中遭遇德军机枪的扫射，虽然汽车报销了，但麦克阿瑟和司机均安然无恙。另一次，他的指挥部遭到德军炮击，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只有麦克阿瑟稳如磐石。他镇定自若地告诉大家：“整个德国还未能造出一发打死麦克阿瑟的炮弹。”

对于他带头冲锋陷阵的做法，美国远征军司令官潘兴上将就不以为然：“将军身先士卒，挥舞着军帽，高呼‘弟兄们冲啊’的时代在实战中已经成为历史。”

还有一次，麦克阿瑟和巴顿在同一座高地上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卷起的尘土扑面而来。以勇猛著称的巴顿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麦克阿瑟却纹丝未动，还不失时机地幽了巴顿一默：“别害怕，上校，你是听不到打中你的那发炮弹的。”后来巴顿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麦克阿瑟很喜欢到普通士兵中了解情况。一次，他到连队，问一名士兵是否见过自己的上校团长。士兵说没有。那见过营长吗？士兵

回答也没有。旁边一名士兵高声喊道：“但是我们见过您！”麦克阿瑟高兴地咧开大嘴笑了。

其间，麦克阿瑟因“沉着冷静和高度勇敢”多次获得诸如十字军功章、服务优异十字勋章、紫心勋章等，他的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大报纸显著位置。但相比军功，人们更容易记住的是麦克阿瑟与众不同的扮相：头戴软帽，身穿高领毛线衫，脖子上围着长围巾，腿上绑着闪光的裹腿，手里拎着马鞭。这身奇装异服很快为他赢得了“远征军中花花公子”的光荣称号。在一次男子单身舞会上，外边至少有200个姑娘在窗边看着他，因为“麦克阿瑟将军实在太英俊了”。还有一次，在被记者问及为什么要穿着怪异时，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为了一举成名”。

1917年6月26日，37岁的麦克阿瑟晋升准将，后接任第八十四步兵旅旅长。在他离开司令部前往就任旅长时，“彩虹师”的参谋送给他一个金质烟盒，上面刻着“给勇者中的最勇者”。

就在他到任旅长后不久，师长梅诺尔问他属下的一名新兵是否知道旅长的名字。“麦克阿瑟将军，长官。”士兵自豪地回答道。“他是什么样的将军呢？”梅诺尔继续问道。他本意是想让士兵回答“准将”，但那名士兵思索半天，满脸笑容地告诉师长：“好吧，我来告诉您，以上帝的名义，他是位使敌人屁滚尿流的将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司令部一名军官到旅部来找麦克阿瑟，途中遇到一名淋得落汤鸡似的士兵：“如果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你能认出他来吗？”“天哪，长官，”那名士兵回答，仿佛不相信世上竟有如此无知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认识麦克阿瑟将军。”

由于“彩虹师”功勋卓著，身为主要指挥官的麦克阿瑟自然成了风云人物，他获得的勋章多达15枚，成为一战中美军受勋最多的军官。麦克阿瑟一生对荣誉的追求近乎病态——那众多荣誉中的某一项

给予某一个人人都足以使之终身受用。后来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他还特意改革了陆军授勋制度，以使自己能够得到所有的勋章。他一生获得的勋章如果都戴上，肯定能盖住肚脐眼，估计打造一副铠甲绰绰有余。战争结束前，他被任命为“彩虹师”师长。

1918年4月，麦克阿瑟载誉回国。翌年6月，年仅39岁的麦克阿瑟受命出任西点军校第三十二任校长，成为西点建校以来第二年轻的校长——南北战争的英雄托马斯·鲁格上校在1871年就任第十九任校长时只有38岁。

受一战影响，当时的西点可以说一塌糊涂，几乎沦为不伦不类的短期培训班。起初麦克阿瑟不太愿意去，认为自己“是个打仗的，不是教育家”，况且“那儿很多人都是我的老教授”，但后来他还是接受了任命。一战已经结束，美国在1920年实施了大幅度裁军。在战争中获得临时高级军衔的军官大多数要被降回原来的军阶。巴顿和马歇尔从上校降为少校，艾森豪威尔从中校降为上尉。按此推断，麦克阿瑟应该降为少校，正是西点军校校长的职务让他保留了准将军衔。

麦克阿瑟将“责任·荣誉·国家”作为治理西点的座右铭。学校体育馆上方，悬挂着麦克阿瑟亲笔题写的匾额：“今天在友好场地上播撒下的种子，明天一定会在战场上收获胜利的果实！”针对西点的诸多弊病，麦克阿瑟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出色地度过了三年任期，使原来死气沉沉的西点获得了新生。麦克阿瑟的许多作为至今仍为人诟病，唯有西点这段经历取得的成就毫无争议。

其间，麦克阿瑟校长还有一项重大收获。之前他那些数不清的风流韵事总是只开花不结果。在西点的第二年，老大不小的麦克阿瑟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伴侣。

1920年秋天的一次舞会上，年届不惑的麦克阿瑟结识了一位富有的小寡妇叫路易丝·布鲁克斯，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之前

路易丝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据传她曾与英国的贝蒂上将有染，还和潘兴上将有着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这一时间她正与潘兴的秘书——38岁的奎克梅尔上校谈对象，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麦克阿瑟素来与潘兴不睦，他的横刀夺爱更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报应来得很快。1921年8月，潘兴出任陆军参谋长，仅仅三个月后，麦克阿瑟就接到了调令。在第二学年结束之际，他将提前一年结束校长任期，再次到菲律宾执行海外勤务。在离开军校那一刻，麦克阿瑟安慰自己：“在旧军校的废墟上，我创建了一所新的西点——强盛不衰、充满活力。”

麦克阿瑟离职的消息，于1922年1月也就是他与路易丝宣布订婚之际公之于众。喜欢这类话题的当属那些新闻记者，他们纷纷把昔日有关潘兴和路易丝的绯闻抖了出来，猜测潘兴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并把他“流放”海外，与麦克阿瑟博得路易丝的芳心有关。到最后潘兴不得不出面澄清，公开否认陷入同一个下属军官争风吃醋的三角关系。他怒气冲冲地告诉记者：“都是他妈的胡说八道。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被派往菲律宾，是因为在可派往海外服务的军官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我非常了解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军人。”

1922年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麦克阿瑟和路易丝喜结连理。对前途无量的儿子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小孩儿的寡妇，平克尼一直表示反对，最后反对无效的老太太一气之下拒绝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年冬天，麦克阿瑟偕娇妻及两个“小油瓶”前往菲律宾任马尼拉军分区司令。这是一个为他特别增设的职位，麦克阿瑟手下只有500人，他自嘲说管理那些工作只需一名中尉足矣。

后来美国菲律宾师成立，麦克阿瑟担任其中一个旅的旅长。在此期间，他已经开始为菲律宾的未来防务进行谋划。10多年前他曾经勘测过巴丹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意识到关键的战略要点是马尼拉湾，

菲律宾防御的重点在于巴丹半岛和马尼拉湾中的小岛科雷希多。在此期间，他重新与奎松建立起密切联系，此时的奎松已经成为菲律宾的政治明星，正致力于菲律宾的独立。

尽管因为婚事与麦克阿瑟几乎翻脸，但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平克尼依然几十年如一日给她认识的所有大人物写信，推荐自己能干的儿子。在写给潘兴的信中，平克尼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奉承讨好，她恳求潘兴将自己的儿子晋升为少将，“只要您大笔一挥，就可以使他得到升迁”。不知道那些信的效果如何，但1925年1月，45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少将。随后他奉调回国，先是担任设在亚特兰大的第四军司令官，后被调往巴尔的摩负责第三军。

突如其来的爱情之花绽放得快，凋零得也迅速，路易丝与麦克阿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路易丝属于新潮时髦人物，喜欢股票和爵士音乐，对枯燥无味的军旅生活毫无兴趣。她曾力劝丈夫退出军界，到经济圈做生意，而麦克阿瑟对那些全然不感兴趣。到1927年夏天，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并开始分居。

1927年秋，美国奥委会主席突然去世，作为著名业余运动倡导者的麦克阿瑟意外被推选为参加荷兰奥运会的美国奥运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了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夏季奥运会。在开幕式上，麦克阿瑟挺直腰板走在队列最前面，还荣幸地与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共进晚餐。美国人在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创造了7项世界纪录和17项奥运会纪录，带回国的金牌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两倍还多。

回国之后，麦克阿瑟再次奉命前往马尼拉，担任他父亲曾经担任的职务——驻菲美军司令。此时的菲律宾总督就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他父亲同文官的关系处得很糟一样，麦克阿瑟与史汀生的关系并不融洽。前者看见后者就烦，而史汀生同样厌恶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与路易丝的裂痕已完全无法修补。菲律宾太简陋了，路易丝要待在纽约，过那种她认为的奢华生活。1929年6月，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分道扬镳。路易丝后来又结过两次婚，均以离婚告终。最终路易丝去世时，在海外征战的麦克阿瑟甚至都不知道。

1929年3月，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史汀生回国出任国务卿。胡佛当政对麦克阿瑟是个好消息，两人在一战时就有交往，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很快就有了让麦克阿瑟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消息。麦克阿瑟考虑到当时正值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和平主义思潮高涨，军费开支必将缩减，唯恐出力不讨好，遂有推辞之意。平克尼则力劝儿子接受新职，声称“如果你表现出怯懦，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感到羞耻”。1930年11月21日，麦克阿瑟宣誓就任陆军参谋长，领临时陆军上将军衔。他的任职得到了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支持。这个赫尔利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50岁的麦克阿瑟就此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也是当时美国唯一的四星上将，军队里唯一一辆高级轿车归他专用，年薪高达10400美元。母以子贵，比麦克阿瑟更高兴的是平克尼，她抚摩着儿子肩膀上的四颗星，骄傲地说：“道格，要是你爸爸能亲眼看见那该多好！他未了的愿望你全都实现了。”

在遭受严重经济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作为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不可能大有作为。在倡导陆军机械化建设的同时，麦克阿瑟更多的精力是与那些要求削减军费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做斗争。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连总统都无法应对，更别说一个小小的陆军参谋长了。除了在国会据理力争反对削减军费，麦克阿瑟还到处发表演说，严厉抨击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鼓动美国积极备战，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次战争。他甚至拒绝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因为“杜绝战争的办法是制止战争，而不是解除武装”。

麦克阿瑟的言行赢得了无数的反对者。批评者称他为“大众钱包无耻的掠夺者”“盗贼”“战争贩子”“虚张声势的好战分子”。内政部长伊克斯恨透了麦克阿瑟，一提到他就目露凶光。伊克斯夸张地说：“像麦克阿瑟那种人，就算他上天堂时，连上帝也会走下宽大的王座鞠躬迎他入座。”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是一名出色的军人而非政客，身为陆军参谋长的他曾于1932年披挂上阵，亲自镇压那些生活贫困的一战退伍军人。当时已经在他身边工作的艾森豪威尔对此颇有微词。

作为总统的远方亲戚，麦克阿瑟与罗斯福的关系一直不睦。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开始在国内推行“新政”，陆军军费连年缩减。多年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罗斯福对海军情有独钟，何况以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平时期的陆军建设并不十分急迫。上任不久的罗斯福就下令削减陆军军费预算51%，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军的预算也大幅度削减。为此，麦克阿瑟警告道：“陆军的兵力及战备水平已处在危险线之下。”1934年，麦克阿瑟与罗斯福就陆军军费削减展开了激烈争论，他愤怒地告诉总统：“当我们在下次战争中遭到失败，一个美国士兵被敌人的刺刀刺进肚皮，被敌人的双脚踩在喉咙上而发出最后的诅咒时，我希望他咒骂的不是我麦克阿瑟，而是你罗斯福！”

罗斯福气得脸色铁青，他对着麦克阿瑟怒喝道：“你不该对你的总统如此说话！”麦克阿瑟也意识到话有点儿过头了，他不服气地向总统道了歉，并声称要辞去参谋长职务。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麦克阿瑟保留了参谋长职位，而1934年的陆军预算，不但没有缩减，还比上年略有增加。陆军部长德恩兴奋地告诉麦克阿瑟：“是你拯救了美国陆军！”当时不知出于愤懑还是故意奚落罗斯福，一出大门，麦克阿瑟就在白宫的台阶上呕吐起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麦克阿瑟身边始终缺乏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马歇尔的升迁一直受到麦克阿瑟的压制。1933年，他甚至让马歇

尔中校到一支非正规部队任职，这对一名军人来说，往往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终结。马歇尔请出了潘兴帮自己说情照样被拒，他就此度过了一段很不愉快的时光，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愁容满面，从未笑过”。后来马歇尔晋升准将时，麦克阿瑟同样一直在前面拦路。直到麦克阿瑟卸任参谋长之后，马歇尔才最终得以晋升。

1934年，麦克阿瑟参谋长的任期届满。大家普遍认为，与总统有过不少过节的麦克阿瑟将很快卸任。但这一年的12月12日，罗斯福以没有合适人选接任为由，宣布麦克阿瑟留任原职。当时及后来无数事实表明，罗斯福内心对麦克阿瑟并不感冒。仅仅10个月后，1935年10月1日，任期未了的麦克阿瑟正式离任陆军参谋长。

新问题很快出现，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去向。此时他才刚满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继续充任军职理所当然。但在担任了陆军最高职务后，再屈就较低的官职，对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来说都很尴尬，罗斯福对此颇感为难。

新转机马上就到。1935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自治联邦，美国允诺10年之后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但在独立之前，美国对这一群岛仍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其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

此时，麦克阿瑟的老朋友、国民党党魁奎松已成为菲律宾无可争辩的政治领袖，有绝对把握当选第一任联邦总统。奎松一生都在为菲律宾的独立而奋斗，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宁愿生活在菲律宾人统治的地狱里，也不愿生活在美国人统治的天堂中”。奎松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独立的联邦政府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不能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置于别人的保护之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奎松专程拜访了刚刚赋闲在家的麦克阿瑟。

此时的奎松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北方日本的威胁，于是诚邀麦克阿瑟到马尼拉出任自己的军事顾问，帮助菲律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规划群岛未来的防御。奎松直截了当地问：“你认为菲律宾独立10年后会有自我防御能力吗？”麦克阿瑟坦率地回答：“我想不行。我知道这些岛屿可以受到保护，当然你得有所需的财力。”菲律宾显然无力大规模组建正规军，麦克阿瑟建议他们效仿瑞士“建立以少量精英为核心的全民皆兵模式”。

麦克阿瑟本就对菲律宾有着特殊的情感，奎松的邀请像是他正瞌睡时有人递上了枕头，两人一拍即合。此前蒋介石也曾向麦克阿瑟发出过类似邀请，请他到中国帮助训练军队用于对付日本人，麦克阿瑟并未答应。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创建那样一支军队至少需要20年，另一方面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的防务仍归美国负责，罗斯福对此自然不会阻拦，迅速批准了麦克阿瑟的申请。当时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看似普通的任命将会改变岛国的未来命运。

即将赴菲就任之际，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又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麦克阿瑟是个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人，他希望到达菲律宾之前罗斯福暂时不要宣布他的解职令，那样他必须由临时上将回到原来的少将军衔，他希望自己出现在马尼拉时仍然能肩扛四颗星。这一幼稚可笑的要求引起了罗斯福的反感。尽管他当时表示同意，但后来很快改变了主意。麦克阿瑟从旧金山登船出发之际，陆军部宣布了解职令，使麦克阿瑟肩扛四颗星进入马尼拉的梦想成为泡影。得知消息的麦克阿瑟怒不可遏，指责罗斯福是故意羞辱他。据艾森豪威尔回忆，麦克阿瑟当时咆哮如雷，大骂“政治家行为不检，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目中无人，蔑视宪法，愚蠢无知，世界将由此走向地狱”。罗斯福此举的用意或许是想借此杀一杀这位前任参谋长的傲气，这是他对付桀骜不驯之徒的惯用手法。

用“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形容此时的麦克阿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航行途中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麦克阿瑟邂逅了一位37岁的未婚女子，她的名字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小巧玲珑的琼性格开朗，说话风趣，有着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秀发，麦克阿瑟立即被她的绰约丰姿深深吸引住了。琼于1898年12月28日生于田纳西，祖父曾经是南军的一名上尉，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琼从小就喜欢听战争故事，仰慕军人，向往军旅生活。她父亲拥有一家面粉厂、几个面包房和一家当地银行的大量股票。父亲去世时给她留下了20万美元的丰厚遗产，从那时起，琼就开始周游列国，她此行的目的是到中国上海游玩。

两人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此时麦克阿瑟虽然已经55岁，但依然像40多岁的壮年人，褐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腰板挺得像旗杆一样直，英俊潇洒之中透露出一种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加上一身剪裁合体的将军服和那始终不离手的玉米芯烟斗，更显得风度翩翩、英气逼人。琼当即决定不去上海了，直接跟麦克阿瑟去马尼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边美人尚未入怀，那边老娘平克尼却在刚刚抵达马尼拉不久的12月3日病故。悲恸万分的麦克阿瑟精神颓丧，几个月都未能振作起来。他说：“母亲对我从小就开始培养，她经验十分丰富，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四星将军。”母亲去世后，麦克阿瑟一直带着她的胡桃木拐杖，他还把母亲用过的《圣经》放在床头每晚读几页。这是个虔诚的仪式，既是尊重他所祈祷的上帝，也是缅怀深爱的母亲。在那些悲痛欲绝的日子里，琼始终不离左右，给他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抚慰。

1937年4月30日，麦克阿瑟与琼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蜜月之后，他偕夫人一起返回马尼拉。谁也未料到麦克阿瑟的这次离开足足有14年之久，当他再次踏上美国土地时，已经是他在朝鲜战争被免职后的1951年。

1938年2月21日，58岁的麦克阿瑟老来得子，琼为他生下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儿子。一位朋友在祝贺时调侃道：“没想到你竟然还宝刀不老。”“我也没想到。”麦克阿瑟大笑道，他对自己做了父亲显然非常高兴。

为了纪念父亲，他为儿子取名阿瑟，而不是像山本五十六他爹那样起个“道格五十八”。由于与麦克阿瑟关系亲密，奎松总统夫妇充当了小阿瑟的教父、教母。老年得子的麦克阿瑟可谓“意气风发奔向新时代”，他为琼和阿瑟请了一个保姆。让老酒略感纳闷的是，在以“菲佣”著称的马尼拉，麦克阿瑟竟然舍近求远，去雇了一位叫阿珠的广东妇女。看来，在老麦眼中，那些整天嚷嚷着说黄岩岛是他们的竟然连个保姆都干不好。

从1898年由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起，这一群岛的防御就成为美国颇感头疼的问题。和香港类似，菲律宾的地理条件易攻难守，要守住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比登天都难。海岛众多导致海岸线过长，放眼一望，到处都是登陆场。从后来战争实际进程来看，日本主攻、佯攻的登陆部队有8支之多。实际上，如果兵力充足的话，日军再找8个登陆点也不是什么难题。

在美西战争中，当时的海军部长助理西奥多·罗斯福与麦克阿瑟的父亲老阿瑟一样是上蹿下跳，表现活跃，他后来成为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虽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任总统时只有42岁，这一纪录连肯尼迪都未能打破——但大家习惯称之为“老罗斯福”，这主要是相对于他的远房堂侄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言。老罗斯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防御条件，在未来与日本人的角逐中，菲律宾将是我们的‘棋子’或‘人质’，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战以后，美国曾在巴黎和会上强烈反对将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交给日本管理，当时的纳尔逊总统说：“日本控制南洋群岛，实际上使美国在菲律宾的防御成为不可

能。”随着日本在远东的迅速崛起，菲律宾的安全成为美国人近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与资源丰富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相比，菲律宾是一片相对贫瘠的土地。除了水果和黄麻，这里并没有日本人迫切需要的战略资源，如石油、橡胶和锡等，甚至连粮食都无法自给。但它就像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朝鲜、欧战之初的波兰一样，作为“控制太平洋大门钥匙”的菲律宾正好处在日本抢夺资源的必经之路上。为了保护南进的侧翼安全并顺利把抢来的宝贝送回国内，日军必须占领菲律宾。

早在日俄战争之后，美日双方就已互将对方作为未来的假想敌。为保护在远东的利益以及菲律宾的安全，美国认为，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大型海军基地并进驻强大兵力。基地选址有两种：第一菲律宾，第二夏威夷。和日本陆海军素来唱反调类似，在基地选址问题上美国陆海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军强烈主张菲律宾，海军赞成夏威夷。菲律宾陆地面积大，将这儿当基地，陆军无疑是主角。夏威夷弹丸之地，四周全是大海，肯定是海军领衔主演。到1908年1月，美国最终选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从太平洋全局战略出发，珍珠港基地不仅能保卫夏威夷，还可以作为防卫美国西海岸的缓冲地带，毕竟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真要把基地选在那里，一旦打起来，补给都成问题——后来果真就是那样，而位置适中的珍珠港，进可攻，退可守，因此老酒也赞成海军的想法。

基地建在了珍珠港，可菲律宾的防务并未解决。作为补充，美军决定在菲律宾再修建一个乙级海军基地。于是陆海军再度开吵，海军认为应该选在苏比克湾，陆军以那里无法防御来自陆地的进攻坚决反对，提出建在马尼拉湾的甲米地，那里便于将防御力量集中于马尼拉湾及周围地区。上次是海军占了便宜，这次陆军终于得偿所愿。这一计划使马尼拉湾口的科雷希多岛变得异常重要，必须建成坚不可摧的海上要塞。

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有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作战计划，分别针对不同的假想敌，综合起来，有个颇具诗意的名字叫“彩虹”计划，其中“黑色”代表德国，“红色”代表英国，“绿色”代表墨西哥，“橙色”代表日本。一战以后，“黑色”的德国战败了。“红色”的英国在战争中耗尽了体力，在经济上已无力与美国竞争，况且两国关系越来越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绿色”的墨西哥太弱，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增强，美国不去欺负它已经算不错了。算来算去，最具威胁的敌人只剩下了“橙色”的日本。日本通过一战，实力得到增强，在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三大群岛之后，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推进了5000公里，使得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和关岛已成为孤立的据点。

一切预示着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橙色”计划变得越来越重要。1922年，美国“橙色”计划关于对日作战、防卫菲律宾的要点是，一旦菲律宾遭到敌人的攻击，驻守该岛的美国守卫部队将在亚洲分舰队的支援下坚守6个月，迟滞敌军的行动，然后撤退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阻止敌人进入马尼拉湾。因为当时珍珠港基地尚未竣工，因此计划由美国舰队从西海岸赶来增援，与敌海军力量进行决战，将敌登陆部队赶下大海取得完胜。

对这一计划，美国海军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经常按照计划进行演练。陆军对此缺乏兴趣并提出质疑，认为该计划实施起来难点颇多。日本人夺取的三大群岛是美国舰队驶往菲律宾的必经之地，也就是说美国舰队必须在敌方岛屿陆基飞机的眼皮底下通过太平洋，这就使该计划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可以说是不现实的。尽管陆海军都意识到了计划的缺点，但也并未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新方案来取代“橙色”计划。所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一计划一直是美国在菲律宾奉行的军事战略。1935年4月，美军对“橙色”计划进行了修订，依然是原来的老调子，也没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事儿。

麦克阿瑟的到来真正改变了菲律宾的命运，他着手组建菲律宾军队。他的想法是模仿瑞士模式，只保留少数常备职业军人，其余按国土面积分为10个军区，每区每年抽训4000名民兵。他还仿效西点军校在避暑胜地碧瑶建立了一所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此外，麦克阿瑟还计划建立一支拥有50艘小型高速鱼雷快艇、250架飞机的海空武装力量。

对此，奎松总统给予大力支持，除聘请麦克阿瑟担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顾问，还授予他“陆军元帅”称号。从奎松手中接过那根镶有11盎司黄金的元帅权杖时，麦克阿瑟说了句很经典的话：“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奎松给他开出的年薪是18000美元，外加15000美元补贴，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麦克阿瑟还向奎松提出，如果他的防御计划被接受的话，到1942年，菲律宾每为防务开支100美元，他提成46美分。这些加上年薪和补贴，麦克阿瑟可谓是“不差钱”。后来，奎松因此付给麦克阿瑟50万美元，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

从此，“麦帅”经常身穿自己设计的“菲律宾陆军元帅”军服，手提金色“元帅杖”，在豪华的马尼拉酒店顶楼平台上悠闲地散步。一眼望去，风光旖旎的马尼拉湾尽收眼底。一些批评者因此送给他一些不无讽刺意味的雅号——“吕宋岛的拿破仑”“拉美香蕉园的独裁者”等。

对麦克阿瑟那套华丽的元帅服，美国国内也颇有微词。潘兴就认为那是“虚无的、毫无意义的、有点儿滑稽的东西”。1937年，麦克阿瑟参加华盛顿的一次宴会，“我发现我们有位元帅做伴，”同席的参议员乔治·摩西阴阳怪气地说，“哈，这让我想起了一位美国海军的陆战队上尉。他被派去训练一支小国的军队，那个小国封他为准将。在回国应邀出席宴会时，他问自己的上司、一名海军陆战队上

校，自己应该穿什么样的制服出席宴会——是穿海军上尉服，还是那支小军队的准将服。上校说：‘在华盛顿，你那种军队的准将只配在厨房里吃饭。’”一席话把麦克阿瑟的脸气成了猪肝色。

对于美国制订的“橙色”计划，麦克阿瑟丝毫不感兴趣，认为它极端没出息，是“全然无用的一纸空文”。永不服输的秉性和对菲律宾的特殊感情使他觉得，必须找出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的有效方法。他反对把部队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主张坚守菲律宾的“每一寸土地”。他的战略是“滩头防御”——在入侵者刚刚登陆时发起主动进攻，长江后浪推前浪，把敌人拍死在沙滩上。在高手眼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麦克阿瑟计划每年为菲律宾训练4个陆军师，这样到了菲律宾独立时的1946年，他们就有了40个师，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抵御一切外来入侵，麦克阿瑟说这是“最低限度”。如果上述目标能实现的话，他认为侵略者至少要3年时间，付出50万人伤亡和50亿美元的代价方能征服菲律宾。

理想很丰满，现实无比骨感。完成这一庞大的扩军计划首先需要的是钱。麦克阿瑟的预算是每年800万美元，这笔钱都需要菲律宾政府负担，由美国以贷款或按价出售军事装备的方式解决。800万美元对于穷酸的菲律宾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许多菲律宾人对此严重不满，因为这势必增加赋税。菲律宾太穷了，他们可以不收钱让麦克阿瑟住最高级的饭店，但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枪炮。

不只是菲律宾，就连华盛顿也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表示怀疑。有人担心菲律宾的军事化将引起日本人的严重不安。还有人说训练和武装菲律宾人是危险之举，很可能诱发像1899年那样大规模反抗美国人的流血行动。谨小慎微的陆军参谋长马林·克雷格以该计划不切实际为

由极少给予配合，所提供的武器装备既少得可怜又陈旧过时，就这，还是看在麦克阿瑟老领导的面子上特意照顾的。

菲律宾的态度也在摇摆不定。在他们眼里，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中国竟然在日本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德国一个月不到就吞并了欧洲军事强国波兰，菲律宾比人家都差远了。奎松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军队建设上也犹豫起来。他尝试寻求与日本妥协，但是委曲求全又是美国绝对不允许的。不管是华盛顿还是麦克阿瑟，都希望即使给予其独立地位，新的菲律宾也必须是一个亲美政权，绝不能让他们倒向日本。奎松试图放弃建军计划通过保持中立来躲避灾难，在多次压缩军事预算的同时，奎松公开声称：“即使每一个菲律宾人都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菲律宾也无法保卫自己。”

奎松的这种态度使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激烈的争执使两人关系越来越僵。奎松甚至私下请求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耶，想办法把麦克阿瑟调回美国去。很快麦克阿瑟就接到通知，以后想见奎松必须事先和他的秘书预约，奎松那些奢华的高级宴会也将麦克阿瑟列为不受欢迎的客人。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麦克阿瑟此时不过是一个美国退役军官而已，他现在是给奎松打工，自然拿他毫无办法，他的勃勃雄心很难得以实现。

当时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麦克阿瑟认为他是一名天才，他的杰出才能及写出的报告、信件和备忘录言简意赅，深得麦克阿瑟器重。麦克阿瑟多次派他回国争取支持。由于麦克阿瑟不再具有官方性质，因此军援计划几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麦克阿瑟对此焦灼不安。有人告诉他：“如果菲律宾落入日本人之手，你担心什么呢？你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对此，麦克阿瑟郁闷地说：“就我个人而论，我一定不会失败。世界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里的成功。也许这些岛屿不是控制太平洋的门户，甚至不是这个门户的

锁。但对美国来说，它确实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我绝不会让这把钥匙在我的手中丢失。”

1937年底，麦克阿瑟陪同奎松出访日本、美国和墨西哥三国，日本给麦克阿瑟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里到处弥漫着战争气氛。彼时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奎松认为日本去进攻中国，完全是贪图那里丰富的资源。而菲律宾除了战略地位重要以外，没有值得日本人垂涎的地方。奎松天真地认为菲律宾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在国际上属于主权国家，日本和美国打仗不等于就是和菲律宾打仗。对奎松的来访，日本人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他享受了日本海军的21响礼炮，天皇裕仁亲切接见。但老道的麦克阿瑟还是在东京感受到了无法遮掩的敌意，并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太平洋地区已经处于战争边缘，日本与美国终有一战，战役最先开始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他负责防守的菲律宾。

随后他们一起到了华盛顿，罗斯福根本未把美国扶持上台的奎松放在眼里。由于对奎松一再要求提前独立越来越反感，罗斯福甚至拒绝接见他。要不是麦克阿瑟去大吵一通，这位来自太平洋另一端亚洲小国的首脑，恐怕连白宫的门都进不去。可能正是羞于受到了如此冷遇，奎松后来在与罗斯福举行的会晤中再次提出，要求美国同意菲律宾在1938年12月31日，比原计划提前7年独立，罗斯福当然不会答应。自那以后，华盛顿对马尼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热情的顶点跌到了冰冷的谷底。

1939年9月，欧战爆发。12月，在麦克阿瑟身边竭诚辅佐7年之久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上校辞职回国。麦克阿瑟极力挽留他，认为他回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在菲律宾要比在美国做一个无名上校重要很多。奎松同样舍不得艾森豪威尔，他甚至拿出一张签了自己名字的空白聘书，让艾森豪威尔自己填聘金。但艾森豪威尔去意已决，他需要的是事业，不是金钱。睿智的艾森豪威尔兼具政治家的独到眼光，他看出不久的将来，美国必将卷入一场战争，在麦克阿瑟身边，自己不可能

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他向两位挽留者表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我的决定”，自己已失去参加上次大战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山难容二虎”。志向远大的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的矛盾越来越深。来到菲律宾之后，他感觉与麦克阿瑟越来越难共事，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艾森豪威尔和参谋们经常提出一些好的建议，麦克阿瑟不但不接受，反而常常大声呵斥，有时极其严厉，令所有人都无法接受。一次，艾森豪威尔写了一篇关于菲律宾军队建设的文章，准备送报纸发表。麦克阿瑟看后，觉得笔调不错，表示要自己署名发表，并增加一些不相干的内容，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反对。但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文章最后还是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单独发表了。

1936年夏，麦克阿瑟认为罗斯福将在当年的大选中失利，艾森豪威尔认为罗斯福仍将赢得大选，并劝他不要四处散播罗斯福将会败选的言论。对此，麦克阿瑟大发雷霆，说他“愚蠢、胆小、思想狭隘”，结果证明他说的正是自己。

早在1937年，艾森豪威尔就决定离开，但始终找不到合适理由。欧战爆发给了他一个最好的借口。艾森豪威尔认为请调回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麦克阿瑟说：“将军，我看美国站在战争以外的局面不会太久了，我要尽快赶回国去。”麦克阿瑟看实在难以挽留，只好签字放人。一名司令部参谋对此讥讽道：“两个人都是主角，但一个舞台是容不下两个哈姆雷特的。”

纵观二战太平洋战场，尼米兹身边可谓群星璀璨，哈尔西、斯普鲁恩斯、弗莱彻、范德格里夫特、米切尔、特纳等将星云集。反之，很难在麦克阿瑟身边找到异常杰出的人物，除了肯尼偶露峥嵘，其他如萨瑟兰、威洛比、克鲁格、艾克尔伯格等鲜有惊人之举，连第七舰

队司令官金凯德也无大的建树。这纵然与太平洋战争以海战为主有关，麦克阿瑟本人也难辞其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从未见过尼米兹发脾气，也几乎未见他训过人。即使在莱特湾海战万分危急的紧急关头，他也不过在参谋长建议下向哈尔西发出了那句“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哪里”的著名电文。反观麦克阿瑟身边，鲜有不挨训斥者，陆军航空兵司令官肯尼曾被他训得当众大哭。他还数次阻止对温赖特的嘉奖和晋升。即使对最信任的萨瑟兰，他还说“这狗杂种不只是不讨人喜欢，还是个糟糕透顶的参谋长”之类的话。艾森豪威尔能力出众，又不愿无端受屈，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理查德·萨瑟兰上校。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萨瑟兰，1916年从军，曾经参加过一战，进过美国几乎所有的陆军学校，在部队表现很好。萨瑟兰反应敏捷，精力旺盛，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也不知疲倦，是个典型的工作狂，他一年前才来到菲律宾任职。自认为聪明过人的萨瑟兰为人冷漠、性情孤傲，虽然有着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和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但在工作中往往过于独立，自以为是，一手遮天，经常越俎代庖做出诸多超越职权范围之事。由于他从中作梗，其他军官很难见到麦克阿瑟，结果老麦几乎成了一个高高在上、可望不可即的孤家寡人。不仅如此，他的私生活也颇不检点。有传闻萨瑟兰是同性恋，但在美军重返菲律宾，战事正酣之际，他却在战地附近金屋藏娇，包养了一个澳大利亚女军官，惹得麦克阿瑟暴跳如雷。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1941年4月，美军联合计划委员会再次为菲律宾的防御制订了“橙色三”计划。根据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先达成的协议，“橙色三”计划依然沿袭了以前以防御为主的格调，坚持一旦日军来攻就退守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到了10月，这一方案再度被一个叫“彩虹五”的计划替代，假定美国将来参

与对轴心国的战争，德国将被当成第一敌对国，菲律宾的军队依然必须采取与“橙色三”相似的防卫作战。

由于得不到有力支持，麦克阿瑟就这样无甚作为地在菲律宾待了几年。机遇很快再次垂青了他。1941年7月26日，日本悍然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作为报复，英、美等国迅速冻结了日本在本国的资产，美国同时宣布对日实施石油禁运，这一举措导致远东局势骤然紧张。同一天，罗斯福宣布成立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之前已退役的麦克阿瑟被召回现役出任司令官，统辖美国远东的全部陆军和陆军航空队，同时授陆军中将军衔。对此，麦克阿瑟无比兴奋，回到家里，他告诉琼：“我觉得自己像匹老马又装上了新鞍。”

为了表示对麦克阿瑟的支持，罗斯福还从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他紧急动员、充实菲律宾的武装力量。对于远东陆军司令官的任命，麦克阿瑟既感到兴奋，又有点儿意犹未尽，他在退役之前早已是四星上将了。但大敌当前，也不能为了这些小事计较，麦克阿瑟一边唠叨着“官僚政治时常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一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军队的建设中去。

无数事实证明，一把手重视比什么都管用。罗斯福的积极措施使美国国内也迅速行动起来，加紧组织向菲律宾运送武器装备。曾经是麦克阿瑟下属的参谋长马歇尔向老上司保证，将优先为菲律宾提供340架最新式的B-17轰炸机以及130架新型P-40战斗机。

得到马歇尔优先保证的麦克阿瑟被即将到来的“空中堡垒”冲昏了头脑，彻底将之前“橙色”“彩虹”之类花里胡哨的计划抛之脑后。他声称，这些空中力量的到来将彻底改变远东的防御态势，在菲律宾部署相当数量的B-17可以保护该地免遭日军渡海进攻，还可以遏制日军进攻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使用这种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袭击。麦克阿瑟竭力吹嘘B-17为“世界上最好的飞

机”，是他手中的“王牌部队”，是“在需要时可用来作战的完美产品”。

1941年10月1日，麦克阿瑟向马歇尔提出变更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如果按照“彩虹”和“橙色”计划，将使日军在吕宋岛的登陆更为便利，丧失菲律宾南部岛屿的控制权，也会使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的防御面临更大困难。他指出保卫菲律宾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加强菲律宾的航空兵力。麦克阿瑟声称，轰炸机的到来及亚洲舰队装备新式自导鱼雷的潜艇，“改变了亚洲地区防务的整个面貌”，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支持下，其守卫部队完全可以实施“近海防御”，在滩头击退任何入侵者，没有必要撤退到巴丹半岛据守。他断言日本最早要到1942年4月之后才能发动攻势，因为秋、冬两季的天气条件不适于进行任何形式的两栖登陆作战。到那时他的地面部队就能超过20万人，完全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

麦克阿瑟的观点得到了菲律宾师师长乔纳森·温赖特准将的大力支持，温赖特对那些“橙色”和“彩虹”也不感兴趣。瘦削、高大、单薄的温赖特骑兵出身，是美国陆军中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天性好战。他是麦克阿瑟西点的师弟，麦克阿瑟大四那年温赖特入学。他批评“橙色”计划是一份纯粹的失败主义计划，陆军坐等海军救援的方案令人沮丧：“防御要积极，他妈的，不能消极，必须反击！”

现在麦克阿瑟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三大防线，第一条在海边，第二条在海边，第三条还在海边！我们定将在海边战斗到最后。”他相信自己那108辆坦克定能将把日本侵略军推下海去。他是“丝毫不必畏惧的”，因为日本那些将军使用装甲部队“在他们留在中国的那4年里想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都已“彻底失败了”。

对于麦克阿瑟重新焕发的万丈豪情，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所谓的滩头防御计划根本行不

通。哈特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我认为，道格拉斯的神志已经不太清醒，他也许长时期以来就神志不清。”虽然1.62米的哈特比麦克阿瑟矮了半头，但他在海军服役已超过44年，比麦克阿瑟多6年，在他眼里，麦克阿瑟就是个新兵蛋子。瘦削而性急的哈特认为，即使有一支比麦克阿瑟所想象的还要大10倍的空军力量，凭他亚洲舰队那些孱弱的虾兵蟹将，要守住比美国海岸线还长的菲律宾群岛也绝无可能。哈特于9月17日就向海军部提出，将亚洲舰队大部分主力舰只部署到菲律宾南部地区，与英国皇家海军形成呼应，才能与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抗衡。

但对于陆军的秣马厉兵，海军也必须有所表示。10月27日，哈特欲根据陆军兵力的调整采取一些积极动作，提出让水面部队在马尼拉湾外游弋，配合、支持陆军的行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并不认同，铁杆的亲英派斯塔克上将是“先欧后亚”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对于加强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任何力量都表示怀疑。上行下效，华盛顿许多海军军官认为，对菲律宾的防御注定会失败，任何增援不过是增加损失而已。

哈特亚洲舰队的旗舰是重巡洋舰“休斯敦”号，此外还有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博伊斯”号，剩下的就是13艘一战时期的老式驱逐舰，一看那四个大烟囱就知道至少是爷爷辈了。哈特曾自嘲“我的所有舰艇都够投票年龄了”。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只有29艘潜艇，其中12艘可以发射磁雷管引爆鱼雷。这种鱼雷威力极大，如果两条命中就可以摧毁一艘大型战舰。哈特认为潜艇是“近海防御”的最好打击力量，这一观点与麦克阿瑟可谓不谋而合。此外，哈特手里还有塞缪尔·霍华德上校指挥的750名海军陆战队员，一支小规模的海军航空兵，包括28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4架战斗机和1架侦察机。一旦日军大兵压境，这些微弱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两年前的上海来到菲律宾的哈特与麦克阿瑟面和心不和。虽然同样下榻马尼拉酒店，但两人很少串门。他们在工作上仅是平行关系，各自对自己的上司负责。两人私交连一般都不算，彼此成见颇深。菲律宾的陆海军和珍珠港类似，基本属于各自为政。珍珠港的金梅尔和肖特还知道一起打个高尔夫球，装作亲密无间，而哈特和麦克阿瑟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哈特认为麦克阿瑟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兼具歇斯底里倾向。麦克阿瑟对哈特军衔比自己还高颇为不满，讥笑哈特是“大上将、小舰队”，是悲观和失败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时常抱怨海军缺乏活力和主动进攻精神。毕竟两人都60多岁了，双方的看法基本正确。战前英国“Z舰队”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到访马尼拉，麦克阿瑟告诉英国人：“哈特上将和我通力合作，我们是最亲密的好朋友。”一旁哈特的副官使出洪荒之力才憋住笑。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哈特几个月前就预感到日本人必将从台湾渡海前来攻击菲律宾，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将海军官兵的家属送回国内，这明显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更加引起了麦克阿瑟的不满。

随着新型战机的不断到来，华盛顿同时也向菲律宾派来了新的陆军航空兵司令。11月3日，当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前来报到时，麦克阿瑟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刘易斯，你像五月的鲜花一样受欢迎。”他一面说着，一面激动地从办公桌后面跑过来，同布里尔顿紧紧拥抱，同时对萨瑟兰大声喊道：“迪克，他们要给我们所要的一切东西！”

菲律宾离美国太远了，为了避开从马绍尔群岛出动的日本巡逻机，即使那些“长腿”的B-17轰炸机也要辗转经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好几个机场才能来到这里。这是美国目前最便捷的办法，既能使美军在菲律宾迅速集结起军事力量，又不至于从大西洋抽调紧缺的船只。远东的战争尚未打响，和平希望依然存在，美国当前最主要的任

务是向大英帝国和苏联提供援助，避免它们在德国人的攻势面前很快倒下去。马歇尔承诺给麦克阿瑟的东西不可能说到就到，麦克阿瑟还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加紧战备工作。

11月21日，麦克阿瑟的滩头防御计划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马歇尔在随附信件中再次强调将继续加派航空兵力增援菲律宾，并告诉麦克阿瑟“就按你自己的理解继续推行这项作战计划”。

踌躇满志的麦克阿瑟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以执行扩大了防御任务。早在11月4日，他已将所有陆军编组为南吕宋、北吕宋、中部比萨扬群岛和南部棉兰老岛四支部队。尽管与华盛顿格格不入，但有一点双方意见一致，就是兵力不足以保护所有岛屿时吕宋岛乃重中之重。这点，别说那么多大腕，就连老酒这个自封的预备役中尉也看得出来。麦克阿瑟将主力部署在了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吕宋岛上，他认为该岛西岸中部的林加延湾一带地势开阔，非常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登陆部队一旦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马尼拉，因此在调整部署时将最精锐的部队全部向这里倾斜。

北吕宋集团由温赖特准将指挥，辖美军菲律宾师第二十六骑兵团，第四十五步兵团一个营，菲律宾步兵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一、第七十一师共四个师，两个155毫米口径重炮团和一个75毫米口径山炮团，负责防守阿帕里和维甘的滩头阵地以及马尼拉以北约180公里的林加延湾海岸。

南吕宋集团由乔治·帕克准将指挥，辖菲律宾步兵第四十一、第五十一师和炮兵一部，负责八打雁到黎牙实比的防务。

散布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比萨扬群岛由菲律宾第六十一、第八十一师两个师防守，指挥官是布莱福德·迪诺伊斯准将。

面积95000平方公里的棉兰老岛守卫部队有菲律宾步兵第一〇一师和一个炮兵团，由威廉·夏普准将指挥。

驻守马尼拉的美军菲律宾师其他各部以及菲律宾步兵第九十一师作为总预备队，归麦克阿瑟直接指挥。

之前，麦克阿瑟已经下令工兵部队修建了多处简易机场，准备供即将到来的数百架新型战机使用。国内增援也源源不断地来到。10月中旬，拥有12门127毫米口径炮、25门75毫米口径炮的第二〇〇空岸炮团，拥有108辆“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的两个新编坦克营陆续登岛。11月21日，美军远东陆军司令部编成临时坦克团，由詹姆斯·韦弗上校指挥，辖第一九二营和第一九四营两个坦克营。11月中旬，陆军部发来通知，计划于1942年1月再向菲律宾增派1312名军官和18000名士兵，其中包括用于加强菲律宾师的第三十四步兵团，编制3168人。可惜由于战争提前打响，这些兵员最终未能成行。

到1941年12月初战争爆发时，菲律宾共有美菲军134000人，其中美军12000人，菲律宾部队12000人，民兵110000人。

人看起来似乎不少，但质量堪忧，能打仗的基本还是美国人。那些所谓的“民兵”，将“兵”字去掉似乎才更符合身份。他们中的三分之一接受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三分之一两个月，剩下的三分之一不到一个月。他们装备极差，几乎没有大炮，使用一战初期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没枪的人背着弓箭和大刀。大多数士兵是文盲，只能讲乡土方言，不同地区的人说话都听不懂，美国军官与他们的交流基本靠手势。他们的军服为短裤和短袖衬衫，很多人一生中第一次穿皮鞋，脚磨破了，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有些人弄到了网球鞋，但几次长距离行军后，鞋就烂了。麻制的军鞋两三个星期就会磨破，不少人索性打赤脚。钢盔极度缺乏。无论从哪点看，他们都不像去打仗的军队。派往菲律宾各师的美国军官面对巨大的困难只能目瞪口呆，令人

沮丧的还有“根本不能指望菲律宾军官”，因为他们的任命不是凭借能力，而是靠政治和亲戚关系。

麦克阿瑟麾下有老式战斗机68架、轰炸机39架，这些性能不佳的飞机大都交给菲军使用。真正的核心战斗力是那108辆轻型坦克、35架B-17轰炸机和107架P-40战斗机。虽然只有区区35架，但这些“空中堡垒”足以让日本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它们与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新加坡的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共同构成了远东地区盟军最可依赖的三支战略打击力量。

援兵的不断到来使本来惴惴不安的菲律宾人逐渐挺直了腰杆。他们本就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之前听到的更多是有关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除了奎松等少数高层人士，大多数菲律宾人坚信日军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就像小孩子和大人打架一样。那些庞大的B-17更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这下彻底安全了，日本人肯定早就吓跑了。

在轻视日军航空兵打击能力这一点上，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英国人可谓异曲同工。1941年9月出刊的美国《航空》杂志这样描述，日军飞行员的飞行事故发生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甚至打不赢中国。日本每年培养飞行员的人数，陆海军加起来不到1000人，建设“大空军”对他们只是一个梦想。在航空技术上，日本人只是一味模仿，水平远不及美、英、德、意和苏。即使购买了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能完全发挥其性能。美国的航空专家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日本军队配备的军用飞机只能是老掉牙的货色，甚至连旧式都谈不上。

在11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自信满满地宣称，菲律宾的防卫态势相当完整。他重点提到了那些B-17：“这是世界上最大重型轰炸机兵力的集结，不仅能够抵御进攻，亦能主动展开攻击。这么一

来，我们不但能够把菲律宾建成一个不必依赖海军的独立要塞，同时能够把它当成攻击基地使用，以便烧毁那些用纸糊成的日本城市。”

就在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发出《赫尔备忘录》的11月27日，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及其他地区的陆军指挥官发出了战争警报：“看来与日本的谈判即将结束。日本今后如何行动尚难预料，但随时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如果敌对行动不可避免，美国希望日本先动手。你有权在日方敌对行动之前，采取你认为必要的侦察和其他措施。”

不管是华盛顿的大腕儿还是麦克阿瑟本人，大家一致认为，一旦开战，菲律宾很可能是日军首选的攻击目标。麦克阿瑟立即命令部队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同时派飞机进行巡逻。他回复马歇尔“已经做好了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充分准备”。

布里尔顿抵达菲律宾后，立即动员部队完善机场及辅助设施，准备接纳国内增派来的大批飞机。当时菲律宾能够起降B-17“空中堡垒”的机场只有两个，一个是位于马尼拉西北80公里处的克拉克机场，另一个是远在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机场。后者为一个刚刚建成的临时机场，只能供B-17紧急起降使用。鉴于克拉克机场位于驻台湾日军轰炸机的攻击半径之内，且用以保卫机场的雷达和防空武器很少，麦克阿瑟下令将停在那里的35架B-17转移到南方的德尔蒙特机场，那里只有日军航母的舰载机才够得着。

命令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考虑到马上将有48架B-17分四个批次来到菲律宾——在珍珠港遭遇劫难的12架正是第一批，德尔蒙特简易机场无法安置更多的B-17，布里尔顿就在克拉克机场为即将到来的新飞机留下了一些位置，只将17架转移到了棉兰老岛。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德尔蒙特机场配套设施及生活条件较差，没有任何娱乐设

施，那些习惯了舒适生活条件的飞行员大都不愿到那个偏僻的鬼地方去。

飞机未能全部转移还有一大原因。既然克拉克机场日军在台湾的战机可以够得着，那从这里起飞的“空中堡垒”也一定能够打击到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布里尔顿少将认为，一旦战争打响，他的空军势必成为率先发起进攻的先锋力量，那些战机放在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更为有利。如果都放到棉兰老岛，使用时挪来挪去，纯属耽误工夫，还要浪费不少燃油。

11月30日，哈特上将接到了来自海军部的命令：鉴于战争已迫在眉睫，请将亚洲舰队主力转移到日军战机难以到达的菲律宾群岛南部海域。

哈特本就战意不足，有了“尚方宝剑”，他立即下令舰队主力向南规避。3艘巡洋舰和大多数驱逐舰转移到了西里伯斯和婆罗洲。在甲米地只留下了潜艇和担负侦察任务的几架“卡塔琳娜”飞机，以及4艘驱逐舰、6艘炮舰和5艘扫雷艇。

对哈特此举，麦克阿瑟大为不满，却无可奈何。海军并不归他管辖，老麦认为老哈此举纯属临阵脱逃，也加深了他对海军的不满。

12月7日傍晚的马尼拉晴空万里，与华盛顿和夏威夷相比，这里的气氛略显紧张，菲律宾随时可能成为战场。此前几天一直有报告说，一些未明国籍的飞机在吕宋岛上空不时闪现。这天傍晚，又有报告说克拉克机场上空再次出现了不明国籍的飞行物，那无疑是日本人的。

战争前夜，美军第二十七轰炸机队在马尼拉饭店举行盛大宴会，为布里尔顿少将接风洗尘，之后还有大型舞会——布里尔顿是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出名的舞狂。宴会无疑是超豪华的，过了很久还有人回忆起“那次最愉快的宴会”。布里尔顿少将提早离开了从账单上看来是

“最丰盛的招待会”，他预定在第二天早上飞往爪哇岛，同荷兰人一起研究远东的防务。作为预防措施，布里尔顿给参谋长布雷迪上校打了电话，让他通知所有机场的飞机做好战斗准备。

哈特上将并未参加陆军的宴会，他在附近火星人大厦的司令部里度过了最后一个和平之夜，参谋长告诉他“枪炮声响起只不过是几天，不，也许只是几个小时内的事了”，哈特对此深表赞同。

同一天晚上萨瑟兰告诉麦克阿瑟，陆军部刚刚发来电报，认为“敌对行动随时可能发生”。电报里还说，一支由7艘运输船组成的大型船队，上边载有52架轰炸机、18架战斗机、2个炮兵团以及大量武器弹药，将在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的护航下于近期离开西海岸，预定于1942年1月4日前后抵达菲律宾。48架“空中堡垒”将在近期陆续出发，其中第一批的12架马上起飞，将于第二天到达珍珠港的希卡姆机场。谁也想不到，它们在那里就挨了日本人的炸弹，再也无法到菲律宾了。

早在11月接到战争警报之后，麦克阿瑟就让副官锡德尼·赫夫中校找来了几发子弹，装进父亲留给他的那把老式双发大口径手枪里。每天早上他都会把上了膛的手枪放进口袋，晚上再拿出来塞在枕头下面。12月7日晚上，老麦全副武装地上了床，好像战争已经开始。

对守住菲律宾，麦克阿瑟是踌躇满志！

攻击目标，马尼拉！

早在1591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就曾打过菲律宾的主意，所幸他几年后就死了。在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日本已经将美国列为假想敌。美国本土实在太远，进入日本人视野的首先是与台湾一海之隔的菲律宾。20世纪20年代，参谋本部已经着手制订针对菲律宾群岛的侵略计划。为了获取群岛的第一手资料，日本派出大批间谍化装成商人、旅游者，到菲律宾诸岛开展秘密活动，当地日裔居民给予了大量帮助。到1923年，侵略计划已初具雏形。

1927年至1928年，参谋本部作战参谋前田正实大尉以游客身份再次来到菲律宾，根据制订的计划针对性地搜集更为详细的军事情报。一年多里，前田的足迹遍及群岛各个角落，他本人因此成为日军中颇负盛名的“菲律宾通”。

前田根据搜集的资料，结合1898年美西战争实例，向参谋本部提出自己的见解。前田认为，日军发起对菲律宾的进攻之后，美军很可能像当年西班牙军队那样退守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利用有利地形固守待援，等待本土援军到来后与日军展开决战。此看法与美军的“橙色”“彩虹”计划，可谓“所见略同”。

1929年，参谋本部对菲律宾侵略计划进行修订。根据前田的建议，新计划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给予了充分重视，提出不给守军撤向巴丹和科雷希多的机会，务必在马尼拉城外一举歼灭之。至此，日军对菲律宾的侵略计划基本成型，之后虽然进行过几次修订，但主要思路始终未变。

东京大本营对是否攻占菲律宾一直存在异议，那里并没有日本急需的战略资源。1940年7月在制订《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时，日本陆海军一致同意对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使用武力。但对

菲律宾短视的陆军不赞成动武，以尽可能使美国保持中立。对陆军的观点，海军是嗤之以鼻。海军认为，首先，英、美密不可分，既然进攻了香港和马来亚，美国人势必加入战争。那样“南方作战”（日军侵占东南亚各地的作战行动的总称）的日军势必遭到菲律宾美军的侧击。其次，如果不攻占菲律宾，就无法保持运输畅通，南方地区抢来的资源也无法运回国内。最后，“南方作战”的终极目标——攻占荷属东印度必须以菲律宾作为中间基地。

日美关系不断恶化，不断加大对英、苏、中援助的美国介入战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日本陆海军的意见渐渐趋向统一，即实施“南方作战”不能漏掉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

还有一个迫使日本必须拿下菲律宾的理由，那就是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大张旗鼓进行十年战备计划。如果任由那里的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还不如趁其羽翼未丰一举拿下。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的话就代表了这种观点：“日本决定入侵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参谋本部对菲律宾防御的十年计划颇为忌憚。该计划目前正处于第六年，这对日本战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日本人必须在危险到来之前进行干预。”

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是南方军所属第十四军，军司令官是陆军中将本间雅晴。本间于1887年11月27日出生于新潟县，与大部分日本陆军高级将领经历类似，本间于1907年毕业于“陆士”第十九期，1910年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与同期的今村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曾多年出任日本驻英国、驻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获得过英国颁发的十字勋章，作为陆军代表参加过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英国通”。从这点来说，本间本应去负责马来亚作战。多年的旅欧经历使本间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这在日本陆军将领中并不多见。

本间在日本陆军中属于另类。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陆军派系林立，大部分将领卷入了“皇道派”“统制派”等不同派别。作为自由派的本间跟谁都不沾边。尽管如此，本间的仕途仍称得上一帆风顺，他在1933年出任第一步兵联队的大佐联队长，1935年8月任步兵第三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就在发生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本间出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1938年7月15日，山下奉文担任旅团长的中国驻屯混成旅团扩编成第二十七师团，本间出任该师团第一任中将师团长。随后该师团从华北转向华中，划入冈村宁次第十一军，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不管是本间还是他的第二十七师团，在南路作战中的表现都中规中矩，与薛岳部的战斗无突出战绩，也未遭重大打击。1940年6月，本间调任台湾军司令官，直至本次受命攻打菲律宾。

1918年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本间，号称“陆军英语第一”。受西方文化影响，本间喜欢看西方电影，平时热衷于吟诗作画甚至编写剧本，有“诗人将军”之称。1928年还是中佐军衔时，本间就应陆军教育总监部所请创作了军歌《旭日中飘扬的樱花》。在任台湾军司令官期间，本间亲自撰写了《台湾派遣军之歌》，可谓多才多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战争的残酷与诗人的浪漫是格格不入的。

本间曾担任大本营陆军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中颇有人缘。身高1.77米的本间长相英俊，颇受女记者欢迎。和海军的井上成美类似，本间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本间曾颇有见识地说，“对华战争应该就此停住，否则会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他公开宣称，“若不马上实现和平，灾祸很快就会降临”。由于在英国生活过8年，本间对西方颇怀敬意，他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并告诉持同样观点的武藤章，“让东条那样的强硬派充任陆军大臣极不合适”。和井上在海军中被称作“赵括”类似，本间被很多人认为不是一个合格的陆军将领，虽然他是击败过麦克阿瑟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的彭德怀。

对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和兵力部署，东京可谓了如指掌，那里居住着超过4万的日本人，他们向本土源源不断发回最新的情报。大本营陆军部认为，马尼拉西南方的甲米地和北部的克拉克机场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空基地，作为菲律宾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尼拉的地位至关重要，占领它就相当于占领菲律宾，攻占马尼拉是第十四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参谋本部片面认为，美国人绝对不会放弃马尼拉，双方势必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展开决战，日军可以通过围歼美菲军主力一举奠定胜局。

与珍珠港和马来亚的突然袭击不同，大本营为菲律宾战役设计的是正面进攻。第一步通过航空作战取得制空权，第二步实施多点登陆，第三步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经认真分析，大本营为第十四军选择了林加延湾和拉蒙湾两个主要登陆地点。

本间第十四军的主要目标为吕宋岛，攻占南方棉兰老岛的任务将由今村均中将的第十六军承担，那里将是他们下一步进攻荷属东印度的重要出发基地。

相比山下的第二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本间的第十四军实力稍弱。主力为第十六师、第四十八师两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日本陆军共有三个机械化师团，其中近卫师团和第五师团给了山下奉文，第四十八师团给了本间的第十四军。

第四十八师团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波田支队，就是这支部队当年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1939年，波田支队扩编为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由饭田祥二郎少将担任。在参加了侵占海南、广西的战役之后，这支部队进驻海南岛。1940年11月30日，大本营决定以该部为基干组建第四十八师团，代号“海”，师团长为土桥勇逸。由于该师团长年驻扎台湾、海南，还有多年在中国南方地区征战的经验，官兵非常适宜

在菲律宾这样的热带地区作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师团还有数百名骁勇彪悍的台湾高山族士兵。

相比之下，对于国人印象更深的是代号为“垣”的第十六师团，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当时被日本报纸大肆宣扬的“百人斩”比赛选手野田毅、向井敏明就来自第十六师团。作为17个甲种师团之一，多年在中国战场浸淫的第十六师团实力自然不可小觑，战时师团长为森冈皋陆军中将。

相比以上两支虎狼之师，代号为“夏”的独立混成第六十五旅团似乎就有点儿拿不出手。这原本是日本国内的一支治安部队，本来准备菲律宾战役结束后负责该地区治安的。后来由于第四十八师团被提前调往第十六军参加更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才临时变成了一线作战部队。该部兵员年龄普遍较大，没有多少作战经验，后来在巴丹半岛吃尽了苦头。日军旅团级指挥官一般为少将，但第六十五旅团的旅团长奈良晃却为中将，也算唯一值得吹嘘的地方。

除了上述主力部队，第十四军还配属2个战车联队、2个炮兵联队又1个大队、3个工兵联队和3个高射炮大队。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总兵力达65000人。

菲律宾与台湾有800公里之遥，相比有陆地相连的马来亚，菲律宾战役属于典型的两栖登陆作战，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护航和空军的支援。为第十四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战机分为两部分。小畑英良麾下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307架，其中194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作战期间，第五飞行集团被暂时置于本间的指挥之下。

陆军战机航程较短，从台湾起飞只能覆盖北吕宋地区，战役展开必须有海军航空兵参与。第一航空舰队的主力航母全部去了珍珠港，参加菲律宾作战的海军航空兵依然是塚原二四三属下的第十一航空舰队一部，包括多田武雄的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和竹中龙三的第二十三航

空战队，共有各型战机444架，其中279架专用于菲律宾作战。如果加上第三舰队所属80架飞机，海军在菲律宾战场将投入359架作战飞机。陆海军战机总数553架，还可以随时投入更多兵力。

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佐藤德太郎根据详细情报分析，美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200架，这样上述战机就可对美军形成2.7：1的绝对优势。另有情报表明，美军战斗机主要驻扎在马尼拉北部的伊巴和克拉克机场，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空中堡垒”全部集中在克拉克机场。日军作战的第一步就是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上述两个机场，摧毁美军航空力量以取得制空权。

为第十四军提供海上护航的是第三舰队，司令部设在帕劳，司令官为高桥伊望。高桥和南云忠一是“海兵”第三十六期的同学，毕业成绩在191人中排名第十，南云第七。他曾在多艘驱逐舰、巡洋舰上服役，担任过“雾岛”号战列舰舰长，是联合舰队一位资深的高级将领。作为南进论的大力倡导者，高桥亲率第三舰队参与菲律宾作战，可谓志得意满。由于哈特过早将亚洲舰队主力南撤，高桥在菲律宾战役中几乎未捞到仗打，自然就无法赚得更大的名气。

由于预定登陆地点太多，就需要编组多支护航舰队，单凭第三舰队，不堪重负。联合舰队司令部决定，抽调部分舰只到高桥麾下，确保菲律宾登陆作战万无一失。合计用于菲律宾作战的海军包括轻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29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另外还有数目众多的鱼雷艇和扫雷艇。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距台湾太远，即使是“腿长”的海军航空兵也无法进行有效攻击和支援，因此高桥麾下出现了久违的航空母舰“龙骧”号，虽然只有区区30架舰载机，但相比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

除了高桥扩大的第三舰队，由近藤信竹率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大致在中国南海一带游弋。近藤拥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12艘，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相对于美军孱弱的亚洲舰队，日本海军力量可以说稳占上风。

本间、小畑、塚原、高桥一众高级将领经过会商之后，对陆海军战机的使用进行了详细分工。作战半径较大的海军战机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甲米地海军基地及港湾防御设施，作战半径较小的陆军飞机负责掩护吕宋岛登陆部队。原则上北纬16度以北的作战任务由陆军航空兵承担，以南由海军航空兵负责。“龙骧”号航母的舰载机将担负起菲律宾群岛南部作战的空中支援任务。

临战之前，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和陆海军航空兵均在台湾集结，第四十八师团一部位于澎湖列岛，第十六师团主力在日本本土和台湾之间的奄美大岛集结。另外，负责登陆吕宋岛南部的第十六师团一部集结于帕劳群岛。

第十四军的作战目标是：一、在登陆之前实施航空作战，摧毁美军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二、登陆部队主力分别从林加延湾和拉蒙湾实施登陆，对马尼拉实施南北夹击；三、开战50天后占领马尼拉；四、在马尼拉附近平原地带围歼美菲军主力。

作为日本陆军中著名的“菲律宾通”，刚刚晋升中将的前田正实临危受命，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前文提到，十几年前，前田曾多次深入虎穴，对菲律宾群岛实施过多次实地考察，此举对未来的作战大有裨益。另外，原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中山源夫，本间在台湾的老部下牧达夫、中岛义雄，参谋本部作战课佐藤德太郎等人也先后来到台湾，加入第十四军的参谋队伍。

前田对大本营制订的作战计划深感忧虑，他认为攻占马尼拉和在其附近平原地区围歼美菲军主力的目标自相矛盾，无法同时实现，美

军主力不会滞留在马尼拉附近坐以待毙，而会前往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因此巴丹半岛才是未来作战的主战场。第十四军参谋部经慎重研究，向东京提出三个疑问：一、作战目标是占领马尼拉还是歼灭敌军主力，需进一步给予明确；二、如果目标是歼灭敌军主力，则决战地点很可能不在马尼拉附近，而在巴丹半岛，既占领马尼拉又在其附近歼灭敌军主力的目标恐难同时实现；三、如果在巴丹半岛歼灭敌军主力，第十四军现有兵力远远不够，至少也要和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方向的兵力相仿。

对第十四军参谋部提出的疑问，陆军参谋本部很快答复“重点是占领马尼拉”，大本营从大局出发，认为占领马尼拉即为菲律宾作战的结束。若敌军余部逃至巴丹或科雷希多，反而对己方有利，下一步采取“扫荡”战或“封锁”战进行“围剿”就可全部平定。

11月10日，刚刚从台湾飞赴东京的本间，接参谋本部通知来到了杉山元总长办公室。当时，另外两个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今村均也在，只有负责缅甸作战的饭田祥二郎远在西贡未能及时赶回。

关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之前杉山已经和山下、今村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本间走进来，杉山打开了一张用铅笔勾绘的菲律宾作战地图，比画着对他说：“50天之内，第十四军必须攻占马尼拉。”

本间立即打断了杉山：“请等一下，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在摸清敌人的实力之前，是不是应该让我来估算一下占领马尼拉的时间呢？不清楚敌人的实力，根本无法准确预测最后取胜需要30天还是50天。”

“这个你无须担心。前田中将将出任你的参谋长，最近参谋本部田村大佐对此也做了很多调查。”

“话虽如此，但前田中将对菲律宾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他担任大尉的时代吧。那时候与现在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杉山并未做声，面露不悦之色。

“第十四军兵力严重不足。在之前多次方案的制订中，用于菲律宾作战的至少有3个师团以上的兵力。”

杉山终于动了火：“这是参谋本部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困难的何止你一人？帝国现在是国难当头！”

“那么除了上述兵力，还能拨给我一些预备兵力吗？”

“不能！怎么？难道你拒绝接受大本营的命令？”杉山气不打一处来。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参加“南方作战”的11个师团是从各个战场挤出来的。饭田的第十五军和今村的第十六军名义上虽有3个师团，但大部分还是空头支票，要等第一期作战结束之后从其他战场抽调。此刻若非开战在即，杉山真想将胆小鬼本间就地免职。此时他一定想到了坐在一旁的山下奉文，给4个师团人家还主动退回来1个。同样是军司令官，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不，我不是不接受任务，只是觉得50天的期限没有充分依据。”虽然并不赞成日本对英、美开战，但作为职业军人，不参加“南方作战”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简直不可想象。这也正是本间和山下的不同。山下属于鲁莽型武官，遇到问题会誓死力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作为文人型军人，本间一旦认为不可能，就会自动放弃。

看到局面尴尬，山下和今村也连忙劝解：“总之，全力以赴吧，本间君。”

“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办法呀。”本间唯唯诺诺地应了下来，杉山依然是一脸怒色。

本间悻悻回到第十四军司令部，与前田一起商定了第十四军作战计划。

一、开战伊始，以台湾、帕劳为基地，以陆海军基地航空兵力对吕宋岛美国空军实行航空歼灭战。在此期间，以一部航空母舰兵力攻击棉兰老岛方面，策应上述航空歼灭战。

二、从12月10日至12日，以陆海军先遣部队占领并确保巴坦岛、阿帕里、维甘、拉奥、黎牙实比等各处机场，延长战斗机航程，并以上述机场为前进基地加强航空作战。之后尽快占领霍洛岛，切断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之间的联系。估计击败美空军主力大致在开战后3日之内，歼灭其残余势力大致在开战后9至12日内。

三、12月23日前后，进攻部队第十四军主力第四十八师团在林加延湾登陆，第十六师团一部在拉蒙湾登陆，南北两路夹攻马尼拉。为了能使第四十八师团尽快投入荷属东印度作战，第二梯队第六十五旅团应尽早登上吕宋岛。与吕宋岛美菲军主力的决战预定在马尼拉周围地区展开，通过马尼拉市攻防战击溃敌野战部队，占领马尼拉预计在开战之后50天左右。

四、12月14日左右，以第十四军一部协助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十六军一部登陆棉兰老岛，占领菲律宾南部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达沃。在推进航空基地的同时，彻底切断美军从珍珠港、澳大利亚等方向向菲律宾的增援。

开战临近，日军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1月底，预定占领吕宋岛北部岛屿的先遣部队已在马公和帕劳群岛集结完毕。12月1日，第十四军司令部从台北推进至高雄。同日，预定在拉蒙湾登陆的第十六师团主力抵达出发地奄美大岛。12月6日，预定在林加延湾登陆的第十四军主力已分三部集结于高雄、马公、基隆三地。仅用于运输上述兵员和装备的运输船就达120艘。

陆军第五飞行集团之前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接受训练，该部陆续于11月下旬出发，12月6日进驻台南的屏东、潮洲、佳冬等机场。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下属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已在台湾南部的航空基地准备就绪。

战斗机的航程较短，要为轰炸机的攻击护航，必须增加续航能力。第十一航空舰队想尽一切办法，竭力从飞机182加仑的总油量中挖掘潜力，将油耗从每小时35加仑降低到17加仑。最保险的办法是加装副油箱，待油料用完或者在投入战斗前丢弃，保持飞机在战斗中的机动性。然而直到战争临近，战机缺乏的20毫米口径机枪弹和副油箱仍未送达。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少将为此寝食不安。

12月6日，所需的东西依然没有送达。急不可耐的大西紧急派出大型运输机返回日本，所需枪弹和副油箱终于在12月7日深夜运抵台湾。此时距离发动攻击只剩下几个小时。整整一个晚上，日本各攻击部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此前，已经有3支小型登陆部队离开了台湾岛。其中2支约2000人的部队朝向北吕宋，负责攻占维甘和阿帕里。最小那支部队只有490人，他们的目标是吕宋岛北面的巴坦岛。

那三个地方都有美国人修建的机场。

“珍珠港第二”

1941年12月8日凌晨3时40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美国远东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中将从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了参谋长萨瑟兰略显不安的声音：“珍珠港遭遇袭击，损失不详。”麦克阿瑟顿时睡意全无，战争果真提前来了。放下电话，他顺手拿起母亲留下的那本《圣经》读了一两分钟，开始默默祈祷。

铃声再次响了起来，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华盛顿陆军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杰罗准将。杰罗在电话里说：“珍珠港遭遇空袭！具体情况尚不知道，但日本人已经打响了第一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珍珠港？那可是我们最强大的堡垒！”麦克阿瑟禁不住喊道。

“如果您那里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将是不会出人意料的。”

麦克阿瑟自信满满：“请告诉乔治，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麦克阿瑟错误地认为，珍珠港可谓是森严壁垒，日本人肯定在那里吃了苦头。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接电话的差不多时间，日军袭击珍珠港的行动已接近尾声，无数美国水兵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此时此刻，遭受重创的太平洋舰队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而他守住菲律宾的全部希望正是以太平洋舰队能够及时前来增援为前提的。他更加不会想到，此时日军突袭菲律宾的机群已经在台湾南部机场蓄势待发，他守卫下的菲律宾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多多。

麦克阿瑟匆匆穿上军服，叫来了那辆豪华的凯迪拉克。轿车在黑夜中风驰电掣，很快就到了位于维多利亚大街一号的远东陆军司令部。路途中，麦克阿瑟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他认为正因为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他的菲律宾反而变得更加安全。这里与珍珠港相距甚远，

日本人不具备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同时动手的魄力和能力。在美军高级将领中，尽管麦克阿瑟与日本人接触最早，也了解较多，但从内心他还是不太看得起那些军衣肥大、裤管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的“日本鬼子”。正是基于这种错误判断，麦克阿瑟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小时里，对日本人可能发动的攻击缺乏足够的警惕，并做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凌晨4时，当麦克阿瑟走进司令部时，司令部人员早已等在那里了。对于珍珠港传来的惊人消息，大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也并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只是干等着麦克阿瑟来主持大局。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表情肃穆的人员进进出出，平添了一种紧张严肃的气氛。日本人的进攻并不令人惊讶，但所有人都不明白他们打击的首要目标为什么是珍珠港而不是近在咫尺的自己？

麦克阿瑟到达司令部的同时，哈特上将接到了值班军官克莱明顿中校打来的电话：“司令官，请您马上用一盆冷水洗洗脸吧，我将带给您一份重要的电报。”

哈特居住的马尼拉饭店距海军司令部只有300米，克莱明顿很快来到上将的房间，向哈特递上那封简洁却无比重要的电文：“珍珠港遭袭击，这不是演习。”哈特一言未发，沉思片刻之后，他拿起了一张便笺，用铅笔写下了传达战争已经爆发的命令，里边居然出现了一个错字。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海军司令部。

5时30分，麦克阿瑟收到了陆军部的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五”计划，马上做好撤退到巴丹的各项准备。电报中既未说明这样做的理由，也未介绍珍珠港的损失情况。麦克阿瑟认为华盛顿此举纯属过度反应，战争才刚刚开始，现在就撤退到巴丹为时尚早，他不愿因此放弃自己精心策划的滩头防御计划。

12月8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笼罩了台湾南部，天地之间一片混沌，10米之外人影模糊。黎明时分，在棉兰老岛海域游弋的“龙骧”号航母放飞了一架侦察机，飞行员发来电报说“马尼拉地区能见度极低”，轰炸机难以找到攻击目标。这样的天气条件，以台南南方机场为基地的海军战机根本无法起飞，而以屏东、佳冬、潮州机场为基地的第五飞行集团却在浓雾来临之前，仓促起飞了43架战机，朝着吕宋岛方向疾驰而去。

6时30分，在9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13架俯冲轰炸机率先攻击了停泊在南吕宋岛达沃港的美军水上飞机供应舰“威廉·普利斯顿”号。两架美军“卡塔琳娜”飞机遭到破坏，一名飞行员阵亡，但“威廉·普利斯顿”号却安然驶回港内。这些攻击机来自日军轻型航母“龙骧”号。

机场跑道上，第十一航空舰队的近400名飞行员早已各就各位，正等待着起飞攻击的命令。大雾毫无消散的迹象，如果强行起飞，势必酿成严重事故。由于所有飞机都已加油挂弹，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是日本海军的航空战专家。山本五十六卸任“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之后，接任的就是当时的塚原大佐。之后，塚原长期在航空本部及各个航空队任职。1939年10月3日在组织对重庆的轰炸时，塚原位于武汉的司令部遭到苏联援华航空队的突然袭击，当时任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的塚原被炸成重伤。为保住性命，塚原无奈截掉了左臂，因此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指挥官。他的同班同学，对航空战一窍不通的南云忠一才戏剧性地担任了第一航空舰队也就是航母舰队的司令官，精通航空战术的塚原只能屈尊到第十一航空舰队出任司令官。现在，南云在珍珠港马上就要开炸了，自己的飞机却待在地面上无法起飞，怎能不让塚原心急如焚？

“只有推迟攻击时间了。”仰望漫天大雾，塚原无奈地对身边的参谋长说。

“只有如此了。”大西边摇头边回答。

一脸沮丧的大西同样焦灼不安。根据之前的战术安排，此刻位于珍珠港北部海域的南云舰队即将展开突击，按道理，第十一航空舰队的攻击应该同时发起，但由于珍珠港和菲律宾存在5个小时时差，这里的攻击只能推迟，这已经是让人无比头疼的事情了。南云舰队的攻击一旦发起，消息第一时间就会传到菲律宾，经验丰富的麦克阿瑟和哈特绝不会坐以待毙。美国人一旦从睡梦中惊醒，就再也不会给任何人出其不意暗算的机会。

美军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两种。比如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迎头痛击那些贸然来犯的日军战机。这还不算可怕，塚原和大西都知道有为数不少的B-17“空中堡垒”到了菲律宾，台湾南部的机场均处于其打击范围之内。美国人更可能采取的办法是早于或者和日本人同时发起进攻，那样决定胜负的关键就看谁能够抢先亮剑——高手巅峰对决，胜负往往取决于谁先出手的那一瞬间！日本人现在面临的窘境是，只能静静地停在那里等待对方亮剑。一旦一架美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扔下哪怕仅仅是一颗炸弹，所诱发的连环爆炸将使眼前这上百架战机难以逃脱全部被毁的悲惨命运。

此刻虽然还没有珍珠港方面的消息，但从时间推算，南云舰队的攻击应该开始了。此时传来了部分陆军战机已经仓促出动的消息，更使得大西如坐针毡。他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美军指挥官，就会立即派出B-17轰炸机率先发动攻击，相信美军中一定有和我同样想法的人。在这一大片携带炸弹的机群中只要投下一颗炸弹，整个基地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那些干坐在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此刻与指挥官一样沮丧，个个提心吊胆地仰望着天空，唯恐美军的“空中堡垒”突然从云层中钻出来，将他们连人带机炸成碎片。预感到危机的大西满头大汗。但日本人的运气很好，灾难始终没有降临。

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本间，他在机场跑道旁焦急地来回踱步，望着漫天大雾连连摇头。此时已经有了马来亚的消息，哥打巴鲁有激烈战斗发生，山下奉文的主力部队在北大年、宋卡的登陆非常顺利，偏偏自己遇到了这样的鬼天气。如果不能出其不意率先摧毁美军的空中力量，随后一系列登陆作战都无法按计划进行。本间清楚，如果美军此时前来空袭台湾的机场，日军将遭受重创。

本间无法抑制烦躁的心情，严令作战参谋打电话问气象台大雾什么时候才能消散。鬼才能准确回答他的问题。那些参谋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默默祷告皇天保佑，赶快驱开云雾见青天。

不出大西所料，美军中真有一位和他想法暗合之人。离凌晨4时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布里尔顿少将接到萨瑟兰打来的电话。得知战争已经爆发，他立即下令所有飞行员进入战备状态——很多人都是参加头天的舞会刚回来不久。5时整，布里尔顿离开了位于尼尔森机场的指挥所，急匆匆赶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

此时，布里尔顿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先发制人，立即出动仍滞留在克拉克机场的18架B-17攻击台湾——这可能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二战最没出息指挥官”的布里尔顿一生中最具建设性的建议。到达维多利亚大街一号后，他迅速将想法告诉了参谋长。但萨瑟兰并未征询麦克阿瑟的意见，擅自拒绝了布里尔顿的建议。萨瑟兰指出，陆军部在11月27日的战争警报中有明确指示，“不要先对日本人动手，千方百计诱使日本人先打第一枪”。很明显，这一指示到

12月8日清晨早已失去实际意义，日本人在珍珠港倒真没有打第一枪，而是投下了无数的鱼雷和炸弹。

美军的飞机就这样静静地窝在机场上，等待着日军炸弹从头上掉下来。今天看来，假如布里尔顿袭击台湾的建议能够获准，很可能就此打乱日本人的进攻节奏，因为停在台湾南部的日机一直到9时15分才起飞。退一万步讲，至少那些飞机不至于停在跑道上白白挨炸。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攻守很可能移势。

布里尔顿的建议被否决，成了战后最具争议的一大话题。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他对那天早上布里尔顿的建议一无所知。“我是在几个月后的一则新闻电讯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向参谋长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肯定是很不明确和不成熟的。在司令部里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这个建议假如认真对待的话，当然应该向我本人提出，而布里尔顿没有在任何时候向我谈起过这件事。”此言是否可信，存疑。按麦克阿瑟的性格，他向来认为自己是永远正确的，错误只可能属于别人。但随后的一段话就能表明，即使能够及时得到布里尔顿的建议，他也会做出与萨瑟兰同样的决定。因为在麦克阿瑟看来，“战斗机的航程无法达到台湾，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小型轰炸机编队去袭击敌人戒备森严的机场，与自杀无异。日本人在那里已经营了40多年，军事上早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

7时15分，回到尼尔森机场的布里尔顿接到了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少将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阿诺德说，鉴于珍珠港的美军飞机大部分来不及升空就遭到打击，损失惨重，因此建议他尽可能让飞机升空，绝不能停在机场上重蹈珍珠港的覆辙。布里尔顿似乎传染上了萨瑟兰的麻痹症，在袭击台湾的建议遭拒后，他并未立即考虑将克拉克机场上的B-17转移到德尔蒙特机场去。他心里还指望麦克阿瑟能尽快批准他的计划，假如那样，把飞机转移过去再调回来岂不太费事啦？这些飞机或许马上就派上用场了呢！

9时，马尼拉北面140公里处伊巴机场的一部雷达发现了一批不明国籍的飞机，正朝着吕宋岛快速飞来。这一机群并非塚原的大机群，而是大雾来临之前强行起飞的陆军第五飞行集团的战机。这些飞机续航距离较短，没有能力攻击更靠南的克拉克机场。

接到报告的布里尔顿立即下令，出动36架P-40战斗机实施拦截，同时命令克拉克机场所有轰炸机立即升空，以免遭到突然打击。但日军轰炸机只对吕宋岛北部的碧瑶机场和图盖拉机场等少数目标进行了轰炸。风景秀丽的碧瑶是菲律宾著名的“夏都”，类似于咱们的北戴河或承德，奎松总统当时正在那里度假，空袭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由于吕宋岛北部同样有雾，日机轰炸效果并不理想，胡乱扔下炸弹后便匆匆离去。美军战斗机并未与日机遭遇，随后也就返回基地，而那些轰炸机仍在空中盲目地盘旋着。

初看上去，这批并未取得显赫战果的日机貌似给美国人提了个醒。但正是它们的贸然攻击，完全打乱了美军的节奏，最后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运气来了啥都挡不住！

9时，“龙骧”号航母的侦察机终于发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马尼拉上空出现断云，地面目标清晰可见”。恰在此时，气喘吁吁的气象长也跑过来向大西报告：“天气好转，雾散了！”他仰望天空，只见弥漫的大雾正缓缓移动，被遮住的太阳也穿过雾障发出刺眼的光芒，天助我也！

“太好了！出发吧！”

“连老天都在帮助我们！”

9时15分，随着塚原一声令下，起飞号吹响了。首先是零式战斗机以三机编队的方式起飞，迅速在机场上空形成警戒网。紧接着一架架轰炸机陆续升空。近200架战机迅速形成了两个编队。尾崎武夫、野中

太郎指挥的陆上攻击机45架负责攻击克拉克机场，新乡秀城中尉的43架战斗机负责护航。须田佳三、入佐俊家的陆上攻击机54架负责攻击伊巴机场，横山保的42架战斗机负责掩护。庞大的机群飞越波涛滚滚的大海，朝着吕宋岛北部呼啸而去。

碧瑶和图盖拉机场遭遇空袭的消息迅速传到了陆军司令部。早上6时12分，哈特上将也接到了达沃传来的消息，“威廉·普利斯顿”号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得知上述消息，布里尔顿再次给萨瑟兰打去电话，既然日本人已采取了“公开行动”，现在有充分理由立即出动战机对台湾的日军机场进行空袭。布里尔顿还请示参谋长，准许他撤回仍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它们已耗费了不少燃油，必须重新加油挂弹。最后布里尔顿警告说：“如果克拉克机场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它了。”

布里尔顿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萨瑟兰只允许他派出3架轰炸机，对台湾南部机场执行侦察和照相任务。布里尔顿认为侦察行动十分必要，但如果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回不来，他打算下午就采取攻击行动。他还强调准备在晚上把德尔蒙特机场的17架轰炸机也调过来，在9日清晨对台湾南部机场发动攻击。不久，麦克阿瑟亲自给布里尔顿打来电话，同意在侦察机确认了目标的前提下，在下午晚些时候发起攻击。可惜这一决定做出得太晚了，此时日军的庞大机群已经朝着他们猛扑过来。

11时，在空中盘旋的B-17轰炸机陆续返回了克拉克机场。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装上了照相设备，其余15架飞机也装上了45~136公斤的炸弹。一阵忙碌之后，饥肠辘辘的飞行员大都吃午饭去了，那些已加油挂弹的飞机则静静地排放在跑道上。这是这一天一系列错误中最大的一个，吕宋岛出现了一个类似珍珠港那样的警戒间隙。只不过一个在清晨，另一个在中午而已。唯一不同的是，珍珠港遭到的打击是突如其来的，而菲律宾已经事先得到了预警。

11时45分，伊巴机场的雷达屏上再次出现了大批目标，正排成前三角队形不断向吕宋岛靠近，那无疑是日本人的飞机。大惊失色的雷达兵立即给远东航空兵司令部空防警报处打去了电话。

空防警报处处长亚历山大·坎贝尔上校急忙向克拉克机场打电话，偏巧此时通信线路故障，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坎贝尔又改用电台呼叫，但报务员吃午饭去了。火冒三丈的坎贝尔命令所有电台一刻不停地呼叫克拉克机场。谢天谢地，一名值班上尉总算吃完了午饭，回到值班室拿起了听筒。这名军官在电话里答应立刻把上述情况报告基地司令或作战处军官，但为时已晚。

当日军机群逐渐临近机场时，本已做好冒死强攻准备的日军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克拉克机场上空平静得出奇，连一架飞机的影子都没有。再向下俯瞰，机场跑道上整齐摆满了美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此情此景让日军飞行员感到不可思议。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后来回忆道：“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遇到预想中向我们攻击的大批美军战斗机。相反当我们俯视机翼下方时，看到的却是一组组活靶子——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跑道上的60架敌轰炸机和战斗机。”由于战斗机速度快，坂井在克拉克基地附近巡航了大约10分钟，静候轰炸机群的到来。

此时美军毫无戒备，机场餐厅喇叭里传出了KMZH电台著名播音员唐·贝尔的声音：“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日军飞机此时正在轰炸菲律宾克拉克机场。”

贝尔的播报瞬间引起哄堂大笑，有人吹起口哨，有人大笑着说：“贝尔简直是神经错乱，他把今天当愚人节了吧。”之前已经有了珍珠港遭袭的消息，但没几个人真正相信，很多人认为那是长官编造的谎言，以使大家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名飞行员顺手捡起一个空啤酒瓶抛向空中，瓶子落地时发出一声脆响。“哈哈，轰炸开始了！”简直乌鸦嘴！

12时45分，克拉克机场上空日军战机的轰鸣声和防空警报几乎同时响起。机场不远处，第二〇〇海岸炮兵团的新墨西哥州国民警卫队队员，也正围着37毫米和76毫米高射炮在吃午饭。忽听有人高喊了一声：“海军来了！”中士德韦恩·戴维斯连忙拿起连队的公用相机准备拍照。

在机场附近宿营的美军第一九二坦克营的官兵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在执行任务。机群不断接近，坦克手一点儿都不慌乱，不少人朝空中的飞机频频招手。

一名美军士兵感到奇怪，大声问道：“他们为什么投锡箔？”

“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终于有人醒过神了。

刹那间，日军54架轰炸机在35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钻出云层，开始对机场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美机进行投弹，一串串黑灰色的炸弹呼啸而下。

凄厉的警报划破长空，机场所有人都清醒过来，机组人员慌忙奔向自己的飞机，防空炮手匆忙奔向自己的阵地，有些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头顶上敌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嗒嗒嗒地喷出火舌，炸弹在地面炸起一团团火球。

美军大部分飞机根本来不及起飞。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那些停放的飞机瞬间爆炸起火，跑道上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由于之前已加油挂弹，诱发的连环爆炸惊天动地，几乎所有美机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由于极少有美军战斗机升空，大部分无所事事的日军战斗机开始到处追逐四散奔逃的人，用机枪向他们疯狂扫射。克拉克机场一片狼藉。

危急之中，乔·穆尔中尉快步向他的P-40战斗机奔去，有6名飞行员紧随其后。他把飞机滑行到起飞位置后立刻起飞，旋即猛抬机首爬上高空，另外2架飞机也起飞了，但后面4架飞机被炸毁在跑道上。

3架准备执行侦察任务的B-17也试图起飞，但最终未能如愿。包括穆尔中尉在内，只有4架美军战斗机升到空中。他们迅速遭到日军战斗机的围攻，根本无力阻挡蝗虫一般的日军轰炸机从容不迫地对机场进行轰炸。

刚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4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意犹未尽，赶来助兴。曳光弹点燃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坂井三郎用机关炮击中了跑道上的两架B-17，接着捕获返航前最后一个猎物。一架升空的美军P-40战斗机进入他的视线，坂井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射向美军飞行员的座舱罩，轰的一声爆炸。坂井回忆，这架美机先是摇摆了一下，接着一头栽向地面。

美军地面防空火炮进行了反击。那些国民警卫队员还是第一次进行实弹射击，此前训练，他们射击的不是扫把木箱，就是木制模型机。令人郁闷的是，由于未能装备新型高射炮弹，高射炮射程压根儿够不着日军飞机，炮弹在日机下方600~1200米的距离纷纷爆炸，仿佛在为日机的攻击助兴。见此情形，日机彻底没了压力，轰炸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国民警卫队员尽管根本打不着目标，但能朝着真正的飞机开火，噼里啪啦，也怪热闹，他们甚至莫名地感到兴奋。

第三战斗机中队的12架美军战斗机之前在中国南海上空巡逻，因燃油即将耗尽，准备返航到伊巴机场降落，迎面遇上了日军的54架轰炸机和50架战斗机，随后发生的缠斗使双方各损失2架飞机。趁此机会，日军轰炸机成功轰炸了伊巴机场，炸毁了雷达站、机场跑道、营房、仓库和通信站等设施。

美军那两个坦克营都刚刚组建，士兵大都是从国民警卫队中抽调的新人。匆忙到达战场的他们还未进行过新式坦克的作战训练，以至有些人登上坦克也找不到放炮弹的地方。日军空袭时，他们只能用坦克上的重机枪进行还击。第一九二坦克营B连的巴道斯基成功打下了一架战斗机。

攻击一直持续到13时17分，丢完了炸弹的日本人才意犹未尽地飞走。这里堪称“珍珠港第二”，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燃烧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知道，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遭遇了致命打击。日军在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在克拉克机场和伊巴机场摧毁美军B-17轰炸机18架、P-40战斗机55架及其他飞机26架。由于飞行员大多不在飞机上，空袭只造成80人丧生、150人受伤。只有撤退到德尔蒙特机场的17架“飞行堡垒”得以幸存。

日军仅仅付出7架战斗机的微弱代价，就成功摧毁麦克阿瑟空中力量的三分之二，初步赢得了菲律宾上空的制空权。克拉克机场遭袭距珍珠港被炸足足有10个小时——这就是被称为二战名将的麦克阿瑟干出的糗事儿！

就在日军炸弹在克拉克机场爆响的同时，麦克阿瑟收到了霍华德·布朗中尉送来的一份截获并破译的日军电报，上边说“日本现在实际上已与美国和英国开战”。对此，萨瑟兰不无讽刺地说：“很有意思，真是及时！”尽管他的话与肖特的话有几分类似，之前菲律宾无疑得到过预警的。

盟军在远东有三支战略打击力量，分别是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菲律宾的航空力量和新加坡的“Z舰队”。开战尚不到24个小时，前两支力量已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三去其二，剩下的“Z舰队”也变得独力难支，仅仅两天后就在日军的攻击下沉入了海底。

高射炮手停止了无谓的射击，天空突然间没有什么可射击的了，突如其来的宁静使人愕然。高射炮班班长德伍德·布鲁克斯茫然地走向停机坪，面前的情景真真切切地说明战争真的来了，看来长官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到处都是战友的尸体和断肢残臂，他看见他的好友——一个19岁的波兰小伙子，倒在壕沟里，一颗炸弹把他炸得像破了的气球，看上去简直跟透明一样。一些人惊恐地从战壕里爬出来，许多伤员发出痛苦的呻吟。

下午，布里尔顿再次接到阿诺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得知两大机场遭遇突袭、战机大部被毁的噩耗，平时被大家戏称为“快乐的阿诺德”的他，一点儿也快乐不起来了。一贯儒雅的他严厉地斥责布里尔顿：“活见鬼！你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空军指挥官，怎么会在接到那么多警报之后，还被炸得措手不及？”

对此，华盛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将领说：“如果在遭到袭击时我的飞机还在地面上，我就再也没脸正眼看我的那些同伴。”在马尼拉，空军领航员埃德加·惠特科姆中尉说得更加坦率：“我们的将军犯了军人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让自己在未曾料到的情况下挨了打。”

挨了臭骂的布里尔顿异常沮丧，因为面前这一悲惨场景并不完全由他造成。他立即驱车来到了远东陆军司令部，强烈要求面见麦克阿瑟本人。他将阿诺德的话向麦克阿瑟做了详细汇报，希望他能帮自己说明事实。“别着急，刘易斯，”麦克阿瑟似乎比阿诺德还要愤怒，“继续回去打你的仗吧。”

麦克阿瑟立即给阿诺德拍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为属下的行为辩护：“在有限的工具和时间内，远东航空队采取了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他们的损失纯属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所致，没有一项损失能归咎于他们本身的疏忽大意。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他们的

勇敢精神十分突出，做事效率也很高。与他们相比，敌人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你应该为他们的行动感到骄傲。”这番话说得阿诺德哭笑不得，难道真要全军覆没才不值得骄傲？

1943年，美国国内对布里尔顿的质疑之声再次响起。为此，麦克阿瑟依然站出来为他辩护：“布里尔顿在菲律宾仅有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除教练机和破旧不堪的飞机外，只有35架轰炸机和107架战斗机。机场的缺乏给他们造成了极大困难。我们有许多飞机是在着陆加油或进行必要的保养时被摧毁在地面上的，但都不是疏忽大意所致。”

虽然口头上赞誉有加，但麦克阿瑟本人就说过很多中伤布里尔顿的话。他曾告诉身边的人员，布里尔顿和他的参谋长布雷迪上校都是“妄自尊大、装模作样的傻瓜”，要尽快将他们踢出菲律宾。要知道，当初阿诺德给了三个候选人，是麦克阿瑟亲自挑中的布里尔顿。

麦克阿瑟的言行或许有作为上司庇护部属的一面，但更可能是为自己开脱，他担心对布里尔顿的指责最终会牵连他。很显然，如果真正深究的话，不仅萨瑟兰，连他本人也难脱干系。战争爆发第一天，空军是唯一能够使用的力量，但他竟然未能及时与布里尔顿取得联系，而是授权萨瑟兰去处理空军的事情，这是严重失职的行为。如果麦克阿瑟像金梅尔和肖特那样很快被免职并陷入没完没了的调查，这些很可能成为他渎职的罪状。但麦克阿瑟无疑是幸运的，他在随后的战斗中出色地领导了美菲军的抵抗，使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国会并未像对待珍珠港事件那样去调查菲律宾的惨败。因祸得福的老麦最后竟然成了英雄。

抛开上述因素，日本人的运气的确很好。那天，日军陆海军飞机本应同时发起攻击的，只是海军飞机因为浓雾未能飞起来，而陆军飞机的攻击导致美机起飞升空，恰恰又在海军飞机抵达时返回陆地，麦

克阿瑟等于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按照日军原来的计划，美国远东空军绝不会败得那么惨。

参加攻击的日机胜利返航，飞行员既兴奋又大惑不解。着陆之后，他们一爬出机舱就互相发问：“敌人到底怎么啦？看上去好像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

最兴奋的当属一向板着脸的参谋长大西，他迅疾下令向“长门”号上的山本司令官报告：“我部对菲律宾的空袭取得巨大成功！”

美军残余战机不得不举家南迁。由于日军摧毁了伊巴机场的防空预警雷达，接下来只有飞机和地面观察才能提供有效的防空预警。战机南迁限制了用于海上搜索的B-17的数量，现在只有巡逻机和潜艇才能及时发现敌军的登陆船队了。

12月9日黎明，马尼拉遭遇了第一次空袭，出现了一些平民伤亡。从这天开始，日军对菲律宾首都的空袭从未间断，即使在麦克阿瑟已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后，空袭也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该城。

从1571年开始，马尼拉一直是菲律宾首都，当时人口约200万，是亚洲颇负盛名的国际性都市。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城市完全失去了先前的节奏，能够离开的人溜之大吉，无法离开工作岗位的人也纷纷安排家人到乡下避难。马尼拉人口密度很高，部分街区每平方公里达到数万人，一些贫民区甚至更多。日军事先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大规模空袭引发的巨大恐慌和混乱均在他们预料之中。

马尼拉也有些许防空火力，因为高射炮射程不够，面对日军轰炸，守军只能徒劳地反击，吓唬敌人给自己壮胆。少数鲁莽的日军飞行员冒险进行超低空轰炸时才可能被击落。每到此时，那些马尼拉居民，不论菲律宾人、华人，还是欧洲人，都会朝坠落的日机鼓掌欢

呼。虽然轰炸带来了恐慌，但马尼拉并未停止运转，政府机关仍在办公，商店照常营业，影剧院依然开放，近郊农民照样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交易。音乐大厅里，马尼拉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如期进行。广播电台也未停播，居民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各种音乐和稍显夸大的战争新闻。

12月9日，天空出现了难得的宁静，让美国人得到喘息机会的仍是大雾。只有零星日机飞抵菲律宾上空，除马尼拉遭到零星轰炸，当天夜里还有7架飞机对吕宋岛北部的尼克鲁斯机场投下了一些炸弹。美国人可以借机整理一下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机场，收殓那些在战争第一天就失去生命的死难者。

开战之前，哈特上将已经下令将亚洲舰队主力撤退到吕宋岛南部海域，马尼拉湾只留下了少许水面舰只和大部分潜艇，支援陆军抗击日军登陆的任务。按事先拟订的作战计划，战争一旦爆发，三分之一的潜艇将去攻击台湾、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岛等地的日军基地，三分之一在吕宋岛周围海域巡逻，剩下三分之一留作预备队，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亚洲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约翰·威克斯少将是个缺乏组织能力、指挥艺术和工作热情的人，和哈特一样战意不足。他要求艇长们务必小心谨慎，在战斗中尽可能节约使用鱼雷，那些对战争感到恐惧的艇长接到命令后更是疑虑重重，干起活来更加缩手缩脚。

9日晚些时候，远东空军的详细损失传到了海军司令部。悲观的哈特上将意识到，利用潜艇支援陆军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已经破产，布里尔顿的空军不再可能为海军提供有效保护。当天夜晚，他下令两艘新式潜艇支援舰驶离甲米地向南逃逸，只留下旧式的“卡诺帕斯”号去敷衍陆军。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2月10日正午，就在日海军航空兵狂虐大英帝国“Z舰队”的差不多时间，同属第十一航空舰队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大举出动，他们的目标是美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甲米地。

听到副官赫夫中校大声叫喊“日本飞机正向马尼拉湾飞来”的麦克阿瑟走出了办公室，他双手叉腰，目送大队日机越过头顶绝尘而去。

布里尔顿立即下令20架P-40战斗机和15架P-35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可面对日军81架轰炸机和52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集群，美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技战术上均处绝对劣势。高射炮像两天前一样，除了增加点儿声响，毫无作用。日军战斗机冲上去与美军缠斗，轰炸机在几乎毫无妨碍的情况下对甲米地实施了一轮接一轮的狂轰滥炸。炸弹雨点般落下，军港内掀起一股股冲天巨浪，基地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轰炸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大火蔓延到弹药库，引爆了潜艇部队的233条超级磁性雷管鱼雷，进而诱发了连环大爆炸，那可怕的场景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动山摇。抗击日本入侵船队的最大希望寄托在潜艇身上，现在没了鱼雷，那些潜艇就成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几乎毫无用处。这预示麦克阿瑟的近海防御计划已彻底泡汤。

偏偏此时海上刮起了大风，风助火势，火助风威，美军所有消防作业均无济于事，只能眼巴巴看着加维特造船所、修理工厂、仓库、广播电台、医院、海军陆战队营舍等设施悉数化为灰烬。大火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满脸油污，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他之前参加了救助伤者——查看了海军造船所。

随后他向哈特报告，基地已完全无法使用。值得庆幸的是，日军战机忙于攻击军事目标，停泊于马尼拉湾内的40艘商船得以幸免。

琼和3岁的小阿瑟此时正站在马尼拉饭店顶楼的平台，目睹了不远处那可怕的一幕，惊恐万状的琼抱起小阿瑟躲进了卧室。

在距离基地仅仅600米的火星人大厦楼顶上，哈特上将亲自观摩了这场惊天浩劫。爆炸气浪冲得瘦小的上将甚至站不稳身子，巨大的损失让他悲痛欲绝，他竭力控制才未哭出声来。上将喃喃自语：“我们的潜艇，我们的秘密武器……”之后在发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哈特说：“烈火从一边烧向另一边，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甲米地港口的三分之一区域被熊熊大火吞没。”

日军飞机还轰炸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另有18架战斗机袭击了尼科尔斯。在德尔卡门，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摧毁了12架P-35，导致6架受损。远东航空队的战斗机已所剩无几，大约只剩下30架P-40和一些老式的P-35、P-26。为了不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布里尔顿下令空军不再主动起飞战斗，只作为一般侦察使用，等于拱手让出了制空权。

超过500人在空袭中丧生，当晚，那些幸存者被集合到附近的学校避难。哈特上将痛心疾首，他的基地被彻底摧毁，还有2艘潜艇被炸毁，其中包括新式潜艇“海狮”号，其他5艘潜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当晚，哈特下令撤走剩下的2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艇，把岛屿海防任务交给剩下的2艘潜艇和5艘巡逻艇，潜艇作战计划被完全放弃。哈特带着残余舰只仓皇南逃到荷属东印度。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其中大部分将在后来的爪哇海战中战沉。

随着战机的不断消耗，麦克阿瑟只好命令布里尔顿将残余轰炸机全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到12月25日，布里尔顿也带着最后4架轰炸机离开了菲律宾。

本间的第一板斧砍掉了布里尔顿的空军，第二板斧又将哈特的海军斩落马下，麦克阿瑟瞬间痛失左膀右臂。开战仅仅三天，美军已基本丧失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现在本间的第三板斧——多点登陆——马上就砍下来了，麦克阿瑟能撑得住吗？

此时太平洋舰队遭遇重创的消息已经传到马尼拉，麦克阿瑟知晓短时间里无法指望来自夏威夷的增援。菲律宾距本土太远，即使国内能够派出增援力量，一时半会儿也到不了菲律宾。那些增援更可能被派往珍珠港，对华盛顿来说，那里比菲律宾更重要。

12月10日，突发奇想的麦克阿瑟给马歇尔发去一封告急电报：“紧急——机密：敌人在从新加坡到菲律宾及以东战场投入了空军和海军主力，从而使它在日本本土的防御呈现虚弱状态。此间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参战是日本人最害怕的。现在存在最有利的机会，从北方直接攻击日本将不仅给其以重大的惩罚，还将立即解除日本人向南方推进的压力，也将破坏他们大量无遮掩的石油供应。在敌人从事过分扩大的最初空军行动的同时，目前存在着一举成功的绝妙机会。”

麦克阿瑟能想到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肯定也能想到。丘吉尔从伦敦动身出访华盛顿之前，已派出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出访莫斯科，力争苏联人的支持。可惜斯大林对从北方进攻日本不感兴趣，他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德军虽然铩羽在莫斯科城下，但欧洲战局依然危急，他目前必须集中精力去对付德国人。

虽然仗打得无比窝囊，但该吹的牛还是要吹，毕竟地面战还未打响。11日，从林加延湾前线传回了好消息。据说，头天晚上，美菲军在那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菲律宾陆军第二十一师击溃了日军一次

大规模的登陆行动，敌人大部分舰艇被击沉，海滩上到处都是被击毙日军的尸体。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迅速赶到了林加延湾，他连一具日军尸体都未发现，只看到许多菲律宾士兵懒洋洋地躺在武器旁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美国少校告诉他，在阿格诺河口的确曾出现一条身份不明的船，那无疑是日本人。于是这一带的所有枪炮，从小口径手枪到155毫米炮全都开了火。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很快就狼狈逃窜了。

还真别说，那艘船——实际上仅仅是一艘汽艇——确实是日本人的，它的任务是前来侦察美菲军在这里的布防情况。美国人浪费了不少炮弹，但日本人的汽艇毫发无损。艇上的日军跑回去向本间报告说，预定11天后举行的大规模登陆行动，登陆地点最好选在林加延湾北端，那里敌人的海防部队很少。

尽管前线取得的大捷纯属子虚乌有，但为了鼓舞士气，麦克阿瑟的首席新闻官雷格兰德·迪勒少校还是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像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份公报。迪勒如身临其境般向记者描述了前线将士粉碎敌军登陆的精彩经过。

就在其他记者忙着向报纸或杂志发回胜利消息的同时，迈登斯一把抓住了迪勒：“少校，林加延湾我刚刚去过，那儿根本就没有打仗。”

迪勒指指公报，无可奈何地说：“这里的确是那样说的。”

“林加延湾之战”的报道使美国人感到了宽慰和自豪。《纽约时报》在周日的通栏标题里写着：“日军在吕宋西部被歼：林加延湾失而复得，战斗惊心动魄！”合众社说得更加悬乎：“林加延湾激战三天，击沉敌舰154艘，敌军没有一个能活着上岸的，真乃奇迹中的奇

迹。”这吹牛水平几乎要赶上日本人了，日军参加菲律宾战役的所有舰艇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

林加延湾胜利公报发布的第二天上午，报纸再次发表了取得第二次胜利的捷报：科林·凯利上尉袭击敌战列舰“榛名”号成功，使该舰丧失了作战能力。凯利驾驶的一架B-17轰炸机在吕宋岛北海岸附近海面发现了一艘大型军舰，迈耶·莱文下士投下了3颗270公斤炸弹，有2颗偏了，1颗准确击中了烟囱。待浓烟消散后，B-17的机组人员肯定“该舰已受了致命伤”。

在返回克拉克机场途中，凯利的飞机遭到了坂井三郎战斗机的攻击。“空中堡垒”中弹起火，子弹打穿了装满燃油的机翼。危难关头，凯利果断下令机组人员跳伞。当他还在飞机上时，它就爆炸了。凯利为战友牺牲了自己，成为美国太平洋战争中第一位超级英雄，他随后被追授了十字勋章。

麦克阿瑟亲自出席了凯利机组的授勋仪式。“我非常荣幸地将这些勋章戴在你们胸前，”他对这些年轻人说，“在人们眼中，它们永远是奉献、刚毅和勇气的象征。你们就是这样为祖国而战。科林·凯利上尉不在这里，我深表悲痛。我不知道凯利上尉生之伟大，但我了解他死得光荣。他死得无怨无悔，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上帝把他迎进了天国，他是一名不辱使命的勇敢士兵。”

不管凯利击中的是什么船，但可以肯定绝不是“榛名”号。这艘日军战列舰此刻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暹罗湾内，近藤信竹还在为它未能手刃“威尔士亲王”号而耿耿于怀呢。

当时菲律宾海域没有日军任何战列舰，据后来资料显示，那个地区也没有任何日军舰只被炸沉或遭到损坏。但消息越传越离谱，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凯利驾机冲向敌舰烟囱，与之同归于尽，后来他被赞比日本神风特攻队员还要勇敢。

即使已经丧失了制空权、制海权，但美国人依然看不起日本人。美联社驻马尼拉记者克拉克·李发回的报道使美国民众对菲律宾战局产生了盲目自信。李在报道中大肆嘲笑日本人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质量：“日本陆军是一支由15~18岁少年组成的队伍，军容不整，缺乏训练，装备的只有小口径步枪，他们完全是被死亡逼上前线的。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子弹简直连人都打不死，在陆上他们根本不行。”他援引美军一位骑兵上校的话说：“有三次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直到他们来了坦克和飞机我们才打输。等到我们的坦克和飞机投入战斗，我们就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他们几乎不会打枪，有人打5000发才中1发。”

老百姓还好忽悠，但作为老资格军人的麦克阿瑟非常清楚，那些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只是宣传的需要而已。很多年前，潘兴上将就曾告诉他：“智慧、爱国，能吃粗食，对正统权威的顺从与天生的尊敬，这些对取得胜利都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如果再加上强壮的体力、对自然和体育运动的爱好、现代的组织、武器装备和精心的军事训练，那么这样一支军队的质量之优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军队身上都可以找到。”有位美国观察家指出，日本伤兵“尽管身上受伤，仍有出奇的活力，有人看到被子弹打穿了头部、颈部、身躯、手臂或腿部的人照样能走，而且在该高兴的时候照样能高兴地跳，对自己的伤势毫不在乎。他们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受伤后的紧张程度要小得多”。

这些话麦克阿瑟都非常相信，之前他曾多次访问日本，这些描述和他的看法基本一致。现在那些不要命的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

菲律宾即将迎来日军的多点登陆！

防不胜防

早在12月7日黄昏，日军第一支登陆部队——由490名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已在吕宋岛以北193公里的巴坦岛悄然登陆，迅速抢占了岛上的简易机场。随后分兵占领建有水上飞机基地的甘米银岛。这里距吕宋岛北岸仅仅56公里。

12月7日16时30分，日军第二支登陆部队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登船，开始向吕宋岛北岸进发。这支约2000人的部队隶属于第四十八师团，因指挥官是台湾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田中透，因此被称为田中支队。为田中护航的是原显三郎指挥的海军第一急袭队。就在日军袭击甲米地的12月10日，田中支队顺利抵达吕宋岛北端卡拉扬河入海口的阿帕里港。

海上航程平安无事的田中支队登陆时遇到了麻烦。两个中队顺利登陆之后，天气突然趋向恶劣，惊天巨浪导致登陆艇无法靠岸。田中只好将主力的登陆点转向了32公里外的堪萨加。登陆行动很快被美军发现，几架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迅速赶来，对田中支队和护航的舰船发起了攻击。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左舷被炸成重伤，舰上7人死亡，6人受伤。原显三郎登上“长月”号驱逐舰继续指挥作战。另一艘驱逐舰“春风”号和一艘扫雷艇也被炸伤。尽管如此，田中支队还是冒死登上了陆地。11日中午，田中支队主力顺利占领了阿帕里机场。由于机场设施较差，在后来的战斗中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完成护航的海军舰队于13日17时带着累累的伤痕返航。

10日当天，驻守阿帕里的阿尔文·哈德利中尉接到命令，带领菲律宾连前去驱逐先前登陆的两个日军中队。哈德利非常清楚，手下这些不堪一击的菲律宾士兵对上两个精锐的日军中队无异于送死。他一枪未发，带着队伍迅速溜号。

12月7日18时，日军第三支登陆部队——由台湾步兵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菅野善吉率领的官兵约2000人，在西村祥治指挥的海军第二急袭队护航下从马公出发。10日凌晨1时45分，船队抵达吕宋岛西北海岸维甘港外海。菅野遇到了和田中类似的麻烦，巨大的风浪使他们将登陆点南移了6公里。5时30分，日军登陆开始。10时30分，登陆第一梯队向维甘进发，迅速占领机场。

菅野支队的登陆行动同样很快被美军发现。5架B-17和1个P-40战斗机中队立即前往攻击。“大井川丸”号、“高雄”号两艘运输船被击沉，西村的旗舰轻巡洋舰“那珂”号、驱逐舰“村雨”号和1艘扫雷艇被击伤。美军飞机显然来晚了，之前陆军部队已经登陆，美机炸沉的几乎是空船。菅野支队成功登陆后，西村舰队迅速掉头返航。

11日清晨，日军第五飞行集团第二十四飞行战队的18架战斗机已经进驻菅野支队刚刚占领的维甘机场，成功实现了陆军航空基地的前移。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中佐随同菅野支队一起登陆，立即在维甘设立了先遣情报所。

14日，第十四军参谋长前田正实亲自飞抵阿帕里，命令田中、菅野两支队合二为一，由田中统一指挥，向林加延湾方向攻击前进，策应第十四军主力的登陆行动。21日，扩大后的田中支队抵达吕宋岛北部军事重镇圣费尔南多以北12公里的巴克达诺，准备在军主力登陆时向圣费尔南多发起进攻，其间美菲军的零星阻击并未给日军带来多少麻烦。

对于北部小股日军的登陆行动，麦克阿瑟采取的对策是暂时按兵不动。如果派出北吕宋主力前去驱赶北岸登陆的日军，一旦日军主力在南边登陆，增援部队的退路将被完全切断。麦克阿瑟判断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在林加延湾一带，那里漫长而平坦的海滩非常适宜登陆。为

了迟滞北路日军的快速推进，温赖特征集了吕宋北部山区矿业公司的炸药，炸毁了通往南部道路上的所有桥梁和水上码头。

菲律宾可供登陆的地点实在太多，美军防不胜防。就在北吕宋遭到侵袭的同时，日军第四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的2500人在步兵指挥官木村直树率领下，将在南吕宋黎牙实比进行登陆。除了久保九次的海军第四急袭队，高木武雄麾下的海军南菲律宾支援舰队也前来护航。这里距离台湾太远，第十一航空舰队的陆基飞机无法提供有效支援，高木舰队中出现了久违的轻型航母“龙骧”号。高木舰队中还有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妙高”号，轻巡洋舰“神通”号以及7艘驱逐舰和2艘布雷舰。强大的高木舰队醉翁之意不在登陆支援，而在封锁吕宋岛南部海域，阻止美军向岛上运送增援兵力和物资。

12日凌晨2时45分，木村支队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成功登陆黎牙实比，当时距离他们最近的美菲军也在240公里之外。

日军先锋部队迅速控制了火车站，他们逼迫站长打电话给陆军司令部，紧急调来一趟开往马尼拉的列车。站长在枪口威胁下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一名司令部人员说：“下一班火车要到下周日才有。”

旁边一名参谋机敏地听出了问题。火车站站长应该比谁都清楚下次列车的发车时间。明知故问有两种可能：一是喝多了头晕；二是可能受到了胁迫，那些话是被迫说的。司令部马上派出侦察机飞临黎牙实比。事实果真如此。

15时30分，美军派出10架飞机对登陆南吕宋的日军实施攻击。这回他们遇见了硬茬儿，“龙骧”号航母立即起飞舰载机前往迎击，美军的攻击无果而终。

12月14日，5架B-17再次来袭。这次更惨，其中4架被“龙骧”号的零式战斗机打成重伤迫降，只有1架平安回到了德尔蒙特。情急之下，南吕宋集团只好派出阿尔伯特·琼斯准将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快速南下，通过破坏道路和桥梁的蹩脚战术迟滞日军的快速挺进。从登陆后第五天开始，木村支队的推进速度明显放缓。在毕考尔半岛北部只有11公里的最狭窄处，两军开始了正面交火。22日，美菲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甚至逼得日军先头部队后撤了十几公里，但只能让日军放缓进军步伐，对整个战局没有影响。

对于南部突然出现的日军，麦克阿瑟仍未采取大的动作。他向迷惑不解的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带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就是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前面这些不过是小喽啰，他在等待日军主力的出现。情报官威洛比上校预测，敌军主力的登陆行动将在12月28日左右展开。

吕宋岛危机四伏，南面的棉兰老岛也未能幸免，那里一下子来了两支登陆部队。第一支部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的坂口支队以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他们不属于本间的第十四军，而是第十六军今村均的部队。第二支部队由第三十三步兵联队副联队长三浦俊雄中佐指挥，以该联队第一大队和两个工兵小队组成。两支队伍共计5000余人从帕劳出发，在田中赖三第五急袭队护航下，于12月20日凌晨4时在棉兰老岛的达沃港登陆。当地3500名守军迅速被日军击溃。当天15时，达沃市和机场均落入日军之手。

达沃是菲律宾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侨在菲律宾最大的居住地，共有23000人之多。这些侨民为登陆部队提供了大量帮助。攻击前，日军空投了大量传单，提醒当地居民不准伤害日本人，一张传单上这样写着：

致达沃市的菲律宾人：日本部队已经登陆，他们是来解放你们和你们在菲律宾的同胞的。日本不是对菲律宾而是对美国开战，所以不要和美国人合作，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但是你们如果用任何方式伤害了本地的日本人，将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日军占领达沃可谓一石六鸟。第一，美军在此有一个简易的海军基地，此举可以彻底解除他们对达沃以东500公里帕劳基地的威胁。第二，掩护黎牙实比日军登陆部队的侧翼。第三，牵制位于棉兰老岛的美菲军对吕宋岛的可能增援。第四，切断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第五点，这里将成为第十六军攻打荷属东印度群岛最佳的前进基地。后文将提到，日军进攻荷属东印度三路部队中的东、中两路都是以达沃为集结地的。

除留下三浦支队固守达沃，坂口支队连同海军陆战队一部于22日再次出发，于1941年平安夜登陆霍洛岛，击溃了守军的零星抵抗后完全占领该岛。第十六军获得了进攻荷属东印度的垫脚石。

占领达沃日军打下的最后一只鸟是，整个吕宋岛连同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全部进入日军战机的打击范围。19日，日军4架轰炸机袭击了德尔蒙特机场，导致3架美机受损。美军大部分轰炸机被迫撤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只留部分战斗机与敌周旋。从此，从达尔文起飞的B-17必须经过长途跋涉，才能支援美军在棉兰老岛和吕宋岛上的作战。

刹那间，菲律宾群岛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各个方向都出现了敌人的身影。司令部里，参谋们迅速在地图上标出多支日军的登陆位置和前进方向。除坂口支队，标示其余几支部队进攻方向的红色箭头统统指向同一个地点——马尼拉。

到底哪一路才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参谋们开始七嘴八舌地争论，唯有经验老道的麦克阿瑟静若冰封。在他眼里，上述几路小股日军不过是投石问路，为即将到来的主力采取牵制性行动。因此，除了同样

派出小股部队与敌周旋，麦克阿瑟下令美菲军主力按兵不动，以静制动。

虽然已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但麦克阿瑟依然不愿放弃他那海市蜃楼般的滩头防御计划。此刻他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固执地认为华盛顿很快将对菲律宾派出大规模增援。麦克阿瑟不知道太平洋舰队已今非昔比，别说来增援更远的菲律宾，连珍珠港的前哨阵地威克岛都保不住。关岛、威克岛的相继失守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美军一旦对菲律宾实施增援，就必须向南绕更远的路。

战争突然打响让华盛顿始料未及，不过那支由“彭萨科拉”号重巡洋舰护航的船队还是按计划出发了。12月13日，在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船队继续向菲律宾挺进。但22日到达布里斯班后，船队接到了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他原本就对援助菲律宾不感兴趣——的命令：就地卸载，所有人员物资用于保卫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这就意味着海军已经不能完成“彩虹五”计划赋予他们维持海上补给线的任务，当然更谈不上与日军舰队决战了。海军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守住珍珠港。

马歇尔也承认，海空权尽失使得增援部队无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只好认可海军的做法。对此，麦克阿瑟提出了严正抗议。但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空军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并允许布里尔顿把残存的战机撤往澳大利亚。

在菲律宾唱主角的主要是陆军。虽然局势异常险恶，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还不愿轻易承认美军在菲律宾的失败，他们一起向曾经在菲律宾待过多年，刚刚就任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一问题。老史和老马都希望小艾说“是的，菲律宾不能被轻易放弃”，但艾森豪威尔在冷静分析后回答：“如果敌人大举进攻，那么在少量援助下，菲律宾可能守不了几个月。”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挽救他们！”马歇尔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知道海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珍珠港事件造成的损失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深的在于精神层面。海军中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或惶恐不安，或萎靡不振。他们既要援救威克岛，又要守卫夏威夷和西海岸，根本无力打破日军对菲律宾的封锁，守住那里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竭尽全力向菲律宾提供援助，他们动用了1000万美元组织船队和人员偷越日军封锁线，将有限的物资从澳大利亚运往菲律宾。马歇尔还命令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设法把战斗机派往菲律宾。遗憾的是，当人们把运到布里斯班的飞机零件进行组装时，发现飞机翼部火炮装置的主要部件磁性线圈不见了，这些费好大劲儿才运去的飞机成了一堆堆无用的废铁，可见仓促投入战争的美国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12月21日傍晚，在林加延湾海域巡逻的“红鱼”号潜艇从潜望镜里发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缕黑烟，铺天盖地，竟有30多公里长，正向林加延湾不断逼近。这是第六支，也是本间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76艘运兵船装载着第十四军军部，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第四十七步兵联队，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以及炮兵、工兵、侦察、运输、第五飞行集团地勤部队等，总人数43110人。为主力部队提供海空掩护的，除了高桥亲自率领的第三舰队的40多艘舰艇，还有塚原和小畑派出的大批陆海军战机。连近藤都从海军南方主力部队中调派部分舰只前来参与护航。

惊慌失措的“红鱼”号艇长迅速向基地发报，“发现敌人大队入侵舰队”，同时下令潜艇紧急下潜，眼睁睁看着日军庞大舰队从头顶上大摇大摆地过去，这位胆小避战的艇长随后被免职。

林加延湾位于吕宋岛西海岸，这里有平缓宽阔的海滩，内陆是一片辽阔的平原，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登陆场所。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麦克阿瑟一直坚信日军主力的登陆点必在此处，因此在滩头部署了两个师的兵力。

海军主力已经南撤，接到“红鱼”号的报告，威克斯才派出6艘潜艇前往迎敌。美军潜艇赶到林加延湾时已是午夜，日军运输船已安然驶入海湾，并用驱逐舰在海湾周围设置了严密的警戒线。美军潜艇趁着暗夜向日军驱逐舰发起了鱼雷攻击，可惜无一中的。日军驱逐舰纷纷施放出深水炸弹，美军潜艇落荒而逃。唯有“海狼”号潜艇单枪匹马潜入港口，击沉日军一艘大型运兵船，算是给日军制造了一点儿小麻烦。而后几天，那几艘潜艇在日军舰队面前毫无作为。有鉴于此，哈特很快下令潜艇部队撤离菲律宾。麦克阿瑟企图使用潜艇保卫菲律宾的计划完全破产。

“汤米，你的潜艇到底怎么啦？”麦克阿瑟质问哈特道。他沮丧地告诉萨瑟兰：“那些运输船对潜艇简直就是一盘丰盛的菜肴！”随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陆军部，请求派一艘航空母舰将战斗机送过来。很快马歇尔就做了回复：“海军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亚洲舰队旗舰“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已经撤到了婆罗洲东海岸的重要油港巴厘巴板。随后哈特在致麦克阿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之所以撤走大部分舰艇，是因为“日本空军在吕宋岛上空取得了胜利”。

哈特这种类似逃跑的行为令麦克阿瑟勃然大怒。在随后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他强烈地指责海军“根本没有打仗的愿望”，海军将领普遍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老麦与海军的关系本来就差，这样尖锐的批评只能使他与海军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平洋战争期间，海军中鲜有人说麦克阿瑟的好话，有人甚至讥讽地把运输机上两个头等座

位叫作“麦克阿瑟座席”。但就哈特在菲律宾的表现而言，麦克阿瑟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海军在吕宋岛保卫战中的确未发挥多少作用。

让麦克阿瑟生气的不仅是哈特。12月21日，他派人叫来了布里尔顿，让他将司令部转移到澳大利亚去。布里尔顿要求留下来，承诺愿意按他的吩咐做一切事情。麦克阿瑟烦透了布里尔顿，正想趁机赶走这朵以前的“鲜花”。“不，刘易斯，”麦克阿瑟说，“你到南边去，在那儿用你剩下的轰炸机和不久将得到的轰炸机，对我的帮助要比你待在这儿更大。”——“鲜花”彻底变“牛粪”了。

临别之时，麦克阿瑟向布里尔顿恳求：“我希望你能告诉外边的人们，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努力，以维护我作为一名战士的声誉。”“将军，您的声誉无须任何人维护。”说完这番话，意兴索然的布里尔顿乘一架B-17逃往澳大利亚。

12月22日凌晨2时，一片漆黑之中，在大群战舰舰炮火力掩护下，日第十四军主力开始在林加延湾从南到北24公里的三个滩头强行登陆。对日军来说，最大的麻烦不是美军，而是汹涌澎湃的海浪。第一批登陆船几乎被巨浪掀翻，两个大队步兵和一个大队山炮兵换乘就花去两个半小时。47分钟后，第一条船终于靠岸，后随船只多艘被巨浪掀翻。他们在海滩上并未遇到像样的抵抗，登陆的日军浑身湿透，通信设备因浸水无法使用，各运输船之间无法联系，自本间以下所有人都无法掌握登陆的进展，个个忧心忡忡。登陆艇在浅滩上一字排开，若遭遇美军炮击，势必损失惨重。想到此节，本间觉得脊背发凉。他后来作为战犯接受审判时回忆：“在菲律宾战场上我经历过三次危机，这是其中第一次。”

4时17分，日军第四十八师团主力在阿峨南方地区和阿林盖附近成功登陆。9时许，第一批官兵已全部登陆。虽然遇到了一营菲律宾士兵的抵抗，但日军还是巩固了滩头，并很快向纵深推进占领军事要冲罗

萨里奥。6时30分，上岛良雄大佐的支队在圣法维安西边登陆，以期尽快同之前南下到圣费尔南多的田中支队取得联系。傍晚时分，日军大部分步兵和半数坦克已经上岸，开始顺着三号公路向马尼拉方向挺进。本间于23日晨在圣法维安登上陆地，在滩头迅速建立起战斗指挥部，他下令各部上岸后不必集结，立即向岛内纵深快速挺进。

温赖特手下的北吕宋部队有28000人，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质量上则差得更远。麦克阿瑟将精锐部队大都放在马尼拉附近，守卫漫长海岸线的都是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菲律宾“民兵”，他们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面对张牙舞爪、疯狂冲锋的日军士兵，他们一触即溃，纷纷丢下步枪向山中逃窜，任凭美军军官挥舞着手枪大声恫吓也无济于事。只有罗萨里奥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在皮尔斯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了顽强阻击，将日军的进攻迟滞了几个小时。

救急电报一封封发往马尼拉。12月23日，麦克阿瑟起了个大早，乘坐帕卡德吉普车亲自巡视了林加延前线，他想亲眼看看温赖特电报里说的危机局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等他进入前线指挥所，老远就听到温赖特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当亲眼看到那些菲律宾士兵面对日军凌厉攻势的狼狈模样，麦克阿瑟终于理解了温赖特电报中所言“一群乌合之众”的深刻含义。他看到温赖特到处奔走，企图撑住濒临崩溃的防线，但他的所有努力均付之东流。温赖特向他诉苦：“几乎没有一支部队是完全机动的，所有部队都缺乏训练和装备。”他的参谋部编制不全，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多数菲律宾士兵没有钢盔、挖壕工具和毛毯这样的基本步兵装备。正如第二十一野炮团团长理查德·马龙上校所言：“看见那些溃兵的模样，这些乌合之众的存在简直意味着一场灾难。”

当晚，温赖特恳求将唯一的美军师调上战场，以阻止日军的快速挺进，使他能够有喘息之机来整理战线，麦克阿瑟对此不予同意。由

于之前曾经向华盛顿夸过海口，已经大祸临头的麦克阿瑟仍不愿转而执行退守巴丹的“彩虹五”计划。

麦克阿瑟命令布里尔顿派出战机攻击日军登陆部队，空军仅剩的4架B-17只好硬着头皮前往登陆场上空，他们立即遭到日军战机和高射炮火的双重打击，飞行员匆匆扔下炸弹迅速撤离，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一些P-40战斗机也加入了攻击行列，但只不过是让日本人慌乱了一阵而已。

从前线回来之后，麦克阿瑟立即致电陆军部，要求紧急增派战斗机和轰炸机阻止日军向马尼拉挺进，并希望海军能够运来更多的部队和物资。“我能在这方面有所期待吗？”他向华盛顿发出警告，除非援军能及时到达，否则整个西太平洋都将陷落日军之手，“胆怯苟安是不能战胜像日本这样气焰嚣张的敌人的”。

更让麦克阿瑟想不到的是，此时丘吉尔已经带领一大群幕僚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在随后一个叫作“阿卡迪亚”的会议上，两国首脑进一步明确“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会议商定盟军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先在欧洲打败德国，太平洋只能暂取守势，万不得已时不惜放弃菲律宾等战略要地。直到晚年，麦克阿瑟对此仍耿耿于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很可惜，谁也没有告诉过我这些重要会议的决策，我还以为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给我们增援呢。”

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尽管麦克阿瑟拿出了看家的坦克部队，温赖特也命令最精锐的第二十六骑兵团前往阻击，但战场形势仍然一边倒。几天激战使这个原有842人的团只剩下450人。温赖特命令皮尔斯上校尽可能迟滞日军的攻势，孤立无援的骑兵团又坚持了4个小时才开始后撤。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对这支部队赞誉有加：“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骑兵阻击战，皮尔斯上校和他的骑兵兄弟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惜美菲军中像第二十六骑兵团这样的部队纯属凤毛麟角，美菲军防线很快被日军撕得支离破碎，上岛支队已顺利与先期登陆的田中支队会合。24日，日军攻占碧瑶，前锋部队已经直指中央平原。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但灾难远不止于此。就在碧瑶失守的那天拂晓，日军第八支登陆部队——第十六师团主力7000余人在师团长森冈皋中将指挥下，在南吕宋东海岸的拉蒙湾强行登陆，那里距马尼拉只有110公里。负责南吕宋防务的帕克准将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西海岸的八打雁一带，原来负责这一地区的菲律宾第五十一师已抽调南下，阻截在黎牙实比登陆的木村支队，因此拉蒙湾防务极度空虚。到当天傍晚，森冈主力部队在付出死亡84人、负伤184人的微弱代价后成功登陆。圣诞节这天，日军已在南吕宋站稳了脚跟。

尽管帕克准将的16000人比起日军人数占优，但他们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日军对手，菲律宾军队在稍作抵抗后迅即崩溃。与此同时，北吕宋日军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第十四军军部和第四十八师团登陆之后，奈良晃指挥的第六十五旅团近7000人也在林加延湾登上陆地。由于日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后续日军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本间据此确信，他的第十四军能够按照大本营的原订计划，在主力登陆50~60天内，也就是1942年2月9日，最迟19日之前占领全部菲律宾。

日军在拉蒙湾突然登陆等于在前面已自顾不暇的美军屁股上迅猛地插上一刀子。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的部队已危在旦夕。海军跑了，空军没了，只剩下装备极差的陆军在抵抗日军的全面入侵。战争真正打响仅仅44个小时，守军已处于全线崩溃的危险状态，马尼拉失陷已成定局。本间的企图十分明显，就是实施南北夹击，将美菲军主力合围在以马尼拉为中心的中部开阔地带，一举歼灭。避免这种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即主动撤退，把主力部队

撤退到筑有坚固堡垒的巴丹半岛。重新回到“彩虹五”的老路，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麦克阿瑟能成为二战名将，并不在于他永远不打败仗，而在于在面对危局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虽然最后败给了本间，但事实表明麦克阿瑟更善于从战略高度谋划整个战局，他迅速向马歇尔提交了紧急报告，提出将主力撤退到巴丹半岛，然后固守待援。

在报告中，麦克阿瑟有意夸大日军兵力，对自己实力进行隐瞒，以使撤退尽可能显得“冠冕堂皇”一些。他说日军登陆船队有70~80艘运输船，登陆的步兵有80000~100000人，而自己在吕宋岛只有40000人。实际上日军主力只有43000人，加上前期登陆的几支小部队最多就50000多人，而美菲军在吕宋岛的部队绝对不少于75000人。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滩头防御计划，马歇尔本来就半信半疑，况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仅仅凭借菲律宾幸存的33架飞机不可能阻止一场大规模的入侵”，因此马歇尔迅速批准了撤退计划。

12月24日傍晚，痛下决心的麦克阿瑟终于向南、北吕宋部队下达了撤守巴丹半岛的命令。后来他回忆说：“敌人从南北两面夹击，如果让日军将我的主力逼近中部平原以防御马尼拉，那简直无异于自寻毁灭。退入巴丹半岛，我还可以尽量灵活地调动全军，争取生存的机会。”他的决定无疑非常正确，只可惜决心下得晚了一些。麦克阿瑟非常清楚，要想完成为时已晚的撤退计划困难多多，撤退同样需要完美无缺的指挥艺术。当前他面临着诸多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马尼拉守军已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前线各部已与日军搅在一起，迅速脱离强敌安全撤退困难极大，搞不好将加速失败甚至全军覆没。

第二个难题更为棘手，就是如何把散布各地的弹药、补给等尽快转移到巴丹半岛，这是长期固守必不可少的东西。由于担心影响菲律宾人的士气，麦克阿瑟事先并未在巴丹贮存大量粮食、弹药。

转运物资需要大量的时间，前线部队必须尽可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如果麦克阿瑟事先做好坚守滩头和适时撤退两手准备，或者早些时间决定撤退，本不应该如此被动。但轻敌导致他满脑子都是“近海防御”，没有料到日军进攻如此神速，结果使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最大的问题。

四面楚歌的菲律宾意外地收到一条好消息。12月22日，华盛顿一纸电令将62岁的麦克阿瑟晋升为四星上将。哈特为此打来了祝贺电话，麦克阿瑟道谢之后说：“我很高兴，我应得的军衔终于回来了。”随后不久，萨瑟兰、温赖特等人也晋升少将。可惜这些空头支票对吕宋岛的危局丝毫无补。圣诞之夜的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叫来了副官锡赫夫中校：“带上琼和阿瑟，我们准备去科雷希多。”

科雷希多是一个面积不到7平方公里的蝌蚪形小岛，坐落在马尼拉湾入口处，与巴丹半岛只隔着3公里宽的海峡，天气晴朗时可以从那里清晰地看到巴丹半岛中央高耸的死火山。当地人管这个小岛叫“岩石堡”，岛上山峦起伏，隧道纵横，著名的马林塔隧道是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时特别授意修建的。早在1936年，美军就开始建设这一要塞，在小岛上修筑了大量永久性防御工事，部署作战部队4000人和远程大炮42门，此外还有非作战军事人员4000人，居民2000人。小岛恰似一个瓶塞，像一夫当关的勇士一样扼守着马尼拉湾，只要美军能够守住这个小岛，日军就无法通过和利用马尼拉湾。

赫夫很快带着一辆卡车来到了饭店大门前。顶楼的豪华套房里，琼和保姆阿珠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需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了，银具、瓷器、衣物等。琼收拾了一个箱子，装的大部分是食物、阿瑟的衣服

及家庭照片。最后，她从一个玻璃盒中取出麦克阿瑟的一大堆勋章，卷进一条毛巾塞进了箱子。房间里8000册麦克阿瑟多年的藏书只好放弃——实在可惜！赫夫帮琼提上箱子，顺手抄起了阿瑟的三轮童车。走到一半，赫夫好像想起什么，放下车子又跑回顶楼。不一会儿，他拿着麦克阿瑟的柯尔特手枪、一顶旧式软战斗帽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跑了下来。一行人匆匆赶往码头，登上“唐埃斯塔班”号客轮渡海前往科雷希多。

撤退行动自然不能落下奎松总统，如果他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糟了。早在木村支队登陆黎牙实比的12月12日，麦克阿瑟就曾向奎松提过撤到巴丹的问题，那位机敏的菲律宾总统一时难以接受。作为菲律宾自由与民主的象征，奎松认为开战仅仅几天，自己就放弃首都躲到岛上去打游击显然有失光辉形象。他很难想象那样的结局，成为落荒而逃、寻求庇护的政治家，把人民抛弃给残暴贪婪的敌人。“我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奎松固执地怒吼，“与他们同存亡，共命运！”

“总统先生，我知道像您这样勇敢的人肯定会这么回答的，”麦克阿瑟边拍奎松的马屁边劝解道，“这不是您个人的安危，而是菲律宾政府的存亡。我的最大责任，就是不能让您落到日本人手里。”

奎松罹患严重的肺病，医生判断他最多还能再活上一两年。对于轮椅上的奎松来说，如果狼狈地逃往那个小岛，就意味着付出了巨大艰辛才获得的菲律宾人民的自由很快又将失去。因此，无论麦克阿瑟如何安慰他，说“这是最恶劣状况之下的打算”，奎松还是浑身战栗，激动不已。但情感必须服从现实，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得撤退必须尽快实施，这一点奎松非常清楚。

几个核心人物应召来到了独立宫，一起商议做出最后的决定。奎松提出，自己将和副总统奥斯梅纳随麦克阿瑟一起去科雷希多，他告

诉豪尔格·巴尔加斯和何塞·劳雷尔：“你们两个留下来应付日本人，干下去，尽你们所能和那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律宾保持统一和完整，为了菲律宾的未来，你们必须这样做。”

“人们会骂我们是卖国贼的。”劳雷尔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不愿做菲律宾的汪精卫，强烈要求和总统一起去科雷希多。

奎松从轮椅里挣扎着坐直身体，解释道：“总得有人在日本人面前保护我们的人民啊！”奎松话音未落，身边三人均已泣不成声。奎松坚持说，留下来是劳雷尔的责任，他要求四人在取得胜利之前保证不把这一秘密泄露出去。

马尼拉到处弥漫着凝重而不祥的气氛。为了逃难，几乎所有的船舶连小舢板都被征用了。在惨淡的月光下，装载大批撤退人员的船只蹒跚来往于巴丹与科雷希多之间。12月24日傍晚，奎松总统和塞耶高级专员带着一众政府要员乘“唐埃斯塔班”号前往科雷希多。人们的沮丧心情与马尼拉湾旖旎的月下美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轮船底舱里堆放着菲律宾政府大量的金条、银锭，一位美国军官独自唱起了《安静的夜》，没有一个人随声附和。

远处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守军在炸毁供油站和仓库，以防它们落入日军之手。在马尼拉以南的“卡维特”海军船坞，100万桶燃油被付之一炬，冲天大火将夜空映照得像血一般通红，引发的滚滚浓烟覆盖了整个马尼拉市。

圣诞节之夜郁闷无比的不仅有放下武器的香港守军，这天晚上，由于失去了藏身之所，吕宋岛仅剩的4架战斗机只好悻悻飞往巴丹半岛。

华盛顿电令哈特将留在尼拉湾的两艘老式驱逐舰开往爪哇，并命令他到那里重组美国远东舰队。两天之后，哈特乘“鲨鱼”号潜艇抵

达爪哇，马尼拉湾只剩下一艘补给舰、几艘炮舰和少数鱼雷艇，由第十六海军军区司令官洛克威尔少将指挥。这些舰艇将用于支援麦克阿瑟的巴丹保卫战，最后麦克阿瑟正是乘坐那几艘鱼雷艇逃出生天的。

重要人员均已撤走。12月26日，在与华盛顿和奎松充分协商之后，麦克阿瑟通过报纸和广播发表了“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的正式声明：

为使首都地区免遭空中或地面攻击的毁坏，特此宣告马尼拉为一个无军事目标特征的不设防城市。为了不给可能产生的错误以任何借口，美国高级官员、共和国政府和所有作战军事装备都必须尽快撤出它的城郊。市政府连同它的保安部队、警察将继续履行职责，使生命和财产的正常保护得以维持。市民必须服从合法当局，并继续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

国际法规定，不允许轰炸没有军事防御措施的“不设防城市”。对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国际公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他们继续出动战机对菲律宾首都实施轰炸。由于妨碍日机低空飞行的高射炮已不复存在，日军轰炸变得更加毫无忌惮。马尼拉行政厅、姍芬德拉多兰大学、圣多明科教会、姍达罗沙大学等古老建筑陆续遭到破坏，数百名市民在轰炸中丧生。

马尼拉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同一天，日第十四军情报参谋中岛义雄向本间和前田提出报告，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很可能在向科雷希多转移，而美菲军主力亦积极向巴丹方向移动。本间和前田立刻意识到麦克阿瑟欲金蝉脱壳，试图撤退到巴丹和科雷希多固守待援。这一消息被迅速电告南方军和大本营。

然而东京大本营坚持认为，第十四军的首要目标为占领马尼拉。在此情况下，日军首要选择无疑是追击歼灭美菲军主力。如果人消灭

了，地盘不就都是你的了吗？日军仍然死盯马尼拉，显露出战术的短视和死板。

东京的指示让第十四军进退两难。有人提出按大本营的命令行事，切勿节外生枝。也有人提出，美菲军即使逃入巴丹半岛也难逃最终覆灭的命运。待占领马尼拉之后，日军主力回过头来很容易就能收拾敌军残部，一名参谋形容“麦克阿瑟已成为飞进火焰的蛾虫”。

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文人本间属于比较听话的温顺型，他只好下令主力部队按照大本营的指示继续向马尼拉快速挺进，这就给了美菲军撤往巴丹的机会。老酒窃以为，如果是鲁莽型的山下奉文遇到类似情况，不一定会那样做。

但美菲军的形势仍然是一塌糊涂。撤退命令已经下达，但明显错过了最佳时机。南、北两路日军在步步紧逼，留给美军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为了能够更直接地观察战场，同时表示自己的无所畏惧，麦克阿瑟将司令部设在了科雷希多岛最高的山顶上。没过几天，日军轰炸机就把山顶的营房夷为平地，他不得不将司令部转移到马林塔隧道之中。心急如焚的麦克阿瑟就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雄狮一样来回踱步，向前线发出一道道紧急命令。作为一个终生都不服输的硬汉，濒临绝境的麦克阿瑟开始焕发新的激情，逐渐展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

24日，美军菲律宾师主力和航空兵临时指挥部率先撤入巴丹半岛，第十四工兵团开始昼夜不停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迎接更多撤退部队的到来。傍晚时分，南吕宋部队指挥官帕克准将抵达巴丹，全面主持撤退部队的相关事宜。26日，布雷梅尔准将的菲律宾第三十一师撤入半岛。28日，第四十一师也随后赶到。加上原有守军，巴丹已有兵力近20000人，防御体系也初步形成。撤退完成之后，帕克也晋升为陆军少将。

在马尼拉战略预备队和南吕宋部队撤往巴丹的同时，麦克阿瑟下令温赖特少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对南下日军主力进行阻击，为撤退及抢运物资争取宝贵的时间。他特意下令本就寥寥的坦克部队实施积极机动，随时为北吕宋部队迟滞日军前进的作战提供支援和火力掩护。

后勤部队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向巴丹运送尽可能多的粮草弹药。大量民用车辆被征用，刹那间，无数车辆从四面八方涌向巴丹。在马尼拉出城的三号公路上挤满了满载弹药的卡车，拖着155毫米炮的牵引车，装载着海军枪炮的卡车以及大小轿车，不少马车、牛车也夹杂其中——怎一个“乱”字了得。

抢运给养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简直可以说是一团糟。越乱越出错！由于时间紧迫，在下令抢运物资时，麦克阿瑟竟然忘了与奎松及时通气——这也与他一贯颐指气使的性格相符。奎松水平不咋地，脾气挺大，他对美军擅自向巴丹运送物资大为不满，还立即颁布了一项指令，严禁美军从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征集食品和运走粮食，更不许他们擅自占用铁路。等双方再次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奎松重新下达命令时，大量宝贵的时间已经被白白浪费掉了。

同时，由于司令部的参谋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对付日军的进攻，向巴丹抢运物资的命令只是简单通知下去就算完事，没有人实施跟进督促与检查。执行命令的部队根本未能理解此举的重大意义和紧迫性，各地抢运物资的工作也就拖拖拉拉，进展缓慢。个别部队在撤退之际甚至顾不上炸毁后勤仓库就落荒而逃，很多弹药、物资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现在所有目光都盯住了北吕宋指挥官温赖特少将。撤退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温赖特和弟兄们能坚持多久。骑兵出身的温赖特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师弟，老麦大四那年，小

温入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现在是温赖特拿出真功夫的时候了。温赖特的确不负众望，奇迹般将溃散的部队集合起来，使他们重新焕发起战斗的勇气。仓促之间，温赖特指挥美菲军在日军前进道路上构筑了5条临时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相隔约一天路程。温赖特指挥北吕宋部队依托防线且战且退，同时命令工兵部队炸毁桥梁、设置路障、破坏道路，有效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撤退途中，他们总共炸毁的桥梁达184座。在香港和马来亚，英国人类似的事情也干了不少，很快就会轮到爪哇岛的荷兰守军这么干了。将来如果日本人在战俘营里举办一个桥梁爆破劳动竞赛，水平估计低不了。

最让日军头疼的是两个美军坦克营。“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如果放在欧洲战场估计打不上主力，面对日本人却成了克敌制胜的利器。日军的89式中型坦克和95式轻型坦克都难以抗衡。作为战略预备队，这两个坦克营东挡西杀，左冲右突，在战场上疲于奔命、四处救火。日军步兵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这些坦克的出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

在关键的阿格诺河防御战中，温赖特率领几乎弹尽粮绝的部队，硬是将已经过河的上岛支队顶了回去，在椰林中擦拭汗水的上岛良雄也被美军流弹击毙。尽管如此，温赖特的每条防线也只能守一天左右。到28日清晨，美菲军已经退守距离马尼拉只有97公里的第四道防线。1941年最后一天，他们只能死守最后的第五条防线了。

从登上陆地那一刻起，日第十四军前田参谋长就一直强调，绝不能让美菲军撤退到巴丹半岛，他的意见得到了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的赞同，可是两人的意见并未得到大本营和南方军的认同。爱好文学的本间肯定看过咱们的《三国演义》，对美军主动放弃马尼拉的行为，本间误以为这是麦克阿瑟摆下的“空城计”，试图引诱日军上钩。“谨慎为妙”使得本间不但下令放慢了日军的推进速度，更未能及时打破美军退守巴丹的战略企图。

如果日军不朝向马尼拉，而是继续向温赖特部施压，全力攻下美军撤退必经之路——卡隆比特河上的两座桥梁，那么北吕宋第七十一师、第九十一师及南吕宋部队主力撤向巴丹的咽喉要道将被彻底切断，围歼美菲军主力于马尼拉平原地带的战略意图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在本间举棋不定的几天里，溃退的美菲军和成群结队的难民夺路而逃，无数行人和车辆拥堵在桥头，一些车辆不得不掉头返回马尼拉，正好与从那里驶出的车辆迎头撞上，进一步加剧局面的混乱。

拥挤不堪的道路简直乱成了一锅粥。美第十七军械连马茨·奥斯维尔中士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我们一路向南撤退，撤退很快变成了溃退。可笑的是，我们只有溃退的精神状态却没有溃退的速度。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公路上一片嘈杂，英语的叫骂声、菲律宾语的叫喊声、女人和小孩儿的哭叫声此起彼伏，连维持秩序的宪兵也束手无策。我们很担心遭到日军空袭，当时我们的战斗机早已不见了踪影。日军战斗机或轰炸机俯冲下来，就能把挤在公路上的车辆炸成碎片。幸运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来。”

中岛参谋根据进一步的情报确认，美菲军主力正一窝蜂地退向巴丹半岛。此时本间才意识到自己出现了致命失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切断那两座至关重要的桥梁。麦克阿瑟投入了最后一支坦克预备队，以高昂的代价阻止了日军的企图。被胜利冲昏了头的本间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可是日军“南方作战”攻下的第一个敌国首都，这对一个军事将领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全然忘记了日军掌握着制空权，炸断那两座桥易如反掌，只需派出少许轰炸机扔下几颗炸弹就OK了。

现在，炸毁那两座桥梁的主动权到了美军手中。1942年元旦凌晨，温赖特少将已经遥遥望见日军先头部队的模糊身影了，当最后一批断后部队连滚带爬通过桥梁时，温赖特怒吼一声：“炸掉它！”6时15分，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那两座大桥轰隆隆栽倒在湍急的水流之中，几乎要冲上桥面的日军止步了！

温赖特以空间换时间的顽强战斗取得了显著成效，本间的重大失误帮助美军成功实现了“远东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中，美军损失甚微，共有9个师约80000人撤到巴丹，进入半岛的还有难民26000人。日军后来也承认，美军的成功撤退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行动”。但胜利并不能通过撤退获得，所谓“伟大”行动并未最终挽救美菲军覆灭的命运，不过将失败向后推迟了几个月而已。

如果将马尼拉湾比喻成瓶子，那么科雷希多无疑就是瓶塞。刚刚指挥完大规模撤退的麦克阿瑟立即就吹上了：“日本人也许找到了瓶子，但是我掌握着瓶塞。”他对外宣称，向巴丹撤退的决定是他在菲律宾防御战中做出的最英明、最关键的决策，全然忘记当初做出这一决定时他是多么不情愿。

相比更加糟糕的其他战场，麦克阿瑟据守的巴丹堪称亮点。并非由于他做得很好，而是因为别人做得更差。之后美菲军坚持对抗近半年之久，巴丹和科雷希多因此成为盟军远东“最后的堡垒”。麦克阿瑟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巴丹和科雷希多成了全球的抗日象征，也是一种精神鼓舞。”对此，日本人深表赞同，他们同样认为“巴丹抗战产生了一种影响力，一种精神上巨大的影响力”。

1942年的新年注定将深深为后人铭记。几乎整个世界都硝烟弥漫，到处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全球超过80%的人口卷进了那场可怕的战争，只有日本四岛是另外一番景象。战争仅仅开始一个月，陆海军取得的辉煌战绩足以使日本国民相信，“大日本帝国”很快会在这场对西方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最后一天晚上，兴奋的人流似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拥向明治神宫，人们要在深夜12点钟声敲响之际向化缘箱里投下钱币，祈祷“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老酒幼年时期看连环画，经常把那四个字念成“武连长久”，还时常思考这个连长是个什么玩意儿，如此有名。战争并未影响节日的欢乐，反而给人带来

一种期望。最近好消息接踵而至，日本人都相信很快就会从前线传来下一次大捷的喜讯。

此时日本人尚不知晓，自己忠实的盟友德国人已经在莫斯科城下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挫折。他们仍相信德国人将很快战胜苏联，并迫使大英帝国迅速退出战争，美国也不得不牺牲太平洋而致力保护它在大西洋的利益。日本所有战略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不单普通民众，在内阁和大本营的高层人士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狂躁的“胜利病”。

清醒者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备受争议的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一个人已成为新时代的国民英雄，人们已经开始将他与当年的东乡平八郎元帅相提并论。四面八方的信件和电报发往了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山本每天收到的信件多达20厘米厚，寄信者中甚至出现了小学儿童。一些士兵家属在信中说，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能够在长官的带领下取得如此辉煌胜利感到骄傲和自豪。一位卧病在床、病入膏肓的乡间中学校长来信说，想请山本为他题一幅字，作为奖励成绩优秀学生的奖品。由于前线战事进展异常顺利，闲来无事的山本也会饶有兴致地一一拆阅信件，并认真回复每一封来信，用的竟然还是毛笔！想想那边马林塔隧道中急得跟狼一样到处求援的麦克阿瑟，再看看这边用毛笔优雅回信的山本五十六，世事之不公莫过于此矣！

面对四面八方的狂热赞誉，山本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由于官兵的努力奋战，居然使我一夜之间成了英雄，实在惭愧之至。”山本清醒地意识到，事情的最终结果可能与人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在写给原田熊雄的信中，山本说：“开战之初确是顺利，究其原因，应归结为天助神佑。在这种时刻，尤其应自慎自戒，克己奉公。”

山本不满意某些人的“盲目高兴”，“讲起话来好像战争结局已经决定了似的”。他为东京那些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感到担

忧。在写给驻上海中国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中将的信中，山本说：

“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像被自己喂养的狗咬了手一样。”有关方面决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战功赫赫的海军修建一座刻有《军舰进行曲》的纪念碑，按常理，山本是题写碑文的不二人选，但他还是谨慎拒绝了此事。山本提醒手下的高级将领，“看来美国尤其下定了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投入战争”。

1942年2月12日，意气风发的山本乔迁新居。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号迁移到了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上，就是后来被陆军讥讽的“大和宾馆”。办公条件尚未就绪，南方传来了大英帝国远东最大堡垒新加坡被攻克的重大喜讯。东京又在举行提灯游行，但冷静的山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与美国人进行的毫无胜望的战争。

陆军中有着如此清醒头脑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新年第一天早上，陆军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当年就是这货竭力反对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力主全面扩大对华战争的——来到了外务省，拜会了此时比较清闲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几杯屠苏酒下肚之后，武藤忧心忡忡地告诉东乡：“国民对胜利高兴得过头了，这样下去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今后的路途还很难走，所以外相的政策应该是想办法尽快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东乡对此无言以对，他哪有能力去左右军部呢？开战之前他曾竭尽全力都未能如愿，如今日军攻势如潮，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武藤最后说，第一步首先要把首相东条换掉。说完这些话，武藤告辞，又去向长期反对对美战争的前首相冈田启介说了差不多的一番话。

在菲律宾，日军用两路进逼马尼拉的方式庆祝了新年。本间的北路部队距离马尼拉只有30公里。由于麦克阿瑟之前撤走了所有主力，前面已是一片坦途。南路日军离马尼拉还有超过60公里的路程，公路和桥梁被炸坏导致进军缓慢了许多，但同样未遇到像样的抵抗。有着

长时间西方经历的本间并非想象中那样穷凶极恶，他命令部队停下来整顿军容，因为军容不整的军队行军时不可能威严自重，只可能奸淫掳掠。

本间曾拟完整保存马尼拉市，提前限令所有军队不准进入市区。但在1日傍晚，第四十八师团土桥师团长发来电报：“军司令部欲完整保留马尼拉市的殷切希望，已因为市内大面积火灾而落空。本师团长认为，必须把马尼拉从火灾中解救出来，我部拟以主力开进马尼拉，请予指示。”本间于20时回电，命令第四十八师团以所需兵力占领并确保马尼拉市。

菲律宾首都早已做好了迎接日军的准备。市长巴尔加斯准备尽力消除一切能够成为报复措施的理由，使占领军士兵能够尽快在新环境中平静下来。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最后一批人员已经撤走，补给厂的仓库被爆破了，菲律宾人争先恐后搬走了里面的所有东西，尤其是美军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冷冻食品。各主要路口竖起了“无设防城市禁止发炮”的牌子，街上到处都是散乱和腐烂的垃圾，不时发出一阵阵恶臭。有关地方行政官员奉命坚守岗位，但仍有很多人逃往巴丹或科雷希多。枪声停了，奇妙的寂静随即来临，不过那仅是暂时现象而已。

市内所有的商店全关上了门。在码头区附近，《生活》杂志记者迈登斯亲眼看到一处处仓库遭到洗劫，从汽车到电影胶片什么都抢。在他回到居住的海景饭店时，妻子交给他一封杂志社刚刚拍来的电报，要求他再用第一人称的笔法写一篇目击者见闻，最好是关于美军处于攻势的报道。妻子告诉他，她已擅作主张代他做了回复：“抱歉之至，你们的要求在此处无法满足。”

马尼拉到处都是浓烟。1942年1月2日17时45分，第四十八师团步兵指挥官安部孝一率领的台湾第一步兵联队的一个大队和第四十七联队的两个大队从北面进入马尼拉。15分钟之后，第十六师团的一个步

兵大队及搜索联队从南面入城。第十六师团一部迅速占领了甲米地和八打雁。

透过房间窗户，迈登斯夫妇看见，在马路对面美国高级专员塞耶官邸门前的草地上，一队日军护旗兵集合在枝繁叶茂的洋槐树下。随着三声炮响，星条旗从旗杆上掉落下来，一个日军士兵用脚使劲踩了踩它，把一面旭日旗系上了旗杆。当这面旗子徐徐上升时，乐队精神抖擞地奏起了《君之代》：“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鹅石变岩石，直到岩石长鲜苔。”

在原来麦克阿瑟居住的马尼拉饭店顶楼上，很快升起了一面巨大的太阳旗。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面旗帜，这正是本间想要的效果。麦克阿瑟忽然想起，他套间门厅处有一个巨大的花瓶，那是老阿瑟1905年访问日本时，明治天皇赠送给他的礼物，上面撰写着日文。麦克阿瑟想到本间看见花瓶时的样子就禁不住发笑：“我怀疑他会朝着瓶子鞠躬。”

菲律宾人愁容满面地站在路旁，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新统治者，目光呆滞。刚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向着自己的同胞欢呼。行进途中，日军官兵混入看热闹的市民中，散发一些写着“粉碎英美帝国主义”的传单。视察马尼拉的大本营高级军官对市民的冷淡反应颇感失望。他们认为把菲律宾人解救出美国人的压迫之后，他们一定会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没想到绝大多数市民并不阅读传单，有人接传单也只是想留作纪念，或留给后世子孙观看而已。

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日本人多数担任起翻译工作。那些集中营依然有用，仅仅数日之内，里边就住满了居留在马尼拉的美、英居民。3000多名美国人被关押在马尼拉郊区圣托马斯大学校园里，周围布置了铁丝网和岗哨，他们将在那里挨过三年的痛苦时光，缺乏食物和医疗。能够自由居留于马尼拉的欧洲人只剩下意大利人和西班牙

人。翌日，所有酒楼及酒吧闭门歇业进行整顿，几家仍旧营业的商店里，四处充斥着拿着军票购物的日军官兵。

本间错误地认为，占领马尼拉就会迫使麦克阿瑟和菲律宾政府屈服。但他很快将会明白，要想迫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屈服，仅仅奏《君之代》或者在塞耶的旧宅升起太阳旗是远远不够的。麦克阿瑟顺利率美菲军主力逃入了巴丹，使得本间试图在马尼拉周围围歼美菲军主力的战略意图完全落空，他只占领了一座无人把守的空城。后来他历尽千辛万苦，用了比原计划多4倍的时间才制服了那些“顽固的巴丹杂种”。

两天后，日本军政府宣布成立。第十四军行政官林义秀少将出任军政部长，下达了一连串禁令：太阳袖章必须佩戴，见了日本兵必须鞠躬，夜间走路不提灯者格杀勿论，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统统取缔，学校课程日本化，日历也换成与东京一致。戒严令一经发布，所有火器、弹药、军需品必须交出，对军政府及其职员采取敌对行为者将被处以死刑。如果1个日本人被杀，将处死10名菲律宾人作为惩罚。禁止使用无线电，收音机改造成只能收听日本的广播。工厂、银行、学校、教会、印刷厂悉数归日本人支配。不准升菲律宾国旗，禁唱菲律宾国歌。

进城不久，本间约见了马尼拉市长巴尔加斯并对之进行谆谆教导。本间说，天皇及所有日本人都很尊敬并同情菲律宾人民的解放事业，以求从美国人的统治下把他们解救出来，如今这一目标初步得到实现。为了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菲律宾人更应该与日本人同心协力。最后本间强调，因为由美国扶持的奎松傀儡政府已经放弃了对人民的责任，巴尔加斯必须尽快组织成立一个新政府。

一切预示着菲律宾人必须服从。1月23日，巴尔加斯宣布新菲律宾行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包括主席1人和6个部，每部有1名菲律宾委员

任部长，同时配1名日本人作为“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一样，菲律宾的部长们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说了算的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所谓“顾问”——那些人绝不是顾上了才问，而是任何事情都问。

本间强调，现在有机会建设一个崭新的菲律宾了，其基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复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重物质、重享受，不但腐朽，而且颓废。要获得菲律宾人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本间告诫说：

“渴望独立而又不努力去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和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像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傀儡政权成立之前的元旦当天，战前在大选中获胜的奎松和奥斯梅纳在马林塔隧道内宣誓就职总统、副总统，对外宣称菲律宾合法政府依然存在。麦克阿瑟应邀参加了就职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为了取得独立，菲律宾人民已经奋斗了400年。当前就要结束过渡时期，又遭受如此严峻的考验。但是你们没有踌躇，没有迷茫，甚至连一点儿迷惑都没有。菲律宾人民和他们伟大的总统选择了自由。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历史赋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胜利！”

同一天，美国西海岸的电台开动最大功率，播出了罗斯福总统对菲律宾人民的讲话：“我以美国总统的名义，代表全美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人民都在贡献着他们的能力和资源。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菲律宾人民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身为总统的我，对你们的战斗表示由衷钦佩。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吕宋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温赖特的北吕宋部队由28000人剩下16000人，损失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散后逃跑掉的，真正战死的并不多。由于有北吕宋部队的掩护加上并未进行像样的战斗，南吕宋集团原有16000人中，有15000人撤入了巴丹。日军死亡627人，受伤1282人，失踪7人。担任主攻的第四十八师团伤亡最大，死亡358人，受伤675人。

至此，新的战局在巴丹形成。1942年第一周，为给半岛部署防御争取更多的时间，温赖特少将在距巴丹半岛入口处25公里布置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瓜瓜一波拉克”防线，由菲律宾第十一、第二十一师据守，仅存的坦克部队担任后援。美军一直认为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的肯定是日军主力部队，殊不知尾随而至的仅是两个联队而已。本间的主力现在在马尼拉参加隆重的庆祝活动。

之前寂寥的巴丹呈现出一片蓬勃之气。由于预备展开长期的防御战，森林中建起了补给厂、制粉厂和屠宰场。为了便于兵力快速机动，美军改善了半岛道路网。为制造食盐开辟了盐田，渔场也被重新整备。

日军在1月5日迅速突破了美菲军临时构筑的“瓜瓜一波拉克”防线。此时若马尼拉的日军主力迅速南下，一鼓作气向巴丹发起猛烈攻击，美军就很难获得喘息之机。重大变故立即发生了，来自东京的一纸命令彻底改变了菲律宾的战场局势。

“南方作战”已打响的各个战场进展之顺利完全出乎大本营的预料。东京据此做出决定，战役的终极目标——荷属东印度作战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进行，必须尽快将那里宝贵的石油抢到手方才心安。时间拖得过长，不仅当地守军会加强防御，更可怕的是荷兰人会毁掉那里的油井和炼油设施。

大本营和南方军均认为，占领马尼拉标志着菲律宾战役已近尾声，下一步扫荡残敌不必花费多大力气。即使麦克阿瑟还能再顽抗几个星期，菲律宾战役也就结束了。1月3日，大本营致电第十四军司令部：海军高桥伊望第三舰队主力调往荷属东印度海域，战役绝对主力土桥的第四十八师团及第四战车联队划入今村均的第十六军，参加对荷属东印度的作战。小畑英良第五飞行集团主力重新划归南方军指挥，随后被调往泰国方向，参加饭田祥二郎第十五军对缅甸的作战，留下支援菲律宾地面作战的飞机仅仅剩下70架。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本间和前田目瞪口呆。胜利固然来得容易，但未来之路依然漫长。本间对此感到不安，“扫荡”工作困难重重，再把最精锐的第四十八师团调走，剩下部队的负担就更重了。本间授意参谋长前田立即致电东京，要求第四十八师团迟一个月调走。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拒绝。

现在不是举起了的拳头无处可打，而是突然被人砍掉了一只拳头。以日第十四军剩余近3万兵员，在负责吕宋岛防务之余再去进攻巴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菲军部队，预示着巴丹战役注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作战。

前田最大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

退守巴丹

巴丹半岛东西宽24公里，南北长48公里，面积1373平方公里。岛中央有一南一北两座年代久远的死火山，茂密的丛林覆盖全境，这些都是麦克阿瑟最可依赖的地形。当年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阿吉纳尔多曾指挥菲律宾游击队，在这里抵抗麦克阿瑟他爹带领的美军达3年之久。现在，反而轮到麦克阿瑟带领美菲军去对抗新的敌人了。

美军吆喝了很多年的“橙色”计划和“彩虹”计划，也不能不动一点儿真格。麦克阿瑟到菲律宾之前，美军就已利用巴丹多山的密林地形构建了两道防线。第一道是跨越沼泽地和纳蒂布山的阿布凯防线，位于巴丹北部，从西海岸的毛潘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的阿布凯，中间依托是海拔1288米的纳蒂布山。美军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支军队能够越过这座挺拔的山峰，因为它处处都是遍布密林的悬崖峭壁。在防线后边30公里，是以半岛最高点——海拔1432米巴丹山为依托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依据山脉自然走势，麦克阿瑟将巴丹部队进行了重编整合。第一军以北吕宋部队为主，经补充后总兵力22500人，由温赖特少将指挥，负责防守西海岸从毛潘到巴卡克一带。如此部署的原因在于，很明显下一步日军将会沿东部沿海公路南下，战斗将首先在那里打响，之前经历了激战的北吕宋部队急需休整。东海岸的第二军由帕克少将指挥，他们从南吕宋撤退时较为从容，适合马上投入作战。这部分兵力约25000人，负责防守阿布凯到奥利安东侧。在一线两个军背后13公里，总预备队美军菲律宾师将随时对前线提供增援。

由于自认为纳蒂布山无法逾越，温赖特第一军的右翼和帕克第二军的左翼，都是延伸到这座山峰的山麓戛然而止，实际上中间出现了约11公里的缝隙，这给日军后来的突破留下了漏洞。

哈特率海军主力南逃荷属东印度之后，亚洲舰队还遗留少许鱼雷艇及炮艇。如今这些舰艇连同少数海军陆战队、韦弗的坦克部队、4架P-40战斗机等皆置于麦克阿瑟直接指挥之下。工兵不分昼夜连续作业，为寥寥几架飞机建起了简易机场。大家清楚身后就是大海，今后的战斗完全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因此官兵斗志格外高昂。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增援，他完全可以在巴丹坚守6个月以上。

与此同时，在阿布凯防线对面不远处的圣费尔南多——日第十四军司令官部就设在这里——本间和前田虽为未能成功合围美菲军主力而让其撤至巴丹感到惋惜，但仍然感到十分乐观。在他们眼中，对面那些被打散了的溃兵成不了大气候，两人对巴丹美军修筑的大量防御工事几乎一无所知。

这种乐观基于情报部门的错误报告。中岛情报参谋认为，撤入巴丹的美菲军不会超过25000人，而且士气低落，健康不佳，多数士兵伺机逃走。据此本间简单认为，只要日军集中兵力发起进攻，巴丹守军很快就会举手投降。

第四十八师团提前调走后，进攻巴丹的重任落在了第六十五旅团头上。该旅团的任务本来是等两个主力师团占领菲律宾后接管占领区治安的，现在忽然变成了主攻部队，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旅团长奈良晃有些措手不及。矮矮胖胖的奈良曾旅美多年，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时与柯立芝总统的儿子是同班同学，后来于1927年毕业于本宁堡步兵学校。颇具戏剧性的是，奈良和对面的温赖特曾经是美国炮术学校的同学和好友，现在马上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在日本1945年投降前，在冲绳岛，斯普鲁恩斯同样要和好友伊藤整一展开殊死搏杀——这就是残酷的战争！

与彪悍威猛的第四十八师团相比，第六十五旅团唯一与之相同之处就是指挥官都是中将，其余均相差甚远。抛开前者16000人，而后者只有6300人不论，第四十八师团是日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属于绝对的精锐部队，而第六十五旅团原来只是台湾的守备队，被人戏称为“步枪部队”，根本算不上一支野战部队。他们战前在台湾只接受了一个多月作战训练，士兵大多是中年人，下属第一二二、第一四一、第一四二联队都只有两个大队，第一四二联队的两个大队还各欠两个中队，两支部队战斗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除却兵员数量、质量，两者装备也相差很多。奈良旅团只有少许炮兵中队，配备的大炮都是发射一发炮弹就要倒退2米，然后要依靠人力推回原地的老式大炮，根本无法在巴丹复杂的地形中使用。每个大队有6挺机枪，也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开发出的老式机枪，本来就是为了吓唬老百姓用的。士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战，也没想到要参加战斗。旅团几乎没有机动车辆，那些老迈的士兵登陆之后是徒步跋涉200公里来到巴丹的，还没打仗就累得快散了架。现在精锐走了，这些缺乏作战经验的疲惫老兵必须在进攻巴丹数量占优的美菲军时打头阵。

本间也清楚仅凭第六十五旅团很难打开局面，因此从第四十八师团调拨了一批新式装备给他们，同时将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划归奈良指挥，还命令第七战车联队、第四十八山炮联队的第二、第三大队，第二十二野炮联队的两个大队，以及第十四军第十独立飞行队的36架轰炸机和11架战斗机配合奈良的第一次进攻。

以前奈良在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曾教育学生说：“没有精确作战地图是不能发动进攻的。”现在他手里只有一张道路交通图和几张比例二十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图，说不定还是从地理课本上撕下来的。他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本间的命令很简单，要他们“成纵队沿公路追击敌人”。司令部叫他们尽管放心，巴丹最多只有25000名组织涣散

的敌军。炮声一响，那些人肯定会拔腿就跑，逃向半岛南端的小城马里韦莱斯，在那里稍作喘息后再逃往科雷希多。

实际上巴丹美菲军绝不是25000人，而足足有80000人之众。随同逃入半岛的难民有26000人，小小巴丹一下子涌进来十万之众。本间非常精明，他知道增加巴丹的人口只会相应增加美菲军的补给负担，所以对难民进入半岛不加约束。尽管已被日军围困，但几乎每天仍有难民逃入巴丹。人都是要吃饭的，这样就给麦克阿瑟带来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补给不足！

造成补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涌入半岛的人数太多，原计划这里最多部署40000人。其次麦克阿瑟撤退命令下得太晚，导致运入的补给严重不足，他必须为自己不切实际的滩头防御计划付出代价。当然老麦未能及时与奎松沟通，导致命令反复变更也是原因之一。

军需官报告说，虽然半岛弹药充足，但粮食极度匮乏。如果所有人都足量供应，大米可以吃20天，面粉够30天，鱼肉罐头够50天。各种医疗用品严重不足，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紧缺。空中和海上运输线几乎完全被日军封锁，巴丹已处于孤立无援的艰难境地，短时间内得到大批增援似乎不太现实。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在1月5日颁布命令，非战斗人员食品供应减半。如此，那些人员每天吃下的食物还不够产生2000大卡热量，跟挨饿没有任何差别，而在热带丛林需要耗费比平时更多的体力。疟疾和热带疾病造成的人员损失比战斗导致的损失还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日军对巴丹施行长期围困，困守孤地的美菲军必将不攻自破或自生自灭。

节流还须开源。麦克阿瑟向华盛顿频频求援，希望得到武器、军队和补给物资。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以及新任美国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金上将告诉总统，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运输船队冲开日本的海上封锁前往菲律宾。罗斯福知道那是实情，但他还是在奎松就任总

统的新年第一天向他发去了贺电：“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具有最终打垮敌人、解放您的祖国的力量。”

1月5日，参谋长马歇尔亲自来电：“运抵布里斯班的一批轰炸机正在开箱组装，另外55架战斗机也在运送途中。”他特别强调，总统“看了您的全部来电，正指示海军尽可能向您提供各种支援”。得到承诺的麦克阿瑟信心大增。为稳定军心，第二天他从科雷希多跨海前往巴丹，视察了阿布凯防线上的美菲军部队。

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数不清的大批援助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到来。”他从一条战壕走到另一条战壕，不断挥着手势给官兵打气：“士兵们，辛苦了！坚持住，伙计们！”当温赖特建议他去参观155毫米重炮阵地时，老麦不屑一顾地说：“我不想去它们，我只想听到它们怒吼的声音！”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巴丹前线。回到科雷希多后，麦克阿瑟非常乐观地告诉奎松，他“完全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希多守住几个月之久”。

坐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想得很远很远。他再次向国内发出电报，建议华盛顿说服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派轰炸机摧毁日本的石油储备。他甚至主张协调中国发起大规模反击，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华盛顿对此保持沉默。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已经向莫斯科提出过类似请求，被德国人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这一战略动议。

华盛顿虽然开出了不少支票，但很可惜都是空头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巴丹守军什么援助也未看到。倒是日军飞机频频光顾，扔下许多直接爆炸的炸弹。此外，他们偶尔还会投下劝降传单。传单肯定未经文采斐然、英语一级棒的本间过目，因为上边的语句用词粗野、文理不通。好在阿布凯防线上的士兵文化程度也不高，正好能领会上边

的内容，如果太文雅了说不定看不懂呢。传单上说：“你们的后路已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尽快投降方为上策。”有些传单是针对菲律宾人的，上边写着：“为了菲律宾的幸福，应该让菲律宾人建设自己的菲律宾。”可能已经知道了美菲军补给不足，日本人就在传单上印上色彩鲜艳、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有些传单干脆就是马尼拉大饭店的丰盛菜谱，上边写着：“您要点些什么？”勾得那些腹中空空的士兵直流哈喇子。

天天让人在头顶上扔炸弹似乎并非什么好事，虽然并未造成大的伤亡，但对守军士气影响极大。麦克阿瑟为此致电华盛顿苦苦哀求，是否能够派一批飞机过来，哪怕仅仅飞越半岛上空也行，压一压“敌人宣传的嚣张气焰”。他告诉马歇尔，散兵坑里那些饥肠辘辘的官兵普遍存在一种担心，“华盛顿已经抛弃了他们”。

马歇尔回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占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日军的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从菲律宾南部发动进攻。你所赢得的每一天时间，对于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集中必要的势不可当的力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不过是马歇尔安抚军心的大话而已，就在他做出上述保证不久，暂时负责远东战场的艾森豪威尔——他现在已晋升为陆军少将——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增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在写给史汀生和马歇尔的报告中，他说，那样做是“完全不合理的”。一直对麦克阿瑟不甚感冒的史汀生说了句经典的话：“人总有死的时候。”这等于宣判了麦克阿瑟及巴丹守军的死刑。“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被再次重申。就在麦克阿瑟不断求援的同时，大批大批军事力量和物资被运往远离巴丹的另一个半球。菲律宾已经成为盟军牵制日军的一枚弃子。

对面的本间也不轻松。尽管占领马尼拉的时间比第二十五军占领吉隆坡早了5天，抢去了首先占领敌国首都的风头，但山下奉文在马来半岛摧枯拉朽的攻势还是给了本间巨大的心理压力，促使他必须尽快重新发起业已停顿的攻势。

奈良要求再给他一些时间进行侦察，可是本间命令攻击必须立即发起。奈良匆忙制订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作战计划。他命令第一四一联队沿海岸公路南下。这个联队的联队长今井武夫大佐可谓与中国“有缘”，他曾是日本成功策反汪精卫的“大功臣”，1945年投降前曾作为日中国派遣军的副参谋长负责联络在华日军的投降事宜。另一路是他老同学武智渐指挥的第九联队。上岛良雄战亡之后，武智接替了联队长位置。武智联队的任务是朝纳蒂布山麓挺进，跨越这座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山岭直奔海岸公路，从后边包抄阿布凯防线上的美军。

1月9日15时，巴丹右翼第二军正面，日第六十五旅团的炮兵开始向美军阵地实施密集的炮火准备。憋了一肚子火的帕克少将立即下令还击，双方炮火迅速将周围的丛林打成一片火海。居高临下的美军占有地理优势，沿海岸公路南下的日军遭到了美军炮火的密集打击，伤亡惨重。菲律宾人并未如日军预料中的那样仓皇败逃，他们反而化悲痛为力量，向已被大炮轰散的日军猛扑过去。战况异常惨烈，双方来往冲锋使得战局陷入僵持。日军虽然在局部取得突破，但美军很快出动预备队堵上缺口。麦克阿瑟也派出了主力菲律宾师前出一线增援。仅两天时间，今井投入的进攻部队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二，奈良无奈派出一支预备队，将几乎打残的今井联队替换下来。

复杂的地形使旅团司令部与前线的联络异常困难，奈良为此慨叹道：“现在连一小时顺利的通信都成了奢望。”但这些麻烦还只是开始，向着莽莽丛林进发的武智联队一去就杳无音信。按时间推算，他们早应越过纳蒂布山迂回到了敌人背后，武智联队的踪影全无预示着

奈良的作战计划已完全失败。现在他只能把力量集中在重新建立战线上。他令筋疲力尽的今井联队火速开往西线，填补武智部队留下的空缺，并下令寻找阿布凯防线的薄弱点。

武智联队在茂密丛林中迷了路，对那里的情况，之前他们一无所知。补给很快断绝，即使用飞机空投也无济于事，因为粮食只会落在茂密的树冠上成为鸟类的美餐。武智派出了几批通信兵，还真有一名士兵钻出丛林找到了旅团长。在向奈良汇报完联队的窘境之后，这位士兵小心翼翼地问旅团长：“长官，我们联队已经6天没有吃东西了。您能不能给点儿吃的？一点点儿就行。”

这点要求奈良也满足不了，他颇为尴尬地告诉那名士兵：“我今天早上也是只啃了半个干面包。对了，目前我只能给你这个了。”奈良说完，从皱巴巴的军衣口袋里摸出来一包烟，里边只有6支。奈良哆哆嗦嗦地抽出3支递给对方，士兵恭恭敬敬接过后，敬礼转身，再次走进了丛林。

啃树皮，吃草根，转悠了一个星期之后，武智联队戏剧性地重新回到了原地，队伍出现了大量非战斗减员。当疲惫不堪、满脸菜色、衣衫褴褛的武智出现在奈良面前，向他报告自己是如何在纳蒂布丛林里迷路的情况后，奈良对自己的老同学未加责备，而是温言安慰了一番，命令他们暂时归入预备队。

武智笔挺地向奈良行了军礼。他没有等到领给养，也没有休息，便带着自己的部队重新出发——不是往北面充当预备队，而是重新回到南面的前线。武智认为奈良让他退入预备队是因他走失而不信任他，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去洗刷耻辱，带着部队重登纳蒂布山，不成功就死在那里。

对巴丹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这是日军第一轮进攻威克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也是日本陆军开战以来首次被挫败。奈良从前线发回

的战况报告让本间意识到，原来的估计大大错误，那里的美菲军力量很强，以日军现有军力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攻克巴丹。

美军炮弹似乎永远用之不竭，哪怕只发现一条人影或者一缕炊烟，他们就会发射出暴风雨般的炮弹。一个躲在丛林中的日军士兵仔细数了数，美军一天内发射的炮弹竟然超过了2000发。尽管如此，奈良还是下令士兵不许后退，依然一寸一寸向前攻击前进。

第一次巴丹防卫战胜利的消息再次给华盛顿那段黑暗的日子带来了一丝亮光，一直被珍珠港阴云笼罩的国民精神为之一振。麦克阿瑟和巴丹守军胜利的新闻充斥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广播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尽管香港、关岛、威克岛失守，但巴丹和科雷希多固若金汤，美军在那里大获全胜！”连罗斯福都给麦克阿瑟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对于你组织的顽强抵抗，我从公、私两方面都表示庆贺。关于各位的光辉业绩我将念念不忘。谨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并预祝你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

巴丹前线陷入僵持让日第十四军司令部感到了不安。按照目前每天仅仅推进数十米的速度，猴年马月才能打到科雷希多？有人提出，奈良是个不中用的老家伙，是不是第六十五旅团的参谋水平不行？于是，前田参谋长派出了军部一名作战参谋到巴丹前线，准备协助奈良指挥作战。

辗转近半个月，这名参谋终于找到了奈良的司令部——设在密林中的一个简陋窝棚。新参谋到来明显意味着原参谋水平不行。旅团参谋鹫见一男和都渡正义对此义愤填膺，哭喊着要到前线加入作战部队，“化成厉鬼”也要去教训那些可恶的“巴丹杂种”。如果军部参谋继续留下，这两位参谋很可能切腹，军部的参谋无奈离开。他也看出，以目前奈良的兵力，别说自己，就是本间司令官和前田参谋长亲自来了也照样没戏。

本间与山下奉文一样使出了劝降计，麦克阿瑟很快收到日军空投的劝降信：“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你的命运已定，末日将临，问题是你还能抵抗多长时间。你已经只有一半给养了。我钦佩你本人和你军队的斗志，你们一直在英勇战斗。你的声望和荣誉已经保住了。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挽救你的部队，我们奉劝你投降。同时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攻势，因为我们不愿意给你抵御的时间。”

麦克阿瑟自然不会理睬。但他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给养在一天天减少。在北面，来自接壤地区的平民——他们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儿——成群结队被日军驱赶进入巴丹半岛，美军不得不分出人力去安置这些难民。来的人要吃饭，这导致半岛的补给更加困难。最后军需官将配给减少到正常量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仍难以继。军马没有饲料可喂，骑兵出身的温赖特少将含泪下令宰杀了所有战马，包括他自己那匹叫“约瑟夫·康拉德”的良驹。此举不但节省了饲料，马肉还可以给饥饿的人们充饥。

麦克阿瑟再次向华盛顿求援，希望海空军能够来一次突然袭击，在日军尚未完全占领的棉兰老岛登陆。然后空军从那里出发攻击吕宋岛的日军，海军则护送增援部队登上巴丹。建议自然得不到任何回应。

劝降未果，地面艰难推进的日军同时也加强了宣传攻势。“东京玫瑰”日复一日地广播说，美国的援助正大量被运往欧洲的英国和苏联，你们已经被完全抛弃：“亲爱的士兵们，你们的国家已经把注意力放到遥远的欧洲去了，你们这样老是等着，最后只有死亡而已。”马尼拉广播电台不停播放歌曲“任凭你如何去等，船儿也不会来”，女播音员用充满魅力的声音唱出美国民谣，使得美国大兵无端地害起思乡病来。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做法无比愤慨，连奎松听到那些消息也目瞪口呆。

为鼓舞士气，麦克阿瑟在1月15日再次发布声明：“来自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万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不可能再后撤了，我们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要多得多。我们给养充足，只要坚决防守，必能挫败敌人的进攻。我号召巴丹的每一名将士各就各位，奋勇抵抗每一次袭击，这是自救的唯一道路。我们战斗就会胜利，我们撤退就会毁灭。”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用谎言去稳定军心，就像华盛顿以此来安慰他那样。他为这种明显的谎言感到了不安，甚至不敢再见手下的那些官兵，以免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时间久了，那些饥肠辘辘的士兵似乎也看破了，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已被彻底抛弃，于是纷纷用粉笔在钢盔上画上V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tim）。食物和药品短缺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绝望的情绪在战壕里迅速滋生蔓延。阵地上不时传出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的一首诗：

我们是巴丹的弃儿郎，

没有爹，没有娘，

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无亲朋，无依靠，

没有枪来没有炮，

无人过问无人要！

郁闷的不仅仅是麦克阿瑟，对面的本间也处在无穷的烦恼之中。当初大本营给他的任务是50天内结束菲律宾作战。马尼拉倒是如期拿下来了，但美菲军主力成功逃到了巴丹和科雷希多，那里的战斗陷入了僵局。处处都在向东京报捷，只有这里例外。参谋本部发来电报说：“收到巴丹战况汇报之后，天皇陛下非常担忧。”让天皇他“小

人家”——本间比裕仁大14岁——担忧，是一个帝国军人最大的耻辱。闻此，他潸然泪下，脸上露出痛苦万分的表情，突然一头栽倒在桌子上。一群参谋慌不迭地冲上前，把不省人事的司令官抬到了隔壁的房间。

巴丹那边很快传出一条新闻，对面的日军司令官本间因承受不了败北的耻辱，羞愤切腹自尽了。传来传去的新闻又加上了不少噱头。有人说本间在自杀前对美军的英勇大加赞赏，然后在马尼拉饭店麦克阿瑟住过的房间内悲愤自尽。对此，麦克阿瑟笑着说：“我猜他肯定把我的浴室弄得一团糟。”

掐人中，擦凉水，好不容易把司令官弄醒过来。司令部的作战会议马上召开。本间立即给第十六师团师团长森冈皋下令，抽调精锐兵力，配合第六十五旅团对巴丹发起第二次进攻！

随后木村直树率领的木村支队5000余人来到了巴丹前线，兵锋直指西海岸温赖特少将的第一军。

1月18日，木村支队对第一军防线发起猛烈进攻。第二十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中西宽带领的部队突入到了纳蒂布山麓。经过详细勘查之后，中西发现了阿布凯防线的致命缺陷，就是在第一军和第二军防线中间有一道狭窄的缝隙，中西决心打破人所不能，带领两个中队700余名士兵从缝隙钻了进去。经过三天四夜丛林跋涉，700名日军突然出现在美军背后，彻底打乱了美军的防御阵线。

从22日到24日，温赖特少将先后抽调5个步兵营、1个榴弹炮连和1个骑兵连，对突入背后的中西部队实施围攻，愣是在区区两个中队的日军身上讨不到半分便宜，作为甲种师团的第十六师团，战斗力果真不同凡响。不仅如此，中西还通过扩音器对美军进行谩骂，派出小股部队大放鞭炮吓唬美国人。同时正面日军也利用夜色的掩护，端起刺

刀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敢死冲锋。前后夹击导致美军防线摇摇欲坠，阿布凯防线的左翼很快被冲垮了。

半岛东部第二军防线同时出现险情。破釜沉舟的今井联队成功穿插到了第二军后方，东线美军的退路随时可能被掐断。作为先锋的一个中队已经越过了纳蒂布山主峰，逼近了美军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紧急调派预备队增援，但显然来不及了，阿布凯防线的全线崩溃已近在眼前。

1月22日，麦克阿瑟派参谋长萨瑟兰前往巴丹视察战场情况。面对第一道防线已出现多处缺口且背后已出现敌军的不利局面，在征求了帕克少将的意见之后，萨瑟兰向麦克阿瑟说明了前线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并建议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麦克阿瑟无奈同意了萨瑟兰的建议。

1月24日19时命令下达，无数卡车和兵员开始从阿布凯防线向后撤退。午夜时分，通往后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卡车、小汽车以及徒步的士兵，没有宪兵指挥交通，一支支部队在混乱中挤得七零八落。军官们束手无策，只是吆喝着让士兵和车辆加快南撤，同时祷告老天保佑日本人不要来扔炸弹。那些士兵已经多天未洗脸刮胡子，黄瘦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上去简直与行尸走肉无异。

所幸精疲力竭的日军并未组织起有效的追击。由于日机毫无顾忌地轰炸和扫射各条道路，美军的撤退速度倒是加快了。此时，之前再次走入丛林的武智联队突然杀出，他们的出现使美军的撤退很快变成了大溃退。那些无法带走的重装备全被销毁，其中包括25门大炮。炮兵指挥官福勒上校痛心疾首地说：“当时，我和我的士兵们含泪炸毁了我们的火炮。”

到1月26日，溃退的美菲军依托第二道防线总算站稳了脚跟。防线仍然分成两段，温赖特指挥西段，帕克把守东段。士兵躲在掩体和壕

沟里休息，感谢上帝保佑他们从阿布凯防线逃出来了。躺在壕沟里的亨利·李中尉吟出一首诗描绘当时的悲惨场景：

巴丹又守住了一天，

这一天守来的是饥饿、创伤与酷热，

守来的是筋疲力尽和黯然撤退，

守来的是缥缈的希望和难逃的失败……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这样认为，“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汤的”。他发电报向马歇尔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提议如果自己不幸阵亡的话，由萨瑟兰接替自己的职务。

尽管突破了美军的阿布凯防线，但伤亡惨重的日军各部早已成了强弩之末。截至1月24日，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总计6651名兵员中，伤亡已达1472人，根本无力再战，双方再次形成对峙。

为打破僵局，本间命令木村利用巴丹半岛凹陷的西部海岸，在美第一军后方实施登陆，试图从海上实施大范围迂回包抄。

1月22日深夜，由第二十联队第二大队恒广成良中佐率领的600名日军在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基纳湾角登陆。1月27日，由木村三雄少佐率领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日军也在基纳湾角以北2.5公里处登陆，配合恒广支队的作战。两支突然出现在身后的日军，给美菲军带来极大恐慌。美军已经在第二道防线站稳脚跟，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从海岸登陆的两股日军小部队。仅剩的4架P-40战斗机也参加了对登陆日军的围剿。日军战斗力的确惊人，美军几乎动用了所有预备队才将局面稳定下来。其间已晋升准将的韦弗也派出了坦克部队。补给完全断绝的日军啃着树皮作战，2月9日，第一批登陆的恒广支队全军覆没，第二批

木村支队除34名伤兵被潜艇接走，其余全部死亡。两股部队的近乎全军覆没标志着日军在巴丹西海岸登陆迂回作战的企图完全落空。巨大伤亡使日军此后再也不能组织类似的登陆作战。

美军同样付出了500人阵亡的巨大代价。麦克阿瑟参加了阵亡将士的葬礼，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很脏，爬满虱子的身体散发着臭味，但是我爱你们！”

在位于圣费尔南多糖业中心的第十四军司令部，本间再次召开了作战会议。天气闷热，气温高达36℃。前线传来的坏消息让本间心急如焚，他的部队在巴丹伤亡近7000人，其中27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和美国人一样，很多日军士兵患上了疟疾、脚气和痢疾等疾病。第一四一联队今井联队长回忆，疾病“宛如败兵们的复仇，重症患者接连不断”。面对窘境，本间先后两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请求增援，求援信中，前田甚至用上了“噙泪咽血，重整旗鼓，以图再战”的悲壮语言，但两次请求均遭到拒绝。

此时日军分散在巴丹的兵力已非常虚弱。前田提醒，如果麦克阿瑟发现了这一缺陷，发起反攻，美军有可能成功突围。前田主张暂时停止进攻，只是对巴丹进行长期封锁，“到那时，麦克阿瑟的人马就会饿得受不了，只好投降”。

从战场形势而言，前田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本间看来，除了努力求得速胜，不可能作其他想法。东京绝不会同意采取那样丢面子的战略，容许在“大东亚共荣圈”里存在一支依然顽强抵抗的美国军队，这将影响到帝国的声誉。作战参谋中山源夫仍然坚持全力进攻，“主要力量应该放在东岸而不是西岸”。谁都清楚那样根本行不通，死命猛攻的结果很可能让日本人遭遇更惨重的失败。

本间也清楚前田的意见正确，但他必须站出来支持中山。本间提出，必须再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攻势以迫使美军屈服。可大家都知道

强弩之末的日军无力再战，仅靠目前兵力发起大规模攻势是不现实的。归根结底，本间必须忍气吞声再次向大本营和南方军求援。看到司令官左右为难，前田提出在得到有力增援之前，不宜再采取大规模攻势，本间无奈接受了前田的建议。2月8日，巴丹前线的奈良和木村接到了“暂停进攻，就地休整”的命令。

消息传到东京，首相东条对巴丹战局大为不满。杉山参谋总长本就对本间颇有微词，第十四军裹足不前更令他怒不可遏。杉山立即添油加醋上奏天皇，请求对本间进行谴责，撤去他军司令官职务。裕仁考虑，战时撤去像本间那样的高级将领不太恰当，临阵换将对战事不利，杉山才勉强保留了本间的职务。再说，那样做参谋本部也难逃干系。

参谋次长田中新一和陆军省人事局长富永恭次很快就到了巴丹前线，督战的同时宣布一系列人事变动。前田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以示惩戒，回到东京的前田很快被打入预备役——就这一个明白人还被赶走了。此举也属“杀鸡骇猴”，故意做给本间看的。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和知鹰二。

不过，对本间多次提出的增兵请求，大本营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此时荷属东印度和缅甸战役已经打响，大本营实在抽不出多余的兵力增援菲律宾。这样，在巴丹前线戏剧性地出现了长达两个月休战，双方的行动仅限于巡逻和警戒，偶尔发生的冲突和炮击也是浅尝辄止。

如果美军抓住时机实施反攻，战局很可能有所改观。但那些可怜的巴丹大兵蹲守在散兵坑里，连举起步枪都感吃力，哪里还有力气去反攻呢？忍饥挨饿的士兵连走路都摇摇晃晃，他们的食物配给已降到正常量的四分之一，获得的食物只能延缓死亡而已。不少人因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患上了夜盲症。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几乎断了来源。2月中旬，疾病造成的非战

斗减员急剧上升，只有一半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3月，每周有1000名军人因病离开前线。3月底，设在巴丹南部的野战医院收容了12500名病员。

巴丹的危机不断恶化。在半岛南部的临时屠宰场，所有能找到的动物一只接一只被杀掉，绝大多数是菲律宾农民的水牛。有限的水牛杀光后，饥饿的士兵开始打猎及钓鱼。美国人原本不屑一顾的食物现在都成了香饽饽，他们甚至吃起了狗肉和猴子肉。正如一个士兵所言：“只要不是人，什么动物都可以吃。”菲律宾人充分发挥善于利用自然的天性，在丛林里面捉到了野鸡、野猪，还采竹笋、芒果、香蕉等果腹，连蜥蜴、蜗牛、蟒蛇和蛇蛋都成了人们口中的美食。

两军接壤处只剩下断断续续的炮战。日军每发射一发炮弹，就会招致美军至少20发炮弹的还击。那些美国大兵非常清楚，一旦阵地出现破绽，日本人就会不要命地冲上来，与自己展开他们擅长的近身肉搏，那是最最可怕的事情！

说华盛顿未做任何增援努力也委实冤枉。日本人拥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所有增援行动都凶险异常。美国国内要求增援菲律宾的呼声很高，在2月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追问终于惹怒了罗斯福。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为什么不给麦克阿瑟提供更多的物资、兵员和飞机”时，罗斯福冲着记者大叫：“如果你们告诉我，如何才能把轰炸机弄到那儿去，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轰炸机。”

尽管战略上已放弃菲律宾，但陆军部从未放弃援助菲律宾的各种尝试。麦克阿瑟的好友、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被任命为准将并派往澳大利亚，任务是找愿意冲破日军封锁线的船和船员，尽可能为麦克阿瑟运送武器、食物和药品。艾森豪威尔一下子给了赫尔利1000万美元现钞。1月25日，他还向老领导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祝贺他62岁生日，“以最热烈的方式祝贺您的生日，我们骄傲地向您

和您创下的鼓舞人心的纪录敬礼，我衷心祝福琼、小阿瑟和您永远安全健康”。

尽管开价不菲，赫尔利只找到6组船员愿意冒险，其中3组最终获得成功。3艘小船把2500吨物资和2000发81毫米炮弹送上了棉兰老岛，700吨食品送到科雷希多。第二次再也没人愿意去了，比发财更重要的是性命。赫尔利发现日本人的“船只、飞机和大炮比自己多很多”，增援行动困难重重且险象环生。

美军试图利用潜艇增援，但潜艇的狭小空间只能带去少量物资。即使如此，也使科雷希多的补给情况要比巴丹好很多。此前麦克阿瑟也曾下令将巴丹贮备的部分物资运往岛上，这样在巴丹的食物配给减到四分之一时，科雷希多的司令部人员以及菲律宾政府高级官员等“上等人”，仍旧能得到全额的食物定量。

在巴丹半岛，不知道谁弄到了一张科雷希多一个高射炮中队的食品配给单，上边写着：“香肠和熏肉各一箱，大豆、西红柿、玉米、桃罐头24个，番茄酱24瓶，香烟50箱，大米600磅。”这对于饥肠辘辘的巴丹守军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对立情绪慢慢滋生。

1月6日视察巴丹之后，麦克阿瑟再未露面，这更激起官兵不满。巴丹前线谣传麦克阿瑟在科雷希多过着皇帝般的生活，并为此创作了一首泄愤的歌谣：

麦克阿瑟狗，躲在地下面；不怕遭空袭，不怕挨炸弹。

麦克阿瑟狗，吃喝在巴丹；且看他部下，饿死无人管。

士兵为麦克阿瑟起了一个好听的绰号叫“防空洞里的道格”。不免冤枉了麦克阿瑟，他和家人及司令部成员虽不像巴丹的士兵那样忍饥挨饿，但也仅仅是吃饱饭而已。麦克阿瑟起初把家安在地面上，时

常有遭遇空袭的危险。每次警报一响，琼便带着阿瑟奔向一公里外的隧道，麦克阿瑟则会跑到外面看个究竟。有一次，他正在办公，日军飞机又来空袭，子弹穿过窗户打在麦克阿瑟身边的墙壁上。副官赫夫急忙冲进来，发现他仍镇定自若地工作。看到赫夫惊慌失措的样子，麦克阿瑟抬头问：“什么事？”赫夫惊魂未定地说：“谢天谢地，将军，我以为您已被打死了。”麦克阿瑟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还没有，谢谢你进来，中校。”

在另一次空袭中，麦克阿瑟从隧道里走出来，毫不畏惧地在露天观察日军飞机的空中编队，数着敌机的数量。见此情景的值班中士艾德沃萨略飞奔过来，摘下头上的钢盔迅速给他戴上。此时一块弹片打中了中士的右手，后来他因此获得了紫心勋章和银星勋章。

同样躲在隧道里的奎松得知此事后，严肃地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提醒他要对两国政府、人民和军队负责，不要冒不必要的危险，以免遭遇不测。但麦克阿瑟把这种举动看作自己的职责，认为在危难关头让士兵看到自己同他们一样面临生死威胁，就一定能振奋精神。有人责备他很久未到部队看望手下士兵主要是因为心理障碍，之前他曾夸口许下的“华盛顿大批援助”一直没有影子，他拿什么去面对部下呢？

听说前线的麦克阿瑟和家人时刻面临生命危险，马歇尔不止一次发电报，催促麦克阿瑟尽快转移到澳大利亚去。麦克阿瑟回电表示要“血战到底，与阵地共存亡”。马歇尔退而求其次，提出先把琼和小阿瑟撤出来，但是琼说“我们同饮一杯水，三人永不分”，毅然决定带儿子陪伴在丈夫身边，与麦克阿瑟同生共死。

士气一天天低落，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正遭受肺病折磨的奎松，他在写给麦克阿瑟的信中流露出一种绝望情绪，更多是对华盛顿的不满。1月13日，奎松通过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埋怨罗斯

福未履行向菲律宾派出援兵的诺言。他还附了一封信给麦克阿瑟，愤懑之情跃然纸上：“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可能去做了，我们仍然尽量在做目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继续被置之不理还要多久呢？华盛顿是不是已经决定，菲律宾战场对于战争的最后结果无关紧要？作为总统，我把同胞带到一次完全的战争行动中去是负有责任的。难道我的政府成员和整个家庭正在这里做出的牺牲就毫无价值吗？”

奎松之言正合麦克阿瑟之意，不过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他迅速将这封措辞严厉的信发往华盛顿，罗斯福赶紧回信给奎松打气：“我以完全同情之感，读了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就您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言，我理解您深厚和真挚的思想感情。我向您保证，我绝不会要求您和他们做出任何我认为在促进我们为之全力奋斗的事业中毫无希望的牺牲。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巴丹保卫者气壮山河的抵抗对于保证我们在远东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肯定是有贡献的。尽管我现在不能指明救援能够到达的时间，但我确实知道，我们所能调拨的每一艘船都在向西南太平洋运送部队，这些部队将最终粉碎侵略者并使您的国家恢复自由。为集结兵力赢得的每一天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空头许诺和华而不实的赞美之词丝毫无法抹平奎松的心灵创伤，当从广播中听到成百上千架美国飞机运往欧洲时，轮椅上的奎松显得异常激动，他义愤填膺地对身边的情报官贝洛上校说：“我为人民工作了30年，也希望了30年，现在他们正在为一面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帜而家破人亡。对着上帝和一切神灵起誓，我不能忍受美国张口欧洲闭口欧洲。我和我的人民挣扎在占领者的铁蹄之下，他们吹嘘的飞机上哪里去啦？美国在为远亲欧洲表兄的命运操劳和苦恼，而无视自己的女儿菲律宾在后院里被人强奸！”

奎松当晚就派人叫来了麦克阿瑟，并告诉他：“也许我在科雷希多毫无用处，我到马尼拉去当战俘有何不可呢？”麦克阿瑟认为这种行为会被其他国家误解，可是奎松激动地反驳道：“局外人怎么想，我根本不在乎！”

日本恰如其分地利用了奎松的情绪，开始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1月21日，东条首相在一次演说中对大东亚战争的目标做了概括性的论述，他向菲律宾保证：“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

东条描绘的美好前景果然让奎松动了心。恰在此时，一名年轻菲律宾少尉身上捆满了用乒乓球做成的救生圈，趁黑夜从巴丹泅海到了科雷希多。爬上岩石成堆的海岸后，他很快被带到了奎松那里。这名少尉是菲律宾“甘蔗大王”、议长阿基诺的长子安东尼奥·阿基诺。年轻人告诉总统，前线的菲律宾军人与美国军人之间的敌对情绪正在上升。“我们认为，我们的食物配给应该跟美国人一样”，阿基诺说美国人“给我们吃的只有蛙鱼和沙丁鱼，每天一罐30个人吃，还得分两餐”。奎松除了气得拼命咳嗽，说不出一句话。

2月8日，在阴暗潮湿的马林塔隧道里，怒气冲冲的奎松召开了新政府的内阁会议。已对援助不抱任何希望的奎松政府通过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文件，要求美国立即承认菲律宾独立，美、日两国军队都从菲律宾撤走，实现菲律宾完全中立化。副总统奥斯梅纳指出，这种行动会在华盛顿造成不良后果，但奎松依然怒不可遏，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动弹不得，奥斯梅纳勉强同意给罗斯福写信。

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奎松说：“据我们看来，似乎我们的目标只是尽可能长地进行没有希望的战斗，去帮助保卫其他地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以牺牲菲律宾人去获得最后的胜利。”实际上，奎松此举

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美国人允许其独立和中立化固然最好，若达不到这一目标，也可借此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唤起罗斯福对菲律宾的重视。

麦克阿瑟就奎松的提议同美国高级专员塞耶进行了磋商。塞耶认为，如果美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达，奎松的建议不失为“正确的解决途径”。2月9日，麦克阿瑟向罗斯福电告了奎松的信件、塞耶的意见以及他本人的报告。他对奎松的信件没有表态，只要求总统“必须确定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阻滞敌人的任务，是迎合奎松的权宜计划，还是让我继续战斗”。

老麦一直怀疑马歇尔故意拆他的台，因此附上了自己对局势的悲观估计，“不可否认，我们已经临近失败，奎松的计划也许为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大溃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两人的联合呼吁“像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案头。突如其来的电报让华盛顿大吃一惊。轮椅上的罗斯福立即对那边同样在轮椅上的奎松和麦克阿瑟做出答复，重申了在1946年给予菲律宾独立的保证。罗斯福说，日本的保证毫无价值，日本人提出的所谓“独立”，已由伪满洲国和其他被占领国的命运做了说明，“美国政府完全有可能同意奎松总统建议中的政治内容”。他授权麦克阿瑟在必要时可以安排菲律宾部队向日本人投降。

罗斯福的果断、干练给坐在一边的马歇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前他一直认为，总统只是因为坐在那个位置上才变得显赫，从这一时刻起，他真正意识到罗斯福确实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

罗斯福告诉奎松，不论他做什么，美国绝不会抛弃菲律宾：“只要美国的星条旗仍在菲律宾土地上飘扬，我们的将士必将誓死保卫它。不论目前美国驻军遇到何种变故，我们将继续努力，决不懈怠，直到把入侵者最后的一兵一卒从你的国土上驱赶出去。”

奎松信件中的话不过是恫吓而已，他时常听部属说，看到许多遭日军拷打至死的美国和菲律宾人的尸体，很多断手断足、惨不忍睹。相比远隔万里的罗斯福，他更明白日军对被占领国国民的态度。罗斯福的话也确实打动了，他向自己和上帝发誓，在有生之年，“不管对他的人民和他自己会带来什么后果，都要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他通过广播发出呼吁，要求“菲律宾全体人民振作起来，相信战场上我们士兵勇敢的爱国精神，相信美国，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对麦克阿瑟来说，只有拼死到底一条路了。其实麦克阿瑟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他立即向华盛顿复电表示：“我丝毫没有要我指挥下的美国和菲律宾部队投降的念头，我打算在巴丹和科雷希多战斗到底，直至最终毁灭！”

不过华盛顿采取的一些措施也的确让那些依然坚守在阵地上的人寒心。2月4日夜晚，美国海军“海龙”号潜艇徐徐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根据金上将的命令，在队长鲁道克·费比恩上尉的带领下，一直部署在科雷希多的“卡斯特”密码破译分队奉命撤走。在将已拆卸装好的一箱箱机器装入潜艇后，费比恩小分队前往澳大利亚。这些特殊人员的撤出究竟意味着什么，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所有人心里都明明白白。

这是最早也是唯一整建制撤出的美军部队。

“阿卡迪亚”会议

让我们暂时离开远东，将目光投向同样战火纷飞的西半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1941年12月14日，一艘43000吨的崭新战列舰离开英伦三岛，驶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朝着彼岸的美洲大陆快速奔去。

舰上运载着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一行。远东战事骤然爆发，大英帝国在那一地区广袤的殖民地纷纷告急。丘吉尔只好留下新任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家，亲率参谋长委员会一众大腕儿，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前往那个刚刚被拖入战争的盟国做正式访问。当前大英帝国的首脑也只能乘坐这艘刚刚服役月余的新舰了。仅仅几天之前，它的同级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击沉在中国南海，另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在本土海域，时刻监视着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一举一动，选择“约克公爵”号出行实属无奈之举。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制的航行地图室，以便丘吉尔能够随时掌握全球的战况。美国人突然卷入战争使丘吉尔“龙心大悦”，苦撑危局两年有余的大英帝国终于有了最强势的盟友。尽管德国贸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已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苏联人的天生厌恶，让丘吉尔总觉得无法与斯大林畅所欲言。在亚洲大陆，那个已经与日本人奋战了4年多的蒋介石，丘吉尔压根儿就没看上。

欧洲和北非的战况令他欣慰。英国第八集团军发起的攻势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了托布鲁克。在欧洲，斯大林和他的战友成功将德国人遏制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城下。只要苏联人能够坚持下去，成功地拖住德国人，英伦三岛暂时就不会有被入侵的危险。如果不是该死的日本人在远东贸然发起了战争，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目前从远东和太平洋上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丘吉尔还是想谢谢日本人，他们用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将美国人拖下了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之前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也不过弄个《租借法案》，日本人简直太“伟大”了。丘吉尔清楚，尽管远东短时间内将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战争结局已经注定。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烦恼无处不在，日本人凭空弄这一出给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挨了揍的美国人会不会怒不可遏，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和苏联连同那个贫瘠的中国都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由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通知英、苏等盟国，对外军事援助暂停，所有根据《租借法案》制订的交货计划有待做出新的调整。丘吉尔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美国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大张旗鼓进行对日本人的战争，而让英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念及此，丘吉尔顿觉此行任务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8月份大西洋会议上确立的首先打垮希特勒的“先欧后亚”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过多向太平洋倾斜。他将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研讨这一问题。虽然与后来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名气不大，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盟军首脑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此次会议将为盟军统一思想，最后战胜轴心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动身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已经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作为一介武夫的麦克阿瑟能想到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丘吉尔更能想到。航行途中

的丘吉尔给艾登爵士发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一些鼓励性建议，“苏联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

军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焦急的心情使舰上的人感到了航行的无比漫长。在航行地图室里，丘吉尔惊愕地发现，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正朝着马来半岛南端快速挺进。香港传来的也是坏消息，那条被称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就被日本人突破，香港守军已经全部龟缩到了香港岛上固守待援，而援军注定是没有的，香港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艾登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让丘吉尔更加郁闷，外交大臣在电报中说，在与苏联谈到他们应该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盟友。”在即将抵达美国时，丘吉尔再次收到艾登的电报，说他与斯大林“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话说得异常优美动听，但双方只是就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实实在在的事儿一件没办成。

随丘吉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的，有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中将，以及刚刚卸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尔元帅等。“约克公爵”号以20节的高速在大西洋上行驶，就这样，他们到达美国也需要整整7天时间，途中还需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这一周中，丘吉尔一行同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晤做精心准备。丘吉尔清楚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美国人。毕竟英国是去求人的，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功，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就会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英国就将回到1940年所处的那种绝境中去。相反，美国人尽管目前境况不妙，却无这种焦虑的心情。

随行的都是重要人物，一路上大家自然不会寂寞。丘吉尔向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一九四三年战役》。每一个文件都费去丘吉尔四五个小时，三份文件的撰写历时两三天之久。他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行驶到距离布雷斯特大约600公里海域时，丘吉尔突然黯然神伤，想起了一周前壮烈殉国的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号。

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平安驶入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6小时后，丘吉尔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尽管心急如焚，但大英帝国首相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以轻松自如的姿态走下舷梯，大步流星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斯福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两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在探讨全球战局了。如果大西洋会议上两人作为元首的初次会晤是一见钟情的话，现在应该是进入热恋阶段了。

从二战整个进程来看，罗斯福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都深受其一战经验的影响。他和丘吉尔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认识，当时罗斯福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任海军部长助理，巧合的是，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两人不仅有着类似的经历，且早已建立起同行间的革命友谊。此项事实为两人在二战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面对二战无数的风风雨雨时，罗、丘二人总能通力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论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尤其是丘吉尔比罗斯福大8岁，辈分较高的他经验相对丰富，罗斯福对之几乎言听计从，这无疑是我盟军之福也。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大国元首为了共同的目标经常相聚的例子，但很少有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样，能将个人友谊和国家事业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罗斯福亲手为丘吉尔和他的伙伴配好餐前饮用

的鸡尾酒，而丘吉尔则会将罗斯福的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示尊敬。这一类似亲兄弟般的举动让人感到无比温馨，也曾使老酒一度相信，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真正的友谊。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热衷于政治，都对历史、自然和大海充满热爱。二战期间，他们因真诚和相互欣赏走到一起，共同为打败轴心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前后5年半约2000天时间里，两人的通信达到了1700多封，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如此友谊恐怕在普通民众中也难以寻觅，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的确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几乎每次会面都是“领袖”向“元首”求援——特别是战争后期，而他与东条英机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二战盟国军事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2月23日下午召开，两国军事大腕第一次正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样的专题会议共举行了12次。白宫的这次会议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主持。丘吉尔借用“阿卡迪亚”为本次会议命名，这一词是指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用中国话解释相当于“世外桃源”，后来杜立特空袭东京，罗斯福说出的“香格里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可惜事与愿违，会议主题却是讨论如何联合起来打赢对轴心国的战争，驴唇不对马嘴。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可不都那样认为。在8月份召开的大西洋会议上，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主要由马歇尔和斯塔克主导。作为美军唯一从未参与过战场指挥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盟国必须首先打败德国，这点和罗斯福观点一致。两人均认为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国内民众也一致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能改

变。理由是如果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随之就会失败，战争的结束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相反，打败日本则不然，强大的德国所拥有的科技水平和资源能力仍然会使战争充满变数。在美国，斯塔克是不折不扣的亲英分子，他恨不能把手脚都举起来赞成这种观点，并曾为这种战略的确立而奔走呼号。

反对派当然会有，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金上将对这一观点就颇有微词。金不是一个亲英派，反而一直对英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持有成见，这一成见早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当时金担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摩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与法国狼狈为奸跟美国人为难，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信任甚至讨厌英国人的。今后我们还将无数次看到金跟英国人为难，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也认为：“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参加会议的金上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当海军军官奉命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才能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能报仇时，他们大多会感到不快。珍珠港事件之后，以金上将为首的大部分海军人士对“先欧后亚”战略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美国海军将领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说法，因为一旦那样，对欧洲的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展开对日本人的战争。

金上将决心不让英国人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美国陆海军的矛盾也在此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金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靠海军，而马歇尔认为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的是地面战役，自然赞成重视欧洲和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明显感觉到，丘吉尔竭力希望美国能够扶持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但海军对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后来马歇尔坦承，“我们中一些人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会背信弃义”。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记得，一战之后他们曾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耻地合伙欺骗了。

对于本次会议，英国人显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丘吉尔有亲笔撰写的文件来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援助。丘吉尔需要和罗斯福先把调子定下来，然后让那些军事家去讨论具体问题。此外，他还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盟军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这无疑是力主在太平洋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金所不赞成的，和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的蒋介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和菲律宾总统奎松。

政治眼光远大的罗斯福赞同丘吉利的观点，很快就对“打败德国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意见表示接受。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工业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更靠近欧洲。纽约离伦敦只有6000多公里，而美国西海岸离亚洲的日本则远得多，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超过10000公里。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年，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是22亿美元，同亚洲国家只有10亿美元。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独力难支。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已经根据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启动了一个名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行

动。据称，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加紧研究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超级武器。罗斯福认为日本尚不具备那种能力，但他不敢肯定美国的研究一定能走在德国前面。相对而言，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更加关心，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在这次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中，罗斯福赞同陆军的观点。他和马歇尔都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第一次会议仅仅是试探，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决议。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彼此慕名却并未见过，先混个脸熟再说。会后，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地图，开辟一间通信室建立起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时，美国陆海军高层最初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未能缓和下来。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女士为客人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以使英国人能够尽量住得舒适一些。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个套间，隔壁就是罗斯福，对面是“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房间。当遇到重大问题时，首相可以随时与总统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马来亚的战斗仍在进行。丘吉尔抛出了首先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进攻的“体育家计划”，希望美国军队能在北爱尔兰驻防，以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美国轰炸机参与对德国腹地的轰炸等。在完成上述事项后，用剩余的人力、物力在远东保持守势，仅仅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几个战略要点。他告诉罗斯福，新加坡能够坚守6个月以上，以便有效地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抢占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尽可能长地争取时间，使增援部队能够及时到达缅甸和新加坡。

可以看出，丘吉尔提议的行动都离不开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他知道罗斯福很重视中国，因此特别指出防卫缅甸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的陆上供应线。其实他心中另有想法，就是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失

守，缅甸同样可以随时放弃。但是印度必须保住，那里对大英帝国实在太重要了。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准备接受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这使他的那些军事顾问特别是金上将备感沮丧。美国正在匆忙应付日本人突然发起的战争，显然未对会议做出精心准备。包括罗斯福、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每方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观点来出席会议，不像英国人那样早有预谋，步调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意见显然不会仅仅是洗耳恭听或举手赞成。对英国人提出有关欧洲和北非的计划，美国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英国那些行动无非是小打小闹而已。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友谊，而且大致也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那些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明显不太友善，这也许是源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引起的自然反应。和金一样，对英国人指手画脚很不感冒的史汀生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应该是“强健有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善于创造的美国”，而不是“夕阳不太好”的英国。马歇尔尽管赞同“先欧后亚”，但对英国人提出的系列方案同样颇有微词，他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做好准备，“说明我们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马歇尔也认为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罗斯福的思想，总统

对那个英国人简直言听计从。对英国人来说，最悲摧的事情在于他们几乎看不起任何人，而唯一能看得起的那个人又看不起自己。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最终是官大的说了算，英国人对美国军事领导人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担心，在圣诞节的头一天一扫而空。在当天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到，斯塔克上将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始终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被打败。”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或“牵牛牵牛鼻子”。尽管斯塔克已代表总统表了态，但显然不是人人都会欣然接受，之后的辩论还要持续3个星期之久。

圣诞即将来临。虽然整个地球都不太宁静，可白宫花园里依然摆上了五颜六色的圣诞树。平安夜，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身边的丘吉尔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0000多名听众发表了即席演说。丘吉尔不愧为天才的演说家，他富有感染力的简短演说感染了包括今天老酒在内的所有人：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夜。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之中，国与国之间在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武器互相进攻。这里，在席卷了所有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快乐和平的岛屿。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加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

快乐吧。我们决心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别人夺去了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世界上的权利。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矛盾无处不在。在圣诞节下午的军事会议上，马歇尔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提出盟军建立起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几乎把英国人打蒙了。马歇尔强烈要求，“由一个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简单的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战争的”。他提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高级将领，指挥舰队。英国的参谋长们对此建议没有表态，他们试图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只能由首相来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远东战局越发不可收拾，日军在那一地区的横行霸道让罗斯福在面对国会、媒体以及民众的质疑时疲于应付。那些原来持孤立主义的媒体，如《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先驱时报》《芝加哥论坛》等，过去往往连篇累牍批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现在则针对美国对战争的处理方式猛烈开火。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而不是遥远的欧洲。他们批评罗斯福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将削弱自身的军事力量。白宫的一份分析表明：“这可能不仅仅是向日本复仇，更是一种共识，认为只有对日本采取进攻策略才能为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

对这种情绪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因香港陷落而心情沮丧的丘吉尔有很多事要做。他将向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一次绝对称得上“重要”的讲话，以说服那些不赞成“先欧后亚”的美国人。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那些之前奉行孤立主义的议员将毫不客气地反对他，这可不是在自己说了算的伦敦。

圣诞节早晨，罗斯福带着尊贵的客人去了教堂。他说：“让温斯顿去和教徒一起唱唱赞美诗吧，这对他有好处。”罗斯福唱了一首丘吉尔以前从未听过的赞美诗——《啊！小城伯利恒》。做完礼拜之后，丘吉尔还要去准备他的演说。那些听众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有些人对英国实在算不上友好。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同时是一流的演说家。罗斯福和奎松可以没有健康的腿，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历史上杰出的哑巴政治家，老酒似乎还未见过。丘吉尔更是此类高手中的绝顶高手，类似于少林寺“扫地老僧”那样一出手就要拿人的角色。尽管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口若悬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在轴心国阵营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样是此道中的高手，东条的口才无疑最差，日本国民曾形容他像一个二流的舞台剧演员。

虽然演说对丘吉尔而言就像吃饭或如厕那样普通，但这次演说太重要了，久经阵仗的丘吉尔感到了不安。1941年12月26日中午，他在众议院的前厅来回踱步，等着进去发表演讲。他告诉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书写历史。”医生从首相脸上明显看到了以前很少出现的紧张和不安。

可是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他不但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并且很快用精彩的演讲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人：“你们竟然请我到参议院会议厅来向国会两院代表发表演说，使我感到莫大荣幸。我不禁想到，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好相反的话，我此刻可能是自己就走到这里来了。”——丘吉尔母亲上五辈的姥爷是美国人，曾经在华盛顿手下当过一名尉级军官。这句话瞬间拉近了他和美国人的距离，会场爆发出一阵畅快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和口哨声。哈，原来这家伙是自己人，他是咱们美国人的后代呢！从这句话开始，听众的情绪就被紧紧地抓住了。

丘吉尔开始竭力争取国会的支持。他当然清楚，现在取悦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大骂他们痛恨的日本人，骂得越难听效果越好。在纵论全球战局之后，丘吉尔猛烈谴责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他挥舞着双手咆哮道：“对于日本人，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了！”掌声响了起来。

他继续用压倒了喧嚷声的声音富有感情地谈到了未来的任务：“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我仍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丘吉尔听出那些毫无保留的掌声是发自肺腑的。在他走下讲台之前，全场起立，最后一次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他热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做出了一个“V”手势。这个手势可谓一语双关，表面上是预祝盟军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成功地征服了美国人。回到白宫，罗斯福对他说“您讲得很好”，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他无异于天籁。

然而军人是铁石心肠的，他们眼中没有政治，只有战争，美国的高级将领绝对没有议员好糊弄。他们刚刚听说，头天晚上，他们易于冲动的总统自己推着轮椅到丘吉尔的房间去了，两人进行了一次临时会谈。据说罗斯福答应丘吉尔，如果菲律宾的供应线被切断，可以考虑把本来答应给麦克阿瑟的援兵拨给英国人去保卫新加坡。美国各军种的参谋长纷纷拍案而起，盛怒之下，集体去找了史汀生。闻听此言，史汀生也“气极了”，他当着大家的面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跟他说就等于跟罗斯福说，甚至效果更好——“总统如果继续这样自己凭侠义去做决定的话，那就只能请他另外去找一位高明的陆军部长”。老子不干了！

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慢性病令霍普金斯形如枯槁，有人把他描述为类似于一种“奇怪、土地精灵般的生物”，甚至是“一具尸体”。但在罗斯福眼里，霍普金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刻他被罗斯福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霍普金斯圆滑地否认丘吉尔有过那样的想法，罗斯福也亲口否认“曾经答应过任何这类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从未考虑挪用给麦克阿瑟的补给品。

总统的话都敢不听，还敢群起而攻之，罗斯福竟然还坦然接受，这种美国式的民主受到了英国人的耻笑。他们认为，“美国的指挥系统简直是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他就当了，仅此而已”。迪尔在致布鲁克爵士的电报中说：“总统的战争委员会一片混乱，连个做会议纪要的人都没有，整个组织机构还处在古老的华盛顿时代。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起码概念都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当天下午，“阿卡迪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会前的压抑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罗斯福亲自向英国人提问：参谋长们是否讨论过，在远东建立联合司令部的可能性？他这话无疑是呼应马歇尔上次提出的建议。

上次还能说官太小要回去汇报无法表态，现在丘吉尔就在这儿坐着，不表态明显是说不过去了。对罗斯福的提议，丘吉尔强烈表示不同意。他解释说，如果战线连在一起，像一战那样，统一指挥当然不错。可现在远东的情况不同，盟军部队彼此相距千里之遥。“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固守的，每个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继续说，“困难在于应运到那个地区的资源，这是只能由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丘吉尔的意思很明显，东西统一分，打仗各管各，而那些东西几乎都是美国人的。会议一时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另议。

“阿卡迪亚”并非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就军事而言，除了“先欧后亚”这一大战略，丘吉尔提出的北非作战以及1943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几乎均未实现。倒是会议上决定的政治内容对未来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真可谓无心插柳。

就在军事将领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争论不休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另辟蹊径在谋划另一件大事了，国务卿赫尔——他后来被称为“联合国之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美国、中国的正式参战，世界上已经有26个国家参加了对轴心国的战争，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已初步形成。两人都觉得，有必要依据8月份《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起草一项合适声明，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作战的共同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这个“协约国”声明，罗斯福把这事交给了赫尔去办。到12月25日，双方初步拟定了一个共同宣言。当时两人都未料到，这一文件将成为未来著名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纲领。

美国有个块头挺大却并不强壮的邻居叫加拿大。德国进攻波兰之后，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于1939年10月10日向德国宣战。当时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4500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武器。前文提到参加香港保卫战的就有加拿大的两个营。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在为英国而战。你丘吉尔以前忙没时间来，现在大老远从欧洲跑到美国来了，不去近在咫尺的亲戚家串串门实在说不过去。会议期间，丘吉尔计划到渥太华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号召他们与英、美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对于丘吉尔来说几乎算是度假，顺便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12月27日，与轴心国交战的各国大使一批批应召会见首相和总统。他们之前获悉，有一个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的重要文件正在起草，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第一稿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个国家的

驻美大使大为不满，其中也包括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大使胡适。因为在此之前，只有苏联人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们被提前挑选出来阅读文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余的人只能表示同意并签字。

最初的文本约在12月27日传到莫斯科，苏联的答复12月29日到了。苏联人显然不知自己享受了特殊待遇，别人还在吃醋，斯大林表示对这一文件不能签字，他们准备另行拟就一份单独声明同这一宣言同时发表。斯大林提出苏联和日本还未宣战，应竭力避免在一个意味着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文件上明确表态。

如果苏联人不能同时加入进来，那简直是大煞风景，就像吃苹果忽然咬出来一条虫一样。罗斯福和赫尔需要的是一个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他们也清楚斯大林是牛人，可不是像丘吉尔那样容易说服的。于是赫尔修改了宣言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开日本人的条款，苏联人才勉强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要办成一件事实在不易，随后就出现了签字国先后次序问题。这次没有按字母排序进行，排在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首次被正式并列在一起。美国是有钱人，他们对自己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始终不曾有任何怀疑，丘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强大的盟国”。宣言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加上大家都有求于美国，也就毫无异议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自己。将苏联置于四强是作为承认苏联军队所起巨大作用的一种姿态，毕竟人家正实实在在地同德国人作战。中国加入前列源于罗斯福的支持，理由是“中国属于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该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这一原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国土上就没有发生战争，凭什么就排在最前边？不过咱们既然落了个便宜乖，也就不再去追究美国的排名了。那些已经被

占领了国土的小国正在等待别人去解救自己，个人实力也在那儿摆着，因此对谁当第一谁当第二不感兴趣。

“阿卡迪亚”会议对我大中华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尽管存在礼节性的因素，但中国毕竟首次作为世界大国被响亮地提了出来。不管罗斯福本人还是美国民众，都认为在战争胜利后的新世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美国陆军的战略家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把中国军队建设起来，利用中国充足的人力去打击日本人。除去上述因素，许多美国人同罗斯福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认为在追随美国这一点上，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苏联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心存感激、友好依附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对美国人一时引起的豪侠之情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文件内容基本搞定，现在还需要一个叫起来尽可能响亮的名字。珍珠港事件以来，与轴心国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何种名称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赫尔在起草宣言最初阶段曾使用过“协约国”一词，这一平淡无奇的名词罗斯福一直不太满意。12月29日，罗斯福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用“联合国”一词来取代它。

丘吉尔从加拿大返回白宫的新年第一天上午，有了奇思妙想的罗斯福便急匆匆地来到了他的房间。由于两人经常串门且人人皆知，警卫人员未加阻拦也未通报，罗斯福就闯进去了，他急于征得丘吉尔的同意把事情搞定，也想把自己的得意想法向丘吉尔做一展示。

不料丘吉尔刚刚洗过澡，赤条条就从浴室里出来了。虽然都是男人，但如此面对面光着腩，还是有些难为情。慌忙道歉的罗斯福做出要告退的样子。大人物毕竟与众不同，他们不但能随机应变，化尴尬为幽默，还能顺势表达自己的心迹，丘吉尔大笑说：“在美国总统面

前，大不列颠首相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丘吉尔能想得出来。后来丘吉尔回忆说：“我见总统时无论哪次，总还是在身上至少围条浴巾的。”

罗斯福的思想从全球的军事转向了政治。他向丘吉尔说明，自己已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就是用“联合国”来代替原来的“协约国”。丘吉尔对此深表赞同，他还拿英国19世纪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罗斯福看：“在此，联合国拔剑出鞘，我们的同胞在战争中浴血战斗，这些永远都不会消逝！”

罗斯福拿出一份二十六国联合宣言草案让丘吉尔看。宣言宣布，“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二十六国决心共同作战，“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丘吉尔慨然允诺。

这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或《二十六国宣言》），这一重要文件成为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宣言内容再次体现老酒“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伟大原则，核心内容只有区区两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他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一、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附从国家。

二、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做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罗斯福本想用发表宣言来庆祝1942年的新年，但显然时间太仓促了。除了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现场的都是一些大使，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得国内同意。虽然实际上只需要大家同意，但表面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都还要加以考虑，所有修改也必须再次征得大家的同意，一来二去耽误的都是工夫。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进行磋商的仅限于美、英、苏三国。当三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宣言文本才被递交给其他各盟国的大使。

联合宣言文本迅速电传重庆。虽然对美、英在一起商量并只征求苏联人意见的做法表示愤慨，但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当即首肯，同时授权常驻美国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稍感郁闷的蒋介石还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针对我们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百年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成为和美、英、苏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惊喜万分。他很清楚凭借中国当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同那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当得知宋子文在华盛顿已经签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宣言中有“宗教自由”字样，但共产党人是不信教的。李维诺夫经过多次往来电文才说服斯大林最终同意，因为“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中始终没有提到日本。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文件。汇集其余22个国家签字的任务交给赫尔去办了。1月2日下午，宣言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依次签字。到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个国家。

宣言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因此大为改观。在这之前，德、意、日等国掌握着发动侵略的主动权，可以自由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军事和心理上占有优势。《联合国共同宣言》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可以看作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再一次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开端。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共同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

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对此缺乏足够的热情，他的发言稍有保留，“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共同宣言》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完毕后发给新闻界。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普遍表示赞成，但苏联报纸始终保持沉默。总体上说，美国记者比英国的同行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1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评论就显得审慎：“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正好与他们的领导观点一致，英国人因为第一次有人排在自己前边而隐隐感到了不快。

通过签署《联合国共同宣言》，大家总算联合起来了。话虽说得无比动听，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在宣言之外，盟军高级将领关于战争的争吵仍在持续。英国人像“踢人的小公牛一样猛烈攻击”马歇尔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计划。他们清楚现在美国无疑最牛，马歇尔的提议无疑是想将一贯的世界老大——大英帝国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你让我们这老脸往哪里搁？简直阴险可恨、无理至极也！

霍普金斯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私下把丘吉尔叫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统一指挥远东战区”。1941年12月28日，他再次来到了丘吉尔卧室，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赞成由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设在爪哇岛的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

当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时，那些军事将领频频摇头，认为首相中了美国人的计。他们提出罗斯福分明在耍滑头，美国人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才大度地让英国人去担任这一棘手角色的，目的是借此出英国人的丑。保卫那么大一个防区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美国人故意要英国人去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一位英军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英国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后生小辈彬彬有礼而又有力的控制之下，正逐渐沦落为听话的小伙伴。

韦维尔对新职务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沮丧地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但这次是四胞胎！”

丘吉尔并不同意众人的说法，他之前已经答应了美国人。他劝告大家要相信盟友的善心，罗斯福肯定不是想“嫁祸于我们”，他也不愿把马来亚失败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心中还有另一层考虑。

对“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丘吉尔无疑十分满意，这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那个正在和希特勒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肯定也会举双手赞成。之前斯大林已向美、英提出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与盟军“先欧后亚”战略高度吻合。资源有限，如果把重点放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削弱。除了在菲律宾苦苦支撑的麦克阿瑟和奎松坚决反对厚此薄彼外，还有两个人也非常生气，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

前文提到，日军开战之初占领了俾斯麦群岛，那里距澳洲只有一步之遥。柯廷担心北部城市很快将遭到日军轰炸。如果不能尽快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澳洲大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柯廷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对此，丘吉尔迅速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

战线”。他告诉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新加坡肯定能守住，就是说，澳洲的安全是无须担心的。

作为太平洋战争中又一个悲情人物——他和罗斯福、奎松一样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他去世时离日本最终投降只剩下仅仅40天——柯廷对丘吉尔的话一点儿都不信。澳大利亚陆军只有4个精锐师，其中3个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另外一个在马来亚协助英军与日本人争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之后，澳大利亚就会时刻面临被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对“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柯廷为此感到不快和不安，担心关键时刻英国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香港和马来亚的节节败退严重影响了英国人的威望。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此相信，相比美国人而言，很多英军指挥官是“笨拙无能”的。后来新加坡失守和美军在巴丹的顽强抵抗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已经损失了一个师，他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1941年12月27日，柯廷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日本拿去向全世界大肆宣传——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在文章中，柯廷不仅大力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全球战争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令丘吉尔大为恼火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太平洋上的战斗首先应该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 and 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并同他们一起制订自己的太平洋防务计划。”

在文章结尾，柯廷露骨地表示：“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明，澳大利亚对美国充满期待，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感到内疚。”——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在遭到流氓骚扰时，不去求助老公而

去寻找其他男人的庇护。如此做法让一向自视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

丘吉尔必须尽力安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他同意韦维尔出任司令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为了让澳大利亚人不再担心——当隆美尔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攻势时，柯廷甚至公开扬言要撤回澳军在埃及的三个精锐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同意向澳洲派遣20000名美军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人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士兵随时可以从西海岸奔赴澳洲战场。

另一位坚决反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人，就是虽已看到希望却依然在黑暗和煎熬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蒋介石认为采取这一战略肯定是英国人的主意，美国人上了英国佬的当。“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谓危极矣。”此后蒋介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在随后几年里，重庆政府在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宋美龄也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多次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美、英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首先应该对付希特勒，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时间越久，盟军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越大。在旧金山举行的招待会上，宋美龄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已经受

到了日本的直接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借此煽动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宋的言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罗斯福担心因此影响到业已确定的战略，曾劝诫政府要员疏远蒋夫人并安排她尽快离开美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从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种手段，上升为其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消耗、牵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抵触情绪，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的罗斯福必须做出一些表示。马歇尔最担心中国人因此退出战争。现在，迁就并稳住蒋介石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点，中国一旦失败，将导致日本抽调大队人马去征服印度，随后他们与德国在中东某个地点会师的可怕情景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样苏联人将在欧亚大陆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形势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提出在中国成立一个新战区。1941年12月9日，在重庆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积极响应。12月23日，应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在重庆与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共同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主力，不但使苏联人可以放心在欧洲与德国人作战，而且使日本无法在太平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军的共同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其实这本来就是他的意思，只是借马歇尔的嘴说出来而已。

经过同重庆磋商以后，盟军远东新战区——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这一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地。罗斯福知道蒋介石喜欢冠冕堂皇的头衔，提出由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

帅”。中国终于作为盟军的主力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日本曾多次向重庆政府试探媾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完全堵死。

事实上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均在日军控制之下，除了中国军人，这一战区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其他盟军部队，说白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战场，那一头衔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国际含义，听起来更加好听而已。

英国人一贯看不起中国。丘吉尔认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将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战前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在盟军最后取得胜利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等待被营救的少女”。这样中国就会对营救他们的大国充满感激，英国除了能继续占有香港，还能保持在远东的强大影响力。

与英国人对蒋介石不热不冷的态度不同，在美国战后计划中，罗斯福是将中国当成避免亚洲共产主义化的重要一员来对待的。在成立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问题上，罗斯福甚至专门致电蒋介石做了说明，“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澳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按说该一区域目前并没有中国军队参战，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罗斯福对中国的尊重。

罗斯福重视中国并向蒋介石主动示好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罗斯福“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这牵涉微妙的政治关系和个人感受。丘吉尔发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罗斯福、马歇尔这样的重要人物的眼里，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丘吉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就是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来对待。甚至有人专门谱写了针对中国人的

歌曲，如《日本人，请不要打中国人的主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好伙伴》等。

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得过高了。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丘吉尔，中国有五万万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支力量！“我只是说眼前的战争，他们目前能打下去已经十分吃力了，”丘吉尔假惺惺地告诉罗斯福，“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的，而且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但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感到遗憾。”

对此，罗斯福依然不予理睬。丘吉尔现在是有求于人，英国必须依赖美国的援助。吃人嘴短，欠钱腿软。最终丘吉尔不得不迁就罗斯福的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心里很不乐意的丘吉尔还不得不去做下属的工作，他违心地致电更加看不起中国人的韦维尔，“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CHINA’”。

华盛顿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罗斯福的想法。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他们未来天然的民主盟友，而把英国人看作长期伙伴的还不到40%。很多美国人对一战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沆瀣一气，在巴黎和会上调戏美国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另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的美国人赞成尽早向日本人发起进攻，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25%。罗斯福是在违背民意帮助丘吉尔和斯大林。

在巴丹浴血奋战的麦克阿瑟尚不知晓，“阿卡迪亚”会议已经决定了菲律宾最终陷落的命运，他们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和电台仍

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的勇士们将会很快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美国的吃瓜群众同样被蒙蔽了。

丘吉尔此行实现了另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使罗斯福同意让美国的生产部门生产更多的武器，支援同盟国打赢与轴心国的战争。就会议实际成果而言，整个英国代表团中功劳最大的当属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促使美国扩大生产与供应问题上厥功至伟。

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相仿的机构，也就意味着此类问题的商讨往往是通过一种不正规的方式进行。在五月花饭店里，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同伴一起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了无数次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在原已提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其实最大的功劳并不属于唐纳德，也不属于比弗布鲁克，而应归功于一直病恹恹的霍普金斯——“影子总统”的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几乎所有关键场合都会出现他的影子，所有棘手问题都需要他出面协调解决。他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共同观点，连同他的非官方身份使他干起这些事儿游刃有余。在美国民众眼里，“罗斯福的双腿就标志着他不畏艰难挫折和肉体痛苦的勇敢精神”，而“霍普金斯的脖子瘦棱棱的像穷人一样，行动同样是光明磊落的”。在他的主导下，1942年1月13日，美国根据战争及会议要求成立了战时生产管理局，比弗布鲁克成功说服新局长唐纳德扩大了原定的生产计划。

比弗布鲁克提出，美国1942年的生产计划存在着巨额不足。坦克不足额为10500辆，飞机缺26730架，大炮缺26000门，步枪少1600000支。他认为所有生产指标必须增加，扩大后的目标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最终，在霍普金斯斡旋下，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如愿以偿。鉴于在修改指标时霍普金斯所

起的关键作用，欣喜万分的丘吉尔在写给掌玺大臣艾德礼的信中称他“简直就是一位可爱的天使”。

在随后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自信满满地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所制订的庞大生产计划：1942年飞机、弹药、坦克产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总统列举了一大堆数字，并且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儿，这些产量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具体产量是：作战飞机45000架，坦克45000辆，高射炮20000门，防坦克炮14900门，地面和坦克用机关枪500000挺，新增船舶800万吨。

罗斯福指出“这仅仅是开始”，他接着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到1943年，美国军事工业将生产作战飞机100000架、坦克75000辆、高射炮35000门、新建船舶1000万吨。

同盟国拥有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现在又有了这么多的武器，可谓是如虎添翼。一大堆惊人的数字足以让盟军信心倍增，而让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哥儿几个胆战心寒！

如果将霍普金斯、马歇尔简单比喻成张良和陈平，将尼米兹、麦克阿瑟、斯普鲁恩斯比喻成韩信、彭越、英布，那么唐纳德无疑就是罗斯福的萧何。在接到罗斯福的任命时，身材魁梧的唐纳德，除了礼貌性地咳嗽和扬起眉毛，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组织和监督庞大的军工生产。在他的手下，大到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重型轰炸机，小到线圈和轴承等零配件，涉及产品种类超过了10万种。

这唐纳德果真没有白姓唐，他和自己的本家唐雎一样不辱使命。在他的努力下，战时生产局很快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机构。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他颁布的一道道命令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命令严厉指出，300种不属于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马上缩减，甚至就地勒令停产。比如冰箱、自行车（这在日本也算作战设备，比如山下奉文颇为得意的银轮部队）、鸡蛋烤饼铁模、易拉罐、牙膏、衣服架子，还有贵重的金属骨灰盒——连死人都管到了。

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生产轨道，无数民用企业被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工业集团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美国民众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底特律汽车工厂里开出的不再是民用小轿车，而是一辆接一辆军用卡车和两栖登陆车，有些干脆就是装甲车和坦克。儿童玩具制造厂和烘面包器工厂则被转产枪支和子弹，化工企业被安排生产炸药和梯恩梯（TNT）。唐纳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组织起来，使各厂的个别生产变为集体有计划的生产。所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大小事情统统一路绿灯，有时几乎是拿令箭当鸡毛。

以飞机生产为例：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迅速扩大了生产场地；道格拉斯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添置了生产设备，其中花费1200万美元建起了新厂房；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在纽约建起新的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佐治亚建起了专门生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基地。短短一年时间，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从战前的41家增加到81家，生产厂房从130万平方米扩大到1580万平方米，雇佣劳动力从1940年的10万人一下子膨胀到200万人以上，产量也从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不到30000架达到了1943年的85898架和1944年的96318架。

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飞机质量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格鲁曼公司针对开战伊始美国战斗机打不过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际状况，与著

名的通用公司合作——前者有技术，后者有规模——开发并大量生产高性能的舰载F4F“野猫”战斗机和TBF“复仇者”鱼雷机，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生产了18000架，去和那些下速冻饺子一样开出船厂的航空母舰配套。

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绝迹。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剩下的大多是因为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青壮年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兵工厂”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原来根本无法从事这类工作的妇女有超过600万人加入了军工企业的生产队伍，现在她们面对的不再是锅碗瓢盆，而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连以前很难找到工作的黑人也找到了生产武器的工作。要知道制造航母、飞机、坦克可不像炕烧饼，弄袋面、砌个炉子就能随便干的。这些彰显了美国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生产、研发能力。

最受生产厂家欢迎的金属废料也进行了回收，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媒体向公众展示了金属废料回收的作用和详细过程，告诉大家“一把废铁锹就可以生产出4颗手榴弹”，少年儿童也加入了回收、上交废料的行列。回收多少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举动，让后方的民众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战争中去，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烘托全民参战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德后来忙里偷闲两次出访中国，同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翁文灏（经济部长）、曾养甫（交通部长）等要员多有接触，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如何建立自身的军工生产，给予重庆政府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书归正传，再次回到会议主题。说马歇尔为二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于他的很多提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另一项提议为盟军最终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就是成立著名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

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一建议迅速得到批准，新机构后来被史学家称为“阿卡迪亚”会议最宝贵、最持久的成果。这一成就的创始者是马歇尔，培育者是罗斯福，而它之所以最终得以实现，是由于丘吉尔善于接受意见。战争期间，这一机构召开过超过200次正式会议，议定的事项不计其数。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3名美国代表和3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各1人以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成立机构就必须有办公场所，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委员会的最初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兵力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第一个理由。美国首都恰恰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就成了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常工作地点设在华盛顿。

代替陆军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迪尔的任命最初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在一起很不习惯——在日本军事就是政治——迪尔因为具有政治身份而遭到非议。后来美国在1942年7月任命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才算把这个问题摆平。结果表明，丘吉尔对迪尔的任命是值得幸运的。迪尔和马歇尔有着类似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般的个人友谊，他成功赢得了马歇尔及其全体美国同事的信任。后来代表皇家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没有一个人像迪尔那样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在战事紧张时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

整，大问题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出面决定。对此莱希曾说：“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定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苏联人也来参加这个委员会，苏联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他们有着一个辽阔、单一、独立的战场，参谋部的合并既没必要也无法执行。苏联的制度也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不愿意把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还有一点，苏联同日本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当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进行生产时，美国人明显增强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人在最初的进攻中赢得了那么多胜利，但他们终将被打败，美国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请让我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虽然被迫做出了让步，但我们会收复失地，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强。很快，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将发动进攻；我们，而不是他们，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将实现最终的和平。”

罗斯福在谈话中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中国的幅员辽阔，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中国人民在近五年里顶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队，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带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2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会议结束，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取得的成绩感到庆幸。英国人获得了可靠保证，美国的部队和资源将主要用于对德作战，军需品的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仓促参会的美国人，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都算是获得了辉煌胜利，美国已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盟军的第一把交椅，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退居次席，成为美国人不折不扣的小弟。美国的老大地位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1月14日晚上，丘吉尔参加了白宫的最后一次晚宴，准备与他亲爱的罗斯福老弟告别。在丘吉尔眼中，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但是除了丘吉尔和留在美国的迪尔元帅，大部分英国人都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开美国的。“美国人已经遂愿，以后战争都归华盛顿指挥了，”莫兰勋爵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但是他们将来如果这样不客气地拨弄我们，那就不聪明了。我国人民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高兴，他们会同意的充其量不过是试上一个月再说。”丘吉尔对罗斯福公布的武器生产数量非常满意，对此，莫兰说：“首相被那些数字彻底灌醉了。”

罗斯福对丘吉尔返程的安全表示了担忧，因为英国首脑会聚华盛顿的消息已经为全天下所知。根据庞德海军大臣的可靠情报，他们返航的路线附近游弋着不低于20艘德国潜艇。停泊在百慕大的“约克公爵”号正在等待丘吉尔一行。在他们乘坐一架巨型波音飞机飞往百慕大的途中，灵机一动的丘吉尔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回国。他在美国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家里一摊子烂事等着他去摆平呢。

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和庞德都反对丘吉尔临时改变行程计划，但当丘吉尔说飞机上留有他们的座位时，两个人迅速改变了主意。乘机安全降落在普利茅斯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我们从百慕大做长途飞行，借着一股时速30英里的顺风安全抵达此间。”

“阿卡迪亚”会议胜利闭幕。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已经被无情抛弃，这正是他们迟迟得不到有力增援的主要原因。

可是有一个人还不能轻易放弃，他就是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

逃跑的“英雄”

“阿卡迪亚”会议议定的各项内容看似鼓舞人心，但对江河日下的盟军远东战局丝毫无补。到1942年2月底，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关岛、威克岛以及西南太平洋的新爱尔兰岛、新不列颠岛和所罗门群岛大部，除爪哇岛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缅甸南部相继沦陷日军之手。用一句话形容盟军的远东战局，就是“怎一个‘惨’字了得”。东京报纸已公开宣称：“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日本四岛的庆祝活动此起彼伏，上自内阁、大本营，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处于一种病态的癫狂之中。再用一句话来形容日本人此时的心情，那就是“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仍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菲军顽强据守的巴丹和科雷希多。尽管躲在马林塔隧道里的麦克阿瑟度日如年、处境尴尬，但“万绿丛中一点红”使他迅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美国，麦克阿瑟的人气急剧上升，成为公众心目中的“硬汉”。美国许多州的议会向科雷希多发来电报，向他表示“州的谢意”，民众和社会团体的赞扬电文也纷至沓来。新闻界更是将他捧上了天，报纸上充斥着麦克阿瑟如何指挥部队打得小鬼子溃不成军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华盛顿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3月11日所发布的142份官方战报中，有109份提到了麦克阿瑟。一些将之奉若神明的国会议员甚至向罗斯福提议，应迅速将他调回华盛顿担任美国陆军最高统帅。

罗斯福和史汀生当然清楚那些宣传不怎么靠谱，很多是为了鼓舞士气不得不为之。巴丹战局无疑是绝望的，尽管两人都不太喜欢麦克阿瑟，但也必须考虑这位“国民英雄”下一步的去向。

日军攻占俾斯麦群岛之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威胁。前文说过，澳大利亚本就不太雄厚的陆军力量此时正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征战，空军大多部署在中东，海军大部在地中海地区，澳

洲的防务几乎形同虚设。时刻面临的入侵威胁使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坚决反对盟军的“先欧后亚”战略，强烈要求盟军尽快加强西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保证他的国家不至于受辱。

对盟军来说，保住澳大利亚这一未来反攻的基地已成当务之急。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一致认为，有必要在该地区集结起新的军事力量，为遏制日军的攻势以及未来的反攻做准备。派出军事力量，随之将产生一位新司令官。照常理，在澳大利亚任命一位盟军指挥官以英国人最佳，但此时得到增援的日第十五军已开始对北部缅甸进攻，英国人失去缅甸只是时间问题。由于丘吉尔要求将澳大利亚军队调入缅甸的要求遭柯廷严词拒绝，伦敦和堪培拉的关系非常紧张。柯廷扬言要从埃及召回部队时，丘吉尔无奈接受了澳大利亚内阁做出的决定：澳军可以去防守苏伊士运河，但作为交换，美国必须派遣更多的军队到澳洲大陆来。除非新的盟军最高统帅是美国人，否则这一承诺不可能得到有效保证。

这样，由美国人担任澳大利亚地区的盟军指挥官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马歇尔立即想到了此刻蹲在马林塔隧道里郁郁寡欢的麦克阿瑟。

在美国军政两界，不管那些人对麦克阿瑟有多大成见甚至讨厌，但有一点大家都承认，就是不论战略战术水平或者统帅大军的能力，在美国陆军中还真找不出几位比这家伙强的。此前麦克阿瑟已晋升陆军上将，让一位陆军上将在自己任内阵亡在战场上，马歇尔同样将“名垂青史”。他最担心的是麦克阿瑟被日军俘虏，这让人难以想象的情形会给美军士气带来双倍的伤害。再说坊间一直传闻，麦克阿瑟一直压制马歇尔晋升导致两人关系不睦，此时牺牲麦克阿瑟也容易被误解为公报私仇。基于上述几方面原因，马歇尔积极向罗斯福建议，尽快将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出，到澳大利亚担任那一地区的盟军司

令。他同时提出将奎松、美国高级专员塞耶以及他们的家眷一并按出来。

罗斯福对傲慢自负的麦克阿瑟一贯不太感冒，他甚至准备用这位远亲的牺牲成就其“国家英雄”的美名，并借此振奋国人的士气。但罗斯福毕竟是一位能将个人喜好置之度外的杰出政治家，麦克阿瑟目前在美国人心中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最终认为“牺牲麦克阿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不成熟的”，也无法向公众交代。于是总统顺水推舟地告诉马歇尔，“美国不需要一个战死在菲律宾的陆军上将”。

对接出奎松和塞耶，罗斯福深表赞同，他认为让奎松留在菲律宾无异于一颗重磅定时炸弹，从政治上来说比麦克阿瑟还要危险。为防止菲律宾政府再度发生动摇，必须以最快速度将奎松撤出，让他到美国来，吃我的住我的，他就不会再整天叽叽歪歪了。

于是马歇尔再度向麦克阿瑟发去电报，要求他和家属搭载潜艇一起撤离。麦克阿瑟清楚这是最后的希望，他向琼提出，让她带小阿瑟先行撤离，但琼态度坚决地回绝了这一请求。随即麦克阿瑟向马歇尔复电，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感激华盛顿的关心，但他们夫妇都拒绝离去，也不愿把小阿瑟送走。

不仅仅是麦克阿瑟一家，连奎松也不愿意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好说歹说才把他的工作做通。奎松在与内阁商谈过后，决定支付1935年答应麦克阿瑟的酬金。2月13日，奎松拟定了菲律宾一号行政令。很快，大通银行菲律宾财政部账户上划出50万美元，转入了纽约美华银行托拉斯麦克阿瑟的私人账户。这些当然是在极度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蹲守在战壕里忍饥挨饿的士兵得知自己的司令官又发了这么一大笔横财，将写出什么样的歌谣就不得而知了。

2月20日拂晓，美军“旗鱼”号潜艇靠上了科雷希多码头，奎松和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塞耶及家人准备乘坐这艘潜艇离开菲律宾。麦克阿瑟象征性地托塞耶带回去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勋章、证件和一份遗嘱。

尽管之前曾有过不少矛盾，但分别的场面仍然伤感无限。奎松夫人杜拉·奥维拉引用了一段西班牙内战时期著名将领威洛贝的名言送给麦克阿瑟：“三十年来，我为我的同胞奋斗，为我的同胞怀着希望。现在这些同胞却为了并不能保护他们的旗子被烧死了。”麦克阿瑟告诉小阿瑟的教母，琼和阿瑟将陪伴他继续在岛上坚守，“我们是一对同命鸟”。奥维拉夫人两眼含泪，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

麦克阿瑟和奎松紧紧拥别，他告诉已经病入膏肓的奎松：“您将看完这场战争，您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愿上帝保佑您。”奎松从手上脱下刻有自己名字的图章戒指给麦克阿瑟戴上，哀婉地说：“如果您战死沙场，当他们找到您的尸体时，我要让所有菲律宾人都知道，您是为了我的国家光荣战死的。”

起航时间到了，奎松总统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以及副总统奥斯梅纳一行共10人依次进入潜艇。转瞬间，“旗鱼”号消失在茫茫碧波之中，在暗夜里驶向棉兰老岛。他们将从那里乘机转赴澳大利亚。

奎松的离开让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怜的奎松再也未能活着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1944年8月1日客死异乡。同年10月，跟随麦克阿瑟重新登陆莱特岛的已经是他的继任者奥斯梅纳。

华盛顿已经决定让麦克阿瑟离开，要求他撤出的命令在2月22日再次做出。那天科雷希多收到了一封由总统、史汀生和马歇尔联合签署的电报，命令麦克阿瑟立即启程前往棉兰老岛，从那里转赴墨尔本。电报里说，“你将在墨尔本统率所有的美国军队”。美国并未将这一消息告诉澳大利亚人，因为麦克阿瑟的离开是带有极大风险的。

麦克阿瑟仍然不愿离开，他提出辞去现有所有职务，以一名普通老兵的身份加入巴丹的防守者队伍。他是个极端要面子的人，担心这样离开会由于没有履行和巴丹守军共存亡的诺言而有损自己的光辉形象。“我和我的家庭将与守岛部队共存亡。”副官赫夫已经找到了能供他父亲留下的那支手枪使用的子弹。“谢谢你，”麦克阿瑟告诉赫夫，“这样他们就不会把我和琼活捉去了。”

但是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参谋人员并不赞成麦克阿瑟的想法，他们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他能够离开菲律宾，那样才能为巴丹争取更多的援军。其实麦克阿瑟之前的言行含有不少的作秀成分，两天之后，他回电华盛顿同意撤离，但是要求推迟行程，由他自主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避免因他的突然离去引起守军的混乱。麦克阿瑟同时建议由温赖特接替他的职务，由爱德华·金少将接替温赖特任巴丹守军司令。罗斯福很快答应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3月上旬，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已获悉麦克阿瑟准备溜走的消息。“东京玫瑰”扬言，一定要在月底之前活捉麦克阿瑟，将他拉到东京游街并在帝国广场斩首示众。可笑的是，3年之后，正是这个当初他们声称要斩首示众的人，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为安全起见，马歇尔多次敦促麦克阿瑟尽快动身。

麦克阿瑟决定在3月11日离开科雷希多。海军计划像接走奎松一样派潜艇接他出去，因为这是目前最安全的方式。出于对海军的不满，麦克阿瑟拒绝乘坐潜艇，而是选择了由他掌握的最后4艘鱼雷艇作为出逃工具。他此举同时也是想给海军难堪，你们不是说增援船队冲不破日军的海上封锁线吗？看看老子是如何利用小小鱼雷艇轻松冲出敌军包围圈的。

3月11日傍晚，麦克阿瑟一行，包括琼、小阿瑟和保姆阿珠、参谋长，海军第十六军区司令洛克威尔少将以及参谋人员等22人一起来到

了码头，他们将分乘约翰·巴尔克利海军上尉的4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这种鱼雷艇长24米，速度比日军的驱逐舰还快，艇身前后各装有2条鱼雷，遇敌可随时发起攻击，“攻跑兼备”使之成为理想的突围工具。之前，大胡子巴尔克利没有同亚洲舰队其他舰艇撤离菲律宾，而是一直留在马尼拉湾坚持战斗，所以深得麦克阿瑟的信赖。

临行前，麦克阿瑟召来了西点军校的师弟温赖特少将，他将接替菲律宾美军指挥官的职务。麦克阿瑟向温赖特解释，“根据总统的一再命令”，他要走了，“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我要么服从，要么离开陆军。我想让你告诉所有部队，我是在不断抗议下被迫离开的”。

“我当然会，道格。”温赖特知道此时多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

麦克阿瑟把一盒塔巴卡里拉雪茄和两瓶刮脸膏作为礼物送给温赖特——烟肯定很快就抽完了，那些刮脸膏在温莱特后来的战俘生涯中派上了用场。他嘱咐道：“如果我能到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尽量多带些东西回来。在此期间你一定要守住。”

“我会尽力而为。”温赖特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和伤感。

麦克阿瑟继续说：“但是我要确定你们在尽全力进行防守。你是一个老兵，乔纳森，巴丹防御一定要有纵深，必须有纵深地进行任何拖延时间的防御。”

“我知道，我正在努力依据地形和部队人数展开纵深部署。只要我活着，我会一直坚守巴丹的。”在科雷希多最后与麦克阿瑟诀别之后的几年时间中，温莱特多次想起自己的承诺，一个没能坚守的承诺，这句简单却无法践行的承诺折磨了温赖特的残余人生。

“再见，乔纳森，”两人握手告别，“我回来时你如果还在巴丹，我晋升你为陆军中将。”

说完这些话后，麦克阿瑟脱下那顶大家熟悉的元帅帽，挥手向码头上的一小群人告别。他的面容略显苍白憔悴，褪了色的军服由于体重减轻了11公斤显得宽松肥大，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远处炮声依稀可闻，不断划破夜空的闪光说明那边的战斗仍在持续。麦克阿瑟怀着无比惆怅的心情登上了巴尔克利的PT-41号艇。当经过两位站在暗处的士兵身边时，他无意中听到一个士兵对同伴说：“中士，他成功的机会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他运气好，也许20%吧。”

事先制订的逃离计划是先经库约群岛的塔加瓦延岛，然后驶往群岛最南端棉兰老岛北岸的卡加延湾，在德尔蒙特机场改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航途预计35个小时，行程1100公里，其间要突破好几道日军海上封锁线。突围船队的应变计划是：一旦与日军舰船遭遇，其余3艘鱼雷艇立即甩掉汽油桶等负荷快速迎上去发射鱼雷，掩护麦克阿瑟的PT-41号艇高速逃逸。其余各艇自行脱离战斗，到下一个预定地点会合。遇有敌情时各艇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得打开识别灯。

PT-41号艇上共搭载9人，麦克阿瑟夫妇、小阿瑟、保姆阿珠、副官赫夫、参谋长萨瑟兰及其他3名军官。巴尔克利驾驶鱼雷艇小心翼翼穿过海湾出口处的雷区，同其他3艘鱼雷艇会合后乘着夜色向南疾驰而去。

海上风浪很大，鱼雷艇颠簸得异常厉害。除琼和赫夫之外的其他人都晕了船，几乎把胆汁都吐了出来，脸上和身上被撞得到处是伤。浪头涌上甲板，灌进后舱，浑身湿透的所有人冷得发抖，冷得嘴唇青紫。麦克阿瑟此时已无法顾及光辉形象，他的衣服皱巴巴的，眼睛因缺乏睡眠充满了血丝。后来他称此为“一次在混凝土搅拌机中的糟糕旅行”。

最初4艘鱼雷艇呈一路纵队快速行进，由于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他们在夜暗浪大的航途中失去了联系，各自单独朝预定集合地点驶去。当PT-41号艇行驶到卡夫拉岛时，前面出现了日军的巡逻舰队。幸好暗夜中的日本人并未发现他们，巴尔克利机警地绕开敌舰溜了过去。

第二天拂晓，PT-32号艇的旗语兵突然发现，前方海面上一个模糊的黑影正逐渐靠近，于是立即向艇长舒马克上尉做了报告。本就十分紧张的舒马克断定那是一艘日军驱逐舰，正以30节的高度迎面驶来。舒马克立即下令将堆积在前甲板上的备用油桶抛下大海，鱼雷手打开发射盖做好了进攻准备。

刹那间，PT-32号艇上警钟声，各作战岗位一片忙碌。就在舒马克准备下达“发射”口令的一刹那，正在接近的那个黑影发出了几道闪光，旗语兵声嘶力竭地喊道：“鱼雷艇，我们自己的艇！”那正是麦克阿瑟的PT-41号艇。

真是千钧一发！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幸亏刚才没有贸然开火。事后舒马克心有余悸地回忆，PT-41号艇“在黎明的微光里被奇异地放大了”。

会合后，两艇继续前进。16时，他们驶抵第一个预定会合点塔瓦加延岛，PT-34号艇已经等在那里。第十六海军军区的洛克威尔少将就在这艘艇上，果真不愧为海军出身，他那艘艇比其他艇快了许多。几艘突然到来的鱼雷艇打乱了小岛居民的平静生活。洛克威尔一行登上小岛时，岛上仅有的9户居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美国人。此时失散的PT-35号艇仍不见踪影。

本来海军的一艘潜艇预定于当天晚上到这里接走他们，这样万一鱼雷艇出现问题或者麦克阿瑟临时改变主意，还可以有另一种撤离办法。但麦克阿瑟决定继续乘鱼雷艇突围。由于PT-32号艇在清晨的忙乱

中将大约600加仑燃油扔进了海里，剩余燃料已无法支持它高速跑完之后的行程，麦克阿瑟让它留下来等待潜艇，其余两艘艇起航前往卡加延。傍晚时分，他们再度起航，PT-34号一马当先，PT-41号紧随其后，两艘艇高速驶出隐蔽地点继续朝着南方飞奔。

险情很快再次出现。刚刚出发不久，一艘巨大的日军战舰在晴朗的夜空下隐隐向着他们逼近，就位于艇首左舷3度、距离8000米的位置上。这回可不是昨天的虚惊，那是一艘在这一带巡逻的日军巡洋舰。

那艘巡洋舰可能是开向马尼拉湾的，途中与麦克阿瑟的鱼雷艇不期而遇。双方距离太近了，躲避或逃跑已不可能。巴尔克利命令关闭发动机，打开鱼雷发射盖准备以死相拼。这里距日军封锁线已经很远，日军根本想不到小艇上竟然藏着东京重金悬赏缉拿的头号敌人麦克阿瑟。尽管看到了远处的小艇，日本人错误地将关闭了发动机的鱼雷艇当成了渔船，以原来的速度和航向大摇大摆地开走了。事后得知麦克阿瑟是乘鱼雷艇出逃的消息，日本人简直悔青了肠子。

对此，麦克阿瑟回忆：“当时我们几乎停止了呼吸，等待那即将让我们暴露身份的第一批炮弹打过来。几秒钟过去了，几分钟过去了，敌人的战舰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只是穿过我们的航道缓慢地向西行驶过去了。”

两艘鱼雷艇死里逃生。一旦脱离日军的视线，他们立即开足马力以最快速度继续向东南方向驶去。

夜里，艇上的人大部分都极不舒服地睡着了，只剩下麦克阿瑟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叫醒了海军出身的赫夫副官：“我睡不着。”

“对不起，长官。”

“我想找人说说话。”

“好吧，长官。说什么呢？”

“哦，什么都行，我只是想聊一聊。”

麦克阿瑟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早年经历，他在菲律宾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落到这步田地的郁闷。最后他冲着赫夫的耳朵吼叫，声音压过了发动机的轰鸣：“我将来一定要重新杀回去，去解放那些岛屿。”

3月13日7时，经过45个小时艰难航行，麦克阿瑟带着两艘鱼雷艇安全抵达卡加延。不久，之前失去联系的PT-35号艇也抵达。行完庄严的军礼，驻守棉兰老岛的威廉·夏普准将紧紧握住了这位浑身湿透的上将伸过来的大手。

夏普对麦克阿瑟的死里逃生由衷感到庆幸。他报告说，自己的部队一切安好。他还派出1000名士兵列队欢迎狼狈不堪的客人一行，麦克阿瑟也就像煞有介事地检阅了夏普的仪仗队。日军此前已经在南部的达沃登陆，但棉兰老岛的北部连同德尔蒙特机场仍在美军的掌控之中。

夏普为客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赫夫说：“那是自两个月前离开马尼拉以来从未品尝过的美食。”席间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的悲壮气氛。麦克阿瑟走到洛克威尔少将和巴尔克利上尉的座位前，端起酒杯一脸庄重地对他们说：“这一次你们是以真正的海军作风干的，我将非常高兴而荣幸地授予全体船员银质奖章，以表彰你们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坚毅和勇敢。你们把我从虎口救了出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席间有人告诉麦克阿瑟，奎松总统并没有离开菲律宾前往澳大利亚，而是躲在附近的内格罗岛，准备在那儿建立一个临时办公地点。闻听此言，麦克阿瑟大吃一惊。这一信息如果被日本人知道了，追捕

奎松简直是易如反掌。他马上和奎松取得了联系，催促他尽快到棉兰老岛会合，然后一起前往澳大利亚。

对麦克阿瑟的召唤，奎松丝毫不为所动，他不愿意就此离开菲律宾。无奈之下，麦克阿瑟只好再次派出了巴尔克利，要他无论如何把奎松弄过来。巴尔克利履行了命令，他连劝带唬，近乎绑架地把菲律宾总统给带回来了。随后奎松随麦克阿瑟一起离开了菲律宾，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故土。

麦克阿瑟本以为至少有4架B-17在德尔蒙特等他，但到机场才发现只有一架，而且外表破旧、油迹斑斑。布里尔顿倒真是派出了4架B-17从墨尔本出发，其中2架起飞不久因故障返航，另一架在即将到达德尔蒙特时坠入大海。

对此，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立即给驻澳大利亚美军司令官乔治·布雷特中将发去了一封措辞激愤的电报，抱怨“派遣的4架飞机只有1架到达，还由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驾驶”。他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们没有可用的、能正常运转的B-17，那就必须从夏威夷或者美国派过来”。他同时将这一信息发给了华盛顿的马歇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落难的凤凰不如鸡。麦克阿瑟的无理要求竟然很快有了结果，布雷特很快协调三架飞机前来恭迎他的大驾。这次有两架B-17着陆，第三架起飞不久再次因故障返航。17日凌晨，麦克阿瑟一行乘两架“空中堡垒”飞往澳大利亚。

两架飞机原定在达尔文机场降落。就在飞机即将抵达时，机场发来消息说，日军正在对达尔文港进行空袭。B-17只好掉头转向备用的巴切勒机场，于上午9时30分平安降落。麦克阿瑟一行马上登上停机坪另一头的C-47运输机，再次升上蓝天，迅速向中部的艾丽斯斯普林斯飞去。10分钟后，一群日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而至，对麦克阿瑟刚

刚离开的巴特勒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运气真不错，麦克阿瑟的运输机再次躲过了日军的劫杀，安全降落在艾丽斯普林斯机场。

当运输机徐徐降落时，头枕着椅子后背的麦克阿瑟一边解着安全带，一边对身边的萨瑟兰说：“真险哪！战争就是这样，你或是胜利或是失败，或是生或是死——只有睫毛之差。”

麦克阿瑟一行将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最终目的地墨尔本。火车上的麦克阿瑟睡着了，他的头靠在琼的肩上，4个小时一动未动。琼对丈夫的酣睡颇感欣慰，她心满意足地对坐在对面的赫夫悄声说：“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他这是第一次真正睡着了。”

到了此时已经没必要再保密了，他即将抵达的消息像飓风一般迅速传开，“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正在一列奔驰的列车上，马上就会抵达这里”。火车缓缓驶入阿德莱德车站，站台上早已人头攒动。列车尚未停稳，几个性急的记者已经心急火燎地冲上了火车。一大群宪兵排成两队，从车门口开始分开众人，那几个冲上车厢的记者也被轰了出来。

麦克阿瑟和琼出现在车门口，所有目光和镜头都对准了他们——这是麦克阿瑟梦寐以求的场面。他摆好了姿势，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记者一窝蜂围了上去，强烈要求麦克阿瑟发表重要讲话。麦克阿瑟在一个用过的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了几行字，然后昂首挺胸，发表了恺撒式的声明：

“据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从科雷希多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人的进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援救菲律宾。我脱险了，但我还要回去！（I shall return!）”

“我还要回去！”这一铿锵有力的语言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激励盟军战士英勇作战的最强音，也成为麦克阿

瑟二战期间最著名的一句口号。这句话很快被刊登在报刊上，写在墙壁和海滩上，印在香烟盒、火柴盒和邮票上，甚至被加入了祈祷词中，它成为处在日军铁蹄之下苦难民众的希望，成为地下反抗者的火炬，成为前线士兵的战斗号角。据说后来在公开发表时，华盛顿建议麦克阿瑟将其中的“我”改成“我们”，遭到老麦的断然拒绝。

1942年3月21日，麦克阿瑟一行安全到达墨尔本。当火车驶入斯潘塞大街火车站时，那里聚集的5000人朝他欢呼，一队由360名工兵组成的仪仗队在站台上列队迎接。澳大利亚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福德快步迎上前，紧紧握住了麦克阿瑟的双手，仿佛握住了澳大利亚安全的希望。60多名记者飞快地涌了过去。

麦克阿瑟看上去镇定而自信，穿着褪了色的丛林夹克和熨得笔挺的长裤，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他已从乘坐鱼雷艇和飞机的颠沛历程中恢复。麦克阿瑟大声宣读了在火车上写好的简短声明。他对全球战局进行一番分析之后，高调宣布：“我对最后成功地完成我们共同的事业充满信心！”整个站台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

麦克阿瑟的到来瞬间改变了笼罩着澳洲大陆的低迷气氛，美国驻澳大使纳尔逊·约翰逊为这种变化的快速和深刻感到震惊：“将麦克阿瑟派到这儿是一个天才的举措，他令低落的士气迅速振作起来！”

同样是败军之将，金梅尔和肖特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的命运是在公众的视野中永远消失，等待他们的是无休止的调查和诘问，而逃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却成了世人敬仰的大英雄、大豪杰。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赞美和荣誉。对美国人民来说，麦克阿瑟已成为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没有之一。有参议员提议，将每年的6月13日命名为“麦克阿瑟日”，以纪念他在1899年的那一天考入了西点军校。为表彰他的英勇行为，国会以25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历届美国总统都没有获得过如此高的票数——授予麦克阿

瑟国会荣誉勋章。那是他参加一战凯旋都未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为了这一荣誉，他整整等待了28年，没想到打了败仗却得到了。陆军部在写给麦克阿瑟的嘉奖令中说：“在反对日本侵略军方面表现出的勇敢无畏、坚韧不拔，远远超过职责对他的要求。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每一个危急关头，他镇定自若，沉着应战。他以行动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激励了菲律宾人民对其武装部队的信心。”

美国人民对珍珠港事件仍心有余悸的关键时刻，麦克阿瑟的名字仿佛具有魔力，发出无法比拟的强大号召力。这位“蒙难的君主”成了光彩夺目的英雄。在美国，一些街道、场馆、建筑，甚至一种舞步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些老兵联合签名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麦克阿瑟调回陆军部担任最高统帅，有人甚至敦请他参加1944年的总统竞选。后来罗斯福选择威廉·莱希上将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时代》周刊愤愤不平，“要是由老百姓投票选举，那肯定是麦克阿瑟”。《纽约时报》也一改原来的严肃作风，称麦克阿瑟“混合了好莱坞塑造的忠实士兵理查德·戴维斯的理想主义色彩”。《民族》杂志在扉页上写道，“国民对领导人最钦佩的心理素质，就是麦克阿瑟将军那样的斗士性格”。《纽约太阳报》发自伦敦的消息说，“自从电影明星瓦伦丁诺之后，还没有哪个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家喻户晓，伦敦的报纸动辄将他比喻成纳尔逊和德雷克”。民众对麦克阿瑟的脱险经历最感兴趣，对于他逃到澳大利亚的曲折历程，美国报纸的大幅标题是：“我们的老兵麦克阿瑟成功欺骗了狡诈的日本人。”遥远的俄国人也来凑热闹，《真理报》《消息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美国的麦克阿瑟和苏联红军战士一样地勇敢”。

在美国，“麦克阿瑟服”“麦克阿瑟蜡像”“麦克阿瑟牌豌豆”“麦克阿瑟牌铁锁”“麦克阿瑟大桥”“麦克阿瑟街道”“麦克阿瑟大坝”“麦克阿瑟舞会”等应运而生。连罗斯福总统也发表了演讲，

祝贺他成功突破日本人的包围荣任新职，他的突围“将拉开美国反攻的序幕”。

轴心国的宣传恰恰相反。意大利报纸用“懦夫”来形容麦克阿瑟；日本人则称他为“逃兵”，嘲笑他是个把部下置于战火之下而不顾的胆小鬼；德国画报用一幅“脚底抹油的将军”的漫画来讽刺他。老酒认为，除了意大利的说法肯定不对，德国和日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面对铺天盖地的狂热赞誉，麦克阿瑟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的弟兄们还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忍饥挨饿，时刻承受着日军炮火的折磨。他满怀信心来到澳大利亚，本就希望能得到一支强大的军队，带领他们打回菲律宾，解救那些被围困的兄弟。但他发现，他预料中那些已经集结好了的，只等着他在打败日本的战役中予以指挥的同盟国陆军和空军，压根儿不存在，整个澳大利亚只有不足25000名民兵。《时代》杂志形象地称他是“一位坐冷板凳的将军”。

既然麦克阿瑟、奎松、塞耶等重要人物均已脱险，麦克阿瑟一时又没有前往救援的部队，巴丹和科雷希多陷落的命运已基本注定。令人略感欣慰的是，由于东京一时半会儿无法向菲律宾调去充足的援军，巴丹前线的战斗暂时陷入僵持，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还可以在饥饿中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 第二章 |

魔爪伸向爪哇岛

徒有虚名的四国联军

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赤道附近海域，有一片世界最大的群岛叫荷属东印度。它由大小17508个岛屿组成，其中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苏拉威西和新几内亚属于面积较大的岛屿。群岛总面积约192多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81000公里。这一群岛西北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西南与澳洲大陆鸡犬相闻，是控制两大陆和两大洋海上交通的战略要地。

因具有热带雨林的旖旎美景，这里被19世纪荷兰著名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称为“环形绿宝石”。群岛地区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盛产日本急缺的石油。1940年，荷属东印度石油产量800万吨，是日本的20倍，因此获得了“石油宝库”的美誉。此外，这里富产的橡胶、锡、生铁、煤炭、镍等，都是日本维持其侵略战争机器高速运转必需的战略资源。

早在公元前2世纪，群岛就出现了最早的国家。3世纪至7世纪，群岛上分布着诸多部落和小的王国。7世纪至11世纪，大国室利佛逝与中国使者商旅的往来不绝于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多次到过这里。不过中国不事侵略，只是开展了一系列友好外交、商务活动而已。

15世纪初，这里先后遭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入侵。1596年，荷兰人霍特曼率领的一支船队到达爪哇岛的万丹。1619年，荷兰人攻占雅加达，并将之改名为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东方总部就设在这里。1641年，在夺取了葡萄牙统治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之后，荷兰人彻底控制了东印度。

荷兰最初通过东印度公司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799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后，殖民地被荷兰政府接管，这就是本书统称的荷属东

印度，简称“荷印”。荷印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多次要求与中国平等通商。明清时期的中国官方文献记载，当时中国与荷兰的往来实际上是通过与荷印的交往来实现的。

荷兰是17世纪的海上霸主，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鼎盛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属1.5万个分支机构的贸易额占到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悬挂荷兰三色旗的万余艘商船游弋在广袤的海洋之上。据称，当时全世界共有约2万艘商船，其中1.5万艘属于荷兰，真可谓风光无限。

到17世纪后期，荷兰先后与英、法等欧洲强国交战，在海上败于英国、陆上败于法国之后逐渐衰落下来，昔日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欧战爆发之后，弱小的荷兰立即宣布中立，但因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并未能逃避战火。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短短5天时间，荷兰本土就全部沦陷于德军之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和政府要员乘坐驱逐舰仓皇渡过英吉利海峡逃往英国，在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荷属东印度就此成为荷兰孤悬海外的唯一殖民地。

尽管早已人老色衰，但老牌殖民帝国荷兰并不怎么看得起后起之秀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为了通过和平手段获得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日本曾多次派出高规格的使节团，与荷印殖民当局进行谈判，均无结果。这其中固然有日本要求过高的因素，但有英、美撑腰的荷印态度强硬也是谈判未果的重要因素，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在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石油之后，日本人要想获得这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就只剩对荷印动武的一条路子。

本土沦陷的荷兰此时的处境颇为尴尬。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流亡伦敦的荷兰一直想与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就荷属东印度地区的防御进行商讨。但彼时被德国人折腾得生不如死的英国，根本无暇与荷兰就遥远的荷印问题进行磋商。到1940年底，在荷兰政府的一再请求下，

双方才开始讨论此事。当时英国的远东政策仍以绥靖为主，为了取悦日本，甚至不惜关闭中国抗战的大动脉滇缅公路长达3个月之久，双方的会谈并未达成实质性结果。

随着远东局势日益恶化，日本的南进势头越来越明显。英国在远东有着广阔的殖民地，同样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英、荷在远东的利益又逐渐一致起来。1940年11月25日至29日，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在新加坡举行了参谋级会谈，美国派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上，双方仅就远东的防务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并未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随着形势不断发展，1941年1月29日，英、美两国开始在华盛顿举行更高层次的会谈，“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正是从这时开始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一战略认为，一旦英、美将来在远东与日本交战，欧洲和大西洋将成为主战场，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盟军将暂时采取守势。会议商定，美国不再向远东大量增派部队，但允许美国太平洋舰队在该地区采取进攻战略。这次会谈并未邀请荷兰参加，对此荷兰人肯定高兴不起来。

对于英、美确定的“先欧后亚”战略，荷兰人应该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欧洲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预示着女王能够早日回家。担忧的是，荷属东印度的危险系数骤然变大。

在华盛顿会谈的基础上，1941年2月22日至25日，英、荷、澳三国在新加坡再次举行了由英国远东司令波帕姆上将主持的军事会议。当时美国正在试图与日本和谈，仍然扭扭捏捏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在未夺得新加坡作为基地之前，日本对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展开大规模进攻是绝对不可能的。大家一致希望，能够和美国共同发出一个联合声明，警告日本人在远东不要轻举妄动。但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已经接上了头，

美日和谈刚刚启动。美国对如此威胁日本人的提议保持了相当的矜持。

到4月份，四方再次召开了关于远东防务的专题会议，制订了应对日本人进攻，保护与会国家远东权益的战略计划。但主要议题还仅仅是如何保护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如何把新加坡作为战略核心进行设防的问题。英国人认为“守住新加坡一切就好”，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荷属东印度离日本的进攻还远着呢。除了荷兰人干着急，大家对荷印的防务似乎提不起多大兴趣。

但是对于荷兰的多次催促，作为盟友的英国人也必须有所表示。1941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向荷兰驻英国大使说——此时荷兰女王和政府首脑都在伦敦，英国人纯属多此一举——如果日本侵犯荷兰，英国将全力给予援助。虽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总算有人出面给撑腰了。基于英国的上述承诺，荷兰威廉明娜女王命令外交大臣照会东京，如果日本胆敢继续向南扩张，荷兰绝不会等闲视之。照会中对日军如果依然向南推进将导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只字未提。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打我，如果你打我的话——太监了。说句实话，连美、英都敢一起打的日本人根本就没把荷兰流亡政府放在眼里，他们眼中只有荷属东印度宝贵的石油。

1941年12月5日，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准备尽一切努力与荷兰进行全面合作，击退敌人在远东地区的一切进攻。仅仅三天之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作为美、英盟友的荷兰立即信守承诺向日本宣战。让人意外的是，一向飞扬跋扈的日本人对此竟然忍气吞声，并未做出任何积极反应。日本人并非一下子变文明了，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开战以来，远东战局对盟军来说只能用“糟糕透顶”来形容。由于日军同时对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香港、关岛、威克岛等地发起了大规模攻势，使得盟军根本无暇顾及暂时尚未遭到直接攻击的荷属东印度，对该地区的防御也迟迟没有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表面上看，荷印仿佛成了被战争遗忘的一片乐土。

谁都清楚这种平静是暂时的。连聋子都能听出来，日本南方战役的终极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只有那里才有他们急需的石油。当时在远东除了缅甸有年产100万吨石油的能力，别的地方还真是找不到那玩意儿。日军之所以暂时没有发起对荷属东印度的攻击，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而已。日军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为未来的荷印作战打开两厢，尽快完成马来亚和菲律宾作战。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就盟军的统一指挥问题进行过磋商。远东形势太过复杂，参战国众多。在罗斯福和马歇尔的积极努力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在那里成立一个由美、英、荷、澳四国共同参加的联合司令部，总部就设在日军炮火暂时还未打到的爪哇岛。经反复博弈，1942年1月3日，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被任命为联军司令官。1月4日，在印度新德里的韦维尔接到了任命。尽管心中一百个不情愿，可军令难违，他也只好背起行囊前往爪哇岛。

1月10日，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当天下午，盟军一众高级将领在巴达维亚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在详细分析盟军面临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将对下一步的联合作战做出统一部署。韦维尔忧心忡忡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场争夺时间的竞赛，对我们来说，日本人的行动简直太迅速了。”

联合司令部的成立显然为时已晚。除了已沦陷的香港、关岛和威克岛，正在战斗的马来亚和菲律宾均前程堪忧，马尼拉和吉隆坡均已陷落，就连大家脚下的荷属东印度也已不再平静。联军司令部成立之

前，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攻势业已发动，北面的打拉根和西里伯斯东北部均已落入日军之手。

经过一番简单筹备，美、英、荷、澳（ABDA）联合司令部于1月15日在巴达维亚正式挂牌开张营业，司令部成员构成如下：

司令官：英国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陆军上将；

副司令官：美国乔治·布雷特陆军中将；

参谋长：英国亨利·波纳尔陆军中将；

海军司令官：美国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帕里泽海军少将；

陆军司令官：荷兰塔尔帕顿陆军中将；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兰·昔莱费尔陆军少将；

空军司令官：美国布里尔顿陆军少将（1月28日由英国空军中将军理查德·皮尔斯接任）；

副司令官兼参谋长：英国达维尔空军上校。

爪哇岛上刹那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可惜称得上“将星”的一个都没。大家可能觉着很多人面熟，不错，诸如哈特、布里尔顿、帕里泽、波纳尔以及韦维尔本人，都曾在前文登过场、亮过相的。除了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刚刚打了败仗，是被日本人赶到这里来的。也不全是，把韦维尔赶到这里来的是德国人隆美尔。四国联军的战略目标是：守住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小巽他群岛—澳大利亚一线，就是盟军所谓的“马来屏障”。

刚刚成立的联合司令部内部可谓矛盾重重。“阿卡迪亚”会议商定组建司令部时，美、英两国并未事先征求荷兰的意见，这让荷兰人颇感不快。后来经丘吉尔和罗斯福耐心解释，荷兰人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安排。成功本来可以消除这种负面情绪，然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失败导致这种反感日益加剧。司令部的组成也让荷兰人颇感失望，所有成员仅有一名荷兰军官参加。作为群岛地区，抗击日军进攻肯定首先要依赖海上力量，对于这一海区最熟悉的无疑是荷兰人，但海军司令部没有一名荷兰军官担任要职。

最失望的当属荷兰远东舰队司令官康拉德·赫尔弗里希海军中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对此感到很不痛快。”将要开始的战争是保卫自己的属地，可作为荷兰皇家海军司令官的赫尔弗里希不得不在巴达维亚的司令部里独自待着，无所事事，从来没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了解盟军各项作战计划的唯一途径，来自联合海军司令部参谋处的一位荷兰军官。

除了赫尔弗里希，心情不爽的大有人在。澳大利亚对宗主国的不满情绪正不断加剧，他们担心澳洲大陆很快遭到日本人的入侵，而自己的主力部队被英国人安排到很远的地方替他们作战。一旦澳洲出现危机，那些部队想回都回不去。哈特上将在美国海军中资历甚老，连麦克阿瑟在他眼里都是“新兵蛋子”，他对接受一个比自己小7岁的英国人指挥甚感不满。韦维尔本人也不愿意接手这样一个烂摊子。在整个司令部中，似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高兴的人，这仗还怎么打？

1月18日，联合司令部从巴达维亚迁到了万隆附近伦邦的“大旅馆”里，理由是这里不易遭到来自空中或海上的打击。14天后，联合司令部的空军司令部又迁回万隆，原因是伦邦的房子不够住——都大难临头了还如此讲究生活条件，来来回回工夫都花在搬家上了。24日，在韦维尔的强烈要求下，司令部的管辖范围稍有扩大，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西北沿岸地区也包含进去。此举既为了安抚澳大利亚

人的不安情绪，也便于盟军战机从该地区的基地起飞，对各战区实施空中支援。

说老实话，联合司令部不过是一个临时撮合起来的松散机构，各国部队除接受联合司令部指挥，还要贯彻本国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可能后者更具效力。实际上，各国部队对本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得失更加关心，难以形成一致的作战思想，也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联合空军司令部设在爪哇西部的万隆，而海军司令部设在东部的泗水，两者相距600多公里，通信联络又不方便，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根本无从谈起。四国海军的舰只分散在西起新加坡东至达尔文的广阔海域，难以集中指挥。司令部从成立到各奔东西，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联合作战指挥室都未能建立起来。部队行政管理仍归各国负责，联合司令部只负责单纯的作战指挥。韦维尔也是破罐子破摔，索性让四国的部队独立作战。这样一支组织松散、指挥不一的部队，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

蹩脚的韦维尔大事不干，却采取了一个重要但也是最遗憾的措施。为了与英国的组织系统保持一致，他下令所有岸基飞机统一归空军司令部指挥，包括原来隶属于海军的飞机，只有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上的飞机仍归海军指挥。由于并没有航母参加荷印保卫战，因此归海军指挥的飞机就只剩下寥寥个位数。韦维尔这一昏招意味着承担重要作战任务的海军就此丧失了空中掩护，也失去了海上作战的“眼睛”，战前水面舰艇与飞机的协同作战训练全部白费。从最后结果看，这一变化带来的恶果是致命的。

统算起来，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陆军超过了90000人。其中当地荷兰守军75000人，英军10000人，澳大利亚军队5000人，美军1000人。人数看起来好像不少，但由于防御区域广大兵力配置分散，加之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思想不统一，综合战斗力大大低于对面的日军。美、英部队大多是从菲律宾、马来亚、香港等地撤下来的，最远甚至是从中

国上海大老远跑过来的，已经遭受过打击的他们士气低落，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作为陆战主力的荷兰军队中矛盾重重，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是当地人，与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荷兰人格格不入。当此之时，以苏加诺、哈达为首的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当地士兵对荷兰人三百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战斗中“出工不出力”或“出工出反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海军看起来貌似不弱。主力舰艇为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2艘轻巡洋舰，以及13艘老式驱逐舰和25艘潜艇，基本上是原驻菲律宾美国亚洲舰队的老班底。荷属东印度是澳洲大陆的防卫屏障，因此澳大利亚海军也派出了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前来支援。此外，荷兰人有4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16艘潜艇。马来亚和新加坡出现危机之后，英国皇家海军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和近10艘驱逐舰也来到这里。加上鱼雷艇、布雷艇等虾兵蟹将，盟军合计各类舰船146艘，其中作战舰艇88艘。这些舰只大部分是服役多年的老舰，新型舰艇寥寥无几。即便如此，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依然使64岁的哈特上将激动不已，说“这绝对是东方最有效率的舰队，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上力量”。

可惜日本人绝对是“望而不畏”。由于马来亚和菲律宾的登陆行动均已结束，联合舰队可以抽调足够的舰艇支持最为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抛开最后匆匆赶来打酱油的南云舰队，就是近藤信竹中将的海军南方部队主力，“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来了，也绝对属于“‘二’览众山小”，打遍南洋无敌手。此前能与它们抗衡的英军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早已被日本海军航空兵摧枯拉朽般击沉于中国南海。

开战之初，盟军在荷印地区有各型飞机300架，大部分属于老旧的机型，在日军攻占附属岛屿的作战中已消耗殆尽。日军登陆爪哇岛之前，英军的飞机已所剩无几，荷兰只剩几架陈旧的飞机，美国运到爪

哇的111架飞机只剩下23架轰炸机和个位数的战斗机。比这里拥有更强兵力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未能守住马来亚和菲律宾，让荷兰人守面积更大、区域更广的荷属东印度，确实勉为其难。

盟军各有各的小算盘。荷兰是真希望能够守住自己最后的海外领地，美军的打算是反攻菲律宾，英军希望能守住新加坡，澳军则想通过对荷属东印度的防守阻止日军入侵澳洲大陆。海军中除了荷兰，其余三国舰只都可以根据战场情况随时溜号。加上语言障碍，司令部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一位荷兰军官对此无奈而又形象地说：“司令部里看着大家都在忙碌，但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些什么。”

仗还未打，外强中干的四国联军败相已露。

抽丝剥茧

对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日本人可谓志在必得。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石油供应主要依靠美国。现在已变成现实敌人的美国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当时日本每年石油的实际需求量约470万吨，如果能够抢到荷属东印度的800万吨石油，他们就可以实现石油的自给自足。日本政府认为，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应验了一个古老的神谕。“我国是由上帝发现的”，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宣布，“我们的军队就是神的军队”，似乎不侵略荷印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似的。

战后有日本历史学家说，日本为了石油发动战争，又因为没有石油而输掉战争。其实即使有了石油日本也不可能打赢战争，但至少说明在他们心目中，石油是最终战败的关键因素，真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日本战前的石油储备仅800万吨，如果不能尽快夺得荷印的石油，战争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如果荷印作战最终遭到失败，之前的珍珠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所有战役就变得毫无意义。

占领荷印不仅仅出于资源上的考虑。如果能够将这里据为己有，就可以与马来亚、菲律宾、小巽他群岛等地连成一线，建立起拱卫日本本土的“绝对防御圈”，进可攻，退可守，维持日军长期作战的能力。用大本营的原话就是“使大东亚战争永立于不败之地”。

前文提到，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荷兰就紧随英、美之后对日宣战，但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却并未将荷兰包含在内，东京在等待最佳时机，以免打草惊蛇。对日军来说，第一阶段就实施荷印作战存在着诸多现实困难。

第一，距离太远。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距离日本东京有6000公里之遥，且有美军控制的菲律宾横亘其间。

第二，路途不顺。如果荷印作战与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同时展开，受后两个战场制约，侧翼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日军很可能进攻受挫。最好的办法是先占领上述两地，为进攻荷印打开通路，同时将那里作为进攻荷印的前进基地，缩短进兵距离。

第三，投鼠忌器，进攻时机难以确定。日军担心荷印当局利用日军进攻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时机，将当地的石油资源及生产设施悉数破坏，使日本夺取石油资源的战略目标完全落空。而且这段时间荷印守军一定会加强戒备，使未来的作战更加困难。

第四，兵力不足。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用于“南方作战”的陆军只有区区11个师团，还要分别用于多个战场，实在是捉襟见肘。

综合以上因素，东京大本营无奈将最重要的荷印作战放在了第二阶段。这样就可以在香港、马来亚、菲律宾等战役结束后，从占领区抽调兵力充实承担荷印作战的日军实力。

攻占荷印的任务交给了南方军下属的第十六军。开战之初的第十六军只有第二师团和第五十六旅团，总兵力30000人左右。如此兵力对面积是日本本土5倍，大多属于分散岛屿的荷属东印度来说，实在是连个下手的地儿都不好找。

第十六军司令官由前文多次提到的今村均出任。今村在日本陆军中属于特立独行的另类人物。有人甚至评价说，今村的儒雅和冷静给一贯飞扬跋扈、目光短浅的日本陆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氛。

1886年6月28日，今村均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区。自幼体弱多病的今村一直到9岁还经常尿床。1905年，日本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取胜，原本准备学经济的今村在母亲的支持下改变志向，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九期。今村在校成绩堪称优异，1915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时他是第二十

八期军刀组首席，获大正天皇御赐军刀。在他的同学中，负责菲律宾作战的本间雅晴是军刀组第三名，相比之下，同期的东条首相排名第十一的成绩就稍显一般了。

“陆大首席”自然迅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今村的仕途从此一帆风顺。作为陆军未来希望的今村随后受命出国，先后担任日本驻英国、印度使馆的陆军武官。1930年8月，今村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征募课长并晋升大佐。1931年8月，今村开始出任要职，出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这一职位往往预示着未来有着美好的前途。1935年3月，今村晋升少将，出任第四十旅团旅团长。1936年3月，今村接替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1938年，今村晋升中将，并于11月21日接替安藤吉利出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第五师团随后在桂南会战中侵占南宁。在国军抽调大部兵力、火力压倒日军的关键时刻，今村力排众议，反对撤兵并组织反扑。蒋介石一气之下将白崇禧、陈诚等人降薪留职，将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上将以下8个将官撤职查办，这些无疑都拜今村所赐。

1940年，回到东京的今村出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奉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之命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战阵训》，旨在告诫日本士兵死不投降的诸多理论皆出于此。1941年6月，今村调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同年11月，今村接到了出任第十六军司令官，担负攻占荷属东印度的艰巨重任。

荷印作战的前提是日本必须以最快速度占领马来亚和菲律宾。大本营陆军部在下达作战命令时，一再向第二十五军的山下奉文和第十四军的本间雅晴强调，这两个战役一定要竭尽全力，速战速决，至少也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为今村均的第十六军实施荷印作战争取宝贵的时间。

后来的战事表明，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进展顺利，超计划完成了预定任务。本间雅晴尽管在菲律宾遇到了一些麻烦，但龟缩在巴丹和科雷希多的麦克阿瑟对大局已不产生负面影响。现实来讲，实施荷印作战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原计划荷印作战在1942年2月启动，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战场形势情况，向大本营提出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可以提前进行。东京当即决定，提前一个月实施荷印作战。1942年1月20日，大本营和南方军正式向今村均下达了攻占荷属东印度、夺取石油资源的作战命令。

在此之前，日第十六军的兵力也在不断加强。由于香港和菲律宾第一阶段作战进展顺利，1942年1月4日，大本营下令将原隶属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刚刚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划归第十六军。1月14日，在吕宋岛曾有惊艳表演的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第四十八师团奉命归于今村均麾下。第十六军参与打架的人手基本凑齐，即丸山政男中将的第二师团、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土桥勇逸中将的第四十八师团、坂口静夫少将的坂口支队，加上第十六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

荷印作战区域甚广，有着广袤的大海和数不清的岛屿，战役展开当然离不开海军的支持。负责为第十六军提供海上护航的主力，依然是高桥伊望的第三舰队。美国亚洲舰队在菲律宾不战而退，高桥之前并未捞到像样的仗打，自然也无大的功绩。接到命令的高桥立即挥师南下，尾随美国亚洲舰队进入荷属东印度海域。

除了高桥的第三舰队，近藤信竹的海军南方主力部队、小泽治三郎中将的南遣舰队，偷袭珍珠港回国休整完毕的南云忠一第一航空舰队各部，随时可以对第三舰队提供支援。事实上，他们后来均参与了荷印作战。

在荷印作战中，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出现了战略性失误。由于之前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已经战沉于中国南海，盟军在南方海域已无大型水面舰只。此时再将南云机动舰队派到南方来打酱油，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在珍珠港幸存的那几艘美军航母。

除了海军，空中支援也必不可少。随着马来亚和菲律宾战役接近尾声，菅原道大中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转而支持荷属东印度作战，共有各型战机354架，其中战斗机146架、侦察机36架和轰炸机172架。海军航空兵对最为关键的荷印作战绝不会袖手旁观，1941年12月23日和26日，塚原二四三第十一航空舰队麾下的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主力分别进驻棉兰老岛的达沃和霍洛岛，随时准备为荷印作战的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

海军战机作战区域以东经122度为界。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负责东经122度以东地区，并在1941年12月24日执行了对万雅老的首次轰炸任务。该战队在1942年1月24日日军占领肯达里后就以此为基地。第二十三航空战队负责东经122度以西地区，参加进攻打拉根、巴厘巴板和马辰的行动。此外，轻型航母“龙骧”号及4艘水上飞机母舰也配属给塚原的第十一航空舰队，随时提供机动支援。

合计以上各部，直接参加荷印作战的日本陆海军飞机总数达到了430架，且随时可以得到补充。日军参战飞机大都是新机型，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对盟军形成了绝对优势。这还不算后来前来支援的南云舰队。虽然“翔鹤”号、“瑞鹤”号未能南下，但其余4艘重型航母上有精锐舰载机近200架。以上南云、小泽、高桥、塚原所属各海军部队，统属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指挥。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荷印作战势在必行，这是日本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根本所在。东京大本营思前想后，难有万全之策，最终勉强为

第十六军制订出一个大致的侵略计划：一、以坂口支队为先遣支队从棉兰老岛的达沃出发，先期占领加里曼丹岛，确保巴厘巴板的石油资源，抢占空军基地；二、以第三十八师团一部组成东方支队占领安汶和古邦岛，切断荷属东印度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三、以第三十八师团主力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登陆，控制最大油田巨港，抢占空军基地；四、第十六军主力，包括军部、第二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金兰湾出发，直接登陆东爪哇岛；五、从菲律宾战场抽调的第四十八师团先集结于霍洛岛，作为攻击西爪哇的主力部队；六、待外围扫清之后，第二师团、第四十八师团、东海林支队在同一时间分三路登陆并最终占领爪哇岛。

这是一个庞大的作战行动，其作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行进在诸多岛屿之间的第十六军各部无异于走迷宫。相对于菲律宾和马来亚的单一目标，荷印简直像刺猬一样无从下手。从岛屿来说，由西到东依次是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西里伯斯、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和安汶；就海域而言，有中国南海、印度洋、爪哇海和西里伯斯海四大水域。如果在所有岛上都驻军，百万大军也不宽裕。

面积只有12.6万平方公里，在所有岛屿中排第四位，但爪哇岛无疑是荷属东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岛东西长970公里，南北最宽处160公里，荷属东印度7000万人口中超过5000万人居住于此，这里集中了荷、英、美、澳在该地区85%以上的部队。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这里被日军列为最后攻克的目标。

日军荷印作战采取的是抽丝剥茧战术，战斗首先从众多外围岛屿打响，最后的“蛹”才是爪哇岛。首先开启战端的并非第十六军，而是南方军直属的川口支队。该支队由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指挥，以步兵第一二四联队为基干，外加炮兵、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早在1941年12月16日，从中国广东出发的川口支队经长途海上航行，从西面登陆加里曼丹岛。看到优势日军

登陆，当地英国守军及时摧毁了油井设施，荷兰潜艇击沉了两艘日军运兵船、击伤一艘驱逐舰。登陆后的川口支队并未遇到多大抵抗，只有英军旁遮普步兵“可以拼掉的一个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游击作战，日军轻松攻占英属婆罗洲北部军事重镇米里和诗里亚，1月25日占领古晋，取得了下一步作战必需的航空基地。由于巴丹和科雷希多久攻不克，川口支队随后于1942年3月奉调前往菲律宾，支援本间雅晴第十四军的最后作战。

日第十六军最先加入战团的是坂口支队。该支队由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坂口静夫指挥，由第一四六步兵联队、一个野炮大队、工兵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各一部组成，主要负责中路的作战。早在东京还在为“战与和”争论不休的1941年11月，未雨绸缪的坂口支队已经在为未来的战争进行着积极准备。11月19日，他们长途跋涉登上了帕劳岛，这里与未来的主战场加里曼丹岛气候、地形极其类似，坂口支队将在此地展开异常残酷的热带丛林作战训练。

在前往帕劳的航途中，一只从西方飞来的鹰突然落在了坂口乘坐的运输船的桅杆上，士兵把它捉起来装进了笼子。这一情景让坂口支队的官兵笑逐颜开。据说在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有一只鹰落在了一艘日军巡洋舰的桅杆上，随后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战胜了强大的北洋水师。今天这一征兆也被看成胜利的象征。

日军士兵素以吃苦耐劳著称。训练第一天，他们在密林中的行进速度仅仅是每小时50米，训练10个小时合计前进500米。

一旦美日开战，坂口支队的进攻路线是首先登陆棉兰老岛的达沃，之后转战霍洛岛，以此为基地进攻爪哇岛北部屏障加里曼丹岛。74.3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三大岛几乎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全境都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以坂口支队目前的行进速度，等他们穿越丛林到达岛南岸的马辰港时，估计黄花菜都馊了。

坂口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各小队之间展开了丛林跋涉竞赛。此举果然有效，第二天的行军时速就突破了70米，第三天达到100米，10天后竟然超过了500米，一小时的穿越距离和第一天整天相同。

前文已提及，战事刚刚开启，坂口支队就迅速从帕劳出发，于1941年12月20日凌晨在棉兰老岛的达沃登陆。轻松站稳脚跟后，坂口将达沃防务交由同期登陆的三浦支队负责，之后马不停蹄于22日从达沃出发，在25日占领了菲律宾与加里曼丹岛之间的战略要地霍洛岛，名不见经传的霍洛岛就此成为日军攻击荷属东印度的主要前进基地。

1942年1月9日，稍事休整的坂口支队兵分两路从霍洛岛出发，分别驶向加里曼丹和西里伯斯。两路部队的攻击目标分别是两岛的军事要地打拉根和万鸦老，配合他们作战的是吴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的1000人。

直到攻击即将发起的1942年1月12日，日本才正式向荷兰政府宣战，比荷兰向日本宣战整整晚了34天，宣战理由是“为了保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的侨民和他们的利益”。

打拉根是加里曼丹岛重要的石油产地。自1941年12月24日起，日海军航空兵就开始对打拉根多次进行轰炸。1942年1月10日，驻打拉根的荷兰侦察机发现了一支由16艘运输船及护航舰艇组成的入侵舰队，他们无疑就是坂口支队以及为之护航的第四水雷战队，司令官为西村祥治。

尽管盟军战机很快起飞对入侵船队发起攻击，但日军还是冒着密集的轰炸强行登陆。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新战场竟成了日本人的主场。当地居民早已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将日军视为前来解救他们的“恩人”。除了日本侨民，当地土著也纷纷为日军送上补给，主动提供盟军情报并为日军带路，当地警察积极用灯火为坂口支队指示登陆地点。11日清晨，日军在打拉根的三个登陆点同时登陆。守军

的抵抗异常顽强，在正面强攻受挫之后，日军派出一支小分队从背后实施迂回包抄，导致守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经过一天半的激战，打拉根防御部队伤亡惨重，濒临崩溃。12日7时30分，英军指挥官决定投降。日军顺利占领了打拉根油井和附近的机场。

由于通信线路被炮火切断，投降命令未能及时通知到位于卡隆甘的岸炮连。在英军指挥官宣布投降之后，该炮连还击沉了两艘日军扫雷艇。当时这两艘艇正与其他四艘艇一起在海港南入口处进行扫雷。由于犯下了这一滔天“罪行”，该炮连所有兵员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集体处决。

日军的战术目标并未完全达到。接到侦察机发来日军来攻的消息，明知不敌的打拉根守军从10日就开始破坏油井、港口设施和机场，放火焚烧了10万吨储油。海港周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这一切使登陆日军顿足捶胸，心痛万分！

在海港南入口处布雷的荷兰“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布雷艇、K-10号潜艇及一艘巡逻艇在10日夜间和11日凌晨趁暗夜仓皇逃离。这艘布雷艇在逃跑途中被日军驱逐舰“山风”号和第三十八号巡逻艇发现并很快被击沉。

东路日军在9日午夜到10日黎明抵达西里伯斯岛东北部，兵分五路开始登陆，遭遇微弱抵抗后于11日占领万鸦老。日军在这里首次使用了海军空降部队——横须贺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一支334人的海军空降部队在附近一处机场着陆，第二天又有185人成功空降。在此期间，荷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飞机攻击了日军登陆船队，损失飞机一架，并未取得任何战果。

到1月13日，守军所有阵地均落入日军之手。24日，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已经前出至万鸦老附近的米那哈沙机场。

占领打拉根后的坂口支队于21日出发，向着下一个目标巴厘巴板快速挺进。位于打拉根以南500公里处的巴厘巴板，既是加里曼丹岛东海岸的主要港口，也是该岛最大的商业中心，这里是荷属东印度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之一，北部有一个很大的煤矿。如果日军能够成功侵占，就等于给油表已进入倒计时的日本油库开始注油。

打拉根失守之后，盟军已经加强了对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的侦察。除派出为数众多的巡逻机，一些潜艇也奉命开往这一海域，兼具侦察和攻击两大任务。1月21日，联军海军司令部收到了在望加锡海峡巡逻的一艘荷兰潜艇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有一支日军船队正浩浩荡荡通过望加锡海峡全速南下，船队有运输舰和货船20余艘，由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很明显，日本人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重要油港巴厘巴板。

盟军立即派出战机前往攻击日军登陆船队。23日清晨，6764吨的“南阿丸”号油船被盟军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炸沉。虽然轰炸机队带回的消息是“战果甚大”，实际上日军庞大的舰队并未伤及元气，仍继续向目标快速逼近，当晚在巴厘巴板附近海域抛锚。上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突破了西村舰队的警戒圈，对6988吨的运兵船“敦贺丸”实施了鱼雷攻击，立即遭到西村舰队的围追堵截。

危机迫在眉睫。23日，联军海军司令官哈特上将感到形势严峻，认为必须派出水面舰艇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当时他手头仅有几艘美舰可供使用，哈特急令自己的副手威廉·格拉斯福德少将率6艘战舰从帝汶火速北上，前往阻击日军的南下舰队。

这支规模不大的舰队全部由美舰组成，包括2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夜色茫茫的望加锡海峡能见度极差，由于美军舰艇对这一海域并不熟悉，急速行驶中的新式轻巡洋舰“博伊西”号不幸撞在海图上并未标明的一处暗礁上，舰体底部被划开一条38米长的大裂口，连正

常航行都异常困难，显然已无法带队前往攻击。格拉斯福德只好下令该舰径直驶往澳大利亚维修，“博伊西”号就此逃过了死亡的命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边“博伊西”号踉踉跄跄尚未走远，这边格拉斯福德少将的旗舰“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动力系统出现严重故障，导致航速大减，根本无法按期抵达作战海域。格拉斯福德只得下令塔尔博特上校率领剩下的4艘驱逐舰继续快速北上迎敌。仗还没打，2艘主力舰就失去了作战能力，似乎预示着舰队此行凶多吉少。后来的事实证明，战场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望加锡海峡，塔尔博特上校率领“福特”号、“波普”号、“帕罗特”号、“保罗·琼斯”号等4艘驱逐舰以27节的高速摸黑北上，悄无声息地绕过苏拉威西岛的曼达尔角，劈波斩浪向敌舰队的锚地前进。开战以来，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舰上的美军官兵早就渴望能打个胜仗来除除晦气，为珍珠港死难的弟兄们报仇。包括塔尔博特上校在内的全体官兵均杀敌心切，斗志昂扬。尽管这些四烟囱的老式驱逐舰舰炮火力很弱，但每舰都带有12条鱼雷。“福特”号的鱼雷官史洛特·加隆中尉感慨地说：“既然巡洋舰的大炮不能指望，此行便完全靠鱼雷发挥作用了。养兵千日，现在终于到了我们驱逐舰显现威力的时候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暗夜里突然杀出，让日本人饱餐一顿他们的“铁香肠”。

23时，接近战场的美军各舰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四周一片漆黑，午夜时分，旗舰左舷前方忽然出现了亮光。瞭望哨报告说，发光处是一艘敌舰在燃烧，熊熊火焰在漆黑暗夜里格外明亮。海风送来阵阵汽油焚烧的味道，那正是早上被荷兰轰炸机击毁的“南阿丸”油船还在水面上苦苦挣扎。塔尔博特看了看表，此时正是午夜时分。

那艘油船已无攻击价值，舰队远远绕过燃烧的油船继续前进。24日凌晨2时许，瞭望哨报告说“前方就是巴厘巴板”，全体舰员立即警

觉起来。黑夜掩护了美军舰队，也蒙蔽了敌舰的视野，日军对于逐渐接近的美军舰队毫无察觉。

凌晨3时，一队日军驱逐舰在黑暗中破浪而来。由于速度太快且距离很近，美军驱逐舰无法及时发射鱼雷。日军根本料不到自己的眼皮底下会突然冒出一支盟军舰队，近在咫尺的双方相向而行，擦肩而过。

很快，行驶在最前面的“福特”号瞭望哨高声喊道：“周围全是敌人的舰船！”只见1艘巡逻艇在前边带队，12艘运输船紧随其后，正慢吞吞地驶出巴厘巴板海湾向南驶去。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喜出望外的塔尔博特当机下令“向敌舰展开攻击”！

4艘美军驱逐舰开足马力向日舰冲了过去。此时巴厘巴板的油井仍在燃烧，冲天火光把大半个天空映照得火红透亮，清晰衬托出众多日舰的轮廓，给美舰创造了绝好的攻击条件。在距离只剩几百米时，美舰纷纷发射鱼雷。一艘日舰当即中雷爆炸，这边爆炸引起的冲天巨浪尚未落下，那边另一艘运输船再遭厄运。美军鱼雷在海面上来回飞窜，航迹在火光映衬的波峰浪尖上隐约可见。双方距离是如此之近，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后来回忆说：“日舰炸裂时所产生的剧烈震动，几乎能把人从舰桥上震落下来。”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突遭攻击的日舰顿时乱作一团。为登陆船队护航的是西村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4艘扫雷艇、3艘巡逻艇。由于前半夜荷兰“K-18”号潜艇的攻击将西村的大部分舰只成功引走，此处门户洞开。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舰起初以为遭到了空袭，一些反应较快的日舰开始向空中开炮，探照灯强大的光柱在天空扫来扫去。

美军舰队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福特”号一马当先，其他三舰紧随其后，在塔尔博特指挥下往来反复冲杀了4次。“福特”号的

马克中尉回忆道：“我曾一度看到5艘日舰炸裂开来，在熊熊火焰中逐渐下沉。闪光中可以看到日军士兵纷纷离舰跳入海中，海面上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头。”

美军驱逐舰的48条鱼雷很快放完，塔尔博特下令炮击。直到此时，日本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之前突如其来的打击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海上。此时西村舰队已闻讯赶回，迅速对美舰实施还击。“福特”号被日军一发炮弹命中，辅助无线电台被毁坏，但该舰仍带伤坚持战斗，打出的一发炮弹准确命中了日军运输船。

美军鱼雷和炮火的连环攻击导致日军损失惨重，3519吨的“须磨浦丸”、7064吨的“辰神丸”、5175吨的“吴竹丸”先后沉没，“P-37”号巡逻艇也被击伤。美军的攻击虽然痛快，但显然慢了半拍，那些运输船大多已完成卸载，船上的士兵和物资大都已经上岸，美军击沉的几乎是几艘空船。

东方欲晓。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塔尔博特下令迅速脱离战斗南返泗水港，此时是24日的凌晨4时。几艘一战时期的老舰能取得如此战绩，堪称辉煌。美中不足的是，返航途中的塔尔博特因兴奋过度心脏病突然发作。

自1898年杜威率领美国亚洲舰队与西班牙人火并以来，这是美国海军首次进行的水面作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后来在《大海战》一书中如此评价：“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是盟军部队取胜的唯一海战。”

消息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精神为之一振，各大媒体开始狂炒所谓的“巴厘巴板大捷”。但一场小规模袭击作战的成功对整个战局丝毫未补，也并未能阻止日军继续南下。荷印战局依然十分严峻。

就在登陆船队遭袭的差不多时间，1月24日凌晨3时至6时30分，日登陆部队在巴厘巴板的两个登陆点顽强登陆。一路日军向守军炮台和碉堡发起了猛烈进攻，另一路日军沿城西的河流溯流而上，切断了巴厘巴板的水源。两路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城区。面对优势日军的疯狂进攻，英军指挥官报经万隆总部批准，迅速撤离了守备部队。巴厘巴板失守之后，愤怒的日军杀死了当地所有白人，作为对他们破坏石油设施的惩罚。

一支200人的英军小分队经过艰难跋涉，到达了距离三马林达200公里处的一个机场。日军原来并不知道该处有机场。1月24日，一架盟军运输机从机场起飞，不久就被一架日军战斗机击落，彻底暴露了机场的准确位置。第二天，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这处机场。得知日军已从打拉根南下之后，1月20日，该地英军毁坏三马林达附近的油井后迅速撤离。2月3日，日军占领三马林达。

稍事休整的日军马上瞄准了下一个攻击目标，距离巴厘巴板400公里的马辰港。马辰东南25公里就是距离爪哇岛最近的乌林机场，以此为基地对爪哇岛实施空袭更为方便，对此日军必须加以攻占。

日军原计划是走海路。但运输船队在巴厘巴板遭到美军驱逐舰的攻击，造成的严重损失导致运输舰不足。日军确信距离爪哇岛的盟军机场越近，船队受到的威胁也将更大，纯粹走海路已不现实。坂口和西村经过商议，决定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夹击马辰港，其中陆路被作为主攻方向。

1月30日，准备从陆上发起攻势的日军主力离开巴厘巴板，此时在帕劳的艰苦训练派上了用场，该部开始星夜兼程穿越莽莽丛林。尽管此前已在类似环境条件下训练了不短时间，但艰苦行军仍使超过80%的日军士兵患上了痢疾等热带疾病。经过九昼夜急行军，日军主力从北面渐渐接近了马辰港。

另一部日军依然乘船沿加里曼丹岛东海岸南下。为避开盟军海空军打击，登陆船队昼伏夜航，终于在2月8日抵达马辰东南约80公里处，在未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陆。10日，日军占领乌林机场。11日，南、北两路日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马辰，至此，加里曼丹岛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站在马辰向南眺望，对面就是盟军重兵把守的爪哇岛。

与此同时，占领万鸦老的东路日军也并未停下前进的步伐。1月21日，他们分乘6艘运兵船，朝西里伯斯岛另一军事要地肯达里进发。肯达里镇西10公里处有一处设施完备的机场，1940年才建成。日军入侵部队于24日凌晨3时在肯达里附近海域抛锚，日出时开始登陆。守备部队只进行了微弱抵抗，当天机场就落入日军之手。这对于盟军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轰炸机可以直接攻击东爪哇岛。

2月1日，日军对爪哇岛北岸的猛烈空袭迫使哈特上将把联军海军司令部从泗水迁至爪哇南岸的芝拉扎军港。

在马来屏障外围，日军最后占领的战术要点是西里伯斯岛最南端的望加锡。2月6日，日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在肯达里登船，直奔望加锡而去。8日午夜，运兵船在望加锡以南海面抛锚。9日清晨，日军开始登陆。到19时，荷兰守军残部在毁坏港口设施后逃入丛林，准备开展游击作战。当晚，日军占领望加锡。

其间在2月8日，美军“S-37”号潜艇悄悄潜入望加锡海域，对日军护航舰队实施了鱼雷攻击，成功击沉日军驱逐舰“夏潮”号。据后来考证，此前“海神”号潜艇在威克岛海域击沉日军驱逐舰“如月”号的战报不实，“夏潮”号才是美军潜艇在太平洋战争中击沉的第一艘日军战舰。

日军下一个目标是新几内亚岛和西里伯斯岛之间的战略要地安汶岛，那里由荷兰和澳大利亚部队联合防守，附近有荷兰、澳大利亚和

美国的水上飞机基地。日军在登陆之前已多次对安汶实施空中打击。1月16日，由8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彻底炸毁了安汶水上飞机基地，导致盟军在短期内根本无法修复使用。

在小小的安汶，出现了久违的南云舰队。1月24日，17架俯冲轰炸机和18架零式战斗机从“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这是山口多闻和他的第二航空战队在参加珍珠港、威克岛战斗后的首次亮相——对安汶的盟军机场实施了狂轰滥炸。25日，9架日军轰炸机炸毁了机场机库和油库。26日，4架日军战斗机击落澳大利亚“汉德逊”式飞机3架，击伤1架。鉴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盟军所有反击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29日，附近区域所有可用的盟军战机均奉命撤回泗水。

日军东路作战主要由东方支队承担。该支队以刚刚结束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二八联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指挥官为伊藤武夫。配合陆军作战的还有吴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的820名士兵。

1月31日，东方支队登陆安汶岛，当日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即侵占安汶镇。翌日一个澳大利亚岸炮连投降，拉哈机场于2月2日被日军侵占。3日，除安汶北部的两支步兵小分队外，其余约2600人的荷兰军队和一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向日军缴械。那两支步兵小分队进行了4天游击战后最终放下了武器。5日，日军战机进驻安汶机场，进一步扩大了空中优势。

只有荷兰布雷艇“普林斯·范·奥伦杰”号和“高登·莱乌”号在安汶湾布设的水雷给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导致日军扫雷艇一沉两伤。

东方支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安汶东南、达尔文港西北的帝汶岛，这里属于葡萄牙的地盘。此前荷兰和澳大利亚已于1941年12月17日派兵进驻帝汶，这一做法是防止日军抢先占领这里——帝汶是澳大利亚与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空中航线的重要中转站。

两国在进驻之前曾通报中立的葡萄牙政府，他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所采取措施只是针对日本人。一旦葡萄牙对帝汶采取必要防御措施，两国将立即撤走军队。2月初，葡萄牙曾派出部队，但未能到达该岛即被日军在途中击溃。

从2月12日开始，日军开始加紧轰炸安汶的彭富伊机场和古邦一带的公路。15日，盟军增援部队从达尔文港出发开赴帝汶。第二天，他们在海上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增援部队受命返回达尔文，至此，帝汶变得孤立无援。17日，日军东方支队一部在安汶登船前往帝汶。

19日，从肯达里起飞的日军战机对澳大利亚北部港口达尔文进行了轰炸，以策应帝汶的登陆行动。担任支援任务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云舰队，第一航空战队的“赤城”号、“加贺”号，第二航空战队的“苍龙”号、“飞龙”号，这4艘主力航空母舰悉数到场，停泊在达尔文港西北350公里的海域，舰上共有战斗机36架、轰炸机71架和鱼雷机81架。

20日，日军按计划在帝力和古邦以南登陆，同时在彭富伊机场附近投下了307名空降部队，这些伞兵隶属于海军横须贺第三特别陆战队，是清晨时分从肯达里机场出发的。次日，第二批323名伞兵被投放在同一地点。20日当天，古邦失守，两天后机场也被侵占。值得一提的是，帝汶守军化整为零进入丛林，随后的游击战时间持续一年多之久，直至最后一名游击队员被捕杀为止。安汶、帝汶相继失守，日军完全切断了从澳大利亚增援爪哇岛的东方通道。

在日军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过程中，美、英、荷、澳四国海军各自为战，本就孱弱的海军力量分散使用，根本无法扭转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2月2日，四国联合司令部在泗水召开了作战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将四国海军所有舰只集中起来，合编为一支海上突击编

队，集中对付日军的进攻。关于组建联合编队的提议，早在1月中下旬就有人提出，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司令官韦维尔上将和参谋长波纳尔中将赞同这一主张，但海军负责人美国的哈特上将和英国的帕里泽少将均持反对意见，最后勉强达成了统一。

海上突击编队起初只编入了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轻巡洋舰“马波亥德”号和4艘驱逐舰，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和3艘驱逐舰。在随后几周内，英国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澳大利亚轻巡洋舰“帕斯”号以及英、澳一些驱逐舰也编入其中。突击编队由荷兰海军少将卡尔·多尔曼统一指挥。

突击编队刚刚成立第二天也就是2月3日，70余架日军轰炸机从肯达里机场起飞，对盟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泗水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这是日军航空部队在荷印作战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不单泗水军港遭到严重破坏，盟军薄弱的空中力量再遭致命打击，海军损失飞机12架，陆军损失18架。空军遭受的重大损失致使依靠岸基飞机支援海军舰队的梦想彻底化为泡影。

4日清晨，一架荷兰侦察机发回大量日军舰船在巴厘巴板集结的消息。多尔曼少将迅速率突击编队从泗水出航，准备北上迎击这支南下的日本船队。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但好天气并未给盟军舰队带来好运。刚刚出发不久，高速北上的突击编队就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54架日机立即从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的临时机场起飞，直扑多尔曼突击编队。

日机以9架结成一队，首先向块头最大的“休斯敦”号重巡洋舰和“马波亥德”号轻巡洋舰发起攻击。缺乏空中掩护的盟军舰队处境险恶，被迫边分散边以高炮对空反击。“休斯敦”号的高射炮火击中了一架向它俯冲的日军轰炸机，却招致更多日机马蜂般的集中攻击。中

午时分，一颗45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休斯敦”号，将其后主炮塔炸成了一堆废铁，当场阵亡48人、受伤20人，后甲板燃起了熊熊大火。

身处险境的“马波亥德”号极力向西、向北转舵，以躲避一颗接一颗凌空落下的炸弹，但仍在13时被一颗炸弹命中，舰尾引发大火，当场阵亡15人、受伤34人。当时军需队的一名中国厨师虽身受重伤，却临危不惧，奋力抢救负伤的同伴。美国《美日海战纪要》如此描述：“这名厨师名叫梁福，其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称赞。”不久，该舰又连中数弹，大量海水涌入舱内，“马波亥德”号摇摇欲坠。

多尔曼少将的旗舰“德·鲁伊特”号的40毫米高炮在交战中充分发挥了威力，击落一架日军轰炸机。当这架坠落的日机试图对重伤的“马波亥德”号发起自杀性撞击时，“德·鲁伊特”号的高炮手及时在空中将它击成一团火球，但自身也在攻击中受轻伤。

眼见战况不利，多尔曼急令全军快速撤退，两艘受伤的巡洋舰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撤往芝拉扎军港。之后“马波亥德”号经暂时修理后撤往锡兰，逃出生天。

东边的葫芦还未按下去，西边的瓢又浮了上来。巴厘巴板失守，盟军只剩下苏门答腊岛东岸巨港这一处油田。盟军采取一切措施加快石油生产，但日军的攻击已近在眼前。日军负责西路作战的是完成侵占香港的第三十八师团主力（缺东方支队）。

日军对巨港志在必得，这里有当时远东最大的油田，年产量470万吨，正好相当于日本的年需求量。换句话说，如果日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巨港拿下，东京大本营今后也不必担心油料的问题了。

1月27日，日军西路部队和首批突击部队在婆罗洲的邦卡登陆。29日，占领坤甸和山口洋的二号机场。为了便于对邦加岛和巨港实施空袭，日军原本打算使用马来亚关丹和婆罗洲古晋两处机场。由于关丹

机场未能按时准备就绪，日军只得将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期从2月10日推迟至15日。东京原来认为，只有先占领新加坡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但大本营很快改变主意，提出先对巨港下手，一旦攻占巨港，就意味着新加坡被完全孤立。

进攻邦加岛和巨港的日军由先遣部队和主力部队两部分组成，由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负责海上指挥。先遣部队的目标是占领邦加岛上的战略要点如文岛附近的机场，然后兵分三路经慕西河支流前往进攻巨港。主力部队则直接进攻巨港和南苏门答腊。

由于日军在马来半岛的进攻势如破竹，并完全取得了制空权，从2月中旬开始，日军就开始对巨港西北16公里的盟军一号机场实施轰炸，其间许多航行在新加坡和爪哇岛之间的盟军船只被击沉。此时位于巨港西南60公里的二号机场尚未被日军发现。

2月9日，日军先遣部队离开金兰湾。11日，主力部队也从那里出发。先遣部队于14日在邦加岛登陆，未遇任何抵抗轻松占领文岛机场。先遣部队一部天亮时分继续向前驶往慕西河口。

巨港位于苏门答腊岛慕西河下游，东距海岸110公里，属于内河港口城市。作为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巨港有两座大型炼油厂和一处机场，由荷、英、澳军队共同把守。机场位于巴邻旁市西北120公里，炼油厂在市东郊穆西河支流两岸。守卫机场的盟军官兵有530人，守卫两座炼油厂有550人。在攻占打拉根和巴厘巴板时，那里的油井及炼油设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确保巨港油田和炼油设施的绝对安全，日军拟使用空降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炼油厂，不给盟军实施破坏的时间。

之前出场的都是海军空降部队，在巨港，日本陆军首支空降兵部队——久米精一大佐的第一挺进团终于闪亮登场。日军拟在登陆前两天，以陆军伞兵第一挺进团第二大队在机场及炼油厂附近伞降，迅速

夺取机场和炼油厂，同时切断盟军的交通线，阻止守军后撤和援军增援。伞兵第二大队的700人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攻占机场；第二梯队攻占两座炼油厂；第三梯队为预备队，随时对两个方向实施增援。大队长甲村随第一梯队行动，连久米也将亲自随伞兵空降，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该部伞兵由陆军第八十一战队和第十二空运队的70架运输机负责空中输送，3个战斗机战队担任护航。预定出发地点为马来亚的居銮、卡杭机场，距离巨港约600公里。2月6日，伞兵第二大队已经在马来亚西北部的双溪大年机场随时待命。

2月8日，伞兵部队开始陆续转至居銮、卡杭机场。为运输机提供护航的陆军战斗机共140架，海军战斗机180架——这是开战以来最大的一个护航战斗机群，可见日军对夺取巨港油田的重视。

攻击发起之前，日军几乎每天都出动战机对巴邻旁实施航空火力准备。2月14日8时30分，伞兵第二大队乘70架飞机起飞，11时进入慕西河上空。之后机群分成两队，分别飞向机场和炼油厂。跟偷袭珍珠港类似，日本人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虽然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空乌云密布，但唯有巨港上空晴朗无云，好像特意为日本人的空降做好了准备似的。

为了迷惑盟军的视线，所有日军飞机都涂上了英军飞机的标志。11时26分，负责攻占机场的第一梯队开始伞降，高度为100~150米。如此庞大的机群自然躲不过守军的眼睛，盟军高射炮火很快喷出火舌，仅有的5架战斗机匆忙起飞迎战，击落日军运输物资的运输机1架，迫降运兵运输机1架，但它们很快就被更加凶悍的日军战斗机揍下来3架，其余2架慌忙逃走。

第一梯队主力在机场东南3公里外的一处沼泽地着陆。由于灌木丛生，观察困难，同时遭到机场高炮的平射，空降后的伞兵无法集中并

收集空投的武器，只得以3人为一小组匍匐向公路前进，大部分人只能使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和手雷进行战斗。一些日军士兵埋伏在路旁，等待从巨港兵营开出的守军装甲车和卡车，躲过机枪扫射后伺机反扑。由于人少和缺乏重武器，日军初期的战斗异常惨烈。

这支日军伞兵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组建，士兵全是从各野战部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绝对属于千里挑一，单兵作战素养极高，类似于《亮剑》中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战斗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日军士兵凭借手枪与数十名荷军对抗。一名日军伞兵陷入20余名盟军士兵的包围，在打倒了8名士兵之后重伤自杀。当行进到公路时，日军终于凑齐了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开始向机场和高射炮阵地发起猛攻。第一梯队剩余人员在机场西南的沼泽地着陆，之后迅速以随身携带的武器向机场攻击前进，攻占了一座高炮阵地和兵营。至21时，即着陆之后10个小时，伞兵第一梯队成功占领机场。

攻占炼油厂的第二梯队于11时20分开始伞降，分两个小队攻打两座炼油厂。攻打第一炼油厂的小队在油厂附近的沼泽地着陆，当时炼油厂铁门紧闭，门外布满了铁丝网和地堡。日军伞兵利用手雷等轻武器消灭了地堡守军，12时30分攻入炼油厂办公大楼，开始搜捕技术人员和重要资料，并将太阳旗高高升起在瞭望台上。14时10分，炼油厂守军在迫击炮炮火的支援下向日军发起反击，毫无结果。15日凌晨3时，眼见反击无望的守军全部撤走。8时40分，日军完全占领了第一炼油厂。

攻打第二炼油厂的伞兵错误地降落在厂前的湖面上，湖水足有1.5~3米深，湖中有一条小路直通炼油厂。降落后的伞兵立即向小路游去，并成功俘获了盟军3条小船。集合后的日军遭到炼油厂附近地堡火力的封锁无法前进，一直到晚上才趁着夜色攻入厂内，占领了办公大楼。第二天，日军清除了厂内的残存盟军。

15日10时，久米在刚刚占领的机场着陆。13时，后续预备队在机场伞降。会合后的日军准备前往攻占巴邻旁市。侦察报告显示市内已无守军，久米随即率部向市区开进。此时第三十八师团主力10000人已顺利登陆，久米所部在慕西河大桥与海上登陆的先头部队会合，两部合力于当日全部占领巨港。此次空降作战，伞兵第二大队亡38人、伤50人、失踪10人。东京对这次空降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那些空降部队为“天降神兵”。

尽管经过精心策划，但最后结果不甚理想。西面的BPM工厂完好无损落入日军之手，东侧的NKPM工厂在伞兵着陆时已燃起熊熊大火，80%的炼油设备遭到破坏，这也成为今后战俘营中的荷兰人饱受日军折磨的主要原因。不幸的消息传到南方军和大本营，一众日军大腕个个顿足捶胸。

之后，日军中意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之前在攻打万鸦老和望加锡时，日本海军已经使用了空降部队并取得成功，得知消息后，陆军主动告知海军，自己也将派伞兵对巨港实施空降作战，提议等战斗结束后陆海军同时向东京汇报。但在巨港作战结束后，陆军并未告知海军，单独将战功报给了大本营。对陆军这样的行为，海军深表不满。

外围岛屿接连失守，到处一片风声鹤唳。就在日军即将对巨港发起攻击前的2月11日，联合司令部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故。海军司令哈特上将提出出于“健康原因”交出海军的指挥权，由荷兰赫尔弗里希中将接替他的职务。哈特同时将美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副手格拉斯福德少将。华盛顿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很快予以确认。2月14日，双方进行了正式交接仪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我失望了，情况就是如此。”说完上述一番话，哈特带着部分参谋人员乘“鲨鱼”号潜艇溜之大吉，取道澳大利亚返回美国，从此在太平洋战场上销声匿迹。

深究哈特辞职的原因，在于他与赫尔弗里希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合。作为一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之前曾高度赞扬那支舰队“威武雄壮”的哈特认为，荷属东印度终究是守不住的，失败早已命中注定。要说哈特的观点也属合理，但矮矮胖胖、已经谢顶的荷兰海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不这么认为。作为出生在荷印的荷兰人，赫尔弗里希对脚下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仍然认为联军能够在海上打败日本。巴厘巴板海战的昙花一现有力证明了他的观点，赫尔弗里希就此提出“制止日本人应该在海上而不是海滩”，主张盟军舰队主动出击。哈特却认为盟军力量过于薄弱，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擅自出击凶多吉少，双方观点截然相反。这场争吵最终得到了解决，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宁可让荷兰人自己承担即将来临灾难的责任，于是命令哈特将指挥权交给赫尔弗里希。留在爪哇岛毫无希望，哈特于是干脆选择撂挑子走人。

赫尔弗里希决心誓死捍卫荷兰这块最后的殖民地，丘吉尔曾对他的勇气大加赞赏：“这位坚强的荷兰人从不丧失信心，总是不惜任何代价、不顾敌人压倒优势的兵力，有力地去反击敌人。”

对于日军进攻苏门答腊岛的行动，赫尔弗里希立即采取相应对策。2月13日，他下令多尔曼少将率“德·鲁伊特”号、“特罗姆普”号等5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向西远征支援巨港。当晚，盟军舰队驶抵邦加岛海域。根据此前侦察机发回的情报，这一海域有日军运输船14艘及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多尔曼下令搜索海面，并未发现日舰的踪影。屋漏偏逢连夜雨，翌日清晨，不慎触礁的荷兰驱逐舰“范·格恩特”号因伤势过重无法行驶，最终自沉。

14日9时20分，搜索日舰未果的多尔曼舰队反被小泽治三郎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上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两个半小时后，多尔曼舰队就遭到一大群日机的袭击，盟国舰队被迫仓促应战。多尔曼向赫尔弗里希请求空中掩护，后者立即致电空军司令部求援，但自始至终未

有一架盟军战斗机出现在多尔曼舰队上空。此时，皇家空军22架“飓风”战斗机正停留在巨港二号机场。可能由于日军正在进攻巨港，空军无法为舰队提供支援。更大可能是盟军联系不畅，不能协调一致。

海空激战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缺乏空中保护的盟军舰队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所幸数艘舰只受轻伤，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眼见空中掩护毫无指望的多尔曼不敢恋战，于13时下令舰队返航，途中又多次遭遇日机的追杀，一天之内遭到的空袭竟有5次之多。一直到17时45分，日军最后一架飞机才悻悻离去。傍晚时分，舰队驶抵巴达维亚，大部分舰船伤痕累累，盟军舰队元气大伤。对于连续遭受打击却毫无战果的这次增援行动，多尔曼少将痛心疾首地说：“历史必将谴责我的临阵退却。”

就在巨港陷落的同一天，西北方再次传来噩耗，大英帝国远东最坚固的堡垒、“拱卫南方资源宝库的两个看门人之一”——新加坡沦陷。此时，东北方向的另一看门人正龟缩在巴丹半岛自顾不暇，对于阻挡日军肆虐南洋已毫无意义。盟军的军事力量被分割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战场上——缅甸和爪哇岛，而后者的外围据点几乎全部被日军攻占，局面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绝望地步。

对于日军接二连三的胜利，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剩下的只有哀叹：“他们的部队从来不越过他们以海岸为基地的强大空军掩护的范围，也从来不越过他们海上航空母舰所能掩护的范围。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蓄谋已久的深远计划，在这次战略奇袭中全部实现了。”

2月17日，多尔曼抵达芝拉扎与赫尔弗里希进行了面商。多尔曼告诉同胞新上司，鉴于日军在新加坡、苏门答腊岛夺取了众多空军基地，在得不到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盟军舰队已不可能在西瓜哇海作战。他建议将舰队集中在东爪哇海，伺机打击来犯日军。无奈之下，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了多尔曼的请求。

西路激战正酣，东路和中路日军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早在巨港失守之前的2月5日，第四十八师团金村支队已经离开菲律宾的林加延湾，穿过霍洛岛于15日到达万雅老。18日，他们分乘两艘运输船出发，攻击目标是与爪哇岛一水之隔的巴厘岛。

攻占巴厘岛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泷治郎提出的意见。由于盟军舰队近期表现活跃，大西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以芝拉扎为基地的多尔曼舰队可以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持。如果日军出兵占领巴厘岛并抢占岛上的航空基地，全部爪哇岛就将处于日军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对未来的海上、陆上作战极其有利。而且驻西里伯斯和加里曼丹的日军飞机经常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无法随时发动攻击，而巴厘岛的机场更方便日军从那里出发对盟军基地实施轰炸。

盟军侦察机很快发回了日军小股部队登上巴厘岛的消息。形如棒槌的巴厘岛东端较大，柄部有一个设施完善的机场。该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巴厘海峡最窄处只有1600米，两岛几乎是粘在一起，日军登陆巴厘岛跟在爪哇岛直接登陆几乎没有差别。巴厘岛一旦失守，爪哇岛可谓朝不保夕。

赫尔弗里希决定倾尽全力阻止日军夺取巴厘岛的企图。此时，多尔曼率西征舰队刚刚返回，他也极力主张趁日军刚刚登陆、立足未稳之机，出重拳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重新夺回巴厘岛，粉碎日军东西夹击爪哇岛的战略企图。

可是时间太仓促了。盟军舰船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因之前疲于奔命、四处出击，能够调动的舰艇分别驻泊于泗水和芝拉扎等地，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集中形成拳头。无奈，多尔曼只好下令所属舰艇分三个批次轮番实施攻击。

2月19日黄昏，多尔曼率队从芝拉扎出发，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第一波攻击。随“德·鲁伊特”号一起出航的有另一艘荷兰轻巡洋舰

“爪哇”号和四艘驱逐舰。荷兰人的运气实在太差，驱逐舰“科顿埃尔”号出港时因舵机失灵意外搁浅，直到黎明涨潮时才被拖走。两艘巡洋舰只好在三艘驱逐舰护航下继续前往战场。

多尔曼决定采用的战术是，由巡洋舰为先锋惊扰日舰，引敌舰开火，等日舰暴露位置后由驱逐舰“皮德·海英”号、“福特”号、“波普”号寻隙实施鱼雷攻击。

当多尔曼舰队开足马力驶入狭窄的龙目海峡时，不幸首先被日舰发现。日舰突然打开探照灯，炮弹随即像雨点一般向盟军舰船打来，日舰发射的鱼雷在黑黝黝的海面上四处飞窜。“爪哇”号首先被一发炮弹击中，甲板上顿时火焰冲腾。“皮德·海英”号被一道强烈的光柱罩住，随即遭到两艘日舰的集中炮击，像手风琴一样缩成一堆，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

眼看友舰遭遇不测，“福特”号以30节高速向前猛冲并向日舰发射了鱼雷。对面传来一声巨响，一艘日军运输船刹那间燃起大火。此时日舰已完全警觉，所有护航舰只均赶到现场，铜墙铁壁似的挡在运输船前面，多尔曼无法冲过龙目海峡。深夜，23时，多尔曼下令撤离战场返航芝拉扎，盟军第一波攻击遂告失利。

第二突击群由荷兰轻巡洋舰“特罗姆普”号和美国驱逐舰“斯图尔特”号、“帕罗特”号、“爱德华兹”号和“皮尔斯伯里”号组成，4艘驱逐舰行驶在前，1艘巡洋舰紧随其后。当宾福德中校率舰队从泗水到达巴厘岛附近海域时，已到了20日凌晨1时。看到远处一艘大型运输船正在燃烧——那是之前“福特”号取得的唯一战果，宾福德断言之前多尔曼少将的第一攻击波已经重创敌舰，其实日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

1时30分，第二突击群在左舷方向发现第一批日舰，美军驱逐舰立即发起进攻，“斯图尔特”号率先发射鱼雷，“帕罗特”号也猛烈开

火，日舰立即实施反击。混战中，“特罗姆普”号舰尾被击中，舵机受损，但仍顽强冲向前去与右舷方向的敌舰交火。这艘倒霉的轻巡洋舰随后被击中11次，舰桥和指挥塔接连受损。

尽管盟军舰只连连发射鱼雷，舰炮与机关枪也同时开火，致使日舰周围水柱四起、险象环生，但日舰的还击炮火丝毫不弱且更加准确。“斯图尔特”号先是被命中舷舱，接着一艘救生艇被炸掉、领航员受伤。“帕罗特”号舵机关键时刻出现故障，幸好此时美军驱逐舰发射的鱼雷已经奏效，有3艘日舰先后被击中发生爆炸。其中“满潮”号驱逐舰被“皮尔斯伯里”号发射的鱼雷击成重伤，不得不拖回望加锡修理。

第二波攻击同样无法突破巴厘海峡。眼见敌军占据优势且越战越勇，而已方主力“特罗姆普”号已遭重创，宾福德中校只好下令舰队全体向北撤退。

第三波攻击由盟军鱼雷艇突击群承担，8艘鱼雷艇分东、西两群驶往战场，每群各4艘。实际上离开泗水时有9艘鱼雷艇。出海刚刚10分钟，一艘鱼雷艇就撞在灯标上严重受伤，不得不提前返回港内。到达指定海域的鱼雷艇没有见到友军，也未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只好在黎明时分无功而返。

面对夜战技术更加精湛的日舰，盟军打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攻击全部落空。虽然盟国击伤了日军驱逐舰“大潮”号、“满潮”号、“朝潮”号和运输船“相模丸”，但自己的损失更大。“斯图尔特”号返回基地后倾覆，“皮德·海英”号沉没，“特罗姆普”号遭受重创，后被送往澳大利亚维修，其余舰只大都带伤。对盟军来说，史称的“巴厘海战”实属一次得不偿失的夜袭行动。

巴厘海战，盟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未能集中使用，却分成3个攻击波各自突击，犯下兵力分散的大忌，最终招致失败。如此浅显易

懂的道理多尔曼不可能不懂，实在是形势紧急不得已而为之。

在海军掩护下，日登陆部队于19日0时15分顺利登岛，600名荷印守军一触即溃。19日下午，日军完全占领巴厘岛。24日晚，由6艘舰船组成的日军登陆突击群将更多的陆军部队遣送上岸。

从1941年底到1942年2月底，荷属东印度地区的盟军没能成功阻止任何一次日军的登陆行动。一旦凶悍且兵力占优的日本陆军站上陆地，那些团、营甚至是连级的盟军守卫部队只能选择投降或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厘海战中尽管盟军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也并未遭受重大损失，那些“主力”舰只根本来不及出战。但日军指挥官安倍敏夫大佐向上汇报的战果是，“击沉敌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重创驱逐舰2艘”。相对盟军的实际损失，这一战果无疑被放大了。按道理，别说山本，就是老酒对几艘驱逐舰就能击沉两艘巡洋舰也表示怀疑。但之前接到的好消息太多了，山本竟然相信了这一大大虚夸的战报。山本本来认为参与荷属东印度作战的海军力量略显不足，拟以南云舰队主力航母南下参战。得此战报，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转向东进，执行对澳洲大陆实施攻击的任务。

之前在2月15日，停泊在帝汶岛附近海面的南云舰队对600公里外的达尔文港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的带领下，189架次舰载机从“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航母上起飞，一举击沉停泊在达尔文港的1艘英国驱逐舰、4艘美国运输船、1艘英国油轮和4艘澳大利亚货轮，击毁飞机23架，炸死238人，炸伤300多人，日军仅损失2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可笑的是，对达尔文港，南云竟然准备发起多轮攻击，这“勇气”如果放在珍珠港就太“完美”了。在遭受这次毁灭性打击之后，达尔文港已基本失去作为基地的价值。

到2月中旬，日军第一阶段攻占爪哇岛外围岛屿的作战基本结束，其南下的战略态势恰似一只巨大的章鱼，从东、西、北三面向爪哇岛伸展了魔爪。站在爪哇岛四面望去，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诸多岛屿都插上了日本的太阳旗，孤岛已处在日军的三面合围之下，剩下那个方向是遥远的南极洲。

丘吉尔赞成成立联合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守住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沦陷之后，英国人的目光迅速转向了硝烟四起的缅甸，那是大英帝国最重要殖民地印度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2月16日，韦维尔致电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没有大批增援部队，马来屏障很难坚守。”他同时向丘吉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按现有力量和可能得到的增援，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建议将途中的澳大利亚部队全部调往缅甸。”——刚从新加坡跑到爪哇岛的韦维尔又准备跑路了。

2月21日，韦维尔接到了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驻各岛所有战斗部队必须竭尽全力坚守爪哇。正在途中的海军和空军增援部队可以直接前往指定目的地，但陆军增援部队必须改道前往。驻爪哇的联合司令部必须撤退。

韦维尔根本没有心思继续待在爪哇。2月22日，他再次电告丘吉尔：“我担心ABDA地区的防御已经崩溃，爪哇势难长期坚守，现在再向爪哇投入不论什么力量，对延长战斗已不能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这里的司令部再存在下去已无甚用处。最后谈谈我本人。您认为派我到什么地方合适，我都将一如既往完全愿意竭力效劳。我在这里辜负了您和总统的期望，如果当时另选高才的话，也许能够成功。我极不愿意离开这些意志坚强的荷兰人，如果您认为这样做尚有好处的话，我将留在这里尽可能长久地与他们并肩打到底。谨向您表示良好的祝愿。恐怕您正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我相信您的勇气定能放出光彩渡过难关。”

罗斯福不能放弃麦克阿瑟，丘吉尔同样不会放弃韦维尔。这位英国上将随后被派往印度，我们很快就能在缅甸看到他的拙劣表演了。

在向丘吉尔发出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电报的同时，韦维尔与荷兰总督一起商讨对策，最后向华盛顿提出建议：ABDA联合司令部不是撤退而是解散，把荷属东印度海、陆、空部队的指挥权全部交给荷兰人。韦维尔此举等于说，大难临头，你们荷兰人自己玩吧，丘吉尔叫俺回家吃饭呢。

由英、美主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2月25日中午，盟军联合司令部宣布解散。一个新组织随即开始行使职权：司令部设在万隆，塔尔帕顿陆军中将任司令官同时兼陆军司令，赫尔弗里希任海军司令，范奥伊恩少将任空军司令。多尔曼少将仍然受命指挥海军突击编队。这回所有关键岗位上都换成了荷兰人。不过事到如今，换成谁都无关大局了。

丝残茧破，蚕蛹一般的爪哇岛已赤裸裸地暴露在东、北、西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爪哇海战

到1942年2月中旬，在相继占领加里曼丹、苏门答腊、西里伯斯、帝汶、安汶、巴厘等外围岛屿之后，日军最后攻击爪哇岛的条件已完全具备。早已厉兵秣马的今村均很快接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命令：第十六军提前发起攻击，从东、北、西三个方向登陆爪哇岛，全歼岛上盟军部队，在两个月之内一举平定该岛。

东路军除了之前一路攻城拔寨的坂口支队，大本营还调来了土桥勇逸的第四十八师团，作为日本陆军三大机械化师团之一的土桥师团是刚刚完成菲律宾第一阶段的作战辗转至此。东路军的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东部港口克拉甘。

西路军为今村亲自率领的第十六军军部和第二师团，预定登陆地点为爪哇岛西部的万丹湾，另有小部兵力在孔雀岛和埃雷坦韦坦同时登陆。

相比东、西两路来说，日军中路军兵力稍弱，是由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大佐指挥的东海林支队，以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预定登陆地点为坎丹奥。中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坎丹奥附近重要的卡里加齐机场，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的联系。他们将和东路军一起出发，在登陆前兵分两路奔赴各自的登陆地点。

参加爪哇岛作战的各路日军中，只有第二师团是首次在太平洋战场上登场亮相。代号为“勇”的第二师团又名“仙台师团”，在日本陆军序列中仅排在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之后，如此靠前的排名预示着该师团一定有悠久的历史。的确如此，其前身仙台镇台作为日本陆军最早设立的6个镇台之一，早在1873年就已建立，1886年更名为“第二师团”。日本陆军许多著名将领如乃木希典、东久弥宫稔彦王、梅津

美治郎、冈村宁次等都曾担任该师团师团长。第二师团参加过甲午战争的威海卫攻坚战，又在日俄战争中于九连城、辽阳、沙河和奉天等地与俄国人作战。九一八事变中，正是这个师团首先开启战端，攻占东北军奉天北大营，之后转战于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是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第二师团先后参加过察哈尔战役和徐州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是因为荷属东印度作战最为重要，大本营才将第二师团配属给第十六军作为第一主力。现任师团长丸山政男于1911年、1919年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和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随后多次赴英国担任使馆武官，还曾进入参谋本部主管对英情报工作，是日军中有名的“英国通”。第二师团在日本陆军中的特殊地位使丸山政男极其狂妄，担任中路进攻的东海林俊成就是被丸山轰出第二师团，最终辗转到了第三十八师团的。即使到了今天，第二师团的编制仍在，不过是日本在1962年重建的，现驻守地为北海道的旭川。

颇具戏剧性的是，参加荷印作战的几支日军部队诸如第二师团、川口支队、东海林支队都在后来陆续登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在那里，他们一个个被更加牛的美海军陆战一师打成了半身不遂，后文详叙。

日军进攻爪哇岛属于典型的登陆作战，关键在于如何把三路日军安全地送上陆地。初看上去，为第十六军护航的第三舰队似乎实力不菲，但今村部队是兵分多路，仅运输船就超过了100艘。第三舰队刚刚从菲律宾转战而来，其实力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和山本五十六交情匪浅的今村均——两人是赌台上的铁哥们儿。今村清楚，由于山本坐镇第一舰队驻守本土，南云忠一的航母主力开赴珍珠港，参加“南方作战”的只是海军的二流部队。和之前的山下奉文类似，今村对孱弱的海上护航力量一直忧心忡忡。

其间的一个小插曲更加剧了今村的不安。登陆之前，位于金兰湾的第十六军司令部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直接闯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今村定睛一看，原来是为西路军护航的海军指挥官原显三郎少将，一脸刚死了老公的寡妇相。

西路运载第十六军军部、第二师团和东海林支队的运输船足足有57艘。原告诉今村，仅凭他手下的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绝对无法保证登陆船队的安全。根据此前海军的情报，不说驱逐舰等小型舰只，在爪哇岛周边盟军有七八艘巡洋舰，至少有2艘是重巡洋舰。如果在海上遇到它们，别说保护运输船，连原自己活不活得下去都值得商榷。

原解释说，当初为本间第十四军护航的是高桥第三舰队的全部主力，大小舰艇有43艘，连“南方作战”的海军总指挥近藤都派出了部分舰艇参与护航。原在菲律宾仅仅护航2000人的田中支队在阿帕里登陆，就遭遇美军轰炸，损失重大，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原至今尚心有余悸。最后原说：“司令官，不是卑职没勇气，实在是兵力太弱，信心不足。希望您能和陆海军高层好好谈谈，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海军如此坦白地向陆军示弱，显然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今村本来就觉得护航兵力不足，原的话更加重了他的担忧。由于爪哇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西路军在登陆之前要完成5000公里的海上跋涉。对此东京大本营也有思想准备，最坏打算是在海上损失一半兵力。战前多次兵棋推演的最好结果，是在渡海过程中陆军损失不超过三分之一。现在如果仅仅派出这点护航兵力，别说一半，连他今村在内全军覆没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今村瞬间惊出一头冷汗。在和参谋长冈崎清三郎少将简单商议之后，今村决定立即派出作战参谋于田秋光到南方军司令部汇报，希望寺内司令官能够和海军协商，增加护航舰队的力量。

于田急匆匆赶往西贡，找到了今村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南方军参谋长塚田攻。他的请求遭到了塚田攻的断然拒绝：“现在都这时候了还说什么？海军也非常困难，陆军不应该向海军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

“道理虽然如此，但是连负责护航的原都没有信心呀。”对于塚田的训斥，于田梗着脖子还想再分辨几句，就这样回去也没法向今村均交代。

一个小小的作战参谋胆敢出言不逊顶撞自己，塚田忍不住勃然大怒：“绝对不行！这种方式，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都很清楚。要说兵力不足，各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大东亚战争本来就是铤而走险。如此胆小的要求，陆军绝对不会向海军提出，简直成何体统！”

谁都明白日本陆军和海军天生不和。据传在马来亚作战中，山下奉文由于和小泽治三郎的海军配合太过默契，甚至背上了“与海军过从甚密”的恶名。挨了训斥的于田只好悻悻而退。

回到金兰湾后，于田将塚田的话一五一十向今村和冈崎做了汇报。今村对自己这位老同学的不负责任颇为不满。57艘运输船，数万名士兵，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今村认为这绝对不是胆小和勇气的问题，而是决定着爪哇岛作战的成败。思忖再三，今村决定亲自前往西贡去和南方军司令部理论。

临出发前，今村忽然想到那个与山下奉文“过从甚密”的小泽治三郎刚刚率南遣舰队回到金兰湾，就停泊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之前山下与小泽的事今村也听说过，小泽是陆军颇为尊敬和亲近的海军将领。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临时抱佛脚先去拜访一下小泽，听听海军专家的意见。

两人见面寒暄后落座，今村将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儿倒给了小泽。对今村的遭遇，小泽深表同情：“护航力量不是不够，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只有一艘轻巡洋舰，而敌人加起来有七八艘，原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些护航力量根本保护不了那么多的运输船。”

今村就将于田在总军挨训的事学了一遍，同时告诉小泽：“原少将能如此直言不讳，我也必须以诚相待。我现在准备亲自去找寺内阁下谈谈。向您请教一下，海军这边有富裕的兵力吗？如果有的话，我该如何和寺内司令官交涉呢？”

沉吟一会儿后，小泽回答道：“前期作战顺利，海军倒真有富裕的兵力。但您就是去找寺内大将，先别说他不同意，就是他能同意，再去和山本大将商量也来不及了呀。”

“那怎么办？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呀！”今村额头渗出了汗水。

“这样吧，我来帮您解决。保证不会将您的运输船卷入海战，也保证不让敌人接近您。这样可以了吧？”

今村根本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愣了半晌才说：“您能帮忙真是太好了！不过原少将好像不归您指挥吧？”

“对，他归第三舰队的高桥将军指挥。虽然这都是寺内大将和山本司令长官事先商定好的，但战场远没有那么简单。这样吧，我给原少将再调拨9艘驱逐舰。不过敌人在爪哇海还有几艘巡洋舰，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为保险起见，我让第八战队负责监视他们。总之，一定要将陆军平安送上爪哇岛，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泽所说的第八战队由海军少将栗田健男指挥，麾下“最上”号、“三隈”号、“熊野”号、“铃谷”号这四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有了它们护航，的确可以确保登陆船队的安全。

短短15分钟，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小泽在陆军中“大明神”的称呼果然名不虚传。今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差跪地上给小泽磕三个响头了。

2月18日，攻占爪哇岛的日西路军从金兰湾拔锚起航。一天之后，准备入侵东爪哇的东路军主力也从霍洛岛出发。按原定计划，东、中、西三路部队将于2月28日同时对爪哇岛实施登陆。

那边日军在厉兵秣马，这边盟军也在调兵遣将。东、西两面巴厘岛和苏门答腊岛的相继失守，预示着日军对爪哇岛的攻击肯定是东西夹击。新任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敌军的入侵。目前他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兵力不足。多尔曼的突击编队只有几艘巡洋舰和约10艘驱逐舰。如果将这支舰队分派到爪哇岛的东、西两端，力量势必更加薄弱。但如果集中起来，就会因距离太远而顾此失彼，一旦危机发生，很难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地点。之前巴厘海战三波攻击未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外围诸岛全部沦陷日军之手，不论这些舰船部署到哪里，都会全天候遭遇日本空军的轰炸。思前想后难以两全，为了应对随时到来的危机，2月21日，赫尔弗里希还是决定将突击编队分成东、西两路分头拒敌。

西路舰队由澳大利亚柯林斯海军上校指挥，以丹戎不碌为基地，下辖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轻巡洋舰“龙”号、“达那厄”号以及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遭遇”号、“斯考特”号、“特涅多斯”号，以及澳大利亚轻巡洋舰“霍巴特”号、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24日，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也加入了西路舰队的行列。

东路舰队仍由多尔曼少将指挥，驻扎地在泗水。由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爪哇”号，驱逐

舰“威特·德·威思”号、“班克特”号、“科顿纳尔”号、“保罗·琼斯”号和“奥尔登”号组成。泗水港是日海军航空兵重点打击的目标，几乎每天都有日机光顾并赏赐炸弹若干。

如果危机出现，东、西两支舰队可以重新会合成一支联合突击部队。赫尔弗里希想尽可能让舰艇在驻地多停留一些时间，除节约燃油，也让那些疲惫不堪的水兵趁机休息一下，顺便对伤痕累累的舰船进行必要的修复和维护。

但日本人绝不给荷兰人喘息之机。25日，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及时发回情报：“发现东路敌军入侵舰队。”赫尔弗里希判断日军可能率先在东爪哇登陆，急令抽调西路舰队的部分舰艇充实东路舰队。接到命令，西路舰队的“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和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因康特”号、“朱庇特”号立即从丹戎不碌驶往泗水，于26日与多尔曼的西部舰队会合。当天下午，多尔曼召集各舰舰长及参谋人员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少将信心十足地表示，合并后的舰队有能力在击退日军东路入侵部队之后挥戈西进，击退日军西路登陆部队。

在欣赏多尔曼和高木武雄悲情对决爪哇海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很快将在战场上消失的西路舰队。2月26日，被调走5艘军舰的西路舰队剩余舰艇在邦加海峡附近巡逻。根据此前一架英军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在邦加海峡以北160公里海域出现敌军，后续侦察并未在该海域发现日军舰队。事实上，日军侦察机也同时发现了盟军西路舰队，小泽为此派出了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可惜柯林斯上校战意不足，在与敌舰接触之前就已率部撤退。

此时新加坡已失守，总司令韦维尔都逃之夭夭，留在爪哇的英国人更无战心，他们准备放荷兰人鸽子。27日，英国皇家海军帕里泽少将强硬地向赫尔弗里希提出，让西路舰队撤往目前尚很安全的锡兰。

理由是，丹戎不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港口，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而且那里缺乏燃油。无奈的赫尔弗里希只好同意西路舰队剩余舰只不战而撤往锡兰。除了倒霉的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在一次风暴中与其他舰艇失去联系重新返回，其余盟军舰只赶在日军到来之前高速经巽他海峡向西逃出生天。爪哇岛盟军率先失去了西部海军力量。

之前在新加坡，蹩脚的帕里泽少将一纸画蛇添足的电报断送了菲利普斯中将和“威尔士亲王”号。后来事实证明，如果不是他强烈要求西路舰队避敌逃逸，爪哇海战中幸存的盟军舰只就能与之合兵，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还是大有希望的。

在此前后，赫尔弗里希接连收到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龟缩在科雷希多岛上的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上说，一架美军侦察机在2月20日发现，日军在霍洛岛附近海域集结了大批舰船。第二份是2月24日由一架在望加锡海峡执行巡逻任务的荷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说发现一支向南航行的大型运输船队。发回电报的这架荷兰侦察机就此失去联系，无疑已经被日军击落。

两封电报发现的是同一支部队，就是东路日军登陆船队及护航舰队。负责运载东路第四十八师团和坂口支队的运输船多达41艘，它们在海军第四水雷战队及第二、第九驱逐舰队护航下，于2月22日从巴厘巴板出发前往爪哇岛。船队摆成前后30公里的一字长蛇阵，沿薄雾缭绕的爪哇海一路南下。26日清晨，在婆罗洲东南端的劳特岛南部，船队与第五战队和第二水雷战队会合，队伍变得更加庞大。东路负责海上战术指挥的是高木武雄。26日17时30分，日军东路船队已经驶抵泗水港西北约110公里的海域，前方爪哇岛已遥遥在望。

“你必须立即发起攻击，直至敌人全部崩溃为止！”赫尔弗里希立即向多尔曼少将发出了前往攻击的命令。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在西路舰队逃往锡兰，制空权已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凭借盟军剩余的海军

力量，很难阻止日军的登陆行动。既然如此，那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在海上做最后的殊死一搏吧！

对于赫尔弗里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命令，多尔曼决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毫无惧意的少将立即向麾下的多国舰队发布了作战命令：“我希望全体官兵时刻牢记，必须尽一切努力去抗击敌人，防止敌人在爪哇岛登陆。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刻！”

之前几个夜晚，多尔曼一直率东路舰队——西路舰队已逃逸，没有了东西之分，下文姑且称为盟军舰队或多尔曼舰队——在爪哇岛马都拉北海岸附近巡航，以便随时发现日军登陆船队并实施攻击。26日18时30分，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舰上官兵已连续37个小时未能好好休息，体力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因为许多参谋及后勤人员包括炊事兵也被临时编排到炮位上，或去执行搬运弹药的任务，舰员几天都未能吃上一顿热饭。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全体官兵依然斗志昂扬。这一点在舰队起航第一天就能看得出来，虽然大家清楚这很可能是生命里的最后几天，但无论欧洲人还是当地人都义无反顾地按时登舰出发。

这支貌似强大的舰队由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组成。舰队最大的软肋在于没有携带一架飞机——这在未来战斗中将带来致命的恶果。当时盟军舰艇可以载机的情况是：“德·鲁伊特”号、“爪哇”号、“埃克塞特”号、“珀斯”号均可携带一架，其中“爪哇”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休斯敦”号可携带3架并装备了2个弹射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和“科顿纳尔”号各可携带1架，它们与“爪哇”号一样未装备飞机弹射器，因此只能用起重机吊放飞机。它们未能携带飞机是担心影响两门后主炮的使用。

多尔曼少将是海军航空兵出身，对于飞机在海战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在当时同样是“大舰巨炮”占主流的荷兰海军中实属罕

见。可是盟军混乱的指挥系统使他根本没有指挥航空力量的权力。多尔曼和他的参谋们认为不携带飞机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带上飞机就必须携带燃油，而舰上储藏燃油的部位最易遭受攻击引发火灾；第二，预期要进行的战斗很可能是一场炮战，此时舰艇携载飞机被认为是不可取的；第三，战斗很可能在夜间打响，夜战中飞机的作用将会受到一定限制；第四，未来交战的海域位于泗水岸基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他们预计将能得到岸基飞机的支援，因此无须携载飞机。

然而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决定，此举将极大影响到多尔曼舰队对日军舰队的侦察能力。事实上在之后长达两天的作战时间内，他们几乎从未得到岸基飞机的有效支援。

得不到岸基航空兵支援同样事出有因。在经过第一阶段海空战后，爪哇岛盟军空中力量消耗殆尽，已无力向舰队提供支援。在爪哇海战爆发时，盟军约有各型作战飞机30架，其中大部分亟待修理。巴厘、帝汶、安汶、古邦等地相继失守，直接影响到盟军从澳大利亚向爪哇岛运送急需的飞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军从澳大利亚派往爪哇岛运载飞机的“兰利”号航母在途中遭遇意外。另一艘美舰“西威奇”号虽于2月23日携带27架P-40飞机进入芝拉扎军港，但它们在使用前还须重新装配。

就在多尔曼舰队四处寻敌的同时，在距离芝拉扎不远的海域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2月22日，美军航母“兰利”号搭载着33名飞行员和32架已组装的P-40战斗机，从达尔文港起航前往芝拉扎。“兰利”号原定计划是2月28日清晨入港，这样在最危险海域的航行将会在夜间，夜色可以保护他们有效避开日军飞机的攻击。但由于日军攻击部队已逼近爪哇岛，2月23日，赫尔弗里希要求“兰利”号必须以最快速度将飞机运抵芝拉扎。由于燃油问题，“兰利”号航速只有可怜的10

节。再加上一系列联络错误，“兰利”号被迫在27日凌晨改变航向去和护航舰只会合，最后它进入芝拉扎的时间变成了27日白天。

27日上午，9时，仍在海上蹒跚航行的“兰利”号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舰长罗伯特·麦克康奈尔中校立即呼叫爪哇岛请求空中支援，毫无回音。11时40分，在芝拉扎港以南120公里处，“兰利”号遭到从肯达里起飞的3个波次27架日军轰炸机的轮番攻击，先后被命中5弹和2颗近失弹，引发了无法扑灭的大火，舰员16人阵亡、多人受伤。无奈之下，麦克康奈尔中校只好在13时32分发出弃舰命令。在将剩余船员接走后，护航的两艘驱逐舰以火炮和鱼雷将“兰利”号击沉，那32架宝贵的战斗机也随舰一起沉入了大海。正是由于“兰利”号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27日一整天，泗水军港破天荒未遭到任何轰炸。

以美国物理天文学家、航空先驱——塞缪尔·皮尔庞特·兰利博士命名的“兰利”号是美国海军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实际上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而成，1922年加入现役，编号CV-1。到二战时期，该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爷爷舰”。由于已无法承担艰巨的作战任务，该舰在1936年被改造成水上飞机供应舰，只能执行一些运载飞机和兵员的辅助任务。这一意外事件使“兰利”号创下了太平洋战场第一艘被击沉航母的纪录，尽管它已不是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兰利”号的沉没使多尔曼迫切渴望的空中掩护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26日18时30分，多尔曼舰队离开泗水驶向爪哇海。由于锅炉故障，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只能跑出27节的最大航速，整支编队也只能按照它的速度航行。这天夜间，他们沿马都拉北海岸到萨普迪海峡一带巡逻，并未遇到日军舰队。曾经有参谋向多尔曼提议，舰队还可以再向北部海域巡逻，以更加接近可能出现的日军舰队。对此，多尔曼并未采纳，他认为日军很可能在当天夜间实施登陆，如果向北航行过远，就不能及时赶回日军的登陆地点。

即将在爪哇海上演的，是自1916年日德兰大海战后最大的一场水面对决。可惜双方的指挥官均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作战。盟军指挥官多尔曼擅长航空作战，却没有一架飞机可供使用。日军指挥官高木武雄是联合舰队首屈一指的潜艇专家，麾下却连一艘潜艇都没有。两人一个擅长天上，一个擅长水下，却阴差阳错在水面上干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危急情况出现，高木总能得到及时而充分的空中支援。

26日到27日夜间，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在爪哇岛北岸布下了一个雷区。根据布雷艇当时的报告，这一雷区的详细位置是南纬6度47分50秒、东经112度04分50秒到南纬6度51分10秒、东经112度18分之间，具体深度20米。后来事实表明，这一位置并不准确。

27日中午，一直搜索未果的多尔曼决定回到港内加油。14时27分，一份紧急电报送达多尔曼手中。13时50分，一架荷兰“卡塔琳娜”侦察机发现了日军登陆船队，位于泗水以北约160公里处。尽管所有官兵都人困马乏，午后多尔曼发给赫尔弗里希的一份电报中曾说“舰队官兵的耐力很快就要超过限度”，但形势危急，多尔曼还是立即通过无线电、旗语和信号灯的方式用英语发出了作战命令：“所有舰只跟我来，敌人在160公里之外。”命令之所以下得如此简明扼要——之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是因为各舰之间没有统一的联络信号，一旦复杂就无法执行。

多尔曼率舰队以单纵队列快速向敌军所在海域前进。5艘巡洋舰居中，旗舰“德·鲁伊特”号一马当先，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紧随其后，之后是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殿后的是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3艘英国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遭遇”号、“朱庇特”号自左至右担任前方警戒，2艘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科顿纳尔”号担任左方警戒，4艘美国驱逐舰“爱德华”号、“奥尔登”号、“福特”号、“保

罗·琼斯”号担任左后方警戒。远远看去，舰队颇为威武雄壮，在多尔曼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战场。

盟军舰队大约在15时穿过了泗水以北提前布下的雷区，随后加速向西北航行。大约半小时后，一架日军飞机出现在舰队上空，并胡乱投下了几颗炸弹。多尔曼下令舰队暂时散开，15时50分又重新会合。当时风力四级，风向偏东，舰队航向为315度，航速24节。

16时整，多尔曼致电赫尔弗里希请求派战斗机提供掩护，未能如愿。当时岸上盟军的决策是，组织一支只有3架轰炸机的小编队，在傍晚时分对日军登陆船队实施攻击，原本就非常稀缺的10架战斗机要为这些轰炸机护航。这一计划空军并未通知海军，连赫尔弗里希都不清楚，更不要说是多尔曼了。此时再埋怨美、英、澳已无任何道理，所有事儿都是荷兰人说了算——盟军拙劣的作战联络由此可见一斑。

为日军登陆船队提供护航的，同样是一支强大的水上力量。战术总指挥为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麾下“那智”号、“羽黑”号两艘重巡洋舰。第二水雷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坐镇“神通”号轻巡洋舰，身后跟着8艘驱逐舰。它们分别是涩谷紫郎大佐第十六驱逐舰中队的“时津风”号、“天津风”号、“雪风”号和“初风”号，小西要人大佐第七驱逐舰中队的“涟”号、“潮”号，此外还有第二十四驱逐舰中队的“山风”号和“江风”号。日本海军“三大祥瑞”之一“雪风”号驱逐舰此时已经登场亮相。

与登陆船队同行的还有西村祥治的第四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分别是第九驱逐舰中队佐藤康夫的“朝云”号、“峰云”号，第二驱逐舰中队橘正雄的“村雨”号、“五月雨”号、“夕立”号、“春雨”号。

仅从数字上看，盟军有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日军则是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双方可谓旗鼓相

当、势均力敌。但实际上，日舰大多是服役不久的新舰，舰型统一，训练充足，相互之间协同良好。而盟军舰只大部分舰龄较长，长期缺乏必要的维护，很多舰只在之前遭遇过空袭，属于带伤上阵。盟军最大的缺陷是舰只分属不同国家，指挥上存在诸多障碍。如多尔曼发给美国军舰的命令，要首先发给“休斯敦”号，再由它转达给下属各驱逐舰。不同国别的舰只之间没有统一的信号手册和旗语通信规则。这一缺陷只有在多尔曼身边配备了英、美、澳信号兵才得到部分解决。后来由于探照灯在战斗中受损，手操信号灯竟成了唯一的联络工具！

盟军又一重大缺陷是配合生疏。参战舰艇战前才凑在一起。如“珀斯”号是2月24日才到达丹戎不碌的。突击编队一直到2月初才匆忙成立，当时战争已进行了近两个月。其间，日军不断对主要军港泗水进行轰炸，仓促应战，突击编队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联合演习，到后来竟然狼狈到连一片可供演习的安全水域都找不到了。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缺乏密切配合将带来致命的恶果。

“休斯敦”号上一位年轻的美军上尉触景生情，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支舰队犹如十几位都挂头牌的音乐明星，没有经过一次练习就一起奏响了《圣母颂》。”——上尉先生少说了一点，这支“乐队”指挥的手势并不是每个乐手都看得懂的。

从火力上比较，盟军的两艘重巡洋舰有203毫米主炮12门。本来“休斯敦”号是三联装9门主炮，但在数日前遭遇空袭，后主炮被严重损坏，无法使用。对面的日军拥有同样口径的主炮20门。作为水面舰艇作战的另一利器鱼雷，日军更占据绝对优势。日军合计有146根609毫米鱼雷发射管，而盟军只有95根533毫米发射管。

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有两大武器对盟军具有绝对优势。一个是大名鼎鼎的零式战斗机，另一个就是被称作“决胜武器”的长矛鱼雷，即直径609毫米的93型鱼雷。这种鱼雷最大的特点是航程远，49节

航速时航程可达20000米，40节时32000米，36节时40000米。第二个特点是行迹诡异。这种鱼雷以液氧作为助燃剂，在水面上航行几乎不冒泡，很难发现它的航迹。早在1937年，德国魏尔海军手册就曾提到过这种鱼雷，却并未引起盟军的足够重视。爪哇海战是长矛鱼雷第一次在实战中亮相，使其攻击更具突然性。与之相比，英、美鱼雷速度在32节时航程只有8000米。

要强调的是，日军几艘巡洋舰上都携带了水上飞机，在随后的作战过程中异常活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盟军舰队除了主动解除舰上的航空武器，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岸基飞机的支持。这对航空专家多尔曼来说，确实是一种悲哀。

日军存在的唯一软肋，是高木舰队需要保护众多被称作“海上羔羊”的运输船，在战斗中无法恣意发挥。

身材矮胖、背稍佝偻的多尔曼，于1889年4月23日出生于荷兰的乌得勒支，17岁进入登赫尔德荷兰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910年8月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曾在远东及荷兰本土的多艘舰艇上服役。一战期间，他曾在海军航空大队服役，1921年又在海牙海军参谋学院参谋班深造，随后在荷兰海军部、海军参谋部等重要部门任职，担任过多艘驱逐舰、巡洋舰的舰长，海上阅历丰富。多尔曼曾深度参与了荷兰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是荷兰海军中不可多得的航空战专家。1938年8月17日至1940年5月16日，他曾在荷属东印度担任荷兰皇家海军航空兵指挥官，后升任荷兰东印度群岛舰队司令，获海军少将军衔。到1942年，多尔曼已在荷兰皇家海军服役36年。

有着丰富空中飞行经历的多尔曼无疑具有“航空头脑”，也意识到空中侦察的重要性。在随后的战斗中，多尔曼曾多次要求赫尔弗里希派出空军支援，均无结果。在2月26日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多尔曼

曾对泗水的海军指挥官说，衷心希望突击编队能够得到来自空中的情报和支援。然而事与愿违，那里根本就没几架可供使用的飞机。

高木武雄同样是日本海军一位赫赫有名的悍将。高木于1892年1月25日出生于福岛，1911年7月在“海兵”第三十九期148人中以第十七位毕业，同学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伊藤整一、阿部弘毅、冈敬纯、角田觉治、原忠一等人。幼年时期高木就以头脑明晰著称，是同期生中最年轻的海军少尉。高木毕业后曾在多艘舰艇上服役，后进入海军水雷学校深造，并于1921年7月成为海军潜水学校的高级教官。1923年12月，高木再入海军大学学习。统算起来，高木在潜艇部队服役时间长达13年，是日本海军久负盛名的潜艇专家。1931年12月，高木出任海军大学教官，当时和近藤信竹、小泽治三郎、山口多闻、宇垣缠都是同事。随后高木再次来到海上，先后任轻巡洋舰“长良”号、重巡洋舰“高雄”号、战列舰“陆奥”号舰长。要知道，彼时“长门”号尚未服役，“陆奥”号当时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可见高木在日本海军中的地位。1938年11月15日，高木晋升少将，接替同学伊藤整一出任第二舰队参谋长。战争前夕，1941年9月6日，高木受命出任第五舰队司令官。

从最终结局来看，高木和他的对手多尔曼都属于战争中的悲剧人物。多尔曼马上就要在爪哇海战中战死，高木也仅仅多活了两年而已。两人都曾有逃生的机会，但都主动放弃。1944年7月8日，高木死于对美军的自杀式冲锋，届时详叙。

战斗打响之前，日军对盟军的战术判断出现了偏差。上午，10时20分，西村收到的情报显示，盟军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位于登陆船队正前方，他随即弹飞了“那珂”号的一架水上飞机，同时下令运输船队折向西方，避开来势汹汹的盟军舰队。11时，高木也收到了上述情报，同样在11时37分弹飞了“那智”号的一架侦察机。12时35分，“那智”号侦察机发回信息，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仅仅一分钟

后，该机又汇报盟军舰队转往南方。两封截然不同的电报让高木有点儿蒙圈儿。盟军舰队是前来阻击，还是试图逃跑？鉴于手中的舰船尚可应付可能出现的局面，高木认为登陆行动可以照常进行。13时40分，高木下令船队依然向预定登陆地点前进。

在这之前，担任护航的田中已经接到了侦察机发来的急电：“敌舰队位于泗水海面310度、63海里处，航向80度，航速12节。”由于当时盟军舰队正在向东航行，田中便错误地认为，“以巡洋舰为主力的敌海上部队受我舰队威压已成惊弓之鸟，正向泗水方面快速逃逸”，因此命令护航舰只继续向预定登陆地点开进。

爪哇岛已近在眼前，日本人甚至闻到了岛上的浓郁花香。大战当前，日军却掉以轻心，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日舰舰桥上，一众军官一边喝着甜茶，一边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看来这又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无趣航行。正当众人得意忘形之际，一盆冷水兜头泼下——日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敌舰回转，航向西北，速度18节，成单纵阵。”这预示着盟军舰队已经掉头朝着登陆船队杀将过来，此举完全出乎高木和田中的预料。稍显惊慌的高木立即命令运输船队迅速向北退避，同时下令作战舰艇快速驶向盟军舰队的前方，实施拦截。舰上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众舰炮纷纷褪下了炮衣，气氛骤然间剑拔弩张！

两支不断接近的舰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16时10分，田中旗舰“神通”号的瞭望哨惊呼，“前方海面发现敌军舰队”。仅仅两分钟后，英军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也发现了“神通”号，随即向多尔曼发出遇敌信号：“发现敌巡洋舰一艘、驱逐舰数量不详，方位330度，速度18节，航向220度。”16时16分，西村舰队也发现了“伊莱克特拉”号。

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是海上捕猎的绝佳机会。即将到来的战斗使所有人都目光炯炯。开战以来，尽管日本海军一路势如破竹，但那些“丰功伟绩”大多属于海军航空兵，无所事事的水面舰艇几乎要被遗忘了。可不是嘛，自对马海战以来，日本海军还没有真正打过一次大海战呢！

抛开训练质量，仅就训练强度而言，日本海军若自排第二，肯定没人敢自称第一。日本海军有一首反映训练的著名军歌《月月火水木金金》，日语里从星期日到下周星期六的叫法是“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土曜日”，“月月火水木金金”的意思就是没了“日曜日”和“土曜日”，就是没有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间断训练——这是大正时期伊集院五郎海军元帅的发明。如此艰苦训练了数十年，终于到了投入实战的时候。

此时高木第五战队的主力——重巡洋舰“那智”号、“羽黑”号尚未抵达战场。田中和西村非常清楚，以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对阵盟军的重巡洋舰无异于以卵击石。人家用舰炮打你时，你踮着脚尖都够不到人家，只能以发射鱼雷去碰碰运气。明知不敌，但以勇猛著称的田中仍率所属日舰以“神通”号为首，成单纵阵列队于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誓死保卫登陆船队的安全。日舰上所有人都在翘首以盼，期待着“那智”号和“羽黑”号能尽快赶到战场。这一情景让老酒突然想起影视剧中的一个情节，“江洋大盗”呼啸而至，总镖头却恰恰不在，一众镖师只能拔出刀来绝望地围住镖车！

正在此时，瞭望台上一名士兵欣喜若狂地高声喊道：“看到桅杆了！”在遥远的水天相接之处，隐约看到数根越来越大的巡洋舰桅杆。待来舰逐渐驶近之后，日本人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不正是在照片上无数次见过的“德·鲁伊特”号的恰似史前怪物般高大而特异的桅杆吗？

“‘德·鲁伊特’号距我28000米，正迎面快速向我驶来！”海军上士岩田繁的嗓音中带着颤抖。

“啊！怎么办？如果没有‘那智’和‘羽黑’的支援，我大船队必将全军覆没！”尽管如此，16时16分，“逢敌必战”的田中还是命令“神通”号在16000米距离上向最近的英舰“伊莱克特拉”号率先开火，太平洋战场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水面舰艇对决拉开了帷幕。

日本人果然是名不虚传，“神通”号的炮火打得很准，第一轮超远距离炮击就形成了跨射。“伊莱克特拉”号和“朱庇特”号试图还击，但两艘驱逐舰的主炮只有120毫米，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根本够不到敌人。两舰只好转向自己巡洋舰右侧躲避炮火，同时争取巡洋舰的炮火支援。

“那智”号上，高木和参谋长长泽浩对是否立即投入战斗还在踌躇，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运输船队。眼见田中不是敌人的对手，高木迅速下令高速逼近敌舰。在27000米距离上，长泽请求开炮，高木点头表示认可。“那智”和“羽黑”号的20门203毫米主炮立即发出了怒吼。虽然气势惊人，但两舰炮火准头欠佳，第一轮齐射只在盟军舰只前方2000米的水面上激起了一串串冲天水柱。

多尔曼当即下令还击。这种远距离的炮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鼓舞士气，用一个围棋术语就叫“气和”，双方舰船都未进入彼此的理想射程。别说驱逐舰，就连轻巡洋舰上的舰炮都打不到那么远。16时20分，盟军两艘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埃克塞特”号的12门203毫米炮开始还击，目标直指25000米处高木的旗舰“那智”号。1分钟后，“休斯敦”号用红色染料标记弹着点的一发炮弹几乎击中了“那智”号，炮弹溅起的水花染红了高木的白色军衣，吓得这位潜艇专家乌龟一缩头。

两支舰队均在高速机动，重巡洋舰保持25000米左右的距离。几艘轻巡洋舰和众多驱逐舰只能干着急，眼巴巴看着4艘重巡洋舰拼命互射。

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接近，盟军轻巡洋舰很快就能开炮射击。日军驱逐舰利用航速优势，向前快速航行欲占据有利阵位发射鱼雷。日舰这一行动迫使多尔曼再次下令向左转向。此时盟军舰队速度约27节，此乃受“科顿纳尔”号最大速度拖累。

日舰行驶速度极快，显然过不了多久，就将越过盟军舰队的前方，完成所谓的“T字形迂回”。完成这一古典战术之后，高木就能利用舷侧所有火炮射击盟军舰只，而盟军只能以前主炮进行还击。经验丰富的多尔曼立即识破了高木的战术意图，他在16时21分下令舰队向西转20度改航向为295度。6分钟后，日舰纵队也向西转，双方仍然保持平行。由于日舰具有速度优势，2分钟后，多尔曼再次下令向西转取航向248度，以避免日军占领T字阵头。高木随即也跟着转弯，两支舰队几乎平行高速朝西行驶，同时不断向对方开炮。其间，在16时31分，日军一颗203毫米炮弹击中了“德·鲁伊特”号。所幸那不过是一颗哑弹，只是在多尔曼旗舰的船舱上打出了一个洞而已。

就在几艘重巡洋舰拼命炮击的同时，田中和西村也带领轻巡洋舰以及众多的驱逐舰抢占有利阵位开始了鱼雷攻击。16时34分，不断逼近盟军舰队的西村旗舰“那珂”号率先在14000米距离发射了4条鱼雷。1分钟后，田中旗舰“神通”号也射出了4条鱼雷。此后5分钟内，西村背后的6艘驱逐舰一股脑儿射出了23条“长矛”，“羽黑”号也发射了8条鱼雷。由于西村舰队发射鱼雷时过于突前，已经进入对方有效打击范围，盟军所有巡洋舰、驱逐舰纷纷向着它们开火。识时务者为俊杰，识相的西村舰队在发射完鱼雷后立即释放烟幕，转向西北方向躲避。

多尔曼少将临危不惧，率领舰队突然向外做了一个90度大回转，同时释放浓浓烟幕。这一大胆而巧妙的规避动作挽救了盟军舰队，使得日军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日“天津风”号舰长无奈地惊叹道：

“今天敌军所采用的鱼雷规避运动，和过去我联合舰队演习时名将大谷幸四郎所采用的方法完全相同。敌人在闪避鱼雷的运动中释放烟幕，巧妙阻挡了我方的炮击。且我第五战队始终以远距离炮战与敌周旋，枉费弹药，毫无战果。综合来说，这无疑是我方的失败。”

此情此景，连英舰“埃克塞特”号舰长戈登上校也禁不住击节赞叹：“多尔曼少将的指挥艺术是高明的！”

17时04分，激战中的高木接到运输船队遭遇空袭的报告。16时45分，在8架“水牛”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盟军第二十七轰炸机大队第九十一中队的3架A-24俯冲轰炸机，对日军运输船队实施了攻击。3架飞机投下了一颗300公斤和两颗250公斤炸弹，整个攻击过程仅仅持续两分钟，战果为零。参与攻击的战机很快被赶到战场的日机悉数击落。早知如此，还不如让它们去支援多尔曼舰队的作战呢。

主战场上，双方水面舰艇仍然在25000米的远距离上进行对射，命中率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双方的发炮频率都不低，“休斯敦”号主炮频率是每分钟5~6发，日舰频率也大致如此。由于有侦察机校射，日军命中率稍稍高于对方。其间日重巡洋舰发射的炮弹曾有多次命中记录，“德·鲁伊特”号在16时53分再次被命中一发203毫米炮弹，所幸仍是一颗哑弹，并未对盟军旗舰造成实质性损害。其间“爪哇”号也挨了一颗哑弹，损伤轻微。盟军瞭望哨观察到日舰也曾被击中，但日军随后的战报中并未提及被命中的情况。

盟军舰艇逐渐转向，再次接近日舰。17时05分，日军一颗近失弹使“埃克塞特”号受轻伤，紧接着“休斯敦”号也被一颗哑弹命中。至此，盟军的运气似乎很好，被命中的炮弹均未爆炸。

仅3分钟后，厄运降临，“那智”号在17时08分完成了战斗中最致命的一次发射，一颗203毫米炮弹准确命中了“埃克塞特”号，炮弹穿过锅炉舱的通风装置在舱内爆炸，14名水兵当场阵亡，8个锅炉有6个丧失功能。这艘失去大部分速度的主力重巡洋舰带着熊熊大火向左偏转驶出编队，盟军攻击力瞬间骤减。“埃克塞特”号受损退出战列，使盟军的战斗前景更加绝望，现在只剩下“休斯敦”号的6门主炮和敌人的20门炮进行对抗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由于紧跟在旗舰后边的“埃克塞特”号兼负传达命令的功能，它的突然转向导致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珀斯”号、“爪哇”号相继转身，彻底打乱了盟军的作战阵形。只剩下“德·鲁伊特”号还保持原来的航向和速度。巡洋舰的突然转向，搅乱了正以单纵队朝巡洋舰编队左舷正横方向行驶的驱逐舰队形。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高木大喜过望，他立即下令借混乱再次发起鱼雷攻击。17时13分，“羽黑”号的一条鱼雷命中了盟军队列中速度最慢的“科顿纳尔”号驱逐舰右舷。“长矛”鱼雷绝非浪得虚名，右舷的剧烈爆炸将这艘驱逐舰活活炸成两截。仅仅90秒后，荷兰驱逐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科顿纳尔”号突然爆炸沉没，使盟军终于发现了水中穿梭的无数条鱼雷，随即各舰独自采取的规避动作更加剧了队形的混乱。日军观察到盟军舰只周围出现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爆炸，有人认为是自己发射的鱼雷命中了敌舰，也有人认为是触发了水雷。真实情况是，日军尚未经过实战检验的“长矛”鱼雷有些提前发生了爆炸。

这些爆炸同样被盟军舰只察觉。由于之前对日军的“长矛”鱼雷一无所知，盟军猜测附近水域很可能有日军潜艇出没。“约翰·爱德华兹”号声称发现了敌军潜艇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威特·德·威

思”号甚至因此扔下了数颗深水炸弹。一份美国官方记叙这次战斗的文章中关于日方鱼雷的说法是：“有些鱼雷无疑是敌方巡洋舰和驱逐舰发射的，很显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敌潜艇群。”事实上，这一海域当时并无日军的潜艇出没。

一系列莫名其妙的爆炸吓坏了盟军，同样也唬住了高木，对他下决心结束昼间作战向北撤退起到了关键作用。高木认为，那些爆炸很可能由水雷引发，他担心自己的舰队会贸然闯进盟军事先布下的水雷阵。

战斗似乎打得颇为热闹，可双方第一阶段炮战取得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日军共发射了1271发203毫米炮弹和141发140毫米炮弹，外加43条“长矛”鱼雷，取得的战绩是1条鱼雷命中，203毫米炮弹4发命中，140毫米炮弹全部落空。盟军几乎无任何命中记录。

到17时25分，多尔曼慢慢稳住了局势。除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外，其余巡洋舰逐渐重新排好了阵形。舰艇次序稍有改变，“德·鲁伊特”号依然位于先导位置，随后是“珀斯”号和“休斯敦”号，最后是“爪哇”号。紧跟巡洋舰身后的是4艘美国驱逐舰。多尔曼发出“所有舰只——跟我进攻”的信号，并下令英军驱逐舰进行反击。此时由于舰艇过于分散，执行这样的任务非常困难。为掩护失去速度的“埃克塞特”号，英军驱逐舰突前施放烟幕，使得本就凌乱不堪的战场更加混乱。

身受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以5节的速度缓慢向泗水返航。看到敌舰踉踉跄跄欲脱离战场，高木立即命令西村和田中舰队前往追击，试图一举了结该舰。尽管实力悬殊，英舰“伊莱克特拉”号、“朱庇特”号仍勇敢冲向敌舰，试图掩护“埃克塞特”号全身而退。

日舰再次发起鱼雷攻击，首选目标为行动迟缓的“埃克塞特”号。17时48分，“羽黑”号在6分钟内连续发射了8条鱼雷。17时50分，“那珂”号在18000米距离上发射了4条鱼雷，“神通”号在19000米距离上又射出了4条。在17时57分后的5分钟内，田中的驱逐舰在14000米距离发射了剩余的全部鱼雷。这还不算结束，田中射完，西村登场。从18时4分开始，西村舰队各舰除“峰云”号外纷纷发射鱼雷。可笑的是，日军此轮射出的92条鱼雷依然全部落空。

此时，为掩护“埃克塞特”号撤退奋勇杀出的两艘英军驱逐舰与日军驱逐舰展开了近身肉搏。在马来海战中未能获得露脸机会的“伊莱克特拉”号表现神勇，几次齐射后，一发炮弹命中了“神通”号，导致日军1人死亡、4人受伤，之后的一发炮弹又击中了“朝云”号的轮机舱，造成日军5人死亡、19人受伤，受伤的“朝云”号很快失去动力。不过“朝云”号也绝不是吃素的，它发射的一发炮弹同样击中了“伊莱克特拉”号舰桥下方，另一发直接打进了左舷的2号锅炉，“伊莱克特拉”号同样丧失动力，只能在原地打转转，双方互相“KO”，都变成了半身不遂。其间，“伊莱克特拉”号还命中“时津风”号一发炮弹。

日舰“峰云”号也和突前的另一艘英舰“遭遇”号战在一处。眼见“伊莱克特拉”号失去动力，“峰云”号甩开“遭遇”号，径直抵前向“伊莱克特拉”号发射鱼雷。这次是近距离射击几乎静止的目标，终获命中。

18时16分，挨了数发炮弹和一条鱼雷的“伊莱克特拉”号终于支持不住了，心有不甘地缓缓沉入水中。别看只是一艘小小驱逐舰，可人家“伊莱克特拉”号的确是见过大世面的，它在英国海军中有着“扫把星”的雅称。1941年5月24日在丹麦海峡，“伊莱克特拉”号眼睁睁看着自己护卫的战列巡洋舰“胡德”号被德舰“俾斯麦”号击沉。两个月前在关丹海域，它又亲眼见证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

击”号的悲剧，现在厄运终于降临到自己头上了。值得庆幸的是，第二天清晨，美军“SS-38”号潜艇经过这一水域，救起了该舰幸存的54名水兵。

在日本联合舰队同样有着类似的舰只，“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就参加了本次战斗。世界之奇妙在于很多现象无法用常理解释——很可能“伊莱克特拉”号在濒死之际将“扫把星”的魂魄附着在了“雪风”号身上，导致这艘驱逐舰在随后的岁月里克死了无数日军舰只。

18时整，多尔曼在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后开始转向。这一信号通常被理解为“我准备进攻，跟着我”，但这次含义完全不同。对战场形势做出冷静判断的多尔曼已经改变了之前以死相拼的想法。眼看无法冲破优势敌军的拦截，多尔曼打算采用迂回战术，在确定敌运输船队的位置后再发起攻击。

美军驱逐舰队指挥官宾福德中校认为，鱼雷攻击是掩护舰队撤退的最佳方式。18时10分，他指挥驱逐舰冲向敌舰，发起了鱼雷攻击。4艘美舰冒着日军的密集炮火在9000米距离上一口气发出了24条鱼雷，集中射向日舰中块头最大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美国军舰的勇气可嘉，但射术堪忧，所有鱼雷无一命中。18时30分，发射完鱼雷的4艘驱逐舰返回队列与主队会合。其间，澳舰“珀斯”号发射的一发炮弹命中了“羽黑”号的水上飞机弹射器，引发大火。有目击者称发现该舰徐徐下沉，其实“羽黑”号非但未沉，连战斗力也未受多大影响。

天色已晚。高木发现舰队的位置离泗水的灯塔越来越近，担心误入盟军的雷区或遭遇潜艇的水下攻击。他此行任务不是战斗而是护航，身后运输船队的安全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决定一切等到天黑

后再说。日本人对自己的夜战能力素来自信，高木认为夜战对己方更加有利，遂下令舰队向北航行。盟军就此失去了攻击目标。

第一阶段两个多小时的水面战斗暂时告一段落。其间，日军共发射203毫米炮弹1573发、140毫米炮弹191发、鱼雷135条，成绩差强人意。击沉盟军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和“伊莱克特拉”号，重创重巡洋舰“埃塞克特”号，己方只有“朝云”号驱逐舰丧失了战斗力，其他舰艇虽有损伤，但均不影响继续作战。日军在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

相反，盟军不仅损失了2艘驱逐舰，也消耗了大量弹药。关键是作为绝对主力的“埃塞克特”号受伤退出战斗，还带走了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再次削弱了舰队的实力。还有一点，美军4艘驱逐舰的鱼雷均已用完，虽然它们装有声呐设施，可以承担反潜任务，但实际上已不能作为战斗舰艇使用，这几艘驱逐舰的燃油也开始告急。下一步战斗对盟军来说凶险异常。可以说，从“埃塞克特”号中炮那一刻起，这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水面对决大局已定。

就连多尔曼试图迂回攻击日军运输船队的战术意图也已无法实现。日军占有空中侦察优势，侦察机可以跟踪并随时报告盟军舰队的动向，高木可以据此及时做出调整。而多尔曼对日军的动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局势对己方极其不利，但这次战斗是为了保卫荷兰的最后领地，多尔曼必须义无反顾地发起决死攻击。18时30分，他再次发出“所有舰只——跟着我”的信号，带领剩余舰只返回战场。他依然试图迂回绕过高木护航舰队，寻隙对日军运输船队直接进行攻击。

现在最关键的是必须尽快找到日军运输船队的准确位置。18时57分，多尔曼给岸上的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询问敌情的电报：“敌军向西撤退，我已失去攻击目标，不知敌运输舰现在在哪里。”

就在他发出这封电报的差不多时间，泗水的海军司令部正准备派出一架飞机前往侦察。19时左右，这架第十巡逻联队的“卡塔琳娜”式飞机从泗水起飞，55分钟后先飞临多尔曼舰队上空，之后继续向北飞行，前去搜索日军的运输船队。

令人惋惜的是，直到22时22分，这架侦察机终于在马威安岛西北海域发现了日军的运输船队，泗水的海军司令部一直到23时52分才收到侦察机发回的电报。这对多尔曼不啻为一个笑话。因为就在20分钟前，他的旗舰“德·鲁伊特”号连同“爪哇”号遭到日军鱼雷的致命打击，正在海面上苦苦挣扎。濒死之际的多尔曼终于知道了主要攻击目标的位置，可惜为时已晚。

相比多尔曼而言，高木的情况要好很多，起关键作用的是空中力量。盟军舰队的行踪一直被空中日军的侦察机获知并及时报告给高木。他们不时顺着盟军舰艇的航线投下照明弹，给高木指示盟军舰队的准确位置。日军战后的资料表明，当时空中的两架侦察机，一架来自“神通”号，另一架来自“那珂”号。

当时多尔曼舰队正在向北航行。18时46分，“神通”号侦察机向高木报告了盟军舰队的最新位置和航向。高木据此判断，多尔曼试图攻击的目标正是他重点保护的运输船队，他立即下令所有舰艇做好夜战准备。此时，刚刚经历了下午激战的三支舰队处于分散状态。田中舰队在偏北位置，大部分舰只正在重新装填鱼雷。高木的两艘重巡洋舰此刻停了下来，正在回收两架燃油耗尽的水上飞机。西村舰队情况稍好，各舰也在装填鱼雷。高木下令所有舰只迅速集中，拦在敌舰队和运输船队之间。等待他们的注定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19时32分，“那珂”号再次发现了12000米外的盟军舰队。此时，高木和西村舰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见势不妙和田中立即带领舰队冲到高木舰队和盟军舰队之间，为两艘重巡洋舰迅速启动、高速投入战

斗争争取时间。19时33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先后开火，“神通”号借机释放了4条鱼雷，发射鱼雷的闪光使得“珀斯”号紧急规避。田中借机边释放烟幕边加速向西北方向撤退，双方再次失去了攻击目标。

面对日军强大的护航舰队，多尔曼意识到仅凭硬碰硬无法突破敌舰的重重拦截，也就无法靠近并打击敌军运输船队，相反自己倒有可能被敌优势兵力全歼。20时，多尔曼下令舰队向东行驶，然后向南驶向爪哇岛海岸，仍然试图从侧面迂回打击日军的运输船队。

21时，盟军舰队到达爪哇岛北岸。此时，4艘美军驱逐舰燃料告急。由于“休斯敦”号通信系统在之前的战斗中遭到破坏，宾福德中校只好向泗水基地发电告知这一情况，然后再由岸上发电告知多尔曼。无奈的多尔曼只好下令4艘美舰返航。宾福德没有执行多尔曼“到达维亚装载鱼雷”的命令，那里实在太远了，他现在急需到泗水港补充燃油。

4艘驱逐舰的离去再次大大削弱了盟军舰队的实力。人倒霉鬼吹灯，放屁砸伤脚后跟。21时23分，噩耗再次传来，荷兰布雷舰“高登·莱乌”号此前布下的雷区让自己人遭了殃。驱逐舰“朱庇特”号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发出“我舰遭到鱼雷攻击”的最后一次呼叫。在苦苦挣扎了4个小时之后，这艘倒霉的驱逐舰最终消失在海面上。

可以肯定，导致“朱庇特”号沉没的绝对不是鱼雷，因为附近海域并没有日军的舰只，战后日军对此也毫无记录。驱逐舰触发的只能是自己人事先布下的水雷。

现在再主动寻敌进攻几乎跟自杀没什么两样了——后来美国战史学家莫里森少将也形象地将盟军舰队此时的举动形容为“自杀性攻击”。22时，航行中的盟军舰队偶然发现了白天沉没的驱逐舰“科顿纳尔”号上的幸存者，多尔曼只好派出“遭遇”号前去救援。在救起

“科顿纳尔”号150名船员中的113名幸存者之后，“遭遇”号独自返回了泗水军港。这艘英国驱逐舰燃油即将告罄，必须回到基地加油。

“科顿纳尔”号被救起的113人中并不包含舰长在内。两天之后，美军宾福特中校的办公室里突然闯进去一个仅穿着一条短裤的怪人。吓了一跳的宾福特以为大白天遇见鬼了，等那人开口说话时他才认出，原来他就是两天前沉没的“科顿纳尔”号舰长。

21时20分，一直盘旋在多尔曼头顶的那只“苍蝇”——它来自田中的“神通”号——终因燃油不足悻悻撤走。40分钟之后，接班的“那珂”号侦察机也油尽返航。22时，双方均失去了对方的准确位置。

此时，多尔曼仍在竭力寻找日军登陆船队的位置，之前飞临舰队上空的那架侦察机离去之后就没了消息。多尔曼身边只剩下“德·鲁伊特”号、“爪哇”号、“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这四艘巡洋舰，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了。那些舰只或战沉或离去，舰队完全失去了小型舰只的掩护。不仅如此，之前发生的激烈战斗消耗了各舰超过半数的弹药，盟舰的处境极其凶险。

但濒临绝境的多尔曼毫无退意，身边这支舰队是保卫爪哇岛最后可依赖的力量，他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找到日军登陆船队并予以歼灭。多尔曼已有了必死之念，他决心用一场以卵击石般的悲壮战斗去捍卫“海上马车夫”的最后荣誉。他在旗舰上再次打出了旗语“所有舰只——跟着我”！

23时02分，高木再次发现了多尔曼舰队。8分钟后，多尔曼也发现了15000米距离上的日军。已毫无退路的多尔曼立即下令开火，高木也在11分钟后开炮。双方的弹药消耗很大，船员的体力也到了极限，导致命中率依然不高。23时22分，“那智”号和“羽黑”号一口气射出了12条鱼雷。

盟军舰队的幸运至此戛然而止。23时32分，“羽黑”号发射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德·鲁伊特”号右舷，高炮室迅速燃起大火，肆虐的大火引爆了40毫米弹药库，连环爆炸导致甲板上血肉横飞。随后，军舰主机停止运行，电力丧失，熊熊燃烧的“德·鲁伊特”号成了暗夜中静止的一团火球。

“珀斯”号紧紧跟在“德·鲁伊特”号身后。舰上幸存的澳大利亚水兵曾回忆起当时的可怕情景，“旗舰在可怕的爆炸和灼热的热浪中变成了一个火球”，“珀斯”号不得不紧急左转，惊险万分地与“德·鲁伊特”号擦身而过。紧跟在后边的“休斯敦”号也赶紧转向，差点儿撞上了前边的“珀斯”号。

“德·鲁伊特”号的舰尾开始徐徐下沉。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多尔曼少将从舰桥上走了下来，甲板上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幸存者开始集结，那些受伤的水兵也在同伴的搀扶下相继来到了甲板上。

多尔曼最后一次对自己的官兵讲话：“是弃舰的时候了，谢谢你们。你们做了你们应该做的一切，你们无愧于荷兰海军的光荣。”救生艇被放入水中，多尔曼挥手与那些已经登艇或即将登艇的官兵告别，自己和舰长拉康鲍尔上校却一直留在舰上。一名军官将救生衣递给他，多尔曼选择了拒绝：“谢谢，我不离舰。”远在欧洲的国土已经沦陷，不远处的这片土地也即将迎来新的征服者，和英国同行菲利普斯中将一样，多尔曼悲壮地选择了为自己的国家和军舰殉葬。

最后时刻，多尔曼向“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发出了信号，感谢他们的协力作战，并命令两舰尽快脱身向丹戎不碌撤退，不要去搭救那些落水的荷兰水兵。他清楚那样必然将导致全军覆没。在海面上挣扎了3个小时之后，2月28日凌晨2时30分，这艘装载着“海上马车夫”最后尊严的战舰带着多尔曼将军和344名船员沉入了海底。

1675年，荷兰海军名将德·鲁伊特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地中海作战。当他向议会坦陈，自己的舰队过于弱小，恐难当此任时，有人语带讥讽地质问他是否因为年纪老迈才心生怯意。这位已经68岁的老将傲然回答道：“我毫不惧怕。即便你们只给我1艘船，我也照样会向敌人发起进攻，不惜以身犯险。”267年后，多尔曼和他的“德·鲁伊特”号以生命为代价践行了先辈许下的铮铮诺言。在之后的时日里，他那句“所有舰只——跟着我”的号令将激励无数盟军将士为取得最后胜利去浴血奋战。

为了纪念这位壮烈殉国的将军，二战之后，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为多尔曼塑造了雕像。荷兰海军也将从英国购入的一艘“巨人”级航母命名为“卡尔·多尔曼”号，作为荷兰海军的旗舰。1968年，该舰锅炉舱起火造成重大损伤，荷兰海军让它退役，转让给阿根廷。马岛战争中，那艘畏缩近海不敢出战的阿根廷航母——它以阿根廷国庆日重新命名为“五月二十五日”号——就是之前的荷兰航母“卡尔·多尔曼”号。要是勇猛的多尔曼少将泉下有知，估计能气得翻身坐起来。

60年后，一群英国探险者在爪哇海寻找“埃克塞特”号时，意外发现了“德·鲁伊特”号的残骸。这艘不屈的战舰静静地躺在69米深的水下，舰体上布满了岁月和大海留下的斑斑锈迹。此时在遥远的荷兰，又一艘同名战舰——“七省”级防空护卫舰“德·鲁伊特”号已经下水，正满怀信心地驶向大海，去继承先辈的骄傲与荣光。

书归正传。“德·鲁伊特”号中雷仅仅2分钟后，另一条鱼雷击中了“爪哇”号，这艘巡洋舰上刹那间火光冲天。23时50分至55分，“爪哇”号舰艏朝天向后倾斜沉入大海，512名船员随“爪哇”号一起长眠于“爪哇海”，也算实至名归。根据时间推算，击中“爪哇”号的鱼雷很可能是“那智”号发射的。

日本海军官兵云集在舰桥和甲板上，眺望远方海面上缓缓下沉的盟国军舰，就像观看节日的烟花表演一样。一个日军军官对此回忆道：“此时此刻的喜悦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爪哇海战中，盟军战沉舰船有着异乎寻常的人员死亡率，“德·鲁伊特”号为70%，“爪哇”号为96%，“休斯敦”号为65%，“伊莱克特拉”号为62%，“珀斯”号为55%，“科顿纳尔”号为37%。除了一些个性原因，如“爪哇”号下沉时发生了连环爆炸，“德·鲁伊特”号弹药库爆炸造成大批伤亡外，还有一个共性因素，盟军舰员体力早已消耗殆尽，落水者根本无力保护自己，只能任由生命被海水无情吞噬。

此外还有一个人为因素。2月28日清晨6时19分，荷兰医疗船“奥普·坦·诺特”号奉命前往“德·鲁伊特”号、“爪哇”号、“科顿纳尔”号等舰沉没的海域实施救援。14时40分，在马威安岛以南65公里处，医疗船被日军驱逐舰“天津风”号和“村雨”号拦住，随后被下令驶往马威安岛北岸进行检查。舰上无线电设备被捣毁，两天之后才准许在日军舰船带领下驶往马辰。

盟军舰队接连遭受致命打击。就在高木欲趁此良机将盟军仅存的两艘巡洋舰一网打尽之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珀斯”号、“休斯敦”号获得了绝佳的逃生机。接替多尔曼担任舰队指挥的“珀斯”号舰长海古特·沃勒尔上校带领两舰以28节的高速迅速逃匿，撤向西南方向的丹戎不碌港。

高木立即下令对“珀斯”号和“休斯敦”号进行追击，但他将两舰逃跑的方向判断错了。日军向东南方向追击，肯定追不上逃向西南方向的两艘盟军巡洋舰。长达7个小时的爪哇海战至此落下了帷幕。

在距丹戎不碌尚有100公里时，两艘盟军巡洋舰再一次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沃勒尔上校立即致电海军司令部请求空中支援。这次还真不

错，它们在3架“飓风”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军港。

在爪哇海战中，盟军被击沉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1艘受重伤。日军巡洋舰、驱逐舰多艘受伤，但无一沉没。经此一战，盟军赖以保卫爪哇岛的最后海上力量趋于崩溃，再也无力扭转败局。多尔曼和无数盟军将士用生命换取的代价，仅仅使日军登陆行动比预定计划推迟了一天。加上盟军之前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未来的陆上作战因此变得毫无悬念。

对盟军来说，堪称悲壮的爪哇海战本就是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除了直接参加战斗的高木、田中、西村舰队，近藤信竹率领的“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已经来到了爪哇海。之后不久，南云忠一的4艘主力航母以及“比叻”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也将抵达战场。真到那个时候，高木等人不一定能捞到出手的机会。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舰队司令官金上将无奈地说：“这场雄伟的爪哇海战就这样结束了。这是盟军全体官兵尽最大努力，以自己所有的武器与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海战。”

与沮丧的金上将相反，日军一篇战地报道在描写这场海战的最后镜头时如此大肆渲染道：“在广阔的泗水海面上，已无敌踪。官兵们像演习结束时那样从容镇定，那因彻夜激战充满血丝的双眼闪烁着欣喜的光辉。如此巨大的辉煌战果完全是天佑神助！”

消息传到东京，资深海军大将山梨胜之进的话更加简洁：“这就是命运！”

开战以来，取得“辉煌”战绩的无一例外是联合舰队的海军航空兵。爪哇海战虽然打得不算出色，但毕竟最终取得全胜，也算为众多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水面舰艇争回了一点儿面子。虽然在宣传上极尽溢美之词，但日军水面舰艇在战役中的表现远远不能让东京满意。

首先，命中率低下。第五战队“那智”号和“羽黑”号各带有2000发203毫米炮弹和24条鱼雷，战斗结束时“那智”号还剩70发炮弹和4条鱼雷，“羽黑”号剩90发炮弹和4条鱼雷，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尴尬地步。但多尔曼舰队被第五战队击中的只有3条鱼雷和4颗炮弹，其中还有3颗哑弹，只有击中“埃克塞特”号的那颗炮弹炸响了。整个作战过程中，日军共发射鱼雷188条，命中目标的仅仅4条，命中率是可怜的2.1%。相比海军航空兵的高效率来说，如此糟糕的成绩简直都不好意思拿出来显摆。

其次，一直被东京寄予厚望的“长矛”鱼雷在实战中的表现也让人大跌眼镜。研发93式氧气鱼雷时，舰艇发射鱼雷时的速度一般低于30节，而战斗现场的速度都在34节左右，当时这种鱼雷装备的导航陀螺仪无法忍受34节高速，导致一些鱼雷刚打出去导航仪就被震坏，接着就漫无目标地在海上乱窜。鱼雷引信也过于敏感，遭遇风浪或水压变化时就会提前爆炸。从理念上讲，日本海军过分强调鱼雷射程。鱼雷本身属于近战武器，过大的射程纯属多余。“长矛”鱼雷在36节时射程为40000米，跑完这段距离大约需要40分钟，对手会停在那里等半个多小时让你来炸吗？爪哇海战中，日军大部分鱼雷在10000米以上的距离发射，自然无法取得较高的命中率。实际在爪哇海战中命中对手的4条鱼雷都属于近距离发射。

获得全胜的高木、田中等人并未成为此役的大功臣。海战结束后，两人受到海军上下的一致指责，理由是缺乏战意。这种指责有一定道理，因为战斗中两位将领莫名其妙地始终和盟军舰队保持着20000米以上的距离，始终不敢和那支无法密切配合的杂牌舰队展开近身搏斗。高木甚至异想天开要在20000米距离上摆“T”字阵法，根本没有考虑这种阵法需要的合理距离。如果不是多尔曼打死都不走的顽强精神，盟军舰队可能早逃得无影无踪了。

对这种指责，老酒窃以为纯属吹毛求疵。高木和田中缺乏战意不假，但两人的终极目标是将东路日军陆战部队安全送上陆地，他们以保护运输船队为核心的作战应该说无可厚非。我们仍拿镖局护镖做比较，你即使把劫镖的强盗全都打死，但镖银如果被劫走，在战术和战略上都不能算作成功。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艘叫“德·鲁伊特”的荷兰军舰访问了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德·鲁伊特”号在几艘印尼军舰陪同下驶进了波光粼粼的爪哇海。

“到地方了。”舰上水兵在仔细勘察了方位之后说。

水兵们抬出一个巨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在爪哇海战中壮烈殉国的荷兰官兵永垂不朽！下边落款是荷兰女王、政府和海军部。花圈随即被抛入大海，军舰拉响了长长的汽笛，围着花圈转了三周之后才依依不舍地缓缓离去。

在静谧的海底，那艘同样叫“德·鲁伊特”号的军舰连同多尔曼和无数长眠于此的水兵，你们听到了吗？

绝望的奔逃

盟军舰队在爪哇海上的顽强抵抗以惨败告终。此时在爪哇岛上，令人无比尴尬的一幕标志着联合海军司令部已经名存实亡。

英军舰队司令——那位曾经的“Z舰队”的参谋长帕里泽少将找到了赫尔弗里希，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告诉这位名义上的联军司令官：“我奉本国海军部指示，要我在认为继续抵抗已属徒劳的情况下撤走我国剩余的所有舰只。本人认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

“难道你不知道你现在仍然要执行我的命令？”赫尔弗里希提出了抗议。

“我当然明白。不过在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上，我只能按我认为是我应尽的职责去做。”帕里泽回答得毫不含糊。

哈特上将“称病”离开爪哇岛后，美军舰队指挥官由格拉斯福德少将接任。他对荷兰人的境况表示同情，也对英国同行的行为表示理解。不过他依然向赫尔弗里希保证，他本人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

“不管您给我什么命令，我们都会立即遵照执行。”

然而，赫尔弗里希再也没有有什么有意义的命令可以下达了，中将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毫无经验的海军少尉——比老酒的预备役中尉还要低半级。在对美国人愿意提供帮助表示感谢之后，赫尔弗里希发出了一声长叹：“去命令你的舰只开往澳大利亚吧。”至于帕里泽，赫尔弗里希请他自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也算对两位司令官言辞的报应，美国人的舰艇最后幸运冲出了日军包围圈，而英国人的舰只只能折戟沉海。

战后，赫尔弗里希在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们必须自己保护自己，以对付一个十分强大的敌人，依赖同盟国的援助是靠不住

的。”真乃肺腑之言！

爪哇海战惨败的消息传到海军司令部，现在残存舰只还不逃跑几乎与等死无异了。2月28日拂晓，赫尔弗里希无奈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所有舰只火速经巽他海峡、龙目海峡或巴厘海峡分别向锡兰和澳大利亚方向择路突围。留下来是死路一条，门口又堵着那么一群凶神，这一绝望情景，让老酒想起了《笑傲江湖》中被青城派层层包围的福威镖局。

3月1日，随着美、英海军指挥官的相继离去，盟军海军司令部彻底宣告解散。赫尔弗里希也将在随后乘飞机逃往科伦坡。

28日13时，在激战中侥幸脱身的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在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安全返回了丹戎不碌基地。港内已经一片狼藉，“珀斯”号的一名澳大利亚水兵用“死气沉沉”来形容此时的军港。抵港后，沃勒尔上校立即向赫尔弗里希汇报了爪哇海战的详细过程。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仅仅半小时之后，又有一艘舰驶入港内，它是荷兰驱逐舰“艾弗森”号。这艘倒霉的军舰在随西路舰队逃往锡兰的途中遭遇暴风雨，和大队人马失去联系，只好原路返回。不过既然回来了，也就再没机会全身而退了。

在前一天的海战中，两艘盟军巡洋舰消耗了大量弹药。此时“珀斯”号每门主炮只剩下20发152毫米炮弹，合计160发。“休斯敦”号每门主炮还剩50发203毫米炮弹，合计300发。比弹药更缺的是燃料。在丹戎不碌基地，他们只找到了1000吨燃油，这还是荷兰人为自己留的小金库——远东最大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竟然混到了这个份儿上，简直惨到姥姥家了。

不管怎么说，人家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是大老远跑来给你打工，工钱不给，总要管个饭吧。经过交涉，“珀斯”号总算补充了300吨燃油，“休斯敦”号加的油只够单程跑到澳大利亚。至于主炮炮弹，实在不好意思，连一发都没。好在“珀斯”号总算弄到了一些100毫米炮弹。吃不饱饭，还没子弹，这仗还怎么打？

对于回到港内的这三艘军舰来说，留在这里只是等着挨炸，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冒死突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赫尔弗里希下令几艘战舰前往南方的芝拉扎军港。往芝拉扎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东边的龙目海峡，另一条是西边的巽他海峡。28日15时，盟军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目前巽他海峡畅通无阻。19时，“珀斯”号和“休斯敦”号驶出了丹戎不碌港。20时45分，“艾弗森”号也随后独自出发。

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此时，由原显三郎护航的运载第十六军主力的运输船队已经抵达巽他海峡入口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今村去找小泽求助的那一情节。此时如果只有原显三郎原来的那些护航舰只，面对盟军一重一轻两艘巡洋舰，原显三郎单薄的海军力量只能发起自杀冲锋了，那些低速的日军运输船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多亏了小泽治三郎慷慨相助，日军护航力量已足以对付两艘几乎弹尽粮绝的盟军巡洋舰。为西路运输船队护航的日军舰只包括：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轻巡洋舰；崎山释夫的第七战队第二分队，下辖重巡洋舰“最上”号、“三隈”号以及驱逐舰“敷波”号；庄司喜一郎的第十一驱逐舰中队，下辖驱逐舰“白雪”号、“初雪”号、“吹雪”号；野间口兼知的第五驱逐舰中队，下辖“春风”号、“旗风”号、“朝风”号；小川廷喜的第十二驱逐舰中队，下辖“白云”号、“丛云”号。

除上述舰只，由栗田健男率领的第七战队第一分队就在附近海面游弋，随时提供支援。栗田手里有重巡洋舰“铃谷”号和“熊野”

号。说实在话，即使“休斯敦”号完好无损，与日军任何一艘重巡洋舰单挑都不一定能占得上风。

众多运输船中，“龙城丸”负责运送第十六军司令部。临行之前，今村像山下奉文一样对全军官兵做了堪称悲壮的战斗动员：“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本人会和将士们一起冲在第一线。如果本司令官不幸沉入水中淹死，将由第二师团丸山师团长代替本人指挥。如果师团长淹死在海里，下一级军官自动升任师团长，直至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反复提到掉在海里淹死，说明今村对海军的护航仍然一百个不放心。

话还真是不能乱说，今村竟然一语成讖，后来他果真掉进了海里。不过他运气不错，在海里漂浮了几小时后游水上岸。更让人意想不到的，送他下海游泳的竟然是日军舰艇发射的鱼雷。

当夜天气晴朗，已经在海上长途跋涉5000公里的运输船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想象中的危机并未出现，连盟军舰只的毛都没看见一根。那边依稀可见爪哇岛的轮廓，几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龙城丸”甲板上，今村的副官田中中尉不无得意地说：“全军上下都颇感失望，看起来这次登陆行动将兵不血刃取得成功。”开战以来，四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实在太多了，田中觉得盟军简直不堪一击，此行也必将是有惊无险。早知如此，让司令官觑着脸去找寺内和小泽又是何必？

对于缺油少弹的两艘盟军巡洋舰来说，能够全身而退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于逃跑途中不被日军发现。舰队一旦进入敌人的视野，就只剩下投降和死亡两条路可走。月白风清，徐徐微风吹在脸上，让人觉得暖洋洋的，海面上寂静无声。谁也未曾料到，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已经悄然临近。

28日22时39分，日驱逐舰“吹雪”号在远方10000米距离发现了两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正若无其事地缓缓驶来，速度22节。舰长立即将发现不明舰只的消息上报原显三郎，之后远远尾随进行跟踪。

23时，两艘盟军巡洋舰也发现正前方海面出现了一些不明国籍的船只。鉴于先前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这一带并没有敌军的海上力量。两位舰长判断，那些船只很可能是荷兰的巡逻艇。“珀斯”号舰长沃勒尔上校主动向对方发出了验证信号。在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信号后，那些不明身份的船只立即释放烟幕快速逃跑。上校不由得心中一凉，对面无疑是日军的舰队，吾命休矣！

狭路相逢，现在只有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了。23时15分，两艘盟军巡洋舰率先开火。所有日舰逐渐围拢过来，尾随在后的“吹雪”号一口气打出了9条鱼雷和16发炮弹，依然无一命中。随后混乱的20分钟炮战，看似热闹非凡，也偶有命中。23时26分，一发炮弹在“珀斯”号前烟囱处爆炸，炸飞了舰上一艘救生艇，但并未对其战斗力造成重大影响。

盟军并不知道前面那些运输船上运载的是第十六军主力。事后“珀斯”号的一名幸存者报告说：“无法估计我们遇到的是敌人的哪一部分。在整个过程中，只看到有无数驱逐舰朝着我们开火。”一位舰桥上的军官声称：“远处看见大量舰只拥挤在一起，很可能是敌人的运输船。”

23时38分，由于舰只逐渐接近了潘姜岛，为避免搁浅，沃勒尔上校下令转向东北。前方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日军运输船。

日军包围圈正逐渐形成并不断收紧。“白雪”号和“吹雪”号在23时40分再次发起鱼雷攻击，盟军两舰冒着密集的炮火抵近到3500米，一口气打出了18条鱼雷。“珀斯”号的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了“白雪”号舰桥，导致日军1人死亡、11人受伤，盟军炮火还击中了

“春风”号。“珀斯”号也趁乱射出了4条鱼雷，不过战后幸存者已无法确定鱼雷发射的方向，反正四面八方除了离自己最近的“休斯敦”号外全是敌人。“休斯敦”号的记录如此写道：“战斗成了一场混战——我舰向各个方向开火，交战距离从未远于4500米。”

随后第五驱逐舰中队也加入了战团。“朝风”号抵近到3500米发射了6条鱼雷，但舰桥、引擎室和舵都被盟军炮火击伤，3人死亡、5人受伤。23时44分，“名取”号在发射了29发炮弹和4条鱼雷后，原显三郎命令所有驱逐舰集中装填鱼雷，准备发起下一轮攻势。此前日军发射的所有鱼雷无一中的。

敌舰突然出现在运输船队附近的消息迅速被传递出去。这里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接到消息的第七战队司令官栗田健男想到的不是尽快赶往战场，而是顾及自身安全先想到了撤离，从而在战后被冠以“逃之栗田”的雅号。在判明盟军实力确实很弱之后，栗田率舰队再次返回。战争刚刚爆发，日军的攻势正酣畅淋漓，栗田的表现不能不令人侧目，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莱特湾，栗田还将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小家伙统统闪开，现在轮到主角登场。重巡洋舰“三隈”号上，崎山释夫早已急不可耐。最先抵达战场的“三隈”号和“最上”号首先开始了鱼雷齐射。也许太心急了，“三隈”号的鱼雷发射器出现故障，原计划第三条发射的鱼雷滑到了第二条的位置上。3分钟后故障排除，两舰在11000米距离上各射出了6条鱼雷。

激烈的炮战随之展开。23时55分，“休斯敦”号的一发炮弹命中了“最上”号，导致日军6人死亡、13人受伤。此前4分钟，“珀斯”号的水兵舱被一发来源不明的炮弹命中，好在并未影响到之后的作战。

此时，盟军弹药即将告罄。“珀斯”号只剩下训练弹，“休斯敦”号也只有后炮还有少许弹药。濒临绝境的美国水兵想尽一切办法，用人力将重达118公斤的炸弹从后炮塔移到舰艏可以正常射击的两个炮塔内，来回折腾，导致攻击火力越来越弱。两艘盟军巡洋舰的灾难即将来临。

在登陆区域，“龙城丸”号上的田中——之前对有惊无险的海上旅途颇感遗憾的那位——被突如其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吓了一跳，他向着今村高声喊道：“在我方锚地东北方位16公里处，敌两艘战列舰正在不停地发射巨炮！”

到底是沉不住气也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看人家今村，就稳坐钓鱼台，纹丝不动。其实此时是海军唱戏，陆军就有天大的劲儿也使不出来。后来今村回忆道：“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观看过海战，更不要说海上夜战了，只觉得像礼花大会那样非常好看。但不论怎样，怎么总有我方舰队在后撤、敌方舰队在进攻的感觉？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运输舰的大佐舰长开始和我闲聊，谈起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无数辉煌。恰在此时，突然一声巨响，我们全都摔倒在甲板上。舰长说，‘长官，看来我们被击中了’。对此我也无可奈何，开始认真回忆在小学时老师传授的关于游泳动作的要领。”

运输船上的人干着急插不上手，战斗舰艇的日军士兵却忙得满头大汗。盟军弹药告罄导致的火力骤减很快被日军察觉，这使他们的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一些驱逐舰干脆开到近前开始了第二轮鱼雷攻击。“春风”号在23时56分、“旗风”号在23时58分，分别抵近到3600米距离上发射了10条鱼雷。在盟军舰队东北方向9000米处，“最上”号再次打出了6条鱼雷。

之前“三隈”号出现电路故障，舰上一片漆黑。此时故障已经排除，两艘重巡洋舰再次在9000米距离上对盟舰进行炮击。弹药告罄的

盟军巡洋舰就像没了毒牙的毒蛇一般，只能任人宰割。日军驱逐舰自然不会放过如此难得的攻击大型舰艇的机会，“白云”号和“丛云”号冲上前去，在4500米距离各自发出了9条鱼雷。混战中，盟军一发炮弹击中了“敷波”号，导致该舰速度下降到24节。

从23时56分到24时，短短4分钟内，日军一口气打出了35条鱼雷，这种高密度的近距离发射终于取得了战果。3月1日0时5分，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珀斯”号前引擎室——2月发射鱼雷，到3月才命中，也真够快的。除一名黑人船员外，室内所有水兵全部阵亡。新的灾难接踵而至，一发炮弹在右舷吃水线附近击中了水兵食堂，接着，一条鱼雷命中右舷前锅炉室附近，失去机动能力的“珀斯”号只能在原地滴溜溜打转。

发现“珀斯”号没了弹药的“白云”号、“丛云”号等驱逐舰大胆冲上前去，用舰炮肆无忌惮地扫射甲板上四处奔逃的澳大利亚水兵，战斗变成了血腥的屠杀。0时12分，“珀斯”号向左舷翻倒沉入大海，舰长沃勒尔上校以下351名船员阵亡。335名幸存者中，有103人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

现在只剩下美国人在孤军奋战了。“休斯敦”号是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罗斯福总统曾四次登上该舰出访、观摩，现在它终于到了弥留之际。舰长埃尔伯特·洛克斯上校发现西去之路已被封死，四面全是日军舰只，突围已经是痴人说梦。临死也要抓个垫背的，上校下令孤舰朝日军运输船队猛冲过去，做濒死一击。

所有日舰都对这艘被称作“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由于此前在爪哇海异常活跃，它获得了日军赠予的这一雅号——的重巡洋舰发起攻击，“休斯敦”号上一名军事观察员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的经过，“3艘或4艘编队作战的驱逐舰，使用火炮和鱼雷向‘休斯敦’号的舰艏和舰尾轮番攻击，所有仍能操作的通信工具均应接不暇，有的报告

遭受的损伤，有的报告鱼雷正在袭来，有的报告敌人开始了新的进攻，有的报告攻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0时10分，一发炮弹击中了“休斯敦”号的后引擎室，室内官兵当场集体殉国。蒸汽从甲板上东一个西一个窟窿里喷出来，舰速迅速减了下来。该舰接着遭受了一连串致命打击。一发炮弹在首楼爆炸，引燃了油漆储藏室。另一发炮弹打穿了军官室，一条鱼雷击中了主绘图室，绘图室人员逃离时又被横飞而来的弹片雨击中，全体阵亡。“休斯敦”号的乱拳攻击也击沉了一艘日军扫雷艇，造成日军35死亡、9人受伤，同时还击伤了3艘日驱逐舰。

正当舰上官兵奋力向二号主炮塔装填第二十八发炮弹时，一发日军炮弹击中了炮塔正面，立即引发了冲天大火。无奈的洛克斯舰长只好下令向弹药库注水，导致该舰所有主炮退出战斗。紧接着又有3条鱼雷——其中2条左舷、1条右舷——先后击中了“休斯敦”号。一群驱逐舰恶狼一般围上来，对着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一通狂轰。此时的“休斯敦”号已是虎落平阳，连日军小小布雷舰“白鹰”号也趁火打劫，肆无忌惮地冲上前去对着甲板上一通疯狂扫射，简直猖狂至极！“敷波”号集中火力射击后甲板和左舷机库，那里聚集着大量从船舱里逃出来的幸存者，舰上到处是横飞的血肉和残肢断臂。顽强的“休斯敦”号并未坐以待毙，它的单装127毫米副炮以及机枪手依然在顽强反击，直到所有炮弹全部打完，只剩下那些可怜的水兵满头大汗地顿足捶胸。

在“三隈”号舰桥上，日军记录官如此描述道：“我们在0时20分开火，大约有2发炮弹在6000米距离上命中了敌舰。我们继续开火，不过3分钟后由于离岸太近，我们被迫转向。转向完成后，我们继续射击，敌舰舰桥爆炸，火光冲天。所有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欣赏着这一胜利的场面。”

战斗对日军来说变成了射击表演。0时30分，一发127毫米炮弹爆炸引起的横飞弹片夺去了正站在机枪旁指挥战斗的洛克斯舰长的生命。舰上有一名叫邵启祥的中国厨师，平时大家都戏称他为“佛爷”。有人劝他离舰逃生，这位厨师摇摇头说：“舰长已经牺牲了，船马上也要沉了，‘佛爷’绝不会活下去，我要与战舰同生共死！”

此后“敷波”号的一条鱼雷彻底终结了“休斯敦”号。副舰长罗伯茨中校下令弃舰，“爪哇海上的跳跳鬼”终于跳不起来了。舰上炮管乱七八糟地竖立着，船艏朝天高高翘起，随即缓缓没入海中，星条旗仍然在桅杆上高高飘扬——好像是在表示着不屈。该舰向右舷倾覆时，温斯洛中校被掀入海里，他眼睁睁看着军舰沉入海底。后来他回忆说：“‘休斯敦’号似乎像被一阵微风吹起的星条旗，以最后一次挑战的姿态飘没在水中。”全舰1061名官兵中，只有368人被打捞上来，这其中的76人后来又死于日军战俘营。

比两艘巡洋舰稍晚出发的“艾弗森”号驱逐舰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出发后的“艾弗森”号试图与“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取得联系，未获成功。当它到达阿杰尼顿群岛附近时，远远看见了“珀斯”号和“休斯敦”号与日军战斗的火光。“艾弗森”号舰长德瓦利斯少校知道上去也是白搭，于是决定绕道向北，沿苏门答腊海岸前行绕过日军封锁线，然后快速偷越巽他海峡。

该死的终究活不下去。凌晨2时许，就在“艾弗森”号经过巽他海峡一个小岛时，被正在高速向南航行的日“白云”号、“丛云”号驱逐舰发现。由于在之前战斗中受损，“艾弗森”号的3个锅炉只有2个可以使用，无法达到最大航速，想跑肯定是跑不掉了。日舰立即朝着“艾弗森”号开火，一场迷你型炮战随即爆发。“艾弗森”号先后被命中7发炮弹，舰尾起火。为防止后弹药舱进水倾覆，德瓦利斯决定在塞布库·贝萨尔岛抢滩。

这位荷兰舰长极不愿意打夜战，因为该舰于1941年12月1日才刚刚服役，船员几乎没有进行过正规训练。舰上火控系统在此前的战斗中已遭损坏，舰员只能用单炮进行射击。在将所有鱼雷发射完后，水兵开始弃船登岸。除了在战斗中阵亡的32人，其余人员成功逃到了岛上。几天之后，他们被登陆日军发现，所有人统统被关进了战俘营。

试想，如果不是帕里泽在此之前让西部舰队率先逃往锡兰，那些舰只能够和“休斯敦”号、“珀斯”号、“艾弗森”号以及后来沉没的“埃塞克特”号合兵一处的话，杀开一条血路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但那也不过是突围而已，盟军根本无法取得该海域的制海权。除了栗田健男的“铃谷”号、“熊野”号就在附近之外，前文已经提到，近藤信竹的“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很快将赶到这一海域，另一群凶神也正不断向战场接近，那就是南云忠一率领的机动舰队。除了4艘主力航母，之前一直捞不到仗打的“比叻”号、“雾岛”号快速战列舰和“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也绝非善男信女。

貌似日军在战斗中取得了完胜，但也不尽然。除被击沉一艘扫雷艇，日军还有4艘大型运输船也未能逃过劫难。它们分别是8370吨的“龙城丸”、9192吨的“蓬莱丸”、7170吨的“左仓丸”和6960吨的“龙野丸”。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受伤：“春风”号舰桥、船舱和舵被打坏；“敷波”号左螺旋桨被一发炮弹炸坏，速度降至24节；“白雪”号舰桥被一发152毫米炮弹击中，这无疑拜“珀斯”号所赐。

被击沉的4艘运输船中，就有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船上官兵纷纷跳入海中求生，其中自然也包括第十六军的中将司令官。今村侥幸抓到了一块破木头，就这样，他抱着那根木头在海水中浸泡了好几个小时。海面上全是油污和挣扎着的日军士兵，黑暗中也分不清谁是谁，反正所有人都是一脸黑。大家都忙着自己活命，一时也没人发现这位在水中挣扎的陆军中将。

后来，田中副官总算在岸边找到了长官。彼时的今村正垂头丧气地坐在一堆竹竿上，满脸油污。“恭喜，”田中告诉中将，“恭喜您登陆成功！”

战后，今村被盟军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被提前三年释放后，今村写了一套4卷本的《今村均大将回忆录》。从书名看，估计有人捉笔，以今村的性格，不可能起如此高调的名字。晚年今村只要一提起这次登陆，便会饶有兴致地谈到他在满是浮油的海水中漂浮挣扎的经历，这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趣事。

尽管遭到意外袭击，但上岸统计人数后发现，日军主力登陆部队并未遭受大的损失。消息传开，无论大本营还是南方军，都大肆宣扬这种幸运是“天佑神助”。

但麻烦还是不少，军司令部的通信设备随着“龙城丸”全部沉入了海底。在未来的3天里，第十六军登陆各部只能按照之前的作战计划独立自主地展开战斗，他们无法从司令部及时获得新的命令。

按常理判断，击沉几艘运输船的不是“珀斯”号就应是“休斯敦”号。但事后分析认定，击沉这几艘船的鱼雷恰恰是日军“三隈”号重巡洋舰发射的，当然他们瞄准的并不是自己的船，纯属误伤。

海军的鱼雷把陆军的司令官打到了海里，这还了得？登陆之后，第五驱逐舰中队的吉川周吉被指令去见今村，准备就鱼雷误炸运输船导致司令官下海游泳一事向他道歉。吉川来到第十六军司令部时，恰逢今村外出视察部队，他先遇见了军参谋长冈崎清三郎。明白事情原委之后，冈崎劝吉川不要吱声，因为今村也认为是“休斯敦”号发射的鱼雷使他遭遇了落水之灾。“就把这笔功劳记在‘休斯敦’的账上吧。”冈崎对吉川说。这种糗事如果传出去，实在有损“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威。退一步讲，被自己人揍到水里游泳，今村面子也磨不开的。

这样就便宜了已经长眠于水下的“休斯敦”号。随后，这艘逃跑未遂、壮烈殉国的军舰被描绘成主动寻敌决战的“英雄”，美国各大媒体又开始连篇累牍大肆宣传“休斯敦”号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休斯敦市民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舰长洛克斯上校也被追授荣誉勋章。1943年，为纪念这艘英雄战舰，美国将一艘新下水的重巡洋舰重新命名为“休斯敦”号，继续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作战，为自己的先辈报仇雪恨。

新“休斯敦”号下水时，罗斯福向新舰官兵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高度赞扬了该舰此前在远东的战斗：“当舰艇下沉时，他们仍然在坚持战斗，他们决不向失败屈服！”

2014年8月20日，美国海军历史文物处证实，之前由美国和印尼潜水员在爪哇海底发现的那艘军舰残骸，正是二战时期被日军击沉的“休斯敦”号，当年有700多名官兵也一起长眠于此。发现残骸的水域在今天成为很受欢迎的一处潜水游乐地。军舰沉没后，人们开始以为舰上1068名官兵均已阵亡。不过到了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竟然还有291名舰上官兵被送回美国。幸存的这些人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

书归正传，回头再去看看另一头的泗水军港。在“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出港两小时之前，2月28日17时，泗水军港驶出了宾福德中校率领的4艘美军驱逐舰，它们分别是“约翰·爱德华兹”号、“奥尔登”号、“福特”号和“保罗·琼斯”号。

驱逐舰块头小，可以安全通过最窄处仅1600米的巴厘海峡。3月1日凌晨2时，4艘美军驱逐舰以20节的速度偷偷摸进了巴厘海峡。为避免在皎洁的月光下露出侧影被日军发现，机敏的宾福德中校下令所有舰只贴着爪哇岛海岸航行，航速逐渐加大到25节。所有人都精神高度紧张，冲过那段狭窄的水道，前面就是生路，冲不过去，这里便是他们的葬身之所！

凌晨2时30分，“约翰·爱德华兹”号的瞭望哨报告在左舷7200米距离上发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只，与盟军舰只航向平行，随后有多艘舰只在视野中出现。战争打到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船的无疑是日本人。

对面果然是日军的舰船，它们是由清水利夫指挥的第二十一驱逐舰中队，共有“初春”号、“子日”号、“若叶”号、“初霜”号这4艘驱逐舰。按数量，双方旗鼓相当，但美舰都是一战时期的四烟囱老舰，跟日舰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日舰很快就发现不远处有不明身份的舰只出现，随即发出了识别信号。美舰当然答不出来，索性闷着头快速跑路。日舰随即在5500米的距离上开火，美舰立即开炮还击。不敢恋战的美舰边打边跑，志在必得的日舰边追边打。从2时28分至2时35分，巴厘海峡发生了一场持续7分钟的海战，双方都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保罗·琼斯”号4门100毫米主炮竟然在5分钟内打出了惊人的60发炮弹，也真够玩命的了。

美舰于2时33分率先停火，失去目标的日舰两分钟后也停止了炮击。据日军巴厘岛上的陆军指挥官报告，在其南面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海战。美舰“福特”号舰长曾报告说：“日军显然使用了雷达，因为其初射和尔后的射击都非常接近目标。”这话并不准确，开战之初，日军是不可能在小小驱逐舰上配备雷达的。

失去攻击目标的清水并不想如此轻易放美国人溜走。在失去目标15分钟后，清水下令高速追击中的日舰对美舰可能存在的海域实施盲射，试图引诱美军还击暴露位置。宾福德中校一点儿都不傻，一眼看出了日舰的企图。你打你的，我跑我的，4艘灵活的驱逐舰不要命似的冲过了爪哇岛最南端，一口气冲入了浩瀚的印度洋。日军无奈停止继续浪费炮弹，随后放弃追击。

3月4日16时45分，4艘惊魂未定的美军驱逐舰安全驶入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这是盟军极少数成功突围的几艘大型舰只。

最后该去看看“埃克塞特”号的命运了。以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埃克塞特市之名命名的这艘重巡洋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名舰。1939年12月，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外海拉普拉塔河口海域，爆发了二战中的第一场海战。德国海军“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与盟军3艘巡洋舰在那里激烈交火。盟军的带头大哥就是眼前这艘“埃克塞特”号，其余2艘是皇家海军的“阿贾克斯”号及新西兰海军的“阿基里斯”号。在自身遭受重创的情况下，3艘盟舰成功将德舰驱逐进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迫使德国人将军舰凿沉。德舰舰长汉斯·朗斯道夫上校躺在舰旗上饮弹自尽。“埃克塞特”号也从此威名远扬。现在它即将面临与“施佩伯爵海军上将”号同样的命运，应了那句俗语，“出来混，该还的总要还”。

就在“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返回泗水的差不多时间，“埃克塞特”号在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护卫下颠颠簸簸地驶入了泗水军港，同回去加油的4艘美军驱逐舰会合。皇家海军的机械师们吃力地修理着被打坏的锅炉，死难者被送到岸上安葬。很快他们就接到了尽快突围的命令。

经过紧急抢修，“埃克塞特”号的航速提高到16节。但由于舰体太大、吃水较深，该舰无法通过狭窄的巴厘海峡，只好取道西侧的巽他海峡撤往锡兰。28日19时，就在4艘美军驱逐舰出发两小时之后，“埃克塞特”号在驱逐舰“遭遇”号和“波普”号的护航下缓缓驶出了泗水军港。荷兰驱逐舰“威特·德·威思”号原拟与“埃克塞特”号一同出航，但由于机械故障无奈留下，最后被日军舰载机击沉在泗水港内。

“埃克塞特”号运气实在太糟。甫一出航，这支小型舰队就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高木武雄很快得知了消息，连位于北方海域的第三舰队高桥司令官也收到了这一信号。正闲着没事可干的高桥立即率领“足柄”号、“妙高”号重巡洋舰，在“曙”号、“雷”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全速向英舰可能经过的海域靠拢过来。不仅如此，先后得到这一消息的日本陆军航空部队、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龙骧”号轻型航母也派出众多战机赶往预定战场，一张大网迅速张开，“埃塞克特”号已在劫难逃！

2月28日到3月1日夜间，“埃克塞特”号带着2艘驱逐舰一路向北航行，竟一夜无事。3艘军舰上的英国水兵心中稍安，对冲过巽他海峡充满期望。戈登舰长并不知道舰队已经被日军侦察机发现。其间，他曾收到一封电报，说巽他海峡有夜战发生，那正是“休斯敦”号和“珀斯”号之前与日本人的最后缠斗。戈登上校并未考虑改变航向，因为去往锡兰只有面前这一条路可走。

厄运很快降临。7时50分，“埃克塞特”号的瞭望哨发现西南海面上出现了巡洋舰的高大桅杆，此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大型水面舰只肯定不是自己人。这还不是高桥，而是高木的重巡洋舰“那智”号和“羽黑”号，后边跟着“山风”和“江风”号驱逐舰。对方有2艘重巡洋舰且随时可能得到增援，硬拼只能是死路一条，“埃克塞特”号随即转向，希望利用清晨的日光隐藏行踪，寻隙夺路而逃。

由于之前刚刚与多尔曼舰队进行过搏斗，高木的几艘舰上普遍弹药不足，他并未急于发起进攻，只是猫戏老鼠似的不疾不徐地跟在3艘盟军舰只后边——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

9时35分，西北方向高桥的舰队到了。日军“二高”——高桥和高木合兵一处，“埃克塞特”号上的英军水兵已经闻到了浓烈的死亡味道。

绝望的战斗随即打响。日军驱逐舰先靠了上来，10时10分，“曙”号、“雷”号开始与盟军2艘驱逐舰交叉开火，双方都未取得命中。“埃克塞特”号被迫折向东航行。经过轮机部门的努力，该舰可以使用的锅炉恢复到4个，速度也提高到23节。不过形势依然绝望，对方的所有舰只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

10时20分，高桥的2艘重巡洋舰在23000米距离上率先开炮，并放飞侦察机不断修正弹着点。英舰随即开炮还击，但由于火控系统出现故障，最初的齐射偏出很多。在之后的战斗中，“足柄”号和“妙高”号在“埃克塞特”号左舷16500米距离上肆意开炮，缺少弹药的“那智”号和“羽黑”号则在盟军舰队右舷保持威慑，“曙”号、“雷”号跟在盟军舰队后边，“山风”号和“江风”号位于“那智”号和“雷”号之间，日军三面夹击之势已逐渐形成。

盟军舰只也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埃克塞特”号只剩下五分之一的弹药，“遭遇”号鱼雷已经耗尽，“波普”号还剩下12条鱼雷。打是打不过，跑又跑不赢，局面对于盟军无疑是绝望的。

发现日军的炮击逐渐靠近之后，“遭遇”号和“波普”号先后施放烟幕，希望以此掩护“埃克塞特”号。11时，血战到底的“埃克塞特”号向“足柄”号发射了鱼雷，“波普”号跟着在6300米的距离上也发射了2条鱼雷。“足柄”号原地转了一个圈，轻松地躲过了英舰的鱼雷攻击。

11时15分，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高木终于耐不住性子了，“那智”号和“羽黑”号终于在15500米的距离上向几艘盟舰开火。

在烟幕掩护下，“波普”号再次向“足柄”号发射了4条鱼雷，随后绕过“埃克塞特”号，将剩下的6条鱼雷全部射向了“那智”号，依然无一命中。

“曙”号、“雷”号随即冲了上来，与两艘盟军驱逐舰战成一处。趁此机会，日军又进行了一轮鱼雷攻击。11时19分，“江风”号发射2条；11时20分，“那智”号发射4条；11时21分，“山风”号发射4条；11时22分，“羽黑”号发射4条。盟军的形势万分危急！

11时20分，日军一发203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埃克塞特”号的锅炉舱，导致锅炉全部被毁，甲板上迅速燃起熊熊大火，速度下降到几乎静止的4节左右。

戈登上校心里清楚，“埃克塞特”号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下令两艘驱逐舰各自逃生。11时45分，眼看英舰已必死无疑的“那智”号和“羽黑”号索性停止了射击，坐看大火冲天的英舰慢慢沉没。

为了加速军舰的沉没，戈登下令向舱内注水。此时“电”号的一条鱼雷给了这艘军舰最致命的一击。12时，“埃克塞特”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现在盟军只剩下两艘小小的驱逐舰了。“遭遇”号已经没有逃跑的条件。11时35分，该舰水管和润滑系统遭到破坏，引擎无法使用，舰长无奈下达了自沉的命令。“埃克塞特”号沉没仅仅5分钟后，“遭遇”号也沉入了海底。有651名“埃克塞特”号的水兵和149名“遭遇”号的水兵被日军俘虏。

“波普”号的故事就要曲折得多。运气尚好的该舰一路狂奔，于12时戏剧性冲进了一团积雨云，12时30分又躲进了另一团积雨云，借此逃出了日军的视线。舰长试图先驶向婆罗洲，然后转向南行，利用夜色掩护偷偷溜过龙目海峡，这无疑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惜好运不长在，侥幸脱离战场的“波普”号很快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发现。大约13时前后，闻讯赶来的10架零式水上侦察机用60公斤小炸弹轰炸了“波普”号。这些战机原本是去攻击“埃塞克特”号

的，没找到司马懿却偶遇了张郃。“波普”号用76毫米高射炮顽强反击。日军投下的炸弹尽管未能直接命中，但两颗近失弹还是导致受伤的英舰航速大减。

13时35分，“龙骧”号航母的6架舰载轰炸机赶到了现场，向这艘苦命的驱逐舰一口气扔下6颗250公斤炸弹和24颗60公斤炸弹。尽管“波普”号躲过了密集的弹雨，但水线之下还是被炸穿了一个大洞，喘着粗气的“波普”号终于支持不住了，舰长无奈下令自沉。此时，“足柄”号和“妙高”号也赶到了，显然已完全没有出手的必要。两艘重巡洋舰只是静静地看着“波普”号于14时20分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3月3日，一艘日军驱逐舰经过这一海域，戏剧性地发现了“波普”号的幸存者。除1人死亡外，舰上其余151名舰员全被救起。这艘日军驱逐舰的舰长恰好是“波普”号的枪炮长以前在东京的同班同学。老同学见面好办事，俘虏因此受到了不错的优待。但同学也不能老罩着你，在被送入战俘营后，这些人中有27人没能活到战后。

一连串海战胜利为日军的陆上作战扫清了障碍，现在，爪哇岛已赤裸裸暴露在三路日军的兵锋之下。

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海战取得的胜利使东、中、西三路日军的登陆畅通无阻。大喜过望的今村均就此决定，三路日军登陆后迅速攻击前进，将岛上盟军分割包围，予以歼灭或迫敌投降，在两周时间内平定全岛。

此时，盟军大部分主力舰只已长眠海底，空军在此前的战斗中也消耗殆尽，保卫爪哇岛只能依赖貌似强大的陆上力量了。尽管在外围诸岛的防御作战中遭遇了一些损失，但此时爪哇岛上的盟军陆上部队尚有81000人之多，其中荷兰军队25000人，英军10000人，澳军5000人，美军1000人，当地部队40000人左右。尽管人数对日军占优，但双方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当地部队与白人指挥官之间貌合神离，战斗中不逃跑或者不帮倒忙已属难能可贵。美、英部队大多之前遭受过打击，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守住岛上无数滩头或者把登岛日军赶回海里去，对这群乌合之众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岛上最重要的军事要地当属中央偏西的万隆。日军计划首先实施中央突破，切断万隆和巴达维亚之间的联系，这样首先发起攻击的便是中路的东海林支队。

论兵力，在三路日军中东海林支队最弱，其作战却事关整个战役的成败。该支队以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为基干，辅以部分炮兵、装甲兵、工兵组成，总兵力4000人，指挥官是第二三〇联队联队长东海林俊成。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占领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卡里加齐机场。

3月1日凌晨3时，成功踏上陆地之后，东海林迅速将部队分成三队：第一挺进队由第二大队大队长若松满则指挥，带领第二大队、一个坦克中队、两个独立速射炮中队负责攻占卡里加齐机场；第二挺进队由第一大队大队长江头多少佐指挥，带领第一大队、一个速射炮中

队、一个山炮中队、一个坦克小队，负责推进到卡里加齐机场以南70公里处，切断巴达维亚和万隆的交通，阻敌增援；大野次郎中佐指挥的速射炮大队负责守卫登陆场，随时增援上述两路攻击部队。

从登陆点到卡里加齐机场之间驻守有荷兰守军近万人，若松第一挺进队只有区区700个士兵。凭两条腿走路快速抢占机场绝无可能。一年前，东海林曾作为陆军武官随小林一三特使和芳泽谦吉前外相多次赴巴达维亚，参加日本与荷印当局关于石油问题的谈判，最终未果。那边外交官在开会谈判，这边东海林早就对爪哇岛的地形和防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详细勘察，对卡里加齐机场周围的情况相当熟悉。考虑到机场到万隆有完善的混凝土道路，在香港战役结束后，接到进攻爪哇岛任务的东海林便未雨绸缪地从战利品中精心挑选了30辆卡车以备使用。第十六军参谋长冈崎也认为，承担中心开花任务的东海林支队必须利用机场附近的便利交通实施快速机动，出发前又调给东海林50辆卡车。随兵员一起登岛的80辆卡车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上午，8时，由700名队员组成的若松第一挺进队乘卡车向近万名盟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凭借出色的机动能力，日军接连突破了守军四道防线。到11时，若松已经成功突击到机场外围。

作为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荷兰在此部署有重兵把守，并筑有大量防御工事。11时30分，若松挺进队向机场发起的攻击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荷军的交叉火力使日军举步维艰，战况异常惨烈。日军从正面发起了多次敢死冲锋，始终无法突破守军的防线，战斗陷入僵持。久拖不决对兵力薄弱的若松挺进队无疑极为不利。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一支仅仅由6人组成的日军小分队寻隙潜入了附近的丛林，用惯常的迂回战术从背后突入机场。几个人发挥传统的白刃战威力杀死了守卫，在守军营房最高处竖起了太阳旗。守军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当他们不经意回头看时，指挥所的楼顶上已经

插上了敌人的旗帜，以为后路已经被日军大队人马切断，刹那间斗志全无，四散奔逃。到下午，15时，若松用区区数百人顺利占领了机场。

第二天天刚放亮，由远藤三郎少将率领的陆军第三飞行集团150架各型战机迅速进驻卡里加齐机场。

3月3日上午，荷兰空军对卡里加齐机场实施了空袭。11时，荷军出动60辆坦克向机场发起了第一轮进攻。日军死战不退，还派遣小分队绕到进攻部队身后实施袭扰，交战一小时后，盟军败退。

15时，荷军发起了第二轮进攻，投入战场的坦克和装甲车达到了120辆。处于劣势的日军殊死搏斗，一个炮兵小分队挡在荷兰坦克的进军道路上，最后全部被碾成肉泥。日军士兵用上了惯用的“肉弹”战术，全身捆满炸药和手榴弹滚向荷军坦克，一名后来被俘的荷兰军官心有余悸地形容道：“日本人简直太可怕了，他们的战斗力超过了人类的极限。这样一来，我们以战车为中心的得意战术也变得毫无作用。”

缺乏坦克和装甲车的日军用大卡车向荷军装甲部队发起了反冲锋，但卡车毕竟顶不过坦克，它们瞬间被荷军的坦克炮火打成一堆堆废铁。危急时刻，进驻卡里加齐机场的日军战机紧急升空，近距离对进攻部队实施低空打击，击退了荷军一波又一波攻势。傍晚时分，攻击未果的荷军开始向万隆方向总退却。

前一天午夜，最后一架美军飞机载着35名乘客飞往锡兰，其中就有盟军海军司令官赫尔弗里希中将。等他再回来，已是作为荷兰全权代表，参加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了。战后，赫尔弗里希出任了荷兰海军司令。

按道理，日军三路登陆部队合计只有4万多人，仅是守军的一半左右。但盟军的潜在对手还包括5000万爪哇人。当地居民对荷兰300年的殖民统治早已深恶痛绝，爪哇岛成了日本人的绝对主场。当地百姓中一直有这样的传说：“不久，就会有人从北方来拯救我们。”现在，恰好来自北方的日本人被他们视为救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积极帮助前来“解放”他们的日军。有人给日军送上补给，有人在大门上挂上了匆匆赶制的简易太阳旗。一些年轻人主动给日军带路，向日军提供盟军的情报。在日军发动攻击时，他们甚至会冒着危险悄悄移走盟军设置的路障。这些人还到处散播恐怖信息，向守军蓄意夸大日军登陆部队数量，使得守军在最后放下武器前一直认为日军登陆部队有20万之众，从而斗志涣散，丧失继续抵抗的勇气。估计守军也被吓傻了，冷静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日本根本不具备供20万人同时实施登陆的运输能力。

除上述因素，盟军之间还存在着联军与生俱来的弊病，“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日军已兵临城下，四国联军还在为如何部署防御争吵——最后到了战俘营，连饭都吃不上就不吵了。作为主力的荷兰人对守住爪哇毫无信心，连战场情报都懒得搜集。其间，澳军情报官萨蒙斯中尉曾给联军司令部打去电话，询问日军进攻动向，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早报还未送来，无可奉告”。在古都茂物，3月3日——此时日军已经登陆两天了——11时50分，守军还在说“日军似乎没有登陆的迹象”，话说完，抬起头，视野中已经出现了众多看似面生的轻型坦克。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坦克上都插着猩红的太阳旗。哇，那竟然是日本人！

局面已经不可收拾。到3月5日18时，陆军司令官塔尔帕顿中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认真考虑及早投降的可能性。在万隆召开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塔尔帕顿宣布，“因为当地居民对我们抱有强烈的敌意”，开展游击作战绝无可能，万隆也不可能坚持多久。随后，中

将下达了最后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各部队请注意，若收到司令部发来的可以停战的命令，可以无视之。”意思就是说，即使荷兰军队投降了，其他盟军还可以继续战斗。

这话说得实在让人丧气。这儿是你的地盘，你都投降了还指望别人去替你卖命？但英、澳部队指挥官希特维尔少将还是做出了积极表态：“只要有一名荷兰士兵还在战斗，我们就绝不会率先放下武器。”

东路坂口支队的攻击目标是爪哇岛南岸的重要军港芝拉扎。从克拉甘登陆之后，该部连续突破数道盟军防线，纵贯南北急行军400公里，相继攻占苏拉卡尔塔、日惹、马吉冷、普禾加多等重要城镇，于3月8日占领芝拉扎军港。9日中午，该地区守军指挥官科库斯少将派人到日军阵地乞降。10日中午，坂口静夫在普禾加多约见了科库斯，荷兰守军随后放下了武器。总体上看，陆军的抵抗比起多尔曼麾下的海军来说，相去甚远。

东路主力第四十八师团的攻击目标是泗水军港。日军主力成功上岸后，当天急行军50公里，于3月4日渡过梭罗河。之后日军连战连胜，6日攻占泗水西南45公里的战术要点格雷西，并分兵一部攻占三宝壟。为阻止日军快速挺进，除了在溃败途中一路破坏道路和桥梁，守军还在日军进军的道路上灌水，试图水淹七军，日军迅速掘开堤坝降低水位，保持了极快的进军速度。

泗水城已在40公里开外。8日11时，日军先锋遇到了盟军派来的乞降使者。15时，第四十八师团师团长土桥勇逸在临时指挥所接见了爪哇州州长。土桥以荷方统帅责任不明为由拒绝停火。18时，日军攻入泗水。第二天，荷兰东爪哇守军司令伊尔亨少将按照土桥的指示，下令所属部队无条件放下武器。东爪哇战事至此结束。

西路主力日第二师团在万丹湾和孔雀港登陆后，遭到了2000名澳大利亚士兵的顽强抵抗，由佐藤半七大佐率领的佐藤支队突破了守军防线，于5日21时侵占了荷印首府巴达维亚。无数当地民众居然箪食壶浆欢迎日军入城。那须弓雄少将所部于6日凌晨4时30分占领古都茂物，尔后向军事要塞万隆进军。守军一路炸毁桥梁、设置路障，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

今村乘坐的“龙城丸”运输船意外被自己人击沉，导致联络电台全部落水、无法使用，军部也就无法对占领卡里加齐机场的东海林支队下达新的作战命令。虽然无法与军部及时取得联系，但彪悍的东海林认为，战机稍纵即逝，继续留守机场将贻误战机，必须趁机追击，以支队区区4000个士兵向万隆约50000名联军发起进攻。

担任先锋的依然是若松第一挺进队。3月6日傍晚，若松敢死队凭借浓雾的掩护冲入了联邦城，占领了南侧高地3000名守军把守的第一道防线。就在盟军惊诧万分之际，可以俯瞰万隆要塞的另一处村寨也插上了日军的太阳旗。

23时，手握重兵的万隆要塞防卫司令派斯曼少将派出代表向日军提出停战。这让抱着必死信念前来攻击的若松满则唏嘘不已。

之前荷兰总督斯塔夏迈尔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万隆附近发生战斗，那里居住着大量难民。7日，东海林通知派斯曼少将，希望与荷军司令和总督于次日进行会谈。这一要求附带一个威胁条件，拒绝会谈，将立即对万隆实施无差别轰炸。

此时第二师团主力也杀至万隆城下。7日早上，柳川宗成中尉化装成当地人和翻译一起闯入了荷兰陆军司令部，劝诫塔尔帕顿中将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在面对一群荷兰高级将领发表了一通演讲之后，柳川毫发无损地返回了日军驻地。途中虽有荷兰士兵拦截检查，却没有一个人敢出手伤害他。

爪哇岛上，日军的几路进攻势如破竹，海上一场场无情的杀戮也同时在上演。3月1日上午的印度洋上，搭载“兰利”号航母幸存者的油船“派克斯”号在南云忠一机动舰队舰载机的攻击下迅速沉没。沉没之前，油船发出了求救信号，正驶往芝拉扎军港的美国驱逐舰“埃德沙尔”号闻讯赶来，救起了233名幸存者。更大的不幸随之降临，15时58分，南云机动舰队“比叻”号快速战列舰发现了这艘小小驱逐舰。16时02分，重巡洋舰“筑摩”号率先开火。16时45分，“利根”号重巡洋舰加入了攻击行列。这还不够，16时47分，在一边闲得无聊的战列舰“比叻”号、“雾岛”号也加入了这场名副其实的“射击训练”。仍嫌不过瘾的南云从航母上起飞了17架轰炸机，对可怜的驱逐舰实施空中打击。水面和空中的密集打击使“埃德沙尔”号周围变得跟喷泉一样。

美军舰长凭借出色的操舰技术在弹雨中来回穿梭，但敌人实在太强大，他们还是在16时54分和17时05分先后被“比叻”号和“利根”号的炮弹命中。17时31分，这艘勇敢的驱逐舰缓缓地沉入海底。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舰上有40名船员被日军俘虏。他们被押往肯达里集体斩首。

海上战斗接近尾声，一直没能打上大仗的“南方作战”海上总指挥近藤信竹也意犹未尽地赶来凑热闹。他们先后击沉了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辅助扫雷艇，还俘虏了一艘荷兰蒸汽船。3月2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新猎物，“摩耶”号重巡洋舰立即带着“野分”号、“岚”号驱逐舰赶往现场海域，用了整整75分钟，在17时43分击沉了英军驱逐舰“要塞”号。

侦察机发出的信号同样被“爱宕”号、“高雄”号两艘重巡洋舰捕捉，它们在赶往现场途中，在20时36分意外地遇到了另一艘美军驱逐舰“皮尔斯伯里”号。战斗在20时55分打响。这次日军效率颇高，仅仅7分钟，这艘驱逐舰就葬身在芝拉扎以南900公里处的海底。

击沉英舰“要塞”号后，日驱逐舰“岚”号、“野分”号继续前行，于3日清晨发现了美军炮艇“阿什维尔”号，美军迅速发出求救信号，收到信号的美军扫雷舰“威普威尔”号和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根本无力前往救援。绝望的老炮艇毫无悬念地被日舰击沉，只有1名水兵被救起，随后也死于战俘营。多行不义必自毙，两年后，在莱特湾，“野分”号的最终结局比“阿什维尔”号更惨。

4日清晨，近藤的“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重巡洋舰联手“岚”号和“野分”号驱逐舰，消灭了一支由澳大利亚单桅帆船“雅拉”号护卫的船队，的确是威风八面！随后这支舰队在炮击圣诞岛后于9日返回肯达里，此时陆上战斗已经结束。

5日，南云舰队的4艘重型航母也干起了杀鸡用牛刀的活儿，出动280架次舰载机对人去楼空的芝拉扎军港实施了狂轰滥炸，摧毁了港内剩余的17艘盟军船只。不知当初高木武雄与多尔曼搏杀爪哇海时，这些现在才来打酱油的巨无霸都干啥去了。那时候如果遇上这群瘟神，多尔曼至少也能牺牲得更加悲壮一些。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大家伙，但仍有13艘盟军舰船成功躲过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它们包括美军驱逐舰“威普尔”号、“帕罗特”号，炮艇“图尔萨”号，武装快艇“伊莎贝尔”号，澳大利亚单桅帆船“瓦里勾”号，以及6艘澳大利亚潜艇，1艘荷兰商船和美国货船“海妖”号，也算命不该绝。

其中荷兰扫雷艇“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逃跑的经历堪称传奇。出港十几个小时后，与该舰一起逃往澳大利亚的3艘荷兰舰先后被日军击沉，只剩下它利用夜暗躲到了一个荒岛附近。这艘扫雷艇只有一门75毫米主炮和两门20毫米高平两用机关炮，平时主要用来防空和巡逻，如果再遇到日舰，必死无疑。

这艘1937年服役的扫雷艇最大航速只有15节。舰长带着44名水兵开了个会，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到岛上砍树。舰长下令把树枝和树干捆扎成“丛林模型”，尽可能遮盖住全部舰体。实在盖不住的地方就用油漆喷涂成岩石或峭壁的样子。他们选择在夜间慢速行进，日出之前往海岸附近靠拢下锚，伪装成一个“临时小岛”的样子。这一海域小岛众多，这样还真瞒过了狡猾的日本人。其间，曾有日舰与之擦肩而过，还有数架日军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但他们都未发现这座“小岛”的秘密。在小心翼翼地航行了8天之后，这艘扫雷艇安全驶进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港。死里逃生的“亚伯拉罕·克里贾恩森”号之后一直坚持作战到战争结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5年，退役后的扫雷艇被荷兰海军建成了军舰博物馆。

随着今村的到来，谈判事宜都由军部来直接负责。3月8日16时，在卡里加齐机场航空学校的一间教室里，今村与荷兰守军司令塔尔帕顿中将开始了关于盟军投降的详细谈判。第一天参加会议的除塔尔帕顿，还有荷属东印度总督斯塔夏迈尔，战争动员局局长巴克少将，西爪哇万隆防区司令派斯曼少将等。今村身材不高，在高大的荷兰中将面前更加显得矮小，但现场的情况恰恰相反。

塔尔帕顿首先发话：“万隆的守备部队，准备扔掉武器向贵军投降。”

今村并未开口，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塔尔帕顿试图保存局部有生力量，不等今村开口，接着声明：“在爪哇岛上还有美、英和澳军，他们并不归我指挥，我只能代表万隆的荷兰军队投降。”

参会的日本人都哑然了，众人将目光投向了司令官。今村依然一言不发，冈崎参谋长发话了：“本次会议是处理整个爪哇的军政，而不是仅接受万隆荷兰军队的投降。”

坐在一边的荷印总督斯塔夏迈尔突然发话：“荷属东印度不投降！”

一向内敛的今村终于忍不住发话：“为什么？”

荷兰总督高声回答道：“荷兰政府流亡英国时，已经剥夺了荷印总督的兵权。现在我手中只有民政权，没有权力决定军队的去留，没有权力的人在这里多说话就是越权。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跟你们商谈如何合力运用爪哇的民政权，丝毫没有向日本投降的意思。”

今村的脾气显然比山下奉文要好很多，对此竟然没有发火：“好，我明白了。带总督先生到别的房间去吧。我跟中将谈谈，先让所有荷兰军队停止抵抗。”

斯塔夏迈尔被“礼貌”地驱逐出场，留下塔尔帕顿继续谈判。今村告诉荷兰人：“你们都是军人，非常清楚战争是什么。如果日军目标只是万隆之类的弹丸之地，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攻击到这里。”随后他明确表示，要么接受全军无条件投降，要么继续开战直至荷兰守军被全部消灭。

18时20分，塔尔帕顿同意所有守军无条件放下武器。投降书签订之后，双方与会代表16人一起合影“留念”。此时距日军登陆只有短短的8天。第二天清晨，7时30分，塔尔帕顿通过广播宣布了投降命令。

就在塔尔帕顿签署投降书前几个小时，在爪哇西北方向的缅甸战场，日第十五军不战而陷仰光，后文详叙。

最先进入万隆接受投降的并不是出力最大的东海林支队。东海林之前曾服役于第二师团，是受排挤被丸山赶出来才到学校任教的。后来新组建的第三十八师团缺少军官，东海林才有了重新参战的机会。第二师团丸山政男一向飞扬跋扈，决不允许如此荣誉落在自己的弃将

身上。丸山对东海林支队擅自攻击万隆的“鲁莽”行为大加训斥，并致电今村“禁止东海林支队入城”，同时让自己的第二师团进入万隆接受盟军的投降。

3月10日，在当地民众的阵阵欢呼声中，今村率第十六军司令部进驻万隆。这一天恰好是日本陆军节。

守军最后一封电报是3月9日通过万隆民用电信局发出的，“我们结束了，”电报说，“等时局好转时再见吧，女王万岁！”

日军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获得了最大的胜利。荷印作战共俘获盟军8万余人，缴获飞机177架。日军自身伤亡比预计要小得多，伤亡最大的第二师团，死亡840人，受伤1784人。原来预计两周攻占爪哇岛，实际仅8天就完成任务。从全局而言，日军原定开战之后150天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作战计划提前完成。

尽管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但盟军依然对控制下主要的油田及炼油设施进行了极大的破坏，这也成为日军后来大肆虐待荷兰战俘的主要原因。宝贝抢回来了却意外出现了瑕疵，直到1943年，日本人才将荷印地区的石油生产恢复到战前75%的水平。不管怎么说，总算够用了。

开战伊始，通信设备掉入大海的今村根本无法向下属发号施令。等到第四天他恢复指挥时，日军三路攻击部队均顺利或超额完成了任务。盟军战意不足，反面证明日军战前计划的周密、细致。今村将主要功劳归功于部下，并吹嘘说：“荷属东印度作战是根本不需要司令官的战役。”

今村不仅率部迅速平定爪哇岛，而且以较快速度恢复了荷印的正常秩序。今村并未像山下奉文那样以杀戮立威。当地有人告诉他，除了苏加诺和哈达，没有人能领导7000万当地人。两人是印尼著名的民

族领袖，对荷兰人来说就是罪大恶极的叛逆者。早在日军发动攻势之前，两人已被荷兰殖民当局投入了监狱。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今村下令要尽快找到这两个人。刚开始打听到哈达关押在班达奈拉岛，经过认真寻找未能找到，后来还是在爪哇的苏卡步米将哈达翻了出来。为掩人耳目，今村特意在巴达维亚找了一座小房子将哈达藏匿起来。在苏门答腊被找到的苏加诺也被送到爪哇。今村对两人礼遇有加，苏、哈于是都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依靠日本实现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苏加诺提出，他们并不是向日军投降。今后他们只负责行政工作，不协助日本人进行战争。今村对此竟然给予了默许。在之前荷兰总督的豪华别墅里，今村开始给苏加诺戴高帽子：“我知道，你不是对我唯命是从的那种人，所以我不准备对你发号施令，甚至不会告诉你该干什么。我能保证的是，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学习我们的语言，那么在我们的占领下，我能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但是我不能答应独立。”

对苏加诺提出的经费要求，今村慷慨给予了10倍资金，还调拨给他们20辆汽车，将行政权完全交给了印尼人，这可能是日占区中唯一的“仁政”。

深受感动的苏、哈二人答应与日本人全力合作，一起去对付荷兰人。除积极推广日语外，苏加诺还建立了一个由15名印尼人和5名日本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一切政务。所有地区禁止使用荷兰语，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为官方语言。各大城市一切照旧，并未实行灯火管制。今村认为明亮的灯火能够影响人心——当初本地人迎接日军登陆时的第一声呼喊就是：“万岁，请点上煤油灯吧！”

批评之声随之出现。“今村在占领区实施的军政优柔寡断，缺乏威严，荷属东印度的日本部队完全不像是皇军。在非常时期，让当地

人自由自在实在是太冒失了。”还有人说：“当地人跟今村简直就跟朋友一样。”对今村的批评很快传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那里，对此颇感棘手的寺内未加评论，只是把批评原封不动发往东京。爪哇岛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东条首相的警觉。

日军占领爪哇70天后，东京的特使到了巴达维亚，他们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和人事局长富永恭次。见到今村之前，两人先微服私访了一些城市，感觉那里的气氛和已经改名为昭南特别市的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截然不同，晚上的街道依然灯火通明，甚至有白人未被投进监狱而在街上悠闲地散步。那些占领军一点儿皇军的“威严”都没有，好像这里不是战败国似的。

随后两人会见了今村。对东京的质问，今村并不认可，还咄咄逼人地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我不过是执行了天皇的旨意而已，陛下决定的统治要领中，主要有确保战略物资、严守军法、稳定当地人心三条，这三条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如果两位发现本人治理不当，请解除我的职务。”

经过几轮唇枪舌剑，毫不让步的今村最后竟然说服了两位特使。返回东京之后，两人冒着被训斥的风险提交了调查报告，建议东条和杉山让今村自由行事。对此，东条竟然表示默许，不再强迫今村改变之前的政策。

这样的“仁政”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战局不断恶化，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岛双线告急。为挽回败局，1942年11月，东京调今村出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在瓜岛和新几内亚岛的作战。接任今村职务的是他的妻妹夫（连襟）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荷属东印度的政策随之完全改变。

战后，今村被澳大利亚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而当年被他武装入侵的荷属东印度的宗主国——荷兰的法庭却判他无罪。他的继任者

田边盛武被判处绞刑。

对于乘坐运输船被击沉一事，今村一直认为是美军“休斯敦”号所为。战后，那些侥幸活命的日本军政要人写出了不少亲历文章。今村也是从海军人员互揭老底的回忆录中才得知，当年送他下海游泳的恰恰是自己人。

| 第三章 |

缅甸泥淖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短一年多，中国丢掉了华北、沪宁杭、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加上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泱泱中华半壁河山已沦陷倭寇之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均十分薄弱，特别是军工产业，别说与欧美强国，即使与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相比也差距甚远。重庆国民政府在向西南大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原本异常孱弱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又遭受巨大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举步维艰。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拥有坚强的决心和充足的人力，但物力特别是武器装备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进行一场全民战争的需要。持续抗战必须借助外力，通过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资支援。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天津、上海和香港。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仅剩香港一地。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的华南国际运输线成为中国获取国际外援的主要通道。1938年10月，日本攻占武汉、广州，使由香港至内陆的华南国际运输线就此中断。中国为争取外援，必须开辟新的渠道。

比华南线稍后启用的是西北国际运输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为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减轻自己在远东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配套的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这条从西安经兰州、霍尔果斯，最后到苏联萨雷奥捷克的交通线，全长3520公里，主要用于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及偿还对方的矿产和农产品。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自顾不暇的苏联逐渐中断对中国的援助，这条交通线也逐渐陷入沉寂。

另外一条国际交通线，取道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主要通过海防港与海上航线相连，按其终点分为滇越交通和桂越交通。广州陷落之后，该线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之一。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桂越交通就此中断。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越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1937年9月至1940年6月，通过这条交通线运抵国内的物资超过40万吨，其中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扣留的物资不少于10万吨。

一条条供血管道被日寇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通道仅仅剩下滇缅公路。老酒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条公路，在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她是维系中国持久抗战的生命脐带。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时承诺，云南将派两个军出滇抗日，同时提出，“上海一失，我既无国际港口”，以及“日本南进政策必付诸实施，南方战区可能扩大，香港和越南的铁路终成问题”等见解。龙云提议：“国际交通线应早做准备，需立即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连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充，铁路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当此之时，西南大后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对龙云的提议慨然应诺。鉴于铁路建设非一日之功，会议决定先行建设施工较易的滇缅公路。

1937年10月底，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九生率大批专家抵达昆明，与龙云详细研讨筑路相关事宜。11月初，根据实际勘测确定了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畹町进入缅甸的路线。公路出境后直抵缅甸北重镇腊戍，向南与仰光至曼德勒、腊戍的铁路连成一线。从昆明到腊戍全线1146.1公里，缅甸境内畹町至腊戍段186.7公里，中国境内959.4公里。两段公路分别由英缅方和中方组织施工。

对于修建这样一条公路，英缅当局态度也非常积极，他们无疑将通过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和过路费获取大利，甚至可以像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越南那样，浑水摸鱼，连吃带拿，再弄走一点儿。援华物资先经海路运到仰光，然后走水路或陆路运至腊戍，再从腊戍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东段昆明至大理的411.6公里路段中，昆明至广通段于1935年12月已基本通车，其余约300公里也筑有路基，稍加改造即可使用。西段下关至畹町段547.8公里此前尚未动工。在当时条件下，修筑滇缅公路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一项艰巨的伟大工程。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拨款交云南地方当局督修滇缅公路，限一年内完工。1937年12月，龙云下令分6段抢修滇缅公路。随着命令下达，滇西各县立即紧急动员。当时，云南已组建第六十军，在军长卢汉的带领下出滇抗战，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也开始组建，另外有许多年轻壮丁加入了地方团队，导致劳动力奇缺。参加公路建设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儿。龙云命令所有单位必须在1937年12月将筑路人员送到施工现场，这样滇西28个县约20万民工陆续投入了修路建设。

滇缅公路工程量之大，仅从以下数据就可以看出。公路修建共计完成土方1998万立方米，石方187万立方米，大小桥梁544座，孔径总长2700多米，石涵洞2196个，水涵洞1114个，铺碎石100多万立方米。公路横跨滇西险峻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落差1300多米，地形、气候异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肆虐。最重要的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筑路设备，缺乏炸药，筑路大军所能依靠的只有铁镐、簸箕、绳索和扁担。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干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简易窝棚里，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用勤劳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挖通了那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其间，安全事故和疾病夺去了3000

多条生命，甚至出现了全家死在工程现场的悲剧，因公致残者逾万人。

原来西方专家认为，修筑这条公路至少需要5年，但那些勤劳勇敢的先辈仅仅用了9个月，就于1938年12月1日实现了公路全线贯通。1938年10月，从黑海港口敖德萨装运的6000吨援华军火由几艘货船运达香港。当时广州告急，越南各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允许中国卸载军事用品，国民政府只好通知苏联船只转往仰光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至腊戍。宋子文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从腊戍经滇缅公路回到昆明。直到1941年底，每天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达数千辆，最多时超过全国车辆总数的一半，每月输入物资超过10000吨。

对中国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壮举，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只有中国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在听到滇缅公路通车的消息后，罗斯福总统颇感惊讶，特别指示当时卸任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取道公路回国，以实地考察核实有关情况。詹森大使乘吉普车沿路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报告。“滇缅公路工程浩大，”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詹森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时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其果敢毅力与顽强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缺乏机械，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及的。”部分美国评论甚至将公路的修筑与挖通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

1939年初，重庆政府西南运输处从国外购买了大批车辆，故而滇缅公路汽车驾驶人员和技工奇缺。得知这一消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随即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效力，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随后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共3192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1939年2月至8月，南侨技工分9批陆续回到祖国。战争结束时，还剩下不到1000人。

1940年9月，中越交通线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盟国援华的大批物资必须先经海路运到仰光。一时间，仰光港内，无数悬挂着星条旗、米字旗、镰刀斧头旗的大小船只进进出出，中国抗战急需的大量物资在码头上堆积如山。除重庆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从1940年起国外及华侨的运输公司也加入了滇缅路的运输。1939年的11个月中通过公路共运入物资27980吨，1940年运入61394吨，1941年运入132193吨。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止，共输入战时各种急需物资40.2万吨，其中油类15万吨、枪械弹药7万吨，其余为五金、交通器材、医药、机床、发动机等维持国计民生和战时经济的重要物资。在此期间，通过滇缅公路输出物资约10万吨。

随着日本与美、英在远东地区矛盾的不断加剧，西方开始逐步加大援华力度。1941年3月，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间，美、英多次向重庆政府提供贷款，规定以钨砂、锡、桐油等物偿还。据记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所需各种物资中，汽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100%，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90%都需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内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最多能维持三个月之用。无怪乎宋子文慨叹：“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于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滇缅公路就这样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经营好这条维系中国抗战的大动脉，重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一直到1941年，云南还在使用自己发行的“滇币”。滇军自成体系，蒋介石的“中央军”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进入。蒋介石也欲借此机会，以抗日名义“统一”云南。对此，龙云深有戒备。蒋介石一边派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向龙云多方拉拢疏通，一边以保护滇缅路及远征缅甸为由将“中央军”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调动。

除后来入缅作战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中央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军等也陆续来到云南周边，但长期未能入滇。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开始酝酿，双方欲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这年10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特别转告龙云，“凡归昆明行营序列之部队，无论驻在何地，皆由志舟（龙云字）主任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中央绝不干预。唯对国际局势及抗战成败攸关者，中央不能不作适应之决定，务望志舟兄深谅体悉”。这样，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以及负责昆明防务的第七十一军等部队才陆续开入云南。

日军想方设法要切断滇缅公路。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专门成立了所谓“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越南北部机场为基地轰炸滇缅路全线。仅6月至10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目标是对公路贯通有着决定意义的桥梁，其中最主要的是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

对此，我方公路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保持公路畅通。每次遭遇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抢修队会立即对大桥进行抢修。他们很多都是当年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空袭尚未结束，地面的抢修工作已经开始。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十四次轰炸了澜沧江上的昌淦桥，这次大桥被彻底炸断。东京电台得意扬扬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大后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戏剧性的一幕随之出现，交通部急电发出不久，前方就传来了好消息：运输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公路全线畅通无阻。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可能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炸断。他们找到一些空汽油桶，每70个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再用钢缆将

渡船在两岸间拉来拉去，保证了运输车辆的输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桥彻底修复。

从一些简单事例就可以看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942年1月，日军进攻长沙。驻守岳麓山阵地的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试图压制日军炮火，在战斗最激烈时，炮弹告罄。薛岳司令官紧急致电重庆求援，军令部回答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搬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重庆政府仅有的10余架运输机亦因缺乏油料停飞。作战物资匮乏同样影响敌后战场，其间，延安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日军“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复：“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后方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滇缅公路，这一头的“滇”是云南，另一头的“缅”就是缅甸。对于摊子铺得太大的日军来说，攻占这一头的云南暂时力不能及。既然如此，就干脆占领那一头的缅甸吧。

缅甸全境狭长多山，南北长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925公里，面积67.7万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西北同英国远东最大殖民地印度搭界，东南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824年、1852年、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缅战争武力占领缅甸全境。起初，英国采取了“以印治缅”的统治方式，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到1937年，英国殖民当局才将缅甸从印度划出，由自己派出总督直接统治。

除了战略位置重要，缅甸的自然资源也极其丰富。从1914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对缅甸的投资比之前增长了3倍，主要在石油、木材、矿产和橡胶等领域。这里是世界上重要的大米生产国和出

口国，有着“稻米之国”之美誉。20世纪30年代，缅甸年均出口大米350万吨。当时日本每年约进口大米170万吨，尚不能满足国内所需。别的复杂资源老酒不会算，但人一天吃多少粮食大致还懂，按照每人每天吃1斤大米——日本人个子小，估计吃不了这么多——这350万吨就是900万人一年的口粮。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时期，日本陆海军总数也未达到900万。换句话说，如果日本能够抢到这里的稻米，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众多侵略军的吃饭问题。

前文提到，荷属东印度是远东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与之类似，缅甸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开采业是缅甸战前最主要的工业产业，年产石油超过100万吨，是日本产量的5倍。如果顺便抢到这里的石油，就可以为日本短缺的石油供应再加上一道保险。缅甸还蕴藏着丰富的钨矿，当时钨产量居世界第一，仅茂奇一个矿山的矿石就占世界总量的35%以上。此外，铅产量也占世界第五位。其他诸如宝石、玉石、金、银、铜、锡、锌、镍、锰等有色金属以及棉花、花生、芝麻、大豆，还有琳琅满目的热带水果等，贪得无厌的日本人肯定都想要。

就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中部和南部属于热带，全年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自5月下旬至10月为雨季，其间阴雨连绵，天气凉爽，空气极度潮湿，蚊虫蚂蝗肆虐，瘴气尤甚。10月至次年5月中旬为旱季，天气多风，干旱少雨。缅甸的地形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掸邦高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盆地和西部的阿拉干山区。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从东到西依次为伊洛瓦底江、锡当河、萨尔温江。缅甸是“一江春水向南流”，根据河流和山脉走势，缅甸境内的铁路和公路也是南北贯通，并在北部与我国的滇缅公路相连。

从行政、地理上划分，缅甸全境可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中心城市是曼德勒；以南为下缅甸，核心城市为仰光。曼德勒为上缅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扼水陆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必

争之地。下缅甸的仰光是当时缅甸首都，为新兴商业港口，建有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这里是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港，对中国的意义甚至大于缅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缅甸北部的胡康河地区是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称之为“野人山”。其间河流交错，雨季水势汹涌，舟船难通——那里即将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

就军事角度而言，缅甸这种易南北进出、难东西机动的地形，使一旦战争爆发，大的战事往往发生在南北走向的幽深山谷和山间盆地中，仰光和曼德勒一南一北两大军事重镇的得失就至关重要。一旦仰光有失，则门户洞开，入侵敌军可以从南向北一路突进。仰光以北曼德勒、勃固、同古、彬文那等军事要地均处于这条走廊上。从曼德勒向东北至腊戍、向北至密支那，既是缅北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一旦有失，日军就可以沿滇缅公路一路冲进云南西部。

像荷属东印度饱受荷兰人的压迫一样，缅甸各族人民饱受英国殖民者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可谓是苦难深重。不单如此，英国起初“以印治缅”的高压政策使得缅甸民众遭受了英、印的双重压迫。英国人和印度人对缅甸的压榨可谓是到了骨头缝里，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略见端倪。

第一，英印当局根本无视当地百姓的死活，强行将缅甸出产大米的逾60%运向国外，国内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第二，禁止缅甸人手工编织他们日常使用的“隆基”（一种缠在腰上的布），所有布料必须使用英国或印度生产的产品。那些暗中织造布料的妇女很多遭逮捕关押，一些人甚至被剁掉手指导致终身残疾。第三，强行封锁泰缅国境，缅甸人要想去邻近的泰国不能走便捷的陆上通道，只能绕道仰光，然后再乘船前往泰国。那些海上运输船无疑都是英国船舶公司的，且独家经营收取高额船费，赚取的巨额利润并未用于缅甸当地建设，而被拿去建设那个叫“东方直布罗

陀”的玩意儿。第四，一直遭受英国人欺压的印度人也助纣为虐，反过身来欺负缅甸人。几乎所有工商业都掌握在少数印度人手里，街上商店大都为印度人所开。广大农村的土地同样被印度新移民占据，那些所谓的村长和地主大部分是印度人，缅甸人、克伦族人、掸族人等缅甸土著处在英、印的双重统治之下，成为“外来者”的雇工或佃户。第五，禁止缅甸人私自采集岩盐，必须购买由英国制盐公司经营的高价盐。比起封锁泰缅边界来说，这招更黑，你可以不坐英国人的船去泰国，但你绝不能永远不吃盐。

物质上的压榨还远远不够。缅甸崇尚佛教，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佛教徒。英国和印度官员公开亵渎缅甸佛塔和佛像，对之或棒打或脚踢甚至淋尿。当局还禁止缅甸人买卖纸张，需要的全部纸张必须从少数英国传教士手里购买。此举不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还等于变相剥夺了缅甸人的言论自由。那时候可不像今天有电视、手机、互联网，纸张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作为佛教徒的缅甸人只能从其眼中的异教徒手中购买纸张，这对他们是莫大的侮辱。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情况下，“把印度人从城市、农村赶出去，挣脱英国统治，建立缅甸人的缅甸”就成为所有缅甸人的战斗口号。面对英、印的双重压迫，缅甸人为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各种积极的尝试。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争取独立。1930年，缅甸革命组织“咖咙会”酝酿发起暴动，可惜因策划不周惨遭镇压。1939年，德国在欧洲挑起战争，英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监管放松，缅甸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次暴动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数以万计的暴动者为此身首异处。暴力革命行不通，缅甸人就想采取妥协的方式与英国人商谈。

二战爆发之后，英国在欧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远东的统治力相对减弱。为了争取自由与独立，1940年5月10日，缅甸最大的党派德钦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愿意与英国人合作，做英国反法

西斯战争的“炮灰”去打击德国人，条件是英国在取得胜利之后给予缅甸独立地位。这项提议遭到断然拒绝，殖民当局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软硬都行不通，走投无路的缅甸人和印度圣雄甘地一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0年6月，缅甸“自由联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要求英国同意缅甸独立，号召缅甸人不参战，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此举换来了殖民当局的大肆逮捕，德钦党主要领导人及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负责人大多被捕入狱。

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提出所有民族均有自由选择治理方式的权利。这可是你英国人自己说的，时任缅甸总理的吴素立即单方面发表声明，称宪章原则同样适用于缅甸。吴素表示，只要英国同意战后给予缅甸自治领的地位，缅甸将在战争中完全与英国合作。但他随后前往伦敦祈求时，丘吉尔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不给。

丢尽脸面的吴素准备经美国和太平洋返回缅甸。路经美国时，他试图争取罗斯福的支持，同样未果。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吴素恰好就在夏威夷现场，目睹了日军飞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狂轰滥炸，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印象。

战争突然爆发使吴素不得不重返欧洲，取道葡萄牙回国。在途经里斯本时，对英国完全失望的吴素秘密拜访了日本驻里斯本使馆。第二天，日本驻葡萄牙大使在拍给东京的电报中称：“缅甸总理保证，一旦日军入侵缅甸，缅甸人将举行暴动帮助日军把英国人赶出去。”

日本人的外交电报很快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并通过“魔术”系统成功破译，吴素很快在海法被英国人拘留，理由是策划向日本人出卖“祖国”。吴素随后被押往非洲乌干达软禁至战争结束。

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绝望的缅甸人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寻求一切外界力量的帮助，他们喊出了“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困难”。

甸的机会”。“谁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弥漫在缅甸人中的民族情绪给奉行“大东亚共荣圈”、试图占领缅甸的日本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日本人反对英国人，自然被缅甸人视为朋友。日本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达到将英国人驱逐出缅甸的目的，还可为印度从英国分离出来树立一个样板。

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困境，日本逐步确立了南进战略，试图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以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1935年，日本在缅甸成立了“日缅友好协会”，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是开展间谍活动，在缅甸反英人士中寻找代理人。1940年8月，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将缅甸划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之内。对日本人来说，侵缅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滇缅公路。早在1940年7月，东京大本营就提出，“靠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华路线”。在外交上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未能完全得逞——其间英国曾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军事上依靠空中力量切断滇缅公路未果之后，日本人把目光逐渐转向了缅甸。

早在1940年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缅甸事务的铃木敬司就已经注意到缅甸人的反英情绪，对民族运动核心领导团队德钦党给予了重点关注。铃木在写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如果缅甸的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成武装暴动，切断缅甸的援蒋路线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1940年3月，铃木化名南世益，以《读卖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进入仰光，于翌年1月组建了特务组织——“南机关”，对外称“南方企业研究”。南机关成员以从事林业、矿业、商业调查为名，专门从事缅甸的策反及武装暴动事宜。在泰缅边境清迈、达府等地，“南机关”均设立了联络点，从事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为未来日军入侵缅甸积极进行准备。

在日本僧人永井行慈的帮助下，铃木与德钦党领袖德钦弥亚取得了直接联系。铃木向缅甸人保证：“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缅甸人民的

民族独立运动，愿意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并组织训练缅甸进步青年。”

日本人在缅甸人眼里成了“解放者”，成了反抗英国残暴统治的“正义之师”。日本人的“正义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缅甸。由于民众认知水平较低，加上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病急乱投医的缅甸人真就把日本人当成了“救世主”。

起初日本只是想策动缅甸独立，以控制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但随着形势发展，东京为进一步打击英美军事力量并抢夺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决定发起缅甸战役。

无孔不入的宣传使缅甸完全变成了日军的主场。起初当地人对日军的欢迎确实出于真心。缅甸的“独立义勇军”由于缺乏训练，打起仗来，义则义矣，却一点儿都不勇。但他们会积极为日军带路，收集英军、中国远征军的情报，进入乡村为日军筹集粮食，一些人甚至潜入英军阵地偷来枪支参加义勇军，“举凡有关侦察、情报、宣传、架桥、行军、补给与扰乱后方等军务，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当日第三十三师团进攻仰光为锡当河所阻，山炮和速射炮运不过去，日军工兵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架桥材料时，当地人就代为架起当地特有的筏桥。用日本人的话就是，“简单实用，完全符合日军进军的需要”。

除了“独立义勇军”的宣传和缅甸人对英国人、印度人的痛恨，日军还巧妙利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在缅甸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当缅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从东方出现了骑着白马的‘博莫乔’将军前来拯救缅甸”，根据这一传说，指挥“独立义勇军”的铃木敬司就故意骑着白马四处招摇撞骗，并自称为“博莫乔”。骑白马的“博莫乔”每经过一个村落，村民常常虔诚地合掌致意，满怀喜悦

地流下激动的眼泪。日军攻克仰光后，铃木仍骑着白马以“博莫乔”的名义现身。

日军还佯装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作为佛教国家，僧侣是缅甸社会的领导阶层，安抚僧侣对赢得民心来说至关重要。日军各部队情报官每攻下一座城镇，都必先拜访僧院，将日本的战争目的向那些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望的僧侣详细解释，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协助。在战斗中，日军避免毁坏被缅甸人视为灵魂庇护地的宝塔。这些都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

缅甸人痛恨英国人的情绪自然而然会带到后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身上。缅甸人认为，大老远跑来的中国人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帮凶，他们入缅作战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不义之举。因此，远征军所到之处，很难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为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英军败失下缅甸

前文提到，缅甸对中国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对英国人来说，远东的防御重点是新加坡和印度，缅甸和香港一样属于相对次要的地区，可守可弃。不过那儿终究是自己的地盘，放任不管说不过去，大英帝国这老脸也没处搁，对缅甸的防务英国至少也需要装装样子。况且缅甸作为印度的东方屏障以及马来亚的西北侧翼，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那里丰富的自然资源丢了也实在可惜。基于以上原因，英国在1940年10月重开滇缅公路之后，就开始与重庆国民政府就军事合作进行尝试。1941年1月，伦敦委派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兰斯洛特·丹尼斯少将出任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与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核心是保卫对中国至关重要的缅甸地区。

丹尼斯少将抵达重庆当月，“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正式成立。考察团主要职责是对中、缅、印、马相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英国共同协商保卫缅甸的军事计划。考察团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团长，军令部第一次长林蔚为副团长，其余还有杜聿明、侯腾等高级将领。考察团众人于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等地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实地考察，提交了洋洋洒洒30万言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报告书分“敌情判断”和“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根据当地地形、交通及估计日军将采取的战略战术，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

计划提出：日本对中国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总体政略、战略实施总体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交火，势必会首先进攻英属马来亚和缅甸地区。这样日寇既可以夺取英国的远东殖民地，又可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线路，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报告书得到了丹尼斯少将的高度认可。可惜翌年2月，将军为尽快达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飞赴腊戍与英缅当局协商返回重庆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对中国提出的结论，伦敦并不认可。丘吉尔和他的大腕们认为，凭借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日军肯定不敢对缅甸轻易下手。英方认为，即使日军要截断滇缅公路，也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入手，绝对不会取道缅甸。基于这一观点，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后来任印缅战区司令官的韦维尔上将在1941年10月曾实地考察过缅甸，对那一地区的情况持极端乐观的态度。韦维尔认为，日本人不会侵略缅甸，因为马来亚和菲律宾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如果他们胆敢入侵缅甸，“势必受到严厉的惩罚”。

英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理由，他们始终在防范中国势力进入缅甸。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请神容易送神难，对战争胜利之后英国人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大大不利——这和他们香港的防卫态度惊人相似。伦敦认为，一旦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大量中国移民将接踵而至。在他们眼中，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从而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加以限制。英国人提出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一带布防。

但是英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军一旦入侵，他们根本不具备防御缅甸的能力，所以也不敢直截了当一口回绝中国，只是一味强调时机未到，要求中国军队暂缓入缅。英国仍想凭借中英军事合作的声势来唬住日本。长时间的扯淡纠缠，致使中英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剃头挑子一头热的重庆政府仍在积极做着入缅作战的准备。1941年3月，军事委员会从军令部、军政部和军训部抽调了部分高级专家组成了驻滇参谋团，这一机构入缅后改称驻缅参谋团，以军令部第一次

长林蔚为团长，军训部第一次长阮肇昌为副团长，总参谋部高参萧毅肃为参谋长。参谋团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基本相当于军令部的前进指挥部，必要时可以直接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命令。当时国军内能享受这一待遇的还有两个部门，就是真正的军令部和委员长侍从室。

参谋团除了积极与英缅方进行沟通，还以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为首批入缅部队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如充实装备、加强训练、筹措物资等。同时对集结在滇川、滇黔、滇康边境的部队实施动员，对炮兵、工兵、通信、后勤等特种部队进行了必要动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实力强大的美国终于走上了战争前台。为了确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在远东安全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截然相反的策略，中美关系也从之前单一的经济援助转为正式同盟。罗斯福最担心中国一旦崩溃，日本势必集中兵力于太平洋地区，美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虽然远东地区暂时无兵可派，美国还是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仅1942年就给予重庆政府5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中国急需的军事设备和物资。

华盛顿认为：“如果远东战场的西翼缅甸失守，盟军整个局势包括东翼的澳大利亚在内，都将面临严重危险。”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公路，大批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中国抗战无法维持，对盟军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入缅作战。英国并不赞同，认为此举完全是“牺牲英国而增强美国影响力的努力”。

珍珠港事件之后，兴奋异常的蒋介石立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除了对日、德、意宣战，同时向美国提议，以美国为核心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参加的军事同盟。他很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将向轴心国宣

战，另一方面将中国希望结成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几位大使。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立即将蒋介石的建议传回华盛顿，罗斯福迅速回电表示赞同，并提议由蒋介石召集，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后来出于种种原因，苏联和荷兰并未加入这一同盟。

12月10日，丹尼斯少将代表英国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第二天，重庆政府开始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总动员。先以第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为骨干组建了先锋支队，这支队伍由第四十九师副师长刘观隆带队，因此也称作“刘观隆支队”，率先从滇南入缅接替英军在景栋地区的防务——这是中国第一支入缅作战部队。重庆政府同时下令第九十三师进驻车里，第四十九师一个团前出畹町，准备随时开赴景栋。上述部队入缅后统一归英缅军司令官指挥。

12月14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代表英国政府再次明确表示：“一旦形势吃紧，愿与中国政府共同加强缅甸的防务。”

12月16日，以林蔚为团长的中国参谋团进入缅甸。同日，美国陆军部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团向重庆表示，希望中国军队尽快入缅布防。蒋当即下令第五军、第六军向保山、芒市集结，做好随时入缅的准备。随后侯腾在腊戍见到了韦维尔的参谋长哈丁·赫顿中将，提出第五军、第六军与英军一起在缅东南勃固、毛淡棉地区共同与敌作战的建议，遭到拒绝。

12月26日，当先头部队到达保山时，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接到了“停止前进”的电令，因为“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勿入缅”。29日，新命令到达，“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并分段在昆明及滇缅线上集结待命”。此前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中、英发生了明显分歧。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了联合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为勃兰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是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上将。蒋介石、何应钦和宋美龄（担任现场翻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主要议题有三：一是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二是同盟国对华军事物资供应，三是如何保卫缅甸及滇缅公路。

缅甸不仅是中国接受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还直接关系到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因此蒋介石对出兵缅甸态度积极。英国人并不热心，甚至心存抵触，宁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在丘吉尔和韦维尔眼中，缅甸丢给日本人，战后可以顺理成章地收回，中国的势力一旦进入缅甸，未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会议刚刚开始，中英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韦维尔表示，英国在东南亚作战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殖民利益，对中国抗战之成败不感兴趣，除了缅甸，不愿涉及其他任何问题。蒋介石极其克制地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英国需要，我国可派出8万人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诚意换来的是韦维尔的鄙视，这位和丘吉尔一样瞧不起中国人的英国上将傲慢地说：“如果由贵国军队来保卫缅甸，那简直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同时明确表示，中国人只需要将原来分配给他们的美援物资交给英国人就行，其余的事就别多管了。

远东两大盟国的分歧引起白宫极度不安。罗斯福对英国人的短视和自私颇为不满，他和马歇尔均认为，“韦维尔是个心胸狭窄的老顽固”，中国人的持续抗战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战场至关重要，对欧洲战局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只要他们能成功拖住日本人，美、英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对付德国人，也就是所谓的“先欧后亚”。罗斯福认为，

人是最宝贵的战争资源，中国最不缺的恰恰是人。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出，“在美英总体战略中，中缅印战区位于第三位。但就其战略和政治地位可言，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不断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他也认为韦维尔“比较武断，不讲方法，对待盟友中国人还是以往英国人的那种态度”。

迫于美国的压力，经反复讨价还价，英方还是勉强与重庆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军事协定》，宣告中英正式结成军事同盟，并初步拟定中国派遣三个军入缅作战。

仅仅三天之后，12月26日，韦维尔就再次食言，提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理由竟然是补给不足，“难以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具体入缅时间另行通知。这也正是杜聿明接到暂缓前进命令的原因。此后第五军甚至被解除了入缅任务，准备向东投入国内战场。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形成的决议，1942年1月2日，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蒋介石出任该战区盟军总司令，指挥在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盟军部队。同时盟军还成立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由英国的韦维尔出任司令官。对中国性命攸关的缅甸被划入了韦维尔管辖的作战区域。

就是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的第二天，1月3日，蒋介石电告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让他转告罗斯福，遴选一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对此慨然允诺，并将此任务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

史、马最初选中的是第一军军长休·德鲁姆中将。此人在美国陆军中资格甚老，晋升少将比马歇尔早了整整8年，派他去无疑更能显示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德鲁姆对此项任命进行了认真考虑。有人骇人听闻地告诉他，那里“中国人不相信英国人，英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

而缅甸人对前两者都不相信”。在进一步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中国作战时，德鲁姆告诉马歇尔，那是个“含混不清的工作”，拒绝履行这趟出力不讨好的差事。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向中国派遣地面部队的强烈欲望，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人自主进行防御，仅此而已。陆军部的观点是，每向中国派遣一个人，就意味着每月要向中国运送0.62吨的补给物资。没有充足弹药和补给，美国人是不会打仗的，而中国人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物资去打最多的仗。

第二个进入马歇尔视野的是他的好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少将。两人在一战时期共事过，后来还一起在中国的天津服役，在本宁堡时史迪威就是马歇尔手下的得力干将。1月14日，马歇尔就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事征求当时任第三军军长的史迪威的意见：“乔，你有24小时想出一位更好的候选人，否则就是你了。”刚开始史迪威不太情愿，在马歇尔的压力下，他最终表示服从命令。在他的设想中，中国距离日本很近，如果最终战争导向日本本土，美国就必然会在中国集聚起强大的攻击力量。这样建设中国基地的历史重任就会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史迪威肩上，未来前途无量。罗斯福迅速认可了参谋长的提议，因为马歇尔热诚地告诉他，史迪威“才华出众、足智多谋”。

约瑟夫·史迪威就此进入国人的视线。1883年出生的史迪威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三次在华履职的经历使他成为美国陆军著名的“中国通”——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他这个“通”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等人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属于表面通，骨子里不通。他曾偕新婚妻子一道游览中国，这里古老神秘的文化和贫穷落后的面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至1923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语言教官到北平学习华语，1926年至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一个营的营长，1935年至1939年任美国使馆驻华武官，与中国可谓有不解之缘。史迪威能像说法语、西班牙语一样说流利的汉语，能唱京

戏，对中国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史迪威有两个子女出生在中国，女儿名叫“李娜娜”，儿子名叫“杨京京”。

1940年7月1日，回到美国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第七步兵师师长，同年9月晋升少将。由于该师在1941年夏天的全军演习中表现突出，史迪威因此晋升第三军军长，被誉为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位。

史迪威的能力无疑是出色的。在二战中，罗斯福对手下军事将领的使用堪称知人善任。但老酒窃以为，他这次对史迪威的任命明显不妥。在参加缅甸战役之前，史迪威大部分时间担任文职工作，从未有过实战经历。1942年之前，他指挥过的最大部队是美国一个二线军。虽然训练上颇有独到之处——后来他在兰姆伽训练中国军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明显缺乏大兵团作战的指挥经验。此外，早在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任教时，他就被学生授予“醋性子乔”的绰号，意思说他不够内敛，言语刻薄，喜怒形之于色，往往屈从于个人的冲动情绪而欠缺缜密考虑。在他的经历中，有着多次与同事或上司关系紧张而被调离的案例。据说他长期止步于准将军衔，是因为习惯对自己的长官出言不逊。

身材瘦削的史迪威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头发灰白，远看上去不像军人，更像是一位教授。“阴险、好斗、饱经风霜”，这是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对他的评价。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不讲理、没耐心、臭脾气、阴沉、疯狂、严厉、不敬、粗俗”，看来也有点儿自知之明。他把黑人称为“黑鬼”或“粗汉”，把中国人叫作“中国佬”或“布衫佬”，叫德国人“野蛮人”或“德国佬”。他对日本人尤其看不起，他曾写道：“当我想起那些罗圈腿的蟑螂是如何毁掉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时，我就想把日本人的肠子绕到亚洲每一个街灯的柱上。”

虽然曾有担任使馆武官的经历，但史迪威对外交并不精通，而他将奔赴的战区几乎时时都要与中国人和英国人沟通，这恰恰是他的软肋。一个要妥善处理中、英、美三国关系的联合指挥官职务，却让一个连普通人际关系都难维持的人来担任，这在一开始或许就是一个错误。莫说是外国人，史迪威对同胞也同样苛刻。1944年调离中国时，史迪威是一声不吭，转身就走。继任的魏德迈少将向他索要远征军的作战计划时，史迪威冷冰冰地答曰：“没有计划！”

史迪威打心眼里看不起罗斯福，诋毁他“在一切军事事务上都是业余级的”。在他出发前的一次会议上，他认为罗斯福的讲话“无聊至极，废话连篇”。史迪威有一项特殊技能，就是给别人起各种好听的外号。他曾给罗斯福起了个外号叫“橡胶腿”，说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是“一个侏儒般的怪物，8个星期都不会理发”，认为“英国佬是一群无所作为的家伙”。他厌恶中国领导人的胆怯和腐败，尤其不喜欢蒋介石，嘲笑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油滑的政客，背信弃义、虎头蛇尾的东西，自私自利、不知廉耻、肆无忌惮的恶棍”。他曾公开告诉《时代周刊》记者：“我们正在与一个无知、未受过教育、迷信的乡下佬结盟。”后来当罗斯福问及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时，史迪威的回答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狡猾的、不可靠的老无赖，从不信守承诺”。初次见面，他就给蒋介石起了个好听的外号叫“花生米”，之后一直如此称呼，有一次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中国军事将领在他眼里的印象是，对“进攻型战斗内在反感，传统是依靠与敌人比谁活得更久来赢得战役”。

老酒窃以为，史迪威给谁起外号都可原谅，而对罗斯福残疾的讽刺实在不能容忍。陈纳德对他“性如烈火、尖酸刻薄、十分傲慢”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他的弱点在美国陆军中人人皆知。他写给陆军部的公文常常因文笔和逻辑混乱遭到训斥，以至于老酒今天看史迪威日记，怀疑那流利的文笔不是出自他本人。

在华多年的史迪威积聚的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不可谓不多。卢沟桥事变时，史迪威恰好在中国担任使馆武官，亲眼见证了中日战争的爆发。他发回国内的无数次报告都不厌其烦地表示，他对中国军队喜欢撤退而非保卫国土感到不解和愤怒。一次，在被问及中国何时会发起反攻时，史迪威略带讥讽地说：“这要等到他们不再对反攻有天生的厌恶再说。”由于军衔太低，史迪威受到了国民政府要员的过多冷遇。淞沪会战爆发后，美国陆军部指派他前往战场实地考察，遭到国民政府拒绝。虽然后来经协调终于成行，但等他赶到上海时，那里已经没有国军的身影了，为此他受到了华盛顿的训斥。史迪威在日记说：“在那些中国人的记忆中，我只不过是一个被他们踢来踢去的卑微上校而已。他们眼中的我，不过是一个在泥泞中行军，与苦力混在一起，还搭乘士兵汽车的人。”由此可见，史迪威到中国是带有“衣锦还乡”意味的。

史迪威认为，中国将领不具备现代化战争必需的技能，但普通士兵有着克敌制胜的坚韧意志，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现在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那位高明的指挥官终于来了，就是他约瑟夫·史迪威。

史迪威认为久不得志的自己终于等到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遇，竭力想从蒋介石手里争取军队的指挥权，在远东地区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而这恰恰是蒋介石最忌讳的——他肯定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军队放心地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在蒋介石眼中，史迪威不过是争取更多美国外援的工具。

1942年1月14日至23日的几天里，史汀生、马歇尔与史迪威充分讨论了远东形势以及盟军面临的艰巨任务。马歇尔给了史迪威两条忠告：一是团结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权，让中国人努力干事；二是金钱不是问题。鉴于远东的形势在不断恶化，马歇尔决定由美国政府做出必要的外交安排后，以最快速度将史迪威派往中国。随后阿诺德也召

见了史迪威，隐晦地告诉他要极力配合美军将在远东进行的一项秘密军事行动，后来史迪威才知道那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1月19日，史汀生约见了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同意将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军队交给新任命的参谋长指挥。宋子文了解了被提名者的身份，详细调查了史迪威的履历，对这位未来的参谋长非常满意。在宋子文眼中，史迪威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他立即将美方的意见电告重庆，蒋介石迅速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参谋长”。

美国陆军部很快下达了史迪威到华的任职命令，同时晋升他为陆军中将，以便他在十分看重军衔的中国能更好地行使职权，要知道，蒋介石可是大元帅级别的。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

动身之前，史迪威要求马歇尔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提供30个师的装备，如果仰光一旦不保，供应品不应中断，而应转移到印度的适当基地，最好是加尔各答，还要派运输机运送等。史迪威提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本土，必须最大限度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至少在中国投入一个美国军。他的这一设想未能获准，刚刚加入战争的美国力量不足，也还没想那么远。

启程之前，罗斯福亲自接见了史迪威。总统让他转告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也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它丧失的全部领土。”史迪威从之前领导过的第三军以及曾在中国任职的人中抽调了35人，组成了精干的参谋班子。2月13日，他们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奔赴远东。在史迪威抵达中国之前，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已经开始。

1941年初，英军对缅甸的防守基本形同虚设，偌大的防区仅有英缅第一师约15000人。该师原由缅甸警备队改编而成，装备和训练均严重不足，兵员中从军超过两年的人很少，许多人穿上军装才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只有两个营的英军和一个旅的印度军还勉强有些战斗力。空军只有老掉牙的旧式飞机37架，聊胜于无。不过英国人在最重要的新加坡都只能使用过时的机型，能在次要的缅甸地区部署空军已属难能可贵。丘吉尔和韦维尔都认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结束以前，日本人不会对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

但是缅甸的防务必须加强。大部分能调动的部队被派往了马来亚和新加坡，直到1942年1月底，同样训练欠佳且名额不满的英印第十七师才开到缅甸。该师有兵员18000人，战斗力明显强于英缅第一师。但这支部队原拟开往中东作战，是按照沙漠作战进行训练和装备的，没有任何热带丛林作战的经验。和英军在马来亚以及荷军在爪哇岛一样，部队中由西方人担任的中高级军官与当地士兵貌合神离，无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英国人非常清楚，仅凭上述兵力根本无法与强悍的日本陆军抗衡。后来在战事紧张时，丘吉尔陆续调来了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国第七装甲旅，这才算能打硬仗的部队。以上统算，英国在缅甸的守军约40000人。

英军对防守不太在意，日军对进攻缅甸却给予了充分重视。东京大本营认为：首先，作为南方地区的西翼屏障，占有缅甸可以防止盟军从西侧发起反击，同时可以以此为跳板西攻印度，直下中东与盟友德国会师；其次，占领缅甸可以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有效支持太平洋上的作战，杜绝英国海军的袭扰。最重要的是，可以一举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路线，迫使蒋介石在战与降之间重新抉择。

由于“南方作战”范围太广，中国大陆和东北地区又牵制了日陆军大部分兵力，日参谋本部在兵力调动上未免有捉襟见肘之感。与荷属东印度一样，缅甸也被列为第二批侵占的目标。日大本营为缅甸作战制定的战略目标是：一、确保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马来亚作战的侧翼安全；二、切断滇缅公路，逼迫重庆政府屈服；三、加大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四、夺取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

大本营对入侵缅甸的具体部署是：以开战之后进驻泰国的第十五军做好进攻缅甸的各项准备，作战初期相机占领缅甸南部之航空基地，嗣后进攻至仰光附近，破坏中英合作之据点；俟作战告一段落后增加兵力，击破中英联军，加强对中国、印度之压迫。

日第十五军司令官就是前文多次亮相的饭田祥二郎。饭田于1888年8月8日——出生日期看似颇为吉利，实际上饭田活到了92岁的1980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军人世家，父亲饭田俊助同样是陆军中将。幼年时期，饭田先后在熊本地方幼年学校和中央幼年学校学习，1908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和后文将要出场的下村定、木村兵太郎和牛岛满都是同学，1915年12月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二十七期。此后饭田曾在陆军省、陆军步兵学校任职，并先后出任第四十四联队、第四联队联队长。

1937年3月，饭田晋升少将，接替阿南惟几出任陆军省兵务局局长，主管“军容风纪”。第二年任第一军参谋长，参与了日军在山西南部和兰封的侵略战争。武汉会战之后，饭田于1938年11月接替波田重一出任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以前的波田支队从此更名为饭田支队。1939年8月，饭田晋升中将，10月调任近卫师团师团长。1941年7月，饭田出任第二十五军首任司令官，并于同月26日率军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日美关系急剧恶化，也使日本与美、英的战争成为必然。从那时起，饭田就开始厉兵秣马，积极筹备入侵马来亚。

开战前夕，饭田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职务却意外地被寺内寿一的爱将山下奉文取代，失去了攻占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机会。饭田转而担任次要方向的第十五军司令官，指挥第十八、第三十三、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等4个师团入侵缅甸。这不能不让踌躇满志的饭田无比郁闷。

即便如此，那4个师团也不是一次性批发给饭田。开战之初，他手下只有两个不完整的师团，即樱井省三中将的第三十三师团和竹内宽中将的第五十五师团。其中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四联队为骨干组成的南海支队，由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担负攻克关岛和俾斯麦群岛的作战任务。

12月8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时，饭田的身边只有第五十五师团宇野节大佐的第一四三联队。其余第三十三师团尚在南京地区，直至1942年1月10日，该师团主力才经海路到达泰国，其中第二一三联队一直到2月8日才到达曼谷。第五十五师团于12月初由日本本土走海路到达越南海防，12月11日乘火车经柬埔寨于12月27日到达曼谷。在上述两个师团到达之前，南方军将归属第二十五军的近卫师团暂时划归饭田指挥，战前集结于泰柬边境，开战之后迅速越境占领泰国。

开战之初的第十五军只有20000人左右，这正是大本营将缅甸战役列为第二批展开的主要原因。一直到3月4日日军攻至仰光外围时，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事提前结束，大本营才将山下奉文所属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调入第十五军，他们分别于3月26日和4月8日在仰光登陆。这样饭田手下前去打架的人手才最后凑齐。

开战之后第二天，1941年12月9日，饭田和参谋长谏山春树抵达曼谷，对陆续到达的部队做出如下部署：暂归第十五军指挥的近卫师团迅速归建，乘火车或汽车迅速南下马来亚战场；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前出至达府、麦索一带，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集结；随后到达的第三十三师团前出至达府一带集结。

下一步进攻部队的行军让饭田和谏山颇感苦恼。泰缅边境地势险峻，到处是崇山峻岭和茂密丛林，极难穿越，将这一带的小路改成汽车公路难度极大。为此，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的泰国给予了很大帮助，积极派出大量人力协助日军施工。为了适应特殊地形的作战需要，饭田下令将一线师团和军直属部队改编为马（牛）驮部队。

为配合日军行动，缅甸的独立运动领导人也相继由西贡到达曼谷，在泰国北部募集了约300名逃到该地的缅甸人。他们从中选出200人组成了“缅甸独立义勇军”，准备随日军一齐攻入缅甸。这支队伍到毛淡棉时已膨胀到5000人。

缅甸作战首先从空中打响。从1941年12月20日起，以曼谷为基地的日军第五飞行集团就开始出动战机对缅甸南部的仰光、毛淡棉、土瓦等地的英军空军基地实施空袭。

各处都已炮火纷飞，但对仰光这个60万人口的都市来说，战争似乎还很遥远。12月23日，缅甸首都的平静被突如其来的空袭打破。上午，10时，大批日机飞临仰光上空，好奇的市民纷纷涌上大街抬头张望。由于政府尚未发布战争命令，很多人甚至不懂得“空袭”的实际含义。10时07分，第一批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剧烈的爆炸使大地都在颤抖，仰光城内刹那间乱作一团，人们争相逃命，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在历时50分钟的空袭中，日机投掷了近千枚炸弹。城内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1250人被当场炸死，之后又有600人因重伤丧命。从这天起，缅甸各大城市开始实行宵禁和灯火管制。

盟军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先期抵达同古永克冈机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以及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随即升空实施拦截，激烈的空战随之打响，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参与空袭的54架轰炸机和20架战斗机合计被击落32架，指挥官白白茂树也机毁人亡。英、美各损失战机11架、3架，另有10架被摧毁在地面上。

25日，日军出动轰炸机60架，在3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再次光临仰光。空袭造成60人死亡、40人受伤。伤亡大幅度减少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政府采取了规避措施，大量平民逃离了城市。美、英战机再次出动应战，在持续一小时的空战中，日机被击落19架。接下来28日的空战中，日军损失50架，美、英各损失2架和10架。

尽管在空战中不落下风，但日军的飞机越来越多。开战数日，日军就掌握了菲律宾群岛的制空权，1942年1月底到2月初，南方军下令将支援菲律宾作战的第五飞行集团下属第四、第十飞行团的6个战队全部调往曼谷地区，使得日军参加缅甸作战的飞机达到了300架。在随后一系列空战中，尽管双方互有伤亡，但得不到任何补充的美、英战机越打越少，不得不逐渐退出战场。日军取得了缅甸的制空权。

1942年的头几天里，来自泰国的情报显示，日本军队正大批向西转移，曼谷港和湄南河的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数以万计的泰国民工正夜以继日赶修从达府到麦索、北碧的边境公路。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将在近期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此时此刻，韦维尔开始有点儿后悔之前妄自菲薄地拒绝了中国军队入缅。现在他面临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以手头的两个师组织对一个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面积还要大的地区进行防御。

1月6日，韦维尔任命的英缅军司令官约翰·史密斯少将飞抵毛淡棉。韦维尔在新加坡告诉这位即将赴任的司令官：“你必须为我努力看守好缅甸。”仅仅一天后，韦维尔就改变了主意，派遣赫顿中将飞往缅甸，取代了史密斯尚未坐热的位置。能力出众的赫顿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但并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连他的下属都认为：“赫顿并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由于多次拒绝中国军队入缅，英军对缅甸的防御呈现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英国人对守住缅甸毫无信心。赫顿到达仰光后，首先下令

将下缅甸的战略物资紧急向上缅甸抢运，并着手修建一条通往印度的临时公路，以便将来逃跑时不但有充足的补给，还可以跑得更利索一点儿。

随后赫顿乘坐一架小型飞机视察了漫长的泰缅边境。从空中俯瞰，绵延千里的国境线上耸立着不可逾越的重重山峰和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赫顿认为，携带重型装备和大量辎重的日本人根本无法逾越这道荒无人烟的绿色屏障。伦敦方面的专家和赫顿的意见一致：“缅甸泰国边境山区重峦叠嶂，热带瘴疔、疟疾和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构成一道道障碍，任何徒步通过这些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的企图，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赫顿将两个主力师部署在丹那沙林沿海和东掸邦的景栋公路上，却把漫长的国境线交给两个边防团守卫。做好上述安排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赫顿志得意满地飞回新加坡，向上司韦维尔汇报去了。

日军的地面攻击行动于1942年1月4日正式展开。先锋部队是以第三十三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第三大队为基干的“冲支队”——因为支队长是冲作藏。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了绵延数百里的崇山峻岭和莽莽丛林。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先遣队沿着野象走过的痕迹艰难行军，恶劣的环境使他们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兵员。经过11天艰苦行军，1月15日，这股日军像一群狡猾而顽强的泥鳅一样从沼泽地里钻了出来，突然出现在英缅军士兵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敌人，当地守军张皇失措，稍一接战便一溃而散。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冲支队”于19日占领缅甸南军事重镇土瓦，迅速抢占了附近三个机场。残余英军匆忙乘船从海上逃逸。

“冲支队”的佯动彻底打乱了英军的节奏。与此同时，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在麦索一带越过边境，攻击目标为重要港口毛淡棉。因道路险恶，樱井省三师团长只允许第五十五山炮联队每中队带一门山炮

行军，大量征用的耕牛和马匹跌入山涧，惨叫声不绝于耳。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带领下，从樱井以下全体成员均只携带轻武器和干粮徒步行军。到19日，英军忽然发现，日军大部队距离毛淡棉已不到100公里，惊慌失措的英缅守备部队纷纷败退。到22日，日军先锋部队距毛淡棉只剩下75公里的路程。随后跟进的第三十三师团迅速北上占领巴安，切断了英军南下支援毛淡棉的道路。

孟邦省省府毛淡棉是缅甸的重要门户和战略要冲。1月30日，日军对毛淡棉发动攻击。郊区203高地成为主战场，驻守此地的一个英军营誓死抵抗，给日军造成了不少麻烦。两翼进攻的第一四三联队、第一一二联队多次进攻受阻，伤亡惨重。关键时候，熟悉地形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出现了，他们带领第五十五骑兵联队绕道迂回，从背后对守军实施包抄，遭到前后夹击的守军渐渐不支，双方甚至展开了白刃格斗。英军225人阵亡，800人被俘，主要阵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史密斯命令残余英军从海路撤往仰光。31日，日军攻占毛淡棉。

只带着少许补给的日军在毛淡棉斩获颇丰，计有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256辆、火车头及车厢205节，以及火车站和码头堆积如山的航空汽油、牛肉、黄油、香肠等补给品。这让刚刚钻出丛林、饥肠辘辘的日军士兵狂喜。

毛淡棉失守使得缅甸丹那沙林地区很快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此去仰光一路坦途，同时也确保了负责马来亚作战的日第二十五军的侧翼安全。日军缅甸作战的第一个战术目标已初步实现。“日本人在高速行驶，而英国人却只是挂一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少将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做的自我评价。

毛淡棉失守，仰光危急！蒋介石对于缅甸战局的关注程度甚至高于国内战场，2月1日，他下令中国军队开始第二次总动员，第六军前

出至芒市、遮放、龙陵等地，一旦英方同意，即可迅速入缅作战。

早在1月22日，赫顿即向韦维尔建议，请中国第九十三师入缅同时再增派一个中国师，接过泰缅边境北段的防务，将那里的英国守军替换出来增援仰光。就在韦维尔勉强接受此建议的同时，毛淡棉已告失守。2月3日，英军请求远征军第四十九师全部开往景栋地区，越快越好，并承诺英军将派车负责输送，保证每天至少运送半个团以上。

根据英军的请求，2月6日，蒋介石下令第六军军部及第九十三师、第四十九师立即开赴景栋，入缅后归赫顿中将统一指挥。另派暂编第五十五师前出畹町，随时待命入缅，主力第五军做好准备随时出发。同时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也向中缅边境积极移动，随时入缅支援第五军和第六军的作战。可大军刚刚启动，前方英军再次发来电报，10万中国大军暂缓入缅作战。

现在不仅仅是蒋介石，连丘吉尔都有点儿迷茫了。战局已到了如此不堪之地步，到底要脸还是要命？既挡不住日军进攻又拒绝中国增援的韦维尔到底在想什么？丘吉尔亲自致电韦维尔：“当我们想起，中国人在孤立无援且装备低劣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了那么长时间，再看看我们在日本人手下过着什么样艰苦的日子，我就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中国人的援助？”韦维尔回电辩解说：“只要能从印度和澳大利亚调来援军，我们就一定能够挡住日本人的进攻。”

毛淡棉惨败导致英军的士气更加低落，日军兵锋直指仰光。人们纷纷逃离危在旦夕的首都，连那些印度警察也开始弃职逃亡。仰光街头一片混乱，先期潜入的“独立义勇军”和德钦党人乘机作乱，大肆制造恐怖气氛，以策应日军的到来。

2月5日，韦维尔从爪哇飞抵仰光。为拯救危局，他紧急下令从中东开往新加坡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改道增援缅甸战场。

根据英军在马来半岛的惨痛教训，韦维尔决定把主力部署在萨尔温江和锡当河之间的比林河一带阻滞日军，以等待更多援军的到来。史密斯少将通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比林河在旱季不过是密林里的一道湿沟，根本无法阻挡凶狠的日本人，他建议将部队后撤到锡当河一线，控制河上的大铁桥，坚守仰光的最后门户。他的正确意见并未被采纳。

如前所述，东京大本营最初只打算先占领缅甸的空军基地，下一步动作要视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局的进展情况而定。鉴于马来亚战场进展顺利，大本营认为有必要迅速扩大缅甸作战。1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南方军下达了“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重要地区”的命令，同时对作战要领做出如下指示：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溃驻缅英军，占领和确保缅甸重要地区，加强对华封锁。为此应以第十五军迅速进至毛淡棉附近及萨尔温江一线，做好准备后以主力从毛淡棉至勃固的公路沿线地区出发，迅速占领缅甸中部重要地区。2月13日，大本营再次下达命令：夺取仰光，并继续向缅甸中部曼德勒和仁安羌地区攻击前进。

2月11日，日第三十三师团借夜色掩护强渡萨尔温江，很快攻至比林河一线。正如史密斯之前预料，英缅守军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一触即溃。赫顿下令史密斯死守比林河，但这一任务注定无法完成。等史密斯获准撤退时，他的部队已溃不成军。在通往锡当河大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满载溃兵的车队以及徒步的士兵。

2月16日，东南方向传来噩耗，大英帝国坚不可摧的东方堡垒新加坡陷落，13万英国军队向日军投降，这其中，印度兵超过4万人。消息传来，英军士气已经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大量缅甸籍士兵开始逃亡，印度士兵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向自己的老家溃退。

2月22日黎明，跑得最快的英印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冲过铁桥，回到锡当河西岸。此时日军一支先遣部队已从密林中穿插渗透过来，在

桥头附近的一处山头架起机枪，猛烈扫射公路上溃散的英军。日军以炮火封锁桥面，但并未尝试炸桥，后续主力部队还需通过这座桥梁，以最快速度冲向仰光。

现在只有炸断大桥才能有效迟滞日军的迅猛攻势。英缅第一师第一旅的工兵冒着日军的炮火和狙击手的子弹，将炸药成功安放在大梁上。山头日军发现了英军的企图，组织一次次突击，试图攻占英军据守的桥头堡，均被坚守桥头的英军顽强击退。

夜幕降临，从锡当河东岸公路上不时走来一群群疲惫不堪的英军官兵。守卫桥头的第四十八旅第三缅甸步枪营因大批士兵开小差，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凌晨，4时30分，史密斯少将和第四十八旅旅长琼斯准将开了一个碰头会。琼斯直截了当地告诉师长，一旦天亮，他的工兵无法保证能在日军枪口下点燃导火线。尽管还有两个旅尚未过河，但考虑到赫顿司令官一再提出，要将日军阻挡在离仰光尽可能远的地方，斟酌再三的史密斯忍痛下令在天亮前炸桥。清晨，5时30分，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锡当河大桥被拦腰炸成两段。

尚未过桥的英军逃至桥头时，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境地。对此，史密斯下令：“能涉水过河者重赏100英镑。”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不奖赏，也会玩命了。英军士兵纷纷扔掉武器，利用黑夜掩护穿过日军的包围间隙，像下饺子一样纵身跳入大河，奋力向对岸游去。由于之前在中东和印度曾接受过专业游泳训练，最后竟有3389人安全游到对岸，但手中只剩下1400支步枪和几挺机关枪，所有重武器全部丧失。未能渡河的3000人被日军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随英军一起撤退的一个中国五人联络参谋组，不仅全部泅水过河，携带的所有枪支、弹药、电台还丝毫无损，此举令英国人大为惊讶。五人中的王楚英后来还担任了史迪威的联络参谋。

锡当河大桥被英军炸毁，日军被迫在距离大桥18公里的上游重新修建起一座临时桥梁，英国人因此获得了10天宝贵的喘息时间。

面对这一悲惨场景，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禁不住慨叹道：“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伦敦军政两界弥漫着一种“心酸的感情”，认为“锡当河之败似乎已决定了缅甸的命运”。

英国记者斯耐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介绍了这场惨败：“到处都有黄种人的洪水追赶着白种人和棕色皮肤的人群。日军士兵穿着质地粗劣的黄色军服，他们的国旗上画着一个燃烧的太阳，很像印第安部落的图腾崇拜。日本人长得非常矮小，只有5英尺高，但他们的毛瑟枪和刺刀却比欧洲人的足足长了1英尺。这种形象尤其可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北欧童话里那些扛着扫帚的小妖怪。公路上日本人的部队在行军，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攻打仰光，后来事实证明我猜对了。前面有几辆坦克开路，坦克上坐满了突击队员。接着是炮车，还有骡马和驮牛，我看见一个日本军官骑在牛背上，不像去打仗，倒像是去放牧。我耐心地看着表，估计他们每天至少能前进30英里。这是一个陌生的敌人，来自中世纪，英勇善战，斗志顽强，文明的白种人要遏止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扩张意志，就必须用钢铁筑起牢固的堤坝来。”

为挽救缅甸危局，必须尽快派去援军。此前，由于澳洲大陆随时面临被入侵的危险，柯廷总理强烈要求将中东的第六、第九两个澳大利亚师调回澳大利亚。此时，那两个师正在乘船回国途中，盟军可供机动的兵力只有他们离缅甸最近。2月20日，忍受着丧失新加坡之痛的丘吉尔致电柯廷：“您的先遣师是唯一能够及时开赴仰光的部队，它足以防守仰光并保证与中国交通线的畅通。”

如果及时改变航向，这支精锐的澳大利亚部队在26日或27日便能在仰光登岸。“全世界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填补上这个缺口了，”丘吉尔告诉柯廷，他将敦促罗斯福总统履行对澳洲安全的承诺，同时拿

美国来吓唬柯廷，“我敢肯定地说，假如您拒绝让您的部队在经过时去堵塞这个漏洞，如果上述影响整个战局的恶化情况因而发生，那么在罗斯福总统和华盛顿方面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他们正是你所大大依靠的。请特别注意，美国准备将海军主力从夏威夷调往澳新地区的倾向。”

任由丘吉尔说得天花乱坠，但柯廷还是认为，英国人的缅甸和自己的澳大利亚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虽然美国人已答应帮澳大利亚人守卫澳洲，但毕竟还是自己人放在身边最放心。在柯廷眼里，别说缅甸，连伦敦都没自己的澳洲重要。

连自己人都指挥不动，丘吉尔实在大丢颜面。但现在已到了要命不要脸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只好屈尊请罗斯福出面去做柯廷的工作。2月20日，罗斯福亲自致电柯廷，说美国正调兵遣将前往澳洲，“我们决定，除了正在途中的部队，另外再向澳大利亚增派一支27000人的队伍。为了我们的两翼，我们必须战斗到底——一翼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另一翼以缅甸、印度和中国为基地。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危险。你的澳大利亚师是唯一能用以立即增援的部队。他们能够立刻参加战斗，我并且相信，他们有能力挽救目前看来十分危险的局面”。遗憾的是，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了第八师的柯廷连罗斯福的面子也没给。

2月16日，眼看援军彻底无望，韦维尔终于想起了自己一贯看不上的中国人，他向重庆发出了“仰光危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的紧急电报。随后韦维尔飞往印度，这位后来大英帝国的陆军元帅再次跑路了。从北非被隆美尔赶到印度，之后到新加坡，随后到爪哇岛，然后辗转缅甸再次跑回印度。如果日本人不是在印缅边界的英帕尔打住，他老人家估计还要继续跑路的征程，也真够辛苦的。

回到新德里的韦维尔沮丧万分。很明显他在丢掉马来亚、新加坡和爪哇岛后，马上又要放弃缅甸了。直到现在，他终于对敌人有了符合实际的看法。英国人显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韦维尔认为，无论是即将到来的中国军队，还是新到的英国第七装甲旅和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等精锐部队，都无法最终守住缅甸。对此，丘吉尔并不赞同，他告诉韦维尔：“我们虽然无法派出一支军队，但至少可以派一个人来。”

实际上丘吉尔并不信任韦维尔，他认为这位陆军上将已无法掌控缅甸的局面。2月底，丘吉尔和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勋爵一起找来了哈罗德·亚历山大中将——他曾经指挥过著名的敦刻尔克撤退。丘吉尔决定由他去取代指挥不力的赫顿。在丘吉尔眼中，亚历山大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领，现在必须依靠他的威望，“在枪林弹雨中，士兵乐于一步不离地踏着他的足迹前进”。

亚历山大被赋予了两项任务。首先，是阻止日军快速推进，守住缅甸首都仰光（2005年迁都内比都）；其次，如果上述目标无法完成，至少也要在缅甸腹地挡住日军，避免英军主力被歼。两人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既然丘吉尔无法向缅甸派出援军，亚历山大也只是临时被调去救急，因此一旦缅甸战事失败，责任也不在亚历山大头上。

对伦敦派出亚历山大，韦维尔自然是高兴不起来。出于对这种含蓄责难的反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韦维尔一反常态地大发脾气，大骂所有人都是“窝囊废”，他没有意识到最大的窝囊废恰恰是骂别人窝囊的那个人。

3月2日夜晩，仰光城到处都在着火，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呛人的焦糊味道。伯马石油公司价值1100万英镑的设施被炸毁，这次破坏行动在战后引发了长达20年的诉讼。英缅当局颁布命令，将来不及撤走的大批援华物资包括972辆汽车组装件和5000副轮胎付之一炬。之前为了

截留美国援华物资900辆卡车和吉普车以及1000挺机关枪，韦维尔曾经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冲突，现在再也不用为之争吵了。为了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珍贵的物资设备必须立即毁掉。

缅甸政府已经撤到数百公里之外的曼德勒，随后再次撤往印度。仰光市民纷纷扶老携幼躲往乡下。当地华侨的处境最惨，他们无处躲藏，只好将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忍痛丢弃，向遥远的老家做长途迁徙。市区漆黑一团，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只剩下来去匆匆的些许行人。军队宣布宵禁，不时可以听到零星的枪声。全副武装的士兵严阵以待，等候执行炸毁车站、港口和发电站的命令。缅甸首都笼罩在一种世界末日来临般的悲壮气氛之中。

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他曾因面对日军进犯时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精神备受丘吉尔称赞——在一片狼藉的总督府里迎来了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一行。这座高大的府邸原来有120名身穿红马甲的印度男仆，现在早已人去楼空。宾主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共进晚餐。饭吃到一半时，突然停电，接着厨子报告说煤气没了。总督向美国人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苦笑着说：“先生，我们注定要被粉碎了。”可怜的总督之前错误地认为，一旦日本人入侵他的领地，缅甸人民一定会万众一心，在他的带领下奋勇抵抗侵略者，而现在的事实恰恰相反。“缅甸独立义勇军”正在和日本人并肩战斗，连那些身穿袈裟的和尚也纷纷走出庙门向日军递送情报。

3月3日，韦维尔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匆匆赶来的亚历山大。他首先强调守住仰光对英国在远东地位的重要性，要求亚历山大尽最大努力坚守仰光。同时提出在仰光的确不保时所应采取的措施，“决不允许出现英军被包围消灭的情况”，必要时英军可以撤出仰光去保卫仁安羌的石油。

3月5日，新任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中将到达满目疮痍的仰光，从赫顿手中接过了残局。他很快发现自己名副其实地“压力山大”了，拥有40万人口的缅甸首都只剩下不到15万人。亚历山大马不停蹄地赶往北面的莱古镇，积极组织仰光保卫战。他命令英印第十七师在新抵达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和英军第七装甲旅——这个旅有坦克159辆——配合下，北上进攻勃固东面的日军。同时位于勃固以北的英缅第一师挥师南下，对日军实施南北夹击，试图一举扭转战局。

事与愿违，勃固已被快速挺进的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师团包围，日军突击部队已从海路袭击了与仰光一河之隔的炼油中心沙廉。撤退名将果真不同凡响，仅仅才过了24个小时，亚历山大已清醒意识到仰光完全无法据守。日军已经向仰光北面迂回，试图切断仰光通向卑谬的公路。他迅速下令所有爆破行动立即展开，仰光码头高大的起重机械被掀入海中，火车站和仓库里囤积的大批物资被付之一炬，电报局、警察局、发电厂和沙廉炼油设备也被炸毁。高达数千米的滚滚浓烟笼罩了城市上空。同时亚历山大率守军沿仰光至卑谬的公路快速北撤。这将是英军的又一场撤退，一场“同日本人和即将到来的雨季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跑步竞赛”。

3月6日，在勃固附近的丛林小道上，匆匆赶到战场的英军第七装甲旅——新加坡陷落之后这个旅本来是准备派往爪哇岛的，被韦维尔临时抽来救急——与日第五十五师团的先头部队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激战。英军根本未料到日军来得如此之快，作战阵形尚未展开就遭到日军一个中队九七式和九五式坦克、大量平射炮的联合攻击。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不要命的日军士兵用上了惯常的“肉弹”战术，纷纷在身上捆上炸药包或手榴弹，高呼“天皇万岁”，滚向英军的坦克履带。恶战持续到翌日，英第七装甲旅损失过半，丢下几十辆燃烧的坦克仓皇撤退。

一年前，这个装备和兵员素质均属一流的装甲旅曾在北非与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多次交手，并未让德军占到多大便宜，却在缅甸被日军用如此原始的手段轻易击败。最精锐的英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击溃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场，连一向骁勇善战的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也顿觉胆寒，更不要说那些早已如惊弓之鸟的缅甸和印度部队了。击溃英第七装甲旅之后，日第五十五师团突破勃固河，迅速攻占缅甸著名佛教圣地勃固。那里距仰光只有80公里。

英国人的撤退计划被日军的快速进攻彻底打乱。3月6日，日第十五军饭田向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下达命令：快速向仰光进军，搜索并歼灭敌军。于是樱井将手下的第二一四联队、二一五联队分成左右两路，绕开大路专找干涸的稻田和密林行走，终于在桃克扬西北9公里处截断了英军通往伊洛瓦底江谷地的道路。

3月7日上午，日第二一四联队的一个大队与快速撤退中的英军迎头相遇，英军为夺取生路发起的多次殊死进攻，在日军的阻击下无功而返。傍晚时分，在桃克扬附近一座橡胶种植园里，心急如焚的亚历山大下令以坦克和步兵组成一道临时防线，防止日军实施惯用的夜袭。

出乎英军意料，这提心吊胆的一夜竟然平安无事。亚历山大遂决定天亮之后以廓尔喀团和锡克团从左、右两侧实施迂回，中路以坦克开路拼死杀出一条生路。不料廓尔喀人在密林中迷了路，整个队伍都走散了；锡克团在开阔的田野上遭到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伤亡惨重。就在亚历山大认为连他本人都可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时，中路攻击的坦克部队意外发现对面日军阵地上已空无一人。亚历山大禁不住额手称庆，匆忙率部逃往伊洛瓦底江谷地。

日军的判断出现了明显失误，他们认为被包围的只是从勃固撤下来的溃军，并不知道他们竟然是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仰光卫戍部队。

樱井完全未料到英军竟会如此轻易地放弃仰光，他认为最激烈的战斗将在仰光及周边地区展开。在听取了第二一四联队联队长作间乔宜的汇报后，樱井认为不应在此处浪费时间和兵力，此地的交锋只会使仰光的守军提高警惕，遂下令作间尽快摆脱纠缠，全速冲向仰光。

相对于包围圈中的英军，仰光无疑更具有诱惑力。接到命令的作间迅速主动脱离接触，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率军南下，等于让亚历山大凭空捡了一个大漏。

1942年3月8日是盟军遭受双重失败的一天。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前几个小时，最后一列满载英军的火车借着夜色的掩护驶离仰光。上午10时，日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联队冲进仰光空城。中午时分，樱井在城内的维多利亚湖畔设立了师团指挥部，宣告缅甸首都已被日军侵占。

当日军冲进总督官邸时，发现桌子上竟然还摆着当天的早餐，其饭尚温。码头和仓库来不及带走和销毁的大批物资堆积如山，仅英国威士忌就堆满了好几间屋子。樱井也属性情中人，颁下命令停战一天，开怀畅饮。此举导致大量日军酒醉不醒，成了真正的醉汉师团，后续行动也因此向后推了一天。宝贵的一天时间使英军的逃跑变得更加从容——关键时刻美酒真是能救命的呀！

日第十五军缴获大批洋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南方军司令部，寺内司令官闻讯，勃然大怒。有好东西竟敢不先孝敬老子却独自享用，成何体统？南方军参谋部迅速致电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火速派人送一车洋酒过来！”

3月9日，抵达仰光的饭田军在市区举行了胜利游行。仰光陷落，宣告日军在缅甸的第一阶段作战顺利结束，实现了战前预定的战略目标。占领仰光使日军完全打通了海上通道，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

团随后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各路补给也纷纷到来，为第二阶段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英军来说，仰光失守不仅意味着海上增援的断绝，而且严重动摇了军心，屡战屡败的英军已完全丧失了守卫缅甸的信心和勇气。对中国来说，仰光陷落等于失去了取得国际外援水陆转运的枢纽，即使能够守住上缅甸，也已毫无意义。中国远征军尚未到达战场，就已经失去了保卫的目标。

饭田判断，英军主动北撤很可能是与中国入缅的部队会合，因此决定迅速占领仰光以西勃生地区，取得坚固立足点后再向北进攻。日第三十三师团随即向仰光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因英军一路向北溃逃，日军并未遭到像样的抵抗就于3月23日占领勃生，控制了毛淡棉以西、仰光及勃生以南地区的宽阔海岸。

由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提前结束，爪哇岛作战已接近尾声，就在攻陷仰光前一天的3月7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下达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

一、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之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力争于5月底之前完成。

二、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区所作进攻准备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三、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迅速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四、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允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

遵照东京大本营的指示，南方军下令完成新加坡作战的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经简单休整后立即加入第十五军。

进入仰光的日军受到了缅甸民众的热烈欢迎。缅甸人发自内心地希望，日本人将给他们带来独立和解放，大家纷纷上街劳军，将日军士兵拉到家里热情款待。幼稚的缅甸人认为独立已近在眼前，甚至开始酝酿新政府的架构及组成人员。拟定的总理为德钦党党魁德钦弥亚。

缅甸人的愿望迅速落空。东京很快就发来指示：“大本营已决定对缅甸实行军事管制的方针。”随后南方军司令部发来命令：“新政权虽表面具备独立形态，但应忠实秉承帝国之意图施政。新政权之指导由占领军司令官担任，承认新政权一事决定延至战争结束之后。注意确保石油、棉花和铅等重要资源。”

答应缅甸独立是铃木敬司之前亲口承诺的，对此无比恼火的铃木提出：“‘缅甸独立义勇军’以及广大民众之所以竭尽全力协助日军，是因为我方曾许诺他们独立。事到如今废除独立实行军事管制，如何解释？缅甸的民众会怎么样？如此任何物资的筹措都将十分困难。”作为一个小小的陆军大佐，铃木的反对绝对无效。

随后日军对缅甸开始实施“军事管制”，政府所有要职均由日本人担任，只给予缅甸人一定程度的行政权。非但如此，“缅甸独立义勇军”还必须跟着日军北上继续战斗。以前的英国人已经完全得罪，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跟日本人走了。4月8日，在举行过貌似热闹的出征仪式后，“缅甸独立义勇军”开始随日军进行“北伐”。

缅甸人被无情地出卖了。

铁血远征

对英军在下缅甸的一路溃败，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倒不是他多么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缅甸战局与中国抗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仰光失守已使中国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被完全切断，下一步日军如果占据缅北，就可沿滇缅公路径直冲进云南。一旦昆明有失，则重庆危急，国民政府也只有像后来有人提议的那样迁都兰州了。

早在《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订之后，重庆国民政府就开始积极组织赴境外作战的远征军。原计划远征军分为两路，第一路军负责缅甸地区，第二路军负责越南方面。后来出于种种原因，第二路军未能成行，我们通常所说的远征军，即为赴缅参战的第一路军，以下统称远征军。部队规模为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3个军，兵员10.4万人。其组成如下：

总司令：卫立煌（未到任，先由杜聿明代职，1942年4月由罗卓英接任）。

副总司令：杜聿明。

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

下辖三个师：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

第六军：军长甘丽初。

下辖三个师：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桢；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

下辖三个师：新编第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另司令部直辖第三十六师，师长李志鹏。

准备得早，出发得晚。一直到2月16日，韦维尔才向重庆发出了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的紧急电报。开战以来，重庆共接到类似请求多达14次，先后进行过3次大规模动员，每次都被出尔反尔的英国人百般阻挠和迟延，白白浪费了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这在战机稍纵即逝的战场无疑是致命的。远征军最终成行，但无疑已错过了最佳的出兵时机。

接到韦维尔电报同日，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印度电令重庆军事委员会：“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五军入缅……大约使用于同古及仰光地区。”军委会遂命令早已蓄势待发的第五军、第六军立即入缅，预定第五军用于中路，第六军用于东路，第六十六军作为总预备队。

接到出征命令的远征军于是再次紧急出动，沿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境线上的畹町而来。广大官兵个个血脉贲张、斗志昂扬，队伍中到处飘荡着铿锵激昂的军歌：

中国不会灭亡，中国不会灭亡，远征军健儿浴血拼杀上战场。

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庄严的军旗在炮火中飘扬。

宁死不后退，宁死不投降，日寇强敌不敢挡！不敢挡！

歌声一停歇，队列中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还我河山！收复缅甸！”

这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远征异域，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蒋介石向新闻界发表了特别讲话：“我军此次入

缅，定能一举扭转缅国战局。”重庆军委会也配发公告：“为国军入缅告后方民众书。”《中央日报》特别刊出号外：“国军远征缅甸，定能扬威异域。”《云南日报》刊发通讯：“我省民众踊跃劳军，滇缅路各县场面感人。”延安《新华日报》也以“慰勉国军入缅”为题发表社论，赞誉远征军出国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支随军摄影队风尘仆仆从广西、四川、贵州转进云南，到处拍下八方父老“箪食壶浆以送王师”的动人场景。可惜影片后来并未与观众见面，原因是飞机失事，拍摄的成果全毁于大火。

组成远征军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均属国军精锐部队，其中第五军更是精锐中之精锐。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堪称国军的王牌，从师长戴安澜以下到团长、营长，甚至部分连长皆为出身黄埔的青年才俊。1939年11月，第二〇〇师在广西昆仑关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月，击毙日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昆仑关大捷震惊中外。该师因此受重庆政府集体嘉奖，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可谓风光无限。

第二〇〇师师长也属国军少壮派军官中的翘楚。戴安澜，原名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戴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保卫战等，屡建战功，35岁即出任第二〇〇师少将师长。昆仑关大战中，戴安澜因指挥有方且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被蒋介石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中国派出精锐第五军及王牌第二〇〇师，就是欲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入缅作战绝不仅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欲与英军联合作战，一举把日军赶出缅甸。

对即将到来的联合作战，远征军首先面临一个问题：部队到底由谁指挥？

2月25日，蒋介石亲赴昆明部署远征军入缅事宜。在听取了参谋团驻腊戍军事代表侯腾的汇报之后，蒋介石当即做出指示：入缅作战的远征军由杜聿明统一指挥，杜聿明接受英缅司令官赫顿中将的指挥。

仅仅一周之后，3月1日，蒋介石从昆明抵达腊戍视察。3月2日，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来访，与蒋介石一起协商缅甸作战的指挥问题。3月3日，蒋介石召开远征军高级将领会议，再次明确：中国远征军由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负责战术指挥，后勤服务由中缅运输总局局长俞飞鹏负责，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卫立煌到任之前，由杜聿明统一指挥入缅部队。这话听起来好像就不太明确。

乱上加乱。就在命令刚刚下达的3月4日，美国派出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抵达腊戍。迫于美国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再次更改命令并特别叮嘱杜聿明：中国军队归美国的史迪威中将指挥，对他的命令要绝对服从。

这下杜聿明彻底晕菜了，说来说去，一大群领导，到底该听谁的？私下里杜聿明请示校长：“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该如何办？”蒋介石思索片刻后回答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后再说。”

话到这里总算是清楚了。蒋介石的意思很明显，你杜聿明是我的部下而不是史迪威的部下，即使你远征到了缅甸，一切还必须听我的指挥。第五军、第六军均属国军精锐，蒋介石如何放心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

就是仰光失守的3月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月11日，他再次接见史迪威，告知已命令前线的林蔚和杜聿明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史迪威对此颇为满意，殊不知，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缅甸并不属中国战区，盟军在该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是英国人赫顿，后来又换成了“撤退名将”亚历山大，而赫顿和亚历山大都要受印度的韦维尔节制，加上后来因卫立煌未到任而接替他出任远征军司令官的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团长林蔚，实际负责战术指挥的杜聿明一下子有了一大群领导。如此复杂的指挥系统在世界战争史上实属罕见。不过杜聿明心知肚明，自己的真正指挥者是远在重庆的蒋校长。而蒋介石与史迪威、韦维尔三者之间又两两互不信任，这些为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最终失利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杜聿明才是这支军队真正的决策人物，他身边有一部电台直接联系重庆，可以将韦维尔、史迪威的命令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并做出决断。

从杜聿明亲口所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史迪威在他眼中的分量。史迪威抵缅后曾礼节性地拜访过缅甸总督史密斯爵士，不久之前杜聿明也去过。当史密斯听到美国人介绍，他是这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时，颇感惊讶。因为几天前他刚听杜聿明说过，他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官。出于礼节，史密斯并未对此多说什么。后来史密斯再次遇见杜聿明，问他一个职务怎么能由两个人同时担任。这位远征军的实权人物毫不隐晦地告诉英国人：“这位美国将军以为是他在指挥，事实上根本没那回事儿。我们中国人认为，让美国人参战的唯一方法，是在书面上让他们有几个指挥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事可做，负责做事的是我们自己。”

除了指挥系统混乱，远征军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本来出兵时机已晚，由于运力不足，远征军各部必须分期分批，添油似的投放战场。当先头部队第二〇〇师接防同古时，最后的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尚未出发。

联军作战最需要的是戮力同心，显然这点在缅甸战场很难做到。中、英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英国的防御重点是印度，根本无意坚守缅甸，他们屈尊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想借他们的力量来守卫缅甸，或者在战局不利时利用中国军队为自己顺利撤退实施掩护。中国人的目的是重夺仰光，打通从海上接受国际援助的通道，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以及西南大后方的安全。本来已经够热闹了，中间又加进来一个美国人史迪威。初到远东的史迪威对战场情况并不熟悉，一下子能名义上指挥如此多的部队，的确让未经战阵的他豪情万丈，他很想通过摧枯拉朽的进攻显示自己的水平。实际上，种种掣肘使史迪威无力可使。一个陌生的战场，两支缺乏民众支持且互不信任的军队，在一个从第三国匆匆赶来且不了解情况的将军的“劝说”下就能精诚团结、协调作战，似乎不太可能。

史迪威对此次中国之行雄心勃勃，并未将自己摆在蒋介石参谋长的位置上。当时他对中日两军的战斗力没有全面了解，仍试图通过进攻或大规模会战来扭转战局。3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在9日举行的会晤中，向蒋介石提出应在同古附近集结主力，迅速南下夺回仰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缅甸战役的完全胜利。

对史迪威的说法，蒋介石并不认同，他提出远征军需采取“纵深防御”，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在日军没有得到大规模增援，同时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考虑收复仰光一事。他叮嘱史迪威要正确看待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战力差距——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日军1个师团，进攻时比例则为5：1以上。对蒋介石的说法，一贯认为中国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的史迪威根本没当回事。

史迪威表示：“缅甸对中国之重要甚于英国，英国可失缅甸而中国则否，盖英国欲守缅甸只为保全印度，而中国如失缅甸则与世界之交通路线将因而中断。”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

在另一点上，蒋、史观点也基本一致，就是两人都极度讨厌英国人。蒋介石试图借助美国人的到来将无能且傲慢的韦维尔抛到一边去。按照惯例，多国联合作战出兵最多的国家理应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远征军入缅兵力无疑大大多于英国人，理应由中国人统一指挥。但蒋介石知道自己争不过英国人，就欲利用史迪威美国人的身份争夺缅甸的指挥权，史迪威对此强烈表示赞同。

为此，蒋介石特意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试图请他出面说服丘吉尔交出缅甸的指挥权。罗斯福当然没那么傻，一眼看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美国遏制英国。在他眼里，中国尽管很重要，但是英国更重要，他不愿因此得罪丘吉尔，便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从2月24日起，根据英缅司令官赫顿的统一安排，入缅远征军各部开始分赴各自的防卫区域：第六军驻扎缅甸东部，其中暂编第五十五师驻垒固，第四十九师驻孟畔，第九十三师位于景栋，负责泰缅边境的防御；第五军负责最重要的中路，其先锋部队第二〇〇师前出至同古；第六十六军位于缅北曼德勒和腊戍地区，作为远征军的总预备队。

丢弃了仰光的英军包括英缅第一师、英印第十七师、澳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均集结于同古以西的卑谬一带，担负西路的防御。

可以看出，赫顿如此部署的意图在于，战局不利时英军能及时撤往印度，并由中路的中国军队提供掩护。当时英军往远征军各部派驻了军事联络员，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动向。但他们拒绝中国人向英军中派出同样的联络员，以免在逃跑时被中国人及时发现。

3月12日，中国远征军名义总指挥史迪威中将在眉谬建立了指挥部。眉谬是缅甸北部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类似于中国的承德或菲律宾的碧瑶，习惯享受的英国人将这座殖民地小城装点得如欧洲花园般美丽。之前英缅军司令部及总督府均已从仰光迁徙至此。在英军司

司令部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大厦，史迪威礼节性地拜访了盟友英国人。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与战场完全不同的气氛。到处都能看到端着威士忌美酒的英国军官在轻松地交谈，小小的临时司令部里，史迪威数出了1个上将、1个中将、5个少将和18个准将，还有超过250人的参谋。许多英国军官体态臃肿、大腹便便，属于史迪威最讨厌的体形。这里没有计划，没有侦察，也没有急需的战场情报，之前英军答应用来运送中国军队的汽车更无从谈起。

双方彼此印象都不咋样。亚历山大对史迪威居然能够指挥中国军队感到纳闷，他上下打量史迪威，就像突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东西。英国人只听说美国派来了一位联络官，可不欢迎有这样一位中将来插手缅甸的事务。要不是看美国人有钱还用得着，亚历山大都不愿搭理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将军。他半开玩笑地揶揄史迪威：“你从我们手中抢走了中国军队。”

在史迪威眼中，那个刚刚从爪哇跑回来的韦维尔“是个疲惫不堪、萎靡不振的人，几乎完全被打垮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打量着我，似乎我是刚刚从一块石头底下爬出来似的。”对刚来到缅甸的亚历山大，史迪威挑剔地认为他“谨小慎微，有着又尖又长的鼻子，极其鲁莽、冷漠，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而已”。

只有同样刚刚抵达缅甸的威廉·斯利姆给史迪威留下的印象不错。和大多数英军将领家世显赫不同，出身卑微的斯利姆一直到47岁才晋升到中校营长，他为人谦虚，从不装腔作势，以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

对于缅甸战场——战后许多史学家称为被遗忘的战场，在回顾历史时甚至不愿提到它——美国人和英国人存在根本性分歧。缅甸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千方百计想要维持的是战后他们的殖民地位，强力压制缅甸的民族运动，并把美国和中国看成是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潜在

威胁。相反，美国人不但对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毫无兴趣，甚至对缅甸、印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行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当然会引起英国人的强烈不满。史迪威和韦维尔等人互相看不上眼也就不足为奇了。

史迪威怀疑英国人保卫缅甸的决心和信心。当他听说，英国人暂时阻止日军进攻是为了加紧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的这种怀疑变得越发强烈。大约90万印度人潮水一般向北方逃走，当地人憎恨他们，把他们看作是与英国人更坏的剥削者。英军指挥官几乎甘愿撤退，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士兵留下来去守卫印度。史迪威却不同，他认为中国军队参战，仍然可能守住缅北，以继续控制滇缅公路，再从腊戍向西修筑一条通往印度的新公路。英国人认为史迪威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一点儿都不切合实际。

让英国人最不高兴的是，史迪威从他们手中抢走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亚历山大为此在3月24日专程飞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几天前明确表示远征军由史迪威指挥的蒋委员长再次表示，中国入缅军队由亚历山大统一指挥。随后蒋介石让人给史迪威带去了一张便条，让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英国人。

拿鸡毛当令箭的亚历山大还要故意到中国人面前显摆显摆。在路经腊戍时，这位英国人当众向林蔚宣布：他亚历山大才是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官，那个叫史迪威的美国人也是他的部下。史迪威对此异常愤怒，连中国人都觉得英国人做得太过分。不过远征军将领对这些不感兴趣，更不去理会蒋介石的便条。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说了不算，我们只听蒋委员长的。

丘吉尔专门致电罗斯福：“中国蒋介石大元帅已接受我方要求，亚历山大对实际上在缅甸的所有军队有最高指挥权。”罗斯福复电：“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最好能保持双重指挥，我建议关于指挥权的

问题在此暂时告一段落。我感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一定会合作无间。”现场情况恰恰相反，大家连面和都做不到。史迪威很快接到美国陆军部的电报：“经过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研究决定，在缅甸所有盟军部队统一归英国驻印军司令官韦维尔指挥。”史迪威肯定不高兴。

就在领导挖空心思争夺指挥权的同时，3月7日，远征军先锋第二〇〇师抵达同古，第二天，仰光陷落。刚刚抵达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失去了保卫目标，殊可悲也。

同古——也译作东吁或冬瓜——位于仰光以北250公里、曼德勒以南320公里处，是缅甸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人口约11万，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城北有永克冈军用机场，战略地位至关重要。这里将成为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域外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杜聿明深知出国第一战的重要，索性将第五军骑兵团、工兵团和战防炮营都配属给了第二〇〇师，使戴安澜手下的官兵达到了11000人。

原来驻守于同古的是英缅第一师，盼星星盼月亮可算盼来了救星。一看中国军队到了，他们连敌情、阵地、补给等情况都来不及交代，迫不及待撒丫子溜号，戴安澜在日记里写道：“询以敌情则不明，询以敌战法亦曰不知，看来今后非由我国军队独立负起全责不可。”

连日来，从仰光撤退的英缅败军如潮水一般涌来，他们连同古也不敢停留就慌慌张张绕城而过，往北方的曼德勒地区遁去。公路上到处可见英国人丢弃的武器和装备，时常有汽车翻倒在沟里，无人过问。

戴安澜立即指挥构筑防御工事。作为缅甸重要的铁路枢纽，这里存放的大量枕木恰好派上了用场。王牌师的确不同凡响，连随后亲临战场视察的史迪威看了第二〇〇师构筑的防御工事都赞不绝口。“中国军队是很好的部队，”他用中文告诉大家，“我要带领你们去收复仰光，还要带领你们一起进入东京，那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我要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军人不但不亚于任何盟军部队，还会胜过他们，到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

日军占领仰光之后，海上补给得到了有效保障。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后续援军即将开到的现实状况，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

第五十五师团由中路向同古、曼德勒快速挺进。此乃日军的主攻方向，饭田将率军部在第五十五师团之后跟进。

第三十三师团攻击西路英军，快速推进到仁安羌以北，占领勃固机场。

即将登陆的第十八师团紧随第五十五师团之后，向中路的曼德勒攻击前进。

随后到达的第五十六师团先配合中路进攻，之后剑走偏锋择路向东，经茂奇、垒固、东枝直取腊戍。这最阴的一招一旦成功，中国远征军的后路将被一举切断。

3月11日，中国第二〇〇师骑兵团附工兵一部、步兵一个连在副团长黄行宪带领下推进至同古以南56公里的皮尤河大桥一带实施警戒。骑兵团团长林承熙根据侦察获悉，日军正肆无忌惮地对败退的英军进行追击，气焰极其嚣张，遂决定在皮尤河南岸构筑隐秘阵地，北岸构筑主警戒阵地，同时在皮尤河大桥埋好炸药伺机炸桥。

18日14时，一小队日军在皮尤河南岸踏入了骑兵团事先预设的埋伏阵地，被一阵机枪扫射撂倒30多人，残兵钻入密林逃逸。

19日6时，日第五十五师团第一一二联队的车队在公路上出现了。当数辆汽车驶上桥面时，随着黄行宪一声令下，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皮尤河大桥连同桥上的汽车一起坠入河中，后续车辆霎时拥塞于南岸公路上。枪声四起，数百名日军纷纷跳车隐蔽，试图集结以发起进攻。此时骑兵团的装甲车冲出丛林向敌人猛烈扫射，日军瞬间倒下一大片，余者纷纷向公路两侧逃窜。此战歼灭日军一个多小队，缴获装甲车1辆、汽车和摩托车19辆，还抓到3名俘虏。

在搜索敌军尸体时，国军排长王若坤中尉从被自己打死的日军联络官畿部一经大尉身上俘获地图、文件、日记、望远镜等物，文件中有一本《泰滇缅作战手册》。这些重要文件迅速被送往师部，戴安澜从中得知当面之敌除第五十五师团以外，第十八师团、五十六师团也将随后赶到。如果得不到有力增援，同古势必很难坚守。

戴安澜立即将上述情报上报远征军司令部。史迪威和杜聿明初步商定，以戴安澜所部据守同古拖住敌人，待后续部队到达之后于4月上旬发起同古会战，集中力量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一举收复仰光。随后杜聿明亲赴前线，要求戴安澜固守同古，为后续部队的集结争取时间。

9时，日第一四三联队千余人赶到皮尤河，在装甲车配合下对未能及时转移的中国军队实施猛攻。由于步兵数量不足，骑兵团在当天晚上趁夜色撤出皮尤河一线。战斗中，黄行宪副团长壮烈殉国。

随后，日第五十五师团主力部队陆续赶到。日军从一匹被遗弃战马的马鞍里搜出了一份重要文件，方知早已传闻入缅的中国军队果然来了，而且肯定就在前面不远处。

3月20日，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向同古发起了猛烈进攻，国军第二〇〇师外围阵地相继失守，骑兵团副团长曹成以下540人壮烈殉国，日军损失约600人。日军战机一批接一批前来助战，同古守军压力骤增。

第二〇〇师南下之前，蒋介石曾在腊戍单独召见了戴安澜，询问该师能否在同古坚守一两周，打个胜仗。戴安澜面对校长，慷慨陈词：“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面对孤军深入、敌军大兵压境的危急局面，曾向委员长夸下海口的戴安澜当即向全体官兵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本师长战死，则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以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一路穷追猛打的日军万万未曾料到，竟然在同古小城遇到了硬茬儿。一连三天，第五十五师团第一四三、第一四四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现疲软势态，不得不另调两个联队投入攻城之战。

随着马来亚、菲律宾、爪哇岛战事或结束或大局已定，日军得以从容抽调战机增援缅甸。到3月初，缅甸战场的日军战机超过了400架。3月21日，英国皇家空军对空袭同古的日机实施了成功阻击，一举击落日机27架。此举马上招来了日军的疯狂报复。3月22日一整天，250架日机对缅甸中部的马圭机场连续发动了6次空袭，许多战机被摧毁于地面，盟军共损失战机57架。经此一战，陈纳德“飞虎队”的幸存飞机撤退至喜马拉雅山另一边，英国空军所剩飞机全部撤往印度，日军完全掌握了缅甸的制空权。

面对日军愈来愈频繁的空袭，斯利姆不禁慨叹道：“我们看到空中的每一架飞机都是敌人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更多，银色轰炸机排成楔形飞过天空，缅甸城市一座接一座冒起火焰，在咆哮的火海中化为焦土。”

从3月23日开始，日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战机对同古进行狂轰滥炸。但第二〇〇师的防线依然稳固，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3月24日14时，“缅甸独立义勇军”赶到同古协助日军作战。这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但对地形相当熟悉。在这些人的带领下，一支600人的日军部队绕小路迂回至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与正在破坏铁路的第五军直属工兵团猝然相遇。日军一个冲锋打垮了工兵团，机场守军第五九八团第一营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退入城中。20时，日军占领机场，第二〇〇师与后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丢失机场的工兵团团长李树正随后被军法处执行就地枪决。

在当天的战斗中，第五九八团副团长黄景生牺牲。这是第二〇〇师几天来殉国的第三位副团长，可见战斗之惨烈。当晚，戴安澜调整部署，放弃外围阵地，集中兵力保卫同古城。25日拂晓，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守军虽危不乱，沉着应战，并以火烧森林阻敌前进。敌机30余架实施低空轰炸，守军巧妙利用事先构筑好的工事进行隐蔽，伤亡不大。当天夜晚，虽有零星战斗发生，但同古依然屹立不动。在被击毙的日第一四三联队横山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自南进以来，我军所向无敌，敌军无不望风披靡。不料在同古遭遇劲敌，劲敌者乃支那军队是也。”

同古久攻不下，气急败坏的饭田怒斥第五十五师团“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竹内宽师团长无奈将师团指挥部前移，亲赴现场一线督战。

3月26日，日军与“缅甸独立义勇军”百余人化装成当地土著，在牛车中暗藏枪械、炸药，企图混入城内，被第五九八团发现后全歼。恼羞成怒的日军于是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所幸适逢旱季，毒气多被季风吹散，守军并未遭受多大损失。同日，日军集中力量突

击同古西北角，以坑道作业炸塌城墙，一拥而上的日军终于攻入城内。戴安澜下令部队退守铁路以东，日军占领铁路以西，敌我各据半城展开巷战。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伤亡惨重。

中路激战正酣，由英军把守的西路突然出现了问题。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在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仓皇撤退，将同古侧翼完全暴露给了敌军。此时日第五十六师团已星夜兼程赶到同古。

3月28日，日第五十六师团渡过锡当河迂回至同古以东，向第二〇〇师发起猛烈进攻。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强力突入，将守军分割开来，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当河以东阵地，切断了戴安澜部向东突围的最后通道。

守军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筑坚固堡垒，以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死守不退。双方短兵相接，以至于日军飞机也无法实施轰炸。兵力吃紧的第二〇〇师连师部参谋和后勤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因弹药即将告罄，部分阵地已听不到枪声，只剩下白刃格斗的喊杀声。下午，日军逼近师指挥部，通信联络一度中断。戴安澜拔出手枪亲率特务连与敌激战，在得到第五九八团两个连的增援后，激战至傍晚方将敌击退。

后来戴安澜在日记中如此写道：“28日一仗，是我所经历恶战中最激烈、最难打、最险恶的一仗。敌人意图吃掉我们之后再去吃掉廖耀湘的部队。我们还是采取了百米决斗、刺刀、手榴弹解决问题的打法，结果敌人飞机、大炮、坦克都没了用武之地，最终将敌击退。”

孤军困守孤城，敌援军源源不断、接踵而至，战局对第二〇〇师极端不利。危急中，戴安澜迅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

敌与我接触战自19日激战至28日，凡十余日矣。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官兵两日无以果腹，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自交战之初，敌势之猛前所未有，尤以24日至今，敌机更不断轰炸，掩护其战车纵横，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援兵不至，我虽欲与同古共存亡，然难遏倭寇之凶焰，何益之有？

3月27日，杜聿明已下令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前往驰援同古，在永克冈机场以北遭遇日军的顽强阻击。新二十二师先头部队虽于29日攻入南洋车站，但日军誓死不退，站内有五栋坚固建筑，我据其二，敌据其三。激战数日，双方均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战局胶着。后续援军第九十六师因火车意外出轨，迟迟不能到达战场。

应史迪威请求，3月29日，英军由卑谬向南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策应中路第二〇〇师的作战。攻击遭日军侧击而告失败，在损失了10辆无法补充的坦克之后，此部英军仓皇撤回普罗美。

同古危急，援军受阻久不能至。关于同古的弃守，史迪威和杜聿明发生了激烈争执。史迪威主张以第二〇〇师坚守同古拖住敌军，之后投入新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进行反攻，击破当面之地，借此一举扭转颓势，此即史迪威声称的“同古会战”。杜聿明则认为，后续部队至少7天以后才能到达战场，当前形势下，进行同古会战根本不可行。在主力暂时无法集中的情况下，让已经苦斗12天且补给即将断绝的第二〇〇师继续孤军奋战，如果遭到后续日军的合围，戴安澜所部很可能全军覆没。作为第二〇〇师的师长，杜聿明提议让第二〇〇师于29日夜间突围，另择地点与日军决战。

杜聿明的提议立刻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双方唇枪舌剑，展开了激烈争吵。同古大战前方打了12天，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后方吵了12天，为此几乎撕破了脸皮。史迪威竟以服从命令来威胁杜聿明，并派出助手弗兰克·多恩准将监督他执行攻击命令。杜聿明坚持认为进攻

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动，怀疑头脑发热的美国人想拿中国部队去出风头。他一面用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一面将前线情况直接电告重庆。蒋介石当然不愿国军最精锐的第二〇〇师就此断送在同古，因此赞成杜聿明的意见。拿到尚方宝剑的杜聿明更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断然向戴安澜下达了突围命令。

“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因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拒绝把指挥权真正交给他，使杜聿明只服从重庆的命令。“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撤他们的职，只同他们谈，毫无用处，最终结果是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力的走卒。”史迪威气愤地将杜聿明和廖耀湘形容为“卑怯的杂种”。

29日傍晚，廖耀湘新二十二师的两个团在三个战车连的配合下向南洋车站实施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以策应同古守军突围。在廖耀湘部策应下，3月30日凌晨，4时，戴安澜率部按照伤兵、后勤人员、战斗人员的次序，或走桥或涉渡趁夜色突围。这天晚上，同古城内枪炮声彻夜不息，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战到次日拂晓，同古守军成功渡过锡当河，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对守军的撤退，日军丝毫未能察觉。30日上午，日军依然利用重炮猛轰城内，接着使用多日挖好的坑道进行爆破，炸毁了之前城南国军构筑的工事，随后步兵蜂拥而至，猛攻同古。担负掩护任务的国军断后部队利用日军炮火准备的时机，巧妙撤出城垣，安全转移，连伤兵都未丢失一个。当时炊事兵一部因迷失方向失去联络，随后也全部归队。8时50分，日军在同古废墟上升起了太阳旗。

至此，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宣告结束。此役第二〇〇师孤军奋战12个昼夜，挡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猛烈攻势，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美国军方认为，同古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防卫行动，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荣誉”。英国

《泰晤士报》也称：“同古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敌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跑到新德里的韦维尔对此也慨叹道：“我原来以为中国人不能做什么，现在看来，他们确实还能做点儿什么。”

国内舆论也对戴安澜及第二〇〇师赞誉有加。蒋介石称此役为“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重庆报纸称，同古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上，均有其不朽之价值”。

仗虽打得差强人意，但老酒并不赞同国军大肆宣传“同古大捷”的说法。同古之战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外加一次巧妙的撤退而已。同古失守，不但使远征军收复仰光的希望彻底落空，同时使缅东门户洞开，日第五十六师团因此得以长驱直入，奔袭腊戍，最终导致了远征军的全面溃败。

同古保卫战刚刚结束，4月1日，和杜聿明吵了十几天架的史迪威气冲冲地飞往重庆，准备找蒋介石告状。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难道是愚人节的傻瓜吗？从3月18日到4月1日一直在缅甸苦斗，同中国人、英国人斗，偶尔也和日本人斗斗。”飞机降落后，史迪威径直去找了蒋介石，指责中国军队不听指挥，威胁“我不能用美国空军去支援我所不信任的指挥官所指挥的部队”，扬言要辞去参谋长职务。在随后写给夫人的信中，史迪威说：“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同古打败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蒋介石的插手。”

屁股还没坐热就辞职要走，蒋介石自然不能轻易答应。在他眼里，史迪威是一个鲁莽的决策者，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甚至不惜将中国最好的部队投入火坑。虽然他并不欣赏甚至讨厌史迪威，但他得罪不起那人背后的马歇尔和罗斯福。中国花了4年多才让美国成为真正

的盟友，如果这么快就与中国战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这个人还是自己邀请来的——闹翻，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上也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蒋介石必须委曲求全。他向史迪威保证说，将正式授予他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任何军官的权力。蒋介石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两人中间再加一个所谓的远征军司令官。这一职务原定由卫立煌出任，因卫短期内无法履职，蒋介石在4月2日选择了罗卓英。蒋介石告诉这位新司令官，他的位置在史迪威之下、杜聿明之上。

史迪威以为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只要能得到罗卓英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再出现任何障碍，这无疑是幼稚的想法。不管如何，史迪威总算心满意足地返回缅甸，积极筹划彬文那会战去了。

罗卓英的到来等于又增加了一个层次，进一步降低了指指挥效能，导致远征军的指挥系统更加混乱。蒋介石还答应给史迪威一枚象征权力的印章，美国人很清楚这种小玩意儿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周之后，史迪威如愿拿到了那枚标志着他指挥权的精美印章，不过上边刻的是“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他期待的“远征军总司令”。那些远征军高级将领看到这么个玩意儿，一个个憋得差点儿没笑出来，之后更不把史迪威当回事儿。

4月5日，亲临缅甸视察的蒋介石电告戴安澜前往卑谬相见。仓促前往的戴安澜当晚走错了路，就用英语向两辆迎面而来的轿车问路。这时车中的人发话了：“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戴安澜定睛一看，问话的是侍从室的秘书，车后排坐着笑吟吟的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原来蒋介石为了表示对戴安澜的嘉许，特意出来迎接。当晚，戴安澜被安排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在委员长的隔壁房间休息，真可谓无限风光。

早在3月28日，蒋介石就曾电令远征军司令部：“若同古陷落，则拟于彬文那地区与日军决战。”同时指出，若日军持续增兵，“则我军不要勉强作战，将会战地点移至稍后的曼德勒一带”。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史迪威和杜聿明联合制订了彬文那会战计划，并于3月31日下达新的作战命令：以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为阻击部队扼守斯瓦河谷，逐次阻击日军，消耗其有生力量，将敌军诱至彬文那一带。以余韶第九十六师固守彬文那，以戴安澜第二〇〇师配属特种兵为机动兵团，待机夹击、围歼中路日军于彬文那城下，一举扭转战局。

蒋介石同时委托史迪威转告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希望英军一定要守住西路军事要地阿兰谬，确保远征军的右翼安全。

由于缅甸完全成为日本人的主场，中国军队集结重兵于中路的战略态势自然瞒不过遍布各地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眼睛。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结合攻占同古之后缅东门户大开的实际情况，4月3日，第十五军饭田司令官做出如下决定：以第三十三师团为西路，继续猛攻对面的英缅部队；以第五十五师团及后续赶到的第十八师团为中路，展开佯攻吸引远征军主力；以第五十六师团侧击东路，在缅东的崇山峻岭中杀出一条血路，穿行800公里直插远征军后方战略枢纽腊戍，一举截断中国军队的后路。

从最终结果来看，饭田能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绝非浪得虚名，他这招险棋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月5日，中路日第五十五师团沿斯瓦河谷发起新的攻势。双方都开始假戏真唱，廖耀湘率新二十二师按预定计划边打边撤，将日军逐步引向预定的会战区域。即使仅为佯攻，日军进攻依然打得异常猛烈。为了让戏唱得更真，饭田特地给第五十五师团调去了150毫米重

炮，炮声将国军新三十八师、第九十六师、第二〇〇师、第二十八师等主力部队全部吸引到中路上来。

廖耀湘的阻击战打得非常出色。从斯瓦到彬文那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两侧全是茂密的丛林。新二十二师采取梯次配备、交替掩护、侧面伏击和埋设地雷等办法，将斯瓦河谷阻击战坚持了整整21天，自身伤亡超过3300人，也使日军付出了伤亡逾2000人的代价。第五十五师团已逐渐进入远征军预先设置的伏击圈，彬文那会战态势初步形成。

3月19日，英军对所属部队实施了整编，英缅第一师、英印十七师、澳大利亚第六十三旅、英第七装甲旅被合编为第一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司令官。由于并未有新援军开到，英军此举和国军类似，只是增加了一个指挥层次而已，对战场形势丝毫不补。

尽管仍有上百辆坦克和3万名士兵，但由于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相继失守，加上之前遭到日军的穷追猛打，英军的士气已低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斯利姆不去想方设法提升官兵的士气，却对中国军队横加指责。“要想让他们去守住一个阵地，就像引诱一只胆小的麻雀到你窗前栖息一样困难。”——这种语言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才恰如其分。

果不其然。就在中路彬文那会战态势逐渐形成之时，英军驻防的西路和由第六军驻守的东路同时出现了重大变故。在日第三十三师团的猛烈攻击下，西路英军纷纷溃败，西线战略要地卑谬、马奎、阿兰谬接连失守，英军各部纷纷向仁安羌地区撤退。中路远征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史迪威精心策划的彬文那会战已无法进行。4月18日，史迪威和罗卓英无奈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计划，主力退守敏铁拉、敏建一线。20日，东路军事重镇垒固也落入日第五十六师团之手。

由于远征军主动后撤，4月20日，日军攻占彬文那。第五十五师团竹内宽与第十八师团牟田口廉也两位师团长在彬文那握手相庆，全体官兵向着东京方向高呼“天皇万岁”。

彬文那会战破产之后，远征军司令部又开始志得意满地谋划所谓的曼德勒会战。坐落在伊洛瓦底江中游的缅北重镇曼德勒旧称“瓦城”，为原东吁古国首府，也是缅甸第二大城市。这里地势居高临下，进可攻，退可守，是举行会战的理想战场。

曼德勒会战计划不但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也得到了英军的认可。英国人认为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愿意打仗，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引过去，所有的作战计划都统统赞成。英国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尽可能安全地撤往印度。

为此亚历山大曾试图将西线防御也交给远征军，以使英军能更加从容地撤退。史迪威在4月15日写给马歇尔的一封报告中沮丧地说：“我相信，英军在此之前已经将缅甸一笔勾销了。我肯定亚历山大已经接到了伦敦的命令，在做象征性抵抗后迅速撤出缅甸。”

不仅史迪威有如此看法，罗斯福派往印度的特使约翰逊在考察完战场后向总统汇报说：“阁下，英国人宁愿放弃缅甸，也不愿意为守住缅甸去欠中国人的情，或者向缅甸民族主义分子做丝毫让步。”

攻占阿兰谬的日第三十三师团迅速调整了作战计划。樱井师团长将部队分成三个独立作战的支队，分别是以第二一三联队为主力、由步兵指挥官荒木正二指挥的荒木支队，以第二一四联队为主力、作间乔宜指挥的作间支队，以第二一五联队为主力、原田栋指挥的原田支队，兵分三路向英军展开追击。三支部队的分工是：荒木支队沿伊洛瓦底江攻击前进，作间支队隐秘行动，长途奔袭仁安羌，原田支队负责侧翼掩护。师团部及直属部队在荒木支队之后跟进，行动时间定于4月9日黄昏。

仁安羌缅语之意为“油河”，是中南半岛最大的油田。日军一旦占据此地，就可大大改善紧张的石油供应，夺取仁安羌是大本营为第十五军下达的主要战术目标之一。

4月16日，一路隐蔽行军的作间支队抵达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作间以一路兵力占领仁安羌东北的公路路口，另一路突然占领宾河北岸渡口，一举切断了英军的退路。此时荒木支队已占领马格威，原田支队的有效机动有力牵制了当面的英军，这样就有约7000名英军被作间支队围堵在了仁安羌地区。

16日黎明，英缅军司令官亚历山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部队已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他误以为日军使用了空降战术。第一军司令官斯利姆一面急令仁安羌守军炸毁油田，一面匆忙组织突围。城内100万加仑原油被点燃，腾起的火苗高达150米，油田上空浓烟遮天蔽日，爆炸声此起彼伏，无数高耸的井架和钻机在火光和浓烟中坍塌，变成一堆堆乌黑的废铁。当日军冲进仁安羌时，英军工兵炸毁了发电站。

按说作间支队只有3000多人，但面对兵力不到自己一半的敌人，毫无战意的英军一触即溃，瞬间陷入惊恐万状的状态。至17日傍晚，英军的突围除了在日军阵地前丢下上千具尸体外，始终没能向前挪动一步。

入夜，擅长夜战的日军派出小股队伍进行袭扰，仁安羌到处都是枪炮声和喊杀声。英缅士兵在黑暗中自相残杀，乱作一团。第一师师长斯科特少将在与斯利姆的通话中绝望地喊道：“我们快完蛋了，将军。没有人能够挽救我们，除非上帝能够显示奇迹。”

斯利姆立即赶往距离仁安羌最近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驻地，亲自签下手令，要求该团团长刘放吾上校立即率军驰援。刘团长告诉斯利姆，没有师长孙立人的命令，他什么都不能做。斯利姆威胁说他是孙立人的上司，他的命令就是孙立人的命令。刘放吾固执地反驳

道：“在得到孙将军命令之前，我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无奈之下，斯利姆只好紧急致电远征军司令部求援。

虽然仁安羌并不属于远征军的作战范围，但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史迪威和罗卓英还是命令驻守曼德勒的新三十八师速往增援，以解仁安羌之围。

在国军序列中，新三十八师绝对属于另类——这是唯一招收新兵不要文盲的队伍。该师前身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亲手创建的税务警察总团。由于是财政部直接拨款，其装备之精良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央军嫡系部队。此前在参加军政部校阅时，该师综合战斗力排名榜首。

新三十八师师长也同样卓尔不群。孙立人，字抚民，1900年出生于安徽舒城一个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1919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转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27年毕业后应邀考察英、法、德、日诸国军事，1928年回国，为当时国军中罕见的海归派军人。中国抗战爆发以后，孙立人在淞沪会战中身负重伤，全身中弹片13处。伤愈归队后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因屡立战功，1941年12月被任命为新三十八师少将师长。

接到命令，孙立人立即派副师长齐学启——此人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事学校——率第一一三团火速前往解围。得知中国人只派出了一个团，亚历山大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兵力在强大的日军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强烈要求史迪威增派更多的援军。接到电令的孙立人只好再次派出第一一二团前往增援。

救兵如救火。4月17日黄昏时分，两个团先后到达预定攻击位置，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孙立人于当晚从曼德勒赶往前线亲自坐镇指挥。由于日军习惯根据机枪枪声的密集度去判断国军兵力，刘放吾便将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在第一梯队。数十挺机枪同时打响，使日军认为

对面兵力至少有一个师以上，在气势上先落了下风。按照日军的作战经验，他们认为没有数倍于己的兵力，中国军队绝不敢贸然发起进攻的，加上国军的猛冲猛打，日军阵势逐渐散乱。到18日正午时分，宾河北岸的日军已被全部肃清。

斯利姆催促中国军队立即渡河发起攻击，解救被围英军于水火之中。在详细勘察了战场地形后，孙立人认为，我方兵力太少且南岸地形暴露，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如果攻击受挫，很可能被日军窥破实力，不但不能完成解救英军的任务，连第一一三团也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孙立人断然下令暂停攻击，命令第一一三团在黄昏之前详细侦察敌情与附近地形，当天夜间做好攻击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击。

虽然内心认可孙立人的救援方案，但在被围英军的一再催促下，斯利姆早已乱了方寸。由于日军牢牢控制了仁安羌的唯一水源，包围圈中的斯科特报告说，被围官兵已断水断粮达两天之久，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在斯利姆眼中，被围的那些人才是手心，身边的中国人连手背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随时可弃的手套。他要求孙立人必须立即渡河援救，不能再等到第二天黎明。孙立人并未因斯科特的告急电报打乱方寸，在陈述利害关系的同时，他请斯利姆致电英缅第一师务须再坚持最后一晚。

恰在此时，斯科特再次打来了告急电话，说被围部队已到了最后关头，一时一刻也无法坚持下去。斯利姆闻言脸色大变，孙立人冷静地请他转告斯科特：“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要坚持最后一晚。中国军队一定在第二天下午18时之前将贵军完全解救出围。”

面对电话中焦急而质疑的“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斯利姆：“中国军队，包括本人在内，纵使战至最后一人，也

一定要将贵军解救脱险！”斯利姆大为感动，他郑重地握住孙立人的双手，以此确认双方的“君子协定”。

4月19日，东方刚现鱼肚白，第一一三团的攻击开始了。左翼部队迅速突破敌军一线阵地，日军立即实施反攻，国军已得阵地三失三得。为不暴露国军实力，孙立人设置疑兵虚张声势，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主攻部队则利用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发起冲锋。由于油田多处起火，双方在大火和浓烟中反复冲杀，涉水而来的第一一三团反而占了便宜。战至14时，国军成功占领制高点501高地。到17时，第一一三团已成功克复仁安羌油田，渐行渐远的枪炮声显示日军正在撤退。该团共有官兵1121人，此战阵亡204人、负伤318人，几乎达到了全团的一半。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第一一三团发起攻击之时，包围圈中的英国人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丝毫没有里应外合、趁机突围之势，纯粹成了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一群。战斗结束仍不见友军有所举动，孙立人派出一个连前往联络，斯科特还不敢相信凶悍的日军已经遁去。除了7000名英军，被解救的还有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孙立人慷慨地将夺回的100多辆汽车交还英军。在中国军队掩护下，被解救英军向宾河北岸快速撤退。

3天的煎熬使这些英国老爷狼狈不堪。远远看见中国官兵，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一些官兵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激之情，冲上前去把中国士兵抱了起来。后来新三十八师撤到印度时，再次与英缅第一师相遇，尽管言语不通，但那些英军官兵眼眶里依然饱含着感恩的泪水。

中国远征军成功解围仁安羌的消息惊动了英伦三岛，并迅速传遍世界。孙立人一时成为远征军的英雄。英国人的宣传极尽溢美之词，恰好4月18日美军杜立特中校率队空袭了日本，英国报刊就将两件事相

提并论：“克复油田仁安羌一役，恰似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道清流，与美机之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一样广受欢迎。”甚至有人将英军的脱险赞誉为“亚洲的敦刻尔克撤退”。

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之后英王乔治六世授予孙立人“大英帝国司令勋章”，重庆政府也颁发“四等云麾勋章”。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第一一三团团团长刘放吾及各营营长分别获得中、英政府的嘉奖。

由于孙立人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连美国人也觉得脸上有光，忙不迭地前来凑热闹。美国后来宣布授予孙立人“荣誉军团勋章”，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如此写道：“中国孙立人将军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苦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指挥歼灭强敌，解英缅第一师之围使其免遭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移，于千辛万苦之中转战经月，从容殿后，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92年4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期间，特地拜访了已定居美国的93岁的刘放吾，对他50年前拯救英军的卓越功绩表示感谢。

仁安羌失而复得，日第三十三师团受到饭田的严厉训斥。作间因此受到降级和严重警告处分。据日军《缅甸作战》记载：“该大佐亲自掩埋战亡士兵尸体，以示对失败之反省。”为发泄愤怒，作间下令将371名英国、缅甸、印度战俘就地处决。师团司令部要求送一名英军俘虏前去审讯，威斯特·豪森上尉因此得以幸免。豪森在战俘营度过了3年苦难时光，1945年获释回国，后因神经错乱病逝于1948年冬天。

令人惋惜的是，新三十八师克复仁安羌的机会并未被充分利用。孙立人认为，当面之敌尚未肃清，中、英两军应一道全力出击，击溃第三十三师团以稳定西线，确保中路远征军主力侧翼安全。

孙立人的想法虽好，但纯属一厢情愿。就在仁安羌解围战正在进行中的4月18日，亚历山大接到了韦维尔发来的一封诡异的电报，强调从缅甸撤退的相关事宜，指出“优先考虑”与中国军队的联系，“千万不能让中国军队抓住把柄，指责英国军队不顾友军逃往印度”。接到撤退命令的英军犹如惊弓之鸟，撒丫子一路向北狂奔。

为了更好发挥中国军队的掩护作用，亚历山大向史迪威和罗卓英谎称，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要求将新三十八师、第二〇〇师和第二十二师全部调往这一地区。雄心勃勃的孙立人被迫放弃南下作战企图，由仁安羌向皎勃东转移，随后转向伊洛瓦底江东岸布防，掩护英军一路撤退。

说公道话，新三十八师解围仁安羌的影响肯定比不上“杜立特空袭”。美军空袭东京令大本营异常惊慌，这种情绪迅速波及缅甸战场。4月22日，南方军司令部向第十五军转发了东京的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之态势，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由于轰炸东京的非航母舰载机，而是陆军轰炸机，日军一时尚未查清这些飞机到底来自何处。有人猜测来袭者很可能来自中国内地的某一机场。大本营担心今后美国人仍然利用这种方式来轰炸日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重庆政府，迫使蒋介石放弃抵抗。缅甸战役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中国的云南而不是印度。远征军已成为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这也正是之后英军能顺利逃之夭夭的主要原因。

西路英军一路溃败，东路的危机也已悄然出现。

腊戍一失，满盘皆输

就在中路远征军主力正踌躇满志地筹划所谓曼德勒会战之际，防御薄弱的东路危机突然出现。

根据此前得到的情报，日第十五军应该有四个师团。其中第三十三师团在西路，第五十五、第十八两个师团在曼德勒正面，另外一个第五十六师团却在参加完同古战斗之后神秘消失，去向不明。由于盟军已完全丧失了制空权，缺乏必要的空中侦察手段，加上得不到当地民众的任何支持，远征军无法及时得到准确的敌情报告。在地域辽阔的缅甸战场，中国军队恰似一艘浓雾中航行的轮船，随时有因航道不明触礁沉没的危险。

4月11日，日第十八师团在仰光登陆后快速跟进，悄悄换下了之前一直在中路进攻的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下一步的任务是从防御薄弱的缅东杀开一条血路，直插远征军的大后方腊戍，一举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远征军司令部对日军的这一兵力调动竟然一无所知。

负责东路防守的是第六军的三个师。其中战斗力最弱的暂五十五师部署在最南方的垒固，第四十九师在孟畔，战斗力最强的第九十三师在泰缅边境的景栋地区。三个师之间的直线距离均超过160公里，就是说第六军的总体防线绵延长达500公里。由于地形条件极差且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三个师在热带丛林快速机动和相互支援根本无从谈起。这就给日军实施穿插迂回、各个击破提供了绝佳机会。

饭田敢出险招的原因正在于此。根据空中侦察发回的情报，饭田认为，第六军防区尽管地形复杂，逾越困难，但三个师防区之间仍可找到一些勉强能通过的缝隙。由于开战之前意外被山下奉文抢去了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位置，饭田失去了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扬名立万的机

会——那才是东京最关注的方向。如果能在相对次要的缅甸战场，通过切断后路一举围歼中国军队的精锐远征军，这一功勋足以与其他战场相映争辉。想到此处，抑制不住激动心情的饭田断然下达了袭击东路的作战命令。

饭田下令停止所有补给运输，各部队给养就地解决。除军部直属第六十一汽车大队的250辆汽车，能收集到的汽车全部交给第五十六师团，使该师团可用汽车达到了400辆，确保了强大的机动能力。饭田命令第五十六师团要以最快速度击破当面之敌，直插腊戍，将远征军主力合围在缅北地区。饭田特别强调“速度第一”，对拦路的中国军队不做过多纠缠，等关上门后再回头打不迟。

根据第十五军的指示，渡边正夫迅速制订了作战计划：先在垒固歼灭远征军暂五十五师，之后击溃第四十九师和第六军军部，杀开一条血路直取腊戍。同时在东枝及雷列姆留下少许兵力，保证师团主力的侧后安全。

饭田此招绝对是一步险棋。第五十六师团将在毫无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孤军深入，进行纵深1500公里的长途奔袭，沿途还要闯过十几座远征军把守的城镇隘口。为保证第五十六师团穿插成功，南方军司令部特令仅有的两支空降部队进驻同古，随时实施空降支援。

4月1日，日第五十六师团从同古出发，向远征军第六军的东部防区攻击前进。6日，日军一支800人的先锋部队击溃全是新兵的暂五十五师第一团三营八连，当晚攻占毛奇。第六军军长甘丽初下令暂五十五师、第四十九师各一部立即布防垒固。19日，暂五十五师在垒固之南被日军击败，伤亡惨重，幸存者仓皇逃往克伦山中。20日，东路战略要地垒固失守。脆弱的东线被日军扯得七零八落。但日军对那些溃兵似乎毫无兴趣，只是一路快速向北猛突。

“我从未见过如此糟糕的事情，”大吃一惊的史迪威对一位随军记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在19日晚上写给陆军部的一份紧急报告中，史迪威沮丧地指出：“其实英国人早就将缅甸一笔勾销了，中国人同样不会为了英国人的利益同日本人死拼，缅甸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东线突然出现的危机并未引起远征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史迪威和罗卓英仍然紧盯曼德勒，试图通过这一地区的会战一举扭转战局。对于史、罗力主的曼德勒会战，驻缅参谋团团长林蔚并不赞同。林蔚指出，由于西路英军已撤至仁安羌以北，东路危机已经显现，垒固失守导致东枝朝不保夕，我中路主力随时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切断后路分割包围的危险。此时的最佳策略是迅速脱离日军可能的合围，退守曼德勒东北地区，重整旗鼓，再做计议。

史、罗依然坚持在曼德勒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对林蔚的提议置若罔闻。实际上，远征军的兵力配置并未体现出会战意图，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各部被分散部署在长达300公里的彬文那—曼德勒一线，这种一字长蛇阵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会战从何谈起？杜聿明也不赞成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提出集中兵力退守东枝，确保腊戍门户，史、罗照样不予接受。

此时英军的假情报到了：4月20日在皎勃东一带发现日军主力3000人。史迪威和罗卓英立即下令第二〇〇师、新二十二师紧急开赴皎勃东。对此大为不满的杜聿明提出，新三十八师刚刚取得仁安羌大捷，皎勃东方向不可能出现日军大队人马，此前侦察报告并未发现皎勃东一带有重大敌情，英军情报很可能不实。即使那里出现了新情况，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就在仁安羌地区，足以掩护英军撤退。杜聿明强调，绝不能顾头不顾腩，置东路险情于不顾，酿成更大事端，他极力坚持集中兵力保卫东枝。

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吵。杜聿明威胁罗卓英：“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史迪威立即反唇相讥：“难道中国军队只吃饭，不打仗吗？”杜聿明马上回敬道：“我吃的是中国饭，不是英国饭。”随后杜聿明暗中吩咐戴安澜：“除先开过去一个团外，其余等我从小弯回来再做决定。”

戴安澜的先锋部队第五九九团到达皎勃东之后，发现那里除了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在掩护英军潮水般撤退，并未发现所谓的日军大队人马。发现上当的史、罗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暂时按兵不动，第二〇〇师继续滞留皎勃东一带搜索敌情，协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军撤退。自己屁股尚擦不干净，仅为掩护英军撤退就派出最能打的两个主力师，史、罗在这里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东线垒固失守的噩耗很快传来。罗卓英无奈再次调整部署，命令新二十二师火速东调增援第六军，廖耀湘又没有快速机动所需的汽车，罗卓英只好下令第二〇〇师东返，用戴安澜的汽车去运送新二十二师。各路兵马东奔西顾，疲于奔命，还没打仗就累得半死。

杜聿明觉察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直接到司令部找到了罗卓英，提出以第二〇〇师和新二十二师全力保卫东枝，理由是东枝一旦失守，则腊戍危急，远征军的退路将被切断。但罗卓英依然坚持在中路进行曼德勒会战，拒绝将大队人马东调。在杜聿明的强烈要求下，罗卓英勉强同意第二〇〇师前往东枝，其余部队继续专注于曼德勒会战。

4月21日，日第五十六师团兵分三路，一路沿公路快速北上，一路向东直逼雷纳姆，最后一路直奔东枝。此时第六军已成一盘散沙，连军长甘丽初身边也只剩下600人，甘将这些人交给参谋长林森木去阻击敌人，自己则到后方收容溃兵。林森木还算不辱使命，率部将日军的攻击迟滞了24个小时，随后带余部潜入丛林，向北寻找回国的道路，用了一个多月才回到云南。

23日，日军逼近腊戍最后的门户东枝。此时甘丽初身边只剩下百余人，根本无力阻止日军北进。他只好下令炸毁东枝的物资后撤退。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的配合下轻松占领东枝，之后留下少许部队把守，大队人马继续快速北上，直取腊戍。

东线战局急转直下。23日晚，重庆电令入缅参谋团转告远征军司令部，从速破坏雷纳姆至腊戍的公路以迟滞日军进军速度。林蔚立即命令驻腊戍新二十八师第八十二团抽调第一营、第三营前往执行破路任务，并通知驻腊戍各机关立即向国内撤退，销毁物资的命令也同时下达。作为滇缅公路起点的腊戍各种物资堆积如山，日军尚未到来，腊戍城内外已是浓烟滚滚，一片狼藉。

此时被英军假情报误导辗转奔波500公里的第二〇〇师终于赶到东枝，来回折腾，浪费了宝贵的3天时间。马不停蹄的戴安澜随即下令攻城。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第二〇〇师依然不辱使命，毅然投入战斗。戴安澜亲临一线指挥战斗，副官孔德宏负伤、卫兵樊国祥阵亡，可见其位置之靠前。由于日军主力已北上腊戍，驻守东枝的只是小股留守部队。25日18时，第二〇〇师克复东枝。戴安澜在东枝竟未抓到一名俘虏，当地人均以沉默来对待中国人，拒绝提供任何消息。

此时的杜聿明接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命令。林蔚要求他立即向北追击直取腊戍的日军，确保腊戍不失。罗卓英则命令杜聿明立即西返，参加策划已久的曼德勒会战。两个方向可谓驴唇不对马嘴。就在杜聿明彷徨踌躇之际，林蔚的命令又到了：“应遵照远征军司令官命令行动。”杜聿明只好下令新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以及军直属部队一起向曼德勒机动，参加会战。

东枝得而复失让北上的日第五十六师团完全没了后路。但渡边完全置后方于不顾，集中全部汽车以每天110公里的速度直扑腊戍，前锋第一四八联队距腊戍已不到200公里。4月29日是裕仁41岁生日，渡边

拟以攻克腊戍作为孝敬天皇的生日礼物。眼前速度胜过一切，渡边下令停止运输补给，将车辆全部用以运输兵员，所需补给必须从远征军那里夺取。

在渡边前面，远征军第六军早已溃不成军，第五军主力几乎全被调去参加所谓的曼德勒会战，战略要地腊戍竟然只有新二十八师的第八十二团防守，其中第一营、第三营还被派去执行破坏公路的任务。城内只剩下第二营及第六十六军直属特务营、搜索营等少许部队，实际上与空城无异。

4月25日，得知日第五十六师团北上去向不明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28日，他紧急致电林蔚：必要时可以放弃曼德勒作战，集中新二十八师全力防卫腊戍，确保远征军后方安全。此时入缅参谋团已开始踏上撤退的征程，一众军政大员以每天200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了5天，一直到保山才惊魂未定地停下脚步，奔逃之中，他们根本没有接发任何信息，蒋介石这一至关重要的电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第六十六军下属三个师中，新二十八师本来就是一支临时改编的部队，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除了驻守腊戍的第八十二团，该师其余两个团都被调去参加曼德勒会战，对腊戍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能打的是新三十八师，目前正在西线干一些掩护英军撤退的无聊事。剩下的新二十九师刚刚组建，目前远在云南大理等待补充兵员物资。可以说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现在基本是光杆司令一个。

鉴于日军迅速逼近腊戍空城，25日，远征军司令部紧急电令尚在云南大理的新二十九师，务必于28日之前赶到腊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地之间相距千余公里，似乎只有空运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可是别说飞机，新二十九师连汽车都没有几辆。但是事关

重大，师长马维骥明知不可为也不得不为之，仓促之间制订了紧急入缅计划。

马维骥认为，哪怕只有一个连能够在28日到达腊戍，就算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至于能不能守住腊戍只能听天由命了。通过与地方部门紧急交涉，马维骥得到了70辆卡车。26日，大理西城门外，70辆汽车排成一队，新二十九师直属部队及第八十六团的两个营紧急上车驰援腊戍。其余部队站在路边就地拦车，拦住一辆就走一车人——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随时可见堵一长溜车就好了。当前锋部队越过边境时，后卫部队还没拦到车。谁也不知道这支部队何时才能全部到达战场。

后院大火冲天，前方依旧浑然不觉。4月27日，远征军司令部按计划下达了曼德勒会战的命令。此时缅甸的总体战局是：西线英军正快速撤退，新三十八师在大度地执行着掩护英军的任务，第九十六师在曼德勒阻击日军，第二〇〇师从东枝出发北上追击日军，第六军已被基本打散，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在腊戍和滇缅公路一线布防，不知道司令部赖以会战的兵力到底在哪里。

4月28日，新二十九师终于有一营人马到了腊戍。炮兵营营长赵振全在巡视途中钻进路边的密林出恭，突然听到远处有大量车辆行进的声音，伴以钢铁履带沉重的碾轧声。大吃一惊的赵营长急忙探头张望，只见远处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一队坦克摆出战斗队形正急速向腊戍驶来。赵营长感觉不大对劲，这里是中方防区，如果盟军车队通过，没理由不通知友军。他拿出望远镜远远眺望，发现那些坦克和车辆上都飘着日军的太阳旗。老赵惊叫一声，提起裤子顺着山沟逃走了。

这天是周日，腊戍守军的命运可比赵营长悲惨多了。刚刚抵达的新二十九师先头部队尚未来得及展开部署，日军快速部队已经发起了

进攻。猛烈的炮火将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兵纷纷抛进血泊中。更多人听见枪响不是拿起武器战斗，而是争相钻出阵地营房，逃入山谷丛林，向中国方向溃逃。

29日，新二十九师后续两个团陆续赶到，紧急沿腊戍河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但他们的机枪和迫击炮根本挡不住日军飞机、坦克的立体打击。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将5门战防炮全给了马维骥，同时令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率余部构筑第二条防线。这些并未受过多少训练的新兵在日军潮水般的攻击下一触即溃，伤亡惨重，添油般的后续部队来一车被消灭一车。10时，日军已全面突破第一条防线，随后以坦克快速突击扩大突破口。17时30分，日军坦克冲进第六军和新二十八师司令部，腊戍失守！

当天，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逃至畹町，同随后逃到这里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一起钻进装甲车，一口气跑到了300公里之外的保山。

29日当晚，渡边正夫向第十五军司令部发去了“穿插成功，一举攻陷腊戍”的捷报。饭田一直揪着的心方才落地。

鉴于前方三路攻击进展顺利，4月30日，饭田收到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转来的大本营陆军部的急电：“第十五军果敢作战值得共庆。希不失时机进一步扩大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之态势。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缅甸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及怒江一线追击扫荡。”

攻击命令迅速下达至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渡边认为，沿滇缅公路溃退的中国军队已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根本不需要师团主力前往追击，仅以第一四八联队和坦克第十四联队配合向怒江一线突击就足以制胜。最肥的肉在中路，渡边向军司令部建议，师团主力沿腊戍至八莫的道路向密支那方向快速突进，堵住中路远征军主力退往云南的所有通道，将之一举围歼在缅北一带。

对渡边的决心，饭田极为赞赏，并迅速回电给予认可：“对自曼德勒方面向北退却之敌，军司令部决定以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向密支那和塔曼提一线追击，以期与贵师团之切断退路相配合，捕歼敌人。”

腊戍失守，全局震动！直到此时，史迪威和罗卓英总算醒过神来了，迅速下达了放弃曼德勒会战、全军撤退的命令。至此，史迪威抵缅之后极力倡导的同古、彬文那、曼德勒三大会战全部化为泡影。撤退计划为中路主力经密支那撤往国内，第六军向东越过边境退往滇南。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新二十九师继续沿滇缅公路布防迟滞敌军进攻，为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

5月1日18时20分，日第十八师团先头部队攻占曼德勒。

此时，以第一四八联队为基干的坂口支队正沿滇缅公路向云南快速攻击前进。尽管部队只有3000余人，但面对缺乏有效组织且军心涣散的各路溃军，日军的攻势依然锐不可当。之前由于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对前线的危机国内民众并不知晓。后方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的都是胜利的喜讯。如3月29日的《中央日报》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4月，各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5000人”的捷报。“彬文那重创日寇一个师团”的热劲儿还没过去，舆论又开始展望“曼德勒会战胜利在望”。仅就舆论宣传而言，前方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只有5月初在《云南日报》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则发自畹町的豆腐块：“我军与敌在腊戍激战。”

对国内多数既无军事常识又不熟悉缅甸地理的人来说，这则快讯很容易被忽略。只有少数头脑冷静之士才会蓦然觉察形势不妙：既然前线连连告捷，为什么敌人会突然出现在距离国门不远处的腊戍了呢？

腊戍失守导致远征军上下一片恐慌，滇缅公路沿线陷入空前混乱之中。成营成团的败兵从前线溃退下来，他们和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人员、扶老携幼的难民组成了一支规模空前的逃难大军。无数汽车、牛车、马车和手推车充塞道路，人流与车流混杂，一齐浩浩荡荡向云南转移。新命令很快就到了，要求销毁所有来不及运走的物资。一时间，道路沿线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

5月2日，坂口支队先头部队以10辆坦克开路越过边境，当日攻陷畹町。3个小时之前，由林蔚率领的入缅参谋团刚刚经这里逃回国内，一众大腕差点儿成为日军的俘虏。之前军委会后勤部部长俞飞鹏亲赴畹町，下令将囤积于此的大量物资抢运保山。但时间紧迫，逃命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思抢运物资？准备出口换取武器的8万桶桐油只好就地销毁，还要高价雇人用斧头把油桶劈开，让桐油自行流光。剩余的大批棉花、面纱、轮胎和兵工器材就地销毁。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在畹町抢得的物资有汽油1570桶、机油1000桶、大米500袋、食盐896公斤，这对于缺少补给的日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礼物”。

日军马不停蹄向云南挺进。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眼看追敌将至，下令炸毁5辆坦克堵塞公路以迟滞敌军行动，结果日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快速前进。

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奉命率一部前往守卫芒市，但日军已抢先在5月4日占领此地，并于当晚攻占龙陵。当日军装甲车开进芒市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在起劲地打着手势。后发现势头不对，立即撒丫子逃得无影无踪。在这两地，日军又抢夺汽油550桶、柴油1000桶、轮胎900条、大米700袋、榴弹炮弹900箱、速射炮弹600箱以及大量其他物资。

5月4日10时，省立保山中学与县立师范学校师生千余人在保山公园举行大型集会，隆重庆祝五四运动发生二十三周年。集会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同日，保山逢集，四乡群众云集县城。11时，国军一处防空监视哨发现西南天际出现了大批飞机，急忙向县政府汇报。电话铃响了许久，无人理睬，唯一的防空警报员早已下班赶集去了。

11时15分，日军27架轰炸机排着整齐的三角队形飞临保山。由于事先无人报警，加上最近传闻有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机场，民众大都以为这是美机光临，不少人向空中欢呼雀跃。日机在保山上空盘旋一周，开始不慌不忙低飞投弹。第一批炸弹准确落在中心大街，炸塌了百货商号和南洋大旅社，由于街上聚集了大量行人，炸弹无一例外地在人群里爆炸。第二批炸弹炸塌民房无数，黑烟冲天的保山城一片狼藉，民众死伤逾万。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大量尸体腐烂无人掩埋，诱发瘟疫，死者更众。

保山遭袭当晚，之前驻扎在城外的滇军第六旅“息烽旅”趁乱开入城中。他们将全城20余家商号、钱庄洗劫一空，乱兵还扮作蒙面盗匪杀人纵火、奸淫妇女，再经浩劫的保山彻底沦为一座死城。公然纵兵洗劫的罪魁祸首是“息烽旅”旅长、龙云的外甥龙奎垣。保山官员、乡绅联名将龙公子告到重庆，为平息民愤，龙云将恶棍外甥撤职了事。

5月4日下午，蒋介石接到了“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上校的紧急报告：前方飞行员侦察发现，滇缅公路沿线国军溃不成军，日军进攻完全未遇抵抗。按目前推进速度，10天之后，日军就将兵临昆明城下。蒋介石立即致电此前已退到保山的林蔚：“新维至畹町之间应一面破路、一面装埋地雷，如无地雷则埋手榴弹于路中，亦可阻止敌战车前进。所有桥梁应尽量破坏，马崇六处长现在何处？应令其全力破路与构筑工事为要。”

战局急剧恶化，能阻挡日军前进的只有怒江之上的天险惠通桥了。5月4日深夜，位于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官兼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接到蒋介石亲自打来的电话：“腊戍、畹町失守，日军正沿滇缅公路东进，林蔚参谋团已一天多没有消息。”要求宋希濂尽快设法与林蔚取得联系，同时迅速征集车辆，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距怒江最近的第三十六师抢运至惠通桥，拼死阻止日军渡江。

放下电话的宋希濂不敢怠慢，连夜赶到滇缅公路运输总局征集所有可用车辆。总局答应在5日至7日，提供550辆卡车给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估算了一下，这些车辆可以在3天内运去两个师的兵力，于是连夜给驻扎祥云的李志鹏打电话，命令第三十六师立即整装待运，且严令李本人立即出发去追赶已出发的第一〇六团。很快，蒋介石又来电，命令宋希濂立即将昆明防务交给第九集团军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负责，第十一集团军集体快速开赴怒江前线。宋希濂在下达命令的同时立即动身前往保山。

5月2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少将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这里留下了一队宪兵和工兵。马少将授权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中校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到5月4日，形势更趋紧张，怒江西岸的盘山公路上等待过桥的车辆和人流一望无际。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军已占领芒市，距惠通桥已不到100公里。张祖武命令工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并派宪兵把守桥头，严防日军便衣混过桥来。

中午时分，日军轰炸保山的消息传来，众皆哗然。14时，一架日机反复从惠通桥上空掠过，既未投弹，亦未扫射。16时，又有三架敌机从空中掠过，急于过桥的人群更加拥挤，吊桥被压得剧烈摇晃，竟然有数人因此坠入江中。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傍晚，18时，一辆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逆行过桥，被宪兵阻止。车主龙陵商人何树鹏自恃与“息烽旅”关系密切，出言不逊，被宪兵当众重赏两记嘴巴。何商人只好掉头，又因操作过猛与另一车迎头相撞，致使大桥交通堵塞。

见此情景，张祖武大怒，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去。何商人呼天喊地，以身护车。气急败坏的宪兵欲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拖到江边枪毙，骤起的枪声在暮色苍茫的峡谷中引起巨大回响。

受惊的人群涌来涌去，粗大的钢索吊桥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为平息骚动，宪兵再次对空鸣枪示警。此时，数百名扮作难民的日军距离桥头已不足200米远。骤然响起的枪声不仅震惊了西岸难民，也惊动了不断逼近桥头的日军先头部队。他们误以为行踪已被发现，开始一窝蜂向桥头发起了殊死冲锋。

张祖武因突如其来的密集枪声惊呆了。他瞬间反应过来，对面来了日本人，于是断然下令炸桥。随着一声巨响，那座日本人之前无数次轰炸过的大桥，连同桥上的难民、车辆、已冲上桥面的日军一起坠入怒江的滚滚湍流之中。

桥梁既断，日军装甲部队完全被阻隔在怒江西岸。急于抢功的坂口简直要急疯了，命令所有坦克立即以最快速度向桥头进发，将一切拦路车辆碾碎或推开，为搭载步兵的汽车开辟道路。随行的日军重炮部队立即在怒江西岸架炮轰击，停滞在江东开阔地带的上百辆卡车瞬间被炸成一片火海。

完全失去理智的坂口随即派出一个大队的800个步兵，乘坐橡皮艇实施强渡或直接泅渡。不少人被江水吞没，但仍有500多人爬上了东岸，与参谋团之前收容的溃兵展开激战。守桥部队渐渐不支，日军迅速向东岸的黑崖山高地冲去。

万分危急之时，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团的两个连拍马杀到，他们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东岸。师长李志鹏和团长熊正诗各率一个连居高临下狙击日军。傍晚时分，第一〇六团主力赶到投入战斗，牢牢控制了怒江东岸的制高点。5月6日，第一〇七团和第一〇八团赶到惠通桥。经过8个小时激战，过江日军大部被歼，残余日军依旧死守不退。

得知日军强渡怒江的消息后，陈纳德的“飞虎队”紧急出动4架新型P-49战斗机，各携带炸弹300公斤，另加装有6挺机枪的4架旧式战斗机飞抵战场。战机在狭窄的怒江峡谷来回穿梭扫射、轰炸，摧毁了日军大部分坦克、汽车以及准备架设浮桥的设备，大量步兵也被杀伤。日军重炮阵地被炸得一片狼藉，大队长田村被炸死，坂口也身负重伤。等他醒来时，已经在被送往仰光医院的路上。

日军攻入滇西，举国震动。在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已经持续了20多个小时。前线战况不明，有人甚至建议迁都兰州。

日军的迅猛攻势同样引起了在华美国人的恐慌。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紧急同高斯大使商议：一旦形势持续恶化，是否有可能把美国使团撤离到苏联境内？他同时也意识到，“无论如何，决不能做出丝毫让中国人疑心，察觉到美国和其他外交界人士对中国已经丧失信心的举动”。

高斯说，他甘愿冒被日本人俘虏的危险，也不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即将撤离重庆。他建议马格鲁德可以减少使馆人数，将他们分批向印度转移。高斯同时电告华盛顿，向赫尔国务卿汇报了马格鲁德的担忧。赫尔当即向马歇尔做出指示，让他严禁马格鲁德继续散播美国使团可能撤出中国的言论，因为这一行动必将“极大地伤害中国的利益和作用，以及我们希望这个远东国家将来在联合国里发挥的作用”。

林蔚在逃难途中丢失了密码本，无法及时向重庆报告前线的情况。幸好随行参谋沈定邦还带着与重庆军训部联系的专用密电本。林蔚于是拟电发往军训部，再由军训部发电给蒋介石。收到滇西发来怒江防线已经稳住的消息，蒋介石长长出了一口大气，迅疾回复林蔚：“微戍电刻始接悉，无任欣慰之至。”

蒋介石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紧急命令。滇西第九集团军及川滇边境各部星夜增援惠通桥，相关各部由林蔚统一指挥，“参谋团团团长林蔚在滇、黔、川前线代行本委员长职权，三省部队任其调遣，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就地枪决。”同时下令第五十四军前往昆明接防，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所部第七十一军由昆明移驻滇西边境布防。

5月6日，宋希濂从下关给保山打电话询问前线战况。接线员告知“线路正忙，请勿打扰，一位老板正同保山谈生意”。宋希濂闻讯，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我是总司令宋希濂，限你3分钟接通电话，贻误战机，老子毙了你！”不到1分钟，电话就接通了。

7日下午，匆忙赶到惠通桥的宋希濂立即部署反击。8日上午，全部抵达怒江的第三十六师对过江日军残部实施围剿。除几十人泅水逃回西岸，江东日军被全部肃清。

除坂口支队主力冲向怒江，另一路日军同时也向腾冲进发。听说日军将至，当地官员随后撤离。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带着20余名残兵路过此处，百姓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地方乡绅极力挽留刘师长留下来主持防务，但刘伯龙高调宣布：“本部只接到命令收容溃兵，没有接到抵抗日军的命令。”随即带着虾兵蟹将穿城而过，扬长而去。

10日下午，日军300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腾冲。城内所有财物均归日军所有，包括腾冲仓库3000多驮大米以及大量盐巴、棉纱、布匹等物品。

在缅甸东部，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命令各部陆续向萨尔温江东岸转移，撤往景栋与最早入缅的第九十三师会合。日第十八师团紧追不舍，第六军边打边撤，以重大伤亡代价顶住了日军的进攻。由于远征军主力在中路，日第十八师团逐渐放弃追击，加入围歼远征军主力的战斗。

从5月23日至6月3日，第六军各部交替掩护，历尽艰辛，返回国内。第九十三师出征时9000人，返回云南时只剩4900人。第四十九师剩下4600人。最惨的暂五十五师只剩2300人，第六军军部剩余不到600人。全军出征时30000人，回到国内的仅12400人，损失17000人以上。

4月25日，日第三十三师团重占仁安羌之后，中、英、美三方指挥官在皎克西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不时在会场的周围爆炸。亚历山大提出，英军必须迅速撤过伊洛瓦底江前往印度，不然就会陷入正向曼德勒挺进的一支日军部队的包围。就在亚历山大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英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大踏步西撤。26日，亚历山大下达了以印缅边境葛里瓦为目标的总退却令。

4月30日，罗卓英致电杜聿明，“腊戍失守，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要求他率中路主力向北撤退。发完电报的罗卓英随即与史迪威一起北撤，两人先是坐火车，后来改乘汽车。到了下午，罗卓英离开指挥部，不辞而别。他带着一排卫兵强行征用了一列火车，押着司机开往密支那，准备从那里登机飞回重庆。不料这列未按计划运行的火车只开出40公里就与一列货车迎面相撞，导致铁路运输因此中断两天。“我的天，这头脏猪怎么没被撞死！”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委员长竟然相信这样的人能够打胜仗？”后来罗卓英率部分司令部成员向西撤退，辗转于5月23日到达英帕尔。比起杜聿明的主力部队来说，他们尚算是幸运之人。

在讲述中路远征军主力的悲惨命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西路英军的最后结局。按照亚历山大下达的退却令，斯利姆率英第一军余部继续向西北方向快速撤退。曼德勒南方的阿瓦大桥是英军渡江撤往印度的必经之路。由于得到新三十八师的掩护，26日至30日23时05分，英军后卫部队英印第十七师和澳第六十三旅，连同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顺利通过大桥。午夜之前，斯利姆下令引爆了两个月前早已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这座桥在4月30日23时50分被炸掉，”斯利姆说，“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这既是一幅可悲的情景，同时也是一个信号：我们彻底丢掉了缅甸。”

过江之后的英军继续一路狂奔。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一辆辆燃料耗尽的卡车抛锚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空中不时有日军飞机投下炸弹，这些无疑都阻碍了英军的撤退速度。英国人在沿途丢掉了包括坦克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由于到处都能得到缅甸人的帮助，日军很容易就知晓英军的撤退路线。从4月26日起，日第三十三师团原田支队以每天不低于50公里的速度向伊洛瓦底江快速追击。30日晚，他们抢在英军之前占领蒙育瓦，切断了英军西撤的道路。

亚历山大深知蒙育瓦之重要，下令斯利姆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此时英军离中国军队已远，再也无法依赖友军的掩护，想活命只能靠自己了。5月2日，斯利姆下令英缅第一师在10辆坦克的支援下强攻蒙育瓦，不出意料地以惨败告终。英军在战斗中丢弃大炮6门、坦克2辆、汽车158辆和重机枪3挺，超过400人成为日军的俘虏。不仅如此，原田支队还分出兵力占领了蒙育瓦以北25公里处的另一战略要地布达林。5月6日深夜，荒木支队占领耶乌，次日凌晨与从瑞波北上的第五十五师团会合，双方开始全面围歼英军。饭田电令第三十三师团分兵向钦敦江挺进，迅速抢占沿岸主要渡口，试图将英军一举围歼于钦敦江以东地区。

日军显然低估了英国人的逃跑速度，撤退名将亚历山大此前早已安排对撤退路线进行了修葺，使得英军的逃跑更加迅速。5月5日，英军已退至钦敦江东岸的瑞琴。斯利姆一面派出后卫部队阻击日军，一面组织主力渡江。到9日，万余名残兵利用5天时间全部撤至钦敦江西岸。

英军继续绕道向葛里瓦撤退，日第三十三师团穷追不舍。5月10日，荒木支队突破英军后卫部队的阻击，突入葛里瓦峡谷。斯利姆命令骁勇善战的廓尔喀营断后阻截，其余人员继续一路向前狂奔。英军仅在葛里瓦就遗尸1200具，大量汽车、坦克、装甲车、火炮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溃不成军的撤退队伍稀稀拉拉，足足有145公里之长。5月16日，英军终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达武。在长达1450公里的大撤退中，只有12000人幸运保住了性命，损失的英国、印度、缅甸和廓尔喀士兵多达13000人，超过75万难民在撤退途中死去。

但相比新加坡13万人的集体投降，亚历山大依然可以自豪地向丘吉尔报告说，经过长途行军，他的官兵虽然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仍有半数以上人员拥有武器，他们的战斗精神仍在。在5月20日交出指挥权时，这位英国名将向新闻界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当然要重新夺回缅甸，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那段狼狈不堪的撤退经历毕竟不算光彩。战后，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缅甸那段痛苦经历时，只用了3页纸。

虽然军衔只是陆军中将，但史迪威和麦克阿瑟一样不能被轻易放弃。5月2日傍晚，一架美军C-47运输机在缅甸中部瑞昌的一片甘蔗园里颠簸着降落了。飞机上跳下来两个美军飞行员，他们是凯莱布·海恩斯上校和罗伯特·斯科特上校。此次飞行危险极大，两名飞行员都是美国空军的绝顶高手——前者是印度阿萨姆邦至缅甸、中国的空运队队长，后者是空运队的执行军官。他们奉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航空

兵司令官阿诺德中将之命，专程从印度飞到此地接应史迪威脱险。海恩斯告诉史迪威：“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把您接走。”

史迪威拒绝乘飞机离开。他告诉海恩斯：“如果我现在用这种方式逃跑，就会造成又一次失败，今后我再也无法指挥中国军队了。”海恩斯解释说，距离最近的日军离瑞昌只有30公里。史迪威让一些参谋上飞机前往印度，并告诉他们，“到那里找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地方”，自己依然拒绝登机。海恩斯这才悻悻驾机飞走。

夜幕降临，史迪威下令“准备转移”。随后他们在半夜登车向北追赶杜聿明的部队，试图赶在日军之前到达密支那。但北进道路被难民的牛车阻塞，他的车辆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抛锚。史迪威身边只剩下40人，包括18名美国军官、6名士兵、1个中国警卫班、1名传教士和1名记者。远征军司令部已经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完全脱离。

尽管史迪威拼命追赶，但他仍然未能赶上杜聿明的主力部队，电台也无法取得联系。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八莫失守，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渡过伊洛瓦底江上游，密支那危在旦夕，再往前去已无路可走。

5月6日，史迪威一行到达英多，此时杜聿明的主力离开此地已整整一天。此处距密支那尚有3天路程，与印度英帕尔隔着两座大山，中间有条赶马人小道相通。史迪威在此做出决定，放弃追赶主力部队，转向西撤入印度。

史迪威清点人数，意外发现队伍中增加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其中有英军士兵、1名美国医生和19名缅甸护士，还有一些难民，甚至出现了1个挺着大肚子的缅甸孕妇。他的队伍——包括那名未出生的婴儿——共有115人。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了离开缅甸之前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让报务员烧掉密码本，砸毁电台。5月7日，这支小部队动身前往钦敦江。

食品被统一集中起来，除武器弹药之外的个人用品统统扔掉。史迪威规定每天至少走23公里。所有人必须严守纪律，否则请他立即离开队伍。史迪威本人以每分钟105步的频率走在队伍最前边。

在丛林中沿着大象的足迹行走了5天之后，史迪威一行到达霍马林。之后乘筏顺溪而下，于13日跨过钦敦江——只比日军早到了36个小时。随后小部队得到了当地印度当局的接待，补充了饮水和食物。5月20日，在艰苦行军中度过了60岁生日的史迪威，带领这支小部队到达印度的英帕尔。

艰苦行军使史迪威的体重足足减少了9公斤。他顽强的意志力和厉害的舌头，使那一群逃难者在长途跋涉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掉队。有人回忆说，行军途中的史迪威“看上去好像上帝在发怒，像个恶魔似的嘴里骂个不停”。

逃出缅甸的史迪威对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充满了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分之二的英国佬骑着马，而我们的人没有一个骑马。”整个5月，他发给华盛顿的电报有6封之多，一封也没发给蒋介石。

在飞回重庆会见蒋介石之前，5月23日下午，史迪威在新德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挨了一顿揍，”史迪威说，“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不得不撤出缅甸，丢尽了脸。这是盟军也是我个人的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才能重新返回缅甸。请大家记住我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地返回缅甸。”

有过类似语言的至少有三个人。除了眼前这位，还有麦克阿瑟和刚刚提到的亚历山大。两个美国人最终都兑现了诺言，而那位英国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过缅甸。

对于惊魂未定的英国人来说，只要日本人不进攻印度，缅甸让给他们倒也无妨。战后英国史学界称，缅甸战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场

战争，是一支“被遗忘的部队”打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魂断野人山

简单叙述西路英军和东路第六军的结局之后，最后来关注中路远征军主力的命运。我们将会看到，为了保住那条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中国人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彬文那会战取消之后，4月26日，远征军主力第五军军部及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六师陆续乘火车和汽车向曼德勒方向撤退，准备执行史迪威筹划的曼德勒会战。29日，腊戍陷落的噩耗传来，杜聿明之前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4月30日，杜聿明接到了罗卓英发来的命令，取消曼德勒会战计划，第五军主力迅速向北撤退。同日，蒋介石的电报同时发给了罗卓英和杜聿明：“希即将车辆和重武器由杰沙直运畹町，务用最急办法赶施为要。伤兵亦由该路提前运回。”根据上述指示，杜聿明立即开始部署中路军的撤退。

杜聿明所部于当日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晚，23时50分，阿瓦大桥被英军炸断。此举固然迟滞了日军的追击，同时也把远征军主力关在了崇山叠嶂、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

杜聿明20年戎马生涯，再也没有比此刻的心境更复杂、更凄惶了。蒋介石很快发来了垂询电：“撤回国门有无把握？”杜立即回答：“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取得成功。”

5月2日，这支部队的两翼均出现了日军的身影。杜聿明下令向瑞波撤退。5月6日，杜聿明接连收到史迪威、罗卓英的两封电报：畹町以北已遭日军威胁，敌人很可能抢先占领八莫，原定撤向密支那的计划改为向西经温托、英多向印度转移。接到电令的杜聿明迅速复电罗卓英，战败进入印度必为英人不齿，拟继续北上密支那与日军决一死

战。胜则可保缅北一隅，败亦可向东退入腾冲。杜聿明同时将上述意见发给了蒋介石。

就在远征军高层争论撤退路线的同时，日第五十六师团松井秀治的第一一三联队已于5月5日占领八莫，随后马不停蹄北上抢占密支那。根据侦察机发回“远征军主力位于曼德勒以北地区”的情报，饭田立即调整部署，命令第五十六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全部投入曼德勒至密支那一线，试图一举围歼远征军主力。

八莫失守的消息让杜聿明心急如焚。目前只剩下退往国内唯一通道密支那的情况尚不清楚，杜聿明再次接到了蒋介石“抢占密支那，然后率部经怒江片马回国”的电令。

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与远征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史迪威和罗卓英均不知去向。在得到史迪威要求远征军主力西去印度的消息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他怀疑史迪威因进攻受挫丧失了信心，随后他得到了史迪威正在前往印度的消息。蒋介石并不知道史迪威是未追赶上大部队才被迫改道，他无法相信这位美国中将竟然如此抛弃了名义上归他指挥的部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种军人，殊非预料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

在温佐小镇的一座教堂内，杜聿明向身边的高级将领宣读了重庆发来的电报：“杜军长，转史参谋长、罗长官：我军应立即向密支那、片马、沪水、云龙转进，切勿犹豫停顿。中正手启。”

对蒋介石的电令，大部分将领表示遵从，只有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提出了异议。为稳定军心，杜聿明隐瞒了八莫失守的消息，但孙立人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八莫是进入密支那的门户，八莫失守意味着密支那很可能已经不保。如果密支那陷落，则意味着远征军的回国之路已被完全堵死。如果执行重庆的命令，远征军势必将陷入

日军东西夹击的死胡同。孙立人建议向西撤往印度，保存实力，伺机再战。

杜聿明对战场形势同样是心知肚明。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动，未来肯定是凶多吉少。当前条件下，孙立人提出的方案无疑是最便捷、最可行的。但如此一来，他就严重违背了委员长的意愿。因为电报中蒋介石特别强调：“没有我的命令，严禁向西撤入印度。”

作为校长倚重的得意门生，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当然不愿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他还抱有一丝幻想，就是抢在日军之前占据密支那，尚能搏得一线生机。此外还有一重情感上的因素，归国还乡的急切心情已经在远征军将士中迅速蔓延开来，大家都渴望尽快回到熟悉的故土，谁也不愿到那个遥远的陌生国度去。杜聿明最终艰难地做出决定，率部继续向密支那方向撤退。

5月7日，杜聿明再次收到了撤往印度途中的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判断敌先占领密支那，但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必可冲破险难打通道路。”

但中国军队的行动显然慢了。日第五十六师团主力已经于5月8日7时攻占密支那火车站，9时占领机场。到12时，日军的太阳旗已经高高升起在密支那市政府的大楼上。此时杜聿明得到的情报是“只有小股日军袭扰密支那”。

很快，距密支那50公里的孟拱一带也出现了日军的身影。5月9日，余韶率第九十六师星夜赶往孟拱，遭到了日军的阻击，前方看来已非坦途。在双方抢占密支那的过程中，日军是沿着公路进攻，走山路的远征军比日军整整晚了一天。杜聿明还发现，日军兵力和火力配备都远远超过了预期。

由于分兵，坂口支队越境攻入滇西，此时占领密支那和孟拱的仅仅是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联队，总兵力约7000人，经过两场大战，其兵力已有消耗，补给不足。惴惴不安的渡边正夫下令迅速展开防御部署，他担心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挡住急于回国的中国军队之殊死冲击。

此时杜聿明身边兵力尚足。第五军直属部队尚有15000人，新二十二师6000余人，第九十六师5000余人，新三十八师7000余人，同时第二〇〇师7000余人正从东枝星夜北上。这些部队都是远征军的精锐，如果放开手脚殊死一搏，即使不能完全消灭敌人，但杀出一条回家的生路还是很有可能的。

事实上为了策应杜聿明部回国，已经抵达怒江前线的宋希濂指挥第十一集团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攻势，试图从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腾冲北部山区杀开一条血路，接应远征军主力回国。当时两支国军部队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0公里。可惜，就在第十一集团军发起攻势的头一天，杜聿明已经率部走入了野人山。5天之后，宋希濂下令停止攻击。

杜聿明自有他的苦衷。入缅以来，远征军几乎得不到任何准确情报，到处被动挨打。前面占领密支那的，很显然已不是此前情报中所说的“小股日军侵扰部队”。至于那里有多少敌人，杜聿明心中并不清楚。敌情不明，贸然进攻，风险极大。这还仅仅是军事上的风险。恰在此时，蒋介石的电报又到了，命令他尽量避战，向密支那以北从野人山绕道向东回国。

这封电报为杜聿明凭空又加上了一重政治风险。蒋介石命令你从密支那以北绕过去，你却非要从正面进攻突围，若真打赢了尚可，打输了怎么办？一旦损失惨重，责任谁负？战败再加上战场抗命，杜聿明以后的日子还过不过？双重风险使得他犹豫再三，决心难下。

此时杜聿明再次接到了史迪威和罗卓英发来的电报，命他尽快率兵突围向西撤到印度去。这可能是整个战役过程中史、罗发布的唯一正确的命令，遗憾的是，之前那些不太正确的命令杜聿明都违心接受或部分接受了，恰恰这道正确的命令他没有执行。

两道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再次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按照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无疑最明智，向西沿途日军还没有更多兵力设防，阻力较小，不仅可以减少损失，也可以避开先前令人闻风丧胆的野人山。但如此一来，重庆那边就无法交代了。作为蒋介石心腹的杜聿明，孰轻孰重他非常清楚。

杜聿明也曾试图向东进攻。5月10日，他下令第九十六师攻打孟拱，在日军的阻击下未获进展。随后日第五十六师团增援部队赶到，日军飞机也开始对他的部队实施狂轰滥炸。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5月11日晚，杜聿明下令以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为先锋，各部队随后跟进快速通过第九十六师侧翼，绕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展开游击战，伺机返回国内”。

这里所说的“山”指“野人山”。通常情况下，对于以征战为职业的军人来说，大山大河并不算什么障碍。但这一次例外，蒋介石和杜聿明都大大低估了面前这座山的威力。密支那以北的野人山渺无人迹，之前尚未有人走过，准确说，是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过。胡康河谷，缅语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瘴疠疟疾蔓延。特别是每年5月下旬到10月的雨季，森林中蚊虫和蚂蟥铺天盖地，各种热带疾病肆虐。传说中，经常有吃人的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称作“野人山”。

就在中国军队主动撤离，遁入荒凉的野人山时，对面严阵以待的日军很是疑惑了一阵子。渡边并无十分把握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但

不远处那支大军的身影却不可思议地突然消失了，消失在他认为最不可能的那条路上。为此渡边深感庆幸，16日，第九十六师余部脱离战斗退入胡康河谷，渡边立即下令以重兵封锁出口。

就在大军即将进入山谷时，一场让人不忍目睹的惨剧拉开了这条死亡之路的序幕。远征军第五军女兵刘桂英，湖南长沙人，时为新二十二师卫生队护士，据她回忆，当接到随军一起向野人山撤退的命令时，野战医院的众多伤兵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

刘回忆，伤兵差不多有1000人，身受重伤，无法走动。用担架抬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每人都只能带一点儿干粮轻装爬山，就这样还不一定能走出去。如果把伤兵用担架抬走，不但会影响行军速度，连那些健康的士兵也会被拖累死。把他们留下来任由他们落入日本人之手，谁都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杜聿明左右为难之际，伤兵们主动提出了一个请求：“把我们留下来，你们放心走，请留点儿汽油帮帮我们吧。”伤兵们准备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子里集体自焚。

我们不敢揣测，这群英勇负伤的士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亲手点燃那些茅草棚子的，更不敢想象他们被烈火吞噬的悲惨场景。刘桂英回忆说：“当撤退部队从那里经过时，那个烟味，那种人肉烧焦的味道……每个人走到那里都会跪下磕头。杜聿明也在磕头，一边哭一边磕头。”

走入丛林的远征军在茫茫崇山峻岭中摸索着前进，野人山开始像一座不见天日的恐怖迷宫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着这群走进陷阱的军人。

5月14日，部队到达洞洞山中的莫的村，车辆至此已无法通行。下一步跋山涉水，这些车辆和重型装备必须舍弃，高耸的山脉和无际的

丛林阻挡了它们的随行。当晚，山中爆炸声此起彼伏，那是部队在执行破坏车辆和重武器的命令。在国军序列中，第五军被誉为“铁马雄师”，全军装备有苏制坦克、德制装甲车和美制福特卡车、摩托车共600多辆，150毫米榴弹炮24门，各师均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这些苦心积攒下来的“宝贝”是中国陆军的精华，现在却必须由自己亲手毁掉。杜聿明禁不住再次失声痛哭，他有所保留地命令将装备的重要部件以及通信器材拆卸下来，携带行军。

新的不幸很快降临。粮食告罄，药品用光，饥饿和疾病开始威胁这支3万多人的队伍。第五军无疑是蒋介石的心头肉。5月15日，他两次致电杜聿明，告知已与英方协商进行空投，行动不必太急，应从容设计，分路绕道而行，同时再次强调“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印度”。

蒋介石还电令杜聿明派人到霍马林去接罗卓英归队，但此时罗已在前往英帕尔的路上。16日，罗卓英致电入缅参谋团，请林蔚转告委员长准许“假道入印，乘机飞滇，再转往前方指挥”。18日，蒋介石回电同意罗卓英自行入印。

20日，部队到达斯委定，杜聿明下令稍作休整。缅北的可怕雨季已悄然来临。由于电池用尽，这支部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个偶然的晴天，幸运之神垂青了这支可怜的部队。一架美军侦察机在丛林上空发现了袅袅烟火，那是一群中国士兵正在熏马蜂。天黑之前，几架美军运输机匆匆飞到布帕布姆山投下了急救物资，其中不仅有食物、药品，还有雨衣、帐篷和急需的电池。受尽磨难的人们绝处逢生，这支孤旅再次同外界取得了联系。

29日凌晨，杜聿明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再次表明了奋勇向前的决心：“缅北雨季提前来临，官兵饥寒交迫，死亡日增，职当遵奉指示奋勇直前。”

31日，部队到达清加林卡姆特。杜聿明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应西向印度或者北向雷多前进。”杜聿明当即下令改道前往印度雷多。在辗转20多天之后，这支队伍最终还是走上了西去印度的道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支灰色大军再次缓慢移动起来，这次不是朝北而是向西。随着一阵阵凄厉的军号声，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从四面八方的山洞和树林里钻出来，重新会聚成一支前进的队伍。他们个个骨瘦如柴，走路踉踉跄跄，顶风冒雨踏上了通向印度的苦难历程。

雨季来临，凶猛的暴风雨像呼啸的长鞭一样不停抽打着大地。道路冲断，桥梁坍塌，低洼处变成一片汪洋。在胡康河谷，洪水一夜间吞没了所有山谷和平地，来不及逃跑的人畜瞬间被浊浪席卷而去。雷声如战鼓轰鸣，闪电一次又一次轰击古老的原始森林，千年古木都被拦腰斩为两段，大自然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

女兵刘桂英回忆：“在密林中行走一片阴暗，阳光根本照不进来，高高低低的山连绵不绝，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却发现更高的山峰挡在眼前。在山里行走特别容易迷路，部队配的地图根本用不上。有时走了几天，才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雨季使身上的衣服从未干过，道路泥泞不堪，士兵下山时干脆就顺着泥水往下滑。一旦碰上山洪则危险异常，刘桂英亲眼见过一个班的战士眨眼间被山洪冲得不知所终。

山间蚊虫肆虐，毒蛇猛兽出没，疲惫至极的官兵很多人染病了，体力透支和热带疾病导致沿途人马倒毙不绝。军部某卫士班散宿于密林中，次日晨起不见归队。觉得不妙的连长急忙派人寻找，只在林中找到白骨若干，他们已成为过路巨蚁的口中之食。机枪兵许某腹痛遁入草丛出恭，半日不出，同伴呼之不应，急往草丛视之，只在附近林中找到白骨一堆，仅从皮带可以辨认出是许某。由于疲惫至极，他解

完手靠着树干睡着了，先是被遍地的蚂蟥吸完血液，之后被大批山蚁刹那间啃光了肉体。某工兵排奉命搭桥，后皆无踪影。闻讯大惊的营长亲往查看，原来他们误入沼泽，刹那间蚂蟥翻涌成千上万，驱之不尽，所有人瞬间血尽人亡。

肆虐的蚂蟥会悄无声息钻进人的衣领、裤脚，初咬时人往往并无感觉，待发现时吸血多时的蚂蟥已变得如拇指般粗细。越是捏住它往外拽，它越是死命往里钻，有时把露在体外的半截都拽断了，剩下的半截还留在体内，必须用烟火熏才会慢慢退出来。

大军经过之处，到处可见仰卧、俯卧、侧卧的尸体。他们经大雨浸泡，又经太阳暴晒膨胀，皮肤溃烂，流淌出黑色的液体，尸体上蛆虫遍布、苍蝇云集。刘桂英回忆说：“每走不远，就会看到战友的尸体。有时我们就睡在战友的尸体旁，早已没有害怕的感觉。到后面我们已经不怕走错路，只要沿着累累白骨向前走就行了。”野人山已成了吞噬远征军官兵的人间地狱。

和众多将士一样，杜聿明也患上了回归热，高烧40℃持续不退，连续两天昏迷不醒。军医处长曾济仁认为杜聿明病情严重，建议休息两天。军参谋长罗友伦和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均表示赞同，部队因此耽误了两天行程。从昏迷中醒来之后，杜聿明坚决命令队伍继续行军。军特务营营长李公瑜和第二连连长常恩国带领官兵用担架抬着杜聿明行军。由于常连长日夜贴身看护杜聿明，最后杜聿明痊愈时，体壮如牛的常连长反而染病身亡。

就在盟军庆祝中途岛海战辉煌胜利的6月8日，军直属部队副官处驮载食物和药品的骡马掉队，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因此断粮两天。先头第六十五团邓军林团长得知消息后，立即令特务排泅水给司令部送粮。司令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只有啃树皮、咬皮带了。

14日，部队到达大洛以南，全体官兵几乎粮尽。连日大雨导致河水暴涨，道路完全被淹没，官兵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发昏的人们开始漫山遍野觅食。白天，饥肠辘辘的士兵在山沟和森林里乱窜，寻找野果、菌类、植物块茎、野芭蕉，捕杀飞鸟、青蛙、老鼠、蛇，掏蜂窝、蚂蚁窝，饿极的人吞食动物粪便。

得知上述消息，蒋介石立即命令后勤部长俞飞鹏与驻印英军交涉，急派飞机空投补给，却又因暴雨无法正常空投。翘首以盼3天之后，野人山中的远征军终于在17日盼来了英军飞机空投的补给。空投时发生了悲剧，几名士兵被高空落下的面粉袋击中身亡。因为实在饿极了，有人在分得食物后暴食而亡。无奈只好再次将粮食集中，全军集体喝稀粥。此后在得到7000人的3天口粮后，大部队继续向雷多行军。负责开路的依然是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

7月3日正午，第六十五团二营六连及团卫生队率先抵达新平洋。英国方面在6月中旬接到重庆的通报之后，已在此地为大军储备了一些粮食。第二天傍晚，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率军直属部队抵达此处。6日，新二十二师等部队陆续到达。

7日，先后有三批各3架美军运输机投下350包大米和7包药品，避免了疾病和饥饿导致的更大伤亡。每逢天空短暂放晴或云层稀薄，这些美军运输机就会循电台指引前来空投。据估算，自6月21日至8月12日，大约有132吨粮食和药品空投在远征军的行军路线上，也包括向东回国的第九十六师。一次，还从飞机上跳下来几名美国军医，他们也加入了徒步行军的队列，有效地帮助中国官兵打退疾病的猖狂进攻。还有一次，飞机投下了3名美军联络官，他们带来了新电台和通信密码，使这支部队始终和重庆、印度保持联系。

形势并不乐观，杜聿明部离雷多还有210公里。7月19日，美军3架运输机再次投放补给，英方也在沿途安排了一些粮食。由于事先做了

安排，沿途土著居民也不再袭扰苦难深重的远征军，部分土著酋长还主动送上食物，远征军也回赠以罐头等物，使得最后这段行程没有出现大的人员损失。

关于这段经历，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描述：“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被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噬，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惨绝人寰。”

7月25日，辗转跋涉480公里的远征军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此后，几乎每天都有掉队的兵员走出丛林。直到8月，最后一名中国士兵走出野人山时，这次堪称悲壮的行军才告结束。

野人山吞噬了无数中国将士的生命。第五军直属部队原有15000人，在战斗中损失1300人，在撤退中损失3700人，最后到达雷多的约10000人，战斗损失约9%，撤退途中损失高达25%。新二十二师出征时9000人，历次战斗损失2000人，撤退途中损失4000人，最后到达印度的只有3000人，战斗损失约22%，撤退损失达到了惊人的45%，45名女兵仅4人生还。

悲剧还不止于此。全军开始撤退时，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和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是和军部在一起的。杜聿明强令他们回到自

己的部队。胡义宾倒真找到了下属一支小部队，之后在追赶师主力的过程中遭到日军伏击，这位黄埔三期高才生不幸壮烈牺牲，年35岁。

和孙立人同样留学美国的齐学启结局更惨，这位副师长在遭日军骑兵袭击后重伤被俘，随后被押解到仰光。日军对齐学启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投诚，均被齐严词拒绝。胜利前夕的1945年3月7日，齐学启被前来劝降的汪伪汉奸许以伪军长职务，再次严词拒绝后被杀害于新加坡监狱。抗战胜利后，其遗体被隆重运回国内厚葬于长沙岳麓山。感其忠义，蒋介石追授齐学启为陆军中将。

至此，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败告终。从1942年2月出兵至8月撤出，在半年时间里，10万远征军将士阵亡达6万人，其中近5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失踪的。

除史迪威、罗卓英分头撤往印度，还有3支部队并未随杜聿明一起撤退。

4月28日，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接到了在曼德勒以东集结的命令。部队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新命令到了，曼德勒会战计划取消，部队奉命北上。在随后受命攻打孟拱未果之后，5月10日，余韶再次接到了杜聿明的电令：“密支那失守，退路已断，立即自孟拱向孟关方向转进。”14日，第九十六师及第五军直属炮兵团、工兵团等部相继到达孟关。

人烟稀少的孟关自然不能久留，因为无法取得数千人所需的补给。幸运的是，几名士兵外出挖野菜时巧遇3名掉队的英军士兵，被告知附近有英军一个大型仓库，储存有为筑路工人准备的大量补给。大喜过望的余韶派第二八八团集体出动。那里大米、麦片、奶粉应有尽有，暂时解决了兵员的口粮问题。

随后余韶再次接到杜聿明的电令：第九十六师折回密支那，渡过伊洛瓦底江择路回国。余韶认为，杜聿明指出的路线附近日军频繁出没，偷渡回国实属不易。即使能够侥幸渡江，前面密支那、腾冲、龙陵也有大量日军驻守，杀开一条血路希望渺茫。斟酌再三，余韶回电提出自寻线路回国，杜聿明复电表示同意，附带条件是必须毁掉汽车，并将重炮等装备带回国内。

5月17日，第九十六师带上15天的干粮后烧毁了所有汽车。眼望着宝贵的汽车，驾驶员个个号啕大哭，最终不得不亲手点燃。余韶率部从孟关出发进入库芒山，踏上了艰辛的回国行程。第二八八团第一营官兵手持大砍刀，在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已经到来的雨季导致山洪频发，官兵砍下大树倒向对岸，形成奇特的独木桥通过山涧。23日，这支部队终于走出深山，余韶下令在孙布拉蚌休整3天。部队开始四处寻找给养。

在当地一个美国修女处，余韶得知北方约150公里的葡萄道路平坦，是有名的产米区，并且有道路通往国内。5月29日，余韶率部再次启程，于6月4日到达葡萄。这里驻有少许英军，周围一块平坦的空地适宜飞机降落。经过通信人员的不懈努力，他们与重庆取得了联系。蒋介石电令第九十六师原地待命。14日，4架运输机在葡萄降落，带来了大米、食盐等补给，里边竟然出现了香烟等奢侈品。此后几乎每天都有飞机运来各种物品。

7月2日，余韶接到罗卓英转来的重庆电令，要求第九十六师由葡萄向西转进回国。全师官兵带上24天的补给重新上路。恶劣的天气使得空中补给时断时续。在电池消耗完毕后，这支队伍再次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眼看天天有抬炮的官兵累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余韶忍痛下令将火炮等重装备拆卸，就地掩埋。

14日，第九十六师到达党曲江南岸。原有的铁索桥已被砍断，只得沿南岸向阿雇进发。一路全是悬崖绝壁，随行牛马不时坠入江中。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官兵用大竹缆横系在两岸大树上，将人绑在木制溜筒上，两脚倒悬盘索过江。在得到空投补给后，他们攀上了高黎贡山。前边是熟悉的怒江，渡过江去是家乡！

借鉴阿雇过江的经验，工兵营编制了许多大竹筐置于竹缆之上，竹缆一头系在高点，一头系在对岸的低点，几十秒钟就可以倾斜着划向对岸。就这样，全师用两天盘索过江到达维西。在得到兵站粮食补给及藏族向导的引导下，8月17日，他们从维西经云南福贡、碧江、兰坪等县，于23日抵达剑川。官兵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与丐帮无异。

胡义宾副师长壮烈殉国后，第九十六师余部在参谋长胡心愉带领下，沿主力走过的道路于8月底到达剑川。稍晚一点儿，高黎贡山将被大雪封闭。

第九十六师出征时有9000人，在与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五十六师团激战8天的过程中伤亡不过2200人，占总人数的24%，而撤退途中损失竟达3800人，占42%，只有3000人回到国内。

远征军主力北撤时，第二〇〇师攻克东枝后，正在向腊戍追击敌军，因此被远远抛在了后边，成为活动在敌后的一支孤军。与留学美国的孙立人不同，黄埔三期的戴安澜一直为蒋介石倚重。戴安澜决意遵照蒋介石指示返回国内。全师官兵上下齐心，欲跟随师长杀开一条血路返回家乡。

5月2日，杜聿明电令第二〇〇师，“由东枝、雷纳姆间穿隙向景栋方向移动”。两天之后，杜聿明再次命令这支部队向北重归第五军建制，戴安澜决定遵照命令率部北撤。

在戴安澜身后，日第十八师团穷追不舍。之前在昆仑关和同古大出风头的第二〇〇师被第十五军盯上了。饭田在仰光公开宣称：“此役须全歼中国远征军，首先就是第二〇〇师。”在日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画着一头代表第二〇〇师的老虎，前有罗网，后有持枪猎人，旁边写着几个醒目的汉字：“第二〇〇师跑不了。”

远征军主力遁入野人山后，第二〇〇师与杜聿明彻底失去联系。戴安澜毅然决定另辟蹊径，转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伺机回国。事实很快证明，缺乏民众支持的中国军队采取游击战法根本行不通。

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缅甸人仇恨英国人，自然也就恨屋及乌地仇恨他们的盟友中国人。戴安澜所部不仅得不到任何帮助，每一步行踪还被无孔不入的“缅甸独立义勇军”及时得知并通报给日本人，第二〇〇师处境险恶。

5月8日，第二〇〇师抵达眉谿，戴安澜准备由此渡过南渡河，从八莫、南坎之间寻隙回国。部队采用昼伏夜出的隐蔽战术，顺利通过了南渡河和腊戍至曼德勒的公路。鉴于八莫、南坎均已失陷，戴安澜试图隐秘穿过日军各部间的缝隙向北直接进入腾冲。

这本应是一条可以取得成功的路线，可惜无处不在的缅甸人向日军报告了中国军队的动向。得到准确情报的日军事先在第二〇〇师试图通过的路线上设下伏兵。5月18日，第二〇〇师先头部队突遭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一个面色黝黑的克钦人——被抓了回来，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拒绝继续为中国军队带路。

气愤至极的戴安澜不停以马鞭猛击马靴，随后命部队分散突围。师步兵指挥官兼第五九八团团长郑庭笈建议：“师座，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为夜间行动？”悲怆不已的戴安澜愤然说道：“当年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我堂堂第二〇〇师竟然落到这步田地，真乃天亡我也。缅甸绝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冲锋号吹响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端起刺刀冲向公路、山头。日军机枪、步枪和火炮编织成一道道浓密的火网，灼热的弹雨好像巨大的镰刀呼呼作响，把成群的中国士兵拦腰割倒。激战一天，第二〇〇师伤亡惨重，第五九九团和第六〇〇团剩余兵力不足一个营，情况稍好的第五九八团还剩一个半营。师参谋主任董干，第五九九团团长柳树人、副团长刘杰，第六〇〇团团长刘吉汉先后战死，最终连尸体都未找到。所幸仓促集结的日军只有两个大队，第二〇〇师余部冒死从东山坡撕开了一处缺口。

激战中，日军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腹部。戴安澜深恐自己的伤势拖累部队行动，命令部队切勿停留，速速回国，同时宣布一旦自己殉国，由副师长高吉人接替指挥。师长身受重伤，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来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于缅北高山峡谷和原始丛林之中。

3天之后，东京电台高调宣布，战无不胜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在缅北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二〇〇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5000人，俘虏枪械骡马弹药无数云云。

5月23日，幸存官兵终于穿过南坎和八莫之间的空隙，朝云南腾冲方向前进。26日，部队到达缅北茅邦村，国境线已经遥遥在望，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生命到了最后一刻。如果及时救治，戴安澜可能还有救。但经过长途行军和多次激战的部队，药品告罄，连块干净的纱布都找不到。伤口溃烂导致戴安澜伤势急剧恶化，于17时40分壮烈殉国。抗日名将戴安澜凋谢于缅北的荒山野林之中，年38岁。

工兵营随即砍树制棺槨，将师长入殓，由第五九八团官兵抬棺前行。部队渡过瑞丽江后，天气炎热致尸体开始腐烂，官兵只好在5月29日将其遗体火化，骨灰用红绸包裹放入木匣。部队到达中缅边境时，

当地一位老华侨出于对戴安澜的敬仰，将自己备用的一口上好楠木棺材捐献出来，官兵才将小木匣放进棺中成殓。

6月17日，第二〇〇师余部到达腾冲，随后于6月下旬渡过怒江到达漕涧，29日转至云龙整训。据副师长高吉人报告，该师回国时有4650人。杜聿明的记录是入缅时9000人，战斗伤亡1800人，占20%，撤退回国4000人，撤退过程中损失3200人，占总兵员的36%。

戴安澜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哀恸。自云南保山起，沿途各区、乡、县直至省城昆明，数以万计的人群迎送英雄灵柩，政府官员一律佩戴黑纱亲往路边恭候。安顺、贵阳、柳州、桂林等地甚至万人空巷。戴安澜的骨灰最终至广西全州厝葬。

10月6日，重庆国民政府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月29日，华盛顿授予其“懋绩勋章”，戴安澜因此成为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罗斯福总统在颁奖词中说：“中华民国陆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

翌年，重庆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追悼大会，各界均派代表参加。蒋介石为其亲笔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酬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中共毛泽东特地赋诗《海鸥将军千古》：“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史迪威的评价是：“立功异域，扬大汉声威第一人。”

抗战胜利后，1948年，戴安澜遗骨终回家乡，安葬在与无为县一江之隔的芜湖小赭山。戴安澜属于少数国共双方均予认可的抗战将领，今天其墓碑上“戴安澜烈士墓”六个大字，为民革中央前主席王昆仑题写。1996年8月，这里被列为“芜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远征军中最幸运的当属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5月8日，该师按计划到达温佐，作为后卫顽强阻击日第三十三、第五十五两个师团的疯狂追击。此时孙立人接到了两封截然相反的电令：罗卓英令他率部向西撤入印度，杜聿明则命他迅速向北与主力合兵一处。

5月12日，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走入野人山时，杜聿明接到了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的报告：新三十八师并没有按命令跟上来。

杜聿明闻讯，大吃一惊，急忙派人察看新三十八师的动向。不久传回的消息说，孙立人的队伍非但未按命令弃车上山，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掉头朝相反方向绝尘而去。

孙立人此举让杜聿明大为恼火。他立即电令孙立人迅速率部跟进。但孙立人已打定了西撤的决心，杜聿明对此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新三十八师背道而驰，快速撤往印度方向。

作为国军中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孙立人自认与杜聿明、廖耀湘等黄埔系不属一路人，加上新三十八师隶属第六十六军，并非第五军下属部队，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孙立人深受西方思维的影响，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能把队伍安全带出险地才是最重要的。孙立人对战局的判断与杜聿明大致相仿。密支那被日军占领导致回国之路被彻底切断，向北野人山林深路险、猛兽成群，前途不可预测，唯有趁日军设防未稳，向西撤往印度方为上策。孙立人当即下令脱离大队，新三十八师独自向西突围。事实证明，孙立人的做法才是最明智的。

这种做法使孙立人同时面临两种风险。一旦突围失败，他将以抗命罪受到军法审判。即使突围成功，他仍可能受到上峰的非难而被撤职，因为抗拒杜聿明的命令就意味着对蒋介石不忠——谁也说不清孙立人在台湾郁郁后半生是否与这次抗命有关。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时新三十八师的处境异常凶险。只剩下900人的第一一三团正在杰沙与日军激战。此时又传来了坏消息，担任后卫的第一一二团被日军第五十五师团的一个联队包围在温佐地区。孙立人迅疾亲率第一一四团的两个营前往救援。日军根本未曾想到，中国军队竟然还能发起反击。两个团里应外合迅速撕开了日军防线，经一昼夜激战，被围的第一一二团成功突围，还顺带歼敌400余人。

11日傍晚，师先头营在南马附近与日军一个搜索大队迎面相遇。日军利用车辆阻塞道路，借助房屋等有利据点强行阻击。孙立人一面指挥战车向日军猛轰，一面亲自带领士兵清除路障，并端起冲锋枪率数千名官兵发起集团冲锋。仅仅40分钟，新三十八师就杀开一条血路，随后马不停蹄向西南疾进。

13日，眼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的孙立人，果断率部向西北方向转进。在他们周围有日军两个师团，稍有不慎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万幸的是，他们在丛林中偶遇了英军联络官马丁上校和他带着的几个缅甸人。在他们带领下，新三十八师在山林中寻隙前进。为避免官兵在夜间掉队，孙立人命令用绑腿和背包带前后牵拉，终于抢在5月18日到达钦敦江畔。

孙立人下令部队不能休息，就地取材扎制竹排木筏。夜幕降临，数千官兵趁夜色分多路强渡钦敦江。师主力刚刚到达西岸半个小时，日军追兵就到了江边。

此时师工兵营、辎重营尚未渡江。担任殿后阻击的第一一二团第一营沉着应战，不但掩护上述部队安全渡江，还向日军发起了反冲锋，救回被俘者30多人。一直到20日下午，第一营才利用恶劣天气的掩护安全渡过江去。

渡江之后的新三十八师一路急行军，抢在雨季来临之前甩掉追兵。5月27日，师主力安全抵达印度边境小镇普拉，这里距英帕尔只有29公里。第一一三团本来是先头部队，在杰沙阻击西进日军后撤退到山地，在与日军捉迷藏似的周旋了20多天之后，巧妙利用地形摆脱了日军，渡过了钦敦江，于6月8日赶到英帕尔归建。全师尚余7000人，部队总伤亡不到2000人，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少的一支队伍。

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之后，英军驻印度东区司令官艾尔文中将认为，这是一支走投无路、无奈逃来的溃军，勒令他们只能在英帕尔城外指定地点驻扎，不许擅自行动，还拟以非法入境为由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收容所有官兵。孙立人立即派出联络官与英军联系，并严正表明立场：“倘如此无理对待我军，余将率部武力反抗。”同时下令部队开始构筑工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事情惊动了英第一军军长斯利姆。当得知来到印度的那支中国部队是老相识新三十八师时，斯利姆立即向艾尔文介绍了该师在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全过程，强调这支部队不但有恩于英国人且战斗力极强，艾尔文那些边防军很可能不是他们的对手，建议艾尔文谨慎从事。

艾尔文立即向韦维尔请示。恰好亚历山大当时也在场，他也同意斯利姆的判断，建议善待这支中国军队。几天之后，大腹便便的艾尔文以拜访孙立人为名来到了新三十八师驻地。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尽管这支中国军队军装破旧，但200名仪仗队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军容齐整，队列之前赫然摆着2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这些武器不可能从印

度获得，难道是中国从缅甸背过来的？眼前这支部队与先前从缅甸败退下来，重武器全失甚至只穿着裤衩的英缅军有着天壤之别。

艾尔文将信将疑地询问中国士兵这些武器从何而来。一名士兵指了指肩膀，意思说从缅甸扛过来的。艾尔文进一步查看了营房，发现各项内务井井有条，操场上士兵正整齐地练习步伐，毫无败军的迹象。大为折服的艾尔文随即派人送去了大米、白面、罐头、香烟等物。随后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时，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示欢迎。翌年7月，新三十八师与随后入印的新二十二师从英帕尔开赴兰姆伽，开始接受史迪威的美式装备并开始严格的军事训练，并最终成为国军最精锐部队——中国驻印军的核心力量。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日军后续部队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师团之所以能顺利登陆投入作战，而盟军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海上的增援，是因为战役期间，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与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在印度洋上展开了一场海空大战，取得完胜的日军完全取得了印度洋的制海权。

这场海战，盟军称为“印度洋空袭”，日本人则称为“锡兰海战”。

| 第四章 |

锡兰海战

东进？南下？西进！

开战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各路日军收获颇丰，条条战线捷报频传。每一次从前线传回胜利的消息，东京市民就会排起长队，挥舞着旗子到皇宫前的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在神田公共讲堂召开的“第二次祝贺大会”上，大本营海军部报道课课长平出一夫趾高气扬地宣称：“如此这般的庆祝大会今后还会有很多很多，一直到我们在西边的伦敦举行入城式，在东边的纽约举行观舰式时，才算是最后的一次。”

“大东亚共荣圈”异常迅速地确立，似乎彰显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飓风式的武力征服为日本赢得了一个广袤的帝国，那里有着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世界上很大部分的稻米生产、超过半数的天然橡胶、四分之三的锡矿和远东所有的石油，都成为日军对外侵略的战利品。前途似乎无限美好。

尽管尚有零星据点尚未攻克，但“第一阶段作战”——征服东南亚的战略目标即将实现。胜利的速度和规模使日本上自领导人，下到普通国民，普遍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这种情绪后来被称作“胜利病”，这一症状很快将在确定未来战略目标时显现出来。说实在话，这个国家的军事、工业和行政能力远远未能达到管理占领地的需要。之前，他们花了4年时间还未将那个古老而贫穷的中国征服。

之前日本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抢占地盘，对于占领之后如何管理，他们显然准备不足，缺乏管理经验的日本人只有用武力逼迫当地人无条件服从。在各占领区，打着赶走殖民者旗号的日本军人逐渐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各地普遍推行的是严酷的军事统治。日本人宣称，自己为亚洲人解放了亚洲，那些期望借此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心中的目标依然遥不可及。

在仰光，日本军人的骄横使那些留下来欢迎“解放者”的市民备感沮丧。日本兵到处追逐妇女，“到处打骂缅甸人，强迫他们做拖木头、修路、担水的苦活儿”。远东正常的贸易遭到破坏。仰光码头上的稻米在发霉腐烂，而同时马来亚人却在挨饿。“高傲自负的英国人走了，粗鄙卑劣的日本人来了。”由于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食品供应减少了，各种疾病流行，对新统治者的憎恨迅速传播开来。在被日本占领后的几个月中，东南亚经济普遍衰败，在东京“新秩序”严厉统治下的各国人民愤怒地咒骂“共荣圈”实际上不过是“共穷圈”而已。

胜利来得太过容易，但对于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似乎没有人去认真考虑。随着“大东亚战争”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即将实现，未来何去何从已成为摆在日本军方面前的迫切问题。1942年3月7日，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共同会商提出了《世界形势判断》。这一文件的主要观点是：美、英等盟国在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之后，恢复军事能力尚需一定时日，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喘过气来。会议十分乐观地对盟国特别是美、英的实力进行了综合评估。

一、虽然物质基础依然雄厚，但国民已经人心不稳。尤其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尚未确立国家总体战所需要的临战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势必会产生更多摩擦和纠纷。

二、尽管在军备方面仍然具有优势，但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重要军事据点，势必大大削弱其在军事方面的优势。

三、英国的战争能力严重依赖海上运输，而美国的海上运输能力差，根本没有能力对英国实施有效的援助。

四、美、英与其附属国的关系断裂给其战争能力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英国和其自治领、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断裂，最终必然导致英国殖民地全盘分崩离析。

五、美、英两国国民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将使他们难以忍受以至痛苦万分。如果长期看不到战争的前景，必将酿成社会不安，士气低落。尤其是英国战败将给美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六、美、英之间的合作虽属必然，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与苏联不可能结成同盟。同时罗斯福、丘吉尔的政策开始陷入冒险主义危机，国民对其领导未必心悦诚服。

以上就是所谓日本政治精英和军界大腕对时局的看法，属于典型的日本式思维。今天看来，除了第四条后半段正确，其余全部与事实不符。在之前华盛顿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中、英、苏等26个国家已公开发表了《联合国宣言》，真不知日本人得出美、英和苏联无法联合的依据何在。有如此“高水平”的领导人带领，国力本就不足的日本最终要是打赢了战争，那才奇了怪了。

本次会议之前，日本陆海军已就下一步的战略问题展开过无数次争论，双方意见依然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小富即安的陆军认为，第一阶段的战争任务是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有必要停下脚步消化胜利果实，努力使占领区成为要塞，建立有利于长期作战的战略基地群。正如《世界形势判断》中所言，美、英尤其是英国败势明显。日本显然没有进攻美、英本土的实力，可以期望美国因英国的失败而丧失斗志，从而取得“间接的胜利”，并且预计“这一目标很快就能实现”。陆军最后提出，目前应保持冷静心态，韬光养晦，等待有利形势的出现。

海军的观点恰恰相反。与开战之前的冷静、犹豫截然不同，第一阶段作战中出尽了风头的海军此时反倒趾高气扬起来，再也不愿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海军提出，必须进一步扩大攻势，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可以是澳大利亚，也可以是珍珠港，甚至是印度。进攻这些地区势必诱发大规模海战，届时联合舰队一定会像在爪哇海那样

歼灭一切顽抗之敌。要知道，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仅仅损失了25000吨舰船，仅有2艘巡洋舰受伤且已修复，损失的最大作战舰艇不过是区区4艘驱逐舰而已。不仅军令部，连一贯含蓄低调的海军省也持这样的观点。

海上作战主力联合舰队当然也不例外。2月初，在写给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一封信中，山本五十六如此说道：“一些精心算计的家伙不断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南进战略半途而废，仅仅停留在防守上。我认为至少要彻底歼灭英、美的主力舰队，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能够无忧无虑地自由活动，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作战一步也不能松弛。”

军令部的首选方案是攻占澳大利亚，如此需要动用陆军5个师团的兵力。提出这一方案的是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富冈认为，占领所罗门群岛之后再向南推进，占领澳大利亚或者把澳洲大陆和美国隔离起来才是重中之重。因为澳洲幅员辽阔，未来势必成为盟军反攻的基地和跳板，如果不加以占领，未来后果不堪设想。

陆军对此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没兵”。从2月9日到3月4日，激烈的争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其间在一次大本营联席作战会议上，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对富冈的提议嗤之以鼻。服部指出，澳大利亚陆上交通极为不便，虽然自身防卫能力有限，但为保家卫国势必誓死血战。最关键的是美国正在不断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海军提出的5个师团绝对不够，陆军估计至少需要12个师团。而陆军的主力大部分被牵制在中国战场，用于“南方作战”的才不过11个师团而已。即使能够挤出来这么多师团，光是运送他们的船只就需要150万吨，这显然超过了国力承受的极限，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服部最后说，遽然进攻6000公里之外的澳洲简直荒唐透顶，亏你们海军想得出来。

富冈立即接过了话茬儿，提出动用位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因为苏联人在欧洲的压力丝毫未减，不可能在远东采取大的动作。服部对此依然坚决反对，提出在与西方的持久战中，“一兵一卒都是需要的”。况且苏联在西线的战局已经有所改观，你敢保证苏联不会在远东有所动作？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看到富冈一脸不服气的样子，服部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杯中的茶水代表我方的所有力量，”说完，他把水泼在地上，“你看，水只能流这么远。如果你的计划得到批准，对不起，我立即辞职。”

要说这富冈课长也真不容易，到处都要跟别人吵架。一会儿跟人家陆军吵，一会儿跟海军自己人吵。之前为了偷袭珍珠港和黑岛龟人吵，现在为了进攻澳大利亚和服部卓四郎吵，很快就要为中途岛作战和渡边安次吵了。可惜富冈几乎每吵必输，要不老酒真想把周星星“吵架王”的牌匾借来给富冈挂脖子上。

退而求其次，富冈提出向西进攻印度，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德国人在中东会师。对此，服部照样反对不误，理由依然是攻打印度需要大量兵力，找不来人。后来他们在陆海军俱乐部又一再引发激烈争论，有时竟达到几乎动武的程度。舌战进行了两个星期，由于陆军拒不派兵，富冈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被迫取消，与希特勒会师中东的计划也毫无结果。

尽管拒绝了海军进攻澳洲的方案，但陆军也不否认澳洲对盟军发起反攻的重要性。出于这种考虑，陆军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了一些冒险性较小的行动，例如，对澳大利亚北面的莫尔兹比港进行两栖进攻，进攻并占领澳大利亚东北方向的三个岛群——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这样便能以较小的代价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陆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作战只需陆军派出9个大队的兵力即可完成。

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同意服部的意见，强调陆军的主要目的是建立起“能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结构”，以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为目的在某些地区举行进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进攻规模不能太大，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供使用。海军坚持说，使敌人始终处于守势是极端重要的——否则就会招来灾难。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主张，摧毁敌人的海上力量，并扫除敌人为了反攻而“积极使用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地区的部队时”可能使用的一切重要基地。

对于海军如此积极的战争心态，即使一贯好战的参谋本部也望尘莫及。最终陆军还是勉强同意了海军的意见，双方形成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国策——《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一文件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尽快让英国屈服，让美国丧失斗志，必须继续扩大战果，保持坚定的长期不败之态势，相继采取积极的方针。”

在3月7日的联络会议上，这份《大纲》被列为重要议程进行审议。对于陆海军提出的这一思路，东条英机首先表示“意思根本就不通”。“扩大战果”“积极方针”是进攻，保持“长期不败之态势”是防守，到底是攻还是守？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倘若海军提倡进攻，陆军主张防守，不就意味着陆海军各自行动吗？

如此主旨不明、模棱两可的《大纲》，竟然在会议上最终获得通过。其结论归结为：陆军否定了海军攻占澳洲的主张，但也赞成海军的攻势思想，同意进行局部的积极作战，实际相当于承认了海军的进攻战略。这也是海军首次在与陆军的争执中占据上风。

3月13日，东条携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总长一起进宫觐见天皇，就那个模棱两可的《大纲》向裕仁做了专题汇报。东条提交的奏折云：

要在短期内击败英、美两国非常困难。必须利用目前的军事形势，建立一个能够经受长期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结构，从而进一步扩大战争以来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日本必须在国力许可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步骤迫使英美两国继续处于守势。在这方面将要采取的一切重大具体措施有待彻底研究，每有结果均将上奏陛下御裁。

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糊涂，裕仁对东条所奏依然不置可否。三人也就认为天皇认可了他们的方案。

与陆军吵完架的富冈回到家里也不能消停，还要继续跟自己人吵下去。对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同样是观点迥异。按进攻方向区分，海军高层存在着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为南下派。代表人物为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和课长富冈。南下派的思路是在攻占澳大利亚的观点被陆军否决后建立起来的。既然攻占澳洲大陆已不可能，那就退而求其次，以较小代价切断美国和澳洲之间的交通线，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使美军彻底丧失澳大利亚这一反攻重要基地。这一方案得到了陆军的初步认可，并最终诱发了珊瑚海海战。

第二种为西进派。这一派人员较少，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为代表，主张向西进入印度洋，彻底击溃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取得印度洋的制海权。之后向前推进到波斯湾，与盟友德国人在中东会合，实现柏林—东京两大轴心的战略策应。同时力促印度独立，大力打击英国的战争力量使之彻底退出战争。黑岛指出，此举可以为下一步东进或南下打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解除后顾之忧。

第三种为东进派。代表人物为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宇垣认为：“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原因在于美国在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除非日本迅速恢复进攻——越快越好——否则最终将一事无

成，只有坐待美军发起反攻。”他主张联合舰队主力向东推进，攻击中途岛和夏威夷，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支持宇垣的大有人在，有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第一航空舰队作战参谋源田实等人。抛开对战争性质的讨论，老酒也赞成这种观点，毕竟美国才是日本最现实、最强大的对手。

东进论者提出，因欧洲战事吃紧，英国人不可能在太平洋上投入过多的海军力量。日军一旦攻占珍珠港，意识到太平洋战事大势已去的英国势必主动撤出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地，西进论和南下论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可谓一石三鸟之妙招也。东进论的主张最后诱发了中途岛海战。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声名大振，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近乎“天神”，个人影响力直逼东条首相。山本一贯看不上军令部，对其提出的南下论一直颇有微词。山本认为，尽管阻隔美国 and 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能够取得一定的战术效果，但对取得战争最终胜利无异于杯水车薪，极有可能因此陷入陆军之间的持久拉锯战——未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果真如此。经受重大打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可以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是日军最忌讳的事情。

山本还有一层隐忧，就是美军舰队特别是那些漏网航母的存在，对日本首都及天皇的安全始终是一种潜在威胁。不出所料，后来果真有了“杜立特空袭”。

山本无疑是东进论的支持者。新年刚过，1月10日，他就责成宇垣缠制订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1月14日，宇垣在《战藻录》中写道：“经过4天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作战指导纲要的起草。其基本框架是：6个月后占领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帕尔米拉环礁，大大扩展我军

的空中势力范围，以大规模作战一举拿下夏威夷。进攻同时寻机与敌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并将其歼灭。”

东进论的支持者之一山口多闻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2月20日，山口向宇垣提交了自己授意作战参谋铃木荣二郎起草的作战计划：第一步在5月中旬攻占锡兰、加尔各答和孟买，7月底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第二步在8月到9月攻占阿留申群岛，11月到12月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和帕尔米拉岛，12月到1943年1月攻占夏威夷；第三步与攻占印度相呼应，视情况攻占巴拿马运河，切断南北美洲的联系，之后攻击美国西海岸地区，切断美国的资源输送线，然后视情况占领加利福尼亚油田地区，跨越北美大陆大规模轰炸美国东海岸城市及重要军事设施。山口的构想可谓无比宏大。别说提交陆军，因为根本不具可操作性，在海军内部即被否决。

东进论的另一位支持者是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草鹿提出了一项特殊的方案：将“龙骧”号、“凤翔”号轻型航母组成第四航空战队，与第一、第二、第五航空战队的6艘重型航母合兵一处，组成一支更大规模的突击力量，实施东进。但草鹿远比其他入圆滑，他不愿因此得罪军令部，提出先按军令部的意见向南攻击，然后再挥师北上攻占珍珠港。

军令部对宇垣的东进主张毫无兴趣。从珍珠港归来之后，东进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渊田美津雄就一直喋喋不休地要求南云舰队再次掉头东进。12月27日，他遭到了福留繁的一通训斥：“珍珠港作战已经结束，4艘重型航母必须立即南下，参加更加重要的‘南方作战’。”当天晚上，羞愧交加的渊田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日本的灭亡自今日开始！”

不管实施何种作战，唱主角儿的无疑都是南云忠一麾下的第一航空舰队。1942年1月，经过短暂休整的南云舰队从广岛湾南下，支援近

藤信竹的南方海上作战。在袭击了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新几内亚岛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挥师西进，参加了至关重要的荷属东印度作战，先后攻击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爪哇岛的芝拉扎。在3月2日对芝拉扎军港的空袭中，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第一次栽了跟头，他的座机被荷军高射炮火击落。不过渊田侥幸不死，在丛林中藏匿5天后被救出。

毫无疑问，南云舰队在上述一系列作战中表现出色。但那些目标都无关紧要，南云不去，日本人照样能赢，不过多花点工夫而已。当南云实施这些无聊的攻击时，宝贵的时间正一点一滴逝去。他们的主要敌人——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在借机恢复元气。恰如山本和宇垣的分析，美军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以重整组织，建造新舰，修理受损舰只和训练。

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的第一航空舰队所取得的战果，使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南云忠一成为显赫人物，其风头直逼山本。盟军可谓是谈南云色变。连一贯看不起南云的源田实都觉得，“这老家伙似乎一下子开窍了”。

在东京，大领导正在就下一步进攻的方向争论不休，可作为联合舰队核心力量的南云舰队，在结束荷印作战之后也不能就这样闲着。南云和草鹿倒是愿意，但军令部、联合舰队乃至日本的民众绝不会同意。在微妙的形势下，之前黑岛龟人提出的西进印度洋计划戏剧性地浮出了水面，成为大家普遍认可的一种方案，甚至连陆军参谋本部也表示赞成——条件是不能对锡兰实施两栖作战。此前2月20日到23日，联合舰队在新居“大和”号上进行了印度洋作战的图上军演，参谋本部也派出一些参谋军官列席参加。军演的结果令大家十分满意。大家转而支持西进的原因有五。

一、英国皇家海军“Z”舰队覆灭之后，一向自视甚高的大英帝国并不甘心失败，已经抽调部分大型舰只，充实印度洋的东方舰队，对日本已占领区形成了巨大威胁。不管是山本正在酝酿的中途岛战斗，还是军令部主张的南下切断美澳交通线，有这么一群家伙在背后戳你屁股，总是不那么令人开心的事情。

二、日军已经占据了爪哇岛西面的加里曼丹岛，荷属东印度最大的石油产区巨港就位于此地，离英军东方舰队的基地锡兰实在太近，危险可以说无时不在。

三、日军陆军已经开始了缅甸作战，英国东方舰队对日军造成了重大威胁，英国海军不断利用海路对缅甸守军进行增援和补给。如果南云舰队前出锡兰赶跑英国海军，不但可以解除日军缅甸作战的侧翼威胁，还可使陆军的增援和补给一路畅通无阻。参谋本部对这一作战无疑举双手赞成。

海军曾提出陆海军协力趁机攻占锡兰，参谋本部对此深表遗憾，理由同样是无兵可派。他们只是一再催促海军尽快进入印度洋，策应缅甸的陆上攻势。

四、此一作战有助于日本通过政治策略和破坏对外贸易等手段，切断印度、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联系，促成印度和缅甸像汪精卫那样成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傀儡政府。

五、日本海军到达印度洋西部，有望与盟友德国在中东会合。

海军内部赞成印度洋作战的大有人在，毕竟战胜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的荣誉太大了。联合舰队因此决定，在争论东进和南下两种方略的同时，第一航空舰队剑指印度洋，歼灭英国东方舰队，夺取印度洋的制海权，迫使英国退出战争，之后再回过头来全力收拾美国人。

历史是如此充满玄机。当两个截然矛盾而又优势明显的方案摆在优柔寡断的决策者面前时，他们竟然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却转而去采取一个暂时搁置且存在显著矛盾、对全局毫无实际帮助的方案。就三个进攻方向而言，只有西进是最不值得选择的。拿下围棋打个比方，日本选择西进的做法相当于，在双方大龙激烈对杀且占尽优势之际，却无故脱先到无关紧要的地方下了一着。谁都清楚印度洋非常遥远，光是来回跑一趟就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正是遭受重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休养生息最需要的。

就在爪哇岛盟军放下武器的第二天，1942年3月9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向海军南方部队总指挥近藤信竹颁布了作战命令：正在肯达里待命的南云机动舰队立即西进，偷袭并摧毁英军位于锡兰的海军基地，歼灭英军东方舰队，为圆满完成缅甸战役海上护卫任务实施机动作战。

3月14日，近藤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下达了西进印度洋的作战命令：一、南云忠一率第一航空舰队西进攻击锡兰，搜索并歼灭英国东方舰队；二、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北上深入孟加拉湾腹地，切断英国对缅甸英军的补给和增援路线。

原计划对锡兰发起攻击时间为4月1日。后来因一系列意外变故耽误了舰队集结时间，攻击时间被推迟到4月4日。3月26日上午，8时，南云舰队浩浩荡荡驶出了苏拉威西岛东南的斯塔林湾，经帝汶岛北侧水域一路向西疾进。

将要发生战斗的地方叫锡兰，今天叫斯里兰卡。1942年春天，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将在这里与日本海军航母舰队展开一场“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三”的海上肉搏。

在战史上，日本人称这场战役为“锡兰海战”，盟军则叫它“印度洋空袭”。

日军空袭科伦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经的“世界老大”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可谓屡战屡败，丢尽了老脸。1941年12月10日，“Z舰队”主力——最新锐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战沉于中国南海，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阵亡。1942年2月15日，大英帝国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东方直布罗陀”新加坡陷落，残存舰只后撤到爪哇岛继续顽抗。3月1日，皇家海军“埃克塞特”号再次折戟于爪哇海，余部被迫再次西撤锡兰。由于日军已占领了缅甸南部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大英帝国远东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已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英国在远东有广阔的殖民地。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考虑，丘吉尔和英国海军部一致认为，在远东维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十分必要，于是开始陆续向远东增兵。仅仅1942年新年前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有3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奉调前往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海军基地锡兰。锡兰拥有科伦坡和亭可马里两大良港，是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的理想锚地。英国试图通过不断增加海上力量，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保证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海上畅通。

到3月初，锡兰的英国东方舰队已初具规模。主力舰包括R级战列舰“决心”号、“复仇”号，光辉级航空母舰“不屈”号、“可畏”号，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5艘轻巡洋舰、16艘驱逐舰和5艘潜艇。此外，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厌战”号也已抵达澳大利亚，稍事休整即前来与主力会合。

3月8日，丘吉尔接到海军部送来的紧急情报，“日本海军将于4月1日进攻锡兰”。海军大臣庞德上将据此向首相提出警告，一旦日本人来了，英国很可能丢掉锡兰。如果锡兰继新加坡之后再度失守，皇家

海军就只能退回非洲海岸了，整个印度洋都将被日本人控制，对下一步印度的防卫带来致命的不利影响。

丘吉尔对此也无可奈何。大西洋形势依然紧张，他无力向锡兰派出更多的海上舰只。但不表示表示也说不过去，与向缅甸派出亚历山大类似，丘吉尔决定向锡兰派去一个人，选拔一位骁勇善战的海军将领前往科伦坡。

丘吉尔授意海军部迅速颁布了一系列作战命令：一、皇家海军地中海H舰队司令官詹姆斯·萨默威尔海军上将立即奔赴远东，接替贺维·莱顿上将担任东方舰队司令官；二、紧急增派R级战列舰“拉米里”号、“君权”号驰援远东；三、尽最大可能加强锡兰的陆上防御。

危难之际被丘吉尔钦点出列的萨默威尔，是一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是英国一流的无线电专家，曾任海军信号学校校长，对雷达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二战之前，他曾指挥英国地中海驱逐舰分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二战爆发之后，萨默威尔被召回伦敦负责雷达研发，之后参与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在随后执掌地中海H舰队期间，他指挥了对维希法国海军武力解决的“弩炮”行动，也参与了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海军将领。

即便得到了部分增援，但萨默威尔对未来的战事依然充满忧虑。在随后致海军部的一封信中，他说：“如果日本海军倾巢出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将丢失锡兰。如果日本海军偏师而来，我们则应以保存舰队实力为第一要务。”昔日的海上王者已完全丧失了“逢敌必战”的威风 and 霸气。

3月26日，萨默威尔乘“可畏”号航空母舰抵达科伦坡，从莱顿手中接过了东方舰队的指挥权。出发之前，海军大臣庞德对他进行了谆谆教导，再三强调印度洋的重要性，“一旦锡兰丢失，大英帝国在远

东和中东的全盘战略都将被颠覆”。这话说不说都一样，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萨默维尔肯定不会因为庞德不说就故意打败仗。虽然手中的牌要明显好于之前冤死的菲利普斯，可萨默威尔非常清楚对手的实力。航行途中，越想越怕的萨默威尔未雨绸缪地给庞德发去了一封电报：“我不得不提出，阁下的决定过于草率。舰队有重蹈‘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覆辙的危险。”

匆匆赶到锡兰的萨默威尔没有时间对那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进行训练，以使它们成为一支协调一致的舰队。和比他稍早抵达缅甸的亚历山大一样，萨默威尔很快意识到，他手下那支看似庞大的舰队，无论停留在科伦坡还是亭可马里都非常危险。两大军港都太过显眼，基本无密可保、无险可守。如果停在那里和即将到来的日本人进行正面对决，他的下场可能比菲利普斯还惨。和亚历山大抵达缅甸就立即修通撤往印度的公路类似，到达锡兰的萨默威尔也着手为舰队寻找一个隐蔽的锚地，以便敌军到来时能够更好地隐藏行踪。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太平洋上有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而印度洋则碧波万里，干净得想找块像样的暗礁都难。但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费尽心机的萨默威尔还是找到了一处理想的锚地。

在印度洋北部，有个美丽的群岛国家叫马尔代夫，群岛最南部的阿杜环礁大致位于赤道线上，距科伦坡970公里。这处偏僻的环礁距离印度洋的主航线很远。早在1941年8月，英国海军就未雨绸缪地在此秘密建造了一个临时基地，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由于基地非常隐秘，以至于到二战结束，日本人仍然不知道它的存在。现在这个秘密基地就成了萨默威尔手中的救命稻草。但这个匆忙建起来的简易基地存在许多弱点，它对于空中飞机或水下潜艇的攻击完全没有防护能力，只能在日军尚未发现的情况下应急使用。

3月28日，萨默威尔在“厌战”号战列舰上升起了将旗——这是他手下唯一一艘快速战列舰。这艘英国皇家海军的名舰还保有一项世界纪录。1940年7月9日，在卡拉布里亚海战中，“厌战”号发射的一颗381毫米炮弹在24100米距离上命中了意大利战列舰“朱里奥·恺撒”号，这是经确认战列舰炮击命中对手的最远距离。

凳子还没坐热，萨默威尔就接到了情报机关的一份紧急报告：一支强大的日军航母舰队已经通过了马六甲海峡，正快速向西进入印度洋。萨默威尔意识到，必须尽快将舰船疏散到海上，才能保证舰队不会像美国人在珍珠港那样被瓮中捉鳖般击沉在港内。他决定尽快离开锡兰，前往那一处相对安全的藏身之所，此时的萨默威尔心中真是说多沮丧有多沮丧。

仅从数字上看，以3艘航母和5艘战列舰为主力的东方舰队貌似十分强大，事实上远非如此。萨默威尔并不对表面上的数字存有幻想。3艘航母中，“不屈”号和“可畏”号属于新型装甲航空母舰，却只装载了36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与日军航母携带的350架舰载机存在巨大差距。另一艘航母“竞技神”号年事已高，吨位小、航速低，几乎无法与大部队一起机动，舰上只搭载了老旧“剑鱼式”鱼雷机12架，别说进攻，连自保都困难。

建造于1918年的“竞技神”号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第一艘航母。由于工期拖得太长，到1923年才下水服役，第一艘航母的光荣称号因此被1922年服役的日本“凤翔”号夺去。到二战时期，这艘爷爷舰充其量只能作护航航母使用，如果放在大西洋执行针对德国潜艇的护航行动倒还适得其所，现在拉来与日军最新锐的航母决斗，纯属勉为其难，双方都不在一个时代。英军3艘航母的舰载机加上锡兰基地的陆基飞机总计约180架，仅为南云舰队的一半左右。这还仅仅是数量上，战机质量及飞行员素质的差距更大。

再看那几艘唬人的战列舰。英军R级战列舰官名为复仇级，前后建造了5艘，因所有名字全以R打头，又称为“R级战列舰”。这些战列舰建造于一战期间，于1916年到1917年陆续下水服役，之后基本未进行过现代化改装。到二战时期，它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纸老虎。虽然满载排水量有33000吨，8门主炮的口径也有381毫米，但它们最大航速只有可怜的16节，根本无法与快速航母、重巡洋舰、驱逐舰一起机动，甚至会拖累整支舰队。舰上的防空武器是2门八联装“砰砰”炮和4座双联装7.7毫米机枪，敌机来了，开炮都够不着人家，除了造造声势、给自己壮胆，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海军出身的丘吉尔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叫“浮动的棺材”。

这种早该退役的老舰英国只建造了5艘，这次一下就来了4艘。剩下那艘“皇家橡树”号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1939年10月17日，德国普里恩海军少校率“U-47”号潜艇潜入英国重兵把守的斯卡帕军港，以鱼雷将“皇家橡树”号击沉后全身而退，造就了一段潜艇击沉战列舰的海战传奇。

萨默威尔知道，他的东方舰队如果真的和日本人打起来，很可能将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得出如此结论看似很窝囊，但技不如人，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幸好一向自视甚高的英国海军部也赞同萨默威尔的观点。

英国人唯一的优势是雷达。1941年11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船厂维护时，“不屈”号和“可畏”号已经将原来的279型预警雷达更换为最新的281型，这种雷达低空侦测性能十分优越。作为雷达专家的萨默威尔一定会充分利用这唯一的优势。借助雷达的力量，萨默威尔决定白天与日军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一下子被对方击垮。只有在夜幕降临之后，再慢慢摸回来靠近敌人，出动舰载机进行偷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说到了晚上就一定能赢，而是说在白天肯定打不赢，如果运气好了晚上可能还有一些机会。此外还有一个原因，4月1

日是月圆之夜，估计能有一定的能见度，只要己方雷达能够准确锁定日军舰队的位置，出动舰载机实施夜袭还是有机会成功的。萨默威尔的如意算盘是，用舰载机瘫痪日军的航母，之后将战列舰开上去和日军对轰。这个计划十分冒险，成功完全依靠精密的时刻表与一定的运气。

在不久前的马来海战中，日本人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飞机击沉高速移动中的大型水面舰只，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做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一旦让日军舰载机捕捉到自己的战列舰群，那4位跑不动的“老爷爷”能溜掉1艘都属奇迹。出于这样的考虑，萨默威尔将舰船分成了A、B两队。A分队为快速分队，全部由高速战舰组成，包括旗舰“厌战”号，航母“可畏”号、“不屈”号——正是这个“不屈”号当初意外触礁才导致“Z舰队”失去空中保护最终战沉的。其余还有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以及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萨默威尔坐镇“厌战”号亲自指挥A分队。

即便如此，A分队最高也只能有24节的航速，若将旗舰撇下，能飙到30节，关键是“厌战”号最大航速只有24节，其余舰只都能跑出30节以上的速度。由此可以看出，老派海军将领萨默威尔依然推崇战列舰的巨大攻击力量，不愿意因此落下“厌战”号。幸好后来没有发生遭遇战，否则萨默威尔可能将为这一失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B分队为慢速分队。除了4艘R级战列舰，还有同样跑不快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由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护航。由于战列舰速度最多只有16节，本来速度很快的护航舰只也只能以这样的低速航行。这支分队由萨默威尔的副手阿尔杰农·威利斯海军中将指挥。

如果遭遇日军的白昼打击，萨默威尔只能丢车保帅，让老迈的B分队去吸引日本人，自己带着A分队快速逃跑。估计古董B分队真的沉入

大海，连鱼都会嫌它们肉老。

危机一旦出现，萨默威尔可以带着舰队远远避开，但科伦坡和亭可马里没有长腿，势必成为南云舰队固定的打击对象。在将舰队指挥权交给萨默威尔后，接任基地指挥官的莱顿上将也在积极筹备陆上的防务。在交出舰队之前，莱顿扣留了“不屈”号航母上准备运往爪哇岛的战斗机，此举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

为加强防务，果敢且精力充沛的莱顿强行征用了科伦坡的高尔夫球场和赛马场，部分陆海军军官的私人住宅也在征用之列。莱顿缺乏强有力的空中力量，伦敦连新加坡都派不出足够的空中力量，派往锡兰的只能更旧、更少。科伦坡有两个中队的“飓风式”战斗机，亭可马里也有一个中队，总共约50架战机可以作战。此外，莱顿手里还有一个中队的14架“布伦海姆式”轻型轰炸机，一个中队的“大青花鱼”“剑鱼式”双翼攻击机。这些飞机缺乏必要的训练，不足以应付将要到来的激战。它们的部署过于暴露，很容易招致对方的突然袭击。

3月28日，萨默威尔再次接到了伦敦的电报，“日军攻击很可能在4月1日发起”，但对将要到来的那支舰队的具体情况只字未提。萨默威尔判断，日军舰队应该自东南方向入侵，前来攻击的肯定是袭击珍珠港的那支航母舰队。己方在舰载机上处于绝对劣势，这点毫无疑问。

3月31日，萨默威尔提前一天将舰队带到了锡兰以南的海面。A分队在东，B分队在西，白天舰队向西移动，退到日军舰队可能的侦察范围之外。夜间则返回东方进入伏击位置，寻机实施突然袭击。此前在科伦坡维修和更新装备的“多塞特郡”号重巡洋舰也于4月1日出港，前来与大部队会合。

在陆地上，莱顿下令驻扎在科伦坡的空军第二〇五飞行队，派出仅有的6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在东南方向680公里范围内实施巡逻，搜索日军舰队的行踪。由于飞机太少，最多只能保持3架同时滞空，这已是他们侦察所能覆盖的最大范围。倘若南云从其他方向逼近，萨默威尔和莱顿都将处于日军舰队的突然打击之下。后来实战证明，这个侦察机分队是英军这次作战中的唯一亮点，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南云舰队的行踪并及时发出警报。这支侦察分队的出色表现，是否在冥冥中提醒南云，未来战斗中一定要重视侦察？可惜南云愚蠢，对如此提醒置若罔闻，才会酿成两个月后的中途岛大败。

从3月31日至4月2日，锡兰和东方舰队到处充斥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日本人肯定要来，但什么时间来、来自何方均是未知数。有家不敢回的萨默威尔就这样白天向西、晚上向东，像出租车司机那样来回溜达了3天，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一个，白白浪费了不少燃油。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在固定海域长时间滞留，很容易被对方潜艇发现并遭到攻击。来回奔波导致舰队燃油即将告罄，和日本人相比，缺乏快速海上加油能力的英国人急需回港补给，那几艘老舰的淡水也快没了。

到4月2日傍晚，萨默威尔认为要么之前伦敦的情报有误，要么日本人临时改变了计划。虽然目前锡兰看上去还很安全，但他依然不敢冒险，南云很可能就躲在那里的某个地方等他上钩，他决定多跑点路，把舰队带到阿杜环礁去加油。有家不能回，这在以前往往是皇家海军恩赐对手的优厚待遇，没想到今天自己也沦落到这般地步。称雄海洋数百年的皇家海军以前都是追着别人屁股打，现在敌人来了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连偷空回家喝口水吃顿饭都不敢，萨默威尔感觉真是窝囊到姥姥家了。

4月3日12时，A分队抵达阿杜环礁，速度较慢的B分队也在15时到达。此时萨默威尔又觉得日军的攻击可能并不那么紧迫，决定恢复已

暂停6天的正常航运。他将重巡洋舰“康沃尔”号和“多塞特郡”号打发回科伦坡。之前“多塞特郡”号的维修尚未完成，被日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吓得带病跑出医院，现在回去继续原来的维修计划。“康沃尔”号回港是将为4月8日抵达科伦坡的一支澳大利亚船队护航。此外，他还下令老迈的轻型航母“竞技神”号在澳大利亚驱逐舰“吸血鬼”号的陪同下返回亭可马里，它们马上要前往非洲东海岸，执行英军入侵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的作战计划。此举等于把4艘战舰送进了鬼门关，却达成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阴差阳错地成了萨默威尔丢车保帅的妙棋。

世事竟是如此无常，你翘首以盼等了几天他都没来，你刚悻悻离开他就到了。伦敦的情报是准确的，但是有点儿过时。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的确是4月1日，但出于一系列原因被迫推迟。

3月初的南云舰队同样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参加完爪哇岛战斗返航苏拉威西岛途中，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航母意外触礁，舰艏和舰尾严重受损。虽然已在南方抢占了诸多基地，但大都只具备停泊、补给或简单维护的条件。像“加贺”号这样的大家伙必须回本土才能大修，南云舰队的航母就这样只剩下了3艘。

为了确保印度洋作战万无一失，大本营海军部做出决定，派出在本土负责警戒任务的第五航空战队前往增援。3月4日，哈尔西的“企业”号航母编队空袭了南鸟岛，“翔鹤”号和“瑞鹤”号奉命追击。3月10日，准确情报显示美军舰队已经走远，第五航空战队这才放弃追击，掉头南下。

3月24日，第五航空战队与南云主力舰队顺利会合。除“加贺”号在本土大修，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原班人马基本上都到了。非但如此，由于南方作战接近尾声，近藤信竹将“金刚”号、“榛名”号这两艘高速战列舰也一股脑儿批发给了南云。加上原来的“比叻”号和“雾

岛”号，联合舰队的4艘“金刚”级战列舰悉数到齐。为几艘主力舰护航的依然是阿部弘毅的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和9艘驱逐舰。此外，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还有轻型航母“龙骧”号，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14艘。6艘航母舰载机合计350架，比起偷袭珍珠港的那支舰队毫不逊色。

由于集结耽误了行程，南云舰队原定攻击时间从4月1日推迟到4月4日，这也正是萨默威尔左等右等，南云迟迟不到的原因。

之前威名远扬的南云此时也有他的郁闷。他实施印度洋作战必须接受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的指挥。喜爱给士兵讲地理课的近藤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秀才提督”，大多数时间在学校和机关待着，缺乏海上实战经验，在“南方作战”中也没有取得什么了不起的战绩，他能力压南云，非凭战功，而凭资历。让多年征战海上且战功赫赫的南云去听从近藤的指挥，南云心中肯定不是那么爽的。

麻烦还不止于此。在近藤颁布的作战命令中，首要目标是空袭亭可马里、科伦坡两大军港，其次才是寻机摧毁英国的东方舰队。近藤认为敌舰肯定会龟缩港内，在攻击基地的同时就能顺手牵羊搞掉英军舰队。即使英舰提前退避，南云也绝对有能力在随后的海上战斗中予以歼灭。

就两大战术目标的次序问题，南云与近藤发生了激烈争执。南云提出，用3艘航母发起进攻，保留2艘航母的攻击力量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对此近藤表示反对。南云是有所保留地带队出征的。

南云丝毫没有察觉到作战计划已经泄露，所以还想把珍珠港的经验再复制一次。4月4日傍晚，南云舰队行驶到锡兰岛南方600公里的海域。18时55分，“比叻”号战列舰的瞭望哨突然发现北方天际出现了一架飞机——那是由伦纳德·伯查尔上尉驾驶的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在电告南云的同时，“比叻”号的127毫米高炮已轰然打响。18架——其中“飞龙”号6架、其余4舰各3架——担负警戒任务的零式战斗机迅速拉升迎战。19时22分，那架形只影单的英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伯查尔被日军俘虏。

但在被击落前的19时20分，上尉已经向锡兰发回了发现敌军舰队的消息：“锡兰岛东南580公里，发现优势日军舰队，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1艘，航向305度。”科伦坡、亭可马里、孟买和亚丁的无线电台，连同正在阿杜环礁加油的萨默威尔都第一时间收到这条消息——南云偷袭科伦坡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得到警报，莱顿上将立即下令实施紧急疏散。4日傍晚，超过50艘各型船只被疏散到其他港口或较小的泊地。更晚一些时候，另外25艘船只受令驶离港口，不管到哪儿都行，最早也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来。刚回港内不久的“康沃尔”号、“多塞特郡”号立即拔锚出港，前往阿杜环礁与主力会合。上述船只疏散之后，港内还有30艘小型船只。

4月5日是星期天，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虽然头天傍晚意外被英军侦察机发现，导致攻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但开战以来屡战屡胜的南云并未把英军放在眼里。9时，南云下令护航舰只弹射了3架侦察机，对舰队西面海域实施警戒。同时，36架零式战斗机、38架轰炸机和54架悬挂炸弹的鱼雷机从5艘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迅速完成编队朝着科伦坡方向疾驰而去。编队总指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9时45分，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再次发现了南云舰队，在发回“发现敌舰”信号的同时，这架飞机巧妙利用云层掩护始终与南云舰队保持接触，直到10时46分才被“飞龙”号的一架战斗机击落。接到警报的科伦坡迅速行动起来，随着莱顿一声令下，所有陆基飞机立即升空迎战。

10时45分，科伦坡已出现在日军攻击机群的视野之中。渊田下令“全军突击”，然后率领少数水平轰炸机和战斗机直扑机场，俯冲轰炸机与大部分水平轰炸机则负责攻击港内的舰船。英军战斗机迅速实施拦截，很快被板谷茂指挥的战斗机压制。42架英机击落了7架日机，自己却有19架被揍落在地面上。

清晨，莱顿曾从亭可马里调来了6架“剑鱼”式攻击机，试图尾随日军第一波空袭机群袭击日军航母，这6架飞机恰恰在日军战机开始攻击时到达，几分钟内就被日军战斗机悉数击落。幸运的是，科伦坡基地只遭到了轻微损坏，这都归功于之前及时的疏散作业。一部分日机轰炸了机场，同样损失轻微。

就在板谷茂的战斗机和英军缠斗的同时，日军轰炸机群开始蜂拥进入港口上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东方舰队的舰船。当这些日军战机兴冲冲钻出云层后，眼前的情形让他们大失所望。港内除了马来海战的幸存者——老式驱逐舰“忒涅多斯”号以及由商船临时改装的辅助巡洋舰“赫克托尔”号，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作战舰艇。这样，那些尚未来得及撤离的小型商船、货轮也沦为日军的攻击目标。那些飞行员干起了高射炮打蚊子的活儿！

就在日军轰炸机扔下炸弹准备返航之际，十几架英军“飓风式”战斗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朝着日军机群猛烈开火。这些英机属于跑马场基地的第二五八飞行中队。猝不及防的日军轰炸机群顿时乱成一团，“瑞鹤”号5架、“翔鹤”号1架轰炸机当场被击落。担任护卫任务的零式战斗机立即冲上前去应战，渐落下风的英机很快退出了战斗。曾参加偷袭珍珠港的藤田久良大尉、氏木平槌飞曹长以下10名日军老飞行员毙命。

紧随轰炸机进入战场的是鱼雷机群。港内已无有价值的攻击目标，这些失望的日机就转而对地面军营、防空阵地、港口设施、铁路

等实施轰炸。因气候恶劣，科伦坡港被厚重的云层覆盖，日军的轰炸精度大打折扣，英军损失不算很大。

11时28分，南云收到了渊田发自前线的报告：第一轮空袭结束，港内尚存各种船只20余艘，地面少数防空火力尚未摧毁，仍有零星敌机升空抵抗。渊田建议实施第二轮打击。鉴于港内并未发现英军主力作战舰艇，渊田提出尽快派出侦察机，寻找不知所终的英军东方舰队主力。

南云立即采纳了渊田的建议，下令“利根”号重巡洋舰的侦察机立即出发，寻找敌军舰队的下落。南云并未接近藤的指示将攻击力量悉数派出。为防止英军舰队的突然袭击，在派出“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三艘航母的鱼雷机、轰炸机的同时，他有意将“翔鹤”号、“瑞鹤”号的鱼雷机留下来，其预想打击目标就是萨默威尔的东方舰队。

对渊田提出实施第二波攻击的建议，南云也表示赞同，他紧急下令后勤人员为返航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加油挂弹，同时命令第五航空战队部分已挂装鱼雷预备对舰攻击的鱼雷机换装250公斤炸弹，一起参与对科伦坡的第二波空袭。“瑞鹤”号、“翔鹤”号甲板上瞬间忙碌起来，后勤人员手忙脚乱地为鱼雷机卸下鱼雷换装炸弹。

渊田搜索敌主力舰队的建议果然有效。13时整，“利根”号1号侦察机发回了第一封紧急电报：“北纬3度1分，东经77度58分，发现敌重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68度、150海里处，航向160度，航速20节。”

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南云吓了一跳，他立即下令“利根”号和“筑摩”号再弹射两架侦察机，前往第一架侦察机发现敌舰的海域，与那架侦察机保持联系并随时发回新的消息。

攻击战舰效能最高的是鱼雷。可南云事先预备的鱼雷机已有一部分卸下鱼雷换装了炸弹。南云当机立断，下令将第五战队已改挂炸弹的飞机再次换装鱼雷！

此时渊田第一攻击波中的鱼雷机群也已安全返航。南云命令这些鱼雷机也立即挂装鱼雷。13时23分，南云下令第二攻击波做好出击准备，13时30分发起攻击。可第五战队原忠一发来信息，鱼雷换装至少要到16时才能完成。

南云面临痛苦的抉择。如果等第五战队完成鱼雷换装，敌舰可能已经驶出有效的攻击范围。但仅用炸弹去攻击敌军重巡洋舰，将很难收到理想效果。“赤城”号甲板上乱作一团，半小时后，只有渊田率领的18架鱼雷机勉强做好了准备。

一直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一死战的渊田对此次印度洋作战毫无兴趣，此时只有他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渊田适时提醒南云，与其等待鱼雷机换装浪费时间，不如先派出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总比这样干等着强。

13时50分，“阿武隈”号轻巡洋舰的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发现敌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200海里处。附近没有发现其他敌人舰只。”

“赤城”号的舰桥上乱上加乱。到底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两架侦察机发现的是不是同一个目标？南云下令“阿武隈”号舰长联系侦察机进一步核实情报，同时在14时27分断然下达了攻击命令：“攻击机队15时出发，攻击目标敌重巡洋舰，进击航向225度，敌航向200度，航速24节。”

14时49分，“赤城”号17架俯冲轰炸机率先离舰。

14时59分，“飞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随后离舰。

15时03分，“苍龙”号18架俯冲轰炸机最后离舰。

由于刚空袭科伦坡归来不久，渊田并未参加此次攻击。担任53架轰炸机编队空中指挥的是“苍龙”号飞行队长江草隆繁。江草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有着“舰上爆击机之神”的美誉。

14时47分，“利根”号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报告：“发现敌巡洋舰2艘，出发点锡兰方位235度、158海里处，航向200度，速度26节。14时45分。”这一位置与此前1号侦察机发回的位置基本一致。

“利根”号上，舰长冈田为次清楚地看到攻击队群已经出发，为保证2号机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冈田严令侦察机再次确认舰型。2号机迅速回电：“敌巡洋舰为‘肯特’型，我于敌巡洋舰附近视认，视界20海里。15时45分。”——连型号都报出来了，这回肯定不会错了。

两份电报迅速传给“赤城”号。由于第一、第二航空战队3艘航母的轰炸机已经出发，南云就给第五航空战队补发了命令：“敌巡洋舰为‘肯特’型，第五航空战队出动鱼雷机和轰炸机各半数以攻击之。”可惜等“翔鹤”号、“瑞鹤”号17时出发的攻击机群到达战场时，那里一切都结束了。

被日军侦察机发现的两艘英战舰，正是之前匆匆出港，欲与萨默威尔主力舰队会合的“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按照莱顿的指示，他们正高速驶往阿杜环礁，不幸在途中被日军发现。

两艘英军重巡洋舰同样发现了来自空中的敌人。情知不妙“多塞特郡”号舰长艾加准将立即下令“航速提至最高”，试图尽快脱离日军的追击。1941年5月27日，在围剿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中，正是“多塞特郡”号最后抵近射出的3条鱼雷导致那艘巨舰最终沉入海底，因此它多少也算是一艘立有战功的“名舰”。

15时54分，江草发回电报：“攻击机群发现敌舰。”和科伦坡阴云密布相反，两艘英舰上方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狡猾的江草并未盲目发起攻击，而是带领机群向着太阳的方向飞去，准备飞出一段距离后转身背阳发起进攻，将敌舰防空火力的威胁降低到最低限度。

16时38分，伴随着英舰密集的高射炮火，江草率“苍龙”号和“赤城”号的轰炸机开始对“多塞特郡”号发起了俯冲攻击，“飞龙”号的轰炸机则负责对付“康沃尔”号。日军轰炸机以3架编队依次攻击。南云、草鹿听到了江草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话：

“发现敌舰！”

“准备攻击！”

“一航战，目标一号舰；二航战，目标二号舰！”

有片刻时间里无线电没有通话，很快对话声再度传出：

“一号舰停车，漂在水上，大倾斜。”

“二号舰起火。”

“一号舰沉没。”

“二号舰沉没。”

“舰上爆击机之神”果真名不虚传！江草投下的第一颗炸弹准确命中了“多塞特郡”号的舰桥后方，接下来该舰舰体中部连续中弹。仅仅13分钟，这艘满载排水量13420吨的重巡洋舰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康沃尔”号境况稍好一点儿，也不过多坚持了5分钟而已。日军攻击机群毫发无损。

53架轰炸机中，有1架未能完成投弹动作，其余52架投弹成功。“多塞特郡”号被31颗炸弹命中，“康沃尔”号被命中15颗。日军俯冲轰炸的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88%。

海上到处漂满了幸存的英国水兵。当晚18时52分，一架英军侦察机发现了海面上的幸存者，这两艘重巡洋舰的悲惨遭遇才为萨默威尔所知。整整30个小时之后，在舰载机的引导下，英军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来到这一海域，救起了包括艾加准将在内的1112名水兵。包括“康沃尔”号舰长奥古斯·琼斯上校在内的29名军官和395名士兵阵亡。自始至终，两舰上的雷达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对两艘万吨级的重巡洋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干脆利落地击沉，丘吉尔除了惊讶，只有沮丧：“日本海军航空战术的成功与力量极其可怕。在暹罗湾内，我方两艘第一流的战舰只在数分钟内就被鱼雷机击沉了。现在两艘重要的巡洋舰又为完全不同的空中攻击方式——俯冲轰炸所击沉。在地中海，我们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全部交战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东方舰队而言，留在锡兰附近纯粹是自取灭亡。”

当天战斗并未随着两艘英军巡洋舰的沉没而结束。19时09分，日舰瞭望哨突然发现2架英军“剑鱼式”飞机快速袭来，“飞龙”号6架零式战斗机立即前往截击，迅速将其中一架击落，另一架不敢恋战，转身逃逸。

虽然主力航母并未遭到攻击，但敌机突然出现在舰队上空，担任护卫的零式战斗机竟丝毫未能察觉，这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所幸来袭的英机只有2架，万一敌机蜂拥而至呢？开战以来，这是南云舰队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险情。由于并未造成损失，这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攻击也就被完全忽视。

南云的失误不仅仅在此，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去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第一次是发现两艘巡洋舰时。茫茫大海上突然冒出来两艘孤零零的巡洋舰，往往预示着它的附近应该还存在着敌军的大型舰队。倘若南云下令侦察机朝着它们航行的方向进行搜索，就会很快发现英军的主力舰队，一场白昼间的航母对决将隆重上演，锡兰海战将夺走珊瑚海海战史上第一次航母对决的光荣称号。况且双方真的干起来，只会给南云舰队增添新的光环。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16时。“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的观察哨都发现了英军的舰载双翼侦察机，并且在作战日志里写下了“附近可能有敌人航母”的记录。但南云并未派出侦察机进一步核实。

南云对击沉两艘英军重巡洋舰的战绩颇感满意。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意在此继续逗留，决定将舰队撤至英军陆基攻击机的攻击范围之外。他命令舰队转向东南，退到距锡兰700公里以外的海域，然后再转向东，最后转向东北，准备攻击锡兰另一个军港亭可马里。

世界第三赶跑了世界第一

4月4日傍晚，正在阿杜环礁进行补给的萨默威尔接到了侦察机上发出的“发现日军舰队”的消息。此时他的A分队正在加油，B分队还在排队等候。要等两支舰队完成补给至少要到第二天清晨7时。

当天晚上连夜出击偷袭日军舰队肯定来不及了，这时的萨默威尔可以说是进退两难。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先加完油再说，总不能不吃不喝就上阵打仗吧。如果赶得快的话，他仍有机会在日军舰队撤离时发起袭击。于是萨默威尔决定，A分队补给完之后在午夜起锚，B分队加完油后立即跟上。如果运气好的话，他的舰队在5日夜晚还是有机会去敲打一下远道而来的日本人。

两艘巡洋舰接受日军弹雨洗礼的时候，萨默威尔的A分队就在战场西方280公里处。“厌战”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量光点，那正是江草率领的攻击机群。

根据幸存者后来的回忆，就在“厌战”号的雷达发现日军机群时，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的“多塞特郡”号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拼命向主力舰队发出了呼救信号。后来萨默威尔回忆说，他从未收到过“多塞特郡”号发出的求救信号。事实上如果他收到求救信号并派出舰载机前往救援的话，南云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行踪以及跟在他后边的B分队，一场航母对决将提前上演，东方舰队很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但如果他收到了信号不去救援，对官兵士气将会造成重大打击，也势必背上道义上的罪责，进而影响皇家海军的声誉。

在两艘巡洋舰沉没两个小时之后，A分队的一架侦察机发现了巡洋舰上的幸存者。萨默威尔立即意识到，敌人就在附近，很可能彼此都在对方的攻击半径之内。他再也不敢往前走了，上将判断日军舰队肯定会尾随两艘英舰追杀过来，那样他就不得不在大白天与敌决斗。A分

队打不过还可以撒丫子逃跑，可身后的那支“棺材舰队”连跑都跑不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萨默威尔立即下达了南撤的命令。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难听一点儿就是人也不救了，先逃跑保命要紧。

夜幕降临，萨默威尔的胆子也逐渐变大。他下令“不屈”号和“可畏”号派出侦察机，认真搜索东面300公里的海域，所有航母舰载机都做好了出击攻敌的准备。同时他命令B分队速速前来会合。

对萨默威尔的做法，B分队指挥官威利斯中将并不赞同，他认为上司的做法太过冒险。即使能够在暗夜里袭击成功，也很难将日军航母一网打尽。一旦黎明来临，发起反攻的日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英军的全部舰船送入海底。但在那个夜晚，出现在“厌战”号雷达屏幕上的一直是跟在他们后边的“棺材部队”，侦察机也未发回任何发现敌舰的消息。事后威利斯对此感到非常庆幸。

可怕的白昼再次来临。萨默威尔判断南云很可能已经发现了阿杜环礁的秘密基地，并悄悄前往那里埋伏等他上钩。锡兰不能回，阿杜环礁也不敢去，他索性下令舰队向东行驶，去拯救那两艘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然后重新等待黑夜来临。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些许成功的可能。

驻守科伦坡的莱顿上将也在密切关注着东方舰队的动向。和威利斯一样，他对萨默威尔的冒险做法感到担忧。但他了解萨默威尔的性格以及皇家海军的传统，就算实力远远不如对手，若要他不尝试攻击就悄无声息地溜走，对萨默威尔本人以及皇家海军来说简直就是耻辱，以后哪里还有脸在江湖上混？两人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无法直接向对方下令。思忖再三，莱顿向伦敦海军部致电，表达了对强大的日军舰队可能毁灭整个东方舰队的担忧。莱顿知道，萨默威尔肯定也能收到他的电报。他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帮助萨默威尔在关键时刻做出慎重决定。

萨默威尔果真收到了莱顿的电报。手中的牌本来就不行，现在连莱顿都认为打不过人家，他自己也觉得死扛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就这样跑掉又心有不甘，萨默威尔的确有点儿进退两难。

不只莱顿，伦敦的丘吉尔也在时刻为东方舰队的命运担忧。此时他对日本人的攻击力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在讨论“Z舰队”的去向时，大家因为夜深，决定随后再说，但就在第二天早上，那支舰队就不存在了。现在他可不愿拿宝贵的战列舰和航母与占绝对优势的日本人死拼，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在他的授意下，4月6日下午，萨默威尔接到了海军大臣庞德发来的电令：“在敌军大规模空袭或海面攻击之下，锡兰各个基地都不安全，在阿杜环礁更不安全。R级战列舰尤其应当尽快撤离危险地区。”这一电报由号称海军第一强国的英国海军大臣亲自发出，本身就颇具讽刺意味。

接到电令的萨默威尔正好顺坡下驴。黄昏时分，他下令舰队向西北方向撤退，从阿杜环礁以北240公里处通过了马尔代夫群岛。4月8日11时，当东方舰队再次冒险返回阿杜环礁加油时，海军部的第二封电报到了。庞德告诉萨默威尔，尽快将几艘R级战列舰撤离，并明确指示将它们撤到3600公里之外的非洲东海岸。萨默威尔复电表示同意，随后B分队就以为运输船队护航为名一口气撤到了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蒙巴萨。

因为感觉到阿杜环礁已不安全，萨默威尔决定带A分队前往孟买。伦敦对这支舰队的安全始终揪心。两星期之后，海军部的新电令又到了。萨默威尔按指示带着A分队去了蒙巴萨的基林迪尼，英国海军彻底放弃了印度洋。

师父被自己曾经的徒弟彻底击败。在世界第三面前，昔日的世界第一选择了“安静地走开”，而不是“勇敢地留下来”。值得欣慰的

是，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萨默威尔没有选择蛮干，而是以避战来保存实力，才没有重蹈菲利普斯在马来海战中的覆辙。

对不远处海面上发生的一切，南云显然一无所知，他对击沉两艘巡洋舰的战绩相当满意。出于对不知所终的英军航母的恐惧及完全不知晓阿杜环礁的存在，他的舰队从未继续向西移动。南云下令向东南方向撤退，正好与萨默威尔的撤退方向相反，两支舰队渐行渐远，因此英军侦察机未能发现敌人。小心翼翼的南云舰队围着锡兰兜了个830公里的大圈子，悄悄向下一个目标亭可马里逼近。

4月8日18时20分，“阿武隈”号的水上侦察机在舰队260度方向、35公里之外再次遭遇一架英军“卡塔琳娜”侦察机。此时恰好暴雨来临，这架英机成功从日军零式战斗机的视野中消失。英机迅速发回急电：“发现敌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1艘，锡兰90度260海里处，航向350度，19时。”和之前在科伦坡的情况类似，南云试图偷袭亭可马里的意图再次落空。

接到敌情报告的莱顿判断，日军袭击的目标可能是亭可马里，或者是印度东海岸的马德拉斯。自身难保的萨默威尔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莱顿只好下令港内船只连夜疏散。之前仓促回港的“竞技神”号航母也在“吸血鬼”号驱逐舰的护卫下紧急出港，躲向南方海域。

南云的攻击目标是亭可马里。4月9日6时45分，“利根”号冈田舰长下令弹飞了一架侦察机，对亭可马里基地进行侦察。7时25分，侦察机发回报告：“港内大部分舰只已经疏散。”可南云不想这样空手就走，依然下达了攻击命令。

由于舰队行踪头一天已经暴露，南云并不奢望能在港内捕捉到英军的水面舰艇，因此参加第一波攻击的战机全部挂装炸弹，攻击目标为军工厂、兵营、高射炮阵地、机场等地面设施。由于俯冲轰炸机在打击两艘巡洋舰的战斗中的表现优异，南云决定保留全部俯冲轰炸机

用于第二波进攻。9时，91架挂装炸弹的鱼雷机在41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起飞编队，带头大哥依然是渊田美津雄。

英军的疏散相当成功，当夜众多船只便火速驶离了港口。9时30分，位于亭可马里的英军雷达侦测到东方145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机群——基地包括东方舰队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那么多，那无疑是日本人。凄厉的警报立即拉响，基地能飞起来的23架战机迅速升空，前往迎击渊田美津雄的攻击机群。

质量、数量都与对手存在巨大差距，冒死迎战的英军战机瞬间就被击落9架。借此机会，日军鱼雷机开始对英军的地面目标实施狂轰滥炸，13架正在修理和组装的英军轰炸机被击毁在地面上。实力差距导致整个攻击过程显得寡然无味。“就好像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烟火表演。”后来一名日军飞行员回忆。

返航途中，渊田意外收到了“榛名”号3号侦察机发出的电报：“发现敌航母1艘，驱逐舰2艘，锡兰方位250度、155海里处。10时55分。”

前一天晚上，接到命令的“竞技神”号航母迅速离港南下躲避。由于出发仓促，没来得及带上那可怜的12架飞机，“竞技神”号等于未战先自我解除了武装。行驶到亭可马里以南160公里的海域时，接到了日军空袭结束的消息，这艘航母于是开始返航，不料在离港还有120公里的海域被日军侦察机成功捕捉到。

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让南云既紧张又兴奋——这是开战以来机动部队第一次发现敌人的航母。“赤城”号的甲板上顿时忙碌起来，11时，南云下令：“轰炸机队及战斗机做好出发准备，攻击敌军航空母舰。”

11时20分，“榛名”号的2号侦察机再次发回消息：“发现敌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其实2号侦察机发现的并不是巡洋舰，而是“竞技神”号不远处的一艘哨戒艇和两艘货轮，它们也是紧急出港进行躲避的。就在此时，“赤城”号的瞭望哨突然惊呼道：“敌机！敌机！注意防空！”

这是英国人在本次战役中的唯一机会。先前科伦坡遭到攻击时，英军轰炸机并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这次他们终于寻隙找到了南云舰队。没有雷达的南云舰队并未发现不断接近的英军轰炸机。9架“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从云层中突然杀出，在3000米高空对“赤城”号和邻近的“利根”号实施了水平轰炸。英机来得太过突然，以至于在低空巡逻的20架零式战斗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开战以来日军航母第一次遭遇来自空中的轰炸。

可惜英军飞行员技术实在太差，扔下的炸弹无一命中。日军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担任空中掩护的零式战斗机立即拉起迎战，4架英机瞬间被击落，剩余5架带伤落荒而逃。

之前在科伦坡，零式战斗机没能防住那两架“剑鱼”，这次又漏掉了9架“布伦海姆”。由此看来，日军航母上空的漏洞不是一般的大！“赤城”号甲板上停满了已加油挂弹的战机，一旦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势必引起一连串连环爆炸。

南云侥幸逃过一劫。他迅速下达了作战命令：轰炸机立即出击，攻击敌军航母！11时43分，85架俯冲轰炸机——“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各18架，“赤城”号17架，“瑞鹤”号14架——迅速升空，在“赤城”号、“苍龙”号、“飞龙”号各3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快速飞向发现英军航母的海域。随后由板谷茂率领的战斗机群也加入了护航的行列。日本人显然多虑了，“竞技神”号甲板上空空如也，连一架舰载机都没有，所谓的空中掩护根本就用不上。

空中指挥是江草隆繁。刚刚返回母舰的渊田并未参加这次攻击。他特意叮嘱珍珠港之战的冒失鬼高桥赫一要密切配合江草的进攻。

9时30分，英军基地的海军无线监听站截获了日军的通信信号，知晓“竞技神”号航母已被敌人发现，莱顿立即派出仅存的8架战斗机前往护卫。由于通信线路在刚刚结束的空袭中遭到损毁，命令无法及时下达，拖了一个小时战机才得以升空。这段时间足够日军收拾掉“竞技神”号了，况且区区8架战斗机就是到了战场也无济于事。

相比“赤城”号刚才的惊悚一刻，“竞技神”号的运气就差多了。13时35分，江草的机群追上了这艘孤立无援的英军航母。毫无悬念的攻击随之展开。英军幸存军官唐纳德·罗伯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攻击进行得很完美、很残酷、很果敢，看起来就像在进行分列式练习一样。攻击机以3架为一组进行俯冲，借着太阳的掩护直接轰炸船只右舷。敌机看起来肆无忌惮，他们朝着我方军舰直接俯冲下来，几乎贴着舰桥的桅杆飞过去，我甚至看到一颗炸弹就从我的头顶飞了过去，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落下，而后直接穿透甲板进入舱内。我从左舷跳入海中，然后在水中奋力游动”。

形势对英军无疑是绝望的。日军共向“竞技神”号投弹45颗，其中37颗命中目标，这艘年事已高的航母很快就消失在海面上，舰长昂斯洛上校以下307人阵亡。“吸血鬼”号也被命中13颗炸弹，弹药舱被引爆。13时55分，海面上已经没有了这两艘英舰的身影。

那些没有机会扔下炸弹的日军轰炸机只好将气撒在别人身上。附近海域的英军护卫舰“蜀葵”号、海军勤务船“亚瑟斯通”号、油船“不列颠中士”号、挪威商船“挪威人”号就此遭殃，他们被日机像投弹训练一样一一击沉。日机撤走之后，澳大利亚医疗船“维特”号来到了这一海域，救起了590名幸存者。

14时47分，返航的日军机群遇到了袭击“赤城”号未果而幸存的5架“布伦海姆”轰炸机，“飞龙”号和“瑞鹤”号的战斗机又合力干下来2架。15时15分到15时40分，8架来护卫“竞技神”号的英军战斗机试图攻击掉队的日军轰炸机。日军在小规模空战中损失4架，英机损失2架。

前文提到，美军第一艘航母“兰利”号已经战沉于爪哇海，此时英军第一艘航母“竞技神”号也步了“兰利”号的后尘，而日军的第一艘航母“凤翔”号竟然活到了战后，一直到1947年才被解体。打赢战争的舰沉了，打输的最后反倒保留下来，似乎颇具戏剧性。

就在南云舰队在印度洋上大打出手之际，由小泽治三郎率领的南遣舰队兵分三路冲进了孟加拉湾。短短5天之内，小泽舰队击沉盟军各类船只23艘，日军第二潜艇战队的6艘潜艇也趁火打劫，在印度西海岸击沉击伤盟军货船9艘。加上南云舰队的战绩，日本海军在印度洋作战中共击沉盟军舰船11.6万吨。英军在孟加拉湾的航运完全停止，从而加速了缅甸的陷落。

空袭亨可马里并击沉“竞技神”号之后，南云舰队掉头向东扬长而去。这又是一次半途而废的战斗，南云再次错失歼灭英军东方舰队的机会。机动舰队就这样在印度洋上打了一次酱油，浪费的是宝贵的时间。随着南云舰队返航，小泽舰队也于4月11日返回新加坡。

南云回撤太平洋的原因并不复杂。由于兵力不足，日本陆军并无攻占锡兰和印度的计划，英国东方舰队已远撤非洲，南云舰队留在印度洋也无事可干。此时在东京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山本的中途岛作战已经得到了军令部的初步认可。执行这一作战的主力无疑仍是南云舰队。他们必须尽快赶回太平洋，执行他们早该执行的任务。

从驶出单冠湾开始，南云舰队已整整行驶了8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两圈，取得了一系列貌似辉煌的战绩。现在受损的舰只需要

修理，损失的战机和飞行员也需要补充，南云认为是该回家歇歇的时候了。4月16日，这支舰队穿过了马六甲海峡。

此时东京大本营已经启动了侵占莫尔兹比港的“MO作战”，仅靠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是远远不够的。返航途中的南云接到电令，第五航空战队“瑞鹤”号、“翔鹤”号暂不回家，转向特鲁克军港支援第四舰队的“MO作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云舰队在锡兰海战中曾两次遭遇突发的危险，却并未引起南云、草鹿、渊田、源田等人的重视，轻易取得的胜利掩盖了所有缺陷，如机动部队防御空中打击的能力不足，担负空中掩护的战斗机调配不合理等。对此发生警觉的反倒是一个局外人，他就是南遣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小泽针对战役中出现的突发事件，详细计算了鱼雷更换炸弹所需的时间，并就其他潜在危险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交了特别报告。

可惜“胜利病”的蔓延使几乎所有人都未将此看在眼里，只有黑岛首席参谋给予了一些关注，也并未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其他再也没人认为这次作战存在什么问题。开战以来，上帝一直眷顾着日本人，但他永远不会只对一个人微笑，况且日本人属于邪恶的那部分。现在连他老人家都对南云舰队的胜利感到腻味了。可善良的上帝在准备抛弃他们时，还利用并不起眼的锡兰海战给他们两次明显的暗示。高傲的日本人对这些善意的提醒视而不见，最终酿成中途岛的大败。

尽管被人家打得头都不敢露，但英国人还是宣称自己取得了重大胜利，因为锡兰并未被日军占领，东方舰队也基本保存了实力。他们解释日本人之所以撤退，是因为在锡兰海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丘吉尔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卷土重来，随后向锡兰调去了3个师。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日本人同样宣称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他们击沉了敌人大量舰只，还迫使英国人放弃了印度洋——似乎他们的理由更充分一点儿。这样，英国人至少不会在海上给缅甸和苏门答腊带来任何麻烦了。

东方舰队撤出印度洋之后，沮丧的丘吉尔多次致电罗斯福，缅甸和印度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他建议美国太平洋舰队能够派出主力舰只和萨默威尔合兵一处，“威胁一下猖狂的日本人”，或者在西太平洋发动攻势将日本人从印度洋引开。美国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对此毫无兴趣。罗斯福告诉丘吉尔，美国目前在太平洋也只是干些打了就跑的活儿，只能增派一些轰炸机去加强印度的防御。

罗斯福未向丘吉尔做出任何暗示，由他亲自授意组织的一项秘密反击行动已箭在弦上——历史上称这次行动叫“杜立特空袭”。

| 第五章 |

杜立特空袭

舰队来了新掌门

19世纪中期，在得克萨斯州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位名叫查尔斯·亨利的德国移民在宽阔的大街上盖起了一个土坯房小旅店。由于一些农牧场主、军人和西部拓荒者经常光顾，小旅店生意颇为兴隆，亨利不久就扩大了营业门面。老人自幼热爱大海，就给旅馆增添了船篷一样的门框，还增设了一个高高的船桅。远看上去，旅馆就像行驶在大海上的一艘船，人们形象地叫它“轮船旅店”。

由于早年有过海上经历，健谈、豪爽且爱好吹牛的亨利爷爷经常会喋喋不休地向住宿客人、邻居和孩子们讲述他小时候海上经历的有趣事儿，听起来好像他当过船长似的。在回忆起大海的恐怖时，他多次摇头向大家表示，再也不愿出海去航行了。“我讨厌海，”亨利露出严肃的表情，“一旦你厌恶了海，你就不能去海上旅行。大海要惩罚你，会把你一口吞下去的。”

但亨利爷爷似乎马上忘掉了刚刚讲过的故事，当他再次表示对海的热爱和向往时，往往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每当此时，健忘的爷爷就会不好意思地自嘲：“我乞求上帝饶恕，答应将我的一个孙子献给海洋，去当一名海军上将。”

亨利爷爷有4个儿子。其中沉默寡言的伯纳德身体最差，患有严重的肺病和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致命的。医生劝告伯纳德不要结婚，但他还是执着地爱上了屠夫亨利·亨克美丽的女儿安娜。安娜在她12个兄弟姐妹中居长，大姐的责任心使她宽容而富有爱心。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但她最终还是同害羞的伯纳德订了婚。1884年3月，两人喜结连理，当时伯纳德29岁，安娜20岁。仅仅5个月后，可怜的安娜就成了小寡妇，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1885年2月24日，安娜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和他父亲一样有着浅黄色的头发。她给儿子取名切斯特·威廉。这个男婴长大后加入了美国海军，他就是二战时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亨利爷爷的一句戏言最终变成了现实。

由于是遗腹子，切斯特从小就缺乏父爱。幼年时期，和他感情最深的人无疑是母亲和那位热爱大海的爷爷。后来尼米兹在回忆起祖父时，感慨地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但我有一个白胡子好爷爷，我常常瞪大眼睛，听他讲述青年时代在德国商船上的传奇故事。爷爷常说，大海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对付它的最好办法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遇事不必发愁——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时他的叔叔威利在马萨诸塞州获得大学学位后回到了家。他可能是整个弗雷德里克斯堡最有学问的人了。威利向寡居的嫂嫂求婚，1890年圣诞节，他们结婚了，切斯特不用改姓就有了一个新父亲。

相比麦克阿瑟或山本五十六，尼米兹的少年时代可谓平淡无奇。家境贫寒的他很小就学会了帮助母亲揉面做面包。从8岁起，他就开始在舅舅经营的肉店担负起一份送肉的工作，估计和今天的外卖差不多。每周1美元的工资对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大一点儿之后，他开始放学后到姑母经营的旅馆帮忙，帮助修理草坪、耙草、劈柴，为10多个炉子和壁炉生火，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也会站柜台，往往熬到旅店打烊。姑母除了提供食宿，还付给他每月15美元。

贫困的山区生活培养了切斯特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得克萨斯人淳朴、豪爽的民风又造就了他乐观开朗的性格。少年尼米兹心中始终有一种要冲破命运樊篱，去成就一番事业的渴望。他不愿就此困于封闭狭小的山乡，而希望离开家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纵横驰骋。

是金子终究会发光。15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位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陆军中尉克鲁克香克、韦斯特维尔特投宿于他工作的旅馆，他们的翩翩风度深深吸引了少年尼米兹。他因此满怀希望地写信给国会议员詹姆斯·卢瑟·斯雷登，请他推荐自己去西点军校就读。但斯雷登说，他为陆军学校推荐学员的名额已满，同时告诉少年，今后他也不可能获得类似机会。理由是他的选区有好几个军营，许多军人子弟都排队等着呢，他们将获得优先推荐的机会。看着这个腼腆害羞的孩子，好心的议员还是为少年打开了另一扇窗：“如果我推荐你去海军军官学院，你愿意吗？”

切斯特过去全然没有听说过海军军官学院。失望之余，少年还是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回答说“我愿意”。正是由于议员的善心和灵机一动，改变了半个世纪之后的历史。

1901年4月，16岁的尼米兹在当地海军军官学院的招生考试中名列第一。7月，他跟随议员到了安纳波利斯，为参加8月举行的全国考试做最后准备。两个月后，小伙子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1901年9月7日，尼米兹正式宣誓成为海军军官学院学员。此时正是美国海军的复兴时期，他的班上有131名学员，是1845年建校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班。

和日本海军将领大多有着“海兵”和“海大”的经历类似，二战期间美国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较著名的有欧内斯特·金、派伊、哈尔西、斯塔克、金梅尔、英格索尔、戈姆利、弗莱彻、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特纳等，他们都是尼米兹的师兄或师弟。

1905年1月30日，尼米兹顺利从海军学院毕业，在114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七。排名第四的罗亚尔·英格索尔在尼米兹出任太平洋舰队司

令官的第二天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他们这期学员中，最终晋升海军少将以上军衔的多达16人。

回得克萨斯老家短期休假后，尼米兹前往旧金山的“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这艘战列舰排水量12000吨，最大航速17节，舰长莱维特·洛根上校是海军学院1867年的毕业生。上舰不久，尼米兹就随这艘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向远东进发。

恰好当时日本在与俄国人的战争中获胜。在明治天皇举办的庆功晚宴上，初出茅庐的尼米兹邂逅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东乡平八郎。22岁的小伙儿竟破例拦截东乡向他敬酒，东乡也愉快接受了邀请。这段经历给青年尼米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们后来一直未再见面，但很多年后尼米兹对这一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此节在老酒《太平洋战争》第一部“日俄战争”一章中已有描述。

1907年1月31日，尼米兹晋升海军少尉，不久就出任小型炮艇“帕奈”号艇长，同时负责棉兰老岛波洛克的一个海军站，那里驻有22名海军陆战队员。不久，基地司令哈里斯少将突然调他到驱逐舰“德凯特”号上主持工作。22岁的海军少尉担任驱逐舰舰长，创下了美国海军的历史纪录。他的同学中，斯普鲁恩斯首次担任这一职务是26岁，哈尔西30岁，金36岁。

意外很快出现。1908年7月7日，由于疏忽大意，“德凯特”号在进入马尼拉湾南面的八打雁时不慎搁浅。直到第二天清晨，一艘小汽艇才把驱逐舰从沙滩拉入深海。少尉尼米兹如实上报了此事，并以“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失职罪”被传讯到“丹佛”号巡洋舰上受审。鉴于当时八打雁地区海图不明，尼米兹是主动交代且是初犯，法庭减轻了他的罪行。法官认为，尼米兹虽有过错，但仅仅是“疏于职守”，决定由“美国驻菲律宾海军司令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虽然因此丢掉了舰长职务，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少尉的前程。一年半后，尼米兹由少尉直接晋升海军上尉。30年后，他还将从海军少将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有关“中”的军衔他只干过中校。这点似乎还不如老酒，咱自封海军预备役中尉而且终身，可这一军衔尼米兹一天都没任过。

1909年1月，他被调到潜艇第一支队任职，对此尼米兹颇感失望。当时潜艇还属于新生事物，在大家眼中是一种非驴非马的怪玩意儿，在潜艇上服役往往预示着前途的暗淡无光。不过尼米兹还是尽力摆脱失望情绪，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中去。他相信无论多么乏味的工作，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在此期间，他试图对潜艇的动力系统进行改造，主张用柴油发动机代替汽油发动机。由于刻苦钻研技术，他成为公认的柴油发动机技术方面的权威，还因此获得了到德国学习发动机技术的机会。

1913年4月9日，尼米兹与凯瑟琳·弗里曼结为夫妇，两人共有4个子女。和凯瑟琳的结合颇具戏剧性，他本来是去和凯瑟琳25岁的姐姐伊丽莎白约会的，那时候是1911年。没想到当时姐姐恰好不在，在桥牌桌上，他邂逅了19岁的妹妹。当时牌桌上“三缺一”，这个19岁且不喜欢桥牌的姑娘被临时拉去凑数。两人就此一见钟情，他从姑娘身上看到了母亲的特征。不动声色的凯瑟琳也在悄悄留意着尼米兹，后来她回忆说：“我仔细端详了这位年轻先生，心想他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男子。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眉清目秀，笑容和蔼可亲。”

当时美国柴油发动机需求量很大。那些制造商很快发现，年轻的尼米兹上尉很可能成为美国海军中最负盛名的柴油机专家。美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商派人诱劝尼米兹离开海军，到他们公司任职。当时尼米兹在海军的月薪是240美元加48美元房租补贴，这家公司给他开出了

25000美元的年薪，一次签5年合同。公司同时指出，钱不是问题，尼米兹可以随意开价，签10年合同就给年薪40000美元。对此尼米兹回答道：“不，谢谢您，我不想离开海军。”

1916年8月，已届而立之年的尼米兹晋升海军少校。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塞缪尔·罗比森上校的工程副官。其间，他还在海军作战部短期履职，成为潜艇设计委员会的高级成员，随后出任“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副舰长。在华盛顿短短6个月的工作时间里，尼米兹已经崭露头角。

1920年6月，尼米兹奉命去珍珠港，利用一战时期的报废物资修建一座潜艇基地。他的工作受到了当地指挥官的不少刁难。尼米兹用半拉半偷的手段搞到了足够的物资，成功完成了基地建设。很多年以后，他曾戏谑地告诉大家，珍珠港潜艇基地是他用偷来的物资建成的。当年年底基地落成时，尼米兹已晋升海军中校并成为基地指挥官。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再次回到这里，担负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指挥任务。

1922年春，尼米兹奉命前往海军军事学院进修，这是他迈向更高职务的重要一步。进修结束时，他接到了前往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上报到的命令，出任罗比森少将的副官、助理参谋长和战术官。同年10月，罗比森被任命为美国舰队司令，尼米兹继续留任原职。1927年9月，尼米兹晋升临时上校，翌年1月2日正式晋升上校军衔。

1931年6月17日，尼米兹被任命为圣迭戈驱逐舰基地司令官，那里有大约35艘退役的老驱逐舰。1933年夏天，他调任“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舰长。这是一艘传奇战舰，它的几任舰长都有着光明的前途。除了第三任舰长尼米兹外，第一任舰长詹姆斯·理查德森后来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和美国舰队总司令，未来大西洋舰队的司令官英格索尔曾是该舰的第二任舰长。

1935年4月，尼米兹出任美国海军航行局局长助理，局长是他的得克萨斯州老乡安德鲁斯少将。两人关系并不融洽，但由于安德鲁斯时常脱岗，尼米兹经常干的是局长的活儿。当时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经常生病，尼米兹也曾多次代行他的职权。这些经历使尼米兹熟悉了海军部的很多工作细节，对他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尼米兹对未来的事物具有惊人的预见力，1938年在和儿子的一次谈话中，尼米兹说：“我确信，未来终有一天我们将同日本和德国打一场战争，战争将从残酷的突然袭击开始，美国军队将首先失利。到那时华盛顿方面将会对所有的海上指挥官反感。虽然那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仍将被免去职务。我希望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并被委派到海上任职，那才是一条真正的晋升之路。”这次谈话距他成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只有3年时间。

1938年5月，尼米兹接到了新的任命。7月9日，他在圣迭戈出任第二巡洋舰分队的司令官，并在23日晋升临时海军少将。

正当事业一帆风顺之时，尼米兹患上疝气，不得不住院手术，并因此丢掉了巡洋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病愈后的尼米兹意外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第一战列舰分队司令官的职务。1938年8月17日，他在长滩的新旗舰“亚利桑那”号上升起了将旗。1939年6月15日，尼米兹再次回到海军航行局，职务不是助理而是局长。虽然他一直希望当一名舰队指挥官，但当又一次被安排到机关工作时，尼米兹仍然能欣然接受且毫无怨言。

此时美国海军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着积极准备，海军正处在一个大发展时期。海军航行局的主要职责是征招和培训水兵，并将他们分配到各个部队服役，海军航海局长基本相当于人事局长。

1941年1月，因为对罗斯福将太平洋舰队前出至珍珠港的做法颇有微词，理查德森海军上将被解除了司令官职务。当时罗斯福就有意让

尼米兹接任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但他以资历太浅予以婉拒。尼米兹考虑在和平时期，越过50多位比他资深的军官出任这一要职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况且在和儿子的谈话中，尼米兹明确提出，那支舰队在战争之初将受到意外打击，这个时候出任这一要职是不明智的。当儿子问他为什么选择待在岸上时，尼米兹说：“我相信一旦战争来临，我们可能毫无准备，海上指挥官会被免职，我希望成为接班的而不是被免职的。”

特别在得知好友赫斯本德·金梅尔少将也是候选人之一后，尼米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项任命——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一次抉择。金梅尔越过了排在自己前面的31位军官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同时晋临时海军上将，并因珍珠港事件蒙受了一生的耻辱。

由于工作职责与实际作战并无必然联系，加上同样无法阅读“魔术”系统破译的情报，对远东战局，尼米兹和金梅尔一样判断有误。战争的来临毋庸置疑，尼米兹判断日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新加坡。因为不在其位，判断错了也无关大局，这对他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1941年12月7日，尼米兹在家中正等着欣赏音乐会，突然传来了珍珠港遭袭的爆炸性消息。走出家门，他告诉夫人：“只有上帝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2月16日，总统和海军部长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罗斯福告诉诺克斯：“让尼米兹去珍珠港，坚守岗位，战争不打赢就一直待在那儿。”

之前罗斯福对金梅尔并不熟悉，他认为这位将军只适合在和平年代掌军。历史很快将会证明罗斯福的慧眼识珠，他是根据自己对尼米兹的品质和才华的深刻了解做出这一选择的。在总统眼里，尼米兹具有政治家的预见力，他的知人善任、善于把握全局、包容和勇气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总统的这一任命，海军内不服气的大有人在。早在1941年秋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就曾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金将继续执掌大西洋舰队，尼米兹将指挥亚洲舰队，他心目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第一人选是自己的助手英格索尔。事实证明，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其他人还是少操心为妙，否则只会换来没面子。

即使在尼米兹已经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1942年2月，海军部长诺克斯还曾秘密组织了一个由9名现役或退役海军名宿组成的非官方遴选委员会，斯塔克和金也在其中且免选，委员会负责为总统选出40位“能力最强”的海军将领，条件是至少得到5票。3月9日，诺克斯向总统提交了人员名单：全票的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和罗伯特·戈姆利得到了8票，英格索尔、弗莱彻、菲奇、特纳、米切尔得了7票，得6票的有麦凯恩、利里、史密斯，德雷梅尔和西奥博尔德得5票。罗斯福的意中人尼米兹并未入选，就是说没能得够5票。同样落选的还有派伊、斯普鲁恩斯和金凯德。由此可见，罗斯福对尼米兹的任命是力排众议的。

匆匆赶回海军部后，诺克斯立即叫来了尼米兹。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这位海军航行局局长忙得脚不沾地。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部长办公室时，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诺克斯并未像以往那样客气地请尼米兹落座，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出发？”

疲惫不堪的尼米兹心不在焉：“那要看让我去什么地方，在那里待多久。”

“去珍珠港，指挥太平洋舰队。我想时间会很长，你将直接晋升海军上将。”

尼米兹闻言，大吃一惊。此时在他前边还有28位资历更深的将领，年初他就曾以这一原因婉拒过这一职务，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来

了，况且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想到自己将去接替一位倒霉的老朋友，尼米兹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不能含糊的，他立即意识到了肩上的重任。

回到家中，尼米兹发现凯瑟琳仍然躺在床上，她的感冒还没有好。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坐在夫人身旁，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问道：“你还在发烧吗？”

似乎发现了丈夫满怀心事，尼米兹夫人回答：“不，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就要成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了。”

“你总是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认为那是最高的荣誉。”看着丈夫一脸烦恼的样子，凯瑟琳提醒道，“你不是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吗？”

“亲爱的，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不得不告诉你，那支舰队已经沉入海底了。”

消息迅速在家中传开。尼米兹的两个女儿小凯瑟琳、南希，还有儿媳琼一起围拢过来，大家兴奋地叫道：“爸爸要去珍珠港了！”

尼米兹拿出铅笔在一本便笺上写道：“这是一个重大的使命，我将全力以赴。”然后将便签上的字念给大家听。当本子传到小凯瑟琳手中时，她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请另写一份吧。”

尼米兹重新写了一张，南希把它撕下来据为己有，接着儿媳琼也得到了一张同样内容的便笺。

1941年12月25日，一个让人无比压抑的圣诞节，美国太平洋舰队新任掌门尼米兹海军上将飞抵珍珠港，陪同他的只有副官哈尔·拉马

尔海军中尉一人——老酒再次觉得自封海军中尉确实高了，尽管只是预备役。

当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降落时，尼米兹透过暴雨向下俯瞰那一幅令人心碎的悲惨场景。作为主锚地的东海湾水面上覆盖着一层乌黑的燃油，“俄克拉何马”号和“犹他”号舰底朝天，旁边躺着一艘布雷舰。不远处的“内华达”号搁浅在沙滩上，“加利福尼亚”号、“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那是他3年前的旗舰——已没入水中，只有舰身上部隐约可见，舰桅倾斜且熏得乌黑。

清晨7时，当飞机冲破黎明的晨雾在靠近福特岛的港口平稳着陆时，尼米兹开始低声吟唱道：“啊！回来吧，所有的信念！”

机门刚刚打开，一股由柴油、烧焦木头、变质油漆和腐臭尸体发出的混合气味一下子冲进了他的鼻孔。一艘满身油污的救生艇开了过来，着便服的尼米兹带着几分不悦跨进了污秽的船舱，他向前来迎接他的夏威夷海军航空兵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少将、金梅尔的参谋长威廉·史密斯上校等人伸出了手臂：“我的名字叫尼米兹，得克萨斯人。”他试图通过此举来缓解刚见面时的紧张气氛，但显然未能成功。

简短寒暄之后，尼米兹立即转入了正题：“威克岛方面有什么消息？”当被告知援军已被召回且日本人已经登岛时，上将沉默良久，未说一句话。

大雨下个不停，几个人默默地站在那里，竭力不让雨水将衣服打湿。史密斯上校解释说，游弋在港口附近的船只打捞出许多泡胀后漂出海面的奇形怪状的尸体，这又引起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尼米兹告诉史密斯：“你回到办公室向华盛顿报告，我已经到了珍珠港。”然后回头凝视着东海湾喃喃地说，“看到这些舰艇如此景

象，简直太可怕了。”

救生艇停靠在潜艇码头上，特赖恩上校带着尼米兹走向了一辆轿车，太平洋舰队代理司令官派伊中将早已等候在那里。看到新司令官来了，派伊顿觉肩上的压力轻了许多。之前关于他放弃对威克岛增援所引起的争议也该告一段落了。汽车载着两人在一幢美丽的房子前停下来。尼米兹问派伊“有没吃过早餐”，拜伊说已经吃过了。

“那么就请您陪我再吃一点儿吧，”尼米兹说，“看了那些景象之后，我真不愿意一个人单独吃饭。”

两人匆匆用过早餐，前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将军就到了，此时他只佩戴了两颗星，而不是以前的四颗。金梅尔脸上多少有些沮丧的样子，尼米兹为老朋友的情绪感到震惊，主动上前握住了金梅尔的手。“我很同情您，”尼米兹诚恳地说，“这样的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我想请您留下来，我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需要您。”

利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的间隙，尼米兹对珍珠港基地进行了全面巡查。年轻时他曾在这里工作过，这里的一切他都非常熟悉。尼米兹很快得出了两点结论。一是从目前招致失败的情况看，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已不适合到海上亲自坐镇指挥，这一职责过于庞杂，他是不能远离指挥中枢随舰队出海的，这儿就是他今后需要长期驻扎的地方，如果日本人愿意的话。对尼米兹来说，他并未亲自参加过一战中的某一次战役，现在似乎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也是如此。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恰恰符合现代战争的规律，并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尼米兹的第二个结论同样令人宽慰。他认为“珍珠港的灾难”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严重。用他的话来说，损失本来可能“更大一些”。因为整个基地几乎完好无损，那些注定要成为未来海战主力的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和潜艇都在，“要是上次日本人摧毁了我们的油料供

应，整个战争就会至少再拖上两年”。这些当然都拜半途而废的南云所赐。

虽然目前尚无法预估今后的海战主力，但毋庸置疑，那些搁浅或者受伤的战列舰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目前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前往西海岸维修。如果之前太平洋舰队出港作战的话，现在这些舰只肯定找不到了。尼米兹坦承，当时金梅尔的舰队不是在海上而在停在港内实在是“上帝发了慈悲”。目前对他来说最需要的是时间。据情报分析，那些袭击了珍珠港的日军航母目前都已撤得很远了。

尼米兹发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士气低落”，那些经受了沉重打击的官兵暂时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其中包括许多高级将领。守备部队和舰艇部队怀着满腔怒火准备报仇，但由于迟迟不见行动和坏消息不断传来，尤其是威克岛增援失败而松懈下来。尼米兹认为自己必须尽快就位，行使起舰队司令官的职权。

1941年12月31日上午，8时，在“茴鱼”号潜艇的甲板上，57岁的尼米兹上将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后来他曾开玩笑地说，日本人在珍珠港只给他留下了潜艇。崭新的将旗飘扬在潜艇的桅杆上未免显得有点儿寒酸，选择一艘潜艇迎来这一神圣的时刻对尼米兹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高大威猛的战列舰都已沉没或在维修之中，三艘航母以及巡洋舰、驱逐舰正在执行迫在眉睫的防御任务，只好如此将就了。在那一刻，尼米兹想起自己作为潜艇专家，在潜艇上就职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尼米兹向包括金梅尔、派伊在内的众多官兵发表了讲话。演讲虽然简短却富有战斗性，最后他说：“我们已经承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但战争的最终结局毋庸置疑。”其实尼米兹什么都不想说，他的讲话更多是为了满足那些特地赶来寻找噱头的新闻记者。从外表看，尼米

兹不是那种供人拍照、画像的材料，他从不好出风头，说话嗓门也不高。

一名记者提出了问题：“您现在有什么打算？”

尼米兹稍微沉思后回答说：“枕戈待旦，做好准备，把握时机，去争取胜利。”

如此不煽情的说法显然无法让大家满意。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对此抱怨道：“他虽然很坦率，但似乎什么都没说。”

当天下午，尼米兹召集金梅尔、派伊以及驱逐舰队司令官米洛·德雷梅尔——他是尼米兹选定的参谋长——召集众多参谋人员开会。他清楚地看到，因为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几位高级将领的白头发增添了许多。原来的参谋班子中，有人还在遵照医嘱服用镇静剂。

现场气氛令人压抑，所有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中国有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些曾经跟随金梅尔、派伊的参谋人员因珍珠港事件和援救威克岛的失利仍在自责。很多人认为，尼米兹将根据个人的喜好重组参谋队伍，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一纸调令，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华盛顿委派的罗伯茨委员会已到了夏威夷，追查所有人在失败中是否渎职。如果金梅尔和肖特被追究责任的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脱不了干系的。负责希卡姆机场供应和工程事务的威廉·法纳姆陆军上校说：“每个人都忧心忡忡，海军人员尤其担心。他们就像输了球的足球队——确实被打垮了。”

“不会有任何调动，”尼米兹说，“我对在座各位完全信任。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但我对最后的结果毫不怀疑。”尼米兹坦诚的话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不认为面前的这些人应该对珍珠港事件负责。作

为海军航行局的前局长其实也就是人事局长，这些人很多是他亲自选拔到太平洋舰队的，他们都是能力很强、训练有素、富于献身精神的职业军人，武断地撤换这些参谋人员不但不公正，而且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后来尼米兹在回顾这段时期时说：“所有参谋人员都患了炮弹休克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士气，这些军官必须得到解救。”不过他清楚精神上完全恢复尚需时日，太平洋舰队在几个月内不可能大举反击。

尼米兹要求大家和自己一起坚守岗位，继续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如果有人想要调离，他愿意听取他们的个人意见，尽可能使大家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但是，”尼米兹最后说，“对某些关键位置上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决留任。”这个简明扼要的声明解除了珍珠港事件以来束缚大家的精神枷锁。斯普鲁恩斯感慨地说：“就像在封闭的房间里，有人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吹进来一股新鲜空气一般。”

尼米兹的确深孚众望。在之后的岁月里，太平洋舰队所遇到的巨大挑战将证明他是一个继承了罗伯特·李将军传统的伟人。当年李虽然战败，受到的爱戴却远远超过了打败他的格兰特。很多人认为，尼米兹的气质、性格和能力与李将军极度相似。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斯普鲁恩斯——这位后来被称为“海军上将中的海军上将”曾如此评价自己的新上司：“尼米兹身上有着许多优秀品质，谁也不能只举出一项就说‘这就是尼米兹将军’。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准备打仗，他喜欢愿意打日本人的军官。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会被调离。”

战后，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艾德温·帕尔玛·霍利曾做过一段精彩的评论：“哈尔西能在一场海战中取胜，斯普鲁恩斯能在一场战役中取胜，而尼米兹能在一场战争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

必要的调整还是要有的。金梅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上校已具备晋升少将的资格，一旦新的晋升令到达，尼米兹将委任他为一个重巡洋舰

分队的指挥官。德雷梅尔少将被尼米兹选为自己的参谋长，金梅尔的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将继续留任。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太平洋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少校也意外留下了。对于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莱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莱顿本人也为未对金梅尔及时提出预警而感到内疚和自责。不单是别人，连他也认为自己肯定会被解职。尼米兹出人意料地将他留在了司令部，依然从事以前的工作。

事实上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除了尼米兹本人，莱顿是极少数自始至终在司令部工作的人，最后甚至成了尼米兹一天都不能离开的关键人物，就像黑岛龟人对于山本五十六那样。莱顿果真不辱使命，知耻而后勇的他在未来战争中表现堪称出色。美军能够在中途岛取得大胜以及成功猎杀山本，莱顿可以说厥功至伟。

新官上任三把火，尼米兹和他的太平洋舰队必须尽快有所动作！

隔靴搔痒

开战以来，日本陆海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美、英、荷、澳各路盟军纷纷败退。战事之顺利连日本人自己都未曾料到。对此，得意忘形的东京电台英语广播反复播送着这样一句话：“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类似文章也经常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了重创，但它们肯定还在，并且时刻都不会闲着。就在尼米兹正式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头一天，1941年12月30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欧内斯特·约瑟夫·金上将升任美国舰队总司令，成为尼米兹的顶头上司。

金于1901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成绩是骄人的第四名。那一年9月，尼米兹入学，金于6月毕业，等于两人在学校没有碰上面。毕业之后，金曾在多艘驱逐舰和战列舰上服役，还担任过潜艇部队的司令官。1927年以48岁高龄获得海军飞行员资格后，金曾担任“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出任过海军航空兵的最高行政职务和航母舰队指挥官。在1939年与斯塔克竞争海军作战部长失败后，金被贬到海军委员会任职，这是一个很受尊敬但不可能有大作为的地方，通常是退休的先兆。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了金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随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全线告急，金于1940年底再次出山，执掌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1941年12月18日，罗斯福总统决定大幅削减海军作战部长的权力，将其职责仅仅限制在行政和后勤方面，相应加大了美国舰队总司令的职权。虽然已经63岁，但这位新总司令从外表到举止都显得年轻，他时刻佩戴着军帽以遮盖自己没有几根毛发的头顶。众人眼中的金聪明过人，专横跋扈，语气尖刻，御下极严。他暴躁的脾气远近闻名，以至于在同学录中有着这样的记录，“说起脾气

来，可千万别跟那个炸弹开玩笑”。罗斯福曾评价金是一个“用喷灯刮脸的人”——他的每根胡须都浸满了强硬，必须用火才能烧掉。知父莫如女，他的女儿也说：“我父亲是美国海军中性情最平稳的人，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发怒。”美军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曾说：“这位高级将领毫无幽默感，对人严酷无情，在海军中受到的尊敬多于爱戴，那些尊敬往往来自他显赫的职位。”

金嗜酒，喜爱历史，崇拜拿破仑。对历史的欣赏使他在12月20日接受美国舰队总司令任命后，还试图拖到1942年1月1日正式就职，这样发生在1941年的那些倒霉事儿就跟他毫无关系。金崇尚进攻，打算不放过任何打击日本人的机会。“没有哪个打架的人可以通过防守——仅靠躲避对手的攻击而获胜，”金说，“赢家会进攻并持续攻击，尽管为了能不断进攻他不得不吃到对手几记硬拳。”

与前任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相反，金对与英国有关的所有事务都持有偏见或者是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对自己的同行皇家海军更是如此。金对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颇有微词。即使在表面上勉强表示赞同，但作为“太平洋优先战略”的积极倡导者，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兵员和物资。

曾有这样一个广为流行的传说。说金去了天国，一位海军军官随后也去了那儿。圣彼得告诉这名军官：“自从金来到之后，天国进行了改组，并且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对此这名军官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金经常认为他自己就是全能的上帝。”战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军高级将领说：“伟人都有自己的弱点，金的弱点在人事方面。”他用错人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与尼米兹形成了鲜明对比，知人善任的尼米兹总能将人放在最能发挥其特长的位置上。两人共同点也有很多，都对祖国和海军事业忠心耿耿，他们禀性聪慧、为人正直、处事果断精明、讨厌繁文缛节和拖拉作风，都是天生的战

略家和组织者。战后，1945年12月15日，正是由于金的大力举荐，尼米兹才有幸出任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军作战部长。

两人在战争中的关系并不融洽，在初期尤其如此。金对金梅尔的前任理查德森、尼米兹、弗莱彻等曾经在海军航行局等机关工作过的将领不太感冒，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华盛顿复读机”。他认为这些人的晋升很多不是凭能力而是因为近水楼台，和领导脸熟。金称他们为“和事佬”，因为他们总是竭力去和稀泥，不愿处分失职的部下。

金的办事风格与斯塔克截然相反。斯塔克往往只提出方向性意见供下属参考，属于温言劝导型。权力欲极强的金是高调命令，他不仅对尼米兹严加约束，而且没过多久就打起了大幅削减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实权的主意。金的指示往往很具体，要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都说得清清楚楚。

有了金这样的上司，尼米兹肯定闲不下来。果不其然，就在任职当天的12月30日，屁股刚刚挨着凳子的金立即向还没坐上凳子的尼米兹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明确指出太平洋舰队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一、除控制并固守夏威夷至中途岛一线外，必须保护上述地区与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二、保障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络，“意义仅仅比上稍逊一筹”；三、制止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进一步扩张并展开反攻，迅速恢复因珍珠港事件和放弃威克岛所丢掉的士气。

美国的战略大致是，从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经中途岛到萨摩亚群岛，再到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岛的莫尔兹比港建立一道防线，抵御日军的下一步攻势。为赢得建立防线必需的时间，哈特上将的亚洲舰队将尽可能迟滞日军的进攻，不惜为此消耗掉所有兵力。金指出，海军部已动员海军陆战二旅的4800名队员，他们中的第一批将很快从

圣迭戈出发，由刚刚从大西洋紧急调来的“约克城”号航母护航，进驻萨摩亚等战略要地。

金特别强调，以上纯粹防守绝对不行，太平洋舰队必须在近期内发起进攻，回应日本人的叫嚣，同时也对国内民众有所交代。美国海军的方针应该是“该守则守、能攻就攻”，也就是他一直倡导的“攻势防御”。战列舰已失去了战斗力，执行上述任务的无疑是那几支刚刚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组建的快速特混舰队。

在电报最后，金要求尼米兹迅速制订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牵制日本人对马来亚、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进攻。对此尼米兹冷静地回答“早有预想，正在筹划”。

麻烦不仅仅在此。由于低调的尼米兹不愿主持任何形式的记者招待会，牢骚满腹的记者直接将此事捅到了海军部。记者出身的诺克斯对以前的同行深表同情，他特意给尼米兹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必须接受记者的采访。

对此尼米兹极为不快，但他还是按照部长的指示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希望了解海军下一步动作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珍珠港遭遇败绩之后公众关心的焦点。尼米兹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海军除了坏消息，别无其他消息。他坦率地告诉大家，如果让日本人从报纸上知晓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无异是在帮敌人的忙，这等于说“真事是不可能告诉你们的”。面对记者的一脸气愤，尼米兹勉强答应如果有适于刊登的消息时将会很快向他们提供，最后他告诉大家“要忍耐”。

无法向报社交差的记者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忍耐”与“逃避”没有任何区别。尼米兹以新闻检查有误为名，免除了海军第十四军区新闻检查官的职务，同时答应了部分记者随舰采访的要求，总算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2年1月8日，尼米兹主持召开了首次作战会议，参会的除了新任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未来一段时期将在太平洋上叱咤风云的大腕也悉数到场。他们包括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他的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少将，酷爱加油的弗莱彻少将，等等。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派伊中将与麦克莫里斯上校提出的作战计划：一、增派一支航母舰队策应在圣迭戈的“约克城”号，护送一个海军陆战队旅到萨摩亚；二、两支航母编队随后分头对日军占领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实施突袭；三、第三支航母编队负责突袭威克岛，阻止那里的敌机增援马绍尔群岛；四、第四支航母编队继续留在夏威夷附近实施警戒。

派伊强调，上述作战在间接防卫萨摩亚群岛的同时，也可以牵制日军的南方攻势，并从侧面回答“美国太平洋舰队到底在哪里”的问题。

珍珠港到处弥漫着浓厚的失败情绪，立即有人对上述计划提出质疑。反对者的理由是：既然日本人能够利用航母来偷袭珍珠港，那他们一定也清楚美国会用同样的手段去回敬他们，肯定会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布置重兵把守。目前，遭受重大打击的太平洋舰队首要任务是防守不是进攻。有人私下说，那些战列舰已经被金梅尔葬送了，如果尼米兹再把仅存的几艘航母也搭进去，大家干脆卷铺盖回西海岸算了。

幸运的是，进攻计划得到了航母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中将的大力支持。这位海军中将习惯含着胸，摆出好斗公鸡的姿态，他吹胡子瞪眼的样子很凶，再强悍的人也会在他的谩骂、讥讽中退缩下来。哈尔西嘲讽反对进攻是纯粹的失败主义言论，“如果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的话，我们永远无法制止这场战争”。不但如此，他主动请缨要求亲自带队实施攻击。

尼米兹对哈尔西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为感动。之后哈尔西遭到他人攻击，尼米兹都会回忆起这一时刻的场景：“我不会加入任何中伤他个人荣誉的阵营。”

会议第二天，尼米兹单独约见了哈尔西。早在海军学院学习时期，他就结识了当时的橄榄球明星哈尔西。论年龄，哈尔西比尼米兹大3岁；论资历，哈尔西是高一届的师兄；论军衔，战前哈尔西是中将，而尼米兹仅仅是少将；论经历，哈尔西海上征战的阅历远远超过了尼米兹；论出身，尼米兹来自山区的平民之家，哈尔西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上校军官。可是现在，各方面似乎都好一些的哈尔西反而成了尼米兹的下属。

两人性格也截然不同。尼米兹是有涵养的绅士，而哈尔西则是大大咧咧。前者以遇事镇定、有良好自制力著称，后者则习惯于冲动和凭直觉办事。尼米兹近乎执着地遵循三思而后行的原则，哈尔西则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干到哪儿，过后才仔细掂量。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43年1月，哈尔西就高调宣称对日战争将在当年年底结束，事实远非如此。两人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忠于职守，勇于决断，敢于直面困难和挑战，对人忠诚、坦荡，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优点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和喜爱。

在许多资料中，这位战功卓著的海军五星上将常常被称为小哈尔西，原因在于他出生于一个海军家庭，他爹才是大家俗称的老哈尔西。哈尔西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大海的热爱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在自传《哈尔西上将的故事》中他写道：“我的好多祖先都是航海家与冒险家，崇尚暴力，不愿受法律约束，喜欢烈酒，言辞蛮横。”其家族18世纪的一位先祖约翰·哈尔西甚至是一艘海盗船的船长，他父亲老哈尔西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1873年的毕业生。

1882年10月30日，小哈尔西出生时，老哈尔西还仅仅是个海军上尉。幼年时代的哈尔西调皮捣蛋，到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时常满身是伤回家。一次，他拿着弹弓，把几条街上的路灯全打不亮了——这枪法也真不错，换来了老哈尔西的一通暴揍。在宾格利学校就读时，哈尔西曾患过严重的肾炎，医生的处方是每顿饭喝两杯牛奶。半年多的患病经历使得痊愈后的哈尔西终生不愿再碰牛奶。

1897年，15岁的哈尔西试图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就读，但老哈尔西只是一个普通军官，与海军高层和议员没有什么交往。那年1月，少年哈尔西给当时的总统麦金利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自荐信，信中他说：“或许我写的信对您来说没有其他信写得好，但是我衷心想到做到那样。我想要您帮个忙，如果您还有海军学院推荐名额的话，请您把那个名额留给我。我一个议员都不认识，而且我所在的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分区名额已满，我的父亲在1895年就开始担任高级上尉，而且马上就要晋升。最后谨祝您带领美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取得伟大胜利。这样的赞美之言您已经听无数人说过了，根本不用我这样的孩子再来赞美您。”

写出的信毫无回音。没有办法，哈尔西只好到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就读。和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些杰出人物相反，哈尔西的学习成绩简直一团糟，只有个别功课拿到了及格分数。老酒也认为，以他那火爆脾气当医生实在也不太合适。换句话说，将来如果真有了哈尔西大夫，那也最好去儿科，他那“图腾”似的吓人模样保证孩子见了都不敢哭。

他的母亲安妮·布鲁斯特女士仍在为实现儿子的愿望奔波努力。她在新泽西州大律师格瑞戈的介绍下径直来到了白宫，在向总统介绍了儿子的梦想后，她喃喃地说：“我一直在祈祷，我一直在非常虔诚地祈祷。”

“夫人，”麦金利总统亲切地说，“您的祈祷已经得到回应了。”

就这样，1900年7月7日，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在美国海军学院庄严宣誓入伍，未来的一代名将自此步入正途。

在海军学院，哈尔西的成绩依然平平，在62个人中排名第四十三位。但他体育很好，是学校著名的橄榄球明星，尼米兹正是在球场上认识了这位未来的战友。哈尔西讨厌枯燥的队列操练，但他还是愉快地参加了麦金利就任第二任总统的列队表演，因为是他介绍自己加入了海军学院。海军方阵的旗手是欧内斯特·金，他身后方阵中的许多人成为未来太平洋战争中的风云人物。对面是西点军校的陆军方阵，一个三年级学员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42年后，他们将在同一场战争中并肩作战。可惜总统讲话时暴雨如注，大家被淋成了落汤鸡。

不只学习不好，哈尔西还是学院有名的刺儿头。三年级时，他因为违规抽烟、上课迟到、列队时讲话、夜晚私自外出受到过多次警告。幸好在他升入四年级时，已晋升中校的老哈尔西回海军学院任职。他最后一个学年因成绩太差几乎被退学，老哈尔西要他放弃橄榄球专心学习，他的回答是宁愿退学也不放弃比赛。还好在随后的补考中哈尔西勉强通过了。

1904年2月1日，小伙子总算勉强完成了学业。兴奋的年轻人得到了学院首席监事的美好祝愿：“我用世界上所有的好运祝福你，哈尔西先生，但很可能你永远无法成为像你父亲那样优秀的海军军官。”——老哈尔西的最高军衔是海军上校。

为了在战列舰上争取到岗位，刚刚毕业的哈尔西放弃了休假，登上了“密苏里”号战列舰。这艘美国当时最先进的战列舰排水量12500吨，最大航速18节。颇具戏剧性的是，1945年9月，已晋升海军五星上

将的哈尔西在另一艘“密苏里”号上结束了自己的战斗生涯。这似乎又是一个轮回。

1907年12月，在战列舰“堪萨斯”号服役的哈尔西参加了著名的“大白舰队环球旅行”。在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三笠”号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哈尔西邂逅了大名鼎鼎的东乡平八郎，接受了日本人赠予的彰显两国世代友好的荣誉勋章。35年之后，指挥航母舰队空袭东京的哈尔西将委托杜立特中校将这些勋章从空中还给了日本人。

1909年，哈尔西中尉出任165吨的“杜邦”号鱼雷艇艇长。这年12月1日，他与范恩·格兰迪小姐结为伉俪。当时送他回家结婚的是海军中尉，后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伴郎中有未来亚洲舰队司令官托马斯·哈特以及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尔，这些都是前文多次出现的人物。

从1910年2月担任“兰姆逊”号驱逐舰舰长开始，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哈尔西担任过多达两位数的驱逐舰舰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水上本领。1912年8月，在担任“弗鲁塞尔”号驱逐舰舰长期间，他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未来的总统对这位年轻舰长的娴熟技艺肃然起敬，他们的友谊从那时开始持续一生。1921年6月，哈尔西晋升中校，随后短期出任驻德国使馆海军武官。1926年夏天，在担任战列舰“怀俄明”号副舰长期间，哈尔西晋升上校军衔。

1927年是哈尔西职业生涯的转折之年，他受命出任海军学院“雷纳·梅赛德斯”号练习舰舰长。可别小看这艘练习舰，美国海军组建的第一支常备航空队就驻扎在这艘舰上。这使哈尔西意外获得了学习航空知识的机会。他对飞行简直着了迷，尽管因视力不佳未能获准参加飞行，但他确信飞机将成为未来海上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研究航空部队如何与水面舰只联合作战的问题。

1935年，在彭萨科拉飞行学校受训的哈尔西成功获得了海军飞行员证书，成为一名“迟到的老弟”，随后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舰长。1936年6月，他调任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基地司令官。1938年3月，56岁的哈尔西晋升少将，跨入海军高级将领的行列。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出任由两艘崭新的姊妹舰“约克城”号、“企业”号编成的航空母舰第二分舰队司令官，次年改任第一分舰队司令官，管辖“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这些都是太平洋战争初期赫赫有名的功勋战舰。

1940年6月13日，哈尔西升任航母舰队司令官并晋升海军中将，开始指挥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航母。随着日美关系不断恶化，太平洋舰队离开西海岸前出至珍珠港，哈尔西就在这里迎来了战争。

相比金梅尔和肖特而言，哈尔西无疑非常幸运。因为战前受命向威克岛运送战斗机，他和“企业”号有幸躲过了日本人的夺命袭击。现在，由于原本被看作主力的战列舰遭受重创，终于轮到他的航母大显身手了。

两人简单讨论了将要袭击目标的情况，尼米兹给师兄的命令很简单：先到萨摩亚群岛和“约克城”号会合，之后袭击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到底袭击哪儿由哈尔西临机处置。尼米兹将此次攻击命名为“橙色作战计划”。

前文说过，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一战时被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之后巴黎和会将上述地域委托日本管理。从那以后，日本严密封锁上述地域，严禁所有外国人进入。对岛上日军实力、防御工事和装备情况，美国人可以说一无所知。吉尔伯特群岛不久前才被日军攻占，防御力量可能稍弱一点。这些岛屿距离珍珠港很近，日本人无疑会层层设防，进攻风险无疑是存在的。但哈尔西清楚，谁领导了对日本人的首次袭击，谁就将成为美国的英雄。

领衔主演的除哈尔西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八特混舰队，还有弗莱彻海军少将率领的以“约克城”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本属太平洋舰队的“约克城”号被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临时调往大西洋。目前太平洋形势危急，这艘航母奉调火速通过巴拿马运河到达西海岸。在匆匆参加完好朋友尼米兹上将的就职典礼之后，弗莱彻少将已带领几名参谋星夜兼程飞往圣迭戈出掌第十七特混舰队，为前往萨摩亚的亨利·拉尔森准将的海军陆战二旅护航。根据拟订的作战计划，两支特混舰队将在1942年1月20日于萨摩亚以北指定海域会合。

安排两艘航母协同作战，是因为尼米兹担心，“要避免出现一艘航母在无其他航母支援时作战，且在离基地3600公里之外受损的严重局面”。一个月前，日本人在中国南海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沉了英军的两艘主力舰。这种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在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结束时，尼米兹告诉哈尔西：“希望你能够创造历史！”然后陪他一直走到码头。当哈尔西迈步登上交通艇缓缓驶离时，尼米兹再次挥手向他喊道：“愿所有的幸运之神都陪伴着你，比尔！”

1月11日中午，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驶出珍珠港远征太平洋。这支舰队以“企业”号航母为核心，护航力量包括“切斯特”号、“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3艘重巡洋舰，外加8艘驱逐舰和1艘油船。在珍珠港附近，留下了利里少将以“萨拉托加”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四特混舰队，以及布朗少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后者随后将前往执行轰炸威克岛的任务。

就在“企业”号出发当天，背后就有坏消息传来。这天傍晚，在瓦胡岛西南900公里处，以15节速度巡航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被日军“伊-6”号潜艇发射的1条鱼雷击中左舷中部，3个锅炉舱被海水淹

没，遭受重创的航母踉踉跄跄回到了珍珠港。随后的检查显示，这艘航母必须回到西海岸布雷默顿船厂进行大修，至少在6月之前无法参战，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要是放在1944年，别说1艘航母受伤，就是2艘被击沉都不算啥大事。

“萨拉托加”号意外受伤，导致尼米兹在赤道南北各部署两艘航母的均衡策略完全落空，现在只剩下“列克星敦”号来保卫中太平洋了。沮丧的尼米兹命令布朗在1月19日出港，前往夏威夷以南2000公里的圣诞岛海域严阵以待。一旦哈尔西和弗莱彻完成攻击后遭遇追杀，则立即快速前往接应。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尔西舰队的坏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先是驱逐舰上1名水兵神秘失踪，“盐湖城”号出现炮塔事故导致1人死亡，随后“企业”号1架侦察机坠毁，1名机械师死亡，另有1架飞机坠海。两艘驱逐舰航行中发生了意外相撞，不得不提前返回珍珠港基地。更晦气的事还在后边，1架鱼雷机连同3名机组成员在海上失踪，哈尔西派出几波飞机出去寻找，皆无结果。

这架飞机在返航途中迷了路，燃料耗尽后在海上迫降。3名机组成员仅靠一点儿淡水和食物，乘坐救生筏在烈日下苦熬了34天，在漂出足足1200公里后，爬上了普卡普卡岛最终获救，真是命大呀！

1月20日，到达预定会合地点的哈尔西并未等来弗莱彻的舰队。3天之后，“约克城”号才姗姗来迟，原来弗莱彻航行途中安排了一次计划外加油。加上不久前因加油耽误了救援威克岛，说弗莱彻为“加油大师”似乎并不为过，类似情况今后还会多次出现。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中将把舰队按原来的编成分为两个大队，他亲自指挥第一大队，包括“企业”号航母、3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攻击目标是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岛、夸贾林环礁和罗伊—纳木尔岛。弗莱彻的第二大队以“约克城”号为核心，攻击目标

是马绍尔群岛的贾鲁伊特岛、米利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岛。两人约定，舰队在2月1日日出前15分钟进入攻击阵位，同时实施海空打击。

1月30日，“企业”号编队越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翌日傍晚，18时30分，哈尔西再次将第一大队一分为三：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第一炮击分队，率领“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重巡洋舰和“邓拉普”号驱逐舰负责炮击沃特杰岛；“切斯特”号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第二炮击分队，由托马斯·肖克上校指挥对塔罗阿岛实施炮击；他自己亲率“企业”号航母和3艘驱逐舰，攻击日军重兵把守的夸贾林基地，同时将派出战斗机支援两支炮击分队的作战。

2月1日凌晨，3时15分，丰盛的牛排、火腿、鸡蛋和炸土豆被端上了餐桌，飞行员开始狼吞虎咽地用餐。开战以来，这是美军首次对敌人未知的基地发起攻击，从哈尔西到舰队官兵，大家感到兴奋的同时也隐隐有一丝不安情绪。

“各就各位，准备启动引擎。”随着舰上扬声器发出的号令，“企业”号航母速度逐渐提高到30节。4时43分，随着“启动引擎”的命令，飞机发动机开始隆隆轰鸣，螺旋桨也快速转动起来，飞机在滑行中逐渐加速，如离弦之箭射入夜空。

首先起飞的是攻击夸贾林、罗伊-纳木尔岛的37架“无畏”俯冲轰炸机和9架“蹂躏者”鱼雷攻击机，鱼雷机并未携带鱼雷，而是各装载了3颗227公斤炸弹。机群由霍华德·杨海军中校指挥。受晨雾影响，机群飞行两个小时，直到7时05分才找到目标。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惊醒了守岛日军，轰炸机中队队长哈尔斯蒂德·侯普宁中校率先发起攻击，在日占领区投下了美军的第一颗炸弹，他的飞机很快被升空迎战的日军战斗机击落。美军战机蜂拥而上，对日军地面建筑实施轰炸，缠斗中，双方各损失飞机3架。

杨中校很快从战场发回消息：“在夸贾林环礁，仍有大量适合进攻的目标。”留在“企业”号的9架鱼雷机也迅速挂上炸弹快速赶往夸贾林。

美军炸弹炸沉了日军1艘猎舰艇和6500吨的“波尔多丸”号运输船，重创其他8艘舰船，包括1艘轻巡洋舰。突袭导致马绍尔群岛第六根据地司令官八代祐吉——他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海兵”的同学——死亡，八代有幸成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的315名海军将领中的第一位。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中将此时恰好也在夸贾林，他被飞起的弹片击伤了颈部，其职务随后被皇亲国戚小松辉久接替。

第一波攻击机群离舰之后，哈尔西立即下令升空6架野猫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随时应对日军可能的反击。6时10分，他派出12架携带90公斤炸弹的战斗机分别前往沃特杰和塔罗阿岛，支援两个炮击分队的行动。

前往支援肖克上校的6架战斗机中，1架因视野不良一头栽进了大海，1艘驱逐舰立即全速驶来，但飞机已经沉入海底，飞行员阵亡。剩余5架战斗机轰炸了塔罗阿岛的海军修船厂，用机枪扫射了四处奔逃的人员，之后顺利返回母舰。日军的反击异常凶猛，带队长机被地面防空炮火打出了30多个弹孔，油箱被打出一个大洞，返航途中一路洒，飞机降落时正好将油漏光。舰上补给军官笑道：“它的肚子好像被蚊虫咬了一个夏天似的。”

随后肖克的第二分队炮击了塔罗阿岛。尽管舰炮火力猛烈，但仍有8架日军轰炸机强行起飞反击。“切斯特”号的防空炮火击落了其中7架，但剩余那架日机依然突破了防空火网，将炸弹扔在巡洋舰的前甲板上，造成8人阵亡、11人受伤。还好轻伤的重巡洋舰仍然能够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

第一炮击分队到达沃特杰之前，6架野猫战斗机已率先攻击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重巡洋舰的炮击刚刚开始，“北安普顿”号的瞭望哨就声称发现了日军潜艇的潜望镜。虽然心中狐疑，斯普鲁恩斯还是下令停止炮击。突然下达的停火命令导致舰上信号出现混乱，日军舰艇趁机快速疏散。一艘日军小炮艇竟然冲上前来挑衅，斯普鲁恩斯下令“邓普拉”号驱逐舰“拿下它”。驱逐舰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将那艘炮艇击沉。当斯普鲁恩斯变换阵位准备重新炮击时，日军岸防炮已开始反击。

美军203毫米炮弹使岛上建筑燃起了熊熊大火。瞭望哨再次发出发现更多敌军潜艇的信号，舰长马上下令撤出阵位。虚构的潜艇威胁打乱了进攻，散开的舰船一时无法聚拢。斯普鲁恩斯一直在舰桥指挥战斗，一发炮弹在驾驶台正前方的水面爆炸，参谋长维克多·隆下意识地蹲下了，斯普鲁恩斯却稳如磐石，纹丝不动，他拒绝了参谋人员让他进入指挥塔暂避的建议。攻击持续了1小时47分钟，只有2艘日军小艇被击沉，还有几艘受伤，岛上3栋建筑起火。美军耗费了690发203毫米和1300发153毫米炮弹，就换来如此可怜的战果。

对自己糟糕的首秀，斯普鲁恩斯极为不满，为这一时刻，他已整整等待了39年。返航途中，这位被称作“冷血动物”的海军少将一言不发，对自己拙劣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

“企业”号上，哈尔西接受了参谋长勃朗宁中校的建议，下令返航轰炸机加油挂弹继续实施攻击。

日军并未束手待毙，他们的反击同样犀利无比。13时，5架日军轰炸机突然钻出云层，对“企业”号航母进行了轰炸。虽然担任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实施了拦截，但日机仍飞抵航母上空投下了15颗炸弹。舰长默里上校亲自操舰实施规避，在航母舷边爆炸的炸弹激起的水柱足有60米高。一架中弹日机摆出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向航母猛扑过来，

眼看就要撞上舰尾，默里立即转舵规避，再次被防空炮火击中的日机一头栽入了大海。14时，又有一架日机钻出云层突然向美舰扑来，还好美军战斗机及时将其击落，并未造成任何损害。黄昏时分，两架日机利用暮色掩护实施的突袭同样是有惊无险。

相对哈尔西而言，弗莱彻的运气就差多了。“约克城”号编队遭遇了风暴，弗莱彻勉强下达了进攻命令。“约克城”号放飞的舰载机中，多达6架在电闪雷鸣中坠毁，余者仍顽强飞抵贾卢特岛上空发起了攻击。威廉·盖斯特上尉投下的炸弹给8600吨的“关东丸”号造成了轻微伤害，其余飞机轰炸了岸上设施，岛上的无线电设施和几座水塔被炸塌，战斗机寻隙扫射了港内的一些小艇。由于能见度太差，攻击效果极不理想。

米利岛上根本就未发现值得袭击的军事目标，那里只有一个日军瞭望哨和一支施工小分队。肖特上尉认为攻击一次都属多余。在对马金岛的攻击中，美军一颗炸弹击中了2900吨的“长田丸”号运输舰尾部，使它受到中度创伤，另有2架日军水上飞机被摧毁。

汇总飞行员提供的报告，两支特混编队海空袭击的最终战果为：击毁日军舰船16艘、飞机41架，摧毁地面设施若干。美军损失飞机11架，1艘重巡洋舰轻伤。看上去战果似乎还算辉煌，但真实情况远非如此。初次出战的美军飞行员勇则勇矣，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他们缺乏识别舰艇、判断破坏程度的经验，过高估计了战果。实际上日军只有1艘运输舰和2艘小型舰艇被击沉，另外8艘舰只受伤，岸上部分设施起火。攻击对日军无异于隔靴搔痒，其真实意义在于让日本人和美国国内民众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依然健在，并随时可能发起反击行动。

为鼓舞士气，2月2日傍晚，哈尔西向舰队全体官兵发出了祝贺电：“干得不错！你们在马绍尔群岛创造了历史。能有幸作为你们的

指挥官我深感自豪，愿上帝保佑你们！”尼米兹也向哈尔西和弗莱彻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整个舰队打得都很漂亮！”

前方“大捷”的消息迅速经夏威夷传至华盛顿，美国国内为之欢腾。2月4日，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高调宣布：美国太平洋舰队成功袭击了日军重兵把守的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当时位于特鲁克军港的南云舰队正准备挥师南下，进驻苏拉威西支援近藤舰队的南方作战。山本立即下令南云舰队取消苏拉威西之行，以最快速度向东追击。这显然是出于义愤的冲动之举，特鲁克与马绍尔群岛相距2200公里，南云舰队以最快速度也要两天以上才能到达，有这工夫，美军早跑得无影无踪了。2月1日，联合舰队还可以不断收到马绍尔群岛海域频繁发出的往来电文，到夜间一切都悄无声息，美军舰队显然已从那一海域溜走。2月2日，当听到美国广播播出“美军成功袭击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消息后，南云知道肯定追不上敌人了，下令舰队掉头返航。

相比日本人之前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美军的袭击就像蚊子在大象身上咬了几口，无关痛痒。但这些动作无疑给日军敲响了警钟，联合舰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为确保本土万无一失，山本下令“翔鹤”号、“瑞鹤”号航母暂时脱离南云舰队，返回本土担负东部海域的防御。3月中旬，山本将第二十一航空战队调回东京地区。4月1日，新组建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接过了东京的防务。

听到同学八代死亡的消息，宇垣缠在《战藻录》中如此写道：“他们终究还是来了，他们够有胆量。美军这次空袭和我们袭击珍珠港完全不同，它发生在战争期间。幸运的是，敌人这次只抓伤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们没有直接去袭击东京。”除了宇垣，联合舰队还有一位日记写得很好的人，就是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三和在日记中说：“这次攻击是上天对我们缺点的警告。我们的参谋

只能个个咬牙切齿，失望地上下直跳。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绝对防止任何试图对东京的空袭。对付敌人的航空母舰，防守是最糟糕的策略和战术。”

虽然美军的行动对军界高层震动很大，但日本媒体却是另外一种腔调，宣称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在美国国内对付政敌、争取民意和鼓舞士气而发动的”。

2月5日，哈尔西率第八特混舰队回到了珍珠港。舰队经过希凯姆机场时，基地所有人员都涌向了岸边，向凯旋的勇士欢呼呐喊。路经基地医院时，连医生、护士甚至住院的伤兵——他们很多人还打着绷带、拄着拐杖——都簇拥到岸边向军舰挥手。港内所有舰船纷纷拉响汽笛，以示敬意。哈尔西舰队的官兵也纷纷拥到舷边，挥舞军帽与岸上或其他舰船上的同伴遥相呼应。

“企业”号缓缓靠上码头。舷梯刚刚放下，尼米兹上将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舰，上前紧紧握住了哈尔西的手：“完美的战斗！”之前强烈反对航母主动出击的驱逐舰队司令官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少将紧跟在尼米兹后面，用手指着哈尔西的脸戏谑道：“该死的比尔，这里没什么事，你回来干什么！”

2月6日清晨，“约克城”号编队回到珍珠港。由于并未取得突出战绩，加上头天欢迎哈尔西舰队耗费了过多热情，弗莱彻的归来略显冷清，只有尼米兹上将热情依旧。弗莱彻感到了一个月来珍珠港发生的微妙变化，“仿佛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看来尼米兹稳住了局面，恢复了士气”。

当天下午，尼米兹为哈尔西和弗莱彻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借此回答美国国内民众以及日本人的疑问。

在美国军界，如果陆军中最具表演才能的是麦克阿瑟，那海军中无疑就是哈尔西。招待会上，哈尔西无可争议成为记者和摄影师关注的焦点。他的表演堪称完美。当谈到本次出击取得的战绩时，他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当提到对手日本人时，他深恶痛绝，咬牙切齿，表情变换极度频繁。新闻记者最喜欢这样的表演了，可以为他们的文字增加绝好的噱头。在盟军战况江河日下的不利局面下，连威克岛守军甚至打了败仗的麦克阿瑟都能成为民众关注的英雄人物，更何况打了胜仗的哈尔西？对那些明显夸大的战绩，新闻媒体选择了全盘接受。实际上美军的行动并未对南方战事产生大的影响，日军在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攻势丝毫未减。

发布会简直成了哈尔西的独角戏，旁边的弗莱彻只能闷头抽烟。还有一位未来的大腕儿压根儿就没来，那就是更加低调的斯普鲁恩斯。此刻他把自己关在“北安普顿”号的住舱里，认真反思之前攻击中的行为，并为自己在袭击战中的拙劣表现深深自责。

虽然和哈尔西非常要好，但斯普鲁恩斯并不喜欢好友这种同新闻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并热衷于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性格。“我讨厌媒体，”在随后写给夫人玛格丽特的一封信中，他说，“他们总是不断强调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结果公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只是一厢情愿地沉迷于胜利。我欣赏丘吉尔，即使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它告诉民众。”打心底里讨厌抛头露面的斯普鲁恩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直拒绝采访，他甚至以没有多余地方为由禁止记者住在舰上。无可奈何的记者采取的报复只能是文字，他们在各类文章上说，这位将军“尽管办事干练，但冷酷无情”，斯普鲁恩斯对此听而不闻，依然我行我素。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低调。当他后来仓促接过中途岛海战的指挥权时，日本人竟然不知道美国海军中还有这一号人物，开始到处寻找他的资料。

由于成功领导了美军的第一次反击，哈尔西获得了“海军优质服务奖章”。他还亲自过问，为斯普鲁恩斯争取了一枚“海军荣誉奖章”。他的参谋长迈尔斯·勃朗宁也由中校晋升为上校。

美国国内的宣传更甚，编辑和记者不遗余力地吹捧这本不算辉煌的胜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出现了“伟大的空袭”“为珍珠港报仇雪恨”等大幅标题。这是战争的需要，对重振士气和民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之前不断遭受失败的心理状态终于被“我们到底干起来了”的亢奋情绪取代。哈尔西因此被神化为“日本人的克星”“一个传奇式人物”，大家亲昵地赠送他一个响亮的绰号——“蛮牛哈尔西”。

夸大的战绩让金上将颇感满意，他错误认为“突袭行动已基本摧毁了日军在中太平洋的作战力量”。金提出，日军主力正在忙于“南方作战”，根本无力在中太平洋发起反击，催促尼米兹必须尽快发动新的更大的攻势，甚至要求将那些蜗牛般的老式战列舰投入到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中去。此时战列舰队司令官沃尔特·安德森少将手中已有了7艘战列舰，它们是“宾夕法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号，只比1941年12月7日少1艘。

对此尼米兹左右为难。他深知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况且那些油耗很高的战列舰根本无法快速机动，还要占去大量护航舰只。随后在发给金的一封电报中，尼米兹说：“太平洋舰队在各方面明显逊于敌人，不能采取进一步的激进行动，只能采取打一枪就跑的袭击方式。”他马上受到了金的斥责：“在夏威夷活动半径之内，太平洋舰队并没有在各方面逊于敌人。再重复一遍，没有明显劣势。必须现在就不断地全力破坏敌人的舰船和基地。”尼米兹提出保卫夏威夷和中途岛的重要性，对此金的答复是：“你在南洋诸岛实施的行动，本身就能起到掩护珍珠港和中途岛的作用。”

尽管内心不太情愿，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尼米兹还是必须有所表示。敌人实在太过强大，美国人不敢到人家大门口直接叫板，只能绕到院后隔墙扔两块砖头转身就跑。斟酌再三，尼米兹仍然决定将“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联合派出，对日军刚刚占领的威克岛以及更远的埃尼威托克岛、马尔库斯岛实施突袭。对于这些行动，他并不指望能够取得显赫战果，但至少能使官兵得到实战锻炼，进一步提高士气。至于那些低速战列舰尼米兹根本不愿使用，他委托金的同学派伊中将专程赶往华盛顿，向总司令当面做出解释。

得知舰队被编为第十三特混舰队，而且正好在2月13日出发时，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哈尔西大为光火——“13”在西方往往预示着不祥。哈尔西派性格暴躁的参谋长布朗宁上校前去司令部交涉，要求更改舰队编号和出击时间。

哈尔西的要求马上得到了满足，这样的零星出击本就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舰队番号被改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出击时间推迟到2月14日。这次吉利了，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灰皮书的记录者因此写下了“为了照顾有迷信思想的人而推迟”。

2月14日，哈尔西率“企业”号编队再次踏上了征途。弗莱彻还要等两天，“约克城”号编队必须等待“瓜达卢佩”号油轮的到来。15日，华盛顿发来了一份言辞和缓的电报，显然这是派伊斡旋的结果。金同意不让战列舰参加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他在电报中谈到，为了应付敌人随时可能的反击，珍珠港地区应保留适当防卫力量，最好能够留下一艘航母。

此举正中尼米兹下怀，他立即下令取消弗莱彻的出航计划。“约克城”号编队随即被改为第十七特混舰队，新命令是“前往坎顿岛和埃利斯群岛之间海域，在该处等待视事态发展而定的后续命令”。

哈尔西舰队只好单独出击。2月24日，第十六特混舰队抵达威克岛附近海域。两个月前，由于救援不力，岛上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除了阵亡者其余都被日军俘虏。哈尔西此举正好可以为那些英勇的陆战队员复仇。

和上次袭击类似，哈尔西安排斯普鲁恩斯率领巡洋舰队先行出发，待战机攻击之后对威克岛实施炮击。黎明之前，舰载机的攻击开始发动，恶劣的天气使飞机起飞异常困难。即使如此，起飞也必须按计划进行，之前出发的巡洋舰队要等待战机的预先攻击。舰载机起飞了，一架轰炸机在跑道上摇摆着突然坠入海中，护航驱逐舰立即前往营救，除飞行员外，其余人全部溺水身亡，哈尔西无奈推迟了轰炸威克岛的命令。由于必须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他无法将航母上的情况及时通报给航行途中的斯普鲁恩斯。

等不来舰载机的巡洋舰队仍按计划执行攻击任务。舰炮攻击使弹丸之地威克岛不断燃起大火。仅半个小时，巡洋舰就打出了2300发203毫米和127毫米炮弹。由于炮弹灰形成了巨大尘雾，加上舰船高速航行导致射击精度大大降低，斯普鲁恩斯认为攻击简直在浪费弹药。天亮后，天气稍有好转，哈尔西立即下令轰炸机前往支援。在轰炸机和舰炮的双重打击下，威克岛的几栋建筑被摧毁，潟湖里的3艘快艇被击沉。2艘驱逐舰击沉了2艘日军巡逻艇，艇上4个日军士兵被美军俘虏。美军共损失飞机3架，2架因恶劣天气坠毁，1架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

返航途中的哈尔西再次接到了尼米兹的电令：“如果你认为可行的话，希望能够空袭马尔库斯岛。”

现在困扰哈尔西的难题是燃油不足。换作弗莱彻，这就是天大的理由，但战意甚足的哈尔西肯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3月1日，在对“企业”号和2艘重巡洋舰加油之后，哈尔西将驱逐舰和油船留在原地待命，只带着3艘军舰高速奔袭马

尔库斯岛。3月4日凌晨，舰队到达马尔库斯岛以北200公里的海域。哈尔西派出了由32架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

马尔库斯岛在日本被称作“南鸟岛”，具体位置是北纬24度18分，东经153度58分。它西距小笠原群岛1267公里，西北距东京1848公里，东南距威克岛1415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美军情报显示，岛上有机场、电台和一个重要的气象站。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美国人竟敢前出至此来摸“老虎屁股”，岛上的防御基本形同虚设。当美军炸弹从天而降时，高枕而卧的日军才从睡梦中惊醒，手忙脚乱地开始对空射击。岛上的油库被炸弹击中起火，当那座电台以最大功率向东京报警时，一颗炸弹将这幢建筑炸成了一片废墟。7时05分，攻击结束，美军损失舰载机一架。

随后美舰快速撤离，与等待的驱逐舰和油船会合后顺利返航。3月10日，第十六特混舰队顺利驶入珍珠港。

对威克岛和马尔库斯岛的袭击，连喜欢吹牛的哈尔西都自认成效不大。一位参加战斗的美军军官认为：“日本人对袭击毫不在乎，就像一条狗根本不会在乎一只跳蚤的挑战一样。”

就在联合舰队为捕捉美军舰队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不知情的吃瓜民众仍在举行着各种庆祝活动。参谋长宇垣缠在3月12日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如果敌机真的来了，向庆祝的人群发起攻击，一想到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三和参谋也在日记里说：“如何保护我们的首都免遭敌人的空袭，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攻占关岛、威克岛和拉包尔之后，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以及陆军南海支队并未就此停下前进的步伐。在美军四处出击的同时，日第二十四航空战队的陆基飞机从拉包尔出发，多次对新几内亚岛上的军事重镇莫尔兹比港以及所罗门群岛的首府图拉吉实施轰炸。盟军据此判断，日军战略重点很可能就此向南或东南方向转移。为打破日军的

战略企图，威尔森·布朗少将受命率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展开反击，袭击目标是日军刚刚占领的拉包尔。

布朗的运气比弗莱彻还差。2月20日，在距离拉包尔720公里的海面上，第十一特混舰队意外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鉴于行程已经暴露，布朗少将不顾“列克星敦”号舰长谢尔曼上校的苦苦哀求，断然取消了攻击计划。

对侦察机发回“发现敌军航母”的消息，日军迅速做出了反应，17架陆基中型轰炸机立即前往攻击布朗的特混舰队。当天美军战斗机的表现完全可以用“非常出色”来形容，他们仅以损失2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5架。当天的空战英雄非爱德华·奥黑尔上尉莫属，他一人就干下来5架日机，成为美国海军第一个王牌飞行员，随后被授予荣誉勋章。尽管并未遭受多大损失，但布朗依然下令高速撤退。

布朗坚持认为，单独由一艘航母执行这样的任务风险太大，必须增加一艘航母后攻击行动才能发起。尼米兹想到了距离布朗最近的“约克城”号，于是电令弗莱彻舰队前往增援。3月6日中午时分，两支特混舰队在埃法特岛以西180公里处会合。金的指示依然是袭击拉包尔。因为据可靠情报显示，那里的港湾中挤满了整装待发的舰船，仅3月2日当天就有24艘之多。

美国人的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人正在为发动新的攻势集结力量。早在1月29日和2月1日，大本营海、陆军部分别颁布了“大海令第47号”和“大陆令第596号”，要求第四舰队和南海支队协同攻占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系列战术要点。井上计划在3月初组织实施“SR作战”：夺取新几内亚岛东部、拉包尔以西650公里的萨拉莫阿和莱城（“SR”意思是“Saramoa-Rae”）。从莱城机场出发，就可以对东南方向340公里，位于巴布亚半岛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实施空袭，进而在4月初加以攻占，打开通向澳洲的大门。布朗2月20日对拉包尔的袭击虽

未成行，但2月20日的空战使日军飞机损失惨重。井上不得不将进攻日期从3月3日推迟至8日。就在这几天，弗莱彻赶到了。由于资历比弗莱彻深，合并后的舰队由布朗少将统一指挥。

负责攻占萨拉莫阿的是陆军南海支队。由于占领拉包尔后很多士兵染上了疫情，尤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一大队为甚，堀井富太郎就将任务交给了堀江正少佐的第二大队，并配属山炮和工兵各一个中队。占领莱城的任务由第四舰队吴镇守府海军特别陆战队承担。

虽然麾下只有“翔凤”号1艘轻型航母，但井上仍然孤注一掷发起了“SR”作战。3月5日，攻占威克岛的功臣梶冈定道率登陆舰队离开拉包尔——舰队由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1艘快速布雷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5艘运输船组成，负责海上护航的是五藤存知的五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3月8日凌晨，0时15分，堀江大队的2000名士兵顺利在目标海岸登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3时，堀井已占领萨拉莫阿机场。当地少许新几内亚民兵在头天夜间就发现有大股日军登陆的迹象，明知不敌的他们迅速撤入了步罗罗山谷。同一天2时30分，800名海军特别陆战队员占领了无人防御的莱城。

8日当天上午，布朗就收到了萨拉莫阿和莱城沦陷的消息。鉴于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布朗将袭击目标由拉包尔改为上述两地。这是美军首次对正在作战的日军发起的攻击。

3月10日清晨，7时49分至8时50分，在新几内亚岛尾部，布朗下令从两艘航母上起飞了18架战斗机、61架俯冲轰炸机和25架鱼雷机，总计104架。庞大的攻击机群飞越巍峨挺拔的欧文斯坦利山，成功对莱城和萨拉莫阿以及日军的登陆船队实施了轰炸。10时41分，从澳洲大陆起飞的8架B-17重型轰炸机和8架澳大利亚空军哈德逊式中型轰炸机也赶来凑热闹。除1架飞机在莱城被击落外，其余盟军战机均顺利返航。

美国人声称击沉敌5艘运输船、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2艘驱逐舰和1艘炮艇遭重创“可能沉没”。实际日军的损失是“金刚丸”号等3艘运输船和1艘扫雷艇被击沉，1艘运输船、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受重伤，1艘布雷舰和2艘驱逐舰中度受创。陆军死6人、伤17人，海军死136人、伤240人。井上的南洋部队损失惨重。

面对大好局面，布朗没敢发起第二波攻击就匆匆撤退，在这里扮演了“南云第二”。随后布朗将“约克城”号留在了珊瑚海，自己带“列克星敦”号于3月26日返回珍珠港。布朗的舰队在海上游弋了整整54天，仅仅就打了这么一仗。

遭受重大损失的井上痛感没有大型航母的局限，他立即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请山本派出重型航母支援下一步更为重要的“MO作战”。井上显然不知道南云舰队此刻正准备远赴印度洋到锡兰去打酱油。他至少要到5月才可能等来支援的航母。

尽管战果远不能算作辉煌，罗斯福还是在3月17日得意扬扬地告诉丘吉尔，这“绝对是我们干得最漂亮的一天”。受到鼓舞的金上将也致电布朗，夸赞他们“干得好”，赞扬参战官兵在这次“鼓舞和激励”了全体海军将士的漫长航途中表现出的“航海技艺、吃苦耐劳和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在随后提交的作战报告中布朗指出，航母编队跨越海图并不清晰的海洋向敌人坚固的据点发起攻击纯属冒险行为。尽管这一说法部分得到了尼米兹的认可，但倡导积极进攻的金并不赞同，他认为布朗战意不足。布朗随后被调离航母舰队，出任总部设在圣迭戈的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他的职位由奥布里·菲奇少将接替。菲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将在随后的珊瑚海海战中粉墨登场。

那些对进攻心存怯意的高级将领均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威胁。除了以前的派伊和现在的布朗，随后戈姆利、弗莱彻都将因此离开作战

舰队。连尼米兹都感到了无形中的压力，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金的直接干涉，任何妨碍进攻的行为都会遭到金的质疑和斥责。历史学家弗兰克·乌利希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平洋战争初期，“在尼米兹费尽心机为太平洋舰队争取主动权的过程中，金对他的威胁甚至比他的敌人山本五十六更大”。

珍珠港事件中美军潜艇部队丝毫未损。作为潜艇专家，尼米兹肯定不会忘记利用潜艇实施袭扰作战。由于仓促迎战，训练不足，加之战争初期美军鱼雷质量低劣，潜艇部队的战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截至4月底，美潜艇司令官斯坦利·英格利希少将先后派出了约50艘潜艇，击沉日军舰船仅20艘左右，超过6000吨的只有4艘。同一时间，德国人在大西洋上的战绩是271艘、总吨位160万吨。美军潜艇部队要想发挥重要作用尚需时日。

这样小打小闹应付一般吃瓜民众尚可，显然无法让华盛顿的大腕儿满意。海军部长诺克斯是尼米兹多年的好友，在上次来电要求尼米兹必须接受记者采访之后，他再也未和尼米兹有过联系，这在战争年代绝非正常，诺克斯的沉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不认可。凯瑟琳的来信中曾谈到诺克斯夫人请她吃饭，尼米兹对此颇感惊讶。他在回信中说：“我很高兴诺克斯夫人能请你吃饭。我近来没有收到海军部长的任何来电，或许是不愿谈出他的想法。现在他对我恐怕已不像原来那样有兴趣了，这是自然的。过去曾有许多人开始对我很热情，后来看到事情进展不够快就对我失望了。如果我还能在珍珠港工作上6个月就属幸运。公众要求我尽快行动，早点儿做出成绩，但是我做不到。”

就在东京为第二阶段进攻方向感到纠结的同时，在大西洋两岸，美、英两大盟国的首脑也在为下一步战争进行着积极的谋划。3月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全球战场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从欧洲到亚洲的广袤战场被分成三个区域：美国人负责太平洋，英国人负责新加坡

以西到地中海的中间地域，包括大西洋在内的欧洲战场则由英、美共同负责。

日本人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盟军必须做出适当调整，以维护全球战略的平衡。丘吉尔提出，原来“阿卡迪亚”会议上制订的那些计划现在“大体上已经过时了”，要求视轻重缓急调整资源分配计划，因为“不幸频频降临在我们头上”。英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坦克、飞机和船舶，以便把更多的部队运送到中东。他恳求罗斯福“对澳洲大陆提供额外援助”，以便阻止那个不太听话的柯廷在隆美尔重新向苏伊士运河发动猛攻时，要求把他的部队撤出非洲回援澳大利亚。

“美国在太平洋的形势非常严峻”，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他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开了整整3天会议，研究如何才能帮助英国人。虽然对英国在地中海和印度洋承担大量义务表示同情，可罗斯福没有足够的船舶满足丘吉尔的要求。美国还背着另外一个包袱，它要保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免遭日军的进攻。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并且不使堪培拉从中东撤出更多部队，美国答应在即将出发的第四十一步兵师到达澳洲之后，尽快再向那里增派第三十二步兵师，那个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很快也将赶往那里。

现在，美国的参谋长不断从欧洲战区抽调军队、飞机和船舶，以应对太平洋上日益严重的危机，这与先前制定的“先欧后亚”战略是背道而驰的。一直对英国人缺乏好感的金上将竭力主张，只有立即向日本人发动进攻，才能阻止敌人南下进攻澳大利亚的企图。金认为大西洋和欧洲得到了过分重视，太平洋战区被摆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上。在与亲英派斯塔克的博弈中，金逐渐占得上风。加上斯塔克本身要为珍珠港的失败埋单，他很快就被派去伦敦做了联络官。

1942年3月12日，罗斯福颁布了一项任命，美国舰队总司令同时兼任海军作战部长。脾气暴躁的金到处都是敌人。就在他兼任部长的头

两天也就是3月10日，一位美国陆军将领曾说：“最好找人把金干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他总是和大家作对，就好像故意一样，但这只能说明他欺软怕硬。他不久前刚刚担任了海军舰队总司令，今天又接替斯塔克成了作战部长。最好不要让这个家伙同时把持海军的两个高位。斯塔克这个老好人绝对不会惹出什么麻烦，但我打赌金迟早会闹出乱子。”3月14日，这位将领添油加醋地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厌恶某个人，而又找不到什么原因的话，这人十有八九是金。这个星期阿诺德将军给了他一个便条，他的速记员由于疏忽写成了‘致金海军少将’。24个小时后，这张便条就被退了回来，上面画了一个又粗又长的箭头指向那个‘海军少将’，旁边还做了特别批示，‘这就是海军统帅的级别，他应该对赢得这场战争帮助很大。’”说这话的人并非无名之辈，他的名字叫艾森豪威尔。

新任命颁布之前，金已经在大刀阔斧地修改之前斯塔克和马歇尔制定的优先对付希特勒的战略。金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众的意愿。国会和民众不喜欢海军在太平洋处于守势。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的美国人赞成尽快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25%。金的言论和举动很快引起了伦敦的不安。

在美国人中，金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陆军，代表人物是参谋长马歇尔和战争计划委员会主任艾森豪威尔，两人认为这意味着“基本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陆军部长史汀生对此也表示了担忧。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要想最终打败轴心国，从战略和后勤考虑，在1942年把力量集中在欧洲是绝对必要的。这些措施包括：一、继续扶持联合王国；二、竭力使苏联人在战争中坚持下来；三、保持盟军在印度和中东的地位，阻止两个主要敌人在地理上结合。

这就意味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区仍然要保持守势，至于保持美国与澳大利亚交通线的畅通，“虽然值得向往，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阻止日本入侵澳大利亚“对战争全局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对此金坚决反对。他认为澳洲必须守住，而美国对欧洲的贡献仅限于提供军火。不仅要保证供应线的畅通，还要建立一系列防守据点，并利用这些据点展开反攻。对此艾森豪威尔的话贬中有褒：“金是一个专断、固执的人，很聪明，喜欢威吓下级。但他渴望战斗，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3月7日，丘吉尔从伦敦发来了电报：“种种迹象表明，德国人很快将对俄国人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对于这个同德军正面作战的唯一国家，我们几乎帮不了忙。”丘吉尔和罗斯福担心，除非做出一些努力减轻德国对俄国人的压力，否则斯大林很可能被迫单独与轴心国媾和。这对盟军的事业将是沉重的打击。这一危险使马歇尔再次倡导将重点依然放在欧洲方面。

3月16日，三种方案摆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案头。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提出：全力以赴在欧洲打败希特勒。因为德国垮台必导致日本的毁灭，不要再向太平洋派遣更多的部队，即使因此不得已丢掉澳大利亚。金的方案截然相反：呼吁陆海军发动联合攻势，把日本人赶出拉包尔，解除澳大利亚的现实威胁，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用于派往欧洲的增援部队。

马歇尔提出了由艾森豪威尔制订的妥协战略计划，实质上依然是欧洲优先：将仅够保障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安全的有限兵力派往太平洋，海军不能过早地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首先要保证英国和苏联的需要。

综合以上方案，说白了就是“海军主张太平洋，陆军紧盯欧洲”。这也与陆海军在不同战区担任的角色相符合：在欧洲大陆作战，陆军无疑占主导地位；而在太平洋，海军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儿。

马歇尔的支持者占大多数，金成了少数派。因此“没有经过多少讨论”，陆军就赢得了胜利。太平洋战区只限于承担“目前的有限任务”。4月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下一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草案，这一回合陆军胜！

随后马歇尔和霍普金斯一起去了伦敦。对于美国陆军竭尽全力争取到的结果，丘吉尔还不愿接受，他的目光盯在地中海和北非，对登陆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缺乏足够的积极性。马歇尔威胁说，一旦这一计划得不到英国的同意，那么美国海军就有可能转而奉行太平洋第一战略。通俗点儿说，就是你要再不同意，我们不管欧洲了，回太平洋打日本去。在此之前，留在华盛顿的迪尔已经向丘吉尔汇报了华盛顿的辩论情况，建议伦敦全盘接受这一计划。出于对美国人改变“先欧后亚”战略的恐惧，丘吉尔违心接受了美国的方案。

陆军中还真有一个人支持金，他就是刚刚从科雷希多逃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但他和柯廷一样无法影响到华盛顿的决策。麦克阿瑟还在为另一件事大发雷霆。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罗斯福必须时刻协调陆海军的矛盾，偌大的太平洋战场到底由谁指挥始终是他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起初他试图让麦克阿瑟担负这项任务，金坚决反对，他拒绝接受一位陆军将领向他的海军发号施令。金的理由很充分，既然海军作战将决定太平洋战争的成败，那么尼米兹当然是第一人选——虽然金对尼米兹不满意，但那毕竟是“自己人”。可尼米兹与麦克阿瑟相比，资历太浅。

罗斯福不愧为和稀泥高手，他最后决定“对日作战的指挥权由陆、海军平分”。3月30日，总统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将太平洋分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前者包括东经159度以西和赤道以南，由麦克阿瑟担任司令官，其余部分划归后者，由尼米兹上将担任总司令官。

对此麦克阿瑟大为恼火：“在有关这场战争的所有错误决定中，最莫名其妙的是没有建立太平洋的统一指挥。”这肯定是海军在捣鬼，他认为在华盛顿存在一个“海军阴谋集团”，不但剥夺了之前派往菲律宾的增援部队，现在又使他不能担任太平洋战区的最高统帅，他认为自己到澳大利亚就是准备接受这一职务的。把脸看得比命都重要的老麦实在气愤，自作主张把自己的职务也改成了“总司令官”。

抛下领导的争论暂且不提，尼米兹和他的舰队必须在太平洋上有更大的动作。3月19日，珍珠港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金上将的钦差大臣伦纳德·邓肯海军上校。邓肯专程到珍珠港，就是要和尼米兹共同策划一项更大胆、更富创意的计划，这项行动后来被称作“杜立特空袭”。

如果将之前那些小打小闹比喻成隔靴搔痒的话，这下等于一锥子把靴扎透、扎到肉里去了，疼得日本人一下跳起三尺高。

牛人杜立特

1941年12月21日，珍珠港事件刚刚过去半个月，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就对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做出特别指示，“必须尽快组织针对日本本土的报复性打击活动”。

1942年1月28日，在白宫的又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再次强调了发起这种进攻的重要性。此时关岛已经沦陷，吕宋岛大部被日军占领，美国丢失了距离日本最近的空军基地。苏联港口海参崴倒是个不错的选择，那里距东京只有1100公里。但苏联与日本签有《中立条约》，斯大林如果允许美国使用苏联基地轰炸日本，很可能招致日本的疯狂报复，这对正在西线与德军作战的苏联人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巨大风险。逼急的总统甚至问阿诺德是否可以在外蒙古建立轰炸机基地轰炸日本。

阿诺德在笔记里写道：“总统说，从日本和美国双方的心理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轰炸日本。他要我们尽快找出办法，以空袭的方式给日本本土带去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随后阿诺德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现在外蒙古已不受蒋介石控制，那里基地的安全性是得不到保障的”。

即使美军航程最远的陆军轰炸机，也不足以从当时美国控制的陆地上起飞抵达日本上空，使用航空母舰舰载机发起攻击是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对此，刚上任不久的尼米兹并不热心。他担心空袭东京会导致日军的疯狂报复，此时太平洋舰队尚不具备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抗衡的实力。从技术角度来说，航母舰载机航程有限，作战半径的制约要求实施攻击必须将航母开到日本近海，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攻击条件具备，美军舰队早已进入航程更远的日军陆基攻击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这种纯粹为了出口恶气而采取的自杀性攻击缺乏战术意义，少数舰载机的攻击不可能取得显赫战果，况且用当时太平洋舰队仅存的几

艘航母去冒如此大的险，对于身处战场的军事将领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不仅是罗斯福，美国民众也对袭击日本本土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加利福尼亚州一位汽车轮胎商甚至悬赏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可观的数字——奖励第一位袭击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有人建议向日本的多座火山投掷炸弹，触发火山喷发，“说服日本民众，让他们认为是神明在对他们发怒”。《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总裁阿蒙·卡特提出了一个更新奇的主意：利用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驾驶四引擎轰炸机从阿拉斯加飞到东京，“用500架飞机携带2000磅到4000磅炸弹让东京从地球上完全消失”。这些人的好心可以理解，但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当时的条件下，到哪儿找那么多四引擎的轰炸机？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大领导重视比什么都管用，总统多次亲自过问的事情自然有人操心。之前，金上将的潜艇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他1915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曾几番视察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机场，发现那里的跑道被涂上了类似航母甲板的图案，用作飞行员起飞和着舰训练。看到这一情景的洛，灵机一动，他忽然意识到用海军航母运载陆军远程轰炸机对东京进行空袭，也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1942年1月10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与英国人吵了一天的金刚刚回到“泼妇”号钢壳游艇上，洛就来到了他的舱室，向金汇报了自己的思路。洛认为只要加以严格训练，双引擎陆基轰炸机就能够从航母甲板上顺利起飞。疲惫的金对洛的提议当即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当即授意洛去找航空参谋唐纳德·邓肯上校，就详细技术细节进行沟通。

洛立即打通了邓肯的电话。1917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邓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曾拿过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此时正担任金的首席航空顾问。邓肯曾在“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服役，担任过美国第一艘护航航母“长岛”号舰长，精通海军航空兵业务。邓肯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那个“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大舅哥——战后邓肯曾官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听了洛的奇思妙想后，邓肯立即开始了可行性研究。他在绝密状态下用了整整5天时间起草了长达30页的行动方案。为确保不泄密，所有资料都是他亲自手写而不是委托打字员打印的。

从航母起飞轰炸日本后飞往中国，要求执行任务的轰炸机至少能携弹910公斤，续航力超过4400公里。进入邓肯视野的陆军轰炸机有四种，分别是B-18、B-26、B-23和B-25。B-26最短起飞滑行距离超过了航母甲板。B-23机翼过宽，如果使用，不仅会大幅降低使用飞机的数量，且撞上航母岛式塔楼的可能性很大。B-18也存在机翼过宽的问题。

权衡再三，北美航空公司的B-25在航程、翼展、载弹量等各方面均能符合作战技术要求，且只需要5名机组成员。这是B-25首次投入实战中。这种轰炸机长16.48米，翼展20.6米，总重12992公斤。二战期间，这种飞机共制造了9816架，单架造价180031美元。

但这种中型轰炸机体型庞大，在短短的航母甲板上起飞难度极大。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并对飞行员进行特训后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回到航母上降落绝无可能。洛原本的想法是，让执行完轰炸任务后的轰炸机在海上迫降，用潜艇或驱逐舰将飞行员接走。邓肯修正了洛的想法，他觉得相对而言，航母的安全更加重要，航母在放飞轰炸机后立即返航。经过精密计算并合理使用燃料的飞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直抵日本上空，扔下炸弹后飞往中国或苏联，后者最好。

这一方案还存在一个突出问题。执行任务的航母甲板因需要停放只能起飞不能降落的陆基轰炸机，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舰载机起降，

航母自身战机只能暂时存放在机库里。在陆基轰炸机起飞之前，除了可怜的防空炮火，航母几乎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洛之前建议只使用1艘航母，但邓肯认为至少需要2艘：1艘用于运载陆基轰炸机，1艘担任舰队的护航任务，当然护航巡洋舰、驱逐舰也必不可少，还有为长途奔袭提供补给的油船。

邓肯仔细查阅了北太平洋及日本近海的气象资料，提出4月具有实施空袭最佳的气象条件。拟定航母舰队从美国西海岸出发，到达最东地点为距离日本海岸700公里处。为了尽可能为飞行员创造生还的机会，邓肯拟定空袭时间为午夜时分，以保证飞行员飞抵中国时是白昼。按照当时中国日占区及轰炸机的航程，首选降落地为浙江衢州附近的几处机场。飞机将在那里加油补给后转飞重庆，之后辗转回国。

邓肯最初选择的降落地点是苏联的海参崴，这样飞机可以少飞行1000公里以上，飞行员生还的机会更大。邓肯甚至提出，依据《租赁法案》，这些飞机着陆后可移交苏联使用，机组人员返回美国。为此，美国特意派专员赴苏联协商，最终无果。理由刚才已有叙述。

1月16日，邓肯和洛一起向金递交了研究报告。在认真翻阅之后，金指示两人去向阿诺德中将详细汇报。17日，邓肯和洛向阿诺德汇报了这一行动计划。

阿诺德对袭击日本早有想法，不仅仅是出于总统的授命。早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一次讨论中，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爵士就告诉他：“攻击日本是海军的任务，美国海军的航母可以溜到日本近海，像日本人偷袭珍珠港那样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波特认为这样做的风险不会超过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还将使日本海军从南方撤回力量去加强本土防御，间接缓解菲律宾和新加坡的压力。斟酌再三，阿诺德最终否决了这一想法。作为陆军，他不愿拿海军仅存的几艘航母去冒险，再者他怀疑波特爵士将这一任务指派给美国海军别有

所图，是为了不影响美国对英国的轰炸机供应。同一天，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提醒阿诺德，是否可以考虑从中国起飞轰炸机空袭日本，阿诺德回答说美国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轰炸机，一旦采取行动，需要的飞机不能少于50架。

1942年1月4日，在讨论北非防务的白宫会议上，金曾提议用海军的航母向那一地区运送一定数量的战机，其中就包括陆军轰炸机。当时阿诺德就怦然心动，若有所思，他潦草地在本子上写道：“要用航母运输陆军轰炸机，我们将不得不尝试从航母上起飞它们才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做法，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会后，他曾指示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处进行从航母起飞陆军轰炸机的可行性研究。

正因为有了之前这些想法，阿诺德对邓肯和洛的建议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积极响应。和金一样，阿诺德同样崇尚“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立即授意邓肯继续筹划海军承担的任务，由他亲自来物色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1月13日，一位45岁的陆军飞行员应召来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阿诺德问他：“我们有什么飞机可以在500英尺的短距离内起飞，负载2000磅炸弹，载着全体机组人员飞行2000英里以上？”

这个小个子军官迅速将美国兵工厂所有的战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推断只有4种飞机可供使用。但慎重起见，他还是有所保留地说：“将军，请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第二天，中年人再次来到了阿诺德办公室：“如果加装油箱的话，B-23和B-25都可以使用。”

“如果必须在75英尺的宽度内起飞呢？”

“那就只有一种，您问的正是B-25。”阿诺德心中暗暗点头，这与之前邓肯和洛的判断不谋而合。

这位中年人就是我们本章的主角儿，刚刚返回陆军现役的詹姆斯·杜立特中校。当听完司令官简单介绍作战计划之后，杜立特立即意识到，“这是一项即使成功也未必能够生还的特殊任务”。

阿诺德之所以从空军众多高手中选择了杜立特，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着别人不具备的特点。1896年12月14日，杜立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他的身高仅仅1.63米，放在日本人中并不算低，但在美国人中绝对属于鸡立鹤群，坐在飞机座舱往外看都非常困难。但就是这位小个子，却保持着美国飞行界的多项纪录——很多同时也是世界纪录。

杜立特有强壮的体魄，酷爱拳击的他曾获得1912年美国太平洋海岸业余48公斤轻量级拳击赛的拳王称号。和哈尔西一样，年轻时期的杜立特喜欢打架斗殴，因此被以扰乱秩序罪关过班房。他在飞行方面有惊人的天赋。只用了7小时4分钟，杜立特已经能独自驾机飞行，半年后就成为飞行教官。他曾以5美元和朋友打赌自己可以坐在飞机的轮轴上着陆，这一惊人举动被当天正好在现场的电影导演塞西尔·德米尔拍进电影，被告发的杜立特因此被当时的顶头上司阿诺德上校勒令禁飞一个月。

今天看来，驾机穿越美国本土似乎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绝对是第一个吃螃蟹。1922年9月4日，杜立特驾驶一架DH-4B型飞机，从东海岸佛罗里达不间断地飞行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全程3482公里，耗时22小时30分钟。在那以后，杜立特先后赢得施奈德锦标赛、本狄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等航空大赛冠军。据说他第一个完成了当时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外圈筋斗和盲降。

不单在飞行上有惊人的表现，杜立特还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自然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是中国航天之父钱伟长大师的班长，可谓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立特在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石油公司——壳牌公司任航空部主任。1939年，他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主动向阿诺德提出返回现役。他向阿诺德表明，自己有7730小时飞行时间，而且基本上是战斗机。当时他只是预备役少校，根据现行法律是无法被征召加入现役的。直到194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征召预备役修正法案后，杜立特才得以重回部队。战争结束后，已晋升中将的杜立特再次回到壳牌公司出任副总裁。

当时尼米兹的手下只有四艘航母，除“萨拉托加”号被日军潜艇击伤需要回到西海岸维修外，可供选择的航母还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这三艘。让正在海上征战的航母大老远跑回来实在费事，正在墨西哥湾试航的“大黄蜂”号航母就此进入了邓肯的视线。这艘航母完成试航之后，将很快通过巴拿马运河，在西海岸做短暂停留，之后前往珍珠港加入太平洋舰队。

2月1日，一个寒冷周日的下午，邓肯登上了停泊在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7号码头的“大黄蜂”号，随后两架B-25被吊上了甲板。2月2日9时32分，航母启航，舰长马克·米切尔上校亲自操舰，护航的是两艘驱逐舰。航母于12时55分到达试飞地点，13时27分和47分，约翰·菲茨杰拉德和詹姆斯·麦卡锡两位中尉飞行员成功驾机从航母起飞，然后飞往陆地机场平安降落，邓肯观摩了试飞全过程。一切表明，只要经过艰苦训练，空袭东京的计划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在邓肯随后呈递的备忘录上，金用铅笔龙飞凤舞地签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非常好”。

唯一感到愤懑的是“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上校。尽管知道自己的航母很快就将投入战斗，但是老朋友邓肯一点儿都不肯向他透露将要执行的任务。面对同样恼火的部下，米切尔还要按捺住火气，耐心劝告弟兄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生气归生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

干。大度的米切尔甚至将条件最好的舰长室让给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使用。

被选作执行任务的是美国陆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首批B-25就是在该大队服役的。截至1941年9月，该大队全部4个中队均已配备了一定数量的B-25。飞行员对驾驶这种飞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杜立特没有时间去训练新飞行员。

之前，第十七大队正在俄勒冈州执行反潜巡逻任务。接令之后，他们于2月9日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陆军航空基地，对外宣称是担负东海岸的巡逻，实际是为空袭东京做准备。飞行员被告知，他们将有机会参加一项极为危险的活动，愿意参加者自愿报名。出于保密考虑，对所有官兵都隐瞒了任务的具体内容。

初期预计使用的轰炸机为20架，因此从第十七大队挑选的B-25是24架。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并使每名机组成员能够获得最大的生还机会，空军技术人员对备选飞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装。具体包括：

一、由于将要执行的是低空轰炸任务，飞机尾部的12.7毫米机枪就显得作用不大。这种性能不稳定的机枪时常卡壳，拆除后不但可以减重，还可以为额外加装的60加仑油箱腾出空间。飞行员格林宁上尉想出了一条妙计，在轰炸机的尾巴打洞，安装两个看起来像扫帚的黑色木杆模仿机枪。夸大的枪筒使可能对其追击的战斗机清晰可见。不过一旦遭遇到真正的攻击，这种“稻草人”机枪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二、考虑在北太平洋航行将要遭遇到寒冷天气，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防止燃油冻结。

三、为防止发报被日军截听，暴露战术意图和舰队具体位置，行动全程将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只收不发。这样机上104公斤重的无线

电设备就没了用场，全部予以拆除，以减轻飞机重量，节约每一滴燃油。

四、在投弹舱部位加装副油箱。最初使用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多次出现漏油事故，改用225加仑的橡皮油箱。在投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油料用完后可压瘪折叠。在机腹炮塔中安装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以上综合措施，使飞机可携带的燃油从设计的646加仑提高到1141加仑。考虑到抵达中国尚需一段时间寻找可供降落的机场，所以在飞机尾部无线电员座舱加装了一个60加仑和10个5加仑的小油箱，要求机枪手在飞行途中不断地将小油箱的燃料加注到炮塔的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洞扔出飞机，使之很快沉入海底，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追踪舰队的蛛丝马迹。

五、改进炸弹舱的炸弹挂钩，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放置2颗227公斤爆破弹和1颗454公斤燃烧弹。使用的特制燃烧弹为子母弹，内置128颗3公斤重的子燃烧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燃攻击范围内的建筑物。

六、这次行动更重视对敌人心理上的打击，因此轰炸精度和实际效果就变得不太重要。B-25原来配备的诺顿瞄准器被卸了下来。这种重34公斤的瞄准器由2000个以上零部件组成，类似一个模拟计算机，以著名荷兰设计师卡尔·诺顿的名字命名，在1200米以上的高空能够取得良好的轰炸效果。本次轰炸要求在460米以下高度投弹，高精度的瞄准器实在是大材小用。属于高尖端科技的诺顿瞄准器造价高达1000美元，一旦飞机被击落或迫降在敌占区，这种珍贵的瞄准器很可能落入日军之手。但轰炸没有瞄准器也不行，最后代之以飞行员格林宁上尉发明的简易瞄准器。这种用报废的硬铝材料制成的简易替代品重量不到1公斤，价格仅仅20美分。大家亲昵地给它起了个响亮的绰号“马克·吐温”——那位大作家患有色盲症，因此被拿来嘲讽这种成像色彩度不高的瞄准器。

七、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意外中弹起火，严格限制飞机携带照明弹的数量，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2颗，以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以上综合措施共计减少重量181公斤。改装后的24架轰炸机中有2架安装了摄影机，以便抓拍轰炸效果。

1月31日，根据阿诺德的要求，美国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准将向杜立特提交了要轰炸的10个日本城市备选名单，并详细标明这些城市中需要重点打击的军事目标。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使日本无法掩盖本土被炸的事实，阿诺德决定对多个城市实施轰炸，哪怕派去的仅仅是一架飞机——不要实际战果，只求轰动效应。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被选作蒋介石的参谋长派往中国。临行之前，阿诺德特地召见了史迪威，暗示“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去”。他要求史迪威在中国准备多处备降机场，同时在这些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汽油和航空润滑油。

华盛顿同时向重庆政府提出了相关具体要求。对于此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将有轰炸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出于保密考虑，美国并未将真正作战意图和详细计划告诉重庆。随后蒋介石下令给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务必在4月前完成相关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工作。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大半已沦陷日寇之手。距日本较近的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江西的部分机场可供使用，如浙江的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的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的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设施落后，难以承担降落大型轰炸机的艰巨任务。

接到委员长的特别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敢怠慢，立即专程赶往衢州召集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机场的扩建和修缮事宜。会议强调，不仅机场必须能够容纳

50架轰炸机的起降条件，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缜密设防，内外布置，建筑壕塹，征工征木”。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小小衢州所能承担，周边十里八乡都被紧急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青壮劳力甚至老人幼童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那些船载肩扛、翻山越岭的中国百姓并不知道美军飞机从哪里飞来，到底要去做些什么，但他们只要知道是去打日本人就足够了。仅仅几十天，机场扩建和修缮工程顺利完工。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容纳当时各种型号的飞机起降。同时，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

为了彻底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日军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期的狂轰滥炸。直到4月3日，衢州机场还遭遇过一次空袭。日军每次空袭过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民众快速修好。蒋介石在4月1日的日记里描述了他接到的最后通知：“美军拟在4月19日、20日使用衢州、丽水机场的两条跑道。”

落实降落机场的同时，空袭行动的各项准备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为了保证中国方面的准备万无一失，阿诺德专程派克莱顿·比塞尔上校到重庆担任史迪威的航空参谋，负责接收飞机降落和加油设备等专项事务。

对飞机的改造和机组人员的征集也在同步进行。2月28日，杜立特到了南卡罗来纳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那里的第十七轰炸机大队招募志愿者，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最后选中。“我的名字叫杜立特，”中校告诉大家，“我们大约有3周时间——也许更少，通过训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记住，如果有人想退出，随时可以，不会过问任何问题。”被选中者无一人愿意退出。

“长官，您能给我们关于此次行动的更多信息吗？”一名飞行员提问。

“不能，至少现在还不能。整个事件必须保密，你们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很多人的生死将取决于你们能否为这次行动保密，不仅仅是你们的生命，还关系到其他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大名鼎鼎的杜立特是众多年轻飞行员的偶像，他的出现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昭示此次任务的重要性。飞行员查尔斯·麦克卢尔回忆说：“当时一听到他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采取实际行动了，可以预期将大干一场。”

3月1日，飞行员驾驶改装后的24架B-25飞往佛罗里达，他们将在那里接受为期3周的特殊训练。第八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已被涂成航母甲板的模样，供飞行员模拟起降，训练还包括低空飞行、投弹、夜航、水上导航等专项技能。其间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训练时，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组机枪手的托马斯·怀特军医向大家传授急救课程。行动中沒有军医位置，急于参战的怀特经过努力训练，竟然破天荒地取得了机枪射击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而以正式队员的身份登上了飞机。怀特为队员进行了天花、鼠疫的疫苗注射，还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每个机组还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飞行教官由埃格林基地29岁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他是海軍中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训练重点是在最短的距离内起飞。飞机载重量由轻到重，起飞距离从远到近循序漸进。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几乎全能达到负重14000公斤在150米的距离内起飞，个别高手的成绩达到了惊人的87米。除了起飞，他们还进行了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了目视轰炸训练，机枪手则进行了射击专项训练。

3月下旬，所有参训飞机进行了一次3200公里的长途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中各项改造的合理性以及燃料的消耗情况，也作为短训的结业考试。杜立特从24个机组中选出了15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增加1个备

用机组。在写给阿诺德的总结中，杜立特说：“尽管3周时间很短，但飞行员还是克服困难，达到了预期目标。”

3月31日，16架参加任务的轰炸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海军航空站，“大黄蜂”号航母已经等在那里了。舰上的海军人员用起重机将15架飞机吊上甲板，转移到飞行跑道上加以固定。在第十六架飞机登舰问题上，海军担心甲板无法容纳，不太同意。经高层多次斡旋，一直到航母出发前，海军才同意将第十六架飞机挤上甲板。4月1日，16架轰炸机每架5名机组成员，加上地勤及维护人员总计71名文职和130名作战人员登上了航母。

海军飞行员对体型庞大的B-25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劳森中尉和几个陆军飞行员便带着他们参观了飞机，像小孩子一样吹嘘这些飞机到底有多牛。作为报答，海军飞行员也带他们参观了海军的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机，这些飞机都折叠了机翼，彼此拥挤地停放在机库里，因为陆军飞机把甲板都占满了。劳森不由得暗自担心，“大黄蜂”号靠什么来保护自己呢？傍晚时，他的担心得到了部分缓解，因为周围来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

之前的3月19日，邓肯受金上将委托专程飞往珍珠港，向尼米兹上将介绍了这一别出心裁的空袭方案。尼米兹对这种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准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对袭击成功的前景也半信半疑。在他眼中，如此兴师动众的计划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只是一次夸张的示威而已。他本来指望“大黄蜂”号能够缓解太平洋舰队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这下倒好，不但它暂时派不上用场，还要再派出一艘航母去为其护航。也就是说，这次行动竟然要动用太平洋舰队一半的航母力量，它们将在目前毫无战事的北太平洋停留超过6周时间，这将导致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孱弱力量更加分散。一旦将“企业”号航母派出，由于“列克星敦”号需要留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危机四伏的南太平洋就只剩下了“约克城”号孤独地在那里游弋。

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同样反对这一计划。危险无处不在，由2艘航母组成的特混舰队要深入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海域，随行的还有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舰队官兵合计逾万人。这支庞大的打击力量将在全程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穿越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天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日本人的飞机，所经水域有敌军潜艇和水面舰艇频繁出现，任何一丁点儿差错都将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最关键的是，空袭一旦成功，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会采取怎么样的报复措施？是进攻珍珠港还是中途岛，抑或是西海岸的西雅图、旧金山和洛杉矶？太平洋舰队目前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入侵的能力。

但是邓肯告诉尼米兹，他此行目的并非来商议此事是否可行，而是来传达金上将的命令，太平洋舰队必须积极配合完成这一行动。邓肯只是一个小小的上校，但他背后站着金、诺克斯、马歇尔和阿诺德一众大腕儿，甚至还有罗斯福，尼米兹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这事儿要换成麦克阿瑟，早一炮蹶子蹦八米多高了，即使执行也要发一通牢骚不可。但尼米兹不同，他是个“讲政治”的内敛之人。为了确保太平洋舰队的新成员——“大黄蜂”号能平安回来，尼米兹还是决定派出“企业”号航母。他吩咐邓肯给华盛顿回电：“让洛告诉吉米（杜立特的昵称），放手去干，就按我们商定的日期。”

邓肯离开之后，尼米兹第一时间找来了哈尔西：“比尔，你觉得这样的计划行得通吗？”

“这需要很好的运气。”

“那你愿意带他们去吗？”

“是的，我愿意。”

“那好，接下来全看你的了。”

3月31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专程飞回美国，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邓肯和杜立特，众人就空袭的战术细节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详细沟通。如此机密的重要行动，仅靠电文联络显然是不恰当的。

哈尔西和杜立特商定，以“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先从美国西海岸出发，随后航程较近的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从珍珠港启航，两支队伍在指定海域会合。航母将尽可能地把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运送到距离日本海岸640公里的地方。如果航行途中被日军发现，假若东京或中途岛在轰炸机的航程范围之内，不管任何情况都将立即放飞杜立特的飞机，或轰炸东京后迫降被潜艇救走，或直接飞回中途岛降落。如果两者均不在航程之内，只能立即将所有飞机推入大海，确保“大黄蜂”号可以及时将机库中的舰载机提升到甲板上，与“企业”号一起参加随后发生的战斗。杜立特表示理解：“毕竟如果两艘航母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都损失了的话，将意味着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时间里终结。”

哈尔西和勃朗宁本拟于4月2日返回珍珠港，恶劣天气使所有飞往珍珠港的航班都无法起飞。哈尔西只好待在宾馆焦急地等待，还由此患上了流感，后来逐渐发展为过敏性皮疹。6日早上，哈尔西已无法起床。恰好勃朗宁在酒店大厅碰到了一个海军医生，给哈尔西开了硫化片剂。医生劝哈尔西卧床休息，但他必须尽快启程。“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身上装了那么多药片，以至于动一下就哗哗作响，我一路都在睡觉。”6日晚上，到达珍珠港时，哈尔西写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我被自己流出的鼻血弄醒了，我就这样舔着鼻血踏上了火奴鲁鲁岛。”

太平洋舰队效率颇高，尼米兹在第二天下午就签署了作战命令。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哈尔西要求派两艘潜艇到日本附近海域侦察巡逻，负责监视可能危及此次行动的日军。此外，尼米兹下令所有潜艇

都移到赤道以南，会合地点以西的任何船只都被哈尔西认为是怀有敌意的。带病出征的哈尔西因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航母对决。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还无奈缺席了两个月后的中途岛海战。对美军来说这很可能是另一种幸运，届时详叙。

4月2日清晨，3时40分，海军4号油驳缓缓靠近了停泊在9号码头的“大黄蜂”号，为这艘即将远征的航母加了153329加仑燃油，使它的油量超过了140万加仑。航母的锅炉开始点火，舰上共有170名军官和2000名水兵。

舰长室里，米切尔上校——他此时已被告知具体行动计划——正和杜立特一起观看陆海军最高首长马歇尔和金刚刚发来的指示。马歇尔在电报中告诉杜立特：“我一直会想着你，愿上帝保佑你。”一向以严酷著称的金也在一张手写的便笺上祝他好运：“当我得知是你将在‘大黄蜂’号的远征中带领陆军航空队时，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已大大增加。对你，对你的官兵和手下，我要衷心祝愿你们胜利完成任务——一路顺风 and 狩猎成功。”

一名水兵匆匆走了进来，要求杜立特上岸接一个紧急电话。杜立特怀疑是阿诺德临时变卦不让他参加本次活动。得知电话那头是马歇尔时，他放心了。

“杜立特？”参谋长问。

“是的，长官。”

“我打电话来是要亲口祝你好运，我们的关心和祷告将与你们同在。再见，祝你好运，平安回来。”

陆军参谋长亲自打来电话，让杜立特有点儿不知所措，这一姿态至少表明了对于正在遭遇困境的国家来说，他们本次行动有多么重要。“谢谢您，长官，”杜立特说，“谢谢您。”

大雾笼罩着海湾。早上，7时42分，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率先启动，随后是驱逐舰“奎因”号、“美瑞迪斯”号和“格雷森”号。10时18分，造价3200万美元的“大黄蜂”号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移动。这艘刚刚服役的航母排水量19800吨，最高航速33节。米切尔上校特意为航母加上了一个特殊标志，用印刷体在巨大的烟囱上书写了“铭记珍珠港”一行大字。1分钟后，“文森斯”号重巡洋舰和油轮“西马伦”号起程了。11时13分，所有舰只顺利地通过了巍峨的金门大桥，空袭东京的行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于“大黄蜂”号来说，这次出征尤其不祥，这艘航母此生再也未回过美国。它因为参加轰炸东京的行动而成为日本人重点复仇的对象。仅仅半年之后的圣克鲁斯大海战中，“大黄蜂”号在日本人不顾一切的殊死攻击中折戟沉海。

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路线类似，第十六特混舰队空袭东京同样选择了风高浪急的北太平洋，具体航线为北纬40度线，与南云4个月前的航线平行，全程8400公里。双方的理由相同，就是利用北太平洋人迹罕至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行踪。

16架体型庞大的陆军轰炸机簇拥在甲板上，密集的排列方式使机尾只能悬在航母的尾扇外边。陆军飞行员胡佛瞬间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的东西能被叫作跑道”。航母舰载机已经提前存入机库，此刻的航母就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在和“企业”号会合之前，它只能依靠护航舰只的保护。

“西马伦”号油船装载着600万加仑燃油，舰长罗素·伊利格上校告诉水兵们：“我在东方服役6年，包括在中国的2年，与日本鬼子有过密切接触，亲眼见识过他们的残酷和暴行——还有勇敢，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只有167厘米高，体重61公斤，这在美国人中略显“迷你”。米切尔于1910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和哈尔西一样属于学校典型的“差生”，总共有280次被记过处分，二年

级时曾被开除。后来在副市长父亲的努力下再次回到学校，最终以2.5分的极差成绩毕业。这次哈尔西、杜立特和米切尔这三个曾有劣迹的人终于凑在一起了。

痴迷航空的米切尔在1916年6月拿到了飞行执照，成为海军第三十三号飞行员。1919年，他参与了首次跨越大西洋的飞行并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后来先后在“兰利”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上担任副舰长。开战之前的1941年10月，已经54岁的米切尔被任命为“大黄蜂”号舰长，他即将晋升海军少将。

杜立特将所有队员召集到一个大餐厅里，他清了清嗓子：“你们如果有人还不知道，或者依然在猜测，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直接前往日本，轰炸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和名古屋。海军会带我们到尽可能近的海域，当然，我们还是将从甲板上起飞。”杜立特接着说，“这是一次艰难的任务，但一切都已经做了最好的计划。中国政府将和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将在离中国沿海不远的小机场降落，然后前往重庆。”

投弹手霍勒斯·克劳奇的话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都欢呼起来，同时觉得难以相信。”泰德·劳森说：“它移除了我数周来的百思不得其解。”布里特·霍斯特姆之前则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去救援被围困在巴丹的麦克阿瑟将军”——他还不知道此时老麦已经逃到了澳大利亚，“没想到我们的目的地竟然是东京”。杜立特再次询问有没有人退出，一个也没有。

大家均表示出视死如归的勇气。五号机飞行员戴维·琼斯感慨地说：“在战争中早已有过成千上万次的突袭行动，而这次任务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回不来的。”

会议也请了几名海军军官参加，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当天晚上，当飞行员回到休息舱室时，很多水兵主动上前和他们握手，将最好的

床铺让给他们。

航行途中，史蒂芬·朱立卡上尉——他曾在1939年任美国驻日使馆海军武官助理——向杜立特和他的飞行员简单介绍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说明了两国的政治架构，以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心理差异、着装、身体外貌特征等。东京无疑是介绍的重点。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东京人口达到了6778804人，平均每10个日本人就有1个居住在那里，使之成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市内分35个行政区，总面积超过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4万人，几乎是华盛顿的10倍以上。这里是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众多工厂、房屋和商店拥挤在一起。由于之前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以及20世纪20年代末那场遍及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因此日本政府放宽了建筑标准。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在1938年颁布命令，禁止在私人建筑中使用钢铁。“98%的建筑是用木材和纸张建成的，”朱里卡信誓旦旦地向大家保证，“如果你们能给它好好放上7把大火，他们永远都无法扑灭。”

此外，朱里卡还教了大家一句中国话“我是美国人”，还有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最简单办法。“主要是看脚趾，日本人穿着日式厚短袜，大拇指和其他4个脚趾是分开的，而中国人往往是并在一起的。”

4月8日，哈尔西率领第十八特混舰队驶出了珍珠港。除“企业”号，还有“北安普顿”号、“盐湖城”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鲍尔奇”号、“贝纳姆”号、“艾勒特”号、“范宁”号这四艘驱逐舰和油船“萨宾”号。《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罗伯特·凯西幸运地登上了“盐湖城”号。一切看似都很平常，他在日记里写道：“也许事情会有不同进展，但表面上看起来就像又一次对威克岛外围的攻击。”

神通广大的凯西到处打探此行的目的，他找到了约翰·福特，一位刚刚重新服役的海军预备役军官，他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相当于今天中国的张艺谋或冯小刚。约翰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凯西：“据我所知，这次任务是一种变相的自杀。”

4月12日16时30分，“大黄蜂”号的雷达监测到西南方向210公里处的信号，两支特遣舰队开始逐渐靠近。13日5时28分，“大黄蜂”号的瞭望哨发现了一架来自“企业”号的侦察机。37分钟之后，32公里外的“企业”号已经出现在米切尔的视野中。

合并后的舰队由哈尔西统一指挥，舰队核心是2艘航母，其余有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8艘。由于航程遥远，2艘航母各带了1艘油轮。舰队会合后开始向西航行，全程实行无线电静默，“企业”号的舰载机将为整支舰队提供空中保护。

哈尔西尚未公布此行的目的，此时最纳闷的变成了“企业”号以及为其护航舰只上的水兵。“大黄蜂”号载着一群陆军的大家伙，那些轰炸机即使能勉强飞起来，也肯定无法降落。这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一些自以为聪明的水兵开始猜测，这些飞机可能是去加强陆军的某个基地。有人猜是阿留申群岛，有人认为是运往西伯利亚的某个秘密基地去支援苏联人的。

4月13日，哈尔西终于揭开了谜底。“企业”号的扬声器发出了声音：“这支舰队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哈尔西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企业’号的船员发出如此巨大的呐喊！他们的渴望一部分来自4天前失守的巴丹半岛。”

看着由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气势恢宏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目标直指日本的老巢东京，凯西记者之前的沮丧一扫而空：“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小日本如果没有两倍于我们的船只和至少同样多的飞机，绝对不敢和我们交锋。”

航行途中，舰队收听到东京电台的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3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消息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下，在樱花的芬芳中享受着春光。”杜立特真想为之更正一下，即将到来的飞机远不止3架。新闻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日本人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空袭毫无防备，从而增强了大家完成任务的信心。

此前应哈尔西请求，尼米兹已派出“鲑鱼”号和“长尾鲨”号潜艇前往日本近海，前者靠南，后者偏北，警戒可能出现的日军舰只。4月9日，“鲑鱼”号曾向两艘路过的日本货船发射鱼雷，均未命中。

“长尾鲨”号在犬吠崎东端每天发回天气情况，其间还忙里偷闲击沉了日军3000吨的货船“佐渡丸”号，随后被日军深水炸弹击伤，所幸伤势不重，仍可继续执行任务。潜艇发回的信息显示，目前日本近海并未出现日军大型主力舰只。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也表明，日军航母主力近期意外地出现在印度洋，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回到本土。这就意味哈尔西舰队的安全系数提高了很多，尼米兹对此备感欣慰。

4月17日，特混舰队距日本本土还有1600公里，离预定起飞时间只剩1天的航程。“西马伦”号用200634加仑燃料填满了“大黄蜂”号的油舱，之后给“北安普顿”号和“盐湖城”号加油。“萨宾”号也给“企业”号以及“纳什维尔”号、“文森尼斯”号加了油。哈尔西仍将采取空袭南鸟岛的做法，他将驱逐舰和油轮留在原处，只带领航母和巡洋舰直闯虎穴。

“大黄蜂”号甲板上，飞行员和机械师对16架飞机做了最后一次检查。地勤人员拼命摇晃拍打飞机油箱，以使燃油中的气体尽可能溢出，哪怕多加一丁点儿油都能给机组成员带来更多的生还机会。

甲板上还在进行着一项别开生面的特殊仪式。美国海军曾在1908年10月访问过横滨，天皇的代表给一些美国军官颁发过纪念奖章。朱立卡作为使馆人员也收到过以天皇名义赠予的奖章。在米切尔上校发表简短演说之后，杜立特带领飞行员把奖章一一绑在炸弹上。大家纷纷在炸弹上写下一些讽刺语言，“我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除了东京”，“你会得到一个爆炸”，“炸弹美国制造，日本享受”。勤务兵拉里·博加特下士在炸弹上写上了父母和女朋友的名字：“这枚来自佩吉，这枚来自妈妈和博加特爸爸。”

4月17日晚，杜立特召集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飞机将于次日起飞。他要求所有人员必须认真检查带上飞机的物品，绝对不能将与“大黄蜂”号有关的任何物品带上飞机。会后，飞行员纷纷将借来的烟灰缸等物还给海军，那上边篆刻有“大黄蜂”字样，一旦落入日军手中，就会暴露真正的起飞地点。

杜立特将第一个起飞，预定在傍晚时飞抵东京。“你们在我以后两小时或三小时起飞，把我投掷燃烧弹引发的火焰当作指示灯，这样可以让轰炸机在黑暗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并在第二天天亮时到达中国。”

一些飞行员准备用抽扑克牌的方式决定由谁去轰炸皇宫。蔡斯·尼尔森说：“我们都想炸掉它，我们认为天皇是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我们想来个釜底抽薪。”杜立特立即制止了这种行为：“没有什么比轰炸皇宫更能让日本人团结起来，皇宫不是军事目标。”杜立特给大家讲述了1940年他访问英国时的见闻。因为德国人轰炸了白金汉宫，英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日本，

轰炸皇宫只会引起日军更加凶残的报复。后来杜立特回忆说：“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对轰炸人员做出的最严厉的警告。”此外，医院和学校等民用设施也不在轰炸之列。最后杜立特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飞往苏联。

开完会，劳森回到了舱室，一位海军士兵说：“听着，伙计们，今天晚上这里不许打牌。劳森就要出任务了，他需要好好休息。”上船时，劳森身上有70美元，由于遇见了海军中的赌坛高手，现在只剩下14美元。看来在轰炸日本人返回之前是捞不回来了。

除了自己的一号机外，杜立特将其余15架飞机分成了5组，每组3架。特拉维斯·胡佛的第一组负责轰炸东京北部，戴维·琼斯的第二组目标是东京市中心，斯基·约克的第三组攻击东京南部和东京湾中北部，罗斯·格林宁的第四组将打击神奈川南部郊区、横滨和横须贺的海军船坞。最后一组由杰克·希尔格率领，负责轰炸工业城市名古屋、神户和大阪。轰炸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炼油厂、储油罐区、钢铁厂、弹药库和造船厂等，每个机组都分配了一个基本目标和备选目标，以备在敌军高射炮火太过猛烈或者战斗机使他们无法靠近基本目标时使用第二方案。

随着起飞时刻临近，杜立特向所有机组成员发放了一些必需的工具，如防毒面具、手枪、子弹夹、猎刀、手电筒、救生衣、急救包以及消过毒的绷带等。据说重庆烟草很缺，一条烟要花7.5美元，还经常买不到货。那些宁可不吃飯也要抽烟的人就特别多备了一些香烟。劳森兜里输得只剩14美元，但“大黄蜂”号的烟实在便宜，一包只要5美分，他在自己的机尾塞了8条烟和2盒巧克力。他还准备用剩下的钱在重庆给母亲买点儿中国礼物带回去。

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之前从未有人提到过。万一在日本迫降怎么办？答案是由飞行员自主决定。杜立特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我

会选择让机组其他人员跳伞，然后全速俯冲，哪个目标最划算就撞向哪个目标。我活了45年，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们都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希望你们中的任何人像我打算的那么做。”最后他告诉大家，“当我们到达重庆时，我要给你们开一个永生难忘的聚会！”

所有准备工作中，唯一不确定的因素依然是中国的机场。由于担心中国内部可能存在日本人的奸细，阿诺德一直未将详细计划通报给蒋介石，只是命令驻华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向备降机场派出携带照明和无线电设备的地勤人员以及懂英语的翻译，同时从印度加尔各答紧急调运可供B-25使用的3万加仑100号航空汽油和500加仑润滑油。

因为同样未被告知详细行动计划，史迪威并未真正领会阿诺德安排任务的紧迫性。缅甸战事吃紧，在3月到4月间，史迪威的主要精力都在筹划缅甸的几次会战，糟糕的通信条件使他与华盛顿的联系时断时续。史迪威多次要求“告知使用目的”最终未果。计划对陈纳德也同样封锁，阿诺德一直对这个人心存厌恶，认为他不过是个“雇佣兵”和“狂想家”，换句话说，就是“办事不靠谱”。这一切导致驻华美军中无人知晓行动细节。尽管4月初上述特殊汽油被送达衢州、丽水等机场，重庆也特意派出一些懂英语的空军军官进驻机场以随时接应，但由于特混舰队被日军意外发现，杜立特等人提前起飞，最后当他们到达中国时，并未得到计划中的地面指引，飞往中国的15架飞机因油料耗尽全部在迫降中坠毁。

阿诺德拒绝透露行动计划虽然让蒋委员长颇感不快，但到3月下旬，他还是同意美国人使用中国的5个机场。到4月2日，他再次被告知约有25架美国轰炸机将被部署到中国。中国战场形势的持续恶化使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4月11日，他要求比塞尔上校致电马歇尔，希望美国能够将行动推迟到5月底执行，以便调动更多兵力去保卫衢州。第二天，马歇尔就给史迪威回了封急电，“任务已箭在弦上，无法召

回”，随后阿诺德也发来了类似的电报。马歇尔指示史迪威向蒋介石做出解释，“请通知蒋委员长，我和他在这一点上缺乏一个完整的共识让我深感遗憾，我真诚希望这件事不会让他感到尴尬”。16日，阿诺德再次重申计划不能改变。4月18日，马歇尔拍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指出“神秘的天气将会影响特殊行动”。

4月18日凌晨，3时10分，在离东京尚有1300公里时，这次任务的秘密性——这是行动成功的关键——受到了直接威胁。在“企业”号雷达屏幕上，操作员罗伯特·波伊彻少尉发现了距左舷舰艏20公里有2艘水面船舶，在这一海域出现的船无疑属于日本人。2分钟后，在大约相同方向上出现了闪光。战斗警报随即拉响，广播里传出了“发现敌舰2艘”的消息。舰员们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几艘巡洋舰上，各就各位的炮手纷纷褪下了炮衣。

按照常理，2艘航母加上4艘巡洋舰还能怕他区区2条小舢板？可惜哈尔西此行目的不是水面作战，而是要把杜立特的轰炸机送到离日本尽可能近的位置上。现在每1小时、每1公里都至关重要。哈尔西通过高频短程无线电下达了命令，舰队向右转90度绕开敌船。3时41分，那2艘船在雷达上消失了。警报很快解除，舰队重新朝西行驶，好像一切都未发生过似的。

天气异常恶劣，军舰颠簸得非常厉害。凯西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风极大，天色阴暗，海涛汹涌，海浪从甲板上滚落，有时涌上甲板的水有几英尺深，很难站立。”清晨，4时15分，3架侦察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从“企业”号起飞，向西侦察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随后又有3架侦察机和8架战斗机升空，担负起舰队的空中警戒。

5时58分，透过灰沉沉的晨雾，奥斯本·怀斯曼中尉发现水面上有1艘小型巡逻艇。中尉迅速飞回航母上空，将前方67公里处发现敌船的消息报告给哈尔西，“相信敌人的监视哨已经发现了我”。

哈尔西再次选择避让，他下令舰队转向西南。但危机随后出现，7时38分，“大黄蜂”号的观察哨发现了近在13公里外的日军巡逻艇——排水量94吨的“日东丸23”号。

双方都在可视范围之内，再避让已来不及。“企业”号已截听到这艘小船匆忙中对外发出的明码电报：“发现敌军航空母舰3艘，位置犬吠崎以东600海里。”

距离日本船只最近的“纳什维尔”号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并通过信号旗请求开炮。7时52分，哈尔西回电舰长克莱文中校“开火”。1分钟后，轻巡洋舰152毫米炮开始发出怒吼，炮弹激起的水柱使得“日东丸23”号只剩下桅杆隐约可见。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渔船这样的目标对巡洋舰而言，并非轻易就能解决掉的对象。加上美军射术实在不敢恭维，一直到8时21分，这艘巡洋舰花费了915发152毫米炮弹，才让小小的日军巡逻艇爆炸起火，2分钟后沉没。船长中村盛作兵曹长以下8名士兵及5名船员共计14人全部毙命。有2名幸存者在水中上下浮动，最终未能被美军救起。克莱文中校将糟糕的表现归结为“缺乏经验，海况不好”。

就在“纳什维尔”号炮击的同时，空中8架战斗机发现了88吨的日军巡逻船“南欣丸21”号，飞行员开始向日舰扫射，其中1架飞机至少射出了1200发子弹，拖船开始逐渐下沉。飞行员转去支援巡洋舰的炮击。

沉没之前，“日东丸23”号一直不停向东京发报，“企业”号的吉尔文·斯罗尼姆上尉已经截获了他们发出的电报。毫无疑问，美军舰队在尚未抵达预定起飞地点前就被日军发现。此时他们的位置是东经153度27分、北纬35度26分，距东京1326公里。

哈尔西明白，接到警报的日本人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迎击，舰队继续前行凶险异常，随时可能遭遇日军水面舰艇、舰载机以及陆基飞

机的联合进攻。尽管提前起飞预示着飞行员生还的希望更小，但哈尔西别无选择，他的身边是太平洋舰队几乎一半的力量——除6艘主力舰，还有舰上的数千名水兵。

权衡利弊，哈尔西断然决定提前发起攻击，他向米切尔舰长下达了作战命令：“起飞轰炸机，祝杜立特中校和他勇敢的飞行员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看来你不得不提前启程，”米切尔一脸凝重地告诉杜立特，“中校，你明白这样做的原因。”

杜立特点点头：“我们马上起飞。”说完，他迅速走下了舰桥。扬声器响了起来：“现在注意！陆军飞行员请登上飞机。”

全体队员迅速在甲板上集合。杜立特解释了必须提前起飞的原因：“弟兄们，前面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死神。我们目前起飞距离是预定计划的2倍，每1加仑汽油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们没有战斗机护航，也不得不在白天轰炸东京。”

稍作停顿之后，杜立特用戏谑的口气告诉大家：“有谁愿意退出？我们的替补队员愿意拿100美元来替换他。”

甲板上一时间鸦雀无声，忽然爆出了一阵喧哗：“队长，快带我们去东京揍那帮无赖。”“给1000美元我也不换，留着钱到夏威夷的夜总会泡妞去吧。”

这正是杜立特想要的效果，他随即下令：“伙计们，准备起飞。”

航母上所有官兵——火炮手、机械师甚至厨师都冒雨来到了甲板上，大家都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时刻。“企业”号的飞机检验员

阿尔文·柯南与同伴下了10美元的赌注，押一半的飞机不能成功起飞。

8时03分，“大黄蜂”号逐渐提速，16架战机的引擎发出隆隆轰鸣。飞机前面的机轮挡板被移开了，杜立特的一号机开始滑动加速。由于排在最前边，他面前的跑道只有142米。杜立特开足气阀发动了引擎，轰鸣声之大使大家都担心引擎被烧坏。飞机左轮沿着飞行甲板左舷侧的白线滑行，左翼伸在舷外，摇摇摆摆，迎着强风向前奔去。其余飞行员都紧张地张望着，不知道这股强风的力量能否帮助杜立特顺利升空。如果连队长都不行的话，他们肯定也不行。在大家眼里，那架飞机速度慢得令人窒息，就在舰艏被浪头抬高的一瞬间，杜立特的飞机冲出了甲板，机头猛地一个拉升，成功升空，轮前只剩下几米跑道。此时是清晨，8时20分。

“盐湖城”号上的凯西记者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幕，“第一架飞机从航母上起飞，这简直是奇迹。航母正在向下扎入水中，甲板被白色的海浪淹没。随着航母的舰艏从海中抬起，巨大的飞机刚好从上面弹起”。

杜立特的飞机掉头低空掠过“大黄蜂”号，然后朝东京的方向飞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机翼下，复仇正以每分钟4英里的速度朝着日本这个邪恶的轴心帝国飞去。”

舰上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阵欢呼。现在剩下的飞机以3分钟间隔顺次起飞，每架飞机的起飞不仅可以为下一位同伴增加可用的甲板，也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格林宁后来写道：“我看到许多面孔正从船桥和岛式塔桥的栏杆上向下张望，那些替补机组人员也在其中，我在想，现在他们中还有多少人愿意和我们交换位置。”

一切顺利。当最后一架飞机被拖到起飞线时，一个甲板人员——水兵罗伯特·沃尔——突然失足，飞机前冲时的气浪把他吹得像败草

似的乱转，他的左手被螺旋桨绞断，幸好人被摔到了旁边。飞行员法罗明显感觉到了震动，回头一瞧，只见沃尔躺在甲板上。机身出现了摇晃，他急忙扳动操纵杆收缩襟翼。飞机挣扎着滑出了跑道，只见它往水面跌了下去。舰上的人都以为飞机坠入了大海，可接着又看到它贴着海浪在飞，随后隆隆升高，转过弯来向其他飞机追去。此时是9时20分。由于必须节约每一滴燃油，升空后的轰炸机并不等候编队，而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疾驰而去。

检验员柯南输掉了打赌的钱，“我认为我的10美元输得很值，就像是为了战争胜利捐了这笔钱”。

海军摄影师约翰·福特中校和他的摄影组对整个起飞过程进行了拍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在法罗的十六号机起飞仅仅3分钟后，还没等他们在视线中消失，哈尔西已经下达了返航的命令，舰队速度很快加大到25节。“大黄蜂”号的船员以最快速度利用三台升降机将鱼雷机、轰炸机和战斗机送上甲板——瞬间“大黄蜂”号由一辆“板车”恢复了航母的原本模样。日本人肯定会对“日东丸23”号的报告采取一系列对策，不过舰队此时处于敌人战斗机的航程之外，很快就能驶出多引擎轰炸机的飞行半径。现在最需要提防的是日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

11时15分，“企业”号起飞了4架侦察轰炸机向南侦察。12分钟后，又有12架轰炸机升空，负责搜索后方32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2艘航母各起飞了8架战斗机在舰队上空巡逻。在随后几个小时，他们大约发现了15艘日军巡逻船，甚至发现了1艘潜艇。美军战机和“纳什维尔”号击沉了几艘日军巡逻船，巡洋舰还救上来5个日军水兵。

俘虏中一个二等兵讲的有趣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早上，他值班时发现了几架飞机，于是迅速报告了船长，让他赶快向东京发报。船

长认为那肯定是自己人，翻身蒙头继续大睡。过了一会儿，这名水兵再次叫醒了船长：“长官，正前方发现2艘非常漂亮的航空母舰。”

这下船长完全清醒，他冲上甲板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随后沮丧地说：“他们的确很漂亮，但很可惜，那不是我们的船。”之后他回到房间，从水手袋里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开了一枪。

舰上的人都在担心飞行员的安全，所有收音机都调到了日本的频道，收听东京、神户和横滨的广播。下午，14时45分，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今天中午过后，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东京上空，对非军事目标实施了轰炸。大阪也遭到袭击，东京有几场大火仍在燃烧。”

“他们成功了。”米切尔上校兴奋地说。“企业”号的一名水手为此专门给东条英机写了封信：“我很高兴地通知您，如果您还没有注意到，按照我们1941年12月7日接收到你方合同上的条款，第一批废金属已送到你市。当然，您知道，鉴于目前的航运条件，我方有必要采取空运的交货方式。我希望提醒您，在未来几年我们会继续交货。”

“大黄蜂”号的飞行大队长斯坦诺普·林中校即席赋打油诗一首：“时值四月十八，我们翘首以盼。山本始料未及，东京火焰滔天。吉米虎口拔牙，战机直捣目标。”

4月25日11时许，哈尔西率舰队顺利回到珍珠港。这次返航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因为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新闻已经让珍珠港的人们激动好几天了，谁也未将空袭东京和两艘航母的归来联系到一起。

东京上空三十秒

开战以来，纵然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但有一个人时时处在焦虑与不安之中，他就是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为深知日本国力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山本根本不敢对当前取得的胜利表现出应有的自信。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将这种暂时成功归结于“天助神佑”。在写给驻中国上海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的信中，山本说：“12月15日尊函收悉，对于你的祝贺不胜感激。英、美过于低估了日本，在他们看来，这事就像精心豢养的家犬狠狠咬了自己的手。美国不会甘心，不久就会进兵日本。国内民众吵吵嚷嚷，盲目乐观，实为轻佻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京遭到轰炸，国民士气就会立即低落下来，如此局面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初在夏威夷，如果能干掉美军那几艘航空母舰就好了，现今想来，实属遗憾。”最后他说，“现在上层（指海军省和军令部）那些人非常得意，每提起珍珠港就沾沾自喜，似乎胜败已定，大功告成了似的。老实说，上层首脑的水平和见识远比社会民众的喧嚣更使我担心。”

山本时刻无法忘怀的仍然是美军漏网的那几艘航空母舰。既然自己能利用航母去偷袭珍珠港，美国人自然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利用航母来实施反击。山本曾有两次为时不短的旅美经历，对美国人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清楚。只要那些航母存在，美国就可以利用它们对日军太平洋上的基地进行袭击，甚至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和天皇陛下的安全，这是万万不能忍受的。山本断定，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3月11日，在写给过从甚密的艺伎丹羽美智的信中，山本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这也正是我深感不安之所在。开战已经三个月了，并没有遭到敌人的空袭。为此人们感到满足，更增加了安全感，甚至有人要感谢我，认为是我个人的功劳，这

是完全错误的。敌人没有前来空袭，与其说是我的功劳，不如说是敌人本身的错误，应该去感谢美国人。可以想象，如果敌人前来轰炸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保护像东京这样的都市。到敌人前来轰炸的那一天，国民不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海军，我就心满意足了。总之以我看，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最好把家人和至少一半财产疏散到郊区去。”

但日本上层、媒体和民众的观点并非如此。日本媒体夸下海口，凭借“大日本帝国”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攻陷加利福尼亚海滩简直轻而易举。《日本时报》的一篇社论说：“（日军）一旦登陆，一支训练有素、果敢的部队横扫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美国对日本任何可能进行的反击行动都是可笑和荒谬的。一家报纸说：“美国袭击日本根本不值一提。”还有媒体说：“日本根本不怕美国的攻击。”多数媒体的分析认为，在占据了太平洋上诸多盟军基地之后，日本已支配了广阔的海洋和天空。《每日新闻》评论员撰文指出，“至于航母发起的空袭，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自杀性的。因为与夏威夷不同，日本海岸有着严密的警戒措施，美国的突袭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根据大本营陆海军防卫协议，日本四岛的空中防御由陆军负责。但显而易见，对日本的袭击无疑将来自海上。联合舰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率先发现来犯之敌拦截并歼灭之。1942年2月以来，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等日军基地的袭击活动异常活跃，甚至跑到了近在咫尺的南鸟岛。虽然美军打了就跑的袭击方式并未造成太大损失，但无疑日本本土已感受到了愈来愈大的现实威胁。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非常清楚目前用于保护日本四岛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够。大部分战机部署在前线，本土只留下了300架，其中200架属于海军，其余100架属于陆军，大多属于老旧机型。其中有50架专门用来防御东京和横滨的工业区，防守大阪和神户的只有可怜的20架，名古屋仅有10架。全国共配属了700门高炮，大多数低于75毫米

口径，东京150门，大阪和神户有70门，名古屋20门。精兵强将全上前线去了，操作这些设备的几乎都是些缺乏训练的老弱病残。

1942年1月中旬，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为预防随后可能到来的空袭，需要分散工厂，保护公共设施、通信和运输系统，乃至疏散主要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至少是妇女儿童。这一建议遭到首相的严厉训斥，东条声称“这只会破坏日本重要的家庭结构”，“只有懦夫才需要疏散”。

东京居住着山本誓死捍卫的神——天皇。山本的焦虑主要来自对天皇那种近乎宗教般的忠诚，这同时也是日本民众的普遍共识。这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心理，尤其军队被灌输以保证天皇安全为最高职责的精神。如果天皇的安全因东京遭袭受到威胁，对他们来说绝对属于不可饶恕的严重失职。

山本亲历过日俄战争，对当时耶森海参崴分舰队对日本本土的多次袭击记忆犹新。当时那支小型俄国舰队的袭扰使东京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逃进山里避难。负责对付耶森舰队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上村彦之丞的私宅因此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玻璃也被砸得粉碎，连老婆孩子都因此住到姥姥家去了。想到此处，山本就觉得后脖根发凉。他思忖，如果现在东京遭到空袭，那种具有特殊不稳定性格的日本民众会不会如法炮制，从而导致一场大混乱呢？

保证本土特别是天皇的安全已成为山本的一大心病。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论平时工作多么繁忙，也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山本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毫不例外地向参谋人员询问东京的天气情况。他的脸色与东京的天气恰恰相反。如果东京天气晴朗，山本脸上则多云转阴，因为晴朗的天气会给美军创造良好的空袭条件。相反，如果东京阴云密布，山本脸色就多云转晴——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天皇的安全是无须担忧的。

海军中有如此看法的绝非山本一人。早在1941年12月26日，宇垣缠就在《战藻录》中写道：“几乎可以肯定，美国重整部队后会来报复的。必须保护东京使其不受空袭，这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情。”

1942年2月8日，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就预料到“敌人空袭东京”的可能性，但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不过，“东京毕竟是我们的首都，是我们神圣国土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如何不能让此类事情发生”。三和是个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过去20年里曾在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各个部门任职，深谙空中战略战术。正因为此，开战前一个月，山本特地将他调来担任航空参谋。

为防患于未然，山本在日本近海精心组织了一条舰艇警戒线。参加的船只共有171艘，他们统属负责北方水域安全的第五舰队指挥，司令官为细萱戊子郎。这些船只大多是征用私人的渔船，从50吨到250吨大小不等。一般船长和通信兵由海军士兵担任，其他船员大都是这些海军士兵的家属或普通渔民，旗舰是7889吨的邮船“赤城”号——并非南云的那个“赤城”号。这些舰船在距日本海岸线130公里到1600公里的海域部署，南北延伸1600公里。船上都安装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一旦发现敌踪就立即上报。

此外，山本还派出海军陆基侦察机实施远程巡逻，以期阻敌于国门之外。事实证明，山本的顾虑是现实存在的。但他的未雨绸缪并未奏效，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很快发生了。

早在4月10日，位于东京郊外的海军监听站已经截获到哈尔西和米切尔之间频繁的往来电讯，日军随即测算出“大黄蜂”号航母的大致位置，并判断美军极有可能以航母编队前来袭击日本本土。大本营对此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他们认为美国人绝对没这个胆儿。日军并未跳出通常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美国人即使来了，也由于航母舰载机航

程较小，航母必须驶到日本近海才能放飞飞机，在他们到达放飞点之前早已被精心布置的警戒线给发现了。这样不等美军进入有效打击距离，日军水面舰艇和陆基轰炸机就会蜂拥而至，让他们水面上来水底里去。

4月18日清晨，发现哈尔西舰队并迅速发出警报的“日东丸23”号正是众多警戒舰艇中的一艘。就在这艘巡逻船遭受美军炮击的差不多时间，他们发出的电报已经摆在了山本的案头。开战以来被可能到来的空袭折磨得有点儿神经质的山本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敌人果然来了。

“告诉‘日东丸’，进一步查明敌舰的准确数字。”

“无线电联系中断，估计‘日东丸’已经……”

尽管随后与“日东丸23”号取得联系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但没有人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结合之前截听到美国人陡然增加的通信量，那就只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结论：一直以来山本所担心的国家首都遭袭的威胁已近在眼前。根据此前的情报，日本潜艇在夏威夷附近击沉了1艘美军航母——事实上“萨拉托加”号只是受伤回去维修了，这样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只剩下3艘航母。“日东丸23”号的错误报告使山本相信，敌军的全部航母正朝着东京疾驰而来。

想到此处，山本丝毫不敢怠慢，立即按“对美舰队作战第三号战术方法”发出了作战命令：“以3艘航母为主力的敌方舰队今晨出现在0630位置，东京以东1200公里处，各部全力以赴迎战美国舰队。”潜艇部队、机动部队、南方部队、北方部队立即投入对美军舰队的作战。战列舰主力部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支援。第十一航空舰队派出一部兵力到本土东部。

4月17日，结束了“南方作战”的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刚刚回到横须贺基地，屁股还没坐稳就接到了立即出击的命令。近藤迅速坐镇“爱宕号”重巡洋舰率领横须贺地区所有水面舰艇以最高速度奔向美军舰队出现的海域。与此同时，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率领4艘战列舰从广岛湾火速起航，前往支援近藤舰队的作战。距离本州岛800公里处的6艘潜艇接到电令后全速出击。第六舰队另外5艘潜艇受命从特鲁克基地火速出发，搜索小笠原群岛以北海域。

海军航空兵也紧急出动。短短几小时内，日军已集结了不少于90架战斗机、80架中型轰炸机、36架舰载轰炸机以及2架水上飞机。连此前因意外触礁正在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的“加贺”号航母——它因此未能参加锡兰海战——所属舰载机也被紧急动员起来。山县正乡少将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32架中型轰炸机、12架零式战斗机迅速从木更津空军基地拔地而起，向东直扑哈尔西舰队。但这些战机一直飞到航程尽头也未发现美军，似乎敌人知道自己被发现后已放弃攻击径自转身逃逸了。

此时，从印度洋得胜回师的第一航空舰队正经巴士海峡驶往本土。当接到紧急通知的渊田美津雄快步走入“赤城”号作战室时，南云司令官、草鹿参谋长正在研读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

“好哇，他们到底来啦！”源田随手把“日东丸23”号的敌情报告抄件递给渊田，告诉他联合舰队已采取“第三号战术方法”，要求南云舰队快速返航参加“围剿”美军舰队的战斗。

众人一起摊开了海图。根据舰队的目前位置以及发现美军舰队的大致方位，大家一致判断，舰队即使以最快速度返航也无法赶上即将发生的战斗，除非美国人傻了在那里等着一直不走。尽管如此，必要的姿态还是要做的。南云随即颁布命令，舰队以最快速度驶向发现敌军航母的海域，舰载机被从机库迅速提升至甲板并加油挂弹，准备随时起飞发起攻击。

但哈尔西的快速返航使南云舰队的追击变得毫无意义。眼见追击无望的南云随后率部于4月22日回到本土，准备休整之后参加更为重要的中途岛海战。不过渊田及日军航母的飞行员还是认为，“美军此次空袭实在高明”。起初他们猜测美军会让飞机执行完轰炸任务后迫降海上，随后派潜艇把飞行员接走。还有一种猜测是，怀疑四国以南360公里处被发现的1艘苏联轮船可能负有对美国飞行员的救援任务。很快在中国的日本部队用无线电报告说，有美国飞机在南昌附近强行着陆。在了解到空袭的飞机是单程飞行前往中国降落时，渊田等人对敌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三和在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倘若果真如此（指陆军飞机从航母上起飞），即便是敌人，他们的行动也该被看成是很棒的！”

发出一系列战斗命令的山本再次陷入了沉思：“要不要立即向东京发出预防空袭的警报？”斟酌再三，山本还是决定暂时不报，他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迎击舰队及航空兵已经出动，知道行踪被发现的美军舰队很可能已经掉头逃逸。再说，按照“日东丸23”号发回的信息，美军舰队所处位置距本土尚有1300公里之遥。按照航母舰载机的攻击半径，美军舰队必须继续向前行驶，就是说即使有空袭事件最早也要到后半夜或第二天凌晨。在此之前，他的舰队还可以大有作为，至少在18日白昼，东京是安全的。山本最后决定等等看再说。他万万未能想到，美军采取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他们派出的是长腿的陆军轰炸机。

4月18日的东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说来凑巧，就在最后几架B-25从“大黄蜂”号起飞的差不多时间，东京正开始举行一次防空演习。开战以来，日本各地经常举行类似的防空演练。17日的《日本时报》上，一篇社论尚在嘲笑有关未来几周美军可能发动袭击的传闻，“没有任何基地可以让他们的舰队出发，他们如何实施计划？敌人所有对夏季攻势的大肆宣传都是绝望的盟军领导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希

望阻止他们的人民老是想他们陆海两军在日本手中遭到的无数次失败”。

没人相信空袭会真正到来，演习也就进行得松松垮垮，甚至连警报都未拉响。市民觉得这样的演习纯属杞人忧天，他们对警防队员要求躲进防空洞的命令毫不理睬，反而好奇地上前围观消防队员如何摆弄他们的装备。上午，9时30分，英国驻日使馆的防空瞭望哨已经离岗。11时，美国使馆的瞭望哨也脱岗去打高尔夫了。演习已经结束，大部分防空气球放了下来，少许几架战斗机在高空懒洋洋地盘旋着。演习刚刚结束，大街上立即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民众。大家一致认为，东京是绝对安全的，敌人已经被战无不胜的帝国陆海军赶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对这里发起袭击，这点毫无疑问，东京居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正为4月29日裕仁天皇的41岁生日做着积极的准备。

演习刚刚结束，东条英机的专机就起飞了，他要前往水户航空学校进行视察。当天早些时候有报告说，敌人的一支特遣舰队可能已到了日本近海，但东条不愿因此改变行程。飞机起飞不久，就有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大家认为那应该是一架执行巡逻任务的日军飞机，并未对此多加注意。两架飞机越来越近，东条的秘书西浦进——他与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被称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透过机窗仔细去看那架似乎不太面熟的飞机，感觉“样子很怪”。就在双方距离接近到互相能看清驾驶舱时，吓得魂魄散飞的西浦惊呼道：“那是美国人的飞机！”

西浦看到的正是杜立特的一号机，他们在犬吠崎以北约80公里处进入了日本领空。领航员汉克·波特开始观察有无迎击的日军战斗机，他发现前方只有几架教练机在上下翻腾。飞机掠过乡村田野时，地上的人们对这架飞机毫不在意，照样干着手头的活儿。飞机低空掠

过了一个陆军兵营，一群日本军官进入了怀尔德的视线，他们的军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特拉维斯·胡佛的二号机并排飞在杜立特的左边。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两架飞机尽可能选择低空飞行，他们向东南掠过了东京郊区。几天来，东京的天空骤然放晴，仿佛在特意迎接美国人似的。杜立特发现约16公里外有9架日军战斗机，每3架一组在2500米的高度巡航，懒洋洋的，显然并未发现他们。飞过海岸线20分钟后，两架B-25到达了东京北部的隅田川地区。胡佛开始向西寻找自己的一号目标，杜立特则继续向前直扑东京。中午时分的日本民众大多在吃午饭。

杜立特的目标是皇宫北面的一个兵工厂。由于事先准备在夜间突入以爆炸引起的火光为后续轰炸机导航，一号机的弹舱内全是燃烧弹。13时15分，从400米的低空，24岁的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中士用廉价的“马克·吐温”瞄准器投下了全部4颗燃烧弹——每颗炸弹包含有128颗3公斤的小炸弹。

约30颗小炸弹落进了鹤卷国立中学。院子里15名教师和150名学生正在练习剑道，虽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那些人还是很快一哄而散。另有一些小炸弹落在了大街上，造成1名行人当场死亡。几家商店和房屋相继起火，居民本庄征吉吓得裤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到了大街上。一些炸弹落进了附近的冈崎医院，医生和护士开始紧急向外转移病人。另有一些炸弹落入了距离医院180米的早稻田中学，1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肩膀，他在几秒钟内倒地身亡。

合计一号机的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19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虽然150名消防队员奋力扑救，却仍有多达36座建筑和44家住宅被完全烧毁，其他6栋建筑和20家住宅遭到部分损坏。

日军的反应异常迅速，地面防空炮火随即打响。杜立特立即驾机俯冲下去，以略高于屋顶的高度飞过东京西郊，之后转南飞向大海。

途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型飞机制造厂，外面露天排列着十几架已经造好的飞机。“我们不能烧掉那几架日本飞机吗，中校？”机枪手布雷默问。杜立特告诉他，这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给后面的机组带来更大困难。接着又有1辆坦克或是装甲车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布雷默再次请求开火。“放轻松点儿，弗雷德，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一架友好的飞机，就让他们那么认为吧。况且打掉一辆坦克也不会帮助我们赢得全部战争。”杜立特清楚现在需要尽快离开，他们的飞机燃油不足，任何一分钟都关乎生命。

几乎在一号机投弹的同时，胡佛的二号机也找到了袭击目标——隅田川转弯处的一个发电厂和弹药库。他的飞机上装着3颗227公斤炸弹和1颗燃烧弹。通常情况下这种炸弹装药量不超过35%，但这次使用的特制弹炸药量达到了50%。理查德·米勒少尉在半秒钟内释放了所有炸弹。爆炸溅起的弹片冲上天空，甚至高于他们的飞机30米之多。二号机从烟雾和碎片中呼啸而出，绝尘而去。领航员韦尔德纳提醒胡佛要节约燃油，因为此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爆炸引燃了38栋建筑，其中30栋被全部摧毁，有52所住宅被烧毁。爆炸激起的巨大气浪将一个女人从一栋建筑的二楼掀了出来，她恰好落在大街的一个榻榻米上，毫发无损。有10个人被烧死在房子里，另有48人受伤，其中34人伤势严重。

13时35分，在杜立特和胡佛之后大约20分钟，格雷中尉的三号机在犬吠崎以南24公里处、横滨的正东方向进入日本上空。此时东京到处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日军战斗机紧急升空，防空炮火也开始吼叫起来，发动突袭的条件无疑已不具备。

格雷驾机冒着日军并不密集的炮火前进，他的目标是皇宫西北方向的钢铁厂、化工厂和天然气公司。投弹手亚丁·琼斯中士将4颗炸弹

分成了4次投放。格雷并未看见第一颗炸弹落下，他明显感到了飞机的震动，但他相信第二、第三颗炸弹直接击中了天然气公司和化工厂，整个化工厂都冒出了黑烟。最后一颗燃烧弹落入了一片小工厂密集区，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中尉看到浓烟从目标区域内腾空而起。

1颗炸弹击中了柴油机制造厂，剧烈的爆炸导致正在吃午饭的12名工人丧生，88人受伤，其中47人伤势严重。一号仓库被夷为平地，二号仓库起火。燃烧弹烧毁了27户人家的4栋建筑。琼斯操作一挺7.6毫米机枪向300米下方的建筑和街道扫射，“我看到有15到20人倒下，其余人四散奔逃”。遗憾的是，他们大部分是水元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人在1小时15分钟后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四号机明显偏离了航线，原定轰炸目标是东京北部的一个服装仓库和火药库，却飞到了东京以南120公里的地方，只好再次折往北方，这样要凭空增加240公里航程。飞行员埃弗雷特·霍尔斯特姆中尉决定轰炸二号备选目标，一个油罐储备场和部队营房。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两架日军战斗机，霍尔斯特姆只好驾机向下俯冲错过。日军战斗机紧追不舍，这架B-25完全丧失了攻击的机会，只好转身高速逃逸。逃跑途中，罗伯特·斯蒂芬中士将4颗炸弹全部扔进了大海。几个人感到非常沮丧，导航员哈利·麦克尔说：“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戴维·琼斯上尉第二小组的3架飞机负责轰炸东京市中心。他的飞机明显也跑偏了，原来轰炸皇宫东面军械库的任务无奈放弃，琼斯只好随便选择几个地方扔下了炸弹。他们的1颗炸弹穿过了一家工厂屋顶，在一根距离地面3米的支撑梁上爆炸，造成正在午休的12名工人死亡，11人受伤。另一颗炸弹击中了横山工业仓库，造成15人死亡、11人受伤。27人死亡是所有机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很多轰炸机在寻找目标时迷失了方向，使袭击的范围延伸到了杜立特最初的计划之外，更为广阔的作战区域同时也增加了日本人拦截来袭者的难度。

霍尔马克的六号机组一路畅通无阻。他们的第一颗炸弹在富士钢铁厂前面的道路上爆炸，摧毁了附近的7所住宅，损坏了11所，导致1人重伤。第二颗炸弹击中了日本冶金厂，由于人员已提前疏散，飞起的弹片只割伤了一些工人。1名学龄前儿童中村喜郎背部中弹死亡，这成为后来日军指控他们扫射平民的证据。

当飞机冲向海面时，霍尔马克和领航员蔡斯·尼尔森一起欢快地唱起了歌，“我们不想让整个世界都着火”。尼尔森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他错了，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泰德·劳森中尉的轰炸机第七个进入日本领空。当他们经过一所学校时，孩子们纷纷涌向校园，朝天上的飞机挥手。这一情形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但劳森忽然看到了校园内日本国旗上那个血红的太阳，他感觉好像被人当胸打了一拳。

之后他们顺利躲过了6架日军战斗机。飞临东京时，劳森看到了同伴前几次攻击留下的大火和烟雾。他们的任务是轰炸日本机械工厂，投弹手克莱夫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就接连投下了4颗炸弹。整个过程用时仅仅半分钟，劳森后来据此写下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十分畅销。随后他们从皇宫上空掠过快速逃逸。在到达安全地带后，劳森、麦克卢尔和撒切尔在座舱里以喝酒来庆祝任务的顺利完成，同时缓解之前的紧张情绪。那瓶威士忌是怀特医生以治疗蛇毒为由替大家特意申请的，现在被提前喝掉了。

七号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落入了日本钢管工厂的一条水渠，第二颗炸弹在一个焦炭堆上爆炸，第三颗炸弹落在了炭堆旁边，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最后一颗燃烧弹分散开来，引发的大火很快被消防队员用防火沙桶扑灭。整个袭击只造成4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当天上午，天皇裕仁和皇后良子正在皇宫御花园为前线的日军官兵采药以示恩泽。当隆隆爆炸声传来时，起初裕仁也以为那是演习。

但当明白是真正的空袭之后，裕仁显然没了往日的矜持，大声喊叫着躲进了樱花林，全身如筛糠般颤抖不已。直到空袭过后，卫兵四处寻找，裕仁才惊魂未定地从树丛中钻出来。

区区13架飞机对偌大东京的袭击，注定了700万东京市民能够目睹炸弹爆炸的只是少数。在大多数人眼中，这很可能又是一次逼真的演习。东京索菲亚大学的天主教神父布鲁诺·比特回忆道：“当他们知道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时，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走到外边，甚至爬上房顶或烟囱以看得更加清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刺激而不是令人害怕的事件。”

在陆海军俱乐部里，两位少壮派军官正一起吃着午餐，他们是海军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两人正商议如何联合反对山本五十六提出的中途岛作战计划。外边爆炸声此起彼伏。“妙极了！”富冈大声叫喊道。不愧是海军出身，富冈猜测那些空袭的飞机一定来自美军的航母。既然美国舰队能够开到离东京如此近的地方，联合舰队就能在本土水域与之展开决战了，就可一举剿灭那群讨厌的家伙。果真如此，山本力主的中途岛作战也就不需要了。

开战之前为美日和谈殚精竭虑的约瑟夫·格鲁大使此时已完全无事可干。美国暂时还回不去，他只能待在东京的使馆里，等着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进行外交人员互换。18日上午，格鲁会见了瑞士驻日公使，随后走向山上的住宅准备去吃午饭。这时他听到了爆炸声，远远看去，有几个地方起火。起初格鲁以为那不过是普通的火灾，但很快就觉得不太对劲儿，更远处很快有了新起火点，防空炮火也响起来了。这时他看见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在前方不到2公里的空中快速飞过，然后突然向下俯冲。“我的天，我希望那不是一架美国飞机，我看它可能是掉下去了。”很快第二架飞机在他视野中出现。“所有这一切

都令人非常兴奋，”他在日记里写道，“但当时很难相信这不是日本飞机的模拟作战。”

使馆人员全跑到了室外，一架轰炸机从海军武官亨利·史密斯赫顿少校的头顶掠过。大家分成了两派，一半人认为这是自己人真正的空袭，包括格鲁大使在内的另一半人认为那不过是日本人的演习而已。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以100美元为赌注来决定胜负。随后一名使馆人员主动上前搭讪一名日本警卫：“看起来，你们今天的演习非常成功啊！”

“那不是演习，”卫兵一脸沮丧地回答，“那是真正的袭击。”格鲁大使这一半人只好输掉了100美元。

被关押在拘留营中的美联社记者约瑟夫·戴南也听到了爆炸声。很快，几名警察冲了进来，要求他们灭掉炉子、关上窗户，因为东京遭到了袭击。戴南随后在文章中写道：“一架美国飞机直接从我们营地上空飞过，引擎的轰鸣声甚至比留声机里播放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还要美妙动听。”

在英国使馆，87名被软禁的外交官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相信那是真正的空袭。“我们最热切的愿望已经成真，”密码专家弗兰克·默塞如此说，“整个下午，我和我的同伴都在为美国飞行员的伟大壮举而举杯庆贺。”大使馆雇用的一位日本员工对此抱怨道：“你们竟然来轰炸我们，这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屋都是木质的，而你们的房屋用的是石头材料。”

斯基·约克中尉的八号机袭击目标是飞机引擎制造厂。他的飞机出现了故障，油表显示每小时油耗高达98加仑，远远超出了72~75加仑的合理范围，辅助油箱内的油已提前用完。约克怎么都找不到东京，只好轰炸了无意中看到的一家工厂。工厂看起来很大，主建筑有4层楼高，似乎是一个发电厂。赫恩登打开了炸弹舱门，边念叨《圣

经》第二十三诗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边把4颗炸弹一股脑儿地丢了下去。糟糕的轰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只损坏了一栋建筑。

燃油过量消耗使约克认为，他们飞往中国毫无希望。他违反了杜立特的命令，驾机径直穿越日本，飞往了苏联的海参崴。为缓解紧张情绪，埃斯曼笑着说：“我敢打赌，在星期六的中午轰炸东京，然后又飞过日本上空，我们这个5人机组肯定是第一个。”

理查德·乔伊斯驾驶的是最后一架轰炸东京的飞机，目标是日本特殊钢铁公司。他的第一颗炸弹击中了一个码头，第二颗炸弹命中了工人教室和宿舍，杀死了5名工人和2名女档案员，还有7名工人之后重伤死亡。第三颗炸弹将几所木质房屋炸平，6名平民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这架飞机的攻击共杀死25人，在所有机组中排名第二，此外还造成23人重伤、50人轻伤。他们遭到了日军9架战斗机的攻击，但最后还是成功逃脱。

在罗斯·格林宁十一号机身后，是埃德加·麦克尔罗伊的十二号机与比尔·鲍尔的十三号机，他们的攻击目标是神奈川、横滨和横须贺。三架飞机在到达日本海岸时分道扬镳，奔向各自的袭击目标。

第十一号机在掠过霞浦湖时遭到了4架日军战斗机的拦截，轰炸机的左翼被机枪弹击穿，右翼后缘到螺旋桨被打出了一排弹孔。机枪手加德纳用12.7毫米机枪还击。格林宁原计划是轰炸横滨炼油厂、码头和仓库，如此情形使他只好将4颗燃烧弹全部扔在了香取海军航空站，只摧毁了6栋建筑，没有人员伤亡。之后他驾机冲向大海。

鲍尔的袭击目标是横滨造船厂，那里布满了航空气球。他只好转而轰炸日本石油公司及其他目标，轰炸毁坏了建筑2栋，也未造成人员伤亡。

麦克尔罗伊轰炸的目标是横须贺海军基地，他们发现那里停泊着几艘巡洋舰，不过附近还有一个块头更大的家伙。在干船坞里，工人正把16700吨的潜艇支援舰“大鲸”号改造成一艘航母，这就是后来的“龙凤”号。要炸肯定找个头大的，随后扔下的炸弹贯通了这艘舰的左舷，损伤使其转为航空母舰的时间推迟了4个月。“我们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舰，”机枪手亚当·威廉姆斯兴奋地大叫，“似乎整个码头都在燃烧。”燃烧弹引发的火灾烧死了5名工人，横须贺海军工厂负责人都筑伊七一脸无奈地悲叹道：“敌人真是不简单哪！”

空袭行动副队长杰克·希尔格少校——他的弟弟在不久前的爪哇海战中失踪——所在的十四号机负责攻击130万人口的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目标包括兵工厂、兵营、储油厂和三菱飞机制造厂。他的飞机和杜立特一样只带着燃烧弹，以取得最大的攻击效果。袭击破坏了23栋建筑并使另外6栋严重受损，引发的大火直到第二天才扑灭，名古屋发动机厂的5栋建筑被烧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唐纳德·史密斯中尉的十五号机轰炸了日本第六大城市神户。这里似乎毫不设防，第一颗炸弹投在了钢铁厂西部，第二颗赐给了川崎造船厂，第三颗投在了电力机械厂的西部，最后一颗扔给了川崎飞机制造厂和川崎造船厂的飞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摧毁了21座房屋并使另外14座受到损害。

最后一架也就是十六号机，有个唬人的绰号叫“地狱蝙蝠”。比利·法罗中尉的目标是大阪或名古屋，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一颗炸弹击中了东邦天然气公司的三号罐并引发了大火，最后一颗炸弹击中了三菱重工名古屋航空制造厂，这里以生产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而闻名。轰炸导致5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与六号机一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的灾难。此次空袭行动，“6”似乎成为一个带有凶兆的数字。

扔完炸弹的美国人已绝尘而去，东京遭到的突然袭击使军方高层恼羞成怒。让他们备感耻辱的是，空袭几乎与防空演习同时进行，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军令部作战室里，满头大汗的总长永野修身围着会议桌不停地转圈儿，口中反复念叨着：“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三和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语言：“当敌军的位置仍在东京以东700英里时，我们估算敌人会在第二天清晨发动攻击，所以当获悉东京和横滨已遭到轰炸的消息时，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为此而痛恨自己，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所幸空袭并未造成多大损失，至少皇宫没有遭到破坏。”

“大和”号战列舰上，又惊又愧的山本瞬间病倒了，他将自己关进了房间不肯出来。山本感到羞愧难当，他觉得自己不但辜负了天皇和广大民众的期望，甚至连自己的情人都无法保护。轰炸期间，他的情人和合千代子因胸膜炎正在住院。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呼吸困难，挣扎着想爬起来。医生已经丢下我出去躲避了。我只能听天由命，着实悲哀。”

由于山本避门不出，宇垣缠毅然接过了指挥权。他派出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前往追击，这些飞机最远飞出1200公里，也未能发现任何敌踪，这让宇垣怒火中烧又无可奈何。敌人到底来自何处，又逃向何方？至今仍然是谜。当晚他在《战藻录》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必须查明敌机的数量和型号，从而改善未来对付敌人攻击的措施。总之，今天的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人。”宇垣不能确定早上发现的那支美国舰队是已经掉头逃走，还是正在准备发起第二次袭击。第二天就有新消息传来，日中国派遣军在江西南昌附近俘虏了5名美军机组成员。宇垣知道突破口将从这里打开，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们的嘴！

文采斐然的宇垣在4月20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敌人已经逃之夭夭，远远地看着我们如此骚动喧嚷，对于我们的愚蠢投来蔑视的目光。我国本土既已遭敌军的轰炸，我们却失去报一箭之仇的良

机，真是遗憾至极。春天已逝，长蛇在东、飞机在西，纷纷飘落的棠棣是炮弹的痕迹。”

艰难营救

将炸弹全部扔下去后，16架B-25中的15架开始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飞去。只有八号机选择了海参崴，这在之前是明令禁止的。按预定计划，中国境内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会亮起灯塔指引他们降落，其中最容易被发现的是衢州机场。

由于提前起飞意外增加了航程，所有飞机的燃油已无法按计划到达指定的中国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程显得异常险恶。或浓雾或大雨的糟糕天气，使各个机组几乎无法判断准确的方位，即使像杜立特这样的牛人也毫无把握。领航员汉克·波特告诉他，飞机预计在距离中国海岸210公里处耗尽燃油。庆幸的是，似乎上帝也为这群无畏的勇士动了恻隐之心，原来一直刮着的逆风突然间转成了顺风，航速因此提高了每小时46公里——这可是救命的46公里！杜立特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杰克·希尔格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早晨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活过这一晚上，大家高兴得像一群孩子似的。我们知道终于有机会绝处逢生，活着出去向人们讲述这段英勇的事迹。”

飞机飞临中国已是傍晚，狂风暴雨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油耗警示灯早已亮了起来，“能够到达陆地的概率几乎为零，感觉就像走到了穷途末路”。杜立特下令准备好救生筏，要求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轻易放弃”。

前方模糊出现了海岸线的轮廓，保罗·伦纳德大叫道：“在那儿，我感觉自己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杜立特试图把无线电频率调至4495千周以寻找衢州机场，一直未果。“我们只能选择跳伞了，只希望我们降落的地方是中方控制的土地。”杜立特安排了跳伞的次序，他是最后一个。

21点10分，伦纳德和布雷默间隔几秒钟从飞机上跳了下去，随后是波特。杜立特帮科尔松开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降落伞，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会儿再见，迪克。”

到21时20分，飞机上只剩下杜立特一个人了。至此，他已经连续飞行了13个小时，行程3600公里，其间还轰炸了日本首都。在关掉燃气用阀后，杜立特纵身跳出前舱门——这是他第三次不得不从飞机上跳下去，黑夜立即吞没了他。

杜立特担心落在坚硬的土地上会使脚踝骨折，之前那里曾两次受伤。他曲起膝盖以减缓落地造成的冲击，幸运的是他落进了一片稻田，里边到处是中国人当肥料的粪便。他从稻田里爬出来，然后解下降落伞。尽管全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但至少他还活着，这是最让人庆幸的事情。四处游荡的杜立特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小磨坊，他就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天气寒冷加上浑身湿透，杜立特不得不连续做体操以保持体温。

19日黎明，杜立特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向一个村庄走去，他遇到了一个肯定不懂英语的农民。农民将孤立无援的杜立特带到了附近一个军事驻地——还好它属于中国人。一个国军少校竟然能说几句英语，这让杜立特兴奋无比。少校要求这个满身结着一层干粪便的外国人交出手枪。杜立特解释自己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日本东京，昨晚空降在附近的一块稻田里。他建议少校一起去看他的降落伞，以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实话。少校同意了，在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押解下，大家一起来到了杜立特降落的那块稻田，可惜降落伞已经不知去向。

少校军官据此认为杜立特说谎，下令士兵缴下杜立特的枪。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去搜查农户的士兵拿着降落伞跑了过来，少校脸上露

出了微笑，友善地向杜立特伸出了手。“我就这样被他们正式接纳了！”杜立特后来回忆道。

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国并未将详细计划告知中方，连蒋介石和史迪威都不清楚。尽管事先约定，这些飞机降落在中国后将归“飞虎队”使用，但陈纳德本人并未接到军方的任何指示，他将联系失败最终导致所有飞机坠毁和部分飞行员阵亡、被捕，归咎于华盛顿事前过于谨慎。这位“飞虎队”队长认为，如果决策者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地讲清情况，即使杜立特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起飞，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机场”。

根据此前模棱两可的指令，驻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为预计19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不但为即将来到的飞机开放了跑道，还备好了特供他们使用的燃料和润滑油。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大型条幅，为客人准备的西式餐点、宿舍早已就绪。但因为空袭行动提前了一天，这些工作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

18日当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暴风雨中传来。老贺立即下令通知附近部队、机关“提高警觉，实施灯火管制”。他的第一反应是“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20分钟后，不远的山外传来了一声巨响，除了雷电风雨，就再没其他声音了。

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天一大早，辖区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伞降部队，乡民正在实施围捕”。紧接着行署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将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青年营李营长打来电话说，将要送上山来的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声称在头一天驾机袭

击了日本的重要城市。贺扬灵后来回忆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

李营长带着客人很快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主动上前握住了老贺的手。贺扬灵被告知，他的名字叫杜立特，美国陆军中校，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他身边那个人叫迪克·科尔，副驾驶。

科尔的降落伞挂在了一棵松树上，他顺势把降落伞接下来改成一张吊床过夜。黎明时分，科尔卷起降落伞，拿着指南针向西走。几小时后，他在一条小路上幸运遇上了一个国军士兵。士兵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边飘扬着中国国旗。中国人拿出一张画给科尔看，画上画着1架飞机和5个飘下来的降落伞，科尔指指第四个，示意那是自己。士兵随后将他护送到天目山驻军基地，他看到了那幅画的作者——他的队长杜立特中校，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19日上午，汉克·波特走进了一个小村庄，村民对出现这样一个外国人颇为好奇。一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汉字，波特一个都看不懂，村民在一张地图上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几分钟后，他发现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从同一条小路上跑了下来。“看到他，我心情好极了，”波特回忆说，“至少有了我认识的人。”

短时间内村里出现两个外国人让村民感到不安。一名村民从背后突然抱住了布雷默，随后他们身上的枪、刀具和现金被抢走，波特的飞机导航手表和他自己的汉密尔顿手表也被拿走了。村民将他们五花大绑，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时，迎面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懂得一点儿“洋文”——水平不一定比老酒高，借助笔谈和手势比画，老朱艰难搞清了两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显然是友非敌。两人被松绑并马上成为老朱家的尊贵宾客。村民用茶水和鸡蛋招待他们。虽然很饿，但出于戒心，两人都不愿意吃，只是喝了一些热茶。随后当地

的一名游击队长赶到了，勒令大家交还美国人手枪、刀、现金和手表，但波特的汉密尔顿手表还是未能找到。大家一起前往浙西行署。队伍走到相邻的射干村时，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活动，抓捕对象是机枪手保罗·伦纳德。

天快亮时，伦纳德走出山谷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他遇到了4名武装人员，其中一个人要他举起双手。伦纳德掏出了手枪，对面的人开枪了，伦纳德也开了两枪，之后转身跑回山上。他看到山下聚集了很多，于是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逃跑。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一大群人从远处经过，最前面似乎是两名美国人。伦纳德重新装好子弹冲下了山，他瞬间由“歹徒”变成了上宾。步行途中，一个村民突然蹿到波特身边，将那块汉密尔顿手表飞快地塞到他手里，转身跑开。当天下午，三人在驻军总部见到了杜立特和科尔。五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还活着！”

经过杜立特介绍，贺扬灵知晓了空袭行动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人的老窝遭到轰炸，压抑已久的贺扬灵兴奋极了。他6岁的小女儿看到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父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心情大好的贺扬灵半开玩笑地告诉孩子：“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坠落的飞机很快被找到，大约在衢州以北110公里处。杜立特和伦纳德当天下午就去查看了飞机残骸，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设备和物资，“飞机碎片在山顶散落了足足几英亩。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飞机摔得粉碎”。

杜立特相信其余15架飞机——他尚不知有1架去了苏联——肯定和自己的命运相似，“在我看来，行动无疑失败了，我一生中从未如此低落过。”

伦纳德感觉到了队长的闷闷不乐：“中校，您觉得回国后会怎么样？”

“他们会在军事法庭上审判我，然后将我送进监狱。”

“不，长官，让我告诉您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提拔您当将军，还会授予您国会荣誉勋章。他们会再给您一架飞机，到那时我还要和您一起飞行。”——这话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褒奖！

4月20日，杜立特得知已有4个机组的成员被找到了，他请求贺扬灵在杭州湾和温州一带海域设置瞭望哨，以搭救更多的机组成员。淳安县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人手实施搜救，连高山密林也不放过。众多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占区，请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宣传之下，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正好跳伞在淳安和遂县地区，他们很快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飞机坠毁导致机上的通信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有几个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之后，杜利特急切想与外界取得联系。他很快拟定了一份电报，由浙西行署发给重庆，再由重庆转发给华盛顿。“成功轰炸东京，”杜立特在电报中写道，“由于中国海岸天气恶劣，飞机可能已全部坠毁，目前已查明5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宋子文递交美方的时间是4月21日，一直在焦急中等待的阿诺德第一次有了那群人的确切消息。

4月22日，杜立特就收到了重庆转来的阿诺德的贺电：“对你们这次真正了不起的飞行，我要以整个陆军航空部队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及你们团体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更好的消息还在后边，参谋长马歇尔的电报里说：“你以极高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指挥你的团队完成了这次危险的任务，你对国家和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统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你的准将提名今天已送交参议院。”杜立特的兄弟

们也为他的晋升而激动。“我们个个欢天喜地，就像自己也都被提拔成了将军一样。”希尔格说。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十六号机的比利·法罗机组很可能在鄱阳湖一带落入日军之手。杜立特问贺扬灵，能否用钱从汪精卫那里把他们赎回来，或者组织武装解救。后一方案马上被否决，因为南昌附近驻有大量日军。不单如此，连杜立特等人也要尽快转移到衢州，再从那里乘机前往重庆。

贺专员特意为杜立特等人举办了隆重的招待宴会，特色菜是中国人舍不得吃的老鸭煲。看着飞行员难以下咽的样子，杜立特暗自提醒大家：“不许评头论足，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引起任何麻烦，现在你们在这里是客人。”

步行途中，年事已高的杜立特提出“实在走不动了”。半小时后，中国人竟然给他牵来了一头驴。中校好奇地围着这头怪物看，冷不防被它一蹶子尥翻在地上。看着杜立特一脸诧异的样子，一名中国军官微笑着警告他：“它还会咬人。”不过5个人还是很快坐上了中国特有的轿子。

泰德·劳森的七号机在迫降时遇到了麻烦，一头栽下的飞机在海面上翻了过来，巨大的惯性导致投弹手鲍勃·克莱弗直接从机首飞了出去。劳森和副驾驶迪恩·达文波特连同驾驶座一起猛地从驾驶舱甩了出去。麦克卢尔的肩膀重重撞在了装甲板上，然后落入水中。

等劳森醒来时，他已经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识到身受重伤之后，劳森解开安全带奋力游向水面，之后开始费力向岸边移动。海浪一次又一次将他拖回水中，终于一个浪头把他推上了岸。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左膝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盖骨露在外边。作为驾驶员，他觉得飞机坠毁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开始大声咒骂自己。忽然他觉得那声音有些陌生，伸手

去摸嘴巴，发现下嘴唇被豁开了，伤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齿都弯到嘴里去了。他将手指放进嘴里试图将牙齿扳直，不想它们完全脱落下来了。劳森气愤地将满手的牙齿扔掉，这时他看到了达文波特。

麦克卢尔在水中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两条胳膊全断了，随后他看见了不远处同样无法移动的克莱弗。两人费力地从水里走出来，然后瘫倒在海滩上。

戴夫·撒切尔在机尾被撞晕，还好他戴着飞行头盔。当他从机腹爬出来时，听到了麦克卢尔叫他的声音。5个人一个不少，但个个重伤。劳森和达文波特颈部严重受伤，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时有日军巡逻艇从附近海面经过，丧失行动能力的几个重伤员只好就这样躺着听天由命。

海堤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机枪手立即挣扎着开始瞄准。麦克卢尔叫道：“别，他们是中国渔民，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

麦克卢尔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幸运碰上了中国的游击队。随后更多游击队员赶到，将几位伤者背到附近的一间小屋。让麦克卢尔惊讶的是，背他的那个中国人又瘦又小，体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过90公斤，他不知道这个中国人身体里怎么能够迸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劳森想对背他的那个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战，这就足够了。他嘴里喃喃地说：“如果我们能留在这里，如果我能恢复过来，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曾在英国人的轮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海边村落缺医少药，郑队长决定将伤员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救治。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

艘平底帆船朝岸边静悄悄地驶过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走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森等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人带担架扔到了旁边的沟洼之中。

还没等伤员叫出声，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劳森稍稍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疼痛。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劳森后来回忆说：“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中国人神色自若。虽然附近已发现了飞机残骸，但那几个日军士兵没有察觉出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最终驶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担架被重新抬入船舱。紧扣扳机的游击队员目光炯炯，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路平静无波，几位伤员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临海并不安全，这里距日军最近的据点不到20公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美国飞行员到了这里，他们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县城。伤势最重的劳森伤口感染，急需手术。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劳森后来感慨地说：“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张沉滞的面孔背后，都在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激动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劳森想起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或电影院门口看到有人在为中国人的抗战募捐，他很多次从那里经过，偶尔也会捐上一两美元，当时还觉得自己非常慷慨。现在他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心里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知名医生陈慎言到了临海，他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陈医生为美国人检查了病情，提出要将他们转移到自己的医院——由于曾帮助过受伤的飞行员，1945年赴美就读的陈

慎言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亲自接见。4月21日上午，8时，一行人准备再次启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乐队什么的都有，”撒切尔后来如此回忆，“一队中国士兵沿路边列队立正，向每位经过的飞行员敬礼，我们中那些还能动弹的队员也回敬了军礼，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们这队更吓人的队伍了。”

劳森被抬在担架上，65公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12个小时。珍贵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也通过秘密途径送到这里，随后赶到的怀特医生为劳森实施了截肢手术。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村民为劳森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森等人被安排转移。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森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森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为勇士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不幸截肢的劳森是个文化人，后来他依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书中内容在1944年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影。劳森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到，在被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慰藉。”

命运最惨的当属迪恩·霍尔马克的六号机，他们中只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距离中国约160公里的海域，飞机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尼尔森告诉霍尔马克，大约再有3分钟就可能到达中国海岸。透过暗夜，霍尔马克依稀看到了陆地。就在轰炸机逼近海

岸的时候，飞机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几秒钟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轰炸机一头扎了下去，霍尔马克想：“我们应该不需要降落伞了。”

飞机坠落在离浙江象山县海岸不远的地方。19日8时左右，在海滩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尔森慢慢清醒过来。天气变得异常晴朗。沿着海滩，尼尔森远远看到了两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国军队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无疑是自己的战友。他从地上爬起来，向那边走去，当他扒开一丛灌木时，前面出现了一双帆布步胶鞋，再往上脚上打着绑腿，再往上，一支来复枪正对着他的头。尼尔森站了起来，他看清那两具尸体是投弹手比尔·迪特尔和机枪手唐·菲茨莫里斯。

这个人竟然会说英语，问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尼尔森回答是美国人。对于尼尔森的反问，对方回答是中国人。不远处传来日本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国人告诉尼尔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们俩都得死。”两人穿过灌木丛中的一条小路躲进了竹林，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日军的巡逻艇基地。尼尔森问对方怎么会英语。这个姓陈的中国人告诉他，自己是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时学的。

两人一起来到游击队驻地，那里有20多个游击队员，个个衣衫褴褛。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见到了一条腿严重受伤的迪恩·霍尔马克和副驾驶鲍勃·米德尔。大家用简单的木质棺材埋葬了两位战友，三人为牺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祷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们无法离开。到第三天中午，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嘈杂声，一个中国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三个美国人看到门外有数百个日本兵，他们带着枪、刺刀和手榴弹。三人很快被发现，一名留小胡子的日本队长让翻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俘虏。你们无须担心，我们会对你们很好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与日本人说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铐，然后用绳子加固，晚上还被加上了脚镣。32个日本兵用一艘船运送他们，昼夜不停。4月24日，他们被送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飞机同样与“6”有关，就是比尔·法罗的十六号机，他们最后一个从航母上起飞。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恶劣的天气甚至让副驾驶鲍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得克萨斯的龙卷风。领航员乔治·巴尔建议向西飞行15分钟后再折向南，这样可以确保飞机降落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但法罗不想让飞机坠毁，他一直向西，试图找到适宜降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接近日战区——南昌。最后油料耗尽，他们选择了跳伞。

掉在一座坟头上的投弹手萨泽摔断了几根肋骨。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试图以此来吸引同伴，四周没有任何回应。天亮之后，他选择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几位村民。后来他发现了前面的一处营地，一个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沟里清洗军服。他递给那个人一根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很快就来了十几个人，人人拿着步枪和刺刀。他们缴了萨泽的枪，然后带他进入营地。一名士兵问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泽拒绝回答。一名翻译很快来到。“你们是中国还是日本人？”萨泽问。翻译向他宣布：“你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上。”

领航员巴尔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来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桥。忽然，他的后背被一支枪顶住了，巴尔只好跟着走到路边的一个防空壕。里面走出几个士兵，巴尔被五花大绑。他随后被押到一个叫南昌的中国城市。在一个房间里，他见到了十几个军官，巴尔认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号机组5个人无一幸免，最后被抓到的是法罗。这样加上六号机，总共有8个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4月20日，十六号机组的5个人被押解到南京。几个人被单独关押，以防串供。美国人提出，作为战俘他们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几个人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我立下过誓言，不会透露任何军事秘密。”法罗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他们随后遭到了严刑逼供。斯帕茨编造说，他们从中途岛以西的一个小岛上起飞。鲍比·海特坚持起飞地是阿留申群岛。几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发回东京。在详细查看过地图之后，宇垣缠认为这些人说的地点都不靠谱，当时所有飞机都飞不了那么远。他在《战藻录》中写道：“他们说的没有一句真话，第一次审讯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做进一步调查，为将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不过日军还是从谎言中得知了一些细节，他们推测至少有13架飞机坠毁在中国。

听了宇垣的汇报，山本同样是怒不可遏：“当你自信满满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虽然我方损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国的领空被侵犯了，却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已经足够羞辱了。这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怎么糟糕的进攻也胜过完美的防御。”此时山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到21日，判断哈尔西舰队早已走远的飞行员终于开口了。巴尔供出所有飞机都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宇垣对美军空袭计划的精妙设计感到好奇，甚至是赞赏，自尊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这16架飞机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这一谜团。”

4月22日，六号机组成员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萨泽偷偷向窗外窥探，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似乎见过的地方，后来知道那里叫富士山。27日，六号机组幸存的3名成员也被押到了东京。

唐纳德·史密斯的十五号机组同样遭遇了险情。他们在燃油尚未用尽的时候因引擎动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个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

很快被巨浪掀翻。在与海水搏斗了两个小时后，几个人总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发现不远处有昏黄的灯光，几个人就此来到了一家渔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门，并喊着朱立卡教给他们的简单的中国话。一个渔夫提着灯笼把他们领进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渔夫叫醒了母亲和妻子为美国人烧茶做饭，他们甚至吃上了米饭和虾干。怀特成为其他机组成员嫉妒的对象，“因为我会使用筷子，而他们只会用手抓”。

天亮时，屋里挤进来许多好奇的村民。后来怀特回忆说：“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的政治派别，但他们的友好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开始比画着交流，一个村民拿出一本年历，每页上方都有英语单词。通过翻看一本词典，怀特告诉村民他们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东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美国人的湿衣服还在一边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叫檀头山，这一区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渔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美国人睡，那不过是一个简易的土炕另加一条被子。条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国人还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诉怀特，等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回到这里，靠卖给中国人弹簧床垫去发大财。

因为这里离日占区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发。船在半夜时分到了南田岛，这里是劳森机组坠毁的地方。在一家农舍，他们邂逅了救走劳森机组的那位游击队长。游击队长拿出了劳森等人留下的纪念品，还有一张写有达文波特名字的卡片。当天，他们吃到了中国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鸡肉。

在步行到一个道观时，前面出现了日本人。中国人将他们藏进了地洞，他们身边的游击队员个个攥紧了枪——美国人甚至怀疑那些破

旧的枪到底能不能打响。他们听到日本人在外边四处敲打，还听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惨叫声，显然他们挨了打。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怀特对此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极端贫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出卖我们为自己换取巨大的好处，但显然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那么做”。

历经磨难的九号机组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地，劳森机组两天前刚刚经过这里。美国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干净的衬衣、短裤。晚餐非常丰盛，一群中国小女孩儿来向他们“献花，跳舞，歌颂飞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招待会，参加的有当地官员、学生和士兵，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欢呼。在政府官员讲完话后，他们每个人也做了简短发言——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午饭，他们吃了鸡蛋、猪肉和香肠。

“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人们都争着来看我们，”怀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孩儿钻到我的椅子下边，被他的母亲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来，我给了他1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脱险的各个机组陆续到达衢州。当杜立特于4月26日赶到那儿时，机场已聚集了56名机组成员。能够活着重聚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激动，希尔格在日记里写道：“就像回到了家，我们快乐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国外，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领航员韦尔德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琼斯和怀尔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名身着西装的绅士站在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们：“我是玉山市市长王丹尼，我们专程前来迎接来自美国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赶往上饶，专程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如何营救被俘的机组成员。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区县进一步开展搜

救活动，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别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作为对美军空袭东京的报复，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光顾衢州机场，美国人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们随后被分批送往重庆。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弹，这一消息给满目疮痍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光。不管认识与否，在重庆的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迎面拦住以示祝贺。有人提议将美国人轰炸东京那一天定为一个特定的节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高调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梦魇只有用炸弹才能粉碎，对日本的这次袭击仅仅是个开始。”4月29日，刚刚到达重庆的杜立特就应邀与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共进晚餐。他被告知，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将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会由蒋介石亲自做东。先行来到的蒋夫人——她在中国被誉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对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瞬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对此，雷迪后来写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聪明、机智而美丽。”

蒋介石在午餐将要开始时抵达。委员长向飞行员们敬酒，与大家一起为罗斯福和未来的胜利干杯。在美国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蒋介石显得平淡无奇。饭后，雷迪请蒋夫人在自己日记首页的地图上以及一张带有机组成员署名的钞票上签名，驻中国的比塞尔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争相索要签名的行为。比塞尔拿出一枚美国飞行员佩戴的翼形徽章赠送给夫人，蒋夫人坦言还想要一顶飞行帽，几名飞行队员不约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说：“她开始试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宁的，然后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刚刚好！”他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格林宁送给蒋夫人一套美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徽章，后来他说：

“我尴尬了好一阵子，笨手笨脚地围着她转，试图找地方能帮她戴上。”

当天21时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厅集中，雷迪注意到蒋夫人佩戴着比塞尔白天赠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脏一侧显眼的位置”。蒋夫人授予所有人“杰出服务勋章”，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蒋夫人身后。“这会让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

“她是一位金发女郎，还是黑美人儿？”显然听到了的蒋夫人微笑着回头问他。

蒋夫人为飞行员送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感谢他们袭击东京的伟大壮举：“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愿你们继续维护自由和正义，凭借你们的努力，当我们取得胜利时，将会逐步建成一个更加快乐、无私的国际社会。”

不是所有飞机都遭遇到坠毁的不幸命运，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约克的八号机——名字带斯基，看来也就该飞往苏联，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于频繁改装造成的疏漏，八号机的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导致油量指示表提前报警，飞往中国已绝无可能。约克只好就近飞往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机场。人员和设备均毫发无损，这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幸存的飞机。

飞机立即被苏联人没收，机组人员也被扣留。苏联人似乎对他们颇为友好——毕竟他们与美国是潜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国的援助。约克询问一位看似面善的苏联军官：“可否提供油料？”并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就飞走，不给主人增添更多麻烦。显然他想得太简单了，八号机意外降落苏联已升级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号机降落海参崴的消息，3天后由苏联政府正式通报给美国使馆。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刚到莫斯科还不到半个月

——必须硬着头皮去破解难局。斯大林告诉他：“按照国际法，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扣押。”让大使稍感欣慰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说：

“飞行员在苏联绝对有人身安全，他们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斯坦利解释说，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其余飞机都按命令飞到了中国，这架飞机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烦才被迫转向苏联的。4月2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说，此举将导致苏日关系更加复杂。斯坦利再次表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为美国机组成员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声明“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苏联人提出了严正抗议，认为仅仅扣押是绝对不够的。那架飞机刚刚袭击了日本，苏联事实上等于为美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之间《中立条约》的规定，并将危及下一步的两国关系。佐藤威胁，“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俄国人承担”。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摊子铺得太大，目前暂无能力向西伯利亚发起进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称：“扣留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随之展开，但往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有顾忌。苏联人正在西线与德国激战，不愿在远东惹出新的麻烦。日本人更不愿意在离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树立新敌。一旦苏日爆发战事，东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会面临之前那样的轰炸，日本势必要从前线抽调部队来保卫本土。正因如此，5月7日，佐藤向东京提出了让步建议：“这架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抵得上另一场战争吗？”此事之后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继续不停抗议，苏联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地一味搪塞。但苏联人始终拒绝将飞行员交给日本人，双方就这样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里干耗。

对于约克等人来说，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客人”来对待的。几个人喝了苏联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鱼子酱，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苏联实属不易。他们先是

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到了古比雪夫。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美国人来到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里距伊朗已经很近。

几个人商量着试图逃走，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贿赂了一名从事走私活动的阿富汗蛇头，他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品和黑市货物。5个人口袋里共有3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黄蜂”号上赢海军的。蛇头开价800美元，最后双方以250美元成交，蛇头答应带美国人偷越边境进入伊朗。

行动看似凶险却异常顺利，1943年5月11日，他们成功逃过边境，进入伊朗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经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战后，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根据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顺便又赚了不少稿费。

初看这苏联人水平实在太差劲，5个大活人就这样轻易跑掉啦？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美国人想要逃脱绝无可能。1944年10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一起策划，准备将28名被扣押者从西伯利亚转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绝密电报中的话彻底露了馅儿，“为这些人安排一次类似去年那样的逃跑行动”。战后解密的档案表明，那名蛇头的幕后是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国人的逃跑是苏联人暗中授意并组织的，这样的方法使美国人属于“意外越狱逃脱”，苏联人最多属于看管不严，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在东京，政府对空袭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总计112座建筑被摧毁，53座建筑遭到破坏，87名居民死亡，151人重伤，311人轻伤。由杜立特一号机组造成的儿童死亡成为日本大肆宣扬的热门话题。那名

四年级学生茂小島的父亲发表声明，要从军为孩子报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国”。

虽然损失并不很大，却在精神上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一爆炸性事件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之中的日本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日本国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4月20日，东京再度发布了空袭警报。在21日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被撤职，陆军省人员也有变动。

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空袭带来的舆论压力。18日14时，东区指挥部就发表声明：“9架敌机被我方击落，我方损失不大，皇宫并未波及。”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日本报纸开始大肆宣传损失的轻微，声称美军的空袭是“彻底的失败”，并把杜立特等人描绘成魔鬼的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进行非人道、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随后日军从被俘飞行员口中得知，空袭行动指挥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与英文“do little”发音相同，因此新闻发言人故作幽默地将这次轰炸讽刺为“成效甚微”，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事无成”。

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故意夸大了伤亡数字，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胆怯的袭击者故意避开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和工业中心，盲目地在郊区投掷燃烧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些无耻的偷袭者几乎全被我们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在场的东京居民高呼万岁！”

4月22日，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评论：“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数东京市民都未意识到这次空袭警报与平时防空演习警报有什么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来：只有约10架敌机在中午时分突破了我们的警戒线。一艘

美国航空母舰通常可以起飞近百架飞机，但仅有10架突入我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防，这真是少有的纪录。他们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我们的防御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敌机迫不得已，只能毫无目的地在郊区徘徊，在医院和学校投掷燃烧弹，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社论最后说：“这次空袭确凿证明，美国现在处于多么绝望的地步，这次空袭纯粹是当政者为了讨好美国的民众，堵住他们的嘴巴，平息他们的批评而已。”《每日新闻》写道：“敌军的袭击一无所获。”宫古当地的报纸宣称：“敌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证明我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麻薯新闻也嘲笑说：“美军软弱无力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政府官员开始在媒体上频频放话，表示袭击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曾任驻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称：“空袭一点儿都不可怕。跟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相比，这次空袭根本不能称为空袭。”新闻发言人堀智友评论说：“事实上，美军轰炸机很轻易就被我们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吓跑了。”防御指挥部的小林宣布：“单就空袭而言，无论多么猛烈的袭击都不能摧毁一个民族。”不知道3年之后，面对李梅B-29的火烧连营和随后的核弹攻击，这个小林又会说些什么。

日本人也不是光说不练。4月26日——空袭后第八天，在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上，大本营特地展出了B-25轰炸机的一片机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这些当然是从中国紧急空运回去的，它们属于法罗的第十六号机。在一株盛开的银杏树上，引人注目地挂着一具美军的降落伞。媒体重点提醒民众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伞上“加利福尼亚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样。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一首诗：

我们怕什么空袭，

广袤的天空坚如钢铁。

老少挺身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负有卫国的光荣。

来吧敌机，

哪怕是无数次！

在“大和”号战列舰上，几名少壮派军官反而为美国人的空袭暗自庆幸。“整个东京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首席参谋黑岛龟人说，“这让我们打了个冷战，杜立特空袭对中途岛作战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渡边安次中佐——之前他曾数次到军令部游说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现在再也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了。一直积极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展开决战的渊田美津雄甚至高兴地说：“感谢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飞行部队无意中对我们的帮助！”

山本仍然在为天皇的安全忧心忡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建立警戒线。4月20日，三和归纳了山本的意图：“美机似乎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要压制敌方这类企图就必须在夏威夷登陆，舍此别无他法。这样登上中途岛就成了先决条件。这正是联合舰队极力主张中途岛作战的根本原因。”

原来对中途岛作战军令部一直颇有微词，在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现在他们反而主动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在4月21日召开的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提出，延期执行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以便尽快执行中途岛作战计划。原来拒绝派出陆军的参谋本部也一改初衷，愿意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登陆部队，支持海军毫不迟延地将防御圈向东推进至中途岛—阿留申一线。反对声刹那间烟消云散，原来叫得最响的反对者一个个噤若寒蝉。

东京遭遇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此之前，前线传回的都是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人太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来振奋精神了。这次自己人干脆把炸弹直接扔到了敌人的心脏东京，美国人真是说多解气有多解气。一夜之间，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全部烦恼。空袭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杜立特中校干得漂亮！”

军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诺德中将仍在焦急等待着来自远东的消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报道是真是假，果真被击落了9架飞机吗？杜立特他们真的袭击了学校和医院？在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军方的做法只能是沉默是金。

对此媒体绝对不会答应。“每个人都想知道，华盛顿方面为什么对轰炸东京始终保持沉默？”《波士顿环球报》出现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华盛顿邮报》经验略显老到，使出激将法：“美国陆海军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发布任何公告，也没有承诺何时会发出公告。事实说明，华盛顿方面也完全没有确切的新闻。”

对此东京也感到纳闷，他们本以为美国人会大肆宣传，并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可是大洋那边到处嚷嚷的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军方一直悄无声息。得不到确切消息的《旧金山联合报》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报道：“我们很期待听到美国对他们行动伤亡的报道，现在看来，损失一定是巨大的。”

国会议员也活跃起来。虽然得不到准确的消息，但他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纷纷表示“这象征着美军拉开了正式反攻的序幕”。事实上美军现在自顾不暇，离反攻还远着呢。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斯奈德说：“这无疑给美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刚刚进行的空袭行动。”亚拉巴马州众议员约瑟夫·希

尔说。“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爱达荷州众议员沃斯·克拉克如此描述道：“所有一切就从在他们头上扔炸弹开始。”

保密工作是空袭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直到空袭前24小时，知道全部行动细节的只有6个人——美国的保密措施由此可见一斑，他们是洛、邓肯、金、阿诺德、杜立特和哈尔西。别说蒋介石和史迪威，就连马歇尔、诺克斯、尼米兹也只知道有这么一项行动。直到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海军部长诺克斯才被告知有一项针对东京的空袭行动即将开始，总统也只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就在杜立特一行飞抵东京的差不多时间，金才将完整的行动计划详细汇报给罗斯福。

得知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罗斯福表示了不安。当天晚上，他带着埃莉诺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夫妇共进晚餐，当天是后者的结婚纪念日。空袭成功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正在和摩根索等人研究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下一次炉边谈话的内容。总统显然非常兴奋，之后一整天他都在打电话。和阿诺德担心杜立特一行的安全不同，罗斯福只关心空袭对美国士气的影响。罗斯福清楚现在他必须回答民众一个问题：“那些飞机到底是从哪儿起飞的？”他叫来了撰稿人山姆·罗森曼。

“阁下，您还记得《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吗？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绝妙的永恒之地——香格里拉，它坐落在中国西藏的某个荒凉之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飞机是从那儿起飞的呢？这就是委婉地告诉大家，您并不打算告诉他们飞机真正是从哪儿起飞的。”罗斯福马上喜欢上了这个主意。

4月21日16时10分，白宫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显得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开战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显得无比风光，意气风发的总统对记者的所有提问来者不拒。《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黛维斯小姐是总

统多年的老朋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站起来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袭击东京的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呢？”

全场静默！这正是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政治家一般具有出色的表演天赋，只见罗斯福沉吟片刻，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以恍然大悟的神情幽默地回答道：“香格里拉，是那儿！不错，我想肯定是那儿！如果不是这样，漂亮的小姐，您说还能从哪儿呢？”

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同名电影曾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希尔顿在书中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种人间仙境，那里景色优美，没有战争和杀戮，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恰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谁都清楚那是理想中的天国。大家立即明白了总统的意思，美军轰炸机的起飞地目前仍是机密，不能公示。但他们依然对总统的机智回答报以同声应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来是那儿！”

“您会去调查日本报道东京袭击的真实性吗？”一位记者继续提问。

“一点儿也不会，”总统大笑道，“我大部分消息还是从日本的报道中听来的。”

“您有香格里拉的邮票吗？”

“当然，”酷爱集邮的罗斯福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模样，“那里的喇嘛曾送给我一本特殊的邮册。”

罗斯福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向老哥们儿丘吉尔发去了电报：“正如您从新闻中所了解到的，我们对日本发起了空袭行动。并且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在印度洋派驻太多的大型船只。说实话，今天是我两年战争来最开心的一天。”

后来，罗斯福将新落成的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疗养所命名为“香格里拉”。1953年，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那里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最疼爱的一个孙子的名字。

陆军部长史汀生起初对“总统青睐的这个计划有些怀疑”，担心这次空袭“不会对日本造成多大损伤，反而会导致他们疯狂的报复”。现在他也承认这次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很好”。出于对日本报复行动的担心，史汀生在4月27日召见了马歇尔和阿诺德，认真商谈了日本攻打西海岸的可能性。让人纠结的是，目前那里的防御还存在诸多缺陷，他们暂时很难派出足够的轰炸机前去支援。

战后，虽然空袭东京的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罗斯福口中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但寻找“香格里拉”的探险者依然络绎不绝。1971年，马来西亚华人巨富郭鹤年将自己的酒店命名为“香格里拉”，同时买下《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版权，将书免费赠送给所有下榻酒店的客人。

由于希尔顿文中指出这一地点在青藏高原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对“香格里拉”一词的争夺。印度、尼泊尔等国纷纷宣称，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们国内的某个地方，以此来招揽更多的游客。中国自然不甘落后，经过长达59年的论证，最终确认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省境内。2001年12月17日，云南滇西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阿诺德收到了从重庆转来的杜立特的电报，知道至少有11架飞机有了下落，这证明日本最多击落了5架飞机。阿诺德对此备感欣慰：“所有事实证明，杜立特完成了这次伟大的飞行。”很快驻苏大使斯坦利的电报也来了，有1架飞机意外降落在海参崴，这更说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说：“苏联方面暂时还不愿对外

公布。”随后马歇尔告诉总统：“显然飞行员（在苏联）不但没有受伤，还被照顾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闻的美国媒体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东京被轰炸了！横滨被轰炸了！神户被轰炸了！”《华盛顿邮报》热烈庆祝道：“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之时，这次好消息让美国人民士气大振，欢呼雀跃。”《纽约时报》称：“如果我们成功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地进行行动，这是在日本帝国心脏重重的一击。”美联社甚至将之称为“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治愈药”。《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对日本分期偿付的报复。”

5月5日，杜立特受命离开重庆提前回国。在辗转印度、北非、南美洲两周之后，杜立特于5月18日回到了华盛顿，此时空袭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辆专车将他直接送往陆军部，在详细听取了杜立特的汇报后，阿诺德中将带他去见了马歇尔上将。杜立特发现“参谋长的心情好得令人惊讶”。

5月19日，杜立特随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起访问了白宫，他惊讶地发现夫人乔早已等在那儿了。13时，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几个人一起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在罗斯福亲手给杜立特佩戴荣誉勋章时，马歇尔大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嘉奖令：

“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卓越的领导能力远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个人的英勇和无畏，尽管飞机显然会在敌占区迫降或者在海上坠毁，杜立特将军仍亲自率领由志愿者组成的陆军轰炸机中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突袭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总统为杜立特佩戴勋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这位超级飞行员的长篇传记——这记者真够拼命。《华盛顿邮报》的大幅标题是：“他的人生故事读起来就像惊险

小说，可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吉米·杜立特的伟大功绩完全辜负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时代》杂志如此宣告。《纽约时报》说：“只有杰出的飞行员杜立特——他坚决、勇敢而又足智多谋——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新泽西州的一位诗人帕奇·勃朗宁专门为杜立特谱写了诗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汉，

他无比骄傲，

因为他只为一件事奋斗，

那就是“胜利”。

他的权利和力量，

不仅仅是个传说，

因为他就是伟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国无数来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这封信写于4月24日。信中说：“我痛恨自己在那么远的距离就把你们赶下航母的行为。但由于被日本人提前发现，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和我的船员都说，应该在你的肩膀上钉上两颗军星，并把荣誉勋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你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信中最后说：“继续收拾那些可恶的浑蛋吧！”听口气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伙就是哈尔西。

幸运者风光无限的同时，被俘的8名机组成员已被押解到东京，他们被关进了宪兵总部。据战后报告称，在日本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宪兵属于最邪恶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日本人让美国人画出诺顿瞄准器的样子，萨泽故意画得很差劲，但日本人画出了这种瞄准器的准确图形。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承认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因为哈尔西此时肯定已经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军舰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日东丸23”号报告的三艘，那些飞机全部是从“大黄蜂”号起飞的。直到战后，日本人才从美国方面了解到空袭的全部细节。

日本人起草了这些人故意轰炸学校或医院甚至向小学生射击的口供。5月22日，挨不过酷刑的美国人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他们被投进了房桥监狱。

口供被呈送给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对未能击落一架敌机感到羞耻。民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在4月30日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的情况让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东条前面。杉山元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将8名飞行员集体处决，连日本防空指挥官也要接受审判——后来真有一位负责防空的官员以自杀来谢罪。

杉山元将处决美国人的报告直接提交给天皇，裕仁对此并不认同。报告也同时递交了首相，东条认为空袭行动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甚至是小学生，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罪行。”但东条不愿将飞行员处死，与他意见一致的还有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担心那样做会危及日本在美国的侨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建议将飞行员以战俘来对待。

8月13日，日本法律专家起草的《关于惩治敌人空军的军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飞行员都要被判处死刑。8月

28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况下，日军对8名机组成员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

随后杉山找到了东条，要求按判决书立即对飞行员执行死刑，东条仍不愿那么做。由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意见相左，10月3日，东条觐见了天皇。商议结果是5个人被减刑，霍尔马克、法罗、斯帕茨将被执行死刑，海特、尼尔森、巴尔、米尔德和萨泽改判终身监禁。他们同时被宣布为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交换回国。1942年10月15日16时30分，3名被判死刑的飞行员被卡车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双眼后跪成一排执行枪决。

日军处决战俘的卑劣行径使罗斯福义愤填膺，他用“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等词语来形容这一行为。连一向沉稳内敛的赫尔国务卿也拍案而起，声明“绝不会和一个如此杀掉战俘的国家谈判或媾和”。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5名机组成员随后被送到南京关押。1942年12月2日，受尽虐待的米尔德病死狱中。日本投降之后，其余4人在1945年8月19日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他们发现，在威克岛被俘的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和他们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巴尔的体重从85公斤下降到44公斤，几乎小了整整一圈。同年9月14日，他们返回故土，几个人领到了数千美元的补发工资。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本营仍在为东京可能再次遭到空袭而忧心忡忡。很显然，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处机场对日本存在极大威胁。美军航母的飞机不但可以像上次那样从海上发起攻击并在那里降落，假以时日，他们甚至可以以它们为基地直接起飞陆军轰炸机来轰炸日本。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位于浙江和江西的几处机场。

4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发布命令：“须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敌人利用该方面基地空袭帝国本土的任何企图。”杉山参谋总长同时做出详细指示：“须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空军基地主要为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以及各种附属设施，对其他机场群则尽力由航空部队加以压制或破坏，机场各种军事设施以及主要交通线等要加以彻底破坏。”

这就是日军发起的“浙赣战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驻上海日第十三军下属4个师团和1个旅团，助攻的是驻武汉日第十一军的2个师团，合计步兵53个大队、炮兵16个大队。连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也参与了此次作战。

5月底，日军分三路发起进攻，6月7日攻占衢州，之后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破坏活动。机场及附属建筑、营房全被烧毁，5公里以内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被砍伐，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被破坏殆尽。这场由于东京遭袭而发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恶气全部撒在了中国军民身上，浙赣一带许多村庄因曾救护美军飞行员遭遇灭顶之灾，多达25万民众惨遭屠杀。据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路易斯·贝雷斯威尔记载，“杜立特和他的同伴们为感激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了一点儿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被砍头。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你很难想象日军的残暴”。

在随后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文中，蒋介石说：“在美国炸弹出其不意地落在东京之后，日本军队袭击了中国沿海地区，那正是大多数美国飞行员降落的地方。这些日军屠杀了该地区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飞虎队”陈纳德上校指出：“（美国）突击队员经过的每一个村庄整个遭到了屠杀，连一个孩子都不剩。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从未因此而抱怨。”《洛杉矶时报》呼吁复

仇，“这些杀戮显而易见是出于怯懦和野蛮，这些日本军阀显示了他们的铁石心肠，并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日本民族是非人类的。称其为野兽是对低等动物不公，称其为魔鬼则是对地狱的诽谤”。

飞行员被处决，轰炸机几乎全部坠毁，以及中国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无情杀戮，让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这次空袭的实际价值。联合专栏作家大卫·劳伦斯对此写道：“空袭东京可以被归类为噱头，一个为了心理效果而不是军事价值而设计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特技飞行有一定作用，但通常不值得去冒险，除非特技飞行有后续跟进的动作，是可持续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不单是文人劳伦斯，对空袭颇有微词的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军事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尼米兹和德雷梅尔，连亲自参与行动的斯普鲁恩斯对此也表示了异议，在他眼里这纯属一次精神安慰战而已。对此颇感满意且高声呼号的恰恰是华盛顿的那些政治家，看来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想法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差异的。

此时日军已经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新的攻势，尼米兹只好以“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两艘航母参加随后的珊瑚海海战。在此期间，夏威夷附近竟然没有美军的一艘航母。如果“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能够参加或至少1艘参加珊瑚海海战，战役结局将大大不同。再者尼米兹认为，现在美军最需要的是时间，等待那无数航母和舰船像下饺子一样从船厂里开出来，目前还仅仅处在擀饺子皮阶段。在实力明显弱于敌人的情况下，过于直接地刺激对手的痛处，势必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还好太平洋舰队随后打赢了中途岛海战，如果结果相反的话，空袭东京就将可能被认为是一次冒失的行动。

还有一个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的人物对此也深恶痛绝，他就是刚刚逃到澳大利亚、惊魂未定的麦克阿瑟。早在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就强烈要求海军派出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域，输送飞机以加强他的空军，

当时他被告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空袭东京行动证明了华盛顿的那些大人物都在说谎。在老麦眼中，既然能利用航母运载B-25去轰炸东京，自然也可以用这些力量去增援菲律宾，那里还有数万美菲军部队在绝境中挣扎。堂堂两艘航空母舰不去救援，而去干这种哗众取宠的荒唐事儿，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麦克阿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他恨屋及乌地连杜立特也恨上了。后来当阿诺德向他推荐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航空兵司令官人选时，第一个就是杜立特。麦克阿瑟当即严词拒绝而选择了约翰·肯尼少将，其实这与杜立特何干？

回过头来，说空袭东京不具有军事意义同样不妥。空袭过后，大本营从前线抽调4个战斗机大队去加强本土的防御，等于间接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说杜立特空袭诱发了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并不准确，选择中途岛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也好，调整攻击莫尔兹比港“MO作战”的时间表也好，都是大本营早已做过的决定。重要的是，在东京突然遭袭时，日本陆海军惊慌失措，火速调动各部前往拦截追击，慌乱之中产生了大量往来电文，这些电文无疑是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他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截获电文的梳理，已经能够基本破译出日本人的军事密码。这给美军未来在珊瑚海、中途岛乃至今后更远的作战带来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成功空袭东京使杜立特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军旅生涯从此一帆风顺。1942年9月，杜立特奉命指挥驻北非的美军第十二航空队，1943年被任命为驻地中海第十五航空队司令官，1944年任驻伦敦第八航空队司令官并晋升中将。杜立特由此成为盟军中成功指挥轰炸过三大轴心国首都——东京、柏林、罗马的第一人。1946年5月，杜立特以中将军衔退役，重回壳牌公司担任副总裁。1985年，美国国会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特授予他上将军衔。1988

年，乔治·布什总统再次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1991年，杜立特出版了关于空袭东京的回忆录《我绝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一书。

参加空袭行动的80人中，有61人在战争中幸存。未能看到战争胜利的19人中，有3人在迫降时牺牲（包括跳伞时坠落悬崖的三号机机枪手法克特），3人被日军杀害，1人病死狱中，另有12人在之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大黄蜂”号上，杜立特曾对79位同伴许下过一个诺言：“到了重庆，我要给你们举办一场终生难忘的派对。”由于他受命提前回国，这个诺言一直没法兑现，只好暂时停息挂账。到了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15日，这一愿望终于在迈阿密得以实现。从那时开始，每年一次的聚会持续了近70年。

1959年在图森的第十七次聚会中，民间组织向他们捐赠了80只银制高脚酒杯，上边刻着每一位勇士的名字。之后在每次聚会仪式上，健在的成员将齐声念起每一位同伴的名字，举杯缅怀过去一年里辞世的战友。去世战友的酒杯将被倒置过来，显示杯子的主人再也不能用它来喝酒了。健在之时于杯子上方刻名，逝世后则反向在杯子底部刻上名字，这样即使倒置也能一眼看到杯子主人的名字。杜立特贡献了一瓶他出生那年——1896年的轩尼诗白兰地，约定这瓶酒由最后两名存世的飞行员一起开启。

1993年9月27日，96岁的杜立特病逝于加利福尼亚，下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举行时，美国所有尚能飞行的B-25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美国人并未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军民。1984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郑重提起当年中国人民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表示衷心感谢。1992年4月18日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五十周年，当年曾营救过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

桥、赵小宝5位老人应邀前往美国参加庆祝活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当年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空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动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浙江衢州结为友好城市。

到2013年，80人中仅仅剩下4名队员。他们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纪念仪式。历史学家卡罗尔·格兰斯高声念出80人的名字，98岁的迪克·科尔老人——杜立特一号机的副驾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先生们，我郑重提议，向那次行动中牺牲和在那之后辞世的战友敬上一杯酒！”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愿他们安息！”

就在老酒开始书写本章的一个月前，2017年6月26日，空袭行动最后一个亲历者——102岁的科尔离开人世。

谨将本章献给尚未走远的科尔中校。

| 第六章 |

最后的堡垒

最大规模的投降

时间到了1942年4月，日军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盟军美、英、荷、澳等部在他们的猛烈攻击下丢城失地，狼狈不堪，日本占领南方资源地带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宝贵石油的战略目标已初步实现。虽然因发起较晚缅甸战事尚未结束，但中英联军节节败退的现实预示着日军攻占缅甸全境指日可待。四面八方飞向东京的都是捷报，接二连三的庆祝活动让日本国民都感觉腻烦了。让人遗憾的是，“万花丛中一点绿”，只有一个地方的战事陷入僵局，那就是美菲军据守的最后堡垒——巴丹和科雷希多。

前期战事不顺的第十四军本已背负着巨大压力，麦克阿瑟的成功出逃使备受东京指责的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颜面尽失。东条再次大发雷霆。从战略全局看，虽然巴丹守军对日军第二阶段作战并不构成任何危险，但由此引发盟军宣传上的策略和精神上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得不引起东京的重视。内阁和大本营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调整菲律宾的作战策略，增派精兵强将重新发起大规模攻势，务必尽早结束菲律宾战事，实现“大东亚共荣”。

东条不愿就此屈尊去找杉山元面谈，他派秘书西浦进去转达自己的想法。西浦专程找到了同学兼好友、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当年两人一起被称为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四期的“三羽乌”，老同学见面好说话。

经过审慎研究后服部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巴丹防御体系最强的一环同时也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美军防线中段后边海拔1432米的巴丹山。这座最高峰一旦被日军攻占，美军防线势必全面崩溃。服部认为，首先应该对巴丹山正前方一段三公里长的阵地集中进行炮击和轰炸，然后用步兵发动总攻才能真正打开僵局。作战部作战

课是参谋本部最核心的部门，课长自然是总长的心腹。深得总长器重的服部没费多少唇舌，就说动杉山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

计划被迅速电传至马尼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本间在认真研究后认为，这才是解决巴丹问题的最好办法，唯一的难点在于他现在手头兵力不足。

但这一计划如果由参谋本部直接提出而由第十四军执行，于本间的面子实在挂不住。最好是双方通过会商，由第十四军的参谋部门反向提出比较合理。这样，一个由参谋本部派出的军官代表团很快飞抵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就是新方案的提出者服部卓四郎。2月8日，代表团与本间的参谋班子举行了战局研讨会议。会后，接替前田正实出任第十四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向大本营做了专题汇报：

在一线阵地密林地带，敌军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力构筑了纵深堡垒群，各种设施完备，而且将菲律宾国防军六七个师配置在第一线，而美军部署在后方（推测总兵力约4万到5万人），其炮兵约有大炮逾百门（其中包括相当数量150毫米加农炮），利用其储备充足的弹药不分昼夜对我要害阵地进行射击，严重妨碍了我一线和后方部队的行动。敌人还依托马里韦莱斯山脉修筑了环形、放射状的临时公路，轻型火炮、坦克和汽车可以快速自由移动，并利用熟悉地形之有利条件，在兵力本来占优的基础上，在战斗力量的快速机动方面充分发挥着优势。另一方面，关于敌人的持久力问题，目前敌军补给似已陷入相当困难之境地，通过我军强行海上封锁等措施，预期会取得相当效果。鉴于此我军兹决定，忍痛调整目前战斗态势，暂图增强战斗力，为今后再次发起攻击做好准备，同时适应形势演变采取适当措施。

以上报告表明，目前第十四军基本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本间只能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削弱美菲军的力量，同时等待增援部队的到

来。东京大本营无奈认可了这份报告，同时决定增兵对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实施最后的致命一击。

其他战场进展顺利也为增兵菲律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从2月底开始，随着参谋本部的一道道电令，日军各路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开往菲律宾。由于联合舰队完全取得了菲律宾群岛海域的制海权，所有海上增援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小小巴丹半岛一时间人声鼎沸，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大本营增调的援兵包括：北野宪造中将的第四师团，从2月27日到4月3日陆续到达；第二十一师团步兵指挥官永野龟一郎带领的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中队，2月26日到达；第十八师团第三十五旅团旅团长川口清健的一个联队，4月1日到达；第五师团第九旅团旅团长河村三郎率领的一个联队，4月5日到达。

除了一向被人看不起的第四师团，永野支队是从中国青岛调过来的，河村和川口支队都是刚刚参加过新加坡和加里曼丹岛的作战临时来友情客串的，这些皆为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以上增援兵力合计22000人，人数远远超过了被临时调走的第四十八师团。此外，参谋本部还给第十六师团、第六十五旅团各补充了3500名兵员，这样参加菲律宾扫尾作战的日军超过了50000人。

大量用于攻坚的重炮也陆续从香港、上海等地运往林加延湾，其中包括150毫米榴弹炮25门、150毫米加农炮8门、100毫米加农炮15门、240毫米榴弹炮9门。随着这些重炮来到的还有曾在香港战役中“大显神威”的北岛骥子雄，号称“射击指挥名将”的炮术专家桥本博光。

原来大大削弱的空中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第六十、第六十二两个飞行战队的60架双引擎重型轰炸机受命归属第十四军麾下，使得本间支配的各型战机达到了96架。尽管数字不算很大，但对付巴丹和科雷希多那些毫无空中力量的美菲军还是绰绰有余的。

本间认真总结了第一次攻击受挫的教训，认为主要原因是部队针对特殊地形的作战训练不够充分。攻坚战打响之前，原部队和新到达各部进行了针对坚固野战阵地进行攻击，特别是与炮兵火力配合的突击、密林地带的近战等训练项目。

为了便于大批军用物资和补给的运输，日军集中工兵部队、野战道路队、台湾劳务奉公团、高砂义勇队等力量，全力修好了两条可供汽车行驶的临时道路，并按日本人的习惯将之命名为“地狱坂”和“弁庆坂”——武藏坊弁庆是12世纪日本一个著名人物，往往象征着勇猛和忠诚，大概和中国古代的关公差不多。

为了表示对战役的重视，总攻发起之前，服部再次亲临巴丹现场实施指挥。随服部一起到达菲律宾的，还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中声名远扬的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辻政信。这对在诺门坎战役中有过“精彩配合”的黄金搭档再次同时来到了巴丹。

到3月底，日军已基本做好了发起最后总攻的准备。陆续到来的援军使本间再次挺直了腰杆。志在必得的本间在4月2日的日记里如此写道：“我军四个师团已布开阵势，首尾25公里长的阵地上十面旌旗遥遥相望。火炮充足，此次进攻断无不胜之理。”本间清楚，如果这次进攻再告失败，自己也就没脸再回日本了。他估计全部占领巴丹费时不会超过一个月。

相对于日军的厉兵秣马，在巴丹半岛困守的美菲军已濒临绝境。麦克阿瑟成功逃离之后，陆军部任命温赖特为驻菲律宾美军最高指挥官，可职务的晋升丝毫无补半岛日益严峻的不利局势。虽然对守住巴丹并无多少信心，温赖特依然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不利局面下，温赖特只好带领那些已被饥饿、疾病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士兵，蹲守在防线上等待对手致命的最后一击。虽然巴丹和科雷希多总兵员超过90000人，远超日军进攻兵力，但只有

27000人被认为还有战斗力，这个战斗力也是大打折扣的。既然连麦克阿瑟已受命逃走，那么援兵注定毫无希望，他们已成为华盛顿拖住敌人的弃子。

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建立了指挥部，陆军部于3月20日晋升他为陆军中将。对于温赖特的新职务及军衔晋升，陆军部事先并未与麦克阿瑟商量，华盛顿觉得麦克阿瑟对此可能不会同意，他仍想在澳大利亚遥控指挥菲律宾战局。

华盛顿的猜测一点儿也没错。麦克阿瑟为此专门致电陆军部，温赖特当司令官还不够格，提出仍由他亲自负责菲律宾的作战指挥。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指出，利用无线电从澳大利亚指挥吕宋岛的作战是不可能的。温赖特可以继续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但必须拥有独立的司令部，而且从现在起对他接手的战役，他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决定该怎么打。

对此麦克阿瑟是耿耿于怀。当新上任的温赖特电告华盛顿必须在4月15日前把粮食运到，否则他的部队就会“饿得投降”时，麦克阿瑟反应强烈。他发给马歇尔一封简短的电报：“自我离开那里后，节减粮食的毅力当然就会有所松懈。”他认为那里的粮食至少可以坚持到5月1日。老麦还告诉萨瑟兰等人，“将菲律宾地区的美国军队全部交给温赖特指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温赖特去了科雷希多，巴丹守军由爱德华·金少将统一指挥。颇得士兵尊重的金是个谦谦君子，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出身炮兵的他极有才干，发布命令时总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

原来温赖特的第一军由琼斯少将指挥，这个尚有32000人的军负责防守左翼，帕克第二军28000人负责右翼。减员严重的美军菲律宾师作为总预备队部署在他们后边。虽然尚有75毫米野炮150门、76毫米迫击

炮3门，但榴弹炮已所剩无几，几乎无任何空中力量，对空监视和通信器材等重要设备极度匮乏。

温赖特继续恳求提供必要援助，现在由麦克阿瑟来接受这一要求了。老麦此时才终于明白，当初华盛顿不向他派出增援的原因。日本海军封锁了通往巴丹的海上通道，即使有物资和兵员也运不过去，只能在夜间用潜艇偶尔送过去一点儿补给，这对于那支庞大的队伍无异于杯水车薪。现在麦克阿瑟只能像当初马歇尔忽悠他那样，去欺骗温赖特和他那些可怜的老部下。

在科雷希多，守军议论的“一英里长的”救援船队始终未见来到。人们感到原本信赖的麦克阿瑟将军已经抛弃了他们，战壕里无论美国军人还是菲律宾人，到处传诵着战地记者弗兰克·休利特用《共和国战歌》改写的讽刺歌谣：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富兰克林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发慌。

在马里韦莱斯山前线的散兵坑里，士兵几星期前就吃光了最后一批骡子和驮马。气候环境以及不间断的战斗使他们身上的军服磨损严重，大多数人衣衫褴褛，许多人甚至打着赤脚。除了手中尚有武器，看上去他们和乞丐毫无区别。营养不良带来了疾病蔓延，疟疾成为巴丹的流行病。粮食和药品消耗殆尽，之前为防止疟疾为每位士兵配发了5克奎宁（金鸡纳霜），到3月初已全部用完，患上疟疾的官兵超过35%。到3月底情况进一步恶化，每天都增加1000名新病员，疟疾感染

者竟达到75%~80%。吗啡和血浆早已告罄，医护兵和军医想尽办法避免伤兵伤口感染。大部分士兵骨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枪都举不起来。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很多人认为他们已经被国家和麦克阿瑟无情地抛弃了，菲律宾士兵与美军士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奎松出逃大大打击了菲律宾人的士气，他们原本以为即使前途凶险，总统也会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他们继续战斗下去的信念和动力。现在连奎松都跑了，他们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少人拿麦克阿瑟那句名言调侃，一名士兵大声向长官报告：“报告长官，我要上厕所，但是，I shall return。”

于是长官也会回答道：“好的，我也一起去。”然后告诉其他士兵，“你们不能偷懒，因为I shall return, too。”

正像第十四军前参谋长前田正实所言，如果日军照此持续围困下去，用不着战斗，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除了投降，只能是自生自灭。

但日军还是希望通过主动进攻拔掉远东盟军最后的堡垒。在攻击正式发起之前，本间曾最后一次规劝温赖特投降。他把劝降书放置于啤酒罐之内，再系以精致的丝带，用飞机投放到科雷希多，劝告温赖特承认“有名誉的败北”。温赖特对劝降自然不会理睬。

1942年4月3日是“耶稣受难日”，在美军阵地上，一大早牧师就开始走访官兵祈祷。这天同样是日本“神武天皇祭”，就是传说中第一代神武天皇驾崩的日子，本间选择这一天采取行动作为对天皇的献礼。这天上午，日军向盘踞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发动了最后攻势。北野宪造的第四师团负责主攻半岛东侧第二军防守的马里韦莱斯山主峰——海拔1432米的巴丹山，奈良晃的第六十五旅团和第二十一师团永

野支队负责两翼保护，森冈皋的第十六师团则对西侧的第一军展开策应攻势。

9时，日军150门各式火炮对美菲军阵地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炮火准备。处在第一线的菲律宾部队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炮弹就好像一个接一个在爆炸似的。日军轰炸机也准时赶来助兴，在美菲军阵地上扔下无数炸弹。密集的爆炸使得盟军阵地好像刚被犁过的庄稼地。一些参加过一战的美军老兵甚至回忆起当年德军的炮火。大部分人躲在战壕里捂着耳朵不敢探头，有些实在忍受不住的士兵跳出散兵坑，钻进了附近的茂密丛林。日军随即在那里投下了燃烧弹。一名美军士兵对同伴开玩笑说：“喂，伙计，来根烟！”但他马上不得不去扑灭烧到头上的火苗：“哦，上帝！小鬼子要把我们烧成火鸡！”顷刻之间，数百名逃入丛林的士兵被活活烧死。

15时，日军的地面进攻拉开了序幕，一队队端着刺刀的日军步兵紧跟在隆隆开进的坦克后边，高呼着口号向美军阵地发起了猛攻。

巴丹守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纷纷弃阵而逃。巴丹东部防线瞬间被撕开一个5公里长的大口子。到傍晚才得知消息的帕克少将派出了一支600人的预备队试图封堵缺口，但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日第六十五旅团已经开始往美军阵地侧后迂回，第四师团很快控制了毕拉尔-巴卡克公路，菲律宾第二十一、第四十一师只能放弃阵地仓皇败退。

4日10时，日第四师团兵分两路继续攻击前进。傍晚时分，菲律宾第二十一师师长卡宾准将在撤退途中被一路穷追的日军俘虏，被迫放弃阵地的美军炮兵开始炸毁自己的火炮。黄昏时分，日军太阳旗已经插上了巴丹山山顶。

服部登上山顶向下俯瞰，只见各路日军势如破竹，到处追逐败退的美菲军部队。西面是奈良的第六十五旅团，东面日军也已突破美军

匆忙中建起的脆弱防线，他在东京制订的作战计划正一步步得到实现，这不能不使服部意气风发，豪情满怀。

美军投入3个团的预备队展开反攻，但兵败如山倒，如此兵力根本无力挽回颓势。永野支队沿东海岸推进到美军防线之后6公里，之前彪悍的菲律宾第二十六骑兵团——由于马匹全当粮食吃了，他们已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步兵——奉命向永野支队侧翼发起进攻，但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无功而返，至此美军第二道防线右翼全线崩溃。通往半岛南部的小径和土路上，到处都是溃败的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日军坦克和步兵在后面紧紧追赶，战斗机毫无顾忌地向下俯冲，用机枪扫射逃散的人群。总指挥帕克少将只好被溃兵簇拥着一路后撤。

金少将下令左翼的美军士兵发起反攻，以解右翼燃眉之急。然而能够跳出战壕发起冲锋的士兵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又病又饿，走起路来都踉踉跄跄，左翼的反击注定毫无结果。

远在墨尔本的麦克阿瑟时刻关注着巴丹战局，并一直与温赖特保持着密切联系。现在，他手里拿着温赖特发来的电报，对金少将在战场报告中所称“形势危在旦夕，饥饿的部队已无法再坚守”等字眼非常气愤。他立即给温赖特发去电报，命令巴丹守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投降。如果食物不够，可以发起一次反攻从敌人手中夺取——当初他在时怎么不那么干呢？“当补给情况变得不堪设想的时候，你们不能考虑投降，必须进攻！”老麦还在电报中附上了一份他亲自拟订的进攻计划，最后他强调，如果不得已放弃防线的话，也要争取给日军以最大的杀伤，之后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

在参谋长萨瑟兰去发这份电报时，麦克阿瑟又给马歇尔撰写了一封电文，请求允许他立刻返回巴丹，亲自指挥部队向本间发起反击——老酒估计作秀的成分大于勇敢，他现在就是想回也回不去，华盛顿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求。

4月7日23时30分，按照麦克阿瑟的旨意，心慌意乱的温赖特在马林塔隧道中打电话给金，令他派琼斯的第一军向北进攻。金把命令转达给琼斯，后者直截了当地回答道：“任何进攻的命令都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身居前线的金冷静判断反攻的确不可能，只好无奈地告诉琼斯：“那就把进攻的事忘了吧。”他知道琼斯是对的，再打下去只能增添无谓的伤亡。目前巴丹防线在日军攻击下已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溃散的败兵。东侧第二军已经崩溃，西侧第一军也岌岌可危。他的战线已被日军分割，两翼都没有赖以发起反攻的兵力。无法保持完整建制的士兵成了散兵游勇，纷纷涌向半岛最南端——小小的马里韦莱斯港，试图挤上开往科雷希多那为数不多的几艘破船。

正如金在报告中所说：“短短两天之内，一支军队消失得无影无踪。”8日黄昏时分，金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司令部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守军奉命炸毁弹药库，剧烈的爆炸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空中烟尘遮天，碎片横飞，爆炸声使人胆战心惊，”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医绝望地写道，“爆炸愈演愈烈，大石巨砾和人的肢体被掀到空中，抛进海里，击沉港口的小船，打伤周围的居民。”

金向温赖特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午夜时分，他召集了司令部所有人员，告诉大家“继续抵抗下去已无任何希望”，没有人反对他的意见。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金决定率巴丹守军向日本人投降。他并未将这一决定电告温赖特，不想让他因此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将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话，他宁愿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他金，而不是温赖特。

温文尔雅的金少将认为，只要放下武器，就能保住他手下7万多名将士的生命，后来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他的投降是美军历史上最黑

暗的一页，让手无寸铁的盟军士兵受尽了非人的侮辱和折磨，有将近1万人在前往战俘营的途中被日本人像踩蚂蚁一样残忍地杀死或折磨至死。

9日凌晨2时许，金的电话铃响了，是琼斯从第一军打过来的。两人还未通话，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金临时指挥所的门被炸塌了，沙石飞落而下。四周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把仲夜的天空映照得血一般通红。

“大声点，奈德，出了什么事？”琼斯喊道。

“弹药库被炸掉了。”金镇静地回答。

“该死，我在这里都能感到地在动，一定是地震了。”

“我很不愿意告诉你，霍纳斯，我将在早晨6点钟宣布投降。”金身边的几个参谋已泣不成声，金让琼斯全线打出白旗，把大炮和机枪统统毁掉。

“我看你也没有别的法子了。”琼斯沮丧地回答道。

4个小时后，马林塔隧道里的值班军官向温赖特报告，金已投降。“告诉他不要那么做！”温赖特喊道，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震惊万分的温赖特要求金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然而一切都太迟了。镇定下来的温赖特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一份电报：“今晨6时，在未通知我也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金将军向日军司令官打出了白旗。闻此消息时，我本人不能同意，下指示不得投降。但为时已晚，行动业已采取。”

9日清晨6时，整个巴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美菲军的阵地上到处飘起白色的降旗。9时，金穿上他最后一身干净的制服，带着副官艾

基尔·蒂斯德尔少校和韦德·科思伦少校——他后来死于日军战俘营——前去洽谈投降。

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载着金少将越过满目疮痍的防线，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颠簸前行。在一名日军军官带他们去拉茅实验农场的路上，金忽然想起，1865年，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格兰特投降也是这一天——4月9日。他想起了李在投降仪式将要举行时说的一句话：“现在除了去见格兰特将军，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虽然就我本人而论，我宁死千次也不愿投降。”他理解李将军因放下武器而蒙受的奇耻大辱，但李投降的对象是同胞，他却是向美国人一贯看不起的小鬼子投降。

几个人很快到了位于实验农场的第二十一师团永野支队司令部。对于美军的投降请求，永野少将称没有权限，必须向本间军司令官报告。十几分钟之后，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坐着一辆闪闪发亮的凯迪拉克黑色轿车到了现场。中山通过译员问金：“请问你是不是温赖特将军？”

“不，我是爱德华·金少将，美军巴丹部队司令官。”

中山对此感到不解，让金去把温赖特找来，如果他不出面，日军就不能接受投降。金说目前自己无法与温赖特取得联系：“我手下的部队已经不再是作战单位，我希望能够停止无谓的流血。”

“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如果不是全军投降的话，则不必谈其他条件。”

“我们的部队能否得到良好的待遇？”

“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是否愿意无条件投降？”

金点了点头。日本人让金交出佩刀，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具重要含义的举动。金解释说军刀遗忘在马尼拉了。作为替代品，他把随身佩戴的“柯尔特”手枪掏出来，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金非常清楚，放下手枪的一刻，他已经被耻辱地写进了美国的历史。他的手下有75000人。这是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投降。

在协商投降的过程中，金一再请求日方停止无谓的流血，优待放下武器的将士，按国际法对待战俘。对此，中山不无讽刺地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一点儿不比你们西方人低。”天真的金表示，如果日军需要运送战俘，美军有足够的汽车、司机和燃油。在决定投降之后，金下令销毁了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却有意把200辆汽车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还特意留下了两座油库。他这样做就是打算一旦投降，日本人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战俘。

日军根本不会听从一个投降美军将领的意见，一名日军参谋鄙夷地告诉金：“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不要对帝国皇军指手画脚。关于如何运送战俘，本间将军自有他喜欢的方式。”后来在通往战俘营的路上，不但普通士兵没有车坐，连金本人也必须徒步走向那里。

4月9日，温赖特在科雷希多听到，“可怕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巴丹。“战场上如果有什么比爆炸带来的震颤和战士的嘶吼更糟糕的……那就是沉默和死寂。”在随后发给总统的电报中，温赖特试图表现出乐观，“我们的旗帜仍然在科雷希多的堡垒上高高飘扬”。但肯定不会持续多久，这点温赖特清楚，日本人清楚，罗斯福肯定也清楚。只有麦克阿瑟不清楚，但他是心里清楚，嘴上装糊涂。

巴丹失守加重了罗斯福的压力，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撤退和失败。《旧金山纪事报》对此评论道：“巴丹半岛的失利是一声号角，告诉我们只有进攻才会赢。”《纽约时报》立即随声附和：“进攻不仅更

符合我们的风格，也是伤亡最小的通向胜利与和平的道路。”可惜，温赖特和他的弟兄们已经没有力量去发动进攻了。

巴丹失守让温赖特压力骤增，但随后总统的一封回电使他稍感宽慰，罗斯福指示温赖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最好的结果。“我对你的英勇行为和你在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中的表现表示钦佩，”总统说，“鉴于你军无法左右的情况，我修改之前给你的命令，保证你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对你在危机形势下做出正确决定的智慧充满信心。”

对巴丹守军的最终投降，麦克阿瑟早有预料。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他还是无比沮丧和震惊。在墨尔本，麦克阿瑟取消了当天所有预约，独自在办公室来回踱了几个小时。最后他表情严肃、热泪盈眶地坐在桌前，为巴丹守军写下了悼词。第二天，他强打精神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巴丹守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巴丹部队湮灭了，一如它必然怀有的意愿，它抱着明灭不定、微乎其微的希望一直战斗到最后。从无一支军队以如此贫乏的条件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没有任何磨难能与最后时刻的煎熬与痛苦相比。对为阵亡者哭泣的母亲，我只能说，拿撒勒人耶稣的牺牲和荣光已经降临于她们的儿子，上帝将收他们于自己的怀抱。”

巴丹死亡行军

巴丹的美菲军放下了武器。金少将和他的弟兄们天真地认为，他们的苦难到此为止，实际上更加残酷的遭遇正等待着他们。从巴丹南端的马里韦莱斯到克拉克机场北部的奥唐奈战俘营有长达121.6公里的路程。俘虏中的许多人倒毙在那段苦难的行军之中，这段历程后来被称作“巴丹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泰缅死亡公路并称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三大暴行。

本间曾旅居西方多年，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还算略微有点儿人性。他起初估计可以抓到25000名俘虏。根据这一预计数字，本间责成第十四军兵站负责人河根良贤少将制订了一个战俘运送计划。河根把全部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并在日军发动进攻10天之前把计划提交给本间审批。

行动第一阶段的责任人是高津利光，负责把俘虏带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在半岛南端马里韦莱斯的俘虏只要走不到30公里就能到那里，这点路程对于军人来说不算难事，一天就可以轻松走完，所以既不需要车辆也不必发放当天的口粮，俘虏自带的干粮就够吃了。

第二阶段从巴兰加到奥唐奈战俘营由河根亲自负责。这一阶段又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巴兰加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约57.6公里，能使用的最多不到200辆卡车，河根考虑这些卡车来回多跑几趟大概就可以了。从圣费尔南多到卡帕斯的21公里可以坐火车，俘虏从卡帕斯步行到他们的新家——奥唐奈战俘营只有不到13公里的路程，对于军人来说，这实在不算多大的困难。

河根向本间解释说，俘虏的口粮将与日军士兵一样。在巴兰加和圣费尔南多途中将建立几所野战医院，沿途每隔几公里都会设一些医疗站、急救站或休息站，以备不时之需。

本间认为河根的准备非常充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计划。可悲的是，这个计划是在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制订的，金少将的部队早已被饥饿和疟疾折磨得虚弱不堪，他们根本没有一点儿干粮，最重要的是俘虏人数多达75000人，其中有12000名美国人，是本间原来估计人数的整整3倍。

灾难很快就降临在战俘头上。幸存者拉塞尔·格罗科特在传记《一千二百天》中如此写道：“投降命令下达之后，所有人都挤成一团，等待着厄运的降临，有些人竟然当着日本人的面哭了起来，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菲律宾人。”日本人开始搜刮战俘身上的财物，手表、水壶、钱夹、戒指等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洗劫一空。

一个日军士兵走到二等兵列斯特·坦尼面前，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要抽烟，坦尼摇头表示没烟。这个日本兵举起枪托砸向了坦尼脸部，他的鼻子被打破，颧骨部位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满脸是血。日本兵得意地大笑起来，接着走向另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军士兵给了他一支烟，他抬手将整包烟都抢了过去，然后和其他日本兵拿枪托和竹竿殴打这名美国兵，直到他倒地不动为止。

虽然巴丹已经攻克，但科雷希多仍然在美国人手中。日本人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俘虏赶出巴丹，为下一步作战腾开场地。在马里韦莱斯，俘虏每300人一组开始上路。日军还要留下充足的兵力去进攻科雷希多，并没有多少人看管这些俘虏，有的组根本没有卫兵押送，有卫兵也不过三四人。日本兵的头刚到美军俘虏的肩膀，身上的军衣也破破烂烂，但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胜利者。

战俘队伍的转移由于缺乏看管变得杂乱无序，通向北方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混乱不堪，汽车、马匹充斥着道路，烧坏了的卡车、炮架和步枪等装备散乱地抛弃在路旁的壕沟里。俘虏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了金少将原来的司令部，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第二医院。当时医院的露

天病房里传播着日本人将释放所有菲律宾俘虏的谣言。医生到病房去，告诉菲律宾人，那些传言都是胡说八道，可看守医院的日军士兵却怂恿伤员逃跑。很显然，如果这些人跑了，他们就会省很多事。得到默许的5000名伤兵一瘸一拐，挣扎着逃入了尘土飞扬的小路，路边的壕沟到处可见死难者的尸体和濒临死亡的人。

不单是部队，难民队伍也大得惊人，足足超过26000人。之前很多人因惧怕炮火逃入了丛林。美菲军放下武器之后，难民开始哆哆嗦嗦地走出深山，庞大的俘虏和难民队伍一望无际。

不少难民倒毙在路旁，他们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个瘦骨嶙峋，“看起来好像说句话就会骨折似的”，这还不带已经因疾病和饥饿死在山里的。难民队伍中的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可怜的婴儿，婴儿的皮肤是绿色的，他的母亲早已挤不出一滴乳汁了。不知道孩子是否还活着，他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

俘虏沿巴丹半岛的东海岸向北走着。左边是挺拔的巴丹山，高高的山峰跟往常一样云雾缭绕。右边是蔚蓝色的马尼拉湾，静谧的海面美丽如昔。几个月来，美、日两军繁忙的运输给所有树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此时，往北走的俘虏正和向南前往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相向而行，日军的榴弹炮、坦克、载运军火和给养的车辆绵延不断，沿途扬起呛人的尘土。车上的日本兵嘲笑那些擦肩而过的俘虏，不断有人用长竹竿捅掉俘虏的帽子或头盔。偶尔也会有个别日本兵阻止这种玩笑，对俘虏表示歉意。一次，一个日本军官急步走过去拥抱了一位美军坦克指挥官，原来他们是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时的同学。

日本人的态度好坏不定。这一卡车的日军会把食品扔给俘虏，下一卡车的日军则会用棍子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打去。一个日本兵突然向一个走在队列外边的战俘扔出了套索，被套住脖子的战俘仆倒在地，

锋利的石块划得他鲜血淋漓，在被拖出100多米后他才终于挣开了套索，用手和膝盖支撑着慢慢爬起来。

俘虏逐渐明白了一件事情，越往北走，情况越糟。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后来逐渐演变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前文提到，杀戮成性的辻政信已经从新加坡到了菲律宾，这对俘虏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消息。在新加坡，辻政信曾亲自参与了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被他以支持重庆政府的名义残忍杀害。

有“战神”之称的辻政信在日本陆军中有着众多粉丝，新加坡战役的辉煌胜利为他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本间正忙着攻打科雷希多，辻政信背着他召集了第十四军参谋部里几个对他无比钦佩的军官，辻说：“大东亚战争是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场，在菲律宾抓到的俘虏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必须统统毙掉。那些为虎作伥的菲律宾人更应该杀掉，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是美国人忠实的走狗。”

第六十五旅团的一名参谋按照辻政信的指示给第一四一联队联队长今井武夫打去了电话：“把俘虏全部杀了，凡是投降的统统杀掉。”

“这种命令怎么能服从？”今井要求出具一份书面命令。

那个参谋告诉今井，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今井说，除非有书面命令，否则不能从命，说完就挂掉了电话。今井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是那样做“违背武士道精神”。不仅如此，他竟然下令联队参谋释放管辖下的所有俘虏，并在释放时指点他们逃出巴丹的道路。1000多名俘虏被放走了，今井想如果将来有人追究他放掉俘虏的责任，就抵赖说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今井甚至有点儿羡慕那些战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巴丹战役中投降的数万名美菲军俘虏就在我们的前后，朝着北方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只穿着一身衣服，挎着饭盒、水壶等必需品。而我们背负着行囊，肩抗步枪，全身装备近20公斤。看到他们的轻装和自由行动，不能不说其实心里挺羡慕的。”

一支新到的守备部队司令官生田寅雄少将也接到了处决俘虏的命令，是由邻近一个师团的参谋口头传达给他的，强调这是大本营的命令。与今井一样，生田和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都不相信这道命令来自东京。那位师团参谋说，他们已经开始杀掉俘虏了，劝生田还是执行命令为好，少生事端。生田和今井一样讨要处决俘虏的书面命令，那名参谋自然无法出具。

为了防止俘虏寻隙逃跑，夜间睡觉时，他们被日军看守强令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异常困难。尽管耳边蚊虫嗡声不绝，但疲惫不堪的马克·沃尔弗尔德上尉还是睡着了。睡梦中，他突然被身后士兵的一阵蹬腿给踢醒了，上尉嘟囔着叫他别动，但臭味越来越浓。他睁眼一看，自己的脸正贴着一堆肮脏的破布。他跳了起来，借着明亮的月光一看，原来那破布竟是那人的裤子，上面沾满了血和粪便。“该死的浑蛋！”他骂了起来，“起来！”那人一动不动，沃尔弗尔德把他拖到过道上，原来那是一具尸体。几个日本兵用拳头猛击上尉，沃尔弗尔德倒在地上。他几次爬起来，很快再次被打翻，跌跌撞撞地倒在其他俘虏身上。沃尔弗尔德举起双手示意投降，并指了指那个已死的美国兵。他打着手势，要求允许他把那个美国兵拖出去。就连这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他也拖不动，也没人帮忙，最后他连拖带拉，总算把尸体弄了出去。

上尉获准到附近的小河里洗掉身上的脏物。在爬回自己的位置后，他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身旁的人。他为自己骂了那位死去的同伴感到内疚。他让大家躺着尽量别出声，免得日本人再来找麻烦。

河根原来打算让俘虏用一天时间走到巴兰加，但有些俘虏走了3天还没到达目的地。每走一公里，日军卫兵的怒气就增加一分，行为也就越发残暴。骄阳似火，城镇之间的距离又长，沿途没有树荫可以遮挡烈日。俘虏汗流浹背，尘土厚厚地沾在身上、脸上，连胡子都变成了灰白色。一名日军战地记者如此描述他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荡然无存，而我们的军人看起来是那么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骄傲自豪。”

到4月12日早晨，巴兰加到处都是彷徨的俘虏和厉声吆喝的日本看守。俘虏不断从两个方向流向巴兰加，一股是从马里韦莱斯来的，一股来自西面琼斯少将第一军的部队。俘虏人数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本来打算给他们开第一顿饭，但人太多了，食物无法平均分配。很少人分到了米饭、盐和水，更多的人连一粒米也没见到。

河根原定用卡车将俘虏从巴兰加运往圣费尔南多，但现在汽车明显不够，大多数人必须步行。超过两位数的美国将军必须破天荒地步行走向战俘营。

琼斯少将也不例外，他带着一队俘虏，走到巴兰加北面13公里的奥拉尼已是后半夜。他们被驱赶进一片四周围上了铁丝网的稻田。几百名染上痢疾的战俘随地便溺，臭气熏天，满地都是爬着蛆虫的大粪。最多只能容纳500人的地方，日本人硬逼着2000多人挤在那里。空气沉闷得让人窒息，一群群蚊虫缠着人不放。日本人让战俘挖出一个大坑作为临时厕所，上千人轮流大小便，粪坑很快就溢满了。几个体弱的战俘在解手时不幸掉入粪坑。翌日黎明，同伴在粪坑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早上的饭食是米粥，俘虏吃得干干净净。下一站到卢巴奥有26公里路程。放在平时根本不算什么，但烈日下的路程好像增加了一倍还多。待遇的好坏要看运气，这一批押送兵可能允许俘虏隔段时间在树荫下休息片刻，从路旁的井里喝点水，那一拨押送兵则可能把百姓送到路边的水罐一脚踢翻，罚俘虏在烈日下站立一小时。饥饿难耐的俘虏不时看见，路旁堆放着一些牌子熟悉的美国食品，但那不属于他们，只会让他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

比饥饿更难忍耐的是口渴。巴丹半岛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本人故意不让他们喝。一次经过一个水塘，两头水牛正在里边打滚，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舞，扑面而来的恶臭让人作呕。一个胆大的菲律宾士兵跑到日军士兵面前，用手语请示是否可以到那里喝一点儿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表示同意。立即有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污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队伍。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在战俘队列周边转来转去，随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所有俘虏的制服，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被拉出来在路边站成一排，之后他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路边的沟渠和河塘里，到处可见因曝晒肿胀膨大的尸体，乌鸦把尸体啄得皮开肉绽，引来成群的绿头苍蝇。有几十具尸体被砍去了头，阿兰·斯托维尔中校一路数着，当数到第二十七具时他对自己说：“不能再数了！”再往前走时，他把眼睛直盯着前面，再也不敢回头或往两边看。

威廉·迪易斯中校看到，一位走不动的菲律宾士兵被日军士兵拿刺刀戳穿了胃，在滚烫的尘土里翻滚抽搐。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一

些人想上前把他扶起来，但被日军制止了。大家只能互相鼓励着，艰难地走下去，因体力不支倒在路旁的人，很快被跟在后边的“清洁队”清洁掉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响起。

列斯特·坦尼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人日本军官，他举着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热身练习做完之后，这名日本军官将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美军战俘刹那间身首异处。这个军官把战俘的躯干踢倒，所有日军士兵都开心大笑着走了。坦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日本人竟然将砍头当作他们的娱乐方式。

托尼·阿基诺中尉——就是腰里绑着乒乓球游泳到科雷希多，去向奎松告美国人状的那个青年人，他在路上既不能休息也喝不到水。到巴丹以来，他的体重减轻了20公斤，可双腿肿得很粗。他前面的一个美军俘虏摇摇晃晃跌倒在地上，一个日本兵上前不停地踢他的胸部。那个俘虏挣扎着想爬起来，向日本兵伸手哀求，后者从容地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脖子，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还不够，那名日本兵又在尸身上狠狠地补了几刀，旁边的阿基诺等人惊呆了。在他没看见的一片开阔地上，日军像训练刺杀一样一口气挑死了300多名菲律宾俘虏。一位历史学家后来说：“使用战俘和平民练刺刀和其他种种残忍行为，让东南亚人民深刻领教了武士道精神的最新含义。”

一个叫汉克的美军俘虏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虚弱的身体已使他力不从心。几个日本兵朝汉克跑过去，一人用刺刀恶狠狠地朝他身体上连扎了四五刀。鲜血不断从汉克的上衣里流出来，他挣扎着重新回到队伍，可没过多久就因失血过多再次倒下。这一次他被日本兵直接开枪射杀。汉克的死给了战俘们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为了能够坚持活下去，在行军中千万不能停下脚步，那是死亡的先兆，除非你想“永远休息”。解决大小便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拉在裤子里。

在一支战俘队伍里，40多名美军战俘勇敢地选择了逃跑，他们跳下路边的悬崖准备从海上逃生。日军立即举枪射击，他们中绝大多数被打死在水里。几个跳上沙滩的战俘被日军残忍地用沙子活埋。一个挣扎着向海里跑的战俘引起了日军的兴趣，他们用刺刀在他身上乱刺，强迫他加速爬行，还将汽油泼在他的脚上点火取乐。看到火中挣扎嘶叫的战俘，旁边的一大群日本兵狂笑不止。更多的汽油被浇上去，直到那名战俘被活活烧死在沙滩上，那些日军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在北面的一个休息点，罗伊·卡斯尔贝里下士看见两个平民挖了一个坑，把一个昏迷不醒的美军上尉放进坑里。不料这个上尉突然拼命挣扎起来，企图逃离为他挖下的坟墓。一名日本兵命令两个菲律宾人用铁锹打，并举枪示意违反命令就打死他们，两人才带着痛苦的神情把那名上尉打倒在坑里活埋了。卡斯尔贝里看见上尉的一只手还伸在外边，软弱、绝望地向空中乱抓，最后慢慢停了下来。

终于离开了巴丹，战俘开始朝东面的卢巴奥方向走。有些人实在渴得无法忍受，便冒着生命危险溜进路旁的地里用甘蔗解渴，胆小的只能在后面争着捡起同伴扔下的嚼过的甘蔗渣。大部分人已不能小便，能小便的人撒尿时也痛苦异常，尿道像被烙铁烧着似的。即便如此，能把尿排泄出来还是让他们感到说不出的痛快。

卢巴奥只有3万人口，街道两旁站满了淌着眼泪的百姓。他们想把手中的食物扔给俘虏，立即被暴戾的日军用枪托赶开。

在城的尽头，日军把俘虏赶入一座铁皮盖顶的房子，那里原先是一座碾米厂。厂房里挤了足足几千人，只有一个水龙头。其余的人被圈在厂外，也只有一个水龙头。在这里，虐杀行为已变成家常便饭，俘虏被日本兵随意活活打死。日军将战俘作为靶子让新兵刺杀以练胆，一名新兵在长官逼迫下一口气刺杀了15名战俘。

到铁路中心圣费尔南多只剩下15公里路程，却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段。被坦克、卡车轧裂了的柏油路面被烈日烤得软软的，俘虏早已磨起了泡的光脚板犹如在火炭上行走。到了市郊，他们从左右两行卡车中间经过，车上的日本兵拿着棍子挨个儿敲打步履蹒跚的美国人 and 菲律宾人。进入城内，从吕宋岛各处赶来的百姓忙着从行列里寻找自己的亲人，看到瘦骨嶙峋的战俘队伍走过来时，人群中瞬间哭声四起。

河根的计划在这里得到了部分实现。俘虏分到了一些食物和水，日本人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那些参加攻击科雷希多的日军士兵都吃不饱，他们一贯的做法是“从敌军手中抢夺补给”，他们还觊觎着能在马里韦莱斯抢到美国人的罐头呢。

战俘随后被关进一些临时集中营。阿基诺中尉被关在一家破旧的醋厂里。筋疲力尽的他倒在一张破席上就睡着了。后来他被叫醒，带进了一座日军兵营，他看到父亲和一个日军大佐站在那里，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基诺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个日军大佐用英语说，这个人是宪兵队长。他对小阿基诺说，“你可以回家了，对你们这一路的遭遇我表示歉意，请原谅。”

那个日军大佐离开后，老阿基诺告诉儿子，自己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菲奸”，是奎松总统命令他和劳雷尔假装与日本人合作的。现在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日本人周旋，让更多的菲律宾战俘活着回家。“爸爸，要快一点儿，我们的人正在像苍蝇一样死去。”

战俘被装进了一些破旧的有盖货车，每一节车厢都塞进去100多人。患痢疾的人控制不住，只能在车厢里大便，有些人呕吐，但也只能吐在别人身上。火车跑得很慢，车内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拥挤使得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仍然笔直地站立着。沿途经停了几个小站，这时他们才能稍稍松口气。一些稍显善良的看守会将车门打开，倾泻而入的新鲜空气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仙露。车门一开，往往会有一些菲律

宾人向车上递水和食物，原来不太瞧得起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懂得他们的善良了。

火车终于到了卡帕斯，俘虏陆续开始下车，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终于倒了下来。有些人能跳下火车，有些人只能挪到门边，然后慢慢滑下去。在走完最后13公里没有树荫的土路之后，俘虏终于来到了奥唐奈战俘营，看守把他们赶进大门，大门两边的塔楼上架着机枪。俘虏在烈日下坐了一个小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他用恶毒的口吻通过译员向大家宣布，美国是他最痛恨的敌人，即使再花上100年，日本人也要狠狠地去揍美国人。

在被转移了几座战俘营后，列斯特·坦尼最后在三井财阀的三池煤矿充当了3年多的奴隶劳工，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战后，他成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荣誉终身教授，是美国财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是美国巴丹—科雷希多老兵协会会长。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向世人介绍了日军在巴丹犯下的罪行并多次向日本要求赔偿。

在第一批俘虏被关进奥唐奈战俘营两天之后，《马尼拉论坛报》第一次刊登了行军的照片和日本人授意撰写的一篇报道：“4月9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已途经圣费尔南多、邦班牙等地到了长期收容他们的集中营。要描写他们进入集中营前一路上的可悲情景是不愉快的，因此本文不打算详谈。”

那些愤怒的幸存者认为，这次充满杀戮的死亡行军是日本人特意设下的毒计，不过这场残暴行动似乎并不是事先策划的。也有极少数运气不错的人，他们坐着卡车从巴兰加到圣费尔南多，路上没吃多少苦头。步行者有一些人也吃上了饭，没有遭到虐待。然而大部分人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在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人眼中，1929年制定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他们认为投降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因受伤或在不省人事时被对手俘虏，那将成为终身的耻辱，也就是所谓的“生不如死”。他们愿为天皇战死，那样会为家人带来荣誉，灵魂也会得到拯救。东条在任陆军大臣时颁布的《战阵训》中这样描述：“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日本军人手册上这样写着：“必须牢记，被俘一则有辱于皇军，二则连累父母家族，因此永远无颜见人。要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因此，他们视战俘像奴隶一样下贱，他们像奴隶主一样任意处置这些俘虏，随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

此外，豺狼参谋辻政信拿着本不存在的鸡毛当令箭的做法，也是造成俘虏大面积死亡的一大原因。在日本军人眼中，大本营的命令至高无上，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那只是口头的命令。像生田和今井那样要求出示正式命令的人寥寥无几。

号召对白人和他们在有色人种中的“帮凶”复仇的绝不只辻政信一人。《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4月24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公开附和辻政信对战俘绝不心慈手软的命令：“他们（盟军）在为了一项他们深知是徒劳无益的事业中丧失了性命，未死者投降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所有战役中，他们始终表现出极端的自私，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他们当作普通战俘来对待。他们违反了神的训诫，他们的失败罪有应得，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在战场上他们向来不择手段，我们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迟疑是没有必要的，犯罪者必须予以扫除。”辻政信处决俘虏的假命令，不过是往干柴堆里扔下了一个点燃的火把而已。

即使到了战后，仍有很多日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公开叫嚣，如果任由战俘留在巴丹半岛，从科雷希多飞来的炸

弹或者疟疾可能让他们全部丧命。伊藤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而应更名为“巴丹生存行军之旅”。

除安排参谋人员向下假传命令，辻政信还亲自教唆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渡边三郎大佐，任意射击那些行进中的战俘。本间并不知道辻政信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参谋长和知鹰二也是战后才知晓此事。此时本间正一心一意盘算着如何进攻科雷希多，两个月后，他才知道死于行军途中的美菲军士兵比死在战场上的还多。最后活着抵达奥唐奈战俘营的只有54000人，不过有许多人在途中跑掉了，尤其是那些菲律宾士兵，一旦混入平民中就很难发现，谁也无法统计最后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在行军途中死亡人数在7000名到10000名之间，其中约2330名是美国人。那些活着的人又有许多在战俘营里因虐待和饥饿致死。

最初外界对发生在巴丹的这场暴行一无所知。几个月后，三名美军战俘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帮助下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几经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麦克阿瑟亲自接见了这三个从死亡线上侥幸逃生的士兵，才了解到那次悲惨至极的“死亡行军”，以及监禁幸存者的战俘营里随后发生的种种暴行。

麦克阿瑟立即向新闻界散发了三名士兵的报告和他本人的声明：“对于这种野蛮残酷对待战俘的行为，令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恨。这种行为违反了最神圣的军人荣誉，并且将永久玷污日本军人的信条，任何其他交战国都不会贬低这种荣誉。我的神圣职责，是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残暴的行为加以严惩。使我深感荣幸的是，我曾率领过这些以寡敌众、为光荣事业而勇敢作战的士兵。”

麦克阿瑟为此流下了痛苦的眼泪，并发誓报仇雪恨，巴丹从此成为他寝食不忘的心灵圣地，重返巴丹成为他一切行动的终极目标。他把自己的“吉恩”号专机改称“巴丹”号，司令部代号也更名为“巴

丹”，同时下令所有参谋人员必须用“这是巴丹”来回答所有电讯。后来当他在布纳取得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今晚，那些在巴丹阵亡的官兵可以安息了！”

对于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美国并未大肆渲染。华盛顿考虑一旦那些悲惨的故事被民众得知，势必群情激愤，他们会要求政府立即派出重兵向日本人复仇，这势必影响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一直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1月27日，美国政府才发表公开声明，告知民众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残酷暴行。

参谋长马歇尔在声明中指出：“对无助的受害者施以残暴的报复行为，表明日本自蛮荒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是浅薄的。我们正式告知日本军界、政界乃至日本人民，日本的民族未来，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具有摒弃其原始野蛮本能的能力。”

黎明前的黑暗

唇亡齿寒，用这一成语形容巴丹陷落之后的科雷希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两者之间仅仅隔着3公里的狭窄海峡，巴丹失守让完全丧失了防御屏障的科雷希多直接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此时缅甸战事已接近尾声，英军撤退到印缅边界的英帕尔，而中国远征军也已撤回云南，盟军在远东只剩下科雷希多这座最后的堡垒。连同毗邻的三个小岛，温赖特手中尚有15000名士兵。

本间当然不会给美菲军残部以喘息之机，进攻科雷希多的作战计划早于4月17日已经制订。指导方针是：“综合发挥炮兵、飞行部队威力，各部队紧密配合，首先在科雷希多岛尾部急袭登陆，站稳脚步后再在岛头部登陆，两面夹击一举攻占该岛。”

此时日军下一步攻占孤岛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书呆子本间还试图采取欺骗战术去蒙蔽对手。日第十四军司令部对外高调宣布，对科雷希多“只限于封锁炮击，不打算在短期内予以攻占”。别说中将温赖特，这样蹩脚的谎言连预备役中尉老酒都不信。

与金少将在巴丹的境况不同，罗斯福之前曾严令温赖特必须死守到底，但就在巴丹守军放下武器的4月9日，总统再次发来电报，授权温赖特“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做出任何决定”。

从巴丹失守那一天起，仅仅6.9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科雷希多就成为日军飞机和大炮集中攻击的唯一目标。参与空中打击的有陆军60架重型轰炸机和海军24架陆基轰炸机，它们每天都会光顾三四次，赏赐给美菲军无数炸弹，总攻发起之前甚至增加了夜间轰炸。从14日开始，日军地面炮火开始猛轰科雷希多岛。

对蹲守在海滩防御工事散兵坑中的1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来说，他们就“好像住在靶子的中心”。倾盆大雨昼夜不停，刚刚修好

的海滩工事迅疾被冲毁。空中的飞机打不着，温赖特下令地面炮火实施反击，双方隔着狭窄的海峡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日军在马里韦莱斯集结了一个观测中队和气球侦察中队，加上有飞机的空中支援，可以随时校正射击诸元，因此炮击更加准确。美军只有依靠岛上最高观测点提供的数据结合地图进行校正，反击炮火的准确性大大低于日军，无法对敌人构成真正威胁，只能壮壮声势。

炮战进行到第五天也就是4月19日，日军的一发炮弹彻底改变了战局。在炮术权威桥本亲自指挥下，日军一发240毫米炮弹准确击中了美军加农炮炮台下的弹药库，引发的剧烈爆炸将炮台彻底摧毁，连附近的美军士兵都被震得耳鼻出血，许多人被埋在了土堆里。重达13吨的加农炮身被凌空炸起，远远落在距炮台136米的地方。浓烈的黑烟冲天而起，远处的人们都以为岛上的火山爆发了。专家不愧是专家，经桥本详细测算，击中美军弹药库的是240毫米炮发出的第二百六十三发炮弹，也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

美军在炮战中渐渐不支。24日，日军炮火摧毁了飘扬在美军兵营上方的一面星条旗。一名美军士兵顶着密集的炮火迅速爬上旗杆，挂上了一面崭新的旗帜。这被双方的宣传工具恰如其分地采用，日本后来据此拍摄了电影《射下那面旗帜》，美国则大肆吹捧那名英勇的美军士兵。战场之外的宣传战愈演愈烈，美国媒体丝毫不顾温赖特的窘境，仍在长篇累牍地吹嘘：“尽管新加坡和巴丹已经陷落，但温赖特将军坚守的科雷希多要塞依然固若金汤！”连英国人都笑了。

29日，炮战进入高潮。为了向裕仁41岁的生日献礼，日军150门重炮开始向美军滩头阵地实施密集轰炸，爆炸卷起的滚滚尘烟使得海中的小岛若隐若现。炮击整整持续了5个小时，日军一口气发射出3600发炮弹。天上日军的飞机也来凑热闹，美军高射炮进行了零星还击，但未能取得任何效果。

4月30日深夜，两架美国海军卡塔琳娜水上飞机悄悄靠岸，接走了50多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医院女护士。5月3日晚上，“星鱼”号潜艇再次接走了25人，其中13名女护士，他们是岛上最后撤走的一批人。温赖特中将安慰那位潜艇艇长：“他们只有打过来才能接近我们，不然他们是无法接近我们的。”他清楚这很可能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最后告别。

随后温赖特致电麦克阿瑟，淡水已不足五天之用，形势变得危急，“敌人进攻之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海岸防卫部队是否坚毅。鉴于目前的士气，我估计我们击退敌人攻击的可能性不到50%。按照您的要求，我非常坦率和诚实地向您报告我对局势的悲观看法”。第二天，温赖特又给马歇尔拍发了一封电报：“依我看来，敌人随时可能向科雷希多发动最后的进攻。”

激烈的炮战仍在持续，但美军的抵抗越来越弱。到5月3日，美军阵地上只剩下两门大炮还能叫响了。

马林塔隧道中的温赖特尴尬地接到了总统的嘉奖令，罗斯福在电令中说：“你和你忠实的将士已成为我们作战目标的象征和我们胜利的保证。”对温赖特来说，这些语言还不如给他来片面包更加实惠一点儿。

绝望的时刻即将来临。从4日开始，日军连续向科雷希多倾泻了16000发炮弹。滩头防御工事全部被毁，官兵伤亡600多人，供水设施也被日军炮火破坏。

其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在诺门坎战役光荣负伤下了火线的盛厚殿下——天皇裕仁的亲女婿——看到巴丹炮战打得煞是热闹，心里痒痒，便以皇族成员要争先报国为由几次申请到巴丹前线为国民做出表率。参谋本部左右为难，不同意则得罪天皇女婿，同意了又怕出现诺门坎那样的意外，杉山为此伤透了脑筋。

后来有人想出了一着妙棋，现在先不让去，等前线大局已定时再让驸马爷上阵。这样一来减少了风险，二来还可以让殿下到前线镀金，为将来的晋升捞足本钱。这样在科雷希多炮战接近尾声时，抵达前线的盛厚殿下被分进了炮兵司令部，最终果真平安无事。日本媒体当然不会忘记对此再大肆吹嘘一番。

5月5日傍晚，本间亲临巴丹南端的拉马奥港，为即将实施登陆作战的2000个官兵壮行。由于缺乏足够的登陆艇，第一次登陆只能派出这么多人。作为第二梯队的步兵第三十七联队和其他增援部队只能在次日晚上11时30分再次强渡。

午夜时分，以第六十一步兵联队、第七坦克联队和两个山炮中队为骨干的左翼登陆部队终于下水了。马尼拉湾入口处水流湍急，导致日军登陆艇偏离岛屿末端的预定登陆点数千米之多，他们遭到美军两门75毫米炮的准确打击，超过半数的船只尚未靠岸就被击沉，一些士兵趁势跳入水中泅渡，却被身上几十公斤重的作战装备拖入海底。上岸之前日军就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兵力。

冒着美军的枪炮，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源八带领800个士兵强行踏上了陆地，擅长夜战的日军迅速控制了岛屿东端，占领了美军炮兵阵地。随后增樱喜率领坦克第七联队一部和山炮中队顺利登岛，集中兵力攻击扼守马林塔隧道入口处那座高地的脊背。由于通信不畅，人数上占优的美军无法及时在必要之处集结起足够兵力。

滩头阵地一片狼藉，温赖特所在的马林塔隧道同样混乱不堪。每遇轰炸鼓风机就不得不暂时关闭，躲藏了近万人的隧道里空气污浊，到处都是蟑螂和苍蝇，饥饿、营养不良和疟疾在不断消磨人们生存的斗志，许多人因此患上了神经性错乱——一种被称作“坑道综合征”的怪病。要想到外边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当然可以，但必须冒随时被炮火击中的危险。

6日清晨，6时，一个由500名海员、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暂编营——他们一个个都衣衫褴褛——在威廉斯少校带领下，向日军占领的炮兵阵地发起了最后反击。他们像耗子一样从一个弹坑爬到另一个弹坑，凭着背水一战的决心，美军的决死冲锋竟然使日军措手不及，不得不暂时向两翼撤退。这些未经多少训练的美军士兵竟然夺回了之前丢失的阵地。

但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10时，日军3辆坦克登岛，坦克以及巴丹炮火的定点轰击很快摧垮了这道防线，日军立即向垒着沙袋的马林塔隧道入口逼近，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温赖特很快得知，日军前锋距离隧道东门已经不到1600米。有消息显示很快将另有几批日军登陆，他们正在坦克的带领下向隧道步步逼近。担任阻击的美国陆战四团伤亡惨重，只能且战且退。

温赖特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情景——无数坦克开进隧道，对那些伤兵疯狂扫射，血肉横飞。日军一旦攻入隧道，数千赤手空拳的伤员将面临血腥的屠杀。6日10时30分，当日军推进到距离隧道东口只有最后几十米时，温赖特知道停战的时刻到了，只有投降才能保全大部分人的生命。为了把投降范围局限于马尼拉湾内的四个小岛，温赖特下令电告驻棉兰老岛的夏普，尚在美军手中的所有区域均由他负责指挥。

在捣毁无线电设备、烧毁密码本之前，绝望的温赖特向罗斯福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哀伤地，但是问心无愧地低首向阁下报告。今天我必须为马尼拉这几个要塞岛屿安排投降条件。人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早已超过多时了。既然已无被解救的希望，我认为结束无谓的流血牺牲是我对祖国和我英勇将士的责任。

如果您同意的话，总统先生，请告诉国民，我的将士们和我本人已经做到了作为军人所可能做到的一切，我们坚持了美国和美国军人最优秀的传统。

愿上帝祝福您，保佑您，引导您和全国走向最后胜利！

我即将怀着十分哀伤但仍为我英勇部下感到骄傲的心情去会见日军指挥官。

再见了，总统先生。

“一切都完了，每个人都像婴儿一样在叫喊，”电报员欧文·斯特罗宾流着泪拍发这封电报，“我知道被捕鼠器逮住了的耗子正等着人来干掉它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几分钟后，他拍发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家庭地址，并请求华盛顿的电报员转告他的母亲：“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妈妈，告诉她，我无愧于祖国和母亲。”

温赖特命令路易斯·毕比准将广播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投降书，随后向前线指挥官发布了最后命令：“告诉日本人，我们将在正午时分停火。”中午12时，悬挂在科雷希多最高处的星条旗降了下来，随之升起了一面白旗。

岛上美军的枪炮沉默了，日本人的炮击仍未完全停止。在隧道西口，士兵看到了悲伤的一幕，温赖特将军手中拿着一面用白色床单制作的白旗，步履蹒跚地走了出来。一些伤兵挣扎着站起来向司令官敬礼。一些人走上前去，或握握他的手或拍拍他的肩。“没什么，将军，”一名军官行完军礼后对中将说，“我们都知道，您已经尽了全力了。”

温赖特并未立即动身，他需要时间平复复杂的情绪。2个小时后，他带着5名军官坐上了一辆雪佛兰轿车，朝着东面的丹佛山驶去，一群

日本人在半山腰等着他们。一名日军中尉傲慢地说：“投降必须包括菲律宾群岛的所有美菲军。”

“我不想与你讨论投降条件，”温赖特说，“带我去见你的上级军官。”

前来接洽的仍是第十四军作战参谋中山源夫。温赖特告诉他，自己愿意向日军交出马尼拉湾的4个小岛。中山怒气冲冲地回答，本间将军有明确指示，只有温赖特答应他指挥的所有部队都放下武器，才能把他带到巴丹去举行投降仪式。

本间未曾料到科雷希多的美菲军这么快就放下武器。之前他接到报告说，头天晚上有31艘登陆船被击沉，他预感对科雷希多的攻击可能归于失败，因为只剩下21艘船了，无法派出更多的援军，这回可能要再次丢脸。恰在此时，一名参谋旋风般冲进司令部，告诉本间科雷希多的美军已挂出了白旗。大喜过望的本间如释重负，立即电告中山不必再按之前的命令执行，立刻把温赖特等人带到巴丹来。

16时，佝偻着瘦削身躯的温赖特沉重地踏上了巴丹的土地。两辆汽车把美国人带到了一所蓝色的小房子内，温赖特像帕西瓦尔几个月前那样静候受降者的到来。在南面的马尼拉湾，爆炸声依然清晰可闻，证明那里的战斗尚未完全结束。日本人给温赖特等人喝了些冷水，并叫他们站成一排给记者拍照。

一个小时之后，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开了过来，最后说了算的本间终于出现了。美军投降让几个月来郁闷无比的本间兴致很高，他精神抖擞地走到美国人面前，对温赖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本间说：

“你们想必很疲乏了！”此时他感到有点儿美中不足，如果现在站在对面的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那该多好！——司马懿跑了，这里现在只剩下张郃。

温赖特对本间的问候表示感谢，众人围着一张长桌坐了下来。温赖特把一份投降书递过去，上面写明他代表马尼拉湾的四个小岛——科雷希多、休斯堡、德拉姆和弗兰克——投降。有过多年驻英、驻印使馆武官经历的本间英语一级棒，但为了让幕僚了解过程，同时显示自己的身份，他还是叫翻译又读了一遍。本间面无表情，他说只有菲律宾群岛全部美军投降他才能接受。

“比萨扬群岛和棉兰老岛的部队并不归我指挥，”温赖特解释说，“他们归夏普将军指挥，夏普只听麦克阿瑟将军的。”

本间的脸逐渐变得通红，他认为温赖特耍滑头故意欺骗他。他让翻译告诉温赖特，之前日军已经截获了一份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确认温赖特为菲律宾群岛美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

温赖特仍然坚持无权指挥夏普。本间显然被激怒了，他用两只拳头一起猛敲桌子，转身征求参谋长和知的意见：“怎么办？”和知也认为温赖特在撒谎。本间似乎下定了决心：“既然如此，我们不能谈判，你回去咱们继续打下去好了。”他让翻译向美国人强调，他只能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谈判，那就是菲律宾群岛全体部队的指挥官。

“既然你不是最高指挥官，我看我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说完，本间站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

温赖特的随从慌忙喊了声“等一等”，6个美国人匆匆凑到一边商量。温赖特脸色苍白，转身向本间表态：“鉴于在菲律宾继续流血已无任何必要，我甘愿冒战后遭到我国政府严厉谴责的危险，承担菲律宾群岛全体美军指挥官的责任。”

盛怒未消的本间仍然怀疑温赖特的诚意，他冷冷地叫温赖特回科雷希多再做考虑。“如果你觉得投降妥当，那就去找我们在科雷希多的联队长投降，他会带你到马尼拉来见我。这次会见到此结束，再见。”本间转身朝他的凯迪拉克走去。

愤怒和屈辱使得温赖特几乎要将嘴里的香烟咬碎：“你们现在要我们怎么样？”他问参谋中山。

“我把你们送回科雷希多，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中山幸灾乐祸地答道。

这场紧张激烈的谈话全部通过翻译进行，现场的那名翻译显然水平不高，在场的人除了本间能完全领会双方意图并故意刁难，还有一个人对整个过程非常清楚，他就是在美国犹他州长大的新闻记者宇野一磨，精通两国语言的宇野对美国人充满了同情。他告诉中山：“美国人已经愿意代表整个菲律宾投降了。”

中山表示他可以陪温赖特一起回科雷希多：“明天上午第一件事是你再去找本间将军，带一份新的投降书，还要保证与菲律宾的其他美军保持联系。”

回到科雷希多的温赖特见到了第六十一联队联队长佐藤，日军已完全占领马林塔隧道，准备扫清岛上残余部队。为保证10000多人免遭日军屠杀，当晚，温赖特在一份接受日军全部要求的投降书上签了字。之后他全身发软，筋疲力尽。

温赖特的耻辱尚未结束。7日上午，他叫来作战参谋杰西·特莱威克上校，让他代表自己乘坐日本人的飞机到棉兰老岛向夏普面交一封信，信上他告诉夏普：“你应该照办，应该——重复一遍——应该带领你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向日本人投降。你应该明白，出于我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温赖特授权特莱威克，在夏普拒绝执行命令时逮捕他。

当天下午，温赖特和5名军官被送往巴丹。天黑时，他们坐上汽车，走上了去往马尼拉的艰难旅程。23时，他们到达KZRH电台大楼，

日军宣传队的加纳久道曾在纽约和新泽西上过学，他接待了温赖特等人，还给他们端来了水果。

讲稿已经事先拟好。将近午夜，脸色蜡黄的温赖特强忍住眼泪，开始用沙哑的声音对着麦克风讲话。他下令夏普和他的部队投降：“你将这封信全文，连同将由特莱威克上校带给你的指示一并电告麦克阿瑟将军。但是我强调，你绝不可将这些指示置之不理。对这些指示若不全部地、诚实地加以贯彻，只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他似乎再也念不下去了，菲律宾籍广播员马赛拉·维克多·杨停止了广播，其时是5月8日凌晨0时20分。加纳将心力交瘁的温赖特和随从带到了另一个房间，为他们斟上了几杯威士忌酒。

听到广播的夏普一头雾水。头天他刚接到温赖特移交指挥权的电报，现在他又下令自己放下武器。夏普只好请示麦克阿瑟。老麦打电报给华盛顿，声称“对所谓温赖特广播讲话完全不相信”，并在4时50分给夏普回电：“温赖特将军发出的命令无效。如有可能，可将你的部队分成小股进行游击战。事态紧急，你当然有全权按情况需要做出任何决定。尽量与我保持联络。你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指挥官，我为你的功绩感到骄傲。”

这封含糊不清的电报等于将决定权交给了夏普，他决定等温赖特的使者来了再说。两天后，特莱威克到了。在读了温赖特的信件之后，夏普觉得已无可选择。如果自己不下武器，日本人将处决所有的战俘。夏普下令“马上停止对日军的一切军事行动”，他将自己决定执行温赖特命令的决定打电报告诉给麦克阿瑟，说明那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5月10日、18日、24日，驻棉兰老岛、班乃岛、莱特岛的美菲军陆续投降。一些人害怕遭到虐待，带着武器走入丛林，变成了游击队员。菲律宾终于完全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分。

今后，日军从荷属东印度掠夺的石油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资源，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运回日本了。

华盛顿的马歇尔接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顷接夏普将军报告，云温赖特将军在7日、8日夜间两次在广播中宣布自己重又掌握菲律宾全体部队的指挥权，并命令所有部队投降，甚至对投降办法做出了详细指示。我认为温赖特已暂时精神失常，以致授敌可乘之机。”马歇尔清楚，阻止菲律宾全境的投降已来不及。

因为未能为菲律宾守军提供必要的援助，马歇尔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温赖特充满了同情。他向罗斯福提议授予温赖特国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逆境之中防守巴丹和科雷希多的功绩。对此坚决反对的依然是麦克阿瑟，他称温赖特管理部队的的能力极差，科雷希多没有做最后的努力，最不能原谅的是他下令全菲律宾的部队投降。麦克阿瑟提出当时日本人的势力主要在城市，乡村还保有相当自由，温赖特的投降令给各地的“游击运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的表现根本不配获此殊荣，对贡献比他大的人也不公平。这件事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战后，杜鲁门总统才为温赖特补发了勋章。

“科雷希多已不需我再发表过多评论，”麦克阿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自己精心准备的赞颂稿，“它自己已经在枪口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它在敌人的墓碑上题写了自己的墓志铭。但是，透过它那最后一枪散发的硝烟，我仿佛总能看到那些坚强不屈、面容憔悴、苍白的士兵的形象，他们仍然无所畏惧。”

幸运的是，最后投降的科雷希多部队并未步巴丹守军的后尘。他们乘船到马尼拉，然后坐卡车直接到达甲万那端战俘营，迎接他们的是皮鞭和无尽的苦役。

温赖特和英军的帕西瓦尔、希斯，荷兰的塔尔帕顿一样，成为日军战俘营中军衔最高的俘虏。他先后辗转过6座战俘营，最初在菲律

宾，后来转到台湾。1944年，温赖特和其他一些盟军被俘高级将领被秘密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在那里，他们不仅吃不饱饭，还经常遭受殴打，直到1945年8月16日被苏联红军解救。温赖特一直对自己的投降行为心存愧疚，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战后回到美国时，民众却给了他英雄般的赞誉。

作为菲律宾的征服者，本间的麻烦并不少。胜利来之不易，原本计划50天完成的任务最后竟用了整整半年，本间完全没了为胜利庆功的心情。东京对他的不满一如既往，除了战役拖得太长，还在于本间对菲律宾人的管理过于宽松。受西方思想影响，本间下令禁止日军烧杀奸淫，要求大家视菲律宾人为朋友，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本间说“这是谨守天皇要求教化东南亚的圣谕”。

这些做法让那个纯粹的军人——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为不悦。尽管对山下也不满意，但寺内对山下在占领地采取的高压政策还是首肯的。更让寺内恼怒的是，本间竟然认为之前美国人对菲律宾的管理很民主，日本对菲律宾的管理应该更加完善，更加开明，这在寺内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

后来到马尼拉视察的杉山元对此也大为不满，他严厉斥责本间道：“菲律宾的军事统治太宽松了。”随后他去了新加坡，对山下执行的高压政策大加赞赏：“‘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各国首都都应向新加坡学习。”

麻烦不仅来自上层，本间的政策受到了下层军官的普遍抵制。菲律宾战役打得窝囊，间接降低了本间的威信。寺内向东京历数本间的罪状，嗜杀成性的辻政信也唆使他的手下暗地对菲律宾人采取疯狂的报复行动，以本间的名义下达的追杀令陆续发出。

5月10日，攻占比萨扬群岛的川口清健找到本间，指责他不应下令处死菲律宾首席大法官何塞·阿巴德·圣多斯。圣多斯和儿子在4月9

日被川口的手下抓到，表示愿意配合日军的一切行动。鉴于他在菲律宾人中威望很高，川口向马尼拉建议让他在傀儡政府任职。司令部很快答复：此人罪大恶极，立即处决。

马尼拉一名叫犬塚的参谋随后赶到，监督川口对圣多斯父子执行死刑。川口告诉圣多斯：“我保证保护你的儿子，请不用担心。”随后圣多斯被带到了附近的椰林，他刚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枪声响了。

听川口说圣多斯已被处决，本间也蒙了，他非常敬重圣多斯，也知道他对日本人友好。他记得曾批准过川口那份要求宽大处理圣多斯的报告，并让军行政官林义秀关照此事。“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我深感遗憾。”川口第二天遇到了林，他们曾经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川口对同学表示了不满，但林反驳说，处决圣多斯是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川口追问下命令的人是谁，林支支吾吾地说：“是辻。”

川口私自放走圣多斯儿子的行为等于为自己留下了活路。战后接受审判时，川口仅仅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而林则被判终身监禁。

还有人遭遇了圣多斯类似的经历。参议员曼努埃尔·罗哈斯·阿库纳在棉兰老岛被俘，之前他曾担任麦克阿瑟和奎松的联络官。马尼拉很快来了电报，命令占领军司令生田寅雄少将立即秘密处决罗哈斯。这封电报是以本间名义发出的，由林和另外三名参谋盖章。

当初在巴丹，生田曾拒绝在没有书面命令的情况下处决战俘。虽然这次有书面命令，但生田还是下不去手，他把事情推给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去办。天主教徒神保在将罗哈斯和一名省长押往刑场时内心非常苦恼。去刑场的路程足有一个小时，途中那个省长不断哀求饶命，说自己不是军人只是行政官员，历来对日本人非常友好，应该与罗哈斯区别对待。罗哈斯不但未生气，还轻松地拍了拍那个省长的肩膀，“你看这茉莉花，”他指着路边一簇簇雅致的白花——茉莉花是菲律宾国花——问道：“它们真美，是吗？”

罗哈斯视死亡如草芥的高雅风度再次打动了神保，他决定不顾一切留下他的性命。对此生田深表赞同，两人一起偷偷将罗哈斯藏了起来。很快马尼拉来人了，要按“越权”将神保交由军事法庭制裁。

神保到马尼拉去找本间，司令官不在，他只好找参谋长。和知不相信本间会签署这样的命令，他曾经对处决圣多斯一事发过脾气。神保将司令部的书面处决令拿了出来。

和知立即找到了林，林正和四名参谋开会，几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干了假传命令的事。和知叫来了神保，他把那份盖章的处决令放在了桌子上，几名参谋这才承认盖过章，当时只不过“没有多加考虑”。随后，本间对生田和神保的做法大加赞赏，他随即下令取消处决罗哈斯的命令。

此后不久，本间就被解除了职务。和山下奉文一样，回到东京后，他也未按驻外司令官归国的惯例去觐见天皇，还很快被打入预备役。日本毫无赢得战争的希望，本间之后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等死，因为他打败了麦克阿瑟，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麦克阿瑟说了算，而他是睚眦必报的。况且本间的罪行死三回都不够，即使不是他直接下的命令，作为第十四军司令官，他必须为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埋单。本间必须为此去死，这点毫无疑问。

说句题外话。那个被生田和神保释放的罗哈斯也非常人。他后来得以在劳雷尔的傀儡政府中担任要职，负责替日军征集大米等军需物资。1944年12月，美军收复菲律宾后，得到麦克阿瑟庇护的罗哈斯并未受到追究，还当选为参议员和参议院院长。1946年4月，他成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46年8月，当得知救命恩人神保仍被关押在中国华北某地等候审判时，罗哈斯特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对神保进行赦免。怎么说也算是盟国的一把手，这点儿面子蒋介石还是要给的。1947年，神保获释回国，也算善恶有报。

1942年5月7日，菲律宾战场最后一支顽强抵抗的盟军部队放下了武器。在经历了151天饥饿、疾病的摧残和悲壮激烈的战斗之后，远东最后的堡垒科雷希多沦陷敌手，日军全部占领了菲律宾群岛，日本人朝思暮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初具雏形，其对外侵略扩张达到了顶峰。

但那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就在温赖特和弟兄们去往战俘营的同时，1942年5月8日，在澳州大陆东面那个世界最大的海——珊瑚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之间的生死对决已隆重上演，日军势如破竹的疯狂进攻第一次得到遏制！

天，就要亮了。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著

绞杀日本

⑤

人类史上巅峰海战
美日航母对决

加快太平洋战争进程的三大战役

▶ 珊瑚海海战 ▶ 中途岛战役
▶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珊瑚海海战

日军觊觎南太平洋

澳洲大陆东北方向有一片广袤的热带深海。它南北长2250公里，东西宽2400公里，480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使它成为地球最大的海。由于海域内珊瑚构造发达，因此得名珊瑚海。1942年5月，这片海域的宁静和祥和被一场突入其来的战争打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航母大战在此隆重上演。经历一连串失败与挫折之后，盟军将在此地首挫日军锋芒，珊瑚海因此越发明星遐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第一阶段作战进展顺利。下一步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东京大本营面前的首要问题。因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中国关内与东北地区，日本陆军主张巩固现有占领区，消化胜利果实，“使大东亚战争永立于不败之地”。海军的主张恰恰相反，提出在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穷追猛打，不给盟军以喘息之机，寻机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残余力量，在于已有利的条件下寻求体面的媾和。

日本海军军令部提出夺取盟军主要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这一想法立即被陆军以“无兵可派”为由断然拒绝。随后军令部提出一个“有限南进计划”的折中方案（也被称为“美澳遮断战略”），通过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等战略要地，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开战以来，美澳之间海上运输频繁，澳洲大陆正逐渐成为盟军反攻的主要战略基地，如不迅速加以控制，后果不堪设想。考虑到澳大利亚重要的战略地位，陆军在拒绝海军直接占领澳大利亚的前提下勉强同意了这一折中方案，表示“只要海军有把握，陆军将给予相应配合”。

日本陆军对“有限南进计划”表示首肯，在于这一作战主要由海军负责，不需要增派过多的陆军兵员，仅以现驻拉包尔的南海支队就可勉强应付。至此，持续数月的争吵总算勉强达成统一。

但从地理位置而言，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等地距日军新占的拉包尔基地路途遥远，绝非一步就能轻易攻占。日本军令部“美澳遮断战略”还要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攻占新几内亚岛东部战略要地莱城和萨拉莫阿，简称SR作战。

实际上军令部采取的是边订计划边实施的办法。1942年3月8日，此一任务已由海军第四舰队与陆军南海支队联合完成。

二、攻占新几内亚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首府图拉吉，简称MO作战。

三、攻占吉尔伯特群岛所属大洋岛和瑙鲁岛，简称RY作战。实际上盟军在上述两岛并未驻军，日军只需派兵进驻即可。

四、以上述基地为跳板，最终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完全隔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简称FS作战。

如此加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随后推出的中途岛作战（简称MI），军令部顺路搭车的阿留申作战（简称AL），日本海军短时间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字母作战。

日本陆海军在组织结构上存在一个明显差异。作为作战计划制订和命令下达的中枢机关，陆军参谋本部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下属各部只有执行命令的份儿。究其原因，在于其指挥的陆军部队分散各地，其中大块头不在少数，如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南方军及驻本土、朝鲜、中国台湾的部队，直接归属参谋本部指挥的南海支队是个头最小的。海军则相反，除驻中国舰队、南遣舰队和各镇守府的零星海军外，一个联合舰队就占去了海军90%以上的力量，属于典型的“一股独大”。个子大了就容易不服管，加上司令官山本是个极有思想的人，还打心底里看不起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这样联合舰队往往对军

令部——它的职能和陆军参谋本部基本相同——不那么尊敬，山本多次以辞职逼迫军令部就范就是最好的例证。作为上级机关部门，军令部的要员往往自恃清高，常常以眼光远大、富有战略全局观而自诩。联合舰队那些长年征战海上的军官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而已。开战之前，联合舰队提出的珍珠港作战曾遭军令部强烈反对，山本以辞职相威胁才勉强获批。偷袭取得的巨大成功更令军令部脸上无光，本来就不太高的威信再次降低了一大截，并进一步助长了两派间的对立情绪。

果不其然。对军令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与参谋本部妥协达成的“美澳遮断战略”，联合舰队并不认可。山本的想法是通过攻占中太平洋美军重要基地中途岛，扩大日军的防御圈，同时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予以歼灭。这一方案军令部同样不予认同。谁也看不上谁的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不过仗还是要打下去，矛盾也必须得到解决。从4月2日到5日，双方开始了持续数日的激烈争吵。军令部虽然最终在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的压力下勉强同意了联合舰队提出的中途岛作战计划，但同样不愿放弃自己力主的“有限南进计划”。军令部提出，在中途岛作战之前实施MO和RY作战，待5月上旬完成这两项作战后再进行中途岛作战。至于最后的FS作战，待占领中途岛并顺便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后在7月份展开也不迟。

军令部毕竟属于上级机关，一点面子不给也说不过去。作为对军令部批准中途岛作战的回报，山本也勉强同意对“有限南进计划”给予必要支持。争论结果是皆大欢喜——“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多次赴京游说中途岛计划的联合舰队参谋渡边安次，信誓旦旦地向军令部作战课长富冈定俊保证：“一旦联合舰队完成中途岛作战，一定派出主力舰只参与FS作战。请军令部放心，中途岛作战一定能取得巨大成

功。”这话听着根本不像下级在和上级说话，倒像兄弟单位在互相拍胸脯。

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日军缺乏明晰战略的又一例证。在面临第二阶段作战方向的重大选择时，他们采取了两个方向齐头并进的策略——还不带之前的印度洋作战——导致兵力过于分散，并随后诱发了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三大战役。由于这一阶段双方实力差距不大，三大战役也因此成为太平洋战争最精彩的部分。

4月15日，第二阶段作战——“大海指第85号”正式下达：5月初实施MO、RY作战，6月实施MI、AL作战，7月进行最后的FS作战。迅速蔓延的“胜利病”使所有人坚信，联合舰队完全有能力在数个战场同时进行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

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就此进入人们的视线。如果将新几内亚岛形容成屏障澳洲大陆的一扇大门，莫尔兹比港无疑正是门上的门闩。早在开战之初的1942年1月，日军就占领了位于新不列颠岛的天然良港拉包尔，并将之逐步打造成仅次于特鲁克的第二大军事基地。军令部“有限南进计划”正是为了巩固和扩大以拉包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确保澳洲北部和新几内亚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南太平洋打进去一个楔子。作为澳洲北部的战略要冲，从莫尔兹比港起飞的美军战机可以对拉包尔实施攻击，占领此地退可确保拉包尔安全，进可袭击澳大利亚的北部机场，为今后攻占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战略要地图拉吉是所罗门群岛唯一良港，位于莫尔兹比港以东1480公里、拉包尔东南1000公里。占领此处不但可以切断所罗门群岛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水道，那里的水上飞机基地也可掩护MO作战侧翼，同时为最终实施FS作战取得前进基地。

负责MO作战的是井上成美的南洋部队，包括海军第四舰队和陆军南海支队。1942年3月8日，日军不战而下莱城和萨拉莫阿。但3月10

日，他们遭到了美军“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航母编队的联合打击，损失惨重。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和第四师团在日本陆军的地位类似，第四舰队在日本海军同样声名欠佳。“什么都行就是打仗不行”的井上因此被誉为“日本的赵括”。其实这也不能都怨井上，究其原因在于第四舰队实力不足。井上的旗舰是6300吨的练习巡洋舰“鹿岛”号，放在其他舰队就是打酱油的料。别说南云第一航空舰队、高须第一舰队、近藤第二舰队，就是与高桥的第三舰队、细萱的第五舰队放在一起也寒碜无比。开战之初，第四舰队对小小威克岛的第一次进攻铩羽而归，在得到山口多闻第二航空战队的增援后才艰难获胜。现在要完成更加艰巨的MO作战，仅凭第四舰队显然是不够的。井上痛感若无联合舰队主力航母的支援，MO作战断无取胜可能。因当时南云主力航母正在印度洋上与英军作战，山本只好将MO作战推迟到5月初实施。

在与军令部勉强达成一致意见之后，4月5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宣布了第二阶段作战的兵力调整。为实施MO作战，井上南洋部队将得到大型航母“加贺”号、轻型航母“祥凤”号及第五战队“妙高”号、“那智”号重巡洋舰的增援。山本强调这些舰船只能借用到5月10日，它们随后要返回本土参加更加重要的中途岛作战。

这一安排给了井上当头一棒。他不仅得不到南云舰队所有航母的支援，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作战。心有不甘的井上再次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强烈要求增派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飞龙”号归他指挥。井上未敢要求派第一航空战队前来特鲁克增援。如果“赤城”号、“加贺”号来了，南云肯定将随舰前来。条约派的井上与舰队派的南云是多年的老冤家。当年两人在伏见宫亲王府中发生争执，南云曾拔出军刀要活劈井上。再说，你井上是海兵第三十七期，而南云是第三十六期的，人家真来了谁指挥谁还说不定呢。第二航空战队就没这麻烦，第四十期的山口来了肯定得听井上的。

山本并不愿因此动用第二航空战队。前段时间山口的两艘航母参战较多，必须在参加中途岛作战前得到休整。不过井上老哥儿们的面子也要照顾，于是原拟派出的“加贺”号就变成了原忠一少将的“翔鹤”号和“瑞鹤”号。山本认为，战前刚组建的第五航空战队经验欠缺，有必要在中途岛大战之前让他们到珊瑚海长长见识。4月10日，山本重新颁布命令：从4月18日起，将第五航空战队、第五战队和两个驱逐舰中队暂时划归井上的南洋部队。

此时日军中正在流行狂热的“胜利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派经验老到的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到南太平洋作战简直是杀鸡用牛刀。即使经验相对欠缺的第五航空战队前往，也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殊不知“双鹤”竟在珊瑚海栽了跟头，从而缺席了之后更加关键的中途岛海战，可谓“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按照山本的要求，井上必须在5月3日占领图拉吉，5月10日前攻占莫尔兹比港。时间紧迫，南洋部队各部立即紧急行动起来。4月23日，井上颁布了《机密南洋部队命令第13号》，对所属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

纵观二战太平洋战场，日军最擅长将简单问题复杂化。那些制订作战计划的参谋总是故意追求复杂高深，那些计划不看个七八遍根本看不懂，好像你轻易看懂了就显不出他们的水平似的。这种计划往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依赖广泛分散力量的密切合作，不但导致兵力分散，而且往往一着失误，满盘皆输。二是对敌军的行动完全无视，认为愚蠢的对手只会按自己的设计行事，一旦敌人出现变化就手足无措。这种现象在珊瑚海初露端倪，到中途岛将到达顶峰。按照井上的作战计划，参加MO作战的竟然有6支部队之多。

第一支为图拉吉攻略部队，指挥官为志摩清英海军少将。志摩的旗舰是布雷舰“冲岛”号，下辖驱逐舰“菊月”号、“夕月”号和扫雷舰、巡逻艇若干，运输船“吾妻山丸”号和“高荣丸”号负责运送吴港海军第三特种登陆部队和第七工程兵小队，任务是攻占图拉吉并迅速建起水上飞机基地。

位置突出的图拉吉易攻难守，虽然以此为基地出动水上飞机可以侦察到拉包尔乃至更远之处，但势单力薄的澳大利亚人在此几乎不设防，因此志摩部队实力一般。

第二支为MO攻略部队，指挥官为梶冈定道海军少将。下辖轻巡洋舰“夕张”号和驱逐舰6艘、布雷舰1艘，14艘运输船上装载着南海支队、吴港海军特别陆战队主力及第十工程队的4000名官兵。从拉包尔出发的主力部队将绕过新几内亚岛东端登陆并占领莫尔兹比港。

第三支为MO支援部队，指挥官为第六战队司令官五藤存知海军少将，下辖轻型航母“祥凤”号及重巡洋舰“青叶”号、“加古”号、“衣笠”号、“古鹰”号及驱逐舰“涟”号。该部将于4月28日从拉包尔出发，先期支援志摩的图拉吉作战，尔后西进支援梶冈的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

第四支称为MO机动部队。为与大名鼎鼎的南云机动舰队区分，今后我们姑且称为“高木机动舰队”。该部由“瑞鹤”号、“翔鹤”号重型航空母舰，第五战队“妙高”号、“羽黑”号重巡洋舰、“潮”号等6艘驱逐舰及“东邦丸”号油轮组成。指挥官为爪哇海战的“英雄”、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海军少将——其间在5月1日晋升中将。航母的战术指挥由第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少将负责。他们将分别于4月30日和5月1日从特鲁克出发，迂回所罗门群岛东端直插珊瑚海，随时歼灭可能出现的盟军海上力量。

第五支称作MO掩护部队，指挥官为丸茂邦则海军少将，下属老式巡洋舰“天龙”号、“龙田”号，水上飞机母舰“神川丸”号、“圣川丸”号，炮舰“日海丸”号、“胜泳丸”号等。丸茂的任务是从拉包尔向东南延伸建立一系列水上飞机基地。

除此之外，为MO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的还有第六支部队——4月1日刚刚组建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部设在拉包尔。指挥官山田定义少将麾下有台南、第四、元山、横滨四支航空队的各式战机141架，统属司令部设在提尼安岛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中将指挥。

以上参战部队合计各型战机281架——舰载机和陆基飞机大致各半，水面舰艇65艘，包括大型航母2艘、轻型航母1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14艘、潜艇6艘及布雷舰、炮艇等辅助舰只。

就地理条件而言，从陆上攻击莫尔兹比港可谓困难重重。险峻的欧文斯坦利山海拔超过4000米，几乎无任何道路可走，对任何试图横穿巴布亚半岛南下的军队都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走海路，新几内亚岛岬角外侧是路易西亚德群岛，这道由岛屿和珊瑚礁组成的天然屏障深入珊瑚海460公里。虽然从拉包尔乘飞机向西南仅飞行820公里就能到达莫尔兹比港，但从海上绕过路易西亚德群岛却要走完1740公里航程。较近的航道有两条：一是位于群岛中央、海图标示不清的乔马德水道，总航程1550公里；二是靠近新几内亚岛东端、狭窄的中国海峡，全程只需1240公里。从最东端全部迂回太过遥远，最西的中国海峡暗礁众多，不适合大型船队通过，井上最终为登陆船队选择了群岛中央的乔马德水道。

MO作战成功的关键，在于确保速度仅8节的运输船队在盟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范围内安全穿越路易西亚德群岛，于5月10日抵达莫尔兹比港。1550公里航程中，最危险的是从乔马德水道到莫尔兹比港的650公

里，运输船走完这段距离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在如此长时间里盟军不可能无所作为。井上认为，最大威胁来自莫尔兹比港和澳大利亚东北部基地的敌陆基航空兵，此时他尚不知珊瑚海已潜伏着一支美军航母舰队。虽然同属日本海军中的航空派，但与山本倡导发展航母舰载机不同，井上一直对陆基飞机情有独钟，对它们的恐惧也就远大于航母舰载机。其中最麻烦的当属澳洲大陆东北部的库克敦和汤斯维尔两大基地，从莱城或拉包尔起飞的日军轰炸机都够不到它们，只能望洋兴叹。

井上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后来在中途岛山本也要犯同样的错误，自认为日军的攻击是出其不意的，美军舰队一直要到MO作战接近尾声时才可能出现。等他们千里迢迢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区域时，以逸待劳的日军航母以及位于已占领的莫尔兹比港、莱城的日陆基航空兵将倾巢而出将其一网打尽。真要到了那时，看谁还敢管老子叫“赵括”？井上做梦也未想到，美军通过破译密码早已得知了日军的行动计划，事先在珊瑚海埋下伏兵——美军两支航母舰队的出现比井上的预计提前了整整一周，这在战场上无疑是致命的。

除了井上，还有一个日军将领也欲借MO作战正名。尽管高木毫无争议地取得了爪哇海战的胜利并因此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声望直逼如日中天的南云忠一，但东京专家的诸多非议一度让他十分沮丧。如果能在南太平洋再出次彩，他高木无疑就能与南云并驾齐驱，晋升中将也更加实至名归。

从作战指挥角度看，潜艇专家高木担任作战总指挥并不合适。与高木相比，身材高大、脾气暴躁、有“金刚”之称的原忠一在航空作战上经验丰富。按年龄，1888年出生的原，比1892年出生的高木大4岁，两人同为“海兵”第三十九期毕业，都是1939年11月15日晋升少将。高木在“海兵”的吊床号是17，而原仅是85。高木作为第一指挥官刚刚打赢了爪哇海战，而原在南云舰队连三把手都算不上。从性格

上看，高木谨慎持重，作风柔和，担任指挥官显然比性格暴烈的原更适合。由于身边缺乏熟悉航空业务的参谋人员，高木将航空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原，仅要求对方在必要时与自己沟通，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根据联合舰队的统一部署，4月13日，完成印度洋作战的原致电井上，第五航空战队将在通过马六甲海峡后离开南云主力舰队，先往中国台湾马公补给，大致可在4月28日抵达特鲁克。4月16日12时37分，“瑞鹤”号和“翔鹤”号在“秋云”号、“萩风”号、“舞风”号驱逐舰护航下在中国南海与南云分道扬镳，17日抵达马公。18日8时，在第一时间接到日本本土以东海域发现美军航母舰队的消息后，原立即下令停止补给，并于翌日12时奉命快速北上追击美军舰队。由于哈尔西提前返航，当天19时30分，原接令放弃追击归建南洋部队，最终于4月25日16时抵达特鲁克。

虽然名气远没“赤城”号、“飞龙”号等老航母大，但“双鹤”是日本海军二战时期最好的航母。“赤城”号和“加贺”号是由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改造而成，“苍龙”号和“飞龙”号吨位较小，无法容纳更多舰载机，1937年12月12日开工的“瑞鹤”号和1938年5月25日开工的“翔鹤”号设计建造完全不受《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影响，又恰好在战争爆发之前加入现役，从而具有更大的载机量、更快的速度、更优越的活动半径及更好的保护性能。一定程度上，“双鹤”代表着二战时期日本航母的建造水平，其强大的战斗力和优越的平衡性能在太平洋战争前期无可比拟，直到1943年美国“埃塞克斯级”航母的出现。

和原一样，高木第五战队同样受命追击空袭东京的美军舰队，最终无功而返。舰队于22日返回横须贺基地补给，后于4月27日15时40分到达特鲁克。至此高木机动部队完成了临战前的仓促集结。

参加MO作战的航母除早已亮相的“双鹤”，还有轻型航母“祥凤”号。“祥凤”号的前身是高速给油舰“剑崎”号，其建造实质就是航母预备舰，普通给油舰哪需要28节的航速？随着战争日益临近，1941年1月，“剑崎”号回到横须贺船厂，于战争刚开始的1941年12月22日完成了变性手术。其缺点是防御薄弱，防空火力严重不足。受航速影响，之前“祥凤”号并未编入速度更快的南云舰队。为实施MO作战，“祥凤”号于4月13日受命加入南洋部队。这艘航母同样参加了对哈尔西舰队的追击。4月29日，“祥凤”号在“涟”号驱逐舰的护航下抵达特鲁克。由于属临危受命紧急增援南洋部队，“祥凤”号之前未曾与友军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训练和交流，这为其最后覆没埋下了伏笔。

尽管第一阶段作战并未遭受太大损失，但到1942年5月，日军的飞机供应已后继乏力。“双鹤”的战斗机勉强达到编制要求，轰炸机和鱼雷机缺编1/4。编制27架的“祥凤”号实际只搭载了18架。12架战斗机中只有8架是先进的零式，其余4架是九六式。这种1937年开始在航母上服役的战斗机此时已明显落伍了。作为一艘轻型航母，“祥凤”号没有配备轰炸机中队。

根据井上的统一部署，“祥凤”号将加入五藤MO支援部队作战。对此，原立即提出异议，认为集中使用更能发挥航母的效能。“祥凤”号抵达特鲁克后，原派首席参谋山冈三子夫找到第四舰队首席参谋川井岩，希望将“祥凤”号配属给机动部队。“祥凤”号飞行长杉山利一强烈要求加入机动部队，使3艘航母的舰载机联合作战，同时提高“祥凤”号的安全系数。

对此，南海支队指挥官堀井富太郎坚决反对。堀井认为速度极慢的运输船途中很难应对盟军的空中打击。如果再将“祥凤”号调走，运输船队根本到不了莫尔兹比港。井上赞同堀井的意见，“祥凤”号

就此被留在了五藤舰队。堀井的意见等于彻底葬送了这艘航母。如果能和“双鹤”联合作战，“祥凤”号死也会死得更好看一些。

井上将MO作战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丸茂掩护部队先期建立一系列水上飞机基地，从拉包尔向东南一直延伸到所罗门群岛。从基地出发的水上飞机初期将掩护志摩夺取图拉吉，后期则为莫尔兹比港登陆战助力。

二、出于对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基航空兵的忌惮，MO作战首先由高木机动部队压制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盟军航空基地。井上认为，庞大的机动舰队通过北珊瑚海狭小的三角区域时很难避开频频出现的盟军侦察机，从而别出心裁地为高木设计了一条侧翼大迂回的线路。由特鲁克南下的高木舰队将从新不列颠岛以东远离海岸航行，之后沿与所罗门群岛东部边缘平行的线路行驶。待志摩拿下图拉吉后，再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圣埃斯皮里图中间穿过，从东突然插入珊瑚海。在5月7日，也就是莫尔兹比港登陆战打响前3天，航母将出动舰载机突袭位于澳洲大陆东北部的汤斯维尔空军基地，将盟军陆基航空兵一举摧毁于地面，保证登陆船队最艰难的650公里航程畅通无阻。

三、完成压制或摧毁盟军陆基航空兵的任务之后，高木舰队将在所罗门群岛西南加油，坐镇珊瑚海中央威慑四方，消灭一切可能来援的盟军舰队。井上同时希望高木能直接袭击库克敦和莫尔兹比港，为登陆作战扫清障碍。

四、占领莫尔兹比港后，大约5月15日，志摩的图拉吉攻略部队将在高木舰队掩护下长驱直入，与从马绍尔群岛南下的日军一部协同夺取大洋岛和瑙鲁岛，也就是所谓的RY作战。此前侦察报告显示盟军在两岛几乎未设防，只要到那里把旗插上去就OK了。

RY作战完成之后，高木第五战队、原第五航空战队及“祥凤”号将兼程北上，返回本土加入5月底出发的中途岛作战部队。

为给MO作战扫清障碍，从4月初开始，组建不久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就对莫尔兹比港进行了多次空袭，并声称取得了显赫战果。但美国人实在太有钱了，华盛顿派来的增援力量正源源不断运往澳大利亚并转飞莫尔兹比港，盟军航空战力不但没有丝毫衰弱的迹象，飞机反而越打越多。莫尔兹比港、汤斯维尔、库克敦等地的盟军战机已接近300架。长此下去别说攻击，就连拉包尔也难守住。

对井上的安排，深谙航空战术的原坚决反对。此举预示着日军航母将在尚未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无法判明盟军舰队何时何地出现的前提下深入险境，发起攻击。原认为早在抵达放飞舰载机的位置之前，航母很可能已被盟军陆基飞机发现并遭到攻击。澳洲近海珊瑚丛生，海图不明，对航母的机动影响极大。在爪哇海不慎触礁的“加贺”号直到今天才刚刚修好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况且高木舰队只配备了“东邦丸”号1艘油轮，严重限制了“油耗子”驱逐舰的机动半径。原的意见高木当然表示赞同。

仗还没有打起来，前方意见就出现了明显分歧。这一消息惊动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对南洋作战不甚感冒的山本认为，经验相对欠缺的第五航空战队参加MO作战的目的是为将来的中途岛作战练兵，不容出现任何闪失，同时高木舰队确实很难兼顾攻击盟军水上力量和空袭陆上基地的双重任务。4月20日20时20分，参谋长宇垣专程致电第四舰队参谋长矢野志加三和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酒卷忠孝，“高木舰队首要任务为对敌机动部队作战，建议集中所需之基地航空兵力实施作战，以击灭敌基地航空兵力”。迫于上峰压力，井上在4月30日极不情愿地更改了之前的命令，让高木舰队专事对付盟军的海上力量。

这样压制盟军陆基航空兵的任务就交给了山田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山田的战斗机基地位于莱城和拉包尔的劳奈机场，轰炸机和鱼雷机部署在拉包尔的瓦纳卡奴机场。水上飞机基地起初在拉包尔，后来前出至肖特兰和图拉吉。由这些刚组建的陆基航空兵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显然属于强人所难。

但是任务必须执行。山田于是致电井上，目前拉包尔可供使用的战斗机不足两位数，完全无法对下一步发起攻击的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请求速派战斗机增援。井上于是命令高木，让“双鹤”带上9架零战，在途经拉包尔时放飞，让它们自行前往拉包尔充实山田的战斗机力量。这就等于让前去参加高考的孩子顺路买棵大白菜，考完试再背回家一样滑稽。看似简单的运机任务在作战计划中一笔带过，却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虽然在实力上稍占上风，但井上在情报上大大落后于对手。日军情报部门估计，美军航母“列克星敦”号1月份在夏威夷附近被日军舰艇击沉——其实那只是“萨拉托加”号受伤，据信，参与袭击东京的3艘航母——其实是2艘——必定先返回夏威夷，如此，南太平洋不太可能出现美军航母舰队。井上万万没料到，盟军已集结起一支足够强大的海上力量，准备全力遏制日军对莫尔兹比港的攻击。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将改变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尼米兹运筹帷幄

日本人在积极谋划进攻。在珍珠港，尼米兹和伙伴们同样在孜孜不倦地忙碌，试图预测日军的进攻方向并提前做出应对，将有限的兵力部署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去。

与日本人重作战轻情报相反，美英盟军对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其核心就是对日本军用密码的破译。华盛顿情报总站隶属金上将的海军作战部情报处，代号OP-20-G，简称N站，由约翰·雷德曼中校负责。菲律宾科雷希多的情报站属于海军第十六军区，代号“卡斯特”，简称C站，负责人是鲁道克·费比恩上尉。C站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分支机构“贝尔康嫩”，是以堪培拉附近一个澳大利亚海军广播站的名字命名的。位于珍珠港海军第十四军区的情报站，简称H站。以上情报站通过一个叫“柯佩克”的无线电网络交换数据并评估破译结果。C站同时与英军新加坡情报站保持密切联系。新加坡沦陷后，这个英军情报站搬到了科伦坡。远东地区盟军的几个情报站联系密切，共同使用彼此收集到的情报。

这是一支奋战在幕后的秘密队伍，人员不多，但责任重大。前文提到，早在菲律宾战役开始不久的2月4日，金上将亲自授意，派潜艇“海龙”号将C站所有人员设备接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费比恩分队就此成为最早也是唯一一支整建制撤出菲律宾的部队，可见其在美军高层心目中的地位。

珍珠港H站的负责人是被称作“魔术大师”的约瑟夫·罗彻福特海军中校。1895年2月12日，罗彻福特出生于纽约州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家庭。受作为数学老师的父亲影响，罗彻福特自幼酷爱数学——数学专业的老酒和他也算是同行。1918年从新泽西州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毕业，罗彻福特以少尉军衔加入了海军。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拼字游戏。恰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舰长切斯特·泽西上校也喜

欢这种游戏，两人有空就经常凑到一起玩。泽西发现自己和年轻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眼前的这个小伙子有着匪夷所思的超凡想象力。后来泽西调到华盛顿海军部任职，听说那里需要一个精通数学、想象力出众的家伙去研究密码破译，他立即想到并推荐了年轻人，罗彻福特从此成为美国海军部情报处第一个密码研究组成员。

再次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系深造之后，罗彻福特如愿进入国务院密码室担任译电员。对密码破译的挚爱使他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业内的绝顶高手，甚至能轻松打开不知道暗码的保险箱。同事认为他有特异功能，戏称他为“魔术师”。1929年，海军部派4名年轻军官到东京学习日语并研究日本文化，罗彻福特有幸成为其中一员。1936年，在密码破译方面崭露头角的罗彻福特再次被派往美国驻日使馆担任翻译，实际工作就是更好地研究日本的密码。1941年5月，随着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回国后的罗彻福特被派往珍珠港担任夏威夷H站站长。

当时日本海军使用的是JN25b密码体系——JN表示日本海军，25代表识别编号，b是升级版本号。起初，罗彻福特对这一密码系统一筹莫展。虽然情报部门截获了战前日本海军的大量往来电文，显示他们肯定在筹划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可就因为密码无法破译，美国人根本搞不清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后来就有了珍珠港的悲剧。

罗彻福特手下约有120人。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战沉之后，舰上乐队的全体成员都划给了情报站。这种工作非常适合音乐家，因为需要面对无穷的数字组合。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罗彻福特和他的同伴几乎24小时处在工作岗位。他本人在地下室里一待就是几天，靠三明治和咖啡维持体力，小憩也在办公室制表机之间的帆布床上。

当时美国海军中从事密码研究的人员奇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需要有超常、近乎数学家的智商，无穷的容纳棘手细节的能力，还要对这项工作发自内心地挚爱。他们往往是孤独和寂寞的，有着学者一般

的超然态度——工作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几乎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受勋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密室里，他们拉紧窗帘，整天对着一大堆字母和数字冥思苦想。正是这样一些默默无闻的人，以其出色的工作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罗彻福特——他工作时喜欢趿拉一双拖鞋、穿一件褪色的绯红色天鹅绒吸烟服——的手下个个堪称精英。小组长托马斯·戴尔少校是“海军中最好的密码专家，只要吃上几片药就可以不睡觉连着干上三四天”。译电员约瑟夫·芬尼根少校被称作天才，“明明是一张白纸，他也能够把它译出来”。“你用不着异想天开——可是异想天开却能真正帮助你。”这是德怀尔少校办公桌对面墙上贴的一张标语。此外，还有从夏威夷大学借调来的数学教授贾斯帕·霍姆斯，他负责测定日本海军主力舰只的位置，并一一标在海图上。这个实力超强的秘密情报小组在戒备森严的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部大楼地下室里办公，每人每周的工作时间长达八九十个小时。“像一艘潜艇那样与世隔绝。”一位小组成员在回忆他们在刺眼的日光灯下，在制表机和电传打字电报机不停的敲打声中昼夜紧张工作的情景时说。在这儿，钟表失去了实际意义，空气调节环境下的恒温引起了这样的笑话：唯一的新鲜空气是由客人的口袋带进来的。来访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在挂着“作战情报处”招牌的拱形铁栅大门前，荷枪实弹的卫兵昼夜站岗，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这天的H站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他就是刚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不久的尼米兹。罗彻福特带上将走进了他管辖下的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陈设简陋，只有几排桌子和一些文件柜，人和机器都在忙碌地工作着。情报站和司令部的联络人之一霍姆斯少校曾这样评价：“你绝对无法相信，有人能在如此繁重的脑力劳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坚持工作如此持久的时间！”这里的一切给尼米兹留下了深刻印象。

尼米兹手中还有一支高水平的无线电报务队伍，他们同样是错综复杂的情报战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美军太平洋地区的情报系统包括一些配有高频测向器的辅助接收站，分布在从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向南穿过夏威夷，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整个弧形地带。无线电报务人员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截收日军的往来电讯，记录日军电台位置，其工作复杂度无与伦比。东京军令部与联合舰队之间，联合舰队与下属各舰队之间，各舰队与下属部队之间，甚至日军每艘驱逐舰、每一个最边远岸上电台的往来电文，接收站都有专人负责。他们可以截获日本海军90%以上的电文。凭借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感觉和开战来的历练，他们技术日益精湛，甚至仅从日军舰艇报务员的发报习惯——速度是快是慢，还是中等，指法是重是轻，还是适中——就能辨认为是日方哪个报务员在发报。例如，南云忠一旗舰“赤城”号的报务员指法很重，像坐在电键上蹦跹，这样的信号他们谁也不会搞错。

罗彻福特的主要工作是分析截收到的日军信号，厘清头绪并解读出来。这就需要破译日本海军使用的JN25b密码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数码。第一种数码约有45000个五位数，分别代表不同的词或词组。第二种数码数目比第一种还多，约有50000个，是任意随机编排的，发报者可以随意选用加入电文，以增加对手的破译难度。第三种是一组特别数码，用以告诉己方收报人员，在电文某处加了伪装，以便收方正确译读。所有五位数中的每一组数字之和都能被3整除，以便随时检查是否被篡改。该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每过一段时间，日本海军就会在原来基础上推出新的密码系统。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密码系统升级共达12次之多。

日军当然不会把密码本发一套给对手，美国人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破译。罗彻福特具有几乎过目不忘的非凡记忆力，能清晰记起数日乃至数周前耳闻目睹过的任何东西。他承认自己“组织工作做得很差，档案工作搞得不好，不过，我把材料统统记在脑子里了”。

尼米兹起初对H站的工作并未给予充分重视，甚至怀疑他们的存在价值。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真能有效探测日军的作战意图，金梅尔焉能有珍珠港之败？但罗彻福特和他的伙伴们在不断改变自己在司令官心中的地位，并通过努力逐渐赢得了信任。当然，作为杰出将领的尼米兹不可能忽略情报的价值，他逐渐变得“非常合作、非常体谅”，对情报小组也越来越依赖，并把他们提供的情报当作未来战争中克敌制胜的秘密武器。后来凡遇有难解之谜，他首先想到的就是H站。

密码破译工作也得到了战场一些意外事件的支持。1941年12月7日，战争爆发当天，美军曾击落了一架敌机，机上获得的文件列有空中和舰船呼叫的信号密码，这些为罗彻福特提供了第一批重要线索。

新机遇很快就来了。1942年1月20日傍晚，日军“伊-124”号潜艇奉命前往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外海布雷，返航途中遭遇台风耽误了行程，发动机故障的潜艇被美军驱逐舰“埃德索尔”号和3艘澳大利亚护卫舰发现，最终被击沉在50米的浅水区，艇上80名水兵无一幸存。

战争年代损失一艘潜艇算不上什么大事。参谋长宇垣建议派出侦察机到出事地点观察，看潜艇是否落入美军之手，但山本只要求按惯例处理此事。因潜艇沉没前发回的电报显示，他们处在150米深水区，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打捞的。山本万万没有料到，潜艇发回电报后为躲避攻击，慌不择路闯入浅水区，因电台被深水炸弹震坏已无法发报。这给美国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这次不起眼的潜艇击沉事件变得意义非凡。盟军并未就此罢休，立即从潜水母舰“霍兰”号上出动潜水员进行打捞。第一批7人并未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只找到了潜艇构造分布图。第二批潜水员按照图上标注的路线查遍了指挥舱的每个角落，还是没有重大发现。一名潜水员无意中被一具尸体绊了一下，伸手一摸，那名

日军水兵临死前还紧紧抱着一个铁盒。掰开死者手指之后，那个神秘的铁盒被带到岸上。打开盒子，一个红色小本赫然在目。本子很特殊，纸张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铅，遇水不化。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了日军正在使用的JN25b战略、战术及商船密码本。第二天，1架海军专机从达尔文直飞珍珠港，“宝贝”被迅速转交罗彻福特。意外的缴获让美军的密码破译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日军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杜立特空袭日本之后，东京迅速做出了过激反应，3天之内兵力的频繁调动产生了大量无线电信号。美军所有监听站将短时间内接收到的电文全部汇集到罗彻福特手中，这些电文无疑是针对这一特殊事件的。罗彻福特因此有针对性地弄清了许多五位数的意义。到4月初，在截获的日军电文中，每隔三四个数码美军就能破译一组，而每破译一组又将使下一组的破译容易了许多，罗彻福特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H站已能掌握大多数日本主力舰只的大致位置，相对误差不超过500公里。

虽然尚无可与日本联合舰队正面抗衡的海军力量，太平洋舰队却在情报战上逐渐取得优势，而准确的情报恰恰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取得战术优势的关键所在。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多路出击分散了他们的压倒性优势，尼米兹得以集中有限的海军力量，逐个对付敌人的不同行动。

东京海军军令部原拟在4月1日更换密码系统JN25c。但由于第一阶段战事进展太过顺利，占领区域远超预期，很多舰船跑出去很远，如南云机动舰队就一路跑到了印度洋，要将新“字典”送到每艘舰艇难度极大。日本人本身具有高度的自信——这种自信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深信密码永远不可能被敌人破译，因此，更换日期就推到了5月1日，后来再推到5月27日，这就最终酿成了中途岛之败。

3月25日，日军一封提到RZP作战的电报暗示，MO指新几内亚岛东南端的莫尔兹比港，RZQ指附近的一处水上飞机基地。这两个字母代号在往来电文中频繁出现，预示着日军正试图南进。随后一份电报提供的线索证实了这点，该电报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一周后发出的，要求提供1000份在进攻计划中使用的文件和一幅完整的澳大利亚地图。3天后破译的一封电报中写道：“MO作战的首要目标是限制敌军舰队的活动，将以沿着澳大利亚北部海岸发动进攻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个月里，东京和特鲁克发往拉包尔的电报明显增多，表明那里正在集结大批飞机、舰船，日军南下的意图日益明显。

到4月底，罗彻福特对日本密码的掌握，已经可以破译每天截收到的日军全部电文的1/20。综合收到并破译的情报及个人分析，罗彻福特向尼米兹及华盛顿的金提供了对未来日军可能发起作战的几点判断：日军的印度洋作战已经结束，主力舰队正在向本土集结；日军目前尚无进攻澳大利亚的打算；新几内亚岛东部将面临新的进攻；日本海军将在中太平洋发动更大规模攻势，并将动用联合舰队大部分舰只。

后来战争实际进程证明，上述判断除在具体细节上尚需明确之外，罗彻福特对日军第二阶段作战方向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

隶属海军第十四军区的H站并不归尼米兹直接领导。司令部情报参谋埃德温·莱顿中校负责与罗彻福特进行联系。尼米兹接管太平洋舰队时，出人意料地保留了这位大家一致认为将被解职的年轻军官，他在珍珠港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莱顿向尼米兹解释了为什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情报部门未能向金梅尔上将提供准确情报的原因。日本人太谨慎了，当时美国人破译的日军电报中根本未提到这次行动。开战前几星期，几乎所有日军主力舰艇都严格实施了无线电静默。

1929年海军部派往日本的4名军官中同样有莱顿，从那时起，他和罗彻福特就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因工作关系再次走到一起。罗彻福特通过《每日情报通告》使莱顿了解到最新情报。如情况特殊，他会亲自与莱顿联系，两人堪称是一对黄金搭档。不过莱顿有时会在H站的情报上故意加码。比如罗彻福特说日军有4艘航母，莱顿就报告有6艘，这一度让罗彻福特非常生气。

莱顿的做法也是从过去无数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作战军官对情报人员普遍存在偏见，“无事惊慌、煞有介事、故意夸大”。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一天中午，一位同桌进餐者的戏谑之言时常在莱顿耳畔响起：“啊，莱顿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又有什么紧急军情了吧？”当作战军官减去他们认为情报人员虚夸的1/3水分后，就正好与原来数字相同了——就像咱们平时报预算，需要100万，报200万，领导拦腰一砍，正好够用——这些事儿莱顿清楚，罗彻福特却不知道。莱顿也不告诉他这些，免得影响罗彻福特的判断，妨碍他客观分析截获的日军情报。

莱顿情报分析的依据不单来自H站，还有他在远东多年积累的经验，使他具有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待太平洋战局的独特能力。尼米兹曾告诉莱顿，作为情报参谋，希望他以后能起到军令部总长永野的作用，充当日军“发号施令的人”。莱顿要尽可能像日本人那样思考问题，使尼米兹尽可能准确地了解日军的战略思想、作战计划和具体战术。

早在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前一个多月，莱顿和他的情报人员就已预计日军可能向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发起攻击。“日本人现在能够同时袭击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4月3日太平洋舰队的作战日志上如此写道。3周之后，华盛顿N站破译了联合舰队发给井上的电文。美国人清楚，第四舰队一旦得到增援，就会立即启动新的作战计划。

当4月5日联合舰队将“加贺”号划归南洋部队时，该舰就成了山本和井上之间某些涉及MO作战的收件方之一。几天之内，珍珠港和墨尔本的密码专家通过截获的电文发现，这艘航母与第四舰队执行的所谓“RZP战役”关系密切。他们还发现另一艘航母“龙骧”号（其实为“祥凤”号）也被划给第四舰队，这意味着至少有2艘航母将参加日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

尽管后来“加贺”号换为“双鹤”的情报并未被美国人截获和破译，但科伦坡却及时捕捉到“双鹤”即将在南太平洋现身的信息。科伦坡几乎全文破译了联合舰队发给特鲁克的一封电报：“完成印度洋作战的第五航空战队将在新加坡附近离开南云舰队，于4月18日停靠马公，大约在4月28日抵达特鲁克。”事实上第五航空战队因追击哈尔西晚了2天才到。伦敦的英国海军部立即将这一重要消息发往华盛顿，金在4月15日将上述信息转发给了尼米兹和西南太平洋战区海军指挥官费尔法克斯·利里中将。4月中旬，墨尔本C站做出判断，日军运输船队将由轻型航母“祥凤”号护航，可能在2艘参加过袭击珍珠港的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的支援下进入珊瑚海。这一判断与英国人的情报高度吻合。

结合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尼米兹坚信日军主要攻击目标就是莫尔兹比港，同时很可能首先拿下所罗门群岛的战略要地图拉吉，“我之急所即敌之急所”，预计战斗将在5月3日前后打响——名将不愧为名将，判断几乎分毫不差！

可惜尼米兹现在兵力不足，诸多战术要点不可能都照顾到，他必须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去，准确的情报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尼米兹和参谋长米罗·德雷梅尔少将认为，既然日军第一步行动选择了莫尔兹比港，下一步不论进攻中太平洋的珍珠港或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都不可能绕过夏威夷的前哨阵地中途岛。为此，尼米兹确定了一条重要原则，绝不为了防守新几内亚轻易冒险，以

免将来无法应对日军在中太平洋的强大攻势。很快，他得到了莱顿的保证，“目前，尚未发现有敌军舰船驶往夏威夷”。这意味着现在他可以集中精力，在南太平洋与敌人大打出手，遏制日军占领莫尔兹比港的战略企图。

对莫尔兹比港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比尼米兹更惊恐的当属刚逃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作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老麦正筹划将莫尔兹比港打造成一个重要基地，阻止日军对澳洲大陆的进攻，同时作为今后重返菲律宾的跳板。莫尔兹比港的安危对西南太平洋战区意义重大，他与尼米兹的意见高度一致——这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是不多见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战略要地。

金上将对南太平洋历来重视，多次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做出明确指示：“澳洲次大陆必须守住，保证通往澳大利亚的供应线畅通，同时还要建立一系列防守据点，逐步经由新赫布里底、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发起全面反攻。”

莫尔兹比港属于麦克阿瑟的防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也已正式挂牌营业，但利里的海军力量非常薄弱，只有寥寥数艘巡洋舰、驱逐舰，外加一些辅助舰只。驻扎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基地的B-17空中堡垒在前段作战中折损较多。虽然数量众多的增援战机已从西海岸出发，但第一批新机要到4月才到位。乔治·布雷特中将的航空兵司令部刚刚成立，近200架陆基飞机看似不少，但新组建的部队问题多多。初出茅庐的飞行员尚嫌稚嫩，缺乏海上作战和识别舰艇的经验，充其量只能干一些侦察或吓唬敌人的活儿。

对未来的战斗来说，这些陆基飞机可以对通往莫尔兹比港的海上通道进行搜索，但要覆盖所罗门群岛及珊瑚海东部海域，还需依靠图拉吉的水上飞机，偏偏图拉吉开战第一天就落入日军之手——后来日军机动舰队正是从所罗门群岛以东迂回，从弗莱彻背后直接插入珊瑚

海的。还有一点，上述空中力量不管尼米兹还是负责战术指挥的弗莱彻都无权指挥。他们对未来海上战斗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弗莱彻甚至不知道它们都在干什么。

如此，保卫莫尔兹比港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太平洋舰队身上。此时尼米兹的兵力实属捉襟见肘。受伤的“萨拉托加”号尚在西海岸维修，最早到6月初才能回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正在执行空袭东京的任务，按计划最早4月25日才能返回珍珠港。以“列克星敦”号为核心的第十一特混舰队正在守卫珍珠港，指挥官为顶替布朗的奥布里·菲奇少将。此时南太平洋就只剩下弗莱彻少将领军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包括航母“约克城”号、重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6艘。如此兵力对付日军的重兵入侵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初到珍珠港上任时，面对危局的尼米兹显示出足够的谨慎，他的行动也受到金的诸多节制，在很多事情上无法自作主张。航空参谋阿瑟·戴维斯上校曾形容司令官“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一位在1月份见过尼米兹的英国军官毫不客气地形容他是一个“行动迟缓、可能有点耳背的老头”。这种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尼米兹很可能真像自己说的那样，不到半年就回华盛顿找凯瑟琳去了。但到了4月的第三个星期，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变，尼米兹逐渐找到了战区司令官的感觉，他富有进攻性的本性开始显现，积极倡导冒险进攻。此前他已对身边的人员进行了调整，颇得尼米兹信任的派伊中将出任了战列舰队司令官，麦克莫里斯上校离开了战争计划处，林德·麦考密克上校接替了他的职务。过度劳累使参谋长德雷梅尔少将身心交瘁，他的谨慎保守与尼米兹倡导的积极进攻格格不入。尼米兹已暗中选择了一位新参谋长，他就是此时尚不显山露水的斯普鲁恩斯少将。

4月20日，尼米兹召开了应对南太平洋危机的专题会议。麦考密克上校的评估报告显示，日军对新几内亚、新不列颠、所罗门群岛一线的攻势很可能在5月3日发起，参战航母可能多达5艘，包括“加贺”

号、“翔鹤”号、“瑞鹤”号、“祥凤”号和“春日丸”号，共有舰载机306架。似乎有1艘快速战列舰也将参战。根据日军战列舰一般成双成对的出场习惯，战场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艘。主力舰只的护航力量至少包括5艘重巡洋舰和众多轻巡洋舰、驱逐舰。根据日军习惯在陆基航空兵支援下逐步推进的一贯作风，麦考密克认为，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可能成为日军首批攻击目标。

面对日军向南太平洋的扩张之势，尼米兹决定倾尽全力与之争斗。4月21日，他给正在南太平洋游弋的弗莱彻下达了命令。相比日军复杂无比的作战计划，尼米兹的命令显得有些寒酸：

目前看来，敌军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攻势将在5月的第一周展开，主要目标可能是莫尔兹比港，最终参战部队可能包括3~4艘航母，以及驻新几内亚（莱城）和新不列颠（拉包尔）航空基地的大约80架重型轰炸机和同样数量的战斗机。你的任务是抓住时机，摧毁敌军舰船和飞机，以协助阻止敌军在上述地区的进一步推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将安排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的协同，并保证将有关情况通报给你。日后对第十七特混舰队的增援目前尚在考虑之中。

既然准备全力战斗，尼米兹就准备动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他不但准备向南太平洋投入菲奇少将的“列克星敦”号，并且准备将空袭东京归来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包括“企业”号、“大黄蜂”号及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2艘油轮——悉数派出增援。这样，太平洋舰队的4艘航母全部到了南太平洋，合计舰载机超过300架。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尼米兹的目的不仅仅是防守，还要通过积极进攻夺取战场主动权。几个月来，日军航母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横冲直撞，盟军舰队无不退避三舍，只能趁人家不在时干些偷鸡摸狗的活儿。现在，尼米兹决心在南太平洋与日军主力航母舰队一决雌雄。

在他眼中，日军并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因为我们有善于应变、积极主动的优秀人员，再加上我们许多装备胜出一筹，所以我们应该在必要时接受胜算较大的战斗”。当然这一切都要等他在华盛顿面见金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4月25日，尼米兹率太平洋舰队部分幕僚乘机回到美国。当天下午，在旧金山联邦大楼第十二海军军区司令部里，金、尼米兹和他们的高级助手一起参加了研讨太平洋下一步作战的专题会议，这是尼米兹离开华盛顿后与金的首次会面。会上尼米兹抛出了他相当大胆的作战方案：5月13日之前，将太平洋舰队所有攻击力量——4艘航母，全部投入南太平洋。

对此金并未当场表态，只是对这一激进计划的后勤保障提出了一些看法。金在考虑允许哈尔西的2艘航母南下时非常谨慎，此举将导致中太平洋门户洞开，需要冒极大的风险。“黄蜂”号和“突击者”号此时远在大西洋，在第一艘新型航母“埃塞克斯”号服役之前，尼米兹就只有正在检修的“萨拉托加”号作为预备队了。他询问中途岛在遭到日军“重兵袭击”时是否安全。尼米兹解释说该岛必须得到太平洋舰队的全力支援才能顶住2艘以上敌军航母的进攻，同时承诺加强那里的防御。与之前金积极倡导进攻、尼米兹主张谨慎防守相比，两人的态度一下子倒了过来。

会后两人还讨论了一项重大人事任命。金对弗莱彻可能缺乏进取精神感到担心。如果哈尔西不能及时赶到珊瑚海——现在看来这几乎已成定局——弗莱彻将是未来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挫败日军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重任就将落在他的肩上。两人认为应密切关注弗莱彻在作战中的态度和表现。

4月27日下午离开旧金山时，尼米兹尚不知晓金对南太平洋作战方案如何判定。28日上午，他回到珍珠港，金的电报也落地了：“我认

为哈尔西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应该开赴前述关键地区。”尼米兹长出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倾尽全力与日本人打一场航母大战了。

4月26日8时整，接到尼米兹从旧金山发来电令的菲奇已率第十一特混舰队南下，前往支援弗莱彻的第十七特混舰队。菲奇是弗莱彻在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30岁时取得飞行员资格，成为“迟到的老弟”之一。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两艘航空母舰的舰长，指挥过两个海军航空站和一个侦察巡逻机联队，航空作战方面经验丰富。由于相对资历稍浅，而哈尔西注定无法及时赶到，挫败日军进攻的艰巨任务就责无旁贷都落在了弗莱彻肩上。

4月25日，完成空袭东京任务的美第十六特混舰队返回珍珠港。根据尼米兹的命令，哈尔西要在5天内完成兵员、物资和油料补充，之后火速赶往珊瑚海。他似乎很难完成6000公里航程，赶上那里的战斗，但日军也可能推迟计划。匆匆赶回珍珠港的尼米兹告诉哈尔西，日军在南太平洋争夺的不仅有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还有瑙鲁岛和大洋岛，他们的航母甚至可能空袭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尼米兹授权哈尔西到达珊瑚海后指挥所有4艘航母，并希望“这支强大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根据最新收到的情报，29日，尼米兹再次电令弗莱彻：日军进攻目标是莫尔兹比港和图拉吉，至少将有4支以上编队来执行这一任务，参战航母预计为3艘。

4月30日，哈尔西率2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2艘油船踏上了前往珊瑚海的征程。1艘重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将在5月2日追上他们加入护航队伍。尼米兹电告弗莱彻、麦克阿瑟、利里：“第十六特混舰队大约于5月12日抵达你处。”

本次作战事关澳大利亚安危，西南太平洋战区又不足以应对威胁，不得不依靠太平洋舰队让麦克阿瑟极度不爽。但未来的战斗毕竟

是保卫自己的地盘，老麦大度地向弗莱彻提供了属下大部分能够参战的水面舰艇——由澳新分舰队整编的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前往珊瑚海支援作战。这支舰队包括美国重巡洋舰“芝加哥”号、澳大利亚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轻巡洋舰“霍巴特”号及“帕金斯”号、

“拉姆森”号驱逐舰，由英国皇家海军约翰·克瑞斯少将指挥。“芝加哥”号和“帕金斯”号5月1日就能抵达“灰胡桃”点（南纬16度16分、东经162度20分）加入弗莱彻舰队，克瑞斯将率领其余舰只于5月4日在瓜岛西南650公里处与主力会合。此外，弗朗西斯·罗克韦尔少将的第四十二特混舰队还向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一线派出了4艘潜艇，执行侦察、巡逻和捡漏攻击的任务。

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加入第十七特混舰队，还引发了一件扯淡的事儿。之前美国和澳大利亚约定，澳军舰队加入美国航母舰队一起作战时，将由美国航母舰队司令官统一指挥，澳大利亚人对此并无异议，因为人家美国人毕竟是大老远跑来帮助自己保卫家园。但在4月14日，尼米兹收到了英国海军部的一封电报，宣称美国当局已经同意，在美、英军舰实施战术性合作时，“由两军中军衔最高者统一指挥。如果双方高级将领军衔相等，则由获得该军衔最早者指挥”。虽然弗莱彻和克瑞斯同为少将，但克瑞斯晋升较早。英国人的意思非常明显，合编的舰队应该由克瑞斯负责指挥。

尼米兹向金发了电报，提出航母舰队指挥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是绝对必要的”。本来对英国人极不感冒的金火冒三丈，当即要求麦克阿瑟和利里与澳大利亚海军委员会沟通。堪培拉的答复大度而爽快——参战澳军愿意接受美军统一指挥。柯廷非常清楚，老东家大英帝国早已自顾不暇，保卫澳洲免受侵略必须依靠美国的帮助。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脸，而是能否活得下去。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克瑞斯本人也乐于接受美军指挥。难题很快得到解决，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大英帝国真是没意思极了。

稍加留意就能看出，历史悠久的皇家海军在军衔方面本来就具有优势，加上他们参战已两年有余，很多军官晋升了不止一两次。在小小的缅甸战场，英军几万人地面部队就能数出几十位将军，一堵墙倒了能砸到好几个。半路参战的美国军官军衔普遍较低，开战时尼米兹仅是少将，艾森豪威尔不过是个准将。按照英国人的逻辑，让锡兰海战中颜面尽失的萨默威尔或莱顿——两位都是上将，被仅是中将的南云打得灰头土脸——其中一个驾驶一艘鱼雷艇来，军衔和尼米兹一样，资历却深，美国太平洋舰队就要听从你的指挥？

4月30日，尼米兹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日军的新动向。他着重指出，如果日军在瓦胡岛进行一次小规模进攻，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届时华盛顿或许会设法加强少得可怜的16架B-17来保卫珍珠港了。尼米兹不相信珍珠港面临着现实威胁，而倾向于日军将首先围绕中途岛展开行动。尽管珊瑚海之战迫在眉睫，他还是于5月2日飞往中途岛，视察了那里的防御工事。当他3日返回珍珠港时，日军对图拉吉的进攻已经打响。

虽然麦克阿瑟、利里和布雷特一致承诺，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基航空队将提供侦察并协助攻击，但他们究竟有多少飞机或在执行什么任务，尼米兹和弗莱彻都不清楚。让弗莱彻稍感欣慰的是，4月25日，美军“丹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舰抵达努美阿，舰上携带着6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另外6架将在5月3日抵达。这是弗莱彻唯一可以直接指挥的侦察力量。

从努美阿起飞的“卡塔琳娜”侦察距离是1300公里，几乎可以到达所罗门群岛最南端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和伦内尔岛，只能有限覆盖弗莱彻舰队东翼——后来高木舰队恰恰从那里杀过来。由于侦察手段不足，弗莱彻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一带，对高木从背后打过来的“勾拳”一无所知。自认绝无可能躲过日军侦察网的弗莱彻必须一往无前，直闯敌阵，抓住时机及时亮剑，一击致命！

4月27日，美军第十七特混舰队悄然驶出汤加塔布，次日在西南555公里处与油轮“尼奥肖”号及护航驱逐舰“麦考尔”号会合。29日，弗莱彻在海上平淡度过了57岁生日。同一天的日本东京，无数民众在为另一个人41岁的生日欢呼呐喊，这个人就是天皇裕仁。

5月1日10时10分，弗莱彻在新喀里多尼亚西北550公里、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740公里的“灰胡桃”点等来了菲奇的第十一特混舰队。随后克瑞斯率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前来会合。合并后的舰队由弗莱彻统一指挥。遗憾的是，盟军岸基航空兵仍然在麦克阿瑟和布雷特的直接指挥之下，在未来的作战中无法很好与海军协同。

弗莱彻下令菲奇前往南纬16度0分，东经161度45分位置，与从努美阿前来的重巡洋舰“芝加哥”号、驱逐舰“帕金斯”号和油轮“蒂普卡努”号会合，由后者进行海上加油。同时第十七特混舰队也由“尼奥肖”号进行补给。

5月2日，第十七特混舰队顺利完成了第一次海上补给，但菲奇的加油出了问题，要到4日中午才能完成。考虑到日军随时可能对莫尔兹比港发起攻击，目前舰队位置距离太远，弗莱彻便将菲奇舰队留下来继续补给，同时警戒自己的后方，他则率“约克城”号编队向西北方向航行。3日黎明，弗莱彻接到利里发来的消息：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正在撤离图拉吉。根据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支规模不小的日军舰队将在那里登陆。弗莱彻立即下令为驱逐舰加油。此时，他再次收到了利里发来的“图拉吉遭日军袭击”的消息。

烽烟骤起图拉吉

战略要地图拉吉位于佛罗里达岛南岸，为当时英属所罗门群岛首府所在地——美日双方对此地的争夺随后将诱发更加血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今天，所罗门群岛首府已迁往南面瓜岛北部的霍尼亚拉。

由于联合舰队增援航母尚未到来，井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在为将来的MO作战进行着积极筹备。3月底，南洋部队兵分三路实施了一次小规模布干维尔—布卡作战，其目的是控制拉包尔周边区域，为未来的大规模作战铺平道路。3月28日，布干维尔登陆部队从拉包尔起航，舰队包括3艘巡洋舰、1艘弹药船和少量地面部队，由五藤第六战队的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护航。

同一天晚些时候，由3艘炮舰组成的布卡登陆部队驶离拉包尔，前往南方300公里的布卡修建辅助机场。30日黎明，布干维尔登陆部队在肖特兰卸下海军第八根据地部队主力，31日占领布干维尔岛东岸首府基埃塔。与此同时，日第八根据地部队一部占领布干维尔岛北部的布卡岛。所有舰只在将登陆部队送上岸后迅速返航拉包尔。到31日，这一小型作战已告结束。日军随后迅速在两地建起了水上飞机基地。

由于日军迅速回撤，随后得到消息的弗莱彻根本来不及发起攻击。上述两地均处在日军拉包尔陆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弗莱彻认为以暴露航母行踪为代价攻击无关紧要的陆上目标是不明智的，而且尼米兹之前曾经有令“第十七特混舰队以打击日军水面舰艇为主要目标”。弗莱彻的做法引起了金的强烈不满，这也为他很快离开战场到陆上赋闲埋下了伏笔。

此前的侦察报告显示，图拉吉并无多少盟军部队驻守。井上认为由志摩担纲的图拉吉之战不过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而已，根本未料到南

方不远处活动着一支美军舰队。4月30日，日军图拉吉攻略部队从拉包尔启航。志摩坐镇“冲岛”号布雷舰，在“菊月”号、“夕月”号驱逐舰及几艘扫雷艇的簇拥下前往图拉吉，运输船上装载着日本海军吴镇守府第三特别陆战队和第八十四警备队一部及大批军需物资。

在所罗门群岛及南太平洋诸岛，活动着一支不穿军装的特殊部队，它就被称作“斐迪南”、隶属澳大利亚海军部的众多海岸观察哨。其创始人是澳大利亚海军的埃里克·费尔特少校。“斐迪南”的名字来源于华特·迪斯尼的漫画“猛牛斐迪南”，这种体形硕大的斗牛喜欢蹲在树下闻花的香味。他们的任务是潜伏各地，及时向盟军提供日军的情报，其配备的通信设备的发报距离可以达到740~1100公里。这一组织原本是一战时期为防备德国人建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迅速恢复并领导了这一组织。由于大量当地土著的加入，这支队伍的侦察范围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在恢复该组织的同时，50名澳大利亚海军工程人员来到图拉吉，建起了一个水上飞机基地。随后进驻的6架水上飞机可以时刻监视拉包尔日军的各项活动。

日军舰队向南驶过新乔治亚岛时，被无处不在的“斐迪南”发现并及时向图拉吉发出了“敌舰队来袭”的警报。5月2日，明知不敌的少许澳军及6架飞机连夜撤出。

澳大利亚人前脚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2日19时30分，日军图拉吉攻略部队抵达萨沃岛以北海面。22时整，吴镇守府第三特别陆战队开始换乘。3日凌晨1时，日军发起抢滩登陆。由于澳军已经撤离，日军不战而得图拉吉及附近的加武图岛。利用未被澳军完全破坏的设施，日军迅速修复了水上飞机基地、码头和兵营，横滨航空队的5架川西二式大艇立即进驻。为预防可能到来的袭击，日军在港口部署了4门80毫米防空炮和少许12.7毫米高射机枪。

3日18时30分，准备次日黎明与菲奇和克瑞斯会合的弗莱彻接到了“两个月来我一直期盼的那种信息”。来自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电报称：据来自海岸观察哨的消息，5月2日16时30分有一支日军船队前往图拉吉，其中最大的船有5000~8000吨——它无疑正是志摩的旗舰“冲岛”号。随后另一份报告指出，日军运输船正将登陆部队卸载到登陆艇上。结合头一天澳军撤走的消息，弗莱彻认为图拉吉无疑已落入日军之手。

此时美军第十七特混舰队距图拉吉740公里。只需高速航行一夜，登陆日军就将进入“约克城”号舰载机的打击范围。尽管“列克星敦”号无法参战令人稍觉遗憾，但弗莱彻认为自己的1艘航母、4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足以完成打击敌人的任务。图拉吉和莫尔兹比港是“约克城”号编队重点保护的两大目标，日军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暂时不会发起，附近海域似乎并无敌军航母，弗莱彻坚信日军仍不知道自己的所在，奇袭图拉吉大有可能。他的舰队刚刚补给，有足够的燃油可供高速行驶。于是弗莱彻下令“尼奥肖”号油轮和护航驱逐舰“拉塞尔”号按原计划与菲奇和克瑞斯会合，之后带他们东行330公里，5日清晨在瓜岛以南600公里的“玉米点”等他。

做好上述安排之后，弗莱彻率第十七特混舰队以27节高速向北驶往所罗门群岛中部，准备在翌日黎明攻击刚刚登陆图拉吉的日军部队。弗莱彻清楚本次打击将暴露美军在珊瑚海至少有1艘航母，但他还是想趁热打铁给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4日黎明，一夜高速行驶的“约克城”号编队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南160公里的预定攻击阵位。尽管天气异常恶劣，但由于之前在南太平洋巡逻月余没有打仗，舰队全体官兵斗志格外高昂。当舰长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上校宣布飞行大队将在清晨出发空袭图拉吉时，“约克城”号甲板上一片欢腾。一些很早以前的《全国地理》杂志被发放给飞行员，上边有模糊的图拉吉地图。

弗莱彻判断刚刚被占领的图拉吉不太可能有日军战斗机进驻，他将18架“野猫”全部留下用于舰队空中保护。4时31分，第一攻击波——比利·伯奇少校的13架俯冲轰炸机、乔·泰勒少校的12架鱼雷机及华莱士·肖特上尉的15架侦察轰炸机——依次起飞。轰炸机均携带454公斤炸弹，“蹂躏者”则装载一条MK13型533毫米航空鱼雷。

空袭指挥官是资历最深的伯奇，但他并非编队中军衔最高的军官。在一架“无畏式”的后座上，坐着太平洋舰队火炮射击参谋沃尔特·辛德勒中校。在他的再三恳求下，弗莱彻勉强同意他参加第一波攻击，在实战中考察美军空袭效果。在珊瑚海海战中，尽职尽责的辛德勒先后5次登上飞机，现场观摩了战斗过程。

因鱼雷机速度较慢，美军3个机队是顺次投入战斗的。6时30分，伯奇机队率先抵达图拉吉上空。日军根本未料到美国人这么快就来了，登陆部队没有任何空中掩护。此前护航的“祥凤”号已掉头北上，前往掩护莫尔兹比港登陆部队，高木机动舰队此时仍滞留在拉包尔附近，试图完成运送9架零战的倒霉任务。刚架起的几门高射炮无人看守。6时45分，第一架轰炸机率先发起攻击。美机从5000米高空接近目标，在3000米高度以70度角高速向日舰俯冲至760米投弹。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颗454公斤炸弹准确命中“菊月”号，舰上水兵当场死12人、伤22人。随着更多炸弹落下，港口被炸得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烈火、浓烟和冲天的水柱。爆炸甚至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都淹没了。

6时50分，泰勒少校的鱼雷机群抵达战场。此时日军已做出反应，防空阵地上寥寥几门高炮和高射机枪纷纷开火。美机对此毫不理会，纷纷降至20米低空寻找合适目标投雷，水面瞬间被划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此时肖特机队适时赶到，15架飞机每5架为一组分别攻击了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1艘驱逐舰和1艘商船。遭受炸弹和鱼雷联合攻击的日军舰船纷纷逃向外海。志摩一边发出呼救信号，一边下令“高荣

丸”号、“吾妻山丸”号运输船停止卸载，迅速逃往图拉吉以北，暂时躲避。

8时45分，返航的第一攻击波开始在“约克城”号陆续降落。尽管并未遭受任何损失，但第一个跳下飞机的伯奇对攻击效果大为不满。当他们进行俯冲轰炸时，低空湿热的空气很快在飞机风挡玻璃上形成了一层雾气，大大影响了飞行员的可视度，导致攻击效果大打折扣。伯奇建议立即发起第二波攻击，因为港内仍有大量日军舰船。

陆续返航的飞行员对伯奇的观察进行了补充。鱼雷机队声称击沉2艘驱逐舰，重创1艘轻巡洋舰和1艘货船。经过七嘴八舌的验证，大家认为，至少有4颗炸弹命中目标，还有1颗疑似命中，敌军有3艘运输舰中弹，2艘巡洋舰逃向外海，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和1艘货轮也遭到攻击，但炸弹是否命中不敢肯定。实际上敌军的损失远没有飞行员吹嘘的那么大，日军只有老式驱逐舰“菊月”号重伤，为避免沉没不得不抢滩搁浅。

9时6分，弗莱彻下令第二攻击波出发，包括13架侦察轰炸机、11架鱼雷机和14架俯冲轰炸机。抵达战场的美机开始在瓜岛西、北两个方向追击从港内外逃的日军舰船。9时45分，攻击开始，俯冲轰炸机第一小队1弹中的，3弹近失，第二小队1弹命中，第三小队获得一颗近失弹。侦察轰炸机队在10时40分攻击了1艘受伤的水上飞机供应舰，击落起飞顽抗的水上飞机1架。鱼雷机队同样选择攻击水上飞机供应舰，未能命中。刚刚进驻基地的日军水上飞机对美军轰炸机实施了拦截。

第三波攻击机群在12时40分出发。这一波只有侦察轰炸机12架和俯冲轰炸机9架。为排除日军水上飞机的干扰，4架“野猫”奉命出击为轰炸机护航。13时30分，攻击开始，起飞迎战的日军水上飞机迅速被“野猫”击落3架。麦卡斯基驾驶战斗机扫射了“夕月”号，导致该舰舰桥起火，包括舰长橘广太在内的10人死亡、24人受伤。侦察轰炸

机队声称重创货船1艘，还轰炸了港口设施。俯冲轰炸机队依然对那艘水上飞机供应舰投下所有炸弹，无一命中。“吾妻丸”号上吴镇守府第三特别陆战队死亡5人、受伤29人。

美军第二波攻击损失鱼雷机1架，2架参加第三波攻击的战斗机迷航降落在瓜岛亨斯洛角的海滩上，那里距舰队约80公里。爱兵如子的弗莱彻立即派出2艘驱逐舰前往救援。“哈曼”号成功接回了2名战斗机飞行员。未被“帕金斯”号找到的鱼雷机机组成员幸运落在倾向盟军的所罗门岛民手中，之后辗转回到了部队。

舰载机攻击期间，弗莱彻曾试图派出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去“结果那些受损的日军舰只”。“阿斯托利亚”号上的约翰·史密斯少将随即安排了出击舰只。虽然舰队与图拉吉的直线距离仅140公里，但硕大的瓜岛横在面前，出击舰只必须绕道而行，天黑前肯定无法抵达战场。斟酌再三，弗莱彻取消了水面舰艇的出击命令。此举无疑非常明智，否则那4艘无法及时赶回的舰只第二天只能成为高木舰队攻击的活靶子。

汇总战果，美军声称击沉驱逐舰2艘、小型舰只4艘，重创大型运输船和水上飞机供应舰各1艘，击落水上飞机5架。根据飞行员的夸大描述，弗莱彻认为攻击取得了显赫战果。实际上日军损失轻微，仅遭受重创的“菊月”号拖上岸后被废弃，特设扫雷艇一号、二号和“玉丸”号以及4艘登陆驳船被击沉，人员死亡87人、受伤124人。

随轰炸机飞了三个来回的辛德勒观摩了攻击的全过程，并坦言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准头“很糟”。如果能达到训练时的标准命中率，日军的损失将3倍于此。糟糕的战绩值得原谅，长期有惊无险却异常折磨神经的巡航已经让飞行员疲态尽露，图拉吉作战对他们不过是一次热身而已。这也是“约克城”号鱼雷机队首次在实战中投雷。

在随后发给珍珠港的报告中，弗莱彻声称“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报告结尾处他说：“真痛快！”在签署弗莱彻的战报时，尼米兹称，图拉吉战斗“从耗费弹药情况看所得战果实在令人失望”，但他还是立即向弗莱彻发去了热情洋溢的激励电报，“祝贺你和你的部队圆满完成任务，望能和援军一起扩大战果”，同时称赞“约克城”号的飞行员“不摧毁目标誓不罢休的精神非常值得表扬”。

日落时分，弗莱彻回收了飞机之后打道回府。“约克城”号以23节向东南航行，准备和第十一特混舰队会合。

5月4日，日军14艘运输船在梶冈舰队护航下从拉包尔拔锚启航，MO作战正式拉开了序幕。5日上午，战役总指挥井上馨“鹿岛”号轻巡洋舰从特鲁克前出至拉包尔，亲自坐镇指挥多支舰队的联合作战。

刚刚抵达拉包尔的井上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前方就传来了图拉吉登陆部队遭遇空袭的消息。随后发回的报告表明，发动攻击的是航母舰载机。此时井上馨方才明白，珊瑚海竟然潜伏着一支强大的美军航母舰队。井上立即向各部队颁布紧急命令，“敌军机动部队位于图拉吉370公里范围之内”，高木机动部队“务必尽快捕捉歼灭该敌”，五藤支援部队及山田所部陆基航空兵迅速出击，“一举围歼刚刚出现的美军航母舰队”。为避免图拉吉部队再遭打击，井上命令志摩率部暂时北撤避让。刚刚出发的梶冈运输船队也受命暂停前进，待高木、五藤、山田各部围歼美军航母舰队后再行南下。

5月1日4时，经过3天补给整备的MO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出发向东南航行，同日，舰队指挥官高木武雄晋升中将。高木认为，晋升表明东京对自己在爪哇海战中的表现是基本认可的。现在带着如此强大的舰队出征珊瑚海，高木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让那些质疑之声统统消失的绝佳机会。但想到自己从未指挥过航母作战，兴奋中的高木也隐隐感觉到一丝不安。

机动部队被井上赋予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为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捎带9架零式战斗机。之前由于出击频繁，山田的战斗机仅存10架。由于联合舰队的直接干涉，压制澳大利亚北部陆基航空兵的任务现在改由山田承担。高木对运送战机的附带任务一直颇有微词，后来正是这一行动无意中帮了美国人的忙。

2日清晨，机动部队行驶至拉包尔东北440公里海域，原下令放飞移交给台南航空队的9架战斗机。天气异常恶劣，起飞后的战斗机无法在瓦纳卡奴机场降落，只好再次返回母舰。高木决定停止输送直接南下。但井上认为这9架零战对争夺莫尔兹比港的制空权至关重要，严令高木必须完成任务。无奈高木只好推迟进入图拉吉以东海域的时间，向北兜了一个大圈于3日再次回到放飞点。天空暴雨如注，飞机起飞后无法降落，于12时35分再次返回，1架“翔鹤”号的零战在着舰时冲出甲板坠海，所幸飞行员被救起。

感到厌烦的高木决定暂时不向拉包尔输送零战，等舰队到达所罗门群岛靠珊瑚海一侧再说。仅仅为节省一次额外的渡运任务，战场第一主力“双鹤”被迫在远离战场的海域滞留长达2天，机动部队已大大落后于原来的日程。按照原定计划，当“约克城”号派出舰载机空袭图拉吉时，日军2艘航母应该位于图拉吉以北220公里处，美军舰队完全处于其打击范围之内，从暗处突然杀出的“双鹤”将对“约克城”号构成致命威胁。高木完全可以在敲掉“约克城”号后挥师东进，一举围歼菲奇少将的第十一特混舰队。但由于被迫执行运送战机的任务，高木的实际位置位于图拉吉以北870公里，错失了打击美军舰队的机会。双方的一系列错误就此开始陆续上演。

图拉吉遭遇袭击时高木机动部队正在加油。从5月4日6时24分起，高木连续接到图拉吉发出的呼救信号。此时航母和巡洋舰已完成加油，高木命令尚未加油的驱逐舰和“东邦丸”号留在原地继续补给，

自己率领2艘航母、2艘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夕幕”号、“有明”号快速赶往战场。

7时22分，原下令“双鹤”的舰载机在甲板上一字排开，随时准备出发攻敌。8时整，“瑞鹤”号放飞了6架鱼雷机，两机一组以130度、140度、150度为基准线实施搜索。每组先飞行460公里，然后向右飞行37公里后返航。日军搜索方向选择了所罗门群岛以东，而“约克城”号却是向南航行，搜索未果的日军鱼雷机于11时50分后陆续返回母舰。

当时能及时到达作战区域的只有驻肖特兰的3架水上飞机，但它们接到命令时，天色已晚。如果能及时起飞，它们就能轻松发现位于侦察半径内的美军舰队——弗莱彻的运气的确不错。

得到图拉吉遭袭的消息，五藤立即率“祥凤”号及4艘重巡洋舰高速向西行驶。但当他们赶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时，美国人已经不知去向。美国人走得太快，否则“祥凤”号的寿命就要缩短3天了。

事实上，美军对图拉吉的空袭可谓得不偿失。因为缺乏必要的后续手段，遭袭的图拉吉依然掌握在日军手中，水上飞机基地仍可正常使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美军陆战一师登陆图拉吉和瓜岛的8月8日。更重要的是，之前日军并不知道珊瑚海有美军航母存在，处在暗处的弗莱彻占有情报的绝对优势。本次袭击使美军完全暴露了行踪，双方在情报上完全拉平，美军丧失了突袭对手的机会。

5日6时46分，在南纬15度、东经160度的“玉米点”，弗莱彻、菲奇和克瑞斯3支舰队顺利会合。由于高速行驶耗费了过多燃油，“尼奥肖”号立即开始给“约克城”号编队实施补给。

刚刚会合的盟军舰队很快被日军1架川西二式水上飞机发现。虽然“约克城”号的4架“野猫”立即升空将其击落，但坠落之前的日军飞

行员已经向拉包尔发回了发现美军舰队的消息。幸运的是，日军此时正忙于出动空袭莫尔兹比港的陆基飞机，居然未对这封重要电报做出任何反应，也未将其及时转发给高速南下的高木舰队。弗莱彻再次幸运躲过一劫。

当天下午，“列克星敦”号的1架俯冲轰炸机降落在“约克城”号甲板上，从飞机后座走下了矮矮壮壮的菲奇少将。一名地勤人员以为这个貌不惊人的矮胖老头儿可能是个报务员，就对他高声调侃道：

“喂，老大，你们昨天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是呀，孩子，我猜我肯定是错过了。”菲奇微笑着亮出了自己的两颗将星，吓了一跳的小伙子立即向他立正敬礼。随后两位老同学就未来的作战进行了详细沟通。

5日当天，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开始发出一系列混乱的情报。布雷特的搜索机报告说，敌军各种舰船已聚集在所罗门群岛以南海域。布里斯班把所有情报都转发给弗莱彻，期望他能派出飞机进一步核实。8时30分，从澳大利亚起飞的一架B-17在向东飞越莫尔兹比港之后，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向西航行的日军舰队，舰队核心是一艘航空母舰，这无疑正是五藤的支援舰队。随后美机对“祥凤”号实施了攻击。由于受到零战干扰，美军投下的炸弹距目标很远。11时，又有几架美军轰炸机在新不列颠岛外海发现了梶冈的登陆船队，之后的攻击同样颗粒无收。5日对交战双方来说可谓有惊无险。

5月6日5时30分，弗莱彻将所有舰船合编为第十七特混编队，并分成以下几个相对独立的大队。

第二大队为突击编队，由“阿斯托利亚”号、“新奥尔良”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波特兰”号、“切斯特”号5艘重巡洋舰，驱逐舰第一中队“菲利普斯”号、“杜威”号、“莫纳根”号、“艾尔

温”号、“法拉格特”号5艘驱逐舰组成，指挥官为托马斯·金凯德少将——他是太平洋舰队前司令官金梅尔上将的小舅子。

第三大队为支援编队，由“芝加哥”号、“澳大利亚”号2艘重巡洋舰，“霍巴特”号轻巡洋舰，“帕金斯”号、“沃尔克”号2艘驱逐舰组成。由澳大利亚海军格瑞斯少将指挥。

第五大队为航母编队，由“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2艘航母，“罗塞尔”号、“莫里斯”号、“安德森”号、“哈曼”号4艘驱逐舰组成，指挥官为菲奇少将。

美军航母的飞行大队由4个飞行中队组成。“列克星敦”号有舰载机70架，其中战斗机22架、侦察轰炸机18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12架。“约克城”号有舰载机71架，其中战斗机20架、侦察轰炸机20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13架。2艘航母共有战机141架。

第六大队为补给编队，包括“尼奥肖”号油轮和护航驱逐舰“西姆斯”号、“蒂普卡努”号油轮和护航驱逐舰“沃登”号，指挥官为“尼奥肖”号舰长约翰·菲利普斯上校。

第九大队为侦察编队，其实也只有水上飞机供应舰“丹吉尔”号1艘船，共搭载“卡塔琳娜”水上飞机12架，指挥官为该舰舰长乔治·德班上校。

就在弗莱彻编组部队的同时，6日上午，高木机动部队已绕过所罗门群岛东南端从盟军背后插入珊瑚海。高木舰队的核心是大名鼎鼎的“翔鹤”号和“瑞鹤”号，护航舰只包括第五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驱逐舰“曙”号、“潮”号、“白露”号、“时雨”号、“有明”号、“夕暮”号和“东邦丸”号油轮。尽管日军护航舰只相对稍弱，但美军在珊瑚海只有一支孤军，而高木能随时得到五藤、樫冈、丸邦、志摩的支援，其侦察手段也比美军丰富得多。井

上在此犯下了多路分兵的兵家大忌。真正遇到危机，上述几支舰队无法及时形成拳头——这种弊端在之后的中途岛海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与美军航母不同，日军航母的飞行大队仅有3个飞行分队。“翔鹤”号飞行大队有舰载机54架，其中战斗机17架、俯冲轰炸机21架、鱼雷机16架，“瑞鹤”号飞行大队有舰载机63架，其中战斗机20架、俯冲轰炸机22架、鱼雷机21架。加上为拉包尔运送的8架零战（坠海1架），2艘航母总有战机125架。

从双方飞行大队的构成可以看出，美军航母比对手多出一个侦察机中队。尽管充分搜索非常必要，但日军历来不愿从有限的攻击力量中抽调兵力用于侦察，而将侦察任务交给护航舰只的水上飞机承担。拥有雷达的美军却愿意以牺牲攻击力为代价，对搜索侦察投入1/4的力量。在不久之后的中途岛海战中，日军轻侦察重攻击的弊端将会得到更明显的显现。

大战在即，改组后的美军舰队利用浓云掩护迅速进行加油补给。拂晓时分，“列克星敦”号放飞了12架侦察轰炸机，向北搜索510公里。天空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侦察机并未发现在乔治亚岛以南加油的高木舰队。

8时50分，日军横滨航空队的1架水上飞机再次发现了盟军舰队。借助浓云掩护，这架飞机始终与对方保持接触并从容发回电报：“发现敌军大型编队，方位192度，距离240海里。”

接电后的高木留下“有明”号、“夕暮”号为“东邦丸”号护航，自己率领舰队主力以26节高速直扑美舰所在海域。但到12时，那架与对方接触的水上飞机突然失去了跟踪目标。对此高木大失所望。14时20分，他下令舰队停止追击转向北行。下午，“东邦丸”号及2艘护航驱逐舰前来会合，高木于22时30分完成了加油。

6日下午，弗莱彻收到了珍珠港发来的最新情报：在航母掩护下的日军登陆船队预计将在第二天穿越路易西亚德群岛前往莫尔兹比港。17时30分，弗莱彻下令舰队以21节向西高速行驶，准备翌日黎明在乔马德航道设下埋伏，对日军登陆船队发起突然攻击！

错进错出的尴尬一天

5月6日的斜阳渐渐没入海平面，日军太平洋战场最后一个战略性胜利落下了帷幕。在科雷希多，温赖特中将率最后万余美菲军向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投降缴械，至此日本人开战以来的好运戛然而止。菲律宾全境沦陷预示着日本“大东亚战争”第一阶段完成既定目标。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东京也期待第二阶段首战——MO作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尽管珊瑚海突然杀出的盟军舰队让图拉吉登陆部队遭受了损失，但东京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没有丝毫怀疑。井上和幕僚已就7日的作战进行详细部署。梶冈登陆船队将从东北方向接近路易西亚德群岛，趁夜色穿越乔马德水道，踏上前往莫尔兹比港的最后航程。之前麦克阿瑟陆基轰炸机的攻击毫无结果，但井上不指望第二天登陆船队仍有头天的好运。现在看来，最大威胁来自潜伏在珊瑚海的那支盟军舰队。井上下令五藤率支援部队靠近运输船队提供贴身保护。

现在，最关键是要找到那支盟军舰队的具体位置。第二天凌晨，巡洋舰上多达两位数的水上飞机以及从德博因基地起飞的侦察机将仔细搜索路易西亚德群岛附近海面，从拉包尔出发的轰炸机和图拉吉的水上飞机也将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以东索敌。一旦发现敌踪，高木的舰载机及山田的陆攻机完全有信心将全部敌舰干脆利落地送入海底，杀开一条通向莫尔兹比港的光明坦途。

在海上，高木和原同样踌躇满志。他们在6日曾追击过那支走位飘忽的盟军舰队，毫无结果。两人相信，在7日，自己和友军的侦察机一定能够锁定那支隐藏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东南方向的盟军舰队。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不但有12架陆攻机执行搜索任务，还将派出12架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轰炸莫尔兹比港，为梶冈部队最后的登陆扫清障碍。除了天空和海上，井上还派出东遣舰队的4艘潜艇前往澳大利亚近

海埋伏，扫清在未来海战中侥幸逃脱的所有残敌。各方面都考虑到了，尽管只是纸上谈兵，但井上这兵谈得还真像模像样。

5月7日一整晚，第十七特混舰队一直在全力西进。黎明前半小时，舰队到达罗塞尔岛正南210公里、德博因岛东南315公里的海域。弗莱彻已经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愈来愈浓的杀气。现在他必须依靠身边的这支舰队阻止日军前往莫尔兹比港，并尽可能避免把舰船拼光。麦克阿瑟能够提供的帮助实在有限，海军能打的舰艇都派来了，可以提供支援的空中力量只有18架B-17，14架B-25和16架B-26，此外还有澳大利亚空军的6架“哈德逊”中型轰炸机和1架“卡塔琳娜”，他们在攻击水面舰艇方面经验奇缺。

6日晚上，航母大队指挥官菲奇发布了2艘航母各飞行中队7日的作战任务。“约克城”号将尽早放飞10架侦察轰炸机，朝西北和东北搜索460公里。半数战斗机将留下来保护航母，另一半为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另有7架“列克星敦”号的俯冲轰炸机将在舰队周围执行反鱼雷机的巡逻任务。所有攻击机必须在黎明之前做好出击准备。

从西南太平洋司令部6日的侦察汇总来看，可以确认日军将在7日取道乔马德水道穿越路易西亚德群岛。15时30分，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德博因附近有4艘日军运输船和2艘驱逐舰正在向乔马德水道挺进。同时从汤斯维尔起飞的另一架侦察机说“发现了更多日军舰船”，包括罗塞尔岛以北和西北的6艘运输船、大约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麦克阿瑟电告弗莱彻，7日黎明他将派3架B-17对德博因附近的日舰发起攻击，同时3架B-17和8架B-26将轰炸任何试图通过乔马德水道的敌军舰队。

为应对白昼错综复杂的局面，弗莱彻将护航舰只分成2个打击群。得到金凯德编队“法拉古特”号驱逐舰增援的克瑞斯第三大队，将单

独执行阻击敌军的任务。巡洋舰分队指挥官史密斯少将曾告诉弗莱彻，克瑞斯是一位“优秀的水兵，能够把舰队管得很好”。威尔森·布朗少将很早前也说过，克瑞斯一直不愿自己的舰队只作为航母护航力量使用，而希望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更大作用。

即将展开的战斗毕竟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克瑞斯舰队的广大官兵斗志格外高昂。单独阻击日军的任务虽凶险无比，但克瑞斯还是非常乐意接受。5时38分，弗莱彻通过信号灯向克瑞斯发出命令：“天亮时带着你的舰队西行，摧毁据报可能穿越乔马德水道的敌舰。节约燃油，必要时用巡洋舰为驱逐舰加油，也可撤至汤斯维尔加油。”克瑞斯被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弗莱彻指令他必要时可以打破无线电静默，以确保利里中将能及时掌握他的行踪，必要时派出陆基战机支援。弗莱彻认为航母的交锋地点会逐渐向莫尔兹比港西移，主力舰队与克瑞斯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必要时也可以派出支援力量。

这一分兵行动，战后为弗莱彻招来了无数非议。批评者认为此举不但削弱了第十七特混舰队的护航和防空力量，也将克瑞斯舰队置于极度危险之中。显然，一旦主力舰队败北，高木很容易就能回头收拾克瑞斯舰队。反之，如果弗莱彻取胜，这一举动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弗莱彻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航母舰队在未来的战斗中两败俱伤——后来事实的确如此，克瑞斯舰队可以单独承担阻击日军登陆舰队的重任，他的行动对主力舰队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尤其是那些舰船上有限的防空火力不足以保护第十七特混舰队的航母时。不管别人想法如何，克瑞斯和他的水兵非常乐意有这样独立承担作战任务的机会。战后面对无数人的指责，克瑞斯坦承“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我确信弗莱彻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他很快带领第三大队取315度方向以25节高速向西绝尘而去。后来的战斗进程证明，克瑞斯舰队不但吸引了

日军不少注意力，还间接起到了保护主力舰队的作用，当然这离不开主场作战的克瑞斯的好运气。

令人揪心的5月7日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6时，天尚未亮——日出时间为6时20分——“翔鹤”号和“瑞鹤”号执行搜索任务的鱼雷机已做好了出发准备。尽管从拉包尔、肖特兰、图拉吉和刚刚建成的德博因基地将起飞众多的侦察机，足以覆盖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美军可能出现的所有区域，但原还是不能放心，决定放飞自己的侦察力量。6时35分，12架鱼雷机从航母起飞朝东南搜索。由于之前已大致知晓了美军舰队的方位，这12架侦察机被分为6组，在180度至270度方位之间、400公里范围内展开搜索。五藤也从“古鹰”号、“衣笠”号上弹射了4架水上侦察机，同时从“祥凤”号上放飞了4架零战和1架鱼雷机，执行舰队上空的巡逻任务。

7时45分，“翔鹤”号大竹金美卫一等飞曹的鱼雷机终于发回了令人惊喜的消息：“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基干兵力为大型航母、重巡洋舰各1艘，方位南纬15度55分，东经157度50分，航向0度，速度16节，距离163海里。”高木闻讯，大喜过望，这毕竟是第一次在可攻击范围内发现了美军航空母舰，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立即下令舰载机起飞发起攻击。

大竹发出的电报被珍珠港的H站第一时间截获。军情紧急，罗彻福特立即打通了莱顿的电话。消息被迅速上报尼米兹上将。根据日军侦察机发出的位置以及对弗莱彻舰队实际情况的掌握，尼米兹分析日军发现的很可能是“尼奥肖”号油轮和护航的驱逐舰“西姆斯”号。

随着高木一声令下，从8时至8时15分，先后从“瑞鹤”号起飞战斗机9架、俯冲轰炸机17架、鱼雷机11架，从“翔鹤”号起飞战斗机9架、俯冲轰炸机19架、鱼雷机13架。78架战机组成的庞大机群气势汹汹杀奔发现美军航母的海域。虽然“瑞鹤”号飞行队长岛崎重和同样

是海军少佐，但他毕业于“海兵”第五十七期，编队总指挥因此由“翔鹤”号飞行队长——他的连襟、毕业于“海兵”第五十六期的高桥赫一少佐担任。

机群刚刚出发不久，原再次收到了“古鹰”号一架侦察机发来的报告：“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150海里处发现美军航母舰队，基干兵力为战列舰1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7艘，疑似大型航空母舰1艘，航向30度，航速20节。”随后“衣笠”号1号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印证了“古鹰”号侦察机的消息——2架侦察机均发现了快速西行的克瑞斯舰队。

3架侦察机发回两个不同的位置，高木据此认为，盟军舰队很可能分作两群进行作战。既然攻击机群已经出发，那就先收拾第一个目标，回头再对付第二个目标不迟，包子要一个一个地吃。

但“翔鹤”号鱼雷机随后发回的消息让高木再也从容不起来了。大竹很快对第一次发回的电报进行了纠正：之前发现的不过是1艘驱逐舰和1艘油轮。此时再纠正已来不及了，日军攻击机群正朝第一次报告的位置疾驰而去。

10时53分，抵达指定海域的高桥大失所望。海上倒真有2艘船，它们正是6日下午与主力舰队分手的“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正准备回西海岸补充油料，不想半路遇到了劫道的。排水量25000吨、长168米的油轮和驱逐舰在大竹眼里被放大了一圈，也就变成了航母和巡洋舰。这样两艘船给日军机群塞牙缝都不够，心有不甘的高桥并未贸然下令攻击。既然海面上出现了敌军油轮和驱逐舰，那主力舰船很可能就在附近。日军机群在周围海域进行了搜索，除了那两艘船外未能发现任何目标。

攻击如此猎物用鱼雷机实属浪费。11时15分，岛崎率鱼雷机队和战斗机队率先返航，将猎物留给了高桥的轰炸机队。俗话说“贼不空

手”，大鱼大肉没有，白菜豆腐也能临时充饥，既然来了就没有将炸弹带回去的道理。11时26分，高桥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命令，12架俯冲轰炸机颇不情愿地对2艘美舰发起了攻击。

“西姆斯”号舰长威尔福德·海曼少校一边下令高炮反击，一边开足马力躲避纷纷落下的炸弹。4架日机从4600米高度从容俯冲，第一颗炸弹在左舷外侧爆炸，第二颗直接命中二号鱼雷发射管，继而穿透至前轮机舱爆炸。舰上瞬间火光冲天，腾起的浓烟高达40多米。爆炸导致驱逐舰动力电力丧失，损管人员迅速启动柴油发电机恢复部分供电。第三颗炸弹穿透甲板在后轮机舱爆炸，这艘以美国名将威廉·西姆斯命名的驱逐舰完全失去了机动能力，只能在原地团团打转，任人宰割。日军第四颗炸弹将4号主炮炸成了哑巴。一分钟后，“西姆斯”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全舰官兵仅13人生还。

形势对“尼奥肖”号无疑是绝望的，这艘可怜的油轮遭到了24架日机的轮番轰炸。尽管美军防空炮火打得异常顽强，炮手在火炮丧失动力后依然坚持手动射击，但双方实力太过悬殊，“尼奥肖”号先后被7颗炸弹和8颗近失弹命中，5号、6号、7号、8号油舱全被击毁，燃油外泄，电力丧失，火控室人员全体阵亡，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11时48分，攻击结束，日军损失轰炸机1架，中弹受伤7架，另着舰时损失1架。高桥率机群返回航母已是15时，当天再发动一次攻击几无可能。攻击机倾巢而出并未找到美军的航母，仅仅攻击了2艘不太重要的船只，这让高木和原非常不爽。幸运的是，日军的攻击并未暴露舰队的具体位置。

“尼奥肖”号——这艘被美国水兵亲昵地称作“胖贵妇”的油轮已到了弥留之际。菲利普斯上校下令弃舰，许多人争先恐后地挤上救生艇，以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们。由于巨大的贮油舱之前已被完全抽空，间接起到了密封舱的作用，强大的浮力使“尼奥肖”号依然顽强

地浮在水面上，还救起了“西姆斯”号的部分落水者。直至5月11日，美军驱逐舰“亨利”号前来救援，将船上的109名水兵和13名“西姆斯”号的幸存者接走。之后“亨利”号向油轮补射了2条鱼雷和数发127毫米炮弹，“尼奥肖”号最终沉没在南纬15度35分，东经155度36分的海域。

弗莱彻一直到很晚才得知油轮遭袭的消息。“西姆斯”号曾发出过遭袭电报，但弗莱彻并未收到。“约克城”号收到的唯一信号是“尼奥肖”号发出的，说遭到3架敌机攻击。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遇到了日军航母舰载机，那3架敌机也可能来自图拉吉或德博因的日军基地。弗莱彻后来得知，为了对外发出求救信号，“尼奥肖”号的幸存者经过3个小时奋战，才给摇摆不定的油轮供上电。

7日黎明前半小时，弗莱彻下令第十七特混舰队转向东南，迎着晨风放飞了“约克城”号10架侦察轰炸机，朝东北方向展开搜索。6时45分，舰队速度逐渐提高到22节，“列克星敦”号放飞了4架“野猫”担任高空掩护，6架“无畏式”低空执行反鱼雷机巡逻。2艘航母甲板上，众多攻击机整装待发，飞行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弗莱彻判断日军的3艘航母可能已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反之亦然。取胜的关键是在敌人发现自己之前率先发现对方并发出致命的一击。克瑞斯舰队出发后，弗莱彻率主力舰队转向北行，试图封锁乔马德航道。

7时35分，“约克城”号侦察轰炸机中队副中队长基思·泰勒上尉率先发回了消息，在罗塞尔岛西北、距第十七特混舰队310公里处发现日军2艘重巡洋舰，那正是五藤的“衣笠”号和“古鹰”号正以12节速度驶向西北。如此目标显然不值得全力攻击，弗莱彻判断周围很可能有日军航母存在，于是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好消息很快再次传来。8时15分，约翰·尼尔森上尉发现了五藤的MO支援部队主力，机枪手沃尔特·斯特劳布立即发回了令人惊喜的电

报：“在米西马岛以北不远处发现敌军2艘航母和4艘重巡洋舰，方位南纬10度3分，东经132度27分，航向140度，航速18到20节。”和刚才的高木一样，这同样是开战以来美军第一次在可攻击范围内发现日军的航母，可惜美军侦察机犯了和对手类似的错误。

弗莱彻判断这支日军航母舰队正朝自己快速驶来。现在双方距离415公里，比美军战斗机和鱼雷机的作战半径远了90公里。如果速度和航向不变，距离很快就能缩小到让战斗机和鱼雷机陪同轰炸机一起进攻的地步。弗莱彻和菲奇耐住性子等了一小时——这无疑是极端危险的一小时。因为有迹象表明，美军舰队很可能已被日军发现。7时，“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引导官弗兰克·吉尔上尉就曾在舰队周围发现了疑似敌机的踪迹。8时33分，2艘航母的雷达同时发现正西方向55公里处出现了可疑目标，4架“野猫”立即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追逐”，但那个目标很快在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令人窒息的一个小时就这样安全度过。9时15分，菲奇向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和巴克马斯特两位舰长下达了“攻击敌军航母”的命令。巴克马斯特询问腿短的鱼雷机和战斗机是否一起出发，菲奇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判断目前距敌大约310公里。航母在放飞攻击机群后继续朝敌舰方向行驶，就能使鱼雷机和战斗机执行完任务后安全返回。9时26分，第十七特混舰队转向东南逆风方向，第一架战斗机从航母上腾空而起。“列克星敦”号本次攻击将出动舰载机50架——俯冲轰炸机28架、鱼雷机12架、战斗机10架，机群由大队长比尔·奥尔特中校指挥。弗莱彻亲自来到了“约克城”号的广播室，通过播音器鼓励美军飞行官沉着应战，奋勇杀敌。9时44分，“约克城”号的43架飞机——俯冲轰炸机25架、鱼雷机10架、战斗机8架依次起飞，伯奇少校受命领衔主演，辛德勒中校再次出现在一架轰炸机的后座上。美军93架战机分成5个攻击编队，风驰电掣直扑发现日军航母的海域。

攻击机群出发之后，弗莱彻率舰队以23节朝290度方向航行。10时21分，先前发现日军航母的尼尔森返回母舰。当被问及发现那2艘敌军航母的详细情况时，一脸诧异的尼尔森反问：“什么航母？”经仔细核查，尼尔森的编码设备调校不当，竟将“2艘驱逐舰和4艘轻巡洋舰”误报为“2艘航母和4艘重巡洋舰”。10时31分，弗莱彻将这一错误告知菲奇，受到误导的攻击很可能已经找错了目标。除泰勒和尼尔森，其余侦察机都未发回新的消息。恶劣天气影响了美军的侦察效果，负责67度线的侦察机甚至只飞了305公里就无奈返航。现在摆在美国人面前的问题是：是召回已经飞远的攻击机群，还是让他们继续前进，希望找到更有价值的目标呢？

谢尔曼建议放弃进攻，立即召回攻击机群。但经验丰富的菲奇认为，即使海上只出现了2艘驱逐舰和4艘轻巡洋舰，它们附近应该存在更有价值的目标。他坚持机群继续前往发现敌舰的海域，如果附近未能发现更有价值的目标，也可径直攻击那6艘敌舰。弗莱彻同意了菲奇的意见。

美国人的耐心很快得到回报。作战参谋杰拉德·加尔平中校匆匆送来一份10时22分从莫尔兹比港发来的电文。1架岸基侦察机发报说，“发现敌军1艘航母、10艘运输船和战舰16艘，方位南纬10度34分，东经152度26分，航向120度，航速20节”。经过测算，这一位置与尼尔森的误报仅差55公里，突击机群只要稍稍修正航向就能发现新的目标。目标海域一艘日军航母的出现让弗莱彻稍稍松了口气。他在10时45分将上述情况通报菲奇，并在10时53分用明码电报向攻击机群发出了补充命令：“扩大海上搜索范围，争取攻击敌军航母，万不得已也可打击敌巡洋舰。”

向莫尔兹比港发回接敌消息的是陆军飞行员莫里斯·霍根上尉，他奉命在一大早率3架空中堡垒前往日军最可能经过的德博因岛附近进行搜索和攻击任务。目前五藤舰队、梶冈部队及丸茂部队均处在附近

海域。电报发出之后，霍根上尉驾机对水上飞机供应舰“神川丸”号发起了攻击，仅仅造成轻微损害。随后他们被“祥凤”号的零式战斗机驱走。

五藤在7时50分得到了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瞭望哨发现1架美军舰载机正在罗塞尔岛以北窥视他们，那正是“约克城”号的泰勒上尉。五藤据此认为，自己已处在美军航母的打击范围之内且准确位置已被发现，随时可能遭到美军陆基战机和舰载机的联合攻击。此时高木距离尚远，为躲避随时可能到来的打击，五藤让梶冈暂时北撤，自己则率支援部队迎击美军的进攻。

此时五藤舰队所处海域晴空万里，为美军进攻提供了绝好天气条件。首先抵达战场的是“列克星敦”号的攻击机群，威尔登·汉密尔顿少校的俯冲轰炸机中队飞在最前，奥斯卡·狄克逊少校的侦察轰炸机队紧随其后，在他们下方飞行的是詹姆斯·布雷特少校的鱼雷机队。美军战斗机则分为两组，分别对高空的轰炸机和低空的鱼雷机实施掩护。

10时20分，汉密尔顿发现前方碧波粼粼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道白色航迹，他很快认出了编队核心的轻型航母“祥凤”号。所有美军飞行员都兴奋异常。虽然看上去块头小了一点，但这毕竟是开战以来敌军航母第一次出现在视野之中。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美军飞行员立即发起了攻击，目标全部对准了那艘日军航空母舰。

这是“祥凤”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战斗。眼见美军机群由远及近，“祥凤”号舰长井泽石之介犯了一个明显错误，驾驶航母掉转船头拼命向逆风方向行驶，试图放飞更多的舰载机。井泽此举为时已晚，美军攻击已经开始，如此直线行驶恰好给美军攻击创造了绝佳机会。随着美机逐渐接近，“祥凤”号的高射炮火迅速打响。美机对此显然毫不顾忌，在11时发起攻击的是奥尔特中校的3架俯冲轰炸机，

狄克逊的10架侦察轰炸机紧随其后。美机从4000米高度开始俯冲，在700米高度开始投弹。在躲过了奥尔特中校3架飞机的炸弹之后，理查德·尼利少尉投下的炸弹落在了航母左舷之外，巨大的气浪将甲板上的2架飞机掀入大海。约瑟夫·史密斯上尉的另一颗炸弹落在右舷之外，剧烈震动导致3架飞机失去平衡滑入海中。随后至少有2颗炸弹获得命中，“祥凤”号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冲天的航母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

随军记者平藤明冒死冲上甲板，后来他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往南方一看，敌机像苍蝇一样出现在大海和云海之间，逐渐变大成了海燕，再变成鹰一样，最后像秃鹫一般飞抵舰上。啊！敌机是俯冲轰炸机，敌机机头朝下开始俯冲，我们的防空炮火一起发出怒吼，瞄准蓝天的银色机翼猛烈射击！”

美国人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布雷特率12架鱼雷机以S型机动避开日舰防空炮火，顺风进入攻击线路后接连发雷，其中3条准确命中。航母右舷后部的动力舱被击毁导致电力尽失，人工操舵使航母机动能力大大降低。此时美军俯冲轰炸机冲上前来继续在敌舰伤口上撒盐，这次扔下来的全是大块头的454公斤炸弹。一连串不绝于耳的爆炸声过后，“祥凤”号早已面目全非：后部升降机被完全摧毁，8门高炮全部哑火，甲板上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断臂。通信设施烧毁导致各舱室无法联络，只好用人力传递命令。

一位美军鱼雷机飞行员后来形象地回忆当时的情形：“‘祥凤’号已无法放出飞机，只好在海面上兜圈子来躲避攻击，好像掉进木桶里的鸭子被人用枪射击后到处乱窜一样。”

完成投弹的伯奇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停留在战场附近由机枪手维拉德·格里德威尔进行拍照。随后到达的“约克城”号攻击机群投入了攻击。尽管“祥凤”号的6架零战为挽救母舰做出了疯狂努力，但移

动缓慢的“祥凤”号还是很快被泰勒少校的鱼雷机队轻松补上了4条鱼雷，动力全失。大火引爆了舰上的炸弹和鱼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连绵不绝。11时35分，在遭到13颗炸弹和7条鱼雷的蹂躏之后，“祥凤”号从舰首到舰尾燃起了熊熊大火。井泽只好下达了弃舰命令。天皇御像被小心翼翼地捧了出来，很多人纵身跳入海中。4分钟后，“祥凤”号已经完全消失，一大片油污在海面上迅速扩散，标志着日本海军丧失了开战以来的第一艘大型战舰——沉没地点是南纬10度29分、东经152度55分。

面对油污中拼命挣扎的众多幸存者，战斗机分队长纳富健次郎也无可奈何，只能带领残余的3架零战在他们头顶盘旋几圈后飞离战场。纳富在距离最近的德博因基地迫降时受伤，但并无大碍。

这是开战以来美军航母舰载机最犀利的一次攻击，美中不足在于有浪费火力的嫌疑。由于缺乏一名统管全局的现场指挥官，随后赶到的“约克城”号攻击机群依然不依不饶地向“祥凤”号倾泻了几乎所有火力，相当于往一具尸体上继续捅刀子。“约克城”号至少一半以上的攻击机都应选择护航舰只为攻击目标。这样做的只有驾驶最后一架俯冲轰炸机的托马斯·布朗少尉，辛德勒中校和很多飞行员都认为布朗的炸弹击中了1艘巡洋舰并使其倾覆。事实上大家都看错了，“连”号轻松转身就避开了攻击。

战场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在“祥凤”号遭遇美机群殴时，五藤的4艘重巡洋舰并未以舰上高炮发起反击，而是快速从“祥凤”号身边驶离。美军飞行员判断那些巡洋舰至少跑到了7000米之外的地方。第六战队之前从未与航母一起协同作战，在那些巡洋舰舰长眼里，他们才是战场的真正主力，怎么能本末倒置去保护航母呢？非但如此，五藤连海面上那些幸存者也不管了，径直带领护航舰船仓皇北撤。遇到这样的猪头队友，“祥凤”号也算是死得其所。

可能也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太仗义，12时15分，五藤派“涟”号南下营救“祥凤”号的幸存者。15时30分，抵达沉船海域的驱逐舰开始打捞作业，到19时30分共救起包括舰长井泽在内的126人，其余631人死亡。听到“祥凤”号不幸罹难的消息，梶冈当即率登陆船队撤向西北。

返航途中的狄克逊少校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于12时15分迫不及待地向航母发回了预先拟好的电报：“狄克逊呼叫，干掉敌军一艘航母！重复一遍，干掉一艘敌军航母！”“列克星敦”号上一时间欢声雷动。

攻击机群出发之后，弗莱彻率舰队继续朝敌舰所在的西北方向航行。美军机群返航距离已不足280公里，在110公里外它们就被航母的雷达发现。尽管天气恶劣，但到13时16分，90架飞机安全降落在甲板上。美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3架轰炸机未能返航，其中奎格利和投弹手迫降在罗塞尔岛并最终获救。如果第一回合袭击图拉吉因暴露行踪略显美中不足，这次美军干净利落地取得了第二回合的胜利。

返航的飞行员开始手舞足蹈地向大家描述击沉敌舰的精彩过程。两名中队长受命登上舰桥向弗莱彻和巴克马斯特汇报。在被问及攻击的细节时，泰勒说“我这就拿给您看”。弗莱彻毫不客气地训斥道：“得了吧，我没有时间跟你开玩笑。”泰勒还真拿出了一张机组成员拍摄的照片，上面清晰显示出一艘日军航母没入水中的场景。泰勒后来回忆说，当时弗莱彻和巴克马斯特“就像一对老校友看到自己球队靠最后一分钟绝杀赢得了比赛一样，一蹦三尺高”，他们“欣喜若狂”地“朝伯奇和我张开了双臂，然后紧紧拥抱了我们”。弗莱彻旋即向菲奇和全体飞行员发出了贺电，称赞他们在战斗中“异常杰出的表现”。

回收攻击机群后，弗莱彻于13时38分下令舰队转向西南，以缩短和克瑞斯舰队之间的距离。舰载机需要30~40分钟加油挂弹。敌军一艘航母已被击沉，另两艘方位不明。弗莱彻开始考虑日落之前能否再发起一轮攻击。他征求了菲奇的意见，后者在14时06分答复说，最好让机群再去一次德博因地区，同时认为“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找到目标的希望渺茫”。如果弗莱彻批准这次攻击，出发时间不能晚于14时30分。如果德博因地区无法发现攻击目标，菲奇建议机群从乔马德水道上空返航，“攻击试图穿越那里的所有日军舰船”。

弗莱彻同样认为在上午攻击敌军的海域找到目标的机会不大。事实上，五藤的重巡洋舰已经北撤，如果美国人故地重游，充其量只能找到梶冈的轻巡洋舰“夕张”号和5艘驱逐舰。迄今为止，日军2艘主力航母尚未露头，此时攻击这样的次要目标显然不太明智。14时29分，弗莱彻通知菲奇和金凯德，“将暂时按兵不动，等待陆军侦察机下一步的消息，希望能重现上午的辉煌”。随后，他下令舰队继续向西南航行，到傍晚时转向正西。准备第二天黎明在中国海峡以南160公里处占据阵位，伏击试图前往莫尔兹比港的日军船队。

15时18分，弗莱彻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约克城”号收到了一个使用“尼奥肖”号电台发出的明语电报“沉没”。为发出这条求救电报，船上幸存者经过3个小时奋战才修好了应急发电机。

弗莱彻判断“尼奥肖”号可能已遭遇不测，现在“蒂帕卡努”号已成为舰队的唯一“奶妈”。17时18分，“约克城”号再次收到“尼奥肖”号发来的电报，告知自身方位并说明油轮在漂向西北的过程中逐渐下沉。菲奇建议派出1艘驱逐舰前往事发海域，既可以搭救幸存者，也可以在离开主力舰队适当距离后打破无线电静默发出消息。恰在此时，有关克瑞斯舰队的情报到了。

7日这天，负责在乔马德水道阻击日军的克瑞斯舰队经历不凡。午后时分，弗莱彻发现日军对西面海域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列克星敦”号的雷达在12时42分发现，西北140公里外有大队日机飞向西南，弗莱彻认为他们很可能在寻找自己。利里在13时20分转来一份截获的日军电报，称在罗塞尔岛241度方向、310公里处发现一支盟军舰队，其中包括航母1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各4艘。“约克城”号截获的一份日军电报中称，他们发现的这支舰队上空“天气晴朗，能见度达100公里”。抬头看看自己头顶上的滚滚乌云，弗莱彻马上意识到日军发现的正是克瑞斯舰队。

和弗莱彻分离之后，克瑞斯率舰队一路快速西行，试图尽快抵达指定阵位。途中他收到了汤斯维尔基地发出的侦察报告，提出位于米西马附近的日军有可能不走乔马德水道而取道最西端的中国海峡。一支舰队要封锁两条海路似乎不太可能，克瑞斯在9时30分下令舰队径直向西，前往乔马德水道以南75公里处，这样就可以同时监视两条道路。主场作战的克瑞斯对附近的海况不是一般地熟。

支援舰队所经海域晴空万里，克瑞斯不敢奢望航行途中不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果不其然，13时45分，“芝加哥”号的雷达探测到52公里外出现大批不明身份目标，那是11架刚刚完成护航任务的日军零战。由于机上并无发报设备，日机只是从舰队不远处一掠而过，克瑞斯的行踪无疑已经被日军发现。

得知发现盟军航母的消息后，塚原立即电令山田“全力击灭敌机动部队”。山田随即派出了驻拉包尔的38架一式陆攻机。14时15分，当克瑞斯行驶至乔马德水道以南75公里时，“芝加哥”号的雷达发现西南140公里和东北80公里同时出现了日军机群。日机向编队中央的那艘“战列舰”发起了攻击。“澳大利亚”号紧急规避，日机发射的12条鱼雷全部落空，最近的一条在10米之外与重巡洋舰擦肩而过。日机遭到盟军高射炮火的猛烈反击，部分水兵甚至端起冲锋枪向敌机扫射

——此举纯属浪费子弹。日军的攻击仅造成“芝加哥”号上7名水兵受伤，克瑞斯对日军飞行员的评价是“极为坚决、准头很差”。

盟军炮手声称击落日机5架。事实上被当场击落的只有4架，另有1架在返航途中伤重坠毁。第四航空队分队长小林国治大尉等31人死亡、1人重伤。小林本人因在攻击中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死后特晋两级为海军中佐，并获山本亲自通令嘉奖。

幸运返航的日军飞行员宣称，击沉盟军1艘“加利福尼亚级”战列舰、1艘“奥古拉斯级”巡洋舰，至少2次命中1艘“灰战级”战列舰，1艘“堪培拉级”巡洋舰可能受损。看来这帮人不但水平欠佳，连眼神也不太好使。

日军鱼雷机刚刚飞走，14时43分，由石原薰率领的元山航空队19架轰炸机借助日光掩护从后方悄然而至。日机在4000米高空实施了水平轰炸，密集的弹雨使“芝加哥”号恰似在喷泉中航行。日军认为有数颗炸弹获得命中，1艘巡洋舰徐徐下沉。实际上除了几颗近失弹外，日军的攻击并未对盟军舰船造成太大损害。

日军的攻击刚刚结束，惊魂未定的克瑞斯还未来得及喘口气，高空中再次出现了3架轰炸机，突然向“澳大利亚”号投下炸弹。这次投弹的竟然是约翰·罗伯茨上尉带领的3架空中堡垒，他们原本是前往攻击日军运输船队。幸好飞行员水平欠佳，扔下的炸弹和日军同样无一命中，最近的一颗距“法拉格特”号驱逐舰也有170米之远。返航后的罗伯茨兴奋异常，宣称日军1艘运输船被炸得火光冲天。

“幸亏他们轰炸不准，同几分钟之前日军飞机的轰炸相比是很丢脸的。”克雷斯随后向利里报告说。经历“敌我”双方三轮打击，毫无任何空中掩护的克瑞斯舰队竟安然无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土地爷及时显灵了。布雷特断然否认陆军飞行员犯过类似错误，他的说法得

到了麦克阿瑟的认可。海军的利里只好出来打圆场，奉劝“陆军应当相信海军舰只的判断才是”。

15时40分，最新情报显示敌人可能暂时向北方退却，或者放弃乔马德水道而选择了中国海峡。克瑞斯觉得夹在相互对垒的两支航母舰队之间实在危险，双方都可能向自己投弹，他试图寻找一个新位置，以便更好地阻击可能突破弗莱彻拦截前往莫尔兹比港的日军舰队。

17时，弗莱彻和克瑞斯同时收到了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发来的电报：“在乔马德水道西南25公里处，发现敌军3艘战列舰和3艘运输船。”这个位置距克瑞斯遭到轰炸的地点仅85公里。弗莱彻担心克瑞斯舰队已被日军的空袭击退，部分日军舰船可能趁机穿越了乔马德水道。“尼奥肖”号的意外损失打乱了盟军的后勤补给，现在弗莱彻必须放慢速度以节省燃油，以求能在战场多坚持几天。

接到电报的克瑞斯同样有点蒙圈儿。尽管当天下午先后遭到了三轮空袭，但克瑞斯依然战意十足，这毕竟是在为保家卫国而战。刚才遭遇的几轮空袭无疑是针对主力舰队的，自己替弗莱彻挨打就已经算是立了功。对电报中提到的那支强大舰队，克瑞斯准备了夜袭、黎明时拦截或者干脆在第二天上午与敌死拼3种方案。就在举棋不定之时，他忽然意识到电报中提到的那支舰队就是自己。念及此处，克瑞斯差点笑出声来，陆军兄弟的识别能力实在欠佳呀！刚才轰炸自己的那3架B-17连舰队位置都没报准。此时，除了2艘重巡洋舰，轻巡洋舰“霍巴特”号及3艘驱逐舰已经出现油料短缺。克瑞斯打算一边以重巡洋舰为驱逐舰加油，一边静观其变。

错误的情报不但使日军错失了攻击美军航母的机会，“祥凤”号反而被美军击沉。航母战沉的噩耗传到拉包尔，第四舰队司令部里一片沉寂，所有人脸上都愁云惨淡。井上极力做出一副淡定的模样，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以此来掩饰心中的不安与失望。后来，他

在《珊瑚海海战概要》中写道：“或曰余为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威风凛凛，唯战斗不力。战不力，为他人笑耳，此乃余之过也。然天皇陛下之瑰宝航母沉没，余理应自责。”

首战失利让战场上的高木、梶冈、五藤、丸茂感到了后脖根上的丝丝凉气，原来美国人并非想象中那样可以轻松打发的。欲借此战正名的井上不但未能首战告捷，反而背上了损失第一艘航母的恶名。12时10分，气急败坏的井上发出了“南洋部队电令第371号”：

一、第六战队务必于当晚发挥帝国海军夜战之光荣传统，坚决对敌实施夜袭。

二、机动部队立即向敌接近，反复实施航空攻击。

三、梶冈船队暂时向北方退却，待高木舰队收拾美军航母之后再行南下。

四、五藤下属“衣笠”号、“古鹰”号南下加入高木舰队，增强航母防空力量。

在“大和”号上，从未有人对南洋部队赢得珊瑚海海战、顺利拿下莫尔兹比港表示怀疑。甚至连一向理智、用词注意分寸的三和义勇也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发现敌军的消息传到联合舰队司令部，‘我们欣喜若狂’。”然而在晚些时候，他在同一篇日记里不得不说：

“我第五航空战队首先进攻南方之敌，但敌人实际上只是1艘油轮和1艘驱逐舰，首战失利。德博因南面之敌对我发起攻击，我‘祥凤’号于上午战沉，战斗一度处于对峙。”

接到井上电令的高木暂时无法发起攻击。错误攻击“尼奥肖”号耗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机动部队此刻正焦急等待着攻击机群的返航。原告诉高木，“双鹤”可以在14时出动第二波攻击机群，黄昏时分对敌发起攻击。到13时15分，日军第一波攻击机群大都已经返回航母，

只有“瑞鹤”号俯冲轰炸机队返航途中迷路。心急如焚的高木在13时30分向西进发，试图用无线电为迷航飞机导航。但一直到14时，那些轰炸机仍然没有回来。

此时，原面临着时间难题。如果将返航飞机加油挂弹再次出击，它们在完成攻击返回母舰时已是夜晚。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相对稚嫩，能否在暗夜安全起降尚存疑问。高木同样认为目前距离敌舰较远，决定不发起第二轮攻击的同时致电井上：“因距离问题，本日航母将不再实施攻击，甚为遗憾。”收到电报的井上极为失望，认为“五航战在战斗中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十分可惜”。

当初原强烈要求将“祥凤”号纳入机动部队与“双鹤”一起并肩作战，彼此有个照应。现在“祥凤”号不幸罹难，原同样觉得脸上无光，思前想后，急欲报一箭之仇的念头在脑海里渐渐占据上风。原找来航空参谋三重野，两人商定，采取一种变通办法：从2艘航母飞行队中精选具有夜战经验的老鸟，当晚对敌发起夜袭。这一想法很快得到高木首肯，两人准备用自己最优秀的部下做一次冒险。但事实证明，这次行动完全得不偿失。

白天参与攻击的飞行员大都完成了7个小时的飞行刚刚回来，立即要在恶劣天气下对一个尚未定位的目标实施夜间打击，难度可想而知。一些参加过珍珠港、达尔文港作战且在印度洋上淬过火的老鸟很快被挑选出来，2艘航母的飞行队长高桥、岛崎均在出击之列。16时15分，由12架俯冲轰炸机（“双鹤”各6架）和15架鱼雷机（“翔鹤”号6架、“瑞鹤”号9架）组成的夜袭队从航母起飞。总指挥高桥的任务是朝277度方向飞行520公里，对可能发现的盟军舰队发起突袭。由于预想战斗将在夜间打响，原并未派出战斗机为攻击机群护航。高桥机队起飞之后，高木率舰队向西高速疾驰，以将夜袭队的返航距离缩短至360公里之内。

美军最大的优势在于雷达。16时23分，“约克城”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西南33公里处的可疑目标，数架执行空中巡逻的“野猫”立即扑了上去，但不明目标却在16时47分神秘消失了。这架从德博因起飞的日军水上飞机显然未料到美军舰队已前出至此，错认为发现的是高木舰队，并未发出接敌电报。如果日军因此得知了弗莱彻的准确位置，高木肯定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桥准确的打击方位。美国人的运气实在不错。战役之后，宇垣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我军侦察机的评论只有‘可悲’两个字可以使用。”

错进错出的漫长一天即将落下帷幕。“新奥尔良”号上，菲利普·菲茨杰拉德少校日记中的一段话形象地表达出美军官兵此时的心情：“我们正打算收兵过夜，还庆幸自己毫发无损地度过了一天。”但是敌情在17时45分再次出现。“列克星敦”号的雷达发现东南方向40~52公里出现了3批不明目标，同一方向90公里外一个更大的机群正掠海而来。2分钟后，“约克城”号的雷达也发现了东南方向33公里处的一个机群。如此众多的空中来客只能有一种可能——日军舰载机的反击已近在眼前。

此时美军舰队上空有战斗机12架，大多燃油不足，面临换班。“列克星敦”号战斗机引导官弗兰克·吉尔上尉下令战斗机中队长保罗·拉姆齐少校率4架“野猫”前往拦截。同时弗莱彻已将舰队转向东南逆风方向。从17时50分开始，“约克城”号12架、“列克星敦”号6架战斗机紧急升空，空中的“野猫”很快达到了30架。

远处飞来的正是日军夜袭队。天空大雾弥漫，高桥并未发现近在咫尺的美军舰队和伏击机群。18时03分，拉姆齐率队对低空飞行的日军机群发起突然攻击——日军从偷袭者瞬间变成了被袭者。战斗机对付负重的鱼雷机可谓游刃有余，随着美军战斗机射出的点点寒光，日军5架鱼雷机翻滚着坠入大海。弗拉特雷少校的机队同时击落了2架敌

机。1架落单的日机在数架“野猫”的群殴下炸成了一团火球。短短几分钟内，日军8架鱼雷机和1架轰炸机被击落。

幸存日机飞至美军舰队西侧集结。无比震惊的高桥决定终止任务，令各机抛掉鱼雷炸弹后整队返航。

在成功伏击日军夜袭队之后，美军航母开始回收战斗机。因为部分飞行员是首次在夜间降落，回收过程显得格外漫长。弗莱彻于18时40分发出警告：“注意提防敌鱼雷机攻击。”他当然不知道日机已经变成了没牙的老虎。为便于战斗机降落，2艘航母都打开了着舰灯。到18时57分，“列克星敦”号有1架、“约克城”号尚有6架战斗机还没降落。

戏剧性的一幕就此出现。在云层中绕了几圈之后，18时50分，冒失鬼高桥带领的3架轰炸机发现了夜幕下的2艘航母。由于视野极度不良，高桥并未仔细辨认就下令解除编队，各机进入降落航线，并按日军操作规程打开红色信号灯，准备接收航母发出的降落指令。

高桥这一诡异举动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日军发出的着舰信号与美军完全不同，美国人立即意识到要求降落的很可能就是刚刚逃跑的那些日机，匆忙中搞错了自己的家。19时09分，几艘护航驱逐舰率先开火，随后“明尼阿波利斯”号和“阿斯托利亚”号也加入了射击行列。1分钟后，“约克城”号的右舷高炮“像焰火一样爆发”。1架日机迅速中弹坠入大海。其余日机如梦初醒，赶紧关闭航行灯快速遁入黑暗之中。

此时空中尚有未降落的美军战斗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射炮火，美军一名飞行员在电台中狂呼：“你们为什么打我？我干了什么？”

后来有人曾经戏言，如果当时美军暂不开火，而任由日机降落在自家航母上，那将成为残酷战斗中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趣事。

敌机已经快速逃逸。美军航母继续执行剩余“野猫”的着舰作业。最后一架飞机19时30分战战兢兢地降落下来，但有3架“野猫”再也未能回来。其中一架属于莱斯利·诺克斯，另两名飞行员都叫贝克——分别为保罗·贝克中尉和约翰·贝克少尉。已经证明保罗·贝克阵亡于之前的伏击战，他的僚机飞行员爱德华·塞尔斯托姆少尉看见贝克击落了一架敌机，之后同另一架敌机迎头相撞同归于尽。但约翰·贝克曾回到过舰队上空，被己方防空炮火赶跑了，他的飞机很快消失在雷达屏幕上。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弗莱彻亲自来到航空指挥室。虽然知道日军航母就在不远之处，弗莱彻还是命令战斗机引导官彼得森少校用无线电与约翰联系。此时此刻，彼得森觉得“弗莱彻为了让我们的飞行员回家愿意干任何事情”。可惜那架“野猫”再也未能回到雷达屏幕之中。20时28分，彼得森向贝克提供了通向最近陆地的航线，“记得当我不得不向那位不幸的飞行员说再见并祝他好运时，我身边的报务员已泣不成声”。在那以后，再也没人见到过贝克少尉。

战后为纪念夜战中阵亡的3名飞行员，美军有2艘护航驱逐舰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分别是舷号DE-580的“莱斯利·诺克斯”号和舷号DE-190的“贝克”号。

敌军战机竟然来到航母上空并试图降落，说明附近海域至少有1艘日军航母，甚至更多。19时03分，“约克城”号情报官比亚德截获了一架日机发出的电文，“以罗塞尔岛为原点，方位160度，距离110海里”。另一架日机声称将在19时40分返回母舰。如果这属于刚才逃走的一架飞机，那么它的母舰可能就在130~180公里范围之内，方向不明。20时03分，一架日机高呼“我看见你们了”，同时催促己方军舰向海面打探照灯使自己迫降——发出呼叫的正是袭击珍珠港第二攻击波指挥官岛崎重和。类似通信一直到21时30分才完全消失。从中可以

听出有2艘使用不同呼号的航母，那无疑正是高木的“翔鹤”号和“瑞鹤”号。

“列克星顿”号的雷达同样跟踪到这批日机，发现它们在距己55公里外盘旋一阵后神秘消失，似乎是降落了。21时51分，菲奇通过TBS告诉弗莱彻，敌军有1艘或更多航母，19时30分位于55公里之外，刚才那些飞机很可能就来自它们。

这让弗莱彻大吃一惊。敌人竟然如此之近，能否考虑让金凯德的巡洋舰或仅派出驱逐舰对敌发起夜袭？此时第十七特混舰队有5艘重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可现实困难也让弗莱彻举棋不定。首先即使菲奇的猜测是正确的，日军在19时30分到21时51分之间可能朝任何方向移动了至少90公里，此时派出的水面舰只很难在黑暗中准确发现它们。一旦夜间攻击落空，这些舰船将在翌日昼间成为敌人舰载机的活靶子。其次并不是所有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能参加夜袭，2艘航母必须留下足够的护航力量，他们对防空或反潜是必不可少的。高速航行必将耗费大量燃油，“尼奥肖”号的意外损失成为制约美军高速机动的重要难题。斟酌再三，弗莱彻最终决定取消夜袭计划，舰队依然保持集中，以便在第二天全力对付日军的主力航母。放弃夜袭在战后为弗莱彻赚来了无数骂名，但当时在场的金凯德完全赞同这一决定。尼米兹上将后来也说：“不做这样的尝试实属明智之举。当时弗莱彻并不知道敌军的构成，他不分散兵力的做法非常正确。”

弗莱彻也曾考虑用舰载机实施夜袭，伯奇就力主派出鱼雷机和轰炸机偷袭日军。但几乎所有飞行员均缺乏夜间起降和飞行经验，此举与在黑暗中向敌人开枪毫无二致。刚才日军的失败攻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多数飞行员对此持有异议，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决。

由于二号锅炉出现故障，“莫纳汉”号最高航速已降至28节。虽然仍可参加战斗，但它无疑将在即将展开的激战中拖舰队的后腿。22

时35分，弗莱彻命令该舰驶出大队，前往救援“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的幸存者，之后直接前往努美阿。舰长伯福德少校受命在驶出一段距离后打破无线电静默，向珍珠港汇报当天战况并致电克瑞斯，“向莫尔兹比港靠拢以获得战斗机保护，但你可相机行事”。弗莱彻对未能及时与澳大利亚人会合表示了歉意。8日凌晨1时整，伯福德少校转发了上述消息。

在错进错出的5月7日，弗莱彻的运气相当好。派出的克瑞斯舰队吸引了日军注意力，主力舰队始终处在恶劣天气的保护之中。可惜8日，运气和天气都不会再偏向他。

20时10分，屡遭猛揍的高桥机群终于回家。为了让机群顺利着舰不再造成更大损失，日军驱逐舰冒着被潜艇攻击的危险打开了探照灯，为飞机的降落指示航路。第一个降落的高桥跳下飞机就朝舰桥猛跑，边跑边喊：“舰长，敌人就在附近，再给敌军一次猛烈的‘刺’吧！”在听取了高桥的汇报之后，舰长城岛高次用信号旗向高木和原汇报了敌情。此时夜色已深，加上之前冒险攻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估计也实在挑不出来更好的飞行员了，高桥的建议最终被否决。

偷鸡不成反蚀好几把米的日军共损失10架战机，包括2名分队长在内的26名机组成员死亡，村上喜人、坪田义明、稻垣富士夫、荻原努等多名参加过珍珠港作战的老鸟丧命。上述损失严重削弱了日军的攻击力。

大致确认了美军舰队的实力和位置，日军所有参战人员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值军官福地周夫详细记述了当时舰上的情形：

“夜晚的航母上寂静无声，确实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在这个深夜里，刚刚返回的高桥队长早已身心疲惫，却仍然在研究第二天的攻击计划，作为队长他责无旁贷。但仍保持如此高昂的战斗精神，实在

让普通人难以企及。在阴暗的机库一角，有人正在满头大汗认真用布擦拭着飞机机翼。他是那架飞机的机长、菅野兼藏飞曹长。”这福地看似名字吉利，但绝对属于大乌鸦嘴，他提到的两个人都没能活过第二天。

当晚，坐镇拉包尔的井上同样彻夜难眠。22时，他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报告，“鉴于珊瑚海突然出现不止1艘美军航母，建议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推迟两天至5月12日进行”。山本很快回电批准。

同一晚上，“大和”号上的宇垣试图通过井上及其主要下属发来的电报厘清第一天的战斗脉络。大起大落的战况让他又惊又气，在当天的《战藻录》中，宇垣哀叹道：“我们能够预见到敌人的攻击，怎么就不能设法改进我军各部的协同呢？”

不单是宇垣，1943年日本海军总结战争第一年经验的一个委员会同样对5月7日的战斗做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这些报告不仅在当时极难分析，即使今天也令人困惑。”战后的1972年，珊瑚海海战亲历者、原“列克星敦”号航空长达克沃思中将也说：“毫无疑问，1942年5月7日的珊瑚海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混乱的战场，要是将双方错误和幸运的决策一并列出，那将是十分有趣的。”

7日的战斗至此落下帷幕，双方可谓牛刀小试。双方指挥官都已知晓了对方的大概位置，也都曾谨慎地考虑过出动水面舰艇实施夜袭，但最终同时选择了放弃，以免巡洋舰和驱逐舰意外丧失。大战在即，双方都怕因此削弱警戒力量。

日美两支航母舰队在珊瑚海区域活动已达两日，实际上18时双方的距离只有130公里。当晚，弗莱彻率舰队首先向南而后向西，高木则是向北航行，双方距离逐渐拉开。双方指挥官都很清楚，决定战役成败的航母决斗将在第二天隆重上演，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先于对手发现

敌人并发出致命一击。枕戈待旦的美日双方均在焦灼不安中静候8日黎明的来临。

势均力敌的殊死较量

7日傍晚，科雷希多最终陷落的消息传到了第十七特混舰队。弗莱彻对此无暇多想，他和水兵们只能以第二天的英勇战斗为温赖特将军和他的兄弟报仇！黎明前几个小时，舰队一直向西航行，与路易西亚德群岛东南边缘保持330公里距离。弗莱彻计划西进至日出之前转向东南，放飞侦察机实施搜索。日军2艘或更多航母就在附近，必须尽快发现它们并率先发起攻击。头天上午，美军已成功击沉了敌军1艘航母，并至少暂时阻止了日军登陆船队继续前进。他派出的2支分队都遭到了日军袭击：克瑞斯巧妙避免了损伤，“西姆斯”号已经战沉，“尼奥肖”号虽仍然漂在水面上，但实际上已等同于损失。战役的最终胜负无疑将取决于天亮之后双方航母的巅峰对决。

凌晨1时30分到4时30分，弗莱彻小憩了一会儿。他醒来时，菲奇和一众参谋都已早早起床。大战在即，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凝重。黎明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1942年的5月8日注定将被记入史册。不管胜负与否，他们进行的这场战斗都将被后人永远铭记。

参加8日殊死搏杀的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双方各有大型航母2艘，美军有舰载机117架——战斗机31架、鱼雷机21架、轰炸机65架，而日军则有96架——战斗机38架、鱼雷机25架和轰炸机33架。所有战机全是当时两军最先进的机型。从数字上可以看出，美军轰炸机稍占上风，日军则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居于明显优势——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和九九式舰载鱼雷机在性能上远强于对手。美军指挥官弗莱彻并非海军航空兵出身，日方的高木同样不是。但双方航空指挥官菲奇和原均具有丰富的航母作战经验。高木和原都是1911年“海兵”第三十九期学员，弗莱彻和菲奇也同是1906年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双方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由于高木之前从未指挥过航母舰队，而弗莱彻通过援救威克岛以及空袭吉尔伯特、莱城、图拉吉等活动积累了一

定的实战经验，因此相对而言，原在舰队中对一般事务的影响力要比菲奇在第十七特混舰队中的影响要大。美军“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的上校舰长巴克马斯特和谢尔曼都有海军飞行员证书，而日军“瑞鹤”号和“翔鹤”号的舰长横川市平、城岛高次都非海军航空兵出身。唯一不太对称的是，高木已在5月1日晋升海军中将，而弗莱彻仅仅是海军少将。

双方护航舰只也大致旗鼓相当。日军有4艘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美方则是5艘重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美方最大的优势在于雷达，而且高炮性能略优于对手，但其2艘航母协同作战不到一周。而日军“双鹤”开战以来一直成双成对，一起执行任务历时半年，袭击过包括时乖命蹇的“竞技神”号等诸多目标，在协同作战上稍占上风。8日的气象条件对日本人相对有利。由于弗莱彻舰队彻夜南行，逐渐驶离了之前风雨交加的海域，这天美军舰队所处海域风平浪静，能见度超过30公里。而日军舰队所在海域浓云密布，不时大雨滂沱，便于隐匿舰队的行踪。一个客观因素是，日军飞行员的疲劳度甚于他们的美国同行。纵观太平洋战场诸多战役，本次交战的对阵双方堪称势均力敌。

即将在珊瑚海上演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海上对决。过去以战列舰为主力的海战中，双方距离最多只有十几海里，彼此都在对方可视范围之内。现在这一距离一下子延伸到100海里以上。如果把战列舰之间的水面对决比喻成冷兵器时代的近身肉搏，那么以航母舰载机为攻击武器的交战就类似进入了火器时代。对前者而言，即使你先发现对方，自己也将同时出现在对手视野之中，双方必须以真正实力用舰炮或鱼雷来终结对手。后者则不同，谁能率先发现对方，则可提前出手一击致命。弗莱彻和高木恰似处在同一片丛林中的狙击手，已经能够感到对方的冷冷杀气，克敌制胜的关键在于先发现对手并射出致命的子弹。

日出前的一小时里，蔚蓝的海洋一片静谧，呈现出一种宁静的祥和，但表面的沉寂无法掩饰人们内心的焦虑。珊瑚海300公里海域之内，美日双方4艘航母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准备。炮手们注视着逐渐变亮的天空，损管队员再次检查水密封舱，地勤人员在忙着为舰载机的起飞做最后准备。“约克城”号的餐厅发放了作为战时食品的10000多根巧克力糖果棒，日本航母上的应急米糕也发了下去。

在征求过菲奇的意见之后，弗莱彻决定采取360度全方位搜索。由于头天晚上舰队一直在向南行驶，日军绕到背后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向南6架俯冲轰炸机的搜索半径为230~280公里。搜索重点区域——北边半圆的12架侦察轰炸机搜索距离为360公里。6时35分，“列克星敦”号转向东南逆风方向，放飞的18架飞机奔向各自搜索区域。之后菲奇下令“约克城”号放飞4架战斗机用于舰队上空巡逻，“列克星敦”号的8架俯冲轰炸机则执行舰队周围的防鱼雷机任务。

负责东北方向的约瑟夫·史密斯中尉似乎运气不错。在飞完360公里规定航程之后，中尉又飞了一段90度直角航线才掉头返航，他的勤勉很快得到了回报。在返航路线上仅仅飞出45公里，8时20分，史密斯就透过乌云间隙窥见了下方迤邐而行的高木舰队。兴奋不已的中尉立即发回了接敌报告，“东北方向280公里，2艘敌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航速20节，向南行驶”。

负责相邻扇区的狄克逊少校、埃弗利·威廉姆斯少尉立即赶来，更正了日军舰队的详细位置为“距离320公里”。之后狄克逊并未离开，一直在日舰上空的云隙中钻来钻去，接连发回最新消息。他的飞机很快被执行巡逻的零战发现，狄克逊借助云层的掩护躲过了数次攻击，但飞机多处中弹起火。凭着出色的驾驶技艺和超人胆略，狄克逊在日舰上空盘桓了170分钟才掉头返航，最终顺利返回了母舰。

得到发现敌舰的消息之后，8时47分，菲奇下令“攻击机群准备出击”。由于双方距离几乎是鱼雷机和战斗机的攻击极限，弗莱彻要求菲奇提出一个缩短机群返航距离的预定航向。菲奇回复说等回收早上放飞的侦察机后，预计最快在10时“舰队将朝敌军的方向行驶”。

9时开始，“约克城”号率先放飞了39架舰载机，其中侦察轰炸机7架、俯冲轰炸机17架、鱼雷机9架和战斗机6架。7分钟后，“列克星敦”号放飞了由43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机群，其中4架侦察轰炸机、18架俯冲轰炸机、12架鱼雷机和9架战斗机。82架飞机分成5个战术编队向日军舰队所在海域疾驰而去。

9时08分，弗莱彻通过信号旗向菲奇下达了“接管战术指挥权”的命令。他认为此举可以减少通信次数，让经验丰富的菲奇自由指挥航母和舰载机对战斗更加有利。这是一个大度而合理的决策——未来在中途岛海战时，弗莱彻还将同样对待斯普鲁恩斯。在他看来，把攻防任务交给菲奇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驾驭全局。紧要关头得到战术指挥权让菲奇颇感意外，对此他显然非常高兴，这对一个军事将领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移交战术指挥权后，弗莱彻下令舰队以20节航速跟随机群驶往东北。他同时致电麦克阿瑟和布雷特，指明了日军舰队的位置、航向、航速及自己的位置，期望友军能够出动陆基战机协助攻击。事实上，布雷特的轰炸机正忙于组织对日军登陆船队的袭击，协助作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接到井上“登陆作战推迟至12日”的电令之后，五藤试图重新集结分散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北的几路舰队。他命令梶冈、丸茂于当天下午全部到伍德拉克以东75公里处集合待命。一旦高木击溃美军航母舰队，登陆船队将立即挥师南下，踏上前往莫尔兹比港的最后征程。

在五藤的东南方向，高木和原同样怀着为“祥凤”号报仇雪恨的悲壮心情奔赴战场。凌晨4时，彻夜北进的高木舰队抵达南纬11度10分、东经156度20分海域。此时，日军舰队上空浓云密布，时而暴雨倾盆，天气条件对日军无疑十分有利。为应对随时到来的危机，高木索性放弃了加油。

天刚放亮，从拉包尔和图拉吉陆续起飞了4架一式陆攻机和3架水上飞机，对路易西亚德群岛周边海域实施搜索。山田的陆基攻击机在拉包尔已整装待发，可糟糕的天气导致它们无法起飞。德博因的水上飞机同样起飞，对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实施搜索，它们注定将无功而返，对阵的2支舰队很快将驶出其搜索范围。

和美军通常使用侦察轰炸机执行搜索任务不同，日军习惯于用护航舰只的水上飞机进行侦察，而将更多的飞机留作进攻。当天清晨，高木舰队所在海域风高浪急，巡洋舰的水上飞机无法起飞，侦察任务必须由舰载机来完成。由于已知晓了美军的大致方位，而且舰队头天晚上一直向北，身后就是五藤、丸茂、梶冈等几支友军，6时15分，高木下令放飞7架鱼雷机，对舰队南面东经140度到215度之间、400公里内范围内实施搜索。

8时22分——比史密斯发现日军晚2分钟，“翔鹤”号菅野兼藏鱼雷机的侦察员后藤继男就发现了晴朗天空下的美军舰队。岸田清次郎无线电兵立即向高木发回了接敌通报：“发现美军机动部队，航母2艘，战列舰1艘，方位205度，距离235海里，航速16节。”和狄克逊的做法类似，之后菅野一直驾机与美军舰队保持接触并持续发回最新情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美军舰队附近盘桓许久的日机竟然未被对手发现，菅野直到9时55分才因燃料不足返航。其间，美军虽截获了菅野发出的电文，但因岸田严格加密而无法解读。

追击数天的美军终于露出了行踪，原于9时10分下达了攻击命令。“双鹤”立即开始加速，随着飞行指挥官手中白旗的频频晃动，飞机一架接一架从航母上腾空而起，众多空勤人员挥动双臂或帽子为飞行员壮行：“加油，一切全拜托你们了！”

“瑞鹤”号9架零战的指挥官为塚本祐造大尉——出击珍珠港途中老答错题的那位，14架俯冲轰炸机的指挥官为头晚夜袭中侥幸逃生的江间保，8架鱼雷机由岛崎重和亲自率领。“翔鹤”号9架零战指挥官是帆足工，10架鱼雷机由市原辰雄率领，19架轰炸机的指挥官为高桥。69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机群由高桥任总指挥，这是他最后一次带队执行任务。

攻击机群出发之后，高木下令舰队提速至30节尾随进入战场。阴差阳错，恰恰是这道命令给腿短的美军鱼雷机、战斗机提供了参与攻击的机会。至此，双方均已拔剑出鞘，挥向对手！

飞行途中，“约克城”号鱼雷机队与返航的史密斯中尉迎面相遇。中尉旋即飞至泰勒机旁，向少校详细报告了日军舰队的最新位置方重新踏上归程。根据史密斯的指点以及狄克逊不断发回的最新消息，10时30分，“约克城”号的轰炸机群发现了以疏散队形高速航行的高木舰队。伯奇并未贸然发起进攻，而是决定采取头天攻击“祥凤”号的办法，等鱼雷机来到之后再发起协同攻击。10时56分，在浓云中等待了26分钟的伯奇终于等到了泰勒的鱼雷机队，随之到来的还有麦卡斯基上尉的战斗机队。简单沟通之后，伯奇与泰勒决定在低空和高空同时实施联合攻击。

此时日军航母编队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队形。2艘航母已经散开，“翔鹤”号处于东北，“瑞鹤”号则位于西南，两舰间距13公里。“那智”号和“羽黑”号率数艘驱逐舰负责护卫“瑞鹤”号，“衣笠”号和“古鹰”号与剩余驱逐舰则保护“翔鹤”号。

眼见攻击近在眼前，狡猾的“瑞鹤”号立即加速驶入附近的一片积雨云区。“翔鹤”号则犯了头天“祥凤”号类似的错误，开始转向东方逆风航行，试图放飞更多的战斗机。日本海军中“‘翔鹤’号总为姊妹舰‘瑞鹤’号充当盾牌”的传说也由此开始。

10时57分，“约克城”号攻击机队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向“翔鹤”号发起猛攻，日军航母及护航舰船的高炮全部发出了怒吼。泰勒少校将9架鱼雷机分成3个小队，从东南方向掠海杀向日军航母。麦卡斯基的4架“野猫”奋不顾身地扑向由王牌飞行员“零战虎彻”岩本彻三领军的战斗机群，为攻击机的投雷投弹创造条件。就在泰勒的鱼雷机队逐渐逼近航母之时，海面上忽然腾起一股股巨大的水柱，对低空飞行的鱼雷机构成了致命威胁。

眼见高射炮火无法阻止美军前进，狡猾的日军立即用重巡洋舰203毫米主炮向海面平射，利用激起的水柱阻止美机近距离发射。此举果然有效，泰勒只好在1400米远距离发雷。“翔鹤”号的有效规避使美军的鱼雷全部落空。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利用鱼雷机队吸引日军大部分高射炮火的时机，伯奇和身后的乔根森少尉率轰炸机群在5000米高空以70度角俯冲而下，冲破弹幕在800米高度连连投弹。正在进行S形规避的“翔鹤”号立即被无数条水柱包围了。

11时05分，1颗炸弹准确命中“翔鹤”号前甲板左侧，剧烈的爆炸导致飞行甲板前部翻卷，一号升降机卡死，航空汽油外泄引发的大火迅速蔓延，11人在爆炸中死亡，另有1人失踪、11人受伤。“前部甲板中弹，大破，起火！”还没等舰长城岛下达损管指令，11时06分，飞行甲板尾部再次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波威尔少尉投下的炸弹命中甲板后端右侧，飞舞的弹片将11号25毫米三联装机炮炮组成员全部杀死。部分破片击穿了机炮后下方的工作室舱壁，一块弹片击中了柴

田好一的左腿。看到小腿只有很小一部分和膝盖相连，柴田索性拿起斧头将之彻底砍断。爆炸共导致35人死亡、46人受伤。连中两弹的“翔鹤”号完全丧失了航空作战能力。因投弹高度仅60米，波威尔未能将飞机成功拉起，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在航母右舷的大海之中。奋不顾身的少尉后来被追授“国会荣誉勋章”。

因天气恶劣和通信不畅，“列克星敦”号的俯冲轰炸机队未能找到目标，无奈返航。11时20分，奥尔特中校的4架侦察轰炸机和布雷特少校的11架鱼雷机还是发现了已遭重创的“翔鹤”号。日军战斗机群拼命拦截，迅速将美军6架护航“野猫”的半数击落。凭借双方战斗机缠斗的有利时机，奥尔特和布雷特率队向“翔鹤”号发起了协同攻击。11时40分，布雷特的11架鱼雷机从1800米高空盘旋而下，在800米高度一分为二，9架瞄准右舷、2架绕至左舷投雷，所有11条鱼雷依然无一中的。

与此同时，美军4架侦察轰炸机在760米高度投下了炸弹。11时41分，奥尔特中校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了“翔鹤”号舰桥右后方，舰上再次腾起了一股浓烟。由于附近人员密集，爆炸共造成30人死亡、32人失踪和62人负伤。炮术指挥官杉山寿雄及一号25毫米机炮组集体死亡，爆炸掀起的巨大气浪将许多人直接掀入大海。

至此，遭遇两轮攻击的“翔鹤”号被命中454公斤炸弹3颗、近失弹8颗。由于水线以下并未受损，“翔鹤”号航速丝毫未减，但已完全丧失了航空作战能力。舰长城岛请求撤退，12时10分，高木下令“翔鹤”号在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的护卫下以30节高速撤向东北。到达安全海域之后，除“有明”号陪同“翔鹤”号向特鲁克返航之外，其余3舰再次掉头南下，加入主力舰队。

攻击中，美军损失战斗机和轰炸机各4架，另有3架轰炸机迫降，15名机组成员阵亡或失踪。12时22分，完成攻击的美机开始返航。泰

勒的鱼雷机队结成密集防守队形掠海飞行。日军零战以3架为一小组前来拦截，布雷特命令集中射击敌军长机，密集的火力很快将日军2架长机击落，日机队形出现散乱。鱼雷机群趁机摆脱攻击绝尘而去，1个多小时后安全返回母舰。

身高1.89米的奥尔特看上去50多岁，长长的脸庞晒得黝黑。本次“列克星敦”号返航之后，海军部已决定由中校出任一艘改装航母的舰长。他的运气显然比布雷特差了很多，机群遭到众多零战的围攻，他身边的2架“野猫”和3架“无畏式”被接连击落。奥尔特和机枪手威廉·巴特勒及座机均被击伤，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异常危险的境地——在茫茫大海上迷失了方向，油料已所剩无几。

飞回航母已毫无希望，奥尔特试图与母舰取得联系，高声呼叫谢尔曼舰长：“能听到我的呼叫吗？雷达能看到我们吗？所剩油料仅够我飞20分钟。”此时“列克星敦”号受创停电，无法接收奥尔特发出的呼号。听到呼叫的“约克城”号舰长巴克马斯特立即回话：“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你们不在雷达屏幕上。”

奥尔特：“我应该盘旋等待吗？你希望我爬升还是下降高度？燃料还够我飞20分钟。”

“约克城”号：“你不在雷达屏幕上，尝试飞往最近的陆地。”

奥尔特：“最近的陆地在200英里之外，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

“约克城”号：“靠你自己了，祝你好运。”

奥尔特：“请向‘列克星敦’号转达，我们的1颗454公斤炸弹命中了1艘敌军航母。敌人战斗机来了，我改向正北飞行，请告诉我是否听到我的话。”

“约克城”号：“听到。全靠你自己了，将转告你的话，祝你顺利。”

奥尔特：“好的，再见。我的1颗454公斤炸弹击中了1艘敌军航母！”

那是人们最后一次听到奥特的声音。为表彰其在珊瑚海的杰出表现，中校随后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舷号DD-689的一艘美军驱逐舰也被命名为“奥尔特”号。

10时22分，前往攻击的高桥机群与返航的菅野迎面相遇。姬石忠男一等飞曹一度认为对面飞来的是一架敌机并试图攻击，直到菅野摇摆机翼示意方知是友军。看到己方攻击机群的菅野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迅速掉头飞回编队最前方，同时向“翔鹤”号发回了绝命电报：“暂不返航，将引导编队实施进攻。”燃油严重不足的菅野显然已毫无返航希望。

后来菅野机在返航途中被美军击落，3名机组成员无一幸存。得知此事之后，感动万分的山本亲自颁令，全体机组人员特晋两级军衔并命名为“军神”。

“列克星敦”号舰桥上，谢尔曼舰长认为眼前的形势就像两名拳击手同时挥拳，双方都可能被对方击中。他预计日军的攻击将在11时前后来临。由于“列克星敦”号前身是一艘战列巡洋舰，舰体庞大导致机动性能较差，能否躲过日军的攻击，谢尔曼心中毫无把握。果然不出预料，10时55分，航母对空预警雷达发现110公里外有3个庞大的机群迎面飞来。根据时间推算，美军机群不可能出现在这一位置，那无疑正是日军的攻击机群。美军航母和护航舰只的所有防空武器齐刷刷地昂起了头，炮手或扣扳机，或端弹夹，各就各位，急切张望着日机来临的方向。

为分散日机的攻击力量，原本处于同一环形阵中的2艘美军航母开始向不同方向以25节高速机动，“约克城”号向西南，“列克星敦”号朝西北，双方拉开了8000米距离。护航舰只随之分为二。护卫“约克城”号的是史密斯少将的“阿斯托利亚”号、“波特兰”号、“切斯特”号重巡洋舰及3艘驱逐舰，随“列克星敦”号运动的是金凯德少将的“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重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虽然此举分散了日军的攻击，但也削弱了己方的防空能力。

此时，美军2艘航母上空各有战斗机4架，但燃油已所剩无几，另有18架轰炸机——其中“约克城”号8架、“列克星敦”号10架——在执行低空反鱼雷机任务。甲板上的所有飞机受命紧急升空，到11时01分，“列克星敦”号升空战斗机和轰炸机各5架，“约克城”号则放飞了4架“野猫”。

战斗机引导官吉尔上尉指令9架“野猫”前往截击逐渐逼近的日军机群，其中3架爬高阻击俯冲轰炸机，6架则在低空猎杀鱼雷机。11架“无畏式”受命向东迎击日军鱼雷机群，另12架留守在航母2000米指定扇区负责阻击日军鱼雷机，缺少燃油的8架“野猫”则在舰队上方2500米负责警戒。

11时05分，由菅野引导的高桥机群发现了美军航母舰队。其中33架俯冲轰炸机位于4200米高空，鱼雷机和战斗机各18架则在3000米高度进行快速平缓的俯冲。日军这一攻击阵形导致美军之前的部署全部落空。6架低空寻敌的“野猫”因云层遮拦未能发现日鱼雷机，另3架爬高迎击的“野猫”却因高度不够与敌机擦肩而过。反倒是执行反鱼雷机的俯冲轰炸机群与日军零战迎头撞上，瞬间被日军击落4架。日军机群在外围仅损失鱼雷机1架。

弗莱彻戴着一顶一战时期的老式头盔，携参谋长斯宾塞·刘易斯上校和几个参谋登上了司令舰桥，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机袭来的东北

方向。战斗报话员汤姆·纽瑟姆听到司令官对参谋长说：“看，他们要来揍我们了。”

11时10分，日军首先向“约克城”号发起了攻击。11时15分，佐藤善一大尉率4架鱼雷机在1200米高度向“约克城”号左舷逼近，在800米高度投下鱼雷。巴克马斯特迅速右满舵使航母航向与鱼雷来袭方向平行，4条鱼雷擦着船舷一掠而过。日军的俯冲轰炸随即展开。11时24分，江间保率14架轰炸机从4000米高空发起俯冲，虽然葛原丘和上冈功一的飞机尚未投弹就被美军高炮击落，但剩余12架日机还是冒死冲破弹幕，投下了炸弹。

当日军飞行员俯冲时，技艺高超的巴克马斯特操舰急转，竭力将航母调至与敌机来袭的垂直方向。日机投弹高度仅450米，甚至更低。美军水兵抬头可见落下的炸弹越来越大，并在炸弹落下的最后一刻紧急卧倒。等完成投弹的敌机紧急拉起时，上校已操舰来对付下一架敌机了。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舰长更改航行的吼叫声在司令舰桥上都能清晰听到。

“约克城”号四周水柱林立，两位数的近失弹溅起的巨浪笼罩了全舰，6颗炸弹只差数米就能击中航母，溅起的弹片撒满了舰岛。后来刘易斯打趣说：“杰克（弗莱彻）和我几乎伸手就可以抓到它们。”几颗近失弹甚至将航母的舰尾抬出水面，燃油舱泄漏，在高速机动的航母身后留下了一道弯曲的油迹。1颗炸弹在与第二十号框架并排的右舷舰首15米处爆炸，舰体被击穿了四五个洞，第二十号框架处的油管也被划破。

11时27分，美国人之前的好运戛然而止。一颗250公斤炸弹在“第一百零八号构架稍前部、距中心平分线右舷6英尺6英寸处”取得命中，飞行甲板瞬间被撕开了一个大洞，快速下坠的炸弹连续穿透数层甲板在航空用品仓库中轰然炸响，飞溅的弹片将一支修理队一扫而

空，当场死亡37人、受伤26人，被摧毁的仓库迅速燃起大火，航母对空雷达也因剧烈震动暂时失灵。黑烟从飞行甲板被撕开的大洞中喷涌而出。因锅炉进气口被飞舞的弹片击穿，轮机人员只好将3个锅炉舱关闭，“约克城”号的航速很快下降到25节。损管人员挺身而出，奋力救援，大火迅速被扑灭，航母依然具备航行和航空作战的能力。史密斯少将后来写道：“总而言之，我们似乎非常漂亮地挺过了这场厮杀。”

日机当然不会放过体形硕大的“列克星敦”号。在数量占优的零战与“野猫”缠斗之时，日军鱼雷机队继续奋力向前突进。11时16分，“列克星敦”号瞭望哨高喊道：“他们来了！敌鱼雷机在左舷。”谢尔曼镇静地朝左舷方向望去，只见9架日鱼雷机仅以15米飞行高度掠海而来。护航舰船所有高炮猛烈开火，在空中形成一朵朵黑色的死亡之云。“菲利普斯”号舰长亚历山大·厄尔利上校后来写道：“当它们飞过护卫舰上空扑向航母时，仿佛一下子炸开了锅，大家都在用127毫米、28毫米和20毫米炮拼命开火。”对此日机全然不顾，纷纷提升高度从护航舰只上空一掠而过，直插轮形阵中心的“列克星敦”号。

谢尔曼立即下令“右满舵”，试图将较窄的舰尾朝向敌机来袭方向。作为当时世界最长的战舰之一，庞大的“列克星敦”号半分钟才开始右转。还未等它做出有效规避，日军机群已经进入了攻击阵位。

日军鱼雷攻击依然采用了惯常的两舷夹击战术。金泽卓一率4机从左舷进攻，市原辰雄的10机则全部转至右舷。可能感觉左舷攻击力稍显薄弱，市原临时将自己的6架鱼雷机派去支援金泽。由于临时转至左舷的6机挡住了金泽4机的路线，他只好率队从舰首偏左的方向进入攻击路线，并迅速投下4条鱼雷。日军这一突然变招竟收到奇效，原来的两面夹击变成了三面包抄，美军航母无论如何规避都无法摆脱中雷的

命运。舰上一众水兵惊恐地看到两条翻着白色泡沫的鱼雷径直奔向航母左舷。

11时20分，“列克星敦”号巨大的舰体轰然一震，左舷水线附近喷射出一条夹带海水的巨大火舌。第一条准确命中85号肋位的鱼雷造成左舷73—103号油舱进水，舰首防雷护壳被活活击穿。仅1分钟后，第二条鱼雷再次击中左舷60—65肋位，导致该处油舱进水，两台升降机因液压失效停运。这条鱼雷彻底破坏了防护壳内的主船体，海水从被撕开的破洞汹涌灌入，左舷多个隔舱进水使得航母出现了6度左倾。“列克星敦”号很快升起了信号旗：“我舰已被鱼雷击中！”

来自低空的鱼雷打击尚未结束，日军高空的俯冲投弹已接踵而至。随着舰首瞭望哨发出的惊呼，19架日军轰炸机从4000米高空背光方向俯冲而下。几乎就在第一条鱼雷击中航母的同时，一颗250公斤炸弹准确落在了左舷前炮位3门127毫米炮之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正在怒吼的火炮全部变成了哑巴，6号炮组炮手集体阵亡，2号和4号炮手非死即伤，尸体枕藉。第二颗炸弹紧接着落在舰桥和烟囱中间，将烟囱底座彻底摧毁。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航母汽笛忽然凄厉地叫了起来。一颗炸弹在穿过上层建筑和烟囱之间的空隙时击中了一根金属管，虽未命中，落入右舷，但被炸弹撞弯的金属管中有一条从舰桥操纵汽笛的绳索，被突然拉紧的绳索导致汽笛像挨了打的孩子一样呜呜叫个不停，平添了一层恐怖气氛。一直到11时32分日军最后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走，才有人上前把蒸汽阀门关掉。

完成投弹的高桥一直躲在美军警戒幕外观察战况。11时25分，他向原发回了热情洋溢的电报，“击沉敌航母‘萨拉托加’号”。但是高桥很快发现，受创的美军航母虽浓烟滚滚，依然顽强地漂在海面

上。随后他沮丧地发出了纠正电报：“取消之前击沉‘萨拉托加’号之报告。”

“有几次几乎看不见航母了，它周围的炸弹和鱼雷实在太多了，近失弹、爆炸弹和哑弹到处都是。”金凯德少将后来如此回忆说，“但它只是暂时减速，侧倾迅速得到纠正，然后它继续以25节的速度航行，情况似乎得到了控制。在它的尾迹有大片燃油覆盖着水面，空中弥漫着燃油的芳香，还混杂着炸药的刺鼻气味。”《芝加哥论坛报》随军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目睹了日军攻击的全过程，后来他在《“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一书中写道：“舰桥下边的火炮一开火，在舰桥露天部分的我们被炮弹发射的火药味呛得难熬。小口径自动炮开火时，好像在军舰左舷竖起了一面火墙，一道道红色、白色的曳光弹道在灿烂的阳光闪闪发光。”

攻击持续了约40分钟，11时50分日机开始返航。综合战绩，美军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32架，高炮手则宣称击落28架。最后估计前者可能击落敌轰炸机4架、鱼雷机6架，后者可能击落敌轰炸机1架、鱼雷机2架。

返航途中的双方机群爆发了几次遭遇战。燃油几乎耗尽的双方均不恋战，空中格斗属于典型的“短平快”。美国人在搏斗中占据上风，11架日机被美军击落，高桥与菅野双双机毁人亡。因为在此前的系列战斗中表现出色，阵亡的高桥获晋两级为海军大佐，并和菅野机组的3名成员一样获得了山本的通令嘉奖。

同一天里，被寄予厚望的日军陆基飞机毫无战绩可言。暴雨如注，导致跑道严重积水，驻拉包尔的元山航空队所有战机无法起飞，最终无奈放弃出航。驻图拉吉横滨航空队司令官宫崎重敏派出了3架川西大艇，试图在傍晚发起薄暮攻击。13时30分，宫崎接到了山田发来

的电报，“因担心敌我双方混淆，攻击取消”。3架飞机在19时15分返回基地。

尽管伤势非常严重，但“列克星敦”号依然漂浮在海面上。损管指挥官赫莱上尉和队员的努力极其有效。仅1个小时后，所有受损隔舱舱壁均已加固，火势也得到有效控制，迅速修复的3台锅炉使航母航速恢复到25节。希利少校向谢尔曼报告说，他们正试图使航母“恢复本来面目”，同时保证轻微侧倾很快就可消除。这种侧倾对航行虽然影响不大，但会给飞机起降带来诸多困难。通过将燃油从左舷油舱抽到右舷空油舱，航母逐渐恢复了平衡。医务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救治着伤员，一切看似正向好的方向发展。损控中心打给谢尔曼的电话中充满了乐观和戏谑：“我们撑住了被鱼雷打坏的地方，扑灭了火，很快就会使舰只平稳下来。但是长官，我要向您建议，如果您还想再挨鱼雷，就让日本人打在右舷好了。”当初这艘航母的设计师曾放言，即使10条鱼雷也不可能击沉这艘伟大的航空母舰，这一预言似乎即将变成现实。

在弗莱彻眼里，不远处的“列克星敦”号看上去似乎还不错。他知道“约克城”号当无大碍，在经历了日军一连串重拳打击之后，美军虽摇摇欲坠但并未倒下。他立即向尼米兹、麦克阿瑟和利里发去了战情通报：“敌军第一次攻击结束，我军无重大损失。”

12时20分，菲奇向弗莱彻发来了“列克星敦”号的首次伤情报告：“最大航速24节，左舷中两条鱼雷，可能更多，4号锅炉舱被淹没，2号、6号锅炉舱漏水已得到控制，各处火灾均已扑灭，两边都有许多伤亡，飞行甲板升降机卡死。”仅1分钟后，巴克马斯特有关“约克城”号的损伤情况也报了上来：“中炸弹1颗。由于3台锅炉舱受损，最大航速降至25节。”1分钟后，再次传来了“雷达恢复工作”的好消息。轮机人员报告说，“所有锅炉均已处在工作状态”，航速很快能恢复正常。菲茨杰拉德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不知道这种暂时的

宁静能够持续多久，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飞机给敌人航母造成了多大破坏。”

截至13时，“约克城”号已回收了自己的5架战斗机、21架轰炸机和9架鱼雷机，1架“野猫”降落在“列克星敦”号上，2架轰炸机未能返航，1架在附近海面迫降，驱逐舰迅速将机组成员救起。1架负伤的“无畏式”一头扎进了航母烟囱，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地勤人员马上开始给降落的飞机加油挂弹。而“列克星敦”号的机群尚未回来。

将战术指挥交给给菲奇之后，弗莱彻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认真思索全局。从12时30分开始，“约克城”号情报人员截听到东北方向的大量电讯，表明日军机群已返回母舰，似乎一艘航母正在指挥另一艘航母的飞机，而这艘航母对自己飞机的呼叫毫不理睬。据此弗莱彻判断，敌人至少有1艘航母沉没或重伤，失去了航空作战能力。

现在弗莱彻必须尽快决定舰队的下一步行动。如果继续停在原地发起第二波攻击，由于敌人至少还有1艘航母且自己位置已经暴露，舰队就必须冒遭日军第二轮打击的巨大风险。在他身边，能够立即出击的轰炸机约有10架、鱼雷机8架，却只有7条航空鱼雷，加上尚在空中巡逻的1架“野猫”，可出动的战斗机只有8架。从返航攻击机群的情况来看，敌军的防御力量无疑十分强悍，攻击机一旦再次出击，必须派出战斗机护航。弗莱彻还要考虑自身的防守，8架战斗机肯定无法同时兼顾护航和防守两大任务。“列克星敦”号的情况弗莱彻并不十分清楚，但知道它至少挨了2条鱼雷，这对任何军舰都不算小事。返航飞行员反映日军航母所处海域天气糟糕，日军用信号为自己的返航机群导航，说明飞行员也很难找到回家的路，美军能否再次准确找到日军航母尚属疑问。“尼奥肖”号损失之后，燃油已成为弗莱彻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此时战术指挥权仍在菲奇手中。13时15分，弗莱彻通过TBS征求菲奇的意见：“鉴于敌军拥有战斗机优势和未损伤的航母，我建议后撤，你意下如何？”9分钟后，菲奇回复“同意”。13时41分，菲奇提出自己将北上靠近返航飞机，此时“列克星敦”号的很多飞机还没回来。

对美军没有立即发起第二波攻击，战后出现了诸多非议。对此弗莱彻解释说：“虽然在5月8日不继续攻击的决定可能是依据错误情报做出的，但我相信，正是这一决定挽救了‘列克星敦’号大部分人员的生命。如果该舰沉没时护航舰只不在现场，将会有很多人因此丧生。”——老酒也马后炮地认可弗莱彻的做法，现在保留“约克城”号的每一分力量，都将对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带来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此时“列克星敦”号返航机群在远方的空中陆续出现。13时22分之后6分钟，航母回收了12架俯冲轰炸机和1架战斗机，航程最短的鱼雷机及5架战斗机依然杳无音信。弗莱彻询问“何时可以南撤”，菲奇回答“回收飞机后马上就走”。利用等待这段时间，弗莱彻在13时52分致电尼米兹和利里：“‘约克城’号已可以开到30节，我建议今晚后撤，用‘列克星敦’号的飞机补充‘约克城’号的损失，然后让‘列克星敦’号回珍珠港。”

在美军舰队东北方向，高木和原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因为“翔鹤”号远走高飞，从13时10分到14时10分，来自2艘航母的46架飞机陆续降落在“瑞鹤”号上。一条甲板收容2艘航母的飞机难度极大。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将飞机收容到机库之中，12架受伤严重的飞机不得不忍痛推入大海，另有7架飞机因燃油耗尽在海上迫降。

14时30分，原清点了自己的队伍，发现手头能够立即出击的飞机仅剩39架——战斗机24架、轰炸机9架和鱼雷机6架，攻击力量大打折

扣。由于掩护“翔鹤”号撤退的3艘舰船尚未返回，“瑞鹤”号的护航力量也显不足。之前由于忙于追击，高木两次放弃了加油机会，2艘巡洋舰油量已不足50%，部分驱逐舰只有可怜的20%。返航飞行员兴高采烈地报告说：“我们已为‘祥凤’号报了仇，敌军大型和中型航母各1艘全部葬身海底。”高木和原据此做出了乐观估计：日军已取得了海战的辉煌胜利。

鉴于攻击已取得显赫战果且手头攻击力量严重不足，原于14时30分致电井上：“今日机动部队实施第二波打击无望。”高木也觉得美军航母悉数被歼，发起第二波攻击毫无必要。不等井上回电，高木于15时直接下达了北撤命令。

15时45分，井上回电：“暂缓进攻，先行北上。”等于追认了高木的撤退行动。虽然击沉了美军2艘航母，但在获悉“翔鹤”号重伤、“瑞鹤”号舰载机损失惨重的消息之后，出于对美军陆基轰炸机的恐惧，井上决定暂时终止MO作战。因为在缺乏航母有效支援的情况下，行动迟缓的登陆船队根本无法走完从路易西亚德群岛到莫尔兹比港的两天航程。之前1架从拉包尔起飞的侦察机发现，登陆船队前方存在一支规模较大的盟军舰队，包括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4艘——这显然是被夸大了的克瑞斯舰队。井上认为，如此规模的舰队中很可能存在1艘完好无损的航空母舰。思忖再三，他于16时20分颁布命令：

一、暂时推迟攻占莫尔兹比港的MO作战，战役再次发起时间另行通知。

二、德博因基地的水上飞机立即撤离。

三、RY作战部队在所罗门群岛东北方向重新集结，支援5月15日夺取瑙鲁岛和大洋岛的作战。

井上上述命令当然不会抄送一份给美国人。此时惶恐不安的弗莱彻尚不知晓，他已经取得了珊瑚海海战的胜利。

高木已经“受命”北撤，弗莱彻也暂时向南退却。在过去两天战斗中，美军击沉了轻型航母“祥凤”号并重创大型航母“翔鹤”号，迫使日军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部队掉头——这一事实弗莱彻后来才会知道，而自己仅2艘航母受伤，损失油轮、驱逐舰各1艘。假如海战到此结束，不再出现其他变故，美军无疑取得了战略战术上的双重胜利。弗莱彻万万没有料到，更大的危机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临近。

随着形势不断好转，“列克星敦”号已经开始为返航的战机加油挂弹，以便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随时发起攻击。航空汽油补给装置打开了，几乎空箱的舰载机开始依次接受补给，从破损管线泄漏的汽油蒸汽逐渐蔓延开来。

12时45分，“列克星敦”号舰体深处发出了一声低沉的爆炸声，引发的震动比战斗中任何一次中雷或中弹都更强烈。爆炸发生在损管指挥所附近，几名损管队员当场身亡。一名损管队员在启动电动机时，迸发的微弱电火花引燃了到处弥漫的汽油蒸汽。13时05分，第二次爆炸比上次更加猛烈，巨大的气浪将钢制水密门和舱盖彻底冲毁，诱发的大火越烧越旺，局面瞬间到了完全失控的危险境地。

全体水兵不论职务，均抱着无比坚定的决心投入这场无比残酷的特殊战斗。有人皮肉被烧焦了，有人几次被气浪掀到甲板或舱壁上，但无人退缩，所有人都在忘我地战斗着。情况越来越糟。大火烧毁了消防管道，通信中断，只好用人体搭起一条100多米的“肉体线路”，口头传达舰长的命令。主电缆被大火烧毁，只能用人工操舵。电源中断导致全舰一片漆黑。蓄电池供电的应急灯打开了，在浓烟中仅能照出1米多远。抢险队员无奈戴上了面具，不断有人被烟熏倒。

记者约翰斯顿冲到了甲板上，只见浓烟不断从过道后边涌过来。他发现4名被严重烧伤的水兵几乎全身赤裸，一名菲律宾厨师正帮助医护人员将他们抬到吊铺上。医生给伤员注射吗啡并在伤口上涂抹鞣酸软膏，不断有伤员被抬过来。

弗莱彻下令舰队放慢速度，以应对“列克星敦”号突然出现的危机。其间他曾考虑让金凯德和史密斯派出水面舰艇对日军发起夜袭，如果驱逐舰燃油充足的话——实际上所有舰只普遍缺油。14时42分，弗莱彻询问两支驱逐舰中队指挥官——“菲利普斯”号上的厄尔利上校和“莫里斯”号上的吉尔伯特·胡佛上校，“正在考虑发起水面夜袭，你们燃油情况允许这么做吗？假如明天大部分时间需要高速航行，可以考虑在后天让巡洋舰给驱逐舰加油”。

未等两人做出答复，“列克星敦”号状况的不断恶化让弗莱彻逐渐打消了这种念头。随后他电告麦克阿瑟：“列克星敦”情况恶化，请求提供一切可能的空中掩护，同时通报了舰队的位置、航速和航向。

14时30分，“列克星敦”号的第三次爆炸比前两次来得更加猛烈。通风系统被彻底炸毁，不时有水兵在70℃的高温中倒下。因通风系统无法恢复，谢尔曼于16时下达了锅炉熄火和放弃机舱的命令。随着安全阀的打开，锅炉内的蒸汽喷涌而出，16台主锅炉一起排气的长啸声如翻江倒海，更增添了许多恐怖气氛。随着舰尾4个巨大的螺旋桨停止转动，巨舰缓缓停了下来。

16时30分，谢尔曼命令底舱人员全部向甲板转移。撤离同样步步凶险，烧得通红的舱壁上，厚厚的油漆开始噼噼啪啪脱落。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失控的火势正在向机械车间快速蔓延，那里存放着48条鱼雷和20颗航空炸弹。一旦这些家伙被大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谢尔曼于17时下令弃舰。菲奇清楚航母已无法挽救，在17时07分告诉谢尔曼：“好啦，特德，咱们一起把人救出来吧。”弗莱彻问谢尔曼需要怎样的帮助，后者打信号说请求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将航母上的水兵接走。16架飞机受命升空到“约克城”号上降落，巴克马斯特尽其可能接收了这些没娘的孩子。

17时10分，弗莱彻从菲奇手中收回了战术指挥权，下令驱逐舰前往救援航母上的舰员。“菲利普斯”号、“莫里斯”号、“安德森”号迅速靠了上去，金凯德率“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也驶向了“列克星敦”号。17时12分，巴克马斯特放飞了4架“野猫”负责舰队空中掩护，随后10架“无畏式”升空执行反鱼雷机巡逻。

撤离在悲壮、凝重的气氛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医务人员首先组织伤员撤离，水兵井然有序地排起了长队，有人在为撤离人员登记并分发救生衣。很多人在舰上已服役很长时间。从航母下水那一天起，帆缆军士长约翰·布兰德就一直和它在一起，离开喜爱的战舰对他们来说不啻为心灵上的巨大打击。水兵就像短期出门旅行一样，小心地掸去设备上的灰尘，把散在桌上的文件整理归档，似乎很快就会回来似的。军需官威廉斯上尉奋力抢出了保险柜里的大量美钞。一队水兵边等候边若无其事地大吞冰激凌，这是他们用钢盔从厨房的冰箱里临时“抢救”出来的——估计这时也没人收钱了。部分水兵索性纵身跃入大海，水面波澜不惊，他们很快被护卫舰只从容救起。

舰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舰员”——谢尔曼上校的好友，一只叫“韦格斯将军”的纯黑西班牙长耳狗，平时几乎与舰长形影不离。战斗打响之前，小狗被一根长皮带系在舰长室里。舰上火炮一打响，可把小家伙吓坏了，一直低声嗥叫着用鼻子拱门。撤退同样不能丢下这位比舰长军衔还高的“将军”。少尉马丁冲入满是浓烟的舰长住舱，从床底下将韦格斯抱起。它随后被揣入救生衣，随勤务兵斯威夫特一起转移到驱逐舰上。在美国大兵眼里，它可能比天皇御像还重要。

谢尔曼担任舰长已逾2年，和“列克星敦”号感情颇深，但他无意随舰葬身大海。战争刚刚开打，美国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官，不需要他去做代价高昂的无谓牺牲。17时25分，在对全舰进行最后一次巡查、确信除216名阵亡者外全部人员都已离舰后，谢尔曼才准备和副舰长卡莫特·塞利格曼中校一起撤离。

两人一起来到舰尾，谢尔曼让塞利格曼先滑下去。依然不肯轻易离开的舰长若有所思地回头凝视浓烟滚滚的战舰，“快点，上校，不能再等了”，塞利格曼催促道。谢尔曼朝下看了看他，慢吞吞地说：“我在想，假如我离开了军舰而大火灭了，那不显得太愚蠢了吗？”就在两人顺着绳子往下滑时，舰上再次发生了一次剧爆，两人被震得松开双手落入水中，随后朝最近的一艘摩托艇游去。几名年轻小伙子粗鲁地将两只落汤鸡拽上了摩托艇。

由于弃舰命令下达及时且救援得力，舰上共有2773人成功撤离，占全舰人员的92%，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那些阵亡人员大多死于之前的战斗，因救援不力损失的人员极少。“明尼阿波利斯”号堪称救援冠军，它共救起750人，菲奇和谢尔曼都登上了这艘重巡洋舰。

几周之后，在华盛顿已晋升少将的谢尔曼回忆当时的情景，风趣地说：“小伙子们揪着我的一只胳膊和臀部的裤子把我提起来，从船帮把我脸冲下，扔到了摩托艇上。”

“要把一个人从海里拽上来，这是唯一的办法。”有人回答。

“不错，是这样的。”谢尔曼慢条斯理地说，“但是，我看把一位上校舰长弄到艇上，他们应该有更体面的办法。”

18时30分，“列克星敦”号上发生了沉没前最剧烈的一次爆炸，显然大火引爆了机械车间的鱼雷和重磅炸弹。气浪将甲板上的整架飞

机和硕大钢结构抛向数十米高空，巨大的火柱夹着黑色浓烟和白色蒸汽直冲云霄。史密斯少将如此描述大火吞噬停放在舰尾的飞机，它们“变成了红褐色，就像热锅上的蟑螂一样一个一个爆裂”。空中巡逻的战斗机飞行员莱昂纳德上尉俯瞰下去，“熊熊火焰、大大小小的爆炸和被炸到舷外的碎片使它犹如浮在水面上的人间地狱”。

19时前后，1架陆军侦察机发来情报说，日登陆船队在遭到莫尔兹比港陆军轰炸机的攻击后北撤，这一消息很快得到了麦克阿瑟的确认。这意味着至少8日当天，莫尔兹比港面临的威胁已经解除。既然日军已经撤退，弗莱彻觉得没必要西行去支援克瑞斯舰队，他现在有一整夜时间来提高“约克城”号的战斗力。

菲茨杰拉德少校在日记中客观地评价了此前的大战：“我们不能指望在和优势敌军交战后还能全身而退。”第十七特混舰队已经完成了阻止日军登陆莫尔兹比港的艰巨任务。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一旦南海支队登陆成功，他们一定会打垮驻守港口的少量澳大利亚守军。

按照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他战后一如既往地利用所有机会去批评弗莱彻的一切做法——的说法，“珊瑚海海战是日本的战术胜利，却是美国的战略胜利”。莫里森的说法显然不妥，克瑞斯和他的澳大利亚水兵同样功不可没。他们在5月7日成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并分担了日军对主力舰队的攻击。现在美日航母舰队两败俱伤，如果井上不贸然撤退，克瑞斯就会像多尔曼那样捞到在家门口大显身手的机会，那将是一场类似爪哇海战的水面对决。

19时15分，无意再战的弗莱彻下令舰队向南退却，同时下令金凯德派驱逐舰将“列克星敦”号击沉——这可能是他一生中下达的最为痛苦的命令。金凯德将这个倒霉的任务交给了“菲利普斯”号，厄尔利下令对烧成火炬的航母接连发射了5条鱼雷——其中第二条并未炸响。19时52分，这艘被水兵亲昵称作“列克斯夫人”的巨舰向左翻转

沉入大海，位置是南纬15度12分、东经155度27分，陪葬的有9架战斗机、13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机。一直到2018年3月5日，航母残骸才被美国富翁保罗·艾伦的团队发现。1架完整的“野猫”上，美军机徽和VF2中队徽清晰可辨。

水下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一度使厄尔利认为“菲利普斯”号舰尾也被炸飞了，引发的冲击波传出40公里，美军所有船只都感到了震动。目睹眼前悲壮的一幕，那些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的水兵“像年轻姑娘一样，或号啕大哭，或默默流泪”。巡洋舰上的一位军官禁不住喃喃自语：“她沉了，但她没有翻！她是昂头没入水中的。亲爱的老‘列克星敦’，一位坚持到底的英雄！”韦尔登·汉密尔顿少校即席赋诗一首：

我们看到了她光荣的一生，

使每个目睹她壮烈殉国的人，

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

想起她就浑身力量倍增。

20时27分，弗莱彻下令舰队以20节速度向南航行。9日清晨，“约克城”号放飞了12架“无畏式”，向北搜索可能的追兵。此时利里从墨尔本发来电报，确认日登陆船队正在向北撤退，莫尔兹比港的威胁已暂时解除。综合收到的情报分析，战场附近可能存在日军第三艘航母。美军舰船普遍缺油，挤在护航舰只上的众多幸存者严重影响了机动能力。弗莱彻丝毫没有掉头再战的念头，他需要暂时避敌锋芒，去舔舐伤口。此时哈尔西率领第十六特混舰队已从东北方向接近新赫布里底群岛，但至少还需3天才能驶入珊瑚海。援兵到来之前，“约克城”号欲采取大规模进攻作战显然不太现实。弗莱彻还必须寻机让巡洋舰为油尽灯枯的驱逐舰加油。各驱逐舰舰长被要求每4小时汇报一次

燃油情况，而不是通常的一天一次。受缺油影响，舰队最高只能跑出28节航速。2艘驱逐舰因油量过低导致稳定性不足，被迫使用了海水压舱。

9日下午，弗莱彻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电令：如条件允许，将原第十七特混舰队“约克城”号、“阿斯托利亚”号、“波特兰”号及4艘驱逐舰连同“列克星敦”号一起撤往西海岸，如条件不具备则撤往珍珠港。金凯德率原第十一特混舰队“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及2艘驱逐舰留下来加入哈尔西的第十六特混舰队，继续在珊瑚海与日军大打出手。珍珠港显然不知道“列克星敦”号已经战沉。弗莱彻无法及时纠正尼米兹的错误，目前危险尚未解除，他需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并尽力将舰队安全带出珊瑚海。

15日上午，弗莱彻率舰队绕过新喀里多尼亚顺利抵达汤加塔布。几乎所有舰只都油尽灯枯，“约克城”号是依靠辅助发动机的少许柴油勉强进港的。

光辉的篇章

5月8日下午早些时候，珍珠港收到了弗莱彻发来的战情通报：

“我军2艘航母受伤，但我们的炸弹至少4次，也许更多次击中了敌军航母，敌舰燃烧非常厉害。”听到如此好消息，尼米兹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立即下令给弗莱彻回电并抄报金上将，电文中充满了溢美之词：“祝贺你在最近两天取得的辉煌胜利！你的勇敢作战赢得了整个太平洋舰队的敬佩。你和你的官兵表现出色，你使我们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你发扬了美国海军最优良的光荣传统。”

当晚，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作战日志上写下了如此谨慎而愉悦的记录：今天是我们舰队在珊瑚海战斗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过去36小时内，双方航母会战的结果是我们击沉敌军“祥凤”号、重创“翔鹤”号。我方“列克星敦”号重伤、“约克城”号轻伤。天亮之前，我军2艘航母均已南撤。

好景不长，9日晚间，前方传来“列克星敦”号不幸战沉的噩耗。司令部的欢悦气氛瞬间蒙上了一层阴影。尼米兹的好心情踪影皆无，在办公室的狭小空间里来回踱步，口中喃喃地说道：“他们应该保住‘列克星敦’号的！”觉察到周围的阴郁情绪，尼米兹很快恢复了之前的积极心态，以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记住，我们并不知道敌人的全部情况，不知道他们伤得多重，但他们肯定也受了伤。记住——敌人肯定是受了伤，他们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对司令官这种极少显露疑惑的优雅气质，一边的莱顿中校发自内心地由衷钦佩。

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最高统帅，尼米兹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的大将之风。即使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还能保持对形势的清醒判断。尼米兹起初考虑，让弗莱彻继续留在珊瑚海不要后撤太远，“约克城”号可以与随后赶到的哈尔西合兵一处，进一步寻找战机扩大战果。此时的

尼米兹一改之前的谨慎作风，他骨子里崇尚进攻的本性表露无遗，试图通过攻势作战一举扭转战局。

珍珠港到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氛，不断截获的新情报动摇了之前尼米兹对日军战略的基本判断。7日，莱顿的分析表明，日军将在南太平洋继续展开大规模攻势，据悉“加贺”号和“苍龙”号已经出发前往特鲁克，敌人对大洋岛和瑙鲁岛的攻势已箭在弦上，他们甚至可能对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发起空袭。但8日，罗彻福特高调宣布，“寻找增援珊瑚海日军舰队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迄今为止，未发现日军任何部队向该方向移动”。随后更进一步的情报表明，参加MO作战的各路日军正在北撤，莫尔兹比港面临的威胁已暂时解除。

随后罗彻福特对形势做出了进一步判断：“在其他地区出现新的活动迹象，可能牵扯一支新打击部队的组建，该部队至少包括日军第一、第二航空战队4艘精锐航母中的2到3艘，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各2艘。”这支舰队可能离开日本在5月21日展开新的作战。它们的目标和使命尚不明朗，但很难排除珍珠港和中途岛。

尼米兹对罗彻福特的判断表示认可。在他的脑海里，另一出更精彩的大戏已徐徐拉开序幕。中太平洋将面临日军的更大威胁，“约克城”号已在战斗中受到损害，现在不能用1艘受伤的航母再去冒险。敌强我弱，保留任何有生力量都是非常必要的。

尼米兹迅速改变了让弗莱彻前往西海岸的想法，也许受伤的“约克城”号经简单维修就能赶上下一场大战。晚些时候，他致电弗莱彻，“第十七特混舰队全部撤出作战海域，忽略西海岸目标”。之后他致电普吉特湾海军船坞，敦促务必在5月下旬修复“萨拉托加”号，新的战役急需这艘航母参战。

尽管意外损失了“列克星敦”号，但对硝烟尚未散尽的珊瑚海海战，尼米兹仍给予了高度评价，毕竟这是开战以来美军第一次成功挫

败了日军的战略意图。他认为“弗莱彻巧妙运用了提供给他的有限情报，在5月4日至8日进行的一系列遭遇战中为盟军赢得了决定性胜利”。10日下午，他致电金：“建议晋升弗莱彻为海军中将并授予优秀服役勋章，表彰其在3月、4月、5月间约11周的航行中表现出色、恪尽职守，以一流的航海技术和坚忍顽强的作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行动，并在5月4日、7日、8日成功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尼米兹特别指出，损失“列克星敦”号纯属意外，并非弗莱彻错误指挥所致。

日军暂时退却让惴惴不安的麦克阿瑟长出了一口气。一向对海军嗤之以鼻的老麦赞成尼米兹对弗莱彻的嘉奖建议，在随后发给珍珠港的电报中破天荒地说：“我认为您的部队在最近行动中指挥有方，打得英勇顽强，令人敬佩。”

但金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认为弗莱彻在和菲奇、克瑞斯会合后有大量驱逐舰可用，却未在7日、8日夜晚对日军发起夜袭，属于典型的战意不足。随后他复电尼米兹，“我已表示过自己的看法，在同敌人夜战中应当把驱逐舰用上”。对此尼米兹辩解说，弗莱彻当时仅有几艘驱逐舰担负航母的护航任务，它们很难在暗夜之中准确找到日军航母舰队。夜间加油困难重重，如果驱逐舰进行远距离夜袭，它们会无法在第二天拂晓同友舰会合而处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任尼米兹费尽口舌，金就是不同意弗莱彻晋升，也反对向他颁发勋章。他在10日晚上答复尼米兹：“必须等查明关于部署和作战的更多细节后，才能对你092219电中的建议做出批复。”

得知“列克星敦”号不幸战沉的消息之后，曾任该舰第三任舰长的金着实郁闷了一阵子。9日，他致电英国海军部，美国将调走“黄蜂”号以充实太平洋舰队，在大西洋仅留下“突击者”号1艘航母。这不禁让庞德海军大臣唏嘘不已。

下令参战各部北撤之后，8日18时14分，井上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了“第四舰队机密第397番电”：“鉴于之前战斗经过，击灭所出现之敌航空母舰，或对敌舰艇取得突出之战果。唯我方亦损失‘祥凤’，‘翔鹤’受损，窃以为以现状强行开展莫尔兹比港攻略作战实非上策，遂延后莫尔兹比港攻略至后天，希谅解。另瑙鲁岛、大洋岛作战大致按计划进行。”

电报无疑在“大和”号上引发了一场大海啸。在焦急中等待的一众参谋被井上的胆小如鼠彻底激怒了。三和简直无法理解：既然击沉了敌人那么多船，井上为什么要终止进攻向北撤退？“怎么能够如此轻易放弃大好的追击机会！”众人愤怒地向宇垣叫嚷着。

宇垣同样无法理解井上的命令，并立即向拉包尔发出了质询电报：“当前战机大好，我们认为需要对敌步步进逼，请报告不能进逼的详细理由。”对这份言语尖刻的电报，井上根本不予理睬，并未更改撤退命令并“部署攻打瑙鲁岛和大洋岛”。对此三和勃然大怒，“这种想法无异于失败主义”。他向山本提出，第四舰队的做法完全丧失了“大日本帝国海军”的顽强战斗精神，现在已无须顾及井上的体面和权威了，必须全力追击南逃之敌。如燃料用尽，就把一切可燃物甚至桌椅板凳统统扔进锅炉里去。

山本显然赞同宇垣和三和的观点。当天22时，一直对下属还算客气的山本亲自向第四舰队下达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命令”：“继续追击，歼灭残敌。”

日军放弃作战向北撤退的消息传到东京，军令部总长永野拍案而起，甚至将之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村舰队事件”相提并论，认为这纯属贻误战机的怯敌行为。永野迅速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这是上村事件的重演，尽快发出追击命令！”

军令部总长、联合舰队司令官双双震怒，举座皆惊。无奈之下，颜面尽失的井上只好收回之前的撤退命令：丸茂立即终止德博因基地的撤退，同时放飞水上飞机寻找并攻击敌舰；高木在完成加油后于第二天向南追击；五藤2艘重巡洋舰配合高木歼灭残敌。

9日清晨，高木率“瑞鹤”号掉头向南追击，试图再启战端。由于确认美军航母均已“沉没”，他希望未来的战斗能够扫荡滞留在珊瑚海的美军巡洋舰或驱逐舰。可笑的是，9日当晚，梶冈船队已返回拉包尔，高木的追击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赌气行为。此时“瑞鹤”号上有战斗机24架、俯冲轰炸机13架和鱼雷机8架。10日黎明，原在图拉吉以南460公里处放飞8架战斗机向南搜索460公里。此时美舰队距日军830公里，原的搜索注定毫无结果。

但日军的搜索还真发现了1艘敌舰，它就是已在海上漂浮了2天的“尼奥肖”号。此前由于报错方位，弗莱彻派出的“莫纳汉”号并未找到他们。高木觉得为1艘即将沉没的破油轮不值得动用宝贵的舰载机，派驱逐舰去，距离太远，索性放它一马，任其自生自灭吧。

为搭救油轮上的幸存者，努美阿基地于9日同样派出了“亨利”号驱逐舰。在1架“卡塔琳娜”的指引下，“亨利”号于11日12时53分发现了海面上可怜兮兮的“尼奥肖”号。油轮上尚存122人，其中13人来自“西姆斯”号。在所有幸存者撤离之后，14时06分，舰长菲利普斯上校最后离舰登上了“亨利”号——老酒窈以为菲利普斯和谢尔曼的做法值得提倡。为保持对军舰的尊敬，你完全可以最后离舰而不是随舰沉入海底。随后驱逐舰向油轮右舷发射了2条鱼雷，第一条从舰底穿过，第二条才“准确”命中目标。顽强的“尼奥肖”号依然不愿轻易入水。“亨利”号再次发炮146发才将破烂不堪的油轮击沉，随后带着幸存水兵于14日安全返回布里斯班。

放弃攻击油轮的高木无意再追。既然美军航母已葬身海底，“瑞鹤”号继续滞留珊瑚海已毫无意义——他当然不知道哈尔西的2艘航母正在步步逼近。12时30分，高木下令掉头返航，沿之前进入珊瑚海的航线于11日绕过圣克里斯托瓦尔岛，从东南方向靠近拉包尔。晴空万里，高木终于完成了向拉包尔输送战斗机的倒霉任务。

10日13时30分，“大和”号向南洋部队发出了“联合舰队电令第144号”：莫尔兹比港作战延迟到第三期（即7月）进行。南洋部队集中兵力在5月17日完成攻占大洋岛和瑙鲁岛的RY作战。

5月10日，南洋部队采取了最后一项示威活动，意在挽回之前丢掉的面子。志摩图拉吉攻略部队受命攻占大洋岛和瑙鲁岛，由高木的“瑞鹤”号及五藤4艘重巡洋舰提供支援。RY作战可谓命运多舛。11日，在布卡海域，刚出发不久的志摩舰队遭到美军潜艇“S-42”号伏击，奥利弗·柯克少校的1条鱼雷准确命中4474吨的“冲岛”号布雷舰，导致该舰完全失去机动动力。12日5时40分，“睦月”号试图拖走“冲岛”号，志摩的旗舰于6时48分沉入大海。非但如此，约翰·摩尔少校的“S-44”号潜艇寻隙发雷击沉了前来救援的“松荣丸”号货船。

此时哈尔西率第十六特混舰队已逐渐逼近了珊瑚海。在获悉日军将对大洋岛和瑙鲁岛展开军事行动且“瑞鹤”号可能参战时，正为未能赶上珊瑚海海战郁闷无比的哈尔西瞬间精神抖擞。5月12日，他接到尼米兹发来的电报，“日军对两岛的登陆行动将在5月17日开始”，但“瑞鹤”号可能已起程回国参加另一场更重要的战役。对此唏嘘不已的哈尔西只好于13日率舰队由埃法特向西北进发，希望4天之后截击日军的登陆部队，捞不住大鱼，逮只虾米填填牙缝也行。

此时，尼米兹已对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日军下一步攻击目标是中途岛。弗莱彻及哈尔西必须尽快返回珍珠港，以应对中太平洋迫在

眉睫的危机。对此，金并不赞同，他认为日军战略重点依然在南太平洋——麦克阿瑟举双手赞成——反对尼米兹将3艘航母悉数调回珍珠港，指出在南太平洋必须至少维持2艘航母的规模。由于“约克城”号战伤，“萨拉托加”号最快6月初才能重返珍珠港，“黄蜂”号暂时还指望不上，金在13日同时致电尼米兹、马歇尔和哈尔西，让第十六特混舰队的2艘航母“脱离我岸基飞机掩护且处于敌岸基飞机打击范围的前沿地带是不可取的”。金的命令让哈尔西暴跳如雷，这等于彻底绑住了他的手脚。哈尔西确信自己对战场形势的了解远多于靠二手资料的金，并坦言对此“烦透了”。

金甚至建议尼米兹，“把一个或更多的舰载机大队调到岸上去”，以保卫岛上的前进基地。尼米兹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他必须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对付金，顺利实现自己的兵力调动和战略部署。14日晚，哈尔西接到了尼米兹发来的一封要求他亲自开启的机密电报：第十六特混舰队要在第二天进入东所罗门群岛900公里以内海域，确保日军图拉吉基地的水上飞机能尽快发现他们，之后迅速掉头返回珍珠港。尼米兹预计2艘航母的突然出现足以吓退日军登陆部队，并以“打草惊蛇”为哈尔西创造返回珍珠港的理由，同时给日军造成美军2艘主力航母仍在南太平洋的假象。真乃一石三鸟之妙招也。

接到尼米兹密令之后，哈尔西率舰队径直向西北驶向图拉吉。尼米兹的妙计果然得逞。5月15日，从图拉吉起飞的1架日军水上飞机在正东820公里处发现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小心翼翼地跟踪了几个小时。哈尔西需要这架飞机充当“信使”，自然不会派战斗机去击落它，只是装出丝毫未觉察的样子。

惊悉图拉吉东部海域出现美军2艘航母，拉包尔瞬间风声鹤唳，人人胆寒。由于确信在珊瑚海已击沉美军2艘航母，现在突然冒出的这2艘无疑是美军生力军——很可能是之前空袭东京的那2艘。井上慌了手脚，清楚志摩那点实力遇见2艘美军航母只有全军覆没的份儿。第四舰

队司令部立即电令志摩取消对大洋岛和瑙鲁岛的登陆行动。这还不够，井上认为如此大一支航母舰队其志肯定不小，“瑞鹤”号已远走高飞。井上迅速加强航空力量，令所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在拉包尔以北555公里海域集结，做好夜战准备，随时应对美军的袭击。

哈尔西压根儿就没打算去拉包尔。在听取了情报官关于截收到那架日水上飞机已向基地发出“发现敌航母2艘”的汇报之后，哈尔西率队快速东进与金凯德的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会合，之后掉头踏上了返回珍珠港的航程。尼米兹的电令很快又到了，“加速返回珍珠港，第十六特混舰队在回程途中不得袭击任何目标，也不能被敌人发现”。

5月18日，弗莱彻接到了尼米兹发来的紧急电令，“一切就绪后，第十七特混舰队以最高续航速度开赴珍珠港”，他于是在19日率队快速返航。21日，尼米兹再次来电强调——哈尔西同时收到了这一电令——“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不要依惯例在距珍珠港1300公里处进行通报，将派出搜索机与你们联系并在返回时报告”。为了不让主力航母全部回到中太平洋的行动被日军觉察，尼米兹可谓煞费苦心，一切措施简直滴水不漏。

尼米兹的好戏还未唱完，他下令从5月28日开始，驻埃法特的“丹吉尔”号以及在澳大利亚附近活动的“盐湖城”号模拟一支航母特混舰队进行发报，造成美军主力航母仍在南太平洋的假象。当晚，“丹吉尔”号搭载的“卡塔琳娜”趁夜色跑到图拉吉上空，胡乱扔下了几颗炸弹。日本人据此判断来袭的肯定是之前发现那2艘航母的舰载机。中途岛战役期间，东京军令部做出“美军2艘航母仍在南太平洋”的错误判断，即来源于此。

对即将结束的珊瑚海海战，尼米兹还试图取得更大战果。从罗彻福特破译的日军往来电文之中，尼米兹得知遭遇重创的“翔鹤”号正

在向本土返航。他立即向潜艇部队司令官罗伯特·英格利希少将发出了作战命令：“翔鹤”号可能经过海域的所有美军潜艇立即出击对之进行追杀。4艘潜艇奉命前往特鲁克附近海域截击，但均未能与目标相遇，只击沉了日军“伊-28”号潜艇并击伤了“五洋丸”号货船。

在日本近海埋伏的3艘潜艇也紧急行动起来。“突吻鳕”号前往丰后水道以南占位，“石首鱼”号则负责把守纪伊水道，原在小笠原群岛巡航的“青鳉”号紧急驶往日本本土。但上述3艇均与“翔鹤”号失之交臂。

真正找到进攻机会的是在冲绳外海巡逻的美军潜艇“海神”号。5月16日15时23分，艇长查尔斯·柯克帕特里克少校在四国岛以南发现了16节航行的“翔鹤”号。由于艇首仅剩1条鱼雷，“海神”号在8200米距离将艇尾对准了日军航母。可惜“翔鹤”号的曲折航行成功将美军潜艇甩掉。17日18时30分，历经磨难的“翔鹤”号艰难驶入吴港。

失望的美军潜艇并未空手而归。第二天，在九州之外水下潜行的“海神”号意外邂逅了大摇大摆在海面航行的日军潜艇“伊-164”号。可能根本未料到在近海能遇到美国同行，毫无戒备的日军潜艇被柯克帕特里克发射的1条鱼雷准确击沉。

“瑞鹤”号在归国途中同样遭遇了美军潜艇的袭击。5月21日凌晨，匆忙赶往日本近海的“青鳉”号在夜色中意外发现了1艘日军驱逐舰。正当艇长斯坦利·莫斯利少校准备发起攻击时，却突然发现不远处体形庞大的航空母舰。2时08分，莫斯利向航母接连发射了4条鱼雷。虽距离仅1800米，但美国人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大难不死的“瑞鹤”号于当天16时45分顺利抵达吴港。

日军精心策划的MO作战至此落下帷幕。尽管作战以半途而废告终，但东京大本营的宣传依然高调。5月8日当晚，伴随着激昂的军舰进行曲，日本民众首次从广播中听到了有关MO作战的重大“喜讯”。

大日本帝国海军在珊瑚海取得赫赫战果，大本营特公告如下：在新几内亚岛附近海域作战的帝国海军于5月6日在珊瑚海东部捕捉到了美英联合舰队。同月7日断然发起攻击，一举击沉美军“加利福尼亚级”战列舰1艘，重创英军“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1艘及“堪培拉级”重巡洋舰1艘。在8日的战斗中，美军“萨拉托加级”和“企业级”航母各1艘被击沉，敌机损失89架。在激烈的海空战中，我1艘由油船改造的轻型航母沉没，未返航飞机31架。此次空前大胜利将成为大东亚战争史上新的辉煌篇章。

与之配合，大本营海军部报道课课长平出英夫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决定兴衰之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详细描述了前方的激烈战况，鼓吹“将珊瑚海上大放光芒的‘海军魂’作为对5月27日海军节的崇高献礼”。

5月9日，《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引用《朝日新闻》对长村清海军中将的采访，这位“著名航空母舰权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国人在最近战斗中遭受的损失已经粉碎了他们对日反攻的梦想。美国人损失了数艘航空母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这表明美国注定将很快垮台。”这家英文报纸配发的社论更加玄乎：“日本无与伦比的武装力量——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受天皇陛下圣德的荫庇，为一亿支持者的祈祷所激励，不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惊人胜利。日本这次胜利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它对同盟国力量的最薄弱部分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东条接到希特勒发自柏林的祝贺电报：“遭到这次新失败，美国战舰简直不敢再与日本舰队较量了，因凡是敢与日本海军交战的美国舰船都只能有去无回。”

5月12日，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嘉奖此次作战的参战人员。”

在5月28日举行的临时国会战事报告会上，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高调宣称：“此次作战一举打垮了废了好大力气才整顿好的澳大利亚方面的敌军舰队主力，不要说澳大利亚全国上下狼狈不堪，而且给美英两国的打击也非常之大。美英当局正极力掩盖这一损失，但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很明显到那时，美英两国必将陷入举国悲痛之中。”

但是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井上很快被免去第四舰队司令官职务，当年10月到“海兵”当了校长——老酒认为，学校才是除打仗不行其他都行的井上最适合待的地方。颇具战略眼光的井上因此和永野修身一道被称为“海兵”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校长。

与以往的羞涩含蓄不同，此次华盛顿的宣传也分外张扬。一贯保守的《纽约时报》头版通栏大肆宣扬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珊瑚海取得的辉煌胜利，当天报纸销量因此翻了一番：“太平洋大战日军大败，盟军击沉、重创敌舰17~22艘。敌军溃逃，我军穷追不舍！”

出于宣传和战术两方面考虑，美国在中途岛战役结束之前刻意向民众隐瞒了损失“列克星敦”号的事实。虽然航母战沉对老舰长打击颇大，但金还是给伦敦的庞德发去了一封稍显含蓄的电文：“珊瑚海海战仅仅是第一回合，交战还将持续下去，敌人的力量会更强大。总体来说情况比较乐观，我们似乎成功阻止了敌人进攻莫尔兹比港的战略企图。”

海战事实远非双方宣传中说的那样。综合战役结果，美方战沉大型航母、油轮、驱逐舰各1艘，损失飞机66架，官兵阵亡543人，另1艘参战航母受伤。日军损失轻型航母、驱逐舰各1艘，小型布雷艇3艘，损失飞机77架，死亡1074人，参战1艘大型航母遭重创。从数字上看，日军似乎取得了海战的胜利。从战略上分析，任何未能实现战略目标的战役都不能称为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无疑正是盟军：他们成功挫败了日军攻占莫尔兹比港的战略企图，打破了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役结果同时对之后的中途岛海战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尽管参战舰艇不多，战役规模不大，但人类海战史上首次航母争斗的珊瑚海海战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预示着空中力量主宰胜负的时代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来临。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海空战中，双方舰队始终处于对方目视距离和舰炮射程之外，未曾向敌舰发射过一发炮弹，战斗过程全部由航母唱独角戏，速度更快、作战范围更广的舰载机在海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未来战争指明了方向。谁能更快、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特征并相应改进作战能力，谁就将在未来的交战中占据有利地位。从之后战争进程来看，美军无疑是海战的真正胜利者和受益者。

尼米兹宣称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深远意义的胜利”。首先，因“翔鹤”号维修、“瑞鹤”号重建飞行队，它们因此缺席了随后更加重要的中途岛海战，南云机动部队的核心力量瞬间减少1/3。姑且抛开“祥凤”号不论，此战相当于美军用1艘航母为代价，换取日军2艘航母不能参加下次作战的最终结果。中途岛海战美日航母比例由计划中的4：6变成现实中的3：4，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别是致命的。其次，日军深信美军2艘航母已葬身珊瑚海，造成了对对手实力的低估。再次，尼米兹充分认识到海上决战主力的变化，将航母摆在核心位置上，千方百计阻止金让过时的战列舰参加战斗，相反，山本依然将“大和”号等战列舰作为决定胜负的中坚力量。最后，美军牢记珊瑚海海战的宝贵经验——运用充分的侦察手段以期率先发现敌人是未来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在中途岛海战中忠实遵守并严格执行。日军陶醉在一系列“胜利”中不能自拔，认为所有环节都无懈可击，等待他们的将是又一次更加辉煌的胜利。侦察不足和锡兰海战中暴露出的空中掩护不足等问题都被胜利的光环掩盖，最终酿成了中途岛的惨败。

正如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所言：“这次遭遇战所产生的影响与其战术上的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就战略而言，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第一次可喜的胜利。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给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以重大代价换来的战术教训不久将在中途岛战役中得到应用并取得辉煌战果。中途岛战役的序幕拉开了。”

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在其半官方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中写道：“珊瑚海海战是美国海军太平洋作战史上新的光辉的篇章。”

只有落了便宜乖的麦克阿瑟发布的公告让人略感意外：“美国海军错失了一次让日本遭受重创的机会。”

5月26日，在距珍珠港还有一天航程时，弗莱彻向第十六特混舰队全体官兵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时值我军2月16日自珍珠港出征100天之际，我要感谢全体官兵成功的作战、卓越的航海技术、杰出的轮机表现和贯穿于这100个日日夜夜的优良作风！”

弗莱彻和水兵万万不会料到，他们和“约克城”号很快将在另一场大战中扮演扭转乾坤的重要角色。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更残酷、更激烈、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海空大战！

| 第二章 |

中途岛海战

山本豪赌中途岛

1942年4月2日清晨，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跨入了东京军令部的大门，他就是联合舰队计划参谋渡边安次。渡边此次弃船登岸前来东京，是肩负着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嘱托的一项重要使命，他腋下的黑色公文包装着的就是著名的中途岛作战计划。

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第二天，1941年12月9日，未雨绸缪的山本就已开始谋划联合舰队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尽管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重创，但显然未丧失作战能力，那几艘侥幸漏网的航空母舰更使山本如鲠在喉。长期旅美经历使山本明白，美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将展开复仇行动。于是山本授命参谋长宇垣缠立即拟订第二期的战略计划。

宇垣在海军被公认为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享有战略权威之美名。毕业于“海兵”第四十期的他与福留繁、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等人都是同学。宇垣出身军人世家，他的叔叔就是因“宇垣军缩”得罪了陆军未能当上首相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宇垣为人上恭下倨，对属下极其冷漠无情，并因此获得了“黄金假面”的绰号。尽管贵为联合舰队参谋长，属于一人之下、很多人之上，但他并未因此受到山本的重视。宇垣就像大户人家的原配夫人那样，虽地位显赫却并不受宠，很多时间里无所事事，不知道他能写出篇幅巨大的《战藻录》是否与此有关。在联合舰队，山本的真正心腹是类似于妃嫔的黑岛和渡边等人——他们都是山本的铁杆粉丝，都愿誓死捍卫司令官的尊严，为达成山本的愿望不惜肝脑涂地，以身犯险。

宇垣不受山本待见有多方面原因。就战略思想而言，山本是海军航空作战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宇垣却是巨舰大炮派的中坚人物。从派系来说，山本属于赞成限制军备的条约派，而宇垣是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如此宇垣在联合舰队的地位就颇有些尴尬，最明显的例子是首席

参谋黑岛就不怎么将他放在眼里。这也跟咱平时单位的情况类似，二把手有时候还没财务总监或办公室主任更有权威。

接令之后，一直遭到冷落的宇垣很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即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计划拟订之中。宇垣同样认为美国国力雄厚，时间对日本极其不利，因此除非迅速发动攻势——越快越好——否则只好坐等美军发起反攻，尽可能缩短战争对日本有利。这一思路同样受到欧洲战局的影响。宇垣认为英国一旦被德国征服，皇家海军主力就可能到太平洋来，日本海军将面临双倍的压力。为避免出现这种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各个击破，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先歼灭美军舰队，而后转过头来再消灭英国舰队，就像当初东乡平八郎对付俄国第一、第二太平洋舰队那样。

经认真分析，宇垣后来在1942年1月11日至14日将自己的意见整理成文，并在日记里匆匆记下了梗概：“今年6月之后，我们应攻占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并派空军上岛，随后派舰队和登陆部队攻打夏威夷，逼敌舰队与我决战。”

联合舰队对中太平洋抱有野心的消息传到东京，一直对南太平洋情有独钟的军令部大惊失色。1941年12月16日，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奉命前往柱岛基地了解情况。在与宇垣及其幕僚的会谈中，黑岛提出下一阶段的目标是夺取帕尔米拉——一个位于夏威夷和萨摩亚之间的小珊瑚礁。起初富冈认为，这一作战是为支持进军斐济和萨摩亚的配合行动，正是军令部力主的进攻方向，对此他觉得非常满意。

回京之后，富冈将会谈结果向作战部长福留繁、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做了汇报。机敏的田中立即提出，富冈你小子很可能被狡猾的黑岛忽悠了，联合舰队的目标显然不是萨摩亚、斐济，而是中太平洋的夏威夷。田中代表陆军首先声明，参谋本部认为“任何扩大防御阵线的行动都是危险而不必要的”。

为验证田中的判断，同时打消陆军的顾虑，1941年12月27日，富冈将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召到了东京。三和出海之前就在军令部工作，大家都是老相识。三和显然没有黑岛老到，向富冈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联合舰队正在酝酿的“东进计划”——入侵珍珠港战术纲要。

对自己被黑岛忽悠这一事实，富冈显然非常气愤，他叫来了作战参谋神重德，要他立即就后勤供应问题起草一份反对攻占夏威夷的报告。神重德于1942年1月11日提交的报告说：攻占珍珠港也许可行，但为保障大量平民日常所需将产生巨大的供应需求，为后勤供应带来诸多难题——夏威夷本身连必需的食品都不能自给。加上必须在那里大量驻军，每月至少需要60次运载量，远远超出了日本现有的运输能力。美国人对此显然不会置之不理，若遭到美军舰船或潜艇的拦截攻击，上述数字将成倍增加。

在1月10日召开的大本营联席会议上，两总长永野和杉山一致认为对夏威夷展开军事行动是完全不可取的，进军斐济和萨摩亚的行动看似更加合理。小肚鸡肠的杉山有如此看法，原因在于后一行动不需要过多抽调陆军部队。

东京的态度让山本和宇垣无比愤怒。这样，在1942年的前几个月，日本陆军与海军、军令部和联合舰队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扯皮之中。这一结果导致最精锐的机动部队无所事事，或者去干一些高射炮打蚊子般的次要行动——当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傲视群雄的关键时刻，它们却一次一次地浪费或闲置了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任由遍体鳞伤的美国人从容舔舐伤口。

尽管得不到两总部的首肯，但对中太平洋情有独钟的宇垣一刻都没有放松。1月25日，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了黑岛，要他据此制订作战计划。由于很得山本宠幸，黑岛对宇垣的指示并不热心。别说宇

垣，就是山本亲自交代的活儿，黑岛缺乏兴致时办起来也是慢吞吞的。在“大和”号上，饭量大得惊人的黑岛总是起床很晚，大量饮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正是“雾参谋”的出处——等待战神赐予灵感。对此，宇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焦急心情：“现在耽搁一天，将来要后悔一百天。”

黑岛拖拉的原因在于他对宇垣的想法持有异议。潜意识里，黑岛对宇垣身居高位心存忌妒，凡是宇垣的观点他下意识都要反对一下。黑岛认为美军不会派出主力舰队去保卫中途岛、约翰斯顿和帕尔米拉，日军会被粘在这3个难以维持的小岛上不能自拔。黑岛的意见是战略方向应该转向印度洋。3月底，大本营海军部在东进和南进无法定夺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黑岛的妥协方案，这样就有了前文的锡兰海战。扩大锡兰海战的最终成果没有得到陆军支持，原因依然是没兵可派。虎头蛇尾的锡兰海战花费了南云机动部队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在山本眼中，彻底消灭美军漏网航母意义重大。只要那些航母一天存在，日本本土包括东京在内就毫无安全可言。虽然日军第一期取得的胜利蔚为壮观，但美国发动战争的潜力丝毫未损，他们依然在坚持战斗，并宣称除了对日战争全面胜利外不接受其他任何结果。目前只有继续进攻，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才能将战争持续下去。最后胜利当然是毫无希望的，最好是在对已有利的条件下取得体面的媾和。

山本相信，引诱美军主力出战的最好办法是进攻一个他们不能不战而退的目标，就是“攻敌之必救”。首选当然是夏威夷，但主观上军令部和参谋本部都坚决反对，客观上美国人已经加强了那里的防御，发起上次那样的偷袭行动绝无可能。山本推断，如攻击某一个中间目标，这一目标将使夏威夷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势必将激起美军的强烈反应。同时这一目标必须在夏威夷美军陆基航空兵的防守范围之外。他的眼睛盯上了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恰如其名，中途岛位于亚洲与北美太平洋航线的中间点，距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都是5200公里，距珍珠港2100公里，由东岛和沙岛组成，面积仅为4.7平方公里。1859年，海军军官布鲁克斯上尉发现了这座小岛，随后美国在1867年宣布拥有该岛的控制权。1903年开始，这里被划归美国海军部管辖。1905年，美国人在沙岛建成了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电缆连接站。1935年，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用航空中转站。

从1940年开始，美国斥资2000万美元在中途岛逐步建起了航空和潜艇基地，3条纵横交错的飞行跑道几乎将面积较小的东岛完全覆盖。据日军情报部门估计，岛上飞机逾50架。沙岛建有大量军事设施，如兵营、弹药库、油库和水上飞机基地。这里驻扎的“卡塔琳娜”可以向各个方向巡逻。但由于面积太小，缺乏纵深，岛上无法部署更多的陆军和航空部队。

中途岛的军事价值不在于它的军事设施，而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作为美国中太平洋的重要基地和交通枢纽，在关岛、威克岛等战略要地相继陷落之后，中途岛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小岛一旦落入敌手，唇亡齿寒，珍珠港将直接处于日军的兵锋之下。山本判断，如果日军攻击中途岛，美国人绝不会坐视不理。

对中太平洋上这座弹丸小岛，山本可谓情有独钟。早在偷袭珍珠港期间，他就特意派出2艘驱逐舰对该岛实施炮击，之后又授意返航途中的南云舰队顺势瘫痪美军该岛的防御。但急于脱身的南云以天气恶劣为由拒绝执行命令，酿成了之后的中途岛惨败。

根据山本的想法，3月28日，黑岛召集有关参谋开始研究制订中途岛作战方案。这回是山本亲自下达的命令，黑岛的工作效率颇高，到30日，方案已初具雏形。战役的两大战术目标为：

一、攻占中途岛，将其改造为日军空军基地和攻打夏威夷的出发地。

二、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来救援，通过一场海上决战彻底歼灭之。

但制订作战计划属于军令部的职责。黑岛制订的计划程序上必须报请军令部审批，这就是渡边弃船上岸远赴东京的根本原因。

上次游说偷袭珍珠港计划，山本好歹还派出了大佐黑岛。这次更牛，他只派出了中佐渡边。在联合舰队，渡边和黑岛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对司令官极端忠诚的渡边深得山本宠爱，同时身兼山本棋友，与山本情同父子。后来山本在布干维尔岛战死之后，第一个抱起山本遗体并捧着他的骨灰盒送回东京的就是这个渡边。

前文提到，军令部一直力主的是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澳遮断战略”，对山本突然抛出的中途岛作战计划，军令部上下颇感震惊。从4月2到5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较量。上次你派个大佐来，我军令部就派作战课长富冈大佐出面。这次你只派来个小中佐——从此可以看出山本对军令部的蔑视，按理来谈这事儿的应该是参谋长宇垣缠——我也以对等的军官来应对。负责与渡边辩论的是三代辰吉和山本祐二两个中佐。三代和渡边是海军大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不是一般地好。但现在各为其主的两人也不得不展开一轮接一轮的唇枪舌剑。

作为作战课唯一的航空参谋，三代竭尽全力，有时甚至是声泪俱下地从技术角度对中途岛作战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意见：

一、由于中途岛距珍珠港太近，除航母之外，美军可以充分使用潜艇和夏威夷的陆基飞机对该岛进行支援，相当于拥有内线优势。还

应注意，珍珠港遭袭的惨痛教训已使美军保持了充分警惕，我军很难做到出其不意。

二、如果遽然对中途岛发起攻击，日本海军数月来取得的成功作战模式将彻底颠覆。在以往的军事行动中，我军总是先占领基地站稳脚跟，之后在陆基航空兵的掩护下逐步推进。中途岛作战我军显然无此优势，航空母舰必须腾出一部分力量帮助护航舰只的水上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攻击力势必受到削弱。

三、中途岛被我军攻占之后——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主力部队肯定将很快撤回。驻岛少许防卫部队将完全暴露在夏威夷美军海空力量的联合攻击之下，依靠自身力量很难防卫。一旦遭到美军反攻，派出增援都不一定来得及。

四、守军后勤保障无法维持，特别还要面对美军潜艇的攻击。目前后勤部队不堪重负，大本营只好要求民众为军方提供更多船只，百姓早已苦不堪言。防御圈每向外延伸一公里，就会增加两公里的运输负担。中途岛没有值得运回国内的物资，势必导致补给船队空船返回，进一步降低了运输船的使用效率。

五、面积很小的中途岛只能容纳小规模航空部队，作为攻击夏威夷的前沿基地，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旦美军前来攻击，缺乏纵深的小岛连疏散都非常困难，势必遭受巨大损失。目前飞机极度短缺，连南云机动部队的战损都无法补齐。

海军的飞机补充属于三代的主管业务，他以内行身份摆出了一大堆数据。按规定各飞行队应该保有编制数1/3的预备力量，实际上连编制定额都达不到。主要海军战机供应商三菱、中岛、爱知三家公司，只有供应零式战斗机的三菱生产正常，提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另两家公司均存在生产不继问题——爱知1942年只生产出鱼雷机52架，飞机补充十分困难。三代刚把第十一航空舰队紧急要求补齐编制的事

儿推掉，理由是连轻型航母“龙骧”号都用不上最先进的零战，只能以过时的九六式战斗机替代。在未来的消耗战中，如何维持中途岛的飞机供应？海军也没有足够的燃油供应中途岛，大部分油轮被分给了作战舰队，或在从事将南方地区战略资源运回本土的重要任务。

六、在美军以珍珠港为核心的防御体系中，中途岛显然是多余的。美军不可能为了这个作用不大的弹丸小岛将残存的兵力全派出来。美军最大的可能是暂时放弃这一前沿哨所，以后则利用中途岛距日本远而离夏威夷近的有利条件，在日军补给显露疲态时轻松将之收复，或者通过攻击将其彻底瘫痪。三代反问：美国人为什么要为了这个稀松平常的小岛做出像山本司令官假设的那种过度反应呢？

七、所谓占领中途岛有利于发现驶往日本本土的美国舰队的说法更加令人怀疑。以中途岛为基地的空中巡逻不可能覆盖该岛至阿留申群岛间的所有海域，就日本侦察机的续航能力，最大搜索半径只有1100~1300公里。情况紧急时虽能飞出1400公里，但按900公里计算似乎更加实际。即便能飞出1100公里，飞机也只能在极限距离上停留很短时间，如遇恶劣天气还不能起飞，美军舰队完全可以寻隙避开我方侦察。

八、所谓占领中途岛能有效打击美国战斗意志的说法未免过于乐观，占领该岛对美国西海岸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美军士气的影响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讲完上述观点，三代马上开始向渡边兜售军令部倡导的“美澳遮断战略”，提出切断美澳供应线更能引起美军的过度反应，事实上这项工作早已开始了。最近美军正在向澳大利亚运去大量兵员物资，那个从菲律宾侥幸逃脱的麦克阿瑟据说也已到了那里。美军航母最近频频出没于南太平洋，上述迹象表明美国人正试图将澳大利亚建成未来发起反攻的主要基地。因此，他们不得不对任何威胁到这条运输线的

行动做出强烈反应。另外，在中途岛，美军完全是主场，日军等于把内线作战的优势完全拱手让与敌人。南太平洋诸岛虽距日本较远，但离夏威夷也不近。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区域作战，至少也要给美军造成同样的距离负担——就是说大家都打客场。这些岛屿面积比中途岛大得多，因此更具军事价值。三代最后亮明了军令部的观点：夺取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将严重打击澳大利亚的士气，间接打击美英盟国的士气，这比日本所能采取的其他任何行动都更有利于缩短战争。

综合以上因素，血气方刚的三代略带讥讽地说：“实施中途岛那样的作战简直就是胡来！”

刚开始还只是三代、山本和渡边吵。到了4月3日，耐不住性子的“吵架王”富冈干脆放下身份加入了辩论队伍，形势变成了渡边孤身一人舌战群“佐”。渡边显然并无孔明的雄辩力，军令部三大高手的轮番轰炸使他出现了逻辑混乱。愤怒的渡边无法反驳三代等人的说法，只是机械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联合舰队的任何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这简直成了泼妇一般的无理取闹。遇到这样的辩论对手，富冈和三代也只剩下郁闷的份儿。到5日，甚至连次长伊藤和作战部长福留繁也加入了对渡边的辩论。

在联合舰队，渡边是主管后勤、炮术和海军陆战队事务的参谋，并非航空作战专家。眼看自己一个小小中佐架不住一群中将、少将、大佐、中佐的联合攻击，单纯的渡边使出了最后一招。他起身离开会议室，到隔壁一个空房间打通了“大和”号的电话。

重新回到会议室的渡边仿佛一下子挺直了腰杆，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军令部一众大腕儿阐明了山本的坚定立场：“归根结底，我们战略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歼灭美军太平洋舰队，尤其取决于能否歼灭美军的航母舰队。贵部欲通过将某些地区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来做到这一

点，但达成这一目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歼灭美国特混舰队。没有这支部队，军令部主张切断的美澳运输线同样无法维持。我们坚信，发动中途岛作战一定可以诱出敌军航空母舰，并在决战中予以歼灭。另一方面，如果敌人避而不战，我们就可以借机将防御圈毫无阻碍地推进到中途岛至阿留申一线，并从中得到巨大好处。”

眼见富冈和三代还想咂嘴，渡边根本未给他们再次说话的机会。他使出了黑岛大师兄游说珍珠港计划时的绝招：“如果这一计划不被采纳，山本司令官本人很可能因此提出辞去联合舰队司令官职务。”

显而易见，山本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开战以来，日本海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山本的个人声望达到了巅峰，民众普遍认为所有胜利都和他有关。山本的风头甚至直逼首相东条和天皇裕仁。在备受国人敬仰的东乡平八郎之后，还从未有人获得过山本这样的辉煌成就。军令部三大巨头均与山本有密切的私人关系。当年总长永野担任海军大臣时曾力邀山本出任次官，可见其对山本非常器重。次长伊藤跟山本也是老相识，山本担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武官时，伊藤也在那儿，山本对伊藤多有关照，伊藤自认为从山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两人可谓亦师亦友。福留繁和山本渊源更深。山本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时，旗舰还是“长门”号，当时的舰长就是福留，两人属于抬头不见低头见，吃饭拉屎都经常厮跟着的。相反，以富冈为首的一批少壮军官因资历太浅，加上年龄差距较大，倒和山本接触不多，对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敬畏。

在如日中天的山本面前，这些人自认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如果山本因此辞职，自己走到大街上都可能被愤怒的民众活活打死。眼看僵局无法打破，福留只好无可奈何地向伊藤建议：“既然山本司令官有如此大的决心，我们不妨同意他的这一方案，如何？”伊藤默然点头表示同意。之前讨论珍珠港计划时的尴尬一幕回放了——山本

僭取了本不属于他的职责，并以若不如愿就辞职相威胁，军令部也只好屈从了他那客客气气的讹诈。

得知中途岛作战最终获批的消息后，倔强的三代一头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福留晃了半天，他都不肯抬头。

要说这军令部在全部战争期间还真没办过几件正确的事儿，偏偏在反对中途岛作战这点上对了，却又未能坚持到底。丢了面子的军令部总觉得就这样同意实在窝囊，也不能让你联合舰队太舒坦了，有必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他们的表达方式更加蹩脚：要求山本在实施中途岛作战的同时对阿留申群岛发起攻击，而且在此之前必须抽调部分兵力支持针对莫尔兹比港的MO作战。

如此山本虽凭借个人威望一举奠定胜局，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为回报军令部勉强同意中途岛作战的“恩赐”，山本被迫屈服于他们提出的上述两大附带任务。这就相当于在极短时间内，日本海军要在北、中、南太平洋三个截然不同的方向相继或同时展开三项毫无关联的军事行动。抛开5月初展开的MO作战不提，单就同时展开的中途岛和阿留申作战而言，两大军事行动的作战范围南北长2400公里，东西宽3800公里，无疑是个巨大的战场。但傲慢的日本人认为，他们有能力同时发起上述攻势并最终取得胜利。

对阿留申群岛的AL作战本是陆海军低层军官之间一个踢来踢去的粗浅想法，仅作为阻止美军通过该岛链进攻日本北部的一种手段。在军令部的构想中，AL作战可在第二阶段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实施，但最终还是决定阿留申和中途岛作战同时展开。4月5日，永野同意了这一计划，命令生效日为4月16日。

可怜的不只是三代，还有他的顶头上司富冈。他还必须就自己反对和厌恶的作战去违心地争取陆军的同意。4月12日，受永野和福留之托，富冈尽职尽责地到参谋本部拜访了作战部长田中。

虽然富冈竭力掩盖中途岛作战的诸多缺陷，但狡猾的田中还是立即意识到，这一作战将大幅度扩展日军的防御圈，并给陆军带来更大压力。田中敏感地意识到攻取中途岛仅是联合舰队的第一步行动，他们的最终目标依然是珍珠港。田中宣称，“入侵夏威夷将葬送整个帝国之前的所有努力”，并严词声明“陆军拒绝派兵支援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的军事行动”。

会谈最终不欢而散。4月16日，永野将报告直接呈送给裕仁，当然也礼节性地抄送给了杉山元。杉山对此表示沉默，他在等待一个更加有利的反对机会。此时，一个美国人的横空出世进一步巩固了山本的政治胜利。

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日本举国震惊。这一耻辱让山本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心目中的“神”——天皇的安全竟然受到了威胁，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通过中途岛作战诱出并歼灭美军的几艘航母，将警戒线大大向东推移。18日之后，击溃美军航母舰队被提到与保证天皇安全同等“战略”高度。随后军令部发给参谋本部的建议书中的口气异常强硬：对中途岛作战，军令部总长业已同意。如果陆军不予配合，海军将独自发起作战！

现在就连之前反对中途岛作战叫得最响的人，也不否认来自东方的威胁纵使不比澳洲更大，至少也是最紧迫和最直接的。没能保证首都安全使两总部和联合舰队一样丢尽了脸。其结果是，在联合舰队提出以6月初为进攻中途岛最后期限以及方案中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上，所有反对意见瞬间烟消云散。原坚决拒绝参加作战的陆军，在东京遭袭后一反常态。遭袭第二天，4月19日，田中就以私人身份告诉富冈，他正重新考虑之前对中途岛作战的反对意见。到20日，田中不但主动表示同意这一作战，还代表陆军明确表态将积极派兵配合海军实施这一作战计划。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东京迅速对中途岛作战达成了共识。

山本将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首席参谋。就在黑岛制订计划期间的4月13日，海军省人事局长中原义正向山本提出，黑岛担任首席参谋已逾两年，可以调动，另有重用。此举被山本严词拒绝：“我手下尽管有很多优秀参谋，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大都一般，敢于反对我的意见并提出奇思妙想的唯黑岛一人。只要我还在联合舰队一天，调走黑岛的建议一概免谈。”

4月22日，结束印度洋作战追击哈尔西舰队未果的机动部队返回柱岛。舰队核心南云、草鹿、源田等人很快登上了“大和”号。在旗舰作战室里，众人首次听到了所谓的中途岛作战计划。总体来说，这些长年征战海上的人对该计划表示赞成，代表人物就是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山口一直想找机会与美军大干一场，将美军舰队彻底清除出太平洋，他用“欣快之至”来形容自己的兴奋心情。一直力主东进的渊田恨不能把脚都举起来表示赞成。源田的意见稍有保留，在赞同计划的同时提出“实施登陆作战占领中途岛并不重要”，关键是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进行决战并歼灭之。

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没几句反对声音绝对是不正常的。作为实施该作战的第一责任人，南云自始至终未吭一声，源田注意到司令官的态度“并不十分明确”。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参谋长草鹿。他认为几个月的征战下来，机动部队飞行员早已精疲力竭，舰只和飞机需要维修维护，战损人员也需要进行必要补充，以保持第一航空舰队始终处于最佳作战状态。草鹿建议将部分精英飞行员调到岸上的空军基地去，为持久作战培养更多的飞行员。对中途岛作战是否明智，草鹿表示质疑，理由和军令部大致相同。另一位反对者来自“飞龙”号舰长加来止男，两人的反对注定无效。

不过南云等人很快明白，让他们大老远回来并非讨论作战是否可行，而是告诉他们该如何执行这一作战，也就是仅带上耳朵就够了。正如草鹿后来所言：“事实上这一计划联合舰队司令部早已确定，我

们只能全盘接受。”他在日记中坦率地说：“由于第一阶段作战轻易取胜，我们瞧不起美国人的力量，感到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说我们普遍认为，即使他们会出来跟我们打，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南云认可草鹿的说法。尽管两人不太高兴，但一致认为麾下的那支无敌舰队绝对能胜利完成山本赋予的任何任务。

此时日本陆海军中，“胜利病”的蔓延已成肆虐之势。因南方作战已接近尾声，4月28日，联合舰队在“大和”号上召开了为期两天的总结会议。会议开成了表功会，与会人员个个眉飞色舞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在各自战场的辉煌事迹。三和对此讥诮说：“研究至今仍是场场胜利的战争，这样的会议的确令人愉快，可最终并没开出多大结果来，因为大家都是大智大勇者。”山本对这种普遍自吹自擂的乐观气氛大为恼火。29日18时，他在会议结束时做了简短发言：“如果不根据长远计划进行更多准备并在作战中付出更大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很难取得的。陶醉于过去的一系列胜利并认为今后我们一定也会战无不胜，这种思想就像疾病缠身，是非常有害的。”

反对中途岛作战的绝非仅草鹿和加来两人。5月1日，追击哈尔西未果的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登上了“大和”号，准备参加包括中途岛在内的第二阶段作战的一系列图上军演。近藤立即对中途岛作战提出了质疑。近藤指出，因美军航母受创甚微，中途岛有为数众多的陆基飞机，从距离最近的威克岛上起飞的战机也无法对作战提供有效支援，目前还是集中力量切断美澳交通线为妥。看来之前担任军令部次长的近藤与老东家的意见基本一致。

费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来的计划，山本自然不会因近藤、草鹿等少数人反对就束之高阁。山本指出，只要能够做到出其不意，联合舰队一定能在中途岛取得新的胜利。近藤随即提出了下一个难题：即使中途岛能够拿下，如何保障其后续补给？坐在一旁的宇垣给出了一个

蹩脚的回答：“如果后勤真的无法保障，完全可以在摧毁尚存的一切后撤出。”这话跟赌气简直没什么区别。

回到旗舰“爱宕”号后，近藤将之前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参谋长白石万隆和首席参谋柳泽藏之助。柳泽对此深表忧虑，提出准备时间太过仓促，最低限度也要将登陆部队集结点由塞班改到特鲁克，以防过早被美军发现。后来在联合舰队传达作战计划的专题会议上，第二舰队参会代表提出了上述建议，同样无果。

机动部队的智囊源田持柳泽同样的观点，认为将机动部队先集结到一个地方——就像当初出征珍珠港的舰队在单冠湾集结一样，比如到马绍尔群岛停留一段时间，等美军注意力转移后再从那里出发。这样就可以避免美军过早地察觉到日军的战略意图。源田的建议同样无效。山本容不得任何批评与相悖的言论，拒绝对原定计划做出任何细微改动。

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有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该计划等于将战略重点从他负责的南太平洋转向中太平洋，必将影响其MO（当时尚未展开）、FS作战的兵力使用。在制订中途岛作战方案时，联合舰队特意派出军需参谋到特鲁克，和井上商议占领中途岛之后如何由第四舰队负责向该岛运送补给。井上认为日本国力有限，占领中途岛等于将防御圈一下子前推了数千公里。井上直截了当地告诉山本的钦差大臣，不相信自己的“垃圾舰队”有能力承担如此艰巨的运送任务。据说当时这位参谋拂袖而去，愤然宣称既然不能依靠第四舰队，就把任务交给塚原二四三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完成。这无疑又是一个赌气的说法，中途岛的大量补给靠基地航空部队能完成吗？

和近藤、草鹿和井上相反，第五舰队司令官细萱戊子郎对该项作战完全赞同。开战以来，除了柱岛稳如磐石的7艘战列舰，负责北方警戒的第五舰队一直未捞到什么仗打。如果将战略重点放在南太平洋，

人家打仗，他细萱蹦起来都看不到，在中太平洋至少离自己还近点。后来军令部附加的阿留申作战更令细萱喜出望外。殊不知正是这一画蛇添足的举动成为机动部队惨败中途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细萱相反，在东南亚作战的第十一航空舰队对此甚感失望。由于3月底南云机动部队远征锡兰，塚原满以为接下来的大仗将在印度洋进行，提前将司令部从中国台湾前出至泰国曼谷。现在攻击方向一下子改在了中太平洋，他的陆基飞机注定是无法直接参战的。

不管反对还是赞成，反正到4月底，黑岛已把山本的想法演变成了一个无比复杂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求动用日本海军约200艘舰只，分多支部队在从阿留申群岛到中途岛广阔的海域协同作战。表面上看，作战目标是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建成北起基斯卡岛，中间经中途岛和威克岛，向南延伸至莫尔兹比港这样一个防御圈，从上述岛屿起飞的飞机可以发现任何企图突入帝国内线的美军舰队。事实上，对山本来说，占领中途岛是次要的，该岛只是他用来将美军残余舰队诱出并一举歼灭的诱饵而已。

中途岛登陆日确定为1942年6月6日。山本认为，如此可以为南云和近藤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这天是未来一个多月里利用满月实施登陆的最后机会。黑岛设计的参战部队大小共有10支之多。

第一支为潜艇警戒部队。按照计划，登陆作战前5天即6月1日，第六舰队司令官小松辉久——因清水光美在美军空袭马绍尔群岛的战斗中负伤，其职务由皇族的小松取代，他自称是山本的铁杆粉丝——派出先遣部队在中途岛和珍珠港之间设置2条潜艇警戒线，侦察美军主力舰队的动向并伺机发起攻击。第三潜艇战队的5艘潜艇部署在北纬19度30分至23度30分、西经167度一线。第五潜艇战队的7艘潜艇部署在北纬29度30分、西经164度30分至北纬26度10分、西经167度一线。第十

三潜艇分队的3艘潜艇作为补给部队，负责在弗伦奇-弗里盖特沙洲为执行“K号行动”的大型水上飞机补充燃料。

第二支是细萱北方主力部队，包括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3艘、辅助巡洋舰2艘、驱逐舰9艘，“衣笠丸”号运输船上搭载着穗积松年率领的北海支队1200人，“白山丸”号运输船上是由向井一二三指挥的舞鹤镇守府第三特别陆战队550人，“球磨川丸”号运输船上装载的大量建筑材料和700名劳工。穗积和向井分别负责攻占阿图岛和基斯卡岛。

第三支是为细萱提供支援的第二机动部队，以角田觉治的第四航空战队为核心组建，包括轻型航母2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该部将于6月3日对荷兰港发起攻击，随后空袭阿图岛、基斯卡岛，为登陆部队扫清障碍。

第四支就是大名鼎鼎的南云机动部队——也被称作第一机动部队。该部将于6月3日对中途岛发起空袭，清除攻击范围内所有盟军舰艇及航空部队，摧毁中途岛岸防设施，为登陆部队扫清障碍，并寻机歼灭前来增援的美军航母力量。

按计划参加偷袭珍珠港的6艘主力航母将悉数出征，但随后“翔鹤”号在珊瑚海重伤而归，“瑞鹤”号的航空队损失惨重，南云只好以其余4艘航母投入作战。航母的护航舰只包括2艘快速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

第五支称作中途岛登陆部队。12艘运输船和3艘快速运输舰组成的登陆船队由田中赖三指挥，护航舰只为1艘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田中运输船队将在6月5日与从本土出发的近藤部队会合。此外，从关岛出发的栗田健男的4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将为田中提供近距离掩护。

第六支为藤田类太郎的水上飞机母舰部队，由2艘水上飞机母舰、1艘驱逐舰和1艘巡逻艇组成。他们将于机动部队发起攻击的第二天攻占中途岛西北方向110公里处的库雷岛，随后进驻的24架战斗机和8架侦察机将近距离支援田中部队的登陆作战。

由近藤指挥的第七支部队——中途岛攻略主力部队将保证运输船队的绝对安全。舰队包括2艘快速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1艘轻型航母。近藤将在中途岛西南稍偏南处掩护登陆船队的侧翼，并随时迎击从珍珠港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

第八支为阿留申警戒部队，由第一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指挥，下辖4艘老式战列舰，为其担任护航的是2艘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

好戏在后头——最后出场的才是山本亲自领军的主力舰队，核心为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及“长门”号、“陆奥”号，护航舰只包括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1艘轻型航母将为主力舰队提供空中掩护，此外还有2艘携带袖珍潜艇的水上飞机母舰。

参战第十支部队为塚原第十一航空舰队的陆基航空兵，以南洋诸岛为基地的214架飞机——战斗机108架、鱼雷机72架、轰炸机10架、水上飞机24架——将为战役提供必要的侦察和空中掩护。

从上述阵容可以看出，除小泽治三郎、高桥伊望、井上成美、原忠一等人之外，日本海军当红明星几乎倾巢而出——这是一出由山本监制、编剧、导演并亲自领衔主演，近藤、南云等9位中将，草鹿、山口等22位少将组成的超豪华阵容联袂出演的一场大戏。寄希望一战定乾坤的山本为中途岛赌局押上了联合舰队的几乎所有力量。整个计划组织严密，规模宏大，行动油料消耗相当于日本海军和平时期一年的耗油量。甚至有人说，日军参战舰艇的甲板面积加起来比中途岛面积还大。

让人颇为费解的是，尽管山本以史无前例的航母力量出色策划了珍珠港偷袭，但在中途岛，他却将航母当成为“主力”战列舰扫清障碍的工具，对珊瑚海之战的观感仅仅强化了其对航母易损性的成见而已。山本的做法与尼米兹恰恰相反，后者千方百计阻止金上将将战列舰投入中途岛作战之中。

情报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在夏威夷的间谍网遭到彻底破坏，那个吉川猛夫花重金安排的德国间谍奥托·库恩早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分局投到监狱里去了。夏威夷实施了严格的新闻管制，从公开渠道根本无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作为一种补充办法，日军决定采用此前曾成功使用过的一种策略——利用川西二式水上飞机对珍珠港实施侦察。这种体形硕大的水上飞机由著名设计师菊原静男设计，长37.9米，重24.5吨，续航能力达到了惊人的7153公里，可连续飞行24小时。即使拥有如此杰出的续航能力，这种飞机仍不足以在马绍尔群岛和夏威夷之间做不间断的往返飞行。但如果在中途接受一次补给，该机就完全具备了执行侦察任务后重返基地的能力。

之前在3月4日，日军曾成功实施了一次所谓的“K号作战”。当时2架川西二式水上飞机由沃特杰环礁起飞，在夏威夷西北920公里的弗伦奇-弗里盖特沙洲降落，由等候在那里的潜艇加油后飞往瓦胡岛，对珍珠港实施了夜间侦察。为进一步制造恐怖气氛，当时2架飞机还胡乱投下了几颗炸弹，之后成功返回基地。

鉴于第一次“K号作战”大获成功，联合舰队决定在中途岛作战中列入一项侦察活动。由塚原基地航空部队派出2架川西二式水上飞机到沃特杰环礁，在5月30日和6月3日之间对珍珠港进行侦察。宫崎武春第十三潜艇分队的“伊-121”号、“伊-122”号、“伊-123”号潜艇负责在弗伦奇-弗里盖特沙洲为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加油。如此，第

二次“K号行动”就与2条潜艇警戒线形成了及时探知美军舰队动向的双保险。

5月1日至4日，联合舰队在“大和”号进行了第二阶段作战的兵棋推演。作为一种古老有效的辅助手段，推演推崇诚实守信、修正错误和制订应急预案。日本海军1942年暮春初夏的全部作战将分4个阶段进行，中途岛作战仅仅是一系列行动的起点。

第一阶段：联合舰队主力进攻中途岛，另一支部队将攻占阿留申群岛西部。此即山本力主的MI作战和军令部搭车的AL作战。

第二阶段：攻占中途岛、阿留申群岛西部岛屿之后，山本主力舰队返回本土，其余各部在特鲁克集结，7月初攻占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切断美澳交通线，此即军令部力主的FS作战。

第三阶段：南云机动部队对悉尼等澳大利亚东南部战略要地实施一系列空袭，使澳洲大陆完全失去盟军反攻基地的作用。

第四阶段：完成上述作战的各部在特鲁克重新集结，补充给养。8月初，联合舰队将以全部兵力攻打约翰斯顿岛和珍珠港。

美军指挥官的扮演者是战列舰“日向”号舰长、有“海军怪才”之称的松田千秋。与珍珠港推演美军指挥官的扮演者小川贯玺类似，曾长期担任驻美使馆海军武官的松田同样是著名的“美国通”。因对中途岛作战几乎倾注了所有热情，宇垣亲自出马担任推演日军指挥官。

接下来的镜头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推演裁判长由宇垣同时出任，这就等于宇垣同时以裁判和队员的身份出现，这球还怎么踢？随后的进程表明，本次推演简直就是一出闹剧。山本根本不希望把推演搞得跟真的一样，仅是走个过场而已。

虽然场面颇为滑稽，但该走的程序还要走完。都是征战海上多年的“老司机”，参演人员很快发现，联合舰队的精英在制订计划时严重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而且一旦场面出现重大障碍，宇垣总是任意将其颠倒为对日方有利的条件。

当时松田一方递交了一份行动计划，非常接近后来实战中美军采用的战术。计划提到，在入侵中途岛过程中，美军航空母舰出现得比预期要早，攻击了南云部队侧翼，日本3艘航母遭到重创，入侵中途岛面临巨大困难。宇垣对此提出异议，断言美国人绝不可能那么聪明，将上述结论全部推翻。虽然情绪激动的松田要求变更结果，但战术依然按山本的意愿重新编排，美军必须在日本人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出现。

接着出现了第二个插曲。当南云舰队出动舰载机前往空袭中途岛时，航母遭到了美军陆基战机的轰炸。裁判之一的第四航空战队航空参谋奥宫正武按规则以投骰子方式推断轰炸结果，判定日军航母中弹9次，“赤城”号和“加贺”号双双沉没。

这下所有人都傻眼了。连南云都可能“牺牲”了，接下来仗还怎么打？宇垣自有高招，宣布奥宫的裁决纯属“黑哨”，判定无效，同时坚持美机只有3弹命中，仅“加贺”号被击沉，“赤城”号安然无恙。最终结果登陆行动虽推迟一周，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宇垣更改结果的理由非常充分。现在参演的都是水平很高的自己人，美国人哪有那么高水平？判中3弹已经是高看他们了，届时敌人敢不敢出来还说不定呢！大家谁也不想，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免得宇垣大发雷霆并惹恼他背后的山本长官，反正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更加令人可笑的是，在进行FS作战的推演时，已被宇垣判处“沉没”的“加贺”号竟从海底下钻了出来，大摇大摆地参加了攻击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行动。如此儿戏的推演已完全失去了意义。对比之

前谨慎的珍珠港推演，本次和小孩子摆积木毫无二致。对宇垣简单粗暴的裁决方式，大家也只能视而不见。后来渊田在《中途岛战记》中感慨地说：“这样判定作战结果，就连脸皮最厚的飞行员见了，也会惊得目瞪口呆。”

推演自始至终贯穿这样一种思想，“美军闻风丧胆，我大日本帝国海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后来日本历史学家将本次空前绝后的推演命名为“宇垣推演”。

其间，宇垣和黑岛突然向南云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机动部队的战斗机全部出动为攻击机护航时，如何应对美军可能发起的反击？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源田，而不是舰队司令官南云和参谋长草鹿。对这种不太正常的情形，南云早已习惯了。他对这位航空参谋越来越依赖，几乎将所有事情都放手让他做，自己只等着收获荣誉。一些人甚至公开戏称机动部队为“源田舰队”。

对此，源田很不自在，甚至觉得后怕。南云具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但从不提出尖锐问题或怀疑意见，这样源田就没机会对自己的想法进行琢磨、澄清。更重要的是，南云的态度表明他根本没有认真思考，只是盲目地相信源田的工作。一次，源田私下里告诉渊田：“不论什么时候，对我起草的计划，他几乎总是不假思索地予以批准。对我来说这样似乎很省事，但实际不然。相反，上头对我的计划不加审核地采纳然后作为正式命令下达，会使我感到惴惴不安。虽然我有足够的自信，但绝对不敢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每当想到笔下的东西很可能关系帝国的前途和命运，我几乎害怕得浑身发抖。如果在山口少将或大西少将手下工作，他们一定会从各个角度推敲我制订的计划，然后把计划连同他们的意见和评论退还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更有把握、更无拘束地提出也可能是极端的一些想法。”

的确如此！尽管“南云忠一”已成为无数盟军海军将领刻骨铭心的痛，但与对手弗莱彻、斯普鲁恩斯等人不同，南云对送到手中的强大武器缺乏热情，对航空作战的详细过程毫无兴趣。从珍珠港到中途岛，南云日益显露出茫然失措之态。指挥一支自己并未掌握技术细节的部队，而这支部队的成败又事关国家的命运，千钧重担压得南云几乎透不过气来。所幸源田实包揽了航空作战的大部分谋划，渊田则近乎完美地执行了这些计划。整天嘻嘻哈哈的草鹿虽担任过“凤翔”号、“赤城”号的舰长，但作为禅宗佛教徒的他，明显缺乏决断能力，更多是在扮演一个和稀泥的角色。在中途岛，一动一静的黄金搭档“两田”相继病倒，促成了南云在指挥上的优柔寡断并最终酿成惨败。

听到宇垣和黑岛的问话，注意到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脑子暂时短路的源田出口就是一句“铠袖一触”！源田说的是日本的一句古诗，通俗讲就是：“我们就把他们全部干掉！”至于如何才能把对方干掉，源田并未说下去。这就像有人问老酒如何才能取得好成绩，老酒回答“考100分就行”一样。对源田答非所问的回答，不但没人继续追问，竟然还有人随声附和。三和站起身大声宣布，由于我舰队防卫力量“牢不可破”，这显然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对属下毫无道理的狂妄，山本竟然并不生气。他告诉南云和草鹿，至少要保留一半攻击力量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一至关重要的命令仅以非正式的方式口头传达，并未写入作战计划。

源田从推演中看出了参战部队过于分散的弊端。在随后的讲评会上，他提出：“作战计划的重点应该是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为此用于进攻阿留申群岛的部队也应部署在中途岛方向，其他所有可以使用的兵力都应该用于这个方向。”

对此，黑岛是一副漫不经心的姿态，“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能眼看着首都受到袭扰，机动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支援攻占中途岛”。黑岛

的话辨明中途岛才是南云第一机动部队的首选目标，歼灭美国舰队是放羊拾柴火，捎带的。

包括近藤、南云在内的大部分军官极力主张推迟作战，以便有更多时间准备。对此，宇垣回答“办不到”，除非推迟一个月，否则意味着登陆夜间没有足够的月光。

尽管承担的任务极其重要，但第六舰队司令官小松并未出现在推演现场，仅派参谋参加了会议。大家对皇族成员缺席会议不敢多说。

作为皇族成员，小松觉悟就是比一般人高，他要做走在时间前边的人。小松狂妄地认为，中途岛战役日军已经打赢了，他已着手制订下一步攻打巴拿马运河和加利福尼亚的作战计划，参加推演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后来恰是第六舰队承担的任务出了大问题。

作战计划中并未正式提到潜艇部队的任务，联合舰队潜艇参谋有马高泰本打算列入，但小松说毫无必要，他知道该怎么做。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信意味着潜艇部队完全在没有作战计划的前提下开展行动。此外，参战潜艇远达不到实战要求，第五潜艇战队的老旧潜艇没一艘可下潜到60米以下。军令部潜艇参谋井浦祥二郎曾向福留繁提出，那些潜艇不可能按规定时间进入指定阵位，即使能够抵达也无法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无法执行巡逻和警戒任务。他的建议无人理睬。

井浦的判断完全正确。因大修时间过长，第五战队的潜艇延误了从夸贾林出发的时间，5月26日至30日才陆续起程。由于美军加强了空中巡逻，执行任务的潜艇夜间才敢浮出水面快速航行，白天只能在水下潜航。结果计划6月1日进入阵位的潜艇一直到3日才勉强到位，人家美军舰队早已通过了警戒海域。

还有一个更糟的情况，潜艇警戒线没及时建立的情况小松是清楚的。但碍于面子，他并未向自己的偶像山本汇报。结果山本根本不知道精心布置的警戒线没能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涉及皇族成员，这些糗事儿一直到战后才被披露，大家还不敢公开谈论。

推演于5月4日正式结束，结果是作战计划全盘通过，连细节都未做任何改动。如此，南云要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前提下匆忙奔赴战场。将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必须独自面对。但南云自始至终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似乎所有事情都与他无关。

对承担的任务，南云和草鹿都极度不爽。脏活累活都由他们干，但被冠以“主力”头衔的依然是他们一贯看不起的“柱岛舰队”。按照计划，山本和高须的战列舰距他们很远，一旦战局出现不利变化，它们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战场。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

得知计划的内容，一贯脾气极好，被人称作“菩萨”的“赤城”号鱼雷机分队长村田重治怒骂道：“什么鬼行动，简直是胡闹！‘大和’号跟在我们后面500公里，那些巨炮在我们航母部队屁股后头能他妈的顶什么用！”不过村田还是相信，机动部队将毫无争议地赢得胜利，最大问题在“敌人到底敢不敢出来”。

渊田同样愤愤不平：“要是他娘的战列舰在我们前面，那些大炮大概还能派上用场。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不禁要问，那些人究竟想不想打仗！”

5月5日，当珊瑚海海战渐入佳境时，日本城乡挤满了游行的人群。民众打着色彩鲜艳的鲤鱼旗和纸风筝，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庆祝“男孩节”。大本营海军部特意选择这一良辰吉日，正式向联合舰队司令部颁布了“大海令”第十八号。

奉敕命联合舰队：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与陆军协同，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各重要地区。

二、有关细目，待军令部总长另行下达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昭和十七年五月五日

同日，大本营陆军部颁布军令：以第七师团第二十八联队为基干组成一木支队参加中途岛作战，以独立步兵第三〇一大队为基干组成北海支队参与对阿图岛的作战。

也许预示着未来战事的命运多舛，就在命令颁布同一天，推演中“美军指挥官”扮演者松田担任舰长的“日向”号在伊予滩训练时发生事故。第五号炮塔突然爆炸，导致50人死亡、20多人受伤。经紧急抢修，“日向”号仍参加了随后的行动。

随后南太平洋爆发了著名的珊瑚海海战，日军宣称美军航母“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被双双击沉。“胜利”让本来对中途岛作战心存疑虑的人彻底放下了心。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老鸟”被称作“嫡生”，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则被认为是“小老婆的儿子”。连他们都能打得美国人满地找牙，这次由大老婆的儿子亲自出马，美国人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形势对他们绝望的。

原忠一有关“双鹤”损失的总结表明，美军“劣等”飞行员对日军航母造成的损坏远比预想中严重。伤亡名单显示战斗异常惨烈，大名鼎鼎的高桥赫一不幸战亡。因珊瑚海出现意外损失，5月8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对作战计划做了修订。“双鹤”不再参加中途岛作战。珊瑚海战沉的“祥凤”号原拟配属近藤部队，只好由其姊妹舰“瑞凤”号代替。对此，南云无可奈何，他的进攻力量一下子减少了1/3。即使

如此，日本人对未来的作战依然乐观。连草鹿也认为机动部队一定能在中途岛取得新的胜利。

有关MI和AL的作战时间表也在同一天公布。即将展开的大战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登陆作战”。

6月3日，南云第一机动部队和角田第二机动部队同时对中途岛和荷兰港发起空袭，摧毁敌军航空力量，为后期登陆铺平道路。

6月5日，藤田部队在库雷岛建起水上飞机基地，同日细萱部队将在埃达克岛和基斯卡岛登陆。登陆埃达克岛的部队在破坏岛上设施后撤离，于6月11日攻占阿图岛。

6月6日黎明之前，5800名陆海军官兵冲上中途岛，歼灭美军守岛部队并加以占领。特别先遣部队当天恢复机场使用，航母运送36架零战的首批飞机和威克岛的9架一式陆攻机立即上岛，另外还将部署6架水上飞机。

占领中途岛之后，第二阶段“舰队决战”全面展开。庞大的油轮队伍将支持众多舰艇在作战海域游弋一周左右。各路舰队重新集结，全力迎战此时刚从珍珠港赶来的美军主力舰队。参加决战的5支部队布局如下：

一、山本主力舰队的3艘战列舰将在中途岛西北1100公里处占位。

二、南云第一机动部队在主力舰队东方550公里处严阵以待。

三、高须的4艘战列舰将从阿留申群岛快速南下，在主力舰队以北1100公里处机动。

四、角田第二机动部队（得到近藤“瑞凤”号的加强）将在南云北面1100公里处占位。

五、近藤部队余部将滞留在中途岛海域充当诱饵。

美太平洋舰队如倾巢而出救援中途岛，则角田迅速南下与南云会合，同时高须亦南下同山本会师。在美军被日军潜艇和航母舰载机大大削弱之后，山本主力战列舰的无敌巨炮将毫无争议地将美军残存舰只统统变成海底的一堆堆废铜烂铁。

在美军舰队遭到不可避免的覆灭之后，大功告成的山本主力舰队将返回柱岛基地继续“柱岛”，策划下半年对珍珠港的攻击行动。6月15日至20日，近藤与南云机动部队的5艘航母（含“瑞鹤”号）将在特鲁克集结，预定在7月护送新组建的第十七军登陆斐济和萨摩亚。井上第四舰队和第十七军一部还将夺取新喀里多尼亚和莫尔兹比港。中途岛由细萱第五舰队据守。为挫败美军可能发起的反击，“龙骧”号、“隼鹰”号、“瑞凤”号及稍后修复的“翔鹤”号及全部4艘“金刚级”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及一众驱逐舰都将划归细萱指挥。

上述命令在5月12日签发，要求各参战单位按计划向出发地集结。但最终命令一直到20日还未完成传达。分发新密码同样遇到困难，等这项工作27日完成时，美国人已将日军的意图全弄清楚了。

实际日军战役前后特意减少了往来电报数量。许多日本军官认为，美国人绝不可能仅凭一条渠道就能对日方作战计划了解得那么清楚。战后当了哲学家的黑岛临死之前还认为，“除了密码被破译之外，日军作战计划一定在其他地方出了差错”，他肯定“美国人事先搞到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佐尔格丑闻使包括黑岛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国内间谍四伏，“是他们把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全部透露给了美国人”。当时美国与重庆关系密切，会不会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一直在为美国人提供情报呢？

看问题相对客观的三和就没想那么多。在他看来，美国人“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能猜到我们的意图”。此言不虚，老酒虽然只是个

没证的预备役中尉，粗略分析形势也能猜出个八八九九，至少五五六六。

不仅“双鹤”无法参战，南云的3艘主力航母同样状态堪忧，只有被称作“老姑娘”的“加贺”号状态良好，可供飞机做起降训练。由于在参加南方作战时意外触礁，未能远征印度洋的“加贺”号因此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其余3舰开战以来征战不休，急需维护和补充人员，它们返回后立即进入了吴港干船坞。推演刚结束，南云就登上了临时旗舰“加贺”号，直到5月中旬“赤城”号返回濑户内海。

珍珠港作战，日军的准备非常充分，训练中使用了珍珠港的模型，飞行员对瓦胡岛地形非常熟悉。中途岛战役之前，可供训练的时间很短。航母及舰载机的检修导致训练几乎无法进行。源田认为时间太紧，“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训练飞行员，结果训练远不及珍珠港作战时那样充分”。“加贺”号从清晨到黄昏都忙于飞机起降训练，俯冲轰炸训练每天最多能进行一次，水平轰炸仅局限在单机层面，战斗机同样是单机练习，夜间训练几乎没有。新补充的飞行员缺乏经验，刚刚达到能在白天起降的水平，连那些“老鸟”技术也荒疏了。鱼雷攻击是日军的拿手好戏，这方面的训练最糟。在与第八战队的一次演习中，重巡洋舰故意放慢速度，只转了45度弯，但“飞行员成绩仍然很糟”。南云说，“水深仅40~50米，但仍有1/3鱼雷未命中目标”。

战损导致航母战斗力大大下降。在珍珠港行动中，“赤城”号有66架飞机，现在只剩54架，“加贺”号从75架减少为63架，“苍龙”号和“飞龙”号从63架减少到54架。按规定，每个分队至少要有3架备用飞机，实际1架都没有。机动部队战斗力总体下降了16%。

这还是“嫡长子”一线部队。小老婆的儿子“双鹤”无法参战，那些“私生子”的状况就更不用提了。“隼鹰”号本可携带54架飞机，实际只带了33架。“龙骧”号和“瑞凤”号标准配置是48架、30

架，实际只有33架和24架。最可怜的“凤翔”号只带了8架老式双翼飞机。战争才开始刚刚半年，日本极度缺血的航空工业已远远无法满足全面战争的需要。

但没人怀疑胜利仍将属于自己。大家最担心的不是能否打赢，而是美国人龟缩在珍珠港不敢出来，让自己赢得不够彻底、不够漂亮。5月13日，《日本时报与广告报》的一篇社论乐观地指出：“大东亚战争开始以来，美国海军的这些失败几乎排除了日美在太平洋上再次进行大海战的可能性。美国海军主力舰队正躺在太平洋底，他们有无能力再派舰队到太平洋上是大可怀疑的。”

珍珠港作战日军取胜的关键在于保密工作几乎无懈可击。中途岛战役之前，狂躁的“胜利病”已使日军上上下下失去了应有的警惕。作战计划抄件被广泛散发，甚至发到了非参战部队。军官在酒楼茶肆公开谈论，日本海军正准备实施一次大规模行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吴港的军舰大摇大摆自由进出，完全没了偷袭珍珠港前的伪装与矜持。渊田熟悉的一名军官去剃头，理发师竟告诉他“马上要打大仗了”，把这名军官惊得目瞪口呆。藤田部队出发前毫不顾忌地通知说：“6月中旬之后，凡寄交本队的邮件收件地址一律写成中途岛。”向即将开赴阿留申战场的“隼鹰”号、“龙骧”号运送物资的驳船频繁来往于基地和航母之间，上边装着大量防寒物资。现在即将进入夏季，瞎子都能看出本次作战范围肯定包括阿留申群岛等高寒区域。当时吴镇守府司令官丰田副武在著作《最后的帝国海军》中说，他办公室来了一名油轮管理人员，竟能详细说出日军各舰队的出发日期、舰队规模。在中国的陆军部队都知道海军倾巢而出攻打中途岛的行动。

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在战后讲到失密问题时，举过一个例子。中途岛战役之前，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军需股票动态极不正常。贺屋为此提出了疑问：“大本营有没有人在出卖机密？”

前第六舰队司令官清水此时已经康复，临时在军令部赋闲，等候安排。他“大约每隔一天”就要到其挚友伊藤次长办公室小坐。后来清水回忆说：“中途岛战役开始前我就担心，在军令部和其他地方，人们到处都在公开谈论这一战役，这与珍珠港作战前的情形差别太大，令我担忧。”

5月17日傍晚，在珊瑚海遭遇重创的“翔鹤”号艰难驶入吴港。山本、宇垣等一众要员立即登舰视察。“翔鹤”号的累累伤痕并未使他们对未来的战事感到担心。宇垣在日记中说：“悼念了近百名阵亡人员，其中40名是机组人员。”三和同样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很好的作战经验。高桥少佐及40人的阵亡可谓重大牺牲。但可以告慰他们的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击沉敌2艘航母的辉煌战果。”

没人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按照日军原来的设想，珊瑚海海战美军航母舰队是要在日军攻克莫尔兹比港之后才姗姗到来的。实际上，美国人太不听话，提前一周就赶过来了。更没有人去进一步想，到中途岛时可恶的美国人还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听话。也没人去详细计算，“祥凤”号被命中的7条鱼雷和13颗炸弹足以击沉2艘以上的重型航空母舰。

“翔鹤”号驶入基地时离出征还有整整10天，“瑞鹤”号21日回来时还有6天。以日军当时的技术实力，彻底修复“翔鹤”号至少需要1个月。“瑞鹤”号虽完好无损，但航空队损失惨重——机组成员损失超过40%，“翔鹤”号为30%。需要时日才能重新组织起训练有素的飞行分队，国内没有候补舰载机分队。当时“瑞鹤”号尚有24架战斗机、9架轰炸机和6架鱼雷机，舰上可修复的这3种飞机分别是1架、8架和8架。修复航母费工费时，但飞机修复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即短时间内“瑞鹤”号的航空队就能恢复到56架。虽然比正常编制少了7架，但已经和“赤城”号、“飞龙”号的数字相仿。日本航母的组织结构异常僵化，飞行分队和航母是一体的。两者只要任何一方在战斗中受

损，另一方就不得不退出战斗直到重新编成。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当时条件下，飞行员和舰载机肯定可以凑够的。尽管在协调上会稍有欠缺，但日军舰载机相同机种的战术同质化程度很高，完全可以胜任实战。如果稍有点紧迫感，日军完全有能力通过人员的有效组合使“瑞鹤”号参战，或者至少用“双鹤”残余的舰载机将出征4艘航母的编制补齐。

因为确信在珊瑚海击沉了2艘美军航母，日军认为用于中途岛作战的航母对美军仍具有压倒优势，没必要安排“瑞鹤”号仓促出战。傲慢死板的日军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军航母载机量较大，3艘航母的载机量基本与日军4艘航母的载机量不相上下。况且谁都清楚，中途岛美军有为数众多的陆基飞机。

如果将中途岛和珍珠港两次作战相比较，当初金梅尔严重低估了对手的素质，未认真评估其能力就自认为料敌在先。现在同样如此，不过山本坐上了原来金梅尔的位置，压根儿看不起对面的尼米兹。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赤城”号上，信心十足的水兵把许多私人物品都带上了航母，当然少不了大量用于庆祝胜利的啤酒、清酒。头脑清醒者寥寥无几，珍珠港作战时投弹命中“俄克拉何马”号的阿部兵次郎就是其中之一。阿部劝源田取消这次行动，他刚收到一位在中国服役的朋友写来的信，预祝他在中途岛马到成功。阿部仅是海军大尉，他的朋友不可能是高级将领，最多是个佐级军官，如此看来，地球人都知道日军要对中途岛采取行动了。阿部预言美国人很可能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源田说为时已晚，其他舰只业已出动。

5月18日，负责中途岛登陆作战的一木清直登上“大和”号，接受山本的具体指示。19日，“大和”号返回柱岛做出航前的最后准备。

5月20日，搭载陆军一木支队及海军中途岛登陆部队的田中输送船队，分别从横须贺和吴港起航，24日抵达集结地塞班岛。藤田水上飞机母舰部队随田中一起出发并同期抵达。栗田近距离支援部队大概也在同一时间驶抵关岛。细萱北方部队也在这天从濑户内海西部起程，驶往集结地青森县陆奥湾大凑港。

主力舰队一周后才出发，山本觉得时间不能白白浪费。5月21日，山本、高须、近藤、南云4支部队经丰后水道浩浩荡荡驶入公海，进行了为期2天的联合演习。这是联合舰队自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也是日本海军在公海的最后一次演习。

5月23日17时，山本率主力舰队返回柱岛。途中与参加MO作战归来的高木第五战队、五藤第六战队相遇。“大和”号礼貌地发出信号，祝贺它们取得了珊瑚海海战的辉煌胜利。但6艘重巡洋舰均默不作声。三和估计他们这样是“出于意识到自己打得不好的缘故”。

很多出征的战舰仍在维修，“龙骧”号、“隼鹰”号航母，“高雄”号、“摩耶”号重巡洋舰及多艘驱逐舰都在其中，它们必须做好应对寒冷天气的准备。“潮”号、“涟”号、“曙”号等驱逐舰刚从热带的珊瑚海回来，就要马不停蹄地前往北方寒冷的集结地大凑，差点没赶上大队行程，协同作战训练无从谈起。北海支队和横须贺第二海军陆战队只在25日进行了一次登陆演习，实际上所有参战部队都只能依靠以往的经验进行战斗。

5月25日，山本在“大和”号上亲自主持了最后一次图上推演。推演再次暴露出作战计划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美军”主动从瓦胡岛向西出击，然后向北，在随后的战斗中，日军损失航母1艘，受创2艘，“美军”损失航母2艘。推演显示如果美军出现在夏威夷和中途岛连线南部，那里将是日军空中侦察的空白区域。有人提出主力舰队和南云距离过远，一旦出现意外，不可能及时提供支援。山本将球踢给了南

云和草鹿，问他们是否有能力击退可能意外出现的美军舰队，南云再次给出了一个不疼不痒的保证，称“会为这种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但南云随后的话让山本十分愤怒：机动部队无法按计划在5月26日准时出发，航母需要增加一天时间完成补给和其他准备，建议出发日期推迟到27日，第一机动部队对中途岛的首次空袭也将从6月3日推迟到6月4日。对此，山本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但他拒绝改变木已成舟的登陆日——6月6日。中途岛的潮汐和月光不会迁就南云的延误，登陆行动必须如期进行。山本也不愿推迟对阿留申的攻击或对时间表做其他变动。

这样就引发出一个严重问题，田中登陆船队很可能被美军提前发现。经一番测算后，山本决定冒一次险，寄希望于中途岛的美军侦察机在6月3日不会向西搜索足够远的距离，从而无法发现预定在这天下午进至中途岛1100公里内的田中船队。应急预案是没有的，一切只能依靠老天保佑了。

最后一刻的变动使阿留申作战比中途岛早了一天，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假象——阿留申战役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佯动，旨在转移美军的视线。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第一，原计划两大作战是同时打响的。第二，从瓦胡岛、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的相对位置来看，提前一天根本谈不上“佯动”，真佯动至少需要提前5天左右。第三，两大战役的主力——山本和高须两支舰队是在同一天出发的。第四，战后对永野和渡边的审讯中，两人均未提到阿留申和中途岛两大战役之间有战术上的必然联系。第五，1944年南云在塞班岛自杀后，美军在他身边找到了那本《南云报告》，其中丝毫未提及阿留申作战是为了转移美军注意力。

草鹿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发现美国舰队，是先对之发动进攻，还是先攻击中途岛？”如此重要的问题以前竟从未有人提过。

宇垣于是告诉南云，这将由机动部队自主决定，“你们在前方，能比我们更好地估计战场局势”。草鹿拒绝承担这一责任，认为只有司令部才能做出适当决定。事实上，他们承担的两大任务互相矛盾。登陆作战是大军出动，不但为了火力掩护，即使在心理上对对手也是一种威慑，必须向对手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舰队决战需要尽可能隐匿行踪，力争做到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兵方式如何统一？

草鹿再次提出，“赤城”号桅杆很短——这是所有航母的通病，为了避免妨碍飞机的起降作业——很可能无法截听美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大和”号不单桅杆很高，还装备有最新式的通信设备。草鹿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大和”号单独行动，不再保持无线电静默，将截听到的敌方通信转发给南云及其他部队；二是“大和”号同第一机动部队一齐行动，由山本直接指挥航母舰队。

宇垣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反正不能进行无线电联络，行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突袭。山本司令官亲自出征只是象征性地鼓舞士气，怎么可能冲锋在前呢？事实上，解决办法很简单，山本只要待在基地不出海就行了。但同样办不到，因为“长官亲自出征可以鼓舞广大官兵的士气”，如此精彩大戏除了山本，还有谁能领衔主演呢？联合舰队已经到了作战时必须兼顾政治表演的地步了。

尽管白天的事情让大家极度不爽，但晚上的“大和”号上是另一番景象。山本在旗舰设下豪宴，盛情款待即将出征的参战将佐，出席的高级军官达数百人。宴会尚未开始就出了意外，侍从长近江兵治郎发现厨师犯了错误，他们煎的鱼没有放盐，只放了大酱，日本俗语“饭里放酱”意思就是“把事情弄糟”。近江把厨子狠狠训了一顿。山本亲手开启了天皇御赐的美酒，与即将出征的军官举杯共饮。几百名将佐觥筹交错，豪气干云，出征会似乎变成了胜利后的庆功会。

据说出征前一晚，山本一生的挚友堀悌吉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在为竣工船舶举行下水仪式时，滑轨上的船突然翻倒。堀为即将出征的山本担心，本想打电话给他，又怕这个不吉利的梦影响山本的心情，最终作罢。

尽管上上下下洋溢着胜利在望的乐观情绪，但山本心中充满了担忧。5月27日，他在写给情人“梅龙”的信中说：“我现在正为了国家的命运来往于战火硝烟之间。本月29日，联合舰队将起锚出征，在海上约需3周。我将亲自指挥全军奋勇作战。说心里话，对这次出征，我并未寄予多大希望。”

在信的末尾，山本写道：“道路之崎岖坎坷，已到极点。再会，多多保重！”

沉默的勇士

1942年5月2日，一向寂寞无人知的小小中途岛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大人物——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海军上将。此时南太平洋风声鹤唳，珊瑚海海战即将打响，关键时刻，尼米兹亲率一众幕僚莅临中途岛，肯定不是前来观赏信天翁表演，而是另有其他重大意图。

就在东京为第二阶段作战方向举棋不定之时，在珍珠港，尼米兹和伙伴们也在时刻关注着日军的动向，试图准确判断敌人的攻击目标，以求智胜。与金梅尔相比，尼米兹无疑是幸运的，近期美军情报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上将得到了罗彻福特、莱顿两位中校的鼎力相助。

4月下旬，在向尼米兹和金提供的有关日军进攻方向的分析报告中，罗彻福特在第四条特别指出，“日军将在中太平洋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并将动用联合舰队的大部分舰只”。4月25日的旧金山会议上，当尼米兹提出将哈尔西的2艘航母悉数派往珊瑚海时，金就提出，此举将导致中太平洋门户洞开，中途岛在遭到日军“重兵袭击”时是否安全。尼米兹当时的回答是“该岛必须得到太平洋舰队的全力支援，才能顶住日军2艘以上航母的攻击”，同时承诺“加强那里的防御”。

对罗彻福特关于日军将在中太平洋大动干戈的判断，尼米兹基本给予认可。但他不相信日军胆敢直接对戒备森严的珍珠港下手。战争已打了近半年，日军显然已没了偷袭的条件。如今的珍珠港已鸟枪换炮，到4月底，夏威夷驻军已超过70000人，预计很快增至115000人。加上驻扎于此的太平洋舰队及遍布五大机场的陆基航空兵，即使不能保证珍珠港的绝对安全，也足以使任何对之起觊觎之心者掂量几分。

作为一个嗜好研究地图的人，最近尼米兹经常抱着双臂在海图前静静站上很长时间，不言不语。通过反复比对太平洋的军事局势及岛屿分布情况，尼米兹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路——日军无论在中太平洋展开任何军事行动，都无法绕开夏威夷的前哨阵地中途岛。即使他们要对珍珠港下手，从战术上也必须率先拔掉中途岛这颗钉子，方可确保对夏威夷的进攻作战无后顾之忧。况且，中途岛作为日军进攻珍珠港的出发基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尼米兹据此判断，如果日军在中太平洋发动攻势，第一目标毫无疑问是中途岛。

鉴于中途岛重要的战略位置及面临的现实威胁，同时也为兑现对金的承诺，就在日军在“大和”号上召开第一阶段总结会的4月29日，尼米兹向华盛顿发出了电报：“关于中途岛防御问题，我认为该岛目前只能抵御中等规模的进攻，对付大规模进攻则必须有舰队支援。我拟于5月2日视察该岛，并充分考虑可行的加强及支援该岛的措施。”

小岛迎来了大司令。迎接上将的是两位级别并不太高的军官，海军陆战队第六守备营营长哈罗德·香农海军陆战队中校和中途岛海军航空站站长西里尔·赛马德海军中校。年过半百还仅是个蹩脚中校，如果没有战争降临，这老哥儿俩估计就这样熬退休了。两人陪同司令官一起弯腰走进炮兵掩体和地下指挥所，检查了飞机机库和通信设施运营情况。尼米兹尤其询问了中途岛和珍珠港之间的海底电缆系统，中途岛和珍珠港通过该系统直接联系就可以避免日军窃听。貌似悠闲的尼米兹就这样在岛上整整晃悠了一天。

尼米兹并未向两人说明，中途岛即将面临日军的入侵。他只是简单地问香农，要挡住敌人大规模的水陆两栖进攻，这个前哨基地还需要些什么。估计两位中校以前想见一回尼米兹都难——这基本相当于乡长见到了省委书记，这次司令官主动送上门来，两人可算逮住了汇报机会。香农和赛马德立即狮子大张嘴地向领导列出了一大堆清单。

尼米兹对此早有预料，微笑着继续问：“如果我把这些都给你们，你们能守住中途岛，打退敌人的进攻吗？”

香农毫不犹豫地拍起了胸脯：“能，长官！”

从尼米兹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对香农的回答非常满意，尽管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高明的领导就是这样，在特定环境下对下属的拍胸脯同样能坦然接受。翌日一早，尼米兹带参谋人员悄然飞回珍珠港。整个视察活动既了解了现场情况，又鼓舞了士气，表面上又不事张扬、朴实无华，这正是典型的尼米兹式工作作风——老酒最敬佩并孜孜追求而不得的类型。

香农的回答很快得到了丰厚回报。回到珍珠港后，尼米兹马上写信给岛上的两位指挥官，称赞他们工作干得很好，并告知他们已被临时晋升上校——看来当领导布置任务时，适当吹吹牛也是非常必要的，至少让领导高兴的同时还可能得到提升机会。随后尼米兹话锋一转说到了正题：日军正准备全力进攻中途岛，攻击行动预计在5月28日前后展开，岛上守军即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最后他说，承诺给岛上的援助很快就会来到。

对此，两上校异常震惊：对这个无名小岛，日本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显然不是他俩要去思考的问题。参加战斗是军人的最大愿望，两人感到了压力却也并未惊慌失措，这证明尼米兹提拔他们并非毫无道理。两人清楚，仅靠拍胸脯是守不住中途岛的。从即日起，全岛受令进入戒备状态，巡逻机每天出动在岛西岛北进行搜索，陆战队员随身携带作战装备，吃饭睡觉时都不例外。领导显然也没吹牛，岛上很快开始迎来大批增援人员、飞机和物资。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尼米兹的判断。一段时间以来，美军潜艇和侦察机提供的情报表明，几乎所有日军舰艇都在驶往同一个方向，日本本土。由此推断，日军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在华盛顿

和夏威夷，人们关于日军进攻目标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之中。到5月8日，罗彻福特从破译的日军情报中再次做出了新判断：

一、日军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暂时告一段落，莫尔兹比港面临的现实威胁已初步解除。

二、大批日军舰船正在向本土和马里亚纳群岛集结，可能牵扯一支打击部队的组建，该部至少包括日军第一、第二航空战队4艘精锐航母中的2~3艘，此外还有2艘快速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为数众多的驱逐舰和辅助舰只。

三、这支强大舰队的确切目标和使命尚不明确，但很难排除夏威夷和中途岛。

凭借敏锐的第六感觉，罗彻福特几乎断定日军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中途岛。但就像把犯罪嫌疑人最终定义为罪犯必须需要证据一样，罗彻福特同样要为自己的判断提供充分的理由。

根据长期破译的电文显示，日军通常用A起头的两个字母作为太平洋上一些地区的代号，如AH代表珍珠港，AG代表马绍尔群岛。记忆超群的罗彻福特从浩如瀚海的电文中找到了3月初日军的一份电报，要求水上飞机从马绍尔群岛出发，中途在一个无名点接受潜艇补给后再飞往珍珠港。电文指出，飞机要特别注意避开来自AF的空中侦察。3月4日，日军水上飞机在珍珠港扔下几颗炸弹后成功逃离，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第一次“K号行动”。经过对海图的仔细比对，罗彻福特推断AF只能是中途岛或其附近某一地区的代号，很可能就是中途岛本身。

之后几天，罗彻福特发现日军提到AF的许多电讯与第二次“K号行动”有关。5月11日破译的一份电文显示，联合舰队电令第二舰队一支下属部队“开往塞班岛和关岛地区，等候参加即将开始的战斗”，航空兵和运输船各一部也将前往上述地区。13日，H站得知这支舰队要参

加一个代号为MI的作战行动，并将在5月27日起航。同天的另一份电文在提及作战地点时再次出现了AF代号。16日，破译的另一份四段电文同样暗示了这一点。18日，日军从贾卢伊特发给一支潜艇部队的命令说：“请改变关于占领AF和AO部队的行动命令，位置在AH以东150海里处，潜艇当然要在这一位置最前面。”据此，罗彻福特断定，AF就是中途岛，AO是阿留申群岛，日军派出的潜艇位于中途岛AF和瓦胡岛AH之间，很可能是承担警戒或侦察任务。从20日截获的另一封长电中，罗彻福特大致弄清了日军此次行动的规模，唯一不能确定的仍是行动目标。与罗彻福特的判断相反，华盛顿的情报专家断定AF毫无疑问是珍珠港。

罗彻福特必须提供更充分的证据。H站情报分析员贾斯柏·赫尔姆斯在从事该项工作之前是个建筑工程师，曾参与泛美航空公司对中途岛地面设施的勘察设计，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赫尔姆斯为茶饭不思的站长想出了一个绝妙主意。

5月19日，一向不轻易抛头露面的罗彻福特钻出地下室来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征得尼米兹同意之后，莱顿通过海底电缆向中途岛做出了具体指示。赛马德立即用明码向珍珠港发报说，水蒸馏塔出现故障导致岛上淡水短缺。中途岛本身没有天然淡水供应，岛上用水全部来自一个过滤水厂。很快第十四海军军区布洛克少将煞有介事地回电说，“将派出供水船前往供水”。第二天，H站截获并破译了威克岛发往东京的电报：“AF可能缺乏淡水。”联合舰队为此特意为田中船队增派了淡水供应船。

一切真相大白，AF就是中途岛！

目标既已明确，尼米兹决定倾其所有为中途岛派出增援，当然也包括陆军驻夏威夷第七航空队的飞机，这支部队由克拉伦斯·廷克陆军少将指挥。肖特中将被免职后，迪洛斯·埃蒙斯中将接替了他的职

务。之前由于陆海军协作不力最终导致了珍珠港悲剧，新来的埃蒙斯就想尽力与尼米兹搞好关系，两人看上去还算融洽，埃蒙斯几乎每天都会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晃一圈，但这并不代表他会轻易同意海军的观点。

埃蒙斯对尼米兹将他管辖的陆军战机不断派往中途岛非常不满。按职责划分，中途岛防御归海军负责，夏威夷的安全则由陆海军共同承担。尼米兹等于用他陆军的化肥去上了海军的菜地。埃蒙斯抱怨尼米兹显然忽略了敌人进攻瓦胡岛的可能性。和华盛顿的判断类似，埃蒙斯认为日军进攻目标毫不例外当然是珍珠港，这儿才是最有油水的地方。5月3日，在火奴鲁鲁体育馆，埃蒙斯向大约5000名民众和民防队员公布了自己的观点，“夏威夷很可能再次遭到日本人的全力攻击”。

埃蒙斯的观点得到了顶头上司马歇尔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参谋长得知“日军一支部队已经把邮政地址变为中途岛”之后。在对日军的狂妄无比愤慨的同时，马歇尔同样心中狐疑，狡猾的日本人难道会犯下如此弱智的错误？这很可能是他们瞒天过海精心布下的迷魂阵。如果一件事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倒往往有可能正是假的。

陆军部长史汀生不赞成马歇尔的观点，认为日军最可能袭击美国西海岸，以此作为对杜立特空袭东京的报复——目前日本人显然不具备空袭华盛顿的能力。他在5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几天，不断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日本人正在集中兵力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以报东京被炸之仇。由于消息有根有据，我们现在正不安地揣摩着他们的进攻地点。究竟是阿拉斯加还是西海岸，抑或是巴拿马运河？马歇尔对此十分不安，今天下午他告诉我准备亲自到西海岸看看。”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看到马歇尔组织召开了研究日军进攻目标的专题会议。有人提出日军很可能轰炸圣地亚哥的工厂，然后南下飞向墨西哥，就像当初杜立特炸完东京飞往中国那样实施穿梭轰炸。22日下

午，马歇尔飞往了西海岸，“因为我们认为，可能性极大的是日本人将袭击西海岸某地，很可能是西海岸的南部某地”。

5月15日，《檀香山广告报》登载了发自华盛顿的朱利叶斯·埃德尔斯坦的文章说：内行的观察家今天在这里预测说，日本人将对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发动“春季攻势”。

墨尔本的麦克阿瑟认为，尽管莫尔兹比港面临的威胁暂时解除，但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很快会卷土重来，重新恢复对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攻势。对此，柯廷总理和澳大利亚参谋部举双手赞成。看到美国人吵得怪热闹，不甘寂寞的英国人也免不了要来凑凑热闹。伦敦决策人士认为，日本人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毫无疑问是印度和锡兰，他们甚至对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综合所有意见的共同点，都是为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好像日本人多待见他们似的。

麦克阿瑟的担心并非多余。日本人对未能通过两栖作战攻占莫尔兹比港始终耿耿于怀。因主力舰只返回本土参加中途岛作战，井上第四舰队只剩下原来的“破烂货”，日军无奈改变了进攻方式。墨尔本C站破译的一份超长电报显示，日军南海支队将从新几内亚北海岸的布纳出发，沿小路跨越欧文斯坦利山向南攻击莫尔兹比港。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日军工兵正在加宽那里的公路。

除柯廷外，对南太平洋格外重视的金同样赞成麦克阿瑟的观点。金认为，所有主力航母北调中太平洋将导致澳洲门户洞开。哈尔西率第十六特混舰队回撤珍珠港后，南太平洋只剩下克瑞斯舰队微不足道的海上力量。一贯看不上英国人的金甚至放下身份乞求伦敦的援助，毕竟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大英帝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5月18日，华盛顿致电伦敦：“海军部能接受临时从东方舰队抽调航母支援利里舰队的请求吗？如同意，请立即行动。”金能够做出这种姿态，确实反映出当时危机的严重程度。海军大臣庞德婉言拒绝了美国人的

请求。英国人的借口是日军正准备大举进攻马达加斯加——你怎么不说日本人要进攻伦敦呢？一直都是你狮子大张嘴问我要东要西，我就借一回你还不答应，对金来说，这是永远无法忘却的侮辱，柯廷对此估计也不会太高兴。

鉴于美国海军早就派出大量舰船到大西洋帮助英军作战——之前“约克城”号和“大黄蜂”号都在大西洋，因太平洋形势危急才紧急抽调回来，“黄蜂”号目前还在帮助英国人执行向马耳他运送“喷火式”战斗机的任务。皇家海军甚至不愿从正在西非沿海无所事事的3艘航母中抽出1艘来支援澳大利亚，简直太不够哥儿们义气了。丘吉尔发现，皇家海军的吝啬行为彻底激怒了睚眦必报的金，之后他在所有场合不讲理由更加坚决地反对英国人的全部观点，有时甚至蛮不讲理。后来事实证明，日军在印度洋并无大的军事行动，丘吉尔为海军部的错误决策感到遗憾。

如果放在战争后期，美国数不清的航空母舰防守如此多的可能被攻点并不算难。但现在面对实力强大的日本海军，兵力捉襟见肘的太平洋舰队连保护一个要点的绝对把握都没有。尼米兹必须做出准确判断，以集中兵力积极应对。他知道自己一旦判断错误，后果将多么严重，目前他就像日德兰海战时的皇家海军杰利科上将一样，“是个在一下午就可能输掉一场战争的人”。尼米兹显然与恐慌无缘，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判断，一旦做出判断就绝不动摇，这正是尼米兹作为一个伟大统帅的可贵之处。5月15日和16日，弗莱彻和哈尔西相继接到了尼米兹的电令，率舰队尽快返回珍珠港。当然，这一调动也是尼米兹使用“诡计”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排除了金的阻挠后完成的。

最新情报显示，阿留申群岛同样是日军的攻击目标。尼米兹用于排兵布阵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分出足够力量阻挡日军在北太平洋的攻势，他倾向于竭尽全力保卫中途岛。可阿留申不但具有一定战略价

值，更重要的它是美国领土，倘若对其置之不理，势必遭到国内公众和舆论的谴责，对这个辅助战场也不得不做出一副积极的姿态——有时候讲讲政治也是非常必要的。思忖再三，尼米兹决定派出一部分巡洋舰和驱逐舰以加强那里的防御。5月17日，尼米兹下令成立北太平洋舰队，由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少将任司令官，统领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路易斯维尔”号，轻巡洋舰“檀香山”号、“圣路易斯”号和“纳什维尔”号以及14艘驱逐舰和5艘潜艇，舰队还能得到陆军岸基航空兵的支援。

尼米兹还有一支貌似强大的战列舰部队，包括“宾夕法尼亚”号、“马里兰”号、“科罗拉多”号、“爱达荷”号、“田纳西”号、“新墨西哥”号和“密西西比”号，比开战时的8艘仅少了1艘。这支舰队目前驻扎在旧金山，司令官是他的好友派伊中将。对战列舰情有独钟的金强烈要求尼米兹将这些“主力舰”派上用场。但尼米兹认定航母将成为未来作战的核心，不打算让这些战列舰参加战斗。它们速度太慢，无法与航母一起快速机动，还要占去大量护航舰只。今天航母作为海战主力已成为共识，但当时海军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战列舰是海上争霸的核心力量。尼米兹摒弃使用战列舰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危急关头，故意将威武雄壮的战列舰搁置一边，战役打输了如何解释？潜艇专家尼米兹并非飞行员出身，而山本却是海军航空力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这次决定命运的大争斗中，尼米兹顺应潮流选择以航母为主力，而山本背道而驰将战列舰作为中坚，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与山本斗智斗勇的同时，尼米兹还必须与顶头上司进行有策略的斗争。他在24日致电金，“保护西海岸更加重要，马歇尔参谋长也如此认为”，同时提议将战列舰留在旧金山，“直到其打击力量的使用目标更加明确”。尼米兹认为一旦中途岛落入日军之手，将来收复该岛时可以用它们的舰炮对岸实施轰击。

随着尼米兹的一纸电令，从5月18日起，越来越多的B-17从西海岸飞抵夏威夷，通常在24小时内迅速完成所有调试移交战斗部队，或留瓦胡岛，或被迅速派往中途岛。尼米兹将压箱底的老古董一股脑儿翻了出来，将能收罗到的飞机——不管年代、型号，只要能上天——统统派往中途岛。随着大量增援陆续到来，小小中途岛简直成了大杂烩。

5月21日，中途岛提前进入了战备状态。在此之前，岛上航空力量仅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二航空大队，下辖第二四一侦察轰炸机中队和第二二一战斗机中队，前者有31架老旧的“报复者式”侦察轰炸机，后者有21架速度和名字差不多的“水牛式”战斗机。大部分飞行员从未受过攻击海上目标的训练。大队长艾拉·凯姆斯中校有47名军官和335名士兵，小岛安排食宿已非常困难，部分士兵只能分到防空洞里简陋的地铺。

进入侦察阶段之前，航空大队每天耗油1500加仑，岛上储油系统完全能够满足使用。开战之后，太平洋舰队已多次向岛上输送战机、物资。战前，“列克星敦”号正是向这里运送战机，才幸运躲过了日军的地狱劫杀。后来弗莱彻增援威克岛未果，所载物资人员大部分转运到了这里。预感到很快将有大批增援到来，赛马德下令严格控制淡水供应。除饮用做饭，洗浴洗衣只能使用抽上来的海水。

5月22日，副大队长维恩·麦考尔少校开始部署对外侦察。当天，第四十四巡逻机中队的6架“卡塔琳娜”抵达东岛，随机同来的有20名军官和40名士兵。当天巡逻耗油8000加仑，为正常耗量的5倍。第二天，该中队剩余6架飞机载着21名军官和40名士兵抵达。麦考尔增派了6架“卡塔琳娜”在岛东1100公里实施扇形搜索，油耗比头天翻了一番。

5月25日，尼米兹决定听取罗彻福特关于未来形势的专题汇报。其他人员均按时到会，只有汇报人罗彻福特迟迟不见人影。按说一名普通军官通常是不会同司令官失约的，大家已从上将脸上读出了一丝不悦。

半小时后，双眼通红的罗彻福特终于出现了。接到参会通知后，罗彻福特很清楚司令官想知道什么。他忙了一个通宵，为破译难以对付的五位数密码做了最后的尝试。当他终于解开连环套中的最后环节时，发现已赶不上准时参加会议了。小罗急忙脱去吸烟服和拖鞋，换上军服赶往会场，还是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

罗彻福特为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歉意，解释他和助手为破译日军的进攻时间熬了一个通宵。情报员韦斯利·赖特少校成功译出，日军将在6月3日同时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瑞鹤”号将不参加这次战斗。随后，罗彻福特详细介绍了日军参战的兵力情况：2~4艘战列舰，4~5艘航空母舰，8~9艘重巡洋舰，4~5艘轻巡洋舰，16~24艘驱逐舰，至少25艘潜艇。听完上述汇报，尼米兹脸上的些许不悦早已烟消云散。

当时尼米兹不知道山本将率战列舰队参加战斗——这是极危险的事情。中途岛战役时上帝完全站在了美国人一边，连情报失误都对未来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不知道日军主力战列舰参战，反倒可以使尼米兹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与山本做殊死一搏。事实上，后来日军战列舰完全未能派上用场。即使如此，日军参战舰艇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美国人。

刚刚破译的情报不但明确了日军的进攻日期，连作战计划细节乃至参战各舰舰长的名字都一清二楚。罗彻福特最后说，详细的无线电情报来源正在枯竭，日本海军可能采用了新的密码系统，H、N、C站今

后一段时期只能依靠通信量分析进行一些简单判断——日军启用新密码的准确日期是5月27日。不过没关系，尼米兹知道得已经够多了。

如此详细的情报不仅未能打消华盛顿和太平洋舰队一些人的顾虑，甚至加剧了他们的担忧。这会不会是日本人故布疑阵，引诱美国人上钩的调虎离山计？日军为何会派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去进攻中太平洋一个小珊瑚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的几个荒凉小岛？为什么如此重要的计划全用电报发送？即使最保险的密码系统也有被破译的可能，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

面对质疑，尼米兹完全显示出一位杰出战略家的过人胆识，一旦认准就绝不瞻前顾后。他特别强调，日军动用大量兵力的目的，正是为了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一网打尽。用电报发送作战计划，说明日军的行动日程非常紧迫，除用电报下达已无其他更好办法。尼米兹毅然决定以情报准确无误为前提来制订美军的作战计划。

尽管做出了上述解释，尼米兹依然忐忑不安。他命令莱顿根据获得的所有信息，尽可能预测战斗打响的准确时间。莱顿查阅了前三周的资料，仔细研究了中太平洋风向、气象等各种情况，不时与罗彻福特电话核对。莱顿本以为肚里的情报多得几乎要鼓起来，但当他最后出现在司令官面前时，竟然一时拿不定主意。

“我现在很难谈得具体。”此刻，莱顿肯定想起了半年前的金梅尔上将。

“我就是要你具体地谈，”尼米兹的口气不容置疑，“这是你的任务和职责，你现在必须站在日军将领的角度，告诉我他们的作战计划。”

“好的，将军，”莱顿终于鼓足了勇气，“敌航母舰队将在6月4日清晨从西北方向向中途岛发起进攻，他们将在清晨6时、方位325

度、距中途岛175海里处被我军发现。”

尼米兹清楚，莱顿上述判断肯定有大量数据为依据。此时此刻，一个极其大胆的作战方案在他脑海里已初具雏形。尼米兹认为，在浩浩荡荡前来进攻的日军舰队中，最具威胁的毫无疑问是机动部队的数艘航母，只有它们才具备摧毁中途岛陆、空防御的绝对实力，也只有它们的舰载机才能为日军其他舰只提供足够的空中保护。要想遏制日军猛烈的进攻势头，必须集中所有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摧毁南云机动部队的飞行甲板。

显然中途岛“易攻难守”，守住的唯一希望在于取得附近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尼米兹决定孤注一掷，将手中两张王牌——哈尔西第十六特混舰队和弗莱彻第十七特混舰队联袂派出，共同执行守卫中途岛的艰巨任务。他们将在岛西北海域潜伏起来，伺机对前来偷袭的日军航母发起突袭，力求一击致命！

日军进攻日期推迟对中途岛的香农和赛马德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几天准备时间。两人是岛上一对有名的网球双打选手，在未来的保卫战中，希望能够像在球场上那样配合默契。

一战老兵香农对欧洲堑壕战的血腥刻骨铭心，坚信带刺的铁丝网是最有效的防卫工具。他下令陆战队员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都布设了铁丝网。人手不够，其他部队也必须参与进来。对此，一名高射炮手愤怒地喊道：“铁丝网，铁丝网！天哪！这老头儿以为铁丝网就能挡住敌人的飞机！”岛上存放的大量炸药被作为最大的不安全因素推入大海。

尽管进行了精心准备，守岛官兵也斗志高昂，但并非所有人都像香农那样认为凭此就能守住中途岛。岛上很多设备无法满足实战要求。东岛和沙岛各有一部雷达，却都是早已过时的SC270型，连目标高度都无法测到。雷达屏幕上出现的亮点可能是敌机，也可能是低空飞

翔的信天翁，更可能是自己的飞机。为准确判断敌我，赛马德要求进入中途岛的己方飞机必须以特定的方式进入，只要符合进入方式就可认定是自己人。但珍珠港遭袭时，日军攻击机群来袭方向与预定抵达的B-17进入角度几乎一致，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

连续增援使岛上战机迅速达到了三位数，中途岛似乎要举办一次古董飞机展。“报复者式”在年初的俯冲试验中机体和机翼脱离，之后的解决办法是用胶布粘上去，听起来跟小孩儿摆积木似的。“水牛式”绰号叫“空中棺材”，日军零战水平飞行速度比它俯冲还快——就像人家立定跳比咱三级跳还远似的。“水牛式”的飞行员认为，接到升空战斗命令几乎就等同接到了死亡通知书。这些飞机除了充数以给驻军增加一点信心，实战中很难发挥作用。

5月25日，岛上又上来80个人，就餐军官人数达到平常的3倍以上。当天，第三守备营的一个高炮连登岛，迅速在两岛部署了4门高射炮。随后，唐纳德·黑斯蒂上尉和约翰·阿帕吉斯中尉的陆战队第二突击营三连、四连登岛，分别被部署在沙岛和东岛。战斗打响之前，驻岛陆战队员已达4500人。香农的命令是“让日本人统统死在海滩上”！

由埃文斯·卡尔森任营长的第二突击营是不久前组建的。别看仅是个小小中校，卡尔森在中国却声名显赫。他曾多次访问延安，是朱德总司令的好朋友，两人会面时的翻译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周立波。卡尔森曾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与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叶剑英等我军高级将领均有交集。卡尔森对游击战术尤感兴趣，他的营在训练、军容等方面都深受共产党军队的影响。

要说这卡尔森看起来已经够牛了，但他的副营长更牛——詹姆斯少校是罗斯福的大儿子。此外，大西洋舰队司令官英格索尔上将的公

子以及斯普鲁恩斯的少爷都参加了本次战役，小英格索尔更是在战役中献出了生命。

尼米兹已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内定了一名指挥官——他麾下的猛将“蛮牛”哈尔西。因成功空袭马绍尔群岛、南鸟岛及轰炸东京，哈尔西已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由他来指挥这场至关重要的海空大战实在再合适不过的了。

5月26日上午，哈尔西率第十六特混舰队悄然返回珍珠港。哈尔西已预感到将有重大战事发生，但他此时全身奇痒难耐，这种状况来源于他在空袭东京之前与杜立特的那次会面，重感冒最终引发了皮肤瘙痒。之后他拖着病体远征东京，归来后又马不停蹄远征珊瑚海，其间未得到任何休息。航海途中，军医曾给他开过一个麦片水泡浴的方子，但这只能暂时缓解症状。医生最终的确诊是“全身皮炎”，认为是精神高度紧张加上热带阳光长期照射诱发的。军医对哈尔西的抗议毫不理睬，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长官，在您的健康方面，我就是那个可以给您下命令的人。”

“企业”号刚刚靠上泊位，哈尔西就在副官阿什福德陪同下赶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一脸欣喜的神情前来迎接挚友和爱将。哈尔西称得上“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悍将，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

当形销骨立、精神萎靡的哈尔西出现在面前时，尼米兹立刻明白医生要他住院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哈尔西原来合体的军服显得空空荡荡，体重减轻了至少10公斤。眼见的一切预示着哈尔西已无法参加迫在眉睫的大战。尼米兹严令他立即住院治疗，一刻都不能耽搁。

事实证明，中途岛之战上帝竟如此眷顾美国人。以哈尔西的勇猛作风，战役后期他定会开足马力穷追猛打，给急于翻盘的山本以可乘

之机。1965年，尼米兹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感慨地说：“比尔不得不住院那天，对美国海军来说的确算一个好日子。”

但哈尔西间接为中途岛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入院之前，尼米兹请他举荐可接替自己职务的指挥官，哈尔西毫不犹豫推荐了好友、第十六特混舰队巡洋舰分队司令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称他是唯一能让自己甘心托付2艘航母的人。返回珍珠港途中，预感到将住院的哈尔西告诉身边的参谋，将向尼米兹将军举荐斯普鲁恩斯接替自己的职务。在5月25日的一封电报中，哈尔西已提前向斯普鲁恩斯的顶头上司弗莱彻打了招呼。尼米兹对哈尔西的提议当即表示赞同。从另一种角度看，此举同样是为了保证第十六特混舰队指挥的连续性。尼米兹不认为飞行员经历是航母舰队指挥官的必备条件。

虽然只是点头之交，但尼米兹和哈尔西一样对斯普鲁恩斯有着极高的评价，尼米兹已内定他为太平洋舰队新一任的参谋长。现任参谋长德雷梅尔过于保守，对尼米兹的攻势战略颇多异议，尼米兹已决定让他接替身体欠佳的布朗出任两栖指挥官。在尼米兹眼中，斯普鲁恩斯是出色的组织者和战略家，和德雷梅尔一样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精通作战艺术，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内外兼修。尼米兹认为，在美军实力远逊于对手的情况下，由斯普鲁恩斯接替勇猛但易冲动的哈尔西可能更加稳妥。哈尔西这一举荐不打紧，一颗璀璨的将星就此冉冉升起。

26日上午，斯普鲁恩斯已随哈尔西返回了珍珠港。返航途中，他已认真解读了尼米兹发来的有关文件。他认为中途岛并无多大价值，日军对该岛和阿留申群岛的进攻同样不合逻辑，日军是想通过进攻中途岛引诱美军主力出战，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战舰泊港，斯普鲁恩斯随后登上了“企业”号，准备向哈尔西报告工作并询问近期的作战行动，这是海军归港的惯例。“企业”号上

静悄悄的，哈尔西并未像以往那样站在舷边迎接他。他得知哈尔西可能病重，仅此而已。后来他说：“因为我不是飞行员，珍珠港有的飞行员比我资历深，我还以为他们中的某一位将接替哈尔西的职务呢。”的确如此，当时诺伊斯和贝林格呼声都非常之高。

就在斯普鲁恩斯踌躇之时，要他立即到司令部报到的命令到了。尼米兹告诉他，日军很快将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发起攻击，太平洋舰队将以现有力量顽强抗击，哈尔西因病已经住院。司令官接下来的话让他颇感惊讶——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位将由他接任，建议他只带副官登上“企业”号，全面接管哈尔西的参谋班子。

尼米兹接着说，第十六特混舰队将有48小时进行补给，随后于5月29日起航奔赴战场。28日，他将有时间与弗莱彻简短会晤。因弗莱彻资历较深，即将展开的作战由他负责战术指挥，斯普鲁恩斯从未指挥过航母作战，已有多次实战经验的弗莱彻相对经验更丰富一些。

尼米兹接着说明，一俟本次战事结束，他将弃船登岸接替德雷梅尔出任自己的参谋长。对此，斯普鲁恩斯显然不太高兴，战争年代离开爱舰到岸上从事琐碎性事务工作，显然不为大多数渴望战斗的将领所喜爱。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一样讨厌文案工作，他总是把计划制订等日常事务交给参谋去做。但一贯内敛的斯普鲁恩斯并未在脸上露出不快。后来他说：“在我一生中，曾两次从事参谋工作。这次又要回到岸上，对此我是不太高兴的。”

斯普鲁恩斯竭力抑制住失望情绪，全神贯注地听取了尼米兹关于战局的综合分析及将要采取的对策。作为出色的战略家，他很快明白将航母部署在南云侧翼的好处——在日军空袭中途岛时，他将有机会摧毁日军的飞行甲板。

离开办公室时，斯普鲁恩斯对“受此重任”虽感意外，“但并未被压倒”。危难之际被赋予重任，对一位军事将领无疑是非常幸运

的。他坦承有压力，也有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我想我们能够给他们以沉重打击”。

当天下午，斯普鲁恩斯带副官罗伯特·奥利弗中尉到医院看望了老领导。病床上的哈尔西全身赤裸，只是盖了一张被单，全身涂满了一种用以镇静的软膏。他看上去不太舒服，不停地抓挠胳膊、胸脯和肩膀。斯普鲁恩斯表示，很高兴接受哈尔西经验丰富的参谋班子，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协调能力是自己所必需的。哈尔西尽力安慰他不必担心缺乏航母指挥经验，第十六特混舰队参谋班子的全力支持将会弥补这一缺陷，最可依赖的就是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他是海军著名的航空战专家，《生活》杂志最近说是他策划了对日本的袭击。斯普鲁恩斯知道勃朗宁酗酒，变化无常，很难共事。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评价他“是一个性情暴躁且反复无常的家伙，这导致他的职业生涯难以发展到四道杠，但他的确拥有一个精明的脑子”。

当斯普鲁恩斯询问老领导对本次作战的见解时，哈尔西严肃地告诉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一定要盯住日本人的航空母舰，别的什么都不要管！”

此时，斯普鲁恩斯已56岁，与尼米兹、麦克阿瑟、哈尔西相比，毫无显赫的过往经历。1886年7月3日，他出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将军的童年孤独缺乏温暖，母亲安妮对精神追求的热情远多于对孩子的关爱，父亲亚历山大同样冷漠无情。他们后来干脆把孩子送往新泽西州由外祖母和3个小姨抚养。在老师眼中，少年斯普鲁恩斯是个内向害羞的孩子，尽管学习成绩不错却并不惊人。10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去过一次西点军校，但少年对军事毫无兴趣。后来外祖父和父亲相继破产，生活窘迫，贫苦生活使斯普鲁恩斯在以后70年里一直为寻求经济上的安全感而不懈努力。他的生活节俭到了近乎吝啬的程度，几乎从不买新衣服，即使后来发达也只有一顶海军上将军帽，因为一顶新帽子要花费40美元。他总是乐于将一张面巾纸撕

成两半使用。到1969年12月去世时，他已经积累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财富，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903年7月2日，斯普鲁恩斯在17岁生日前一天，宣誓成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学员，选择到这里就读的原因是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学员时期的斯普鲁恩斯默默无闻，很少引起他人关注。但他学习勤奋，1906年9月12日毕业时，成绩在209人中排第二十五位。老师在他的毕业评语里这样写道：“他的外号叫‘乖孩子’，是一个害羞的孩子，总是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还有像小女孩儿一样天真无邪的性格。除执勤之外，他不会去伤害任何人和事物。”

毕业后，斯普鲁恩斯先到战列舰“艾奥瓦”号服役，之后随“明尼苏达”号参加了著名的“大白舰队”环球旅行。1908年10年，他第一次到了日本，并于同年9月13日晋升少尉。1911年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网球场上，他邂逅了童年的邻居和玩伴、23岁的玛格丽特·迪安，两人于1914年12月30日喜结连理。

1913年3月10日，斯普鲁恩斯以中尉军衔获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驱逐舰“班布里奇”号舰长。一战爆发时，雷蒙德在岸上任海军电子机械检查员。当美国最终参战时，他已是“宾夕法尼亚”号的少校电器军官了。一年后，当他被晋升中校时，一战结束了。

在那之后，他先后出任“亚伦沃德”号、“帕西瓦尔”号驱逐舰舰长，得到了分舰队司令官哈尔西的赏识。比尔高度赞扬他的睿智和个人魅力，而斯普鲁恩斯则钦佩哈尔西高超的航海技艺和战斗精神，从那时起两人就已经惺惺相惜。

1921年，斯普鲁恩斯弃船登岸到海军工程局负责电气设备的开发、测试。在此期间，生活窘迫和前途暗淡使他一度产生了离开海军从商的念头。他的岳父认为，女婿“实在太诚实，在没有原则的商界

注定无法立足”。在玛格丽特的安慰和鼓励下，他勉强愿意继续留在海军。1924年，他再次回到海上出任“戴尔”号驱逐舰舰长。和弗莱彻类似，斯普鲁恩斯担任过很多艘驱逐舰的舰长。1926年夏，斯普鲁恩斯进入海军战争学院深造。1927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海军情报办公室，其间与日本海军军官多有接触，其中就包括战时的军令部次长伊藤。20年后，两人将在冲绳岛展开一场生死对决。1929年底，斯普鲁恩斯愉快出任了“密西西比”号战列舰副舰长。

1931年6月，斯普鲁恩斯回到海军战争学院任教，并于次年7月6日晋升上校。1938年4月30日，他终于揽到了一个好活儿，出任“密西西比”号战列舰舰长，这是一名海军军官梦寐以求的岗位。欧战爆发后的1940年2月，他受命到波多黎各出任第十海军军区司令官，同年12月14日晋升少将，跨入高级将领的行列。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9月10日，斯普鲁恩斯出任太平洋舰队第五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指挥“北安普敦”号、“彭萨科拉”号、“盐湖城”号和“切斯特”号4艘重巡洋舰，职责是为哈尔西的航母护航。对此，他感到非常失望，作为铁杆的巨舰大炮派——他甚至阻止手下有前途的年轻军官去报考飞行员——他的最大愿望是指挥一支战列舰队。

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斯普鲁恩斯正随哈尔西执行向威克岛运送战斗机的任务，幸运躲过了那场浩劫。此后虽数次随哈尔西出征，但他并未取得像样的战绩。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后来日本人曾将他们誉为美国海军的“双璧”，哈尔西的勇猛和斯普鲁恩斯的冷静对比强烈，相比之下，日本人更推崇后者。渡边对他的评价是：“斯普鲁恩斯具有一个航母舰队司令官所具备的最佳品格——意志坚强，考虑问题条理分明，脑子从不忽冷忽热，情绪从不忽高忽低，一旦认准目标就勇往直前，绝不半途而废。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就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对选择斯普鲁恩斯出任航母舰队指挥官一事，尼米兹感慨地说：“这是一个我从未感到后悔的决定，斯普鲁恩斯有卓越的判断力，以冷静、缜密的指挥闻名，总是先对各种情况进行彻底调查了解，然后进行细致周密的判断，一旦决定打，就狠狠地打。他与伟大的格兰特将军一样善于把战争打到敌人那里去。他非常大胆却从不鲁莽，有打仗的天赋，并且说到做到，敢于坚持己见。”

在美国海军之中，中等个头、身材瘦削、头顶略显稀疏的斯普鲁恩斯从不显山露水，因寡言少语且喜怒不形于色而被誉为“沉默的勇士”。他为人谦逊，极度讨厌抛头露面，其低调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日本签订投降书的仪式上，几乎所有盟军高级将领都应邀出席，没应邀的打破头也要挤进去，都想亲眼见证那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当时只有斯普鲁恩斯在“新泽西”号甲板上静静踱步。散步是他的唯一爱好——放在今天估计是微信计步器里天天占封面的主儿。尼米兹害怕日本人使诈，因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在“密苏里”号上。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太平洋舰队必须有人指挥，尼米兹选中的人就是斯普鲁恩斯——战后在尼米兹出任作战部长后，1945年11月24日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正是他。以战功论，他是最有资格参加那次盛会的。

斯普鲁恩斯极度谦虚：“有人认为，当我沉默不语时，我是在想一些深层次的重要东西。有趣的是，其实我什么也没想，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人低调，他的声望远不如大嗓门的哈尔西。外行看热闹，行家看门道。在美国历史学家眼中，他的战绩丝毫不亚于哈尔西。哈尔西经常会犯一些明显且低级的错误，但纵观斯普鲁恩斯的战争经历，除中途岛海战初期对航空兵的运用稍有不妥，其他几乎无懈可击。尽管曾有他用兵偏于保守的责备，但从战后日军的记录来看，当时他被同僚认为过于谨慎的决策恰恰是正确的。连一贯吹毛求疵的

金对他同样是赞誉有加：“斯普鲁恩斯是美国最聪明的海军作战指挥官。”

斯普鲁恩斯极度讨厌记者和新闻媒体。他认为评价个人业绩的是战绩，而不是自己的那张嘴。对记者他总是避而不见，拒绝接受任何采访，并以缺少宿舍为由拒绝记者在舰上居住。记者的报复方式只能写文章说，“他尽管办事干练，却冷酷无情”。

早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驱逐舰舰长时，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就与热情奔放的哈尔西成了莫逆之交，尽管两人性格相差如此之多。和哈尔西受到部下完全而无条件的拥护不同，斯普鲁恩斯并不受官兵的欢迎。有人形容他“精干，刻板，实事求是，总是一本正经”，有人说他“绷着脸，是个冷酷的家伙”，秘书维克多·郎少校称呼上司“本质上就是一部机器，没有感情，至少是不曾表露过”。实际上斯普鲁恩斯非常幽默，为人真诚，只在确实非常高兴时才露出微笑，在极度愉快时才放声大笑。但在海上，高级军官更愿接受他的指挥，虽然他们同样无条件拥护哈尔西。一位驱逐舰舰长曾说：“在哈尔西将军手下工作，你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干，因为指示从来不会及时到位，他也从不按计划行事。但在斯普鲁恩斯将军手下就不是那样，一切行动均有章可循。”

哈尔西是那种咋咋呼呼、先干后想的将军，而斯普鲁恩斯则冷静镇定，凡事三思而后行。哈尔西能唤起人们无穷的激情和想象力，斯普鲁恩斯则往往能触及人的理智和心灵。哈尔西常乐于发表慷慨激昂、长篇累牍的夸张演说，斯普鲁恩斯则往往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哈尔西好饮且喜欢开怀痛饮，能把舰队中最能喝的人喝得“趴在桌子下边”，斯普鲁恩斯却说“我绝不会拿那种东西来惩罚自己的胃”，他喜欢喝咖啡。两人一个如寒冰，一个似烈火，却水火相容，亲密无间。尼米兹非常喜爱手下的两位爱将，曾精辟地归纳说：“哈尔西将军是水兵的上将，斯普鲁恩斯将军则是上将的上将。”

谦逊的尼米兹当然不会说自己很牛。美国历史学家艾德温·帕尔玛·霍利形象地评价战争中美国海军“三驾马车”：“哈尔西能够在一次海战中取得胜利，斯普鲁恩斯能够在一次战役中取得胜利，而尼米兹能够在一次战争中为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

在海军之外，斯普鲁恩斯并不出名。中途岛海战时，日本海军对哈尔西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对斯普鲁恩斯几乎闻所未闻。渡边曾坦承“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并到处搜集他的资料。没关系，这人很快就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尼米兹临时选择斯普鲁恩斯纯属迫不得已，并非常人所说一眼就看中了他，由衷地相信他一定能在即将开始的大战中比哈尔西做得更好。其实一直到翌日深夜，尼米兹才致电金，哈尔西因“不明过敏症”失去作战能力，他已任命斯普鲁恩斯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

5月27日6时19分，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珍珠港基地忙碌的一天拉开了序幕。第十六特混舰队的所有舰只上，身穿粗布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着为舰只加油，补充弹药、淡水和食物，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

“企业”号上进行的不全是这样的准备。13时45分，航母上吹响了嘹亮的集结号。7分钟后，尼米兹上将亲自登上了即将远征的“企业”号。军乐队鼓声点点，乐声阵阵，仪仗队排列整齐持枪敬礼，水手长吹起了哨子，航母桅杆上四星上将将旗迎风招展。虽然手头一大堆事需要处理，尼米兹仍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登舰为那些“穿着洁白军服，整齐地排列在飞行甲板上”的水兵授勋。

站在受勋行列第一位的是舰长默里上校，他当之无愧地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早在战争爆发时，水兵就纷纷议论：“哈尔西将军将带领我们参加战争，默里上校将带着我们终结战争。”

授勋仪式按军阶高低依次进行。尼米兹走到飞行大队长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面前，授予他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相比几天后立下的不朽功勋，少校此前的表现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毛毛雨”。麦克拉斯基身边的罗杰·梅尔少校被授予同样的勋章。当尼米兹亲手为他戴上勋章时，看着他那双机警的棕色眼睛，司令官低声告诉少校：“我相信在未来几天内，你将有机会获得另一枚勋章。”

排在最后的是炊事兵陶乐斯·米勒。他因珍珠港遭袭时奋勇营救舰长并顽强反击敌人赢得了战友的交口称赞，米勒因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并成为“这次战争中接受如此崇高荣誉的第一个黑人”。

尼米兹清楚，目前美军实力远远不如对手。作为同行，他对山本有着一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这也许与他年轻时意外邂逅东乡平八郎有关。如果抛开敌对国概念，他对山本超凡的胆识和过人的勇气还是颇多赞赏的。如果是友邦，两人或许会在同一级别的交往中一起切磋海战谋略和战术。但现在双方是对手，这一前提决定了两人必须在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一决高下。尼米兹喜欢山本这样的强大对手，这足以唤起他的血性和斗志。他在冷冷的赏识中留下的不是怯懦，而是击垮对手的决心和勇气。尼米兹坚信，有默里、麦克拉斯基、梅尔和米勒这样的部下，自己完全可以无所畏惧地放开手脚，与山本大干一场！

就在尼米兹授勋的同时，5月27日13时52分，经历101天巡航、两次突袭和一次海空大战之后，弗莱彻率第十七特混舰队缓缓驶进了珍珠港狭窄的入口水道。舰队提前一天抵港令人意外——这可是关乎战役成败的宝贵一天——司令部认为燃料短缺可能导致他们28日才能进港。重伤的“约克城”号身后拖着一条十几公里长的黑色油迹。舰队缓缓进港时，水兵们看到了一个可喜景象。出发时依旧坐滩的“内华达”号不见了，它已被打捞出来送回了西海岸。大家一致认为自己很快也将去那里，真该回国度假了。

“约克城”号沿顺时针方向绕福特岛转了个弯。不远处，倾覆的“犹他”号孤寂的船头、“亚利桑那”号仅剩骨架的主桅、“俄克拉何马”号巨大而平坦的船底历历在目，提醒人们永远铭记1941年12月7日的那场耻辱。在此之前，尼米兹已派飞机载着珍珠港船厂的技术总监、舰船维修总工及勘察人员飞往航母。勘察结果是，如果人员器材齐备，全力以赴赶工，3天之内勉强可以使航母恢复战斗力。此时在一号干船坞，工人已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各种维修工具和材料正纷至沓来。

“约克城”号舰桥上，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弗莱彻少将眉头紧锁。他脚下的这艘航母伤痕累累，尽管对下一步作战尚不清楚，但对兵力薄弱的美军来说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回国接受“萨拉托加”号的菲奇估计，完全修复千疮百孔的“约克城”号至少需要3个月。弗莱彻认为老同学的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但至少“需要2周或更多时间”。2月16日，离开珍珠港后，弗莱彻和水兵已在海上征战了101天，现在他急切想踏上陆地，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14时20分，“约克城”号缓缓靠上了B-16号码头，早已等在那里的一位司令部参谋立即找到弗莱彻，告知“尼米兹将军要见他”。弗莱彻点头温和地说：“我得先上岸去喝上一口。”在参谋看来，这种做法显然不妥，于是做出了善意的提醒：“将军，您最好别那样，尼米兹将军请您马上过去。”

“不，我还是要先喝上一口再说。”弗莱彻早已准备抵港后按惯例去司令部汇报，但他并未做出让步，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先小酌一杯，于是漫步登岸走进了一家酒吧。

几杯酒下肚，弗莱彻与巡洋舰分队司令官史密斯少将一起来到了尼米兹的办公室，当时德雷梅尔参谋长也在。弗莱彻意外发现“平时最沉得住气”的司令官“显得有些心乱如麻”。当被问及经过如此漫

长的艰苦巡航之后感觉如何时，弗莱彻坦言“相当累”。史密斯说：“别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就是年轻军官在这种压力下也撑不了多久。”

但尼米兹请两人来不是为了简单致以问候的。他解释说，正常情况下他们和“约克城”号都该好好休息一下，但目前情况远远称不上正常。司令官简要介绍了当前的形势：“我们必须让你们尽快调整好，然后立即去中途岛。”

“中途岛”三个字让弗莱彻有点始料未及。在过去几周里，他看到的情报丝毫未显示那里有危险出现。尼米兹解释说，日军很快，也许6月3日或4日就将对那里发起进攻，至少有4艘重型航母支援其登陆作战。尼米兹没说明情报来源，但弗莱彻已隐约知道情报部门破译了日本海军的一种高级密码。早在1915年就已 是海军密码分析专家的史密斯这时也“估计华盛顿已经译解了敌人的密码”。

尼米兹说，哈尔西前一天下午就住进了医院，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已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接任，未来的战斗将由弗莱彻统一负责战术指挥。尼米兹要求他们出发前再开一次碰头会。最后他说：“日本人对占领那里非常有把握，他们已任命了一名海军船厂厂长8月12日到岛上报到。”

大家讨论了“约克城”号的情况，尼米兹迫切希望它能在危难之际奋力出战——现在看来希望很大。弗莱彻提前一天回来意义重大，现在每分每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司令官下令第二天一早就把它拖进干船坞，并采取维修前不抽干航空汽油的危险做法，在最短时间内使之恢复战斗力。

弗莱彻明显感到司令官似乎在承受一些难以排遣的烦恼，或许即将到来的捉摸不定的战斗过多耗费了他的精力。弗莱彻万万没想到他也是尼米兹烦恼的原因之一。日军即将发起攻击，尼米兹却连作战指

挥官都未最终确定。金对弗莱彻素有成见，对他的作战能力表示怀疑。尼米兹面临的难题是要么说服满腹狐疑的金，要么说服自己承认弗莱彻条件不够。后者简直是对自己信任将领的极大不恭，对他本人也是一种精神折磨。

当房间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尼米兹提到了金对第十七特混舰队在3月、4月间没能及时袭击布干维尔和拉包尔的尖锐指责，以及5月7日、8日未能派驱逐舰实施夜袭的批评。室内显得有些尴尬，不擅言辞的弗莱彻发现自己的舌头都打结了。他小声嘟囔着说，要回去查阅一下记录。尼米兹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合理，并鼓足勇气让老朋友写一份充满信心的书面材料，全面叙述他果断指挥舰队作战的全过程。尼米兹此举显然是为了应付金，因为他要求弗莱彻必须参加当晚关于中途岛作战的重要会议。

27日晚，尼米兹上将的办公室里气氛凝重却并不压抑，一次看似简单却决定着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即将召开。除尼米兹、德雷梅尔和莱顿之外，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弗莱彻、作战参谋沃尔特·辛德勒中校，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作战参谋威廉·伯雷克中校参加了会议。举止优雅的尼米兹有一种天生的本领，不用夸张做作就能把心中的意思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在这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的大脑就是美军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弗莱彻认为尼米兹“对敌人来势之大相当震惊，但仍保持了冷静和镇定，这是他最优秀的品质”。斯普鲁恩斯同样钦佩司令官的“智慧、开明、接纳任何异议者的宽广胸襟，最重要的是，他的大无畏精神和扭转乾坤的勇气”，在他看来，“勇于进攻的精神对一位统帅是至关重要的”。战后，当有人盛赞他是中途岛海战的第一功臣时，斯普鲁恩斯断然予以否定，认为“尼米兹力排众议，有勇气接受情报分析并据此制订作战计划，是毫无疑问的最大功臣”。尼米兹激励下属靠的是以幽默为点缀的沉着

自信，而不是装腔作势的鼓动或监工式的恫吓——前者如麦克阿瑟，后者如金。

形势异常险恶！如果日军顺利拿下中途岛，对版图像一张弓的日本来说无异于装上了一支利箭，目标直指夏威夷群岛的心脏珍珠港。不但如此，日本人还将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在珍珠港的得手绝非侥幸。即使在进攻突然性不复存在的条件下，美国人仍无力守住国土，这对军队乃至国民精神的打击是致命的。

时间紧迫，斯普鲁恩斯翌日上午就将起航，弗莱彻两天后也将出发。这是战前几个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对面分析情况、交流看法，制定全面的应对策略。决定一旦做出，几天之后就会有重大结果产生。

尼米兹分发了麦考密克上校战争计划处匆忙制订的“29—42作战计划”——寥寥10页纸体现了尼米兹的指挥理念：告诉下属想要什么结果，提供必要的资源、尽可能多的人员和敌人的情报，让他们按自己的办法去独立完成。

司令官首先介绍了可能来犯的敌人兵力，提出将以部分巡洋舰和驱逐舰应对日军对阿留申群岛的威胁。在中途岛，他首先排除了第一特混舰队的7艘战列舰，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两支航母舰队和中途岛陆基航空兵身上。上将指出：

一、第十六特混舰队最迟将于6月1日进入中途岛附近既定海域。

二、第十七特混舰队将在6月2日与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弗莱彻将取得3艘航母的战术指挥权。

三、在中途岛能够容纳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部署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战机。

四、从中途岛和约翰斯顿岛起飞的“卡塔琳娜”将实施全方位远程侦察，为航母和陆基战机——包括从夏威夷出发的B-17准确找到攻击目标。

五、中途岛陆基飞机必须顶住敌人不间断且猛烈的空袭，保住航空基地。

六、由12艘潜艇在中途岛以西组成警戒线。

七、4500名斗志顽强、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员将奋力守卫中途岛。

鉴于己方实力明显弱于对手，尼米兹指出，不能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航母部署将决定战役成败，远程搜索将提供先发制人的机会，陆基飞机将极大吸引敌军注意力并竭力消耗敌军，使航母可以在离中途岛相当近的地方待机，从而在机会出现时及时行动一击致命。中途岛东北370公里处是航母舰队最佳攻击出发位置。美军只能侧翼应敌。就像一只饥饿的老鼠，既要一口吃掉鼠夹上的奶酪，又不能触动夹子上的弹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如假包换的正宗上将，尼米兹的话无疑是非常难懂的。换成冒牌中尉老酒通俗的话就是：强盗要来咱家里打劫，按说咱们应该挡在门口和他决斗。但强盗实在太厉害了，和人家死拼毫无胜算。咱聪明的做法就是让女人——中途岛陆基航空兵——站门口和他骂架，咱们——航母特混舰队——拎砖头躲在院墙外边，趁强盗打女人时冷不防一砖头扔过去把他砸死，至少也砸他个生活不能自理。

尼米兹同时提出，在中途岛的防御上完全没有破釜沉舟的必要。他希望两位航母指挥官在积极进攻的同时保持足够理智，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对敌人的最大伤害。“要遵循盘算好了再去冒险的原则，这点你们可这样理解：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如果暴露自己不能给敌人造

成更大损失，那就不要暴露自己。”如果情况不利时可以随时选择撤退，听任中途岛陷落敌手。日军东进如此之远夺取的任何据点将来都可以不费多大力气成功收复。尼米兹对中途岛的后勤补给非常清楚，夺回“易攻难守”的小岛并不困难，保全3艘航母比保住岛屿更加重要，绝不能在一次大战中彻底垮下来！“你能夺走的我一定也能夺回来，不与敌人做一城一池的死拼。”

尼米兹为两支舰队设计的会合点是中途岛东北600公里——北纬32度、西经173度，并满怀希望地将之命名为“幸运点”。

两只舰队必须按预定计划在“幸运点”会合，否则整个战略都会落空。如果弗莱彻来得太晚，斯普鲁恩斯就会处于困境或被迫单独出击。如果太早，就需潜伏在该海域等待斯普鲁恩斯，很可能被日军提前发现。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重重。会合固然要求精确计算时间，进攻时机的选择则更需要精细恰当，它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

一、让日军接近中途岛，但又不能太近。

二、必须尽量接近敌人，但又不能靠得太近。

三、依靠侦察手段和个人直觉，在最恰当时机趁日机停在甲板上时予以突袭，但又要避免我方遭受类似的攻击。

即使是两名必须在空中携起手来否则就会坠落丧命的杂技演员，也不至于要像这两位将军今天这样，需要毫厘不差的配合。正如尼米兹后来所言：“当时形势非常困难，需要我们的航空母舰最精确地把握时机。”

只看到对手的强大往往就会失去信心和勇气。尼米兹坦言，尽管日本人赢面较大，但我们绝非毫无机会。美军同样存在诸多有利因素。第一是情报。我们已完全掌握了日军的行动计划，可以据此有针对性地从容部署。第二，内线作战的美军占有主场之利。中途岛距珍

珍珠港仅1850公里，而距柱岛有4000公里之遥，日军陆基飞机无法提供有效支援。岛上已部署了强大的航空力量。劳师远征的日军后勤补给压力巨大，不可能在这一海域滞留过长时间。第三是通信，太平洋海底电缆将保证中途岛与珍珠港间的战时通信畅通无阻，日本人根本无法窃听。第四，美军雷达可以及时发现来袭之敌并做出从容应对。最后尼米兹说，我军官兵在勇气上丝毫不逊于对手，就像他们刚刚在珊瑚海表现的那样，他们的能力出类拔萃，其中经过适当训练的人应该比对手更加出色。战胜敌人困难巨大，但一旦取胜就将带来莫大的收益。尼米兹相信身边的这些人，“我们有实力搅乱日本人的美梦，等着看好戏吧”。

如此重要的会议美国人只开了1个多小时，更没有日军花里胡哨的推演——也没时间。会议最后，尼米兹用平静而坚定的语调再次提醒两位指挥官：必须遵循不轻易冒险的原则，如果战局过于不利就立即撤退，尽可能多地把舰船带回来，保存实力将战线拉长。

会议结束后，回到“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几乎彻夜难眠。大战在即，他还不能集中精力去思考未来的战术细节，而要抽出时间对尼米兹提出的疑问做出合理解释。第二天一早，弗莱彻向司令官提交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在珊瑚海的全部做法及原因。一向讨厌文案工作的弗莱彻大篇幅摘录了舰队参谋部另外提交给珍珠港的珊瑚海行动报告。

对金提出的问题，尼米兹本就没打算追究，现在也不是认真追究的时候，他只是在竭力帮弗莱彻寻找一个适当借口，以便对金有所交代。在看完弗莱彻草草拟就的报告之后，尼米兹在29日写信给金，说已经详细调查了弗莱彻看似缺乏积极的举动和在珊瑚海没有发动水面夜袭的真相，这些情况均得到了令人满意的澄清，“希望您能有同感”。最后尼米兹在信中说：“我希望并相信，您在读完随附的信件后会同意我的如下看法：弗莱彻干得非常出色，他在珊瑚海的巡航中

表现出了优秀的判断力，他是一个出类拔萃、能征善战的海军军官，我希望他今后能继续担任航母特混舰队指挥官。如果您能批准我先前的建议，授予弗莱彻优秀服役勋章并晋升他为中将，我将不胜感激。”虽然一贯吹毛求疵，刚愎自用，金还是勉强同意了尼米兹充满恳切之词的任命请求，但晋升中将免谈。大战在即，美军实在不宜再临阵换将了。再说弗莱彻已经准备出发，生米已下进锅里了。

28日6时45分，“约克城”号从第十六号泊位转入了一号干船坞。航母尚未停稳，载满维修工的平底船已靠了上去，逾1400名电工、机械工、电焊工蜂拥而上。缆绳尚未系好，舰上已响起了敲打之声。

船坞中的水尚未完全排干，尼米兹、弗莱彻和巴克马斯特就涉水而进抵达现场。尼米兹向海军船厂厂长威廉·弗朗少将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航母恢复战斗力”。司令官开出的期限是3天，听到这话，弗朗差点没晕过去。尼米兹鼓励大家“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舰舱修理专家赫伯特·芬格斯塔德少校代表大家表了决心。尼米兹早断定菲奇所说航母维修需3个月的说法极不现实。“约克城”号的推进器、升降机均可正常使用，木制飞行甲板在返航途中已提前修复。被炸坏的隔舱可以暂时用木料撑住。被炸弹洞穿的舰体只需几天就能修好。尼米兹认为，船厂90天能把它修得跟新的一样，现在自己不需要一艘新舰，只需它能航行，飞行甲板能起降飞机就足够了，它搭载的舰载机将决定未来战役的胜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尼米兹实在没有办法。如果“约克城”号缺席未来的战斗，中途岛海域敌我航母之比将是日军4~5艘，美军2艘。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让美军几无取胜希望，也很难鼓舞起参战官兵的士气。尼米兹知道，日军在珊瑚海有2艘航母受伤。美军航母可搭载的飞机较多，如果“约克城”号投入作战，美军在即将开始的大战中就能投入逾230架舰载机，与敌4艘航母的舰载量大致相仿。那艘永不沉

没的“中途岛”号航母上有多达三位数的飞机，如此美军完全可以与凶悍的日本人一决高下。

弗朗厂长尽其所能抽调工人登舰抢修。刹时舰上焊花四溅，到处可闻铆钉枪发出的嘀嘀嗒嗒声。美国人采取了“用等重、等强度、等剖面系数的材料换下舰上被炸毁和损坏部分”的简易办法，根本不再设计制图，需要更换的部件先在舰上做出木制模板，迅速送修理车间依样加工，旋即拿回重新换上。维修工作通宵达旦。因电力使用过多，檀香山部分地区的生活用电被停掉，不断有居民打来抱怨电话，但他们的抗议铁定无效。凭借强大的技术力量和维修工的不懈努力，遍体鳞伤的“约克城”号神奇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到5月29日清晨，码头人员已开始往干坞内注水，同时仍有数百人在舰上敲敲打打。它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从干船坞中滑出，缓缓进入正常泊位停下，修理、加油补给和接纳战机的任务同时展开。

照此速度，一天后航母即可出港，奇迹在一种从未有过的上下一致的协作精神下产生了，它的维修最终只费时68小时。海军历来注重整洁，但现在不是讲究美观的时候——关键时刻命比脸更重要——不影响作战或舰体安全的部分未加修理。每一名参加抢修的工人都清楚，连尼米兹上将都亲自来监工，说明形势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现在所有人都是战斗员，这里同样是战场，大家的一钉一铆都关乎国家的命运。

尽管修理工作如此匆忙，修理也进行得并不彻底，但“约克城”号已可以开动，也能够起降飞机了——这就够了。损管参谋格思里中校不太满意，认为航母水密完整性已被破坏，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如初，同时怀疑航母能否在下一场战斗中生存。但舰长巴克马斯特非常乐观：“接缝处重新打了铆钉，舱壁、房门和舱门都得到了他们当时力所能及的最好修理。我感觉这是一次临时修补，但足以保证我们出海，迎接任何将要发生的事情。”

27日下午，接到太平洋舰队航母管理办公室的通知，战斗机中队、俯冲轰炸机中队和鱼雷机中队奉命调离，只有肖特的侦察轰炸机队留在了舰上。从2月初就滞留在海军卡内奥赫航空站的3个中队——它们原属“萨拉托加”号——奉命加入“约克城”号飞行大队。其中只有麦克斯维尔·莱斯利少校的俯冲轰炸机队最近上过航母，兰斯·梅西少校的鱼雷机队缺乏实战经验，还好约翰·萨奇少校的战斗机中队带来了27架机翼可折叠的最新式“野猫”。弗莱彻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新来的人还没有适应这艘母舰。尼米兹拒绝做出变通。事实证明，弗莱彻和“约克城”号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这些新来的兄弟，之后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用“优异”二字形容都远不够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对阵双方准备工作的重大差异。客观上讲，美国技术强大，他们可以在短短3天内让一艘重伤航母恢复战斗力，与日本人轻易放弃“双鹤”形成了鲜明对比。主观而言，本次美军纯粹以“哀兵”姿态出战，胜利欲望远比对手更强烈，愿意主动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日本人放弃“双鹤”是其“胜利病”的典型表现，精神上的狂妄自大和不思进取决定了他们在不久后的战斗中遭遇失败。“胜利病”已悄无声息地消磨掉了日军的意志和创造力。两军在灵活性上也存在重大差异，美军能用“萨拉托加”号的飞行中队去充实“约克城”号，僵化的日军却不愿灵活变通为“瑞鹤”号凑出一支航空大队。与早期通过不懈努力接连取得胜利相反，此时联合舰队正梦游般地走向宿命的战场，他们将为“骄兵必败”做出最新的诠释。

尼米兹要干的事儿太多了。27日，他致电墨尔本的利里中将，配合在南太平洋实施佯动。从28日开始，“丹吉尔”号和“盐湖城”号模拟一支航母舰队频频发报。当晚，“丹吉尔”号的“卡塔琳娜”还光临图拉吉胡乱扔下了几颗炸弹。东京军令部得出“美军2艘主力航母仍在南太平洋”的错误判断即来源于此。

但不能因为美军最后打赢就什么都好。让人感到可笑的是，直到5月29日，各航母翘首以盼的21架“复仇者”鱼雷机才姗姗来迟。这种新型鱼雷机性能远超正在使用的“蹂躏者”。但因来得太晚，仅“大黄蜂”号和“萨拉托加”号装有强度足以应对这种飞机的阻拦装置——此时“大黄蜂”号已出海，尼米兹只好下令将其中6架紧急派往中途岛，最后勉强赶上了战斗。

众多不同军种的战机陆续抵岛，中途岛急需一位经验丰富的航空指挥官，深谙用人之道的尼米兹自然不会忽视这一点。他选中了福特岛海军航空站作战处长罗根·拉姆齐中校——当初珍珠港遭袭时那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就是这老兄发出去的。拉姆齐曾在“兰利”号、“萨拉托加”号、“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服役，同时精通水上飞机业务，后来又学会了驾驶陆上飞机，中途岛的那些飞机他几乎都熟。此外，他还担任过瓦胡岛空中巡逻协调军官，熟悉各军种的活动。为人豪爽、友善的他和陆军配合良好，如此全才自然无法逃过尼米兹的慧眼。

拉姆齐同时得到了参谋长德雷梅尔的大力举荐。拉姆齐在海军学院学习时，德雷梅尔正好是他的战术教官。1935年，海军学院曾进行过一次以日本攻打中途岛为背景的演习，拉姆齐正是参演军官之一。两大巨头一致认为，拉姆齐正是出任岛上航空指挥官的不二人选。

和山本对中途岛志在必得不同，尼米兹只是为了围绕小岛与日军游斗，并无死守硬拼的打算。他认为中途岛一旦失守，日军兵锋肯定直指珍珠港，必须未雨绸缪地为未来的战斗保存尽可能多的实力。

“万一中途岛有失陷的危险，你务必把留下来的重武器、轰炸机及B-17全撤出来。”做完指示，尼米兹问拉姆齐：“你有什么要求吗？”

“有，”拉姆齐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您会把我从中途岛调回来吗？”

这对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来说简直就不算个事，尼米兹当场爽快答应。后来他不但兑现了诺言，还给拉姆齐颁发了晋升上校的证书。28日，拉姆齐乘1架“卡塔琳娜”飞抵中途岛，这天共有12架同型机抵达那里。

29日，1架陆军B-17和4架B-26及15名军官和20名士兵飞抵中途岛。B-26中型轰炸机要当作鱼雷机使用，所有飞行员从未投放过鱼雷。只能实施高空水平轰炸的B-17对航行中的军舰投弹命中率更低。尼米兹对他们的期望也不高，只希望这些杂牌军能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并打乱他们的节奏，为训练有素的舰载机实施突袭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潜艇部队也按计划提前进入预定阵位。英格利希少将共有25艘潜艇参加即将开始的战斗，其中6艘随西奥博尔德在北太平洋活动，其余19艘用于中太平洋。英格利希将4艘部署在瓦胡岛以北，防止日军再次偷袭珍珠港。3艘在中途岛和瓦胡岛之间游弋。其余12艘置于中途岛以西320公里和以北240公里海域，形成两道警戒线，把守中途岛的西部、北部入口。

6月1日，菲奇率第十一特混舰队悄然驶出圣迭戈，舰队核心是“总起大早赶背集”的“萨拉托加”号——日军媒体1月就报道这艘航母已被潜艇击沉。为航母护航的只有“切斯特”号重巡洋舰、“圣迭戈”号轻巡洋舰及区区4艘驱逐舰，美军兵力奇缺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菲奇注定无法及时赶到战场，除非日军推迟进攻或罗彻福特的预测不准。

“切斯特”号上还有菲奇的参谋人员和“列克星敦”号的部分幸存者，包括原舰长谢尔曼上校和副舰长塞利格曼中校，《芝加哥论坛报》战地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也在这艘舰上。塞利格曼违反保密规定，将下发的日军中途岛作战计划告诉了自己的记者朋友，随后引发了一系列意外变故，后文详叙。

5月31日晚上，尼米兹睡得比近几周任何一天都早。他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我希望在最近几天白天时间能够长一些，以便能得到充分休息。”他不能违反保密规定把即将开战的消息告诉夫人，但在信尾还是加了一句，“总有一天，我们的业绩将载入史册，但现在还不到时候”。

出征前的山本写信给情人，人家尼米兹却是给夫人写信。看来在关键场合，这正牌夫人还真比地下情人管用得多。

大军出征

濑户内海沉睡在夜幕之下，柱岛的联合舰队已苏醒了。“赤城”号甲板上，身穿洁白水兵服的船员已开始了忙碌的起锚作业。在旗舰周围，20艘战舰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今天，这支无敌舰队将朝一个新战场进发，此时是1942年5月27日清晨4时37分。

这里是柱岛，与英国斯卡帕港、美国汉普顿港一样举世闻名，世界第三大海军日本联合舰队的核心基地，锚地之大足以容下整个日本海军。柱岛是一个坚固安全的良港，非常适宜舰队出海航行。从这里出发的舰船数小时就能驶入外海。这里远离商船航道，非常隐蔽，不易被敌人窥视侦察，优越的自然条件简直是为联合舰队量身打造似的。港口周围，有小型舰只昼夜巡航。锚地不远处分布着许多丘陵起伏的小岛，从岸边到山顶都种满了庄稼，但几乎每座小山顶都部署了精心伪装的高射炮群，小岛的和平不过是假象而已。

柱岛距繁华港口城市广岛仅40公里，东北30公里是海军大型军火库和吴市船厂——联合舰队许多舰船就是从这里开出来的。船厂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寂静小岛，岛上一所看似普通的学校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齐名。日本海军几乎所有高级军官都在此接受过海军战略战术培训，它就是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兵学校”。锚地、船厂和学校间的巧妙结合，使这片内海堪称日本海军的摇篮。

从“赤城”号向南望去，是象征帝国海军巨大力量的战列舰队。其中最高大的当属山本的旗舰——前无古人很可能也后无来者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它巨大的身影遮盖了港湾中的其他舰艇。“大和”号四周簇拥着包括“赤城”号在内的68艘战舰。此刻这支蓝灰色的庞大舰队静悄悄地抛着锚。为准备随后的出击，已加满燃油、弹药的军舰水线压得很低。

由山本直接统领的第一战列舰战队包括“大和”号、“长门”号、“陆奥”号3艘巨舰，它们和高须四郎第二战列舰战队的“伊势”号、“日向”号、“扶桑”号和“山城”号加起来是7艘战列舰。每艘巨舰周围都布有防雷栅，珍珠港事件使日军充分认识到保护舰艇免受鱼雷攻击的重要性，即使在内海也是如此。

日本海军有一种说法：“真正的武士应该一周工作8天。”如此看来，这些硕大无比的家伙就是地地道道的“懒虫”。当南云的航母舰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时，它们一直静静地泊在那里，等待着传统意义上的海上对决，这支部队因此获得了“柱岛舰队”的雅称。飞行员曾经戏言，它们好像在整个战争中都未准备好，似乎在耐心等待美国人修复在瓦胡岛遭重创的战列舰。其中也有例外，第三战列舰战队的4艘快速战列舰“比叻”号、“雾岛”号、“榛名”号、“金刚”号就通过出海战斗赢得了足够的尊敬，它们或与南云一道征战珍珠港和印度洋，或随近藤南下中国南海，取得了与其地位匹配的骄人战绩。

这支威武雄壮的“柱岛舰队”要推后2天才能出发，中途岛作战的急先锋依然是战功卓著的南云舰队。6时整，“赤城”号桅杆上升起了“按计划出发”的信号旗。轻巡洋舰“长良”号率先起航，紧随其后的是第十驱逐舰战队的11艘驱逐舰。依次跟进的是第八巡洋舰战队的“利根”号、“筑摩”号，第三战列舰战队第二小队的“榛名”号、“雾岛”号，最后出场的才是开战以来威震天下的天皇巨星——代表日本海军核心攻击力量的“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上，给太阳旗增辉最多的无疑正是这支舰队。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从珍珠港一路打到印度洋，南云忠一的大名已让美、英、荷、澳的海军同行刻骨铭心，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现在这支舰队将再次扬帆出航，全体官兵斗志高昂。大家确信，本次出征将为帝国海军再次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那些晚些时候才能出发的船上的人拼命挥舞手臂或帽子，为缓缓驶过的航母舰队欢呼呐喊，机动部队官兵则以相同的动作与之呼应。

“赤城”号的桅杆上，飘扬着南云司令官的中将将旗——在战舰升起将旗是每一位海军军官的梦想。日本海军差不多有100面这样的旗帜，其中4面就出现在这支舰队里——其余分别是第八巡洋舰战队、第二航空战队、第十驱逐舰战队的3位少将司令官阿部弘毅、山口多闻和木村进的将旗，同样是少将的草鹿只能暂时委屈一下了。老酒要是有一面这样的将旗，白天插头顶净找人多的地方晃悠，晚上当被子盖着睡觉。

舰队右舷出现了几艘渔船，渔民不明所以地朝舰队欢呼，这与他们半年前孤独出征单冠湾形成了鲜明对比——后来的事实再次表明，做人还是低调点好。机动部队驶过一些小岛时，岸边的小孩儿挥舞着太阳旗欢呼雀跃。27日是海军节，是已故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大胜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37周年纪念日。9时，“赤城”号全体水兵在后甲板列队，举行了简短的纪念仪式。众人朝皇宫方向深深鞠躬，舰长青木泰二郎宣读了东乡的告别词，其中说到“胜利之后要束紧钢盔带”。52岁的青木是南云部队4位航母舰长中唯一没有实战经验的舰长，也是10天后唯一活着回来的舰长，他的余生生不如死。

与舰上的简短仪式相比，东京的庆祝活动极尽奢华之能事。9时30分，在护旗队的带领下，海军仪仗队在军乐声中走过了东京市区，先是到皇宫前广场朝拜，之后前往靖国神社祭奠“光荣阵亡将士之英灵”。

新闻媒体早就为本次海军节进行了精心准备。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与广告报》特意刊发了社论，其中写道：“今年的海军节不只是个纪念性、回忆性的日子，还是个大功告成的日子。日本海军不仅在37年前战果赫赫，而且，此后它又一次次地立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大军功。这是达到巅峰的时刻，是大功告成的时刻！由于德、意潜艇的

频繁活动，更由于帝国海军的不懈努力，今天英国的制海权已经丧失。作为英国帮凶的美国，其海军也几乎被我军摧毁。因此，今天日本已名列世界海军强国之首。这充分预示着日本将在未来世界的历史中崛起，占据与昔日英国拥有的同样地位。”社论最后引用退役中将士藤市郎的论点，“美国兵根本没有士气。如果美国人发动进攻，那只是为了做给本国民众看的”。

各大媒体纷纷讴歌帝国海军开战以来取得的“显赫战绩”，宣称“一亿国民完全可以对海军超人的丰功伟绩”感到欢欣鼓舞。轴心国的盟友也来助兴，东京和横滨的德国侨民在《日本时报与广告报》以1/4版篇幅登出广告，祝贺日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辉煌胜利。意大利的侨民少一些，但也登出了表达同样情感的广告，篇幅仅是德国人的一半，正好与其在轴心国的地位相仿。

这天站出来发表演讲的，按道理最该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但一向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山本选择了沉默，他更希望用很快来到的中途岛胜利作为回答。《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头版刊登了山本的巨幅照片，第三版关于对马海战的介绍中，对山本的渲染几近谄媚：

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海军士官生山本失去了两根手指。要是他失去三根手指，按规定就不能继续留在海军了。可以说，一个手指之差使这位士官生得以在37年后担负起与已故东乡大将相同的职责。因此，人们完全可以称这是上天对日本的恩赐。

大本营海军部报道课课长平出英夫另辟蹊径，开始对日本军人的“崇高美德”大加吹嘘，赞扬他们“作战勇敢、尽忠尽孝、豪侠仗义、优待俘虏”。平出说：“我认为，只有日本国民才会对敌人有如此的厚待。”

10时40分，纪念活动达到了高潮。皇宫正门打开了，一辆黑色劳斯莱斯轿车缓缓驶出，大街上旗帜招展，人头攒动。看到车后排坐着

的那个细长身影，男女老少均虔诚地弯腰深深鞠躬。今天的裕仁特意穿上了海军大将军服，这在以前是罕见的。在这个陆军主宰一切的国度里，天皇在公开场合大多穿陆军总司令军服。

在宣布议会第八十次特别会议正式开幕后，裕仁退出，一众军政要人粉墨登场。14时，首先登台亮相的是内阁首相。东条说：“目前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仅仅是取得这次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奏，我们整个民族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英美列强的影响不彻底铲除，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不彻底打碎，我们的正义之剑就绝不会入鞘。”不知道东条这稿子是不是“三杰”之一的西浦写的，反正年轻时干过多年文秘的老酒是万万鼓捣不出来的。

随后东条谈到了敌人，“他们已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失败，对公众隐瞒这些致命挫折真相的美国正拼命地进行假宣传，妄图缓和国内的批评和指责，防止中立国对其疏远。这里，我不禁要对美国和英国的广大民众表示同情”。

随后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闪亮登场。在简单叙述德意日同盟坚不可摧且面临的美好前景之后，东乡做出了英国即将灭亡的预言，随后集中力量对美国人进行谩骂：“美国陆海军接连不断地遭到惨败，但美国政府对公众封锁了消息，同时散布假捷报，企图维持国民信心。美国政府根本不顾民众的利益而专横地把整个民族拖入与日本的这场目的不明又断无胜利希望的战争。这样，美国各知识阶层一定会对政府发出不满的呼声，这是非常自然的事。美英两国推行其牺牲弱小国家的传统方针，肆无忌惮地把战火烧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已经对上帝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他们这样残暴肆虐，最终必将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由于是海军节，有“东条裤腰带”雅称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也必须说上几句的。对联合舰队即将发起的中途岛战役，岛田无疑心知

肚明。他骄傲地向民众宣称：“海上战事持续到3月中旬，敌人在西南太平洋的战略要地悉数落入我军之手。凭借此种最为有利的态势，从那以后，我们大日本帝国海军怀着摧毁敌人无比坚强的决心，已经发动，并正在进行积极的、大规模的攻势。”在列举了开战以来海军稍显夸大的战果之后，岛田说：“连遭可耻失败的敌人现正集中全力扭转战局并加强兵力。不言而喻，敌人将动用一切手段向我们发动反攻。因此，我们不应该——哪怕一刻也不应该丧失警惕。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帝国海军将士斗志昂扬，充满必胜信心。他们将一如既往，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征服敌人，以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就在一众大腕登台高谈阔论之时，南云第一机动部队已驶入了浩瀚的太平洋。静冈的海岸线渐渐消失在远方，“赤城”号甲板上，15岁零8个月的三等海曹土屋良作正凭栏默默眺望家乡。同一时间，“苍龙”号舰桥上来自鹿儿岛的海军少尉——57岁的方立健也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两人是3057名死亡水兵中最少者和最长者——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眺望自己的家园。10天之后，他们将跟随服役的航母长眠于冰冷的太平洋海底。

舰队正在高速行驶。4艘航母排成两路纵队，“飞龙”号、“苍龙”号在左，“赤城”号、“加贺”号在右，它们周围有两道高度警惕的警戒圈。在内警戒圈，“筑摩”号和“利根”号在航母左右斜角前方，“雾岛”号和“榛名”号在左右斜角后方。“长良”号和11艘驱逐舰组成外警戒圈。它们包括第四驱逐舰分队“野分”号、“岚”号、“萩风”号、“舞风”号，第十驱逐舰分队“风云”号、“夕云”号、“卷云”号，第十七驱逐舰分队“浦风”号、“矶风”号、“谷风”号、“滨风”号。三大祥瑞之一的“野分”号出现在机动部队行列之中，仿佛预示着南云此行前途的不可预测。为避开美军潜艇

跟踪，机动部队以20节的高速航行。很快夜幕笼罩了海洋，舰队已安全通过危险区，向着宿命的战场奋勇挺进。

当天晚上，忙了一整天的渊田早早上床准备就寝。从印度洋返回之后，渊田一直觉得胃部不适，几天前他曾到一家陆军医院住院观察，医生诊断为饮酒过度引起的溃疡，告诫务必戒酒。“赤城”号军医长玉井开始也认为问题不大。但登舰第一天就出了意外，刚刚入睡的渊田疼得捂着肚子缩成一团。勤务兵迅速叫来了医生，玉井告诉大汗淋漓的渊田，“急性阑尾炎，立即手术”。渊田恳求玉井能否暂时处理一下，使他可以坚持7~10天打完这一仗。玉井对此断然拒绝，执意必须立即手术。

听到渊田患病的消息，南云、草鹿、源田都急匆匆赶了过来。虽然心中很不情愿，因为渊田的位置是常人无法取代的，由他带队攻击对其他飞行员本身就是一种鼓舞，但他们都勉强支持了玉井的意见，这种事情毕竟局外人不太好说。大家劝渊田好好静养，告诉他未来的战斗将十分轻松，没有他参加别人也行。仗还没打，南云已经折了一臂。命运往往就是如此，噩运来临之前往往会有先兆，只是没人能提前看出来。

28日14时30分，几艘舰船出现在机动部队视野之中，它们是由“极东丸”号等5艘油轮组成的补给船队，护航的是驱逐舰“秋云”号。补给船队加入方阵之后，南云下令舰队向东北偏东方向行驶，航速14节。

就在渊田抱肚子打滚儿差不多时间，5月27日20时40分，日军另一支参战部队——田中赖三的中途岛登陆船队从塞班岛拔锚启航。15艘运输船上搭载着5800名士兵。在南云舰队扫清障碍之后，太田实将率海军第二联合特别陆战队的2800人攻打沙岛，一木的3000名陆军将攻打东岛。之后中途岛防务由太田实的海军陆战队承担。

藤田类太郎的水上飞机母舰部队与田中一同出发。2艘母舰“千岁”号和“神川丸”号由“早潮”号驱逐舰护航。藤田的任务是占领库雷岛并建立水上飞机基地，为中途岛登陆作战提供近距离支援。

由于近期美军潜艇活动频繁，坐镇轻巡洋舰“神通”号的田中有10艘驱逐舰提供护航。它们是第十五驱逐舰分队的“黑潮”号、“亲潮”号，第十六驱逐舰分队的“雪风”号、“天津风”号、“时津风”号、“初风”号，第十八驱逐舰分队的“不知火”号、“霞”号、“霰”号、“阳炎”号。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出现在田中船队之中，这支队伍最先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为避开可能存在的美军潜艇，田中虚晃一枪先向西行，然后绕至提尼安岛以南转向东方航行。

1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肯定不足以保证运输船队的绝对安全。在田中西南方向75公里，行驶着另一支强大的护航舰队。它们与田中同一时间从关岛出发，这就是栗田健男的近距离支援舰队，核心是第七巡洋舰战队的4艘重巡洋舰“熊野”号、“铃谷”号、“三隈”号、“最上”号。单论速度，栗田的几艘舰可能是当时的世界冠军，可以轻松跑出35节以上的高速。栗田舰队不但要保证田中运输船队的航途安全，其40门203毫米火炮还将为登陆行动提供近距离炮火支援。跟随栗田的还有第八驱逐舰战队的“朝潮”号、“荒潮”号以及油轮“日荣丸”号。

参加中途岛和阿留申作战的部队中，最早出发的当属角田觉知领军的第二机动部队，先于南云一天，于5月26日中午离开本州北部大凑港，经津轻海峡向东驶入朔风怒号的北太平洋。当天仲夜，角田遇到了漫无止境的浓雾。即便浓雾给未配备雷达的角田舰队带来了航行困难，但它们还是很受角田欢迎，这样可以减少舰队被那些据悉埋伏在北海道以东水域的美军潜艇发现的危险。角田同时热切期望，6月3日空袭荷兰港时这场大雾会不送而走。

第二机动部队的核心是第四航空战队的2艘轻型航母。其中“龙骧”号搭载了16架零战和21架鱼雷机，“隼鹰”号搭载了24架零战和21架俯冲轰炸机。为航母护航的是第四巡洋舰战队第二小队的“摩耶”号和“高雄”号重巡洋舰以及第七驱逐舰分队的“潮”号、“涟”号、“曙”号。角田的任务是袭击荷兰港并对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实施空袭，为细萱部队的登陆扫清障碍，并随时歼灭前来挑衅的美军舰队。

因第四航空战队参战太少，联合舰队特意将一些参加过珍珠港作战的“老鸟”充实进航空队，如“隼鹰”号战斗机分队长志贺淑雄——偷袭珍珠港航途中办画展的那位——俯冲轰炸机分队长阿部善次等，随时准备带队出击并给菜鸟提供技术指导。

角田出发两天之后，5月28日，细萱的北方主力部队也从大凑启程。细萱部队包括重巡洋舰“那智”号及“雷”号、“电”号驱逐舰，随同出发的有大森仙太郎少将的阿图岛攻略部队，包括旗舰“阿武隈”号轻巡洋舰和第二十一驱逐舰分队的“若叶”号、“子日”号、“初春”号、“初霜”号，其护航的“衣笠丸”号运输船上运载着北海支队的1143名陆军士兵，其任务是攻占阿图岛。基斯卡岛攻略部队也在同日随主力出发，包括第二十一巡洋舰战队的“木曾”号、“多摩”号轻巡洋舰，“浅香丸”号、“栗田丸”号辅助巡洋舰及第六驱逐舰分队的“响”号、“晓”号、“帆风”号及3艘扫雷舰。“白山丸”号运输船上装载着海军舞鹤第三特别陆战队的550名士兵，其任务是攻占基斯卡岛。“球磨丸”号运输船上装满了建筑材料和一个建设工兵大队的700人。山崎重辉第一潜艇战队的6艘潜艇将负责支援细萱的作战。北方作战海上主力是高须四郎的阿留申警戒部队，他们将随山本主力舰队一同出发。

在柱岛基地，第一次征战海上的宇垣特意理了发，还配了假牙，他在《战藻录》中感慨地写道：“我坚信老天一定会保佑我们的，我

们将以高昂的斗志执行在东方的重大使命，重创敌军。”三和同样信心十足，在当晚的日记中说：“只是担心碰上的美舰不够多，但愿老天保佑我们能遇上敌人大舰队。据悉敌人已在澳大利亚附近水域集中，如果情况属实，我担心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舰队决战了。”

三和的担心纯属多余。就在他写日记的差不多时间，5月28日清晨，美军第十六特混舰队已做好了出征准备。8时50分，拖轮开始撤走“企业”号右舷的防雷网。9时许，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率先出港，随后11艘驱逐舰鱼贯而出。10时40分，“北安普顿”号领銜6艘巡洋舰相继驶入太平洋。11时10分，“企业”号庞大的身躯开始启动，11时59分驶出军港，22分钟后“大黄蜂”号也顺利出港。舰队旋即以25节向中途岛驶去。此时，可怜的哈尔西趴在病房窗户上，一边挠痒痒，一边目送心爱的舰队浩浩荡荡驶向战场。

为2艘航母护航的是托马斯·金凯德少将的第二巡洋舰分队，包括“新奥尔良”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文森斯”号、“北安普顿”号、“彭萨科拉”号5艘重巡洋舰和“亚特兰大”号轻巡洋舰。负责警戒的是由“菲利普斯”号、“沃登”号、“莫纳汉”号、“艾尔文”号组成的第四驱逐舰分队和由“巴尔奇”号、“科宁厄姆”号、“本纳姆”号、“埃利特”号和“莫里”号组成的第六驱逐舰分队，亚历山大·厄尔利上校担任指挥。斯普鲁恩斯还有一支由“西马伦”号、“普拉特”号油船组成，由“杜威”号和“蒙森”号驱逐舰护航的补给船队。

“企业”号舰桥上，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斯普鲁恩斯眉头紧锁，目光炯炯。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军港，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威克岛的诱惑力多么巨大，绝不将舰队带入该岛周围1300公里海域。日军显然已加强了那里的航空力量，他不打算与敌军陆基航空兵交锋。目前美军困难多多，还不是主动出击的时候。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将

率舰队成功收复威克岛。将军的目标未能实现，威克岛直到战争结束仍在日本人手中。

斯普鲁恩斯希望在即将迎来的大战中击沉更多日军舰艇——越多越好，但他不得不正视此时美军兵力捉襟见肘的残酷现实。此时尼米兹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你们必须遵循不轻易冒险的原则”。如果中途岛最终沦陷但航母无恙，他会因未能守住岛屿受到国人责骂，不管有没有尼米兹的命令。如果守住了岛而航母遭到损失，他就违背了司令官要求的风险评估命令。当然，最坏的结果是既未守住小岛又损失了航母，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珍珠港将完全失去防御，日本人的下一轮攻击乃至更多的打击将接踵而至。现在时间对美国人极端重要，他必须尽可能多地把身边的舰船带回来，打赢眼下这场战役需要足够多的运气。

舰队主要指挥官均已收到了司令部下发的第29—42号作战计划。大家认为，这是一份具有迷惑力且令人提心吊胆的文件。计划虽未透露情报来源，却叙述了敌人进攻的细节和具体时间，其详尽程度令人惊讶。“企业”号领航主任理查德·鲁布尔中校是一位惊险小说痴迷者，也被这一计划惊得目瞪口呆，“我们付给东京为我们工作的人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中校认为如此翔实的情报只能来源于美国潜伏在东京的某一位间谍。他完全想不到，这些东西全来自他经常路过那栋楼的地下室。别说鲁布尔，就连陆军参谋长也以为尼米兹的情报来自他熟知的“魔术系统”。

航行途中，斯普鲁恩斯出人意料地任命“企业”号舰长默里上校为航空大队指挥官，虽然“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上校资历更深，立即要晋升少将。显然斯普鲁恩斯想把航空作战指挥权放在身边。这一无可厚非的做法引起了米切尔的强烈不满，他和斯普鲁恩斯的不睦由此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就在美第十六特混舰队驶向大海的同一天，东京时间5月29日5时，山本亲率主力舰队从柱岛拔锚起航。首先出海的是西村祥治的第四驱逐舰战队，轻巡洋舰“由良”号一马当先，随后“村雨”号、“五月雨”号、“春雨”号、“夕立”号、“朝云”号、“峰云”号、“夏云”号7艘驱逐舰驶出内海向丰后水道迤迤进发。紧跟其后的是近藤率领的第四巡洋舰战队“爱宕”号和“鸟海”号，以及高木武雄第五巡洋舰战队的“妙高”号和“羽黑”号4艘重巡洋舰，随后是久经沙场的第三战列舰战队第一小队的2艘快速战列舰“比叡”号和“雾岛”号，由三川军一指挥。舰队末尾，是搭载战斗机和鱼雷机各12架的轻型航母“瑞凤号”——它是顶替在珊瑚海战沉的姊妹舰“祥凤”号出战的——及驱逐舰“三日月”号。

高潮一幕接着一幕，随后驶出锚地的是主力舰队的护航舰只。最前面是第三驱逐舰战队的旗舰轻巡洋舰“川内”号，上面飘扬着桥本信太郎的将旗。它身后的“吹雪”号、“白雪”号、“初雪”号、“丛云”号属于第十一驱逐舰分队，“矶波”号、“浦波”号、“敷波”号、“绫波”号则属于第十九驱逐舰分队。

表面看这一阵势已足够威风，但比起随后出场的几位“博士后”，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初中生”而已。随后驶出的才是开战以来一直无所事事的巨型战列舰。第一战列舰队由山本亲自坐镇，虽只区区3艘舰却端的非同小可。世界第一战列舰“大和”号长259米，宽39.6米，满载排水量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它的冠军地位一直到1963年才被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掠走。舰上9门三联装460毫米巨炮一次齐发就可射出13吨炮弹，一座2000吨重的炮台几乎与一艘驱逐舰等重。2500名水兵在舰上就像在家里一样舒适——它因此被讥讽为“大和旅馆”——当时美英所有主力战列舰都无法近前与之格斗。“大和”号不仅块头大火力强，速度也有惊人的27节，这在战列舰中是极其罕见的。

“大和”号身后是“长门”号和“陆奥”号，这对姊妹舰排水量均为3.27万吨，作为战列舰它们显然已过了壮年时期。两舰装有16门406毫米大炮，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现代化改装。

随后驶出的是阿留申警戒部队岸福治第九巡洋舰战队的12艘驱逐舰——“朝雾”号、“夕雾”号、“白云”号、“天雾”号、“海风”号、“山风”号、“江风”号、“凉风”号、“有明”号、“夕暮”号、“时雨”号、“白露”号。日本海军三大祥瑞“雪风”号、“野分”号、“时雨”号联袂出演，也难怪日军在这次空前的大海战中铩羽而归。驱逐舰身后是第九巡洋舰战队的“北上”号和“大井”号轻巡洋舰。

最后驶出基地的是第二战列舰战队，高须的旗舰是不久前刚出事故的“日向”号。“伊势”号、“日向”号、“扶桑”号、“山城”号4舰均为一战时的老舰，现今已是日落西山。4舰都是针对传统水面舰炮对决建造的，每舰有12门356毫米主炮，火力依然强大。实际就是让日德兰海战的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站在“大和”号舰桥上，一样可以指挥得很好。除了舰炮射程更远、炮弹更大之外，其他并没什么改变。随着航母逐渐成为未来海战的主角儿，它们也只好“夕阳无限好”了。

当斯普鲁恩斯舰队全部驶出珍珠港时，山本主力舰队也已驶入丰后水道。“大和”号是首次远征海上，它的参战更增强了日军取胜的信心。“夕风”号驱逐舰与“凤翔”号轻型航母一起充当总后卫。根据计划，高须将于6月3日离开主力舰队前往支援阿留申作战，山本舰队其余舰只将继续向中途岛挺进。总共11艘战列舰、8艘航空母舰、23艘巡洋舰、65艘驱逐舰和近90艘辅助舰只威风凛凛地向东、向北行驶，去进行人类以前不曾想象过的空前规模的大海战。

历史偶尔也会呈现出它幽默的一面——两支相互敌对的舰队在同一天从基地起航，向同一目标奋勇挺进，却又彼此不知晓对方的所在。尼米兹在战役结束几个月后才得知，在南云背后隐藏着一支可怕的战列舰队。未及时发现日军战列舰队出动是罗彻福特情报工作的唯一瑕疵，但运气来了总能逢凶化吉，连这一失误最后都变成了有利因素，它使尼米兹、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能毫无顾忌地投入战斗。当时H站曾隐约侦听到日军战列舰队出击的信息，最终并未得到确认。事实上，即使知道与其对垒的还有一支包括“大和”号在内的战列舰队，美国人也不会改变策略，尼米兹已投入了他能调动的所有力量，准确掌握这一信息只会加大心理负担。对山本来说，对美方行动毫无所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直接关系到战役的成败。

15时，行驶在太平洋上的山本舰队排出了巡航队形。7艘战列舰大致成H形，“大和”号、“长门”号、“陆奥”号组成右边一竖，“伊势”号、“日向”号、“扶桑”号、“山城”号为左边一竖，“凤翔”号居于一横的位置，使其可以不断派出飞机实施反潜巡逻。“川内”号和驱逐舰在H阵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警戒圈。另2艘巡洋舰殿后，间距10000米。舰队以18节向东南行进，每隔5~10分钟做蛇形运动一次。

当晚，风平浪静，皓月当空，但宇垣显然无心赏月。他在日记中烦躁地写道：“负责警戒的驱逐舰战队的行动使人放心不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舰队转入夜间队形时，就像抱小孩儿上床睡觉一样小心翼翼。”

此时，斯普鲁恩斯舰队也正朝中途岛以北海域迤邐而行。美利坚合众国和大日本帝国的海上舰队正朝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两个小点破浪疾驰，双方追求的目标远比这区区弹丸之地要大千万倍。美军舰队的航途可以用“无聊”来形容，最大意外是28日夜间设备故障，29日全天“企业”号没有雷达导航。好在故障很快排除，斯普鲁恩斯回忆

说，“我们都大大松了口气”。“企业”号航海日志上有这样的记录：“飞机和潜艇的侦察表明，日军正在步步逼近，希望真的能够好好接待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大家都渴望当英雄——一定有机会的。”

29日中午前后，山本主力舰队逐渐驶入了风雨交加的海域。“大和”号截听到一艘美军潜艇发往珍珠港的长电。宇垣估计，这艘潜艇位于“田中运输船队前方或附近”。电文内容无法破译，但从长度及“紧急”级别就能看出其重要性，很可能田中的行踪已被发现。如此庞大的一支船队从塞班岛向东北行驶，不可能被简单当作前往威克岛的补给部队。一旦田中行踪暴露，美军一定能据此判断他们的目的地不是中途岛就是夏威夷。宇垣并未惊慌，反而自鸣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田中被提前发现，就可能导致与敌舰队的决战，这是相当受欢迎的。”

但让宇垣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发生了。之前山本精心策划的侦察——第二次“K号行动”出了意外。按预定计划，执行任务的2架川西二式水上飞机将在30日零时从沃特杰出发，当日14时30分到达弗伦奇-弗里盖特沙洲，在该处接受潜艇加油，90分钟后再次起飞，20点45分到达夏威夷上空，完成侦察后于6月1日9时20分左右返回基地，向山本发出珍珠港内美军舰艇分布情况的准确情报。

为执行本次行动，小松特意派出了6艘潜艇，其中3艘在弗伦奇-弗里盖特沙洲等候为水上飞机加油。另外1艘在沃特杰和沙洲间占位，离后者约1000公里实施无线电警戒。第五艘潜艇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待机，作为水上飞机一旦出现意外时的救援船。第六艘潜艇在瓦胡岛以南120公里处巡逻，随时报告珍珠港的气象情况。

但当执行补给任务的“伊-123”号潜艇5月30日抵达指定位置时，发现美军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桑顿”号和“巴拉德”号停在那里，加

油行动无法进行。艇长上野利武立即电告夸贾林，“发现敌舰，加油任务无法执行”。负责实施“K号行动”的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司令官前田稔无奈下令“行动推迟24小时”，指示上野继续在原地隐秘监视，寄希望于美国舰船只是临时歇脚很快离开，重新安排加油飞行。

但第二天情况更糟。上野发现美军2架水上飞机停在沙洲入口，似乎已将该处当作一处临时基地，短时间内肯定不会离开了——这显然是尼米兹的精心安排。加油无法进行，“K号行动”只好放弃。非但如此，上野还不能对美军舰艇发起攻击，这势必带来不必要的关注，进而暴露日军的战略企图。“K号行动”意外受挫，意味着日军无法弄清当时珍珠港内究竟有多少美军舰艇。

即使“K号行动”能够成功，对山本和南云也不会有多大帮助。日机无非发现珍珠港内空空如也，谁敢断定不在珍珠港的美军航母就一定去了中途岛呢？开战以来，那几艘敌航母不是经常不听话到处乱跑吗？连军令部都说了，美军的2艘主力航母还远在南太平洋呢！

山本开始对行动失败并不知情。一直到6月3日，小松才将上述消息电告山本。山本对此并未惊慌，如果美军舰队由珍珠港北上增援，预定由小松在6月1日前于夏威夷和中途岛间建立的潜艇警戒线还能及时发现它们的动向，要不怎么叫双保险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山本寄予厚望的潜艇警戒线最终同样无功而返。由于准备太过仓促，那些潜艇迟到了2天，也就是直到6月3日才勉强到达指定阵位，届时连黄花菜都凉了。在此之前，美军的2支特混舰队早已通过了警戒区域。更要命的是，小松并未将潜艇延迟到达阵位的消息电告山本——这比工作失误更不可饶恕。山本一直以为美军主力依然龟缩在珍珠港呢。中途岛战役中，尼米兹的运气似乎总比山本要好。

但仅凭运气肯定是不能打赢战争的。5月29日上午，“约克城”号已经开始加油补给，其维修工作仍在持续，看来第二天出航已没有问题。当晚，尼米兹写信给金，“‘约克城’号将做好全面准备以保证其出色表现”。他的附言言简意赅，字里行间洋溢着太平洋舰队全体将士迎接大战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迎接预定来访的客人，让他们享受到应有的款待，我们将用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30日清晨，随着水手长一声哨响，尼米兹上将登上了“约克城”号。他感谢维修人员为战斗赢得了宝贵时间，并预祝舰上水兵“行好运，打胜仗”。尼米兹知道得不到休假的水兵可能不爽，但他清楚，一旦他们明白自己在长期出海之后气都未喘上一口就要立即投入战斗究竟为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努力坚持到底的。尼米兹的讲话内容未被完整记录下来，他请巴克马斯特舰长转告大家，为不能给大家应得的休假深表歉意，并保证本次战役结束后将派“约克城”号和它的水兵到西海岸度假，“绝不会再是短短两周”。但这艘航母和它的少数水兵注定再也无法看到美国的土地了。

9时整，弗莱彻率第十七特混舰队悄然驶出珍珠港，名义上是去“进行一次射击练习”，实则前往与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共同执行防卫中途岛、打击日军舰队的艰巨任务。尼米兹手头实在紧张，为航母护航的只有史密斯少将的“阿斯托利亚”号和“波特兰”号2艘重巡洋舰，吉尔伯特·胡佛上校的第四驱逐舰中队——“汉曼”号、“休斯”号、“莫里斯”号、“安德森”号、“拉塞尔”号负责警戒。比起气势汹汹的日军舰队，美军只能以“哀兵”来形容了。

即使如此，尼米兹还不得不分出兵力兼顾阿留申方向。弗莱彻舰队出发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也离港向北驶去，它们将前往加强西奥博尔德少将的第八特混舰队。

同日，中途岛已实施远程搜索。拉姆齐估计岛西北550~740公里内能见度较低，很难提前一天发现来袭的日军舰队，这就意味日军的空袭每天清晨都可能发生。较低的能见度同样会妨碍日军舰队航行的精确度，使其无法在夜间发起攻击。拉姆齐推断，日军将在凌晨一两点钟时通过气候恶劣的海域，在天色微明时确定方位，之后部署发起攻击。就是说，日军很可能在4时30分至5时距中途岛280~370公里放飞舰载机，在6时左右开始攻岛。

根据上述判断，拉姆齐要求侦察机在清晨4时15分出动。当天9时45分，1架执行搜索任务的“卡塔琳娜”发回报告，“遭敌机袭击”。10时08分，另一架“卡塔琳娜”也发回了类似报告。这2架飞机分别在“以中途岛为圆心、920公里为半径的圆周与以威克岛为圆心、1100公里为半径的圆周的两个交点处”与2架从威克岛起飞巡逻的日轰炸机相遇。在随后爆发的遭遇战中，几乎毫无战力的2架美机遭重创，1名美军机组成员负伤。

“卡塔琳娜”作为侦察机性能优异，但存在速度慢、攻击力弱的致命弊端。飞行员曾为它编了一个顺口溜：“既作飞机用，又当小艇摇，出征空中飞，归来水上漂。”鉴于其见敌必死的糟糕状态，有人提议以B-17代为执行侦察任务。对此，拉姆齐不予赞同，此举将大大削弱岛上的攻击力量，再者他不想让日军知道岛上已部署了这种威力巨大的超级武器。

5月30日，又有7架B-17从珍珠港飞来。陆军第七航空队威利斯·黑尔少将及22名军官和50名士兵同机抵达。麦考尔安排新来的官兵住进了帐篷——当然黑尔第二天就飞走了。这一天侦察共耗费2万加仑汽油，麦考尔说，“运输设施的使用已达到了极限”。

31日是周末，又有9架B-17抵岛。中途岛实在太小了，跑道上早已拥挤不堪，夜间滑行和起降都非常危险。随机抵达的沃尔特·斯威尼

陆军中校及30名军官、60名士兵只能住进帐篷。餐食只能管饱，麦考尔在工作日志中写道：“军官食堂有175人用餐，24小时昼夜供应。”有人开玩笑说，这么多增援人员和装备几乎要将小岛压沉到海里去了。

新到的B-17刚刚完成保养和加油挂弹，拉姆齐就命令他们立即起飞执行任务。尼米兹曾告诉他，只要可能，必须在5月31日之后派出B-17对中途岛以西1300公里范围内日军可能的集合点进行搜索。当天巡逻并未发现敌人，派出的轰炸机却迷了航。拉姆齐只好“同时使用雷达和无线电测向”为其导航，最后一架飞机于6月1日3时50分才回到岛上，比原计划晚了4个半小时。当天油料消耗达到了惊人的6.5万加仑。

5月31日，弗莱彻率舰队驶向西北，朝次日下午的加油点前进。一路平安无事。当天夜间，他们穿过了日军潜艇警戒线北端原定监视的海域。即使小松的潜艇能在6月1日到位，也无法发现已经远去的美军舰队。山本的潜艇警戒变得毫无作用，除非从夏威夷方向开来新的增援舰艇。此时珍珠港只剩下地面部队和已被严重削弱的陆基航空兵。

6月1日，向中途岛靠近的美日舰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从“西马伦”号和“普拉特”号上加满了油，这是战斗打响之前最后一次加油。14时25分，“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宣誓就任美国海军少将。

顺利完成加油的南云机动部队再次遇见了倒霉事儿。继渊田手术躺倒之后，舰队“精神领袖”源田也因高烧住进了病号舱。玉井诊断他患了急性肺炎。南云和草鹿实在太忙，不能前来和他沟通。一些参谋和飞行员倒常来探望，告诉源田外边发生的一些情况。这样，在战前最关键的3天里，南云未能得到这位航空战专家提供的任何帮助。源田和渊田双双病倒，对不熟悉航空业务的南云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

这些倒霉事儿如果发生在偷袭珍珠港的航途中，肯定会把南云愁坏的。但到了此时，他似乎觉得两个年轻人的缺席对作战并无太大影响。人们在南云身上已找不到当初的踏实稳重、讲究实际，更不用说消极悲观了。至于乐天派的草鹿，似乎没事情能让他感到不安的。

很多日本人对先兆十分敏感，水手通常有迷信的传统。南云和草鹿显然未将两个具有关键作用的年轻人的突然病倒看作噩运降临的先兆。他们更不知道，美国人已挖下陷阱等虎豹，在中途岛及侧翼伏下重兵，虎视眈眈地恭迎他们到来呢。

南云更不知道，参战部队中还有人正忍受着胃痛的煎熬，他就是本次作战日军名义总指挥山本。三个主力同时染恙，仿佛预示着日军此战正如身边的大雾一样前途不明。

从6月1日开始，大雾中艰难航行的主力舰队开始遭遇一系列意外。10时，1架巡逻机发出报告，舰队左侧8000米外发现1艘美军潜艇。“时雨”号和“绫波”号立即扑了过去，主力舰队同时向右紧急规避，最终并未发现所谓的美军潜艇。当天从威克岛和沃特杰环礁出发的水上飞机在搜索区域内发现了不止一两艘美军潜艇。据此推测，中途岛以西可能存在一条美军潜艇警戒线。宇垣怀疑美军已察觉日军的战略意图，“大和”号的监听记录从侧面印证了这点。截听到夏威夷美军电文往来频繁，180多次无线电中标明“紧急”的有72次之多。中途岛铩羽而归之后，当南云、草鹿得知“大和”号截听到如此多的电报并曾猜测美军已有所察觉的情况时，愤慨异常：为什么不将上述信息及时传达给他们呢？

原因在于“想当然”。联合舰队司令部轻率地认为，“赤城”号比主力舰队距敌人更近，当然能够截听到这些电讯。同时主力舰队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向南云发出提醒必将提前暴露自己的位置，从而使未来的主力对决丧失情报优势。

在此前后，蹩脚的军令部又画蛇添足地来帮倒忙。6月1日，东京发来了一份敌情判断，尼米兹精心策划的无线电佯动及“卡塔琳娜”对图拉吉的袭击使军令部相信，美军2艘主力航母可能依然在南太平洋。军令部起初是反对中途岛作战的，但一旦计划获批大军出动，他们所负的责任比联合舰队更大。决战前几天，东京同样忙于搜集一切有关美军活动的情报，可惜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6月1日，东京《日本时报与广告报》社论再次对美国人进行了嘲笑：“现在美国正在拼命建造战列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战列舰的建造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在空中力量方面，美军8艘航母已损失5艘，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到美国重建起舰队时，日本也已能建成同样数量的战舰。在舰船设计方面，事实已证明了我方舰船远远优于美国。而且，重建的美国舰只不可能一下子同时出现，一定是造一艘出现一艘。这样，它建一艘，我们就击沉一艘，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占尽优势的帝国海军这样做吗？再说，美国舰队的机动性已随其海军基地逐个为我占领而遭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削弱。”

中途岛自然看不到东京的报纸，他们为抗击日军入侵所做的努力一刻都未放松。1日当天，在中途岛西南830~890公里处，2架“卡塔琳娜”再次与2架日军陆基轰炸机狭路相逢，交战结果是美军3名士兵负伤。

双方巡逻机两次不期而遇并短暂交火的消息传到珍珠港，尼米兹对此颇为警觉，他希望这些意外不至于使日本人变更作战计划。

两次空中遭遇战的消息同样传到了“赤城”号。南云至少应该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美军侦察机可以飞到中途岛以外很远的地方，自己被提前发现的概率提高。理论上美军航母可能出现在任何海域。在没有确切情报的前提下，一名谨慎的指挥官无疑要考虑应对最糟的情况。但南云对上述信息似乎无动于衷。

此事倒引起了渊田的警觉。在对双方战机相遇地点进行一番测算之后，病床上的渊田得出了一个结论，中途岛美军已将搜索范围扩大到1300公里，看来之前关于他们的巡逻不超过920公里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渊田又在地图上比画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了大问题。如果美国人的侦察距离真有1300公里，现位于中途岛以西1800公里处，以每天450公里速度向东北方向行驶的田中船队，将于机动部队对中途岛发起空袭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提前进入美机的搜索范围。如此看来，田中是不是跑得有点快了？

担心的绝不止渊田一人。当天上午在华盛顿，史汀生组织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专题会议。马歇尔报告了西海岸之行，陆军部长做了令人揪心的最后总结，“我们正在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飞机，以便派去对付日军的这一威胁。形势十分严峻，他们在航母方面的实力比我们强得太多。我们的战列舰为了得到陆基飞机的保护只能紧靠海岸。如果海军审时度势不冒险驶出空中保护伞之外，我们也许能够将他们诱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揍他们几下”。史汀生判断，战斗很可能将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海岸之外的某处打响。

在珍珠港，尼米兹同样在为两支出征的舰队及中途岛的守军担心。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日军舰队驶向中途岛时，我常常担心，时时感到焦虑不安。”中途岛海战前后，尼米兹睡觉极少，他要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加上不在现场，不能目睹战局进展更加深了他的忧虑——其实这种做法更有利于站得更高去统领全局，恰恰更符合现代战争的规律。他已做出了与华盛顿针锋相对的判断，这样他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战役胜负紧紧拴在了一起。比个人荣辱更重要的是，全体出征将士和所有舰船的命运都寄托于他，他必须对他们和它们负责。

和珍珠港事件前的金梅尔类似，此时略显清闲的反倒是“大和”号上的山本。在向战场进军的航途中，山本通常每天不到5时就起床工作。询问当天的天气情况后，他会起身乘电梯来到作战室。向参谋人员简略而亲切地致过早安后，山本就一头扎进电文堆中，开始审阅大约100份紧急电文，任何要点都不会逃过他的眼睛。之后他在6时左右走上舰桥，准备开始一天的主要工作。这时一般宇垣和“大和”号舰长高柳仪八也在。每天除睡觉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舰桥上度过。

8时整，山本回到作战室，一边用餐，一边与参谋悠闲地交谈。就餐完毕，餐具收走之后，交谈还会持续一段，这其实是一种半正式的工作会议。别人用餐时，宇垣总是主动留在舰桥上。为使参谋长能参加餐后交谈，黑岛总是匆匆用完餐到舰桥替下宇垣，毕竟人家才是舰队参谋长——山本的“原配夫人”。

早餐及12时整开始的午餐之后，山本返回舰桥一坐就是半晌，密切注视着舰队的行动特别是反潜作战，这段时间他一直对美军潜艇的频繁活动十分敏感。

18时，山本准时回到作战室用晚餐。大家还是边吃边谈，只是晚餐后的交谈会稍长一些。随后山本回舱室用半小时沐浴。尽管严格控制用水，但山本洗浴用水还是能绝对保证的。

20时左右，山本会再次来到舰桥，这次不是工作而是下棋——这点和老酒未写作之前一样。山本认为，下棋可以使自己时刻保持清醒机敏的头脑，缓解压力。他的对手通常是渡边。在渡边眼里，山本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把与司令官对弈看作自己的一项任务。从20时至就寝，所有人都知道山本在干什么，但没人敢去打扰他。专注于棋盘的山本授权宇垣、黑岛等人随即处理临时发生的紧急情况。山本睡眠很少，从不在23时之前休息，常常在午夜甚至凌晨2时才宽衣上床。如果接到了紧急电文，渡边或其他值班参谋就会立即把山本叫

醒。这时他就起身阅读，签上名字，对来者礼貌致谢后继续躺下呼呼。

虽然潜艇警戒线失去了应有作用，但山本并非一无所获。2日，本次战役日军最大的亮点——潜艇“伊-168”号从中途岛附近发回了一份重要的敌情报告。艇长田边弥八说，岛上美军飞机平均每天起降超过100架次，白天大部分时间水上飞机都不在岛上——这意味着它们飞到很远的地方巡逻去了。岛上出现了许多吊车，晚上亮如白昼的灯光表明守军在连夜构筑工事，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着积极准备。这是战役期间日军潜艇发来的唯一最具价值的情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封电报竟未能引起山本和宇垣的足够重视。

此时南云舰队的位置比主力舰队靠前很多，它对美军的活动和意图却知之甚少。草鹿早就担心会出现这种无法与主力舰队交流情报的状况。出发之前，他就一再请求山本向“赤城”号转发“大和”号收到的所有情报。如果山本留在柱岛，这一请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但现在山本随舰征战海上，无线电静默使山本和南云一样成了哑巴（但不是聋子），草鹿的请求自然无法得到满足。

军令部并没有上述麻烦，他们同样监听到夏威夷及中途岛美军电讯的异常情况。东京通知“大和”号：中途岛以东敌航母“很可能”有所动作，也许正在准备设伏。这一电报将机动部队也列入了收报单位。看过电报的山本跟黑岛说，“我看，最好以我个人或联合舰队的名义将这份电报发给南云”。对此，黑岛并不赞同，“既然机动部队同时是收报单位，就没有必要再向他们转发了。现在还保持着无线电静默，我们还是不应该去轻易打破它”。山本默许了黑岛的说法。阴差阳错的是，南云并未收到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美国人同样出现了通信问题。“企业”号的报务员报告说，他们监听到了瓦胡岛沿海巡逻队与珍珠港之间的通话。这一意外令斯普鲁

恩斯极度不安，这说明美军TBS系统在抗窃听方面并非万无一失。这种意外可能数周甚至数年都不会出现一次，但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仍不愿轻易冒险。斯普鲁恩斯用目视信号向各舰发出命令：除非情况特别紧急，夜间不得使用TBS系统，白天只能使用目视信号。如果因此暴露行踪从而丧失了作战突然性，美军的全盘计划将彻底落空。思忖再三，斯普鲁恩斯铁下心来通知所有飞行员：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各机自行返回母舰，不要指望航母用无线电为其导航。

6月2日黎明，弗莱彻从东南方向逐渐靠近了“幸运点”。天空阴云密布，间或降下蒙蒙细雨。“约克城”号完成加油之后，弗莱彻将油轮遣往相对安全的水域，率队朝170公里外的“幸运点”驶去。虽然搜索任务主要由中途岛的飞机承担，弗莱彻还是放飞了2架侦察轰炸机以防万一。它们在“幸运点”以西110公里的云隙间发现了海上百无聊赖的第十六特混舰队。飞行员空投下一条弗莱彻给斯普鲁恩斯的通信，要他下午前来“幸运点”会合。

斯普鲁恩斯已提前在5月31日完成了加油。从1日起，舰队就在中途岛东北瞎转悠，左等弗莱彻右等日本人的到来。大战在即，斯普鲁恩斯起草了一份作战命令，用灯光信号发给了各舰：“日军一场目的为占领中途岛的攻击即将到来，这次战斗的对手包括多种战斗单元，4或5艘航母和一些运输船。如果第十六、十七特混舰队的位置仍不为敌察觉，那么将会从中途岛东北方向突袭敌航母战斗群的侧翼。其后的作战将视这些进攻的结果、中途岛部队对敌造成的伤亡情况及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而定。”

海军的传统习惯认为，一个伟大的统帅在战斗中必须使用富有激情的豪言壮语去激励将士，诸如“该死的鱼雷”“全速前进”“全军突击”之类的话。斯普鲁恩斯明白应该那么做，但他鼓励将士的话言简意赅且稍显笨拙，几乎未加思索：“现在开始的这个任务的成功将会对整个美国具有重大意义！”

2日16时，美军2支特混舰队在尼米兹命名的“幸运点”顺利会合。舰队有航母3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14艘，拥有航母舰载机231架。

与一个月前在珊瑚海不同，弗莱彻并未将2支舰队完全合并，而是指示斯普鲁恩斯在自己南方18公里处占位，保持相互收发目视信号的距离。弗莱彻认为，“因为没有时间在一起讨论、操练、制订计划和组织”，还是采取这种笨拙的办法较为稳妥，即让斯普鲁恩斯仍指挥那2艘航母，而“我仍指挥‘约克城’号编队，战术总指挥由我负责”。

在强敌面前，数量上本就处于劣势的美军还要兵分两路？是的！一个优秀的战术指挥官不仅要深谙作战原则，同时要熟知在何时何地如何合理地加以运用。弗莱彻不能依靠集中兵力，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动性。用俗话说，就是“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只篮子里”。弗莱彻与敌人多次交锋，对日军飞行员的胆量、技术和顽强精神毫不怀疑。一旦他们飞临某个目标上空，这个目标生还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两人交换了作战令和战斗空中巡逻计划。如果2支舰队相距不远，“企业”号的伦纳德·道少校将引导所有的战斗机。弗莱彻将2支舰队的时钟重设为西十区时间，比中途岛时间快了2个小时。为便于叙述，老酒擅自违反命令，仍然采用中途岛所在的西十二区时间。

弗莱彻率会合后的舰队以14节航速向中途岛以北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岛的东北方向。用他的话说，“官兵的士气好得简直没法说”，所有人都急切盼望与日军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

大战临近，美国本土同样加强了戒备工作。西部沿海城市旧金山、洛杉矶均停止了民用广播，改为战时军用广播，以防为可能前来偷袭的敌机导航。在600公里远的海面上，各式快艇和临时征用的民船

形成了一道警戒线，监视着海平面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夏威夷的海岸上已了无人迹，空袭警报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中不时响起。留守舰船、海军陆战队、陆军官兵和陆基航空兵全部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檀香山已停工罢市，由工人和普通民众组成的民防义勇队昼夜巡逻。海军船厂等要害部位已经实施了灯火管制，机器维修车间关闭，连工人都配发了枪支。医院已腾出足够床位准备随时接纳伤员，美国人已是严阵以待。

对美国人的高度戒备，日军依然一无所知，他们相信对手对他们的来袭同样一无所知。3日清晨，在接到角田第二机动部队成功袭击荷兰港的消息之后，几天来被胃痉挛折腾得茶饭不思的山本忽然有了胃口，想吃早饭了。在“大和”号前方，南云正与大雾进行着顽强搏斗，舰只在500米之外就无法互视。所有舰船舰尾都拖上了一个浮标，这样后边的船就知道自己是否会赶超前边的船，速度较快的驱逐舰不得不以Z字形前进以保持队形。为避免意外相撞，南云下令打开了探照灯，但浓雾像一堵厚厚的墙，强大的光柱依然无法穿透。反潜巡逻机无法起飞，南云只好命令舰队高度戒备，派出双哨加强对美军潜艇的警戒。

“赤城”号舰桥右边，南云、草鹿及其主要幕僚相顾无言，茫然注视着大雾弥漫的远方。舰桥左边，青木舰长和航海长三浦仪四郎聚精会神地指挥军舰保持队形和航向。按原定计划，机动部队应该于10时30分改变航向，平时简单的事情眼下成了大难题。浓雾导致旗语联络毫无用处，探照灯也不能有效传递命令，唯一的办法只能使用无线电讯。可那么做等于将自己的位置通知给美军。

南云的难题还远不止此，他正处在并非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中途岛作战赋予机动部队两项相互矛盾的任务。首先，要在近藤和田中到达中途岛之前瘫痪岛上的防御力量，为登陆作战扫清障碍，这就要求他必须在特定时间处于指定的某一位置。其次，一旦美国舰队前来

挑战，则必须协助山本主力舰队全力歼灭之，这一任务要求舰队必须保持高度隐秘性。前者严格限制了舰队的机动能力，后者又要求南云根据战场情况随机处置。这就相当于南云在球场上要同时要完成进球和不丢球的两大任务。顺利完成两大任务只有一种可能，尼米兹必须不折不扣地按山本的意图行事，等中途岛被占领之后才命令舰队北上增援。但很遗憾，尼米兹又不像宇垣那样听山本的话。

所有人都在为互相矛盾的双重任务忧虑忡忡。草鹿的话是，“一个猎人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首席参谋大石保概括了当时机动部队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司令部的作战命令规定我军首要任务为摧毁敌军舰队，同时又命令我们于4日空袭中途岛。如果我们不根据计划压制中途岛的陆基航空兵，两天之后我方登陆作战将遭遇猛烈抗击，整个进攻作战时间表就会被打乱”。大石提议应按计划率先进攻中途岛，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随后，南云提出了最后也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敌军舰队到底在哪里呢？”大石坦言，除了美国人谁也不知道。但他认为如果美军舰队在珍珠港，在机动部队空袭中途岛后才出动增援，自己就将有充裕时间来对付他们，因为他们抵达战场必须走完至少2天的航程，“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按计划对中途岛发起空袭”。

大石的意思非常明确，原定计划不能轻易变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军不但有制订复杂计划的特殊嗜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同样牢守“计划神圣不可变更的病态思想”。这是日本陆海军的通病，而海军表现得更为明显。

草鹿赞同大石的意见。他转身问情报参谋小野宽次郎，截听到的无线电报是否提供了有关敌人的新动向，小野回答“没有”。草鹿又问从“大和”号有无收到新情报，小野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草鹿于是向南云建议：“既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按原计划行动，您是否

同意使用低功率无线电发报机下达更改航向的命令？”在实施图上推演时，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宇垣曾有过明确指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舰队仍须保持计划队形，万不得已时可以打破无线电静默”。对草鹿的提议，沉吟良久的南云默默点了点头。

10时30分，草鹿用中波发报机发出了“12时改方向到100度”的命令，同时祈祷美国人不会截听到这则电讯。这种通信方式可以传到机动部队外缘，但并不完全保险。果不其然，机动部队后方的“大和”号清晰地截收到了这一电文，并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他们同样担心美军会截听到这一信号，从而暴露机动部队的行踪，丧失攻击的突然性。在战败后的报告中，南云对自己的这道命令深感自责，认为很可能是它暴露了舰队的行踪。事实不然，在东边1100公里外的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都未截听到这一电讯。老天仿佛在捉弄日本人，命令刚发出，浓雾就开始渐渐消散，很快就可以使用目视信号了。南云很是懊悔了一阵子。

中午时分，机动部队顺利完成了转向。云开雾散，饥饿的驱逐舰因昨天大雾暂停了加油，现在开始小心翼翼地靠近油轮接受补给。加油进行得异常缓慢，因舰队不时仍会遇上短暂的浓雾带，但最糟糕的天气似乎已经过去了。心情忽明忽暗的南云依然带领舰队坚定走向了前方那个宿命战场。

在南云后方，3日8时，高须率4艘战列舰及护航舰只脱离主队北上，支援细萱和角田的作战。

3日这天，派往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建立警戒线的日军潜艇终于晚于计划2天到达阵位。它们日潜夜浮，紧张地监视着可能从珍珠港驶来的美军舰队。它们显然来得太晚了，美军2支特混舰队早已合兵一处在中途岛以北设伏，等着打日本人闷棍呢！

在一些战史丛中，往往将中途岛战役作为美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年轻时的老酒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美国当时是咱们的盟国，这种说法似乎更解恨，更鼓舞士气。在激烈的海空大战打响之前，我们不妨费一点时间详细比较一下双方的参战兵力。抛开次要的阿留申方向暂且不论，中途岛战场日、美力量对比是：

战列舰7：0，重型航母4：3，轻型航母2：0，水上飞机母舰4：0，重巡洋舰10：6，轻巡洋舰4：1，驱逐舰42：16。合计双方水面舰艇的数量对比是：73：26。

日军另有运输船、油船、扫雷舰及其他辅助舰船42艘，美军为23艘，其中甚至包括1艘改装游艇和4艘金枪鱼捕捞船——当然上边不是渔民而是水兵。如此双方水面舰艇对比变成了115：49。这样看来，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形容美军的胜利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实际在中途岛核心战场，日军真正投入战斗的只有南云第一机动部队的20艘舰船，其余如山本、近藤、栗田、田中等部为数众多的舰船只是远远围观，并未真正参与实战，白白浪费了很多燃油。栗田最后被美军疯狂追杀时，日军已经大势已去，栗田舰队并未对核心战场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我们不妨对核心战场日美双方实际参战力量再做一次对比。

战列舰2：0，重型航母4：3，重巡洋舰2：7，轻巡洋舰1：1，驱逐舰11：16。总计20：26。

如果加上美军超级航母“中途岛”号，双方舰船对比就变成了20：27，航母对比为4：4。

美军“中途岛”号上有各型飞机127架，是所有参战“航母”中载机量最多的，已超过了日军“双龙”的载机数总和。岛上防空炮火远远强于任何一艘航母，部分陆基飞机的攻击半径远远大于舰载机。此

外，身在明处“中途岛”号将极大限度地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为同伴实施侧翼突袭创造机会。实际上相当于美军一明一暗2支编队在协同作战，明者巍然屹立永不沉没，暗者走位飘忽伺机出刀，合力绝不逊于4艘重型航空母舰。

与珊瑚海海战类似，中途岛战役最后的登陆作战并未打响，变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海空大战，在战斗中唱主角儿的无疑是航空兵。在此，我们不妨对双方的空中力量做第三次对比。

日军4艘航母及护航舰只的舰载机数分别是：

“赤城”号：战斗机24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18架；

“加贺”号：战斗机27架，俯冲轰炸机20架，鱼雷机27架；

“飞龙”号：战斗机21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18架；

“苍龙”号：战斗机21架，俯冲轰炸机16架，鱼雷机18架，另有彗星侦察机2架；

“利根”号和“筑摩”号：各有零式水上侦察机3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2架；

“榛名”号和“雾岛”号：各有九五式水上侦察机3架；

“长良”号：夜视水上侦察机1架。

以上合计舰载机265架，其中航母舰载机248架。

美军3艘航母舰载机数分别是：

“企业”号：战斗机27架，俯冲轰炸机37架，鱼雷机14架；

“大黄蜂”号：战斗机27架，俯冲轰炸机35架，鱼雷机15架；

“约克城”号：战斗机25架，俯冲轰炸机37架，鱼雷机14架；

美军7艘重巡洋舰共有“寇蒂斯式”水上飞机28架（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上无舰载机）。

以上舰载机总计259架，其中航母舰载机231架。

从舰载机数量对比，似乎日军稍占上风。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中途岛”号。截至6月4日开战前，岛上4个飞行中队的飞机数量分别是：

侦察机中队：海军陆战队“卡塔琳娜”远程侦察机31架；

轰炸机中队：陆军B-17四引擎重型轰炸机17架，海军陆战队“无畏式”俯冲轰炸机19架，老旧“报复者”俯冲轰炸机21架；

鱼雷机中队：海军最新型“复仇者”鱼雷机6架，挂载鱼雷的陆军B-26“掠夺者式”中型轰炸机4架；

战斗机中队：“水牛式”战斗机21架，“野猫”战斗机7架；

另有多用途轻型飞机1架，型号不明。

以上陆基飞机合计127架——说“中途岛”号是超级航母一点都不过分。如此，美军参战飞机达到了386架，远多于日军的265架。考虑到美军飞机有42架属于老旧机型，日军零战和鱼雷机的性能明显优于对手，说双方实力难分伯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对阵双方的高级将领来看，日军阵中有南云中将，草鹿、山口、阿部、木村4位少将。美军阵中弗莱彻、斯普鲁恩斯、金凯德、史密斯、米切尔5位少将，米切尔还是在奔赴战场的航途中晋升的。日军可谓稍占上风，基本也算旗鼓相当。

6月2日夜至3日晨，弗莱彻率舰队西进至“幸运点”以西320公里、中途岛以北480公里的海域。日出之前，“约克城”号放飞了20架侦察轰炸机，对东北至西南方向60~240度海域实施搜索，此时，斯普鲁恩斯在西南18公里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甲板上排满了攻击机。凌晨4时45分，两人同时收到了尼米兹上将从珍珠港发来的紧急电文：“荷兰港遭日军空袭！”

战斗在令人揪心的静默中轰然打响！

鸡肋阿留申

在美国阿拉斯加西南，有一条长达2700公里的半圆形带状群岛，自东向西延伸至亚洲的堪察加半岛一带。如果将白令海比喻成一条河，阿留申群岛恰似露出水面弯弯的一串“踏脚石”。从阿拉斯加半岛出发，踏着这些“石头”便可以一直走到“河”的对岸。

阿留申群岛原属沙皇俄国的版图，1867年10月和阿拉斯加一起被美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这里纬度很高，气候严寒，终年朔风怒号，海上流冰出没，岛上荒瘠不毛。用“鸟不拉屎”来形容它的荒凉显然不太准确，因为连鸟也很少来到这里，能在此处生长的多为耐寒高手海獭和海豹。

尼米兹不愿在次要战场阿留申投入过多的作战力量。但这里作为美国领土，撒手不管也不太合适。负责这一地区防御的是西奥博尔德少将——他是金梅尔时代太平洋舰队驱逐舰队的司令官——的第八特混舰队。

虽然名字听起来有点唬人，但这第八特混舰队好像一点都不“混”，连1艘轻型航母都没，也没有当时被看作是主力的战列舰。西奥博尔德清楚，舰队那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守住阿留申绝无可能——一旦日本人真来攻击的话。另外，他还有一支由9艘驱逐舰、6艘潜艇组成的攻击部队。

让西奥博尔德略感欣慰的是，他可以得到威廉·巴特勒准将陆军第十一航空队的支援。5月27日，抵达科迪亚克的西奥博尔德发现自己的舰船遍及安克雷奇、科尔德湾、科迪亚克岛和乌姆纳克岛等处，短时间根本无法集结。第二天，他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电报：日军一支部队将攻打阿图岛，另一支将攻打基斯卡岛。

对珍珠港发来的紧急情报，绰号“迷糊蛋”的西奥博尔德一点都不信。他怀疑H站很可能中了日军的奸计，为什么狡诈的日本人要对毫无战略价值的不毛之地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下手呢？虽然理论上存在以此为跳板进攻美国的可能，但当地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地形表明，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种想法是极其荒唐的。由此看出，山本讥讽军令部的战略眼光还停留在明治时代并非毫无道理。

西奥博尔德认为，即使日本人要在北太平洋动手，其首选目标毫无疑问将是岛链中唯一被开发的荷兰港，港口以西65公里乌姆纳克岛的奥特角有一个福特·格伦简易机场，具有一条长1500米的跑道。他认为日军的做法很可能是调虎离山，用假情报将他的主力舰队诱至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一带，趁机绕到背后对荷兰港发起攻击。第八特混舰队没有航母，如果他的水面舰艇驶出陆基飞机的保护范围，很可能遭到日军航母舰载机的迎头痛击。事实上，西奥博尔德和细萱的实力大致相当，重巡洋舰2：3，驱逐舰13：12，轻巡洋舰3：3。一旦双方在水面上干起来，很可能是寒冷气候条件下的“爪哇海战”。但不要忘了，细萱可以随时得到角田航母、高须战列舰的支援。西奥博尔德打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思忖再三，西奥博尔德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在科迪亚克按兵不动。即使日军向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发起进攻并占领那里，美国不过是失去了一小块属地，自尊心略受打击而已。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这两个小岛都毫无价值。看来西奥博尔德的政治觉悟比尼米兹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西奥博尔德显然高看日本人了。他们确实认为美国人会经阿留申群岛去进攻日本，占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就可以封住美军的入侵路线。东京甚至认为，美军的入侵已处于准备阶段，至少已在荷兰港部署了一个陆军师，基斯卡岛有海军陆战队员200~300名。事实上，基斯卡岛上只有10名气象员，连一支枪都没有。至于最外端的阿图岛，

只有24名当地成年人和13名儿童，还有一对美国夫妇，日本人却认为岛上有“一支由无线电台、气象台和守军组成的部队，人数不明”。东京还认为，占领两岛可以切断美国向苏联的援助线路。这正是日本陆军极力赞成阿留申作战的主要原因。

28日开始，西奥博尔德下令出动陆基飞机对科迪亚克岛以外海域实施扇面搜索。6月1日，他乘旗舰“纳什维尔”号南下，试图在3日与740公里外的主力舰队会合。事实证明，西奥博尔德此举等于把自己置于无仗可打的尴尬境地。如果要进行战术指挥，他必须打破无线电静默或匆匆赶回科迪亚克。他还未赶到会合地点，日军已发起了对荷兰港的攻击。

6月2日仲夜，角田第二机动部队到达距尤纳拉斯加岛320公里的海面上。与第一机动部队的几艘重型航母相比，角田的2艘轻型航母略显寒酸，这是一对怪异的搭档。“隼鹰”号虽块头较大设施完备，但最大航速仅25节，这意味着它无法搭载鱼雷机，因在微风条件下它无法为鱼雷机起飞提供足够的速度。角田的旗舰“龙骧”号虽速度较快，但升降机太小，无法搭载体形较大的俯冲轰炸机。因此单独来看，它们都不能算真正的航母，只有互相搭配才能形成真正战斗力。但对于攻击像荷兰港这样疏于防务的岸上目标，它们还是绝对能胜任的。

“龙骧”号上，航空参谋奥宫正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令人生畏的北极天空，他那因飞行事故留下条条伤疤的脸上写满了不安和焦虑。再过几分钟就是6月3日了，奥宫知道这支部队将首先打响阿留申战役。2时58分太阳才会升起，因北太平洋夏季天长，起飞时间定在2时33分。“龙骧”号正率舰队以22节向正北的荷兰港高速挺进。

在联合舰队，年轻的奥宫绝对属于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和夫人的大媒就是当时的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日军进攻南京时，作为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分队队长，奥宫和村田悍然攻击了停在长江中的美

国炮艇“帕奈”号，并引发了一系列外交纠纷。南京陷落之后，奥宫以寻找阵亡飞行员尸体为由进入城内，两度目睹了日军士兵对普通民众的肆意杀戮，并在之后所著的《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予以揭露。奥宫著述颇丰，他与渊田合作写下的《中途岛海战》《机动部队》，和零战的设计师堀越二郎合著的《零战——日本海军航空小史》，都成为战后研究日本二战海军史和海军装备的重要资料。战后奥宫官至空军中将，一直活到2007年2月才以97岁高龄去世。

拟出发攻击的飞机已开始暖机。不远处，舰长加藤唯雄裹着厚厚的皮大衣，正在向飞行分队长做最后指示。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奥宫回头看是角田，司令官在喧闹声中大声问他：“进攻能准时开始吗？”

“对不起，将军，恐怕还要再等一会儿。”奥宫大声回答道。他看了一下手表，此时是6月3日2时28分，离规定起飞时间还有5分钟。但是天色依旧很暗，首席参谋小田切政德眯着小眼望着天空，满脸愁云。

奥宫心中对此次攻击毫无把握。他知道战斗中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美国大兵，而是恶劣的气候。连第五航空战队“双鹤”的航母飞行兵都被南云和山口的手下笑话为“小老婆生的儿子”，那自己身边这些“菜鸟”充其量只能算私生子了。除了个人技术原因，舰队发给飞行员的地图实在太差。乌纳拉斯卡岛部分海岸线是用虚点画出的，表明那仅仅是猜想，并未进行过实地测绘。荷兰港的地图是根据30年前的海图绘制的，唯一一张有关美军岛上设施的照片同样出自30年前。即使天气良好，飞行员要在散乱的群岛中找到荷兰港都不容易，何况现在大雾弥漫、狂风怒号！寒暑表显示此时气温为零下7度。

所幸大雾在逐渐消散。10分钟后，远处已出现护航舰队模模糊糊的身影，1000米外，“隼鹰”号的轮廓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简直

天佑神助。2时43分，奥宫大声对角田喊道：“司令官，可以发起攻击了。”角田立即向通信参谋冈田恰下达了攻击命令。

随着攻击号令的发出，“龙骧”号依次放飞了6架零战和11架鱼雷机，“隼鹰”号同时放飞了12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攻击机群由“隼鹰”号战斗机分队长志贺统一指挥。云层极低，无法进行编队飞行，飞行员只好各自为战。起飞过程中，“龙骧”号1架鱼雷机不慎坠入海中，驱逐舰快速上前将机组成员从刺骨的海水中悉数捞起。

美国人显然早有准备。攻击机群刚刚在视野中消失，日军舰队上空就出现了数架不太熟悉的面孔，那无疑是美军战机。其中1架飞机匆忙丢下几颗炸弹，未获命中后悻悻而去。

飞往荷兰港途中，“隼鹰”号机群遭遇1架美水上飞机并将其击落，但也因此耽误了行程，漫天大雾导致他们未能发现目标，只好返航。

“龙骧”号攻击机群运气尚好，在山上正幸的带领下艰难抵达荷兰港，云开雾散，攻击目标尽收眼底。美军雷达早已发现了来袭机群，守军的高炮很快打响。20分钟内，美军油库、电台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2座兵营和3个半圆拱形房屋被摧毁，25名官兵阵亡。停在水面的数架“卡塔琳娜”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攻击中，日军损失飞机2架，另有2架带伤返航。

仔细研究飞行员拍下的一组照片后，角田和奥宫吃惊地发现，荷兰港的设施远比之前估计的要好很多。攻击结果发至北方部队旗舰“那智”号上，细萱颇感失望。参谋长中泽佑在日记中简单做了总结，“看来他们对荷兰港进行了空袭，但因气候恶劣，未能给敌以很大打击”。

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意外事件，日军本次攻击在偌大的太平洋战场简直不值一晒。当完成攻击的日军机群在乌纳拉斯卡岛东端会合时，“龙骧”号19岁的古贺忠义士官发现油箱上出现了许多微小的汽油泡沫，立即向分队长小林实报告说自己不能返航了，然后向荷兰港东边的一个小岛飞去。按照计划，那里应有1艘日军潜艇，随时准备搭救迫降飞机的机组成员。

小林看到古贺驾机飞向一座荒岛的苔原，就在起落架触地的一刹那，那架飞机猛地一拱机头朝下竖了起来。小林认为这架飞机毁坏严重，古贺肯定非死即伤。接到小林发回的报告，角田立即电令潜艇在附近寻找，并未发现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踪迹。

小林的估计一半对，一半错误。事实证明，他判断错误的一半对未来战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阿库坦岛松软的苔原陷住了机轮，导致机身翻倒，飞机突停使古贺头部撞在仪表板上，颈断人亡。但那架飞机除了油箱被美军机枪击穿了两个小洞，几乎完好无损。

大约5周后，美军飞行员威廉姆·塞尔斯上尉从1架侦察机上意外发现了静卧在冰原上的那架零战。上尉下降高度认真观察，在地图上标明位置后方才离开。不久，塞尔斯带一支美军侦察机分队找到了那架仅表面略有损伤的零战，将其分解拖走，运到荷兰港清洗后重新组装。美国人可算交上了好运。开战之初，所向披靡的零式战斗机几乎是所有盟军飞行员的噩梦，这次日本人送上门一架几乎完整无损的飞机，美国人简直高兴得要哭出来了。像当初他们将在澳大利亚外海获得的密码本火速送往珍珠港类似，这个宝贝立即被精心装船，专程运往圣迭戈北部的海军航空兵基地。

海军作战部立即召集各大飞机制造商的技术精英前往圣迭戈会诊。试飞员爱德华·桑德斯上尉驾驶这架零战进行了多达24次有针对性的飞行试验，美国人因此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完全掌握

了这种飞机的各项性能。由日本设计师堀越二郎设计的这款战斗机堪称日本海军进攻精神的缩影，非凡的机动力和强大的火力使其空中格斗能力异常强悍。但上述卓越性能是以牺牲飞机防护装甲和其他安全措施为代价的，它甚至没有自封式油箱，在格斗中极易损伤着火，美国陆军P-40战斗机及海军“野猫”战斗机能轻易承受的打击它都经受不起。

美国飞机设计师立即着手设计一款最终将胜过传奇零战的新型战斗机。经过努力，各项性能全面超越零战的F6F“地狱猫”战斗机在格鲁曼公司成功问世。意外缴获1架零战可以说是阿留申作战美军最大的收获。奥宫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丧失古贺机使美军得以迅速征服零战，成为日军最终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奥宫显然略显浅薄，没有本次意外，日本人同样无法赢得战争，他们的失败绝不是零战或九三式氧气鱼雷这样的战术利器能轻易挽救的。

这架零战注定命运多舛。1945年1月，该机在圣迭戈海军航空基地起飞时被美军一架飞机撞毁，所幸驾驶员安然无恙。飞机残留的气压计、航速计、两片折弯了的机翼等物被保存在华盛顿海军航空博物馆，操纵手册则被阿拉斯加航空博物馆保存。

返航途中，山上机队的1架飞机向角田发报说，在乌姆拉斯卡岛北岸的马库欣湾发现5艘美军驱逐舰。“逢敌必战”的角田喜出望外，当即命令所有飞机，甚至包括“摩耶”号和“高雄”号的水上飞机也一起前往攻击美军舰船。大雾导致日军未能找到目标，24架飞机扫兴返航。

之前，日军对奥特角的福特·格伦机场一无所知。“高雄”号和“摩耶”号的4架水上飞机在执行搜索任务，在乌姆纳克岛上空与美军2架P-40迎头相遇，约翰·墨菲中尉和雅各布·狄克逊中尉分别击落日机1架，另2架也被他们击伤。因荷兰港遭到空袭，美陆基巡逻机受命

倾巢而出前往搜索日军航母舰队，同样无功而返。北方地区的第一天作战至此结束。相比饕餮大宴中途岛而言，说阿留申是餐前甜点都觉得勉强。

按照计划，第二机动部队在对荷兰港实施两轮空袭后将掉头西进，于5日、6日分别空袭阿达克岛和基斯卡岛。鉴于对荷兰港的空袭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细萱决定次日第二机动部队再次对荷兰港实施第三轮空袭。

6月3日，珍珠港同样气氛紧张。4时刚过，无线电侦听获悉日军在阿留申群岛东部海域进行了特殊空中活动，很快荷兰港遭袭的消息就传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出乎所有人预料，一直焦灼不安的尼米兹上将不怒反喜，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他对身边的莱顿说：“好哇，这下你心里该暖和了吧。”阿留申遭袭使尼米兹如释重负，他已押上了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家当来赌情报的准确性，日军的空袭行动证明情报是正确的。尼米兹下令立即将上述消息发给在中途岛西北海域待机的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

尼米兹没有过多理会阿留申的战况，他在难挨的一分一秒中焦急等待着来自中途岛的消息。关键时刻，将军一天24小时都不离开司令部。他在办公室一角放了一张行军床，疲倦时就在上面小憩一下，莱顿则占据了外间的一张沙发。

尼米兹知道更精彩的大戏很快就将上演，但绝不是战斗刚刚打响的那个方向。

鹰在天使十二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我们共同做一次时空穿越，飞临1942年6月3日的中途岛上空，映入眼帘的将是一幅无比壮阔的画面。从岛西南、正西到西北的海面上，簇拥着无数蝗虫一般的日本舰船。离小小环礁最近的，是西北方向南云第一机动部队。在他身后700公里处，是山本亲自领军的主力舰队。极目北眺，负责阿留申作战的高须、细萱、角田三支舰队在白茫茫的雾霭中时隐时现——其中角田第二机动部队对荷兰港的攻击已轰然打响。西南方向，田中运输船队居中，两侧簇拥着近藤主力护航舰队和栗田近距离支援舰队。在岛西、北、南三个方向，有对阵双方逾30艘潜艇组成的3条水下警戒线。截至目前，除第一机动部队的出发比原计划推迟一天之外，一切仿佛尽在山本掌握之中。但是，请大家随老酒的手势望向中途岛以北360公里处，那里有一片若隐若现的小小斑点——其中较大的3个黑点正是在此潜伏许久的美军航母“企业”号、“约克城”号和“大黄蜂”号，美军2支特混舰队司令官弗莱彻少将、斯普鲁恩斯少将早已枕戈待旦、蓄势待发。在中、北太平洋的广袤水域，交战双方的近300艘作战舰艇势必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

危机四伏的中途岛在焦灼不安中迎来了6月3日黎明。清晨3时，杰克·里德少尉和弟兄们就开始用餐，他们将与另21架“卡塔琳娜”一起执行当天的搜索任务。值班军官告诉大家，日军的进攻已迫在眉睫。

天气晴朗，蔚蓝的大海寂静无声。9时，飞行中的里德提醒同伴“保持警惕”。除监视海面随时可能出现的敌军舰队之外，他们还必须时刻提防从威克岛出发的日军巡逻机。之前已有4架飞机遭日军重创，里德不希望自己的飞机成为第五个不幸者。一旦遇上日军九六式陆攻机，硕大笨重的“卡特琳娜”就将陷入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脱

的尴尬境地。此前曾有一位“卡塔琳娜”飞行员在发回接敌报告时，在电报结尾处加上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临终”遗言，“请立即转告我的家属吧”。

“卡塔琳娜”已经飞出去6个小时，海面上依旧平静如常。飞机即将抵达巡逻区尽头，别说舰队和敌机，就连飞鸟都未看见几只。领航员罗伯特·斯旺少尉已准备通知里德掉头返航了。弗朗西斯·马瑟无线电军士提议再向外飞10分钟，斯旺算出再飞20~40分钟油料还绰绰有余。可惜20分钟后他们依然一无所获，里德于是开始转弯准备返航。

就在此时，他发现前方50公里处有一群像“后院水池中的小船”一样的东西。起初里德以为那是挡风玻璃上的污点，但他很快醒悟过来，对副驾驶杰拉尔德·哈曼德少尉高喊道：“啊，上帝！海面上那不是敌舰吗？我想我们交上好运了。你看见我看见的东西了吗？”

哈曼德抓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你说得没错儿，里德，我看见了”。几分钟后，阿瑟向中途岛发出了“发现敌军主力舰队”的电报，2分钟后补报“方位62度、距离700海里”。中途岛在9时25分收到了阿瑟发回的电报。

岛上瞬间一阵亢奋，等待已久的日本人果然来了。需要更精确情报的拉姆齐和赛马德立即向里德补发了命令，“进一步报告详情”。里德的飞机距日舰尚远，需要接近观察才能确定具体数量和舰种。此时日军舰队正向东行驶，里德将飞机贴近水面，转向正北与日舰前进方向垂直，15分钟后再转向正西，飞了大约45公里。

尽管时间仅过去了十几分钟，但中途岛一众人等早已不耐烦了。赛马德决定，在大致了解敌舰数量和舰种之后立即出动B-17发起攻击——现在只有它和“卡塔琳娜”腿有那么长。其实在此之前的9时4分，另一架“卡塔琳娜”飞行员查尔斯·伊顿少尉就报告说，“发现

敌军2艘货船，方位247度，距离670海里，我遭敌军高炮射击”。这些船属于宫本定知的扫雷舰队。这支由4艘扫雷舰、8艘猎潜舰、1艘供应舰和2艘货船组成的舰队已于6月3日早晨到达指定位置。但这天上午，赛马德要钓的不是这种小鱼小虾，10时07分，他再次催促里德，“报告更加详尽的现场情报”。

半小时后，里德发出了“大型舰只6艘，成纵列行驶”的第三封电报。10时40分收到电报的赛马德和拉姆齐气愤异常，3分钟后，他们再次命令里德“报告舰种、航向和航速”。

里德清楚，如果再飞得高一些就能全面报告日军部队的情况。但那样被敌舰发现的概率更大。他确信日舰有战斗机护航，一旦行踪被敌人发现，凶悍的零式战斗机一定会干净利落地将他和他的飞机送入海底。

偏偏此时天气晴朗，连一片借助隐蔽的云都找不到。里德只得捉迷藏似的不时改变高度，尽量贴近水面飞行。他想飞往敌舰队后方，这样不仅能扩大视野，大型舰只的尾波比舰只本身更容易观察。他认为一心想着进攻的敌人很可能会集中精力观察正面，不大会去注意身后。里德再次降低高度向西飞了45公里，他的飞机已位于日军舰队身后很远，日舰处于他和中途岛之间。此时万一遇到麻烦，岛上是无法提供任何援助的。

里德再次变西行为南进，直到发现敌舰身后掀起的长长白色航迹为止。他仔细数了数敌舰数量，随后发回了更加详细的报告：“敌舰11艘，航向90度，速度19节，小型航母1艘、水上飞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各数艘。”中途岛于11时25分收到了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

几个年轻人一直在专心观察敌情，根本未留意自己的位置。里德突然意识到，他们已远在中途岛以西1400公里处，“距日本比那些日

舰还近”。原定返航时间已过去2个多小时，所余燃料刚刚还够飞回基地。11时30分，接到返航命令的里德再次迂回绕过敌舰，在连续飞行14小时后平安降落岛上，油箱几乎见底。

里德发现的并非南云第一机动部队，而是田中赖三的中途岛登陆部队，那些水上飞机母舰无疑正是藤田类太郎的库雷岛攻略部队。里德的报告并不准确，敌舰数量远超过11艘。但尽职尽责的里德机组能超出范围实施搜索并发现了来犯舰队，使守岛部队和2支特混舰队能够有所准备，避免出现珍珠港那样的悲剧，这对美国人来说已是不错了。

接到发现敌舰的消息时，岛上的空中堡垒正在加油。目前敌舰距离尚远，即使是B-17，也必须在飞机弹药舱内配备额外油箱并减少一半载弹量，才能够到敌人。拉姆齐不愿浪费一点时间，12时25分，9架空中堡垒各携带4颗272公斤炸弹，在斯威尼中校率领下前往攻击日军的“主力舰队”。

最近，那个参加过空袭东京行动的大导演、海军预备役中校——比海军预备役中尉老酒高好几级——约翰·福特已带着一个战地摄影组来到了中途岛上，他此行的目的是拍摄一个“中途岛历史图片集”。福特不大相信日本人果真会进攻中途岛，但B-17起飞攻敌的轰鸣声让他明白，战斗果然已迫在眉睫。赛马德特意为大导演选择了电站楼顶，福特也认为“那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16时23分，斯威尼机群出现在田中视野之中。借着暮色，空中堡垒从2500~3000米高度实施了水平轰炸。田中旗舰“神通”号及护航驱逐舰的高炮立即打响。刹那间，日舰大炮轰鸣，美军炸弹呼啸而下，原本平静的海面上水柱林立。几分钟后喧闹停止，双方竟然相安无事，无一伤亡。从如此高空攻击海上缓慢行进的目标，对陆军航空队的投弹手来说并非易事。几个月前，那些年轻飞行员还是普通老百姓

姓，他们中有出租车司机，有商店店员，有的是田间的耕耘者。以前双方每一次交锋似乎都会为日军增添新的荣誉，但这一次显然没有。日舰防空炮火虽然猛烈，但炮弹都打到了敌机身后。美军丢下的炸弹也不算少，但有些根本没有爆炸。第三分队长塞西尔·福克纳上尉投下的4弹只有1弹炸响。因电动投弹装置故障，爱德华·斯蒂德曼中尉仅投下了1颗炸弹。B-17攻击水面舰艇的水平比珊瑚海没有丝毫改观。

尽管如此，炸弹激起的水柱还是让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兴奋得手舞足蹈。回岛之后，斯威尼声称取得了显赫战果：5弹命中2艘战列舰或航空母舰、2艘大型运输船，1弹可能命中，4弹差点命中，敌1艘战列舰和1艘运输船燃起了大火，1艘运输船吃水线附近中弹。战绩果真不同凡响。

听到如此大好消息，潜艇部队司令官英格利希少将激动万分，立即电令在附近游弋的“乌贼”号快速赶往交战海域，干掉敌人那艘“已受伤的战列舰”。匆匆赶去的“乌贼”号在预定海域并未发现任何敌舰的残骸。事实上，田中船队块头最大的是轻巡洋舰“神通”号，他们在美军的轰炸中毫发无损。不过他们的表现至少比珊瑚海的兄弟们好多了，至少将炸弹扔到了日军头顶上——关键附近水域也没友军的船。

“大和”号很快收到了田中发来的告急电报：“登陆船队被敌发现并遭空袭。”田中船队在南云机动部队对中途岛发起空袭之前就暴露行踪，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当初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山本就对低速的田中船队是否先于南云出发踌躇再三。他本预计中途岛的空中搜索不会超过1100公里，田中应在3日下午进入美军巡逻范围，这时岛上清早出发的侦察机恰好掉头返航，田中就能获得当晚十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而翌日清晨南云就将对中途岛发起进攻，如此运输船队的安全是完全可以保证的。现在田中被提前发现，似乎预示着战役前景不容乐观，中途岛和夏威夷均已有所警觉。宇垣怒斥登陆船队“过早暴

露行踪”，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对此应予以注意。下午，田中报告说，9架敌机攻击了我登陆船队，但我未受损失，显然他们对我方的意图已有所察觉。”虽然出现了如此意外，山本并未对作战部署做出任何调整，但其计划的第一块基石——战略上的出其不意已完全丧失。

珍珠港在第一时间收到了中途岛发来的“发现敌主力舰队”的紧急电报。当通信参谋莫里斯·柯茨中校将电报匆匆呈交司令官时，尼米兹上将如释重负，他略显兴奋地告诉莱顿：“看来一切都明朗了！”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结合之前荷兰港遭袭的消息，尼米兹清楚罗彻福特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完全正确，一切正如预料顺利进行。

根据罗彻福特此前的情报，尼米兹清楚威胁最大的日军航母尚未露头。如果弗莱彻根据侦察机发回的情报错误认为这就是日军“主力舰队”并贸然向敌靠近——他目前的位置尚不足以立即发起攻击，将会打乱美军的全部节奏。10时07分，谨慎的尼米兹向弗莱彻发出了提醒电报，“那不是——重复一遍——那不是敌军的航母舰队，很可能只是登陆部队。航母舰队将于明日清晨从西北向中途岛发起攻击”。他要求弗莱彻暂按兵不动，继续组织搜索行动。在电报结尾处他说：“明天，可能是你们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重要一天。”当天太平洋舰队作战纪要的结束语应和了司令官的预言：“在未来两三天内，战斗发展将影响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14时45分，尼米兹总结了当天的全部事态，“据信敌航母舰队尚未出现”，截至目前，“局面尚不足以确定或推翻我此前的判断，也不足以证明初期的事态将发生变化”。当天晚上，尼米兹就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日军的航母不久就将出现，“明天也许就是我们收拾他们的日子”。

接到尼米兹的提醒电报时，美军2支特混舰队距离田中船队尚有1600公里，当天不可能有交战发生，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弗莱彻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中途岛的判断，他的观点与尼米兹不谋而合。他已经得到中途岛陆基航空队攻击日登陆船队的消息，但最重要的敌军航母至今毫无消息。用弗莱彻的话就是，大家都“咬着指甲”猜测敌军航母为何还未出现，只盼第二天早上的搜索能够尽快找到他们，“我们等不起，必须先发制人，迅速而有力地发起攻击”。

弗莱彻下令舰队先北上后掉头，继续滞留在中途岛以北。为确保敌军没有悄悄靠近，他下令“约克城”号放飞了10架侦察轰炸机，对西南和东北扇面实施370公里搜索。4日凌晨，弗莱彻指挥舰队以13.5节速度向西南航行，准备在黎明时分到达中途岛以北370公里的位置。一旦岛上巡逻机定位了日军航母舰队，他和斯普鲁恩斯就会立即起飞舰载机发出致命一击。弗莱彻同样深信，6月4日将是“美国海军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日子”。

大战在即，弗莱彻不愿过多削弱自己的攻击力量，他想依靠中途岛的“卡塔琳娜”寻找据信从西北方向不断接近的日军舰队。为防止敌军迂回至背后，4日4时，弗莱彻放飞了“约克城”号的10架侦察轰炸机，在舰队北侧180公里半圆执行搜索。4时20分，“约克城”号依次放飞6架执行空中巡逻的“野猫”和执行低空反鱼雷机巡逻的10架“无畏式”，然后将8架战斗机、17架轰炸机和12架鱼雷机排上甲板。由于担心日军航母并非全在一起，他在机库中保留了一半攻击力量。在珊瑚海，因贸然出击“祥凤”号给日军“双鹤”造成了绝佳的攻击机会，弗莱彻希望今天不要再犯类似上次的错误。

在弗莱彻南面18公里处，斯普鲁恩斯的2艘航母上摆满了他所有的打击力量——舰载机120架：俯冲轰炸机71架、鱼雷机29架、战斗机20架。3艘航母总计另有51架“野猫”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由“企业”号

战斗机引导官道少校统一指挥。“约克城”号完成起飞作业之后，弗莱彻率舰队以15节航速转向东行。

中途岛上，赛马德、拉姆齐对斯威尼的战果汇报半信半疑。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陆军兄弟的攻击实在太给力了。不管对敌人造成了多大伤害，那支舰队的残余力量肯定依然在向中途岛靠近。一旦那些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日本人接近并登上中途岛，可真够岛上陆战队员喝好几壶的。当务之急，是趁他们仍在海上航行之时将之彻底歼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两人商定，继续派出攻击力量对日“主力舰队”发起夜袭。这次奉命出击的竟是悬挂鱼雷的4架“卡塔琳娜”。这种做法近乎荒唐，这种飞机不但速度极慢且无鱼雷挂架，机组人员几乎未接受过投雷训练，况且飞行员白天已执行过侦察任务，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时不我待，能给敌人造成打击的任何做法都必须做出有益尝试。拉姆齐勉强凑齐了4个看似不甚疲劳的机组。除1个机组，其余都是当天下午刚从珍珠港飞来的。20时，拉姆齐为飞行员选择了攻击次序——航空母舰、战列舰，然后是运输船。21时15分，威廉·理查德中尉率队升入夜空，朝日军舰队所在位置隆隆飞去。

天气恶劣。刚飞出不远，阿伦·罗森伯格少尉就与同伴失去了联系，只好孤身飞往目标。看看油耗过半仍未发现敌人，少尉只好掉头返航，着陆前将鱼雷投入了大海。

4日1时20分，其余3架“卡塔琳娜”发现海上有10~12艘大型船只以两路纵队“像鹅一样大摇大摆向前航行”。理查德下令1时30分发起攻击，随后对准一艘看似最大最粗的货船向下滑翔，投下鱼雷后迅速拉起。身后的同伴“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并看到舰上浓烟升起”。普罗布斯特少尉选择纵队中倒数第二艘船作为目标，在15米高度投雷，他认为鱼雷准确命中了1艘运输船。道格拉斯·戴维斯中尉的运气就差多

了。为寻找最佳位置，他2次飞越目标上空都没能投雷，飞机反被日军击伤，最后只好悻悻飞走。

虽然理查德投下的鱼雷爆炸了——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但显然并未命中。普罗布斯特的鱼雷准确命中了油轮“曙丸”号，造成船上水兵11人死亡、13人受伤。从未进行过投雷训练的普罗布斯特第一次出手就能命中，小伙子的运气好得简直可以去买彩票了。当他们摇摇晃晃返回基地时，南云对中途岛的第一轮空袭已轰然打响。轻微受伤的“曙丸”号只是暂时降低了航速，很快回到编队中继续航行，田中当晚的紧张和焦虑到此为止。

中途岛3日的夜晚显得格外漫长，海军陆战队员高度警惕，希望自己不会遭遇威克岛同伴那样的命运。他们索性待在阵地里，抱着武器尽量抽空打会儿盹。所有飞行员和空勤人员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准备随时登机前往阻击或对敌舰发起攻击。

在中途岛东北370公里的海面上，2支美军特混舰队的水兵同样无心睡眠。地勤人员通宵苦干检查飞机，厨师则忙碌着制作出数以千计的三明治，作为第二天的战斗快餐。此时倒是作为战斗主角儿的飞行员略显悠闲。21时，热闹的掷骰子游戏宣告结束。很多人相信“赌场得意、战场失意”的说法，在这天赌输了的人个个心中窃喜。迪克·克罗韦尔上尉一脸严肃地告诉大家：“美国的命运现在就掌握在这240名飞行员手里。”

听到田中船队遭遇夜袭的消息，山本意识到入侵中途岛的行动已经暴露，但所幸第一机动部队和主力舰队至今尚未暴露行踪，达成突袭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思忖再三，山本决定继续按原计划行事。此时，夜幕下的南云舰队正以24节向中途岛快速逼近。

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一天——1942年6月4日——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悄然来临。美日2支航母舰队恰似位于一个V字的顶端，每边长320

公里，交叉点就是中途岛。弗莱彻已知晓了敌人的大致来袭方向，但南云对侧翼的潜在威胁依然一无所知。黎明前最后一次通报会上，南云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我们附近存在敌军航母舰队。”

2时30分，日军飞行员仍在酣睡之中，随着飞行长增田升吾一声令下，几艘航母上的地勤人员和机械师纷纷翻身起床，迅速换装用餐到机库集合。因淡水严格控制使用，很多人出航以来从未洗浴和换过衣服，但今天都换上了干净服装。武士道精神要求战士战斗时着装整洁，一旦丧命也能干净走人。南云4艘航母上有逾1600名操作工和机械师，他们就像飞行员一样是自己行业内的顶尖高手，相互之间配合默契。相比美国而言，日本工业化差距较大，这方面人才并非俯拾皆是，这些人都是经过多年磨砺协作才具有今天的超专业水准的。今天凌晨，他们在心中祈祷，一旦与美军舰队遭遇，不要再出现类似印度洋那样的重新装备，引发混乱。

2时45分，“赤城”号的扩音器响起来了，飞行员纷纷翻身下床。甲板上早已人声鼎沸。他们立即赶往餐厅用餐，桌上摆的是为奔赴沙场的战士精心准备的传统早餐：米饭、大酱汤、干板栗和清酒。

舰上到处洋溢着轻松欢快的气氛，似乎已打了胜仗似的。喇叭声、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吵醒了病员舱里的源田。尽管依然高烧不退，源田还是毅然换上军服匆匆登上了舰桥。对他的出现，南云颇感意外，同时也感到有这年轻人在身边，腰杆顿时硬朗了不少。他像大哥一样亲昵地将一只手搭在源田肩上：“现在感觉怎么样？”

“长官，我离开岗位这么长时间，真对不起。烧还没全退，但已好很多了。”源田明显在说谎，他微微泛红的脸以及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示病情仍然很重。但他的出现对所有在场者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周围的每一双眼睛都热切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这种发自内心的信任让源田顿觉血脉偾张，勇气倍增。

源田刚出现一会儿，病员舱里又跑出来一个病号，渊田和源田一样躺不住了。今天攻击本应由他领衔，可那该死的手术让他只能静静躺在病床上，眼巴巴地看着伙伴们去建功立业。头一天才能勉强下床的渊田极度虚弱，他发现舱门已被关死。大战在即，所有舱门和舷窗都关得严严实实。好在那扇门上还有入孔，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转动曲柄将之打开。

渊田艰难地转动曲柄，足足用了一分多钟才将入孔打开，其间因用力过猛险些几次晕倒。不过他最终还是将入孔打开到可以挤出去的程度。接着他还要把它关好，以确保舰艇的水密性能。在总共开关了10道这样的舱盖之后，渊田终于回到了住舱——有时甚至是爬行通过。在气喘吁吁了好一阵之后，渊田换上军服艰难地走向飞行指挥所，他看到飞行长增田正在指挥起飞准备。看到体壮如牛的渊田病得像喝晕了一样站都站不稳，沉着冷静的源田脸烧得像猴子的某个部位，草鹿无端感到了一阵发自骨子里的寒冷。

渊田问身边的布留川泉今天的空中搜索是如何安排的。当得知侦察机与第一攻击波同时起飞时，渊田稍稍感到了不安。在印度洋时，舰队曾有过类似经历：当攻击机群从航母起飞后，随后的单相搜索发现了敌军的水面舰艇。渊田问：万一进攻时侦察机发现了敌军舰队，将采取何种应对措施？

旁边的村田接过了话头：“不要紧，队长。第一攻击波起飞后，第二攻击波很快就将准备到位，可以消灭发现的任何敌军部队。第二攻击波由江草少佐的俯冲轰炸机队、板谷少佐的制空战斗机队和我的鱼雷机队组成。”

听到这话，渊田顿觉轻松了许多。他清楚，由村田、江草和板谷3个精英少佐领衔的攻击机队是日本乃至当时全球海军航空兵最精锐的空中组合，足以应对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如果自己能担任总指挥，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布留川走到图板之前，将侦察的具体安排一五一十向渊田做了介绍。日军的搜索就像一把檀香扇，扇面由7个小扇形组成，现在串绳已断，7个小扇形相互分家。它的扇骨以机动部队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7个独立搜索区。其中6架侦察机将向外搜索560公里，左拐飞行110公里后返回母舰。

“赤城”号负责第一扇区，其1架鱼雷机将沿180度向南飞行。
“加贺”号1架鱼雷机在第二扇区沿158度飞行。“利根”号负责第三、第四扇区，它的2架零式水上侦察机分别沿123、100度线搜索。
“筑摩”号的2架同型侦察机沿77、54度线飞行，负责第五、第六扇区。“榛名”号1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负责第七扇面。这架飞机机体较小，只能飞出280公里后做75公里折飞，它将在31度线上飞行，在它飞越的海域发现美军水面舰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种20世纪30年代的老式飞机更多用于火炮射击定位——校正战列舰或重巡洋舰的炮弹落点，并非真正意义的侦察机。

事实上，7架侦察机在飞出280公里后就散得很开，无法充分照顾到负责的区域。也就是说，搜索区域留有少许未被覆盖的地方，特别是当美军舰队并非与搜索方向相同或相反，而是穿过或斜切入搜索扇面时。

上述搜索方案的制订者，曾有南云、草鹿、源田三种版本。身为司令官的南云制订方案的可能性不大，他的主要精力在于把握全局和部署攻击。源田已好几天未参与舰队的具体事务，他是刚从病员舱里跑出来的，制订方案的可能性明显不存在。首席参谋大石保明显是个

摆设，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方案的制订与他有关。如此就只剩一个人，就是以侦察专家自居的草鹿。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加入海军航空兵时，草鹿就选择了“论以飞机侦察敌情”的研究课题，他是日本海军“多种方式侦察敌情的创始人”。

草鹿这种单相搜索的弊端不言而喻，将导致第一次漏查的敌情之后无法再次发现。战后，渊田对这种搜索方式大放厥词，认为草鹿的安排是导致机动部队兵败中途岛的主要原因。源田对草鹿个人的指责显然不能成立。日本海军军事准则对单相搜索有明文规定，后来修订为“双相搜索”已经是1943年5月以后的事了。当然也是吸取了中途岛、东所罗门群岛、圣克鲁斯群岛以及之前的珊瑚海海战经验教训后才做出修订的。规定单相搜索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海军长期形成的重攻击轻侦察的痼疾。

顾名思义，双相搜索是指同一扇区在相隔一定时间内安排2架飞机搜索。如果实施双相搜索，第一架侦察机必须在凌晨2时派出，拂晓时到达折飞点返航。就是说当它向外飞行时，黑暗中飞过的区域是未经搜索的。为了在天亮之后尽早发现敌人，第一相搜索出动时间必须能让它在天亮时到达搜索半径的终点。第一架飞机启航约1小时后第二架飞机起飞，它们是在晨曦中对同一扇面进行重复搜索。

执行第一相搜索的飞行员必须具有丰富的夜航经验。南云显然有足够数量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但这就需要派出多一倍的飞机，变相削弱了航母的攻击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及初期，日本海军战略家往往醉心于进攻，侦察对他们来说属于防御范畴，不愿在该方面花费太多精力。他们充其量只愿将不到1/10的兵力用于侦察活动，而将其余力量留做进攻，这在军事准则里是明文规定的。在“海兵”和“海大”的课程中，侦察只作为旁听课附带传授，之后并无专门训练。日本航母并未配备一定规模的侦察分队——美军航母配有一个专业侦察轰炸机中队，兼顾搜索和攻击两大任务——侦

察任务往往由护航舰只的水上飞机或航母攻击机临时客串。当初袭击珍珠港时，南云部队6艘航母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全部用于进攻，侦察任务是由巡洋舰的水上飞机承担的。目前仅派出“赤城”号和“加贺”号的2架鱼雷机，南云和草鹿还觉得心疼呢。换句话说，在日军军事准则面前，没人能制订出比草鹿更高明的方案。

如果即将开始的战斗依然由水面舰艇以舰炮或鱼雷攻击的方式进行，日军如此做法无可厚非。但现在是飞机在唱主角儿，通过侦察发现敌人抢得先机就显得至关重要，珊瑚海海战已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但认为自己取得全胜的日本人并未清醒认识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在实战中得来的教训。在印度洋作战中，因派出的搜索机经常迷航，航母不得不打破无线电静默为其导航，这就等于主动向敌人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南云、草鹿因此对侦察产生了偏见，认为如非绝对必要，派出的侦察机越少越好，免得生出意外事端。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南云、草鹿完全可以把侦察机的起飞时间提前半小时。但这样就意味着机动部队离中途岛更远，搜索扇面可能达不到该岛。其实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日军自作主张地“规定”美国人不能在中途岛附近部署航母舰队，他们必须要等到中途岛失守后才姗姗来迟。怪也只能怪尼米兹这货太不听话，没打招呼就提前把航母放出来了。他们完全忽略了不久前的一个事实——在珊瑚海，弗莱彻的航母同样是提前跑出来的。

空中侦察的安排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源田同样认为，“中途岛战败的首要原因”就是“搜索计划制订得不够周密”。他说：“这项计划和当初印度洋作战及袭击珍珠港时采用的计划毫无二致。但现在回过头看，应当承认它是存在缺陷的。就是在搜索区中留有空白，尤其是当敌人横插或斜穿计划中的搜索面时更是如此。计划本来应该制订得更周密完善、准确细致一些。”虽然“两田”后来同时对侦察方案

提出质疑，但很可能当时他们根本就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妥。上述说法有为个人开脱的嫌疑，纯粹属于“事前猪一样，事后诸葛亮”的行径。这擅放马后炮的人到哪儿都不少。

不管隐患是否存在，开战以来所向披靡的南云对眼前局势的判断依然乐观。在他看来，两个月前印度洋的美好时光将“昨日重现”，南云分析：

一、敌虽无斗志，但如我攻略行动进展顺利，它可能会展开反击。

二、敌空中侦察以西、西南两个方向为主，对西北和北方没有严密警戒。

三、敌空中巡逻距离不会超过920公里。

四、敌尚未发现我军的战略意图。

五、据信附近海域无敌军航母舰队存在。

六、在空袭中途岛、摧毁敌陆基飞机，为我登陆作战扫清障碍后，我们仍具备消灭任何企图反扑的敌舰队的的能力。

七、我护航战斗机以及对空火力可以压制敌陆基飞机的反击。

比较随后发生的事实，可以看出南云的判断极其可笑。除第一、第七条之外，其余均与事实相反。其中第三条简直不可理喻。之前双方侦察机已在中途岛以西1300公里处发生过两次遭遇战，难道病员舱里的渊田都能了解的信息，舰队司令官南云反而不知道吗？凭上述分析，南云要是最后能把仗打赢，那才真是奇了怪了。

清晨4时，“赤城”号广播里传出了“飞行员集合”的号令。飞行员纷纷挤进情况介绍室，听取最后的作战任务讲解。

就在日军厉兵秣马准备发起第一波攻击之时，中途岛的美国人当然也不会闲着。拉姆齐和赛马德担心日军将在4日黎明发起攻击，他们必须比对手更早开始作业。从3时50分开始，岛上陆续起飞了三波飞机。最先升空的是约翰·凯里上尉的6架“野猫”战斗机。由于敌人已近在咫尺，拉姆齐为当天的侦察活动派出了战斗机护航。4时15分，22架“卡塔琳娜”依次升空，对岛西、岛北海域进行辐射状搜索。加上弗莱彻派出的10架侦察轰炸机，当天清晨美军用于搜索的飞机达到32架，远远超过日本人的7架。拉姆齐要求侦察机只飞出790公里而不是以往的1300公里。按照珍珠港之前提供的情报，拉姆齐和赛马德认为，目前日军航母舰队与中途岛之间不会超过这个距离。

紧接着起飞的是15架空中堡垒。其中1架出发不久出现故障，斯威尼令其直接返回珍珠港。机群将继续前往攻击头天被定位的田中船队。队长斯威尼得到指示，如果敌军航母被提前定位，机群要立即改变方向率先前往摧毁日军的飞行甲板，回头再收拾运输船队不迟。

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距日出还有40分钟。“赤城”号扩音器里再次发出了号令：“飞行员登机！”飞行员纷纷奔向自己的飞机。飞行长增田大声下达了攻击命令：“全体注意，各就各位！开车！”舰长青木将航母转为逆风方向，并很快加速到20节。

突然间所有泛光灯全部打开，将甲板照得如同白昼。传令兵高声报告说：“长官，各机准备完毕！”青木下令：“开始起飞！”增田举起绿色信号灯在空中画出一个大圆，4时26分，官二代白根斐夫——他是原内阁书记官长、贵族院议员白根竹介之子——用力踩下了油门，他的第一架零战仅滑行几米，机尾就离开了甲板，经过80米掠行后咆哮着冲入夜空。安全区内，所有人狂热地挥舞手臂和帽子为飞行员壮行，欢呼声在晨风中久久回荡。随后起飞的是8架零战，每人仅花费10~15秒。之后是18架俯冲轰炸机。此时海上东南风对日军非常有利，南云在实施起降作业时也能不断缩短与中途岛的距离。

“赤城”号左舷4000米外的“飞龙”号上同样灯光闪耀，说明舰载机也在起飞。短短15分钟，第一攻击波的108架飞机全部升空。机群迅速在舰队上空完成编队，然后朝东南方向的中途岛疾驰而去。美国人如果能看到这一情景，肯定会“羡慕嫉妒恨”的。在如此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机种配置合理、攻击性协调的机群的能力，他们显然是远远不具备的。

因渊田患病缺阵，拂晓突袭的指挥权落在了“飞龙”号飞行队长友永丈市头上。友永是在舰队即将出发时才到舰上来的，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对美军的空袭。之前友永主要在中国作战，以“勇敢善战的领队”闻名——欠我军民的血债肯定不会少。寡言少语的友永为人冷漠，喝酒海量。在他身后，是观察员桥本敏男和电报员村井定。

第一攻击机群中，挂载航空炸弹的36架鱼雷机全部由“飞龙”号和“苍龙”号派出，由友永亲自指挥。由“加贺”号俯冲轰炸机分队长小川正一率领的36架轰炸机则来自“赤城”号和“加贺”号。36架战斗机由4艘航母各派9架，指挥官是“苍龙”号战斗机分队长菅波政治。俯冲轰炸机各挂载1颗250公斤炸弹，鱼雷机则携带1颗800公斤炸弹。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第一攻击波的总指挥及分队长全是大尉，那几个声名显赫的精英少佐一个都没出现。

“飞龙”号鱼雷机队将负责轰炸沙岛设施，“苍龙”号则攻击东岛和机场。水平轰炸一旦结束，俯冲轰炸机队将迅速跟进。“赤城”号继续轰炸东岛，“加贺”号则负责扫清沙岛的剩余目标。36架零战首先确保攻击机安全抵达目标上空，驱散或歼灭任何试图拦截的敌战斗机，在取得制空权后对地面目标或人员实施扫射。

表面看来，由108架飞机组成的机群似乎具有无比强大的攻击力。事实上，72架攻击机注定将无法完成瘫痪中途岛陆、空防御力量的艰巨任务。岛上的陆基飞机比日军第一攻击波飞机的数量还多，36架零

战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将之全部摧毁。美机还能得到岛上高射炮火的全力支援。日军水平轰炸是6机同时投弹，这样只有1~2颗炸弹能造成重大破坏，这种轰炸只能用来对付飞机跑道或军事设施等大型目标。36架俯冲轰炸机可以攻击岛上的防御核心，包括防空系统、指挥和控制设施等，36颗中型炸弹不可能将所有目标悉数摧毁。几乎可以肯定，南云需派出第二波攻击机才能彻底摧毁岛上美军的防御力量。此时如果在珊瑚海意外折戟的“双鹤”在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第一波攻击就能派出超过160架飞机，很可能一轮攻击就能完成瘫痪岛上防御力量的任务。

此时南云机动部队上空有11架零战——“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各3架、“加贺”2架——在执行舰队空中的巡逻任务。保护多达21艘军舰，这点力量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增田下令“赤城”号提升9架战斗机，他看到其他航母在纷纷效仿。预热后的战斗机可以随时升空。只有“飞龙”号出现了意外，它的战斗机刚刚定位就被推开，参加第一波攻击的赤松作的鱼雷机出现引擎故障，提前返回。所幸飞机顺利收容，并未发生意外事故。

4时30分，“赤城”号、“加贺”号和“榛名”号的3架侦察机随第一攻击波顺利起飞，奔向各自的搜索区域。交战双方似乎对过表一样，在时间安排上不谋而合。在东面400公里的海面上，弗莱彻从“约克城”号上放飞了10架侦察轰炸机，对北面180公里扇面实施搜索。

但第八战队的飞行作业出现了意外。它们的水上飞机本应同时起飞，结果全部未能做到。“筑摩”号于4时35分派出五号机，3分钟后六号机起飞。4时42分，“利根”号三号机升空。3架飞机起飞时间比计划分别推迟了5分钟、8分钟和12分钟。“利根”号甘利洋司的四号机一直未见动静，等它出发已是5时整了，比计划晚了半小时。迟发原因至今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巡洋舰未接到旗舰命令，还有人说是弹射器出了故障。“筑摩”号舰长古村启藏“对推迟起飞的原因没有一点

记忆”。根据草鹿、源田及他的助手吉冈忠一回忆，“赤城”号未给第八战队旗舰“利根”号发过任何信号，以致最后导致了延误。

根据源田和增田的回忆，在巡洋舰和旗舰后来的通信中并无侦察机延迟起飞的任何记录。也许南云和阿部认为，30分钟在4个小时侦察任务的背景下无关紧要。对此表示出极度愤怒的是“飞龙”号上的山口和加来，这两人最后都没活着回去。

归根结底，日军主观认为美军航母根本不可能在附近出现。48小时内，从珍珠港出发的美军舰队绝对无法赶到战场。在这段时间里，南云有足够的时间收拾岛上美军，转过头来从容迎战匆忙赶来的美军舰队。再说，为预防美军航母突然出现，南云已为他们提前预备了一支更加恐怖的打击力量。

第一攻击波刚刚出发，几艘航母的机库中就再次忙碌起来。第一航空战队的43架鱼雷机——“赤城”号18架、“加贺”号27架——开始挂载航空鱼雷，“飞龙”号18架、“苍龙”号16架俯冲轰炸机随时可以提升至甲板加挂炸弹。加上护航零战36架，这就是南云为可能出现的美军舰队精心准备的“A级攻击部队”。

俯冲轰炸机队指挥官是“苍龙”号飞行队长江草隆繁，他被源田称作“神一般”的战斗指挥员，享有“舰爆之神”的美誉。在印度洋，江草5分钟内击沉2艘重巡洋舰，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并借此战名扬天下。鱼雷机队领队是“赤城”号分队长村田重治，珍珠港美军战列舰非沉及伤大部都拜村田所赐。战斗机领队是“赤城”号板谷茂，同样是参加过开战以来所有战斗的一只“老鸟”。

这3人堪称执行攻舰任务的最佳人选。相比刚刚出发那3个大尉，这3人无疑更加凶狠，更加老道。在整个日本乃至全球海军航空兵中，再没有比他们更老练、更凶残的战斗组合了。正是出于对可能出现的美军航母的恐惧，南云才谨慎地将第一流部队留作预备队，而让友永

等人执行相对容易的攻岛任务。一旦攻击范围内美军航母现身，这支精锐力量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干脆利落地将它们变成海底一堆堆废铜烂铁。

一切看似都已就绪，渊田对眼下局势仍有些担心，他认为空中护航战斗机数量不足。舰队早已进入中途岛美军陆基飞机的攻击范围，一旦舰队行踪被美军发现，将会很快遭到美军的反击。机动部队为此也在不断增加空中战斗机的数量，“飞龙”号和“赤城”号分别在5时25分和43分各升空了3架零战。

在南云后方700公里，山本主力舰队的一众“精英”参谋也早早起床。大战在即，谁都不愿错过见证战斗每一细节的难得机会，大家都在急切等待着南云从前方发来的胜利喜讯。

中途岛上，美军第六守备营的高炮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码头上停泊的8艘鱼雷艇整装待发。作战方案早已制订，一旦侦察机或雷达发现敌机接近，机场所有能飞的飞机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升空。战斗机将前往拦截敌机，攻击机将在东岛90度方位36公里处集结，迅速出击摧毁敌航母的飞行甲板。

对“卡塔琳娜”飞行员霍华德·艾迪中尉和副驾驶英里斯·史密斯少尉来说，6月4日的清晨注定将终生难忘。当发现海上那一大群船只时，艾迪顿觉胆战心寒，好像“看到世界上最壮观的一场大戏开演时幕布徐徐拉开一样”。5时30分，中途岛收到了艾迪发来的电报：

“发现敌2艘航母和主要舰艇，方位320度，航向135度，距离180海里，航速25节。”这是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电报，没有之一。虽然电报说仅发现了敌军2艘航母，但这足以使美军警觉起来。这正是当天目击报告的实际情况。由于破碎云层的遮拦以及南云机动部队采取的松散队形，几乎不会有美军飞机能同时看到2艘以上的日军航母。

中途岛瞬间紧张起来。5时45分，所有飞行员及机组乘员已各就各位并完成暖机，第六守备营的高射炮群受命“向所有判明为非我方的飞机开火”。

5时55分，珍珠港收到了中途岛发来的紧急电报：“据侦察机报告，发现敌2艘航空母舰及主要舰艇，方位320度，航向135度，距离180海里，航速25节。”

尼米兹上将坚信，来袭日军航母至少4艘，甚至5艘。他仔细察看了电报的时间，走进作战室里将日舰队的位置准确标注在海图上，同时对身边的莱顿说：“你的预测只差了5海里、5度和5分钟。”——莱顿的判断何其准确，这点差距我们走路要走半天，但在茫茫太平洋上简直就是同一个点！

艾迪发现的正是尼米兹期盼已久的目标——南云第一机动部队。这份重要情报表明，南云的舰载机一定是在330公里之外的航母上起飞。日舰航向135度正对着中途岛，说明南云尚不知晓美军航母就在侧翼，否则他一定会将派出飞机的航向朝向它们的。尼米兹相信，接到电报的弗莱彻已开始行动。为以防万一，他还是将这一至关重要的电报立即转发弗莱彻。

中途岛海战美军能够取得完胜，侦察机中队的一众水上飞机功不可没。5时45分，威廉·蔡斯少尉的“卡塔琳娜”正在邻近艾迪的扇面飞行，观察员科贝尔少尉突然发现，远方有两个机群约数十架飞机正在向中途岛快速逼近。激动万分的两人毫不含糊地认为，此时时间远比保密更加重要，于是用明语直接向中途岛发出了电报：“很多飞机正在飞向中途岛，方位320度，距离150海里。”此时他们已经被“利根”号发现，两人这天的运气无疑极好，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让日军把目标弄丢了。一旦被日军零战发现，美国人可以说无生还可能。

就在科贝尔发出报告后仅1分钟，沙岛的雷达已发现“敌机数架，距离93海里，310度，高度11000英尺”。实际上，来袭敌机岂止“数架”，几分钟后报告就变成“许多架”了。空袭警报立即拉响，中队长弗洛伊德·帕克斯少校的战斗机第一分队旋即升空，紧随其后的是罗伯特·柯廷上尉的第四分队。之前刚刚降落的凯里立即再次起飞。柯克·阿米斯特德上尉第三分队的6架“水牛”也急速升空盘旋待命。

东岛的三条跑道上，只见一架接一架飞机快速滑行，凡能飞起来的全都趁日军来袭之前升上空。未出动侦察的“卡塔琳娜”纷纷飞出礁湖，前往岛东一个安全区暂避。一切表明珍珠港的悲剧将不再重演——死也要死在与敌人的格斗中。

轰炸机和鱼雷机受命前往攻击日军航母舰队。它们包括：海军6架“复仇者”鱼雷机，陆军4架B-26“掠夺者式”轰炸机——每机悬挂一条鱼雷；海军陆战队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14架老旧的“报复者式”侦察轰炸机。斯威尼的B-17受命立即转向，快速飞往日军航母所在海域。

战斗机起飞之后，兰登·费伯林上尉迅速集合队员快速奔向6架“复仇者”。发动机隆隆启动之后，跳上机翼的一名传令兵大声朝费伯林喊道：“攻击目标，敌航空母舰，方位320度，距离180海里，航向135度，航速25节！”

费伯林分队起飞扬起的尘土尚未消散，詹姆斯·科林斯上尉的4架B-26紧接着就升空了。这是陆军战机第一次用鱼雷攻击水上目标。科林斯分队铆足了劲儿想取得一些战绩，让那些一向看不起自己的海军兄弟看看，俺陆军飞行员也绝不是吃素的。

6时10分，轮到洛夫顿·亨德森少校的“无畏式”起飞了。由于“许多飞机争相起飞”，结果欲速则不达，花了10分钟才升空完毕。16架俯冲轰炸机在岛东37公里处“A”点集合。此时托马斯·穆尔少尉

的无线电中传来了“中途岛正遭遇空袭”的声音。少尉回头看到岛上已滚滚浓烟。接着耳机里传来了异常清晰的命令：“迅速前往攻击敌航空母舰，方位320度，距离180海里，航向135度，航速25节！”

数以百计飞机升空的喧嚣声消失之后，中途岛陷入了大战前的短暂沉寂，只闻波涛拍打海岸的巨大声响。陆战队员全部进入了沙袋掩体，头戴钢盔的炮手转动高射炮口指向西北。此时在整个地球上，这个叫中途岛的小小环礁肯定是最紧张的！

远方飞来的正是友永的第一攻击机群。虽然明知在彪悍且数量占优的零战面前不是对手，凯里还是义无反顾地朝敌机迎面扑去。6时12分，他抓起报话机狂呼：“发现目标！鹰在天使十二！”美军暗语“天使”代表1000英尺，这是在告诉岛上和身后的伙伴，在“12000英尺”发现了敌军机群。迎面杀过来的正是“飞龙”号和“苍龙”号的鱼雷机队。

凯里惊讶地发现，那令人闻风丧胆的零式战斗机并未在前面为鱼雷机开路，而是飞得靠后略高一些。这使他得以迅速向敌鱼雷机发起攻击。他的“野猫”一个平稳的横滚，呼啸着俯冲以增加速度。上尉在瞄准器中死死盯住了一架领队机，自己挡风玻璃被打裂也全然不顾。随着凯里射出的一串串子弹，那架日机在前方轰然炸开了花！

在营波的护航战斗机做出反应之前，“飞龙”号的3架鱼雷机已被击落。第二中队中队长菊池六郎的飞机因伤势过重不得不在库雷岛附近迫降，3名机组成员艰难爬上了陆地。拒绝成为美军俘虏的3人最终选择了自杀，也有说是被美军击杀的。一等飞曹丸山泰辅看见二等飞曹宫内政治的鱼雷机被1架“野猫”击中油箱，燃烧着一头扎入大海。随后鸟羽重信的鱼雷机油箱中弹起火坠落。在丸山对面，总指挥友永的飞机机翼中弹，油箱开始漏油，但起火很快就熄灭了。“苍龙”号的1架鱼雷机几乎同时被美军击落。

日军战斗机很快猛扑上来。凯里迅速向上拉升，一个外侧滑急转弯向编队后部飞去。当他再次掉头飞回时，飞机被日军1架鱼雷机机尾机枪的子弹击中，钢铁碎片扎进了双腿，血肉模糊。凯里凭借坚忍的毅力继续向前飞行，着陆时他已无法踩下油门了。加上两只轮胎也被打穿，他的“野猫”滑出跑道撞进了一个飞机掩体。2名陆战队员奋勇蹿出，将凯里拖出飞机拉到掩体后面。此时敌人的炸弹已呼啸而下。

激烈的空战呈现一边倒状态，在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上日军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日机凌厉的攻击面前，美机一架接一架拖着一道道黑烟坠入海中。后来1名日军飞行员告诉渊田，“敌机实际上是很差劲的，我感觉它们都是精疲力竭的样子”。中队长帕克斯的飞机中弹起火，少校无奈选择跳伞。1架零战根本没打算放过他，冲上前去一通扫射，帕克斯就这样被打死在礁石上。第一分队只有战机故障提前返回的查尔斯·休斯少尉一人幸存。

驾驶“水牛”的第二分队也只有菲利普·怀特上尉和赫伯特·梅里尔上尉两人生还。梅里尔因为在受伤飞机中待的时间过长，脸部、脖子和双手被严重烧伤，最后跳伞到礁湖中才保住了性命，但他显然已经比帕克斯和其他同伴幸运多了。怀特目睹了许多战友的悲壮牺牲，对笨拙的“水牛”充满了刻骨仇恨：“这种飞机根本不能被叫作战斗机，日本零战可以绕着它转圈儿飞。我认为指挥官在命令飞行员驾驶这种飞机升空时，已经可以把他的名字写进阵亡名单中了。”

在击溃或驱走美军战斗机的拦截之后，日军机群继续朝中途岛快速逼近。6时30分，香农通知所有部队：“目标进入我射程之内立即开火。”礁湖中的鱼雷艇已快速驶出，艇上机枪甚至步枪手枪均进入预备射击状态。福特导演守在发电站屋顶上，看到陆战队员个个异常镇静，目光炯炯，简直是在“懒洋洋”的气氛中等待空袭来临。福特并未亲历过战争，他对战士在如此场面下的冷静惊叹不已。

雷达显示敌机正在不断逼近。懂行的老兵钦佩地看到，日军飞行员依靠娴熟的技术和严格的纪律始终保持着整齐队形。一架飞机被击落后，其他飞机立即重新组合填补空当，继续保持原来的航向和航速——日本人果真是训练有素，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狡猾的日军机群并非直接自西向东发起攻击，而是从北面迂回至岛东，鱼雷机队在3300米高度从东南靠近中途岛，这样攻击就可以沿着两岛的长轴飞行，确保轰炸取得最佳效果。迎接他们的是美军密集的高射炮火。第一波炮击在日机编队身后爆炸，地面部队很快将瞄准器归零后重新开火。汤普森少尉看见一架敌机中弹坠落，奇怪的是无人跳伞——比较“二”的日军飞行员很多出击时不带降落伞。一名黑人炊事兵飞奔到飞机残骸跟前，将飞行员尸体从机舱中拖出来。很快拉姆齐也跑了过去，想从死者衣袋里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此时日军炸弹如雨点般落下，拉姆齐和赛马德双双纵身跃入掩体。

日军飞行员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密集炮火”。“飞龙”号坂本宪司的鱼雷机率先中弹，坠落在沙岛上端的环礁湖之中——现在“飞龙”号的每一架损失都将对日军下午的濒死反击产生不利影响。对日军飞行员来说，飞过小岛的航程显得格外漫长，但他们还是终于熬到了投弹时刻。投弹后的鱼雷机迅速拉升，能逃离岛上的防空火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苍龙”号飞行员汇报说“投弹具有完美的命中率”，攻击炸毁了东岛的高平两用炮组，导致一座炮台报废，同时造成了巨大杀伤。“飞龙”号的报告稍显含蓄，认为第一组攻击只投中1弹，炸毁了沙岛的一座储油罐，第二组攻击部分破坏了东部的一座高平两用炮组。第三组攻击覆盖了水上飞机和停机坪并将它们破坏。水平轰炸摧毁了码头区和贮油区间的输油管路，美军飞机的加油从此只能靠人工进行。

日鱼雷机和战斗机吸引了美军注意力，俯冲轰炸机队因此一路畅通无阻。日军投下的炸弹大部分落在东岛二号跑道以北。1颗炸弹落在1号跑道东端中央，同一条跑道上距东端约500米处被炸出一个大坑。另1颗炸弹落入了战斗机中队弹药补给坑，诱爆了8颗45公斤炸弹和1万发12.7毫米机枪子弹，4名维修人员当场阵亡。

要说人家大导演这海军预备役中校还真不冒牌——老酒这中尉咱承认真是冒牌——福特准确判断出日军的轰炸肯定不会漏掉机库，就提前将摄影机对准了那里。他发现敌军“没有轰炸机场本身”，猜想“日本人是想把机场留给当天晚些时候在该机场着陆的日机使用”。炸弹诱爆了机库中的炸药，整个机库化为一片废墟。福特肘部和肩部被炸伤，纪录片《中途岛之战》中“一块巨大的爆炸碎片直冲摄影机飞来”那个镜头正是导演用鲜血换来的。一位年轻的陆战队员——估计是导演的铁杆粉丝——迅速冲上去替中校包扎伤口，并一脸真诚地告诉他：“别去找那个军医，让我们来照顾你。”可算逮住接近大名人的机会了。

6时38分，一架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发电站，供电所和蒸馏水厂陷入瘫痪。可能是罗彻福特假电报换来的报应，中途岛这回真缺水了。

一颗炸弹击中了海军陆战队的厨房，锅碗瓢盆一齐上了天，食品全部化为齑粉。随后两天里，陆战队员只能食用一些紧急配给的简易食品。随军小卖部里的啤酒、罐头被炸得霰弹一样四处横飞。一瓶罐头准确砸中一名机枪手的太阳穴，导致他当场晕厥在地。这位老兄醒来后喘着粗气大骂道：“老子是从来不会空肚子喝啤酒的！”香烟纸箱和包装盒被震散，空中落下了一阵白色的香烟雨。陆战队员兴高采烈地上前捡起了这些特殊的礼物，这回抽烟绝对免费了。到处都是起火点，连火柴都省了。

沙岛有3个贮油罐被彻底炸毁，汽油燃料了整整2天，滚滚浓烟使损失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大得多。陆战队驻地一条从海里抽水的管道被炸断，一个水上飞机机库起火，士兵禁闭室在轰炸中消失。好在当时里边没人，连最调皮的捣蛋鬼都被放出来打日本人去了。岛上仅有的一个小邮局被夷为平地。

屋顶上画着巨大红十字的海军诊疗所被2颗炸弹以及随后燃起的大火扫平。海军洗衣房也挨了炸弹，衣物全部化为灰烬。这使拉姆齐仅剩下身上那套军服。6月12日，当他回到珍珠港汇报时，穿的还是那套衣服。尼米兹当场给他看了晋升他为上校的推荐书，这身脏衣服穿得真值。

日军轰炸机前脚刚走，那些零式战斗机就蜂拥而至，向发现的所有目标和人员猛烈扫射。休斯上尉看见还有2架“野猫”在与日机厮杀，1架美机一头栽了下来，地面上一阵猛烈的掩护火力救了第二架美机的命。“当零战向他们发起进攻时，他俩都像被绳子拴住了似的，”休斯愤愤不平地说，“我相信，我们的飞机性能只要有零式机一半那么好，就完全可以制止这次空袭。”

6时43分，南云收到了友永发回的电报，“攻击结束，准备返航”。5分钟后，沙岛雷达兵向营指挥所报告说：“许多敌机正沿300度方向离去。”但直到7时15分，赛马德才发出了解除空袭的警报，召回飞机并统计损失情况。凯姆斯中校高声呼叫第二二一中队的飞行员：“战斗机降落，按分队加油，第五分队先加。”未能得到任何答复。于是他把命令又重复了几次。后来中校回忆说：“收到电文返回的战斗机少得可怜，我们估计都不会再有飞机降落了。”26名飞行员中，有14人永远不会在点名时喊“到”了。还有几人受了重伤，能升空作战的战斗机只剩2架。

日军宣称击落美机41架，另有9架很可能也被击落。实际上美军升空的战斗机才24架。按照日军50架的战绩汇报，都被击落两次还不够。美国人同样毫不谦虚，声称击落日机40~50架，另有10架被防空炮火击落。双方吹牛水平难分伯仲。

事实上美军并非全是吹嘘，友永机队的确遭受了重大损失，使南云在执行后来的攻击时更加困难。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运气确实很糟，一个突出现象是“飞龙”号的舰载机损失最大，虽然9架零战悉数返航，但其中至少2架因伤无法继续作战。17架鱼雷机中，2架被美军战斗机击落，另1架毁于岛上的防空炮火，菊池机在库雷岛附近迫降，机组成员自杀。野中觉飞曹长的飞机虽然艰难返航，却因伤势过重在一艘重巡洋舰附近迫降，机组人员成功获救。另有5架飞机受损，其中包括友永的飞机。如此，“飞龙”号能继续使用的鱼雷机仅剩8架——包括因故障返航的那架。“苍龙”号同样不容乐观，回到航母的14架飞机有4架无法继续使用，其余10架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其9架零战竟毫发无损。

第一航空战队情况稍好。“赤城”号只有1架零战被防空炮火击落，另有3架零战负伤，所有俯冲轰炸机均安全降落在甲板上，其中1架因伤势过重报废，另有4架轻微受伤。“加贺”号分别有1架零战和1架俯冲轰炸机被防空炮火击落。虽然田中行雄在临死之前顽强地将飞机降落在甲板上，但飞机注定已无法使用。这天早上，友永机队的重大损失证明美国人确已拥有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强的防空炮。

综合友永机队的损失是：彻底损失飞机11架，14架严重受损，29架受到不同程度损坏。相当于在短短半小时内，第一机动部队航空力量损失约23%。20名机组成员战死或失踪，另有多人受伤。这对南云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好兆头。

初看美国人似乎被打得遍体鳞伤，但那不过是皮外伤，未伤筋骨。只有约20名美军士兵阵亡，飞机跑道也只受到轻微损坏，表面虽然坑坑洼洼却并不影响继续使用。赛马德的观点和福特一样，日本人是故意不炸跑道以便留给自己使用。检查发现，遭破坏的设施大都可以迅速修好。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努力恢复供电，修复供水管道，扑灭零星小火并清除废墟瓦砾。

完成投弹的友永并未立即离开，而是滞留在战场附近观察攻击的总体情况。他明显对攻击效果不太满意。空战中遭遇的全是美军战斗机，那些轰炸机和鱼雷机连根毛都没看见。飞机跑道几乎完好无损，高射炮仍在对空射击。既然攻击未能摧毁美军航空力量并瘫痪中途岛的防御，友永认为有必要发起第二波攻击。发报机在格斗中被美军机枪子弹打坏，友永把建议写在小黑板上，举起来让二号机以自己的名义向南云发报：“建议发起第二波攻击。”此时是4日7时整。

在中途岛以南约20公里处，日军“伊-168”号潜艇目睹了空袭全过程。田边后来回忆说：“空袭造成大量建筑物和油库爆炸，岛上烈焰升腾，一片火海。”

在接到发现敌舰报告之后2小时内，珍珠港未收到前线任何电报。情况不明，连一贯沉稳的尼米兹脸上也浮现出鲜见的焦虑。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在暴露行踪之前当然应保持无线电静默，中途岛守军被打得皮青脸肿，根本无暇对外发报。一直到8点30分，珍珠港才收到了赛马德发来的一份令人伤感的短电：“仅剩2架战斗机未遭破坏，我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去向不明。”——众多美军攻击机肯定不会无端消失，他们此时已向日军航母发起了飞蛾扑火般的殊死攻击，很多人将一去不返。

在中途岛以北360公里海面上，弗莱彻在6时03分通过拉姆齐对斯威尼发出的明文电报得知了“发现日2艘航母”的消息。这意味着那2

艘日军航母就处于第十七特混舰队西南370公里的位置——实际南云与弗莱彻的准确距离是410公里。对斯普鲁恩斯的第十六特混舰队而言距离是340公里——实为370公里。上述情报同时说明，还有2艘——甚至是3艘敌军航母尚未被侦察机定位。弗莱彻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他就像一名机敏的组织后卫，看到队友斯普鲁恩斯距篮筐更近，处于更有利的进攻位置，就立即将球传了过去。6时07分，弗莱彻通过TBS电令斯普鲁恩斯：“向西南方向前进，一旦敌航母位置确定立即发起攻击，我将在回收侦察机后立即跟进。”

接到弗莱彻的命令之后，斯普鲁恩斯立即下令舰队转向西南240度，以25节快速前进。同时决定，当自己的2艘航母进入打击敌人的范围之后，立即派出所有120架舰载机发出孤注一掷的攻击。鱼雷机和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仅325公里，俯冲轰炸机则大大超过370公里。距离计算看似简单，但他必须考虑诸多现场因素。

斯普鲁恩斯在6时15分做出估计，如侦察机的情报准确，敌航母约在325公里之外，恰好处在鱼雷机和战斗机的打击极限上。“大黄蜂”号舰长米切尔少将认为应该立即发起进攻。他下令除大队长和中队长之外的飞行员全部登机。但看到“企业”号并未转往逆风方向，米切尔又解除了刚刚发出的命令。

此时第十六特混舰队位于南云左翼，处在绝佳的攻击位置。因敌对的2支舰队并非相向而行，日军航母行进路线几乎垂直横贯于美军攻击机前方，要准确找到敌舰绝非易事。如目标未出现在预定拦截点，攻击机群将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搜索，这就将耗费更多燃油，为此攻击距离的计算必须留有余地。如果在6时15分放飞机群，实际出击距离将大大超过325公里。这就等于要么放弃协同攻击，只派出俯冲轰炸机，要么拿腿短的鱼雷机和战斗机冒险。此时东南风只有6节，航母为产生足以进行起降的甲板风不得不以25节航速行驶，而朝东南方行进将使它们沿切线方向远离目标，大大增加了飞机到达目标上空需要飞行的

距离。如果起飞过程如事先预料持续45分钟，机群将与目标再拉开36公里距离，那么当机群真正出发时距离将近370公里。如果不是有去无回的敢死攻击，这一距离对鱼雷机和战斗机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极限距离上的攻击一旦出现意外，就将导致一部分飞机不得不中途退出战斗，从而削弱整体进攻实力。

鉴于上述情况，参谋长勃朗宁上校建议在7时放飞舰载机，届时敌人应在290公里之外。斯普鲁恩斯也渴望在明智判断的前提下尽早发起攻击，当即同意了勃朗宁的意见。6时38分，他向2艘航母发出了作战命令：“所有攻击机在7时起飞！”做出出动全部飞机的重大决定非常自然，斯普鲁恩斯历来主张要进攻就不遗余力。他曾说：“要是我去攻击日本人，就将全力以赴。”弗莱彻显然赞同斯普鲁恩斯的观点，他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对付日本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他们进攻，狠狠地打。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必须先发制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雷霆万钧之力发起进攻！”巡洋舰队司令官金凯德少将在战后的报告中也说：“在发现目标之后，毫不迟疑地坚决进攻，这是必须做到的一点。”

斯普鲁恩斯并不熟悉航空业务，他只是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决断，而把战术细节完全交给勃朗宁、作战参谋伯雷克以及两位舰长米切尔和默里去处理。勃朗宁被哈尔西认为“很了不起”。他是个像鹰一样的男人，有着极不稳定的情绪和火暴脾气，经常酗酒，喜欢酒后骂人。桀骜不驯的勃朗宁在官兵中人缘极差，只有哈尔西能驾驭他。一向内敛的斯普鲁恩斯曾毫不隐晦地说：“在太平洋战争中，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但“勃朗宁机智敏捷”，关键时刻不得不用。斯普鲁恩斯需要的是勃朗宁的航空作战经验，这是他最缺乏的。

但精明的勃朗宁显然采取了一种并非最稳妥的办法，他下达的命令是“延时出发”。即先起飞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等所有飞机升空后一起出发，在飞往攻击目标途中保持战术接触。美军3种舰载机在航

程、航速和最佳巡航高度上差异显著，让它们同时到达目标显然非常困难——这也可以看出它们与日军同行存在较大差距。勃朗宁认为敌人的方向显而易见，便未给攻击机群指定出击航线，只强调各大队必须攻击不同的航母。他也未指定一名统一指挥官。按照惯例，机群应该由资历最深的“大黄蜂”号飞行大队长斯坦厄普·林中校——就是在空袭东京行动中给杜立特写打油诗的那位——统一指挥。没让林指挥同样是美军海战中的幸运，林蹩脚的判断使他的大部分飞机连日军航母的毛都未看见一根，只有违命擅自离队的鱼雷机找到了敌人。

7时，“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同时转向南方，并提速至28节。按照预想，攻击目标约在239~240度方向、290公里之外——实际为245度、325公里。斯普鲁恩斯计划在完成起飞作业后，继续向目标方向前进180公里以缩短攻击机回程，这就意味着机群出发之后舰队要以25节向西南前进3个小时。勃朗宁允许两位舰长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放飞舰载机。从随后的表现看，美国人与对手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地大。

米切尔少将虽在航母上服役多年，却未有过实战经验。由于之前远征东京，服役不久的“大黄蜂”号浪费了一段宝贵的训练时间。米切尔完全按美军起飞条令操作，排在甲板最前的是20架“野猫”——10架用于为攻击机护航，8架负责舰队上空巡逻，2架待机。随后是全部34架轰炸机，其中半数挂载454公斤炸弹，另一半挂载227公斤炸弹。飞行甲板的最后空间留给了6架鱼雷机，其余9架尚在机库之中，要等甲板清空后才提升到舰尾最后出发。虽然“野猫”的作战半径和“蹂躏者”一样短，但它们还是受命最先起飞。这样等最后一架鱼雷机升空时，最早起飞的战斗机已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米切尔认为，相比鱼雷机而言，俯冲轰炸机更需要保护，因此10架“野猫”都被指令为高空飞行的俯冲轰炸机护航，速度较慢的鱼雷机则在低空跟随。他希望飞行途中各中队保持战术接触，对于日军这是很容易完成的任

务，美国人却很难做到。“大黄蜂”号在7时55分完成了起飞作业，林向编队发出了全体出击的信号。

由于之前参加过多次实战，“企业”号舰长默里就显得老练许多，他采取了2月24日空袭威克岛的起飞方案。将航程短的鱼雷机和战斗机排在后边出发，第一批升空的是用于空中巡逻的8架战斗机和37架俯冲轰炸机——其中前19架挂载227公斤炸弹，后18架挂载454公斤炸弹，因后者负重较大需要更长的飞行甲板。在机库中等待起飞的是负责护航的10架战斗机和全部14架鱼雷机。和米切尔的做法一样，默里让战斗机在高空掩护俯冲轰炸机。但飞行大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告诉几个中队长，一旦鱼雷机遭遇敌军战斗机的顽强阻击，战斗机就冲下去帮助它们一把。实际上，鱼雷机比轰炸机更需要战斗机的保护，“蹂躏者”的自卫能力也没“无畏式”强。

麦克拉斯基认为，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尤金·林赛少校可以不参加此次战斗。舰队从珍珠港起航时，林赛的“蹂躏者”在一次降落时意外冲出甲板。身受重伤的少校至今鼻青脸肿，连飞行风镜都戴不上。但早上有人问他能否起飞时，林赛平静地告诉大家：“我接受飞行训练，为的就是能够上天。”遗憾的是，勇敢的少校最终未能活着回来。

美军的起飞作业在7时刚过时开始。与日军相比，他们的起飞过程只能用“糟糕”来形容。到7时42分，“大黄蜂”号才完成了第一波飞机的起飞，刚开始把剩余9架鱼雷机提上甲板。“企业”号多达4架轰炸机出现故障，起飞过程更加缓慢，半小时后起飞作业还没完成一半。斯普鲁恩斯变得异常急躁，现在一分一秒都关乎战役的成败，时间实在太重要了。7时40分，无线电情报参谋斯罗尼姆上尉提醒他，截获附近1架日军侦察机发出的电报——那无疑是一份接敌报告，舰队很可能已被日军发现。情急之下，斯普鲁恩斯当机决定放弃协同攻击以获得先机。勃朗宁同样对拖拖拉拉的起飞过程感到焦虑，完全赞同司

令官的意见。7时45分，信号员通过闪光灯向空中的麦克拉斯基少校做出指示，“立即执行指定攻击任务”。麦克拉斯基于是放弃战斗机护航，带着俯冲轰炸机队绝尘而去。前文提到，日军第一攻击波的起飞作业仅用了15分钟。

非但起飞作业异常糟糕，攻击机群寻找敌军航母的航途同样命运多舛。斯普鲁恩斯不知道，他的空袭机群升空不久就分成了3个分队。冲在最前面的麦克拉斯基认为，日军航母为回收攻击机将继续以25节向中途岛航行。经过测算，他为33架俯冲轰炸机选择了226度的前进方向，并预计将在飞出260公里后发现目标。晚出发15分钟的林赛为14架鱼雷机选择了240度方向。“大黄蜂”号的林带领34架俯冲轰炸机、10架战斗机和15架鱼雷机戏剧性都朝265度方向飞行。显然，米切尔为仅仅找到敌军2艘航母感到了不安，所以自作主张地搜索和攻击他认为在先头航母群后的所谓第二个航母群——这纯粹属于碗里饭还没吃就瞅着锅里的行为。显而易见，朝不同方向飞行的3队美机不可能全部找到南云。即使发现敌人，他们也不得不以中队为单位独自作战。美国人的蹩脚做法要是被日本人看到了，他们一定会忍俊不禁的。

放飞了所有打击力量之后，8时06分，斯普鲁恩斯将航向恢复到240度，航速25节。在过去半小时里，他已明显注意到来自一个盯梢者的无线电通信。8时15分，“北安普顿”号报告说：“发现敌机1架，方位185度，距离30海里，机种为单引擎双浮筒式水上飞机。”那正是甘利洋司的四号机。“企业”号的战斗机引导官道少校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指挥空中的“野猫”立即捕杀这一不速之客，未果。斯普鲁恩斯意识到舰队可能已被敌人发现。但攻击机群已经上路，现在只好按原计划发起进攻，并期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此时，第十六特混舰队已形成了由默里和米切尔指挥的2支临时特混大队。“北安普顿”号、“文森斯”号、“彭萨科拉”号带领5艘驱逐舰跟随“企业”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亚

特兰大”号和4艘驱逐舰则护卫着“大黄蜂”号。尽管资历远比刚晋升的米切尔深，但大度的金凯德用旗语告诉后者，将完全按照他的指挥配合一切行动。

斯普鲁恩斯一接到命令就投入了全部攻击力量，弗莱彻面临的问题却远非这么简单。他留下“约克城”号做预备队，有3条充分的理由。首先，他想回收之前放飞的侦察轰炸机。其次，目前只发现了敌军2艘航母，之前情报显示参战日军航母至少4艘，甚至5艘。这预示着很可能另一支敌军航母编队尚未被发现。弗莱彻在珊瑚海吃过亏，当时他只顾全力以赴攻击“祥凤”号，使自己完全暴露在“双鹤”的攻击之下。聪明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最后，此时他距南云尚有415公里，美军鱼雷机和战斗机腿都没有那么长。

弗莱彻决定继续向敌军靠近，为继斯普鲁恩斯之后发起连续攻击创造条件。他下令“约克城”号朝西南225度以25节航速行驶，同时估计自己将在8时30分放飞攻击机，届时他与敌军的距离可以缩短到300公里。如果另一支日军航母舰队恰好在这段时间内被定位，即使斯普鲁恩斯对前2艘航母释放了全部战斗力，他仍有一定火力去对付日军第二个航母打击群。如果其间没有新的发现，他就会援助斯普鲁恩斯的初次进攻。6时48分，弗莱彻告诉斯普鲁恩斯和史密斯：“将跟随第十六特混舰队向西南航行，在进入射程后立即发起攻击。敌2~3艘航母至今仍无下落。”

相比“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而言，久经战阵的“约克城”号就显得非常老到。在航空长阿诺德中校、飞行大队长奥斯卡·彼得森少校帮助下，弗莱彻采取了更加合理和简捷的作战方案。最初的情报已过去了2个多小时，必须重新进行计算。在海图上标出敌军2艘航母的具体位置和可能航速后，阿诺德发现中途岛基本就在其下风方向。他和麦克拉斯基一样猜测，南云将继续迎东南风航行，缩短航程以回收攻击机群。按此推算，当“约克城”号的舰载机找到敌舰队时，他

们可能距中途岛170公里。但阿诺德还估计，日军航母在开战之初不会距中途岛如此之近，它们应该至少待在220公里之外，就是北纬30度、西经179度。这个位置距离“约克城”号预定放飞点280公里，方位角230度。阿诺德告诉几个中队长，如果在预定地点未能发现日军航母，就右转向西北飞行，沿日军航线反向搜索。后来阿诺德说：“他们都认为这个方案很有道理，全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事实证明阿诺德的判断非常英明，这项命令加上推迟起飞，“约克城”号攻击机群遇到了转晴的天气条件和良好的能见度，美国人再次交上了好运。

为保证攻击机群的燃油在延长搜索时间后仍能发起协同攻击，彼得森少校拟定了早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途中会合方案。第一波全甲板出击包括莱斯利少校的17架俯冲轰炸机，全部携带454公斤炸弹，之后是梅西少校的12架“蹂躏者”。俯冲轰炸机将在空中盘旋15分钟，等鱼雷机起飞后一起出发。随后肖特上尉的17架侦察轰炸机将被拉出机库，升空后将跟在莱斯利身后出发。最后升空的是速度最快的萨奇少校的8架“野猫”，将为低空的鱼雷机护航。如果顺利，萨奇应该在45分钟后经过肖特和莱斯利下方追上梅西。整个机群在抵达目标之前有足够时间完成编队。

在斯普鲁恩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起飞作业之后，“约克城”号的攻击机群在甲板和机库中度过了令人心悸的一个半小时。因其间并无新的发现，弗莱彻在8时25分勉强决定，不把所有攻击机投入第一波攻击。肖特的17架侦察轰炸机将被留作预备队，萨奇的护航战斗机由8架减为6架。萨奇对此非常生气，他正在实验一种后来被称作“萨奇剪”的战术动作，要求飞机数量最好是4的倍数。

8时38分，“约克城”号转向东南逆风方向并加速至28节，莱斯利、梅西、萨奇机队分别在38分、50分、55分升空，飞向敌军航母可能出现的海域。机群在海上几乎沿着单一航向朝单一目标前进，这就

意味着一旦发现敌人，他们就可以发动一次非常协调的攻击。9时14分，弗莱彻告诉斯普鲁恩斯，“已起飞3/4机群攻击同一批航母”。

完成飞行作业后，弗莱彻取225度预定航线以25节速度航行。除空中巡逻战斗机外，剩余12架“野猫”和17架侦察轰炸机全都摆上了甲板，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一旦发现日军剩余2~3艘航母，它们将立即起飞实施打击。

截至9时20分，弗莱彻觉得目前行动算得上顺利。日本人没有阻止美军打出第一拳。美军攻击机群由151架飞机组成，旨在将日军航母减少到容易对付的2~3艘。弗莱彻未曾料到，南云的4艘航母竟然全在一起，美国人强劲有力的第一波攻击将一举奠定胜局。

前仆后继

放飞第一攻击波后，南云率舰队继续朝中途岛快速挺进。从5时42分开始，云层中不时闪出美军侦察机的魅影——那正是艾迪中尉的“卡塔琳娜”，南云觉得机动部队很可能已遭美军定位，虽然这是迟早的事情。此时，天空云消雾散，这无疑对日军大为不利。如果中途岛的攻击机和他们的侦察机同样高效，预料中的反击很快就将到来。

于是几艘日军航母纷纷放飞本应为第二波攻击机护航的战斗机，以加强舰队上空的防御。让南云颇感无奈的是，他的所有舰艇均未配备雷达，导致机动部队对美机的感知和防御力大大降低——日本海军在这一关键领域的发展落后对手至少2年。其实日军已开始在舰船上装备第一批雷达，新技术的实验平台错误选择了高须的2艘老式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它们的雷达也是出征前刚刚装好，目前尚处于试用阶段。

目前南云舰队对来袭美机的观察完全依靠目力，虽然一众警戒哨经验丰富，表现尚佳，但谁都清楚再好的目力也无法与雷达相提并论。况且4日这天，舰队上空不时出现破碎断云层，使目力侦察大打折扣——死板的雷达就不存在这些障碍。这样，观测敌机的重任就落在了护航舰只身上。它们此时已刻意拉开了与航母的距离，以便尽量提前发现敌情发出预警，为航母实施积极反应争取尽可能充裕的时间。当发现敌机来袭时，它们通常会释放烟雾，或通过信号灯向航母发出警告。紧急时刻也会以向敌机来袭方向开炮的方式提供预警。

一旦发现敌机来袭，航母会将信息迅速传递给空中巡航的战斗机。日本海军尚未建立有效调配空中巡逻战斗机的机制，飞行员基本是各自为战，会攻击出现在视野内的任何敌机。这种缺乏统一协调的防守方式存在的缺点显而易见。对于多角度、全方位的空中威胁，这种防御体系就显得反应迟钝且过于脆弱。尽管零战异常彪悍，但面对

近乎饱和的连续打击，其防御并非坚不可破，随后的进程将提供有力的佐证。

6时49分，南云收到了一条不幸消息，负责六号线搜索的侦察机因天气恶劣提前返航。此前大约在6时15分到30分之间，负责五号线搜索的侦察机曾在美军舰队以北约36公里处飞过。可能由于心不在焉，也可能由于云层遮挡，这架飞机并未发现海面上迤邐而行的美军舰队——当时距斯普鲁恩斯放飞攻击机群还有30~45分钟。后来日军将所有怒气对准了负责四号线的甘利洋司，事实上责任最大的应该是这架侦察机的飞行员长谷川忠之和电报员大竹彰。在其南面负责四号线的侦察机不仅晚飞了半小时，还严重偏离了预定航线。阴差阳错，这架侦察机的一等飞曹甘利洋司竟在错误的航线上意外发现了美军舰队。后来有日本记者说，“甘利能发现敌人纯属憨人有憨福”。一句题外话，之后“风头出尽”的甘利并未在此战丧生。他后来改飞夜航战斗机，1945年5月13日战死于冲绳岛上空。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历史也从不相信假设。但如果长谷川或甘利能在7时15分之前定位美军舰队，也就不存在后来争议颇多的“换弹”命令。南云肯定会在最短时间内放飞由3个精英少佐率领的“A级攻击部队”。这样等于交战双方同时出拳，即便不为日军赢得战争，也肯定会增加美国人的损失。可以说，从7时斯普鲁恩斯放飞所有攻击机开始，南云已经丧失了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已注定无法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7时整，“赤城”号收到了以友永名义发回的“建议发起第二波攻击”的电报。就在南云思索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美军的反击已悄然来临。7时10分，“赤城”号的警戒哨率先发现美军攻击机正低空掠海而来。

此时，第一机动部队上空，有“赤城”号兼子正、宿正信和小野善志的3个战斗机小队，有“加贺”号山口弘行、山本旭的2个小队，以及“苍龙”号藤田恰与藏、原田要的2个小队，合计零战31架。它们无疑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精锐中之精锐——藤田在当天击落美机7架，是所有日军飞行员中战绩最好的。

首先抵达战场的是费伯林上尉的6架“报复者式”。美军飞行员勇则勇矣，但经验欠缺，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离开学校，有人甚至从未驾机离开过陆地上空。现在让他们在海上飞行很远距离之后在零战的阻击下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对高速移动的水面舰船实施攻击，难度极大。之前费伯林上尉已向队员部署了鱼雷攻击战术：如果只遇上1艘敌船，分队6架飞机就一分为二，分别由他和奥斯瓦德·盖尼尔少尉率领，一部攻击敌舰左舷，另一部则攻其右舷，这样敌舰无论如何规避也无法避免中雷。如敌舰不止一艘，各机就相机选择最适合攻击的目标，时机不成熟绝不投雷。战术布置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头天傍晚，欧内斯特少尉在沿跑道散步时意外捡到了一张两元面值的钞票。这种钞票发行极少，很多人认为它预示着不祥，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征兆。7时10分，飞临南云舰队上空的欧内斯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海上行驶的舰船，他被那支舰队的恢宏气势惊得目瞪口呆。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之前只在本土匡塞特靶场投过一次模型鱼雷。现在，他就要使用真正的鱼雷去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舰队了。

发现美机不断逼近，“赤城”号立即以战斗速度迎着美机驶去，尽量避免把两舷暴露给敌人，这是规避鱼雷攻击的最佳方法。“飞龙”号则以34节快速航行，之后转向左舷，以使右舷所有防空火炮都能进入攻击状态。护航巡洋舰和驱逐舰纷纷开火，天空瞬间绽放出一朵朵象征死亡的黑色蘑菇云。

费伯林和欧内斯特很快发现，日军航空兵就像传说中那样凶狠彪悍。为防止液压装置失灵导致无法投雷，美机提前打开了弹舱门，导致本就很慢的速度再次降低。在日军飞行员眼中，这些移动缓慢的飞机和射击训练时的靶子没有两样。众多零战蜂拥而上，他们的过度反应在所难免，这毕竟是美军攻击机第一次出现在视野之中，他们当然不知道前方飞来的是一群菜鸟。

由于冲上的日机太多，反而妨碍了彼此之间的行动。尽管如此，面对性能卓越的日军战斗机，美军鱼雷机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依靠低空飞行来勉强维持队形。欧内斯特的机枪手曼宁用机枪进行了几次扫射。几秒钟后，机腹射手兼报务员费里尔发现枪声忽然停了，回头看到曼宁已扑倒在机枪上，年轻的生命已离他而去。

18岁的费里尔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死亡原来距自己竟然如此之近。飞机液压系统被打烂，头部和手腕相继中弹的费里尔很快昏死过去。此时飞机再次中弹，升降舵失灵，脖子被子弹击中的欧内斯特几乎失去了控制能力，只感到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脖子往下淌。他知道已不可能再去攻击敌人的航母了，于是朝左侧的一艘巡洋舰投下了鱼雷。有2架零战从不同方位向他猛烈射击。奇怪的是，后来它们竟莫名其妙地飞走了，他想起了捡到的两块钱。

此时他的鱼雷机电器系统失灵，液压系统被击毁，弹舱门关不上，空速计和油压表也全部完蛋，飞机上能运转的只剩他自己和发动机了。欧内斯特先朝南飞而后向东，此时苏醒过来的费里尔爬回了位置。9时40分，两人全然不顾岛上要他们尽快离开的信号强行着陆。飞机在地上打了个转儿，在扬起的尘土中戛然停住。这是分队中唯一返航的飞机。费伯林和其他战友都没能回来。看着同样重伤的同伴，欧内斯特再次想到了那两块钱。

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故事。一名彪形大汉肚子饥饿，就到铺子里买烧饼吃。吃下第一个没饱，然后吃第二个、第三个……当吃下第七个时肚子圆了。大汉气呼呼地说：“早知道第七个能吃饱，还吃前面六个干吗？！”

如果将费伯林机队比喻成南云吃下的第一个烧饼，那么科林斯上尉的4架B-26无疑就是第二个，尽管前两个烧饼的块头略小了一点。科林斯和费伯林机几乎同时抵达战场，最好的战术当然是两支机队对同一艘航母实施协同攻击，但他们不知不觉中将注意力分别对准了两艘航母。费伯林选择的是“飞龙”号，科林斯则选择了“赤城”号。这一点都不奇怪，两支机队分属美国陆海军，虽然同一时间抵达战场，却完全是无意识的碰巧行为。

科林斯对日军外围护航舰只全然不顾，率队直取舰队中央的“赤城”号。他们低空飞入高射炮火之中，其勇敢精神大大超过了飞行技术。青木使出浑身解数左避右闪，科林斯在700米高度上投下鱼雷，詹姆斯·穆里中尉也在400米高度投雷，可惜无一命中。一架B-26对敌舰实施低空扫射，“赤城”号2名水兵中弹身亡。这架飞机旋即被零战击中，冒着黑烟一头栽进大海。

空中仅剩下一架美机。这架中弹的B-26并未试图飞离，而是直接冲向了航母舰桥，明知难逃一死的赫伯特·梅耶斯上尉试图与敌舰同归于尽。南云、草鹿瞪大眼睛看着飞机由远及近呼啸而至，他们惊讶于美国人竟然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躲避明显来不及了，草鹿下意识地缩了下脖子。有人惊呼“要撞到舰桥了”！出人预料的是，美机在距舰桥仅数米的空中一掠而过，冲向了“飞龙”号，在其左舷骤然下跌坠入海中。

好险！一众参谋禁不住发出阵阵欢呼。“心地善良”的草鹿表情肃穆，在心中默默为这个失去生命的美国人做了祈祷。渊田倚在舰桥

旁的一只降落伞上，轻易就认出那是美国陆军的B-26。源田仰着头，眯起眼睛观察着这批美机，“他们实施鱼雷攻击的水平实在太臭，这次进攻简直就是一败涂地”。渊田笑着附和了一声“真逗”——一会儿你俩就逗不起来了。

一向爱说俏皮话的村田这次一声未吭，面孔异常严峻，两眼死死盯着那架美机坠落处的水柱高高升起又跌落下去。这人像他一样，是个英勇无畏、愿意为国捐躯的飞行员。村田想到自己的归宿很可能和他一样。果不其然，他战死于4个月后的圣克鲁斯海战。

9时15分，科林斯和穆里的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在中途岛上，另外2机未返航。欧内斯特没有报告有命中记录，科林斯报告机队有2次命中。相对科林斯来说，日本人更加夸张，南云宣称击落美机19架，山口说仅“飞龙”号就击落了9架来犯美机中的8架——人家总共才来了10架。美军的前两轮攻击并非一无所获。“赤城”号羽生十一郎的零战被1架B-26击落，岩城芳雄的战斗机坠海显然是“报复者”的功劳。这些损失对机动部队战斗力并无太大影响。事实表明，美国人抛出的前两个烧饼略显迷你，南云显然胃口颇好，吃下后连心慌都没压住。

之前一直所向披靡的“赤城”号竟然遭到美军鱼雷攻击和机枪扫射，连南云自己也差点变成自杀美机的陪葬品，这是以前从未有的事情。如果那架美机再飞低几米，就等于在航母上投出了1颗超重磅炸弹，第一机动部队的指挥团队将全军覆没。接连遭到的打击彻底激怒了南云。他当然不会忘记，机动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摧毁中途岛的航空力量及高炮群，为登陆作战扫清障碍。目前看来，这一目标远远没有实现。那些讨厌的美机如果不是对付防守严密、机动性强的航母舰队，而是攻击田中蜗牛般的运输船队，运气无疑会好得多。刚才美军的反击表明，中途岛仍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当务之急，是尽快按友永的建议发起第二波攻击，彻底瘫痪岛上的防御力量。

综合目前得到的消息，南云判断中途岛附近并无美军舰队存在。按时间推算，和第一攻击波一起出发的7架侦察机应该已飞抵搜索区尽头，没有发回任何消息。飞机返航途中也许能发现一些情况，但那种可能微乎其微。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前方的情况，一般不会特别留意已侦察过的海域。据此南云认为，美国人并未发现日军的战略企图，他们的航母舰队一定还远在夏威夷，顶多也只是在赶来的路上。至少眼前，他最大的敌人仍然是中途岛的陆基航空兵。但是眼下，他还有几个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让即将返航的友永机队再次出击显然不太现实。首先，时间来不及。返航机群需要重新加油挂弹，受伤战机需要修复，替补飞行员要替换战损或受伤人员，战术布置及定位暖机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合计至少需要2~3小时。给敌人留出充裕时间去舔舐伤口是不明智的，主场作战的美军依靠陆上机场可以迅速恢复战斗力。其次，再次派出友永机队发起多轮攻击势必导致战斗力不断下降。一支部队在往来死拼，另一支更精锐的部队却躺在甲板上晒太阳或在机库中无所事事，这种做法无疑是死板和愚蠢的。

如此南云认为，尽快派出由3个精英少佐率领的“A级攻击部队”方为上上之选。可这就违背了山本的命令。之前他曾明确指出，要留下一半力量预防可能随时出现的美军舰队。

在4日早上的刀光剑影之中，山本先前的指令已变得毫无实战价值。对南云的想法，草鹿和源田都表示赞同。源田认为山本的要求过于僵化，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让准备就绪的打击力量仅仅等待那些可能出现或者干脆就不存在的敌军舰队，实在让人恼火，同时也会严重影响这部分官兵的士气。草鹿也提出，山本的要求尽管理论上非常合理，但与战场实际情况明显脱节。中途岛的陆基战机已向我发起攻击，在未发现敌航母部队情况下把一半部队置于无限期战备状态，是任何现场指挥官都无法容忍的。按山本的指示从事，无疑是让南云将

一只手——这只手还是最熟练的右手——绑在背后，然后用左手和敌人的双手搏斗。两人一致建议，用压倒性的“A级攻击部队”发起第二波攻击，刻不容缓。

但南云还面临一大难题。友永机队承担攻击任务的是第一航空战队的36架俯冲轰炸机和第二航空战队的36架鱼雷机。对付可能出现敌舰的“A级攻击部队”由第一航空战队的43架鱼雷机和第二航空战队的34架俯冲轰炸机组成。如果由它们出击攻岛，山口的2艘航母还算简单，只需把俯冲轰炸机从机库提至甲板挂上炸弹就OK了。但南云就有很多麻烦，必须将鱼雷机上对舰攻击的鱼雷更换为对地攻击的800公斤炸弹。

渊田于是匆匆草拟出一道命令，“第二波飞机准备出击，所有鱼雷机换装炸弹”。7时15分，南云向4艘航母下达了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换弹命令”。很显然命令主要是针对鱼雷机的。“赤城”号和“加贺”号现在面临一项艰巨任务，不仅要将从飞机上卸下来，还要将沉重的炸弹再挂上去。这一过程并非易事，鱼雷与炸弹的挂架型号不同，连挂架都要重新更换。通常处于散件状态的炸弹同样需要重新组装。这是一个烦琐、费时的操作过程。

实战中这种情况十分鲜见，类似实验以前只在“飞龙”号上试过一次。“赤城”号机库内，军械兵推出6辆弹药车来运送沉重的炸弹和鱼雷。仅仅将炸弹搬出库就已让他们手忙脚乱，更不要说再将鱼雷安全放回去了。不是军械兵图省事，他们确是没有时间。卸下的鱼雷只好暂时放在军械库升降机的储物架上，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加贺”号也在进行同样的操作。它的鱼雷机数量多，所需时间肯定更长。

将鱼雷机换弹、提升至飞行甲板、定位、暖气至少需要两个半小时。9时30分之前，南云不具备发起第二波攻击的条件。渊田在回忆录

《中途岛海战——改变帝国命运的战役》一书中指出，准备过程仅需一个半小时，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7时30分之后，“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苍龙”号分别回收了1架、3架、2架、6架零战。加上之前降落的飞机，机动部队上空现在有战斗机14架。7时40分，“赤城”号上出现一次降落。那是负责179度一号线搜索的鱼雷机，飞曹长铃木繁的侦察注定毫无结果。

7时40分，2艘航母换弹工作已进行了近25分钟，“赤城”号、“加贺”号分别有6架、9架飞机完成换装。就在此时，“利根”号4号侦察机发回了一条震耳欲聋的惊人消息。

6月4日，对“利根”号4号机飞行员甘利洋司来说同样终生难忘。不明原因导致他的飞机5时才勉强升空，比计划整整晚了半小时。出发20分钟后，甘利就发回了接敌报告：“发现敌2艘潜艇，距我起飞点80海里。”40分钟后，甘利再次发回了敌情通报：“15架敌机正朝我舰队飞去。”此时第十六特混舰队的攻击机尚在甲板上待机，甘利发现的很可能是弗莱彻放飞的侦察轰炸机，但数量肯定没那么多。

这不过是他4日这天一系列表演的前奏。7时28分，完成外向搜索掉头返航的甘利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支舰队——那正斯普鲁恩斯的第十六特混舰队！甘利的发现是南云当天最大的幸运。如果延迟起飞后仍然严格执行原来的侦察计划，甘利是无法发现美军舰队的。正是因为偷工减料自作主张缩短了搜索半径，也可能是由于糊里糊涂的飞行，他才阴差阳错地发现了本该由“筑摩”号侦察机发现的目标。甘利迅速发回了第三次接敌报告：“发现10艘水面舰艇，好像是敌舰，距中途岛240海里，方位10度，航向150度，航速20多节。”

这一惊人消息在7时40分传到了“赤城”号。寥寥数言对南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草鹿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他们原来在那

儿！”这是开战以来机动部队第一次面临最现实的威胁。

“10艘水面舰艇，好像是敌舰。”简直是屁话！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肯定不会跑到这儿，这里出现的舰艇除了自己人只能是敌舰。南云既好气又好笑，他知道机动部队是所有参战部队中距中途岛最近的，在他东面不可能有友军出现。清平天日，朗朗乾坤，哪里突然冒出来10艘敌舰？再说，电报发回的位置属于“筑摩”号侦察机的搜索范围，你甘利怎么自己的地不种，跑到别人地里去割麦子了？情报参谋小野迅速在海图上标出了位置——它们距机动舰队约390公里。

当务之急是迅速查明10艘敌舰中是否有航母存在。倘若没有，它们就无法对机动部队构成直接威胁。即使以30节航速计算，双方发生接触至少需要6小时。目前敌舰处于日军舰载机打击范围之内，可以让它们暂时多活一会儿。待“A级攻击部队”把中途岛的事干完，再与友永合力收拾它们不迟。但如果其中有1艘或数艘航母，情况就会截然相反，自己也同时处在敌军舰载机的打击范围之内。草鹿对此保持了高度警觉，“在报告中提及的活动在那片海域的敌舰队中，不可能没有航空母舰，它们肯定就在附近某个地方”。

南云的判断亦是如此。对海面上突然冒出来的10艘敌舰，南云没有等闲视之。在日本人眼中，第一攻舰武器当属鱼雷，虽然在紧急情况下炸弹也可使用，就像当初在印度洋对付英国人那样。不过炸弹对舰的破坏力远不及鱼雷。在接到甘利报告后仅5分钟，南云迅速下达新命令：“准备攻击敌军舰队，没有换装炸弹的鱼雷机停止换装。”7时47分，他命令“利根”号以最快速度通知甘利：“查明舰种，保持接触。”从接到电报到连续发出2道指令，南云仅用了短短7分钟。

但南云、草鹿、源田明显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当天海风来自东南方向，甘利的报告显示美军舰队正处于高速逆风状态，这就暗示着

美军很可能正在发射飞机。在同一时间，斯普鲁恩斯正在为飞机起飞磨磨蹭蹭发脾气呢。

不容南云做出更多安排，美国人的“第三个烧饼”适时赶到。7时48分，“苍龙”号发信号说“发现敌机，方位320度”。随后“雾岛”号也升起了“发现敌机”的烟雾。

快速逼近的正是亨德森少校率领的16架“无畏式”。他手下的飞行员大多是新手，其中10人刚调来一周，很多同伴只是脸熟，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个别人是几天前才开始驾驶这种飞机的。近期岛上燃油紧张，飞行队只进行过一小时训练。亨德森也知道弟兄们水平不行，但攻击必须立即发起。他将队员分成两组，技术较熟练的一组跟随自己，另一组则由埃尔默·格利登上尉带领。

就当时海军航空兵的技战术而言，俯冲轰炸无疑是最凌厉、最高效的。俯冲轰炸机一旦到达俯冲点，就变成了一具无坚不摧的利器。直线飞行的滑翔轰炸尽管优雅，但明显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放弃了接近甲板的机会，同时也不具备从高角度俯冲攻击的两大优势——不易被反击和高精准度。这样浅显的道理亨德森不可能不明白，但弟兄们实在技术太差，他只能采取后一种方式，就这也要他率先攻敌做出示范才行。

这就像奥运会跳高决赛中，突然出现一个采用跨越式或俯卧式的选手，肯定被他们高明的对手耻笑。亨德森设计的攻击方案是，从2400~1200米高空带油门高速下滑集体接敌，机动至最佳位置各自投弹，随后各机贴近水面或潜入云层快速脱离战场。

对美国人采取如此蹩脚的攻击方式，渊田和源田甚觉诧异。两人不知道前来进攻的还是一群菜鸟——他们不是不用那些高级动作，而是不会。

尽管空中只有9架零式战斗机，但它们凌厉的攻击依然无情地撕裂了美军的编队。亨德森少校很快发现，狡猾的对手分为上下两层，相互之间协同极佳。他们显然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凭借正确的直觉集中火力对付领队长机。亨德森竭力控制飞机，努力保持队形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的飞机最先中弹起火坠海，另有5架“无畏式”很快被击落。混战之中，美军的反击成功击杀了几玉义美的零战。

队长出师未捷身先死，被大家亲昵地称作“铁人”的格利登上尉立即接过了指挥权，率幸存战机艰难穿越了地狱之门，诱人的猎物就在前方不远处。尽管队形被彻底打乱，但各机依旧义无反顾冲向了前方一艘航母，冒着密集的高射炮火在8时08分至12分投下炸弹。格利登相信至少有2颗命中，还有1颗“紧贴右舷飞过”。事实上，落点最近的2颗炸弹距航母也有50米之远。1颗近失弹激起的水柱让炮长安泰邦和炮手洗了一个海水澡。“飞龙”号瞬间被大量炸弹激起的水柱完全遮盖，从其余舰只视野中消失了。但水消雾散之后，它依然巍然屹立在海面上。

从浓云中下滑而出的丹尼尔·艾弗森中尉发现前方海面上有3艘航母，“其中1艘中部冒烟”。他选择了自认为被战友忽视的其中一艘，它的飞行甲板前后各有一个血色的太阳——那无疑正是“加贺”号。艾弗森认为“有1颗炸弹险些命中尾部甲板”，日军记录有3颗炸弹落在“加贺”号附近，最近的1颗距舰尾仅20米。艾弗森躲过了日军零战的猎杀，后来他回忆说“飞机在脱离战场过程中数次中弹”。当飞机踉踉跄跄在岛上降落后，检修人员在机身上发现了210个弹洞，快被打成马蜂窝了。

布莱恩上尉摆脱了几架日机的拦截，穿过高射炮火飞抵目标上空投弹。飞机机翼和机身被射穿了许多窟窿，油泵故障，很快引擎也不转了。布莱恩只好选择在海上迫降。飞机在水面上停了大概3分钟，他和机枪手戈登·麦克菲力一等兵奋力抢出了一些救生物品。救生筏充

气后有一处渗漏，两人堵漏后用头盔把里面的水舀出去。翌日清晨，他们被1架“卡塔琳娜”发现，但飞机因载油过多无法降落。6日，两人用最后一盏浮标灯进行联络时，被另一架侦察机的机枪手发现并成功救起。这架“卡塔琳娜”的飞行员竟然是布莱恩在彭萨科拉航空基地训练时结识的一位好友。

返航飞行员汇报说，“有3颗炸弹命中1艘‘加贺级’航母，还有几颗差点命中”。实际上，他们投下的炸弹除吓出日本人一身冷汗外，无一命中。8架飞机被日军击落，幸运返回的飞机也“千疮百孔，几近报废”。尽管未能取得战果，但美国人看似热闹的进攻搞得日军手忙脚乱，丧失了从容准备的宝贵时间。

美军的进攻花样繁多，有滑翔，有俯冲，还有高空水平轰炸，这些都给草鹿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面对水平有限、准头欠佳的美军菜鸟，即使能提前发现来袭者，“飞龙”号的防空炮火也没有击落一架美机。炮长安对此绝不赞同，他坚信正是自己“异常凶猛的防空火力”才使美机投弹失准。面对业余选手只能有如此表现，当美军航母上的精锐舰载机来攻时，如护航战斗机未能及时拦截，日军孱弱的防空火力看来是无法自卫的。

不过日军认为，这已是美军的最高水平了。在经历三轮打击之后，机动部队竟毫发无损，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虽然美军异常英勇，但他们既没有战斗机护航，投弹方式也很业余。有人甚至想得更远一点，如果这就是将“翔鹤”号打回维修船厂的美军的真正实力，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被称作“小老婆生的儿子”还真是高看他们了。其实南云和草鹿此时应意识到附近海域可能有美军航母存在，亨德森的“无畏式”正是他们航母使用的最新机型，尽管这种判断的前提是错误的。

几乎在亨德森机队投弹的同时，7时45分，“苍龙”号报告另一波美机正不断逼近：“270度发现敌军双引擎飞机，高度3000米。”日军观察哨显然有些紧张过度，连基本的数数都不会了。来袭者是由斯威尼率领的四引擎空中堡垒。统算起来，这是美军为南云奉上的“第四个烧饼”。

4日4时30分，斯威尼受命再次前往狩猎田中的运输船队。赛马德和拉姆齐提醒他，随时准备接收来自岛上的命令。一旦搜索机定位预定来袭日军航母——它们无疑更具威胁——斯威尼必须立刻改变方向前往攻击，尽力摧毁敌人的飞行甲板。至于较远且低速的运输船队，待干掉敌军航母回头再收拾它们不迟。收到拉姆齐发来的有关南云舰队位置的明码电报时，斯威尼距田中船队只剩390公里。中校迅速带领机队改变航向飞向预定位置，于7时32分发现了南云舰队。

源田仔细查对了机种识别表，判明来者为B-17空中堡垒。即使最蹩脚的飞行员，也不会错误判断这种庞大的四引擎飞机来自航母。在源田印象中，它们攻击水面舰艇的水平非常拙劣——事实的确如此。

B-17的飞行高度为6000米。因为头天攻击田中船队时有几架飞机被高炮击伤，面对装备更好、火力更强且有战斗机护航的日航母舰队，斯威尼有意提升了飞行高度，当然这样更降低了投弹精确度。由于日舰防空火炮射程不足，美军飞行员很快发现，敌人发射的炮弹尽管角度正确，却只在飞机下方炸响，效果极差。

美军轰炸机分成3组，从容不迫地对“赤城”号、“飞龙”号和“苍龙”号实施了攻击。由于零战大多在追杀亨德森机队的幸存者，加上它们已在空中飞行近4个小时，油料弹药即将告罄，斯威尼机队在飞抵目标上空时并未遭到有力拦截。卡尔·乌尔特尔上尉从6000米高度投下3颗炸弹，未能命中，于是转向邻近的航母后侧把剩余5颗炸弹

一股脑儿投了下去，炸弹成一条直线飞向航母舰尾，他认为至少1颗命中了目标，于是掉头返航。

布鲁克·艾伦中校带领3架B-17集中攻击了看上去像“苍龙”号的1艘航母，照例无一命中。福克纳上尉第三小队向“4艘航母中最大的那艘发起攻击”，右僚机罗伯特·安德鲁斯投下的4弹均未中的，福克纳和左僚机的斯蒂德曼在投出所有8颗炸弹后转身飞往库雷岛。斯威尼选择了“加贺”号作为攻击目标，他认为自己的一颗炸弹击中了航母尾部，那里冒出了滚滚浓烟。只有少数几架零战进行了追击，福克纳机的4号发动机被打坏，机尾机枪手食指受伤，所幸均无大碍。

返航之后，起初斯威尼报告说“只击伤敌军1艘航母”。在汇总各机的报告后他高调宣称，“至少有5颗炸弹命中目标，导致3艘航母起火”。这些夸张的说辞随后引发了“陆军航空兵是中途岛海战取胜首席功臣”的美妙传说，并引发了一系列陆海军矛盾。事实上，空中堡垒的攻击同样颗粒无收。

即使头顶B-17在嗡嗡作响，“加贺”号还是冒险回收了4架燃油将尽的零战，随后将7架升入空中。其余3艘航母也进行着类似作业。4位舰长一致认为，应对美军持续攻击的最佳办法就是不断增加空中的防御力量。其间，几艘航母的飞行甲板始终处于忙碌状态。

南云的麻烦很快又来了。7时58分，甘利终于发回了最新消息：“敌舰队包括巡洋舰5艘、驱逐舰5艘。”

“总算弄清楚了！果然不出所料，敌舰队中没有航空母舰。”小野将译好的电文递给草鹿时，得意扬扬地说。

所有人顿觉一阵轻松，情况远没想象中那么糟糕。源田后来回忆说，他们“只是一时感到宽慰”。南云并未放松警惕，只是感到紧张的心理稍有缓和，终于可以有喘息之机来考虑如何逐退美军陆基飞机

的骚扰，然后再度攻击端掉它们的老窝了。出于对甘利的不信任，南云下令“苍龙”号放飞一架新式彗星二式侦察机，前往协助甘利执行侦察任务。

草鹿同样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单凭这一报告显然不能说明，该海域没有敌军航空母舰。在当时情况下，在这一海域活动的敌舰队中不可能没有航空母舰。侦察机发现的可能只是护航舰只”。即使如此，他仍觉得没有必要更改之前的换弹命令，轻易更改命令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日军未能改变战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胜利病”在作祟。半年来的征战表明，美航空兵的攻击力不值一哂，刚才他们的拙劣表演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况且他们没有战斗机护航，各个机队单独发起进攻，毫无协同，这是愚蠢透顶的做法。再说，如果美军在附近海域真有航母，为什么不派出威力最大的鱼雷机前来进攻呢？

可能觉得只让日本人吃烧饼太噎得慌，美军特意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碗酸辣鸡蛋汤。7时10分，美军潜艇“鸚鵡螺”号发现337度方位海面上有飞机在轰炸，随即出现了对空火力产生的烟雾。艇长威廉·布罗克曼少校认为有必要查明情况，快速驶向作战区域的少校很快发现了南云舰队。7时55分，潜艇被1架日军巡逻机发现并遭到扫射，布罗克曼立即下潜到30米，同时继续保持跟踪。

5分钟后，布罗克曼发现4艘日舰沿250度方向以25节高速行驶，其中1艘为战列舰。他的潜望镜再次被1架执行反潜巡逻的水上飞机发现，木村亲自指挥“长良”号杀了过来。8时10分，轻巡洋舰近距离投下5颗深水炸弹，7分钟后又投下6颗。布罗克曼迅速下潜至27米以躲避攻击。“长良”号再次投下9颗炸弹后转身离开。

“长良”号尚未在视野中完全消失，布罗克曼立即将潜艇上浮至潜望深度。后来他如此形容当时看到的情景：“眼前的景象是我和

平演习时从未见过的，位于不同方位的军舰都在快速移动穿过这片海域，同时要避免经过潜艇隐藏的位置。那艘战列舰位于舰队最前方，它的右舷所有火炮突然向我潜望镜的位置猛烈开火。”潜艇在8时15分进行反击，在4100米距离射出2条鱼雷。后来发现一个发射管内的鱼雷未能射出，“雾岛”号一个急速左转轻松避开了射来的鱼雷。“长良”号再次猛扑上来。8时30分，当又一轮深水炸弹爆响时，“鸚鵡螺”号已下潜到45米深度了。

8时06分，“筑摩”号再次报告，“更多敌机从左舷25度方位飞来”，并特别说明“这是首次发现敌军舰载机”。外围几艘驱逐舰立即开火，但打几炮又停了下来。“筑摩”号发现的原来是友永的返航机群，幸亏有人眼尖认出是自己人，马上停火才未造成损失。看到母舰正遭敌攻击，友永机群“加贺”号的1架零战立即率6架俯冲轰炸机加入了空中格斗——日军九九式舰载俯冲轰炸机投弹后机动性很强，攻击力仅稍逊零战一筹——“苍龙”号9架零战则迅速爬升，前往追击撤退中的斯威尼机队。友永率大队降至400米低空，在舰队附近盘旋等待航母给出降落信号。舰队上方，双方几个机队犬牙交错，互相追逐，简直乱成了一锅稀饭。恰在此时，美军“第五个烧饼”也赶来凑热闹了。

美军的攻击可谓前仆后继。紧随斯威尼出场的，是本杰明·诺里斯上尉的12架“报复者式”。连最先进的“无畏式”都在攻击中铩羽而归，颗粒无收，指望这些被讥讽为“振动器”或“风向器”的破玩意儿取得突破似乎不太现实。7时10分从岛上起飞，一直到8时20分，诺里斯才带着这些又笨又慢的家伙勉强飞抵机动部队外围。

8时08分，“赤城”号暂时进入逆风航向，准备放飞小野善志的3架战斗机，“加贺”号于8时15分升空了山口弘行的5架零战，同时另一个小队已做好了起飞准备。“飞龙”号同样升空了森茂的3人机队，他们都已第二次升空。这3次出动加上原来空中的零战以及友永机群

中加入格斗的战斗机，机动部队上空有足够力量击退美军的下一轮攻势。毫无疑问，很多原计划参加第二波攻击的护航零战已提前升空参加了格斗。

诺里斯毫不例外遇到了大批拦截者。出乎美军预料，日军的本次阻击比他们之前的叱咤风云逊色不少。那些日军飞行员不停起飞、战斗、降落，加油挂弹，再起飞、战斗、降落，已整整折腾了4个小时，就是铁人也该喘口气了。日军精英飞行员在美军不间断的攻击面前疲态渐露。

比起之前的“四个烧饼”，诺里斯明显战意不足，他对驾驶的“振动器”并没抱多大希望。在仔细观察战场形势后，诺里斯觉得攻击编队中央的航母难度太大，于是将不远处1艘漂亮的战列舰作为首选攻击目标。该舰处于编队边缘，很易攻击。诺里斯不知道那正是之前美国报纸大肆宣传，已被科林·凯利上尉“击沉”于菲律宾近海的“榛名”号战列舰。

在发出“攻击下方目标”的电令之后，诺里斯率队长距离高速下滑，“报复者式”一架接一架倾斜机身准备俯冲。日舰刹那间高炮齐鸣，火力极猛。“榛名”号舰长高间完驾馭巨舰，通过一系列蜿蜒曲折的转向规避攻击。美军的准头毫无改观，威廉森奋力投下了第一颗227公斤炸弹，命中与否他没看清。科特拉斯将战列舰舰首作为瞄准点，投弹后打了一个盘旋，“看见敌舰四周落下了许多炸弹，差点命中，舰首中了1弹”。当他飞离时敌舰正转向右舷，“舰体中部冒起了浓烟”。其实“榛名”号只挨了5~6颗近失弹，直接命中的1颗都没。

丹尼尔·卡明斯少尉没有投弹就停止滑行将飞机拉起，他知道俯冲没有到位，贸然投弹命中的可能性不大。他环顾四周开始寻找次要目标，此时他看到海面上有各类军舰约10艘，一个战斗机分队正从18公里外的1艘航母上飞过来。少尉就近选择1艘驱逐舰投下炸弹，没来

得及观察弹着情况，掉头就跑。此后15分钟里，他拼命试图摆脱5架零战的围追堵截，他的“振动器”几乎被打烂。最终少尉幸运摆脱了追击，在距中途岛9公里处油料耗尽迫降。他那名“从未使用过机上机枪”的机枪手早已阵亡，第二十号鱼雷艇救起了他。在距他大约7公里处，第二十六号鱼雷艇救起了同样原因迫降的阿伦·林布劳姆少尉。

只有2架“振动器”被日军击落。陈旧过时的“报复者式”能有如此表现已属难能可贵，这与他们未深入战场中心，只在边缘露露头就跑有关。返航飞行员确信看见有2颗炸弹命中、3颗差点命中，“战列舰上浓烟滚滚，舰体发生了严重倾斜”。实际上，“榛名”号毫发无损，他们最大的成绩是让日军飞行员更加疲惫，让南云筹划的反攻更加困难。诺里斯的“第五个烧饼”显然没能让南云吃饱。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中途岛的5支攻击队全部准确找到了目标并实施了攻击。

南云对中途岛打出了第一拳，美国人马上还击了好几掌，虽然掌法欠精、掌力稍弱。现在进入局间休息，双方都在喘着粗气寻找再次出手的机会。南云舰队已经历了五轮空袭，每一次当问题看上去就要解决的时候，新警报又重新拉响。接二连三的空袭虽未造成太大损害，却完全打乱了南云的节奏，使他一直在被动做出反应。日军战斗机的反击虽然凌厉，却缺乏统一协调指挥，没人认真思索战斗机如此升升降降最后有什么结果。4艘航母各自为战，共同做法是在美机来袭时将战斗机尽可能多地升入空中。由于缺乏雷达，双方交火的地点总是距航母很近，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美机突破拦截投放了鱼雷和炸弹。这说明日军的防守并非坚不可破。南云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吗？

中途岛的空中力量遭受重创，暂时失去了继续攻击的能力。非但如此，担负防守任务的战斗机也仅剩2架，应付日军的再次攻击只剩高射炮火。凯姆斯中校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家的心情：“根据敌人发动攻击的时间及航母的已知阵位，他们过三四个小时还会来的。如果敌机再度来犯，我们几乎没有战斗机来对付它们了，因此我们忧心

忪忪，生怕日本人再来袭击。”在步步逼近的南云、近藤、田中眼中，中途岛已唾手可得，如果没有美军那2支特混舰队的话。

通过海底电缆，尼米兹在第一时间收到了岛上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果飞行员上报的战绩属实，日航母舰队无疑同样遭受了沉重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尼米兹对乐观的战报并未照单全收——他后来一贯如此，在随后发给金上将的报告中上将明显有所保留：“中途岛部队的攻击已竭尽全力，但日本人仍未被挡住。约有10艘敌舰被击伤，其中1~2艘运输船或货船被击沉。对于集中朝中途岛逼近、拥有约80艘舰艇的舰队，这点损失实在微不足道。中途岛的战斗机、鱼雷机和轰炸机基本上全完了。”

对南云来说，局面似乎有所改观。但是8时20分，甘利再次发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敌舰队中似乎有1艘航母殿后。”尽管甘利的报告姗姗来迟且一如既往地含糊其词，但这一消息无疑比美国人之前投下的每一颗炸弹都更具杀伤力。

“糟糕！”草鹿顿觉心中一凉。现在一切怀疑都已消失，最坏的情形果然出现了：美国人的航母就在附近。南云面前变戏法似的又跳出一只兔子。舰桥上的人都清楚，早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没按山本的预想进行，他早先下达的指令完全可以付之一炬了。这同时验证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没有任何作战计划能在第一次与敌接触后得以生存”。此时南云面临的难题是：友永提议对中途岛发起第二波进攻，甘利却报告发现了美军航空母舰，尽管暂时只有1艘。到底先攻击哪一个？很明显，立即破坏美军的飞行甲板成为目前机动部队的首要任务。

南云还面临一个难题：友永近百架返航战机此时正在头顶盘旋，燃油几尽，不少飞机受损、飞行员受伤。如不尽快降落，势必要在海上迫降——纠结呀！

有人明显比南云更猴急。“飞龙”号上的山口对南云的磨磨蹭蹭非常恼火。附近已发现美军航母，在消灭它的飞行队之前自己就肯定毫无安全可言。山口认为，再不对敌人发起攻击就是发疯，他怒气冲冲地向南云发来了信号：“立即出动进攻部队是可取的！”因规避美军空袭，机队部队原方形编队已变成菱形，航速最快的“飞龙”号冲出最远，山口不得不通过“野分”号转发信号。前文提到，山口和南云素来不睦，他的提议只会起到反作用。

没有采纳山口的建议立即放飞第二航空战队的俯冲轰炸机，成为后来无数历史学家——其中更多是日本人——指责南云优柔寡断、错失良机的最佳铁证。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山口的建议并不成立，此时机动部队并不具备迅速对敌发起反击的能力。几艘航母甲板上空空如也，只有零星几架战斗机。山口的提议等于完全放弃友永机群，将攻击机迅速提至甲板定位、暖机、起飞，这一过程至少需要45分钟。就是说在9时05分之前，南云并不具备放飞攻击机的条件。如果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以哀兵姿态出击的日军尚有可能采取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现在的机动部队是连战连捷的百胜之师，南云会为了贸然出击，付出非战斗损失近百架飞机的代价吗？对山口的建议，南云简直都懒得搭理。

在南云看来，攻击目标的选择不需要任何踌躇，首选当然是美军航母。问题在于，是立即派出具备条件的攻击机，还是让友永机群降落，加油挂弹后以集团进攻来对付这一刚刚出现的重大威胁？今天我们当然倾向于南云应毫不犹豫立即发起攻击，但这是以知道最后的结局为前提的。作为现场指挥官，南云肯定考虑得更多更远。他当然不会忘记一个月前在珊瑚海，高木贸然出击只击沉了美军的油轮和驱逐舰，从而错失了攻击主力航母的绝佳机会。

如果像山口所言完全放弃友永机群，南云完全具备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击的能力。到7时45分，“赤城”号和“加贺”号的重装工作已完

成大约1/3。机动部队能以最快速度起飞攻敌的飞机包括：山口的34架俯冲轰炸机，只需提至甲板挂弹即可；“赤城”号和“加贺”号尚未换装的鱼雷机，分别为12架和18架；合计64架。这仍是一支极端恐怖的打击力量。如果能准确锁定目标并发起攻击，它们足以将美军3艘航母统统送入海底。但南云认为不宜立即派出攻击机群有以下原因。

首先，日军认为攻舰首选的利器是鱼雷，这一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长矛鱼雷的确是同行中最好的。作为鱼雷战专家，南云的理解肯定更加深刻。因此有必要将完成换装的1/3鱼雷机再由炸弹换回鱼雷，以期取得最佳攻击效果。

其次，南云此时已派不出零战为攻击机护航。它们大部分已经升空，有的随友永在空中盘旋，有的正追歼试图逃逸的美机。这些飞机油料所剩无几，飞行员也人困马乏。之前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中途岛美军攻击机遭受屠杀的悲惨场景犹在眼前。源田支持南云的观点，草鹿的立场更加坚定，“山口提出不补充油料弹药就去攻击敌舰队的观点，我并不完全反对。但不派战斗机护航这点，我是不同意的。我亲眼看见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敌机是怎样被我方战斗机无情地、几乎全部消灭掉的。我真心实意想尽量为他们提供战斗机掩护”。

草鹿和源田的说法同样属于“事后诸葛亮”，目的是为最后的战败寻找借口。事实上两人计划为第二波空袭派出的护航零战只有区区12架——4艘航母各3架。这也符合人性常理，在伤敌和自保面前，人们往往会选择后者。刚才人家美国人甚至1架都不派呢。

最后，飞行甲板只能从事一项工作，要么将具备攻击条件的战机立即提上来，要么回收友永机队——他们的燃油每一秒钟都在减少，处境危急。如任由他们迫降水上，机组成员还可以由驱逐舰救起，但近百架精锐战机将悉数报废。出征之前，机动部队连正常编制都配不全。如果轻易放弃他们，即使最后能打赢，回到国内的南云也会被当

作败家子被愤怒的民众活活骂死。如此重大的损失是穷酸的日本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归根结底，南云和草鹿仍觉得此时局势非常有利，没必要急于发动兵力不均衡的进攻，第二波攻击可以等到万事俱备时再进行。办事素来有条不紊的草鹿偏好“经过充分准备和缜密谋划后集中兵力一击制敌”。他和源田对自己的战斗机充满信心，认为空中现有的零战加上友永返航的战斗机完全可以粉碎美军的任何攻势。渊田后来在书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敌人的攻击毫不可怕。”

机动部队的精神领袖源田此时早已心急如焚，这关系到近百架飞机的命运，机上还有近200名机组成员。他们大多是源田的好友，于公于私都不能抛下他们不管。渊田于是向南云和草鹿建议：先回收返航的友永机群，做好充分准备再发起第二波攻击。

南云立即采纳了源田的建议。他的部队搭配得当，在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如果把全部兵力投入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去，彻底消灭敌人并非难事。这是一种正统的战略思想，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时间。战争的胜利并不总属于力量强大者，而往往属于能果断应对意外情况，并迅速抓住战机的一方。

在决定先回收友永机群的同时，南云在8时32分断然下令：“所有攻击机准备第二次攻击，鱼雷机换装鱼雷，俯冲轰炸机装载250公斤炸弹！”

命令迅速传达到机库，一向随和的增田乐呵呵地说：“看看，又得重来一遍！这玩意儿赶得上换装比赛了。”领导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那些具体操作的军械兵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一些人边干边发牢骚：“司令部究竟在搞什么名堂？”穿着短衫短裤的水兵汗流浹背地把刚换上的炸弹卸下来，更换挂架，再装上鱼雷。炸弹和鱼雷均超过800公斤，再次换装绝非易事。卸下的炸弹来不及送到弹药库，只

能胡乱堆放在机库里，许多炸弹装着引信。倒不是偷懒，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这引发了更大的灾难。

回过头来说“换弹命令”是诱发日军随后一切灾难的根源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这些随意堆放的炸弹不过是助长了那些灾难而已。“飞龙”号和“苍龙”号并未执行换弹命令，同样在美军一轮打击下彻底崩溃。这是日军航母自身的易损性决定的。

8时32分，近藤勇的新型彗星二式侦察机从“苍龙”号上起飞，前往核实甘利的情报。之后不久，甘利发回电报“燃油不足请求返航”。南云的肺简直都要气炸了：同样执行侦察任务，你甘利的觉悟跟人家营野兼藏比，差距咋就这么大哩？对此他断然予以拒绝，电令甘利继续与美军保持接触。除了模棱两可的侦察报告令长官不悦，甘利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他的行踪已被美军发现并遭到数架“野猫”的猎杀。幸好空中存在断云，技术娴熟的领航员巧妙避开了攻击。

经过紧张突击，4艘航母的飞行甲板已经清理完毕。8时37分，“赤城”号升起了一面印有黑球的白色旗帜，示意“甲板开放，可以降落”。看到桁端飘扬着令人心情舒畅的信号旗，在上空盘旋许久的友永终于松了口气。他们已在空中滞留了4个小时，其间还经历了一场激烈战斗。所有人都人困马乏，降落时发生了数起意外事故。手持灭火器的消防人员严阵以待，受伤飞机被数十名救护人员团团围住。

“飞龙”号的1架鱼雷机降落时只剩一个轮子，肯定无法继续使用了。1架鱼雷机刚刚降落，被机枪打成重伤的野博治就昏死过去了。“加贺”号零战飞行员田中行雄在被抬出驾驶舱时已经死亡。

8时45分，甘利再次发来报告，“另发现2艘敌巡洋舰，方位8度，距中途岛250海里，航向150度，航速20节”。他发现的正是弗莱彻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就在甘利发报的同时，阿部再次下令“筑摩”号派

出岳琦正孝驾驶的4号侦察机前往协助甘利侦察。很显然，大家都认为甘利发回信息的速度太慢了。

8时50分，甘利再次发报要求返航，阿部当即严词拒绝。4分钟后，南云令其“打开发报机准备测向”。这一命令，言外之意就是让其充当信标，为机动部队向美舰方向运动导航。阿部向其转达了内容相同的命令，并要甘利继续监视敌人，等待“筑摩”号4号侦察机和“苍龙”号新式侦察机的到来。1分钟后，甘利确认收到电报并回复：“有10架敌鱼雷机正向你飞去。”那无疑正是弗莱彻刚刚放飞的鱼雷机队。

按照南云的计划，“赤城”号和“加贺”号应在10时30分前完成鱼雷机的换雷加油，“苍龙”号和“飞龙”号也必须在11时前准备就绪。与此同时，南云下令舰队转向东北航行向美军靠近。8时55分，他向“大和”号的山本发出了当天的第一封电报：“8时在中途岛方向10度，距该岛240海里发现由1艘航母、5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组成的敌军舰队。我军正朝敌军前进。”在1分钟左右时间里连续向山本和甘利发报，可见南云当时有多忙。

之前“大和”号通过截收南云和甘利之间的通信已了解到部分情况。突然出现的美军航母并未让山本和宇垣不安，反而感到一阵亢奋，那不过是新增的猎物而已。宇垣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开始我们很乐观，认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寻找的美军特混舰队。我们还考虑，在立即派出第二攻击波击沉敌航母后如何歼灭其残部呢！”

直到此时，山本和参谋们才确信美国人至少有1艘航母就在中途岛附近。按照山本设计的时间表，美军航母现在是不能先出来的。他转头问黑岛：“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命令南云立即攻击美军航空母舰？我想最好是立即下达命令。”

黑岛对此不以为然：“长官，南云已准备了一半航空兵力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敌军航母，也许他们已经发起进攻了。”山本默许了黑岛的说法，继续任由南云自己指挥作战，并未发出任何命令。这也符合山本的一贯做法，把具体作战交给前线指挥官。对自己说的上述一番话，黑岛一直到死都闭不上眼。战后他曾多次为此“忏悔”：“南云没有按照联合舰队的要求去做，这是我的过错。”

就在日军航母忙于收容友永机群的8时46分，那艘美军潜艇再次升起了潜望镜，此时所有日舰都在“鸚鵡螺”号攻击范围之外。大约9时，再度升起潜望镜的布罗克曼发现，15000米外1艘“苍龙级”航母正以25节高速行驶。潜艇很快被日军发现，“长良”号立即扑了过来。布罗克曼决定先解决这艘令人讨厌的巡洋舰，他在9时10分发射了鱼雷。“长良”号避开鱼雷后继续快速逼近，别无选择的布罗克曼只好再次下潜。随后20分钟里，日舰陆续投下了14颗深水炸弹。如果知道2次前来捣蛋的是同一艘潜艇，他们一定会气炸肺的。随后木村命令“岚”号舰长渡边保正继续对潜艇发起攻击，确保主力舰队安全，自己则转身汇入主力舰队。中途岛海战中，美国人的运气简直好得不得了，留下对付潜艇的“岚”号竟意外成为美军俯冲轰炸机的最佳领航员。

在此期间，日军航母的收容工作在同步进行。“加贺”号和“赤城”号分别在8时50分和59分完成收容，第二航空战队完成收容的时间是9时10分。飞机被迅速送往机库，开始必要的维护并加油挂弹。南云调整舰队航向为70度、航速22节，向美军航母所在海域快速进发。此时天空已无美机踪影。这种令人愉悦的事态如果持续下去，南云就有时间将已完成换装的飞机升上甲板、定位、暖机，他的“A级攻击部队”将迅速升空并发起排山倒海般的绝命一击。多年来日本人梦寐以求的“太平洋决战”就在眼前，胜利依稀就在前方灯火阑珊处。

恰在此时，美国人令人讨厌的“第六个烧饼”拍马杀到——这次是由约翰·沃尔德伦少校率领的“大黄蜂”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沃尔德伦是个身材魁梧、锋芒毕露的南达科他州人。他长相难看，方下巴，有1/8印第安苏族人血统。头天晚上，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

“如果我不回来了，那么你和女儿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个中队是为海战的最高目标——击沉敌人——而战！”当晚，他给4号待机室里的鱼雷机飞行员散发了一份油印材料，上边写着：“有几句话现在想跟大家说说。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准备。我们的受训时间很短，又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但我们确实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确信，在当前的处境中，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佼佼者。但愿我们能够遇上有利的战机，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如果不顺利，或有不测，我要求大家竭尽全力去消灭敌人。即使只剩下最后一架飞机，我也要求它冲上去，击中敌人。愿上帝保佑我们。祝大家成功，安全返航，狠揍敌人！”

沃尔德伦曾自豪地说，他灵敏的直觉归功于他的印第安血统。尽管平时御下极严，有时甚至近乎残酷，他却极受兄弟们的爱戴。平时他总是花费大量时间去潜心研究海军航空兵战术，不单是自己的，更多是日本人的。他每天都要给部下讲课，以板示和口授的形式讲解日本和美国的空战战术。出击之前，他告诉大家只管跟着自己飞就行：“不必担心敌人的航向，我会带着你们找到该死的日本人！”

参加中途岛海战的3艘美军航母中，“大黄蜂”号表现无疑是最差的。米切尔少将原拟以轰炸机和鱼雷机实施协同进攻，但在机群起飞后一小时里，天空突然浓云密布，沃尔德伦的鱼雷机队和林的轰炸机队很快消失在彼此视线之中。林的主力机队选择了南云机动部队后方，到达预定拦截点后，海上空空如也，他们已完全飞出了战场。林又沿原航向继续飞行了90公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失，他们毫无发现敌军的迹象。实际上当时南云部队位于他们正南方。大约9时，形势变得越发严峻，大部分飞机油耗近半。之前错误的起飞安排导致战斗机

最先到达理论返航点。战斗机队指挥官塞缪尔·米彻尔少校在未与林联系的情况下，率先在9时15分率队返航。米彻尔试图降低飞行高度以节约燃油，这使飞机视野不足，更难发现敌军舰队。最后他们向东南方向盲目飞行，在绝望中寻找地平线。大约10时，北方很远处出现了军舰高速航行的尾流，他们误认为那是日军舰队。战斗机无法攻击舰船，如果在那附近迫降很可能被日军俘虏。10时15分，这些燃油耗尽的战斗机陆续在海面迫降。到10时50分，最后1架“野猫”在空中消失，没有一名飞行员成功飞回航母。米彻尔等3人落点较近，得以共用2只救生筏和一份应急口粮。4天又20小时后，他们被1架“卡塔琳娜”发现成功救起，3人早已是饥饿难忍、浑身水泡，还被一条附近不断晃悠的鲨鱼吓得要死。另有5人先后被“卡塔琳娜”救起，1人在迫降时牺牲，另1人失踪。

罗伯特·约翰逊少校率13架俯冲轰炸机直接向中途岛飞去。其中1架出现引擎故障，不得不在距岛280公里处迫降。同样迫降的还有特罗伊·吉洛利少尉的飞机，他和机枪手在7个半小时后被1架“卡塔琳娜”救起，另1架飞机在距岛仅20公里处迫降。由于不了解正确的敌我识别信号，剩余飞机就把炸弹朝海里扔，试图以此证明是自己人。但岛上高射炮兵神经过敏，未能看出这个示好的姿态，机群一度被迫躲避友军的高射炮火。这些看似辛苦却寸功未立的飞机最终在11时35分降落东岛。他们随后的表现只能以“懦弱”来形容。

林的机队就这样分崩离析。他孤身一人于11时18分回到“大黄蜂”号，侦察轰炸机中队在沃尔特·罗迪上尉带领下随后降落，油料尚未耗尽。由于未能找到敌人，林的部队让人失望，很多人因此而责备他。米切尔和林试图寻找打击日军第二个航母群的豪赌最终以大败亏输告终，飞机折损率达到50%，大部分并不是在战斗中损失的。

对“大黄蜂”号俯冲轰炸机的糟糕表现，一向内敛的斯普鲁恩斯一直耿耿于怀——他与米切尔的矛盾也由此开始。在后来写给尼米兹

的报告中，惜字如金的斯普鲁恩斯如此说：“如果能有他们参加，就可以攻击日军第四艘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后来也会免遭那艘航母的攻击。”斯普鲁恩斯不是那种侈谈“本来也许会如何如何”之类空话的人，在报告中能破例花费如此多文字，足以证明他对此次贻误战机是多么痛心疾首！

在“大黄蜂”号攻击机群出发后半小时里，沃尔德伦对大队长的失望和愤怒不断增强。在他眼中，林选择向西飞行的做法简直是愚不可及。他宁可前往攻击已被定位的2艘敌舰，也不愿到西方寻找另2艘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航母。本·泰潘、汉弗莱·托尔曼和特洛伊·盖尔利三位少尉都听到，两人在通信中发生了激烈争吵。林命令沃尔德伦乖乖地跟在自己后边，少生事端。大约8时25分，气愤的沃尔德伦带鱼雷机队脱离大队，转向西南246度方向飞行。在南云调整航向为70度后，这支鱼雷机队恰好直接冲向了机动部队，两者的航线连起来简直就是一条直线。沃尔德伦有一种预感，觉得日本人会向东转，他寻敌的直觉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经260公里飞行，9时10分，紧贴水面的沃尔德伦发现了远方海面上袅袅升起的黑色烟柱。尽管他的勇敢和敏感嗅觉值得称赞，但他擅自违抗林的命令，单独行动使机队完全失去了战斗机保护。这样，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和身后的兄弟们置于必死之地！

“我们向日军舰队直扑过去，沃尔德伦似乎有一根绳子拴在敌舰队上一样。”乔治·盖伊少尉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盖伊去彭萨科拉海军飞行学校受训前是农业机械学院的学生，那天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鱼雷从航母上起飞。和战友一起升空后，这位25岁的年轻人从未产生过任何疑虑，他们对中队长无比尊敬，充分信任。后来他告诉一名记者：“我们几乎一看队长的后脑勺，就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因为他曾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

9时18分，“筑摩”号观察哨发现了35公里外一队美机正掠海而来，重巡洋舰立即升起2道烟幕并对空射击示警，1艘驱逐舰同时在“利根”号左舷施放了一道烟幕。紧接着“赤城”号也发现了来犯美机。日军几艘航母开始摆动向左转舷，使舰尾朝向美机方向，这是规避鱼雷攻击的最佳方式。此时机动部队上空只有18架战斗机，“加贺”号9时20分迅速升空了饭塚雅夫的3架零战，“赤城”号在32分和37分连续放飞了5架和4架零战。空中巡逻的日军战斗机迅速达到了30架。

“他们终于来了！”源田口中喃喃自语，他眼中的美机就像“远处湖面上飞翔的一群水鸟”。后来渊田回忆说，当时“赤城”号舰桥上气氛骤然为之一变：如果说之前亨德森少校的“无畏式”来自岛上还是航母尚存疑问，这回来的可是地地道道的舰载机，这证明甘利发现的美军航母是现实存在的。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针对日军的计策。大事不妙，中计了！

沃尔德伦本想攻击“赤城”号，但因遭到零战的阻击，就转向下方海面3艘航母居中的1艘——那无疑正是“苍龙”号。盖伊估计向他们射击的零战足有35架，日舰高炮一齐对空射击，战斗在一瞬间轰然打响。沃尔德伦将编队一分为二，另一支由詹姆斯·欧文斯上尉率领，试图对敌航母实施两舷夹击。因为多达21架零战从不同角度发起猛攻，美军2支编队不得不重新聚在一起。饭塚雅夫大尉和铃木清延、山本旭、谷口正夫3个一等飞曹的零战小队迅速将美军机队撕裂成4部分，之后单独攻击笨拙的鱼雷机。“蹂躏者”名不副实地变成了“被蹂躏者”，它们一架接一架被揍入大海。

包括盖伊在内，有3架鱼雷机顽强冲破阻截，逼近了“苍龙”号。在转向过程中，盖伊看到另2架友机已被日军击落。其余飞机尚未投雷就坠入海中。1架中弹的鱼雷机再次扑向“赤城”号，似乎想带雷撞击舰桥。草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这下完蛋了，但它没能撞上舰

桥，而是一头栽进了大海。”勇士永远值得敬仰，即使他们是敌对方。草鹿在心中为这个“英勇作战并失去了生命”的美军飞行员进行了简短的祈祷。

在飞往中途岛途中，“大黄蜂”号侦察轰炸机中队的勒鲁瓦·奎伦三等兵从无线电中断断续续听到了沃尔德伦的喊声：“立即进攻！当心战斗机！看那架落水了！我的情况吗？告诉我是谁干的，我重重有赏！水里有2架战斗机，我的2名僚机驾驶员落水了……”

对零战的顽强截击，沃尔德伦根本不屑一顾。他摆动机翼，侧着机身全速朝1艘航母猛冲，身后的弟兄们也跟着他俯冲。1架飞机像被猎人击中的鸟一样翻滚着跌落下去。“是‘零式’吗？”在嗒嗒嗒的机枪声中，沃尔德伦高声喊道。他的机枪手兼报务员霍勒斯·多布斯没有听见，那无疑是1架美军鱼雷机。又1架飞机摔下去了。沃尔德伦继续向前飞。在穿越由一道道黑烟柱和一串串明亮的曳光弹组成的铁幕时，少校的鱼雷机左油箱中弹起火。他身后的盖伊看见中队长挣扎着站起来，企图跳出大火肆虐的驾驶室。但鱼雷机飞得实在太低了，他们显然已失去了跳伞机会。猛然间一个浪头打在飞机起落架上，沃尔德伦和多布斯葬身大海。

在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之后，盖伊发现同伴一个都没了。此时，他想起了中队长头晚关于“最后一架飞机”的指示——“冲上去，击中敌舰！”“我挂彩了。”说话的是报务员罗伯特·亨廷顿。盖伊转头一瞥，战友的脑袋已垂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抬起来。盖伊右臂被一颗子弹击伤，但依然驾机在一艘驱逐舰上方急速拉起，然后朝前方的1艘航母直冲过去。“苍龙”号向右急转冲他驶来，盖伊根本没把漫无目标的对空火力放在眼里。由于电动装置失灵，盖伊毅然扳下手动装置投下了鱼雷。“苍龙”号转了个弯儿，鱼雷从它旁边疾驶而过。

盖伊立即遭到5架零战围追堵截。飞机方向舵操纵器和副翼被摧毁，一个机翼突然折断，飞机风驰电掣般坠向水面。他想拉开座舱盖，但拉不开。此时海水迅速涌进机内，他猛力一拉舱盖——这次开了。盖伊艰难爬了出来，顺手抓起一个装有橡皮救生筏的袋子，还抓了一只黑色橡皮坐垫。在浮出水面时，他好像听见了一声巨响——他想一定是自己的鱼雷命中了目标——实际未中。盖伊发现躲在坐垫下边能有效避开敌人的视线。直到空战打到北面，他才从垫子下钻出来，从容将救生筏充上气。他就这样在水上漂着，手臂和腿都受了伤。盖伊不但保住了性命，还有幸目睹了这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海空大战。第二天，他被1架“卡塔琳娜”发现并成功救走。

沃尔德伦中队除盖伊外，其余29人无一幸存。究其原因，除“蹂躏者”自身孱弱——它被一名美军飞行员戏称为涂着白星的飞行运货车厢——和零战的彪悍，沃尔德伦的攻击没有战斗机护航，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就在沃尔德伦身后不远处，大约机动部队东部边缘6700米高空，有一支10架“野猫”组成的战斗机分队，领队是“企业”号的詹姆斯·格雷上尉。

根据默里舰长的命令，格雷的任务是为麦克拉斯基的俯冲轰炸机护航，必要时也可以冲下低空帮帮林赛的鱼雷机队。起飞之后，蹩脚的格雷向6000米战术高度爬升到将近一半时丢失了保护对象。他错位地跟上了先期出发、低空飞行的“大黄蜂”号沃尔德伦，并认为它们就是林赛的鱼雷机队。格雷只是默不作声地远远跟在后边，但在沃尔德伦发起攻击之前，格雷再次跟丢了目标。沃尔德伦根本不知道身后有友军存在，当然就不会发出求援呼叫。就这样，格雷带着10架“野猫”在战场边缘无所事事，任战友被日本人无情屠杀。这只是格雷一系列拙劣表演的开始。

9时38分，“筑摩”号向旗舰发出预警，“左舷50公里外发现敌机”。来袭者是“企业”号的14架鱼雷机。最晚出发的林赛独自沿240

度方向航行，差点错过了在其北方的南云舰队。9时30分，林赛发现西北55公里外有袅袅升起的黑色烟柱，进而准确定位了敌军舰队。由于南云舰队此时正高速向东北行驶，林赛不得不从后方向其接近，这对速度极慢的“蹂躏者”无疑非常不利。低空飞行导致它们在很远距离上就被敌人发现。

由于之前曾参加过多次战斗，“企业”号的鱼雷机显然比“大黄蜂”号的同行老练得多。飞行员都有超过2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大部分时间飞的都是鱼雷机。出师不利的林赛之前因事故损失了自己的飞机，现在中队的飞机只剩下14架。没戴飞行风镜的林赛将飞机分成了2组，每组7架。他率领其中一组，另一组由亚瑟·艾迪上尉指挥。他们选定的目标是“加贺”号，因为这艘航母是编队中最靠西南的一艘。统算起来，林赛机队应该是美国人为南云奉上的第七个烧饼。

当时机动部队上空的零战超过30架，但大都被沃尔德伦吸引到了东北方向。艾迪分队距从东面和东北方向赶来支援的日军战斗机最近，因此得到了优先关照。之前沃尔德伦的悲惨一幕再次上演，零战将美机编队无情撕裂，然后以密集炮火将“蹂躏者”逐一击落。美军机队越缩越小，艾迪分队只有2架飞机投射了鱼雷。“加贺”号舰长冈田次作上演了一出近乎教科书般的规避操作，轻松避开了鱼雷攻击。

艾迪分队成功吸引了零战的注意力，使林赛分队得以毫发无损地飞到“加贺”号左舷正横处。但“蹂躏者”速度太慢了，“赤城”号指宿正信的3架、“加贺”号的6架零战冲了过来。林赛只能绝望地狂呼“杰姆下来”——这是他与格雷约好的求援信号，未得到任何回应。出于云层遮盖或其他原因，格雷并未发现在敌军编队另一边林赛已经发起的攻击。他自称并未收到任何求援信号，美鱼雷机两次得到战斗机掩护的机会就这样遗憾错过了。

日本人依然使用擒贼先擒王的一贯伎俩，林赛的飞机第一个被击落。但他的弟兄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发起猛攻，同时成功击落了佐野信平的零战。很快又有3架“蹂躏者”被“蹂躏”，剩余3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抵达理想投雷点。大约10时，绝望的飞行员从极不理想的角度投放了鱼雷。

看到“加贺”号成了美机主要的攻击目标，“赤城”号舰桥上的渊田朝冈田的方向做了一次短暂的祈祷。也许祈祷真的灵验，也许冈田根本无须他的祈祷，这位舰长娴熟地操舰向南转向，轻松避开了所有鱼雷。一边的源田禁不住击节赞叹：“‘加贺’号的作战看来非常出色。”南云也信心十足地说：“它没事！”

美军幸存者立即遭到了零战的围追堵截。飞行员发现此时恰好位于机动部队中央，想冲出去和方才冲进来一样困难。幸好此前由于连遭攻击，机动部队各舰拉开了较大距离，他们得以寻隙奋力冲出重围。他们无疑非常幸运的。之前零战在对沃尔德伦的攻击中几乎耗光了子弹。嗜杀成性的日军飞行员往往在击落敌机后，对跳伞飞行员也不放过。但是此时，他们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当美机投出鱼雷后，他们往往会“大度”地放他们一马。一些零战飞行员开始明智地选择保存弹药和体力，以攻击更具威胁的目标。虽然油料还有剩余，他们却一个接一个飞回航母去补充弹药。地勤人员拍拍肩膀以示鼓励，他们就又爬进座舱仓促起飞了——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尽管日本人“手下留情”，美军2支分队也只有5架飞机带着累累弹痕侥幸逃脱——遗憾的是林赛和艾迪均不在其中——其中1架中途迫降，1架因伤势过重返航后被推入大海。因为沃尔德伦全军覆没，这样斯普鲁恩斯的2艘航母就只剩3架鱼雷机了。

中途迫降的艾伯特·温切尔和他的机枪手道格拉斯·科塞特不得不卷入另一场和大海的搏斗。迫降时他们奋力抢出了救生筏、应急口

粮、急救包和降落伞，两人在战斗中虽受伤不重，但是很痛。他们就这样在海上漂了好几天，看见海中有小鱼游动时就到凉凉的海水中泡一会儿，因为有小鱼就证明附近没有鲨鱼。但真有鲨鱼前来攻击，他俩就用铝制船桨和单刃猎刀将它们赶走。远处偶尔有飞机嗡嗡飞过，但因距离太远都没能发现他们。每当飞机黑点渐渐消失，温切尔总是挥着拳头朝天大骂：“好哇，你们这帮混蛋，下回在军官俱乐部休想要我再请你们喝酒！”应急口粮吃光后，两人狠心把好奇地跟着他们的一只信天翁打了下来。这种海鸟翼展虽宽，身子却小，肉腥味很重且老得嚼不动。大约第十二天，他们邂逅了1艘日军潜艇。意外的是，日本人绕着他们兜了几圈后径自离去。显然他们认为这两个“难民”已奄奄一息，开枪射击纯属浪费子弹，就放任他们自生自灭吧。6月21日，他们终于被1架“卡塔琳娜”发现救起，被紧急送往医院。两人在海上共漂流了17天，体重下降了20多公斤，很多人都认不出他们了。他俩是本次战役中被救起的最后两个人。

即使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但源田竟有余暇漫步来到航空指挥室，听取返航飞行员攻岛情况的汇报。有人说：“敌人战斗机确实讨厌，但我认为它们几乎全部被消灭了。”源田还了解到岛上防空炮火异常猛烈，但零战性能大大优于美军战斗机的说法也得到了证实。将在占领中途岛后担任驻岛第六航空队指挥官的冈岛清熊说：“航空参谋，今天打的可是一场硬仗。”源田轻松地回答：“是啊，不过也不必过于担心。”之后他转身返回了舰桥。

一直徜徉在机动部队边缘的格雷认为，自己的“野猫”只有机枪无法攻舰，他就一直无所事事盘桓到油料下降到危险点。9时52分，他发回报告说，自己虽处于目标上空，但油料将尽，必须返航。10分钟后，他又报告说：“敌舰队上空没有战斗机巡逻，我们已在它们上空飞了半小时。敌舰队中有驱逐舰8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航向大致向北。”

“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不能确认“格雷”的身份，同时收到报告的斯普鲁恩斯和勃朗宁错误认为，发出这一信号的是麦克拉斯基。听说位于敌舰队上空的俯冲轰炸机队要求返航，两人简直痛心疾首。10时08分，心急火燎的勃朗宁在编队指挥所抓起话筒狂呼：“攻击！重复一遍，立即攻击！”

不知道格雷是否收到了这一电令，反正他于10时10分毅然率队返航。直到此时，日军终于发现了在舰队边缘上空盘旋了半小时的美军战斗机——他们错认为那是一小队水平轰炸机。“苍龙”号立即升空，原田要的战斗机小队前往追击，但等他们升上高空时，格雷早已绝尘而去。这也算是他在这天的唯一贡献。10架“野猫”于10时50分安全降落在“企业”号上，自始至终一枪未发，毫发无损。

对格雷的解释，“大黄蜂”号鱼雷机中队的唯一幸存者始终不相信，盖伊一直到死都不肯原谅他。他认为格雷如果能有少许他们的英勇，冲上去帮一把，他的中队长就有可能活着回来，30人也不至于只有自己一人幸存。格雷承认自己始终处于目标上空，却任由两帮兄弟被日本人无情屠戮，这让包括老酒在内的所有人都义愤填膺。当时即使他仅仅飞下去溜达一圈，吸引哪怕微不足道的日军战斗机，都能给战友创造更好的进攻或逃生机会。

美军鱼雷机的两轮攻击颗粒无收且损失惨重，这让再次回到舰桥的源田踌躇满志，他之前的些许担心早一扫而空。南云、草鹿等众人也兴高采烈，大家自信满满地认为，机动部队有能力粉碎美军发起的任何攻势。“敌机再多我们也不怕”，这种念头在源田脑海中油然而生。他思忖着，“再也无须为机动部队能否扛住空袭怀疑了，这肯定又是一次胜仗。我们最好先干掉敌机，再打航母，然后从今天午夜至明天上午向中途岛发动毁灭性攻击”。

源田完全忽略了两个事实。其一，刚才的2支鱼雷机队显然不可能来自同一艘航母，附近海域至少存在美军2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其二，在刚才的战斗中，一旦美机来袭，所有空中巡逻的零战就会群起而攻之，基本不留出预备队防御舰队其他区域——就像人体白细胞一样发现毒素后群集吞噬。没人留意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或者计算派出多少战斗机才算合适。如果美军的多重进攻连续快速，空中的零战面对近乎饱和的攻击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非常有限。貌似风光的机动部队实际上毫无掌控力可言，他们一直在试图夺回主动权，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谁都清楚，单凭防守是无法赢得战争的。

10时整，南云同时致电山本、近藤、田中和小松：“6时30分发动对中途岛的进攻，7时15分敌陆基部队开始反击，我未遭损失。7时28分发现包含1艘航母在内的敌机动部队，航向西南。我们拟先消灭这股敌人，再图继续攻打中途岛。”此时机动部队距中途岛约250公里，与当初阿诺德的判断仅差30公里。日军4艘机库里，重装工作已接近尾声。那些恐怖的打击力量一旦被提升至甲板定位暖机，即可向美军发起排山倒海般的猛烈攻势。除了可能遇见几架“的确很讨厌的‘野猫’”之外，它们将一往无前，所向无敌。念及此，南云顿觉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南云估计没有读过雪莱诗人“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要不他就会想到：既然敌军鱼雷机到了，那么俯冲轰炸机还会远吗？

摧枯拉朽“七分钟”

此时在南云舰队西南方向，“岚”号正奉木村之命寻找并攻击那艘令人讨厌的美军潜艇。从9时18分开始，布罗克曼将潜艇下潜至60米，试图摆脱驱逐舰的攻击。9时33分，舰长渡边保正投放了最后一次深水炸弹，海面上并未出现美艇受创泛起的漂浮物，显然攻击毫无结果。在迫使美潜艇下潜的时间里，渡边发现主力舰队已逐渐消失在视野之中。他无意再与这艘潜艇纠缠，于是取道北偏东北方向快速追赶主力部队。

据布罗克曼后来描述，渡边最后投下的2颗深水炸弹是距潜艇最近的一次。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随后那艘驱逐舰的声音逐渐远去，最终消失。9时55分，潜艇回波测距中断。于是布罗克曼再次上浮到潜望深度，阴魂不散地继续朝南云舰队快速追击。

林赛中队在零战凌厉攻击下做着最后挣扎之时，南云舰队再次被另外2支独立的美机编队发现。一支是“企业”号俯冲轰炸机队，总指挥是飞行大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侦察轰炸机中队和俯冲轰炸机中队分别由威尔默·加拉赫上尉和理查德·贝斯特上尉率领。他们本应有战斗机护航，但蹩脚的格雷先后跟丢了3支需要保护的目标。

在美军所有舰载攻击机中，最早出发的正是麦克拉斯基的这2个中队，他们却戏剧性地最后抵达战场。在空中飞行了1小时35分，麦克拉斯基的33架“无畏式”在9时20分抵达预定截击地点。但海面上空空如也，敌军航母到底在哪里呢？

麦克拉斯基短而结实的身材很像他驾驶的“无畏式”。1940年6月，他到“企业”号担任战斗机中队长，1942年3月15日晋升飞行大队长，负责指挥航母全部4个飞行中队。少校当年学飞的是战斗机，之后也一直驾驶战斗机，对俯冲轰炸机几乎是陌生的。作为一名天才飞行

员，他在转飞轰炸机后很快熟悉了“无畏式”的各种性能。虽然已能老练地驾机在航母上起降，但他从未在实战中投过弹，说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似乎略显勉强。不过麦克拉斯基具有杰出的指挥才能，英勇无畏，处乱不惊且能随机应变，这些优秀品质使他成为这场举世瞩目大海战中的关键人物。连寡言少语的斯普鲁恩斯也称赞他“很了不起”，要知道这位老兄是从来不轻易表扬人的。

眼下麦克拉斯基正面临着严峻考验。长途飞行已消耗了大量燃油，机队现在已不可能实施常规的扩展正方形搜索，他必须尽快做出对策。所余油料只能再维持15分钟侦察飞行。如果依然未果，他也只能像林那样悻悻返航了。

麦克拉斯基瞄了一眼标图板，决定背对中途岛向西北方向实施搜索。战后，默里上校称，“这是整个中途岛海战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尼米兹对此举表示赞同，说它是“这次战役中最重要决定，并产生了决定性后果”。

往西北飞行了约7分钟，麦克拉斯基的谨慎推理得到了丰厚回报。9时55分，他发现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道军舰快速航行留下的白色尾迹。他抓起望远镜顺航迹观察，视野中出现了1艘军舰。当时他判断那是1艘正朝东北方向高速行驶的日军巡洋舰。麦克拉斯基的判断有对有错。幸运的是，他判断错的部分对大局无关痛痒，而判断对的部分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因素。他认为这艘形影孤单的“巡洋舰”行色如此匆匆，一定是在竭力追赶主力部队。于是他下令机群将航向由西北改为东北，悄悄尾随这艘军舰。这个稀里糊涂充当了美军向导的，正是攻击潜艇后急于重返大队的“岚”号驱逐舰。

10时整，透过天空疏散的云隙，麦克拉斯基发现前方55公里海面上出现了更多军舰的尾流。2分钟后，欣喜万分的少校向“企业”号发出了令人振奋的接敌报告：“这里是麦克拉斯基，发现敌舰。”出于

未明原因，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都未收到这封电报。很快，他听到了参谋长勃朗宁的呼叫——“攻击！重复一遍，立即攻击！”事实上那是发给格雷的，但麦克拉斯基以为这正是发给自己的命令，于是复电：“照办，立即就揍那帮狗杂种！”

麦克拉斯基万万没有料到，此刻在他东面，“约克城”号飞行大队已悄然接近战场。这支编队包括梅西少校的12架鱼雷机、莱斯利少校的17架俯冲轰炸机，以及萨奇少校的6架“野猫”。由于阿诺德的准确判断和彼得森的合理安排，“约克城”号飞行大队高度协调，在发起攻击之前，各中队始终保持在彼此视野之内。虽然他们最后出发，但连预定航程未飞完就已发现目标。10时03分，一名鱼雷机飞行员发现西北方向40~50公里处升起了大量黑色烟柱，无疑那里刚刚发生过战斗，所有飞机立即右转，快速向战场冲去。

之前不论是中途岛的5支攻击部队，还是“大黄蜂”号和“企业”号的鱼雷机中队，发起的攻击都是一个作战单位独自发起，彼此之间既无配合也无协同。但是本次，从美军航母最早、最晚出发的2支编队戏剧性地同时抵达战场。即使在一起配合训练几个月，也不可能达到如此高的默契度。他们拥有4个攻击机中队——2个俯冲轰炸机中队、1个侦察轰炸机中队、1个鱼雷机中队。这样，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军终于有机会对敌发起一次高低结合的协同攻击。眼看之前7个烧饼外加1道酸辣鸡蛋汤还无法让南云吃饱，这美国人也真急了，索性一下子抛出4个烧饼——有萨奇战斗机护航的鱼雷机中队，我们不妨称它为肉夹烧饼——还真一下子把日本人噎死了。这恰恰是4日上午美军派出的最后几个烧饼。

美军2支编队均未察觉到对方的存在，一直到发起攻击那一刻。此时南云机动部队上空门户洞开——这一空门正是中途岛陆基航空队和2支鱼雷机中队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更巧合的是，美军2支编队恰好沿着完全独立的2条轴线发起进攻，给日军防守带来了极大难度。况且3

支轰炸机中队位于高空，1支鱼雷机中队处于低空，不同高度、不同方向的多点进攻终于使日军零战的防御达到了饱和。这是从早上到目前南云部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美军的巧合找不到任何理由，只能归功于上帝的眷顾。“约克城”号航空长阿诺德中校在1965年接受采访时自嘲，“这是最具狗屎运的一次协同攻击”。亨德森、沃尔德伦、林赛及数十个年轻生命的鲜血浇灌的果树，终于到了由麦克拉斯基、莱斯利采摘果实的时候了。

当时机动部队上空有零战36架，很快就增加到42架。这从侧面说明日军航母的飞行甲板仍在进行战斗机的起飞作业，而不是像渊田后来说的那样在定位攻击机。这些战斗机多数聚集在“加贺”号周围，一部分正往东南追杀林赛机队的幸存者，原田要小队正在爬高试图追击格雷的“野猫”，它们几乎全分布在从西北到东南的轴线上。

就在此时，梅西少校率鱼雷机队突然从低空杀入战场。与沃尔德伦、林赛不同，梅西有萨奇的“野猫”护航。“赤城”号上，远远瞥见攻击再次降临的增田禁不住慨叹道，“这真是地狱般漫长的一天”。

梅西在“企业”号服役时曾参加了早期的历次战斗，经验丰富。1942年4月17日，他调任“萨拉托加”号鱼雷机中队队长，与精明强干的萨奇在战斗机护航战术上有过密切的研究与合作。“野猫”要想与零战对抗，只有飞得高一些才能获得足够的俯冲速度。萨奇派出2架“野猫”在750米高度紧贴云层下方飞行，一旦遭日军截击迅速发出警报，他自己率其余3架保持1500米高度，接到警报就立即向下俯冲发起进攻。区区6架战斗机保护一支鱼雷机中队肯定是不够的，萨奇和梅西都有了必死的思想准备。

梅西的突然杀出立即引起了众多日军战斗机的高度关注。之前正追击格雷和林赛机队幸存者的零战立即掉头应对新的威胁。“筑摩”

号以主炮开炮的方式发出示警，西北到东南轴线上迅速出现了大批零式战斗机。此时在海面上，“岚”号并未注意到身后那些不速之客，在10时11分从234度航向汇入主力舰队。

梅西立即遭遇了类似沃尔德伦和林赛的盛情接待，他周围出现了15~20架零战。紧要关头，萨奇率高空的4架“野猫”奋勇杀出——不知道格雷看到这一情景是何感受——爱德华·巴西特少尉的“野猫”很快被下方的零战击落。剩余3架“野猫”使出了高级战术动作“萨奇剪”，连续驱逐彼此机尾处追击的敌机，并利用俯冲和翻滚优势大偏角射击迎面而来的零战。日军对这一战术明显极不适应，很难找到合适进攻角度，4架零战被接连击落。以寡敌众的“野猫”对零战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重大伤亡，为同伴复仇马上成为剩余零战的首要任务。日军飞行员一味斗狠的弊端再次显现出来。他们的明智做法当然是留下少许零战与毫无攻舰能力的“野猫”缠斗，将主要火力对准美军鱼雷机。

就在萨奇与零战缠斗的同时，托马斯·奇克和丹尼尔·薛地少尉的2架“野猫”继续护卫鱼雷机队艰难前进，后者居然还忙里偷闲击落一架零战。但寡不敌众，到10时20分，梅西已完全失去了战斗机的掩护，但他也借此获得了足够的操作高度，在此过程中仅损失了威斯利·奥斯马斯少尉的鱼雷机。梅西将攻击目标对准了“飞龙”号。

“苍龙”号的藤田立即扑了上来，这是他今天第三次升空。由于头天晚上太激动没睡好，藤田早上起晚了，连早饭都没吃。他本想趁飞机加油补弹的机会填填肚子，一口饭还没进口战斗警报就拉响了。他和2名队友紧急升空，藤田单枪匹马一口气干掉了4架“蹂躏者”。

随着零战不断到来，先前的屠杀模式再次上演，攻击林赛机队的零战瞬间达到了18~20架。日本人仍集中攻击长机，梅西的飞机未能飞越驱逐舰的外围防线就被击落。他的僚机驾驶员最后看见他时，中

队长已爬出烈焰腾腾的座舱站在飞机残存的翼上，却因高度太低无法跳伞，只能随飞机一同坠入大海。其余鱼雷机很快被撕裂为两队，第一队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仅剩1架，第二队有4架顽强冲出重围。

速度缓慢的鱼雷机经过漫长飞行，直到10点35分才对“飞龙”号发起了进攻。长安指挥火炮猛烈开火，对来犯美机发射出一串串曳光弹。威廉·埃斯德斯上尉一马当先，率残余5机向“飞龙”号奋勇投雷，其中1条鱼雷因释放装置故障侧翻进海里。山口的旗舰几乎被鱼雷的航迹包围。加来舰长猛地把航母转向右舷，2条鱼雷从舰首方向一掠而过，另外2条从舰尾方向脱靶。埃斯德斯无暇观察攻击效果，他身边到处都是零战。虽然飞机遭受重创，但他仍幸运摆脱了追击，最终在“约克城”号可观察到的海面紧急迫降，晚些时候被“汉曼”号救起，机枪手因伤势过重阵亡。在零战和高炮联合打击下，梅西中队只有2架飞机生还。

统算起来，当天从美军3艘航母起飞的3个鱼雷机中队共有41架“蹂躏者”，最后仅4架返回航母，82名机组成员68人阵亡，仅14人侥幸生还，3位少校中队长沃尔德伦、林赛、梅西无一幸免。血的事实证明，陈旧笨重的“蹂躏者”早已过时，应该尽早由“复仇者”替代。可惜了3位英勇的少校和那些年轻的生命。除“蹂躏者”本身的问题，他们在攻击过程中受到了日军的重点关照。其一鱼雷机的攻击需要在低空进行，在很远距离上就已被敌人发现，日军可以从容组织阻击。其二日军认为鱼雷是最有效的攻舰利器，擅长鱼雷攻击的他们对鱼雷战术简直着了迷，所以会集中力量对付美军的鱼雷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勇猛过人的藤田在冲入美机编队中心猎杀鱼雷机时，被己方高射炮火击中，他的零战瞬间起火。“飞龙”号的长安远远看见了这一幕，认为飞行员肯定无法幸免。藤田选择了跳伞，此时他的零战已坠至距海面仅200米。但藤田还是在飞机入海前的瞬间

打开了降落伞。幸亏他穿着救生衣，才得以迅速浮出水面。他被降落伞的绳子缠住，挣扎了许久才脱身。

就在梅西鱼雷机队惨遭杀戮的同时，美军3个轰炸机中队的攻击已取得赫赫战果。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必须选择高空。看到梅西转向北飞之后，莱斯利带队沿南云舰队东部边缘同样转向北方，试图寻找一处逆风的攻击位置。飞行中的莱斯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飞机新安装的电动投弹装置出了故障。莱斯利示意各机做好投弹准备，同时按下了电动开关。他这一按不打紧，那颗炸弹不但未进入投弹位置，反而晃悠悠直接掉海里去了。另外3架飞机也出现了相同问题，4颗454公斤炸弹只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激起了4条冲天水柱。

莱斯利只好命令其余同伴全部改用手动开关。进攻尚未发起，包括自己在内的4架飞机就自动解除了武装，少校真是说多懊丧有多懊丧。侧后的保罗·霍姆伯格少尉看到中队长气得狠拍自己脑袋。虽然飞机上还有机枪，但拿机枪扫射航母那样的大家伙，和拿匕首去戳坦克没什么两样。与格雷不同的是，已没有炸弹的莱斯利毫无退意，毅然率队奋勇前行。他想，日本人可不知道自己丧失了进攻能力，他的飞机就是到敌舰上空去转一圈，也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给同伴创造更好机会，哪怕用机枪扫射几把过过瘾也行。

莱斯利错误地认为，肖特上尉的侦察轰炸机中队就在身后。美国海军军事准则规定，如果2个中队对2个目标同时发起攻击，率先发力的中队攻击较远的单位，后边的中队则攻击较近的目标，这样攻击更加合理，敌人防守难度更大。鉴于此，莱斯利为自己选择了较远的“苍龙”号。10时15分，他发电给身后并不存在的肖特：“你干左边的那艘（‘飞龙’号），我干右边那艘（‘苍龙’号），如何？我这就开始攻击了。”未收到肖特的回音让他颇有些困惑，他不知道此刻肖特和他的机队正静静地躺在“约克城”号甲板上生闷气呢。莱斯利认为，没有友军同时攻击其他诱人的目标是莫大的遗憾。不要遗

憾，少校先生，你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兄弟们——麦克拉斯基、贝斯特、加拉赫很快也会干起来的！

10时20分，莱斯利在无线电中听到了梅西请求战斗机支援的狂呼，此时他已到达位于目标东北方的最佳攻击阵位。莱斯利决定立即发起进攻，他将中队分为3个小队，开始对“苍龙”号发出致命的一击。

“苍龙”号似乎并未觉察到危机的来临，它正简单地调整向东航行，准备在10时24分放飞零战。这次转向使它巨大的舰体恰好与美机飞行方向平行，对俯冲轰炸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攻击机会，可以保证投放的炸弹有最大的命中概率——鱼雷机的最佳机会则是与攻击目标垂直。当日军瞭望哨发出“敌俯冲轰炸机，注意云间空隙”时，为时已晚。1架“无畏式”从阳光中俯冲过来，沿40度仰角从右向左直扑“苍龙”号。当飞机俯冲至5000米高空时，后边500米外的另一架飞机也出现了。炮长金尾良一发出了声嘶力竭的狂呼：“瞄准敌机，开火！”“苍龙”号迅速向左转舵，右舷高炮全部喷出火舌。对此，美国人全然不顾，轰炸机机翼上反射着金光，以完美的俯冲姿势“无所畏惧”地冲了下来——“无畏式”果真是名副其实！

莱斯利率先驾机俯冲，可惜无弹，他只好用机枪向舰桥扫射。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机枪卡壳。少校只好在航母上空一掠而过，飞向东南。这样引领机队进攻的任务光荣地落在了霍姆伯格头上。在大致沿舰尾到舰首方向飞行时，少尉从瞄准器中看见了甲板上那个巨大的太阳。他俯冲的时间比通常要长，到大约60米高度才向上拉起。日舰两舷高炮齐鸣，少尉感到似乎有一块弹片击中了飞机，但他的俯冲依然完美无缺。飞离该舰时，他看见敌航母中弹爆炸，烈焰腾腾。舰上正在起飞的一架零战也被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掀入大海。

又有7架轰炸机接连投弹。副中队长德威特·沙姆韦上尉后来说：“又有5颗炸弹命中目标，3颗差点命中。”这话说得稍有些过了，事实上投向“苍龙”号的炸弹只有3颗命中，但这已足够日本人受了。莱斯利中队携带的都是454公斤重磅炸弹，3颗炸弹让“苍龙”号受到了极大损伤。第一颗炸弹落点距一号炮台很近，把周围的一切炸得粉碎。12米外的飞行员待命室前部舱壁全被炸碎，熊熊火焰蹿出了船舱。第二颗炸弹穿透飞行甲板中央直达机库爆炸，滚滚浓烟迅速冒了出来。第三颗炸弹击中船尾飞行甲板，爆炸闪出刺眼的金光，航母整个上层建筑顿时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放眼四望，金尾眼中一片血红，到处都是高炮手、地勤人员的尸体和残肢断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苍龙”号唯一的幸存者。

“苍龙”号是日军参战航母中最小的一艘，结构轻巧，一旦中弹，就会造成不可修复的结构损伤。它的机库分为3个防火区，美军轰炸机恰好每个分区都投中了炸弹，这使日军在某一局部控制火势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大火笼罩了整艘航母，熊熊烈火烧得噼啪作响。舰长柳本柳作站在舰桥右侧的信号台上，大声发号施令展开营救，同时恳请舰上的人要爱惜生命。甲板烫得像烧红的煎锅，机库甲板门被烧得融化卷曲起来，活着的人都逃上了甲板。锚机甲板成了临时露天医院，医生和卫生兵像机器人一样忙碌着，冒着呛人的烟雾给重伤号打针，包扎止血。前甲板聚集了大批水兵。一声剧烈的殉爆将许多人掀进海里，其中也包括金尾。他本能地伸手抓住了一根绳子，却未能阻止身体继续下滑，最终扑通一声掉进了海里。这时候，金尾才想起自己只会打炮不会游泳，于是只好紧紧抓住绳子待在那里，连绳子另一端系在哪里都不知道。

最后4架美机没有继续向“苍龙”号投弹，避免了珊瑚海海战时向“祥凤”号的尸体继续捅刀的浪费现象。埃尔德、库纳两少尉看到战友的攻击卓有成效，那艘接连中弹的航母已在劫难逃，就想在“1艘担

任快速救援的轻巡洋舰”身上试试运气。他们声称有“1颗炸弹近距离脱靶，1颗击中尾部甲板”。实际上，他们攻击的是“矶风”号驱逐舰，只有1颗炸弹差点命中，落在“矶风”号舰尾之外。怀斯曼上尉和巴特勒少尉对1艘他们认为是战列舰的大舰发起了攻击，并说“有1颗炸弹命中舰尾，还有1颗近距离脱靶”，事实上2颗炸弹均未命中。这天日军护航舰只的运气似乎都特别好。

莱斯利中队仅凭一轮攻击就瘫痪了“苍龙”号，战果辉煌。与此同时，“企业”号的2个轰炸机中队也从西南方向悄然杀入战场。日军战斗机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梅西中队身上，麦克拉斯基因此得以毫无障碍地冲破了日军护航舰只的封锁线。对他们的到来，既没有“利根”号和“筑摩”号的火炮示警，也没有驱逐舰的报警烟雾。

蓝眼睛的贝斯特年龄不大，却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飞向目标过程中，克罗格少尉向中队长打信号说“氧气用尽”。贝斯特本可指示其退出战斗返航，但他并没那样做。贝斯特知道加拉赫的侦察轰炸机只带了227公斤炸弹，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起飞，甲板上还没有可供携带单重454公斤炸弹飞机起飞所需的足够空间，只有自己的飞机才携带了454公斤炸弹。一倍重量对敌舰的杀伤力至少要增加好几倍。贝斯特未批准克罗格带炸弹返航，而是率队下降到4500米高度。然后他摘下氧气面罩，示意队员也可以这样做，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样一来，他的中队就比麦克拉斯基飞得更低、更前，也就看不到大队长发出的信号了。

出现在麦克拉斯基视野中的是日军2艘航母。左边1艘较近，右边那艘较远——它们分别是“加贺”号和“赤城”号。按照美国海军军事准则，贝斯特无疑应攻击“加贺”号，加拉赫则攻击南云旗舰“赤城”号。

麦克拉斯基不久前才换飞轰炸机，对军事准则的理解可能还不如部下。攻击在即，少校适时通过无线电发布了战斗命令：加拉赫攻击距离较近左手边的“加贺”号，贝斯特则攻击较远右手边的“赤城”号。诸事顺利，麦克拉斯基感到非常满意，决定带自己的3架飞机随加拉赫一起进攻。随后他打开了俯冲襟翼，电令僚机驾驶员：“厄尔，跟我冲！”

遗憾的是，麦克拉斯基的命令不知不觉中违反了美国军事准则。按照准则，加拉赫应攻击较远的“赤城”号。在准备发起俯冲时，麦克拉斯基尚不知道贝斯特和加拉赫已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同一艘航母。

按军事准则，贝斯特认为后到的自己应攻击较近的“加贺”号。由于他同时致电大队长明示自己的攻击目标，双方同时发报干扰了信号传送，导致贝斯特并未接到麦克拉斯基的命令。这就导致2个中队的轰炸机都跟着麦克拉斯基一起俯冲，也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姑娘”（“加贺”号）已在劫难逃！

10时19分，“飞龙”号的瞭望哨远远看到，有美轰炸机从4000米高度向左急转，紧接着向“加贺”号发起了俯冲。在得知那艘航母的高炮依然在低角度之后，山口立即命令向“加贺”号发出示警信号：“敌俯冲轰炸机在你舰上空。”“加贺”号很快回复确认接到警报。山口用望远镜看过去时，那艘航母所有火炮已向袭来者猛烈开火，但显然已太晚了。

当时“加贺”号已完成了左转向，处于逆风飞行，试图放飞更多的零战。眼见美机突然向左舷冲来，舰长冈田立即向右急转。美军战机轻松越过护航舰只警戒线，现在孤立无援的航母只能依靠自身防空火力了。飞行长天谷孝久对美军的出色战术赞叹不已：“他们顺着阳光，利用间歇云的掩护向我们俯冲，这个战术实在高明！”

2个中队几乎所有力量都参与了进攻，“加贺”号上空排队等着撂炸弹的飞机达到了惊人的25架。冈田的操舰看似效果明显，美军投下的前3颗炸弹全部落空，近失弹激起的巨大水柱将几名水兵掀入海中，但“老姑娘”的好运至此戛然而止。

第四颗炸弹是加拉赫上尉投下的。他的瞄准点是甲板上那个血红的太阳——直径足有15米。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加拉赫恰好在现场，从看到“亚利桑那”号被炸得“血肉模糊”那一刻起，他就立誓要干掉1艘敌军航母为之报仇，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上尉在550米高度投弹后迅速拔起，几乎把身后的机群都冲散了。虽然以前他曾多次告诫部下绝对不能那么做，但是此刻，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投下的那颗炸弹越来越小。通信参谋三屋静水站在离指挥塔不远的甲板上，俯冲轰炸机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近，令人魂飞魄散。三屋迅速在甲板上卧倒，此时是6月4日10时22分。

炸弹准确落在飞行甲板后半部，那里迅速腾起了一股黑烟。欣喜万分的加拉赫忍不住叫了出来：“‘亚利桑那’号哇，我想你！”爆炸地点位于靠近机库甲板上方的船员舱后边，生活区很快燃起熊熊大火，落点附近除3人外无人幸存。天谷在飞行平台上看到，机械长山崎虎男在爆炸中完全化为齑粉。三屋疾步冲上舰桥，发现舰长站在那里直愣愣地仰望着天空，似乎在寻找炸弹的来处。冈田让他去检查一下船尾的损伤情况，并尽快回来汇报——这是冈田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也变相救了三屋的命。

第五、第六颗炸弹接连落空。第七颗直接掉进了升降机里，在机库内的机群中爆炸。这些飞机都已加油挂弹，准备提升到甲板参加第二波攻击，但命运决定它们永远不会起飞了。第八颗炸弹击中了三屋刚刚离开的舰桥，从上层建筑前半部飞出了无数碎片，只剩下了钢筋骨架。这颗炸弹导致“加贺”号死亡军官比其他3艘航母加起来还多。除冈田外，副舰长川口正雄、炮长宫野丰三郎、航海长门田一二、通

信参谋高桥秀和悉数阵亡。“加贺”号损失的佐级军官达到10人。

“飞龙”号只有舰长加来阵亡，“苍龙”号是舰长柳本、机械长和另一名中佐。“赤城”号军衔最高的阵亡者是工程军官杉浦京三。

第九颗同时是命中的第四颗炸弹落在军舰中段左舷处。航母很快开始倾斜，电力动力中断，甲板上到处大火肆虐，水兵开始像下饺子一样往海里跳，以免被蔓延的大火活活烧死。通向下层的通道被大火封闭，许多人被封在下边。

受火炮指引仪保护，天谷仅被飞舞的弹片擦伤。他用传声筒向舰桥呼喊，毫无回音。跑上舰桥上的天谷看到了一幅尸体枕藉的悲惨场景，那里已没一个活人。此时天谷尚不知道，他已是这艘航母的最高指挥官了。

损控指挥官国贞义雄发现，面前的局势已无可挽救。爆炸产生的剧烈震荡摧毁了两舷消防水管，抽水用的紧急备用发电机也被炸得粉碎。航母已完全丧失了灭火能力。更糟的是，机库里凌乱摆放着大批未来得及放回弹药库的炸弹和鱼雷。后来国贞统计大约有20条鱼雷、28颗800公斤炸弹和40颗250公斤炸弹，爆炸量合计超过36000公斤。输油管道被炸裂，加满油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周围有多达10000加仑航空汽油，油料在到处肆意流淌。由于周围温度极高，航空汽油正以极快的速度挥发。所有人都清楚，灾难性的殉爆即将来临。

“赤城”号上的随军记者牧岛定内目睹了“加贺”号的紧急规避，他幻想或许它能逃过一劫。“加贺”号不会被击中，它是有神灵保佑的。随后他看到了那里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橙色火焰包围了舰桥。牧岛闭上眼睛不敢看了，哭了：“它最后还是没挺住！”

“加贺”号上很快诱发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殉爆。一个巨大的橙黑色蘑菇状火球直冲云霄——这样的爆炸接连发生了不止6次。不远

处，“榛名”号舰长高间完一度认为，那艘舰上很可能已无人在爆炸中幸存。那一场景连空中的美军飞行员俯瞰下去都惊得目瞪口呆！

对“苍龙”号和“加贺”号发起俯冲的“无畏式”都达到了两位数，但攻击“赤城”号的美机只有区区3架。“赤城”号的不幸“罹难”得益于贝斯特上尉的灵机一动。按照自己对军事准则的理解，贝斯特本拟率队攻击“加贺”号。但就在发起俯冲的一刹那，他看到麦克拉斯基和加拉赫已对“加贺”号发起了攻击，身后的一众弟兄也蜂拥而上，上尉临时改变了主意。

作为一名出色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贝斯特以作战勇敢和技术高超著称。“企业”号的机械长詹姆斯·默里少校曾这样评价他，“没有人能比贝斯特俯冲的角度更陡，保持的时间更长”。看到攻击“加贺”号的飞机已足够多，贝斯特决定暂缓进攻，在原有高度上观察一下再做定夺。眼见“加贺”号接连中弹燃起了熊熊大火，贝斯特临时做出决定，转而攻击另一艘被大家忽略的航空母舰——那正是南云的旗舰“赤城”号。贝斯特极力想通过无线电召集部下：“一小队，二小队，跟我到这边来，别放跑了这艘航母！”可能因为人家麦克拉斯基官大、号召力强，也可能大家急于发起俯冲没有听见，跟随贝斯特俯冲的只有埃德温·科勒尔和弗雷德里克·韦伯两位少尉——这支小小机队将对“赤城”号发起本次战役最漂亮、性价比最高的一次进攻。

按道理3架飞机攻击1艘重型航母得手的概率实在不大，但贝斯特还是想碰碰运气。当时另2架飞机分别位于他两侧约30米，贝斯特于是率两机从左舷向“赤城”号发起了80度角俯冲。他瞄准了航母的岛式建筑，另两人分别对准甲板上停放的一架战斗机和舰首巨大的“日之丸”投弹。

“加贺”号的悲惨命运把草鹿惊得目瞪口呆，以致他根本未注意到美机已向自己扑来。旗舰上大部分人都在关注美机对“加贺”号的进攻，贝斯特突如其来的进攻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飞行甲板上，木村惟雄正在加速准备升空——这也是“赤城”号这辈子放飞的一架飞机。此时一名观察哨大声喊道：“俯冲轰炸机！”声音中带着绝望和恐怖，甚至压过了甲板上飞机发动机的轰鸣。渊田本能地抬起头，只见3架飞机笔直地冲了下来，中间那架似乎直冲向他所在的位置。美机的黑影由小变大，突然从上边掉下来3个黑点，好像用绳子拴着似的悠悠荡荡朝“赤城”号飘然而下。炸弹！渊田本能地立即卧倒，小心翼翼地爬到飞行指挥所的一块防弹护板后面。

青木迅速操舰实施规避。但他很快发现，规避速度仅33节的鱼雷容易，但要避开250节的俯冲攻击几无可能。突如其来的攻击甚至使“赤城”号和“野分”号的高炮来不及开火——有“三大祥瑞”之一补枪王“野分”号担任贴身护卫，“赤城”号死得一点都不冤。青木只好右转舵将船舷对着美机，这是规避俯冲轰炸的最佳方式。舰首先向北后转向东，在海面上画出了一个大圆。

第一颗炸弹落在距离左舷5~10米、岛式建筑前面的大海里，激起的水柱高过了舰桥，溅到了上层建筑最高端的无线电天线上，舰桥上所有人都被淋了个落汤鸡，个个脸色发紫。渊田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南云及众幕僚惊而不慌”。

第三颗炸弹擦着船舷落入舰尾一侧的海中，爆炸冲击波将飞行甲板边缘向上抬起，远看似乎获得了命中。实际上，两位少尉投出的炸弹均未命中，毁灭“赤城”号的第二颗炸弹是贝斯特上尉投出的。这颗454公斤炸弹落在中间升降机靠近船尾方向的边缘，穿透飞行甲板在停放鱼雷机的机库上方爆炸，升降机被炸得像一块烧卷了的玻璃板一样塌进机库。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将甲板上的1架战斗机掀进大海。飞行长增田高声呼喊：“躲开！没事的人统统躲开！”

源田回忆“自己起初并不十分担心”。在他眼中，美军俯冲轰炸机也许不太好对付，但未必会比鱼雷机强到哪里去。当剧烈的爆炸声清晰传来时，他依然保持着难得的镇定，只是想“‘赤城’号也中弹了”。他感觉有些遗憾，但确信自己仍不会落败，因为他们还有“飞龙”号和“苍龙”号。

源田的乐观并非毫无道理。通常情况下，像“赤城”号这样的重型航母挨上两三颗炸弹断不至于丧命。果不其然，“赤城”号并未立即燃起大火，但爆炸摧毁了机库和升降机之间的防火帘，炸毁了毗邻的40毫米高炮弹药库。由于升降机阻挡，灭火队员很难到达火焰位置。糟糕的是，附近有18架已加油挂雷的鱼雷机，那些更换下来的重磅炸弹尚未来得及送回弹药库。这些炸弹很快被诱爆，剧烈爆炸加上飞机起火后引发的连锁反应，转眼之间将“赤城”号变成了“一个烈火熊熊的地狱”。

每发生一次爆炸，“赤城”号庞大的躯体就剧烈颤动一下，约200人被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掀进大海。消防队在炽热的气浪面前束手无策。10时29分，青木下令放水淹掉弹药库，由于仓库阀门受损无法实施。10时32分，消防队开始用低层机库的二氧化碳灭火，毫无效果，局面很快无法收拾。10时42分，舵轮系统损坏导致主机停车，“赤城”号渐渐在海上停了下来。

渊田踉踉跄跄走下扶梯，来到飞行员待机室。他发现那里挤满了从机库和甲板上撤下来的严重烧伤者。他问一名救护队员怎么不把他们送到病员舱，那人告诉他下面各层都已起火。渊田想回到舱室抢回自己的东西，很快被烈火和浓烟挡了回来。此时他想，自己和源田如果没上来参加指挥，而是舒舒服服躺在病床上，这时候应该已经成骨灰了。

渊田恍恍惚惚再次回到舰桥，看到不远处的“加贺”号和“苍龙”号上同样浓烟滚滚，那恐怖的一幕令他不寒而栗。此时，他看到同样灰头土脸的源田，两人曾无数次分享过胜利的喜悦，现在该共担失败的忧愁了。源田瞧了渊田一眼，只说出了一句话，“我们搞砸了”。

从10时22分至28分，在决定性的7分钟里，美国人一通王八乱拳打死了老师傅！南云刹那间损失了3/4的航空母舰，也彻底输掉了这场战役。他本人也被这历史上最惊人的逆转惊得目瞪口呆。几分钟前，他还试图通过消灭美军航母和削弱中途岛来锁定胜局，眼下他却不得不寻求自保了。风光无限的第一机动部队现在只剩下山口的“飞龙”号了。

就在日军苦苦挣扎的同时，扔完了炸弹的美国人已打得胜鼓班师回朝。相比损失惨重的鱼雷机队，厥功至伟的俯冲轰炸机损失小得多。莱斯利中队是最幸运的，在作战中无一损失，以整齐的编队胜利飞回“约克城”号上空。莱斯利想不到的是，他们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航母拒绝英雄回家——此时“约克城”号正在遭受“飞龙”号的疯狂进攻。莱斯利和霍姆伯格因油料耗尽在“阿斯托利亚”号附近迫降，驱逐舰迅速救起了他们。

麦克拉斯基运气就差多了，加上后来因油料耗尽迫降海上的，“企业”号共损失“无畏式”21架。麦克拉斯基被2架零战逐出了战场，他的机枪手击落其中1架后，另1架就不再追了。在指定返航点并未发现“企业”号，他致电道少校询问“返航点是否已改变”，道说“新会合点在前方60海里处”。飞完剩余航程后，麦克拉斯基只剩5加仑燃油。在降低高度时他首先发现了较近的“约克城”号，因急于向斯普鲁恩斯汇报，他继续飞回“企业”号降落，油箱余油仅够浸湿一条领带。看见他左手在滴血，一名参谋惊呼道：“我的天，麦克，你

挂彩了！”他被立刻送往病员舱，虽伤势不重，却被禁止参加以后的战斗。

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为麦克拉斯基赢得了“海军十字勋章”。美国海军航空兵每年颁发的“最佳攻击机中队奖”后来取名“韦德·麦克拉斯基奖”。战争后期，他出任护航航母“科雷希多”号舰长，1956年以少将军衔退役，美军1艘导弹护卫舰以他名字命名，舷号FFG-41。

克拉伦斯·迪金森上尉满怀喜悦心情返航，他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珍珠港遭袭那天，他是从“企业”号提前返港的飞行员之一，遭到日军零战追杀，最后幸运在瓦胡岛上空跳伞保住性命。这次终于报仇雪恨了，击中“加贺”号的炸弹其中1颗是他投下的。由于液压表出现故障，他迫降在距“企业”号40公里的海面上。让他开心的是，一艘看上去非常面熟的驱逐舰快速驶来，那是他转行飞行员前服役2年的“菲利普斯”号。发现救起来的飞行员竟是老熟人，激动的水兵拿来了干衣服和酒，围着他提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

乔·彭兰德上尉运气就差一点，在距航母不到50公里处发动机熄火，他和机枪手赫德二等兵只好爬上了救生筏，一直漂到第二天下午才被“菲利普斯”号救起，当时迪金森倚在护栏上帮忙把他俩拉了上来。托马斯·拉姆齐少尉和机枪手谢尔曼·邓肯二等兵更倒霉，在海上浮了6天后才被1架“卡塔琳娜”救起。拉姆齐艰难爬上飞机向施救者致谢，发现飞行员竟是他曾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上中学时的挚友奥古斯特·巴思，两人毕业后还没见面呢！这种情节，以前只在影视剧或小说中才会出现。

贝斯特降落时油箱尚余30加仑汽油。但这位优秀的飞行员之后再也不能为海军服务了。那天上午，他检查氧气瓶有无苛性钠外溢现象，刚吸第一口气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汽油味。第二天他就不断咯血，医生判断是潜伏多年的肺病发作了。长期住院治疗，后因身体不合

格从海军退役。但这已足够我们记住他了，正是他的灵机一动击沉了“赤城”号。

并非所有人都能幸运回来。查尔斯·威尔上尉的4架“无畏式”被太平洋无情吞噬，没有人再见过他们。不少飞机是非战斗损失，斯普鲁恩斯因此认为参谋部估计预定返航位置的失误是酿成惨祸的主要原因，参谋长也未及时将新位置发给飞行员。他对勃朗宁的信任从此大打折扣。

当天上午，美军3艘航母损失舰载机70架——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21架、鱼雷机37架，打出的第一拳折损率超过40%。幸运的是，飞行员损失率要低得多，很多人得到了及时营救，其中“卡塔琳娜”功不可没。由于莱斯利和霍姆伯格迫降海上，所有9个攻击机中队只剩肖特中队完好无损。但因日军3艘航母已经报废，现在美国人已稳据上风，他们依然可以集中派出超过60架俯冲轰炸机的攻击力量。更关键的是，他们有3条完好无损的飞行甲板，一旦1艘航母出现意外，飞行员依然能够安全回家——这还不包括中途岛的机场。美国人有了更大回旋余地，这一优势将在随后的战斗中明显显现出来。

“赤城”号上，草鹿向南云提出应把将旗转移到其他舰上，第一机动部队暂交第八巡洋舰战队司令官阿部弘毅指挥。只要司令部完好无缺，他们就能以“飞龙”号为核心继续作战，最好能打一场自己擅长的水面夜战。

随后就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南云拒绝那么做，草鹿催促了两三次都没用。不知道是身心交瘁还是对战局仍抱有希望，这位开战以来一直把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机动部队司令官，坚定地站在一个罗盘旁边，一动不动，口中不断念叨“时候还未到”。草鹿无法说服固执的南云，此时他“海兵”的同学青木走了过来，对他厉声呵斥道：“参谋长，我是舰长，将对‘赤城’号负全部责任。你们留在

此处毫无益处，现在我命令你和南云长官尽快离舰，以便继续指挥整支舰队。”

听了青木的话，草鹿鼓足勇气对南云提高了嗓门：“我们大部分军舰完好无损，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你是机动部队司令官，不是舰长。如果你和航母一起阵亡，舰队将失去统一指挥，后果不堪设想。请将军以大局为重尽快转移。”南云勉强做出妥协，同意由人营救离舰。

但南云的决定明显太晚了。副官西林向下寻找出路，发现舰桥扶梯已被大火封锁，无法逃生，唯一出路只剩舰桥前面的窗户。“把玻璃打碎！”草鹿喊道。有人上前把玻璃击碎，找来两根绳子系在窗框上，大家就这样抓住绳子往下滑。窗户每条边仅50厘米，瘦小的南云在西林帮助下敏捷地钻了过去。但草鹿身材壮硕，在众人推搡下才勉强挤过。不知是因为像塞子一样被突然推出，还是平时养尊处优疏于锻炼，草鹿直接掉在下边的消防平台上，双手擦破，脚腕扭伤，左脚鞋子也不见了。开战以来威震天下的南云、草鹿，竟沦落到钻窗户爬绳子逃命的尴尬境地，那样子真是说多狼狈有多狼狈！

作为“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田并非机动部队司令部成员，按道理他是不应跟南云一起离开航母的。有病肯定不是理由，当时舰上负伤快死的人多了！但渊田还是觑着脸撤了下来。可以看出，所谓武士道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当渊田最后一个往下滑时，绳子已着火。轰隆一声爆炸使“赤城”号猛烈颠簸了一下，渊田被高高抛到半空又重重摔在甲板上，脚踝和脚跟都摔伤了。两名水兵从浓烟中冲出把渊田抬进绳网，然后荡到救生艇上。小艇拉着南云、草鹿及众参谋一起向“长良”号驶去。

草鹿在离开舰桥前已令距离最近的驱逐舰前来接应，但“野分”号舰长古闲孙太郎并未将南云等人接走，因块头更大的“长良”号赶

了过来。作为第十驱逐舰战队旗舰，它的通信设施远比驱逐舰好很多，草鹿于是选择“长良”号作为第一机动部队的临时旗舰。

救生艇在海上颠簸前行。记者牧岛挨着源田坐着，照相机、胶卷和随身物品全丢了。源田低头自言自语：“如果‘翔鹤’和‘瑞鹤’在这儿，就不至于落得如此惨败了。”牧岛显然听到了源田的话，愕然环顾四周，想看看南云和草鹿是否也听见了。源田说出“惨败”一词着实让牧岛吃惊。旁边的森田看了看源田，冷静地说，“这一仗的结果将决定日本的命运”。所有人都猛然抬头，但谁都没吱声。

南云仰起花白的平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曾骄傲地在上面发号施令的“赤城”号，缓缓低下头去。牧岛觉得南云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得更深了，“他似乎在为那些死去的亡灵在默默祈祷”。

11时27分，救生艇在“长良”号左舷靠定，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进、“长良”号舰长直井俊夫在后甲板迎接了南云、草鹿一行。南云提出，让轻巡洋舰拖着“赤城”号离开战场。木村勉强接受了建议，同时委婉表示“那样做会十分麻烦”。

因脚踝受伤站立不稳，草鹿是被一名水兵背上来的。即使到了此时，草鹿第一道命令竟是在舰上尽快找一面代表南云的中将将旗。这就像一个三天没喝水的人还要挑剔喝百岁山还是娃哈哈一样让人不可思议。“长良”号之前显然很少接待像南云这样的“大人物”，舰上根本找不到中将将旗。草鹿于是向木村提出，能否将他的将旗稍加改造，去掉下边红边临时凑成一面中将将旗——中将将旗比少将将旗就少下边那道红边。官大一级压死人，木村只好表示同意。后来，一个日本史学家说：“这样改出来的旗子显然效果很差，但现在机动部队的状况比那面破败的将旗也强不到哪里去。”随后，轻巡洋舰上徐徐

升起了一面远看很像近看不是的中将将旗，名不见经传的“长良”号现在是第一机动部队的旗舰了。

关于第一机动部队遭到的突如其来的打击，文采斐然的渊田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就是被经常提到的“命运五分钟”。渊田在战后与奥宫正武合著的《中途岛海战——改变帝国命运的战役》一书中写道：

决定命运的五分钟：在敌鱼雷机队进攻时，我4艘航空母舰一直在继续进行反击敌人的准备。飞机一架一架从机库里提上来，迅速在飞行甲板上排好。必须分秒必争。10时20分，南云中将下令，一旦准备工作完成，飞机立即起飞。在“赤城”号甲板上，全部飞机都已发动了。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五分钟之内，全部飞机都能起飞。五分钟！谁能料到在这短暂的五分钟之间，战局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能见度良好。云高3000米，云层偶尔散开，给敌机接近提供了很好的隐蔽条件。10点24分，从舰桥话筒里发出了开始起飞的命令。飞行长摇动着小白旗，第一架零式战斗机开足马力飞离了飞行甲板。突然瞭望哨喊道：“俯冲轰炸机。”我抬头张望，看到3架黑色敌机朝“赤城”号垂直俯冲下来。一些机关炮开始向敌机猛烈射击，但为时已晚。这些美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巨大黑影越来越大。突然，许多黑色东西从机翼下凄厉地摇晃而下。炸弹！笔直地就要落到我头上！我本能地卧倒，爬到飞行指挥所的防弹护板后面。

这就是渊田描绘的，在之后半个世纪被普遍认可并广为传诵的“命运五分钟”。

对渊田的描述日本人肯定相信。作为战败者，他们在极力寻找一种心理安慰，寻找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要不是……”。渊田言外之意就是：胜利本属于我们，我们离胜利只差五分钟，美国人的胜利不过是侥幸而已。

美国人应该也相信。作为胜者，他们可能更宽容大度一些，反正已经赢了。反过来说，从主观上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的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呀！美军后来的普遍说法是：一群优秀的战士，“凭借勇气、坚忍和运气，在失败边缘反败为胜”。正是我们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殊死攻击，才有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原来我们距失败只有五分钟。这种说法间接支持了渊田的谎言。历史通常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会失去说话的权利。战后，美国人过分渲染中途岛海战的“以弱胜强”或者“奇迹”，可能正出于这种心理。

像老酒这样的吃瓜群众更应该相信。作为“赤城”号飞行队长，开战以来几乎参加了所有战斗的渊田，有机会接触到高层的军事机密，甚至有可能直接参与。由于山本、南云、山口都没活过战争，草鹿当时的记录已流失或回到日本后主动销毁，渊田和源田就成了现场少数幸存下来的高级军官，只有他们才最清楚当天发生的事情。加上渊田口才极好，文笔绝佳，他自然就成为现场最理想的叙述者。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如果你连渊田的叙述都不信，那你信谁？有本事你说说，有人信吗？暂时抛开美国盟国和日本敌国的因素，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角度，我们也希望战争更加激烈、精彩、充满变数。渊田的描述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不，肯定比大片更精彩、过瘾、刺激！

对渊田的精彩描述，历史曾一度选择了相信——且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但最终选择了不信，因为那并非事实。金子终究要发光的，真相终究也会大白的。老酒认为，证明渊田谎言的理由有以下7点。

一、在此之前，日军航母飞行甲板一直处于忙碌状态。从8时37分开始，“赤城”号一直在进行零战的起降。9时之前是回收从中途岛返航的飞机，9时10分回收零战，9时32分零战升空，9时51分回收零战，10时06分零战升空，10时10分回收零战。上述数据并非美军提供，而出自于1944年在塞班岛发现的《南云报告》，其时南云已自杀身亡。

二、时间根本来不及。如渊田所言属实，10时25分日军攻击机已在甲板上完成定位。就是说，从10时10分至25分，日军就将所有攻击机在甲板上完成定位并开始暖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等飞曹田中克视、大原广司和岩间品次都直接否认了渊田的说法，认为“赤城”号绝不可能在战斗机降落15分钟内完成上述工作，这一过程至少需要45分钟，甚至更多。事实上，当时“赤城”号攻击机的起飞准备尚未开始，其他3艘航母也大抵如此。当时日军航母甲板上可能有飞机，但只能零战。“加贺”号和“苍龙”号的零战在10时升空，“飞龙”号是10时13分，最后“赤城”号是10时25分。

三、美军飞行员的证词。贝斯特上尉在战斗报告中提出，在攻击“赤城”号时，飞行甲板尾部只有六七架战斗机，占据了大部分飞行跑道，其中1架在他俯冲时起飞。莱斯利少校在6月7日提供的报告中写道，他根本没有在“苍龙”号甲板上看到任何飞机。保罗·霍姆伯格少尉说，他看到有零战起飞，但甲板上肯定没有攻击机。

四、现场日军飞行员的证言。“加贺”号飞行员森永隆义记录，当遭受攻击时，航母甲板上只有2~3架战斗机，处在船尾甲板上，鱼雷机飞行员此时仍在待机室里。源田的助手吉冈忠一在战后委员会提问时干脆回答，“所谓的命运五分钟纯粹是胡扯”。

五、官方说明。日本官方《战史丛书》里明确写道，敌机攻击时所有航母甲板上除几架零战之外没有其他飞机，所有攻击机此时尚在机库里。

六、飞行员伤亡数字旁证。中途岛海战日军损失飞行员110人——“赤城”号7人、“加贺”号21人、“苍龙”号10人、“飞龙”号72人。其中74人死于攻击或护卫航母的空战，36人死于航母上的事故。加上11名水上飞机机组成员，日军在海战中总计损失航空兵121人。可以看出，之所以“飞龙”号的死亡人数占了总数的65%强，是因为他们

在空袭中途岛的战斗中损失最大，而且作为“命运七分钟”后的唯一幸存航母当天下午对美军发起了绝命反击。如果像渊田所言，当时“赤城”号甲板上排满了准备起飞的攻击机，飞行员肯定不会待在其他地方，伤亡不大侧面证实了他们当时一定不在座舱里。一旦那样，遭遇连环爆炸时飞行员是很难逃生的。

七、后来的事实推理。如果正如渊田所言，以山口的脾性，幸存的“飞龙”号会立即发起反击。事实上，山口的反击是在其余3艘航母中弹30分钟后。连“飞龙”号也绝不是只需5分钟就能起飞攻击队的。

以上表明，渊田所谓的“命运五分钟”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也应该是老酒的“命运七分钟”。虽然仅是2分钟之差，其内在含义截然不同。渊田是说“再有5分钟日军就会反败为胜”，老酒说的是美军“只用7分钟就锁定了中途岛海战的辉煌胜利”，一举扭转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面。

可以肯定，关于“命运五分钟”的虚假描述，《中途岛海战——改变帝国命运的战役》的另一位作者奥宫正武是没责任的，他当时正随第二机动部队在阿留申作战，有不在犯罪现场的铁证。即使这样一本欺世盗名之作，1951年在日本出版时，还请了已晋升大将的近藤信竹作序。发行后观者如潮，东京纸贵。书中，渊田对昔日的战友指指点点，这个不行，那个不对，却把自己塑造成对当时情况抱有清醒认识的无辜者，拒绝对失败承担任何责任。当时日本虽已战败，但通过展示日军某些得胜瞬间，可以让失落的民众找回些许民族自豪感，这可能是渊田著作大受欢迎、谎言未被揭穿的主要原因。草鹿在同一时间出版了《第一航空舰队》一书，不但不去揭穿渊田的谎言，反而处处隐瞒他们的错误和不称职，和渊田一唱一和，达到了互相保护的目的。

更可笑的是，渊田这，为英文版作序的同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就是中途岛海战为美军立下不朽功勋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一句题外话。中途岛海战中“日军海军航空兵精英损失殆尽”的说法似乎也不妥当。与中途岛死亡121人相比，日军在随后东所罗门群岛海战、圣克鲁斯海战分别损失110人、182人。鉴于这两次海战均属于更血腥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因此似乎应该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日本海军航空兵战前储备的精英损失殆尽。”

绝命反击

军中不可一时无帅。就在南云率一众幕僚恹恹惶惶奔往“长良”号之时，阿部弘毅接过了机动部队的指挥权。虽然名气比阿部更大，能力也远比阿部更强，但可怜的山口又成了打酱油的，威克岛第二次攻防战时的情景再次重演。不过机动部队现在仅存“飞龙”号，山口自然取得了航空战的指挥权。现在，日军最后取胜的渺茫希望就寄托在山口身上了。沉着、自信、智勇双全的山口在日本海军深孚众望，被公认为山本的最佳接班人。与斯普鲁恩斯在美国海军被称作“海军上将中的海军上将”类似，山口在日本海军同样被誉为“水军提督中的水军提督”。他甚至赢得了对手美国人的高度赞誉，就像日本人高度评价斯普鲁恩斯那样。从随后进程来看，连南云都不放在眼里的山口根本没将阿部当盘菜看。

阿部将护航舰只一分为二，一部支援正在燃烧的3艘航母，另一部则护卫“飞龙”号快速驶向东北。10时50分，阿部向山口下达了作战命令：“迅速起飞舰载机攻击敌航空母舰！”山口根本不需要他的指示，他迅速给阿部回复信号：“我部飞机正准备起飞，前往消灭敌人！”一向自命不凡的山口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能以孤军力挽危局，返航时让那个牛皮哄哄的南云像孙子一样跟在自己身后闻屁，那是多么惬意和开心的事呀！由于在对中途岛的第一轮攻击中损失最大，“飞龙”号此时只剩37架飞机——战斗机10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9架。空中尚有27架零战盘旋，它们大部分属于另外3艘燃烧的航母。刚返航不久的鱼雷机仍在加油挂雷，当阿部下令进攻时，山口派不出由鱼雷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最佳组合。如果等友永的鱼雷机装备完毕，至少还要1个小时。山口没有丝毫迟疑，迅疾把能升空的俯冲轰炸机悉数派出。

攻击机群由小林道雄统一指挥。小林亲率第一中队的9架俯冲轰炸机，第二中队的9架由山下途二指挥。重松康弘率6架零战负责护航。重松和几个战斗机飞行员刚从中途岛返回，人困机乏，但危难之际只好受命再次出击。

此时“飞龙”号上气氛肃穆，飞行员之间完全没了平时的嬉笑打闹。舰长加来亲自为出征飞行员做最后指示，他指着不远处3条巨大的黑色烟柱告诉众人，现在他们是机动部队仅存的一支编队。他要求大家不仅要尽快找到敌人发出致命的攻击，而且要尽可能返回母舰。攻击必须明智而不能轻率出击，以最大限度保存自己。

山口以刚毅沉稳的语调告诉飞行员：“现在我们只剩‘飞龙’号了。我们将牺牲自己，消灭该死的敌人。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你们身上寄托着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希望。我命令你们，誓死奋战杀敌，为帝国争光，为正在燃烧的‘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报仇！”

山口和加来走上前去，和站成一排的飞行员依次握手。“拜托了！”山口最后在指挥官小林面前站定，双手板住他的肩膀用力晃了晃：“皇国兴衰，在此一举！”在山口充满期许的目光注视下，小林激动得两腮青筋暴跳，牙齿咯咯作响，一句话也说不出。设备参谋久马武男清楚这并非胆怯，而体现了小林誓死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后来他回忆说，“如此感人的场面我还从来没见过”。小林向山口立正敬礼，毅然转身登上了飞机。10时59分，小林机队开始起飞。7分钟后，攻击机群完成空中编队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站在甲板上的人都眼含热泪，以目光默默为出击的飞行员壮行——这回终于不挥舞手臂和帽子欢呼了。

小林机群出发之后，“飞龙”号继续沿30度向东北高速航行，与美军舰队距离不断拉近。其间，“飞龙”号收容了“赤城”号7架零

战，现在它们完全成了没娘的孩子。不远处的海面上，“苍龙”号甲板上大火肆虐，黑色浓烟从航母内部喷涌而出，气势恢宏。“飞龙”号1名军官如此形容当时那艘航母的场景，“它就像被切成两半的萝卜，在航母某些部分，甚至可以透过空隙直接看到另一侧”。山口问通信参谋“还能与‘苍龙’号联系上吗”，并发出了“奋力抢救航母”的命令，姊妹舰上毫无回音。

此前“筑摩”号五号机已接替了甘利，岳琦在10时45分准确定位第十七特混舰队。弗莱彻此时位于“飞龙”号东北176公里，斯普鲁恩斯大致在同一方向，距离仅170公里。比岳琦更早，“苍龙”号那架新式侦察机早在10时就抵达甘利提供的敌军位置附近，但什么也没找到。飞行员饭田昌宗继续向南搜索，1小时后发现了2支美军舰队，并正确识别了所有3艘航母。中途岛海战日本人的运气简直背到姥姥家了，就在此时，电报员近藤勇的无线电设备失灵，电报无法及时发出。近藤只好立即返航，回舰队当面汇报情况。因此一直临近中午，山口才得知美军作战力量分为2部分，其中至少有3艘航母。

11时整，阿部电令侦察机“报告敌军航母位置，为攻击队群带路”。10分钟后岳琦回电，“敌舰位于70度方位，距我舰队90海里”。这岳琦素质显然比甘利高不少，发回的位置非常准确。11时30分，山口不耐烦地打信号给阿部，“请派出水上侦察机，采取有效措施，掌握那艘敌军航母的行踪”。这种口气不像是下属，倒像是上司在给部下发布命令。实际阿部只当了40分钟指挥官，11时30分，“长良”号上的南云已继续行使指挥权了。

山口迅速将岳琦电报发给小林攻击机群：“敌军在我70度方向，距离90海里。”岳琦发现的正是弗莱彻的第十七特混舰队。敌人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小林一小时左右就有可能发起攻击。以前总为找不到他们发愁，现在敌人近在眼前，却派不出更多攻击力量了，此时山口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11时20分，他第二次同时向山本、近藤、南

云、阿部发出通报：“第二波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已出发，一小时内将放飞由9架鱼雷机和3架战斗机组成的第三攻击波。”

10分钟后，“赤城”号铃木繁驾驶的1架鱼雷机意外降落在“飞龙”号上。这在以前再平凡不过了，但现在铃木受到了热烈欢迎。对损失惨重的“飞龙”号来说，现在每1架飞机都弥足珍贵，它很快就完成了加油挂雷。

“长良”号上，已收回指挥权的南云倒不在乎有没有中将将旗，他脑海里已有了一个更大的作战计划。岳琦电报表明，敌人竟然就在170公里之外，这是他目前接到的最好消息。敌人显然在不断靠近，如果运气好，相向高速而行的两军白天就可能爆发一场水面战斗，这是鱼雷战专家南云最拿手的事情。

南云没有半点踌躇，迅速下定决心继续战斗，试图通过水面决战来挽回败局。“长良”号开始驶离浓烟滚滚的“赤城”号向前快速航行。现在南云要用手头的1艘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去独自面对胜利或失败，至少要将刚才受到的侮辱还回去一部分。因“矶风”号和“滨风”号陪在“苍龙”号身边，“野分”号和“岚”号护卫“赤城”号，“萩风”号和“舞风”号绕着“加贺”号转圈，南云可以使用的驱逐舰只有5艘，但他的斗志丝毫未减。

很快就有一好消息传来。正午，近藤发来电报，“我部正向你靠近，航向50度，航速28节”。南云闻此，信心倍增。他确信之前已有效打击了美军鱼雷机队。一旦美军无法实施有效的鱼雷攻击，他们想击沉自己的水面舰艇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舰炮和鱼雷，贴近敌人实施近身肉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飞龙”号再能成功瘫痪1艘或更多美军航母，这种可能就将变得更加现实。

在放飞攻击机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约克城”号上的弗莱彻对前线战况所知甚少。8时57分，他曾截收到一封斯威尼发出的电报，说

陆军B-17击伤敌1艘航空母舰，但并未说明具体方位。虽然对B-17攻击水面舰艇的水平以及陆军飞行员战果评估的准确性心存疑虑，但弗莱彻衷心希望那是真的。“企业”号上，一向沉稳的斯普鲁恩斯已流露出明显不安。他和参谋长勃朗宁认为，攻击机群应在9时20分左右发现敌军舰队。但这个时间过了许久，依然没有任何接触报告发回。相比弗莱彻而言，斯普鲁恩斯的飞机起飞早近2个小时，此时燃油已经很紧张了。9时52分，格雷发回的那份关于日军舰队组成和要求返航的电报，对局势判断和下步作战用处不大。此时2支舰队已拉开一段距离，彼得森少校从“企业”号道少校手里接管了“约克城”号空中巡逻战斗机的指挥权。

到11时，肖特的17架侦察轰炸机已在甲板上静静躺了近2个小时。迟迟收不到中途岛发来的进一步报告，令弗莱彻苦恼异常。虽然尚未发现日军第二个航母群，可他实在等不起了。再过45分钟，航母必须腾出甲板供战斗巡逻的“野猫”和返航的攻击机着舰。考虑到第十六特混舰队提前放飞了攻击机群，弗莱彻于11时04分发信号给斯普鲁恩斯，“你的飞机返航后，告诉我敌军位置、航速和航向，我有一个中队的轰炸机尚未出动”。

11时20分，莱斯利机队出现在弗莱彻视野之中。闪光灯发出的信号表示“击沉敌军1艘航母”。大喜过望的弗莱彻立即通过信号旗将好消息通知了整支舰队，并告诉斯普鲁恩斯：“敌军1艘航母沉没，‘约克城’号立功了。”此时林赛的鱼雷机和萨奇的战斗机依然踪影皆无。由于此前空中已多次出现敌军侦察机的魅影，11时20分，弗莱彻升起了信号旗：“我军可能已被敌人发现。”

弗莱彻必须尽快处置待机了3个小时的肖特机队。综合之前收到的消息，他认为现在已有足够攻击机对敌人发起了进攻，肖特的17架“无畏式”就是立即前往也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当务之急是尽快定位日军第二个航母群。弗莱彻相信那2~3艘航母肯定就在2艘前锋舰北面

或西北面，11时35分，他命令其中10架侦察轰炸机起飞，在西北和北方搜索390公里——正是这一举措准确定位了“飞龙”号。另外7架已加油挂弹的“无畏式”则放回进机库以清空甲板。在回收第一波飞机后，它们可加入其中参加下一波攻击。6架原定随肖特出击的“野猫”立即升空，替换空中巡逻的6架战斗机。

甲板清空之后，“企业”号2架受伤的“无畏式”在11时50分砰然降落。紧随其后的是空中巡逻的6架和萨奇的4架“野猫”。莱斯利机队此刻还在上空盘旋，林赛鱼雷机队依然毫无踪影——它们几乎都回不来了。

随后斯普鲁恩斯发信号说，他的飞机只攻击了敌军2艘航母，第十六特混舰队将“再次攻击”，但必须回收第一攻击波并补充油弹。鉴于位置可能已经暴露，弗莱彻适时打破无线电静默致电尼米兹，“我军已进攻了之前发现的那2艘航母”，但“还没有得到其他航母的消息，我军已被敌人发现”。

11时52分，“约克城”号的CXAM舰载雷达在西南255度60公里外测到了强烈的回波，目标很快化作了“大队机群”。雷达显示机群正在逐渐爬升，如果是返航的自己人，那降落前的动作正好相反。日本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彼得森迅速升空了12架“野猫”，以2架为一组前往截击，同时向“企业”号的道少校发出了紧急求援信号。

巴克马斯特立即下令停止为甲板上的战斗机加油，所有人员全部进入战斗岗位。舰上还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用二氧化碳吹洗航空汽油管道系统，并在储油罐周围注满这种气体。这是航空加油机械师奥斯卡·迈尔斯根据“列克星敦”号在珊瑚海的悲惨遭遇，同时结合“约克城”号受伤及后来的维修经历特意设计的“二氧化碳吹洗系统”——这一创新后来在美军航母上广泛推广。一个装有“约800加仑纯净航空汽油的辅助油罐”被扔进海里。敌机正在不断逼近，“约克

城”号提速至25节并发出信号，“各护航舰只立即排成V形编队以对付空袭”。“阿斯托利亚”号和“波特兰”号立即加速至30节，驶至航母首两侧2000~3000米处展开，5艘驱逐舰则填补防卫圈中的空当。所有高射炮齐刷刷昂起了头，黑洞洞的炮口指向了敌机来袭的西南方向。

此时，美军2支舰队距离已拉大到28公里。“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相距约18公里，正在回收返航的飞机，空中巡逻的“野猫”有19架。2舰另有25架“野猫”，但因收容工作占用了甲板，无法起飞。道倾其所能，帮助彼得森，派出8架战斗机前往拦截55公里外的敌机。这样就有20架阵形松散的“野猫”来保卫“约克城”号，如此力量对付日军24架飞机明显是不太宽裕的。

前方不断逼近的正是小林攻击机群。俯冲轰炸机通常采用高空飞行，狡猾的小林知道美军配有雷达，特意在开始阶段采取低空飞行，到后半段才渐渐爬升，这正是美军雷达未能在更远距离上发现敌机的原因。飞行途中，重松发现有敌鱼雷机从下方飞过——实际那是查尔斯·威尔上尉率领的“企业”号俯冲轰炸机队——于是决定发起攻击。此时进攻对自己航母不构成直接威胁的“鱼雷机”显然极不明智，重松再次忘了自己的任务是“保护孩子”而不是“打狼”。威尔那些投过弹的“无畏式”始终保持密集阵形，日军零战无从下手。轻装“无畏式”同样具有出色的格斗性能，重松一味斗狠的无聊攻击没有击落1架美机，峰岸义次郎和佐佐木齐的2架零战反被美军击成重伤，只好提前掉头返航。前者成功飞回航母，经简单维修后得以掩护下一波的友永机队。后者因伤势过重迫降海上。当重松率其余4架零战前往追赶小林时，它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此时战斗机护航是如此必要，但小林在攻击前失去了重松的掩护。日本人的呆板和鲁莽由此可见一斑。

11时55分，小林发现了前方海面上的“约克城”号。眼见敌机快速迫近，彼得森向空中战斗机飞行员发出了激励呼号：“上啊，红衣小伙子们，干掉他们！”此时弗莱彻正在指挥所伏案查看海图，一名参谋匆匆跑进来告诉他：“长官，敌机来了！”弗莱彻笑着双手举过头顶，“哦，我已经戴上我的钢盔了，现在别的事儿我也干不了”，随后，他带着参谋长刘易斯上校和一众参谋登上舰桥，观摩日军的进攻。

小林机群大约还在30公里外，美军“野猫”已经迎面扑了上去。激烈的空战随即打响，场面惨烈。空中格斗离“约克城”号越来越近，7架日机相继中弹坠海，阵形被彻底冲散的残余日机毫不畏惧，从不同方向向“约克城”号猛冲。护航舰只高射炮火在12时06分轰然打响，天空朵朵黑色蘑菇云，连30公里外的斯普鲁恩斯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军水兵对敌人俯冲轰炸机纷纷投以敬佩的目光，他们看到的正是敌人最富攻击力和最有经验的一群家伙。他们攻击凌厉、冷静而谨慎，当凶狠的对空火力射来时，他们往往能采取极限操作来摆脱威胁。从表现看，他们完全无愧于“A级攻击部队”的称号。

就在此时，重松率4架战斗机姗姗来到战场。随后爆发的是性能优越的零战与数量占优的“野猫”间的一场空战。美军飞行员竭尽全力试图弥补双方的差距，但日军的顽强搏杀还是为残余的轰炸机开辟了一条空中通道。除重松13时38分回到“飞龙”号外，他身后的户高升、由本末吉、千代岛丰全部战死。

仅7架日军俯冲轰炸机冲出重围抵达俯冲点。12时11分，第一架日机从“约克城”号船尾方向呼啸而下，直到最后一秒依然保持着俯冲姿态。在目击者眼中，这名日军飞行员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巴克马斯特再次使出机动技巧实施规避，但显然已无济于事。美军28毫米和20毫米高炮将日机生生扯为3截，但飞机投下的242公斤炸弹仍然准确命中航母，将中部升降机后面4米处的飞行甲板炸开了一个大洞。剧烈

爆炸导致两个28毫米高炮炮组成员17人阵亡、18人受伤。机库内3架“无畏式”起火，埃默森上尉立即带人打开消防装置将火扑灭，才没引发更大灾难。

第二架日机依然沿着相同航线从舰尾一路俯冲下来，同样被美军高射炮火撕成碎片，一头扎进航母尾流之中。飞落的炸弹啸叫着紧擦舰尾入水爆炸，飞溅的弹片杀死杀伤了后左舷炮的几名炮手，在尾部甲板引起了几处小火，但迅速被美军扑灭。

第三架轰炸机飞行员土屋孝义以极陡峭的75度角俯冲，投下的炸弹同样落在了舰尾水流之中。土屋逃脱了战死的噩运，成功驾机贴水面逃脱。松本贞雄认为沿土屋的飞行轨迹适当调整，以稍缓角度投弹就可命中，但他的炸弹还是落在了航母尾迹里。

中泽岩男驾机从2400米高度陡直向下俯冲，他显然瞄得很准，投下的第五颗炸弹穿透舰岛左侧3米处的飞行甲板，深深钻入要害部位，穿过副舰长办公室闯进了侦察轰炸机中队待机室。飞行计划参谋查理·科纳斯特少尉当时正在里边忙着，炸弹把一只大咖啡壶撞飞，咖啡淌得到处都是。那颗炸弹一路势如破竹，最后在航母巨大的排烟道中爆炸。引发的火灾虽然不大，但6台锅炉排烟道被炸裂，其中2台无法使用，3台全部熄火。火灾产生的浓烟和无法排泄的废气四处乱窜，使救援工作更加困难。“约克城”号航速迅速下降到6节，这就大大降低了它抵御下一次攻击的能力。

中川静夫在2300米朝航母右舷船头俯冲下来，他投下的第六颗炸弹击穿前部升降机平台，一直钻到第三层甲板后爆炸，诱发的火灾严重威胁到弹药库和航母前部的油库。之前美军采取的预防措施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已经抽空的供油管道充满了二氧化碳，才未酿成更大灾祸。损控指挥官克拉伦斯·奥尔德里奇中校立即组织人员灭火，他们在早期战斗中积累的经验此刻得到了充分展示，事先安放好的可随

时供水的水泵发挥了积极作用，火势迅速得到控制，附近一个弹药库被注水淹没。

最后一架日机由濑尾铁男驾驶，他从2400米对准“约克城”号右舷俯冲。可能他的俯冲稍缓了一些，也可能航母上冒出的浓烟干扰了他，反正最后一颗炸弹几乎擦着右舷落入水中。

7架飞机发起攻击，3弹命中，2弹近失，阵亡的小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部下自豪。从航母上升起的滚滚浓烟和锐减的航速可以看出，“约克城”号受到了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日军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包括小林、山下在内的13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被击落，其中2架毁于美军高射炮火。美军也有1架“野猫”被自己的防空炮火击落。

小林应该看到有炸弹命中目标。他曾向“飞龙”号发出了报告“敌航母中弹起火”。但战斗结束时，小林神秘失踪了，没人再见到过他。现在中山俊松成了日本海军最优秀俯冲轰炸机队唯一幸存的军官，他与其他5架幸存日机各自凄凉返航。

“约克城”号烟囱、舰岛和前部机库甲板均冒出了浓烟，航速只有可怜的6节。不到20分钟，这艘航母就停在海面上纹丝不动了。在海上漫长的日子里，巴克马斯特总是让水兵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训练。因此现在不用指挥，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珊瑚海受伤和在珍珠港维修时，大部分水兵都参与了，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木工扛着沉重的木料赶到飞行甲板，只用25分钟就修复了甲板。轮机兵则尽力修理锅炉舱，试图让锅炉恢复工作以让航母尽快行动起来。在珍珠港并未完成彻底维修的“约克城”号带着大量维修材料和设备，现在全部派上了用场。

因航母雷达失灵通信设施停止运转，巴克马斯特请求“波特兰”号接管雷达警戒，同时命令航母所有飞机及空中巡逻的战斗机全部转移到另2艘航母上。仅存的2架鱼雷机在附近迫降，15架“无畏式”全

选择了“企业”号——不包括莱斯利和霍姆伯格迫降的那2架。它们的到来受到米切尔和默里的热烈欢迎。虽然一开始它们曾被误认为敌机，“企业”号为此还打出了几发炮弹，幸好没中。第十六特混舰队在之前的攻击中损失惨重，这些新来者对他们恰似雪中送炭。

从4日早上开始，初次参战的“大黄蜂”号就霉运连连，日子过得恹恹惶惶。派出的鱼雷机队全军覆没，根本未找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或返航，或迫降，或去了中途岛，战斗机也因油料耗尽全部迫降海上。现在就是干点收容难民的事儿也不得安生。1架受伤的“野猫”摔降时忘记关上机枪保险，降落时的冲撞触发了机枪。子弹打在航母上部结构上，击穿了25毫米钢板和一根工字钢梁。流弹导致5人死亡、20余人受伤。5人中就有小罗亚尔·英格索尔，他是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的儿子。

在金凯德眼中，不远处的“约克城”号似乎“正在爆炸——黑色烟柱直冲云霄”，斯普鲁恩斯猜测它可能已遭到重创。由于要连续回收战斗机和攻击机群，斯普鲁恩斯不得不继续迎着微风朝东南方向航行，而不是向西北援助受伤的同伴。但他仍从护航舰只中抽出一部前往支援弗莱彻。在“文森斯”号舰长弗雷德里克·利科尔上校带领下，“彭萨科拉”号、“巴尔奇”号、“本纳姆”号以30节高速向西北驰援第十七特混舰队。

很显然，几乎静止、雷达失灵、通信瘫痪、编队指挥所到处“云雾缭绕”的“约克城”号作为指挥舰的功能已完全丧失。弗莱彻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是选择“大黄蜂”号作为新旗舰。尽管稍嫌麻烦，但并非完全不具可操作性。两舰的距离驱逐舰一小时就能跑完。战前尼米兹曾明确指出，弗莱彻负责战场的战术指挥，登上航母继续指挥全局对他来说名正言顺，毫无争议。况且此时战局已朝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弗莱彻心里清楚得很，谁作为第一指挥官赢得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谁就将成为众望所归的国民英雄，并以海战的伟大胜利名

垂青史。但根据战场形势，弗莱彻认为那样做并非上策，势必造成指挥上的混乱。何况斯普鲁恩斯之前打得那么好，他身边又有以勃朗宁为首的精明强干的参谋班子。于是弗莱彻毅然决定，将指挥权交给斯普鲁恩斯——这是一种无私、真诚、顾全大局的行为。

弗莱彻决定将司令部就近转移到1艘重巡洋舰上去。相比南云犹抱琵琶半遮面，弗莱彻的举动显得自然、简捷、落落大方，根本无须刘易斯或巴克马斯特的规劝，这是美国人的特有思维，也是弗莱彻一贯务实的工作作风。他希望第十六特混舰队能继续战斗，自己则集中精力去拯救“约克城”号。

弗莱彻选择了“阿斯托利亚”号作为新旗舰。不仅在于他之前曾长期在该舰服役，还因同学兼好友史密斯少将也在这艘舰上。12时38分，他向史密斯发出信号，尽快派小艇把自己和司令部成员接走。当时英国海军联络官麦克尔·兰恩中校——他曾任“暴怒”号航母副舰长——也在现场观摩战斗，他如此形容弗莱彻和刘易斯，“两人均镇定自若，处乱不惊”。

救生艇到达之后，参谋一个个攀绳而下。当轮到弗莱彻时，这位已57岁的将军拉着绳子试了试，却无力攀爬。“干这玩意儿，我他妈的是有点老啦，”他自嘲道，“你们最好是用绳把我吊下去。”于是2名水手把一根揽绳套在他腋下，将他像条大鱼似的拴在单套结绳子一端，小心翼翼地放了下去。13时23分，司令部成员全部登上了“阿斯托利亚”号。随军记者福斯特·黑利风趣地说，“这些满面烟火色的人看上去就像被铁链拴在一起的难民”。在信号平台上，弗莱彻看到了史密斯。当小艇接完第二船人时，2架俯冲轰炸机几乎挨着舷梯迫降下来。那正是油料耗尽的莱斯利和霍姆伯格。他们和机枪手敏捷地从橡皮筏跨上救生艇，顺绳梯爬上巡洋舰。4人选择的时机极佳，动作娴熟如攀岩队员。

弗莱彻的第一条命令发给了“波特兰”号舰长劳伦斯·杜波斯上校，让他用重巡洋舰拖曳受伤的“约克城”号。很快，利科尔上校率4艘支援舰只赶到了现场。因“彭萨科拉”号的CXAM雷达优于其他舰的SC雷达，该舰接管了舰队的雷达警戒任务。为避免日军情报人员通过电讯探知几乎静止的“约克城”号的具体方位，弗莱彻让“阿斯托利亚”号派2架寇蒂斯水上飞机前往中途岛，向珍珠港汇报现场的详细情况。弗莱彻告诉尼米兹，“约克城”号中3弹后无法航行，但“显然仍具有适航性”，同时由斯普鲁恩斯第十六特混舰队继续与敌交战。若无其他指示，第十七特混舰队将“保护并抢救受伤航母”。

13时35分，当“波特兰”号准备向航母传递牵引索时，奇迹出现。几乎静止的“约克城”号竟慢慢移动了，烟囱里接着冒出一团团蒸汽。在珊瑚海历经磨砺的“约克城”号的确不同凡响。在轮机官约翰·德拉尼少校指挥下，轮机工和锅炉工创造了奇迹。一等武器军士查尔斯·克兰史密斯和一号锅炉的水兵冒着令人窒息的呛人烟雾以及随时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迅速烧出了足够的蒸汽，带动了辅助动力系统。技术娴熟的轮机工努力修复了排烟通道，3台锅炉恢复运转，这意味着“约克城”号的速度很快可以提高到20节以上。

“约克城”号上爆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护航舰船将受伤航母团团围住，舰上传出兴奋与亲切的呼喊声，与航母上的欢呼声遥相呼应，此起彼伏。这一切温暖着巴克马斯特的心田，眼含热泪的上校不仅将“求救”旗换成了“我舰速度5节”的信号旗，同时在桅杆顶处升起了一面崭新的战旗。见此情景，弗莱彻立即取消了拖曳命令，重整队形向东南方向缓缓退却。

14时09分，东方天幕下爆出了一团火花。已跟踪美军长达3个小时的“筑摩”号五号机在2架“野猫”的夹击下化成碎片。美军看到1名机组成员跳伞，但岳琦正孝和飞行员原屋尚、电报员田口博也无一幸存。

到14时20分，“约克城”号航速已恢复到15节，14时37分更上升到19节。10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无畏式”接到命令，完成搜索后不必返回航母直接飞往中途岛。当弗莱彻将航向调向正东时，水兵顿时欣喜若狂：“布雷默顿，我们来了！”尼米兹亲口许诺的“绝对不止两个星期”的度假仿佛就在眼前。

但英勇的“约克城”号注定再看不到任何陆地了。14时27分，“彭萨科拉”号的雷达已发出预警，西北方向80公里处另一批不明目标正快速逼近——那正是不屈不挠的山口派出的又一波攻击机队。

放飞小林机队之后，“飞龙”号一直到12时45分才收到前方传回的消息：“敌1艘航母起火，视线范围内看不到友机，我正在返航。”发来电报的不是小林、山下或近藤武宪3个大尉，而是第二小队中山俊松少尉。电报让山口和加来喜忧参半。喜的是攻击取得了显赫战果，成功瘫痪敌航母1艘。忧的是通常情况下中山是不会越过上级汇报的，他的电报预示着3个大尉可能已全部死亡。

山口在13时整得到了更确切的消息，它是从木村“长良”号上发过来的。曾为美军导航的“岚”号从海面上抓获了1名俘虏，他是“约克城”号的鱼雷机飞行员——来自芝加哥的威斯利·奥斯马斯少尉。“岚”号鱼雷长谷川清澄是舰上唯一懂点英文的人，审讯俘虏任务因此由他承担。谷川持刀进行威胁，23岁的少尉向日本人供认：美军参战航母有“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大黄蜂”号3艘，还有6艘巡洋舰和大约10艘驱逐舰。“约克城”号由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护航，单独作战。他们于5月31日离开珍珠港，6月1日抵达中途岛附近。这一事实也侧面说明了日军精心布置的潜艇警戒线为什么最终一事无成。

年轻人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显然不会有好结果。当天下午，舰长渡边下令处决已无利用价值的俘虏，并将尸体抛入海中。渡边未能活过

战争，如果他能幸存，也肯定会因战争罪行被美军处死。

奥斯马斯的供词很快得到证实。因发报机故障无奈返航的彗星新式侦察机回到机动部队上空时，“苍龙”号已中弹起火，只好降落在唯一的飞行甲板上。近藤勇告诉山口，“因发报机故障未能及时发回报告。敌舰队包含3艘航空母舰，其中一支编队位于受小林攻击那支编队的南方不远处”。

现在，孑然一身的“飞龙”号要独自面对3艘美军一流的航空母舰，显然日本人已毫无胜算。即使小林成功瘫痪了美军1艘航母，“飞龙”号残缺的攻击队也无法在与美军2艘航母对垒中取胜。投入军事力量越弱、受到的伤亡就越惨重——这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参与者都清楚的道理。如果之前小林的18架轰炸机只能重创敌1艘航母，指望更脆弱的10架鱼雷机击沉剩余2艘航母几无可能。但山口依然斗志昂扬，毫无惧色。他决心发起不间断的持续攻击，摧毁或重创美所有航母，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水面舰艇开辟出一条胜利之路。

“飞龙”号舰桥上，加来正在给率第三攻击机群出击的友永丈市、桥本敏男和森茂3个大尉做最后指示：“不要再攻击被小林击中起火的那艘，尽量攻击另外2艘。如果附近海域未能发现其他航母，就再攻击那艘已受伤的航母。”山口和3人一一握手。多年以后，桥本仍清晰记得山口宽大柔软的手掌与他相握时的情景。随后，他们来到了甲板上，山口与每一位出击人员依次握手：“望勇敢战斗！我不会只让你们去牺牲。你们前面有小林君，你们先去，我随后就来。”可见山口此时已有了必死之心。

奉命出击的飞行员非常清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回来。但在登上飞机座舱时，他们个个面带微笑。10架鱼雷机分成2组，友永和桥本各率5架。森茂的6架零战有4架原属“飞龙”号，其余2架来自正熊熊燃烧的“加贺”号。

尽管之前被打漏的油箱还未来得及修补，只带了一半油料的友永毅然坚持带队出击。有人认为友永只带一个油箱属于单程的敢死攻击，其实不然。美军舰队仅在160公里之外，当桥本要将飞机换给他时，友永谢绝道：“敌人离得很近，我完成攻击之后是可以返航的。”友永最后扫视了一眼正在发动的十几架飞机，这支小小的机队与早上壮观的机群相比，是何等寒碜。桥口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决心击沉1艘敌舰，即使撞也要把它撞沉。”

13时15分，小林机队的第一架飞机返回航母。第二波攻击只有5架轰炸机和1架零战返航，几位大尉均不在其中。飞行员告诉山口，在东北方向160公里处发现了敌1艘航母和5艘巡洋舰，航母已经受攻起火，但不远处还有2艘。这进一步证明美军被俘飞行员的供述和近藤的汇报是准确无误的。

友永机队于13时31分开始升空。山口一动不动地望着飞机依次起飞。在场每个人都神情肃穆，默默向它们挥手告别，一些人泪水夺眶而出。

此时，“约克城”号位于“飞龙”号东北仅150公里处，第十六特混舰队约在200公里开外。14时30分，友永发现了65公里外的一支美军舰队。舰队中心的那艘航母正以24节正常速度行驶，舰上毫无起火迹象。他因此断定它绝不是小林刚攻击过的那艘航母，其实，它正是经紧急抢修，恢复了一定航速的“约克城”号。

此时，“约克城”号上空只有6架“野猫”可供彼得森抵御新一波入侵。这些飞机立即受命前往拦截，由萨奇率领的8架战斗机已在甲板后部列队等待出击，它们油箱里只有23加仑油料，但用于局部作战绰绰有余。航母再次停止加油并用二氧化碳吹洗航空汽油系统。斯普鲁恩斯的2艘航母远在东南37公里和65公里之外，无法立即提供支援。道只留下7架战斗机负责第十六特混舰队的上空保护，急调另外8架赶往

西北驰援。但因距离过远，它们注定已无法及时阻止日机对“约克城”号的攻击。

14时40分，巴克马斯特操纵航母向右急转，迎风放飞了萨奇的8架“野猫”。美军战斗机飞出28公里后，与来袭的日机迎头相遇，随后爆发的空战是中午那场格斗的重演。尽管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日鱼雷机依然竭力摆脱“野猫”的拦截，向航母快速逼近。“约克城”号左后方的“彭萨科拉”号动用203毫米主炮和127毫米副炮对不断接近的敌机猛烈炮击，护航艘驱逐舰也纷纷开火。他们采用了史密斯少将发明的方法，用主炮对敌机前方海面实施炮击，掀起一串串倒挂的瀑布。萨奇率一众“野猫”拼死拦截来袭者。14时34分，友永狂呼：“全体攻击！”日机迅速分成2组，友永居右，桥本居左，对“约克城”号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迅速逼近的友永第一分队飞行高度仅60米，甚至更低。飞机掠过护航舰只时，甲板上美军炮手甚至可以看见日军飞行员向他们挥舞拳头以示蔑视。一名炮手气得大骂：“小鬼子真他妈的玩命，竟然飞得这么低！”友永成为美军重点关照的对象，萨奇的“野猫”直接冲到友永右侧，一连串射击导致友永飞机起火。友永竭力保持飞机水平飞行，对航母右舷发动了一次教科书般的鱼雷攻击。鱼雷射出，他的飞机左翼变形，带着友永一头栽进航母的尾流之中。能死在后来的海军上将萨奇手上，友永也算死得其所，不过他投射的鱼雷并未命中。友永僚机投下的鱼雷同样未命中，在飞离战场时被第十六特混舰队前来支援的3架“野猫”击落。

第一分队剩余2机同样遇到麻烦。第一架飞机中弹起火后抛弃鱼雷，试图向“约克城”号发起自杀式撞击，被拍马杀到的比尔·莱纳德上尉成功击落。最后1架日机油箱中弹爆炸，投出的鱼雷也被航母成功规避。

桥本第二分队以V字形穿越“彭萨科拉”号和“拉塞尔”号之间的空隙，呼啸着向“约克城”号猛扑过来。在森茂、山本亨和山本旭3架零战拼死掩护下——其间森茂被“野猫”击落——桥本在近距离投下鱼雷，其身后2机同样投雷成功。只有来自“赤城”号西森进的发射装置出现故障，挂在飞机上的鱼雷就是不掉下去。完成投雷的日机迅速脱离战场遁向西方。

到达会合点的桥本清点队伍，发现5架鱼雷机和2架零战没能回来，其中包括友永和森茂的飞机。剩余5架鱼雷机有3架受损严重，别说继续参加战斗，连飞回航母都非常困难。14时45分，尽职尽责的桥本向山口发回了电报，“2条鱼雷准确命中1艘‘企业级’航母”，随后强调，“不是之前报告炸过的那艘”。

因日机发射鱼雷距离太近，巴克马斯特舰长难以完全规避。14时43分和44分，2条鱼雷相隔很近拦腰击中“航母左舷最脆弱的部分”，撕开了一个高9米、宽18米的大洞，造成了“比原先以为的更大的内部破坏”。“阿斯托利亚”号上，弗莱彻看到“棕色的烟雾和水柱在舰岛旁边冲天而起”。

日军的九一式航空鱼雷同样威力惊人。剧烈爆炸不仅使航母左舷3个锅炉舱被海水淹没，冲击波还导致所有锅炉熄火，蒸汽压力骤然下降。电力中断，全舰上下一片漆黑，舰舵卡死在左偏15度位置。航母再次停在海面上无法动弹，左倾17度——10分钟后已达到26度。飞行甲板急遽倒向海面，水兵连站立都非常困难。见此情景，“阿斯托利亚”号舰长弗朗西斯·斯康兰上校惊呼道：“上帝呀，它要翻了！”因电力中断，巴克马斯特无法靠反向注水扶正船身。奥尔德里奇和德拉尼的所有努力均无济于事。被炸坏的油舱淌出的燃油在倾斜的航母上四处流淌，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膜，一丁点火星就能酿成席卷全舰的大火。接连遭受两轮痛击的“约克城”号已基本报销。巴克马斯特担

心老伙计会继续倾斜，带着船上2300名水兵一起翻进海里，他必须尽快让大家下船。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要舰长做出弃舰决定都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与副舰长迪克西·基弗中校和飞行长阿诺德中校沟通之后，巴克马斯特痛苦地做出了弃舰决定。14时55分，上校下令升起了一面令人悲伤的蓝白信号旗——“弃舰”！

弗莱彻立即派4艘驱逐舰靠上前去撤离人员，其余舰只则继续执行反潜警戒。在“阿斯托利亚”号舰桥上，弗莱彻焦躁不安地注视着不远处的撤离，觉得它太不紧不慢、按部就班了。他说：“我都急坏了，觉得巴克马斯特做出弃舰的决定太晚了。”后来很多人指责巴克马斯特的弃舰决定太过草率，一向不爱吵架的弗莱彻对这种说法坚决反对。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在回顾当时的情景时仍坚持认为：“我本人当时是真他妈的急，想快点把人撤下来。在我看来，把军官和那些优秀的水兵救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他始终坚信巴克马斯特“在做出弃舰决定时进行了明智的判断”，根据“命令发出时‘约克城’号的外观，其他任何决定都是极其不可靠的”。

水兵将救生筏和一切能漂浮的物品全都扔进海里，在船舷外垂下了一条条绳索。4艘驱逐舰纷纷放下小艇，驶到近前搭救落水者。开战以来，“约克城”号虽进行过多次预防特殊危机的训练，但从未搞过救生演习。巴克马斯特认为弃舰演习将“严重打击官兵士气和自信心”。幸运的是，当时“海面像地毯一样平滑”，救援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从航母上把伤员撤下来极为困难，甲板很滑，舰身严重倾斜，根本无法抬着担架在舰上行走，只好把担架放在甲板上拖，有时甚至直接肩背手抬。水兵纷纷纵身跳入海中，海上瞬间人头攒动。一些人戏谑地朝救生艇高喊：“喂！出租汽车！出租汽车！”

撤离进行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恐慌。驱逐舰在塞满浸透油污的幸存者后迅速驶离，另一艘舰再开上去接班。“贝纳姆”号、“鲍尔奇”号、“拉塞尔”号接走了1700人。仅“贝纳姆”号就挤上去725人，舰长约瑟夫·沃辛顿少校开玩笑说，“船上只剩下立足之地了”。“莫里斯”号和“安德森”号救起了450人，最后上阵的“哈曼”号、“休斯”号只搭救了100多人。截至16时46分，救援暂时告一段落。驱逐舰共救起2280人。众多幸存者登舰严重影响了驱逐舰的稳定性和机动能力。

直到确认诸事均已就绪，巴克马斯特才离开指挥位置，对全舰进行了一次最后检查。上校希望借此机会对服役多年的航母倾诉衷肠，默默与它做最后的告别。他必须用手扶着栏杆一点点移动才不至于摔倒，甲板上某些地方“淌满了油，滑得很”。左舷机库甲板已泡在水中，他满意地看到活着的人全部撤离——其实漏掉了两人——来到舰尾抓住绳子，两手交替着沿舷边攀了下去。当接触到水面时，听到有人呼救，巴克马斯特迅速游过去，将在水中挣扎的一名炊事兵托上了救生筏，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

“哈曼”号将巴克马斯特送上了“阿斯托利亚”号。已登上巡洋舰的莱斯利少校满怀同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位英勇的军官沉默而吃力地爬上舷梯的境况，令人在心情沉重悲伤之余有了一丝欣慰，在继续行动前，他终于能够喘口气了。”个子很高的巴克马斯特“没戴帽子，没穿外套，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开，浑身被汗水和海水湿透，除了秉承天意继续战斗下去的不屈意志，他现在完全一无所有了”。

夜幕即将降临，弗莱彻猜测日军很可能正在策划夜间水面战斗，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一旦毫无机动能力的“约克城”号被日军发现，其水面舰艇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来将它击沉。他的6艘驱逐舰上挤满了幸存者，稳定性极差，再进行水面交战极为不利。17时32分，弗莱

彻明智选择带剩余护卫舰只离开，向斯普鲁恩斯靠拢。初步核查救起的人数之后，弗莱彻下令只搭载23名幸存者的“休斯”号守在“约克城”号身边，通宵护卫。舰长唐纳德·拉姆齐少校受命禁止所有人登舰，并在“必要时击沉它以防落入敌手或大火蔓延”。如果上述情况并未出现，弗莱彻将在第二天早上再度返回。此前他已经致电珍珠港，请求尼米兹派拖船将航母拉走。绝望的“约克城”号就这样成为一艘被抛弃的船，尽管之前它那么英勇地顽强战斗。当“休斯”号于18时30分掉头驶向航母身边时，22公里之外，“阿斯托利亚”号上的弗莱彻凝视着掩映于夕阳之下的“约克城”号，久久不愿回头——将军将再也无法见到他壮丽的旗舰！

在随后发往珍珠港的电报中，弗莱彻说：“在遭到第二轮攻击后‘约克城’号显然正在下沉，未掌握攻击第十七特混舰队的敌军航母的位置。”

虽然弗莱彻对“约克城”号遭遇第二次打击并不感到意外，但不远处“企业”号上的斯普鲁恩斯和勃朗宁大惊失色。之前两人错误判断，日军全部航母均已失去战斗力，中途岛战役的航空战至此已经打赢了。对“约克城”号实施第一次攻击的敌机可能是10时30分在其母舰中弹前出发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完全可以慢慢舔舐伤口，等空中巡逻的那些零战全部迫降后再“痛打落水狗”。现在两人突然发现，日军至少有1艘航母仍具备攻击力，或者另1艘生力军已抵达战场。

在此前3小时里，第十六特混舰队的2艘航母几乎毫无作为。作为几乎算无遗策的二战名将，斯普鲁恩斯正是凭借中途岛海战声名鹊起的。但他的声誉在6月4日中午时分摇摇欲坠。历史学家托马斯·比尔博士在《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传记》一书中明确指出，“奇怪的是，（此时）斯普鲁恩斯似乎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并没有派出任何侦察机。他本可以使用舰载机或者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用”。他只是请求上级“尽可能提

供敌军部队的方位和跟踪数据”，并未显出多少紧迫感。显然，他想让别人替自己发现敌舰，比如中途岛上的“卡塔琳娜”，比如“约克城”号已放飞的“无畏式”。

还有一个原因，第十六特混舰队同样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天上午，美军3艘航母共损失舰载机70架，其中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21架、鱼雷机37架，折损率达40%。所幸飞行员折损率小很多，许多人最终被“卡塔琳娜”、巡逻艇或驱逐舰救起。“企业”号只有10架“无畏式”能够执行第二次攻击任务，不过，13时从“约克城”号上转过来的15架“无畏式”让“企业”号大大恢复了元气。鱼雷机只剩下区区3架，派出去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大黄蜂”号情况更惨，鱼雷机队全军覆没，10架战斗机和14架俯冲轰炸机不知所终，后来发现有11架去了中途岛。之前寸功未立的米切尔少将急于改变首秀中的拙劣表现，在13时10分发信号给斯普鲁恩斯，“大黄蜂”号有20架俯冲轰炸机已在甲板上完成定位，随时可以出发攻敌。

在消灭日军残存航母之前，美国人根本没有安全可言。斯普鲁恩斯显然非常幸运，14时45分，在刚刚得知日军还有1艘航母时，他就收到了一封至关重要的明文电报：“发现敌1艘航母、1艘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西经179度05分、北纬31度16分，航速15节，方向正北。”美军侦察机发现的正是日军仅存的航母“飞龙”号。

准确定位“飞龙”号，得益于弗莱彻之前为清空甲板仓促派出的那10架侦察轰炸机。塞缪尔·亚当斯上尉和哈兰·迪克森上尉在完成300度和320度扇区的指定搜索后，一无所获。两人没有直接返回，而是自作主张继续向南方侦察。亚当斯怀疑敌航母北上的距离可能不如预计的远，他们的极限搜索得到了丰厚回报。亚当斯在返航路线上准确定位了日军舰只的尾流。14时20分，“筑摩”号忽然升起烟雾并开始射击视野中出现的2架美机，10分钟后，“利根”号也开火了。日军

的零战迅速前来拦截，但2架美机还是在击退了1架零战的攻击后成功逃逸。

如果没有亚当斯适时发回“飞龙”号的准确方位，斯普鲁恩斯不一定会发起攻击。日落之前，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先进行搜索再发起一轮进攻了。现在，被亚当斯成功定位的“飞龙”号已注定在劫难逃！

斯普鲁恩斯当即决定，出动2艘航母上所有俯冲轰炸机发起进攻——他始终坚持进攻必须不遗余力。15时10分，他发信号给米切尔，“攻击机群立即做好起飞准备，详情稍后提供”。3分钟后，他通报了敌舰构成、位置和航向。15时25分，第1架轰炸机开始起飞。到15时42分，“企业”号已升空“无畏式”25架——14架来自“约克城”号——其中11架携带454公斤炸弹，其余载227公斤炸弹。麦克拉斯基上次出击时手臂受伤，总指挥由资历仅次他的加拉赫上尉担任。考虑到日军至少还有1艘具备攻击能力的航母，优先照顾第十六特混舰队空中保护，没有派战斗机为攻击机群护航。

15时39分，斯普鲁恩斯命令“大黄蜂”号起飞攻击机群。4日这天的米切尔实在倒霉，并未收到亚当斯发出的电报，不知道再次发现了1艘敌军航母。虽然过早将20架轰炸机摆上了甲板，但从15时10分开始，他把主要精力用来回收刚从中途岛返回的11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在中途岛降落之后，赛马德立即为之加油挂弹，命令它们到西北搜索并攻击日军航母，随后直接返回“大黄蜂”号，实在找不到自己的航母再返回中途岛。但这些飞机根本没有索敌，而是经过短途飞行直接飞回了“家”，它们的表现再次给米切尔脸上抹了一层锅灰。

一直到16时13分，“大黄蜂”才放飞了第一批16架轰炸机。米切尔利用空出的甲板回收了3架战斗机和2架刚起飞就出现故障的“无畏式”。16时16分，他再次出现失误，过早将舰队转向西方，整个起飞

过程戛然而止。机库里预热的15架轰炸机连同大队长林、两个中队长和两个副中队长都被撂在了甲板上，等于当官的都没飞起来。时间紧迫，在匆忙弄清头顶盘旋的14架飞机的机组成员谁资历最深之后，16时24分，米切尔命令埃德加·斯特宾斯上尉“担任指挥并执行此次攻击”。斯特宾斯于是率队沿287度方向前往追赶“企业”号的攻击机群。米切尔的做法引起了飞行员特别是林和几个中队长的强烈不满。

美军这一波机群共有飞机38架——“企业”号1架飞机因故障中途返航。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只有2艘航母，出动的是单一的俯冲轰炸机，美国人也无法实现良好的协同。所幸战斗已到了收官阶段，38架“无畏式”足以撕开“飞龙”号孱弱的防御。

攻击机群起飞之后，斯普鲁恩斯在18时11分发信号给弗莱彻：
“第十六特混舰队的机群现正准备攻击你部侦察机发现的第4艘航母，‘大黄蜂’号大约在我以东30海里之外，我部拟向西航行至回收攻击机群为止。你对今后的作战有何指示？”如此彬彬有礼的请示使弗莱彻必须尽快做出抉择。他不能靠遥控实施空战指挥，更不能在信号传递和无线电联络之类的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他要么登上“大黄蜂”号，要么授权斯普鲁恩斯全权指挥。前者要花费很多时间，等于彻底改组了特混舰队，势必造成新的混乱。弗莱彻不忌讳他人分享功劳，立即回信号说：“没有，同意你的所有行动。”战后，斯普鲁恩斯回忆说，他永远都感激弗莱彻的这一决定，“他是我的上级，我不知道他自己打算怎么做，也不知道他希望我怎么做。他的回复是令我感激至今的消息”。可以说，是哈尔西和弗莱彻联手成全了斯普鲁恩斯的一世英名。战史专家戈登·布兰奇将这一举动评价为“高尚无私之举和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但弗莱彻这一大度的举动为众多无聊者贬低他在中途岛海战中所起的作用打开了方便之门。后来在官方圈子中出现了“弗莱彻自愿将战术指挥权交给下级”的批评言论，老酒猜测这种无聊说法很可能来自对弗莱彻不太感冒的金。

15时40分，“飞龙”号开始收容友永机队的幸存者，过程充满了悲伤气氛。正如山口和加来所料，友永不在返航之列。只有9架飞机返航——鱼雷机5架、战斗机4架，其中分别有2架和3架伤重无法使用。

虽然残余兵力少得可怜且几乎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但在听取了桥本的汇报之后，山口依然决定第四次攻击，他对此前两波攻击的战果相当满意。现在正是他集结残余力量，一举击沉美军最后一艘航母的绝佳机会。“飞龙”号在海上劈波斩浪，往返驰骋，舰上及护航船只的水兵齐声振臂高呼：“‘飞龙’号，报仇雪恨！”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美国人很快就会告诉他们什么叫“旧仇未报，又添新恨”。

16时30分，山口发信号给南云：“拟使用现存全部5架轰炸机、5架鱼雷机、10架零战于黄昏时发起进攻，歼灭残敌。”山口不知道小林和友永攻击的是同一艘航母——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了。17时，山口再次致电南云，“第三波攻击结果，敌1艘‘企业级’航母中了至少2条鱼雷”，并强调“不是之前说过的那艘航母”。以日军鱼雷的巨大威力，谁都清楚被命中2条是致命的。

看到飞行员个个累得头都抬不起来，舰长加来决定给他们服用兴奋剂。从医务室取来的药瓶上标有神秘的“航空药片A”字样。飞行长川口益觉得这些药片看上去像催眠药，加来因此大发脾气，迅速叫来医务人员予以确认。见此情景，山口决定将第四次攻击推迟90分钟，让飞行员得到食物和片刻喘息，他们到现在还没吃午饭。桥本累得连饭都无法下咽，直接到待命室的棕色皮革长椅上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日军的侦察工作再次因一次意外事件得到加强。16时30分刚过，“长良”号发现前方水面上出现了不明红色物体，木村遂命“卷云”号前往查明。如系美国人，就要“审问俘虏，查明敌情，然后予以适

当处理”，随后他们俘获了“企业”号飞行员弗兰克·弗莱哈迪少尉和机枪手布鲁诺·盖博二等兵。刚开始日军并没虐待他们，还派医生给两人疗伤，有些水兵还给烟抽。但当他们拒绝回答问题时，负责审讯的胜又隆一掏出匕首以死相胁。两名俘虏供述了有关中途岛防务极为准确的情报，但对两支特混舰队的情况只字未提。几天后，“卷云”号受命前往阿留申群岛，舰长藤田勇认为俘虏已毫无作用，于是用两人的私人财产——其中一件是弗莱哈迪那只镌刻着充满无限柔情的“赠给举世无双的丈夫”字样的打火机——作为奖赏，但仍然没人愿充当刽子手。当天深夜，两个美国人被蒙住双眼带上甲板，身体绑上灌满水的5加仑油箱悬挂在船的一侧，随后被残忍抛入大海。

16时45分，加拉赫机群发现了55公里外的“飞龙”号，也看到了南面海天相接处袅袅升起的3柱黑烟。从5800米高度下降的美军机群逐渐进入攻击轨道。加拉赫下令“企业”号的飞机跟随他一起攻击“飞龙”号，沙姆韦则率“约克城”号的14架飞机解决附近一艘漂亮的战列舰——那无疑正是“榛名”号。在主攻目标毫发未损的情况下，将半数以上攻击力量调作他用无疑是极不明智的。

17时01分，“筑摩”号发现左舷方向出现美机并立即鸣炮示警。此时“飞龙”号上空有13架零战，全部来自那3艘燃烧的航母。混合编队中有9架来自“苍龙”号和“加贺”号，带队者是“加贺”号的饭塚雅夫，其余4架来自“赤城”号，指挥官是白根斐夫。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日军飞行员的阻击近乎疯狂，他们非常清楚一旦唯一的“飞龙”号被美军击沉，他们只有战死或迫降两条路可走。双方甫一短兵相接，美军2架轰炸机就中弹坠入大海。

眼见美机不断逼近，舰长加来操舰急速向右转舵，将舰首对准来袭者，高炮也在瞬间打响。“长良”号上，记者牧岛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加拉赫对准“飞龙”号甲板上鲜红的圆圈直冲而下。加来操舰来了个急转，加拉赫的瞄准完全落空。他努力想把炸弹投下去，却因用

力过猛腰部扭伤。炸弹落在“飞龙”号尾流之中，美军随后投下的2弹均未命中。

看到同伴投下的炸弹连续落空，沙姆韦毅然决定放弃攻击“榛名”号，掉头向“飞龙”号发起俯冲。他的决定无疑非常明智。面对加拉赫、沙姆韦、贝斯特3支高速俯冲的机队，“飞龙”号显然已无力应付。沙姆韦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航母——也算为老东家“约克城”号报了仇。紧接着有3颗炸弹相继命中。“看，它烧起来了，那些畜生！”加拉赫对着话筒大喊道。后来美军飞行员说，他们都是以航母甲板上的“日之丸”作为瞄准目标的。

“飞龙”号的飞行甲板被炸得向上翻起，无法控制的大火吞噬了整个机库，也毁掉了山本挽回败局的一切希望。大火阻断了舰桥通往舰首的通道，前部机库中的19架零战全被烧毁，附近人员无一幸存。一颗炸弹炸毁了前部升降机，电梯同时被炸成碎片。在船尾的空中控制站，川口益被爆炸激起的气浪直接抛到甲板上。他身边的有村嘉一左半边身子严重受伤，下颌破裂，肺部扎伤，左腿骨折，软软地倒在了飞机控制塔下。但川口竟然并未受伤，当另一颗炸弹落下来时，他已经逃离了飞行甲板。

“飞龙”号依然疯了似的以30节高速航行。此时加来进退两难，只要美军轰炸机还在空中，为躲避攻击他就只能让航母高速前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大火迅速向全舰蔓延，消防作业变得越发困难。记者牧岛的担心最终战胜了理智，他睁开眼，看到前方的“飞龙”号从头到尾全是大火，依然“像头发狂的牛一样拼命奔跑”。

“飞龙”号第四波攻击原定由桥本指挥，此时他正躺在待命室的长椅上睡觉。第一次爆炸把他从长椅上震落下来，刹那间他就被浓烟包围。过道上挤满了底舱里爬上来的人。又一声爆炸把航母震得剧烈颤动，所有灯都熄灭了。几乎窒息的桥本朝一个有亮光的地方跑去，

那原来是一个被炸出的洞，洞外的一切都在燃烧。幸亏桥本戴着手套，才冒死从洞里爬了出来。但他没戴帽子，溅在头上的火星把头发都点着了。旁边有人递给他一个防毒面具，尽管它烧得只剩一半且全是灰尘，桥本还是十分感激地接过来扣在脸上。

看到“飞龙”号已无可挽救，美军最后几架飞机转而攻击“榛名”号。舰长高间轻松躲过了所有攻击，只是两舷各挨了1颗“超近失弹”。

正待加拉赫率队撤离时，“大黄蜂”号轰炸机群适时赶到，此时是17时12分。熊熊燃烧的“飞龙”号显然已无攻击价值，斯特宾斯率队向2艘重巡洋舰发起了攻击。“利根”号舰首、舰尾附近都落下了炸弹，最近的距舰仅50米。“筑摩”号避开了落在舰首左舷外侧100米处的炸弹。

17时52分，“筑摩”号再次发现了2支来袭美军机群。从硕大的体形可以看出，那无疑是美国陆军的空中堡垒。中途岛同样收到了亚当斯发出的接敌电报，拉姆齐和赛马德立即命令斯威尼率6架B-17前往攻击。恰好乔治·布莱基少校率6架空中堡垒从夏威夷前来增援，拉姆齐命令他们先不降落，直接前往攻击日军第四艘航空母舰。

在日军的阵阵叫骂声中，美陆军飞行员把炸弹全部丢在了大海里，炸死了不少鱼鳖虾蟹。几架飞机对“飞龙”号扫射导致几名水兵伤亡。返航之后他们宣称，“命中1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或重巡洋舰”。

撤退的B-17遭到了零战的追击。此时日军飞行员已濒临崩溃，“飞龙”号再也无法接纳他们了，他们只能迫降海上等待驱逐舰的救援。被烈火和浓烟围绕的“飞龙”号依然在高速向西北航行。

在不被人注意的一处海面，幸运的盖伊栖伏在那块坐垫上，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夜幕降临时，日军舰队绝望地向北驶去。他总算可以充起橡皮筏了。被“卡塔琳娜”救起的盖伊乘“文森斯”号回到珍珠港，得到了尼米兹的亲自接见。他向司令官讲述了战友们的悲壮牺牲，确认了3艘日军航母被击沉的事实。1942年8月31日，美国《生活》杂志对盖伊的经历做了专题报道，他因此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康复后的盖伊重返前线，参加了更为血腥的瓜岛战役，随后成为飞行教官，战争结束后以中校军衔退役，成为一名民航飞行员。英俊潇洒且口才极佳的盖伊，经常受邀向公众讲述自己在中途岛的亲身经历，并撰写了回忆录《唯一的幸存者》。1975年，盖伊充当了电影《中途岛战役》的特别顾问，在1992年4月11日出席了“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退役典礼。1994年10月21日，盖伊因心脏病在佐治亚州去世，骨灰被撒在沃尔德伦等29位同伴英勇捐躯的那一片海域。

在珍珠港，尼米兹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了跌宕起伏的6月4日，这一天后来被称作太平洋战争最重要的一天。战斗打响之后，这位战役总设计师反倒没事儿可做了。事实证明，远隔重洋关注一场事关国家命运和个人荣辱的海空大战是异常折磨神经的。10时刚过，通信中心听到“企业”号电台在频繁呼叫“进攻”！有人听出那是勃朗宁的声音，表明美军已经发现敌舰并得到了进攻命令，之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

参谋们认为，此时没有消息可能正是好消息，至少不能说是坏消息。大约11时，H站截获了一份直接用日文发出的电报片断，“报告敌军航母位置”。电报显然是发给1架侦察机的，意味着至少有1艘日军航母已做好了反击准备。15分钟后，罗彻福特再次截获到一份收件人不详的密码长电。电台呼号是南云的，但发报的已不是“赤城”号那位手法极重的报务员了。罗彻福特的一位属下从指法判断出，发报的是“长良”号的报务主任，说明此时南云可能已转移到轻巡洋舰上。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南云不可能忙里偷闲登上1艘巡洋舰视察。这就透露出两个消息：一是“赤城”号可能遭遇不测，不能再作为旗舰使用；二是其他航母很可能也出了类似问题，南云临时选择1艘轻巡洋舰作为新旗舰。这对焦虑万分的尼米兹无疑是个好消息。

但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弗莱彻来电说“约克城”号遭遇攻击，暂时失去战斗能力。此后一个大喜讯让刚在司令部升起的阴霾一扫而空。斯普鲁恩斯来电称，他们的飞机不仅找到了全部4艘日军航母还痛击了它们。随后到来的是“约克城”号第二次遭袭的坏消息。显而易见，敌人尚有一条完好无损的飞行甲板。接踵而至的又一条信息及时扭转了局面，1架侦察机准确定位了2次袭击“约克城”号的罪魁祸首，斯普鲁恩斯有望在天黑之前摧毁它。紧接着1架“卡塔琳娜”发来了大快人心的消息，西奥多·楚森少尉的电报称“日军3艘航母正在燃烧”。后来又有消息说，“鸚鵡螺”号的鱼雷击中了1艘先前受伤的敌军航母，这不禁让潜艇兵出身的尼米兹心花怒放。

但楚森电报的最后一句话让尼米兹再次担心起来，“发现了本应在上午攻击后就无法升空的零战”。18时47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提醒各部：“战场上可能仍存在未遭打击的敌军航母。”尼米兹在19时07分致电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截至18时29分，日本人“据信正在引导飞机”，说明敌军空中力量尚未被完全摧毁。实际上，楚森最后一句话是错误的，他只遭到了1架零战的攻击，并已目睹其在海上迫降。

斯普鲁恩斯没有继续提供关于第四艘航母的消息。持续积累的巨大压力加上情报的缺乏，让一贯镇定自若的尼米兹略显失态。莱顿回忆说，“他不断向柯茨索要最新报告，我从未见他如此狂躁过”。对司令官的质问，柯茨坦承“不知道”，表示也不想发出催问电报。尼米兹同意他的做法。此刻，他必须让两人集中精力用于作战，而不是分心向自己汇报。

22时，珍珠港终于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电报，“从17时到18时，‘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轰炸了一支包括1艘航母、2艘战列舰，至少2艘重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的日军舰队，导致那艘航母燃烧，还有1艘战列舰也被点着，敌军以15节速度西撤，在该方向更远处还有3艘起火的军舰，据信是先前被我军攻击过的敌人航母”。斯普鲁恩斯同时请求，由中途岛的“卡塔琳娜”继续及时提供第二天的敌情。

尼米兹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微笑，看来战局已被决定性扭转，敌军4艘航母可以肯定已无法挽救。只要斯普鲁恩斯不犯下大错，美国人就胜券在握。他相信一向谨慎的斯普鲁恩斯是不会犯大错的。尼米兹在1时45分欣然回电：“第二次攻击简直棒极了！”

午夜时分，尼米兹仔细回味了当天的战况，不失本色地做出了鼓舞人心的表态。他授权特雷梅尔以自己的名义向参战部队发出了祝捷电报——同时抄送金和埃蒙斯：“你们这些参加中途岛之战的战士已经为我国历史写下了辉煌一页。与你们共事令我骄傲。我估计再全力奋战一天，你们就能彻底击败敌人。”

5日零时过后不久，尼米兹再次发出了通报：“目前战报尚不完整，但敌人如能集结起足够的飞机，将会继续与我剩余的2艘航母进行作战，以求实现对中途岛的登陆。”之后他特意加了一句——这话显然说给金听的——“我军将实施适当形式的夜袭”。在电报最后，尼米兹指出，“萨拉托加”号将于6月6日抵达珍珠港，“将在加油后立即出战”。

由于是从西海岸起航，“萨拉托加”号携带的飞机多达107架——战斗机47架、俯冲轰炸机45架、鱼雷机15架，其中包括10架最新型的“复仇者”。上述飞机分属7个完整或不完整的中队。事实上，从4日10时28分起，日军已输掉了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

“向天皇陛下谢罪的只有我山本一人”

4日10时50分，通信参谋田雄四郎旋风一般冲进了“大和”号作战室，发布了一条令人震耳欲聋的消息：“‘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遭敌陆基飞机和舰载机攻击后起火，拟以‘飞龙’号迎战敌航空母舰。”电报是阿部弘毅从“利根”号上发过来的。在此后的3天里，焦头烂额的宇垣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记他的《战藻录》了。6月7日，他在续写的日记里如此形容当时的情形，“这份令人伤心的报告，使作战指挥室里顿时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突如其来的噩耗如晴天霹雳，震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山本看上去还算冷静，他那因胃部疼痛稍显苍白的脸只是微微战栗了一下。原来的乐观气氛一扫而空，作战室里空气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开战以来，南云机动部队一路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对此次由南云担任开路先锋、山本亲自坐镇中军的中途岛之战，没人对最终结果有过一丝怀疑。尽管有着如此自负，但包括山本在内的所有人都清楚，想取得前辈东乡对马海战那样的战绩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主场作战的美国人绝非当年劳师远征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那样的软柿子。大家不敢奢望胜利之后所有舰船都完好无损，损失1艘航母当属正常，损失2艘虽说是严重的挫折，但勉强可以接受。现在一下子就损失3艘，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此时，山本在广阔战线上多路推进的战略立即暴露出致命缺陷。他的几支部队相距太远，短时间内无法聚拢形成拳头。此时主力舰队位于南云西北550公里，近藤在南云西南650公里。尽管2支部队有相当可观的水面战力，但各只有1艘轻型航母，用于自保尚嫌不足，更不用说与美军重型航母对抗了。目前只有角田第二机动部队的“龙骧”号和“隼鹰”号可以提供有效空中支援，它们拥有的舰载机超过了60架。角田远在3000公里外的荷兰港附近，即使接到命令立即南下驰

援，最少要3天才能赶到核心战场。在此期间，山本只能指望众多水面舰艇能有机会靠近美军航母实施贴身肉搏，靠大口径舰炮和鱼雷攻击对方。

虽然前景暗淡，但眼下就认输为时尚早。日军还拥有“飞龙”号，指挥它的又是有勇有谋、敢打敢拼的山口，当前线传来山口已派出攻击机群的消息时，大家都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心中默默为山口和“飞龙”号这根救命稻草祈祷。

众参谋中最激动的当属为中途岛之战呕心沥血的黑岛。完全失去理智的首席参谋目眦欲裂，时而痛哭流涕，时而以双手猛击桌子，举止癫狂。黑岛提出，调角田第二机动部队迅速南下，为遭受重大损失的第一机动部队输入新鲜血液。撤销部署于夏威夷和中途岛之间的潜艇警戒线，所有潜艇快速转向西北奔赴作战区域，同时用战列舰将几艘受伤航母全部拖回去——原来让这些“主力舰”跑大老远就为了干这种事！

但这毕竟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在随后一小时里，山本和参谋们逐渐从之前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争取到的中途岛作战，山本当然不肯以如此局面草草收场。目前最大问题是南云的飞行甲板严重不足，如果角田能够把“龙骧”号和“隼鹰”号迅速向南开进战场，挽回不利局面尚有可能。在召集角田部队的同时，必须尽快组织起尽可能多的水面战斗力量。12时20分，山本向包括阿留申作战各部队下达了联合舰队第155号作战命令：

一、12时整，主力舰队位于北纬35度08分、西经171度05分，航向120度，航速20节。

二、补给船队暂时脱离主力舰队，山本将亲率主力舰队快速驰援南云。

三、田中登陆船队暂向西北方向避让，近藤部队以最快速度与南云会合。

四、第二机动部队迅速南下，前往增援第一机动部队。

五、第三和第五潜艇战队迅速前出至西经168度、北纬26度~36度间展开。

随后不久，山本又命令田中船队不要跑得太远，在中途岛以西920公里处待机。一旦战局出现有利变化，则立即掉头东进攻占中途岛。

南云于13时接到了命令，他对美军的情况始终处于懵懂状态。从下午到晚上，各侦察机的报告如雪片一般飞来，很多自相矛盾且漏洞百出。但有2份报告对南云对局势的判断起到了关键作用，分别是“筑摩”号岳琦的报告以及“岚”号审问美军飞行员的供词，后者于13时30分通过第四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有贺幸作同时发给了山本、南云、近藤和小松。美国人的确有3艘航母，这一消息让南云试图在昼间利用水面舰艇翻盘的希望彻底破灭。如此规模的航空兵力，足以在日军舰艇接近至炮击距离前将其彻底粉碎。但从上述情报可以看出，美军舰队中没有战列舰，护航舰队全是轻型舰艇，这对南云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大和”号上，山本的精英参谋仍在竭尽全力试图挽回败局。除美军航母，下一步登陆作战还必须面临中途岛陆基航空力量的威胁。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可以用舰炮来解决。如果近藤能够派出重型舰只于当晚炮轰中途岛，那5日早上，他们就只需集中力量对付美军航空母舰。13时10分，山本再次下达了第156号作战命令：

一、集中所有兵力，消灭敌军舰队。

二、近藤部队抽调部分力量炮击中途岛，摧毁敌军航空基地。

三、暂缓占领中途岛及基斯卡岛。

黑岛建议，对美军实施夜间攻击以弥补损失。日本海军以擅长夜战著称，此时双方距离也使5日晚上的夜战成为可能，前提是美国人西进或停在原地不跑。如果山口和“飞龙”号能创造奇迹极大削弱美军航空兵力，战局也许尚能维持。在向各部发出作战命令的同时，主力舰队开足马力冲破重重浓雾向战场驶去。

接令之后，近藤将夜间炮击中途岛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栗田健男的近距离支援部队。既然登陆船队暂时退却，田中也就不再需要栗田的“近距离支援”了。近藤还想把战列舰“金刚”号和“比叻”号同时配属给栗田，但这2艘舰距中途岛尚远，5日日出之前不可能赶到中途岛。思忖再三的近藤只好作罢。

接到近藤命令的栗田于15时率第六巡洋舰战队“熊野”号、“铃谷”号、“三隈”号、“最上”号及第八驱逐舰分队“朝潮”号、“荒潮”号全速向中途岛发起冲刺。即使这几艘巡洋舰的航速为日本海军之冠，但在5日黎明之前赶到中途岛依然希望不大。况且在实施炮击之后，栗田还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撤出战斗。毫无空中保护的舰队势必遭到中途岛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载机的双重追杀。但是军令如山，作战命令必须执行，栗田只好怀着悲壮的心情向东急驶。按说驱逐舰速度已够快了，但依然赶不上那4艘以35节高速行驶的巡洋舰。到23时，它们已完全消失在巡洋舰的视野之中。栗田下令各舰做好最坏打算，一旦炮击失败，就组织水兵敢死队上岸实施爆破。

“大和”号作战室里群情激愤，只有宇垣尚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他对这项希望渺茫且充满危机的冒险行动忧心忡忡。但既然山本已下达命令，宇垣作为参谋长也不好再说什么。最后这项行动还是被取消了，可决策明显慢了不止半拍，最终酿成了“三隈”号的惨剧。

噩耗很快接踵而至。17时30分，山本和近藤同时收到了南云发来的电报：“‘飞龙’号中弹起火。”步南云后尘，被寄予厚望的山口也在美国人面前铩羽而归，作战室内举座皆惊。“犹如当头一棒，”宇垣对此悲痛地说，“在这仅存的一艘航母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它单枪匹马、英勇奋战，重创2艘敌军航母，最后不幸罹难，我的天哪！”宇垣与山口是“海兵”的同班同学，私人关系非同一般，都对南云缺乏好感。山口经常向宇垣发牢骚，认为南云和草鹿缺乏魄力。作为上级，宇垣对这种行为非但不加制止，反倒怂恿山口越过南云直接向上级汇报。现在连自己最信得过的山口也遭遇败绩，怎能不让宇垣痛彻心扉？

在主战场发生诸多戏剧性事件的同时，北边阿留申前线也没有闲着。4日下午，角田派出11架俯冲轰炸机、6架鱼雷机和15架战斗机再次空袭荷兰港。飞行员在目标上空遇上了晴朗天气，空袭炸毁了美国人4只油罐、“西北”号营房船、正在修建的一个机库以及医院一角。在飞往会合点途中，“隼鹰”号机群在奥特角机场上空与美军8架P-40战斗机狭路相逢。在随后爆发的空战中，日军损失战斗机1架、轰炸机2架，另有2架轰炸机因伤势过重在上海坠毁。

美国人并非只守不攻。就在角田派出战机空袭荷兰港的同时，他们的行踪同样被美军1架“卡塔琳娜”发现。西奥博尔德立即派出陆军B-26和B-17前往攻击第二机动部队，不但未获任何战果，反而损失两种飞机各一架。看来美国陆军轰炸机想在攻舰方面有所作为还需假以时日。

4日下午，细萱从“大和”号上收到的电报时断时续。参谋长中泽佑判断南方战场可能出了问题，“综合得到的信息，得到的印象是第一机动部队可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重创，不禁为此感到万分担忧”。

空袭荷兰港的机群刚刚出发，角田就接到“大和”号发来的命令，“第二机动部队迅速南下与南云会合”。随后又有新命令传来，对中途岛和基斯卡岛的登陆延期实施。于是角田在回收攻击机群后掉头南下，前往与南云第一机动部队会合。

4日18时对美军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们开始从寻求胜利转向扩大战果。弗莱彻的首要问题是妥善处理已被打成半身不遂的“约克城”号。在留下“休斯”号暂时看护“约克城”号之后，弗莱彻率剩余舰只逐渐向斯普鲁恩斯靠拢。留在原地很可能与日军发生水面夜战，6艘驱逐舰上挤满了航母幸存人员，水面战斗对美军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虽然之前并未就此沟通过，但在不与日军进行水面夜间战斗这点上，斯普鲁恩斯和弗莱彻可谓不谋而合。对日军无线电情报的分析提供了以下明显迹象：一支庞大的舰队正从西北方向快速驶来，西南方向也出现了不断逼近的另一支舰队，曾经袭击荷兰港的那支日军航母舰队可能也正从北方挤压过来。中途岛以西海域刹那间剑拔弩张、风声鹤唳。

如果舰队继续西进，斯普鲁恩斯判断自己很可能与日军占绝对优势的水面舰艇迎头相遇。即使雷达使他拥有夜间更明亮的眼睛，但他不敢断定自己能在日本人擅长的夜战中占得上风，夜间追逐南云已遭重大打击的舰队可能使他和弗莱彻白天赢得的胜利前功尽弃。之前的交战已使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自己，但美军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此时尚能作战的飞机包括65架俯冲轰炸机、54架战斗机和区区3架鱼雷机。“约克城”号毫无战力且已成为累赘。美国人缺乏足够的护航驱逐舰，它们的油料已处于警戒状态。根据战前情报，日军舰队中有数量可观的战列舰——事实上没算上山本主力舰队，南云和近藤会合后将拥有4艘快速战列舰，各配有8门356毫米主炮。美国人没有战列舰，其重巡洋舰最大主炮口径只有203毫米。

作为大舰巨炮派的忠实拥趸，斯普鲁恩斯当然明白用巡洋舰和战列舰对抗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现在他依然有2艘航母，对手很可能已经没有了。如果自己端着冲锋枪去和手持匕首的敌人近身肉搏，那才真正是脑子进水。航母的攻击力来自舰载机，它们在夜间无法起降，黑夜中的航母由攻击利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累赘。与舰体低矮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相比，“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就像水面上矗立的两座摩天大楼，它们缺乏重型装甲和大口径火炮，如果进入对方战列舰的火炮射程，则会被敌人毫不费力地摧毁。

斯普鲁恩斯无法判定，白天击沉或重创的是不是敌人全部4艘航母。战前情报显示日军在战场可能存在第5艘航母。况且斯威尼的空中堡垒在攻击“飞龙”号返航时，曾被来历不明的零战追击。这些战斗机可能来自那艘燃烧的航母，也可能敌军另1艘航母已抵达战场。日本人绝不会就此罢休，中途岛依然面临着严重威胁。为应对第二天可能出现的意外，保存现有战力十分必要。斯普鲁恩斯始终牢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卫中途岛，同时尽可能减少舰船特别是航母的损失，“遵循不轻易冒险的原则”是临行前尼米兹再三叮嘱过的。重创敌军4艘航母，而自己仅1艘受损，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欣然接受，现在为了日军残余部队拿宝贵的航母再去冒险显然不明智。

“我认为冒险同可能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水面夜战完全是不可取的，”这是斯普鲁恩斯思忖再三得出的结论，“另外，我不想在第二天上午距中途岛太远。”他希望第二天晨曦初现时到达中途岛东北320公里处，“这样进可追击溃逃的敌人，退可确保中途岛无虞。”于是19时15分，斯普鲁恩斯下令完成飞机收容作业的舰队掉头东行，直至午夜，速度是中性的15节，之后向北航行1小时，黎明前再转回西行。这样，他的舰队就可以与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一决定尽管之后遭受了诸多非议，但无疑可以继续保持当前的优势，明智地保证了中途岛战役美军的绝对胜利。

做好上述安排，斯普鲁恩斯回到住舱安然入睡。数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说：“我身边的战友都很优秀，他们明白自己的职责并能完美地执行。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睡一觉呢？”他深知第二天的行动依然危险，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去冷静面对。事实正如斯普鲁恩斯所料。如继续西进，他们将与南云和近藤会合后的日军迎头相遇，一场以舰炮和鱼雷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水面夜战将不可避免，这正是日本人迫切希望的。斯普鲁恩斯退避三舍的做法让日军挽回败局的希望彻底落空。

从登上“长良”号那一刻起，鱼雷战专家南云就一直积极做着进行水面对决的各种努力。即使目睹了“飞龙”号的覆灭，南云打夜战的期望仍丝毫未减，他甚至准备抽调救助受伤航母的驱逐舰参与夜战的侦察和攻击。但随后“筑摩”号2号机发回了一条令人沮丧的消息：“敌军东撤，航向70度，航速20节。”这说明之前打得顺风顺水的美国人并未乘胜追击，而是诡异地掉头返航了。不管敌人意图何在，南云精心策划的夜战计划很可能因此泡汤。首席参谋大石保建议，派出“长良”号唯一一架夜视侦察机继续搜寻美军舰队行踪。区区一架侦察机在暗夜里捕捉茫茫大海上的一支舰队——美军实施灯火管制是毫无疑问的——成功概率和朝黑暗中开枪毫无二致。但求战心切的南云毅然下达了侦察机出击的命令，他对于诱敌夜战已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

草鹿后来将机动部队的行动形象地形容为“追踪天边的彩虹”，“坦率地讲，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但为了帝国海军的荣誉，我们绝不能轻易后退，只有一往无前。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只是盲目地乱跑一气，一厢情愿地想打一场夜战”。

正快速驰援的近藤同样进行着夜战的积极准备，他于17时50分电令所部：

一、利用月色，以密集战斗队形与敌作战。

二、第五巡洋舰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第四驱逐舰战队可相机单独行动。

三、攻敌鱼雷深度定为4米。

很快，“筑摩”号二号机又来添乱。18时30分，“筑摩”号向南云发来灯光信号说：“我二号机于14时13分发现敌航母4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15艘，在燃烧倾斜的那艘敌航母以东30海里，敌部队正向西运动。我机发现它们后不久遭敌舰载机追击，后失去目标。”

18时36分，山本和宇垣收到了那份“敌军东撤”的电报。在海图上简单测算之后，宇垣发现撤退中的美军舰队距近藤仅185公里。于是19时15分，他以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了第158号作战命令：

一、敌舰队实际已被击溃，正向东退却。

二、附近所属各部立即全速追歼残敌，同时占领中途岛。

三、南云部队、近藤部队（缺栗田部）及潜艇部队应立即接敌并攻击之。

20时30分，山本再次补发电令：“炮击摧毁中途岛航空基地的任务23时前由‘伊-168’号潜艇承担，23时后由第七巡洋舰战队承担。”

接到电令的南云认为，司令部发出上述命令源于对敌情的错误估计。之前“筑摩”号二号机提供的信息表明，美军航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自己的大部分驱逐舰正守护在几艘受伤航母身边，无法抽身。南云据此判断，如果贸然在夜间向美军靠近，一旦夜战无法进行，第二天白昼来临时，自己只能像蹲在海上的鸭子那样任人宰割了。意识到这种危险的南云最终决定放弃夜战，选择暂时撤退以图来日再战的

明智方针，同时尽力挽救尚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的“飞龙”号。南云将上述意图电告山本，“敌军总兵力为航母5艘、巡洋舰6艘及驱逐舰15艘，向西航行。我们正保护‘飞龙’号以18节航速向西北撤退”。

南云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山本。宇垣认为，第一机动部队司令官已被眼前的失败吓昏了头，如此公开违抗命令说明他“根本不想进行夜间战斗”。宇垣清楚美军在太平洋上怎样也凑不出5艘航母，他估计最多只有2艘。当前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是由最高司令部立即发出严厉斥责命令”。山本当即发出电令，除“赤城”号和“飞龙”号及护卫舰只，第一机动部队其余兵力统统交由近藤指挥。半年以来风光无限的南云被战场免职。

此时近藤正从西南疾驰而来，他身边有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7艘，还有轻型航母“瑞凤”号。在近藤南面，田中已抛下登陆船队率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匆忙北上与他会合。栗田炮击分队正星夜兼程冲向中途岛。近藤还指望南云的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能与自己合兵一处，为晚上可能发生的夜战助阵。接到山本电令的近藤，立即致电各部：在中途岛西北325公里处会合，“积极东进寻敌，自午夜起发起攻击”。

此时在上午发生激战的海域，日军3艘主力航母已到了弥留之际。中弹仅几分钟，“苍龙”号主机已经停车，舵轮系统无法操纵导致动力全失，消防管路悉数被炸毁。10时40分，“苍龙”号已侧倾在海水之中，舰首到舰尾一片火海，白色浓烟从舰体左舷喷涌而出，机库完全被大火包围。漂亮神气的“苍龙”号短短半小时内变成了一座可怕的焚尸炉。

舰长柳本很快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苍龙”号已无可救药。10时45分，绝望的柳本下达了“弃舰”命令，同时扯着嗓子大喊：“所有人全撤下去，一个都不许留下！”舰桥下方那条狭窄的通道挤

满了人，他们甚至不得不将手臂高高举过头顶以节约空间，但仍有许多人为躲避机库中到处肆虐的大火不断挤进来，有些人只好站在别人肩上。更多的人直接跳入海中。加上那些先前被爆炸掀进大海的人员，一时间，“苍龙”号周围的海面上人头攒动，“滨风”号和“矶风”号立即靠前奋力打捞幸存者。

之前被爆炸气浪掀入大海的金尾仍死死抓着那根救命绳子，悬在半空进退不得。看到长官如此窘迫，他的一名下属奋力游了过来，帮他将绳子系在腰间。这样虽然可以保证金尾不被淹死，但他的行动因此完全受制于船体。航母仍在剧烈晃动，绳子不断将他从海里拉出来然后猛烈撞向船体，金尾只好借助伤腿来缓冲撞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金尾突然发现舰桥上有人通过窗户朝外张望。他认出那是舰长柳本。在他下一刻再向上望时，那张通红的脸已经不见了。很多幸存者都看到，瘦小的柳本站在舰桥右舷边上向海里的人大声劝诫。在日本海军中，再没人像柳本那样深得水兵喜爱了。他集合舰员训话时，水兵总会提早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赶到现场，以便站在前排能听得更清楚一些——老酒开会总想坐在后排角落或门口，以便散会时跑得更快或随时溜号——柳本在官兵中的威信由此可见一斑。不久，这位颇受官兵爱戴的舰长消失在“苍龙”号的熊熊烈火之中。

金尾禁不住为柳本，也为自己的命运悲伤。突然一名船员将绳子系在护栏上迅速爬了过来，他一把抓住金尾，随后两人被一起拉回甲板上。上边有四五十人。几名船员打开了一只箱子，里边装的是桃子罐头。一名水手用刀子打开一瓶递给金尾，“长官，请慢用”。看到金尾仍在犹豫，水手就告诉他罐头有很多，足够所有人吃。饥饿的金尾把罐头喝得连汤都一滴不剩，感觉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东西。

16时55分，南云命令“滨风”号舰长折田常雄，“与‘矶风’号一起为‘苍龙’号护航，同时向西北撤退”。但5分钟后，向第四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有贺请示的变成了“矶风”号舰长丰岛俊一：“‘苍龙’号已完全失去航行能力，怎么办？”半小时后，有贺命令丰岛“在‘苍龙’号附近待命”，同时询问：“如果火势得以控制，它是否还能航行？”一小时内毫无回音。有贺再次发报给“滨风”号及“加贺”号的护航驱逐舰“舞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有无沉没的危险，请回答。”2分钟后，丰岛对第一个问题勉强做出了答复：“靠自身动力航行毫无希望，幸存者均已转至我舰。”

数百名幸存者被救上了“矶风”号。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小小驱逐舰随时有倾覆的危险。丰岛只好下令所有人不得随意走动。他的命令明显多余，那些救上来的人，要么筋疲力尽，要么身负重伤，让他们动也动不了。舰上一片凄惨的号哭和呻吟声。不断有人因伤重死去，尸体一具接一具被抬进一个单独的舱室。

18时30分，“筑摩”号发给南云的灯光信号显示那些“该死的美国人”很快要杀过来了。有贺只好给“赤城”号和“苍龙”号的护航驱逐舰发出电报：“各舰要保护自己分管的航母，防止敌军潜艇及特混舰队的袭击。如敌特混舰队攻上来，就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消灭之。”发令时连有贺自己都觉得好笑，让区区2艘驱逐舰与美军庞大的特混舰队交战并消灭之，这不是开玩笑吗？应该是被消灭才更现实吧！况且那2艘舰上装满了幸存者，舰体吃水已到舷边上缘，想跑都不一定跑得了。

在“苍龙”号甲板上，金尾看到一艘军舰正快速靠近。忽然他想到航母前端的防空火炮还能使用，如果来的是敌舰，他们就可以死战到底。他下令所有人进入炮位。但那艘舰上的日本海军军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那是“滨风”号。所有人都挥舞手臂或帽子向驱逐舰欢呼。舰上向他们发出了离舰信号，并示意美军正在接近。金尾带领

部下高呼了三声“‘苍龙’号万岁”，之后开始将伤员抬到驱逐舰派出的救生艇上。随后所有活着的人都安全离开。他们身后的“苍龙”号依然浓烟滚滚。

当落日将余晖毫无保留地洒向浩瀚无际的太平洋时，“苍龙”号迎来了它的最后时刻。1架美军“卡塔琳娜”就在炮火射程之外的半空中幸灾乐祸地盘旋，远远跟踪这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大约19时，“苍龙”号的火势略有减弱，飞行长楠木几登立即组织人员试图登舰做最后努力。楠木等人尚未动身，“飞龙”号上再次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爆炸。有人本能地发出了呼喊：“‘苍龙’号万岁！”听到这一喊声的人也都呼应着叫喊起来。19时13分，“苍龙”号舰首以怪异的方式向上翘起，船尾开始徐徐下沉。海水扑灭舰上的火焰，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滋滋声。5分钟后，水下再次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爆炸。随后海面渐渐恢复宁静，夕阳将空旷的海面映得血红。

“苍龙”号的沉没位置是北纬30度38分、西经179度13分，随它沉没的有1103名船员中的711人，包括爬上舰桥的柳本。事实上，当美军最后1架“无畏式”投弹结束后，已有1/3舰员阵亡。“苍龙”号是日军损失的4艘航母中死亡率最高的。

19时10分前后，最后9架零战燃油耗尽在海上迫降。驱逐舰迅速上前将飞行员救起。统算起来，“飞龙”号战斗机飞行员全部战死，幸存者全部来自“苍龙”号和“加贺”号。以海军航空兵称霸海上的第一机动部队现在完全没有空中保护了。

所幸夜幕即将降临，美军飞机暂时不会来找麻烦了。“夕云”号上，一名日军水兵的话代表了此时大部分人的复杂心情：“舰队的命运取决于时间。我们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但明天的命运只能听从神的安排了。”

与“苍龙”号相比，被命中4弹的“加贺”号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刚开始速度还有可怜的2~3节，但12时50分到13时之间，这艘完全失去动力的航母就停在水面上一动不动了，同时预示着损控的所有希望已经破灭。13时25分，天皇御像紧贴着1名大尉的胸脯被转移到了“萩风”号上。

在数千米之外的海面上，阴魂不散的“鸚鵡螺”号再次升起了潜望镜。布罗克曼少校跟踪这艘航母已近3个小时，他认为它应该是“苍龙”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舰岛都位于右侧。在少校眼中，虽然这艘受损航母的顶部明显已被摧毁，但它看似“仍平稳地待在海面上，舰体似乎没有受损，大火好像也控制住了，还能看见前甲板上有很多人在忙碌”。航母两侧3000米处各有1艘“巡洋舰”负责警戒——其实那是驱逐舰“萩风”号和“舞风”号。布罗克曼决定将这艘受伤的航母击沉，免得日本人拖回去修复。13时59分，他从航母尾部、2500米外以125度角向静止的“加贺”号射出了4条鱼雷。美军MK14型鱼雷有“哑弹之王”的“美誉”，这次果真不例外。第一条鱼雷并未射出，另两条严重跑偏，分别从舰首和舰尾一掠而过，剩下那条在水中划出一道雪白的航迹，直奔航母而去。

损控指挥官国贞义雄正组织人员抢险，不经意间看到了正不断逼近的鱼雷，那情景简直恐怖极了。偏偏“加贺”号毫无机动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挨炸。惊恐万状的国贞向周围的人发出狂呼，让大家尽快跳海逃命，同时他也纵身跳了下去。所有人都发疯似的游离“加贺”号，以免被即将到来的爆炸波及。那条鱼雷虽准确命中舰体中部，却断成两截，并未爆炸。鱼雷弹头迅速沉入水中，带着气仓的中央和尾部连在一起在水上晃荡，滑稽极了。附近水面挣扎的几名水兵见此情景，又惊又喜，立即游上去抓住了这只上天恩赐的“救生筏”，一人甚至翻身上去骑在上边。看见同伴把美军鱼雷当马骑，旁

边的落水者禁不住哈哈大笑，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这些人似乎觉得此时是不该笑的，但仍忍不住笑出声来。

布罗克曼认为自己发射的鱼雷全部命中了目标，因为航母“从舰首到中部都燃起了红色大火，许多人正从上边跳下”。实际上，“加贺”号伤势不断加重并非“鸚鵡螺”号的功劳，它依然倔强地浮在水面上。

美军潜艇立即遭到日驱逐舰的攻击。14时10分，岩上次一指挥“萩风”号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布罗克曼迅速掉头下潜至60米处。14时22分，“萩风”号一口气投下了11颗深水炸弹。但炸弹下沉深度不够，爆炸位置大都位于潜艇上方，只有一些小碎片崩到潜艇里造成几处轻微的渗漏。岩上在14时31分再次发起攻击，这次炸弹离潜艇更远，毫无效果。见此情景，中杉清治指挥“舞风”号前来帮忙。接下来的2个小时，2艘驱逐舰投下的42颗深水炸弹让布罗克曼痛不欲生。但他最终仍侥幸逃脱。大家为一天的辛勤努力换来击沉1艘敌军航母的战绩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他们的不懈努力并未得到应有回报，但布罗克曼和兄弟们也真是尽力了。

跳入水中的国贞看到了不远处的通信官小田。小田腿部严重受伤，血流不止，一只手还高高举着一大摞电报纸。国贞被小田忠于职守的精神打动，劝小田把那些该死的电报扔掉，先保住命再说。有了长官的指示，小田才如释重负地把那些废纸丢弃在海里。两人找到一块浮木紧紧抓住，一直到16时才被“萩风”号救起。同时被救起的还有鱼雷机小队长吉野晴夫，他参与了凌晨的搜索行动。吉野在舰上邂逅了同在海军服役的一位亲戚。亲戚的出现让他颇为尴尬，因为日军战败了，而他仍然活着。耻辱让吉野拒绝接受亲戚拿来的干衣服，并再三叮嘱不要把自己的可耻行为告诉家人。

事实上，即使没有“鸚鵡螺”号的打诨插科，“加贺”号同样无可救药。尽管飞行长天谷率消防人员与不断蔓延的烈火搏斗，形势还是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库存弹药和鱼雷被接连诱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巨大的气浪把人和几十吨重的航母构件像火柴杆一样抛入大海。钢筋因长时间燃烧变得通红，在压力作用下逐渐崩碎。天谷决定将甲板下边的机械工救出来，但传令兵为大火所阻，无法下去。肯定有人擅自离岗，323名机械工只有213名死亡，其中包括机械长内海八郎。很多人要么在之前已经死了，要么在逃跑无望后被困在下边。大火烧进去，他们的最终命运可想而知。

因舰长、副舰长等高级军官均已死亡，做出弃舰决定的尴尬任务戏剧性地落在天谷头上。天谷觉得那些飞行员在舰上不但帮不上忙，反倒成了累赘。他同时觉得富有实战经验的航空兵是海军最宝贵的财富，于是下令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迅速离舰。他自己并没离开，作为舰上的最高指挥官，他必须对航母的命运负责。天谷想到了自杀，如果选择一死了之，自己对“加贺”号的责任会被一笔勾销，家人也会因此得到荣誉和优待。16时40分，天谷断然下达了“弃舰”命令。

很多人纵身跳入了大海，只有俯冲轰炸机分队长小川正一例外。他在“加贺”号中弹时严重受伤，从这样高的地方跳下去必死无疑。小川微笑着催促天谷和其他人尽快离舰。天谷最终没有自杀，而是选择离开，最后他和小川拥抱告别，带着几名飞行员跳下海去。从海面上，他们回头，依然可以看见小川趴在栏杆上向大家挥手致意，呼喊给他们加油。所有人眼睁睁看着小川倒了下去，以后再也没人见到过他。

天谷看到了离他不远处的军需长松川健。松川显然已筋疲力尽，但现在所有人都自身难保，无法提供及时援助。松川对身边漂浮的人说“我不行了”，然后慢慢没入海中。最后他的一只手在空中抓了几把，完全从海面上消失。

17时15分，“萩风”号电告有贺：“天皇御像已安全移至我舰，因水兵们接到了弃舰命令，我舰已将他们全部收容。”报告显然很不准确，舰上有800余人或已死亡，或被烈火封在甲板下无法出来。17时50分，“舞风”号再次电告南云：“‘加贺’号已无法行动，幸存者均被接上我舰。”南云随即向“大和”号上的山本和宇垣做了报告。

18时，成功脱离险境的“鸚鵡螺”号再次升起了潜望镜。布罗克曼发现被他攻击过的那艘航母上浓烟滚滚，黑色烟柱高达300多米。19时整，三屋看见“加贺”号上连续发生了2次爆炸，巨大的舰体似乎要跃出水面，接着开始慢慢下沉，但舰体始终保持平稳。“舞风”号舰长中杉清治回忆说，“看到如此巨大的战舰沉没是一种可怕的场景，但它是为战而死，高贵地逝去”。19时25分，海水淹没了前端飞行甲板，“加贺”号带着800名水兵沉入北纬30度20分、西经179度17分，深5000米的冰冷海底，海面上只留下无数泡沫和漂浮的残骸。驱逐舰上的天谷哽咽着低下了头，为自己未能自杀殉舰而羞愧：“我原本应当和它一起死去的。”

1999年9月，美国海军海洋测量局和一家水下勘探公司联合宣布，在中途岛外海发现了“加贺”号的部分残骸，包括两座防空炮台及部分飞行甲板等，但航母的主舰体至今仍未发现。

在中弹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飞龙”号显然还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21时，“卷云”号舰长藤田勇报告南云：“‘飞龙’号航速仍达28节。”但因舰桥难以立足无法驾驶，“飞龙”号最终在21时23分停了下来。“风云”号、“卷云”号和“谷风”号冒着巨大危险靠上前去，用水管向航母泼水灭火。21时30分，“夕云”号驶向“筑摩”号，让后者传来更长的水管。机库积水导致“飞龙”号左倾超过15度，连“卷云”号的桅杆都被撞断。伤员开始向驱逐舰转移，飞行员加藤觉在早上攻岛时腿部受伤，实在找不到合适地方，军医在一个洗澡间为他进行了截肢手术。

到午夜时分，“飞龙”号已没有任何希望了。虽然火势一度得到控制，但23时58分，航母上再次发生了一次剧烈诱爆，连舰桥外的悬吊弹盾都着了火。山口、加来和副舰长庚隆史、飞行长川口益及一众参谋只好撤离舰桥来到了飞行甲板上。

所有活着的人都聚到了未被大火占领的飞行甲板左后部，“飞龙”号已无可挽救。工程参谋久间武雄向首席参谋伊藤清六建议，无论如何也要把山口转移到安全之地，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伊藤并不赞同，“你就是将他硬拖下去，我敢肯定这位意志坚定的将军以后还会自杀。他已决心与航母共存亡，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正确的方式”。

尽管平时御下极严，但所有下属都愿与山口同生共死。大家一致推举伊藤将众人的心愿转告司令官。山口坚决反对：“诸位愿陪我一同为国捐躯的美意令我不胜感动，甚感欣慰。但你们年轻人必须离舰，这是我的命令。”加来提出自己作为舰长，已决意与舰同沉，恳求山口尽快离舰，山口笑着摇头拒绝。皎洁的月光照在残破的甲板上，两位指挥官就要跟部下诀别了。

5日2时30分，加来下令“弃舰”。20分钟后，两人向舰上约800名水兵发表了诀别讲话。先发言的加来鼓励所有将士今后继续为天皇战斗，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之中流砥柱。随后矮个子的山口站在了一个铁饼干盒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他讲话的大意是：身为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他对“飞龙”号和“苍龙”号的损失负全部责任。“我将与舰共存亡。现在我命令你们全体离舰，继续为天皇陛下的伟大事业效忠。”全体人员转向东京方向，由山口领头三呼“天皇万岁”。军乐队奏响了悲哀的军号，船员齐声唱起《君之代》，山口的将旗和“飞龙”号的战旗在歌声中徐徐落下。

仪式结束之后，伊藤根据久马的建议向山口索要一件纪念品。山口摘下黑色军帽递给了他，接着与加来一起同参谋作诀别之饮。大家喝的是从驱逐舰上送上来的一小桶水。山口转身告诉加来：“今晚月色如此皎洁，你我一同仰月沉水如何？”

“确实看起来非常明亮，”加来表示赞同，“这应该是第二十一天的月亮吧？”

军需官提醒加来，保险柜里还放着不少日元，请示如何处置。加来告诉他：“就放在那里吧，我们在穿过冥河时可能需要它们。”山口大笑着接过了话头：“说得对呀，我们需要用它们在阴间美美饱餐一顿！”

伊藤问司令官还有什么遗言，山口沉吟片刻后说：“是的，我还有两句话。请你转告南云将军，对今天发生的一切我没有任何抱歉之语。我只希望日本海军越来越强大，并且能报今日之仇。”山口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带给第十驱逐舰分队司令官阿部俊雄的，“用鱼雷击沉‘飞龙’号吧。”

5日3时15分，加来下令全体离舰。首先登上“卷云”号的是一位身强力壮的大尉，他的胸前紧紧贴着天皇御像。撤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一直到4时30分，伊藤和久马才最后离开。他们顺着挂在左舷的一根绳索攀缘而下，随后上了一只小艇。久马忍不住回头去看，依稀看到山口和加来站在那里向他们挥手。此刻，他彻底失去了冷静，眼泪哗啦啦流淌下来。从1940年12月起，久马就一直跟着山口，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最长。“长期以来我一直很崇拜他，我至今仍然认为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伟大的男人。”

作为山口的同学，一向自视甚高的宇垣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他的确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能体谅别人，为人忠厚，行动果断。他向上司很有力地提出的积极建议，对作战的胜利贡献很大。在这方

面他比其他司令官更为突出，由此赢得了一个高尚的地位。”当山口的死讯传到北方时，第二机动部队司令官角田为此痛苦不已，他同样对山口颂扬备至。角田坦诚地向奥宫吐露了心声：“山口将军要是能担任机动部队司令长官该有多好，我情愿在他的手下工作！”要知道，山口不但比角田小一岁，从“海兵”毕业也晚了一年。作为对手，美国人对山口同样评价颇高。在总结中途岛海战的战绩时，他们将日军损失山口这样有魄力的海军将领视为一项重大战果。

5日5时10分，太阳从海平面上徐徐升起，“卷云”号准备执行山口的最后命令。驱逐舰左舷的鱼雷进入了发射状态，甲板上的水兵紧紧抓住栏杆，默默抽泣，很多人甚至哭出了声。第一条鱼雷因发射太深未能命中，舰长藤田勇绕到右舷又发射了一条。剧烈的爆炸将航母舰首抬出了水面。断定航母铁定沉没的藤田掉头返航，那边阿部正召唤他呢。

如果要在日军中找一个类似美军格雷那样的人，这个人无疑正是藤田勇。就在“卷云”号转身离去之时，“飞龙”号甲板上忽然蹿出一大群人，向正在离去的驱逐舰挥舞手臂和帽子。因担心天亮之后遭到美军空袭，藤田勇相当冷酷地决定将那些新出现的活人留在那里，事实上他完全有时间派小艇将他们接走。

藤田勇的判断绝对有误，顽强的“飞龙”号依然停在海面上，迟迟不肯入水。7时30分，宇垣致电阿部：“‘飞龙’号是否已经沉没？希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及该舰具体位置。”南云闻讯，立即派“长良”号的一架水上飞机前往查明。飞机到达指定海域上空，看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日军千方百计欲保全的莫过于“赤城”号了，这艘第一航空舰队的旗舰可以说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象征。虽然仅中了1颗炸弹，但随后产生的一系列诱爆彻底毁掉了这艘航母。南云和草鹿离开后不久，11

时30分，青木就下令所有伤员和飞行员撤离。5分钟后，机库中的鱼雷和炸弹接连爆炸，导致火势更加猛烈。青木和参谋之前被大火逼出舰桥，已退到了飞行甲板前部，现在又不得不转移到前锚机甲板。

12时03分，“赤城”号突然向右转动，这一莫名其妙的转圈救了藤田与藏。浮在水面许久的藤田与藏发现一根巨大的烟柱逐渐接近，最后变成了一艘航母，他认出那是“赤城”号。当航母距他大约2公里时，藤田开始奋力朝它和护航驱逐舰游去。“野分”号的一挺机枪瞄准了他，藤田立即打手势示意是自己人。“野分”号副舰长青木广一和领航主任金井敏郎都是藤田“海兵”的同学，他们认出在水上挣扎的老熟人并将他拉上了驱逐舰。藤田换上金井拿来的干衣服后吃了点东西，严重的体力透支使他很快坐在甲板上睡着了。

13时38分，绝望的青木下令将天皇御像转移到“野分”号上。毫无疑问，它依然紧贴在某一位不知名军官的胸膛上。13时45分，青木向山本和南云报告“赤城”号火势依然很猛。15时45分，机库里再次发生了一次殉爆，前机库隔板被彻底炸穿，熊熊大火开始朝甲板前段和中段蔓延。到19时15分，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轮机长冒着烟雾和烈火冲上甲板报告青木，“航母靠自身动力航行已无任何指望”。青木当即下令轮机舱内的人统统撤出来，但显然已经太晚了，派出的传令兵一去不返，轮机人员全被封死在下面。经请示南云批准，青木下令所有幸存者撤离。两小时后，包括青木在内的约500人挤上了“岚”号，另有200人上了“野分”号。

青木从驱逐舰上致电南云，请求批准将“赤城”号击沉。“大和”号上的山本和宇垣截听到这份电报后震惊异常。主力舰队正快速东进寻敌夜战，此时放弃“赤城”号为时尚早。22点25分，山本电令南云，“暂缓处置‘赤城’号”。这一命令隐含着对青木的责备，于是他独自返回航母，回到尚未被大火波及的抛锚甲板，把自己绑在起锚绞盘上等死。

夜色无情吞噬了太平洋，山本和宇垣在焦急中等待近藤与美军接触的消息。直到午夜，前方再无新消息传来，日本人欲通过夜战挽回败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23时30分，离日出只有4小时了。宇垣推断说，“在黎明之前与敌人进行水面夜战希望不大，”同时提出警告，“不要让参加夜战的部队走得太远，否则黎明之后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众参谋在海图上比画了一番，揭示了另一事实：肯定将在黎明之后才能抵达中途岛的栗田炮击舰队，势必在第二天上午暴露在美军航空兵的打击之下。5日零时20分，山本下令致电栗田：取消炮击计划，以最快速度返航向主力靠拢。司令部内乱作一团，无人想到要将上述命令传达给同样执行炮击任务的“伊-168”号潜艇。

渡边随即提出一个新见解：让主力战列舰于5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冲向中途岛，利用威力强大的巨炮对该岛实施轰击，黑岛立即表示赞同。两人兴奋地把这一计划向山本和宇垣做了汇报。听完渡边的解释，山本和颜悦色地告诉这位他最亲近的参谋：“你肯定在海军参谋学院学习过。综观海军历史，用海军舰艇攻击地面部队是极端愚蠢的。”渡边尴尬地低下了头：“是的，长官，我知道。”

山本接着说：“你的计划违背了海军最基本的准则。现在进行这样的作战为时已晚。本次作战已接近尾声。在下棋时，过多拼杀只会导致满盘皆输，最后输得一干二净。”

宇垣显然没山本那么克制，他大声训斥两人的主意简直是“老妇之见”：“这完全是个没有经过大脑的愚蠢计划。你们应该明白，用舰队火炮进攻陆上堡垒是多么荒唐。眼下敌人不仅舰载机实力依然雄厚，还有相当强大的陆基航空兵力，占有岛上完好无损的机场。即使是威力强大的战列舰，也可能在发动有效炮击之前就被敌人的空中力量和潜艇击败。”

可能以前老不得宠，受压抑惯了，逮住机会的宇垣得理不饶人：“如果情况允许，等角田部队到达后，我们还能发起一次攻势。即便最终不能发动攻势只好认输的话，我们还没有输掉整个战争。虽然损失了4艘航母，但我们依然将有8艘。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们还是大有希望的。”他转头以尖刻的语气告诉黑岛和渡边，“一盘棋败局已定，还一再逞强硬拼，只有毫无头脑的笨蛋才会做出这样的计划。”

宇垣终于发威，一向受宠的黑岛和渡边被训得哑口无言，只好躲一边反省去了。渡边明显觉得山本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现在最明智的选择就是退却。他匆忙起草了一份中止战斗、安排会合地点的电文，在措辞上居然避免了“撤退”一词。山本随即予以批准。5日2时55分，“大和”号向参战各部下达了联合舰队第161号命令：

一、撤销攻占中途岛计划。

二、主力舰队负责集合近藤、南云部队（缺“飞龙”号及护航舰只），于6月7日上午在北纬33度、东经170度位置加油。

三、登陆船队向西行驶，脱离中途岛美军陆基飞机的攻击范围。

电文中并未提及对“赤城”号的处置。作战室里，山本召集众参谋认真讨论了这一问题。是同意青木的意见将之击沉，还是冒再打一仗的风险冲进去把它拖走？黑岛据理力争说，如果轻易放弃“赤城”号，美国人会把它“拖到旧金山去展览”。黑岛再次痛哭失声，哽咽着说：“我们怎能用天皇陛下的鱼雷，来击沉天皇陛下的战舰啊？！”众参谋个个泪流满面，连气都喘不上来。在这个无比漫长的夜晚，众精英参谋的情绪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宇垣也忍不住落了泪。但他意识到，“感情归感情，理智是理智”，现在不应再让其他军舰冒不必要的危险去护卫它，将之击沉总

比落在敌人手中要好。宇垣不敢轻易开口，但他相信山本一定能做出理智的决定。

渡边认为，“司令官心里肯定也在哭，但他眼里没有泪水”，现在只有山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沉吟良久，山本终于开了口，语调缓慢而沉重：“我曾担任过‘赤城’号舰长，但现在，我必须下令将它击沉。对此我心中万分遗憾。下令向‘赤城’号发射鱼雷。”

宇垣明显赞成山本的做法，后来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绝不能把感情与理智混为一谈。”但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不知是谁——这人显然不敢面对山本——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质问宇垣：“我们如何就此次失败向天皇陛下谢罪？”

“交给我，”山本一字一顿接过了话头，“向天皇陛下谢罪的只有我山本一人。”

尽管不太赞同山本力主的中途岛作战，但本次战役毕竟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此刻东京军令部作战室里，总长永野、次长伊藤、作战部长福留、作战课长富冈等大腕正襟危坐，神情肃穆。前方接连传来的坏消息令现场气氛几近窒息。收到“飞龙”号起火的噩耗，大家普遍认为本次作战失败已成定局。南云损失了全部4艘最好的航空母舰，而美军中途岛陆基航空兵并未被完全歼灭，至少还有1~2艘完好无损的航母。这种情况下，东京的战略家认为继续战斗下去无疑是愚蠢的。

永野最担心的还不是眼下的损失，他担心山本为挽回败局，用全部兵力孤注一掷去跟美军占压倒优势的航空兵力死拼。鉴于山本的倔强个性和巨大威望，永野并未贸然对前线作战做出干预。后来富冈回忆说：“虽然当时大家都非常担心，但一直沉默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没有发出任何命令或建议，完全听任山本大将自行指挥作战。”当前方传来联合舰队全线撤退的消息，永野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最伤心的莫过三代。为反对中途岛作战他曾痛哭流涕，现在那可怕的预言终于成了现实。从这时起，三代知道日本已经输掉了整个战争。飞行员出身的他明白损失那么多航母、飞机和飞行员最终意味着什么。

5日零时30分，青木已在“赤城”号绑了快2个小时。增田非常担心，他让“岚”号放下1艘小艇，自己与航海长三浦义四郎再次登舰，敦劝青木放弃与舰共存亡的决心。三浦劝诫舰长：航母最终将由自己的鱼雷击沉，而不是被敌人击沉，舰长无须为此做出不必要的牺牲。青木不予认可。随后，资历比青木深的有贺登舰，严令青木必须即刻离舰，青木才半推半就同意撤离。随后，众人安全转移到驱逐舰上。对青木来说，还不如当时死了好，作为唯一生还的舰长，青木回国不久就被打入预备役，耻辱、愧疚和自责将陪伴他度过余生。

5日4时50分，有贺接到了南云转来的击沉“赤城”号的命令。拂晓前的海面上，大雾中的“赤城”号隐约可见。有贺率“岚”号、“野分”号、“萩风”号、“舞风”号以12节航速从船尾向前绕过“赤城”号，像一队执枪行刑的士兵。4舰各自向航母发射1条鱼雷，之后在舰首处集合。剧烈爆炸在右舷激起了冲天水柱。驱逐舰的栏杆处挤满了泪流满面的幸存水兵，目睹“赤城”号低下高傲的头向大海屈服。5时20分，航母舰尾高高竖起，指向空中，“舞风”号舰长中杉回忆说，它的沉没“就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拉入海中”。众人一起高呼：“万岁！‘赤城’号万岁！”开战以来横行霸道的南云旗舰，终于缓缓消失在北纬30度30分、西经179度08分的海面上，267名水兵随舰陪葬。海面上泛起的无数泡沫证明了它的逝去。

“野分”号舰长古闲孙太郎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当他用强大的氧气鱼雷射击自己的航母时是多么痛心。“赤城”号竟成了他战争中射击的第一个目标。“三大祥瑞”之一“野分”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继续“发扬传统”击沉友舰无数，最终荣膺“补枪王”的称号。

从截获的往来电文中，细萱已知晓南云第一机动部队遭遇重大挫折的消息。与参谋长中泽佑商议之后，细萱于5日8时致电“大和”号：“从全局出发，建议暂时终止阿留申作战，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中途岛方向。”最后细萱指出，截至目前，只有角田暴露了行踪，他和高须均未被美军发现。

中途岛之战注定已经失败，北方部队再空手而归，归国后如何向天皇和民众交代？宇垣适时提出建议，适当增强北方实力，阿留申作战按原计划照常进行，务求必胜，以挽回最后一点面子。对此，山本表示赞同。中午前后，细萱收到宇垣的电报，要给北方部队再增加部分舰只，同时询问作战能否按计划进行。细萱立即心领神会，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原来的主战场从中途岛移到了阿留申，这是之前捞不到仗打的第五舰队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细萱和中泽简单沟通后迅疾回电：“在得到部分增援后，攻略作战可顺利进行。”

细萱将之前的计划做了一个微小变动，取消了在阿达克岛登陆的计划。因为新发现的美军沃特角机场距那里只有650公里，处于美军陆基战机的打击范围之内。他电令在阿达克岛西南415公里处的大森仙太郎，率攻略部队回师攻占阿图岛。

既然主战场已经北移，第二机动部队南下已毫无意义。山本于6日12时59分同时电令角田、细萱和高须：“第二机动部队交还北方部队。”

山本预料由于取消中途岛作战，美国人会誓死保卫阿留申。当天23时20分，他向北方部队调去了“金刚”号、“比叻”号战列舰，“利根”号和“筑摩”号重巡洋舰，轻型航母“瑞凤”号也受命前往北方补充角田的攻击力量，同时前往阿留申的还有“神川丸”号水上飞机母舰及第二潜艇战队、第十三潜艇分队的14艘潜艇。山本希望北

方作战能够创造歼敌机会，用宇垣的话就是“联合舰队希望有机会能报中途岛一箭之仇”。

在华盛顿，美国海军部已被谨慎地守卫起来了。6月5日上午发布的最新消息表明，太平洋上正在进行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海战，形势对美国人似乎有利。金上将始终关注着战局进展。尽管日军在中途岛遭遇挫折，但他们的战略意图依然不明。金猜测日军第二个航母打击群可能已离开阿留申群岛，“我认为该部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极有可能在4日夜或5日晨离开了北方区域，去西南与中途岛撤退的部队——可能还包含联合舰队其他部分——会合”。金的意见遭到西北海疆司令查尔斯·弗里曼少将的反对，他认为北方战局在持续恶化，日本人采取了令人头疼的“猫戏老鼠”战术，“在发动全面进攻前就已使我军疲于奔命”。既然中途岛大局已定，金当然应该迅速增援“即将陷入绝境的阿拉斯加”。

金随后果真改变了主意，要求尼米兹考虑派出“萨拉托加”号或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前往北方，应对那里即将出现的威胁。

致命追杀

虽然日军航母舰队遭遇沉重打击，但在6月4日下午，中途岛美军仍处在一片恐慌之中。被炸的油库仍在燃烧，残余飞机只能依靠手工加油，官兵士气普遍低落。那些死里逃生的飞行员一再渲染日军舰队的浩大声势，亨德森中队的一名机枪手不停絮叨着：“敌人至少有63艘军舰，我们全完了！”马上有人随声附和：“全日本海军倾巢出动来打我们了！”除了众多“卡塔琳娜”几乎完好无损，其余各型战机损失殆尽，只剩下2架战斗机和14架轰炸机。按照尼米兹保全重型战机的命令，拉姆齐准备将大部分巡逻机和空中堡垒撤回珍珠港。陆战队员人心惶惶，仿佛岛屿陷落已近在眼前。

赛马德、香农和拉姆齐之所以惴惴不安，是因为他们对海上的战斗不甚了解——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连尼米兹都来不及汇报，自然不会把最新消息告知他们几位了。三人一致认定，日本人很快会卷土重来。拉姆齐只知道“约克城”号遭到日军袭击，但对日军航母受创情况所知甚少。既然海上舰队无法阻止敌人，中途岛很快将面临日军强大水面舰艇的毁灭性炮击，形势无疑是绝望的。其实就在他们忧心忡忡的当天夜晚，山本已下达了总退却令。除栗田炮击舰队之外，其余日军舰队均已掉头返航。如临大敌的中途岛最终有惊无险。

但仍有1艘日舰已到了中途岛附近。4日21时，“伊-168”号接到了“炮击中途岛”的命令。艇长田边起初以为电文有误，让孤零零1艘潜艇炮击美军陆上目标的举措相当诡异，和拿步枪打坦克没什么两样。但在认真核对密码之后，田边确认这是发给自己的，于是决定立即执行任务。

后来因形势所迫，联合舰队取消了炮击中途岛的命令。但命令只发给了栗田，没人想到通知田边。5日1时20分，尽职尽责的

“伊-168”号在距沙岛3800米处浮出了水面。田边计划用潜艇仅有的那门100毫米炮发弹15发，其余炮弹留下来以备不测。

日军炮弹刚打出去8发，岛上探照灯就扫过来了，很快照明弹升上了天空。当辨认出来袭者竟是1艘潜艇之后，可把岛上美国人气坏了，连你都敢来欺负俺呀！岸防炮很快发起反击，弹着点离潜艇越来越近。眼看不妙的田边立即紧急下潜躲向外海。随后赶来的几艘美军巡逻艇投下了深水炸弹。田边轻松躲过攻击，开始长时间潜航，行驶了很远才浮出水面。虽然攻击毫无效果，但过不了多久，这艘孤军奋战的潜艇将取得比日军其他所有部队合起来还要大得多的战绩。

田边打出的炮弹全落在礁湖里，未给美国人造成任何损坏。但突如其来的炮击把赛马德和拉姆齐吓得不轻，这预示着日军仍未放弃中途岛。这艘潜艇很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也许到天亮时，海面上就会出现黑压压的日军舰船，就像当初威克岛守军遇到的那样。

当晚，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几乎无人入眠。大家相信，以果断和足智多谋著称的山本一定会竭尽全力挽回败局。凌晨1时30分，中途岛遭遇炮击的消息传来。尼米兹据此判断日军仍然试图登陆。他问莱顿：“你认为是这样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的。”

“不管会有多大损失？”

“对。这是一支相当顽强的军队。一旦计划下达，他们总会尽全力付诸实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几分钟后，新消息传来，发炮的只是1艘潜艇，很快被岛上的岸炮赶跑了。

就在大家暂时放松心情的时候，一个重大危险正向中途岛悄然袭来——栗田的4艘重巡洋舰正向该岛快速挺进。东岛和沙岛实在太小，

缺乏纵深，一旦栗田40门203毫米炮抵近炮击，岛上防御工事和设施将遭到毁灭性破坏。

命令来得快，撤得更快。在宇垣的建议下，山本随后撤销了炮击中途岛的计划，电令栗田迅速掉头与主力舰队会合。中途岛之战日军简直倒霉到姥姥家了，本来发给栗田的电令竟鬼使神差地发给了“利根”号上的阿部弘毅。等发现错误纠正时，已是5日凌晨2时30分了，比山本要求发出命令的时间晚了130分钟。按栗田舰队35节航速计算，忽略转向花费时间，进出差别280公里。如果栗田能收到电报及时掉头，他也不会倒霉地邂逅“坦博尔”号，更不存在所谓的撞击事故。栗田完全有可能全身而退，至少不会像后来被打得那么惨。

接到撤退电报时，炮击舰队距中途岛仅160公里了。栗田对此又恼又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真后悔当初执行命令怎么那么坚决，如果适当放慢东进速度，目前也不会面临如此绝境。但现在显然不是生闷气的时候，栗田立即下令舰队掉头转向西北，以最快速度向主力舰队靠拢。

早在2时15分，栗田舰队已被在该水域活动的美军潜艇“坦博尔”号发现。这里距中途岛如此之近，艇长约翰·墨菲少校无法判明前方模糊的黑影是敌舰还是友军，只好继续保持监视。不久，墨菲在黑暗中丢掉了目标。到2时38分，他突然发现那几艘军舰再次出现，并且向北朝他直驶过来。

快速转向的栗田舰队正好对准了潜伏的“坦博尔”号。“熊野”号的瞭望哨及时发现了位于舰队前方左舷处的美军潜艇。旗舰立即发出信号：“红色警报！”栗田迅疾下令向左急转45度实施规避，高速航行的舰队出现了混乱。“熊野”号完成了向左转向，它身后的“铃谷”号仅转向45度就发现自己正高速冲向旗舰，立即向右急转切开旗舰的尾流，几乎擦着“熊野”号舰尾驶过，好险！

后边2艘舰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铃谷”号身后的“三隈”号同样尽快左转以避免与旗舰相撞，这样它就恰好处于最尾“最上”号的航道上。“三隈”号舰长崎山释夫直到最后一秒才发现姊妹舰高速冲了上来。“左满舵！”虽然“最上”号航海长山内正纪尖叫着发出了命令，但为时已晚。在一片钢铁碰撞发出的刺耳声响中，“最上”号薄弱而优雅的舰首直接撞在“三隈”号装甲列板上，前进冲力完全受阻，从船头到第一主炮部位发生了惊骇的变形，几乎缩短了15米之多。幸好舰队刚刚转向，速度仅28节，才未酿成更大的灾祸。

相对而言，挨撞的“三隈”号受创较小，速度未受太大影响。但四号锅炉附近的一个油箱被撞出一个长20米、高6米的缺口，泄漏的燃油在海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污渍。任何飞越这一海域的美机都能清楚看到它，这对于身处险境的栗田舰队无疑是致命的。

“最上”号的航速大减到可怜的12节。栗田只好率“熊野”号和“铃谷”号向西逃走，留下“三隈”号护卫“最上”号一起离开战场。栗田同时致电被远远甩在后边的第八驱逐舰分队，命令他们继续东行与受伤巡洋舰会合。

危急关头，“最上”号的损控指挥官猿渡正之展示出了敏锐的洞察力。看到舰首的损管队员被突如其来的撞击吓得目瞪口呆，猿渡立即组织修补漏洞，尽快把撞坏的燃油舱修好。随后猿渡下令抛弃所有可见易燃品，包括深水炸弹和24条鱼雷。舰长曾尔章对此提出异议，但猿渡依然坚持己见。与之相反，自认为受伤较轻的“三隈”号保留了所有鱼雷。随后两舰以“最上”号的最大航速12节向西蹒跚而行。

此时懵懂的墨菲仍未识出来舰身份，他于3时致电上司英格利希少将，“2时17分有多艘来历不明舰只在中途岛以西160公里处航行，几分钟前改变了航向”。到4时37分，他再次补发电报，“确认发现的是敌巡洋舰”。到6时整，墨菲终于发出了一份详细报告：“中途岛以西

210公里处发现敌2艘巡洋舰，航速17节，1艘带伤。”由于墨菲并未向日舰发起攻击，迟迟发出的情报含糊不清，特别未强调敌舰背向中途岛行驶，最终导致战机贻误。潜艇专家尼米兹动了雷霆之怒，随后就解除了墨菲的职务。事实上，本次战役交战双方投入潜艇逾30艘，总体表现欠佳，除了“鸚鵡螺”号和“伊-168”号。

尼米兹在6时30分获悉了全部信息，这更增加了他的担忧。在征得尼米兹同意之后，英格利希于6时47分发出了作战命令：据信敌人将在今天尝试登陆中途岛，附近海域所有11艘潜艇迅速浮出水面，以最快速度进至中途岛10公里之内，随时对可能出现的敌军运兵船队及护航舰只发起攻击。

中途岛同样收到了珍珠港转发的“潜艇发现多艘不明舰只”的报告。4时15分，赛马德下令放飞了10架“卡塔琳娜”，以尽确定墨菲发现舰队的身份和位置。当天侦察机对外搜索距离为460公里，区域仅限于20~250度之间。如果敌军果真出现，上述“卡塔琳娜”受命在不加油的情况下直接飞往珍珠港。

7时07分，尼米兹转发了1架“卡塔琳娜”在6时30分发出的报告：2艘战列舰位于中途岛以西230公里处，航速15节，航向向西。很快另1架“卡塔琳娜”报告说，相同方向185公里处发现敌2艘驱逐舰。尼米兹因此同时致电金、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和赛马德，“有强烈迹象表明，日军将不顾头一天的重大损失尝试突击占领中途岛”。其实当时几乎所有日军舰船都已掉头向西行驶，距离中途岛最近的是“三隈”号和“最上”号，它们不是不想跑而是跑不快。向东行驶的只有急于与受伤巡洋舰会合的“朝潮”号和“荒潮”号。

“三隈”号舰长崎山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被美军发现，他在6时23分向近藤、栗田报告了自己的位置：“北纬28度10分、西经179度30分，航速12节。”虽然“三隈”号可以跑出35节高速，但崎山不忍心

抛下姊妹舰“最上”号不管，决心与曾尔同进退共生死。崎山知道山本和近藤的舰队在正西或西北方向，于是明智地选择以最大速度向西航行，尽快拉大与中途岛的距离。在发出电报仅7分钟之后，崎山视野中已出现了美军“卡塔琳娜”，这就意味危险来得比预料的要早得多。

敌舰已经近在咫尺，必须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7时，赛马德和拉姆齐下令岛上剩余的轰炸机全部起飞，前往攻击刚刚发现的日军舰队。首先起飞的是马歇尔·泰勒上尉的6架“无畏式”和理查德·弗莱明上尉的6架“报复者式”。

飞行大约45分钟后，泰勒在75公里外发现了海面上漂浮的大片油渍，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正在逃跑的2艘日舰。泰勒率队从3000米高空背光向“最上”号发起俯冲。尽管日舰速度不快，防空炮火依然猛烈，美军投下的6颗炸弹全落在了离舰很远的地方。

弗莱明比泰勒晚到了几分钟。8时40分，他率机从1200米高度下滑投弹，选择的目标是“三隈”号。利昂·威廉森上尉看到弗莱明的飞机中弹起火坠入大海，其余美机投下的炸弹同样无一命中。日军在应对美军前两轮攻击中毫发无损，还顺带击落敌机1架，可得满分。

但后来就有弗莱明驾机撞向“三隈”号后炮塔并将那里的日军炮手全部炸死的说法。后来经考证，事实并非如此。但美国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弗莱明的“英雄事迹”因此被广为传诵，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第一人。第二年，美国新下水的一艘护航驱逐舰以他的名字命名，舷号DE-32。

前两批美机刚刚飞走，布鲁克·艾伦中校的8架B-17就赶到了。它们一口气投下了39颗227公斤炸弹。陆军飞行员的表现依然蹩脚，这么多炸弹只取得了“1颗近失”，造成“最上”号2名水兵死亡。返航的

艾伦汇报说，攻击取得辉煌战果，“2弹命中，3弹近失”，吹牛水平显然比投弹水平要高很多。

接连经受三轮打击之后，日军2艘重巡洋舰继续向西蹒跚而行。崎山同时致电山本、近藤和栗田：“尽管遭敌多轮攻击，但我们成功将之逼退，未受损伤。”崎山很快收到了一条好消息。经轮机兵不懈努力，“最上”号航速11时30分提高至14节。他觉得自己有把握躲过随后美军的所有攻势，全身而退。

5日清晨，太阳依然将金色光芒毫无保留地洒向海面。在“长良”号周围，聚拢着第一机动部队的护航舰只，正悲伤地向战场相反方向航行，试图尽快与山本主力舰队会合。原来需要护航的4艘航母全不见了。没了航母，这支舰队再叫“机动部队”似乎已经不合适了。众多驱逐舰甲板上，或坐或躺着无数幸存的水兵，其中不断有人伤重死去。4时41分，“筑摩”号放飞了2架水上侦察机，前去确定身后有无追兵。此时南云的头顶连1架战斗机都没有了，制空权已完全落入美军之手。偏偏此时晴空万里，很多人在心中默默祈祷，几天前那令人讨厌的大雾能尽快回来。

“长良”号的医务室里，一名卫生兵正在为草鹿治疗烧伤。首席参谋大石保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黑着脸向参谋长汇报说：“所有参谋人员都决心以自杀为中途岛的战败赎罪，请敦促司令官也下这样的决心吧！”

当初看到那几艘起火的航母时，草鹿也觉得没脸回去见人了，同样想到过自杀谢罪。返航途中的草鹿渐渐恢复了冷静。战争才刚刚开始，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自杀，而是如何重整旗鼓，报仇雪恨。草鹿让大石把所有参谋叫了过来，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八嘎！你们就像一群歇斯底里的疯婆娘。当初轻取小胜就无比激动，现在一有挫折就慷慨激昂要去切腹。对于国家和你们自己来说，已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蠢

事了。你们为什么不想想怎样通过努力扭转局面，反败为胜呢？我坚决反对自杀。我将把自己的意见报告司令官。”受了一顿训斥，大石等人要自杀的议论从此销声匿迹，可能大家本来就不太想切腹，毕竟那样做很疼。

伤口包好之后，草鹿让人将他抬进了司令官的临时舱室。他发现南云一脸愁云，情绪低沉。草鹿就左一个对天皇的义务、右一个对国民的责任把这位矮小的将军教训了一通。悉心静听之后，南云承认草鹿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还说：“我非常赞同你的意见。但你必须明白，司令官是不能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的。”草鹿听出他还是想自杀，就继续给垂头丧气的南云打气：“得了吧，长官！你这样做能为机动部队报仇吗？”南云只好点头：“好吧，以后我再不会犯如此轻率的错误。”

事实上，南云再也未能从中途岛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随后的东所罗门群岛和圣克鲁斯海战中，南云变得更加缩手缩脚，草木皆兵。之后2年多里，他拒绝向任何人提起中途岛。据他的小儿子南云申智讲，在发誓绝对保守秘密之后，南云在1944年对儿子们讲述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战役。他流着泪告诉儿子，当时他的舰队是如何毁灭、他的水兵是如何惨死的。之后南云去了塞班岛，并在那里自杀身亡。

5日清晨，山本率主力舰队依然向东，欲与近藤、南云会合。6时52分，“筑摩”号4号侦察机发回一条重要信息，“发现敌军航母1艘，漂浮在111度方向，距我起飞位置240海里，附近有1艘驱逐舰”。8时，古村舰长向南云做了汇报。消息迅速传至“大和”号。山本立即向潜艇部队发出命令，在中途岛附近游弋的“伊-168”号前往指定海域实施猎杀。

8时15分，近藤准时与山本主力舰队会合，南云却迟迟不见踪影。宇垣命令“凤翔”号舰长梅谷薰放飞了几架老式鱼雷机，前往寻找南

云的下落。其实第一机动部队一直与近藤的航向保持平行，正在向主力舰队靠拢过来。12时05分，“筑摩”号的瞭望哨发现了远处“大和”号高耸的岛式建筑。13时，阿部第八巡洋舰战队已在主力舰队附近就位，最后1艘驱逐舰一直到15时才汇入大队。眼前这幅凄凉景象，根本不是众人战前期望的胜利大会师，变成了铩羽而归的狼狈大逃亡。

随后两天，无数伤员从第一机动部队护航舰只陆续转移到战列舰等大舰上，以便得到更好的医治。像“长门”号、“陆奥”号这样的战列舰本是出来干大事的，现在窝囊地充当了救护船的尴尬角色。即使没有敌机来袭，伤员转移也困难重重。海上风高浪急，航行中的驱逐舰无法向战列舰靠拢。舰队最后不得不停航，吊下小船往来输送伤者，重伤者必须使用担架。许多人属于严重烧伤，血肉模糊。幸存者普遍感到膝盖和手腕疼痛难忍。医生最后诊断“疼痛是因为爆炸气浪的冲击引起的”。渡边强调“任何伤员都不准上‘大和’号”，避免山本亲眼看到那些伤兵的惨状，更加伤心或影响斗志。

此前从“凤翔”号起飞的1架鱼雷机发回了一条匪夷所思的消息。中村繁雄竟然发现，大火肆虐的“飞龙”号仍倔强地浮在海面上，短时间内毫无沉没迹象。大庭清司对航母拍了几张照片。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情景出现了，航母飞行甲板上竟还有人对他们挥舞帽子。7时20分，大庭发回了目击报告。

“飞龙”号甲板上出现的正是被“卷云”号无情抛弃的那群人。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空中出现友机时有多么兴奋！这群人是轮机长相宗邦濑手下的发动机室的部分人员，他们被大火封在下边无法脱身。数小时内未接到舰桥发来的命令，相宗判断应该是离开航母的时候了。他们用锤子和凿子在粮油储备处的舱壁上凿出一个洞后钻进机库，在那里竟然可以看到阳光从甲板被炸出的孔洞里射进来。当他们循着光亮来到甲板上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无情抛弃。藤田勇蹙脚的攻

击并未取得明显效果，“飞龙”号暂时还不会沉，但也不会永远漂在海面上。显然美国人很快就会来的。就在近乎绝望之时，空中竟出现了自己的鱼雷机。有人认出那是航母舰载机，甚至清晰看到了飞机的起落架。

鱼雷机匆匆飞走，相宗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来救他们。现在要尽快离开即将沉没的航母。有人在船尾发现了2艘快艇，众人齐心协力将它们放入水中。倾斜的“飞龙”号沉没在即，相宗命令大家跳海尽快游到艇上。当跳入水中的机械师万代久雄浮出水面时，看到了一幅令人敬畏的恐怖画面：“飞龙”号巨大的螺旋桨升起在空中，在阳光下闪烁着湿漉漉的光。万代立即快速游走，他可不想被航母沉没时产生的巨大漩涡吸走。当他再次回头看时，“飞龙”号已在海面上消失了，水下传来隆隆爆炸声。随舰陪葬的有392名水兵。

相宗带38人成功登上了小艇，他们当中有3人戴着手表，时针停在9时07分到9时15分之间，这就是“飞龙”号沉没的大致时间。

但随后赶来救援的“谷风”号并未发现茫茫大海上的2艘小艇，相宗等人就这样漂在海上等死。救生艇上有饼干、奶油、水和啤酒。相宗认为，在救生艇上同样“官阶高的享有特权”，因此他就可以“多吃多占”。他这种无意识的勒索行为导致愤怒的水兵差点把他扔进海里。在海上漂了14天后，6月18日，他们被美军1架“卡塔琳娜”发现——它们的任务是搜救可能幸存的美军飞行员。赛马德派“巴拉德”号俘虏了相宗等35人，4人在之前已经死去，另有1人当天死在“巴拉德”号上。他们终于成功登陆中途岛，身份不是占领者而是战俘。

审讯中，相宗自称“荣造”，军阶中佐。他在战俘营里频频制造麻烦，不是阴谋暴动越狱就是绝食自杀。时间久了，知道不会有人来救后，相宗终于平静下来。那个自称“梶岛”的大尉无疑正是渊田的同学金崎和男。后来他对渊田说，自己向美国人说的是假名字。这些

人全部被用飞机运往珍珠港，然后转送至美国本土的战俘营。大家都不愿回日本了，也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被俘的事，宁愿让国人相信他们已随“飞龙”号一起遇难了。

7时30分，当大庭的电报传到“大和”号时，山本和宇垣顿时目瞪口呆。宇垣迅速致电正匆匆赶来会合的南云：“‘飞龙’号已沉没了吗？请报告具体情况和位置。”对此，南云不敢断定，他于8时20分命令“谷风”号“根据‘祥凤’号侦察机的报告，仍在燃烧的‘飞龙’号位于北纬30度10分、西经178度50分，舰上发现部分幸存者，请前往调查详细情况并救出相关人员”，同时强调如“飞龙”号仍漂在海上就以鱼雷将之击沉。老酒认为，既然藤田之前没把活干利索，这趟苦差就应该派“卷云”号去。

接令之后，“谷风”号立即脱离大队掉头东行。所有人都在向西脱离战场，只有自己孤零零1艘驱逐舰迎着美国人向东驶去，舰长胜见基知道此行凶险无比，很可能就回不来了。“谷风”号由此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承担了姊妹舰“卷云”号犯下的错误。但当它到达指定海域时，海面上已空空如也。他们也没发现相宗那2艘快艇。胜见基立即下令掉头返航。

4日午夜，美第十六特混舰队一直在中途岛以北逡巡，准备于次日黎明到达该岛东北320公里“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位置。斯普鲁恩斯并没休息多久。4时刚过，值班参谋就叫醒了他：珍珠港发来电报说，潜艇“坦博尔”号在距中途岛仅160公里处发现一支敌军舰队。对这艘潜艇将军无疑会格外关注，因为儿子小爱德华·斯普鲁恩斯上尉就在该艇上。

对潜艇提供的报告斯普鲁恩斯半信半疑。这日本人简直太猖狂了，竟敢在损失4艘航母之后依然觊觎中途岛，太不把俺老斯放眼里了吧？但这种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尤其是附近海域可能存在敌人第五

艘航母。在随后一段时间里，纷沓而至的情报让斯普鲁恩斯颇感困惑。5日上午，他都在为选择合适攻击目标左右为难。

7时中途岛发来电报说：1架“卡塔琳娜”发现“2艘敌巡洋舰位于286度方向，距离174海里，航向310度，航速20节”。9时左右，珍珠港转来了2份更详细的目击报告：唐纳德·甘姆兹上尉的“卡塔琳娜”8时在中途岛324度、距离440公里处发现了1艘燃烧的航母，旁边有2艘战列舰和三四艘巡洋舰，以12节速度向西北退却。20分钟后，大卫·西尔弗少尉的“卡塔琳娜”在中途岛335度、距离460公里处发现另1艘航母，航向245度。随后又有报告显示，中途岛西240公里处发现敌3艘“战列舰”，另中途岛西北325度方向370公里发现了包括日军5艘驱逐舰在内的十几艘舰船，正以25节航速向西北疾驰。

斯普鲁恩斯完全可以派飞机打击那2艘落魄的敌巡洋舰，但他始终牢记自己首要的任务是防卫中途岛，再者他对中途岛西北方向是否还存在日军航母更感兴趣。那2艘巡洋舰距离中途岛如此之近，完全可以由岛上陆基航空兵去收拾。于是他下令舰队提速至25节，于9时30分转向正西，从中途岛正北90公里处驶过。其间，因“莫纳汉”号严重缺油，斯普鲁恩斯命令它去营救一个意外落水的“卡塔琳娜”机组，之后加入“约克城”号抢险船队。现在第十六特混舰队只剩6艘驱逐舰，油量均处于警戒状态。

到11时20分，在确认中途岛不会再遭到直接威胁之后，斯普鲁恩斯决定攻击那艘正在燃烧的日军航母——此时“飞龙”号已沉没了。如果那艘航母保持报告中的航速和航向，目标应该在前方415公里处。他打算在下午15时放飞2艘航母的俯冲轰炸机。参谋人员迅速在海图上进行测算，发现敌舰正好处在“无畏式”的极限攻击距离。虽然期间可以通过追击航行将距离拉近到350公里，但起飞过程朝东南逆风方向行驶将使出击航程再次扩大到415公里，这对挂载454公斤炸弹的“无

畏式”还是显得距离太远。但勃朗宁说，航母在放飞攻击机后立即掉头高速驶往战场就完全没有问题。

14时20分，斯普鲁恩斯再次收到珍珠港姗姗来迟的电报。返航的甘姆兹提供了“起火航母”截至9时30分的准确位置，并说附近还有未起火的第二艘航母，还有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5~10艘。尼米兹告诉斯普鲁恩斯：“这支舰队，特别是其中的航母是你最佳的攻击目标。”勃朗宁极力主张立即起飞所有“无畏式”发起攻击，起飞过程的背道而驰将使出击航程拉大到500公里。勃朗宁固执认为，凭25节的追击速度完全可以将返航路程缩短到“无畏式”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随后，“企业”号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从“约克城”号前来避难的肖特和沙姆韦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命令，他们请求加以修改，以使完成攻击的飞机理论上能安全返航。默里和麦克拉斯基闻讯，大吃一惊。尽管因伤不用参与攻击，但麦克拉斯基认为应该对下属负责，前一天因非战斗损失牺牲的战友已够多了。经测算，默里带3名队长冲进了编队指挥所。

麦克拉斯基明确指出，“无畏式”携带454公斤炸弹攻击500公里外的目标毫无生还希望，此行与自杀式攻击无疑。他请求勃朗宁让飞机装载227公斤炸弹，推迟1小时起飞。载轻弹可以减少油耗，推迟起飞则可缩短接敌航程。尽管他的理由令人信服，但傲慢的勃朗宁要求飞行员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麦克拉斯基质问参谋长：“你有没有驾驶过‘无畏式’？”勃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麦克拉斯基继续追问：“你是否驾驶过老式‘无畏式’，装备有自动封闭油箱、装甲座椅、1颗454公斤炸弹和满载航空汽油的‘无畏式’？”勃朗宁坦承没有。两人声音越来越高，争吵充满了公开的敌意。

吵闹声惊动了正在查对标图的斯普鲁恩斯。弄清事情缘由之后，他直接告诉麦克拉斯基：“你们飞行员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勃朗宁跺着脚，回到了自己的舱室，大声尖叫。直到陆战队长朱利安·布朗中校前来劝说，他才吊着一张寡妇脸悻悻回到岗位——变成马来亚战役的迁政信了。斯普鲁恩斯对勃朗宁4日的表现非常失望，眼前这一幕使他完全失去了对勃朗宁的信任。最终，斯普鲁恩斯做出决定：出发时间不变，出击飞机全部装载227公斤炸弹。

参谋们再次犯下了不可宽恕的错误。他们并未将敌舰最新位置通知给米切尔，想当然地认为“大黄蜂”号一定也收到了珍珠港发来的最新信息，只是简单通知将454公斤炸弹更换为227公斤炸弹就算完事。根据之前的判断，米切尔认为敌人仍在挂载454公斤炸弹轰炸机攻击范围之内，也就懒得给已挂载重磅炸弹的“无畏式”换弹。

15时整，第十六特混舰队转到东南逆风方向，12分钟后，沙姆韦率32架“无畏式”从“企业”号腾空而起。“大黄蜂”号在15时30分起飞了林率领的11架俯冲轰炸机，全部挂载227公斤炸弹。半小时后，沃尔特·罗迪少校的21架轰炸机也升空了，其中7架依然携带454公斤炸弹。总计65架“无畏式”向西北方向呼啸而去，可惜他们的攻击目标“飞龙”号早已在海上消失了。

“大黄蜂”号飞行大队在4日的战斗中寸功未立，备受指责的林急于通过战斗来洗刷耻辱。17时15分，林的视野中出现了一艘孤零零的“轻巡洋舰”——实际上那是胜见基的“谷风”号驱逐舰，正徒劳地寻找“飞龙”号及其幸存者。出击之前，林已被明示攻击目标为日军航母，1艘“轻巡洋舰”显然太瘦，林于是继续向西飞行寻找可能存在的肥肉，“谷风”号很快就被远远甩在身后。看到头顶敌机匆匆飞过而不投弹，胜见基心里一定会感到纳闷的。

到达预定截击点后，林发现海上空空如也。急于建功的林又向前搜索了185公里，一无所获。此时他已飞出580公里，大大超过了“无畏式”的作战半径，必须立即掉头返航。如此空手而归实在窝囊，林想到了刚才那艘日军“轻巡洋舰”。

早在被林发现之前的16时36分，“谷风”号已遭遇过一轮空袭。从中途岛飞来的5架B-17从3300米高空对它投下15颗272公斤和8颗136公斤炸弹，照例无一命中，激起的水柱只打湿了驱逐舰的上层建筑。令人意外的是，“谷风”号似乎还有斩获。1架空中堡垒被驱逐舰的防空炮火逼得手忙脚乱，不但机翼受伤，还将副油箱连同炸弹一起投了下去，最后连人带机不知所终。

胜见基还未擦干额头的汗水，18时08分，林的轰炸机队来到了，对“谷风”号接连投下炸弹，无一命中。1颗近失弹爆炸产生的碎片穿透了3号127毫米炮塔，炸死炮兵6名。“大黄蜂”号第二攻击机群再次未能发现任何目标，只好带弹悻悻返航。

“企业”号机群同样没有找到那艘已沉没的航母。截听到林的联络电报，沙姆韦决定对西南海面实施搜索。18时20分，他同样发现了那艘倒霉的“轻巡洋舰”。由于燃油已显不足，沙姆韦同样选择“谷风”号作为攻击目标。接到胜见基发来“敌机第三次蜂拥而至”的消息，山本认为“谷风”号很可能回不来了，宇垣已开始为这艘可怜的驱逐舰默默祈祷。

一艘小小驱逐舰接连遭遇三轮攻击，可见“谷风”号面临的局势有多么绝望。但胜见基的操舰水平的确不容小觑，他毫无惧色地操舰在高速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高难度的S形规避，恰似在水柱中往来穿行，躲过了撒胡椒面一般“非常多的近失弹”。日军舰员利用所有武器拼死反击，甚至不惜动用了主炮。日本人的殊死反击得到了回报。在攻击临近结束时，双方都看到1架“无畏式”中弹坠入驱逐舰尾流之

中，飞行员正是4日准确定位“飞龙”号的功臣亚当斯上尉。傍晚时分，胜见基发现海面上已空空荡荡、平静如初了。“谷风”号愉快地离开了这片海域，迅速西行重返主力舰队。

在此之前，又有日军2艘驱逐舰匆匆通过了中途岛以西海域，途中并未被美军发现。它们是之前因速度慢被甩掉的“荒潮”号和“朝潮”号，正受栗田之命快速前往与受伤的2艘重巡洋舰会合。

夜幕降临，斯普鲁恩斯开始为返航的飞机担心。大部分飞行员没受过夜间起降训练，黑暗中降落势必造成不必要的非战斗减员。思忖再三，斯普鲁恩斯决定铤而走险，下令打开甲板舷灯同时以探照灯照射天空，为返航的轰炸机导航。此举显然凶险无比，不但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也可能遭到敌军潜艇的暗夜攻击。斯普鲁恩斯认为航母一旦失去舰载机，就像被解除了武装一样变得无能。他坦承：“如果飞机在白天飞行时间过长，可能需要在晚间进行收容。指挥官如果不希望做一些有危险但能让飞机安全降落的必备事情，当初就无权下令让他们起飞。”这话似乎是说给勃朗宁听的。

可以确定，当返航飞行员看到那片明亮的灯火，一定会心头发热的。他们果真不辱使命，降落过程只发生一起意外事故，雷·戴维斯上尉在进入降落航道时油料告罄，飞机扑通栽进舰尾的大海之中。

“艾尔文”号迅速上前救起了2名机组成员。斯普鲁恩斯乐观地认为，飞机击中了2艘分头行动的敌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事实上，美军在这重要的一天里颗粒无收。

负责起降指挥的罗宾·林赛上尉清楚，有32架飞机是从“企业”号起飞的。他怀疑是不是数错了，就问身边的助手：“我们还有几架飞机没有回来？”助手答道：“鬼知道！我们已比实际多回收了5架！”几架“大黄蜂”号的飞机在“企业”号降落，也有1架“企业”号的飞机降落在“大黄蜂”号上。令斯普鲁恩斯非常恼火的是，2架错

误降落在“企业”号上的“无畏式”仍挂着454公斤炸弹，这显然违反了之前的命令。“大黄蜂”号4日寸功未立已使他甚感失望，现在这一幕使他对米切尔的看法变得更糟。同样，米切尔对第十六特混舰队参谋部的印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斯普鲁恩斯对米切尔的不满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明显看出。6月16日，他在向尼米兹提交的《中途岛行动报告》结尾处写道：“作为一项重要历史记录，‘大黄蜂’号报告的数据缺乏准确性，而‘企业’号的报告是准确的，应该可以作为参考。”这固然有他本人身处“企业”号的客观原因，对米切尔和“大黄蜂”号的不满肯定也是重要因素，要知道斯普鲁恩斯一般不表扬人，同时不轻易指责他人。这句话等于向尼米兹做出暗示：“米切尔和他的‘大黄蜂’号在中途岛海战中表现欠佳。”

完成收容，斯普鲁恩斯对当前局势进行了判断：第四艘敌军航母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不知道“飞龙”号已永远不会给他添麻烦了。驱逐舰的燃油告急，这种情况下他不想在黑暗中跟踪敌人，舰载机无法在黑夜发挥作用。于是他将航速减到最经济15节，航向由西北转向正西。

很快就有一好消息传来。珍珠港的尼米兹仿佛有超凡的读心术一般，将前线指挥官的心思揣摩得清清楚楚。他已指示位于中途岛以东1300公里处的“西马仑”号油轮改变航向，于6月8日在岛北325公里处与第十六特混舰队会合，为他们送去急需的油料。胸怀全局的尼米兹始终关注着阿留申方向，他希望完成补给的斯普鲁恩斯能随时北上增援。所有情报预示“敌军已没有飞机”，他建议手下的几员大将考虑用轻装部队实施夜袭——此举好像又是在敷衍金。当晚他再次发出电报激励疲惫不堪的部下，称赞他们的努力和牺牲“赢得了辉煌战果”，已“使太平洋上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转折”，敌人正企图撤走负伤的舰船，“如果你们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将使其受到沉

重打击，决定其彻底失败的最终命运”。事实上，尼米兹对主力舰队未能在这天扩大战果深感失望。看完司令官发来的电报，斯普鲁恩斯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像头晚那样酣然入睡。

6日黎明，2艘驱逐舰与缓慢西行的“三隈”号、“最上”号会合，崎山顿觉信心倍增。在中途岛西北650公里处，5时02分，斯普鲁恩斯放飞了“企业”号18架侦察轰炸机，对舰队西侧390公里范围实施搜索。6时45分，威廉·卡特少尉发回消息，“发现敌战列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正以10节速度向西航行”。这条消息被戏剧性地译成了“1艘航母和5艘驱逐舰”。

由于前一天追击日军航母毫无结果，斯普鲁恩斯决定谨慎从事。他命令金凯德从“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各弹射1架水上飞机，追踪新发现的“日军航母”，这样就可以省下“无畏式”实施攻击。就在大家紧急准备之时，“大黄蜂”号罗伊·吉伊驾驶的轰炸机在7时30分返航，报告发现日军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两次敌情在海图上标示之后，发现两者仅相距96公里。斯普鲁恩斯判断自己面对的可能是日军2支舰队，其中一支有1艘航母。他下令舰队提速至25节，航向西南。2艘航母的攻击机准备起飞攻敌。其实，上述海域只有日军的2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

7时59分，“大黄蜂”号放飞了25架“无畏式”，其中8架携带227公斤炸弹，其余携带454公斤炸弹。米切尔破例派出了8架护航战斗机，“为防止原先并未发现的敌机顽强抵抗”。实际日军毫无航空力量，这次战斗实力悬殊。攻击机群依然由大队长林亲自率领，这是挽回面子的背水一战。

同一时间，斯普鲁恩斯收到了金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封激励电报，收件人是尼米兹。电报用英语明文广播，所有舰船、台站及日军都能收到。电报称：“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对在中途岛

英勇奋战，击退敌军进攻的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表示由衷钦佩。”金在电报结尾引用了美国的一句名言，预言前线将士的战斗“将继续让敌人认识到战争是地狱”。这是南北战争时期北军著名将领威廉·谢尔曼的一句话。

随着更多侦察机返航，因通信和密码破译造成的错误很快得到纠正。斯普鲁恩斯依然坚信敌军有2支相互独立的舰队存在。8时50分，他致电林，“目标可能是战列舰而非航母，攻击它们！”

崎山对自己所处危险处境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美军侦察机的不断出现使他预感到敌人的攻击即将来临。果不其然，9时30分，林的攻击机群就出现在日军视野之中。鉴于之前情报显示附近海域可能有战列舰存在，林并未贸然对其发起攻击，而是继续向西搜索寻找并不存在的战列舰。搜索毫无结果之后，林在9时50分率队向崎山舰队发起了攻击。

日舰速度已加至最大，防空炮火也很快打响。虽然毫无空中保护力量，绝境中日军的防空炮火依然颇具威力，唐·格里斯沃尔德少尉和克拉伦斯·瓦门少尉的2架“无畏式”很快被击落，4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美军投下的2颗炸弹准确命中“最上”号。落在5号炮塔的那颗炸弹将附近炮手悉数炸死。另1颗命中舰体中部，“炸坏了鱼雷发射管，引起舱底起火”。幸亏猿渡有先见之明，之前已抛弃掉所有鱼雷，才未引发更大的灾祸。在猿渡指挥下，大火在1小时内被迅速扑灭。对崎山来说，战况并非不可收拾，“最上”号只是轻度受损，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林及时向“企业”号汇报了战果：“未发现敌军航母，攻击敌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命中1舰。敌舰航向270度，航速25节，无空中掩护。”最后一句话至关重要，说明附近海域并无日军航母存在，美军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大打出手。

其间，“企业”号的斯罗尼姆上尉截获了敌舰发出的求援信号，错误判断呼救者为日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斯普鲁恩斯在9时50分向全军发出了激励电报，“我们相信，近藤正在被炸的那艘战列舰上”。意外发现使美军飞行员斗志更加高昂。在联合舰队，近藤是仅次于山本的二号人物，连南云都要受他指挥——这下可算逮住“大鱼”了。

“企业”号的攻击出动了31架“无畏式”，12架护航“野猫”由之前备受争议的格雷指挥。现在到了痛打落水狗的时候，斯普鲁恩斯咬牙派出了那3架宝贵的鱼雷机。斯普鲁恩斯特别叮嘱罗伯特·劳布少尉，如敌防空炮火过于猛烈，哪怕只剩一门防空炮，鱼雷机也可放弃攻击直接返航。他准备留下稀缺的鱼雷机对付可能出现的更大“油水”。11点15分，攻击机群在肖特上尉率领下朝日军舰队猛扑过去。

孤立无援的崎山在11时致电“大和”号，“遭敌军飞机和水面舰艇追击”。山本和他的参谋只能心惊胆战地看着前线发回的电报，为4艘舰艇的安全和命运担忧。没人说更多的话，但大家普遍认为崎山舰队的覆灭已近在眼前。

发出并非求救只是通报敌情的电报之后，崎山率舰队继续以最快速度向西南退却，希望尽早进入威克岛陆基航空兵的保护范围。距美军上次攻击已过去2个小时，如果能挺过下午，夜幕将保护他们安全行驶一整夜。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能得到威克岛陆基战机的掩护了。

12点11分，肖特机群已追上了奋力西逃的日军舰队。肖特并未就此停下，而是继续向西寻找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战列舰。随后赶到的是格雷的12“野猫”和劳布的3架“蹂躏者”。格雷降低高度准备为劳布护航，同时仔细观察肖特刚放过的目标。日军防空炮火立即打响。密集的高射炮火使格雷确信，下边出现的正是大家苦苦寻觅的战列舰，立即呼叫肖特掉头攻击。肖特飞出55公里后一无所获，于是掉头对崎

山舰队发起了攻击。一名美军飞行员形容“容易得像射击水桶里的鸭子”，没有零战的阻击，美国人在空中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

2艘航母都监听到了飞行员之间的作战通话。米切尔镇定自若地说：“监听表明，前方的攻击卓有成效。”斯普鲁恩斯饶有兴致地听着那些对话：“这种通话非常少见，大部分难登大雅之堂。”

“看那狗日的起火了！再揍那个狗娘养的！”

“你的炸弹果然击中了尾艙。伙计，棒极了！”

“让我们再来干它一两艘驱逐舰，打这些小鬼子就像瓮中捉鳖，容易得很。”

接下来的语调略显忧伤：“哎哟，要是再有1颗炸弹就好了！”1架轰炸机显然未遇上高炮火力，飞行员轻蔑地说：“小日本用弹弓是打不到你的。”接着又出现了一声大喊：“东条你这狗东西，把别的也派出来吧，老子照样能把它们全收拾！”

听到这些，斯普鲁恩斯简直乐不可支。他命令把飞行员的通话抄件发一份给珍珠港，尼米兹上将看到这些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最上”号接连被命中2弹。1颗炸弹在船中部甲板上爆炸，另1颗准确命中舰桥，造成重大损伤。“三隈”号遭到更多美机攻击。1颗炸弹准确命中舰桥前方的三号主炮塔，致命的金属碎片雨点般飞向舰桥指挥中心，包括右舷防空火炮炮长在内的几名军官当场死亡。此时崎山恰好伸头观察情况，被飞来的弹片击中，当场倒地不省人事。

崎山重伤，副舰长高岛秀雄立即接过了指挥权。局势依然凶险无比，“三隈”号很快又被命中2弹。第一颗将甲板撕开，另一颗摧毁了右舷机房，舰上顿时浓烟滚滚，大火肆虐。“三隈”号速度很快降了下来。美机仍然不依不饶进行投弹训练，巡洋舰被无数近失弹激起的

水柱团团包围，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了。接连又有2弹击穿甲板在尾部机房爆炸，鱼雷发射管燃起大火。至少5颗炸弹和2颗近失弹导致“三隈”号慢慢停了下来，成了美军攻击的活靶子。

“最上”号上，舰长曾尔眼睁睁看着“救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一度认为“三隈”号已彻底瘫痪。14时20分，曾尔向山本发去了战情通报。虽然自身难保，“最上”号依然顽强靠上前去试图救援。

所有美机均顺利完成投弹。清点之后，肖特高兴地发现带来的兄弟一个不少。他确信攻击至少摧毁了敌军1艘敌舰，于是打起胜鼓班师回朝。3架“蹂躏者”并未参与攻击。看到日舰防空炮火打得依然挺起劲儿，劳布于是按斯普鲁恩斯的命令径直率队返航。

中途岛同样收到了“发现两路敌舰”的错误报告。赛马德和拉姆齐认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将会对付北方的目标。10时45分，两人将岛上所有26架B-17全部派出，去搜索“向西南方向航行的那几艘敌军巡洋舰”。这是开战以来美军起飞的最大的一个重型轰炸机群，可惜他们连敌舰的影子都未见到。

返航途中，6架B-17组成的一个小机群意外发现了1艘“敌舰”，于是从3000米高空一股脑儿投下20颗重磅炸弹。返航之后的陆军飞行员兴奋地报告说，“击沉巡洋舰1艘，敌舰15秒内就在海面上消失了”。

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战绩。当初在印度洋，南云5分钟击沉2艘英重巡洋舰已让世人瞠目结舌，貌似一项新纪录即将诞生。事实上，他们刚刚飞离，那艘“敌舰”就幽灵般浮出了水面。被吓出一身冷汗的美军潜艇“茴鱼”号艇长埃利奥特·奥尔森少校对空中远去的空中堡垒破口大骂。这群陆军王八蛋是不是叛变投敌了？怎么不打日本人反炸起老子来了？奥尔森立即给英格利希少将发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

报，敦请陆军做出解释：“为什么陆军航空队要向他的潜艇扔炸弹，迫使它不得不紧急下潜？”

虽已停在海上无法动弹，但“三隈”号4个锅炉的2个还在运转，船身平稳，毫无沉没迹象。如果大火能得到控制，它依然有望恢复航行。曾尔清楚只要能躲过美军下一轮攻击，黑夜就将来临，他们生还的希望会大大增加。但随后“三隈”号上突然爆发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巨响，那些威力惊人的九三式氧气鱼雷接连殉爆，整个甲板瞬间被炸成了乌黑的垃圾场，高大的主桅倒向海中，整个上层建筑已无法辨认。军火库爆炸导致舰底开裂，“三隈”号开始徐徐下沉。13时58分，绝望的曾尔向山本发出电报，“‘三隈’号已很难复原了”。

高岛在浓烟滚滚的舰桥上下达了“弃舰”命令，这对一个代理舰长来说更加痛苦。他下令所有人停止工作，集中到前甲板制作救生筏。水兵开始往海中扔木头、救生衣或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然后纵身跳入海中。重伤的崎山和其他伤员第一批被送上救生筏。高岛平静地站在乌黑的舰桥上，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虽然崎山依然活着，但此刻他是这艘舰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委托军需官和飞行长带走重要文件资料之后，高岛决定留在舰上与“三隈”号同生共死。

噩运很快再次降临。崎山刚被抬上“荒潮”号，14时45分，美军第三波攻击机群咆哮着来到了，他们是13时45分从“大黄蜂”号起飞的23架“无畏式”，指挥官依然是近两天运气欠佳的林中校。这是本次海战中双方舰船距离最近的一次，林既能回头看见身后的航母，又能看到前方的敌人。由于双方距离很近，林的机队全部携带了454公斤炸弹。攻击没有战斗机护航，很显然派它们来只会费油。

“三隈”号只能坐以待毙，它的整个上层建筑已变成了一堆焦红卷曲的废铁，甲板上烟雾弥漫，尸体枕藉。此时日本人是否想起了爪哇海上的“休斯顿”号和“珀斯”号——出来混，该还的总要还的。

“最上”号和“荒潮”号知道如不尽快高速离开，只能落得“三隈”号同样的命运。两舰开始疯了似的驶离“三隈”号，将水中数百名苦苦挣扎的水兵无情抛弃。

“三隈”号上明显还有不少人。有些人是自愿留下的，其中就包括炮长小山正雄。接到弃舰命令后小山拒绝离舰，他要在工作岗位、前炮塔上切腹自尽，还特意让手下1名士官在旁监督。这纯粹属于自作多情，如果需要有人为“三隈”号战沉负责，数两只手的指头也轮不到他一个大尉军官。事实上，在美军第三波攻击发起前，小山已切腹。小山壮烈殉舰的“英勇事迹”传到日本，众多媒体开始添油加醋，大肆宣传。

15时，林率机群开始俯冲。因“三隈”号已无攻击价值，美军开始疯狂攻击“最上”号和2艘驱逐舰，3舰周围海水被炸得波涛翻滚。

“荒潮”号三号炮塔被命中1弹，舰尾挤满了刚从海上捞起来的“三隈”号水兵，不少人再次被爆炸气浪掀进海里——早知这样还不如先不上来呢。37人在爆炸中死亡，第八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小川延喜被炸成重伤。爆炸毁坏了“荒潮”号舵轮并诱发大火，所幸美军其余炸弹偏离目标，大火得到迅速控制。依靠手动驾驶的“荒潮”号依然可以跟着“最上”号落荒而逃。“朝潮”号虽未直接中弹，也有22人命丧美军机枪之下。

1颗炸弹落在“最上”号水上飞机甲板上，病员舱完全变成了一座地狱，所有军医和医护人员非死即伤，无法移动的伤兵被不断逼近的大火无情吞噬。连炸带烧导致舱壁严重变形，附近的逃生通道因此受损。尽管猿渡组织人员奋力扑救，火情依然有完全失控的危险。猿渡不得不做出了合理却不合情的决定：关闭全部完好的救生通道，封锁所有房间。他知道里面有不少人还活着，但为拯救军舰，他只好采取这种“显然很残忍的办法”。

猿渡的果断最终拯救了“最上”号，舰上火势因此得以迅速控制。后来猿渡回忆说，当封闭的舱门被再次打开时，眼前出现了许多倒毙的水兵，一些人烧焦的双手还死死拉在舱门上，身体因痛苦而扭曲变形。轮机舱的1名少尉为避免被活活烧死选择切腹。看到这一幕的猿渡禁不住“悲伤得颤抖”：“对他们的死我万分悲痛，不寒而栗！”在经历多轮打击后，速度缓慢的“最上”号仍倔强地停在海面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最上”号可谓大难不死，它的发动机竟然还能运作。15时，曾尔电告“大和”号，“遭遇美军第三轮空袭”。“三隈”号已瘫在海面上，沉没只是个时间问题。其余3舰如果仍然滞留原地，只会重蹈“三隈”号的覆辙。离天黑还有3小时，美军下一轮攻击随时可能到来。15时25分，曾尔像猿渡一样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带2艘驱逐舰以最快速度向西逃窜，拉大与追兵的距离，任由“三隈”号自生自灭。此举看似非常不够哥们儿，毕竟人家能跑快的“三隈”号是主动留下来帮你的，现在你独自逃生把人家扔在这里不管。但曾尔同样只能通过牺牲少数来保存多数。3舰匆忙救起包括崎山在内的239名水兵，对那些依然在海上苦苦挣扎人只能忍痛说拜拜了。

返航美军飞行员的汇报各式各样。有人说攻击了1艘敌战列舰，也有人说是重巡洋舰。斯普鲁恩斯被混乱的汇报搞得一头雾水。直到此时，美国人仍搞不清他们轰炸了5小时的敌舰队到底是什么构成。如果轻易放跑那艘近藤可能就在上边的战列舰，可真要悔青了肠子的。战果必须尽快予以确认。15时53分，斯普鲁恩斯下令“企业”号放飞了2架侦察轰炸机，前往现场进行拍照。好在此时距敌舰只有165公里，如果时间抓得紧，天黑前还能发起一轮攻击。埃德温·布罗格少尉的飞机带着《福克斯电影新闻报》的记者布里克一同前往，第二架飞机由侦察老手克利奥·多布森少尉驾驶，飞机上带着“企业”号的资深摄影师——此时美军已到了拍照玩酷的潇洒地步。

17时15分，2架“无畏式”再次来到“三隈”号上空。在北纬29度28分、东经173度11分海面上，那艘日军重巡洋舰已到了弥留之际。多布森准备射杀几名日本人为牺牲的同伴报仇，他看到周围海面上有400~500名挣扎的日军水兵。但从这些可怜的家伙头顶飞过，多布森的心软了，要开枪扫射还真有点下不去手。在西边55公里处，1艘巡洋舰带着2艘驱逐舰在快速逃逸。2架轰炸机并未攻击，径直返回，“荒潮”号和“朝潮”号为保护“最上”号释放的烟幕也白放了。

几人拍下了敌舰的最后影像。“三隈”号约在19时30分沉入大海，成为开战以来日军损失的第1艘重巡洋舰，约700名水兵随舰沉没。仿佛急于回到死亡兄弟身边，6月13日，伤势过重的崎山死在“铃谷”号上。

夜幕降临，看来这个夜晚美国人暂时不会来追杀了。曾尔命令“荒潮”号掉头返航，尽一切可能营救“三隈”号的幸存者。当“荒潮”号赶到白天受攻的海域时，除黑色油污之外，什么都没发现。驱逐舰的航海日志上这样写着：“甚至连一个人也救不了。”

“荒潮”号的记录肯定不准，仍有2人死里逃生。6月9日，美军“鳐鱼”号潜艇从一只救生筏上抓获2个日军俘虏。其中一个“三隈”号无线电军士吉田胜一，他因肋骨粉碎性骨折被迅速送进珍珠港海军医院。另一个是二等轮机兵石川健一。21岁的石川身体状况良好，讲述了亲眼所见的“三隈”号沉没时的情景，还交代了该舰出发前往中途岛的许多情况。石川说，和他一起爬上救生筏的有17个人，最后仅他和吉田得以幸存，其他人接连死于伤病、饥饿或脱水。被“鳐鱼”号抓获时，2人已3天水米未进了。石川知道作为俘虏回国意味着什么，亲友永远都不会饶恕他，坦率地提出愿意留居美国。

美军没有再来追击。历尽劫难的“最上”号和2艘驱逐舰成为本次战役最终摆脱追击的日军军舰。“最上”号可谓吉星高照，它的速度

竟慢慢提到了20节。这简直不可思议，连宇垣都对此惊讶不已。第二天，成功逃脱的3舰与前来接应的近藤舰队顺利会合。

依靠自身动力，“最上”号踉踉跄跄驶进了特鲁克军港。因伤势过重在此后近一年时间里都未参战。后来船厂维修工在舰体左舷数出了“大小800个弹孔”。经历如此磨难，“最上”号只有9名军官、81名水兵死亡，101人受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是猿渡，他在军舰被撞极易发生危险的关键时刻果断抛弃鱼雷，又在火势失控时毅然做出了最难决定——牺牲少数去保全多数。

斯普鲁恩斯亲自见了去拍照的4个人。其中1人坚持认为敌舰为“最上”级重巡洋舰。这让斯普鲁恩斯惊讶不已，他始终认为攻击的是1艘战列舰。很快洗出的照片证明飞行员的判断是正确的。对此，斯普鲁恩斯懊悔地说：“我为此感到脸红，因为攻击那天下午，我曾向尼米兹上将报告说我们轰炸了1艘战列舰。”美军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2艘航母3次大规模出击仅击沉1艘已负伤的巡洋舰，却放跑了同样受伤的另1艘和2艘驱逐舰，如此战绩令人汗颜。对4日上午取得的辉煌战绩，斯普鲁恩斯后来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确交上了好运”，老酒认为这话并非谦虚。

19时，第十六特混舰队已前出至中途岛以西740公里。斯普鲁恩斯感觉自己有点冒险了。每向西航行一公里，遭敌军潜艇和空中打击的危险就增加一分。思忖再三，斯普鲁恩斯决定停止向西航行，绝不进入威克岛日陆基航空兵1300公里的打击范围，这是他从珍珠港出发时早已打定的主意。他压根儿不想与日军强大的水面舰艇交锋——那正是山本急切盼望的。还有一个突出问题，他的驱逐舰燃油告急——6艘舰的油料都不足30%，最危险的“莫里”号和“沃登”号分别只有14%和22%。早些时候，他已令它们前往预定地点寻找“西马伦”号补充燃油。仅用4艘驱逐舰执行2艘航母的护航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另外飞行员们也都人困马乏，无力再战。19时07分，斯普鲁恩斯果断下令掉头

返航。美国人现在的主要任务变为在广阔海面上尽力搜救幸存飞行员，能顺便能抓几个俘虏更好。

当意识到战斗实际上已结束，飞行员都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他们庆幸在经过这样一场惨烈的海空大战后自己还活着。很多人3天没刮胡子，哈尔西认为在战斗中刮脸会遭遇霉运，斯普鲁恩斯对此认可。现在所有人都开始洗澡、刮脸，换上干净衣服去餐厅吃饭。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同样到处洋溢着兴奋气氛。彻夜不眠的参谋围坐在一起吸烟、喝咖啡，掩饰不住脸上的骄傲神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美军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实属不易。胜利的含义已超过了一次战役的局限性，带有决定性的全局影响。

埃蒙斯中将兴冲冲地闯进了司令部，手中拎着一瓶系有海军蓝和金色带子的冰镇香槟酒。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埃蒙斯向大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怀疑海军的情报了。这话一定程度上是说给莱顿听的，之前两人曾因为情报准确与否发生过多次不愉快。埃蒙斯命令随从将带来的两打香槟酒全部打开。

一时间泡沫飞溅、酒香四溢，司令部里觥筹交错，到处一片欢声笑语。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尼米兹和他的弟兄第一次开怀畅饮。欢庆之际，有人——也许是莱顿——提议“老家伙”罗彻福特也应前来接受祝贺，尼米兹立即让一位参谋给H站打去电话，并特意派自己的专车前去接他。

那位破译专家此时正闷坐在潮湿的地下室里苦思冥想，竭力判断日军的下一步动向。接电话时他还穿着拖鞋和吸烟服，满脸胡子拉碴。等他磨磨蹭蹭刮完脸、换好军服赶到司令部时，酒会已结束，一次重要会议正在召开。尼米兹起身对罗彻福特表示欢迎，当着所有人面夸奖自己的这位爱“校”：“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主要功劳应归于这位军官。”局促不安的罗彻福特低声说，自己只是完成了上级交给

的任务，接着解释功劳不属于他一个人，而属于H站的每一名成员。尼米兹的赞扬是发自肺腑的。多年之后，他仍直言不讳地说，“中途岛大捷实际是情报的胜利”。这一论断得到了包括莫里森少将在内的诸多历史学家一致认同。

在6日中午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尼米兹高调宣布：“珍珠港之耻已部分得到洗雪，必须将日本海上力量打得再无行动能力，否则不算完全报仇雪恨。如果说我们已朝这一目标走了一半路程，也许大家能原谅我们的冒昧。”

看到陆军飞行员发回的大量“捷报”，埃蒙斯中将顿觉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意犹未尽的他兴冲冲地给顶头上司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中途岛战役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我称之为第一阶段，是因为我认为日本人完全可能卷土重来。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显然应该向威克岛发动一次攻击。前几天从本土来了4架LB-30。如果条件许可，它们将于明晨拂晓前往攻击威克岛。我们会把结果及时报告您的。另外我很高兴地告诉您，廷克将军将亲自指挥这次飞行。遗憾的是，我本人不能一同前往。”

斯普鲁恩斯有意避开威克岛陆基航空兵的攻击范围，现在陆军航空兵却要在最高指挥官的带领下摸老虎屁股。廷克少将的决心可谓大矣，他亲率4架加挂副油箱的LB-30“解放者式”主动出击攻敌。但他们连威克岛都没找到，空手而归，回来时飞机少了1架，廷克恰好就在失踪的那架飞机上。不知道马歇尔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6日夜晩，所有情报都未显示阿留申海域的日军航母有南下迹象。尽管如此，尼米兹还是警告几位部下，敌人的撤退“很可能是暂时的”。之后1架侦察机在阿留申以南再次发现日军航母，为此尼米兹发出提醒，“所有部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对敌军的行

动”。然后他致电金，“萨拉托加”号不日将离开珍珠港，为斯普鲁恩斯运去增援飞机，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中途岛继续保持有利态势，第十六特混舰队将北上增援阿留申群岛”。

虽然金已做出增援北方的部署，但那里距离实在太远，斯普鲁恩斯一时半会儿还赶不过去。6日中午刚过，向井一二三指挥的舞鹤镇守府第三特别陆战队成功登上基斯卡岛，俘虏了美国一个小气象站的工作人员。7日1时20分，穗积松年的北海支队在阿图岛登陆，拘留了39名当地人和1名美国传教士及妻子。一名居民在入侵行动中被杀，其余人被送进了北海道小樽市附近的战俘营，有16人在拘禁中死去。这样，日本的宣传机器终于可以大肆吹嘘“太阳旗高高飘扬在美国的领土上”了。日军毫无攻占阿拉斯加的战略企图，占领2个小岛更加缺乏现实意义。当时西奥博尔德的北方舰队尚在2000公里之外进行着徒劳无功的巡逻。直到6月10日，美军巡逻机才发现最西边2个小岛上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

即使战役已进入收尾阶段，山本仍未完全放弃反击美军的企图。因5日、6日“谷风”号、“最上”号先后遭到美军空袭，山本判断美国人可能仍在追击。6日中午，接到“三隈”号发来的求援电报后，山本令近藤率7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转向南进，接应“三隈”号的撤退行动，同时寻机歼灭美军航母舰队。宇垣担心这一决定是否明智，他在日记中写道：“敌舰队组成似乎是以一两艘航母为核心，加上一批巡洋舰。毋庸置疑，‘三隈’号已在劫难逃，而且其他舰只也可能遭到噩运。不仅如此，如果发生最糟情况，近藤部队本身怕也难保不遭危险。”

山本判断美军航母将首先解决“最上”号和2艘驱逐舰，然后短暂向东撤退，最后在7日清晨发起新的攻击。考虑到近藤舰队可能遭遇风险，15时50分，山本下令主力舰队尾随向南行驶，希望将敌军诱至威克岛陆基飞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但新问题随之出现，主力舰队出现油

料危机。17时，战列舰和巡洋将开始为驱逐舰加油，一直到23时30分才告结束。7日零时15分，主力舰队以18节航速继续向南航行。

7日清晨，北方传来了成功占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的消息。这样，联合舰队倾巢而出，损失4艘重型航母，只是换回了北方2个云雾缭绕、人迹罕至的荒凉小岛。只要中途岛仍在美军手中，两岛的战略价值就大打折扣，最终变成“守是守不住、弃又不甘心”的鸡肋。

北方传来的好消息丝毫无法缓解“大和”号上的紧张气氛，前方随时可能传来近藤接敌的消息。直到中午，不但敌舰未来袭击，连侦察机都没发现一架。近藤派水上飞机搜索的结果一无所获。山本终于明白，美军已从战场上撤出了。宇垣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放弃整个联合舰队一起反攻的打算”。斯普鲁恩斯的谨慎得到了回报，他的一招“不跟你玩儿掌”将山本的反攻策划完全化于无形。

山本依然不愿轻易认输。他下令组织“牵制部队”，由高木武雄率“妙高”号和“羽黑”号及9艘驱逐舰继续前行，7日夜晚假扮1艘战列舰频频发报，试图引诱美军进入威克岛东北海域。山本下令岛上陆基航空兵随时准备出击，所有参战潜艇立即向指定海域集结，配合飞机攻击追兵。

罗彻福特自然不会放过那些包含方位、航向和航速的明码电报，发报者似乎是在威克岛东北踽踽独行的敌舰队残部。尼米兹清楚此时斯普鲁恩斯已无力拦截。况且日本人这伎俩实在太明显了，都是常年江湖混饭吃的，你弄这一出骗谁呀？但为保险起见，他还是谨慎地致电斯普鲁恩斯，“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斯普鲁恩斯根本无须提醒，他可不是哈尔西那样的“蛮牛”，对日军频频摇晃的红布毫无反应，依然率队掉头扬长而去。

美军早已绝尘而去，但高木还要担惊受怕一段时间。他和参谋长泽浩一致认为，一旦美军前来进攻，不等山本派出的潜艇和威克岛

的陆基飞机赶到，自己早已被敌人舰载机发现并干到海里去了，“三隈”号和“最上”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实际上高木根本无须担心。到13日，眼见引诱无果的高木只好悻悻掉头回家。

当7日夜幕降临时，主力舰队终于到了返航的时候。返航再次出现意外。舰队调整航向时，“矶波”号右舷舰首撞上了“浦波”号的左舷中部，把后者的烟囱撞坏了，锅炉同时受到影响，速度降到了24节。“矶波”号右舷舰首被撞短了几米，速度只有可怜的11节。这让情绪已经极差的宇垣大为恼火。好在身后已无追兵，它们均安全回到了日本本土。

这天总算有了一条好消息。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据了解，司令长官的胃痛是蛔虫引起的。驱虫药治好了他的病，我们都很高兴。”侍从长近江则认为，长官的疼都是4日那场灾难引起的。

9日清晨，山本令“长良”号向旗舰靠拢，他要召集第一机动部队的参谋人员开会。登上“大和”号的4人是草鹿、大石保和源田，还有1人姓名不详。老酒猜测很可能是源田的助手吉冈忠一，因为后来著名的《南云报告》出自他手。草鹿等人到达之前，山本特意将宇垣、黑岛、渡边、有马等人召到跟前——这些人都认为中途岛之败完全是第一机动部队的自身原因——黑着脸下达了严厉命令：“绝不许对任何人说，潜艇部队和第一航空舰队要对中途岛的失败负责，一切责任在我！”山本知道黑岛和草鹿一向不睦，肯定会借机会大放厥词。他特意叮嘱自己这个容易激动的亲信：“不要责怪南云和草鹿，失败责任在我。”

宇垣后来提到，他和山本都穿着颇为清爽悦目的纯白军装，而“长良”号过来的4人还穿着厚厚的黑色冬装，个个看起来精疲力竭。受伤未愈的草鹿拄着手杖，大石的军服已破烂不堪，气氛似乎颇为尴尬。

草鹿开门见山地说：“除彻底请罪，卑职不知道说什么好。”宇垣在日记中这样评论：“当然，他们应该这么做。”

草鹿坦率地汇报了败因，并未寻找任何借口。其间，他问山本：“南云战败，难道不该以自杀来赎罪吗？”对此，山本特别强调：“不，不怪南云，我负全部责任。如果说有人要为中途岛战败剖腹自杀，那个人应该是我。”草鹿提议，明智的办法是向国民公布真相，因为战争与他们息息相关。

随后，草鹿郑重诚恳地向山本提出了个人请求：“诚然，在犯了如此严重错误之后，我们都不该活着回来。对此我们将甘心接受任何惩处。但我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特别关照，使我们能像以前那样有机会在前线还清这笔旧账。”

山本显然深受触动，当即表态：“行啊！”宇垣仿佛也受到了感染，感慨地告诉草鹿：“我们联合舰队司令部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对第一航空舰队深表歉意。如何恢复空中力量乃当务之急，所以请你们来共商大计。”回国之后，宇垣剪掉了漂亮的长发以示谦卑。

16时，宇垣亲自将草鹿等人送出，附带送了每人一些小礼品，还有2000日元日常费用。不知道草鹿有无签字或提供发票。

草鹿返回后，“长良”号立即加速超过“大和”号。它受命直驶吴港，目的是让第一航空舰队参谋人员尤其是源田立即着手制订航母舰队的重建计划。但彻底重建对于穷酸的日本谈何容易？舰载机可以勉强生产出来，但那4艘精锐航母及数千名千锤百炼的飞行员、水兵到哪儿去找呢？

悲情“约克城”

就在斯普鲁恩斯全力追杀“三隈”号和“最上”号的同时，弗莱彻正竭尽全力试图挽救重伤的“约克城”号。4日下午，接到弗莱彻汇报的尼米兹发出了一系列紧急命令。在帕尔赫米斯环礁待命的远洋拖船“莺雀”号立即受命前往西北220公里处实施拖曳。但这艘由扫雷艇改装的旧船航速只有可怜的10节，最早5日中午才能抵达。尼米兹指示6月3日离开珍珠港前往增援斯普鲁恩斯的驱逐舰“格温”号改变方向，前往加强“约克城”号的警戒。为接走护航舰只上众多幸存的水兵，尼米兹下令刚服役的快速潜艇供应舰“富尔顿”号当晚从珍珠港起航，在2艘老式驱逐舰护航下前往接应，远洋拖船“西米诺尔”号也将随后出发。为拯救战功卓著的“约克城”号，尼米兹把箱子底都翻出来了。

当晚，弗莱彻批准了巴克马斯特的救援计划。相关人员迅速在“阿斯托利亚”号上集中，然后转移到“哈曼”号上。同时“哈曼”号、“鲍尔奇”号、“贝纳姆”号将各自搭载的幸存者转至“波特兰”号，巴克马斯特将带这3艘轻装驱逐舰前往救援“约克城”号。“安德森”号将搭载幸存者转至“波特兰”号后，将护卫弗莱彻的“阿斯托利亚”号前往加入“萨拉托加”号特混编队。杜博斯上校将率“波特兰”号、“莫里斯”号、“拉塞尔”号前往东南迎接“富尔顿”号，将幸存者全部转移到该舰上去。新第十七特混舰队将以“萨拉托加”号为核心重新组建。

各舰交换人员之际，巴克马斯特在“哈曼”号上遴选出一支由24名军官、145名士兵组成的临时抢险队，他们大部分属于损管、轮机和机修人员。文书军士弗兰克·布成为一名特殊的幸运者。他恳求弗莱彻和巴克马斯特让他返回航母，取回已写了多半截的《珊瑚海行动报告》，最终获准。5日13时17分，弗莱彻接到尼米兹发来的电报，“尽

一切努力挽救‘约克城’号，如要采取破坏它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由我亲自做出”。

在他们西北320公里处，失去动力的“约克城”号在“休斯”号的陪伴度过了一个惊悸不安的夜晚。黎明时分，“休斯”号的SC雷达准确探测到西北37公里外出现了1架飞机。那正是“筑摩”号的4号机，它的这次定位彻底断送了“约克城”号。

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约克城”号上突然传来了一阵诡异的机枪声。“休斯”号舰长拉姆齐少校立即派人登舰检查，打枪的是腹部严重受伤的诺曼·皮切特二等兵。他忍着剧痛从三层甲板下爬上来，沉着镇定地做了一件肯定能引人注意的事——用机枪朝驱逐舰方向射击。被救上驱逐舰的皮切特挣扎着告诉大家，舱里还有一个活人。于是营救人员重新登舰，找到了颅骨粉碎性骨折、昏迷不醒的二等兵乔治·韦斯。皮切特最后伤重身亡，韦斯幸运活了下来。两天后，大家为皮切特举行了海葬。

午后，“莺雀”号姗姗来到。14时36分，它开始拖曳严重倾斜的“约克城”号缓缓东行。晚些时候，“格温”号赶到，军衔最高的该舰舰长亨利·霍尔库姆中校接过了现场指挥权。紧接着威廉·波福特少校的“莫纳汉”号也赶来了，他们因严重缺油被斯普鲁恩斯派去搭救一个“卡塔琳娜”机组，之后辗转赶到这里。霍尔库姆再次派出人员登舰，但他们随后的努力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拯救“约克城”号必须等巴克马斯特的专业救援队伍赶来。

6日凌晨2时20分，巴克马斯特带3艘驱逐舰终于赶到。救援队员于3时30分奋勇登舰。巴克马斯特亲自检查了所有能进入的舱室。天亮之后，“哈曼”号靠上航母右舷提供水泵动力和水源，帮助扑灭航母前部焖烧的一处小火。所有应急器具都通过“哈曼”号运了上去。其余5艘驱逐舰环绕在航母周围2000米左右实施警戒。一个分队为倾斜一侧

的水箱排水并在相反一侧注水，另一分队则把同侧5门20毫米炮座及1门127毫米炮拆掉，使航母侧倾减少了2度。杂货舱内烧了很久的火终被扑灭，舰尾第三层甲板下的积水也抽掉了90厘米。医护人员对阵亡者进行了身份鉴定，35具尸体中有10具已无法辨认，巴克马斯特主持了一个简单仪式，为阵亡者进行了海葬。

后来，文书军士弗兰克向弗莱彻讲到自己回到船上时见到的“诡异的寂静和倾斜打滑的甲板”，抱怨被巴克马斯特拉去抢险，未能进入上锁的办公室取回静静躺在那里的《珊瑚海行动报告》。这对今天的我们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6日13时08分，“莺雀”号开始拖曳“约克城”号以3节速度缓慢航行。巴克马斯特乐观地估计，必要部位的积水排干后轮机就能恢复工作，航母就能依靠自身动力返回珍珠港。事态照此发展下去，巴克马斯特很可能成为损伤控制的模范。殊不知就在此时，致命的杀机正向这艘英勇的航母步步逼近。

在此之前，田边的“伊-168”号已完成了侦察中途岛的任务，又按命令冒死炮击了中途岛。5日清晨，摆脱美军追击的田边再次收到了第三潜艇战队司令官河野千万城转发自“大和”号的紧急电令：“我部航母攻击机重创敌1艘‘企业级’航母，目前该舰在中途岛东北240公里处漂流，命你部火速追击并击沉之。”田边在海图上认真核对后发现，“伊-168”号至少要1天才能赶到指定海域。但情报显示，那艘美军航母短时间也跑不到哪里去。于是他下令潜艇转向东北，追杀尚不知道名字的“约克城”号。

接到攻击命令之前，田边已通过无线电通信得知战局对己方不利，第一机动部队很可能遭受了重大挫折。除他本人，这些信息只有副艇长富田、航海长渡边、炮长盐田等几人知道。为保持士气，田边并未将坏消息告知大家，毕竟仗还没有打完。

当他把攻击受伤航母的命令告诉大家时，很多人兴奋得欢呼起来，但也有人为即将来临的战斗紧张得发抖。身材瘦削的田边举止优雅，具备一个潜艇军官的所有素质——沉着、自信、敏锐的洞察力和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航母身边不会缺少潜艇的克星驱逐舰，受伤航母身边肯定更多，说不定还会有空中巡逻。稍有不慎，不但任务无法完成，说不定连潜艇和这一艇人也全要搭进去。

夜色降临。田边看到很多人因激动而无法入眠，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积极准备。潜艇浮出水面以23节最高航速奔向指定海域。一路无话。“看到黑点了！敌舰在望！”位于艇首的瞭望哨佐方喊道，此时是7日凌晨4时10分。出现在艇首右前方20000米处的正是“约克城”号模糊的轮廓。

田边登上舰桥，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远方那个“黑点”。他下令航速降至12节，快速航行产生的波浪很容易被空中巡逻机发现。6时左右，视野中出现了2艘驱逐舰。田边下令紧急下潜，艇内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水兵各自奔赴战斗岗位。海水很快淹没了舰桥，潜航中的“伊-168号”像鳄鱼一般缓缓接近猎物。15分钟后，田边慢慢上浮到潜望镜深度，以3节航速小心向目标接近。从潜望镜里，他发现美军护航驱逐舰竟有7艘之多——实际上田边把“莺雀”号也看成了驱逐舰。放在以往，遇见1艘这样的“天敌”，田边也会乖乖溜走，但今天他毫无退路，只有冒死发出致命一击，为自己沉没的航母报仇雪恨。

海上风平浪静，潜望镜很容易被对方发现。田边收起潜望镜，靠听声音在水下潜航，开始每隔10分钟升一次潜望镜，后来1小时才升一次，每次只停留5秒钟。5小时后，“伊-168”号已渐渐接近了“约克城”号。

在美军驱逐舰眼皮底下，伸出水面的潜望镜随时可能招来攻击，准备对付深水炸弹的命令早已传达下去。凭借敏锐的观察力，田边在

极短时间内判断出那艘航母在以极慢的航速移动。他知道身处险境的自己必须一剑封喉，不可能有第二次出手机会。最理想的发射阵位是能看见目标横在视野中的角度。在航海图前计算、思索一阵后，田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穿越驱逐舰群底部，从左舷横穿航母底部从右舷上浮。

“伊-168”号下潜到45米处。没有参照物确定方位，只能依靠航海长渡边的航海图及美驱逐舰的声呐潜航。驱逐舰不断从上方开过，田边和所有艇员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就这样又过去了2个小时。

12时30分，田边下达了命令：“艇首鱼雷发射管准备！4条鱼雷分2次发射，每次2条。”潜艇再次回到18米潜望镜深度。12时37分，升起潜望镜的田边大吃一惊，“约克城”号庞大的身躯像大山一样矗立在眼前，他们已深入驱逐舰警戒圈，距航母仅500米。“简直就是鼻子到嘴巴的距离，”田边后来回忆说，“甚至连航母上美军水兵的鼻子都能看清楚。”田边慌忙收起潜望镜，速度比刚才升起时快多了。如此近距离发射鱼雷，深度测定和安全起爆装置很可能在抵达目标前尚未解除，导致鱼雷从船底穿过或命中目标而不爆炸。

田边大胆地将航速增至4节，在航母底部外侧划了一个大圆圈，就像老鼠在猫鼻子前面绕圈一样。“这样潜航简直与自杀无异，”田边后来说，“但唯有冒最大的险才会有最大的成功。”半小时后，田边预计潜艇应该到了理想的发射阵位，于是决定上浮探出潜望镜，目标一经确认，立即发射鱼雷，此时是13时05分。确认各部门特别是鱼雷舱准备就绪，田边一脚踏下了潜望镜升降板，发现自己正好位于距航母1500米的最佳位置。此时航母整个侧面恰好位于瞄准器中央，视野中出现了1艘驱逐舰的身影，田边认为这并不构成障碍。绝佳的攻击机会就在眼前！

“伊-168”号有533毫米鱼雷发射管6具，前4后2。田边知道只能发射艇首的4条鱼雷，自己根本没时间掉转航向进入尾部发射阵位。田边深深吸了口气，之后大声下达了命令：“准备发射！”几秒钟后，他大喊一声：“放！”

2条鱼雷从艇首飞速射出。2秒钟后，潜艇朝同一方向又射出2条鱼雷。通常情况下，田边会选择不同角度将4条鱼雷发射得分散一点，可以保证至少2条鱼雷命中目标。但今天他认为肯定能命中，索性将2次发射对准了同一点，以期一击致命。田边细数着鱼雷发射后的时间，40秒后，前方接连爆出了3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13时35分，“约克城”号上的美军官兵突然发现，平静的海面上出现了4道翻滚着的白色航迹，正朝航母右舷快速逼近。1挺机枪立即鸣枪示警，“哈曼”号拼命朝雷迹开炮试图将其引爆，但显然为时已晚。“约克城”号自身没有动力，“哈曼”号靠在航母上无法移动，美国人只能眼睁睁看着鱼雷由远及近，那情景实在太恐怖了！

第一条鱼雷准确命中“哈曼”号舰体中段二号锅炉房，将1900吨的驱逐舰活活炸成两截，不到3分钟就完全消失在海面上。一些水兵被爆炸激起的气浪抛入海中，更多的人被当场炸死。舰长阿诺德·特鲁中校前胸撞在桌子上，肋骨折断一根，空张大嘴说不出话。副舰长立即下达弃舰命令。下沉过程中，驱逐舰上原用于攻击潜艇的深水炸弹接连发生3次殉爆，全舰13名军官中的9人、228名士兵中的72人丧生。特鲁4小时后被“巴尔奇”号救起，气息奄奄的中校腋下还夹着2个已阵亡的水兵。

另2条鱼雷从驱逐舰舰底钻过，分别击中航母右舷84号和95号构架，第四条鱼雷从舰尾掠过。2条命中的鱼雷彻底终结了“约克城”号。表面上看它似乎没发生多大变化，因右舷中雷，侧倾反而减轻了。但因三号辅助升降机被连根拔起，各种固定装置全部轰然砸在机

库甲板上。救援人员被抛撒得到处都是，有人直接被掀入海里。巴克马斯特下令关闭全部防水阀门，但汹涌而入的海水使所有人无法靠近，局面已彻底失去控制。

听到前方传来的巨响，之前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潜艇内到处充斥着声嘶力竭的“万岁”叫声，日军水兵互相拥抱以示庆贺。田边激动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当一名水兵将一杯饮料递到艇长手里时，他才意识到从发现航母那一刻起，自己连口水都没喝过。

田边仍保持着足够的冷静，知道最大的危险即将来临，现在远不是拍手庆贺的时候。潜近猎物比从它身边逃脱要容易得多，从一群驱逐舰眼皮底下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刻，“伊-168”号从猎手瞬间变成了被捕猎的对象。以潜艇的航速想跑赢驱逐舰绝无可能。犹豫片刻，田边索性操纵潜艇朝“约克城”号驶去——最危险处往往也是最安全处。田边认为美军通常不会在航母周围投放炸弹，以免波及漂在附近的自己人。

果不其然，鱼雷射出去不到5分钟，田边已听到了深水炸弹爆炸的声音。起初美军的攻击似乎漫无目的，1小时内，田边的日子还不算难过。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1艘驱逐舰从潜艇上方自右至左驶过，投下了2颗深水炸弹。美军的攻击越来越近，田边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规避头顶接力赛般投下的炸弹。福田报告说“总计已避开了60颗”。接二连三的爆炸导致头顶油漆开始剥落，照明系统故障导致艇内漆黑一团。不少水兵被震倒在地，仿佛能掉的东西全掉了下来。水兵纷纷弯下腰，双手抓住一切可抓的东西，双腿用力蹬住地面。潜艇逐渐失去平衡，艇尾下沉，艇首翘起，内部通道变成了上下斜坡，人和重物摔落的砰砰声不绝于耳。被震坏的蓄电池硫酸渗漏，与舱内掺有漂白粉的污水混合，产生了大量有害氯气。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防毒面具的水兵只能用湿毛巾捂在嘴和鼻子上。连舱底蛰伏的老鼠也被刺鼻气味逼得在脚下窜来窜去。田边指派一部分水兵赶到尾舱，试图以

个人重量调节平衡，毫无效果。他只好下令每人背一袋大米到艇尾平衡重量。主机械师和电器师戴上面具拼命抢修蓄电池，不断有被毒气熏倒者被抬出来。田边不停给大家打气：“再过2小时太阳就落了，大家务必要坚持住！”

富田汇报压力只剩40公斤。潜艇已经失去控制，在下沉一段时间后开始上浮，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一旦浮出水面，等待它的将是数艘驱逐舰的攻击。富田看着不断变化的深度表告诉田边：“长官！我们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田边咬牙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浮出海面和美国人拼个你死我活：“炮手和机枪手准备，迅速上浮射击！”

舱盖刚刚露出水面，田边就纵身一跃跳上了甲板，跟在身后的轮机长手中还拎着一把手枪——好像凭它就能射沉敌人驱逐舰一样。几乎所有人都冲上了甲板。田边惊讶地发现，附近海面已空空如也。他大惑不解地朝远处望去，发现万米之外有3艘驱逐舰，那艘航母已经不见了——其实他没看清，“约克城”号没这么快就沉。3艘美军驱逐舰立即冲了过来，其中1艘突然掉头回去了。濒临绝境的田边下令立即向司令部发报：“我们击沉了1艘敌军航母，现将同敌舰决一死战！”

“伊-168”号上仅有1门100毫米炮，与2艘美军驱逐舰上多达20门127毫米炮对决必死无疑。快速逼近的美舰已开始交叉炮击，炮弹落点离潜艇越来越近。投降当然是不会的，田边真想冲上去和美舰撞个同归于尽。他看看表，离日落还有半小时，此时富田说“压力已上升到80公斤”。田边迅疾下令“紧急下潜到60米深度”。他不知道此次下潜是否还能再浮上来，潜艇很可能沉入海底被挤成一个瘪罐头。危急关头，幸运女神居然向日本人露出了微笑：“这里是蓄电池室，电动机修理完毕，启动成功！”所有人长出了一口气，“伊-168”号再次进入了深水潜航。

可能因夜幕隐藏了敌踪，也可能惧怕鱼雷反击，2艘美军驱逐舰竟没有追上来。确认安全之后，18时50分，“伊-168”号再次浮出水面。田边下令“打开舱盖换新鲜空气”。在傍晚的微风中，日军水兵开始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略带咸味的新鲜空气。

田边担心剩余燃料是否够顺利返回吴港。出发前军需官告诉他，潜艇可以在占领中途岛后到那里加油——日本人就是这样自信。田边知道现在去那里等于找死，他关闭了一台发动机，用仅剩的800公斤燃油顺利于6月19日驶入吴港。1艘潜艇取得的战绩竟比参战其他所有舰艇加起来还多，“伊-168”号受到了大批水兵的热烈欢迎。

田边一时成为众多媒体大肆宣传的“英雄人物”，抛开作为敌对国的概念，他的表现也完全配得上这一称号。第六舰队特地组织了报告会，众多艇长被召集起来听取田边的经验介绍，如遭遇深水炸弹攻击受损时如何紧急处置，拆除电池时在下边敷设橡胶片等。

风光无限的田边在8月4日出任新竣工的“伊-176”号艇长。1943年3月19日，该艇在巴布亚东海岸的拉耶卸载货物时遭美军轰炸机攻击，田边身负重伤，伤愈后调任潜艇学校教官兼海军潜艇研究部成员，1944年5月晋升中佐。战争结束前被调入军令部并在战后转入预备役，一直到1990年4月29日才以85岁高龄去世。顺便提一句，战后，田边与美国人约瑟夫·哈林顿合写《我击沉了“约克城”号》一文，刊登在1963年5月《美国海军学院学报》上。日军只知道田边击沉了1艘美军航母，“哈曼”号被捎带击沉的事实他们直到二战结束才从美国人那里听到。

虽然接连遭受3次致命的打击，坚强的“约克城”号依然迟迟不肯入水，它令人难以置信地在海上又漂了整整一夜。汹涌灌入的海水使侧倾减少了5度，航母仍然在徐徐下沉。巴克马斯特仍不放弃拯救爱舰的希望，“若能得到帮助，将把它带回家去”。他的话显然感情多于

理智，因所有损管努力都已无济于事。7日拂晓，抢险人员无奈离舰。眼看“约克城”号已无可挽救，爱德华·索尔上校带众驱逐舰围拢在它周围，举行了庄严的告别仪式。“约克城”号因战争而生，又因战争而逝，尽管悲壮，但这正是它最好的归宿。

当7日的第一缕晨光映照在海面上时，“约克城”号的甲板边缘几乎已触及水面。1781年10月19日，被围困在约克城的英军向美国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投降，结束了北美大陆的争斗。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美国特意将1934年新开建的1艘航母命名为“约克城”号。它的下水仪式由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女士亲自主持。现在，这艘不屈的战舰终于到了弥留之际。目睹航母徐徐下沉，“莫纳汉”号舰长波福特少校百感交集：“我们驱逐舰列队就位，注视它缓缓沉入大海。目送这艘巨舰安息真是个庄严肃穆、催人泪下的场面。它沉没时各舰下半旗，全体人员脱帽肃立，向这艘以独立战争结束地命名的巨舰告别。说实在的，以这种方式向这位英勇的女士告别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接着他又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真他妈的滑稽可笑。我们真不该在这样的仪式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应去追击那该死的日本人！”不知是谁先开始，驱逐舰上的水兵们一起唱起了催人泪下的军歌：

大浪，大浪！我不能再为你高声歌唱。

请你轻轻地，轻轻地，伸出你的臂膀。

请你深深地，深深地，把你的朋友埋葬。

我在军舰上倒下，手中紧握来复枪。

我吐出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浆。

我曾是无畏的士兵，我曾有甜蜜的梦想。

人虽有情，子弹无情，在炮火中献身，我别无奢望。

上帝保佑我，让我的灵魂升入天堂。

大浪帮助我，把我的身躯深埋海洋！

4时44分，航母庞大的身躯向左翻转。5时01分，“约克城”号船尾朝下沉入北纬30度35分、西经177度20分的5075米的冰冷海底，舰上141名官兵在战斗中阵亡。

虽然中途岛海战美国人取得完胜，但“约克城”号如此窝囊地损失依然不可饶恕。在多达5艘驱逐舰的眼皮底下，还是让敌人区区1艘潜艇钻了空子。更令人气愤的是，作恶后的敌人竟能避开攻击全身而退，留下一众驱逐舰在海上凄凉地唱着古老的歌谣，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尼米兹对拯救“约克城”号始终满怀希望。既然它已顶住了敌军两轮打击，现在战役接近尾声，各路日军均在向西撤退，将受伤航母安全拖回珍珠港应该不算很难的事情。但7日早饭前，尼米兹的希望彻底破灭。巴克马斯特来电称：“由于昨天遭遇敌军潜艇鱼雷攻击，‘约克城’号于凌晨5时沉没。”尼米兹的好心情瞬间踪影皆无，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怒气冲冲地告诉身边的参谋：“我们有五六艘驱逐舰在驱赶敌人的潜艇，日军1艘潜艇还能突进来，用鱼雷击中‘约克城’号，说明我们的反潜战术大有问题！”

对“约克城”号最终战沉，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把它“被放弃继而损失”称作“金光灿灿一页史书上的一个黑点”。此事严重损伤了弗莱彻和巴克马斯特的声誉，两人的前途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巴克马斯特的事业立即陷入低谷。与当初谢尔曼损失“列克星敦”号不同，“约克城”号不幸战沉成为他职业履历上无法抹去的污点。虽然仍被预定晋升少将，但他很快淡出了战争一线。6月18日，巴克马斯特

就回国接管了诺福克海军航空站，2年后才到了西加罗林群岛，一直未能打上大仗。弗莱彻运气稍好一点，但也背上了珊瑚海、中途岛两战损失2艘航母的恶名。他随后的赋闲，后文详叙。

但“约克城”号是死有所值的。6月8日，斯普鲁恩斯在写给弗莱彻的信中说，“‘约克城’号不得不承受敌人的两次空袭，实在运气欠佳”，“我坚信若没有您率领‘约克城’号的奋战和牺牲，我们如今已一败涂地，而中途岛也已落入日寇之手”。他的话明显有点夸张，可能包含对弗莱彻下放指挥权的感谢，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巴克马斯特在作战报告中感慨写道：“在所有这些战斗中，以及在为这些战斗进行海上训练的许多星期里，‘约克城’号的战斗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它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它的战斗精神依然与世永存。我们这些有幸能在这艘英勇航母上服役的人，不仅衷心希望它能永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而且希望能把它的舰员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操纵、管理一艘新的，最好还是以‘约克城’命名的航空母舰，用它去同敌人继续战斗！”

1998年5月，继发现“泰坦尼克”号、“俾斯麦”号之后，美国著名海洋探险家罗伯特·巴拉德带领探险队，在当年美国老兵比尔·萨吉、哈里·费里尔和日军参战人员大岗春三、森村次郎陪同下，与美国海军舰艇一道发现了在海底沉睡半世纪之久的“约克城”号——舰上高射炮依然不屈地指向天空！

情报的胜利

鉴于中途岛作战已进入收尾阶段，根据金的统一部署，尼米兹拟派斯普鲁恩斯率得胜之师挥戈北上增援阿留申群岛。此前，弗莱彻已与生力军“萨拉托加”号会合，执掌新的第十七特混舰队。

尼米兹命令两支特混舰队10日上午在中途岛东北1200公里处会合。“萨拉托加”号上有七个中队的107架舰载机，其中一部分将移师“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将第十六特混舰队恢复到“现实条件下的最强战斗力”。之后弗莱彻返回珍珠港，斯普鲁恩斯将北上至距荷兰港仅790公里的“风吹”点，归西奥博尔德统一指挥，任务是“消灭或驱逐阿留申至阿拉斯加地区的所有日军作战力量”。

到6月9日，斯普鲁恩斯北上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西奥博尔德派出众多侦察机在阿留申群岛实施搜索，毫无结果。此时金再次发表高论：包括“瑞鹤”号在内的3艘日军航母可能集结在西北太平洋某处，欲趁我军不备之机急速杀向南太平洋或西南太平洋——这是金始终关注的方向——因此将第十六特混舰队部署在阿留申方向的决定是“值得怀疑的”。对此，尼米兹回电说，如果当日，最迟到次日，阿留申方向没有发现重大敌情，他将命令斯普鲁恩斯返回珍珠港稍作休整。敌人可能已在阿留申群岛某处登陆，但目前还缺乏足够证据。尼米兹的判断是正确的，日军已兵不血刃“攻占”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只是10日才被美军发现。

6月10日拂晓时分，2支美军特混舰队上空乌云蔽日。8时刚过，斯普鲁恩斯接到了尼米兹“暂缓北上，静观其变”的命令。尼米兹同时致电弗莱彻，第十七特混舰队于13日前返回珍珠港。2支特混舰队靠雷达互相定位，并肩南下，希望天气能迅速好转。1小时后，雾霾更重，甲板上数米外不见人影，飞机根本无法起飞。直到11日黎明，舰队行驶到原会合点以南390公里处，天气才放晴到能够实施起降作业的程

度。“萨拉托加”号将10架“无畏式”和5架“蹂躏者”转到“企业”号上，“大黄蜂”号随后接收了9架“无畏式”和10架新式的“复仇者”。随后，弗莱彻掉头向珍珠港返航，斯普鲁恩斯则朝北方2200公里的“风吹”点徐徐挺进。

6月11日9时刚过，斯普鲁恩斯收到了尼米兹的新命令，“第十六特混舰队放弃北上返回珍珠港”。10日，有确切消息表明，日军已登上基斯卡岛和阿图岛。鉴于两岛位于阿留申群岛最西端，对荷兰港暂时无法构成威胁，尼米兹向金建议，第十六特混舰队和西奥博尔德舰队应返回珍珠港，用于应对“今后针对我方利益的更大威胁”，诸如保卫莫尔兹比港或其他基地。金表示认同，如此，斯普鲁恩斯就不用再去北方受冻了。至此，有关中途岛和阿留申的所有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中途岛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尼米兹积极冒险战略的正确性，当然也离不开足够的运气。尼米兹宣称，本次胜利“挫败了敌人针对中途岛的强大攻势，这个攻势无疑是更大计划的基础”。他的判断非常正确，中途岛一旦落入敌手，山本下一目标就是珍珠港。胜利的代价极其高昂。美军战沉“约克城”号和“哈曼”号，损失飞机144架飞机，362名官兵战死——包括108名机组成员。中途岛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荷兰港受到中等程度破坏，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陷落。设施和装备损失对美军不算什么大事，除“约克城”号短期无法弥补，其余损失都能很快得到修缮或补充。

美军的损失绝对物超所值。日军4艘重型航母“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和重巡洋舰“三隈”号悉数战沉，损失战机258架，3057名官兵战死。让山本略感欣慰的是，机组成员仅损失110人，他们大多来自“飞龙”号。加上巡洋舰水上飞机的损失，日军本次海战中共损失机组成员121人。

胜利规模之大让尼米兹如释重负。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山本，同样来自金，更来自他对属下官兵及作战舰艇的强烈责任心。直到此时，尼米兹才真正坐稳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宝座，再不用担心金的威胁了。面对潮水般的赞誉，尼米兹保持了惯有的谦逊，他致电所有参战部队：“所有参战人员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无私奉献、忠于职守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可能觉得光发贺电不太过瘾，尼米兹决定亲自迎接每一队凯旋的将士。6月8日，当满载“约克城”号幸存者的“富尔顿”号归港时，尼米兹上前真诚地与无数水兵握手，对他们的损失表示慰问，对他们的成就表达自豪之情。9日“格温”号和“贝纳姆”号进港后，尼米兹听取了巴克马斯特“约克城”号的沉船细节，之前对他和弗莱彻的些许疑虑一扫而空。

作为中途岛大捷的功臣，斯普鲁恩斯乐于将功劳让与他人。他在6月8日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对弗莱彻在本次战役中率“约克城”号所起的关键作用表示由衷钦佩，“战斗开始前，2支特混舰队进行了良好而顺利的协作”，战斗中“‘约克城’号的攻击和它的飞机提供的情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了一度胜负难料的战斗以我军胜利告终”。因为“约克城”号恰好处于第十六特混舰队和“敌军尚能作战的第四艘航母之间”，所以它承受了对手两轮打击。同一天，在写给弗莱彻的另一封信中斯普鲁恩斯说：“2支特混舰队在您指挥下并肩作战期间，您自始至终待我不薄，我对您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弗莱彻也回报了斯普鲁恩斯的善意，高度赞扬他是“杰出的军官和品格优秀的人”，身上具有两个突出品质，那就是“优异的判断力和勇气”。

6月13日，珍珠港万人空巷，所有人用声嘶力竭的欢呼声迎接凯旋的勇士。尼米兹、德雷梅尔率一众司令部成员早已等候在码头上。舰

一靠岸，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登上去，同尽可能多的官兵寒暄、握手。尼米兹“以美国的名义感谢大家取得的辉煌战绩”。

尼米兹对两位爱将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当晚他就写信给金：“鉴于弗莱彻是中途岛之战中的高级特混舰队司令官且表现极佳，尽管损失了‘约克城’号，我还是希望重申我最近通过急件提出并在给您私人信件中详细建议：任命弗莱彻为中将衔特混舰队司令官，并授予其优秀服役勋章。”在第二天的一封信中，尼米兹建议金给斯普鲁恩斯颁发同样的勋章，以“表彰其在中途岛特别出色地指挥特混舰队作战，表现出极高水准的航海技艺、忍耐力和韧性，最终击败敌舰队并使之损失惨重”。

金暂时搁置了珍珠港的来电。19日，他回电尼米兹：“对第十七特混舰队在中途岛作战期间的指挥进行评估后是否改变了观点？”尼米兹当即回答，“没有。在中途岛作战期间，弗莱彻是该海域的高级特混舰队司令官，负责指挥2支特混舰队的行动。对于他在中途岛和先前在珊瑚海的工作，我要重申并强调我在5月092219电中的建议，即任命弗莱彻为中将衔特混舰队司令官并授予优秀服役勋章”，同时再次强烈要求表彰斯普鲁恩斯“作为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在中途岛之战中的出色工作”。吹毛求疵的金这才勉强回电：“正按你的建议办理有关事宜。”

尼米兹高度赞扬了罗彻福特在密码破译上取得的重大突破，称“这种突破带来了任何指挥员都需要的准确情报”，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当他向金介绍罗彻福特的贡献并建议给他授勋时，后者竟然一口回绝。金的理由是华盛顿、珍珠港、墨尔本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很多，不应突出某一个人。金认为“情报工作对赢得胜利是重要的，但毕竟不那么体面”。

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罗彻福特后来因华盛顿海军情报处有人争功而遭到打压。沽名钓誉者硬说主要功劳是华盛顿立下的，甚至不惜买通罗彻福特的手下来做伪证。当年10月，罗彻福特被以“华盛顿需要专家”为名调回国内，H站站长职务也被解除。对此，尼米兹提出了抗议，他最清楚关键时刻是罗彻福特的情报帮他做出了正确决定。但他的抗议同样无济于事。

后来罗彻福特被派往旧金山看管一个干船坞，再也未能回到自己钟爱的情报部门。一直到1985年，他才被追授“海军杰出贡献勋章”，此时他已去世9年。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再次追授罗彻福特“总统自由勋章”，这是和平时期军人能得到的最高荣誉。1986年5月30日，经里根批准，美国国会做出了44年前就应做出的决定，补授罗彻福特“国会荣誉勋章”。当年10月颁发勋章时，登台领奖的是他的儿子约翰·罗彻福特。2000年，罗彻福特的名字被刻进“美国国家安全局名人堂”。

金带来的麻烦远不止此。6月15日，他特意致电尼米兹，要求2支特混舰队就未能使用水面舰艇对日军发起夜袭“做出合理解释”。这一老调重弹等于质问：在向敌人射击时为什么不同时拿匕首去捅他们？在征求了弗莱彻、斯普鲁恩斯和后期赶到的菲奇的意见后，尼米兹拿出了希望能一锤定音的解释，显然他不想让远在华盛顿的金再就这一问题指手画脚：“快速移动的航母特混舰队中，舰载机的频繁活动大大减少了此类机会，而且使此类攻击在驱逐舰数量没有显著多于护卫需求时无法进行，它们的燃油状况也不容乐观，即使当晚不进行高速航行也是如此。”

似乎觉得对领导这样说话语气重了，尼米兹在电报结尾处绵里藏针地承诺：“我和我的特混舰队指挥官都把您提出的问题时刻铭记在心，相信他们会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换言之就是，以后类似这事儿您老人家忙着就别再操心了。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胜利让尼米兹真正

挺直了腰杆。金很快就将发现，他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坐在家里对前线随意指手画脚了。

对一场空前辉煌的大捷，失意者绝非罗彻福特一人。因为在珊瑚海和中途岛分别损失了“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加上开战之初援救威克岛失败，金对弗莱彻的偏见并未因战争形势改变而改变。和南云在日本海军类似，弗莱彻在美国海军历来被众多专家诟病。甚至有人否认他在中途岛海战的功绩。美国作家弗莱彻·普拉特撰写的中途岛海战纪实中，不但不承认弗莱彻的最高指挥官地位，甚至否认他参加过本次战役。历史学家内森·米勒在1995年写道：“在战后的史书中，没有一个美国海军将领得到的骂名可以与弗莱彻相比，他甚至被斥为贪生怕死之徒。”莫里森在1947年明确指出，斯普鲁恩斯是6月那次航母行动的现场指挥。对这些明显违背事实的说法，当时依然健在的弗莱彻从未站出来争论过。倒是斯普鲁恩斯主动出面做了说明：“在那次战斗中，我是完全受命于弗莱彻将军的。”1959年，斯普鲁恩斯特意手抄了一份报告给自己的传记作家E. B. 波特：“主要是想让您看看，我在最后一页关于弗莱彻将军的评价，他的确干得非常漂亮！”

在斯普鲁恩斯的亲自干预下，莫里森最后勉强承认，“6月2日2支特混舰队会合时弗莱彻获得了战术指挥权”。但他还是心有不甘地补充说，“弗莱彻没有航空参谋，而斯普鲁恩斯有哈尔西的参谋辅佐，所以斯普鲁恩斯在6月4日至6日的关键行动中实际行使了独立指挥权，这对美国无疑是一大幸事”。从前文的战斗进程可以看出，到底哪支舰队的参谋班子表现更加出色。弗莱彻从未参与上述争论。1964年，当老友史密斯为撰写关于中途岛战役的文章向他提出指挥权问题时，再也无法拒绝的弗莱彻说了一句一语双关的话：“我请你注意一句评论，法国约瑟夫·霞飞元帅曾说，‘谁打赢了马恩河战役我说不清楚，但打输了会算在谁头上是毫无疑问的’。”

此时，还有一个人心情也非常复杂。就在美军特混舰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天，病床上的哈尔西很快得到了前方传回的好消息，荣誉本应属于他，至少该和他有关。哈尔西的病情在不断加重，主要受附近修建船坞扬起的珊瑚粉尘及医院油漆抛光作业产生的灰尘影响。6月5日，“底特律”号轻巡洋舰奉命前往旧金山，尼米兹特意安排爱将乘舰回国治疗，副官威廉·阿什福德少校随同陪护。在里士满约翰斯顿·威利斯医院，美国最好的过敏症专家早已等在那里了。当医生告诉哈尔西将开始做过敏性实验以确定病因时，“蛮牛”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那么，你们就先从苏格兰威士忌开始实验吧。”

6月14日是太平洋舰队一个节点，尼米兹实现了“我要找的人到我挑选的人”的重大转变。他到珍珠港已半年，对部下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天，德雷梅尔离任参谋长，前往接替布朗担任两栖部队司令官。新参谋长就是刚在中途岛战役中立下不朽功勋的斯普鲁恩斯少将。他本人不太情愿，但这是战前预定了的。部分内部人士认为，此举让斯普鲁恩斯大丢面子，同时可能使他失去晋升中将的机会。对斯普鲁恩斯本人而言，这应该是极大的幸运，他因此避开了吞噬无数人前程的“所罗门漩涡”。等他再次弃岸登船率第五舰队发起反攻，战争大局已定。他面临的难题已从“能否打赢”变成“能否赢得漂亮”了。

美国人的麻烦很快又来了，原因在于陆军航空兵。从前文可以看出，中途岛海战表现最出色的是美国海军航空兵。航母尚在海上游弋捕捉战机之时，陆军战机已率先回到瓦胡岛，喜气洋洋地宣布了自己的“显赫”战绩。“外间盛传陆军打赢了中途岛一战。”这是“企业”号战斗机中队飞行日志上记录的一句话。6月12日，檀香山报纸公布了记者对斯威尼中校的采访，这位陆军飞行员说：“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寻找敌人，因为海军飞机早已发现了日本机动部队的位置。”这话让人们产生了误解，认为海军飞机在战斗中只起到了侦察作用。记

者鲍勃·特朗布尔在报道中高调宣称：“投弹的那些陆军飞行员亲自报告说，他们击中了3艘航母、1艘巡洋舰，另1艘大型舰艇可能是巡洋舰或战列舰，还有1艘驱逐舰以及1艘大型运输舰。这还不是完全的报告。”

埃蒙斯发给马歇尔的报告间接支持了媒体的观点：“B-26轰炸机2条鱼雷击中航母；炸弹重创1艘航母，可能炸伤1艘；击伤战列舰3艘，重创其中1艘；击沉、击伤重巡洋舰各1艘；重创驱逐舰1艘，该舰可能已沉没；导致2艘运输舰起火。”埃蒙斯还添油加醋地写道：“说心里话，我认为，如果海军不确信会得到陆军航空兵的支援，是不敢以3艘航母冒险与拥有4~5艘航母的优势日军对阵的。”但他也象征性地表扬了海军两句：“当然，如果海军没有以航母来冒险，我们也许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反而可能遭到失败。”

华盛顿高层同样片面夸大了陆军航空兵的能力。6月5日，史汀生放言：“太平洋上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很显然，美国部队主要是陆军航空兵对日军实施了突然袭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我们打垮了日军舰队残部，这是事实。但舰队并未起多大作用，陆基飞机才管用。我认为，目前在夏威夷与马绍尔群岛之间的太平洋是太平的。”6日，史汀生继续得意地说，太平洋的事态似乎已被“我完全控制”，我陆军大型轰炸机在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攻击时技术娴熟，击伤敌主力舰多艘。海军将航母投入战斗，面对数量占优的敌航母部队日子很不好过。埃蒙斯源源不断地把陆军大型轰炸机从夏威夷派往中途岛，最后终于将敌人击退。其中空中堡垒15秒内击沉1艘敌重巡洋舰的细节更是被当作传奇故事大肆渲染。6月12日，就在2支航母舰队返回珍珠港前一天，《纽约时报》以醒目标题“陆军飞行员在中途岛附近轰炸了2支敌军舰队”发表评论员文章，再次讴歌陆军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创下的“丰功伟绩”。

当2支特混舰队回到瓦胡岛时，“陆军打赢中途岛战役”的舆论氛围已经形成。面对众多海军官兵的愤愤不平，颇感无奈的尼米兹只好和稀泥，极力主张陆海军友好合作，只对战报进行了适当补充，并没推翻陆军的说法。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尼米兹指出：“参战官兵表现都很出色。尽管我们的3艘航母在战斗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我为所有参战人员团结协作、完成任务的突出表现感到骄傲。打败日军是美国整个武装部队的胜利。”胜利得益于陆军航空兵的说法一直流传到战后，通过查阅日军档案记录和对有关人员进行审讯，美国人才知道陆军炸弹对日军战舰的命中率为零，空中堡垒投下的322颗炸弹没有1颗命中目标。

出于战争需要，华盛顿在公布损失时刻意进行了隐瞒。7月15日，海军公布“哈曼”号损失，“约克城”号遭到重创“暂时失去战斗力”。直到9月，美国才公开承认“约克城”号已经战沉。

开战以来听到的大都是坏消息，一旦真有好消息传来，美国人一时还真不敢相信。6月6日，有传言珍珠港正在遭到第二次轰炸，甚至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旧金山都遭到了袭击。但随着战事不断公开，媒体情绪开始逐渐变得乐观。《檀香山明星报》高调质问：“日本人不是想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哪里吗’？尼米兹上将知道答案，中途岛之战已经给出了准确回答。”

但美国本土媒体依然小心翼翼。《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告诫说：“华府的专家们认为，日本仍能发动海上攻势。虽然中途岛的胜利使我们在通向最后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还没有稳操胜券。”著名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小心谨慎地写道，“虽然我们打了一个胜仗，但我们还没有到达马尼拉湾或对马海峡”，他把日军进攻没有达成突然性归功于无线电监听和“陆基侦察机，也许还有陆军轰炸机”。

麻烦一个接着一个。8日清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H站同时收到了华盛顿的电报，“很显然，有人把侦收到日军作战计划的秘密泄露给报界了”。6月7日，《芝加哥论坛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美国海军掌握了日军作战计划，在太平洋上大显身手。”文章开头写道：“据海军情报部门可靠人士透露，美国海军在战役前若干天就已掌握了日军参战部队的情况。”文章后半部分说，“即使日军对荷兰港发动了进攻，但美军最高司令部依然相信日军进攻目标是中途岛”。报道不但详细叙述了日第一、第二机动部队的情况，连护航舰只都写得一清二楚。文章最后明确指出，中途岛美军的胜利是靠情报取得的。

文章并未提及密码破译问题。但如果日本情报人员看到报道，势必怀疑作战计划泄密，进而加强密码保护，今后美军将失去宝贵的情报来源。事情原因很快查清，《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斯顿在乘“切斯特”号重巡洋舰返回圣迭戈途中，“列克星敦”号前副舰长塞利格曼给他看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下发的作战计划，他报道的内容即来源于此。

金斥责说“这次危机可能影响到未来整个战争”。为了不引起日本情报部门注意，美国情报部门走了一着险棋，既没采取收回报纸的强制措施，也没对约翰斯顿进行公开审讯。一个最高陪审团认为，约翰斯顿作为记者并未违反国家法律。随后所有海军军官均接到了金的警告：“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将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塞利格曼1944年被勒令退役。不然，战争后期美军有多得数不过来的航空母舰，他完全能捞到一个舰长位置的。

美国人的小小伎俩果然得逞。或许日本情报机关并未注意到这篇报道，或许以为既然能够公开发表，就纯属记者吸引读者的凭空杜撰。超级自负的日本人坚信自己的密码永不可能被破译，之后一直沿

用原来的密码系统，只偶尔变化一些附加数码组，由此导致山本五十六亡命于布干维尔。

中途岛大捷的喜讯迅速传遍世界。尼米兹上将收到了除轴心国外几乎所有盟国的祝贺电报。金在电报中高度概括说：“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350年来第一次决定性败仗，它结束了日本的长期攻势，恢复了双方在太平洋上力量的均势。”华盛顿高层一致认为，这场决定性战役将对阵双方重新拉回了起跑线。军事分析家甚至预言“美国将很快转入反攻”。

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冷静许多，他告诉罗斯福总统：“中途岛海战的胜利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也是一次侥幸的胜利。”

胜利消息传到布里斯班，麦克阿瑟既忧又喜。忧的是如此功绩竟然跟他关系不大，势必对他争取太平洋战场总指挥权不利，喜的是下一步日军战略方向势必南移。他兴奋地对萨瑟兰及众参谋宣布：“日军下一步作战行动只能集中在南太平洋，到我们披挂上阵的时候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前有一点好消息就跳出来高度评价的罗斯福本次略显含蓄，他以一位成熟政治家的口吻致电老朋友丘吉尔：“首相阁下，我们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

倒是丘吉尔对美军的胜利不吝赞美之词：“这一值得纪念的胜利不仅对美国，对整个同盟国的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对士气的影响是广泛而及时的。这一胜利一举扭转了日本在太平洋的优势。曾经使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力量遭到挫败达6个月之久的敌人所炫耀的优势，现在已一去不复返了。”

诚如美国战史专家戈登·布兰奇所言：“美国人从此放下了盾，拿起了剑。在以后的交战中，他们再也没有放弃过战略攻势。”这也

许正是中途岛大捷的伟大意义所在。

6月6日下午，一向勤勉的东条破例邀请德国、意大利使馆人员在多摩川举行乘马会。虽然贵为内阁首相，但陆军出身的东条同样无法第一时间从海军得到最新消息。游玩途中，一辆黑色轿车行色匆匆地赶了上来，车里钻出来一位全副武装的陆军军官。

“海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趴在东条耳朵上说。

“在中途岛？”一向沉默寡言的东条追问。

“是的，他们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

东条颇有点幸灾乐祸，“海军不听陆军劝告，硬要打这一仗”。说到这儿，他停住了，似乎觉得再说下去与首相身份不符。海军损失，对陆军也没好处，这点觉悟东条还是有的。他叮嘱田边，“切不可把消息泄露出去，绝对保密”。

早在6月5日晚上，裕仁已得到中途岛前线日军遭遇重大挫折的消息。军令部一直不敢汇报，一是担心裕仁受惊，二是想等情况核实之后再详细报告。但裕仁通常是知道前线作战情况的。侍从武官有一条“热线”直通大本营，24小时保持畅通。即使在深夜，大本营有重大消息也会及时通告。听到噩耗的裕仁陷入沉思，良久不语，之后两天拒绝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包括内大臣木户幸一。

木户直到8日才知晓此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海军的损失给我们带来了无法言语的痛苦，但陛下依然勇敢面对了这一切。他的面容没有丝毫改变，反而鼓舞大家：虽然海军的损失非常可惜，但是不应该因此丧失战斗精神。”裕仁告诉木户，他已命令永野“在未来行动中继续保持积极进攻的态势”。木户为之动容，在日记末尾写道：“我为陛下的勇气所折服，感谢上苍赐予我国如此优秀的君主。”

6月10日，东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络会议商讨对策。海军并未向与会陆军代表透露中途岛海战的损失情况。首先发难的是参谋次长田边，“海军在战略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遭到了不应有的失败”。

东条趁机火上浇油：“海军不听陆军劝告，坚决要打这一仗，否则怎会弄到这般境地？”此时他的身份好像又变成了陆军大臣。

岛田海相、泽本次官、永野总长、伊藤次长等海军代表虽然对陆军的骄傲蛮横、落井下石非常不满，但仗毕竟是自己打输的，也只好闷着头一声不吭，耐心听着陆军的数落。

现场气氛非常尴尬，还是裕仁打破了沉默。他叹口气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这也不是海军的本意，众卿就不要互相指责了。陆海军本为一家，应该精诚团结为要。”他将目光转向永野，“朕所望者，乃盼海军不要因此低落，变得无所作为或被动，应继续努力干下去。”

永野、岛田等人唰地一声肃然起立，慷慨陈词：“海军全体将士，愿为帝国和陛下效命沙场，虽死无憾！”

对永野等人的表态，裕仁显然非常满意。他接着问：“该如何向国民交代这次作战的结局呢？”

东条立即建议：“现在我们的将士正在各个战场浴血奋战，切不可把消息泄露出去，否则将大大影响官兵的士气。”

此举无疑是在为海军遮羞，永野等人立即同声附和东条，“事情还是要绝对保密为好”。

东条建议公布阿留申作战结果，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隐瞒事实这一点上，裕仁无疑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他要求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不管对军队还是民众“严密封锁海军战败的消息”。这样，除

天皇和极少数高层人士，外界很少有人知晓事情的真相。即便是高级将领，知情者也寥寥无几。陆军中大部分人据此认为，海军依然具备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6月14日，战败之师联合舰队返回柱岛。即便到了日本近海，所有人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到处都有美军潜艇出没的警报。为保证最后航程不再遭袭或出现之前的碰撞事故，佐伯海军航空队派出了引导飞机。主力舰队顺利通过丰后水道，“大和”号在19时顺利泊港。当晚，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举行了彩旗和提灯游行，热烈欢迎“帝国海军凯旋”。

第二天一早，“长良”号就向1艘战列舰徐徐驶近，一艘艘小艇满载原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的南云、草鹿、源田等人，他们一个个神情沮丧地登上了后来被称作第三舰队的临时旗舰“雾岛”号。在这里，源田的助手吉冈忠一于6月21日完成了著名的《南云报告》。

之前在6月11日，裕仁已谕示军令部，中途岛伤者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返回，禁止与外界发生任何接触，“直到他们伤愈后精神振作，缄口不谈往事、重新得到任命为止”。这一严酷指令一度让水兵开始质疑天皇的所谓“仁慈”。

舰队回到柱岛时，上述命令立即得到严格执行。伤病员未能弃船登岸，而是直接被转移到医务船“冰川丸”和“高砂丸”上。随后，618名伤员分别被送至吴港、佐世保和横须贺海军医院。船靠岸时间选择在深夜，为的是避免让人看见。伤员沿着一条由海上警察严密警戒的道路被秘密送进医院。大部分人被列为“特殊病人”隔离在特殊病房里，不许与外界接触，连父母和妻子也不能探望。这样，帝国海军铄羽中途岛的消息就不会被传播出去。

渊田是在担架上被盖得严严实实从医院后门抬进去的。他认为这是以医疗之名行监禁之实，甚至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名战俘。身上的伤

虽然很痛，但更痛的伤在内心深处。只有得到特殊许可的医护人员才能出入病房。禁止任何形式的通信，连家书也不能传递，严禁接打电话。日本海军已给这些人打上了“绝密”印戳。少数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甚至更长，还常常因战败受到医护人员的羞辱。

一次，一名护士夹带一份《朝日新闻》进入“加贺”号鱼雷机飞行员前田武的病房。报纸醒目的大标题显示“日军在中途岛再次取得大捷”。在渊田和前田看来，这完全是弥天大谎。渊田认为纸终究包不住火，明智的做法是向民众公布真相，以证明政府相信并依赖民众的勇气和决心。如果采取如此简单粗暴的欺骗方式，这场战争日本输定了。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草鹿。

那些未受伤者也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很多幸存军官被发配到边缘地区或荒岛任职，大部分士兵迅速被派往南太平洋作为补充兵员，不许回国探亲，出发前不能和家人道别。一些人禁不住为之哀叹，“除非阵亡，否则是不可能回国的”。海军高层就是用这种残忍的方式让官兵为他们的错误买单。

虽然拍摄的资料已在大火中焚毁，记者牧岛同样被关进收容所好几个星期。释放条件是今后禁止踏入东京一步，否则将被宪兵队无情逮捕并关押。牧岛随后被发配到了南太平洋。

6月10日，细萱接到了泽本长官和伊藤次长联合发来的一份通知：“兹决定公布中途岛战役我方损失如下：1艘航空母舰损失，1艘航空母舰遭重创，1艘巡洋舰受重创，35架飞机未能返回。”15日，宇垣正式宣布：“除大本营公布的信息之外，不管在海军内部或者对外部人物，都勿要提及有关中途岛和阿留申战役的任何情况。在海军内部公布‘加贺’号已经损失，‘苍龙’号和‘三隈’号严重受损，这几艘舰的名字将不对外公布。”

政府通报一直到6月21日才正式公布。第六舰队参谋长三户寿通报了官方的最新说法：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和遭重创的军舰，原则上要求保密，但可以根据情况做谨慎处理；适当时机将“加贺”号、“苍龙”号、“三隈”号除籍；“赤城”号和“飞龙”号暂时保留在船舶登记名册之中，但停止作业；关于船员的调令随后逐步下达；关于阵亡将士，海军省人事部门将通知其家属，但不许提及沉没舰名；关于其他损失，“赤城”号和“飞龙”号着火，严重受损，“谷风”号、“矶风”号、“岚”号轻微受损，“最上”号、“矶波”号、“浦波”号被击中，“最上”号中度受损，其他舰只受损轻微。

与之相配合的是，所有涉及中途岛战役的文件和原始资料全被收缴并列为“绝密”，在日本战败后被集体销毁，除了在塞班岛于南云身边意外发现的《南云报告》。这也许正是今天我们眼中的中途岛海战依然疑点重重的主要原因。

但公开宣传是另一种语调。6月10日，东京大本营高调宣布，中途岛战役终于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最强国”，“确保了太平洋上的皇威”，这场战争“确系一战而成定局”。

6月11日，《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刊登了一幅图画：“1艘美军航空母舰遭日机攻击正徐徐下沉。”图画上方的解说词是：“帝国海军再次取得划时代胜利。”画面下方是一段热情奔放的文字：“美国企图以舰载机对日本进行游击战之全部企图终成泡影。强大的帝国海军又击沉了2艘大型美国航母。这一划时代的胜利是于6月4日至7日奇袭荷兰港以及中途岛时取得的。战争开始时美国有7艘航母，现在只剩2艘，形势对他们是绝望的。”

同日，海军记者伊藤正德发表了广播讲话。次日，芝加哥《每日论坛》引用了他讲话的部分内容：“鉴于中途岛战役的辉煌战果，我

们不应因损失2艘航母而垂头丧气，因为我们的所得大大超过了所失。”此后，日本所有媒体都不再提及损失了。

6月15日，大本营再次发表补充战报：“先前公布奇袭中途岛的战绩中，除击沉美军2艘航母和1艘驱逐舰，还应加上1艘‘旧金山’级A级巡洋舰和1艘潜艇。”官方公报一味强调北方行动的重大胜利，“太阳旗已高高飘扬在美国领土上”，对失利的中途岛方向一直含糊其词。

裕仁惊喜于民众对中途岛之战的反应，打算颁布诏书“嘉奖参战将士”。以木户为首的顾问团劝谏裕仁，“事情还没有绝望到需要陛下降低身份亲自进行宣传的地步”。

山本果真给了南云和草鹿将功补过的机会，两人依然稳坐航母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的宝座。大本营正在大肆宣扬中途岛之战，宣布一场“大捷”后突然换帅，连小学生也会提出质疑。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山本和宇垣。星星呀还是那个星星，山本也还是那个山本，他依然主掌联合舰队，直到翌年战死于布干维尔。

在田纳西州，珍珠港被美军俘虏的酒卷和男已冷静多了。他相信自己从美国报纸上读到的消息才是真实的，日军在中途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在被押往战俘营的旅途中，酒卷惊叹于美国广袤的国土和数不清的工厂，意识到自己国家尚未真正体会到美国的全部威力，中途岛一战不过是日本走向失败的开始罢了。

“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日战区，当然也包括棉兰老岛最大的日裔聚集地达沃。37岁、身材瘦小的西野源是《每日新闻》记者。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他奉命采访南方战况，就带着一个8人小组在6月初来到达沃。6月7日，他接到了总编辑派来的新任务，随新组建的第十七军前往新喀里多尼亚采访。10日，他们赶上了东京宣布中途岛大捷，所

有日本人都处于癫狂之中，西野参加了陆军军官在旅馆举行的即兴祝捷大会。

在细读了报纸上有关中途岛战役的报道之后，西野感觉疑虑重重。凭借多年职业习惯的敏感，他总觉得报道有点含糊其词。西野悄然离开庆祝现场，回房间打开了短波收音机，慢慢调谐直至听到施特劳斯圆舞曲乐声。一位女播音员宣布这里是旧金山电台，报告“美国在太平洋上取得了一次大胜利”，接着满怀信心地说出了击沉日军4艘航母的名字。

西野知道这才是事实。听到楼下军官仍在喝酒、高声唱歌，西野不免感到悲哀，他们竟如此幼稚地庆祝伪造的胜利。西野不敢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任何人。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信，换来的只会是自己被宪兵抓进牢里。

两个月后，西野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报道小组仍随第十七军出发，但不是去原定目标新喀里多尼亚，而是去所罗门群岛中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岛屿。这个小岛，地图上是不找不到的，它的日语发音叫“卡打鲁卡那鲁”。

在英语中，它的名字叫“瓜达尔卡纳尔”。

| 第三章 |

喋血瓜达尔卡纳尔岛

“瞭望塔”计划

1942年6月30日，美国阿拉米达海军航空站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1架大型西科斯基XPBS-1型水上飞机降落时不慎被一根原木顶翻，飞行员重伤、副驾驶死亡，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几乎人人带伤，美国太平洋舰队作战处长麦考密克上校两节脊椎骨裂，头部鲜血直冒。当时坐在上校对面，正和他玩纸牌的那个老头儿受伤轻微，只有一些清肿和破皮，是所有人中伤势最轻的一个。

当海水开始灌入翻倒的机舱时，舱内的人不顾伤痛打开舱门，爬出来站到了机翼下部。救生艇飞快驶了过来，救生员和医护人员爬上机翼，带领或搀扶乘客登上小艇。所有人浑身湿透，冻得发抖。当救生艇慢慢驶离飞机时，那个披着一毯子的老头儿依然站在艇尾回头张望，显然飞机里仍有重伤者。

“你给我坐下！”一名年轻的水兵对他大吼道，老头儿乖乖地坐了下去。

水兵忽然发现那人袖口有他从未见过的很多条金边，他立即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红着脸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道了歉：“对不起，将军。”

尼米兹显然并未生气，他和蔼地告诉年轻人：“水兵，你忠于职守，做得很好。”

副官普雷斯顿·默塞尔中校非常担心司令官的伤势。尼米兹指着 he 怀里紧紧抱着的东西说：“中校，我没什么，上帝保佑，那只公文包没有丢掉。”公文包里装着的正是太平洋舰队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上帝在关键时刻再次眷顾了正义一方——所有人中只有尼米兹伤势最轻。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将军重伤或身亡，后果不堪设想。据美

国高层后来透露，当时可能接替他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大西洋舰队司令官英格索尔上将和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罗伯特·戈姆利中将。前者对太平洋缺乏足够的了解，后者的缺点在随后的战事中我们就能发现。事实上，如果没有尼米兹最后的坚持，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结局将大大不同。

6月初，凯瑟琳女士已从华盛顿移居西海岸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这里距尼米兹经常回国与金上将会晤的旧金山很近。几天前，旧金山海军第十二军区司令官约翰·格林斯莱德中将曾打电话问她，30日早晨是否愿意到阿拉米达附近的机场去。凯瑟琳立即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叫她去海军机场肯定不会是研究西海岸防御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丈夫回来了。她立即回答道：“非常愿意去。”

凯瑟琳最先得到的却是飞机出事的消息。她看到了被抬在担架上的麦考密克，那一头鲜血着实让她心惊肉跳。好在丈夫很快出现了，除了浑身湿透，并无大碍。已分别半年的夫妇紧紧拥抱在一起。

在对擦伤进行简单治疗之后，尼米兹夫妇根据第十二海军军区的安排住进了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套房。特殊时期飞回国内的尼米兹肯定不是专程回来看夫人的，他此行的目的是与金上将共同商讨盟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洗完热水澡的尼米兹很快得到了一个令人愉悦的消息。华盛顿的激烈争论仍在持续，金正就下一步作战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博弈，至少要到7月3日才能前来会晤。这就意味着他不但有充足时间养伤，而且和夫人有了难得的几天休闲时间。

中途岛战役的胜利让盟军太平洋战场的低迷士气为之一振。在美国国内，民众要求趁机向日本人发起反攻的舆论扶摇直上。虽然日军疯狂的进攻势头暂时得到遏制，但就全球战局而言，盟军依然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马歇尔冷静认为，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仅仅算“最勉强

的成功”。根据盟军“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他不赞成在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

欧洲和大西洋局势在持续恶化。“我们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6月6日，在向老朋友丘吉尔通报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后，罗斯福担忧地说，“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俄国战线。”苏联红军在哈尔科夫遭到惨败，德军正快速向克里米亚和高加索进军。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后飞往伦敦和华盛顿，争取英国和美国“8月或9月在西欧登陆”。对此丘吉尔“不做保证”，他担心1942年匆忙越过英吉利海峡发动强攻以减轻俄国的压力将是一次“牺牲性的登陆”。英国人的日子同样不好过，遭隆美尔重创的英第八集团军正大踏步向托布鲁克撤退，奉调前往印度的军队不得不掉头回去应付苏伊士运河出现的危机。

6月17日，丘吉尔再次飞赴华盛顿，寻求美国人支持他开辟第二战线的替代战略，就是将登陆地点由西欧改为北非。6月20日，两位领导人做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集中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研制原子弹。丘吉尔认为，同盟国“经不起在这个重要领域被敌人超越的致命风险”。目前只有美国拥有制造这种武器的财力和工业能力。第二天，当两人回到华盛顿时，又有噩耗传来，攻克了托布鲁克的隆美尔兵锋直指阿拉曼。7月2日，坏消息接踵而至，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如果在俄国作战的德军突破高加索与隆美尔会合，那么德国和日本在中东会师就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罗斯福当即表示进一步加大援助力度，帮助英国人死守埃及，他甚至答应在万不得已时向那里派遣1个美国师。危机不仅在陆地上存在，邓尼茨的潜艇在大西洋上兴风作浪，盟军仅6月份就损失商船62.7万吨，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维持大西洋生命线也成为当务之急。马歇尔认为“这真是严酷的时刻”。7月4日，当丘吉尔离开时，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但有一点非常明显，

只要丘吉尔大老远跑过来了，不管是援助中东、加强大西洋护航力量以及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都将对盟军在太平洋投入更多军事力量造成不利影响。

对欧洲和英国人缺乏兴趣的金吵嚷着要加大对日本的攻势——这显然更符合美国的民意。国会的政治家则要求首先将日本人赶出阿留申群岛，让太阳旗飘扬在美国领土上实在闹心。但在军事家眼中，北太平洋远不是战略重点，让日本人先在那里玩着无伤大雅。由于保住了中途岛，中太平洋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如此，战略重点毫无疑问转向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尤其莫尔兹比港依然危机四伏。

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一再强调，日军将绝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他管辖的区域。除非他得到的人力、物力比尼米兹多很多，否则势必大难临头。中途岛硝烟尚未散尽，6月8日，耐不住寂寞的麦克阿瑟就向华盛顿建议：发动一场代号为“塔尔萨”的大规模攻势，在两周内夺取拉包尔，“迫使敌人退回到700海里外的特鲁克去”，从而获得“多方面的战略优势”。麦克阿瑟开出了条件，除了他的3个步兵师，如果再给他“一个经过两栖作战训练和有充分武装配备的海军陆战队师，一支包括2艘航母的特混舰队”，他就可以在14~18天内轻松实现上述目标。

其实麦克阿瑟对拉包尔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运输能力连莫尔兹比港美澳联军数千人的后勤补给都保证不了，何谈发起大规模两栖作战夺取日军重兵把守的拉包尔？麦克阿瑟的大胆设想并没有具体行动计划，更多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内敛之人，尼米兹嘴上不说，心里对老麦一直觊觎太平洋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不太痛快。在此之前，5月27日，他煞有介事地告诉麦克阿瑟，可以借给他一个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用于破坏刚刚被日军占领的图拉吉水上飞机基地。对此，麦克阿瑟严词拒绝，才给一个营，逗我玩哪？这

事儿很快传到华盛顿，对南太平洋一直情有独钟的金，支持强力瘫痪或摧毁日军前进基地，“尤其是图拉吉”。但他也认为一个营兵力太少。看到领导认真了，尼米兹在6月1日辩解说，从未打算靠一个营占领图拉吉，只是想让那里的设施无效化，阻止敌军站稳脚跟而已。

马歇尔却对麦克阿瑟的“塔尔萨”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这一作战无疑将在陆军指挥下进行，海军只处于从属地位。他立即写信给金，请他尽快借给麦克阿瑟一支海军陆战队和几艘航空母舰，协助老麦完成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信件未能寄出，金的信已先到了。金指出麦克阿瑟的计划完全没有可操作性，他无论如何不会把宝贵的航母交给陆军指挥。他指出，把稀缺的航母派往暗礁密布和海图不清的所罗门海区，进入敌陆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完全不可取，属于不折不扣的冒险行为。金坚持步步推进逐步拿下所罗门群岛，以便能够修复机场，用陆基航空兵支援下一步的进攻行动，最终攻取拉包尔。最后金强调，海军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主要是海战和两栖作战性质，由驻澳大利亚的陆军部队支援跟上”。很明显，两人都想在下一步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此，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他提出对日军的反攻应该实施统一指挥，言外之意是应该由他，而且只能由他来指挥，因为战斗是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也就是他的地盘内进行的。金对麦克阿瑟统一指挥的说法举双手赞成，同时提出担任这一职务的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位海军将领，因为包括陆战队、特混舰队、运输舰及护航舰船只能来自太平洋舰队，作战指挥应该由尼米兹或戈姆利负责。金进一步解释说，正如你马歇尔过去提到的，在欧洲作战的部队大部分是陆军，由你们出任最高指挥官合情合理。即将开始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作战部队主要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由我们出任最高指挥官同样理所当然。最后金大度地说，在海军及陆战队攻占上述岛屿之后，陆军倒可以派出守备部队

担负起诸岛的防御任务。换言之，打仗你们就别掺和了，给你们留一些看家护院的轻活儿吧。

对此马歇尔自然不会接受，双方为此争执不下。陆海军首脑就谁主导下一阶段作战进行了长达2周的激烈辩论，备忘录频繁地换来换去，估计连军方的“快递小哥”都累趴下了。脾气暴躁的金最后使出了撒手锏，公开威胁马歇尔：“即使得不到陆军支援，海军也将单独发起进攻行动。”这话让马歇尔非常生气，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但作为军事家中最具政治家素质的人，马歇尔还是决定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再做答复。

麦克阿瑟显然没有马歇尔那么好的涵养，他怒气冲冲地致电华盛顿：“综观全局，很明显，海军企图独揽太平洋作战的指挥大权，认为陆军只居次要地位，应该把部队交由海军或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支配或指挥。”他接着说，所有这些都是“海军为实现独揽国防大权”制订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他担任参谋长期间“偶然发现的”。用陆军守卫海军攻下的太平洋各岛，海军就能保留自己的陆战队，随心所欲开展各项军事行动，把陆军彻底抛到萝卜地里去。

马歇尔一时左右为难，他内心是赞同麦克阿瑟的，但知道这样干耗不是个事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双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达成公平的妥协。马歇尔等了几夭，让整个局势平静下来，然后在6月29日以和缓的语气回信给金，建议双方坐下来商定一个折中的方案。

可能因为身居高位，金同意适当做出一些让步。马歇尔发现在很多时候，比之于麦克阿瑟，金还是比较容易打交道的。经过几天反复博弈，7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了名为“瞭望塔”——寓意展望未来——的作战计划。计划实施共分三个阶段：

一、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及附近要地。该阶段由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上将任战略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1942年8月1日。

二、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后，向巴布亚半岛的萨拉莫阿和莱城挺进，将日军全部逐出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地区。该阶段由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任战略指挥。

三、对日军重要军事基地拉包尔实施两面夹击，夺取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迫使日军退回到特鲁克去。该阶段仍由麦克阿瑟实施战略指挥。

因图拉吉及周边地区位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作战范围，战役第一阶段势必会有太平洋战区的部队进入上述地域。谁都清楚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嘴上不吵，心里互不买账，未来战役指挥势必产生大量摩擦。为此联席会议做出决定，将两战区的分界线由原来的东经160度改为159度，这样第一阶段的作战就全在尼米兹地盘上了。

7月2日，尼米兹见到了美国舰队助理参谋长里奇蒙德·特纳海军少将。之前金曾向他建议，由特纳出任下一步反攻行动的两栖指挥官，“既然特纳已深入参与了南太平洋两栖作战计划的制订，他在这方面应该能够派上用场”。

和美国大多数海军将领一样，57岁的特纳同样是海军学院1908年毕业生，成绩在201名学员中排名第五。尼米兹大四时，特纳入学，两人在学校应该见过面。特纳起初对海军航空兵很感兴趣，并于1927年成为一名“迟到的老哥”，随后在多个海军航空部门任职。但1936年他主动放弃了航空专业，认为这一行局限性太大，减少了跻身将军行列的机会。特纳希望能指挥一艘战列舰，却在1938年作为弗莱彻的下属出任重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舰长。这让他在这段时间里郁郁寡欢。

在美国海军中，特纳绝对属于性格鲜明的另类人物。他精力充沛，办事雷厉风行，但绝对称不上正直无私。尽管出场比其他大腕儿晚了一些，但特纳几乎参加了美军反攻阶段的所有战役，赢得了“两

栖作战大师”的美誉。特纳极其自负，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引用卢梭的一句名言：“上帝在创造了我之后，就把模子打碎了。”“恐怖特纳”一方面坚忍不拔、聪明过人，另一方面粗鲁暴躁、刚愎自用、咄咄逼人，喜欢越权干涉与自己不相关的事务。弗莱彻对特纳非常敬重，他在1940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自己的这位下属是“美国海军中最聪明、最强硬的人之一”。但特纳一向看不起弗莱彻。当他1940年10月离开“阿斯托利亚”号履新时，弗莱彻曾握着他的手说：“好吧，咱们一直合不来，但你总是给我把船管得很好。”即使到了战后，1963年，弗莱彻还曾告诉特纳的传记作者乔治·戴尔：“任何接替特纳的舰长都非常走运，只要把螺丝稍微拧松一点，就能得到一艘完美的船。”

作为美国海军最负盛名的两栖作战指挥官，特纳曾屡屡在接令之后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发起进攻，但他也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如此评价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他身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刚在成绩册上给他记下一笔大功，紧接着就要记上一次大过”。当时陆战一师作战参谋——战后官至海军陆战队上将——梅里尔·特文宁中校认为特纳极端自负，“一方面指天发誓坚决要为自己犯下的任何错误承担所有责任，另一方面断然否认自己曾犯过哪怕一丁点错误，他认为他是一贯正确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特纳大放厥词，说早料到那天日本人会偷袭珍珠港。可惜没人跟他较真，凭此言论完全可以追究当时身在核心部门的特纳渎职或“知情不报”的责任。事实上，金让特纳离开华盛顿另有一层不能言明的原因，暴烈的脾气导致他已无法与陆军共事。说实话，金比特纳，也就地上蹦到席子上，高不了多少。

7月3日，金带一众幕僚神气活现地出现在旧金山。在4日的会议上，他传达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瞭望塔”计划。同时放言，在完成上述任务后，下一步将以拉包尔为基地沿特鲁克、关岛和塞班岛

进攻日本本土。在宣布由尼米兹出任第一阶段作战总指挥后，金指出麦克阿瑟的任务是“阻截敌军在作战区域西方的空中和海上活动”。金强调如果作战使航母面临过多危险，尼米兹可以命令海军舰队“在任一阶段结束时撤退”。此外，在三个阶段作战期间，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官将始终保持对两栖部队的直接战术指挥。为防止麦克阿瑟从中作梗，金指出所谓的159度线并非中国长城那样不可逾越，海军就是越过了该线也不归麦克阿瑟指挥。

尼米兹提出，用“企业”号、“萨拉托加”号和7月初刚从大西洋转来的“黄蜂”号组成航母特混舰队参加第一阶段作战，只留“大黄蜂”号在赤道以北警戒中太平洋。金谨慎地表示同意。首批“埃塞克斯级”航母1943年夏天才能服役，在将近一年时间里，太平洋舰队就只有上述4艘航母。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戈姆利中将并未出席本次会议，他受命前往墨尔本“修补海军的篱笆”，确保麦克阿瑟合作。相比日本陆海军的纠缠不清，这美国人好像也强不到哪儿去，很多精力花在内耗上了。

会议最后，金提出将刚刚下水的新式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从派伊中将的第一特混舰队调出，充实到以“企业”号为核心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中去。这艘排水量44800吨的船是一战后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战列舰，装备9门410毫米主炮，27节航速使它勉强跟得上航母的节奏。金同时说明，8月份将有另两艘这样的船补充太平洋舰队。对日军经常用快速战列舰陪航母出航，尼米兹一直非常羡慕，他希望看到自己的战列舰如何与航母并肩作战。

第一特混舰队司令官派伊中将和海军人事局长兰道尔·雅各布斯少将参加了会议。雅各布斯提醒两位上将，弗莱彻晋升中将的手续正在办理。如有必要，他可以在发布正式通知前请罗斯福总统特批。会议结束之后，特纳连夜飞往珍珠港。

前文提到，盟军在所罗门群岛一带活跃着一支不穿军装的特殊队伍，他们就是被称作“斐迪南”的众多海岸观察哨。这样的观察点，所罗门群岛多达64个。在图拉吉对面的一个大岛上，这样的“斐迪南”就有6名，最著名的当属澳大利亚派驻该岛的行政官马丁·克莱门斯上尉。由于在战争期间表现突出，这位当年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运动员战后获得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颁发的多枚勋章。每一名“斐迪南”都有一组当地土著为其服务。为更好获得情报，这个岛上一个叫麦克法郎的“斐迪南”还曾打入日军设营队当帮工。7月初，克莱门斯向澳大利亚海军部发出重大敌情：日军正在该岛的隆加平原修建机场，进度惊人。随后美军侦察机证实，克莱门斯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

消息传到华盛顿，立即引起美军高层的高度重视。这个机场一旦建成投入使用，日军的作战半径将一下子扩大1000公里。从那里起飞的日军战机将威胁到圣埃斯皮里图、埃法特、新喀里多尼亚一线，意味着盟军上述基地不久将饱尝日本人的航空炸弹。

突如其来的消息改变了“瞭望塔”计划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使形势变得越发严峻。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做出决定，第一阶段夺取圣克鲁斯群岛的计划取消，代之以日军正建机场的那个大岛，必须在机场建成前予以占领——名不见经传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就此进入我们的视线。

1568年夏天，西班牙探险家阿尔瓦罗·德·门达尼亚带领2艘帆船从秘鲁起航，前往寻找理想中所罗门国王的金矿。3个月后，船队在新几内亚东部发现了一群绿色的岛屿。门达尼亚期盼可以在这里找到黄金，便引用《圣经》中的黄金之国为其命名。每发现一个新岛屿，他就依次让手下的水手为其命名。当轮到佩德罗·德·奥特加时，他对着面前的那个大岛喊出了家乡“瓜达尔卡纳尔”的名字，这个名字最

早属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小镇。当时门达尼亚并未发现黄金。因条件恶劣极难进入，之后几个世纪很少有人涉足这里。

如果将所罗门群岛喻为通向日本本土的一架梯子，那瓜达尔卡纳尔岛恰好是梯子第一阶。瓜岛位于赤道以南10度，长145公里，宽40公里，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形状似四季豆。空中俯瞰，它风光旖旎，仿佛一座热带天堂。海边遍布五彩斑斓的珊瑚，沿海是葱郁茂密的原始森林，南岸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北岸山麓下丘陵起伏，沿海地带有小片平原。实际上，瓜岛远非天堂，完全是一个失乐园。这里酷热难耐，时常大雨倾盆，白蚁、疟蚊、鳄鱼、蜥蜴、毒蜘蛛、蚂蝗和蝎子遍地皆是。1908年，到这里访问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下了小说《纯洁无邪、充满原始风味的处女地——瓜达尔卡纳尔》。书中写道：“假如我是国王，惩罚敌人最严厉的办法就是将他放逐到那个鬼地方去。”他万万没料到，34年之后，笔下的这座岛屿竟成为美日双方激烈较量的核心舞台，一场规模空前的海陆空大战在此隆重上演，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瓜岛从此闻名遐迩。

7月5日晚，尼米兹乘机飞离旧金山，翌日上午安全抵达珍珠港。当天下午，尼米兹携新任参谋长斯普鲁恩斯与弗莱彻、菲奇、金凯德、特纳等高级将领就“瞭望塔”计划第一阶段作战进行会商。会议确定，战役总指挥由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戈姆利中将担任。特纳指挥以运输船为主组成的第六十二特混舰队，将承担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送上瓜岛。弗莱彻将率以“萨拉托加”号、“企业”号、“黄蜂”号为核心组成的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为运输船队护航，同时为登陆作战提供空中及舰炮火力支援，阻击日军陆基航空兵及水面舰艇一切反击行动。以南太平洋战区陆基航空兵、水上飞机部队组成第六十三特混舰队，由约翰·麦凯恩少将指挥，对弗莱彻和特纳的作战行动提供支援。尼米兹指出，麦克阿瑟将派出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基航空兵压制日军拉包尔机场，同时派部分水面舰艇参与护航和登陆作战。

最后，尼米兹对航母舰队提出类似中途岛战役的限制，“在无法对敌人造成相当伤害的情况下，不得轻易冒险”。

会后，尼米兹将弗莱彻叫到办公室，出人意料地拿出一枚美国海军优秀服役勋章。这枚勋章的嘉奖令上写着：“表彰受奖人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特混舰队司令官的卓越功勋。在这个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他以杰出的技艺和智谋指挥特混舰队，先在1942年5月于珊瑚海，继而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一带重创敌军。”尼米兹本拟在公开场合为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同时授勋，但后者的勋章至今未到，弗莱彻即将受命出征，只好临时在办公室将就一下了。尼米兹告诉弗莱彻，他晋升中将的手续正在办理。当晚，尼米兹、弗莱彻、斯普鲁恩斯、特纳、默里及太平洋舰队联勤部队司令官威廉·卡尔霍恩少将共进晚餐。翌日，弗莱彻将率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远征南太平洋。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在中途岛遭遇了开战以来的首次惨败。东京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大本营在6月11日宣布“攻占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FS作战推迟2个月”。对南太平洋情有独钟的军令部对此一直颇有微词。永野等人认为，联合舰队实力仍远在美国之上，完全有能力继续实施FS作战。作战部长福留繁要求联合舰队就此提出支持意见。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之前一直积极求战的联合舰队似乎突然间丧失了信心。核心打击力量4艘主力航母的丧失，导致联合舰队无力再实施下一步的进攻作战。特别是山本，精神压抑，整日忧心忡忡，唉声叹气。宇垣在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长官看起来甚为忧郁，常常独自陷入沉思。截至目前，长官还没有和我敞开心扉，可能还是有些介怀吧。”

之后联合舰队的答复完全出乎军令部的预料：进攻新喀里多尼亚尚有可能，攻打斐济困难重重，占领萨摩亚毫无希望。联合舰队同时

摆出了一堆困难：

一、上述三地相距甚远，无法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援。就陆基航空部队而言，战斗机只有正常编制的54%，侦察机37%，轰炸机75%，情况最好的水上飞机部队也不超过80%。现有航母在得不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援下贸然出战，风险极大。

二、珊瑚海和中途岛损失的舰载机迟迟得不到补充。国内战斗机月产量仅90架，远远无法满足实战的需要。新培养飞行员连保证部队满编都不够，更谈不上满足未来扩军的需要。

三、与我军航空兵消耗巨大、战斗力逐渐减弱相反，敌军战机补充及时，在数量上逐渐占据上风。7月以来，新几内亚东部地区敌机活动频繁，出现了大量B-17、B-26等大型飞机，零战击落它们异常困难。

四、之前中途岛和阿留申作战，联合舰队倾巢出动，消耗了大量燃油，短时间内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油料不足。海军省的数据表明，1943年之后甚至可能出现油料枯竭，现在还是省着点用吧。

非但联合舰队无精打采，陆军参谋本部对扩大战线也缺乏积极性，东京依然沿袭了中途岛战役之前“陆军主守、海军主攻”的老格调。6月6日，参谋本部已下令近卫，第二、第四、第五师团撤回本土，第三十三师团调往中国内地，第十六师团撤回伪满洲国地区。杉山上奏天皇，提出了第六师团、第五十二师团的退役计划。小富即安的陆军依然坚持原来“韬光养晦”的消极策略。7月13日，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挖苦性地对海军战败表示了同情：“近来风平浪静，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军事行动的指令。自中途岛一战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海军逞能好强、耍威风的高调言论了。仔细一想，还真有点寂寞和不习惯呢！”

陆军也并非毫无作为。5月18日，大本营陆军部为实施FS作战组建了第十七军，并任命天皇侍从长百武三郎的弟弟百武晴吉为司令官，军部设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鉴于目前美国正大规模向澳大利亚输送兵员物资的现实状况，参谋本部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夺取之前MO作战未能得手的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既然在珊瑚海、中途岛连遭重创的海军无力实施两栖作战，那只好让第十七军在巴布亚半岛北岸的布纳登陆，翻越险峻的欧文斯坦利山从陆路攻占莫尔兹比港，在井上成美遭遇挫折的地方重新赢得胜利。

东京大本营在7月11日正式下令，“终止FS作战”，同时实施经陆路攻占莫尔兹比港的RI作战。作战命令迅速发至第十七军、第八舰队和基地航空部队：“陆海军须协同攻占并确保莫尔兹比港，同时随时戡定东部新几内亚等其他要地。”具体作战指导如下：

一、陆军第十七军实施从陆路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作战，海军舰艇及基地航空部队负责海上运输、护航及空中支援。

二、海军及基地航空部队负责在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岛东部和所罗门群岛等地，全力巩固并修建一系列航空基地，确保RI行动侧翼安全。

关于在战场侧翼择地修建机场一事，联合舰队早已未雨绸缪。1942年5月3日，吴镇守府海军第三特别陆战队不战而得图拉吉，同时拿下附近两个小岛加沃图和塔纳姆伯戈。为支持下一步FS作战，日本海军从5月下旬就开始在下所罗门群岛寻找合适岛屿修建前进机场。5月25日，负责东南方面航空作战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派出的勘察人员在仔细考察了图拉吉及周边区域后意外发现，南面一个大岛北岸有一片叫隆加的开阔平原，适宜修建大型机场。6月1日，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山田定义致电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请求对隆加平原实施进一步考察，电报同时抄送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和军令

部作战部长福留繁。此时正值海军在东南方面大兴土木修建航空基地之时，山田的请示一路绿灯，很快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首肯。但军令部和联合舰队都未将上述事项告知陆军，想等机场建成后再作通报。

6月16日，门前鼎率第十一设营队——海军工兵部队——250人登上瓜岛。7月6日，第十一设营队1221人和第十三设营队1650人乘3艘运输船再次登岛，同船运达的还有大量物资和建设器材。2支设营队中很多是从朝鲜、中国东北、中国台湾抓来的劳工。为加快施工进度，日军随后派出资深少佐冈村德登岛监工——行事怪异的冈村是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江草隆繁的大舅哥。

除少量机械之外，日军施工基本依靠人海战术。劳工用铁锹和丁字镐掘开珊瑚礁地面，用铁锯伐倒椰子树修建跑道。到8月5日，一条长1200米、宽50米的简易跑道初具雏形，只等战机进驻了。按照计划，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27架战斗机和三泽航空队的27架中型轰炸机将在21日从拉包尔出发进驻隆加机场。随后一个月内，隆加机场上述2种飞机的数量将分别增至45架和60架。如果上述计划得以实现，瓜岛将顺利升级为“拉包尔”，拉包尔将退位成“特鲁克”。日本海军将成功实现陆基航空基地的前移。

1942年7月14日，山本汲取中途岛海战的惨痛教训，毅然对联合舰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重组。原第一航空舰队解散，航母舰队新编成第三舰队。原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号和“瑞鹤”号重新编为第一航空战队，并辅之以轻型航母“瑞凤”号。原第四航空战队升级为第二航空战队，下辖“飞鹰”号、“隼鹰”号、“龙骧”号3艘轻型航母。6艘航母舰载机定额增至292架——战斗机141架、俯冲轰炸机90架、鱼雷机61架。第三舰队护航舰只包括：第十一战队“比叻”号、“雾岛”号高速战列舰，第七战队“熊野”号、“铃谷”号重巡洋舰，第八战队“利根”号、“筑摩”号重巡洋舰，第十战队的“长良”号轻巡洋舰及16艘驱逐舰。

第三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依然由从中途岛铩羽而归的南云和草鹿担任，两人同时兼任第一航空战队的司令官和参谋长。司令部参谋人员基本换任：首席参谋是高田利种，作战参谋长井纯隆，航空参谋内藤雄。新编第二航空战队仍是原第四航空战队的老班子，角田觉知及幕僚全部留任。对日军航母舰队的重大改组，美军直到11月才知道。

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受命接管南洋战区，其水面舰艇部队细分为内南洋舰队（井上成美的第四舰队）和外南洋舰队（三川军一的第八舰队）。前者司令部设在特鲁克，后者位于拉包尔。新成立的第八舰队负责海军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和所罗门群岛的作战，此前兼顾这一方向的第四舰队就可以专注于内南洋作战了。根据联合舰队统一部署，到8月初，原驻本土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将前出至所罗门群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集结于新几内亚，配合第十七军攻打莫尔兹比港的行动。第十七军先锋部队、堀井富太郎的南海支队已于7月21日登陆布纳。有关巴布亚的战况下一章详叙。

新任第八舰队司令官三川得知，瓜岛和图拉吉之前已遭到盟军战机的零星空袭。7月23日，他问井上，美国人是否可能在8月中旬第一批战斗机进驻隆加前进犯所罗门群岛。井上的回答斩钉截铁：“绝对不会！”包括东京在内的日军高层普遍认为，盟军反攻至少要到一年以后，就是1943年下半年。第八舰队参谋判断，盟军轰炸瓜岛不过是为了延缓机场建设而已。于是三川决定，将主要精力依然放在保护布纳补给线和支援莫尔兹比港作战上。

三川第八舰队主要兵力包括：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第六战队4艘重巡洋舰，第十八战队2艘老式轻巡洋舰，第六驱逐舰战队1艘老式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第七潜水战队的8艘潜艇和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等。其余包括一些根据地部队，有7支设营队分散各处担任建设机场等辅助任务。三川与参谋长大西新藏、首席参谋神重德、作战参谋大前敏一等人观点上存在一定分歧。他本人对所罗门地区的松懈防

御一直心存忧虑，大西等人则认为三川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为三川提供支援的航空部队是山田的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有各型战机70余架，主力驻拉包尔，一部分水上飞机驻扎在图拉吉基地。

7月30日，三川抵达拉包尔。仅3天之后，日军侦察机发现盟军正在新几内亚岛东端米尔恩湾一带修建机场，这将对从陆上攻击莫尔兹比港的南海支队造成重大威胁。三川随即与山田商定，7日拉包尔所有战机倾巢出动，轰炸新发现的盟军机场。事实上，这次空袭永远不可能实施了，他们认为一片祥和的所罗门群岛爆发了异常惊人的重大事变。

7月10日，戈姆利中将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关于“瞭望塔”第一阶段的作战命令：“迅速攻占图拉吉和瓜岛，战役发起日为1942年8月1日。”

对自己承担的第一阶段反攻任务，戈姆利表现并不非常积极。主观上讲，他与前任作战部长斯塔克一样属于亲英派，对欧洲事务比对太平洋更上心，没有亲自参加旧金山会议也让他心中稍觉不满。客观上讲，他认为美国人远未做好反攻的准备。有如此心态，他与麦克阿瑟的会晤只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结果。

两人都同意反攻，但一致反对立刻发起第一阶段作战行动。登陆作战兵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师，运输力量明显不足，飞机也少到了令人揪心的程度。战场位于日军拉包尔陆基航空兵的攻击半径之内，航母舰队在狭窄水域不宜过久停留，其本身及登陆船队都将面临极大风险。两人7月8日得出的结论是，反对将攻击日期定在8月1日。麦克阿瑟致电金和尼米兹，“在这一地区盟军力量得到加强之前，要发动‘瞭望塔’行动只可能招致失败”，“在不能合理保证每一阶段有足够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蛮干意味着极大的风险。敌人在珊瑚海和中

途岛的失败无可辩驳地证明，缺乏适当准备的两栖攻势将是什么下场”。

金对此异常恼怒，他不容许第一阶段作战有任何拖延。他立即向马歇尔告状：“3周之前，麦克阿瑟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假如给他2艘航母和1个陆战队师，他就可以短时间迅速拿下拉包尔。现在他竟声称，连承担攻打图拉吉的掩护任务也无法完成，是何道理？”

一个月内说的话自相矛盾，这次麦克阿瑟明显不占理了。日军在瓜岛修建机场的消息令华盛顿如坐针毡，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赞同金的意见，必须尽快拿下瓜岛和图拉吉。拿到令箭的金立即致电戈姆利、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必须按计划实施‘瞭望塔’计划，以防敌军巩固在所罗门群岛的据点。”戈姆利意识到任何无正当理由的拖延都可能使自己被免职——老酒猜测一贯“亲英”的戈姆利在一贯“烦英”的金那里不会顺眼到哪里去——勉强表示从命。但之前的反对意见毕竟是两大战区司令官联合提出的，华盛顿勉强同意将攻击日期推迟一周到8月7日。

提出的意见被领导否决，心情欠佳的戈姆利自有解决办法，干脆将战术指挥权下放给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胜利者弗莱彻。既然不同意我的看法，那就让你们的人来唱这出戏吧。他将自己不愿意直接行使指挥权归结为通信条件太糟。事实上，这一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航母上的弗莱彻必须实施无线电静默，如何通过电报发送指挥全局？戈姆利此举等于把弗莱彻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7月15日，特纳飞抵奥克兰向戈姆利报到。17日，他于运输舰“麦考利”号上升起了自己的将旗。尼米兹已按金的指示授权他指挥南太平洋两栖登陆部队，任务是负责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顺利送上两岛。

一旦陆战一师踏上陆地，岛上的作战就归该师师长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负责了。性格开朗的范德有“阳光吉姆”之称，之前

已度过了33年的职业军人生涯。1908年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范德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其间参加过多次军事行动，担任过军校教官、宪兵甚至警察。1927年2月和1935年6月，他两次在中国的天津和北平履职。1942年初，范德受命出任陆战一师师长。

生就一副刚毅面孔的范德办事雷厉风行，绝不拖泥带水。但这次不同，戈姆利要他必须在5周内拿下两岛，而他刚刚从国内赶来，一切还摸不清头绪。匆忙接手一场大型两栖作战，让范德心中七上八下，他坦承“之前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岛”。

登陆主力陆战一师是美国最早进行两栖作战训练的精锐之师。但由于匆忙应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军队短期内大规模扩编，该师大批官兵被调去充实新组建的陆战二师、三师，新补充大量入伍不久的新兵，战斗力与老一师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到6月底，只有第五团刚刚抵达新西兰，几乎全是新兵的第七团刚结束入伍基本训练抵达萨摩亚，第一团还在开往南太平洋途中。之前在抽调骨干时上级曾向范德保证，陆战一师1942年不会有作战任务，至少有半年时间来提高战斗力。但范德6月26日刚到奥克兰就被告知，陆战一师将作为主力参加8月即将展开的反攻作战。匆忙看完杰克·伦敦的小说，范德自语：“国王没有把我们放逐到所罗门群岛，倒是日本人把我们给逼到那儿去了。”他为即将进行的作战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瘟疫行动”。

非但范德心里没谱，他手下的弟兄更是缺乏信心。官兵给即将到来的作战取了个形象的绰号叫“小本经营”。谁也不曾料到，“小本经营”最后做成了大买卖。

战斗将在4周后打响，各项准备工作千头万绪。之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奥克兰港口，瞬间被数不清的舰船和作战物资淹没。时值雨季，倾盆大雨下个不停，码头一片混乱。码头工人趁热打铁，搞起了罢工

——如果鬼子来了，拿刺刀顶住屁股估计就不罢了。陆战队员不得不临时客串起了搬运工。他们分成3班，昼夜工作，正在暴发的流感导致大家疲惫不堪，怨声载道。重装任务接近尾声时，才发现没有足够空间放置用于装卸的运输工具。到最后，所有1吨以下的小型运输车勉强被塞到船上，但75%的载重牵引车不得不留在岸上。

范德认为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兵力不足，就连陆战一师也不满意。经戈姆利的强烈要求，才将陆战二师第二团和其他部队的3个营临时编入一师，勉强凑出一个加强师，总兵力为18000人。这些部队大多未进行过专业的登陆训练，战术水平根本无从谈起。一直到7月28日，范德才抽时间匆忙进行了一次登陆演习。随军记者形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登陆艇在水中打转，找不到起点在哪里。军官们声嘶力竭地发出命令，士兵们依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一攻击波向海岸冲去，不少船在距陆地数百米的地方搁浅。整个登陆场乱成了一锅粥，没有一个士兵真正按指挥顺顺当当上了岸。

演习唯一亮点是支援舰队炮火支援的场面看上去还算壮观。范德一边摇头，一边苦笑着自嘲：“好莱坞的惯例是糟糕的彩排往往预示着精彩的演出。”

时间紧、任务重、兵力不足姑且不论，陆战一师极度缺乏作战地区的相关情报。图拉吉之前有澳大利亚行政人员和小股部队驻扎，情况还好。瓜岛的情况别说华盛顿情报部门两眼一抹黑，就是先前的管理者澳大利亚海军部也说不清楚，连一张像样的地图都没有。陆战一师情报官弗兰克·戈特中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找到了一张一战时期德国人的航海图，一本不知驴年马月的《全国地理》杂志，剩下的就是一沓传教士拍摄的年深日久的照片和杰克·伦敦的那本小说

了。范德只能苦笑，凭小说去打一场预示着盟军转守为攻的关键战役，也算开创了一个先河。

通过寻访到过瓜岛的旅行家、农场主及水手，戈特收集了部分信息，但他认为这些资料指导作战还远远不够。7月2日，征得范德同意，戈特飞往澳大利亚，从西南战区司令部得到了两岛的航拍资料。之后走访了有关人员，戈特于13日返回新西兰。

为搜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7月17日，陆战一师作战参谋特文宁中校和威廉·基恩少校乘1架B-17从莫尔兹比港出发，飞临瓜岛和图拉吉上空实施航拍。飞机很快被日军发现，图拉吉起飞了3架水上飞机实施拦截，两人不得不结束侦察提前返航。结合带回的航拍照片和之前掌握的资料，戈特绘制了两岛详细的地形图。不仅海岸线轮廓清晰，连地形和等高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在一系列糟糕的准备工作中，戈特的情报工作堪称为数不多的亮点。

戈特还想通过岛上的“斐迪南”获取更多的情报。为克莱门斯服务的土著清一色大字不识三个的文盲，连基本的数字概念都没有，只会说“有很多很多人”，或者比画“从这儿到那儿”。克莱门斯和麦克法郎只好测量这些人的脚掌长度，估算他们的示范距离，再计算日军的大概人数。美军估计驻岛日军超过8400人。海军部的估计是图拉吉1850人、瓜岛5275人，并特别指出瓜岛有“一个装备完整的步兵联队”。后来实际情况表明美军严重高估了两岛日军的实力。这样也好，可以引起足够重视“杀鸡用牛刀”，多带些人去虽然浪费，但至少保证不吃大亏。范德将陆战一师分成两部，负责图拉吉攻略的称为“Y部队”，由副师长威廉·鲁普图斯准将指挥。登陆瓜岛的主力部队代号为“X部队”，由他本人亲自指挥。

因为第一阶段作战事关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侧翼安全，与珊瑚海海战类似，麦克阿瑟派出了自己不太强大的海军力量——第四十四特混

舰队。这支美澳合编舰队下属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堪培拉”号、“芝加哥”号和“盐湖城”号，轻巡洋舰“霍巴特”号及9艘驱逐舰。当年6月，48岁的英国少将维克多·克拉奇利接替了克瑞斯的职务。身材高大的克拉奇利出生在英国切尔西，脸上留着掩饰伤疤的络腮胡子。他曾参加过日德兰海战，英国对德宣战时他已是著名的“厌战”号战列舰舰长。克拉奇利足智多谋，举止谨慎，对待战役策划和作战一丝不苟。7月22日，特纳率第六十二特混舰队运载陆战一师官兵、弹药和补给，在第四十四特混舰队护航下离开惠灵顿。

7月26日14时，盟军参战各路大军抵达汤加塔布以西、斐济以南650公里的集结点。71艘舰船云集的宏大场面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海军力量，它们将共同拉开盟军太平洋上战略反攻的序幕。早在7月21日，戈姆利就从奥克兰发出指示，要求弗莱彻、特纳和麦凯恩共同进行战前会商，他并不打算亲自出席。在弗莱彻强烈要求下，戈姆利勉强派出参谋长丹尼尔·卡拉汉少将出席会议。弗莱彻、诺伊斯和麦凯恩的碰头将是美国海军学院1906年毕业生的一次小聚会，可惜他们的同学戈姆利不愿前来。

27日上午，弗莱彻、特纳、范德、卡拉汉、诺伊斯、金凯德、麦凯恩、克拉奇利、斯科特、赖特、提斯代尔、鲁普图斯等一众高级将领一起登上了“萨拉托加”号，参加战前唯一一次联络会议。参会的全是各部的司令官和参谋长，陆战一师作战参谋特文宁装糊涂，想和将军们待在一起，弗莱彻毫不客气点了他的名，礼貌地提醒他外边备有精美的点心，不妨去尝一尝。此前在尼米兹催促下，弗莱彻晋升中将的报告已经获批，起效日是6月26日。这样，弗莱彻主持会议就显得名正言顺——诺伊斯的资历比他深得多。

会议持续了4个小时，这对不太爱开会的美国人来说实属罕见。在金凯德眼中，“作为一次最终会议，会谈多少显得有点不寻常。因为计划是匆忙制订的，许多细节有待研究，我们有些人直到此时还不知

道要制订的程序”。海军提出在夜间接近瓜岛和图拉吉，黎明时分在舰炮和航母舰载机支援下实施登陆，这一方案很快达成共识。随后关于航母舰队位置，舰炮、空中支援的细节都一一敲定。

直到参加会议范德才得知，在登陆和物资卸载过程中，他只能得到48小时空中保护，之前他一直以为是全程保护。按照他的测算，24小时连轴转至少也要4天才能把人员物资全部卸完。

海军当然有他们的理由。弗莱彻认为，航母最大的特点在于机动性、强大的飞机运载起降能力，它们的主要对手毫无疑问是日军机动部队。如果航母待在瓜岛海域时间过长，势必成为敌陆基航空兵、潜艇的攻击对象。如果在遭受较大损耗之后，日军机动部队前来挑战，美军势必陷入非常不利的尴尬境地。他提出航母在瓜岛海域最多停留48小时，直到瓜岛陆基航空兵具备一定作战能力之后，航母编队才可以重新回到那里。对此，范德和特纳提出了异议。经过辩论，最后勉强以停留3天时间成交。

对会议上出现的争议，卡拉汉向远在努美阿的司令部做了汇报。戈姆利对弗莱彻的做法深表担忧。他采取的做法是难办的事情索性撒手不管，交给弗莱彻去全权处理，自己躲在后方静观其变。此时海军部副部长弗雷斯特尔恰好在前线视察，看到糟糕的准备、蹩脚的演习和戈姆利撒手不管的尴尬局面，这位来自华盛顿的高官不禁慨叹：

“美国人民如果知道我们的部队是这样打仗的，一定会起来造反。”

7月30日，弗莱彻按照戈姆利的特遣编组将参战部队整编为三支特混舰队。

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由利·诺伊斯少将统一指挥，下辖三个特混大队。

第一特混大队：“萨拉托加”号航母，指挥官弗莱彻中将；护航舰只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及“菲利普斯”号等5艘驱逐舰，指挥官卡尔顿·赖特少将。

第二特混大队：“企业”号航母，指挥官金凯德少将；护航舰只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重巡洋舰“波特兰”号、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及“格温”号等5艘驱逐舰，指挥官马伦·提斯代尔少将。

第三特混大队：“黄蜂”号航母，指挥官诺伊斯少将；护航舰只重巡洋舰“旧金山”号、“盐湖城”号及“斯特雷特”号等6艘驱逐舰，指挥员查尔斯·麦克莫里斯上校。

第六十二特混舰队为两栖登陆部队，由特纳少将统一指挥，包括以下作战单位：

X运输群：运输船15艘，指挥官劳伦斯·赖夫施耐德上校。

Y运输群：运输船8艘，指挥官乔治·阿希上校。

瓜岛登陆火力支援群：重巡洋舰“昆西”号、“文森斯”号、“阿斯托利亚”号及“杜威”号等4艘驱逐舰，指挥官弗雷德里克·利科尔上校。

图拉吉登陆火力支援群：轻巡洋舰“圣胡安”号，驱逐舰“蒙森”号、“布坎南”号，指挥官诺尔曼·斯科特少将。

护卫群：澳大利亚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堪培拉”号、轻巡洋舰“霍巴特”号，美国重巡洋舰“芝加哥”号及“布鲁”号等9艘驱逐舰，指挥官英国皇家海军克拉奇利少将。

登陆部队：瓜达尔卡纳尔群，指挥官陆战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图拉吉群，指挥官副师长鲁普图斯准将。

麦凯恩少将的南太平洋航空部队整编为第六十三特混舰队，所属陆基战机、水上飞机近300架，其中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166架，陆军飞机95架，新西兰皇家空军飞机30架。分驻新喀里多尼亚、埃法特、斐济及圣埃斯皮里图等地机场，随时提供远程支援。

因上述基地距战区较远，实际只有30架B-17和30架“卡塔琳娜”具备长途奔袭执行侦察和攻击的能力。体形硕大的空中堡垒起降需要较长的跑道，大部分机场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经工兵部队的昼夜作业，7月29日，圣埃斯皮里图机场才初步具备供B-17起降的能力。从7月31日开始，麦凯恩派出部分战机对图拉吉和瓜岛进行了小规模的空袭，岛上日本守军人心惶惶。

8月1日晚，弗莱彻和特纳从斐济以南185公里处整队起航。仓促的战前准备使战区后勤供应极度混乱，加油无法按计划执行，驱逐舰普遍出现油料不足。尼米兹针对“燃油困境”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似乎出在配送上，而不是出于缺油”。

8月2日，戈姆利才将战区司令部前出至努美阿，将老式辅助舰“阿尔贡”号作为自己的旗舰。刚组建的司令部里一片混乱，参谋很少，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果真正如他自己所言，美国人根本没有做好打一场大型反击战的准备。

8月4日，弗莱彻率舰队进入珊瑚海，这里已进入日军侦察机的搜索半径。“萨拉托加”号派出了巡逻战斗机。雷达曾发现几个可疑目标，最后证实均为友军的空中堡垒。日落时分，舰队抵达图拉吉东南980公里处。

当天，日军图拉吉的一架川西二式大艇侦察了斐济，另一架沿新赫布里底岛链向埃法特方向飞行，最终南下到新喀里多尼亚，只因坏天气和运气欠佳才漏过了阴云下航行中的盟军舰队。8月5日，平安无事。傍晚，舰队距图拉吉已不到740公里。

弗莱彻最关注日军航母舰队的动向。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它们尚在日本本土，不是在港口就是在进行海上训练。7月24日，戈姆利曾断言，拉包尔地区“无任何证据表明存在敌军航母”。8月5日，珍珠港的情报仍坚持上述观点，戈姆利同意这一判断并强调“一些迹象表明其将有所行动”。弗莱彻对变幻无常的无线电情报不敢完全信赖，他必须时刻提防敌军航母的偷袭，就像他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突然向日本人发力那样。

8月6日是关键的一天。相隔22公里的两支盟军船队朝北方的瓜岛迤邐而行，樯桅如林的庞大舰队很难避开日军的搜索。但天公作美，黎明时分，浓密阴云挟着频繁的风暴和雾霾铺天盖地而来。弗莱彻本已做好了顶着空袭杀向瓜岛的心理准备，恶劣天气使他的担心一扫而空。当天，日军有3架飞机从图拉吉起飞侦察。中间那架在8时与美军舰队擦肩而过，阴云挡住了它的视线。西侧那架仅飞了690公里就因能见度太差返航。如果天气情况允许它完成搜索任务，它将很难错过海上分布数十公里的盟军舰队。东侧飞机的搜索同样无果，美国人的运气实在不能算差。

日落时分，盟军舰队已逼近到瓜岛西南160公里处。夜幕降临，3艘航母同时转向西北以22节速度航行，22时30分转向北方起飞点。航母上共有舰载机234架——战斗机98架、俯冲轰炸机96架、鱼雷机40架。22时50分，Y群先导舰“圣胡安”号向东北绕过瓜岛西端向东，直趋图拉吉。15分钟之后，负责瓜岛登陆的X群也进行了同样的机动。

海上风平浪静，大部分时间有雨雾。空气潮湿异常，稍一活动就汗流浹背。灯火管制命令早已下达，船舱内那些美国大兵或打牌看书，或书写家信，也有人在听留声机，气氛轻松得好像不是去打仗。范德显然没有这样的好心情，他神情严肃地手扶“麦考利”号的栏杆，眺望远方。前途吉凶未测，此次出兵准备仓促，岛上到底有多少日军还不清楚，难道一世英名要毁于此处？这是1898年以来美军第一

次两栖登陆作战，他手下那些20岁左右的小伙子完全没有实战经验，他们连日本兵的影子都没见过呢！

美军对日本海军已有一些了解。但包括范德在内，参加瓜岛作战的这些人还没人和日本陆军打过交道。开战以来，盟军官兵中普遍存在一种莫名的恐日情绪。各个战场溃败下来的老兵提起日军就惊恐万状、魂不守舍：“他们简直不可击破，特别是日本陆军，几乎每一个都是超人。”很多人在读一本刚下发的小册子《了解你的敌人》，上面写着：“日军士兵是世界上最善于丛林作战的战士，他们能够靠苇茎呼吸在水下潜行数英里，能够赤脚在丛林中悄无声息地接近敌人，他们爬树的本领可以和猴子媲美，在爬树时还可以贴紧树干进行射击。他们执着，能够长时间设伏，然后用英语高喊口号向前冲锋。他们比我们走得更远，吃得更少，能忍受更多痛苦。他们不是人类，完全是一群公狼！”这些恐怖的描述让陆战队的小伙子不寒而栗。现在，他就要带这样一支准备不足、心怀怯意的部队去迎战传说中几乎不可击败的日本陆军，能打赢吗？

心神不定的范德摸黑回到闷热的舱室，给夫人写下战前最后一封信：“明天拂晓，我们将打响一场战争。计划已制订好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告诉你，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愿这些努力已经足够。”

2个小时后，瞭望哨远远望见了海上酷似金字塔的一处黑影——后来知道那是一座叫“萨沃”的小火山岛。庞大的舰队向右急转，进入埃斯佩兰斯角和萨沃岛间的航道。薄雾渐渐消散，日军显然仍未发现他们。平静的海面让士兵们觉得毛骨悚然，陆地上吹来的微风对在海上航行了几周的人来说本应是心旷神怡的，此时却充满了丛林和沼泽的恶臭。

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即将拉开序幕。第一枪打响之前，战役总指挥戈姆利中将从努美阿及时发来了激励电报：“用一次真正的进攻震撼世界吧，在所罗门群岛狠揍他们！”

范德匆匆用完早餐，东方已呈现鱼肚白。远处岛上毫无动静，这难道是日本人精心设下的诡计？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7日2时40分，登陆部队朝预定登陆点——图拉吉岛“蓝滩”和瓜岛北岸正中的“红滩”奋勇挺进。

“每个人似乎都做好了枪声一响就往下跳的准备，但并没有激昂的情绪，”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如此写道，这位26岁的随军记者在“Y”群的一艘运输船上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战地采访，“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是在做梦。我们悄悄溜过了瓜岛和萨沃岛间的狭窄水道，实际上进入了图拉吉湾，几乎绕过了日军海岸炮兵阵地，双方都没发一枪。”

黎明前一小时，美军3艘航母接近了瓜岛以西55公里处的“胜者点”。“瞭望塔”行动的目标——瓜岛中部的隆加和其北方33公里的图拉吉——位于航母东北110~140公里之外。“萨拉托加”号一马当先，“企业”号和“黄蜂”号分别在其右后和左后10公里处，形成一个“品”字形阵位。“蓝色的闪光在发动机排气管口闪烁跳动，起初只是星星点点。但仿佛有人拨动了一个巨大的开关，它们一下子笼罩了每艘航母的2/3甲板”，“企业”号上的金凯德在日记里写道。100多架飞机在甲板上同时预热，声震海天。5时30分，航母转为东南以18节航速逆风行驶，参加第一波攻击的93架舰载机已各就各位。在黎明的晨曦中，“3艘航母齐头并进，其间距只够防止各自驱逐舰防卫圈互不干扰，场面很是激动人心”。

Y群沿58度方向朝图拉吉缓缓靠近。6时37分，船队抵达预定位置，指挥官阿希上校在“内维尔”号上发出指令：“登陆时间为上午8

时。”

日军情报机关对盟军即将展开的进攻行动毫无察觉，直到盟军战舰在晨光中露出清晰的黑色轮廓。驻图拉吉的日军电报员向拉包尔发出了一份语焉不详的电文：“大队数量、型号不详的船只驶入海峡，它们来干什么呢？”

美国人立刻用无数炸弹做出了响亮回答。在此之前，美军航母上的15架战斗机和15架俯冲轰炸机拔甲板而起直扑两岛。6时10分，日横滨航空队3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水上飞机正欲起飞，被突然杀出的“野猫”全部击毁在滑跑阶段。剩余10架被“无畏式”投下的炸弹捣成一簇簇火炬。看到敌机爆炸起火的壮观情景，船上盟军官兵激动得手舞足蹈，大呼过瘾。不到10分钟，日军驻图拉吉水上飞机悉数被歼，无一幸免。“萨拉托加”号飞行大队长哈里·费尔特中校返航后意兴索然地告诉弗莱彻，“在瓜岛几乎找不到任何抵抗”。

7时10分，“圣胡安”号轻巡洋舰、“蒙森”号、“布坎南”号驱逐舰炮塔开始徐徐转动，一发发炮弹呼啸而出，岛上立即爆发出该地区除火山爆发外从未有过的巨响。炮弹像用红铅笔画出的弧线一样向岸上飞去，预定登陆地点瞬间一片火海。陆战二团一营7时06分开始换乘，先头部队B连由埃德加·卡恩上尉率领于7时40分登上陆地。虽然几乎未遇抵抗，美军登陆依然混乱不堪，从海岸到哈雷塔港5分钟路竟花了40分钟才走完。哈里·舒勒尔中士荣幸成为第一位伤员，首位阵亡者的称号被换乘时不慎摔死的一名情报分析员夺走。五团二营紧接着在蓝滩登陆，迅速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

7时50分，美军“无畏式”再次前来助兴，海陆空立体打击使躲进洞穴的日军头都不敢露出来。眼见美军来势凶猛，8时10分，横滨航空队和图拉吉守备队联合向拉包尔发出了诀别电报：“敌人力量占压倒

优势，现正焚烧密码本，我部拟战至最后一人。愿我军武运长久，国运昌盛。”电报刚发出去，凌空落下的炸弹就摧毁了这个发报站。

范德和特纳将X群在瓜岛的登陆时间定为9时10分。9时，重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昆西”号领衔“杜威”号、“霍尔”号、“威尔逊”号和“埃列特”号驱逐舰开始对预定登陆区域实施炮火准备，1290发炮弹将可能妨碍登陆的障碍全部扫除。“妙极了！哦！多么美好的一天！”听到远处震耳欲聋的炮声，看到黑压压的战机在头顶隆隆飞过，“斐迪南”克莱门斯上尉在日记中写下了上面这段话，他是在瓜岛丛林山坡上一处伪装得极为巧妙的隐蔽所里写这篇日记的。当地土著侦察兵的士气“陡然上升了500%”，可算把自己人盼来了，还一下来了这么多，数都数不过来。

海空打击达到了震耳欲聋的地步。“登陆部队出发！”随着扩音器里发出的号令，粗短的登陆艇被放了下去，陆战五团一营、三营那些穿着绿色粗布军装的陆战队员斜挎着枪，屁股上挂着饭盒，沿舰身两舷的软梯吃力地爬了下去。“他们像蚂蚁一样翻过舷侧，紧紧抓住粗糙的麻绳网，顺着温暖的钢质舰壳摇晃着往下爬。”机枪手罗伯特·莱基二等兵这样写道——他参军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文笔极佳。满载士兵的登陆艇开到集合区排成圆圈，展开成一行宽纵队向海岸驶去，后面留下一串串冒泡的航迹。尽管演习混乱不堪，登陆还是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蹚过暗褐色的海滩时，陆战队员被尖削的珊瑚划破皮的比中枪弹受伤的还多。由于事先决定在昼间登陆，混乱局面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

“麦考利”号上的范德双眼紧盯机场后方的奥斯汀山。曾有一位种植园主告诉他“那里距海岸只有几英里”，现在看起来至少“几十英里”。

日军设营队正准备前往机场施工，他们发现远处飞来了许多炮弹，好在它们大多落在隆加平原前方的沙滩上，并未造成多大伤亡。几天前，冈村曾向第八舰队司令部报告，要求尽快向即将竣工的机场派驻飞机。由于三川和山田都忙于新几内亚作战，根本无暇理会冈村的要求。冈村立即登上奥斯汀高地向下眺望，海面上出现了数不清的舰船，那显然不是自己人。撒腿就跑的冈村碰到了迎头赶来的门前。两人一致认为，凭借这些缺乏武器的工兵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于是率队仓皇逃入马坦尼考河对岸的茂密丛林。

蜂拥而上的美军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发现一个，岛上好像从未有人居住过似的。9时13分，美军两个先头营“无血登陆”。收到前线发回“登陆成功，未遇任何抵抗”的电报，范德长出了一口气，“我们成功了，上帝保佑我们，陆战一师遇到了好运气”。“陆战一师登陆好运”的传说从此不脛而走。后来甚至有不少人抢着报名要参加第一波登陆，因为这样既风光又安全。这种好运一直到两年后在贝利琉岛才不再灵验。11时，第二梯队陆战一师顺利登陆，进一步巩固了滩头阵地。

虽然作战还算顺利，卸货却出现了大麻烦。海岸控制组人手不足，不得不动用战斗部队帮助卸载。100艘舟艇同时抵达岸边，卸货的却只有300人。货还没有卸下多少，50艘船又接踵而至，场面混乱不堪。因组织不力，一些人忙得喘不过气，另一些人却在海滩上晒日光浴或到丛林中打鸟。不管怎么说，美国人总算顺利踏上了陆地。

12时，美军开始分头向纵深推进。陆战队员砍开丛林，跳进沼泽，渡过激流，在比人还高的荆棘丛中向机场方向艰难推进。手中的地图和脚下的陆地完全两码事，眼前流淌的小河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地图上的草原却变成了面前茂密的丛林。第一次参战的美国兵根本无法保持队形，他们边喊边骂，听见点动静就开枪。如真遇上强敌，他们势必遭受重大伤亡。16时，范德告诉特纳师部已安全上岸，各部正

小心翼翼向机场推进。当天黄昏，11000名美军顺利登岛。大批装备物资陆续上岸，重炮、山炮、坦克源源不断进入阵地，气势恢宏。

范德判断瓜岛之敌比预想要弱很多，于是将预备队陆战二团的两个营全部调往遭遇挫折的图拉吉方向。美国人在瓜岛的第一个晚上几乎彻夜不眠。随着夜幕降临，士兵对那些“公狼”的恐惧感越发强烈，防线外围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稍有风吹草动哨兵就胡乱开枪。不知道有没打着日本人，自己人倒是被打伤好几个。

8日9时30分，美军在庫庫姆村遭到日军第一次抵抗，一营仅用5分钟就击退敌军占领村庄。16时，一营顺利“攻入”即将竣工的隆加机场，敌人好像变魔术一般突然消失了。机场到处一片狼藉。美军炮击时日军可能正在做饭，他们的锅还挂在熄灭的柴草上面，未吃完的饭团放在桌子上。机场旁边的简陋车棚里存放着几十辆破自行车。日军在逃跑前既未炸毁已完工3/4的跑道，也未破坏设施和物资——可能他们认为很快会打回来的。一台推土机、许多建筑设备和材料完好无损，还留下了大批食物。在炎热的瓜岛，对口干舌燥、大汗淋漓的陆战队员来说，成吨的大米和大豆还不如那几百箱日本啤酒更受欢迎。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冷冻厂，有人立即在上边挂上了新招牌：“东条冷冻厂——换了新老板。”为纪念在中途岛壮烈殉国的侦察轰炸机中队长洛夫顿·亨德森少校，美军将占领的机场命名为“亨德森机场”。

美军图拉吉作战起初进展顺利。7日11时20分，先头部队成功抵达预定A线，控制了半个图拉吉。12时，第一突击营营长梅里特·埃德森中校报告前线进展顺利，副师长鲁普图斯准将得知前锋已抵达东南角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午前后，美军遭到日军机枪火力阻击。水上舰艇再次抵近实施炮击。11时35分，正打得起劲儿的“圣胡安”号一号炮塔突然炸膛，造成5人死亡、13人受伤。从12时40分开始，“圣胡安”号向日军据守的281高地倾泻了280发127毫米炮弹，但美军依然无法向前推进一步。16时25分，埃德森沮丧地致电副师长：

“进攻失败，高地守军约500人，日本人简直太顽强了。”前线一时陷入僵局。夜幕降临，战战兢兢的美军停止进攻暂时转入防御。

8日零时30分，濒临绝境的日军手持轻机枪、手榴弹和战刀嗥叫着冲出岩洞，向美军扑来。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双方用刺刀和手榴弹展开肉搏战。在丢下26具尸体后，日军的反扑被美军击退。由于兵力太过悬殊，当夜日军的4次夜袭均无效果，但把美国大兵吓得够呛。

8日清晨，美军通过迂回突袭攻占281高地。“躲在地下和岩洞里的日本人足有200人，到处散布着狙击手，”埃德森如此形容可怕的对峙，“机枪掩体阻止我们好几个小时不能前进，我们被迫爬上悬崖向掩体里丢炸药。”洞穴中的日军没有水和食物，但是拒绝放下武器，美军第一次领教了传说中的武士道精神。经一天激战，除零星日军躲入丛林继续展开游击战，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在付出36人阵亡、64人受伤的代价之后，鲁普图斯于当晚宣布图拉吉重回盟军之手。

为确保图拉吉的安全，美军必须同时拿下外围2个卫星岛。攻占加沃图的任务由第一伞兵营承担。驱逐舰和轰炸机的炮火准备几乎将小岛淹没在尘雾之中。美军认为弹丸小岛上可能已无生命存在了。但狡猾的日军躲在珊瑚洞穴里，几乎未遭任何损失。驻守加沃图的是横滨航空队，约100人，他们充分利用地形给美军制造了不少麻烦。营长罗伯特·威廉中校在战斗中挂彩，副营长查尔斯·米勒少校接替指挥。哈里·托格森上尉发明了一种攻击岩洞的特殊方法。在机枪掩护下，上尉用木棍挑起炸药包从洞口扔进去。炸药包的导火线很短，洞内日本人来不及捡起扔出就爆炸了。托格森的军服被炸得稀烂，获得了“光屁股连长”的雅号。美军利用这种方法一连拔掉了50多个岩洞。

14时30分，美军仅控制了半个小岛。在越过山棱线向前推进时，进攻部队遭到来自塔拉姆伯格机枪火力的侧击，伤亡惨重。米勒只好

向副师长求援，“黄蜂”号派轰炸机和“蒙森”号、“布坎南”号再次实施炮火支援，使“整个小岛树木几乎消失”。18时，美军在占领的148高地上升起了星条旗。入夜，战斗仍在持续，不断有日军士兵从佛罗里达或图拉吉游水过来加入守军。零星日军的自杀式冲锋虽给美军造成不小伤亡，但战斗还是很快进入了收尾阶段。

美军对塔拉姆伯格的攻击同样遭遇挫折。岛上有日军横滨航空队、海军特别陆战队及设营队官兵约540人。美军一个连当晚登岛，在付出阵亡18人的代价后仓皇撤退，吃到了瓜岛战役的首次败仗。预备队用尽的鲁普图斯只好向师长求援。鉴于瓜岛战事进展顺利，范德派出两个营前来增援。16时30分，美军2辆坦克向日军据守的最后据点发起了攻击。斯威尼中尉试图操纵车载机枪向日军射击，脑袋刚伸出就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日军敢死队员用汽油瓶将一辆坦克摧毁。后续部队很快将81毫米迫击炮送上了岸，并再次呼唤军舰和飞机实施炮火支援，地面部队才得以缓慢向前推进。痛感形势已不可挽回的横滨航空队司令官宫崎重敏饮弹自尽，残余日军死战不退，宁愿自杀，绝不投降。到9日清晨，美军基本肃清残敌，宣布占领塔拉姆伯格。

攻占三岛，美军亡108人、伤140人，宣称击毙日军1500人，23名俘虏全部被押往新西兰菲德斯多战俘营。日军记载为1000人死亡、23人被俘、3人失踪，约70名残兵逃入佛罗里达内陆。

萨沃岛海战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美军的反攻必须等到一年后，军令部情报参谋伊藤春树少佐就完全没有这种错觉。7月下旬，他侦听到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两个电台呼号与珍珠港有频繁电报来往。伊藤推断其中一个属于新成立的司令部。8月1日，无线电测向显示一个电台在努美阿，另一个在墨尔本一带。伊藤的判断非常准确，前者属于戈姆利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后者则归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所有。同一时期，拉包尔岛第一联合通信队截收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电讯也越来越多。伊藤据此认为，“盟军即将在所罗门群岛或新几内亚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他将上述结论同时上报东京、特鲁克和拉包尔。一众大腕认为这纯属情报人员惯常的过度反应、无病呻吟，对一个海军少佐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

瓜岛设营队报告说，最近盟军战机频频对图拉吉和瓜岛发起小规模袭扰，对拉包尔和布纳的空袭也不断加强，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势。4日，9架次空中堡垒轰炸了图拉吉。5日，无线电监听显示所罗门群岛以南可能存在一支规模不小的盟军舰队。三川立即向所属各部下达了警戒命令。

果不其然！8月7日清晨，纷沓而至的告急电报到了第八舰队司令部，正在组织巴布亚作战海上支援的三川不得不暂时停下手头工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盟军的真实意图。

首席参谋率先发表高论，神重德的发言沿袭了东京之前的格调，认为一年之内美军根本不会也无力发起大规模反攻，本次行动不过是一次打了就跑的强力侦察，以拖延瓜岛机场的施工进度。当务之急是立即发起反击，去晚了敌人很可能已经溜掉，那样就太没意思了。

三川和参谋长大西基本赞成神参谋的观点。司令部里弥漫着一种轻松乐观的气氛，大家一致认为，“只要帝国海军神兵一出美军肯定闻风而逃”。三川于是与山田商定立即发起反击，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主要攻击美军航母，第八舰队则攻击敌人水面舰艇。鉴于与陆军协调派兵太耽误工夫，三川决定派出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实施反登陆作战一举夺回两岛。

对三川发来“立即出击”的请示，军令部永野颇费了一番踌躇。联合舰队在那一带没有航母，瓜岛又处在拉包尔陆基航空兵的极限打击距离，无法取得空中优势。第八舰队刚成立不久，从未进行过联合训练，贸然出击，胜算几何？但前线将士的积极性也不能轻易打击，裕仁之前不是说“要保持进攻精神”吗？永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将皮球踢给了联合舰队，让山本自主做出决定。

山本深知三川并非鲁莽之人，决定作战必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管辖区域内出现危机，一味避战并不可取。再者山本认为，无论美军此举意图如何，趁其立足未稳之际给予突然打击在战术上是十分必要的。他于是立即下令复电三川：“祝贵舰队马到成功！”

7日10时30分，接到指令的三川断然下达了作战命令：

一、本官将于15时率“鸟海”号从拉包尔出发，于布卡以东与第六战队会合，沿所罗门东方海域南下，进击图拉吉及瓜岛海域的美军舰队。

二、今后行动，根据陆基航空部队的侦察及作战结果再做决定。

有人提议，三川本人可以坐镇拉包尔遥控指挥，不必亲自率军出战。对此三川断然拒绝。非但如此，他对第十八战队司令官松山光治的积极请战也慨然允诺，准其率所属2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随队出征。

16时30分，三川率“鸟海”号重巡洋舰、“天龙”号、“夕张”号轻巡洋舰及“夕风”号驱逐舰驶出拉包尔军港。18时50分，三川与五藤存知少将第六战队“古鹰”号、“加古”号、“青叶”号、“衣笠”号4艘重巡洋舰合兵一处，气势汹汹向瓜岛杀去。舰队只有1艘驱逐舰，反潜能力严重不足，后来战况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天23时，海军特别陆战队519人分乘3艘运输船在1艘驱逐舰护卫下，从拉包尔起航前往增援瓜岛。

接到图拉吉和瓜岛突然遭袭的消息，负责东南方面海军作战的塚原于8时40分同时向三川和山田下达第59号作战命令：第二十五航空战队立即出击攻敌，攻击次序为先登陆船后航母，次日调整为先航母后登陆船。第八舰队积极协同歼灭敌攻略部队。驻提尼安岛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部及三泽航空队迅速移师至拉包尔，随时提供紧急支援。

塚原命令尚未到达，8时35分，山田已下达了紧急出击的作战命令。他的飞机为攻击米尔恩湾新发现的盟军机场已装上了对地高爆炸弹，攻舰最好是换上鱼雷。山田担心换装贻误战机，毅然决定飞机带弹直接出击。9时30分，江川廉平率一式陆攻机27架在18架零战护航下拔地而起，前往猎杀美军运输船和航母舰队。

江川机群刚刚出发，山田就以刚抵达拉包尔第二航空队的9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组成了第二攻击波。这是一次近乎自杀式的攻击，即使只携带2颗60公斤炸弹，这种飞机仍然无法飞完2070公里的往返航程，返航只能在肖特兰附近海面迫降，由驱逐舰“追风”号和1架水上飞机接应，飞行员能否生还全看他们的造化了。

相对海军来说，陆军的反应非常迟钝。8时20分，第八舰队次席参谋大前敏一主动找到第十七军参谋长二见秋三郎，通报了美军向两岛发动进攻的消息。一脸诧异的二见第一反应是听错了，图拉吉这地儿听说过，瓜岛是个什么玩意儿？居然在那里新建了机场，为什么之前

不跟陆军打招呼，现在出事了才来救急？目前新几内亚作战已经展开，第十七军自顾不暇。二见不敢擅自做主，立即向军司令官百武做了汇报。

根据之前签订的陆海军第七次中央协定，陆军的任务是实施莫尔兹比港作战，所罗门群岛属于海军管辖的地盘。但双方另有约定，紧急情况下陆军对海军负有支援义务。再说目前新几内亚作战也需要海军帮忙，撒手不管说不过去。百武同样认为，美军在瓜岛的作战充其量是小规模的侦察行动。既然如此，就等海、空军先行出击解决了美军舰队再说。

7日凌晨，停泊在柱岛基地的“大和”号准备于晚些时候返回吴港。7时20分，值班参谋送来了东南方向的加急电报：“图拉吉和瓜岛遭敌大规模袭击。”山本当即决定暂缓返回吴港，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到底是上级首脑机关站得高看得远，联合舰队司令部与前线的判断恰恰相反。根据来袭舰队中包含战列舰、航空母舰及运输船的规模，山本判断盟军登陆部队至少有一个师。如此兵力绝不是小规模侦察行动，很可能是正式反攻的开始。对此，山本不怒反喜，那些登陆部队现在已成为“被挟持的人质”，美军冒进恰好给了联合舰队一举围歼太平洋舰队主力的绝佳机会，为中途岛之败出恶气的时候到了。

联合舰队立即与军令部取得联系，双方迅速达成共识：立即取消原定印度洋破交作战，第二舰队和新组建的第三舰队立即向所罗门群岛集结，夺回图拉吉和瓜岛，同时寻歼美军特混舰队。8日4时，山本下达了联合舰队第198号作战命令：

一、第八舰队、第四舰队及基地航空部队在塚原指挥下发起反击，第二十六航空战队迅速前出至拉包尔。

二、先遣部队（近藤第二舰队）、机动部队（南云第三舰队）立即进至内南洋地区。

三、参与印度洋作战的第七战队、第三潜水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第十五驱逐舰战队于8月17日返回达沃。

四、本司令官亲自坐镇“大和”号，在第七驱逐舰战队和“春日丸”号护航下于18日从本土出发，前出至特鲁克靠前指挥。

7日清晨，参谋本部作战参谋井本熊男接到了军令部发来的信息通报：大批美军登陆瓜岛和图拉吉地区。井本立即向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做了汇报，包括服部在内的众多精英参谋都不知道这“瓜岛”是个什么鬼名堂，井本只好再去向军令部打听。

东京迅速召开了大本营联络会议。陆军出身的首相东条勃然大怒，指责海军只顾抢功，在瓜岛修建机场如此重大事项竟然不事先与陆军沟通，以至于陆军未能及时派出驻岛部队，让美国人钻了空子。自知理亏的永野慌忙赔礼道歉，总算把事态平息下来。大本营对前线的形势判断如下：

一、从8月以来敌机对图拉吉袭击频次急剧增加的情况来看，敌人有可能在东南方面展开反攻。但从敌方战备和航空母舰的势力来看，本次反攻应未超出侦察试探的范围。

二、即使登陆是正式的，如果从美军全面反攻态势尚未整备的情况判断，我军夺回两岛并不困难。

三、如果机场被敌军使用，势必对今后作战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必须迅速予以夺回。

8月是东京最炎热的季节。开战以来，裕仁不眠不休，夙夜担忧。大本营一众高官一致请求裕仁外出避暑。大家知道只说避暑，裕仁不

会轻易答应——就是心里想去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因此提出让裕仁身着戎装，到宇都宫师团的练兵场检阅部队，观摩伞兵的实地训练。那里距避暑胜地栃木县日光离宫很近，等裕仁视察完毕，再提出顺路避暑。这招真灵，裕仁半推半就，答应到那里凉快几天。得知盟军登陆瓜岛的消息，裕仁甚为震惊：“是不是英美开始反攻啦？如果真是那样，现在根本不是避暑的时候，马上做好回京准备。”

侍从人员大为惊慌，立即向东京做了通报。前线官兵生死事小，让天皇热着了那还了得？东京会议刚刚结束，惶恐不安的永野就连夜驱车前往日光离宫，向裕仁报告了大本营的看法和采取的对策。永野拍着胸脯保证，“区区小事，不值陛下一虑”。裕仁的紧张情绪这才渐渐平息下来，答应暂不回京，但假惺惺地提醒“千万不可大意从事”。

将裕仁安抚下来，气急败坏的永野立即致电山本：“必须将夺回瓜岛作为首要目标，其他行动暂不考虑。”此言正中山本下怀，这样各路大军的集结就变得更名正言顺了。

7日10时25分，弗莱彻收到了珍珠港发来的紧急电报：“拉包尔出动18架轰炸机和17架战斗机正扑向登陆地点。”9分钟后，珍珠港再次提醒说，“敌军潜艇正在移动，企图攻击图拉吉的蓝色占领部队”。第一条信息立即得到证实。就在接到珍珠港电报的同时，潜伏在布干维尔岛南部布因附近的“斐迪南”保罗·梅森军士用特殊频率发来了明文电报：“24架敌机正向你飞去。”

日军反击来得真快！诺伊斯立即部署空中防御。到11时30分，航母舰队和运输船队上空分别有“野猫”24架和14架。由于护航船队空中防御稍显薄弱，“企业”号立即派西奥多·盖伊中尉和戈登·法尔博中尉各率4架“野猫”北上增援。“堪培拉”号第一时间发出广播通知：“舰队将于正午时分遭敌机空袭，全部人员于11时提前进餐。”

江川攻击机群朝东南一路飞行。日军的运气显然欠佳，12时30分后，浓密的云层挡住了日军的视线——此时他们距美军航母不到10公里。江川很快发现位于隆加外海的大群运输船。13时15分，詹姆斯·萨瑟兰上尉的4架“野猫”与穿云而下的江川机群迎头相遇，赫伯特·布朗上尉的4架“野猫”立即加入战团，空战在一瞬间轰然打响。一阵电闪雷鸣之后，美军5架“野猫”被击落，盖伊和法尔博的增援机群在随后缠斗中又损失4架。

趁美军战斗机被零战缠住的有利时机，日军陆攻机对美军船队进行投弹，声称击沉驱逐舰1艘，1艘运输船中弹起火。实际上，日军的第一波攻击未给美国人造成任何伤害。

之前美国海军估计日军陆基零战的性能可能强于航母舰载型，一直想在实战中加以验证。刚刚爆发的小型空战令人沮丧。在日军18架零战与美军18架“野猫”加16架“无畏式”的混战中，美军估计击落7架陆攻、2架零战，自己有9架“野猫”、1架“无畏式”被击落。实际上，日军只损失了2架零战、4架陆攻机，1架陆攻在布因迫降，1架在拉包尔降落时坠毁。

除5架零战在布因机场降落，有10架零战竟完成了令人惊叹的8小时长途飞行，返回拉包尔，这对单发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江川声称至少击落美军战斗机36架，还有7架疑似击落，另击落俯冲轰炸机7架。吹得稍微大了一点。

日军第二攻击机群同样没发现美军航母。9架俯冲轰炸机沿所罗门岛链北部边界南下，凭借山脉掩护躲过了美军雷达，攻击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运输船队上空多达24架“野猫”迅速拦截，但显然已慢了半拍。日军一颗60公斤炸弹导致驱逐舰“马格福德”号21名水兵阵亡。美军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14架——比来袭总数还多5架。实际日军损失

5架。其余4架在肖特兰附近海域迫降，飞行员汇报说“攻击导致敌1艘轻巡洋舰起火”。

山田第二波攻击虽战果一般，却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在离敌陆基机场这么远的地方出现了舰载轰炸机，使诺伊斯、金凯德等人疑虑重重。这说明附近海域很可能有日军航母存在。弗莱彻特别留意到，逃跑的4架日机径直飞向西方，而不是西北方向的拉包尔，这更加深了他的疑虑。在中途岛，日军航母就在美军陆基飞机和舰载机的双重打击下含恨沉海的。思忖再三，弗莱彻命令诺伊斯将次日黎明起飞点从当前位置向东南移动180公里，降低被敌陆基飞机和舰载机联合攻击的风险。

下午，再无敌机来袭。7日，美军3艘航母共起飞舰载机703架次，降落687架次，创造了单日起降飞机的新纪录。共损失战斗机9架、俯冲轰炸机1架，另两种飞机各有5架、1架毁于事故，6架“野猫”因伤重无法继续使用。“恐怖特纳”盛赞“各飞行中队的工作卓有成效”。航母未遭攻击使弗莱彻和诺伊斯大感意外，两人认为截至目前的平安纯属侥幸。

当晚，金凯德恼火地发现，由于进军航途中补给不足，部分驱逐舰已出现了油料危机，“格温”号“燃油少到了危险水平”。他提醒弗莱彻，大多数驱逐舰只有可供15节航行两天的油，“格温”号只能以15节航行一天多一点。随后“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利用暗夜掩护为“格温”号补充了56642加仑燃油，使其油量回升到79%。

根据作战协定，压制拉包尔基地的任务由西南太平洋战区承担。运输船队连遭两轮空中打击说明麦克阿瑟的压制行动效果欠佳。弗莱彻当晚得知，8架B-17在拉包尔“投下了所有炸弹”。西南太平洋战区航空兵司令乔治·肯尼少将到任不久，他希望派20架飞机执行压制任务，但直到下午才有13架B-17轰炸了拉包尔瓦纳卡努机场，在26架日

军零战阻击下损失1架。肯尼的空袭并未给日军飞机造成任何损失，轻微受损的跑道在空袭瓜岛的机群返航前完全修复。到次日凌晨，又有27架陆攻机飞抵拉包尔。

肯尼向麦克阿瑟夸口说，他相信瓦纳卡努机场的日机有上百架，都被他的B-17摧毁或炸伤了。即使到了战后，肯尼在回忆录中依然自吹自擂，“当日瓦纳卡努机场上翼梢挨着翼梢停放着150架轰炸机，我的飞机炸掉了其中75架，抢先阻止了日军对瓜岛的更多空袭”。跟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学下神，刚到不久的肯尼吹牛水平已到了仅次于麦克阿瑟的地步。

返航飞行员报告说，拉包尔港内有6艘大船和14艘不太大的船。在圣乔治海峡附近另有6艘船朝所罗门群岛驶进，拉包尔西北发现1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正以20节航速西行——它们无疑是正在集结的三川舰队。

8日10时38分，“萨拉托加”号再次收到“斐迪南”发来的紧急警报，“40架大型双发机向东南飞去”。电报是位于布干维尔岛北部、负责把守布卡海峡的杰克·里德上尉发来的，日军机群恰好低空掠过他山顶密林的藏身之处。

由于头天机群遭遇大量航母舰载机阻击，山田断定图拉吉以东或东北海域至少有美军2~3艘航母潜伏。在派出3架轰炸机和2架水上飞机对可疑区域实施搜索的同时，小谷仟率挂载鱼雷的26架陆攻机——3架出发不久故障返航——在15架零战护航下沿所罗门岛链北部边缘向东南飞行。里德的预警再次为盟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准备时间。

特纳立即下令运输船停止卸载，所有船只以最快速度向海峡中心移动以获取更大机动空间。美军战斗机调配出现了失误，10时50分，运输船队上空只有10架“野猫”，另有8架正火速赶来。但是11时30分，它们中的15架因缺油被召回。诺伊斯立即派出“黄蜂”号9架、

“企业”号17架战斗机北上增援，但170公里使增援战机半小时后方能抵达。这样，就只有唐纳德·拉尼恩军士长的3架“野猫”保护庞大的登陆船队了。等诺伊斯下令“萨拉托加”号再次派战斗机前往增援时，空战已经结束了。

弗莱彻再次福星高照。日军沿130度飞行的川西二式大艇在10公里外飞过，却没能发现近在咫尺的美军舰队。小谷机群始终在所罗门群岛北侧低空飞行，再次避开了美军雷达。面对突然出现的日军机群，美军高射炮火迅速打响。小谷率机群南转，让过Y群，直扑隆加海岸的X群。美舰全部以舰首迎向敌机，猛烈的高射炮火使得仅少数日机投放了鱼雷。1架日机一头扎上“乔治·艾略特”号运输舰的救生艇甲板，引发大火。驱逐舰“贾维斯”号被1条鱼雷命中。拉尼恩的3架“野猫”一直在Y群上空5200米高度盘旋，听到呼叫才向西追击，一举击落日轰炸机4架、零战1架，自身无一损失。当“萨拉托加”号和“黄蜂”号的26架“野猫”赶到时，日机早已不知去向。虽然几乎未得到战斗机帮助，特纳还是凭借顽强的防守击退了敌人。弗莱彻12时19分得知，“空袭造成的损失非常小”。

返航飞机之少让山田大惊失色，23架陆攻机有17架没有回来，1架降落时坠毁，幸存的5架也伤痕累累。幸存者汇报说攻击取得辉煌战果：击沉4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和3艘运输船，另有重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6艘运输船遭重创。山田对上述战果半信半疑，自作主张将成绩削减为1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9艘运输船沉没，3艘轻巡洋舰和2艘不明型号船只遭重创。实际美军仅损失运输船1艘，另有1艘驱逐舰重伤。

美国人最大的幸运是，日机只知道攻击舰船，却对海滩上堆积如山的物资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能在那里投下哪怕仅1颗炸弹，诱发的爆炸和大火将全部毁掉那些弹药和物资，陆战一师将陷入缺粮少弹的尴尬境地。

夜幕降临，美军的登陆作战渐趋平息。弗莱彻得知范德已拿下所有预期目标。登陆船队遭遇日军三轮空袭，得到的帮助少得可怜。考虑到日机具有出色的长途奔袭能力，航母至今未遭攻击只能用幸运来解释了。后来，金凯德回忆说，“在瓜岛以南作战期间，我们没道理指望日军搜索机找不到我们。我们的位置怎么看都很明显，但这样的情况竟然发生了。其间日军潜艇也没来找麻烦”。

美军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突袭舰队正向战场快速逼近。其实三川在之前已多次露脸，并未获得像样的表现机会。本次以第八舰队司令官之尊亲自挂帅出征，多年的龙套终于变成了男一号。三川于1888年8月29日出生于广岛，先后毕业于“海兵”第三十八期和“海大”第二十二期。他曾短期出任日本驻法使馆海军武官，之后长年在海上服役，担任过多艘驱逐舰及“青叶”号、“鸟海”号、“雾岛”号舰长，是日本海军颇具盛名的鱼雷战专家。1940年11月，三川晋升中将，作为第三舰队司令官参加了珍珠港之役。1942年7月14日，三川成为新组建的第八舰队司令官，运气一向不错的他在日本海军中有“福将”之称。

7日下午，美军1架B-17发现了在拉包尔集结的4艘军舰。但此地距离瓜岛尚远，作为日军重要基地的拉包尔出现兵力调动十分正常，并未引起美军充分重视。当晚在圣乔治亚角，三川与从卡维恩南下的五藤所部4艘重巡洋舰会合，8艘战舰成一路纵队高速南下。

当舰队行驶至圣乔治海峡口时，被潜伏于此的美军潜艇“S-38”号发现。美军潜艇还没找到合适攻击阵位，高速行驶的三川舰队已经驶过去了。艇长H. G. 曼森少校立即发出了接敌通报：“圣乔治角以西8海里处发现敌2艘驱逐舰、3艘不明舰种大舰高速经过，航向140度。”此处距瓜岛有800公里，同样未引起足够重视。

8日拂晓，日军舰队驶抵布干维尔岛。10时20分和11时10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2架“哈德逊式”侦察机先后发现了三川舰队。第一架飞机与基地联系无果后返航，因为发现目标时日军重巡洋舰正回收侦察机，飞行员将舰队编成错报为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第二架飞机飞行员可能初出茅庐，竟认为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到15时返回基地才汇报，“发现敌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不明类型舰只”。两份报告分别在18时45分、21时30分送达特纳手中。夜幕降临，特纳已来不及派出侦察机前去核实。

特纳知道如日军水面舰艇前来偷袭，肯定会取道所罗门群岛中间那条狭窄水道“槽海”。8日下午，他要求麦凯恩派1架侦察机沿“槽海”侦察，发现敌情立即上报。因天气恶劣，这架飞机未飞完航程就提前返航，飞行员并未报告这一情况。特纳认为没有消息就意味着没有敌情，放松了警惕。美军另一大情报来源是对破译日军的往来电讯。因日军刚启用新密码系统，夏威夷H站和墨尔本C站暂时无能为力。加上三川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两个情报站均未侦听到日舰出击的任何信息。盟军对不断逼近的致命威胁一无所知。

虽然说话轻声细语，相貌举止稍显柔弱，但三川无疑是山本麾下的一员智勇兼备的猛将。16时，他下令5艘重巡洋舰各弹射1架水上飞机，对瓜岛附近海域实施搜索，确认美军登陆船队、护航舰只的准确位置。瓜岛周边没有盟军机场，山田的陆基攻击机遭遇拦截的事实表明，瓜岛水域肯定有美军航母存在。他决定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日本海军擅打夜战的优势，在暗夜发出致命一击，随后快速脱离战场。

侦察机很快发回了报告：萨沃岛附近发现敌18艘运输舰、6艘巡洋舰、19艘驱逐舰和1艘战列舰，“航空母舰去向不明”。最后那句话让三川不寒而栗，这意味着无论当天夜战结果如何，第二天舰队返航时很可能遭到美军航母舰载机的追杀。开弓没有回头箭，三川现在只有

硬着头皮冲下去了。“乌海”号舰桥上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只有被称作“海军辻政信”的神重德轻松自如，“告诉你们，我们这一仗只赢不输。第八舰队8月8日出击，本身就是大吉大利”。和渊田一样，曾在日本驻德使馆担任海军助理武官的神重德同样是希特勒的铁杆粉丝，留着“元首”那样的两撇小胡子。

侦察机的报告同时说明另一事实，瓜岛盟军实力雄厚，凭少数陆战队员前往增援无济于事。三川下令跟在身后的增援船队掉头返航。之前错过攻击日舰的“S-38”号抓住了良机，曼森少校发射鱼雷将“明阳丸”号运输船击沉，373名士兵随船葬身海底。

因参战8舰从未一起训练过，三川认为作战命令必须简单明了。16时40分，“乌海”号通过灯光信号向各舰发出作战命令：“我等将从萨沃岛以南进入，用鱼雷攻击隆加之前的敌舰主力，之后转向图拉吉用火炮和鱼雷攻击敌方，最后从萨沃岛以北撤出。”敌我识别信号为各舰舰桥两侧悬挂白布。

18时，三川下令各舰清理甲板上的易燃物，对弹药和鱼雷做最后检查。18时40分，“乌海”号发出了激励信号：“发扬帝国海军之夜战传统，建立必胜信心，全军将士务必沉着冷静，克尽全力。”之后他再次放飞3架水上飞机，核实盟军舰只夜间泊位，并在战斗打响前投掷照明弹。20时30分，日军以“乌海”号为首排成间距1200米单纵列，以28节高速杀入瓜岛海域！

与此同时，弗莱彻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各处战况。返航飞行员报告说，看到X群排成三列纵队在瓜岛以北机动，Y群“也在调整队形”，似乎特纳登陆船队很快将会离开。执行空中支援的最后一批俯冲轰炸机没投弹就返回母舰，预示着登陆作战已接近尾声。糟糕的通信或特纳本身就未汇报使弗莱彻觉得，当天人员和物资均已卸载，没人再提

出新困难。之前有消息说在攻占塔拉姆伯格时遇到了小麻烦，但预计很快就能拿下。由此看出，弗莱彻这个总指挥当得颇为尴尬。

两天以来，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共损失战斗机21架，占总数20%。加上7月21日“萨拉托加”号的坠机事故损失5架“野猫”。之前爆发的三轮空战不过是一场漫长会战的前哨战，刚打两天就损失这么多战斗机，让弗莱彻不寒而栗。此处远离珍珠港基地，短时间得不到任何补充。日本有能力在所罗门群岛迅速集中起优势航母兵力，而且很有可能正在那么做。他认为“虽然行动进展令人满意”，但航母舰队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在瓜岛机场具备使用条件并入驻一定数量战机之前，他的舰队是阻止日军从海上实施反登陆作战的唯一坚盾。下午，珍珠港来电说，“日军航母仍在本土海域”。但他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随时做好迎击日军航母舰队的准备。情报不可能万无一失，轻信的结果是致命的。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日军刚为这一理论做出过最好诠释。

现在稳妥的做法是暂时保存实力，对付必将很快出现的敌军航母。开战已经两天，闻讯赶来的日军潜艇应该快到了，水下威胁每一小时都在增加。下午出现的携带鱼雷的轰炸机对美军航母不是什么好兆头。尼米兹规定了和中途岛一样的限制，弗莱彻感到“除遵从这个指示外，别无选择”。之前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他相继见证了“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的陨灭，切肤之痛使他不想让身边的航母再出现任何闪失。航母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让它们长时间滞留在狭窄水域与日军陆基飞机打消耗战，显然不高明。

此时，舰船油料也显不足，驱逐舰平均油量仅45.3%，巡洋舰为52%，无法满足在即将到来的决斗中实施快速机动。10日下午，当舰队找到油轮时，“格雷森”号舰长弗雷德里克·贝尔少校说“油舱很快要见底了”，当时部分驱逐舰只剩12%~15%的燃油。

日军要想夺回瓜岛和图拉吉，只能实施美国人类似的远征。为拦截并挫败敌军类似行动，舰队必须拉开距离补充燃油。诺伊斯、金凯德和弗莱彻的观点一致，日军航母很快就会现身，它们此刻可能已在赶来的路上。15时25分，弗莱彻告诉诺伊斯：“鉴于可能遭到敌鱼雷机攻击，我方战斗机数量又大幅减少，我建议立即撤走航母。如果戈姆利将军不同意，我们再回到目前水域。”与“黄蜂”号舰长弗雷斯特·谢尔曼上校沟通之后，诺伊斯在16时15分答复说，“对两个问题都赞成”。大家普遍认为即使航母暂时缺阵，克拉奇利的护航舰队足以自保。航空参谋彼得森少校说：“撤走航母的决定是否正确至今仍有异议。从岸上陆战队员的角度看值得商榷，但如果从更广战略角度看，它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当晚萨沃岛海战的惨败，这一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回收完舰载机，18时07分，弗莱彻打破无线电静默给戈姆利发出了电报——同时抄送特纳、麦凯恩和诺伊斯：“战斗机数量从99架减少至78架。由于该地区敌鱼雷机及轰炸机数量庞大，我建议立即撤走航母。燃料告急，请立即安排油轮到您指定的会合地点。”

18时37分，“萨拉托加”号收到了堪培拉发来的一封电报，称上午在布干维尔岛东南发现敌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或炮艇，大约位于隆加西北600公里，航向120度、航速15节。弗莱彻希望在可行的前提下立即发起攻击，但舰长拉姆齐上校认为航母无法在夜间实施搜索和攻击，除非有明亮的月光，当天晚上恰恰没有。强行出击损失飞机的风险太大，更何况一场大规模的航母对决就在眼前。即使敌军果真来袭，克拉奇利有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并且大部分配备有雷达，即使不能全歼敌军，也足以自保。没人再对撤退提出异议。不等戈姆利回电，弗莱彻在18时57分率3艘航母排成一路纵队，以15节航速向东南撤退，到20时已远离了瓜岛水域。

9日3时30分，弗莱彻收到了戈姆利发来的电报，“批准撤走航母的提议”。戈姆利后来解释说，考虑到“敌军可能在特混舰队缺油时大举进犯”，因此“不得不非常认真地考虑弗莱彻的请求”。他认为“身处现场的人总是对的”，因为“他对舰队的处境了如指掌，而我不是”。

接到弗莱彻撤走航母的电报，特纳一下蹦起三丈多高。此举导致他的运输船队直接暴露在日军战机攻击之下，“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光屁股”。他不可能在缺乏空中保护的情况下冒再次挨炸的风险。20时45分，又气又急的特纳通知范德和克拉奇利立即赶到“麦考利”号，商讨对策。

特纳这一举动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而且在日后全部归咎于弗莱彻与其他人。后来特纳解释说，“叫范德来是为了请他去一趟图拉吉，查明并上报确切情况和已上岸物资的数量”。如果真如他所言，发个电报就够了，不需要范德亲自前去，或者交给鲁普图斯准将和阿希上校就行了。他召见克拉奇利，则是“征求他关于战术情势的看法，包括报告敌舰动向和弗莱彻离去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按照特纳独断专行的脾气，他是不太可能接受不同意见的。克拉奇利离开指挥位置，不但带走了“澳大利亚”号——该舰被认为是护卫舰只中战备水平最高的——还导致舰队事实上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终其一生都以贬低弗莱彻为己任的莫里森少将说：“原则上范德格里夫特可以出席会议，但不明白为什么克拉奇利也要参加。”战后，特文宁干脆说：“这样的会议根本商量不出什么，而且确实也没商量出什么。特纳只需发个电报，甚至只派两个参谋通报两位部下即可。”老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特纳此举更多是为了找他们发泄对弗莱彻的愤怒。

瓜岛西北方向有一个叫“萨沃”的小岛，位于拉包尔至瓜岛的必经之路上。克拉奇利将护航舰只分在3个巡逻区内：以萨沃岛中心点

125度延伸线分为南北巡逻区，佛罗里达岛西侧子午线以东为东巡逻区。南区有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堪培拉”号、“芝加哥”号以及驱逐舰“帕特森”号、“巴格利”号，由克拉奇利亲自指挥。北区有重巡洋舰“文森斯”号、“阿斯托利亚”号、“昆西”号和驱逐舰“赫尔姆”号、“威尔逊”号，指挥官为“文森斯”号舰长弗雷德里克·利科尔上校。东区有斯科特少将的轻巡洋舰“圣胡安”号、“霍巴特”号以及驱逐舰“布坎南”号、“蒙森”号。另外“布鲁”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驱逐舰作为警戒哨在萨沃岛以西对开巡逻，防备敌军夜间偷袭。担心日军潜艇可能威胁到滩头卸货的运输船，克拉奇利安排7艘驱逐舰在它们周围执行反潜巡逻。

克拉奇利手下总计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5艘，大部分配有雷达，总体实力在三川舰队之上，但要把守3个不同的区域，在单个局部均居劣势，加上他们缺乏有效的联络手段及恶劣的天气条件，所以日军就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克拉奇利根本想不到日军水面舰艇会来得这么快，并未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只是简单指示如发生战斗，北区舰队在利科尔上校指挥下独立作战，策应南区舰队。白天在反击日军空袭时护航舰队表现不凡，考虑到水兵已在炎热潮湿的条件下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克拉奇利将战斗等级降为二级，这样一半人可以回到闷热的舱室里休息一下。

动身前往“麦考利”号之前，克拉奇利打信号给“芝加哥”号舰长霍华德·伯德上校，授权他临时指挥南区舰队，同时告诫自己当晚不一定能返回。可能觉得暂时离岗无碍大局，克拉奇利并未向北区通报自己的去向。由于资历比伯德要深，北区的利科尔上校尚不知晓，按惯例他已是这支舰队的指挥官了。做出上述安排，克拉奇利乘“澳大利亚”号沿漆黑的瓜岛海岸前往寻找“麦考利”号，乘巡洋舰去，比坐小艇要快一些。

正准备休息的伯德同样认为当晚应该平安无事，自己完全可以先美美睡上一觉。别看只是一个小小舰长，伯德在美国海军中小有名声，有个不凡的绰号叫“伯德王”。作为商业大鳄杜邦家族的乘龙快婿，伯德晋升少将已是板上钉钉的事。虽然指挥过的战舰大多命运多舛，但伯德往往能时来运转、逢凶化吉。珍珠港事件时伯德是“俄克拉何马”号舰长。那艘倾覆的战列舰带走了429名水兵的生命，舰长伯德恰好在岸上，潇洒躲过一劫。但他的好运在这个夜晚戛然而止。

灯火管制命令早已下达，克拉奇利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一直到22时35分才登上“麦考利”号。此时范德尚未赶到，特纳向克拉奇利出示了之前收到的两封电报，“发现了一支由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或炮舰组成的日军舰队”。

“您对潜艇和澳大利亚飞行员的报告有何看法？”克拉奇利问。

“我断定它们可能在所罗门群岛中部某地停泊，建立临时水上飞机基地，”电报中那2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引起了特纳的关注，“以替代刚被我们占领的图拉吉基地。”

克拉奇利认为如此规模的一支舰队没有挑战自己的实力，即使是在夜间。之前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电报提到日军正在增兵布卡和肖特兰，于是上述推断就显得更加合理。

范德的小艇在黑暗中好不容易才找到“麦考利”号，他登舰时已经是23时15分了。天气异常闷热，走进会议室的范德认为对面那俩人看上去“随时会晕厥”。范德同样筋疲力尽，临时会议持续了大约40分钟。

三位将军边喝咖啡边谈论局势，从简短的对话中可以听出“弗莱彻的名字没有得到赞扬”。特纳拿出了电报，范德和特纳对弗莱彻的

做法非常气愤：“他比原来扬言要撤走的时间还提前了12个小时，这简直是临阵脱逃！”

特纳宣布：“由于航母已经撤走，登陆船队处于日军飞机的直接攻击之下。”他指出，运输船当晚必须加紧卸货，不管卸下多少，翌日清晨他和克拉奇利必须撤走。

“补给物资卸载还不到1/4，”范德咆哮道，“运输船那么远赶来，花了如此大代价，现在却要把未卸完的人员和货物全部拉走，这简直荒唐透顶！”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特纳坚持“假若想使自己的舰只不被敌机击沉只能选择这种办法”。范德气愤地表示：“我们像傻瓜一样被人出卖了！”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怒气冲冲的范德表示要去检查图拉吉的卸载情况。“你去去也好，”特纳斜了一眼范德，“我这儿有1艘扫雷艇，你乘它去好了。”克拉奇利提出可以顺便把范德送上扫雷艇，后者谢绝了好意，但克拉奇利坚持要送：“你的任务比我紧急得多。”

海上下起倾盆大雨，数米之外不见人影。当心情郁闷的范德下船时，克拉奇利同他握手告别。他清楚运输船和护航舰队撤走对刚刚登陆立足未稳的陆战一师意味着什么，颇有点同情地告诉对方：“范德格里夫特，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责怪特纳。”

两人离开之后，1时18分，特纳通知第六十二特混舰队所有船只在6时30分集体撤离。他写了一封电报给戈姆利、弗莱彻和麦凯恩，说明撤离计划及原因。“麦考利”号在4时05分拍发了电报，照例没任何人收到。

就在三人开会之时，在萨沃岛东北执行巡逻任务的“拉尔夫·塔尔博特”号发出警告，“1架不明身份飞机向东飞过萨沃岛上空”。克

拉奇利和特纳都未收到这则电讯。送走范德之后，克拉奇利于1时15分登上“澳大利亚”号。大雨如注，黑暗中与本队会合实在困难。克拉奇利想，既然黎明就要撤走，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敌军来袭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他没有急于归队，而是在X群停泊区以西海域巡弋。

凭借滂沱大雨的掩护，日军夜袭舰队已悄然逼近战场。“鸟海”号舰桥上所有人默不作声，时间分分秒秒都显得格外漫长。在这个漆黑的暗夜里，日本人的敏锐视力在光学仪器的协助下，完胜盟军雷达。9日零时43分，日舰驶抵萨沃岛西北海域。“鸟海”号观察哨突然发现前方9000米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有船逼近，右舷20度！”那正是美军驱逐舰“布鲁”号，它与对面10公里处的“拉尔夫·塔尔博特”号共同执行警戒任务。可能受复杂地形的干扰，2艘美军驱逐舰的雷达均未发现黑暗中一支舰队正迎面扑来。

“准备战斗！”三川迅速发出命令，“左舵20度，减速至22节。”

排成一字长蛇阵的8艘日舰悄悄转身，右舷火炮全部对准了敌舰。“布鲁”号一旦发出警报，瞬间就将被日军逾50门火炮撕成碎片。只见“布鲁”号若无其事地掉转船头，以12节航速不紧不慢地向友舰驶去。后者同样掉头迎面驶来，2艘驱逐舰对开而过，身后恰好留出了空当。望着渐渐远去的敌驱逐舰，三川心中一阵狐疑：到底是自己运气太好，还是美军故布疑阵诱敌深入？迟疑片刻，三川毅然率领舰队从2艘美舰身后的空当悄然驶过。

舰队行驶至萨沃岛以南时，“鸟海”号左舷观察哨隐约发现前方有船迎面驶来。那是白天被日军鱼雷击伤的“贾维斯”号，正欲前往澳大利亚维修。双方距离最近时仅1100米，从“鸟海”号舰桥向下俯视，甚至能看到驱逐舰上的美国水兵若无其事地来回走动。“贾维

斯”号同样发现不远处有舰队经过，却粗心地认为那是友军，依然晃悠悠朝澳大利亚方向缓缓驶去。

在此之前，“布鲁”号的雷达曾发现1架飞机从头顶飞过，部分盟军舰只同样发现了来历不明的空中飞行物。大家想当然地认为那肯定来自自己的航母，个别舰长则认为别人肯定已经向特纳做了汇报，自己就懒得再去费事了。日军侦察机在盟军舰队上空盘旋长达90分钟之久，并未引起对手的关注。

“福将”三川果真名不虚传，日军舰队一路畅通无阻逼近目标。考虑到编队长达8000米，夜间在狭窄海域作战多有不便，三川于1时26分下令各舰按既定计划自行作战。1时36分，“鸟海”号右舷观察哨大声喊道：“3艘巡洋舰，右舷9度，向右移动！”对面正是盟军南区舰队——“堪培拉”号、“芝加哥”号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帕特森”号。“攻击开始，所有舰只同时进攻！”随着“鸟海”号发出的号令，一条条威力惊人的氧气鱼雷争先恐后跃入水中，以49节航速朝盟军舰只呼啸而去。

1时43分，“帕特森”号终于发现不远处有身份不明目标出现：“警报！有不明身份舰只正在进港！”恰在此时，空中蛰伏许久的日水上飞机投下绿色照明弹，将南区盟军舰只照得清清楚楚。日舰上立即喷出了亮光，炮弹和鱼雷从高空和水上接踵而至。“堪培拉”号舰首连中2条鱼雷，瞬间中弹24发，舰长弗兰克·盖亭上校当场阵亡，舰体很快出现倾斜，5分钟内就彻底丧失战斗力。舰上燃起了冲天大火，一声声殉爆将巨大的巡洋舰彻底炸毁。天亮之后，无可挽救的“堪培拉”号被友军驱逐舰补射鱼雷击沉。

无线电警报发出之后，“帕特森”号迅疾用闪光灯发出2次预警并满舵左转。舰长瓦克中校高喊“发射鱼雷”，此时日舰编队已转向东北航行，“帕特森”号以高速作“之”字运动同时与敌军展开炮战。

第六战队队尾“古鹰”号朝“帕特森”号发射鱼雷，因距离太远未能命中。随后“古鹰”号1发203毫米炮弹在驱逐舰4号主炮附近炸响，炸死10人，炸伤8人，重伤的“帕特森”号只好落荒而逃。

五藤旗舰“青叶”号紧跟在“鸟海”号身后。该舰在右舷5度方向发现了1艘重巡洋舰。借助照明弹的指引，“青叶”号、“加古”号、“衣笠”号同时向“芝加哥”号开火并发射鱼雷。伯德还在蒙头大睡，当他揉着眼睛登上舰桥时，一条鱼雷准确命中“芝加哥”号舰首，剧烈的震动使伯德险些摔倒。爆炸将舰体撕开一个直径5米的大洞，大量海水喷涌而入。幸好另一条击中舰体的鱼雷未能爆炸，才未引发更大灾祸。日军炮弹很快落了下来，第一发203毫米炮弹将“芝加哥”号桅杆击倒并导致2人死亡。“芝加哥”号连连开炮还击。由于日舰速度极快，在向日军最尾的“夕风”号发射25发炮弹之后，美国人失去了攻击目标。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伯德率“芝加哥”号匆忙向西撤退，竟然忘记将敌军来袭的情况及时通知给克拉奇利、特纳和北区的利科尔上校。

松山的2艘老式轻巡洋舰紧跟在“古鹰”号身后。“天龙”号向匆忙逃跑的“帕特森”号猛烈开火，刚打半分钟，罗经仪就因剧烈震动损坏，担心掉队的“天龙”号只好拼命向“古鹰”号靠拢。它身后的“夕张”号在1500米外向美军驱逐舰“巴格利”号发射鱼雷，未获命中。美舰准备发起鱼雷反击，日舰已经快速北上了。

仅6分钟，三川未损半根羽翼，将盟军南区舰队打得落花流水，彻底丧失还手能力。随后，三川率“鸟海”号一马当先，五藤率3艘重巡洋舰紧随其后，以最快速度杀向北区。打跑了“帕特森”号的“古鹰”号本来跟在“衣笠”号身后，因速度太快，差点和瘫在海面上动弹不得的“堪培拉”号撞在一起。“古鹰”号紧急避让，导致日军队形出现混乱。在向起火的“堪培拉”号补发了一通炮弹之后，“古鹰”号迅疾向北追赶大队。

但“古鹰”号错误地选择了向右行驶，身后的“天龙”号、“夕张”号和“夕风”号稀里糊涂地跟了上去。日军失误竟收到绝佳的战术效果，8艘日舰无意识中对盟军北区舰队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由于未及时得到预警，加上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掩盖了南区的炮声和火光，北区盟军全然不知日军已近在咫尺。1时45分，“阿斯托利亚”号值班军官感到舰体出现晃动，舰长威廉·格林曼上校曾多次嘱咐加强反潜，这位军官错认为晃动可能是友军驱逐舰投放深水炸弹所致，实际上那正是南区舰队中雷引起的巨大波动。北区指挥官利科尔上校同样感到了舰体晃动，隐约看到南区出现火光。但他错误认为是友军在攻击敌机，下令立即做好防空准备。

日舰在3000米距离突然打开了探照灯，第六战队的3艘重巡洋舰所有火炮对准“文森斯”号猛烈开火，炸弹铺天盖地落了下来。此时“古鹰”号等4舰也赶了上来，两路日军一起向美军3艘巡洋舰猛烈开火。因双方距离太近，203毫米主炮弹道几乎呈现水平状态。

起初，利科尔以为是南区友舰发生了误击，立即发信号要求对方关掉探照灯并停止射击，同时升旗表明自己的身份。此举换来日军更猛烈的炮火。利科尔这才恍然大悟，对面打炮的是日本人。上校立即下令还击，但舰上水上飞机很快中弹起火，日军顺势关闭探照灯，向黑夜中的着火处开炮并发射鱼雷。1时55分，“鸟海”号的2条鱼雷准确命中“文森斯”号，剧烈的爆炸撕裂了舰体，大量海水汹涌灌入，“文森斯”号的速度立即降了下来。炮弹接连在舰上爆炸，几分钟内，“文森斯”号中弹超过70发。2时03分，“夕风”号的1条鱼雷在“文森斯”号伤口又撒了一把盐，爆炸导致锅炉舱停转，失去动力的“文森斯”号只能在水面上团团打转。2点15分，利科尔下令弃舰，“文森斯”号于2时50分沉入大海。

“阿斯托利亚”号曾参加过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这艘被水兵昵称作“混蛋阿斯蒂”的老舰反应还算迅速。1时52分，该舰6门主炮已开始还击。突如其来的警报和炮声将舰长格林曼从梦中惊醒。他急匆匆奔上舰桥，质问哪个家伙乱发警报，为什么没有命令胡乱打炮。他确信附近目标都是友舰。“不要鲁莽，停止射击！”发现“文森斯”号四周水柱林立，他才觉大事不妙：“开始射击！管他是不是我们的船，必须先用炮火压制！”宝贵的2分钟就这样失去了。

“鸟海”号前四轮齐射均未中的，第五轮齐射准确命中“阿斯托利亚”号二号炮塔，将附近炮手全部炸死。甲板上燃起的大火使巡洋舰成为暗夜中的活靶子。2时之后15分钟内，“鸟海”号、“加古”号、“青叶”号、“衣笠”号围住美舰一通群殴，“阿斯托利亚”号上层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格林曼只好向萨沃岛东南方向退却。2时25分，这艘重巡洋舰沉入大海。

傍晚时分，“昆西”号瞭望哨似乎听到头顶有飞机嗡嗡飞过，立即向值班军官做了汇报。不料被上司训斥“哪里来的敌人飞机”，嘲笑他患了轻度歇斯底里症，弄得哨兵不敢多说话了，尽管后来他再次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暗夜中，日舰“青叶”号从后方悄然接近，突然打开探照灯把“昆西”号照得通亮。美国人还未反应过来，一排炮弹已凌空落下。该舰刚进行了两轮炮击，舰长穆尔上校就认为是误击友舰，下令停止射击，错过了最佳反击机会。

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被率先击中，紧接着油库中弹起火，大火肆虐的“昆西”号立即陷入“青叶”号、“古鹰”号和“天龙”号的交叉火力之中。1颗炮弹在舰桥炸开，无数尸体像洋娃娃一样飞上天空，穆尔重伤倒地。巡洋舰舰体向左急剧倾斜，舰首开始徐徐下沉。随后该舰左舷接连被2条鱼雷命中，机舱发起剧烈爆炸，于2时38分沉没。但“昆西”号的濒死反击准确命中“鸟海”号，1发炮弹将海图室的34

人被炸死，5米外的三川、大西及神重德幸免于难。如果美军运气稍好一点，第八舰队主要领导就集体去见海龙王了。

盟军表现最差的当属“赫尔姆”号，舰长夏洛尔少校被日军炮火吓破了胆，撇下燃烧的同伴仓皇逃遁。因日军将主要火力对准了重巡洋舰，块头小的驱逐舰大都得以幸存。

2时15分，继续北行的日军舰队再次遭遇“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这艘一直盯着西侧的美舰做梦都想不到，屁股后头突然出现了敌舰——让你看门，强盗在室内杀完人都冲出来了。“夕风”号立即用探照灯锁定了它，“古鹰”号和“夕张”号迅速开炮，美舰很快中弹起火。情急之下，舰长加纳罕少校下令打开识别灯，紧急用无线电发出呼救。此时暴雨骤起，“拉尔夫·塔尔博塔”号大难不死，歪着倾斜20度的舰体于当日下午狼狈逃入图拉吉。

登陆场的美军一片恐慌，特别是运输船上的人。他们呆望着远方海面的火焰，惊恐的目光随炮弹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好像在看一场地狱里的网球比赛”。因南线舰队溃不成军，北线部队几乎全灭，停在近海的运输船队就像砧板上的肥肉静候日军宰割了。

日军如乘胜出击，至少重创盟军运输船队如探囊取物。就在此时，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2时20分，三川从“鸟海”号发出号令：“全军撤离！”随后“鸟海”号加速至30节，率舰队取西北方向扬长而去。

撤退之前，旗舰指挥室里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鸟海”号舰长早川干夫不同意就此轻易撤退，提出虽盟军护航舰队溃不成军，但歼灭运输船队的首要任务尚未完成。如果此时强行突入，只需1个小时，就能将盟军运输船消灭得干干净净。早川的建议被三川拒绝，参谋长大西站在了三川一边。首席参谋神重德开始支持早川，最后也未坚持。

三川选择断然撤退当然有他的理由。此时已近凌晨3时，日军各舰极为分散，重新集结至少需要1个小时，鱼雷装填同样需要花费时间。像“天龙”号那样的破船战斗中已出现多次故障，每发一炮就断电一次。日军对附近海域非常陌生，“昆西”号那发炮弹恰好毁掉了所有海图。最重要的是，即使整队后以最快速度击毁美军运输船队，返航时肯定天已大亮，势必遭到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疯狂追杀——弗莱彻当然不会把撤退电报抄送给三川。

实际上，三川绝非胆小之辈。当初珍珠港作战时，他曾和山口多闻一道力劝南云发起第三波攻击。当时谨慎的南云拒绝了，现在三川恰好处在当时南云的位置上。三川后来如此阐明撤退的理由：“如果我们在天亮时仍未及时离开，必将重蹈中途岛的覆辙。”两个月前“三隈”号战沉的悲惨场景犹在眼前。三川想起在拉包尔会商时陆军代表提起美军时的轻蔑态度，以为击败美军易如反掌。既然如此，又何必为那些运输船拿宝贵的战舰去冒险呢？

三川撤军还有一个不能言明的理由。半个月之前，他离京赴任第八舰队司令官时，永野曾谆谆教诲：“对你们来说可能是无理的要求。但切记日本海军与美国不同，如果损失1艘军舰，要许多年才能补上，希望尽量不要搞坏军舰。”

如此，半途而废渐渐成为日本海军的一种痼疾。1894年大东沟海战是伊东祐亨，1904年黄海海战是东乡平八郎，1941年珍珠港是南云忠一，3个月前珊瑚海是井上成美，现在萨沃岛变成了三川军一。三川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两年后在莱特湾，栗田健男将把这种“光荣传统”发挥到极致。

三川认为，快速撤退可以将美军航母引入拉包尔陆基战机的攻击范围。如果舰队到达战场西北390公里外的维拉拉维拉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战场上的盟军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当“澳大利亚”号赶到战场时，日军早消失得无影无踪。萨沃岛附近海面上漂着厚厚一层黑油，海上惨状令人触目惊心。遭遇重创的舰只在熊熊燃烧，数不清的幸存水兵紧紧抓住海上漂浮物不放，克拉奇利只好指挥各舰尽力营救。5时15分，“拉尔夫·塔尔博特”号报告说“遭敌炮火攻击”，却并未说明是3个小时前。让人错误理解为日军尚未撤走，更加剧了现场混乱。5时25分，“帕特森”号汇报说，“堪培拉”号弃舰，船员已救起。正转移伤员的“帕特森”号突遭前方1艘不明身份舰只炮击，所幸炮弹没有打中。仔细一瞧，打炮的是早先无头苍蝇般退出战场的“芝加哥”号，伯德舰长的精神已濒临崩溃。

当5时47分晨曦出现时，克拉奇利只能从伯德处得到一些零星信息，利科尔的北区音信全无。后来他得知“阿斯托利亚”号正在燃烧，4艘驱逐舰救走了舰上幸存船员。8时10分，他致电特纳，得不到“昆西”号和“文森斯”号任何消息——那2舰早已沉入海底。

Y群的阿希上校8日23时40分才开始在图拉吉卸载物资。虽然冒着倾盆大雨连续干了一夜，卸下的物资仍远不能满足所需。值得称赞的是，特纳决定冒日军飞机、潜艇和水面舰艇的威胁留下来善后，在6时24分取消了之前下达的撤退命令。6时41分，特纳用“麦考利”号蹩脚的电台呼叫弗莱彻：“无法按计划离开，上岸物资严重不足，请求空中掩护。”鉴于护航力量严重不足，特纳令“塞尔弗里奇”号击沉已毫无希望的“堪培拉”号——后者于8时沉没。

弗莱彻和戈姆利都未收到特纳发出的电报。前者直到6时34分才知道瓜岛水域发生了夜战，但对盟军遭受重创的情况一无所知。此时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与日军舰队距离超过550公里，舰载机无法出动攻击——三川的豪赌终于大获成功。

克拉奇利坦诚地告诉特纳：“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布置的舰队足以达成击退水面进攻这一目的。但当敌军水面进攻真正来临时，我们却被消灭了。”作战参谋加塔克少校沮丧地说：“按照我们两路部署的计划，敌舰队遭遇一队后就会被引到另一队口袋里去，未想到准备好的口袋反而被敌人包住了。”

美国人后来称这次战斗为“萨沃岛海战”，日军则称为“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战斗中盟军4艘重巡洋舰被击沉，1艘遭重创，另有2艘驱逐舰受伤，亡1077人，伤709人。日军仅“鸟海”号轻伤，“青叶”号鱼雷发射管被击破，亡58人，伤53人，从战术上讲日军完胜。这仅是瓜岛战役一系列海上对决的序幕。接下来几个月里，双方还将爆发数次惊天动地的海空碰撞。萨沃岛以东、隆加以北海底因此遍布双方战舰与飞机的残骸。后来，人们逐渐忘却了它“萨沃海峡”的原名，并赋予它一个骇人听闻的新名字——“铁底湾”。

9日8时38分，贝尔康嫩再次转发了“斐迪南”里德发出的警报：一队日机8时07分掠过头顶飞往东南。那是山田派出的17架挂载鱼雷的陆攻机和15架零战。由于未能发现航母，日军机群轰炸了瓜岛西南一艘正在漏油的船，它们以为那是1艘受伤战列舰，实际这艘不幸的船是头天受伤欲往澳大利亚维修的“贾维斯”号，它在击落2架敌机后带全船233名官兵沉入海底。

特纳判断日军9日昼间不会再来，一边营救落水者，一边加快组织卸载。午后，他通知X群15时起程，同时将“麦考利”号开到图拉吉，于15时亲自率Y群撤退。经过努力，盟军在2天时间里勉强卸下了4个基数弹药和37天口粮。

范德清楚未来战役的成败取决于制海权，而制海权往往取决于制空权——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见识。在美军航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瓜岛机场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他特别要求特纳将重要建筑设备、机械优先卸载，以便尽快修好机场迎接战机进驻。

9日傍晚，当特纳带着1390名未来得及下船的陆战队员——他们大多数属于陆战二团——超过一半的物资和大多数重炮撤离时，范德和他的陆战一师就成了“现代版的鲁滨孙”。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一切只能靠自己了。谁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敌人增援部队可以源源不断开来，并随心所欲地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向我们发起攻击。”

海战大胜的日军并未全身而退。10日清晨，与三川分开，欲返回卡维恩的第六战队被美军潜艇“S-44”号盯上。经3天战斗航行，极度疲劳的日军水兵在家门口放松了警惕。以16节航行的第六战队并未进行反潜“之”字航行，仅“青叶”号放飞1架水上飞机在前方实施反潜巡逻。日舰队中没有驱逐舰，美军潜艇获得了绝佳攻击机会。7时，“S-44”号在650米距离一口气射出4条鱼雷，日方记录7时09分3条鱼雷准确命中“加古”号且全部炸响——这对美军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第一条鱼雷命中右舷一号炮塔附近，第二、第三条分别命中前部弹药库和锅炉舱。7时15分，“加古”号向右倾覆沉没，68人随舰死亡。其余3舰在胡乱投下几颗深水炸弹后，扔下几艘救生艇匆忙离去。舰长高桥雄次率幸存者乘救生艇登上附近岛屿，次日被驱逐舰“卯月”号和3艘登陆艇接回。

得知“加古”号以如此方式被美军击沉，宇垣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国一句老话：“一百里路半九十，说得一点没错。”此举与中途岛海战日“伊-168”号击沉“约克城”号异曲同工，只是战绩小了一点。两周之后，美国人才得知这一值得安慰的消息。尼米兹苦笑着说：“这多少算是对惨败的一点弥补。”

胜利捷报传回日本，东京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大吹大擂：“瓜达尔卡纳尔岛攻防战我军再获大捷，美澳联军一触即溃，全线败退。”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等城市少不了彻夜提灯游行。裕仁特意召集内阁和军界要员同庆胜利，御前酒会破例安排在富丽堂皇的赤阪离宫。席上，众人觥筹交错，豪气干云，早已将中途岛之败彻底忘到爪哇国了。

萨沃岛大胜及基地航空部队的夸大战绩一度使东京乐观认为，美军在8月10日前已撤出瓜岛。这种美好幻想破灭之后，才出现了批评三川未能乘胜消灭美军运输船的声音。山本对三川的做法颇为不满，只简单发了一封祝捷电报了事。战后，日本记者伊藤正德在《帝国海军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如果三川能在瓜岛一举消灭敌运输船队，即使牺牲了整支舰队也是值得的。”

对手的话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被打得灰头土脸的克拉奇利自嘲道：“我们已达到了战略目的，即防止敌军接近运输船队。”此言乍听像败军之将的狡辩之词，但从侧面阐明萨沃岛海战的结局对盟军实属不幸中之万幸。8月13日，克拉奇利的另一番话更有道理，“此次作战成败尚未见分晓，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守住既得阵地，并利用它实施后续进攻行动”。萨沃岛之败并未影响到全局，美军在瓜岛站稳脚跟并最终赢得了战役胜利。

尼米兹对惨败保持了一定克制。他以一贯姿态给特纳和范德发去了鼓励、慰问电报。鉴于澳大利亚海军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颇具政治家风度的尼米兹特意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封电报：“请代表太平洋舰队向澳大利亚政府表达我们对他们在‘瞭望塔’行动中遭受损失的深切同情，并对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全体官兵的通力合作和表现表示由衷钦佩。”这次不好意思在“表现”前加“出色”二字了。

9日午夜，金的秘书乔治·拉塞尔上校打破禁令直接将他从酣睡中叫醒，用噩耗打破了他“瞭望塔”行动有望轻易取得成功的美梦。金回忆说，那是“整个战争中最黑暗的一天”。

相对而言，海军部长诺克斯更显含蓄。在写给尼米兹的信中他说：“当然，我们正以焦虑的心情等待你和戈姆利报告所罗门群岛战斗的进展情况。目前损失是严重的，但从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考虑，我们可以说有得有失，得失相当。”

8月11日，特纳关于萨沃岛惨败的第一份报告同时送抵金办公室和白宫。13日，金宽慰罗斯福说，用“南达科他”号、“华盛顿”号战列舰和“朱诺”号轻巡洋舰补充损失的战力绰绰有余。因3艘航母完好无损，萨沃岛海战更多损失的是美国海军的尊严。有人认为它写下了美国海军战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在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中，这大概是美国海军蒙受的最大失败，几乎和珍珠港事件一样悲惨。”相对珍珠港被偷袭，正面对决中的一败涂地更加令人沮丧。

后来，美国人为这次惨败找到了无数理由。有人说克拉奇利去开会带走“澳大利亚”号削弱了南区舰队。有人说美军南区战舰配备的雷达比较落后，如果有新型雷达的轻巡洋舰“圣胡安”号在场——该舰当时部署在东区——就肯定能提前侦测到来袭日舰，上述悲剧就可能避免。这些显然属于自我安慰的开脱之辞，特纳的说法无疑一针见血。他认为盟军的惨败来源于心理上的懈怠和盲目自信，“我们的军官与士兵都鄙视敌人，觉得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胜者”。此言不虚，日舰来袭时，盟军5艘重巡洋舰有4位舰长在呼呼大睡。

“海军陆战队员似乎占领了琼斯滩，但长岛其他部分则被敌人松散地控制起来了。”《纽约时报》记者汉森·伯德温如此描述瓜岛美国人的尴尬处境。华盛顿严密封锁了消息，只对潜艇击沉“加古”号一事大肆吹嘘了一番。

9月8日，金和尼米兹第三次会晤对萨沃岛之败进行了讨论。会议点名批评了克拉奇利的夜间防御部署。戈姆利负有“领导责任”，“直接责任”应由特纳来负，但最终裁决必须等“接到完整报告后再说”。10月8日，尼米兹又对戈姆利说，“对这样的败仗不能漠然处之，我们欠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我们必须尽其所能理清这场灾难的责任，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重演”。同年12月，金下令对萨沃岛之败的过失责任进行彻查。

尼米兹为此组织了调查组。这下伶牙俐齿的特纳占了便宜，他拒绝承认自己有一丁点责任，同时指出其他所有人都有责任。特文宁中校讥笑说：“特纳将军把全世界所有人都怨了个遍，唯独不怨他自己和特丽莎修女。”特纳在所有环节对自己做了无罪推定后将指责对准了所有人。首选弗莱彻，紧随其后的是戈姆利、范德、克拉奇利、诺伊斯，连东区指挥官斯科特少将——其时将军已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壮烈殉国——也在其中，甚至包括X群和Y群指挥官赖夫施耐德、阿希两位上校。范德指责阿希“冥顽不化”，导致图拉吉卸载进展缓慢。特文宁把瓜岛的混乱归咎于赖夫施耐德，同时指责特纳应让所有陆战队员全部上岸。每个人的说法好像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有责任，简直吵成了一锅稀饭。

吵架的最终结果是特纳和克拉奇利被免责——老酒猜测后者的客人身份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戈姆利、弗莱彻和诺伊斯被认为不称职，伯德和利科尔双双被申斥。其中弗莱彻和诺伊斯根本未获得申诉机会。鉴于战争仍在进行，大部分当事人并未受到直接影响。无论是擅自撤退的弗莱彻还是现场指挥官特纳，抑或是指挥权交接不善的克拉奇利，后来依然平步青云。克拉奇利于1949年晋升上将，198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是英国参加二战所有海军上将中最晚离世的。不可否认，戈姆利、弗莱彻、诺伊斯后来赋闲的隐患此时已深深埋下。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惨败足以影响一生的命运。利科尔上校从此再未指挥过一艘船，很快被调回国内担任文职，最终患上了精神病，逢人便喋喋不休地说，多亏“文森斯”号有一炮打中了“乌海”号海图室，才使运输船队免遭不测。“人生赢家”伯德最终未能晋升少将，也没有继承家族产业。1943年4月19日，郁闷至极的伯德在巴拿马运河海军基地饮弹自尽，翌日伤重不治身亡。

以卵击石

9日下午，三川率得胜之师趾高气扬地开进拉包尔军港。随后上报战果为：敌7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沉没或遭到致命打击。电报结尾处三川说：“来犯敌舰队折损过半，溃不成军。”萨沃岛海战后，西方媒体集体哑巴，山本无法从新闻报道得到任何消息，只好相信三川的吹牛。

“大和”号上到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似乎中途岛之败已经全部被忘掉了。连一贯冷静的宇垣也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综合第八舰队和基地航空部队取得的战果，敌全部舰艇和运输船之半数已被击沉，使人有大局已定之感。”宇垣脑子这会儿可能进水了，怎么能忘了美军那几艘航母呢？

根据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山田同时致电塚原、三川：“瓜岛泊地已无敌踪，约300名不明身份人员在机场附近走动。”塚原判断“敌攻略部队遭重创后仓皇逃走”，并将上述情况向山本做了汇报。联合舰队司令部对上述结论半信半疑，美国人不会这样不经打吧？中途岛海战前半段他们同样遭受重大损失，依然咬紧牙关死命坚持并最终反败为胜，如此轻易撤退似乎不太符合美国人的办事风格。

宇垣立即向第八舰队发出了“详细侦察”电令。12日，第八根据地部队首席参谋松永敬介亲往侦察，随后向宇垣发出了“敌主力似已撤退，残存之敌不足挂齿”的电报。这下宇垣总算放心了，看来人家三川和山田并没吹牛呀。

东京的判断更加乐观。大本营高层一致认为，鉴于海战和航空战均取得辉煌战果，美军瓜岛部队已成疥癣之疾，说不定已经逃之夭夭，现已进入“追剿残敌”阶段。此时，日本驻莫斯科使馆发来了最新情报：“从苏联情报部门得知，美军登陆瓜岛旨在破坏机场，目前

已达目的，正欲退出该岛。因孤岛处于日本海空军势力范围之内，不宜久待。”至于这是不是美国人故意让苏联人散布的假情报，那就不得而知了。

10日，永野、杉山立即就新几内亚和瓜岛作战进行会商，一致决定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两地。陆军部于11日颁布命令，原在关岛待机的一木支队编入第十七军，原配属第十四军的青叶支队、独立战车第一中队等部回归第十七军建制。另以第十八师团第一二四联队为基干编成的川口支队前出至拉包尔，随时支援瓜岛作战。对上述兵力调动，部分乐观者一直哼哼唧唧：对付瓜岛那些惊弓之鸟还用得了这么多人？还是将他们用在莫尔兹比港方向更好。

12日，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对第十七军和联合舰队发布以下指示：各部要充分利用萨沃岛海战之“辉煌战果”，协同歼灭来犯之敌，夺回瓜岛和图拉吉。同时按既定方针实施莫尔兹比港作战。

根据东京指示，第十七军迅速制订了下一步作战方案：以一木支队为先遣队对瓜岛实施反登陆，与先前海军设营队取得联系，详细侦察敌情。待川口支队登岛后合兵一处，一举歼灭残余美军于瓜岛之上，而后挥戈北上夺回图拉吉。

参谋长二见对上述意见并不赞同，提出既然美军已经退却，两岛残军肯定“兵力稀少、士气低落、斗志全无”。若不迅速拿下两岛，一旦美军派出增援，再实施夺回作战，势必困难重重。二见提出，不待川口支队登陆，一木支队在海军一部的协助下直接实施夺回作战。

二见的意见得到了海军方面特别是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酒卷孝宗的大力支持，塚原、百武、三川都表示赞同。双方迅速做出决定：第十七军在海军配合下，以一木支队和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迅速出动，在最短时间内歼灭美军，夺回机场。

一木支队以第七师团第二十八联队两个大队为基干编成，原为登陆中途岛准备的。因支队长是该联队联队长一木清直，因此被称作一木支队。1937年7月，一木担任日本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亲自率部向宛平城发起进攻，点燃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第一把火，他的双爪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因为南云机动部队在中途岛遭到重创，执行登陆作战任务的一木连岛影子都没看见。随后他们受命返回关岛待命。此前，支队已经接到返回国内的通知，这让一木郁闷无比。不打仗凭什么晋升？接到参加瓜岛作战命令，一木立即跟打了兴奋剂一样。缺乏“陆大”经历的一木晋升将军希望渺茫，这次如能全歼美军并夺回机场，晋升肯定板上钉钉。据说，那里的美国人正试图逃离，兵贵神速，如果不快点去，敌人跑掉就不好玩了。

8月13日，一木支队和安田义达的横须贺第五海军特别陆战队抵达特鲁克。早已等候多时的第十七军作战参谋松本博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与海军协同夺回并确保瓜岛机场。登陆分两个梯队，总攻前应以先遣队占领瓜岛一角，侦察敌情，等待主力部队到来。先遣队916人分乘6艘驱逐舰前往瓜岛。

按说一木支队应一次全部登岛才好，但三川也有他的苦衷。一木支队原乘坐的2艘老式陆军运输船速度只有9节，走完2000公里航程至少需要5天时间。既然美军正试图逃跑，耽误时间太多就会丧失一举歼敌的大好机会。再说，那个即将竣工的机场一日还在美军手中，日本人就一日睡不好觉。此时特鲁克有充裕的驱逐舰，这才有了一木支队分两批登陆的做法。

命令本来要求先遣队登陆后先侦察敌情，待乘低速运输舰的主力部队登陆后合兵一处再发起进攻。但发布命令时，百武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登陆后可视情况便宜从事，不必事事请示。他认为战场形势

瞬息万变，往来电文过多很可能导致战机贻误。一木却将上述指示理解为若形势许可，先遣队可独立发起攻击。错误理解让一木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

其间，逃至马坦尼考河一带的海军设营队报告说登陆美军约2000人。为探清岛上美军虚实，10日起，三川派出潜艇深入瓜岛水域实施侦察。14日夜，“吕-33”号潜艇与设营队取得联系，拉包尔因此得知设营队基本未受损失，美军除占领机场外，其他地方还是日本人的天下。只是守军没有粮食，饿得够呛，急需补给。三川立即电令两个设营队重新编成海军瓜岛守备队，由门前鼎统一指挥。16日，“追风”号驱逐舰向岛上送去部分粮秣，随舰抵达的有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的113人。他们的任务是牵制美军掩护一木支队的登陆。

8月15日17时，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率旗舰轻巡洋舰“神通”号、驱逐舰“阳炎”号抵达特鲁克。三川命令他先用驱逐舰将一木先遣队送上岛去，之后掉头护卫运载一木主力部队的运输船队安全抵达瓜岛。

8月16日19时，一木先遣队916人乘6艘驱逐舰与乘2艘运输船的主力部队驶出特鲁克军港。因运输船速度仅8.5节，驱逐舰很快将之甩在身后以25节高速绝尘而去。一路无话。18日22时30分，一木先遣队在亨德森机场以东30公里的塔伊乌角顺利登岸。因驱逐舰运力有限，先遣队只带了36挺轻机枪、8挺重机枪、24具掷弹筒和2门步兵炮。步兵每人子弹250发、7日口粮。随后一木电告拉包尔：“登陆成功！”

8月17日，为一木主力部队护航的“海风”号、“山风”号、“江风”号、“凉风”号驱逐舰从特鲁克起航，18日与运输船队会合。同日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616人乘运输船“金龙丸”号在2艘巡逻艇护卫下与一木主力部队合兵一处，气势汹汹杀向瓜岛。

为确保运输船队安全，三川率“鸟海”号等4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负责掩护田中右翼。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受命连续轰炸隆加机场，加强南所罗门群岛及周边海域的侦察。一旦发现美军航母，田中立即后撤暂避，待联合舰队主力将其歼灭后再行登陆。

代号为“KA”的反攻行动将在8月24日正式打响。当天，川口支队从特鲁克出发，近藤先遣部队和南云机动部队将在瓜岛以北、以东海域实施警戒，随时围歼可能出现的美军航母。在一木夺取机场之后，零式战斗机将在27日进驻。次日登陆的川口将与一木合兵一处，肃清残敌，随后以两栖突击方式一举收复图拉吉。荡平两岛美军之后，海军部队留岛驻守，川口、一木将转向新几内亚方向，与南海支队、青叶支队合力拿下莫尔兹比港，如此，东南方向大局已定！日军的小算盘打得确实不错。

日军在匆忙调兵遣将，瓜岛的美军当然不会闲着。10日一早，范德就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亨德森机场无疑是未来战斗的制胜之匙，围绕机场的坚守，范德连续发布了一系列作战命令：将海滩上所有补给物资火速运入岛内隐藏起来，以防被日军飞机和舰炮火力破坏；在机场东、西、南三面建起环形防御圈，修筑工事分兵把守；以最快速度完成机场建设，迎接战机进驻；坦克及炮兵部队在中央部署，随时对各区域提供炮火支援。

之后的战争进程表明，范德以机场为中心构筑环形防御的策略是正确的，确保了美军的最后胜利。但他的做法仍逃不过特纳的“毒舌”。即使到了战后，特纳依然强烈谴责“瓜岛战役初期两个不必要的防守决策”，是它们“促成了后来持续数月艰苦卓绝的攻防战”。第一个是弗莱彻擅自撤走航母，导致运输船队无法完成卸载，间接导致了萨沃岛之败。第二个是范德“莫名其妙”地构筑环形防线，而不是在瓜岛主动出击肃清残敌。他认为如果部署得当，陆战一师完全可以粉碎日军任何登岛企图，把小鬼子全拍死在沙滩上。事实证明，一

行归一行，尼米兹别想去指挥陆军，麦克阿瑟也别老是挖空心思打航母的主意。至于特纳，还是管好你的两栖登陆就行了。

稳住阵脚的范德开始派巡逻队对机场周边实施搜索。几天后，丛林里出现一些穿日本服装的朝鲜劳工，只要提供食物，他们就主动走出来投降。戈特从他们口中得知，登陆日逃窜的日军集结在马坦尼考河一带，距美军西侧防线仅5公里。

8月12日，1名美军哨兵发现马坦尼考河对岸日军阵地上出现了一面白旗。戈特认为此举可能是日军因饥饿试图投降，于是贸然带一支25人组成的小分队渡河接受日军“投降”。

小分队毫不例外遭到了日军樱井小队的伏击，走在最前边的戈特当场阵亡。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夜，接过戈特指挥权的1名上尉派出3名士兵回营求援。绰号为“猴子”的查尔斯·阿恩特中士、约瑟夫·斯波尔丁下士带伤逃回基地。天亮之后，日军将包围圈中的美军屠杀殆尽。战斗中，日军损失25人，樱井五郎兵曹长也被打死。后来，美军得知日军根本没打算投降，那面白旗中央还有一个血红的太阳。

小分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使美国人将日军视为毫无诚信的死敌，务必全除之而后快，也预示着今后的战斗将更加血腥，更加残酷。随后陆战五团亨特上校派3个连渡过马坦尼考河，以阵亡4人、受伤11人为代价拿下库库姆博纳村，击毙日军65人。打扫战场时，他们发现了戈特等人残缺不全的尸体。

利用匆忙卸载的少量机械和日军逃跑时留下的设备，工兵部队昼夜奋战加快机场修建进度。8月10日晚，范德兴奋地致电戈姆利：“亨德森机场跑道已完成800米，剩下400米将在一周内完工，已具备战斗机进驻条件。”痛感兵力不足的范德同时恳请尽快将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七团送上瓜岛归建。

机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戈姆利当即向麦凯恩下达了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航空兵尽快进驻瓜岛机场。”

1884年8月9日出生于密西西比的麦凯恩来自一个海军世家。他的父亲老麦凯恩曾官至海军上将，儿子麦凯恩二世是一名潜艇军官。他的孙子麦凯恩三世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1967年10月，海军飞行员麦凯恩三世的飞机被越军击落，在战俘营中受尽折磨。麦凯恩三世于1981年以海军上校军衔退役，进入政界，2000年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选举中败给小布什，2008年总统选举中又败给奥巴马。作为一名“迟到的老哥”，麦凯恩曾担任“突击者”号航母舰长。接到戈姆利的命令之后，麦凯恩当天派出1架“卡塔琳娜”到瓜岛视察，证明亨德森机场已基本符合使用要求。在他的紧急调度下，8月13日，搭载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三航空大队19架“野猫”和12架“无畏式”的护航航母“长岛”号已驶入斐济苏瓦港。

麦凯恩还从驻圣埃斯皮力图的海军第二五一侦察机中队精心挑选了机场管制人员、通信兵和维修人员组成特遣队，与海军第一基建工兵连的123名官兵一起乘4艘快速运输舰星夜赶往瓜岛。舰上还装载着400桶航空汽油、32桶航空润滑油、282颗航空炸弹。8月15日，特遣队和第一基建工兵连顺利登上瓜岛。

8月20日13时44分，“长岛”号抵达瓜岛以南350公里海域。随着舰长巴尔纳中校一声令下，理查德·曼格鲁姆少校的12架“无畏式”率先起飞，约翰·史密斯上尉的19架“野猫”紧随其后。完成运载使命的“长岛”号迅速掉头，在弗莱彻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的掩护下快速南撤。

经长途飞行，在海军陆战队员的欢呼和泪光之中，31架飞机依次降落在亨德森机场。曼格鲁姆刚跳下飞机，早已等在那里的范德大步流星地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这一握仿佛握住了瓜岛及

附近海域的制空权。范德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想说的话老酒已经猜出来了：“亲兄弟，恩人呀！”后来，范德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好的场景之一。”

战机成功进驻机场意义非凡，预示着美军在增援瓜岛的激烈竞赛中漂亮地赢下了第一回合，陆战一师如虎添翼，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从此日军再想增援瓜岛，就必须突破弗莱彻航母舰队、麦凯恩陆基航空兵、范德仙人掌航空队的三重拦截了。

“现在让那些狗杂种来吧！”一位陆战队员对天空高喊道。当天下午，前来空袭的日机就被突然升空的“野猫”击落1架。山田向各航空队发出紧急通知：争夺瓜岛领空的战斗已经开始。三川同时发出命令：今后驱逐舰只能在夜间高速通过相关海域，输送兵员和物资的舰只返航时如条件允许，必须炮击隆加机场。

8月22日和24日，“长岛”号两次为瓜岛送来了15架P-40战斗机和13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短短数日，岛上美军战机达到59架。大批战机进驻使战场形势瞬间改观。从拉包尔起飞的日军战斗机因缺乏中转基地只能在瓜岛上空滞留15分钟左右，以逸待劳的美机占尽主场之利。还有一点，日军飞机只要被击落，飞行员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美军飞行员只要跳伞就基本上活定了。因亨德森机场周围遍布仙人掌，大家形象地将飞行队命名为“仙人掌航空队”。

登岛后，一木很快与门前取得了联系。见到一木之前，门前的海军守备队已断粮两天了。不过一木也只带了一周口粮，当务之急是尽快夺回机场从美军手中夺取补给。接到一木成功登陆的消息，百武立即回电让他就地待命，待支队主力和川口支队登陆后再合力发起进攻。狂妄的一木对此不以为然：岛上2000个美军用得着川口支队吗？要他们来怕是抢功的吧。自己完全有能力将岛上美国大兵统统消灭。现在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怕他们知道自己来了匆忙跑掉，那样就太

没意思了。你百武不是说“登陆后可便宜从事，不必事事请示”吗？一木决定不等后续部队抵达，留下125人看守滩头，亲率800个士兵前去赢取想象中的胜利。

美军对一木先遣队的登陆早有察觉。克莱门斯的土著侦察兵报告说，“昨晚听到有不少军舰由远及近”，但这只是推测，证据不足。预感到危险在不断逼近的范德向立即向机场东、西、南三个方向派出了侦察队，同时让克莱门斯手下一个叫雅各布·乌查的上士带着他的队员到奥斯汀高地巡逻，然后绕道北上至海岸，发现敌情立即上报。

罗圈腿乌查带几个人只用一天多就抵达海岸。8月20日，他们发现了距机场仅2公里的一木先遣队。为得到更多情报，乌查试图再向前爬行，却被日军抓获并押到一木跟前。在被剥去衣服时，腰间掉出的一面美国国旗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乌查拒绝回答日军任何问题。他被吊在树上，脸几乎被用枪托打成肉酱。一个日军士兵在他胸部刺了两刀，见他依然一言不发，就朝他喉咙又扎了一刀。所有人都认为乌查已死透了，也就懒得再去理睬他。

乌查并没死。黄昏时分，当一木率队沿海岸进发后，乌查顽强地咬断了绳子，忍着剧痛爬回了陆战队驻地。不太识数的乌查挣扎着告诉美国人：“可能是250，也可能是500名敌人正向你们驻地逼近。”之后他就昏死过去。醒来后，乌查又补了一句：“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们。”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乌查的英勇行为受到盟军高度赞誉，后来他被授予骑士爵位。1984年，乌查以92岁的高龄去世。1992年8月7日，在为纪念盟军登陆瓜岛五十周年落成的纪念碑上，乌查塑像赫然在列。

乌查的信息与美国人得到的情报完全吻合。8月19日7时，陆战一团A连连长查尔斯·布莱休上尉带一支80人的巡逻队向东搜索。午后，

他们与一木派出的一支34人组成的侦察小分队迎头相遇。登陆顺利让日军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觉。与上次戈特的遭遇类似，这次遭伏击的变成了日本人。经过45分钟激战，除3人拼死逃脱外，包括队长涉谷在内的31名日军被击毙。美军的代价是3人阵亡、3人受伤。

美军发现这些日军尸体中军官的比例高得惊人，与之前岛上残兵大大不同。他们服装崭新，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钢盔上印着醒目的陆军军徽。此前，美军在岛上发现的全是海军，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增援的日军陆军已经登岛。一排排长约翰·亚当斯中尉从涉谷身上搜出了地图和文件资料。虽然看不懂日文，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日军的进攻方向是机场东面，那里的美军阵地已被清晰地标注在地图上，连薄弱环节都标得清清楚楚。

情况万分紧急，布莱休上尉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埋葬3名战友的尸体并做出标记之后，他留一个排抬着3名伤员缓缓撤退，自己带其余人迅速返回向师长做了汇报。通过查看缴获的文件，接替戈特中校出任师情报参谋的巴克纳中校立即认出了一木支队的番号。对这支部队，美国人并不陌生。两个月前，正是日本海军的惨败使他们失去了在中途岛“扬名立万”的机会。这支精锐部队诡异地在瓜岛出现，其目的不言而喻——日军绝不会轻易放弃瓜岛！

虽然清楚日本陆军的战斗力异常强悍，范德还是被日本人弄的这一出整迷糊了。一木支队满打满算不会超过3000人。从缴获文件可以看出，这仅仅是先遣队，充其量就1000人左右。日军竟自信到这般地步，千把人就敢向他万余守军发起强攻？范德百思不得其解。日军当然可以在防线上选择一点，将相对优势的兵力全部投进去。但即使能取得突破，美军也能迅速集中优势兵力将之击退甚至围歼。一木你小子太不把俺老范放眼里了吧？！一向脾气还算不错的范德简直有点生气了。

生气归生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陆战一师紧急作战会议立即召开。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日军已在地图上将机场以东两公里的泰纳鲁河做了标注，说明那里将是重点进攻方向。范德立即做出决定，负责机场东线防御的陆战一团连夜完善工事，刚刚落地的“野猫”立即起飞搜寻日军的集结地点。一旦发现敌踪，“无畏式”轰炸机将立即出动实施空中打击。装甲部队居中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快速机动提供支援。

会后各部指挥官迅速返回部队开始临战部署。埃德温·波罗克中校的陆战一团二营位于东线最前沿。到20日午夜，除完善原有工事，陆战队员特意在阵地前沿架设了几捆宝贵的带刺铁丝网，建起了若干机枪哨所。

20日17时，幸存3名日军狼狈逃回驻地。侦察队被提前发现并遭遇重创的现实使一木意识到，登陆行动已被美军发现，他们可能正在加强防御。对下一步行动，作战参谋提出了3种方案：立即进攻，抢在美军布防完毕前达成突破；派小股部队与敌保持接触，等摸清美军实力及布防情况后再做决定；固守现有阵地，等援军到来后再发起进攻。

对急于建功的一木来说，后两种做法简直愚不可及，他当即以“帝国军人不应临战畏敌”为由予以拒绝，决定采取“立即进攻”的第一种方案。有人提醒是否将进攻计划向军司令官汇报，同时争取海军的支援。一木不耐烦地说：“战斗很快就会结束，届时发个捷报就行了，如此功劳怎能让海军沾边？”20时10分，一木下达作战命令：“今日深夜行军、侦察、战斗一并进行，一举突破美军防线，夺回机场！”

因美军采取的是以机场为中心的收缩防御，日军行军一路畅通无阻。大喜过望的一木自信满满地向军司令部发报：“根本没有敌人，就像在无人区行军。”22时30分，先遣队抵达一条流速缓慢的小河东

岸，此处距机场约2公里。这条河原名伊鲁河，登陆后美军将之错叫为泰纳鲁河，索性将错就错叫下去了。河口有一条宽约45米的沙堤，拦住了几乎停滞的绿色河水，形成一座几乎可以通到对岸的天然桥梁。凭借微弱的月光，一木发现对岸美军阵地前有一道长长的铁丝网，看不到一名守卫人员，对面静悄悄的似无人迹。一木禁不住心中大乐，看来美军毫无觉察，说不定一次冲锋就能大功告成。

一木万万没有想到，对岸密林里有无数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那里的陆战队员早已弹上膛、刀出鞘，严阵以待。21日1时刚过，美军瞭望哨发出警报：对岸除昆虫和青蛙发出的叫声之外，似乎还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陆战一团团长克里夫顿·凯茨上校大声喊话询问口令，毫无回音。上校拔枪朝对岸射击，泰纳鲁河口之战正式打响。

几乎在凯茨开枪的同时，一颗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将河流及两岸全部照亮。日军24具掷弹筒同时向美军阵地开火，在第一大队大队长藏本信夫带领下，第二中队的日军士兵从丛林中一涌而出。日本兵头上缠着白布，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喊“万岁”冲向沙堤。他们边跑边投手榴弹，几乎把整个河口都塞满了。冲在最前的是各中小队长，一众日军军官光着膀子，高举战刀向河口冲去。美军阵地上枪声骤起，轻重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射过去，冲在前面的几十名日军瞬间倒毙，惨叫声、呻吟声不绝于耳，藏本也被机枪击毙在阵前。日军士兵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子弹打在身上，仿佛没事儿一般。见到日军如此彪悍，几名陆战队员惊恐地喊道：“日本鬼子怎么打不死呢？”

看到前方进攻受阻，一木立即下令火力掩护。数十挺轻重机枪吐出火舌，子弹泼水般射向对岸。凯茨立即下令炮火反击，日军机枪很快被炮弹打成了哑巴。失去火力掩护的第二中队在美军交叉火力打击之下伤亡惨重，沙堤上横七竖八到处是日军士兵的尸体。借着炮弹爆

炸的闪光，可以看到河水变得一片殷红。一名日本军官沮丧地形容当时的情景，“好像一只苍蝇在攻击一个乌龟，苍蝇完全处于劣势”。

3时10分，一木下令仅有的两门步兵炮对美军阵地实施炮火准备，之后亲率主力向二营阵地右翼发起冲击。铁丝网挡住了冲锋道路，试图穿越的日军士兵像镰刀下的麦子一样被美军机枪成片割倒。肉体毕竟抵不过子弹枪炮，渐渐不支的日军再次潮水般退了下去。倒在地上的伤兵发出绝望的哀号，一些人拉响手榴弹阵前自尽。一名军官挥刀劈死了两个往回跑的士兵，其余溃兵见状迅速掉头，再次向美军阵地冲去。

日军战斗力果然惊人。即使美军炮火如此猛烈，仍有8名日军冒死冲进了美军散兵坑。他们用手榴弹摧毁附近的火力点，频频向周围美军射击。虽人数寥寥，但这些人的袭扰大大牵制了美军火力。后续日军趁机再次冲过沙堤，更多日军士兵冲进美军阵地。双方用刺刀、枪托甚至牙齿展开了近身肉搏。1个黑人士兵拼不过众多扑上来的日军，毅然引爆了整箱手榴弹。在准确射杀4名日军后，乔治·图尔扎二等兵与冲到身边的两名鬼子玩起了拼刺刀。不擅此道的图尔扎左肩被刺中，不料一名日军动作过大错将同伴刺死。图尔扎趁机装填子弹，抢在那名日军拔出刺刀之前将子弹打进了他的太阳穴。

美军机枪阵地成为日军狙击手重点关注的对象。机枪手约翰尼·里夫斯二等兵的阵地被日军突破。作为一名前职业拳手，身体壮硕的里夫斯操起工兵铲奋力将日军一一击倒，他的机枪再次吼叫起来。1发子弹击中他的胸部，里夫斯用左手捂住伤口，右手仍扣动扳机向逼近的日军扫射，终因失血过多倒了下去，右手依然死死扣在扳机上。装弹手勒罗伊·戴蒙德下士立即接手射击，一口气打出去200多发子弹。他的腿部和手臂被手榴弹炸成重伤，无法继续操纵机枪。旁边阵地上机枪手阿尔伯特·施密特被手榴弹炸瞎双眼。戴蒙德艰难爬到施密特

身旁，贴着耳朵为他指示射击方向。两人虽一瞎一瘸，但配合默契，日军始终无法跨越他们的阵地半步。后来两人都被授予十字勋章。

眼见正面进攻接连失利，一木命令神源中队迂回至上游渡河发起侧翼攻击。他们当然逃不过美军的眼睛。波罗克中校立即派部队与敌军沿两岸平行运动，提前在西岸设好埋伏。神源的士兵头顶步枪刚刚入水，迎面就射来密集的弹雨，很多人被打死在岸边或水里。一木的迂回攻击彻底失败。

多次攻击受挫使得日军锋芒锐减。波罗克趁机派出预备队G连发起反击，炮兵火力及时跟进，在G连前方编出一道绵密的火墙。日军终于开始溃退，走投无路的士兵纷纷跳河欲游回对岸。美军狙击手举枪点名，河面上漂满了日军的尸体。眼见已折兵400余人，一木只好暂停进攻，率残部退至东岸据守，援兵注定是没有的。兵力、火力绝对占优的美军并未穷追猛打，耐心等待黎明的到来。

一团团部，凯茨上校、师作战参谋杰拉德·托马斯中校、一营营长伦纳德·克雷斯韦尔中校已制订出反击计划。对此，范德完全同意：“凯茨，就这么干！把那帮狗娘养的统统干掉！”

随着黎明到来，一木先遣队的末日到了。东方刚呈现鱼肚白，美军“无畏式”轰炸机就一架架升空，将炸弹投向沙堤和河东岸，炸得日军无处藏身。美军趁机发起全线反击，眼睛布满血丝的陆战队员如猛虎下山一般冲下河滩，势不可当。一木只好收集残兵且战且退，躲入椰林做困兽之斗。

二等兵安迪·波利尼发现2名伤兵，于是招呼4名同伴准备为其包扎伤口。不料1名伤兵忽然翻身，扣动扳机将1名陆战队员眼睛打瞎。气急败坏的波利尼立即端起步枪将2名日军全部击毙。美军也曾出动医务兵对日本伤员进行救治，部分伤员却在他们靠近时拉响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范德闻讯，勃然大怒，“我从未听过这种战斗方式”，他

随即颁布命令：停止一切救护行动，所有日军伤兵一律就地击毙！那些逐渐变成老兵的陆战队员会告诫后来的“菜鸟”：“只有死掉的日本佬才是最好的。”因此每当战斗结束，他们第一任务就是在合适距离给日军伤兵补枪，以确保他们变成“最好的”。

战场暂时安静下来，范德知道据守椰林的日军绝非等闲之辈。从之前的战斗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伙丧失人性的亡命之徒，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最好的办法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将他们一个不留地斩尽杀绝。14时，克雷斯韦尔的一营已从河上游1500米处涉水过河，迂回堵住了日军退路。范德下令发起全面反攻。雨后初晴，12架“无畏式”向日军藏身之处肆无忌惮地发起俯冲，几乎贴着树梢投下炸弹。美军坦克和炮兵也向椰林猛烈开火，树枝、土块夹杂着日军士兵的残肢断臂漫天飞舞。损失惨重的一木先遣队已不可能成建制突围。尽管败局已定，但一木率残兵死战不退，攻击中的美军伤亡骤增。

范德下令将6辆斯图亚特轻型坦克调给一营。钢铁巨兽轰隆隆冲上沙堤，陆战队员紧随其后潮水般向前冲击。由于掷弹筒和两门75毫米炮损失殆尽，日军在美军坦克面前束手无策。抱着一挺机枪、两眼通红的一木大声发布命令：“马上组织爆破手炸毁敌军坦克！”1辆坦克被日军的肉弹攻击炸成一堆大火，另2辆陷入沼泽无法运动。剩余3辆坦克一边以车载机枪和37毫米炮猛烈开火，一边撞倒椰树将日军狙击手全部压死，战斗完全成了一边倒的屠杀。克雷斯韦尔率迂回美军从背后杀出，日军已经无路可逃。克雷斯韦尔形容坦克血淋淋的履带“简直是一架架绞肉机”。逃到河里的日军士兵受到子弹和鳄鱼的双重攻击，跳入大海者则被陆战队员在岸上以点射击毙。17时，美军荡平椰林，日军成建制的抵抗完全终止。一木率残兵200余人分散突围，撤至沙滩继续负隅顽抗。

黄昏时分，打扫战场的美军发现了一木的行踪，再次出动坦克追击。一木残部被团团包围在一片小树林里。一木知道末日到了，下令

旗手烧掉联队军旗。旗手用颤抖的手划着火柴点向破烂不堪的军旗，被大雨淋湿的军旗怎么也点不着。一木把准备用来庆功的烈酒浇在上边，军旗终于烧了起来。一木跪着向军旗行礼，在美军坦克冲上来前将战刀插进了腹部。这位在七七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双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终于在瓜岛一命呜呼。至此，“泰纳鲁河口之战”以美军全胜告终。一木先遣队死亡777人，美军亡35人、伤75人。突出重围的24名残兵逃回滩头与留守125名日军会合，带上粮秣迅速消失在丛林之中，静候第二梯队和川口支队的到来。

21日清晨，日海军瓜岛守备队致电拉包尔：“一木先遣队已展开攻击，形势于我有利，攻势可望获得进展。”对此，百武喜忧参半。喜的是前线攻击顺利，忧的是先遣队兵力薄弱，粮弹不足，即使能够攻下机场能否守住尚属疑问。17时45分，瓜岛方面再次来电“先遣队在机场附近被全歼”。百武半信半疑。22日全天再未收到任何消息，百武判断一木可能在激战之中，于是下令川口支队立即起航前往增援，同时要求基地航空部队派飞机为一木空投粮秣弹药。到25日前方终于传来确切消息，一木先遣队全军覆没。

电报并未说明联队军旗的下落，军旗是否被美军缴获成了百武最大的心病。要知道联队军旗是天皇亲自授予，人死事小，丢了军旗比天都大。如果军旗果真落入敌手，第二十八联队的编制将被撤销，第十七军这人可就丢大了。不过从美军后来的宣传中，百武看到诸如波罗克、克雷斯韦尔，还有一个叫什么乌查的人都被授予勋章，还详细登出了战利品目录照片，其中枪支弹药甚至那2门炮都有，唯独没提到联队军旗——如果有，美国人肯定会大吹一番的。百武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一木这小子还算有种，咽气之前总算把旗子毁掉了。

在瓜岛西北1600公里的吉尔伯特群岛，尼米兹策划的一次佯动同样取得了战术胜利。8月8日，美军潜艇“鸚鵡螺”号、“舡鱼”号潜悄然驶出夏威夷军港。8月17日凌晨3时，埃文斯·卡尔森中校率第二

突击营——他们和一木一样在中途岛未捞到仗打——211名陆战队员悄然登上马金环礁，突击营副营长、罗斯福总统的大少爷詹姆斯少校同样参加了这次危险行动。美军以亡18人、失踪12人、伤14人为代价，消灭驻岛日军46人后艰难撤出。但这次佯动并未达到使日军从所罗门群岛转移兵力的目的。

东所罗门群岛海战

虽然美军暂时夺走瓜岛机场的事实让山本略感惊讶，但他还是从中看到了一举扭转战局、报中途岛一箭之仇的绝佳机会。美军要想长期占据位置突出的瓜岛，就不得不出动舰队主力，如此，联合舰队就可倾巢而出将之一举围歼于瓜岛海域。8月8日，山本连续发出数道命令，近藤先遣部队、南云机动部队、塚原基地航空部队、三川第八舰队及小松第六舰队纷纷受命出击，中途岛战役之后又一场海上对决将在瓜岛周边海域隆重上演。

以第二舰队为核心的近藤先遣舰队可随时出发，但刚刚大换血的第三舰队尚未完全做好出征准备，能立即出海作战的只有南云的“翔鹤”号和“瑞鹤”号以及角田的“龙骧”号。为使3艘航母达到满编177架飞机——战斗机78架、俯冲轰炸机54架、鱼雷机45架，山本从其他航母抽调部分飞机加以充实。山本同时意识到中途岛的最大败因是未能及时发现逼近的敌机，因此8月初，南云新旗舰“翔鹤”号装备了二式对空搜索雷达。

8月11日，近藤先遣部队率先从驶出吴港。因2艘快速战列舰正在升级改造之中，近藤舰队中出现了久疏战阵的“陆奥”号战列舰。其余有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5艘。同属先遣舰队的水上飞机母舰“千岁”号和5艘驱逐舰另外组队南下。

为配合瓜岛主战场，除派出第二突击营对马金环礁实施袭扰，尼米兹还在北太平洋和日本近海实施了一系列佯动。8月7日，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均发现北太平洋阿拉斯加地区美军通信量骤增，立即向第五舰队司令官细萱戊子郎发出了预警。8月8日17时，约翰·史密斯少将率5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炮轰基斯卡岛。对此，山本判断，美军主力目前在所罗门群岛方向，阿留申地区除炮击之外，暂时不会有登陆行动。果真，美国人向那片不毛之地倾泻了一些炮弹后悻悻撤走。

同在8月8日，美军轻巡洋舰“博伊西”号向西越过了日本近海警戒线。12日在距本州仅830公里海域，日军发现了美军1架水上飞机，那正是“博伊西”号放出去的。担心东京遭到上次那样的空袭，山本立即下令刚刚出发的近藤先遣部队转往小笠原群岛以东，并出动飞机和潜艇进行巡逻。角田第二航空战队部分战机奉命紧急调往本土东部机场，准备随时出击拦截。“博伊西”号虚晃一枪，快速东撤。发现危险解除，近藤部队继续南下，于17日驶入特鲁克，搭载了22架水上飞机的“千岁”号和5艘驱逐舰也于同日抵达。尼米兹策划的佯动未取得明显效果，仅仅推迟了日军舰队前出至特鲁克的时间。

8月15日，日本海军启用了新的密码系统，在关键时刻关死了美军破译密码的大门。16日，南云率第三舰队3艘航母、2艘快速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前往特鲁克。17日，山本亲率“大和”号，在“春日丸”号改装航母和3艘驱逐舰护航下沿丰后水道南下，亲自坐镇特鲁克指挥歼灭美军主力的海上决战。

此时，尼米兹已在南太平洋部署了3艘航母。考虑到“黄蜂”号轮机多次出现故障，尼米兹于8月6日致电金、戈姆利和弗莱彻，拟在10天之后派第十七特混舰队南下——其核心是默里少将的“大黄蜂”号——替换诺伊斯少将以“黄蜂”号为核心的第十八特混舰队，弗莱彻将短期指挥所有4艘航母。8月11日，得知萨沃岛惨败的金，对上述部署提出质疑，“在我看来，此举将使珍珠港过于空虚，就地换防将使夏威夷海域12~15天内无航母群”，尼米兹应该在“确保除特殊情况之外，珍珠港周边1200海里内至少保留一个航母群”。金认为“瞭望塔”属于正常军事行动，并非他所指的“特殊情况”。这表明金对兵力部署喜欢有所保留而不是全力以赴，即使在他极其重视的南太平洋也不例外。之后金又老调重弹，提出将派伊第一特混舰队的老式战列舰调3~5艘到汤加塔布，参与未来的海上作战。

尼米兹立即对金的质疑做出了合理解释：瓜岛作战已使日军穷于应付，他们无力在中太平洋发动大规模攻势。南太平洋糟糕的后勤补给连现有航母的燃油都供应不上，派高油耗的战列舰去只会导致危机加剧。他顺水推舟地提出，可以将这些战列舰部署在珍珠港，“用于对付该地区可能遭到的登陆攻击，所有低速战列舰都不会南下，除非您有这样的指示”。尼米兹忽悠领导的太极推手可谓炉火纯青。

8月14日，尼米兹接到了金同意“大黄蜂”号南下的电报。同日，莱顿的分析显示，日军所有航母仍滞留在本土海域，“下周也不会有航母调动到其他地区”。17日，默里率“大黄蜂”号在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6艘驱逐舰护航下，挥戈南下。戈姆利请求将4艘航母全部留在自己的防区。尼米兹没同意。在与“大黄蜂”号交叉换位之后，“黄蜂”号必须在“第十七特混舰队到达后根据当时军事局势尽早返回”。但尼米兹答应用“黄蜂”号的飞机对另2艘航母前段损失进行补充，“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缺编多达36架。

日军密码系统更改使夏威夷和墨尔本的情报站短时间内一筹莫展。罗彻福特慨叹道：“我军近期解读敌军重要通信的希望渺茫。”8月16日，珍珠港告诉弗莱彻，“飞鹰”号、“隼鹰”号和“瑞凤”号在东京以东1800公里处，其他航母“仍在本土”。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可能在塞班岛附近，有细微迹象表明其正在南下。19日，弗莱彻再次收到珍珠港发来的最新情报：“飞鹰”号、“隼鹰”号、“瑞凤”号仍在本土水域，“没有明确迹象”表明“翔鹤”号、“瑞鹤”号和“龙骧”号已离开日本本土，不过“也存在其南下行动未被发现的可能”。事实上，这3艘航母已经出发3天了。与珊瑚海和中途岛相反，美军情报总比日军实际行动慢半拍，这将使弗莱彻防守瓜岛的难度和遭袭的风险大大增加。

20日黎明，“企业”号放飞了12架鱼雷机和6架轰炸机，向西北方向实施390公里扇形搜索，其中6架鱼雷机将搜索480公里，越过瓜岛、

图拉吉、佛罗里达岛和圣伊莎贝尔岛东部。当天，麦凯恩的水上飞机供应舰“麦基诺”号和轻型布雷舰“布利斯”号抵达圣克鲁斯群岛的恩德岛，舰上携带的“卡塔琳娜”恢复了至关重要的西北方向1200公里搜索。这使弗莱彻可以留下更多攻击力量投入随后的战斗。

8月20日上午，当运输一木第二梯队的田中船队行驶至距瓜岛790公里处时，日军1架从肖特兰起飞的水上飞机有了惊人发现。它先是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东110公里发现1艘敌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继而在37公里外发现1艘航母、1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距田中船队1100公里。如此近距离发现美军航母，着实让特鲁克、拉包尔的日军高级将领后脖颈发凉。众人惊魂未定之时，另1架水上飞机在图拉吉东南440公里又发现美军1艘航母、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两次发现的航母相距仅130公里，且航母外形差别很大，肯定不是同一艘航母。日军发现的第一个目标是向瓜岛输送战机的“长岛”号，第二个目标是为“长岛”号护航的弗莱彻舰队3艘航母中的1艘。令日军感到无奈的是，美军两支舰队均处于他们陆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外。

此时，五藤的3艘重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已前出至隆加西北240公里的莱卡塔湾，三川的“鸟海”号和1艘驱逐舰在布卡以东巡航，近藤部队刚刚抵达1300公里外的特鲁克，南云还在近藤身后390公里。555公里距离内无友军存在，不禁让田中毛骨悚然。援引命令中“遇敌航母即可撤退”的规定，田中立即下令登陆船队掉头北撤。他的决定无疑非常明智。如果真遭到美军航母的攻击，除了距离最远的南云，别人只有远远看着干着急的份儿。

瓜岛附近突然出现敌军2艘航母，这让山本既兴奋又担心。起初他认为美国人已发现了田中船队，急令近藤快速南下向田中靠拢。近藤立即取消了南云预定的加油计划，给其指定了第二天上午的会合点。从中国南海一路东行的第七战队“熊野”号和“铃谷”号受命不再进入特鲁克补给，直接在海上汇入南云舰队，但随行6艘驱逐舰不得不进

入特鲁克加油。当晚，近藤将速度太慢的“陆奥”号留下，由加完油的那6艘驱逐舰护航，自己亲率4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千岁”号和2艘驱逐舰出港，前往与南云舰队会合。

当晚日军瓜岛守备队发来电报，超过20架美军飞机降落在隆加机场。山本由此推断，白天发现的美军航母很可能只是执行向瓜岛输送飞机的任务，并未发现田中登陆船队。于是他再次颁布命令：目前作战首要目标是阻止美军有效使用隆加机场，直到将其夺回为止。基地航空部队第二天一早进行大规模搜索，定位停留在附近海域的美军航母。为给近藤和南云赶到战场留出时间，塚原电令田中推迟登陆至24日，届时敌军所有海上力量肯定“已被强大的帝国海军击溃”。

8月21日5时22分，“萨拉托加”号截获了一条瓜岛发出的信息，“泰纳鲁河以东敌人发动强袭”。此时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位于瓜岛东南700公里，无法及时提供支援。弗莱彻只好以20节航速向瓜岛靠拢。很快，范德发来消息，日军进攻即将被粉碎，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如无水面舰艇阻止，敌人可以继续趁夜间在我军活动范围之外登陆，积聚起强大兵力。请求以一切可用手段阻止此类行动”。10时34分，弗莱彻下令舰队提速至24节，准备于午后在瓜岛东南460公里处出动舰载机协助陆战一师的陆上战斗。1小时后，范德来电，图拉吉并未遭到威胁，“敌向东逃窜”，陆战队员正渡河追剿残敌。弗莱彻对此欣喜异常。中午时分，他下令舰队减速至15节徐徐向瓜岛靠近。

当天下午，弗莱彻得知，中午时分1架“卡塔琳娜”在布卡以东发现敌4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以18节向北行驶。同时“黄蜂”号1架“无畏式”在舰队前方28公里击落日军水上飞机1架。弗莱彻推测舰队位置可能已被日军发现。鉴于盟军水面舰艇在萨沃岛海战中的糟糕表现，弗莱彻完全没有和日军打水面夜战的打算。随后范德来电称已全歼日军，俘虏口供表明“有几千援军正在路上”。

同日，基地航空部队派出26架挂载鱼雷的陆攻机和13架零战在瓜岛周围海域游猎，无果。塚原根据失踪水上飞机发出的信息判断，美军航母很可能在所罗门群岛以南巡逻，处于拉包尔陆基战机的攻击范围之外。在特鲁克东南海域，近藤先遣部队与南云机动部队在短暂会合后再次分开。近藤先行南下，南云留在原地加油。近藤计划在24日动用2支舰队的力量全力护卫田中登陆。三川重申塚原给田中的命令，要他8月24日晚将一木第二梯队送上瓜岛。田中只好再次掉头，硬着头皮从北面缓缓接近瓜岛。

8月22日的海上，波涛汹涌，偶有暴雨倾盆而下。黎明时分，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距瓜岛已不到220公里。“萨拉托加”号飞行大队长费尔特受命飞往亨德森机场，检查跑道是否适合舰载机起降。如果可以，今后起飞执行巡逻或攻击任务的舰载机在返回航母不易的情况下就能暂时到瓜岛落脚，航母攻击半径和作战效率将大大提高。考察结果表明，机场在必要时能接纳1艘航母的攻击机群并加以维护。费尔特还带着弗莱彻给戈姆利的汇报到岛上拍发。“舰队时不时被日军发现，”弗莱彻说，“舰队在24日必须后撤，以便加油和补给物资。”

日出时分，弗莱彻在距亨德森机场175公里处转向东南。他通报诺伊斯和金凯德，将维持目前航向至11时30分后向东航行，23日黎明抵达马莱塔以东、隆加东北220公里处，以便侧击从特鲁克南下的敌军舰队。中午时分，美军雷达发现西北100公里有不明目标不断逼近，担负空中巡逻的“野猫”迅速前往拦截，在48公里外的狂风暴雨中击落日军水上飞机1架。弗莱彻担心舰队行踪已被日军发现。当天下午，“萨拉托加”号放飞20架“无畏式”对西北—东扇区搜索390公里。16时30分舰队转向北方，朝计划中的马莱塔以东海域进发。17时10分，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92公里处，日军“伊-121号”潜艇用2条鱼雷偷袭了“企业”号，未获命中。随后美军驱逐舰的反潜攻击同样毫无效果。

因天气恶劣，基地航空部队极不情愿地取消了22日对隆加的空袭计划。对失踪那架水上飞机，塚原推测是瓜岛东南1艘美军航母的舰载机所为。当天，田中船队以9节航速向东南前进，中午距瓜岛已不到740公里。由于之前未能完成海上补给，三川只好让2艘重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前往肖特兰加油，同时令五藤率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在田中船队以西实施警戒。在田中北方555公里处，近藤先遣舰队正快速南下，试图在次日黎明将与田中的距离缩短到370公里之内。此时长途奔袭的第七战队已经追上了南云，“陆奥”号也在6艘驱逐舰护航下离开特鲁克，希望能在随后的战斗中为近藤助力。对垒双方的众多舰艇朝同一海域悄然接近，一场海空大战即将打响。

考虑到天气因素及美军战机进驻瓜岛的实际状况，塚原提议南云的3艘航母在23日空袭隆加机场，并于24日抵近为田中登陆活动提供近距离支援。山本对此并不认同，这样势必过早暴露南云的位置，从而失去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勉强同意让南云推迟一天在24日轰炸隆加，如果水面舰艇和基地航空部队未能将其完全压制。

8月23日黎明，弗莱彻率舰队抵达马莱塔以东100公里处，这是阻击日军进攻的最佳阵位。弗莱彻拟用3艘航母的216架舰载机重操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旧业：在敌军有强大海军支援的两栖攻击面前防守一个位置突出的岛屿。此时舰队位置在隆加以东240公里，距拉包尔1240公里，恰好处在日陆基航空兵的打击极限之外。天刚放亮，“企业”号就放飞了15架轰炸机和9架鱼雷机，对北侧330公里半圆实施搜索。如果今天平安无事，弗莱彻准备安排3艘航母逐一到圣埃斯皮里图西北海域补充燃油。

早餐时，弗莱彻接到了珍珠港发来的电报：有迹象表明，日军“双鹤”、2艘快速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组成的“橙色打击部队”现位于特鲁克地区或其附近，距瓜岛至少1850公里。近藤舰队大致位于特鲁克和拉包尔地区，可能有2艘战列舰，肯定有4艘重巡洋舰。上述

情报表明日军航母距离尚远，未来两三天内似乎不会有重大战事发生。

9时42分，“萨拉托加”号收到了“麦基诺”号“卡塔琳娜”飞行员弗朗西斯·莱利中尉发出的重要信息：在隆加以北460公里、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西北650公里处发现8艘船。11时54分，后续报告敌军舰队有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4艘运输船，正以17节航速从西北向瓜岛靠近。弗莱彻下令舰队以15节沿310度方向行驶，费尔特已将飞行员集中在军官餐厅里。一旦“萨拉托加”号进入攻击距离，31架“无畏式”和6架“复仇者”随时可以出击。

金凯德对弗莱彻没有高速进入攻击距离感到不满，提出由“企业”号单独以25节高速北上，在15时放飞打击机群，于16时45分左右攻击敌运输船队，日落前返回航母。弗莱彻不想分散打击力量，还是想先找到威胁最大的敌军航母。再者如飞行员夜间返航，着舰作业令人担忧，航母开灯又面临敌潜艇威胁。之前“企业”号和“卡塔琳娜”的例行侦察已先后发现了5艘潜艇，“企业”号的“无畏式”对其中1艘发起攻击，未果。尽管两者的发现可能出现重复，但周围海域存在大量日军潜艇是毋庸置疑的。14时25分，弗莱彻命令“企业”号放飞20架“无畏式”，再次对北侧扇区370公里范围实施搜索。

但敌人毕竟已露出行踪。斟酌再三，弗莱彻还是决定，如有可能，在下午就发起进攻，他手中有亨德森机场这张好牌。2小时后，弗莱彻下达了攻击命令：费尔特机队受命攻击日登陆船队，然后南下到亨德森机场过夜，翌日7时30分再返回航母。因攻击距离过长，弗莱彻并未派出战斗机护航。迄今为止并未发现日军航母，派出战斗机必要性不大。14时40分，37架攻击机从“萨拉托加”号起飞，前往寻猎莱利发现的目标，那正是田中登陆船队。弗莱彻这一举措需要冒很大风险。之前在珊瑚海，高木和原5月7日的搜索攻击就吃了大亏。

努美阿的戈姆利同样在密切关注着战场的情况。14时09分，利里来电说，“肖特兰附近发现日军货轮和驱逐舰各2艘”。戈姆利立即回电“请求你部火速出动攻击他们”。5小时后麦克阿瑟回电说，“至少7个小时之后才能针对你给出的目标执行任务”。戈姆利指挥不动麦克阿瑟和利里，只好发电提醒范德，“目击报告表明，有2队敌舰正向瓜岛会聚，可能在今晚抵达”。

身处旋涡中心的范德当然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于16时15分派9架“无畏式”和13架“野猫”前往寻敌，配合航母的攻击。同样接到消息的麦凯恩匆忙组织了5架“卡塔琳娜”试图发起夜间攻击，并安排次日黎明由空中堡垒跟进。

攻击机群出发之后，弗莱彻再次接到了珍珠港发来的最新情报：“双鹤”正由日本本土前往特鲁克途中，2艘战列舰和1艘重巡洋舰已在特鲁克或其附近。结合之前收到的情报，弗莱彻认为日军航母距离尚远，“鉴于邻近地区并无敌航母存在”，16时20分，弗莱彻命令诺伊斯率“黄蜂”号编队前往南方390公里指定地点加油。既然敌军注定要来而目前尚远，弗莱彻觉得有必要趁此机会让3艘航母轮番加油，以最佳状态迎接大战的来临。

如此，战场再次出现类似珊瑚海的态势：美军2艘重型航母对日军2艘重型航母加1艘轻型航母，水面舰艇日军占优。但彼时弗莱彻知道敌人的存在，此时他对日军航母迫近战场一无所知。相反，日军非常清楚瓜岛海域肯定有美军航母存在，在情报上占据绝对优势。

“黄蜂”号离去使弗莱彻只剩150架舰载机，包括当晚降落在亨德森机场的38架。就在诺伊斯南下加油的同时，南云机动部队已抵达美军西北555公里处，双方即将进入彼此攻击半径，近藤先遣舰队距离更近。危险近在咫尺，弗莱彻对此一无所知，这实在是令人揪心的时

刻。18时，弗莱彻掉头开往东南。无论费尔特机群有无找到日军船队，他们此时可能已经前往瓜岛过夜了。

后来，美国战史专家理查德·弗兰克写道，“黄蜂”号这一走，使美国人丧失了“在1942年航母对决中占据决定性数量优势的最佳机会”。莫里森则认为关键时刻遣走“黄蜂”号是“弗莱彻毫无必要地加油的可悲嗜好的又一次发作”。这无疑是一个错误决定，但弗莱彻依据的是珍珠港的错误情报。

当晚，范德致电弗莱彻，岛上派出的飞机没有发现日军船队就返航了，却未提及费尔特机队。24日1时24分，“萨拉托加”号收到的一封电报将几乎所有人都气坏了。14时30分就回到恩德岛的“麦基诺”号通报说，日军3艘运输船、1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船队在中午就“大幅改变了航向”。莱利并没有持续跟踪那支船队，而是到其他区域进行搜索。当他12时30分最后看到那支船队时，它正向西北方向退却。由于情报传递的延误，费尔特机群在起飞之前日军已驶出了他们的攻击距离。之后的一条消息稍稍平息了大家的怒气。虽然费尔特未能找到日军船队——田中及时掉头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但冒着时断时续的暴风雨，费尔特成功将机群带到了亨德森机场。这让弗莱彻如释重负，现在他急需费尔特归队，以充实因“黄蜂”号离去被削弱的攻击力量。

23日拂晓，田中登陆船队在瓜岛以北555公里处缓慢南行，南云机动部队和近藤先遣部队始终保持东南航向，在田中背后370公里处斜穿过他们经过的航道。南云计划继续向东南航行，24日黎明在隆加东北460公里处潜伏，对可能出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南的美军航母发起突然袭击。近藤将从南云西南方向转移到东北方向110公里处，以巡洋舰的水上飞机向东搜索555公里，同时警戒南云左翼。如果基地航空部队当日未能轰炸隆加机场，南云将分出一支航母分队为田中提供空中掩护，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空袭瓜岛。

因原来由“双鹤”担纲的第五航空战队已升级为第一航空战队，南云又占着“茅坑”不挪窝，这样被挤走的原忠一就出任了第八巡洋舰战队司令官。他将坐镇“利根”号率“龙骧”号及2艘驱逐舰执行上述掩护和空袭的双重任务。实际上，“龙骧”号只有9架鱼雷机和24架战斗机，用于自保尚显不足，更不用说去掩护田中和空袭瓜岛了。

当莱利的“卡塔琳娜”出现在视野中时，一路战战兢兢的田中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这预示着最后500公里航程将险象环生。坏消息很快接踵而至，遭“企业”号“无畏式”攻击的“伊-11”号潜艇报告说，在距登陆船队330公里处遭敌航母舰载机攻击。由此看出，美军航母北上速度比预计要快很多。此时距离田中最近的三川清楚，几乎毫无战力的登陆船队一旦进入美军航母的打击距离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立即下令田中掉头北上，等局势明朗后再做定夺。10时40分田中掉头转向北方，这正是弗莱彻和范德攻击双双落空的原因。

美军航母突然出现在远比预想更北的位置，参战各路日军无不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近藤、南云和塚原纷纷派侦察机实施搜索。塚原未从侦察机处得到任何信息，只知道沿115度线搜索的那架陆攻机神秘失踪，看来已经被美军干掉。其实这架飞机是因恶劣天气坠毁的，美军没有击落它的记录。南云在11时从重巡洋舰上弹射了5架水上飞机，又在14时派8架鱼雷机在100~170度方向搜索430~460公里。实际上双方距离超过700公里，搜索自然毫无结果。

南云和弗莱彻想法一样，都想隐藏自己等对方暴露行踪后突然亮剑。他确信截至目前，机动部队尚未被敌军发现。为确保攻击突然性，避免过早进入美军瓜岛陆基飞机和埃法特水上飞机的搜索范围，南云于17时40分下令舰队掉头北撤，翌日7时再重新驶向东南。近藤的搜索同样未能发现510公里外的美军舰队，他决定随机动部队行进至下午，然后继续朝东南行进到21时15分掉头北撤，次日上午在南云以东110公里处掉头南下。

此时特鲁克东南330公里处的“大和”号正在进行加油。得知恶劣天气导致陆基航空兵无法轰炸隆加时，山本在22时向南云下令，第二天下午“派适当兵力轰炸瓜岛机场”，同时规定在美军航母未出现的情况上才能实施这次攻击。南云遂令原支队在翌日4时脱离大队掉头南下，当日下午轰炸隆加机场，同时充当引诱美军航母舰队现身的“诱饵”。

和珊瑚海海战类似，23日的恶劣天气使得双方均未发现对手的确切位置。不然，由6艘航母联袂主演的精彩对决将提前上演。麦凯恩的“卡塔琳娜”是从恩德岛出发的，而不是南云预计的偏南830公里的埃法特。如果天气情况良好，他们完全可以准确定位南云、近藤和田中的船队。近藤的1艘重巡洋舰甚至瞥见1架“卡塔琳娜”从头顶的漫天乌云中匆匆掠过。混沌的天空同样妨碍了拉包尔的陆攻机和肖特兰的水上飞机及时发现弗莱彻的舰队。但一场海空对决的舞台无疑已经搭设完毕，只等双方登台亮相了。

24日清晨，弗莱彻率缩水的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继续朝马莱塔以东165公里处徐徐航行，2艘航母上共有战斗机55架、俯冲轰炸机33架、鱼雷机22架。加上在瓜岛过夜的31架“无畏式”和7架“复仇者”——多出1架是之前派往瓜岛协调通信并带去有关器材的——弗莱彻共有舰载机148架。日出前20分钟，“萨拉托加”号起飞了8架战斗机执行空中巡逻，“企业”号20架侦察轰炸机向北侧搜索370公里，另3架“无畏式”执行内圈空中巡逻任务。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麦基诺”号放飞6架“卡塔琳娜”，对306~348度扇面搜索1200公里，几乎所有日军舰船都处在这一区域。良好的能见度使6架飞机均与敌人发生了接触。但美军糟糕的通信使“卡塔琳娜”的索敌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山本计划在所罗门群岛以东、以南水域实施大面积搜索，定位那支走位飘忽的美军舰队。近藤先遣舰队——1艘水上飞机母舰、5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南云机动部队——载有142架飞机的2艘重型航母、2艘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将向东南缓缓紧逼，一举围歼被定位的美军舰队，为田中船队杀开一条血路。与此同时，基地航空部队受命再次袭击隆加机场，为原定次日的登陆扫清障碍。原分舰队——载有33架飞机的“龙骧”号、“利根”号重巡洋舰及“时津风”号、“天津风”号驱逐舰将脱离南云大队，赶在田中船队之前进入空袭隆加距离。如中午之前未能定位美军航母，“龙骧”号将对隆加机场发起空袭。山本清楚原分舰队势单力薄，因此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放飞舰载机后原地等待它们返回；二是迅速北撤躲避美军可能的反击，返航飞机前往布卡机场降落。

24日4时，郁闷的原率分舰队孤独南下，他的处境颇似之前珊瑚海的“祥凤”号——后来命运也大抵相同。不过人家“祥凤”号是被动牺牲，他和“龙骧”号却是主动去找死的。原清楚分舰队一旦进入美军瓜岛陆基航空兵或航母舰载机的攻击范围，生还希望实在渺茫，于是准备采取山本的第二种方案。他的想法遭到“龙骧”号舰长加藤唯夫的坚决反对，加藤认为航母应留下来回收舰载机。偏偏原是个耳软之人，竟稀里糊涂同意了加藤的意见。这下等于把“龙骧”号彻底葬送了。

24日清晨，战场各路日军的具体位置是：东侧近藤以16节航速向东南航行，警戒南云左翼。按计划他应在机动部队以东110公里，由于南云前一天晚上是向西北而非正北航行，两者之间实际距离为220公里。在南云西侧，田中继续从西北510公里处缓慢向瓜岛靠近。原于4时与南云分开，沿与田中平行的方向以26节高速南下，6时抵达田中东北130公里位置。三川率4艘重巡洋舰从西面向田中靠拢。作为日军核心打击力量的南云舰队，黎明时分从田中东北260公里、隆加以北770

公里、弗莱彻西北830公里和恩德岛西北1110公里处以15节速度向东南进发。为防止美军从东面迂回，南云于6时15分放飞了19架鱼雷机，对东侧半圆460公里海域实施扇形搜索。在此前后，阿部弘毅的前卫部队分3次弹射了21架次水上飞机执行类似任务。从中看出，中途岛之败使日军充分认识到搜索的重要性，从而派出众多侦察机去寻找敌踪。可惜美军暂时未进入日军搜索范围，南云的谨慎行为毫无效果。当天，南云拥有一大优势，海上的东南风使他在进行航空作业时依然能不断接近敌人。

首先发现敌踪的仍是美军的“卡塔琳娜”。詹姆斯·斯普拉金斯少尉在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以北575公里处发现了1艘敌“巡洋舰”——实际上是原2艘驱逐舰中的1艘。但他在9时05分发出的接敌报告，“萨拉托加”号上的弗莱彻和“企业”号上的金凯德均未收到。随后，斯普拉金斯继续向西北飞行，无意中在南云和原之间一掠而过——前者就在他东北不远处。从恩德岛出发的侦察机错失了当天上午及早锁定南云舰队的第一个机会。

随后，盖尔·伯基少尉的“卡塔琳娜”同样发现“1艘航母、2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这正是原的分舰队。9时35分，伯基报告敌舰位于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西北510公里。金凯德及时收到了这条信息，他认为弗莱彻也应该同时收到，并在9时45分通过TBS向“萨拉托加”号转发并得到确认。航空指挥室确实记录了这则电讯，却没有向弗莱彻核实他是否收到——偏偏弗莱彻没收到。这天美军的往来电讯用“混乱”形容已远远不够了。约瑟夫·凯拉姆上尉在9时53分发现田中船队“位于瓜岛以北260海里、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西北300海里”，他发回的接敌报告弗莱彻和金凯德均未收到。

同一时间，1架从圣埃斯皮里图起飞的B-17在隆加以西230公里、弗莱彻以西460公里发现日军“1艘巡洋舰”。10时03分，负责最西扇区的西奥多·楚森少尉在隆加西北410公里、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西北

555公里发现“2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前者为驱逐舰“阳炎”号，后者是三川主力舰队。这两条信息弗莱彻全收到了。头天晚上，亨德森机场曾遭炮击，弗莱彻推测这些船很可能就是他们在匆忙撤退。迄今为止，那条发现“龙骧”号的电报弗莱彻依然一无所知。

10时12分，弗莱彻命令金凯德尽快准备好攻击机群。“企业”号再次放飞了8架“无畏式”和6架“复仇者”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潜艇威胁，舰上只剩下2架俯冲轰炸机和9架鱼雷机。上午，执行搜索和内圈巡逻的飞机虽然很快就会返航，但要加油挂弹后方能出击。

很快有新消息传来。10时16分，利奥·里斯特上尉报告说，“发现敌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距离450海里，方位角337度”。21分钟后，他再次报告说“遭3架敌机攻击”，但并未说明敌机机型。此时，伯基也发报说，“遭敌机攻击，机型为零式战斗机，我将返回基地”。零战的出现预示着那一海域很可能有日军航母存在。10时50分的另一则电报加深了弗莱彻的这一看法，罗伯特·斯莱特中尉来电说，“在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以北310海里处遭到敌机攻击”。“卡塔琳娜”接连遭遇空中打击证明一点，日军航母已悄然进入战场，就像美国人之前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所做的那样。

里斯特发现的是近藤先遣舰队。水上飞机母舰“千岁”号紧急起飞3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追猎“卡塔琳娜”，“麦基诺”号误以为攻击里斯特的是零战，并将这条信息发了出去。当11时44分里斯特驾驶受伤飞机朝基地返航时，他正确报告攻击自己的是3架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但这条重要信息弗莱彻又没收到。伯基发现的是原的分舰队，他因此遭到“龙骧”号2架零战的围追堵截，1个小时后才死里逃生。斯莱特并未发出任何消息，之前有关他的所有记录都是错误的。但他曾在距南云很近的地方飞过，日军瞭望哨已看到了他，斯莱特却并未发现隐藏在雾霾中的南云舰队。“麦基诺”号的侦察部队就这样错过了定位南云的最后机会。

接二连三的混乱情报搞得弗莱彻一头雾水。不过也有好消息传来。10时35分，“萨拉托加”号起飞了12架执行空中巡逻的“野猫”，随后回收8架空中巡逻的“野猫”和费尔特从瓜岛返航的7架“复仇者”和29架“无畏式”——2架“无畏式”起飞不久发动机故障返回岛上。弗莱彻终于聚集了自己的打击力量。

11时03分，当费尔特的最后一架飞机在“萨拉托加”号降落时，金凯德向弗莱彻报告说，“小伙子们已准备好了，25架轰炸机和9架鱼雷机及护航战斗机随时可以起飞”。金凯德90分钟前就知道伯基发现了1艘日军航母，他对弗莱彻这么长时间无所事事非常愤怒。11时16分，他通过TBS质问弗莱彻：“你有没有注意到接触报告？”弗莱彻回复说：“报告很混乱，你有明确的敌情报告吗？”金凯德将收到的报告全部发给弗莱彻，后者才发现伯基9时35分发现“龙骧”号的那份报告自己从未看到过。屋漏偏逢连夜雨，弗莱彻错误认为伯基这份报告是金凯德刚收到的，因此判断敌军航母位置为343度、距离520公里。金凯德清楚报告收到时间是2小时之前，认为其当前位置是336度、450公里之外。可见困扰美军的通信问题有多么严重！

弗莱彻终于断定，此前珍珠港认为敌军航母远在特鲁克的情报是大错特错的。日本人重夺瓜岛的大规模攻势已经发起，多支日军舰队正在西北510~555公里、宽75~110公里的正面齐头并进。既然已发现了1艘航母，按照日军惯例，附近肯定“至少隐藏着2~3艘”。彼得森少校回忆说，“前一天掉头返航的登陆部队肯定就在日军航母北面不远处某个地方，准备等扫清障碍后再行进入”。现在，弗莱彻必须在“黄蜂”号缺席的情况下光着一只脚迈上拳台了。所有人都为头一天安排诺伊斯南下加油的行动感到懊悔。

11时27分，弗莱彻下令舰队转向正北，朝日军舰队可能隐藏的海域迎头而上，同时命令费尔特刚降落的机队立即加油挂弹。珊瑚海的那一幕似乎即将重演。那次弗莱彻派出的舰载机只击沉了“祥凤”

号，错误放过了高木和原的“双鹤”，导致第二天它们的攻击戏剧性终结了“列克星敦”号。如今这两个冤家——可能还有同伙——正潜伏在北方某处虎视眈眈，双方可能均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彼此的打击范围。弗莱彻不希望再犯珊瑚海类似的错误，“为了确认之前的侦察报告，防止头一天攻击机盲目出动未发现目标，我很不情愿地命令金凯德立即派出攻击机前往搜索”。

金凯德告诉弗莱彻，“企业”号有20架战斗机、9架各携带2颗227公斤炸弹的鱼雷机、25架各携带1颗454公斤炸弹的俯冲轰炸机可以随时出动。他建议出动其中12架侦察机和8架鱼雷机执行下午的搜索任务。弗莱彻在11时37分要求他尽快做出安排，并建议在90~290度搜索460公里。出动20架攻击机执行搜索实属迫不得已。如果之前“卡塔琳娜”能准确定位日军航母，它们本来可以留作攻击使用的。弗莱彻把“萨拉托加”号的30架轰炸机、8架鱼雷机和12架战斗机留在手上，一旦发现目标立即出动。

美国人面临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敌机突然在头顶出现并投掷炸弹，连它们从哪儿来都不知道。这种灾难的可能性在11时50分大大增加。“萨拉托加”号的雷达发现西南方向出现不明目标，4架“野猫”立即扑了过去。一番追逐，“野猫”于12时13分在55公里外将日军1架川西二式大艇击落。弗莱彻猜测因距离较远，它并未发现自己，斯罗尼姆没有截收到这架飞机发出过任何通信。

鉴于搜索区域太广，金凯德将执行搜索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分别增至17架、7架。12时16分，弗莱彻告诉金凯德，“萨拉托加”号已准备好了攻击机群，如发现1艘或多艘敌军航母可立即出动。他问金凯德还有多少飞机可用于攻击，金凯德说有13架“无畏式”、7架“复仇者”和20架“野猫”，并请弗莱彻允许他立即发起进攻，同时再次强调“飞机已发现敌军1艘航母、2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方位340度，距离250海里”。弗莱彻希望随后的搜索能找到更多更重要的目标，他在

12时42分答复金凯德：“将你的攻击机留作预备队，用于可能找到的第二艘航母。”搜索机起飞之后，“萨拉托加”号的“野猫”再次击落1架敌机，坠落点距“企业”号仅13公里。弗莱彻据此推断“这些飞机的出现证明了敌人必然已掌握了我军位置”，事实上2架日机在坠落之前都未将接敌报告发出去。

美军“卡塔琳娜”的魅影在不远的空中频频闪现，让被中途岛之败弄得神经兮兮的南云大惊失色。斟酌再三，他下令实施之前精心策划的新战术：由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前卫部队，在航母前方185~280公里展开侦察队形，派水上飞机实施搜索，为航母提供敌舰位置并对来袭敌机发出预警，最后在航母舰载机重创敌军后冲上前去将残敌歼灭。因所罗门群岛战事骤起，这一战术还未来得及演练就在实战中投入使用。南云命令阿部率2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组成前卫部队在主力航母前方20公里处展开，形成40公里宽的正面。未按计划185~280公里前出是因为敌人出现太过突然，分兵过晚。在中途岛日军如果这样部署战列舰队，断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由于并未发现美军航母舰队，中午时分，原决定按山本的指令轰炸隆加机场。12时20分，由村上敏一的6架鱼雷机、纳富健次郎的6架零战组成第一攻击波依次升空，在飞行队长纳富的统一指挥下飞往瓜岛——这个纳富快成日本的扫把星了。之前在珊瑚海他成功克死了“祥凤”号，现在马上就要轮到“龙骧”号了。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2时48分，原又派出了9架零战组成的游击队，之后舰队暂时北撤。13时30分，原估计空袭已经开始，就根据加藤的建议掉头回到原地等待接收返航飞机。

当天因拉包尔天气恶劣，基地航空部队无法出动。势单力薄的纳富机群在14时30分抵达亨德森机场上空，6架鱼雷机投下了携带的36颗60公斤炸弹，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随后赶到的9架零战扫射了地面目标，美军15架“野猫”与同数量的零战展开了空战。日军宣称击落美

军全部15架战斗机，自身损失2架零战、3架鱼雷机。14时50分，日军攻击机队返航，鱼雷机和零战各1架因伤重在途中迫降。

13时20分，“萨拉托加”号的雷达发现350度、207公里外出现了大批不明目标，但并未朝航母靠近，而是沿西南切线直奔瓜岛而去。如此大的机群很可能来自同一艘航母。根据日机攻击距离推算，这艘航母很可能潜伏在美军舰队以北220公里处。截至目前，“企业”号的搜索机尚未发回任何消息。在如此近距离上出现日军航母，预示着敌军的空中打击随时可能降临。如果任由数十架飞机停在“萨拉托加”号甲板上，极可能重蹈日军在中途岛的覆辙。为避免灾难性结果出现，弗莱彻决定立即派出攻击机群。

因为缺乏最新情报，弗莱彻仍选择了伯基9时35分发现的那艘航母作为打击目标。但他错以为那是11时发现的。彼得森根据错误时间推算，攻击机群朝320度飞行400公里就能发现目标。如果日军航母不在此处，费尔特可以继续北飞碰碰运气。由于目标距离过远，原定为攻击机护航的12架“野猫”无法同行。13时40分，“萨拉托加”号转向东南加速至25节，38架攻击机腾空而起，在费尔特率领下朝预定海域疾驰而去。

弗莱彻没有选择攻击舰队以北220公里处的那个测算目标，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实际上那个机群和猜测中的航母都不存在，雷达上出现的只是大气干扰造成的虚影。原的分舰队距推算位置有280公里之遥，其他日军舰队距离也在185公里以上。选择攻击虚拟目标美军机群只能扑空，他们航行途中也不可能发现其他目标。

就在费尔特机群起飞的同时，“企业”号雷达屏幕上再次出现不明目标。8架“野猫”立即前往猎杀。14时01分，1架水上飞机坠落在距“企业”号55公里的斯图尔特岛附近。“筑摩”号二号机飞行员福

山一利在中弹前发出了绝命电报：“发现敌舰队，我正遭敌战斗机追击，14时。”仅1分钟后，他的飞机就中弹坠入大海。

由于距离舰队较远，弗莱彻对这次接触并未多加在意，依然率舰队以15节速度向西北航行，以缩短“企业”号执行下午搜索任务飞机的返航距离。珍珠港发来的每日通报依然一片祥和：“据悉‘双鹤’最多到特鲁克地区，其他航母应该还在日本本土。”就在此时，有关日军第二艘航母的消息到了。

14时05分，凯拉姆上尉再次发出了接敌报告：“1艘小型航母、2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航向西南，345度，200海里。”这与之前费尔特机队前往攻击的那艘航母相距较远。弗莱彻在14时35分通知费尔特，“在你目前正北350度、150海里处有1航母2轻巡1驱”。凯拉姆发现的正是先前已被发现的“龙骧”号。金凯德急于放飞“企业”号的攻击机群，同时担心16时30分无法赶到搜索机返航的预定地点，他告知弗莱彻，“我们必须取335度航行、20节航速才能赶到预定位置”。弗莱彻表示赞同，并询问：“你2小时前派出去的小伙子有消息吗？”金凯德的回答是“没有”。

14时40分，范德来电说遭到双发轰炸机、舰载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联合攻击。岛上美军观察有误，攻击机场的只有“龙骧”号21架飞机，塚原陆基飞机出于天气原因推迟了行程。

这天最倒霉的当属原的分舰队。回到原地试图回收舰载机的“龙骧”号很快被“企业”号4个搜索小队发现。查尔斯·杰特少校的2架“复仇者”在发出接敌电报后从3600米高度对“龙骧”号实施了水平轰炸，炸弹落在距航母150米的尾流之中。约翰·迈尔斯上尉率2架“复仇者”试图效仿，遭到零战拦截未果，哈里·科尔军士长的僚机反被击落。斯托克顿·斯特朗上尉的2架“无畏式”、约翰·约根森少尉的1架“无畏式”和1架“复仇者”同样发现了“龙骧”号。就在此

时，15时36分，美军第一波攻击机群来到了战场，“龙骧”号的性命立即进入倒计时。

费尔特命令22架轰炸机和5架鱼雷机攻击航母，其余6架轰炸机和2架鱼雷机对付“利根”号。“龙骧”号灵巧地实施规避，美军起初投下的炸弹全部落空。费尔特亲自驾机俯冲，原拟攻击“利根”号的6架“无畏式”也改变航向跟在他身后，之后有4颗炸弹击中了“龙骧”号。美军鱼雷机同时在60米低空、800米距离果断投雷，至少1条鱼雷准确命中了航母左舷，剧烈爆炸导致“龙骧”号升降机被卡死，彻底丧失了收容飞机的能力。“利根”号遭到3架轰炸机和1架鱼雷机的攻击，并未受伤。

费尔特在空中一直盘旋到16时20分，开心地看着那艘航母“一边右转兜圈，一边喷吐黑烟，有时烟雾消散，过一会儿又大团大团涌出”。他认为至少有1条鱼雷命中了“利根”号，事实上日军巡洋舰安然无恙。上空护卫的9架零战声称击落5架鱼雷机、3架轰炸机和1架战斗机，实际上美机在攻击中无一损失。

眼见“龙骧”号已失去起降能力的原，于4时下令返航机群改往布因降落，但大部分飞机已回到航母附近，燃油将尽。除少数几架掉头飞向布因，其余大部分在海面迫降，由驱逐舰收容乘员。16时08分，原下令重伤的“龙骧”号转向北行暂避。

起初“龙骧”号还能以20节行驶，但它被炸弹近失的部位很快起火。随着航速提高，海水从被鱼雷撕开的破洞汹涌灌入，锅炉室大量进水导致主机停转，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虽然火势被逐渐扑灭，但进水太多导致航母左倾超过20度。作为一艘做过变性手术的航母，“龙骧”号设计上存在重心过高、头重脚轻的毛病，此时更变得无可救药。17时15分，原下令驱逐舰收容舰员，留下损管人员继续奋战，试图挽救这艘航母。

16时55分，原接到了南云发来的命令，“攻击结束后迅速与本队会合”。专出馊主意的加藤适时谏言，应立即处置“龙骧”号以尽快与主队会合——老酒甚至怀疑这加藤是不是美国人的卧底。原再次接受了加藤的建议，两人随后登上了“利根”号。幸存水兵全部离舰之后，原在19时30分命令2艘驱逐舰向航母补雷。“龙骧”号于当天20时沉入南纬6度20分、东经160度50分的海底，121名水兵随舰陪葬。原率“利根”号和2艘驱逐舰于次日17时35分与阿部前卫部队会合。

返航飞行员对是否击沉“龙骧”号进行了激烈争论，谁都没有十足把握。美国人后来确认“龙骧”号沉没费了很大周折。一直到1943年1月，破译的一封日军电报中指示“将这艘航母从海军舰船名册上除籍”，战果才最终得到确认。

美军的通信一塌糊涂，日本人的信息传递同样好不到哪里去。因“翔鹤”号临时出现无线电故障，福山发出的绝命电报并未第一时间被“翔鹤”号接收到。一直到14时35分，南云才收到“筑摩”号转来的信号。福山电报并未给出美军舰队的准确位置，但南云的参谋班子据侦察机的搜索路线及起飞时间，以不可思议的精确度推算出美军舰队位置是153度、480公里——这与弗莱彻的实际位置仅差18公里！

此时“双鹤”共有战斗机51架、俯冲轰炸机54架和鱼雷机36架，还有9架零战在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南云精心设计了3个规模不大的攻击波次，以便每一波次在最短时间内一次起飞。因俯冲轰炸机更易突破战斗机拦截且被之前的战斗证实打击航母极其有效，所有54架轰炸机全部被编入前两波攻击，由24架零战提供护航。等前两波攻击重创美军后，再由36架鱼雷机和12架战斗机组成的第三攻击波用鱼雷将残余美舰统统送入海底。为避免重蹈中途岛的覆辙，南云当即命令第一攻击波起飞攻敌！

此前，返航的斯莱特发现了近藤先遣舰队。“千岁”号水上飞机母舰立即出动飞机进行拦截，斯莱特凭借出色的驾驶技巧幸运逃脱。他在13时46分再次发出接敌报告，“基地西北475海里、140度发现1艘重巡洋舰和4艘不明类型舰只”。毫不例外，弗莱彻和金凯德都未收到这封电报。14时30分，“企业”号2架“无畏式”与近藤发生了近距离接触，在发出“3艘重巡洋舰、几艘驱逐舰和其他船只，180度，速度20节”的接敌报告之后，约翰·洛上尉率僚机对近藤发起攻击，“摩耶”号被命中近失弹1颗。

“企业”号第一时间收到了洛的报告。14时49分，金凯德通过TBS将消息转给弗莱彻，后者照例没有收到。这些信息此时已变得无关紧要，美国人根本没有余暇去攻击先遣舰队，近藤的水面舰艇暂时尚无法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在洛西侧扇区搜索的“企业”号侦察轰炸机中队长雷·戴维斯上尉发现了阿部前卫部队。在试图对其中1艘重巡洋舰发起攻击时，戴维斯远远瞥见北方海面上出现了1艘重型航母，那正是南云旗舰“翔鹤”号，在其身后数公里处是其姊妹舰“瑞鹤”号——这回可算逮住大鱼了！

此时，南云刚放飞了第一攻击波——“翔鹤”号的18架轰炸机和9架零战、“瑞鹤”号的9架轰炸机和6架零战，空中指挥官为“翔鹤”号飞行队长关卫，他们正准备编队出发。戴维斯立即决定放弃对阿部的攻击，试图与僚机驾驶员罗伯特·肖偷袭“翔鹤”号，同时向弗莱彻和金凯德发出了接敌电报。美国人的糟糕通信再次出现重大故障，戴维斯编发的电报传到“企业”号时戏剧性变成了一堆乱码。金凯德急得直跺脚，美军再次错失了攻击南云主力航母的机会。

戴维斯特意爬升到5000米高度以避免零战的纠缠，却未能躲过“翔鹤”号新安装的雷达——这是日军雷达第一次在实战中探测到敌

机。可笑的是，雷达信号并未第一时间传到舰桥，没人提醒空中巡逻的9架零战前去拦截，南云等人正在忙于准备第二波飞机的起飞。为关卫护航的5架零战发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立即脱离编队攻击戴维斯的2架“无畏式”，未获成功。“翔鹤”号瞭望哨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危险已近在眼前，舰长有马正文一个急转，美军2颗227公斤炸弹双双落空。第一颗炸弹落在右舷之外10米处，第二颗则落在舰首前10米处，美军运气实在欠佳。

突如其来的2颗炸弹惊出了南云一身冷汗，他立即下令紧急放飞15架零战，使空战巡逻的战斗机达到了29架，包括原为关卫护航的那5架。这样关卫机群就仅剩10架零战护航了。南云同时下令由“瑞鹤”号飞行队长高桥定领衔的第二攻击波——27架俯冲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出击攻敌。关卫和高桥都是首次在太平洋战场上露面。

16时02分，弗莱彻仍在考虑是否出动第二攻击波，2艘航母的雷达同时发现西北185公里出现大群不明目标，那正是关卫第一攻击机群。此时在美军舰队西北偏北415公里处，高桥的第二攻击波也起飞了。同时，阿部前卫部队正以高速向南疾驰，拟在当晚与美军打一场水面夜战。关键时刻，上帝再次眷顾了美国人，“比叻”号1架水上飞机同样发现了美军舰队，但他发回的接敌报告出现偏差，比实际位置偏南90公里，而且是以20节速度向东南行驶。显然，当他发现弗莱彻时，一直向西北航行的美军航母因起降作业暂时转到东南方向。这一信息被立即传给第二攻击机群。高桥以为按新位置飞向东南，就能在18时左右找到目标。这一重大失误最终使重伤的“企业”号侥幸逃过一劫。

此时，美军舰队位于马莱塔以东260公里、斯图尔特群岛东南55公里位置，正以20节速度驶向西北。“萨拉托加”号在前，“企业”号在左后侧18公里位置。随着弗莱彻一声令下，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全体转向东南逆风方向，以放飞第二攻击波和更多护航战斗机，航速加至

25节。弗莱彻命令金凯德“立即向我靠拢，第二攻击波出动”。彼得森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至少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所有攻击机都已出发执行任务，但还没找到敌人主力，而敌人已经来进攻我们了。我们能做的充其量是准备迎击空袭并听天由命”。

此时，美军舰队上空有24架战斗机，“萨拉托加”号另有22架“野猫”已做好出击准备。弗莱彻迅速清空了甲板，16架“野猫”立即起飞前往西北实施拦截，另6架战斗机用于空中巡逻。弗莱彻命令鱼雷机中队长哈罗德·拉尔森上尉的5架“复仇者”和罗伯特·埃尔德中尉的2架“无畏式”加入“企业”号第二攻击机群，随后回收了4架燃油将尽的“野猫”。飞机刚一着舰，飞行员立即跳出座舱，帮助地勤人员将飞机推到甲板后部，以便尽快加油装弹重新起飞。此时，日机距离已迫近50公里。金凯德急令7架“野猫”、11架“无畏式”和8架“复仇者”起飞。由于未能发现新目标，大队长莱斯利少校——在中途岛率队击沉“苍龙”号的那位——率领的第二攻击机群将依然攻击伯基发现的那艘航母，虽然此时费尔特可能已干掉了他们。目标远在480公里之外，金凯德将无法参与护航的7架“野猫”全部留下，用于空中巡逻。莱斯利受命如果夜晚无法返回，径直到仙人掌过夜。

这样，美军舰队上空的“野猫”达到53架——11架已飞向西北74公里之外，另16架正紧急驰援，剩下26架则在舰队上空担任预备队。弗莱彻披上防灼伤用的蓝色防火服，带领一众参谋登上司令舰桥观摩日本人的进攻。8艘护卫舰排成紧密V式阵形，在1800米距离将“企业”号簇拥在中间，体形硕大的“北卡罗来纳”号则在航母后方450米占位，高射炮齐刷刷昂起了头。16时39分，莱斯利的最后1架飞机升空。敌军攻击来临之前，所有飞机全部起飞，金凯德长出一口大气，随后战况如何，只能看双方的运气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那帮混蛋！”远方天空一个个黑点陆续出现。16时40分，激烈的战斗在距“企业”号46公里的空中轰然

打响。“野猫”的殊死进攻瞬间击落日机6架。弗莱彻看到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青烟，一架零战“拖着长长的羽状浓烟”一头坠下，紧接着一架接一架日机起火坠落，天上布满了长长的黑色尾烟。

尽管美军阻击异常顽强，但仍有25架日军轰炸机完成了突破。关卫率“翔鹤”号机队直取位置靠前的“企业”号，包括航母在内的所有美舰一起开火，炮弹在空中绽放出黄黑两色的一串串烟花。进攻和防守的飞机在烟雾中急速穿行，机翼在夕阳照射下熠熠闪光。新出道的“北卡罗来纳”号果真身手不凡，密集的高射炮火让巨舰“乍看像着了火一般”，仅它就击落日机7架。其强大的防空火力使美国海军开始考虑以战列舰为航母贴身护航。从这一刻开始，战列舰已不再是海上决战的核心，沦为海上新贵——航空母舰的得力保镖。

日机以7秒1架的频率对“企业”号发起俯冲。情急之下，1名美军军官拔出手枪朝空射击，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此举纯属浪费子弹。“企业”号遭到的前几轮攻击只是近失弹，但16时44分，1颗250公斤获得命中。炸弹穿透第一、第二层甲板在船员餐厅爆炸，当场炸死35人。第二颗炸弹命中舰尾升降机右侧10米处，38人死于非命，高速航行的巨舰尾部拖出一条长长的黑烟。第三颗炸弹让起飞信号平台彻底消失并引起火灾，所幸随后1颗近失弹激起的水柱落下后恰好将刚诱发的大火浇灭了。几架日机攻击了“北卡罗来纳”号，落在舰尾的3颗近失弹造成1名水兵阵亡，引发的火灾迅速被扑灭。

日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6时56分战斗结束。“萨拉托加”号上的弗莱彻看到“企业”号至少中了2颗炸弹，但似乎伤得不重。他迅速电告戈姆利和麦凯恩：“敌军第一波空袭结束，‘企业’号受伤，下次空袭将至。”所有日机都未对“萨拉托加”号发起进攻，这让弗莱彻颇感意外。实际上，“瑞鹤”号9架轰炸机盯上了“萨拉托加”号。密集的高射炮火导致其中3架转而去攻击“北卡罗来纳”号，其余被众多的“野猫”驱走，转而参与了对“企业”号和“北卡罗来纳”

号的进攻。日军损失轰炸机17架、战斗机3架，另有1架轰炸机和3架零战在返航途中迫降。美军损失“野猫”8架。

日军攻击暂告一段落。美军必须尽快回收战斗机加油挂弹，以便在日军下一波空袭来临前将之放飞。“萨拉托加”号的雷达再次发现西北方向出现了不明目标，甚至跟踪到一个庞大机群从正西92公里处掠过飞向正南。日军的宝贵战果在极短时间内被美军损管队员抵消。身穿石棉服的消防、损管队员迅速扑灭大火，在中弹破孔的飞行甲板贴上钢板。航母的3度倾斜很快得到纠正，航速逐渐恢复到24节。

看到“企业”号不再冒烟且以较高速度行进，弗莱彻问金凯德航母能否起降飞机，后者回答“现在不行，稍后有可能”。17时30分，“萨拉托加”号回收了27架战斗机，弗莱彻将航行转向西北向“企业”号靠近。17时49分，战斗机及执行下午搜索任务的攻击机开始陆续在“企业”号降落，“萨拉托加”号则升空了15架“野猫”执行空中巡逻。18时05分，弗莱彻开始回收燃油告急的第一攻击波，甲板上很快挤满了飞机，空中还有很多飞机在盘旋。18时10分，“企业”号高效回收了33架飞机，并起飞5架“野猫”执行空中巡逻。

17时55分，拉尔森的5架“复仇者”和埃尔德的2架“无畏式”穿过浓密云层攻击了海上的一支日军舰队，它们至少包括1艘“陆奥级”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埃尔德声称那艘战列舰中弹起火，拉尔森说1条鱼雷命中1艘重巡洋舰。美军损失鱼雷机1架，另有2架迫降，机组成员全部获救。拉尔森和埃尔德都声称没看到航母。

他们攻击的是近藤先遣舰队，其中还真有“陆奥”号。这艘战列舰向美机发射了4发炮弹——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大名鼎鼎的“陆奥”号战争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敌人开火。埃尔德攻击的是1艘水上飞机母舰，2颗近失弹给正回收飞机“千岁”号造成了严重损害。日军没有重巡洋舰被鱼雷命中的记录。

基地航空部队也参加了当天的战斗。清晨，山田从拉包尔和肖特兰各派出4架侦察机执行搜索任务，从肖特兰出发的1架川西二式大艇曾发现了美军舰队，很快被“萨拉托加”号的战斗机击落。8时30分，山田从拉包尔派出的24架陆攻机和13架零战在前往瓜岛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只好在11时20分打道回府，战果为零。

18时27分，夜幕降临，第六十一特混舰队130公里外的疑似日军机群突然转向，从西北方向飞出了雷达探测范围。19时15分，“企业”号已恢复至25节，13公里之外，28架轰炸机、8架鱼雷机和31架战斗机将“萨拉托加”号的甲板挤得满满当当。尽管如此，舰长拉姆齐还是腾出地方回收了第二攻击波的3架“复仇者”和2架“无畏式”。19时30分，弗莱彻统计了“萨拉托加”号的损失——仅3架战斗机、1架轰炸机和2架鱼雷机。考虑到“企业”号可能有飞机去了仙人掌，弗莱彻预计当晚不会再有飞机返航了。

20时13分，金凯德终于确认敌军至少有2艘大型航母、4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截至15时，他们就在西北390公里处。弗莱彻猜测拉尔森攻击的是敌护卫舰队一部分，17时40分位于美军舰队以北340公里。如果敌军以20节航速向南进发，到19时30分双方距离可能拉近到290公里，甚至更近。如果美军舰队继续以20~25节驶向西北，四五个小时后，双方将爆发一场水面夜战。参谋们迅速围绕这一可能展开了讨论，但弗莱彻很快决定以15节航速带受伤的“企业”号南撤。只见他一屁股坐进椅子上，大笑道：“小伙子们，今晚我们会收到两封截然相反的电报。一封是尼米兹将军的，他会祝贺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另一封是金上将的，会说：‘你他妈的为什么不用你的驱逐舰进行鱼雷反击？’老天作证，他们都是对的。”

弗莱彻南撤的做法无疑非常明智。他身边只有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与报告中敌军舰队的实力差距较大。日军以擅长夜战著称，这已被萨沃岛海战证实。如果抽调“北卡罗来纳”号参

加夜战，不但要花费大量时间，还要冒险把这艘缺乏经验的战列舰投入夜间不确定的战斗。快速减少的燃油限制了驱逐舰的高速机动，

“萨拉托加”号过于拥挤的甲板也是放弃夜战的主要原因。弗莱彻不知日军遭受了多大损失，有充分理由相信敌军只有1艘航母受到严重损伤。

金凯德报告说，“企业”号有74人死亡、100人负伤，中央升降机无法运转，26架飞机“失踪”——其中一些可能去了仙人掌或降落在“萨拉托加”号上。20时40分，“萨拉托加”号的雷达显示有友军飞机不断接近。在月光照耀下，6架鱼雷机回到“企业”号上空。金凯德大胆地让船队开灯以方便飞行员着舰，第二架“复仇者”一头撞上了舰岛后边的吊车，导致甲板无法使用。舰长戴维斯上校不得不在21时14分询问“萨拉托加”号能否收容另4架飞机，拉姆齐回答“可以，等15分钟左右”。弗莱彻同样下令船队开灯导航。经过一番紧张调度，“萨拉托加”号于22时05分成功回收了4架鱼雷机。

返航飞行员报告说，“企业”号攻击机群未能集合。鱼雷机在飞出510公里后看到了几道航船的痕迹，飞近才发现是龙卡多尔环礁。由于并未受命前往仙人掌，他们丢掉鱼雷后艰难返回了母舰。很快范德来电报说，有11架“无畏式”去了亨德森机场。戴维斯再次恳求拉姆齐能否收容1架飞机，拉姆齐说“可以，不过得挤一挤了”。23时03分，经过6个半小时飞行，莱斯利的飞机重重降落在甲板上，他同样未能发现敌人。此时“萨拉托加”号上密密麻麻挤满了93架飞机——战斗机44架、轰炸机32架、鱼雷机17架。部分“野猫”的机头不得不朝下架在其他飞机身上。当天这艘航母地勤人员的表现堪称出色。

22时14分，弗莱彻电告戈姆利自己正率2艘航母南下加油，“企业”号水下部分有些损伤。同时他遗憾地表示，没有及时发现敌军2艘大型航母，不过还是痛击了1艘轻型航母“使其燃起大火”，还击伤了

另一支舰队中的几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诺伊斯的“黄蜂”号已完成补给，将开往瓜岛海域进行支援。

“翔鹤”号上的南云和草鹿知道关卫机群找到并攻击了美军航母。16时50分，“筑摩”号五号机纠正了“比叻”号侦察机的错误方位。但高桥并未收到南云随后发出的纠错电讯，机群中倒有人听到，但错误认为队长肯定也听到了。高桥飞得偏西偏南，未能发现美军航母。17时30分，他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关卫在攻击返航时再次发出了接敌报告，“翔鹤”号重播了这条消息，高桥机队中有人收到了，高桥依然没能收到。17时43分，高桥到达预定位置，发现海面上空空如也——此时弗莱彻位于其东北154公里处。不甘空手回家的高桥徒劳地向西搜索直至日落，最终悻悻打道回府。第二攻击波未能发现美军舰队并终结重伤的“企业”号是日军战役中的最大遗憾。

19时，关卫的37架飞机只有12架在航母上降落。南云在听取汇报后在19时28分宣布：第一波攻击有超过3颗炸弹命中1艘“企业级”航母。“瑞鹤”号报告有2颗炸弹击中另一艘航母，美军残部正以25节高速狼狈逃窜。

此时，南云出人意料地决定在回收高桥机群后北上加油。战场形势尚不明朗，南云却自负地认为日军已获得辉煌胜利。主力舰队只受到少数敌机骚扰，随即用73架飞机狠狠还击了对手。南云北撤的命令遭到了舰长有马的强烈反对，后者强烈要求乘胜追击一举全歼美军舰队。但南云认为战斗至此已打赢了，他在20时40分向山本发出了最终战果评估：6颗炸弹命中敌1艘新型航母，另有航母和战列舰各1艘起火。

20时15分，“双鹤”开始回收高桥攻击机群。36架飞机只返航了28架。得知错过了打击美军航母的绝佳机会，高桥气得在甲板上蹦得老高。7架轰炸机未能返航，另有1架迫降海上。南云同样打开信号灯

为高桥指路，同时用无线电导航希望召唤更多飞机回来。2小时后，还真有3架迷航轰炸机空着油箱飞了回来。“萨拉托加”号的斯罗尼姆和夏威夷H站同时截收到了南云发出的呼号，后者错误判断大部分日机因寻找母舰未果坠毁。实际上南云只损失了24架轰炸机和9架战斗机，此时“双鹤”可用舰载机恰好100架——战斗机41架、轰炸机25架和鱼雷机34架。

当晚，近藤与阿部前卫部队顺利会合，一路快速南下寻猎美军航母舰队，同时派出专用于夜间搜索的侦察机呈扇形寻找目标。远在特鲁克的小松紧急命令附近水域的10艘潜艇以最快速度南下追歼残敌。搜索还真找到了1艘快速逃逸的“敌轻巡洋舰”，那是霍尔库姆中校的“格温”号驱逐舰，被金凯德派出专门营救可能因油料不足迫降的飞行员。近藤在23时30分下令取消追击，北上加油。

得到美军“2艘航母起火，残部全线溃逃”的大好消息，正从西北方向徐徐进入战场的山本“龙心大悦”。和在珊瑚海怒斥井上不同，山本支持了近藤和南云穷寇莫追的做法。他下令近藤在条件合适时脱离战场，南云随时准备在第二天攻击发现的任何敌军。虽然损失“龙骧”号让山本略感遗憾，但他认为美军的攻击目标无疑是田中登陆船队，“龙骧”号只是无意中扮演了一个替死鬼的角色，况且敌军付出了远比自己更为惨重的代价。

宇垣将“龙骧”号说成是无心插柳却效果非凡的“诱饵”，这一说法被后来许多史学家引用。他对第二攻击波未能找到受伤美军航母感到惋惜。大家一致认为，只是因通信不畅或接敌报告不明确才导致未能获得更大战果。既然敌军已经逃逸，山本指示继续实施KI作战，田中船队必须在25日晚将一木第二梯队送上瓜岛。

24日午夜将至，蛰伏在瓜岛以北350公里的田中收到了继续南下的命令，并被告知美军航母已遭毁灭性打击，瓜岛航空力量同样损失殆

尽。闻听此信，田中对机动部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了不起呀！仅一次攻击就打得美军没了踪影，看来不用多久，他就可以将增援部队送上瓜岛了。只有塚原还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他强烈向山本建议由南云部队再次轰炸隆加机场，山本断然拒绝。和美军一样，山本同样不愿让航母进入所罗门群岛的狭窄水域和美军陆基航空兵死扛。山本认为“龙骧”号在“殉国”之前已瘫痪了隆加机场，当晚另有3艘驱逐舰从肖特兰南下再次对机场实施炮击，登陆船队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当晚，日军3艘驱逐舰借夜色潜入铁底湾，朝亨德森机场打了10分钟炮，造成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天亮之后，它们遭到了美军6架“无畏式”的追击。3时40分，从三川巡洋舰上起飞的5架水上飞机再次轰炸了亨德森机场，没取得像样战绩。麦凯恩的2架“卡塔琳娜”借助雷达和月光进行夜间搜索，科比特少尉在瓜岛以北330公里处发现了15节航速南下的一支“航母舰队”——其实那是田中船队。当晚，除他们向南航行，其余日舰都是向北。炮轰隆加的3艘驱逐舰有2艘加入了田中队伍，登陆船队的规模达到1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4艘巡逻艇和3艘运输船。清晨8时，他们距瓜岛只剩下277公里，但之后日军再未能前进半步。

因弗莱彻已经南撤，北上的“黄蜂”号距战场尚远，阻击田中的任务只能靠瓜岛的陆基航空兵了。在向麦凯恩发去求援电报的同时，范德决定以最快速度对不断逼近的日军舰队实施打击。天还未亮，8架“无畏式”和10架“野猫”在曼格鲁姆少校率领下从亨德森机场拔地而起，前往狩猎事实上的田中船队。

缺乏空中掩护的田中立即变成了案板上的熟肉。速度较快的战斗机率先抵达战场，开始以机枪向日舰上层建筑进行扫射。体形较大的3艘运输船和“神通”号成为随后赶到的美军轰炸机重点关注的对象。

“无畏式”肆无忌惮地发起俯冲，“金龙丸”号很快中弹起火，另一艘运输船也被击中。1颗炸弹落在“神通”号舰桥正前方甲板上，24人

当场死亡，田中及众参谋都被震倒。因旗舰燃起大火联络中断，田中只好转移到“阳炎”号上继续指挥。他下令“睦月”号靠上前去，救助“金龙丸”号落水的海军陆战队员。

此时，圣埃斯皮里图岛的4架空中堡垒拍马杀到，靠在一起几乎静止不动的“睦月”号和“金龙丸”号成为最佳攻击目标。“睦月”号舰长畑野健次无疑是见过大世面的，在他印象中，美军这种大家伙还未有过命中海上目标的记录，于是继续不紧不慢实施救援作业。舰上水兵惊恐地看着美军炸弹激起的水柱越来越近，忽然1颗炸弹穿透轮机舱顶部甲板剧烈爆炸，“睦月”号开始徐徐下沉，陪葬的有34名水兵。被捞上来的畑野朝着飞走的美机大骂道：“八嘎，连B-17也有机会逞能了！”

如此下去，别说登陆，此处就是船队的葬身之处。气急败坏的田中下令驱逐舰救起幸存者并用鱼雷将“金龙丸”号击沉，同时向山本发报请求停止前进立即返航肖特兰。不等山本回电，田中径自率队掉头返航。日军第二次增援至此功亏一篑。山本、近藤、南云一众大腕率主力舰队倾力出击，却连1500人都无法送到岛上。

10时55分，詹姆斯·墨菲上尉的“卡塔琳娜”确认由“2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组成的日军船队丢下1艘起火运输船仓皇北逃”。数架从“麦基诺”号起飞的“卡塔琳娜”陆续发现数支日军舰队无一例外朝北撤退，最近的一支位于隆加东北555公里。显然瓜岛的威胁已暂时解除，英勇的仙人掌航空队成功阻止了日军登陆行动，从而把一场并不具备决定意义的航母对决转变为盟军的战略胜利。

25日11时，在瓜岛西北650公里山本与南云顺利会合，此时传来了“田中船队遭遇空袭，一个士兵都未上岸”的不幸消息。山本只好下令暂时终止KI作战，由“瑞鹤”号南下接应田中撤退。很快就有更坏的消息传来，奉命南下的“伊-17”号、“伊-15”号潜艇先后发现了

以20节南撤的美航母舰队，“伊-9”号潜艇遭美军1架飞机和数艘驱逐舰攻击带伤返回特鲁克。此时诺伊斯率“黄蜂”号已抵达瓜岛以东水域，先后击落了4架日军水上飞机，显然美军在这一地区的航空力量活动依然频繁。山本只好承认，所罗门群岛争夺战将是一场费时费力的“持久战”，只有等美军航空兵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低速运输船队才能再次出海冒险，目前增援瓜岛只能靠驱逐舰担纲的“老鼠运输”。

因防空作战歼敌数量被过度夸大——美军宣称“野猫”和高炮至少击落敌机84架，加上无线电情报显示日军意外损失很多飞机，尼米兹胃口被吊得很高。他认为第二个未能找到美军航母的攻击机群也就是高桥机队应该“全部损失掉了”。瓜岛守军宣称击落敌11架轰炸机和7架战斗机，因此“我军不仅击退了敌人，而且毫无疑问夺取了制空权”。与敌人的重大损失相比，弗莱彻只损失了16架飞机。虽然“企业”号受伤，美军仍有两个基本满员的航空大队。另“黄蜂”号已完成补给兼程北上，因此像珊瑚海山本对井上那样，尼米兹对弗莱彻在24日深夜没能抓住机会扩大战果匆忙南撤深感痛惜。他甚至认为日军在25日不仅挡不住美军航母的空袭，也赢不了与弗莱彻的水面战斗。

事实情况绝非尼米兹想象的那么乐观。美国舰队总司令部在1943年战斗经验通报时重复了尼米兹关于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指挥不力的观点，“特混舰队取守势多于攻势，无论白天黑夜，在初战获胜后都应努力扩大战果，以求彻底消灭敌人”。莫里森承认美军舰炮不如对手，但他一如既往地批评弗莱彻缺乏进取心，而是习惯性执着于燃油问题，“弗莱彻赢了此战毫无疑问，但那只是日本人比他更胆小罢了”。

近藤和南云北撤并非胆怯而是过度自信。莫里森最后总结说：“美方的行动不够大胆，关键是缺少敌军情报。”后来当弗莱彻返回珍珠港向尼米兹出示收到的相关错误情报时，莱顿讪讪地说：“没有

截获预料中的航母抵达特鲁克的报告是因为不知道该部绕过特鲁克径直南下。不可能事事料对，这就是无线电情报。”尼米兹认为虽然弗莱彻没能扩大战果令人遗憾，但东所罗门群岛海战“不失为一场胜仗，它击退了日军重夺瓜岛和图拉吉的第一次大规模突击，给我们巩固和加强那里的阵地赢得了宝贵的几周时间”。

本次海战日军称为“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东京发表战报如下：重创敌大型航母1艘，中创中型航母1艘，1艘战列舰受中等程度损伤。我方1艘小型航母严重损伤，1艘驱逐舰未能返回——这当然指“睦月”号。

华盛顿的宣传同样高调：在8月24日的海战中，我航母舰队和陆基航空部队攻击了敌军1艘航空母舰，重创战列舰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企业”号在战斗中受伤。日军强有力的海上部队被迫陷入中止战斗的尴尬境地。

从战术上讲，日军损失轻型航母、运输船、驱逐舰各1艘，损失飞机75架，死亡官兵290人——其中机组成员110人。美军没有损失舰船，“企业”号受伤两月无法参战，损失飞机25架，阵亡官兵90人——其中飞行员仅7人，无疑取得了战术胜利。海战成功阻止了日军的第二次增援，为范德巩固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毋庸置疑，美军取得了战术和战略的双重胜利。

作为太平洋战场仅有的五次航母对决中的第三次，虎头蛇尾的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略显乏味。美军未能对日军主力航母发起攻击，而南云的王牌——日军鱼雷机并未出动。双方参战将领战意都显不足，使得这场遭遇战草草收场。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日军损失的大批战机和飞行员在短期内无法得到补充，对未来战局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激战血岭

一木先遣队首次攻击几乎全军覆没，联合舰队大规模海上出击同样无功而返。消息传到东京，大本营终于为东南战局感到了担忧。由于战事在科科达、米尔恩湾和瓜岛同时展开，兵力捉襟见肘的第十七军完全无法应付三线作战，百武只好频频向东京求援。斟酌再三，杉山决定痛下血本抽调生力军实施增援。8月29日，参谋本部一纸电令将驻爪哇岛的老牌劲旅——仙台第二师团编入第十七军序列，以解百武燃眉之急。但杉山的本意并非让第二师团直接去瓜岛，而是拟用于莫尔兹比港方向。夺回瓜岛的重任暂时落在川口支队头上。

百武随后接到了东京发来的电令：第二师团抵达之前暂时收缩战线，停止莫尔兹比港攻略作战，南海支队暂取守势，作战重点全部转往瓜岛方向。目前暂出动一木支队第二梯队与川口支队实施瓜岛作战，必要时投入以第二师团第四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的青叶支队。

在增援陆军部队到达之前，瓜岛前线一系列航空作战率先展开。从8月底开始，基地航空部队不断向拉包尔增兵：8月28日，“翔鹤”号飞行队长新乡英城率29架零战和3架俯冲轰炸机抵达布因机场；8月31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13架零战抵达拉包尔；9月4日，第二十四航空战队零战、一式陆攻机各10架，第二十三航空战队6架川西二式大艇进驻拉包尔；9月16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12架零战，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和第二十三航空战队的23架零战分别进驻拉包尔和卡维恩。日水上飞机部队自然不甘落后。8月28日，城岛高次率“千岁”号、“神川丸”号、“山阳丸”号、“赞岐丸”号水上飞机母舰携水上战斗机11架、侦察机41架进驻肖特兰。以上部队将在塚原指挥下实施瓜岛航空歼灭战。

8月27日至9月11日，只要天气情况许可，塚原即组织对瓜岛实施空袭，宣称击落美军战斗机34架、轰炸机8架、驱逐舰1艘，自身损失

战斗机15架、轰炸机2架。上述战绩尽管多有不实，但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瓜岛的美军航空兵，为陆军的登陆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结束之后，山本意识到只要隆加机场一天还在美军手中，那些慢如蜗牛的运输船欲航行上千公里驶抵瓜岛，会比登天还难。海战结束后，第二天，山本颁布命令，运输船队暂停出动，输送兵员补给的任务改由快速驱逐舰或巡逻艇承担。这就是后来日军自称的“老鼠运输”，美国人则称为“东京特快”。

8月23日，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桥本仙太郎率“川内”号轻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抵达特鲁克。山本令其与田中第二驱逐舰战队合并组成增援舰队，由田中统一指挥，全力实施“老鼠运输”，在最短时间内将增援陆军送上瓜岛。

8月16日，被东京寄予厚望的川口支队乘2艘运输船抵达特鲁克。支队长川口清健对此行前景甚感忧虑，他告诉《每日新闻》随军记者西野源，“我知道你会认为这是一场小规模战争，确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但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仗，你我两人都可能牺牲”。出发前川口给士兵发了3个月军饷，告诉他们，“即将去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剩下的钱好好吃喝一顿”。

但川口的部下不这样认为。那些有丰富丛林作战经验的士兵夸口说，他们一点都不怕美国人，只要在夜间进攻就行了。他们的训练手册上写道：“西方人夜郎自大，毫无大丈夫气概，胆怯懦弱，最不喜欢雨天、有雾或夜间战斗。他们认为夜间不宜作战，只宜跳舞。他们这些弱点是我们巨大的有利条件。”一些士兵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当初在婆罗洲和巴丹的战斗经历。“我们的炮弹打过去之后，连一片草叶子都没有了，”一个年轻士兵说，“我准让瓜达尔卡纳尔寸草不生！”

8月24日，川口支队乘运输船在桥本“川内”号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护航下踏上了前往瓜岛的航程。途中桥本接到了山本停用运输船、改用驱逐舰运兵的命令，于是运输船停止前进掉头返回拉包尔。600名士兵登上4艘驱逐舰在桥本率领下继续朝瓜岛挺进。

27日清晨，桥本一行被美军1架“卡塔琳娜”发现。下午，亨德森机场的8架“无畏式”对日军实施了第一轮攻击。面对驱逐舰这样灵活的小目标，美军炸弹无一命中。兴奋的桥本率队继续奋勇前进。但到28日16时30分舰队距瓜岛只剩150公里时，11架美军轰炸机再次光临。这次美军的攻击卓有成效，他们以损失1架飞机为代价换来了击沉“朝雾”号，击伤“夕雾”号、“白云”号的辉煌战绩，63名日军士兵死亡。瓜岛近在咫尺，但桥本已无力前进半步，只好令“天雾”号拖曳“白云”号向肖特兰撤退。

27日17时30分，一木第二梯队乘驱逐舰“海风”号、“江风”号、“矶风”号前往瓜岛。接到桥本舰队遭遇空袭损失惨重的消息，船队于28日21时25分掉头返航。至此，日军第一次“老鼠运输”以失败告终。

消息传到拉包尔，第十七军司令部举座皆惊。之前田中船队失败是因速度太慢，这回连最快的驱逐舰运输如此少兵力也无法抵达瓜岛，何时才能夺回机场？之前陆军对使用驱逐舰运兵一直颇有微词，毕竟它是为战斗设计的，即使2500吨的“阳炎”级在放弃鱼雷后可运输吨位也不过20吨，充其量只能运送150名兵员，但重武器、弹药和粮秣怎么办？瓜岛是海军惹出的祸，陆军对本次作战一直缺乏兴趣。在这样的前提下，第十七军司令部第一次传出“放弃瓜岛、专注于新几内亚方向”的声音，百武对此表示赞同。反正瓜岛抢不回来丢的是海军的脸，原来答应帮你们只是出于磨不开面子，现在我们人来了你们运不上去还能怨谁？如果莫尔兹比港无法攻克，陆军才真是没脸见人。

了呢。但这种论调仅局限于私下交流，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包括百武。

但“瓜岛放弃论”刚刚露头就销声匿迹，因为第二次“老鼠运输”取得圆满成功。8月29日上午，川口在肖特兰遇到了田中，提出换乘机艇——所谓的蚂蚁运输——尽快登岛。田中一听这话，眼就瞪圆了，机艇目标虽小却速度太慢，从肖特兰到瓜岛没四五天时间绝对不行。如此长时间不被敌人发现是不可能的，一旦遭到敌机攻击，川口的几千人恐怕都得下海喂鱼去。田中坚持要他们乘驱逐舰去。川口反驳说，一木先遣队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乘驱逐舰前往，没有带上重装备和充足的粮食。两人争论了一夜，田中根据自己不久前挨炸的悲惨遭遇现身说法，反复强调没有飞机掩护乘坐低速交通工具等于送死，总算勉强说服了川口。

第二天黄昏，川口将手下军官集中在餐厅里，告诉大家要乘驱逐舰前往瓜岛。第一二四联队联队长冈明之助立即跳了起来，“我认为还是乘机艇好，可以在岛与岛之间迂回行进”。冈还添油加醋地说，上次就因为坐海军驱逐舰，害得63个兄弟陪着“朝雾”号送了命，这次再也不上狗屁海军的当了。那63人大部分属于第二大队，大队长鹰松悦雄也跟着起哄，声称打死也不坐海军驱逐舰去。要说这川口还真有点民主意识，竟然向两人做出妥协：“我本人率主力2400人乘驱逐舰在去，联队部和第二大队1100人由冈大佐率领乘机艇。”

30日午夜时分，川口率1170人登上了驱逐舰。次日8时25分，8艘驱逐舰2艘并排以26节航速向东南驶去。天气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记者西野听到一名军官告诉士兵，他们将在深夜前几小时抵达瓜岛。白天的航程格外顺利，当晚他们在塔伊乌角顺利登陆。川口向驱逐舰敬礼告别后率部进入丛林。此后几天，美军飞机不时前来扫射轰炸。士兵不敢生火做饭，只靠吃水果和生米充饥。细心的西野做了统计，最多一天美机空袭竟达71次之多。

从8月27日到9月7日，海军出动驱逐舰30艘次、巡逻艇4艘次，分7批将川口支队、一木第二梯队、横须贺海军特别第五陆战队、青叶支队第一梯队（第二师团第四步兵联队第二大队）总计4500人送上瓜岛。其间，仅9月1日的登陆行动遭美机攻击，损失轻微。“老鼠运输”大获成功，“瓜岛放弃论”从此销声匿迹。8月29日登陆的一木第二梯队与先遣队残部合编为水野锐土任大队长的熊大队，在川口指挥下统一作战。

与川口顺利登陆相反，冈必须为他的固执付出代价。9月1日，冈率联队部和第二大队1100人乘12艘机艇从肖特兰出发。4日清晨，他们在布干维尔岛以南被美军发现。仙人掌立即出动轰炸机前往攻击，4艘机艇被当场击沉，其余8艘全部受损。受伤机艇经紧急修理在18时再次出发，又遭遇海上风暴很多人落水淹死。9月7日，当历经磨难的冈部队登上亨德森机场西侧的库库姆博纳时只剩450人，二大队长鹰松也淹死了，大部分武器粮秣损失，部队战斗力折损大半。

东京对东南战局异常关注。9月初，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偕陆军参谋井本熊男、竹田宫恒德王、海军参谋佐藤毅等人到前线视察，先后与山本、百武、塚原和三川交换意见，9月9日返京。10日，视察组向大本营提交了报告。报告对瓜岛局势依然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9月2日，拉包尔来了一位级别不高的“大人物”——联合舰队计划参谋渡边安次。虽然军衔只是小小中佐，但谁都知道他在山本眼中的分量。渡边此行是协调前线陆海军关系，参与谋划对瓜岛美军的第一次攻击。在日军眼中，一木原本是要等川口登陆后一起发起进攻的。一木擅自行动才导致先遣队全军覆没，死了活该。那一咕嘟不算，掐了不播。本次川口的进攻才算名正言顺的第一次攻击。

要说这联合舰队司令部虽远离战场，眼界就是比一般人高。渡边带来司令部对瓜岛美军兵力的估计是：两岛总兵力20000人，战斗兵员8000人，超过5000人部署在瓜岛，配有大量坦克和重武器。这一判断可把拉包尔的人给唬住了。参谋长二见据此提出，既然美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据优势，处在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凭川口的4500人取胜希望实在渺茫，是否等青叶支队登岛后再发起进攻？不过川口支队只带了两周口粮，青叶支队也不是说上岛就能上岛的，怎么办？

9月5日，二见致电川口征求意见，现有兵力是否够用，是否等等青叶支队。川口自信满满地告诉参谋长：现有兵力完全可以完成夺取机场的任务，请放心，安心在后方等着捷报吧。虽然川口勇气可嘉，但百武和二见仍然放心不下，电令预定9月9日抵达拉包尔的青叶支队乘运输船前出至肖特兰，随时对川口支队进行增援。

双方对进攻发起时间有了分歧。百武根据川口携带的口粮提出在9月8日发起进攻，但渡边认为既然攻击需要海军舰艇和陆基航空兵支援，最好15日后再发起攻击，海军兵力调动和集结需要时间。双方争执不下。渡边径自飞回特鲁克向山本做了汇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山本将攻击发起日定在11日。虽然第十七军不归联合舰队管辖，但迫于大将的巨大威慑力，百武只好捏着鼻子勉强同意。二见于是致电川口：以9月11日为攻击发起日，迅速制订作战计划。

隆加机场北面环海，川口可选择的无疑是东、西、南三个方向。东面泰纳鲁河畔是一木先遣队覆灭之地，美军肯定加强了那里的防御，作为主攻方向似不可取。机场西侧是冈部队集结地，海军设营队之前曾在那里遭美军痛击，再者支队主力从东迂回到西侧需要穿越上百公里原始丛林，绝非易事。看来东西两面都被否定，如此，主攻方向只剩下机场南面的奥斯汀高地，那里大片热带雨林也便于部队隐蔽集结。川口连夜制订作战计划并于9月6日上报军司令部：支队主力9日夜向奥斯汀高地迂回。12日16时发起攻击，17时全军夜袭，13日拂晓

占领隆加机场；熊大队在泰纳鲁河以东、冈部队在机场西侧同时发起佯攻。川口将攻击发起日推后了一天。

就在日军积极谋划第二次攻击的同时，美国人同样在不断调兵遣将。8月21日，“长岛”号送来了陆军12架P-39战斗机。30日，海军陆战队12架“无畏式”和19架“野猫”在威廉·华莱士少校率领下降落亨德森机场。同日，“奥赫纳”号运输舰送来了陆战队第二十三大队的地勤人员和补给品。9月3日，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队司令官罗伊·盖勒准将、参谋长路易斯·伍兹上校、情报参谋约翰·穆恩中校乘运输机抵达瓜岛向范德报到。盖勒将航空队指挥部设在范德的师部附近，资深飞行员肯尼斯·威尔上校到一师师部充任联络官。

其间，航空作战一直持续不断。8月30日清晨，“翔鹤”号新乡英诚率18架零战从布卡起飞突袭亨德森机场，遭美军20架“野猫”阻击。日军宣称空战中击落美机12架，不确定击落2架。美军则称击落零战18架。实际日机8架未能返航，1架迫降。舰载零战的巨大损失让南云顿足捶胸，心疼不已。下午日军立即还以颜色。基地航空部队出动18架陆攻机在13架零战护航下轰炸了隆加泊地，刚卸完物资的运输驱逐舰“科尔霍恩”号被2颗炸弹命中，铁底湾又添了新成员，51名水兵随舰沉没。

8月26日下午，弗莱彻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185公里处与诺伊斯会合。这一天侦察机无任何目击报告，证明日军舰队已大举撤退。尼米兹改变了让“企业”号前往布雷默顿的计划，而让它直接返回珍珠港。8月27日，金凯德让“企业”号的14架轰炸机和3架鱼雷机飞往埃法特——这些飞机后来加入仙人掌对瓜岛防御起到了关键作用——自己只留下“野猫”和“无畏式”各8架用于自卫。

28日晚，默里少将率第十七特混舰队前来会合，阵中包括航母“大黄蜂”号、重巡洋舰“北安普顿”号、“彭萨科拉”号、轻巡洋

舰“圣迭戈”号及5艘驱逐舰，“大黄蜂”号有舰载机70架——战斗机32架、俯冲轰炸机24架、鱼雷机13架和照相侦察机1架。30日，弗莱彻对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实施了重组，依然是以“萨拉托加”号、“大黄蜂”号和“黄蜂”号为核心组成3支特混大队。弗莱彻指出，一旦发生水面战斗，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9艘将组成水面攻击群，由斯科特少将指挥。3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组成航空部队，将在诺伊斯少将的指挥下独立作战。

当天午夜，诺伊斯带“黄蜂”号编队前往努美阿补给。此后两天，弗莱彻率2艘航母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东巡逻。31日晨曦初现时，弗莱彻下令舰队转向东南，按惯常13节航速沿之字航线行进。此时，“萨拉托加”号身边有7艘驱逐舰。10公里外，当值的“大黄蜂”号放飞舰载机执行例行空中巡逻、搜索和反潜巡逻任务。

6时41分，“萨拉托加”号进行了一次180度大转弯，驱逐舰快速机动绕到正确阵位。6分钟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鱼雷射向航母，方向正北050！”航母右前方3200米处的“麦克多诺”号观测到正前方400米处出现不明目标。几秒钟后，距舰首仅10米处伸出了一架潜望镜，紧接着出现船身刮擦的刺耳声响：日军潜艇！驱逐舰迅速投下2颗深水炸弹，匆忙中却忘记解除保险。与此同时，1条鱼雷在贴近左舷处跃出了水面。

与驱逐舰发生剐蹭的正是日军潜艇“伊-26”号。艇长横田稔以120度角散射角朝“萨拉托加”号的硕大舰首一口气射出了6条鱼雷。由于高估了目标航行速度，横田的大多数鱼雷过于超前。接到警报的拉姆齐上校紧急右满舵并加速，试图从鱼雷航迹中间穿过。但6时48分一条鱼雷切入了航母转弯内侧。不远处的“大黄蜂”号上，默里少将看到一股高出航母桅杆的水柱冲天而起，那艘巨舰“像癫痫发作一样几乎整体跃出水面，然后又剧烈摇晃，仿佛房屋遇到了强烈地震”。

剧烈震动导致弗莱彻“头撞上了什么东西”，额头上开了个大口子，满脸是血。医务军士匆忙给他缠上绷带，尽责地将他的名字写进伤亡者名单——后来弗莱彻为此尴尬地获得一枚专为受伤军人颁发的紫心勋章。令人诧异的是，航母上包括弗莱彻在内只有12人受伤，无一死亡。由于发动机很快停转，“萨拉托加”号停在海面上无法动弹。弗莱彻下令驱逐舰将它团团围住，并让“北卡罗来纳”号暂往第十七特混舰队避险。7时05分，弗莱彻打破无线电静默，致电戈姆利、诺伊斯和麦凯恩：“萨拉托加”号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东185公里、隆加东南410公里处被敌军鱼雷击伤。

经过轮机人员的不懈努力，“萨拉托加”号航速逐渐上升到5节。11时04分，6度侧倾也得以扶正。11时36分，“明尼阿波利斯”号开始拖曳受伤的巨兽迎着东南风缓缓前进，航母自身速度逐渐上升到7节。在15节风速配合下，12时30分，20架“无畏式”和9架“复仇者”起飞前往510公里外的圣埃斯皮里图——腿短的“野猫”显然跑不了那么远。15时47分，航母欣慰地解开牵引索依靠自身12节速度航行。虽然驱逐舰两次投下深水炸弹，“伊-26”号仍全身而退。9月6日“萨拉托加”号驶抵汤加塔布。在完成必要修补后它将步“企业”号后尘前往珍珠港。意外受伤使它在美军最需要的时候3个月无法参战。

弗莱彻留下了8架战斗机、8架轰炸机和4架鱼雷机，其余28架“野猫”受命飞往埃法特。尼米兹电告金上将，“可以从‘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匀出的飞机都已转给麦凯恩，用于瓜岛当前的会战”。由于训练有素的航母飞行大队极度短缺，美军这种做法是“极其浪费的”。“萨拉托加”号的战争日志上这样写着：“我们要给仙人掌提供使它名副其实的资本，让它成为小日本永远铭记的地方。”

急需前往珍珠港维修的不止“萨拉托加”号。9月3日，威利斯·李少将率新型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在轻巡洋舰“朱诺”号和3艘驱逐

舰护航下抵达汤加塔布，它们本拟9月8日加入“黄蜂”号编队。但战列舰在出港时蹭到了海图上并未标明的暗礁，船底被撞开一个大洞。李估计进港维修至少需要2周。弗莱彻在12日将带2艘受伤的巨舰返回珍珠港。李则留在汤加塔布，等待预定几周后抵达的另一艘新型战列舰“华盛顿”号。

接连2艘航母住院治疗，美军可供作战的航母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弗莱彻离开之后，诺伊斯接替了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统一指挥“黄蜂”号和“大黄蜂”号航母。为避免出现新的损失，9月3日，戈姆利取消了航母在瓜岛一带的巡逻任务，将其活动区域局限于南纬12度以南、恩德岛—圣埃斯皮里图以东地区，除非出现“高价值目标”。默里无视上述命令，擅自越线西进至瓜岛以南伦内尔岛一带。他在7日掉头东返时遇到了危险，日军潜艇“伊-11”号的鱼雷差点击中“大黄蜂”号，多亏1架空中执行反潜巡逻的飞机有如神助地空投深水炸弹将鱼雷引爆，才使“大黄蜂”号死里逃生。对默里的做法，异常恼怒的戈姆利再次重申了之前的命令，要求航母必须避开日军潜艇频繁出没的海域。如果再出现闪失别说瓜岛，整个南太平洋都危险了。

航母接连受伤且受令不能贸然出战，确保亨德森机场就显得至关重要。9月1日，海军修建大队登上瓜岛——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海蜂工兵队”。大队成员是从土木工程部门挑选的熟练劳动力，擅长修筑机场、船坞、公路，并携带了推土机等大量建筑设备，能以最快速度修复被日军破坏的机场。仙人掌还增添了不少新面孔。在得到戈姆利首肯之后，麦凯恩将那些没了航母的舰载机一股脑儿送往瓜岛。随后几天陆续有42架“野猫”、12架“无畏式”和6架“复仇者”来到亨德森机场，与陆基战机并肩作战。

9月8日黄昏，川口留下300人看守给养，率主力部队沿海岸向机场以南进发。行军很快进入了似乎无法穿过的丛林，士兵只能用工兵铲

一边开道一边前进。虽然之前在婆罗洲和巴丹积累了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但川口还是低估了瓜岛丛林的杀伤力。加上近日暴雨连降，河水泛滥，粮秣弹药的运送异常困难。夜间行军导致士兵不时被树根绊倒或掉进沼泽。不知谁发现了一种萤光苔藓，于是有人将这玩意儿抹一点在前边那人背上，避免有人在黑暗中迷路掉队。行军数小时发现才前进了几百米，不但体力消耗极大，还要时刻提防美军的伏击。部队只能靠少量干鱼、饼干和糖块维持体力。大米有，但炊事兵不敢生火做饭。炊烟一旦升起，美军飞机会立即前来劈头盖脸赏赐炸弹若干。

川口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岛上可以蕴藏铁矿，导致指南针经常失灵。9日18时，川口电告拉包尔请求将攻击日期推后一天。百武严词拒绝，理由是海军已经出动，延后一天不但要耗费大量燃油，协同攻击也成问题。川口只好硬着头皮接受12日攻击的死命令。

按照计划，川口将率队沿海滩前行至泰纳鲁河畔，之后溯流而上3公里。熊大队和炮兵在此直接过河，进至机场以东2公里处摆开阵势。支队主力继续南行绕至机场后方。冈的1100人——川口不知道只剩450人——将进入机场以西阵地。9月12日21时前几分钟，与熊大队同行的炮兵将在机场以东发起炮击，海军同时以水面舰艇从北边炮击机场。21时，川口与冈部队分别从南、西两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一举夺取机场。

10日，队伍来到泰纳鲁河畔，熊大队和炮兵涉水而过前往预定阵位，川口则率主力继续向南。倒霉事一件接一件，支队的大功率电台被美机投下的炸弹炸坏，只能用小型电台和瓜岛海军守备队取得联系，再由他们向军部转达。到12日，海军守备队和拉包尔也联系不上了。进攻尚未发起，川口已经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日军在瓜岛接连登陆不能不引起美军警觉。情报参谋巴克纳中校陆续接到东区巡逻队与日军侦察队遭遇的消息，并据此判断敌军主力可能在这一方向集结。克莱门斯和土著侦察员报告说，约300名日军在塔辛姆波科村修筑工事。9月7日，第一突击营受命攻占这个日军占据的村落。据守那里的是野战炮兵第二联队第一中队和一个通信班，负责防御支队后方兵站。面对美军的迅猛攻势，守卫部队稍作抵抗，遁入丛林。在第一伞兵营、仙人掌航空队和驱逐舰配合下，第一突击营以2人阵亡、6人受伤的代价，击毙日军27人，成功攻占塔辛姆波科村。除带走几门反坦克炮，美军将剩余物资付之一炬后撤走。

根据第一突击营的汇报和缴获物资的情况，巴克纳判断日军约4000人已经登岛。登陆点只有少许日军，他们的主力肯定正在前往进攻的路上。东线是一木先遣队覆灭之地，迷信的日本人沿原路进攻可能性不大，美军已经加强了那里的防御。西线马坦尼考河一带悄无人迹，不像有大队人马出没的样子。难道日军准备由南向北发动进攻？随着克莱门斯一声令下，众多土著侦察兵猴子一样消失在丛林之中。很快发回的情报表明，大队日军正向机场以南移动。随后出动的侦察机证实了侦察员的说法：南线日军距机场已不到8公里。

兵站失守的消息传到拉包尔，百武和二见大惊失色，担心川口在补给不足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冒险进攻，重蹈一木先遣队的覆辙。二见建议川口停止前进按原路返回，等待补给和青叶支队到达后再发起进攻。百武却认为应该尊重前线指挥官的意见，既然川口没有提出，就还按原计划发起进攻。虽然只带了4天口粮，但陷入背水一战境地的川口并不担心：只要拿下亨德森机场，还愁没吃的吗？

12日，川口根据进军情况对主力部队的攻击做了部署：以国生勇吉第一大队和渡边久寿吉第三大队为一线突击队，从机场南面并肩发起进攻。田村昌雄第四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紧随其后，负责从一线部队撕开的缺口快速突进，一举占领机场。攻击发起时间为当天20时。

“我们要用突袭的方式拿下机场，”川口进行了战前动员，“诸位，你们知道，美国人的兵力和物资已大大增强。也许他们比我们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空军。在抵达敌人阵地之前，我军还要克服地形上的困难。很明显我们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所以，诸位，你我都不能指望在战斗结束后还能见面。为天皇陛下捐躯的时候到了。”

“哈衣！”一众头缠白布的大、中、小队长齐声答道。

川口取出一小瓶威士忌，“来，诸位，在出发之前，让我们一起为胜利干杯，好吗？”他给每位军官水壶盖里点了几滴酒，“为支队武运长久干杯！”

“干杯！”大家一起举盖痛饮，个个豪气干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范德清楚，补给被毁的日军除尽快发动进攻外别无他策，于是立即下令各部加强戒备，加固工事。巴克纳判断日军主攻方向是机场南面。目前东西两侧分别由陆战一团、五团把守，只有南面防御薄弱。那里有一道向南延伸的山岭，两侧的平地成为日军进攻机场的便利通道，密集的丛林也便于日军集结隐蔽。随着范德一声令下，埃德森中校的第一突击营和查尔斯·米勒少校的第一伞兵营立即前往山岭布防，第一工兵营提供后援。情报显示机场以西有一定数量日军登陆，环形防线各部同时接到了师部紧急命令，提高警惕，随时应对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12日下午，日军观察哨向川口报告，机场以南山岭上美军正在抢修工事。川口不由得连连叫苦，拂晓时分他还用望远镜观察过，那里并无敌军活动。这下糟了，美军一定猜到了自己的意图，提前加强了机场南侧的防御。为配合川口的进攻，当天下午日军轰炸机没有像往

常那样轰炸机场，而是对山岭上的美军工事进行了轰炸。在美军“野猫”和高炮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6架轰炸机和1架零战未能返航。

21时，日军1架侦察机突然飞临机场上空投下了照明弹。半小时后，桥本率“川内”号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对美军东线阵地打了20分钟炮，作为海军对川口的火力支援。范德只好命令炮兵掉转炮口压制日舰炮火。此时南部山岭一带依然寂静无声。

事实上川口的三路攻击部队均未按时进入攻击阵地。右翼熊大队于12日18时开始向预定地点行进，因地形险恶进展缓慢，一直到13日夜间才抵达出发阵地。左翼冈部队同样未能按时抵达指定地点。

主攻方向的国生大队行军途中同样遭遇恶劣地形，炮兵和重机枪无法跟进。午夜时分，正当国生准备发出攻击命令时，右翼渡边大队一部突然插到了他们前面，并率先向当面美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为避免出现误伤，国生只好停止前进，后撤整理队伍。等13日凌晨4时渡边大队的进攻被击退时，国生大队才刚刚完成部队集结。鉴于重武器仍未运来，国生干脆放弃攻击以图翌日再举。位于二线的田村大队虽早早进入了预定阵地，却始终没与一线部队取得联系，同样没贸然发起进攻。

如此川口精心策划的三面夹击战术在12日晚彻底化为泡影。只有右翼的渡边大队在20时进入了机场以南3公里的出发阵地。虽然重武器同样没能跟上，渡边还是下令进攻。22时，日军2个中队突然向第一突击营发起进攻，一度将美军赶出了阵地。美军两个连经白刃格斗顽强将敌击退。攻击中日军伤亡惨重，第九中队中队长儿岛高文以下多人死亡。

13日零时，桥本第三驱逐舰战队对隆加机场及以东防线进行了第二轮炮击。炮虽打得颇为热闹，但对岛上日军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渡边两个中队的第二轮进攻同样被美军粉碎，第十一中队中队

长堀田耕三战死。5时50分，眼前无法形成突破，渡边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埃德森中校组织的反攻在日军的阻击下同样无果。范德知道此时的战斗不过是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前奏，下令预备队陆战五团二营及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前出至第一突击营身后，随时提供必要支援。

13日晚，经一天整备的日军准备再次向美军阵地发起猛攻。川口将三个大队成倒品字形摆开：左翼国生大队攻击第一突击营阵地，右翼渡边大队则以第一伞兵营为对手。田村大队蛰伏在后，一旦前线取得突破则迅速从缺口杀入直取机场。

21时，寂静山岭突然响起了一阵声嘶力竭的“万岁”声，在头缠白布的军官带领下，数不清的日军士兵向美军阵地蜂拥而上。美军火炮立即打响，但第一轮明显打偏了，炮弹纷纷在日军侧翼或身后爆炸，像是给敌人助威似的。埃德森中校抓起话筒狂呼，要求炮兵校正目标。第二排炮打得挺准，炮弹落在冲锋队形之中，人群随着爆炸气浪四分五裂。但日军对身边倒下的同伴毫不理会，依然不顾死活地向前猛冲。在惨白的月光下，漫山遍野皆是钢盔和刺刀的反光，耀人眼目。

面对最强悍的国生大队的进攻，第一突击营防线中央和右翼险象环生，两个连阵地接合部被攻势如潮的日军撕开一个宽180米的缺口。突破美军密集的机枪火力之后，双方士兵在183高地展开了肉搏战，僵持不下。

国生大队的拼命进攻成功吸引了美军注意力，给田村大队寻隙突破创造了绝佳机会。狡猾的田村命令小野寺义正中尉五中队在左，石桥哲治中尉七中队在右，向托格森上尉——图拉吉那个光屁股连长——伞兵营B连及贾斯廷·杜里埃上尉突击营B连阵地接合部发起冲锋，自己率大队部和黑木甚一郎中尉六中队在佐藤周之助第二机枪中队的掩护下迅速跟进。黑暗中，只听到日军有节奏的枪托碰撞声和吼

叫声：“美国海军陆战队，今晚送你们进坟墓！”一群群黑影从暗夜中蜂拥而上。托格森抱起一挺机枪，边骂边向日军扫射：“龟孙子，你们来吧，看谁先进坟墓！”在日军的集团冲锋之下，美军左翼阵地动摇了，陆战队员纷纷跳出战壕向后退却。

托格森上尉勃然大怒，一把抓住一个向后溃退的部下，连踢带打：“你们疯了，丢失阵地要掉脑袋的，都给我滚回去！”

“长官，日本人不怕死……”一名班长面如土色，惊魂未定地回答。

“日本人有种，你们就没种？”托格森一耳光打过去，用手枪顶住他的后背，“带上你的班，给我往前冲！”

连队重新集结起来，士兵跟着愤怒的连长发起了反冲锋。战场瞬间一片混乱，小野寺中队趁机从左翼突破伞兵B连一线阵地，匍匐前进，避开美军炮火和机枪火力冲入伞兵营主防线。他们向第三道防线冲击，被美军如雨的炮火死死拦住，小野寺被当场炸死。埃德森抓起话筒呼唤炮兵：“打近一点，再打近一点，敌人已接近主阵地！”在美军炮火阻击下，日军无法前进半步。

右翼石桥第七中队从机场东南方向形成突破，连续摧毁2门高炮后占领了美军一处仓库。饥渴难耐的日军顾不上冲锋：“快吃，罗斯福请客！”大家纷纷抓起火腿、熏肠和牛肉大嚼起来。部分日军冲至机场南面的美军战壕。美军只好集中炮火猛轰第七中队突破地带，石桥中队伤亡惨重，许多被炸死的日军士兵嘴里还塞着饼干，手里死死攥着罐头瓶子。日军两个中队被炮火拦住去路，但美军一线阵地被生生撕开，机场完全暴露在田村大队第二梯队面前。

眼看B连阵地只剩几个零星据点在苦苦支撑，埃德森中校索性收缩防线，命令托格森率仅存60名士兵向后撤退，与预备队C连一起固守

123高地，同时呼叫重炮部队猛轰B连刚撤出的阵地。刹那间高地上炮火连天，浓烟滚滚，爆炸将岭上树木燃成一片火海。伤亡惨重的国生大队战力锐减，依然向前猛冲。美军支援炮火已校准诸元，在C连阵地前沿构筑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墙，冲锋日军还未接近就被炸死，冲过火墙的零星日军也迅疾被陆战队员以机枪火力击毙，成堆日军滚下山岭。

国生不愿轻易认输。凌晨1时，他率第二中队和第四中队发起的冲锋终于突破了C连阵地。日军释放烟幕进行掩护，一边射击，一边用高喊：“毒气进攻！毒气进攻！”身先士卒的国生抡刀砍开铁丝网，不顾一切向前劈杀，鲜血淋漓的军刀上全是豁口。几个士兵随他冲进炮兵阵地，美军炮兵被迫撇开火炮拿起步枪还击。一颗子弹打在国生脸上，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国生胡乱用手一抹，整张脸变成了血葫芦。

“冲啊，夺大炮！”国生踉踉跄跄冲近一门大炮，挥刀砍死2名顽强抵抗的美军炮手。一排密集的子弹射来，他身边的士兵全倒了下去。气急败坏的国生抛下军刀，掉转炮口准备对美军实施平射，炮膛里却没有炮弹。他抱起1颗炮弹准备装进炮膛，1名美军炮手纵身跃起，将国生扑倒。两人抱在一起滚来滚去，逐渐占据上风的国生将美军炮手压在身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美军炮手用尽最后的气力，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两人在轰隆一声巨响中同归于尽。

很快，第二中队中队长松山明太郎也在肉搏中死亡。接连失去大队长和中队长的日军陷入混乱。埃德森趁机组织突击队员，收容溃退的伞兵，发起冲锋，将日军残兵赶下了123高地。凌晨2时30分，埃德森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地报告师长：“感谢炮兵的大力支援，我们已完全收复阵地，敌人休想在我们的枪口下再前进一步。请师长放心，我们守得住！”

美军炮兵在血岭之战中立下奇功。当晚，仅105榴弹炮就打出1992发炮弹，75毫米曲射炮打出878发。除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对俄国人的两次战斗，日本陆军在太平洋战场还从未品尝过如此密集的炸弹。此战日军二中队战死107人，仅余7人。四中队更惨，只余3人。大队本部35人只剩6人。国生大队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

事实证明，埃德森高兴得有点早。此时最大的危机在防线中央出现。眼见两个先头中队与美军战成一处，田村瞅准空当，命令第二机枪中队火力掩护，自己率第六中队从中央突破，向亨德森机场发起了最后冲锋。黑木中队几乎未遇多少抵抗顺利冲到一号战斗机跑道附近，黑木下令各小队分头出击，炸毁跑道上的飞机及周边设施，一号跑道周围瞬间一片火海。3名日军竟然冲到距一师师部仅200米处，美军有人甚至疯传日军伞兵实施了空降作战。连范德都拔出手枪，准备率警卫连与抵近日军展开肉搏了。

危急关头，美军最后一支预备队、生力军陆战五团二营拍马杀到，将冲过机场跑道的日军一一剿灭。冲到师部附近的3名日军被美军用机枪打成了筛网。那些试图爬进飞机的日军士兵大都被打死在飞机旁。天亮之后，当美军飞行员登机执行任务时，飞机上还留有日军士兵的斑斑血迹。在二营猛烈冲击下，黑木中队在机场遗尸54具，负责支援的第二机枪中队伤亡过半。但负伤的黑木率近60名残兵死战不退，试图等待右翼渡边大队的突破。

渡边大队在头天战斗中伤亡惨重，早已没了昨夜的威风。关键时刻，渡边原在中国东北作战脚部落下的旧伤复发，无法指挥战斗。只有第九中队和机枪中队对第一伞兵营和第一工兵营阵地接合部发起了冲击，很快就被顶了回去。渡边大队的攻击就这样草草收场。

凌晨4时，田村准备用唯一尚有战力的第五中队对123高地发起最后一搏。第一突击营在日军的轮番冲击下渐渐不支，好在五团二营及

时赶到，倾力配合打退日军进攻牢牢守住了123高地。右翼日军石桥中队和黑木一样成了孤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日军三个大队发起猛攻之时，总指挥官川口却因迷路未能及时抵达现场。天色将明，气急败坏的田村准备集结残兵向123高地发起最后冲锋，支援尚在机场奋战的黑木中队。恰在此时，川口赶到，他立即看出战场形势已近绝望。此时再不撤退，一旦天放亮，美军轰炸机肯定准时前来投弹。支队将和之前的一木先遣队一样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川口立即下令各部以最快速度撤出战场。冒死突入的黑木和石桥中队接令后迅速与美军脱离接触，趁夜色穿过美军阵地间隙撤出战场。

一个年轻日军士兵抓住西野的大腿，请求记者给点水喝。他的另一条胳膊已被炸断，伤口还在不停冒血。西野无奈摇了摇水壶，里边早已空空如也。看到壶嘴上好像有点湿润，西野就将壶口朝那名士兵干裂的嘴唇上碰了碰。那名士兵呷了呷嘴唇，咧了咧嘴，便咽了气。

在“血岭”山坡下，衣衫褴褛的川口仰天长叹，欲哭无泪，他的自尊心彻底垮掉了。劫后余生的日军士兵木然肃立，脸被硝烟熏得如抹了炭灰一般。川口含泪告诉大家：“作为败军之将，我还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本职本该剖腹向天皇陛下谢罪，但我有责任将你们带回去，向百武将军汇报战况。让我们为阵亡官兵祈祷吧！”残存日军低头合掌，面对鲜血染红的高地默默祈祷。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田村愤愤不平地说：“要是再有一个步兵联队，我们一定能拿下机场。”黑木的话更牛：“只要再有一个大队支援，我们就已经拿下机场了。”这是瓜岛战役期间日军距亨德森机场最近的一次。其实不需要一个联队，如果第十七军司令部不那么催促，再给川口一天休整时间；如果桥本舰队能够在13日夜炮击机场分担美军炮兵火力，川口攻进亨德森机场还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晚

真正参加战斗的只有国生、田村两个大队。回想当初，如果百武按二见的意见等实力强劲的青叶支队登陆后再发起进攻，范德和他的陆战一师还真不太好应付。不过不要紧，日本人就是攻进机场也占不了，就是占了机场也守不住，短期内他们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增援，他们周围有超过16000名美军。

作为战胜者，经历两天血战的第一突击营和第一伞兵营官兵个个目光呆滞、疲惫不堪，毫无胜利者的风采。对血岭之战，陆战一师战斗日志上这样记着：“东方渐渐发白，我军的炮火越发猛烈，日军的攻击却越来越弱。天亮时，殊死搏斗的高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被炮弹炸变了形的高地上，到处散落着日军士兵的尸体。小鸟仿佛不知道昨天的激战，依然在高声鸣叫着。”

美军宣称在两天战斗中杀伤日军1500余人，其中击毙逾600人。日军记录亡487人、伤102人。美军阵亡仅80人，伤亡最重的第一突击营亡31人、失踪9人、伤103人。在双方激烈争夺的高地上，原来的茂密丛林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几株光秃秃的树干。尸体几乎铺满了整个山岭，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这片殷红的土地后来被称作“血岭”，美国人还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叫“埃德森岭”。伤亡惨重的第一突击营随即被陆战二团二营换下。在加沃图 and 血岭之战中表现欠佳的第一伞兵营则于9月22日撤出瓜岛，返回努美阿短暂休整。

中路川口支队主力铩羽而归，在东、西两翼，熊大队和冈部队的佯攻同样遭遇惨败。当天22时，熊大队在机场以东3公里偷渡泰纳鲁河，前行不久就与美军陆战一团三营迎头相遇。水野率军向美军阵地发起冲击，黑暗中很快被美军精心布下的铁丝网缠住。几小时激战非但未能前进一步，连水野本人也战死阵前。熊大队残部没有步一木先遣队后尘，迅速渡河撤回东岸。

黎明时分，美军在6辆轻型坦克配合下试图痛打落水狗，渡河向撤退的日军发起追击。不料熊大队这次有炮兵的3门47毫米反坦克炮配合，瞬间将美军3辆坦克打趴了窝。见此情景，美军立即放弃追击退回东岸。双方就这样隔河对峙互相射击了两天。接到主力败北的消息，熊大队于16日主动撤出战斗。

同样在13日晚22时，左翼冈部队的450名日军从马坦尼考河出发，沿山地和海岸向美军陆战五团三营的阵地发起进攻。在隆加河以西3公里处，他们遭遇美军炮火的拦截无法前进，伤亡惨重。冈明知大势已去仍坚持不退。美军两个连发起反冲锋，杀得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冈要死战以身殉职，被几个部下拖了下去。海军舞鹤镇守府第四特别陆战队的400人接着投入进攻，同样无法取得突破。他们很快接到了川口“暂停进攻”的命令，随即抛下200具尸体遁入丛林。美军损失小得惊人，仅4人阵亡、3人受伤。

川口兵败撤走之后，陆战一团派出2个连前往追击，在血岭以南2700米处的丛林中被黑木和石桥中队联手击退。17日，一营营部带3个排组成的特遣队再次追击，其中一个排被国生大队包了饺子，18名陆战队员无一幸存。美军这才发现敢情自己只擅长防守，这落水狗还是轻易打不得的。9月19日，范德下令各部暂缓进攻，进一步完善机场环形防御。

但日军的新麻烦很快来了。出发之前，自信能轻松拿下机场的川口并未带上多少粮食，现在他们必须在撤退途中与伤病和饥饿同时搏斗。川口断定向西与冈部队会合路途较短，于是大队人马就朝那个方向走，等于围着亨德森机场绕了一个大圈子。热带丛林对这支缺粮少药的部队无异于绿色地狱，路上不时有伤兵倒下，筋疲力尽的担架兵索性把重伤员抛在路边空手行军。除吃草根、苔藓和偶尔碰到的槟榔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果腹。沿途到处可见倒毙日军的尸体。到第四天，他们终于看见了大海。一名士兵纵身入海大口大口地喝着海水。

记者西野提醒大家千万别喝，一个年轻士兵高声喊道：“就是死也要喝！”9月18日，历经艰辛的川口残部终于抵达马坦尼考河西岸，与同样狼狈的冈部队会合，很多士兵停下来就一头栽倒在地。发起高烧的川口一连几天卧地不起，不省人事。

9月10日，第八舰队司令部来了3个客人，他们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和渡边安次、三和义勇两个中佐。宇垣此行名义上是强化陆海军的协同作战，表示海军对作战的重视，实际想在第一时间得知川口夺取机场的消息，以尽快向山本汇报，部署海军下一步行动。9月12日发起总攻当天，东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室里灯火通明，参谋次长田边正襟危坐，通宵守候，和拉包尔的宇垣一样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捷报”。

虽然前线没有报告及时传来，但第八舰队通信队通过截获美军电报得知，川口支队已经向机场发起了攻击。从美军杂乱无章的电讯可以看出，川口的攻击进展顺利。闻此消息，异常兴奋的宇垣欣然在《战藻录》中如此写道：“9月12日，第八通信队敌信班于18时捕捉到10多架敌机从隆加机场起飞。22时，敌信班通过2架从瓜岛起飞的敌机拍发的紧急求救信号准确测定其方位。陆军已如预测冲进机场，大功将成，可以安然入梦也。”

只有参谋长二见还保持着一定的矜持，提出在情况核实前暂不向东京汇报。翌日清晨，二见派航空参谋田中耕二乘侦察机前往瓜岛侦察，发现机场仍停着20多架飞机，周边地区不断冒出浓烟，多处起火。美军炮兵不断轰击南面山岭，铁底湾内舟艇往来频繁。因侦察机并未遭到美军拦截，田中据此判断川口支队攻击顺利，美军正试图组织逃跑。

大喜过望的第八舰队立即向东京发出了“占领机场”的祝捷电报。喜讯发出没多大会儿，14时，返航的另一架侦察机报告“遭美军

战斗机拦截”，这表明机场仍在美军手中。海军紧急补发电报，取消之前发出的错误消息。百武预见川口的进攻可能遇到了麻烦，紧急下令青叶支队下属第四步兵联队本部及第一大队火速前往肖特兰，乘驱逐舰以最快速度登陆瓜岛对川口实施增援，但明显已经来不及了。

最早收到川口支队败北消息的是海军，他们在14日接到了瓜岛守备队发来的不幸消息。此前宇垣预感到陆上攻击可能已经失败。15日，第十七军司令部终于收到了川口亲自发来的耻辱电报：“预定12日的总攻因主力通过奥斯汀山遇到困难无奈推迟。翌日发起的攻击遭敌意料之外的大规模抵抗，大队长以下伤亡惨重。守卫机场的美军兵力远比我部强大，估计最少一万人。现已在隆加河左岸集结兵力，请速派大部队增援，再图大举。”

第十七军从百武以下个个瞠目结舌，川口的失败让陆军在人家宇垣面前丢尽了脸。对陆军无关疼痒的失利原因总结，宇垣劈头盖脸地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将川口的本次进攻批驳得一无是处。之前因中途岛战败，海军受够了陆军的讽刺挖苦，今天终于逮住出气机会了。这是开战以来陆军遭遇的首次失败，且无力继续发起进攻，“被迫转进再图大举”。多亏人家宇垣大人有大量，没有借机嘲笑陆军无能，已经很给面子了。换成其他小喽啰，还不知说出啥难听话呢。

丢人事小，可仗还要打下去。看到众人闷坐一圈，不吭一声，百武最后打破了僵局：“虽然本次进攻失利，但瓜岛大部分地区还在我军控制之中。只要派出强有力增援部队，最终胜利必将属于我们。立即致电川口，据守马坦尼考河西岸地带，尽可能靠近机场占领攻势据点，确保第二次总攻出发阵地。”

攻击失败的消息传到东京，不啻在参谋本部引发了一场大海啸。看着参谋送来的战败电报，田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愣坐半天没吐一个字。

得到日军进攻被再次粉碎的消息，尼米兹立即给范德发来了嘉奖电报：“收到你们的战斗捷报，我们感到欢欣鼓舞。请代我向在一线奋战的陆战队员和陆军部队表示诚挚的问候！”

调兵遣将

“这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争，”罗斯福总统在9月7日的讲话中说，最大限度征兵和为把美国变成“民主国家兵工厂”而扩大生产虽消灭了失业，却带来了通货膨胀，“全面稳定物价、工资、薪金和利润，是继续增加坦克、舰船和枪炮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罗斯福告诫国民，“我们国内为支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毫无疑问，美国经济已全面进入战时体制，与军事有关的物资全部进入定量配给。

随后罗斯福对重要军工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巡视。西海岸亨利·凯泽的造船厂成为各大媒体重点宣传的对象。凯泽在船只建造行业引发了一场革命。与传统方法不同，他不是一开始就铺设龙骨，然后在龙骨周围和上方通过铆接来建造船只，而是创造性地先将各个配件全部安装好，然后直接焊接起来。他的船厂雇用了数以千计的铆工，昼夜不停将定制构件铆在一起。1942年初建造一艘万吨巨轮至少需要200天，到5月只需3个月，到9月就用不了1个月了。新世界纪录诞生在“罗伯特·皮尔里”号上。这艘万吨自由轮11月8日铺设龙骨，11月12日油漆未干就下水了，只用了令人惊叹的4天15个小时29分钟。后续舾装和试航也只用了3天时间，这是德意日轴心国万万做不到的。凯泽的工厂战争期间为盟军贡献了1490艘船。1945年头212天，他们完成247艘，平均一天一艘多。由于在大西洋同德国潜艇的战斗效率不断提高，9月份，盟军造船吨位首次超过损失吨位。这是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一直困扰盟军的船舶危机从此时开始逐渐缓和。后来，在慕尼黑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为美国人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此言不虚也。

但大块头的航母和战列舰不可能生产得这么快，目前还远不足以缓解盟军全球的紧张局势。苏联红军正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国第六集团

军进行殊死搏斗，重启北极护航计划加大对俄国人的增援势在必行。大部分运输船需要运送执行“火炬行动”的部队前往北非。数不清的谢尔曼坦克和物资、弹药正绕过好望角紧急运往埃及，为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积聚更强大力量，用以向隆美尔发动反攻。

如此即使瓜岛和新几内亚双双告急，太平洋战场依然被放到了次要位置上。事实上，太平洋同样迫切需要更多船舶源源不断地将物资和增援部队送过来，支援陆战一师对瓜岛岌岌可危的控制以及麦克阿瑟不断扩大的新几内亚作战。美国民众要求向太平洋提供更多飞机和舰船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远大于希特勒。8月以来，麦克阿瑟屡次警告华盛顿，如果军事重镇莫尔兹比港落入日军之手，将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金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一直颇有微词，他强烈要求向所罗门群岛提供更多人员和飞机，“即使因此妨碍了对大西洋承担的义务也在所不惜”。和东京类似，华盛顿主导战略方向的是陆军。在与金的博弈中，马歇尔因得到罗斯福支持，一直稳居上风。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马歇尔的意见：为了不危及“火炬计划”，向太平洋派遣更多舰船和飞机是不现实的。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时被告知，他们不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多得一架飞机或一艘船，就可能削弱10月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行动”压倒一切的需求。

连太平洋战场都得不到必要的人员和物资，中国和印度就更不用提了。美国原答应向蒋介石提供的轰炸机被临时调往中东，驻新德里的韦维尔同样失去了原来分配给他守卫印度的一个英国师。当初滇缅公路被切断时，罗斯福曾答应向中国战区提供100架运输机。可那年秋天“驼峰”航线上飞行的运输机还不到50架。陈纳德告诉蒋介石，原来向中国战区追加的一批轰炸机被英国人半路截走了。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向罗斯福发出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请求”美国重申对中国的义务，同时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

足，委员长扬言要“取消中国战区”和“做出其他调整”。史迪威致电华盛顿，对英国人抢走属于他支配的飞机和物资提出强烈抗议。

看到蒋介石真生气了，罗斯福再次使出了太极推手。他在10月14日的一封信中重申对史迪威的支持，同时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对中国承担义务，但迫于其他战场压力不能立即满足他的要求。对罗斯福开出的空头支票，史迪威感到异常恼怒：“‘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我同一条木筏上，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夹板，而救援船只却开走了。”“醋性子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此绝望地描述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欧洲无疑是中心，但太平洋也不能撒手不管。对金和麦克阿瑟的联合呼吁，9月初，华盛顿派海军部副部长弗雷斯特尔前往南太平洋调查物资供应情况。他在回国途中顺路到了珍珠港，征求尼米兹对战局的意见。9月6日上午，巴西特上尉看到一个平鼻子的瘦小个在司令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错把副部长当成了修理打字机故障的维修工。当晚，弗雷斯特尔和尼米兹一起飞往旧金山，参加美国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第三次例行会议。

前来圣·弗朗西斯酒店参会的金穿着一身不带军衔的灰色制服，戴一顶黑丝遮阳帽，上边有一条可以套住下巴的带子。和麦克阿瑟一样，这套制服是金自己设计的，海军中很多人不喜欢它。当两人离开酒店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一群记者冒雨等待捕捉消息。一名摄影记者对穿着怪异的金说：“军士长，请走开，我想给尼米兹将军拍张照片。”

1942年6月中旬，遗憾错过中途岛之战的哈尔西以病人身份住进了里士满约翰斯顿-威利斯医院。海军高层严令此事务必保密，但让大嘴巴的哈尔西安安生生待在医院里不说话似乎不太现实。他用病房的话机向外打了无数个电话，很快“哈尔西回国养病”的消息月球人都知

道了。在天才的沃恩博士照料下，8月5日，完全康复的哈尔西离开里士满，8月29日到华盛顿报到。9月7日晚，哈尔西到酒店拜访了上司兼好友尼米兹，告诉他自己已经痊愈，希望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他和弗雷斯特尔都将参加即将召开的重要会议。

9月8日上午，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首先讨论人事问题。金把桀骜不驯的航空局长约翰·陶尔斯少将赶走，打发他到尼米兹手下担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同时晋升中将。他的职务由金的好友、南太平洋战区航空兵司令麦凯恩少将接替，后者的职务由大家熟悉的菲奇少将接任。之前因反对海军航行局将飞行员安排在指挥位置上，陶尔斯和尼米兹曾闹过矛盾，他对金的做法肯定不会感到愉快。作为交换，金答应将与尼米兹不睦、好为人师的夏威夷海军第十四军区司令官布洛克少将调走，作为他接纳陶尔斯的一种交换。所有参加这场有趣“抢座位游戏”的人都各有所得，金借机拔掉了身边的一个眼中钉。

会议决定哈尔西随尼米兹回珍珠港，然后带修复的“企业”号去南太平洋，重履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的旧职。这种安排会导致金凯德暂时失业，尼米兹已经为他准备了新岗位。哈尔西行政上归陶尔斯领导，战术上归戈姆利指挥。由于哈尔西和戈姆利都是中将，这就显得有点尴尬。作为单艘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官，按惯例他的军衔应降为少将。但没人提出让一个指挥过空袭东京行动的“美国英雄”蒙受降衔的耻辱。

金和尼米兹一起分析了萨沃岛之败，批评了有关情报和戒备状况、夜间部署及主要指挥官离开部队等问题，但并未做出最后结论。讨论内容扩大到整个南太平洋的工作，金对戈姆利的指挥和控制能力提出了质疑，他已听到了有关南太平洋司令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决策优柔寡断的传闻。金明确提出：戈姆利是否处于良好健康状态？他的

体力能承受如此大压力吗？尼米兹说，他将进一步了解戈姆利的健康状况，并在第一时间将结果报告给金。

9日的会议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其中主要一项是关于新西兰部队的使用。任何参战的新西兰部队将作为南太平洋部队的一部分归戈姆利指挥，就像澳大利亚部队归麦克阿瑟指挥那样。但新西兰的主力部队大都在蒙哥马利手下在埃及同德国人作战，究竟有多少部队参加太平洋上的战斗目前尚难以确定。

对弗雷斯特尔将新式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悉数派往太平洋的提法，尼米兹深表赞同。但由于目前暂无足够油船供这些“油老虎”使用，尼米兹无法用它们替代作为航母护卫力量的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弗雷斯特尔表示他清楚这些情况，答应立即设法补救。在飞往旧金山途中，尼米兹的幕僚们发现这位副部长沉默寡言，认为他高傲、乖戾、不易接近。但弗雷斯特尔说到做到，在离开旧金山返回华盛顿之前，这位主管物资供应的副部长还真帮尼米兹解决了他头疼的油船问题。11日，尼米兹携哈尔西一同飞回珍珠港。

9月15日，尼米兹带哈尔西、斯普鲁恩斯一起出席了“企业”号的授勋仪式。当三位将军迈步登上航母时，全舰官兵都在甲板上列队欢迎他们。斯普鲁恩斯得到了表彰他在中途岛杰出表现的优秀服役勋章，金凯德也因珊瑚海海战中指挥巡洋舰队得到了同样的荣誉。仪式结束后出现的一幕令哈尔西终生难忘，后来他说：“切斯特走到扩音器前，招呼我往前走并对大家说：‘孩子们，我将带给你们一个惊喜：比尔·哈尔西回来了！’舰上所有人顾不得还处于立正状态，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声，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下午，在檀香山华特迪灵汉酒店举办的一个舞会上，尼米兹将一个小伙子带到了哈尔西跟前。海军少尉小比尔·哈尔西此刻正在

福特岛等待安排工作。哈尔西为此大为高兴，他还不知道儿子已经到了珍珠港。这无疑是尼米兹精心安排的。3天之后，小哈尔西受命出任“萨拉托加”号航空军需官。

虽然陆战一师粉碎了日军第二次进攻，但在海上，美军航母舰队却连遭重创。“血岭之战”打响之前，陆战一师已出现粮荒，官兵每天只能吃两餐，即使这样也只有7天储备。范德只好频频向戈姆利和尼米兹求援。瓜岛的补给情况戈姆利非常清楚。9月14日，由6艘运输船组成的补给船队装载着范德翘首以盼的陆战七团4262名官兵、3823桶燃油、1012吨口粮、147部机动车辆在特纳率领下从圣埃斯皮里图启航，浩浩荡荡直奔瓜岛。为船队护航的是赖特少将的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

9月11日，诺伊斯在圣埃斯皮里图以东海域与默里会师，重组了包括“黄蜂”号和“大黄蜂”号在内的第六十一特混舰队，2艘航母上共有舰载机154架。为配合川口的陆上攻势，9月9日，山本令近藤先遣舰队、南云机动部队驶出特鲁克，前出至瓜岛以北海域。同时小松第六舰队的十余艘潜艇闻风而动，在美军舰队可能经过的海域布下了两条警戒线。“瑞凤”号的到来使南云的航母增加到3艘，但舰载机只有129架。山本希望川口占领机场之后，近藤和南云可以顺势歼灭前来解围的美军舰队。

赖特的9艘舰艇为特纳船队护航显然不够。在船队东北185公里处，诺伊斯的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经圣克鲁斯群岛向西航行，将为登陆船队提供空中保护。临近中午，美军1架“卡塔琳娜”发出警告，特混舰队西北600公里发现敌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1艘运输船，另一架“卡塔琳娜”在原接触点以北390公里发现日军1艘航母、3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他们发现的正是近藤和南云的舰队。预感到日军空袭随时可能来临，诺伊斯下令舰队提速至23节，迎着敌军舰队快速驶去。当值的“黄蜂”号放飞了14架“无畏式”前出510公里实施

侦察。一旦敌人被准确定位，“大黄蜂”号的39架攻击机将立即出发攻敌。麦凯恩同样预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下令除水上飞机供应舰“麦基诺”号、“寇蒂斯”号和“麦克法兰”号外，陆基航空兵全部撤离圣埃斯皮里图，防止日军突然袭击。

2小时后，麦凯恩接到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日军舰队掉头北撤”，他立即将上述信息电告诺伊斯。由于搜索机未能发现美军航母，山本命令近藤和南云后撤加油。事实上“黄蜂”号的轰炸机最近时距近藤仅90公里。如果“无畏式”发现并攻击了近藤舰队，很可能在第二天诱发一场航母大战——同样是美军2艘重型航母对日军2艘重型航母加1艘轻型航母。

诺伊斯认为特纳依然面临较大风险，于是回到其北方掩护位置，同时指示默里“必须尽一切可能为特纳提供支援”。9月15日下午，第六十一特舰抵达圣克里斯托尔东南280公里处，舰队航速16节——此地位于“萨拉托加”号中雷受伤处南185公里。在完成例行飞行作业后，“黄蜂”号转向西方航行。此时危机近在眼前，他们不经意间闯入了日军另一条潜艇警戒线的中央地带。

中午时分，日军1架水上飞机发现了航行中的特纳船队，立即向附近水域寻猎的“伊-15”号、“伊-19”号潜艇发出接敌通报。2艘日艇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以最快速度向指定海域疾驶。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美军航母舰队。日本人撞上大运了——本来伏击张邵的，竟然巧遇了司马懿。

“伊-19”号艇长木梨鹰一经一系列巧妙机动成功穿越美军反潜警戒线。诺伊斯浑然不觉危机已近在眼前。13时45分，为了让26架飞机升空并接收6架空中巡逻的战斗机，“黄蜂”号开始逐渐减速，整个右舷暴露无遗。木梨趁机在950米、50度方位以8秒一条的间隔打出了太平洋战争战果最大的一次鱼雷齐射。眼见白色鱼雷航迹不断接近，瞭

望哨紧急拉响战斗警报。舰长谢尔曼上校立即右满舵试图规避。在躲过日军前2条鱼雷后，第三、第四、第五条鱼雷相继击中航母右舷。剧烈爆炸立即诱发了冲天大火，火势在航空汽油槽、弹药库和机库中加满油弹的飞机助燃下越来越大，接二连三的殉爆将大难临头的“黄蜂”号烧成了一支火炬，侧倾迅速超过11度，海水翻滚着涌入船舱。鱼雷爆炸将舰体前部消防系统彻底摧毁，导致损管队员无法有效控制火势。夹着火焰的爆炸气浪席卷舰桥，诺伊斯衬衣、头发都着了火，差点因此丢掉性命。仅35分钟，谢尔曼在征求诺伊斯意见后下令“弃舰”。水兵纷纷翻越舰舷栏杆跳入大海，驱逐舰迅速靠拢过来打捞落水人员。全舰2247名官兵亡193人、伤366人。舰员全部离舰后，“兰斯多恩”号奉命向航母补射了5条鱼雷，“黄蜂”号带着46架飞机沉入圣埃斯皮里图西北460公里处，空中25架飞机被“大黄蜂”号收容。

与此同时，“伊-15”号寻隙钻入“大黄蜂”号护航舰群之中。万幸的是，当它准备发射鱼雷时被美军驱逐舰的声呐准确捕捉，反潜警报立即拉响。“奥布莱恩”号奋不顾身扑了上来，日军潜艇迅速被投下的深水炸弹完全压制。

此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木梨射出的鱼雷不但彻底终结了“黄蜂”号，其第二、第六条一路向前，径直冲入东北11公里外第十七特混舰队阵中。“大黄蜂”号紧急转舵，避开了长途奔袭的第六条鱼雷，它身后的“北卡罗来纳”号无意中成了替罪羊。鱼雷在舰体前部左舷一号主炮塔下方炸响，激起的水柱几乎与烟囱齐平，舰首左侧吃水线下被撕开一个高5.5米、宽9.6米的大洞——美国人后来形容“足以通过一辆大型卡车”。前部弹药舱被汹涌灌入的海水淹没，水兵5人阵亡、20人受伤。在损管人员努力下，侧倾5.5度的舰体在6分钟内通过反向注水得以纠正。作为一艘皮糙肉厚的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速度仍有25节。这艘参战不久的战列舰只好暂时返回汤加塔布，之后前往珍珠港维修。默里率“大黄蜂”号迅速向东脱离，留下斯科特

少将在原地救援“黄蜂”号的幸存者。所幸南云和近藤均已北撤，“黄蜂”号的意外罹难并未影响特纳的输送行动。

愤怒的美军驱逐舰立即展开了攻击。“黄蜂”后中雷后仅6分钟，深水炸弹就从日本人头顶落了下来。活到战后的“伊-19”号军医折重一郎奉命守在住舱甲板上数美军投下的炸弹，他估计敌人最少投放了30颗。美舰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7时15分才悻悻撤走。谨慎的木梨为防止月光下暴露行踪，耐心等到20时10分才浮出水面。艇员用红豆糯米饭罐头、沙丁鱼干和清酒举行了简单的庆祝宴会。9月25日，“伊-19”号顺利返回特鲁克。

木梨的战绩远不止此。他发射的第二条鱼雷击中了之前奋勇抢险的“奥布莱恩”号驱逐舰。初看驱逐舰并未受到太大损害，经简单抢修后该舰于16时脱离编队以15节航速向圣埃斯皮里图返航，但严重受损的舰首只能回到本土才能维修。10月19日，“奥布赖恩”号在前往旧金山的途中，舰体突然以中雷部位和前方轮机室为中心断为两截，旋即沉没。日军当然不知道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战后木梨“一炮三响”的惊人战绩才得到确认，不过他本人永远不会知道了。包括莫里森少将在内的许多美国专家认为参与攻击的日军潜艇不止一艘，事实上，“伊-15”号仅目睹并证实了“黄蜂”号的沉没，并未获得进攻机会。

命中“黄蜂”号的战绩很快得到确认。逃脱攻击的木梨立即向第二潜水战队司令部发报，“在南纬12度18分、东经164度15分向1艘‘黄蜂级’航母发射鱼雷6条，声呐确认爆炸声4次，因遭敌深水炸弹攻击未能及时确认战果。”随后，“伊-15”号艇长石川信雄发来电报确认，那艘美军航母已于东京时间晚18时沉入大海。当晚，兴奋不已的木梨在日记中即兴赋打油诗一首：

哨戒重日遂会敌，

决然肉迫发鱼雷。

练武几年技入神，

南海深处巨舰没。

木梨这诗写得真不怎么样。作为“海兵”第五十一期毕业生，木梨入学时成绩仅在291名学员中排第一百五十位，1923年毕业时更退到了255名学员中倒数第一，如此说，能写出诗来已经很不错了。正是因为成绩太差，木梨没有获得在战列舰或重巡洋舰上服役的机会，最后屈尊到了潜艇部队。不过他似乎真跟潜艇有缘，后来在潜水学校进修时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小小一艘潜艇竟击沉了敌军重型航母，如此好消息传到拉包尔，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参谋长二见。他问仍在第八舰队司令部的宇垣，“潜艇到底能不能击沉航母啊？”在确认美军航母被击沉后第二天，二见亲自登门向海军道贺。木梨也在一个半月后晋升中佐，回国后获得单独觐见天皇的殊荣。1943年10月木梨出任“伊-29”号艇长，担负前往欧洲与德国联络的重任。1944年4月16日，“伊-29”号运载德国提供的资源和技术资料返航，于7月26日在巴林塘海峡被美军潜艇击沉，随艇阵亡的木梨特晋两级追授少将。“伊-19”号则于1943年11月25日在吉尔伯特群岛海域被美军“拉德福”号驱逐舰击沉，艇上105人无一生还。被木梨击伤的“北卡罗来纳”号幸运活到战后，退役后被改造成一艘博物馆舰。1986年7月，“北卡罗来纳”号博物馆举行纪念活动时，还特意邀请了当年“伊-19”号的4名幸存老兵参加，并将当年留在战列舰上的一块鱼雷残片赠予他们作为纪念。

刚刚上任不到一周，诺伊斯再次折损1艘航空母舰。和“企业”号、“萨拉托加”号受伤不同，“黄蜂”号直接沉入海底，连修修来报仇的机会都没了。戈姆利认为第六十一特混舰队根本不该去事发海域，“保证这支运输船队安全抵达瓜岛是当务之急且绝对必要，但鉴

于我们已经有从圣埃斯皮里图和瓜岛起飞的陆基飞机，我认为再加强空中掩护并无必要”，因此“航母编队不应为了给这些运输船提供空中掩护而进入敌军潜艇活动频繁的海域，除非有紧急需求”。他还批评诺伊斯在危险水域反复穿越先前经过的航线，没有采取必要反潜措施。诺伊斯和谢尔曼进行了激烈的辩护，声称“黄蜂”号被击沉的水域是为防止北方敌军袭击特纳船队不得不去的地方。诺伊斯特别强调指出，“黄蜂”号遇难地点距最近的旧航线穿越点有280公里之遥，处于舰队之前从未进入或接近过的水域。

事实上，驱逐舰数量太少和金顽固地坚持每艘航母巡航时各配备一群护卫舰艇——这两点尼米兹也认可——是“黄蜂”号沉没和“萨拉托加”号受伤的主要原因。美国舰队司令部在1943年秘密战斗经验通报中承认诺伊斯的“驱逐舰太少”，同时批评他没有让它们发挥出最大效能。这种不足在舰队改变航向时显得尤为突出，此时驱逐舰为了恢复相对阵位不得不加速冲刺，一旦速度加快就会削弱水声探测效能，导致反潜效率下降。护航驱逐舰指挥官罗伯特·托宾上校在1943年2月解释说：“为了保证无论航母如何机动都能得到足够保护，护卫舰艇应该将它团团围住，且各驱逐舰始终要处在正确位置。如果按3600米半径计算，至少需要10~12艘驱逐舰，具体数量取决于当时的水声条件。”但一直到1943年年底，每艘航母由4~7艘驱逐舰护航一直是美国海军的标配。到1944年，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就可以让单艘航母享受14~16艘驱逐舰护卫的奢侈待遇了。

10月9日，哈尔西对“黄蜂”号遭袭沉船一事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所罗门群岛把航母长期作为掩护部队部署在固定地理位置活动”违反了“最重要的兵家原则”——原则是啥哈尔西没说，老酒认为应该是忽略了航母强大的攻击性和机动性——“所有指挥官务必认识到，将航母束缚在受限区域或固定地点的守势运用必将招致灾难”，“我们在这些作战中没有受到更大损失实在是幸运到了极点”。海军

陆战队的观点更加可笑。“航母损失或暂时无法活动产生了一个积极影响，原本得不到运用的海军飞机和飞行员纷纷涌入亨德森机场，”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司令罗斯·罗威尔中将打趣说，“正因为损失了那么多航母，瓜达尔卡纳尔得救了。”——老酒认为这话纯属幸灾乐祸。

因近藤和南云已经北撤，加之随后两天天公作美，海面上乌云翻滚大雨如注，日军陆基飞机无法出动，9月18日，特纳运输船队安全驶抵瓜岛。陆战一师的老部队——骁勇善战的陆战七团重回范德怀抱。这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是范德手中的王牌，比陆战一团更加出色。大批增援部队及卡车、重型设备、武器弹药的到来使范德自海军撤退以来第一次感到有把握掌控瓜岛的局势。不但兄弟们有吃有喝了，范德可控兵力已增至10个陆战步兵营、1个突击营、1个守备营，他们随时能够得到4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的火力支援。仙人掌各型飞机达到60架。除了舰队，该有的范德几乎全有了，至此陆战一师已牢牢在瓜岛站稳了脚跟，日军完全丧失了战役主动权。

不是所有人都持这种观点。《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告诉范德，华盛顿对瓜岛局势很不放心，他的顶头上司、戈姆利的南太平洋司令部尤其如此。范德对此忿忿不平，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宽恕这种态度”。很明显他们的行动已将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截收到的敌军电报表明，“日本最高指挥层在某种场合已陷入了混乱”。

“你是不是准备坚守这个桥头堡呢？”鲍德温问，“你打算继续待在这儿吗？”

“他妈的，当然，干吗不呢？”气愤让范德失去了惯有的儒雅和冷静。

事实证明，像《纽约时报》这种大报的记者肯定是见过大世面的，鲍德温的话绝非凭空捏造。9月20日，珍珠港迎来了一位华盛顿的大人物——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中将。阿诺德此行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代表来前线考察，为华盛顿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前往机场迎接的是夏威夷陆军司令埃蒙斯中将，他之前刚从南太平洋回来。麦克阿瑟和戈姆利告诉埃蒙斯，他们不相信仅凭范德一个师就能守住瓜岛。虽然他们顶住了日军两轮进攻，但那不过是小打小闹的局部战斗。倘若日第十七军全军压上，瓜岛危矣！埃蒙斯赞同他们的看法，并将上述意见转告了阿诺德。

针对阿诺德的询问，尼米兹表达了与上述3人截然相反的看法。他指出日军为夺回瓜岛已集结了它的主要力量，而盟军在人员、舰艇，特别是战机补充上远比敌人快得多。我方实力雄厚，后劲十足，假如陆战一师能再坚守一段时间，形势肯定会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阿诺德当然不便当场表态。他只是告诉尼米兹，欧洲战场形势危急，俄国人正咬牙支撑，英国人早精疲力竭。丘吉尔多次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加压力，不同意美国人抽调过多兵力争夺南太平洋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罗斯福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阿诺德答应回华盛顿后，尽量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支援瓜岛的决定，前提是陆战一师必须守住瓜岛，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从中看出，崇尚进攻的阿诺德是赞成据守瓜岛的。

瓜岛战役已打了近2个月，尼米兹觉得到了自己亲往战场视察的时候了。到现场去不但能看到真实情况，顺便还能给弟兄们授授勋、打打气——其实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戈姆利早该去了。尼米兹敦请特派员能和他一同走一趟，最后他告诉阿诺德：“陆战一师绝不会让华盛顿失望的！”

9月25日，两人乘“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前往南太平洋。出发前尼米兹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发去电报，邀请麦克阿瑟到努美阿“共商战是”。老麦连罗斯福和马歇尔都不放在眼里，对潜在竞争对手的邀请自然不会轻易前去。他以攻为守地复电说，邀请尼米兹到布里斯班与他会晤，理由是新几内亚战事吃紧，他本人一刻都不能离开——这话说得似乎人家尼米兹整天闲着没事干。尼米兹当然不会带戈姆利跑那么远，双方斡旋结果是，麦克阿瑟派参谋长萨瑟兰、航空兵司令肯尼等人作为代表到努美阿参会。

在太平洋战争过程中，尼米兹乘机出行经常出事，这次也不例外。航途中飞机一个引擎轴承烧坏了，尼米兹一行不得不在坎顿岛过夜，等珍珠港另派飞机来。尼米兹在这里邂逅了老朋友、刚从南太平洋回来的麦凯恩，他是准备前往华盛顿履新的。1906年，在菲律宾服役时，两人曾在“帕奈”号上短期共事。面相显老的麦凯恩比尼米兹大一岁，看上去似乎大10多岁。麦凯恩告诉尼米兹，只要有足够的战斗机阻止敌军连续轰炸，瓜岛完全能够守住。

9月28日，尼米兹一行抵达努美阿。他发现前来迎接的戈姆利面容憔悴，一脸焦虑。因为没有空调，“阿尔贡”号上的司令部热得像蒸笼一般，戈姆利很少离开这里。尼米兹纳闷他为什么不在岸上设置更舒适、宽敞的司令部。后来得知法国殖民当局不愿提供方便，戈姆利也未坚持提出这种要求。

会议从16时30分一直持续到20时。参会的除尼米兹、戈姆利，还有阿诺德和助手圣克莱尔·斯特里特准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瑟兰少将、肯尼少将，特纳少将，南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米勒德·哈蒙少将等。海军陆战队代表德韦特·佩克上校和法伊弗上校也出席了会议。

尼米兹亲自主持。戈姆利首先介绍了战区情况及未来作战计划，报告和他的表情一样令人沮丧。萨瑟兰重申了麦克阿瑟的观点，“瓜

岛不能再守应尽早放弃”。老酒纳闷以麦克阿瑟的战略眼光怎么会提出如此建议？美军放弃瓜岛势必导致日军将全部兵力用于新几内亚方向，他的莫尔兹比港甚至澳大利亚守得住吗？哈蒙表示日军正大举增援瓜岛，“继续固守只能导致更多伤亡，阵地难保”。特纳再三强调海军已经尽了全力。除表达上述观点外，所有人都没忘了哭穷，请求珍珠港和华盛顿增援更多兵员、装备和物资。

作为华盛顿的特别代表，阿诺德详细阐述了盟军全球战略，强调各战区均提出了补充飞机、坦克和舰艇的要求。之前他注意到努美阿港内停着7艘满载的运输船，机场许多飞机没有装配。阿诺德严厉批评了这种积压问题，指出在它们全部投入使用之前，不会再向南太平洋增调一架飞机。

尼米兹上将严厉指出：如果现在还有人怀疑陆战一师能否守住瓜岛，为何不派出新喀里多尼亚的陆军前往增援？对使用新西兰陆军和航空兵的可能性是否做过研究？为何不派出海军舰艇破坏日军的“东京特快”？尼米兹声色俱厉的发言让所有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估计都是第一次看尼米兹发这么大的脾气。最后尼米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瓜达尔卡纳尔虽然只是个局部小岛，但关系到全局成败，希望各位立即做好增援瓜岛的准备。”

尼米兹特别留意到，其间参谋军官两次将急电送到戈姆利手中时他都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喃喃自语：“我的上帝，这叫我该怎么办呢？”

翌日上午，尼米兹给特纳颁发了十字勋章，随后在新喀里多尼亚陆军司令亚力山大·帕奇少将陪同下视察了岛上防御情况。下午，尼米兹乘水上飞机前往圣埃斯皮里图，刚刚接任麦凯恩的菲奇早已等在那里了。阿诺德则在萨瑟兰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布里斯班。

9月30日，尼米兹一行将按计划飞往瓜岛。由于缺乏安全的水上着陆点，菲奇特意给尼米兹准备了一架空中堡垒。飞行员是一位年轻的陆军上尉，没有带所罗门群岛的地图。他告诉提出质疑的副官拉马尔上尉：“甭担心，这条航线我不知飞过多少次了，闭着眼睛都能飞到。”飞机抵达瓜岛时，天降大雨，上尉转了几圈都无法找到亨德森机场。坐在前排的奥夫斯蒂中校提醒拉马尔带有《国家地理》杂志，上面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南太平洋地图。凭借地图指引，B-17终于安全降落。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尼米兹从容披上雨衣，精神抖擞地走下舷梯。他看到了雨中等候的范德格里夫特，两人互相敬礼后热情握手。

“您好，范德格里夫特。”

“您好，将军。刚才我还在为您担心呢！”范德心有余悸地说。

“大雨中起降飞机的情况不多吧？”

“不多，不过也不算少。”范德明显属于没话找话。

“多亏了大雨，日本人的飞机才没来光顾。”

“我们的老对手山本，可没想到您会有这个胆量。”范德不失时机地拍了领导一马屁。

午饭后，尼米兹提出前往飞行指挥所和前沿阵地视察。范德提议是否等雨停了再去，尼米兹说自己不是来旅游的，不能耽误宝贵的时间。于是据守“血岭”的士兵看到一群穿着雨衣的军官簇拥着两位将军蹚水而来。一位哨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这位和他打招呼的老头儿就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以至于竟呆若木鸡地站在掩体里忘了举手还礼。随后，尼米兹视察了飞行指挥所和野战医院的伤病员。

傍晚大雨下个不停。范德举办了一个简单酒会欢迎尼米兹一行。随后两位将军避开参谋躲在一边饮酒。

“范德格里夫特，这一趟的确不虚此行，”尼米兹说，“非常高兴，我看到了陆战一师坚守机场的决心。”

“说实话，守住机场问题不大，”范德为尼米兹斟上酒，“参谋们认为应该扫荡敌人的基地，但我没有海军的舰炮。”

“你在和我兜圈子吧？”尼米兹呷了一口酒，微笑着说。

“所以，将军，陆战一师得不到舰炮火力支援，目前只能固守机场，被动挨打。”

“海军有他们的难处。”

“恕我冒昧，有些情况您比我更清楚。在努美阿，不愿拿自己舰船冒险的指挥官太多了。日本人的‘东京快车’就比我们勇敢得多！”看尼米兹沉思不语，范德点起雪茄猛抽一口，“我一忍再忍，也不能宽恕南太平洋部队和战区司令部的悲观态度。陆战一师身陷重围，孤军奋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海军为什么总是怕字当头，缩手缩脚？”

尼米兹只好表态说，他将督促戈姆利尽快派出增援力量。他发现一个人越接近战场就越有信心，失败主义情绪好像主要在努美阿和布里斯班的司令部里盛行。尼米兹故意岔开了话题：“范德格里夫特，你知道，战争结束后，我们将编写一部新的《海军条令》。好好记住，到时候我想知道你认为哪些方面应该改掉。”

“我现在就想到了一点。一定要删掉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处分损失舰艇或使它们搁浅的人之类的条款。在这里有许多人过于滑头，不愿拿他们的军舰冒一点险。”听到这里，尼米兹忍不住笑了。他肯定

想到了很久之前自己负责的第一艘驱逐舰“德凯特”号搁浅的事儿。还好，当时尼米兹少尉只是受到了警告处分。

第二天上午，尼米兹给前段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官兵授勋。范德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当尼米兹将一枚勋章佩戴到一名士兵胸前，表彰他“在敌人炮火袭击下英勇卓绝”时，这名身体壮硕的陆战队员突然晕倒在地。范德为此感到不安。事后方知，这名士兵是因为尼米兹上将亲自给他颁奖过于激动才忽然晕倒的。尼米兹在战局最危机时刻亲临战场视察，这一行动本身几乎同他答应立即运来更多飞机和军队一样使守岛官兵士气为之一振。要知道此时瓜岛的天空并非美国人独有，尼米兹此行需要冒极大风险。

连日大雨导致跑道异常泥泞。为减轻负荷，范德决定让尼米兹一行分乘2架B-17离开。尼米兹被安排在第一架飞机里。登上飞机的尼米兹直接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对拉马尔的规劝装作没听见，显然他希望航途中能有一个开阔的视野。飞机引擎很快发动，飞行员加大油门向前滑行。跑道尽头是马坦尼考河支流陡峭的悬崖。如果不能顺利起飞，飞机势必一头栽进湍急的河流之中。飞机轮子溅起一路泥浆，艰难滑行，眼见即将滑到尽头仍未腾空，飞行员立刻关闭引擎紧急刹车，机上的人吓得闭上了眼睛。机身沿着跑道缓缓滑动，终于在悬崖边停住了。好险！

范德看得瞠目结舌，心几乎要蹦出胸腔了，老半天才醒过来神。他急忙派车将飞机小心地拖回跑道。钻出飞机的尼米兹似乎非常轻松：“看样子上帝有意留我们吃午饭。那就不客气了，吃完饭再走。”

此时小雨已停。午饭后跑道稍干了一些。推迟起飞非常危险，圣埃斯比里图机场缺乏足够的灯光设施，空中堡垒必须黄昏前抵达。第

二次起飞非常顺利。20分钟后，参谋人员乘坐的第二架飞机也升空了。

重新回到努美阿的尼米兹向戈姆利和哈蒙提出，火速抽调南部驻岛陆军部队增援瓜岛。既然日军已经在新几内亚和瓜岛双线开战，只要瓜岛安然无恙，南部诸岛的安全暂时是无须担忧的。他同时强调，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日军“东京快车”出轨。

川口支队铄羽血岭的消息不啻在拉包尔引发了一场海啸。震惊之余，百武、塚原、三川等人也只好重新坐在一起，会商下一步的具体对策。众人研究的结论是：鉴于岛上美军兵力强大且炮兵众多，再派小股兵力登岛偷袭已行不通。夺回机场的根本途径是将彪悍的第二师团和重炮部队送上瓜岛，实施正面强攻方能奏效。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老鼠运输”运兵运粮已不堪重负，重武器没有万吨级运输船或大型水上飞机母舰是万万不行的。随之就出现了第二个难题：运输期间必须彻底压制瓜岛美军航空兵，否则大军上岛纯属无稽之谈。

对于第二个问题，双方会商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基地航空部队继续加大对瓜岛的空袭力度；尽快完成布因机场建设，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立即进驻，实现航空基地的前移；登岛陆军野战重炮兵推进至马坦尼考河东岸一线，直接对机场实施压制性炮击；以战列舰或重巡洋舰趁夜间冲进铁底湾，以大口径主炮炮轰机场；进一步强化对敌军海上补给线的遮断。

实施上述作战，仅凭现有力量显然不够。第二师团一旦登岛，百武再次变成了没有丁点预备队的光杆司令。海上遮断仅靠第八舰队无法完成，用于炮击机场的战列舰三川连一艘都没。唯一解决办法只能再次厚着脸皮向东京求援。百武这次索性狮子大张嘴，要求将第三十八师团编入第十七军，同时提出调入重炮联队、战车联队等一系列要求。

瓜岛之祸是海军闯下的，于是乎联合舰队也跟着瞎起哄，提出“日美决战”已经打响，决战开始之地就在瓜岛。如瓜岛不保，盟军就可溯所罗门群岛而上，如此，则拉包尔危在旦夕。下一步特鲁克、菲律宾、冲绳都将被美军逐一夺去，本土四岛危矣！总之一句话，现在瓜岛重要得简直不能再重要了。

前线呼声如此之高，东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9月17日，大本营陆海军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东南方面战事问题。对海军提出“瓜岛战事预示着盟军开始反攻”的论调，陆军鲜见地表示赞同。同时提出，因苏联在欧洲战场依然面临巨大压力，至少今冬明春北方可暂时维持现状。换句话说，在东南方面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与美国人大打出手。

会议迅速达成开战以来第八次陆海军中央协定。参谋本部随即向各占领区发出第688号大陆令，以下部队火速离开防区加入第十七军麾下：南方军驻爪哇岛步兵第三十八师团，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战车第八联队、第二十三军独立第十山炮联队、独立第十九工兵联队，关东军下属第四重炮联队等。同时新几内亚作战为瓜岛让路，南海支队停止前进，掉头翻越欧文斯坦利山撤回布纳，在夺回瓜岛之前暂时固守新几内亚东部要地。

为加强对第十七军的作战指导，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派小沼治夫前往拉包尔，出任第十七军作战参谋，同时增设了由山本筑郎等7人组成的参谋团。作为大本营陆军部驻第十七军特别代表，辻政信、杉田一次——当初在新加坡给山下奉文和帕西瓦尔当翻译的那位，他本人是反对增援瓜岛的——和林中彦受命前往拉包尔协助百武指挥作战。

辻政信知道瓜岛制空权在美军手中。出发之前，他特意拜访了老同学、作战课航空参谋久门有文，提出能否派陆军航空兵进驻拉包尔。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海军航空兵唱独角戏。同属陆大第四十三

期军刀组的久门翻了过一白眼：“只要本人还活着一天，陆军航空兵就休想到拉包尔做那些无谓消耗。”

过闻言，勃然大怒，以前还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话呢！只见他猛一拍桌子，怒喝道：“难道第十七军全军覆没，帝国陆军即使失败也与你无关？你就只要你的航空兵？”久门早看出瓜岛是个无底洞，多少东西也不够往里填的，索性把头一扭，不搭理过了。

对向瓜岛大举增兵，参谋本部持久门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祸是你海军闯下的，凭什么让我们陆军买单？9月10日，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中这样写着：“海军轻易展开拙劣的作战，不经济使用石油，使石油储备进一步减少，现对民需特配产生压迫，而海军却一点没有感到责任。联合舰队主力在拉包尔心安理得地旁观所罗门海战到底是怎么回事？海军今天的困境完全是轻率发起中途岛战役造成的。到现在失去了航母主力，失去了人，失去了石油，失去了毕生的信心，失去了太平洋战局的主动权，得到的不过是一个陆基航空兵威力巨大的伟大教训罢了。”

接到东京发来的消息，联合舰队和第十七军上下一片欢腾，特鲁克和拉包尔到处洋溢着似乎胜利已经到手的乐观气氛。踌躇满志的百武高调宣布，将亲自登岛指挥第二师团作战，干掉美国人，夺回机场。

这么多部队被配属给第十七军，自然不能都游泳前往瓜岛，运送兵员和重装备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海军头上。9月17日，联合舰队再次发布作战命令：基地航空部队对瓜岛实施大规模航空作战，歼灭美军航空兵力；近藤先遣部队与南云机动部队相机南下，捕捉歼灭美军航母舰队；小松潜艇部队在所罗门群岛东南游弋，阻止美军向瓜岛增援并策应歼敌。

9月下旬，第二驱逐舰战队和第三驱逐舰战队换防。后者与第四驱逐舰战队组成由桥本指挥的增援部队，在三川统一指挥下继续实施“老鼠运输”。运载坦克和重装备的任务交由“千岁”号、“日进”号水上飞机母舰承担。

9月16日，3艘驱逐舰给瓜岛守军送去了少许粮食弹药，另3艘驱逐舰炮击了隆加机场。17日，又有驱逐舰2艘送部分弹药粮食上岸。18日，4艘驱逐舰送上去4门野战炮。20日，执行任务的4艘驱逐舰遭仙人掌猛烈空袭，“敷波”号受伤，但所运物资弹药均成功上岸。21日，美军进一步加大阻击力度，“阳炎”号驱逐舰受伤，执行任务的4艘驱逐舰被迫返回。24日，运载青叶支队一部的4艘驱逐舰遭美军高空轰炸和低空扫射，“浦风”号、“海风”号受伤，被迫放弃运输任务。虽然“老鼠运输”还算顺利，但因塚原根据月明关系将航空作战推迟至30日，2艘运载重武器的水上飞机母舰始终无法成行。

9月23日，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亲临拉包尔，与第八舰队首席参谋神重德、第十一航空舰队首席参谋高桥千隼、第十七军参谋长二见共同会商拟定新的运输计划。会议决定“老鼠运输”和“蚂蚁运输”并举，10月14日前完成所有运输任务。与此同时，渡边乘机前往肖特兰，与桥本共同修正了海军运输方案：参与“老鼠运输”的驱逐舰每天增至8艘，计划“日进”号在3日、6日，“千岁”号在10日、13日将重武器送上瓜岛。10月14日运输任务完成，陆军具备发起总攻的所有条件。

然而，月明期间，瓜岛美军航空兵异常活跃，“蚂蚁”和“老鼠”均面临极大风险。布因机场直到26日还不具备使用条件，双方对按期完成运输任务均无把握。9月26日，渡边再次到拉包尔与三川商讨解决方案，决定采取高速运输船队运送兵员和武器。第八舰队兵力不足，船队安全无法保证。百武对一直要求他坐驱逐舰登岛的田中大发雷霆：“你们海军不去好了，本官乘运输船去。”

见此情形，刚刚抵达拉包尔的辻逮住了出风头的机会。他私下找到百武，请求给他一架飞机，由他直接到特鲁克面见山本陈情支援。百武半信半疑：一个小小陆军中佐，毛蛋孩子，怎么能轻易说服如日中天的山本大将？人家见不见你还说不准呢！辻一再请求，百武索性死马当活马医，答应让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中佐前往一试。28日，辻在渡边陪同下乘海军飞机抵达特鲁克。

按说东京来的大本营参谋肯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但初次登上“大和”号的辻还是被巨舰的绰约风姿镇住了。后来他回忆说：“从舱口到舰内，就像步入了一所宽敞豪华的大宾馆一样。难怪有人将它称作‘大和宾馆’。倘若你在这里迷了路，没有人引导是很难走出去的。”辻在渡边的陪同下首先找到了黑岛，以陆军部驻前线特派员身份要求晋见山本。黑岛还真被辻的狂妄唬住了。在请示了宇垣之后，黑岛径直将辻带到了山本的司令官舱室。

起初山本还以为是前线人员前来向他汇报情况。辻一见到山本，就毫不客气地指责说：“参谋本部对瓜岛战况很不满意。前两次攻击都失败了，这其中当然有海军配合不力的因素。第八舰队没有足够战舰为运输船队护航，陆军补给运不上去，岛上官兵弹尽粮绝，只能靠椰子、草根和野菜维持生命，一个个形同骷髅，川口本人比甘地还瘦。即使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也快被饿死了。”话到动情之处，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现在敌人平均每天有2艘万吨运输船到那里卸下各种物资。每耽误一天，我们进攻的难度都在增加。恳请长官派出海军主力，鼎力帮助陆军夺回机场。”山本目不转睛地盯着辻，一言不发。

“我这次冒昧前来求见，”辻继续慷慨陈词，“就是要转达百武将军的话，第十七军应该完整登上该岛，不能再重蹈以前的覆辙，用驱逐舰零零星星运过去，被敌军优势兵力逐一击破。海军不能一味强调自己的困难。如果海军仍然拒绝派出护航船队，我们的重炮和补给

就不能随队同行，战斗力将大大削弱。百武将军决心已下，即使海军不派出强有力的护航舰队，他仍将率部下乘运输船前往瓜岛，即使中途牺牲也在所不惜！”

“岂有此理！”山本忽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去。辻以为冒犯了长官，闭口不语。

“与陆军精诚团结夺回机场，是我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山本缓缓转过身来，不知是被辻的话打动，还是为瓜岛战事担忧，山本眼中同样含着泪水，“如果第八舰队有意保存实力，不派战舰为运输船护航，造成进攻部队补给不足而导致失败，我本人将为此感到痛心惭愧！”

辻动了动嘴还想说话，山本用手势制止了他：“请回去转告百武将军，联合舰队将全力以赴，派出强大护航舰队满足第十七军一切要求。必要时我本人将亲率‘大和’号奔赴战场！”

辻被山本的举动彻底惊呆了，他完全未料到事情竟如此简单，于是慌忙立正敬礼：“将军，我不知道怎么替陆军来感谢您。”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规劝百武将军给我点面子，最好乘驱逐舰前往岛上，以确保他的生命安全。第十七军需要他指挥全局，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辻再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表示真想在大将手下当个参谋，死也心甘！

此情此景让在座的宇垣感动万分，他在当天的《战藻录》中如此写道：“鉴于陆军一木、川口支队相继失败，兵力不足乃一大失策。为运送充足兵员，纵有万般困难，也非得派出6艘高速运输船不可。9月已多日延迟输送，为掩护运输船队，我联合舰队非得有付出重大牺牲的觉悟不可。”

可能说话时间长了，一向被称作“苦行僧”的辻幸运地在“大和”号吃上了一顿海军工作餐。海军并未刻意招待这位陆军普通军官。后来辻回忆说：“黑漆器盘子里是翘着尾巴的盐焗鲷鱼，还有冰啤酒。”出身穷酸陆军的辻少见多怪，这不过是拥有26吨食品冷库的“大和”号上一名军官的普通伙食而已。这顿工作餐从此成为辻后来无数次攻击海军生活奢侈的最佳罪证。

列位看官肯定纳闷了，难道一个小小中佐就有如此大面子？山本耳根就这么软？事实绝非如此。山本如此痛快答应陆军自有他的小算盘。开战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就是尽早与太平洋舰队展开决战，像当年东乡在对马海峡对付俄国人那样，一锤定音。这样的机会今天就在眼前：一旦第十七军主力向为数不少的守军发起猛攻，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势必向岛上派出大队增援。联合舰队就有机会同美军主力舰队大干一场，一战奠定胜局。

回到拉包尔的辻立即向军司令官做了汇报。百武闻讯大喜，看来这东京来的人就是不一般哪！要说百武能干到中将军司令官已经够牛了，但在家里绝对属于小字辈。他三哥就是天皇侍从长百武三郎海军大将，五哥百武源吾同是海军大将。其实百武的长处不在作战。1921年，百武从陆大毕业后曾在参谋本部情报课任职，逐渐成为日本陆军颇负盛名的情报专家，特别当年在东北对苏联密码破译上小有建树，并因此以少将军衔出任陆军通信学校校长。这次，他阴差阳错被派到瓜岛指挥一场攻坚战。和日军将领颇多依赖参谋相反，百武对那些所谓的精英参谋极不感冒，总觉得一群中将、少将被一群佐级毛孩子支来支去不成体统，东京却一股脑给他送来这么多参谋。不过人家辻弄这一出还真帮了大忙。

百武立即命令小沼和辻着手拟定登岛后的作战方案。阻力首先来自内部。一直病恹恹的参谋长二见同样持久门类似的观点。在每次会议上——甚至在与海军的联席会议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拔气门芯

儿：“我们切不可去夺回瓜岛，在那里我们不可能打赢！”二见强调，一定要在第三十八师团登岛之后，在五个野战重炮联队支援下发起进攻才有些许取胜可能。二见的言论让百武、小沼和辻异常恼怒，这不是公然长敌人士气灭自己威风吗？随着小沼一纸密电发往东京，二见很快被解除职务，回国不久就被打入预备役。像巴丹战役第十四军参谋长前田一样，开战前就这一个明白人还被赶走了。

10月6日，参谋本部派来的新参谋长宫崎周一走马上任。当初武汉会战时，作为第十一军作战参谋的宫崎深得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信任，固执、敢于坚持己见的宫崎被冈村冠以“王爷”绰号。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宫崎作为参谋本部最后一任作战部长，和杉田一次作为代表“有幸”参加了日本战败后“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

对于登岛赶走美军夺回机场，第二师团师团长丸山正男中将同样持谨慎态度。事实上，第二师团名气虽大，战斗力可能还不如先前登陆的一木和川口支队。开战以来，他们仅参加了爪哇岛战斗。由于守军过早缴械，第二师团并未捞到像样的锻炼机会。9月22日，接到命令的丸山率部从婆罗洲启程。临行之前，他对部下做了如下战斗动员：

“先前开往瓜岛的部队屡次受挫，可见美军实力很强，以往的失败都在于过分轻敌。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本次战役很可能是日美两军在陆上的决战。我们不能将他们赶下大海，美国人就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诸位势必抱着必死的决心，战胜美军夺回机场。否则谁也别想活着回来！”

说起来也算第二师团倒霉，之前他们是准备回国作为战略预备队的，只是找不到足够的运输船才暂时没能回国。好不容易把船盼来了，却不是回国，而是前往瓜岛。辻第一眼看到这支传说中的“王牌部队”就皱紧了眉头：行李怎么这么多？所有士兵几乎人人戴着那个年代绝对属奢侈品的手表——军官戴的甚至是防水金表。第二师团原

驻守富庶的爪哇岛，衣锦还乡的官兵大包小包全装着礼品土特产，准备回老家仙台炫耀呢。当初为了让行李上船，第二师团差点跟接他们的船队干起架来。辻顺手就将行李贴上了封条，先打仗再说，等打跑了美国人，行李还是你们的。

由于川口在血岭打了败仗，多达两位数的少壮参谋要求把他送回东京，免得他老说美军厉害影响士气。小沼对川口印象不错，提出将他调回审问。川口穿着破烂的军服乘驱逐舰回到拉包尔，百武一听他的汇报就火冒三丈：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主义者吗？什么饥饿、疲惫、地形、敌兵火力强大，全是为失败寻找借口。大日本帝国陆军面前难道还存在困难吗？但小沼觉得川口的理由还算充分，遂向百武建议由他在即将展开的进攻中指挥一支部队，还有谁比他更熟悉战场地形呢？

为彻底压制瓜岛仙人掌航空队，在山本的严令之下，塚原舍命在东南方向展开了三个航空战队，这在开战以来尚属首次。其中山田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与山县正乡少将第二十六航空战队驻拉包尔，市丸利之助第二十一航空战队驻卡维恩，作为战役总预备队。山本和塚原为夺回瓜岛可算押上了棺材本。

9月27日，一系列航空歼灭战率先打响。当天从拉包尔起飞的18架一式陆攻机，在38架零战护航下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狂轰滥炸，海军陆战队和“萨拉托加”号的“野猫”联袂出击拦截，第三守备营的高炮也全力迎战，激战结果双方都声称取得了胜利。日军宣称击落美军战斗机14架，疑似击落4架，亨德森机场三处起火，己方仅损失陆攻机2架、战斗机1架，2架陆攻机迫降海上。美军则称击落日机10架，己方6架“野猫”带伤着陆、2名飞行员受轻伤。第三守备营宣称击落陆攻机1架。

28日，日基地航空部队再次出动27架陆攻机在42架零战护航下空袭瓜岛。以逸待劳的美军在空战中占得上风。日军5架陆攻机被击落，2架返航途中坠海，1架降落后伤重报废，零战被击落1架。美军仅损失“无畏式”1架，5架“野猫”受伤。因“企业”号、“萨拉托加”号相继受伤回港维修，部分舰载机来到瓜岛参加了航空战斗。

鉴于主场作战的美军以逸待劳，可以不顾忌燃油从容迎战，损失惨重的日军很快做出了战术调整，制定出一套全新的双波次战术。首先以陆攻机在前虚晃一枪，引诱美军战斗机升空后迅速后撤，由零战歼灭敌战斗机，之后轰炸机返回投弹，最后由第二队战斗机清理战场。如此“美妙”的战术可惜无法实施，原因很简单，战斗机不够，只能实施单波次引诱战术。

新战术第一次投入实战就遭遇重大挫折。29日，担任诱敌任务的9架陆攻机在距瓜岛80公里处突然掉头，但浓云使19架零战未找到攻击目标，发现目标的8架零战却被数量绝对占优的“野猫”围住群殴，2架被击落2架返航报废。美军仅损失1架“野猫”。随后两天瓜岛地区连降暴雨，航空作战暂时中止。

10月2日天气放晴，日军的空袭如约而至。三泽航空队9架陆攻机在前充当诱饵，第六航空队小福田租大尉的36架零战悄悄跟在后边。当天日军新战术大获成功，美军6架“野猫”和2架“无畏式”被击落，阵亡飞行员8人，另有2架“野猫”伤重报废。日军仅损失零战1架，2架伤重报废，1名飞行员死亡。这是日军基地航空部队战果最辉煌的一天。

但第二天形势逆转，浓云再次帮了美军的忙。日军出动27架零战和15架陆攻机再次尝试新战术，付出损失8架、报废2架零战，阵亡、失踪飞行员6人的惨痛代价。美军以零伤亡酣畅淋漓地报了头天的一箭

之仇。当天护卫“日进”号运输行动损失6架零战和6名飞行员。16架零战是基地航空部队单日的最大损失。

陆战七团登岛之后，范德的自信心瞬间爆棚。东侧泰纳鲁河一线只有熊大队把守，对机场威胁不大。侦察机及土著侦察兵发回的情报表明，川口支队残部已向机场以西马坦尼考河一线转移，与冈部队会合后仍具有较强战斗力。况且一旦将来日军重炮部队登岛，以马坦尼考河东岸为阵地实施炮击，亨德森机场再无宁日。潜在的威胁使范德如鲠在喉，极度不爽。

9月23日，他派出两营兵力——陆战七团一营正面进攻，第一突击营乘舟艇从后方迂回，欲前后夹击夺取马坦尼考河西岸狭长地带。进攻遭到川口支队的顽强抵抗。一营两个连反被日军包围，最后在范德再次派出一个营接应和飞机掩护下勉强突围。4天作战导致40名美军阵亡、100人受伤，进攻以美军完败告终。虽然作战课长服部和参谋长二见——宫崎尚未到任——双双致电川口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但血岭失血过多的川口同样无力再战。双方隔马坦尼考河形成对峙。

基地航空部队大规模出击吸引了仙人掌航空队注意力，日军水面舰艇运输活动渐入佳境。10月1日，“初雪”号等4艘驱逐舰将青叶支队80人及部分粮秣送上瓜岛。同日布因基地投入使用，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立即进驻。翌日，“朝云”号等5艘驱逐舰运载的250名士兵和部分物资成功登岛。

10月3日，轮到重头戏“日进”号出场。驻布卡第二航空队拼死护航，出动32架零战实施空中掩护。执行最后一批护航任务的6架零战在“日进”号上空一直滞留到夜幕降临方才离开，最终集体不知所终。付出如此沉重代价，“日进”号在“野分”号、“舞风”号护卫下，将丸山师团长以下231人、150毫米榴弹炮4门、野战炮2门、牵引车3

辆、特大机艇2艘成功送上塔萨法隆加角。同日，“浦波”号等5艘驱逐舰运载的472名士兵和31吨粮秣成功登岛。

接下来两天，日军分别派5艘和6艘驱逐舰执行“老鼠运输”。尽管驻布因第六航空队出动零战拼命掩护，依然无法完全挡住美军的空袭。5日傍晚，美军的空袭导致“峰云”号和“村雨”号受伤返航，但仍有977人、24吨粮秣和2门野战炮成功登岛。

日军运输活动接连成功让戈姆利夜不能寝、食不甘味，漫漫长夜完全成了日军“老鼠”的天下。一贯谨慎的戈姆利咬紧牙关，决定出动仅剩的航母“大黄蜂”号袭击日军“鼠窝”。10月2日，“大黄蜂”号编队驶出努美阿。5日凌晨，默里少将先后放飞两个攻击波。负责轰炸布干维尔岛南部托诺雷港的第一攻击波由18架轰炸机和8架战斗机组成，指挥官为侦察轰炸机中队长威廉·威德海尔姆少校。因天气恶劣，只有8架“无畏式”和2架“野猫”找到了攻击目标，除炸伤日军大型水上飞机3架外并未取得显赫战绩。负责攻击肖特兰岛法辛港的第二攻击波由15架“复仇者”和8架“野猫”组成，指挥官是飞行大队长瓦尔特·罗迪中校，攻击效果同样不佳，仅击落起飞拦截的水上侦察机1架。8时15分，回收完舰载机的“大黄蜂”号向东南高速撤退。美军本次作战完全达成了突然性，攻击过程中几乎未遭任何抵抗。日军完全没料到前段航母连遭重创的敌军竟敢主动出击，等他们回过神来发起追击时，默里已经跑出很远很远了。

为配合默里的行动，5日清晨，菲奇派空中堡垒从圣埃斯皮里图出发轰炸了肖特兰，范德也出动11架“无畏式”和5架“复仇者”轰炸了日军圣伊萨贝尔岛的莱卡塔水上飞机基地，均未取得显著战果。所幸当天出击美机全部返航，无一损失。受袭击影响，山本下令推迟“日进”号的第二次输送。

水上飞机母舰运输活动虽然推迟，但“老鼠运输”依然猖獗。6日，6艘驱逐舰将700名士兵、4门野战炮和部分物资送上瓜岛。7日，5艘驱逐舰将473名陆军和舞鹤镇守府第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及部分装备送至岛上。美军也在不断增援，7日，陆军11架P-39战斗机和海军4架“复仇者”进驻亨德森机场。

10月8日，“日进”号在5艘驱逐舰护航下再次出动，黄昏时分，在距瓜岛200公里海域遭美军机群攻击。基地航空部队拼死护航，“日进”号第二次运输再获成功，将790名兵员和大批装备物资送上瓜岛。

受前一天成功的鼓舞，日军9日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运输活动。13艘驱逐舰载着包括百武、辻在内的1425人及大量粮秣弹药浩浩荡荡驶向瓜岛，一路竟畅通无阻，所有人员装备安全上岸。返航舰队遭到15架轰炸机、6架鱼雷机、8架P-39和15架“野猫”的联合追杀，担任空中掩护的2架零式水上侦察机和2架二式水上战斗机被悉数击落。美军炸伤“野分”号并导致9名水兵死亡，自身损失“无畏式”和P-39各1架。

眼看登岛日军越来越多，一向沉得住气的戈姆利再也坐不住了。既然无法阻挡日军增援，当务之急是将紧急抽调的陆军第一六四步兵团送上瓜岛，加强范德的防御力量。10月8日8时，运输船“麦考利”号、“泽林”号驶出了努美阿港。为保证船队安全，戈姆利几乎动用了手头所有海军力量。默里率“大黄蜂”号前出至瓜岛西南330公里，李少将指挥“华盛顿”号编队部署于马莱塔岛东90公里。参与护航的还有斯科特少将的第六十四特混舰队，下辖重巡洋舰“旧金山”号、“盐湖城”号，轻巡洋舰“博伊西”号、“海伦娜”号以及5艘驱逐舰。

一战老兵斯科特是位作风顽强、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因不愿在陆地工作，在华盛顿任职时，他故意把工作搞得一团糟，使上司让他

尽早返回舰队。在萨沃岛海战中，位于东区的斯科特未捞到一显身手的机会，盟军惨败让他憋了一肚子气。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时，斯科特护航的“黄蜂”号因南下加油，再次失去了参战机会。萨沃岛海战之后，斯科特开始潜心研究日军夜战战术，针对性地强化舰队夜战训练，试图寻机在夜战中与日军一决雌雄。美军战舰大部分配有雷达。虽然瓜岛的狭窄水域限制了雷达作用的充分发挥，但斯科特认为只要保持足够警惕，雷达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人的肉眼。戈姆利同样希望斯科特能在本次出击中建功立业，为夜战中屡屡受挫的美国海军争一口气。他向第六十四特混舰队发出了作战指令：“搜索并击毁日舰和登陆艇，以进攻保护运输船队安全卸载。”接令之后，斯科特立即率舰队高速驶向瓜岛，试图抢在敌军之前占据有利阵位。10月9日，斯科特舰队抵达瓜岛以南伦内尔岛附近海域，随时准备出击阻敌。

11日8时，“日进”号和“千岁”号由6艘驱逐舰护航，在城岛高次指挥下，从肖特兰出发，向瓜岛迤邐而行。14时，航速较快的第六战队驶出肖特兰，司令官五藤存知受命远距离保护“日进”号船队，顺便炮击亨德森机场。日落之前，缺乏空中保护的五藤舰队一直未进入美机攻击范围。黄昏时分，五藤下令舰队加速至30节，3艘重巡洋舰排成1200米间距单纵列，以2艘驱逐舰在左右前方提供警戒直扑瓜岛。

为保证“日进”号船队安全抵达瓜岛，基地航空部队再次出动对亨德森机场实施压制。10日天气恶劣，台南航空队的18架零战未能捕捉到美军战斗机主力，只与8架“野猫”发生了空战，美军损失战斗机1架。随后赶到的45架轰炸机和27架零战因视野欠佳只能凭感觉投弹，很多炸弹根本没落在机场上，攻击效果极不理想。随后美军战斗机实施追击，日军1架轰炸机返航后伤重报废，美军损失P-39战斗机1架。

日军两轮空袭有力遏制了仙人掌的活跃度。从布因出发的第六航空队殊死护航，一路畅通无阻的“日进”号船队终于在黄昏时分抵近

瓜岛。第六航空队付出的代价是，9架零战因天气恶劣返航途中坠海，飞行员5人死亡、2人受伤。

14时25分，从圣埃斯皮里图起飞的1架美军B-17在瓜岛西北390公里处发现了“日进”号船队，飞行员立即发回了接敌报告。接到戈姆利转来的电报，斯科特立即率舰队向瓜岛破浪前进。21时，美军舰队沿瓜岛西海岸向萨沃岛方向航行，队形为3艘驱逐舰在前、4艘巡洋舰居中、2艘驱逐舰殿后。22时，斯科特下令4艘巡洋舰放飞侦察机进行侦察。“盐湖城”号的水上飞机起飞时发生故障起火。因萨沃岛海战盟军巡洋舰上水上飞机多次被日军击中起火，为敌人提供了绝佳攻击目标，“海伦娜”号在接令之前已将飞机抛入海中。如此只有“旧金山”号和“博伊西”号派出了侦察机。22时33分，经过埃斯佩兰斯角的斯科特下令展开战斗队形。

22时20分，安全抵达塔萨法隆加角的城岛致电五藤，附近海域并未发现敌军舰队。于是五藤决定从萨沃岛以南冲入执行炮击机场的任务。22时40分，第六战队排成一字纵队驶入铁底湾。日军瞭望哨发现远方出现一团火光。那正是“盐湖城”号燃烧的水上飞机，五藤误认为是第二师团为指示炮击点起的篝火。他坚信夜晚的铁底湾是日军的天下，美国人绝不敢在暗夜中发起挑衅。日舰向火光处发出联络信号，毫无回应。因海上雾气太大，美舰同样没有发现五藤发出的信号。黑暗中，2支舰队在不断接近。

23时，“旧金山”号的水上飞机报告说，瓜岛以北、距萨沃岛30公里发现日军1艘大舰和2艘小舰，那正是城岛的护航舰只。斯科特并未贸然前往攻击，他判断附近水域可能有2支敌舰队存在，这支小编队显然不是戈姆利之前通报的那支。犹豫片刻，他决定继续寻找“通报中的大舰队”，回头再收拾这3艘舰不迟。美军舰队保持原航向朝萨沃岛以西挺进。23时30分，舰队向西南转向230度，无意中对敌形成了极有利的T字横头阵位。

不断接近的两支舰队均未发现对手。此时美军雷达在暗夜中终于显示了威力，23时32分，“海伦娜”号新式SG雷达发现了远方的五藤舰队。3分钟后，驱逐舰“邓肯”号、“布坎南”号也发现了目标。因旗舰“旧金山”号的SC雷达性能较差，并未及时发现敌舰。23时42分至44分，“海伦娜”号和“博伊西”号先后向斯科特报告前方出现不明目标。由于李和默里两支编队距瓜岛很远，眼前这支舰队无疑属于日本人。斯科特误认为，2艘轻巡洋舰发现的目标应该是舰队转向时掉队的己方驱逐舰，随即询问“法伦霍尔特”号的位置。对方回答“本舰在你右舷”。斯科特因此断定雷达发现的正是友舰，突袭的绝佳机会就这样遗憾失掉了。

23时45分，“法伦霍尔特”号和“拉菲”号已经加速赶了上来。看到友舰加速的“邓肯”号舰长以为这是准备攻击，立即下令加速并准备发射鱼雷。此时“旧金山”号的雷达终于发现了前方的日军舰队，斯科特却迟迟未下达攻击命令。“海伦娜”号非常清楚对面正是敌舰，双方距离已拉近至5000米。23时46分，舰长吉尔伯特·胡佛上校通过TBS请求司令官准许开火，斯科特回复“同意”，美国人所有舰炮一起指向了正在接近的敌舰。

23时43分，日军旗舰“青叶”号的瞭望哨发现左舷15度一些模糊的舰影正不断靠近，五藤判断来者肯定是“日进”号船队的护卫舰只，压根儿没料到美军竟敢来虎口拔牙。他不假思索地下令向对方打出识别信号：“我是‘青叶’，请‘日进’号船队向东南转向。”这一信号完全暴露了身份。

“青叶”号的水兵发现，不远处的暗夜中忽然闪出了无数亮光，随之传来隆隆炮声。有经验的水兵马上意识到那绝不是电闪雷鸣，只能来自敌人的舰炮。美军“旧金山”号、“盐湖城”号、“海伦娜”号、“法伦霍尔特”和“拉菲”号5舰打出的炮弹劈头盖脸落在了“青叶”号上。因距离太近，超过40发炮弹获得命中。猝不及防的“青

叶”号二号、三号炮塔及鱼雷发射管被接连摧毁，火控和通信设施陷入瘫痪，只能施放烟幕右转180度向西北暂避。稀里糊涂的五藤被飞舞的弹片切断双腿，但他依然认为是友舰误击，嘴里“八嘎八嘎”骂个不停。五藤在撤退途中伤重毙命，临死还不忘嘱咐部下回去一定要把“日进”号舰长驹泽克己送上军事法庭，这货竟然误炸了友舰。

谨慎过头的斯科特未能辨清敌我，同样认为攻击的是己方前卫驱逐舰，他在23时47分下令停火。但“海伦娜”号等舰依然不停炮击，斯科特一再重申命令并亲自督促各舰停火，之后询问驱逐舰大队司令官托宾上校：“巡洋舰是否射击过你？”托宾回答“我不知道巡洋舰射击的是谁”。仍不放心的斯科特下令各舰打开识别灯，看清之后才于23时51分下令恢复炮击——4分钟宝贵的时间就这样遗憾地丧失掉了。

“青叶”号退出战斗之后，美军开始集中轰击“古鹰”号。23时49分，“古鹰”号中部鱼雷管中弹起火，大火在暗夜中分外醒目，美军只需简单瞄准就能准确命中目标。“布坎南”号抵近发射鱼雷，其中1条在23时58分命中“古鹰”号前轮机舱，失去动力的“古鹰”号只能在水面上团团打转。

此时，“旧金山”号和“博伊西”号发现了1300米外另一艘日舰“吹雪”号。数轮几乎弹无虚发的齐射之后，千疮百孔的“吹雪”号3分钟内沉入大海。看到前面3舰接连遭受毁灭性打击，“衣笠”号和“初雪”号紧急右转遁入黑暗之中，试图寻隙反扑。

斯科特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冲得太快的“法伦霍尔特”号不但遭到日军炮击，还挨了友舰几发炮弹，舰上7名水兵阵亡。“邓肯”号同样被双方炮火击成重伤。

眼见战况对己不利，“衣笠”号和“初雪”号试图转向加速逃跑。斯科特见日舰向西北退却，便于23时55分下令右转，与日舰保持

平行航向以充分发挥火力。5分钟后，他认为有必要整理队形，便再次下令各舰打开识别灯。除“邓肯”号和“法伦霍尔特”号受伤未到，其余各舰排成单纵队继续向西北追击。眼见追兵逼近的“衣笠”号趁隙射出2条鱼雷，1条紧擦“博伊西”号舷侧一掠而过，惊出了美国人一身冷汗。“旧金山”号和“博伊西”号打开探照灯试图寻找敌踪，“衣笠”号趁机向灯光处开火。12日零时10分，2发203毫米炮弹击中“博伊西”号主炮间的弹药库，随后诱发的殉爆导致逾百名水兵阵亡，舰身也被撕开一个大洞，所幸汹涌而入的海水恰好将刚燃起的大火浇灭，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失去战斗力的“博伊西”号无奈只好撤出战场。

“博伊西”号身后的“盐湖城”号立即右转，插到该舰与日舰之间以炮火压制敌舰，掩护“博伊西”号撤出战斗。斯科特见状，勃然大怒，下令“芝加哥”号转向对“衣笠”号发起炮击，混战中双方互有命中。“芝加哥”号一座锅炉舱中弹起火导致航速大减。好在势单力薄的日军并不恋战，“衣笠”号迅速摆脱纠缠撤出战场。

零时16分，斯科特下令舰队转向330度继续追击，日舰全速撤离导致双方距离不断拉大，朝黑暗中不断炮击的美军渐渐丢掉了攻击目标。零时20分，双方炮击均告停止。斯科特第三次下令打开识别灯，整理队形。等美舰整好队形试图再次追击时，日舰早已不见踪影。斯科特下令舰队转向西南，撤出战斗。

因所中炮弹大部分在甲板上爆炸，重伤的“青叶”号轮机舱竟丝毫未损，依然顽强地跟在“衣笠”号身后。在海面上挣扎了许久，完全失去动力的“古鹰”号于2时28分沉入海底。其间，“初雪”号抵近，接走了舰上部分幸存者。远远看到五藤舰队在被动挨打，完成卸载的城岛选择了一条折向南方的撤退路线，同时派“白云”号和“丛云”号前往增援。得知第六战队在夜战中遭遇不测，三川紧急致电城

岛援助友军。城岛再次派出“夏云”号和“朝云”号前往与“衣笠”号、“白云”号会合。

脱离战场的“邓肯”号伤势渐重，舰长无奈下令弃舰。凌晨3时，受命前来支援的“麦克卡拉”号试图挽救徐徐下沉的伙伴，未获成功。“邓肯”号在12时沉入萨沃岛以北11公里的海域。“麦克卡拉”号救起了该舰195名水兵，48人随舰沉没。“麦克卡拉”号同时发现海上漂着许多“吹雪”号的幸存者。美国人抛出了救生圈，日军水兵拒绝接受。在海上漂了一天，这些人极不情愿地成为美军的俘虏。

范德听到了北方的隆隆炮声，知道那里夜间发生了战斗。天还没亮，亨德森机场已经忙碌起来。地勤人员匆忙为战机加油挂弹，追歼可能没跑远的敌舰。8时20分，5架“无畏式”追上了高速奔逃的“衣笠”号，立即向其发起俯冲，但投下的炸弹无一命中。另外11架轰炸机紧紧咬住了“白雪”号和“丛云”号，1颗近失弹导致“丛云”号发生燃油泄漏，海面上出现的黑色油迹成为美军追击的最佳指示。随后一支更大规模的机群——7架轰炸机、6架鱼雷机和14架战斗机——在距瓜岛310公里处再次发现了目标。“丛云”号轮机舱被1条鱼雷彻底摧毁，失去动力。“朝云”号和“夏云”号赶来救援，它们在15时45分再次遭遇11架“无畏式”、12架“野猫”的联合打击。2颗近失弹导致“夏云”号舰体开裂，大量进水，于16时27分沉入大海。“朝云”号救起部分幸存者后，匆忙北撤。

战斗完全变成了美军的实战训练，剩余美机集中攻击瘫在海上的“丛云”号，几乎静止的日舰接连中弹，舰长只好下令弃舰。眼见友舰燃起大火且不断殉爆，“白云”号只好补射鱼雷将其击沉，捞起幸存者后高速逃逸。

10时，“青叶”号、“衣笠”号和“初雪”号返回肖特兰。上层建筑面目全非的“青叶”号随后被送回吴港维修，直到1943年2月15日

才重新归建。五藤的参谋汇报说，夜战共击沉美军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比起自己损失的重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他们似乎还占了上风。自觉脸上无光的东京连战报都未编发。相比舰艇损失，日军丢掉的更多是擅打夜战的信心和士气。

得知战斗详情，异常震怒的宇垣在《战藻录》中写道：“和见人疑贼是一个道理，晚上见船就是敌舰，先一排炮对着头舰、二舰打过去这种‘海兵’的基本教程都会忘记，整个战队只有‘衣笠’号还在战斗，简直太可悲了。”

斯科特宣称击沉敌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人家总共才来了5艘。华盛顿开始大肆宣传“埃斯佩兰斯角大捷”。《纽约时报》通版报道了美军在夜战中重创敌军的大好消息。重伤的“博伊西”号成为媒体重点渲染的对象，舰长爱德华·莫兰上校的巨幅照片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相貌英俊的水兵马丁受命向民众展示美军取得的辉煌战绩。“博伊西”号被迫回到费城船坞维修，直到1943年3月29日才重返战场。

双方都高估了对手的损失。美军实际损失“邓肯”号，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重伤，阵亡官兵163人。加上后来仙人掌的战绩，日军损失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1艘重巡洋舰遭重创，340名水兵死亡，101人被俘虏。美军取得了毫无争议的胜利。

但日军在战略上并未失势。“日进”号船队圆满完成了输送兵员物资的任务。美军更大的收获来自精神层面，日本海军夜战不败的神话就此作古，他们统治黑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中不足的是斯科特两次下令停火，多次打开识别灯整理队形，错失了扩大战果的机会。12日白天的追击再次凸显亨德森机场的重要性。在未来战斗中，仙人掌的作用将发挥得越发明显。

12日当天，“大黄蜂”号编队被1架日军轰炸机发现。基地航空部队立即放弃轰炸瓜岛，出动41架轰炸机在21架零战护航下寻猎美军航母，最终因天气恶劣无奈返航。趁此良机，特纳率运输船队顺利于当晚进入隆加锚地，卸下44辆吉普车、37辆卡车、12门37毫米反坦克炮、5个基数弹药、25000人70日份口粮及1000吨其他物资。第一六四步兵团2852名官兵、210名空勤地勤人员悉数无血上岸。至此美军瓜岛兵力达到23088人，对日军仍稍占上风，且在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

为兑现对陆军的承诺，10月4日，山本下达联合舰队第25号作战命令：近藤舰队、南云舰队、塚原基地航空部队、三川外南洋部队、小松潜艇部队悉数出动，全力支援运输作业，配合第十七军打好10月攻势。山本率旗舰“大和”号在特鲁克待机，准备随时出击增援。10月10日，一支命名为“瓜达尔卡纳尔支援队”的庞大舰队奉命出港，总指挥为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支援舰队的任务是：一旦第十七军拿下机场，近藤先遣部队将冲入铁底湾炮击瓜岛肃清残敌。之后与南云合兵一处，全力捕捉并歼灭所罗门群岛海域所有盟军水上力量和前来增援的特混舰队，一举奠定胜局。

10月11日零时15分，近藤先遣舰队率先出港，其阵容包括第三战队“金刚”号、“榛名”号战列舰，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妙高”号、“摩耶”号，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及“黑潮”号等9艘驱逐舰。为压制美军仙人掌航空队，角田第二航空战队“隼鹰”号、“飞鹰”号暂时归近藤指挥。角田本来有3艘航母，“龙骧”号在东所罗门群岛海战被南云指挥到海底去了。勇猛过人的角田急于求战，为战沉的“龙骧”号复仇。

8时机动部队拔锚启航，南云本队阵容包括“翔鹤”号、“瑞鹤”号、“瑞凤”号航母，重巡洋舰“熊野”号及“岚”号等8艘驱逐舰。在南云前方不远处是阿部弘毅统率的前卫部队，下辖战列舰“雾岛”号、“比叻”号，重巡洋舰“铃谷”号、“利根”号、“筑摩”号，

轻巡洋舰“长良”号及“秋云”号等7艘驱逐舰。这是中途岛海战以来日本海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东京大本营对本次陆海军联合攻势寄予厚望：“将美军赶出所罗门群岛的日子到了！”

山本认为，只要美军仙人掌航空队一日不除，对瓜岛的大规模增援就无从谈起。从前段总体战果来看，基地航空部队及轻型水面舰艇虽竭尽全力，却无法完全压制瓜岛机场。痛定思痛，山本决心断然采取非常措施，动用宝贵的战列舰炮轰机场，为运输船队杀开一条血路。开战以来尽管发生过多次海战，以大力士姿态出现的战列舰一直未捞到像样的参战机会。中途岛海战倒悉数出动了，不过只匆匆打了点酱油就打道回府，众多巨炮一直保持缄默。本次受命炮击机场的是栗田健男第三战队的2艘战列舰。此前海军已派江村日雄登岛，负责与陆军联络并及时上报炮击效果。8日，江村发回侦察报告：“隆加机场有战斗机30架，俯冲轰炸机20架，其他飞机10架，总计60架左右。”

瓜岛一带水域狭窄，潜在危险无处不在。山本下令一旦战列舰炮击过程中被敌潜艇或驱逐舰鱼雷击中，则要想法抢滩搁浅，舰员登岛协助陆军作战，为此特向水兵配发了三八式步枪。栗田对本次活动并不热心，认为在敌军占据制空权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疑是“耗子给猫系铃铛”，纯属自杀型的“穷途一策”。但军令如山，栗田只好硬着头皮带队前往。

鉴于瓜岛海域美军航母频频出现且仙人掌航空队异常活跃，宇垣也为栗田的炮击行动感到担忧。在他亲自干预下，角田“隼鹰”号、“飞鹰”号负责为栗田提供空中掩护，确保第三战队上空战斗机不少于6架、反潜巡逻机不少于2架。同时高速运输船队的输送正式拉开序幕。10月12日18时50分，“佐渡丸”号等4艘运输船从拉包尔出发沿所罗门群岛南下。13日17时，“笹子丸”号和“埼户丸”号运输船驶出肖特兰，在驱逐舰护卫下气势汹汹杀向瓜岛。

13日3时30分，栗田率“金刚”号、“榛名”号驶出先遣舰队行列，在田中第二驱逐舰战队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全速驶向瓜岛。战列舰首次出击被寄予厚望，山本亲自从特鲁克发来了激励电报：“鉴于当前形势险恶，第三战队应排除万难，断然对瓜岛机场实施炮击！”

为配合栗田炮击活动，基地航空部队13日再次对亨德森机场实施航空打击，炸毁空中堡垒1架，炸伤战斗机和轰炸机12架，5000加仑航空汽油被悉数烧毁。当天下午，此前登陆的第四野战重炮联队加入炮击行列，2门150毫米榴弹炮从库库姆博纳西南朝机场炮击45分钟，美军立即派3艘驱逐舰实施炮火压制。

当天23时30分，栗田与岛上日军取得联系。14日凌晨1时，舰队从萨沃岛以北驶入铁底湾。1时30分，2架日军水上飞机在机场上空投下三色照明弹，栗田一声令下，“金刚”号和“榛名”号的356毫米巨炮发出怒吼，巨弹所到之处一片火海！第四重炮联队趁火打劫，整个瓜岛地动山摇。机场周围的美军士兵四处奔逃寻找躲避，有人因惊吓过度甚至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美军6门127毫米榴弹炮试图发起反击，但因栗田舰队始终处在美军炮火射程以外，反击毫无效果。

当剧烈爆炸声在岛上响起时，日军同样纷纷寻找掩体或直接趴在地上。当弄清是友军的炮火，他们一个个笑逐颜开，击掌庆贺。第十七军司令部立即向海军发去祝贺电报，“2艘战列舰的炮击胜过野炮千门”。“榛名”号发射的1颗炮弹未能炸响，被战后登岛凭吊的日本人运回国内，至今仍陈列在江田岛海上自卫队干校的展览室里。

2时13分第一轮炮击结束，2艘战列舰徐徐掉头实施第二轮炮击。驻图拉吉美军第三鱼雷艇中队中队长艾伦·蒙哥马利少校下令出击，约翰·瑟尔斯少尉率PT-38等4艘鱼雷艇奋勇杀出，试图借暗夜掩护以

鱼雷偷袭日战列舰。田中果断派驱逐舰将美鱼雷艇全部驱走，确保了主力舰队的炮击行动。

但神经过度紧张的栗田错将美军鱼雷艇当成潜艇，2时56分匆匆下令结束炮击以29节高速向北撤出，当天14时与前来接应的近藤会合。大战列舰被小鱼雷艇赶跑创下了海战史上的奇迹。栗田从此被同行冠以“逃之栗田”的雅号。幸好因陆军大力夸赞，栗田由逃兵变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山本也就没再追究他的丢脸行为。

栗田的炮击行动取得巨大成功，2艘战列舰的104发三式弹和625发一式弹将亨德森机场炸得面目全非。80%的航空燃油付之一炬，39架“无畏式”仅7架还能起飞，“复仇者”全部趴窝，44架“野猫”仅有24架可使用，8架B-17被炸毁2架，41人在炮袭中阵亡，其中包括6名飞行员。遭遇重大打击的美军迅速行动起来，地勤人员用虹吸管将被打坏飞机油箱内的每一滴油都吸出来，集中供仍可起飞的战机使用。“海蜂工兵队”昼夜抢修，到14日上午，一号战斗机跑道已经可以起降飞机了。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4日基地航空部队再次倾巢出动，分两个批次猛轰亨德森机场。仙人掌航空队及时撤出，躲过了日军第一波轰炸。随后战斗机与日军第二攻击机群展开激战，击落轰炸机3架、重创2架，自己仅损失战斗机1架。

接连遭遇海上空中打击的仙人掌战力锐减。14日6时40分，日军两支运输船队于瓜岛以北水域会合后沿120度航向快速南下。中午时分，从布因和肖特兰出发的日军零战和水上飞机拼死掩护船队向瓜岛逼近。当天下午，仙人掌组织残余兵力发起了两轮阻击，因出动的大都是战斗机效果不佳，反而损失飞机3架。激烈空战持续到傍晚，日军护航6架零战全部因油料耗尽迫降海上，飞行员被随后赶到的驱逐舰救起。

日军增援活动在这一天达到高峰。22时，日军运输船队抵达塔萨法隆加角开始卸载。与此同时，桥本率3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在埃斯佩兰斯角将1129名陆军、4门野战炮、4门速射炮和部分弹药粮秣送上瓜岛。当晚，三川再接再厉，率重巡洋舰“鸟海”号、“衣笠”号，驱逐舰“天雾”号、“望月”号冲入铁底湾，向机场倾泻203毫米炮弹750发。除炸死10名陆战队员，并未给仙人掌造成太大损害。

瓜岛危机！南太平洋战区甚至珍珠港都紧急行动起来。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仙人掌航空队的战斗力。随着菲奇的一道道指令，各路增援力量星夜兼程奔往瓜岛。15日，莱·戴维斯少校的6架“无畏式”降落在亨德森机场。同日海军陆战队第二二一中队杰·保尔少校率19名飞行员友情客串，将刚运抵埃法特的20架“无畏式”空渡至瓜岛，随后乘运输机撤出。“麦克法兰”号奉命连夜向瓜岛送去200桶航空汽油和12条鱼雷。从圣埃斯皮里图起飞的1架运输机装载24桶航空汽油强行降落在一号跑道，“琥珀鱼”号潜艇运来了9000加仑汽油和10吨炸弹，驻图拉吉的鱼雷艇也送来200桶航空汽油。上述努力使仙人掌在15日部分恢复了攻击能力。

为确保运输船安全卸载，基地航空部队出动战斗机实施高密度空中掩护。10时15分，仙人掌出动12架“无畏式”、2架P-39、2架P-400和5架“野猫”发起攻击，连1架“卡塔琳娜”都挂上鱼雷加入了出击的队列。日军战斗机拼命阻击，以自损2架为代价击落美军轰炸机3架。但那架“卡塔琳娜”却趁隙发射鱼雷，击沉了9258吨的“笹子丸”号。

菲奇当然不会袖手旁观。11时45分，完成卸载的“南海丸”号正欲离开，门涅尔少校的9架B-17拍马杀到，对正在卸载、几乎静止的“九州丸”号和“吾妻山丸”号实施投弹，8666吨的“九州丸”号很快中弹搁浅。日台南航空队拼命阻击，在大块头的空中堡垒面前作用不大。4架零战返航途中油尽坠海，飞行员被驱逐舰救起。

12时45分，基地航空部队再次出动23架陆攻机，在8架零战护航下轰炸了亨德森机场，击落2架、炸毁地面1架“野猫”。日军机群刚刚撤走，美军立即发起反击，以损失1架P-39为代价将“吾妻山丸”号击沉。虽然还有2艘运输船没完成卸载，但如此下去，只有被击沉的份儿。桥本命令“南海丸”号立即返航，剩余2艘运输船暂向外海躲避，天黑后再靠岸卸载。此时，第十七军发来信号“亨德森机场活力依旧”，建议暂时撤出，返回基地，桥本顺坡下驴，率船队快速撤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高速运输船队突入作战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仅824人成功登陆，上岸物资弹药两成、粮食五成。

运输船队的惨重损失使得山本勃然大怒，立即命令近藤、南云前出至瓜岛东南水域，彻底切断瓜岛与努美阿、埃法特、圣埃斯皮里图等盟军基地的联系。15日6时55分，“利根”号的水上飞机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发现了一支向瓜岛运送补给的盟军船队。11时20分，“翔鹤”号21架轰炸机、8架战斗机，“瑞鹤”号9架鱼雷机依次升空，在关卫率领下飞往指定水域。随后的战斗毫无悬念，美军驱逐舰“梅瑞狄斯”号中2雷1弹沉没，“捕蝇鸟”号拖轮重伤，阵亡官兵227人，幸存88人一直在海上漂到18日才被前来救援的“格雷森”号和“格温”号救走。

15日11时31分，山本致电近藤：“若情况允许，务必安排当晚派2艘重巡洋舰炮击机场。”13时05分，近藤向第五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发出了命令。当晚高木率“摩耶”号、“妙高”号在田中第二驱逐舰战队护航下冲入铁底湾，于16日零时25分到1时25分向机场打出813发203毫米炮弹，除炸死9人，还将之前受伤的美军飞机悉数摧毁。3次炮击导致美军损失惨重：美军被炸死60人，“野猫”6架、“无畏式”13架、“复仇者”5架、4架P-39被彻底炸毁，另有29架严重受损急需维修。到17日清晨，仙人掌只剩9架“野猫”、11架“无畏式”、7架P-39可供使用。

前来增援的“麦克法兰”号仍在奋勇前进。仙人掌自保尚显不足，实在无力对其进行保护。危急关头，“大黄蜂”号再次伸出援助之手。默里率第十七特混舰队挺进敌后，对日军基地莱卡塔实施突然袭击。气急败坏的山本下令停止空袭瓜岛一天，基地航空部队与南云机动部队全力围歼美航母舰队。实力单薄的默里扔完炸弹，转身就跑，日机倾巢而出追击，美军早逃得无影无踪了。

借着日军追击“大黄蜂”号的有利时机，“麦克法兰”号趁隙突破封锁于正午时分抵达瓜岛。17时30分，日军9架舰载俯冲轰炸机寻猎美军航母未果，意外发现正在卸载的“麦克法兰”号。此时，船上汽油刚刚卸下一半，“麦克法兰”号紧急呼叫求援。范德立即派出11架“野猫”前来增援，已然来不及。日军投下的最后1颗炸弹准确命中“麦克法兰”号，船上2颗深水炸弹和2万加仑航空汽油被引爆，造成27人阵亡、28人受伤。“麦克法兰”号顽强地将所带鱼雷送上岸，在驱逐舰的拖曳下艰难驶入图拉吉。撤退的日机被赶来的11架“野猫”咬住，美机一直追到埃斯佩兰斯角才罢休，击落日轰炸机4架、重创1架。

10月17日，近藤和南云舰队均出现了燃料短缺，只好北上进行加油。考虑亨德森机场战斗力正不断恢复，近藤临时决定实施一次攻击再走。“飞鹰”号和“隼鹰”号派出18架携带800公斤炸弹的鱼雷机在18架零战护航下突入机场上空。“飞鹰”号机队在入来院良秋的带领下轰炸了美军驱逐舰“阿伦·沃德”号和“拉德纳”号，非但未命中一弹，1架轰炸机反被防空炮火击成重伤迫降海上。随后伊东忠南的“隼鹰”号机队赶到战场，戴维斯少校率8架“野猫”突然杀出，猝不及防的日机瞬间被击落3架、击伤2架。剩余3架扔下的炸弹无一命中，很快被“野猫”和高炮联袂击落。随后的空战，双方各损失战斗机1架。当天空战美军完胜，近藤的攻击寸功未立，反损失宝贵的鱼雷机10架，飞行员21人死亡、5人受伤。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日22时50

分，“飞鹰”号航母右舷突然起火，火势迅速得到控制，但右舷发电机、主蒸汽管道被大火焚毁，航母最大航速只剩16节。这些对即将开打的圣克鲁斯海战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

日军基地航空部队的连日征战不但损失惨重，连司令官塚原也病倒了。10月初，他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被草鹿任一中将取代——这个新草鹿就是南云身边那个旧草鹿的堂哥。在日本海军中，草鹿任一以敢于坚持己见著称，与陆军的今村均一同被称为“人格高尚”的人物，对待部下极其宽容。战后受审时，草鹿对部下的罪行不管知道与否，一律大包大揽。生活窘迫的井上成美因胃病倒下时，他还积极组织学生为之募捐。塚原卸任回国养病，12月1日出任航空本部部长，成为海军航空兵的最高首脑。

高速运输船队输送失败，导致岛上日军弹药粮秣严重不足。鉴于基地航空部队损失惨重，草鹿已派不出护航力量，联合舰队只好加大“老鼠运输”的力度。10月17日，桥本率2艘巡洋舰和18艘驱逐舰一窝蜂地冲向瓜岛，为百武送去了2159名士兵、6门野战炮、12门速射炮和弹药粮草若干。19日，“浦波”号等3艘驱逐舰进行了总攻前的最后一次输送，为百武运去参谋人员和部分物资。仙人掌毫不例外前来攻击，“浦波”号受伤提前返航，剩余两舰冒着弹雨将参谋人员和部分物资送上塔萨法隆加角后，匆匆返航。至此，付出惨痛代价的输送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登岛日军达到15个步兵大队，计22000人。日军针对机场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已经箭在弦上。

由于日军在新几内亚暂取守势，瓜岛已成为太平洋战场的唯一焦点。华盛顿同样密切关注着瓜岛局势。金、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致认为，瓜岛战斗不断消耗着日军飞机、舰艇和兵员，将大大削弱他们在其他地区的防御，对整个战局具有决定意义。但此时欧洲和北非战场吃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是否向南太平洋派出大规模增援问题上举棋不定。罗斯福认真地听取了瓜岛情况的汇报，当即做出决定，“瓜岛

绝对不能放弃，”亲自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每名成员发出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备忘录，“必须尽一切力量迅速向瓜岛派出增援”。参谋长联席会议迅速做出决议，授权尼米兹可以不经批准从太平洋战区抽调一切力量增援瓜岛。尼米兹随即做出一系列安排：24艘潜艇、80架各型飞机立即前往瓜岛，驻夏威夷陆军第二十五师同样接到了随时登船奔赴瓜岛的命令。10月16日，匆忙完成维修的“企业”号在舰长奥斯本·哈迪森上校率领下驶出珍珠港，护航舰只包括刚修好的“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

10月14日清晨，哈尔西中将率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乘“科罗拉多”水上飞机前往南太平洋，受命指挥那里的航母舰队。同机前往的还有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联勤部队司令官卡尔霍恩少将，两人的任务是考察南太平洋基地和物资补给情况。当天，他们考察了约翰斯顿岛的军事设施，15日晚上在坎顿岛过夜。

10月15日上午，尼米兹收到了戈姆利发来的紧急电报，警告“敌军将倾巢而出攻击仙人掌”，而“自己的资源完全不足以应付局面”，要求继续派出增援。从电报中尼米兹看出，戈姆利对面临的难局束手无策，几近绝望。他断然决定走马换将。尼米兹首先征求了麦考密克上校的意见，后者也认为“那里局势危机，需要一个更加勇猛的指挥官”。

当晚，尼米兹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会的大都是随他去过南太平洋的人。尼米兹以简短的开场白为会议定调：“瓜岛局势异常严峻，诸位都跟我去看过了。但我提请你们注意，虽然我们经历了挫折，可日军同样狼狈不堪、精疲力竭，目前关键在于谁能咬牙坚持下去。我强调任何悲观情绪都是不能容忍的！”接着他让众人对南太平洋司令部发表看法。与会人员都发了言，一致认为那里的气氛令人无法容忍。“我现在做一个调查，”尼米兹说，“是不是到了该将戈姆利将军解职的时候了？”每个人都回答“是”。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临阵易帅素来为兵家大忌，但尼米兹还是迅速下定了决心。摆在他面前的替补人选有两个。一个是勇猛过人的两栖战专家“恐怖特纳”。这位灰白头发、喜好大吵大嚷的老兵算得上帅才。但他为人刻薄，容易冲动，和所有人关系紧张，特别是和范德发生过激烈争执——范德对特纳多次干涉岛上作战非常恼火。此时，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托马斯·霍尔库姆中将正在瓜岛视察，范德甚至要求上司帮他除掉特纳背后的掣肘，霍尔库姆慨然允诺，两人合伙起草了一份明确双方权限的报告——加之他7月初才来到前线，在官兵中缺乏足够的声望。目前形势需要一位军衔更高、英明果断、更有威望的人。当晚，尼米兹给在坎顿岛过夜的哈尔西发去了电报，要他取消在瓜岛停留的计划，直接经斐济飞往努美阿，有新任务指派给他。

16日清晨，尼米兹向华盛顿发出了请求换帅的紧急电报，金很快复电“同意”。尼米兹随即向戈姆利发去了一封电文：“经慎重衡量各方面因素，认定有禀赋和经验的哈尔西更能应付南太平洋战区当前局势。因此决定，按照你的时间，在18日他抵达后，即由他出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非常感谢你在完成这项最艰辛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勤勉，同时我还命令你在此之后听命于哈尔西，因为我相信他需要你对整个南太平洋战区全盘熟悉的经验和你的衷心协助。海军舰队总司令已同意了这一变动，正式命令随后下达。”

当晚，尼米兹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今天我让哈尔西替换了戈姆利。这是一件使我大伤脑筋的事儿，我经过长时间苦思冥想才做出这一决定。我的老朋友过度沉湎于细节，没有在适当时候表现出足够的勇敢和进取精神。做出这一决定，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很欣赏戈姆利，希望我们不要因此成为仇人。我想一定不会的，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一定也是这样理解的。”

10月18日14时，哈尔西的水上飞机刚刚降落，一艘小艇就驶了过来。戈姆利的副官在向哈尔西敬礼后递上了一个信封。哈尔西撕开信

皮，将里面注有“机密”二字的第二层信封拆开，里面装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你在抵达努美阿后，即刻接替罗伯特·戈姆利中将出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职务。”

哈尔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将电报仔细又看了一遍，“上帝和杰克逊将军呀，”他禁不住大呼道，“这是他们递给我的最烫手的山芋！”

哈尔西和戈姆利有着长达40年的友谊，在海军学院学习时，两人还是橄榄球队的队友。现在要顶替老朋友的职务，哈尔西未免有点难为情。自己因病错过了中途岛战役，现在他一万个愿意站在“企业”号的舰桥上与日本人一决雌雄，而不是待在后方指挥一场令人头疼的登陆作战。

当哈尔西登上“阿尔贡”号时，戈姆利已等在那里了。后来，哈尔西回忆说：“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友好，但我们两人都有些不大自然。”

“他们交给你的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比尔。”戈姆利对哈尔西表示了同情。

“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司令部立即向战区所属各部及西南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上将发出了通报：“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从即日起接替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出任南太平洋武装力量和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消息传开，群情振奋。瓜岛一位航空情报官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分钟之前，我们还由于疟疾的折磨连爬出掩体都嫌费劲，但听到消息，大伙儿一下子都跑了出来，像孩子似的蹦啊跳啊，大喊大叫的！”

哈尔西的意外履新带来另一个结果。他本来准备兼任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这将导致金凯德暂时赋闲。金和尼米兹准备解除默里的职务，让金凯德指挥第十七特混舰队。这样，金凯德和默里就暂时不用挪窝了。哈尔西很快颁布命令，金凯德出任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司令官，全面掌管南太平洋战区所有航母力量。但他告诉金凯德，要从“企业”号抽调部分人员充实自己的参谋班子。

凳子还没坐热的哈尔西立即给范德发去电报，要他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尽快来努美阿汇报。23日下午，范德同正在瓜岛视察的霍尔库姆中将一起飞抵努美阿。晚饭后会议立即召开，参会的还有哈蒙、特纳和帕奇三位将军。

听完范德诉苦，哈尔西用手指敲着桌子大声问道：“你能坚持住吗？”

“能，我能坚持，”范德回答，“但我必须得到更多的援助。”

虽然特纳再三解释海军已经竭尽全力，哈尔西还是当场表态：“你放心回去，范德格里夫特，我保证将向你提供我能得到的一切。”

范德刚刚回到岛上，日的第十七军已经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

为罗斯福讨还血债！

就在海空大战激烈进行之时，岛上小打小闹同样持续不断。对上次马坦尼考河之战失利，范德一直耿耿于怀。他清楚只要东岸地带一天还在日军手中，机场就一天不得安宁，那里将成为敌军下次进攻最理想的出发阵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当务之急是趁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攻占河东地带，在下次作战中占据有利阵位。这回范德可算下了血本，计划参战的有陆战五团（欠一营）、陆战二团三营、陆战七团（欠三营），陆战一团三营为总预备队，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攻击发起日定在10月8日。

第二师团登岛之后，丸山将司令部设在马坦尼考河上游一带。10月4日，他下令那须弓雄率第四联队与疲惫不堪的川口换防，迅速占据河口以东地带，掩护炮兵部队展开。10月6日，那须和川口开始换防。恰在此时，美军发起了蓄谋已久的猛烈攻势。

7日清晨，向预定阵位集结的陆战五团三营沿河东岸推进时，与刚刚接防的第四联队第三中队迎头撞上。美军立即发起猛攻，渐渐不支的日军只好撤至预设桥头堡据守，试图阻击美军前进。联队长中熊直正立即派第二中队火速增援，却因连日大雨河水暴涨，不但部分官兵被激流冲走，第二中队反遭美军围攻，中队长远藤次郎及2个小队长相继阵亡，增援未果。陷入重围的三中队多次突围均被美军粉碎。

中熊决定全力应战，在派出第一大队和第九中队抗击美军正面突击的同时，以第二大队——之前的田村大队——渡河迂回，试图从后方包抄美军。8日正面战斗僵持不下，美军同样无力将包围圈中的第三中队吃掉。田村的迂回非常顺利，眼见美军四个营即将被日军反包围，陆战七团一营从斜刺里突然杀出，出其不意地越过马坦尼考河直取中熊的联队司令部，原在正面阻击的第一大队反而被美军包了饺子。中熊只好下令田村火速后撤护卫第一大队后方，双方再次陷入僵

持。18时，美军对被围的第三中队发起猛攻，日军除10人寻隙突围，中队长伊藤绩以下悉数被歼。打扫战场的美军发现了59具日军尸体。美军以亡12人、伤22人的代价牢牢控制了马坦尼考河东岸。

9日清晨，美军开始向河西岸发起攻击，三个营试图集中围歼日军第一大队和第九中队。看到局面无法挽回，那须和中熊只好向师团司令部求救。丸山令第二十九联队火速驰援。在该联队第一大队掩护下，第四联队一大队和三大队交替断后撤出战场。双方再次形成僵持。此战美军亡65人、伤125人，宣称击毙日军700余人。日军记录仅第四联队就亡159人、伤138人。加上疾病影响，第四联队战斗力急剧降低，在未来战斗中只能担任辅助任务。美军占据马坦尼考河东岸地带，大大降低了日军对机场左翼的威胁。总攻尚未发起，日军已丧失了最佳进攻位置和炮兵阵地。

9日傍晚，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在川口、小沼、辻及军炮兵指挥官住吉正陪同下，登上了塔萨法隆加角。远方奥斯汀山阴森森地矗立着，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这是百武踏上瓜岛的第一感觉。海滩上突然有人开枪，枪声在寂静夜空中久久回荡。川口向枪响之处跑去，厉声喝问：“谁在暴露目标！不怕美国人来轰炸吗？”

开枪的是辻。当船上一包包大米和给养被抬上岸时，灌木丛中闪出来无数人影。他们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看上去就像行尸走肉一般。一名士兵告诉辻，他们是一木和川口支队残部，前来帮友军卸货的。其中几人乘人不备抬起一包大米就跑，军官大声吆喝也制止不住。抢粮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索性一哄而上，撕开口袋抓起生米就往嘴里塞，海滩上出现了一阵骚乱。见此情景，辻勃然大怒，拔出手枪将两名抢粮的军曹打倒，所有人被镇住了。

川口用手压住了辻的手枪，盘问一个形同槁木的士兵。士兵哭着跪下说：“我们是一木大佐的部下。请您高抬贵手，弟兄们已十几天

没吃到一粒粮食啦！”他身后的人纷纷跪了下来，哭声四起，“我们是门前大佐的工兵”，“我们都是您的部下呀，将军”。

川口鼻子一酸，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他扶起眼前的那名士兵：“起来，你们都给我起来。大家跟着我受苦了。叫你们长官来，每人发给一份口粮。”

“川口将军，你不能这样擅自决定。”辻的话中透着一丝寒气，“抢劫军粮要受军法处置的，我要将他们全部交给军法处。”

“中佐，”川口转过身来，愤怒地盯着辻，“收起你的手枪吧！人都要饿死了还不放过，我命令你立即离开这里。”

“好，我要向百武长官汇报。”辻向川口行了个军礼，拂袖而去。

面对百武的指责，川口没有马上分辩，只是请他一起视察阵地，慰问一下血岭之役幸存下来的官兵。闻知军司令官前来探望，士兵跌跌撞撞从丛林中钻了出来。百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严重缺乏营养，这些人个个肋骨突出，牙齿松动，蜡黄的头发一抓一绺，连眉毛、睫毛都在脱落。一个赤膊的大尉出列报告：他的部队已没剩几个人了，只能靠野菜和树皮充饥，请求长官尽快拨给食物、药品以挽救生命。另一个衣不遮体的小队长说：他的小队整整一个月没吃到粮食，有人已3周没解过大便。因为身体严重缺盐，连喝口海水都是甜的。一喝海水就想大便，却又因身体太弱排不出来，不得不互相用手指去抠。便后那种舒服感无法形容，很多人蹲下去就再也没站起来。

听完，百武不再发火，悲恸地说：“把天皇陛下的忠勇将士折磨到如此悲惨地步，全是我这个军司令官的过错。请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会尽快把食物和药品送来。等拿下机场，立即用飞机送你们回国休

养。”百武扭头告诉川口，“让他们用我们的粮食填饱肚皮，重新成为帝国优秀的军人吧。”

百武看到这种惨景所产生的沮丧心情，在获悉马坦尼考河口一役惨败后变得更加复杂。丸山发来电报说：“第二师团所部于7日与友军换防时遭美军突然袭击，我军无奈向马坦尼考河西岸后撤了2~3公里。”这下可好，计划登岛的重炮尚在海上，预定炮兵阵地已丢掉了。百武立即命令丸山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东岸。一向飞扬跋扈的丸山本来就对靠哥哥上位的百武不太服气，这次干脆直接拒绝执行命令：“美军实力太强，啃不动，恕难从命！”把百武气得白眼直翻。川口和辻刚刚闹翻，现在丸山又公然抗拒命令，这仗还怎么打？

矛盾远不局限于此。以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为基干组成的东海林支队已经登岛。前文说过，支队长东海林俊成本来是第二师团的弃卒，却在攻克万隆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抢了老领导丸山的风头，从此与第二师团结下了梁子。这次东海林戏剧性地划归第二师团指挥，丸山可算逮住了报复机会。当东海林到司令部报到时，丸山翻着白眼劈头就来了一句：“这次可不要再来个万隆事件！”一句话让东海林寒彻骨髓。

气归气，该干的活儿还是要干的。百武立即致电参谋长宫崎：“瓜岛局势远比想象中严重，海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护送船队快速抵达瓜岛，送来更多弹药和物资。”因为讨厌参谋，百武索性以需要和海军联络为由将宫崎扔在了拉包尔。

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百武计划集中第二师团、川口支队和东海林支队从机场以西发起正面进攻，强行突破夺回机场。美军突袭占领马坦尼考河东岸导致该计划尚未实施就告破产，百武必须重新制订作战计划。

10月10日，第十七军作战会议正式召开。大本营参谋辻率先发表高论：因预定集结地失守和双方炮火存在巨大差距，沿马坦尼考河口实施正面攻击已不现实。当务之急，依然是使用帝国陆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战术“迂回”，以主力第二师团从机场以南发起进攻，方能奏效。丸山同意辻的判断，认为既然川口支队区区3000人能一口气冲到距敌司令部200米处，此次由他第二师团万余名虎狼之师沿原路进攻，穿越这200米，必如探囊取物，隆加机场指日可下也。

但丸山同时提出：从现集结地库库姆博纳向奥斯汀山挺进需要穿越大片森林，是否适合大兵团行军？翌日，军司令部派人前往一线视察地形。这些所谓的精英参谋并未做深入调查，只粗略看了一下，就认为密林之中存在一条可供通过的缝隙，匆忙赶回上报。作战计划就此确认。这相当于百武和丸山亲自登岛，采用的仍是川口的老办法，不过是原来的支队变成师团，原来的大队变成了联队。第十七军司令部迅速以百武的名义下达了作战命令：瓜岛美军经受了多次沉重打击，战斗力和士气日益低落；军主力预定对隆加机场南侧之敌侧背发起急袭，一举歼灭瓜岛守敌；第二师团担任主攻任务，冈部队在隆加河一线警戒；第四步兵联队及军属炮兵部队、独立第一战车中队合编为住吉支队，由住吉正少将指挥，沿海岸佯攻吸引美军注意力，待主力形成突破后转向东方，协助突击；主力部队拟于10月17日向903高地挺进。

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第二师团迅速做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

一、左翼队：由川口支队、东海林支队、独立第六大队、独立速射炮第九中队、独立山炮第二十大队及工兵、卫生兵各一部组成，川口清健少将任总指挥。

二、右翼队：由第二十九步兵联队、迫击炮第三大队（欠第三中队）、独立速射炮第二大队一个中队、野炮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独立

山炮第十联队及工兵、卫生兵各一部组成，指挥官那须弓雄少将。

三、预备队：第十六联队及第二工兵联队一部。

10月12日，日第二工兵联队率先出动，在丛林中开辟一条通往机场以南的通道。这条泥泞的小道长24公里，沿途经过多条河流、陡峭的山岭及漫无边际的茂密丛林。工兵只有简单的作业工具，他们用锯伐倒大树，用刀砍断胳膊般粗的野藤，伐倒的树被推到两边，宽达数十米的沟壑拉上了粗藤，用细藤作为攀登陡坡时的扶手，最后用师团长的名字冠名以“丸山小道”。

工兵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同时，10月16日18时，主力部队开始沿小道向预定阵地进发。行路之难，超乎想象，第一个人出发36个小时后才轮到最后一个人上路。先起程的是那须左翼队，之后是总预备队第十六联队，最后才轮到右翼川口支队和东海林支队动身。安排东海林最后出发，是怕他像在爪哇岛那样攻击太猛，立功太多，抢了第二师团风头。自认是后娘养的东海林肯定不会太高兴——在随后战斗中是否会出全力，老酒木讷，就猜不出来了。事实上，最后正因右翼队未能及时抵达预定阵位，攻击协同效率大大降低。为携带更多弹药，每名士兵除携带枪支、干粮，还须背上1发炮弹。丸山带着指南针和一幅不精确的地图踏上小道。第一天行军，穿过椰林和荒秃的高地显得非常轻松。当晚，宿营就像是郊游。午夜下起了倾盆大雨，士兵拿起大得像伞一样的芭蕉叶子挡雨。因全身湿透冷得发抖，很多人挤在一起取暖，其状甚惨。

次日，长长的队伍逐渐被茂密的森林吞没。白发苍苍的丸山拄着一根白色的手杖，艰难行进。他身旁的那须前额裹着一块白布，疟疾高烧不退，但毫无怨言，一步一步向前迈步。途中休息时，那须把辻叫了过来，“我有点好东西，不过只剩下一茶匙了”。他掏出挂在腰

间的香烟罐，辻发现罐底有一丁点白糖。那须往辻手掌上倒了一半。后来，辻回忆说：“从没吃过那么甜的糖。”

行进中的丸山发现，参谋人员事先报告的“缝隙”并不存在，作战部队很快挥舞大刀加入开路行列。道路越来越窄，侧身通过都非常困难。点火做饭危险太大，从丸山到普通士兵一律吃预先准备好的冷饭团。碰上悬崖峭壁就用绳索攀登，较轻的火炮零件和机枪全靠人力运。第三天，所有人筋疲力尽，速射炮等重武器只好忍痛抛弃，这样，主力部队的攻击主要依靠轻重机枪掩护了。

18日午后，前进至隆加河畔的丸山发现，对岸地形落差很大，与预想中完全不同，行军难度大大增加。先头部队一直到19日傍晚、师团司令部到20日清晨才到达隆加河渡河点以北6公里。等于一天时间仅前进了3公里。丸山临时决定，预定集结点变为现有地带后方2公里。20日9时，丸山向各部下达了集结命令。

丸山认为，新集结区域距机场仅6公里，步兵一个冲锋即可抵达机场外围。殊不知由于地形复杂，他们与机场实际距离超过13公里，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失误。况且除先头部队之外，第十六联队、川口支队、东海林支队仍在后方艰难跋涉。“丸山小道”大大阻碍了行军速度，各部均未在20日抵达指定阵位。

就在第二师团在丛林中艰难跋涉的同时，担任佯攻任务的住吉部队开始向马坦尼考河西岸移动，准备与主力部队同时发起进攻，牵制美军注意力。

10月20日，接到第二师团距机场仅6公里的电报，百武决定攻击发起日为22日，同时向联合舰队司令部通报了进攻计划，约定占领机场暗号为“万岁”。电报最后，百武未雨绸缪地规划了第十七军下一阶段作战任务：占领机场五天后，军主力将转进占领图拉吉、伦内尔岛、圣克里斯托瓦尔岛等战略要地，为此海军必须向瓜岛输送更多弹

药物资。在百武眼中，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存在任何悬念。仗还没打就已盘算今后的打算，日军的狂妄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百武甚至提前准备了一个受降仪式，初步就定在22日举行。

百武显然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忘了问问对面的美国人答不答应。殊不知，此时的范德早已鸟枪换炮、兵精粮足。第一六四步兵团登陆之后，瓜岛美军兵力达到4个团13个营，另加1个突击营、1个守备营、4个炮兵营和1个坦克营，不但人数稳占上风，火力上更占据了绝对优势。攻占马坦尼考河东岸之后，范德对环形防线进行了调整。新抵达的第一六四团与陆战一团换防，把守难度相对较小的泰纳鲁河一线。重点防区仍是机场以南的奥斯汀山。机场南面从第一六四团右翼开始，依次摆开陆战七团、一团、五团，马坦尼考河口则由七团三营和一团三营共同把守。驻扎内线的12个炮兵连构成火力中心，由陆战十一团团长维莱准将统一指挥，向前线提供炮火支援。坦克部队也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击阻敌。虽然克莱门斯和的土著侦察兵并未发回更多敌情，但范德清楚，日军下一轮攻势随时可能发起。美国人在高度不安中静候日军总攻的打响！

22日中午，百武向全军下达了第109号作战命令：日美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军决定于当晚发起总攻，全军将士务必奋勇死战，一举歼敌，以报圣恩。

百武的“报恩活动”还未发起就遇到了麻烦。当天，瓜岛暴雨如注，第二师团向前开进的行动严重受阻，攻击只好顺延一天。接到百武电令的宫崎，只好紧急向参谋本部和联合舰队致电说明情况。

此前，马坦尼考河一带发生了零星战斗。20日下午，住吉部队以2辆九五式轻型坦克打头阵，一个中队步兵随后越过马坦尼考河向陆战一团三营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美军37毫米炮立即叫响，1辆坦克迅速中弹起火，日军只好悻悻而退。傍晚时分，日军集中重炮猛轰三营阵

地。随后，第四步兵联队在9辆坦克带领下冲向河口，但在美军密集炮火面前再次无功而返，损失坦克1辆。美军仅阵亡6人、伤25人。

10月23日，第二师团左、右两翼先锋部队终于抵达预定集结区域。当天下午，师团指挥部将基地航空部队拍摄的隆加防线航拍照片发给川口和那须。川口一看照片头就晕了。对面美军防线已由原来的1条增至3条，日军两翼突击点正是美军防御最坚固的地带，极易得到强有力的炮火支援。一个月前，国生大队折戟于此的悲惨场景犹在眼前。经仔细观察，川口发现美军第一六四步兵团右翼与陆战七团防线左翼接合部防御薄弱，只需越过光秃秃的小山，穿过开阔地及稀疏的小树林即可抵达机场外围。经过上次激战，川口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那须如果按计划从左翼行动，稍微改变一下进攻路线实施突袭，就可能取得上次田村大队那样的效果。此时，排在最后出发的东海林支队尚未赶来，川口认为改变攻击路线的做法是可取的。

此时，他看到了前来巡视的辻。辻打心底里瞧不起川口，这个败军之将整天牢骚满腹，战意不足。之前在马尼拉，作为“自由派”军官的川口拒绝枪决被俘菲律宾领导人，让辻丢了面子，两人几天前在海滩还争吵过，这是一向飞扬跋扈的辻绝对不能容忍的。川口并不知道辻的敌意。“你在这里我很高兴，”他把自己对进攻计划的疑虑告诉了辻，“海军拍摄的照片你看了吗？美国人已扩大了防御区域，从正面进攻我们获胜的希望渺茫，我想率部绕到敌军东侧后边去。”

“我不需要看那些照片，”辻爽快地回答，“我熟悉这里的地形。对你的说法完全赞同。”川口想把意见通知丸山，辻说完全没有必要，“我会亲自向丸山君解释，祝贵支队成功！”辻把手伸了过来，“好吧，这个仗越打越有意思了，你说是吗？”说完，放声大笑，扬长而去。川口不久就会发现，睚眦必报的辻根本没将本次谈话内容向丸山汇报。

丸山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晚些时候，转移途中的川口接到了师团长打来的电话：当日午夜发动总攻。此时，川口距自己设计的进攻地点至少还有一天半路程。情况紧急，他在电话里告诉丸山，部队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赶到预定地点。丸山的话更加简捷：“不能有任何拖延。”

直到此时，川口方才明白，善于玩弄权术的辻根本未将他调整进攻路线的建议向师团长汇报。川口竭力控制情绪，在电话里告诉丸山：“东海林支队尚未赶上，如此我只能派先头的一个大队参与进攻了。”

对此，丸山怒不可遏：“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喊完便把电话撂在一边。战前有很多人不同意起用川口，说他打仗不行，丸山当时还不相信。现在看来，起用川口这个败军之将真是一着臭棋。如果将川口战场免职，接替他的只能是更令人讨厌的东海林。不过现在确实没时间选人了。川口很快从电话里听到了师团参谋长玉置温和冷冰冰的声音：“川口将军，请你立即到师团司令部报到，右翼队的指挥交给东海林大佐。”如此一来，最了解战场情况的川口被就地免职。辻随即向军司令部打去了电话。“川口拒绝前进，”他告诉小沼，“师团长已解除了他的职务。”其余辻什么都没说。

冒着大雨前往司令部的川口迎头遇到了匆匆赶来的东海林。川口劈头就是一句：“你来得正好，本职刚刚被炒了鱿鱼。从现在开始，右翼部队归你指挥，我回师团司令部报到。”

东海林起初以为川口疯了，听口气又不太像开玩笑：“您别生气，我们赶到这里已经尽最大努力了。”

“我清楚你们不熟悉这里的情况，肯定会来晚的。命令集合地点就在前面不远处。我跟司令部解释说部队再往东一些，总攻最好明天

开始，于是被解雇了。现在右翼队归你指挥了。”

东海林一脸诧异：“归我指挥？我指挥什么？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如何指挥？”川口没有回答，打着手电筒头也不回下山去了。

虽然解除了川口的职务，但右翼队主力东海林支队依然无法及时到位，仅凭第一二四联队第一大队无法配合那须左翼的攻势。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推迟。百武无奈再次发出了延迟进攻的通知。

攻击日期一拖再拖彻底激怒了东京。随百武登岛的杉田一次立即发报向大本营解释：“本日傍晚师团实难掌握足够兵力，为彻底使全部兵力指向敌阵以期必胜，才做出延期一天的决定。敌仍未觉察我军意图，目测机场南侧美军在打网球。住吉部队方面攻击未按预期取得进展，但敌军正在朝该方向移动。推迟一天对我极为有利。”这样总算把大本营忽悠过去了，幸好他们离得远看不见。

比大本营更气愤的是早已倾巢而出的联合舰队。东京等一天不过多着急一天，众多舰艇在海上无所事事，多晃悠一天，要耗费多少宝贵的燃油！参谋长宫崎不敢怠慢，于15时55分向“大和”号发去了解释电报。看到陆军颇有诚意，加上气愤也改变不了现实，山本就未过多计较，电令近藤和南云暂缓南下。

由于疏忽，第十七军司令部竟忘了将第二次推迟进攻的消息通知住吉。23日，住吉支队在实施一轮炮火准备后再次由田村大队配合10辆坦克朝三营阵地发起了新一轮攻势。美军炮兵划分区域实施拦截，先后发炮6000余发，将日军坦克和步兵完全分割。田村大队步兵在密集炮火和机枪火力下纷纷倒毙。日军5辆坦克被美军37毫米炮摧毁，另3辆陷入泥泞无法移动，却依然转动炮塔不断炮击。1辆日军坦克突破炮火拦截冲上西岸，1名陆战队员从散兵坑中挺身跃起，用手榴弹将坦克履带炸断。瘫在原地的日军坦克很快被美军炮火悉数摧毁。到22

时，住吉丢下9辆燃烧的坦克仓皇撤退。此战日军伤亡逾150人，独立第一坦克中队44名乘员仅17人幸存。美第三营亡25人、伤30人。后来，丸山和百武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及时通知住吉。百武说通知住吉是丸山的责任，丸山却宣称是百武过高估计了行军速度，直接命令住吉23日发动进攻。老酒以为，这事应该怨百武——住吉并不隶属第二师团。

10月24日是总攻发起日。与马坦尼考河畔的激烈厮杀相比，主战场亨德森机场以南地带静悄悄的，陷入大战前的一片沉寂。中午时分，美军观察哨发现1名日军军官潜入血岭一带，用望远镜观察美军布防情况。一支由46人组成的巡逻队在隆加河上游发现对面河谷地带升起了袅袅炊烟，随后发现了向血岭挺进的日军主力。巡逻队只好从背后绕过日军大队返回，并立即向范德做了汇报——他们发现的正是那须的左翼部队。

14时，日军两翼队开始向预定出发阵地挺进。天空再次大雨如注，部队前进异常困难。丸山拒绝再次推迟，决定冒雨发起攻击。大雨同样遮挡了美军视线，两翼主力于19时抵达预定出发阵地。但总预备队第十六联队依然没能跟上。

本次总攻是大本营筹划所谓“日美决战”的第一篇，从拉包尔、特鲁克到东京，日军一众陆海军大员都在焦急等待着瓜岛传来的战报。田边、田中、服部以及井本熊男、竹田宫、通信课小山公利齐聚作战室。连首相东条都想在第一时间接到前线传回的“捷报”，搬了张椅子在门口坐定。“大和”号战列舰上，山本、宇垣及众幕僚同样彻夜不眠。一旦第二师团攻入机场，近藤、南云、三川等人将挥戈南下，封锁瓜岛海域阻敌外逃，同时捕捉围歼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众人都盼着事先约好那两个字——“万岁”。

总攻23时首先在右翼打响。根据东海林的部署，第二三〇联队一大队在右翼，三大队在左翼，联队部随一大队一起行动。攻击一开始就不顺利，二大队因地形不熟沿着与美军防线平行的方向行进，误入两军中间地带，遭到美军炮火猛烈轰击。大队长太跟田安平及时后撤才避免了更大损失。

雨越下越大，几乎形成了一道雨墙。丸山、辻及众参谋沿着山坡爬到一块平坦的岩石上。众参谋围着丸山紧紧挤在一起，以使他能够暖和一点。午夜后几分钟，他们听见右方传来了轻武器射击声，紧接着枪声爆豆似的响个不停，隆隆炮声说明美军正在反击。东海林支队是形成了突破，还是被敌军击退啦？

第一大队在关谷容治带领下于24时穿越了一片草地，闯入了美军一营防线前沿地带。机场周围美军有三道防线，事后证实东海林支队的位置距第一道防线至少还有1000米。因事先并未察看地形，日军士兵分不清楚草原和机场的区别，他们见过自己的野战机场不过就是一块平一点的陆地而已。

跟随一大队行进的联队部判断似乎已经进入机场，但又不敢完全肯定，便向军司令部拍发了一条模棱两可的电报：“看起来，一部分部队是不是已经进入机场？”通信中转站在转发时将疑问变成了肯定语气，又嫌电报太长，去掉了“一部分部队”几个字，百武得到的消息就成了“右翼队看起来已经进入机场”。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第十七军上下无比亢奋：“不愧为东海林支队，这下有面子了！”如此轻易就攻入机场，看来这美国人真是不经打！以前一木和川口都干什么吃的？倒是百武头脑还算冷静：不会就这么容易吧？他立即下令进一步确认以下事实：有多少部队进入了机场？占领了机场多大部分？是单纯进入了还是已经占领了？等上述情况核实之后再向大本营汇报。

但在这个上上下下均已失去理智的狂躁之夜，那些所谓的精英参谋个个激动得无法自持，哪还有心情再去核实？百武司令官未免也太小心了吧！25日零时30分，“万岁”的捷报被迅速发了出去。

1时50分，东京收到了前线发来的“万岁”电报。作战室里所有人都跳了起来。随后，前方发来了更为详细的电报：“右翼队占领机场，左翼队正在与敌激战。”听到室内传出了欢呼声，坐在门口的首相东条站了起来，立即指示：“快快，准备奏章，明天一早进宫禀报。”

大本营机密作战日志上立刻写下了：“日美决战，帝国陆军初战告捷！”激动不已的井本在日记上自豪地写下了5个大字：“天下第一夜！”

范德和他的陆战一师显然不会如此软蛋，日本人显然高兴得太早了。关谷很快发现，部队进入的仅仅是美军阵地前沿，而且地形复杂，难以前进。当他们艰难推进到美军阵地前400米时，突然有无数炮弹劈头盖脸落了下来，联队副官中条宁富及6名士兵当场倒毙。关谷下令发起冲锋，却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完全压制，无法向前推进半步。眼见地形困难加上敌军火力强大，之前憋了一肚子火的东海林索性下令停止进攻，撤出战斗。反正打赢了也是第二师团的功劳。右翼队的进攻至此戛然而止，伤亡仅36人。

随后东海林向军司令部发报：“当面地形困难，无法继续进攻，撤销之前的疑似电报。”刚才还在兴奋中的参谋这才缓过神来，敢情连进攻都未正式开始，更不用说占领机场了。除了大声问候东海林他娘，他们也只能补发电报：“撤销之前的‘万岁’报告。”

4时30分，一片亢奋的大本营突然被一盆冷水兜头泼下：“第二师团尚未占领机场，左翼部队与敌正在激战中。”熟悉日本陆军“行话”的人都清楚，“激战”并不是描述战斗程度的中性词，其真实含

义是“进攻受阻正处于失败边缘”。深谙其中道理的参谋本部立即陷入沉默，东条的奏章也不用写了。

在那须的左翼，第二十九步兵联队十一中队于零时30分向刘易斯·普勒中校七团一营阵地发起了进攻，在美军炮火和机枪火力的双重阻击下伤亡惨重，仅半小时超过70%人员伤亡，中队长柴小屋一郎被阵前击毙，日军被迫全线溃退。1时15分，第九中队再次向七团C连阵地发起冲锋——这个C连就有大家熟悉的机枪手约翰·巴斯隆中士。美军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日军牢牢顶死在铁丝网前，冲入阵地的零星日兵很快被剿灭，中队长牧田幸夫中尉战死。左翼队未能达成任何突破。相反，得到罗伯特·霍尔中校第一六四团三营增援的美军阵地变得越发牢不可破。

经一晚战斗，原先领导两支机枪小队共15人的巴斯隆身边只剩两名队员。他们的后方补给线已被日军切断，但仍顽强坚持战斗。巴斯隆交替使用两挺机枪向日军射击，弹药不足，他不得不穿越火线到处搜罗。当晚，他共打出26000发子弹。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作为著名拳击手的巴斯隆甚至凭借手枪和匕首与日军近身格斗，阵地在他们脚下巍然不动。倒在阵地周围的日军几乎达到一个中队。巴斯隆凭此战一举成名。瓜岛战役结束之后，他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成为第二个获此殊荣的海军陆战队员。

眼见攻击接连受挫，联队长古宫正次郎亲自出马，与二大队长渡边胜利、三大队长吉井忠雄率联队本部、军旗中队、六中队、十中队、五中队在第三机枪中队掩护下发起敢死冲锋，终于将美军阵地撕开一道宽150米、纵深100米的口子。但美军迅疾组织反冲锋，除渡边侥幸窜出重围，包括古宫在内的100多人被美军包了饺子，吉井和十中队长堀敬喜相继死亡。

左翼的战斗仍在持续，枪炮声变得越发密集，以致辻担心出了问题。包括丸山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辻的焦虑感染，一动不动呆坐在那里。一小时后，音信皆无，胆大包天的辻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连骨头都在“发冷”。

战至7时，日军在阵前遗尸300多具，突入阵地的零星日军悉数被歼。第三大队军官除胜股治郎外集体战亡，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此，左翼队的攻击完全失败。美国人牢牢掌控了战场局面。非但如此，连联队长古宫和军旗都不见了。丸山只得向百武发电：“攻占机场尚有困难。”

当天，马坦尼考河一线住吉支队的进攻仍在持续。清晨，日军转移攻击方向，第三大队绕过七团三营正面，成功插入马坦尼考河口地带和主防线前的缺口。虽然美军实施炮火打击，并派轰炸机进行投弹，但因丛林太密效果不大。双方据此形成对峙。

陆上激战正酣，海上同样暗流涌动。既然陆军夸下海口拿下亨德森机场如探囊取物，海军就必须及时封锁周边海道，否则让美军残兵趁隙跑掉那就太不好玩了。总攻打响之前，三川为封锁瓜岛组织了3支分舰队。桥本率领轻巡洋舰“川内”号及3艘驱逐舰组成第一攻击队，负责在战斗打响后封锁瓜岛西部海域。高间完领銜“由良”号轻巡洋舰及5艘驱逐舰组成第二攻击队，负责把守瓜岛东部，彻底截断岛上美军的逃路。同时，以3艘驱逐舰组成突击队，在山田勇助的率领下冲入铁底湾炮击机场，配合第十七军的陆上行动。

为在第一时间接到前线的消息，联合舰队之前特意派第十一航空舰队航空参谋岛田航一随第十七军登岛。零时50分，拉包尔和特鲁克同时收到岛田发来的电报：“右翼队于21时（东京时间）占领机场。”

“大和”号的作战室里瞬间一片欢腾。山本立即电令近藤与南云火速南下，阻敌外逃并寻机围歼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同时三川急令三支分舰队分头突进，执行围堵和炮击机场的任务。

4时30分，联合舰队再次收到岛田发来的更正电报：“仍未占领机场，主力目前于机场附近与敌激战中。”陆军对“激战”的含义非常清楚，幼稚的海军并不明白其中的道道，仍天真以为激战中的第二师团只要再加把劲儿，依然可以拿下机场。

6时23分，岛田发来第三份报告“美军仍在坚守机场”，这不禁使山本犹豫起来。仙人掌对支援舰队的威胁太大，山本只好电令近藤和南云暂时按兵不动。前进舰队和机动部队众多舰只好在瓜岛东北555公里附近海面游弋。

三川同样坚信陆军一定能在天亮前拿下机场，并未发出暂停前进的命令。8时30分，“晓”号、“雷”号、“白露”号气势汹汹突入铁底湾，先击沉了美军拖船“塞米诺尔”号和1艘巡逻艇，之后与“特维尔”号和“赞恩”号驱逐舰展开炮战。“赞恩”号遭敌重创，日舰只“晓”号、“雷”号轻伤。岛上美军岸炮立即加入了炮击行列，日舰只好暂时撤退。但山田汇报说“击沉敌轻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另2艘轻巡洋舰向东败逃”。第二攻击队于是向东追击根本不存在的美军“轻巡洋舰”，一无所获。高间试图掉头炮击机场，10时50分，天空出现了5架美军的“无畏式”。

由于空中并无零战干扰，美军的俯冲轰炸效率极高。10时55分，“由良”号和驱逐舰“秋月”号相继中弹。被命中2弹的“由良”号后轮机舱被海水淹没，挨了2颗近失弹的“秋月”号舵机故障、油库进水，速度降至23节。其余驱逐舰只好掩护两舰向北撤退。

对此，美国人绝不会轻易答应。12时15分轰炸机和战斗机10架、13时30分轰炸机4架、15时轰炸机6架、15时10分空中堡垒6架，对逃逸

中的第二攻击队一路穷追猛打。高间及“由良”号舰长佐藤四郎试图让重伤的轻巡洋舰坐滩，未果。15时20分，高间下令其余4舰接走“由良”号舰员，并于16时14分下令“弃舰”。将自己绑在舰桥上的佐藤，被水兵强行架走。幸存者全部撤离之后，“春雨”号和“夕立”号奉命补雷，“由良”号在19时沉入大海，舰上水兵54人死亡、83受伤。其间，高间多次呼叫空中支援，参谋长大西向草鹿请求帮助，后者以日机正在瓜岛上空与敌激战为由拒绝。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由良”号因此夺得“日本海军损失第一艘轻巡洋舰”的称号。眼看机场仍在美军手中且仙人掌异常活跃，近岛日舰只有挨炸的份儿，三川急令三支分舰队火速撤退。

当天上午，草鹿基地航空部队与角田第二航空战队陆续出动战机82架，对亨德森机场进行了6轮空袭，遭到仙人掌航空队的全力阻击。美军以损失2架“野猫”为代价，换取击落零战11架、一式陆攻机2架和侦察机1架的辉煌战绩。25日，日军在陆地、海上、天空全线挫败！

费了老鼻子劲儿才登上瓜岛，如此草草收场显然不符合日本人的性格。天亮之后，丸山在总结头晚的战况后决定再次发起攻击。古宫联队遭遇重创虽然可惜，但右翼东海林支队几乎完好无损，预备队第十六联队也已赶上。更何况第二师团的宠儿——古宫联队长和联队军旗还在敌阵中呢。

丸山对部队进行了调整，生力军第十六联队被配属给那须左翼队，同时决定在26日夜间发起全员突击。当传令兵将命令送达前线时，躺在战壕里的那须坚决反对，强烈要求将进攻时间提前至当晚。按说，一名指挥官在遭遇严重挫败之后，如果要再次发动进攻，他要求给予较多准备时间才是合理的。“让我今晚就进攻吧！目前兵力已严重受损。如果停止攻击，士兵会因疲劳无法振作。现在应集中兵力继续前进，为后续部队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我最后的报国机会。请告诉师团长，希望今晚就发起进攻，这是那须最后的请求！”丸山答应

了他的要求。那须高烧逾40℃，他叫医务兵再给他打上一针，并祈祷皇天保佑让他能活着继续指挥进攻。

美军当然不会坐等敌人来攻。当天下午，右翼队当面美军突然发起反击，快速向东海林支队侧翼迂回。为避免被美军包饺子，本来就对进攻兴趣不大的东海林索性下令，取消当晚攻击行动，全力对付美军包抄。攻击尚未发起，丸山已经折了一臂。

范德清楚凶悍的日军绝不会就此罢休。25日白天，所有美军都在抓紧加固防御工事。陆战七团一营阵地缩短至1300米，剩余1000米由第一六四团三营把守。范德将预备队陆战二团三营前出至血岭背后，随时抵前支援。

夜幕降临。21时，无数日军士兵冒雨爬出阴暗泥泞的草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殊死冲锋。唱主角的依然是第二十九联队。渡边二大队进攻左翼，一大队和三大队残部进攻右翼。狂热的日军发出震天动地的高呼：“美国陆战队士兵，今晚你们要完蛋啦！”严阵以待的美军立即展开轻重火力予以迎头痛击。身体极度虚弱的那须用指挥刀做手杖同样出现在冲锋队伍里。当他好不容易一拐一瘸穿过美军铁丝网时，黑暗中突然射出一排子弹，胸部中弹的那须很快被两名士兵抬了下去。片刻工夫，一大群头缠白布、挥舞钢刀，冲在最前边的大、中、小队长，非死即伤。日军踏着同伴的尸体继续冲锋，誓死不退。一些美军陆战队员打得兴起，索性抱起机枪从战壕里跳出来向日军猛扫。一批又一批日军挥舞军刀、刺刀和手榴弹蜂拥而上，逐渐撕开了美军阵地。战斗变成了血腥的近身肉搏。一位美军军官描述当时的情景：“大雨倾盆，天好像要塌下来的样子。雷声比大炮还响亮，闪电在我们周围乱钻。炮弹从头顶飞过，到处是呻吟声和厮杀声。狂风骤雨之中，大树会在身旁突然倒塌，那都是一些高几十米的大树。在闪电照耀下，看着周围惨景，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危急关头，陆战十一团的炮兵该出手时就出手，用一阵弹雨在阵地前沿构筑了一道火墙，将日军后续部队死死拦住。突入阵地的零星日军被迅速剿灭。第二十九联队曾参加过诺门坎战斗，一些幸存老兵回忆说，只有当年老毛子的炮火可以和美军炮火“媲美”。陆战一师战斗报告中仅有75毫米、105毫米两种炮弹的消耗量。之前对一木支队消耗分别是375发、300发；对川口支队是878发、1992发；这次打到第二师团头上的是6164发、2719发。挨了这么多炮弹的日军无疑伤亡惨重，一大队、二大队和头天三大队一样被彻底打残，渡边和二中队长庄司宫被炸死。2天激战下来，第二十九联队亡552人、伤479人，进攻能力彻底丧失。

第二十九联队左翼的第十六联队境况同样糟糕。带队冲锋的联队长广安寿郎、副官秋山次郎、二大队长小野口知、三大队长诸角善一悉数死亡。佐级军官只剩一大队长源紫郎全身是血被抬了下来，官兵死伤无数。

黎明时分，美军先后击退日军6次进攻。担架上的那须仍不认输，重新集结残兵发起了第七次攻势。对阵的双方士兵开始骂阵。

“为天皇讨还血债！”日本兵用英语大声喊道。

“为罗斯福讨还血债！让日本天皇见鬼去吧！”美军陆战队员毫不示弱。

“东条吃屎！”叫喊声逐渐发展为谩骂。

“贝比·鲁思吃屎！”鲁思是美国最著名的棒球明星，知名度和20世纪90年代的迈克尔·乔丹差不多。

日军第七次进攻同样被美军顽强击退。战至上午，死尸枕藉的阵地上只剩下零星枪声，日军已被全线粉碎。奄奄一息的那须被抬回师

团司令部。他从担架上颤巍巍地向丸山伸出了一只手，还没说话便咽气了。

不过那须战死事小，未能找到之前失踪的古宫比天都大。难道这古宫比那须还金贵，莫非他出身皇族？非也！关键与古宫在一起的联队军旗同样下落不明。军旗一旦落入敌手，王牌第二十九联队的编制将被撤销，百武、丸山这人可就丢大了。当年在浏阳河畔，国民党军炮弹击中了日军第十八步兵联队的军旗手，正在指挥作战的第三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立即冲过去大喊：“我来保护军旗！”可见在日本人眼中，中将师团长也远不如一面天皇“御赐”的军旗金贵。26日、27日夜晚，丸山多次派特遣队潜入丛林，试图寻找古宫和军旗的下落，最终连根旗毛都没发现。

事实上，在全部战争过程中，盟军从未从日军手中缴获过哪怕是一面联队军旗。身陷重围的古宫把军旗缠在腰间，试图寻找逃回的道路，最终未果自杀身亡。由于暴雨如注，无法点燃，古宫用军刀将军旗切成碎片埋进了土里。战后整理战场时，美军在一具尸体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署名“古宫大佐”的纸片，上边写道：“这么多士兵无辜战死，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我真是惭愧至极。我不该轻视火力，有了猛烈的火力定会提高战士的士气，而火力不足只能把我们引向死亡。灵魂永存，连续作战已令我非常疲惫。我累了，我想睡觉了。今天在此终结生命，我不后悔。”可惜当时美军对日军联队军旗缺乏足够认识，错失了找回军旗碎片拼接起来的机会。但古宫像一木那样没有丢失军旗是毫无疑问的。

与日军伤亡惨重相比，美军第一六四团仅亡26人、失踪4人、伤52人，陆战七团一营亡20人、伤45人，战损简直不成比例。

在机场西侧，住吉在26日3时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冈部队将进攻方向对准了河口与隆加主防线之间东西走向的马鞍形山岭。赫尔曼·

汉纳根中校陆战七团二营的阵地被日军突破。F连副排长米切尔·佩奇身边的战友伤亡殆尽，他孤身一人交换使用4挺机枪向日军射击，后来他和巴斯隆一样获得国会荣誉勋章。凌晨5时，补给线被日军切断的F连被赶下山岭，3挺机枪被日军缴获。

紧要关头，副营长奥德尔·科洛尼少校率营部文书、炊事兵、通信兵等17人在G连、C连各一部的支援下向立足未稳的日军发起了反冲锋，连续端掉日军2个机枪火力点。猝不及防的日军再次败退下去，美军成功收复阵地，但也付出了亡14人、伤32人的巨大代价。

两个方向均铩羽而归，已经用完所有预备队的百武只好低头认输。26日8时，他以军司令官名义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阵地上日军留下的尸体超过1500具。27日，左翼队残部与美军脱离接触，带着伤兵向马坦尼考河西岸库库姆博纳仓皇撤退。大量重伤员在撤退途中自杀，“丸山小道”随处可见倒毙日军的尸体。辻看到了倒在路边的老同学源中佐，他的下半身鲜血淋漓。

“坚持住，”辻说，“我会很快叫人来抬你。”

“我从前天开始就什么也没吃过。”源用微弱的声音说。

辻从自己饭盒里夹了两筷子米饭送到他口中，源有气无力地指了指躺在附近的十几个伤兵。当辻给这些人喂饭时，他们一个个像刚出生的麻雀那样大张着嘴。

11月4日，第二师团残部回到库库姆博纳向百武报到。很多人特别是大部分军官都不见了，失去攻击力的日军只能暂时组织被动防御。其间，美军已越过马坦尼考河发起了猛烈反击，后文详叙。

根据辻的建议，右翼东海林支队奉命向机场以东的科利角转移，理由是占据附近平原地带修建机场，等第三十八师团登陆后对隆加机场实施东西夹击。11月4日，东海林率队抵达科利角，缺少工具和粮秣

的他们别说修建机场，连人都快饿死了。再说在美军仙人掌航空队眼皮底下修建机场，这可能吗？难道美国人就只会傻乎乎地打网球？即使机场建成了，飞机和燃料如何送来？11月2日，5艘日军驱逐舰给东海林送来了一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的增援和部分粮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范德随后出动5个步兵营展开围攻，还派军舰海上轰、飞机天上炸，凶悍的东海林支队渐渐陷入绝境。

11月9日，第十七军司令部令该部从泰纳鲁河以东向机场以南的隆加河上游转移，然后沿“丸山小道”向马坦尼考河上游集结。东海林支队最终兜了个大圈子回到机场西侧与主力会合，途中遭到美军卡尔森第二突击营的猛烈追击，且战且退的支队死亡逾500人，但因饥饿和伤病损失高达1200人。在香港所向披靡、在爪哇岛以4000人就敢向数万盟军发起进攻的东海林支队，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库库姆博纳时，只剩1300个瘦骨嶙峋的残兵了。不过，丸山倒彻底放心了，这支饿殍部队再也不会抢他的风头了。

11月4日，被战场免职的川口被遣返回国。“自觉肝肠寸断。”川口说，他知道前程全完了，这一切都拜阴险狡诈的辻所赐，他对同胞辻的仇恨比对美国人要强很多倍。

回到司令部的辻给东京发出一封电报：“第二师团英勇奋战多日，官兵在猛攻中损伤过半，对此失败，本人应负完全责任。第二师团之所以失败，实因本人过低估计敌军战斗力、坚持执行本人的错误作战计划所致。”辻说自己“罪该万死”，并请求加入第十七军与美军血战到底。东京的复电很快到了：“请调第十七军之申请不能批准，速回东京汇报战况。”

被大本营寄予厚望的第三次攻击就这样以完败告终。正当东京为下一步决策踌躇之时，海上传来了联合舰队大破美军特混舰队的捷报。

圣克鲁斯海战

为配合第十七军10月攻势，联合舰队主力几乎倾巢出动。21日18时51分，近藤、南云同时收到“大和”号转来的第十七军参谋长宫崎的电文：“总攻延迟一天，为10月23日。”当天23时33分，山本发出了“联合舰队第351号作战命令”，规定了近藤前进部队、南云机动部队、三川第八舰队黎明时的各自位置。翌日清晨，近藤和南云舰队开始南下向瓜岛靠近。

同日，近藤对无法恢复正常航速的“飞鹰”号做出了处置。16时45分，3架零战、1架轰炸机、5架鱼雷机在入来院带领下转移至“隼鹰”号。16架零战、17架轰炸机在飞行长三重野武带领下进驻拉包尔，与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并肩作战。17时15分，角田率第二航空战队司令部登上了新旗舰“隼鹰”号。23时30分，“飞鹰”号在“矶波”号、“电”号护卫下返航特鲁克。如此，近藤前进舰队就只剩下“隼鹰”号1艘航母。

此时战场日本海军的构成是：以第三舰队为基干的机动部队主队，由南云亲自指挥，下辖“双鹤”及轻型航母“瑞凤”号——后者是9月1日离开吴港，在“雷”号、“晓”号护航下于9月6日抵达特鲁克。3艘航母共有舰载机157架——零战61架、俯冲轰炸机43架、鱼雷机52架、新式彗星侦察机1架。俯冲轰炸机数量较少，是“瑞凤”号条件所限，无法搭载这种机型。加上近藤舰队“隼鹰”号的45架舰载机——战斗机20架、轰炸机18架和鱼雷机7架，日军4艘航母共有舰载机202架。因第七战队旗舰“熊野”号频繁出现轮机故障，该舰于10月20日脱离阿部前卫部队加入南云主队。

之前还差点闹出了一个笑话。其间，“瑞凤”号于29日返回横须贺，执行运送第六航空队战机的任务。10月6日，执行运机任务的“瑞凤”号被“熊野”号的水上飞机发现，飞行员误认为是美军航母。刹

那间，特鲁克和拉包尔风声鹤唳，如临大敌，确认是自己人才松了一口气。

在南云本队前方不远处，阿部弘毅指挥的前卫部队由清一色水面舰艇组成。包括快速战列舰“比叻”号、“雾岛”号，西村祥治第七战队重巡洋舰“铃谷”号，原忠一第八战队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木村进第十战队轻巡洋舰“长良”号及“风云”号等7艘驱逐舰。

总指挥近藤统率的前进部队同样实力不俗。包括栗田健男第三战队的快速战列舰“金刚”号、“榛名”号，高木武雄第五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摩耶”号，近藤亲自领衔第四战队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为近藤护航的是田中赖三第二驱逐舰战队的轻巡洋舰“神通”号及“海风”号等10艘驱逐舰。

角田领军的第二航空战队被配属给了前进部队。这支部队本来和第一航空战队一样属于三航母编制，但由于“龙骧”号在东所罗门海战中战沉，“飞鹰”号又因火灾故障返回特鲁克，这样角田就只剩下了孤零零1艘“隼鹰”号。

山本将“隼鹰”号配属给近藤绝非上策。在珊瑚海和东所罗门群岛海战中，孑然一身的“祥凤”号和“龙骧”号无一例外被美军击沉。老酒认为航母还是集中使用才能发挥最大攻击力且拥有最佳的防护。之后战役进程表明，“隼鹰”号尽管没有像“祥凤”号和“龙骧”号那样罹难，但如和南云的3艘航母协同作战，战伤的“企业”号就凶多吉少了。

23日下午，山本再次发来陆上攻击延迟至24日的电文。近藤和南云只好分别于18时15分、21时40分掉头北上。当晚“筑摩”号遭美军攻击，鱼雷是乔治·恩洛少尉的“卡塔琳娜”投下的，未获命中。但此次攻击让南云忧心忡忡。草鹿据此判断图拉吉和圣克鲁斯群岛一定

存在美军水上飞机基地。一旦机动部队进入敌军搜索范围，很可能重蹈中途岛的覆辙。虽然时间已过去4个多月，两人好像仍未从那场惨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似乎茫茫太平洋随处可能潜伏着美军航母舰队。南云认为在第十七军攻占机场之前，机动部队必须北上暂时避开美军侦察范围。于是他下令本队及前卫部队暂缓南下，掉头向北规避。

24日清晨，南云和阿部分别完成了海上加油。12时，开始沿180度南下的近藤得知南云已经北撤，担心将对圣克鲁斯群岛方向的搜索造成空缺，那里正是美军舰队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前进部队面临侧翼暴露的危险。他在20时34分电令南云，在前进部队东侧实施大范围空中搜索。山本对南云逡巡不前的谨慎做法大为不满。一周以来，只要空中出现美军侦察机，南云就立即向北撤退。山本电令南云“不论天气或敌情如何”必须投入战斗。在山本和近藤双重压力之下，南云这才悻悻于22时18分掉头向南，徐徐进发。此时，第二师团与美军的陆上战斗已经打响。

25日零时50分，“大和”号收到了岛田发来陆军占领机场的“捷报”，大喜过望的山本立即命令近藤和南云火速南下，阻敌增援并寻机围歼前来增援的美军舰队。

接到山本电令，心绪紊乱的南云叫来了草鹿，他不相信第十七军能轻松拿下机场。如此，海军本应撤退休整再战，现在长官来了督战电报，只能硬着头皮南下作战了。草鹿对南云的看法表示赞同：“说实话，我一直反对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敌交战，那样只会重蹈中途岛的覆辙。但您是司令长官，最后决定由您来做。这个仗是您打的，如果您果真有意南下，我赞成您的结论。”这话实际跟没说一样，老酒也会说。

2时45分，南云下令3艘航母各放飞4架鱼雷机，对南侧半圆进行夜间搜索，毫无结果。7时新消息传来“陆军并未攻占机场”。南云立即

下令舰队掉头北撤。但迫于山本的压力，他于9时下令舰队再次掉头以20节速度南下。其间，并未折返的阿部部队因此拉大了与主队的距离。9时，阿部下令弹射7架水上飞机实施搜索，随后掉头向主队靠拢，搜索依然毫无发现。

8时30分，瓦伦·马休中尉的“卡塔琳娜”发现了阿部前卫部队，遭到“雾岛”号2架零式水上侦察机的攻击，受伤美机遁入云中逃逸。马休很快发回了接敌报告，但作为中转站的“寇蒂斯”号和哈尔西均未收到这封电报。

前卫部队上空出现美军侦察机的消息很快传至“翔鹤”号，南云在10时05分命令阿部迅速北上并回收侦察机。无线电小组截收到敌机发出的呼号，南云据此判断前卫部队甚至机动部队很可能已被美军发现。

阿部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4时30分，从圣埃斯皮里图起飞的6架B-17再次发现了前卫部队。14时47分，约翰·布伊中尉率队对块头最大的“雾岛”号进行水平轰炸，取得1弹近失的战绩。“瑞鹤”号的3架零战对美军实施了攻击，同样无果。布伊于15时10分发回了敌舰详细位置及正在向北撤退的详细报告。

事实上，此时南云舰队已被美军另一架“卡塔琳娜”盯上。10时，罗伯特·兰普夏尔中尉向“巴拉德”号发出了“发现不明舰队”的电文。11时03分，持续跟踪的兰普夏尔发回了最新接敌报告：“发现敌航母2艘，航向145度，航速25节，南纬8度5分、东经164度30分。”

当日5时18分，南下的近藤舰队同样放飞5架水上飞机进行侦察。5时30分当舰队行驶至瓜岛东北偏东315公里时，近藤下令向北折返，之后3次遭到美军侦察机的追踪。9点48分，马里奥·塞萨中尉的B-17向菲奇发报称，325度方位、距圣埃斯皮里图525公里处发现一支日军舰

队，航向正东。当天下午，“隼鹰”号派轰炸机、战斗机各12架参与了基地航空部队对亨德森机场的轰炸。

12时，日东港航空队1架川西二式大艇在图拉吉160度方向、315公里处发现了一支高速航行中的美军舰队，一等飞曹栗崎留记13时15分发出接敌通报：“发现敌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12艘，航速14节。”栗崎发现的是李少将的第六十四特混舰队。不过舰艇没那么多，只有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6艘。得到发现美军舰队的消息之后，近藤建议南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起攻击。根据栗崎提供的方位，南云测算双方距离为630公里。鉴于敌舰队中无航母且距离太远，南云决定暂不发起攻击以免暴露行踪。18时53分，南云本队与阿部前卫部队会合，之后以180度航向、24节向南航行。

20时40分，前卫部队离开本队快速南下。23时30分，阿部再次遭1架“卡塔琳娜”跟踪。乔治·克鲁特中尉对“矶风”号发射了鱼雷，一如既往未获命中。当时阿部与南云的距离已拉大到90公里，近藤则在南云以西160公里处。

22时40分，宇垣来电对第二天的侦察活动提出了要求：“鉴于26日很可能发生舰队决战，各队之飞行搜索要尽力排除天气之障碍及敌机之妨碍，努力确认敌舰队兵力、动向及对之进行持续跟踪。”山本于23时再次发来指示：“陆军计划于今夜攻占机场，敌舰队明日在瓜岛海域出现可能性极大，联合舰队务必将其歼灭。”

不愧是联合舰队首脑人物，山本、宇垣的判断一点没错。除已发现的李少将第六十四特混舰队，一支更要命的舰队正向战场徐徐逼近。后来有美国史学家称，如果仍是戈姆利主掌南太平洋，圣克鲁斯海战可能不会发生。亨德森机场多次遭舰载机攻击表明，瓜岛500公里范围内肯定有日军航母存在。哈尔西不愿放过与日军交手的任何机

会，尽管兵力居于明显劣势，但他还是准备兑现对范德的承诺，尽所有力量给陆战一师以最大帮助。

24日11时45分，从珍珠港南下的“企业”号与从努美阿北上的“大黄蜂”号在圣埃斯皮里图东北偏东505公里处会合。与戈姆利的小心谨慎相反，新官上任的哈尔西一出手就亮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2支航母舰队奉命合编为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由金凯德少将统一指挥。战意甚切的哈尔西下令金凯德立即挺进到圣克鲁斯群岛以北海域，如此，从西北方向特鲁克前来进犯的任何敌人都将位于他们左翼。毫无疑问，哈尔西想再次形成类似中途岛海战之前那种有利态势。他曾对那场自己未能亲身参与的海战进行过研究。在那场战斗中，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正是在侧翼设下埋伏，先于敌人发现对手并突然亮剑，才获得了海战的辉煌胜利。现在美军人已知道日军在海上了，只是他们的目标由中途岛变成了瓜岛——菲奇的“卡塔琳娜”已发现了日军航母的行踪。哈尔西认为美军类似中途岛战场的有利态势已初步形成。

根据哈尔西之前的安排，他将从“企业”号抽调部分人员充实自己的参谋班子。抽走前副官阿什福德少校这样的人无关大碍，但调走如伦纳德·道少校这样经验丰富的战斗机引导官，势必给“企业”号即将迎来的大战带来负面影响。以哈尔西雷厉风行的性格，上述两人和布朗姆菲尔德·尼古尔中校、道格拉斯·莫尔顿少校受命立即飞往努美阿。与此同时，哈尔西令李少将率第六十四特混舰队前出至瓜岛海域，阻止日军对瓜岛增援或炮击机场。

默里少将的第十七特混舰队以查尔斯·梅森上校的“大黄蜂”号为核心，有舰载机85架——战斗机38架、俯冲轰炸机31架、鱼雷机16架。护航舰只包括“北安普敦”号、“彭萨科拉”号重巡洋舰，“圣迭戈”号、“朱诺”号轻巡洋舰以及“莫里斯”号等6艘驱逐舰，指挥官是霍华德·古德少将。第十六特混舰队由金凯德亲自指挥，核心为奥斯本·哈迪森上校的“企业”号，有舰载机78架——战斗机34架、

俯冲轰炸机34架、鱼雷机10架。护航舰队由提斯代尔少将指挥，包括“南达科他”号战列舰、“波特兰”号重巡洋舰、“圣胡安”号轻巡洋舰及“马汉”等6艘驱逐舰。

因前段“萨拉托加”号受伤“黄蜂”号战沉，美军航母短缺，但舰载机富余。除一部分充实仙人掌航空队，“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各带了14架、12架预备飞机，因此，美军舰载机总数达到189架，仅比日军202架少13架。美军的劣势在于仅有两条飞行甲板。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亨德森机场的仙人掌航空队不但能随时提供支援，也为航母舰载机实施穿梭攻击和临时起降提供了更多选择。此外，美军高射炮的效率远比日军高，“企业”号和“南达科他”号在珍珠港维修时加装了许多40毫米博福斯高炮，其威力将在随后的战斗中得以显现。

南云机动部队还存在一个短板，“瑞凤”号最大航速仅28节。角田的“隼鹰”号更是只有25.5节。虽然“双鹤”能轻松跑出34节的高速，但舰队航速肯定只能以最慢者来计算。美军2艘航母均属“约克城级”，都能跑出32.5节的高速。

10时25分，金凯德收到了“寇蒂斯”号转发的塞萨中尉的电文。经测算，金凯德判断敌军舰队在700公里之外，明显超出了舰载机的攻击范围。11时50分，金凯德再次收到“寇蒂斯”号转发的兰普夏尔中尉的报告，双方距离为670公里。遵照哈尔西之前的电令，金凯德下令舰队以27节高速迎头而上。

13时19分，“企业”号上发生了一起飞行事故。1架“野猫”在降落时忘记放下尾钩，未能钩住任何阻拦索，战机失控撞开阻拦网冲向了甲板前端的俯冲轰炸机。1架“无畏式”被顶落海中，另3架严重受损。相对单薄的“野猫”不用说已支离破碎。所幸飞行员威廉·布莱尔中尉洪福齐天，从一堆废铁中钻出来竟毫发无损，4名地勤人员却因

此挂彩。幸好美国人带有备用飞机，才未对之后的作战造成太大影响。

由于没有收到进一步后续报告，金凯德认为“侦察机很可能已跟丢了目标”。如果双方以目前速度和航向行进，很快就将进入彼此的打击范围。13时30分，他派出了搜索兼攻击的侦察机队。“企业”号10架侦察轰炸机两机一组、在10~280度扇面向前搜索370公里。14时20分，他从“企业”号放飞了21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机群——战斗机8架、轰炸机6架、鱼雷机7架，在飞行大队长理查德·盖恩斯中校率领下以325度向西北进击。选择“企业”号机群是因“大黄蜂”号的“野猫”无法加挂副油箱，没有“企业”号的“猫”腿长。

按计划攻击机群将飞出280公里，若未发现敌舰自行返回。但机群刚刚出发，金凯德就收到了布伊攻击敌舰的消息。据此他判断，遭到攻击的日军舰队可能暂时北撤，攻击机群扑空的可能性很大。金凯德的判断完全正确，南云及时掉头北上驶出了美军攻击范围。为保持无线电静默，金凯德并未召回攻击机群，他期望盖恩斯在未发现敌舰的情况下自行返航。

但盖恩斯求战心切，在飞出280公里后又按原航向飞行90公里依然一无所获。之后他不甘心地率队右转向偏北方向搜索。到17时35分，多飞出150公里的盖恩斯才悻悻带队返航。加上“企业”号为回收侦察机向东南逆风方向航行了37公里，导致攻击机群返航距离进一步扩大。油料几乎耗尽的盖恩斯在返回预定海面时并未发现自己的航母，他判断母舰就在前方不远处，所有飞机抛弃了炸弹或鱼雷向前飞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舰队。在此之前，弗兰克·米勒因油尽跳伞不知所终。降落过程中意外频发，1架强行降落的鱼雷机撞向舰岛，切碎了1架轰炸机机尾。5架飞机在“大黄蜂”号上降落，另有5架迫降海面，所幸机组成员全部获救。这天“企业”号非战损失飞机11架。当晚机

械师放出了备用的7架“野猫”。21时15分，金凯德改航向为305度、航速22节。

菲奇的陆基航空兵在25日夜晚表现活跃。当天23时30分、26日零时11分，2架“卡塔琳娜”先后发现了阿部舰队和南云舰队。菲奇立即下令恩德岛起飞5架“卡塔琳娜”发起夜间攻击。零时33分，阿部舰队遭到美军鱼雷攻击，所有军舰均未受伤。零时50分，1架“卡塔琳娜”从暗夜中忽然蹿出，格伦·霍夫曼上尉在1000米高度一口气扔下了4颗227公斤炸弹，最近的1颗炸弹距“翔鹤”号舰首仅300米。

突然落下的炸弹惊出了南云一身冷汗。南云有过两次航母对决的磨砺，对美军战术非常清楚：他们往往依靠“卡塔琳娜”实施定位，由侧翼潜伏的航母实施突袭，在中途岛，自己就是这样被他们整惨的。天空频频出现的侦察机无疑是为潜伏在附近某处的航母服务的。目前自己对敌军位置一无所知，对手可能已掌握了自己的方位。南云告诉草鹿：“你之前的判断完全正确，全速返航。”3时30分，南云主队以24节航速折向北行。虽然名义上接受近藤指挥，南云实际上可以自主行动。接到命令的阿部也于4时10分掉头向北。为策应南云的行动，近藤前进部队同样掉头返回。

借夜色掩护快速逃逸的霍夫曼立即发出了接敌报告，“东经164度5分、南纬7度55分，发现至少包括1艘航母在内的日军舰队”。可惜美军没了中途岛的好运气，因传送问题，金凯德并未第一时间收到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该收的人没收到，不该收的人倒收到了。收到电报的哈尔西异常兴奋，立即向金凯德和李发出了著名的“南太平洋部队司令部密令242350号”：“攻击！重复，攻击！”

26日凌晨，对阵双方的众多舰艇均位于瓜岛东北、圣克鲁斯群岛西北海面上。向西北快速航行的美军舰队与敌军距离逐渐拉近至460公里，彼此进入了对方打击范围。此时近藤位于南云以西185~220公

里，阿部位于南云南方90~110公里。当天风向无疑对日军有利，6~10节的西南风使南云不需转向就可放飞舰载机，美国人则恰恰相反。

此时，海上态势十分明朗，双方知道对方存在，却不清楚彼此的详细位置。根据南云制订的搜索计划，阿部在4时15分弹射了7架水上飞机，对南部海域130~230度实施460公里搜索。4时43分至45分，“瑞凤”号5架、“翔鹤”号和“瑞鹤”号各4架鱼雷机起飞，按50~230度方位向前搜索555公里。前卫部队和南云本队的侦察机恰好形成一个双相搜索。5时整，行驶至马莱塔岛以东的近藤放飞了4架水上飞机，这样执行搜索的日机达到了24架。只要不发生意外，上述区域所有美军舰艇都无法躲过日军的眼睛。

3时30分，金凯德收到了哈尔西发来的“攻击！重复！攻击”的电令。突如其来的电报让首次指挥航母作战的金凯德有点蒙圈儿，啥都没发现大半夜里攻击谁呀？为执行哈尔西的催战命令，金凯德于清晨5时放飞了“企业”号的16架“无畏式”，对舰队北侧235~360度扇面实施370公里搜索。美军依然采取两机一组、搜索兼顾攻击的方法，每机各挂载1颗227公斤炸弹。随后当值的“企业”号起飞了9架“野猫”执行空中巡逻、4架“无畏式”执行反潜任务。5时45分，“大黄蜂”号放飞了8架战斗机。

5时12分，金凯德收到了“寇蒂斯”号转来的霍夫曼上尉的接敌通报，终于明白了哈尔西电报的真实含义。此时已过去2个小时，参谋长康德里·摩尔上校建议立即出动“大黄蜂”号攻击机群发起进攻。谨慎的金凯德忌惮前一天“企业”号遭到的意外损失，判断2个小时内日舰位置肯定发生了变化，况且侦察机刚刚出发，于是决定在收到新消息前暂按兵不动。

6时整，“翔鹤”号岩井健太郎的鱼雷机发现了维维安·韦尔奇上尉和布鲁斯·麦克格雷少尉的双机组，美国人同样发现了迎面飞来的

敌机，双方距离最近时仅5600米。大家清楚现在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尽快定位对方航母，于是互不理睬擦肩而过。

6时17分，韦尔奇发现了阿部前卫舰队并于6时30分发回接敌通报：“发现敌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7艘，航向偏北，航速20节。”他们毫不例外地受到了日军高射炮的“热烈欢迎”。6时45分，闻讯赶来的霍华德·伯内特中尉双机组向“利根”号投下炸弹，2颗227公斤炸弹均未命中。4架美机均未发阿部后方的南云本队。

日军的运气确实不错。6时15分，负责六号线的飞曹长金泽卓一率先发现了美军第十七特混舰队，立即发出了“发现敌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航向360度、航速18节”的接敌报告。可惜金泽的发报机出现故障，信息未能及时传递到南云手中。

早于金泽3分钟，负责4号线搜索的日军侦察机发现了美军舰队。不知是何原因，飞曹长浮田忠明直到6时50分才发出了接敌电报：“发现敌机动部队，南纬8度22分，东经166度42分，航母1艘、护航舰只15艘。”浮田发现的是默里的第十七特混舰队。

6时58分，浮田的电报送达“翔鹤”号司令舰桥。南云的参谋很快陷入迷茫。经核对，浮田发回的位置与他负责的搜索区域大相径庭，电信员户泽博在发报时误用了一号机的无线电呼号——此时美军位于“翔鹤”号125度、390公里处。南云立即命令“翔鹤”号和“利根”号出动4架飞机前往核实。

就在浮田发报的同时，6时50分，詹姆斯·李少校和威廉·约翰逊少尉的双机组发现了前方65公里处出现了日军1艘航母。向前飞行了37公里的李发现敌阵中还有另一艘航空母舰。为避免发报失误，李连续三次发出“发现敌2艘航母，南纬7度05分、东经163度46分，航向360度，航速15节”的紧急电文。7时05分，2架零战前来攻击，李和约翰逊的飞机被双双击伤，但最终均顺利返航。

根据李发回的电报，金凯德的参谋们立即测算出敌航母位于300度方位、距离340~370公里。毫无疑问，双方都处于对方攻击范围之内。“彭萨科拉”号以旗语向默里发来信号，200度方位、96公里处出现不明目标，那肯定是日军侦察机。7时30分，“南达科他”号清晰截听到日机发出了通信，并在3分钟后向金凯德做出提醒。一切表明美军舰队已被日军发现，哈尔西精心策划的侧翼突袭瞬间化为泡影，战斗由美军希望的“中途岛式”变成了眼前的“珊瑚海式”。

7时14分，梅森舰长发出命令：“飞行员登机，愿上帝保佑你们！”7时30分，转向逆风航行的“大黄蜂”号放飞了第一攻击机群——威德海尔姆少校的俯冲轰炸机15架、埃德温·帕克上尉的鱼雷机6架、亨利·桑切斯少校的“野猫”8架。7时50分，美军机群完成编队，在威德海尔姆的率领下朝300度、390公里外的日军舰队隆隆飞去。

第一攻击波尚未在视野中完全消失，8时整，“大黄蜂”号放飞了由26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机群：约翰·萨瑟兰上尉的护航战斗机8架，瓦特·鲍威尔上尉的9架鱼雷机各携带4颗227公斤炸弹，约翰·林奇上尉的9架俯冲轰炸机各携带1颗454公斤。8时15分，完成编队的机群在飞行大队长罗迪中校率领下疾驰而去。不久，1架“野猫”因发动机故障返航。

因需要预留飞机执行侦察和空中巡逻，“企业”号第一攻击波只出动飞机21架——詹姆斯·弗拉特利少校的战斗机8架、约翰·科勒特少校的鱼雷机10架，乔治·艾斯蒂斯中尉的俯冲轰炸机3架，指挥官为飞行大队长盖恩斯中校。7时47分上述飞机开始依次升空。8时整，机群沿304度方向朝敌舰队飞去。

虽然浮田发回的电报存在疑点，南云却不愿就此错失先发制人的机会。7时10分，“翔鹤”号第一攻击机群20架鱼雷机、4架零战陆续

升空。10分钟后，“瑞凤”号起飞了日高盛康的9架零战，它们将为“翔鹤”号的鱼雷机护航。7时25分，白根斐夫大尉的8架零战、高桥定大尉的21架俯冲轰炸机从“瑞鹤”号上起飞。这样，日军第一攻击波有舰载机62架——轰炸机21架、战斗机21架、鱼雷机20架。南云仍然采取了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的老办法：单次单艘航母只提供一种攻击机型，之后再混编攻击机队。

第一攻击波指挥官是日军最负盛名的鱼雷机飞行员村田重治。

“赤城”号在中途岛战沉之后，村田辗转来到了“翔鹤”号。从特鲁克出发时村田特意嘱托奥宫：“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我们只派出了轰炸机，虽然关卫将敌人狠狠揍了一顿，但还是让“企业”号侥幸逃脱。我们鱼雷机队未能出击，实在遗憾。你们这些参谋这次千万不要叫敌人跑掉，拜托，中途岛之仇一定要报！”当年偷袭珍珠港时，渊田的电信员水木德信——发出“虎虎虎”电报的那位——这次坐在村田身后。

飞出140公里后，8时30分，“大黄蜂”号攻击机群发现右侧数千千米外有一机群对驶而过。菲利普·索扎少尉认出那正是日军攻击机队。桑切斯少校立即向金凯德发回预警：“24架轰炸机朝你飞去，注意防空！”“翔鹤”号的日军飞行员当然也看到了美军机群，立即向南云发出警报“发现敌军舰载机4架”。双方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彼此保持了克制，继续沿既定航线寻找对方航空母舰。5分钟后，“瑞鹤”号机队同样发现了“企业”号的攻击机群，高桥于8时35分向南云发出警报：“敌机17架飞向我航母。”和村田一样，高桥和白根保持着足够冷静，继续朝美军舰队所在海域疾驰而去。

由于之前几乎未参加过战斗，同样发现美军机群的“瑞凤”号战斗机队就没有那么本分了。日高率9架零战立即出列发起攻击。一阵电闪雷鸣之后，美军3架战斗机、5架鱼雷机被击落，另有1架战斗机和2架鱼雷机重伤，5名机组成员阵亡。日军损失零战4架和4名飞行员。剩

余5机在空战中弹药耗尽，已无法为村田的鱼雷机队提供掩护，径自掉头返航。日高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为脆弱的鱼雷机护航，而不是和对方一味斗狠。回到舰队上空的日高发现，“瑞凤”号甲板竟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只好率队在“瑞鹤”号上降落。

正当南云手忙脚乱准备放飞第二攻击波时，意外出现。日军未曾料到美军侦察机执行搜索时竟然带着炸弹。7时05分，斯托克顿·斯特朗中尉和查尔斯·欧文少尉双机组截听到了李发出的电文。此前他们已发现了南云本队边缘的1艘驱逐舰。认真测算燃油之后，斯特朗决定偷袭中队长发现的敌军航母。7时40分，2架“无畏式”从云层中突然蹿出，从4300米高度向距离最近的“瑞凤”号——斯特朗认为是1艘“翔鹤级”航母——发起俯冲，猝不及防的“瑞凤”号被1颗227公斤炸弹命中，飞行甲板后端被撕开一个直径15米的大洞，附近的阻拦索、高炮及下部舰体严重受损。所幸轮机未受损伤，“瑞凤”号仍可维持正常航行。爆炸诱发的火灾在11时被扑灭，但甲板受损使“瑞凤”号完全丧失了飞机起降能力。

仗还没正式开打，自己的1艘航母就重伤失去战斗力，这不能不让日军勃然大怒。3架“瑞鹤”号的零战立即对试图逃逸的斯特朗双机组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出80多公里。尚未跑远的李少校双机组闻讯前来帮忙，欧文座机右侧油箱中弹，但仍顽强随长机顺利返航。非但如此，他们的反击还击落1架零战。当10时06分两机在“企业”号降落时，斯特朗还剩20升燃油，欧文剩12升。

当天上午，从“企业”号起飞的16架侦察轰炸机悉数返航，仅5架被敌军击伤，还在空战中击落日军零战7架、鱼雷机1架，使敌军1艘航母失去战斗力。双方主力尚未交手，美军已率先取得开门红。

虽然“瑞凤”号遭到重创，但战意十足的舰长大林末雄向南云报告，飞行甲板并不妨碍飞机起降。大林试图通过紧急抢修恢复战斗

力，但损管人员之后的所有努力均无济于事，提前返航的日高5机只好在“瑞鹤”号上降落。南云并未让“瑞凤”号离开战场，一则不愿派出护航驱逐舰削弱舰队防空力量，二来“瑞凤”号留在阵中也可分担美军攻击力量。

“瑞凤”号意外受伤让南云脆弱的小小心灵再受创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随后的指挥。颇具戏剧性的是，除中途岛海战，日军在珊瑚海和东所罗门群岛海战中无一例外要先损失1艘轻型航母，前者是“祥凤”号，后者为“龙骧”号，现在“瑞凤”号又出师未捷身先伤，这难道是宿命吗？

“瑞凤”号已经指望不上，角田的“隼鹰”号此时尚在200公里开外，南云现在只能依靠“双鹤”了。鉴于自身位置已经暴露，敌机很可能正在飞来，当务之急是以最快速度放飞第二攻击波，在敌军攻击到来之前让所有飞机升空参与进攻或防守，不能再像中途岛那样窝囊。南云和草鹿瞬间急出了一头大汗。

第一攻击波最后几架飞机尚未飞离甲板，南云就下令第二攻击波迅速跟上。舰桥上的草鹿不耐烦地朝甲板上的军官吼叫，要他们动作再快一点。从望远镜中看到“瑞鹤”号动作更加缓慢，草鹿立即打旗语发出质问：“为何延误？加快速度！”

本次出动的是“瑞鹤”号鱼雷机和“翔鹤”号俯冲轰炸机。之前因受到“卡塔琳娜”的夜间袭扰，存于机库中的上述飞机均已卸下鱼雷或炸弹，现在必须以最快速度完成重装。鱼雷挂载需要70分钟，比轰炸机挂弹至少要慢半个小时。情况紧急，南云命令2艘航母的攻击机队准备完毕自行出发，一分一秒也不能延误。8时10分，从“翔鹤”号上率先升空的是新乡英域的5架零战，随后19架轰炸机陆续升空，在关卫的指挥下朝预定海域隆隆飞去。35分钟后，由今宿滋一郎率领的

“瑞鹤”号第二攻击机队——战斗机4架、鱼雷机16架踏上了攻击的征程。

舰桥上的草鹿在焦急地来回踱步，远远看到“瑞鹤”号飞机全部升空，才松了口气。草鹿连1架战斗机都没留下，既已决定投入战斗，就必须全力以赴。“敌人来了，就拿起长矛，”他不停地喃喃自语，“拿什么都行！”

放飞第二攻击波后，“大黄蜂”号开始进行巡逻战斗机的换班作业。8时26分，战斗机引导官弗莱明少校指引8架“野猫”升空，随后之前执行空中巡逻的战斗机陆续降落加油补给。8时40分，默里收到了桑切斯发回的电报：“24架敌机正在逼近。”通过截听“企业”号遇袭机群的无线电通话，金凯德推断来袭敌机可能位于舰队西北110公里。攻击已经近在眼前，美军2艘航母立即忙碌起来。地勤人员飞速为刚降落的战斗机加油，损管队员立即往输油管道中填充二氧化碳，水密舱门全部关闭，瞭望哨死死盯住天空，所有高炮手各就各位。连“大黄蜂”号的厨师都在赶制供官兵战斗间隙食用的数千块馅饼和炸面包圈，一位大师傅表示“我甚至没有一点空闲”。在弗莱明的调度下，很快又有7架“野猫”升入空中。

此时，“企业”号上空有战斗机有11架。8时37分，金凯德通知默里：“敌机正在逼近，立即放飞所有飞机。”8时46分之后，陆续有11架“野猫”升入天空。如此，美军特混舰队上空的战斗机达到了37架。

8时43分，默里再次发出警报，275度发现敌机4架。金凯德根据敌机来袭方向判断“企业”号将率先遭到攻击，他于8时44分通知默里，由“企业”号战斗机引导官约翰·格里芬少校负责协调全部战斗机。因原引导官道少校被哈尔西战前调走，刚接任的格里芬相对经验不足。对金凯德的安排，“大黄蜂”号的战斗机飞行员肯定不太高兴，

他们更习惯接受弗莱明的指挥。10分钟后，金凯德再次指示默里：“保持逆风方向，彼此保持在肉眼可视信号范围之内。”

美军2艘航母的雷达均未探测到不断逼近的日军机群。“彭萨科拉”号的CXAM雷达早在8时41分就探测到295度、130公里处不断逼近的日军机群。古德少将多次用旗语向金凯德发出警报，此时“大黄蜂”号第二攻击波也传来了“发现敌轰炸机24架，方位280度”的警报。

经过90分钟飞行，8时53分，“翔鹤”号第一攻击机群率先发现了“大黄蜂”号编队。受云层阻隔日军并未发现不远处的“企业”号。1分钟后，村田发令“展开突击队形”，随后率队向低空下滑寻找合适攻击阵位。村田率第一中队绕向东南，同时命令鹫见五郎第二中队迂回西北，试图对“大黄蜂”号实施两翼夹击。因途中贸然出击的日高机队已经返航，鹫见中队没有1架零战护航。

与村田降低高度相反，高桥率“瑞鹤”号俯冲轰炸机队则迅速爬升，高桥第一中队、津田俊夫第二中队、石丸丰第三中队组成三个倒V字形，白根的零战则在后上方警戒，随时猎杀前来拦截的美军“野猫”。

就在格里芬发出一串串号令、美军战斗机迅速爬升前往拦截之时，村田身后的水木德信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眼见敌机来势凶猛，在8时53分放飞最后1架战斗机后，“企业”号迅速躲入附近一片积雨云。如此村田和高桥都将攻击目标锁定了“大黄蜂”号。

速度较快的俯冲轰炸机率先发起进攻。就在高桥以15度角进入俯冲点时，6架“野猫”从斜刺里突然杀出，爱德华·赫塞尔上尉朝第一架日机猛烈射击，中弹起火的高桥机立即拉出了长长白烟。高桥突然大角度俯冲钻入云海，随后在返航途中迫降海上。赫塞尔右翼的托马斯·加拉赫中尉同时将另一架日机击伤。克劳德·菲利普斯上尉猛攻津田第二中队，在击伤1架敌机后继续扑向石丸第三中队。他的飞机被

白根的子弹击中，舱内瞬间浓烟弥漫。在艰难向下俯冲撤出战场时，他看到僚机约翰·富兰克林中尉的“野猫”中弹载入大海。

在数量占优的“野猫”顽强阻击下，日军攻击阵形被完全打乱。第一中队随受伤的高桥机撤向西北，第三中队遭到“野猫”重点围攻，这样津田第二中队7架飞机趁隙爬升至俯冲点向美军航母发起攻击。9时09分，“大黄蜂”号及所有护航舰只高炮轰然打响。日机全然不顾。9时10分，从舰尾方向切入的津田投下了第一颗炸弹，在航母右舷外激起了一条冲天水柱。2分钟后，从右后方切入的富樫胜介取得命中，炸弹在航母80号肋骨、飞行甲板中心线右侧撕开一个3米的大洞，之后势如破竹，穿过两层甲板在第三层甲板上方爆炸。在他身后，北村一郎的飞机尚未投弹就被防空炮火击中，坠落在航母右前方仅9米的位置。

日军攻击效率极高！第四架岛田阳三再次获得命中，炸弹穿过飞行甲板后立即炸响，30名水兵当场阵亡。一块飞舞的弹片切断了150号肋骨、机库顶部1架“无畏式”的钢缆，飞机重重摔在机库甲板上。投弹后，拉起的日机很快中弹起火，岛田跳伞，飞行员高朝一郎随机坠海。岛田身后的2架日机再次取得一弹命中。

9时14分，飞曹长佐藤茂行的最后1架轰炸机从航母右舷发起俯冲，飞机中弹的佐藤机没能在适当高度投弹，而是擦过烟囱左侧一头栽落在甲板上。撞击导致舰岛周围一片狼藉，油箱破裂四处溅起的航空燃油起火爆炸，航母信号塔被彻底摧毁，7名信号员当场死亡。烟囱汽笛也被撞毁，舰岛部分通道扭曲变形。3号待机室里大火肆虐，幸运的是，佐藤机上的那颗250公斤炸弹没有炸响，待机室内的6名战斗机飞行员侥幸躲过一劫。

高桥飞机受伤返航，米田信雄立即接过了指挥权，带领第一中队余部撤至“大黄蜂”号左侧向航母发起攻击，投下的4弹无一命中。

第三中队在轮形阵外围就被击落3架，石丸集结剩余4机，绕至南侧，试图发起偷袭，被美军的“野猫”团团围住。2架日机被美军击落，投下的3颗炸弹无一命中。重伤的石丸冲出重围，艰难返航，最后在机动部队附近海面迫降。被救上驱逐舰的石丸只说了“瑞鹤”两个字，就咽气了。

“瑞鹤”号的俯冲攻击尚未结束，9时13分，“翔鹤”号鱼雷机的攻击已同时展开。村田一马当先从“北安普敦”号和“安德森”号之间飞速穿过，边下降高度边向“大黄蜂”号右后舷接近。二号机飞曹长松岛正操之过急，在2700米距离投下鱼雷，随后在距航母2000米处被高射炮火击入大海。村田率三号机冒死猛冲，在900米距离投鱼后向右侧滑，试图拉升脱离战场。他的左油箱中弹起火。美军记录村田机“化作闪耀的流星，之后一头栽进了海里”。日三号机井上福治回忆说，座机起火后队长从容打开座舱，以手势示意部下继续前进，随后才失控坠入大海。井上机同样被美军炮火击伤，但仍低空掠过航母成功逃脱。

“雷暴之神”果然名不虚传！9时15分，村田此生投下的最后一条鱼雷准确命中“大黄蜂”号右舷。初看舰体似乎震动不大，并未起火，但在轮机舱附近爆炸的鱼雷直接导致航母动力丧失，右倾迅速达到10.5度。开战以来，村田只获得两次发射机会，雷无虚发，所击中的战列舰和航母都属主力大舰。由于在海战中表现出色，战死的村田特晋两级为大佐军衔，联合舰队特意通报全军表彰。随机丧命的斋藤征二、水木德信同样晋两级为中尉、少尉——可惜水木再也没机会发出“虎虎虎”的电报了。

第一条鱼雷炸响后仅20秒，井上的第二条鱼雷再次命中航母右舷水线以下1.8米位置，撕开一个高4.5米、宽9米的大洞。接连中弹、中雷的“大黄蜂”号摇摇欲坠。

所幸随后3架日机投射的鱼雷均未命中，其中1架中弹起火掠过“彭萨科拉”号坠入海中。2架鱼雷机选择距离较近的“彭萨科拉”号作为目标，舰长弗兰克·洛上校紧急右舵，躲过了朝左舷射来的1条鱼雷。9时15分，试图从右舷发起攻击的另一架日机在900米距离中弹起火。机长小林芳彦毫不在乎，毅然驾机试图撞舰，熊熊燃烧的飞机惊险地从左舷中部之外仅一米处掠过，坠落在距舰30米的位置。由于飞机坠海激起了一条距舰极近的冲天水柱，他身后的中井留一据此上报，小林的鱼雷重创敌1艘“舰型不明”的重巡洋舰。

由于日高提前返航，鸢见的9架鱼雷机完全失去掩护。3架飞机尚未进入投雷线路就被击落，鸢见机被击伤暂时脱离编队。佐野刚也试图驾驶起火的飞机撞击“朱诺”号轻巡洋舰，只在距舰180米海面上激起了一条水柱。日军记录佐野撞沉敌驱逐舰1艘。

其余5架鱼雷机冒死冲入了第十七特混舰队的火力网。竹村章试图驾机从驱逐舰上空飞过，旋即被高炮击中落海。其余4机在航母两舷发射鱼雷，均未命中。3条鱼雷竟鬼使神差地向“北安普敦”号扑来，舰长维拉德·基茨上校紧急左舵，鱼雷从舰尾处惊险擦过。9时18分，早先被击伤离队的鸢见突然驾机从航母左后舷发起俯冲，一头撞在左舷前部127毫米高炮组的前方走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诱发大火。

被命中2雷、3弹的“大黄蜂”号，完全失去电力、动力，瘫在海面上无法动弹。日军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轰炸机17架、鱼雷机16架被击落，102名机组成员56人战死。村田、石丸、鸢见等一大批老鸟一去不返。美军仅损失“野猫”6架、飞行员4人。

幸存日机绝尘而去，接连遭遇弹炸雷击的“大黄蜂”号上早已是大火肆虐，浓烟滚滚。在损控指挥官亨利·莫兰少校和轮机长爱德华·克里汉少校率领下，所有人都奋勇加入了抢险队伍。从9时35分开始，“罗素”号、“莫里斯”号和“马斯汀”号陆续驶近航母两舷，

帮助灭火并展开救援。梅森舰长估计参与灭火行动的官兵超过了1000人，大火终于在10时被全部扑灭。

9时50分，默里用旗语向古德发出信号，“通信任务交由贵部，我舰已完全失去动力”，同时要古德迅速派重巡洋舰拖曳“大黄蜂”号。10时整，“北安普敦”号将一条44毫米钢缆系上了航母左锚链。10时28分，“大黄蜂”号在重巡洋舰拖曳下开始以3~4节速度缓缓移动。刚挪出没几步，鹤嘴钩脱落导致钢缆掉落水中。10时34分，一条更粗的51毫米钢缆再次系上航母。13时30分，两舰再次开始徐徐移动。11时40分，默里率参谋登上了“罗素”号派出的小艇，于11时45分登上“彭萨科拉”号。12时15分之后，“罗素”号和“休斯”号开始依次靠近接走航母部分人员。

8时05分，南云向前卫部队发出了快速进击的命令。阿部下令舰队提速至26节。前卫部队中最积极的当属第八战队司令官原忠一。急于求战的原命令“利根”号和“筑摩”号及2艘驱逐舰提速至30节，很快就将阿部甩在身后。

8时40分，“翔鹤”号的雷达发现135度、145公里处一个庞大机群正不断逼近——正是“大黄蜂”号第一波攻击机群。与村田相遇20分钟后，威德海尔姆少校发现前方海面上出现了4艘敌舰。前方空中敌机出现，原立即下令提速至32节全力迎战。

威德海尔姆并未贸然发起进攻，他对这4艘水面舰艇兴趣不大，首选攻击目标当然是敌人的航空母舰。他致电战斗机指挥官桑切斯少校：“有无发现敌军航母？”后者回答“没有”，同时建议掉头返航。对此威德海尔姆非常不满，最少也要把炸弹扔到眼前这几艘舰头上吧？维尔德海姆凭直觉判断，眼前出现4艘水面舰艇实属反常，它们身后很可能有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于是他下令机队沿300度继续向前飞行。

果不其然！在原后方37公里处，威德海尔姆很快发现了规模更大的前卫部队。发现空中出现敌军机群，“矶风”号立即释放烟雾进行提醒。9时20分，“铃谷”号向后方的南云发出预警：“5架鱼雷机向本队飞去。”1分钟后，“铃谷”号再次升起信号旗提示阿部，“90度方向发现敌机10架”。

此时，恰好3架“瑞凤”号的战斗机飞临前卫部队上空。看到美军机群不断逼近，飞曹长冈本茂毫无惧色，率队从左至右穿入美军机群，成功将美军轰炸机队和战斗机队分割。处于绝对劣势的冈本小队奋力向美军发起攻击，发生在前卫部队上空的空战规模不大，依然惨烈，日军以2架坠落、1架重伤为代价，换取击落美机2架、击伤2架的战果，为南云完善防御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看到零战前来阻击，威德海尔姆机警率队向右钻入云层。帕克的鱼雷机因处于低空，未能看到转向的轰炸机队，依然沿300度向前飞去。“大黄蜂”号第一攻击机群就此分离。

5分钟后，钻出云层的威德海尔姆发现左前方46公里处出现了更多日军舰只，于是紧急呼叫各机：“345度有新发现。”他的视野中很快出现了1艘大型航母，不远处另一艘正在冒烟——前者是“翔鹤”号，后者是之前意外受伤的“瑞凤”号。威德海尔姆数次向第二攻击机群发出接敌信号，糟糕的通信导致大队长罗迪中校并未收到。

眼见敌机不断逼近，狡猾的“瑞鹤”号立即驶入附近一片雷雨区。1艘日军驱逐舰向美机来袭方向鸣炮示警，空中巡逻的零战迅速上前拦截。9时18分，大森茂一的4架零战迎头拦住了威德海尔姆。2分钟后，“瑞凤”号山本旭的2架零战也赶到了。大森一个鹞子翻身直取威德海尔姆，后者马上俯冲躲避，美机队形被完全冲散。座机中弹起火的大森试图驾机撞击美机，被威德海尔姆最后关头紧急避开。看见大

森座机炸成一团火球，日军飞行员误认为他与敌人同归于尽了。大森因此获特晋两级并通报全军的嘉奖。

美军机群试图从后方向“翔鹤”号逼近，遭到另10架零战拼命拦截。威德海尔姆的座机中弹起火，少校只好在海上迫降，与机枪手乔治·斯托克利一起在海上漂流了2天。他们被1架“卡塔琳娜”成功救起。

看到队长的飞机被击落，本·摩尔上尉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带队向前挺进。虽然1架“无畏式”被击落，另2架重伤返航，但仍有10架美机冲破阻截在9时27分抵达俯冲点。随着炮术指挥官鸟羽仁八“敌机来袭、开始射击”的狂呼，“翔鹤”号52门高炮轰然打响。航海长塚本朋一郎将航母开到了极限的34.5节，舰长有马正文早已登上航空指挥所，密切注视着敌机来袭的方向。

美机并未使用惯常的60~70度大角度俯冲，而是采取了下滑投弹。9时29分，3颗近失弹先后在“翔鹤”号左后舷、舰桥右外侧和前左舷炸响。第二颗454公斤炸弹将舰桥右壁炸成了马蜂窝，正在指挥射击的鸟羽腹部重伤，3名瞭望哨当场丧命。没等日军回过神，福斯上尉的炸弹准确落在中部升降机左侧，之后穿过机库在写真室上方爆炸。美军随后3弹连获命中。第二颗命中弹将6号炮组人员全部炸死，第三颗命中弹不但将8号炮组人员全部掀进海里，同时将甲板上停着的1架轰炸机炸毁。第四颗命中弹彻底摧毁了5号炮组。“翔鹤”号飞行甲板瞬间被撕开4个大洞，钢板奇形怪状向上翻卷。美军最后1弹在右前舷取得近失。斯坦利·霍尔姆中尉选择向航母右前方的“照月”号投弹，未获命中。

日军对美国人的此次攻击评价颇高。战役结束后，他们专门组织研究美军的战术，并拟在今后对运输船的攻击中加以使用。事实上，他们想多了，美军使用滑翔轰炸，说明飞行员的技术还不够老练。

当美机高速向南逃离时，“翔鹤”号已燃起熊熊大火。草鹿感到了航母舰身的巨大震动，之后这种剧震又发生了好几次——到底是几次，草鹿已经算不清了。“难道是又一次中途岛战役？！”草鹿用颤抖的声音向轮机室喊话，对方回答“未受损失，仍可维持32节航速”。

“翔鹤”号的伤势远比5月8日更严重。被勒令严禁回京的记者牧岛冲上了甲板，他发现高炮多数被毁，到处都是水兵的尸体，舰桥后方浓烟滚滚。中弹位置周围的高炮炮弹接连殉爆，一名水兵试图将未爆的炸弹推入海中，被四处飞溅的弹片杀死。消防队员拉着水管到处灭火。他们毕竟也是经过珊瑚海海战磨砺的老鸟了，舰上大火在14时30分被全部扑灭。有马下令向舰底高炮弹药库、后部弹药库及航空汽油库注水，以防出现更多诱爆，舰体因此向后倾斜。1台锅炉因烟道受损停止运行，所幸剩余7台仍可维持航母跑出31节高速。军医长原田耕介带领医护人员甚至理发师和厨师全部投入伤员救治。到处充斥着血腥味以及尸体烧焦发出的糊味。

在遭到日高零战的突袭之后，“企业”号第一攻击机群只剩5架鱼雷机、3架轰炸机和4架战斗机。9时20分，鱼雷机领队麦克唐纳·汤普森上尉发现了阿部前卫舰队，其中并无航母存在。他询问战斗机指挥官弗拉特利少校“能否继续向前飞行”，后者答复“不”。因之前与零战战斗的“野猫”抛掉了副油箱，燃油不足以支持继续向前飞行。汤普森于是决定向日军前卫部队发起攻击，弗拉特利的战斗机立即跟了上去。但前方飞行的3架“无畏式”并未注意到身后发生的事情，在约翰·里奇中尉带领下依然沿原来航向往西北飞去。

汤普森选择重巡洋舰“铃谷”号作为攻击目标。9时30分，美机从左舷发起攻击，日舰高射炮火立即打响。9时37分，汤普森和僚机罗伯特·奥斯卡少尉接连投雷，早有警惕的“铃谷”号舰长木村昌夫轻松操舰避开，美军随后投下的鱼雷全部落空。其间，弗拉特利率“野

猫”低空向敌舰扫射以分担防空火力。9时38分，投雷完毕的美军机群向东南方向快速撤退。

9时17分，原下令放慢航速，试图拉近与主力舰队的距离。1分钟后，“筑摩”号突然再次加速，舰上高炮瞬间打响，前方“大黄蜂”号的第二攻击机群正在快速逼近。轰炸机领队约翰·林奇上尉在请示大队长罗迪未果的情况下，率9架“无畏式”向“筑摩”号发起俯冲。美军的协调显然出了问题，罗迪率2架“野猫”跟在林奇身后，鱼雷机队的9架“复仇者”却在2架战斗机护航下向西北飞去。

9时26分，1颗454公斤炸弹准确命中“筑摩”号舰桥，将主炮指挥仪彻底摧毁，炮长北山胜南以下军官集体死亡。5分钟后，另1颗炸弹落在舰桥右侧，站在罗盘仪右方的舰长古村启藏被震倒在地，副舰长广濑贞年、水雷长山口荣治、飞行长斋藤仁当场死亡，舰桥附近一片狼藉。完成投弹的美机无一损失，顺利返航。

这一天可谓“筑摩”号的倒霉日。之前里奇中尉的3架“无畏式”在向西北飞行一段距离后一无所获，索性掉头寻找之前发现的第八战队。浓烟滚滚的“筑摩”号成为他们的最佳攻击对象——美军将之错误判断为1艘“金刚级”战列舰。里奇率队发起俯冲，“筑摩”号再次被2弹近失，其中右舷99号肋骨附近的爆炸造成舰体开裂，900吨海水汹涌灌入第三、第五号锅炉，巡洋舰的右倾很快超过了30度。身上多处受伤的古村艰难地从甲板上爬起来，下令向左舷注水并丢弃已安放好的鱼雷。虽然遭到从南云本队赶来的3架零战追击，但里奇率3架“无畏式”掠海飞行顺利返航。

之前与威德海尔姆分道扬镳的“大黄蜂”号第一波鱼雷机队在飞出一段距离后毫无发现，掉头返航的帕克上尉再次发现了原的第八战队。9时51分，6架“复仇者”对“利根”号发起了进攻，其中5机成功

投雷。帕克后来汇报“3雷命中”。“利根”号的运气显然比“筑摩”号好多了，它成功避开了所有鱼雷。

“大黄蜂”号第二波鱼雷机飞出330公里同样发现了阿部前卫部队，瓦德·鲍威尔上尉并未贸然发起进攻，而是继续朝北搜索日军的航空母舰。搜索无果的鲍威尔同样选择攻击阿部前卫舰队。8架飞机对重伤的“筑摩”号实施下滑投弹。9时50分，1颗227公斤炸弹击中巡洋舰右舷前部鱼雷发射管，爆炸将飞机弹射器和停在上边的1架水上飞机彻底摧毁，附近4名水兵死亡。古村提前丢弃鱼雷的行动挽救了“筑摩”号。汉弗里·托尔曼中尉选择向“浦风”号和“谷风”号投弹，只在海上激起了4条巨大的水柱。

美军第一轮攻击中，27架轰炸机和26架鱼雷机分别有11架和19架对敌舰完成进攻，重创日军“翔鹤”号和“筑摩”号，损失战斗机、轰炸机各1架，4名机组成员阵亡，另有5架“无畏式”和1架“野猫”带伤返航。对“翔鹤”号发起进攻的仅威德海尔姆一支机队，其他机队均在搜索无果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对日军水面舰艇实施进攻，效果不佳。和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类似，美军打击机群之间缺乏协同，零散的进攻毫无章法可言。蹩脚的通信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严重制约了美军的攻击力。战后，威德海尔姆沮丧地说：“如果各中队之间联络通畅，攻击日军航母的绝不止我们一个中队。”

接连遭遇打击的阿部不怒反喜——等于自己替南云承受了打击，此正是前卫部队靠前部署的目的所在——有如此觉悟，阿部于5天后晋升中将也算实至名归。美军机群离开之后，阿部率队暂时北撤以躲避锋芒。原的第八战队受命，迅速向主队靠拢。现在，原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遭受重创、航速大减的“筑摩”号。

10时25分，原打信号给阿部，“建议在适当时间将该舰撤往特鲁克”。10时52分阿部复电同意。早在阿部复电前的10时42分，阿部已

派“谷风”号和“浦风”号护卫“筑摩”号向西北撤退。“筑摩”号的霉运还没结束。14时27分，空中再次出现空中堡垒的巨大身影。3架B-17在3000米高空对“筑摩”号实施了水平轰炸，仅1颗近失弹落在巡洋舰左前舷外50米处。经受多轮打击的“筑摩”号共192名水兵丧生，95人受伤。

在东北22公里处，金凯德目睹了“大黄蜂”号受攻的全过程。9时30分前，20架执行侦察反潜任务的“无畏式”陆续回到“企业”号。在回收完7架空中巡逻的战斗机后，地勤人员开始清理飞行甲板，空中尚有10架“野猫”和2架“复仇者”急需降落。

9时49分，金凯德向哈尔西发出了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文：“‘大黄蜂’号受损。”这封不太重要的电报哈尔西立即收到了，他迅速复电金凯德：“在能够尽快和有效攻击的位置采取行动，我部务必把每艘舰船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这封对具体作战同样不太重要的电报金凯德也收到了。他暂时没时间理睬，目前首要任务是全力防御日军的进攻。

此时，发生了一个诡异事件。理查德·巴腾中尉的飞机无法在降落前丢弃鱼雷。尝试在航母上降落未果后，巴腾只好在9时55分迫降海上。“波特”号迅速上前将机组成员救起。10时02分，“波特”号的瞭望哨突然向舰长大卫·罗伯茨少校发出呼叫，一条鱼雷正向驱逐舰快速逼近。阿尔伯特·波洛克上尉的“野猫”发现了噗噗冒泡的鱼雷，立即扫射试图将其引爆或引起驱逐舰注意，未获成功。10时04分，鱼雷准确命中“波特”号左舷，剧烈爆炸导致15名水兵阵亡，驱逐舰很快失去了机动能力。

在“波特”号左舷不远处的“肖”号迅速抵前察看情况，金凯德令其处理友舰善后事宜。10时40分，“肖”号在左前舷外460米处疑似发现敌潜艇潜望镜，随即投下10颗深水炸弹。眼见“波特”号已无可

救药，10时58分，“肖”号接走了该舰304名水兵，并于11时19分和40分向友舰补射了2条鱼雷，均未爆炸。“肖”号遂用主炮向友舰实施了13轮齐射，“波特”号在12时33分沉入大海。“肖”号直到17时35分才回到护航队列，错过了对日机的第三次防空作战。

“波特”号中雷的原因战后引起诸多争议。美军战时报告及莫里森少将均认为，鱼雷来自1艘日军潜艇。事实上，交战水域并无日军潜艇存在。日军有关人员在战后接受审讯时提出，如果不是美国人主动问起，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波特”号中雷这回事儿。美军又提出，那条鱼雷可能来自“瑞鹤”号的1架飞机。事实上“瑞鹤”号鱼雷机队的攻击在11时后才发起，“波特”号提前中雷除非它像周星星那样实现了时空穿越。如此只剩一种可能，巴腾在迫降时无意中触动了投雷装置，那条他之前想方设法无法丢弃的鱼雷竟戏剧性投出去了，准确命中并难得地炸响将前来营救的“波特”号击沉——要知道后来“肖”号故意补射的2条鱼雷均未爆炸。

此时，“企业”号上空云销雨霁，彩彻区明。9时37分，金凯德接到了古德发来的警报：“290度、65公里外出现大批不明身份目标。”“南达科他”号于9时59分测出敌机方位为345度、56公里。10时整，“企业”号的雷达终于发现了不断逼近的敌军机群。金凯德立即下令展开环形防御阵形，第十六特混舰队以“企业”号为核心，各舰以1400~2300米距离在外围展开。为填补“波特”号和“肖”号的防守间隙，古德令“卡宁厄姆”号于10时10分行至“企业”号右后舷补位。各舰高炮齐刷刷地昂头指向日机来袭的方向。

空中飞来的正是“翔鹤”号第二攻击机群。在此之前，他们已知晓了“企业”号的存在。日军通过侦听美军无线电，从战斗机引导官的频繁呼叫中确认参战美军航母至少有2艘——1艘代号“收割机”（“企业”号），1艘代号“蓝色”（“大黄蜂”号）。不是冤家不聚

首，在围绕瓜岛进行的两次航母对决中，“翔鹤”号俯冲轰炸机队都准确找到了“企业”号。

本次来袭日军38名机组成员中，有15人目睹了美军俯冲轰炸机在中途岛对“赤城”号的致命一击，当时贝斯特上尉率领的那3架“无畏式”恰好都来自“企业”号。仇人相见，分外眼红！10时12分，关卫发出“全军突击”的号令，日军战机成一字纵队，背阳从“企业”号右舷猱身而上。关卫亲率吉本一男第三中队一马当先，有马敬一第一中队居中，山田昌平第二中队紧随其后。新乡英城制空分队在上空一路紧随，随时准备粉碎美军所有阻击力量。

格里芬的防御调度再次出现失误。大部分“野猫”距航母太近，当日军机群突入时，过度集中的战斗机反而无法充分施展。关卫的爬升高度是7000米，美军“野猫”大多位于3000~4000米高度，只有2架“野猫”对殿后的山田中队进行了攻击，成功击落日机1架。

让金凯德略感欣慰的是，“企业”号和“南达科他”号在珍珠港维修时加装了大量新型40毫米博福斯高炮。10时12分，“南达科他”号率先开火。3分钟后，“波特兰”号领衔护航舰只所有高炮一起发出怒吼，在空中编织出一张炽热稠密的死亡之网。关卫机左翼中弹起火翻滚着一头载入大海，匆忙投下的炸弹在航母右舷外炸响，将船体炸出一个高5米、宽15米的凹坑。

关卫身后的6架日机同样未取得命中，2架飞机中弹起火坠入“卡宁厄姆”号右舷不远处。“企业”号像一头发疯的巨兽左躲右闪，趴在甲板上的地勤人员个个被转得晕头转向。有马第一中队从“企业”号舰尾方向发起俯冲，一等飞曹古田清人——他战前是一位民航飞行员——运气极佳，他在10时17分投下的炸弹落在“企业”号4号肋骨、飞行甲板中线左侧2.7米处，随后向左前方穿透甲板在其下方6米炸响。爆炸激起的巨大气浪将1架轰炸机掀入海中，甲板上停放的10架

“无畏式”或起火燃烧或被炸毁，被地勤人员迅速推入海中。战斗机飞行员霍华德·帕卡特一等军士坐在飞机机翼上，条件反射般地掏出手枪向日机射光了所有子弹。山田中队很快再次取得命中，炸弹穿过两层甲板在第三层甲板上方爆炸，到处飞溅的弹片将40名水兵杀死。

直到此时，空中巡逻的众多“野猫”才姗姗来迟。威廉·布莱尔中尉和戈登·巴尼斯少尉各击落日军轰炸机1架。在美军战斗机的围攻和高射炮火的双重打击下，日军10架轰炸机被击落，包括关卫、山田在内的20名机组成员死亡。10时30分，幸存者中军衔最高的有马向南云发出电报：“攻击结束，敌2艘航母依然健在。”返航后的有马汇报，有6颗炸弹命中1艘敌军航母。事实上，除“企业”号中2弹、近失1弹，仅“南达科他”号挨了1颗近失弹，1名水兵负伤。

10时30分，默里告诉金凯德：“‘大黄蜂’号停车，请求战斗机掩护。”此时浓烟滚滚的“企业”号自顾不暇，对友舰的呼救爱莫能助。10时35分，“企业”号的雷达在330度方位再次发现不明目标，那正是“瑞鹤”号第二攻击机群。眼看日军机群不断接近，10时44分，格里芬呼叫“野猫”迅速前往拦截，但显然已经太晚了。

10时35分，今宿滋一郎发现了海上缓缓移动的“大黄蜂”号。2分钟后，“企业”号也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10时45分，今宿发出“全军突击”的号令。“瑞鹤”号鱼雷机队同样采取了分进合击的古老战术：今宿率8机从右舷进攻，梶原正幸的8机从舰尾切入，绕至左舷，与今宿两面夹击“企业”号。

今宿以掠海3米的低空飞行，即将进入攻击线路之时，匆忙赶到的数架“野猫”开始向日机猛烈开火，今宿飞机的左翼脱落，向右倾斜，撞海爆炸。其余日机依然不顾死活，继续猛冲，一等飞曹河野忠义率先投雷后侧滑脱离。“企业”号及时规避，躲开雷击，河野身后的2架日机失去角度，只好拉升以寻找合适的攻击阵位。随后，3架日

机在“企业”号右前舷同时投雷。哈迪森舰长紧急右舵，日军鱼雷悉数落空。

二等飞曹奥山岩选择向“南达科他”号右舷发雷，同样被后者成功规避。铃木仲藏的飞机尚未投雷就中弹起火坠海。10时48分，一等飞曹石原久一赶在飞机失控前将鱼雷投向“南达科他”号舰尾，鱼雷掠过战列舰甲板，落在左后舷18米处，飞机则重重坠落在战列舰前方60米的海面。

今宿第一中队的攻击无一命中，钻出雨区的第二中队同样遭到“野猫”的拦截。1架日机中弹后摇摇欲坠，10时48分，一等飞曹木口资雄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动作，突然驾机撞向附近的“史密斯”号。飞机在驱逐舰一号、二号主炮间炸成一团巨大的火球，携带的鱼雷于10时53分在一号炮塔下方爆炸，造成28人阵亡、23人受伤。舰长亨特·伍德少校下令立即向前弹药库注水，并忍痛抛弃了270发127毫米炮弹和4条鱼雷。失控的“史密斯”号向右急转，“企业”号不得不紧急变向进行规避。

机智的伍德少校操舰一头钻入“南达科他”号舰尾，战列舰高速行驶激起的巨大尾浪很快将“史密斯”号舰首火势压了下去。这一滑稽的动作将附近舰只上的水兵都逗乐了，大家纷纷对少校的幽默报以欢呼声和口哨声。12时35分，舰上火势被完全控制。后来在清理受撞现场时，意外发现一本日军机组成员落下的笔记本。

失去攻击角度之后，1架日军鱼雷机飞越美军舰队再次折返，从“企业”号正前方投雷。哈迪森再次紧急右舵，鱼雷从右舷90米外一掠而过。投雷后的日机迅疾被美军的防空炮火撕成碎片。第二中队剩余5机试图从左前舷进入攻击线路，哈迪森始终以舰尾相对，将日机投下的鱼雷一一规避。2架日机当场中弹落海，另2架飞离战场时被“野

猫”击落。3条被“企业”号避开的鱼雷竟然冲向“波特兰”号。所幸命中右舷的那条鱼雷未能爆炸，“波特兰”号大难不死。

“瑞鹤”号鱼雷机队的攻击毫无战果，反而付出了惨重代价。16架飞机被当场击落9架，另有1架因伤势过重在本队附近迫降。48名机组成员27人丧生。战绩仅为1雷命中但未爆炸，1架自杀飞机将“史密斯”号撞伤。

日军攻击暂时告一段落。10时58分，“企业”号雷达突然罢工，雷达长德怀特·威廉姆斯上尉勇敢地爬上桅杆，将自己绑在上边进行抢修。到11时20分，舰队上空近40架飞机急需降落。11时15分，“企业”号终于恢复飞机降落作业。此时再次传来了敌机逼近的消息。

9时45分，南云致电近藤：“敌航母1艘火灾。‘瑞凤’号无法进行飞机起降，已灭火，全速航行无问题。‘翔鹤’号失去航空作战能力，小火灾，本队正向西北撤退”。南云在中途岛就曾抛下“飞龙”号独自撤退，虽然后来没受到追究，但宇垣从没忘却此事。这次听说南云又要撤退，宇垣第一反应就是“这家伙又在逃跑”。他立即打破常规，越过近藤直接向南云发出了措辞严厉的督战电报：“不要退却！前进！攻击！”事实上，本次“翔鹤”号退却并不是纯粹逃跑。28日15时，重伤的“翔鹤”号驶入特鲁克，宇垣第一时间登舰察看。他承认南云撤走“翔鹤”号实属理智之举。只要再被命中1弹，这艘航母就全完了。

但这同样无法洗刷南云临阵逃脱的嫌疑。他和草鹿一直待在“翔鹤”号上，直到19时30分舰队驶出美军攻击范围才在“岚”号重新升起将旗。在这之前，南云等于放弃了对机动部队的指挥。让山本略感欣慰的是，角田的“隼鹰”号已渐渐驶入战场。

7时，近藤收到了机动部队侦察机发出“发现敌航母舰队”的消息。求战心切的角田急不可耐，下令飞行队随时准备出击攻敌。在日

本海军中，常有人把猛将山口、角田和美军的哈尔西做比较。可惜日本海军人事制度僵化，“海兵”第四十期的山口和第三十九期的角田不可能破格得到重用。

“隼鹰”号甲板上，舰长冈田为次、飞行长崎长嘉郎分别做了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9时05分，角田下令出击攻敌——第一攻击机群包括山口正夫的17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战斗机，指挥官就是那个业余画家志贺淑雄。经验老到的志贺告诫部下，要紧紧跟住轰炸机，千万不能擅自离队与敌战斗机决斗。“不要分开，这是命令！”9时14分，完成编队的攻击机群向东南方向隆隆飞去。

10时18分，近藤颁布了支援舰队第15号作战命令：第二航空战队结束对地支援任务，率驱逐舰“黑潮”号、“早潮”号取西南航向朝机动部队靠拢，由南云统一指挥，务必全歼美军航母；目前对敌第二艘航母之第二攻击队正在准备之中；前进部队余部由本官亲自率领向敌军进击。近藤并不精通航空作战，此时他将角田移交南云指挥，不失为识大体的明智之举。尼米兹对近藤评价颇高，在回忆录《大海战》中多处将南云写成了近藤。

10时30分，角田率“隼鹰”号及2艘护航驱逐舰驶出大队，以24节向南云靠拢。虽然排水量高达27000吨，但由豪华邮轮“檀原丸”号改装的“隼鹰”号最高航速仅25.5节，与“双鹤”差距较大。11时25分，角田致电南云：“我部将于11时30分抵达南纬6度15分、东经163度15分海域，现正以325度航向、24节航速向贵部靠拢。”10分钟后，南云复电：“相机行动击灭敌2艘航空母舰。该敌11时07分位于南纬8度23分、东经166度28分海面，航向向西。”

“大和”号的山本同样密切关注着战场动向。13时，眼看南云与敌军的距离不断拉开，担心战机贻误的山本致电近藤：圣克鲁斯群岛

以北之敌机动部队已遭重创，一部正向南西撤退；支援部队务必捕捉该敌并予以歼灭。

可能感觉带着完好无损的“瑞鹤”号一同撤退不太像话，12时30分，南云下令野元为辉率“瑞鹤”号，在“熊野”号和数艘驱逐舰护航下，掉头南下，支援角田作战。他和草鹿则率“翔鹤”号、“瑞凤”号继续北撤。“翔鹤”号舰长有马依然战意十足，他向南云建议：“本舰虽已无法正常发挥航母作用，却仍可吸引敌人的火力。希望长官允许本舰深入敌阵引诱敌军攻击，为友舰创造攻敌机会。”一向穷酸的日军哪敢奢侈到如此地步？其建议遭到南云断然拒绝。

12时23分，角田在正东方向发现了疑似南云舰只的桅杆。他没有急于会合，而是在12时50分改航向110度，向南快速追击，同时向前进部队、机动部队参谋长白石万隆和草鹿发出求助电报：“请贵部以水上飞机对敌实施追踪，及时通报详细位置。”

角田率“隼鹰”号南下，近藤下令重整队形。11时30分，该部以120度向东南进击。阿部在12时下令原和西村放飞水上侦察机，沿120度搜索390公里。12时53分，近藤决定接管阿部前卫部队，同时指示该部派侦察机对敌进行跟踪。13时20分、25分，“铃谷”号和“利根”号再次各放飞1架水上飞机。

交战当日，菲奇从圣埃斯皮里图派出14架空中堡垒支援金凯德的海上作战。14时40分，4架B-17发现日军1艘战列舰和3艘驱逐舰——实际是高木第五战队“妙高”号、“高雄”号及护航驱逐舰“阳炎”号和“卷风”号。美军投下的炸弹被日军舰艇轻松规避。

飞出90分钟之后，10时35分，山口正夫发现了海上几乎静止的“大黄蜂”号，立即晃动机翼提醒部下不能贸然攻击。根据之前的消息，山口清楚附近海域有美军2艘航母，率队继续向东北搜索。11时整，山口改航向170度，飞出10分钟后依然一无所获。他无奈只好掉头

折返，准备彻底终结“大黄蜂”号。此时他突然发现前方37公里处摆成轮形战阵的第十六特混舰队，中间那艘航母像“嘴里叼着根骨头”一样半死不活地缓慢前进，那正是受伤欲撤出战场的“企业”号，金凯德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仍浑然不觉。

11时15分，山口下令“展开战斗队形”。3分钟后，侦察员石井正一郎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山口随即率第一中队钻入云层，但志贺制空机队以及三浦尚彦第二中队未能跟上，日军原拟采取的联合攻击再次变成了各自为战。

早在山口第一次发现“大黄蜂”号时，“南达科他”号的雷达已在285度、83公里外发现了来袭日军机群。由于“企业”号雷达尚未修好，格里芬没有收到战列舰发来的敌情警报。11时15分，在威廉姆斯上尉的努力下，“企业”号恢复运行的雷达发现了37公里外不断逼近的日军机群。

11时20分，三浦率第二中队穿过云层，以45度角向“企业”号舰尾发起俯冲——此时桅杆上的威廉姆斯还没下来，这倒是高度观摩日军进攻的最佳位置。美军高射炮火异常猛烈，三浦及身后2机投弹后很快中弹坠海，炸弹在航母尾流中激起了3条巨大水柱。在随后投下的炸弹中，仅本村昌富飞曹长的炸弹获得近失，在“企业”号左前舷炸出一块长13.7米、高7.6米的凹陷。快速北撤的幸存日机立即陷入“野猫”的重重包围。

第一中队的4架飞机钻出云层时恰好位于“南达科他”号左前方，便将攻击目标对准了这艘战列舰。前3颗炸弹全部落空，第4颗炸弹准确命中一号炮塔顶部，附近2个高炮组50名炮手伤亡殆尽，在司令塔外走道上的舰长托马斯·盖奇上校也被炸伤。

位于“企业”号左前方的“圣胡安”号遭到加藤舜孝等5架日机攻击。前4弹接连落空，第五颗炸弹击中舰尾甲板在船底爆炸，导致巡洋

舰舰舵卡死，只能以顺时针方向在海上乱窜，附近各舰纷纷躲避。所幸并未发生撞击，在舰长詹姆斯·梅赫尔上校的努力下，11时41分，“圣胡安”号得到有效控制。

“隼鹰”号俯冲轰炸机队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8架飞机被直接击落，3架重伤迫降海上，19名机组成员阵亡。志贺制空队无一损失，击落美军“野猫”和“复仇者”各1架。返航日机4架选择在“瑞鹤”号降落，志贺等5人则安全返回“隼鹰”号。

日军机群暂时退却。权衡战场形势后，金凯德认为必须尽快撤出战斗。身边的2艘航母全部受伤，失去动力的“大黄蜂”号伤势严重。从目前情况看，日军至少还有1~2艘完好无损的航母，下一轮空中打击随时可能来临。11时35分，金凯德通知电默里并电告哈尔西：“我拟向埃法特进发，你准备好后可前往同一目标。”

“企业”号地勤人员正努力清理甲板以回收空中众多的飞机，包括28架“野猫”、24架“无畏式”和21架“复仇者”，它们大多数燃油将尽，急需降落。11时36分，回收作业开始。随后1小时内，“企业”号成功回收23架战斗机和24架轰炸机。看到一时排不上队，罗迪中校用剩余燃油径直飞往努美阿。有8架鱼雷机因油料耗尽迫降海上，机组成员悉数获救。这天，第十六特混舰队共救起21个机组计46人。连受伤的“史密斯”号也忙里偷闲，在13时30分成功救起杰克·科普夫中尉等3人。

为尽可能腾出空间，13架加完油的“无畏式”受命飞往圣埃斯皮里图。之后，“企业”号再次清理甲板，在15时20分回收了15架战斗机。此时，“企业”号“机满为患”，共搭载了84架飞机——战斗机41架、轰炸机33架、鱼雷机10架。15时48分，金凯德下令舰队取107度航向、以23节向努美阿撤退。虽然金凯德撤走“企业”号的做法尚属理智，但“大黄蜂”号上的默里肯定不会有多高兴。

志贺第一攻击波出发后，角田率“隼鹰”号以24节高速继续向美军逼近。11时40分，“瑞鹤”号3架零战和“翔鹤”号1架鱼雷机接连降落下来，这对角田是雪中送炭。他手中可供出击的飞机达到了15架——零战8架、鱼雷机7架。角田打算立即放飞第二攻击波，不给美国人以喘息之机，指挥官为刚落下来的白根斐夫大尉。

起飞之前，鱼雷机分队长入来院良秋大尉告诫手下：“第一攻击目标是航母，第二目标是航母，第三目标还是航母，对那些战列舰和巡洋舰就不要管了。切记，我们攻击的目标是敌军航母。”13时06分，白根的零战率先起飞。7分钟后，15架飞机完成编队向南疾驰而去。此时，480公里外，“北安普敦”号开始拖曳“大黄蜂”号缓缓移动。但随着“隼鹰”号第二攻击波的到来，这一行动已变得毫无意义。

日军对付“大黄蜂”号的手段，犹如鬣狗对付狮子。单次攻击力量虽然有限，却一波接一波持续不断，让得不到喘息机会的对手疲于奔命，直至流完最后一滴血。15时13分，白根机群发现了海上缓慢移动的“大黄蜂”号。2分钟后，入来院下令突击，随后率7架鱼雷机从西北方向快速突入。美军高炮迅速打响，正执行拖曳作业的“北安普敦”号立即切断钢缆，快速机动向迅速逼近的敌机开火。由于空中没有“野猫”保护，日军攻击显得越发肆无忌惮。15时23分，入来院射出的鱼雷准确命中航母右舷第115号肋骨附近，剧烈爆炸导致“大黄蜂”号侧倾从7度迅速增至18度，后部轮机舱被完全淹没。虽然诱发的火灾被很快扑灭，但局面显然已无可挽回。舰长梅森下令，除航海长和损控人员外，其余人员做好撤离准备。

入来院没能顺利逃脱，他的飞机在向上拉起时被高射炮火击中，坠落在“北安普敦”号正前方的海面上。从随后的攻击来看，第一航空战队那些老鸟嘲笑其他航母上的同行是“小老婆生的儿子”并非没

有道理。面对没有战斗机保护的静止目标，之后6架日机投出的鱼雷全部落空，横山武雄飞曹长的鱼雷机反被高射炮火击落。

17时，白根率3架零战与幸存5架鱼雷机在“隼鹰”号上降落。其余5架零战在预定海域未能找到母舰，3架因油料耗尽迫降海上，2名飞行员被驱逐舰救起，另2架不知所终。日军命中“大黄蜂”号一雷付出的代价是2架轰炸机、5架零战以及8名机组成员。

在南云本队，“瑞鹤”号11时40分开始回收第一攻击波。返航的只有4架轰炸机和2架零战。12时30分，该舰开始回收“翔鹤”号第一攻击队的飞机，也只有2架零战和3架鱼雷机。“瑞凤”号执行侦察任务的5架鱼雷机也降落在“瑞鹤”号上。13时，该舰再次回收“隼鹰”号重松康弘的1架零战。13时20分至50分，“瑞鹤”号回收“翔鹤”号第二攻击波的5架零战和7架轰炸机。14时至15时，再次回收第二攻击波属于自己的2架零战和6架鱼雷机以及“隼鹰”号3架零战。这段时间，4架零战、7架轰炸机和7架鱼雷机因伤重或油料耗尽在附近海面迫降，机组成员悉数获救。

“瑞凤”号5架鱼雷机的意外到来，让舰长野元大喜过望。飞行长松本真实告诉刚降落的田中一郎：“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准备派出第三波攻击机。现在由你担任指挥官。不过鱼雷已经告罄，你们只能挂载800公斤航空炸弹。”13时15分，野元派出了第三攻击波——仅6架鱼雷机、2架轰炸机和5架零战。

15时21分，田中再次发现了严重倾斜的“大黄蜂”号，它周围环绕着3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4分钟后，田中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2架轰炸机率先向航母右前舷发起俯冲，投出的炸弹双双落空。15时45分，6架鱼雷机在2000米高度实施水平轰炸。1颗重磅炸弹击中飞行甲板末端右侧。日军在攻击中无一损失，所有飞机安全返航。

可能感觉一直后撤还占据着指挥位置不够义气，15时15分，南云同时电令角田、野元：“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立即接过‘瑞鹤’号指挥权。”角田猜测“翔鹤”号可能伤势严重，南云已无法行使指挥权。这样自己就成了中途岛战役最后阶段的山口，必须担负起航空作战的全部重任。第二攻击波起飞之后，角田立即开始组织第三波攻击。

第一波17架轰炸机虽有5架返回，但仅2架能够出击。此时，志贺制空队已开始降落。一名参谋悲伤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我以忧虑的心情望向天空，相比几小时前出发的壮观机群，现在空中只有零星几架飞机。飞机颠簸着在甲板上降落，每架上边都弹痕累累。由于过度疲劳，飞行员几乎是爬着离开驾驶舱的，很多人连话都说不连贯了。”

志贺汇报说，在离开美军航母时，它似乎“依然活跃”，建议立即发起攻击。一名作战参谋问攻击机群现在出发能否在夜间顺利返航。“这不是能不能回来的问题！”志贺说，在偷袭珍珠港时他就做好了战死准备，现在还活着等于白赚，“必须再次发起攻击，如果有可能，请航母发出导航信号”。

因山口和三浦均未返航，幸存轰炸机飞行员中军衔最高的是一名中尉。他就是长着一副娃娃脸的青年军官加藤舜孝。他是3个月前来到“隼鹰”号的，平时大家都喜欢叫他“胖墩”。航空参谋奥宫在待机室里叫醒了正在睡觉的加藤：“中尉，请你再飞一次。这次由你担任攻击队指挥官。”

“啊！还要再去一次？”脸色苍白的加藤脱口而出。

“胖墩，这是战争！对敌人要给予致命一击，这是为你们队长报仇的最后机会。”同在待机室中的志贺立即帮忙做加藤的工作。听到志贺这番话，加藤很快站了起来：“走吧！”

志贺把他认为能在暗夜中返航的人全部集中起来。“这是最后一次攻击，”他说，“你们要按山口大尉教你们的去干，要飞到离目标尽可能近的距离上投弹。”他把脸转向了战斗机飞行员：“你们千万不能离开我。如果谁再敢擅自离开，我就直接把他打下去！”15时，13名参与最后攻击的队员齐聚舰桥。舰长冈本声泪俱下，训示“大家要做出牺牲”。随后，加藤告诉众人：“现在就要出发进行第三次攻击，目标是敌航空母舰。大家要仿效指挥官的飞机做低空飞行，必须进行低空轰炸，完毕！”

15时35分，志贺驾机率先升空，依次起飞的9架飞机完成编队后向东南进发。此时“瑞鹤”号第三波攻击已经结束，志贺这支小机队成为当天唯一仍在执行任务的队伍。

16时50分，志贺发现了前方海上的“大黄蜂”号。17时，加藤发出“全军突击”号令。总共才4架轰炸机，“全军突击”听上去似乎有些吹嘘，但这已是机动部队目前能投入的所有攻击力量。5分钟后，加藤率先发起俯冲，炸弹穿透舰岛前方飞行甲板在机库爆炸。不过，对“大黄蜂”号来说，此时多挨一弹也无所谓了。其余3架投出的炸弹全部落空。“隼鹰”号发出了导航信号，18时20分，志贺率队安全降落。至此，当天航空作战全部结束。晚餐时，志贺、加藤等人很不开心，餐厅空出了很多椅子，幸存者面对满桌食物无法下咽。

派“瑞鹤”号南下之后，南云率受伤的“翔鹤”号、“瑞凤”号一路撤向西北。黄昏时分，舰队已完全驶出美军攻击范围。草鹿看来，中途岛的悲剧似乎不会重演了。南云方意识到，作为机动部队总指挥如此一路狂奔，脱离战场，留下角田、野元继续战斗，是不是过分了？思忖再三，南云决定重返战场。此时天色已晚，已没什么可以指挥的了。“岚”号放出了1艘小艇，从“翔鹤”号接走了第三舰队司令部成员。南云身后的一名参谋手中提着一只箱子，里边装的全是南云的勋章。19时30分，“岚”号升起了南云的中将将旗，掉头快速南

下，寻找“瑞鹤”号和“隼鹰”号。“翔鹤”号和“瑞凤”号则交给有马率领，在“初风”号和“舞风”号的护航下，以16节向特鲁克撤退。

电令角田归南云指挥之后，近藤率前进部队继续向南挺进。他欲尽快与阿部前卫部队会合，在南云、角田摧毁敌航空力量后，通过一场水面夜战将美军残部一举歼灭。其间，通过截收“利根”号、“铃谷”号水上飞机及角田第二、第三攻击波发出的电信，近藤得知敌1艘航母已被打瘫，附近水域有巡洋舰和驱逐舰存在，舰队上空无战斗机护航。14时41分，近藤发布支援部队第17号作战命令，“支援部队今晚将坚决实施夜战以歼灭残敌”，并提出了各部作战要领。14时48分，近藤在向阿部通报了位置、航向及航速后要求前卫部队迅速向自己靠拢。17时45分，高木第五战队已经与阿部顺利会合。18时整，近藤令阿部维持现有阵形，在前进舰队前方18公里处占位。

19时05分，山本向参战各部发出了联合舰队第355号作战命令：“圣克鲁斯群岛北方之敌大部已被歼，各部应尽一切努力扩大战果。”此时日军舰队的分布为：最前方阿部前卫部队，18公里后依次为田中第二驱逐舰战队，近藤第四战队，栗田第三战队，高木第五战队，彼此相隔4000米距离。19时45分，近藤下令改航向90度，以24节高速一路向南狂追。

15时52分，6艘驱逐舰陆续抵近，搭救“大黄蜂”号的幸存人员，到17时58分，共接走2300多人。虽然损失了心爱的战舰，但梅森上校离舰时，抛下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语言：“新‘大黄蜂’号上见！”18时，默里率3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排成单纵队，向南撤离。第二驱逐舰中队指挥官阿诺德·楚中校的“马斯汀”号奉命留下处置已不可挽救的“大黄蜂”号。

敌军正在快速逼近，楚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完成处置，追赶大队。18时05分，“马斯汀”号向航母左舷连续射出8条鱼雷，只有3条命中爆炸。楚发现航母丝毫没有沉没的迹象。18时31分，他通过TBS向默里汇报了情况：“已发射所有鱼雷，倒霉！”3分钟后，默里指示：“立即挑选一个伙伴，协助你一起完成任务。”于是“安德森”号在18时41分掉头返回，默里继续率大队人马以27节高速南撤。

现在对击沉“大黄蜂”号美军比日本人还猴急。19时15分至30分，“安德森”号朝航母舰岛以下位置又补射了8条鱼雷，其中6条炸响，但“大黄蜂”号依然倔强地停在海面上迟迟不愿入水。从19时38分至51分，“安德森”号向航母打出130发炮弹，之后判断“大黄蜂”号肯定坚持不住了，两舰在20时05分以25节撤离。20时22分，感觉不放心的楚率两舰返回现场，再次向航母发炮239发。20时42分，美军2艘驱逐舰以27节高速逃离——他们的滑稽表演为空前惨烈的战场平添了一丝喜剧气氛。

“长良”号的1架水上飞机此前已抵达这一水域，目睹了美军自残的全过程，并持续向近藤进行现场直播。观看这一过程的还有“五十铃”号的1架水上飞机。2架飞机的直播都出现了重大失误，误将2艘驱逐舰报为巡洋舰。接电后的近藤立即电令角田迅速攻击撤退中的美军残部。当时“隼鹰”号正在回收第三波飞机，加上此时天色已晚，让志贺和加藤第四次出击显然是不现实的。

先追上“大黄蜂”号的是阿部前卫部队。20时35分，“利根”号在95度方向发现了炮火的闪光。“长良”号确认那是美军驱逐舰在炮击航空母舰。“高雄”号立即率“卷波”号和“阳炎”号进行追击。事实证明双方虽然相距不远，但在黑夜中以水面舰艇追击高速逃逸的同行还是非常困难的。追击未果的“高雄”号舰长朝仓丰次只好掉头与主力会合。

21时24分，“利根”号迫近了孤零零的“大黄蜂”号，这艘曾参与空袭东京的航母已烧成了一座熔炉。日舰一艘接一艘抵达现场，将千疮百孔的“大黄蜂”号团团围住，航母上熊熊燃烧的烈火将周围的海面照得通明。众多日军水兵纷纷涌上甲板，紧握舷侧护栏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黄蜂”号，个个激动得手舞足蹈，难以自持。

很快，宇垣发来电报，希望将“大黄蜂”号拖回日本向民众展示，以报其空袭东京的血海深仇。眼看烧得通红的“大黄蜂”号侧倾超过45度，已不具备继续漂浮的能力，近藤遂回电“无法拖曳”，同时下令驱逐舰补雷将之击沉。

23时，“卷云”号和“秋云”号受命向奄奄一息的敌舰补雷。2舰小心抵近航母左舷各发射了2条鱼雷，“大黄蜂”号依然不愿入水。一直到27日凌晨1时35分，先后被命中14条鱼雷、8颗炸弹、369发炮弹，“大黄蜂”号才“依依不舍”地沉入南纬8度35分、东经166度43分的海底。舰上水兵亡111人、伤108人——当天恰好是美国的“海军节”。航母沉没时，日驱逐舰抵近，看到了甲板上的8字，确认它正是日本人切骨痛恨的“大黄蜂”号。

此前田中同样受命追击敌舰。因担心附近可能有敌巡洋舰存在，近藤特意叮嘱田中“如发现敌巡洋舰，请稍等”。随着水上飞机不断发回的搜索报告，近藤意识到除死鱼一般的“大黄蜂”号附近水域已无敌舰存在。22时40分，他下令田中返航，随后各舰召回水上飞机。27日零时整，近藤整理队形向北返航。当天，他们先后捞起7名落水机组成员，己方3人、美军4人。虽然被俘飞行员供述美军参战航母只有2艘，但日军坚信至少有3艘。

宇垣连夜向东京发回了祝捷电报。山本同样激动得无法入眠，乘月色在“大和”号甲板上来回踱步。回舱室后，逸兴遄飞的山本了挥笔写下了3行俳句。

近藤放弃追击的原因是舰队缺油，山本对此非常清楚。27日6时55分，他向近藤、南云发出“机密第270455番电”：“依照今晨之搜索，预计已无敌舰可以攻击，支援部队应相机返回特鲁克。”当天搜索结果表明山本的判断准确无误。13时13分，近藤发布命令：解除对阿部前卫部队的指挥，“隼鹰”号暂留南云部队，各部依次向特鲁克徐徐退却。

9时01分，一路南下的“岚”号终于与角田“隼鹰”号和野元“瑞鹤”号会合。南云在“瑞鹤”号升起将旗，之后率队向北撤退。28日7时，阿部前卫部队归建，各部陆续驶入特鲁克军港。

10月31日，野元在“瑞鹤”号举行阵亡人员祭祀仪式。军乐队奏响哀乐，机库中摆满了阵亡人员的灵位。现场一个人的突然出现把所有人吓了一跳，他就是之前早被认定已阵亡的高桥定。高桥气愤地烧掉了为他预制的灵牌。飞机迫降之后，高桥和侦察员国分胜美在海上漂了一昼夜，奇迹般被返航油轮“玄阳丸”号救起。高桥战后加入了海上自卫队。

27日黎明，美军第十六特混舰队抵达圣埃斯皮里图东北海域，没了航母的第十七特混舰队从后方渐渐靠拢。由于太平洋舰队仅剩孤零零一艘航母，“企业”号的水兵在甲板上写下了“ENTERPRISE VS JAPAN”的巨幅标语。6时04分，金凯德派8架鱼雷机对后侧半圆实施370公里搜索，一无所获，证明身后并无追兵。10时06分，金凯德发现了18公里外的默里舰队。15时08分，所有船只下半旗为阵亡水兵进行了海葬。28日，楚率“安德森”号和“马斯汀”号顺利归建。这天唯一的好消息来自圣埃斯皮里图，威廉·奥多中尉的“卡塔琳娜”救起了奥德海尔姆，他和斯托克利一等军士的救生筏已漂出去46公里。

因“企业”号机满为患，哈尔西指示驻努美阿西北通图塔机场第二十五航空大队立即腾出地方接纳多余飞机。随后两日，在大队长盖

恩斯中校带领下，36架“野猫”、1架“复仇者”、18架“无畏式”转场至此。它们中的大部分后来加入仙人掌参加了瓜岛后期作战。30日8时35分，金凯德率舰队顺利进港。

10月27日零时25分，综合当天战况，宇垣公布了日军取得的辉煌战绩：击沉敌航母4艘（其中“萨拉托加级”“约克城级”各1艘，新型2艘），战列舰2艘。重创战列舰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我军“翔鹤”号和“瑞凤”号无法进行飞机起降，“筑摩”号被炸弹命中（目前正以23节航行）。损失战机数后报。

胜利的消息传回国内，东京再次举行了盛大的举灯游行。大本营海军部于当天20时30分发布了战役公告：

一、帝国联合舰队于10月26日黎明至夜间，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海域与敌强力舰队激烈交锋，敌航母4艘、战列舰2艘被击沉，战列舰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中破。敌损失飞机逾200架。

二、我方损害仅为航母2艘、巡洋舰1艘小破，但航行正常，未返航战机40架。

三、本次海战称为南太平洋海战。

公报在结尾处特意指出：美国海军自创建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迎来悲惨的海军节。

10月29日，裕仁向山本发出嘉奖电报：“本次南太平洋海战，联合舰队大破敌军舰队，朕深嘉勉之。惟该方面战局多舛，汝等仍须加倍努力。”在将敕令交给永野时，裕仁特意强调：“敕令后一部分是我本人对瓜岛战斗的祝愿，希望我军能尽快夺回该岛。”

南云在本次海战中的表现，别说山本和宇垣，就连属盟军的老酒都看不下去了。11月2日，他第三舰队司令官的职务被小泽治三郎取

代，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山田定义取代了草鹿的位置。南云于11月11日弃船登岸，接替病死的谷本马太郎出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官，从此淡出战斗一线。之前接连打输中途岛和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的南云安然无恙，这次打赢了反被解职，殊可笑也。

陆军对海军发布的胜利公告感到极度不爽。参谋本部认为此举是对第二师团瓜岛惨败的恶意讽刺。26日的《机密战争日志》上这样写着：“所罗门方面陆军战况不佳、屡屡受挫，海军方面却异常顺利，真是难以与之同庆。田中部长感慨地说，开战以来从未受过这样的耻辱。陆军统帅部能够体察参谋总长对天皇的忠心，但自己的苦衷无法诉说。”

金凯德在报告中坦承未击沉日军一艘舰只，汇总结果：“企业”号命中敌航母2颗227公斤炸弹，2颗454公斤炸弹命中1艘“金刚级”战列舰，1条鱼雷命中1艘“爱宕级”重巡洋舰，另有1颗227公斤炸弹疑似命中该舰。“大黄蜂”号的战绩为4~6颗454公斤炸弹命中1艘“翔鹤级”航母，另有10颗炸弹击中敌巡洋舰，击落敌机161架，其中舰载机击落90架，确认击落67架，高炮击落71架，确认击落56架。美军各口径高炮炮弹、子弹消耗199671发。金凯德的报告虽稍显浮夸，但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实际双方损失是：日军“翔鹤”号、“瑞凤”号受伤，“筑摩”号重伤，“照月”号轻伤，亡342人、伤247人。看似舰艇和官兵损失轻微，但舰载机和机组成员损失巨大：飞机损失110架——26日当天，损失95架，其中“翔鹤”号34架、“瑞鹤”号35架、“瑞凤”号9架、“隼鹰”号17架。机组成员损失182人——26日单日，损失150人，49%鱼雷机飞行员、39%轰炸机飞行员、20%战斗机飞行员一去不返，村田、关卫、山田、鹫见、今宿等23名飞行队长、分队长葬身大海。这些损失，日军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弥补。圣克鲁斯海战是太平洋战场最后一场航母之间势均力敌的较量，此后日军机动部队再没

机会以平等身份和美军交战。之后20个月里，双方再未出现航母交战。在1944年6月最后一场航母大战——“马里亚纳猎火鸡”之役开打前，日军机动部队一直高挂“免战牌”。

虽然“大黄蜂”号和“波特”号战沉，“企业”号、“南达科他”号、“圣胡安”号、“史密斯”号受伤，但美军舰载机和飞行员损失较少。阵亡266人中只有机组成员22人，被俘4人，损失舰载机67架。如果“隼鹰”号能和“双鹤”并肩作战，就能发挥更大效力，如此则“企业”号危矣！如果“企业”号及舰载机都到海底与“大黄蜂”号做伴，圣克鲁斯海战将是美军彻头彻尾的完败，刚刚重出江湖的哈尔西躲过一劫。

虽然在海战中战术失利，但从战略而言，美军并未失势。第十七军岛上攻击失利使联合舰队取得的胜利黯然失色。亨德森机场牢牢控制在美军手中，他们依然握有瓜岛海域的制空权。战役之后，日军机动部队基本丧失了进攻能力，驻拉包尔、卡维恩、布因等地，已极度虚弱的基地航空部队，不得不继续实施远距离、收效甚微的护航或空袭，胜利天平已逐渐向盟军倾斜。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尼米兹上将写道：“在本次遭遇战中，我们以较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更大的代价，击垮了日军航母舰载机大部，从而不仅有助于我们抵挡目前他们针对瓜岛的攻势，还为日军被迫以航母航空兵力被极度削弱或匮乏的状态参与11月13日至15日的决战（瓜达尔卡纳尔海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向吹毛求疵的莫里森少将也对本次海战做出了积极评价：“我们知道，日本人会比以前下更大的决心去夺回瓜岛。好吧，让他们放马过来，圣克鲁斯海战已经为美国赢得了宝贵的增兵和防备时间。”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赫梅尔的总结更加客观：“圣克鲁斯海战日本获胜，但这场胜利令他们失去了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

瓜达尔卡纳尔海战

1942年10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不仅在太平洋，在北非、大西洋和欧洲东线，同盟国前途依然堪忧、吉凶未卜。盟军3支远征军正计划渡海执行进攻北非的火炬计划，大西洋战事渐入佳境，大量兵员和物资正在运往这一地区。斯大林敦促罗斯福提供更多战斗机、坦克和弹药，以支持他竭力守住几近废墟的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正在那里和德国精锐第六集团军进行逐街逐屋的巷战——“即使我们占领了厨房，仍需要在客厅进行战斗”。10月23日，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北非战场具有转折意义的阿拉曼战役。多点开花使焦头烂额的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战略问题再次发生激烈争论。相比之下，瓜岛和新几内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除金之外，大部分人倾向于无视南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的严重性。

麦克阿瑟再次向华盛顿提出警告，一旦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沦陷敌手，盟军太平洋上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必将不保，整个战局将急转直下。老麦要求“暂时投入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以应付危局”。刚从努美阿和布里斯班视察回国的阿诺德甚至说，在他看来，麦克阿瑟似乎“厌战”了，应当适时解除他的职务。此举导致陆军部提出了一个半真半假的建议，索性将这位四星上将调到莫斯科去。阿诺德言过其实了。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对日本人的痛恨以及重返菲律宾的决心使麦克阿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战意十足，他的恐吓只不过是想要为太平洋战场特别是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争取更多援助。

南太平洋局势的确令人揪心。虽然陆战一师打退了日军的再次进攻，但因美国海军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失利，瓜岛局势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日军连日空袭，使仙人掌可供作战的飞机在10月27日减少到可怜的29架。不幸中的万幸，罗斯福始终对瓜岛战局给予了充分关注。

在1942年国会选举前夕，如果瓜岛失守进而影响澳大利亚的安危，民众舆论将对他大大不利。10月24日，罗斯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正式备忘录：“要确保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可能得到的武器，用于防卫瓜达尔卡纳尔岛。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关键时刻守住了这个岛屿，就要充分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把弹药、飞机和人员不断运过去，这些可以保证我们有优势取得最后的胜利。”事实证明，一把手重视比啥都管用。在罗斯福的亲自干预下，夏威夷的战斗机和陆军兵员被紧急调往南太平洋。马歇尔命令麦克阿瑟，出动每一架航程可及所罗门群岛的飞机轰炸日军阵地，即使新几内亚暂时受损也在所不惜。

总统指示从珍珠港转到努美阿，哈尔西当然不敢怠慢，立即决定亲赴瓜岛进行视察。这是为了熟悉情况，更是通过亲临前线向那些疲病交加仍勇敢坚守阵地的战士灌输力量和热情，激起大家对胜利的渴望。11月8日中午，在佩克准将和新副官威廉·基切尔中尉的陪同下，哈尔西乘空中堡垒降落在亨德森机场——这是前任戈姆利几个月内都没做到的事情。

范德率一众幕僚列队，欢迎远道而来的哈尔西一行。后来他说，“他的来访使人有一种呼吸了一口非常非常清新的空气般的感觉”。时间紧迫，努美阿那边有一屁股事儿等着哈尔西，范德只好用吉普车拉着他，走马观花似的到各处防御阵地转了一圈。

哈尔西途中不时让司机停车，以使他能够和更多士兵交谈。因时间关系，他只在几处地方做了停留。士兵只是看到一辆吉普车飞驰而过，根本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哈尔西并未佩戴什么炫耀身份的饰物，头上是一顶邹巴巴的船型帽，只有卡其布衣领上小小三颗星显示其海军中将的显赫身份。佩克和基切尔建议他适当摆出一些造型，比如站起来挥挥手，喊两句铿锵有力的话。哈尔西不屑一顾：“这样有种招摇过市的味道，鬼才会做那样的傻事儿。”

记者的消息无疑最灵通。他们回到指挥所时，岛上为数不多的几名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和斯普鲁恩斯截然相反，哈尔西无疑是非常喜欢记者的。他声明只要在许可范围内，会把能说的一切告诉大家。当被问及“为赢得战争所需推行的战略时”，哈尔西大手一挥，撂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杀死日本人！杀死日本人！不断地杀死日本人！”这句话立即登上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一些陆战队员将它写在标语牌上，竖立在瓜岛的海滩上。

“您认为日本人还能支撑多久？”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等我们把岛上的日本人全部消灭掉，他们就支撑不住了。”

“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记者当然喜欢刨根问底。

“你觉得他们还能坚持多久呢？”中将机智地反问。

哈尔西早听说岛上伙食非常糟糕。不料当天晚餐，他竟吃到了美味的牛排和新鲜的苹果派。哈尔西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件值得表扬的事物。“我的天哪，”他略显夸张地高呼道，“我必须得看看，能够在这种条件下做出如此美味派的那位厨师是谁！”

范德说没有必要，但哈尔西坚持一定要亲口表扬这位出色的厨师。很快，一名参谋带来了五大三粗的摩根中士。当哈尔西对其大加赞扬时，一脸红色络腮胡的中士笔直地站着。哈尔西说：“能够做出如此的美味，是对赢得胜利最实实在在的贡献，一个人用锅铲为国家服务一点也不输于拿枪。”摩根的脸变得通红，紧张地用手指搓着厨师服衣角，突然不识相地冒出一句：“哦！噢！您尽胡扯，将军！您说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完，他飞快跑出了房间。在座所有人，包括哈尔西，捧腹大笑。

当晚，哈尔西在范德简陋的小窝棚中过夜。双方炮战仍在进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让哈尔西无法入眠。按照一向自我贬低的习惯，他将失眠归因于胆怯而不是炮声——只有他本人才会也才敢如此诋毁哈尔西。

翌日大早，哈尔西在向部分军官和士兵颁发勋章后乘机离开。登机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问范德：“你没有为难昨天的摩根中士吧？”中途在埃法特短暂停留的哈尔西，视察了当地基地医院。他在一名头缠绷带的年轻的海军军官病床前停了下来。

“怎么样，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将军，”年轻人回答，“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昨晚在河边同您说过话。”

哈尔西显然非常高兴。一个人在受伤12个小时后就能送到1300公里外的后方医院，说明医疗部门的工作非常高效。如果让岛上那些没吃没喝没医疗的日军知道了，能羡慕嫉妒恨到死好几回。

哈尔西视察瓜岛前线 and 战地医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整个战区。官兵无不奔走相告，心里顿觉踏实了不少。他们认为同前任相比，哈尔西是一位关心大局和士兵疾苦的将军。一位记者在战地报道中写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由‘蛮牛’哈尔西将军统率南太平洋，我们不打胜仗那才叫怪事呢！他给士兵带来的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必胜信念！”

当哈尔西10日回到“阿尔贡”号时，根本未想到此行已赢得了一片赞誉。但烦心事很快接踵而至。参谋长勃朗宁告诉他，前3个月日军的大规模攻势——分别对应一木、川口和丸山——都是在下旬接近月末时发起。哈尔西希望日本人不要破坏这样的规律，使他还能有一段时间去加强岛上的防御。但最新破译的情报显示，他们下一次攻势将

在月中展开。作为前奏，日军将在11日轰炸瓜岛，12日晚派水面舰艇炮轰机场，13日则会出动航母实施攻击，14日凌晨一支大规模的日军特遣部队将在瓜岛登陆。日军显然决定要在11月夺取他们在10月没能取得的胜利。几乎每夜，他们的驱逐舰都在向瓜岛运送兵员和补给。现在美军必须尽快做好两件事：阻敌增援并同时向瓜岛派出增援。

东京对瓜岛的战局可谓喜忧参半。忧的是第十七军攻击失败，喜的是海军取得了圣克鲁斯海战的“辉煌”胜利。大本营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增强第十七军力量尤其是炮兵，将之有组织地加以集中使用，就能一举夺回机场进而占领全岛。

东京的要员豪情万丈，瓜岛的百武等人自然不会轻易认输。现在第十七军在岛上尚有15000人，只要将第三十八师团13500人送上瓜岛，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就一定能拿下机场，把可恶的美国人统统赶到大海里去。10月26日，百武迫不及待地向陆军部上报了下一步作战构想：第二师团暂时整理战线，以东海林支队前出至科利角，师团主力在隆加河上游河谷集结；住吉部队在奥斯汀山一线构筑攻势据点，同时以一部兵力占据马坦尼考河左岸；第三十八师团做好在科利角上陆的准备。

对百武发来的请战电报，杉山非常赞赏。仗虽打输了，精神还在——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杉山立即给百武回了封热情洋溢的激励电报：“综合诸多要素，我们已经完全包围了岛上美军，将他们彻底逼上了绝路。此正是第十七军继续奋勇前进，一举歼灭敌人之良机。祈再奋斗！”看来大家将面相憨厚的总长称作“傻瓜元”并非没一点道理。10月27日，大本营联席会议再次做出增兵决定：

一、将自法属印度支那运往关岛的独立第二十一旅团转运拉包尔，编入第十七军麾下。

二、原驻中国华南广州地区的第五十一师团编入第十七军，随时准备运赴前线。

三、第三十八师团于11月上旬，第五十一师团于12月上中旬登上瓜岛。

四、火速为第十七军增加必要物资装备，特别是火炮。

28日，大本营委托参谋本部井本熊男与军令部佐藤毅两个中佐军官尽快拿出对瓜岛局势的分析意见。结果“瓜岛放弃论”第二次被提了出来。井本指出：大本营以野战观点指导瓜岛夺回战实属误区，现在应改为对要塞的正攻法予以指导。由于第十七军在之前的作战中损失巨大，进行兵力和物资补充十分必要。初步估算，重新制订计划和补充人员物资约需2个月。就东南方面来说，瓜岛、莫尔兹比港、莱比作战若想全部达成，至少需增兵7个师团，运送人马最少需20万吨船舶，这些运力最早到1943年4月才能凑足。井本最后结论是：放弃瓜岛，确保莫尔兹比港和莱比作战，这是确保东南方面最大海空要塞——拉包尔安全的最低条件。佐藤对上述意见举双手赞同。

上述方案抛出之后，可把大本营的高官气坏了。让你们研究怎么打，你们的结论是不打，撤退，成何体统？这不是承认我们在瓜岛失败了吗？陆军和海军谁也丢不起这人。如果轻易放弃瓜岛，不仅意味着南太平洋战略主动权易手，对整个“大东亚战略”都将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第二次“瓜岛放弃论”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10月29日，大本营再次召开联络会议。与会高层一致认为：摧毁瓜岛方面美军反攻，确保日方在南太平洋优势地位，对确立必胜不败的战略态势是绝对必要的。会议决定，即使付出一切牺牲也要加强东南方面作战。应充分利用南太平洋海战大胜、美军失去制海权的有利时机，陆海军通力协作一举将美军赶出瓜岛，稳定东南战局。31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关于1943年战争指导报告中指出：来年

日军作战的焦点依然在南太平洋，这一地区的作战预期将继续发展成为双方的决战。

为加强对前线作战的指导，大本营特委托服部前往东南前线，协助百武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当初，本间第十四军在巴丹陷入僵局时，正是这位服部亲临前线制订方案一举奠定胜局的。

10月29日，第十七军参谋长宫崎周一乘驱逐舰抵达瓜岛。经与从一线紧急赶回的辻商议，决定在新增援到来之前暂取守势。同时如第三十八师团在机场以东的科利角登陆，势必导致机场以西马坦尼考河一带兵力空虚，美军如倾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在宫崎反复强调之下，百武最终取消了第三十八师团原来的登陆方案，仅让第二三〇联队余部登陆科利角与东海林会合，这样就有了前文所述东海林支队战败转移、伤亡殆尽的悲剧。

11月4日，服部率作战参谋近藤传八等人乘驱逐舰抵达瓜岛。来自东京的要员个个身着崭新的军服，其潇洒神态好像是前来观光似的，与岛上众人的满脸菜色显得格格不入。服部和前来迎接的辻热情握手——当年联袂导演诺门坎战役的“黄金搭档”终于在太平洋一个荒凉小岛上再次碰面。在服部的协助下，第十七军迅速制订了下一步作战计划：

一、第三十八师团逐次登陆，克服当前危机，确保必胜不败之态势。

二、采取继续推进基地建设、陆军航空兵进驻等办法，进一步强化航空压制。

三、第三十八师团各部抵达后，逐次向奥斯汀山一线集结，向东扩展地盘，夺回马坦尼考河一线，强化对机场的压制。

四、以第六师团一个联队在塔萨法隆加角登陆，向奥斯汀山和马坦尼考河一线展开攻击。主力则集结于血岭方向展开总攻，然后向东扩大战果。

五、独守第二十一旅团另外开辟进攻路线。

六、陆军第十二飞行队进驻拉包尔，支援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作战。

七、总攻时间根据船舶输送和航空基地建设时间而定，大体定在12月下旬。

对派陆军航空兵参加瓜岛作战一事，参谋本部航空参谋久门有文坚决反对，他提出：“瓜岛之战是毫无益处的流血之战，应立即终止！”像当初反对中途岛海战的三代一样，久门的反对同样无效。他本人很快被赶出了决策部门。

陆军制订方案容易，要让海军将如此多兵员、装备、弹药、粮秣运上瓜岛谈何容易！虽然联合舰队取得了圣克鲁斯海战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连续经历两次大海战，第一航空战队舰载机损失65%，机组成员损失逾70%，几乎丧失了进攻能力，目前正在国内执行重建飞行队任务。偏偏本土飞行员储备不足，能够替补的大多是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毛孩儿，短时间内无法指望。第二航空战队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龙骧”号战沉，“隼鹰”号和“飞鹰”号飞行队同样损失惨重，两部合并凑不齐一支飞行队的实力。幸存飞机大部分是零战，能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和鱼雷机极度缺乏。经历前一阶段苦战之后，机动部队基本陷入半瘫痪状态。

偶尔出来赶场的机动部队尚且如此，开战以来一直征战不停的基地航空部队更不用提了。从8月7日到11月初，基地航空部队损失飞机（含水上飞机）逾650架，经验丰富的机组成员损失过半，一些王牌飞

行队彻底被打残。第二十五航空战队被迫撤回国内重建，目前在前线攻坚的是第二十一、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接替第二十四航空战队进驻马绍尔群岛一线，随时准备前出补缺。

即使一线征战的两个航空战队，也因补充新手太多导致战斗力大减。草鹿刚上台就接手这么个烂摊子，心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他不得不重新制订训练计划，将主要精力由作战转为训练，或者干脆以战代练。这就导致更多飞行员战损，继而补充更多新人，最后陷入战斗力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之前出力甚多的水上飞机部队只剩下区区7架飞机，已经不能作为战斗部队使用了。航空部队如此窘境，未来运送大量兵员的空中掩护如何解决？美国人的仙人掌航空队那可绝不是吃干饭的。算来算去，只有近藤和三川的水面舰艇还算完整，如此增援瓜岛运输船队的护航任务只能由他俩来承担了。

为进一步做好输送工作，第三十八师团、第八舰队、基地航空部队召开了专题会议，作为联合舰队特派员的渡边亲自到会共商对策。神重德首先抛砖引玉：10月30日，4艘驱逐舰向岛上运送弹药补给；11月3日，出动6艘运输船运送3500人及部分山炮、弹药、粮秣上岛；11月6日至12日，集中10艘运输船分三次将第三十八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5000人、火炮60门、车40辆送上瓜岛；11月底开始，一次性出动20艘运输船输送第五十一师团。上述任务完成后于12月中旬发起总攻。神重德最后强调指出，我们尽如此大的努力进行输送，希望陆军这次不要再让海军失望了。

陆军对上述方案并不认可，提出从11月3日开始，动用7艘运输船分4次将第三十八师团主力及装备、补给运上瓜岛。第八舰队立即表示反对，提出为保证运输船队安全必须长时间压制瓜岛机场。在机动部队和基地航空部队实力最强的10月尚无法做到，现在在他们均被打成半身不遂的状态下完成压制任务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神重德提出，索性在11月10日出动20~30艘运输船一次性完成所有输送任务。

但第三十八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五十一师团合计超过3万人，火炮300门，各种补给3万吨，若一次性运输，至少需要运输船50艘次、“日进级”20艘次或驱逐舰800艘次，到哪儿找那么多的船？况且，就是真找来了，也没那么多油。算来算去，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会议吵得一塌糊涂，自然无法形成决议。见此情景，渡边径自返回特鲁克向山本做了汇报。思忖再三，山本决定将主要物资装备通过一次性大规模运输送上瓜岛。运送人员还是原来老办法，只能拜托众多“耗子”重新出动了。宇垣发出号令：全军动员，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掩护11月大船队运输。

粉碎第二师团的进攻之后，范德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次发起马坦尼考河战役，一举夺取日军后方中心库库姆博纳，彻底解除日军重炮对机场的威胁。鉴于之前战斗两次遭遇挫败，范德一下派出了2个齐装满员的陆战步兵团——五团和二团，陆战十一团前出实施炮火支援。攻击发起日定在11月1日。

此时，第二师团正沿“丸山小道”艰难撤退，第十七军司令部周围只有刚刚遭受重创的住吉支队。10月28日，美军开始对马坦尼考河一线日军阵地实施炮火准备，炮弹甚至落在了住吉司令部附近。31日夜，美军在马坦尼考河上架起了三座浮桥。11月1日凌晨2时，美先头部队强渡马坦尼考河。6时30分，美军9个炮兵连的36门火炮、重巡洋舰“旧金山”号、轻巡洋舰“海伦娜”号、驱逐舰“斯特雷特”号的联合炮击将河西岸变成一片火海。从圣埃斯皮里图赶来的19架B-17对日军阵地发起狂轰滥炸。之后美军主力开始强渡，第四步兵联队中熊联队长令第一、第二大队拼死抵抗，在美军优势兵力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危急关头，连东京特派参谋杉田都带着一木支队残部70人、海军守备队100人投入阻击战。2日，美军顺利攻占克鲁斯角。

此时，第二师团尚未完全撤回，如果美军占领马坦尼考河左侧一条小河两岸，“丸山小道”将被完全切断，第二师团只能在丛林中自生自灭了。第十七军司令部弥漫着一种末日即将来临的悲壮气氛。中熊集结残兵500人决心死战。2日深夜，从塔萨法隆加角登陆的第十六步兵联队第一中队164人在中队长川胜正夫带领下立即加入田村大队投入阻击，原配属冈部队的第四联队第三大队也奉命撤出奥斯汀山前来增援。

但美军的攻势异常猛烈。4日8时10分，正召集大队长开会的中熊被美军炮火炸伤，次日更被炮弹直接炸死。至此，自那须以下，第二师团三个大佐联队长悉数死亡。田村临危受命接替联队长职务，依然率队死战不退。

危急关头，5日夜，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二八联队主力2400人在埃斯佩兰斯角登陆，立即在伊东武夫的率领下开赴前线，顶住了美军进攻。在香港战役中出尽风头的伊东率兵顺势发起反扑，至8日逐步稳定阵线，确保了“丸山小道”安全，使第二师团的残兵得以顺利撤至库库姆博纳一线。随着第三十八师团登陆，住吉支队随即撤销并入伊东支队，其余第十六联队残部在新任联队长堺吉嗣的率领下全部并入伊东支队作战。

11月11日，美军的进攻再次被伊东支队轻松挫败。乘胜追击的日军反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6挺。此时，从努美阿传来最新消息，日军拟在11月中旬对机场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攻势。范德立即改变策略，下令所有部队停止进攻，撤回原有阵地，完善防御。美军以阵亡71人为代价彻底打残第四联队并占领克鲁斯角，解除了日军远程火炮对机场的威胁。日军死亡317人，确保了第二师团主力的撤退。

在此期间，瓜岛美军仍然不断得到增援。继陆军第一六四步兵团之后，理查德·杰斯切克上校的陆战二师八团、里克斯中校的陆战十

团一营、卡尔森中校的第二突击营10月底之前陆续登岛。11月2日，运输舰“奥赫巴”号和“富勒”号将一个陆军炮兵连、一个海军陆战队155毫米榴弹炮连及大量弹药送上隆加角。11月3日，陆军第一四七团一营、海军工兵营和陆战队第五守备营登岛。11月12日，陆军步兵第一八二团一营、陆战队第一航空工兵营、第一航空大队地勤人员、1300名陆战队补充兵员、373名海军官兵、装备155毫米榴弹炮的陆战十一团L连，装备18门105毫米榴弹炮的第二四五野战炮营共3358人及大量装备物资登上瓜岛。美军在数量和质量上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胜利曙光已初步显现。

美军向机场东西两侧东海林支队和住吉支队的大规模攻势导致日军伤亡惨重，弹药粮秣消耗殆尽。如果再不及时输送人员物资，别说进攻，第十七军现有阵地都快丢掉了。看到陆军发来的一封封告急电报，山本痛下决心，决定出动11艘运输船将第三十八师团主力、3万人20日口粮、27500发炮弹一次性送上瓜岛。

为运输船队护航的依然是坚忍不拔的田中。为压制美军仙人掌航空队，在运输船队出发之前，草鹿基地航空部队将率先展开航空歼灭战。针对此前栗田第三舰队炮击亨德森机场战果辉煌，山本下令近藤前进部队悉数出动，在角田第二航空战队“隼鹰”号、“飞鹰”号护卫下冲向瓜岛，再次动用战列舰向机场实施两轮炮击。其间，三川第八舰队所属重巡洋舰也必须实施一轮炮击。11月9日，近藤前进部队驶出特鲁克，向瓜岛方向迤邐而行。

11月10日9时，田中率11艘驱逐舰护卫“长良丸”号等11艘满载装备物资的运输船驶出了肖特兰。第三十八师团司令部成员悉数登上了田中旗舰“长波”号，师团长佐野忠义在出发之前高调宣称：“只要本师团在，瓜岛战役一定能取得成功！”

美军同样在大举增援瓜岛。为在12日前将紧急调来的6000名陆军和陆战队员送上瓜岛，哈尔西组织了一支大规模增援编队。分成A、B两组的增援船队由特纳少将统一指挥。A组有3艘运输船，由打赢了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的斯科特少将率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及4艘驱逐舰护航，11月9日从圣埃斯皮里图出发，拟在11日抵达瓜岛。B组有4艘运输船，由卡拉汉少将率重巡洋舰“旧金山”号、“芝加哥”号，轻巡洋舰“海伦娜”号、“朱诺”号及8艘驱逐舰护航，11月8日从努美阿出航，预计于12日晨抵达瓜岛卸载。

哈尔西时刻关注着日军动向。根据侦察机发回的情报，近期日军舰艇在特鲁克、拉包尔、肖特兰等地出入频繁，预示着一次大规模增援活动即将展开。潜伏在所罗门群岛的“斐迪南”发出警报：“日本大规模舰队倾巢而出！”哈尔西闻讯寝食不安，一旦日军战列舰或航母出动，特纳船队以及由重巡洋舰担纲的卡拉汉和斯科特舰队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为保证运输船队安全同时阻敌增援或炮击机场，哈尔西决定出动金凯德的第十六特混舰队。当时“企业”号和“南达科他”号尚在维修——时间紧得根本来不及将它们送到珍珠港或西海岸去，只能在努美阿的简陋船坞里修补一下。“南达科他”号前主炮还不能使用，“企业”号情况更糟。维修工说前部升降机已修好，但舰长哈迪森拒绝使用，“如果降下去无法再吊起来，这台升降机只能报废了”。这将导致飞机起降效率大大降低。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企业”号70个军官单人住舱被毁，这些人只能和水兵挤在一起。金凯德受命出征时舰上还带有85名维修人员，维修舰“维斯特”号奉命陪同出航，边走边修。

“企业”号的任务是为特纳的两支编队提供远距离空中掩护，“南达科他”号则配属给第六十四特混舰队。李少将奉命迅速前出至瓜岛以南水域，随时阻击日登陆船队和水面舰艇炮击机场。哈尔西命

令菲奇少将驻圣埃斯皮里图的陆基航空兵以及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游弋的24艘潜艇悉数出动，积极支援水面舰艇行动。日美双方同一时间向同一海域派出增援并辅之以强大护航舰队，预示着又一场激战将很快打响。

随着田中运输船队隐秘出动，草鹿基地航空部队领衔的航空歼灭战在11月10日率先打响。当天，18架零战对瓜岛的攻击遭到仙人掌的顽强阻击，毫无战果。

11月11日5时30分，斯科特护航的A编队抵达隆加湾开始卸载。他们很快被1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飞鹰”号迅速出动9架俯冲轰炸机在18架零战护航下前往攻击。因提前得到“斐迪南”和舰载雷达预警，斯科特下令停止卸载展开防空队形实施防御，一举击落日军轰炸机4架。但“泽林”号运输船同样被炸得千疮百孔，不得不带着一大半未卸载物资提前撤退，所幸人员均安全上岸。仙人掌闻讯赶来增援，日军在随后的空战中占据上风，以损失2架零战为代价击落美军“野猫”4架，4名飞行员悉数阵亡。与此同时，草鹿出动23架陆攻机在26架零战护航下轰炸了亨德森机场，取得战果微乎其微。4架陆攻机未能返航，美军损失战斗机2架、飞行员1人。

由特纳亲自领军的B编队在航行途中已被日军侦察机发现。11月12日凌晨5时，船队抵达隆加湾后立即卸载。为准确掌握日军动向，当日美军派出多架飞机对瓜岛周边海域实施警戒。9时，1架侦察机报告说，“瓜岛以北540公里处发现日军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正快速逼近”。13时，美军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斐迪南”发来急电：“日军轰炸机群正向瓜岛飞来！”特纳下令立即停止卸载，疏散展开防空队形。4艘运输船和2艘货船采用并列队形，在护航舰只掩护下向萨沃岛方向航行。

当天，草鹿出动了17架挂载鱼雷的一式陆攻和30架零战。在美军高射炮和仙人掌的联合阻击下，日军再次伤亡惨重，9架陆攻机当场被击落，另5架返航后伤重报废。护航零战以损失1架为代价，击落美军战斗机3架，却完全挡不住更多“野猫”对陆攻机的猎杀。日军1架陆攻机中弹起火，飞行员驾机一头撞向了“旧金山”号，将其舰炮指挥仪和火控雷达撞坏，导致50名水兵伤亡。

黄昏时分，B编队卸载已超过90%。鉴于日军水面舰艇在不断逼近，特纳电令卡拉汉：“运输船队将终止卸载，暂时撤退，请于当晚重返铁底湾，阻击即将出现的日军舰队。”随后，特纳率运输船队在3艘驱逐舰和2艘扫雷舰护航下撤向圣埃斯皮里图。

运输船全部撤离，美军两支护航舰队合兵一处，共同担负阻敌增援或炮击机场的艰巨任务。虽然是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但卡拉汉晋升少将比斯科特早15天，因此获得了舰队指挥权。天色已晚，卡拉汉既来不及实施侦察，也无法重新制订作战计划，一切只能依靠上帝保佑了。他知道来袭日军在舰船数量和舰炮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他并无丝毫退意，目前这支舰队是美军该地区唯一可依赖的海军力量。

一向沉默寡言，有着牧师般慈祥外貌的卡拉汉，1892年7月出生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1911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在193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三十八。1936年在担任罗斯福总统特别海军助理期间，他参与了40毫米博福斯高炮的研发。1941年春，他向总统提出到海上执勤顺利获批，出任“旧金山”号重巡洋舰舰长。一年之后，晋升少将的卡拉汉出任戈姆利的参谋长。因哈尔西选择勃朗宁为新参谋长，卡拉汉有幸离岸登船到海上指挥一支护航舰队。对此，他非常高兴。战争年代，没人愿意待在岸上从事行政事务，都想到海上通过对敌作战来扬名立万。可惜这一出海，将军就再也不能回到陆地上了。

卡拉汉依然采用了斯科特在埃斯佩兰斯角海战中使用的战术，将所有舰只排成一系列纵队，4艘驱逐舰“库欣”号、“拉菲”号、“斯特雷特”号、“奥巴朗”号在前，3艘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海伦娜”号、“朱诺”号及2艘重巡洋舰“旧金山”号、“波特兰”号居中，另4艘驱逐舰“艾伦沃德”号、“巴顿”号、“蒙森”号、“弗莱彻”号断后。尽管舰上的搜索雷达不够先进，卡拉汉还是选择“旧金山”号作为旗舰，这更多出于情感因素。他本人就出生在旧金山，还长期担任过该舰舰长，与舰上水兵关系亲密。大家私下里亲昵地称他为“丹大叔”。副指挥斯科特选择继续坐镇“亚特兰大”号。特纳率运输船返航之后，卡拉汉与斯科特率队重回铁底湾，准备突袭即将到来的日军舰队。

即将展开的夜间决斗无疑将凶险异常。努美阿的哈尔西同样收到了日军快速逼近的消息，当意识到自己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要与日军战列舰对垒时，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撤销给卡拉汉阻止敌军来袭、防卫机场的命令。死拼意味着葬送许多舰艇和无数水兵的生命，后来事实果真如此。但他很快将这种想法抛之脑后，岛上的范德需要更多支持，这是他之前郑重承诺过的。

12日3时30分，在瓜岛和拉塞尔岛之前水域，阿部弘毅——他已于11月1日晋升中将——率挺身攻击队驶出了近藤大队列，前往执行首轮炮击机场的艰巨任务。舰队主力是第十一战队2艘战列舰“比叻”号和“雾岛”号，第十战队司令官木村进坐镇“长良”号率6艘驱逐舰负责警戒。13时30分，正西方驶来了高间完第四驱逐舰战队的5艘驱逐舰，它们是11月11日从肖特兰出发的。因在铁底湾损失了旗舰“由良”号，高间只好暂时在驱逐舰“朝云”号上委屈一下了。会合后的炮击舰队浩浩荡荡向瓜岛急速挺进。

航行途中，空中两次闪现出美军B-17的魅影，阿部不由得心惊肉跳。还好14时后天气变糟，新乔治亚群岛附近的暴雨云团使视野变得

异常模糊。阿部甚为高兴，至少美军飞机暂时不会来找麻烦了。阿部不曾料到，当晚会发生夜战，瓜岛水域没有敌战列舰存在，通常巡洋舰是不敢前来挑衅的。

阿部将炮击选择在夜间进行。按照计划，当舰队进入预定炮击阵位时，岸上友军将点燃篝火指示目标，没有雷达的日军只能采取这种笨拙的办法。17时，炮击舰队徐徐驶入埃斯佩兰斯海峡北口，阿部向各部通报了当晚预定航线和炮击位置。20时，暴雨伴着电闪雷鸣扑面而来，位于主队前方8公里的第四驱逐舰战队按指示变更航向为180度。

暴雨笼罩了整支舰队，瞭望哨连萨沃岛都找不到。阿部致电莱卡塔水上飞机基地，请求派飞机投掷照明弹指示炮击范围。基地回电：“天气何时变晴难以预料，今夜飞行观察尚难确认。”一直惴惴不安的阿部战意全无。21时50分，他下令全队向北掉头，试图以天气恶劣为由终止炮击行动，返航肖特兰。

实际上，日军此时距瓜岛只有40分钟航程。惊慌失措的阿部在下达转向命令时，竟忘了说明统一掉头时间为22时05分，结果已和主队拉开一段距离的高间在22时提前掉头。海上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阿部主队依然在向西南行驶，而高间前卫部队已掉头向东北开过来了。日军队形出现混乱。

阿部掉头仅10分钟，倾盆大雨戛然而止，笼罩在海上的雾气渐渐消散，“比叻”号的瞭望哨已清晰看到了前方的萨沃岛。莱卡塔基地适时来电，“水上飞机可以起飞为炮击指示目标”，岛上观察员报告“瓜岛上空天气良好，未发现铁底湾一带有美舰存在”。阿部清楚，此时放弃炮击直接回家肯定无法交差。22时30分，他再次下令各舰掉头南下，执行炮击任务，同时令2艘战列舰主炮全部装上对地攻击的薄壳三式弹。

日舰两次掉头完全打乱了队形，此时，前卫驱逐舰已被主队甩在身后，阿部错误地认为它们依然在主队前方，命令高间“我现在进入阵地，你舰在前先行”。对这道莫名其妙的命令，他身后数千米的高间哭笑不得，真不知道舰该怎么开了。此时，第四驱逐舰战队只有“夕立”和“春雨”号仍在主队右前方10公里处执行警戒任务。23时15分，日军瞭望哨终于看到了第十七军在岛上点起的篝火。10分钟后，阿部下令：“转航向140度，进入炮击阵位！”

阿部从白天基地航空部队的攻击得知，瓜岛水域可能存在一支美军水面舰队。尽管第六战队在埃斯佩兰斯角的夜战中吃了大亏，但阿部认为那不过是五藤太过轻敌，或者敌人运气太好所致。铁底湾的夜晚无疑是日军的天下，那支敌舰队说不定在日落前早逃之夭夭了。按照惯例，完成护航任务的美军舰队是不敢在铁底湾逗留的。己方有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美军敢来那才叫找死。阿部错误地认为高间的驱逐舰在前方警戒，可以提前发出预警。即使美军舰艇敢来挑战，自己完全有时间从容将三式弹更换为对舰攻击的穿甲弹投入战斗。

就在阿部来回兜圈的时候，卡拉汉率美军舰队已悄然潜入铁底湾。23时25分，装备最新型SG雷达的“海伦娜”号率先向旗舰发出接敌信号：“前方海面发现目标！”

此时，“海伦娜”号位于“芝加哥”号身后，卡拉汉对后方发来的接敌报告不敢轻易相信，仅通过TBS要求进一步确认目标。因无线电频道单一，各舰争先恐后向旗舰发出信号反而因互相干扰引起混乱。总之在随后12分钟里，美军并未贸然行动。23时37分，卡拉汉终于发出“全队右转”的命令，试图占领海战中有利的T字阵位。最前方的“库欣”号突然发现敌舰已经近在咫尺。为避免与之发生碰撞，紧急左转的“库欣”号意外闯入日军队列之中。后方各舰也都随之向左转向。

23时42分，日军“夕立”号的瞭望哨突然发出了声嘶力竭的狂吼：“发现敌舰！”1分钟后，“比叡”号的瞭望哨同样发现东南9000米外出现4个黑影，那正是卡拉汉的4艘巡洋舰——此时拖后的“朱诺”号尚未跟上来。

双方指挥官都大惊失色！卡拉汉没料到敌舰从前方突然冒了出来，阿部也完全未想到漆黑的夜晚铁底湾还能遭遇美军。双方阵形乱作一团，美军13艘军舰由原来单纵队变成了松散的三列纵队。以40节相对速度对开的两支舰队迅速靠近搅在一起，卡拉汉编队闯入日军2艘战列舰中间，日军数艘驱逐舰也闯入美军队列之中。

虽然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短兵相接使日军战列舰的巨炮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大吃一惊的阿部急令换填穿甲弹，水兵手忙脚乱地从弹药库中提取一式穿甲弹，将原来准备发射的三式弹堆在一边。此时如果有一发炮弹落下来，剧烈的殉爆将把巨舰变成燃烧的火炬。心急如焚的阿部觉得每一秒钟都格外漫长。

为锁定目标并整理队形，阿部在23时51分下令“比叡”号打开探照灯，恰好将6000米外“亚特兰大”号的舰桥照得清清楚楚。不等卡拉汉下令，斯科特立即命令向敌军探照灯方向开火，日舰周围立即腾起了十几条水柱。“比叡”号迅速将灯关闭。刹那间，战场炮声四起，火光冲天。由于场面混乱不堪，随后的战斗被“蒙森”号一名军官形容为“在关了灯的酒吧里进行的一场群殴”。双方在近距离回旋追逐，倾尽全力开炮射击并施放鱼雷。空中炮弹来回穿梭，海面上到处是鱼雷的白色航迹。开战仅几分钟，炮击产生的火光和舰只焚烧的烈火将周围海面照得通红。

借着“比叡”号探照灯发出的亮光，“晓”号立即用127毫米主炮向1450米外一艘美舰送去一轮齐射，“亚特兰大”号舰桥上的斯科特少将及众参谋除一人外集体阵亡。“电”号、“雷”号趁机向该舰发

射鱼雷，其中一条准确命中舰尾，另一条穿入轮机舱后炸响。剧烈爆炸几乎将巡洋舰抬出水面，之后又重重摔了下去，浪花四溅。顷刻间，“亚特兰大”号停了下来，主机损坏，舵机失灵，只能在原地团团打转。其余日舰趁机一起向它发炮，舰上腾起一团团冲天的火球。

“比叻”号一发356毫米炮弹在舰首爆炸，惯性使“亚特兰大”号逐渐向“旧金山”号缓缓漂去。

为充分发挥主炮威力，阿部下令“比叻”号左转试图将双方距离拉大到5000米以上，不料正好插入“库欣”号和“拉菲”号中间。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向自己猛扑过来，“拉菲”号舰长威廉姆斯·汉克少校不由分说，集中火力对准来舰的上层建筑一通狂轰，同时惊险地从“比叻”号前方6米处擦过。“拉菲”号4门127毫米主炮射速极快，第一轮齐射就准确命中“比叻”号桅楼上端的主炮射击指挥所，阿部和舰长西田正雄双双受伤，副舰长重伤，舰队首席参谋铃木正金及副炮长当场死亡。第二轮齐射将战列舰射击方位盘及副炮测位仪全部掀进海里。非但如此，“拉菲”号还趁隙向“比叻”号射出4条鱼雷，可惜因操之过急，忘记解除保险，鱼雷虽准确命中目标，却没有爆炸。

猝不及防的“比叻”号只能用三式弹进行还击。当巨炮向“拉菲”号缓缓转动时，一发127毫米炮弹将一号炮塔电路炸坏，该炮暂时失去还击能力。“比叻”号二号主炮借着火光打出一轮齐射，直接将“拉菲”号的一门主炮掀入海中。鱼雷告罄的“拉菲”号利用剩余3门主炮向敌舰猛烈开火——战列舰与驱逐舰近距离对轰的场面，在海战史上极为罕见。

“拉菲”号身后的“斯特雷特”号和“奥邦农”号趁乱冲到“比叻”号右侧，幸运地躲过了“雾岛”号的一轮齐射，随即以20毫米副炮向“比叻”号的上层建筑疯狂扫射。战列舰舰桥内部的油漆和木制品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至桅楼后方的一号烟囱，威风凛凛的“比叻”号竟被3艘驱逐舰打成海上的一团火球。2艘美舰趁隙向敌舰发射

鱼雷，1条歪打正着撞上了“晓”号，算是为刚刚阵亡的斯科特少将报了仇。但“斯特雷特”号的上层建筑很快被日军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甲板上到处是阵亡水兵的尸体，失去攻击力的驱逐舰不得不夺路撤出战场。

战斗突然打响时，美军其余4艘巡洋舰与日军战列舰之间尚有5000米距离，阵形未乱。“旧金山”号舰长卡森·杨上校当即下令开炮还击，其203毫米主炮第一轮齐射就将日军冲在最前的“夕立”号击伤。正当该舰准备向其他目标射击时，失控的“亚特兰大”号恰好漂到该舰前方，第二轮齐射就这样阴差阳错打在友舰身上——后来发现，“亚特兰大”号被自己人命中的203毫米炮弹竟有19发之多。

关键时刻，卡拉汉少将突然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停止射击，确认目标！”

这道命令将旗舰身后“波特兰”号舰长劳伦斯·杜博斯上校气坏了，他立即发来质疑信号：“什么愚蠢命令？停止开火？”

“见鬼！单数舰向左射击，双数舰向右射击！”焦急的卡拉汉立即回复，“专瞄准大家伙打，那肯定不是我们的！”看上去这样打能够同时炮击两个方向的敌舰，实际上部分美舰在指定舷侧无法找到目标，却遭到另一侧日舰的猛烈攻击。于是各舰不管看见什么就立刻开炮，战场陷入一片混乱。

凭借美军短暂停火的间隙，“雾岛”号已摆脱美军驱逐舰纠缠，在北侧占据了有利阵位。“比叻”号三号、四号主炮依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要命的是此时日军战列舰已换上了穿甲弹。距“比叻”号仅2300米的“旧金山”号顿时处在“比叻”号、“雾岛”号、“雷”号、“电”号4艘日舰夹击之中。

正当卡拉汉试图左转以全部9门主炮投入进攻时，“比叻”号三号炮塔打出的1发炮弹准确命中“旧金山”号舰桥，左舷甲板上露天无防护的人员伤亡殆尽。半分钟后，又1发巨弹在舰桥爆炸，巨大的气浪将航海长雷·埃里森中校掀出舰桥，凌空落在1门127毫米副炮炮管上。不远处的“海伦娜”号上，舰长吉尔伯特·胡佛上校心惊胆战地看着旗舰上发生的悲惨一幕。“比叻”号1发穿甲弹再次击中射击指挥所，一直在镇定指挥的舰长杨上校当场阵亡。另一发炮弹在主桅钢梁上方爆炸，除通信参谋布鲁斯·麦坎德利斯少校，卡拉汉及参谋人员无一幸存。“雾岛”号同时向“旧金山”号频频炮击，先后被命中11颗356毫米炮弹的“旧金山”号25处起火。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将美军水兵抛入空中，手足舞动，犹如飓风中漂泊的破布娃娃。恶战仅仅十几分钟，对阵双方的3个最高指挥官——阿部、卡拉汉和斯科特非伤即亡，这在海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旧金山”号的濒死还击，也获得命中，在“比叻”号右舷水线处撕开了一个直径2.5米的大洞。当时该舰正以26节高速航行，汹涌灌入的海水很快淹没了电机舱，舰长西田只好改为人力操舵。“海伦娜”号趁机掩护“旧金山”号匆匆后撤。

现在铁底湾上演的，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作“现代最野蛮的一场海战”。交战双方队形被完全打乱，变成了单舰之间的近身肉搏，一切毫无章法可言。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是在攻击敌人，有时则在打自己人。试图营救“亚特兰大”号的“库欣”号冒失闯入“长良”号及一大群日军驱逐舰中间，瞬间被交叉火力打成重伤。舰长克里斯托弗·诺布尔少校艰难掉转舰首，向另一侧的“比叻”号射出6条鱼雷，无一中的。恼羞成怒的“比叻”号立即以三号主炮回敬10发356毫米炮弹。在被“天津风”号命中30余发127毫米炮弹后，舰首弹药舱剧烈爆炸的“库欣”号沉入海底。合力击沉“库欣”号的“照月”号一不小心加入了围攻“比叻”号的行列，向自己旗舰的舰桥频频开

火，直到对方发出“你打错人了”的信号才停止炮击。“照月”号后来承认，短时间内曾向多达7艘舰船发炮160发，到底是友是敌，鬼才知道。“长良”号也在混乱中挨了“夕立”号几发炮弹。

之前大出风头的“拉菲”号同样陷入日军重围。“照月”号的1条鱼雷将该舰舰尾生生切断，“雾岛”号1发356毫米炮弹接着击中锅炉舱，弹药库的剧烈爆炸让“拉菲”号变得面目全非。汉克少校下令弃舰，247名船员中包括舰长在内59人阵亡。

杜博斯上校一直在忠实执行“单数舰向左射击、双数舰向右射击”的命令。位于左舷的“晓”号很快被“波特兰”号打成重伤。23时58分，“电”号射出的1条鱼雷将“波特兰”号舵机和右推进轴炸坏，巡洋舰只能在海上不停向右转圈。

“夕立”号和“天津风”号巧妙地绕到美军纵队尾部，频频向美舰偷射鱼雷。刚刚射出4条鱼雷的“巴顿”号被“夕立”号的鱼雷击中舰体中部，剧烈爆炸将驱逐舰完全炸成两截，很快就在水面上消失。

“天津风”号的1条鱼雷准确命中“朱诺”号左舷，导致该舰龙骨变形，锅炉舱进水，火控系统全部瘫痪。舰长莱曼·斯文森上校只好操舰缓缓向东撤出战场。

眼见射出的鱼雷频频得手，正在得意的“天津风”号舰长原为一突然发现，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正朝自己直冲过来。起初，原以为是受伤的友舰“晓”号，突然，一颗炸弹在空中炸响，亮光将冲来的那艘舰照得清清楚楚，那竟是一艘美军的重巡洋舰。原立即扯起嗓子高呼：“开火！开火！”

冲过来的正是失控的“旧金山”号。“天津风”号一边躲避，一边射出4条鱼雷。原犯了之前“拉菲”号类似的错误，未能打开鱼雷保险，伤痕累累的“旧金山”号死里逃生。就在原操舰转身，试图以127毫米主炮炮击敌舰时，斜刺里突然飞来几排炮弹——它们来自美军巡

洋舰中唯一毫发无损的“海伦娜”号。原在回忆录《驱逐舰舰长》中写道：“当听到舰桥内传出一名准尉‘发现敌舰’的怒吼时，我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海伦娜”号依靠先进的雷达，一边避开受伤的友舰，一边用152毫米主炮猛轰敌舰。该舰主炮射速理论值为每分钟10发，情急下竟打出17发的高速。2发炮弹准确命中目标，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将原掀出舰桥，重重摔在甲板上。受伤的原迅疾下令释放烟雾，掉头向舰队尾部逃去。

失去攻击目标的“海伦娜”号立即将恶气撒在另一艘日舰身上。几轮齐射，“夕立”号火炮被全部打哑。接着遭到“艾伦·沃德”号、“斯特雷特”号围攻的“夕立”号逐渐丧失还手能力，众多水兵纷纷跳海。附近的“五月雨”号立即冲上前来，打捞落水舰员。但“斯特雷特”号随即被日舰“照月”号击伤，被迫向东撤出战场。“艾伦·沃德”号同样遭到不明舰船的火力打击，中弹8发，动力全失，引擎室起火，只能随波向东漂流。

位于队列后部的“蒙森”号刚刚绕过“巴顿”号的残骸，就陷入“朝云”号、“村雨”号和“五月雨”号的火力夹击之中。在向右侧日舰一口气射出全部鱼雷之后，这艘驱逐舰很快被37发炮弹击中，其中还有3发356毫米巨弹。全身瘫痪的“蒙森”号于次日沉没。位于队尾的“弗莱切”号先后向数艘敌舰开火，自己竟毫发无损，成为唯一没挨揍的美舰。

当晚，月虽不明，但繁星满天。在亨德森机场和奥斯汀高地，美、日两军士兵像坐在剧场的观众，目睹了双方舰队的海上决斗。“大概有一小时，”范德说，“我们看见海军的大炮快速射出致命橙色物，炮声地动山摇，感到海岛都在颤抖，接下来是一片黑暗和沉寂。”陆战一团二营H连二等兵罗伯特·莱基在回忆录《把钢盔当枕头》中写道：“火红色的炮弹像点点繁星自海上升起，曳光弹犹如彗星拖着长长的橘黄色尾巴。从岛上望去，海面犹如华美的黑曜石一般

光滑平静，军舰仿佛点缀在上边的棋子，周围时时激起片片涟漪，仿佛向水塘中投入了几颗鹅卵石。”战地记者艾拉·沃尔夫特则写道：“从海滩望去，那里好像一扇通向地狱的大门，不断打开又关上。”莱基文笔真好，快赶上宇垣参谋长了——原来他参军前就是专业体育记者，战后成了著名作家和战史专家。

13日零时26分，海上突然出现了短暂的沉寂。40分钟的近身肉搏使双方均遍体鳞伤，筋疲力尽。“旧金山”号9门主炮全部被打哑，舵机失灵，底舱进水逾500吨。因高级军官伤亡殆尽，麦坎德利斯少校毅然接过了指挥权。在损管军官赫伯特·斯克兰德少校的率领下，所有人员奋力自救，中弹85处的“旧金山”号免遭沉没。后来两人都被授予荣誉勋章。

阿部旗舰“比叻”号也好不到哪里去，上层建筑中弹85发，全部高炮悉数被毁，舰桥、射击指挥所、高射炮台、电信室变得跟马蜂窝一样。舰长西田希望使用人工操舵，但因通信中断，传令兵尚未跑到舰尾，海水已顺电机舱、舵机舱一路灌进了舵柄室。损坏的右舵卡死在右满舵位置上，左舵也被1发203毫米炮弹炸坏。这艘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瘫在萨沃岛东南1000米处动弹不得。

此时，最紧张的当然还是美国人。因卡拉汉、斯科特、杨等高级军官悉数阵亡，“波特兰”号暂时失控，“海伦娜”号舰长立即接管了舰队指挥权。胡佛上校立即发布命令，除已退出战场的“朱诺”号，其余各舰一律不许擅自撤退。胡佛清楚己方虽伤亡惨重，敌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只要美军继续保持战斗姿态，日军就不能轻易通过这一水域前往炮击机场。与机场安全和陆上战斗的胜利相比，这支伤痕累累的小舰队即使全军覆没也是值得的。

对面的阿部也在踌躇。此时“雾岛”号、“长良”号和4艘驱逐舰仍完好无损，另4艘驱逐舰轻伤，临时抢修即可重新投入战斗。而美军

只有“海伦娜”号和“弗莱彻”号战力未损，其余舰只或已沉没或在下沉或基本丧失战斗能力。战场形势对美军是绝望的。如果阿部一鼓作气冲上前去，不仅可以将美军残余舰只悉数歼灭，还能继续前行完成炮击机场的“光荣”任务，为田中船队杀出一条“康庄大道”。

时间在一分一秒中艰难度过。在一片令人心悸的寂静中，阿部的精神防线终于崩溃了。过度谨慎战胜了使命感，和萨沃岛海战的三川一样，他惧怕在即将来临的白昼遭到美军仙人掌的空袭。1时整，“比叻”号用灯光向“雾岛”号和“长良”号发出号令：“取消预定炮击计划，全队返航。”

这正是美军迫切希望的！美国人以巨大牺牲和坚强意志赢得了海战的战略胜利，亨德森机场今夜无恙！因“比叻”号通信失灵，阿部命令“雾岛”号向“爱宕”号上的近藤发报，尽快下令田中船队取消南下计划返航肖特兰。失去动力的“比叻”号则由驱逐舰实施救援。美国人同样无力进攻，胡佛率“海伦娜”号和“弗莱彻”号护卫“旧金山”号及2艘受伤驱逐舰缓缓向圣埃斯皮里图撤退。

天亮后，萨沃岛东南方圆5公里的海面上，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无比惨烈的场景。不寻常的寂静笼罩着海峡，燃烧的军舰上摇曳不定的火光时明时暗，海面上漂浮着厚厚一层黑色油污，到处漂满尸体和战斗残留的碎片。日舰“比叻”号、“夕立”号、“天津风”号和美舰“波特兰”号、“亚特拉大”号、“艾伦·沃德”号漂在海上，行动困难。“比叻”号的瞭望哨发现右舷30度出现一艘缓缓移动的敌舰，立即以尚能移动的4号主炮发起炮击。遭到打击的“艾伦·沃德”号只能向图拉吉频频呼救，前来救援的拖船“食米鱼”号冒着炮火将该舰拖出了敌舰射击范围，随后转移到安全地带。“食米鱼”号试图拖带在海上兜圈的“波特兰”号，杜博斯上校让他先去营救伤势更重的“亚特兰大”号。

即便已经失去动力，但“波特兰”号的部分火炮还能使用，同样动弹不得的“夕立”号恰好位于其射程之内。如此“波特兰”号缓缓转动炮塔，以六轮齐射滑稽地将夜间立下大功的“夕立”号击沉——双方都变成固定炮台了。眼看“亚特兰大”号已无可救药，“食米鱼”号坚持将“波特兰”号拖入了图拉吉，该舰只18人亡、17人伤。虽然全体水兵持续奋战了一天，但到20时15分，不断进水的“亚特兰大”号还是被美军自沉于铁底湾。

11时许，5艘美舰在向圣埃斯皮里图撤退时，被在瓜岛海域寻猎的日军潜艇“伊-26”号发现。横田稔立即射出了鱼雷，1条鱼雷从“旧金山”号舷侧掠过，准备命中了“朱诺”号左舷。继8月31日重创“萨拉托加”号，横田的“伊-26”号再立新功。从“旧金山”号上远远望去，麦坎德利斯少校看见那艘军舰“像火山爆发一样猛烈爆炸”，紧接着升起一条巨大的烟柱，随后又是一声雷鸣般的巨响。20秒钟后，浓烟消散，被活活炸成两截的“朱诺”号已踪影全无。担心附近海域可能仍有敌潜艇存在，胡佛带队匆匆撤走，连只救生艇都没留下。

1943年1月12日清晨，一辆黑色轿车在美国滑铁卢镇亚当斯街98号门口停下。一位海军部少校军官敲响了沙利文家的大门，他身后跟着一名上士和一名牧师。老托马斯·沙利文打开家门，眼前的一幕使他立即意识到有孩子殒命沙场。果然，少校说给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托马斯问是其中哪一个，少校低下头，轻声答道：“很抱歉，全部5位。”

1942年1月3日，有5位美国小伙子一同报名要求加入海军，他们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体能测试，被正式批准入伍。5人均来自一个早年定居艾奥瓦州滑铁卢镇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家庭，父母是托马斯·沙利文和阿莱塔·沙利文。老大乔治和老二弗朗西斯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海军服役，老三约瑟夫、老四麦迪逊和老五艾尔伯特是首次参军。

在珍珠港事件中，乔治和弗朗西斯的一名好友不幸阵亡。五兄弟遂决定加入海军，为牺牲的哥儿们报仇。五兄弟从老大到老五仅差7岁，自幼几乎形影不离。参军之后，他们迫切希望能在一条船上并肩战斗。当时美国海军原则上不允许亲兄弟在同一艘船上服役，他们几个上书海军部提出申诉，强调他们期盼“生死与共”。海军部被他们的情谊打动，破例给予批准，将他们安排在1942年2月14日服役的轻巡洋舰“朱诺”号上。当时，五兄弟“我们永远在一起”的名言被传为美谈，他们的照片频频出现在诸多报纸杂志上，成为美国民众怀着兄弟情谊举家奔向大海、共赴前线的一种象征。

巡洋舰中雷沉没时，舰上115人得以逃离，沙利文兄弟有3人位列其中。但除了大哥乔治，其余两人都未能坚持多久。乔治与其他幸存者一道在遍布鲨鱼的海面上无助地等待救援。可惜8天之后，赶来的救援船只救起14人，乔治偏偏不在其中。“朱诺”号阵亡水兵达到687人。

沙利文五兄弟一同罹难的消息给罗斯福带来了极大震动。他在写给老沙利文夫妇的信中说：“作为最高指挥官，我希望你们知道，全国人民同你们一样悲哀。我们这些活着继续战斗的人必须坚信，这样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面对死亡的勇敢和刚毅，使我更加确信我们的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总统特别指示诺克斯将下一艘服役舰艇命名为“沙利文”号——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梅耶岛即将下水的舷号DD-537的驱逐舰“帕特南”因此更名为“沙利文”号，于1943年4月4日加入现役。这艘驱逐舰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舰上水兵无一阵亡，1977年被列为纪念舰得以保留。

鉴于沙利文兄弟的惨痛教训，美国国会在1943年11月正式通过《单独存活者政策》，规定不论在征兵或战斗行为中，必须确保每个家庭能有成员得以保留，亲兄弟不得在同一艘舰艇上服役更成了一项

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好莱坞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创意，即来源令人痛心的“沙利文事件”。

从瓜岛发来的消息中，哈尔西得知铁底湾发生了激烈战斗。哈尔西咬着指甲在“阿尔贡”号甲板上焦急地来回踱步，除知道机场未遭炮击外，他对其他战况暂时一无所知。几个小时后，依然没有消息传来，哈尔西和参谋不停地研究海图和已接到的报告。“我大概喝了足足一加仑咖啡，抽了两包烟。”哈尔西试图去阅读一本杂志，但上边的字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晨曦初现，司令部截收到“波特兰”号发出“请求派拖轮拖曳”的电文。半小时后，再次收到了“亚特兰大”号发出的呼救信号。9时，“海伦娜”号来电说，“已承担起舰队指挥任务”，正向圣埃斯皮里图撤退。同行的有“旧金山”号、“朱诺”号和2艘驱逐舰。电文称所有舰只都受了伤，需要全程派出空中掩护。

所有人面面相觑。“波特兰”号、“亚特兰大”号和另几艘驱逐舰到哪里去了呢？“旧金山”号依然还在的情况下，“海伦娜”号自认为指挥舰暗示一个事实：卡拉汉或重伤，或已阵亡。斯科特是哈尔西相交多年的挚友，卡拉汉则是为了给勃朗宁让位才前往海上的。

哈尔西后来回忆那个令人心碎的清晨：“坏消息总是先到一步。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敌人损失的消息。这是处于后方的战区司令官必须要面对的最难受的一件事，你的那种感觉是彻底的无助。你知道你将你的人派去战斗了，同时你还希望自己为了战斗的胜利已经做好了所有可能的工作，但你常常搜肠刮肚地思索还有什么没做好的。这是一种极大的心智上的痛苦。你个人不但要对国家和盟军负责，同时还要为许许多多的生命负责，再加上为部队遭受的物质上的损失负责。”

由于美军同样撤出战场，4时20分，“雪风”号再次回到战场，试图帮“比叻”号排水灭火。有“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亲自赶来救援，已躺进棺材的“比叻”号等于被盖上盖儿了。6时之后，“时

雨”号、“白露”号、“夕暮”号和“照月”号陆续回到现场——三大祥瑞之二“时雨”号同时大驾光临，等于在“雪风”号盖上的盖上又钉上一排钉子，“比叡”号再不死，就实在太不给面子了。由于夜间遭到美军的玩命攻击，“比叡”号上层建筑已面目全非，舱室结构不复存在，仅露出烧得乌黑的金属框架。5艘驱逐舰将旗舰团团围住，开始向舰上喷水试图灭火。6时15分，阿部率第十一战队司令部转到了“雪风”号。

驱逐舰上的阿部迅速与主力舰队取得了联系。“比叡”号战列舰竟被美军打瘫在海面上，这是近藤万万不曾想到的。他迅速颁布了两道命令：由驱逐舰为“比叡”号提供掩护，该舰应继续抢修舵机恢复机动能力，必要时由驱逐舰拖曳向北返航；同时“雾岛”号立即掉头南下，返回战场，准备曳航自己的姊妹舰。

得知“比叡”号生命垂危，山本立即从特鲁克发来急电，严令阿部尽一切努力挽救。在日军的固有观念中，只有战列舰才算主力舰，一旦有失，震动极大。但山本和近藤好像都忘了一件事，瓜岛周边，白昼的天空是美军的天下。5时05分，隐藏在瓜岛以南“企业”号上出发的20架攻击机飞临战场。此时，日军已修好了“比叡”号两根推进轴，战舰航速恢复到15节，但美机的到来让他们的一切努力变得毫无意义。“比叡”号只能以少数几门高炮和驱逐舰的炮火进行自卫，很快被2颗炸弹命中。1小时后，日军堵塞水下漏洞接近完成，第二批来自“企业”号和亨德森机场的30架美机飞抵了战场。“比叡”号接连命中5颗炸弹和1条鱼雷，汹涌而入的海水使舰首沉到了水面以下。

阿部发现，来袭敌机中除亨德森机场的攻击机和航母舰载机，还出现了体形硕大的空中堡垒，那正是菲奇从圣埃斯皮里图派来的。照此下去，不等“雾岛”号及近藤主力舰队抵达战场，“比叡”号和附近几艘驱逐舰早已到海底向龙王报到。阿部清楚近藤舰队中并无航母，即使来了也是白给，只能徒增损失，这种无望的救援更多凭借一

种“义气”。8时20分，“雪风”号向“比叡”号发出信号，冲上海岸搁浅当陆上炮台使用，舰员全部登岛加入陆军部队。但西田舰长拒绝执行命令，再三强调自己可以拯救“爱舰”。

眼见舰首已被海水淹没，阿部于10时35分再次发出命令，“趁空袭间隙，迅速收容幸存人员”。但西田用旗语回复“预计舵柄室进水尚可控制”，拒绝弃舰。别看只是一个大佐，颇得山本器重的西田在联合舰队同样声名显赫。如果将日本海军军官分为老中青三代，山本和山口分别代表“老”和“中”，西田正是少壮派中的翘楚。这个当年“海兵”第四十四期第三名、海大第二十六期次席的优等生，已被看好，即将出任“大和”号舰长。

正午过后，“比叡”号已完全静止在萨沃岛东北9公里的海面上，右倾10度，舰尾也开始徐徐下沉。13时30分，阿部再次用旗语发出严厉命令：“处分‘比叡’，全体人员撤退！”同时下令驱逐舰放出小艇收容舰上水兵。此时9架空中堡垒再次飞临并投下炸弹。西田只好同意弃舰，下令打开舰底通海阀。全体舰员齐聚舰首，朝东京方向三呼“万岁”，之后舰旗徐徐落下。天皇御像早已转移到“照月”号上，一众水兵开始有序向小艇转移。

16时，全体舰员撤离完毕。从“企业”号和亨德森机场飞来的美机仍不停对奄奄一息的“比叡”号进行投弹——当天向它投弹的美机总计近70架次。舰长西田并未离舰，他在三号炮塔顶部放了把椅子，镇定自若地坐在上边仰首观摩美军进攻，誓与战舰共存亡。阿部严令信号长坂本松三郎率几名水兵登舰，强行将西田架回了“雪风”号，之后下令“时雨”号向战列舰补雷。这一命令立即被山本严令禁止。山本试图以“比叡”号吸引美军注意力，为田中船队提供掩护——堂堂“比叡”号竟然混到充当诱饵的尴尬地步。在随后两轮空袭中，“比叡”号又被命中3条鱼雷，断裂的舰尾烧得通红，舰上到处大火肆虐，倾斜已增至15度，这艘由英国乔治·瑟斯顿爵士设计监造的巨舰

缓缓滑向海底，勇夺太平洋战场日军损失第一艘战列舰的光荣称号——日本天皇曾三次登上该舰观摩海军。鉴于之前铁底湾安睡的基本是巡洋舰、驱逐舰或辅助舰只，新来的“比叡”号理所当然地坐上了第一把金交椅。

17时，阿部率残部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缓缓下沉的“比叡”号，于当天23时回到肖特兰。因为损失了1艘宝贵的战列舰，山本认为阿部已没资格在海上领军。连一向不轻易说话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也拍案而起，一纸命令解除了阿部的职务。翌年3月20日，阿部被勒令打入预备役。

尽管西田比阿部表现出更多“武士道精神”，同样未能逃过海军法庭的质询。为给自己钟爱的西田开脱，山本特意派宇垣专程赶回东京向海军省人事局长中泽佑少将求情。但岛田坚决不肯饶恕这位居然未和战舰共存亡的舰长。翌年3月20日，西田和阿部一样被打入预备役，后被召回现役，也只担任了一些闲职。作为黑岛的同班同学，西田和三川、栗田、田中类似，战后对战争中涉及本人的谜团“坚决不开口”。在无数次被问及有关“比叡”号的问题时，永远都是那一句话：“我是丢失了天皇陛下战舰的罪人，哪里还有分辩资格？”日本作家相良俊辅有幸采访了晚年的西田，在1976年出版了《怒りの海——战舰比叡・西田舰长的悲剧》一书，这是西田唯一一次回忆往事。

至此，美日双方在瓜岛东北第一夜的战斗落下帷幕。日军损失战列舰1艘、驱逐舰2艘，美军损失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包括卡拉汉和斯科特在内的1439名水兵阵亡，日军死亡550~800人。美军付出巨大牺牲的意义不仅在于击沉敌1艘战列舰，而在于使阿部在胜利在望的情况下放弃了炮击机场的作战，最终使田中的登陆行动功亏一篑。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弗兰克如此评价这场激斗：“没有任何一次战斗在近距离交火、激烈度和混乱度上能与这次海战相匹敌。但这场战

斗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卡拉汉和他的舰队以自我牺牲为亨德森机场换取了一晚上的喘息时间，同时推迟而非阻止了日军对瓜岛的增援。日本联合舰队更大规模的兵力调动依然在进行之中。”

弗兰克说得一点没错。丧失1艘战列舰对山本是一个严重打击，但并未动摇他将11艘运输舰安全送达瓜岛的决心。13日天亮之前，山本通知近藤，田中船队登陆时间向后推迟至14日凌晨。9时55分，“爱宕”号再次接到了山本的电令：“外南洋部队及‘雾岛’号应与前进部队主力会合，对隆加角附近残敌实施扫荡，并顺势炮击亨德森机场。”三川第八舰队同样接到了上述电令——亨德森机场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因近藤距瓜岛尚有一天航程，当晚炮击机场的任务落在了三川第八舰队头上。13日上午，三川舰队已驶抵瓜岛以北320公里处。山本强调如当晚三川炮击效果极佳，则田中船队于14日凌晨返回瓜岛卸载。如巡洋舰炮火不足以完全压制机场，则三川迅速与近藤会合，于14日夜合力第三次炮击机场。

日军再次卷土重来，瓜岛紧张局势日甚一日。在谋划下一步行动时，哈尔西认为不应仅考虑自己的绝对损失，而要联系敌人所期望达成的目标综合衡量。他说：“在我脑海里如果还有什么战争原则，那就是猛烈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纳尔逊勋爵说得棒极了，一个舰长只要将他的船跟敌人紧紧咬在一起，那他就肯定没什么错！”

此时，哈尔西手下只剩下最后王牌——位于瓜岛以南480公里处的第六十四特混舰队，由李少将领衔的这支舰队有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以及4艘驱逐舰。从舰队构成可以看出，舰队的护航力量极其薄弱，巡洋舰1艘都没。这就类似两位将军带着一群尉级军官和士兵直接出来打仗了，上中少校一个没来。在向李发出快速北上阻击日军作战命令的同时，哈尔西电令金凯德、范德和菲奇，要求“企

业”号、仙人掌和驻圣埃斯皮里图的陆基航空兵积极给予配合支援。13日中午，接到紧急电令的李立即率舰队以26节高速向瓜岛狂奔。但他们距战场尚远，最早要到14日8时之后才能赶到作战海域。

此时，三川炮击舰队已向瓜岛破浪而来。“槽海”是美军侦察机重点关照的区域，周边岛屿上到处隐匿着“斐迪南”，完全隐藏行踪极为困难。三川特意选择了一条先向东行后折向南的冷僻航线，加上“比叻”号成功吸引了仙人掌和菲奇陆基航空兵的注意力，日军得以成功避开盟军视线。13日22时10分，幽灵一般的三川悄然摸进了寂静的铁底海峡。

为防止图拉吉美军鱼雷艇偷袭，谨慎的三川亲率重巡洋舰“鸟海”号、“衣笠”号，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及驱逐舰“朝潮”号负责在萨沃岛周边放风，由第七战队司令官西村祥治率重巡洋舰“摩耶”号、“铃谷”号在轻巡洋舰“天龙”号和驱逐舰“夕云”号、“卷云”号、“风云”号护航下炮击机场。

23时30分，随着“铃谷”号水上飞机投下的照明弹，日军2艘重巡洋舰上20门203毫米主炮开始向亨德森机场猛烈开火。37分钟内，“铃谷”号发弹504发、“摩耶”号485发。合计989发炮弹将机场变成一片火海。日军声称击毁敌机18架。经美军统计，仅3架飞机被摧毁，另有17架受伤但可修复。可见重巡洋舰203毫米炮弹与战列舰356毫米巨弹相比杀伤力远远不够。三川仅派出2艘重巡洋舰实施炮击也是美军损失不大的重要原因。炮击对跑道破坏轻微。美军此时已开始用钢板铺装跑道，简单的修补只需更换钢板就行了，几个弹坑在效率极高的海蜂工兵队面前根本就不算事儿。天亮之前，机场已基本具备飞机起降条件，日军对此一无所知。

14日零时30分，三川与西村合兵一处撤出战场。出于对炮击效果的高度自信，三川于2时30分向山本发出了“机场已被摧毁”的祝捷电

报。大喜过望的山本立即下令田中船队掉头南下，以最快速度向瓜岛突进。

因自信机场已被摧毁，三川并未全速北撤，他“福将”的绰号似乎暂时失灵了。天刚放亮，隐藏在瓜岛以南370公里处的“企业”号就放飞10架“无畏式”，对北撤的三川舰队实施追杀。7时15分，美军机群追上了三川舰队，将其主力误判其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各2艘。8时30分，罗伯特·吉布森中尉在300米高度向“衣笠”号投下2颗227公斤炸弹。1颗将舰长泽正雄等高级军官悉数炸死，另1颗穿过甲板在机舱爆炸，“衣笠”号速度很快慢了下来，左倾10度。“摩耶”号也被1颗炸弹命中，死亡水兵37人，伤势之重不得不回到横须贺船厂彻底维修。

美军当然不会就此罢休。8时45分，“企业”号17架“无畏式”在10架“野猫”护航下再次出现在舰队上空，“鸟海”号一个锅炉舱被炸坏，舵机损坏的“五十铃”号只好改用人工操舵。“衣笠”号再次挨了1颗近失弹，于9时22分带着511名水兵沉入大海。三川舰队像一群被驱赶的鸭子，失魂落魄地逃回肖特兰。

14日晨，掉头南行的田中船队很快被仙人掌的1架侦察机发现，亨德森机场瞬间一片欢腾。刚刚挨了无数炮弹的小伙子个个欢呼雀跃：“中头彩啦！”谁都清楚，光天化日之下冲进机场攻击范围的日舰往往意味着毁灭，更何况速度缓慢的运输船？发现田中船队的消息被迅速发给金凯德和菲奇，“企业”号和圣埃斯皮里图机场立即忙碌起来，美军3支航空部队的矛头一起对准了田中，一场穿梭式投弹竞赛就此拉开序幕。

11时，7架鱼雷机、18架俯冲轰炸机在12架战斗机护航下出现在田中头顶。护航舰只拉响了凄厉的防空警报，碧蓝的天空中，美机抖着翅膀肆无忌惮地扑向海上诱人的猎物。田中一边向近藤和草鹿呼叫空

中掩护，一边下令驱逐舰以高射炮火顽强阻击，几架美机被日军击落，但更多炸弹投向了运输船。

12时45分，美军第二攻击波27架飞机呼啸而至，天空万里无云，日军船队无处躲藏，田中只好抖擞精神拼死迎战。美军投弹命中率低得出奇，只炸伤运输船1艘。田中船队在密集的水柱和爆炸声中顽强向瓜岛挺进。

13时45分，20架B-26轰炸机迎头堵住了田中去路。炸弹像鸟儿下蛋一样纷纷落下，运输船刹那间被炸沉2艘。14时30分，15架B-17拍马杀到，投下的15吨炸弹干脆利落地将2艘运输船送入海底。此时“隼鹰”号24架零战姗姗来迟，全然无法挡住美军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他们反被数量占优的“野猫”围住。美军以损失5架“无畏式”和3架“野猫”为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3架。15时30分，空中再次出现“企业”号7架轰炸机，又有2艘运输船中弹起火葬身海底。当战斗日报送达南太平洋司令部时，哈尔西兴奋得一蹦三尺高，对一众参谋高声喊道：“快来看，我们已将那帮混蛋痛扁了一顿！”

这一天最忙的除田中之外，当属亨德森机场的地勤人员。金凯德下令“企业”号舰载机投弹后不必原路返回，就近在亨德森机场降落，加油挂弹后迅速出击，跑慢了可就跟不上再撂炸弹了。整整一个白昼，美军3支航空队来回穿梭，对田中船队发起了8轮103架次攻击。田中认为“行动前景不妙”，但山本电令“登陆必须在当晚进行”，因近藤主力舰队正星夜兼程奔向瓜岛，将用战列舰对机场发出致命一击。

到傍晚时分，日军有6艘运输船被击沉，另有1艘重伤返航在抵港前倾覆沉没。海面上到处人头攒动，田中一边令驱逐舰拼死反击美军空袭，一边打捞落水人员，但仍有450个陆军士兵葬身鱼腹。田中令满

载4800个幸存士兵的驱逐舰返航肖特兰，自己率4艘驱逐舰护卫残余“广川丸”号等4艘运输船英勇悲壮冲向瓜岛。

14日清晨，日前进舰队已抵达瓜岛以北460公里处域。“秀才提督”近藤显然比阿部老练，他以战列舰“雾岛”号、重巡洋舰“爱宕”和“高雄”号组成炮击分队，木村率轻巡洋舰“长良”号及6艘驱逐舰负责警戒。为防止美军突然出现，近藤令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桥本率轻巡洋舰“川内”号及3艘驱逐舰组成前卫部队，在前方负责清理航道，扫荡美军扫雷艇及小型舰只。其余战列舰“金刚”号、“榛名”号及航母“隼鹰”号、重巡洋舰“利根”号和护卫驱逐舰由栗田指挥，在东北海面随时提供支援。

5时39分，正在进行战前最后一次加油的近藤舰队被美军潜艇“鲑鱼”号发现。因位置不佳，“鲑鱼”号并未发起攻击。日舰渐渐走远，“鲑鱼”号迅速上浮，向努美阿发出了明码接敌通报。

“爱宕”号准确截获了“鲑鱼”号发出的电报。虽然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但近藤并不特别担心。既然威胁最大的美军航空队夜间无法行动，瓜岛周围又无敌战列舰存在，对那些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是无须担忧的。8时30分，近藤下令“爱宕”号弹射1架水上飞机，对铁底湾实施侦察，任务完成后不必返回，而是前往莱卡塔基地降落。随后，水上飞机发回消息称“铁底湾未发现任何敌舰”，近藤于是放心大胆地率舰队以20节高速朝瓜岛挺进。

当天下午，日军舰队再次被美军潜艇发现。位置颇佳的“飞鱼”号一口气射出5条鱼雷，但命中“雾岛”号的那条又没爆炸，另一条从“爱宕”号舰底穿过，着实吓出近藤一身冷汗。日军驱逐舰立即实施反潜攻击，成功逃脱的“飞鱼”号再次向基地发回了接敌通报。近藤判断自己的行踪肯定已被美军发现。

经历了13日的血腥搏杀，日军舰队再次炮击亨德森机场，前线战况不能不让万里之外华盛顿的一众要员如坐针毡。很快，前方再次传来日军舰队浩浩荡荡杀向瓜岛的消息，而美军没有任何水面舰艇前往拦截，华盛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罗斯福后来坦承，那一刻他甚至有了撤出瓜岛的想法。弗雷斯特尔回忆说：“只有在诺曼底登陆前夜，华盛顿的紧张情绪能够与本次相比。”

实际上，李少将的第六十四特混舰队正在星夜兼程奔向瓜岛——他的舰队中同样有我们久违的战列舰存在。近藤已经挥戈南下，而李正在破浪北上，一场钢铁巨舰之间的剧烈碰撞已在所难免。12时55分，从莱卡塔基地出发的1架日军水上飞机发现了李的行踪，却错误地报称“发现敌新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近藤认为如此力量远不足对自己构成威胁，况且美军水面舰艇夜间是不敢轻易驶入铁底湾的。即使真的遇上敌舰，就将其歼灭再炮击机场不迟。

17时20分，李率舰队取东北航向以18节绕过瓜岛最西端。当舰队驶入铁底湾时，因海底遍布沉船残骸，军舰磁性罗盘的指针不停摆动。为充分发挥战列舰巨炮威力，李选择埃斯佩兰斯角一带较开阔的海域作为决斗场。美军依然采取了单纵队，驱逐舰“沃尔克”号、“本汉姆”号、“普雷斯顿”和“格温”号在前开道，后边跟着两个无比壮硕的大家伙——新式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19时舰队绕过萨沃岛。19时48分，岛上巍然耸立的奥斯汀山遥遥在望，但日军舰队依然踪影皆无。

作为南北战争时期南军著名将领李将军的远亲，李少将在普通民众中的名气比尼米兹和哈尔西更大。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上，美国射击队获得9金2银2铜的优异成绩。其中一个来自海军的小伙子以其百步穿杨的精准枪法，独挑半壁江山，那就是独得5金1银1铜的威利斯·小李。在1942年6月出任战列舰第六分舰队司令官之前，李曾担任金的副参谋长，被称为“海军中最聪明的智囊之一”，也是久负盛名的雷

达和炮术专家。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李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在水兵中人缘极好。他平时舒缓压力的办法有两种：一是跟值勤水兵大侃航海故事，二是钻进舱室阅读恐怖小说。不过，此时再恐怖的小说也吸引不住李，他现在急需日本人的情报。由于出航太过仓促，舰队并未与瓜岛约定无线电呼号。急得两眼冒火的李试图与范德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复让他差点哭出来了：“你是谁？我们不认识你！”

根据之前努美阿转来的情报，范德得知一支实力雄厚的日军舰队正快速南下。因特纳船队和第六十七特混舰队残余舰只已经撤走，这支日军舰队的攻击目标无疑正是打不死、锤不烂的亨德森机场。范德同时被告知，他的老同学李正率2艘战列舰星夜来援，2支舰队当晚必定有一场恶斗。范德下令驻图拉吉的鱼雷艇伺机出击，或至少迟滞敌军的进攻。

很快，一段英语明文广播引起了范德的注意：“告诉你们大老板，李察来了。中国，李鬼？向你们这些孩子致意。”范德马上意识到，发出信息的是李，他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自己亮明身份。当年在海军学院学习时，同学们根据附近一家中国人开的洗衣店给李起了个名字叫“李察”，这事儿日本人肯定不会知道。可惜，范德也没有敌人的最新情报。日军舰队到底在哪儿呢？

当晚，从图拉吉出动的3艘鱼雷艇在萨沃岛东北海面巡逻，“华盛顿”号截听到其中一艘发出的询问：“海上出现两个大家伙，但是不能识别敌我。”李意识到他们说的正是自己，立即以“李察”的名义再次与岛上联系。范德随即下令将几艘鱼雷艇召了回去。

19时许，近藤舰队从北侧逐渐接近瓜岛。当晚云淡风轻，月光皎洁，正是狩猎的绝佳机会。20时10分，桥本前卫部队“敷波”号发出信号：“200度方向发现敌舰。”近藤随即在20时31分传下号令，桥本率“川内”号及2艘驱逐舰从萨沃岛东面进入，以顺时针方向绕岛航

行。“绫波”号单独从萨沃岛西面进入，以逆时针方向绕行，两面夹击前方出现的敌舰。木村率“长良”号及“雷”号、“白雪”号、“五月雨”号、“初雪”号4舰在萨沃岛西面向南航行，掩护炮击分队左翼。近藤则亲率3艘主力舰及“朝云”号、“照月”号往回掉头，自萨沃岛以北向西航行。近藤显然比阿部老辣不少，他的意图非常明显：由轻型舰艇解决美军截击舰队，主力舰只尽量避免卷入混战，然后瞅准机会以巨炮一击致命。近藤显然忽略了重要一点：对面美军舰队中不但有战列舰存在，而且一下子来了2艘。

21时，“川内”号距美军位置最前的驱逐舰只剩16500米距离。此时，“华盛顿”号的搜索雷达在340度方位发现了远方目标。李立即下令准备战斗。7分钟后，“川内”号再次报告，“发现美舰正在萨沃岛以南向西航行，初步判断为2艘新型巡洋舰”。此时，“华盛顿”号的三号主炮已经开始装填406毫米穿甲弹。美国海军操典规定这一过程不得超过30秒钟，但训练有素的美军水兵完成这一操作只用了14秒！

21时17分，随着1颗照明弹划破夜空，美军率先向敌军开火。“华盛顿”号向“川内”号打出了第一轮齐射。几秒钟后，其127毫米副炮也开始向“敷波”号开火。“川内”号、“浦波”号、“敷波”号周围立即腾起了一串串水柱。但美军这一波炮弹并未命中，仅仅给日军2艘驱逐舰冲了个凉水澡。突如其来的炮弹把日军吓了一跳。眼见美军来势凶猛，桥本立即下令释放烟雾向北撤退。可能因为太过慌乱，桥本并未察觉这2艘“新型巡洋舰”火力远超往常，也未将意外情况向近藤汇报。眼看敌军快速逃逸，李于21时22分下令停止炮击。

沿萨沃岛西侧南下的“绫波”号同样于21时20分发现了美军“2艘新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随即准备发射鱼雷。10分钟后，美军驱逐舰发现“绫波”号并向之开火。此时，木村“长良”号和4艘驱逐舰已绕过萨沃岛西侧，正南下向美军逼近。21时30分，木村在右舷25度方

向4000米外发现了美军驱逐舰，随即下令准备发雷，与“绫波”号一起夹击美军。

美军4艘驱逐舰是哈尔西临时拼凑来的，彼此之间脸都不熟——即使那2艘战列舰也从未一起协同训练过。看到木村舰队突然从烟雾中冒出，“普雷斯顿”号立即向“长良”号开炮，其余3舰随之开火。日舰集中火力轰击冲在最前的“普里斯顿”号。1发127毫米炮弹准确命中该舰二号烟囱，轰然倒塌的烟囱正好砸在右舷鱼雷发射管上，将已经装好的鱼雷引爆。说来奇怪，美军鱼雷在攻敌时往往哑火，此时偏偏发生了剧烈爆炸。21时47分，“普雷斯顿”号带着117名水兵沉入海底。“格温”号后机舱被日军1发127毫米炸弹击穿，另1发炮弹诱爆了舰尾2颗深水炸弹，舰上燃起熊熊大火，引擎室被再次击中的“格温”号只好缓缓向东撤出战场。

狡猾的木村以退为进，虚晃一枪后向萨沃岛西北规避，同时下令各舰趁隙发射鱼雷。21时38分，1条鱼雷准确命中“沃尔克”号右舷，另1条命中舰首的鱼雷诱爆了该舰二号弹药库，“沃尔克”号舰首被活活炸飞。舰长托马斯·弗雷瑟中校下令弃舰。21时40分，“沃尔克”号在海上完全消失，后部深水炸弹的爆炸夺去了许多水兵的生命。“本汉姆”号舰首被鱼雷撕下一截，速度很快降至10节，只好向东撤出战场。

甫一接战，美军4艘驱逐舰非沉及伤，完全丧失作战能力。日军仅“绫波”号受轻伤。一向温文儒雅的李见状，勃然大怒——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是病猫哇！换成日军将领，在损失了所有驱逐舰后往往会选择暂时后撤，但李依然不屈不挠奋勇前进。21时46分，他下令“本汉姆”号和“格温”号让开两厢，自己率战列舰亲自出战。2艘美军战列舰一边绕过熊熊燃烧的友舰，一边向距离最近的“绫波”号猛烈开火。

关键时刻，“南达科他”号上出现重大意外。轮机长因过度紧张误拉电闸，巨舰瞬间电力全失，雷达、火控和通信能力全部停止工作，主炮也因锁死无法射击。庞大的舰体不但未与“华盛顿”号一起转向，反而顺惯性向右驶入日舰和燃烧友舰之间，在火光照耀下成为日军绝佳的射击靶子——它正面19公里范围内有多达14艘日舰。

“华盛顿”号灵活左转，避开2艘燃烧的友舰，随即躲入日军视线外的一片阴影。李对“南达科他”号发现的意外毫不知情，只是诧异它为何在关键时刻停止炮击，还前出至那样一个被动挨打的位置。日军同样莫名其妙，21时59分，旗舰瞭望哨报告右舷10度、4600米处突然冒出一个大家伙，“爱宕”号、“雾岛”号和“绫波”号几乎同时打开了探照灯。

近藤从望远镜里看过去，瞬间脸色煞白：这哪是什么巡洋舰，分明是美军最新型的主力战列舰无疑！开战以来，这是双方战列舰的首次碰面。当初在中国南海，近藤曾因未能手刃皇家海军新锐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耿耿于怀，但是现在，一艘美军新型战列舰就活生生出现在眼前，怎能不让他豪情万丈，激情满怀？近藤立即放弃炮击机场计划，下令各舰对美舰发起攻击。“雾岛”号、“爱宕”号和“高雄”号几乎同时向敌舰开火，数不清的炮弹雨点般向“南达科他”号呼啸而去。

夜战经验丰富的日军果真身手不凡。“雾岛”号一发356毫米炮弹准确命中美舰舷侧主装甲带，但竟未能将其穿透落入海中。另一发炮弹击中三号炮塔下方，在水线附近撕开一个宽3米、高2.7米的大洞。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攻击之后，美舰至少挨了2发356毫米、25发203毫米、152毫米和127毫米炮弹——仅“雾岛”号就倾泻炮弹117发。“南达科他”号炮塔回旋装置被完全卡死，无法还击，只能待在那里活活挨揍。同时“长良”号率4艘驱逐舰一口气射出34条鱼雷。诡异的是所有鱼雷无一中的，“南达科他”号大难不死！

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日军炮弹使“南达科他”号上层建筑严重损毁，6座火控雷达4座报销，通信线路和火炮指挥仪被打坏，舰上2架水上飞机被炸飞，前部甲板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李少将后来回忆说：“当时它又聋又哑，又瞎又无力。”不幸中的万幸，日军三舰匆忙中发射的大多是对地攻击的三式弹，虽然“南达科他”号看上去被揍得鼻青脸肿，但大多是不伤及筋骨的皮肉伤。22时15分，舰长托马斯·盖奇上校终于将舰只带出了日军火力网，向西南方向缓缓退却，舰上水兵亡39人、伤59人。眼见重伤敌舰落荒而逃，近藤哪肯就此罢休，率领各舰继续穷追猛打，试图将之彻底击沉，为刚刚“阵亡”的“比叻”号报仇。殊不知，巨大的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面对麾下战舰2死3残的难堪局面，一脸书卷气的李毫无惧色，指挥仅剩的“华盛顿”号沉着应战。给他带来自信的并不是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对一种新生事物的清醒认识，那就是“华盛顿”号装备的最新型火控雷达。该系统将以前型号繁杂的雷达设备与炮瞄系统巧妙整合，可以将各种数据直观及时地提供给炮术部门。

早在日军探照灯锁定并群殴“南达科他”号之时，在萨沃岛以西18公里处，暗夜中，一个巨大的黑影已经用雷达锁定了7700米外的一个目标。李担心是友舰，并未贸然发起攻击。事实上，失去通信能力的友舰处于“华盛顿”号雷达探测盲区，李锁定的正是战场上另一艘战列舰“雾岛”号。

凭借敌舰炮击发出的闪光，“华盛顿”号准确捕捉到“雾岛”号高大的塔式桅楼，火控雷达迅速获得摄控数据，巨大的炮塔开始缓缓转动。22时刚过，黑暗中突然闪出一簇簇炫目的闪光，紧接着爆发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巨响。“华盛顿”号9门406毫米主炮同时向“雾岛”号开火，快速炮击的巨舰瞬间变成一条喷火的巨龙。李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火控和火炮间运转非常顺畅，就像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射击训练。”由于得到了雷达的精确指引，“华盛顿”

号第二轮齐射准确命中敌舰，“雾岛”号甲板上四处开花，钢铁碎片和血肉肢体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飞上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落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与此同时，“华盛顿”号127毫米副炮向最近的“爱宕”号和“绫波”号频频炮击。以一敌三的美舰毫无惧色，所有火炮快速开火。日舰非但占不到丝毫便宜，各舰反而连连中弹，焦头烂额。“华盛顿”号酷似虎牢关前的悍将吕布——它比被刘关张合力打跑的吕布更牛！

近藤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万万没料到黑暗中竟躲着另一艘敌舰。短短7分钟内，“华盛顿”号向“雾岛”号倾泻75发406毫米炮弹和120发127毫米炮弹——其间因错误判断对方已经沉没，“华盛顿”号还停止炮击1分30秒，发射2颗照明弹予以确认后才恢复炮击——其中9发406毫米炮弹和40发127毫米炮弹准确命中目标。战列舰主炮“75发9中”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由神枪手李保持这一纪录确属实至名归。鉴于战列舰现在已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纪录不但空前，很可能也是绝后的。

在7700米近距离上，“雾岛”号203毫米装甲在406毫米巨弹面前就像一层薄纸。其3座主炮被瞬间打哑，被打坏的舵机卡死在右舵10度位置上。海水从左舷水线上方被撕开的大洞灌入，损管人员只好向右舷注水来保持平衡，不料却因控制失当，注水过多，导致舰体向右倾斜。浓烟滚滚的“雾岛”号完全丧失战斗能力。

眼见“雾岛”号摇摇欲坠，近藤立即下令“朝云”号、“五月雨”号和“照月”号抵上前去，随时接走该舰舰员，同时率2艘重巡洋舰掉转炮口向“华盛顿”号发起攻击。

但重巡洋舰203毫米炮弹对美军最新型的战列舰无异于隔靴搔痒。22时13分，2艘日舰在3700米距离一口气射出8条鱼雷，无一中的。22时20分，李下令“华盛顿”号转向340度航向迎击日军的炮击。此时子

然一身的“华盛顿”号要同时对抗12艘敌舰。鉴于“雾岛”号已经瘫痪，日军这些虾兵蟹将的舰炮很难对“华盛顿”号构成直接威胁，唯一需要提防的是日军恐怖的氧气鱼雷。

战至此时，近藤分散兵力的弊端完全显现出来。他欲下令驱逐舰进行雷击，但桥本舰队远在西边，西村舰队位于主力舰队后方，无法及时进行发射。近藤发现美舰转向，错以为美军要去攻击运输船队，却只能徒劳地带着2艘重巡洋舰以24节在后追击。近藤通过灯光信号通知田中舰队“亲潮”号和“阳炎”号释放烟雾，掩护毫无战力的运输船。

23时06分，看到日舰释放烟雾的李猜测日军可能准备撤退。23时22分，眼见近藤受攻的田中，派3艘驱逐舰前来增援。李发现敌军有生力军赶来，唯恐受伤的“南达科他”号再遭不测。鉴于身边已无1艘驱逐舰且日军鱼雷威胁太大，李决定不再冒险。“华盛顿”号向右转向180度，以26节航速掩护“南达科他”号扬长而去。在他们身后，匆忙赶到的“长良”号、“电”号、“初雪”号和“五月雨”号接连射出17条鱼雷，他们听到远方传来3声爆炸，判断至少3雷命中敌舰。事实上，日军鱼雷无一中的，李率2艘战列舰顺利回到了圣埃斯皮里图。风头出尽的“华盛顿”号几乎毫发无损，遍体鳞伤的“南达科他”号不得不前往纽约船厂，维修62天，1门406毫米主炮被彻底更换。

瓜岛的人们再次目睹了海上的激斗。范德和哈尔西都不知晓战斗最终结果。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亨德森机场安然无恙。

美舰离开之后，完全失去动力的“雾岛”号已毫无挽救希望。“长良”号试图拖曳“雾岛”号向肖特兰返航，但战列舰右倾超过18度，近藤忍痛下达了弃舰命令。天皇御像被小心翼翼转移到“朝云”号上——这一场景今后将更加频繁地上演，一众水兵开始攀着绳网离舰。当巨舰即将入水时，来不及撤离的300余名水兵只好直接跳入海

中。舰长岩渊三次显然缺乏西田的风度，跟随众人从容离舰。15日1时25分，“雾岛”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到海底和姊妹舰“比叻”号团聚去了，250名水兵随舰殉葬。这是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战列舰第一次在正面交锋中击沉敌战列舰，也是日军3天内损失的第二艘战列舰。半小时前，遭受重创的“绫波”号已被日军自行凿沉。因担心天亮后遭到仙人掌打击，近藤在捞起“雾岛”号的幸存水兵后，匆忙撤退。

同样损失1艘战列舰的近藤随后并未被追责。其一，阿部是新晋中将，而近藤资历颇深，是仅次于山本的二号人物。其二，“雾岛”号毕竟是被美军2艘新型战列舰击沉的，面子上不算太难看。既然近藤蒙混过关，舰长岩渊也跟着蒙福，很快就出任了蒙达基地指挥官。

海战激烈进行之时，日军运输船队蛰伏在萨沃岛以北按兵不动。可怜的田中指望近藤能击溃美军舰队并炮击亨德森机场，为仅存4艘运输船杀开一条血路。目睹了那场令人心碎的海战，田中知道全都完了。尽管美舰撤离使运输船队暂时不会受到攻击，但几小时后，瓜岛的天空完全是美军的天下。要在白昼来临之前抵岛并完成兵员物资卸载是不可能的。

首席参谋远山安巳建议抢滩。田中向“大和”号发报，请求允许将运输船抢滩搁浅强行卸载。山本尚不知道近藤已战败放弃炮击机场向北撤退，断然拒绝了田中的请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田中急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即使船队现在全速北撤，也绝对无法在天亮前驶出美机攻击范围。田中完全陷入进是死、退也是死的绝望境地。近藤已经远走高飞，如果继续待在此地，运输船队只有全军覆灭一条路可走。念及此处，田中索性破釜沉舟冲向瓜岛抢滩搁浅，说不定还能救回部分人员物资。

3时36分，身心交瘁的田中率4艘运输船在塔萨法隆加角悲壮抢滩，之后迅速开始卸载。此时天边已呈现鱼肚白，雨过天晴，风和日

丽。田中知道美军飞机很快就会出现，紧急电请拉包尔迅速派战斗机增援。

5时55分，美军两个岸防营的大口径榴弹炮率先发难，重磅炮弹纷纷落在运输船周围，卸载只好暂时停止。天空中很快出现了美机的身影，“无畏式”斜着翅膀肆无忌惮发起俯冲，分头轰炸日舰和已上岸的人员物资。就连美军老式驱逐舰“米德”号也来趁火打劫，对日军运输船频频炮击并发射鱼雷。在美军陆海空立体打击之下，手忙脚乱的田中顾头顾不了腩。眼看再待下去只能陪运输船殉葬，田中只好施放烟幕落荒而逃。

如此毫无保护的运输船就成了案板上的烧鸡，任由美军大开杀戒了。美机甚至紧贴运输船烟囱投下炸弹，船上日军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到10时，4艘运输船舰中的2艘四分五裂、2艘火光冲天。眼见散架的运输船已无攻击价值，美机开始转向海滩投下了大量燃烧弹，滚滚火焰席卷丛林，烧得侥幸上岸的日本士兵无处可藏，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人肉烧焦的糊味，到处是奇形怪状的尸体，低空拍照的美军飞行员看一眼都忍不住呕吐起来。日军好不容易卸在滩头的物资大多在火海中化为灰烬，仅2000名士兵登岛，第十七军冒死抢回260箱弹药和1500袋大米。

至此，瓜岛以北海域历时3天的激战落下帷幕——美军称为“瓜达尔卡纳尔海战”，日军则称为第三次所罗门海战。战斗中，美军损失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7艘、飞机36架，阵亡官兵1732人，运送兵员和物资的任务顺利完成。日军损失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飞机64架，11艘运输船全部损失，死亡官兵1900人，增援行动几乎完败。至此，美军牢牢掌握了瓜岛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取得了战术和战略的双重胜利。

鉴于在海战中遭到巨大损失，山本认为联合舰队已无力支援岛上陆军的作战，此后再未向瓜岛派出巡洋舰以上的大型舰只，只以驱逐舰或潜艇趁夜间运去少量补给人员。第十七军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被动采取守势。美国人的持续努力使瓜岛避免成为第二个巴丹和科雷希多，范德也有幸未能成为第二个皮包骨头的温赖特。

南太平洋战区所有盟军部队收到了哈尔西热情洋溢的电报：“致陆上、海上、空中和水中那些在过去日子里为我们国家做出如此巨大功绩的超级优秀的官兵：你们已经将名字用金光灿烂的字体刻在了历史记录上，已经赢得了同胞永远的感激。对你们而言，授予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伟大的功绩！上帝在为你们每个人祝福。致光荣牺牲的战友：英雄万岁！在上帝身边安息吧！”

对随后罗斯福、诺克斯、金以及尼米兹给他个人发来的贺电，哈尔西说：“我没有想象过谁值得这些表扬，因此我把所有表扬都转达给了那些真正在战斗的人！”你越谦虚，表扬你的人越多。拒绝接受赞扬的哈尔西得到了美国各界的全面信任，报纸都将他称为“胜利者”。在他的出生地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市长宣布将11月20日命名为“哈尔西日”，这天，所有学校提前放学，当地教堂钟声终日不息，公共建筑物上挂满了各种象征庆祝的饰物。专栏作家菲利普斯特意为此赋诗一首：

敌人从布干维尔猛扑过来，

我们以弱小得多的兵力顽强抵抗。

当他们遇到了哈尔西和卡拉汉，

很快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败退。

像当初刚撤到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一样，哈尔西瞬间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大豪杰。一名记者如此形容“阿尔贡”号上的哈尔

西：“他低头看着那些战报，仿佛那里就是战场，每一处都是要点、主题，不容马虎。那里的天气让他难受，但他根本顾不上这些。一张大嘴犹如一个司令部。在它上边，是一个好斗的鹰钩鼻，一双咄咄逼人的眼睛在眉毛的掩护下不停地工作着，在疲惫中透出的力量犹如两支特混舰队让人难以忘怀。”

11月19日9时，南太平洋司令部每日例会上，一名参谋向司令官表示祝贺。

“有什么好事？”

“您刚刚被提名为四星上将。”

哈尔西随后看到了尼米兹发来的新闻简报：“因为他在11月中旬成功击退了日军试图拿下瓜岛的进攻行动，罗斯福总统已提名他晋升为海军上将，这对他是当之无愧的。”

国会在11月26日顺利通过了总统提名。哈尔西因此成为继莱希、金、尼米兹、斯塔克、英格索尔之后美国第六位海军上将。“当然，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哈尔西说，“同时我也深深懂得，尽管是我个人受奖，但这表示南太平洋战区一直以来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的晋升属于整个战区。”

因暂时没有代表海军上将的四星领章，卡尔霍恩少将从一位陆战队少将手里拿来了四个大号二星领章，将他们拼成一对给哈尔西临时佩戴。在勃朗宁的主持下宣誓之后，哈尔西换上了新的四星领章。他把原来的领章交给卡尔霍恩：“其中一个送给斯科特夫人，另一个送给卡拉汉夫人。告诉她们，是她们丈夫的英勇行为让我得到了新的领章。”

1942年11月30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是哈尔西的大幅照片，配题说明：“南太平洋战区哈尔西：当一个入侵者遭抗击的时

候……”封面故事如此写道，“太平洋战争：狠狠打击，快速攻击、时刻出击”，文章开篇是尼米兹亲自写就的赞美之词：

对于哈尔西作战指挥，我们没什么可担忧的了。他很专业很称职，军事上很具攻击性，同时很细心而不盲动。他罕有地集中了足智多谋而又行动大胆的优点，在作战谋划中哪怕是猫叫那样的风险都能觉察出来。而且一旦得手，就会乘胜出击取得更大战果。他拥有超凡的领导艺术，这为他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拥戴。他唯一的敌人就是日本人。

虽然瓜达尔卡纳尔海战并未出现航母对决，但相比东所罗门群岛和圣克鲁斯海战，本次海战更具决定意义。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哈梅尔如此评价：“在1942年11月12日之前，日本联合舰队拥有强大的战舰和合理的计划。11月15日之后，日本海军将领失去了信心，他们的计划缺乏战略深度，面临每况愈下的局面。而美国海军变得越来越强大。”

起初，珍珠港和华盛顿对3天战斗的零星报告尚存怀疑，消息证实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低迷情绪为之一振。诺克斯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向报界宣布：“我们能够狠狠地打击他们。我敢说，我们必将打败他们。”

长期以来，范德一直对海军的抠抠搜搜耿耿于怀。现在他却对斯科特将军、卡拉汉将军、金凯德将军、李将军以及他们的部队倍加赞扬，将美妙语言第一次毫无保留地献给他们。在发给哈尔西的电报中他说：

我们认为，敌人已遭到毁灭性失败。我们感谢李将军昨晚的大力援助，感谢金凯德将军昨天的介入——我们的飞机无情地打击敌军，表现出色。对这些努力我们深为赞赏，尤其赞赏卡拉汉将军、斯科特将军和他们的部下，在似乎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们以雄壮的勇气击

退了敌军的首次进攻，使得胜利成为可能。对他们，驻守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全体官兵，谨高举弹痕累累之钢盔，致以最深最高的敬意！

之后，美国海军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继戈姆利之后第二个被免职的是损失“黄蜂”号的诺伊斯。尼米兹提议金将他调走，金给诺伊斯提供的岗位是海军舰船检验局太平洋海岸处长，1945年3月接任局长。尽管1943年对“黄蜂”号沉没事件的调查还了诺伊斯和谢尔曼一个清白，但他还是在检验局度过了余下的战争岁月，到1946年退休时还是少将军衔。当时担任“黄蜂”号舰长的谢尔曼后来平步青云。1950年出任海军作战部长后，他对老上司的遭遇非常同情，特意将他的名字列入晋升中将的退休人员名单。诺伊斯对此感激涕零：“太感谢你为我做的事了，没有你的帮助，我永远进不了晋升名单。”

如果仅仅因为戈姆利和诺伊斯翻船，就将南太平洋这一阶段的战斗称为“所罗门漩涡”是远远不够的。下一个倒霉的是大家熟稔的弗莱彻。9月30日回到华盛顿的弗莱彻备受冷遇。包括金在内，美国舰队总司令部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找之前战斗经验最丰富的特混舰队指挥官了解情况。弗莱彻回忆说，“诺克斯是唯一愿意听我说话的人”。金认为弗莱彻优柔寡断、怯懦无能，“他不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有想法但不知道如何把他们理清”。因为弗莱彻在珊瑚海损失了他曾担任舰长的“列克星敦”号，在中途岛损失了“约克城”号，之后又使“萨拉托加”号受伤。之前金对尼米兹过分袒护手下的做法非常不满，这次他准备拿弗莱彻开刀，杀一儆百。尼米兹非常希望弗莱彻能重返航母舰队。但10月23日，他收到了人事局长雅各布斯少将的一则信息：“弗莱彻中将即将离开现职，从华盛顿直接赴驻地接替查尔斯·弗里曼中将出任第十三军区和西北海疆司令官。”在金看来，如此安排让弗莱彻保住中将军衔已属特别照顾，因为派伊和布朗被解职后就降回了少将军衔。

此时，弗莱彻还担任着太平洋舰队巡洋舰队司令官职务，雅各布斯请尼米兹提出接替人选，后者提名了金凯德。弗莱彻甚至没有回珍珠港进行交接，金凯德此时还在南太平洋，职务交替是在两名当事人均不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弗莱彻受命从华盛顿直接飞往北太平洋履新。弗莱彻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令人心酸的讲话：“我和所有海军将士一样，宁可在海上闯荡。不过我要说，如果非要我上岸不可，哪里都比不上现在这个职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此时他尚不知好朋友金凯德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的任职已经走到了尽头。

圣克鲁斯海战美军战术失利是毋庸置疑的。陶尔斯听说又损失1艘航母后怒不可遏，必须为此负责的是默里。加上之前擅自违抗命令，金和尼米兹已决定将他调离航母舰队，只是因为哈尔西意外出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默里才有了留任机会。可惜损失“大黄蜂”号让默里彻底成为继戈姆利、诺伊斯、弗莱彻后又一位掉进“所罗门漩涡”的人。金为他安排的新职务是彭萨科拉海航站的负责人。工作看似体面，但谁都清楚这对一位长年征战海上的高级将领意味着什么。

默里肯定不会很高兴。在回国履新途经珍珠港时，默里向陶尔斯历数了金凯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见死不救的斑斑劣迹，等于变相为自己开脱。陶尔斯立即向尼米兹提出，由在中途岛表现欠佳的米切尔少将接替金凯德的职务，终止黑鞋派军官指挥航母舰队的荒唐做法。尼米兹没有采纳陶尔斯的建议，他暂时还不准备起用米切尔。

金凯德对此浑然不知。他对自己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对“企业”号的运用非常满意。当时他把尚未痊愈的航母留在后方，处于陆基飞机保护之下，而将舰载机送上亨德森机场，自身则在受到反击前及时撤退。金凯德扬言，“这次对航母飞行大队的使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效，11月的作战可以作为航母在敌空中搜索网下狭窄水域作战的典范”。

哈尔西对此并不认可，他对金凯德在上两次海战中的表现极为不满。11月16日，哈尔西通知谢尔曼，准备前往接替金凯德的职务，同时告诉他，“虽然金凯德是个杰出的人，但这次解职势在必行”。17日，哈尔西致电尼米兹，将在第六十一特混舰队中保留2艘新型轻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将重巡洋舰和老式轻巡洋舰组成几个海面打击群，分别交金凯德、提斯代尔和赖特指挥。哈尔西“此地无银”地指出，“这种做法绝不是将金凯德贬官，因为我认为他干得很出色，我只想把我的工具放在我认为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同时强调“有像谢尔曼这样航空经验丰富的人可用，却不把他放在‘企业’号上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对金凯德的安排，哈尔西说，“只要再得到几个将官，我就要送汤姆回去休息。他做出了很大成绩，而且已经干了这么长时间”。

突然被解职让金凯德又惊又怒。和弗莱彻一样，金凯德是真心喜欢航母，而且自认为刚刚上道。谢尔曼在11月18日告诉金凯德，自己并未鼓动这次变动。金凯德说清楚这点，他接下来的话让谢尔曼大吃一惊。金凯德表示想回珍珠港休息一段，不想重操旧业去指挥什么巡洋舰——这明显是在赌气。菲奇坦承金凯德对特混舰队的指挥存在很多问题。诸如10月26日接到“卡塔琳娜”发现敌航母的电报后就应该立即派出攻击机群，还批评“大黄蜂”号失去机动能力时金凯德没有倾其所有支援默里，也不赞成金凯德将航母舰载机派往亨德森机场的做法，因为“机场已相当拥挤，没法有效利用他们”。斯普鲁恩斯也指责金凯德11月14日将“企业”号后撤的做法，认为航母本可以留在离岛更近的地方，可以至少回收“企业”号舰载机的一大部分，在“华盛顿”号和巡洋舰的配合下消灭更多敌人。和当初的弗莱彻类似，在前线拼死拼活的金凯德众叛亲离，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责难。努力踢球者总是容易得到红黄牌。

11月23日，金凯德离开“企业”号转而指挥由3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第六十七特混舰队。哈尔西在宣布新任命时说，“金凯德成绩卓著，但考虑到战术局势，必须将他调到别处”。谢尔曼认为哈尔西的话是“为了照顾金凯德面子说的一段辞藻华丽的文字”。11月24日，金凯德离开努美阿到了圣埃斯皮里图。28日，赖特来到后，金凯德撂挑子，于12月2日返回珍珠港。相比弗莱彻而言金凯德无疑是幸运的。尼米兹后来为他安排了新去处，金凯德才得以东山再起，最终成为第七舰队上将司令官。他和哈尔西在莱特湾海战中不融洽的种子此时已深深埋下。

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使瓜达战役成为二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著名战役之一。在巴布亚半岛，美澳联军已扭转颓势，麦克阿瑟的部队将日军死死围困在布纳地区。11月3日，蒙哥马利的坦克和炮兵进攻突破了隆美尔的防线，迫使德国非洲军团向西溃退，12日托布鲁克成功收复。11月8日，“火炬计划”使美军在摩洛哥介入了欧洲战争，为最终打败轴心国开辟了新的道路。斯大林格勒血战已达巅峰，苏联红军正将德军逐屋逐街赶出城区。1942年11月上半月盟军各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

一向愁眉苦脸的丘吉尔终于一展笑颜：“现在，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也许只是开始的结束。”——快把老酒绕蒙圈儿了。11月17日在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采访时，罗斯福高调宣布：“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好消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干别的，只有为争取胜利而战斗。战争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饿殍之岛

11月22日，一位来自东京的大人物突然飞临拉包尔。和以往那些屁股没坐热就匆匆飞走的人不同，这位陆军中将一来就不打算走了，并一直待到日本投降。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就是爪哇岛的征服者——前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他的新职务是第八方面军司令官。

鉴于第十七军在瓜岛和新几内亚两线作战早已力不从心，百武被牢牢困在瓜岛无法脱身，东京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紧急组建第八方面军，下辖新组建的第十八军和百武第十七军。安达二十三第十八军将专事新几内亚防务，以便百武集中精力打好瓜岛战役。海军也做出相应调整。第十一航空舰队与第八舰队合并新编成东南方面舰队，草鹿任一任司令官，兼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

经参谋总长杉山元推荐，由今村均出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东南方面陆军的全部作战。文武兼备的今村在军界素有“儒将”之称，他曾因在荷属东印度实行开明统治屡遭非议，一度被认为前程不妙。今村在陆军享有山本在海军类似的声望。东京此刻果断委任今村出山，说明东南方面战事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在赶赴拉包尔之前，裕仁特宣今村进宫听旨，以示激励。11月16日，今村在首相东条和侍从武官长莲沼藩陪同下进宫。对东南战局进行一番研究之后，今村发现接手的瓜岛和新几内亚和他名字一样，“均”属于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但军令难违，今村只好硬着头皮进宫听旨。

“朕知道你在爪哇干得不错。”裕仁依然面无表情。

“陛下过奖，卑职只是尽职而已。”

“你知道朕为什么紧急召你进宫吗？”裕仁忽然话题一转。

“我对瓜岛战事知之甚少，恐难当重任……”

“想到我第十七军将士正在受苦，朕夙夜忧叹，寝食不安，特请你来分忧！”

“陛下放心，卑职定当尽力而为。”

“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发？”今村没想到裕仁如此着急，一时语塞。“朕希望你星夜兼程走马上任，解救我第十七军官兵于水火之中。目前状况，连一天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

“是。”今村惶恐地鞠躬告退。他看到裕仁已不再刻意掩饰内心的忧虑，眼角隐隐有泪光闪现。

11月21日，赴任途中的今村在特鲁克做了短暂停留，特意走访了“老麻友”山本。对好友今村，山本毫不讳言：“事到如今，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已公开化了，谁也瞒不了谁。开战之初，海军中曾有一种说法：我们的零式战斗机1架可以与美军5架甚至10架对抗，但现在已完全不同。在之前的几次航母对决中我们损失了大量优秀飞行员，而且得不到相应补充，事实上根本就来不及补充。就目前而言我们充其量只能以一对二了。敌人力量的补充几乎是我们的3倍，双方力量的对比日益悬殊。”正如山本所言，此后日本海军再未展开过大规模军事行动。

11月22日，今村携参谋长加藤伦平、副参谋长佐藤杰等人飞抵拉包尔。他电告百武，将在一个月内派出两个师团增援部队，要他“不隐瞒”据实报告全部情况。百武电复说：“官兵靠吃草根已超过一个月，平均每日饿死逾百人，这一数字有增无减。待你增援的两个师团抵达，本人怀疑还有几人能够生存。请火速派船运送补给！”对百武日复一日请求运送补给的电报，今村在转发东京的同时也只能回电鼓

励，赞扬他们的勇敢行为“足令鬼哭神号”，请协助自己夺回岛屿“以慰皇心”。

瓜岛日军已濒临绝境。第三十八师团登陆之后，丸山特意告诫师团长佐野，不要让他士兵随意接近第二师团、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的残兵，看到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同类他们很可能会丧失斗志。丸山清楚战斗已经毫无希望，但他不敢公开说出来。一旦那样他就会被指责为川口那样的胆小鬼，并可能因抗命而受到惩罚。

11月24日，大本营驻第十七军特派参谋辻政信回国述职。颇具表演天赋的辻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向杉山等人哭诉了瓜岛的惨状：“第二师团战斗力已下降到1/4，田村大队能战者不足40人；11月5日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二八联队登陆后才勉强维持目前战线。23日将全军断粮。现在急需解决三万人的吃饭问题。”连辻都说不行，可见前线局势已到了绝望的地步。杉山决定再次派出井本熊男到瓜岛前线了解情况。

作为“瓜岛放弃论”的主张者之一，井本认为当前能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立即撤退”，而不是为了“面子”将精力耗尽。在赴拉包尔途中，井本特意到特鲁克拜访了宇垣。宇垣已和山本达成共识，夺回瓜岛几无可能，美军每天都在加强岛上的防御，第四次进攻取胜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放弃瓜岛的说法实在敏感，谁都不愿主动提出从而承担失败的责任。宇垣委婉地暗示井本，海军拿不出更多舰艇与美军周旋，制空权在敌人手里，运输船队通过封锁线十分困难。对此井本心领神会：原来海军是赞同撤退的，只是不愿主动说出来而已。

在11月26日的《战藻录》中，宇垣曾写下如此语言：“要说服陆军放弃瓜岛而确保新几内亚，完成战略大转换可能不容易，但不这样做仅仅是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白白损耗。放弃瓜岛只是面子问题，而新几内亚东部一旦有失，菲律宾、马里亚纳都将陷于危险境地。”

看来宇垣被称作战略家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对瓜岛弃守问题，宇垣认为“最好是让陆军感到无可奈何而自行解决”。

随后，井本拜访了今村。今村对接手的“烂摊子”有苦难言，但一提到是否撤军，就缄默不言。在第八方面军司令部里，井本听到了一众参谋对参谋本部的激烈批评：“东京那些人准是疯了！”在一次为制订计划进行的兵棋推演中，一名参谋脱口而出：“你们真的认为再发动一次进攻就会有成功希望吗？”随后的兵棋推演证实几乎没有一艘运输船可以安全抵达瓜岛。但井本随后提交的报告仍然未引起高层的重视。

第二师团总攻失败之后，瓜岛再未发生过大规模战斗，但局部小打小闹持续不断。随着海战胜利和陆军第一八二团抵达，范德自信心再次爆棚，准备一鼓作气向西攻击，一举解除马坦尼考河一带日军的威胁。此次受命出击的是陆战八团、陆军第一六四团及第一八二团的两个营，4个炮营随时提供炮火支援。美军的进攻遭到日军阻击。11月19日发起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一周，美军再次遭到挫败，不得不在25日停下脚步。当天，伊东发起的反击也被美军轻松击退，双方再次陷入僵持。

12月初，飞马高地和奥斯汀山的日军几乎断粮。瓜岛近3万日军饿得死去活不来，百武愤怒的电报一封封发往拉包尔，今村只能像中转站一样将电报转发东京，大多电文似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在今村一再恳求下，联合舰队决定动用宝贵的潜艇运送补给，这就如同用剃刀来砍柴一样荒唐。11月24日“伊-19”号开始了第一次运输，由于和岸上联系不上只好返回。25日，“伊-17”号成功将搭载物资送上岛后安全返航。从11月24日到12月9日，第六舰队共进行13次运输，成功率50%，运送物资194吨、兵员137人。但潜艇运力非常有限，送去的少许物资对岛上数万日军无疑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2月9

日，“伊-3”号在运载途中被美军巡逻艇击沉。鉴于美国海军活动日益频繁，联合舰队只好下令中断潜艇运输。

但是岛上日军又不能不管，第二驱逐舰战队只好再次出动实施“老鼠运输”。联合舰队首席参谋黑岛发明了一种新的投送方式，将用过的汽油桶冲洗干净装入粮食药品。为保持铁桶有足够浮力不至于沉底，桶里物资不能装满，保证口部密封后刚好可以浮在水面上。装有物资的铁桶被整齐排列在驱逐舰上，然后用绳子连接起来。当进入指定海域后，驱逐舰将铁桶抛入海中立即返航。由瓜岛日军派汽艇钩住绳索将铁桶拖到岸上，或干脆由士兵游泳进行打捞。这种方式后来被称作“铁桶运输”。

首次运输定在11月30日夜，由田中率8艘驱逐舰执行任务。其中“长波”号和“高波”号负责警戒，“黑潮”号等6舰各携带铁桶200~240个执行运输。田中告诫各舰舰长，此行遭美军舰队及飞机攻击的可能性极大：“如未遇敌，任务第一。遇敌拦截，战斗为上！”一旦与敌舰正面相遇，各舰不准擅自开火，而是向敌炮火闪光处发起雷击，一击即退。

与日军的窘迫相比，此时哈尔西早已鸟枪换炮、旧貌变新颜。他将现有海上力量新编成3支特混舰队：以“企业”号、“萨拉托加”号航母为核心的第六十一特混舰队，指挥官为原“列克星敦”号舰长谢尔曼少将；以“华盛顿”号、“北卡罗来纳”号、“印第安纳”号战列舰为核心的第六十四特混舰队，指挥官为李少将；以巡洋舰和驱逐舰为主编成的第六十七特混舰队：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号、“彭萨科拉”号、“新奥尔良”号、“北安普敦”号重巡洋舰，“檀香山”号、“海伦娜”号轻巡洋舰，“弗莱彻”号、“德累斯顿”号、“莫里”号、“帕金斯”号驱逐舰等。指挥官为刚从“企业”号上退下来的金凯德少将。

在水面舰艇作战方面，金凯德不失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为舰队拟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未查明敌情之前绝不盲目接近敌人；不以一字纵队接敌；尽早发现敌军并在夜战时使用水上飞机投放照明弹；驱逐舰发起雷击后迅速撤离；巡洋舰同敌保持11000米距离，在发射鱼雷后以最快速度实施炮击。但因为与哈尔西闹出不愉快，金凯德很快撂挑子走人，11月28日赖特接替了他的职务。仓促之间，他也只能用金凯德的战术来对付日本人了。

11月30日零时，田中率“铁桶舰队”悄然驶出肖特兰——日军水兵私下给这个后勤基地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日本帝国海军输送株式会社”。6艘驱逐舰上，整整齐齐摆放着1100个铁桶。水兵从旁边经过，都会不经意地伸手在上边敲几下。因为装载了太多铁桶，这6艘舰只携带了8条鱼雷。此前拉包尔向瓜岛发去电报，将舰队可能到达时间及投放地点告知百武，以便及时接应。

日军电报同时被美军截获并破译。哈尔西立即电令刚上任两天的赖特率第六十七特混舰队出海拦截。29日午夜之前，赖特率舰队从圣埃斯皮里图匆忙起航。航行途中，赖特遇到了完成护航返航中的“拉姆森”号和“拉德纳”号驱逐舰。经与努美阿沟通，2舰立即掉头加入大部队。鉴于航行中无法将详细作战计划告知2舰舰长，为免夜战出现混乱，赖特令它们跟在巡洋舰身后一起行动。

根据金凯德制订的作战方案，赖特将舰队分为驱逐舰群和巡洋舰群。一旦遇敌，担任警戒任务的驱逐舰可先向敌舰发射鱼雷。待巡洋舰的水上飞机投下照明弹，驱逐舰群迅速闪开，以巡洋舰的主炮来解决战斗。

30日17时，逐渐接近瓜岛的赖特下令弹射水上飞机对铁底湾实施侦察，并在战斗打响时投放照明弹。可惜天公不作美，舰队所在海域

一丝风都没有，水上飞机只好推迟起飞。20时，赖特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

为躲过美军飞机侦察，狡猾的田中并未取道“槽海”，而选择了一条迂回航线：向北绕过布干维尔岛，之后向东穿越隆卡多尔环礁，然后向南急转，直趋瓜岛。但阴差阳错，“铁桶舰队”行驶到布干维尔岛以南时，被潜伏于此的“斐迪南”保罗·梅森发现。梅森的电报很快经努美阿转到了赖特手中。

19时，田中接到了三川发来的电报：“已确认在隆加河口有敌舰10艘以上，执行任务时务必实施充分警戒。”田中随即发出命令：“今晚很可能遭遇敌人。各舰不必拘泥补给作业，力争寻机歼敌。”一众水兵对执行窝囊的运输任务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田中的命令让日军士气为之一振。21时40分，前方出现萨沃岛模糊的影子——田中已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岛了。此时，日军8艘驱逐舰呈一字纵队向前行进，冲在最前面的是担任警戒的“高波”号，各舰间距大约600米。

当日军舰队从西北方向悄悄潜入铁底湾时，美军第六十七特混舰队正从东面疾驰而来。美军打头的是“弗莱彻”号等4艘驱逐舰，后方3700米处是赖特亲自领军的5艘巡洋舰，中途加入的2艘驱逐舰殿后压阵。

22时40分，日军舰队从萨沃岛以南5公里处缓缓驶过。因已接近“放桶”区，田中下令减速至12节。在主队以北1800米处，“高波”号的瞭望哨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周围黑魆魆的海面。由于没有装备雷达，田中对不断逼近的危险浑然不觉。日军6艘驱逐舰分2个批次在指定海域投下了铁桶。23时，从东面靠近的美军舰队逐渐接近日军卸货区域。6分钟后，美军巡洋舰的雷达率先发现了21000米外的田中舰

队。赖特立即命令殿后的“拉姆森”号和“拉德纳”号加速与前卫驱逐舰会合。

23时16分，“高波”号的瞭望哨终于发现了正在逼近的美军舰队，立即向旗舰发出了“100度方向发现敌舰”的信号。很快，田中旗舰“长波”号的瞭望哨也报告：“发现敌舰7艘，方位90度，距离9000米。”海面上突然冒出的敌舰让日军大吃一惊，久经战阵的田中立即下达作战命令：“抛弃铁桶，准备实施鱼雷攻击！”

23时14分，“弗莱彻”号的雷达已经锁定了前方6400米处的日军舰队。舰长威廉·科尔中校立即请示：“可否发起鱼雷攻击？”赖特考虑了2分钟，做出回复：“目前敌舰距离过远。”科尔第二次确认距离，再次请示：“此时距离刚好，可否发射？”赖特又过了2分钟才下达攻击命令。

就在赖特犹豫的4分钟里，日军已经调整了航向，美军错失发射鱼雷的最佳机会。“弗莱彻”号在11时20分，分2次射出10条鱼雷，它身后的“珀金斯”号发射了8条。“德累斯顿”号由于无法看清目标，只对其中一艘敌舰射出2条鱼雷。未装备SG雷达的“莫里”号因无法探测敌舰位置，因而不敢贸然发雷。由于双方位置变换极快加上田中洪福齐天，美军所有鱼雷无一中的。

完成鱼雷发射的美军驱逐舰立即按预定方案让开两厢，赖特下令巡洋舰群抵前发起炮击。23时21分，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在8300米距离上打出了第一轮齐射，其余各舰纷纷开火。为了给巡洋舰指示目标，科尔令4艘驱逐舰发射照明弹同时加速向一侧前进，给巡洋舰炮击腾开位置。

田中迅速向舰队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命令。担任警戒的“高波”号立即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冲向美军，一边炮击，一边向美军频频发雷。位置突前的“高波”号立即遭到美舰的集体关照。仅仅数分钟

内，中弹逾70发的“高波”号一号二号鱼雷管、油库和轮机舱被接连摧毁，瘫在海上动弹不得。

让赖特觉得纳闷的是，除重伤的“高波”号拼命还击，其余日舰一直闷头默不作声，他怀疑遇到的是一支毫无反击能力的运输船队。眼见肥肉就在眼前，赖特下令所有舰只快速突前发起炮击。一时间，美舰蜂拥而上，争先恐后地闯入了日舰发射鱼雷的最佳扇面。

田中立即下令各舰发射鱼雷，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仅此一次。一旦攻击失败，从实力绝对占优的美军舰队眼前逃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漆黑的海面上，美舰炮击发出的闪光成为日舰最佳瞄准点。23时23分后的10分钟内，“凉风”号8条、“黑潮”号6条、“长波”号8条、“江风”号8条、“阳炎”号4条总计34条威力惊人的九三式氧气鱼雷，跃入水中，争先恐后地扑向美军舰队。

23时27分，“明尼阿波利斯”号已经完成九轮齐射。伴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重巡洋舰的巨大舰体似乎一下子跃出水面，又重重地摔了下去，浪花飞溅。司令舰桥上的赖特及众参谋全部摔倒在甲板上，2名水兵被直接掀入海中。命中美舰左舷前部的是“高波”号和“凉风”号发射的2条鱼雷。其中一条击中主炮前的航空燃料储存罐，将炮塔之前的舰首活活炸断。命中轮机舱的另1条鱼雷导致4台锅炉中的3台停转，战舰很快失去动力，左倾4度，只能在海上团团打转，37名水兵在爆炸中阵亡。眼见旗舰完全丧失作战能力，赖特授权“檀香山”号上的提斯代尔少将接替指挥。

“明尼阿波利斯”号中雷仅1分钟后，它身后的“新奥尔良”号同样被鱼雷击中舰首，主炮弹药舱和航空燃油被迅速引爆，剧烈爆炸不仅将舰首完全切断——看上去似乎被巨人用斧头砍断了一般——A号主炮也不翼而飞。没头的“新奥尔良”号航行阻力大增，航向完全无法

控制。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殉爆中，包括A炮塔所有炮手在内的183名水兵丧生。

绘图室里的赫伯特·布朗跑上了甲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在漆黑的暗夜里，我什么也看不清。我从安静无声的第二主炮炮塔旁走过，被一根从该炮塔延伸至左舷外的救生索挡住了去路。谢天谢地，它真的在那儿。不然，如果我多走一步，就会落入30英尺下的海水之中。A炮塔不见了，包括3门8英寸主炮在内的125英尺长的舰首全不见了！重1800吨的舰首不见了！我的上帝，那些我在新兵训练营就认识的小伙子全不见了！”

眼看前方两舰发生爆炸并冒出冲天火光，紧随其后的“彭萨科拉”号为躲避友舰紧急向左规避——舰长弗兰克·洛上校的判断出现致命失误，日军鱼雷正是从那个方向上袭来的。“彭萨克拉”号小心绕过失去动力的2艘友舰。前方11000米处似乎出现了目标，在打出三轮齐射后，目标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23时39分，1条鱼雷毫无征兆地朝“彭萨科拉”号左舷正横处撞了过来，直接命中三号主炮塔前端油槽，引发的大火迅速向主甲板附近的舱室蔓延，一些水兵被大火吞噬，爆炸和火势导致125人阵亡。海水从左舷被鱼雷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彭萨科拉”号左倾达到13度，动力、通信和转向能力全部丧失。眼见友舰纷纷中雷起火，随后的“檀香山”号终于弄清楚敌军鱼雷来自左舷。舰长立即下令向右规避并提速至30节，这一正确选择使“檀香山”号躲开了日军的鱼雷。高速行驶的战舰开始向日舰猛烈开火。

最倒霉的当属队尾的“北安普敦”号。舰长韦拉德·基茨上校虽然向右规避却未提速，在23时48分返回原航线时被“江风”号的2条鱼雷命中。第一条鱼雷命中水线以下3米的轮机舱侧面。4秒钟后，第二条鱼雷在第一个命中点后12米爆炸。大量涌入的海水导致3台锅炉停

转，右倾超过10度。大火诱爆了127毫米副炮弹药库，50名水兵被炸死。

屋漏偏逢连夜雨。跟随巡洋舰行动的“拉姆森”号和“拉德纳”号寻找日舰未果，转向东航行，错将“新奥尔良”号当作敌舰乱轰一通，其间，它们也多次遭到友舰误击。匆忙接过指挥权的提斯代尔并未集合各舰，只是率“檀香山”号绕萨沃岛搜索日舰。等科尔中校率4艘驱逐舰绕过萨沃岛重回战场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23时44分，田中率舰队向西航行与敌脱离接触。航行中的日军舰队再次向美军所在方向射出8条鱼雷，全部落空。田中派“亲潮”号和“黑潮”号前往救援奄奄一息的“高波”号。12月1日凌晨1时，2舰发现了已烧成火炬的“高波”号。鉴于该舰已无可救药且美军巡洋舰就在附近，2舰放弃救援向西追赶，10小时后与田中会合。

眼见友舰绝尘而去，1时30分，绝望的“高波”号舰长雅美小仓下令弃舰。正当幸存水兵离舰之时，弹药舱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飞溅的弹片杀死了包括雅美在内的许多人。该舰244名水兵中，仅48人游泳上岛加入守军，19人被美军俘虏。与此同时，“北安普敦”号舰长基茨同样下达了弃舰命令。该舰于3时04分沉入大海，全舰阵亡57人，幸存733名水兵被“弗莱彻”号和“德累斯顿”号接走。

海上战斗结束之后，美军鱼雷艇发现海上出现了大量“水雷”，仔细辨认发现竟是装着粮食的汽油桶。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旋即架起机枪对着铁桶一通“突突”，岛上第十七军抢走的不到100个。

日舰已经快速遁去，被打得灰头土脸的美国人只好悻悻收兵。面目全非的“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彭萨科拉”号无法远离，只好就近躲入条件简陋的图拉吉。“彭萨科拉”号的大火12小时后才被扑灭，因伤势太重，它一直在图拉吉待到12月6日才艰难返回珍珠港大修。图拉吉条件实在简陋，维修人员砍倒大量椰树为“明

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制作了简易舰首，2舰随后以3节航速前往澳大利亚悉尼港维修。

本次海战，日军称为“隆加海战”，美军则称为“塔萨法隆加角海战”。海战中，美军损失重巡洋舰1艘，另3艘重伤，阵亡水兵395人。日军仅损失“高波”号驱逐舰和197名水兵，取得的胜利毫无争议。田中在兵力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不仅重创对手，而且完成了铁桶投放的任务。至于岛上日军捞不上去也实在怪不得田中了。

美军声称击沉日驱逐舰4艘、重创2艘。赖特不久就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这是表彰军人勇敢行为的最高奖励——理由是他的果断指挥避免了更大损失。但他很快就被解职，调回芝加哥港口负责补给去了。哈尔西将失利原因归结于驱逐舰队指挥官科尔中校，认为其在过远距离发射鱼雷，之后绕着萨沃岛转圈而非配合巡洋舰一起作战。他对科尔的指责至少前半段不成立。尼米兹对日军的鱼雷和舰炮攻击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承认敌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活力、坚持和勇气”，同时向全军提出“训练、训练、再训练”的口号。

田中反倒相当矜持：“我听说美国人给予我很高评价，我不应该获得这样的荣誉。正是舰队全体官兵具有高超的能力和献身精神，才保证我们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从战斗进程可以看出，田中的果断拯救了整支舰队。

尽管得到包括尼米兹在内诸多美军将领的“赞扬”，但墙内开花墙外香，田中并未获得上司认可。按日本海军的传统习惯，旗舰往往要行驶在舰队最前端——就像陆军那些头缠白布的军官舞刀冲在最前。事后联合舰队发现，当晚冲在最前的是最终战沉的“高波”号，田中坐镇的“长波”号仅排在舰队中部，在向美军发雷后立即转向规避，“并未积极参加对美舰的战斗”，田中在战场上“没有发挥一名指挥官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田中不以为然，在随后的海战中依然

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认为纯粹为了显示指挥官的“英勇”而让旗舰冲锋在前是不明智的。一旦旗舰受创沉没舰队将立即失去指挥，后果不堪设想。田中命令各舰远距离发雷、避免与美军近距离炮战的做法也被指责为“消极避战”。实际上田中如果以驱逐舰127毫米炮与巡洋舰203毫米炮对轰，只能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一次局部战术胜利无法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更无法左右瓜岛战役的走向。塔萨法隆加角海战之后，岛上日军补给几乎断绝，田中的运粮之路依然任重道远。12月3日13时，由10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二次运输队再次驶出肖特兰。为缩短航程，田中索性从“槽海”直接南下。舰队出发不久就被美军1架B-25发现。18时30分，舰队遭仙人掌的猛烈空袭。“卷波”号被1颗近失弹炸伤。田中率队强行突围于22时15分在塔萨法隆加角投下1500个铁桶。当晚，瓜岛近海夜黑风急，美军鱼雷艇顽强出击，百武派出打捞铁桶的机艇损失惨重，勉强捞回310个，其余均在天亮后被美军战斗机和鱼雷艇的机枪突突到海里喂鱼去了。逾百人在抢夺铁桶过程中被美军机枪击倒，一些倒毙的士兵嘴里塞满了白花花生米。

12月7日13时，由11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三次运输队再次出动。18时40分，船队遭16架“无畏式”的轰炸，1颗近失弹将三大祥瑞之一“野分”号右舷机械室炸伤，动力全失。“岚”号也被炸成轻伤。田中只好令“长波”号拖曳“野分”号、“有明”号护卫“岚”号返航。其余7舰继续顽强突进。23时30分，运输队在萨沃岛西南遭美军8艘鱼雷艇阻击。虽然“黑潮”号奋力出击将其中1艘鱼雷艇击沉，但运输队出现混乱未能抵达指定海域，田中只好中断任务掉头返航。

12月11日3时30分，日军11艘驱逐舰第四次出航。这次田中选择了性能最好的“照月”号作为旗舰——趁月黑风高干些偷鸡摸狗的活儿，这舰名真不吉利。田中一如既往地把旗舰部署在舰队中部，由“江风”号和“凉风”号在前方警戒。尽管同乘“照月”号的第六十

一驱逐舰中队司令官则满宰次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田中依然不为所动。

日本人运气不错，大雨滂沱导致美机无法出动。22时45分，在“照月”号等5舰警戒下，其余6舰在预定位置顺利投下1200个铁桶。当晚，美军驻图拉吉鱼雷艇中队再次出击，其中1艘机敏地摆脱“江风”号和“凉风”号拦截，趁隙向排在第三位的“照月”号射出鱼雷。23时，鱼雷准确命中目标，爆炸诱发的大火引爆了弹药库，接二连三的殉爆导致舰上伤亡惨重，田中受轻伤。鉴于“照月”号已无可救药，登上“长波”号的田中下令接走幸存者，后舰只自沉。随后的场面几乎是前几次的重演，在美军战机和鱼雷艇的联合攻击下，第十七军仅抢回100个铁桶。这是1942年日军最后一次水面运输活动。

事实上，田中对“老鼠运输”的冒险方式并不认同。他向山本提出，如不能派出更多驱逐舰并提供必要空中掩护，这种补给形式应完全取消。此举让原本对田中不太感冒的山本大为恼火。连续两次补给失败，海军上层对田中的不满言论日益增多。受伤的田中再未参加瓜岛的后期作战，也未受到任何表彰，年底更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田中弃船登岸，陆续到军令部、舞鹤镇守府和缅甸任职，再未指挥过任何一支舰队。美军口中“可怕的田中”，今后再也不可怕了。

战后，田中并未受到追究。回到山口县老家种地的田中说要实践“晴耕雨读”一词。人们问起日本海军最后一次胜利——塔萨法隆加角海战，他总是那句话：“没什么说的，本官什么都没做，只喊了句‘全军进击’。”此外，田中直到1969年病死都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表现绝口不提。

田中很快被免职，但他的建议依然被采纳。鉴于宝贵的驱逐舰在运输活动中不断损失，忍无可忍的山本断然下令彻底中断“老鼠运输”。当第八舰队参谋长大西将上述决定告知第八方面军时，气得脸

色煞白的今村立即提出严正抗议：“海军如此不负责任，岂不是让我数万陆军将士活活饿死吗？”但今村同样管不了海军，大西挨骂也无法改变山本的决定。

据守瓜岛的日军陷入了灭顶之灾，饥饿和疟疾成为第十七军最大的敌人，军司令部也出现了粮荒，只能靠香蕉、酸橙、树根和野菜维持生命。普通士兵更惨，河里一条小鱼都找不到了，连蜥蜴都成为难得的美食。越来越多的士兵都在捕捉，瓜岛蜥蜴几乎被灭族。大批伤病号躺在丛林里奄奄一息，数不清的尸体腐烂生蛆，绿头苍蝇嗡嗡缠绕。还有一口气的活人无法挥动手臂驱赶，便张大嘴巴诱使苍蝇飞进口里，权当“最后的晚餐”。

药品和粮食同样奇缺。军医只能用海水给伤兵化脓的伤口消毒，因病带饿的伤兵成批倒下，“饿殍之岛”名副其实。一名第二师团的士兵说：“喂！这里连能吃的草都没有吗？在爪哇密林中，好歹能找到点吃的呀。”一名生还者在日记中写道：

11月23日：不见天日的战友与日骤增，他们永远告别了人世。饿死的士兵都在夜晚上天堂了，难道是神秘的黑夜吞噬了生灵？

11月26日：一大早敌人就发动了攻势。下午大家一边晒太阳，一边抓跳蚤。最近山上的四脚蛇明显减少，在这里它是唯一的佳肴。

11月27日：尽管一星期才拉一次屎，像山羊粪蛋！今天再也拉不出来了。挣扎着去挖野菜，准备一天的食物。

士兵列出了一张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30天；能坐者——可活20天；躺着小便者——可活3天；不能说话者——可活2天；不能眨眼者——凌晨即死。

海军也没把事儿做绝。12月26日开始，第六舰队从“老鼠”手中接过了运输任务，但每天仅出动1艘。到1月30日，第六舰队共出动潜

艇36艘次，其中成功17次，不完全成功6次，不成功3次，共运送粮弹347吨。1月29日的输送出现意外，“伊-1”号在隆加角被美军鱼雷艇击沉。82名乘员中，艇长坂本荣一以下27人战死，其余55人游泳上岸，加入守军部队。

美军完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日军想突破封锁抵近瓜岛绝非易事。今村到任之后，派副参谋长佐藤杰带两名参谋上岛视察，两次乘驱逐舰都未登岛。后来改乘潜艇，在海底憋了10天才寻隙登陆。上岛后，佐藤立即病倒了。等他完成考察，已是12月5日了。驱逐舰或潜艇根本不敢驶入近海，往往远远抛下粮食就快速离开，佐藤一时半会儿又回不去了。他们辗转于12月30日回到拉包尔时，东京已做出了撤出瓜岛的决定。岛上病患日多，军医小田受命登岛补充医疗队伍，乘驱逐舰往返两次无果，改乘潜艇。在海底潜了28天的小田登岛，直接加入了重病号队伍。

与日军日渐式微相反，瓜岛美军越战越强。鉴于陆战一师已连续奋战3个月，11月3日哈尔西提议将该部撤出，此后岛上作战由陆军担当。方案立即得到尼米兹批准。战役到了这个阶段，美军竟潇洒到安排师一级部队从容换防的地步。

对瓜岛战役的胜利，范德和陆战一师可谓厥功至伟。从8月7日登岛到12月10日撤出，陆战一师战死、病死官兵逾600人，伤病员达到10635人，其中1472人战伤，染上疟疾者5749人。全师官兵平均体重下降了8公斤。

接替陆战一师的是原驻新喀里多尼亚的美国师，师长是一战老兵帕奇少将。那边刚走了亚历山大·范德，这边就来了亚历山大·帕奇，看来百武等人只能一直“压力山大”了。美国师原来的守备任务由第四十三步兵师和新西兰部队承担。11月3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决定，驻夏威夷乔治·科林斯少将陆军第二十五步兵师进驻瓜岛，与

美国师并肩作战，随后陆战二师余部也受命登岛。三个师级单位到底哪个师长说了算又成了哈尔西头疼的新问题。鉴于之后的作战主要由陆军承担，哈尔西大度地将确定指挥官的任务交给了战区陆军司令哈蒙少将。根据哈蒙的提名，帕奇将全面担起瓜岛的作战。

12月8日陆战一师开始撤防，当天撤出的是五团三营。到月底，一师各部全部抵达澳大利亚休整。血战为该师赢得了“瓜岛屠夫”的美名，军徽上增添的“GUADALCANAL”代表着光荣的来处。今后，日军闻听“瓜岛屠夫”之名无不胆战心寒。一战成名的范德随后晋升中将，并于1944年1月1日出任海军陆战队第十八任上将司令官。从1775年11月28日塞缪尔·尼古拉斯上尉担任第一任司令官开始，161年这一职务才晋升到现任霍尔库姆的中将军衔。从范德开始，这一职务开始由上将担任。现第三十六任司令官是2014年10月17日就任的约瑟夫·邓福德上将。

因为完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的换防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就在陆战五团三营撤出的当天，美国师第一三二团主力登岛；12日，陆战二师通信连和第十八海军工兵营登岛；17日，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在红滩登陆；18日，第一八二步兵团三营和陆战队第二工兵营C连登岛；19日，美国师机动侦察连、第一三二团一营、第二四七野战炮营A连登岛；1943年新年第一天，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团登岛；1月4日，第一六一团登岛；同日，陆战二师师部和加强陆战六团登岛。到1943年1月7日，瓜岛美军首次突破5万人。其中美国师16000人，第二十五师12629人，陆战二师14733人，且弹药如山，给养丰足，士气旺盛。为适应岛上大兵团作战，经参谋长联合会议批准，驻岛美军合编成第十四军，帕奇荣幸出任军长，统一指挥3个师的作战。

同时，岛上航空力量也不断增强。11月23日，岛上有各型战机84架，一周后的11月29日，仙人掌的飞机就达到惊人的188架。和地面部

队换防类似，12月26日，弗朗西斯·穆尔卡希准将率陆战队第二航空队司令部飞抵瓜岛，与奋战近三个月的第一航空队成功换防。

亨德森机场的简陋条件也得到根本改善。麦凯恩少将回国担任海军航空局局长之后，对曾战斗过的南太平洋战区格外青睐，对有关加强亨德森机场建设的相关事务一路绿灯，各型战机、物资、设备及建设人员被源源不断送上瓜岛。12月岛上建起了可储存50万加仑燃油的大型油库。到1月10日，机场共铺设320750平方米带孔钢板，具备了全天候作战条件。

针对南太平洋战区通信不畅、补给效率低下的状况，尼米兹慷慨地将太平洋舰队联勤部队司令官卡尔霍恩少将和通信官约翰·雷德曼上校借给哈尔西。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在两人的大力协助下，战区通信效能和补给效率大大提高。11月努美阿港卸载物资34327吨，12月骤增至126216吨。运抵瓜岛的物资由11月5259吨增至12月7271吨。即使以12月的物资和1月的人员计算，月人均物资145公斤，吃饱肚子绰绰有余。瓜岛建起了人工码头，修通了临时公路，很多从事搬运的兵员放下了麻包，拎起了武器。

新官上任的帕奇当然想烧几把火给哈尔西、尼米兹和华盛顿的领导看看。进入12月以来，美军状况大为改观，日军对机场环形防线已无法构成直接威胁。帕奇决定反攻，他将目光盯上了日军一直占据的战术要地奥斯汀山。守卫该地的日军是第三十八师团伊东支队。12月24日，纳尔逊上校第一三二团向奥斯汀山发起猛攻，遭到日军顽强阻击。在岐阜高地，日军利用地形优势构筑了众多火力点，部分狙击手甚至将自己绑在树上，协同机枪据点形成明暗交错火力，封锁所有进出通道。美军炮火对此毫无办法。19日到27日，第一三二团付出313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依然无法取得突破。

29日，帕奇主持召开战地会议，战区陆军司令哈蒙少将、第二十五师师长科林斯少将、副师长艾德蒙·塞布里准将及各团团长悉数到场。会议决定尽快夺取奥斯汀山，为翌年1月的总攻做好准备。战斗持续到1月4日，美军仅通过迂回艰难占领岐阜高地后方战术要点第27高地。伤亡惨重的第一三二团不得不撤出战场休整。

陆军受罪，海军停摆，基地航空部队同样每况愈下。为保持对仙人掌的压力，从10月底开始，草鹿开始派单机或数架飞机组成的机队利用月夜对亨德森机场实施疲劳袭击，不管有无发现目标，胡乱扔下炸弹就走。造成的损失虽然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频繁的夜袭导致美军无法休息，苦恼不已。

深究基地航空部队作战不力的原因，山本认为主要因为拉包尔距瓜岛太远，布因基地仅能展开一个航空队的战斗机。要完全压制仙人掌，必须在所罗门群岛中部择地新建2~3处机场，由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同时进驻。11月6日，草鹿提出在新乔治亚岛蒙达角修建机场，立即得到山本批准。从11月21日到12月1日，日军连续实施3次运输，将蒙达守备队、第二十二设营队、第二二九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等部4000余人及部分装备物资送上蒙达角。不久前，刚损失“雾岛”号的岩渊三次被任命为蒙达基地部队指挥官。12月1日，第二十二设营队开始机场主跑道和滑行道的整地修筑作业。

蒙达距瓜岛仅315公里。为避免机场建成前被美军发现并遭到攻击，岩渊拼命督促各部加快施工进度。但12月6日日军企图还是被美军1架B-25发现。从当天开始，仙人掌的轰炸机每天都会前来参观并赏赐炸弹若干，战斗机也追着施工人员屁股疯狂扫射，日军仅有4门80毫米高炮和数挺13毫米高射机枪根本无济于事。但顽强的日军还是在14日修成一条长1000米、宽40米的主跑道以及可容纳30架战斗机的机库。草鹿当天派战斗机和轰炸机对跑道进行起降测试，效果良好。但岩渊和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对机场孱弱的防空表示担忧。草鹿决定

立即增派防空和地勤人员，以确保第二五二航空队23日顺利进驻。根据草鹿和三川的命令，第二驱逐舰战队分七次向蒙达运去了大批人员、高炮和物资。

23日，当日军第二五二航空队24架、第六航空队9架零战准备在蒙达降落时，遭到美军5架B-17、10架“野猫”和9架“无畏式”突然袭击，日军损失零战2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24日蒙达机场连遭美军四个波次的狂轰滥炸，空战中日军损失零战2架，另有11架被摧毁在地面上。26日，又有5架零战在跑道上被炸毁。仅3天时间，第二五二航空队折损过半。草鹿无奈在27日派出3架陆攻机在9架零战护航下试图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接走。但当天美军三度来袭，刚刚降落的1架陆攻机立即被炸毁在地面上，救援机群被迫放弃任务返航。翌日傍晚，4架陆攻机才悄悄降落，接走了航空队所有人员。随着第二五二航空队撤出，蒙达机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在东京，参谋本部也在积极进行各种尝试，试图扭转瓜岛战局。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用于运兵运粮运武器的船没了。前线战事每况愈下，“瓜岛放弃论”第三次悄然抬头。但谁都怕承担失败的责任，不敢在公开场合说出来。作为东条的军事顾问，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觉得自己应该利用和首相的特殊关系将窗户纸捅破。佐藤提出如果在瓜岛继续作战，就须根据参谋本部的要求增加船舶，以日本目前的国力显然不可能，国内再也抽不出更多民用船只了。如此下去，连中国的战争也要放弃。

对此东条极度不悦。之前他曾多次向裕仁保证，陆军有能力从美国人手中夺回瓜岛，裕仁还因此颁发了敕令。但佐藤坚持认为，要想把战争坚持下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你说彻底放弃瓜岛？”东条一脸愠怒。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可能现在撤退已经晚了。对此我们早该做出决断，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取得胜利的机会。”佐藤说，“我们目前在瓜岛的阵地无法守住，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在敌人手中。如果继续拖下去，势必成为消耗运输船的持久战。如果您同意撤退，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办。”东条身边的7个铁杆被统称为“三奸四愚”。由此看出，将佐藤列入“四愚”似乎不太恰当。

虽然贵为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但很讲原则的东条认为参谋本部应独立于政府之外，“一定要妥善从事，不要激怒参谋本部”。

开战时日本拥有船舶630万吨，其中海军和陆军分别征用了180万吨和210万吨。其余船舶必须用来将从海外掠夺的资源运回国内，维持庞大的军工生产。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东京曾考虑将征用船只逐渐返还民用。但第一阶段刚结束第二阶段就接踵而至。从1941年12月到翌年3月，日军共损失船舶27.2万吨，与缴获或打捞33.1万吨及新建6.8万吨对冲，尚有12.7万吨盈余。但随后的一年里，日军损失急剧上升到125万吨，与缴获或打捞37.7万吨和新建36.2万吨对冲，出现51.1万吨无法弥补的大缺口。

如此造成的恶果是，辛辛苦苦抢来的南洋石油、橡胶、锡、铁矿石等战略物资无法及时运回国内，从而导致石油储备减少和铁、铝产量大幅降低，加剧了军火供应的不足。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8月26日大本营和内阁联络会议做出决定向盟国求援。意大利看似指望不上，外相东乡茂德奉命电告驻德大使大岛浩，请求柏林给予100万吨钢、50万吨船舶的紧急援助。正忙于和苏联人作战的希特勒自顾不暇，无法满足日本要求。但盟友张嘴了一点不给也说不过去，9月26日，柏林复电“除1万吨特殊钢材外，其他物资无法提供”。

11月16日，参谋本部向陆军省提出加征船舶37万总吨的要求，紧接着军令部在18日向企划院提出加征船舶25万总吨，陆海军合计62万

总吨。对此政府的答复是：现有船舶已不能满足国内生产所需，无法征用。东条主掌的陆军省态度极其强硬：“现阶段重要的是迅速提高国力，不能答应势必将导致国力下降的征用。”

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上记下了这样的语言：“随着瓜岛战局不断深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我们要求征用更多的船舶来运输兵员物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瓜岛，而政府则对国内钢铁产量不断下降表示忧虑，主张把更多民用船舶投入生产中去。海军方面，因船舶不足而牢骚满腹的军令部和海军省之间也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随后，两总部向内阁提出一个破釜沉舟的建议：索性破罐子破摔，将全部船舶都给我们用好了。这明显属于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赌气做法，国内日子不过了？东条也没把路完全堵死，答应将两总部原来的要求削减为陆军24万吨、海军3万吨。据此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预测，本来钢铁产量就将从1942年427万吨下降到第二年300万吨，加上这些征用，产量怕要下降到200万吨以下了。在11月21日联络会议上，东条忧心忡忡地说：“如此下去，国家就破产了。”

战后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铃木在接受审判时曾坦承：“维持国力的航运最少需要300万吨，低于这个水平就无法进行战争所需物资再生产。这个低水平持续4~5个月尚可忍受，多于5个月就无法继续战争了。最大问题在战争进行半年之后，当初征用的民用船只不但不能返还，还要追加征用。从这点看，日本在第一年就已失败了。”

根据政府做出的决议，11月30日，佐藤正式致函参谋本部：“明年务必确保钢铁产量350万吨。如难以保证，作战计划就会取消。”言外之意是立即终止瓜岛作战。参谋本部立即提出强烈反对，于12月5日致函陆军省：“除之前答应的24万吨之外，之后作战还需征用9.5万吨。另外为补充到1943年3月的损失，还需补充加征16.5万吨。”

12月5日20时，东条临时召开内阁会议做出决定：对第二次征用的9.5万吨予以确认，但损坏补偿数由16.5万吨降至8.5万吨。此外到1943年4月，陆军必须返还18万吨用于民用。日美两国的国力差距在此得到充分体现。就在东京为几万吨船争论不休的同时，美军无数舰船、飞机、兵员和补给正源源不断运往瓜岛，这还是他们认为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局部战场，更多东西正在运往欧洲和北非。

内阁会议结束时，已是22时。佐藤的助手建议他亲自去向参谋本部做出说明，佐藤说“明天再解释不迟”。他回家准备休息，电话响了，参谋次长田边胜武要求他立即前往自己的官邸就内阁决定做出解释。

会议召开当天下午，田边官邸已聚集了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作战课长服部、铁道船舶课长荒尾兴功、战争指导班种村佐孝一众要人，都在焦急等待内阁会议的决定。大家喝着酒，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对政府的愤怒。在他们眼中，陆军省那些官僚只顾军政，把前线作战的事儿完全抛之脑后，不是要让我瓜岛数万兄弟活活饿死吗？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口纷纭之时，门外走进了军务局长。佐藤在门口就听到了室内的叫骂，嗓门最大的当属易于冲动、性如烈火的田中：“都是军务局在捣鬼，佐藤这小子来了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佐藤耐住性子向众人宣布了内阁会议刚做出的决定，当即受到七八个人的严厉指责。

“八嘎！”田中借酒劲爆出了粗口。眼见对方人多势众，佐藤不想纠缠，转身欲走。田中伸手去取挂在墙上的指挥刀，几个同僚赶忙把他按住。他挣脱开，冲上前去，对准佐藤的脸上就是一拳。佐藤当年还是小小中佐时，就敢在国会上对着老师宫协长吉大呼“闭嘴”，作为东条心腹的他，一向飞扬跋扈，哪肯轻易吃这个亏？两人立即挥

拳相向，打成一处。这田中快成打架王了，一年前力主强硬对美英开战的他就曾和谨慎派的武藤章打过一架。

现场都是参谋本部的人，几名军官借着酒劲为田中加油助威。毕竟是在自己家里，实在看不下去的田边次长只好上前拉架。但身材瘦小的田边不但没将两人拉开，还莫名其妙地挨了几拳，象征精英身份的参谋绶带也被扯到地上去了。第十五课课长甲谷悦雄还算厚道，冲上去帮次长将两人分开，将田中按在沙发上。佐藤趁机挣脱开来，冲出了这个充满敌意的房间。后来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主动逃避打架。

田边对田中的做法非常不满。都是“大日本帝国”的精英，如此拳来脚去，成何体统？他大声训斥田中：“你太冲动了，知道佐藤是什么人吗？”田中当然清楚佐藤是东条的铁杆跟班，但索性破罐子破摔了：“我管他是什么人，没船，这仗没法打！”

离开田边官邸之后，怒气未消的田中连夜窜到陆军次官家里寻衅闹事，指着鼻子对木村兵太郎横加指责。看到田中喝多了，老奸巨猾的木村连声道歉，表示“我所做的努力远远不够”，答应一定面见首相劝他满足参谋本部的要求，总算把田中忽悠走了。第二天清晨，田中又跑到企划院总裁铃木家中大吵大闹。铃木显然没有木村的好脾气，直接让警卫把他轰了出去。

说来说去，还是杉山总长官大觉悟高。他清楚如不采取行动，政府可能真不给增加船舶。杉山当即召开了各部长会议，之后集体前往首相官邸，力谏东条改变主意。一直骂骂咧咧的田中无疑是个定时炸弹，不让他去又不合适。杉山特意叮嘱种村：“如果作战部长再胡闹，你直接把他给我拖出去。”

当晚，杉山率参谋本部一众要员直接来到首相官邸，强烈要求面见东条。门卫将众人领到一个房间，木村、佐藤及陆军省人事局长富

永恭次接到通知后迅速赶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佐藤和田中两人面对面坐在榻榻米上，眼睛狠狠瞪着对方，好像立即就要起来拳击。午夜前，东条终于走了出来。为缓和现场的紧张气氛，东条特意没穿军装，穿了一套和服，这对一向注重礼仪的东条是不多见的。田中依然咄咄逼人，代表参谋本部要求首相重新考虑增加船舶的意见。

东条依然不为所动：“已给了你们8万吨，现在到处都是战事，艰难的并不仅仅是东南方面。欠的船可以暂时不还，但绝对不能再征用了。你们应该想想办法，看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解决困难才是正道。诸位要从大局出发，支持内阁的决定。”

田中情绪已完全失控，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你不是声称自己是大日本帝国政府的人吗？怎么忍心看着瓜岛数万将士挨饿？八嘎！”

“你说什么？”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东条霍地站了起来，“我命令你立即出去！”

见势不妙的杉山使了个眼色，种村立即冲上前架起田中胳膊将他拖了出去。杉山替部下道歉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东条还不毫无让步，会谈最终不欢而散。

这天，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上记录下这样的语言：“田中部长对东条首相兼陆军大臣的谏言可谓至诚至情，感人肺腑。尽管亦夹杂些粗暴之语，但其一颗赤诚之心令在座一席官员肃然起敬。”

愤怒的田中第二天就向杉山递交了辞呈，当即获批，很快被发配到南方军去了。后来田中出任第十八师团师团长，陆海军两位田中在缅甸戏剧性碰面了。不过陆军的田中有仗可打，海军的田中基本无事可干。后来，有人称田中此举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临阵脱逃”，故意骂东条来激怒他。作为作战部长，田中最清楚瓜岛战役甚至整场战争日本已经输定，想尽快离开决策部门，不再为难自己，也避免战败后

遭到追究。是真是假姑且不论，战后田中没被列为战犯倒是事实。跟着东条一条路走到黑的佐藤成了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田中的远走高飞等于为“八嘎事件”画上了句号，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现在陆海军都清楚瓜岛彻底没戏了，除了撤退没第二条路可走。如果就此放弃瓜岛，等于陆海军在一个战场同时认输，这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第一回。所有人都心如明镜，但没人愿意首先说出“撤退”二字，大家就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地在那里干耗。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既然军方不愿吐口，东条决定亲自出马摆平此事。但他同样不能明说，代表政府的首相和陆军大臣一旦干预作战，将会因“干涉统帅权”为军方诟病。之后，东条一系列精心策划显示他并非常人所说的那样平庸无能。

瓜岛战局江河日下，南海支队残部也被美澳联军包围在巴布亚半岛的布纳、戈纳做困兽之斗。失败必须有人买单。田中远走南洋，服部黯然下课，接替西浦出任东条私人秘书。东条“四愚”中的一愚、真田穰一郎陆军大佐走马上任。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变更人事是日本陆军的一贯做法。12月14日，真田受大本营委托率作战参谋濑岛龙三前往东南考察，为体面终止瓜岛作战寻找依据。

别看这濑岛小伙儿才31岁，军衔仅是小小少佐，但此人和石原莞尔、辻政信被并称为“昭和三大参谋”。濑岛1925年以倒数第一考入金泽陆军幼年学校，毕业时成了正数第一。后来，以次席从陆军士官学校第四十四期毕业，1938年从陆大第五十一期毕业时是军刀组首席，获得了入宫觐见天皇的机会。和两位前辈一样，胆大妄为的濑岛俨然以参谋总长自居，坐镇东京向各个战场发布命令。战后曾有人说，太平洋战争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不是杉山、东条及后来的梅津美治郎，而是这个从未上过战场、毫无实战经验的濑岛龙三。

真田欲视察前线的消息传出，东南方面一众高级将领无不长出一口大气。此前，陆海军双方已就瓜岛补给问题吵过无数次，差点打起来了。谁都清楚真田在东条眼里的分量，他的话肯定就是首相的意思。大家眼巴巴盼真田说出那句谁都不愿说的话：“不打了，咱们都回家休息吧。”

但来到前线的真田课长几乎和哑巴差不多，光听不说。很多人询问东京对瓜岛战局的看法，真田的话就像事先录好了，对谁都是同样一句：“参谋本部形同一张白纸，一切视现场情况而定。”据说，这句话是临行前东条特意嘱咐他的。从今村到草鹿再到三川，前线几乎所有大腕真田都见了。他甚至去特鲁克专程拜访了山本和宇垣，煞有介事地与宇垣商讨一次性运送3个师团上岛的可能性——这戏做得快成真的了。直到返京头天，12月24日，真田才私下对濑岛吐露了心声：“目前只有放弃瓜岛，否则东南战事彻底无望。”

12月23日，百武再次发来电报：“粮尽。再无法派出侦察人员，无法抵挡敌人攻势。第十七军请求冲进敌阵，宁为玉碎，也不在自己挖的掩体中活活饿死。”

24日，参谋长宫崎同时致电田边、山本、今村、三川和草鹿：“两天后只能靠树芽、椰子和草根来维持生存了。前线大部分士兵已丧失作战能力，很多人行走都很困难。瓜岛命运取决于粮草，刻不容缓，只需主食和食盐即可。此外急需金鸡纳霜和治脚气的药品。”

25日，从拉包尔飞回横滨的真田驱车直奔参谋本部，杉山、田边以及新任作战部长绫部橘树眼巴巴地候着呢。真田这回不哑巴了：“要想取胜除非奇迹出现，实在找不到放弃瓜岛之外的其他办法。”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1942年圣诞节，东京陆海军首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瓜岛弃守问题。除总长、次长、部长、课长一大群要人，军令部航空参谋源田

实、佐藤毅及参谋本部作战参谋辻政信3个中佐特邀列席。福留繁率先说出了“撤退”二字。但他提议，在做出正式决定前是否再做一次兵棋推演？

闻听此言，勃然大怒的辻一下跳了起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拖延一天对瓜岛那些即将饿死的官兵意味着什么。辻挥动双臂高呼道：“你们对战局了如指掌，却连一个小小决定都不敢做！你们还都是辞职的好！驱逐舰我经常坐，遇到过多次大规模空袭。我在那里见到的所有海军军官都告诉对我，‘东京饭店（军令部）和大和饭店（联合舰队）的老爷们应到这里来看看我们该进攻哪里，这样也许他们就理解了！’”辻此时肯定想起了“大和”号上那顿丰盛的工作餐。

“吵架王”富冈作战课长哪受得了如此侮辱，呼的一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难道所有驱逐舰舰长都是胆小鬼？收回你说的话吧！”

“你到过前线没有？”辻说，“那里的情况你了解不？”

富冈大踏步向辻走过去。眼见佐藤和田中之前的搏击即将再次重演，福留伸手拦住了富冈：“对不起，辻君，你说的是真话。”

永野仍坚持做一次兵棋推演。演习再次证明了大家都清楚的事实，增援部队和给养能到达瓜岛的不到1/4。双方争吵仍在持续，互相指责对方要为瓜岛局势负责。陆军说，没有武器弹药和粮食怎能打赢？“你们海军把陆军送上岛去，却不给武器弹药和补给，这就好比把人送上屋顶却又抽走了梯子。”海军立即反唇相讥，说如此增援下去，驴年马月才是个头？陆军说如果有敌人一半物资就能打赢，“到现在，我们只拿到百分之一”。

少数海军人员依然不愿认输，提出尽全力发起一次最后进攻以挽回败局。越听越恼的源田站起来大吼道：“基地航空部队损失惨重，

完全失去了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众皆默然。最终会议一致通过了撤出瓜岛的决定。

战争第二年的最后一天，1942年12月31日10时，裕仁在皇宫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两总长首先汇报瓜岛战况并作自我检讨，随后东条呈上撤退方案请裕仁审批。

裕仁没有理会，冷冷地把脸转向永野：“朕想重复一下，美国人凭什么迫使我们撤退，好像他们一直掌握着制空权？”

“是的。”永野回答。

“那么，我军为什么不能夺回制空权？”

“我海军航空兵缺少前进基地。”

“我们不会在附近岛屿上重建一个机场吗？”

“那至少只要一两个月时间……”

“据朕所知，美国人只需要几天就够了！”

永野语塞，头上的汗汨汨直冒。

裕仁把头转向杉山：“工兵部队不能加快施工速度吗？”

“这……这……”杉山同样无言以对。

裕仁满脸不悦地催促两总长做出回答。

杉山只好道出个中原委：“陛下，卑职只能遗憾地表示，我们机械设备有限，竞争不过美国人。”

永野赶紧站起来补充：“我们的工兵大部分是人力施工。”

裕仁对回答很不满意，对失败原因整整盘问了2个小时，把永野和杉山弄得坐立不安，满头大汗。

“我们从瓜达尔卡纳尔的撤退是令人遗憾的！”裕仁提高了本已很高的声调，“既然陆海军都已尽力，朕同意撤军。请你们尽最大努力完成撤军任务，绝不许再出现类似失误。”说完，裕仁拂袖而去。这是开战以来日本御前会议第一次郁闷地研究撤退。不要紧，今后类似的会还要开很多次，一直开到1945年8月。

当晚，在“大和”号上，宇垣悲愤地写下了当年《战藻录》的最后一篇：“我军第一阶段的战果是多么出色！但自中途岛战败以来，我军又打得多么不成功啊！我们旨在夺取夏威夷、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控制印度、挫败英国东方舰队的战略成了一场黄粱美梦。此外，对莫尔兹比港和瓜岛的占领也均告受挫。回顾往昔，百感交集。战争中形势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即使如此，我仍不能压制心头之悔恨。我军官兵奋战苦战之事迹实不胜枚举。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效死疆场光荣殉国者敬致吊唁。”宇垣知道这本日记就是历史，所以记得格外用心。

这天的珍珠港同样有人在伏案疾书。在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整整一年的这一天，尼米兹在写给凯瑟琳的信的末尾说：“这是最为艰苦的一年！”

瓜岛美军在从容换防。在努美阿，哈尔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乔迁新居。人满为患的“阿尔贡”号狭窄、闷热，连个破空调都没有。之前戈姆利早有搬到岸上的打算，因当地法国殖民当局提出没房子，未能成行。哈尔西对法国人不理不睬，强行带人搬到岸上。他将司令部设在法国高级专员的别墅里。因为日本领事馆人员早被押往澳大利亚，这里成了美国人的临时宿舍。看到陆战队士兵在原属日本人的地盘升

起美国国旗，哈尔西开心极了。一名菲佣收拾房间，不慎打碎了一件瓷器，哈尔西一点没生气：“见鬼去吧，那是日本人的东西。”

因为同处南太平洋战区，新西兰所有陆海军部队都归哈尔西指挥，接防新喀里多尼亚的就有新西兰部队。为安抚民众的不安情绪，新西兰政府曾多次邀请哈尔西到那里串门。12月底，看到眼前无大战事的哈尔西接受了邀请。1943年1月2日16时30分，哈尔西乘“科罗拉多”号顺利降落在奥克兰机场。新西兰首相彼得·弗雷泽早候在那里了。之前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一样，因国土受到日军的威胁，强烈要求将在北非帮英国人作战的部队调回国内，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同意，如此，美国人必须对新西兰的安全做出承诺。在为哈尔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及日军下步将采取什么行动时，哈尔西高声回答道：“日军下一步将后撤，我们已经采取行动迫使他们后撤，他们不可能止住后退的趋势。”

之前早有传闻，哈尔西预言盟军将在1943年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当记者再次提到这一问题时，“没错，”哈尔西说，“我们还剩下363天来实现我的预言，而且正在这样做。我们将在空中、水上、水下以及陆上对他们采取全面行动。首次出发对他们发起进攻时，我就相信我们1个战士能顶他们3个。我现在可以把这一数字增加到20个。他们不是超人，尽管他们努力想让我们相信他们是。”

被问及日本海军的战术是否很难对付，哈尔西再次声明：“跟他们其他一切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有些小聪明罢了，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我们任何一个有正常水平的军官都可以打败他们。”

对上述发言最高兴的是弗雷泽，有了哈尔西的吹牛，议会和民众再不会要求他把军队调回来了。对1943年结束战争的预言，像老酒这样的吃瓜群众咋说都行，但作为战区司令官的哈尔西就不行，他到处乱放炮的做法受到了华盛顿的严厉批评，这势必影响到盟国态度以及

国内军工生产。诺克斯对哈尔西的做法非常不满，但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尼米兹认为再次赴南太平洋视察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诺克斯将一同前往，尼米兹第二次向麦克阿瑟发出邀请，请他到努美阿一同交换意见。他深知麦克阿瑟的秉性，连总统和马歇尔都不放在眼里，区区海军部长怕是难请动他的“大驾”。为不让诺克斯没面子，尼米兹主动提供了两套方案。第一，麦克阿瑟来努美阿。第二，诺克斯、尼米兹、哈尔西一起去布里斯班。没想到，麦克阿瑟非但不来，也不欢迎几个人到他地盘去，理由是“高级指挥官长途跋涉机关无人照顾”。麦克阿瑟认为此时举行高级会晤纯属扯淡，给尼米兹拍发了一份长电讲述自己的战略打算，最后说已发表意见就不必参加会议。尼米兹一笑了之。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尼米兹书桌上曾摆着一个相框，里边放着从报刊上剪下来的麦克阿瑟照片。很多人对此感到费解，因为大部分海军人员和尼米兹一样对麦克阿瑟的好大喜功感到反感。一次尼米兹私下对一位好友吐露了心声，那是为提醒自己待人处事不要“威风凛凛，暴跳如雷”。

前文提到，尼米兹有一个不好的名声——总让飞机倒霉的人。果不其然，1月14日，当他和诺克斯一起前往中途岛时，飞机两个引擎出现故障，迫降时底部被撞开一个大洞，飞机开始缓缓下沉。几个人毫不困难地从机舱口爬了出来，只有诺克斯屁股太大被门卡住，前拉后推才把他艰难挤出去。尼米兹头上被撞出一个一英寸半长的伤口。在乘另一架飞机抵达中途岛后缝了好几针。在参加晚宴时众人被告知，这架新换的飞机一个浮筒被油船撞出一个大洞，第二天早晨不能起飞。既然时间充裕且前线战事不急，两人在视察了岛上防御工事和守卫部队后，竟有余暇观看了信天翁的幽默表演——上次来得太匆忙

了，没顾上看。想想东京日军高层在表演“拳击”，人家美军领导竟跑到中途岛看“动物世界”，人比人气死人哪！

1月20日，换乘珍珠港派来另一架飞机的一行人终于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受到了从努美阿飞来的哈尔西和麦凯恩的热烈欢迎——麦凯恩是从华盛顿来此协调战区要求增加海军飞机问题的，这儿对他属于故地重游。当天在菲奇的旗舰“寇蒂斯”号上，诺克斯、尼米兹、哈尔西和麦凯恩进行了简单碰头。

21日，4人乘坐的飞机顺利降落在亨德森机场，帕奇率一众高级将领早已等在那里了。尼米兹和哈尔西发现，岛上军事设施和生活条件与他们上次来访时有了很大改观。机场已有了一条可供飞机全天候起降的跑道，不远处一条新的战斗机跑道正在修建。疟疾仍是个大问题，但新上岛的官兵个个精神十足。尽管时常遭到敌机轰炸，但毫无疑问，美军已牢牢控制了瓜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当晚，日军很凑趣地前来袭扰。第一颗炸弹落下时，诺克斯、哈尔西和麦凯恩立即从舒适的棚屋里跑了出来，第二颗炸弹炸响时，他们已就近跳进了战壕。据传，“鬼才”麦凯恩躲进了一个刚由茅坑改造的防空掩体，出来肯定是一身臭气了。只有尼米兹没出去，他说头天晚上没睡好，需要补觉。令人意外的是，因害怕蚊子裹着毯子睡觉的尼米兹因此患上了疟疾，其余3个光膀子露天过了一夜的人安然无恙。

第二天，视察组起身回到努美阿。23日15时20分，诺克斯、尼米兹在哈尔西的新家召开了会议，参会的还有麦凯恩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佩克准将，哈蒙少将代表陆军稍后也参加了会议。尼米兹问南太平洋战区何时才能彻底肃清瓜岛日军。佩克估计是4月1日。尼米兹认为时间太长。佩克回答是考虑日军可能采用拖延战术才这样估计。针对会上提出的空中支援问题，麦凯恩慷慨地答应提供更多海军飞机，也将

对陆军施压让他们派更多飞机来。随后，美国人的话题离开了瓜岛，开始转向“瞭望塔”计划第二阶段的任务。参加过上次太平洋战区 and 南太平洋战区联席会议的人发现，本次会议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和上次会议充满焦虑和忧心忡忡的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在瓜岛日军饿得死去活不过来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已经潇洒地展望未来了。

战局改观当然离不开哈尔西的辛勤努力。在诺克斯眼中，哈尔西或许不是一个杰出的行政官员，但对他作为一个战斗员和指挥员的高超本领十分佩服。回到华盛顿，他到处对人讲述听到的两个士兵在散步时谈论哈尔西的故事。其中一个士兵说：“这个老家伙就是要我下地狱，我都愿意。”恰好此时有人用手指戳他的脊梁：“年轻人，我还没有那么老吧？”说话的正是哈尔西。

回到华盛顿，诺克斯立即做出两大决策。其一是送给尼米兹一架体面的引擎不会突然熄火的飞机。很快，一架闪亮的设有将军座舱且能坐一定数量参谋人员的R-5D型飞机飞抵珍珠港。诺克斯做的第二件事是给哈尔西配一位理智且能力出众的参谋长。勃朗宁的性格已经定型，他反复冒犯诺克斯及随行的人。除了哈尔西，跟勃朗宁共事的人没一个人说他好。大家认可他的能力，也习惯了他的酗酒、喜怒无常和狂妄自大。诺克斯给勃朗宁贴上了彻底绝望、无可救药的标签，认为他在现有位置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

大撤退

日本人一向重视元旦，1943年这天的东京却到处充斥着惶恐不安的气氛。裕仁在新年献词中特别提出：“大日本帝国在瓜岛遇到了巨大困难，在那里，日本和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决定性战役！”

山本在“大和”号上度过了此生最后一个新年。因靠近赤道，天气炎热，年宴上吃的年糕都有些发霉了。可能因为勤务兵疏忽，上年宴的主菜整鱼时，鱼的头尾方向反了。侍从长近江为此发了火，平时忌讳这类事情的山本反倒没生气，只是讪笑着自嘲：“呵呵！年头变了，连鱼的方向也改变了。”

到1943年1月，山本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已有3年4个月。眼看手中赌本越来越少，山本身上那种英气勃发的风貌几乎看不到了，对司令官一职渐渐厌恶了。他在写给好友原田雄熊的信中说：“倘非战争年代，早该有人来接替我了，现在依然杳无音信。有人称我‘已成了舰队第一古董’。如果仿古歌来描绘此情此景，恰应‘漂流在海中，波谷浪峰度戎生。辗转四年整，嗟叹转任无音声。京城风貌已忘空’。”山本甚至预感自己已无太多时日，在信中表明“我已做好了百日之内贡献余生的准备”。估计还算准确，此时距他战死还剩108天。

就在山本为瓜岛战局一筹莫展之时，东京飞来了两位大人物——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绫部橘树和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两人此行是向山本和今村传达御前会议精神，促成陆海军密切协同组织第十七军撤出瓜岛。这不禁让骑虎难下的山本和今村都长出一口大气。

撤退任务毫不例外只能由联合舰队承担。当初是千方百计想把人送上去，现在要绞尽脑汁尽可能多地把人接回来，山本的沮丧心情可想而知。好在现在只管拉人，不用再运送装备和补给了，即使人比送

去时也少多了。1月4日，联合舰队发布了代号“开号作战”的撤退计划，其核心内容为：第十七军收缩战线，在准备总攻的掩护下做好撤退的各项准备；撤退开始前仍须以各种方式全力向岛上运送补给，维持部队战斗力，运送补给的舰船返航时撤离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基地航空部队1月15日后加强对瓜岛的航空歼灭战；第六舰队继续对瓜岛实施常规补给，归途收容患者，同时在瓜岛东南海域侦察敌情并阻敌增援；撤离兵员任务由驱逐舰承担，为此将集中投入两个驱逐舰战队的22艘驱逐舰，在1月下旬至2月上旬以各种手段将部队撤出；上述行动严格保密。

经多轮协商，1月10日，联合舰队与第八方面军联合签署了关于“开号作战”的陆海军协定：1月15日以矢野步兵大队登陆构筑收容阵地；1月25日、27日、30日，陆海协同对瓜岛实施航空总攻击，其中27日的攻击由陆军担纲；充分利用1月30日到2月7日无月之夜，2月1日、5日、7日分三次以驱逐舰收容地面部队；如仍有残部未能撤走，则改由潜艇进行收容。

时间只有短短一周，要从美国人完全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瓜岛撤走上万羸兵谈何容易？山本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保守估计准备损失半数以上驱逐舰。陆军估计也差不多，今村认为能撤出半数兵员就算成功。

为确保命令传达同时避免第十七军违抗军令，1月11日，今村派井本熊男和佐藤忠彦登岛，当面向百武和宫崎传达，同时避免发电报走漏风声。1月13日下午，10艘满载给养和矢野大队700士兵的驱逐舰悄然驶出肖特兰，井本和佐藤就在其中1艘舰上。

由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联队补充兵员组成的矢野大队得到的指令是作为下一次总攻第一批增援部队登岛。鉴于瓜岛美军不断发起反攻，如不派出生力军，岛上部队连维持现有阵地都异常困难。为保持

部队战斗力，矢野大队携带了20天干粮。矢野桂二看着手下这些老兵，只觉后脖颈发凉。700人组成的5个中队——3个步兵中队、1个山炮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只有5名中队长是“陆士”毕业的职业军人，其余军官大都是没毕业就被送到滨松陆军干部学校上了6个月速成班的大学生。士兵大都年过三十，属于临时招来的壮丁，很多人连枪都没放过。矢野纳闷：凭这些人就敢去攻击3万精兵半年都拿不下来的机场？实际上，矢野大队是瓜岛撤离的殿后部队，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可以的“弃子”。因美军追击不力，他们最后幸运地等来了“集结号”。

14日夜，日军船队冲破美军鱼雷艇的拦截，抵达瓜岛。在埃斯佩兰斯角登陆的井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海滩上七扭八歪到处躺着伤病员，其中有些人已经咽气，空气中充斥着腐烂尸体发出的恶臭。滂沱大雨中，井本叫醒了一个看似清醒的士兵，询问前往军司令部的道路。那人有气无力地说：“你沿着尸体一路走下去就是了。”

井本、矢野带着700名士兵跌跌撞撞走进丛林，小道两旁到处是倒毙官兵的尸体，或躺或趴或靠树根坐着，其状令人触目惊心，很多活人就和尸体睡在一起。井本梦游一般来到了军司令部驻地库库姆博纳，他看到了老同学杉之尾三夫。杉之热情地请井本到他破烂不堪的帐篷小坐，井本见到了军作战参谋小沼。

看到大家皮包骨头的惨相，井本热情地拿出食物请大家享用。所有人毫不客气接了过去，狼吞虎咽。一名参谋舔着嘴唇，满足地说：“就是明天去死也不枉了，要是能再有根烟抽就更棒了。”“好像大家都死不了啦，”井本拿出一包烟分给大家，“我是来请你们吃生鱼片的。”看井本的神情，有多年参谋本部经历的小沼意识到，东京很可能已下达了撤退命令。

清晨，郁闷的小沼带井本走进隔壁参谋长的帐篷。宫崎开口就说：“感谢井本君给我们送来给养，拉包尔决定何时发起进攻？”

井本拘谨地坐下，搓着手说：“恐怕今村司令官要放弃进攻了。”

“为什么？”

“东京大本营的命令。”

“下一步怎么办？”

“从岛上撤退。”

“绝对不行！”一边的小沼忍不住插嘴，“那不等于我们彻底失败啦？”接下来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中国有句古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宫崎最终打破了沉默，“我们在岛上已阵亡了万余人，现在剩下这些人也没力气撤退了。抛弃丧失行动能力的伤病员独自撤退，作为一名武将我做不到。况且日本陆军从未有过败退的先例，我们早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没打算苟活。第十七军拒绝接受命令！我们必须战死沙场，保持帝国皇军的光荣传统！”

“再说，我已下令所有官兵死守阵地，”小沼愤怒地反驳道，“前方将士都和敌人搅在一起，想撤下来谈何容易！”

作为陆军的一员，井本同样心如刀割。但他代表的是东京和拉包尔，“不论如何，第十七军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

宫崎于是带井本去找军司令官。百武的帐篷支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他以日本人特有的姿势坐在毯子上，面前摆着一个装饼干的空箱子，那就是军司令官的办公桌。听井本传达完命令，百武闭目沉思，

良久不语。井本拿出了今村签署的命令：“我理解将军的心情，但这是天皇陛下的旨意，谁都不能违抗！”

“中佐，不要逼我。”百武睁开沉重的眼皮，“请再给我一段时间考虑，好吗？”

井本默默退出帐篷，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百武的答复。此时美机前来投弹，宫崎带井本躲进了简陋的防空掩体。帐篷里的百武始终没有出来，美国人的炸弹并未击中那座帐篷。

利用等待的时间，井本分别给同学、第二师团作战参谋松本博，第三十八师团高级参谋亲泊朝省打去电话。两人并不知道井本此行的任务，话语间不经意流出生离死别的悲伤情绪。松本说：“只能踏踏实实干，再见了。”亲泊的话稍长一些：“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们将全部战死在这里。必须面对现实，没什么好说的了，请代我向同学们问好。”

中午，井本再次走进帐篷，他看到百武端坐在帐篷中央，两腿分作八字，军刀立在中间。看样子，他希望敌机能把他炸死，但美军炸弹没有成全他。百武平静地告诉井本：“请转告方面军司令部：诏敕奉遵！一切失败责任全部由我承担。第十七军接受命令，从瓜岛撤退！”

随后，百武提高了嗓音：“那些皇军将士流过鲜血的土地，将来一定会成为皇土，瓜达尔卡纳尔也不例外。虽然暂时失去，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卷土重来夺回瓜岛！”

为了保密，百武、宫崎、小沼和井本商定，除极少数高级军官，全部以转移攻势的命令组织转移。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全面陷入敌后苦战的第三十八师团各部迅速以库库姆博纳为中心分路突围。

小沼的话一点没错，岛上日军正在各处阵地顽强阻击美军的多路攻势。瓜岛苦战已逾5个月，尽管美军已占领了大部分地区，但日军丝毫未表现出撤退迹象。华盛顿的金已失去耐心：“我对瓜岛的进展感到不满。在过去几个月，在我看来，我们只是继续与日军在泥泞中肉搏，没有获得明显优势。”金希望尽快看到进展。1月4日，第十四军下属三个师全部到位。5日帕奇在机场召开作战会议，命令各师通力协作打好“一月攻势”。美国师主力防御机场，第二十五师负责夺取奥斯汀山，陆战二师则沿海岸向西进攻，夺取马坦尼考河一线日军所有据点，进而向百武的老巢库库姆博纳发起进攻，最终与从内陆迂回的第三十五师同时前出，一举合围全歼日第十七军于埃斯佩兰斯角至加明博角一线。

日军撤退命令下达异常困难。在飞马高地南部，伊东司令部、第二二八联队三大队本部、第十一中队藏在山谷里躲过了美军围剿。19日部队连一粒米都没有了。大队长西山辽提议突围。伊东训斥说，没有师团司令部的命令，擅自撤退必将遭到军法审判。可见直到此时，连伊东这样的少将都未接到撤退命令。西山提出通信断绝，是否派传令兵与师团司令部联系？伊东应允。随后派出的可知利男军曹和传令兵伊藤治市冒死带回了师团司令部“转移阵地、以图后策、理由不明”的命令。

当天21时30分，所有重伤员拉响手榴弹自尽，伊东和西山率残兵突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伊东残部竟将美军防线撕开了一个口子，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之后，伊东率残部于1月21日8时抵达库库姆博纳。

沿海岸布防的第二二八联队第一大队突围行动相对顺利。1月17日，联队长陶村郑一下令春日井由太郎率军旗中队殿后，自己率主力向库库姆博纳转移。断后的军旗中队以伤亡60人为代价顶住了美军的进攻，掩护主力部队于1月22日安全撤至库库姆博纳。

在美军发起“一月攻势”后，曾在香港和爪哇岛大出风头的第二三〇联队奉命带兵站医院从隆加河上游撤出。日军残兵边打边撤，在付出战、饿、病死近百人的代价后于1月20日退到库库姆博纳。清点残兵，一大队仅剩80人，全联队只剩550人。百武将上述部队编成了第二海岸警备队，强悍的野战部队最后被打成城管了。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除外围第一大队约100名官兵，冈明之助的第一二四联队主力全被包围在海马高地和岐阜高地一带。守军像朽木一样一动不动，尸体堆积如山，暂时活着的人好像冬眠的动物，和化成白骨的骷髅同枕共眠。1月15日，接到突围命令后，冈清点了散兵坑，能动的有50个人。冈带着这些人走上了艰难的撤退之路。没人指望能突围成功，他们在钻出美军包围圈后，竟然就地睡了一觉。到16日早上，醒来的只有24人了。缺乏地图的残兵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另一处双方阵地交错之处。他们在河边喝水，被美军巡逻队发现，背后射来的机枪子弹迫使所有人纵身跳入河中，最后挣扎游上对岸的仅小尾靖夫一人，他腰间缠着比命还重要的联队军旗及2瓶汽油，后者是准备随时烧军旗用的。

一直摸索向西北走的小尾，渐觉体力不支。2月5日，他蹲下身，解下腰间的军旗准备烧掉，西边突然传来炮声，证明那里有友军存在。小尾挣扎着站了起来，奇迹般在2月7日抵达加明博角。体力严重透支的小尾一头栽倒在川口支队通信班长伊原光一的脚下。伊原以前就是第一二四联队的人，后来被留在司令部担任联络任务。此前，他估计驻守奥斯汀山的联队只剩自己一人了，如此看来，第一大队的人都没回来。此时，小尾戏剧性地出现了，他腰间还缠着联队军旗，如此，他俩就成为第一二四联队资历最老的兵了。

1月20日12时，在塔萨法隆加角一处密林——这里是第十七军临时作战指挥部——百武召集了战地会议。第二师团师团长丸山、作战参谋松本博，第三十八师团师团长佐野、作战参谋黑岛贞明参加了会

议。参谋长宫崎代表军司令部下达了撤退命令，同时强调全军需克服万难，努力完成本次撤退，凡无法自主行动者就地自决。

对宫崎出示的撤退计划丸山立即提出异议。他认为第三十八师团正在突围，生死未卜。第二师团登陆较早，在一系列战斗中伤亡惨重，急需休整，应由第三十八师团殿后掩护第二师团先撤退才对。宫崎严词拒绝，要求第二师团必须严格执行命令。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但丸山回到司令部后，还是组织了一支130人的临时守备队，在步兵指挥官磐井虎四郎的指挥下继续据守海岸要点，掩护军司令部和第三十八师团依次撤退。

1月13日，战术要点飞马高地和海马高地相继落入美军之手，驻守岐阜高地的日军残兵陷入绝境。就在此时，美第二十五师突然停下了脚步。原因只有一个，后边补给没运上来，不吃饱肚子、没有充足的弹药美国大兵是不会打仗的。之后整整10天，美军工兵都在抢修通往前线的公路。帕奇决定尽快发起对库库姆博纳的总攻，一举围歼盘踞于此的第十七军司令部，实际上，百武和宫崎早已溜掉了。

帕奇一边派部队封锁库库姆博纳撤向西南的道路，一边拟订了第二阶段作战计划。1月22日，美军三个师再次向西发起追击，第三十八师团各部开始从一线撤退。按原计划，沿海岸据守的第二师团为掩护第三十八师应将撤退延后一天，但陆战二师的迅猛攻势将第二十九联队逼入绝境。以日军的羸弱之兵，美军如加快进攻大胆穿插，第二师团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面对强大防御压力，丸山断然置军司令部命令于不顾，于23日5时下令各部撤出一线阵地向后转移。在派出传令兵向军部和第三十八师团通报情况的同时，丸山按师团司令部、第四联队、第二十九联队、第十六联队次序依次和美军脱离接触，向塔萨法隆加角和埃斯佩兰斯角仓皇撤退。

此时，第三十八师团各部刚从敌阵突围而出，正马不停蹄向埃斯佩兰斯角快速“转进”。丸山提前放弃沿海阵地，一旦美军快速追击，第三十八师团势必被包了饺子。愤怒的佐野派出井本的同学亲泊前往军司令部向参谋长告状，宫崎对丸山的做法除表示愤慨，也无可奈何。丸山资历颇深，第二师团又是著名的王牌师团，况且在危机四伏的战场此时怪罪又有何用？战后，松本博露骨地表示：鉴于美军已打到库库姆博纳外围且第三十八师团已撤离防区，如果按军司令部命令执行，第二师团势必全军覆没。松本博反而质问：“以牺牲第二师团换取军司令部和第三十八师团撤退到底是何居心？”实际上，此时第二师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左翼第二十九联队为掩护主力撤退在阵地上据守两天，最后全军覆没。第十六联队损失大半，几个中队合起来才能凑出半个中队的战斗力。

22日15时，百武率司令部成员约20人离开塔萨法隆加角，翌日清晨抵达埃斯佩兰斯角。小沼和杉之尾三夫留在原地与两个师团保持联络。24日清晨，第二师团先行抵达塔萨法隆加角，小沼向丸山出示了军司令官的命令，要求第二师团就地组织防御，务必掩护军司令部和第三十八师团安全登船。丸山对此不予理睬，继续率部向西撤退。

对第二师团公然抗命百武和宫崎一时也没辙。此时距海军第一次接应时间越来越近，实在没时间扯皮了。27日，军司令部第三次向第二师团发出命令，以商量的口气请丸山沿海岸组织防御。百武甚至告诉丸山，自己不参加第一次撤退，在原地等待第二师团和他们一起撤出。宫崎亲自向第二师团参谋长玉置温和打去电话，恳求第二师团以大局为重，丸山这才勉强同意放弃第一次撤退，承担起掩护军司令部和第三十八师团撤退的艰巨任务。

此时，第三十八师团主力已摆脱美军追击，于27日撤至塔萨法隆加河一线。当晚，百武向佐野下达第一次撤退命令。28日，佐野完成撤退部队的编组，加明博角的残余部队由伊东指挥，佐野亲自指挥位

于埃斯佩兰斯角的撤退部队。按照计划，1月31日晚至2月1日晨，海军驱逐舰将前来接走第一批人员。但31日17时，佐野突然接到了宫崎转来拉包尔发来的紧急通知：撤退时间推迟一天。

为组织好第十七军的撤退，山本可谓煞费苦心。联合舰队1月10日进行了总动员。从14日开始，基地航空部队利用夜间连续对亨德森机场实施了12天空袭。虽然并未造成多大损失，却给美军造成了又一轮大规模增援即将展开的假象。

1月25日，拉包尔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空袭行动。18架一式陆攻机在58架零战护航下前往轰炸亨德森机场。由于及时得到“斐迪南”的预警，美军攻击机成功躲至外海规避，海军陆战队“野猫”和陆军P-38战斗机与日军零战展开激战，双方各损失飞机4架，日军另有6架零战在返航途中油尽坠海。27日，日陆军航空兵首次参加瓜岛作战。74架战斗机护航9架轰炸机突入瓜岛上空，以自损6架为代价击落美军战斗机7架。但区区9架轰炸机对机场的轰炸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随着“开号作战”展开，蒙达机场成为日军主要掩护据点。从1月8日到31日，联合舰队和第八方面军通力协作，先后将第二二九步兵联队一大队、三大队、吴港第六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及防空部队一部送上蒙达角和科隆班加拉。日军行动引起了美军高度重视。1月4日到5日，“炮术大师”安斯沃斯少将率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炮击蒙达基地，当场炸死32人，炸毁零战5架，10座营房被夷为平地。1月23日夜，安斯沃斯故技重演，率4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炮击了日军科隆班加拉岛上的维拉机场。除去两次水上炮击，美军从1月1日到2月5日连续出动机群轰炸蒙达，每日少则11架，多则61架，日均20架。

为进一步分散美军注意力，山本精心策划了一次代号为“东方牵制行动”的佯动。参加兵力有重巡洋舰“利根”号和潜艇“伊-8”号，由原忠一统一指挥。1月19日，原率“利根”号从特鲁克出发，22

日到达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环礁，23日起程前往坎顿岛西北740公里的水域活动，途中以小泽治三郎航母舰队名义频频发报，摆出一副在中太平洋大打出手的架势。2月2日，原前往马绍尔群岛海域活动，同样实施了无线电佯动，随后于2月7日返回特鲁克。1月23日和2月1日夜，内野信二的“伊-8”号两次对坎顿岛及停泊在礁湖内的水上飞机供应舰实施炮击。20日和21日，第十四航空队派大型水上飞机对圣埃斯皮里图进行了两次超远程攻击。虽然攻击取得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却极大干扰了美军视线。2月上旬，“东方牵制行动”随瓜岛撤退行动的结束而结束。

实施佯动的同时，山本令联合舰队倾巢而出。1月31日，近藤率航母“隼鹰”号、“瑞凤”号，战列舰“金刚”号、“榛名”号，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妙高”号和“羽黑”号，轻巡洋舰“神通”号、“阿贺野”号和“长良”号及8艘驱逐舰浩浩荡荡驶出特鲁克，前出至瓜岛以北700公里海域。另三川率重巡洋舰“鸟海”号、“熊野”号、轻巡洋舰“川内”号及护航驱逐舰在鲁塞尔群岛以西卡维恩待命，随时准备前往增援。1月28日夜，第三十八师团补充兵员300人和两个海军高射机枪队乘“浦风”号等6艘驱逐舰登陆鲁塞尔岛，准备在最糟情况下以此为基地用登陆艇从瓜岛接人。

日军大规模空袭亨德森机场、联合舰队倾巢而出以及占领鲁塞尔岛的高调姿态取得显著效果，美军误以为敌军正在筹划新一轮攻击行动。珍珠港预言，从特鲁克南下的日军舰队将恢复对所罗门群岛的攻势，空中侦察证实了这一动向。1月22日，陪同诺克斯视察瓜岛的尼米兹和哈尔西均未察觉日军将撤退的迹象。作为文官的诺克斯看不出来情有可原，连尼米兹和哈尔西都被瞒过，说明日军上述举动效果明显。哈尔西告诫手下，“要为日军最后大规模行动做好准备”，同时决定继续向瓜岛派出增援。

1月27日，特纳率4艘运输船从努美阿启航，哈尔西为他派出了5支护航力量。“企业”号、“萨拉托加”号航母，“北卡罗来纳”号、“华盛顿”号和“印第安纳”号战列舰悉数出战。负责近距离掩护的是罗伯特·格里芬少将的第十八特混编队，下辖重巡洋舰“威奇塔”号、“芝加哥”号和“路易斯维尔”号以及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6艘。

29日9时37分，在伦内尔岛以南210公里处，鬼塚光南的陆攻机发现格里芬舰队并迅速发回接敌报告：“发现敌4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超过10艘驱逐舰，南纬11度37分、东经162度35分，方向224度，速度18节。”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立即出动七〇五航空队16架一式陆攻机（其中1架中途返航）和七〇一航空队16架九六式陆攻机前往攻击。

刚从大西洋转战至此的格里芬对邓尼茨的狼群战术心有余悸，摆出了一个反潜队形：3艘重巡洋舰在右、3艘轻巡洋舰在左形成双纵队，6艘驱逐舰在前方摆成一个半圈。这种队形防御潜艇效果极佳，并不适合防空作战。当美舰雷达发现110公里外出现敌机后，格里芬既未改变队形也未做出防空准备。18时50分，中村友男大尉率第一攻击队发起攻击，低空飞行的日机从舰队无保护的舰尾飞向重巡洋舰队列右舷发起进攻，近距离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反被美军防空炮火击落1架、击伤3架。

19时33分，日军第二攻击队发起了更为凌厉的攻势。出发前，飞行队长桧贝襄治发下毒誓，若不击沉敌舰，绝不生还。他射出的鱼雷从“芝加哥”号舰首掠过，飞机受伤的桧贝毅然驾机朝美舰撞去。

“芝加哥”号舰长拉尔夫·戴维斯上校紧急规避，日机在“沃勒”号驱逐舰舰尾处爆炸坠海。村上胜夫的飞机被美军击落，村上顽强控制将飞机坠落在“芝加哥”号正前方，飞机燃烧的火焰将美舰照得清清楚楚，其余日机趁机从不同方向发射鱼雷。2雷准确命中目标，爆炸导致“芝加哥”号机舱进水，主机停车。它身后的“路易斯维尔”号紧

急避让才没撞上友舰。“芝加哥”号的爱德华·贾曼中尉说：“几乎所有敌机都朝我们飞来，这太糟糕了，显然鬼子把我们当作了1艘战列舰。”

日军以损失3架飞机、阵亡14人为代价重创“芝加哥”号。随后格里芬率舰队转向东行，降低航速以减少尾迹，严令禁止射击。失去目标的日机打开航行灯同时发射曳光弹试图引诱美军开火，但美舰保持沉默，一炮不发。黑暗中日机只好悻悻返航。

次日，格里芬率4艘巡洋舰向埃法特返航，查尔斯·乔伊上校的“路易斯维尔”号拖曳“芝加哥”号在6艘驱逐舰护航下以4节航速驶往圣埃斯皮里图。哈尔西电令航母舰队实施增援，谢尔曼派“企业”号10架“野猫”为“芝加哥”号提供空中掩护。当天下午，日第七五一航空队队长西冈一夫率11架鱼雷机前往攻击“企业”号，为“芝加哥”号护航的“野猫”有6架被调去拦截，成功击落日机3架。但其余日机趁机转向攻击缓慢移动的“芝加哥”号，接连被命中4条鱼雷后，“芝加哥”号于16时43分倾覆，61名水兵随舰沉没。“拉·瓦利特”号驱逐舰被击伤，阵亡水兵22人。日军损失飞机4架，仅4架侥幸返航。本次战斗后来被称作“伦内尔岛海空战”。日军2月1日公布战报宣称“击沉敌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重创敌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各1艘”。实际美军只损失1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受伤。因日军集中攻击格里芬舰队，特纳运输船队顺利抵达瓜岛卸载，不过此时增援已没太大实际意义了。

6艘驱逐舰和10架战斗机护卫下的“芝加哥”号被日军击沉，尼米兹感到痛心不已。他认为损失是守备人员严重失职造成的，一向儒雅的司令官几乎爆了粗口：“我活到现在，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要是有人胆敢泄露‘芝加哥’号被击沉的消息，我就毙了他！”很快他就因疟疾住进了埃伊亚医院。

为报复“芝加哥”号的损失，31日，美军仙人掌和圣埃斯皮里图陆基航空兵倾巢出动，对拉包尔发起大规模空袭。因缺乏预警，日军损失各型战机逾50架。巨大损失使一些人开始怀疑“开号作战”的可行性，但山本力排众议，断然下令撤退行动按原计划进行。

2月1日9时30分，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桥本率20艘驱逐舰组成的首次运输队悄然驶出肖特兰。其中“文月”号等8舰负责放风，“风云”号等12舰负责拉人。沿“槽海”高速南下的桥本舰队13时被美军1架B-17发现，自认为敌人在大举增援的美军立即从亨德森机场起飞17架轰炸机、7架鱼雷机在17架战斗机护航下前往阻击。18时20分，美军机群在科隆班加拉以北海域向日军发起攻击，驱逐舰的出色规避使美军投下的炸弹和鱼雷全部落空。随后赶来的18架零战奋力死战将美军击退，击落美机4架。日军仅桥本的旗舰“卷波”号被1颗近失弹炸伤，失去动力，在“文月”号拖曳下返航肖特兰。其余18艘驱逐舰继续高速向瓜岛挺进。

20时，抵达瓜岛北部海域的日军舰队一分为二，分别驶向埃斯佩兰斯角和加明博角。美军鱼雷艇奋勇出击。22时45分，在萨沃岛西南4000米处巡逻的2艘鱼雷艇向日舰射出8条鱼雷，全部落空，反遭日军反击1伤1搁浅。继续前行的日军舰队在埃斯佩兰斯角以北再遭美3艘鱼雷艇阻击，“江风”号迅速出列击伤2艘，另1艘狼狈撤出战场。一夜激战，美4艘鱼雷艇被击沉，第三鱼雷艇中队战斗力损失几乎一半。

“卷云”号在规避鱼雷时不慎触雷失去动力，因伤势太重由“夕云”号补雷自沉。

在“江风”号和“风云”号的掩护下，佐野第三十八师团主力乘大发、折叠舟向驱逐舰靠近并迅速登舰。2日2时，日军驱逐舰高速撤离。在加明博角，伊东部仅90分钟就全部登舰撤出。虽然翌日上午仙人掌航空队进行了追击，但投下的炸弹无一命中。日驱逐舰于12时安

全抵达布干维尔，卸下陆军5164人、海军250人。至此，日军第一次运输顺利完成。

就在佐野师团顺利撤出的同时，负责断后的矢野大队及第一海岸警备队仍在博内吉河一线阻击美军的追击。1月25日，帕奇下达第二号野战命令，陆战二师和第二十五师全力向西追击。27日6时30分，美军再次发起猛攻，日军的抵抗极其微弱。但谨慎的美军向前推进少许就停下脚步。前线的畏畏缩缩让帕奇火冒三丈，严令各部加快追击。沿海岸追击的第一四七团一营在博内吉河口遭到矢野大队反击，被迫停止进攻撤回东岸。在内陆推进的三营同样遭到第一海岸警备队的顽强阻击，于博内吉河东岸1公里处停下脚步。

2月2日，矢野大队和第一海岸警备队主动撤出博内吉河一线，一营才得以顺利渡河。17时10分，美军2个营在塔萨法隆加河南岸1000米处会师。帕奇对前线推进速度极为不满，下令第一六一步兵团换下第一四七团继续追击。渡河美军2月3日5时停止追击，沿塔萨法隆加河一线休整，等待换防。

历时4天的博内吉河战斗中，胆小怯懦的第一四七团仅亡2人、伤67人，其攻击力度之弱几乎到遇敌不前的地步。担任阻击的矢野大队伤亡惨重，仅第三机枪中队就死亡30人，战斗力减弱1/3以上。但他们完成了阻击任务，为第三十八师团成功撤离及第二师团向预定地点集结争取了时间。在瓜岛收官战中，美军的表现只能用“窝囊”来形容。帕奇的表现只能算作平庸。战后，他很快被马歇尔调回国内，不但没晋升中将，反被安排一个训练部队的闲职，还因大嘴巴闯祸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后文详叙。

2月1日午前，百武下达了第二次撤退命令，军司令部和第二师团撤离时间为2月4日。2日凌晨，丸山接到百武亲自打来的电话，要求第二师团在日落之后自塔萨法隆加河、矢野大队和第一海岸警备队自博

内吉河一线后撤，前往埃斯佩兰斯角和加明博角集结。当天，美军正在换防，日军撤退如闲庭信步一般。3日凌晨，上述各部已安全转移至指定地点。

同时，百武下令组成殿后阻击部队，由矢野大队、北尾淳二郎的一木支队残部、石堂惠二第一二四步兵联队第一大队残部、野战重炮一个小队等部组成，由第二十八联队联队长松田教宽统一指挥。从2日19时起，他们归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任务是牺牲自己阻敌前进，确保军司令部和第二师团安全撤退。至于能否听到集结号，全靠他们的造化了。3日3时15分，军参谋山本筑郎来到第二十八联队本部担任联络官。

2日中午，日军1架侦察机在圣伊莎贝尔岛附近发现了“企业”号。三原元一立即率14架轰炸机前往攻击，但因美军航母提前撤退无奈返航。10架日机意外发现海上踽踽独行的“海伦娜”号。不愿空手而归的日机随即群起而攻之。美舰高射炮立即打响。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虽然1艘轻巡洋舰的高射炮火远称不上密集，但极短时间内，三原、山本昌杰、云野武明、藤崎信一、道内永5架飞机接连中弹坠入海中，剩余日机见势不妙，仓皇逃窜。这次无名遭遇战预示着美军另一超级武器——VT近炸引信横空出世，日海军航空兵今后更没好果子吃了。

2月4日11时30分，日第二次运输舰队驶出肖特兰，指挥官是桥本和第十战队司令官小柳富次——之前因炮击机场有功，这位前“金刚”号舰长刚刚晋升。两人均觉此行凶险无比，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在进入仙人掌攻击范围之后，16时至19时日军舰队陆续遭美军33架攻击机和31架战斗机的轮番攻击，1颗近失弹导致“舞风”号失去动力，只好由“文月”号拖曳返航。17时30分17架零战赶来增援，以哀兵姿态出击的日军占尽上风，以损失和重伤各1架为代价一举击落美军战斗机10架，保护运输舰队继续高速向瓜岛挺进。

在空军拼死掩护下，第二次运输队顺利入泊。因几天前伤亡惨重，美军鱼雷艇也闭门不出了。本次撤兵更加顺利。仅用2个小时，第十七军司令部和第二师团全部登舰。许多人因极度虚弱，连攀登绳梯的力气都没有，只好由舰上水兵连背带拽拉到舰上。第二师团在滩头宣布了一项命令，无法凭自己力量登上驱逐舰的官兵凡自杀者视同为战死，于是那些辛辛苦苦抵达海滩的重伤员只好拉响手榴弹自尽了。

返航行动一路畅通无阻。5日12时50分，第二次撤出的陆军4458人、海军519人顺利抵达布干维尔。小柳将成功归功于“天助神佑”。今村在拉包尔见到第十七军司令部成员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任何人不许自杀！”战后，他说，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阻止百武自杀。百武后来精神失常，生不如死，今村觉得当初真不如让他自杀或许是一种解脱。

这样，瓜岛日军就只剩下松田的殿后部队。由于美军并未穷追猛打，松田幸运地等来了“集结号”。鉴于岛上剩余人员不多且美军正在步步逼近，第八舰队提出以舟艇接出残余人员，陆军坚决反对。山本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决定再次派出宝贵的驱逐舰前往。6日中午，松田指挥残存1972个士兵撤出塔萨法隆加河一线，向加明博角转移。当晚，今村亲自向松田下达了次日撤出的电令。

2月6日，桥本下达了第三次运输命令。他本人率8艘驱逐舰前往瓜岛接回松田部队，同时小柳率8艘驱逐舰前往鲁塞尔岛撤走岛上临时驻军。

6日凌晨，詹姆斯·达尔顿上校第一六一团在完成与第一四七团换防后开始追击，沿途只受到零星抵抗。7日晚，美军前锋距加明博角已不到3公里。直到此时，美军仍未意识到日军正在组织撤退。达尔顿计划在9日逼近埃斯佩兰斯角，稍作休整再发起总攻，并预计必将有一场

恶战。美军的谨慎——倒不如说是怯懦——最终使松田部队得以全身而退。

7日11时45分，桥本和小柳率舰队从肖特兰出航——这是近期最后一个无月之夜，若救援失败，岛上残兵只有死路一条。出发前，大西参谋长告诫两人，“虽然前两次行动未遇太大阻碍，但绝不能因此断定本次行动同样顺利。如遇敌拦截则战斗为上”。负责和海军联络的小沼闻听此言，火冒三丈，这不是说保船要紧，人救不救都可以吗？对小沼提出的严正抗议，大西置之不理，扬长而去。

气急败坏的小沼直接登上了旗舰“滨风”号，可怜巴巴地恳求桥本：“请您务必全力救出岛上残余部队，拜托！”桥本霍然起身，慷慨陈词：“虽然这半年的补给运输我们做得不够周到，但我保证，我们会尽力救出每一个人。”两人紧紧握手，小沼眼泪都掉下来了。

23时20分，第三次运输队准时抵达加明博角。松田部队在90分钟内顺利登舰，大量用于离岸的汽艇和小船被抛弃。一等兵铃木正是一木支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已虚弱到无力攀登绳梯的地步，两名水兵不由分说将他拽了上去。水兵给登舰士兵分发了掺有青豆的米饭团，无力咀嚼的铃木直接将它吞了下去。他发誓一定要把后代子孙送进海军——他们一直到死都吃得那么好。

返航之前，桥本指挥“滨风”号驶近海滩，舰长上井宏手持话筒连呼3次：“岛上还有没有皇军的部队？”久久没有回应，桥本这才指挥舰队快速离开。这是日军最后一眼看到这个令他们心碎的岛屿——此时瓜达尔卡纳尔岛已名闻天下。差不多同一时间，小柳也顺利完成了撤出鲁塞尔岛38名海军和352名陆军的任务。对于日军的每次撤退，美国人依然认为他们在增援。

远眺渐渐模糊的瓜岛，船上有陆军士兵唱起了凄凉的“瓜岛之歌”，海军没人出声附和：

啊，悠悠笛声！

你若有灵，请替我传达瓜岛的沦陷。

吹响你留下的竖笛，我已热血沸腾。

萋萋椰林，寂寂机场，今日之战夜色已晚。

怀念我已逝的战友，仰起头南十字星若隐若现。

返航途中，心有余悸的松田和海军的世川涛平联名向山本、今村、百武、草鹿发出电报：“2月7日22时（东京时间），在2万余英灵庇护下，残留瓜岛总兵力1972人全部收容完毕，特此报告。对这次协助收容的陆海军各部深表谢意。”得到瓜岛驻军安全撤离的消息，山本电令近藤、三川以及执行牵制行动的原向特鲁克和拉包尔返航，至此“开号作战”顺利结束。瓜岛撤退堪称奇迹，日军将之誉为“远东敦刻尔克大撤退”。

2月9日，东京就瓜岛和布纳作战发表联合公报：

一、南太平洋帝国陆海军部队自去年夏天以来，以有力之一部远远挺进，并不断牵制和摧毁敌之坚忍反攻。在其掩护下，我军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方面各要城之战略根据地大体设置完毕。至此，帝国奠定了进行新作战的基础。

二、挺进到新几内亚布纳附近的掩护部队，以少数兵力不断击退敌之顽强反击。完成任务后于1月下旬撤出阵地，向其他方面转进。

在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部队，也作为掩护部队于去年8月之后，连续压制优势登陆敌军于该岛一角，经奋力激战不断摧毁敌军军力。完成任务后于2月上旬撤离该岛，向其他方面转进。

三、现判明我军战果及损失，除已发表外如下。

敌军损失：人员22000多，击落、击溃敌机230多架，破坏火炮30门、坦克25辆以上。

我军损失：战死及病死16734人，自爆及未返航飞机139架。

当天，《朝日新闻》头版大标题是“南太平洋方面战线确立了新的作战基础，我军从瓜岛、布纳转进”。

日军拒绝使用“撤退”转而发明“转进”一词——著作权归佐藤贤了和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未精三所有。在此之后，“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开始到处转进，从所罗门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菲律宾、硫磺岛一直到冲绳，最后全部“转进”到本土。

战报在日本四岛引起轩然大波。民众之前从未听过什么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布纳，怎么帝国陆海军在那里打了这么长时间仗？况且从通报上看是打赢了，那下一步为什么要转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一众议员纷纷向大本营提出质疑，要求给出明确解释。之前挨了田中几拳的佐藤临危受命，奉命出马向议员和民众做出说明。2月10日，佐藤用整整2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议员说明了“转进”的伟大意义，估计没几个人听懂。不管如何，从2月8日起，瓜岛已经从“大日本帝国”占领区中永远抹去了，虽然此时的美国人还不知道。

8日清晨，一觉醒来的美军发现对面的敌人神秘消失了。这难道又是日军的诱敌之计？于是第一三二团从南、第一六一团从北，战战兢兢朝加明博角和埃斯佩兰斯角缓慢推进。9日拂晓，两支抵达海滩的美军发现，除大量抛弃的机艇和尸体外，所有活着的日军都无影无踪。他们这才意识到敌人可能已经逃走。9日17时，2个团顺利会师，标志着瓜岛战役以美军的全胜告终。帕奇向哈尔西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今日16时25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告结束。‘东京快车’已无法将这里作为它的终点站了。”哈尔西风趣地回电说：“当初我派‘裙裤’（日语中帕奇的发音又可译作裙裤）前

往瓜岛当裁缝时，完全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剥掉了日本人的短裤。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和祝贺。”

在历时半年的决斗中，美日双方均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第十七军战斗记录，从一木先遣队登陆计算，日军共登岛31404人。“开号作战”前有740人提前撤出。最后撤出总计陆军12128人、海军832人。作战损失近2万人。参谋长报告中称真正战死者5000~6000人，另15000人因病饿而死，约1000人被俘虏。武器方面共损失步枪12000支、轻重机枪650挺、各式火炮250门、机艇170艘和折叠舟400艘。

日本海军损失更为惨重。联合舰队损失轻型航母1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14艘、潜艇9艘、大型商船16艘。航母舰载机损失237架——战斗机86架、俯冲轰炸机92架、鱼雷机59架。损失水上飞机75架，包括属于护航舰只的24架。基地航空部队损失战斗机276架、轰炸机191架和鱼雷机43架、大型水上飞机40架。日本海军伤亡人数始终未能公布。

美军岛上作战部队损失轻微，共亡1692人、伤4245人。其中陆战一师亡774人、伤1962人，陆战二师亡268人、伤932人，美国师亡332人、伤850人，第二十五步兵师亡216人、伤439人。美军的损失主要来自海军：损失航母2艘、重巡洋舰5艘（另澳大利亚损失1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14艘、潜艇1艘、运输船3艘，阵亡水兵约5000人、伤6700人。损失飞机250架。无论是战役结局、战略意义，还是单纯数字统计，美军都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

美军的胜利并不在于一场战役，而在于国力和工业底子能轻松支撑这场战争。此时盟军战略重点在欧洲、大西洋和北非，在太平洋投入的力量不到15%。就是说，美军仅用不太灵活的左手两根手指，就在瓜岛和巴布亚双双击败全力以赴的日军。同期美军开工建造舰艇89

艘，日军仅24艘。战役结束时美军战斗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

日军恰恰相反。在国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日本举全国之力在瓜岛和巴布亚与美军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消耗战，最终使船舶运力达到了极度危险的境地。联合舰队经此一战，锐气尽失，血将流尽。虽然日本陆军兵力依然强大，但在制海权和制空权起决定性作用的太平洋上，日军显然已完全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如果说珊瑚海海战遏制了日军进攻的势头，中途岛海战摧毁了敌人最核心的攻击力量，那更加血腥的瓜岛战役就是双方攻守易势的分水岭。在此之后，盟军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大反攻，直到战争结束再也未让主动权易手。通往东京胜利之路的起点就是瓜达尔卡纳尔。

战后，日本记者伊藤正德在《帝国陆军的最后时刻》一书中写道：“日本海军败北史的第一页是中途岛海战，陆军败北的第一页则是瓜达尔卡纳尔岛。瓜达尔卡纳尔不仅仅是一个岛屿的名字，它还是帝国陆军墓地的名字。在岛上，日本陆军首次败给了美军。而且，瓜达尔卡纳尔岛成为日美两军决战的战场纯属偶然。在苦战6个月后，日军的败退揭开了日本陆军败北史的第一页。”

对在瓜岛奋战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一位美国战地记者同样感慨万千：“对于我们这些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瓜岛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回想起那些殊死的战斗，夜晚激烈的海战，为供应和修建机场所做出的狂热努力，在潮湿的丛林中进行的残酷厮杀，以及划破夜空的凄厉炸弹，军舰炮轰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日军败得如此彻底，还在于瓜岛战役展开之前，他们已在新几内亚岛东端的巴布亚半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恰似中国古代的那只狗

熊，两线作战的日军再次为“丢了西瓜又丢了芝麻”这一古训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
——著

美日对决

VI

- ▶ 美国陆军第一个胜仗——**巴布亚半岛战役**
- ▶ 美国人干掉头号仇敌——**猎杀山本五十六**
- ▶ 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开罗会议**
- ▶ 美日血战——**塔拉瓦战役**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麦克阿瑟鏖兵巴布亚

御敌国门之外

1942年3月26日清晨，一辆悬挂四星上将标志的褐色吉普车开出了墨尔本孟席斯饭店的大门，向北疾驰而去。当天傍晚，经过510公里长途跋涉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停在了堪培拉总理府大院内。未等警卫上前开门，车上嗖地跳下一位身材瘦削的陆军上将。只见他身穿卡其布素色军装、开领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头上俏皮地斜戴一顶镶金边的帽子，脸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雷朋黑色墨镜，口中叼着玉米芯大烟斗。他毫无倦意地迈上了总理府的台阶。早已等在那里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大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来客的双手：“欢迎您，麦克阿瑟将军！”互致寒暄之后，两人并肩朝会议室走去。

和西方政要大多出身名校不同，平民政治家柯廷并无高深的学历。他12岁辍学后，先是到墨尔本一家工厂打工，之后当过铁路工人、报纸编辑。1928年，柯廷以工党代表的身份进入联邦议会，后因酗酒在1931年丢掉了席位，1934年重返议会。1935年，他出人意料地当选为工党领袖。柯廷性格坚强，为人朴实，极富才华。二战爆发之后，他加入了国家战争咨询委员会，并于珍珠港事件前夕的1941年10月出任澳大利亚第十四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因领导国家度过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柯廷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今天，珀斯一所国立综合大学——柯廷科技大学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虽然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柯廷性格坦率、正直、敏锐且通情达理，他比其他政治家更早预见到，能够挽救澳大利亚的是美国，而不是老东家大英帝国。于是，他将政治生命和国家安危完全寄托在麦克阿瑟身上。不管发生什么变故，柯廷始终站在麦克阿瑟身边，毫无保留地提供一切帮助并反对一切批评他的人。

近段时间，柯廷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之后，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澳大利亚随即对德、意宣战，成为大英帝国战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宗主国对抗轴心国的事业，许多澳大利亚青年背井离乡，远赴欧、亚、非各洲作战。该国四个精锐步兵师除一个旅的三个营留在本土防御之外，其余第六、七、九师远在中东和北非作战，第八师（欠一个旅）帮英军守卫新加坡，后来活着的人全进了日军战俘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战争似乎离澳洲大陆还很遥远，1941年的澳大利亚几乎是不设防的。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澳大利亚日益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1942年1月23日，日军南海支队攻占澳洲西北新不列颠岛上的军事重镇拉包尔，预示着战争正在不断逼近。2月15日，灾难突然降临，由南云忠一率领的机动部队出动189架舰载机对澳北重要港口达尔文实施毁灭性打击，当场亡238人、伤逾300人。3月8日，南海支队登陆并占领了澳洲北部屏障——新几内亚岛北岸的莱城和萨拉莫阿，距此仅270公里的战术要点莫尔兹比港从此进入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打击范围。蛮荒之地新几内亚显然不值得大动干戈，一切预示着日军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澳洲大陆也。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人员稀少，战时人口仅700万。因主力部队外出作战，本土只剩下临时集结的7个民兵师。他们装备极差，仅配备有最低数量的轻武器，兵员几乎未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们被外出征战的正规军戏称为“巧克力士兵”，意思是在高温下极易融化。一旦日军踏上澳洲的土地，谁都知道未来将是什么结局。

开战之初，美、英盟国希望所谓的ABDA四国联军能够守住马来屏障，如此，澳大利亚的安全是无须担忧的。但随着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战局急转直下，澳大利亚面临的形势越发严峻。作为盟军未来反攻的最佳基地，澳大利亚不容有失。1942年2月17日，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命令第四十一步兵师的两个团紧急开赴澳大利亚，另一个团将在船舶到位后立即出发。

在助人为乐和保命之间，人们往往会本能地选择后者，澳大利亚人自然也不例外，危急关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经过柯廷据理力争，丘吉尔勉强答应将原本在中东作战的澳军第六师、第七师放回澳洲。其间，2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建议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军师改道前往保卫缅甸，遭到澳大利亚人的严词拒绝。柯廷高调宣称，他的首要义务是“拯救澳大利亚”。非但如此，他还强烈要求将第九师也撤回国内。丘吉尔认为紧急关头将颇具战斗力的第九师调出中东，将严重削弱盟军的西部沙漠防线，继而带来灾难性后果。经与罗斯福协商，华盛顿将原拟派往北爱尔兰的第三十二步兵师改派澳大利亚，作为第九师留在中东的交换。澳大利亚战时内阁表示赞同。抛开战斗力姑且不论，如果一个澳军师被日军包围，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但是，一个美军师如果陷入同样的窘境，山姆大叔一定会派来更多增援的。

眼见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自保都困难，在外长赫伯特·伊瓦特的支持下，柯廷逐渐改变了在军事上依赖英国的一贯政策，转而加强同美国的联系。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柯廷决心把澳大利亚的命运与美国紧紧联系起来，毕竟避免国家遭受侮辱才是第一位的。麦克阿瑟还在菲律宾浴血奋战时，柯廷就郑重发表声明：“我首先需要阐明的是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传统友谊。我们知道美国正面临着战争危机，分散力量是非常危险的。但要知道，我们澳大利亚是绝不会被压倒的，我们将全力支撑战局，直到胜利为止。”1942年3月21日，抵达墨尔本的麦克阿瑟仿佛大救星一样从天而降，表明了美国将与澳大利亚一道战斗到底的决心，怎能不让惊恐万分的澳大利亚民众欣喜若狂？

因为面临共同的敌人，麦克阿瑟与柯廷的会晤非常愉快。两人迅速达成共识，在今后合作中“绝不应在言论、思想或行动上相互背弃”。会谈临近结束时，麦克阿瑟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他将手臂搭在

柯廷的肩膀上，热情地说：“您照顾后方，我来对付前线。”柯廷拉着麦克阿瑟的手激动地说：“我早知道，选您当最高统帅保准没错。”

第二天晚上，在堪培拉市政府金碧辉煌的宴会大厅，柯廷为麦克阿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席间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柯廷在致辞中再次高度赞扬麦克阿瑟在战争中发挥的杰出作用和巨大贡献，表达了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向美国发出了“太平洋第一”的强烈呼吁。

美酒佳肴加上柯廷的热情致辞，令麦克阿瑟大为感动，他站起身，慷慨陈词：“我对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给予我的欢迎深为感动。贵国对外宾的热情是举世公认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深厚的礼遇。这虽然是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但我觉得就如同在美国国内一样。我们具有同样的抱负、同样的希望、同样的理想，对未来前途抱有同样的远景。我深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今晚在这里，我向各位明确表示我们军人不知失败的精神，那就是‘不胜利，毋宁死’！在此我庄严宣誓，为打赢太平洋战争，要贡献我的祖国的巨大力量，我愿为此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

按道理，类似保证只有罗斯福或国务卿赫尔才能做出，但对澳大利亚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拼命渴望得到的明确而毫不含糊的保证。随后，美国驻澳大使纳尔逊·约翰逊代表罗斯福总统向麦克阿瑟颁发荣誉勋章，将晚宴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翌日，澳洲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清一色麦克阿瑟的巨幅照片，广播电台向民众全文播发了美国陆军上将在晚宴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民众担心被抛弃的消极心理，点燃了他们渴望胜利的火种。约翰逊称，罗斯福派麦克阿瑟到澳洲来，是一个“天才

的举措”。麦克阿瑟的出现消除了澳大利亚人的疑虑，每天都有数百人聚集在孟席斯饭店大门外，只为在他出入时能看上一眼。麦克阿瑟有意迈大步，挥舞手杖，看上去轻松而自信。澳大利亚人因此觉得，这位将军看上去完全是那种可以让人对他寄予厚望的传奇人物。

但是，在鼓舞人心的欢迎场面背后，隐藏着一股危险的消极主义情绪。在麦克阿瑟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参谋部已经制订了守卫本土的“布里斯班计划”。该计划的出发点是放弃澳洲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依托中部山脉为屏障与日军展开决战，澳军将从中部的布里斯班沿达令河，途经东海岸，直达南部阿德雷德，形成一条防线。一旦该计划投入实施，防线前方约3/4的国土将拱手让给日本人。在这条防线的背后，是澳大利亚几个重要城市和主要居民点，属于国家心脏地带。对这样一个消极的防御计划，澳军内部同样存在诸多不同声音。既然麦克阿瑟为防卫澳洲而来，陆军部部长福特很快就召开了专题防务会议，亲自向他介绍了计划的内容。

在墙上悬挂的一张作战地图上，参谋人员用蓝色铅笔标出的虚线代表“布里斯班防线”，由北向南伸过来的两道棕色箭头代表日军预定到达的位置。对福特的发言，与会人员众说纷纭，不少人提出了新的建议。有人认为，必须扼守在海岸和敦斯威尔山脉之间，有人提出防线应该设在悉尼一线或更南面的墨尔本，陆军部则坚持中部的布里斯班一线。大家争论得异常热烈，新来的“客人”麦克阿瑟始终一言不发。

当福特最后向他征询高见时，麦克阿瑟缓缓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先生们，既然诸位让我发表看法，那么我要说的是，澳大利亚的防线应该跨过北面海峡，到新几内亚去。”在巴丹和科雷希多，麦克阿瑟已经吃够了狭小空间作战的苦头，这回，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在一个四周都被敌人控制的海洋包围的孤岛作战了。

一张新地图被钉上木架，作战参谋肖特上尉手中的蓝色铅笔尖小心翼翼地越过布里斯班防线，一直向北，跨过20多度经线，在新几内亚境内的欧文·斯坦利岭停下，沿着蜿蜒的山脊标绘出一道蓝色虚线——这就是美国人提出的新计划。麦克阿瑟全盘推翻了澳军精心制订的“布里斯班计划”，将战线前推至巴布亚半岛，利用高耸入云的欧文·斯坦利岭作为抵御日军的天然屏障。该计划将战线整整向前推进了2500公里，将保卫澳大利亚的战斗完全放在澳洲大陆之外——“御敌国门之外”。如果盟军在巴布亚半岛的作战能够成功，澳洲大陆就可免遭侵犯，那里也将成为盟军未来转守为攻的绝佳前进基地。

麦克阿瑟比谁都清楚，这是一项极度冒险的作战计划，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预定作战区域地形复杂，奇峰耸立，泥浆沼泽遍布，海岸尽是危险的暗礁，气候变化无常，热带疾病泛滥。他们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丛林中修建一系列前进机场，将大批兵员和弹药补给从澳洲基地运过海去，要对陌生地区进行地形勘测，绘制地图、海图，与土著沟通，等等。

新计划在给澳大利亚人带来希望、振奋和鼓舞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特别是军界人士产生了疑惑。他们认为该计划困难太多，难以实现。麦克阿瑟后来说：“这是我最困难、最危险的一项决定，但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具决定性的战略之一，我们的将士克服重重困难立下了不朽功勋，说明我对他们的信赖是正确的，其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一切希望，并且拯救了澳大利亚。”后来事实证明，战线北移不仅有效抑制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也为盟军下一步作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机动空间。

4月4日，麦克阿瑟和澳军总参谋部对当前形势共同出具了分析报告：日军已完全掌握了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对澳洲本土或周边的海上交通线发起进攻；澳洲东南及东海岸地区对战争的成败至关重要。报告特别提出

莫尔兹比港乃重中之重。日军只要拿下这个港口，就可以随时向南进攻澳洲大陆，或向东南方向攻占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切断美澳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以他们现在占据莱城、萨拉莫阿以及在拉包尔周围囤积重兵的态势来看，目前日军不但完全具备这种能力，而且进攻随时可能发起。当务之急，是必须以最快速度加强莫尔兹比港的防御。

3月底，澳第一军军部和第七步兵师经长途跋涉回到阿德雷德港。对这些久经沙场的精锐部队来说，未来将要参加的是保家卫国之战，官兵士气大大加强。4月6日，美军第四十一步兵师的两个团抵达墨尔本。几天之后，该师剩余一个团和第三十二步兵师也将从美国西海岸起航开赴澳洲。同时，美军的航空部队也在不断得到加强，编制逐渐扩充为两个重型轰炸机大队、两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一个轻型轰炸机大队和三个战斗机大队，总计战机250架。虽然因缺少零部件，只有少数飞机能参战，但有总比没有强。诸多机场的建设工作已陆续展开。随着金上将派出的6艘驱逐舰和6艘老式潜艇逐步到位，费尔法克斯·利里中将的海军规模达到了3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5艘驱逐舰和31艘潜艇。荷兰人为战区贡献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装备齐全的B-25轰炸机中队，他们一支由29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麦克阿瑟刚刚抵达澳洲，罗斯福就致电柯廷，将委任他出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柯廷非常乐意，但马歇尔、金和澳大利亚政府花了几周时间才就“如何适应海军的太平洋”达成协议。海军理所当然地将整个太平洋看成自己的区域，勉强同意让麦克阿瑟成立一个局部战区。海军拥有从阿拉斯加到被称为“太平洋地区”的南极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被分为北太平洋、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三个二级战区，由尼米兹上将统一指挥。麦克阿瑟仅负责西南太平洋战区。

麦克阿瑟怒不可遏，声称“最凶恶的敌人不在前线，而在身后的华盛顿”。除了痛骂以金为首的“海军阴谋小集团”，华盛顿几乎所有高层都遭到了他的恶毒攻击，罗斯福、马歇尔及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他的前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均在其中，甚至包括英国驻华盛顿的军事代表迪尔元帅。

在未来几十年里，麦克阿瑟每提及此事，都会痛心疾首：“关于战争的一切错误决定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未能对太平洋战场实施统一指挥，在逻辑上、理论上，甚至在常识上，都不能自圆其说。这样只会使力量分散，既浪费了部队，又过分延长了战争，增加了人员伤亡和战争费用。”老酒赞成老麦统一指挥的观点，但那个总指挥不应该是他。

3月31日，根据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罗斯福任命麦克阿瑟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负责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和苏门答腊之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区域的作战。4月18日，麦克阿瑟正式就任战区最高司令官。除美军之外，战区所有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的作战部队包括温赖特手下的菲律宾部队统统归他指挥。

就任当天，麦克阿瑟重组了战区司令部并发布了有关任命。原美国驻澳大利亚陆军司令官乔治·布雷特中将出任航空兵司令官，利里中将任海军司令官，3月23日刚从中东回到澳洲的托马斯·布莱梅中将出任陆军司令官。布莱梅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直任墨尔本警察局局长。二战爆发，他以中将军衔出任第一个派往中东的澳大利亚师师长，1940年受命指挥澳第一军。回国之前，他是英军驻中东部队的副总司令。矮小肥胖的布莱梅属于乐天派，不修边幅，以在聚会上酗酒且喝醉时将别人的帽子打落而闻名。因他长期担任警察局长，麦克阿瑟认为他不过是个业余军官而已。

之前马歇尔向麦克阿瑟提出，司令部组建时应尽可能多吸纳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军官。你现在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作战，应该为友军留出一些重要职位，充分体现盟军的“盟”字。马歇尔说明，这同时也是罗斯福总统的意见。麦克阿瑟置之不理，他在4月19日公布了司令部的主要成员名单：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少将，副参谋长理查德·马歇尔准将，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准将，作战训练处长史蒂芬·张伯伦准将以及人事处长、通信处长、后勤处长、工程处长、副官处长等。11个重要职位上非但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或荷兰人，除张伯伦等三人是原驻澳洲的美军军官之外，其余8人全是从菲律宾来的“巴丹帮”。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只能干一些打字员或快递小哥之类的杂活儿。

对马歇尔的多次劝诫，麦克阿瑟回复说：“当地荷兰军官的素质根本达不到使用要求，而澳军正在大规模扩编，参谋军官首先应当充实他们自己的部队。况且从他们那里获得合格参谋人员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马歇尔大为不满，但鞭长莫及，只能干瞪眼。

随着司令部的组建和相关人员逐步到位，盟军对澳洲和莫尔兹比港的防务随之展开。从4月初开始，澳军第十九旅及美军工程、防空部队各一部进驻达尔文，一个美军重型轰炸机中队和一个防空团分别进驻珀斯和弗里曼特尔，澳军一个旅和美军一个防空团进驻汤斯维尔，美军第四十一师和澳军第七师余部驻墨尔本至布里斯班核心地区。一系列前进机场的修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海军潜艇也加大了活动范围。

相比本土部队调动，盟军对莫尔兹比港的增兵就困难许多。增援必经之路巴布亚湾处于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随时可能遭受攻击。工程处长休·凯西准将实地考察后认为，莫尔兹比港设施严重不足，现有两座简易机场场地狭小，除进行扩建外，还必须新建三个机场。得到麦克阿瑟首肯之后，4月下旬，第一批美军工兵部

队、第一〇一岸炮营陆续进驻莫尔兹比港。澳军计划向那里派出一个旅的3400名守军，但至少在5月之前，莫尔兹比港近乎不设防。

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除部署澳洲和新几内亚的防务之外，麦克阿瑟还必须应付温赖特发来的一封封求援电报。4月3日，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向巴丹发动了大规模攻势，4月9日，金少将率部向敌人投降。5月7日，科雷希多陷落，温赖特同样成为日军的俘虏。巴丹的沦陷让麦克阿瑟痛心疾首，他将失败归咎于华盛顿的不作为。他本人从海上脱险的经历证明，日军对菲律宾的封锁实际上，是很脆弱的。4月18日，杜立特成功空袭东京，让他更加怒不可遏。

两个月前，他就强烈要求将航空母舰驶抵菲律宾外海，为他送去增援飞机，华盛顿声称那完全不可能。现在空袭行动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既然能派B-25到东京上空撂炸弹，为什么就不能飞到菲律宾去增援呢？从巴丹陷落的那一刻起，他要求司令部成员必须用“这里是巴丹”回答所有电话，并将身边从菲律宾带来的亲信统称为“巴丹帮”，虽然他们中除了萨瑟兰，其他人都没去过巴丹——他们是直接乘船从马尼拉渡海到科雷希多的。

对阿卡迪亚会议确立的“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柯廷深表赞同。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提出，目前盟军的核心任务是保卫澳大利亚，“至少需要再派来两艘航母、1000架飞机和三个第一流的陆军师”。他甚至撺掇柯廷向丘吉尔求援，要求英国派来两个步兵师、一艘航空母舰和大量舰船。

丘吉尔对麦克阿瑟辗转通过柯廷向他要兵感到惊讶。他告诉罗斯福，自己实在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我乐于了解这些要求是否经过您的批准，麦克阿瑟将军是否得到美国政府的允许，通过这种途径和我交涉”。罗斯福大为不满。马歇尔责备麦克阿瑟越级办事，不顾大局，不识大体。丘吉尔没给柯廷派来一兵一卒，他说，如果日军动用8

到10个师团攻打澳洲，他将调驻印度的两个师前来增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军有大举入侵澳大利亚的企图”。

罗斯福承认盟军在太平洋上兵力不足，无法保卫可能遭到威胁的所有要点。他向柯廷保证说，“现有资源会通过通盘考虑，根据战场需要在日军出现和最关注的地方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目前向澳洲大举增兵是不现实的。经美、英、澳三方多轮磋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基本战略确定为，除非欧洲战场发生突破性进展，柯廷和麦克阿瑟只能依靠现有资源，尽最大努力完善澳洲和西南太平洋的防御。

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所需军需计划系数低于世界上任何战场或地区，有时甚至低于通常数字的一半。以至于到1942年最后一季度的紧要关头，从美国运来的给养仍不足10万吨。”统计表明，西南太平洋战区所需物资的65%~70%出自当地。

司令部刚挂牌营业，就传来了坏消息。综合夏威夷H站和墨尔本C站得到的消息，日军正在拉包尔大规模集结兵力，攻击目标无疑正是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目前仅凭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力量显然无法应对。随后，尼米兹派出航母舰队与日军在珊瑚海大打出手，以损失“列克星敦”号的惨重代价迫使日军打道回府。得了便宜的麦克阿瑟发布的公告让人颇感意外：“美国海军错失了一次让日军遭受重创的机会。”殊不知，正是珊瑚海海战挽救了莫尔兹比港。如果日军南海支队踏上陆地，那里的少许守军只有战死或遁入丛林当人猿泰山两条路可走。

虽然暂时赢得了喘息之机，但麦克阿瑟毫不怀疑日军很快会卷土重来。5月14日，埃德温·哈丁少将的第三十二师及第四十一师最后一个团抵达澳大利亚。翌日，麦克阿瑟下令澳军第十四步兵旅3400人和700名防空兵进驻莫尔兹比港。

珊瑚海海战之前，马歇尔曾向麦克阿瑟表示过不满，因为美国报纸似乎断定西南太平洋正在酝酿一场大战，这一情况很可能是从他那里泄露出去的。麦克阿瑟断然否认自己的司令部应该对泄密事件负责，坚持认为真正的问题可能来自漏洞颇多的澳大利亚政府，并借机要求给予新闻管制的权力。华盛顿答应了他的请求。从5月中旬开始，西南太平洋战区所有战争新闻必须经麦克阿瑟司令部审核或者由他们直接提供。麦克阿瑟决定亲自施展一番，今后战区重要公告都由他亲自撰写了。

5月25日，麦克阿瑟接待了三位来自华盛顿的尊贵客人。弗朗西斯·史蒂文森和塞缪尔·安德森上校是马歇尔派来考察战区情况的，第三位是罗斯福的得意门生、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海军预备役少校。约翰逊此行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治前程。如果能至少执行一次“战斗任务”，他在重返得克萨斯州之后，相比竞争对手就有了更多的炫耀资本。

几天之后，史蒂文森和安德森要参加一次轰炸莱城的行动，约翰逊打着罗斯福的旗号闹着也要去。途中他们遭到日军零式战斗机队的攻击，其中就有日军王牌飞行员板井三郎。史蒂文森乘坐的B-26被击落。在得到8架战斗机的掩护后，剩余美机幸运地返回了莫尔兹比港。麦克阿瑟声称要追授史蒂文森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其余两人将获得银星勋章。这枚勋章为约翰逊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当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幸运地成为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为有效保护莫尔兹比港以东航道，麦克阿瑟决定在新几内亚东南角新建一个可以起降重型轰炸机的大型机场，并在5月14日初步确定了机场位置。新机场尚未正式开工，5月22日就有人提出米尔恩湾更适合修建机场。6月8日，美军第九十六工兵营营长勒弗雷特·尤德中校率一个12人的考察组，乘“卡塔琳娜”前往核实，发现近海地区的一片

椰树种植园是最佳之地，足可修建几条跑道。新方案在6月12日得到确认，工兵部队随即进驻开始施工。到6月底，澳大利亚空军一个P-40战斗机中队率先进驻。7月2日，训练质量最高的澳军民兵被整编为第七旅进驻米尔恩湾，莫尔兹比港脆弱的右翼终于有了第一道屏障。

6月的第一周里，麦克阿瑟在看到一份报告后大惊失色：“居然还有这样的漏洞！”原来从巴布亚半岛北岸的布纳到南岸的莫尔兹比港，竟然存在一条崎岖的小道。科科达是欧文·斯坦利岭北麓约达山谷中的一片小高地，附近有一座小型机场，这条小路因此得名“科科达小道”。澳军负责新几内亚防务的第八军区司令官巴希尔·莫里斯少将竟未派任何人去把守这条攸关性命的小道。

对麦克阿瑟的过度反应，情报处处长威洛比准将感到不以为然。这位情报官错误地认为，日军翻越欧文·斯坦利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能够成功翻越，能活下来的士兵也寥寥无几，不可能对莫尔兹比港构成现实威胁。他在出具的报告上这样写道：“日军陆上武装行动从后勤保证、通信联络以及当地的复杂地形来看，是值得怀疑的。”麦克阿瑟基本赞同威洛比的意见，认为日军进攻莫尔兹比港只能采取上次那样的两栖登陆。据说日本海军正拟对中太平洋发起大规模进攻，如此，在南太平洋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莫尔兹比港暂时是安全的。

但麦克阿瑟毕竟要比威洛比高明许多。出于谨慎，他在6月9日致电布莱梅中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日军很可能从新几内亚北岸的布纳取道，经科科达进逼莫尔兹比港。不管日军是否有这样的计划，这条小道，尤其是科科达山口一带，对我军至关重要。”他要求布莱梅尽快提交科科达小道的防卫计划，布莱梅立即将球传给了莫里斯少将。

说科科达无人防守也不准确，那里驻扎有由土著组成的巴布亚民兵营的两个排，基本上视同没有。和威洛比的观点类似，莫里斯认为日本人翻山绝无可能，对布莱梅的命令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紧迫感。他将守卫科科达的任务交给了威廉·欧文中校的第三十九营（欠一个连）。6月26日，该营二连接到了进驻科科达山口的命令。但一直到7月7日，连长塞缪尔·坦普尔顿上尉才带队出发。其余部队仍然按照莫里斯的命令留在莫尔兹比港训练。

其间，爆发了中途岛海战。美军的胜利让麦克阿瑟有些意兴索然。取得的胜利尽管辉煌，但那是人家海军取得的，个人声望扶摇直上的尼米兹因此牢牢坐稳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宝座，这对他争夺太平洋战场的总指挥权是大大不利的。

中途岛海战胜利确保了中太平洋暂时无虞，如此，战略重点毫无疑问将转向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告诉布莱梅，从6月10日起，莫尔兹比港随时可能遭到日军一个师团以上部队的再度入侵。6月8日，他已经向华盛顿提出发动一场代号为“塔尔萨”的大规模攻势，在两周之内夺取拉包尔，条件是华盛顿向他提供两艘航空母舰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师。事实上，麦克阿瑟并不清楚拉包尔有多少日军，他目前甚至不能给驻莫尔兹比港为数不多的盟军部队提供充足补给，更不用说劳师远征，去进攻拉包尔了。麦克阿瑟此举更多是为了引起关注，为自己的战区争取更多的战争资源。

正如前文所述，金和马歇尔在就盟军的反击方向展开多轮激烈辩论之后，艰难出台了“瞭望塔计划”。7月2日，墨尔本收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发的作战计划：第一阶段作战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及附近要地的任务由尼米兹指挥，第二阶段将日军逐出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地区，以及第三阶段攻占拉包尔及邻近地区的任务由麦克阿瑟负责。在麦克阿瑟看来，全部三个阶段都由自己指挥才算合理。不过他也清楚，这是马歇尔和金极力斡旋的结果，不可能再做出重大改

变。再说，自己负责两个阶段，而尼米兹仅负责一个，面子上还算说得过去。于是，他复电表示服从，并答应全力配合南太平洋战区打好第一阶段的作战。

华盛顿的电报同时指出，日军正在拉包尔大规模集结兵力，表明他们近期可能对莫尔兹比港有所企图。西南太平洋战区应断然采取措施，控制巴布亚北岸的布纳、戈纳等战术要点。根据华盛顿提出的要求，7月20日，麦克阿瑟将战区司令部从墨尔本北移至澳大利亚中部城市布里斯班。

就在麦克阿瑟即将起程北上之时，菲律宾流亡政府总统奎松应罗斯福之邀前往美国。毕竟曾在菲律宾有过不短的共事经历，同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一直与奎松保持着联系，有重大战事都会及时向他通报。奎松也将菲律宾游击队掌握的情报转告麦克阿瑟，并根据他的部署向菲律宾游击队发出指令。两人之间存在一种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特殊关系。

因为同是盟国的元首，柯廷为奎松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他和麦克阿瑟陪同身体虚弱的奎松从码头下到客轮。就在麦克阿瑟起身准备告辞时，奎松突然大声向他问道：“希望您能告诉我真话，您能解放我的祖国和人民吗？”

麦克阿瑟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我一定能够做到！我希望未来的一天，当我再次来到马尼拉街头时，菲律宾总统和澳大利亚总理能与我并肩站在一起！”

柯廷闻言，非常感动，他告诉轮椅上的奎松总统：“那时候的总理不一定是我，但我愿意以私人身份获此殊荣。澳大利亚总理不能保证一定到场，但我可以向您保证，约翰·柯廷一定会去。”奎松为两人热情的话语所感动，他眼含热泪地轻声说了句：“愿上帝保佑！”

谁也不曾料到，这竟是三人的最后一次会面。1944年8月1日，奎松客死异乡。当年10月，当麦克阿瑟实现自己的诺言率大军在莱特岛登陆时，站在他身边的是新总统、奎松的亲密战友奥斯梅纳。柯廷同样是命苦之人，他积劳成疾，病死于1945年7月5日，差一个月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

为完成“瞭望塔计划”第二、第三阶段的任务，麦克阿瑟于7月6日召开了作战会议，筹划夺回日军新几内亚北岸战术要点莱城和萨拉莫阿。会议决定，首先在巴布亚北岸的布纳地区建立前进机场，之后从莫尔兹比港向那里派出3000人，随后经米尔恩湾运送后续部队和弹药补给。这一行动被赋予一个非常吉利的名字叫“天佑计划”，将在美军登陆瓜岛后投入实施。

布纳地区原有一个小型机场，是加以利用，还是选址另建？根据命令，莫尔兹比港工程总监伯纳德·罗宾逊中校率一个6人小组于7月9日前往现场考察。罗宾逊等人发现原机场地势低洼，潮湿且易积水，很难容纳大型或中型轰炸机，勉强可供战斗机临时使用。经过仔细考察，罗宾逊认为，布纳以南28公里处的多博杜拉地势平坦，排水条件良好，即使雨季也不影响飞机起降，非常适合修建大型机场。况且那一带石料、木材丰富，就地取材可大大加快施工进度，土著也可以帮助施工。

麦克阿瑟据此决定在多博杜拉修建机场。7月13日，张伯伦准将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协调会议，对机场建设进行部署。新机场计划先建成一条跑道供两个中队的战斗机使用，随后将扩建为可容纳三个战斗机中队和两个重型轰炸机中队的大型机场。张伯伦派副手大卫·拉尔中校出任机场建设指挥官罗宾逊中校的助手兼监工。为尽可能避开日军的侦察，施工队伍计划分四批陆续进驻。第一梯队将在7月31日从莫尔兹比港出发，预计8月10日到12日抵达布纳。届时美军在瓜岛的登陆已经展开，将大大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7月18日，驻莫尔兹比港美军第四十炮兵旅旅长罗伯特·范沃尔肯伯格准将和拉尔中校收到了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日军同样出现了出兵布纳的迹象。头一天侦察机发回的情况表明，拉包尔集结的船舶多达24艘，如此可判断即将出发的日军至少有一个步兵联队。范沃尔肯伯格判断日军增兵的方向很可能是布纳。于是，拉尔连夜赶回汤斯维尔，给参谋长萨瑟兰少将打去了告急电话。在汇报了日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后，拉尔建议，提前启动“天佑计划”：“如果第一梯队7月底出发就太晚了，现在必须让部队立即乘飞机尽一切可能赶在日军之前占领布纳。第二、第三梯队最好能够一同前往。”

一向蹩脚的萨瑟兰认为，日军集结兵力想要夺取的目标不一定是布纳。目前如果仅派少数部队赶往那里，不仅起不到太大作用，还可能因此打草惊蛇，引起日军的关注，吸引他们在布纳登陆。因此，“天佑计划”还是等到瓜岛战役打响后启动方妥。萨瑟兰只是命令布雷特中将出动航空兵加大对拉包尔的空袭力度。但布雷特提出，前段时期飞机损耗严重，缺乏配件，飞行员长期执行任务，疲惫不堪，因而竟在关键的18日、19日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所有飞行员休息，地勤人员对飞机进行维护、维修。18日当天，驻拉包尔日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出动27架一式陆攻机，在15架零战的护航下，轰炸了莫尔兹比港周边机场，效果不佳。

7月19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1架“哈德逊”轰炸机从莫尔兹比港出发，前往确认拉尔中校有关日军大规模集结的情报，却因天气毫无发现。

7月20日清晨，莫尔兹比港再次派出1架B-17对新不列颠岛周边海域实施侦察。飞行员很快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塔拉西以北140公里处发现日军7艘舰艇，拉包尔北部海域发现2艘满载货船。布雷特立即下令轰炸机大举出动，却因大雾弥漫没能发现日军船队。当天，日军

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山田定义再次出动27架一式陆攻机，在13架零战的护航下空袭莫尔兹比港，同样因天气未取得明显战果。

7月21日8时20分，盟军侦察机再次发现了由1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护航的日军运输船队，距布纳仅仅65公里。布雷特下令立即出动1架B-17和5架B-25前往攻击，收效甚微。当天18时到18时30分，盟军飞机发现日军舰队炮击了布纳和戈纳海滩。但此时天色已晚，他们只能悻悻掉头返航。

7月22日清晨，6时35分，澳军1架“哈德逊”轰炸机在戈纳南方2.4公里、布纳西北14.5公里的巴萨布阿再次发现了日军船队，当时日军部队正在登陆，运上海滩的弹药补给正在快速向丛林转移。布雷特下令所有战机前往攻击。浓雾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了绝佳掩护。当天，盟军出动飞机81架次，共投弹48吨，射出机枪弹15000发。日军运输船“绫户山丸”号中弹起火，1艘登陆驳船被击沉，1架从巡洋舰上起飞的水上飞机被击落，驱逐舰“卯月”号被炸伤。但到9时15分，全部日军已安全登岸。10时45分，18架零式战斗机赶到现场，直到确认登陆部队全部上岸，才于16时15分飞离。

巴布亚之战在悄然不觉中轰然打响，盟军精心策划的“天佑计划”尚未展开就完全泡汤，看来，老天并没有保佑他们。和1941年12月8日在菲律宾类似，麦克阿瑟再次痛失先机！

遥不可及的璀璨灯火

1942年5月8日，弗莱彻中将率美军第十七特混舰队艰难打赢了珊瑚海海战，致使日军以两栖登陆作战方式夺取莫尔兹比港的希望彻底落空。一个月前，东京在决定发起中途岛战役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备所谓的FS作战。5月18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发布了第十七军战斗序列，军司令部百武晴吉中将得到的命令是：“与海军协同，攻占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及莫尔兹比港。”FS作战旨在通过攻占上述战略要地，切断日益繁忙的美澳海上交通线，扼止盟军的反攻企图。负责攻打新喀里多尼亚的部队将于6月下旬在拉包尔集结，攻占斐济、萨摩亚的部队稍后于7月上旬集结于特鲁克。攻击发起日，视中途岛战役的结果而定，预定在7月中旬之后展开。

如前所述，中途岛战败导致东京决定将FS作战向后推迟两个月。就日本海军而言，对莫尔兹比港再次实施两栖登陆已力不从心，但陆军部对这一战略要地仍然耿耿于怀，试图寻找从陆路攻击莫尔兹比港的途径。战争爆发之前，大本营制订的南进计划并无新几内亚的相关内容，有关该岛地形、道路、气象等作战必需事项，一片空白。6月14日，大本营在研究“里”号作战的名义下，命令百武第十七军：“与海军协同，以一部兵力进行从陆路进攻莫尔兹比港的实地侦察。”

6月7日，负责FS作战的百武与参谋长二见秋三郎由东京飞往富冈，计划次日乘机经台北前往马尼拉。当天傍晚，两人接到了东京发来的紧急电文：“推迟出发，等候井本参谋前往与你们联系。”百武猜测，海军在中途岛的作战出了问题，很可能遭受了意外损失。8日21时，百武在松岛旅馆见到了匆匆赶来的大本营参谋井本熊男。井本坦言，因为海军在中途岛作战失利，原FS作战无限期推迟。大本营的新

命令是，在推迟作战期间收集情报，验证从陆路攻击莫尔兹比港的可能性，尝试采用攻占新加坡的方法抄后路夺取莫尔兹比港。

6月9日，第十七军司令部人员离开富冈，经台北于13日抵达马尼拉。此时再次飞来了大本营参谋竹田宫恒德王，向百武传达了陆军部最新第1179号、第1180号命令：“第十七军暂归南方军指挥，当前任务是与海军协同，寻找从新几内亚东北海岸从陆路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通道，有结果立即上报东京。”6月15日抵达达沃之后，百武将上述任务交给了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富太郎。

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岛位于澳洲大陆以北，东西长2400公里，中部最宽处650公里，面积78.6万平方公里，其难看的模样，像一只拔光了毛的大火鸡。岛上人烟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2人，属于待开发的蛮荒之地。巴布亚半岛恰似火鸡的大尾巴，面积23.4万平方公里。无论从哪方面讲，新几内亚和巴布亚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作战的地区。这里地形复杂，除沿海一些狭窄平原，其余多为难以通行的丛林山地。内陆几乎为热带雨林所覆盖，沿海遍布沼泽草地，库纳草叶缘锋利如刃，通常能长到一人多高。半岛年降水量高达3000~4000毫米。宽40~115公里，高2500~3000米，绵延300公里的欧文·斯坦利岭像米尔恩湾背后的一条巨型脊椎横亘在半岛上，最高峰维多利亚山海拔4072米，被土著称为“魔鬼山”。

翻越欧文·斯坦利岭的唯一捷径是“科科达小道”。自布纳向西南50公里，渡过库姆西河后地势陡然升高，河边台地上有一个叫科科达的小村庄，附近有一处简易机场。自科科达向南沿埃拉溪谷翻越海拔2134米的“大豁口”，一路向西南，经伊奥里贝瓦、伊米达岭就可直达莫尔兹比港，这就是全长160公里的科科达小道，山道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隆美尔称北非沙漠是“战术家的天堂、后勤官的地狱”，而巴布亚的丛林被称为两者共同的噩梦。复杂的地形和浓密的

丛林极大地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因此，在威洛比和莫里斯眼中，日军经科科达小道翻过欧文·斯坦利岭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百武非常清楚未来的作战区域地形险恶，于是将驻达沃的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配属给南海支队。6月29日，该联队奉命开赴拉包尔。7月1日，百武正式发布了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

一、南海支队支队长须派遣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及步兵一个大队在布纳登陆，迅速进至科科达以南欧文·斯坦利岭北麓地带，寻找翻山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道路。因第十五工兵联队联队长为横山与助，他领军的先遣队被称为横山支队。

二、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抵达拉包尔后，接受南海支队支队长指挥。

三、尽速提交支队主力由陆路进攻莫尔兹比港的判断资料。

其间，美国大量兵员、物资不断被运往澳洲大陆，莫尔兹比港的防御也在不断加强。东京认为时间越往前推，未来作战的难度越大。7月11日，大本营下令完全终止FS作战，同时电令陆军第十七军和海军第四舰队：“陆海军须协同攻占并确保莫尔兹比港，同时戡定东部新几内亚其他要地。”

7月15日，第十七军司令部来了一位大人物——哪里有战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的大本营作战参谋辻政信，辻此行是奉命前来督促东京部署的侦察任务。战争狂人辻政信认为，所谓的侦察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在大日本帝国军人面前没有不可逾越的山峰。张狂果断的辻谎称，东京最迟将在24日下达进攻莫尔兹比港的命令。兵贵神速，希望贵军能与海军协同立即发起作战，而不是先侦察后展开。辻在日本陆军大名鼎鼎，百武等人自然认为他的话肯定就代表了大本营的意见，

因此不敢有丝毫怠慢。在将命令传达给堀井的同时，百武和二见立即着手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一、以驻拉包尔的南海支队和驻达沃的矢泽支队为主力，翻越欧文·斯坦利岭攻占莫尔兹比港。

二、在海军的协同下，以驻帕劳的川口支队登陆巴布亚半岛东南角的萨马莱岛并建立水上飞机基地，之后沿巴布亚半岛南岸向莫尔兹比港挺进，策应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

三、横山支队的任务由侦察变为突击，一旦条件允许，不必等待主力到达即可率先发起攻击。

7月25日，第十七军司令部再次收到了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发来的电报，催要“第十七军的研究结果”。百武和二见这才知道辻之前的话全是胡说八道，这回从第十七军到东京全都傻了。假传军令是天大的罪过，作战课战力班班长高山信吾因此询问服部：“此事如何处理，要不要军法从事？”作为辻的黄金搭档，服部思忖了半天才说：“这和大本营的面子有关，传出去会使人对大本营的指挥体系产生怀疑。再说前线已经打起来了，处分辻君也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大家一起努力把仗打赢吧，先把辻君召回来再说。”言下之意是“既往不咎”。可是等召人电报发到第十七军时，辻早已跑到前线督战去了。

为了加强横山支队的实力，堀井将第一四四步兵联队第一大队、第五十五山炮联队的一个中队以及佐世保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的一个中队全部给了横山，此外还有台湾“高砂义勇队”和朝鲜劳工各500人。来自大阪的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曾参加过马来亚战役，部队中能工巧匠极多，特别擅长解决别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在马来亚作战时，跟在辻政信和佐伯挺进队身后的就是这个横山联队。他们修桥的速度比英军炸桥的速度还快，有时甚至混在溃败的英印军队队伍里一起向前

跑，他们修好桥后最先跑过去的不是日军，而是英印溃兵。由横山支队承担巴布亚作战大量的开路架桥任务，是再合适不过了。

7月20日，在松山光治第十八战队轻巡洋舰“天龙”号、“龙田”号和3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横山支队乘3艘运输船驶出了拉包尔军港。借助恶劣气候的掩护，横山以损失1艘运输船和数十人伤亡的轻微代价，在布纳顺利登陆。眼看日军大队人马蜂拥上岸，明知不敌的巴布亚民兵营营长沃特森少校率105名土著民兵遁入山林。

当天傍晚，横山命令塚本初雄率第一四四联队第一大队及一个工兵中队约900人向欧文·斯坦利岭北麓急行，一直推进到距海岸11公里的索普塔才临时宿营。为尽快占领科科达，塚本部队每人仅携带了15天的干粮，“打下莫尔兹比港就有好吃的”，成为激励官兵奋勇向前的口号。23日下午，塚本部队抵达威洛皮外围，此处距科科达仅30公里。

此时，欧文·斯坦利岭以北的盟军部队仅有坦普尔顿上尉的第三十九营二连——全体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第三十九营不久前由民兵改编而成——他们刚刚于7月15日抵达科科达。得到日军在布纳登陆的消息，坦普尔顿立即率队前出至阿瓦拉，对沃特森的民兵营实施增援。沃特森命令最先赶到的希坎普中尉率他的一个排坚守阿瓦拉半个小时，为民兵营在其身后3~5公里的昂加汉博构筑防御阵地争取时间，但希坎普连一刻钟都没坚持住就溃败下来。面对漫山遍野的日军追兵，沃特森索性烧掉仓库和物资，向威洛皮撤退。日军一路高歌，在后面紧追，不断打枪开炮，骤雨一般的枪炮声涣散着澳军官兵的士气。

撤至威洛皮后，沃特森和希坎普清点了人马，觉得仅凭这几十号人要挡住日军的大队人马，好比痴人说梦。两人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率部连夜过桥，撤往库姆西河西岸，炸毁桥梁。翌日清晨，追至河东岸的日军先头部队只能望河兴叹。

得到日军突然登陆的消息，第八军区司令官莫里斯少将立即下令第三十九营全部开赴科科达，目前该营其余四个连都在山南一侧。最靠前的三连受命以最快速度赶往科科达，其余三个连迅速集结，等待空运。听闻前线局势危急，营长欧文中校立即乘小型飞机飞达科科达，接过了前线战斗的指挥权。

7月24日，抵达科科达的欧文中校试图在格拉里以东构筑防线。他让澳军士兵在山路两旁埋伏，巴布亚民兵则藏身灌木丛，掩护澳军两翼。日军丛林作战的水平显然比对手老到得多，他们悄然穿越灌木丛中的小道，在澳军背后杀出。为避免被日军合围，欧文只好再次撤守奥伊维，这里距科科达只有13公里。

面对欧文的频频呼救，措手不及的莫里斯只找到了2架可以在科科达机场降落的小型飞机。26日，麦克林中尉率一个排30人乘机抵达，依然无法阻挡日军如潮水般的攻势。17时，坦普尔顿上尉在战斗中阵亡，奥伊维澳军被日军合围。得知上述消息，欧文中校下令烧掉科科达的房屋后撤。当他赶到德尼基时，发现沃特森已带残兵提前一小时赶到了这里。

发现日军并未尾随，心有不甘的欧文再次率80人返回科科达。29日凌晨2时，日军再次发起强攻，欧文右眼上方中弹身亡。当晚，日军占领科科达，疲惫不堪的澳军残部退守德尼基。7月30日中午，迪恩少尉的三连抵达德尼基。随后几天，三营其余三个连陆续到达，第三十旅副官卡梅伦少校从莫尔兹比港赶到前线，接过了战场指挥权。到8月6日下午，第三十九营全体官兵集结完毕，卡梅伦的兵力达到了31名军官和433名士兵，另外还有巴布亚民兵营的8名军官、35名土著民兵和14名警察。

8日清晨，卡梅伦出动3个连反攻科科达，其中一连在16架P-39战斗机的支援下一度杀到机场北角，双方因弹药耗尽展开了血腥的白刃战。但另两个连遭日军阻击无法前进，一连战至9日19时撤出，澳军反攻科科达的行动宣告失败。

13日5时30分，横山集结1500人猛攻德尼基。次日黎明，眼见不敌的卡梅伦下令撤守伊苏拉瓦，来不及带走的大量装备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7月21日登陆布纳，到8月14日占领德尼基，横山支队完全控制了从布纳到科科达之间的一片区域，建立起从陆路攻击莫尔兹比港的桥头堡。

其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听说被自己忽悠到新几内亚的横山支队顺利登陆，自知闯下大祸的辻一定要到前线去给老朋友打气——两人在马来亚作战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顺便亲临现场考察布纳到科科达的道路。7月24日，辻以大本营特派参谋的身份向海军要驱逐舰前往布纳。因拉包尔力量不足，海军仅派出老式驱逐舰“朝风”号送他前去。途中驱逐舰遭到美军1架B-25的攻击。老式驱逐舰缺乏必要的防空武器，美军投下的炸弹虽未将日军驱逐舰击沉，却将辛苦前来的辻炸伤，连黑框眼镜都被炸飞了。尽管伤势不重，但布纳肯定是不能去了。“朝风”号赶紧返航拉包尔，1架海军飞机迅速将辻送回东京。既然人家在前线都受伤了，之前假传圣旨的事就再好提了。在病床上养伤的辻忽然听到了美军登陆瓜岛的消息，吃瓜只嫌瓜小的他立即决定不去布纳了，强烈要求到瓜岛前线参加作战。这才演出了前文“大和”号上“义释山本”的精彩一幕。

7月25日，百武率第十七军司令部抵达拉包尔，27日就接到了横山发来的“前线进展一切顺利”的好消息。接到百武转来的捷报，东京于28日复电“第十七军要尽快全面翻山进攻莫尔兹比港”。

为更好地支援陆军在新几内亚岛、新不列颠岛及所罗门群岛的作战，联合舰队之前于7月14日新编成了第八舰队。8月1日，百武与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第八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第十七军之前制订的作战计划：由堀井率南海支队、矢泽支队取道科科达翻越欧文·斯坦利岭进攻莫尔兹比港；以川口支队在第八舰队海军陆战队一部的配合下攻占萨马莱岛，之后从海路对莫尔兹比港发起侧击，策应堀井主力部队的作战。塚原基地航空部队负责提供空中支援，具体作战任务由山田定义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承担。

陆海军协定刚刚达成，8月4日，前线就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日军1架侦察机发现盟军正在巴布亚半岛最东端的米尔恩湾修建机场，当地已有部分地面部队进驻。如果该机场投入使用，将对南海支队的作战构成重大威胁。米尔恩湾显然比萨马莱岛更为重要，三川随即与山田商定，8月7日拉包尔所有战机倾巢出动轰炸新发现的盟军机场，同时川口支队的目标由萨马莱岛改为登陆攻占盟军米尔恩湾的新建机场。

事实上山田的空袭和川口的登陆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在日军认为一片祥和的所罗门群岛，很快爆发了惊天事变。8月7日，美军陆战一师在航母特混舰队护卫下大举登陆瓜岛，瞬间吸走了所有人的视线。

日军成功登陆布纳固然有其战术突然性的一面，但盟军航空部队阻击不力也是一大原因。作为一个睚眦必报的人，麦克阿瑟对当初布雷特仅派一名年轻飞行员驾驶一架破旧的“空中堡垒”到棉兰老岛接他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战区司令部里，麦克阿瑟对布雷特的鄙视，已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当初撤到墨尔本时，麦克阿瑟8天后才肯屈尊召见作为美军驻澳部队司令官的布雷特，这对两位客居异乡，同属陆军且有着共同革命目标的高级将领来说绝非正常。布雷特对澳大利亚人的友好让麦克阿瑟非常反感，在写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他

说：“布雷特看似工作非常努力，但正是他的勤奋，有时让他把精力都放在了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他生来就有点儿喜欢耍些阴谋诡计，也许是由于他讨人喜欢的个性，他爱好社会娱乐和轻松的生活方式。我认为他在我手下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表现一般。”谁都知道，通常领导在评价下属工作时出现很多转折，那人基本上离卷铺盖走人也就不太远了。

麦克阿瑟看布雷特不顺眼，布雷特眼里的老麦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他同样向马歇尔告状说：“麦克阿瑟将军不太懂空中作战，因为他在这方面不能理解透彻，所以他打心底里讨厌空军。传闻说他拒绝乘坐飞机，因为头晕。他来兴致时个性惊人。但他唯我独尊，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我认为他根本不会去关心任何对他没用的人。”老酒以为，布雷特的话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两人矛盾甚至说敌意已经公开化了，所以当安德森上校结束考察返回华盛顿时，马歇尔只问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换掉布雷特将军？”安德森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是的！只要麦克阿瑟将军和布雷特将军仍然是西南太平洋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地空配合。而我认为，您是不会换掉麦克阿瑟将军的。”

空军在抗击日军登陆布纳作战中的拙劣表现让麦克阿瑟对布雷特的忍耐超越了极限。他立即向马歇尔提出换人。此后不久，他从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中将处获悉，正在巴拿马筹建第六航空队的弗兰克·安德鲁斯中将会前来接替布雷特的职务。麦克阿瑟一口回绝，他认为安德鲁斯缺乏实战经验。

于是阿诺德提出了第二个人选，空袭东京的“美国英雄”杜立特准将。麦克阿瑟第一时间回复不能接受，但并未说明其中缘由。事实上，麦克阿瑟对华盛顿不去援救菲律宾而跑到东京去作秀的空袭行动

非常恼火，就恨屋及乌地连杜立特也恨上了。其实那次行动是高层决策，关人家具体执行者杜立特什么事？！

阿诺德接着提出了第三个建议人选——也只有对麦克阿瑟这样的老资格华盛顿才会有如此耐心——乔治·肯尼。阿诺德曾有一句人人皆知的名言：“一旦遇到麻烦，我就会尽快将肯尼找来，这个幸运的家伙一定会将事情办妥的。”此前肯尼正受命前往中东，创建美国陆军第九航空队。身材矮小、留着小平头的肯尼性格外向，头脑冷静且思维缜密，他坦率、固执但不圆滑，和麦克阿瑟一样富有攻击性。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肯尼时刻都在极力煽动建设独立的空军，并因此遭到此前的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极力压制。在战后的1946年4月，肯尼果真如愿以偿，出任新成立的美国战略空军首任司令官。一战老兵肯尼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曾在欧洲执行过75次飞行任务并击落德机2架。麦克阿瑟立刻回复阿诺德，“非常欢迎肯尼将军到我的战区出任航空指挥官”。

在华盛顿停留期间，肯尼听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没人真正对太平洋战区，特别是西南太平洋战区感兴趣”，但这并未减少肯尼对新职务的热情，因为早在一战时期，他就将麦克阿瑟视为自己的偶像。

7月28日，抵达布里斯班的肯尼住进了麦克阿瑟下榻的列农饭店。第二天上午两人首次会面时，麦克阿瑟立即向肯尼说明陆军航空兵此前的表现是多么无能，并特意渲染了布雷特之前的斑斑劣迹。

“我相信空军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他说，“但直到现在，我还根本没见到他们在哪儿取得过什么成就。”当麦克阿瑟终于停止踱步时，肯尼说，“如果你发现我不想为你工作或者不忠，我会如实告诉你，而且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想方设法将自己免职。”麦克阿瑟咧开大嘴笑了，他俯下身子——肯尼身高只有1.67米——伸出胳膊搂住了肯

尼的肩膀，“乔治，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在战后所著的《我所认识的麦克阿瑟》一书中，肯尼详细记述了上述细节。

随后，两人坐了下来，肯尼说华盛顿决定秋季在北非登陆。麦克阿瑟认为这样的举动荒唐至极，地中海没有什么目标值得美国人大动干戈，正确的战略是一旦确立空中优势，就应集结兵力在法国登陆。两人还讨论了欧洲东线战场，麦克阿瑟承认德国陆军非常凶悍，但国家太小，无法征服拥有无限纵深的苏联人。

肯尼很想知道麦克阿瑟为什么让自己取代布雷特，毕竟两人之前曾因设立独立空军一事发生过很多不愉快。麦克阿瑟解释说：“和平时期需要绅士，而战争时期就需要浑蛋和造反派。”肯尼随即脱口而出：“我不在乎你将我称作造反派。”

第二天，肯尼立即马不停蹄地飞往新几内亚实地考察，他对眼前的混乱局面大吃一惊。因为缺乏蚊帐、饮食单调，前线很多士兵患上了疟疾和流行性痢疾。他了解到飞行员每值勤一次就要减轻30磅体重，他们将一个赶走成群黑蝇的习惯动作戏称为“新几内亚敬礼”。蚊子块头无比硕大，有个流行的笑话说，地勤人员在夜间加油时错将蚊子当成了飞机。

肯尼发现官兵普遍士气低落，麦克阿瑟头天所说的空勤人员“成天逛大街，对战争贡献实际为零”，一点儿都不夸张。总共245架飞机中，能飞上天的不到50架，62架B-17只有5架能飞，因为需要的零件还没有送来，大部分飞机停在跑道上待修。实际执行任务的飞行次数和投弹数相比低得可笑。没有一个飞行员真正懂得轰炸技术，确实飞抵目标的个别人也极少投中或根本没有投中目标。他发现实际上，大批物资已发了下去，但没人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作战部队的申请单会因填写不规范被轻易驳回。出于对澳大利亚人的友好，布雷特让少数

澳大利亚军官指挥几乎全由美国人组成的航空部队，一架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来自不同国家，造成了无数的隔阂和扯皮。

肯尼说：“没有靠填表打赢的战争。”既然缺乏必要的零部件，那就必须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笨拙办法予以解决。肯尼命令受伤飞机哪怕只剩一个尾轮，也要想办法让它飞起来。锡罐头的皮被敲平用来修补弹孔。前线机场的一名中士抱怨说，他的中队有5架B-25因缺少轮轴轴承停飞，这种备件在新几内亚和澳洲都没有。随后，中士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从被击落的B-25上取得需要的零件，莱城西北150公里的比纳比纳就有被敌人击落的这种飞机。他需要“3名人员，一些给养，一整套便携式工具以及几支冲锋枪和足够的弹药”，因为那里“不仅有零星日军出没，还有可怕的食人土著”。

肯尼立即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派1架C-47运输机将几名大胆的年轻人送到了比纳比纳。当4天之后运输机来接他们时，几名美国年轻人带着100多名土著从丛林中钻了出来，人人背着从机身上拆下来的零配件，有B-25的，还有P-39战斗机的。运输机将这些“拾荒者”及其收集的零配件全部拉回了莫尔兹比港。随后几天，这些零配件让5架B-25和3架P-39从维修站重返战场。经过几周努力，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数量增加了1倍以上。

9月3日，由肯尼任司令官的美军第五航空队在布里斯班宣告成立，司令部就设在最前线的莫尔兹比港——其实这个大名鼎鼎的战略要地当时仅有3000个居民，还没现在咱们一个村大。肯尼旋风般地整顿了自己的队伍，撤掉了5名将官和一些校官。在前方基地，到处可见肯尼视察工作，为部队打气的身影。他雷厉风行，在极短时间里取得了麦克阿瑟的绝对信任。肯尼请求麦克阿瑟批准他把10多名空军军官送回老家。此举正中麦克阿瑟下怀，他对那些不是来自巴丹的军官一个都看不顺眼，他热切地鼓励肯尼：“去干吧，你的做法我完全同意。”

随后，肯尼开始出动重型轰炸机，对莱城、萨拉莫阿及拉包尔等日军据点进行空袭。他的行动经常遭到参谋长萨瑟兰少将的干预，甚至具体到了载弹量、飞行高度和瞄准点等。自高自大的萨瑟兰似乎没干过什么好事，他被大家私下里称作“麦克阿瑟的拉斯普丁”——拉斯普丁是沙皇尼古拉二世臭名昭著的第一宠臣，说话比沙皇还管用。一次，当萨瑟兰试图再次干预空袭行动时，肯尼气愤地冲进了参谋长的办公室，用铅笔在一张大白纸上点了个点，“你对空中力量的了解就这么一点，而我对空中力量的了解是这张纸的剩余部分，”他同时威胁，“如果你不同意，咱们就到隔壁找司令官理论，看看谁应该指挥这支空中力量。”最终萨瑟兰不得不同意他的计划。

肯尼的做法迅速取得成效，他的部队在巴布亚战役中以出色的战绩迅速取得了制空权。肯尼因此得以很快闯入麦克阿瑟的生活，甚至取代了“巴丹帮”的头号人物萨瑟兰。直到日本最后投降，肯尼一直与麦克阿瑟同舟共济，成为西南太平洋战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

根据作战协定，美军登陆瓜岛的行动需要压制拉包尔的日军机场，该任务由西南太平洋战区航空队承担。肯尼提出派20架B-17执行任务——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空中堡垒”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同时B-25和B-26空袭莱城、萨拉莫阿和布纳的日军机场。实际上，直到8月7日下午，才有13架B-17轰炸了拉包尔的瓦纳卡努机场，在26架零战的阻击下损失1架。

肯尼向麦克阿瑟夸口说，他相信瓦纳卡努机场上百架日机都被他的B-17摧毁或炸伤了。现在他的空军既可用于轰炸巴布亚北部的日军基地，也可用来骚扰在欧文·斯坦利岭向前挺进的堀井支队。肯尼同时还向麦克阿瑟递交了一份空投方案，用运输机向科科达小道上顽强抗击日军的澳军部队空投补给。实际上，就在当天，特纳少将的运输船队遭到了日军的两轮空袭，证明肯尼的空袭行动效果不佳。日军的

及时规避使得美军的空袭没能击毁一架飞机，轻微受损的跑道也在当天傍晚完全修复。

但这次行动依然使麦克阿瑟又惊又喜。截至目前，重型轰炸机执行任务的编队只有五六架，其中二三架起飞后往往因故障返航，真正完成投弹的不过三四架而已。这回一次出动这么多B-17，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萨瑟兰经常批评美军飞行员衣冠不整，纪律涣散。肯尼承认参谋长批评得很好，同时答应做出改进。借着麦克阿瑟龙心大悦的有利时机，肯尼提出最好不要让司令部的参谋们干预他的指挥，让他按自己的方式组织作战。

麦克阿瑟立即答应：“你可以全权处理你打算做的任何事。你的战斗人员由你来管。我不在乎他们干什么，穿着如何，是否敬礼，只要他们能击落日本人的飞机，击沉日本人的舰艇就行。至于奖章，我授权你颁发所有奖章，但不包含服役优异十字勋章，因为这是我有权颁发的最高奖章，我还想给自己留1枚呢。不过，如果有人战绩过于显赫，而你想当场给他颁发这种勋章，只管那么做好了。事后你告诉我，我会马上给予追认的。”

回到房间的肯尼写了日记。回忆起麦克阿瑟听说可能让20架B-17发起进攻时的表情，他写道：“看上去，他就像要吻我似的。”不久，麦克阿瑟提名肯尼晋升陆军中将。

瓜岛战役在不经意间突然打响，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东京一时没了主意。大本营既不愿放弃已展开的莫尔兹比港作战，也不愿在瓜岛向美军示弱——关键在于战线拉得太长。海军第八舰队驻拉包尔和卡维恩的力量，无法支持两线作战，但能随时得到驻特鲁克联合舰队主力的增援，可勉强维持。陆军的情况就差得多，新组建的第十七军只有区区十三个步兵大队，说是一个加强师团都显勉强，况且兵力分驻达沃、帕劳和塞班各地。加之海军运输船严重不

足，兵力调动异常困难。南海支队已决定投入新几内亚方向。为应对瓜岛出现的危机，经与东京多次协商，百武勉强同意将用于萨马莱岛作战的川口支队转往瓜岛方向。但百武不愿让两面夹击莫尔兹比港的计划就此落空，因此留下了川口支队的一个大队用于萨马莱岛方向。但是川口支队远在达沃，海军又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将他们立即运往瓜岛。迫不得已，大本营只好将已在海上、距瓜岛更近的一木支队送上瓜岛，这就有了前文一木先遣队的悲剧。

8月17日，堀井率南海支队主力乘3艘运输船离开拉包尔前往布纳。18日19时，船队顺利抵达巴萨布阿，途中未遭盟军飞机或潜艇的任何袭扰。24日，骑着一匹白马的堀井进入科科达。8月19日，南海支队后援、以矢泽清美第四十一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的矢泽支队主力，离开拉包尔。因为运输船严重不足，矢泽只带了两个大队、100余名海军陆战队员和1000名工兵。航途依然一帆风顺，矢泽部于21日抵达巴萨布阿并顺利登陆。

出发之前，南海支队随军记者冈田清三请求军需官给他一双靴子。一个胖得像猪一样的少佐军官告诉他：“喂，你说什么？靴子？别担心，战场上有的是，美国人的靴子棒极了。”冈田看到堀井的士兵都变成了樵夫一般，其绿色服装非常适合丛林作战，钢盔上还插着绿色的树叶。钢盔下的额头上缠着毛巾，以防汗水流进眼睛影响射击。所有人受命喝盐水、吃咸米饭。步兵负重有45千克，包括大米、豆面团、大豆粉、手榴弹、子弹、铲子、镐和帐篷，炮兵和工兵的负重还要多出7千克。他们艰难跋涉，手扶木棍，一个接一个走上了科科达小道。夜战时，日军士兵会用泥巴涂抹脸部，军官的背后斜挎着白布条，以便让身后的士兵看见，或者喷上香水并发出命令：“跟着鼻子走！”

8月下旬，堀井已集结8000名陆军、3000名海军工兵和450名海军陆战队员。工兵在布纳建成了一个可供6架零机临时起降的小型机场。

凭借这支部队，翻越欧文·斯坦利岭攻克莫尔兹比港虽困难重重，但并非毫无希望，前提是堀井必须得到持续增援和充足补给。但大规模的援兵注定永远不会有了。堀井集结队伍的8月20日晚，贸然向亨德森机场发起攻击的一木先遣队遭遇美军陆战一师的围攻，几乎全军覆没。随后数月，陆续到来的川口支队、青叶支队、第二师团、第三十八师团——前文亮过相——全填进了瓜岛的无底洞。

日军登陆布纳的时间比麦克阿瑟精心策划的“天佑计划”早了整整半个月，这在战场上是致命的。但战区情报处长威洛比准将认为“大可不必为此担忧”。7月底，他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日军登陆布纳不过是为了在附近修建机场，加大对莫尔兹比港和澳洲北部的打击力度，并为另一次两栖登陆做准备，仅此而已。他承认日军可能推进到科科达山口并建立外围阵地，但因地形复杂供给困难，翻山绝对是不可能的。8月12日，前线已经多次告急，威洛比依然认为“在面临巨大的物流、通信难题和复杂地形条件下，日军无法进行大规模跨越山脉的地面作战”。即使到了南海支队已经登陆的8月18日，威洛比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8月21日，盟军侦察机首次发现日军在多博杜拉地区修建机场，威洛比据此认为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此时在前方，堀井已经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8月2日，参谋长马歇尔收到了金上将的来信，“希望麦克阿瑟将军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阻止日军向莫尔兹比港挺进”。对西南太平洋格外重视的金坦承，“怀疑日军目前在欧文·斯坦利岭北侧以空中力量支援少量地面部队的做法能成功”，同时希望马歇尔敦促麦克阿瑟，“尽快拿出应对新几内亚危机的具体方案和他按‘瞭望塔计划’第二阶段作战要求阻击日军继续进犯的作战计划”。马歇尔回信对金的看法表示赞同，但认为“目前断言麦克阿瑟将军采取的方式无法成功为时尚早”，他前一天已致电督促麦克阿瑟，尽快上报阻击日军前进的详细计划。

说实在话，如果对日军的进犯无动于衷，那老麦就不叫麦克阿瑟而叫青梅煮酒了。他致电马歇尔，已下令澳军第七步兵师开赴新几内亚，其中第二十一旅和第二十五旅前往莫尔兹比港，第十八旅进驻米尔恩湾。澳军第七师是一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曾在北非的托布鲁克让隆美尔的沙漠军团望城兴叹。但他们对顽强的日本人还很陌生，也未对即将参加的丛林战做好准备。布莱梅认为，为众多官兵准备迷彩服太费时间，于是第七师就穿着卡其布短裤和短袖衬衣来到了新几内亚。浅色军服让他们成为日军狙击手的最佳射击目标，并成为那些能爬、能飞、能叮、能咬的热带昆虫移动的美味佳肴。

麦克阿瑟计划用澳军挡住日本人，然后以美军第三十二师发起反击。他仍相信日军没有力量到达莫尔兹比港那么远的地方，同时希望瓜岛作战能迫使日军减少他们在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8月6日，麦克阿瑟下令编成“新几内亚部队”，由澳军第一军军长希德尼·罗威尔少将指挥——随后，他于8月18日晋升中将。罗威尔的任务是阻止日军入侵，扼守欧文·斯坦利岭并反攻收复科科达和布纳、戈纳地区，最终夺回莱城和萨拉莫阿，将日军彻底赶出新几内亚，为下一阶段进攻拉包尔打好基础。

8月19日，阿诺德·波兹准将率第二十一步兵旅抵达莫尔兹比港，继而马不停蹄地开赴伊苏拉瓦前线，那里的澳军部队统属第三十旅旅长波特准将指挥。因船舶不足，第二十五旅到9月初才能启运。即使如此，驻莫尔兹比港的澳军已达三个步兵旅，加上航空部队、防空兵、工兵和后勤部队，总兵力达22000人。第七师直属部队及第二十五旅抵达后，总兵力将增至28000人，对日军形成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之前计划中的7个机场已经完工4个，其余3个工程接近尾声，得到扩建和完善的港口吞吐量大增，盟军糟糕的后勤补给正在不断得到改善。

8月21日，乔治·伍滕准将率第十八旅的三个营进驻米尔恩湾，与先期抵达的约翰·菲尔德准将第七旅的三个营会合。22日，曾在希腊

出任盟军炮兵司令官的西里尔·克劳斯少将抵达米尔恩湾出任总指挥。加上航空兵、防空兵、工兵及两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中型轰炸机中队，盟军在米尔恩湾的地面部队达到7429人，空军664人，美军高炮和工兵部队1365人，总计9458人。

克劳斯少将到任时，米尔恩湾一号机场已经完工，可供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使用。美军第四十六工兵连和第四十三工兵团的两个连正在加紧修建二号和三号机场。8月4日，日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的1架侦察机发现了盟军刚刚建成的一号机场。美军长腿的“空中堡垒”一旦进驻此处，不仅严重威胁南海支队攻击莫尔兹比港的翻山行动，已占领的新几内亚战术要点布纳、莱城、萨拉莫阿甚至战略后方基地拉包尔将永无宁日。

根据协定，夺取萨马莱岛的任务由海军第八舰队承担，三川立即决定变攻击目标为米尔恩湾的盟军机场。此项任务本由川口支队的一个步兵大队配合，但因一木先遣队全军覆没，川口支队已经承担起第二次攻击亨德森机场的艰巨任务，而接替川口支队的青叶支队还远在达沃。三川判断，正在建设的盟军机场不可能有太多驻军，最多不过两三个连的规模，飞机总数不会超过30架。事不宜迟，三川决定由海军单独发起进攻。因属于仓促更换攻击目标，日军对米尔恩湾盟军的防御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8月20日，三川以驻卡维恩的吴镇守府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612人、海军先锋队362人、佐世保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197人、驻布纳佐世保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353人合计1524人组成米尔恩湾攻略部队，分多路从各自驻地向米尔恩湾挺进。攻略部队总指挥是吴镇守府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的林钰次郎海军中佐，山田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将为米尔恩湾作战提供空中支援。

虽然被冠以“特别”二字，但日本海军陆战队并非想象中的精锐之师。他们并无两栖登陆作战经验，缺乏坦克、登陆艇等作战装备，以至于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海上陆军”。加上兵员年龄普遍超过30岁，战斗力甚至连普通的陆军都远远不如。

8月24日清晨，集结于拉包尔的吴镇守府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乘2艘运输船出发，由松山第十八战队2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担任护航。同一时间，藤川大尉率353人从布纳乘7艘大型登陆艇向米尔恩湾驶去。他们很快被潜伏在波洛克港的盟军“斐迪南”发现。次日上午，美军侦察机报告藤田部队已抵达古迪纳夫岛附近。因天气恶劣，盟军航空部队无法出动前往攻击。日军原拟出动第二十五、二十六航空战队的14架一式陆攻机和15架零战空袭米尔恩湾，同样因天气原因陆攻机中途返回。零战与澳军20架战斗机发生了持续半小时的空战，声称击落澳机9架。

25日，日军原拟出动布纳的全部10架零式战斗机为米尔恩湾登陆部队护航，不料早上7时10分率先遭到澳军5架战斗机的冒雨攻击，4架零战和1架运输机被毁于地面。中午时分，澳军12架P-39战斗机在古迪纳夫岛附近海域发现了敌军登陆艇，正在岛上做饭的日军士兵抱头遁入丛林。等他们听到外边已无动静战战兢兢钻出树林时，发现7艘登陆艇已全被击毁，给养弹药和通信设施随船沉没。藤田部队就这样成了荒岛上进退维谷的“鲁滨逊”。

当天早晨，由林钰次郎率领的主力部队在米尔恩湾东北260公里处被盟军侦察机发现。肯尼立即发布命令，驻汤斯维尔基地所有能升空的B-25、B-26及约克角半岛马里巴基地的9架B-17，米尔恩湾所有P-40战斗机和“哈德逊”中型轰炸机悉数出动，围猎日军登陆船队。林的运气还真不错，暴雨和雾霾导致盟军多支航空队空手而归。25日22时，日军在登陆点拉比以东5公里到8公里处顺利登陆。林当时不知道他选择的登陆点非常糟糕，离主攻目标机场和码头所在的种植园区足

有9.6公里之遥，且登陆点附近山势陡峭，几乎没有回旋余地。连日暴雨导致山间溪流暴涨，海岸变成了极难穿越的泥淖，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林留下228人留守滩头，亲率612人在2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的带领下向内陆挺进。因为盟军在米尔恩湾无装甲部队，日军这2辆轻型坦克在随后的战斗中竟然发挥奇效。25日当晚，日军穿越丛林向一号机场发起进攻，但因沼泽难以逾越，到翌日清晨仅推进了数百米。盟军利用空中优势多次空袭登陆滩头，将日军的补给和登陆艇悉数摧毁，1艘运输船被B-17投下的炸弹炸伤。战至26日15时45分，澳军第七旅第六十一营展开反攻，日军被迫后撤200米。

当天13时，日军“滨风”号驱逐舰送来弹药补给，却因陆战队已深入敌阵无法取得联络，悻悻撤走。当天21时，日军再次发动夜袭，因地形不熟迷失方向。前来助战的轻巡洋舰“天龙”号及驱逐舰“浦风”号、“谷风”号与攻击部队联络不上，无法实施炮火支援，只从滩头接走了部分伤员。因克拉奇利少将率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前往支援美军在瓜岛的作战，盟军在新几内亚地区几乎没有海上力量，拥有制海权的日军舰艇得以利用暗夜在附近海域自主活动。

但盟军拥有空中优势，日军从早到晚一直受到盟军战斗机“直到枪膛子弹打光才停止扫射”的攻击。林于是采取了白天据守、夜晚进攻的办法，以充分发挥日军的夜战优势，同时让对手摸不清自己的底细。27日凌晨3时，日军以2辆坦克为先导突击机场，同时派一部实施包抄。黑暗中一些日军士兵大声用英语向敌阵喊出“撤退”，守军三个连中竟有超过50人将日军的喊话当成了命令，放弃阵地向后撤退。

黎明时分，担心遭日军合围的澳军向后撤退1.6公里，沿格罗尼河西岸据守，希望以河流迟滞日军的进攻。19时，林集中力量再次发起攻击，澳军试图用反坦克黏性手雷攻击日军坦克，毫无效果。经两个

半小时激战，损失70余人的澳军第十营和第二十五营再次败退。至28日凌晨1时，日军已攻至三号机场外围。听说日军竟然有2辆坦克，澳军前沿阵地的一个排径自撤出阵地向后撤退。意识到日军已经迫近，克劳斯下令驻一号机场的P-40战斗机全部转场至莫尔兹比港机场过夜。

麦克阿瑟对米尔恩湾的战斗极为关注。他在28日告诉布莱梅，自己对那里的信息传递和目前战况极不满意。澳军副总参谋长乔治·瓦西少将告诉罗威尔，因为他和克劳斯提供的信息太少，使得澳军总参谋部在和美军交涉时处境尴尬，麦克阿瑟根据零星情报做出了“澳军作战很不积极”的判断。虽然澳大利亚人很不服气并进行了反驳，但克劳斯的保守战术使近万盟军被千余日军追着屁股打，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

虽然澳军一路败退，但连日激战同样使日军损失惨重。8月27日下午，接到林发来“头天晚上进攻未果”的电报之后，三川决定向米尔恩湾派出增援。增援部队包括矢野稔中佐吴镇守府海军第三特别陆战队的568人，吉冈文治中尉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一个中队的200人。因为运输船大都用于瓜岛方向，上述人员只能乘驱逐舰“岚”号、“丛云”号、“弥生”号和3艘巡逻艇前往。28日15时30分，增援船队在松山“天龙”号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的护航下驶出拉包尔，于29日20时40分开始登陆，23时30分全部上岸与林的主力部队会合。当天日军的最大损失是之前在进攻中立下奇功的2辆坦克陷入沼泽动弹不得，失去了进攻的最佳利器。

8月31日凌晨3时，矢野率部向盟军三号机场靠海岸一侧的东部边缘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势。失去了坦克的协助，日军的攻坚战术单调呆板，采用多个密集冲锋队形轮番进攻机场。澳军频频释放照明弹，同时调来第五团的火炮实施阻击，日军的三次敢死冲锋均被击退，吴镇守府海军第三特别陆战队第二中队全军覆没，林也被澳军的炮弹炸

死。矢野在黎明前发起的最后冲锋同样被澳军粉碎，日军丢下160具尸体后仓皇撤退。

31日白天，进攻三号机场接连受挫的日军终于意识到对手实力强大，仅凭现有兵力难以突破，矢野下令全军撤退。米尔恩湾战斗就在这一天攻守易势，克劳斯少将终于下定决心，投入伍滕准将的第十八旅发起反攻，但前锋阿诺德中校的第十二营在日军的狙击下进展缓慢。傍晚时分，矢野率300余人从密林中突然杀出。经两小时激战，日军再次丢下90具尸体向东逃窜。

伤亡惨重且无法取得突破的矢野恼羞成怒，向士兵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当澳军发起反击时，竟然发现战斗中因伤被俘的战友被捆在树上用刺刀捅死。日军试图通过屠杀战俘恫吓澳军的心理攻势不仅未取得任何效果，其残忍手段反而激起了澳军士兵的满腔怒火，他们一鼓作气将日军打退至登陆滩头。

眼看局面已无法收拾，受伤的矢野致电拉包尔请求撤退。三川尚不肯就此罢休，复电矢野固守待援。但因瓜岛战事紧急，百武实在爱莫能助。三川遂决定由安田义达大佐率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的130人前往增援。派出百余号人就想一举扭转战局，这三川也太不把近万澳军放在眼里了。

9月2日16时50分，三川收到了矢野发来的最后电报：“濒临绝境，但会坚守阵地直到最后，祈求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

负责运兵的第十八战队司令官松山同样认为派百来号人去无济于事。三川于是紧急赶往第十七军司令部找到百武，协调让8月31日刚刚抵达拉包尔的青叶支队抽出一个大队同往增援。青叶支队战斗力极强，只要矢野能守住阵地，援兵将在9月12日抵达。9月3日夜间，日军2艘驱逐舰突入米尔恩湾，带走了包括矢野在内的大批伤员。岸上残留560人中仅200人还有战斗力。

4日夜间，驱逐舰再次前来接走了200多个伤员，此时岸上可战日军已不足50人，中队长以上军官无一幸存，小队长还剩下三四人，重伤员干脆选择拉响手榴弹自尽。驱逐舰舰长发回电报说：“地面部队必须尽快撤离，即使安田部队前来增援，也丝毫没有希望坚持到青叶支队赶来。”

5日7时10分，接到电报的松山致电第八舰队司令部，建议停止安田部队的增援行动，当晚撤走所有残余人员。至此，三川清楚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于9时40分复电松山表示同意。因日军完全握有制海权，当晚，松山将岸上残兵从容撤出。参加米尔恩湾作战的1900名日军有1300人成功撤回。非但如此，当天22时，日舰猖狂驶入港湾，将澳军1艘摩托艇击沉，1艘医务船击伤，随后对岸上阵地的炮击导致澳军亡2人、伤12人。

米尔恩湾作战失利预示着日军从南岸进逼莫尔兹比港已无任何可能，夺取莫尔兹比港的最后希望全部寄托在堀井的南海支队身上了。战斗结束不久，克拉奇利少将率第四十四特混舰队从瓜岛返回，西南太平洋战区终于有了自己的海军力量。

9月6日，澳军仅遭到少数日军零星抵抗。到8日傍晚，米尔恩湾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战斗中，日军共损失600~700人，澳军伤亡373人，12名军官和149名士兵阵亡或失踪，美军仅亡1人、伤2人。

对米尔恩湾之败，宇垣缠在《战藻录》中总结了原因：“从战术上讲，是因为陆战队员素质较差，怎能指望以30岁以上的应召兵去打胜仗？降雨太多也影响了部队的行动。从战略而言，瓜岛和莫尔兹比港的问题还在麻烦之中，却轻易在米尔恩湾开辟第三条战线，焉能不败？”

后来在缅甸战役中，威廉·斯利姆中将激励英军士兵：“在新几内亚的米尔恩湾，澳大利亚军队在陆地上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如果澳大利亚人当时都可以做到，今天我们英国人也应该能做到。”

麦克阿瑟为米尔恩湾的胜利发布了专题公告：“本次行动是经过事先周密准备的，敌人落入了我们的圈套。”其实盟军根本不值得骄傲。用弹粮充足、以逸待劳的9458人防守1900余名疲惫之师，还让敌军大部分从容撤走，这样的仗说是胜仗都有点儿勉强。不过，既然日军对米尔恩湾的进攻已经被粉碎，麦克阿瑟就可以放心将澳军第七师投入科科达小道的战斗了。

就在米尔恩湾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澳军沿科科达小道阻击日军的行动同样面临着重重困难。日军就像“一群富有魔力的蚂蚁”，绕过澳军的防线在丛林中不断渗透。山道行军异常困难，一名日军士兵用大砍刀在丛林中砍出一条缝隙，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一人累瘫后另一人立即补上。他们每人都携带一把带孔的特制小铲，这样泥土就不会轻易沾在铲子上了。连绵不断的雨雾浸湿了丛林，陡峭的山道泥泞不堪，小铲子很快被证明是比机枪、大炮更有效的武器。大砍刀劈出一条山道之后，野战炮和机枪卸下来交给土著搬运，南海支队就是以这样的行军，一步步翻越欧文·斯坦利岭，向莫尔兹比港不断逼近。

8月13日，罗威尔少将命令第三十旅旅长波兹准将翻山前往伊苏拉瓦，出任前敌指挥官。

因卡梅伦病重，8月16日，他第三十九营营长的职务被拉尔夫·霍纳取代。霍纳中校入伍前曾当过律师和学校校长，之前在利比亚沙漠、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征战证明，他是一名出色的陆军指挥官。他在日记里描述自己的队伍：“我看到的是一群衣冠不整的人，他们手里的轻机枪和步枪已经有些生锈，分配到的口粮只有小份牛肉干和饼干。有飞机赶来投下物资，但大部分都散落到丛林里了。”

霍纳仅有的重武器是几门迫击炮，他的人打算在伊苏拉瓦坚守下去。当面之敌是日军第一四四联队的3个大队，他们得到了1个山炮大队和部分工兵的支援，总兵力超过了4000人，矢泽的第四十一联队正在火速赶来。随后两天，澳军第五十三营二连、三连先后抵达伊苏拉瓦后方的阿罗拉。到26日，第五十三营四个连已全部在阿罗拉集结。

经过第一阶段的激战，位于伊苏拉瓦的澳军第三十九营5个连仅剩400人左右，波兹知道，日军的下一轮攻击随时会来临。

8月22日，南海支队支队长堀井亲临前线，并于24日发布了攻打伊苏拉瓦的命令。堀井计划以第一四四联队第一、第三大队沿科科达到伊苏拉瓦的主道路发起进攻，堀江正少佐第二大队从曼巴莱河东岸向上游迂回，侧击澳军阵地右翼。战斗在26日黎明时分轰然打响，日军第一大队在塚本的率领下对澳军第三十九营的左翼发起猛攻，澳军凭借地利牢牢封死了道路，日军一时无法突破。逐步向山顶退却的澳军处于高位，日军炮火必须越过丛林才能打到他们，效果欠佳。虽然力量对比悬殊，但霍纳的民兵部队寸土必争，在林间和小道上处处设伏，甚至多次和日军展开了刺刀见红的白刃格斗。一个已被送往莫尔兹比港的伤员分队在听到战斗打响的枪声后抗命返回，和战友一起拼杀。经过5小时激战，无法取得正面突破的日军暂时停止前进。

当天13时，第一四四联队联队长楠濑下令山炮实施第二轮打击，同时桑田源一郎中佐率第三大队向前靠拢。波兹急忙与莫尔兹比港联系，要求第二十七营火速前来增援。师长艾伦少将回复说，因日军正在空袭莫尔兹比港，加上日海军陆战队已在米尔恩湾登陆，第二十七营暂时无法调动。27日上午，第五十三营营长沃德中校遭伏击阵亡，霍金斯少校火线接过营长职务。澳军凭地利顽强抵抗。楠濑决定调整主攻方向，16时，他下令第一大队继续正面向澳军进攻，第三大队从左翼高地向西迂回，遭到澳军顽强阻击未果。即便当晚大雨滂沱，双方的激战丝毫未停。

28日黎明，日军再次实施炮火准备，随后对澳军的前沿阵地接连发起了两轮冲锋。科科达小道上到处回荡着“万岁”的喊杀声，澳军阵地岌岌可危。守卫者终于得到了一条好消息，期盼已久的澳大利亚正规军终于开上了战场。率先拍马杀到的是凯伊中校的第十四营。经过一上午激战，他们与第三十九营合力，顽强退敌。

那些素无实战经验的小伙子已经坚持得够久了，他们得到了北非老兵的集体致敬。凯伊从霍纳手中接过了战场指挥权，并让他带自己的赢兵到后方休整。霍纳慨然说道：“不，我们不能在此时离开，我们将留下来与你们并肩战斗。”凯伊说这是旅长的命令，但霍纳坚持，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他和弟兄们必须留下。他的民兵营已从最初的464人锐减到250人。

29日，日军集中5个大队兵力向300米宽的澳军阵地发动强攻，步兵在机枪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冲锋一浪接着一浪。4天里，澳军打退了日军的11次进攻。鉴于伤亡实在太大，得到旅长波兹的批准之后，凯伊让霍纳的第三十九营率先撤出阵地，之后率部且战且走，向阿罗拉撤退，伊苏拉瓦落入日军之手。

连日激战同样导致日军第一四四联队伤亡惨重。于是堀井将第四十一联队调往前线，尽管该联队第一大队还在海上，第三大队必须留守科科达，但小岩井光夫少佐第二大队的700名士兵还是对日军打破僵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在第一四四联队正面进攻的同时，小岩井率部穿过茂密的丛林，从澳军左翼一路绕过前线阵地，突然插入伊苏拉瓦和阿罗拉之间。

看到退路将被切断，凯伊只好下令各部放弃道路，寻隙撤退。到8月31日，除172人失踪之外，第十四营残部在阿罗拉以南2公里处重新集结。随后确认凯伊中校撤退途中阵亡，这是科科达之战澳军损失的第三位营长。相比第三十九营来说，同为民兵营的第五十三营表现欠

佳，官兵明显存在厌战情绪，被战场的惨状吓得不轻，多次发生长官阵亡后士兵一哄而散的情况。他们随即被勒令退出战场，返回米奥拉。

夺取伊苏拉瓦和阿罗拉之后，堀井下令就地休整。第一四四联队减员严重，每个中队从180人减员到60人左右，战损率高达2/3。随着向山区腹地不断推进，补给问题变得越发突出，日军不得不同时与澳军、饥饿和疾病作战。补给不足导致堀井的进军速度远远落后于计划。他们从巴萨布阿出发时携带的干粮所剩无几，漫长的补给线遭到的空袭日益频繁，饥饿和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行军速度越来越慢。

先前占领德尼基时，横山曾汇报说已登上了欧文·斯坦利岭最高峰。现在堀井终于发现，伊苏拉瓦距离最高峰还远着呢。堀井一直认为，只要占领最高峰就可以从南坡一路冲向莫尔兹比港。实际上，这里山环山、山套山，士兵刚刚翻过一座高峰，前方一座更高的山峰又矗立在眼前。对前线战况不甚了解的百武只会不断发出诸如“在到达南坡之后战局将会有突破性进展”之类的空泛命令。堀井无可奈何。31日傍晚，他下令第四十一联队向米奥拉挺进，连日激战的第一四四联队就地暂时休整。

南海支队沿科科达小道的进军还算顺利，但日军在米尔恩湾和瓜岛的战斗双线告急。一木先遣队覆灭后，8月23日至24日，日美海军航母舰队在东所罗门群岛海域大打出手，互有损伤，日军无法完全取得瓜岛海域的制海权，对岛上的增援越发困难。直到此时，大本营方才意识到先前的判断过于乐观，前线兵力应对三线作战明显不足，夺回瓜岛与攻占莫尔兹比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决定将战略重心向瓜岛转移。

8月31日，陆军第十七军、海军第八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同时接到了东京发来的紧急电令：陆海军应首先协同夺回瓜岛，再集中兵力进攻莫尔兹比港。目前新几内亚作战暂取守势，南海支队的突进可适当控制在欧文·斯坦利岭南麓附近。29日，随着参谋本部一纸电令，原驻爪哇岛的精锐第二师团编入第十七军麾下。无论东京还是拉包尔，最初都预定该师团将用于夺回瓜岛之后的莫尔兹比港作战，因为川口支队夺回亨德森机场是毋庸置疑的。

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百武于8月28日致电堀井：“击溃欧文·斯坦利岭之敌，进至南侧要线，应以一部确保该线要点，将主力集结于山脉以北，以备今后作战。”第十七军8月底的战略意图转为优先夺回瓜岛，并将希望寄托在预定9月中旬川口支队的总攻击之上。百武的如意小算盘是，将随后到达的青叶支队和第二师团均用于新几内亚方向。前者增援海军完成对米尔恩湾盟军机场的占领，开辟从海上进攻莫尔兹比港的道路；后者在布纳登陆增援南海支队，从9月底再次沿科科达小道发起进攻，与海上机动兵力协同，一举夺取莫尔兹比港。

9月1日清晨，日军小岩井大队开始沿科科达小道攻击前进。当天下午，日军对澳军第十六营的阵地发起进攻，午夜方止。

波兹准将认为，第二十一旅连日作战，损失惨重，在得到大批援兵和物资之前根本无法守住任何阵地。在向师长艾伦少将汇报上述情况之后，波兹于2日黎明率部开始向“大豁口”转移——为纪念之前战斗中阵亡的坦普尔顿上尉，澳军将此处更名为“坦普尔顿山口”。

第十六营负责断后阻击日军。营长卡洛中校主动撤出阵地，在道路两旁设伏，以亡2人、伤1人的代价，毙伤日军逾30人。

伤亡较大的小岩井大队被迫停下脚步，等待后续部队跟进。日军行军举步维艰。“路越走越陡，”一名日军士兵描述当时的情景，“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没有道路的丛林中行进。口渴想喝水，肚子

里空空如也。”当晚，在巴萨布阿滩头，包括第四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在内的日军后续部队1500人及300匹骡马顺利登陆。

9月4日16时，断后的第十六营再次遭到日军包抄，队形很快被敌人冲散。溃兵于5日黎明撤回米奥拉与第十四营会合。当天，日军占领坦普尔顿山口，所有人激动得面朝东京方向高呼“万岁”。鉴于该部已疲乏至极，堀井下令小岩井大队就地休整，由第一四四联队继续向前追击。联队长楠濑重病在身，但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堀井的5个大队就这样在使人筋疲力尽的战斗中交互跃进。

鉴于两个营在之前的阻击战中损失惨重，担心再次被包抄的波兹准将下令弃守米奥拉，率部向艾弗吉撤退。4日，库帕中校的第二十七营一连、二连已到此处驻扎。他们见到了只剩185人的第三十九营，随后，库帕从该营手中接收了所有武器，霍纳中校率部返回莫尔兹比港。到6日，卡洛中校第十六营、罗登中校第十四营前来会合。根据旅长波兹的命令，库帕率各部在艾弗吉以南的“步道山”重新构筑防御阵地。

9月5日21时，日军不战而得卡基，翌日5时进占艾弗吉。随后，楠濑留下第九中队据守此处，主力兵分两路对澳军第二十七营发起钳形攻击。7日清晨，日军连续遭盟军8架B-26轰炸机的三轮空袭，这是南海支队首次遭遇来自空中的打击。楠濑下令炮兵猛轰澳军阵地，并于19时向第二十七营阵地发起夜袭。澳军几乎耗尽弹药，到第二天中午打退了日军5个中队的轮番冲锋。日军的正面攻击极大地吸引了澳军的注意力，堀江正率第二大队主力再次从侧面迂回，直冲波兹的旅司令部。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波兹在电话线被切断之前，于10时电告第十六营营长卡洛中校，万一旅部人员全部壮烈牺牲，由他临时接任前线总指挥，率残部向梅纳里撤退。

日军的侧击将澳军阵地搅得七零八落。波兹派出的最后两排警卫也无法与友军取得联系。在得到副官卡伦少校30名士兵的增援之后，旅部终于杀开一条血路，撤回梅纳里。陷入日军包围的3个营，由建制较完整的第二十七营断后阻击。9日11时30分，在梅纳里望眼欲穿的波兹，终于等来了第十四营和第十六营，两个营合计兵力仅剩307人，基本相当于两个连了。波兹下令合并两营，由卡洛统一指挥，就地构筑防御阵地。

这天，波兹准将奉命返回莫尔兹比港述职，前线指挥由波特准将接任。除第二十一旅的残兵，波特得到了澳军第三步兵营（欠一个连）、第一先锋营（欠一个连）及第六独立连的支援。波特被告知第二十五旅将很快前来增援，守军实力大大增强。鉴于眼前位置极易遭到日军包抄，波特决定率部退守具有更大战术优势的伊奥利贝瓦。

9月11日，日军依然穷追不舍。澳军且战且退，到下午，在伊奥利贝瓦以北约30分钟路程的一座小山上重新构筑起新防线，居高临下，控制道路。

9月12日，波特对杂乱的阵地进行了调整，初步稳住了阵脚。他得到的命令是，在新增援到达之前死守伊奥利贝瓦。

9月14日，波特得到了第二十五旅第三十一营、第三十三营的增援。

随着战线不断拉长，补给陷入绝境的日军渐渐失去了原来的锐气。11日傍晚，亲临梅纳里的堀井看到士兵异常疲劳，下令暂停进攻就地休整。9月以来，盟军对日军补给线和后勤基地的空袭日益频繁，导致前线供应严重不足。食物定量已减少到每人每天大米180克，日军士兵被迫沿途寻找一切可食的东西充饥。

9月8日，百武命令堀井让第四十一联队在科科达集中，准备调往瓜岛，同时抽调一个大队防卫布纳，预防盟军的反登陆作战。不知是未收到，还是有意违抗命令，堀井并未按百武的指示做出调整，而是集中两个联队继续向莫尔兹比港奋勇挺进。目前暂时轮到第一四四联队进攻，第四十一联队休整，驻扎在巴萨布阿的第四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受命立即向前线集结，9月14日与主力顺利会合。

麦克阿瑟时刻关注着前线战事，残酷的现实摆在他的面前，在实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第二阶段反攻任务之前，必须先驱逐沿科科达小道南进的堀井支队。半个月来的战斗表明，堀井部队的战斗力异常彪悍，比预料中的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巴布亚就像以前的巴丹一样向他提出了又一次严峻挑战。

在美国国内，包括华盛顿高层在内的很多人，对盟军在巴布亚半岛的节节败退难以理解。由于对前线情况并不了解，麦克阿瑟在9月6日致电马歇尔：“澳大利亚人的表现证明，他们无法在丛林战中打败日本人，他们缺乏志在必得的领导能力。”在堪培拉，澳军军政高层中的悲观人士已做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新几内亚必将失守，日军很快将渡海入侵澳大利亚。”要求重新启动那个被麦克阿瑟猛烈抨击并搁置的“布里斯班”计划的呼声再起。更让麦克阿瑟难堪的是，柯廷再次向丘吉尔强烈提出调回在外作战的澳军部队，这说明他对麦克阿瑟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信心。

麦克阿瑟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在写给老朋友——海军历史学家达德利·诺克斯上校的信中坦承，“这条路漫长而艰难，我看不清它的尽头”，“无米之炊似乎是我军旅生涯的命运，我领导的事业已经失败了一次，我要尽最大努力避免第二次失败”。

麦克阿瑟威胁柯廷，除非立即制止上述失败主义言论，否则他将辞去战区司令官的职务。“我们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关键时

刻，琼再次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勇敢行动帮助丈夫共渡难关。她带小阿瑟从远离战事的墨尔本飞往布里斯班，住进了尘土飞扬的列农饭店。

二战名将麦克阿瑟绝非浪得虚名，他以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战略眼光透过灾难背后洞察到，欧文·斯坦利岭险恶的自然条件必将增加日军进攻的困难，掘井支队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将导致他们的攻势无法持久。况且目前日军在新几内亚和瓜岛两线作战，掘井不可能等来更多援兵——他的判断无疑非常正确！

9月3日，麦克阿瑟同刚从莫尔兹比港返回的肯尼进行了一次令人沮丧的长谈。肯尼告诉司令官，日军利用科科达南部的密林可以渗透到任何地方，澳军只能一次接一次撤退，尽管那里日军的人数还不到盟军的一半。“我认为如果不马上来一场激战，莫尔兹比港很可能失守。”肯尼接着说，新几内亚部队指挥官罗威尔中将是个“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的恐慌正传染给各级指挥员，直到作战部队本身。

“你得赶快找些美国人到那里去，”肯尼说，“澳大利亚人根本不懂得丛林作战，当然我们也不懂。竞争将导致双方积极行动，这样才能把可恶的日本人赶出去。我们要制止那种说美国佬在澳大利亚清闲自在，却让他们的人去参加所有战斗的荒谬言论。”

麦克阿瑟表示赞同，他打电话告诉柯廷：“防守莫尔兹比港的澳军在战术上非常保守，如果无法阻止日军前进，在新几内亚的盟军部队将重蹈新加坡的覆辙。”当年澳大利亚精锐第八师就是在那里被日军包了饺子的。麦克阿瑟在随后写给马歇尔的信中说：“即使只有很小一支美国部队采取了进攻行动，对澳大利亚战士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麦克阿瑟的指责，澳大利亚人自然很不服气，他们对美国人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9月1日，瓦西曾告诉罗威尔，“现在麦克阿瑟

就像一个该死的温度计，每隔两分钟就上蹿下跳一次。那帮美国兵看起来像民兵一样，他们需要变得有点儿血性”。前线节节败退，让后方的高级将领吵成了一锅稀饭。

鉴于米尔恩湾战局已出现可喜变化，9月3日，布莱梅勉强同意将第二十五旅改调莫尔兹比港，随后第十六旅也接到了开赴那里的任务。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前线集合的澳军部队已足以阻挡住日军前进。既然战局得到缓解，美军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不打算派美军到科科达小道协助澳军从正面阻击日军，而拟派出两个团迂回到敌人背后，在澳军迫使日军撤退后前后夹击。

早在派出两个步兵师及大量辅助部队到澳洲开始，马歇尔就决定在那里成立一个军级机构，以便实施统一指挥。新军长的第一人选是罗伯特·理查森少将。但7月初到澳洲转了一圈，发现自己居然还要接受澳大利亚人指挥的理查森，扭头就走，再也不愿到那鬼地方去了。马歇尔和麦克阿瑟深感失望。理查森和史汀生的老交情很快就带给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晋升中将，然后到珍珠港接替迪洛斯·埃蒙斯中将，担任夏威夷地区的陆军指挥官。他很快会为自己的行动后悔的，因为在夏威夷是海军唱主角儿，陆军充其量是个摆设，日本人直接登陆珍珠港的可能性实在不能算大。

马歇尔于是退而求其次，派去了陆军中最有前途的将军——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少将。华盛顿近来正在计划秋季在北非登陆，艾克尔伯格曾被提名在该项作战中指挥规模最大的陆军部队。

190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艾克尔伯格，被称为“残忍的普鲁士人”，他和麦克阿瑟早在1911年就已认识，当时他对麦克阿瑟的英俊外表印象深刻。一战时，艾克尔伯格没有去欧洲，而是在1920年受命去了西伯利亚，并在那里获得了服役优异十字勋章。作为当时美军和日军的联络官，艾克尔伯格从那时起就开始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曾在

天津服役，1921年担任中国北洋政府的特别顾问，参加了华盛顿会议，帮助中国向日本讨回了山东权益。1926年，他从利文沃斯军校毕业时，成绩优异，当时排名首位的是艾森豪威尔。1935年，他到参谋部任秘书，得到了时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高度评价。1940年，艾克尔伯格出任西点军校校长。1942年初，当陆军组建第一批正规师时，他出任第七十七步兵师师长，并在训练方面显示出杰出的才能。

传言美军空袭东京时，一些军官曾把获得的日本勋章交给杜立特，让他绑在炸弹上“还给日本人”。有人问同样得到过日本勋章的艾克尔伯格，他的回答是“我准备亲自给他们送回去”。老酒一直存疑。前文提到，知道那个绝密计划的仅有6个人，作为普通师长的艾克尔伯格怎能知道？美国人不太可能在出发前广泛征求大家意见“是否把勋章还回去”。

接到前往西南太平洋战区履职的命令之后，艾克尔伯格有点儿意兴索然，这毕竟是次要战场的二级战区，而他的事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虽然失望，但他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一任命。8月下旬，他带着第一军参谋人员远涉重洋，前往澳大利亚，原来负责的北非作战任务转给了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乔治·巴顿。后来的事实大家都清楚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巴顿的赫赫大名，而只有资深军迷才会知道艾克尔伯格。

8月26日，艾克尔伯格抵达列农饭店报到，受到了麦克阿瑟的热情欢迎。麦克阿瑟告诉师弟，第一军尽管名义上归布莱梅指挥，但他可以尽量少跟澳大利亚人打交道。换言之，就是有事直接向自己汇报。为了减轻艾克尔伯格心中的失望，麦克阿瑟嘲笑北非登陆是一次毫无意义的牵制行动，在这里他可以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就好像新几内亚是全球战争中心，莫尔兹比港是柏林一样。艾克尔伯格当然不会相信。

9月5日，美国陆军第一军正式成立。11日，司令官艾克尔伯格就接到了出击命令。在和第三十二师师长埃德温·哈丁少将商议之后，艾克尔伯格决定由劳伦斯·奎因上校的第一二六步兵团执行美军在澳洲的首次地面作战任务。这个团的训练水平是三个团中最高的。比布莱梅高明的是，艾克尔伯格的第一道命令是要求布里斯班的一家印染厂将该团官兵的制服染成迷彩色，避免士兵成为日军狙击手的活靶子。

9月14日晚，麦克阿瑟将艾克尔伯格叫到了自己的房间，提出10月上旬将第一军司令部前出至米尔恩湾，这样就可以不受布莱梅的节制了。艾克尔伯格似乎并不热情，他问萨瑟兰是否知道此事。

“不，但我明天会告诉他，”麦克阿瑟说，“去夺取布纳和戈纳，我会推荐你晋升陆军中将。”

之后艾克尔伯格提交的作战计划，却让麦克阿瑟非常生气，他竟将司令部设在了澳洲大陆，这意味着他将在1300公里外的大后方指挥战斗。麦克阿瑟称这一建议为“失败主义”。艾克尔伯格辩解说，这样做并非担心个人安危，而是怕参谋长在背后捣鬼。因为两人都是少将，他担心萨瑟兰试图谋取第一军的指挥权，唯一稳妥之计就是让他晋升中将，比萨瑟兰高出一级。

“鲍勃，”麦克阿瑟说，“我会立刻推荐你的。”随后，麦克阿瑟在晋升报告中将肯尼的名字也加了进去。

华盛顿非常惊讶，马歇尔搞不懂为什么艾克尔伯格刚到澳洲，屁股还没坐热就要晋升。麦克阿瑟解释说，举荐艾克尔伯格不是因为战功，而是军队编制的需要，按规定，军长一般由中将出任——人家瓜岛第十四军军长亚历山大·帕奇就是少将——而“肯尼将军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能力”。不管老麦的话有无道理，毕竟都是前线打拼的自己人，马歇尔还是很快批准了两人的晋升，这在战争年代

本不算什么大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参战时间较短，美军军官的军衔普遍比已参战两年多的英国同行低，海军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麦克阿瑟将美军即将出动的消息通知澳军时，布莱梅说第二十五旅和第十六旅已去了莫尔兹比港，澳军有望在前线集结足够兵力挡住日军并发起反攻。麦克阿瑟认为仅沿科科达小道发起反攻是远远不够的，进展肯定非常缓慢。他对下一步作战已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攻打日军后方，出动第三十二师的两个团开赴新几内亚发动反击，与澳军正面的进攻遥相呼应。

在第三十二师出征誓师大会上，麦克阿瑟亲临现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日军不易对付，作战顽强且智勇双全，他们从不饶恕敌人，也不向敌人求饶。不要让日本人袭击你们。要记住一条基本准则，无论你的阵地在哪里，都要为进攻做好准备。如果日军拥有一项协同作战计划，他们就会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当他们受到袭击时——尤其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就是另一番情景了。日军士兵有一种战斗到底的非凡能力，他们从不善罢甘休。我要求你们一旦投入战斗，就应该每人至少干掉一个日本人。如果你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会获得胜利。”

麦克阿瑟命令后勤处长汉福德·麦克奈德尔准将立即带一个考察组前往视察地形，为美军出击寻找合适的行军路线。同样极具攻击性的肯尼提前认真思索了令人心悸的欧文·斯坦利岭问题。8月下旬，他曾沿巴布亚北部海岸做过一次高度仅30米的低空飞行，试图寻找修建机场的合适地点，最终他选定了布纳以东65公里处一个叫瓦尼杰拉的小村庄。肯尼认为，攻占布纳的最佳途径是用飞机将部队空运过欧文·斯坦利岭到瓦尼杰拉，从那里向布纳发起进攻，将大大缩短行军距离。

肯尼回去汇报上述想法，遭到了麦克阿瑟的厉声呵斥。因为侦察飞行凶险异常，日军飞机经常在那一带出没，肯尼的安全是完全没有保障的。虽然挨了领导的训斥，但肯尼心里非常舒服。他佯装追悔莫及，立即做了口头检讨，保证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鲁莽行为”。

当麦克阿瑟提出派兵去抄日军的后路时，肯尼原来的念头再次冒了出来。他建议用飞机将一个团空运过去。此前他已经向参谋长汇报过这种想法，但萨瑟兰认为“这是最令人讨厌的一种作战方式”。萨瑟兰按常规作战方式提出，组织进攻时首先要确定一条安全的撤退路线。一旦部队实施空运，那条撤退路线在哪里？麦克阿瑟显然知道萨瑟兰的做法过于保守，他明白兵贵神速的道理。他问肯尼：“空运将遭受多大损失？”肯尼说：“我们空运过去的货物尚未遭到过任何损失，飞机本身并不知道自已运的是人还是货物。”

麦克阿瑟答应让肯尼先运一个连过去，视情况再做下一步决定。

9月15日下午，由第一二六团梅尔文·舒尔茨上尉的连、一个工兵排外加5名军医的172人从布里斯班登机。师长哈丁少将亲临机场为先遣队送行，称他们是“箭头的箭头的箭头部分”——第三十二师的师徽是一个红色的箭头，舒尔茨开心地称自己为“三箭头部队”。除了空运，9月18日，第一二六团主力180名军官和3610名士兵将乘船前往新几内亚。

将舒尔茨先遣队成功运抵莫尔兹比港之后，肯尼强烈要求“把第一二八步兵团也交给我吧，我保证让他们赶在那帮乘船的人之前到达莫尔兹比港”。萨瑟兰坚决反对，但麦克阿瑟支持肯尼的意见。9月19日，麦克阿瑟亲自乘一架B-17飞往莫尔兹比港，视察兵员的空运情况。空运进展异常顺利，没有出现任何伤亡。肯尼的确让乘机部队比乘船部队提前到达——乘船来的第一二六团主力晚了整整5天。

但是空运的最大缺点是无法携带重武器。第三十二师有4个炮兵营，其48门105毫米榴弹炮全部留在了澳洲大陆。哈丁坚决反对让他的士兵不带火炮就投入战斗。但是肯尼保证说，他的飞机就是最好的空中火炮，“在这个战区，炮在天上飞着呢”。地面部队要做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时间应该把炸弹扔到哪里，他的飞行员会立即照办的。哈丁这才勉强同意走天上。

经过8天海上航行，澳军第二十五旅于9月9日抵达莫尔兹比港。10日黎明，布特罗斯中校派第三十三营一个连赶往前线支援。11日，第三十三营主力及邓巴中校的第三十一营也踏上了增援之路。12日，维希中校第二十五营同样受命出发。与之前参战澳军不同，第二十五旅的全体官兵均穿上了期待已久的迷彩服，他们在战斗中生还的希望会大大增加。火速赶往前线的该旅旅长吉尼斯·艾泽尔准将与回来述职的波兹准将擦肩而过，两人甚至连话都没说上几句。9月11日，艾泽尔与前线的波特通了电话，后者说自己正率军撤往伊奥利贝瓦。

第二十五旅抵达之后，前线与日军正面对抗的澳军已经超过3000人，而对面日军仅第一四四联队的两个大队约2000人，澳军首次在人数上占据上风。堀井仅仅投入两个大队，主要考虑到瓜岛和米尔恩湾作战不利，有所保留。9月14日，桑田亥四郎第三大队从正面向澳军第十四营和第十六营的阵地发起进攻，猛烈的炮火使澳军撤退少许。堀江正第二大队再次使出了惯用的迂回战术，向西企图包抄澳军阵地，恰好与前来增援的澳军第三十一营狭路相逢，双方激战多时僵持不下。15日，日军第三大队分兵向东迂回，遭到澳军第三十三营和第三营的联合阻击。日军虽顽强突入澳军两个营的接合部，却因兵力太少无法形成突破，战局再次陷入僵持。

此时堀井已投入了所有预备队。如果澳军稍加坚持，补给不足的日军势必陷入不利，战局很可能因此逆转。但艾泽尔准将被日军突入接合部的行动吓倒，16日8时15分，他致电师长艾伦少将：“现在我们

整个前方和侧翼都是敌人，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在这里挡住他们。一旦有必要，请允许我们撤至伊米塔岭，波特准将也是这么认为的。”艾伦要求他必须维持进攻态势，尽可能在伊奥利贝瓦拖住日军，并再三强调，一旦此地有失，后方再也无险可守，但他还是允许艾泽尔可以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决定是守是退。

艾泽尔立即下令全军撤至伊米塔岭一线，依山构筑防线。17日11时，澳军已在伊米塔岭部署完毕。仅剩10名军官和77名士兵的第十四营撤往后方休整。17时，艾伦电告艾泽尔，既然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就必须在伊米塔岭挡住日军。随后，他转达了罗威尔中将的命令：“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日军已把能从布纳调来的所有部队都用上了。我们现在已撤退了这么远，往后已经无路可退。艾泽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击退敌军，争取时间直到第十六旅到达。”

9月16日，日军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成功攻占伊奥利贝瓦——这里距莫尔兹比港只剩50公里。自登陆布纳以来，日军第一四四联队已损失近千人，他们现在终于看到目的地了。“我看见大海了，是莫尔兹比港近海！”激动不已的日军官兵在山顶上大喊大叫，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前方再没有比脚下山峰更高的山岭阻挡，巴布亚湾的海洋湛蓝湛蓝的。当天傍晚，站在山顶的掘井已清晰望见了港口的璀璨灯火。日军测绘人员准确测出莫尔兹比港城北机场与城市距离为7英里——盟军所称的“七英里机场”。和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如出一辙，当时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同样遥遥看到了莫斯科大教堂的尖顶。

这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场进攻的最远距离，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彪悍的南海支队已成强弩之末，掘井的补给线绷到了极限。很多士兵因疟疾、痢疾、登革热、脚气而死亡、受伤或致残，从布纳出发的6000个士兵，仅1500人还保持健康。所有人的干粮袋几乎

见底，但远方的灯火使得士气格外高涨——众里寻他千百度，不用回首，莫尔兹比港就在前方灯火阑珊处。

堀井在日记里记述，“我的部队在不断追击敌军。在伊奥利贝瓦战斗中，我们粉碎了敌人的最后抵抗，牢牢控制了这个高地，这是向莫尔兹比港进军最后据点了。三个多星期以来，每一支部队都强行通过密林深谷，翻越险峰，涉渡过膝的沼泽，攀登悬崖峭壁追击敌军。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对大量的伤亡人员表示深切同情。我们一定要给莫尔兹比港以最后打击。但敌方仍在慢慢运动，其真实意图尚难预料，而我们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需要时间巩固阵地，整补兵力和物资，恢复体力发起进攻。此次行动，我将投入自己的全部力量”。

灯火虽近，却遥不可及。此时别说精锐的第二师团，就是川口支队或青叶支队能给堀井助一把力，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危矣。从2月2日东京下达攻占莫尔兹比港的命令，到现在已经7个月有余，日军终于要掉头撤退了，莫尔兹比港从此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该死的山道

澳大利亚战时内阁时刻关注着巴布亚的战况。9月9日，陆军部部长福特建议布莱梅去一趟新几内亚，和罗威尔一起向内阁提交报告。9月12日，飞抵莫尔兹比港的布莱梅，在与罗威尔、艾伦等人会面后认为，目前新几内亚盟军兵力超过了30000人，后续增援部队第十六旅已在海上。而日军兵力仅万人左右，前线作战的两个联队可能不足6000人，他们通过陆路攻取莫尔兹比港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澳军面临的重大难题是补给不足。

布莱梅的报告尚未提交，9月16日夜，柯廷就接到了麦克阿瑟从布里斯班打来的电话。老麦直截了当地说，他对巴布亚的局势非常担心，目前困境的真正原因是澳军作战不力。新几内亚部队虽兵力占优，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日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至今尚未扭转颓势。如果说补给存在问题，那么战线已拉出很长的日军该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但他们依然在奋勇挺进。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莫尔兹比港将成为第二个新加坡，“在新几内亚的盟军部队将重蹈马来亚的覆辙”。最后麦克阿瑟强调，日军兵力并不多，他们的补给已经达到极限。

对布莱梅提出的日军无力攻占莫尔兹比港的说法，麦克阿瑟并不认同，他对局势的看法远没澳军将领那么乐观。他告诉柯廷，为挡住日军的迅猛攻势，他正试图通过一切手段将美军地面部队运往巴布亚，那里的兵力很快将超过40000人。盟军完全可以守住现有防线并发起反攻。但如果他们不积极战斗，即使有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他提议布莱梅不能老坐在大后方，而应到巴布亚亲自坐镇。这不仅是出于军事需要，也是危急关头澳大利亚政府向民众做出的政治姿态。柯廷认可麦克阿瑟的说法，立即给布莱梅打去了措辞严厉的电话。

总理和战区司令官双双震怒，布莱梅自然不敢怠慢。为照顾前线将领的情绪，布莱梅仅带了几名参谋于9月23日17时再次飞抵莫尔兹比港。在罗威尔看来，此举明显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布莱梅直接插手指挥将使自己沦为一个普通的参谋军官。

9月25日，在视察米尔恩湾时，布莱梅命令克劳斯少将派部队进驻瓦尼杰拉，为修建新机场做准备。罗威尔对布莱梅越级指挥克劳斯的做法提出了严正抗议，两人在27日发生了激烈争吵。28日9时，忍无可忍的布莱梅告诉罗威尔，将解除他新几内亚部队司令官的职务，由埃德蒙·赫林中将接替指挥。对布莱梅提交的换人报告，柯廷和麦克阿瑟当即予以批准。心有不甘的罗威尔于28日离开莫尔兹比港回国。他的举动无疑极不明智，就在他和上司争吵之时，前线局势已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可喜变化。

就在南海支队沿科科达小道向莫尔兹比港挺进的同时，拉包尔出现了重大变故。鉴于瓜岛局势急剧恶化，根据东京的指示，第十七军不得不转移作战重点。为增强川口支队的实力，8月29日抵达拉包尔的青叶支队已决定转用于瓜岛方向。9月8日，意识到瓜岛战局不容乐观的百武电令堀井，将第四十一步兵联队从前线撤出，于科科达一带集结待命。

考虑到南海支队主力远离登陆场，后方空虚，一旦盟军在布纳或巴萨布阿实施反登陆作战，后果不堪设想，百武下令堀井从前线抽调一个步兵大队驻防布纳。9月17日，原用于增援米尔恩湾作战的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290人在巴萨布阿登陆，军衔最高的安田义达接过了布纳地区的指挥权。

9月中旬，堀井已从前来运送增援的海军那里得到了所罗门群岛战事不利的消息。16日占领伊奥利贝瓦之后，他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构筑防御阵地，同时告诫部下：“支队主力将在此地暂时停留，坚

守阵地整顿编制，补充战力，之后给莫尔兹比港以狠击的一锤！”堀井相信，只要能再坚持一段时间，最多10月中旬，预定投入新几内亚的精锐第二师团就会到来。两者合兵一处，居高临下一个冲锋，莫尔兹比港指日可下也。

但是川口支队对亨德森机场的攻击再次以惨败收场。第十七军与联合舰队就今后作战再次会商后决定：将原拟用于新几内亚战场的第二师团改派瓜岛，誓死夺回亨德森机场。9月17日，随着参谋本部的一纸电令，驻瓜哇第三十八师团归入第十七军麾下，同时从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国内调来大批增援加强第十七军的实力。9月18日，东京大本营再次发出指示：东南方面作战以夺回瓜岛为中心，新几内亚战场暂取守势。百武随即制定了两大战场的作战方针：以第二师团登陆瓜岛夺回机场，彻底戡定所罗门群岛地区。南海支队暂退至科科达一线。待瓜岛作战结束后，以此为基地再次发起莫尔兹比港进攻作战。第二师团对亨德森机场的夺回作战如进展顺利，佐野忠义中将的第三十八师团则直接用于新几内亚方向。

9月23日，堀井接到了百武发来的最新指示：因瓜岛和米尔恩湾双线失利，为配合第十七军在瓜岛的军事行动，南海支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有效增援。堀井必须转攻为守，第一四四联队主力退守伊苏拉瓦和科科达地区，占据下次重启战端的出发阵地。同时第四十一联队主力撤回滩头，重点加强布纳和戈纳地区的防御，保卫机场安全，防止盟军的反登陆企图。

接到百武发来的电令，精疲力竭的堀井仰天长叹，欲哭无泪。莫尔兹比港近在咫尺，现在却要掉头返回原来的出发地。回想一路进军之艰辛，此时堀井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海军正竭尽全力支援瓜岛，对巴布亚爱莫能助。堀井的士兵没有粮食，没有弹药，甚至没有鞋子，很多人因为没有军装，只披着毯子或米袋，已成了不折不扣的

弃儿。士兵出发时仅带了半个月干粮，本拟攻下莫尔兹比港就地补给，现在转身撤退，谈何容易？

但军令难违，堀井也只好着手策划一次更艰难的撤退。前线几个大队长提议，无视军司令官的命令，发起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一举拿下莫尔兹比港。但堀井的部队早已成了一群衣衫褴褛的饿鬼，“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縞者也”！对面澳军已在伊米塔岭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背靠莫尔兹比港的他们可以就近得到补给。犹豫再三，堀井还是决定遵命撤退。科科达战斗瞬间攻守易势。

其间，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小林朝雄少佐接到了回本土履新的命令，临行前，堀井嘱托他：“小林君，请务必向军司令官汇报这里的战况。”10月6日，返回拉包尔的小林向军司令部递交了正式报告，指出南海支队面临的补给困难，以及在盟军的持续压力下战斗和非战斗减员急剧增多，请求迅速向巴布亚运送补给。百武当然清楚堀井的艰难处境，之前他已协调基地航空部队23日在科科达地区空投了一批物资，仅此而已。

其间，盟军对布纳机场的空袭一直持续不断。9月25日6时40分至11时25分，布纳连遭美军B-17和B-26的五轮轰炸，机场遭到毁灭性打击，跑道已经无法使用。同日，堀井咬紧牙关，下达了26日夜间全部撤出伊奥利贝瓦的命令。堀江第一四四联队第二大队负责断后，控制沿途要道且战且退。

在伊米塔岭据守的澳军完全未曾料到，一路高歌猛进的日军竟会转身撤走，堀井的撤退完全达成了突然性。接到撤退命令，日军仅存的士气完全丧失。进攻时翻山越岭虽然艰险，但心中始终有目标存在，现在撤退行程因完全失去希望而备感艰辛。记者冈田清三说，日军的士气一直是靠荣誉感来维持的，现在他们必须麻木地开始撤退。他们一旦接受了痛苦的事实，就立即被求生的欲望俘获。每个人都想

走得更快，他们走过同伴的尸体，那是9月初的战斗中留下的，现在已经爬满了蛆虫。第二大队小岩井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我们的身体极度疲劳。因为没能吃到足够的大米，所有人都步履蹒跚，看上去每走一步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行军十分缓慢，我们沿着石阶而行，每一步都气喘吁吁。尽管有少数勇敢的士兵克服了困难，但大多数人都不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他们的眼中含着泪水，我的心中满怀伤感。”

日军的撤退还算顺利。10月4日，第一四四联队主力撤至科科达。一直带病指挥的联队长楠濑病重不起，堀井下令将其送回后方，第一大队大队长塚本代理联队长职务。同日返回布纳地区的第四十一联队已开始部署滩头防御。

9月19日和21日，瓦西少将的第六师司令部和第十六旅陆续抵达莫尔兹比港，第十七旅受命进驻米尔恩湾，第十九旅则驻守本土的达尔文港。除了第十六旅暂时划归艾伦少将指挥配合第七师作战，第六师余部将全面担起莫尔兹比港的防务。

追击日军的任务由艾泽尔准将的第二十五旅承担，该部兵力共2624人。24日，师长艾伦少将亲临伊米塔岭。26日，澳军以维希中校第二十五营居中，布特罗斯中校第三十三营、邓巴中校第三十一营为两翼向伊奥利贝瓦挺进。翌日傍晚，澳军对日军阵地实施了炮火准备，对面竟然悄无声息。因日军主动撤出，澳军3个营在28日傍晚全面收复伊奥利贝瓦。艾伦据此认为，日军主动撤退是他们之前顽强抵抗的结果。

麦克阿瑟同样未料到前线出现的戏剧性变化，对澳军轻松收复伊奥利贝瓦并未盲目乐观。此时，他最担心日军在瓜岛取得胜利，随后全力投入巴布亚作战。10月1日，他颁布命令要求澳军乘胜追击，将日军赶至库姆西河以东地区，同时收复日军暂时盘踞的古迪纳夫岛，确

保盟军的侧翼安全。在完成上述目标后，澳军继续向巴布亚东北海岸挺进，一举围歼日军于戈纳、布纳一带。目前困扰盟军的主要问题依然是补给，布莱梅命令前线第二十五旅和第十六旅继续沿科科达追击，尽快夺取科科达山口的机场，以便实施粮弹空投。

10月1日，澳军第二十五旅以第三营为先锋向北攻击前进，沿途发现许多被遗弃的日军尸体。小道行军极为困难。即使没有日军阻击，先锋营一天也只能走1500米。每天中午定时的暴雨将山路完全变为了泥浆。在一处山头，工兵用木头铺就了2000级台阶供部队行走，并美其名曰“金梯”。这一纪录很快被另一个山头的3400级台阶打破。每一级台阶约60厘米高，几乎每爬3级就要摔一跤，路边根本没有可供喘息的地方。一名澳军士兵沮丧地说：“你只听到自己的腿在嘎吱嘎吱作响，前边的路似乎无穷无尽，好像一生下来就在爬台阶似的。”

10月2日13时，澳军第三营尖刀连顺利进驻梅纳里，稍事休整，继续向艾弗吉挺进，一路未遭遇任何抵抗。营长卡梅伦少校汇报说，在伊奥利贝瓦和瑙罗之间曾有2000名日军驻扎的痕迹，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在吃树皮、杂草充饥，到处可见的便溺预示着日军中可能流行痢疾。4日下午，尖刀连抵达空无一人的艾弗吉。从曾为日军服务的土著那里得知，日军大队人马已经撤往科科达。随后两日，卡梅伦第三营和梅森少校——他已接替病重的维希中校——第二十五营先后进驻梅纳里。

“该死的山道”受到的诅咒比敌人还多。“湿漉漉”——这是澳军士兵对雨季的形象称呼。5分钟内下25毫米的大雨毫不鲜见，蒸笼似的山坡酷似地狱。军靴仅穿一周就烂成了破片，士兵普遍患上疟疾，裸露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可怕的丛林疮，引来成群蚊蚋叮咬。食品总是短缺，第五航空队每天空投的给养——士兵嘲笑说“饼干箱掉下来了”——落得到处都是，往往要深入丛林里去找，而日军狙击手或掉队的伤兵很可能就躲在那里。

“昆虫的生活，从蝎子到蝴蝶给人印象很深，”澳大利亚随军记者乔治·约翰逊生动地写道，“这只是暂时的，最后你逐渐对所有植物和动物甚至日本人都失去了兴趣。你的思维程序只让你意识到一件事，那‘该死的山道’。”在艾弗吉附近一段泥泞、散发出腐尸恶臭的小道上，一具日军士兵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一副简易担架上，身上已经没肉，白骨爪子从破军装的袖口向外伸着。每名拖着沉重脚步走过的澳军士兵都会停下来，去握一下那唬人的白骨，说“你运气真好，伙计”，然后继续艰难迈步，向前走去。

10月8日，澳军先头部队终于在米奥拉和坦普尔顿山口之间与日军断后部队相遇。当天傍晚，澳军对日军后卫部队的攻击未获进展，第三营和第三十三营随即在米奥拉驻扎下来。艾泽尔下令放慢进军速度，他担心推进太快补给无法跟上。7日，他电告赫林中将，前线补给短缺，急需空投，每天不能少于50000磅。11日，艾泽尔令第三十三营攻打坦普尔顿山口。

艾伦少将率第七师司令部刚刚进驻梅纳里，就收到了布莱梅发来的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文，质问既然日军抵抗微弱，为何推进速度如此之慢，说如果觉得任务过于紧张，他可以立即派新师长来。艾伦一边就补给问题和布莱梅争辩，一边严令艾泽尔加快推进速度，同时派出一个营进驻爱奥拉溪口，尽快控制阿罗拉以取得空投场。刚刚抵达前线的第十六旅负责守卫米奥拉，在当地建成一个可供小型飞机起降的机场后，快速向前推进，越过第二十五旅阵地追击日军。

10月12日，第三十三营和第二十五营联手向坦普尔顿山口发起的进攻再次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利用茂密的灌木和竹林掩护，居高临下进行阻击，澳军多次的进攻无功而返。战至15日，弹尽粮绝的日军逐步撤离阵地，澳军3个营于16日下午收复坦普尔顿山口。

第二十五营侦察兵库克巡逻时发现了一大块熟肉，但那股飘进鼻子里的异味让他差点儿吐出来。他将肉带回营部，交给了军医多南。多南之前曾鉴定过一大块肉，是从一种大型动物身上割下来的，具体是哪种动物，无法断定。多南再次仔细观察库克带回的这块肉的皮下组织，然后告诉库克：“没你的事了，归队吧。”随后，他在报告里写道：“这块肉无疑是从人体上割下来的。”两天前，另一位军医科隆比中尉也发现过3具澳军士兵的尸体，他们的致命伤分别在头部和胸部，但大腿和小腿上的肉都已经被割走了。

10月17日，艾伦在米奥拉设立了前敌指挥部。当天，他再次收到了布莱梅发来的催促电报，称麦克阿瑟将军对前线伤亡轻微的情况下进展如此缓慢极不满意。布莱梅敦促艾伦尽快夺取科科达机场，并强调“目前日军显然是以劣势兵力在阻挠澳军前进”。艾伦回电辩解，在强调补给不足的同时，说明日军的阻击正在不断增强，糟糕的地形和热带瘟疫导致部队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第二十五旅非战斗减员730人，几乎达到总兵力的1/3。艾伦的说法符合事实，起初担任阻击的仅堀江的一个加强大队。但在澳军发起大举进攻时，撤退中的桑田第三大队奉命转身与堀江一起阻击。10月13日，塚本又率第一四四联队主力前来支援。到20日，澳军面对的已是日军整整一个联队。

经半个月行军作战，第二十五旅的3个营早已精疲力竭，确实到了该调换的时候。20日清晨7时，第十六旅旅长劳伊德准将从艾泽尔准将手中接过了前线指挥权。截至被第十六旅替换，第二十五旅亡68人、伤135人。伤亡数字看似不大，但非战斗减员达到了惊人的771人。

10月下旬，澳军第十六旅接替第二十五旅，成为科科达小道上追击日军的一线部队。出发之前，到巴布亚视察的麦克阿瑟亲临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激励演讲：“你们一定要重视对手！很多日本兵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是非常强悍的敌人。”麦克阿瑟告

诉旅长：“劳伊德，上帝选中你来执行这项任务，整个西方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们。我完全相信你和你的部下，祝你们好运，加油！”

劳伊德手中有库伦中校的一营、埃德加中校的二营和史蒂文森中校的三营，合计1779名兵员。20日傍晚，第十六旅已在坦普尔顿山口集结完毕，次日开始向前攻击。当晚，三个营全面通过山口，将战线推进至爱奥拉溪口一线。为阻击澳军的快速挺进，日军第一四四联队代理联队长塚本下令控制俯视村落的山岭要点，对澳军形成了一夫当关之势。日军隐蔽的位置极佳，火力配备合理，澳军进军路线被死死封住，无法前进。21日，劳伊德收到师长艾伦转来的布莱梅的电令：

“现在你必须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性，美军第一二八团已在彭加尼一带就位。夺取科科达机场继续前进，与第一二八团在进攻布纳之前的呼应是整个作战计划的关键部分。”

也难怪艾伦气急败坏，他在同一天前些时候收到了一封令人难堪的电报，是布莱梅转来的麦克阿瑟的电报：“前线的作战报告显示，科科达小道进展情况令人失望。在我看来，我们部队的战术指挥是完全失败的。我们兵力对敌人占有绝对优势，但我们用于实战的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使敌人在实战某一地点似乎能用同等兵力与我们对抗。我们的补给比敌人好，天气情况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必须尽快占领科科达机场。全文完！”

不管后方领导如何催促，前线澳军依然无法打破僵局。随后几天，爱奥拉溪口地区连降暴雨，给澳军攻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战至24日晚，第十六旅依然无法前进一步。急红了眼的艾伦命令艾泽尔准将的第三十一营、第二十五营、第三十三营全部前出至河口地带，支援第十六旅的进攻。直到此时，澳军连对面日军到底有多少人都没弄清楚。布莱梅指责前线始终以小规模部队发起进攻以至无法取得突破，当艾伦竭力为自己和部下辩解时，战局再次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10月25日，堀井接到了第十七军参谋长二见发来的电文：“因瓜岛战局不利，原定支援巴布亚作战的第三十八师团无法成行。”堀井只有苦笑。最早说的是川口支队，之后变成了青叶支队，接下来是第二师团，最后连第三十八师团也成了空头支票。弄来弄去，巴布亚就南海支队在孤军奋战呀！堀井认为在补给不足且无增援到来的情况下，长期据守欧文·斯坦利岭区阵地毫无希望，于是决定将部队全部撤往库姆西河以东地带构筑防线。日军本可发电报或派参谋到前线传达命令，但尽职尽责的堀井还是带着小岩井第二大队第五、第七中队的92名残兵亲往前线组织撤退。26日9时，堀井抵达爱奥拉溪谷日军阵地，命令第一四四联队在击退敌军下一轮进攻后于28日晚撤至后方，小岩井部队负责断后。

虽然再次投入了新生力量，澳军的进攻依然毫无起色。28日13时，堀井下达撤退命令，右翼桑田大队随后放弃溪谷阵地，澳军这才终于占领日军据守6天的阵地。到29日上午，爱奥拉溪口战斗结束。10天的战斗中，澳军亡99人、伤192人。

战斗接近尾声，10月27日，艾伦再次接到了布莱梅发来的电报：“考虑到你在前方执行任务时间过长，兹决定由瓦西将军28日上午飞赴米奥拉。他抵达后，你应将前线指挥权移交给他，随后回莫尔兹比港履任新职。如果你方便，将在29日午前在米奥拉为你安排运输机。”

艾伦当然明白这就是最令人难堪的火线免职，他迅疾给布莱梅回了电报，“在形势已日趋好转的情况下，发现我在这个时候被调换实在令人遗憾。我宁愿留在这里，直到我的部队也被替换为止”。话虽如此，28日，瓦西抵达之后，艾伦还是于次日飞回莫尔兹比港。后来，当他回到澳洲，向麦克阿瑟当面说明他之前发出的电报给自己带来了多大伤害时，麦克阿瑟煞有介事地说：“但我什么都没有说，只

是表扬你和你的部队，除此之外，就是在鞭策你而已。”艾伦翻着白眼，嘲笑道：“好呀！但这似乎不是鞭策澳大利亚人的方式。”

10月29日8时，瓦西少将正式接任第七师师长，立即下令库伦第一营继续向前追击，埃德加第二营紧随其后。在他们前方，堀井率第一四四联队主力和小岩井所部，于当日凌晨3时30分退入伊苏拉瓦。按照堀井的作战计划，主力部队将不做停留，继续后撤，小岩井所部在此担任阻击任务。

堀井要求断后部队至少拦住追兵2天以上。虽然名义上带有2个中队，但小岩井手下只有不到100名残兵。胆大包天的小岩井冒险做出决定：自己只率16名官兵据守伊苏拉瓦，其余尚能行动的人动手将伤员全部送到后方去。所幸澳军行动缓慢，小岩井于2天后安全退入科科达山口，于31日14时与主力部队顺利会合。

以前一直是自己追着美军跑，现在反过来被人家撵着屁股追，此情此景让心高气傲的堀井气愤难平。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轻率的决定：以支队主力在科科达以东和库姆西河之间的奥伊维一带构筑阵地，与尾随的追兵大干一场，以解心头之闷。已撤至布纳地区的第四十一联队奉命前来参加战斗。堀井下令，第一四四联队占据山口以东8公里的奥伊维高地，矢野率第四十一联队本部及第六中队、第八中队、第一大队逐步向奥伊维集结，准备据险与澳军决一死战。

30日13时，在确认日军已经远去之后，澳军第一营进占阿罗拉，随后先锋连马不停蹄，直趋伊苏拉瓦。从31日7时开始，盟军航空兵已经能够在阿罗拉实施空投。11月1日，瓦西令劳伊德率第十六旅向科科达快速挺进。与此同时，西路第二十五旅迅速向第十六旅靠拢。11月2日，从西路第三十一营传回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布莱克中尉率领的一支巡逻队在战战兢兢进入科科达山口后，发现那里竟空无一人。从当地遗留的痕迹看，日军至少已经撤走2天了。

身穿沾满污泥的破烂军装，头戴多次煮过罐头的焦黑色钢盔的众多澳军士兵，鱼贯冲入科科达，他们本来预想这里会有一场激斗。成功夺回科科达机场，意味着盟军糟糕的补给将很快得到改善。一面由飞机空投的澳大利亚国旗在科科达行政楼前边的旗杆上缓缓升起。没有军乐队伴奏，也没有欢呼，他们已没有了叫喊的力气。数百名蓬头垢面的澳军士兵悄然肃立，许多人身上还缠着满是血污的绷带。一小时后他们必须再次进发。16时，艾泽尔准将的旅指挥部进驻科科达。

11月5日，澳军第十六旅逐渐进入奥伊维外围。第二营先锋连遭到第四十一联队宫本菊松少佐第一大队的迎头痛击。从遭遇火力的密集程度判断，他们撞上了日军防线的主阵地。日军的顽强阻击使澳军第十六旅伤亡日增，无法取得任何突破。战场南侧，库伦中校的第一营正沿与奥伊维平行的一条小路向前推进，目标直指奥伊维东部的南海支队司令部驻地伊利莫。

前线的胶着战况使瓦西少将焦急万分。如果短时间内无法取得突破，他可能很快就会回家里陪艾伦喝茶了。瓦西决定孤注一掷，冒毫无预备队的风险将第二十五旅全部投入战斗。瓦西使出了日军惯用的迂回战术：第十六旅继续从正面向日军施压，第二十五旅剑走偏锋，在伊利莫附近取得一个横跨科科达—布纳山路的阵地，切断格拉里附近奥伊维至伊利莫的主干道，建立库姆西河桥头堡，一举截断日军的归路。

11月8日11时50分，澳军第三十一营突然对驻格拉里的日军发起猛攻。此举等于在前线日军的左侧插上了凶狠的一刀。15时，随后赶到的第二十五营加入战团。当晚，大雨倾盆。9日，双方在格拉里拼杀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第二十五旅三个营依次在通向格拉里的斜路上向北展开。发现后路将被切断的日军立即发起反扑，一天激战之后，日军的防线逐渐趋向崩溃。眼见战况于己不利，堀井断然决定全线撤退。第四十一联队受命越过库姆西河的一条支流沿北岸撤退，当晚与

主力失去联系。在格拉里陷入激战的第一四四联队主力决心打破澳军的封锁线，日军两个联队就此分开。

10日傍晚，第四十一联队接到了堀井发出的撤退命令。第五十五山炮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高木义文中尉受命就地掩埋火炮，所属炮兵负责协助运送支队司令部伤员。高木不愿亲手埋掉心爱的火炮，于是跑到支队司令部求情：“如果能够运送伤员脱险，请让我们把火炮也一起带走吧。”堀井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些东西撤退时只会变成累赘。高木没有争辩，回到中队召集部下说明了情况。众炮兵开始无声地拆卸火炮，将它们掩埋起来。高木示意大家先撤，他的部下走出没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枪响。高木用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11日清晨，澳军各部发现日军试图突围向东逃逸，立即进行封堵。激战持续整整一天，日军奥伊维至格拉里的防御体系被彻底粉碎。正面强攻的澳军第十六旅压力骤减，说明日军已放弃了奥伊维一带阵地，于是撒丫子向前猛追。日军承担断后任务的依然是小岩井大队。日军残兵在向东的道路上一刻不停地奔走。他们没有粮食，个个蓬头垢面，拄着拐杖挣扎着前进，很多人因体力不支丢掉了武器和弹药，赤脚赶路。一些人裹着毯子和装大米的麻袋片，因为军装早已烂掉了。小岩井看到了路边的第五十五骑兵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川岛清喜中尉。川岛报告说，4名伤员死了3个，剩下1个奄奄一息，是否将他抛弃，否则所有人都得陪他一起死。小岩井木然地听川岛讲完，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他清楚，自己怎么说都是不对的。

第二天，越来越多的日军士兵倒毙路旁。很多人连步子都迈不开了，还没解下身上的手枪。日军规定，未经允许丢掉武器要受重罚的。小岩井断然下达命令：“丢掉武器，你们才有希望走出大山。”所有人都不置可否，有人甚至用厌恶和恶毒的眼神盯着他。“我是第四十一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小岩井少佐，我会为你们保管好手枪。如

果你们中队长问枪到哪里去了，就说被小岩井少佐收去保管了。”小岩井收缴了10名士兵的武器，暗地销毁。至于那10个人有没有活下去，他就再也知道了。

11月11日下午，瓦西令劳伊德率第十六旅留守奥伊维地区，艾泽尔第二十五旅在14日向东越过库姆西河向布纳挺进，劳伊德在15日随后跟进。虽然在奥伊维和格拉里之战损兵600人，但日军两个联队主力均成功撤出。沿山路主干道撤退的第一四四联队一路顺利。11月17日，塚本残部安全抵达吉鲁瓦。

18日傍晚，堀井率支队司令部和矢泽第四十一联队主力来到了平加附近的库姆西河河段。当晚天降暴雨，河水暴涨，日军只能在暴雨中等待渡河，他们早已成了一群饿得半死的乌合之众。一名随军记者对当时的惨状极为震惊：“士兵饥不择食——嫩树枝、草根甚至土块都吃。这些东西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胃，以至于当他们后来被送进战地医院时，任何食物都无法消化，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呕血而死。”

19日，堀井决定带几名参谋先回吉鲁瓦，大部队由矢泽率领等待渡河。堀井乘木筏顺流而下，仅漂出2公里，木筏就被一棵伸向河面的大树掀翻，堀井等人只好弃筏登岸，继续沿右岸行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独木舟。支队勤务兵是渔夫出身，他驾独木舟将堀井和参谋长田中丰成中佐安全送到了库姆西河河口。

堀井很快听到了来自吉鲁瓦方向的炮声，他认为那里的守军已经与敌人发生了战斗。堀井不顾危险，坚持用独木舟出海，以便尽快回到吉鲁瓦指挥作战。当天下午，堀井等人遇到了热带风暴，独木舟被强风吹离海岸足有10公里远，最终在汹涌的海浪中倾覆。不会游泳的参谋长田中很快被大海吞没，堀井和勤务兵奋勇游向海岸。游出4公里后，堀井实在坚持不住了。他告诉勤务兵：“我没体力继续游下去

了。你告诉部队，堀井死在这里了。”他在水面上高举双臂，呼喊：“天皇万岁！”一个大浪打来，堀井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侥幸生还的勤务兵向上级报告了堀井和田中的死讯。小岩井——他是南海支队活到战后的唯一佐级军官——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勤务兵陈述的一切。支队长和参谋长双双溺毙，似乎预示着南海支队的最终命运。得知堀井死亡的消息，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

由于缺乏渡河工具，14日追至库姆西河西岸的澳军第二十五旅只能望河兴叹，他们身后的第十六旅也只好停下来，暂时休整。第二天，工兵竭尽全力，利用日军废弃的栈桥接岸残存部分，架起了临时桥梁，还拉起了两条滑轮吊缆。但澳军渡河的速度依然很慢。到16日11时，澳军两个旅才全部渡过河去。这就意味着日军7月21日登陆近4个月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科科达之战宣告结束，日军试图翻越欧文·斯坦利岭攻占莫尔兹比港的战略企图终成南柯一梦。

尽管在科科达和米尔恩湾双线失利，但战后美、澳战史均对日军在巴布亚的表现给予极高评价，称赞他们“具有坚毅和果敢的战斗精神”——此言不虚。以区区两个联队在缺弹少粮的情况下推进至距莫尔兹比港仅50公里，搅得整个西南太平洋战区天翻地覆，日军战斗力的确不容小觑。如果承诺给堀井支援的川口支队、青叶支队、第二师团、第三十八师团能有一支前来，在最后关头压上一根稻草，还真够老麦他们喝上好几壶的。

发生在巴布亚半岛的科科达之战是太平洋战争中鲜为人知的一次战役。尽管双方兵力投入不多，放在欧洲战场简直不值一提，但其艰苦性和重要性丝毫不逊于其他战役。和之前的珊瑚海海战一样，科科达之战不但使莫尔兹比港再次转危为安，而且使盟军的反攻基地澳洲

大陆免受日军入侵的威胁。在澳大利亚战史上，科科达之役得以与加里波利战役、托布鲁克战役并列，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三大战役。

三箭齐发

到瓦西少将澳军第七师抵达库姆西河西岸为止，之前的地面作战始终是澳军和日军单挑，美军一直坐山观虎斗，静观其变。就在澳军在科科达小道发起追击的同时，美军第三十二师同样在进行一系列调动。到9月和10月间，肯尼中将的第五航空队已有足够实力进行部队的大规模空运。9月24日，布莱梅中将视察米尔恩湾时，已对空运部队到瓦尼杰拉——此处距布纳仅仅100公里——提前做了部署。10月5日和6日，澳军第十八旅第十营、美军一个高射机枪连和工兵一部先后乘61架次运输机抵达瓦尼杰拉，随后，从米尔恩湾利用小艇向该处运送补给的水路开通。布莱梅原拟将驻米尔恩湾的第十七旅调往此处，但因那里的危险到10月底尚未完全解除，攻打布纳右翼日军的任务只好由美军第三十二师第一二八团来承担了，他们目前正在莫尔兹比港的海滩上晒太阳呢。

10月8日，美军第一二六团、第一二八团被正式纳入新几内亚部队作战序列。鉴于瓦尼杰拉在未来兵力调动中的重要位置，战区后勤处长汉福德·麦克奈德尔准将受命出任新成立的瓦尼杰拉部队司令官。这里将成为盟军下一步作战最重要的补给基地。10月13日，美军第一二八团第二营、第三营陆续接到乘机前往瓦尼杰拉的命令。到10月18日，肯尼已将上述两个营及澳军第六独立连全部空运至瓦尼杰拉。随后，因为暴雨连降，该团一营两个连、反坦克连、勤务连只好暂时滞留莫尔兹比港，等天气好转再行空运。

10月17日，盟军2艘三角机帆船来到瓦尼杰拉，开始将美军士兵和弹药补给送往彭加尼——这里距布纳仅50公里。为躲避日军空袭，运送大多在夜间进行，但利用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运输，还是在10月下旬圆满完成了兵员运送任务。到11月2日，除了滞留在莫尔兹比港的少量

部队，美军第一二八团主力已全部在彭加尼和门达洛普就位。两地大型补给仓库均已建成，物资储备在不断增加。一直到11月16日，日军侦察机才突然发现彭加尼地区有大量盟军部队频繁活动，美军的侧翼运动完全达成了突然性。

为彻底扫清从米尔恩湾到彭加尼海上交通线的侧翼威胁，盟军必须尽快干掉之前滞留在古迪纳夫岛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前，9月10日晚，三川派驱逐舰“矾风”号、“弥生”号前来营救。此时，盟军第四十四特混舰队已从瓜岛返回，2艘日舰遭到了美军4艘驱逐舰的拦截。激战中，“弥生”号被击沉，“矾风”号借夜色逃离战场。9月22日，三川再次派出“望月”号、“矾风”号潜入古迪纳夫岛近海，但只找到并接走了10名陆战队员。随后，潜艇接走了大约60名日军，顺便送来一批补给。岛上残留的日军构筑工事，进行据守。

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澳军制订了旨在歼灭岛上日军的“公鸭行动”，由阿瑟·阿诺德中校澳军第十二营520名官兵承担。10月22日22时至23日2时30分，第十二营乘驱逐舰“斯图亚特”号和“阿伦塔”号从岛东南的泥湾和西南的塔雷巴湾分别登陆，试图两路夹击日军。日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两路澳军均无法突破日军阵地。阿诺德只好下令西南部队原路返回，于24日凌晨从泥湾登陆，与主力会合。25日8时10分，阿诺德发出总攻命令，赶来助战的日军飞机对澳军的登陆滩头点实施了轰炸。阿诺德派出一个连试图迂回包抄日军，却在丛林中迷路，不知所终。阿诺德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双方暂时形成对峙。

趁澳军暂停进攻之机，弹尽粮绝的日军残兵乘2艘登陆艇逃到了东侧一水之隔的弗格森岛。三川迅速派轻巡洋舰“天龙”号赶来，将剩余的261人全部接走。阿诺德不战而得古迪纳夫岛。战斗中，澳军亡13人、伤19人，日军亡20人、伤15人。

澳军工兵登岛建起一条长1200米、宽30米的跑道，肯尼又有了一个新的航空基地。

根据麦克阿瑟的统一部署，美军第一二六团将翻越欧文·斯坦利岭前往贾乌勒。团情报科科长威廉·博伊斯上尉受命带侦察小组沿卡帕卡帕小道侦察，他们历尽艰辛，在10月4日抵达贾乌勒。5日，博伊斯汇报说，小道行军虽难，仍可通行。10月14日，以该团第二营、反坦克连、炮兵连组成的先遣队踏上了卡帕卡帕小道，一起出发的还有战地简易医院人员和第一一四工兵营一个排总计900人，另有近百名土著民夫随同行动。开路先锋是梅尔文·舒尔茨上尉的E连。

连续5天暴雨如注，让美军的翻越行动苦不堪言。舒尔茨形容小径之窄，“一只长腿大野兔都无法通过”。部队只能以单纵队行军，夜晚连临时宿营地都找不到。烂泥有时深过膝盖，无处不在的藤蔓和树根经常将人绊倒在地。溪流暴涨，有人在渡河时被湍急的水流冲翻。卡帕卡帕小道比科科达小道海拔更高，不到2公里的直线距离竟要翻越四五道山梁。部队好不容易翻过了一道山岭，立即发现一座更高、更险峻的山岭矗立在眼前。他们几乎手脚并用，走一段仅600米的坡路就耗费了近8小时。潮湿的丛林中无法生火，士兵只能以硬面饼、牛肉罐头、冷水充饥。牛肉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鱼油味，使人大倒胃口。变质的罐头导致许多人患上急性痢疾，一些士兵索性将裤裆剪开，以便随时蹲下拉稀。为加快行军，美军出发时尽可能轻装，钢盔、防毒面具、重武器都留在了后方，携弹量也控制在最低水平。山路崎岖，很多士兵有意无意地丢掉了盥洗用具、帐篷、蚊帐和雨衣，晚上他们就变成了热带昆虫的美味佳肴。跳蚤、水蛭、沙蝇和蚊虫无处不在，任何一寸暴露的皮肤都有被叮咬的危险。军医行走在队伍最后面，以便随时照顾体力透支、罹患痢疾或其他疾病的掉队人员。一些军医很快也加入了患者队伍。

10月25日，经过无数次摸爬滚打的舒尔茨率队抵达贾乌勒。官兵个个衣衫褴褛，酷似丐帮新几内亚分舵。多年以后，保罗·卢特金斯上士回忆起那次艰难的行军，脱口而出：“那里简直就是一个活见鬼的绿色地狱。”到10月28日，第二营余部全部到达。营长亨利·吉尔德斯中校途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被迅疾送回莫尔兹比港医院急救。营长职务由紧急赶来的团后勤科长赫伯特·史密斯少校接任。

第二营几乎累散了架，没有一段时间休整根本无法恢复战斗力。他们的“悲惨遭遇”把师长哈丁少将心疼坏了。全团都这样翻山，浪费时间姑且不说，官兵还没见到日军就已失去了战斗力。一位长期活动于此的传教士塞西尔·阿贝尔主动找到美军，提出穆萨河上游有一处空地适合修建机场。麦克奈德尔准将立即率师后勤主任约瑟夫·布拉德利中校前往察看，情况属实。那里有一条易行的小路通往70公里外的彭加尼。为感谢传教士的热心帮助，美军后来将此处新建机场命名为“阿贝尔机场”。根据哈丁的建议，赫林中将同意将该团其余2个营空运过去。这样，第二营就成为唯一翻越欧文·斯坦利岭的美军部队。

11月3日，麦克阿瑟携肯尼乘一架B-17亲往前线视察。飞机刚从布里斯班起飞就出了故障，一个引擎油压下降，突然失灵。麦克阿瑟惧怕乘机人人皆知，肯尼担心他发生过度反应，想去宽慰他一下，却发现司令官靠在座位上睡着了。肯尼拍了拍老麦的膝盖将他弄醒。

“‘空中堡垒’是一种非常好的飞机。”肯尼说。半梦半醒的麦克阿瑟不明白肯尼忽然把他叫醒讨论飞机性能为了什么，答道：“那又怎么样呢？”

“它实在太好了，”肯尼说，“它用3个引擎飞，几乎和用4个引擎飞一样平稳。实际上，你甚至感觉不出两者有什么区别。”

麦克阿瑟咧开大嘴笑了，答非所问地说：“我非常喜欢你热情洋溢的样子，乔治。但那种说法有点儿太乐观了，是不是？”

“不，在过去10分钟里，我们的飞机仅用3个引擎飞行，而你根本没有注意到。看那窗外，左侧螺旋桨内侧的引擎已经停掉了。”

11月6日，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入驻莫尔兹比港政府大厦。这座布局散乱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俯视海港的山丘上，四周遍布棕榈树和灌木林。随着司令部人员的到来，莫尔兹比港的气氛骤然为之一变。麦克阿瑟将在这里亲自指挥盟军的反攻行动。每当起床号和休息号吹响时，两国国旗就会在一支任何美国人闻所未闻的陌生旋律中升起或降落。一支由巴布亚土著民兵组成的护旗队令人过目不忘：他们赤脚袒胸，头发卷曲而蓬松，身穿白衬衫，腰系红腰带，肩上还挎着塞得满满的子弹带——再没有比他们更别具一格的队伍了。

在奔赴战场前夜，麦克阿瑟再次召见哈丁并向他讲了一大堆鼓励的话。“哈丁，再过几小时你就要开赴战场了。你将因领导美军首次对日军的进攻行动而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这里打一场运动战。我们将用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和少数飞机开启打入东京的旅程。我们将洗刷珍珠港的耻辱并最终迫使敌人屈服，我们将用一流的战略战术做到这一点。”

到11月中旬，美军第三十二师各部相继进入攻打布纳的预点集结阵地。中路第一二六团第二营11月2日进驻纳吞加，在接收了充足的空投物资后于11月12日前出至戈拉和博福，兵锋直指日军滩头阵地中心地带萨纳南达。其间，第一二六团团长奎因上校因协调空投问题来回奔波，11月5日所乘飞机在纳吞加上空出现事故，机上人员无一幸存。奎因的意外死亡让哈丁少将痛心疾首，因为奎因是三个团长中最杰出的一个。第三营营长克拉伦斯·汤姆森火线晋升上校团长，他的职务

由乔治·邦德少校接任。11月8日、9日，肯尼的航空兵将该团余部直接运往彭加尼，或经阿贝尔机场从陆路前往彭加尼。

右翼靠海一侧的进攻由第一二八团承担。11月8日，该团第一营剩余2个连已从莫尔兹比港直飞瓦尼杰拉，随后北上与主力会合。麦克奈德尔准将指挥的美军第一二八团和澳军第六独立连合并命名为“沃伦部队”，他们在巩固奥罗湾、恩伯格和恩比地区的同时，前锋已前出至内陆的博莱奥和海岸的萨德斯角，目标直指日军重兵盘踞的布纳。在左路，一直沿科科达小道追击的澳军第七师已陆续跨过库姆西河，直逼戈纳。

11月14日，第三十二师最后一个团——第一二七团从布里斯班空运至莫尔兹比港，担负港口的防御任务。

盟军在巴布亚半岛三箭齐发直逼布纳的同时，美军在瓜岛的战局也已渡过了困难阶段。在新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哈尔西中将的指挥下，美国海军取得了11月12日至15日瓜岛海战的决定性胜利。制空、制海权尽失的日军再也无法从容向巴布亚派出增援，布纳和戈纳的日军已陷入万劫不复的绝望境地。

未来的战斗将围绕布纳至戈纳一带展开。这里地势平坦，沿海地带海拔仅1米左右，从布纳一直到内陆10公里的索普塔地势也不过抬高了数米而已。内陆地区混杂着树木、藤蔓和茂密的灌木丛，遍布海滩的沼泽最深处能齐腰。巴布亚半岛已进入雨季，吉鲁阿河暴涨的洪水将整个滩头一分为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条小径通往日军阵地。战场空气湿度超过85%，气温36℃以上，几乎所有热带疾病都会在这里发生并迅速蔓延。除非战斗在短期内迅速结束，否则参战部队势必饱受疾病的困扰和折磨。

11月14日，新几内亚部队司令部发布了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澳军第七师和美军第三十二师协同，一举围歼日军于戈纳—布纳—吉鲁

阿河地区。澳军负责攻打吉鲁阿河以西的戈纳和萨纳南达两大据点，美军则攻取河东的布纳一带。一旦时机有利，盟军两个师将打破河流界限，随时越界支援友军，打击敌人的后方或侧翼。完成休整的澳军第二十一旅将从莫尔兹比港空运威洛皮，作为澳军第七师的预备队。因沿海运输线频频遭到日军空袭，为改善前线的补给状况，由美军第三十二师在多博杜拉修建临时机场。

布莱梅向麦克阿瑟建议，将战区海军水面舰艇投入下一步作战，遭到9月接替利里出任战区海军司令官的亚瑟·卡彭特中将的断然拒绝。卡彭特的理由是，从尼尔森到布纳近海暗礁密布，海图不清，水面舰艇无法机动，随时面临日军飞机和水面舰艇的攻击。卡彭特严令驱逐舰以上舰艇只能在米尔恩湾以南海域活动。布莱梅退而求其次地提出派潜艇协助作战，卡彭特同样表示反对。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作战将主要由陆军承担，海军的支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存在客观因素，但卡彭特的举动难逃怯敌避战的嫌疑。

11月15日，哈丁少将下达了第三十二师作战命令：第一二八团一个营沿海岸经恩伯格和萨德斯特海角行军，另一个营经西梅米向布纳机场行进，充当预备队的一个营前往多博杜拉修建机场。攻击发起时间为11月16日6时。同日，已渡过库姆西河的澳军第十六旅前锋直逼萨纳南达。

尽管对日军形成了合围，但参与攻击的盟军三路部队作战状态并不理想。澳军第七师沿科科达小道战斗了近2个月，大量减员尚未进行补充，官兵个个疲惫不堪，胡子拉碴。美军前线集结的7000人还未真正投入作战，已经被辗转行军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向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不少人患上了热带疾病。第三十二师兵员基本来自美国中部的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两个工业州，对参军作战并不热心，它的前身是一支国民警卫队。在澳军眼中，他们甚至连民兵都算不上。该师虽有参加一战的履历，但那完全属于前辈的荣光。一战之后，这个师的编制被

取消，起用已是1940年10月15日了，直到1941年4月才有兵员陆续加入。除了3个步兵团，该师的4个炮营仅1个营装备了最新式155毫米榴弹炮，其余3个营训练使用的都是一战时期的75毫米老爷炮，直到出发前才配备了部分105毫米新式野炮，还大部分没有带过来。根据华盛顿的总体安排，这个师本来是准备派往欧洲作战的，只是因为澳洲危急以及柯廷和麦克阿瑟的强烈要求，才被临时改派南太平洋。他们和第四十一师原本到澳洲的任务是执行本土防御，丛林战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课题。哈丁1942年才接手这个师，当时的命令是去北爱尔兰，直到最后一刻才接到开赴澳洲的新任务。他们从东海岸辗转 to 西海岸的旧金山，远渡重洋于5月14日抵达澳大利亚。来回折腾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训练时间。部队大多数军官来得比师长还晚，官不识兵，兵不识官，战斗协同就无从谈起。理查森少将7月初到澳洲遛弯时曾观摩过这个师的训练，坦承他们的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短期内根本无法形成战斗力。哈丁无奈地说：“从我接手到11月投入战斗，我们一直在调动、调动，或者在完成调动后安营扎寨。当我们准备进行系统训练时，新调令又来了。”

艾克尔伯格匆忙为士兵准备的迷彩服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时间太紧，临时印染的军装颜色不合适，质量也很差。染料残渣堵住了布料纤维的空隙，这衣服极不适宜在气温高和湿度大的丛林中穿，后来很多人因此得了可怕的皮肤溃疡。药物供应极度贫乏，通常几天才能发放一次奎宁、维生素片和盐片。为便于在密林中行军，士兵只带了汤姆森冲锋枪。后勤供应简直一塌糊涂，大雨导致无法生火做饭，士兵吃顿热饭都属奢侈，很多人因痢疾、腹泻而脱了相。这其中以徒步翻越欧文·斯坦利岭的第二营最为突出，人送绰号“病号营”。临时接任营长的史密斯少校感慨地说：“穿越密林时我们的食物定量只有标准的1/3，一天只能吃上几勺米饭，很多人在发烧，更多人染上了痢疾和溃疡。”除最后抵达的第一二六团第一营和第三营，其余美军看上去跟叫花子没有什么区别。兵员大多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面带菜

色。他们穿着皱巴巴的军衣，几乎没有内衣和袜子。很多人鞋子已经磨破，连脚指头都伸在外边。

更糟的是，因大部分兵员借助空运，第三十二师普遍缺乏攻坚利器重型火炮。执行空运任务的肯尼不以为然。他在10月24日写给上司阿诺德中将的一封信中提出，坦克和重型火炮在丛林战中毫无用武之地，“这个战区的炮兵在天上飞着呢”。实际上，后来第三十二师的地面进攻很少得到空军的近距离支援。年轻的飞行员经验欠缺，当自己的地面伙伴与日军距离太近时，他们缺乏将炮弹准确地投到日本佬头上的能力。

哈丁少将和师炮兵指挥官阿尔伯特·沃尔德伦准将对肯尼的说法表示怀疑。经过多方协调，美军总算从澳军那里得到了少许支援——2门3.7英寸榴弹炮和4门25磅炮。全师只有几个工兵排随作战部队同行，并且全是轻装上阵。别说大型施工机械，就连普通的斧头、铁锹和铲子都没带上几把。理论上他们的工具将随重型作战装备一起随船运来，但什么时间能到就说不清楚了。

存在的问题多多，但从布里斯班到莫尔兹比港及前线各部，大家普遍对未来的攻坚战抱着一种盲目的乐观态度。战区司令部认为，前方日军阵地将“一触即溃”，损失惨重的日军肯定无意坚守，他们很快会组织撤退，收复布纳将是一项非常轻松的任务。巴布亚土著带回的消息说，那里的日本守军很少——事实上他们可能不识数。空中侦察显示，一个月来滩头很少有日军活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军想在那里修建工事，做毫无希望的困兽之斗。

哈丁和他的参谋同样认为，战斗在短短几天内就会结束，他们甚至对领导派了如此轻松的任务感到愤愤不平——敌人太少，将导致部队缺少必要的练兵机会。10月14日，哈丁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很有可能，日军已抽调了他们在布纳的部分兵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布纳

很容易夺取，日军可能只留下一个架子部队在那里防卫。”10月20日，哈丁进一步提出，“现在有个好机会，我们11月1日就能拿下布纳，请尽快下达攻击命令吧”。11月3日，哈丁接到了新命令，在新指示到达之前暂缓向前推进。他对这道命令大为不满，因为此举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如果美军在几天内轻松拿下了“双纳”，势必将伤害长期在科科达与日军作战的友军的脆弱情感。

11月6日，师情报主任霍金斯少校根据地面和空中侦察得出结论，日军在布纳和萨纳南达地区大约有两三百人，戈纳更少。面对盟军大兵压境，他们正惶惶不可终日，急于寻机逃走。霍金斯因此建议，为避免日军上演“敦刻尔克式大撤退”，应当对布纳开放式海滩的所有船只进行一次大规模空袭，防止敌人寻隙从海上逃逸。

对霍金斯少校的观点，战区情报处处长威洛比准将并不完全赞同。他觉得至少在瓜岛局势明朗之前，日军不会擅自撤出巴布亚。人家威洛比到底属于战区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威洛比起初怀疑“双纳”日军有两个联队约4000名士兵，但11月14日他改变了自己的判断，认为日军在奥伊维和格拉里连遭重创，目前兵力很可能已不到一个联队，可能还有一些辅助部队。目前瓜岛形势正在向对美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日军在所罗门群岛遭遇挫败，他们就会收缩布纳防御阵地并借机逃走。目前看来，日军增援布纳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威洛比拍着胸脯告诉麦克阿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军将会做出顽强抵抗。”

事实上，威洛比总是习惯做出一些互相矛盾的评估，这些评估往往是大错特错的。威洛比接近麦克阿瑟不受任何限制，引起了萨瑟兰的强烈不满，两人之间一直存在仇视和敌对情绪。战区司令部大部分军官都瞧不起威洛比，认为他自命不凡，资质平平的他能被提拔到重要位置，主要因为他对麦克阿瑟“像狗一样忠诚”。一名参谋笑话威洛比“是美国陆军中最好的事后诸葛亮”。肯尼也曾经直言不讳地

说：“威洛比做一名历史学家，比当一名情报人员更合适。”事实上，从1943年开始，麦克阿瑟在战区所有军事行动中并不重视威洛比的情报，没有一次行动因他的阻挠而取消，也没有一次行动是依据他的分析而发动的。

澳军第七师师长瓦西少将据日军俘虏的供述估计，11月14日后，日军兵力是1500~2000人，和威洛比的估计大致相当。哈丁的判断更加乐观，认为布纳日军“不会超过一个大队”。士兵甚至传言那里的日军不超过两个小队，其他地方同样薄弱。军官告诉士兵，即将开始的战斗将非常轻松，对面只是一小撮从欧文·斯坦利岭败退下来的漏网之鱼，少得可怜，正等着咱们去收拾呢，战斗在两天内就会结束。哈丁公开宣称，取胜“易如探囊取物”——他很快将为自己的狂妄付出被火线免职的惨痛代价。

哈丁、瓦西和威洛比显然太小看自己的对手了。就在盟军三箭齐发直逼滩头之时，日军已在右翼的戈纳到左翼的恩代阿德雷海角之间构筑了长达18公里的防御阵地。防线沿海滩一字排开，纵深从几百米到数公里不等，覆盖面积40平方公里。日军三大主阵地戈纳、布纳和萨纳南达互相独立，侧翼均有齐踝到齐腰深的沼泽掩护，进攻方无法实施迂回。因海拔太低，地下水距地表不到1米，战壕和坑洞不能挖得太深，日军特意建起了数百个椰木掩体，每个可容纳二三十人，部署3~5挺轻重机枪。工事出入口设在背侧，便于得到相邻掩体的火力掩护，同时不受敌人手雷的袭击。火力点之间用隐蔽的地下交通壕连接，便于在战斗中及时转移和互相支援。工事表面覆盖泥土、岩石和碎石块及热带速生植物，巧妙的伪装使它们和周围环境混为一体。因射击孔开得极小，即使抵近到前方数米也无法发现。若非空中投下的重磅炸弹或重型火炮炮弹直接命中，它们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横山将其王牌工兵联队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火力点周围潜伏着无数狙击

手，他们或隐藏在高大的椰子树上，或潜身于掏空的原木之中，准备随时射杀试图接近碉堡的盟军爆破手。

因担心布纳失守将会危及莱城、萨拉莫阿乃至拉包尔的安全，同时给瓜岛作战带来负面影响，大本营陆军部要求南海支队必须死守布纳，战至最后一人。这为盟军打围歼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支队长堀井失联之后，横山接过了吉鲁阿河以西防御阵地的指挥权，河东一带则由安田负责。尽管之前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截至11月16日，盘踞在这一地区的日军仍有7000人，其中约5500人具备较强战斗力。陆军部队包括第一四四联队、第十五工兵联队、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第五十五骑兵联队和第四十七高炮大队各一部。海军包括横须贺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和佐世保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各一部总计约500人，另有朝鲜劳工约1000人。

日军人数不少，但处境堪忧。因为在科科达、奥伊维和格拉里战斗以及强渡库姆西河时丢失了大量装备，日军轻武器和粮食医药极度缺乏，这让南海支队补给参谋富田义信中佐伤透了脑筋。有限武器被优先配置给一线部队，横山下令给武器不足的二线人员配备绑着刺刀的棍棒。最后连刺刀也没了，就直接将棍棒削尖制成长矛，连医院的伤兵也人手一根。由于粮食严重不足，所有战马全部被宰杀充当军粮。吉鲁瓦野战医院人满为患，缺医少药，一名日军士兵说：“伤病员已成活着的傀儡，他们个个瘦得怕人，让人简直不忍多看。”

根据东京发来的命令，濒临绝境的日军决心与盟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他们相信拉包尔很快会派来增援。横山派800人守卫戈纳，主要是陆军筑路队700人，大多属于台湾“高砂义勇队”，其余是近百名尚能活动的伤员，指挥官是第十七军筑路参谋山本常一少佐。11月19日，山本得到了第四十一联队宗田二郎中尉第十一中队69人的支援，宫本菊松少佐第四十一联队第一大队也在附近集结，使戈纳守军超过

了1000人。横山本人亲自负责萨纳南达到吉鲁瓦的防御，作战部队约1800人，包括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直属队和竹中秀太中尉的第三中队，第一四四步兵联队残部，第十五独立工兵联队约300人，约700名台湾海军工兵及能行走的轻伤员。驻守布纳的是安田所部海军陆战队约400人，第四十七野战高炮大队一个中队150人，约400名设营队和数百名陆军后勤人员。

横山和安田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拉包尔的增援上。东京大本营尽管意识到当前东南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夺回瓜岛，但新几内亚也不能放手不管。11月16日，百武派第一四四联队新任联队长山本重省大佐率700名刚从本土抵达拉包尔的补充兵员、监物平七少佐第二二九联队第三大队、椎木一夫中尉第三十八山炮联队第二中队，合计1500名兵员，分两批增援布纳。

因运输船几乎全部用于瓜岛方向，17日8时，山本重省率主力部队1000人乘“风云”号等5艘驱逐舰从拉包尔出发，翌日凌晨2时30分平安登陆布纳。7时40分，稍后出发的第二批部队顺利到达。但运载他们的3艘驱逐舰中的2艘，在返航途中被盟军飞机炸伤。新到援兵乘驳船来到吉鲁瓦，随后分别被部署在恩代阿德雷角、杜罗帕种植园和布纳机场区。援兵到达使日军的士气为之一振。

瓜岛和巴布亚双线告急，百武即将登上瓜岛，亲自指挥第二师团对亨德森机场的第三次进攻，根本无暇顾及新几内亚的战斗。为加强东南方面的指挥，东京于11月上旬下令编成第八方面军和第十八军，继而在11月16日下达了有关任命，两军司令官行使职权的日期为11月26日。今后百武第十七军将专注于夺回瓜岛，新编第十八军将全面承担起新几内亚方面的作战。第十七军、第十八军统属第八方面军管辖。

前文提到，第八方面军司令官由从爪哇岛来的今村均中将出任。新任第十八军司令官是刚从中国调来的安达二十三陆军中将。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学习时，安达和铃木贞一、牟田口廉也及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是同班同学。

安达二十三出身军人世家，父亲是陆军士官学校教授，舅舅石本新六陆军中将曾任陆军大臣，另外两个舅舅石本寅三、石本五雄军衔至陆军中将和陆军少将。安达弟兄四个，除老大外，其余均为陆军高级将领。二哥安达十六是陆军少将，三哥安达十九是陆军中将。可能他家老爷子安达松太郎图省事，直接用出生的年份给几个儿子起名。安达十六出生于明治十六年，那么安达二十三就是出生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了。

安达当年任第十二联队大佐联队长时，曾随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入侵绥远，1940年8月以第三十七师团中将师团长之职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到拉包尔履新之前，安达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安达生性谨慎，以在困难时期能与部下同甘共苦而深得官兵信赖。战后在澳洲接受审判时，他对部下所犯的罪行大包大揽，请求澳大利亚赦免下属。

既然已经确定瓜岛为主要方向，大部兵力都被配给了百武的第十七军。贵为军司令官的安达，手下暂时只有已被打残的南海支队和第四十一联队，论兵力，连一个普通的师团长都不如。一直到11月26日，安达才得到了第三支部队——原驻菲律宾的第六十五独立混成旅团。后来第五师团的三个步兵大队、第三十八师团步兵和炮兵各一个大队陆续被编入第十八军战斗序列。安达得到的指令是，在莱城、萨拉莫阿和布纳一带确保战术据点，增设整備机场，加强航空作战，为日后再次进攻莫尔兹比港和米尔恩湾做好准备，同时尽快占领新几内亚岛东北海岸马丹、韦瓦克等地，扫荡并戡定重要地区，做好持久战准备。

接到任命，安达于11月16日中午到拉包尔的方面军司令部拜访了今村。两人以沉重的心情听完了参谋们有关前线战况的汇报。安达茫然地请示今村：“阁下，让我立即去布纳吧，美军已开始正式反攻了吧？”

今村没有正面回答，微笑着说：“如此看来，东京已彻底忘记了麦克阿瑟呀！”

安达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今村这才收起笑容，严肃地说：“可是，我不赞成你立即到前线去。战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必须保持镇静，修建起真正不败的阵地。现在我们应该耐心等待时机。”

“目前已到了这般田地，还要继续等待吗？”

“正因为已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才要耐心等待。我知道安达君很有责任心，但我们现在没有士兵呀。军司令官到一线指挥战斗，至少要带上一个师团，否则很可能战死沙场。况且现在海军正忙于往瓜岛运送兵员补给，用于新几内亚的驱逐舰只有4艘，制空权还在敌人手中。此时强行南下，等于自杀，总之，先等等吧。”

“那么说，这是命令了？”安达还不愿就此罢休。

“对，是命令！”今村一点儿都不含糊。

“那就是说，即使现在巴布亚的部队全军覆没，也要继续等下去了？”

今村无奈地笑了笑：“也非如此。先向布纳派去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吧。据说堀井少将已经阵亡。”今村选中的南海支队新支队长是丰桥预备士官学校的校长小田健作陆军少将。

小田看上去文质彬彬，像一位小心谨慎的教育家。小田从拉包尔起程前往布纳之前，安达进行了一番谆谆教诲。最后，他握着小田的

手说：“我们在布纳后会有期，一切拜托小田君了！”

小田对司令官慷慨陈词：“我军在瓜岛意外与敌遭遇，战局恶化。但新几内亚不同，这里是绝对不能退让的战场，所以我决定寸步不退。”

小田尚未抵达战场，盟军的三路兵马已经发起了迅猛攻势。11月16日清晨，美军第一二八团3个营开始向预定攻击阵位进发。目前制约美军行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补给。除紧急空投，现在补给运送必须依靠波洛克港麦肯尼中校的6艘小帆船和渔船。当天17时，3艘小帆船往前线运载弹药粮草，师长哈丁少将和炮兵指挥官沃尔德龙准将也在其中一艘船上。傍晚时分，船队突遭日军18架零式战斗机和15架一式陆攻机的攻击。日军战机显然未将帆船上的几挺机枪放在眼里，低空掠海发起了狂轰滥炸。3艘帆船全部被击沉，所运物资沉入大海。哈丁和沃尔德龙狼狈地游泳上岸，包括麦肯尼中校在内的24名官兵阵亡。次日上午，日军4架零式战斗机再次击毁了盟军的2艘帆船。这样，就只剩下“克尔顿”号为吉鲁阿河以东的盟军运送补给了。

11月18日，第一二八团第一营、第三营分别在博莱奥和西梅米就位，哈丁下令在次日7时发起攻击。因澳军在之前的战斗中减员太多，麦克阿瑟下令第一二六团转隶澳军第七师师长瓦西少将指挥。原本这个团将承担布纳左翼的进攻任务。紧急关头，一个团突然被调走，沮丧的哈丁只好派第一二八团第二营前去填补该团离开留下的空缺。

11月19日，发起攻击的时间终于到了。可惜天公不作美，倾盆大雨导致能见度极低，炮兵只胡乱放了几炮就预示着攻击的开始。因为缺少补给，美军士兵只带了一天干粮，弹药也仅有一天半的用量。在前往博莱奥和种植园的半路上，罗伯特·麦考伊中校的第一营遭到日军的阻击，不知从何处射来的机枪子弹使美军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军试图发起反击，但一人多高的灌木丛使他们根本无法

探测敌人的方位。日军打得极有耐心，他们一直保持沉默，让美军走到跟前才突然开枪，甚至将小股美军放进阵地从背后开火。

军事观察员大卫·帕克少校如此形容美军当时的窘境：“到处都是敌人的狙击手。他们隐藏得那么好，我们几乎无法辨别方位。敌人惯于让我们接近到非常近的距离，有时甚至会放入机枪火力点前四五英尺才突然开火，他们还时常放我们的部队过去，然后从背后向我们打枪。我们的步枪和机枪火力完全起不到作用，手雷和迫击炮同样很难使用。”

初涉战场的美国大兵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嬉闹。一天激战下来，他们在日军强悍的阻击面前伤亡惨重，干粮也全部吃光了。凯尔西·米勒中校的第三营情况更糟，被日军火力牢牢钉在一个狭窄的前沿地带动弹不得，弹尽粮绝。让美军稍感庆幸的是，当晚日军并未发起惯常的夜袭。

20日清晨，在几架B-25轰炸机和A-20攻击机实施炮火准备之后，第一营硬着头皮再次发起了进攻，但一天的激战也不过将战线推进了数百米。当天下午，司令部安排空投的一些弹药粮食，很快被分配到最前线的两个营手中。傍晚时分，埃德蒙·卡里尔中校的第一二六团第一营和哈考特少校的澳军第六独立连前来增援，总算使攻击能够在第二天维持下去。

翌日清晨，盟军轰炸机再次实施了炮火准备。一颗炸弹落在第二营先头连的头上，导致4人死亡、2人受伤。因为地空协调不力，地面攻击并未在轰炸结束后立即展开。飞机飞走50分钟后，第二营的攻击才勉强发起，第一营比第二营还晚了50分钟。哈丁只好下令暂停进攻，联络空军在12时45分再度空袭，随后在地面炮火准备后，于13时再发起冲锋。但约定时间到了，航空队根本没有出现。哈丁不愿白白浪费一天时间，下令当天必须发起一次进攻。15时57分，飞机总算飞

来了，但仅扔了6分钟炸弹就匆匆离去。一架B-25将炸弹扔在了第一营两个先头连的正中间，当场炸死6人、炸伤12人，近70人几乎被爆炸扬起的沙土活埋。一些美军士兵挣扎着从沙土里钻出来，拍着身上的灰土，对天上远去的飞机破口大骂：“这些狗娘养的，你们都在炸谁啊？”

意外事故导致攻击到16时30分才勉强发起。冲锋的步兵很快就发现，之前的炮击弹炸几乎没有给日军阵地造成任何伤害。战斗成了前两天的翻版。因为重武器极度缺乏，沿海岸推进的美军只能用步枪、冲锋枪、手雷和敌人坚固的碉堡作战。在两天多的战斗中，第一营的3个连损失了4名军官和59名士兵，连日本兵的影子都没见到几个。

不过，当天也传来两个好消息，多博杜拉简易机场投入使用，补给空运效率明显提高。从米尔恩湾紧急赶来的4艘小帆船使糟糕的补给状况略略好转。当天，沃尔德龙准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来了2门25磅炮和200发炮弹，但在布置阵地时，其中1门被1架突然杀出的日军零式战斗机打烂了瞄准器，一连几天无法使用。这样，美军能投入作战的火炮达到了3门——2门山炮和1门25磅炮。

哈丁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神气，他承认自己正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要想尽快打开局面，唯有将坦克投入战斗。哈丁于是向米尔恩湾发去了求援电报。虽然克劳斯少将答应给予大力支持，但可以运载坦克的似乎只有之前缴获的日军驳船。可是坦克刚开上去，驳船就被压沉了。哈丁只好将所有可用的炮全部抵前支援。到23日，美军两个营的先头部队勉强将日军从主阵地逼退。当天下午，抵前指挥的沃伦部队司令官麦克奈德尔准将负伤，团长特雷西·海尔上校火线接过了指挥权。

右翼美军沃伦部队的攻击进展不大且伤亡惨重，左翼史密斯中校的第二营同样举步维艰。他们对面是安田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加上海

军工程部队，日军人数已在美军之上，且处在以逸待劳的防守地位。21日21时30分，史密斯报告师长哈丁，他们遭到日军顽强抵抗无法前进，侧翼迂回也因附近沼泽遍布无法进行，请求增援。

哈丁致电新几内亚部队司令官赫林中将，请求派赫伯特·史密斯少校的第一二六团第一营渡河支援。赫林慨然应允。23日9时30分，合兵一处的美军两个营被整编为厄巴纳部队，由军衔较高的史密斯中校统一指挥——他因此被称作“白史密斯”，史密斯少校则称为“红史密斯”。即使在空军的支援下，两个史密斯同样无法打破僵局。对第三十二师这些没受过多少训练的国民警卫队来说，进攻受阻、缺乏补给、疾病以及沼泽地的恶劣环境早已使他们锐气尽失。

麦克阿瑟对战场的恶劣条件毫无体会，这位司令官乘坐专用“空中堡垒”频繁往返于布里斯班和莫尔兹比港之间。他甚至对莫尔兹比港的松弛军纪不闻不问。护士不得不经常转身，回避露天冲浴或毫无顾忌光屁股到处游逛的士兵。记者时常看到麦克阿瑟在花丛中溜达，一面翻阅公文，一面大啃专门为他空运来的莴苣头。

对前线的缓慢进展，老麦越来越不耐烦。11月21日，他下令对前线部队进行调整。鉴于澳军第十六旅前段作战减员严重，只剩下1039人，在瓦西一再恳求下，麦克阿瑟决定将第一二六团划归澳军第七师指挥。

22日，他严令哈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拿下布纳。哈丁只好下令对被称作“三角区”的日军工事发起攻击。正面攻击无果，被日军顶回后，哈丁试图迂回侧翼，结果在泥潭中再次遭遇失败。身上爬满水蛭的美军士兵陷在齐腰深的淤泥中动弹不得，成为日军狙击手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哈丁决定暂时休整。30日6时30分，美军两翼的沃伦部队和厄巴纳部队再次同时发起攻势。经过一天激战，北端厄巴纳部队终于穿越布

纳外围，攻克了日军两个前沿指挥所，“在硬骨头上啃下了一些肉末”。“炮火的曳光照亮了夜空，我们的步枪火力形成了一片严密的火网，”第一二六团罗伯特·奥德尔中尉回忆道，“到处都是人的咒骂声、尖叫声和枪声，命令一个接一个传来。勇敢的人冲锋在前，一些胆小鬼吓得蜷缩在草地上，灵魂出窍。”

尽管先后得到空军和炮兵的4次火力支援，但当天的地面进攻仍然让人沮丧。与哈丁预想的一样，美军对日军的坚固碉堡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坦克和装甲车，没有能洞穿日军工事外壁的重型榴弹炮，只能依靠收效甚微的近距离爆破。2个星期激战下来，付出了492人伤亡代价的美军始终无法撕开日军的防线，哈丁少将愁容满面。

美军中路、右路进攻陷入停滞，左路澳军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1月16日，澳军第七师主力渡过库姆西河后，面临的是与科科达山道截然相反的战场：前方河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无处不在的沼泽使得行军异常困难。瓦西少将选择了两条大致平行的路径，劳伊德准将率第十六旅沿右路向萨纳南达海岸进发，艾泽尔准将的第二十五旅沿左路直插戈纳，最终将日军一举合围在海岸地带。

艰难行军和补给短缺导致部队精疲力竭，第二营的57名士兵在路边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土著非常友好，为他们送来了香蕉和甘蔗。士兵顾不上感谢，狼吞虎咽，他们的模样和难民没有任何区别。因为除了武器，实在没什么贵重东西，他们只能赠送随身携带的香烟以示谢意。

11月17日，赫林从布莱梅处得知，瓜岛以北海域爆发了一场持续3天的激烈战斗，交战双方损失惨重，美军貌似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场胜利对巴布亚战局的影响短期内还没显现出来。

布莱梅指出，日军正集结部队试图再次发起进攻，布纳守军很可能迎来新的增援。澳军第七师和美军第三十二师必须以最快速度攻占

戈纳、布纳等海岸地带，全歼日军南海支队残部。赫林立即将布莱梅的命令转发给瓦西和哈丁两位前线指挥官。

20日清晨，库伦中校的第一营撞上了日军的防御据点，担任正面攻击的两个连很快陷入困境。库伦下令连长卡特恩斯上尉率两个连从左翼迂回，其实那两个连只有91名官兵。鉴于正面进攻无法取得突破，库伦只好向旅长劳伊德求援。此时汤姆林森上校的美军第一二六团已经划归瓦西指挥，劳伊德答应随后给他们调来一个连的美军。天黑之后，日军阵地北侧突然响起了熟悉的枪声，那正是迂回到日军身后的卡特恩斯别动队。日军纠集兵力试图歼灭这支孤军，但孤悬敌后的别动队拼死守住了阵地。为避免被澳军合围，日军只好放弃前沿阵地向后退却。卡特恩斯的成功迂回付出了亡31人、伤36人的惨重代价，辛普森上尉和莱尼中尉两位连长战死。

虽然同为战场友军，但美澳双方都觉得自己更牛，谁看谁都不太顺眼。瓦西特意要求美军第一二六团派出一个观察小组到第十六旅旅部，观摩澳军是如何战斗的。而自信心爆棚的美军第一二六团团长汤姆林森上校刚与澳军会合就放出狠话，你们基本上“可以回家休息了”，美军“很快将在这里搞定一切”。其实经过北非沙漠和科科达丛林磨砺的澳军，其作战能力绝对在初出茅庐的美军之上，后来的进程也验证了这一点。

急于表现的汤姆林森原定23日发起进攻。但到22日，他连手下各营的位置都没弄清楚。一直到26日，策划许久的进攻才勉强拉开序幕。在一阵炮火掩护之后，美军三个连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右翼一个连仅推进300米就伤亡惨重，被日军区区一挺重机枪切断了退路。其余两个连同样逡巡不前，日军炮弹已经落在了他们后方。美军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了澳军一个排的阵地上，当场炸死5人、炸伤8人。幸存的两个人破口大骂：“这美国佬到底是我们的援兵，还是日本佬的奸

细？”战至29日，美澳联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没取得丝毫突破。

在美军北侧，艾泽尔准将的澳军第二十五旅同样举步维艰。日军不时发起反扑，26日晚上，双方在散发着恶臭的沼泽之中上演了血腥的白刃格斗。一名澳军二等兵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是我见过的最野蛮、最疯狂、最血腥的战斗。手榴弹在日本佬中间炸开了花。我们挥舞刺刀向日本佬猛刺过去，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在泥浆和沙丘上翻滚。这一切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少数日本佬逃走了，但有3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他们被缴获的枪支旁边。”

虽然顽强打退了盟军的进攻，但日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和增援。11月1日刚刚晋升中将的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在11月21日的《战藻录》中写道：“布纳已经被完全包围。今天大约有50架敌机攻击了那里，情况正在日趋恶化。我们最终采取的策略只能是静观事态发展，同时确保其他更重要的战略要点。这意味着虽然很不情愿，但我们只能放弃布纳。”

11月27日清晨，艾泽尔准将清点人马后发现，原来有4个营，现在连2个营都凑不齐了，幸好头天下午他得到了第二十一旅的增援。当初在伊奥利贝瓦，正是第二十五旅前来援助精疲力竭的第二十一旅，现在已经倒过来了。接替波兹出任旅长的多赫蒂准将告诉艾泽尔，他们这次来戈纳，就是准备为牺牲在科科达小道的兄弟报仇的。之前瓦西少将安排了两个选项供多赫蒂选择：在萨纳南达和戈纳之间向海岸大纵深迂回，帮助第十六旅攻占萨纳南达，或者支援据说已“损耗严重，精疲力竭，饱受疟疾折磨”的第二十五旅。经过详细的现场考察后，多赫蒂认为，如果他的旅按预定计划向萨纳南达推进，很可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抵抗。虽然刚刚经过休整，他的旅也只有约1000人，比一个整编营强不了多少。他认为目前最好是与第二十五旅合力啃下

戈纳——包子要一个一个地吃——然后再考虑萨纳南达那档事。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瓦西的批准。

29日9时30分至10时11分，在15架战斗机和9架轰炸机实施炮火准备之后，澳军向戈纳据点发起了猛烈攻势。日军的阻击异常顽强，即使瓦西调第三十旅第三十九营前来增援，澳军的进攻依然慢如龟步，每推进一米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连长和副连长伤亡殆尽，个别连队甚至出现了班长接任连长的情况，排长也都牺牲完了。

几天战斗下来，艾泽尔第二十五旅彻底被日军打残，奉命撤往莫尔兹比港短暂休整。到12月8日，日军残部被合围在大大缩小的阵地里。多赫蒂手下还有792人——其中第十四营139人、第十六营104人、第二十七营146人，前来支援的第三十九营情况稍好，还有403人。

鉴于前线伤亡惨重且攻击难度实在太太大，8日上午，师参谋长波拉德上校打来电话说，如果当天的攻击不能结束战斗，兵力最多的第三十九营将调回第三十旅归建，投入萨纳南达方向的战斗，第二十一旅暂时与日军形成对峙。只能等盟军解决完其他据点后，集结起更大规模兵力来解决戈纳问题了。

这就预示着之前的努力全部半途而废。多赫蒂决定再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

8日12时30分，澳军迫击炮进行了15分钟的炮火准备。此次炮手使用了延时引信炸弹，能够穿过工事外壁，在2英尺深的地下爆炸，给日军造成了较大杀伤。12时45分，第三十九营冒着可能被友军炮弹误伤的危险发起了殊死冲锋。战至黄昏时分，他们成功夺取了日军半个环形防御阵地和守军的中央地带。日军被合围在宽不到200米的一块狭窄区域。当夜，日军残兵试图突围，逾百人被澳军击毙。企图沿海岸逃逸的少许日军几乎全被澳军第二十七营的机枪打死在海滩上。

9日清晨，精疲力竭的澳军终于进入了那片恐怖的露天坟场。清剿日军残兵的工作持续到14时左右。虽然仍有零星的枪声，但日军整建制的抵抗已经结束。日军守备队自山本常一少佐以下悉数被歼。

之前日军显然只顾作战，从未想过掩埋尸体，高温下腐烂的尸体到处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一些日军士兵索性把同伴的尸体当作麻袋堆砌工事，以至在战斗的最后阶段，他们都戴上防毒面具以抵挡尸体发出的恶臭。当天下午，澳军埋葬尸体638具。霍纳中校向多赫蒂准将发去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戈纳之战结束。”

事实上，澳军在戈纳的作战任务远未完成。第二天，多赫蒂清点队伍，3个营战损达到了409人，全旅减员41%，且大部分罹患疾疫。配属作战的第三十九营可战之兵仅剩121人。现在，他必须依靠这些兵力打赢戈纳之战的最后一回合。

其间，安达竭尽全力向布纳派出增援。因缺乏足够的运输船，加上盟军掌握着布纳外海的制空权，日军对巴布亚的增援只好使用了和瓜岛一样的“老鼠运输”。

11月28日，驱逐舰“夕云”号、“卷云”号、“风云”号和“白露”号执行的运兵行动遭到美军“空中堡垒”的空中阻击，掉头返回。

12月2日，“朝潮”号、“荒潮”号、“矶波”号、“电”号冒着美机空袭的危险，突入戈纳，终于将山县栗花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旅部、第一七〇联队第三大队共425名官兵，送至库姆西河口，但运输的物资补给全部被炸毁。

12月8日，日军出动“风云”号、“夕云”号、“朝潮”号、“荒潮”号、“矶波”号、“电”号，再次启动“老鼠运输”，试图将第一七〇联队主力送上海岸，再度遭盟军空袭，无功而返。

12月10日，在戈纳西侧，清扫战场的澳军再次遭遇顽强抵抗。日军残部由从山间逃到戈纳的第四十一联队宫本大队和山县的部分增援组成。

经过9天激战，澳军第三十九营和第十四营付出了伤亡129人的代价，于12月19日攻占日军盘踞的最后据点哈迪村，埋葬尸体170具。

一个月来，澳军两个旅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终于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摧毁了盘踞在戈纳的日军力量。当初最先在科科达小道抵抗日军的是澳军第三十九营，如今第一个取得胜利的同样是他们，也算冥冥中的定数。

澳军成功攻克戈纳，而中路和右路的美军完全处于停滞不前的尴尬状态。对澳军胜利的消息，麦克阿瑟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随后，他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到了哈丁的司令部。到11月底，美军在布纳遭遇挫折的消息在莫尔兹比港、布里斯班甚至美国本土都引起了巨大轰动，很多人对哈丁的指挥能力提出了质疑。

哈丁同样有苦难言。他那些由国民警卫队临时改编的部队本来就训练不足，之前艰苦的行军几乎耗尽了他们的体力，加上第一二六团被临时调给澳军第七师——哈丁抓住时机在23日调回了正在增援路上的第二营——这样他仅能用一个团加一个营进攻布纳，用捉襟见肘形容他的兵力，一点儿都不过分，所有预备队仅师部的一个警卫连而已。补给严重不足导致部队大部分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每人每天得到的口粮只有标准的1/3。一贯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个个精神萎靡，很多人脚部浮肿甚至溃烂。他们的鞋子因长期受潮缩水，必须剪个口子才能把脚伸进去。配备的帐篷太小，无法挡住暴雨，很多人行军途中已将之丢弃，他们只能露天宿营。药品奇缺，疟疾、痢疾、登革热等热带疾病迅速蔓延，带来的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轻武器在巴布亚

的恶劣环境中故障频发，部队经常缺乏弹药，尤其是炮弹。在经历了2个星期毫无进展的战斗之后，美军的士气急转直下。

只有4条小径可以通往日军阵地，小路两旁全是沼泽，日军数十挺机枪以密集火力将几条小道封得严严实实。他们的碉堡异常坚固，哈丁没有坦克和火焰喷射器，迫击炮看上去用处不大，对付它们必须使用105毫米以上口径的榴弹炮，最好是155毫米口径。哈丁曾在马歇尔手下担任步兵学院的军事教官，清楚步兵只有在炮火的支援下才能发挥最大威力。他的48门榴弹炮全部留在了澳洲大陆，参谋长萨瑟兰认为用船舶向前线运输重炮和炮弹难度太大，加上布纳沿海遍布沼泽，不利于运输，即使去了也起不到太大作用。肯尼吹牛说“火炮在天上飞着呢”，实际上，飞机数量太少，飞行员的投弹技术也不足以为地面进攻提供有效支援，还经常把炮弹投到自己人头上。前两个星期的统计显示，飞机投弹量总和还不如师属炮兵理论上一天的发炮量。步兵仅剩的办法是尽可能接近日军碉堡，把手雷从射击孔扔进去。谁都知道这样非但效果不佳，还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

海上补给几乎断绝。11月28日，哈丁向赫林中将简要汇报了自己的窘境：“一切在11月16日之前进行顺利。但就在那一天，我们损失了4艘满载补给和弹药的船只。之后前线粮食只能勉强糊口，补给再也无法保证。”

21日，新到的船只很快因事故和遭到日机攻击损失殆尽，美军补给主要依靠第五航空队向多博杜拉机场空投。但机场到前线并无适合机动车辆通行的道路，运抵前线困难重重。工兵正在紧急抢修从机场到西梅米之间的临时道路，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缺乏必要的工具严重制约了施工速度。在道路修通之前，前线补给只能靠土著人工输送，他们又不愿冒着生命危险过度靠近前线。况且运输途中他们也要吃饭的。哈丁只好抽调部分作战人员完成最后的物资交接和运送任务，这势必会大大削弱前线部队的战斗力。

哈丁请求坦克支援，得到的答复是适当时间会给他送去装甲车，但最快11月30日才能到位。哈丁希望增加10门火炮，莫尔兹比港答复说在12月某个时间可以给他送去4门。哈丁希望将自己的第一二七团部分或全部调往前线增援，他们已于11月28日抵达莫尔兹比港。赫林严词拒绝：“我看不出来你真的需要这个团，看上去你的预备队已经够多了。”闻言，哈丁差点儿哭了出来。

11月29日，哈丁将师指挥部前出至多博杜拉。第二天，那里就迎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新几内亚部队司令官赫林中将和战区参谋长萨瑟兰少将。赫林离得近，先赶到了。在和哈丁寒暄之后，两人坐在空弹药箱上，讨论前线的局势。哈丁对把第一二六团调给澳军第七师表示不满，同时再次提出将第一二七团调给自己。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试图通过书信、无线电让赫林了解情况，最后和他当面交谈，但看上去一点儿用都没有。他是一位绅士、一位学者，还是一位非常好的人。但我确信他的心全在澳大利亚人那边。他看上去将我那全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遭受的困难都看作别人的事情。我从各方面都感到，他独立决策的权限很小。”此言不虚，哈丁作为师长官已经不算小了，但他和麦克阿瑟之间还隔着赫林和布莱梅，还有一个隐形的萨瑟兰。

当萨瑟兰到达师部时，两人的争吵还在持续。哈丁以为这回总算来了帮手。出乎意料，萨瑟兰同样反对把第一二七团派给哈丁。理由是前线补给困难，航空部队运输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萨瑟兰提出，在多博杜拉建成一个大型补给仓库之前，不宜在前线集结更多部队，现在这些嘴已经填不饱了。哈丁看到参谋长也不帮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再调给一个营，这样他就可以从一个新的方向发起进攻。萨瑟兰断然拒绝，认为在补给水平提升之前，任何调动都是不能考虑的。最后，哈丁提出将第一二六团主力调回来，被两位领导一口回绝。当时哈丁感觉，“自己仿佛已经被撤了职似的”。

讨论结束之后，赫林立即飞走了，萨瑟兰留下来吃午餐。吃饭时，他告诉哈丁，布莱梅对美军的评价相当低，“使用美国人，还不如使用澳军民兵”。哈丁气得差点儿当场晕厥，一口饭都吃不下了。

后方情况果真如此。11月25日，布莱梅轻蔑地向麦克阿瑟评价了美国人之前的糟糕表现，作为对他前段时间指责澳军在科科达小道进展缓慢的回敬。当时肯尼也在场，他觉得布莱梅让“麦克阿瑟将军吞下了苦果”。关于美军的传闻很多。有人说他们在敌军接近自己的指挥部时扔下武器就跑，而他们的指挥官看上去也毫无信心，中低级军官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一名观察员甚至提出“第三十二师已无力再战”，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几乎都没上过前线。

拉尔中校在11月27日和28日“亲临前线”视察之后，向麦克阿瑟出具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事实上，拉尔并未到最前线，没有看到直射射程内的真实情况，他甚至连日军的暗堡都没看见一个，当然看不到士兵用手雷代替火炮进行的徒劳进攻。他看到的只是伤痕累累、士气低落、心情绝望的幸存者，他们爬着或跌跌撞撞地从火线回来，脸上充满了恐惧和失望。拉尔最后的结论是：“他们缺乏战斗精神。”

萨瑟兰是看到拉尔的报告才决定到前线视察的，但他只到了哈丁的师部，那里距第一线还有16公里。实际上，他并没看到部队作战，也没将自己置于日军的炮火之下。他询问哈丁，是否考虑换掉前线两支部队的指挥官莫特和海尔上校。哈丁说“不”，他认为沃伦部队和厄巴纳部队的指挥不存在任何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表现得已经够好了。

当天下午，飞回莫尔兹比港的萨瑟兰对第三十二师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前线“指挥不力，组织混乱，缺乏战斗精神”，并预言哈丁30日的进攻将再次以失败告终。萨瑟兰提出，既然哈丁坚持使用两位

备受质疑的指挥官，就应将他就地解职。言下之意，萨瑟兰是想让麦克阿瑟将第三十二师的指挥权交给他自己。

前线直线上升的伤亡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肯尼向麦克阿瑟汇报说，除了伤员和患病士兵，他的飞机还“运回了大批患炮弹休克症的人”。布莱梅借机嘲讽说，与其让同样缺乏实战经验的美军第四十一师来——他们此时尚在澳洲训练——还不如派澳军战士去增援哈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战斗，也知道怎么战斗”，这话说得好像美国人出工不出力，而且不会打仗似的。麦克阿瑟对“澳大利亚高层瞧他的笑话”火冒三丈，他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在罗克军营负责训练第四十一师的第一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中将已受命紧急赶往莫尔兹比港。

11月30日傍晚，艾克尔伯格率参谋长克洛维斯·拜尔斯准将及参谋人员乘两架C-47运输机降落在莫尔兹比港“7英里机场”。在机场迎接他的拉尔中校要他们立即到司令部报到，并说他将有四五天时间熟悉前线的情况，然后带参谋火速赶往前线。

当艾克尔伯格和拜尔斯赶到司令部时，麦克阿瑟、萨瑟兰和肯尼都在。参谋长的神情有些紧张，刚刚获悉的消息表明，哈丁的新一轮进攻再次陷入困境。麦克阿瑟显得焦躁不安，他极其渴望在哈尔西宣布瓜岛获胜之前打赢布纳之战。据称，美国海军通过瓜岛海战，已经完全夺取了周边海域的控制权，而制空权原来就归他们所有，美军在瓜岛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如果连哈尔西都竞争不过，今后和尼米兹争夺太平洋战场的总指挥权就更没有希望了。

麦克阿瑟在阳台上来回踱步，极具戏剧色彩地发表着高论。他必须在布纳取得胜利，现在就要。“鲍勃，我要让你到布纳去当司令官。我派人叫你来，让你这种级别的人来，说明了我认为攻占布纳有多么重要。我不相信那些后退的部队能代表这场战争中的美军。我如

果这么想，就会泄气。我相信他们需要杰出的领导人去激励他们，他们已经打不起精神了。但是鲍勃，一位领导人能率领同样的军队攻占布纳。如果你不能解除那些指挥官的职务，我来。哈丁已经惨败。所有的营长都必须走人！我授权你撤换那些不会打仗的军官。如有必要，让中士负责营里的工作，让下士去指挥一个连都行——只要会打仗，谁都可以。时间对我们至关重要，日军任何一个晚上都会得到增援。如果你拿不下布纳，我希望听到你和拜尔斯战死疆场的不幸消息。参谋们告诉我，你需要三四天时间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明天一早就出发！”

最后，老麦提出，这是艾克尔伯格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如果能够夺取布纳，“我将授予你服役优异十字勋章，并让你的名字见报”。

麦克阿瑟觉得自己的话可能有点儿过分了，第二天吃早饭时，他用胳膊搂住艾克尔伯格的肩膀：“不要战死，鲍勃，你死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他重复了头天晚上关于勋章的承诺，“如果你成功了，你的名字会很快见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报纸都会将你称为‘布纳的征服者’，你的名字将传遍世界！”

“巴丹的死鬼们今晚可以安息了”

用完早餐，急于建功、见报的艾克尔伯格就匆忙出发了。12月1日9时58分，他乘坐的飞机安全降落在多博杜拉机场。13时，艾克尔伯格以第一军司令官的名义宣布接过布纳地区美军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他并没有急于解除哈丁的职务，两人是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他不想这么快就拿老朋友开刀。在向哈丁介绍了麦克阿瑟对前线战局的看法后，他说：“为了尽快形成突破，准备撤换一些前线指挥官。”哈丁辩解说，他不打算撤换任何人，绝大多数指挥官是称职的，撤换他们不公平。最终两人的会谈不欢而散。艾克尔伯格安排作战训练处处长克拉伦斯·马丁和情报处处长戈登·罗杰斯两位上校第二天去沃伦部队视察，他则带拜尔斯准将一起前往厄巴纳部队。

正如萨瑟兰的预言，当天上午美军对布纳村的进攻再次以失败告终。虽然当时先锋连已推进至距布纳村仅300米，但是厄巴纳部队指挥官、第三十二师参谋长约翰·莫特上校还是叫停了本次进攻。因为师长已经许诺，次日将调一个炮兵连来支援他，那就先等等吧。

2日上午，哈丁果真给厄巴纳部队调来了8门迫击炮。9时50分，盟军再次实施炮火准备，随后步兵立即跟进。但当他们接近一个重要路口时，再次遭到日军火力的猛烈阻击。莫特下令停止进攻，让精疲力竭的弟兄休息一天。用医务少校罗杰·艾格伯格的话来说，士兵“就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憔悴”。同日，沃伦部队的进攻也好不到哪里去。山本的部队在美军空袭时，躲在工事里纹丝不动，等美军步兵发起冲锋才从掩体里钻出来，以各种轻重武器向美军开火。沃伦部队的进攻很快以失利告终。

9时30分，艾克尔伯格在哈丁的陪同下来到了厄巴纳部队的前沿阵地。他在临时医疗站发现，一些并未受伤的病号正在等待被送到后方。他询问大家为什么不待在前线，士兵回答，领导安排他们随后到后方休息。11时40分，艾克尔伯格走进了莫特上校的指挥所。外边炮兵仍在努力打炮，不过前方很快就传回了攻击失利的消息。

在艾克尔伯格眼里，前线的状况简直是一塌糊涂。部队几乎处于放任自流的糟糕状态：指挥混乱，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疾病流行，食物不足，通信系统陷入瘫痪的边缘。他将前线官兵形容成“一盘乱炒的鸡蛋”。艾克尔伯格惊讶地发现，士兵从头一天开始就没吃过东西。因为害怕用潮湿的丛林灌木生火产生烟雾，招致日军反击，所有人都饥肠辘辘，却不敢用缴获的大米做饭，官兵已经10天没有吃过热食。艾克尔伯格脸色铁青：“我得到更靠前的位置，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让沃尔德龙留在指挥所，自己动身去了前方。哈丁认为这一举动纯属吹毛求疵，但还是勉强跟着军司令官上了前沿。

此时战斗已经停歇，两位将军不必冒着日军的炮火前进。此前，艾克尔伯格听说前线日军一直在反击，但他询问一线指挥官史密斯少校时，得到的答复是并没有发生那样的情况，日军一直龟缩不出。他发现，美军的轻重机枪直接摆放在开阔地带，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有隐藏。当他征召志愿者到前方侦察地形时，无人回应。他提醒一名士兵要向躲在树后的日军狙击手射击，那位老弟惊恐地回答说：“不能开枪，长官！如果我们不向他们射击，他们也不会向我们射击的！”当他问一个昏昏欲睡的士兵为什么垂头丧气时，士兵沮丧地回答：“现在情况非常糟糕，任何一场与日军的战斗都会让日本人更加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杀死我们更多的人。而我们的人常常因为进攻浸泡在沼泽里，成为他们射击的活靶子。”艾克尔伯格意识到，“任何一种僵持都将使日本人得逞，因为他们守在靠海岸的长有椰子树的沙丘上，而我们的人则泡在沼泽里”。

艾克尔伯格和三名机枪手进行了交流。他们告诉军司令官，之前进攻遭到了日军机枪的阻击。艾克尔伯格问，进攻结束后是否有人去小路查看日军机枪是否还在那里。士兵回答说“没有”。他提出谁能前进50米去看一看，没人愿意去冒险。艾克尔伯格的副官丹尼尔·爱德华兹上尉匍匐爬行到布纳村外观察，回来报告说，那里的日军并没有开火。艾克尔伯格心中的怒火立即被点燃了：“部队应该克服失败情绪才行！”

随后，在莫特的指挥所里，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一幕。艾克尔伯格告诉哈丁，他的兵都是胆小鬼，他的军官都很无能——此时他已经相信拉尔、萨瑟兰和麦克阿瑟之前的说法了。艾克尔伯格尖锐地指出了一系列问题：无伤的士兵待在医疗所里，机枪位置暴露，容易遭到日军袭击，招募志愿人员无人应答，等等。最后，他气愤地说：“到目前为止，我甚至都不能确定，这些人是不是真的进行过战斗。”同样脾气火爆的莫特立即进行反驳，哈丁也积极替部下辩护，称自己的士兵已经历了非常艰苦而激烈的战斗。

沃伦部队的情况大致相仿。当马丁和罗杰斯到达前线时，战斗已经停止了。那里没人开枪，“就像一个空旷的教堂一般安静”。事实上，之前那里真的发生过战斗，偏偏在两人到达时结束了。罗杰斯形容士兵的健康状况“是可悲的”，他们衣衫褴褛，满脸菜色，个个都有一种“顾影自怜”的情绪，除了希望被替换到后方休息，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

11月30日晚上，在莫尔兹比港时，麦克阿瑟已经暗示艾克尔伯格可以视情况撤换哈丁。当晚，艾克尔伯格召开了军部会议。参谋众口一词地提出，必须执行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将哈丁少将就地免职。

会议刚刚结束，哈丁就来了，前来汇报攻打布纳的新方案。两人立即发生了争论。

哈丁说：“看来你被派到这里来，是要撤销一些指挥官职务的，可能我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我就成了你的障碍。”艾克尔伯格立即接过了话：“你说得对。”然后，他指着沃尔德龙说：“从现在起，这个人接替你的师长职务。”哈丁显得很坦然：“那我在交接之后就回莫尔兹比港吧。”艾克尔伯格说：“好。”哈丁于是立正敬礼，离开帐篷。

随后，艾克尔伯格下令，马丁接替海尔出任第一二八团团长并指挥沃伦部队，第一二七团团长约翰·格罗斯上校从莫特手中接过了厄巴纳部队的指挥权。

后来在比亚克岛战役中，第四十一师师长霍勒斯·富勒少将同样被艾克尔伯格火线解职。和哈丁不同的是，人家富勒是忍受不了克鲁格的瞎指挥主动要求被解职的。

哈丁带着满腹委屈回到莫尔兹比港，麦克阿瑟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愿意承认解除他的职务是没有道理的。他提议哈丁到澳大利亚任何想去的地方休个长假，“忘掉这场战争吧”。

一个师长被战场免职，毕竟不能算一件小事，华盛顿来电要求了解哈丁被解职的背后详情。

麦克阿瑟给马歇尔发电报，说第三十二师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国民警卫队师的一些固有问题，与师长本人没有直接联系。我相信还是可以给哈丁一次机会，让他指挥另外一个师”。

马歇尔不愿就此罢休，“哈丁在参加战斗之前，就有足够的机会清除不称职的人”。他尖锐地指出，“因此对于第三十二师的失败，他作为师长难辞其咎”。

哈丁被派往巴拿马，在之后的战争中再也没出场。后来，他出任陆军军史研究室主任，有充分条件去回敬那些批评他的人，但他对布

纳之战的记录能如实反映自己看到的情况，这对今天的我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所有美军前线部队受命用2天时间进行整顿。官兵被告知，“除非拿下布纳，否则别指望有人会来替换你们”。艾克尔伯格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由乔治·德格拉夫上校负责的后勤部队。3日当天，前线将士终于吃上了第一顿足量的热饭。颇具戏剧性的是，之前哈丁一直催促的装甲车终于在他被免职后的3日晚上来到前线。到4日晚上，美军布纳前线部队整顿完毕，准备在新指挥官的带领下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他们前方，日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已经严阵以待。山本重省在种植园一带部署了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四四联队一部，在机场新跑道一角部署了第二二九联队一部，其余人和第十五工兵联队及第四十七野战高炮大队守卫机场跑道之间的桥梁地带。安田的海军陆战队及台湾“高砂义勇队”守卫丛林三角区、布纳村和布纳教区。严密布防的日军自信可以再次轻松挫败美军的进攻。

5日8时20分，美军6架轰炸机对机场旧跑道和恩代阿德雷海角之间的日军进行了投弹扫射，随后炮兵在8时30分开始发威。8时42分，步兵再次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首次出场亮相的5辆装甲车受到了日军的重点“关照”，很快就被手雷和反坦克炮炸趴了窝，20名车组成员中的14人阵亡。其中3辆就躺在美军阵地前一点儿，其余2辆好歹冲进了日军阵地后才被干掉。

到10时10分，第三营仅仅向前推进了40米。营长凯尔西·米勒中校大发牢骚：“进攻路线全被封死，日本佬的火力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连上帝也在恨我们，布纳的太阳把我的人一个个烤得快要虚脱了。”战至下午，眼看伤亡惨重却毫无进展的马丁只好下令暂停攻击。他给军参谋长拜尔斯准将打电话：“我们出手去揍日本佬，却被他们轻松弹开了。”

艾克尔伯格迫切希望当天的进攻能够博得头彩，也显示一下自己给前线带来的变化。这天一大早，他就和代师长沃尔德龙准将及军部一大帮上校、中校来到了厄巴纳部队指挥部。

10时，9架B-25对布纳教区进行空中轰炸，拉开攻击的序幕，随后是炮兵对布纳村的炮火准备。10时30分，美军步兵开始攻击，他们的推进同样只能以米来计算。眼见先头连在距布纳村40米处再也无力前进，勃然大怒的艾克尔伯格不顾格罗斯上校的反对，直接以军长之尊越过好多级，命令几天前刚被提拔为连长的罗伯特·奥德尔中尉：“我希望你们连能够尽快拿下布纳村。”

奥德尔因眼前突然出现这么多将军吓了一跳，他马上兵分两路，向敌阵发起冲锋。数分钟后，他的40人就有22人倒在日军枪弹之下，其余人在距村子仅几米处再也无法挪动一步。代师长沃尔德龙肩部被流弹击伤，艾克尔伯格阵前授命参谋长拜尔斯准将接任师长。当天美军取得的唯一成绩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赫尔曼·波切尔中士率18名士兵出人意料地迂回成功，冲上了海滩，构筑临时阵地，击退了日军多次反攻。波切尔的成功楔入，使日军从布纳教区向布纳村的增援越发困难。

亲临一线督战才取得这么一丁点儿“成绩”，艾克尔伯格终于明白敌军的防守有多么顽强了。现在看来，仅凭步兵利用手中的轻武器发起正面进攻是很难奏效的。两天前，在多博杜拉与赫林会晤时，艾克尔伯格得知配备坦克的澳军增援部队很快会到来。思忖再三，艾克尔伯格决定在得到坦克增援之前，让沃伦部队暂不发动正面攻势，仅以一系列袭扰削弱敌军的防御力量。

12月7日，马丁向各营营长部署了新战术，以多个机动巡逻队分散出击，用迫击炮、手雷打击和清除前沿敌军碉堡，将之前的持续攻击改为逐步蚕食。沃伦部队的战斗逐渐演变成围困战。

到12月中旬，澳军已逐渐控制了戈纳地区，日军滩头驻军已不能像过去能从海路得到增援。

12月10日，在安达的强烈要求下，拉包尔派出20架飞机在布纳旧机场空投了一些弹药和食品，这是巴布亚日军最后一次获得补给。瓜岛战局江河日下，日本海军已经没有精力再兼顾新几内亚方面，布纳日军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

沃伦部队前线渐趋安静，厄巴纳部队与布纳村日军仍在激战。格罗斯上校要去指挥随后抵达的第一二七团，12月6日，代师长拜尔斯准将下令第一二六团团长汤姆林森上校接过厄巴纳部队的指挥权，对布纳村的新一轮攻势将在7日午后展开。当天凌晨4时，从布纳村和布纳教区出击的两路日军试图联手拔掉楔入的美军小分队。在得到一个排的增援之后，波切尔中士率队，顽强将敌击退。13时35分，第一二六团第二营在15分钟炮火准备后发起进攻，在日军的阻击下进展不大。前线督战的营长史密斯少校受重伤，被担架抬了下来。

12月8日14时，美军火炮、迫击炮和机枪火力全面开火，15分钟后，步兵跟进，攻击毫无悬念地被日军再次击退。当天傍晚，安田为被困在布纳村的日军发动了一次牵制作战。布纳村的40名日军从左翼，布纳教区的近百名日军从右翼，试图夹击美军第二营。事实证明，美军虽然进攻不行，但防守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离开碉堡的日军很快被美军炮火和机枪火力联合击退。

9日5时30分，美军在30分钟内向布纳村射出了2000发炮弹，130名日军陆战队员据守的一块阵地被轰塌，很多人被活埋。战至下午，美军先后发起的12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第二营已减员到不足250人。毕竟中将军司令官的面子要大一些，面对艾克尔伯格频繁的呼救，赫林终于同意派驻莫尔兹比港的美军第一二七团前来增援。看来，对布纳

村的最后一击，只能靠这支生力军完成了。当天该团团部和第三营已乘机抵达前线。

对麦克阿瑟来说，前线伤亡多少不算大问题，最重要的是结果。现在他急需一次胜利，越快越好，无论付出多大代价。12月13日，他写信给艾克尔伯格：“时间转瞬即逝，我们的危险正在随着时间而不断增加。”

美军的殊死进攻同样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前线一旦一个碉堡被美军攻克，据守在里边的日军士兵往往无一幸存。到13日，据守布纳村的日军残兵已锐减至两位数。当天盟军炮火终日不息，看到敌军阵地上步兵正在频频调动，日军预料到美军总攻即将来临。为避免全部被包了饺子，残存日军当晚从村庄撤出，逃往吉鲁瓦。14日7时整，美军在进行了一轮猛烈的炮火准备后，小心翼翼地布纳村推进。预想中的激战并未发生。10时，美军不战而得布纳村。16日中午，美军第一二八团第二营在付出亡4人、伤13人的代价后，拿下了入口溪左岸的椰树林，埋葬日军尸体37具。

接过前线指挥权后，经过半个月的拼死搏斗，艾克尔伯格终于拿下了第一个目标。他从前线给麦克阿瑟送去了一件圣诞礼物，从一名日军军官尸体上缴获的一把非常考究的佩剑。麦克阿瑟感谢他送来的礼物，同时做出重要指示，表扬他“进攻时很勇敢，但兵力不够集中”，“如果在你的射击线上本应有一个连，那你就应该派一个营；如果你在那里有一个营，那就应该派一个团。你每次发动冲击时不要只用二三百条步枪，而是要用二三千条步枪”。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对指导实战确实意义不大。要是老酒去了，保管比他说得还美。

到12月中旬，澳军已基本控制了戈纳地区，美军在布纳的进攻行动也出现转机。截至12月11日，在投入战斗21天后，吉鲁阿河以东美军伤亡达667人，1260人因病退出战斗。从12月初开始，已经跌到谷底

的士气开始慢慢回升，补给条件也大大改善。生力军第一二七团抵达，布纳村打破僵局，都让官兵看到了最终胜利的希望。此时又有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来，大家翘首以盼的攻坚利器——坦克，据说已经在开往前线的路上。

布纳前线的人事变更并未影响负责进攻萨纳南达的美军部队。从12月初开始，澳军第十六旅和美军第一二六团主力合力向日军发起进攻，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同样毫无收获，塚本果然非等闲之辈。截至6日，澳军第十六旅战斗减员达605人，因疾病带来的非战斗减员达978人，合计减员占总人数的85%，澳军显然已无力再战。

6日上午，澳军第三十旅前来替换，波特准将从劳伊德准将手中接过了前线指挥权。

7日的战斗，澳军第四十九营被彻底打残，投入进攻的4个连损兵高达229人，占总兵员的60%，而日军阵地纹丝不动。美军第一二六团“萨纳南达战斗力最差部队”的大帽子成功被友军摘走。因为损失实在太大，波特估计下一次攻击要到12天后才能发起。赫林中将和瓦西少将同意波特在萨纳南达暂时保持攻击性巡逻状态。

从8日开始，波特下令停止进攻，构筑临时防线，随后的行动仅仅限于局部骚扰，萨纳南达前线陷入类似一战时期的堑壕战状态，盟军夺取一座碉堡或一条战壕都被视为值得炫耀的战绩。

到12月中旬，澳军在戈纳基本控制了局势，美军在布纳的进攻也向好的方向发展。瓦西决定派出援军到萨纳南达，帮助第三十旅打开僵局。本次受命前来增援的是澳军第三十六营和第七骑兵团一部。实际上，骑兵这种古老而神气的兵种在二战时期大部分已被淘汰，只是挂着骑兵称号的步兵而已，更多是代表着辉煌历史。

19日清晨，盟军发起的新一轮进攻不但没取得任何进展，还又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幸好此时戈纳战斗已经结束，瓦西已经派出多赫蒂准将率近期表现上佳的第三十九营前来增援。

22日，多赫蒂率第三十九营和第四十九营来到萨纳南达前线。开战以来表现出色的第三十九营早已疲惫不堪，减员严重。霍纳中校因患疟疾离开前线，营长职务由安德森少校暂时出任。在认真分析了前线局势后，多赫蒂认为，目前暂不具备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条件，只能维持现有阵地对日军进行零星袭扰，同时建立通畅的后勤补给线。澳军进行渗透蚕食，每次往往只推进几米。守卫戈纳的大部分是后勤和工兵等辅助部队，但塚本的部下清一色从关岛一直打到巴布亚的老兵，他们偶尔发起的反扑竟然搞得澳军手忙脚乱。

28日夜间，40名配备轻机枪和炸药包的日军渗透到盟军后方炮兵阵地，炸毁1门25磅炮后，从容撤走。

12月20日，到萨纳南达前线视察的赫林中将和瓦西达成了共识，两人认为以现有兵力无法发动全面进攻。赫林提出调坦克和新到的步兵投入战斗，但他们最早29日以后才能赶到。瓦西统计了近期全师的伤亡情况，从11月25日到12月23日，第七师总减员4273人，前线可战之兵仅剩1632人。在萨纳南达右翼的布纳战场，澳军第十八旅还有许多恶仗要打，在形势明朗之前不能前来助战。澳军在新几内亚的最后一支机动部队是米尔恩湾的第十七旅，但那里实在太重要了，日军仍随时可能来袭，布莱梅不愿冒险将这个旅调走。萨纳南达必须等布纳的战斗结束再说。

瓦西和多赫蒂尚不知道，敌人的援军已在12月下旬陆续在萨纳南达集中。12月21日，新任支队长小田健作抵达吉鲁瓦，接过了南海支队及萨纳南达、吉鲁瓦日军的指挥权。小田眼前的日军处境极其悲惨。他们的补给近乎断绝，官兵每天连一顿饭都吃不上，每天定量60

克大米。附近区域的草皮、树根、螃蟹、蛇，全被吃光。军队缺医少药，但伤病号日渐增多，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12月11日，横山曾向拉包尔反映过守军的艰苦处境。第十八军作战参谋杉山茂一度怀疑横山在说谎，他在回电中写道：“真的很难相信，情况已像你说的那么糟糕。”

日军的注意力在瓜岛，安达曾经试图在曼巴莱和库姆西河口建立两个补给站。得到潜伏该地的“斐迪南”林登·诺克斯中尉的通报，盟军战机很快飞来，将日军的军需仓库和少许登陆艇全部炸毁。平安夜晚上，前来运送补给的“伊-18”号潜艇被美军鱼雷艇击沉。当晚，美军鱼雷艇在曼巴莱以东28公里处击沉2艘满载人员、补给的日军驳船。船上日军第一七〇联队第一大队余部，依靠登陆艇在安博加河地区登陆后，向旅团长山县报到。

12月7日清晨的布纳战场，赫林中将和参谋长霍普金斯准将来到了艾克尔伯格第一军司令部，商谈调澳军及坦克部队增援一事。艾克尔伯格同意由澳军第十八旅旅长乔治·伍滕准将出任沃伦部队指挥官，马丁上校任他的副手。从米尔恩湾前来增援的澳军一个营和从莫尔兹比港调集来的少量坦克，将协助沃伦部队一举打破僵局。

美军在布纳逡巡不前，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声誉。虽然同为抗击日军的盟友，美军和澳军高层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在美军抵达巴布亚之前，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军将领对澳军在科科达小道上的表现大加嘲讽，罗威尔中将和瓦伦少将先后被解职，新任第七师师长瓦西少将一点儿都不领麦克阿瑟的情，抓住一切机会对美军军官大爆粗口。美军在布纳受挫之后，澳大利亚人终于逮住了反唇相讥的机会。

布莱梅在12月4日写给总理柯廷的一封信中，强烈要求将在中东作战的第九师调回国内，因为美军不适合充当进攻部队：“他们肯定不能与澳军民兵相提并论，遇到抵抗会就地坐倒，几乎很难向前推进哪

怕一码。美国人说他们留在澳洲的第四十一师比第三十二师要强得多。尽管他们吹得天花乱坠，我还是相信他们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这让我觉得，将我们的第九师留在中东换得美军的两个师是不值得的。他们的战斗素质如此之低，我不觉得他们会对保卫澳大利亚做出多少贡献。我对民兵的信心在不断增长，而对美军的信心已降到了零。”多亏柯廷讲政治、觉悟高，没再说什么难听话，也没把信给麦克阿瑟看，否则老麦一定会当场气晕过去的。

12月8日，布莱梅命令第十八旅旅长伍滕准将率一个营前往布纳，驻莫尔兹比港澳军第六装甲团的4辆坦克也奉命赶往前线。10日，布莱梅决定向前线再增派一个营和一个坦克分队。14日上午，澳军第一支坦克部队抵达哈里科，当晚第二批坦克部队和100吨补给物资运抵奥罗湾。陆续抵达的10辆坦克被混编为第六装甲团X中队。因第三十二师代师长拜尔斯在16日进攻椰林的战斗中负伤，艾克尔伯格亲自接过了前线美军的指挥权，现在战场上美军就剩这一名将官了。17日，伍滕正式接过了沃伦部队的指挥权。

新一轮进攻将在12月18日发起。沃伦部队将在坦克支援下攻打杜罗帕种植园和恩代阿德雷海角一直到机场新跑道。厄巴纳部队19日攻击三角地区后直插海岸，占领布纳教区和基罗帕角之间的岔道口。安田义达和山本重省将面对美澳联军的钳形攻势，形势对他们是绝望的。

由霍奇森中校和怀特海德上尉带领的10辆坦克是首次参加布纳的战斗，车组成员全部参加过北非与德国人的格斗，经验丰富。12月16日，伍滕准将率先头部队第九营的664名官兵抵达前线，后续部队第十营也将在次日乘船前来助战。17日夜间，X部队主力7辆坦克隆隆开向预定集结区域。其间，美军第一二六团第一营、第三营不断炮轰日军前沿阵地，用炮声掩盖坦克行驶的轰鸣声，以使次日的坦克出击达成最大的突然性。

为掩护靠近前方的澳军，美军对日军阵线进行了挤压，双方最近距离仅50米。18日5时30分，澳军从集结地向进攻位置出发。6时至6时45分，美军两个营向后撤出300米，为担任主攻的澳军让路。6时50分，盟军航空兵和地面火炮进行了10分钟的炮火准备。7时整，澳军步兵在坦克的带领下向日军阵地发起了冲锋。

澳军坦克和步兵保持在可相互支援的有限距离之内，坦克直接冲向从海岸到新跑道东角的日军工事群。尽管盟军的炮火准备并未摧毁日军工事，但澳军向恩代阿德雷海角的突击仍然取得了成功。突然杀出的坦克让日军惊慌失措，它们在一座座碉堡前安然通过，保护紧随其后的步兵。澳军士兵将手雷从日军工事的小孔中塞进去，直到将里边的守军全部炸死为止。这些在米尔恩湾战斗过的澳军士兵已充分领教过日军的残忍，他们努力保持在通过的道路上不留任何活口，这样自己背后才称得上是安全的。

坦克的出现彻底摧毁了日军的斗志，曾让美军步兵吃尽苦头的碉堡火力打在坦克上，如隔靴搔痒。澳军坦克的37毫米炮若非抵近炮击，同样无法摧毁日军碉堡，但它们能将步兵掩护到掩体跟前，就已经足够了。

艾克尔伯格欣喜若狂，对澳军坦克在布纳的首秀赞不绝口，称眼前“是一场壮观而戏剧性的、勇敢的攻击”。这话要让古德里安、隆美尔、蒙哥马利以及顶替他到欧洲战场的巴顿听见了，估计能当场笑晕过去。

从新跑道到海岸大约800米距离，澳军一路快速推进，以至于美军以为他们根本没遭到多少伤亡。

但澳军的左翼攻击在新跑道东端遭遇挫折，在10分钟推进的90米距离上，先头连的87人已倒下46人。怀特海德上尉很快收到了求援信号，一名步兵敲打坦克外壳，向他报告：“喂！伙计，我们需要支

援，再没有坦克，我们全得挂了。”上尉调整方向，跟随步兵向西开去，前方很快出现了日军的3个火力点。怀特海德连发5炮，将最南边的一个碉堡解决掉。当他掉转炮口，准备对付第二个碉堡时，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团烟雾，炮管跟着剧烈晃动起来，他自己也被从座位上掀了起来。意识到日军可能实施近身爆破的怀特海德，试图通过观察孔向外张望，恰好一名日军敢死队员跳上坦克，将步枪伸进观察孔向内开枪，怀特海德的一只眼睛被打瞎。霍奇森中校立即接过了战场的指挥权。他从开放式炮塔向外观察，以获得开阔视野，被日军的机枪打成重伤。

10时，澳军两名坦克指挥官全部重伤，退出战斗。

在坦克的支援下，澳军第九营当天夺取了恩代阿德雷海角周围的一片阵地，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但也付出了171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最大损失是2辆坦克被焚毁，还有1辆需要维修观察孔。前线取得的重大进展，使盟军终于有机会近前查看日军残留的碉堡。事实说明，之前美军以现有的条件是很难单独摧毁日军防御工事的。

当晚，艾克尔伯格在写给萨瑟兰的信中说：“我知道麦克阿瑟将军将会很高兴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在日军阵地发现了配备有铁门的混凝土碉堡，这种碉堡组成的防御阵地，在士兵缺乏其他有效帮助的情况下是无法逾越的。”

19日，前线相对平静，盟军只是以炮兵向日军阵地零星炮击，积蓄力量，同时肃清之前占领的区域。为弥补X部队的损失，当天绰号“公牛”的摩斯少校率11名坦克手赶到前线增援。

20日清晨，6时30分，盟军3架轰炸机投弹后是例行的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在4辆坦克的带领下发起冲锋。两辆坦克很快陷入沼泽，动弹不得。不过，盟军还是在当天肃清了新跑道一带日军的最后阵地。眼看盟军来势凶猛，山本重省将残部全部撤往西梅米溪对岸。盟军过溪

难度极大，强攻势必伤亡惨重，那座长40米的桥已被炸出一个大豁口，日军数挺机枪和四五十条步枪将桥封锁得严严实实——现在能过桥的恐怕只剩下中国云南的米线了。

21日上午，伍滕下令美军第一二八团第三营和澳军第十营从下游寻觅渡河点。桑德森上尉的美军连终获成功，官兵游水过溪，于23时在西岸成功建起桥头堡。22日，盟军付出59人伤亡的代价，肃清溪东所有日军，同时派工兵收集物资，准备修桥。23日中午，美军第一二六团第一营、第一二八团第一营一次过桥。在工兵测试桥梁可承重14吨后，澳军的4辆坦克安全过桥，来到溪西。

此时，山本重省还有相当兵力，并利用盟军过河之际提前完成了防御调整。他手中至少还有2门75毫米炮、2门37毫米炮，距旧跑道东南角不远处还有几个76毫米高炮阵地，弹药供应十分充足。狡猾的山本重省为了达成突然性，强令炮兵在数天内一弹不发。盟军事先知道日军有高炮，但航空兵几天未遭炮击，使他们相信日军的高炮已被摧毁或弹药告罄。为保险起见，伍滕还是决定在第二天的进攻中只投入3辆坦克，留1辆作为预备队。当晚，荷兰运输船“卡西克”号和“巴丹”号运送420吨补给和2辆宝贵的坦克。不过，它们还远在奥罗湾，无法赶上次日的战斗。有消息表明，第二批增援的11辆坦克已随船驶出了米尔恩湾。

坦克指挥官麦克马洪中尉认为进攻正面太宽，坚持让4辆坦克悉数出动，参加攻坚。24日9时30分，在1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澳军4辆坦克开始带领步兵向旧跑道开进。最初一小时进展顺利，但澳军坦克很快进入日军重炮编织的火力网。山本重省的忍耐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日军的反坦克战术大获成功，澳军坦克瞬间被揍成了4堆大火。失去坦克的帮助，盟军的进攻立刻陷入一筹莫展的状态。盟军在随后两天里举步维艰，仅仅推进了数百米距离，最右翼澳军的两个连损兵折

将，兵员已不到20人。26日夜间，“贾帕拉”号运输船在奥罗湾卸下了第三批坦克兵，预示着这种进攻利器很快就会到来。

虽然地面攻击不力，但澳军几天来昼夜不停地炮击日军阵地，似乎永远无穷无尽。穿甲弹不断破坏日军碉堡，将日军士兵从里边逼出来。柴田中尉在战壕里，一边连叹“可惜”，一边数着落在附近的炮弹数量。“天哪！敌人一门炮一小时内竟发射了500发炮弹，这还只是我周围的炮弹数量。完全是浪费，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浪费的了。”对美军来说，物资是打赢战争的必需品和消耗品，战争就是用物资消耗代替士兵的生命。而日军总习惯用士兵的生命去弥补物资的不足。

布纳和戈纳之间全是低洼湿地，战壕内的日军士兵膝盖以下全是泥水。他们只能等夜晚美军停止炮击后悄悄爬出战壕，晾干身体。不过，美军一旦发现，就会立即打过来无数炮弹。眼见美军炮火打个不停，山本重省认为继续据守旧跑道只会徒增伤亡，于是下令各部向基罗帕角周围的种植园区撤退。盟军炮兵的持续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27日16时15分，沃伦部队副指挥马丁上校发现日军有从旧跑道撤退的迹象，但澳大利亚货船“穆尔克拉”号运载的7辆坦克和400吨物资当晚才能在奥罗湾卸载，无法及时赶到战场。次日，伍滕下令发起全面进攻，因大部分守军已悄然撤走，到中午，旧跑道地区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伍滕宣布旧跑道地区进入最后肃清阶段。

滞留在部分孤立据点的日军已经走投无路，他们绝不投降，选择了战斗到死。扔进碉堡的手雷只要还没爆炸，就有可能被扔出来，盟军士兵经常被迫面对日军用军刀和刺刀发起的自杀式冲锋。6名日军从澳军和美军尸体上扒下军服穿上，试图隐匿身份，但因个子太矮和相貌差异，被认出来全部击毙。有20名漏网之鱼在29日凌晨4时闯进了一个美军急救站，日军士兵用生硬的英语连喊：“医生！医生！”发觉敌人来袭的美军士兵和伤员来不及拿起武器，和日军展开了肉搏，其

中15人阵亡、12人受伤，第一二八团第三连第五任连长鲁达尔中尉也被打死。美军一个连匆忙赶到时，日军已丢下5具尸体绝尘而去。

至此，机场旧跑道已牢牢掌握在盟军手中，沃伦部队已经能够随时攻打日军基罗帕溪以东的最后阵地基罗帕角，山本重省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

29日7时30分，中队长泰少校率装甲团B中队的4辆坦克从奥罗湾抵达前线，伍滕准将在头天晚上已经通知他们准备参战。另外7辆坦克在梅上尉的带领下在新机场待命，随时受命出击支援。但到预定发起攻击的16时，澳军坦克还未抵达指定阵位，之后赶到的一辆坦克却撞在一根木桩上，动弹不得。到17时15分，其余3辆坦克才姗姗来迟。当澳军坦克发起冲锋时，明知不敌的日军迅速撤出第一道掩体，在坦克快速驶过冲向第二道掩体时，迅速返回，切断坦克和步兵的联系，随后向跟进的澳军士兵猛烈开火。

随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因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澳军步兵未能紧紧跟上。之前炮击引起的烟雾在阵地上空尚未消散，澳军坦克错将烟雾中若隐若现的友军当成了日本人，猛烈开火。二等兵埃文斯不顾日军的机枪扫射，跳到一辆坦克上猛烈敲击外壳：“你他妈的到底长没长眼睛？你在屠杀自己人呀！眼瞎了回自己窝里玩蛋去，浑蛋！”坦克兵以为外边的声音来自日军机枪的射击，仍然一个劲儿地轰个不停，任凭埃文斯把嗓子喊哑——估计他此时爆破坦克的心都有了。尖刀连连长马特森上尉只能仰天长叹：“今天轮到坦克向自己人开火了，这些家伙比前几天的飞机还狠！”到18时35分，马特森只好发射绿色信号弹下令撤退，他的连在双方夹击下只剩下22人，连副连长都阵亡了。

当晚，知道犯下大错的坦克兵吓傻了，对步兵的破口大骂不敢作声。窝了一肚子火的步兵指责他们犯下的错误到天亮也说不完。

步兵也没工夫继续骂下去。当晚，日军竟然向澳军右翼发起夜袭，一口气冲到澳军阵地前仅20米处，才被密集的机枪火力击退。黑暗中，前方隐约传来日军伤兵的呻吟声，连长特莱维维安上尉冷漠下令，向日军伤兵可能躺倒的地方投掷手雷。救治日军伤兵风险极大，何况还是在夜晚。他们可不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黎明时分，前方那块地域共检出42具日军尸体。

31日傍晚，伍滕对前线进行了调整。澳军第十二营在左翼，美军第一二八团第三营居中，澳军第十营在右翼依次展开。盟军下一步的目标是在新年伊始拿下西梅米溪以西、基罗帕角以东的椰树种植园区。

1943年1月1日清晨，8时，在炮兵火力准备之后，经数日休整的盟军在6辆坦克的带领下，发起了新年攻势，另有3辆坦克留作预备队。坦克无情地向任何日军狙击手可能藏身的椰树开火，步兵随后快速跟上。

到傍晚时分，日军右翼只剩下被澳军分割的几个孤立据点在负隅顽抗，左翼日军还保有一个较大的袋形阵地。2日，盟军继续猛攻，西梅米和基罗帕角的步兵各得到两辆坦克支援。晚些时候，西梅米溪沿岸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澳军第十二营也肃清了基罗帕角的日军残敌。日军在海岸的每个角落一直顽抗到最后。溪口小岛上只剩下最后两名日军军官，盟军的劝降换来的只是射过来的子弹，他们很快被澳军击毙。元旦的战斗，日军有9人被俘虏，其中6人是朝鲜劳工。

从12月18日到1943年1月2日，第十八旅共损兵863人，占总人数的45%。到1月2日，盟军在基罗帕角以东掩埋日军尸体逾900具。至此，澳军第十八旅沿布纳海岸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顺利完成。

12月16日，美军第一二六团团长汤姆林森上校接过了左翼厄巴纳部队的指挥权。成功占领布纳村极大压缩了日军在基罗帕角的控制

区，但主要目标布纳教区仍在敌人手中。17日，汤姆林森派一个连试图攻占教区正南方的穆西塔岛，建立炮兵阵地。在付出包括连长温特兰上尉在内的5人阵亡、6人负伤的代价后，他们被日军逐回。

穆西塔岛首战不利，汤姆林森将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日军重兵把守的三角地区。19日清晨，6时50分，盟军9架B-25在布纳教区投下炸弹。7时30分，师炮兵指挥官麦克莱利上校指挥17门迫击炮开始炮击，爆炸覆盖了三角区的每一个角落。但是，随后15分钟出发的步兵未能推进多远，就被日军的十字交叉火力死死拦住，美军的多次冲锋只能徒增伤亡。9时45分，代理营长博伊斯上尉被日军的反击炮火炸死，约翰·沙利文上尉火线接过了指挥权。美军营长一般由中校至少由少校出任，现在接连两任营长都是上尉，可见军官伤亡已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布纳前线战斗的美国大兵说：“上帝保佑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活着从这里离开。”

位于前线的艾克尔伯格——以中将军司令官之尊在前线指挥营、连级部队作战的情形，在整个二战战场并不多见——下令在14时15分发起第三次进攻。美军17门迫击炮在冲锋之前发射了700发炮弹，同样无法改变步兵冲锋再次失利的结果。当天，第一二八团第二营亡40人、伤107人，可战之兵只剩下可怜的240人。艾克尔伯格下令该营暂退休整，临时充当预备队。

20日8时45分，美军发起的进攻几乎是前一天战斗的翻版。杀红了眼的连长奥尔夫德上尉组织敢死队发起冲锋，眼看就要冲到敌军碉堡跟前实施手雷攻击了，日军迅速冲出工事，以纵射火力和连发自动武器将美军的阵形彻底打乱。在付出亡7人、伤20人的代价之后，敢死队还是一无所获，败下阵来。15时22分，心力交瘁的汤姆林森上校向军司令官提议，由第一二七团团团长格罗斯上校接管厄巴纳部队的指挥权，艾克尔伯格当即予以批准。前线指挥官主动交出指挥权，这在战场上十分罕见，可见汤姆林森当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当晚，形势已渐趋明朗。攻击三角区的美军部队缺乏足够的机动空间，日军的密集火力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冲锋的战士。格罗斯因此建议，暂停进攻，另辟蹊径，遭到艾克尔伯格的断然拒绝，他身后有麦克阿瑟拿小鞭子遛着呢。次日，美军在正面佯攻的同时，试图派一个连从上游泅渡迂回，在付出损失54人的惨痛代价后，终于有75人游上对岸，建起了桥头堡。随后跟进的一个连渡河时发现，溪面上到处都是阵亡同伴的尸体。厄巴纳部队终于在右翼取得了突破。

与此同时，美军左翼的进攻也在稳步推进。12月22日，美军工兵修复了通往穆西塔岛的桥梁，当天下午，一个连迅速过桥登岛，美军获得了进攻布纳教区的一条新路线。随后，第二营的重武器移驻该岛，开始向布纳教区的日军阵地实施近距离火力打击，夜以继日，连续不断。

23日傍晚，厄巴纳部队在政府花园西北角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格罗斯调集了5个连，准备在翌日上午越过花园地带向东进攻。因双方距离实在太近，进攻美军无法得到后方的炮火支援。穿过花园到海岸的730米，早已被安田设计为死亡之路，无数隐蔽的火力点射出的子弹可以覆盖到每个角落，高大的椰树上到处都是日军狙击手的身影。

24日黎明，美军发起的进攻举步维艰，两军短兵相接，战况惨烈。埃尔默·布尔上士看到日军一颗手雷落在了连长伍斯特鲁克上尉身边，示警已经来不及了。布尔高喊“卧倒”，同时扑了上去。连长和周围的同伴本能地趴在地上，布尔却在轰隆一声巨响中粉身碎骨。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成为巴布亚战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肯尼斯·格鲁恩内特中士匍匐前进，将手雷投进了一座碉堡的射击孔。肩膀受伤的他拒绝回到后方治伤，在随后的战斗中同样被日军狙击手射杀，成为继布尔之后被追授荣誉勋章的第二人。

因前线指挥部距敌太近，第一二七团作战训练参谋本杰明·法拉中校被日军的流弹射伤。后勤科长哈罗德·胡特曼少校主动要求到前线察看，但他没能再回来。后来打扫战场时，美军士兵在一座碉堡前发现了胡特曼的尸体，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支步枪。抵前察看的少校因前线的惨烈热血上涌，竟操起步枪向日军碉堡发起冲锋，不幸阵亡。师炮兵指挥员麦克莱利上校同样在战斗中负伤，艾克尔伯格命令军炮兵指挥官霍勒斯·哈丁上校火线接过了指挥权。

当天美军的两翼进攻均被日军顽强击退，他们不要命的进攻使日军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安田不得不从花园区北角防御要点抽调兵力支援布纳教区，日军已经左支右绌。圣诞节清晨，美军首先对布纳教区实施炮火准备，穆西塔岛的美军做出一副进攻的姿态以吸引日军注意，但随后的正面进攻仍被日军轻松粉碎。日军伤亡日增，战至28日，美军已逐渐控制了三角区侧后的花园地带。

为避免被美军合围，安田无奈下达了撤退命令。当夜，查尔斯·瓦格纳中士的一个侦察小组谨慎摸进三角区，发现那里的14座碉堡和几条战壕已空无一人。美军尴尬地占领了之前付出无数伤亡也无法攻克三角区。

艾克尔伯格闻讯，欣喜异常，立即跑到现场查看。他在随后发给萨瑟兰的电报中说：“我现在就在那一带步行，发现那些工事真的很坚固。这是一个被沼泽地包围的大规模掩体和工事体系。他们为什么能阻挡我们那么久？现在终于一目了然了。”

28日傍晚，厄巴纳部队已经控制了沿海地区的岔道口，先头部队距海岸仅剩100米，入溪口通向海岸的走廊完全打通。随着沃伦部队攻克基罗帕角，日军残部已被两路盟军合围在布纳教区，他们最后的覆灭已经指日可待。

萨瑟兰在28日来到了厄巴纳前线。当天下午，艾克尔伯格对格罗斯要求暂时休整的建议置之不理，越级命令第三营兵分两路向布纳教区发起进攻，却因准备仓促毫无战果，好在攻击损失不算太大。

经过两天充分准备，美军在1942年的最后一天，重开攻势。格罗斯上校亲自提枪督战，美军终于在布纳教区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当天上午，厄巴纳部队一支巡逻队已经在花园地区西南角和沃伦部队的巡逻队取得联系，美军两支攻击部队之间的距离只剩600米，互相高喊一声就能听见。

此时，布纳教区的日军兵力已经非常薄弱。美军从两面夹攻过来，安田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拉包尔后来也承认，那里的残兵“和瓜岛一样，官兵只是靠精神力量来坚持战斗”。25日晚，得到1艘潜艇送来的弹药补给之后，安田决定率残部与美军死战到底。

布纳地区的绝望形势让安达焦急万分。26日，他命令在戈纳以北达纳瓦图的山县栗花率全部兵力从海路前往吉鲁瓦，设法营救布纳地区的残兵。

眼看巴布亚的几个基地无法保住，今村决定不再派出增援力量，转而着手加强新几内亚岛北岸的几个重要据点。21日，今村命令安达必须确保莱城、萨拉莫阿以西重要地区，加强该方面战略态势以对付盟军未来的反击。28日，安达见布纳彻底无望，遂下令守备队向西突围，与吉鲁瓦和萨纳南达的日军会合。

美军的包围如铁桶一般，此时撤退，谈何容易？当天，安田向拉包尔发出了诀别电报：“我军阵地已逐次为敌军炮火所毁，敌4辆坦克已攻至指挥部入口处，我们已在烧毁密码本。守军虽反复实施有效之反击，且时以肉弹战术予敌以重大杀伤，然依战况之大局判断，坚守布纳已限于今明两日。我们将在17时10分破坏通信设备。交战40余日

来，不分军人军属皆克尽厥职。此间对上司之指导、航空部队之协力及陆军之协同不胜感激。遥祝皇国隆昌，诸君武运长久！”

接到安达的命令，山县于29日集结了一支430人的队伍，乘登陆艇于31日抵达吉鲁瓦。山县命令矢泽率一支部队沿海岸向布纳进攻美军左翼，试图接应布纳守军突围前往吉鲁瓦。日军的行动显然慢了不少，布纳日军已经濒临绝境，安田等日军残部的性命已进入倒计时。

1943年元旦，厄巴纳部队满怀信心地向布纳日军发起了致命一击，他们已经遥遥望见向基罗帕角进攻的澳军坦克了。末日即将来临的日军开始做困兽之斗。当天傍晚，史密斯中校的第一二八团第二营和克拉克森少校的第一营在厄巴纳部队和沃伦部队的接合部建起了阵地。他们第一次发现日军试图从布纳教区游泳逃生，这对以顽强著称的日军实属罕见，一切预示着敌人的总崩溃已近在眼前。

2日黎明之前，有20名日军试图驾驳船逃走，遭到美军机枪扫射仅1人逃回。天亮之后，从布纳村到塔拉凯纳的盟军哨兵报告沿海发现了很多日军士兵，有人泅水，有人借助木筏、原木或小船试图逃走。盟军重炮和机枪立即向海中开火。10时，盟军B-25轰炸机、P-39战斗机，甚至连澳军老式“韦拉威”教练机都飞来战场，一同围猎从水上逃逸的敌人。海面上到处漂浮着日军的尸体。

残存日军仍在做困兽之斗。一些士兵，甚至是卫生兵，手持手榴弹扑到坦克上拉响，试图同归于尽。美军只能用手雷、机枪或冲锋枪将其全部击毙。最后，一个碉堡里冲出10名日军，或挥舞军刀，或端着刺刀，向美军冲锋，这些人全被打成了筛子——山本重省和安田义达均在其中。16时32分，美军宣布攻占布纳教区。日军残兵不是被逼出来射杀，就是直接被活埋在碉堡里。

接到突破布纳外围的消息之后，还未等艾克尔伯格和瓦西肃清残余，麦克阿瑟已经向华盛顿发去了胜利战报：“布纳已被攻克！我军于今晨10时占领该地。日本海军企图再度增援布纳地区的地面部队，发动一支包括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的护航队以及大量驳船试图登陆。我们的空军拦截了这支船队，在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敌军登陆驳船全被击沉或受伤，幸存者企图泅渡到岸上去，伤亡惨重。逃跑的船只又遭埋伏，敌军空军也未发挥有效作用。由此看来，我们已挡住了敌人的一个主要行动。”得知上述消息，艾克尔伯格大吃一惊，因为前线的战斗远未结束。他不知道麦克阿瑟的眼睛紧盯着瓜岛，他必须赶在哈尔西之前宣布胜利。

1月3日，美、澳军开始有条不紊地肃清基罗帕角和布纳教区的日军残余。到5日，美军在教区共发现了150多具日军尸体，基罗帕角有300具。沃伦部队俘虏了21名瘦骨嶙峋的朝鲜劳工和1名日军士兵，厄巴纳部队俘虏的28人全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一直到17日，除海滩的少量据点，布纳教区的战斗才真正结束，比麦克阿瑟公告胜利的时间晚了整整半个月。

盟军缴获了大量武器，但几乎没有粮食弹药，用“弹尽粮绝”形容此前日军的处境非常恰当。一名澳军军官心有余悸地告诉记者：“那些狗杂种一直打到最后一口气，他们一直战斗到你的刺刀穿透他们的胸膛为止。”走在已经沉寂的战场上，艾克尔伯格被日军碉堡的复杂性、坚固性惊呆了。正像拜尔斯在日记中写的：“布纳的防御工事是那么坚固，任何文字描述它们都是苍白无力的！”

盟军在布纳共埋葬日军尸体1400具，自己伤亡2817人——其中亡620人、失踪132人、伤2065人。

1月3日，日军在吉鲁阿河以东有组织的抵抗已宣告结束。当天中午，艾克尔伯格向所有参战美军发出了激励电报，称赞他们在战斗中

的杰出表现，告诉大家在经受了炮火洗礼之后，他们已从新丁“菜鸟”变成了老兵，在布纳取得的经验教训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胜利。布莱梅也向伍滕发来了祝捷电报，夸赞他们一系列作战“计划完备”，“一直处于最精确和坚定的控制当中”，“在实战中表现出了决心和勇气”。赫林中将称赞双方部队“进行了长期的杰出努力，我们两国确实应当为你们完成的任务感到骄傲和自豪”。

4日，马歇尔向麦克阿瑟发来了祝贺电报，但老麦的回电让马歇尔一脸尴尬：“可能我这样说是不必要的。但国内明显轻视和贬低了西南太平洋战区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我所有的努力都和他们的印象相反。这实在令人沮丧，您的祝福算是一种安慰。”

1942年的最后一天，日军第四十一联队联队长矢泽接到了接应布纳教区守军撤退的命令。因登陆艇燃料不足，当矢泽临时纠集400余人在1943年1月2日准备出发时，前方传来了布纳教区失守的消息。判断幸存日军可能在塔拉凯纳一带上岸，矢泽决定占领此地以救出更多的人。据守当地的73名澳军士兵无法挡住矢泽的攻势，只好冲出包围向西沃里村撤退。矢泽当然也无心追击，仅留在当地继续执行救援任务。到1月6日，矢泽共收容陆军180人和海军190人。

1月3日，盟军新几内亚部队司令官赫林中将宣布布纳战斗告一段落，当前的任务是攻克日军盘踞的最后据点萨纳南达。在美军第一二七团奉命前往塔拉凯纳时，澳军第十八旅、坦克部队、几乎所有火炮均被调往吉鲁阿河西岸，投入最后围剿萨纳南达和吉鲁瓦日军的战斗。根据军司令官安达的命令，南海支队支队长小田负责南部和中央阵地的防御，山县坐镇北部指挥全局，誓与盟军周旋到底。

早在布纳战斗尚未结束的12月29日，赫林已组织制订了进攻萨纳南达的作战计划。所有参战部队被临时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澳

军第十四旅、第十八旅、第三十旅及正在赶来的美军第四十一师第一六三团组成，归瓦西少将统一指挥；第二部分为美军第三十二师，其下属三个团全部归建，这支由艾克尔伯格指挥的部队被称作“布纳部队”。前者的任务是攻占日军萨纳南达和基尔勒顿角之间的阵地，后者则保卫恩代阿德雷角和布纳地区，同时派兵沿海岸向西进攻，策应澳军的正面攻势。原布纳地区的大部分火炮、坦克纳入澳军第七师建制，参加最后的攻击行动。

1942年12月27日，美军第四十一师第一六三团的3820名官兵在团长简斯·多埃上校带领下抵达莫尔兹比港。麦克阿瑟直接向布莱梅发布命令，让他派这支生力军前往协助厄巴纳部队拿下布纳教区，而不是按赫林原来的计划派往萨纳南达。布莱梅立即向麦克阿瑟提出异议，认为艾克尔伯格已有足够的兵力拿下布纳，而萨纳南达左翼戈纳阵地的澳军第二十一旅因前段时间的惨烈战斗，兵力已不足一个营——其第二十七营和第十六营分别只剩55人和89人。布莱梅委婉地提出，非常遗憾战区最高司令官如此亲自插手前线作战。作为战区最高地面部队指挥官，自己的计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高司令官不应提出不必要的相反意见，介入具体作战指挥并不合适。麦克阿瑟难得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妥之处，欣然收回之前的命令，同意将第一六三团直接调往萨纳南达。

于是肯尼再次忙碌起来。12月30日清晨，该团团部和第一营飞越群山抵达前线，随后多埃上校和副团长查尔斯·道利中校立即前往赫林的司令部报到，他们与澳军副参谋长贝利曼少将、第七师师长瓦西少将就未来的作战进行了会谈。

新年过后，1943年1月4日，赫林召集艾克尔伯格、伍滕等人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对作战任务进行了分工。情报显示，日军武器和弹药充足但粮食缺乏。事实上，此时盟军对日军最后据点的情况知之甚少。艾克尔伯格在回忆录《荆棘之路向东京》一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况

形：“我们在做出决定时，甚至不知道那里的日本佬到底有1000人还是5000人。”

1月8日，对前线战况颇为满意的麦克阿瑟认为自己留在巴布亚已毫无意义，于是携肯尼乘一架B-17飞回布里斯班。在飞机上他已经起草了最新公告，宣称巴布亚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日军已经停止了有组织抵抗，盟军正沿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搜捕敌军的幸存者。这份飞机落地后立即发表的公报如愿以偿地抢在了哈尔西之前，后者称瓜岛之役还要两个星期才能打赢。

飞机刚刚在地面停稳，数以百计的记者蜂拥而上。此时的麦克阿瑟好像完全换了个人，那个忧心忡忡、情绪低落的麦克阿瑟已消失在巴布亚湿热的丛林里了。他再次成为一个信心十足、乐观、积极、机敏的指挥官。他跟记者谈笑风生，对所有提问来者不拒。不知道哪位不识趣的记者意外地问起了巴丹。“巴丹的死鬼们今晚可以安息了！”老麦略带伤感地回答。得知“巴布亚战役已到了结束阶段”的公告已经发出，艾克尔伯格和瓦西大为惊讶，因为布纳教区的日军尚未肃清，萨纳南达的战斗还没开打呢。

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宣布向10位美国和澳大利亚军官颁发服役优异十字勋章，他们中有布莱梅、艾克尔伯格和肯尼，萨瑟兰和威洛比同在受勋之列。艾克尔伯格备感沮丧，他获得的勋章和其他人一样，而其余4人甚至从未接受炮火的洗礼。艾克尔伯格应该知足了。他亲临前线指挥期间，麦克阿瑟已经给陆军部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对他在布纳的指挥百般挑剔，说自己在战斗期间就曾考虑解除他的指挥权，还批评他滥用职权。肯尼做出一副高姿态不愿接受勋章，麦克阿瑟命令他必须领奖。

肯尼在战役前后的表现完全对得起这枚勋章。通过此役，他已经取得司令官的完全信任，麦克阿瑟多次当众给予他高度评价。在1月20

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提问“现在空军在做什么”，麦克阿瑟大度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肯尼将军好了。”记者大吃一惊：“将军，您是说您不知道炸弹会在哪里落下吗？”麦克阿瑟无所顾忌地大笑起来：“我当然知道炸弹会落在哪里，它们落在应该落的地方。你应该去问肯尼将军，哪儿是应该落的地方。”

在宣布颁奖的文件中，麦克阿瑟坦承部队在“没有足够手段”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成功，胜利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英勇顽强和随机应变。在文件结尾处，他说：“感谢在天诸神的指引，让我们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永远是我们的荣誉、力量和光荣！”

看到麦克阿瑟撒丫子走了，布莱梅很快步他的后尘飞回了布里斯班。1月11日，赫林同样离开前线回到了莫尔兹比港。1月13日，艾克尔伯格正式接过前敌所有盟军军队的指挥权，澳军贝利曼少将临时出任参谋长。

10日、11日，澳军两个营对萨纳南达日军前沿阵地发起试探性进攻。12日清晨8时，盟军重炮在晨雾中从东、南两面率先发起炮击，随后步兵开始冲锋。澳军在核心战场岔道口一带遭到了日军顽强阻击。从12月23日开始，那一带的日军野炮和反坦克炮就再也没响过，盟军据此判断日军的炮弹已经用完，因此3辆坦克肆无忌惮地冲了上去。守卫岔道口的塚本为达成战术突然性，竟隐忍不发长达19天。随着澳军坦克不断逼近，日军仅存的少许炮弹突然射出，猝不及防的澳军坦克全部受损退出战斗。当天，澳军第十八旅亡34人、伤66人、失踪42人。日军阵地兀自岿然不动。

13日，艾克尔伯格、贝利曼、瓦西和第七师参谋长波拉德上校一起讨论了前线局势。瓦西认为，继续向敌人丛林中的坚固阵地发起正面进攻只会徒增伤亡，得不偿失。当晚，艾克尔伯格向赫林报告了会

议做出的决定：目前对日军阵地采取任何全面进攻都无法取得成功，最可取的办法是实施围困并切断敌军补给线，同时对敌军阵地实施炮火打击和持续骚扰，争取尽快把日军耗死。尽管这样进展缓慢，但能将伤亡降到最低限度。

事实上，此时日军的忍耐力已经达到极限。就在盟军将领开会之际，弹尽粮绝的塚本下达了撤收岔道口的命令。虽然山县手中尚有5000余人，但口粮已不足每天60克。就在盟军发起进攻的12日，每名日军士兵领到了最后2盎司大米。即便盟军不发起进攻，他们也无法维持多久。两天之后，美军第一六三团士兵已发现日军中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吉鲁瓦野战医院断药逾月，病房浸水，伤兵和医护人员只能在绝望中活活等死。弹药储备趋于枯竭，子弹和手雷被严格配发给最前沿的部队。

只有小田对战局还抱有一丝希望。他告诉大家，拉包尔的增援很快就将到来。山县并不赞同，认为战役已进入最后阶段——他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瓜岛和新几内亚双线告急，东京大本营在1月4日做出决定：因船舶短缺，对瓜岛和布纳均无法实施有效补给，两大战场必须同时放弃。瓜岛日军受命撤往北所罗门群岛构筑防线，而萨纳南达和吉鲁瓦的残兵则奉命撤往莱城和萨拉莫阿。

今村将集中全力组织瓜岛第十七军的撤退，巴布亚的事只好由安达独力承担了。今村强调，为了不给瓜岛的撤退造成不良影响，希望巴布亚的撤退最好与瓜岛同步或在其之后。安达对萨纳南达战局同样抱有一线希望，他命令由第五十一师团第一〇二联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组成的冈部支队立即前往巩固莱城据点。尽管途中遭到盟军航空兵的多次袭击，由冈部通少将率领的这支部队还是在1月7日安全抵达莱城。

就在塚本部队撤离岔道口的12日，第十八军参谋长吉野矩少将收到了小田发来的电报：“已经不能再进行这样的战斗，我们失败了。几天之后我们将遭遇比巴萨布阿和布纳守军更悲惨的命运。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必将最终献出生命。因此我请求立即派援兵在戈纳附近登陆增援。”

到13日，安达终于下定了撤退的决心，并亲自制订了撤退计划：日军残部将撤往库姆西河和曼巴莱河口地带，从那里经陆路或海路前往莱城和萨拉莫阿。7日登陆的冈部支队将派出两个步兵中队予以接应。为了借月色掩护突围，陆路撤退从1月25日开始，预计在29日全部结束。安达完全忽略了一点，12日粮食已完全断绝的山县和小田肯定无法再坚持12天。

13日晚到14日晨，塚本接到了当晚放弃阵地的补充命令。盟军巡逻队从抓获的一名俘虏口中得到了日军即将撤退的消息，多支巡逻队极少遭遇抵抗证实了上述事实。瓦西少将不顾之前会议上做出的决议立即下令全线进攻。

当天下午，澳军已肃清了之前久攻不克的岔道口地区。得知前线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戏剧性变化，艾克尔伯格在15日致电萨瑟兰：“岔道口阵地尽在掌握，萨纳南达战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闻此消息，已经撤到后方的麦克阿瑟、布莱梅、赫林等人又惊又喜。

从16日清晨开始，伍滕准将澳军第十八旅在左，多埃上校美军第一六三团居中，豪中校（12日，疲劳过度的格罗斯上校的团长职务暂由师作战训练主任豪中校顶替）美军第一二七团在右，三路盟军齐头并进，向日军最后盘踞的2000米阵地发起猛攻。日军对外联络彻底断绝，依然据守阵地，誓死战斗至最后一人。

16日当晚，第四十一联队代理联队长小岩井少佐将仅存的4名军官集合在一起，研究如何处理联队军旗。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

冲出去主动攻击，二是躲在战壕里等待敌人。虽然最后结果都是战死，但直接冲出去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众人提议不如在战壕里暂且埋伏，与敌军坦克或冲锋的步兵同归于尽，联队军旗在最后一刻烧毁。随后，小岩井向拉包尔发出了诀别电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军旗与官兵同生共死。为了皇国的胜利，即使全军覆没，我们的灵魂也会与敌人继续战斗。”

1月18日，得到萨纳南达守军全线崩溃的消息，山县断然决定违抗安达的命令，提前5天，在20日20时组织撤退。他本人率旅团司令部于19日抵达海岸，乘8艘小艇逃出生天。

小田同样面临着两难抉择。20日黄昏，他终于下定决心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并授权小岩井为撤退总指挥。残余部队不管从哪个方向突围都要越过盟军防线。一旦突围途中被敌人发现，这支羸兵同样会全军覆没。经过观察，日军第七中队正面的美军似乎力量稍弱。当天20时，约1000名尚能行走的残兵完成集结。天降大雨，22时，小岩井下令撤退开始。全体人员排成一队，从美军两个阵地的中间隐秘穿越。每个人离开时都忍不住回头看看奋战了3个多月的阵地。令人不可思议的是，3小时内，千余人穿越防线，竟无一人被盟军发现。

小田并不在撤退行列。眼见小岩井率队消失在暗夜之中，小田转身返回了战壕，那里还有数百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他们已被分发了用于最后自杀的手榴弹。小田开始逐个慰问伤兵，随后将随身物品交给卫兵，让他去追赶大部队。参谋长富田义信跟在他身后。

看小田点燃了一支烟，富田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他：“阁下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当然与这些伤员一起留下。”小田回答。

“是吗？那就让我陪着您吧。”

当所有能移动的人全部撤离，两人一起走出了战壕，面对日本的方向行礼，然后冷笑着开枪自杀。最后离开的小田的卫兵看到了这一幕。后来他向今村和安达汇报上述情况时，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22日13时15分，一路攻击前进的澳军第九营、第十营在海滩胜利会师，标志着萨纳南达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在随后两天的扫荡中，仍有近200名日军被击毙。美军第一二七团对吉鲁瓦的攻击同样没费多大力气。当他们攻入日军第六十七野战医院时，眼前的情景让人触目惊心。很多伤病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部分人已奄奄一息，到处都是无人掩埋的腐烂尸体，只看见“瘦成骷髅的几个人还能移动”。即使到了这般境地，日军仍未放弃最后的抵抗。20名试图反抗的日军被当场击毙，另有69名无法移动者成为澳军的俘虏。23日清晨，最后一支抵抗的日军终被肃清。

尽管盟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山县关键时刻的当机立断使不少日军在最后时刻成功逃脱。留在戈纳的澳军第十四旅意识到有不少日军趁夜逃过了他们的防区，估计至少有700人。实际数字远超此数。据日军统计，1月13日到20日，有1190名日军伤病员从海路撤走，月底又有1000余名尚能移动的日军越过盟军防线逃脱，到达戈纳另一侧的安全地带。撤出的2000余人只有450人带着武器。

1月25日，美军第四十一师师长霍勒斯·富勒少将接过了奥罗湾到戈纳地区所有盟军部队的指挥权，艾克尔伯格率第一军司令部返回莫尔兹比港。至此，巴布亚战役以盟军的完胜告终。麦克阿瑟亲自撰写了胜利公报：“我们在布纳战役中损失很小。与敌人相比，这些损失不足敌军的一半。这里的损失不仅包括作战伤亡，还包括自然原因生病的减员。这些数字与地面进攻战役通常的结果相反，以往攻方的损失通常是守方的几倍。造成这种结果有两个因素：第一，由于时间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重要意义，因此没必要匆忙进攻；第二，基于这

一原因，我们没有试图采用大规模和无准备的进攻来攻占敌人的阵地。我们最注重的就是保存我军的实力。”

出人意料，这次不等马歇尔出面，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率先给麦克阿瑟发来了贺电：“恭喜阁下在1月占领了布纳地区。让阁下统率西南太平洋战区美军部队，实属美国之福。”

亲身参与巴布亚战役的人们却对麦克阿瑟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他极大地歪曲了事实。麦克阿瑟的公告中只提到“盟军”或“美军”，几乎没提澳大利亚人。因此，受尽指责的澳军官兵为其司令官精心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一首《防空洞里的道格》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其中写道：

他又在讲传奇故事，说勇敢的战士长生不死。

只要能说得天花乱坠，管它真实与不真实。

手里拿着块破布，当着旗帜一样挥舞。

它的主题实在模糊，但谦虚得有目共睹，这就是道格的公报。

我军战舰轰击日军，从缅甸一直打到新加坡。

我军潜艇击沉敌舰100万吨，它们还能再击沉10亿多吨。

我军飞机昨晚轰炸了柏林，意大利人说，今晚挨炸轮到我们，因为道格的公报这么议论。

现在可能是谣言，有朝一日就会实现。

上帝会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让位吧，上帝，我是麦克。”

用你的鞋子来打赌，直到最后审判日来到，所有要去印刷的新闻稿，无非就是道格的公报！

有意见的不只是澳大利亚人。“我确信，”艾克尔伯格在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的最大乐趣就是让全世界都能在照片里看到他。这就是唯一能解释莫尔兹比当地以外的报刊用大标题写着麦克阿瑟领导部队在布纳激战的原因。”

巴布亚战役澳军损失地面部队5866人——其中亡1835人、失踪299人、伤3732人。美军损失地面部队2959人——其中亡831人、失踪116人、伤2012人。总计伤亡8825人，损失之大令人诧异。艾克尔伯格在随后写给麦克阿瑟的报告中说：“这里的各团很快就会缩减到营的规模，稍后甚至比连一级也多不了多少。”他的说法包括病患在内。第三十二师有10825人投入作战，包括7125名病号共减员9688人，减员比例近90%。其中第一二六团11月中旬进入作战地区时3171人，1943年1月22日撤往莫尔兹比港时只剩611人，连一个营的规模都不到了。即使最后赢得了胜利，但是第三十二师必须重建，要完成这一任务至少需要半年。

战败的日军损失更大。他们陆续投入巴布亚战场的人数为17000~18000人，其中1300人成功从米尔恩湾撤走，300人从古迪纳夫岛撤出，战役期间约1000名伤员乘船从巴萨布阿返回拉包尔。在战役最后阶段，又有2400人从海里或陆路逃脱，总计日军在战役期间成功撤出5000人左右，战役损失13000~14000人。撤出的5000人大部分是伤病员，只有约1000人还有战斗力。伤亡最大的第一四四联队只有200人生还。

巴布亚战役始终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海上战斗。如果盟军以水面舰艇对日军滩头阵地发起炮击，或从海上迅速增援坦克和重炮等攻坚利器，战局也许会很快明朗。但作战区域水文情况不明，连基本的海图都没有，又都处在对方陆基航空兵的作战范围之内，双方都不愿把宝贵的大型水面舰艇派到这里冒险。况且在这一时期，双方海军主力舰队正在围绕瓜岛斗法，抽不出更多力量用于巴布亚作战。

相比同期的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瓜岛等战役以及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巴布亚战役因略显“迷你”往往被人忽视，但其残酷性丝毫不逊于上述战役。1950年，艾克尔伯格在回忆录《荆棘之路向东京》一书中写道：“夺取布纳建立在死亡、受伤、绝望与苦难的代价之上。只要有人在那里战斗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遗忘。”第三十二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完全赞同军长的说法：“如果我同时拥有地狱和巴布亚，我宁愿待在地狱里，而将巴布亚租给他人去住。”1942年12月的《时代》周刊首次提请美国民众关注新几内亚：“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士兵参与过如此绝望、如此无情、如此痛苦和如此血腥的战斗。”

日军在巴布亚的疯狂抵抗使所有参与者不寒而栗。肯尼在写给阿诺德的报告中说：“在国内的人包括陆军部在内，对西南太平洋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概念的。日本佬显然被低估，战胜他们毫无疑问，但做到这点所需的时间、努力、鲜血及金钱，可能无法想象，特别是如果让日本佬在所占地区开发资源的话。且看看布纳，我们今后还要遇到千百个布纳。两个月来，该地日军一直处于绝境。战役中，我军数量始终大大超过他们。他们没有空中支援，海军也未能通过我方空中封锁线提供支援。他们缺乏粮食，不得不节省弹药，起码说是朝不保夕。但天皇让他们坚守，而他们——请相信我——也确实守住了！至于他们的士气——他们仍在向我军骂阵，‘怎么啦，美国佬？你们胆怯了吗？怎么不出来较量一番？’我想恐怕有许多人认为，只要德国垮了，日本‘一推就倒’。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觉醒。要打败日本，我们必须唤醒爱国心、精力、勇气，也许还要某种十字军精神或宗教狂热。业余队是打不赢这个家伙的。我们必须成为专业队，你每次赛球都要以圣母大学队为对手。”——圣母大学足球队类似于乔丹时代的芝加哥公牛队。

就在盟军取得巴布亚战役胜利后不久，日第十七军同样灰溜溜地撤出了瓜岛。持续半年之久的巴布亚和瓜岛战役以日军的双线失利而告终。从1943年2月起，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的战略主动权已牢牢落入盟军之手。

| 第二章 |

猎杀“孔雀”

卡萨布兰卡会议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充斥着失败、惊悸、失望和转折的1942年之后，充满希望的1943年终于到来了！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但元旦前夜的白宫除夕晚会照例举行。罗斯福和家人及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共迎新年。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罗斯福手执香槟，提议“为联合国家的胜利干杯”。当晚，二楼那间东西向的长方形大厅里放映了一部影片，是由英格丽·褒曼和汉弗莱·伯加特联袂主演的《卡萨布兰卡》。

“轴心国意识到，他们必须赢得1942年的战争，不然就会满盘皆输。”在新年伊始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他随后宣布，美国的军火生产已经取得大幅增长，盟军在度过了艰难的1942年之后，将会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最后，他说：“我敢断定，希特勒和东条将难以向德国和日本人民解释，何以‘腐朽无能的民主制度’竟能生产出如此多的武器、弹药、装备——还有斗士！”他的这番话博得了议员的集体起立和长久喝彩。罗斯福的话虽然更多带有鼓舞成分，但盟军在兵员和装备上的飞跃提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罗斯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国会高调虚晃一枪之后，1月8日，他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名义上是到佛罗里达州度假。实际上，在1月11日清晨，他在迈阿密空军基地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他和助手霍普金斯以“P先生和Q先生”的名义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他们经南美飞越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北行至卡萨布兰卡。此前，他手下一众高级将领已经赶到那里，和大英帝国的同行召开预

备会议。他的亲密伙伴丘吉尔也会赶到那里与他会面，就盟军1943年的战略提出共同方案。

本次会议可谓“蓄谋已久”。在1942年11月26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罗斯福就提议举行一次由美、英、苏三国参谋部少数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并提议每国代表不超过三人，会议地点在开罗或莫斯科。对这一提议，丘吉尔当天就做了回复，认为很有必要和苏联人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但仅召开军事将领参加的会议毫无意义。参会苏联军官的职权受到很大限制，以至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要请示莫斯科——这话说得好像他的参谋长就能和美国的金上将达成协议似的。

12月2日，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最使我心情激动的考虑，就是我非常渴望和您会谈。我建议在非洲某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会晤，这对我们三个人都很方便。时间大约在1月15日至20日为好。”

1942年8月12日，丘吉尔曾访问过莫斯科。当时斯大林开口提出要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因为6月12日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双方已就这一问题发布了公告。这一要求是1941年7月1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美国尚未参战时，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过的。此后三年里，他多次重复提出并强调这一要求。实际上，美国参战之后，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丘吉尔提出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斯大林认为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为有利，因为几乎全部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线，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不强。斯大林耻笑英国人过分惧怕和德国人作战，苏联人以及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表现已证明德军并非不可战胜。若英国陆军能像苏联红军那样英勇，他们同样能战胜德军，他们缺乏的仅仅是勇气和斗志。斯大林指责盟友没把答应给苏联人的军需品送去，只在自己吃饱后才送去少许残羹剩饭。

当时的会谈气氛颇为尴尬。丘吉尔只好以尽快对德实施战略轰炸进行搪塞，斯大林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一点儿。但他清楚英国人不过是在敷衍，有多大可行性尚未可知。丘吉尔开始向苏联人兜售自己一直推崇的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他惊讶于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一个以前一直认为是不可置信的问题已迅速得其要领，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他却能在瞬间全部理解”。丘吉尔写信告诉罗斯福，“会议始终充满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这倒非常可能，毕竟这是之前互为敌视的双方为打败轴心国的共同目标所进行的首次首脑会晤。

最后，丘吉尔说，如果斯大林愿意同他会面，他随时愿意前来。斯大林表示，苏联人的习惯是由客人表示愿望，他随时可以接见丘吉尔。在后来举行的豪华晚宴上，斯大林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丘吉尔装聋卖哑，当没听见。

就在两人会谈之时，由双方高级将领举行的会谈同样进行得极不顺利。英国人提出的任何问题，苏联同行都无权答复，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何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话。

由此看出，战争行为是如此复杂，多国联合作战更是如此。二战反轴心联盟差异巨大：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因语言和事业相同而联合，却在种种事件促使下，意外与一个他们一直反对的红色国家结成同盟。实际上，一直到二战临近结束，他们都与另一个对手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大家只是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才貌合神离地走到一起来的。

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议，在和斯大林会晤之前，英、美两国代表团最好先碰碰面，至少要有一个彼此大致同意的看法作为三国会晤的基础。罗斯福在12月3日回电，同意只有和斯大林会晤才能圆满做出重大战略结论的意见，提议会议最好在1月15日左右或此后不久举行。至于

斯大林原来提议的地点冰岛，罗斯福认为自己在冬季不适宜去，而主张在阿尔及尔以南或喀土穆附近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为佳。罗斯福不同意三国会晤之前先由英、美召开预备会，他不愿给斯大林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在与他会面之前，美、英已私下将一切谈妥了。由此看，貌似英国人更狡猾一些，但美国人正是凭这种大智若愚逐渐主宰了世界。

丘吉尔当天就将罗斯福关于三人在北非某地会晤的提议发往莫斯科。斯大林对一个流于礼仪的首脑会议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第二战场，当意识到1943年他不可能如愿以偿时，更是意兴索然。他在12月6日回复丘吉尔：“我非常赞成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以便确定共同的军事战略方针。但甚为遗憾，届时我将无法离开苏联。难道不能用我们之间通信的方式商讨这些问题吗？我承认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在1月间，有些战役不会平静下来，而且可能更加激烈。另外，关于1943年春季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正等待着您的答复。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了一大批德军，希望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同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不得不向您深表遗憾。我在最近甚至3月初都无法离开苏联。前线的事务要求我必须经常和我国的将士在一起，因而我无法脱身，哪怕一天也不行。迄今为止，我尚不知您，总统先生，与丘吉尔先生，在我们的联席会议上究竟想讨论哪些问题。我深信您，总统先生，与丘吉尔先生必将履行两位所做的关于在1942年，最迟1943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

斯大林的意思非常明确，美、英军队必须尽快与德国地面部队交锋，而不是让苏联人独力支撑。在苏联内部存在这样一种疑虑——有人希望德国与苏联互相残杀，这样资本主义便更容易统治欧洲。总之，减少苏联军队大量伤亡的唯一办法就是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抛开这一点，其他任何会议都是多余的。

斯大林的答复让罗斯福备感失望。丘吉尔同时告诉他：“他（斯大林）觉得从信件中也能如口头一样得到这句话，即1943年不会有第二战场。”罗斯福在12月14日回复说，即使斯大林不能参会，美、英举行一次会晤也非常必要。“因为有许多问题，显然只有你、我和我们双方的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才能决定。”罗斯福解释说，出于天气原因不能去冰岛，而政治原因导致他不能前往英国，剩下非洲成为首选。会议对外暂时保密，美国民众如果事后知道总统是去非洲看望自己的将士，指责肯定会缓和一些的。罗斯福提议，1943年1月15日前后在阿尔及尔以北或卡萨布兰卡会晤。既然斯大林不能与会，双方最好都不带外交人员，会议纯粹属于军事性质。双方三军参谋长可以提前四五天到场，在首脑到来前拟出一个计划草案。最后，罗斯福说：“这对我本人也大有好处，它能使我逃脱华盛顿沉闷的政治氛围达两周之久。”

丘吉尔立即表示赞同，并于12月30日答复如下：“同意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越快越好，唯有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建议会议代号为‘象征’。”

卡萨布兰卡是法属殖民地摩洛哥的一座天然良港。往往大西洋上惊涛拍岸，这里却波澜不惊。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成为摩洛哥的经济中心。但它闻名于世，并非因其经济地位，而得益于天堂般的景色、悠久的历史及谍战与浪漫之都的美称。罗马帝国、阿拉伯和葡萄牙人先后统治这里。18世纪末，西班牙人得到港口的贸易权并称之为卡萨布兰卡，其含义为“白色宫殿”。1907年，法国占有此地。二战爆发之后，法国维希政权向德军投降，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使这里成为轴心国占领区人民投向同盟国的中转站，也是双方间谍斗法的重要场所。依托这一特殊背景，194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谍战与爱情经

典，一举斩获奥斯卡三项大奖，同时使“白色宫殿”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志。

1943年来临，丘吉尔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尽管已不再为可能的战败感到恐惧。英国只有与美国协调一致才能取胜，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对未来战争的方向存在重大分歧。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因大西洋航线频繁遭德国潜艇袭击，希望把登陆法国的行动再推迟1年，要求借北非的胜利将地中海攻势扩大到意大利。也许因为自己肚子挺大，丘吉尔对这个被他称为轴心国的“柔软的下腹部”情有独钟。美国人明显不赞成上述观点。罗斯福容易对付，但马歇尔和金不同。前者虽赞同“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但认为应尽早在通向德国的最短路径上开辟第二战场，对一切推迟这一行动或分散精力的尝试都表示怀疑。后者眼睛一直紧盯太平洋，力主在太平洋上加大投入，以扩大对日军的攻势，对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太上心。丘吉尔担心，令人讨厌的金如果能成功将所罗门群岛战役扩大为规模更大的太平洋攻势，未来战争可能偏离“先欧后亚”的既定轨道。

所以说，斯大林错怪美国人了，推迟开辟第二战场一直是英国人的主意。倡导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马歇尔已为即将召开的会议进行了充分准备。在1年前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人普遍认为自己中了英国人的诡计，吃了大亏，这次无论如何要扳回来。在提前出发之前，马歇尔交给总统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让他在长途飞行过程中去啃。

但是，当马歇尔带队抵达安法那座重兵把守的白色别墅时，他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参谋班子，还有数不清的备忘录和一艘不断与伦敦联系的通信船——6000吨的“伯乐乐”号上装有各种数据计算的特殊设备。英国人在出手向美国推销自己的战略意图时不遗余力，在人数上同样如此，他们对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志在必得。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特意嘱咐大家，要有“滴水穿石”的耐心。他让参谋长们集中力量争取马歇尔，他本人则做总统的工作——

兵对兵、将对将、总统对首相，凡事都讲个门当户对。至于金，反正无法争取，由他独自吆喝好了。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海军上将在出发前意外病倒，以马歇尔、金、阿诺德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从人数上略显寒酸。

1月14日，罗斯福抵达卡萨布兰卡并下榻于安法饭店，他的亲密伙伴丘吉尔头一天的9时已经入住这里了。这是一座颇具现代化的建筑，位于距市区6公里的一座小山顶上，背靠蓝得闪闪发亮的大西洋，四周热带花园中秋海棠和紫茉莉花团锦簇，争奇斗艳，远看仿佛天堂一般。但饭店里的情形大煞风景，周围遍布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宪兵昼夜不停巡逻。所有摩洛哥侍者都已换成了美国大兵或英国警察。酒店房间很多，足够参会所有人住。酒店周围的几座豪华别墅，是分别留给罗斯福、丘吉尔、法国的亨利·吉罗以及戴高乐几个人的。

除华盛顿和伦敦的高级幕僚，艾森豪威尔于15日飞抵卡萨布兰卡，他急于知道未来欧洲将采取何种战略。两天之后，英国的亚历山大上将到了，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汇报了英军第八集团军的进展情况。罗斯福对他印象很好。

会议需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军事。在对待法国的问题上，美、英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丘吉尔视戴高乐为法兰西抗战的象征，并从道义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罗斯福则坚持美国同维希政权保持外交关系，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不愿为抗战的努力而暂时放弃政治上的对立。戴高乐希望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为法国未来的政治领袖，极力反对罗斯福关于法国在战后只能起次要作用的设想，而且处处力争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罗斯福嘲讽戴高乐，说他不自量力地自比圣女贞德和克雷孟梭，然而他不可能同时像这两个人。由于英国试图在战后领导一个欧洲国家集团，丘吉尔如此热心帮助戴高乐，使罗斯福怀疑后者是英国人的工具，是“大英帝国马厩里喂养和训练的

赛马”，是丘吉尔养活的“不听话的孩子”，而丘吉尔只是个“蹩脚的爸爸”。

丘吉尔希望戴高乐能够参会，但是美国支持吉罗，因为他和维希政权始终藕断丝连。心高气傲的戴高乐多次拒绝参会——他因此被罗斯福形容为“倔强的骡子”。丘吉尔通过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乐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如果不来，就将力主让其他人接替他。眼看戴高乐还不就范，“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当然要挑选大的，”丘吉尔使出了最后的一招，“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和你分道扬镳”。戴高乐这才不情愿地答应与会。吉罗倒是应邀前来，他与1月22日姗姗来迟的戴高乐见了面。——他俩的事及有关欧洲的问题，将来有机会讨论欧战时再详谈，这一段掐了暂时不播。

1月14日上午，美、英两国各军种的参谋长围坐在安法酒店擦得锃亮的桃花心木桌前，开始了自阿卡迪亚会议后的新一轮交锋。

英国人显然有备而来，对马歇尔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英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马上表示反对：“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对苏联也毫无裨益，而且对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将是一场蹂躏。”随后，布鲁克亮明了英国人的观点：为除掉德国战争中的主要伙伴，应借北非战事胜利之势在地中海大打出手，首先将攻势扩大到西西里，之后推进到亚平宁半岛，迫使意大利尽快退出战争。这次英国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因病缺席，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和阿诺德一样只对战略轰炸感兴趣，因此虽然来的人不少，布鲁克独自面对马歇尔和金，还是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虽然在华盛顿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在英国人面前，马歇尔和金义无反顾地携起手来，联合反对任何将地中海攻势扩大化的建议。美国专家虽然放弃了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但又竭力避免不让

自己被地中海缠住，使1944年登陆法国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美、英之间的这种分歧理所当然。作为人力资源相对缺乏的岛国，英国人不愿正面进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而惯于节俭使用有限军力去打击敌人最脆弱的部分。拥有无尽人力和资源的马歇尔崇尚大陆军事战略，强调集结重兵从正面发起堂堂正正的攻击，以求速胜。马歇尔提出，即使能够瓦解意大利这个丘吉尔倡导的“柔软的下腹部”，德国依然可以凭借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复杂地形将战火阻隔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只有登陆法国才是通向柏林的最佳捷径：“任何转移总战略或节外生枝的举动，都是劳而无功的，只能消耗击败德国的资源和力量。”双方话语中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儿。

金上将立即随声附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主战场是太平洋而不是欧洲”，接着他便不失时机地开始兜售自己的“太平洋战略”。金提出，正在进行中的瓜岛和新几内亚战役说明，盟军不能“让日本人得到任何喘息之机”。现在盟军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避免日军夺回他们刚刚失去的主动权，阻止他们在广袤占领区内的巩固行动。他提议两大战场的武器和物资分配必须做出重大调整，1943年应把兵员、飞机和舰只在太平洋战场的投入从15%提高到30%，在太平洋和缅甸同时采取攻势。

马歇尔立即做出了补充，英国必须在缅甸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帮助中国，逐步在年内发展成大规模的“安纳吉姆”战役。

对美国人的说法，布鲁克立即以他惯有的几乎不加任何掩饰的愤怒神情回答说，日本人肯定在采取守势。目前局势对盟国有利，但如果把兵力和物资分散到像缅甸那样的鬼地方去，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胜利。目前太平洋只能打有限战争，只有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才能把注意力转往远东。实际上，英国人不愿在缅甸投入过多军事力量，只希望将那里的一摊子烂事有所保留地交给中国人，自己仅凭英帕尔天险将日军挡在印度以东就OK了。

马歇尔毫不让步，提出通过实施两栖作战占领仰光，进而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此举不但可以推动中国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的工业设施和海上运输线，迫使日军在中国及太平洋采取守势，“减少我们在远东地区的风险，使我们能够专心对付德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马歇尔认为这样比用美国人进行旷日持久、逐岛逐地、代价高昂的战斗要有利得多。

金毫无顾忌地指出，美国人担心一旦打败了德国，英国人就会撒手不管，让美国人独自去对付日本。他眼中的英国人是缺乏信用的。金指出布鲁克明显低估了日本人。盟军，主要是美军依靠现有的有限资源和非凡的勇猛精神，已经使日军处于防御地位。假如他们要乘胜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兵力。同时他提出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就可能退出战争。收复菲律宾也许要等到打败希特勒之后，但立刻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是必需的。美国人正在生产的武器装备中，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鱼雷机欧洲战场并不急需，它们完全可以在太平洋战场派上更大用场。

金嘴里的新地点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布鲁克立即反驳说，上述作战至少需要抽调六位数的大军和四位数的飞机，此外，为了把这些兵员送过浩瀚的太平洋，至少还需要150万吨船舶，这是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彻底颠覆，只会对打败德国产生消极影响。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几乎就要像佐藤和田中那样上演武斗了。布鲁克的助手如此评论自己的上司，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选择言辞”，而金则“专找岔子或借机捉弄他”。金对英国人的反感众所周知，当初他出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时，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每当事事情难办时，他们就会招来一群狗杂种”。除了同意“应优先

考虑打败德国潜艇”——毕竟金是大西洋舰队的前任司令官，现在还管着他们——金对布鲁克提出的其他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对。

英国人无奈使出了绝招，提出任何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行动必然使韦维尔失去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所需要的登陆艇。金立即反将一军，表示愿意提供足够的登陆艇，马上把英国人的嘴堵住。

马歇尔要求英国人确定一个缅甸作战的具体时间，布鲁克支支吾吾，不愿答复。马歇尔毫不客气地威胁道，倘若无法在缅甸展开攻势以打通滇缅公路，“太平洋随时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蒋介石退出和日本人作战，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放弃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欧洲战争美国人不参与了，你们自己和希特勒玩去吧。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应该感谢美国人。上面的争论可见中国在美国人心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人眼里恰恰相反，虽然马歇尔一向赞成“先欧后亚”。此时，在英国人眼中，“金一如既往如皮革般坚韧”，“马歇尔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冷若冰霜”。一向比金厚道得多的马歇尔，似乎变得一点儿都不厚道了。

只有“快乐的阿诺德”面带微笑，一言不发。作为独立空军的倡导者，他只对使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感兴趣。因为是直接攻击轴心国，所以阿诺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上将建议实施联合轰炸，认为仅用战略轰炸就能打败希特勒，此后用同样的办法打败日本。陆军和海军指挥官对空军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让他们试试，反正都是在打击敌人。

现在是日落西山的英国人有求于对方，他们必须做出适当让步。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地提出，1943年盟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缅甸和拉包尔。金强硬指出，马里亚纳群岛同样必须在范围之内。从6月开始，新型“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将陆续开出船厂，美国人有足够的

力量在中太平洋发起大规模攻势，让它们闲置是最大的浪费，况且这些行动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英国人反应冷淡，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干任何可能削弱对德国进攻的事情。于是，金拉长了脸，指出在太平洋上何时进攻何地只能由美国人自主决定，不需要英国人多操闲心。因为太平洋与美国感情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岛这些地名，远比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令美国人动心”。

布鲁克非常沮丧。虽然上次阿卡迪亚会议他在伦敦看家没来，但他早知道金极难对付，这次算是当面领教了。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一桩小事而已”。中午吃饭时，他绝望地告诉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约翰·迪尔元帅：“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迪尔受命留在华盛顿，出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他和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和金也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友谊和谅解已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一种依靠，虽然激烈的争吵仍时有发生。更多时候，迪尔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充当润滑剂。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愤愤不平地说。——世界老大怎能任由乡巴佬摆布？

“你一定要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总是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别看布鲁克这么说，战后史学家评价他的

最大功绩，就是协调了英、美盟军战略，并尽可能阻止了丘吉尔在军事上的瞎指挥。

争吵持续了整整4天，迪尔和马歇尔不得不时常按捺性子，耐心寻求某种妥协。不断上升的肝火屡屡使会议濒临破裂的边缘，军事将领常常被要求退出会场，以让罗斯福和丘吉尔继续私下的辩论。

但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罗斯福，他的“情绪就像一个放了假的小学生，使他在处理某些困难问题时抱着几乎漫不经心的玩赏态度”。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欧洲征战记》中写道：“他显得开朗乐观，充满活力，甚至有点儿活泼诙谐。我认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与笼罩在整个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空的进取气氛分不开的。成功摆脱了繁忙的政府事务之后，他为能利用这几天时间秘密地从华盛顿来到这个两个月前还在打仗的地方，参加一次历史性会晤，而深感似乎已经从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巴顿将军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卡萨布兰卡东北140公里的拉巴特，视察了美国陆军第五集团军，并露天同20000多名将士共进午餐。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二战中，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之间从未召开类似的会议探讨共同作战，他们之间彼此缺乏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1942年7月20日，受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托，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向东京拍发了机密第881号电报，强烈要求日本对苏宣战。东京随即回电予以拒绝。当讨论是否将这一决定告知另一盟友意大利时，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表示：“如通告它们，有立即泄密的危险，因此只通告德方为好。”为了缓和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东京提出向柏林派驻联络使。即使这样一件小事，也一直拖到1943年2月20日才做出决定。东京最后派出的人选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冈本清福少将和第十五课课长甲谷悦雄中佐，海军军令部的代表是小野田舍次

郎大佐，外务省派出的是书记官与谢野秀，“出差”时间暂定5个月。这些人3月10日从东京动身，4月13日到达柏林，最后于10月13日就地解散。领导不出面，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联络些什么？

两位最高领导十分小心地避免介入直接争吵。丘吉尔婉转地表示，双方的分歧只是侧重点和优先地位上的不同，并非原则上的。尽管老丘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静的劝说、粗鲁的坚持、口若悬河般的雄辩、短暂的愤怒和几近落泪的伤感”，但国力日渐衰落，使他必须迁就后辈罗斯福。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始终心存恐惧。在之前的1941年7月5日，当谈到一战和二战他指挥过的四场损失惨重的两栖登陆行动时，他就对着艾登高喊：“记住，我的胸前挂着达达尼尔、安特卫普、达喀尔和希腊的奖章。”现在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他有求于人家，必须收敛并小心应对才行。

尽管双方分歧巨大，但大家毕竟是不远万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就这样吵吵，各回各家，显然不行，最终必须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最后，双方都做了彬彬有礼的让步，从而达成了“原则上的统一”。英国人愿意接受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观点，但“必须保持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按联合参谋长会议的看法，当决定性打败德国的时机在1943年出现时，它不应有损于盟国抓住这一时机的能力”，同时同意扩大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稳固蒋介石的地位。作为交换，罗斯福同意暂时不开辟第二战场，出动兵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等于是丘吉尔进攻意大利计划的缩小版。为支援英军在缅甸作战，罗斯福答应向他们提供护卫舰和登陆艇。

18日上午，双方参谋人员终于草拟出一项概述盟国1943年目标的协议。协议措辞非常含糊，以使布鲁克和金都能够接受。上边写道，“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将继续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为目标”，这让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的行动超越了完全防御的限度。但“这些行动不应从欧洲抽调过多人力物力”，这又使布鲁

克感到满意——这可能正是太平洋战场1943年未出现激动人心战斗场面的主要原因。然而，是否抽调过多，标准由美国的参谋长们决定。

霍普金斯读完协议后，告诉迪尔：“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一个绝妙的计划，所以我感觉好受多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几乎完全归功于英国人高超的外交技巧。

丘吉尔和罗斯福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一协议。丘吉尔高度赞扬了联合参谋部，“在我所知的所有盟国会议中，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那样，从军事、武器生产以及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世界大战的局势进行长时间的专门研究”。

当天17时，总统和首相偕同其参谋长签署了双方关于1943年盟军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文件。

第一，击败德国潜艇仍处于物力损耗上的首位，所以应最先把力量集中于大西洋战场。

第二，必须为苏联提供更多援助。罗斯福强调，竭尽所能援助苏联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

第三，继续执行“包列罗”行动，在英国集结军队物资，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做好准备。

第四，逐步增加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顺序依次为潜艇工厂、飞机工业、交通设施、炼油厂等目标。

第五，随着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应开始制订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第六，太平洋行动扩大到除确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外，还应包括收复阿留申群岛以及进攻日本在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基地。

第七，英国同意接受为1943年11月进攻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制订计划。

会议宣布，准许参与“火炬行动”的军队在北非战役结束后向西西里岛进军。这是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条款，因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岛将妨碍1943年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国人将西西里岛战事视为众多战事中的一个，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会影响到对大西洋壁垒的进攻。他们用了将近1年逐渐认识到，即使是美国庞大的、不断扩充的战争机器，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武器同时维持两大战事。

从会议决议可以看出，这并不是美、英双方原来期待会议所要制订的“如何开始打赢这场战争的宏伟蓝图”，许多关键问题悬而未决。会议确定，给予摧毁德国潜艇最优先考虑，让被邓尼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英国人如释重负。布鲁克坦承，“实际上，我们得到了我们到这里来希望得到的一切”。最失望的是马歇尔，他关注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得到落实，英国人对缅甸的承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他的助手魏德迈少将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参谋长的沮丧心情，“我们把全部财产都赔上了”。这当然不是一种精确估价，至少金得到了在中太平洋扩大攻势的许可。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欣慰的是，至少他们的军事首脑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从会议进程及最后达成的协议来看，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议无疑非常正确。

听说领导在开会研究大事，麦克阿瑟撺掇柯廷以澳大利亚政府的名义索要增援。柯廷于是致电大会，要求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增调至少2000架飞机和大批人员、物资。在澳洲柯廷是老大，在卡萨布兰卡他绝对属于无人理睬的小人物。连太平洋问题都被排在会议的最末两位，大腕们对柯廷的建议简直都懒得搭理。

其实也不是有飞机故意不给柯廷。1942年到1943年，世界各地的盟军部队指挥官都是在人员、物资、装备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进行作战

的。空军指挥官也一样。在中缅印战区，史迪威打算阻止日军前进，但连美军一个师的兵力也弄不到手，尽管马歇尔和史汀生都非常器重他。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在向马歇尔讲述他的后勤保障问题时，几乎要哭了。

1943年堪称盟军的“会议之年”，卡萨布兰卡仅仅是开端而已。随后从华盛顿、魁北克、开罗到德黑兰，盟军大腕将时间全用在开会和吵架上了，从而使缺乏重大战事的1943年显得寡然无味。与之相反，1942年大家只顾打仗，会议当然就开得少了。相对于后来的开罗、德黑兰、波茨坦来说，这次会议效率很低，除罗斯福最后突然放了一炮外，并未形成什么重大决议，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乏善可陈”，很多事情还要等5月的“三叉戟”会议来解决。

1月24日上午，同盟国的巨擘聚集在安法的热带花园，举行了会议期间唯一一次记者招待会。所有人都竭力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样子，对记者宣布向柏林和东京的进军已经开始。会议的主角儿无疑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强迫戴高乐、吉罗和他们交错地坐在同一排椅子上，并让他们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握手——两个法国人的表情说多别扭有多别扭。卡萨布兰卡会议对外一直保密，因此，记者忽然发现眼前涌出这么一大堆牛人时——这时候，你是个中将，至少要站在三排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听说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周，他们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开始与记者畅谈战争的未来。罗斯福事前未经商量，突然宣布：“只有消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全部战争力量，世界才能真正进入和平。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谈判条件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同盟国不会容忍比这更高的条件。”罗斯福此言可以看作对未能与会的苏联人的一种表态，以免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倒向轴心国。一战时，苏联人就干过类似的事情。但要知道，即使是牛人拿破仑在巅峰时期，也未将媾和的大门完全关死。罗斯福的话对所有人都不啻为一

颗重磅炸弹，除了丘吉尔。前一天有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儿子参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尔听美国总统说过这句话。对罗斯福的突然表态，丘吉尔皱起了眉头，但很快就微笑着解释说：“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戈培尔之流将如何叫喊！”

有些人说“无条件投降”源于罗斯福的心血来潮。罗斯福的传记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女士甚至说，因为天气很好，罗斯福心情极佳，才脱口说出这句话。丘吉尔毫不知情，感到震惊。其实早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在谈话中就多次流露出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的观点。1943年1月7日，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罗斯福和军事顾问交谈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丘吉尔也曾和罗斯福就这一问题讨论过。丘吉尔希望“无条件投降”不要将意大利包括在内，以使其尽快退出战争。但在和副首相艾德礼及战时内阁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收回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在1943年5月1日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讲话中说了让德国无条件投降之类的话，算是对罗斯福的一种呼应。

这种说法对战争的影响是好是坏，众说纷纭。有人说它强化了德国和日本的抵抗情绪，从而拖延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但有人说，它增强了盟国广大军民的斗志。不可否认，希特勒和东条得到了一份鼓动人民抵抗到底的宝贵素材。另外，在盟军阵营内部特别是军方，许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担忧。莱希上将说，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消灭敌人了，外交途径被彻底丢弃，盟军已走上了打无限制战争的严峻道路。

总统和首相在第二天有更多理由为自己庆贺。有确切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军终于摧毁了巴布亚半岛日军的最后据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数十万德军。如果大家知道日本人已经决定从瓜岛撤退，当天豪华晚宴上浪费的美酒就更多了。

俾斯麦海海战

对美、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费老大劲儿才做出的决议，之前日本人早有预料。就在瓜岛和巴布亚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11月3日、4日、7日，东京连续召开了3次大本营和内阁联络会议。在7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京对战争的未来形势做出了清晰判断。其核心内容为，美、英为摧毁帝国的大东亚建设，阻止德、意称霸欧洲，今后必将在各方面更加密切合作。其在太平洋上的反攻业已发起，而且今后将逐渐激化，从1943年后期逐渐达到高潮。

一、美、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力求消耗德、意的战斗力，同时将努力确保地中海及西亚方面。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美、英将试图以强大兵力发动比以前更积极的攻势，强化自澳洲、阿留申群岛、印度和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反攻，破坏我海上交通线。目前尤需重视正在进行的南太平洋战事。另外，美、英可能企图在明年之后对帝国本土及占领地要害部分逐渐进行大规模空袭。

二、由美、英方面在欧洲组成大规模援苏第二战线，从其实力尤其从船只运载量不足的情况来看，目前实现的可能性极小，但必将进一步加强援苏物资的供应。

三、美、英必将尽各种手段，极力督促和鼓励重庆对日抗战。重庆的抗战能力虽逐渐减弱，但将相信美、英的最后胜利，仍不会轻易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

四、澳洲将越加坚定抗战意志，依赖美国援助，努力增强战斗力，坚持继续对日抗战。

五、印度反英运动相当激化，但因英国的镇压，目前很可能收不到显著成果而被平息下去，印度仍将是英、美对日反攻的重要基地。盟军年内很可能在缅甸发起攻势。

六、苏联目前暂时不会向帝国挑战，也不会向美国提供基地。但视德苏战争和日美战争的发展以及双方军事力量状况，并非没有改变的可能。

会议认为，美国战时兵力可维持在600万人左右，目前人力资源充足。而英国本土人力资源已达极限。至少在今后两三年内，美国战争能力因军备和军需生产能力的飞跃提高将得到增强。随着美国造船能力的上升，1943年下半年以后，美、英综合船舶的拥有量将逐渐增加。可以看出，本次东京对形势的判断基本正确，结论与美、英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形成的决议大致吻合。

1942年最后一天的御前会议上，除做出弃守瓜岛的痛苦决定，裕仁要求大本营陆海军部调整现有战线，为今后作战占领适当战术要点：所罗门群岛方向确保新乔治亚岛、圣伊萨贝尔岛以北区域及俾斯麦群岛；新几内亚方面迅速加强莱城、萨拉莫阿、马丹和韦瓦克等战术据点，为下一步重启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作战做好准备；确保战略要地拉包尔的绝对安全。

根据御前会议形成的决议，1943年1月4日，东京大本营做出决定，所罗门群岛方面暂取守势，而在新几内亚东部采取攻势。同日，东京致电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和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要求撤守瓜岛和布纳一线，采取“确保要域”的防御战略，作战重点逐渐转至右翼新几内亚东部地区，粉碎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反攻。以拉包尔为中心构筑防线，全力固守两翼前哨要地，主要包括所罗门群岛中部、北部，以及莱城、萨拉莫阿、马丹等要点，以作为今后一系列作战的根据地。换句话说，东京确保东南方面的方针丝毫未

变。裕仁特意叮嘱参谋总长杉山元：“务必对你们的作战计划考虑再仔细些，不能让莱城和萨拉莫阿成为另一个瓜岛！”

既然瓜岛决定放弃而新几内亚准备加强，参谋本部迅速改变用兵方向，原拟增援瓜岛的陆军第二十师团、第四十一师团全部改派新几内亚方向，其运输任务由海军承担。最先到达拉包尔的第五十一师团被划归安达指挥。原来空壳子的第十八军变戏法似的有了3个师团，安达可谓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但第五十一师团原驻中国广东地区，第二十师团驻朝鲜，第四十一师团驻中国山西太原一带，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来到。由此看出，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相对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根据上述部署，安达很快制订了“八十一号作战计划”：第五十一师团部署在莱城、萨拉莫阿地区，第二十一师团前往马丹，第四十一师团则驻扎韦瓦克。

为抢先占领上述要点，1942年12月16日，安达派第五师团第十一步兵联队第三大队前往韦瓦克，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前往马丹。两支先头部队均顺利登陆，等待后续主力部队的到来。美国海军此时正忙于瓜岛陆战一师的换防，并未对新几内亚给予太多关注，只有部分潜艇参与了对日军的阻击。

12月18日，日军第十八战队旗舰“天龙”号轻巡洋舰遭到美军潜艇“长鳍金枪鱼”号伏击，2条鱼雷命中舰体中部，“天龙”号挣扎了2小时后沉入海底，舰上官兵大多游泳上岸。虽然只是一艘1919年下水的老舰，但因盟军在新几内亚一带并无主力战舰，“天龙”号无疑充当了“廖化”的角色，成为这一水域横行霸道的“巨无霸”。“天龙”号被击沉，不仅导致第十八战队12月24日就地解散，战队司令官松山光治也被免职，调任馆山炮术学校校长。

随后，日第十八军在1943年初组织的两次大规模增援行动均取得成功。1943年初，青木重诚中将率第二十师团主力乘海军高速运输船

在轻巡洋舰“大井”号、“北上”号的护航下离开釜山，途中短暂在帕劳停留，1月19日抵达巴布亚半岛东北海岸战略要地韦瓦克。随后，阿部平辅中将第四十一师团先头部队第二三九联队从中国青岛出发，乘坐海军高速运输船于2月12日从韦瓦克登陆后前往马丹。该师团主力5月才运抵，是第十八军最晚到达新几内亚的部队。因为盟军飞机尚无法威胁到新几内亚岛西部，日军两次运输行动进展顺利。登陆后的日军立即开始修建机场。由野战部队充当工兵，这在日本陆军还是首次。海军第二根据地部队也随第二十师团在韦瓦克登陆，担负起海军基地的防务。

早在1942年3月7日的“SR作战”中，南海支队下属第一四四联队堀江正第二大队，与吴镇守府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在井上成美第四舰队的配合下，占领了新几内亚北岸军事重镇莱城和萨拉莫阿。明知不敌的当地少许澳大利亚守军，撤至山中采矿小镇瓦乌据守，随后依托当地一座简易机场获得补给。堀江并未花大力气“清剿”澳军残部，他认为，一旦日军拿下莱城以东240公里的布纳，位于两地之前的这个小村落将不攻自破。堀江随后率军返回拉包尔，准备参加主力部队对莫尔兹比港的“MO作战”，当地防务由第十七根据地部队的1200名海军士兵承担。

1942年4月，澳大利亚陆军部为监视日军在莱城和萨拉莫阿的行动，决定在瓦乌组建一支代号为“袋鼠”的游击队。这支部队包括新几内亚志愿步枪营和新加入的第五独立连，共有兵员400名，游击队队长是诺曼·弗莱少校。他们的任务是对当地日军进行监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开有限攻势，骚扰并摧毁敌方军事设施。

1942年5月珊瑚海海战之后，麦克阿瑟和布莱梅开始筹划对日军的反击。为策应主力部队在布纳的行动，麦克阿瑟命令“袋鼠”部队对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日军实施突袭，夺取机场。5月23日，美运输机将奎

恩少校的澳大利亚第五营一部运抵瓦乌，以加强“袋鼠”部队的实力。

6月初，盟军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显示，莱城有日军约2000名，萨拉莫阿有日军约250名。6月29日，“袋鼠”部队对莱城外围的希思种植园和萨拉莫阿进行突袭。对种植园的攻击以澳军的失败告终，指挥官奎恩在战斗中阵亡。但对萨拉莫阿的袭击取得成功，澳军声称击毙日军上百名，缴获部分装备和文件。次要战场的零星战斗引起了日军的重视，驻拉包尔的日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多次出动战机，对当地日军实施支援并空袭攻击机场的“袋鼠”部队。因双方兵力均不够多，谁都无法一口将对方吞下去。

以产金著称的瓦乌小镇，距萨拉莫阿仅60公里，附近有一座小型机场，还有越过欧文·斯坦利岭通往新几内亚南岸以及曼巴莱、科科达的小路，对将来准备再次进攻莫尔兹比港的第十八军来说，是必须占领的战术要点。从防卫莱城和萨拉莫阿的角度来说，这里绝不容有澳军存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发现盟军试图在瓦乌采取行动的安达迅速做出决定，要在盟军兵力得到加强之前，夺取瓦乌，全歼当地澳军部队。

1942年12月28日，安达以第五十一师团第一〇二联队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为基干组成支队。因为支队长是师团步兵指挥官冈部通，此支队按惯例被称作冈部支队。冈部的任务是增援莱城并夺取瓦乌。增援行动将得到坂花义一中将第六飞行师团的空中支持，战役代号“第十八号作战”。

1943年1月5日夜，冈部支队乘5艘运输船，在驱逐舰“浦风”号、“谷风”号、“滨风”号、“矶风”号和“舞风”号的护航下，驶出了拉包尔军港。

1月7日清晨，航行中的船队被一架盟军侦察机发现。肯尼先后派出37架次飞机实施跟踪，与护航的日军飞机发生零星交火，宣称至少击落日机6架，可能击伤另外4架。但当天他们对运输船队的7次进攻遭到了零式战斗机的拼命拦截，没有一架飞机能飞抵船队上空投雷投弹。当天的唯一战果，竟然来自一架“卡塔琳娜”，这架飞机在夜间投弹，误打误撞，击沉了运输船“日龙丸”号，日军第三大队损兵361人，另外117人被潜艇“伊-25”号救起。

1月8日，盟军发起了多达13次攻击，每次派出的飞机从1架到20架不等，出动机型包括A-20、B-17、B-24、B-25、B-26、“英俊战士”、P-38和P-40，可谓五花八门，但也仅使已完成卸载的运输船“妙高丸”号搁浅沉没。

冈部支队主力4000人成功登陆莱城。虽然在登陆过程中遭遇空袭，略有损失，冈部依然决定按计划攻占瓦乌，清除近在咫尺的威胁。综合各方面情报，冈部轻率地认为，盟军在瓦乌一带只有400名缺乏重武器的散兵游勇，自己两个大队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他决定穿越萨拉莫阿到瓦乌道路西侧的密林，发起突袭。

1月16日，冈部率两个步兵大队离开萨拉莫阿，开始沿当地著名的“黑猫小径”向瓦乌隐秘挺进。

进攻部队穿越原始森林耗费了大量时间。因缺乏准确的地图，冈部只能依靠磁石辨别方向，摸索前进。当地地形起伏不定，日军时而上山，时而下坡，60公里道路似乎永无尽头。到27日，经过13天艰难跋涉的日军，终于隐秘进至瓦乌机场南侧高地。举目望去，机场似乎近在咫尺。一众日军士兵开始高呼“万岁”：“哈哈，这下机场是我们的了！”

冈部下令28日清晨发起进攻，于当晚率队走下布满树木的陡峭山坡。但地形错综复杂，次日早晨别说到机场，就连山脚都没能走到。

为躲避盟军战机的侦察，匆忙遁入丛林的日军各部很快失散，密林中到处飘荡着日军的叫喊声。

冈部决定当晚行进，翌日清晨发起进攻。因为地形不熟，当29日清晨下山后，冈部发现，原来发现的机场只是一片平原，真正的机场还在西方4公里之外。两天的延误让日军丧失了取胜的最后希望。

通过破译日军电报，结合第五航空队对冈部支队海上进攻的情况，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清楚一支实力不俗的日军已经登陆莱城，他们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毫无疑问就是瓦乌。仅凭当地“袋鼠”部队，瓦乌肯定是无法守住的。麦克阿瑟立即召集了作战会议。

参谋长萨瑟兰少将认为，弹丸之地瓦乌不值得兴师动众。但肯尼中将恰恰觉得这地方一定要守，日军一旦占领瓦乌，将与萨拉莫阿和莱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未来作战困难就更大了。作为航空兵司令官，肯尼更看中瓦乌机场。他向麦克阿瑟建议，用以前的老办法把增援兵力空运过去。

麦克阿瑟采纳了肯尼的意见。鉴于布纳作战已经进入尾声，布莱梅下令驻米尔恩湾的澳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火速增援瓦乌。

1月4日，莫腾准将的第十七旅先由米尔恩湾空运至莫尔兹比港，再由此地陆续转运瓦乌。

1月10日到19日，第十七旅先头部队第二营陆续运抵瓦乌。随后一周，天气恶劣，兵员及物资空运无法进行。

1月23日，布纳之战以盟军的胜利宣告结束，肯尼的全部运输机都能用于瓦乌方向。

1月30日下午，冈部支队发起的首次进攻被夏洛克上尉的第二营用机枪和迫击炮击退，夏洛克本人在战斗中阵亡。

次日，日军成功攻入机场一角，情况一度危急。澳军增援部队几乎是跳下飞机就立即投入激战。他们在日军距机场尽头不到400米处顽强将敌军击退。

1月29日，盟军运输机飞行57架次，成功将第七营运抵瓦乌。30日，运输机飞行66架次，除兵员之外，还送来了两门25磅炮和688发炮弹。1月31日，运输机飞行77架次。2月1日，运输机飞行53架次。

1月28日到2月1日最危急的4天内，莫尔兹比港第三七四运输机大队共出动253架次，成功将澳军第十七旅和500吨物资运抵瓦乌。因天气变幻莫测，不是所有运输机都能顺利着陆。旅长莫腾准将飞了3次，才勉强降落在瓦乌机场。

2月1日，驻瓦乌澳军部队增至3200人，首次对冈部支队形成了人数优势。日军右翼随时有被澳军迂回包抄的危险。因预计瓦乌唾手可得，冈部出发时并未携带多少粮秣，经数日激战，日军弹尽粮绝。战至4日，冈部承认失败，下令撤退。战斗中，澳军伤亡349人，声称击毙日军753人。

从1月28日开始，拉包尔第十八军司令部就与冈部失去了联系，安达只能焦急地等待前方发回的消息。2月6日得到的报告是前线久攻不克，冈部准备率部撤退。即使此时瓜岛第十七军的撤退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拉包尔还是派出10架零式战斗机飞抵瓦乌支援冈部，但显然为时已晚。

2月13日，安达下令冈部摆脱澳军后撤。立足未稳的澳军并未发起追击，饥肠辘辘的日军这才狼狈逃回萨拉莫阿。

安达试图以莱城和萨拉莫阿为后方基地，以瓦乌、曼巴莱为一线，构筑攻守兼备防御体系的愿望彻底落空。因为盟军牢牢守住了瓦乌，单纯固守前方的曼巴莱已毫无意义。此前，冈部曾派出两个步兵

中队到曼巴莱，接应南海支队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团从布纳和萨纳南达撤出的溃兵。安达下令上述部队放弃曼巴莱，于3月上中旬陆续撤回萨拉莫阿和莱城。

布纳战役结束之后，盟军下一个攻击目标毫无疑问将是萨拉莫阿和莱城。由于进攻瓦乌失利，这里已变成了日军的第一线。目前在那里驻守的除兵败瓦乌的冈部支队，还有从曼巴莱撤回的南海支队、第二十一旅团2000余名残兵，他们大部分是伤病员，只有500人还有步枪等轻武器。指望这些部队守住莱城毫无希望，安达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将驻拉包尔的第五十一师团主力送往莱城。

2月9日，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和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草鹿、第八舰队司令官三川召开了联席会议，协商第五十一师团主力的输送问题。三川提出，由于未能完全取得新几内亚一带海域的制空权，部队沿海路直接运往莱城凶险异常，遭受盟军空中打击的可能性极大，全军覆没的可能性都是有的。草鹿进而提出，将部队先送往马丹，再由陆路前往莱城，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陆军不赞同。马丹距莱城路途遥远，其间几乎无路可走。之前从萨拉莫阿到瓦乌60公里路程，冈部支队就走了13天，那么从马丹到莱城超过500公里，第五十一师团走完还不要几个月？那时恐怕不是增援，而是攻城了。陆军提出，先前两个师团及冈部支队的成功输送说明，经周密策划和严密护航的运输船队，完全有可能突破盟军的海空拦截，成功登陆。

经过瓜岛作战，日本海军总算知道了护航的重要性。从地图上看，从拉包尔到莱城直线距离仅900公里，运输船航速最高9节，走完这段航程最少需要3天。美军瓜岛的亨德森机场距战场较远，暂时可以忽略。但运输船队途经海域，完全处在新几内亚盟军陆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莫尔兹比港、米尔恩湾、多博杜拉、古迪纳夫岛、瓦乌

等基地均驻有大量盟军战机，在漫长的海上旅程中，不被敌机发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虽然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海上力量薄弱，但上述空中力量将对运输船队的安全构成致命威胁。

驻拉包尔的气象专家报告说，从2月底到3月初，新不列颠岛以北海域将出现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热带风暴，其间，陆基战机无法出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完成向莱城的增兵任务。结合气象专家意见，陆海军经多次磋商达成一致，使用运输船一次性完成增援任务，航线选择新不列颠岛以北，也就是按逆时针方向绕岛航行，以充分借用天气条件。船队起航时间是2月28日23时，预定3月3日16时30分抵达莱城。3月4日天亮之前完成卸载，船队立即掉头返航。

乘船前往莱城的增援力量，包括安达亲自率领的第十八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第五十一师团5个步兵大队，海军第二十三防空部队等部，总计6192人。随行装备、物资包括40门火炮、40辆汽车、弹药、燃料、粮秣，总计2500吨。船队由陆军7艘运输船和海军1艘运输船组成，提供水上护航的是第三驱逐舰战队的8艘驱逐舰。

将这么多人的性命完全托付给天气肯定不行。经今村和草鹿协商，海军第二十一航空战队及“瑞凤”号轻型航母将派出海军战斗机85架、俯冲轰炸机9架，陆军出动第十二飞行团战斗机25架，联手为船队提供空中保护。连航母舰载机都奉命出击，可见日军为了本次输送下了血本。陆海军约定：“无论航行或驻泊，从拂晓到黄昏，船队上空必须保持有战机巡逻。”

这是开战以来，日军一次性为运输船队提供的最大规模空中保护。海军驱逐舰大多参与过瓜岛作战，对盟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能力心有余悸。

第三驱逐舰战队作战参谋半田仁贵知少佐对未来的航程提心吊胆。根据他的计算，船队安全抵达莱城的希望几乎为零。半田特意强

调这不是怕死，而是一种科学的计算。他的说法遭到了第八舰队首席参谋神重德的厉声呵斥：“这是命令，你们做好被全歼的思想准备就行！”神重德指出，附近海域并无美军航母，盟军陆基航空兵打击水面舰艇的能力是非常蹩脚的。

对第八方面军上报的运送方案，东京参谋本部慨然应允，认为“有超过百架陆海军战机护航，当无大碍”。南方军司令部一直颇有微词。刚刚上任的副参谋长稻田正纯少将鄙夷地称：“我方是全程连续护航，使得同一时间参与护航的战机数量不足。相反，敌军完全可以集群而来。”1942年2月，德国海军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在空军的掩护下，在白昼成功穿越英吉利海峡。随后就有这样一个统计数字，虽然参加护航的战斗机多达150架，但因飞机和海上舰船存在巨大的速度差异，加之飞机要飞回基地加油挂弹，大多数时间舰队上空滞留的战斗机仅20架左右。德国人将这一结果通报给东京，却没有人认真研究。稻田很可能看过这份报告，结果也印证了他的观点。看来，这陆大军刀组成员、前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真不是浪得虚名。

为压制盟军航空兵，日军在2月20日、21日、22日、27日与28日连续出动战机，对航线附近的盟军机场进行空袭，因投入兵力过少，时值雨季，机场上空乌云遮天，日军的空袭行动收效甚微。

2月28日23时30分，护航驱逐舰率先驶出拉包尔军港实施反潜巡逻。2小时后，3月1日凌晨1点30分，8艘运输船鱼贯而出。运输船在港外编成两列纵队：右侧的“神爱丸”号、“帝洋丸”号、“爱洋丸”号、“建武丸”号组成第一分队；左侧第二分队由“旭盛丸”号、“大井川丸”号、“太明丸”号与海军特种运输舰“野岛”号组成，两列分队间隔2000米。运输船队指挥官是松本辉秀海军大佐。第三驱逐舰战队“荒潮”号、“朝云”号、“时津风”号、“白雪”号、

“浦波”号、“朝潮”号、“敷波”号和“雪风”号8艘驱逐舰，在船队前方和左右2000米至5000米负责警戒。

这几艘舰也都是老熟人了，从瓜岛开始就整天冒着枪林弹雨走耗子。原来当年苦练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倒腾买卖。值得特别提醒的是，日本海军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出现在护航队列之中，似乎预示着船队此行的凶险和命运的不可预测。对航途中遭遇攻击，承受一定损失，日军早有思想准备。所有人员、装备和物资的装载都事先经过了精心设计，即使一两艘船出现意外，也断不至于使某种物品发生短缺。

船队指挥官是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昌福海军少将，悬挂木村将旗的“白雪”号行驶在船队的最前面。木村认为，自己拥有强大的空中掩护，驱逐舰上的水兵个个身经百战，同时天公作美，让船队可以得到恶劣天气的掩护，安全抵达莱城问题不大。

在日本联合舰队中，一脸大胡子的木村，同样属于特立独行的怪异人物。其父近藤壮吉是个律师，因母亲家中无子，才过继给姥姥家，改姓木村。其哥哥和弟弟都是海军军官。受父亲职业影响，木村具有近代法治思想，与那些充满武士道精神的莽夫截然不同。木村在海兵的成绩很糟，在入学120人中排在第八十四位，毕业时更是退到了第一百〇七位，再差估计就要被退学了。其同学中就有之前出镜率颇高的田中赖三、草鹿龙之介及最后负责瓜岛撤退的桥本信太郎。因为成绩太差，木村进海军大学深造几乎无望，晋升将军的希望更加渺茫。

后来，木村担任“鸥”号鱼雷艇艇长，在1923年9月2日的关东大地震时表现出色。当天是周末，大部分军官都上岸潇洒去了，木村当然也不例外。他看到地震后，火速返回，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驾驶自己那艘150吨的鱼雷艇，在东京和横须贺之间往返救人。当时东京湾遍

布垃圾，余震不断，但木村操艇在海面上来回穿梭，游刃有余。据说当时不少高官显贵都是乘坐木村的鱼雷艇撤离的，他因此捞得许多好名声。

木村于1937年晋升大佐，两年后出任巡洋舰舰长。战争爆发时，他是重巡洋舰“铃谷”号舰长。在随小泽治三郎的南遣舰队执行孟加拉湾破交战时，木村的猎物主要是盟军的商船。与其他人不同，木村的办法是恐吓对方船员离船，然后开炮将船击沉。对方船员不离船绝不开火，更不向载人的救生艇开炮。这在嗜杀成性的日军中的确少见。幸运活到战后的木村，自力更生，开办盐厂，当了厂长。

第十七军司令官安达选择乘坐“时津风”号，第五十一师团师团长中野英光及司令部成员选择了诡异的“雪风”号——借“雪风”号的光，这些人几乎都幸免于难。运输船速度太慢，危险太大，日军所有高级将领都选择了乘驱逐舰前往。船队以可怜的9节航速逆时针驶往格罗斯特角。为躲避可能遇到的盟军侦察机，日军选择沿新不列颠岛北部海域航行，以借用即将来临的热带风暴作为掩护。从拉包尔起航之后，船队借助夜幕掩护，在狂风骤雨下向西南方向航行。昏暗的天色下，狂风掀起的巨浪让船队在海上时隐时现，骤雨导致能见度极低，更让木村对完成任务平添了几分自信。

对日军增援莱城的举动，麦克阿瑟早有觉察。2月中下旬，盟军远程侦察机发现，拉包尔军港大量船只正在集结，新不列颠南部盖斯马塔机场的日军航空兵也在进行战斗准备。2月19日截获的无线电情报表明，日军很快就将沿海路大举增援莱城。凭手下孱弱的海军力量拦住日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此，也只能依靠肯尼实力不断增强的第五航空队了。

2月25日，麦克阿瑟叫来了肯尼。肯尼猜测，如果天气不好，日军船队将在3月第一周出航。麦克阿瑟问他是否要取消其他一切军事行

动，集中力量阻截日军运输船队。肯尼回答，“除继续保障将供应品运往瓦乌和多博杜拉以外”，自己确实是打算这么做的。

此时，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基航空兵，由肯尼中将的美国第五航空队和比尔·格林上校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组成，超过400架战机分驻莫尔兹比港、多博杜拉、古迪纳夫岛、瓦乌和米尔恩湾等机场群。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战机设计之初均以对地攻击为主。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英俊战士”和“波弗特”虽然可以实施鱼雷攻击，却因数量太少且训练不足难以独挑大梁。此前，日军冈部支队成功登陆莱城，令发誓要切断拉包尔与新几内亚航线的肯尼火冒三丈，他同时也觉得脸上无光，何况还要面对老麦这样吹毛求疵的上司。

肯尼并未因此泄气，他麾下的第五航空队充满了创新精神，他们以不断改进和提出新战术著称——这也正是肯尼的可贵之处。经过多次钻研，肯尼和参谋人员找到了失败的症结所在。大家一致认为，进攻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战机受日军护航飞机和高射炮火威胁，不得不在高空至少是中空发起水平轰炸，从而导致命中率极低。此外，参战飞机数量较少，使日军舰船能够从容进行规避。如果使用大部队集中攻击——就像邓尼茨的“狼群”在大西洋猎杀盟军舰船一样——将足以对日军的运输船队构成致命伤害。

开战以来，美国陆军航空兵一直使用高空水平“精确”轰炸。他们声称，依靠精准的诺顿瞄准器，可以将重磅炸弹从7000米高空投到一个泡菜坛子里。但经历多次战斗，他们自己都对上述说法嗤之以鼻。事实证明，这种“精确”轰炸命中率极低。为提高轰炸的准确性，肯尼认为可以尝试一下低空“跳弹战术”。

当年肯尼在陆军航空兵研发部任职时，曾了解到英国飞机在大西洋战役中使用过这种轰炸模式，并已取得了一些经验。对这种战术的基本原理，肯尼后来回忆说：“它是在距敌舰几百英尺远的地方，从

距水面50英尺的高度投下安有5秒延迟引爆装置的炸弹，它会依靠惯性在水面跳跃前进，最终击中目标。由于有几秒钟的延迟时间，炸弹爆炸时就会将敌船侧舷或船底炸开，从而导致其沉没。这也意味着飞机投弹时要尽可能远离敌船，防止被攻。”

通俗点儿讲，就是我们孩童时期玩的一种游戏叫“打水漂”。与以往的高空水平轰炸相比，用这种方式投出的炸弹命中范围由一个点变成了一条线。同时低空投下的炸弹让敌军舰船缺乏足够时间转舵躲避，因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命中率。但是，这种跳弹攻击要求飞机飞得很低，在近距离投弹时，机组人员需要有极大勇气去面对敌舰的防空炮火。在前往澳洲任职途中，肯尼和助手保罗·冈恩少校已就这种战术的可行性和优缺点进行过讨论。两人一致认为，实施这种攻击的前提是，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对敌舰的防空炮火进行压制。

在南太平洋的斐济，肯尼和冈恩曾用1架B-26以珊瑚礁为目标进行了跳弹轰炸实验。当他们抵达布里斯班时，肯尼命令冈恩去指挥装备B-17飞行堡垒的第四十三轰炸机大队第六十三中队，训练飞行员用跳弹战术攻击舰船。虽然战术被证明行之有效，但大块头的“空中堡垒”明显不是一种适合这种攻击的飞机。B-17机体太大，不够灵活，而且机首仅配备了一挺机枪，在低空轰炸过程中极易受到防空武器的反击。肯尼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武器用于实验新战术。

当时盟军装备的所有飞机都不太符合这一标准。为尝试新战术，必须对飞机现有武备进行改造。肯尼将任务交给了绰号“老爹”的保罗·甘上尉——他以有悖正统、创新的飞机维修方式被称作“超级试验机爱好者与全能维修工”。

作为一名现役陆航地勤军官，甘曾是一名前海军飞行员。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已退役，作为一名民航技术员在夏威夷工作。战争爆发时，他担任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和家人一起居住在马尼拉。就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甘以陆军航空队上尉军衔恢复现役。幸运的是，他并未成为日军的俘虏参加那次死亡行军，而是在菲律宾沦陷之后成功撤出。他的妻子和女儿仍滞留在日军占领下的马尼拉，但都幸运地活到了战后。

贝尔飞机制造厂在向军方提交的报告中这样描述甘：“精力充沛，能力出众，能够对飞机提出前所未有的修改建议。”从1942年夏天开始，甘在布里斯班鹰庄机场负责试飞工作，主持对A-20攻击机进行改造。为了能够进行低空扫射，甘在飞机的机首部位加装了机枪。A-20的改造成功使肯尼新战术的设想成为可能。之后肯尼给了甘几架B-25——当初杜立特空袭东京使用的那种飞机——让他在这种轰炸机上进行类似实验。甘破天荒地将飞机下部和机尾的8挺12.7毫米机枪拆除，在机身前部安装了10挺这种机枪——4挺在机首、两侧炮塔分别2挺、顶部炮塔2挺。因新增武器导致飞机前部过重，为实现机身平衡，甘在后部加装了一个200加仑的附加油箱。最后，甘还对顶部炮塔机枪进行了改造，使之可以锁定保持向前发射的状态。上述改装完成之后，甘将飞机交给汤斯维尔基地第八十一补充训练大队试飞，并根据试飞情况做了一些小改进。

如此，B-25最新改造型B-25C-1横空出世。到2月初，第五航空队已完成了十几架飞机的改装，足够装备一个完整的轰炸机中队。第三轰炸机大队第九十中队最先装备这种改造的“米切尔”，中队长埃德·拉纳少校开始学习跳弹战术。为完成新飞机的试飞和量产任务，甘和飞行员每天工作长达12~18小时。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盟军在1943年前3个月共改造出30架新型B-25C-1。另外，甘还在澳大利亚空军的“英俊战士”上加装了4门小口径火炮和6挺机枪。随后，第八十九轰炸机中队A-20机组成员也受命进行新战术的训练。

经过一系列改进探索，盟军终于形成了新的协同攻舰战术。其基本做法是，先由“英俊战士”从低空扫射，然后B-25与A-20协同，一

边从低空扫射，一边实施低空轰炸。为分担低空攻击队的压力，“空中堡垒”将同时从3000~4000米高空实施水平轰炸。

方针既定，盟军飞行员开始按照新战术展开紧张的魔鬼训练。莫尔兹比港外纳蒂亚暗礁上搁浅的英国废弃船只“普鲁特”号成为最好的训练靶舰。因采用实弹高强度训练，两架飞机被自己低空投下的炸弹炸伤，另一架在低空俯冲投弹时未能及时拉起，不慎撞上桅杆坠毁，机组3名成员无一幸存。虽然遭受了意外损失，拉纳少校还是向肯尼报告说，他的飞行员是一群“值得骄傲的人”，并保证他们在未来行动中“绝不会失败”。

后来，肯尼说：“我看到他们在对船只残骸进行训练，从不脱靶，那真是完美的攻击。”肯尼说他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日本人将在这种新奇的攻击下付出惨重代价”。

B-25C-1在大部分指标上超过了A-20。因为加装了副油箱，它有比A-20更长的航程、更多的载弹量、更强的火力，不足之处是增加了一名成员，重量增加导致速度有所降低。但是，经过短期训练，飞行员还是很快适应了这种变化。

试飞期间，飞行员还发现了一个绝招：在近距离攻击敌舰时，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来回踩方向舵，让飞机在做蛇形运动的同时进行投弹，可以大幅降低被敌舰防空炮火击中的概率。这一做法很快成为低空轰炸的窍门。但是，新难题很快就出现了，普通炸弹投出后会立即引爆，意味着飞机低空投弹后很可能被伤及。第二十六军火连本杰明·汤普森上尉对M106炸弹引信进行了改装，换上了有延时爆炸功能的新引信。第四十六军火连受命24小时连轴转制造新式引信，以保证部队的实战需要。

到2月初，盟军新战术的演练已开始从单机发展到双机或多机组编队协同。得知日军一支大型船队即将前往莱城的消息之后，队员练得

越发起劲儿。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气，欲借这次机会为“陆军航空兵攻击水面目标非常蹩脚”的说法正名。肯尼甚至下令，减少对拉包尔和莱城的例行空袭，让飞行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训练：“地勤人员工作起来就像疯子，他们必须保证每架飞机状况良好，因为我们随后可能出发攻敌。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在实战中检验新战术的有效性了。”

接到日军船队大举出动的消息之后，肯尼和助手恩尼斯·怀特海德准将立即召集参谋人员进行会商。大家判断，日军增援的可能路线有三条：一是全队驶往莱城；二是在维蒂阿兹海峡以北兵分两路，一路往莱城，另一路前往马丹；三是全队驶往马丹从陆上转进。司令部据此制定了三套针对性的作战方案。随后，肯尼颁布命令：首先在上述三条路线加大侦察机巡逻力度；其次大部分航空兵力特别是新改造的B-25、双发P-38战斗机立即飞越欧文·斯坦利岭，转场至新几内亚东海岸的几个机场，将高海拔可能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除此之外，所有攻击行动被勒令停止，确保作战前夕全部战机处于齐装满员的最佳状态。

2月下旬，盟军气象部门报告说，未来几天俾斯麦海一带可能出现热带风暴，同时新不列颠岛以南天气晴朗。肯尼和怀特海德据此断定，日军增援行动将很快启动，他们一定会利用恶劣天气来隐藏行踪。在对日军运输船队行驶路线和盟军轰炸机作战半径做出比较之后，肯尼断定，最合适攻击的时间和地点将是“3月第一周任何一天10时左右，地点位于芬什哈芬外海”。狩猎岬被确定为空袭机群集合点。若想达到最佳集中轰炸效果，分散在多个机场的战机必须根据不同距离和飞行速度精确计算，保证在同一时间抵达集合点上空。

2月28日，肯尼向麦克阿瑟做了战前最后一次汇报，说明自己的意图是在距莱城尽可能远的地方发起空袭，如此，处于深海区的日本舰艇一旦沉没，就很难展开有效营救。麦克阿瑟深表赞同：“我想，日本佬这次要倒大霉了。”

双方的天气预报比现在还准。热带风暴的干扰导致盟军侦察机在日军航程的前半段毫无发现。

3月1日14时，驱逐舰“白雪”号发现舰队右前方疑似出现一艘盟军潜艇，迅速出列前往攻击。但那艘潜艇像狡猾的泥鳅，一晃不见了。

16时，当日军船队缓慢行进至霍曼角以北海域时，被美军第三二一中队一架B-24捕捉到了行踪。沃尔特·辛吉斯中尉迅疾向莫尔兹比港发回接敌电报，称发现敌运输舰8艘、护航驱逐舰6艘。

辛吉斯发出的电报同样被日军截获，木村清楚船队行踪已被发现，盟军的空中打击随时可能降临。但自恃有百余架飞机护航，木村依然下令船队按预定航线向前行进。

期待已久的日本人终于来了！接到辛吉斯中尉的电报之后，盟军各大机场瞬间一片忙碌。此时，肯尼麾下有着轰炸机207架、战斗机154架，另有轰炸机86架和战斗机95架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汤斯维尔、库克敦机场集结待命。预定参加本次攻击的有154架P-38、P-40战斗机，34架A-20攻击机、41架B-25中型轰炸机和39架B-17“空中堡垒”，共计268架飞机全部加油挂弹，做好了随时出击的准备。

将敌舰队位置在海图上标出之后，肯尼发现目前大部分盟军战机尚不具备攻击条件，除了长腿的“空中堡垒”和“卡塔琳娜”。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日舰所处海域天气恶劣，贸然发起攻击，不但收不到预期效果，夜间返航还可能造成意外损失。肯尼于是决定大队人马暂不出击，只派少量飞机对日军船队实施监视并进行骚扰。

当晚，一架执行搜索任务的B-24从1500米高空向日军船队投下了4颗炸弹，按照惯例，无一命中。

1日夜到2日晨，盟军侦察机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一度跟丢了目标。

2日8时15分，另一架B-24透过云隙再次定位了日军船队。虽然敌人尚未进入盟军中小型飞机的攻击范围，但情况紧急，肯尼还是下令重型轰炸机立即出击。

当日军船队行进至格罗斯特角时，美军第四十三轰炸机中队的8架“空中堡垒”从南方呼啸而至。日军护航零战立即进行拦截。肯尼原本安排第九战斗机中队的P-39为B-17护航，但因联络不畅，护航战斗机未能及时到达指定阵位。

8架B-17遭到了33架零战的围攻。当时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阵阵。随后赶到的美军战斗机在作战空域击落日机2架，但8架B-17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6架“空中堡垒”冲破日机拦截，冒着驱逐舰的防空炮火从2000米高度投下了31颗454公斤炸弹。

10时16分，行驶在船队左侧，满载弹药燃料的“旭盛丸”号接连被5颗炸弹命中，第一、第二号舱起火，19分钟后脱离编队，于11时26分沉入大海。船上运载的第一一五步兵联队1500名官兵和步兵炮等装备悉数落水。

“雪风”号和“朝云”号迅速抵前，救起了其中918人。根据木村的命令，两舰随后驶出大队，全速开往莱城，当晚顺利到达目的地，卸下了857名幸存者，包括第五十一师团师团长中野英光及司令部成员。这些落汤鸡个个垂头丧气，但他们已经摆脱了随后那场灭顶之灾。两舰完成卸载，全速掉头返航。

“旭盛丸”号中弹沉没，美军炸弹还命中了第一编队的“爱洋丸”号、“帝洋丸”号和“建武丸”号。“帝洋丸”号受损严重，勉强能随队航行。

2日14时20分，美军6架“空中堡垒”再次来袭。日军护航零战拼命阻击，成功将美机驱逐，船队未遭任何损失。

傍晚时分，日军船队第三次遭到8架“空中堡垒”的轰炸，1颗近失弹导致第二编队最尾处的“野岛”号严重受损。为了迷惑盟军，木村下令船队黄昏前一直沿270度航向行进，装出前往马丹的样子，日落后才转向190度，由长岛以东进入维蒂阿兹海峡。但盟军的飞机实在太多，木村的佯动并未取得任何效果。

当天，运输船队共经受了3轮空袭，日军共出动42架次飞机投入护航，仍有1艘运输船被击沉，其余2艘重伤、2艘轻伤。日军损失零战3架，美军损失“空中堡垒”1架。

因受天气和飞机航程的影响，盟军第一天的空袭还不能被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多机种联合进攻。这一天的战斗，不过是次日饕餮盛宴之前的开胃甜点。

2日深夜，日军船队穿越维蒂阿兹海峡，进入所罗门海。木村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让船队借着月色全速驶往莱城，而是绕着胡翁半岛兜圈子，将到达莱城的时间设计为3日夜间。“大胡子”木村当然有自己的理由。2日白天连遭空袭，让他感到了盟军航空兵的威胁。如果当晚全速前进，3日清晨即可抵达莱城。但那里日军的空中力量十分薄弱，此时如果盟军发起大规模的白昼攻击，卸载中的运输船队势必全部葬身火海！如果暂时停留在3日白天快速赶路，船队就可以得到新不列颠岛相对强大的陆基航空兵掩护。只要能够挺过白昼，夜间抵达莱城的船队就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快速卸载，次日清晨从容返航。

凌晨1时，“朝云”号和“雪风”号快速赶回，重新加入护航队列，木村心里更觉踏实了一些。

如果盟军依然采取以往大批次、小规模的高空水平轰炸，木村的伎俩真有可能得逞，至少不会有后来那么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木村连夜赶路，第二天白昼遭遇攻击的最坏结果也不过是运输船被全部击沉，但那些位于近海的落水士兵一定有不少人游水上岸，断不至于后来全部落入深海喂了鱼鳖虾蟹。当然，木村事先是不知道结果的。他此时的心情应该和中途岛海战时南云是否立即出动第二航空战队的俯冲轰炸机队相仿。要怪也不能只怪木村和南云，还要怪美国人太狠、太黑、太顽强。

3日凌晨，日军船队继续前行，只有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十一中队的一架“卡塔琳娜”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除了扔下小炸弹，偶尔吓唬一下日本人，这架飞机还不时投放照明弹，以确认日本船队存在，不间断地向莫尔兹比港现场直播最新消息。这种老鼠被猫盯着的滋味，让木村极度不爽，又无可奈何。直到3日早晨，一架B-17前来接班，那架“卡塔琳娜”才大摇大摆地绝尘而去。

3日6时25分，首先抵达战场的是来自米尔恩湾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一〇〇中队，“英俊战士”对木村船队发起了3轮鱼雷攻击，仅在最后一轮攻击中将“神爱丸”号击成轻伤。

澳军飞机遁去，东方渐亮。此时，日军船队完全进入美军新型B-25的打击范围。偏偏天公不作美，一直伴随他们的热带风暴在关键时刻向东飘然而去，日军船队赤裸裸地暴露在湛蓝的海面上。

眼看时机已经成熟，随着肯尼一声令下，盟军代号为“暴怒”的攻击行动全面拉开序幕。随着攻击命令的发出，驻莫尔兹比港的90架战机，一架接一架腾空而起，向预定集合点狩猎岬疾驰而去。

据当时参加战斗的飞行员回忆，升空之后，他们见到了“新几内亚自开战以来从未见过的庞大机群”——本次空袭出动战机数量，是南太平洋战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为压制可能来自莱城的日军增

援，22架加拿大皇家空军道格拉斯“波士顿”战机前往莱城发起攻击，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

9时30分，参加“暴怒”行动的所有盟军战机，全部抵达指定海域——莱城以东的狩猎岬上空，一场大规模的海上猎杀即将上演。

9时50分，日军船队发现南方天空中陆续出现了许多越来越大的黑点，130架盟军飞机兵分两路，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眼见盟军战机来势凶猛，“大井川丸”号舰长饭野立即终止了正在甲板上进行的训话，命令水兵撤至船舷，随时做好弃船准备。盟军的攻击尚未发起，日军就如此惊慌失措，看来饭野跟他哥饭桶一样，真是没有百姓饭。

10时整，13架“空中堡垒”在16架P-38的护航下，率先抵达日舰上空，从2100米高空开始第一轮投弹。日军舰船左右躲闪，以避免纷纷落下的炸弹，船队防空阵形被完全打乱。随后出场的是低空掠海而来的13架“英俊战士”。日军迅速以防空炮火进行反击。此时澳军战机恰好飞临美军战斗机下方，偏巧P-39正在抛弃副油箱，准备迎击零战，“英俊战士”只好边躲避头上降落的油箱，边向目标接近。所幸美机抛下的油箱并未伤及友机。因“英俊战士”飞行极低，日军误以为它们将发起鱼雷攻击，纷纷调整航向以舰首朝向来机。此举导致驱逐舰两舷的防空炮威力大减，澳机得以轻松突破防空火力，爬升至攻击高度，向运输船发起攻击。“英俊战士”的4门20毫米机关炮和6挺12.7毫米机枪，朝日舰防空炮位和上层建筑猛烈扫射，日军炮手伤亡惨重，数艘运输船起火燃烧。

一名澳军飞行员形容当时的情景：“我们快速将敌军驱逐舰抛在身后，但他们持续用舰上安装的各种高炮向我们射击，小口径速射炮的砰砰声和大口径高炮的咣咣声不绝于耳。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曳光弹组成的火线在飞机周围飞快穿过。一艘运输船进入了视野，起初它看上去很模糊，但随着飞机的高速逼近变得越来越清晰。机首机炮开火

的巨大震动如雷鸣一般，震得双脚发麻。同时你可以清楚看到机枪曳光弹组成的火线投射在船身上。经过短暂的沉寂后，橙色火球忽然从船上各处喷涌而出。”

盟军机群终于实现了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对同一船队的协同攻击！几乎同时发起攻击的是埃德·拉纳少校第九十轰炸机中队的25架B-25。其中13架普通型在中空实施水平轰炸以吸引日军防空火力，为12架低空飞行的新型B-25C-1实施新战术创造机会。12架B-25C-1以两机为一组迅速下降到8~30米低空，一边用12.7毫米机枪扫射，一边向海面投射227公斤炸弹。

约翰·赫内布利少校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以我能做到的最低高度飞过装满部队和物资的甲板，我的投弹手投下了携带的2颗227公斤炸弹。其中一颗沉入大海，另一颗在水线之下击中了敌舰船舷。”

罗伊·莫尔中尉说：“机首前向机枪压制了敌人火力，我看见日军士兵成排成排倒下，其余人丢下武器四散而逃。”

船侧舷面积较大，且根据物理定理可以判断此时跳弹的速度几乎等于飞机速度，远远大于鱼雷几十节的速度，因此轰炸取得了极高的成功率。美军本轮攻击投下的37颗炸弹竟然有17颗准确命中目标。

随后投入进攻的是格伦克拉克上尉的A-20机队，采取两机或三机编队进行投弹，投出的20颗炸弹11颗命中。迪克西·邓巴上尉和杰克·泰勒中尉的A-20合力攻击块头最小的“建武丸”号，剧烈爆炸引爆了船上1650桶航空汽油。仅5分钟，该船就烧成一个巨大的火盆，痛痛快快沉入海底，灭火去了。

空袭仅持续了20分钟，盟军飞行员报告，“日军大部分船只不是被击沉，就是严重受伤”。

到中午时分，所有投完炸弹并打完所有机枪子弹的盟军战机，悻悻飞走，回基地重新加油挂弹。

前一天遭遇过空袭之后，日军当然清楚盟军绝不会就此罢休，3日运输队的行程必然凶险异常。这天一大早，拉包尔就派出战斗机为木村护航。盟军攻击开始时，恰值两波日机换班，船队上空的零式战斗机达到了41架。即便运气如此之好，日军依然挡不住上百架敌机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发起的猛烈攻势。此前，日军从未面对过盟军百机以上的空袭行动，在大部分空袭行动中，日军战斗机占有数量优势，拦截10~20架盟军轰炸机不算困难。10时05分，第一批抵达战场的19架零战根本未料到盟军会使用新战术，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力对付高空的敌机，忽略了对中低空的防御。在船队上方进行的空战中，盟军声称击落日机20架，自己仅损失3架。

除“建武丸”号10时08分沉没，日军其余6艘运输船全部受伤。屋漏偏逢连夜雨，“野岛”号在快速机动中与船舵故障的“朝潮”号相撞，两舰双双受伤，动弹不得，只能在海面上团团打转。盟军飞行员曾报告说，“有两艘燃烧的敌舰因避让炸弹发生碰撞而沉没”，实际上，两舰当时仍然漂在海面上。

木村的旗舰“白雪”号同样遭到轰炸和扫射。站在舰桥上指挥的木村，其左腿、右肩被机枪弹贯穿，右侧腹部被飞溅的弹片击中，重伤倒地。信号兵立即升起了一面“司令官重伤”的信号旗，被木村臭骂了一顿。他担心此举会影响士气，下令立即升起一面“刚才信号有误”的旗语，消除刚才的恶劣影响。1颗炸弹命中三号弹药舱，诱发的殉爆将驱逐舰舰尾炸掉，导致舰首高高上翘。重伤的木村很快被转移到“敷波”号上。在海上挣扎了一阵之后，“白雪”号于11时05分沉入大海。

“时津风”号和“荒潮”号同样中弹失去了航行能力。来袭敌机远去之后，其余4艘驱逐舰立即上前放下救生艇，打捞海面上黑压压的幸存者。木村知道盟军很快会卷土重来，果真，打捞各舰很快收到了“敌机大编队正快速北上”的不幸消息。木村断然下令“终止救援，舰队暂时向北避退”，带着幸存各舰仓皇逃向莱城。

对木村下达的撤退命令，“朝潮”号上的第八驱逐舰分队司令官佐藤康夫大佐拒绝执行。他向旗舰打出信号，“我与‘野岛’号舰长有约，现在要去救援他们”。佐藤与“野岛”号舰长松本龟太郎私交甚笃，现在他要冒损失军舰的危险去营救好友。此刻显然不是讲哥儿们义气的时候，佐藤实际是在为私交拿一船官兵的生命开玩笑。当他救起好友松本及部分“野岛”号、“荒潮”号的幸存者准备快速逃逸时，预料中的大批敌机已隆隆杀到，对滞留的日舰发起猛攻。盟军炸弹使驱逐舰如同穿行在喷泉中一般，在“朝潮”号舰长吉井五郎、“荒潮”号舰长久保木英雄相继战死之后，佐藤下达了“弃舰”命令。他的好友松本只好再次下海游泳了。可能出于对众多死难者的愧疚，佐藤本人拒绝离舰。与松本握手告别之后，佐藤将自己绑在舰桥上，与舰同沉。

在17架“空中堡垒”、12架A-20、10架B-25、5架“英俊战士”、11架P-38的联合攻击下，日军残余舰艇毫无招架之力。因防空炮火已极度微弱，连美军的“空中堡垒”都在现场模仿B-25进行低空跳弹攻击。16时30分，被接连命中4弹的“神爱丸”号沉没。1颗炸弹在“太明丸”号舰桥和烟囱之间爆炸，船只完全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剧烈摇摆的船体导致甲板上的伤者和死尸相互滚抱在一起，细沙吸附着鲜血到处流动。18时30分，先后被命中4弹的“太明丸”号沉没。19时30分，被命中6弹的“帝洋丸”号也恋恋不舍地沉入水中。

当晚，肯尼命令盟军战机重返现场进行扫尾，对日军救生艇发起攻击。美军飞行员在报告中说：“屠杀持续到深夜，如果还有幸存者

躲过了扫射，他们肯定葬身深海，成为鲨鱼的美味。”另一名飞行员报告：“注意，装载200名幸存者的拖船被击沉，再无幸存者。”飞行员查尔斯·豪中尉在报告中写道：“投弹之后，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对所能看到的幸存者及救援人员进行扫射。我在对一艘受损的驱逐舰扫射时，发现一艘救生艇上还有活人。进行大约7分钟扫射之后，救生艇已经倒翻过来。确认上边已经没有人活着，我停止了射击。”

最顽强的当属“大井川丸”号，它白天已经中了8颗炸弹，现在竟倔强地漂在海面上，不愿入水。一旦熬过黄昏，它生还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可惜西南太平洋战区不仅仅有空军。

眼看肯尼第五航空队忙得不亦乐乎，卡彭特中将那些微不足道的海军也来捞功。当晚，驻扎在米尔恩湾的10艘美军鱼雷艇闻风而动，其中2艘因碰触水面船只残片受损，率先返航，其余8艘发现了海面上烧成火炬的“大井川丸”号。

水手略感扫兴，但肯定不会手下留情。23时20分，PT-143号和PT-150号各抵近发射了1条鱼雷，干净利落地将“大井川丸”号送入海底，总算从大发神威的航空兵碗里抢到了一块肉吃。随后几天，这些鱼雷艇持续在战场附近游弋，配合航空兵搜索海上漂浮的日军幸存者，毫不留情地用机枪将他们“突突”到深海里去。

盟军心狠手辣，事出有因。肯尼的参谋长唐·威尔逊少将说，3日，当盟军发起第一轮攻击时，伍德罗·莫尔中尉的“空中堡垒”机翼和雷达舱接连中弹，火焰很快吞噬了飞机。9名机组成员有7人跳伞。但日军零战飞行员不肯罢休，用机枪对跳伞人员进行扫射。目睹这一场景的詹姆斯·墨菲上尉愤怒地说：“我要发泄我的愤怒，杀死每一个我可以找到的日本杂种！”

更多盟军飞行员从战争整体角度出发，他们不想打一场君子之战。他们曾从陆军弟兄那里听过许多故事，他们的被俘战友被日军用

刺刀捅，然后丢下不管，身上还挂着“凌迟处死”的牌子。实际上，对日军幸存者的扫射在那架B-17被击落前就已开始了。盟军从1年多的战争中体会到了日军的残酷无情。

这一做法看似不太人道。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艾伦·史蒂芬斯评述：“这项血腥而残忍的任务让很多飞行员觉得难受。”但一名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英俊战士”的飞行员说，他们乐于执行这项工作。在海中每射杀一名日本人，都意味着陆军战友就可以少面对一个敌人，因为日本人是誓死不降的。

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持同样观点：“这是一项残忍的任务，但具有军事上的绝对必要性。日本士兵惯于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如果这些日本士兵游到岸上加入莱城守军，将增加地面作战的困难。因此，在巴布亚，接连一个月成了渔猎开放期，任务是搜捕幸存的日本人。土著如同旧时猎取人头一样到处追捕他们。”

美国民众对飞行员扫射幸存者并无太大争议，他们已通过媒体领教了日军的残忍和冷酷无情。公众援引一位参战军官的话说，“敌人不杀害你，你也不杀害敌人，那是体育比赛，不是战争”。

3日傍晚，从卡维恩匆匆赶来的“白雪”号与幸存驱逐舰会合，并给它们补充了燃料。随后，包括安达在内的幸存官兵被集中转移到“雪风”号、“初雪”号和“浦波”号上，当晚凄凉返航拉包尔。多次要求前往新几内亚指挥战斗的安达再次失望而归，顺带洗了一回免费的海水澡。看来，他的运气比当初洗澡登上爪哇岛的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差多了。

利用夜色掩护，几艘日舰试图营救更多的落水人员。但当晚海上风大浪急，能见度极低，因忌惮盟军次日的空袭，日舰仅救起少数幸存者即匆匆离去。

安达一行于5日中午顺利回到拉包尔。

随后几天，三川派出多艘潜艇前往作战海域，试图救起更多的人，收效甚微。

此后不久，第八舰队司令官职务由鲛岛具重中将接任，三川弃船登岸，回东京当了航海学校的校长。根据井上成美、栗田健男都是在捅出大娄子后到海兵当校长的经历，猜测三川此次赋闲与俾斯麦海海战的惨败有关。

佐藤的好友、“野岛”号舰长松本侥幸逃出生天。日本媒体对本次惨败闭口不谈，却对佐藤“舍己救人”的“壮举”大加渲染。佐藤因此获特晋两级，升海军中将。命大的松本倒是悠闲地活到了战后。

综合盟军3日的战绩，日军7艘运输船和3艘驱逐舰永远留在了俾斯麦海，仅4艘驱逐舰凭借高速侥幸逃脱——其中只有大名鼎鼎的“雪风”号毫发无损。盟军共投下271颗227公斤炸弹和253颗554公斤炸弹，损耗机炮和机枪子弹23万发。中低空投下的137颗炸弹48颗命中目标，命中率高达35%。而实施高空水平轰炸投下的387颗炸弹仅29颗疑似命中目标，命中率仅7.5%。如果单独统计第八十九中队和第九十中队的跳弹轰炸，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49.1%。

两天的战斗，盟军仅损失1架B-17和3架P-38，13名机组成员战死。其中12人来自被击落的4架飞机。最不幸的阵亡者来自拉纳少校那架B-25。该机完成攻击任务后因故障坠毁，其余人员均跳伞逃生，机枪手成为唯一的阵亡者。

美国战史将这次战斗称为“俾斯麦海海战”，而日本所有出版物中都找不到它的影子。如按发生日期和地点去找，可以发现日本人将这场海战称为“登比尔海峡的悲剧”。他们根本没把海战看成战斗，认为那只是盟军单方面的屠杀。盟军参加本次攻击的全是陆军航空

兵，和日军已熟悉的海军航空兵不同，一直被日本人轻视的陆军航空兵这次以全新战术打了日军一个大闷棍。从这天开始，盟军陆军航空兵同样成了日本海军的噩梦。

从4日开始，恼羞成怒的日军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当天下午，布纳机场遭到日军轰炸，9日遭袭的是瓦乌机场。11日，日军对多博杜拉机场的空袭，造成3架盟军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1架P-40失踪。对这些不疼不痒的反击，肯尼鄙夷地称为“对刚刚被偷走马的马圈”的攻击。

汇总飞行员上报的战绩，共有22艘日舰被击沉。海军提供的数字是12~14艘。但肯尼完全相信飞行员的报告，无论当时还是以后，他坚信自己的部下在俾斯麦海消灭了22艘敌舰和15000名日军。4日凌晨，当有人打电话向他汇报了这一战绩之后，肯尼怎么都睡不着了。他在凌晨3时上楼将麦克阿瑟从酣睡中叫醒，告诉他日军护航船队已被击沉，整整一个师团的兵力被彻底歼灭。同样无比兴奋的麦克阿瑟全盘接受了肯尼的数字。

肯尼回到二楼寓所整理行装，准备随萨瑟兰一起到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游说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埃尔克顿计划”时，麦克阿瑟的祝捷电报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谨向各级官兵取得的辉煌胜利致以诚挚谢意与祝贺。这次战斗一定会作为有史以来最全面、最彻底的歼灭战载入史册。我为你们全体人员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当有人对歼敌数字提出质疑时，麦克阿瑟只说了一句：“我信任乔治。”肯尼认为这种质疑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下令将所有低估日军损失的报告和证据一把火烧掉。麦克阿瑟始终站在肯尼一边，他将矛头对准了自己一向看不惯的海军：“海军有关人员试图贬低整个事件，因为他们没有参与此事。他们反对陆基航空兵炸沉船

只，特别是海军船只，他们认为击沉商船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它们本该由战舰的火炮或潜艇击沉。若是飞机做了这件事，特别是由非海军的飞机做的，那就全都是错误的。”

对麦克阿瑟随后发布的公告，马歇尔同样表示怀疑并要求更正，特别是把击沉日舰的数目降下来。麦克阿瑟义愤填膺，指出战区司令官不应对他的高级军官提供的报告自行调查，那意味着这位指挥员犯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解除他的职务，然后找一个更可靠的人来干。马歇尔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空军制胜论”倡导者阿诺德对肯尼表示了大力支持，因为他毕竟是真正的自己人，陆军航空兵取得的胜利等于在给他脸上贴金。他向肯尼做出保证，那种质疑今后永远不会发生了。

《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将海上一次性击毙日军15000人的喜讯放在了头版头条。著名新闻广播员罗尼尔·托马斯在4日的广播中简洁地说：“从新不列颠岛海岸到新几内亚，海水洒遍了所有日军舰艇和作战飞机的残骸。发生在俾斯麦海域的战斗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胜利。”肯尼瞬间成为广为传颂的风云人物，他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此前，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俾斯麦海，更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现在它和肯尼的名字一样在美国家喻户晓了。

肯尼的数字明显偏高。日本防卫厅编著的《东南方面海军作战（3）》一书记载：“6912名士兵中，大约3000人丧生，第五十一师团师团长以下851人在莱城登陆，第十八军司令官以下约2700人返回拉包尔。”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公布的数字是：“因莱城、萨拉莫阿防守告急而疾驰前来的6900名官兵中，有3664人丧生，2427人返回拉包尔，只有800人徒手抵达莱城。”两份资料公布返回拉包尔的人数存在差异，可能服部未将返航的海军第十二防空队的

人员统计在内。无论如何，日军在俾斯麦海的损失都不会有15000人，因为去的就没有那么多。

肯尼将麦克阿瑟的嘉奖电报转发给怀特海德，并在末尾处做了补充：“空中力量在过去的3天里谱写了新的篇章，请转告所有参战人员，我为他们感到骄傲自豪。下一次，我本人也准备引爆1颗炸弹玩玩。”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一场战斗像这次战斗这样，在一次战斗中使穷兵黩武的国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而自己只付出了极小代价。”作为和比利·米切尔同时代且信仰制空权论的人，肯尼在写下那段陈述时，心中一定充满了骄傲。在1921年亚特兰大海岸的轰炸训练之后，米切尔就断言：“在陆基航空兵可以到达的区域内，敌方任何水面舰艇都无法生存。”肯尼以“米切尔”命名的B-25采用新战术取得的辉煌战绩，证明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此后，肯尼命令再对50架B-25进行类似改装。甘上尉受命回国，对北美公司B-25的后续机型提出一系列改进意见。很快，增强机首火力的新型B-25开始量产，后续还诞生了携带二战最大口径75mm航炮的B-25G、H、J型。

有人欢喜有人愁，运输船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损失给了日军当头一棒。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悲剧仅仅是一个前兆，盟军航空兵将在扼杀日本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自己竟束手无策！

驱逐舰“时雨”号舰长原为一如此描述当时军中弥漫的低落情绪：“没有比俾斯麦海之战的结果更令人震惊的事情了。对我而言，我开始怀疑日本能否取得最后胜利。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事件中，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消息传回日本，举国哗然。连裕仁都破例垂询了此事。他要求大本营陆海军部进行彻查并提出对策。两星期后，大本营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东南方面作战部队接到了东京发来的一条命令：“所有官兵必须学会游泳。”

俾斯麦海海战使日军企图以大型船队向新几内亚运送大规模增援变成不可能。此后，日第八方面军只好改用驱逐舰、潜艇、机动驳船等高速或不易被发现的交通工具进行偷运，新几内亚的战略主动权已无可争议地转入盟军之手。正像麦克阿瑟在战后公报中说的那样：

“我们决定性的胜利，必将对敌人的战略和战术计划产生重要影响。至少目前看来，敌人的作战行动已经陷入了彻底混乱。”日军不但完全放弃了夺回瓦乌的企图，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新几内亚发动任何攻势，而是构筑防御工事，坐等盟军前来进攻。

伊号作战

“八十一号作战”惨败给大本营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东京不得不重新审视在新几内亚重组攻势的困难性。陆军参谋本部指出：“到6月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方向的盟军战机预计将超过700架，其中尤以B-17、B-24等大型飞机更为可怕，零式战斗机对它们几乎无能为力。盟军正不断通过空运向瓦乌输送兵力，布纳到奥罗湾的公路及奥罗湾的装卸设施已经建成，积极筹备发起反攻的迹象越发明显。日军在该地区的陆海军战机仅300架左右，且以每天数架的速度递减，损失得不到及时补充，发挥持续战斗力异常困难。”

面对窘境，第八方面军的直接上级南方军司令部认为，继续向新几内亚投入兵力毫无必要。副参谋长稻田正纯向东京建议：“不必拘泥于东南方面，可暂时采取弃子战术，以现有兵力负责该方面，同时以巩固后方为妥。”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在当时的氛围下，没人愿意承担放弃东南的责任。一旦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有失，战略要地拉包尔将直接处于盟军的两路夹击之下。

对东南方面下一步的作战方略，东京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海军认为，要守住联合舰队的核心基地特鲁克，确保拉包尔至关重要，而守住所罗门群岛乃是拱卫拉包尔的基本条件。所罗门地区的空军基地比新几内亚多很多，因此军令部力主将作战重点放在易于发挥海军战斗力的所罗门群岛方向。陆军并不赞同，参谋本部坚持说，新几内亚比所罗门群岛更为重要。此地如果落入美军之手，下一步菲律宾和爪哇岛将面临极大风险。从将来沿陆地发动攻势的需要出发，新几内亚同样处于主要地位。总体而言，新几内亚比所罗门群岛更易发挥陆军的战斗力，参谋本部倾向将主要作战放在新几内亚非常自然。

日本陆海军矛盾由来已久。不说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之争，即使在所罗门群岛一个地区，海军也认为据守中所罗门势所必然，而陆军则提出放弃那里，退守北所罗门重要区域。这和美国海军重视太平洋，陆军倾向欧洲——马歇尔坚持“先欧后亚”，金力主扩大太平洋攻势——是同样的道理。大家都希望在未来作战中能唱主角儿。

东京占主导地位的是陆军。经过多轮会商，善于辞令的陆军最终占据上风。大本营明确未来作战的重点是新几内亚。3月25日，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了《东南方面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战方针准则》，随后同时下发第八方面军和联合舰队。其核心内容为：

一、陆海军真正成为一体，将主要作战首先转向新几内亚，确保莱城和萨拉莫阿一线，积极筹备下一步攻势。此间，在所罗门及俾斯麦群岛方面暂取守势，确保现有要地，随时击败来犯之敌。

二、迅速整备并加强新几内亚及新不列颠方面航空、防空、运输补给所需基地群及其他各种设施，以备今后对莫尔兹比港的作战。关于今后作战另行商定。

三、在所罗门群岛方面，进一步加强新乔治亚群岛及圣伊萨贝尔岛以北防务。北所罗门群岛由陆军负责，中部新乔治亚群岛及圣伊萨贝尔岛由海军负责。依靠海军航空部队及潜艇切断敌军对瓜岛的增援，努力削弱敌军力量。

四、陆海军尽各种手段迅速增强航空兵力，加强航空作战。使用兵力为陆军第八方面军下属170架飞机，至9月可增至270架；海军东南方面舰队下属240架飞机，至5月后约可增至340架。根据情况，可随时将航母舰载机投入作战。

俾斯麦海海战的结果使山本清楚，联合舰队的当面之敌除不断加强的美国海军外，又增加了陆军航空兵。日本陆军在瓜岛和俾斯麦海海战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对海军不可能有多大帮助。但陆军并不这么认为。第五十一师团的重大损失彻底激怒了今村均，为此他特意飞往特鲁克向山本兴师问罪。今村要求海军拿出手头30艘潜艇中的至少16艘，用于向新几内亚运输兵员、物资，同时质问“第三舰队的航空母舰为什么龟缩不出”。

作为多年的“老麻友”，山本没有和今村当面辩论。出面为海军积极辩护的是参谋长宇垣：“俾斯麦海之战，美军出动的全部是陆军航空兵，为什么我们的陆军航空兵就不能积极参战？”今村辩解说，该区域由海军航空兵负责是“中央协定”早就决定的。争吵最后不了了之。但宇垣和今村都清楚，和美国陆军航空兵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时的表现类似，日本陆军航空兵习惯支援地面作战，他们在海上连进攻目标都不一定找得到，更不用说投弹获得命中了。

吵归吵，但眼下的严峻局势不能不引起山本的充分重视。当务之急，是必须排除万难，削弱盟军日益强大的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方能保证向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增援活动顺利进行。既然陆军暂时指望不上，这一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山本的联合舰队头上。

之前在2月21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已经转到了设施更加完备的超级战列舰“武藏”号上。山本认为，如果在美军大举反攻之前，能够争取宝贵的时间巩固防御，挡住（至少是延缓）美军的进攻还是很有可能的。思忖再三，他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空中攻势，粉碎（至少是阻挠）美军的反攻准备。依据刚刚下发的《东南方面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战方针准则》，山本制订了“伊号作战”计划，出动麾下全部海军航空兵，发起一次孤注一掷的航空作战。

按道理，这种作战出动航空母舰最好，但日军海军航空兵的战力已今非昔比。因为在中途岛损失了4艘重型航母，在珊瑚海、东所罗门群岛相继折损轻型航母“祥凤”号和“龙骧”号，联合舰队实在经不起航母损失了。因为国力和技术限制，此时日军真正在建的重型航母仅“大风”号一艘，其余“大鹰”号、“云鹰”号和“冲鹰”号分别是从邮船株式会社的“春日丸”号、“八幡丸”号、“新田丸”号改装来的。这些邮船建造之初就有改装成航母的考虑，为此海军出了一半费用。但这些改造航母存在一个致命短板，航速只有可怜的22节左右。更多时候，它们只能当作飞机搬运船使用。有限的航母要留下来参加未来的“舰队决战”，思忖再三，山本想出了一记怪招，将第三舰队的舰载机拉上陆地，携手陆基战机共同发起“伊号作战”。这样万一作战失利，也不过是损失一些飞机而已，航母本身是没有危险的。相对而言，损失飞机的补充还是容易得多。

而山本的对手恰恰相反。虽然目前美国太平洋舰队仅剩“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母，但其新锐“埃塞克斯级”航母首舰“埃塞克斯”号已在1942年7月31日下水，同级“约克城”号正在兵装，“无畏”号和“大黄蜂”号即将开下船台。与之相呼应，13000吨的“独立级”轻型航母首舰“独立”号在1942年最后一天加入现役。从1943年开始，美军的航母像下饺子一样开始陆续出锅端上餐桌了。在不远的将来，尼米兹手中的航母就是加上脚指头都肯定数不过来了。在后期作战中，美军航母想要出名，必须被对手击沉或至少遭到重创，这也再次印证了“出名要趁早”的说法。

“伊号作战”将重点攻击所罗门群岛南部和新几内亚岛东部的盟军机场及海军舰艇，粉碎盟军进攻企图的同时，保障己方增援任务的完成。山本计划投入的航空兵分为两部分：草鹿任一第十一航空舰队的陆基航空兵，第三舰队的航母舰载机——这是联合舰队最核心的打击力量。

圣克鲁斯海战之后，南云忠一被解除了航母舰队的指挥官职务，转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官。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同样弃船登岸，履新横须贺航空队司令官。现在执掌第三舰队的是当初最该担任这一职务的小泽治三郎中将。作为第一航空战队的创立者，以大度、沉稳著称的小泽终于如愿以偿，可惜今天第三舰队已成明日黄花，小泽可谓生不逢时。接替草鹿龙之介出任第三舰队参谋长的，是原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司令官山田定义少将，主要幕僚包括首席参谋高田利种大佐、作战参谋长井纯隆中佐及航空参谋小牧一郎少佐等。

由于前段作战陆续损失了6艘航母，目前第三舰队只剩2个航空战队。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严重受损的第一航空战队旗舰“翔鹤”号，目前在本土大修，7月底前无法参战。目前仅停泊在特鲁克的“瑞鹤”号和“瑞凤”号具备作战能力。加上角田觉知少将第二航空战队“飞鹰”号、“隼鹰”号上的飞机，可直接参加“伊号作战”的舰载机共184架——零式战斗机103架、俯冲轰炸机54架和鱼雷机27架。数量不足尚在其次，重要的是，经过之前4次航母对决，日军战前储备的飞行精英损失殆尽——目前各航空队基本已没有佐级队长，大多数由“菜鸟”组成的航空队攻击力明显下降。角田部队新补充了大量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学员，这些人到航母服役后只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基础训练。对他们来说，白昼从航母上起降都被视为了不起的成绩。

和航母舰载机的情况类似，草鹿任一第十一航空舰队——通常所说的基地航空部队——同样在持续半年之久的瓜岛之战中蒙受了重大损失。飞行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令人沮丧的话，“到了拉包尔，就只剩下10天命了，除非变成骨灰，否则是不可能回家的”。草鹿任一的参谋长是中原义正少将，原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出任了草鹿的首席参谋。那个为反对中途岛作战痛哭流涕的三代辰吉中佐被赶出东京后，到草鹿身边出任了航空参谋。目前部署在东南方面的有市丸利之介少将的第二十一航空战队、上坂香苗少将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

编制标准为飞机348架，实际上，仅有205架——战斗机108架、俯冲轰炸机16架、一式陆攻机72架和侦察机9架。以上两部合计战机389架。

此情此景，不禁让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感慨万千：“从飞机数量来讲，既赶不上开战初期参加珍珠港战役的南云部队，也赶不上在菲律宾和马来亚作战的塚原部队。然而这就是开战1年半以来，在优先保证航空飞机的口号下，日本海军反复苦求才得以装备起来的名副其实的第一线航空兵主力。”

山本决定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换句话说，联合舰队司令官亲临前线，就为了指挥区区389架飞机，那些航母一艘都不敢出动。这也恰好印证了山本战前“战争1年半后就无法掌握”的预言。

根据山本的命令，草鹿于3月中旬就开始补充飞机、整修机场和储备燃料。3月20日，第二十一航空战队从卡维恩转场至拉包尔，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则从拉包尔进至布因。3月22日，在吴港休整的“飞鹰”号、“隼鹰”号离开本土，27日抵达特鲁克，开始了紧张的战前训练。至此，日军战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根据计划，“伊号作战”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简称“X行动”，时间从4月5日到10日，攻击目标是哈尔西上将管辖的所罗门群岛南部地区，主要对手是驻亨德森机场的所罗门航空队。第二阶段简称“Y行动”，时间从4月11日到20日，攻击目标是麦克阿瑟上将管辖的新几内亚东部，主要对手是以莫尔兹比港为核心基地的第五航空队。从两项行动安排的时间长短可以看出，新几内亚将是日军主要的攻击方向。

为进一步削弱盟军的空中力量，给即将展开的“伊号作战”创造条件，4月1日，草鹿出动58架零式战斗机预先对瓜岛发起突击。盟军“斐迪南”及时发现来袭机群并发出预警，亨德森机场迅速起飞41架战斗机前往截击。双方在鲁塞尔群岛上空展开激战，日美各损失战斗

机11架、6架。日军并未达到突袭目标，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消耗战是山本最忌讳的。

4月2日，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瑞鹤”号、“瑞凤”号、“隼鹰”号和“飞鹰”号的舰载机从特鲁克升空，飞往卡维恩和拉包尔机场降落。第三舰队兼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和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角田觉治随机抵达拉包尔。

4月3日上午，山本亲率参谋长宇垣缠、首席参谋黑岛龟人、计划参谋渡边安次、航空甲参谋樋端久利雄、航空乙参谋室井舍治、通信参谋今中薰及联合舰队军医长、气象长、会计长等幕僚，分乘两架水上飞机，于13时40分飞抵拉包尔。

按道理，这样一次航空作战，用不着联合舰队司令官亲自出马。山本亲临前线存在多方面因素。“登比尔海峡的悲剧”导致联合舰队士气低落，特别是最前线的第八舰队。山本亲临拉包尔，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鼓舞士气。在日本海军得以成名的大东沟海战和对马海战中，当时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都是站在旗舰舰桥上指挥作战的，“身先士卒”已成为日本海军对这一职务的特殊要求。开战以来，山本还从未亲临一线指挥过战斗。中途岛海战倒是去了，但当时山本离最前线还有500公里，说亲自指挥作战实属勉强。

参谋长宇垣极力赞成山本抵前指挥“伊号作战”，他在4月3日的《战藻录》——宇垣这本日记很快就不那么精彩了——中写道：“已经让长官去当地了。虽然只是一场规模很小的航空战，但在这种难局下，余辈到最前线去是很自然的。本来在‘开号作战’时就想过司令部去瓜岛，现在起码应该去拉包尔看望一下第十七军。”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晴吉和海军颇有渊源，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海军大将。另外还有一个不能言明的理由。第二师团第十六联队在进攻亨德森机场的战

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个在新潟县组建的联队，大部分官兵来自山本的老家长冈。

山本抵前指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协调前线关系。本次作战主力是东南方面舰队陆基航空兵和第三舰队舰载机。草鹿和小泽同是海兵第三十七期毕业，但草鹿的吊床号21，比小泽的吊床号45，高出不少。按照惯例，两军配合作战应该由草鹿统一指挥。但本次作战的第一主力是小泽的舰载机，因为航母飞行员的素质是普遍高于陆基飞行员的。即使大度的小泽愿意接受草鹿的指挥，他手下的飞行员也不一定买账。如果山本大驾光临，这些问题就统统不存在了。

联合舰队司令官亲自出马，气势端的是非同小可。在拉包尔机场，草鹿、小泽、三川率一众海军高级将佐列队迎接。与众人寒暄之后，山本径直来到了东南舰队司令部。大楼顶部已提前升起了山本的大将将旗，作战会议立即召开。按照计划，战斗机队将部署在拉包尔、布因，俯冲轰炸机队在拉包尔、布因和巴拉尔，陆攻机队在拉包尔、卡维恩和布卡展开。

当晚，山本挚友、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率陆军一众高级军官前来拜会。近期略显压抑的拉包尔一时间热闹非凡，人头攒动。

4月4日是山本59岁生日。可惜天公不作美，所罗门群岛一带接连两天大雨如注，雷电交加，似乎预示着山本此行的凶险和前途的不可预测。出于天气原因，山本一度打算先实施针对新几内亚岛的“Y行动”，但事出临时，无法完成准备，只好将原定5日进行的“X行动”推迟至6日，后又推迟至7日。

4月6日，天气转晴。当天中午，第一航空战队的飞机从拉包尔东机场起飞，48架战斗机前出至布干维尔岛以南的巴拉尔岛机场，18架轰炸机前出至布因机场。下午，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也开始向出击机

场转场，途中出于天气原因返航，只好等7日出击前先到巴拉尔加油，然后随第一航空战队一同出击。

4月7日，拉包尔一带天气良好，山本精心策划的“伊号作战”正式拉开序幕。5时，侦察机从拉包尔起飞，前往瓜岛方向侦察。9时45分，飞行员发回报告说，瓜岛锚地泊有各型舰船约35艘，天气良好，空中偶有云块，但不影响航空作战。

当天一大早，山本就身穿洁白的海军大将军服，驱车20公里来到机场，为即将参战的“空中骄子”送行。坐在角田座机上的第二航空战队航空参谋奥宫正武回头望去，看到山本矮壮的身影和不断挥动着的军帽，心里顿觉激动万分：“这跟长官在柱岛和特鲁克迎送舰队时毫无二致，然而飞行员出征前接受长官亲送，开战以来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看到山本亲临现场相送，飞行员无不心潮澎湃。“不要辜负长官的期望”，这是弥漫在攻击队员中的一种亢奋情绪。

7时许，第二航空战队的飞机从拉包尔起飞。9时许，36架轰炸机在巴拉尔着陆，24架战斗机则降落在布因机场。因飞行员技术太差，1架轰炸机和2架战斗机着陆时因事故损毁。“逢敌必战”的角田率第二航空战队司令部随机抵达巴拉尔，以便实施靠前指挥。

9时许，日军参战157架零战和67架俯冲轰炸机分为2支制空队和4支攻击队，从布因、巴拉尔隆隆升空，直扑瓜岛！这是自珍珠港作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日军飞行队。

第一制空队由第二十一航空战队第二五三航空队的21架零战组成，指挥官是飞行队长斋藤三郎中尉，他们于10时从布卡机场起飞，经鲁塞尔群岛飞往瓜岛。

第二制空队由第二十一航空战队第二〇四航空队的27架零战组成，起飞后，1架因故障返航。指挥官为飞行队长宫野善治郎大尉，他

们在第一制空队之后从布卡起飞。

第一攻击队由“瑞鹤”号的17架俯冲轰炸机组成，“瑞鹤”号的27架零战和“瑞凤”号的3架零战提供护航，指挥官为“瑞鹤”号飞行队长高桥定大尉。机队于9时45分从布因和巴拉尔机场起飞。数来数去，日军指挥官中也就这个高桥定还面熟一些，之前那些久经战阵的“老鸟”，大多命已归西。

第二攻击队由第二十一航空战队第五八二航空队的16架俯冲轰炸机、22架零战和“瑞凤”号的4架零战组成，由航空队长高烟辰雄大尉任总指挥，于9时45分从布因起飞。

第三攻击队由“飞鹰”号的17架俯冲轰炸机、24架零战和“瑞凤”号的6架零战组成，由“飞鹰”号飞行队长冈鸣清雄大尉任总指挥，于11时从巴拉尔和布因机场起飞。

第四攻击队由“隼鹰”号的16架俯冲轰炸机、21架零战和“瑞凤”号的3架零战组成，指挥官为“隼鹰”号飞行队长津田俊夫大尉，同样于11时从巴拉尔和布因起飞。

此时，停泊在瓜岛水域的美军舰船分别为：图拉吉泊有8艘坦克登陆舰，15艘鱼雷艇，护卫舰、扫雷舰、运输船、供应舰、油船各1艘，拖船3艘、6艘小型运输船；隆加角泊有2艘驱逐舰、1艘猎潜艇、5艘运输船、1艘测量船和2艘拖船。安斯沃斯少将的水面舰艇编队——包括“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3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正在图拉吉外海游弋，计划当晚出海执行炮击日军蒙达机场的任务。

午时刚过，日军庞大的攻击机群就被所罗门群岛遍布的盟军“斐迪南”发现。接到敌机来袭的消息，安斯沃斯立即下令舰队起锚，快

速驶往瓜岛与马莱塔岛之间的宽阔海域，排开防空队形，准备抗击日军的空袭。

14时，鲁塞尔群岛美军雷达站发现了数支来袭机群，刚刚出任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的米切尔少将，立即发出迎击命令。“仙人掌”迅即起飞36架“野猫”、9架“海盗”、6架P-40、12架P-38、13架P-39总计76架战斗机，在萨沃岛上空分成数个机群，于不同高度严阵以待。

14时30分，日军第一、第二制空队与美军机群迎头相遇，百余架飞机上下翻飞，捉对厮杀。美机不仅占有数量优势，飞行员技术也明显高于对手。他们以损失7架飞机为代价，击落日机12架。趁双方战斗机大打出手之际，日军4支攻击队寻隙切入，对瓜岛附近海域的美军舰船发起攻击。第一、第二攻击队负责攻击图拉吉港的舰船，第三攻击队的目标是海雀水道的船只，第四攻击队则攻击了停泊在隆加角的舰船。

此前，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已经发现布因、巴拉尔机场日机骤增，对敌军的空袭早有预料。由于得到及时预警，美军水面舰艇早已占据了有利的防空阵位。日军战斗机的出色掩护使攻击机群顺利飞临目标上空，但美军地面和舰艇防空炮火猛烈反击，使日机无法低空精确投弹。那些初出茅庐的飞行员，在高空胡乱扔下炸弹就算完事，遇到拦截就掉头返航。日机攻击拙劣，美军受损轻微。安斯沃斯编队根本就没遭到攻击，毫发无损，但其炮击蒙达和在中所罗门群岛布雷的行动因此推迟。

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攻击机队返航准备降落时，发现山本仍像为他们送行时那样站在机场等候，并不时挥动军帽向“凯旋”的飞行员致意。为了不使司令官失望，飞行员纷纷夸大战绩，声称击沉美军巡洋

舰、驱逐舰各1艘，中型运输船6艘，小型运输船2艘，击伤运输船3艘，击落美机41架。拉包尔机场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实际上，美军损失轻微，仅驱逐舰“艾伦沃德”号、油船“卡诺瓦”号被击沉，正在旁边加油的1艘新西兰护卫舰中2颗炸弹沉没。美军地面和舰船炮火击落日军轰炸机9架。日军虚报战果的行为自此愈演愈烈，不但会立即送掉山本的命，还给今后作战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美军驱逐舰“艾伦沃德”号死得算是物有所值。当时它正在为坦克登陆舰LST-449号护航，这艘登陆舰上的一名26岁的海军中尉，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他的名字叫约翰·肯尼迪。

综合飞行员汇报的战果，山本错误判断瓜岛美军已遭毁灭性打击，决定终止“X行动”，提前启动“Y行动”。与以反舰为主的“X行动”不同，“Y行动”将以对地轰炸为主，参战主力变成了基地航空部队的一式陆攻机。所有完成攻击任务的飞机受命于8日返回拉包尔。但因所罗门群岛一带天气恶劣，许多飞机无法按计划准时返回，直到9日才完成了集结任务。

9日，山本亲自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于10日投入44架一式陆攻机和131架零战，发动以莫尔兹比港为主要目标的“Y行动”。

天不遂人愿。次日，大范围的积雨云覆盖了新几内亚上空，日机必经之路欧文·斯坦利岭被浓雾笼罩，难以逾越，“Y行动”被迫再次延迟。

11日，天气情况仍不理想，但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奥罗湾上空天气晴朗，泊有不少盟军船只。山本立即下令出击，21架俯冲轰炸机在72架零战的护航下前往执行攻击任务。肯尼出动50架战斗机前往

迎击，以6：0的出色比分，赢得了空战胜利。日军返航飞行员声称击沉驱逐舰1艘、运输船4艘。实际上，盟军仅损失荷兰运输船“范·赫姆斯科”号，澳大利亚海军2艘扫雷艇被近失弹炸伤，1艘英国运输船重伤搁浅。

当天18时，气象预报次日天气将明显好转，山本下令“Y行动”于12日全面展开。制空队由55架零战组成，指挥官是之前连续克死“祥凤”号和“龙骧”号的纳富健次郎——总算又碰见一个熟人了。铃木正一少佐的第一攻击队由17架陆攻机和32架零战组成，中村友男少佐的27架陆攻机和44架零战组成了第二攻击队。

4月12日清晨，参战的175架日机陆续起飞，于8时45分在拉包尔上空完成编队。两个攻击队在6800米高度向莫尔兹比港疾驰而去。制空队则在其上方500米飞行，随时准备迎击前来阻击的盟军战斗机。

美军雷达提前40分钟定位了来袭的日军机群，起飞了44架战斗机前往拦截。空战中，美军再次占尽上风，以损失战斗机2架为代价，击落日军陆攻机16架和零战9架。

日军攻击队突破拦截，冒着密集的防空炮火对莫尔兹比港机场和港口投弹，导致机场跑道3处损毁，1座油库中弹起火，大量营房被夷为平地，19架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但是，当天日军对港口舰船的攻击，一无所获。

14日，日侦察机发现米尔恩湾停有10艘大型运输船和7艘中型运输船。盟军一支从莫尔兹比港向米尔恩湾运送人员、补给的船队，由4艘运输船和5艘护卫舰组成，于14日晨刚刚到达目的地进行卸载。

拉包尔立即出动185架飞机前往攻击。它们很快被盟军“斐迪南”发现，莫尔兹比港迅速发出警报，船队立即停止卸载，出港规避。12时，当日机飞抵米尔恩湾上空时，美军船队已在开阔的海域摆好了防

空队形。在随后进行的空战中，美日双方各损失飞机3架、7架，美军1艘运输船被炸沉，另1艘受伤。返航日军飞行员汇报说，击沉敌运输船4艘、击伤6艘，击落美机44架。

当晚，“捷报”传到东京，裕仁“龙心大悦”，特委托军令部总长永野向拉包尔发去祝捷电报：“请告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朕对本次作战甚为满意。期冀再接再厉，不断扩大战果。”

4月16日，日侦察机在布纳外海并未发现盟军舰只，又预报一场热带风暴即将来临，山本取消了原定于当天空袭布纳的计划。

虽然自身损失严重，但综合飞行员的战果汇报，敌人的损失无疑更大，山本据此认为，作战预期目的已经达到，遂宣布“伊号作战”胜利结束。第三舰队各航母属舰载机受命返回特鲁克。

在历时10天的“伊号作战”中，日军共击沉盟军运输船2艘，驱逐舰、护卫舰和油船各1艘，击落、击毁飞机31架。日军自身损失飞机59架，其中舰载俯冲轰炸机16架，另有17架被击伤，损失占全部参战飞机的30%。这种消耗是日本人断难承受的。

返回特鲁克之后，因损失飞机和飞行员无法得到及时补充，小泽只好将第一航空战队的部分飞机充实给第二航空战队，自己于5月3日率第一航空战队返回本土。日军可以参战的航母又少了2艘。从这点来说，山本精心策划的“伊号作战”，绝对属于“杀敌游击队10000名，自损野战军20000名”的愚蠢行为。日军航母舰队的作战能力已降至开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其实，早在本次作战发动之前，就有人预见到航母舰载航空兵的损失难以补充，输红了眼的山本早已顾不了那么多——这正是他“要么大赢，要么大输”的赌徒思想的具体体现。

按照计划，山本将在作战结束后返回特鲁克。或许是受到“辉煌战果”的鼓舞，山本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改变行程，抽出一天时间到

肖特兰等地视察，以鼓舞日军日益低落的士气，顺便看望经历瓜岛苦难之后，正在那里休养的仙台第二师团的武士。渡边随即草拟了视察电文。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定于4月18日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如下：“8时乘陆攻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起飞；10时到达巴拉尔，换乘猎潜艇于11时30分到达肖特兰；12时30分，乘猎潜艇离开肖特兰返回巴拉尔；13时30分，到达巴拉尔；14时乘陆攻机离开巴拉尔，14时30分抵达布因，在第一基地部队司令部用午餐；16时从布因起飞返航，17时40分返回拉包尔。如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向后顺延一天。”

电文将由草鹿和三川联名发给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基地的航空队及守备队。经山本审阅，渡边要求第八方面军派专人送交电文。但通信军官认为可以使用无线电发报。起初渡边表示反对，因为电报很可能被美国人截收并破译。这位通信军官非常自信，“新密码系统4月1日才刚刚起用”，美国人破译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当天20时，这封山本的催命电报还是以无线电的方式发了出去。

布干维尔岛位于拉包尔东南300公里，布因基地位于该岛最南端。乘飞机由布因向南飞行五六分钟，就到了前文经常提到的“鼠窝”肖特兰。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小岛叫巴拉尔。上述各地均处于驻瓜岛亨德森机场美机的作战范围之内，山本此行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不过这倒符合他喜欢冒险的性格。

他要视察的各地属于不折不扣的作战区域，日军并未取得该区域的制空权。众将领纷纷劝阻山本，取消行程。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小泽。他提出这是一次以司令官性命和日本海军命运为赌注的游戏，危险太大。但山本一向执拗，决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之前珍珠港和中途岛作战就是最好的例证。山本提

出，自己越是到危险的地方去，越能激励官兵的斗志。眼见劝阻无果，小泽找到山本最信任的黑岛首席参谋。

“现在只能由宇垣参谋长来劝阻了。”黑岛说，但他认为宇垣可能也劝不动。

小泽只好退而求其次：“如果长官一定要去，我们只好加强护卫力量。6架战斗机负责护航实在单薄。需要的话，可以从我那里调战斗机，多少都行。请你把我的意见转告参谋长。”不巧，宇垣正患病发高烧，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小泽的建议并未及时转达到他那里。实际上，依山本的个性，宇垣去了也意义不大。

今村同样极力反对山本的视察计划。他用亲身经历向山本诉说了自己在布干维尔岛附近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2月10日，今村乘机前往布因慰问。当他乘坐的轰炸机距布因还有10分钟航程时，远处突然出现了30架美军战斗机。多亏当时天气不佳，飞行员机警地将飞机躲入云层，今村才侥幸逃过一劫。

“好啦，”山本说，“敌军正在突破我前沿阵地，我们必须使他们停下来，这是我明天要去的一个原因。别的不必说了，今村君，请不要替我担忧！”

接到视察电报之后，驻肖特兰岛第十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勃然大怒：“在变幻莫测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程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傻瓜才会这样干。太愚蠢了。司令长官简直疯了，这哪是电报？分明是发给敌人的一份死亡请柬。”

4月17日，城岛特意飞往拉包尔，流泪面谏：“如果密码被对方解读，就麻烦了。长官，太危险了，请您还是不要去了。”

“不，已经通知了就不能反悔。我明天一早出发，当晚即可返回。你等着吧，明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城島垂头丧气地回到肖特兰，指挥手下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鸡飞狗跳地打扫卫生去了。

山本之死

这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陈设简单雅致。也许因为是海军将领，尼米兹对蓝色饰物格外钟情，竹椅上的坐垫和落地窗帘的颜色，与浩瀚的太平洋的颜色是一致的。房间几面墙壁上挂满了地图，办公桌上有一个笔架，还有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烟灰缸：一个是重巡洋舰的模型，另一个是用金属制作的野蜂——他心爱的美国海军营建大队的象征。就在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南太平洋与日军殊死搏杀之时，以珍珠港为核心的中太平洋略显沉闷。自去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这里已很久没有出现过令人揪心的紧张气氛了。

尼米兹习惯每天早餐后外出散步，7时30分回到办公室阅读夜间收到的电报，对重要的文件及时做出批复。简短的他亲自动手，长一点儿的则由文书、速记获奖者亚当斯代笔。9时的碰头会经常就在办公室开，如果列席人员太多，就会移师不远处的会议室，那里备有一些折叠椅。陆军的埃蒙斯中将经常来参加会议。1943年2月以后，前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戈姆利中将回到珍珠港，出任第十四海军军区司令官。他因此同样是会议的常客。戈姆利患有多年的牙槽溃疡，以前一直没时间治疗。现在将坏牙拔掉之后，他的健康状况好多了。

参加会议的人员随机而定，但情报参谋莱顿中校绝对属于从不缺席的“常委”，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由他汇报最新敌情。会议一般只互通情况，并不制订计划或做出决策，显得比较随意。会议时间长短也由尼米兹自行决定。此前，莱顿曾提出到舰艇上服役，遭到尼米兹严词拒绝：“你在司令部工作，比去指挥舰艇歼灭的敌人要多得多。”

11时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例行接待时间。平易近人的尼米兹对所有来访者都热情友好。他规定不管是哈尔西那样的上将战区司令官，或是一艘航母、战列舰、巡洋舰的上校舰长，抑或是一艘登陆艇的中尉艇长，在抵达珍珠港后都要于11时前来报到，逗留15分钟左右。尼米兹认为这种会面能够让他打开思路，了解第一线情况并得到良策。这些事情一般由副官拉马尔上尉统一安排。

司令官每天接待来访者的消息很快传开，大家觉得好像一下子拉近了同舰队最高领导之间的距离，上将是真正关心和爱护他们的。尼米兹也通过与大家的交往发现其中的杰出者，并把他们提拔到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他叮嘱拉马尔对会见做出详细记录，随时备查。一旦遇到爱表现的人，时间到了还赖着不走，他就会客气地让拉马尔把他带到隔壁参谋长的办公室去。斯普鲁恩斯更绝，他的办公室里没有椅子，连自己批阅文件都是站着进行的。他认为这样能提高效率，一般人到他那儿是“站”不长的，尤其还要面对参谋长那张永远吊得长长的脸。

少数来访者即使没有重要公务，通过拉马尔也能见到尼米兹。这天，司令官办公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航母“企业”号上的一名年轻水兵，他特意跑来向司令官表示敬意。小伙子见到将军后，一句话还没说，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原来，他同舰上的伙伴打赌，自己一定能够见到司令官。如果成功了，他就能赢得几百美元巨款，若见不到，则倒贴。此前，他认为自己几乎输定了。

“很好。”尼米兹微笑着说，“为了拿到这笔钱，你还必须有点儿证据才行。”他让拉马尔叫来了司令部的摄影师，和水兵一起合影并送他几张，让他带去作为收钱的证据。

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受伤的“肖”号驱逐舰在珍珠港检修期间，舰上水兵奉命分批回国度假。雷达兵麦凯莱布回到了得克萨斯的老家。

在姑母家中，他遇见了尼米兹同母异父的妹妹多拉。当得知麦凯莱布是从珍珠港回来时，多拉问他：“麦凯莱布先生，你见过切斯特没有？”

“没有，伯母。”麦凯莱布回答。他第一次听到有人直接称呼司令官的名字，有些吃惊。对于一个低级士官，单独见到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哎呀！”多拉说，“你在珍珠港工作了1年多，还没见到切斯特。这太可怕了！你回到舰上的时候，我要你去看看他。我写信告诉他接待你。”

回到珍珠港之后，麦凯莱布就给尼米兹写了一封信。按照惯例，发给司令官的信件当然会受到严格审查。知道事情原委之后，舰长威尔布尔·琼斯少校鼓励他发出这封信。几天后，麦凯莱布接到通知，尼米兹将军同意在3天后的10时见他。副舰长为了体面地把雷达兵送去见司令官，特地借来了一部小车和司机。当麦凯莱布走过舷梯时，全舰的伙伴都自发在舷侧列队来欢送他。麦凯莱布自豪地向大家宣布：“好啦！也许我至少会打听到，我们检修后将开往何处。”

为了不使体重增加，尼米兹中午经常不吃饭，而是休息、散步或晒太阳。战争年代，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高指挥官竟然还有这种心情，的确让他的老对手山本汗颜。下午，尼米兹一般不做固定安排，主要和参谋人员讨论、研究作战。他对计划的制订一丝不苟，对每个细节都会一一询问，特别是有关两栖作战的部分。尼米兹认为，作战计划的制订关系到无数士兵的生命，必须将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他鼓励大家开动脑筋，各抒己见，允许大家就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在充分听取了众人的意见之后，他才会仔细权衡，最终做出决定。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如此复杂，许多情况、新型战略战术都是无法

准确预知的，再高明的指挥官也不可能凭借独断专行做出高瞻远瞩的决定——这点和布里斯班的那位恰好相反。

空余时间，尼米兹也会四处溜达。他是个守时和注意细节的人。一次，他穿着军服，乘坐挂着四星上将旗的专用轿车到檀香山的巴拉塔尼亚大街，路上遇到的上百名水兵，没有一个人向他敬礼。尼米兹非常生气，回到办公室后，他叫来了戈姆利中将，下令将这些人全部用车拉回来，将他们的外出证统统没收。几天后，此事传开，士兵重新恢复了见到长官敬礼的习惯。

在主要战略思想上，参谋长和司令官是完全一致的。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被人评论“古板”，“老绷着脸”。他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主持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工作和给尼米兹当好助手。他承认自己有点儿疏懒，同时认为机敏、懒惰是一名司令官应有的特征，自己不太适合当一个合格的参谋长。出于对冗长、烦琐的文字报告的反感，他几乎将所有工作都交给参谋去办，自己不插手。一般情况下，两位将军都是口头交换意见。斯普鲁恩斯善于随想随讲，而且喜欢站着讲，能把错综复杂的战略计划讲得头头是道。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一起散步、游泳或听交响乐。斯普鲁恩斯对司令官有着深刻了解，“他的淳朴，甚至有点儿随意的举止，把他的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和天资聪慧的特点掩盖了。我越了解他，就越佩服他的聪明、开朗、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和不同意见的气质，特别是他的大无畏精神和驾驭战争的勇气。他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人”。

根据前段作战飞行员损失较多的实际状况，斯普鲁恩斯建议对他们实施轮换制度。将一些“老鸟”调往后方基地，以培养更多的优秀飞行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尼米兹的认可并付诸实施，这可能正是美国海军航空兵虽越战越强，但缺乏王牌飞行员的主要原因。

1942年10月，罗彻福特中校调离之后，夏威夷情报站站长的职务由威廉·戈金斯上校接任。H站已离开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搬到了一幢宽敞明亮的大楼里，工作人员也迅速膨胀到千余人——未来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年仅23岁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任务依然是截收敌人的无线电通信，通过破译探测日军的动向。

罗彻福特之前的出色工作为H站的密码破译奠定了坚实基础。1943年初，该项工作再次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得到加强。1月29日，在瓜岛附近海域，新西兰皇家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撞沉了一艘日军潜艇，成功从潜艇上获取了日本海军最新使用的密码本。上次在达尔文港外海，这次在瓜岛，盟军的密码破译工作都是从日军潜艇上取得突破的。这应该不能算是巧合。

4月13日17时55分，驻阿留申群岛荷兰港的一处美军监听哨截收到一份日军电报，并立即发往珍珠港。翌日清晨，H站已将电报译成日文明码。海军陆战队外语专家阿尔瓦·拉斯韦尔中校和他的工作人员填上了电文中的一些空白，并辨认出密码代号所代表的地名，如RR代表拉包尔，RXZ代表巴拉尔——那正是山本视察前线的详细日程安排。

14日8时02分，莱顿中校手持一份电文，旋风一般闯进了司令官的办公室，话语中透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消息了，我们的老朋友山本！”

尼米兹仔细看了电报，起身查看地图，仔细追踪山本的巡视路线。两人确认，巡视第一站将使这位帝国海军的头号人物处于瓜岛亨德森机场美军战斗机的有效攻击距离之内。尼米兹对着莱顿微微一笑：“你的意见，干掉山本？”

莱顿点头，随后指出：“山本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独一无二，他已成为青年军官崇拜的偶像。除了天皇，在增强民心士气方面，可

能无人像他一样有那么大的影响。将军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如果我们把山本干掉，日本海军的士气将一蹶不振，同时一定也会使日本举国上下不知所措。”

这些道理尼米兹无疑都懂。但作为一名运筹全局的战略家，他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他首先考虑的是，一旦干掉了山本，联合舰队能否找到更出色的司令官。如果继任者比他还厉害，那不就弄巧成拙了吗？

针对尼米兹的质疑，莱顿立即过电影般地将日本海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军官细细梳理了一遍。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参谋，他对日军将领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人。莱顿将有可能接任司令官的人物向尼米兹一一列举，分析他们的资历、经验、能力及胆识，末了，他肯定地说：“在日本海军中，山本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任何可能的继任者在他面前都会相形见绌，日本人找不到更出色的人来接替他。”话到此处，莱顿不失时机地拍了领导一马屁，“就像日本人干掉你，我们同样找不到更好的继任者一样。”实际上，咱们清楚，山本对于日本海军，比尼米兹对于美国海军要重要得多。

听到这话，尼米兹有点儿醺醺然地笑了：“这是哈尔西地盘上的事，他会有办法把他干掉的。好，让我们试试看。”

尼米兹随即用便笺给哈尔西起草了一封电文，把山本的活动安排通知他。谨慎的尼米兹特别指示莱顿，告诉哈尔西这份情报是从澳大利亚“斐迪南”那里获取的，以免暴露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的秘密。其实这明显是忽悠老哈，海岸观察哨能实时了解敌机和舰艇动向，怎么可能拿到如此有提前量的绝密情报呢？尼米兹在电报最后说：“如果你所指挥的部队有打下山本和他幕僚的能力，那就特授权你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莱顿离开之后，尼米兹又坐下来，想了一会儿。干掉山本不仅是一项军事行动，还可能牵涉政治因素。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于是决定向华盛顿请示。

当副官威廉·莫特少将把电报送到罗斯福手上时，总统正与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作战部部长金上将共进午餐。看完电报，罗斯福并未当场表态。西方世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战争中不得暗杀对方国王或统帅，认为那是一种不道德的懦弱行为——这似乎颇有几分骑士风度。此前有几个暗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民间团体向美国求援，都被罗斯福婉言谢绝。甚至在杜立特空袭东京时，马歇尔还特意强调日本皇宫在禁止轰炸之列。事实上，在二战中，德、英都曾组织过针对敌方首脑的暗杀活动，罗斯福就得到过德国潜艇的格外“关照”。倒是美国人还始终坚持这一原则。罗斯福一时颇感踌躇。

作为文官，诺克斯显然不赞成用这样的方法猎杀山本：“这是一项不太光彩的行动。我们应该听听随军主教的意见，看看猎杀敌方领导人是否符合教义。我们还应听听阿诺德的意见，看看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作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和航空兵司令官，阿诺德很快确认，驻瓜岛的所罗门航空队理论上具备击落山本座机的所有条件。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不赞成诺克斯的观点：“暗杀固然不那么体面，但山本偷袭珍珠港难道就很体面吗？山本既然挑起了臭名昭著的偷袭，他自然就丧失了教义的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况且 he 现在是去战斗区域视察，战场上一名大将和普通士兵是没什么区别的。”

金上将立即随声附和：“对日本而言，山本的确是栋梁之材；对美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神。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

马歇尔发表了类似看法：“山本是我们的心头大患，是太平洋战场最难对付的家伙。如果趁此良机干掉他，既可以报珍珠港一箭之仇，又可使我们的海军免遭更大损失。”

诺克斯的意见显然居于下风。但他从另一角度提出了问题：“这一巡视日程有点儿像精心安排过的，是否是一个圈套，要把我们的飞机引出来一网打尽呢？”

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扎卡赖亚斯上校立即做出了解释：“伪造电文的可能性不大。这份电报是用日本人自以为高深莫测的五位乱数码拍发的，那套系统不久之前刚刚更新。以日本人的自信，他们肯定不会想到电报已被我们破译。”况且大家都清楚，即使截击行动失败，参与战斗的美军战斗机可以快速逃逸，最多不过浪费一些燃油而已。

听毕众人的议论，罗斯福终于下定了决心：“那么我们就击落它，干掉我们这位‘老朋友’，如何？”

诺克斯提议说：“既然截杀山本是为了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我们就叫它‘复仇行动’吧。”众人一致点头认可，山本的命运就这样在餐桌上被决定了。

1943年4月15日，哈尔西接到了尼米兹发出的执行“复仇行动”的电令。在电报的末尾处，尼米兹预祝他“走好运，马到成功”。哈尔西正准备动身前往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就下一步作战进行会晤，他将作战任务交给了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米切尔少将，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击毙山本。在命令最后，哈尔西特意指出：“总统非常重视此项任务，战斗结束，速报华盛顿。此电报不得转抄保存，立即销毁。”

接到哈尔西发来的电令，米切尔丝毫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制订详细行动计划。1年前，米切尔担任“大黄蜂”号舰长时，参加过空袭东京的行动。但那是陆军飞行员杜立特在出风头，海军不过是将飞机运

至日本近海。因为在中途岛海战中表现平平，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米切尔的日子一直过得恹恹惶惶。如果再无惊人表现，他似乎会很快淡出一线了。凭借和哈尔西良好的私人关系，米切尔在3月刚刚到瓜岛出任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既然连总统、海军部部长、作战部部长都高度重视，猎杀山本对自己来说，无疑是咸鱼翻生的绝佳机会。

经慎重考虑，米切尔选择了P-38闪电战斗机作为“刺客”。这是美军第一种双引擎的战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最大时速732公里，最大航程3600公里，武备为1门20毫米机炮和4挺12.7毫米机枪。机炮配弹120发，机枪每挺配弹500发，火力强劲，各项性能指标都胜出日军零式战斗机一筹。对之又恨又惧的日军飞行员称它为“双身恶魔”。目前，驻亨德森机场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就装备有这种飞机，恰好可以派上用场。

事不宜迟，米切尔立即抖擞精神，招来第三三九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和飞行员托马斯·兰菲尔中尉等人研究截击计划。

走进指挥所，米歇尔和兰菲尔顿感现场气氛不同寻常。包括米切尔少将在内，航空队主要几名指挥官全都在这儿。一名少校参谋递给米歇尔一封电报：“最高机密，第三三九中队务必全力以赴，及时赶到并击落山本座机，总统特别重视本次行动。”

战后兰菲尔确认，他在命令上看到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的签名，但老酒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即使是华盛顿亲自下达的截杀命令，签发人也应是作战部部长金，而不是文官诺克斯。退一步讲，金也不可能直接将命令下达给一个战斗机中队。——这也成为随后老酒质疑兰菲尔战果的一大原因，就像质疑中途岛海战中的渊田美津雄那样。即使只是一次谎言，他所有的话也会因此被打上问号。

有人建议，在山本乘坐猎潜艇由巴拉尔前往肖特兰途中，出动战机连艇带人一起击沉。米歇尔表示反对，理由是港口船只很多，怎能

轻易判定山本乘坐哪艘呢？兰菲尔甚至惊呼道：“天哪！这太异想天开了，我连猎潜艇和独木舟都分不出来。况且在海上把舰艇击沉，舰上人员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不如让我在天上干！”

飞机一旦被击落，机组成员的生还率肯定低于被击沉舰艇上的水兵，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最后，米切尔一锤定音，选择以空中截击的方式猎杀山本。经过测算，美军将狙击时间定在山本座机降落前10分钟，大约是4月18日9时35分。空中猎杀对空域把握、飞行速度、抵达时间均有严格要求，任何闪失都可能导致行动功亏一篑。但美国人有一个极大的有利因素：山本历来非常守时，这为截击行动平添了几分成功把握。

米切尔亲自参与了出击飞行员的选择。米歇尔少校将亲自出马，指挥本次行动，除王牌杀手兰菲尔外，莱克斯·巴伯中尉、詹姆斯·麦克拉纳赫少尉、约瑟夫·穆尔中尉受命进入攻击组。兰菲尔曾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他刚刚在4月7日的“伊号作战”中击落3架零战。巴伯在驾驶P-39战斗机时，曾单机穿越零战编队打下1架一式陆攻机，并因此获得银星勋章。由他们一起联袂出击，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回到自己的帐篷，米歇尔叫来了中队情报参谋乔·麦奎甘上尉，连夜绘制截击航线。随后，第三四七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维克塞洛上校也到了。米歇尔指着航线图向大队长汇报说：“山本从拉包尔到布干维尔岛卡希利机场的航程约为563公里，一式陆攻机巡航时速290公里。如果不是顶风，他会提前5至10分钟到达，我们在他降落前10分钟飞过海岸。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飞入布干维尔岛时就可以很快发现他们，我估计敌机飞行高度不会超过3000米，这种高度飞行比较舒适。我断定届时山本将从西面飞来，正降低高度准备降落。”

麦奎甘立即插话说：“你凭什么断定他会从西面飞来？”

米歇尔解释说：“在经过近2小时长途飞行之后，疲惫的飞行员肯定希望尽快着陆，最近的航线是从西面飞来。再说他要不是从那里过来，我就直接插到岛东搜索。要是仍未发现敌机，就干脆直扑机场，在他着陆时将其击落！”

“好！”维克塞洛点头表示赞同。

对米歇尔上报的截击计划，米切尔立即表示认同。最后他仍不忘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一定要把山本干掉。作战计划随后被发往珍珠港和努美阿，其时哈尔西已经出行。尼米兹接电后欣然回复：“完全同意，以个人名义预祝好运并取得胜利！”

情报显示，日军在布干维尔岛附近机场驻有战斗机约75架，预示着本次行动势必凶险异常。好在战斗机速度很快，即使偷袭不成快速逃逸也来得及。执行截击任务的飞机不能太多，否则容易被日军发现。米歇尔精心挑选了18人，飞行员在经过保密宣誓后听取了详细作战计划。兰菲尔等6人组成攻击组，负责从低空攻击山本座机。米歇尔亲率12机为掩护组，负责在高空牵制日军护航零战，为攻击组创造机会。米歇尔强调说，本次战斗没有预备队。如果兰菲尔遭遇麻烦，掩护组的贝斯比·霍尔姆斯中尉和雷蒙德·海因少尉将立即执行攻击任务。霍尔姆斯是第一批来到亨德森机场的飞行员，对所罗门群岛附近情况非常熟悉。海恩同样经验丰富，但他是第一次驾驶P-38作战。

最后米歇尔宣布了具体飞行航线。尽管亨德森机场距布干维尔仅480公里，但为避开日军侦察，全程低空飞行必须绕道。先以265度航向飞行55分钟，航程294公里，再转290度飞行27分钟，航程141公里。最后以305度航向飞行38分钟，航程192公里。总飞行时间两小时，航程627公里。P-38上没有空调，低空飞行将使机舱热如蒸笼一般，但飞行员必须忍耐。

4月18日，海上微风轻拂，碧空如洗，清晨的亨德森机场一片忙碌。地勤人员往来奔波为18架P-38加油挂弹。为增加航程，所有飞机都加装了310加仑的副油箱。一切准备就绪！米歇尔召集飞行员下达了出击命令，强调飞行途中必须严格保持无线电沉默。米切尔少将专程赶来为攻击队送行，他向飞行员发出了最后命令：“即使撞击也要把敌机撞落。”

清晨，7时30分，飞行员纷纷登机。P-38引擎开始隆隆作响。因飞机加装了副油箱，飞行员不得不使用襟翼来增加升力。尽管如此，飞机还是几乎滑行到跑道尽头才勉强升空。每名飞行员都附带了一些英镑。一旦运气不好，被敌机击落，这些钱可以用来买通岛上土著，实际相当于危急时刻的救命钱。因为原属英国管辖，土著认识英镑，不认识美元。

7时35分，空中编队完成。攻击组麦克拉纳赫的飞机因供油管阀门松脱未能起飞，穆尔起飞后不久，发现副油箱无法供油，只好返航。这样，攻击组就只剩4架飞机。米歇尔用手势通知霍尔姆斯和海因加入攻击组。值得一提的是，巴伯中尉的座机本是第110号“恶魔”，这天他驾驶的是第147号“维吉尼亚小姐”。喜好风月的山本最终被这位“小姐”击落，也算冥冥中的定数。

当天在拉包尔，山本同样早早起床。因平时所穿的白色军服太过显眼，出于安全考虑，副官建议他换上草绿军装。山本考虑此行需要到第十七军视察，为了表示对陆军的尊重，他听从了副官的建议。

驱车来到机场之后，第七〇五航空队的两架一式陆攻机早已等在那里了。登机之前，山本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转身交给草鹿一个长条诗笺，上边印有“明治天皇御制”字样，请他转交即将到任的第八舰队司令官鲛岛具重中将。

诗笺上写道：“生于武道之国，此时正是彰显大丈夫英武之时。”

和山本同乘T1-323号机的，是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秘书福崎升、第一航空参谋樋端久利雄，驾驶员是王牌飞行员小谷立飞。加上电信员、侦察员等人，总计11人。经常跟随山本左右的渡边、黑岛，因病未能一同前往，侥幸逃过一劫。

和参谋长宇垣同乘T1-326号机的是联合舰队主会计长北村元治主计、通信参谋今中薰、航空乙参谋室井舍治、气象长友野林治。飞机由林浩驾驶，加上侦察员、通信员等人，总计12人。

两架陆攻机于清晨6时准时升空。宇垣满意地看到飞行员严格遵守了时间表，全然不知，当时正飞向布干维尔岛的美国飞行员正盼望日本人能够这么做。为两架陆攻机护航的是第三〇九航空队的6架零战，飞行员森崎武、杉田庄一、柳谷谦治等人都是精心挑选的王牌飞行员。8架飞机很快在空中完成编队，比翼而飞的两架陆攻机飞行高度为2000米——宇垣《战藻录》上记录是1500米，战斗机三机一组在攻击机两侧后方300米处飞行，护卫陆攻机向东南方向飞去。侥幸活到战后的柳谷飞在机群的最右侧。

9时34分，经过两小时飞行，美军机群抵达布干维尔岛莫依拉角。米歇尔率各机一边以小角度爬升飞向岛西，一边开始进行机炮和机枪试射。此时天高云淡，视野良好。根据计划，山本的飞机将在11分钟后出现。米歇尔率机群开始盘旋爬升，同时拉开间距实施警戒。

米歇尔看了看表，此时已经是9时44分了，山本座机本应出现在西面5公里处，但现在那里连个飞机影子都未出现！米歇尔感到有些紧张，距山本出现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前方依然毫无动静。就在此时，号称拥有全队最好目力的道格·坎宁少尉突然打破无线电静默高声喊道：“发现目标！发现目标！左前方10点钟方向！”

米歇尔少校循声望去，果然发现一队日机正在山前飞行，共有8架，其中2架是轰炸机。虽然出现2架陆攻机与之前的情报略有差异，但敌机毕竟准时出现了——山本以他的一贯守时准点来赴这次死亡之约。几乎大海捞针一般的长途奔袭，竟然成功了，也许一切都已是命中注定。

米歇尔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高声下令：“全体注意！抛投副油箱。掩护组爬高！汤姆，上，干掉他，他是你的肉了！”随着队长命令的发出，掩护组10架战斗机加大油门，急速向6000米高度爬升，兰菲尔率攻击组则滞留在3500米高度寻隙出剑，眼睛一眨不眨，紧盯着那两架陆攻机。

当日军机队飞至布干维尔岛西侧时，飞行高度逐渐下降到800米左右。当飞机呈直线飞越热带丛林时，机械师递给宇垣一张字条：“将按计划于9时45分到达巴拉尔。”宇垣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手表，此时是9时30分。一刻钟后，飞机将按计划降落。之前因为生病未能劝阻山本此行，至今宇垣还后悔不已。这次硬着头皮陪山本一起前来视察，宇垣一路提心吊胆，生怕途中出现意外。作为帝国的军人，宇垣并不是怕死，而是觉得要死得有所价值，被人在天上像打鸭子一样干下去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现在再有15分钟就降落了，真乃皇天保佑也！

此时，他看到一架护航零战突然出列，向右急转——只见远处10多架美机快速飞来。随即6架零战急速爬升，开始与米歇尔的掩护组斗在一处——这正中了我军的调虎离山之计！

见此情景，兰菲尔立即率攻击组朝两架陆攻机猛扑过去。两架日机见势不妙，快速下滑，试图以低空飞行摆脱攻击。美国人哪肯就此罢休？此时，位于高空的零战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其中3架不顾一切向下俯冲，试图前来解围，但显然太晚了。兰菲尔第125号“蒲柏”冲

进柳谷的三机编队，与一架零战对头射击——他以为那架零战被击落了。霍尔姆斯飞机副油箱无法抛掉，只好向西拉起，海恩紧随他的长机。借助短暂的几秒钟，巴伯驾第147号“维吉尼亚小姐”冲向一架陆攻机，P-38枪炮齐鸣！

“蒲柏”拉了一个半筋斗，兰菲尔看到右方有3架零战在追击巴伯，最前方是一架降到树梢高度的陆攻机。他在正横方很远的距离打出一个长点射，陆攻机右侧发动机很快冒出了火苗。此时，巴伯与猎物的距离仅有30米。日机散落的碎片飞溅到他的飞机上，巴伯只有极力闪躲，才避免与日机相撞。

山本座机——此时美国人尚不知道是这一架——旋转翻滚着坠入丛林。巴伯迅速将飞机拉升，回头看到树林中有一股黑烟升起。兰菲尔用无线电报告“击落敌1架轰炸机”，“我看到山本座机触到了密林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碎片当中。随后，机翼脱落，机体像个红火球一样坠入密林”。巴伯在战斗过程中始终一言未发。

谁都清楚，如此低空，即使跳伞也无济于事——“太平洋之鹫”遽然坠落于布干维尔！

透过舷窗，宇垣看到了前方可怕的一幕：黄中透白的火焰笼罩了山本座机机翼机身，飞机拖着浓烟向下坠落。宇垣自己也如同坠入了无底深渊。他对站在飞机过道上的室井高喊：“保护长官机！”接着又朝飞行员高喊：“追上一号，追上一号，追上！”一架美机迎面扑来，林浩本能地来了一个急转弯，一号机从宇垣视野中消失了。当飞机再次恢复水平飞行时，那架飞机已不知去向。宇垣只看到密林中一股黑烟冲天而起：“唉，万事休矣！”

此时，霍尔姆斯终于甩掉了副油箱，带领海恩重返战场。两人与巴伯合力攻击，宇垣乘坐的二号机在枪炮声中剧烈颤抖，机翼和机尾全被打断。机舱内瞬间变成了屠宰场，室井和几名机组人员浑身是血

倒了下去。飞机突然翻转，宇垣向前翻了个跟头，从座席直接跌落到通道上。这一举动导致他身受重伤，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林浩竭力驾机向海面飞去，试图在海上紧急迫降。但飞机因受伤过重，失去控制，以全速撞击海面后向左翻沉。“宇垣，完蛋了！”当海水从四面涌进来，参谋长自言自语地说。黑暗中，他不想挣扎，一切就像在梦中一般。他看到上面略有微光，觉得自己正在浮向水面。他张开嘴吸气。除了一侧机翼仍在燃烧，其余的全没有了。此时，他距岸边仅100多米，宇垣以蛙泳向岸边游去。可能平时养尊处优，缺乏锻炼，宇垣很快就筋疲力尽。他伸手抓住了一个浮箱，但无力抱紧它。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右臂断了，于是将左手搭在箱子上，踩水上岸。

目睹眼前悲惨一幕的柳谷决心复仇，他朝一架缓慢飞行的美机发起了殊死进攻。那架飞机右侧发动机和散热器接连中弹，起火坠入大海——海恩那架P-38是此战美军的唯一损失。

战斗在短短3分钟内宣告结束，山本和宇垣座机双双被击落。周围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似乎一切都未发生过。

米歇尔不知道山本究竟在哪架飞机上，但看到两架轰炸机接连坠林、坠海，他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此时，他远远看到卡希利机场日机正在起飞，于是见好就收，下令返航。他看到一架受伤的P-38被零战咬住不放，于是带僚机雅各布森上前将零战驱走，但那架受伤的P-38还是拖着浓烟栽入了大海。除了两架陆攻机，美军还宣称击落日军零战3架。返航途中，“大嘴”兰菲尔急不可耐地向基地发回了电报：“我干掉了山本！”

因油料不足，坎宁和霍尔姆斯选择降落在鲁塞尔机场，落地时飞机只剩4加仑燃油。接近正午，兰菲尔和巴伯飞回了亨德森机场。飞机发动机几乎要停转了，两人只能以滑翔方式降落。兰菲尔飞机上有两

处弹孔，一台引擎已停止工作。“维吉尼亚小姐”号上有104处伤痕——它们大都来自陆攻机飞溅的碎片。飞机刚刚停稳，其他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一拥而上，兴高采烈地拍打他们的肩膀和后背。兰菲尔后来回忆说：“那情景就像一个橄榄球中卫，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踢进了决定胜负的一个球！”

飞行员饮酒庆祝直到深夜，日机从不缺勤的夜间轰炸都无法打断他们。高炮射击声、爆炸声和人群嘈杂声响成一片，这是亨德森机场最热闹的一晚。一名战地记者写道：“他们在月光下从傍晚一直唱到深夜，仿佛赢了橄榄球比赛的中学生。”

米切尔立即向珍珠港和努美阿发去了电报：“老爹去见黄鼠狼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表示“复仇行动”获得成功。在随后的详细通报中，米切尔说：“米歇尔少校率P-38机群于9时30分到达卡希利上空，击落有零式严密护航的陆攻机2架，另有3架零战被我击落。我1架P-38未能返航。4月18日似乎是我们的节日。”一年前的这一天，杜立特率16架B-25成功轰炸了东京。

此时，哈尔西远在布里斯班麦克阿瑟处串门。南太平洋司令部迅疾向米切尔发出了祝贺电报：“祝贺你和米歇尔以及他的猎手狩猎成功！你们击落的鸭子中，似乎还混杂着一只孔雀！”从此，击杀山本之役便以“猎杀孔雀”而闻名。

4月25日，当哈尔西回到努美阿时，特纳少将兴高采烈地向他描述收到电报时的情景。哈尔西似乎并不开心：“凯利，这算什么？我希望将这家伙用铁链拴着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让你在后边踢他的屁股，那才痛快呢！”

因山本是否毙命尚未落实，当天太平洋舰队的作战纪要中写道：“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可能于今天在布因地区上空被我P-38战斗机击

毙。”一直到5月21日东京宣布国葬，山本死亡的消息才最终得到落实。

18日中午，留守拉包尔的黑岛、渡边、草鹿、小泽等人已经收到了布因发来的紧急电报：“山本司令长官和宇垣参谋长的座机被击落，目前司令长官生死不明，参谋长重伤。”14时30分，一封直发本土的急电将东京一众海军大腕惊得目瞪口呆。海军省和军令部内一片恐慌。虽然是周末，但是当晚，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以及作战部部长福留繁、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等要人，不约而同来到了办公室通宵待命，焦急等待前方发回的最新消息。突发事件对外暂时严格保密，仅山本的挚友堀悌吉、古贺峰一等几个人知道。

19日8时许，渡边和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大久保信大佐乘机抵达布因。心急如焚的渡边先飞到山本座机坠落地上空，投放了装有“渡边参谋来接，请向空中挥动手帕”等字样字条的橡皮球，许久，地面毫无回应。

飞机降落之后，渡边看到了脸上缠满绷带的参谋长——宇垣
“缠”这回名副其实了。宇垣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指出了坠机的大致方位。

渡边立即乘水上飞机前往搜索，一无所获。作为山本最亲近的下属兼棋友，渡边眼里的山本已不仅仅是上司，而近乎父亲或长辈。焦急万分的渡边亲自带领60名士兵从小河口上岸。他们将预先准备好的粮食、衣物和药品等装上小船，溯流而上。河水越往上游越浅，有些地方还有倒在河中的枯树挡住去路。众人不得不弃船上岸，分两队沿两岸向密林中进行搜索。

山本坠机地点属于陆军第六师团第二十三步兵联队防区。事件发生后，联队长浜之上俊秋大佐不敢怠慢，立即下令附近驻军火速出动

展开搜索。日军多支搜索队闻风而动，有佐世保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古川少尉的9人分队，有陆军大尉安部茂和陆军少尉滨砂盈荣的两支分队，以及从布因专门派出的海军搜索队等。

滨砂小队头一天目睹了空战的全过程，当时他们还蹦跳着为自己的飞机加油。当看到有飞机坠落丛林时，他们还以为那是美军的飞机，高兴得边拍手边加油：“打得好！那帮家伙终于被你们击落了。”谁也不曾料到，被击落的恰好是山本和宇垣的座机。

几小时后，滨砂接到紧急命令：“我海军要人座机坠落，令你们立即组织搜索队前往搜寻，一旦发现飞机残骸，立即上报。”滨砂立即带领9名士兵进山，经一天艰难搜索，毫无发现。黄昏时分，他们失望地返回驻地阿库村。其他几支搜索队同样劳而无功。滨砂接令翌日继续出动搜寻。

与此同时，日军派出潜水员到二号机坠落处实施打捞，在20米深处发现了机轮、发动机、螺旋桨、机枪和一把军刀，机体本身未能找到。两天后，有两具尸体漂至岸边。综合结果，一号机上11人无一幸免。二号机上除重伤的宇垣、北村、林浩外，其余9人悉数丧命。北村活着，至少保证联合舰队的账目不乱。

19日，天刚放亮，滨砂就带队再度进入丛林。一天即将过去，依然没有什么发现。就在滨砂意兴索然，准备带队折返时，一名队员突然兴奋地高喊道：“队长，这里好像有一股浓烈的汽油味。”众人吸着鼻子，朝有汽油味的方向摸索，不多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土堆样的东西。

滨砂感到有些疑惑，这种地方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土堆呢？近前一看，那正是一架坠落的陆攻机的残骸，尾翼上竖，旁边是摔得破烂不堪的主翼和螺旋桨，粗大的机体在印有太阳旗的地方折断。机头部分已被烧毁，几具尸体散落四周。

众人在机首10米外发现了山本的尸体。只见他端坐在飞机坐垫上，花白的头微微前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山本左手紧握“月山”军刀，戴有白色手套的右手覆在左手上，胸前佩有绶带，肩章嵌着3枚金质樱花。即便当时尸体上并未发现日记和明治天皇的诗集，单凭左手缺少食指、中指就能证明，此人正是绰号“八毛钱”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山本的面容看上去平静安详，这成为后来有关他死因各种版本的依据。有人说山本的遗容就像活着时一样；有人说飞机坠落后山本并没有死，他是走出机体后自杀身亡的；还有人说当众人向他走去时，山本猛然睁开眼睛，看了看大家之后才安然死去——这明显带有灵异色彩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山本遗体的姿态本来就是为了衬托其“神将”的身份杜撰出来的。

现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坠毁之后，只有军医长高田尚有意识。他唯恐山本遗骸被烧焦，就竭力将他从机舱里拖了出来，并让他手握军刀，保持一副威严的姿态。不久，重伤的高田因缺乏救治断气。联合舰队最高军医官因缺乏救治而身亡，这本身不啻为一种讽刺。

4月20日，海军第一根据地部队军医长田渊义三郎出具尸检报告，详细记述了山本的伤势：“左肩胛骨中央部有一个食指肚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子弹走向是右前上方；左下颌角有一个小手指肚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出口在右眼外眼角，像拇指压痕一样大小。显然系因损伤主要内脏器官致命。死后约60小时方行验尸。”山本手表的指针停在9时45分，显然他在飞机坠毁前已经身亡，自然不可能再睁开眼看人了。

日本联合舰队的山本时代至此画上了句号。

随着山本命丧布干维尔，之前出镜率颇高的宇垣也会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即使还有露脸的机会，也是配角。宇垣死于战争结束前的

一次“神风特攻”，其日记《战藻录》战后被整理出版，成为今天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史料，最具价值的内容当然是其担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前半部分。

4月20日，滨砂指挥下属砍伐竹子做成担架将尸体抬回。当晚，山本的尸体就停放在卡希利机场军官营房前的帐篷里，一众官兵进行了吊唁和守灵。因天气炎热，翌日，渡边主持对包括山本在内的11具尸体进行火化。山本的骨灰被装进一个垫有木瓜叶的小木盒里。22日，宇垣和渡边护送山本骨灰飞回拉包尔。23日，骨灰由专人乘水上飞机送往停泊在特鲁克的旗舰“武藏”号战列舰上。

山本死亡的消息20日得到确认，为安定人心和布置善后，东京大本营做出决定，暂时封锁消息，对内以“海军甲事件”名义进行处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何况现在是战争年代。当天午后，永野进宫上奏天皇，岛田则前往海军元老伏见宫博恭王府中商议新司令官人选。双方如此行色匆匆，显然是为争夺司令官一职进行布局。按道理，人事安排属于海军省的职权，但此时永野的权威远在“东条裤腰带”岛田之上，他的影响力无疑更大。

按照惯例，联合舰队司令官通常由海军大将，至少是中将出任——山本出任司令官时还是中将，大将军衔是任内晋升的。考虑到现在是战争时期，中将军衔不足以服众，如此，近藤、高须、草鹿、小泽等现役中将领就不在候选之列了。战争年代，司令官需要率舰队出海作战，年龄太大肯定不行。这样，20世纪30年代晋升的大将，60岁以上者也被排除，如此，候选人就屈指可数了。正如尼米兹和莱顿预料，除了山本，在日本海军中还真找不到一个“一览众山小”的杰出人物。扒来扒去，20世纪40年代晋升大将的仅有岛田繁太郎、丰田副

武、古贺峰一、丰田贞次郎、吉田善吾这五人，一把手指头正好够用。

岛田作为海军大臣先被排除。当初为了出任农工大臣，以官迷著称的丰田贞次郎已退出现役，其大将军衔还是退役时勒索海军的，自然不在候选人之列。吉田是山本的前任司令官，后来在海军大臣任上因反对与德、意结盟，被陆军折磨得生不如死，几乎自杀，因此很多人说他患上了“抑郁症”。吉田做事极其挑剔，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连参谋起草的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进行修改，标点符号都要一一订正。吉田在官兵中人缘极差，这种人和平时代掌军勉强凑合，现在日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吉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了。

在剩下的两人中，似乎丰田副武比古贺峰一更合适一些。在资历至高无上的日本海军，海兵第三十三期的丰田显然比第三十四期的古贺更具优势。丰田晋升大将的时间是1941年8月18日，也比古贺的1942年5月1日早了半年多。

古贺的第一个优势是吊床号排第十四，而丰田仅为第二十六。第二个优势，作为山本的挚友——山本生前的信件最多是写给堀，排第二的就是古贺——他是山本推荐的唯一接班人。丰田是海军中不折不扣的“舰队派”，山本对其极度讨厌，生前曾说过“两丰田绝不可用”（另一丰田就是官迷贞次郎）。

丰田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他说话以刻薄著称，下属因他的讽刺挖苦患上精神病的，不止一两个——这是老酒最讨厌的领导方式。丰田与陆军关系极差，“陆军是马粪”的话整天被他挂在嘴边，也不怕被粪熏着。他甚至编了一本专骂陆军的小册子，供手下的官兵学习，“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是他流传后世的名言。日海军“舰队派”成员一般是赞成对英、美开战的，丰田偏偏是个例外。他反对的原因并非出于客观判断，而是因为“开战是那帮陆军动

物的主意，咱们海军去掺和什么”。东条组阁时本拟请他出任海军大臣，但丰田听说首相是陆军中他最讨厌的东条，就一口回绝，东条最后才选了岛田。如今天皇天天强调陆海军要“真正团结”，由丰田接班，显然不太合适。最后，海军元老伏见宫一锤定音：“丰田副武太饶舌，有破坏作用。”这里说的“饶舌”，可能是伏见宫通过一些渠道听到了丰田在不同场合对战事和时局乱发的议论。丰田就这样戏剧性地被淘汰了。但正是因为和东条交恶，丰田战后竟侥幸逃过了审判。

伏见宫的话很快传到了丰田的耳朵里。他只好一脸无辜地表示：“从开战以来就没有上过战场，和战争似乎没有关系，本人实在不适合当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但是，以丰田的刻薄，接下来肯定是要发几句牢骚的，“况且现在战争进行得莫名其妙，前方一直在后退，战局悲观，现在接受这一重任，没有打开难局的胜算，所以还是算了吧。”这话显然连山本都嘲笑了。但是，一年后，古贺因意外事件死亡，丰田还是受命出山，担任了联合舰队倒数第二任司令官。

如此，古贺便成了唯一人选——不是因为太优秀，而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1885年出生在佐贺县的古贺，仅比山本小一岁。1917年，以惊人的第四名成绩从海大第十五期毕业后，古贺曾两次出使巴黎担任海军武官。和山本大部分时间在军政部门相反，古贺的职业生涯大都在军令系统度过，历任联合舰队参谋，重巡洋舰“青叶”号、战列舰“伊势”号舰长，军令部第二、第三部部长，第七战队和练习舰队司令官等职，1937年出任军令部次长。二战爆发后，古贺先后担任第二舰队、中国方面舰队及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海上作战经验丰富。同僚对他的评价是：“保守，冷静，与山本相比更是如此。”因曾两次出使法国，古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山本一样属于限制军备的“条约派”，坚决反对对英、美和西方开战，因此被山本推荐为接班人。如此看来，司令官一职非古贺莫属了。

古贺原来的职务暂时由航海学校校长三川军一兼任。一个月后，接任该职务的正是被他竞争下去的丰田副武。一年后，丰田仍以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之职接管了联合舰队。通常认为，镇守府属于二线部队，但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这个职务属例外。前海军大臣财部彪、冈田启介、大角岑生、及川古志郎，前联合舰队司令官加藤宽治、山本英辅、米内光政都是从这一职务晋升到重要岗位的。

于是，岛田、永野入宫觐见裕仁，推荐山本的继任者。翌日，裕仁正式下诏，亲补古贺峰一海军大将为联合舰队下一任司令官。根据海军《军令承行令》，在司令官出现空缺又未亲补之前，这一职务暂由第二舰队司令官代理。从山本失事到古贺亲补的3天里，代理这一职务的是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中将。这种代理仅是名义上的，近藤不可能在3天内做出什么重大决定。

尽管是山本大力推荐的继承人，但从能力、胆识及个人威望来看，古贺都无法与前任相提并论，他显然缺乏山本的魄力和“神将”光环。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司令官后，古贺只说了一句话：“山本只有一个，谁也无法代替他。”4月25日下午，古贺登上了“武藏”号战列舰，正式就任联合舰队倒数第三任司令官。仅一年之后，他就步山本的后尘，魂归西天。

堂堂联合舰队司令官竟然莫名其妙被对手猎杀，仅任命一个继任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东京也曾怀疑海军密码被美军破译，因为山本意外阵亡有诸多可疑之处，美国人露出的破绽实在太多。

一、击杀山本的地点几乎位于美军战斗机的攻击极限，青天白日，朗朗乾坤，16架美军战斗机跑那里去干什么？之前在那一空域，美军飞机从未大规模出现过。

二、如果美机是为了攻击舰船，机群中为何没有轰炸机或鱼雷机？

三、如果只是例行巡逻，为何一次性派出这么多短腿的战斗机？当时日军在布干维尔岛和肖特兰都部署有雷达，虽然稍显原始，但总比没有强。日军在附近几个小岛设有大量观测哨，丝毫未发现有多达16架敌机来袭的踪迹。这足以说明美国人采取了低空飞行，他们偷偷摸摸掠海跑这么远，意欲何为？

四、为什么仅山本和宇垣的2架陆攻机被击落，护航6架零战均平安无事？2架陆攻机坠落之后，明显占优的美军战斗机为何毫不恋战，匆匆逃逸呢？

要解释上述疑问非常简单，就是日本海军的密码已经被对手破译，美军的猎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陆攻机上的山本大将。参谋长宇垣属于柴火，被放羊的美国人顺便拾走了。

这正是尼米兹最担心的事。如果日军因此知晓密码被对手破译并启用新的系统，美国人再想破译可不是三两天的事情了。要知道，1940年11月，丘吉尔为了保住破译德军密码的秘密，不惜以牺牲一座城市为代价：考文垂在德国人的空袭中死伤逾5000人，十几间飞机配件厂被摧毁，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一夜之间几成废墟。

随后，尼米兹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只为制造山本遭袭纯属巧合的假象。随后几天，所罗门航行队接连出动战斗机群在布干维尔岛一带巡航，机群采取高空飞行，故意穿越日军雷达监视区让对手发现。

日军当然也不傻，为试探应手，拉包尔故意拍发了一封草鹿到前线视察的电报，试图引诱美国人上钩。美军轻松识破了对手的伎俩，在日军电文提及的时间和航线上，一架美机都没出现。

双方竭尽全力，密切配合，将随后的戏演得跟真的一样。由于并未确认山本是否已被击毙，美国人一直装疯卖傻，不吭一声，媒体上

有关此事的报道连个豆腐块都见不到。用这种方式击毙山本，美国人也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大肆宣传也在情理之中。

在东京，海军军令部召集有关情报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极为可笑：日本海军使用的密码“绝对不可能”被敌人破译。专家给出的理由是，海军这套密码系统强度极高，当时使用的那套系统刚刚更换，被破译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山本遭袭只是一次偶然事件，长官运气实在太差，座机恰好邂逅了路过的美军战斗机。日本海军损失了最优秀的战略家和指挥官，却未能发现密码被破译的秘密，殊可悲也。

战后，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官僚集团的原则是明哲保身，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害怕承担责任’。抱着如此心态去查找原因，得出上述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媒体一直未公布参加“复仇行动”飞行员的名字。兰菲尔的弟弟也是一名海军飞行员。5个月后，他的飞机在空袭布干维尔岛时被日军击落，他本人跳伞被日军俘虏。一旦被日军知道他是猎杀山本的美军飞行员的弟弟，他很可能得到格外“关照”。但这位不幸的飞行员最终还是死于拉包尔的战俘营。

美军公布的战果是，击落2架陆攻机和3架零战，实际上，日军6架零战虽全部受伤，但最后均顺利返航。柳谷谦治等6名飞行员并未因此受到指控，但他们仍自认应该为山本之死负责。随后，这6人被派往最激烈的前线，以使他们能“体面牺牲”，洗雪保护山本不力的耻辱。几人也因护航不力感到自责，屡屡请战。3个月后，包括森崎武在内的4人已经阵亡。侥幸活到战后的柳谷在6月的一次空战中右手被打断，他用左手驾机飞越鲁塞尔群岛，降落在蒙达机场。柳谷因残疾在年底被遣返回国。战争中，他共击落美机8架。柳谷视山本之死为一生的耻

辱，此后30年里一直缄口不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才张嘴接受采访。2008年，柳谷病亡，活了88岁。

6人中最大牌的是绰号“斗魂”的杉田庄一。在当年8月26日的一次空战中，杉田的飞机被美军击落，跳伞的他因严重烧伤被送回国治疗。1945年4月15日，参加冲绳岛战役时，杉田不顾美机已经临空，强行起飞，被美军飞行员维策拉普连人带机击毁在跑道上。杉田死后，追晋少尉，公布的战绩为73架（未经认可），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排名第三。

1982年，美国二战老兵团访问日本，日军另一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握着维策拉普的手说：“我在战壕里亲眼看到，你击杀了我的好朋友杉田庄一。”维策拉普回答说：“是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飞行员，但那次他太鲁莽了。”

作为击毙山本的第一“功臣”，兰菲尔提前晋升海军上尉并获得荣誉勋章。为了保守破译日军密码的机密，兰菲尔当即被遣送回国，直到战争结束后战功才被公布。其他参战人员也被警告，如泄露战斗详情，将受到军法审判。

立下大功，获准到新西兰度假的兰菲尔，差点儿铸成大错。在飞回亨德森机场途中，“大嘴”兰菲尔就违反纪律，发出“我干掉了山本”的呼号。飞机降落后，他跳下飞机，再次大叫“我干掉了山本”。现场很多人因此知晓了此事。美联社记者诺尔曼·罗杰在5月就写出了关于击毙山本的新闻稿件，被哈尔西勒令不得发表。直到战后，1945年9月，这篇文章才得以在《纽约时报》上连载。可能由于过度兴奋，度假的兰菲尔竟然向新西兰记者泄露了行动的秘密。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新闻，大喜过望的记者立即准备在报纸上发表。中途岛海战之后，《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斯顿将从“列克星敦”号副舰长塞利格曼中校那里获得的秘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惹得金和尼米兹双

双震怒，塞利格曼更是因此被勒令退役。貌似一次类似的危机事件即将发生。

危急关头，战时新闻管制发挥了作用。陆军在审查时扣下了这条新闻，并将其及时上报给战区司令部。哈尔西当然清楚此事的分量，他自己也是头一回知晓美军已破译了日军密码。尽管本人经常违反纪律，乱发议论，但这回哈尔西表现出了细心的一面。他不但立即封杀了这条新闻，还把兰菲尔等3名飞行员叫过去臭骂了一顿，声称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这回，兰菲尔终于安生了。

大嘴的不只是兰菲尔。在瓜岛收尾追击战中表现欠佳，导致日军主力成功逃脱的第一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帕奇少将，很快被马歇尔召回国内，负责第四军的训练工作。山本被伏击身亡的秘密，不知为什么被他知道了。在一次参加《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午餐会上，帕奇多喝了几杯，得意忘形，声称美军事先知道一位日军“大人物”将乘飞机于某日沿某条航线飞行，成功实施了猎杀。

很快就有记者在报上宣称，山本之死并非美军交了好运，而是提前破译了日军的密码。恰好之后不久，日军更换了一套密码系统。这一严重泄密事件彻底激怒了尼米兹。经过详细调查，他们发现上述信息竟然来自八竿子打不着的帕奇。金同样怒不可遏，强烈要求将帕奇送上军事法庭。帕奇也因惊吓过度出现虚脱，染上肺炎，住进了医院。

马歇尔虽然对帕奇的鲁莽行为非常气愤，但他毕竟是陆军的人，让海军送上法庭于自己面子实在难看。帕奇病愈之后，马歇尔一纸调令将他送到了欧洲。帕奇在欧洲还真咸鱼翻生，逐渐干出了一些名堂，最后连德国元帅戈林的权杖都是他缴获的。将来有机会讨论欧洲战场时，咱们再详谈。

5月17日10时，“武藏”号载着山本的骨灰从特鲁克起航向本土驶去。行驶途中，有人在长官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山本的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开战以来，有数万忠勇将士奋战沙场，抛头颅，洒热血，已成护国之神。悲哉！吾以何颜去晋见圣上？又将何言以告慰牺牲之战友和将士的父老兄弟？虽身非铁石，但欲表忠心之坚，可铤而走险，冲入敌阵，以示日本男儿之满腔热血。吾虽不能如同血气方刚之青年那样与敌决一死战，或肝脑涂地，曝尸荒野，或血染战舰，葬身大海，但随将士英灵而去之日，亦不远矣。

昭和十七年九月末述怀
山本五十六述志

5月21日，“武藏”号驶入东京湾泊于木更津港外海。当天下午，大本营发布公告，宣布了山本阵亡的重大消息：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本年4月于前线，在同敌人作战的飞机上指挥全面作战中，不幸壮烈牺牲。遵圣上亲命，接替他职务的是海军大将古贺峰一，已前往联合舰队就任。

同日发布的另一则公告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元帅称号。海军方面曾提出加赐山本“男爵”称号，因陆军反对未获批准。山本将享受国葬规格，这是明治维新以来天皇御批的第十二次国葬。为庶民出身的人举行国葬，除裕仁的恩师东乡平八郎，仅山本一人。

陆军对天皇下令为山本举行国葬颇有微词，公开跳出来叫嚣的是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导致目前战争困局的中途岛败将，有何资格举行国葬？”鉴于佐藤贤了的东条头号高参的特殊地位，海军

因此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东条本人的意思，只是借佐藤的嘴说出来而已。

当天，大本营机要日志中概述了公布山本死讯的政治意义：“国民闻之无不痛哭失声。山本之死激发了同仇敌忾的奋斗之心，加深了国民对他的崇敬之情。山本虽死犹荣，可与东乡元帅并列，甚至在东乡之上。将深受国民敬仰，永为护国之神。”

23日11时30分，山本骨灰被转移到专程前来接运的驱逐舰“夕云”号上，由“秋云”号护航前往横须贺。“武藏”号全体水兵列队舷侧，举行了隆重庄严的送别仪式。

在此之前，5月17日，堀悌吉作为死者亲友代表被召进海军省。海军大臣岛田告诉他：“明天你去把事情经过告诉山本的家属吧。一定不能让他们感到太突然，以免因过度刺激发生意外。”通知山本夫人礼子之后，堀悌吉于20日将上述消息告诉了山本的红颜知己和合千代子，“梅龙”当场就晕了过去。

在横须贺码头，堀悌吉陪同山本长子义正早已等在了那里。山本义正——他现在是成溪高等学校理科二年级学生——从渡边手中接过了父亲的骨灰盒之后，痛哭失声。在去往东京的专列上，前来迎接山本骨灰的海军省代表矶部太郎大佐交给堀一个纸包，里边是山本的一绺头发和4月3日亲笔写下的两句诗：“立下忠君报国志，疆场粉身心亦甘。”

23日14时43分，专列徐徐驶入东京车站。除了山本夫人礼子，站台上前来迎接的有军政各界要人逾200人，天皇侍从武官诚英一郎、首相东条、海相岛田、军令部总长永野，甚至连前首相近卫文麿也出现在迎接队列里。看到父亲的骨灰被捧在长兄的怀里，山本次女正子号啕大哭。在车站贵宾室举行了简短的参拜仪式之后，以海军省的汽车为先导，山本骨灰经皇宫樱田门、海军省，很快到达芝区的水交社。

佐世保东乡酒馆的女老板鹤岛正子近来体弱多病，卧床不起逾一个月了。到5月初，她的身体渐渐好转。21日，她给山本写了一封信。信刚刚寄出，广播里就传来了山本阵亡的消息。正子与山本结识，比千代子和礼子都早，她当即决定动身前往东京。因身份特殊，正子在前往吊唁时，不得不避人眼目。有山本的同乡前来质问她的身份，被正子以帮姐姐忙搪塞过去。

堀要求正子把保存的山本书信交给海军省，正子回家后，把所有信件都藏了起来。两年之后，那些书信悉数毁于美军B-29轰炸所引发的大火之中。

听到山本的死讯时，米内光政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米内痛苦地闭上双眼，告诉身边的绫部健太郎：“对山本本人来说，也许他更愿意这样死去，这样他或许感到满足了。然而，不论对日本还是海军，都失去了一个不该失去的栋梁。”米内的话很有道理，没能活着看到联合舰队的覆灭，对山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以山本的性格，他不可能活到战后。

山本的国葬仪式于发布他战死消息之后的第十五天举行，由米内光政亲自主持。存放在水交社的山本骨灰被分成两部分：一份安葬在多磨墓地，另一份将送回山本的老家长冈。千代子提出想保留一份，未获批准。堀只是把山本的遗发、坐垫、枕头、钱包以及千代子之前为山本精心制作的刺绣品等物作为纪念交给了她。能得到山本如此眷顾，“梅龙”这一辈子也算不枉了。

在神谷町家中，千代子为山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葬礼。供桌上没有骨灰，只有山本遗像、一大摞书信以及堀交给她的那些物事。出于对山本的仰慕，众多艺伎到千代子家中参加了纪念仪式。

当晚，千代子家中还来了一位高高瘦瘦的海军军官。在向山本遗像鞠躬行礼之后，中年人满怀歉意地低头告诉千代子：“我一个人活

着回来了，实在有愧，无颜前来见你。说心里话，我觉得你的门槛好像有几十丈高。”说话的正是与山本情同父子的渡边安次。

受海军省委托，随后堀前来向千代子讨要山本的那些书信，包括4月3日山本在拉包尔写的最后那封。千代子将所有书信都给了堀。堀还拿走了山本放在她家的天皇御赐钟表。在保管一段时间之后，海军省最终将书信还给了千代子。

国葬仪式在1943年6月5日举行，这与9年前东乡平八郎的国葬是同一天。在东京，上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观看了庞大的送葬队伍。渡边安次手捧山本的指挥刀，三和义勇捧着大勋位勋章走在装骨灰盒的炮车后面。参加仪式的官兵由土肥原贤二统一指挥，包括东条在内的1500余人参加了仪式。当天下午，有数万市民前来参谒吊唁。碍于皇室人员不得参加非皇室人员葬礼的规定，裕仁没有出席葬礼，只派去了代表天皇、皇后的宫中代表。山本的部分骨灰被送往小金井多磨墓地，安葬在东乡平八郎的墓旁。

山本的另一份骨灰被他78岁的姐姐嘉寿子带回长冈，安葬在长兴寺。墓碑上刻有桥本禅师书写的两行字：

大义院殿诚忠长陵大居士

昭和十八年癸未年四月战死于南太平洋

前者为桥本为山本取的戒名。

1960年，一个日本访问团前往布干维尔岛，在山本坠机处立下一碑，和遗存的飞机座椅等物摆放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那个座椅被人取走。最后记录有那块石碑的时间是2002年。2004年，有人再度探访战场，发现石碑已经不知去向。今天，山本坠机处成为布干维尔岛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老酒如果有幸前往，肯定也会去看一看。不为崇敬，只为见证历史。

看似一切已尘埃落定。作为太平洋战场日本海军的杰出人物，山本的故事还远未结束。1949年12月6日，兰菲尔驾驶一架民用飞机环游世界，途中在东京做了5小时短暂停留。因在国际航空协会环球飞行大赛中创造了新纪录，兰菲尔受到了山本遗孀礼子的热烈欢迎。两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人的手，戏剧性地握在了一起。

礼子对兰菲尔创造纪录表示祝贺，同时表达对美国大力援助日本战后重建的感激之情。礼子告诉兰菲尔，她的长子义正拟前往哈佛大学，学习美国先进的工业技术。当时猎杀山本的秘密尚未公开，兰菲尔对这次会面颇感尴尬。礼子当然不会知道，当年正是面前这位年轻人击杀了自己的丈夫。但后来逐渐澄清的事实表明，兰菲尔大可不必为此感到不好意思。

1960年，尼米兹上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回忆录《伟大的海战》出版发行，书中首次披露了破译日军密码的秘密。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当年与“复仇行动”有关的资料获准解密。但是一直到1967年，兰菲尔才在美国畅销杂志《读者文摘》上发表了《我击落了山本五十六座机》一文。在文章的结尾处，兰菲尔特意提到了与礼子的那次会面。作为击杀山本的“英雄”，加上与礼子邂逅的幕后花絮，这篇文章毫无争议获得了“战争亲历征文赛”大奖。

文章很快被转载到日文版《读者文摘》上，兰菲尔相信，礼子和她的孩子一定会看到这篇文章。他们会原谅自己吗？其实兰菲尔大可不必如此，因为这是战争，不是体育竞赛。最关键的问题是，真是兰菲尔击落了山本座机吗？

认定兰菲尔战绩的是他战斗结束后提交的报告。之前这份报告出于保密原因一直未予公开，他的战友一无所知。随着档案不断公开，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座机的问题逐渐引起大家的争议。

兰菲尔在战斗报告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们快速向日本飞机接近到约1600米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我们，迅速抛下副油箱向我们扑来。两架陆攻机一架向岛上飞去，另一架则垂直爬升。我朝第一架陆攻机俯冲。此时3架零战冲了过来，我立即调整方向迎了上去。在即将相撞的一瞬间，我猛按开炮按钮，一串炮弹打掉了为首零战的一个机翼，这架零战拖着浓烟一头栽了下去。我拉起飞机寻找陆攻机，这时又有2架零战向我扑来，此时我看见一道绿色的影子掠过丛林，正是那架涂着草绿色伪装的陆攻机。我不顾零战在后紧追，牢牢盯住那架陆攻机从右侧猛烈开火，将机炮和机枪的所有弹药都倾泻出去。日机右机翼很快起火，随后折断，我眼看着它一头栽向地面。此时僚机巴伯也将另一架陆攻机击落在海中。接到米歇尔少校的返航命令，我随即摆脱尾随的零战，掉头返航。”

兰菲尔报告中说，自己击落的那架陆攻机坠入了密林，巴伯也提到击落的一架陆攻机在林中坠毁，霍尔姆斯报告中还提到坠海一架。这使美军情报部门一度怀疑当天日军有3架陆攻机。兰菲尔的击落未得到目击者确认，但他的报告后来成为官方通告的主体。其中提及兰菲尔还击落了1架零战，巴伯击落了2架。击落零战的战绩战后很快被否认，美军调查团找到了日军唯一幸存的飞行员。柳谷说明当天6架零战全部带伤返航，连他们随后哪一天在哪一次战斗中阵亡都说得清清楚楚。

随后，有更多证据表明，巴伯中尉才是击落山本座机的真正英雄。根据战友回忆及巴伯本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明，当时兰菲尔遭到零战攻击，没有按预定计划不顾一切攻击陆攻机，而是掉头迎击零战。按道理僚机应该紧随长机，但巴伯牢记米歇尔少校的命令，本次战斗的核心任务是击落日军的轰炸机。于是，巴伯紧盯离他最近的陆攻机，转弯之后便猛烈开火，他射出的炮弹和子弹连连命中。巴伯的

飞机几乎就要撞上那架陆攻机了，于是他紧急转弯，机翼擦着敌机而过，陆攻机起火坠向地面。

巴伯并不知道那就是山本的座机。随后，他看到霍尔姆斯正在攻击另一架陆攻机，便冲上去协助同伴将其击落。虽然飞机多处带伤，但杀得兴起的巴伯请求米歇尔少校批准他干掉尾随的2架零战。中队长的命令非常干脆：“不行！”巴伯于是掉头，悻悻返航。

除了兰菲尔和巴伯，霍尔姆斯也坚称是自己击落了山本座机。他回忆说，当时确实有3架陆攻机，自己击落了其中1架。霍尔姆斯的确没说谎，参谋长宇垣的二号机是他和巴伯合力击落的。其间，兰菲尔一直在与日军的零战纠缠，因此，最终战绩似乎应该是，巴伯和霍尔姆斯1.5：0.5。

1975年，东京航空博物馆派出专家组到布干维尔岛，对山本座机的残骸进行了实地考察。专家组发现飞机的两个机翼均完好无损，这与兰菲尔报告中“机翼被打断”的说法明显不符，倒与巴伯从背后攻击的说法吻合。况且山本的尸检报告证明，他是被从后方射来的枪弹击中的，这同样与兰菲尔从右侧攻击的说法有较大差距。

为了彻底查清真相，美国特意邀请唯一幸存的零战飞行员柳谷赴美，陈述目睹的战斗经过。柳谷指出，兰菲尔的报告疑点多多，当双方机群遭遇后，在低空飞行的两架P-38，其中一架左转迎击零战——这无疑是兰菲尔的飞机，另一架则向右紧追山本座机，从背后猛烈开火——这正是巴伯的飞机。山本座机从遭遇攻击到被击落不过区区20～30秒，如果兰菲尔击落零战后再掉头攻击山本座机，至少需要40秒以上，因此他击落山本座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随着争论的不断扩大，美国军方再也无法无视巴伯的战绩，他们和稀泥地将击杀山本的功劳一分为二，认定山本座机为兰菲尔和巴伯共同击落。巴伯和霍尔姆斯同时分享了击落宇垣二号机的战绩。巴伯

非常乐意与战友共享荣光，但遭到兰菲尔的断然拒绝，昔日的亲密战友从此恩断义绝。直到1987年兰菲尔去世，美国报纸仍以“击落山本的人逝世”为题登载了相关消息。

1988年4月17日，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举行了击落山本座机45周年纪念活动。参加过那场战斗，依然健在的8名美军飞行员和特邀代表柳谷谦治悉数到会，此外还有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家属及专家逾1200人出席。在活动中，巴伯再次陈述了当年击落山本座机的详细经过。1991年，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正式向海军提出申请，要求判定“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座机”。但直到今天，官方依然没有做出明确答复。

随后，巴伯的好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认定是巴伯单独击落了山本座机。法院在1996年做出裁决，此事项属空军管辖范围，不予受理。

众多民间组织进行了不懈努力。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查阅了大量资料，结合山本的尸检报告、柳谷的证词和座机残骸的情况，他们于1997年3月认定，是巴伯单独击落了山本座机，这一论点逐渐得到诸多专家的认可。

2006年，美国《空军》杂志刊登了一封当事人的来信。坎宁——目力最好、最先发现日军机群的那位——结合柳谷的证词确认，兰菲尔在20~30秒内无法完成转向到山本座机右侧，当时P-38没有后期机型的副翼助力，击落山本座机的荣誉的确属于巴伯一人。因为当时6架零战的飞行员都有了准确下落，美国空军还取消了兰菲尔4月18日当天击落1架零战的战绩。

就在无数人为上述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同时，真正的当事人巴伯却与世无争，他在俄勒冈州特里本的农场过着恬静平和的晚年生活。对于谁击落了山本座机的诸多争论，巴伯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认

为中队长米歇尔少校才是击毙山本的最大功臣，是他亲自策划并指挥了那次行动，这和斯普鲁恩斯将中途岛胜利的最大功臣归功于尼米兹是同样的道理。同时，巴伯大度地认为，兰菲尔同样功不可没。没有他左转攻击前来救援的零战，自己也不可能从容将敌机击落。至此，这场争论多年的公案总算尘埃落定。

虽然对击落山本座机的功绩是否属己淡然处之，巴伯却对自己在中国的一次危险经历念念不忘。就在“复仇行动”之后的第二年，巴伯辗转来到中国，加入了陈纳德上校的“飞虎队”，继续对日作战，仍然驾驶1架P-38战斗机，驻扎地是广西桂林。

1944年4月29日下午，巴伯在一次执行护航轰炸机攻击洞庭湖日军运输船队的行动中，与日机缠斗。他的飞机在急速升空时左引擎熄火，接着右引擎也被敌机击中，机身燃烧使巴伯最后选择了跳伞。

巴伯落在了湖南岳阳县城关镇一个名叫“八亩地”的小山坡上，右臂、右膝和脚踝受伤。正当他发愁如何脱离险境时，不知何处钻出两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儿。仅仅通过眼神交流，孩子们就设法把降落伞从巴伯身上解下并藏了起来，扶他走向了一个小村子。途中突然传来了汽艇的声响，日军从湖面上追过来了。两个男孩儿把人高马大的巴伯拖进路边的茅草丛，用杂草严严实实盖上后，跑掉了。

随后，来了一小队搜索的日军士兵，甚至有人端着刺刀在巴伯藏身的草丛前站了许久，但最终还是离开了。之后两个男孩儿带着几名青年到来，用一副门板将巴伯抬到了乡公所。出于感激，巴伯各送给两个男孩儿两张“花纸”（美钞）。两人不知道那是什么，还怕被日军发现引来灾祸，就随手丢掉了。巴伯受到了热情接待，乡公所找来了两个会说英语的上海青年，很快又找来中医为巴伯治伤。17天后，痊愈的巴伯被十几名游击队员护送到了桂林基地。恰好当时陈纳德也在桂林，他当即安排巴伯回国疗养。不久，二战结束了。巴伯再也没

有来过中国。作为退役空军上校的巴伯经常对家人和朋友讲起：“即使再过100年，我也想见见救我的那两名中国男孩儿。”

巴伯的这段传奇经历很快被北加州华裔企业家叶晨晖获悉。祖籍福建的叶晨晖早知道有关击落山本座机的历史悬案，他与巴伯的老上司米歇尔保持着密切联系。米歇尔去世之后，叶晨晖向米歇尔夫人索要了巴伯的电话，很快与他取得了直接联系。对在中国的那段危险经历，巴伯始终念念不忘，对两位帮他脱险的小男孩儿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深知当时的情形惊险万分，如果落到日军手中，仅凭他参加过截击山本座机的复仇行动，就可能被敌方虐杀甚至千刀万剐。巴伯向叶晨晖表示，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就是找到那两位小男孩儿，向他们当面致谢。叶觉得没有太大把握，但答应一试。

巴伯当时出事的地点是湖南岳阳。在叶晨晖的努力下，新华社、《参考消息》《湖南日报》《岳阳晚报》等媒体先后介绍了有关情况——当时如果有网络，搞个“人肉搜索”就好了。湖南启动了寻找两名小男孩儿的工作。开始竟然收到了50多封提供线索的来信，很多人自认当年是他们救了巴伯。所有线索随后被一一否定。据“飞虎队”情报处处长基斯克上校回忆，因为当时战事频繁，同一时期岳阳一带“飞虎队”共有7架飞机被击落。4名跳伞获救的飞行员中，2名未受伤自行归队，1名受轻伤，降落在一个集市上，被当地居民护送转移。只有巴伯是经过治疗，过了好多天才返回驻地的。这样，寻人范围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叶晨晖建议当地政府以巴伯回忆的情节为依据，主要到当年住在附近农村，而今已经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去打听。

1997年6月初，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对寻找小男孩儿一事做出了批示。16日，中共岳阳县委统战部成立了寻访工作组。经人介绍，寻访组找到了城关镇南村二组村民荣志洲。因为有人说，他当年曾参与过救助美国飞行员的行动。经仔细确认，这位朴实的农民所述情节与巴伯遇救的过程基本吻合。

荣志洲记得当时和他一起营救巴伯的还有同伴邵晃生。但遗憾的是，邵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去世。回忆当年的事情，荣志洲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救的人就是击落山本座机的英雄——老酒估计当时他连山本是谁都不知道——只晓得帮助中国打鬼子的人就是朋友。

当年9月9日，有关材料被寄往美国，很快得到了巴伯的确认——荣志洲正是他要找的救命恩人。

1998年4月19日，叶晨晖专程从美国飞来中国与荣志洲见面，一起查看了坠机现场，在荣志洲的带领下重走了当年巴伯的获救路线。叶晨晖还取出一本记述击毁山本座机事件的书籍，指着封底黑白照片上的3名美国军人，问荣志洲：“照片上有巴伯先生，你能认出是哪一位吗？”荣志洲在灯光下仔细端详之后，毫不犹豫地指着最右边的巴伯说：“就是他，他就是我和邵晃生1944年救过的那个人。”当时，叶晨晖激动地说：“大海捞针，终于捞到了，这充分说明好人有缘。”当年营救巴伯时，邵晃生15岁，荣志洲只有13岁。

得知当年的救命恩人已经找到，巴伯激动得无法自持，同时对邵晃生的过早离世表示遗憾。荣志洲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当时的职务是司号员。巧合的是，同一时期巴伯同样参加了朝鲜战争，担任一个战斗机中队的中队长。虽然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彼此不可能直接交手，但几年前的施救者与被救者在同一战场兵戎相见，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当年5月，巴伯致函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及岳阳县县长卢良才——他可能不知道找省委和县委书记更管用——说感谢他们的帮助，很高兴知道救命恩人还活着，同时表示自己和家人很希望能与他再次见面。信中，巴伯幽默地说：“相信我3岁半的孙子瑞克斯·本杰明会非常高兴与荣先生握手，感谢他当年救了爷爷一命。”

6月4日，岳阳县政府收到一封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特里本城的信。美国退伍空军上校巴伯在信中说，岳阳县城关镇南村二组的荣志洲与邵晃生先生是1944年救他的恩人，他对荣先生依然健在感到高兴，对邵先生的去世感到悲痛。适当的时候，他全家都盼望与荣先生再次会面，叙谈旧情。同时请政府转交他的亲笔感谢信给荣先生。

6月5日，巴伯通过美国媒体公布了此事。获知在中国的救命恩人已经找到，巴伯的战友无不啧啧称奇，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探询两人再度见面的可能性。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若巴伯与荣志洲能够在半个多世纪后再次相见，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啊！但巴伯毕竟已经82岁，长年患病，身体虚弱，实在不宜长途飞行。因此，要安排两人会面，67岁的荣志洲赴美是相对稳妥的方案。

为此，包括叶晨晖在内的诸多热心人开始积极筹备，商定邀请荣志洲作为特殊客人赴美，参加1999年4月18日击落山本座机56周年的纪念活动，与巴伯及其他“飞虎队”军官相聚。美国和中国的几家电视台以及中国香港电视制片人也被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吸引，开始筹备拍摄纪录片和故事片。

1999年初，旅美北加州湖南同乡会正式向荣志洲发出了赴美邀请。巴伯的几位“飞虎队”战友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荣志洲申请签证给予方便。可是，从新疆复员回乡的荣志洲属于农村户籍，申请出国手续烦琐，签证迟迟无法拿到。意外就在此时出现。3月28日，赴广东旅游的荣志洲在回家途中车祸重伤，翌日不治身亡。荣志洲去世3天之后，他的出国签证终于办妥。岳阳县委统战部一名女副部长已受命率3人陪老人出访。

得知此生再也无法与救命恩人会面时，巴伯禁不住老泪纵横——两人最终缘悭一面。2年后，2001年7月26日，巴伯在美国俄勒冈州老家安然去世，终年84岁。

阿图岛“玉碎”

1943年4月25日，海军大将古贺峰一在“武藏”号升起将旗，正式出任日本联合舰队第二十八任司令官。一朝天子一朝臣，原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奉调回国。古贺选择福留繁为参谋长，第二舰队柳泽藏之助大佐出任首席参谋，第三舰队内藤唯雄中佐任航空参谋。古贺显然缺乏山本的胆识，他在短短一年任期内，表现平平，几乎未指挥过一场像样的大战。要知道，即使到了江河日下的1944年，其后任丰田副武还策划过“马里亚纳猎火鸡”和莱特湾两大战役。

古贺运气还算不错，他上任的时间类似于拳击场上的局间休息。在1943年上半年，盟军在几个主要战略方向——中、南、西南太平洋均未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出人预料，偏偏是最易被人忽视的北太平洋出了问题。就在古贺正式履任的第三天，4月27日，“武藏”号收到了阿留申群岛核心阵地阿图岛第二地区队发来的告急电报：“本日清晨，我部连遭到敌巡洋舰和驱逐舰炮击。”

虽然日军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中遭遇惨败，但在次要的阿留申战场，他们取得了令人尴尬的“胜利”，占领了两个鸟不拉屎的荒芜小岛阿图和基斯卡。当时从严格意义上说，夏威夷、中途岛和威克岛还不能算是美国的领土——夏威夷1959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个州，但是阿图和基斯卡两岛是不折不扣的美国领土。自己的国土上飘扬着敌人的太阳旗，这对军事家可能还不算什么——北太平洋战区美军指挥官西奥博尔德少将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在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眼中，那可是比天都大的事情，必须尽快予以夺回方能舒心。这不仅是一个战争问题，同时也是敏感的政治和情感问题。此外，美、英参

谋长联席会议也希望通过夺回两岛，在日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时建立中继基地，开辟通往西伯利亚的空中航线。

在与哈尔西闹出矛盾离开南太平洋之后，金凯德少将将于1942年12月2日返回珍珠港。和随后几乎赋闲的弗莱彻相比，金凯德运气还真不错，他的解职得到了尼米兹上将的同情。尼米兹因此向华盛顿提出，由金凯德到北太平洋接替西奥博尔德出任北太平洋战区兼第八特混舰队司令官职务。12月9日，尼米兹带金凯德到旧金山，参加了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第三次例会。

在北太平洋，以聪明绝顶和性情暴躁著称的西奥博尔德与陆军的关系闹得很僵，金对他缺乏主动性，总与敌人小打小闹的做法感到厌烦。会议很快确定了对金凯德的任命。金凯德不仅参加过开战以来的几乎所有战役，还有过不短时间的外交官履历，擅长斡旋。金和尼米兹希望，他能尽快改善与陆军的关系，为在1943年3月1日进攻阿留申做好准备。

在西雅图与老朋友弗莱彻中将共度圣诞之后，1943年1月4日，金凯德抵达荷兰港接替了西奥博尔德的职务，开始筹划收复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作战。西奥博尔德则调往波士顿出任海军第一军区司令官，这基本算是一个赋闲的岗位。

说老实话，自从占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以来，岛上日军就没过过几天舒心日子。就在日军登岛的第三天，1942年6月12日，美国人的“卡塔琳娜”就来了。6月21日，日军一艘运输船在卸载过程中被美军潜艇击沉。此后，美军飞机和潜艇几乎连日不断对两岛实施侦察。起初只是驻荷兰港的美军陆基航空兵偶尔前来袭扰，不时赏赐炸弹若干，后来竟发展为水面舰艇的抵岸炮击。虽然造成损失不算太大，但一切预示着美军随时可能对两岛发起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

为了维持两岛驻军的补给，日本海军付出了惨重代价。7月5日，水上飞机母舰“千代田”号和运输船“阿根廷丸”号向基斯卡岛运送补给，护航第十八驱逐舰分队在大雾中遭到美军潜艇“黑鲈”号和“海神”号的伏击，“霰”号、“子日”号被鱼雷击沉，“霞”号、“不知火”号严重受损。

这美国人也实在太“恶毒”了。由于荷兰港距离较远，起初前来投弹的只有长腿的“空中堡垒”和“卡塔琳娜”，不太方便。8月30日，美军进驻距基斯卡岛仅460公里的阿达克岛建起机场。9月14日，就有12架B-24中型轰炸机空袭了基斯卡岛。1943年1月，美军又在距基斯卡岛仅100公里的阿姆奇特卡岛建起了机场。此后只要天气允许，驻北太平洋美国陆军第十一航空队的飞机就会像钟点工那样定时前来投弹。参与攻击的不单有B-17、B-25和B-26等轰炸机，就连短腿的P-38、P-40战斗机也不时前来骚扰，追着岛上守军的屁股胡乱扫射。因阿留申群岛距北美大陆不远，加拿大皇家空军也顺手牵羊，派出战机配合美军对两岛进行轰炸。驻岛日军郁闷极了。

到1942年10月，盟军频繁的空袭和海上拦截导致日军向两岛输送补给异常困难。10月17日，向基斯卡岛运送弹药的“胧”号、“初春”号驱逐舰遭美军B-26轰炸，前者沉没，后者遭重创，在维修厂待了不短时间。

1943年2月中旬，美军查尔斯·麦克莫里斯少将——金梅尔时代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处处长——率领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海上编队，开始在阿图岛西南海域持续巡逻，破坏日军的海上补给，并多次对岛上日军防御工事实施炮击。2月18日，他们拦截并打沉了日军2艘偷运补给弹药的运输舰。谁都可以看出，美国人夺回两岛易如探囊取物，如果他们想那么干的话。

日军本也打算在基斯卡岛上修建机场。但这儿距日本最近的基地——千岛群岛的幌筵岛尚有2000公里，修建机场所需器材和物资很难运来。再说，以当时日军的施工能力，很难在基斯卡岛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完成机场建设。不过，美国人可是短短几天就把机场建起来了，这也可以看出双方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但日本人惯于自我安慰，继而提出因时常大雾弥漫，飞机无法起飞，建成机场纯属浪费。气不过又打不过的日军，只好勉强弄来几架水上飞机应付一下。但那地方风高浪急，水上飞机经常无法起飞，美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几乎不战而得该地区的制空权。

两岛环境极其恶劣，指望岛上日军自己种地实现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可能的，驻军所需粮草、弹药必须全部从本土运来。一天两天还好坚持，长期维持实在困难。两岛就这样成为弃了可惜、守又难受的鸡肋，成为东京大本营的政治包袱。从占领那一天起，关于两岛的弃守问题就争议不断。日本陆海军的矛盾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每当军令部提出放弃时，参谋本部就提出坚守。而当参谋本部赞成撤军时，军令部又改口绝不退缩。这样扯来扯去，最终把阿图岛上的日军全给扯死了。

鉴于美军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的频繁活动，原驻阿图岛的北海支队于1942年9月全部进驻基斯卡岛，另从北千岛要塞守备队中抽调部队于10月30日登上阿图岛。10月24日，陆军参谋本部宣布取消北海支队编制，统一改编为负责西部阿留申群岛的北海守备队，司令官为峰木十一郎陆军少将，隶属北方军司令官樋口季一郎中将指挥。

北海守备队下辖第一地区队（驻基斯卡）和第二地区队（驻阿图）。在原北海支队独立步兵第三〇一大队、独立工兵第三〇一中队的基础上，增编独立步兵第三〇二大队、独立步兵第三〇三大队及独立工兵第三〇二中队和第三〇三中队，另配属四个独立野战高炮中队

及通信、野战医院等单位，编制定员11000人（不含海军部队）。由于美军的拦截，上述兵力并未完全到位，未能上岛的还有5700人。

1943年1月初，日军发现一支由70艘舰船组成的庞大编队从旧金山出发，向阿留申群岛方向移动，初步判断运载兵力至少两个师以上。大本营这才重新审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防御问题。经一系列权衡、博弈之后，东京于1943年2月5日下达了北太平洋作战指导纲要：坚决确保西部阿留申群岛；海军以航空和海上兵力切断敌军补给和增援，扰乱敌军后方，摧毁敌人的进攻企图；以阿图和基斯卡为核心构建基地群，以北海守备队确保之，所需兵力和资材需尽快补送；在两岛设置陆上和水上飞机基地；同时加强千岛群岛防御，确立对西部阿留申的联络线。

负责北方防务的海军部队是细萱戊子郎中将的第五舰队。当初夺取两岛看似风光，现在管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好的心情了。据细萱判断，日军对阿留申群岛的海上补给线将很快被切断。3月10日，细萱派出舰队全力护航由水上飞机母舰“君川丸”号，运输船“栗田丸”号、“崎户丸”号组成的运输船队对两岛实施补给。船队一路平安无事，在卸载物资后安全返回幌筵岛。

鉴于风声越来越紧，3月19日，细萱再次率第五舰队倾巢而出，护送由“浅香丸”号、“崎户丸”号、“三兴丸”号组成的运输船队向阿图岛输送人员和物资，阿图岛守备队司令官山崎保代大佐随队前往。

细萱将舰船分为两路：3艘运输船与“阿武隈”号轻巡洋舰，“雷”号、“电”号、“薄云”号驱逐舰组成运输舰队；细萱亲率重巡洋舰“那智”号、“摩耶”号，轻巡洋舰“多摩”号、“阿武隈”号，驱逐舰“若叶”号、“初霜”号组成护航舰队。两队分别于3月21日和22日从幌筵出发，计划24日到达阿图岛。

通过截获并破译日军的电讯，美军得知近期一支日军运输船队将前往阿图岛进行补给。金凯德立即命令麦克莫里斯少将，率重巡洋舰“盐湖城”号、轻巡洋舰“里士满”号及驱逐舰“贝利”号、“科格伦”号、“戴尔”号和“莫纳汉”号紧急从荷兰港出击，前往阿图岛以西海域实施拦截。一场发生在北极圈附近的战斗——科曼多尔群岛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3月26日拂晓，美军舰队行驶至阿图岛以西290公里科曼多尔群岛附近，此时日军舰队位于群岛西北32公里处。细萱旗舰“那智”号驶在最前面，最尾处拉开一段距离的是“三兴丸”号运输船和“电”号驱逐舰。

“警报！左舷发现敌舰！”驱逐舰“雷”号的瞭望哨率先发出了接敌信号。细萱并未在意，他认为瞭望哨发现的可能是队尾的“三兴丸”号和“电”号。但到7时30分，旗舰瞭望哨发现远方驶来的船只远远不止2艘，很快就辨认出是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那无疑是美国人的舰队。

“警报！左舷发现敌舰！各舰准备战斗！”日军护航舰队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细萱判断美军的实力不如自己，重点是保护好毫无战力且速度极慢的运输船。于是，他命令运输船在1艘驱逐舰护卫下向西北暂避，自己亲率巡洋舰和驱逐舰各4艘右满舵向东绕到美舰背后，企图切断美军退路聚而歼之。

7时30分，美军旗舰和先导驱逐舰的雷达同时发现，前方出现不明国籍的舰只。麦克莫里斯判断，那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敌军运输船队。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认为可以轻松获胜，于是下令快速追击。北极圈特有的极昼现象使得海上能见度极高，气温在0℃左右，十分适宜进行海战。

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拉近，麦克莫里斯很快认出了日军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它身后隐约出现的2艘重巡洋舰着实令他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次遇上的不是“肥肉”，弄不好自己反倒可能成为人家的“肥肉”。

8时40分，日舰“那智”号、“摩耶”号在18000米距离上率先向“盐湖城”号开火。2分钟后，美军重巡洋舰开炮还击。“那智”号在炮战间隙射出了8条鱼雷，因美舰转向西行无一中的。

随着距离不断拉近，双方众多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纷纷开火。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水面炮战无疑是谁的炮多、炮粗，谁就厉害。日军20门203毫米主炮对美军10门同口径炮形成了绝对优势。对轰中，美舰渐处下风。所幸雷达可以帮助美舰取得较高的命中率，局面暂时还能维持。

麦克莫里斯深知实力不如对手，屡次变换航向试图拉大距离。细萱却认为美舰此举是试图去袭击运输船。为了缠住对手，他也不停地跟着转向，穷追不舍——前来狩猎的美军瞬间变成了被捕猎者。原本以日舰的高速，是可以追上“盐湖城”号的，但美军驱逐舰频频发射的鱼雷使得日舰无法全速前进，只能跟在美舰后方以“Z”字航线进行缠斗，舷侧火炮威力无法发挥。

8时50分，“盐湖城”号1发203毫米穿甲弹击中了“那智”号后部舰桥，造成水兵11人死亡、21人受伤。对这一炮的效果，“盐湖城”号舰长罗杰斯上校回忆说：“我相信在舰桥上的敌军指挥官非死即伤，因为从那一刻起，日军舰队便失去了灵敏的指挥。以敌舰速度之快、火力之强，他们是不难把我们消灭的。假如双方实力做一调换，那么日军舰队在我手里是绝对逃不掉的。”随后，另2发炮弹命中“那智”号主桅和飞行甲板下方的鱼雷舱，导致运送炮弹的水兵2人死亡、

5人受伤。为防止受损发电机起火，损管人员无奈切断了全舰供电系统，日军旗舰暂时退出了战斗。

其余日舰依然奋力进行拦截。“摩耶”号的射击精度明显高于姊妹舰，“盐湖城”号四周瞬间水柱林立。9时10分，日舰1发炮弹命中“盐湖城”号中部的水上飞机弹射器，2名飞行员当场阵亡。

9时30分，恢复电力的“那智”号再次加入战团，日军所有炮火对准“盐湖城”号猛轰。1发炮弹摧毁了美舰尾舵，经紧急抢修的“盐湖城”号仅能勉强左右转动10度，再也无法进行有效规避。8分钟后，又1发203毫米炮弹命中“盐湖城”号主甲板，从舰首水线以下穿出，导致其燃油泄漏，航速大减，操纵困难。

眼见战况对己不利，11时整，麦克莫里斯下令撤退。但“盐湖城”号舰尾轮机舱接连又挨了2发炮弹，造成舰体大量进水，舰体向舰尾纵向倾斜5度。虽然仍可挣扎向前航行，但“盐湖城”号航速已锐减到不足20节，落在了整支舰队尾部。

见势不妙，麦克莫里斯急令驱逐舰向追兵发射鱼雷，阻止其向“盐湖城”号靠近。毕竟是参加过多次战斗的老舰了，轮机人员很快使“盐湖城”号恢复了航速，鱼雷攻击命令随即被撤销。细萱看到美军驱逐舰摆出一副发射鱼雷的架势，立即下令日舰提前规避，从而影响了追击速度。双方始终在高速移动，其间，日舰射出的43条鱼雷悉数落空。

但是，新的危机很快出现。11时50分，为将后倾舰体恢复平衡，“盐湖城”号损管人员向舰体前部注水，不想，误致主锅炉舱进水，舰只瞬间动力全失。“盐湖城”号停在距敌17000米的海面上一动不动，成了日舰练习射击的活靶子。

眼见旗舰处境险恶，“莫纳汉”号、“科格伦”号和“贝利”号迅速前出至“盐湖城”号前方，一边释放烟幕，一边向日舰拼命开火。“里士满”号靠上前去，准备转移旗舰上的水兵。罗杰斯上校拒绝离舰，继续指挥维修人员奋力排水。12时，奇迹出现，巡洋舰主锅炉恢复工作，“盐湖城”号勉强维持8节航速，缓缓撤出战场。

为给旗舰撤退争取时间，美军几艘驱逐舰以127毫米炮顽强抗击日军重巡洋舰。“贝利”号右舷中部被1发203毫米炮弹命中，5名水兵当场阵亡。2分钟后，又有2发203毫米炮弹接连击中该舰后部锅炉舱和轮机舱。在奋力射出5条鱼雷后，重伤的“贝利”号与另2艘驱逐舰掉头回撤。如蜗牛般爬行的“盐湖城”号也没忘记向日舰开火。脾气暴躁的麦克莫里斯甚至给手枪上了膛，准备与追击的日舰展开决斗——此举更多是出于义愤。

就在此时，战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细萱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全体舰船脱离战斗，掉头返航”。随后，日军舰队向东鱼贯脱离战场。到12时12分，双方已彼此驶出有效炮击距离。旗舰受伤的麦克莫里斯先是率舰队向东南航行，之后转向东北，与日舰距离逐渐拉开。12时15分，海面上已看不到日舰的身影。

在擦拭了额头的汗水之后，惊魂未定的麦克莫里斯率队安全返回荷兰港。美国人可谓洪福齐天，大难不死。因为斯普鲁恩斯受命执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五舰队沿中太平洋发起攻势，本次战斗结束几个月后，绰号“歌剧幽灵”的麦克莫里斯将弃船登岸，重返珍珠港，接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职务。

这场日军称为“阿图岛海战”、美军称为“科曼多尔群岛海战”的战斗，就此落下帷幕。似乎美国人的叫法更合理一些，交战海域在科曼多尔群岛以南仅160公里，而距阿图岛则远超过200公里。

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仓促收兵，细萱当然有他的理由。第一，他收到了基斯卡守备队发来“阿姆奇特卡岛美军飞机业已出动”的电报；第二，舰队内部有人汇报“存弹见底”；第三，经过几小时的快速追逐，其驱逐舰普遍缺油，余油仅够勉强返回基地。最后一点，他不知道“盐湖城”号已失去动力，误以为其减速甚至停下来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炮击效果。似乎细萱撤退的理由非常充分。

科曼多尔群岛海战是二战过程中发生在北极圈极昼条件下的唯一一次海战，也是太平洋战场罕见的没有航空兵和潜艇参与，水面舰艇单纯依靠舰炮和鱼雷进行搏杀的海战。战斗中，日军“那智”号受中等程度损伤，美军“盐湖城”号严重受损，后来返回船坞进行了大修。美军驱逐舰“贝利”号和“科格伦”号中度、轻度受损。单就战役战果来说，细萱似乎取得了海战的胜利。但日方在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向阿图岛输送人员、补给的增援行动半途而废，在战略上属于完败。此后，日军只能利用潜艇为两岛运去少许兵员和物资补给，这对两岛近9000名官兵无异于杯水车薪。在千岛群岛待命的5700名日军始终未能如愿送往阿留申前线。

这样的结果东京自然不会满意。经详细调查，细萱陈述的几条理由均不存在，他是在情况未经查明的情况下擅自撤退的。实际上，细萱可能本来就不想再打，只是找理由借机溜号。海战结束后仅4天，3月31日，细萱就被炒鱿鱼，直接打入了预备役。第五舰队司令官职务由河濑四郎海军中将接任。

半途而废早已成为日本海军的一种痼疾。抛开以前的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不提，仅在二战太平洋战场，日海军高级将领犯下的类似错误不胜枚举。偷袭珍珠港时是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珊瑚海海战时是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萨沃岛海战变成了第八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这回是第五舰队司令官细萱戊子郎。不要紧，1944年

10月在莱特湾，第二舰队司令官栗田健男将把这种“光荣传统”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从最终结果来看，细萱的决定属歪打正着。即便运输船队成功将增援兵力送上阿图岛，在缺乏海军及航空兵有效支援的情况下，岛上守军最终必将被美军强大的海空火力联合绞杀，难逃“玉碎”的命运。细萱的决定相当于变相避免了许多无谓牺牲。换句话说，那些没能登岛且侥幸活到战后的人，还真该谢谢人家细萱大哥呢。

因输送行动完全失败，4月18日，第二地区守备队司令官山崎保代大佐乘“伊-31”号潜艇登上阿图岛。对这位山崎，我们国人可能还有印象，1928年他曾担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陆军武官，在五三惨案（济南惨案）中是参加大屠杀的第十五联队少佐大队长。现在，终于到了美国人帮我们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1943年5月1日，山崎收到了北海守备队司令官峰木少将发来的命令：“第二地区队司令官须与当地海军部队密切合作，确保阿图要地，尤其要以一部兵力确保预定近期将在马萨卡湾附近建设机场的地区；负责东浦机场建设及陆上防御、防空事宜，统一指挥当地海军部队。”

清点兵力，山崎发现手下共有步兵2个大队、3个防空中队、2个山炮小队的陆军2553人、海军112人，总计2665人。鉴于兵力严重不足，山崎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岛北霍尔茨湾和齐恰果夫湾地区。至于南岸马萨卡湾，山崎选择其后方山岳地带部署防御，海岸只做警戒配备。因机场建设占去了大部分人力、资材，加上岛上地质坚硬，防御工事的构筑未超出野战工事的范围，弹药储量只能供一次会战消耗，军需品集聚不到计划的1/3。4月份之后，粮食开始实行减量配给。

早在1943年初，收复被日军占领的两个小岛已被华盛顿列为北太平洋战区的首要任务——他们也很难有其他任务。不出尼米兹预料，外交官出身的金凯德与当地陆军的关系非常融洽，并多次强烈要求发起夺回两岛的两栖作战。他急于通过进攻作战洗刷被哈尔西贬谪的耻辱。

起初，美军曾把基斯卡岛作为第一个反攻目标，但短时间内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船只、人员和物资。欧洲是盟军战略重点，连中、南、西南太平洋战区都无法得到足够的供应，更不要说鸟不拉屎的北太平洋了。通过查看飞机拍回的航空照片，金凯德发现靠西的阿图岛上日本驻军较少，比基斯卡岛更易攻克。

思忖再三，金凯德决定挑软柿子捏，绕过硬骨头基斯卡岛，直接攻打日军防御薄弱的阿图岛。他一度认为，岛上日军作战部队仅3个中队不到500人，配有少量后勤辅助人员，因此实施两栖登陆的兵力一个步兵团就够了。金凯德认为，一旦攻下阿图岛，美军就能以此为基地，切断防御更强的基斯卡岛与日本本土的联系，使其“在藤上自然枯萎”。这是著名的“蛙跳”战术在实战中的第一次运用。金凯德手头已集结了为数不多的部队，这些力量夺回阿图岛绰绰有余。一切就等华盛顿和尼米兹将军的命令了。

在3月12日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作战会议上，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向金上将提出沿中太平洋发起进攻，同时寻隙夺回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金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没有取得英国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批准对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进攻。但他同意授权尼米兹夺回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一方面战役规模不大，另一方面美国收复自己被占的领土天经地义。金懒得跟英国人打招呼，免得他们不愿意，叽叽歪歪。

得到华盛顿的指令之后，3月18日，尼米兹将进攻阿图岛的登陆日定为5月7日。从战略上看，这一行动是如此遥远，不足以对战争进程或其他战场带来重大影响。尼米兹清楚，战役的唯一价值在于政治和心理方面。鉴于北太平洋海军实力较弱，尼米兹特意抽调了3艘老式战列舰、1艘护航航空母舰对金凯德进行支援。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堵金的嘴：你不是老说我把战列舰放在那里不用，太可惜吗？

阿图岛战役由金凯德统一指挥。两栖部队指挥官为弗朗西斯·洛克威尔海军少将——当初随麦克阿瑟从科雷希多撤出的那位。负责空中支援的是威廉·波特勒少将的陆军第十一航空队。鉴于随后的侦察显示岛上日军得到了加强，金凯德变更原来的作战方案，计划一次性投入一个步兵师——阿尔伯特·布朗少将的陆军第七步兵师。这个师原拟参加北非登陆作战，之前一直在内华达州的荒漠地区进行训练。直到1943年2月，他们才来到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接受了短期的两栖作战训练。4月下旬，该师乘船开赴阿拉斯加待命。

阿留申群岛最西端的阿图岛长48公里，宽12~24公里。全岛终年大雾笼罩，海岸多断崖绝壁，适合登陆的地点不多。岛上地形崎岖，内陆多为冰雪覆盖的贫瘠山地，黑色冻土带上生长着稀疏的苔藓类寒带植物。美军不但要与日军作战，还要与浓雾、暴风雨和糟糕的地形搏斗。阿图岛东端锯齿状的海岸线分布着4个海湾，北部是霍尔茨湾和萨拉那湾，南部是马萨科湾和坦那卡湾。虽然之前是属于自己的领土，美军对该岛的详细水文地理情况知之甚少，仅有的海图也未标注海岸的详细情况。内陆地图多为空白，航空拍照也因受到大雾影响，效果不佳。

布朗少将原来判断岛上日军有1600~1800人。4月初的最新航空侦察显示，马萨科谷一带及附近海岸出现了一些新的防御阵地，他推测守军人数可能增加了500人。布朗将第十七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编为第一战斗群，以第三十二步兵团一个营、一个炮兵连和师侦察队组成第

二战斗群。第三十二团余部和第四团在阿达克岛待命，预计在先锋部队登陆第二天投入战斗。综合以上兵力，美军为攻打阿图岛将投入11000人。登陆地点选在了北部霍尔茨湾和南部的马萨科湾。美军两个战斗群登陆后将南北对进，会合后一起向东攻击前进，一举围歼日军残部于奇恰戈夫港一带。布朗预计，占领全岛并肃清残敌大约需要3天时间。

5月4日清晨，美第七步兵师乘船从阿拉斯加科尔德湾出海，开启了上半年美军太平洋上唯一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由29艘舰船组成的护航舰队中，出现了久违的三个大家伙——战列舰“爱达荷”号、“宾夕法尼亚”号和“内华达”号，后两位都是在珍珠港遭遇重创修复后重新参战的，它们在北太平洋得到了第一次雪耻的机会。美军护航队列中还有巡洋舰6艘、驱逐舰19艘以及护航航空母舰1艘。

当舰队从北面绕过基斯卡岛抵达阿图岛以北水域时，天气恶化。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登陆区域附近巨浪滔天，金凯德只得电令坐镇“宾夕法尼亚”号的洛克威尔少将，登陆推迟至12日。在海上无所事事游弋了3天之后，10日晚，美军舰队一分为二，布朗少将率师部随南部作战群前往马萨科湾，北部登陆编队则在洛克威尔少将指挥下直奔霍尔茨湾。

在大队人马登陆之前，由威廉·威洛比上尉率领的侦察分队率先登岛。该部乘潜艇“独角鲸”号和“鸚鵡螺”号于5月7日抵达阿图岛以北阵位，但被告知出于天气原因登陆推迟。

5月11日4时30分，威洛比率侦察分队第一梯队顺利登岸。但后续部队因大雾迷失方向，无法及时登陆跟进。

登陆日终于到了。5月12日9时27分，护航航母“拿骚”号放飞舰载机，对霍尔茨湾滩头的日军阵地投下炸弹，随后驱逐舰“菲尔普斯”号掩护8条登陆艇向红滩挺进。第三十二团团长弗兰克·卡林上校

随先头部队登岛。出乎所有人意料，美军的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到19时，主力部队悉数登岸。因能见度极低且日军并无进行阻击，担心误伤友军的“宾夕法尼亚”号和“爱达荷”号并未对滩头实施炮火准备，只向奇恰戈夫港打出151发356毫米重磅炮弹。

13时49分，航空侦察报告在红滩登陆的暂编营已向内陆进发，弹药补给将于1小时后上岸。15时40分，航空侦察再次报告暂编营已暂停前进，他们被崎岖的山岭弄得气喘吁吁。当天12时30分，因迷雾滞留1天的“凯恩”号运载的侦察队第二梯队终于登陆。威洛比开始率队向内陆挺进。因潜艇空间有限，侦察队仅带了1天半口粮，连野外宿营的睡袋都没带上。

此刻在南部马萨科湾的指挥舰“策林”号上，布朗少将正在焦急地来回踱步。登陆地段大雾弥漫，预定登陆时间两次推迟，有6条登陆艇竟在大雾中失散，到13时55分才摸回编队。15时15分，登陆艇呈进攻队形散开，至16时40分所载兵员均安全上陆，没遇日军一枪一弹的抵抗。美军的唯一损失是第十三号艇在向海滩进发时撞上了水中不明物，船体破裂沉没，导致4人被淹死。

至当天21时30分，美军已有3500人登岛。大雾给美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士兵看不清道路，不时把火炮和车辆推到沙丘上。登陆部队按计划迅速扩大滩头阵地，刚挖出的散兵坑涌满冰冷的水。夜晚降临，寒冷刺骨，疲倦的士兵终于领会到了什么是阿留申的恶劣天气。

虽然判断美军的进攻即将发起，但日军一直认为，美军将首先进攻西侧的基斯卡岛。直到5月11日从“拿骚”号起飞的舰载机对奇恰戈夫港进行轰炸并投下劝降传单，日守军才意识到大祸临头，美军登陆已近在眼前。

传单对山崎这样的日本军官显然毫无作用。12日10时，山崎获悉美军船只出现在阿图岛附近，立即下令全岛进入戒备状态。各处阵地

报告美军正在不断逼近，兵力不足的山崎放弃了歼敌于滩头的最佳战术，转而准备利用岛上的崎岖地形展开持久作战。

北部登陆的美军第十七团一营很快粉碎了日军船舶工兵第二中队的微弱抵抗，向前推进，不久就因遭到日军密集的交叉火力阻击放慢速度。夜幕降临，第三十二团团长卡林上校脚部冻伤。因雾气弥漫视野不良，战场临时接过指挥权的第十七团一营营长哈特尔中校下令停止前进，原地构筑防御阵地，据守过夜。当晚，日军调整部署，佐藤明中尉北千岛要塞步兵队第三中队和左右田信男大尉独立高炮第三十五中队立即前出布防，美军次日的进攻将完全暴露于日军的交叉火力之下。

12日下午，侦察队前锋第七连爬上了一座760米高的山峰。在他们的地图上，这里原本是一片空白，许多地图上未标明的山峰和峡谷就横亘在前进的道路上。威洛比只好下令精疲力竭的士兵就地休息。因缺乏睡袋，野外宿营的很多美国大兵在不知不觉中被严寒冻伤。

第十七团二营在滩头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当天18时才遇到日军零星火力阻击，随后他们压制日军火力，继续推进。日军炮兵很快投入战斗，进攻受阻的二营寸步难行，只好掘壕据守。左翼三营的位置比二营稍稍靠前，同样被迫转入防御。不管如何，滩头日军的微弱抵抗使美军登陆的第一天进展还算顺利。

当晚布朗少将登岸时，马萨科湾美军一线滩头阵地已经建立。日军行踪不明，几无抵抗，没有任何情报显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虽然通向内陆的几个隘口均被日军封锁，布朗依然对未来战局充满乐观，况且他还有预备队第四步兵团，3天内拿下全岛不成问题。但前方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

尽管双方兵力悬殊，当晚山崎还是祭出了“夜袭”法宝，给美军造成混乱并导致他们一度后退，但因投入兵力太少，无法形成突破，

美军损失极其轻微。双方在黑暗中形成对峙。

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布朗的意料。5月13日，战斗开始渐趋激烈。美军2个营的进攻完全暴露在山谷两侧山岭之上日军火力的打击之下。日军占据的高地浓雾弥漫，在谷底行军的美军第二营在他们的眼中一览无余。林中尉下令将敌人放近再射击。等美军前进到可以看清面孔时，日军山炮、掷弹筒和轻重机枪一起开火，美军瞬间被扫倒一大片。第十七团团长爱德华·厄尔上校中弹身亡。布朗只好派师参谋长韦恩·齐默曼上校火线顶替。战至傍晚，日军阵地纹丝不动，山岭下到处都是阵亡美军的尸体。在左翼亨德森岭山脊，第三营同样裹足不前。

随后两天，布朗派第三十二团二营（欠一个连）增援三营，但对隘口的多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指挥官大声叫喊着继续前进，士兵却因体温过低无法动弹，冻伤和战壕足病导致的伤亡与日俱增。半冻结的厚苔沼使得陷进去的美军装甲车动弹不得，时有时无的浓雾妨碍了美军舰船的炮击。北部战线，第十七团第一营同样举步维艰。在兵力处于1：5的绝对劣势下，日军在山坡上掘壕固守，瓦解了美军一轮又一轮攻势。

虽然第三十二团第一、第三营已于5月13日晚间登岛，布朗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增援。他致电金凯德，请求将待命中的预备队第四步兵团和坦克部队全部投入战斗。金凯德慨然许诺。

接到阿图岛遭敌攻击的消息，第五舰队司令官河濑大惊失色，迅疾发布一系列作战命令：对本土以东海域加强警戒；在基斯卡岛附近游弋的4艘潜艇火速前往战场游猎；由森友一少将率领轻巡洋舰“木曾”号、驱逐舰“若叶”号前往攻击敌运输船队。次日，河濑本人亲率大队由大凑出发，向位于千岛群岛北端的幌筵集结。

远在札幌的北方军司令部对阿图岛的战事极为关切。司令官樋口季一郎认为，如不及时派出增援，岛上守军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樋口紧急调集了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1个工兵中队及辅助部队共4700人，准备由海军运送前往增援。22日，樋口下令将第二地区队直接置于北方军的指挥之下。但是，没有增援上岛，上述安排对山崎来说，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就在河濑率“摩耶”号重巡洋舰、“白云”号驱逐舰准备从幌筵出击之时，前线发回了最新的敌情通报：美军势大，舰队中出现了多艘久违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河濑据此推断，为这些主力舰只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肯定不少于两位数。看看自己身边这些虾兵蟹将，河濑深知现在去了也是送死，于是他下令森友一暂时按兵不动，同时向“武藏”号上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

新官上任的古贺连凳子都没坐热，一向平静的北太平洋突然传来紧急敌情。古贺当即命令驻扎在特鲁克和本土的主力舰船向东京湾集结。5月17日，木更津海面会聚了联合舰队的大部分主力舰只：由“武藏”号、“大和”号、“金刚”号、“榛名”号组成的战列舰群；由“翔鹤”号领衔的航母战斗群，“瑞鹤”号、“瑞凤”号、“飞鹰”号、“隼鹰”号均蓄势待发；巡洋舰队包括大家熟悉的“熊野”号、“铃谷”号、“利根”号和“筑摩”号，连中途岛海战中差点儿咽气的“最上”号也出现在队列之中。其余还有轻巡洋舰“阿贺野”号、“大淀”号及11艘驱逐舰。加上河濑第五舰队前出至千岛群岛的舰只，日本海军在北太平洋战区檣桅如林，兵强马壮。如果上述舰船悉数远征阿图岛，可真够金凯德北太平洋战区那不太强大的海军喝好几壶的，即使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尼米兹的增援。

“武藏”号上，由古贺主持的作战会议连夜召开。第三舰队提出，目前虽集结了大量航母，但各航空队在瓜岛及“伊号作战”中损失巨大，目前正处于重建状态，飞行员技术远未纯熟，很多人还在进

行昼间起降训练。用曾在阿留申作战的第二航空战队航空参谋奥宫正武的话说，作战区域的大雾怕是要把刚刚有点儿起色的航空队白白葬送，体形庞大而防御能力薄弱的航母甚至会成为其他舰只的累赘。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的指挥官提出，日军在两岛没有机场，美军在阿图岛附近的阿姆奇托卡岛上有强大的空军基地，且战场就有美军航母存在。如果航母舰队无法出征，其他大型水面舰艇在上述海区活动，会非常凶险。

古贺显然缺乏山本的魄力和威信——要是山本，二话不说，早带舰队倾巢而出了。面对这些看似有理的说法，古贺斟酌再三，勉强做出决定，“北海地区作战应持谨慎态度”，让主力舰队暂不出击。古贺对盟军准备从珍珠港、新几内亚、所罗门方向发动的攻势感到不安，不愿将海军主力派到并非重要的阿留申地区作战。

联合舰队毫无动作也说不过去，何况现在新官上任。不说点三把火，火柴总要拿出来晃晃吧。古贺随后下令，驻千岛群岛基地的陆基飞机向阿图岛出击。但飞机出于天气原因，屡屡中途返航。5月23日，19架鱼雷机进行了一次1300公里的长途奔袭，在阿图岛海域成功袭击了美军舰队。返航飞行员报告说，击沉美军驱逐舰1艘，美军另有1艘驱逐舰中弹起火、1艘巡洋舰遭重创。事实上，美军舰队毫无损伤。

眼见主力舰队纷纷向本土集结，北方防务的第一责任人河濑只好抖擞精神，于5月20日在幌筵完成了阿图岛增援舰队的编组。准备出击的有重巡洋舰“那智”号、“摩耶”号，轻巡洋舰“木曾”号、“阿武隈”号及6艘驱逐舰，运输船“栗田丸”号、“浅香丸”号上装满了增援士兵和粮草、弹药。但看到主力舰队迟迟按兵不动，河濑也以天气不佳为由，一再推迟出击时间，静观其变。

只有受命出击的日军潜艇按时抵达战场。5月13日，“伊-31”号潜艇率先抵达战场，对在霍尔茨湾游弋的美军战列舰“宾夕法尼亚”

号发起偷袭，射出的2条鱼雷均未命中。美军驱逐舰“爱德华兹”号和“弗雷泽”号立即猛扑过来，走投无路的日军潜艇只好浮出水面，以仅有的那门100毫米炮与美军展开炮战，很快被美军2艘驱逐舰联手击沉。岛上日军目睹了潜艇的“英勇战斗”，随即向东京发电称：“我军潜艇在沉没之前，成功重创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

5月14日，北线美军的2个营继续艰难向前推进。睡眠不足和雪地行军导致很多人出现冻伤。日军在美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日增。芝台高地很快落入美军之手。南部战斗再次因浓雾推迟。

14日下午，“内华达”号10门356毫米主炮一起发出怒吼，随后第十七团第三营发起冲锋，但被日军将军山、狮子山和虎山的交叉火力死死封住。美军寸步难行。日军充分利用地形将工事设于深谷山岭，以反斜面躲过美军的炮击。美军炮火轰击时，他们立即潜入工事，待炮击停止后立即返回。因此，人数虽居于绝对劣势，日军仍将大队美军死死拦住。

15日，北部美军推进顺利，南部依然举步维艰。第十七团第二营4位连长2人阵亡、2人受伤，营长脚部负伤，士气因此一落千丈。损失惨重的第三营被迫后撤休整。布朗少将原定3天结束战斗的美好愿望落空。

16日，北部美军占领三角山。与主力会合的暂编营登陆时有420人，目前已减员至165人，其中20人因手脚冻伤截肢。

多路美军步步紧逼，援兵却杳无音信，山崎只好忍痛放弃机场，撤至热田港（阿图岛已被日本人改名为热田岛）固守待援。伤亡剧增的南线日军，当天同样撤出阵地，且战且退。美军南北两路攻击部队的会合已经指日可待。

岛上美军第七师久攻不克，海上舰队也只能长期滞留在阿图岛周围海域，随时可能遭到日军航空兵和潜艇的袭击。金凯德对这种被动局面备感忧虑。

5月13日，“宾夕法尼亚”号遭潜艇鱼雷攻击，所幸无恙。如果日本联合舰队大举来攻，此地距珍珠港十分遥远，就是搬救兵都不一定来得及。

16日，金凯德将布朗招至洛克威尔少将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上，督促陆军加快进攻。会议结束，布朗前脚刚走，战列舰就再次遭到日军潜艇4条鱼雷攻击，所幸依然无一命中。鉴于继续在附近滞留危险太大，且前几天的支援炮击几乎耗光了“内华达”号和“爱达荷”号的356毫米炮弹，金凯德随即通知布朗，护航舰队将在次日撤离近岛海域。

陆上战局的进展令人失望，在与西海岸陆军防卫司令官约翰·德威特中将、阿拉斯加防卫司令官西蒙·巴克纳少将商议之后，金凯德毅然下令，解除布朗少将职务，由阿达克岛防卫部队司令官尤金·兰德鲁姆少将接任第七师师长。17日17时，兰德鲁姆登岛，接过了指挥权。

17日，面对持续增加的伤亡，山崎意识到已无力阻止南北两路美军的会合。他下令各部东撤，退守克莱维斯隘口。日军主动撤出阵地，被困山谷中的南路美军才得以摆脱困境，对日军展开追击。

克莱维斯隘口位于冷山和安伯角中间。美军只要拿下其中一个制高点，日军防线将不攻自破。缺乏足够火力支援的美第十七团，于20日，在冷山同居高临下的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手榴弹大战。经过3天激战，美军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在安伯角，第三十二团连续4天的攻击，均被日军击退。美军无奈用上了日军惯用的夜袭战术。21日凌晨，美军2个排借夜色掩护，悄悄摸上了安伯角顶峰，冲进战壕，与日

军展开了白刃格斗，25名日军被捅死。在扫倒了2名美军后，1名日军机枪手纵身跳下悬崖。

阿图岛形势日益恶化。东京根据战情发展得出结论，紧急运送增援兵力及武器资材已不现实。船队运输本身毫无把握，届时阿图岛守备队是否存在也大有疑问。即使反登陆作战能够实现，夺回作战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很可能再次陷入类似瓜岛的尴尬境地。基于上述判断，大本营在5月21日做出决定：放弃夺回作战念头，第二地区队继续与敌缠斗，伺机利用潜艇撤退。同时借美军围攻阿图岛的有利时机，寻隙将驻基斯卡岛的第一地区队撤至千岛群岛，加强北海道地区的防御。樋口于是将战斗指挥部推进到幌筵岛，同河濑一起着手准备撤退。东京的决定等于变相宣判了山崎以下阿图岛守军的死刑。

“判刑”之前，大本营肯定不会忘了假惺惺地表扬几句。5月24日，裕仁敕令对阿图岛第二地区队的勇敢善战给予嘉奖，29日又重加勛勉。在向山崎传达天皇敕语时，陆军大臣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联名发出了激励电报：“顷接来电，知现已处最后关头。对贵部刚毅的决心与严正的部署合掌致谢。必为诸君复仇，期为迫使敌人屈服而努力战斗。”

美军拿下克莱维斯隘口之后，残余日军全部龟缩至奇恰戈夫港。山崎试图凭借港口一带复杂的战壕体系和火力网负隅顽抗。兰德鲁姆少将计划于30日发起总攻。不料，眼看无望的山崎抢先一步于29日晚发起了进攻，所有伤兵均随队出击。攻击发起之前，山崎向北方军司令部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报：“地区队全部兵力结为一体，准备向敌集中地断然发起最后突击，以期歼灭敌人，发挥皇军本色。伤病员决心一死了断，非战斗人员包括家属，决心同攻击队一同突进，绝不生受被俘之耻辱。随后将销毁机密文件和无线电设备。”

首先出动的日军夜袭队悄悄潜入了对方阵地，许多美军士兵被扎死在睡袋里。日军扫荡了一个战地救护站，杀死了所有伤兵和医护人员。但他们的攻击已属强弩之末，当他们冲到克莱维斯隘口时，500名负责车辆维护的美军工程兵挽救了危局。这些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工程兵，将冲锋的日军打成了尸山血海，这块阵地后来被命名为“工程兵岭”。

鉴于偷袭已被美军发现，山崎下令发起最后的自杀式攻击。数百日军残兵将手榴弹紧贴胸口，高喊“我们死，你们也得死”，“日本人喝血如饮酒”的口号，发起冲锋。在美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他们像割草一样被扫倒在地。一名美军士兵回忆当时的恐怖一幕：“我突然发现浓雾中传来一种异样的声音，终于看清楚了。咫尺之外，一大群幽灵般的人正踩着残雪向我们步步逼近。他们衣衫褴褛，脸色发青，神情呆滞，男人握着枪或赤手空拳，女人则举着刺刀或木棒。突然看到这种景象，我们的士兵无不毛骨悚然。猛烈的扫射开始了，炮弹在人群中炸响，树上积雪簌簌落下，日本人也纷纷倒下。”

翌日清晨，在奇恰戈夫港的山坡上，日军的尸体残缺不全地叠在一起，惨不忍睹。美国人想知道什么叫狂热的武士道精神，从这些尸体上就可以准确地找到答案。美军在一具日军尸体上，发现了这样的绝命诗句：“我将在浓雾中化成面露笑容的神，静静等待死期的来临。”

打扫战场的美军在一具日军军医尸体上发现了记述更详细的一段日记：“27日，冻雨继续，疼痛刺骨。我们找一切东西让人们安息，吗啡、鸦片、安眠药，医院屋顶被击穿。部队还剩1000人，他们都是伤员、战地医院和邮局的人。28日，弹药用光，再次遭空袭，指挥部被炸飞一半。他们发放400支吗啡要我杀死伤员，自杀事件到处都是。29日20时，我们全体在总部集合，战地医院也参加了。我们将发动最后一次攻击。医院所有伤员都被命令自杀，剩下33个活人和我也将去

死。我毫无遗憾，为天皇尽忠，我感到骄傲，因此我此刻内心十分平静。18时，用手榴弹料理了一些伤员。再见，我亲爱的妻子，我们的儿子只有4岁，他将无法阻挡地长大。可怜的小儿子多喜谷今年2月才出生，他再也不会见到他的父亲了。再见了。今晚发动攻击的有1000人左右，将试图夺取敌人的弹药库，看来他们明天就要发动全面进攻了。”

这就是著名的“玉碎冲锋”。一名美军连长回忆：“冲在队伍最前头的可能就是山崎。他右手拿着一把军刀，左手举一面太阳旗。他们没有奔跑，而是大踏步朝我们走来，嘴里吼着一些不太连贯的音节。我一枪击中了山崎部队长，他倒了下去，一会儿又爬了起来。这时另一颗子弹击中了部队长左腕，他的左腕垂了下去，部队长改用右手握着军刀和太阳旗。”日本人在战后收拾遗骨时，确认山崎的确是冲在最前面的一个。

5月31日，日本电台报道了阿图岛第二地区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同一天，各大媒体均出现了黑字标题“阿图岛皇军全员玉碎”——这是日军在战报上首次使用“玉碎”一词。日本民众由此得知，今后“全军覆没”改用“全员玉碎”来替代了。从此，这一词语开始频频出现在东京的各类公报上。公报末尾特意指出：“自始至终，山崎大佐没有请求过一兵一卒的增援。”战死的山崎被特晋两级为陆军中将，东条亲自题词以示嘉勉。对太平洋战争而言，阿图岛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但时至今日，日本人依然对这次战役念念不忘，主要原因就是这里首创了“皇军玉碎”的神话。

在东京，民众刚刚承受了“海军英雄”悲惨死去的“巨大打击”，紧接着就听到了“阿图岛玉碎”的噩耗。东京的宣传鼓动家竭力将荒岛守军的集体阵亡渲染成“鼓舞人心的伟大史诗”，使之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兴奋剂”。

幕后是另一番情形。裕仁对守军全军覆没异常震怒。杉山被召进皇宫，接受责问。“今后，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把握才发起行动！”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就在旁边，裕仁也没打算给杉山留面子，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裕仁喋喋不休地发表了语无伦次的长篇牢骚：“陆海两军首脑本应预见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敌军5月12日登陆，你们过了整整1周才拿出对策。你们曾提到过什么‘大雾’，但你们本应该知道会有大雾。海陆两军是否赤诚相见？似乎一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要求，另一方则不负责任地答应实现。双方不管怎么商定的都必须执行。如果你们不能实现彼此的许诺，这比当初做出许诺更加糟糕。假如陆海两军之间有摩擦，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制订行动计划时，你们彼此应该完全公开。我们如果继续打这样的仗，那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就如同在瓜岛那样。中立国就会发生动摇，中国就会受到鼓舞，对‘大东亚共荣圈’诸国都会产生不利影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

绰号“傻瓜元”的杉山，其实一点儿都不傻，眼看永野不在场，他一句话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如果海军打一场决战的话，就可以结束战争，但这个想法他们是无法实现的”。裕仁气得当场翻起了白眼。

虽然之前经历过无数争吵，但直到阿图岛被美军夺走，日本陆海军才真正达成了撤退的统一意见。大西泷治郎对民间友人儿玉誉士夫所说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观点：“我们的战略过于追求表面成绩。我们在那里本该打了就撤，但傻头傻脑地看上了那块地方，运去大量不必要的人员和物资，最终弄得无法收场。在南方，我们还有许多类似的岛屿。”

说阿图岛日军“全员玉碎”并不准确，最终岛上有27人幸存。其中1人化装成当地人驾船逃跑，因在海上迷失方向最后又转了回来，被美军巡逻艇当场抓获。这人装成哑巴，起初还真蒙住了美国人。但后来实在是饿疯了，他竟然冲着米饭大吼“米西米西”，美军才知道这是个差点儿漏网的日本人。

名不见经传的阿图岛之战同样使华盛顿感到震惊。预计3天就能轻松结束的战斗变成了长达3周的地狱煎熬，美军付出了亡549人、伤1148人的巨大代价，逾2000人因战壕足病、冻伤住进医院。从本次作战中，美军得到了一个严酷教训，日军不遵循西方的战争法则，宁可“玉碎”也不投降。艰苦战斗不但换来了两栖作战的宝贵经验，也使阿图岛之战成为后来“跳岛战术”的滥觞。从此，美军开始尝试放弃那些不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岛屿，仅仅通过海空封锁使其失去作用，只对无法跳过的重要岛屿加以攻占。这种战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

孤立前哨阿图岛成功收复，美国民众欣喜若狂。有美国史学家说，不管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而言，阿图岛之战都缺乏价值。通过中途岛、瓜岛和巴布亚战役，美军已夺回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日军很难再次威胁到美国本土甚至澳大利亚。进攻阿图岛，完全出于维护“面子”。因为即使日军只是象征性地占据一小块美国领土，对公众的感情伤害都是巨大的。

唇亡齿寒。身后的阿图岛已被美军攻占，在美国海空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基斯卡岛上的日军北海第一地区队陷入了打是打不过、跑又跑不了的绝望境地。早在阿图岛失陷前的5月19日，东京大本营已经做出了撤出两岛守军的决定。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负责北方作战的第五舰队头上。

河濑清楚，凭借自己不太强大的水面力量，突破美军包围圈，把人接走，近乎痴人说梦，这样，撤退任务只能依靠第一潜水战队的15艘潜艇了。但以潜艇有限的运力计算，要撤出岛上逾6000名官兵，至少需要2个月。其间，美军绝不会无所作为，水下撤离同样困难重重。为保持岛上官兵的战斗意志，河濑最初特意声明，只撤退伤病员和文职人员，美其名曰“为去掉包袱和节省粮秣”。对随后撤退战斗部队的指示是：为对阿留申方面发起新的攻势，要以最少的兵力防守基斯卡岛，主力抽调用于其他方面。上述命令只传达到中队长以上军官。

6月11日，在前往基斯卡岛执行运送补给并接走部分人员的航途中，日军潜艇“伊-24”号被美军猎潜艇“PC-487”号发现并击沉，艇长花房博志少佐以下104人无一幸存。

14日，潜艇“伊-9”号被美军驱逐舰“弗雷泽”号击沉，艇上101人悉数死亡。

21日，“伊-7”号潜艇再遭厄运，在美军驱逐舰“莫纳汉”号的攻击下抢滩搁浅，艇上87人战死，剩余43人游泳上岛，成为被撤离的对象。

从5月27日到6月21日，第一潜水战队累计出动潜艇18艘次，向岛上运送了125吨弹药和100吨粮食，接走兵员820人（其中文职人员466名），付出了损失3艘潜艇、死亡292人的代价。美军反潜力量不断加强，日军如果依然采取潜艇接人的方式，估计人还没接完，潜艇早没了。救出820人，损失3艘——老酒数学专业出身，会算算术——那救出6000人，岂不是要损失22艘？况且，随着损失不断增加，能投入运输的潜艇会越来越少。即使能够得到补充，时间也绝对来不及。河濑的计算是，即使一切进展顺利，撤走所有人也要拖到8月上旬，通常情况下，按9月末撤完更加现实。

但到8月上旬，北太平洋的大雾期结束，之后别说美军实施像阿图岛那样的登陆作战，就是派水面舰艇和航空兵前来打炮和撂炸弹，也让人受不了。因此，在8月上旬完成撤离，实属当务之急。痛定思痛，河濑决定铤而走险，在7月中下旬利用浓雾掩护，派水面舰艇一次性完成撤离任务。北海守备队司令官峰木十一郎已经接到命令，提前组织基斯卡第一地区队进行快速撤离的实战演练。

半年之前，联合舰队针对瓜岛第十七军的撤退，组织过“开号作战”。执行任务的“东京快车”表现堪称出色，三次撤退均圆满成功。借鉴瓜岛撤退的成功经验，河濑将撤退任务交给了麾下的第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森友一深知此行凶险异常，接令后，他夙夜忧叹，茶饭不思，终于诱发脑出血住进了医院。

恰在此时，在俾斯麦海海战中身受重伤的原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昌福少将伤愈复出。木村的操舰水平可是有目共睹的。在河濑的强烈要求下，木村奉调北太平洋接任森友一的职务，带领第一驱逐舰战队执行撤出基斯卡第一地区队的艰巨任务。

木村显然极富经验，他上任后并未轻举妄动，而是首先分析了当前局势。基斯卡岛已被美军围得如铁桶一般，正面突破绝无可能。加之美军侦察机在岛屿附近频繁出没，在正常情况下船队靠上基斯卡岛的希望渺茫。看来，也只能靠北太平洋那漫天大雾来帮忙了。

7月7日，日军幌筵气象站预报，基斯卡岛一带即将迎来浓雾天气。木村当即率第五舰队主力“那智”号、“摩耶”号重巡洋舰，“木曾”号、“阿武隈”号轻巡洋舰，“长波”号等11艘驱逐舰及“国后”号海防舰倾巢而出，护卫“日本丸”号、“栗田丸”号前往执行撤离任务，预计抵达基斯卡岛的时间为7月11日。第一潜水战队同样划归木村指挥，执行侦察、警戒和伺机攻敌等任务。

木村舰队看上去还算威武雄壮，但最大的短板是缺乏空中保护。在俾斯麦海海战中差点儿丧命的木村清楚，无论水面舰艇的水兵操舰技术多么出色，战斗意志多么顽强，在美军强大的航空兵面前，也不过是一个活靶子或一群靶子。美军在基斯卡岛附近有强大的空中力量，之前阿图岛的战斗表明美军水面舰艇中有战列舰和航母存在，木村完成任务的唯一希望就是行踪不被美军发现。

航途中，木村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舰队绝不驶出浓雾一步。但就在预定冲入基斯卡岛近海前一天，7月10日，岛上守备部队来电说，周围浓雾突然消散，晴空万里。机警的木村立即下令舰队停止前进，就地等待。在海面上无所事事地游弋了5天，各舰油料已告不足，各舰舰长纷纷打信号要求强行“突击”，理智的木村丝毫不为所动，断然下令掉头返航。顶着无数压力，木村率舰队于7月17日返回幌筵岛。

大军出动，就这样打了一圈酱油回来，人一个也没接出来。从军令部、联合舰队到第五舰队，甚至第一驱逐舰战队内部都有人在耻笑木村是胆小鬼，“丢下基斯卡守备队不管，见死不救”。其实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谁都知道木村的做法是对的。怪也只能怪不长眼的老天，临时撤走了大雾。

面对大家的议论和指责，木村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要么撤职，要么少废话，一切都得听本官的。”说完，他拿起钓竿，悠闲地在旗舰“阿武隈”号的后甲板上钓起了鱼。

木村是在等待更好的机会，实际上，他心里比谁都急。美军随时可能进攻基斯卡岛，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也算基斯卡岛第一地区队命不该绝，7月22日，幌筵气象站再次发布了“7月25日前后基斯卡岛附近将有大雾”的预报。木村立即在23日率舰队再度出航。此时，舰队中已没有了重巡洋舰。“摩耶”号奉命调往南太平洋作战，“那智”号不能出航的理由更加可笑——缺油。

为了防止木村像上次那样逃跑，河濑亲率第五舰队一众参谋挤上了“多摩”号轻巡洋舰，随时监视木村的一切行动。顺便说一下，此时这个“多摩”号的舰长就是6月22日刚刚履新的原第八舰队首席参谋神重德——策划萨沃岛海战的那位，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指挥一艘军舰。

这次北太平洋的大雾范围极大，幌筵岛附近同样大雾弥漫。舰队出航过程中事故频发。海防舰“国后”号不慎撞上了木村旗舰“阿武隈”号左舷中部，“初霜”号驱逐舰插入了“若叶”号右舷。幸好舰队刚刚出航，速度不快，除重伤的“若叶”号返港维修，其余各舰整理队形，在大雾中小心翼翼地驶向基斯卡岛。无线电静默依然必须严格遵守，各舰只能靠平时的训练在迷雾中摸索前进。设计航线是先到堪察加半岛南端的占守岛后南下，到阿图岛以南再转向东，到基斯卡岛东北海域见机行事。

由于阿图岛之战的残酷性大大超出预计，美军为打掉守军更多的基斯卡岛进行了精心准备。金凯德选择在8月发起攻击，之前暂时对基斯卡岛实施封锁，使守军无法撤离，同时也无法得到增援。6月，陆续击沉日军3艘潜艇之后，美军加强了对基斯卡岛的沿岸封锁，出动了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母在内的强大舰队在附近游弋，烦心了就抵近岸边，向岛上大肆炮轰一番，反正有的是炸弹。美、加的陆基航空兵同样不甘落后，只要天气允许，他们一定准时到日军头上进行投弹练习。

尽管一路上小心翼翼，但就在出发的第二天，24日，木村舰队的行踪就被美军长腿的“卡塔琳娜”发现，他本人竟然一无所知。闻听日军舰队大举出动，大喜过望的金凯德立即命令格里芬少将率舰队前往拦截。鉴于上次麦克莫里斯少将在科曼多尔群岛海战中吃了大亏，格里芬舰队中出现了“密西西比”号、“爱达荷”号2艘战列舰，将对

只有轻巡洋舰的日军形成碾压式优势。一切预示着，我们即将会看到战列舰的精彩表演。

遗憾的是，“卡塔琳娜”发回的敌舰位置有误，格里芬舰队在指定海域毫无发现。26日，在距水上飞机报告地点的24公里之外，“密西西比”号的雷达率先捕捉到了敌舰回波。除了重巡洋舰“旧金山”号，所有美舰都捕捉到了这一信号。虽然海上大雾弥漫，无法以目视确认目标，格里芬依然下令战列舰以主炮向雷达确认的疑似目标实施齐射。两舰在向目标倾泻了518发356毫米炮弹后，雷达回波神秘消失。

格里芬据此判断，敌舰已经被彻底消灭——战列舰的巨炮果真是不同凡响呀！于是，他下令掉头返航，向金凯德复命去了。因为弹药消耗较大，加之驱逐舰出现燃油不足，金凯德下令舰队回港补给。事后证明，格里芬的炮击毫无效果，那里根本没有敌舰存在。本次行动因情报错误失去意义，反倒促使美军暂时放弃了对基斯卡岛的封锁，客观上促成了日军撤退行动的成功。

木村并不知道自已已被美军发现，依然在浓雾中顽强前行。但在出航第三天，大雾渐渐消散，木村只好下令舰队再次停下来，等待“天佑”。这次木村不能再回去了，一来河濑就在屁股后面跟着，二来他隐隐觉得，美军对基斯卡岛的登陆行动会很快发起，再回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幸运很快再次降临。7月28日，海上再度起了大雾，木村立即下令“全军突入基斯卡湾”。老天似乎在故意捉弄日军，29日13时，天空突然放晴，日军编队恰在此时冲进了基斯卡湾。旗舰“阿武隈”号和驱逐舰“岛风”号的瞭望哨同时报告发现敌踪。不等木村下达命令，惊慌失措的两舰一股脑儿射出8条鱼雷，无一例外，全部命中。随着8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敌舰竟然纹丝不动。虽说当时天气放晴，实际

上，就是雾稍淡了点儿而已。日军水兵欢呼之后，定睛一看，原来那竟是一块船状礁石，怪不得打得这么准——可把河濑、木村等人吓坏了。

盼星星盼月亮，岛上日军终于盼来了大救星。此前，峰木已制定了好几套撤离方案，平时闲着没事就进行演练。诸如，根据接应舰队停泊位置和距离，地区队的大发艇应该在哪几个位置同时出动，哪条登陆艇对应哪艘接应军舰等，全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功夫不负有心人，平时的“苦练”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短短55分钟，峰木率岛上5183人悉数登舰。为捉弄即将登陆的美军，日军撤退前在岛上埋了大量地雷，挖了不少陷阱。舰队返航之前，日军舰艇在美军可能出没的水域布下水雷场，扬长而去。8月1日，木村率舰队毫发无损地回到幌筵岛。

成功撤离令原本已做好“玉碎”准备的基斯卡第一地区队欣喜万分。事实上，日军只是成功撤走了守军，陆海军1年多来在岛上修筑的设施、工事全部沦为废墟，包括步枪在内的所有武器在登船之前彻底抛弃，连运载士兵登舰的大发艇也因无法带回自沉。这些物资损失对穷酸的日本来说显然比人员伤亡更难以弥补，而美国则恰恰相反。

东京将本次近乎神奇的撤离称为“太平洋上的奇迹作战”。媒体上类似“英灵加护”“天助神佑”之类的褒奖之词，不绝于耳。日军的成功靠的是运气。但正如丘吉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所言，“胜利不是靠撤退来获得的”。接二连三的撤退只能说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已经江河日下。从瓜岛“开号作战”开始，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逃跑技术日臻成熟，此时已经炉火纯青。到后来组织科隆班加拉岛撤退的“塞号作战”时，这种技艺将达到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

说几句题外话。战后，1965年，日本拍摄了电影《基斯卡·太平洋奇迹作战》，以纪念本次行动。由扮演过山本五十六的三船敏郎扮

演木村昌福。因为当时木村还活着，剧中日军指挥官的名字就改成了大村昌太郎少将。侥幸活到战后的木村剃掉了一脸络腮胡子，在山口县开了一个制盐厂，厂里打工的人大都是他没“玉碎”的老部下。除了他们，没人知道这位平时为人低调的厂长，竟是木村昌福。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木村的儿子，“电影里那个大村少将，原型就是你爹”，他儿子方才知道他爹当年还有一段如此传奇的经历。

木村的判断一点儿没错，金凯德对基斯卡岛的登陆作战预定在8月15日发起。日军撤出两天后，7月31日，完成补给的美军舰队就浩浩荡荡地杀了回来，将基斯卡岛围得水泄不通。金凯德甚至放出狂言：“连一条狗也不能让它逃出去！”

美军的行动明显慢了半拍，木村在两天前已全身而退，利用的恰恰是美军撤防加油的时间。美军尚不知日军已撤走，两艘战列舰向岛上实施了10多次炮击。8月的前半月，美国陆军第十一航空队和加拿大陆基航空兵累计对基斯卡岛空袭106次，投弹1200余吨。一众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不吝弹药，对日军主要阵地和预定登陆地点进行无限制炮击，把空无一人的基斯卡岛炸得跟月球似的——真可惜了那些炮弹！

8月13日，一支由91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从阿达克岛起航，运输船上装载着查尔斯·科利特少将率领的29126名美国大兵和5300名加拿大士兵，还有大量弹药、物资。15日拂晓前，担任舰炮火力支援的舰只驶抵基斯卡岛近海，对日军主要岸防阵地进行炮火准备。

天刚放亮，数不清的坦克登陆舰、步兵登陆艇开始抢滩，遣送登陆部队上岸。美军并不知道日军早已撤走，以为将遭遇阿图岛那样的顽强抵抗。登陆当天，大雾弥漫，登陆盟军发生了多起友军互伤事故，24人在“激烈战斗”中倒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严寒导致许多士兵病倒。无处不在的地雷和陷阱使登岛盟军一直以为日军仍在顽强抵抗。盟军各路登陆部队气势如虹，奋勇前进。经过5天“激战”，美军终于发现敌人早已逃之夭夭。除了4条被抛弃的杂种狗，美军连日军的影子都没见着。金凯德果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条狗都没放走。

在一座空房子前，挂有一个“鼠疫病人隔离所”的牌子。消息传开，登岛士兵人心惶惶。美、加迅疾调集大批疫苗空运基斯卡，大批军医拿着针见人就扎屁股。几万人大老远跑来，相当于进行了一次集体免疫。战后，美国人审讯日军有关人员才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日军故意制造恐慌的诡计。尽管如此，参战主力美军第七步兵师还是被戴上了“成功实施过登陆作战部队”的高帽子。

8月18日，美军遭受了登陆以来的最大损失。驱逐舰“阿伯纳·里德”号在近岛水域巡逻时，触发了日军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舰尾被炸得不知去向，舰上水兵47人阵亡、70人受伤。

即使没有遇到敌人，美军依然为基斯卡岛“战役”付出了122人阵亡的代价，他们大多死于地雷、陷阱或友军误伤，也有人跌落悬崖而踪影皆无。对这次诡异的两栖作战，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在书中自嘲：“史上最大规模、最具实战气氛的登陆演习。”

看到前线发回的战报，尼米兹上将既好气又好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人从进攻行家变成撤退高手了？”之后不久，尼米兹亲自率一众幕僚登岛视察。在看到日军修了1年还未成形的机场时，上将说：“要么日本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战争，要么他们还没有参加现代战争资格。”

成功收复两岛抚慰了美国民众的脆弱心灵，却并未在军界高层引起太大震动。战斗过程乏善可陈，说出去反倒惹同行笑话——英国人就对美军实施这样毫无意义的作战嗤之以鼻。有人建议，以两岛为跳

板经千岛群岛向日本本土发动攻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很快否决了这一建议。北太平洋寒冷多雾，气候恶劣，发动大规模攻势必需的后勤支援无法保证。而且，从北方发起进攻，也无法从根本上切断日本从南洋到本土的海上生命线。成功收复两岛之后，北太平洋再无大的战事发生。大部队主力舰奉命南调，极度精简的北太平洋部队仅仅执行一些巡逻警戒的次要任务，这里逐渐成为被战争遗忘的角落。

虽然因疏忽放跑了基斯卡岛5000余名日军，但毕竟是收复了自己的国土，金凯德还是捞到了咸鱼翻生的机会。战役结束之后，无所事事的金凯德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同时觉得直接问尼米兹有点儿冒昧，于是决定通过副官比尔·莱弗顿中校去打听。莱弗顿任少尉时曾在“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上服役，当时尼米兹是这艘舰的上校舰长，莱弗顿后来还当过一段尼米兹的副官。两人关系不是一般地好，一直保持几个月一次的通信联络。金凯德建议莱弗顿在下次写信时侧面打听一下北太平洋部队下一步到底要干什么。

尼米兹给莱弗顿的回信很快到了，信中说：“告诉金凯德，我正要寄给他一个包裹，从中他就会知道自己下一步的任务。”包裹很快也到了，金凯德带着众参谋围着莱弗顿，将包裹打开。所有人面面相觑，包裹里只有一块游戏用的“克里拜吉”牌盘。看来，无所事事的金凯德只能玩玩游戏了。

金凯德还没玩熟练，新机会已经来了。因为在布纳战役中畏首畏尾，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华盛顿将第七舰队司令官卡彭特调走。这样，金凯德便作为有战斗经验、暂时闲着没事且能与陆军融洽相处的最佳人选奉调西南太平洋。说来好笑，金让金凯德执掌第七舰队，是由于尼米兹的大力推荐，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金凯德不太聪明，让他在麦克阿瑟手下海军不会有太大损失。

既然有新的位置空出，尼米兹借机向金建议，由在西雅图近乎赋闲的第十三海军军区司令官弗莱彻中将接管北太平洋战区 and 那里的部队，金默许了这一调动。10月11日，从好友金凯德手中接过新职务的弗莱彻同时接收了尼米兹的“克里拜吉”牌盘。之前弗莱彻多次向尼米兹提出，希望能重返海上参加战斗，即使由中将降回少将也在所不惜。就任新职的弗莱彻为了能够参加战斗，将司令部设在了最前线的阿达克岛。但此时北太平洋仗已打完，弗莱彻的主要任务是为前往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船队护航，同时准备可能于1945年发起的对北千岛群岛的作战行动。因为大批主力舰只南调，弗莱彻手里比驱逐舰大的船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尽管如此，弗莱彻对本次调动还是非常高兴。他在12月4日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很高兴能重回舰队，哪怕是走了后门”。由于哈尔西、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牢牢占据了第三、第五、第七舰队的司令官岗位，这似乎已经是弗莱彻的最好归宿了。

阿留申群岛的敌人终于得到肃清。为了夺回两个意义不大的小岛，美军前后动用了10万部队和强大的海空力量。此时，不管是欧洲、大西洋，抑或是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战区，急需兵力支援的地方多了去。美国人完全可以像对待威克岛那样放弃两岛不攻，可以拖住日军的部分兵力，也为航空兵提供了最佳训练场所。美日双方围绕两岛的两次军事行动，同样显得意义不大。日军1942年的行动还间接导致了中途岛的惨败。

今天的基斯卡岛已成为一个著名景点，岛上遍布美军飞机、舰炮留下的弹坑和日军遗留的装备，算是对那段历史的最佳见证。

| 第三章 |

钳形攻势

车轮计划

瓜岛和巴布亚战役之后，精疲力竭的美日双方暂时进入局间休息，开始积蓄力量，谋划下一步的作战行动。1943年初，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两大战区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强。地面作战部队达到了14个师，其中包括3个澳大利亚师和1个新西兰师，另有2个美军师正在调动之中。此外，澳大利亚还有8个民兵师即将完成训练，转为野战部队。更令人可喜的是，盟军空中力量增长迅速。各类作战飞机达到了2800架——300架隶属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每月还可以得到100架以上的补充。与之相反，国力所限，日军在前阶段作战中遭到的重大损失迟迟得不到有效补充，军力开始逐渐削弱。

如果要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找到一个志得意满的人，那无疑正是一直在为太平洋战场奔走呼号的金上将。尽管会议决议将有关太平洋的内容排在了最后，但金还是从中找到了扩大远东攻势的尚方宝剑，美国人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在太平洋上大打出手了。在这一点上，金无疑得到了军事将领尼米兹、麦克阿瑟、哈尔西，政府要员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新西兰总理弗雷泽、菲律宾流亡总统奎松乃至蒋介石的一致拥护。

“瞭望塔计划”第一阶段任务完成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金对战局进展逐渐感到了不安。早在瓜岛战役尚未结束的1942年12月，金就开始谋划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作战。现在，他开始反对从所罗门群岛一步步推进到拉包尔的第二号任务，因为这种打法将不断缩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把他们赶回到物资供应和兵力补充相对容易的地区。况且从占领瓜岛的时间考虑，每前进一步至少需要几个月，使日军可以从容获得在美军前进道路上加强防御的时间。这种步步为营的战术耗时多、代价大，会导致战争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金提出了新意见，废

弃原来第二、第三阶段的任务，从侧翼对日军进行包抄，跳过日军密集布防的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直接登陆夺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一举切断日军东南方面核心海空基地拉包尔的后勤补给线，进一步孤立并占领之。

这步子明显迈得有点儿大了。尼米兹和哈尔西一致认为，虽然盟军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是目前尚不具备实施上述作战的客观条件。尼米兹将个人意见写成一份题为“未来所罗门海区战斗”的备忘录，在旧金山会议上交给了金。他在备忘录中指出，以目前的有限兵力，一举越过俾斯麦群岛和北所罗门群岛许多相互支援的日军基地，是非常危险的。即使美军能顺利占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己方不断拉长的补给线也将处在卡维恩、布卡、布因等地日军的严重威胁之下，进攻部队势必逐渐陷入被动。尼米兹同时强调，进攻目标不应超过陆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哈尔西根据这一原则进一步提出，应在距瓜岛290公里的新乔治亚岛展开下一步军事行动，夺取日军蒙达机场，使之在后续进攻中发挥积极作用。尼米兹深表赞同。

巴布亚战役结束之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当然也不会无所事事。早在前往卡萨布兰卡参会之前，马歇尔就要求麦克阿瑟根据1942年7月2日华盛顿的指令，拟订“瞭望塔计划”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方案——原计划这两阶段作战由他负责战略指挥——并与尼米兹和哈尔西充分交换意见。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1943年2月11日，哈尔西派战区副司令官西奥多·威尔金森海军少将前往布里斯班，参与作战计划的制订。

盟军成功收复瓜岛和巴布亚半岛，为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实施后两阶段作战提供了绝好的跳板。从地理上看，未来战役进程就像一个倒写的大“V”字，拉包尔位于顶角，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将经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岛，从这个倒“V”的左腿挺进，而哈尔西的南太平洋战区则经所罗门群岛沿右腿进军。第二阶段战斗，是通过占领一系列

适合修建机场的据点逐步向拉包尔挺进。两大战区的进攻要尽可能同时打响，以使日军顾此失彼，无法兼顾。第三阶段的终极目标，是两大战区合力拿下拉包尔，迫使日军退回到1100公里之外的特鲁克去。

到2月28日，这个被称作“埃尔克顿”的进攻大纲已初具雏形。麦克阿瑟继而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希望再给他提供5个精锐步兵师、1800架飞机，以及包括尽可能多的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力量，来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马歇尔知道，这只能通过削弱尼米兹手下的军事力量才能做到，金肯定不会同意。“埃尔克顿”计划涉及辽阔复杂的战场，绝非一时半会儿能够说清。麦克阿瑟告诉马歇尔，他将让萨瑟兰和肯尼前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详细汇报。

1943年3月12日，美军关于太平洋地区下一步作战的专题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仿佛事先商量过似的，三大战区司令官尼米兹、麦克阿瑟、哈尔西悉数以公务繁忙为由婉拒参会。事实上，1943年上半年，盟军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几乎处于半停滞状态。麦克阿瑟有大量时间陪琼和小阿瑟共享天伦之乐，尼米兹经常带着斯普鲁恩斯到海滩散步，还有余暇每天接待中尉军衔的普通艇长，他们是完全有时间到华盛顿参会的。对华盛顿发出的邀请，麦克阿瑟派出了参谋长萨瑟兰少将和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肯尼中将，尼米兹派出的代表是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哈尔西则派出了陆军司令官哈蒙中将、参谋长勃朗宁上校和海军陆战队代表德怀特·彼特准将。

说这些高级将领啥事没干，也有点儿冤枉。为筹备对拉包尔的攻势，麦克阿瑟和哈尔西都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尼米兹要筹备下一步的中太平洋攻势，现在只是在耐心等待那数不清的航空母舰从船厂开出来而已。

从表面看，麦克阿瑟手下兵力多达48万。按一个师15000名作战人员和相同数量的支援人员计算，他的部队相当于16个师。但这些大部

分是澳大利亚人。澳军分义务兵和志愿兵两种。根据法律，前者的服役范围不能越过澳大利亚边界。一位堪培拉的政治家讥讽其为“考拉熊”，“你既不能将其猎杀，也不能将他们运出境外”。在麦克阿瑟的强烈要求下，柯廷主持修改了相关法律，使得上述武装部队可以出境作战。目前，由志愿兵组成的3个澳军师，经过血腥的巴布亚作战，已筋疲力尽，急需休整。美军第三十二师和第四十一师的1个团在布纳之战中遭遇重创，重建至少需要半年以上。1943年初能立即投入作战的仅有该师剩余的2个团。1月10日，麦克阿瑟致电马歇尔：“目前能用的部队主要是澳大利亚民兵组织，他们是难以承担进攻任务的。”

即使已经在科科达、米尔恩湾、布纳之战中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但麦克阿瑟一向看不起澳军，包括这支部队的司令官托马斯·布莱梅中将。麦克阿瑟告诉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弗雷德里克·谢登：“战场上布莱梅是一位勇敢的将军，但不是一个响当当的战术家。”他认为布莱梅有政治野心，他将澳军军官全部提升到比美国同行高一级的军衔上。麦克阿瑟于1月11日特意给华盛顿发去了一封电报：“在这一地区的作战表明，亟待将位于澳洲的我国部队编组为一个集团军，因为澳军已经组建了类似机构。我建议将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派来。艾克尔伯格虽是一位称职的军长，但目前他尚不具备担任集团军司令官的能力。”

马歇尔对这一请求感到吃惊。因为克鲁格毫无实战经验，固执己见，行动缓慢且书生气十足，因缺乏社会经验到处惹是生非，人缘极差。头一年，马歇尔将他晋升中将时还心存疑虑，因为他只是在训练部队方面显露过不俗的能力。

出生于德国的克鲁格，和麦克阿瑟早就认识，两人于1904年任陆军中尉时，曾在菲律宾共事。1907年，两人在利文沃斯堡陆军参谋学院再次碰面。后来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时，克鲁格曾在他手下任作战计划处处长。1940年，马歇尔让克鲁格指挥第三集团军。在翌年秋

天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中，克鲁格的部队意外获得了对第二集团军的胜利，他用步兵成功阻止了装甲兵团的进攻。但人们普遍认为，那次胜利应该归功于幕后策划者、克鲁格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准将。

虽然对克鲁格抱有成见，马歇尔还是准备派他去澳洲。因为他和麦克阿瑟认识时间很长，还跟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关系密切。克鲁格曾经在海军军事学院任教，不但熟悉海上作战且和海军相处融洽。西南太平洋战区下一步作战涉及十几次两栖登陆，正是克鲁格施展才能的好机会。随着华盛顿一纸调令，1943年2月8日，克鲁格率16名参谋飞抵布里斯班。随着美国第六集团军的成立，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指挥系统变得更加复杂。

最失落的当属在布纳之战中用尽了吃奶力气的艾克尔伯格，新上司的到来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艾克尔伯格认为，在布纳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自己表现得够好了，没有获得高于其他人的勋章已属委屈，现在连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也给了别人，那人还从未指挥过任何一场战斗。他立即去找麦克阿瑟，问他打算如何处置自己。麦克阿瑟告诉他，必须无条件接受克鲁格的指挥。艾克尔伯格赌气，打算调回国内，麦克阿瑟又不放他走，同时电告马歇尔，“他在我这里工作，比他打算在美国做的任何工作都更有价值”。艾克尔伯格在军队训练方面表现出色，如果克鲁格遭遇失败或者染病，他还能随时顶上去。这让艾克尔伯格痛苦万分，心灰意懒。

麦克阿瑟把自己发给马歇尔的电报拿给他看并极力安抚，解释说，你如果现在回国，陆军部“就会认为我不要你了”，就像之前被赶走的布雷特那样。出于安慰，麦克阿瑟答应给他两周时间回国度假。没过多久，艾克尔伯格就变得高兴起来了。由此看来，他即便当初到了北非，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巴顿。

在努美阿，结束瓜岛之战的哈尔西同样在磨刀霍霍，积极筹备对中所罗门群岛的攻势。除谋划行动计划，哈尔西还有一大堆行政事务需要处理。大量涌入的美军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之外，在向法国殖民当局反映而未产生任何效果之后，哈尔西接管了当地最大的一家酒店，建立俱乐部，向官兵提供各种饮料，借此改变他们枯燥的生活，以提升士气。很快，新喀里多尼亚法国守备部队司令官发来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件，说许多法国姑娘在跟美国大兵的交往中怀孕了，想知道哈尔西打算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哈尔西以口头形式答复说：“我的战士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不会做任何浑蛋事情。如果你们法国人不能管好自己的姑娘，别指望我们美国的武装力量去帮你们干这种丑事。”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哈尔西准备扩建战区的通信系统，发给当地法国总督要求开工的信件迟迟得不到答复。他将这一要求通过华盛顿发给远在伦敦避难的戴高乐，回复是委婉的拒绝——美国人的扩建工程不能侵犯法国的主权。哈尔西采取的对策是——立即开工！他知道金和尼米兹一定会支持他，前提是他们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自己也懒得汇报。

麻烦事还远不止于此。瓜岛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驻所罗门群岛的代表给哈尔西发来了一封上边印着“为英王服务”字样的信件，提出美国人在建设亨德森机场时砍伐了大量椰子树，这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现在他代表英王陛下要求美国人支付每棵树2美元的赔偿，同时提供了需要赔偿的具体金额。哈尔西将信件扔在了废纸篓里。哈尔西明显太厚道了，换成老酒，就会告诉英国代表，树是日本人砍的，要钱到东京找裕仁要去。

虽然几位司令官不能亲自到会，但该开的会还是要开。由马歇尔和金联袂主持的会议虽然没有出现像卡萨布兰卡那样的争吵，但同样是火星四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代表萨瑟兰少将指出，因运力不足及航空兵力有限，建议将船舶和飞机全部集中到新几内亚，让西南太平

洋战区先打莱城和胡翁半岛。待上述战役结束，再将船舶和飞机转往南太平洋，由哈尔西发起对新乔治亚岛和布干维尔岛的攻势。哈尔西的代表哈蒙中将的意见恰好相反，认为应将主要作战力量集中到南太平洋，先打下蒙达和布干维尔岛南部，再把力量转到西南太平洋打胡翁半岛。说来说去，谁都认为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才是最重要的。

金偏向海军。他率先指出，先进行新几内亚东部战役，而把南太平洋晾在一边的做法，是极度危险的。这样将使前阶段严重出血的日本联合舰队得到从容的恢复机会。马歇尔大度地提出，应该摒弃军种争执，发挥两大战区的各自优势同时沿两条轴线发起进攻，使日军穷于应付，顾此失彼。因为受到卡萨布兰卡会议对太平洋只能发起有限攻势的制约，会议最终决定：缩减原有目标，将进攻拉包尔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初。麦克阿瑟将向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莫阿、芬什哈芬和马丹推进，以“最终夺取俾斯麦群岛”。哈尔西的攻势年内仅限于“到达布干维尔岛南部”。会议要求麦克阿瑟牵头修订原来的“埃尔克顿”计划，提交包括参战兵力、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内的详细计划，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

随即就出现了令人棘手的指挥问题。哈尔西原属尼米兹指挥，他在执行下一阶段作战任务时势必进入麦克阿瑟的地盘。太平洋战场实施统一指挥的尖锐问题再次冒了出来。同先前一样，海军支持尼米兹，陆军支持麦克阿瑟，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有人建议——这人很可能来自海军——扩大南太平洋战区的范围到赤道以西，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全部划入哈尔西的地盘。之前为了瓜岛作战，麦克阿瑟的地盘已经向西退了一度，陆军坚决反对再次以牺牲麦克阿瑟的“利益”来解决指挥权之争。

一番激烈争论之后，会议最终的决定仍然是和稀泥。1943年3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时向尼米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下达了1943年的作战指令。

一、取消之前1942年7月2日的作战指令。

二、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为左路，攻取基里维纳岛、伍德拉克岛并修建机场，随后夺取莱城、萨拉莫阿、芬什哈芬和马丹一线，攻占新不列颠岛西部，从西、西北方向封锁拉包尔。

三、南太平洋战区部队为右路，攻占所罗门群岛和布干维尔岛南部，从东、东北方向封锁拉包尔。

如此，盟军两大战区的部队将对拉包尔形成一个钳形攻势。作战行动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哈尔西接受麦克阿瑟的战略指导。原隶属太平洋舰队的舰艇、飞机和地面部队仍归尼米兹指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派参加特殊战斗行动的除外。

3月15日，金上将发布了美国海军舰队的统一编制，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作战的舰队被授予偶数番号，太平洋地区则被授予奇数番号。

南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被统编为第三舰队，由哈尔西上将亲自兼任司令官。特纳少将领军的两栖部队相应称为第三两栖舰队。在特纳奉调珍珠港出任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后，威尔金森少将接替了他的职务。

以珍珠港为核心基地的中太平洋海军力量被统编为第五舰队，其两栖作战部队则称作第五两栖舰队。上述两支舰队统归尼米兹上将指挥。

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海军力量统编为第七舰队，司令官卡彭特海军中将，后来由完成阿留申作战的金凯德中将接任。与之相对应，第七两栖舰队司令官是丹尼尔·巴比海军少将。这支部队由麦克阿瑟直接指挥。

除统一编制之外，和麦克阿瑟一样喜欢为自己设计军服的金，还推出了海军新制服。这种服装一改以往海军军服蓝白为主的格调，变成了灰色并配以黑色的饰带。虽然大部分海军官兵打心底里不喜欢，但强势的金还是打算像推进作战那样推行制服改革。哈尔西轻蔑地将新制服称为“公交司机套装”。这话很快传到了金的耳朵里，于是，各大战区很快收到了华盛顿发来的紧急通知：“以灰色制服取代原来的制服，是官方授权的。在全海军范围之内，不管哪个战场，所有人都必须严格执行。”

哈尔西自有他的抵制办法。在战区司令部例会上，他依然穿着旧军服，大声宣读了金的决定。随后，他以更高的语调说：“先生们，你们已经知道了这条法令，今后再也不允许有诋毁这套该死的灰色制服的言行了。”稍加停顿，他补充道，“在我指挥下的所有官兵，都有穿上这套该死的东西的自由。但如果有人智商低到要跟他们的司令官穿不同的制服，那他就太不懂得海军礼仪了。”从那以后，南太平洋战区再也见不到新制服了。

哈尔西拒绝新制服，一定程度上也是发泄对华盛顿会议的不满。在未来的作战中，他必须同时接受两个人的指挥。对好友和同属海军的尼米兹当然无话可说，哈尔西对以公告著称且在每份公告中都以孤胆英雄和胜利者出现的麦克阿瑟尤为反感。因为身处高级指挥岗位，哈尔西至少可以部分发现，公报里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他已给老麦贴上了骗子的标签。这种心理上的反感后来因一系列事件不断得到加强。

1943年2月，日军为掩护瓜岛第十七军的撤退发起了一系列海空攻势，哈尔西曾屈尊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商借一些“空中堡垒”。麦克阿瑟严词拒绝：“我自己的战斗正处于最需要我的航空兵力的时候。”他接着说，可以给哈尔西一些技术性帮助，比如提供情报之类。最后，麦克阿瑟说：“我对你所考虑的事情毫不知情，在打乱我的作战

部署、分散我的空中力量来支持你的作战之前，我必须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此外，要给予有效支持，前提是你得给我提供足够的信息，以便统一协调。”人家麦克阿瑟的话绝对有道理，毕竟是你来找我借东西的，我家里也一摊子烂事呢。但这番话彻底激怒了哈尔西，他将此视为老麦对他指挥能力的质疑。哈尔西派威尔金森少将去布里斯班解释情况，同时将麦克阿瑟的电报抄了一份给尼米兹，表明“我不会同他或像他那样自吹自擂的孬种打嘴仗”。

随后几个月，尽管哈尔西的作战是在麦克阿瑟的战略指导下进行的，但两人的沟通礼貌而平淡，只有寥寥数语。与之相反，他和尼米兹之前一直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哈尔西不但把全套作战计划报告给尼米兹，还不时加上一些幕后花絮和个人琐事。尼米兹的回复没有那么正式，但同样热情洋溢，提出建议的同时字斟句酌，尽量避免使用命令一类的语句。

华盛顿要求两大战区相互配合发起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两人一直避而不见显然说不过去。在将猎杀山本的指令交给米切尔少将之后，哈尔西还是准备动身前往布里斯班，与自己名义上的指挥官麦克阿瑟会晤，亲自去捋捋这个“自吹自擂的孬种”的胡子。此前，他写信给麦克阿瑟建议双方开一次会，后者邀请他4月15日到布里斯班去。虽然都已是过60岁的人了，但因为分属不同军种，这竟是两个性格鲜明的高级将领平生第一次会面。无论华盛顿高层或是两个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均对本次会晤深感忧虑。他们担心，两位极具个性的将军之间爆发火星撞地球般的冲突，进而影响未来的联合作战。

和哈尔西对麦克阿瑟极不感冒相反，老麦对哈尔西一直印象颇佳。虽然没有见过本人，但他知道哈尔西是一个敢打敢拼、言语直率的勇士，一个真正的男人，尽管他不具备与自己相提并论的声望。因此，麦克阿瑟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到机场迎接哈尔西一行。这对老麦来说确属破例，要知道，即使顶头上司马歇尔来了，他都是故意躲开不

见的。当哈尔西气宇轩昂地走下飞机舷梯时，麦克阿瑟趋前一步，双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两人边走边聊，走上了一段坡路。陪同司令官前来会晤的朱利安·布朗准将可能眼睛被灰尘迷住了，于是，转头叫哈尔西的秘书道格拉斯·莫尔顿中校：“喂，道格！”麦克阿瑟敏感地停下了脚步，原地转身，朝朱利安狠狠瞪了一眼。除了一些士兵背地里叫他“防空洞道格”，这么多年还没人敢当面叫他的名字，即使夫人琼也称呼他“将军”。朱利安做了一个道歉的手势，同时指了指莫尔顿，意思自己是在叫中校，而不是叫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这才转身，继续和哈尔西边走边谈。

出乎所有人意料，两人竟然一见如故。哈尔西对麦克阿瑟的偏见在第一眼看到对方时一扫而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他那里5分钟之后，我感觉我们好像已经是一辈子的朋友了。我从未碰到过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迅速给人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他那时大概已63岁了，不过看上去似乎只有50岁出头，头发乌黑，眼睛清亮，腰板挺直。即使是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我仍然能一眼看出他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从那天下午的见面开始，他就赢得了我的敬重，在后续战争中我一直保持着这种感觉。及至他在管理投降后的日本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我的敬重之情尤甚。回想我们之间的友谊，我找不到任何瑕疵。我们之间也会有争执的时候，但最后都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作为我的上司，他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我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发生过。偶尔有那么几次我和他的意见相左，我告诉他我所想的，然后我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直到我们中间有一个改变原来的想法。”

英雄总是惺惺相惜！麦克阿瑟同样对哈尔西推崇备至：“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他。他耿直、坦率而富有活力，许多海军人员那种在海上行动时怪里怪气和害怕损失舰艇的感觉，在他身上一点儿都看不到。”老麦盛赞“哈尔西是我国历史上四大水兵之一”

——另外三人分别是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时期的著名海军将领琼斯、法拉洛特和杜威。

大家担心的顶牛场面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两人的会晤非常愉快。会议期间并未发生重大分歧，双方开诚布公，互不隐瞒任何事项。这是令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感欣慰的事情。经过3天友好协商，双方就未来作战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5月15日两大战区将分别向新乔治亚岛、伍德拉克岛和基里维纳岛发起攻势。之后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从右翼沿所罗门群岛北上，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则从左翼继续进攻胡翁半岛和新不列颠岛，最后对拉包尔形成合围。战役代号“车轮行动”——预示着两大战区的推进像车轮一样向拉包尔滚动——持续时间大约半年，以最终双方合力夺取拉包尔宣告大功告成。

4月18日哈尔西离开布里斯班，先后访问了堪培拉、墨尔本和悉尼。上次因为在新西兰胡乱放炮宣称“战争将在1943年结束”，哈尔西受到了上司的严厉批评。华盛顿说他“醉酒说胡话”“神经不正常”的人都有。尽管在悉尼和墨尔本，澳大利亚人为他准备了两场新闻发布会，但哈尔西发现自己不能再相信记者了——他曾被认为是记者最好的朋友。幸好这两场演讲没再惹出什么麻烦。

4月25日，哈尔西飞回努美阿后，得知截击山本的行动大获成功。根据他出发前的要求，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并未将上述消息及时发往布里斯班，那样势必绕不过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哈尔西怀疑布里斯班会走漏消息，从而暴露美军已经破译日军密码的秘密。其实最不能让他放心的还是“道格的公报”，因为麦克阿瑟会先于他得到这一消息。事实上美国人一直都不敢确认山本已经被干掉，直到东京5月21日发布正式消息为止。

随后，哈尔西两次收到了布里斯班发来的电报。因地中海战役和大西洋令人失望的反潜作战所产生的大量需求，卡彭特的第七舰队凑不够登陆所需的驱逐舰、运输船和登陆艇。麦克阿瑟先是将战役发起日从5月15日推迟到6月1日，继而将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作为“车轮”开始滚动之日。

1943年上半年太平洋上略显沉寂，欧洲战场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5月13日，北非战场25万轴心国部队向美、英联军投降。北非战事结束使得地中海航路畅通，盟军船只可由此经苏伊士运河直达印度洋，使通过波斯湾向苏联实施增援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德国通过顿涅茨克行动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重新夺回了东线战场主动权。围绕库尔斯克突出部，苏德双方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

欧洲战场风云突变，丘吉尔高声疾呼再次检讨盟军的总体战略。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他说：“极有必要把‘哈斯基’‘安纳吉姆’行动和未来的作战确定下来。”在另外一封拍给霍普金斯电报中，他说：“我很清楚我们目前存在着严重分歧，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将会导致严重的困难和夏季、秋季行动的软弱无力。”5月4日，丘吉尔率一众幕僚乘豪华邮轮“玛丽皇后”号再次横渡大西洋，准备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举行代号为“三叉戟”的新一轮会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航途中的丘吉尔向莫斯科发去了一封解释电报：“会议目的在于解决夺回西西里之后开拓欧洲战场的问题，同时劝阻倾向太平洋的偏向，进一步探讨印度洋以及对日作战问题。”

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清楚这将又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因为“美国人的心思实际上，扑在太平洋，而我们在力求同时打‘两场战争’”。现在他的“敌人”除了令人讨厌的金之外，又加上了逐渐变得“尖酸刻薄”的马歇尔。“我并不期待这次会议，事实上我一想到它就心存厌恶”，布鲁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英国人肩负着一项困难使命：说服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首脑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在西西里登陆

后继续进攻意大利。因为讨论涉及印度和缅甸问题，除三军参谋长外，负责印度方面的韦维尔元帅、萨默维尔上将和皮尔斯上将同样出现在随行队伍里。韦维尔的任务是向美国人陈述放弃“安纳吉姆”行动的理由，丘吉尔已决定不在缅甸发动一场被他喻为“一根刺一根刺地啃豪猪”的无聊攻势。

综合1943年的几次会议，老酒认为美国和英国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美国人总是要求尽快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直接进攻德国的核心地带，英国人则总是一味搪塞试图拖延。二是英国人总想扩大在地中海的攻势，美国人坚决反对。三是美国人总想加大对太平洋战场的投入，扩大对日本人的作战，英国人绝不赞同。反正原来那些殖民地已经丢掉了，暂时还不急于收回来。四是美国人总想让英国人在缅甸发起攻势打通滇缅公路，以帮助中国人坚持打下去。英国人则认为只要保住印度暂时无忧即可，所以动作缓慢。根据战争进程，我们可以看出，狡猾的英国人对美国人答应他们的事都要再向前进一步，对自己答应对方的事都一推再推或者干脆推翻不干——缅甸就是绝好的例子。

对气势汹汹杀将过来的英国人，美国人进行了精心准备。马歇尔和金下定决心，绝不能像在卡萨布兰卡那样再上英国人的当。马歇尔在将详尽方案提交总统时特意嘱托，要“牢牢盯住英国人”，既要他们入侵法国，还要在缅甸发起他们已经承诺过的攻势。鉴于英国人告知带来了韦维尔等人，马歇尔提前通知史迪威和陈纳德尽快返回华盛顿，一起和英国人吵架，重庆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也受命随时赴会进行游说。

5月12日14时30分，“三叉戟”第一次会议在白宫召开。丘吉尔声称，自己是为了“恪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承诺”来参加本次会议的。此前几小时，恰好传来了轴心国25万军队在突尼斯投降的消息。利用这一胜利，丘吉尔开始乘势宣传他的地中海战略，呼吁立即在西西里

登陆，全面进攻意大利。此举“将使德国人民孤单冷漠，可能也是他们黎明的开始”，同时也将大大改变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使英国有可能把更多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调到孟加拉湾或太平洋。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老丘主动向美国人示好，提出“制订打败日本长远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德国在1944年战败，英国保证于翌年“集中全力向日本发动大规模攻势”。最后他说，解决远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苏联人参战。

对丘吉尔提出的一篮子建议，罗斯福态度非常冷淡。之前他已完全被马歇尔说服，认为只要扩大地中海战争就必然会影响在法国登陆的主战线，他也不同意英国人放弃在缅甸的“安纳吉姆”行动。坐拥主场之利的罗斯福并不急于表态，他随即带丘吉尔前往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间的休养所——当时叫“香格里拉”，后来被艾森豪威尔改为“戴维营”——休闲去了，留下一帮军事将领继续脸红脖子粗地辩论。

由于深信总统会坚定支持自己的意见，马歇尔在会议上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他死死咬定盟军必须尽快跨越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坚决反对把双方已经同意的西西里登陆计划再扩大到整个意大利。金上将以北非战事结束为由，坚持要将美国海军从地中海撤出，将它们用于太平洋方向。马歇尔立即随声附和：“除非英国的参谋长们提议，在欧洲能干出点儿名堂来。”史迪威则反对韦维尔关于如何把对日作战进行下去的观点，宣称英国军队应该配合中国远征军，在印缅边境发起进攻以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接着，陈纳德火上浇油，提议集中力量从中国大陆向日本本土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

上次好歹还有一个对付德国潜艇的共同兴趣，本次交锋几乎是全方位的。矛盾之大，显然不是再来一顿丰盛晚宴、大家一起喝杯小酒就能解决的。布鲁克慨叹道：“美国人向太平洋转移力量的要求比其

他任何时候都强。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敦促我们先打败日本人再说。讨论简直一团糟。”

争吵整整持续了9天，双方高级将领一天开会多达4次，有罗斯福和丘吉尔亲自参加的全体人员会议先后开了6次。布鲁克和金的冲突不断升级，他对金“想方设法找出他可能找到的所有空子把兵力转移到太平洋”越来越恼火。在5月21日的会议上，两人发生了公开争吵。金声称“在太平洋上对日本的攻势，不但应该维持，还要不断加大”，英军应尽快在缅甸展开进攻，而美军则集中力量夺取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对于欧洲，金自始至终只字不提。在英国人眼中，金一定把这里当成研究太平洋作战的专题会议了。

双方战略大相径庭，怒不可遏的英国人拒绝公开承诺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法国的日期。但是，坐镇主场的美国人最终稳稳占据上风，丘吉尔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确认1944年5月1日为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日子，同时同意继续向日本人施加压力。出于面子上的照顾，美国人勉强答应“在采取必要行动之前”将行动计划提交联合参谋长会议审议——那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对英国人力主扩大地中海战争的说法，并未获得任何进展，会议只决定在西西里登陆后再进行检查，以确定这一行动是否“能把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并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国军队”。至于缅甸，罗斯福不接受丘吉尔提出的进攻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替代方案。因为在主要问题上占尽上风，美国人让步“暂时在印度继续进行后勤行动，为最终发动‘安纳吉姆’计划做好准备”。

马歇尔出具了一份早已拟好的备忘录——《打败日本的战略计划》。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利用潜艇封锁荷属东印度向日本输送石油的航线；二是一旦得到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航空基地，立即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三是直接进攻日本本土。表面上，这些内容

和英国似乎关系不大，毕竟皇家海军和空军在太平洋上没有多少飞机和舰艇，但罗斯福正是用这种方式向英国人暗示，今后在太平洋上是美国人在发号施令，不管是英国人，还是其远房亲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过是他们可有可无的小伙伴而已。

5月24日，在研讨“三叉戟会议备忘录”最后草案时，丘吉尔终于意识到英国的参谋长们几乎在每一点上都向美国人做了让步，自己想办的事一件没办成。一怒之下，他扬言不接受这个文件，惹得在会议上受够了气的布鲁克发了脾气。他告诉首相，如果拒绝接受美国人的说法，将会危及“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丘吉尔最终勉强答应签字。

口是心非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质。虽然对中国极不感冒，之前5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一次演说中，丘吉尔还是动人地表达了他本人对“历尽磨难的中国”的深切同情，答应向蒋介石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东西”。现在，他将恶气全部撒在中国人头上。他不但同宋子文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在宋美龄傲慢地拒绝来华盛顿会见他之后，也拒绝去纽约会见她。罗斯福一笑了之。按照他对远东的未来规划，中国很快将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盟友，无论英国人是否愿意。很显然，罗斯福对英国人在战后维持广阔的殖民地缺乏兴趣。

如果说阿卡迪亚会议是英国人略占上风，卡萨布兰卡会议双方打成平手的话，本次会议丘吉尔可谓“全线溃败”。美国人凭借大智若愚和强大的国力逐渐占据上风。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英国人在今后的会议上已经失去了和对方平起平坐的机会，逐渐沦落为美国人的小跟班儿。加上丘吉尔对苏联人天生厌恶，未来他将和斯大林发生无数次争吵。罗斯福的和事佬角色更巩固和发展了这种优势。

离开华盛顿时，丘吉尔依然希望能找机会把马歇尔争取过来。他以不方便直接指挥艾森豪威尔为由，要求罗斯福派马歇尔陪他前往北

非。罗斯福慨然应允，但丘吉尔显然没捞到多少游说马歇尔的机会。在漫长的航途中，一脸苦闷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一直忙着用他那如椽大笔，组织语言去拟就总统和首相让他起草的那份对苏联人来说最终结果异常糟糕的电文——把1944年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消息告诉斯大林。

通过本次会议，金巩固并扩大了自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取得的成果。他觉得英国人已默然放弃了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享受的共同指挥权，现在他终于能够放开手脚与日本人大干一场了。会议刚刚结束，金就志得意满地带着一众幕僚飞赴旧金山，与尼米兹筹划沿中太平洋向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势了。

在瓜岛和巴布亚双双落败之后，东京终于意识到战争主动权已经易手，明智地将战略进攻调整为战略防御。就在华盛顿下达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同时，3月25日，东京大本营下发了《东南方面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其核心内容为：主要作战转向新几内亚方面，确保莱城、萨拉莫阿一线，积极筹备下一步攻势。在所罗门群岛及俾斯麦群岛方面暂取守势，确保现有要地并随时击败来犯之敌。前文提到，这一战略是在海军做出让步后勉强确立的。

借助山本发起“伊号作战”，盟军航空兵疲于应付，无暇封锁俾斯麦海的有利时机，4月中旬，安达寻隙将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十六步兵联队、佐世保海军第五特别陆战队、海军第七根据地部队各一部总计2000人，用小型舟艇从格罗斯特角渡海偷运到莱城，同时将在布纳作战中遭遇重创的南海支队及第二十一旅团残部撤出巴布亚。安达的作战部署是：以莱城、萨拉莫阿为一线长期固守，同时在马丹和韦瓦克构筑二、三线防御阵地。第十八军司令部设在马丹，安达手下3个师团加上海军部队共有55000名兵员。

莱城、萨拉莫阿一线由中野英光的第五十一师团驻守。由于在“第八十一号作战”中损失惨重，加上在之前的瓦乌之战中损失了部分兵力，中野手下的兵力锐减到原来的1/3，其中超过40%是伤病员。实际上，日军在该地区无法进驻更多兵员，因为无法提供更多补给。美军在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中逐渐占据上风，日军只能通过潜艇横渡丹皮尔海峡运送补给，另一路补给来自1500公里外的帕劳。如果在一线驻兵过多，势必有官兵被饿死。新几内亚岛的不毛之地，是无法就地取得补给的。

如果美军对莱城一线发起进攻，日军能够坚守的唯一希望，是让位于马丹的第二十师团前来增援。新几内亚根本没有道路，交通严重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当初冈部支队进攻瓦乌，60公里路程走了整整13天就是最佳的例证。安达向驻马丹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青木重诚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在100天内，修好一条从马丹通往莱城的长300公里，宽4米，可供军用卡车通行的道路。”虽然对于工兵的活儿极不情愿，但想到如果莱城和萨拉莫阿守军一旦全军覆没，自己迟早也会走上那条绝路，第二十师团的精锐步兵只好放下武器，扛起锄头，在第四工兵队西原八三郎带领下当起了修路工人。但前提是7月之前第五十一师团必须守住现有阵地。到6月初，缺乏机械设备的日军已完成了180公里道路的修筑，此时前方出现了巍峨挺拔的菲尼斯泰尔山脉。

因为新几内亚方面作战主要由日本陆军负责，海军只承担辅助运输和支援任务，在防御部署过程中并未出现太大分歧。但在海军和陆军共同驻守的所罗门群岛方向，日军再次闹出了矛盾。由于之前的作战努力集中在夺回瓜岛上，因此在决定从瓜岛撤退的1月上旬前后，中、北所罗门群岛防御极其薄弱。在新乔治亚岛、科隆班加拉岛和圣伊莎贝尔岛分别部署了约1个步兵大队担任警备，实际上，他们早已变成对瓜岛运输补给的联络基地，忙于兵站业务，构筑防御工事根本无

从谈起。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和肖特兰，只有第二师团和第三十八师团的残留部队及海军第八根据地部队一部，防务空虚。东京做出放弃瓜岛的决定之后，今村下令原拟用于瓜岛方向的王牌第六师团进驻布干维尔岛。1月20日，神田正种中将率部从特鲁克前出至布干维尔。2月中下旬，随着第十七军残兵陆续撤回，北所罗门地区防务逐渐得到加强。

根据上述现实状况，陆军提出，放弃中所罗门地区，以布干维尔岛和新爱尔兰岛为一线部署防御。参谋本部认为，在相互间隔较大的岛屿之间实施孤岛作战，难度极大，特别是粮弹补给无法保证。中部新乔治亚岛、科隆班加拉岛、维拉拉维拉岛固然重要，但一旦双方打起仗来，上述各岛势必陷入瓜岛类似的窘境，不如索性彻底放弃。

海军的观点恰恰相反。军令部提出，所罗门群岛岛屿众多，海域狭窄，便于发现和迎战敌军舰队。美军舰队一旦进入北面的开阔海域，更难对付，拉包尔势必危在旦夕。日军最可行的办法是实施前置作战，利用中所罗门群岛挡住美军，确保拉包尔和特鲁克不受美军重型轰炸机的攻击。海军提出，一旦能够通过岛屿防御拖住美军，就可能为联合舰队创造海上决战、一锤定音的机会。

由参谋本部濑岛龙三、首藤忠勇及军令部源田实、山本祐二——当初强烈反对中途岛作战的那位——参加的陆海军协调会议，因观点相反陷入僵局。决定前线作战方向的重要会议，参会的竟只是这些中佐、少佐，也不知道两总部那些将军和大佐都干啥去了。经过多轮扯皮，陆海军最终达成妥协：中所罗门新乔治亚岛、圣伊莎贝尔岛、科隆班加拉诸岛的防御由海军负责，陆军协助派出3个步兵大队，总指挥由第八舰队新任司令官鲛岛具重出任。北部布干维尔岛、肖特兰岛、布卡岛的防卫归陆军负责，由在瓜岛被打残的第十七军及新到的第六师团共同驻守，海军适当给予配合，负责人是瓜岛败将百武晴吉。这种部署相当于采纳了海军的意见。总体来看，陆军在制定东南方面总

体战略时占据上风，海军则在所罗门群岛防御部署上扳回一分。双方一胜一负，打成平手，大量时间都花在磨嘴皮子上了。

陆海军协议刚刚达成，前方就出现了新问题。之前为修建蒙达机场并策应第十七军从瓜岛撤退，陆军已经向中所罗门地区派遣了5个步兵大队，按照新协定，应该撤回来2个才对。急于加强中所罗门防御的海军强烈反对，拒绝派船运回2个大队的陆军士兵——想走，你们自己游泳回去吧。

海军的做法得到了陆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5月1日晋升大将——的鼎力支持。对参谋本部彻底放弃中所罗门的做法，今村一直颇有微词。以冷静著称的今村认为，中所罗门一系列战术要地不经一战就全部放弃，实在可惜。如果让美军将航空基地推进至新乔治亚岛和科隆班加拉岛一线，拉包尔势必被美机投下的炸弹夷为平地，北所罗门地区同样难保。鉴于此，今村与东南方面海军最高指挥官草鹿任一达成协议，不但原有5个大队按兵不动，陆军再向中所罗门地区增兵1个步兵大队。东京的指示竟敢不听，还反其道而行之，今村的做法引起了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

早在瓜岛战役进入最后阶段的1942年底，日军已经开始着手部署中所罗门地区的防御。当年12月，海军第八联合特别陆战队司令部进驻新乔治亚岛蒙达机场，指挥官为在瓜岛海战中损失了“比叻”号战列舰的岩渊三次海军大佐。随后，其下属横须贺海军第七特别陆战队、吴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海军第二十一防空队、舞鹤海军第四特别陆战队、佐世保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海军第十九设营队等部官兵，在1943年4月前陆续到位。岩渊手下共有军官205人、士兵5504人、辅助人员2829人，总计8538人。

2月上旬，岩渊在完成机场建设任务后回国履新，现场防务由大田实海军少将接管。加上驻新乔治亚岛陆军第二二九联队一个半大队，

驻科隆班加拉岛第六十六步兵联队一个大队和第二二九联队半个大队，驻威克哈姆第二二九联队第一大队等陆军力量，大田实手下的陆海军官兵达到了12646人。

上述部队统归海军第八舰队管辖。三川军一回国履新之后，舰队司令官现在是鲛岛具重——他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政治家岩仓具视的孙子。鲛岛1909年毕业于海兵第三十七期，1923年从海大第十九期毕业，曾担任皇室伏见宫、高松宫的副官。1931年，鲛岛晋升大佐后，出任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是淞沪抗战日军侵华的急先锋。后来转战海上的鲛岛先后担任轻巡洋舰“北上”号，重巡洋舰“最上”号、“羽黑”号，战列舰“长门”号舰长，后于1937年晋升少将。1939年，鲛岛重回东京担任裕仁的侍从武官，并于1941年晋升中将。1942年10月，鲛岛接替在珊瑚海战败的井上成美出任第四舰队司令官，半年后履新来到南太平洋。鲛岛在这里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作为东南方面海军最高指挥官，草鹿秉承大本营海军部的旨意向鲛岛下达了作战命令：在陆军配合下确保中所罗门要地，特别是新乔治亚岛和科隆班加拉岛——两岛的蒙达角和维拉河口各有一处重要机场。

虽然1943年上半年太平洋战场略显沉闷，但双方绝不是都在睡大觉。瓜岛战役刚刚结束，哈尔西敏锐的目光就已经盯上了瓜岛和新乔治亚岛之间的鲁塞尔群岛。美军一旦占领此处，就可以凭借强大的施工能力迅速建起可供战斗机使用的临时机场，供驱逐舰、鱼雷艇、登陆艇等小型船舶停泊的临时锚地，使之成为下一步大规模反攻作战的中转站和前进基地。

2月20日，特纳少将率4500名陆军士兵乘4艘运输船，在6艘驱逐舰护航下从瓜岛出发，次日凌晨抵达鲁塞尔群岛。岛上少许日军已经撤

走，美军实现无血登陆，不战而得鲁塞尔群岛。随后，美军在岛上大兴土木，修建机场、码头及鱼雷艇锚地，并组织舰艇和鱼雷艇群对新乔治亚岛和科隆班加拉岛周边海域进行武装巡逻。哈尔西没有立即向前推进的原因，其一是瓜岛作战刚刚结束，美军需要停下来短暂喘息，其二是再往前走，就将越过之前约定的160度线，进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作战区域。鲁塞尔群岛恰好位于盟军两大战区分界线西侧，哈尔西这样就可以确保不出圈儿，以免引起麦克阿瑟的抗议。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美军登陆后，长达两周里竟平安无事。直到3月6日，日军才派出飞机前来攻击。但这段时间已足够美军完成对空防御——机场、码头均已架起了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美军的防空炮火导致日军空袭收效甚微。个中原因，是2月底到3月初日军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向新几内亚运输增援部队上，大部分空中力量都被调去为运送第五十一师团的船队护航。最终结果是，那边没有招呼好，这边也丧失了最佳攻击机会——西瓜和芝麻都没捞住。

对中所罗门的增援行动，日军依然采取了瓜岛战役期间被认为行之有效的“老鼠运输”。2月的4次输送，前3次均获得成功，但2月27日，第四次输送出了问题。当天15时55分，在科隆班加拉岛西北75公里海域，运送6门火炮、600吨粮弹的运输船“桐川丸”号，遭到美军12架俯冲轰炸机和18架战斗机的攻击。15架护航零战拼死抵抗，以损失、迫降各1架为代价，宣称击落美军“野猫”4架，但是，18时40分，“桐川丸”号还是带着所有的装载物资沉入海底。

3月，日军共组织了6次运输，3月4日的第一次运输就出了意外。当天16时，日军第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橘正雄大佐率“村雨”号、“峰云”号从拉包尔起航，向科隆班加拉岛运送粮弹。中途在布因补给后，于次日21时30分安全抵达目的地。两舰仅用1小时就完成了卸载，随后沿科隆班加拉岛东海岸，经库拉湾，以26节快速返航。日军

行踪迅速被所罗门群岛无处不在的盟军“斐迪南”发现，瓜岛美军很快得到了日舰出海的消息。

作为西南太平洋战区兼第三舰队司令官，哈尔西的海军力量明显强于麦克阿瑟，他可以得到“自己人”金和尼米兹的鼎力支持。除了特纳第三两栖舰队所属运输船、登陆艇和部分护航舰只，哈尔西将水面舰艇合编为第三十六特混舰队：以“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为核心的两支战列舰分队，以“萨拉托加”号、“企业”号为核心的两支航母分队，两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混编而成的快速战斗群。

后来，“企业”号回到本土大修。盟军在地中海的威胁已经解除，吝啬的英国人终于答应将“胜利”号航空母舰暂时借给美国人使用，该舰于5月17日抵达努美阿。在圣克鲁斯海战中损失了“大黄蜂”号之后，哈尔西对航母使用格外谨慎，规定其活动区域不能进入拉包尔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攻击半径之内。在没有完全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出动战列舰显然也非上佳选择。

因此，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频繁进入我们视野的，将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两支美军快速战斗群，指挥官分别为斯坦顿·梅里尔少将和沃尔登·安斯沃斯少将。两人的任务是寻隙轮流炮击蒙达和维拉机场，同时阻止日军对中所罗门的增援行动。瓜岛战役期间，美军也曾组织了类似的战斗群，在铁底湾一带活动，但那些编队的舰只往往是临时抓壮丁，各舰彼此之间甚至都不认识，密切协同就无从谈起。梅里尔和安斯沃斯两支编队的舰船相对固定，为美军提高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改进夜战战术提供了可能性。加上美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已经普遍配备了雷达，经过瓜岛之战的磨砺，水兵的使用技术已日臻成熟，诸多因素使得美军在随后一系列小型海战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3月4日，在所罗门群岛海域出没的正是“炮术大师”安斯沃斯少将的编队，下辖轻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7艘。安斯沃斯将麾下战舰分作两路，第一路炮击分队4艘驱逐舰负责炮击蒙达机场，第二路截击分队3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由他亲自领军，负责拦截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舰队。

当天22时30分，接到瓜岛敌情通报的安斯沃斯立即率领截击分队以20节高速向指定海域搜索前进。23时10分，美军雷达在科隆班加拉岛东北18公里处发现日舰。当晚无月，海上伸手不见五指，日舰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一无所知。双方距离拉近到10000米时，安斯沃斯下令开炮。美军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克利夫兰”号和“丹佛”号全部36门152毫米主炮，对靠前的日舰同时开火。突如其来的密集打击使“峰云”号在短短5分钟内沉入大海。

坐镇“村雨”号的橘正雄起初以为攻击来自天上，下令实施对空射击，直到看清海面无数美舰炮击的闪光才恍然大悟，立即下令放低炮口，对海射击。美舰击沉“峰云”号之后，开始集中炮击“村雨”号。仓促应战的日舰连连中弹，燃起大火。23时25分，“村雨”号动力全失，5分钟后就到海底寻找同伴去了。战斗历时不到20分钟，美军凭借兵力优势、雷达指引及突然袭击，干脆利落地将两艘日舰击沉。日军自始至终一次像样的反击都没有。因战斗海域距科隆班加拉岛很近，橘正雄率173名幸存水兵奋力游泳上岸。

当晚，美军炮击分队4艘驱逐舰在向蒙达机场倾泻127毫米炮弹1600发后扬长而去。驱逐舰炮弹破坏力有限，蒙达机场并未遭到多大损失。顺利完成炮击和拦截任务后，安斯沃斯合兵一处，以30节快速返航。美军在被称作“第一次维拉湾夜战”的战斗中取得完胜。

虽然3月的第一次输送就遭遇惨败，但鲛岛毫不气馁。3月8日，第九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小要西人大佐率“朝云”号等5艘驱逐舰，再次向

科隆班加拉岛运送补给，一路平安无事，顺利返航。从这天开始，美军对中所罗门群岛的空袭力度明显减弱。鲛岛据此判断，瓜岛美军航空兵很可能正在换防，于是抓紧机会进行输送。随后，日军连续6次运输全部成功，日军中所罗门地区的防御逐步得到加强。

从3月下旬开始，美军的空袭活动再次变得异常活跃。仅3月19日，就有126架次美机空袭了蒙达和维拉机场。美军高密度轰炸和不定时的海上炮击导致日军两处航空基地几乎陷于瘫痪。凭借雄厚的兵力优势，美军步步蚕食，逐渐夺取了中所罗门地区的制空权。

除了空中打击和海面拦截，美军还试图通过布雷干扰日军的输送活动。3月20日傍晚，美军18架B-17和B-24空袭了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卡希利机场。趁日军应付空袭之际，美军再次出动42架“复仇者”——每机携带1颗750千克重的M-12磁性水雷——以超低空飞抵布因，将水雷投放在附近海域后安全返航。3月21日，美军第二次布雷行动再次在指定海域布下了40颗水雷。到4月底，美军所罗门航空队陆续在日军舰船频繁出没的海域布设水雷逾100颗。

美军的布雷行动很快取得成效。4月3日12时，布因港外准备入泊的日军驱逐舰“风云”号不慎被水雷炸成重伤，被迫返回本土大修。接下来一段时间，陆续有3艘日军潜艇和2艘运输船触雷沉没，轻巡洋舰“夕张”号也被炸伤。

但第八舰队毫不气馁，依然派出驱逐舰对中所罗门地区实施输送。3月31日、4月2日、4月5日，日军先后派出驱逐舰9艘次及运输船“宜昌丸”号向科隆班加拉岛运送补给。尽管4月2日完成卸载的“宜昌丸”号遭到美机轰炸沉没，导致部分物资损失，但到4月上旬，日军已初步完成了对新乔治亚岛和科隆班加拉岛的输送任务。

鉴于驻中所罗门各岛陆军部队缺员较多，战意不足，在大田实的强烈要求下，第八方面军决定对驻岛陆军部队实施换防。精锐部队第

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第一、第三大队受命开赴中所罗门群岛，替换第六十六联队第三大队和第二二九联队第一大队。将某一联队的一个大队置于后方，美其名曰“为了随时增援”，实则是今村对未来战局信心不足。留出的一个大队是作为火种使用，不但利于重建，同时避免出现整个联队全军覆没的尴尬局面。

陆军换防给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接连损失“村雨”号、“峰云”号、“风云”号之后，鲛岛第八舰队的“老鼠”数量严重不足。草鹿紧急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上任不久的古贺深知中所罗门地区的重要性，很快派出“亲潮”号、“黑潮”号、“阳炎”号、“海风”号和“荻风”号前往增援。4月26日，鲛岛下令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秋山辉南——木村昌福在俾斯麦海海战中受伤回国，其职务由秋山接替——分6次利用“老鼠运输”向科隆班加拉岛运送补给并执行换防任务。4月下旬到5月上旬的4次输送平安无事，但5月7日的第五次输送出了问题。

为阻止日军增援行动，5月初，美军决定通过布雷封锁日舰经常出入的布拉基特海峡。飞机布雷难度较大且效率不高，此次布雷任务，美军出动了水面舰艇。受命出击的是三艘由老式驱逐舰改装的快速布雷舰，配备雷达的驱逐舰“雷德福”号担任带队旗舰。三艘老舰防空火力薄弱，布雷活动被安排在夜间进行。完成任务之后，四舰必须在天亮之前撤出日机的攻击范围。

5月6日下午，美军布雷编队驶出图拉吉港，以27节高速从伦多瓦岛以南经弗古森水道进入布拉基特海峡。7日凌晨，在指定海域布下250颗水雷后，美舰开始掉头返航。由于“年事”已高，久疏战阵，“干布尔”号布雷舰长时间高速航行，导致舵机故障，转弯失灵，一头将同伴“普勒布尔”号右舷撞出一个大洞，造成后者轮机舱进水。损管队员奋力抢修，“普勒布尔”号方能勉强维持航行。四舰随后在

库拉湾与担任后援的安斯沃斯编队会合。返航途中，美舰遭到日机追杀，所幸全部安全回港。

美军此次布雷行动，两天就收到奇效。5月8日凌晨1时，日军“亲潮”号、“黑潮”号、“阳炎”号抵达科隆班加拉岛，卸下第十三步兵联队第三大队220名兵员和物资后，收容第六十六联队第三大队的1个中队，掉头返航。3时59分，突前的“亲潮”号突然触雷爆炸，动力全失，只能在海面上团团打转。其余两舰以为友舰遭到了美军潜艇的攻击，迅速展开反潜机动并投下深水炸弹。

错误判断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4时11分，“阳炎”号舰尾触雷爆炸，舵机被毁，失去动力。“黑潮”号并未因此警觉，依然实施反潜攻击，结果在5时06分再次触雷。爆炸诱发了驱逐舰的弹药库，在5次惊天动地的殉爆之后，“黑潮”号很快在海面上完全消失。

失去动力的“阳炎”号和“亲潮”号只能在海上随波逐流。天色渐亮，两舰的窘境很快被潜伏在科隆班加拉岛上的盟军“斐迪南”发现。所罗门航空队闻讯，立即出动60架战机前往痛打落水狗。因天气恶劣，仅19架美机发现敌舰并发起了攻击。“亲潮”号的三号炮塔被炸弹命中，新西兰皇家空军的P-40战斗机趁机前来扫射，该舰舰桥起火，18人死亡。17时55分，受尽蹂躏的“亲潮”号沉入海底，舰上97名水兵死亡。18时17分，“阳炎”号也随“亲潮”号而去。三舰沉没地点距岸边不远，日军科隆班加拉守备队派出大发艇前来营救，共救起海军618人、陆军152人。其间，又有几艘大发被美军炸沉。

正式战役尚未开打，第八舰队就接连遭受重大损失。加上在俾斯麦海损失的4艘驱逐舰和在新几内海岸损失的轻巡洋舰“天龙”号，日军在2个月里恰好损失了一支驱逐舰战队——1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这对刚刚上任的古贺来说，不算什么好兆头。

既然中所罗门是海军力主坚守的区域，草鹿和鲛岛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输送。到5月12日，日军换防任务基本完成，中所罗门地区陆军建制混乱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鉴于此，参谋本部决定对驻扎该地的陆军部队进行整编，成立隶属第十七军，归第八舰队直接指挥的东南支队——日军的指挥系统和美国人一样混乱。

5月26日，从东京匆匆赶来的佐佐木登，登上了布干维尔岛，宣布东南支队正式成立。28日8时，佐佐木率司令部成员乘驱逐舰“长月”号、“水无月”号、“皋月”号前往科隆班加拉岛。佐佐木一行途中遭到美军的数次空袭，但仍于5月31日23时30分安全抵达目的地。6月2日，佐佐木率队乘大发艇进驻新乔治亚岛的蒙达机场，从大田实手中接过了当地陆军部队的指挥权。

进入5月，美军对中所罗门地区的空袭力度逐渐加大。仅蒙达和维拉两处机场，当月就分别遭盟军747架次、418架次战机的轰炸。5月12日，安斯沃斯率炮击分队再次突入维拉湾，向蒙达角倾泻了无数炮弹后全身而退。佐佐木和大田实据此判断：敌军正全力切断我海上补给线，同时积极在瓜岛和鲁塞尔群岛积蓄力量，预计总攻将在6月下旬发起。两人的判断基本正确。佐佐木认为，战斗一旦打响，美军凭借强大的海空实力，会轻松分割中所罗门地区与布干维尔岛、拉包尔的联系，东南支队面临的将是一场难以获得有效增援的孤岛作战。大田实对上述看法基本认同。两人一面部署防御，一面继续向第八舰队和第八方面军求援。

一切预示着美军的反攻已迫在眉睫。要延缓甚至击溃美军的反攻，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先下手为强，将美军的攻势扼杀在襁褓之中，经古贺批准，草鹿决定于6月初率先向美军发动代号为“苏号作战”的航空攻势。6月6日上午，得到美军瓜岛水域集结有十数艘运输船之后，草鹿下令次日发起攻击。不料，当天下午，美军率先动手，

出动大批战机对蒙达和维拉机场实施狂轰滥炸，日军运输船“神德丸”号被击沉。

7日上午，草鹿出动零式战斗机81架，试图对亨德森机场及瓜岛海域的美军舰船发动攻击。日军机群遭到110架美军战斗机顽强阻击，仅有8架挂载小型炸弹的零战突破拦截，向机场投弹，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日军宣称击落美机43架，自己仅损失9架、3架严重受损。实际上，美军仅损失7架。

草鹿决定改变战术，将原有三机编队变更为包含两个双机组的四机编队。6月12日，日军再次出动77架战机对瓜岛海域进行突袭，宣称以损失6架、严重受损1架为代价，击落美机32架。实际上，美军仅损失6架。当天下午，侦察机发回的情报表明，仅仅在亨德森机场，美军仍至少有战斗机200架和轰炸机50架。草鹿清楚，要歼灭这么大一支空中力量，自己手中这些兵力就是打光也办不到，况且瓜岛美军还能随时得到来自埃法特、圣埃斯皮里图和努美阿的补充。

残酷的现实逼迫草鹿不得不提前终止旨在夺取制空权的“苏号作战”，转而发起对地、对海攻击的“瑟号作战”——日军这代号作战还真多。6月16日，24架俯冲轰炸机在70架零战的护航下，突入瓜岛上空，与美军上百架战机展开激战。仅仅取得武装货船“塞莱诺”号搁浅、坦克登陆舰“LST-340”号起火的战绩，日军就付出了损失13架轰炸机、15架零战的惨重代价，以逸待劳的美军仅损失飞机6架。

草鹿连续发起的两个代号作战，可谓得不偿失，共损失13架轰炸机、34架战斗机，没给美军造成多大损失，连迟滞美军进攻的目的都未达到。日军航空力量再度削弱，严重影响了即将开始的大战。

没有办法，草鹿和鲛岛只好再次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求援。鉴于前段时间驱逐舰损失较多，古贺先后向第八舰队派出了“新月”号、“松风”号、“滨风”号驱逐舰，连大名鼎鼎的“雪风”号也在5月底

抵达战场。其间，日军利用暗夜实施的“老鼠运输”基本取得成功。到6月7日，日军重点据守的新乔治亚岛和科隆班加拉岛共有海军6121人、陆军5579人，总计11700人。佐佐木以第二二九步兵联队第二、第三大队拱卫蒙达机场，以吴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据守北部重镇巴伊罗科，以第十三步兵联队第一、第三大队镇守科隆班加拉岛，随时准备迎接美军的攻势。

根据今村原来的安排，第二二九联队第一大队将撤回后方留作“重建种子”。但是该大队的2个中队在大队长原正夫率领下，正在执行“清剿”岛上“斐迪南”和土著游击队的任务，无法及时撤防。在拉包尔的催促下，佐佐木答应将该部以中队为单位逐次撤出。但是前方很快传来敌情，侦察机发现附近海域出现了美军1艘水上飞机母舰和3艘驱逐舰。佐佐木判断这是美军发起总攻的前奏，当即取消了原正夫所部的撤防计划，令其集中兵力“清剿”土著游击队，防范美军的登陆企图。在与布干维尔岛的百武紧急磋商之后，今村认可了佐佐木的做法。

鉴于前方形势危急，今村决定改变计划，命令先行抵达布因的第十三步兵联队本部及第二大队直接开赴科隆班加拉岛，留驻拉包尔的该联队第一大队作为第二梯队随后开赴战场。

6月27日，日军第十三步兵联队联队长友成敏，率联队本部、第二大队、第六工兵联队第二中队、第六野战炮兵联队第九中队及海军一部约900人，携带物资100吨，乘“望月”号、“皋月”号、“夕风”号驱逐舰从布因出航。开始一路顺利的日军在进入维拉湾后，突遭美机轰炸。殿后的“皋月”号立即抛掉运载的弹药等易燃物，实施炮火反击。“皋月”号舰尾连续中3弹，导致40人死亡，电信室和烟囱受损，只好掉头返航。“望月”号和“夕风”号仍将日军主力送上了科隆班加拉岛。佐佐木指示友成敏出任守备队队长，先期抵达的鹰林宇一少佐第三大队顺利归建。

至此，东南支队主要兵力在所罗门地区完成初步展开。还没等佐佐木完成部署，美军已经兵分五路，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猛烈攻势！

新乔治亚岛登陆战

新乔治亚群岛位于所罗门群岛中部，最南端距瓜岛仅200公里，是日军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海空基地，也是北所罗门地区和新不列颠岛的天然屏障。如果将美军沿所罗门群岛北上进攻拉包尔的路线形容成一架梯子，新乔治亚群岛正是瓜岛之后的第二级阶梯。这里距美军已经占据的鲁塞尔群岛最近，因此成为哈尔西选定的第一个攻击目标。他为即将发起的作战起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脚指甲”，战役发起日为1943年6月30日。瓜岛和巴布亚战役结束之后，东南方向的小打小闹持续快半年了，盟军真到了发起一场大规模反攻的时候。

群岛的核心岛屿新乔治亚岛是所罗门群岛第六大岛，西北至东南长72公里，西南至东北宽48公里。除了正对库拉湾的几个海滩，该岛大部分地段并不适合登陆作战。日军在岛上严密设防，除了核心阵地蒙达机场，佐佐木在塞吉角、威克哈姆港、比尔港均派出了少量驻军。令哈尔西稍感欣慰的是，蒙达角与伦多瓦岛之间的布兰奇水道海面开阔，水深足以展开师一级的登陆船队。

在之前的航空作战中，美军发现，日军在距新乔治亚岛仅9公里的伦多瓦岛上的防御薄弱。夺取该岛建立火炮阵地，可以为登陆作战提供支援，远程炮火甚至可以直接打到蒙达机场一带。哈尔西因此将此处选为第一登陆点，同时在塞吉角、威克哈姆港、比尔港三处实施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哈尔西另派一部兵力，在岛北莱斯湾的里斯港登陆，夺取岛北战术要点巴伊罗科和埃诺卡伊，一举切断科隆班加拉岛与新乔治亚岛日军的联系。

登陆部队主力是约翰·赫斯特少将的美军第四十三步兵师，罗伯特·贝特勒少将的第三十七步兵师作为预备队。哈尔西于6月3日正式

下达命令，任命第三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少将为战役总指挥。在美国人引以为耻的萨沃岛海战之后，特纳一度备受指责。时间已过去快1年，特纳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幸运的是，特纳得到了金和尼米兹等海军大腕的理解支持，得以东山再起。同样受到牵连的弗莱彻和诺伊斯等人，再也没有在战场上露脸的机会了。

就在南太平洋陆海军部队厉兵秣马，为发起最后总攻紧张准备之时，6月20日，特纳收到了驻塞吉角的澳大利亚“斐迪南”唐纳德·肯尼迪上尉发来的紧急电报，他的土著游击队正遭遇日军“围剿”——“围剿”部队正是准备换防的日第二二九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原正夫的两个中队和一个机枪小队——只能凭借丛林和复杂地形与敌周旋，情况危急，急需救援。

特纳闻讯，不敢怠慢，立即下令原定在塞吉角登陆的海军陆战队第四突击营（欠两个连）提前发起行动，乘运输驱逐舰“德特”号和“沃特斯”号于当天20时30分从瓜岛出发。次日拂晓之前，第四突击营在游击队篝火的指引下成功登陆。清晨，5时30分，营长米切尔·柯林中校与肯尼迪的游击队顺利会合。21日上午，运输驱逐舰“施瑞”号、“克罗斯比”号再次将第一〇三团两个步兵连和一个机场勘测队送上塞吉角，其间并未与日军发生战斗。随着海军第二十工兵营登岛，美军从6月30日开始，昼夜不停地修建机场。塞吉角临时机场于7月11日宣告完工，美军在中所罗门群岛终于有了第一个航空基地。

美军第二路登陆部队的任务是夺取万古努岛上的威克哈姆港。6月29日，里斯特·布朗中校率第一〇三团第二营、陆战队第四突击营剩余两个连乘运输驱逐舰“麦凯恩”号、“施瑞”号及7艘登陆艇，从鲁塞尔群岛起航，于18时抵近海岸。当晚，暴雨如注，登陆区域能见度几乎为零。30日3时35分，美军在奥伦纳湾的登陆一片混乱，各部首尾不能相顾。所幸登陆区域一带并无日军驻守，美军登陆行动总算顺利完成。岛上日军只有山田荣三中尉的海军陆战队164人和陆军37人，无

力抵挡2000余名美军的攻势。经过两天激战，日军几乎被全歼，仅山田率2名陆军士兵突围，渡海前往科隆班加拉岛。7月3日，美军占领了空无一人的威克哈姆港，宣称毙敌190人。战斗中，美军亡12人、伤21人。

6月30日，拂晓之前，美军第一〇三团B连乘3艘运输驱逐舰逼近新乔治亚岛东部的比尔港——这是美军第三路佯攻部队，任务是与先期登陆的第四突击营一道夺取比尔港。因岛上地形极为复杂，登陆部队未能在约定时间等来第四突击营，只好静静地躲在比尔港日军岸防炮的射程之外，等待消息。

傍晚时分，第四突击营终于抵达比尔港外围。7月1日清晨，前来助阵的美军轰炸机将日军岸防炮悉数摧毁。驻比尔港日军是第二二九联队第四中队及原正夫“围剿”队的两个中队，约有官兵500人。经过两天激战，第四突击营以战死13人、伤15人为代价，拿下比尔港，宣称毙敌61人，打伤逾百人。日军残兵约170人成功撤离。两天之后，姗姗来迟的B连从第四突击营手中接过了比尔港防务。至此，美军三路佯攻部队分别在塞吉角、威克哈姆港和比尔港站稳了脚跟。

面对来自三个方向的频频呼救，佐佐木丝毫不为所动。他清楚美军的主攻方向是蒙达，这些小打小闹不过是佯攻而已。都是常年走江湖的，你这点儿小伎俩，骗得了我老司机吗？佐佐木万万没想到，美军竟将主攻点选在了蒙达对岸的伦多瓦岛。日军在该岛只有第二二九联队第七中队的150人、吴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第二中队两个小队约140人，指挥官为第二中队中队长船田海军中尉。

6月29日清晨，特纳亲自率领运载第四十三步兵师主力部队6300人的庞大船队，从埃法特起航。船队在瓜岛稍作停留，之后浩浩荡荡向新乔治亚岛而行。当天傍晚，大雨滂沱，海上大雾弥漫，为美军船队

提供了绝佳掩护。30日凌晨2时，船队在进入通往伦多瓦岛的雷纳德海峡前，各船响起了急促的起床号。

为配合主力部队的登陆行动，30日晚，梅里尔少将率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快速突击群，先是炮击了蒙达和维拉机场，随后高速向西北行驶，炮击日军肖特兰基地，在附近海域布下水雷。因为天气恶劣，无法对日军布干维尔岛南部的机场群进行压制，但所罗门航空队依然出动轰炸机和鱼雷机，对日军蒙达和维拉机场实施了空中打击。

美军登陆先头部队是第一六九步兵团的A连和B连，他们先于主力部队乘驱逐舰“拉尔夫·塔尔伯特”号和“赞恩”号从鲁塞尔群岛出发，黎明之前分别在萨萨维勒岛和巴劳鲁岛成功登陆。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主力船队清扫航道并提供警戒。行动中出现的唯一意外是，暴雨中航行的“赞恩”号因视野不良触礁搁浅，当天下午由拖船“铁道”号拖回。

先头部队进展顺利，但是主力部队在伦多瓦岛的登陆出现了严重混乱。恶劣天气导致第一七二团C连、G连的登陆点偏离预定位置数公里，两个连不得不返回登陆艇，重新登陆。运载第四十三师主力的6艘运输船在海面上一字排开，6时42分，随着坐镇“麦考利”号的特纳少将一声令下，第一波登陆艇劈波斩浪，朝3000米外的海滩猛冲过去。特纳通过广播向首批登陆部队做出了提醒：“你们是第一批登陆部队，你们是第一批登陆部队！估计会有抵抗！”

拂晓之前，日军伦多瓦守备队已经发现大批不明目标在快速逼近——因为事先并未接到通知，所以他们肯定那是美军的舰队。以不到300人抵挡6000余名虎狼之师，纯属螳臂当车，船田立即向第二二九联队发出呼叫，但天气太糟糕了，信号无法发出。于是船田打出4发信号弹，并打开微光灯向对岸的蒙达机场进行提醒，但毫无回应。

尽管实力悬殊，船田依然率队迎上，试图与美军决战于滩头。美军以亡4人、伤5人为代价，轻松将日军的反击击溃，第一七二团团长戴维·罗斯上校也在受伤之列。当晚，美军第一〇三野战炮营105毫米榴弹炮上岛，迅速沿伦多瓦岛北岸展开，对雷纳德航道实施警戒。美军后续登陆活动进展顺利，连战区陆军司令官哈蒙中将都上了岛——这时候你上来，纯属添麻烦。

在位于蒙达角的东南支队司令部里，佐佐木清晰地听到了伦多瓦方向传来的炮声。因天气恶劣，视野不佳，佐佐木立即致电拉包尔的鲛岛，请求海军迅速派飞机前往核实敌情。7时30分，大雾渐散，根据瞭望哨发回的报告，佐佐木判断美军船队至少有6艘运输船和5艘驱逐舰，其运载兵力不在少数，于是下令蒙达角日军炮兵轰击入泊的美军舰船。美军驱逐舰立即以127毫米主炮进行压制。炮战持续了一天，日军1发120毫米炮弹造成美军驱逐舰“格温”号轻伤，舰上水兵亡3人、伤7人。

综合之前四路美军的登陆情况，佐佐木准确判断出，伦多瓦岛才是美军的主攻方向。目前岛上兵力只有船田手下的不到300人，根本挡不住美军的进攻。8时，佐佐木和大田实联名致电伦多瓦守备队，“避敌锋芒，暂时退却”。一直到黄昏时分，船田所部毫无回应，船田已在反击美军登陆的战斗中死亡。佐佐木意识到，守军可能已“全员玉碎”。随后，他命令科隆班加拉守备队司令官友成敏，立即准备一个步兵中队，随时经蒙达机场北部对伦多瓦岛实施反登陆，同时驻比尔港、威克哈姆港各部向蒙达总退却，积聚力量。

美军登陆伦多瓦岛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东南方面舰队和第八舰队司令部，草鹿下令基地航空部队火速出击，第一时间重创美军运输船队。登陆作战第一天最为关键，这是对阵双方都非常清楚的事情。日军第二十五、二十六航空战队迅速倾巢出动。10时，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27架零战——其中14架挂载小型炸弹——率先发起第一轮攻击。

11时，飞临伦多瓦岛上空的日机遭到美海军陆战队第二一二战斗机中队的顽强阻击，4架零战被击落坠海。日军此次攻击只减缓了美军运输船的卸载速度。

15时，特纳下令完成卸载的运输船和护航驱逐舰掉头返航。恰在此时，日军第二攻击机群拍马杀到——来者是日第二十五航空战队26架挂载鱼雷的一式陆攻机和护航的24架零战。负责空中掩护的美军战斗机再次出列拦截。日军声称阻击的美军战斗机超过了60架。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日军飞行员宣称击沉美军运输船5艘、驱逐舰2艘，击落美机17架以上，自身损失陆攻机19架和零战10架。

事实上，仅特纳旗舰被日军一条鱼雷命中，轮机舱和货舱进水导致“麦考利”号失去动力，只能在海面上团团打转。特纳率司令部成员迅速转移到驱逐舰“法伦霍尔特”号上，继续指挥。“利布拉”号运输船在接走舰上水兵后，拖带“麦考利”号向图拉吉返航。随后，从布因起飞的日军第三攻击波——9架俯冲轰炸机和21架零战——对撤退的美军船队发起追击，声称投下的炸弹导致1艘驱逐舰、1艘运输船起火，己方1架轰炸机返航途中迫降。实际上，美军船队毫发无伤。

当天，美军的最大损失竟来自一个“乌龙球”。夜幕降临，立功心切的美军鱼雷艇队寻隙冲入战场，阴差阳错地将“麦考利”号误认为敌舰，“奋力”发射2条鱼雷，将之击沉。所幸物资和人员几乎全部卸载或撤离，才没酿成更大灾难。

虽然“麦考利”号被友军击沉略显美中不足，但美军当天的战斗可谓进展顺利。第四十三步兵师主力、海军第二十四工兵营、陆战队第九守备营及大量装备、弹药、补给悉数登岛，美军在伦多瓦岛站稳了脚跟，无可争议地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接到美军登陆伦多瓦岛的消息，鲛岛立即电令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秋山辉男：“攻击歼灭伦多瓦岛周围之敌舰艇和伦多瓦港以南登

陆之敌。”第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杉野修一大佐，立即率领“天雾”号、“初雪”号、“长月”号、“水无月”号、“三日月”号5艘驱逐舰组成的先头部队，从布卡、布因出击，但中途遭遇风暴，无奈返航。从拉包尔出航的“新月”号、“望月”号、“皋月”号、“夕风”号驱逐舰同样返转，于1日午前返回肖特兰和布卡。第八舰队第一次水面突击就此无果而终。

水面舰艇寸功未立，顽强出击的基地航空部队在当天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当晚，草鹿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做了战况通报并请求增援。古贺立即下令驻马绍尔群岛陆基航空部队一部及第二航空战队抽调舰载机进行增援，同时第六舰队部分潜艇、“鸟海”号重巡洋舰及5艘驱逐舰从特鲁克驰援拉包尔。

此时最狼狈的当属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就在美军登陆伦多瓦岛的同一天，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部队在莱城以东纳索湾发起登陆，与驻瓦乌的澳军形成呼应，驻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日军第五十一师团危在旦夕。准备了一桌饭，突然来了两桌客人，到底哪儿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思忖再三，今村决定暂时采取“南拖北攻”战术：新几内亚方向由第五十一师团和第六飞行师团与盟军展开持久作战，集中力量应对中所罗门群岛方向出现的危机。对当天海军基地航空部队上报的“辉煌战果”，今村半信半疑，保持矜持。出于对战局的担忧，今村迅速命令方面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前往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协助海军共同制订反登陆计划，尽快将美军赶出伦多瓦岛。

一向平静的东南方面刹那间风云突变，战事骤起。美军在伦多瓦、伍德拉克和纳索湾三个方向同时发起登陆作战，其志肯定不在小也。消息传到东京，裕仁下旨召首相进宫垂询。觐见完毕，回到首相官邸，东条对裕仁的“严重关切”深表忧虑，派人叫来了自己的首席高参、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

东条像以往那样面无表情地命令佐藤：“你去问问参谋本部，他们到底打算在什么地方堵住美国人。”

“我们别想得到明确的答复，”佐藤说，“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制订出堵住敌人的作战计划。”

东条闻言，沉默不语，一脸苦闷。

“宫里怎么样？”佐藤忍不住问。

“天皇对前线战事非常担忧。”东条喃喃地说，接下来又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

“天皇究竟是怎么说的？”佐藤追问。

在大徒弟佐藤面前，东条师父是毫无保密意识的：“对你直说吧！天皇说：‘你们老说皇军不可战胜，但敌人一登陆，你们就打败仗。你们从来也没有挫败过敌人的登陆。难道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做到这一点吗？这场战争的结局到底会如何呢？’”说完，东条耸了耸肩，似乎对自己刚刚泄露机密感到无奈，“噢，他说的话大意如此。”

佐藤认为，天皇向作为文官的首相说出这一番话，一定是他不能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如果真是那样，我再说一遍，那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陛下一定正在对军方失去信心。”

东条认为佐藤有点儿言过其实，自己作为内阁首相，觉悟应该更高一些：“我刚才说的并不是陛下的原话。他并未表示对军方已经失去信心。但我承认，天皇的内心是痛苦的。我要去跟杉山谈谈，你去找作战部部长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事情极其紧迫。我们不要说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必须坚持要他们制订一个战略

计划，明确说明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挡住敌人的反攻，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到底在哪里。”

7月1日，美军对伦多瓦岛的登陆行动仍在持续，第一九五野战炮营、海军陆战队第九守备营一个炮连依次登岛，他们都带有155毫米榴弹炮，这预示着对岸日军据守的蒙达角很快将饱尝美国人的重磅炮弹。当天，日军基地航空部队再次发起空袭，声称击沉美军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重创巡洋舰1艘，击落美机27架，己方3架轰炸机和5架零战未能返航。当晚，草鹿清点了队伍，第一基地航空队可用飞机仅剩44架——其中零战24架、俯冲轰炸机5架、一式陆攻机15架。仗才刚打两天，日军航空兵几乎已丧失攻击能力。草鹿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向古贺求援。看到海军非常卖力且遭受了重大损失，今村命令第六飞行师团师团长板花义一中将，派出陆军战机协助海军在中所罗门地区作战。

当晚，今村的作战参谋井本熊男来到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向海军提出，一次性运送3500人对伦多瓦滩头实施反登陆。井本的要求遭到草鹿和鲛岛的双双拒绝。海军认为，运送如此多的兵员，没有10天准备时间肯定不行。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争吵。井本甚至赌气说，如果海军不予配合，陆军就自己坐大发艇去。这显然是气话。当初瓜岛战役期间，川口支队第一二四联队第二大队采用这种输送方式，航途中损失了一大半兵力。双方一时陷入僵局。翌日，东南方面舰队参谋长回访第八方面军，向今村坦承，以海军现有实力，实施大规模反登陆作战绝无可能。双方最终商定，放弃反登陆作战，继续增兵，加强科隆班加拉和新乔治亚岛的防御。

在蒙达角的东南支队司令部里，佐佐木和大田实彻夜不眠。两人一致认为，美军一旦在伦多瓦岛站稳脚跟，就会很快渡海，向蒙达机场发起进攻。鉴于佐佐木的地面作战经验更为丰富，两人约定，新乔治亚岛陆上作战由佐佐木指挥，大田实负责海上运输和海岸警备。

7月2日，美军继续向伦多瓦岛输送兵员、物资。清晨，7时35分，美军155毫米榴弹炮开始向蒙达角发出怒吼，新乔治亚岛的日军自此永无宁日。因天气恶劣，米切尔少将在10时10分撤回了护航战斗机群，不料此举酿成了惨祸。

13时35分，伦多瓦岛周围，天突然放晴。仅仅5分钟后，日军18架俯冲轰炸机在55架零战的护航下，突然杀出，向猝不及防的美军阵地扫射投弹。美军滩头阵地、野战医院、高炮等装备被炸得一片狼藉，大量弹药引爆，造成人员伤亡逾200人，日军仅损失战斗机3架。

当晚，秋山率第三驱逐舰战队再次出击。“长月”号和“皋月”号对伦多瓦岛北岸滩头进行了半小时的炮击，负责警戒的“天雾”号和“初雪”号击沉美军鱼雷艇2艘，小有斩获。但是，美军记载，这两艘鱼雷艇是因为触礁而沉没的。

美军很快就还以颜色。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11时45分，日本陆军17架重型轰炸机在66架零战护航下，再次突入伦多瓦岛上空，试图重现两天前的辉煌。美军战斗机奋力拦截。刚刚部署到位的M1型90毫米高射炮大显神威，仅用88发炮弹就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日机另有2架重伤，在返航途中在海上迫降。相当于每11发炮弹就干掉轰炸机1架，美军这一纪录直到今天都未被打破。但是日军也并非一无所获，他们投下的炸弹有4颗准确命中目标，造成美军亡6人、伤13人，2艘登陆艇中弹搁浅，1座油库被完全炸毁，部分堆放在滩头的物资被引燃的大火焚毁。

日本陆军第六飞行师团两次出击，伤亡惨重，从此再也不敢主动出击。渊田美津雄忍不住吐槽：“在太平洋战争中，陆军飞机只是在7月2日和4日参加了所罗门方面的空战。”

日军战机战损率较高，飞行员素质下降是原因之一，还有一大原因是飞行员过度疲劳。因为飞机和飞行员数量严重不足，日军飞行员

每天出击两三次。他们的休息和营养得不到保障，体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所以战损越来越多。日军从被俘美军飞行员口中得知，他们一般两三天才参加一次战斗，始终能以最佳状态升空作战。

7月2日，草鹿迎来了58架飞机——33架零战、13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一式陆攻机——的增援。随着古贺的一纸电令，随后几天接连有129架飞机——32架一式陆攻机、70架零战、20架俯冲轰炸机、7架侦察机——陆续抵达拉包尔及布干维尔岛南部机场。古贺声称，未来几天还将有18架一式陆攻机、90架零战、20架俯冲轰炸机、20架鱼雷机前来增援。加上战损，草鹿的基地航空部队已经超过了战前的作战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领军的第一航空战队在本土训练，暂时停泊于特鲁克的第二航空战队“隼鹰”号、“飞鹰”号、“龙凤”号所属舰载机在新任司令官酒卷宗孝少将带领下，奉命向拉包尔和布因出击，共计零式战斗机48架、俯冲轰炸机36架、鱼雷机18架。日军航空母舰所属航空队的重建工作再次受到严重干扰。

此前，小泽对山本抽调他的舰载机参加“伊号作战”已经颇有微词。接到古贺要求舰载机出击的命令之后，小泽提出：“如此下去，各航母飞行队何时才能恢复战斗力？”但是，前方战况紧急，而且这是古贺上任第一次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上次营救阿图岛作战，第三舰队就以飞行队重建为借口，磨磨蹭蹭不愿前往，这次再不去，实在说不过去了。小泽只好强忍怒气，答应派第二航空战队的舰载机参战。

这又成了之前“伊号作战”的翻版。最终，第二航空战队在拉包尔奋战两个月，不但未能挽回败局，所属飞机和飞行员折损过半，再次陷入半身不遂的尴尬状态。这种消耗使小泽打定主意，除非美军航

母前来挑战，绝对不能再将精锐的航母飞行队投入无底洞一般的消耗战中。

7月2日，酒卷在布因升起了将旗。

7月6日，东南方面舰队兼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草鹿乘“雪风”号从拉包尔出发，前往布因靠前指挥。鲛岛第八舰队司令部也于同日前出至肖特兰。

鉴于蒙达机场频频遭美军重炮打击，佐佐木决心独立展开伦多瓦岛夺回作战。在听取了东南支队的汇报之后，今村认为应该利用美军立足未稳之机，实施夺回作战，同时加紧向新乔治亚和科隆班加拉岛输送兵力。今村亲自走访了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说服草鹿和鲛岛派出第三驱逐舰战队，全力运送第十三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增援新乔治亚岛。

秋山计划在两天内用8艘驱逐舰完成兵员输送任务。7月4日18时40分，第二十二驱逐舰队司令官金冈国三海军大佐率驱逐舰“长月”号、“皋月”号、“新月”号、“夕風”号从布因出航，直奔库拉湾。舰上装载着第一批增援部队1300人。5日凌晨0时26分，编队沿科隆班加拉岛东岸南下时，瞭望哨发现10公里外海面上出现了炮火闪光。

闪光来自一支美军舰队。根据美军“脚指甲”行动计划，美军将有一支部队在新乔治亚岛北部的莱斯湾实施两栖登陆。北部战斗群由哈里·利弗塞奇上校指挥，下辖第三十七步兵师第一四八团三营、第一四五团三营及海军陆战队第一突击团第一营，共有官兵2600人。利弗塞奇的任务是，攻占岛北军事要地巴伊罗科和埃诺卡伊，切断岛上日军的海上补给线，阻止可能来自科隆班加拉岛的日军增援并切断蒙达守军的退路。北部战斗群原计划7月4日发起登陆，但因美军在南部扎扎纳的滩头阵地尚未建立，特纳下令将登陆行动推迟1天。

在伦多瓦岛站稳脚跟之后，6月30日23时30分，美军第一七二步兵团开始尝试渡海，在对岸的新乔治亚岛建立滩头阵地。就在伦多瓦赢得防空战胜利的7月4日，美军第一营在扎扎纳建起了一个半径360米的环形阵地，随后登岛的第四十三师副师长温格准将建立了前敌指挥所。到7月6日，美军第一六九团、第一七二团主力悉数渡海，登上扎扎纳。

随着扎扎纳滩头阵地的建立，特纳下令北部战斗群发起登陆作战。7月4日下午，利弗塞奇所部携带一个基数弹药和3天的口粮，搭乘运输船从瓜岛出发。为其护航的是安斯沃斯少将的3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

当天午夜之前，天气突变，美军编队冒雨冲入库拉湾。驱逐舰“尼古拉斯”号、“斯特朗”号驶出队列，抵前实施雷达反潜警戒。5日凌晨0时26分，轻巡洋舰“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同时向预定登陆区域开火，一口气打出3000发152毫米炮弹。驱逐舰“奥邦农”号、“谢瓦利埃”号同时用127毫米主炮协助炮击。运输船在5艘驱逐舰的掩护下进入莱斯湾泊地。虽然日军岸防炮进行了反击，但到5时30分，北部登陆群基本完成登陆作业。运输船队随即撤走，利弗塞奇率三个营准备南下夺取埃诺卡伊和巴伊罗科。

当天，库拉湾内漆黑一团，利于美军雷达提前发现敌军，而不利于日军的夜间目视观察。但由于美军军舰正在实施对岸炮击，炮口的闪光在漆黑的海面上格外醒目，日军反而率先发现了美军的行踪。

金冈从炮声中判断出，敌舰队中存在巡洋舰多艘，自己的4艘驱逐舰处于绝对劣势。思索再三，金冈决定终止运输任务，发起一轮鱼雷攻击，转身就跑。借助暗夜的掩护，日舰“长月”号、“新月”号、“夕风”号在6000米距离分别射出6条、4条、4条鱼雷，随即快速掉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金冈所部在返航途中遭到了美军战机的追杀，所幸毫发无损于清晨6时返回布因。金冈向鲛岛汇报，鱼雷攻击击沉美军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虽然战果不算显赫，输送行动也完全失败，但东京电台还是为此大肆吹嘘了一番：“帝国海军于7月4日赢得一场海战胜利，我一支小小驱逐舰分队击退了美军一支实力强大的特混舰队。”

夜幕中专注于炮击的美军并未发现不远处有敌舰逼近，恶劣天气导致雷达未能及时发出预警。直到0时31分，“拉尔夫·塔尔伯特”号的雷达才在舰首西侧发现了两个不明目标。9分钟后，他们确认有2艘舰船正向西北方向快速逃逸。安斯沃斯立即调整部署，对岸攻击的“尼古拉斯”号停止炮击转向西北，剩余舰只排成一系列纵队准备迎击。但一切都太晚了，日军鱼雷已冒着白泡杀到眼前。

0时49分，“斯特朗”号炮术长詹姆斯·格林上尉发现了左舷不断逼近的鱼雷航迹。还没等他发出警报，日军鱼雷已经准确命中目标。剧烈爆炸撕开了驱逐舰舰体，摧毁了前锅炉房，“斯特朗”号很快在海面上停了下来，机动和通信能力全失。安斯沃斯对“斯特朗”号的突然中雷大惑不解，认为该舰遭到了日军潜艇的攻击，立即命令“奥邦农”号、“谢瓦利埃”号趋前救援。两舰在莱斯湾锚泊地西3公里处发现了受伤的友舰。“斯特朗”号舰长威林斯少校已经带领全体水兵登上了甲板，“谢瓦利埃”号以舰首靠上友舰左舷，水兵通过救助设施迅速转移。

其间，日军海岸炮兵的一发炮弹再次命中“斯特朗”号，幸亏是哑弹，没有爆炸。“奥邦农”号立即开炮实施压制，“谢瓦利埃”号边用尾炮反击边实施救援，在7分钟内成功将“斯特朗”号的241名水兵救走。1时23分，“斯特朗”号右舷处深水炸弹发生殉爆，驱逐舰很快沉入大海，46名舰员随舰沉没。包括舰长在内的大部分人获救，部分水兵奋勇游上了海滩。

随着利弗塞奇北部战斗群成功登岸，美军在多达5个点的两栖登陆宣告结束，赫斯特少将从特纳手中接过了地面作战的指挥权。从第一阶段作战可以看出，戴罪立功的特纳无愧于“两栖作战大师”的光荣称号。

金冈的第一次输送归于失败，但是海战小胜极大地鼓舞了第三驱逐舰战队的士气。随着美军北部战斗群登陆莱斯湾，蒙达守军时刻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在陆军的强烈要求下，第八舰队再次启动了第二次运输。本次出动的10艘驱逐舰由秋山亲自领军，他将“新月”号、“凉风”号、“谷风”号编为护卫队，将“望月”号、“三日月”号、“滨风”号编成第一运输队，将“天雾”号、“初雪”号、“长月”号、“皋月”号编成第二运输队。两支运输队负责运送陆军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及独立速射炮第二大队的2400名官兵和180吨弹药粮秣。

秋山选择服役3个月的“新月”号作为旗舰，因为该舰刚刚装备了一种新型雷达报警系统。这是日军针对美军雷达最新研制的一种电子装置，当美舰雷达波达到一定数量值时，这种装置就会及时发出预警，提醒附近海域可能有敌舰存在。新装置虽然不能定位敌舰的准确位置，却能提前预警敌舰存在。可惜刚刚投入使用的新装置技术上不太过关，经常发出虚假报警。

7月5日19时30分，秋山率舰队驶出肖特兰，向新乔治亚岛悄然驶去。恶劣天气严重影响了盟军“斐迪南”及巡逻机的侦察，日军的行动一路畅通无阻。

6日0时，秋山舰队顺利抵达科隆班加拉岛以北32公里处。第一运输队按预定计划向科隆班加拉岛东岸登陆点驶去，其余各舰以21节高速南下。1时05分，旗舰“新月”号新装置发出预警，左舷100度5公里

外疑似有敌舰出现。秋山下令提高警戒，继续前进。13分钟后，他又下令掉头北上。

“新月”号发现的并非美军舰船，但秋山采取的机动方式阴差阳错地接近了一支美军舰队。1时43分，秋山判断附近海域并无敌舰存在，于是下令第二运输队驶出队列，前往预定地点卸载，自己则率护航队3艘驱逐舰继续北上，准备在库拉湾口实施警戒。5分钟后，日军瞭望哨突然发现，右舷依稀出现了美军3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的身影。4分钟后，秋山下令舰队集结，并加速至30节向北航行。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瞬间打响。

此前，日军舰船向肖特兰集结已经引起了美军的高度警惕。潜伏于布干维尔岛的“斐迪南”报告说，一支日军驱逐舰队离开了布因，似乎一次新的增援行动已经展开。在审视了手头兵力后，哈尔西发现，只有刚刚完成护航北方战斗群任务的那支编队能快速出击挡住日军，于是电令安斯沃斯迅速完成补给，出海截击。

5日15时，正在图拉吉加油的安斯沃斯接到了哈尔西发来的电令。他感到非常兴奋。半年来，除少数潜艇之外，日军水面舰艇高挂免战牌，他迫切希望通过与敌交手来检验新战术，同时为头天遭袭沉没的“斯特朗”号报仇。因为有5艘驱逐舰留在莱斯湾掩护登陆船队，“谢瓦利埃”号在对岸炮轰中受伤，驱逐舰“拉德福特”号、“霍金斯”号受命临时加入编队以增强实力。

水兵和码头工人开始疯狂装载物资。随后，“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轻巡洋舰和“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驱逐舰率先起航。16时47分，“拉德福特”号完成加油，开始装填弹药库。“霍金斯”号向其提供了200发炮弹后，出港追赶大部队。18时37分，在接受了“谢瓦利埃”号300发炮弹后，美军最后1艘战舰“拉德福特”号驶出图拉吉。7艘军舰会合之后，安斯沃斯下令舰队以

29节高速奔赴战场。午夜时分，美军舰队驶过新乔治亚岛西北角。因预知有一支日军舰队已经南下，安斯沃斯下令各舰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做好战斗准备，编队航速减至25节。

当美军舰队沿西偏北航向驶过库拉湾以北海域时，早已进入库拉湾的日军舰队正在向南航行，秋山随后的北返行动使美军雷达在1时40分准确捕捉到了敌舰的行踪。由此可见“新月”号新装备的预警装置有多拙劣。之前它以虚假报警干扰了秋山的判断，现在当美国人真正出现时，它却毫无反应。

敌舰果然就在前方不远处！安斯沃斯下令展开作战队形，驱逐舰“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在前，轻巡洋舰“檀香山”号、“海伦娜”号、“圣路易斯”号居中，驱逐舰“霍金斯”号、“拉德福特”号殿后。在变换队形的同时，安斯沃斯下令航向由292度转242度，以缩小与敌舰的距离，航速依旧为25节。

在发现日舰后的几分钟里，美军并未贸然下令开火，因为敌情尚不明朗。1时49分，安斯沃斯判断敌舰有7~9艘，分作两队。为了保持最佳攻击阵位，他下令右转，以最快速度进行调整，随后在1时54分发出了攻击命令。驱逐舰分队指挥官弗朗西斯·麦金纳尼上校询问使用何种武器，旗舰很快回答：“一切武器，火炮优先！”

当美舰开始炮击时，日军驱逐舰正位于一个极佳的反击位置，但“新月”号还没来得及发射鱼雷，就被美军第一轮齐射完全压制。美军3艘轻巡洋舰45门152毫米主炮同时开火，短短5分钟就打出了2500发炮弹。舵机被毁的“新月”号很快火光冲天，踉踉跄跄地驶出队列。一发炮弹准确命中舰桥，正在那里指挥战斗的秋山及司令部人员全部死亡——随后他被追晋海军中将。

战斗刚刚打响最高指挥官就被打死，失去统一指挥的三支日军分队只能各自为战了。2时12分，“新月”号沉没，舰上仅少数水兵获

救。因为躲在“新月”号身后，“凉风”号和“谷风”号并没挨到几发炮弹。两舰立即发起反击，朝美舰炮口闪光处一口气射出了12条鱼雷，随后释放烟幕，冒着弹雨向西北方向仓皇撤退。

因为试图发起雷击，美军驱逐舰错失了炮击机会。日舰自始至终没有开炮，安斯沃斯错认为第一轮攻击已经重创了敌军舰队。实际上，日军只“新月”号沉没。“凉风”号探照灯受损，前主炮塔丧失战斗力，3名水兵死亡。“谷风”号受损更轻，只有一发哑弹击中锚机舱导致其食品舱进水。两舰均成功摆脱了美军的攻击。

日军护航队的3艘驱逐舰或沉或逃，随后出现在美军雷达屏幕上的是日军第二运输队。2时03分，安斯沃斯准备下令后撤，以抢占有利的“T”字形阵位。还未等他发出命令，日舰射出的长矛鱼雷到了。在2时04分之后短短3分钟内，在瓜岛战役中出尽风头的“海伦娜”号接连被3条鱼雷命中。

第一条鱼雷命中巡洋舰第一、第二号炮塔中间，将1/4的舰首活活切断，船体两头如同被折叠了一般，大量海水汹涌灌入。第二条鱼雷在二号烟道下很深处爆炸，蒸汽压力迅速下降，电力全失。第三条鱼雷命中部位与第二条很近，巡洋舰船底像碎坚果壳一般破裂，舰首向上高高翘起。舰长查尔斯·塞西尔上校下令弃舰，救生筏被放入水中，水兵纷纷纵身跃入水中，游向救生筏。6分钟后，断为两截的“海伦娜”号沉入大海，剩下舰首高高地露出海面。

“海伦娜”号意外中雷，一度使美军队形出现混乱，但是，完成转向的美军很快重组起战斗队形。2时18分，安斯沃斯下令向日军第二运输队首舰“天雾”号开炮。因为占据了有利的“T”字形阵位，美军所有舰只全力开火，日军只有首舰可以还击。“天雾”号很快被4发152毫米炮弹命中，前无线电室和电路系统被毁。第二运输队指挥官杉

野修一大佐下令右转，躲入烟幕，以避免出现更大损失，但也因此丧失了发射鱼雷的机会。

“天雾”号身后的“初雪”号立即成为美军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瞬间被3发炮弹命中，5人死亡，火控中心和通信台被打坏，鱼雷发射管被打成了麻花状。“初雪”号向左转舵并拼命还击。跟在它身后的“长月”号和“皋月”号因为无法看到美舰，只好自行穿越炮火航行，于2时20分到达维拉拉维拉岛，卸下了所载士兵。卸载中的“长月”号被美军1发152毫米炮弹击中。14分钟后，遍体鳞伤的“天雾”号和“初雪”号前来会合。其间，美舰“尼古拉斯”号和“奥邦农”号曾发起雷击，但射出的鱼雷全部跑偏。

2时30分，安斯沃斯收到了日舰全部撤离的报告。他认为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且巡洋舰炮弹所剩无几，遂致电亨德森机场的米切尔少将，建议天亮后派战机攻击海滩上的敌军目标，之后便掉头撤出战场。麦金纳尼上校奉命率“尼古拉斯”号和“拉德福特”号救援“海伦娜”号的幸存者，安斯沃斯则率舰队主力沿新乔治亚海峡向图拉吉返航。

海上很暗，且落水舰员极为分散，美军的救援工作困难重重。就在救援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尼古拉斯”号的雷达突然发现正西13公里外不明目标在快速逼近，“拉德福特”号同时在正南方向发现新目标。鉴于危险正从两个方向不断逼近，麦金纳尼下令暂停救援，同时向安斯沃斯发出呼救。美军两艘驱逐舰以蛇行绕过海面上的幸存者，同时打信号给他们：“挺住！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出现在“尼古拉斯”号雷达屏幕上的“凉风”号和“谷风”号这两艘日舰，悄悄潜回战场，试图再次发起雷击。它们在1时59分暂时退却，高速航行至安全水域后重新装雷。正常情况下，这一过程只需要

20~25分钟，但“凉风”号因弹药库中弹起火影响了装填工作，75分钟才完成鱼雷的重装。

两舰再次返回战场，美军巡洋舰已经撤走。它们并未发现两艘美军驱逐舰，于是认为敌舰和“新月”号均已沉没，就满意地掉头，打道回府。“尼古拉斯”号和“拉德福特”号转身回到现场，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接到求援电报的安斯沃斯本已掉头准备返回，得到警报解除的消息，再次掉头向图拉吉港返航。

与美舰脱离接触后，日军第二运输队迅速驶向岸边卸载人员和物资。2时46分，“长月”号误入浅水区域搁浅，尽管舰上运载的人员和物资用小艇分14批驳运上岸，但军舰没能摆脱搁浅的命运，“皋月”号的拖带未获成功。“初雪”号和“皋月”号只好迅速卸下人员和物资，借夜色掩护快速返航。为避开天亮后美军飞机的追击，两舰果断选择从布有水雷的布拉基特海峡撤离。所幸一路顺利，两舰安全回到布因。

受伤的“天雾”号仅卸下了部分人员和物资。眼看天色将亮，美机随时可能前来攻击，该舰于4时45分匆匆沿科隆班加拉岛海岸向北航行。5时15分，“天雾”号途经之前的交战水域，海上传来了“新月”号幸存者的呼救声。杉野下令停止航行，展开救援。12000米之处，美军驱逐舰“尼古拉斯”号和“奥邦农”号也在打捞“海伦娜”号的幸存者。发现不远处又出现一艘敌舰，两艘美舰停止救援，前来攻击。发现两艘美舰快速逼近的杉野，于5时18分下令停止施救，以最快速度向西北撤退。5时22分，“尼古拉斯”号在7300米距离向日舰发射鱼雷，8分钟后，“天雾”号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还击。因为双方均在快速机动之中，美军射出的鱼雷从“天雾”号首尾穿过，日军鱼雷则从“拉德福特”号舰尾5米处掠过，双方的雷击可谓有惊无险。

5时34分，“天雾”号率先开炮。美军凭借照明弹和雷达指引取得了更高命中率，“天雾”号舰桥及上层建筑连连中弹，射控电路和无线电室受损。见此情景，杉野不敢恋战，下令施放烟幕弹，全速撤离。

在完成人员和物资的卸载后，日军第一运输队的“三日月”号和“滨风”号同样冒着触雷的危险取道布拉基特海峡高速撤离。“望月”号因卸载耽误了时间，直到5时才开始返航。舰长折田常雄选择了库拉湾靠近科隆班加拉岛海岸的航线，再次与美军“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狭路相逢。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混战，日舰炮塔和鱼雷管被接连击伤。折田只好下令施放烟幕弹，以最快速度逃之夭夭。

眼看天色将亮，麦金纳尼同样担心白昼遭到日机的攻击。两舰共救起745名“海伦娜”号的幸存者，舰上人满为患，严重影响了驱逐舰的机动性。6时17分，麦金纳尼留下4条小艇和部分人员继续救援，自己率两艘驱逐舰转向东南，高速向图拉吉港撤退。

海面上仍有不少“海伦娜”号的幸存者。舰长塞西尔上校率88人，分乘3艘小艇逃难，后被美军驱逐舰“格温”号和“伍德沃斯”号救起。另有逾200名落水者既无小艇，也无救生筏，所幸美军战机飞抵现场，投下了3只橡皮艇和一些救生衣。在海里浸泡了两天，其中165名水兵在7月8日清晨登上了日军占领的维拉拉维拉岛。登岛美军用无线电与瓜岛取得联系，并从土著手里弄到了少许武器和粮食，退入丛林进行防御。随后，他们成功击退了一支日军巡逻队的进攻。

为了搭救这些幸存者，7月15日黄昏，麦金纳尼上校率“尼古拉斯”号、“拉德福特”号、“霍金斯”号和“奥邦农”号悄然驶出图拉吉，另有2艘快速运输舰在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早于他们3小时出发。

16日凌晨2时，运输舰与岸上人员取得联系，165人迅速登舰。4时50分，美舰经新乔治亚海峡安全返航。

7月6日的最后战场，只剩下搁浅被同伴抛弃的“长月”号。10时10分，美军11架俯冲轰炸机和10架鱼雷机在15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前来痛打落水狗。动弹不得的“长月”号只能凭借舰上高炮进行抵抗。虽然拉包尔派出7架零战前来营救，但“长月”号还是被下午飞来的美军B-25投弹击沉。

当天上午，返回图拉吉的安斯沃斯一本正经地向哈尔西报告说：“除一两艘严重受损，在庫拉灣晃蕩之外，我想我們已經干掉了敵人全部7艘驅逐艦。‘海倫娜’號可能遭敵魚雷攻擊沉沒。‘尼古拉斯’號和‘拉德福特’號留在庫拉灣救援幸存者，很快就會歸隊。”安斯沃斯認為雷達屏幕上一個閃光點就代表一艘日艦，如果亮點消失，就意味着該艦已被擊沉。雖然戰果水分很大，哈尔西还是很快發來了祝捷電報：“在一名有着積極進取心的領導的帶領下，再加上有着大無畏精神的官兵支持，你們創造了一個輝煌的夜晚。我們將懷念‘海倫娜’號，它的失去是非常值得的。昨天晚上，你們為通往東京又鋪平了數英里的路。”

在这次被称作“庫拉灣海戰”的夜戰中，日軍損失驅逐艦“新月”號和“長月”號，另有5艘驅逐艦受傷，包括第三驅逐艦戰隊司令官秋山在內的342名官兵死亡。雖然日軍上報擊沉美軍巡洋艦3艘和驅逐艦多艘，但參戰各艦艦長仍被斥責為“缺乏肉搏精神”。從海戰最後結果來看，遭受重大損失的日軍艱難地完成了運送增援補給的任務，基本實現了戰略目標，可謂敗中有勝。相反，美軍儘管占有情報和兵力的絕對優勢，非但未能阻止日軍的增援行動，還損失了一艘萬噸級的輕巡洋艦，可謂小挫。

海上炮声隆隆，岛上同样枪声四起。7月5日清晨，6时，在里斯港完成集结的美军北部战斗群留下两个连驻守滩头，利弗塞奇下令塞缪尔·格里夫斯中校的陆战队第一突击营向南攻击前进。驻守埃诺卡伊和巴伊罗科的是奥村三郎中佐的吴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本部、第三中队及平射炮中队的两个小队。6日夜间，日第十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六、第七中队234名官兵从科隆班加拉岛渡海增援。虽然得到了美军已在莱斯湾登陆的消息，但是佐佐木认为，北部地区守军有近2000人，还有大量从战舰上拆下的重炮，美军轻装步兵夺取这一地区绝非易事。现在他没有足够精力去关注北部战事，因为在扎扎纳登陆的南部美军主力正在向蒙达机场步步逼近。

美军第一六九团、第一七二团在扎扎纳登陆之后，第四十三师师长赫斯特少将下令将登陆点4公里之外的巴里克河作为攻击出发线，预定7月7日发起总攻。赫斯特和副师长温格准将乐观估计，美军在抵达指定阵位之前不会遭遇多大抵抗。虽然罗斯上校第一七二团按时抵达指定阵位，但是约翰·埃森上校第一六九团在推进过程中遭到日军第二二九步兵联队第十一中队的顽强阻击，直到7月8日才抵达巴里克河一线。赫斯特只好将攻击日推至7月9日。他下达给温格准将的命令异常简洁：“我期待着你的胜利！”

鉴于美军大兵压境且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登上扎扎纳，佐佐木终于丢掉了反攻伦多瓦岛的美好幻想，全力以赴部署机场的防御。7月6日至10日，第二二九联队一个中队、第三十八师团临时速射炮中队、独立速射炮第二大队及第十三联队第六、第七中队受命陆续登上新乔治亚岛。除第六、第七中队留驻巴伊罗科之外，其余各部全部进驻机场周围。即便如此，佐佐木依然认为凭此兵力无法挡住美军的大规模攻势，当务之急是由驻科隆班加拉岛的第十三步兵联队火速渡海增援，对美军集结的巴里克河一线实施侧击。

佐佐木的作战方案得到了第八方面军和第八舰队的一致认可。今村欣然回电：“此乃唯一完全之策，期待贵支队速速执行。”鉴于美军舰队的阻截和空中优势，从海上迂回直接登陆蒙达危险极大。权衡再三，佐佐木下令第十三联队渡海经巴伊罗科前来增援。他的如意算盘是：9日夜第十三联队从科隆班加拉岛向巴伊罗科机动，11日黄昏在蒙达北方5公里处集结，13日向扎扎纳美军登陆点发起突然袭击。

7月8日，接到佐佐木命令的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友成敏命令鹰林宇一率第三大队先行登上巴伊罗科。次日，友成敏率联队本部及木下西周少佐第一大队登上巴伊罗科，第二大队依然留驻科隆班加拉岛。10日清晨，完成集结的第十三联队主力除留下一个中队驻守里斯湾之外，主力部队以第三大队为先锋向蒙达方向前进。15时，日军遭到美军第一四八团第三营一个连的阻击，在付出亡34人、伤61人的代价后，突破美军防线继续前进。此时，在蒙达主战场，美军第四十三师两个主力团已经发起了第一轮攻势。

7月7日上午，赫斯特少将、温格准将召集第一七二团团长罗斯上校、第一六九团团长埃森上校在扎扎纳滩头举行了战地作战会议，决定地面进攻由两个团沿巴里克河一线并肩出击，占领河西南诸高地，以此为跳板向东攻击前进，一举拿下蒙达机场。因预料将会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美军两个团商定，每前进180米就停下来5分钟，整理战线，确保两翼衔接和侧后安全。攻击发起时间定在7月9日6时30分。

7月9日5时整，部署于伦多瓦岛北岸的美军105毫米、155毫米榴弹炮群准时发出怒吼，日军蒙达机场周围设施及可能的兵力集结点瞬间炮声连天，尘土四起。5时31分，炮火开始转移打击美军攻击发起线当面的日军据点。短短一小时内，美军共向日军阵地倾泻了5800发重磅炮弹。从5时12分开始，梅里尔少将率一众驱逐舰前来助兴，56分钟向疑似日军的藏身地点打出了2344发127毫米炮弹。地面和海上炮击刚停，从瓜岛和鲁塞尔群岛机场起飞的3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52

架携带重磅炸弹的“复仇者”鱼雷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飞抵战场，向蒙达机场周围投下了70吨炸弹。美军陆、海、空三位一体进行立体打击，战斗的声音震耳欲聋。表面上看热闹非凡，但因为日军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美军舰炮和岛上重炮对日军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空中打击只炸坏了一门高炮，日军士兵亡9人、伤10人。

接下来战场上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眼看6时30分出击时间已经过了，美军两个步兵团纹丝未动。随后第一六九团报告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出击准备，但看到友军第一七二团没动，所以也没动。一直到3小时后，9时30分，两个团长才向温格副师长报告原因——巴里克河河水暴涨，涉渡困难。到10时30分，艰难渡河的第一七二团先锋营前进了不到100米，第一六九团仍滞留东岸，裹足不前。实际上，当天上午日军的抵抗极其轻微，负责骚扰美军的只有几名趴在树上的狙击手。到16时30分，夜幕即将降临，第一七二团在几乎未遇抵抗的情况下艰难推进了1000米，第一六九团仅第一营过河推进了100米，另外两个营仍在东岸原地踏步。

美军的进攻，雷声大雨点小，让对面的佐佐木和第二二九联队联队长平田源次郎大佐蒙了。清晨那一阵炮火打击实在太猛烈了，两人一致认为，接踵而至的将是敌人步兵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佐佐木下令前线各部保持高度警惕，每半小时汇报一次，以防被美军的攻击一下子迫近到主防线。但一天下来，前线汇报并没发生像样的战斗，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美国人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哪壶药，难道是在实验炮弹的爆炸率？

相比瓜岛而言，新乔治亚岛的热带丛林更茂密、气候更潮湿、环境更恶劣，这对那些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来说无异于一场磨难。之前为了抵达指定阵位，美军士兵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陆军上士安东尼·库里斯如此描述自己的可怜处境：“我们时而四肢着地翻过山梁，时而连滚带爬滑下山坡。涉过无数条小溪，其中有三条较大的溪流是

泅渡过去的。虽是热带丛林，但是溪水冰凉刺骨，没完没了地在荆棘丛中用砍刀劈路前进，淫雨连绵不断、叮咬蚊虫，这些没有尽头的折磨几乎让我们达到了人体所能忍受的极限。我们遭受着丛林的险恶以及沉重的单兵负荷、饥饿、干渴，还有不时射来的冷枪，每一天是怎样挨过来的连自己都说不清。晚上每个人都疲乏到了极点，根本没有警戒和设岗。大家在丛林中倒头就睡，嘴里还在喃喃说着上帝保佑就已进入了梦乡。”

总攻发起的前一天，8日晚，第一六九团第三营宿营于蒙达小道的一个交叉口，另两个营在他们西侧扎营。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无眠之夜。面对日军无休止的辱骂声、鞭炮声和虚张声势的进攻，蜷缩在潮湿散兵坑中的美军士兵无法入睡，他们还要心惊肉跳地对蜿蜒前进的蛇、陆栖蟹甚至发出幽绿磷光的烂木头发射子弹。惊慌失措的士兵把周围的一切响动都当成了渗透进来的日本人，一些官兵甚至和友军玩起了拼刺刀，全团将士不分青红皂白乱扔了一夜手榴弹。有些手榴弹被树枝和树干反弹回来，炸死炸伤了不少自己人，宿营地周围不时传来喊杀声。一直到天明美军才发现，周围连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都没有，被自己人刺伤、炸伤的人倒有不少。日军只是在周围虚张声势，游动恐吓，就让美军一个团自相残杀了一夜。在日军卓有成效的神经战折磨下，到7月底，仅第一六九团患上“战争恐惧症”的就有700多人，他们随后被送往后方医院。他们的表现像极了布纳战役初期的第三十二步兵师。

在经验丰富的佐佐木指挥下，日军早已在蒙达周围建立了被美军称为“蒙达硬骨头”的防御体系。众多火力点和防御工事全部在珊瑚礁上深挖1.5米，再用水泥和木头垫高，同时加以巧妙伪装，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坚固堡垒。10日美军进攻继续，但因日军阻击逐渐增强进展缓慢。防守正面的是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小島文藏防御组织得非常巧妙。他下令之前阻击美军多日的第十一中队放弃前

沿阵地向主防线靠拢，同时第九中队前出顶住美军进攻。13时30分，渡过一条溪流的美军第一营被日军的交叉火力死死拦住。埃森上校只好呼叫炮火支援。伦多瓦重炮阵地一口气向阻击日军打出了4000发高爆炸弹。所罗门航空队也出动86架轰炸机，向蒙达机场周围日军阵地投弹67吨。在美军炮击和轰炸期间，日军士兵躲在掩体里一动不动。等轰炸结束美军地面部队重新发起进攻时，日军立即钻出掩体，以密集的机枪火力将美军攻击路线死死封住。战至傍晚，推进1400米的第一六九团被迫在周围低洼沼泽转入防御。

到7月11日，美军两个团的攻击全部陷入停顿。除日军第二二九联队战斗力的确强悍之外，美军的后勤补给线随着攻击的推进也加长到8公里。糟糕的交通条件使许多地段只能依靠人拉肩扛，炮弹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美军不得不抽出半数兵力运送补给——要知道美国大兵在没有充足粮弹的情况下是不会打仗的。为了缓解前线补给不足的糟糕状况，赫斯特联系所罗门航空队进行了空投，但远远无法满足作战的实际需要。

只有半数兵力可以投入进攻，且要兼顾暴露的右翼，不断加长的补给线还要受到日军的不断袭扰，赫斯特少将的头说多大多大。思忖再三，赫斯特只好另辟蹊径。他把目光盯住了距蒙达机场仅3200米的土著村落莱阿纳。一旦美军拿下此处，补给线将一下子缩短4500米，就可以腾出大量兵力用于进攻。7月11日，赫斯特下令第一七二步兵团转移攻击方向，向南直趋莱阿纳，占领该地后再向右转，向蒙达机场攻击前进。第一六九团则继续沿蒙达小道向前推进。

虽然极力隐藏行踪试图达成攻击突然性，但第一七二团的行动还是很快被日军察觉。他们立即遭到了日军的炮火阻击，仅前进400米就在午后停下了脚步。次日，该团继续艰难前进。对美军的迂回，佐佐木实在无法调兵增援。当天美军伦多瓦重炮阵地、所罗门航空队及海上舰船的大规模炮击导致蒙达机场周围一片火海，日军躲在坚固的工

事里边连头都不敢露一露，只能以迫击炮的零星袭扰迟滞第一七二团推进。尽管进展异常缓慢，美军第一七二团还是在13日傍晚艰难抵达莱阿纳顺利控制滩头。次日，赫斯特少将命令第一〇三团第三营及工兵一部直接登陆莱阿纳，给第一七二团送来了急需的弹药补给。之后美军工兵开始修建从莱阿纳向北通往第一六九团战线的道路，作战部队则沿海岸向西攻击前进。

岛上的佐佐木在死命顽抗，拉包尔的今村同样在调兵遣将。在他的不断催促下，蛟岛受命再次向前线运送增援。因为秋山在库拉湾海战中战死，海军军令部急调“金刚”号战列舰舰长伊集院松治大佐——他是已故海军大将伊集院五郎长子——7月10日前往拉包尔出任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在伊集院抵达之前，运送增援的任务暂时落在了重巡洋舰“鸟海”号舰长有贺幸作大佐头上。有贺接到的命令是，尽快将第十三步兵联队的1200名兵员及85吨物资送上科隆班加拉岛。

7月9日19时，有贺以“鸟海”号和“川内”号轻巡洋舰为主队，“雪风”号、“夕暮”号、“谷风”号、“滨风”号4艘驱逐舰为警戒队，“皋月”号、“三日月”号、“松风”号、“夕風”号为运输队，运载人员和物资从布因出发。舰队航途一帆风顺，顺利进入库拉湾。有贺命令运输队前往维拉港卸下人员和物资，自己率主队和警戒队继续南下，一直航行至新乔治亚岛西北角海域仍未发现美舰踪影。在指挥各舰炮击莱斯湾附近的美军阵地之后，有贺率队悻悻返航，随后与运输队合兵一处，于次日9时返回布因。

为进一步加大输送力度，草鹿决定将第二驱逐舰战队旗舰轻巡洋舰“神通”号、驱逐舰“清波”号编入增援部队。因伊集院尚未到位，第二次输送行动由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伊崎俊二少将指挥。相比第三驱逐舰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经验更加老到。它们几乎参加了瓜岛战役的所有战斗，并在塔萨法隆加海战中重创实力远胜于己的美军第六十一特混舰队，确属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

伊崎将输送队分为两队：他自己率领的警戒队，由“神通”号轻巡洋舰，“清波”号、“雪风”号、“滨风”号、“夕暮”号、“三日月”号5艘驱逐舰组成；金冈国三的运输队，编有“皋月”号、“水无月”号、“夕風”号、“松风”号4艘驱逐舰，负责将第四十五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六野战炮兵联队第八中队的1200名官兵、16门山炮及20吨弹药送上科隆班加拉岛。

7月12日5时30分，伊崎率警戒队率先驶出拉包尔军港，沿所罗门群岛两串岛链间的“槽海”南下。当天20时40分，金冈指挥运输队4舰从布因起航。两支编队会合后借夜色掩护向科隆班加拉岛隐秘航行。伊崎希望自己能有3天前有贺那样的好运气。但他的警戒队出海不久，就被无处不在的盟军“斐迪南”发现。接到敌军增援舰队再次出动的消息，哈尔西立即向安斯沃斯少将下达了简洁有力的作战命令：“再次出击！再次！”

对正在图拉吉休整的安斯沃斯编队来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状态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累。从7月3日开始，他们先是执行护航北方战斗群登陆莱斯湾的任务，随后马不停蹄地参加了4日、5日库拉湾的两场夜战，一众水兵很长时间没有休息，疲惫不堪。但是目前捉襟见肘的哈尔西实在没有其他可用之兵，只好由安斯沃斯再辛苦一趟了。因为在之前的两次战斗中损失了“海伦娜”号轻巡洋舰和“斯特朗”号驱逐舰，哈尔西临时抽调1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前来增援——新西兰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利安德”号奉命加入安斯沃斯编队以接替“海伦娜”号，该舰刚从地中海调回太平洋战场。这样安斯沃斯编队的实力达到了3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不过这些舰船属于临时受命匆忙赶来，和原有舰只的作战配合很难达成默契。

7月12日17时，安斯沃斯率主力编队从图拉吉起航，第十五次穿越“槽海”执行拦截任务。当晚在圣伊莎贝尔岛附近海域，主力舰队与前来增援的6艘驱逐舰合兵一处，同时被重新命名为第十八特混编队。

安斯沃斯率队沿圣伊莎贝尔岛西岸北上，于午夜前后斜穿新乔治亚海峡驶向科隆班加拉岛海域。从鲁塞尔机场起飞的美军战斗机为编队实施严密的空中保护，驱逐并击落了数架日军侦察机。当晚，所罗门航空队派出“卡塔琳娜”提供夜间侦察，并在夜战时为舰船炮击提供校射。

美军的出击略显仓促，但他们在实力上稳占上风。美军有3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日军貌似有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但搭载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队”4舰在海战中属于基本派不上用场的累赘，能够参加作战的仅“警戒队”1艘轻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而已。作为一艘1923年下水的“爷爷舰”，伊崎的旗舰“神通”号只有7门140毫米主炮，与盟军3艘轻巡洋舰上38门152毫米主炮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美军舰艇还普遍装备了SG型对海搜索雷达和新型MK4火控雷达，还有夜航侦察机协助。日军唯一占优的是他们那恐怖的长矛鱼雷。正如他们在战役评论中所写：“我们没有雷达，因此良好的战术便是发挥鱼雷的威力，而且在敌人开炮之前就要实施隐蔽的鱼雷攻击。”从随后的战斗进程可以看出，日军轻型水面舰艇通过忠实贯彻并践行这一原则，取得了不俗战果。

虽然在之前的库拉湾海战中战术小挫，但“炮术大师”安斯沃斯并不那样认为。他坚持自己击沉了敌军7~9艘驱逐舰，而且“斯特朗”号的沉没是敌军潜艇造成的。美军水兵已在之前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安斯沃斯对己方的技术优势深信不疑。战前，他向各舰舰长下达的命令是：雷达或侦察机率先发现目标后，先由前卫驱逐舰发起鱼雷攻击，之后巡洋舰以火力压制敌舰，然后立即转向规避日舰可能发射的鱼雷，继而由后卫驱逐舰再次进行攻击，这就是美国人一直推崇的“三段攻击战术”。安斯沃斯将炮击距离定在了火控雷达的最佳引导距离30000英尺（9144米），这同样是日军长矛鱼雷最佳的反击距离。一切都要看是美军的炮准，还是日军的雷威力更大了。

13日0时36分，美军“卡塔琳娜”率先发现了南下的日军舰队。飞行员立即向安斯沃斯发出预警，“发现敌1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航速30节，方向127度，距离26海里”。侦察机的报告非常准确，它发现的正是伊崎亲自领军的日警戒队。收到侦察报告之后，安斯沃斯下令调整队形：麦金纳尼上校率“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泰勒”号、“拉德福特”号、“霍金斯”号5艘驱逐舰为前卫，自己率轻巡洋舰“檀香山”号、“圣路易斯”号和“利安德”号为中军，托马斯·瑞安上校率“拉尔夫·塔尔波特”号、“布坎南”号、“格温”号、“莫里”号、“伍德沃斯”号5艘驱逐舰殿后。舰队排成单纵队并逐渐加速至28节。因为“利安德”号最大航速仅28节，整个编队只能以这个速度航行。这种单纵队是美军此前多次夜战中一贯采用的标准队形，优点是利于发挥舰队齐射火力，缺点是单一航向会加大遭遇敌军鱼雷攻击的风险，且位于队首、队尾的驱逐舰受编队限制，难以采取独立的灵活机动。

就在美军自东向西驶向科隆班加拉岛之时，日军警戒队正由西向东迎面驶来。伊崎以“三日月”号驱逐舰打头，其后依次是旗舰“神通”号、驱逐舰“雪风”号、“滨风”号、“清波”号和“夕暮”号。安斯沃斯坚信凭借雷达自己能够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但实际结果恰恰相反。0时57分，日舰“雪风”号装备的雷达预警装置准确发出警报，“附近海域有敌舰存在”。三大祥瑞之首的“雪风”号果真名不虚传。在附近巡逻的日军侦察机也报告说，“发现敌舰4艘，航向290度，速度20节”，安斯沃斯期待的先手优势已经丧失。

接到发现敌舰的消息，伊崎立即命令输送队向西南方向暂避，警戒队以单纵队加速至30节，准备迎战。3分钟后，美军雷达终于发现了高速逼近的日军舰队。1时03分，美舰“尼古拉斯”号的瞭望哨报告发现了日舰舰影。5分钟后，日军瞭望哨同样发现美舰并报告伊崎，“敌军为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数艘”。

虽然未能取得先发制人的机会，安斯沃斯依然按照战前部署，下令前卫驱逐舰全速突击实施鱼雷攻击，巡洋舰和后卫驱逐舰则右转30度抢占“T”字形阵位。在他对面，为了让己方驱逐舰能隐蔽发起鱼雷攻击，1时08分，伊崎下令“神通”号打开探照灯，为驱逐舰发雷指示目标。海战在一瞬间轰然打响！

海战伊始，安斯沃斯率主队按战前计划接敌到火控雷达的最佳引导距离30000英尺。1时09分，美军前卫驱逐舰率先发射鱼雷，随后3艘巡洋舰开始猛烈炮击。38门因射速极快被誉为“六英寸机关枪”的152毫米主炮一起发出怒吼，在不到10分钟时间里打出去2620发152毫米炮弹——其中“檀香山”号1100发、“圣路易斯”号1360发、“利安德”号160发。由于美军火力太猛，日军一度误判美军编队中存在4艘重巡洋舰。

排位靠前且探照灯闪亮的“神通”号当然成为众矢之的。因得到火控雷达指引和夜航机的校射，美军炮击异常准确。到1时17分，“神通”号已被命中230多弹，仅锅炉舱就中了10多发炮弹。机舱被毁导致日军旗舰舵机失灵，很快就丧失了机动能力，只能停在海面上团团打转。

根据美军后来的回忆，当时那艘日舰“如同熔融的铁水一般熊熊燃烧”。“神通”号奋力以7门140毫米主炮发起反击并发射鱼雷，1发炮弹将“利安德”号无线电天线打断。因在这次战斗中表现顽强，“神通”号被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评价为“整个战争中作战最勇猛的日本军舰”。“炮术大师”安斯沃斯在第一回合炮战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因盟军舰只集中火力群殴打头的“神通”号，它身后的4艘日舰几乎未受多大损伤。只有“雪风”号被命中一弹还未炸响——第一“祥瑞”果真名不虚传。借助旗舰探照灯的指示，“雪风”号、“清波”

号、“滨风”号、“夕暮”号在4800米距离一口气射出31条长矛鱼雷，随后在坐镇“雪风”号的第十六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岛居威美的率领下，向北高速脱离战场，准备重装鱼雷掉头再战。岛居命令“三日月”号留下，陪伴奄奄一息的“神通”号。其间，麦金纳尼所部前卫驱逐舰和瑞安麾下的后卫驱逐舰接连发起了两次雷击，颗粒无收。

眼见燃成火炬的“神通”号已无可救药，1时17分，安斯沃斯下令停止炮击，编队向南转向躲避日军可能的鱼雷攻击。“檀香山”号不慎驶入先前炮击所产生的烟幕之中，加上旗舰无线电通信信号忽然减弱，美军编队因指挥不畅出现了混乱。1时22分，因转弯半径过大被甩出队列的“利安德”号被日军两条鱼雷命中，剧烈爆炸导致28名水兵当场阵亡，舰体进水使这艘“友情客串”的轻巡洋舰很快失去了作战能力。安斯沃斯只好下令“拉德福特”号和“霍金斯”号护卫该舰退出战列，向图拉吉徐徐返航。

“利安德”号不但受伤无法继续战斗，还带走了两艘驱逐舰。但是日军同样损失了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战场形势对美国人无疑非常有利。1时15分，“卡塔琳娜”报告说，“有4艘日军驱逐舰正在高速向北航行。”安斯沃斯据此判断，日舰正在试图逃跑。1时31分，他下令前卫舰队先行追击。麦金纳尼于是率剩余的3艘驱逐舰紧紧咬了上去，同时颇不放心地发信号给安斯沃斯，“请不要向我们开炮！”“檀香山”号很快答复：“放心，祝你们成功！”

随后瞭望哨报告说，海上有好几艘日舰在剧烈燃烧，“卡塔琳娜”再次报告“逃跑日舰仅剩2艘”。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使安斯沃斯坚信大部分日舰已遭重创，绝不能让残存日舰漏网逃脱。在安排“利安德”号撤退之后，1时38分，安斯沃斯果断下令2艘巡洋舰和5艘后卫驱逐舰北上追击，务必将残存日舰一网打尽。追击命令同样通过TBS发给了已追出去的麦金纳尼。

刚刚追出不远，麦金纳尼就发现了海面上熊熊燃烧的“神通”号。看到数艘美舰快速逼近，明知不敌的“三日月”号只好丢下旗舰快速逃逸，留下“神通”号孤零零地瘫在海面上。麦金纳尼下令向日舰开炮发雷。1时48分，1条鱼雷命中“神通”号中部第二个烟囱下方舰舷部位，剧烈爆炸几乎将军舰炸为两段。“神通”号后半段迅速沉没，但漂浮着的前半截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炮击。包括伊崎和舰长佐藤寅治郎在内的482名水兵随舰沉入大海，仅21人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潜艇救走。另有两人被“尼古拉斯”号救起成为美军的俘虏。

在干净利索地将“神通”号击沉之后，麦金纳尼在附近海面并未发现新的目标。因为与主力舰队已经拉开了18500米，超出了TBS的有效通信半径，麦金纳尼并未收到安斯沃斯发来的追击命令，他认为主队已经返航，于是率3艘驱逐舰以30节高速向东经新乔治亚海峡撤往图拉吉。

安斯沃斯依然在率领主队进行追击。1时56分，“檀香山”号的雷达发现左舷20700米外出现了数个目标，敌我难辨。安斯沃斯担心误击追击在先的前卫驱逐舰——他曾答应麦金纳尼不向人家打炮的——于是用TBS连连呼叫前卫舰队，毫无回应。安斯沃斯下令巡洋舰127毫米副炮发射照明弹，远处正在掉头转向的舰影必是日舰无疑。安斯沃斯立即下令右转60度准备开火，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和之前的库拉湾海战类似，日军驱逐舰发射鱼雷后迅速退出战场进行鱼雷重装，随后返回战场寻隙发起第二次雷击。上次在库拉湾日军的重装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这次仅18分钟就完成了任务。1时36分，岛居率4艘驱逐舰以“之”字形航线悄然潜回战场，并于2时05分隐蔽进入攻击位置。因运输队已经提前转向，岛居深知这片海域不会再有友军出现，此时海上出现的舰影只能是美国人。眼见前方有照明弹袅袅升起，4艘驱逐舰迅速向亮光处射出了31条鱼雷，之后转身快速北撤。

美舰还未来得及开火，瞭望哨已经发出了鱼雷来袭的警报。2时08分，1条长矛鱼雷准确命中“圣路易斯”号，导致该舰舰首扭曲航速大减，大量海水从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这艘轻巡洋舰很快失去了作战能力。虽然舰长罗伯特·海尔上校竭力规避，躲开了4到5条鱼雷，但“檀香山”号舰首还是被1条鱼雷命中，航速锐减。第二条命中舰尾的鱼雷幸运未爆，但第三条获得命中的鱼雷导致巡洋舰舰首完全坍塌，面目全非。驱逐舰“格温”号同样被1条鱼雷命中轮机舱，61名水兵在爆炸中阵亡。迅速蔓延的火势导致损控工作异常困难，“格温”号开始徐徐下沉。“布坎南”号和“伍德沃斯”号在匆忙规避过程中不慎相撞，所幸受损较轻，并不影响继续航行。

眼见友舰中雷，或相撞乱成一团，气急败坏的“拉尔夫·塔尔波特”号独自冲上前去，向快速逃逸的日舰射出鱼雷。因日舰已完成转向且双方距离迅速拉大，美军射出的鱼雷毫不例外全部落空。这是交战第二回合中美舰唯一的一次反击。

伤势过重的“格温”号显然已无挽救希望，“拉尔夫·塔尔波特”号只好靠上前去，接走幸存者后补雷将之击沉。“檀香山”号和“圣路易斯”号虽经努力挽救免于沉没，却只能维持12~15节的航速，天亮之前驶出日机的攻击范围毫无指望。安斯沃斯只得急电亨德森机场，请求米切尔少将速派战斗机前来护航。果然，13日天亮后，日军18架俯冲轰炸机在20架零战的护卫下前来追击，被从鲁塞尔机场及时赶到的美军战斗机奋力击退。13日下午，遭受重创的第十八特混编队踉踉跄跄地驶入图拉吉军港。

海上激战的同时，2时36分，日军运输队4艘驱逐舰顺利将搭载的人员和物资送上科隆班加拉岛。返航途中，“皋月”号和“水无月”号奉命返回战场搜救“神通”号的幸存者。当它们返回交战海域时，海上已经空无一物。两舰只好掉头返航。13日早晨，参加输送行动的9艘日军驱逐舰安全返航布因。

日军不但顺利完成了运兵任务，而且仅凭两轮雷击就重创盟军轻巡洋舰3艘、击沉驱逐舰1艘，在战略和战术上双双获胜。这也说明即便在执行增援任务时，日军凭借之前的刻苦训练同样能打出漂亮的战术组合。但他们无法承受舰船的损失，美国人正在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军舰，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打法，是日本人绝对无法接受的。

鉴于伊崎在战斗中阵亡，返回布因基地的岛居向草鹿和鲛岛汇报说：“夜战击沉敌重巡洋舰2艘、重创1艘。”这一“辉煌战果”令日军高层非常满意。因为“神通”号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打开探照灯，为友舰发雷指示目标，遭到美舰集中炮击时仍奋力还击，甚至在断为两截后前主炮还在顽强射击，可谓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该舰及阵亡官兵受到大本营海军部的特别嘉奖，伊崎也追晋海军中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毫发无损的“雪风”号，本次海战后成为众多驱逐舰的“标杆”，包括坐镇“时雨”号的原为一大佐等人已将该舰作为赶超的目标。

些许胜利和事后褒奖并不能给每况愈下的日本海军带来多大士气上的鼓舞。两次海战，日军先后损失了第二、第三两个驱逐舰战队司令部，从少将司令官到普通参谋几无幸存，从而导致第八舰队驱逐舰指挥能力大打折扣。那些久经战阵、经验丰富军官的损失同样是短期内难以弥补的。这也注定了日军在原先占据一定优势的夜战上，最终必将被装备越来越好、技术越来越娴熟的美军赶上并超越。

因为海战发生在科隆班加拉岛东北海域，美日双方都将本次战斗称为“科隆班加拉海战”。美军在战斗中不仅损失了驱逐舰“格温”号，参战3艘轻巡洋舰悉数遭到重创，另有2艘驱逐舰因相撞受伤。7月18日，“利安德”号返回图拉吉，之后于21日前往圣埃斯皮里图，然后在7月29日返回奥克兰港。因为损伤太过严重，该舰只能前往英国船厂维修，修复工作结束时已是战后的1945年9月了。鉴于新西兰皇家海

军实力太弱，为填补“利安德”号战伤造成的空缺，英国人只好把“甘比亚”号轻巡洋舰转给新西兰海军使用。

8月1日，舰首严重受伤的“圣路易斯”号离开圣埃斯皮里图直接回美国本土维修。8月16日，舰首断裂的“檀香山”号回到珍珠港，被安上临时舰首后于9月2日离开夏威夷回本土彻底维修。等两舰重新投入战斗时，已经分别到年底11月13日和12月11日了。本次海战失利导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第三舰队巡洋舰奇缺。鉴于航空母舰和战列舰不适宜在所罗门群岛的狭窄海域战斗，随后哈尔西也只能派出战力尚存的驱逐舰队单独执行拦截或封锁任务了。这在无形中促成了阿利·伯克、弗雷德里克·穆斯布鲁格等一批优秀年轻军官“小荷露出尖尖角”。他们认真探索并实践驱逐舰的单独作战战术，在随后的战斗中频频出彩。“奥邦农”号上的一位军官如此形容当时自己的感受：“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腕儿’了。或许哈尔西将军会派出一些扫雷舰来掩护我们。”

虽然在海战中连连失利，但美军在战略上并未失势。因为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战术小胜的日军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损失，随后彻底放弃了这条航线。从长远看，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正如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所言，“为了挽救蒙达和维拉，日军继续损失着无法补充的飞机、舰船和人员。后来为了从蒙达和维拉撤退，又继续损失更多的飞机、舰船和人员。日军的增援和撤退虽做得不错，但这一系列胜利却酿成了他们最后的失败。”

海战暂时告一段落，让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回岛上。在日军环形防线正面，美军第一六九团沿蒙达小道的进攻依然举步维艰。那些美国大兵已很久没有换过军服，甚至连两小时的睡眠都属奢侈。他们个个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胡须足足有半英寸长。行军路上，他们已完全没有活力，只是机械性迈腿而已。当埃森上校将360名患上“战地神经症”的官兵送回瓜岛时，恰好被到那里视察的战区陆军司令官哈蒙中

将碰上。怒不可遏的哈蒙立即将其中300人重新送回前线，并特意安排一名少校参谋负责“押送”。陆上战斗迟迟无法打破僵局，同样让特纳焦急万分，他下令特兰普·霍兰上校的第三十七步兵师第一四五团（欠第三营）立即从瓜岛开赴伦多瓦，随时准备渡海增援。

7月11日，赫斯特少将一怒之下解除了埃森上校的团长职务。刚刚抵达伦多瓦的霍兰接到电令，迅速渡海到扎扎纳接替埃森的职务，指挥第一六九团发起新的攻势。除留下西奥多·帕克中校指挥第一四五团之外，霍兰将司令部成员全都带到了扎扎纳。

随后，霍兰组织的又一次进攻同样以失败告终。在日军炮火阻击下，美军仅14日单日就损兵101人。虽然第一七二团顺利拿下莱阿纳，缩短了补给线，并且逼近了日军的主防线，但此时美军已成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前进半步。第一次总攻击别说拿下蒙达机场，连日军第一道防线都没攻下来，反而付出了亡90人、伤636人的惨痛代价。因车祸、精神失常或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超过千人，每天仅因“战地神经症”退出战斗的多达50~100人。7月15日，赫斯特少将下令停止进攻并向上级求援。

在新乔治亚岛北部，由利弗塞奇上校领衔的北部战斗群作战同样严重滞后。7月8日清晨，舒尔茨中校的第一四八团第三营完成了封锁蒙达—巴伊罗科小道的任务。7月12日，海军陆战队第一突击营艰难攻克埃诺卡伊，比原计划整整推后了5天。美军声称在战斗中毙敌120~150人，自己亡47人、伤74人、失踪4人。其间，因口粮和淡水告罄，所罗门航空队派出运输机实施了空投。到17日，缺少粮弹的第一四八团第三营还是放弃了封锁任务。

考虑到士兵极度疲乏且第一突击营已丧失进攻能力，利弗塞奇向特纳恳求，至少派2个营兵力前来增援。特纳不愿动用总预备队第三十

七步兵师，只在7月18日向北部派去了陆战队第四突击营。利弗塞奇集中兵力准备攻打巴伊罗科。

美军的推进速度只能用米来计算，让在努美阿坐镇的哈尔西焦急万分。7月11日，受哈蒙委托，美军驻瓜岛第十四军司令官奥斯卡·格里斯伍德中将——倒霉的帕奇早已被马歇尔调回华盛顿了——登上伦多瓦岛。经过两天巡视，他致电哈蒙：“客观地讲，情况很糟。第四十三师快要累趴下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永远都无法拿下蒙达，尽管敌人的抵抗目前并不是很激烈。”格里斯伍德建议将第二十五步兵师、第三十七步兵师悉数投入新乔治亚岛作战，因为“目前仅凭第四十三师的两个团是无法取得突破的”。

哈蒙于是向哈尔西建议，由格里斯伍德接过岛上美军的指挥权。特纳反对临阵换将，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赫斯特的指挥还是值得钦佩和肯定的，贸然撤换，将给第四十三师士气造成巨大打击。哈尔西赞同哈蒙的观点，授权他全面指挥新乔治亚岛的陆上作战，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机场。战后，哈尔西描述当时的心情：“那种声誉被炙烤的焦味，至今仍然让我感到呛喉。”

接到哈尔西发来的电令，在瓜岛坐镇的哈蒙中将立即决定，解除赫斯特的职务，由格里斯伍德全面指挥岛上作战，赫斯特专职指挥自己的第四十三师。罗伯特·贝特勒少将第三十七师、劳顿·科林斯少将第二十五师第一六一团受命逐次登岛参加战斗。

在珍珠港，尼米兹上将正在谋划攻击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根据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中将提议，特纳将出任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其第七两栖舰队司令官职务将由威尔金森少将接任。

因战役正处在胶着阶段且陆上指挥官刚刚更换，特纳认为，自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无法走开。他给哈尔西发去了一封电报：“基于对威尔金森和我自己的公平考虑，建议由我继续留下来指挥作战，直至

情况变得顺畅为止。”特纳认为，目前自己到珍珠港仅是从事准备工作，而眼前正有恶仗在打，这对任何一位军事将领都是极大的诱惑。但哈尔西认为，特纳之前因为换人已经与哈蒙产生了矛盾，继续留下来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对威尔金森也不公平。于是，他断然给特纳回电：“鉴于目前太平洋舰队正需要你，威尔金森接替你职务的命令于7月15日正式生效。”

其实，特纳大可不必如此。美军随后沿中太平洋发起的攻势对战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将使哈尔西在南太平洋及麦克阿瑟在西南太平洋发起的所有军事行动都黯然失色。特纳随后率领第五两栖舰队，在未来的战斗中攻城拔寨，所向披靡，最终赢得“两栖作战大师”的美誉。打个不恰当比喻，老酒认为，100个军迷中知道特纳的不会少于80人，但知道威尔金森的应该不超过50人，知道第七两栖舰队司令官巴比少将的可能更少了。

7月份在南太平洋，除了特纳，还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动。紧随特纳离开的是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米切尔少将，他的离职是健康原因。在瓜岛任职的4个月里，志在咸鱼翻生的米切尔可谓呕心沥血，精心组织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航空作战，最著名的当属猎杀山本的“复仇行动”。尽管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在新闻媒体中的形象就像一个乡下土杂店的小老板，但几乎瘦成皮包骨头，满脸皱纹，头顶掉得只剩寥寥几根毛的米切尔，在哈尔西眼中是一个“比钉子还狠”的角色。两人曾一起参加过空袭东京之役。“我知道我们必须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制空权，”哈尔西后来这样说，“这正是我特意把他要来，派去瓜岛的原因，马克是一个战斗狂人，我非常熟悉他。”

因为在中途岛战役中表现平平，之后米切尔一直不亮眼。士为知己者死，受哈尔西之邀，重出江湖的米切尔，在所罗门群岛算是拼了老命。他指挥飞行员在4个月里干掉了日军500架飞机，将超过2000吨的炸弹投到了敌人头上。由于持续紧张和过度劳累，加上难以忍受的

酷热和潮湿，米切尔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紧接着，一场疟疾使他的体重下降到52千克。

米切尔的职务被内森·特文宁陆军少将接替。哈尔西请求尼米兹批准让米切尔暂时离职休养，康复后重回南太平洋执掌航母舰队，他知道米切尔一定会喜欢的，这是每一位海军飞行员梦寐以求的岗位。但珍珠港和华盛顿另有打算。金派米切尔到圣迭戈出任一个海军航空兵部队司令官的闲职。尼米兹特意致函圣迭戈：“暂时让他先挂个名，一旦恢复健康，就立即返回前线。”

接下来，离开的轮到了哈尔西一直宠幸有加的参谋长。金和尼米兹，甚至作为文官的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一直对勃朗宁心存不满。哈尔西以满嘴跑火车著称。几位领导一致认为，安排一个老成持重的参谋长一定能更好地保护哈尔西，避免出现类似“1943年结束对日战争”的尴尬，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哈尔西坚决抵制对勃朗宁的调动，甚至在诺克斯答应将其晋升少将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放人。最后还是金更老到，他用新航母“大黄蜂”号舰长为钓饵，成功钓走了勃朗宁，这下哈尔西再不同意，实在说不过去了。华盛顿海军航空局坚决反对让勃朗宁出任这一炙手可热的职位，但金坚持，“只要立马让他从哈尔西身边消失，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毫无悬念，酗酒成性的勃朗宁在新岗位上干得一塌糊涂。舰上所有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却连自己犯了什么错都不知道。一次，因一点儿小矛盾最终酿成的大冲突导致两名水兵落水身亡，军事法庭判勃朗宁渎职。当时任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官的米切尔借机建议将勃朗宁解职，得到了斯普鲁恩斯——他在中途岛海战时已经对勃朗宁深恶痛绝，只是碍于战况紧急，不得不用，才竭力忍受——和尼米兹、金、诺克斯的一致赞同。作为海军航空战专家，勃朗宁随后到了一个陆军参谋学校，以普通教员的身份度过了战争的剩余岁月。此情此景，让老酒蓦然想起了同样郁郁不得志的罗彻福特。

金为南太平洋战区提供了三个参谋长候选人。哈尔西最终选择了轻巡洋舰“丹佛”号舰长罗伯特·卡尼上校，之前他一直在梅里尔少将手下与日军的“东京快车”战斗。入选原因是他在三个人中最年轻。卡尼对弃船登岸出任参谋长工作非常失望，但他还是在7月26日平静地接受了任命，毕竟晋升少将，对每一名校级军官都是极大的诱惑。卡尼很快适应了新岗位，后来他称自己的团队是“哈尔西的进攻策略部”，觉得和哈尔西一起共事的那种自在感“比在马戏团还要有趣得多”。战后，1953年8月17日，卡尼以上将军衔出任了美国第十四任海军作战部部长。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7月16日，格里斯伍德登上扎扎纳，从赫斯特手中接过了地面作战的指挥权，这是他接任帕奇出任第十四军司令官之后首次真正接受炮火的洗礼。岛上形势异常严峻。北部利弗塞奇上校的作战远远落后计划，目前仅仅做好了攻击巴伊罗科的准备。在不断改善后勤补给并调兵增援的同时，格里斯伍德将第二轮总攻时间定在了7月25日。其间，海军陆战队第九守备营的15辆斯图亚特坦克登陆扎扎纳，将在第二次进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格里斯伍德在积极谋划进攻，对面的佐佐木同样不会坐以待毙。7月12日17时30分，之前突破美军防线前来增援的日军第十三步兵联队主力抵达农园一线。至此，佐佐木手中已经有了3个不完整的联队——第二二九、第二三〇、第十三联队。7月13日，东南支队作战参谋神谷义治匆匆赶到第十三联队，向联队长友成敏下达了作战命令：向美军登陆点扎扎纳侧后发起攻击，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反攻。虽然此前意外获得了一批美军运输机空投给利弗塞奇的粮弹，但在行军3天后，7月17日清晨，日军第十三联队再次出现粮荒。

在南部主战场，日军第二二九联队除夜间发起零星袭扰之外，一直坚守不出，让格里斯伍德和赫斯特大为疑惑，这和日本陆军在瓜岛的表现截然相反。此时，美军在机场附近的部署是前重后轻，主要作

战兵力全部集中在一线，第四十三师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第十三联队面前。从扎扎纳到第一攻击线及莱阿纳的补给线异常空虚。按照佐佐木的计划，一旦第十三联队突然对美军扎扎纳登陆场发起进攻，再以第二二九联队正面突击，美军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局面。

中所罗门地区战况紧急，东京给予了高度关注。7月11日，大本营陆海军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沿袭了以往陆海军一贯唱对台戏的老格调。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濑岛龙三抛出了之前的老观点，彻底放弃新乔治亚岛及中所罗门其他岛屿，后撤至布干维尔岛、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构筑新防线。海军坚决反对，坚持认为中所罗门就是美日决战的主战场，陆海军必须倾其所有，决死一搏。因为海军的坚持，参谋本部最终勉强收回意见，极不情愿地答应了海军的“决战战略”。得到东京传来的消息，大喜过望的古贺立即致电草鹿：“依大本营一贯拟订的为确保新乔治亚岛的方针，现地陆海军根据协定，务必继续大力增兵！”

此举正中东南方面陆海军最高指挥官今村和草鹿的下怀。第八舰队司令官鲛岛认为，7月13日的科隆班加拉岛海战已经重创了美军巡洋舰队，这正是输送兵员和补给的绝佳机会。鉴于东南支队正在谋划对美军登陆滩头扎扎纳的反击行动，今村和草鹿一致决定，再次给佐佐木派去一个步兵大队。这次被点名的部队是咱们的老熟人：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三〇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看番号，大家可能一时还想起不来，但听到大队长的名字，估计就有人想起来了——陆军中佐矢野桂二。年初在瓜岛，为第十七军撤退担任总后卫的正是这支部队。

7月15日，鲛岛重组了夜战编队。由西村祥治统领的编队分作三部分：主队是西村亲自领军的“熊野”号、“铃谷”号重巡洋舰；警戒队由刚刚到任的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伊集院松治指挥，编有“川内”号轻巡洋舰及“雪风”号、“皋月”号、“水无月”号、“滨

风”号、“清波”号、“夕暮”号6艘驱逐舰；运输队由安武史郎大佐指挥，由“三日月”号、“夕風”号、“松风”号3艘驱逐舰组成。

7月16日黄昏时分，“初雪”号和“望月”号率先从拉包尔起航，于17日7时抵达布因，分别靠上“水无月”号和“皋月”号进行物资转移。恰在此时，美军所罗门航空队出动36架“无畏式”、35架“复仇者”，在44架“海盗”和35架“野猫”的护航下，大举来袭。日军迅疾起飞48架零战实施拦截，但无法挡住数量占优的美军机群。双方战斗机缠斗之际，由71架攻击机组成的美军机群对布因港内的日军舰船发起了猛烈进攻。四艘两两相靠的日军驱逐舰无法快速机动，只能任由美机肆意投弹。“初雪”号被当场炸沉，“水无月”号、“皋月”号和“望月”号受到不同程度损伤。空战中，日军损失零战13架，草鹿只好调第二〇一航空队的战斗机前来补缺。

美机大举空袭之时，西村率主力舰队正从拉包尔兼程南下。草鹿判断美军很可能发起第二波空袭，当即于20时45分下令取消输送行动。西村遂率舰队掉头返航，于17日21时回到拉包尔。

7月18日，草鹿下令将重巡洋舰“鸟海”号编入主队。“皋月”号因伤无法出航，只好将受伤较轻，已经修复的“水无月”号取代运输队的“夕風”号。当晚，日军各舰从驻泊港出发。19时许，主队、警戒队和运输队在海上会合，一起向科隆班加拉岛驶去。日军编队很快被美军一架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的“卡塔琳娜”发现。23时，日军三支编队依次驶入维拉湾。19日1时许，运输队在科隆班加拉岛卸下了所载102吨粮食弹药、60桶燃油和582名士兵，之后与主队、警戒队会合，掉头返航。

虽然侦察机及时发回了日军舰队出动的消息，但哈尔西实在派不出水面舰艇进行拦截了。19日凌晨2时30分，所罗门航空队6架“复仇者”鱼雷机挂载1000千克炸弹前来追击。美机对日军主队和警戒队实

施了超低空轰炸，投弹高度仅比桅杆略高，因此又称作“平桅轰炸”。挨了1颗重磅炸弹的“夕暮”号当场沉没，228名水兵随舰沉没。西村下令“清波”号留下搭救“夕暮”号的幸存者，自己率主力舰队快速返航。

随后，美军5架鱼雷机和8架俯冲轰炸机前来追击，被命中1条鱼雷的“熊野”号航速大减。天亮之后，美军B-25机群再次来攻，轻松就将处于停航状态，执行救援的“清波”号击沉，240名水兵随舰沉没。当天傍晚，遍体鳞伤的西村舰队狼狈逃回拉包尔军港。日军艰难完成了输送任务，但付出了2艘驱逐舰被击沉、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受伤的惨重代价，可谓得不偿失也。

美军不断加强空中封锁，使日军的输送活动变得越发困难。7月22日14时，运载南海第四守备队的“日进”号水上飞机母舰，在“荻风”号、“岚”号、“矶风”号、“凉月”号护航下，前往布干维尔。当船队行驶至肖特兰以北海域时，被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所罗门航空队立即起飞了4个波次的机群实施轮番攻击，搭载重武器的“日进”号被当场击沉。驱逐舰和岛上派出的3艘大发奋力救出约100名幸存者，仍有531人随舰沉入大海，重要装备12门速射炮、22辆中型战车、4门野战炮、20辆汽车及多台电台损失。这让被寄予厚望、配有强大机动火力的南海第四守备队重新回到了轻步兵时代。

7月23日凌晨3时，日舰“雪风”号、“三日月”号、“滨风”号从拉包尔出发，准备将第三十八师团一个大队约800人送上科隆班加拉岛。当天19时30分，编队遭到美军空袭，随后又遭到美军12艘鱼雷艇的拦截。日舰以火炮和鱼雷进行反击，击沉美军鱼雷艇1艘、击伤2艘，日舰仅有轻微损伤。21时30分，日舰进入锚地卸载，卸载即将结束时，又有美机前来投弹。为避免出现更大损失，日舰只好停止卸载，掉头返航。日舰返航途中遭到美机的鱼雷攻击，侥幸未受损失，于24日14时返回拉包尔。

7月27日，日军“三日月”号、“有明”号驱逐舰受命向新不列颠岛西部格罗斯特角运送补给，因对该区域情况不明，两舰不慎触礁搁浅。28日，第五航空队肯尼中将派出B-25机群发起多轮攻击，将搁浅的两舰彻底炸沉。因搁浅地点距海岸较近，大部分水兵乘登陆艇上岸，仅有7人随舰而亡。

短短两周，日本海军损失了5艘驱逐舰。痛定思痛、心如刀割的草鹿决定逐渐取消用宝贵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执行运输，任务改由渔船或小型舟艇承担。美军迅速发现了日军的战术变化，同样改变出动巡洋舰和驱逐舰进行拦截的办法——也实在派不出更多的巡洋舰了——特意调来了数十艘鱼雷艇，专门用来拦截日军的小型舟艇。

7月18日，随着陆战队第四突击营在埃诺卡伊登陆，利弗塞奇上校的兵力达到了4个营3000人，北部战斗群的最大软肋是缺乏攻坚利器重型火炮，仅第一四五团第三营有6门81毫米迫击炮。7月20日，利弗塞奇集中3个营猛攻巴伊罗科。驻守该地的是日军第四十五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十三步兵联队两个中队、第六野战炮兵联队第八中队及吴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本部约1500人，指挥官是吴六特司令官奥村三郎。由于缺乏炮火支援，美军的攻击异常困难。到当天傍晚，美军付出亡46人、伤161人的惨重代价，全线受挫。伤员多得只能分批向后输送，连“卡塔琳娜”都被紧急调来运送伤员。21日，功败垂成的利弗塞奇下令停止攻击，部队返回埃诺卡伊。

虽然佐佐木的反攻计划甚为巧妙，但此时友成敏手下只剩不完整的两个大队，所有官兵饥渴交加。7月17日傍晚，第十三联队第一、第三大队从集结地出发，很快被美军侦察兵发现并以炮火阻击。第一大队大队长木舟下令全军突击，美军前沿阵地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士兵纷纷跳出战壕，向后逃窜。日军成功冲上了美军刚刚修好的汽车道。从错愕中惊醒过来的美军依托阵地，集中火力阻敌前进，成功分割了第十三联队联队部和两个大队之间的联系。战至黎明时分，美军

伦多瓦岛的重炮开始发威，将日军的前进道路死死封住。中午时分，眼见伤亡惨重且无法形成突破的友成敏只好放弃进攻，率队重新返回集结地。

为策应第十三联队的行动，当晚美军正面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小岛文藏大尉同时受命出击，同样被美军的优势火力击退。当晚，在莱阿纳滩头，美军第一〇三团第三营打退了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第二大队的反击。虽然日军第十三联队的反击一度突入美军一字长蛇阵的核心地带，给对手造成了混乱和不小伤亡，但终因缺乏炮火支援，兵力不足，无法扩大战果。扎扎纳、莱阿纳、雷尼克山岭等战术要点依然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佐佐木试图扭转战局的反攻行动，就这样无果而终。

日军反攻遭遇挫败，但王牌第十三联队作为机动部队，始终游离在主战场之外，随时可能采取下一步的袭扰行动。7月22日，他们距美军进攻线右翼只有4500米。佐佐木显然不愿坐等美军来攻，23日，他命令友成敏对据守右翼马蹄山的美军发起第二次进攻，击破美军抵抗后，沿蒙达小道东进，荡平美军后方，一举扭转被动局面。但新乔治亚岛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日军的机动，友成敏尚未抵达攻击阵位，南部主战场已经出现了有利于美军的重大变化。

就在日军积极谋划反击的同时，美军增援部队正源源不断地从扎扎纳登陆。格里斯伍德中将认为，第一次进攻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低估了东南支队的实力。要想在第二次攻击中取得胜利，美军兵力和火力至少要达到敌人的3倍以上。7月21日，巴克斯特上校率第一四八步兵团的两个营向西推进，从第一六九团手中接过了防务。霍兰上校重回第一四五团。前段作战表现欠佳的第一六九团，在伯纳德·林劳尔中校的率领下，返回伦多瓦岛休整，在接受了212名补充兵员后，于7月24日重返莱阿纳，充当第四十三师总预备队。7月23日，贝特勒少将率第三十七师主力登上新乔治亚岛。到24日，美军在从蒙达机场东梢

起，沿东南至西北走向2700米正面，一字排开了15个营兵力。此前，7月20日，从莱阿纳到蒙达小道的一条简易公路修好通车，美军后勤补给得到了根本性改善。赫斯特少将慨叹道：“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依赖飞机空投了。”格里斯伍德自信满满，决心以一次排山倒海般的迅猛攻势一举拿下机场。

7月25日是美军总攻日。清晨，6时09分，伯克中校率7艘驱逐舰率先登场亮相，在35分钟内对岸上的日军阵地打出了4000发127毫米炮弹。海上舰炮打击尚未结束，6时30分，从瓜岛和鲁塞尔机场飞来的254架战机前来助兴，在日军阵地上一股脑儿投下227吨炸弹。最后发威的是地面炮兵，第一〇三、第一五二野战炮兵营打出2150发105毫米炮弹，第一三〇野战炮兵营也消耗了1182发155毫米炮弹。

美军的立体打击气势惊人，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仅炸死日军2人、炸伤8人，炸坏轻机枪5挺。东南支队司令部宿舍区被完全摧毁，佐佐木只好将司令部转移到金刚山北斜面。7时整，美军炮火开始向前延伸，第四十三步兵师随之发起了地面冲锋。到10时，第一七二团在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第六中队主防线前再度受挫，在得到坦克增援后攻击才得以维持下去。日军的阻击顽强且高效，战至14时30分，美军已有3辆坦克被轰趴窝，地面步兵随之停下了进攻脚步。第一七二团当天的攻击再次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兵力和炮火上占据绝对优势，美军的进攻依然举步维艰。第一〇三团的进攻同样被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第五中队顽强击退。冲在最前的一个连反被日军合围。美军派出5辆坦克解救未果，先锋连只好放弃已占阵地，寻隙撤回后方。右翼第三十七师的进攻同样未取得多大进展。日军以亡37人、伤184人的代价将美军第一天的攻势化为无形。

对第四十三师的糟糕表现，哈蒙中将失望至极，他认为主要问题出在指挥官身上。7月29日，赫斯特少将被战场免职，美国师师长约翰·霍奇斯少将接过了第四十三师指挥权。霍奇斯曾参加过血腥的瓜岛战役，格里斯伍德认为“他是除第二十五师师长科林斯少将之外，本战区丛林战经验最丰富的师长”。

其间，一直游离于主战场边缘的日军第十三联队经4天艰难行军，终于赶到了马蹄山一线。美军最右翼的第一四八团成为友成敏最理想的攻击对象。7月28日，日军一部突袭了第一四八团补给仓库，不但获得了难得的粮草，而且将该团补给线一举切断。在双方随后的激战中，美军亡21人、伤48人，日军亡37人、伤54人。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第三十七师师长贝特勒少将认为，深入敌腹地1300米的第一四八团与邻近第一六一团严重脱节，随时有被包饺子的危险。虽然连续4次下达了暂时后撤、拉平战线的命令，但团长巴克斯特上校不愿轻易放弃艰难取得的阵地，迟迟不下达撤退命令，该团在7月30日终被日军合围。包围圈中的美军饮水告罄，饥渴难耐。前来送水的友军遭日军阻截，无法前进。好在天不灭曹，当晚天降暴雨，全团将士冒着被日军狙击手射杀的危险跑出阵地，用钢盔和罐头盒接雨水，总算暂时解了水荒。

7月31日，恼羞成怒的贝特勒少将命令巴克斯特炸掉所有重装备向北突围，他们当晚的突围行动被日军击退。8月1日，巴克斯特上校在师长“时间宝贵，抓紧突围，立即行动，速度至上”的严厉命令下，下令全团官兵上刺刀，于8时05分在炮火的支援下发起了冲锋，终于撕破了日军薄弱的包围圈——以严重受损的两个步兵大队包围美军一个整团，这饺子明显属于馅多皮薄了。几天战斗下来，美军第一四八团亡61人、伤128人，官兵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随即被打入预备队。日军可谓败中有胜，佐佐木的战术安排并无太大失误，是兵力不足使得战术目标无法实现。

美军的疯狂进攻同样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从25日开始，日军第二二九联队平均日死亡40~50人，战伤逾百人——后来日军陆军战史称“新乔治亚岛战场如修罗场一般惨烈”。7月29日，平田清点队伍，发现3000人的联队几乎变成了空架子，可战之兵只剩可怜的1241人。面对一线部队苦苦支撑、伤亡惨重的不利状况，一向沉稳的佐佐木逐渐失去了耐心。照此下去，不出10天，他的部队将完全丧失战斗力。唯一的办法依然是向上司求援。

7月30日，美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平田率兵死守战略要点马蹄山，同时派人将联队军旗送往支队司令部，请佐佐木代为保管。可见此时的平田已有“全员玉碎”的思想准备。当日，美军第一六一团经过7天苦战，终于攻克了有46个坚固地堡和32个火力点的巴克利高地，日军防线逐渐出现崩溃迹象。

31日，平田再次清点残兵，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可战之兵还剩7人，第九中队仅剩4人，兵力最多的第十中队也不过38人。第一大队大队长原正夫、第三大队大队长小岛文藏及大部分中队长业已阵亡。美军以坦克带领步兵进攻，用火焰喷射器将日军一个个从巧妙伪装的掩体中赶出来，或者干脆将他们烧死在里边。战场上，白刃格斗随处可见。

30日晚，平田旋风一般冲进了佐佐木的司令部，断然要求冲出阵地，发起“玉碎冲锋”，声称这样总比憋在碉堡里被美军用火烧成焦炭强。此时，第十三联队友成敏发来急电：“目前一线可战之兵仅剩不到300人，速请支队下达命令，本联队转往后方，暂时休整，展开持久战甚为必要。”

友成敏的电报表明，日军两个主力联队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锐气尽失，反击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佐佐木的头脑异常清醒，目前最明智的做法是收缩战线，暂时后退，整理残兵，以图后举。当夜，他断

然下达命令，全军放弃主防线，逐次与敌脱离接触，向蒙达以北的二线阵地转移。

美军对日军的撤退一无所知。翌日，美军第一四五团第二营在炮火掩护下，紧张兮兮地登上马蹄山，发现那里已空无一人。至此，美军第三十七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总算完成了第二轮攻击第一阶段的任务。

8月1日，天气晴朗，战场形势对美军可谓一片大好。横亘在第四十三步兵师面前的只剩下三角山，第三十七师已经占据了巴克利高地和马蹄山，第一四八团的突围已经顺利实现。美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无疑就是此时已起不到多大作用的蒙达机场。

当天傍晚，第一〇三团已攻至机场跑道外围，东南支队主动撤退让出机场，这里已成为两军的中间地带。从8月2日到5日，美军各部一路粉碎日军的抵抗，向前推进，但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蒙达危急！经今村和草鹿紧急磋商，决定再次派出第二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前往增援。7月31日晚，鲛岛匆忙以驱逐舰“萩风”号、“岚”号、“时雨”号组成运输队，运载54吨军需物品和763名海军士兵，在驱逐舰“天雾”号的护卫下，从拉包尔起航。舰队于当天午夜时分抵达布因，卸下人员和物资，再装上53吨补给和矢野大队900名士兵，从布因出发，前往科隆班加拉岛。

8月1日22时，运输队在吉佐岛以东海域与美军5艘鱼雷艇迎头相遇。负责护航的“天雾”号立即出列，发起攻击。3艘运载人员和物资的驱逐舰径直前往科隆班加拉岛，从容卸载，掉头返航。“天雾”号击沉美军1艘鱼雷艇，迅速与敌脱离接触，后与运输队在海上会合，于8月2日17时回到拉包尔。

被“天雾”号击沉的PT-109号鱼雷艇并非中炮，而是被驱逐舰直接撞沉的。当时海上漆黑一团，日军“天雾”号 and 美军鱼雷艇均未配备雷达，双方相撞，导致块头小的鱼雷艇断为两截，随后沉没。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来说，损失小小1艘鱼雷艇本不算什么大事，但这艘艇的中尉艇长很有名，他就是未来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后来，回忆脆弱的驾驶座被撞击瞬间的感受时，肯尼迪说：“就是那种被打死的感觉。”

鱼雷艇沉没导致2名水兵当场阵亡。包括肯尼迪在内的11人，经5小时奋战，游上了附近一座小岛。其间，肯尼迪用牙齿咬住伤势最重的一名士兵的救生衣带子，顽强将他拖到了岛上。他们在岛上邂逅了为盟军“斐迪南”服务的土著侦察兵埃洛尼·库马纳和尤库·加萨。肯尼迪在一个椰子壳上刻下了这么一段话：“土著侦察兵知道位置，可以引路，有11个人还活着，需要小船。肯尼迪中尉。”库马纳和加萨冒死穿越日军控制海域，将“椰子信”送到了伦多瓦岛美军的鱼雷艇基地。

肯尼迪和同伴经历了一周的磨难，被同队的PT-157号鱼雷艇救回伦多瓦。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气，肯尼迪成为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宣传的新闻人物，并先后获得紫心勋章、亚洲—太平洋战役奖章、二战胜利纪念章、海军勋章及海军陆战队勋章等。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典礼之后举行的庆祝游行上，一辆PT-109艇模型经过了检阅台，向曾经作为该艇艇长的总统致敬。之前肯尼迪曾盛邀当年的恩人库马纳和加萨前往美国，参加就职典礼仪式。所罗门群岛的政府官员以两人“模样粗俗”为由，另行指派了出席代表——老酒猜测很可能就是这些官员自己。

作为当年撞沉PT-109艇的“天雾”号驱逐舰舰长，花见弘平于1961年1月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详细描述了当时与肯尼迪所率美军舰

艇激战的经过。1961年1月25日，肯尼迪在白宫会见日本客人时，意外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天雾”号幸存17名水兵的集体签名。这些船员表达了各自对肯尼迪的问候和美好祝愿。1962年，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以该事件为素材，拍摄了电影《PT-109》（中文译名《巡逻艇》）。

8月2日，美军越过跑道，开始强攻机场周围日军盘踞的高地。当天的激战导致矢野大队的两个中队失去战斗力。东南支队机场防线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美军显然已经冲过了地形瓶颈，兵力和火炮优势逐渐得到充分发挥。日军的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只会平添更多伤亡。鉴于形势已无法挽回，8月3日清晨，鲛岛电令佐佐木放弃机场。

8月4日凌晨3时，佐佐木下令全线后撤。第二二九联队几乎伤亡殆尽，一旦遇敌围剿，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佐佐木下令原拟撤回科隆班加拉岛的第十三联队暂时停下脚步，掩护第二二九联队安全转移。

8月5日凌晨，日军东南支队主力顺利撤出机场阵地，奇迹般地实现了向新防线的转移。8时，佐佐木下令主力向科隆班加拉岛撤退，并留一部兵力据守巴伊罗科，继续顽抗。

随着日军主动撤出，经过36天激战的美军，终于加快了推进速度。第一四八团完全控制了蒙达到巴伊罗科的小道，第一四五团、第一六一团经3天激战，占领比比洛山。第四十三师同样不甘落后，经4天激战，攻占了东南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金刚山，可惜佐佐木已率众绝尘而去。

5日下午，美军第一〇三团穿越布满弹坑和飞机残骸的跑道控制了机场。在比比洛山靠前指挥的第四十三师副师长温格准将见状，激动

万分，立即给师长霍奇斯少将打去了电话：“14时10分，蒙达机场是我们的了。”

接到霍奇斯打来的电话，格里斯伍德迫不及待地致电哈尔西：“我们的地面部队已经从日本人手里完全拿下了蒙达，现谨将它献给您。此刻的太阳是多么辉煌灿烂呀！在蒙达之战中，我们的所有兵力能够如此团结一致作战，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哈尔西迅疾做出了回复：“可以认为，这就是我们能够拿下蒙达并消灭如此多敌人的制胜法宝。这种精诚团结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可以确保我们在未来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并消灭我们兵锋所指的所有敌人。让日本人统统见鬼去吧！”

东南前线连连失利，让裕仁大为不悦。就在蒙达机场落入美军之手的8月5日，裕仁就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连串败北，申斥了参谋总长杉山：“我们再也不能被人一寸一寸地推回来了。连续后退不但会对敌人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第三方国家。你们究竟打算何时发起‘决战’呢？”

“我们处处都不顺手，”杉山回答说，“对此我深表遗憾。”

3天后，8月8日，裕仁把矛头转向了海军。“海军究竟在干些什么？”他问侍从长莲沼藩，“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军队去进攻敌人吗？他们正逐渐被推回来，逐渐失去信心。他们难道不能想点儿办法，在什么地方给敌人一次狠狠的打击吗？”莲沼只能以沉默作为回答。

8月5日，海军第二十四、第七十三工兵营进驻蒙达，开始了紧张的机场重修和扩建工作。岛上珊瑚资源异常丰富，加上大型工程机械一应俱全，美军的机场整修工作进展神速。8月7日，机场已可供战机临时备降使用。14日，海军陆战队第二航空大队司令部从伦多瓦岛推

进至蒙达，24架“海盗”战斗机随之进驻。加上塞吉角的简易机场，美军已成功实现了陆基航空基地的前移。

到10月中旬，蒙达机场长2000米的硬质珊瑚跑道宣告完工，完全具备了起降重型轰炸机的能力。10月20日，特文宁少将率所罗门航空队指挥机关从瓜岛移至蒙达。已经成为大后方的亨德森机场从此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美军历尽千辛万苦，拿下了机场，但新乔治亚岛的日军残部远未肃清，岛北军事重镇巴伊罗科依然牢牢控制在日军手中。7月以来，美军已累计向新乔治亚岛投入兵员26748人。数量貌似还不算少，但其中后勤、工兵等辅助部队占了总人数的57%，战亡、战伤和疾病导致前线可战之兵急剧减少。贝特勒少将第三十七师本有7000名作战兵员，现在只有5200人。最先登岛的第四十三师差距更大，满编战斗人员8000人实际上，只剩4536人。之前格里斯伍德曾致电负责北部作战的利弗塞奇上校，能否将他的两个陆军步兵营调往蒙达方向，只留陆战队第一、第四突击营在北部作战。利弗塞奇的回答非常婉转：“完全可以！但我必须准备随时放弃已经占领的里斯港或埃诺卡伊。”这话等于没说。格里斯伍德只好作罢。

早在7月28日，格里斯伍德已经伸手向战区陆军司令官哈蒙中将要兵。这让哈尔西和哈蒙犯起了踌躇。原计划向新乔治亚岛只投入1个步兵师，现在已经增加了1个师，连准备用于布干维尔岛作战的第二十五师也派去了第一六一团。按道理，兵力不算少了，当时动用第一六一团时，哈蒙认为已经到了极限。但格里斯伍德还不满足，若之奈何？

思忖再三，哈蒙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理智的决定：满足格里斯伍德的一切要求，将第二十五师从布干维尔战役的参战名单中画掉，其下属第二十七团即刻开赴蒙达。29日，战区陆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托马斯·罗伯特上校飞赴第十四军司令部，通报一个团的援兵很快将会到

来。谁知道，格里斯伍德还不满足，他让上校转告哈蒙，干脆把精锐第二十五步兵师全给我得了，好人要做就做到底。对这种近乎过分的要求，哈蒙再次慨然允诺：第二十五师师部及第三十五步兵团立即开赴前线。

机场失守，佐佐木只好率残兵退守巴伊罗科，负隅顽抗。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认为，只要牢牢控制巴伊罗科和科隆班加拉岛，就能对蒙达机场形成威胁。鉴于东南支队主力第二二九联队在机场守卫战中损失殆尽，第十三联队同样在外围袭扰战中损失惨重，今村和草鹿会商决定，继续给佐佐木派出增援，据守北部区域的同时，伺机重夺机场。鉴于手头兵力严重不足，今村临时将第三十八师团补充兵员1200人编成了一个集成大队，大队长是见上喜郎。集成大队下辖8个步兵中队，其中第一到第四中队拟补充第十三联队，后4个中队补充第二二九联队。就在部队临出发前，今村忽然改变了主意，扣下第四、第八中队，其余6个中队仍由海军负责向前输送。

根据日军近期动向，美军第三两栖舰队司令官威尔金森少将判断，他们很可能准备向新乔治亚岛派出援兵。科隆班加拉岛海战中，3艘巡洋舰均遭不测，目前尚在维修之中，盟军暂时无可出海作战的巡洋舰。威尔金森只好命令第十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穆斯布鲁格中校，率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分队的6艘驱逐舰出海拦截，之前一直充当“龙套”的美军驱逐舰，终于捞到了单独露脸的机会。

在向穆斯布鲁格提供了完整的情报及最近几次海战的情况之后，威尔金森建议：“日军的鱼雷比我们好，我们的火炮比他们强，我军应尽量进行远距离炮战。”穆斯布鲁格辩解说：“从1941年5月以来，我们的驱逐舰已经进行过良好的雷达指挥下的鱼雷训练。”言外之意，他想在日军擅长的鱼雷战上与敌一决高下。威尔金森大度地表示：“你对自己的舰艇了解得比我多，你自己考虑如何作战吧。”这就等于授权穆斯布鲁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机动灵活地指挥战斗。

此前，众多美军驱逐舰只能参加一些护航或搭救人员的辅助活动，从未像日军的同行那样单独出海作战。一些驱逐舰军官对自己承担的“保镖”角色一直心怀不满，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前第十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伯克中校。伯克认为，驱逐舰作战能力非常全面，完全可以独立承担作战任务。虽然一直得不到重用，伯克仍然潜心研究，为驱逐舰独立作战制订了一套翔实的作战计划：将舰船编为按纵队并列的两支分队，其中一支在暗夜中接敌，发射鱼雷后迅速转向撤离。当鱼雷奔向目标，敌舰对转向撤离的驱逐舰开始炮击时，第二分队从另一个方向发起突袭。当敌人转而对付第二分队的攻击时，第一分队再掉头进行攻击。通过两队的密切配合，使敌疲于奔命，最终将敌人击败。伯克认为，所罗门群岛一带岛屿众多，可以最大限度地隐匿第二分队的行踪，以达成袭击的突然性。可惜就在本次战斗之前，伯克被临时调走。幸运的是，接替他职务的穆斯布鲁格中校对这种战术极为认可，现在他将带队第一次实践伯克的新战术。

出航之前，异常兴奋的穆斯布鲁格召集6位舰长部署了作战计划。以装备3~4座四联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的第十二驱逐舰分队“邓拉普”号、“克雷文”号、“莫里”号为第一分队，由他本人亲自指挥。舰炮火力较强的第十五驱逐舰分队“兰格”号、“斯特莱特”号、“斯塔克”号由罗杰·辛普森中校指挥。这3艘舰只装备了2座四联装鱼雷发射管，却增加了4门40毫米火炮。穆斯布鲁格强调，如果日军船队以作战舰艇为主，则第一分队率先发起攻击。如果日军船队由运输船或小型舟艇组成，则第二分队首先发难，第一分队实施外围警戒。各舰舰长对作战计划均了然于胸。美军的最大优势在于，各驱逐舰均配备了对海搜索的SG短波雷达。

8月6日凌晨3时，日军两支运输队陆续从拉包尔出航。“川内”号轻巡洋舰运送450名陆军官兵和130吨补给物资，当天21时40分抵达布因，卸下人员和物资，顺利返航，于7日14时30分回到拉包尔。

科隆班加拉岛运输队由“荻风”号、“岚”号、“江风”号驱逐舰组成，搭载940名陆军官兵和90吨补给物资，由三大祥瑞之一的“时雨”号担任护航，指挥官是坐镇“荻风”号的第四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杉浦嘉十海军大佐。14时30分，日军舰队经过布卡岛以北水域时，云层中隐约出现一架美军巡逻机的身影。日军无线电截听到了“加急”电信信号，杉浦据此判断，舰队行踪已经被美军发现，当晚很可能将有一场夜战发生。

同日9时30分，穆斯布鲁格率美军6艘驱逐舰从图拉吉起航，经鲁塞尔群岛和新乔治亚岛以南进入吉佐海峡。美军侦察机准确在布卡以北发现了向南高速航行的4艘日舰，可惜穆斯布鲁格直到傍晚才收到这条重要的信息。但他认为，侦察机下午发现的日舰因为惧怕盟军战机，不太可能在白天大摇大摆驶向新乔治亚岛。他们如果选择在夜间行动，此时一定會在维拉湾一带蛰伏，等待天黑。念及此处，穆斯布鲁格立即率队开赴维拉湾，命令除值班警戒人员之外的其余官兵抓紧就餐，同时实施灯火管制，以免被日军提前发现，所有官兵进入战位，准备战斗。

22时30分，美军舰队以15节航速穿过吉佐海峡，驶入维拉湾。穆斯布鲁格下令变航行队列为战斗队形。鱼雷厉害的第一分队在前，火炮厉害的第二分队在其右后，相距3700米的两队均以单纵队航行。之后穆斯布鲁格变航向为124度，对布拉基特海峡实施搜索。23时20分，美舰再次转30度航向，沿科隆班加拉岛西海岸搜索前进。10分钟后，旗舰“邓拉普”号的雷达首先在西北19000米外发现敌舰。穆斯布鲁格立即通过TBS发出通知“发现敌舰”，随即率第一分队左转，与目标进行相向运动，以便实施鱼雷攻击。第二分队同时左转，仍在穆斯布鲁格右后航行。

当晚，海上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日军指挥官杉浦认为，布拉基特海峡入口处才是美军舰艇经常出没的危险海域，因此尚未提前

进入战备状态。一直到双方距离拉近到7400米时，日舰依然没有发现不断接近的美舰。

23时41分，当美军鱼雷分队与日舰拉近到5700米时，穆斯布鲁格下令发射鱼雷。鱼雷设定速度36节，冲向敌舰奥古斯塔需3~4分钟。第一分队3舰以3秒为间隔各射出8条鱼雷，之后急速右转90度，成单横队向东，与敌脱离接触。美舰鱼雷管新装备了防护罩，可以挡住发射时出现的闪光，所以日舰对不断逼近的巨大危险毫无察觉。

23时42分，日军瞭望哨隐约发现，科隆班加拉岛的背景中似乎有黑影晃动。经仔细辨认，那竟然是前来阻截的美军舰队。杉浦立即下令准备战斗。一众水兵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瞭望哨已捕捉到了海面上疾驰而来的鱼雷航迹。因双方在高速接近，美军在5700米处发射的鱼雷，实际航行距离只有4000米，日舰实施紧急规避已来不及。

“荻风”号先后被2条鱼雷命中，剧烈爆炸将2000吨的驱逐舰抬出水面达1米多高，又重重砸向水面，巨大的火光随着无数金属碎片与人体残肢漫天飞舞。“岚”号左转时接连被3条鱼雷命中，锅炉舱随即燃起大火。“江风”号同样挨了2条鱼雷，其中1条准确命中弹药舱，一系列殉爆将驱逐舰舰首炸得不知去向。日舰爆炸引燃的冲天大火，一度使30公里外库拉湾美军鱼雷艇上的水兵认为，科隆班加拉岛火山爆发了。

殿后的“时雨”号立即发起鱼雷反击。就在第8条鱼雷即将射出之时，瞭望哨发现3条白色雷迹正朝驱逐舰舰首直冲过来，最近的已不足800米。坐镇该舰的第二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原为一高喊“右满舵”，同时紧抓栏杆，膝盖几乎跪在了甲板上。第一条鱼雷从舰首20米外掠过，第二条更近，第三条几乎肯定可以命中。原为一好像听见从舰首方向传来沉闷的声响，但不敢确定驱逐舰是否已被击中。“时

雨”号原地进行了一整圈急速回转规避，海面上又有几条鱼雷从舰首30米开外划过。

后来，原为一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几乎窒息的2分钟。三大祥瑞之一的“时雨”号果真名不虚传。4个月后，它进入干船坞维护，被发现方向舵上有一个“2英尺宽的大洞”，1条美军鱼雷穿透了舰体，却没有爆炸。侥幸逃过一劫的“时雨”号向右急转，同时施放烟幕弹向西北撤退，准备暂时脱离战场，重新装雷，杀美军一个回马枪。因美舰均在高速机动，之前“时雨”号射出的8条鱼雷全部落空。

美军射出的24条鱼雷竟然有8条命中目标，可惜命中“时雨”号的那条未能爆炸。完成雷击的穆斯布鲁格迅疾率第一分队向东脱离，辛普森带领炮击分队转向西南疾进。在占据了最有利的“T”字形阵位后，辛普森下令开火，“斯塔克”号寻隙射出了4条鱼雷。再次被1条鱼雷命中的“江风”号舰体折断，徐徐下沉。

此时，美军第一分队同样转舵南行，从东北方向对日舰开炮，日舰瞬间陷入来自两个方向的交叉炮击。重伤的“荻风”号和“岚”号起初还能以舰炮进行还击，但很快被美军猛烈的炮火打得晕头转向，只能向四周盲目射击。穆斯布鲁格认为，这两艘舰对己已构不成多大威胁，便命令辛普森指挥第二分队继续轰击，自己率第一分队向西北航行，截击可能出现的日军舰艇，防备敌军寻隙偷袭。

果然不出穆斯布鲁格所料，“时雨”号很快完成鱼雷重装潜回战场，准备寻机发起偷袭。此时，“岚”号的弹药舱中弹，发生剧烈爆炸。原听到空中似乎有飞机的轰鸣声，认为友舰正在遭遇空袭，继续前进，凶多吉少。同时，他相信之前的那次鱼雷齐射已经击沉了1艘敌舰，于是命令舰长山上龟三郎少佐掉头返航。该舰于当天下午顺利返回拉包尔。

战场上，美军第二分队的炮击仍在持续。在中途岛战役中残杀俘虏的“岚”号终于等来迟来的报应，弹药库爆炸，将包括舰长杉冈幸七在内的50多名水兵炸上了天，军舰也在腾起一团60米高的火球后徐徐下沉。早已失去动力的“萩风”号此前几分钟已被美军炮火击沉。此时，美军雷达屏幕上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大海。凌晨1时，穆斯布鲁格下令第二分队负责打捞日军的幸存者，自己率第一分队向图拉吉返航。

美军向海上漂浮的日军士兵抛出了绳索和救生艇，但日军水手和士兵拒绝援助，他们唱着歌一直到死去。虽然包括杉浦在内的310人侥幸生还，但仍有多达1210人葬身大海。杉浦在30小时后漂浮到了岸边，在丛林藏匿了一周后方被救回。他后来成为“羽黑”号重巡洋舰舰长。独自返回拉包尔的“时雨”号毫发无损，其瞭望哨山下上岸后，遭到殴打——因为被别人讥笑“怯懦”时，他还敢争辩。

此次海战，日军称为“维拉湾夜战”，美军则称“维拉湾海战”。战斗中，美军参战各舰无一损伤，日舰3艘沉没、1艘逃逸，舰上运载的940名陆军士兵有820人随舰沉海，仅百余人或游泳，或乘救生艇，登上了维拉拉维拉岛。日军的输送行动以完败告终。此战对日军的打击是致命的。在战争的前20个月里，日军驱逐舰从未在夜间鱼雷战中被对手击败。

在之前的数次海战中，交战双方大都互有损伤。本次海战，美军首开“零损失”的先河。此后，单独使用驱逐舰的战术逐渐为美军高层肯定并采纳，一众驱逐舰终于有了行动自由，不必单单为护航重型舰只而束缚手脚。本次交战同时说明，只要给予一定机会，美军驱逐舰的舰长同样能够像对手一样打出令人赏心悦目的战术。

胜利捷报传到珍珠港，尼米兹上将欣喜异常：“这应归功于具有关于日舰行动的准确情报，明智的计划，充分利用了突然性，直到鱼

雷航向能与日舰成90度角时才发射，在日舰反击之前迅速离开以及随即进行火炮射击等。此外，还应加上一条，良好的训练、指挥官正确判断情况和迅速下定决心。”

尼米兹上将“龙心大悦”，参谋们肯定不会无动于衷。哈尔西很快收到了来自珍珠港的电报，“你们在日军擅长的夜战中创造出战胜敌人的战术，的确值得特别祝贺，穆斯布鲁格在我们自己不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取得了如此干净利落的丰硕战果，这是一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完美战例”。

得到集成大队几乎全灭的不幸消息，今村反倒一下子冷静下来。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今村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即使继续向新乔治亚岛派出援军，也无法改变敌我双方的攻守态势，反而将严重削弱北所罗门地区的防御。之前因为持续向中所罗门地区增兵，布干维尔岛和拉包尔的防御已薄弱到了令人揪心的程度。在美军握有制空权的前提下，海军根本无力完成大规模的运兵任务。鉴于此，今村忍痛决定，暂停向东南支队派出增援。从6月10日到8月8日，第八舰队已经损失了2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心疼不已的古贺致电鲛岛，立即停止以驱逐舰为主的“老鼠运输”，改用大发和渔船替代。从8月1日开始，佐佐木收到的弹药粮秣平均每天不到5吨。东南支队面临着人员上的严重不足，连日激战导致炮弹几乎打光，口粮也仅够7天。

8月7日，佐佐木和大田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主力逐次向科隆班加拉岛转移，在新乔治亚岛仅保留一角以示存在。方案上报拉包尔，立即遭到第八舰队的坚决反对。鲛岛当天回电，严令东南支队必须确保新乔治亚岛北部地区，作为科隆班加拉岛的前沿阵地和未来的反攻据点。尽管对上司的命令极为不满，佐佐木也只能打起精神重整北部防线。就在此时，美军第二十五师已从背后追杀过来。

胜利夺取蒙达机场使美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现在，格里斯伍德终于可以腾出兵力，协助利弗塞奇上校围歼据守巴伊罗科的日军了。8月5日，科林斯少将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团、第一六一团奉命向巴伊罗科攻击前进。佐佐木一路布设路障迟滞美军的进攻。8月9日，美军先锋第二十七团第一营已与利弗塞奇的北部战斗群胜利会师，岛北日军大势已去。当天，在阻击美军的防御战中，矢野大队付出了亡14人、伤62人的惨重代价。鉴于美军大兵压境，岛上残兵很快有被合围的危险，佐佐木再次致电第八舰队司令部，“请求完全放弃新乔治亚岛”。鲛岛再次回电拒绝，但答应继续派兵增援。

到8月12日，美军在北部地区的作战部队已增至5000余人，坦克部队参战导致一线阻击的矢野大队处境险恶，随时面临全线崩溃的危险。到13日，美军一部冒雨大胆穿插，一举切断了矢野大队的退路。在当晚接到鲛岛“月明期间‘老鼠运输’无法实施”的电报之后，佐佐木决定违抗军令，率队逐次向科隆班加拉岛转移。突围而出的矢野大队于8月15日13时30分抵达巴安加岛。当天，鲛岛接到消息，美军一部已在科隆班加拉岛后方的维拉拉维拉岛登陆，他知道新乔治亚岛已不可守。但是，放弃该岛又不能明说，他向佐佐木发去了一封措辞含糊的电报：“贵方面作战由贵部依据当时情况做出切实的决断处置。”

佐佐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欣然回电：“新乔治亚岛部队根据现有态势，已经完成了持久迟滞敌军前进的任务，现准备移师科隆班加拉岛重新集结，随时准备策应友军的反攻。”第二二九联队奉命立即撤退，驻巴伊罗科的第四十五步兵联队第二大队弃城转移，至23日分三批“转进”吉佐岛。25日，美军不战而得空城巴伊罗科，但守城日军早已绝尘而去。

经过长达45天的浴血奋战，美军终于拿下新乔治亚岛及邻近小岛，艰难地取得了“脚指甲”行动第一回合的胜利。不管是时间，还

是投入的兵力，本次作战都远远超过了预定计划。照此下去，年底之前攻占布干维尔岛的任务绝难完成，哈尔西必须尽快对今后作战做出重大调整。

巧取莱城

1943年上半年，西南太平洋出现了麦克阿瑟所称的“长达6个月休战”。即将开始的新几内亚战役与巴布亚战役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是盟军为了遏制日军进攻莫尔兹比港，进而威胁澳大利亚的战略企图而进行的防御作战。现在，盟军为跳出日军绝对防御圈，将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同时发起反攻作战。

1943年2月前后，日第十八军已经在新几内亚东部地区陆续部署了第二十、第四十一和第五十一师团。其中第五十一师团位于莱城和萨拉莫阿，实力最强的第二十师团驻守马丹，第四十一师团驻扎韦瓦克。第十八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拟在强化上述战略态势之后，由第二十师团进抵莱城，与第五十一师团共同向盟军发起反攻。日军重兵盘踞的三大据点相距较远——莱城距马丹500公里，马丹与韦瓦克相距300公里。三地之间仅有一些土著熟悉的羊肠小道，丛林和高山、河流横贯其间，行军异常困难。当初冈部支队从萨拉莫阿到瓦乌60公里，走了13天，就是最好的例子。实际上，日军三个主力师团处于各自隔绝的孤岛状态。

由于攻击瓦乌失败，莱城和萨拉莫阿直接成了日军第一线。偏偏驻守此地的第五十一师团在俾斯麦海海战和瓦乌之战中损兵折将，是三个师团中实力最弱的。师团下属的第六十六、第一〇二、第一一五联队中，每个步兵中队平均只有40~50人。即使加上后来增援的部队，包括第二十师团第八十联队第一大队及海军第七根据地部队，驻守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日军也不超过10000人，尚且比不上当初南海支队的实力。这支部队将最先迎来美澳联军的进攻。

鉴于莱城地区一马平川，易攻难守，颇具战略眼光的师团长中野决定，将主防线设在莱城以南30公里的萨拉莫阿一线，部分兵力在萨拉莫阿以南的穆保和纳索半岛设置前沿阵地。为确保萨拉莫阿和莱城的联系，中野同时在莱城以西15公里处的马卡姆海角建起了侧翼阵地，形成以莱城为核心的纵深防御体系。

由于新几内亚自然环境恶劣，中野推测盟军的进攻很可能来自海岸的两栖登陆。目前对莱城威胁最大的敌人，是盘踞在瓦乌的澳军部队。中野认为，与其坐等敌军来攻，不如以攻为守主动出击，拔掉眼皮底下的这颗钉子，完成冈部支队之前未竟的事业。他将目光盯上了澳军4月、5月间从瓦乌北上刚刚抢占的一处战略高地——拉布比亚山岭。该地位于瓦乌以北20公里，从其顶峰已经可以看到距莱城不远处纳索湾的荡漾碧波了。鉴于手下兵力有限，中野只能派出第六十六联队的两个大队实施进攻，负责空中支援的是负责新几内亚地区航空作战的陆军第六飞行师团白城子飞行教导团。

6月20日凌晨3时，亲临前线的中野指挥日军向澳军第六旅据守的山岭发起了突然进攻。白银重二少将教导团三个飞行中队的27架轰炸机和22架战斗机前来助战，遭到澳大利亚皇家空军46架战斗机的顽强阻击，无功而返。澳军阵地采取了鳞状纵深配置：最前沿是地雷阵，随后是长达数十米的鹿砦，最后才是密密匝匝的铁丝网。因为火炮严重不足，日军在澳军的多重障碍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以手榴弹和白刃战反复冲击，进展缓慢。到6月23日，在付出亡41人、伤131人的惨重代价之后，中野下令终止进攻，转入守势。据险而守的澳军损失轻微，仅亡11人、伤12人。但是，为了鼓舞士气，麦克阿瑟在公告中高调宣称“击毙日军逾千人”。

就在中野下令转攻为守的当天，盟军“车轮行动”的左轮正式启动。西南太平洋战区第一个登陆目标是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的两个大岛——位于盟军两大战区中间的基里维纳岛和伍德拉克岛，前者距盟

军占据的古迪纳夫岛仅110公里。麦克阿瑟认为，如果能够占取两岛，就可将盟军两大战区联为一体，在作战中相互支援。之前的航空侦察发现，两岛并无日军驻守，只要派人去把旗插上就OK了。

6月21日16时，美军第一一二骑兵团先头部队200人乘2艘运输驱逐舰从米尔恩湾出发，6月23日凌晨0时32分率先登上了伍德拉克岛。岛上无日军驻守使美军的登陆行动犹如闲庭信步。唯一意外是登陆行动事先未通知岛上的澳大利亚“斐迪南”。幸好在发生交火之前，游击队员听到登陆部队说的是英语，确定前方来人是友非敌，才未发生误伤事故。24日凌晨，第一五八步兵团通信排及第五十九工兵连顺利登上基里维纳岛。对这些突发事件，一直专注于拉布比亚山岭之战的中野一无所知。

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恶劣天气阻止了盟军对拉包尔的空袭。美军第五航空队出动B-25、A-20等攻击机70架次，对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日军进行空袭。6月30日天气转晴，肯尼派8架B-17和3架B-24空袭了拉包尔机场。上述活动主要为了配合盟军在基里维纳、伍德拉克和纳索湾三地的登陆行动，同时策应南太平洋部队对伦多瓦岛和新乔治亚岛的作战。

6月30日，朱利安·坎宁安上校率美军第一一二骑兵团主力、第一三四野战炮兵营、海军陆战队第十二守备营及工兵一部总计2600名兵员，在澳大利亚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轻巡洋舰“霍巴特”号和2艘驱逐舰护卫下登上了伍德拉克岛，第一五八团第二营和第一四八野战炮兵营等2250人在6艘驱逐舰护卫下登陆基里维纳岛。本次行动中，美军对补给物资的卸载采取了一种全新方式。从汤斯维尔出发之前，坎宁安上校将大部分物资直接装上了300辆卡车，它们可以直接从登陆艇驶上滩头，这大大提高了卸载效率。

7月上旬，日军侦察机突然发现两岛出现了大量盟军部队。中野自顾不暇，只能将上述情况向马丹的第十八军司令部和拉包尔的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汇报。今村已被美军在伦多瓦岛的登陆行动搞得头大，只能暂时做出“南拖北攻”的临时决策，下令第五十一师团在第六飞行师团的配合下与盟军展开持久作战，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登陆美军立即全力以赴修建机场。7月14日，伍德拉克岛机场1600米跑道基本完工，初步具备起降C-47运输机的能力。7月23日，美军所罗门航空队第六十七战斗机中队进驻此地。7月11日，美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克鲁格中将登上了基里维纳岛，对机场施工进度大为不满。在他亲自督促下，7月底，该岛1500米跑道顺利完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七十九战斗机中队于8月18日进驻。从这天开始，两个盟军战斗机中队开始为轰炸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岛的重型轰炸机提供护航。两大战区各派出一个战斗机中队，联手压缩了拉包尔日军航空兵的作战范围。

对麦克阿瑟夺取两岛的军事行动，后世战史专家褒贬不一。美国专家认为，此举不但延伸了澳洲大陆的海上防线，更为未来进攻拉包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专家则认为，盟军大举出动占领两个无人防守的荒凉小岛，大肆修建机场及军事设施，纯属浪费人力、资材。从随后战争进程来看，美军对拉包尔采取了围而不攻、任其自生自灭的策略，两地机场所起作用的确不大。

盟军下一步攻击目标毫无疑问将是莱城和萨拉莫阿。在两大战术要点中，麦克阿瑟更看重莱城，因为那里有现成的良港和空军基地，同时可以控制宽阔的拉穆山谷。之前肯尼多次提出，希望在莱城地区建立未来进攻拉包尔和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航空基地网。况且莱城位于萨拉莫阿以北，日军防御相对薄弱。虽然将目光先盯上了莱城，麦克阿瑟依然试图通过佯攻，将驻守该地的日军调到萨拉莫阿去，之后再寻隙拿下莱城，切断萨拉莫阿地区日军退路并一举围歼之。

就在哈尔西南太平洋部队大举登陆伦多瓦岛的同一天，6月30日，美军第四十一师第一六二团第一营在萨拉莫阿东南30公里处的纳索湾发起了登陆作战。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于，登陆美军自东向西向前推进，同时驻瓦乌的澳军第三步兵师第一、第十五旅自西向东发起进攻，造成盟军大举进攻萨拉莫阿之势，迫使莱城日军南下增援。

因纳索湾一带海岸暗礁密布，美军并未使用登陆舰、运输船等常规两栖登陆船只，而使用鱼雷艇运送部队。鉴于鱼雷艇航程较小，美军将出发地点选在了距登陆点仅75公里的莫罗贝。经过近两小时航行，美军于30日拂晓时分冲上了纳索湾海滩。

虽然美军三个连的770名官兵冒雨登岸，但哈勒德·泰勒中校的营指挥部却迷了路，只能在海上随波逐流。防御此处的日军只有一个步兵中队约300人和一个海军观察站20人，挡不住美军的猛烈攻势，美军以亡18人、伤27人的代价顺利占领滩头。次日，日军派战机39架攻击美军登陆船队和滩头阵地，遭到美军的战斗机顽强阻击，并未取得明显战果。

对新几内亚局势出现的突然变化，今村指示中野迅速集中兵力，将登陆纳索湾的美军赶下海去。中野深知自己兵力不足，应付瓦乌澳军和纳索湾美军其中一路都显吃力，更别说同时压制两路来袭之敌了。同时中野认为，纳索湾缺乏现代化港口设施，登陆美军不可能迅速打开局面。如果倾尽全力发起大规模进攻，有限兵力很可能在美军强大的海空打击下损耗殆尽。因此，他只向纳索湾象征性派出了一个中队。在美军登陆部队猛烈攻击下，渐渐不敌的日军守卫和增援部队被迫后撤。美军顺利建起了桥头堡。经过小型舟艇四个昼夜突击运输，美军后续部队和弹药补给陆续登岸。7月4日，第一六二团团长阿奇博尔德·马肯尼上校在滩头建立了前线指挥所，牢牢在纳索湾站稳了脚跟。

在向今村和安达频频求援的同时，中野力主将击溃瓦乌方面的澳军作为战术重点，在纳索湾方向暂取守势。苦于兵力不足无力增援——即使有兵可派也无法渡过丹皮尔海峡——今村只好认可了中野的意见。

为应付前方出现的危机，安达下令驻马丹第二十师团抽调第八十联队第一大队增援莱城，同时从韦瓦克调派第四十一师团步兵指挥官庄下亮一——在瓦乌之战中折戟的冈部通已于5月奉命回国出任北海道第三十二警备司令官——率第二三八联队走海路前往莱城。安达同时命令第六飞行师团出动战机，对纳索湾一带登陆美军进行空袭。日军5日和11日的两次空中打击因遭到美军战斗机顽强阻击，效果不大。

今村判断，位置更靠南的萨拉莫阿将是盟军的主攻方向，于是下令从莱城抽调部队南下驰援。中野同样认为莱城价值不大，遂根据今村的命令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萨拉莫阿，驻守莱城的日军仅剩下2000人，且大多为战斗力不强的老弱病残。此举正中麦克阿瑟的调虎离山之计，盟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正是莱城。

美军在纳索湾登陆目的是打通与瓦乌地区澳军第三师的联系，建立起从海上增援该部的后勤补给线。此前，驻瓦乌澳军全部依靠空中运输维持补给。在得到必要补给之后，澳军第三师和美军第一六二团开始东西对进，向萨拉莫阿攻击前进。盟军极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地面近战，只是利用炮火的绝对优势迫使日军不断后退，逐渐将日军压缩至萨拉莫阿周围10公里范围之内。到8月10日，日军第五十一师团伤亡已达842人，患病者769人。

卡米阿塔姆高地是日军萨拉莫阿马蹄形防线的制高点。7月中旬以来，驻守此地的日军第六十六联队化解了澳军的多轮进攻，死守高地达一月之久。到8月中旬，澳军逐渐从高地两侧切入，第六十六联队随时有被合围的危险。8月16日，中野无奈下令放弃卡米阿塔姆高地，守

军退至北方的草山构筑第二道防线。刚刚抵达前线的第二三八联队一部奉命与第六十六联队并肩作战。

盟军追兵不慌不忙尾随而至，依然是用数不清的炮弹开路。仅8月25日一天，盟军就向日军阵地倾泻了超过3万发炮弹。日军只能偶尔还击几发以示存在，他们的炮兵部队只剩下450发山炮炮弹、30发100毫米榴弹炮炮弹、50发150毫米榴弹炮炮弹、28发100毫米加农炮炮弹。中野下令，“若非绝对必要”，严禁开炮。日军士兵特意为自己的尴尬处境谱写了军歌。

中野显然没有雅兴去引吭高歌，他已经有了“全员玉碎”的思想准备。前线官兵很快接到师团指挥部下达的训令：“本师团全体官兵的职责是确保莱城和萨拉莫阿。现有之阵地即为最后生死存亡之线，绝对不许后退半步。当最后生死存亡线也要失守之时，全体官兵的身体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届时将烧毁军旗，包括伤病员在内所有官兵一起切腹。绝对不能被敌人活捉，必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麦克阿瑟没有向纳索湾继续增兵，也未像巴布亚战役时那样拿小鞭子不停在后边遛着。其原因首先在于萨拉莫阿地势险峻，仰攻不利，美澳联军如发起强攻势必会出现重大伤亡。其次在他眼中，萨拉莫阿是佯攻方向，目的在于吸引莱城日军南下。因此，南部战场日军尽管处于劣势，但局面短时间内尚可维持。

从8月开始，美军第五航空队除继续对日军莱城机场实施压制性空袭之外，逐渐加大了对日军海上舟艇运输的打击力度，阻断拉包尔对新几内亚的增援。8月18日，基里维纳岛机场投入使用，麦克阿瑟严令肯尼彻底封锁丹皮尔海峡。

面对海上运输几乎被掐断的尴尬局面，今村试图通过强化空中力量全力应对。7月20日，随着原驻苏门答腊的陆军第七飞行师团进驻拉包尔，今村于7月28日下令组建第四航空军，下辖板花义一中将的第六

飞行师团和须藤荣之助中将的第七飞行师团，军司令官由之前长期在中国作战的寺本熊市中将出任。初次来到太平洋战场的寺本下令，各航空队逐步向新几内亚北部的韦瓦克集结，进一步提升作战效率。

肯尼很快察觉到这一迹象。韦瓦克位于莱城以北480公里，美军战机中只有长腿的“空中堡垒”才能够着。因缺乏远程护航战斗机，肯尼只好利用它们对韦瓦克日军机场进行暗夜偷袭。夜间作战导致轰炸效率极低，所起作用仅是让当地日军无法睡好觉而已。

肯尼向麦克阿瑟建议，在距莱城仅90公里的马里利南一带丛林修建一处秘密机场，进驻战斗机为前往空袭韦瓦克的轰炸机护航。麦克阿瑟只反问了一个问题：“你打算怎样保护它不被敌人的地面部队破坏呢？”肯尼说他打算调用一些澳大利亚部队，在夜晚用飞机把他们送到那里去。麦克阿瑟咧开大嘴笑了：“好！好！”但他似乎很快又想起了什么：“噢，乔治，所有这一切，你对我的参谋讲了吗？”肯尼回答说：“没有。”“先别告诉他们，”麦克阿瑟说，“我可不想把他们吓死。”

8月中旬，美军情报人员经连续几天电信侦听和密码破译，向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份重要情报：为了向新几内亚守军提供更多空中支援，几天内已有约200架日军战机进驻韦瓦克空军基地。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麦克阿瑟立即向肯尼下达了“空袭韦瓦克”的作战命令。

8月15日，盟军马里利南丛林机场被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16日，日军第六飞行师团出动战机对秘密机场进行轰炸，遭到盟军战斗机的拦截无功而返。还没等日军采取下一步动作，肯尼已经先下手为强，在第二天发动了大规模攻势。

8月17日，美军第五航空队几乎倾巢而出，由166架战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其中护航战斗机从马里利南机场起飞——对日军韦瓦克基地两处机场发起了突然袭击。当美军战机来临时，一整支日军轰炸机

编队整整齐齐地停在跑道上，螺旋桨已经开始旋转。但美军投下的如雨炸弹使它们再也没有飞起来的机会了。猝不及防的日第四航空军损失惨重，超过150架飞机被直接摧毁在地面上。经过两天持续攻击，日军能够升空作战的飞机只剩下6架。

经此一战，日第四航空军元气大伤，几乎丧失了继续争夺制空权的能力。这一天因此被日军悲叹为“黑色8月17日”。虽然第四航空军之后又增补了一些飞机，但韦瓦克基地的飞机总数再未超过70架，新几内亚战场的制空权毫无争议地落入盟军之手。“韦瓦克大空袭”不仅彻底击溃了日本陆军的空中保护伞，也为盟军随后的地面战斗铺平了胜利之路。

接到肯尼送来的捷报，麦克阿瑟“龙心大悦”。眼前的一幕与当初日军对吕宋岛美军航空基地的突袭是何等相似！只不过现在挨打的变成了日本人。1941年12月8日，就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部署于台湾的日海军陆基航空兵空袭了吕宋岛的美军机场，克拉克机场全部B-17和过半数战斗机被当场摧毁，直接导致了菲律宾战役的惨败。今天麦克阿瑟这口恶气总算出了。

“这是一次时机绝妙的痛击！”麦克阿瑟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在随后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他自豪地说：“此次空袭，是在敌我双方航空兵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日本在新几内亚的空中力量，无论在空中，还是在地面，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尤其是在对敌人地面飞机的空袭中，我们的航空兵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8月24日，麦克阿瑟率一众幕僚飞往位于莫尔兹比港的前敌指挥部，靠前观摩盟军对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最后攻势。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避免屈尊去接待他的远亲——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之前他接到华盛顿的通知，第一夫人将对珍珠港、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战区

进行视察，他的地盘儿是最后一站。麦克阿瑟连总统罗斯福和顶头上司马歇尔都不愿见，更别说区区总统夫人了。他把接待任务交给了正在后方训练兵员的第一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

此时，埃莉诺还远在哈尔西的地盘儿晃悠，于是艾克尔伯格直接飞往努美阿，将总统夫人接到澳大利亚，并在随后的全部行程中陪同她。埃莉诺看望了后方医院伤病员。其间，麦克阿瑟以军务繁忙为由没有回去。出于尊重，琼代表丈夫在列农饭店设宴招待了埃莉诺。

因为肯尼第五航空队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日军第八舰队只能从当时仅有的20余艘潜艇中抽出4~5艘，向莱城地区运送物资补给。几艘潜艇的运力，当然无法满足上万名官兵的需要。作为变通，第八方面军协同第八舰队以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罗斯特角为出发点，开辟了一条用小型舟艇偷渡海峡的补给线路。为减少船舶损失，鲛岛限定只有无月之夜才能行动，卸载时间不能超过一夜。随着盟军空中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到9月初，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损失舟艇超过150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极限。在鲛岛的强烈抗议下，今村忍痛叫停了这条运输线。莱城地区日军的补给和增援几乎完全断绝。

前线局势急剧恶化，大本营陆海军部联络会议一致认定，莱城和萨拉莫阿势难保全。8月30日，东京同时致电陆军第八方面军和海军联合舰队：“对莱城和萨拉莫阿地区，大致以当地现有兵力设法坚持，同时随时将兵力转用于丹皮尔沿岸重要地区。另外，陆海军应共同努力，迅速加强丹皮尔海峡方面的防务。”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9月2日，今村致电安达：“情况如果确实到了万不得已时，应及时撤出莱城和萨拉莫阿方面部队。”

眼见莱城防务日渐空虚，麦克阿瑟终于亮出了撒手铜。9月4日清晨，参加过北非阿拉曼战役的澳大利亚第九师第一梯队7800名兵员在师长伍滕少将率领下，于莱城以东19公里、25公里布斯河口的两处滩

头强行登陆，日军抵抗极其轻微。拉包尔派出机群试图攻击盟军登陆船队和滩头阵地，受浓雾影响和美军战斗机阻击，收效甚微。当晚，澳军第二梯队2400人、次日第三梯队3800人陆续登岸。在留下少许兵力看护登陆场之后，伍滕率第九师主力从滩头出击，向莱城方向攻击前进。

眼看收网时机已经成熟，麦克阿瑟适时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金勒斯上校美军第五〇三伞兵团。空降地点选在了莱城西北30公里被日军遗弃的纳扎布机场。肯尼打算亲临现场观摩空降。麦克阿瑟表示反对：“乔治，我认为你不应该去。”肯尼辩解说，自己有权了解飞行员是如何实施本次行动的，这是他们首次进行空降作战。况且，那些年轻人都是“他的孩子”。

“你是对的，乔治。”麦克阿瑟说，“我会和你一起前去，因为他们也都是我的孩子。”麦克阿瑟进而提出，参战空降兵大都是无实战经验的新兵，难免会有怯战心理，“我不想让他们毫无安慰地接受炮火的洗礼，我的出现，或许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慰藉和勇气。”

这回极力反对的变成了肯尼。他认为尽管该地区日军空中力量已微不足道，但谁也不能保证航途中绝对不会遇到日军战斗机，风险依然无处不在。作为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不需要亲临前线，对空降作战更是如此。肯尼大声吼道：“那毫无意义，为什么你一定要去冒险呢？要是那些每月只挣5美元的日本飞行员用机枪把你身上打出个洞怎么办？”

麦克阿瑟盯着肯尼，一言不发。肯尼似乎忘了一件事，麦克阿瑟从不怕子弹和炮弹的。“我不担心会被射中，”麦克阿瑟用平和的口吻告诉肯尼，“说实在的，我唯一的担心是飞到山区上空时，气流扰动，我的胃可能会不舒服。我可不愿因为晕机在孩子们面前丢脸。”

肯尼清楚继续争下去毫无作用，如果麦克阿瑟执意要去，那只能按他的意见办。不过要是两人同乘一架飞机去，那就实在太愚蠢了。肯尼将乘坐一架B-17“空中堡垒”，麦克阿瑟乘他那架增加了防弹钢板的“巴丹”号——飞机机首一侧有一幅完整的菲律宾地图，以示老麦从未忘记对菲律宾人“我将会回来”的承诺。他们将在运输机群上空一侧飞行，众多运输机会把1700名伞兵投放到杂草丛生的纳扎布机场一带。

9月1日至4日，盟军第五航空队加大了对莱城、韦瓦克和拉包尔机场的空袭力度，为即将开始的空降作战做准备。9月5日8时25分，美军出动由320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其中97架C-47“空中列车”满载着第五〇三伞兵团的1700名官兵——从莫尔兹比港的沃德和杰克逊两处机场起飞，进行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第一次大规模空降行动。

10时，美军轰炸机对预定空降地点纳扎布机场周围进行轰炸并投掷烟幕弹。20分钟后，由48架P-38、48架P-47和12架P-39护航的运输机群飞临机场上空，空降兵在180米高度开始伞降。因为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空降过程异常顺利。1700名伞兵在5分钟内全部着陆，95%降落在预定区域，整个过程仅3人死亡、33人负伤。

“巴丹”号上的麦克阿瑟目睹了空降的壮观场景，盛赞这是一次“如时钟般准确”的空降行动。连作为文官的陆军部部长史汀生都对本次空降赞不绝口，指示在今后作战中要更有效地使用第五〇三伞兵团。为表彰麦克阿瑟的勇敢行为，阿诺德特意委托肯尼向他颁发了空降作战勋章。

由于日军主力大多在东线作战，留守机场的除少数地勤人员，作战部队还不到200人。看到无数美军伞兵从天而降，在进行了一些简单破坏后，留守日军匆忙逃走，将少量飞机、零部件、备用发动机和基地设施全都留给了美军。一些机载重机枪及航炮、航弹散落各处，总

重量达到了300多吨。美军甚至缴获了整整10箱没来得及带走的日本钞票和硬币。

少许日军守备队主动撤走，美军伞兵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机场。为迅速修复和扩建机场跑道，美军甚至将推土机都塞飞机里运来了。从海上登陆的工兵部队很快赶到，机场跑道当晚基本修复。肯尼连夜运来了通信和空中管制人员及相关设备。从第二天开始，纳扎布机场开始接受澳军第七步兵师的大规模机降。迅速进驻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已开始就近起飞前往轰炸莱城。到11日，美军C-47运输机在纳扎布机场降落420架次，在最短时间里将澳军第七师全部送至前线。一度勉强对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日军第五十一师团，瞬间陷入盟军4个师的三面攻击之下，形势对他们绝望的。

9月6日，马丹的日第十八军司令部内气氛凝重，军司令官安达和参谋长吉原矩少将相对而坐，面面相觑。从面前铺开的地图来看，盟军在纳扎布的空降恰好切断了第二十师团正在修筑的那条公路。正在拼命修路的第七十八步兵联队立即放下锄头，拿起了枪，仓促构建临时阵地，阻止盟军继续前进。剩下100公里路也不修了，之前数月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反而为之后盟军快速追击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据守莱城和萨拉莫阿的第五十一师团怎么办？虽然中野早已有了“玉碎”的觉悟，但对第十八军司令部来说，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仍希望驻守部队能够突围，向马丹“转进”，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现在莱城还有多少士兵？我认为从布斯河口登陆的美军会立即向莱城攻击前进。”安达率先打破了沉默。

“现在莱城只有海军第七特别陆战队和第二十师团的一个大队，第四十一师团增援莱城的部队最多只有一个中队。因为都是使用小型舟艇运输，输送兵力非常有限。”参谋长吉原解释说，“也许第二十

师团的神野大队已经离开了莱城，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可能到达莱城后立即去萨拉莫阿增援了。”

“这就是说，如果莱城守军全军覆没，萨拉莫阿很快将步他们的后尘了？”安达追问。

“安达君，还是命令中野部队迅速撤出萨拉莫阿吧。此前，让莱城守军死守阵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此时前方再次传来消息，庄下率第二三八联队一个大队已经赶到了莱城。思忖再三，安达终于下定了决心：“好吧！现在由庄下少将指挥莱城守备队，让中野中将率部撤出萨拉莫阿吧。通知庄下少将，在第五十一师团全部撤到莱城之前，他必须死守现有阵地。”

第十八军司令部作战命令立即下达：“各部在莱城集结后突破敌人包围圈，战略转进至马丹和西奥地区，并在该地区向敌人发起新的攻击。”——所谓“转进”和“新的攻击”，不过是激励部下的一种说辞而已。

既然莱城和萨拉莫阿打算放弃，盟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无疑将是芬什哈芬港。下令中野撤退的同时，安达命令驻马丹第二十师团迅速赶往新几内亚东段，于芬什哈芬一带构筑防线，同时策应第五十一师团的撤退行动。

早在命令下达之前，日海军第七特别陆战队已经在海滩“全员玉碎”。但庄下凭借手下约1900名残兵，死守莱城达10天之久，连伤病员和医生、护士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他们为主力安全撤回莱城争取了时间。两部日军会合之后，中野手中居然仍有近9000名官兵。

中野立即组织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向马丹撤退事宜。美澳联军的包围圈正在不断收紧，如果无法及时撤出，之前莱城守备队10天的坚

守将毫无意义。作战参谋铃木元明中佐率先发言：“撤退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经纳扎布平原北侧撤退，二是翻越莱城正北的萨拉瓦凯特山。”

第一条路无疑好走一些，但美军绝不会轻易放日军通过。一旦他们发起侧击，粮弹不足且伤兵满营的第五十一师团势必难逃“全员玉碎”的悲惨命运。所有人将目光转向了北方，远处萨拉瓦凯特山白雪皑皑的顶峰依稀可见。疲惫不堪且只穿着短袖、短裤的众多羸兵，能够翻越海拔4500米的雪峰吗？

不知是谁问了一句：“土著有人翻越过这座山吗？”熟悉情况的人回答：“没有，没有人敢去征服这座处女峰。”大家面面相觑，似乎已经走到了绝路。

一直默不作声的中野突然发话：“铃木中佐，去把工作队的北本中尉叫来。”

当初占领莱城之后，日军很快成立了一支工作队，任务是安抚当地人，同时刺探盟军情报。队长是北本正路，工作队因此被称作“北本工作队”。北本曾代表日本参加过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他手下有10名擅长奔跑的日军和3名中国台湾人。这些人经常出没丛林、翻越高山刺探情报，所有队员体力都是一级棒。更重要的是，北本会说当地语言，可以和土著无障碍沟通。

“你是否翻越过萨拉瓦凯特山？”中野询问。

“爬过，但最高只爬到半山腰，那里有一个土著的小村落。”北本回答。

“当地人有没有人翻越过这座山？”

“好像没听说过。我爬到半山腰时非常害怕，不敢继续往上爬了。”

“是害怕山上的雪崩吗？”

“是的，不过更怕山顶的严寒。”

“那么就是说，咱们不可能翻越这座山峰了？”

“不，我觉得并非完全不可能，虽然会非常困难。相比从美国人身边通过，我觉得还是翻山更安全一点儿。”

“好。传我的命令，全军准备翻越雪山。尽可能多带粮食。我们已经听了8个月枪炮声，现在需要换换脑子，和大自然来一场特殊搏斗。中尉，带路就拜托你了。”

9月15日仲夜，每名日军携带10天干粮——这是中野目前筹集到的所有粮食——悄然撤出莱城，向那座无人征服过的雪峰走去。作战参谋铃木听到了海岸战壕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那是重伤员在用手榴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注定是翻不过那座高山的。

铃木上前制止了这种行为。随后，他来到河口处的船舶工兵阵地，找到第五工兵联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寺村贞一。工兵队显然已接到了翻山命令，他们只剩下30多人。海上已被美军严密封锁，1艘装甲艇和3艘大发只能忍痛弃掉。

在铃木的建议下，寺村决定冒险用仅存的4艘艇，将尚未自杀的重伤员经海路运往芬什哈芬。寺村挑选了20名已婚或独子的队员，让他们随大部队翻山，自己带其余人护送重伤员登船。16日凌晨1时，所有伤员都被抬到了4艘艇上。

当晚，明月高悬，海上的美军舰船全部熄灭了灯火，只有巡逻艇在往来穿梭。寺村带着4艘艇主动向美军靠近，不慌不忙地从他们身边

驶了过去。可能美军真以为是自己人，寺村的“舍命运输”竟然收到奇效，一行人安全抵达芬什哈芬。

因为日军主动撤出，9月13日，澳军攻占萨拉莫阿。16日，美澳联军在莱城胜利会师。

出发之前，中野清点了自己的队伍，第五十一师团残余3900人，加上第四十一师团第二三八联队、独立工兵第十五联队——最早在布纳登陆的那支部队——以及独立工兵第三十联队和海军第七根据地部队残部，总数竟有8600人之多。9月22日，在北本工作队带领下，日军大队人马依次钻入了莱城以北的茂密丛林。

下巴长着花白胡子的中野，拄着拐杖蹒跚而行。行军已经3天了，依靠指南针导航的日军依然在丛林中瞎转悠。到25日，他们终于来到了山脚下一个叫肯文的小山村，寻觅到一条有土著出现的小路。虽然此处海拔只有500米，但已有近200名官兵掉队。美军暂时还追不上来，一些体力尚好的日军开始放声高歌。

当日军到达3500米的茨卡凯特村时，又有500人不见了踪影。当登上海拔4500米的主峰时，又掉队了800人。虽然地处热带地区，但高海拔的山顶奇寒无比，穿着夏装的日军士兵即使燃起篝火也会全身打战，很多人因疲劳过度、缺乏食物和患疟疾倒下。其间，诞生了第五十一师团著名的军歌《翻越萨拉瓦凯特山》：“沿着看不到底的崖谷爬行，攀登没有任何道路的山峰。今天还没结束，明天必须继续，距离山顶还有那么远的路程。粮食已经断绝，我们只能吃树叶啃草根。失去战友的晚上，萨拉瓦凯特山的月亮愈感寒冷。”

说老实话，如果以师团为单位组织合唱比赛，这第五十一师团肯定能拿到高于番号的好名次。下山之路同样艰险，一些人因体力不支，直接掉入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当下到山北海拔1000米的瓦普村时，又有200人不知所终。10月18日，一支日军救援队从另一侧山路赶

来，中野所部在他们的接应下艰难抵达科里亚海岸。此时他们已不能算作一支“部队”，所有幸存者形同枯槁，根本没有列队前进的力量，只能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缓慢蠕动。

中野再次清点人数，平安翻过大山的有5065人。虽然之后有约500人追上了队伍，但日军在翻山途中损失了约1/4兵力，总数超过了2000人。其中第六十六联队只剩不到500人，随后被以第三大队为基干编成一个混成大队，作为师团直属部队。精疲力竭的日军终于看到了大海——这下总算能停下来喘口气了。谁都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次更加艰辛的长途跋涉。

盟军当然不会给日军从容撤退、重新集结兵力构筑防线的机会。早在对莱城发起围攻的同时，麦克阿瑟已计划在莱城以北的芬什哈芬再次发起两栖登陆，彻底打乱日军的防御部署，以最快速度夺取胡翁半岛。

与哈尔西在所罗门群岛往往以自己人打头阵不同，麦克阿瑟不愿在自己的战场美军出现太多伤亡，因此无论是进攻莱城，还是即将展开的登陆作战，他依然由澳大利亚军队来打头阵，之前在科科达和布纳同样如此。老麦公开将手下三员大将肯尼、金凯德和克鲁格合称为“三K党”（三人名字第一个字母都是K）。他的越级指挥导致布莱梅的战区陆军司令部形同虚设，难怪以布莱梅为首的澳军将领一直对美国人牢骚满腹。

9月1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中井支队——以步兵第七十八联队为基干组成，支队长为步兵指挥官中井增太郎少将——在从马丹通往莱城的马卡姆河谷与向北追击的澳军第七师迎头相遇。尽管兵力居于劣势，但中井率部占据有利地形，死死挡住了澳军的多轮进攻。

看到澳军在马卡姆河谷逡巡不前，麦克阿瑟寻隙打出了有力的“左勾拳”。就在第五十一师团走入深山一周后的9月22日，澳军第九

师第二十旅从莱城出发，由巴比少将第七两栖舰队运送，航行150公里抵达胡翁半岛最东端，23日拂晓在芬什哈芬以北的安徒角突然登陆。

根据之前得到的情报，麦克阿瑟判断日军在芬什哈芬地区防御薄弱。自登陆新几内亚以来，芬什哈芬一直担任日军后勤补给枢纽的重要任务，也是他们在新几内亚东岸的最后据点。如果芬什哈芬被美军占领，就意味着日军彻底放弃了新几内亚东部地区。起初因战火尚未烧到此处，驻守该地的日军仅海军第八十五警备队435名官兵。麦克阿瑟认为，以5000名澳军剿灭如此小股日军，易如探囊取物。

盟军的情报出现了失误。此前，第一船舶团司令部、第五十一师团下属第四野战医院先后进驻芬什哈芬。为确保后勤机关安全，安达将第四十一师团第二三八联队第一大队的750人派往此地。在澳军登陆之前，第十八军又指示第二十师团陆续向当地增派了步兵第八十联队一部及野战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三中队。当9月23日澳军前来进攻时，芬什哈芬的日本人已超过4000人，指挥官为军衔最高的船舶部队司令官山田荣三。

山田判断盟军的进攻很可能来自陆地，于是将主力部署在芬什哈芬以南和西南地区，安徒角只有一个步兵中队100余人把守。澳军登陆完全出乎日军意料，登陆之初几乎没遭到像样的抵抗。获悉澳军大举登陆之后，山田立即投入主力进行反击。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且缺乏必要的海空火力支援，澳军第二十步兵旅被日军压制在滩头动弹不得，双方暂时形成对峙。此时如果日军精锐第二十师团主力能及时赶到，将登陆澳军赶下大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关键时刻，新几内亚恶劣的自然条件再次帮了盟军大忙。早在9月上旬，第二十师团就奉安达之命从马丹出发，经赛尔多、西奥地区快速驰援芬什哈芬。由于完全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日军无法经海路快速运兵，只能徒步走完两地之间400公里路程。10月1日，当增援日

军费尽千辛万苦行进至距芬什哈芬仅100公里的西奥地区时，澳军增援的一个步兵旅从海上及时赶到，一举打破了战场均势。

在山田指挥下，日军拼命抗击澳军两个旅的进攻达10天之久。眼见援兵久久不至，山田只好率残兵撤离海岸，退守澳军登陆场以西的主要通道萨蒂尔贝尔古高地。据险死守的山田再次坚持10天之后，10月11日，他们终于盼来了第二十师团师团长片桐茂中将亲自带队的先头部队——之前青木重诚中将6月29日因脑病性疟疾病死，师团长职务由片桐接任。在对现场形势进行初步判断之后，片桐决定对澳军登陆场发起“逆登陆”，但他必须等到师团主力、林田金城大佐的第七十九步兵联队赶来。5天之后，该部经长途行军抵达前线。

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10月16日，片桐以第七十九、第八十联队为主力对澳军正面发起强攻，同时精选第七十九联队第三大队184名士兵组成敢死队——因队长是杉野中尉因此被称作“杉野挺进队”——乘坐船舶工兵第五联队残存的3艘登陆艇，在澳军登陆场侧后发起“逆登陆”。

就在日军攻击前一天的10月15日，一名澳军士兵幸运捡到了一个日军军官丢失的背包，从中知晓了日军“逆登陆”计划，澳军立即调整部署做好“迎接”准备。10月17日凌晨1时30分，杉野挺进队乘3艘登陆艇——其中1艘出航不久因故障返回——刚刚在海岸线登陆，立即遭到澳军伏兵的迎头痛击。挺进队当场战死72人，杉野本人身受重伤，日军“逆登陆”完全归于失败。

日军两个联队的正面进攻刚刚发起，立即遭到澳军远程火炮和第五航空队数十架战机的联合绞杀，伤亡惨重。刚刚经过400公里长途跋涉的第二十师团能投入反击的仅山炮1门，在澳军强大的炮火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时日军再次出现了补给短缺。第二十师团的补给先由从拉包尔出发的潜艇或从马丹出发的大型机艇运往西奥，再经陆路

或海路运往前线。盟军舰艇和航空部队到处寻歼日军运输舰船，同时反复炮击沿海道路，致使日军补给难以及时送达前线。日军士兵每人每日口粮只能维持标准定量的1/4，弹药短缺和饥疲交加导致第二十师团战斗力急剧下降。10月24日，片桐无奈下令终止进攻，双方暂时陷入对峙。

11月初，军司令官安达亲临现场，准备组织对港口的反攻。片桐汇报说，全体官兵体力消耗已达极限。安达询问炮兵情况，片桐说炮倒是有8门，不过炮弹加起来还不到100发。从后方运来1发炮弹至少需要五六名士兵，途中要躲避盟军空袭，他们每天只能前进4公里，走完20公里路程至少要花5天。片桐已经命令炮兵部队，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打上一炮。最后片桐沮丧地说：“要是像美国人那样恣意浪费，咱们的炮弹不到5分钟就打光了。”

11月16日，澳军率先打破僵局。他们先以重炮和数十架飞机对日军阵地实施打击，随后以斯图亚特轻型坦克带领步兵发起冲锋。日军第八十联队死守萨蒂尔贝尔古高地，第七十九联队22日凌晨反击澳军右翼，毫无结果。第六飞行师团每天仅有几架飞机可以飞临战场提供支援，而盟军在500公里范围内有多处航空基地，每天前来扔炸弹的轰炸机超过百架，一众护航战斗机也追着日军士兵屁股肆意扫射。到11月28日，萨蒂尔贝尔古高地被澳军攻克，日军夺回芬什哈芬的希望彻底破灭。

鉴于战线已日益远离拉包尔，鲛岛第八舰队连所罗门群岛都招呼不过来，更别提为第十八军提供支援了。11月15日，大本营海军部决定，成立从属于草鹿东南方面舰队的第九舰队，司令部设在韦瓦克，专注于新几内亚方面作战。此时捉襟见肘的古贺已抽不出更多舰艇，第九舰队司令官远藤喜一的旗舰仅是排水量1400吨的“白鹰”号敷设舰，下辖驱逐舰“不知火”号、扫雷艇4艘和潜艇数艘，地面部队包括第二、第七根据地部队。尽管金凯德的第三舰队实力不强，但对付日

军第九舰队绰绰有余。之前日本海军中小林仁中将的第四舰队一直垫底，这回他们终于盼来了“副班长”。

前线局势持续恶化。12月17日，今村命令安达放弃进攻，“转进”西奥。19日，日军第二十师团逐步与澳军脱离接触，向西北撤退。芬什哈芬争夺战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战日军投入12500名兵员，损失超过5500人，王牌第二十师团几乎被打成半残。

至此，盟军完全控制了胡翁半岛。芬什哈芬的对岸，就是拉包尔所在新不列颠岛东端的格罗斯特角。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已从西面完成对拉包尔的封锁。

乐天行动

8月7日，近段时间百无聊赖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缓缓驶入了埃法特哈万纳港。因暂时没有作战任务，舰上的枪炮军官比尔·哈尔西海军中尉——姑且称为小比尔——寻隙乘机前往努美阿看望父亲大比尔——他爷爷哈尔西上校才能算老比尔。在将军寓所住了一晚，小比尔乘当天下午返回航母的“复仇者”，准备回到岗位。

作为战区司令官的儿子，在航母上服役的小比尔平时格外小心。他既不寻求也从不接受任何特权，很多同伴甚至不知道他有一个上将父亲。舰上一名海军中尉讲起他知道小比尔身份的经过：“比尔工作非常努力，一点儿都不摆架子，从来没倚仗过父亲的名望。事实上，他来船上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他就是将军的儿子。我是以一种非常尴尬的方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就餐，大家都在讨论报纸上有关表扬哈尔西的文章。我当时说，‘我认为这个死老头儿都快被吹到天上去了’。此言一出，大家马上静了下来。接着，比尔笑了，其他人也跟着大笑起来。我赶紧问挨着的那名军官，到底什么事这么好笑。他说，‘那个死老头儿就是比尔的爸爸’。我向比尔道了歉，但他说没事，真的没事，而且确信他爸爸也不会介意的。”

刚刚登上航母时，小比尔的职务是一名后勤补给军官。一次，“萨拉托加”号在努美阿停泊时，一名航空技师上舰找到了他，说需要一套哈尔西将军专机用的点火线。当时航母上有90架舰载机，备用点火线只有5套。犹豫再三，小比尔还是给了他一套。两周之后，那名军士长又找来了，提出之前拿走的那套坏了，是否可以再拿一套。小比尔又给了他一套。

两周之后，小比尔接到舰上一位高级军官打来的电话，他们彼此不认识。陌生人在电话里说：“我想要一套哈尔西将军专机的点火线，听说你那里有。”小比尔猜测那名军士长肯定不好意思再来要第三套了，于是求一名军衔明显高于中尉的军官向他下达命令。这名军官甚至不愿意亲自过来，只是用电话通知他。他相信小比尔一定会主动送过去的，因为那是司令官专机需要的。考虑到90架飞机有3套备用点火线，要比1架飞机有3套好，小比尔在电话里说：“是的，我还有3套，但我1套也不能给你。”

那名军官显然发了脾气，语气严厉地告诉小比尔：“我猜你可能还没弄明白，这套点火线是哈尔西将军的专机要的。”

“哦，我明白了，好的，”小比尔爽快地回答道，“你可以告诉哈尔西将军，让他自己来拿好了。”

小比尔在电话里听到了明显高了许多斥责声：“你叫什么名字？”

“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比尔平静地说完，挂掉了电话。后来他一直也没等到那名军官对他这个似乎很牛的青年补给军官采取什么报复措施。

但说小比尔一点儿不靠父亲走后门，似乎也不恰当。随着战斗日益临近，小比尔越来越不满足于在底舱从事简单的后勤工作。他一个劲儿地缠着副舰长——他显然是知道比尔真实身份的——帮自己调换岗位。实在被缠得没有办法，这位老酒未查到名字的中校副舰长把他调为枪炮军官，负责飞行甲板舷侧通道边的6门20毫米高炮。那是战斗中最暴露肯定也是最危险的岗位之一，即使一颗近失弹都可以将他杀死或者掀进大海。

小比尔离开的那天，哈尔西正因流感发着高烧，一直到10日才退烧。此时，作战参谋雷蒙德·瑟伯上校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向司令官报告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将军，我们有3架鱼雷机失踪已经两天了。”

“是不是我的儿子就在其中一架飞机上？”哈尔西问。

“是的，长官。”瑟伯介绍了已经采取的搜救行动，接着问是不是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搜救措施。

“不，”哈尔西回答，“在南太平洋战区，我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对他的搜救工作同其他任何人都应该是一样的。”

哈尔西度过了非常难熬的两天，希望越来越渺茫。但在12日黄昏时分，前方终于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一架负责搜寻的飞机在新喀里多尼亚和埃法特之间一个叫埃罗芒加岛的海滩上发现了几只橡皮筏子。第二天，登岛人员找到了失踪的10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小比尔。回到航母上，他们除了有些腹泻、脚疼和被跳蚤咬伤，并无大碍。

个中原因在于努美阿的陆军司令部忙中出错，未将3架飞机已经返航的消息及时发给航母。航母上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飞机已经返航，缺乏导航信号的3架飞机因此迷了路。天黑之后，飞行员发现了附近的一个小岛，就在那里成功迫降了。

还没从儿子失而复得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哈尔西就接到了尼米兹上将从夏威夷发来的电报：第一夫人埃莉诺已经结束对珍珠港的视察，很快将起程前来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预计8月25日抵达努美阿。作为和总统相识多年的老友，哈尔西之前就认识埃莉诺。但是现在，他认为总统夫人到前线来纯属骚扰。因为自己必须系好领带，扮演热情的东道主角色。虽然心里很不乐意，哈尔西还是身着正装，亲

自到机场迎接了身穿红十字会服装的总统夫人。哈尔西问她的行程有什么安排，埃莉诺立即机敏地反问：“你认为我该做些什么呢？”

“夫人，”——要是老酒肯定会叫嫂子了，两人虽同岁，但罗斯福年初，哈尔西年尾——哈尔西狡黠地回答道，“我结婚已经30多年了，如果说这些年有什么深刻教训，那就是永远不要试图帮一位女士去做任何决定。”

双方约定，埃莉诺在努美阿停留两天，然后到澳大利亚麦克阿瑟那儿去，回来在努美阿再待两天后走人。随后，埃莉诺递给哈尔西一封总统的亲笔信：“如果条件允许，请安排埃莉诺去一趟瓜岛。”哈尔西毫不讳言地说：“不！那儿没有您待的地方，夫人。”埃莉诺坦承，非常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哈尔西坚持说：“新乔治亚岛战役已经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我手里的每一架战斗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飞往瓜岛，我就不得不派出战斗机为您护航。非常遗憾，我实在没有飞机可派。”

看到埃莉诺满脸失望的样子，哈尔西心软了，忍不住又加了一句：“然而，我想把做出最后决定的时间推迟到您回来时再说。”

随后，埃莉诺探望了一所陆军和两所海军医院。她的探望绝不是作秀，她走进每一间病房，挨床探视，跟每一个病人都说了话，包括那些伤情恐怖的伤员。她询问他们的姓名、病情、家庭住址，答应给他们的家人带话。一路下来，她走了足足20公里的路。后来有医生告诉哈尔西，罗斯福夫人的探望之旅，是所有来访民间人士中用时最短、效果最好的一次。从澳大利亚返回之后，言出必行的哈尔西果真安排埃莉诺在返回珍珠港途中顺便在瓜岛做了停留。

哈尔西接待了一位他真心欢迎的来访者——多年的好友斯普鲁恩斯。他现在已经是第五舰队的中将司令官了，陪他一同来访的还有参谋长查尔斯·穆尔上校。斯普鲁恩斯即将率那些数不清的新型航母远

征中太平洋，经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向日本本土逼近，首选目标就是此时尚名不见经传很快就会名扬天下的塔拉瓦环礁。斯普鲁恩斯此行的目的在于取经，毕竟哈尔西这边已经打了这么久了。

尽管对老朋友毫无保留，但哈尔西坦承，自己并无多少有价值的建议可以提供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南太平洋部队在蒙达之战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没有多少可供中太平洋作战参考。鲁塞尔群岛和新乔治亚岛的登陆作战均是在没有多少敌人防守的海滩上进行的，而且作战区域内岛屿众多，在新乔治亚岛折戟的日军可以就近跑到科隆班加拉岛上。而中太平洋太过辽阔，那些由珊瑚礁组成的小岛相距甚远，实施登陆作战无异于虎口拔牙，岛上日军除了战死和投降无处可逃。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已深深领教过日军的顽强，他们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绝不会放下武器。新开辟的战场注定将面临一场场恶战，哈尔西知道，那将大大加快美军通向东京的步伐，同时也将使自己连同麦克阿瑟的所有作战都黯然失色。

虽然经激战最终拿下了新乔治亚岛，但美军的总体进度比原计划推迟了一个月以上。根据原来“逐岛作战”的老思路，美军下一步攻击目标将是与新乔治亚岛毗邻的科隆班加拉岛，那里有一处日军机场。如果真那么做，“美军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打到东京，而不是我年初预测的当年年底”，哈尔西不由犯起了嘀咕。

日军的理解同样如此。在新乔治亚岛作战后期，他们已开始针对性地向科隆班加拉岛增兵，以加强那里的防御。之前部分原拟经该岛转运新乔治亚岛的部队和物资也因种种原因滞留此地，使日军该岛的防御大大增强。今村和草鹿一致希望，通过科隆班加拉岛的坚守消耗美军有生力量，迟滞敌人的进攻步伐，为加强北所罗门地区防御赢取宝贵的时间。到8月10日，岛上日军已经超过10000人。经验丰富的佐佐木早已深沟高垒，为即将到来的持久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如果按原计划发起进攻，即将展开的作战将是新乔治亚岛的翻版。血腥艰苦的丛林持久战不是哈尔西的追求结果，它将极大地削弱美军的海空优势。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写道：“蒙达战役的漫长进程和我军付出的惨重伤亡，使我决心避开类似情况，但最初我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直到看到司令部边上池子里的青蛙，在不断跳跃避开池子中的障碍，猛然间激发了我的灵感：蛙跳！”

要避免再打一场类似新乔治亚岛的持久战，最好的办法就是跳过日军重兵把守的科隆班加拉岛，将拳头狠狠打在其背后的维拉拉维拉岛上。科隆班加拉岛上的机场尽管重要，却极易积水，已经在美军的持续打击下几近瘫痪，失去了作为航空基地的实际意义。维拉拉维拉岛尽管没有现成的机场，但岛上有多处河流冲击成的小平原。凭美军工兵强大的施工能力，在短时间内建成机场毫无问题。最重要的是，目前日军眼睛紧紧盯着科隆班加拉岛，导致维拉拉维拉岛防御空虚。综合各方面因素，跳过科隆班加拉岛直接进攻维拉拉维拉岛弊少利多，非常划算。美国人之前已经有过类似尝试。3个月前在北太平洋，金凯德少将通过攻占防御相对薄弱的阿图岛，迫使日军将北海第一地区队悉数撤回，最终兵不血刃收复了基斯卡岛。

但是这一做法使负责地面作战的陆军将领感到了不安。绕道而过存在极大风险。跨过敌人堡垒或者在靠近敌人堡垒的地方建立据点、修建机场，必将给自己的物资补给和兵力增援带来极大困难。实施这一战术的前提是必须掌握作战地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切断敌军补给线的同时避免自己补给线被敌人切断。思忖再三，哈尔西决定将计就计，利用自己强大的海空力量对科隆班加拉岛日军实施包围并切断其补给线，任其“枯死在葡萄藤上”。这就是战后接受审判时，东条英机概述为日本三大败因之一的“蛙跳”战术。它既减少了人员伤亡，也节约了时间，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总体进程。

哈尔西为本次作战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乐天行动”。8月11日，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北部攻略部队由第三两栖舰队司令官威尔金森少将指挥，任务是攻取维拉拉维拉岛并修建机场和海军基地；格里斯伍德的新乔治亚岛攻略部队登陆并夺取阿伦德尔岛，使用炮兵和鱼雷艇封锁科隆班加拉岛之敌，使之无法向维拉拉维拉岛实施增援；菲奇中将的陆基航空兵负责压制日军肖特兰和布干维尔岛南部机场群，间接支援登陆作战。

哈尔西同时命令第三舰队航母战斗群、战列舰编队、巡洋舰和驱逐舰编队及潜艇部队整装待发，随后出击对登陆部队实施增援。根据威尔金森少将的建议，哈尔西决定战役发起日为8月15日。

哈尔西可以绕过科隆班加拉岛，却无法绕过麦克阿瑟，在对作战方案做出重大调整时他必须征得那位名义指挥官的同意。用电报一时半会怕说不清楚，于是哈尔西派菲奇中将为特使前往布里斯班游说。

憨厚的菲奇犯了一个明显错误，他认为此次推销非常麻烦，就带去了不少随从。麦克阿瑟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菲奇一行。还没等菲奇说明来意，麦克阿瑟已经站起身来，开始发表讲话。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不时用玉米芯烟斗打着手势。但他的讲话跟太平洋毫无关系，全是如何打赢欧洲战争的内容。15分钟后，老麦终于停下了脚步，面带微笑地告诉大家：“谢谢，先生们。”还没等菲奇说话，老麦已经端咖啡送客了。

菲奇大老远跑来，显然不是来听麦克阿瑟发表对欧洲战局高论的。领导交代的事连说都没说就被打发走了，菲奇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不该带那么多人去见老麦。之前有很多人告诉他，要阻止麦克阿瑟演讲，就必须只有一名听众。菲奇再次给战区司令部打去电话，要求接见。值班参谋说“将军很忙”，短时间内没时间见他。菲奇只好去求助高傲的参谋长萨瑟兰，总算获得了一个简短的会

见机会。这次，菲奇单枪匹马去了麦克阿瑟的办公室，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麦克阿瑟听完，频频点头：“和萨瑟兰商量去吧，我同意你和哈尔西想要做的一切。”原来事情竟然如此简单。

美军北部登陆部队由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陆战队第四守备营、第二十五骑兵侦察营、第五十八海军工兵营和海军一个基建大队组成，总人数5888人。登陆编队由7艘快速运输舰、3艘坦克登陆舰和12艘步兵登陆艇组成，12艘驱逐舰和2艘猎潜艇负责护送。登陆部队总指挥为第二十五步兵师副师长罗伯特·麦克卢厄尔准将——他曾指挥过瓜岛平定奥斯汀高地的战斗。在陆上指挥部建立之前，所有部队归威尔金森少将统一指挥。

早在7月21日，美军一支侦察队已经乘鱼雷艇潜入维拉拉维拉岛，进行了长达6天的侦察行动。结合侦察机发回的报告，美军判断岛上日军约有250人，不足为虑。威尔金森最担心驻扎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日陆基航空兵，他们距登陆点不到200公里。此外，肖特兰和拉包尔为数不少的日军水面舰艇对登陆行动的潜在威胁同样不容忽视。结合侦察队提供的详细情报，威尔金森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岛东南巴雷科马湾比洛亚海滩。

维拉拉维拉岛夹在科隆班加拉岛和肖特兰岛之间，与上述两岛距离均为100公里。岛上多山，地势崎岖，没有适宜船只停泊的锚地。因在科隆班加拉岛和肖特兰岛都有多处航空基地，日军据此认为该岛缺乏军事价值，美军在此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在美军发起“乐天行动”之前，日军只在岛东北的霍拉尼乌港设置了一个兵站，作为向科隆班加拉岛输送补给的中转站，驻军仅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小队百余人。因在之前一系列海战中不少日军落水，奋力游泳上岸的陆海军士兵竟然比原来的驻军还多，美军判断岛上守军250人基本准确，即使差十个八个也不至于影响大局。

为免登陆编队在航渡途中因速度不同引起混乱，威尔金森将编队分为三部分：3艘坦克登陆舰和2艘护航驱逐舰、2艘猎潜艇组成慢速编队，12艘步兵登陆艇和4艘护航驱逐舰组成中速编队，航速最快的7艘运输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快速编队。8月14日凌晨，慢速编队率先从瓜岛起航，中速编队上午出动，快速编队下午最后出发。三支编队均取布兰奇水道和吉佐海峡向北航行。

8月15日凌晨，快速编队已超过提前出航的两支编队，最先抵达巴雷科马湾外海。随着威尔金森少将一声令下——以前干这事的一般是特纳——运输舰上的美军士兵开始换乘，之后向预定登陆点快速挺进。清晨7时，首批登陆部队顺利上岸。中速编队的12艘步兵登陆艇随后抵达。因登陆海滩较为狭窄，众多登陆艇只能排队分批靠岸。

对美军精心策划的登陆行动，日军并非毫无警觉。8月初，驻特鲁克日军第一联合通信队及驻拉包尔的第八通信队均发现，近期美军电讯联络频繁，空中侦察显示瓜岛水域有大量舰船集结。今村和草鹿据此判断，美军正在谋划一次大规模攻势行动，具体时间地点不详。

8月15日凌晨3时，日军1架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的陆攻机发现了浩浩荡荡向北航行的美军船队，迅疾发回了接敌报告。草鹿立即派出6架俯冲轰炸机和48架零式战斗机——其中部分携带小型炸弹——前往攻击。8时左右，日军攻击机群在巴拉库玛外海发现了美军慢速船队，随后毅然发起攻击。日机狡猾借助太阳光掩护从东面低空进入攻击线路，美舰高射炮手正对阳光难以瞄准，包括威尔金森旗舰在内的2艘驱逐舰和1艘坦克登陆舰被炸伤，幸好伤势不重并不影响航行。几架零战的低空扫射打伤了几名已经登岸的美国大兵。

9时，美军步兵登陆艇卸载完毕，坦克登陆舰开始抵近海滩，卸载作业持续了整整一天。12时27分，由11架一式陆攻机和48架零战组成的日军第二攻击波再次来袭。日军选择坦克登陆舰为攻击目标，美军

密集的高射炮火导致几架日机中弹坠海，投下的炸弹无一命中。17时24分，就在美军坦克登陆舰完成卸载准备撤离时，由45架零战护航的8架俯冲轰炸机拍马杀到。美军护航战斗机和舰艇部队协同反击，日机投下的炸弹导致登陆滩头几处起火，但舰船丝毫未受损伤。

从全天的攻击效果来看，日海军航空兵的堕落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从战后缴获的记录发现，日军当天损失俯冲轰炸机8架、零战9架，宣称击落美机29架，击沉大型运输船4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另有4艘运输船起火——吹牛水平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实际上，美军舰船无一沉没。

在日军蹙脚的攻击下，美军当天的登陆行动非常顺利。傍晚时分，已有3900名陆军和700名海军及2300吨物资上岸，代价仅亡12人、伤40人。最先登陆的第三十五步兵团迅速在滩头构筑环形防线。夜幕降临，美军开始战战兢兢地提防日军惯用的夜袭。出乎意料，当夜，日军竟毫无动作，美军难得地度过了一个平安之夜。当天下午，岛上日军守备队看到来犯美军势大，不但没有组织抵抗或夜间骚扰，反而主动转身遁入丛林。

8月17日、21日，威廉·库克上校率领的第二梯队和加里森·库特上校的第三梯队陆续登岛。至此，上岛美军已达到6595名，储备物资8626吨，美军轻松在岛上站稳了脚跟。“乐天行动”果然没辜负它的名字。

工兵部队昼夜奋战，到8月底，一条长3600米、宽180米的飞机跑道宣告完工。9月24日，机场迎来了第一批飞机的进驻。随着指挥塔台、作战室和油库的建立，维拉拉维拉机场成为继蒙达之后盟军中所罗门地区的第二大航空基地，可同时容纳100架战机的停放、起降。

接到美军突然在背后登陆的消息，东南支队支队长佐佐木大惊失色。一旦美军在岛上站稳脚跟，就意味着从布干维尔岛向科隆班加拉

岛运送增援的补给线被完全切断，岛上守军将成为“断奶的孩子”。不敢怠慢的佐佐木第一时间向顶头上司鲛岛请示，立即组织对美军的登陆行动实施反击。鲛岛深以为然，电令东南支队立即组织反击美军的滩头阵地。

与鲛岛和佐佐木的气急败坏相反，此时的今村反倒保持了相当的矜持，认为仅凭损失惨重的东南支队实施反击，几无胜算，就像“将水泼在滚烫的石头上一样”。根据美军登陆船队的规模，今村判断登岛美军不在少数，反登陆作战至少需要再投入3至4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即使海军能够完成输送任务——这一任务无疑非常艰巨——其代价必将是牺牲布干维尔岛的防御，导致北所罗门地区防务空虚。冷静下来认真考虑，草鹿和鲛岛认可了今村的想法，决定暂时不向维拉拉维拉岛派出大规模增援。

中所罗门地区一直是海军力主坚守的区域。前线的决定传到东京，大本营海军部勃然大怒，严令东南方面舰队必须立即向维拉拉维拉岛增兵，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该岛。参谋本部同样力主实施夺回作战。在大本营的压力之下，今村只好做出让步，决定将暂时滞留在莱卡塔基地的集成大队第四、第八中队送上维拉拉维拉岛，控制至关重要的中转站霍拉尼乌港，确保通往科隆班加拉岛海上补给线的畅通。

运兵任务落在了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伊集院松治头上。按照惯例，伊集院将运输编队分成两部分：他亲自率领的护航队由“时雨”号、“滨风”号、“矶风”号、“涟”号4艘驱逐舰组成；运输队由大发艇10艘、机动艇4艘等小型舟艇共22艘组成，负责运送两个步兵中队290人及临时拼凑的海军陆战队150人。凭如此兵力，即使加上岛上200余残兵，想把美军6000余人赶下大海无疑是痴人说梦。

出发前召开的作战会议上，伊集院告诫各舰舰长：“受命执行本次行动时，我曾向高层强烈要求停止将驱逐舰用于运输任务，我们的

驱逐舰只适用于护航。1年前护航编队从来没少于8艘舰，但这几个月的高战损率让我们目前只能用4艘舰执行任务。我已挑选了最强的4艘船，我相信它们能够发挥出8艘舰的战斗力。”

8月17日凌晨3时，伊集院率护航队率先驶出拉包尔军港。10时30分，运输队从布因起航。两支编队会合后一路向南航行。伊集院的运气明显欠佳。当天下午，当编队行驶至肖特兰以南海域时，被1架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侦察机发现。

接到敌军舰队出海的消息，威尔金森少将立即命令护航编队指挥官托马斯·瑞安上校火速出击。13时27分，瑞安率“尼古拉斯”号、“奥邦农”号、“谢瓦利埃”号、“泰勒”号4艘驱逐舰从新乔治亚海峡以32节高速北上，实施拦截。美国人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舰队行踪同样很快被1架日军侦察机发现，“敌3艘驱逐舰，在吉佐海峡向巴雷科马湾前进。”坐镇“时雨”号的原为一颇感欣慰：“知道了敌军的动向让我感到释怀，这比上一次维拉湾海战时我们连敌军阵容都不知道要好多了。”

当天23时30分，行驶至科隆班加拉岛以北海域的美军舰队发现西北方向出现了高炮射击发出的亮光。那是遭美军8架“复仇者”攻击的日军编队正在用高炮拼命反击。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均无损伤，皆大欢喜。美舰借助雷达和炮击的亮光，率先发现了20000米外的日军舰队。瑞安决定先攻击日军护航驱逐舰，遂率舰队高速接敌。此时日军夜航巡逻机发现了不断逼近的美军舰队并立即投放照明弹，同时向伊集院发出了“敌方为驱逐舰编队”的接敌报告。伊集院立即指挥舰队驶向东南，企图插在美军舰队与运输队之间，阻止美舰向运输队靠近。

8月18日1时许，双方舰队拉近到8000米。在0时46分之后的9分钟里，以“时雨”号为首的日军4舰连续射出了31条鱼雷。其中1条鱼雷

航行途中突然浮出水面，在海上搅起了白色浪花，就像黑夜中的信号灯一样。眼见日军鱼雷来袭，瑞安率队做了一次急速右转，然后再左转回航，使日军射出的鱼雷全部落空。伊集院通过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的规避非常利落！不过我们好歹阻止了敌人冲击我们的运输船队。”

激烈的炮战随之展开，双方均未取得像样的命中，仅日舰“滨风”号中弹受轻伤。此时刚刚装备了雷达的“滨风”号报告说，一支强大的美军舰队正在逼近。事实上此时作战海域并无其他美军舰只，日军性能欠佳的雷达发现的很可能是自己的运输队。伊集院相信之前的鱼雷攻击至少击沉了1艘敌舰。鉴于前段时期损失舰船过多，唯恐再受损失的伊集院竟置运输队于不顾，率领护航队以35节高速向北撤离。瑞安率部乘势追击，1颗近失弹导致日舰“矶风”号轻伤，数名水兵阵亡。

恰在此时，美舰“谢瓦利埃”号液压系统出现故障，航速下降到30节。为避免该舰落单遭遇不测，瑞安只得将编队航速降至30节，与日舰的距离逐渐拉开。安全返航的伊集院汇报说，“‘时雨’号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用鱼雷击沉敌巡洋舰1艘。”

眼看敌舰越跑越远，瑞安索性放弃追击，掉头前去收拾日军的运输队。趁双方驱逐舰混战之际，日军运输队全速驶向维拉拉维拉岛。看到美军驱逐舰快速逼近，负责掩护的2艘日军猎潜艇、2艘登陆艇及小型舟艇奋不顾身出列阻击。在这场一边倒的战斗中，日军2艘猎潜艇和1艘登陆艇、2艘鱼雷艇被击沉。但他们不要命地拼死阻击，使装载兵员的众多日军小艇得以迅速脱身。当瑞安击溃日军阻击时，海上已不见其他舟艇的踪影。眼看天色将明，担心白昼遭日机空袭的瑞安下令掉头返航。这次战斗被称作“第一次维拉拉维拉海战”，交战双方明显战意不足。

18日清晨，5时许，侥幸逃脱的日军舟艇艰难抵达霍拉尼乌西北海滩，却未能与岛上部队取得联系，只好在附近港湾暂时躲避。直到19日傍晚，他们才继续向东南航行，与岛上兵站取得联系，顺利将载运兵员送至岛上。增援行动勉强取得成功，但岛上600名日军依然挡不住美军的迅猛攻势。9月14日，霍拉尼乌港被美军攻克。日军残兵退至岛西北一隅，顽强展开游击作战。

鉴于新乔治亚岛作战基本结束，维拉拉维拉岛上日军兵力薄弱，哈尔西决定让已从新喀里多尼亚前出至瓜岛的新西兰第三步兵师上阵，一试身手。这和麦克阿瑟总让澳军打头阵形成了鲜明对比。9月18日，新军第三师师长巴罗克拉夫少将从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副师长麦克卢厄尔准将手中接过战场的指挥权。同日，新西兰陆军第十四旅在莱斯利·波特尔准将率领下登岛开始追剿残敌。

首次在战场上亮相的新军异常兴奋，作战分外卖力。他们或水路并进，或东西包抄，试图全歼岛上日军，给美、澳的同行看看，俺新西兰部队虽然人少，但绝不是吃素的。可惜，由于久疏战阵，机敏的日军还是先敌一步，逃之夭夭。10月7日，维拉拉维拉岛之战基本结束，美军战死26人、伤108人，新军战死、战伤各32人。

就在登陆维拉拉维拉岛的同时，美军第四十三步兵师先后登陆阿伦德尔岛、沃德弗德岛，在岛上建立重炮阵地猛轰科隆班加拉岛，炮火覆盖了岛南机场及舰船锚地。加上美军陆基航空兵的严密封锁，日军东南支队补给几乎断绝。虽然鲛岛出动宝贵的潜艇进行输送，岛上万余名守军还是很快陷入粮荒。从8月23日至9月8日，日军向科隆班加拉岛运送物资220吨，成功上岛的只有区区14吨。9月5日，日军粮食出现短缺。佐佐木致电鲛岛，25日将彻底断粮，东南支队即将陷入第十七军在瓜岛类似的绝望境地。

中所罗门地区是弃是守，东京大本营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海军依然坚持死守的老调子，要求东南支队继续固守，进行持久作战，最大限度迟滞盟军的进军步伐。陆军则极力主张将兵力撤守北所罗门地区，加强布干维尔岛的防御。8月14日至17日大本营进行的图上军演表明，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兵力部署严重失衡，超过一半主力部队都困死在新乔治亚岛、科隆班加拉岛、阿伦德尔岛等地区，布干维尔岛和拉包尔的防御已到了令人揪心的危险境地。经过数日唇枪舌剑的辩论，陆军观点最后占了上风。大本营痛苦做出决定，彻底放弃中所罗门地区，在北所罗门重新构筑防线。东南方面陆海军最高指挥官今村和草鹿很快收到了名为“大陆指1596号”“大海指267号”的撤退命令。

东京的决定让前线的今村、草鹿、鲛岛等人长出了一口气。但是要把中所罗门地区散布各岛的12400名兵员安全撤出，谈何容易？此时盟军各部正在穷追猛打，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与敌脱离接触绝非易事。在阿伦德尔岛上，日军第十三步兵联队 and 美军第四十三步兵师激战正酣。9月15日，联队长友成敏在战斗中死亡，第三大队大队长鹰林宇一代理联队长仅仅4天，就追随前任而去。联队长职务暂由第一大队大队长木下西舟接任。短短几天，战死两位联队长，战斗之惨烈，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但是，困难再大也要撤人，否则北所罗门地区谁来防守？最佳策略当然是出动以驱逐舰担纲的“老鼠运输”。但因前段作战损失太多，第八舰队下属驱逐舰严重不足，实在无力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经陆海军多次协商，今村和草鹿将撤退任务交给了陆军第二船舶团司令官芳村正义。计划出动的海上力量有三支：一是由伊集院指挥的第三驱逐舰战队；二是海军第一运输队，编有登陆艇、鱼雷艇等小型舟艇约50艘；三是陆军第一、第二船舶联队的小型舟艇约50艘。

9月12日，草鹿正式下达了“塞号作战”计划，撤退行动拟于9月28日全面展开。为增强登陆艇的遇敌作战能力，第八舰队仓促为众多

小型舟艇配备了水兵、机枪和速射炮，并预先展开有针对性的紧急训练。

根据战场出现的异常迹象，美军猜测，日军很可能在近期组织大规模的撤退行动。9月22日，威尔金森少将命令梅里尔少将率2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警戒维拉拉维拉岛以北海域，随时截击可能出现的日军舰船，一连4天，巡逻毫无发现。25日晚，轻巡洋舰“哥伦比亚”号反遭日军潜艇偷袭，险些被鱼雷击中。由于前段时间美军巡洋舰损失较多，威尔金森不愿再让它们在敌方潜艇频繁出没的海域活动，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随后他下令将梅里尔编队召回，由迈克尔·吉兰上校率“奥斯本”号等5艘驱逐舰继续执行巡逻任务。28日，弗兰克·沃克上校率“拉尔夫·塔尔伯特”号等4艘驱逐舰前来和吉兰换班。

9月24日下午，执行撤退任务的日本海军第一运输队和陆军第二、第三船舶工兵联队共38艘大发在舒瓦瑟尔岛集合完毕。佐佐木已经接到命令，将残兵各部向三个指定登船点集结。为避免撤退途中被美军发现，佐佐木特意将部队登船点选在了科隆班加拉岛北部、东部和西部三处偏僻的小港湾。

9月27日傍晚，日军三路船队陆续从舒瓦瑟尔岛出发，朝科隆班加拉岛方向隐秘航行。陆军两路船队一路畅通无阻，安全抵达佐佐木指定的第一、第三登船区。但海军部队和与其配合的第三船舶工兵联队第三中队在海上遭到美军吉兰编队的拦截，在付出战沉4艘登陆艇、战死包括第三中队中队长和气道夫在内51人的代价后，船队艰难突围，抵达第二登船区。美军判断日军有撤退迹象，从当天7时54分到13时42分，所罗门航空队出动5个波次共95架次战机，空袭了科隆班加拉岛日军阵地，造成东南支队13人死亡、28人受伤。

28日凌晨，海军第一运输队从第一、第二区接走了第二二九步兵联队主力。当天21时，“天雾”号、“水无月”号、“文月”号、

“皋月”号4艘驱逐舰将大发转运的2685名陆军接走。除了2艘大发和1艘鱼雷艇不慎触礁沉没，日军当晚的登船活动进展顺利。29日18时，海军第一运输队11艘、陆军船舶工兵联队25艘大发，分别搭载1461名和970名陆军离开科隆班加拉岛。

海军第一运输队运气实在太差，往返途中均遭到美军拦截。20时，编队后方突然出现了美军1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2艘鱼雷艇，他们遇到的正是沃克上校的“帕特森”号、“福特”号、“拉尔夫·塔尔伯特”号和“麦克卡拉”号4艘驱逐舰。

眼见美军驱逐舰不断快速逼近，明知不敌的日军只好解散队形，分路突围。在一艘大发艇上的矢野桂二，回忆当时那令人心悸的一幕：“敌人炮弹由远及近，但勇敢的海军水兵仍然大声鼓励我们：‘敌人的射击太差了，毫无准头，不要怕，勇敢前进！’舟艇在敌人的炮火中穿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最终我们穿过敌军弹幕，舒瓦瑟尔岛映入眼帘，敌人的炮声也逐渐远去，我们侥幸地逃过一劫。”沃克报告虽然击沉了几艘大发，但大部分敌船还是突围而去，需要攻击的目标实在太多了。

主力部队成功突围，妹尾久仁一等兵曹的4艘大发因机械故障未能随行。9月30日17时，妹尾率经紧急抢修的4艘大发，运载325名陆军士兵，踏上了惊险的返航之旅。19时30分，他们再次与沃克编队狭路相逢。美军利用速度优势迂回穿插，将日军退路一举切断。面对驱逐舰主炮的猛烈轰击，19时45分，妹尾下令解散编队，分头突围。三号艇很快被美军击沉，所载86名陆军士兵，无一幸存。四号艇同样中弹受伤，艇上人员亡6人、伤5人。一号艇也中了3发近失弹。但日军还是从美军驱逐舰的缝隙中钻了过去，于次日黎明返回舒瓦瑟尔岛。一号艇在驶入港口后伤重沉没，艇上人员均被救起。第一次行动，日军共撤出6541人。虽然18艘大发和1艘鱼雷艇被击沉，但沉没时大多处于空载状态，人员损失微乎其微。日军第一次撤退可谓大获成功。

鉴于第一次行动损失舟艇较多，鲛岛认为，有必要推迟第二次行动，坐下来喝杯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一提议遭到了芳村的强烈反对。芳村认为，第一次撤退成功“堪称奇迹”，最终结果只能归结为“天助神佑”。如果不加紧实施第二次行动，天神很可能就回家休息去了。鲛岛听从了芳村的意见。

岛上的佐佐木认为，第一次撤退已经引起了美军警觉，第二次行动成功希望渺茫，至于第三次行动，他连想都没敢想。尽管属于令人沮丧的撤退，但日军士气依然很高，官兵抱着“本次转进并非瓜岛那样的撤退，而是为下期作战进行准备”的积极心态，迅速向三个登船点集结。各部队甚至将重武器和火炮分解拆带。但因舟艇载重有限，一些火炮被拆毁，炮闩丢弃，以免资敌。

10月1日17时，海军第一运输队第二次从舒瓦瑟尔岛起航。19时30分，他们再次与约翰·库克上校的“沃克尔”号、“埃顿”号、“克宁”号3艘驱逐舰迎头相遇。美军在10000米距离上开始炮击。1小时后，前方出现了哈罗德·拉尔森中校的3艘驱逐舰。第一中队二号艇中弹沉没，紧接着一号艇也没入水中，中队长伊藤泽美以下14名艇员悉数死亡。与此同时，朝第一、第三区航行的陆军舟艇也被美军拦住。芳村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当天夜间，炮声连绵不绝，在延绵40海里的广阔水域，我英勇艇队与敌激烈死斗，拼死朝目的地挺进。每一阵炮声都异常揪心，令我坐卧不安，只能仰赖天助神佑。”边打边撤的日军巧妙脱离战场，大部分舟艇安全抵达目的地。

当晚，日军驱逐舰接走1450人，剩余4457人乘各种小型舟艇分路突围。最倒霉的还是海军第一运输队，他们在返航途中遭到美军驱逐舰和鱼雷艇的轮番阻击，3艘大发和1艘鱼雷艇沉没，但大部分舟艇仍顺利返回舒瓦瑟尔岛。日军第二次撤退顺利完成。

美军出动驱逐舰多艘，还是让日军近乎全身而退。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军侦察不力，没能及时查明日军的撤退路线。其次，美军兵力使用不当，驱逐舰127毫米主炮很难击中灵活快捷的小型舟艇，40毫米副炮又缺乏穿甲弹，很难将其彻底击沉。如果美军使用水上飞机加强巡逻，同时以鱼雷艇为主进行攻击，驱逐舰为辅实施拦截，效果可能会好得多。

统计结果，日军两次行动共撤出12248人。其中东南支队战死约200人，舟艇部队战死170人，损失大发23艘和鱼雷艇2艘。草鹿精心策划的“塞号作战”大获成功。对日军在行动中展现的娴熟技艺和勇敢精神，连他们的对手美国人都忍不住击节赞叹。从瓜岛、基斯卡岛到科隆班加拉岛，日军已逐渐成为“撤退专业户”，但接二连三的成功撤退无法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正如丘吉尔所言，“仅靠撤退是无法赢得战争的”。

随着东南支队顺利撤出，中所罗门地区唯一成建制的日军就是维拉拉维拉岛守备队了，他们正遭到新西兰第三师的四处围捕。得到集成大队两个中队增援之后，岛上日军达到了629人，由军衔最高的鹤舞好夫大尉任指挥官，因此他们又称作“鹤舞部队”——这名字挺诗情画意。面对新军的围追堵截，明知不敌，鹤舞部队只能退守岛西北一隅，展开游击作战。他们的补给和弹药越打越少。当初为了东南支队的撤退，鲛岛下令守军死守，以吸引美军注意力。实在被追得无处可躲的日军，只好转移到邻近的马巴瓦岛，粮弹皆尽。

9月27日，新军一个步兵营登岛追击，渐处绝境的鹤舞只好频频向鲛岛求援。此时几乎所有舰船、舟艇都在执行“塞号作战”，鲛岛决定牺牲鹤舞部队，换取东南支队主力的撤退。他向鹤舞发出了最后的激励电报：“贵部务必战至最后一人，保全帝国军人的荣誉。”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也从布干维尔岛发电鼓励：“对贵部队长期奋勇战

斗，备感崇敬。全体国民对诸位将士的奋战感激和感谢并存，期待诸位竭尽本分，战至最后一人。”

虽然接连受到领导的表扬，但是鹤舞丝毫没有“玉碎”的打算。现在关键是饿得难受，不管最后是死是活，先混上个肚儿圆再说。鹤舞于是回电说，只要能够空投粮弹，部队一定可以坚持下去。鲛岛立即下令出动水上侦察机实施空投，从9月28日开始每日一次，投下了包括干粮、机枪弹、步枪弹和手榴弹等急需品。凭着空投的少许粮食弹药，鹤舞部队竟然多次打退新军的进攻，自己仅损失不到80人。

10月3日，随着“塞号作战”顺利结束，鲛岛又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打算倾全力撤出岛上的鹤舞部队。草鹿还想在中所罗门地区保留一个据点以示存在，以“当前战况下撤退不利为由”，拒绝批准鲛岛的计划。

10月4日，第八舰队参谋长亲赴东南舰队司令部游说草鹿，草鹿最终改变了主意。鲛岛于是决定在10月6日实施鹤舞部队的撤退行动。

对本次行动，鲛岛给予了充分重视，准备投入三支部队：一是伊集院夜袭队，包括“秋云”号、“矶风”号、“风云”号、“夕云”号、“时雨”号和“五月雨”号6艘驱逐舰，负责掩护运输船只并随后迎击可能出现的美军舰队；二是金冈国三指挥的运输队，下辖“文月”号、“松风”号、“夕风”号3艘驱逐舰，6艘大发和30艘折叠冲锋舟，负责运载鹤舞部队；三是片山司吾六率领的收容队，由5艘猎潜艇、3艘鱼雷艇和1艘大发组成，负责将撤退官兵从岛上转移至驱逐舰。鲛岛还派出第二十六航空队和第九三八航空队的8架水上侦察机及10多架战斗机负责空中掩护。撤退行动由伊集院统一指挥。让伊集院哭笑不得的是，岛上有近400人正是他之前费尽心机送上去的。

10月6日拂晓，日运输队和夜袭队先后从拉包尔起航。16时43分，收容队从布因出发。三支编队在布干维尔岛以北海域会合，之后向维

拉拉维拉岛隐秘航行。当日多云，时有阵雨，给日军舰队隐匿行踪提供了方便。但当舰队沿布干维尔岛海岸行驶时，电信员侦听到了从岛上发出的加密信号，这无疑是那些可恶的“斐迪南”干的。空中很快出现了1架美军侦察机的影子，伊集院判断舰队行踪已经被美军发现。

接到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威尔金森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料到，刚刚结束科隆班加拉岛撤退的日军会立即展开新的行动。此时他手中仅有6艘驱逐舰可用，稍加思索，威尔金森立即命令沃克上校率第四驱逐舰分队“塞尔弗里奇”号、“谢瓦利埃”号、“奥邦农”号火速出航，横穿新乔治亚海峡，前往维拉拉维拉岛，命令哈罗德·拉尔森中校率“拉尔夫·塔尔伯特”号、“泰勒”号和“拉·瓦利特”号迅速从护航编队出列，快速北上，与沃克会合，共同执行截击任务。

18时，伊集院将夜袭队分作两路，“时雨”号、“五月雨”号掩护运输队直接驶向维拉拉维拉岛，其余4艘驱逐舰向布因驶去。他希望以此迷惑美军，使美军无法判断自己的真正实力。19时40分，航行至维拉拉维拉岛东北海域的沃克分队被日军1架侦察机发现，飞行员却错将美军兵力报为“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一向胆小如鼠的伊集院清楚美军“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上的“6英寸机关枪”火力强大，他认定在大雨滂沱的黑夜，缺乏雷达指引的日舰根本不是敌舰的对手，撤退行动注定已经无法执行，于是命令运输队立即向肖特兰返航，同时“时雨”号和“五月雨”号速来与主力会合。

美军舰队早已通过雷达发现了前方的两队目标，那正是尚未会合的“时雨”号、“五月雨”号和伊集院的主力舰队。不久，两队目标突然转向后撤。沃克认为，这是日军因前段时间损失较多，为保存实力刻意避战。不等拉尔森分队到来，求战心切的沃克下令提速至33节，发起猛追，同时通过TBS呼叫拉尔森快速跟上。此时，拉尔森分队尚在南方21公里外，不在TBS的有效通信范围之内，沃克的呼叫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拉近，日军瞭望哨同样发现远处出现了不明身份的舰只。伊集院担心是从布因驶来的收容队，为进一步辨清敌我，他下令主队四舰转向西行，“时雨”号和“五月雨”号在主队右后方跟随。如果瞭望哨发现的编队不是进入马尔夸纳港湾，而是继续向西航行，那肯定就是美军的舰队了。

伊集院的分析非常准确，沃克一路穷追，很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22时50分，伊集院指挥主队左转，准备迎战。22时55分，美舰在6300米距离率先开火，并寻隙射出了14条鱼雷。当时，日舰转向后，成方队队形，左翼距美舰仅3000米的“夕云”号成为美舰18门127毫米炮集中攻击的目标，很快被5发炮弹命中。位于该舰右侧的3艘日舰唯恐误伤友舰，不敢轻易发射鱼雷。“夕云”号只好冒着美军的密集炮火，继续左转单独出列，一边为友舰让路，一边用主炮进行还击，且在双方拉近到2500米时射出了8条鱼雷。其身后的“风云”号随之左转。见美舰已发射鱼雷并改为单纵队进行火炮轰击，伊集院知道鱼雷攻击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只好率两舰右转以重新抢占有利的射击阵位。“风云”号迅速转向跟在两舰后面。“夕云”号虽中弹起火，但仍顽强战斗。23时03分，1条鱼雷准确命中“夕云”号，该舰7分钟后沉入大海。包括舰长在内的138名水兵死亡，有78人第二天被美军鱼雷艇救起，成为俘虏，25人借用美军留下的救生筏逃生。

沃克本可实施曲线运动规避日军的鱼雷攻击，但为提高舰炮的射击效果，他一直维持原来的航向。“夕云”号射出的8条鱼雷很快为自己报了仇。23时01分，1条鱼雷准确命中“谢瓦利埃”号前弹药库，将舰首到舰桥的一段舰体活活炸断。其身后的“奥邦农”号被前主炮射击产生的硝烟挡住视线，未能及时发现前方出现的意外情况，从炮火烟雾中冲出后直接向友舰撞去。

“奥邦农”号上的一名水兵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那艘舰就像被巨大的刀子切成了两段，船尾像是被一位无形的操舵手控制，直接

转向一边，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指令‘右满舵’和‘紧急倒车’都不能避免相撞，于是下达命令‘准备撞击，准备撞击’，舰桥上的所有人都紧紧抓住黄铜栏杆。船员迅速寻找金属支撑物和炮座。锅炉间里那些可能会被滚烫蒸汽伤害的船员都扔下了手中的工具，抓住栏杆和梯子，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恐惧。操纵室和弹药库的船员都跑上了甲板”。

受此一撞，重伤的“谢瓦利埃”号雪上加霜，舰尾右侧被撞毁，大量海水汹涌灌入。“奥邦农”号舰首被撕开了一个8米长的大口子，海水灌入导致电力全失，航速大减。所幸该舰还能后退，但显然已经无法继续战斗。沃克率旗舰“塞尔弗里奇”号依然穷追不舍，在其左前方行驶的正是全速航行欲与主力会合的“时雨”号和“五月雨”号。

沃克下令以舰炮轰击，美军炮火对“时雨”号形成了跨射。2艘日舰突然右转，接连射出16条鱼雷。“塞尔弗里奇”号紧急规避，显然为时已晚，23时06分，“塞尔弗里奇”号左舷被1条鱼雷准确命中，舰体进水导致航速锐减到10节，瞬间就失去了战斗能力。沃克只好紧急呼叫拉尔森前来救援，可惜后者至少20分钟才能赶到。

快速赶来的拉尔森分队再次被日军1架侦察机发现，但飞行员误将其报为3艘巡洋舰。接到报告的伊集院认为美军实力明显强于自己，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迅速率队向西北撤出战斗。“秋云”号、“矶风”号和“风云”号寻隙向受伤的2艘美舰射出了24条鱼雷，无一命中。23时40分，伊集院下令运输队向拉包尔返航，自己集结夜袭队于次日清晨返回拉包尔。

当姗姗来迟的拉尔森接近战场时，还能隐约看到双方炮战发出的闪光。当他赶到战场时，敌舰已经快速逃逸。准确地说，伊集院是被日军飞行员的错误报告吓跑的。在战场搜索半小时未能发现日舰，拉

尔森只好掉头救援3艘受伤的友舰。奄奄一息的“谢瓦利埃”号已毫无挽救希望，3时11分，“拉·瓦利特”号在接走舰上250名水兵后补雷将之击沉，舰上有51人在战斗中阵亡。随后，拉尔森率3艘驱逐舰，护卫沃克受伤的两舰掉头返航。驱逐舰因受伤只能跑出可怜的10节，沃克致电蒙达机场，速速派战机前来掩护。次日7时17分，果然有15架日机前来追击，被及时赶到的19架美军战斗机成功击退。8日，拉尔森率5艘驱逐舰驶入图拉吉港。

除伊集院被假情报吓跑令人耻笑之外，拉尔森擅自撤退，同样算不上光彩。趁双方驱逐舰大打出手之际，日军收容队于当天22时驶抵维拉拉维拉岛。从6日开始，岛上鹤舞部队就一面反击以迷惑新军，一面有意识收缩阵地。当晚，鹤舞集结残部悄然撤出阵地，快速奔往预定登船地点。他清楚新西兰部队夜间一般是不敢主动追击的。随着收容队的到来，鹤舞部队开始从容登船。到7日3时许，鹤舞部队残部589人悉数上船，收容队立即掉头以最快速度返航，于当天10时50分回到布因。这支兵员隶属多支部队的临时队伍随即解散，所有人员回归原来建制。

毫无疑问，日军赢得了“第二次维拉拉维拉海战”的胜利，他们以损失1艘驱逐舰为代价，成功撤出鹤舞部队。回到拉包尔的伊集院宣称，击沉美军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鲛岛闻讯，喜出望外，第二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原为一、“时雨”号舰长山上龟三郎、“五月雨”号舰长杉原与四郎，获得通令嘉奖，并获天皇御赐军刀一把。

战斗中，美军损失驱逐舰1艘，战伤2艘，阻敌撤退的任务未能完成，可以说是一次完败。但沃克坚信自己获得了胜利，宣称击沉敌驱逐舰3艘，重创数艘。海战第二天，10月7日，“奥邦农”号收到了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代表罗斯福总统授予的“美国总统部队嘉许奖”。在图拉吉港短暂维护后，该舰被迫回到本土进行大修。

一次小规模海战的胜利根本无法改变大局。随着日军撤出维拉拉维拉岛，中所罗门地区已在美军控制之中。凭借出色的建设能力，美军迅速在该地区构建了由5个机场组成的航空基地群，为下一步实施布干维尔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所罗门群岛作战对美军可谓血腥而漫长。哈尔西原拟投入1个步兵师，最后竟滚雪球似的投入了多达4个师。战斗中，美军亡1094人、伤3874人，损失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飞机141架。美军最大的亮点是放弃日军重兵把守的科隆班加拉岛不攻，直接跳岛攻击防御薄弱的维拉拉维拉岛，彻底打乱了日军的节奏。此举不但节约了时间，避免了更多人员伤亡，也为美军今后更好地实施“蛙跳”作战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与占绝对优势的美军作战中，日军地面部队共亡1759人、伤1762人，数字与美军大致相仿。但日本海空军损失惨重，共损失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9艘、飞机790架，其战争血液被逐渐抽干。其中，蒙达攻防战以少抵多拉长战线，“塞号作战”全身而退，堪称日军亮点。

日军东南支队支队长佐佐木的作战指挥坚韧而不失弹性，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重大失误。10月12日，东南支队宣布就地解散，佐佐木履新出任今村第八方面军副参谋长，一直到战争结束。美军同样给予佐佐木极高评价：“忠于国家，指挥艺术高超，进退有据，是一名出色的将领。”

布干维尔海空战

貌似美、澳、新联军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与日军打得非常热闹，但比起同期盟军在欧洲和地中海的军事行动，这些师级或师团级的作战说是小儿科都略显勉强。1943年7月5日，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由朱可夫和曼施泰因领衔的苏德280万地面部队、8000辆坦克、4000架飞机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会战。7月10日，巴顿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和蒙哥马利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共47.6万名兵员，在西西里岛发起了代号为“哈斯基”的两栖登陆作战。7月25日，二战三大元凶之一、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黯然下台。8月17日，盟军占领西西里全境，歼灭轴心国部队15.5万人。8月27日，库尔斯克大会战以苏联红军完胜告终，德军损失精锐部队36万人。两大战役的辉煌胜利使得盟军牢牢掌握了欧洲战场的主动权。

形势不是小好，而是骤然间一片大好！意气风发的丘吉尔据此认为，“将意大利从战争中消灭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有必要同美国再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共同商讨未来的全球战略。考虑到上次在华盛顿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的尴尬处境，丘吉尔建议，会议放在英联邦成员国、美国近邻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在自己家门口开会实在再好不过了，行动不便的罗斯福慨然允诺。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同样热烈欢迎——最多不过管吃管住，顺便出出名，还可以得到许多第一手消息。

虽然欣然接受了加拿大人的好意，但罗斯福总统认为，这并不说明同为盟国的加拿大就是参会正式成员。换句话说，你加拿大仅仅是提供食宿和会议室，会议你最多只能列席旁听。真让金坐到会议席上，他连前因后果一点儿都不清楚，人家发言他真不一定能听懂。罗斯福认为，如果让加拿大人成为会议正式成员，诸如中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巴西等盟国也会提出类似要求。按照惯例，丘吉尔将本次会议命名为“四分仪”。

刚刚从伦敦回到华盛顿的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现，英国人的目光依然盯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他们只是口头上赞成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进行登陆行动。史汀生提醒总统说，美、英曾向斯大林保证要开辟一个“真正的第二战场”，苏联人不会被丘吉尔主张的“针眼大小的战争”欺骗。史汀生的说法非常准确，斯大林不但一如既往地拒绝参会，而且尖锐地指出，“英、美应尽快兑现进攻法国的承诺”。马歇尔和金就此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正式报告，其中着重指出，要严防英国人“从执行‘霸王行动’中溜掉”。

8月5日，丘吉尔率200余人的庞大幕僚队伍，乘豪华邮轮“玛丽皇后”号从克莱德湾起航，开启了1年内的第三次美洲之旅。航途之中，丘吉尔再次对三军参谋长部署了会上应采取的策略，千方百计使美国人相信进攻意大利是最明智的——这个进攻是他“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战略的重要部分——下一步要延伸到巴尔干半岛。最好争取美国人以挪威代替法国作为登陆地点。在远东的印缅地区，只展开小规模特种作战“钦迪特”，以替代原来的“安纳吉姆”行动，或者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发起代号为“卡尔维林”的两栖登陆作战。

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认为，说服美国人“预料将遇到非常困难的局面”，上述方案势必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长驻华盛顿的迪尔元帅发回电报说，美国人决心“继续为重新进入法国和发动缅甸战役进行充分准备，即使放弃消灭意大利，也在所不惜”。因为会议涉及美国人一直力主的缅甸战场，英国人的队伍里出现了印缅地区韦维尔上将的代表和一个叫奥德·温盖特的青年准将——他以在缅甸开展特种作战著称，是丘吉尔力主“钦迪特”行动的具体执行人。

8月9日，“玛丽皇后”号驶入哈利法克斯港，随后，丘吉尔一行乘火车前往魁北克。在入住英国人为他精心准备的海德庄园的48小时内，罗斯福与丘吉尔展开了多次“非官方会晤”——这种私人会见往往比正式会议更具决定性。如果说丘吉尔是怀着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把美国总统争取过来的话，那么他的希望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他发现尽管自己具备无坚不摧的说服人的本领，两人之间又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罗斯福依然顽固地坚持马歇尔和金通报给他的立场，死死咬住“霸王行动”不放。在老丘眼中，一向还算听话的罗斯福现在变得越来越“狡猾”了。

对丘吉尔提出欧洲战场将由一位英国将军担任总司令的说法——之前他已答应让布鲁克出任这一职务——罗斯福严词拒绝。作为补充，美国人允许英国提名他们的人去指挥东南亚战场，地中海的指挥权同样交给他们。为了让丘吉尔不至于太过难堪，罗斯福大度地表示，未来英国科学家可以分享美国人正在加紧研究且很快将会取得成功的“曼哈顿工程”的所有技术成果。当时负责该项工程的美国陆军已经向总统正式提出建议，正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行的工艺和技术制作过程的所有秘密，必须由美国人独家占有。

8月14日，“四分仪”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马歇尔和金是带着“必胜的精神”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无论如何不能再偏离第二战场的开辟”。魁北克沿袭了之前卡萨布兰卡和华盛顿的格调，美国人完全掌控了会议进程。对英国人提出攻占西西里岛，之后马上进军意大利本土乃至巴尔干半岛的建议，美国人当即一口回绝。马歇尔脸色铁青，他要求英国人迅速为在法国北部登陆敲定一个不可更改的日期。同时他提出，地中海的盟军部队不是向东去巴尔干，而是向西在法国南部登陆，以策应主力部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

金决心已下，不能以中太平洋攻势为代价，向地中海派出军舰和登陆艇，哪怕一艘都不行。用一位英国军官的话来说，“金是以非常

不符合外交辞令的粗鲁语言说出这段话的”。谁都清楚，金手里掌握着90%以上可供调遣的登陆艇，他能够决定到底哪一项两栖登陆作战应该排在最前面。

8月17日，意大利新政府首次伸出的和平触角再次给了英国人翻盘的希望。虽然对“赶在百万德军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使‘柔软的下腹部’变得硬朗之前占领意大利的战略”态度稍有松动，但马歇尔依然坚持认为，“分配和调遣一切可以使用的资源保证‘霸王行动’的成功”，而不是去无关紧要的巴尔干。美国人的顽强坚持使英国人的企图未能得逞。会议再次确认，“霸王行动”比任何地中海新计划都占有优先地位。丘吉尔最后被迫同意，任命一名美国人出任司令官去筹备和指挥“霸王行动”。

在有关英国在对日进攻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上，会议再次发生激烈争论。英国人已经认可了美国即将进行的太平洋行动，他们只关心限制从大西洋抽调更多的船舶。随着大西洋和地中海状况的好转，金已经命令在那里作战的美国舰船陆续开往珍珠港，加入尼米兹的第五舰队，准备在11月进攻日本弧形防线的外围岛屿。英国人因此指控金，涉嫌“大量囤积盟军奇缺的登陆艇”。

参会的除高级将领之外，每方往往有12~20名校级军官，负责记录、端茶倒水之类的杂事。一次，在争吵持续升级到不可调解时，他们被要求暂时离席回避。年轻有为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他是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兄弟——提议，是否可以把他的科学家发明的一种名叫“派克里特”的特种冰块拿出来当众演示一下。蒙巴顿试图用这种冰块去建造一个硕大无比的浮动机场。

在得到会议允许之后，一名参谋把放在一个大型食品车上的2块高约1米的冰块推了进来。其中一块是普通的冰，另一块是蒙巴顿开发的“派克里特”。他邀请在场的最强壮者用他带来的特殊砍刀把每块冰

劈成两半。阿诺德为公推为“膂力最强的人”。只见这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脱掉外衣，挽起袖子，抡起砍刀，一下就劈开了普通的冰。当他再次抡刀砍向“派克里特”时，那块冰没有丝毫损伤，双肘震得疼痛难忍的阿诺德大叫一声，扔掉了刀。

蒙巴顿从口袋中掏出手枪，准备用它来证明“派克里特”抵抗枪炮的能力。他先开枪射击普通的冰块，它随即被击得粉碎。然后他向“派克里特”开枪，子弹撞击冰块后飞了出去，恰好打穿了一位美国人的裤子，英国人最讨厌的金，差点儿被打成了东方不败——如果蒙巴顿是故意的话，那么他的枪法实在太令人恐怖了。

起初听到刀砍和阿诺德的惊叫声，在外等候的一众军官已经惶惶不安。突如其来的枪响把所有人吓坏了。“我的天哪，他们竟然开枪了！”众人高喊着冲了进来。里边并未爆发枪战，一场虚惊而已。

美国人要求英军在缅甸发动进攻。丘吉尔再次试图回避，提出向苏门答腊发起辅助性进攻作战。罗斯福认为，这种进攻距离日本太远，盟军应该把人力物力集中在打通滇缅公路上。8月23日，长期奔波于英、美之间的重庆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应邀到会。罗斯福此举，一方面是为未来提升中华民国为“四大警察”进行政治铺垫，另一方面则利用他代表的重庆政府向英国人施压，尽快在缅甸展开已吆喝了快两年的军事行动。宋子文向会议呼吁：“千言万语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对日寇要快快进攻，对中国要多多援助。”

对宋子文配合美国人演的这出双簧，丘吉尔自然心知肚明，他对美国人“没有足够援助，重庆政府随时可能崩溃”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英国一再推迟反攻缅甸，实际原因是丘吉尔把那里看作大不列颠帝国在远东的前哨阵地，“绝不会甘心使解放缅甸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或者更可能是归于中国人”。英国人以缺乏登陆艇和海军资源为理由，强烈反对“安纳吉姆”，丘吉尔再次抛出了攻打苏门答腊的“卡

尔维林计划”。他提出，如果在那里建立空军基地，就可以出动战机去轰炸仰光和新加坡。因为之前已经有了罗斯福的表态，马歇尔和金双双反对。

英国人进一步提出，从希特勒被击败时开始，他们在对日战争中应有一个充分和公正的地位，比如分享一部分机场和一些海军基地，给派往远东的英国军队分配适当的作战任务等。丘吉尔害怕美国人的这种观点——金之前的确这样说过，“英国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一切，我们帮他们打败了希特勒，但现在他们置身于对日战争之外，把我们丢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局势已渐趋明朗，美国人逐渐把这种“好心”看成英国旨在恢复其远东殖民统治的一种策略，而不是通过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2年5月，金曾屈尊向英国人借一艘航空母舰，遭到拒绝。但到第二年，英国人派出“胜利”号航母前来支援时，美国人很快就把它打发走了。

丘吉尔提出，温盖特的“远程突破”可以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经过一番辩论，关于印缅战场未能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决议。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了一个新司令部。蒙巴顿用“派克里特”建设浮动机场的主张没有成功，但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大家的赏识，他被丘吉尔任命为包括缅甸在内的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官。丘吉尔督促他尽快到任，并赴重庆和蒋介石会商作战计划。后来事实表明，这些都不过是英国人的缓兵之计而已。

8月23日傍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最终提交的报告草案。会议最终确认：在欧洲战场，“霸王行动”具有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对德国实施联合战略轰炸；制订向法国南部发动辅助攻击的“铁砧”计划；亚平宁半岛的军事行动首先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将在对德战争取得胜利后1年内彻底打败日本；美军以中太平洋为主攻方向，通过逐步夺

取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向日本本土逼近；重申优先考虑在缅北发动进攻以打通滇缅公路，对孟加拉湾的作战留待今后再做研究。8月24日，冗长且意义不大的魁北克会议“胜利结束”。

从阿卡迪亚、卡萨布兰卡、华盛顿再到魁北克，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美国人的腰杆在不断变硬，丘吉尔紧咬的牙变得越来越钝。在11月1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这位大英帝国首相沮丧地说：“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弥合供求差距的问题。现在，我们的人力已经全部被动员起来参加战斗，我们无法再让总数增加。相反，我们的总数在减少。”

会议刚刚结束，9月3日，意大利宣布投降，退出战争。10月13日，佩特罗·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代表意大利新政府向德国宣战。英、美、苏三国随即发表共同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德、意、日三国轴心，至此宣告解体。

尼米兹很快接到通知，在进攻防备力量更强的马绍尔群岛以前，首先对日军弧形防线外围的吉尔伯特群岛发起攻击。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同样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新指示，两大战区继续从两面逼近拉包尔，麦克阿瑟进军占领新几内亚北部海岸一系列战术要点，哈尔西的目标是布干维尔岛。“至于拉包尔，”指示中说，“先放着而不要去占领它，拿下拉包尔周边各据点并建立起航空基地，就可以将其孤立并实施空中轰炸。”这才是“蛙跳”作战的真正精髓所在！此时在拉包尔周围，有日陆军第八方面军及海军东南方面舰队的10多万名官兵。

在跳岛夺取维拉拉维拉岛之后，挡在哈尔西面前的是所罗门群岛第一大岛——布干维尔岛。形状酷似一把提琴的布干维尔岛呈西北—东南走向，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64~96公里，面积约为9384平方公里，约是瓜岛的3倍。1768年，法国航海家布干维尔首先发现此地，并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是德国的殖民地。1919年，国际联盟将其委托澳大利亚管理。前文提到，珊瑚海海战前夕，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该岛。

尽管岛上有日军重兵把守，但哈尔西不能将之轻易跳过，这似乎不太符合他刚刚尝试的“蛙跳”战术。盟军封锁或瘫痪拉包尔主要靠陆基航空兵，虽然如B-24、B-17等重型轰炸机从蒙达机场或维拉拉维拉机场起飞都能够得到拉包尔，但数量更多的中、轻型轰炸机特别是护航战斗机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盟军必须在上述机场基础上实现航空基地的前移，最理想处自然是布干维尔。况且日军在该岛有六大机场，南四北二，驻扎于此的日军战机可以随时起飞，对盟军的空袭机群实施拦截。要实现华盛顿下达的封锁并瘫痪拉包尔基地的艰巨任务，哈尔西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反之，如果日军守住了布干维尔岛，美军跳出所罗门群岛的车轮计划将完全化为泡影。

早在美日双方围绕蒙达机场展开激战的7月中旬，哈尔西已经责成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司令官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制订进攻布干维尔岛的作战计划。美军最初计划先登陆肖特兰，夺取该处机场后越海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登陆。蒙达战役的艰辛和维拉拉维拉岛的轻松成功，让哈尔西及其参谋班子取消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决定再次绕道，以“蛙跳”方式避开日军重兵把守的南北地区，选择防御薄弱的中部地区实施登陆。维拉拉维拉岛的作战结果表明，凭借工兵强大的机械化施工能力，盟军完全可以迅速建起大型机场，而不必花费高昂代价从日军手中夺取。

9月下旬，美军先后派出两路侦察部队乘潜艇登岛，探察适宜登陆地点。最终备选点有两个，东北海岸的基埃塔和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托罗基纳角。基埃塔位于一个小型海湾之内，近海遍布水下障碍物，附近土质也不适合修建机场。如此，选择在此处登陆，必须先夺取舒瓦瑟尔岛以控制布干维尔海峡。托罗基纳角直接面对所罗门海，附近的

港湾是绝佳的避风锚地，水下无障碍物和水雷，附近土质更适宜修建机场。该地区日军守备力量仅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区区3000人——当时奉命进山寻找山本座机残骸的正是这支部队。

更有利的一点是，托罗基纳角被绵绵群山和茂密丛林环绕，通往内陆的只有一些土著出没的羊肠小道，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是阻止日军发起快速反击的天然障碍。美军可以抢在日军携带重型装备从南北基地出发，越过重重森林对盟军滩头阵地发起进攻之前，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地。虽然附近大片沼泽给修建机场带来了难度，但以美军强大的施工能力，这些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不管选择在何处登陆，盟军必须保证水路的畅通。通往两处登陆点的航线上都有日军基地存在。基埃塔方向是较大的舒瓦瑟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则是莫诺岛，后者有一处重要港口布兰奇。

和尼米兹做出决策的方法相仿，哈尔西喜欢将一众参谋聚到身边，一边聊天，一边争论。参谋只要发现有不对之处，或者有新思路，不管本人军阶高低，都会毫不犹疑地站起来反对哈尔西、威尔金森或参谋长卡尼。这种辩论非常随意，争论中，别人要打断他的话时，一些年轻人甚至会直接叫他“比尔”。

围绕登陆点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9月22日，在司令部的晨会上，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哈尔西最后一锤定音：“好了，伙计们！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托罗基纳，大家按这个开始准备吧。”大老粗哈尔西还给作战起了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浪漫名字“樱桃花”。

作战方案迅速上报布里斯班，麦克阿瑟不赞成哈尔西进攻莫诺岛。因为菲奇正在筹备下一步作战，这次前往游说的变成了参谋长卡尼少将和作战参谋约翰·雷尼上校。麦克阿瑟认为，夺取莫诺岛不符合华盛顿的指令。他希望哈尔西另择一处登陆地点，既能对布干维尔岛进行压制，又能间接支援西南太平洋战区对格罗斯特角的登陆作

战。卡尼据理力争，最终说服了麦克阿瑟。当他礼节性地询问主攻点应该选在基埃塔还是托罗基纳时，麦克阿瑟大手一挥：“不要问我，回去问哈尔西将军吧，他的决定就是我的意见。”

根据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布干维尔岛作战将由陆战第三师和陆军第二十五步兵师共同承担，陆战二师和新西兰第三步兵师用于今后对拉包尔的作战。但因美军在新乔治亚岛攻击受挫，第二十五师已提前投入战场，虽然伤亡不大，但已成一支疲惫之师，急需休整。此时，陆战二师已奉调北上，参加下一步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哈尔西手头只剩下艾伦·特内奇少将的陆战三师，加上作为预备队的第三十七步兵师和用于莫诺岛的新西兰第八旅，参与本次作战的地面部队总计34000人。

“车轮”转动之后，肯尼中将的第五航空队逐渐加大了对拉包尔的压制性轰炸。哈尔西据此认为，自己的空中力量勉强够用，但水面舰艇远远不足。美军已经准备在11月20日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新近服役的包括航母在内的大部分作战舰艇都被充实进斯普鲁恩斯中将的第五舰队，威尔金森第三两栖舰队只有12艘运输舰和11艘驱逐舰。之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一系列小型海战中，第三舰队损失了为数不少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为登陆船队护航的只剩下梅里尔少将的第三十九特遣舰队，包括2艘轻巡洋舰和2个驱逐舰分队。

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航母离开南太平洋后，哈尔西希望能够接收一些新出炉的航空母舰，来帮助略显老态的“萨拉托加”号。但是，尼米兹认为，哈尔西手头的海上力量足以应付当前战事，将所有新型航母全部留在了中太平洋。他认为美军在中太平洋的攻势一旦发起，将极大地吸引日本联合舰队的注意力，古贺是不敢贸然派主力舰队到南太平洋来的。

在确认托罗基纳角作为登陆点之后，哈尔西专程飞往珍珠港，向领导兼好友尼米兹求援。毕竟人家大老远亲自跑来了，一点儿面子不给说不过去。斟酌再三，尼米兹答应先派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协助“萨拉托加”号作战，另一支包括3艘航母在内的大型编队随后前往南太平洋助阵，但它们最早11月1日才能到位。

有4艘航母及众多护航舰艇前来助阵，哈尔西顿觉腰杆硬了不少。从珍珠港返回之后，10月12日，哈尔西正式下达了攻打布干维尔岛的作战命令。

一、战役总指挥第三两栖舰队司令官威尔金森少将，登陆托罗基纳时间的是11月1日。

二、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司令官查尔斯·巴雷特少将负责登陆作战。9月15日在瓜岛立下不朽功勋的范德格里夫特受命回国，出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并晋升中将。鉴于道路限制，日军短期内发起反击的可能性很小，首批登陆部队暂定陆战三师。预备队第三十七师待先头部队在托罗基纳站稳脚跟后跟进。

三、第一路佯攻部队为克顿·罗沃准将的新西兰第三师第八旅，他们对莫诺岛的登陆作战于10月27日发起。

四、第二路佯攻部队为梅里尔少将的第三十九特遣舰队。他们将在登陆前一天的10月31日炮击日军布卡、布因、肖特兰基地，造成美军欲在布干维尔岛北部、南部登陆的假象。

五、第三路佯攻部队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伞兵团第二营，负责登陆舒瓦瑟尔岛，造成美军攻打肖特兰的假象。

六、菲奇中将南太平洋陆基航空部队负责为登陆作战提供空中保护。

七、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少将的快速航母编队出动舰载机，对日军布卡和布因基地实施压制。

就在战役即将发起的10月20日，意外出现。登陆作战指挥官巴雷特少将意外从住所窗户上掉了下来，大脑出血过多而亡。已经到达珍珠港的范德格里夫特收到了从努美阿发来的紧急电报，请他掉头返回南太平洋，指挥最后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有仗可打，对军人来说永远都是最大的诱惑，范德非常乐意。

随着中所罗门地区战事不断吃紧，日军已开始刻意加强布干维尔岛及附近诸卫星岛的防御。日军在该岛北部的布卡和南部的布因共有6处机场，航空作战能力较强。在主岛及邻近岛屿，日军部署有陆军第六师团9个大队、第十七师团3个大队、南海第四守备队3个大队总计15个步兵大队，以及独立山炮第十联队、第四野战重炮联队，第二、第三船舶工兵联队等部，合计兵员4万人。岛上还有海军第八特别陆战队及根据地部队约2万人，是除特鲁克和拉包尔之外日军在海外驻军最多的地区。

守军中一号主力当属因南京大屠杀而被称为“野兽军团”的第六师团。这支精锐部队原拟用于瓜岛作战，后来因瓜岛主动放弃辗转来到了布干维尔。根据3月25日签署的大本营陆海军作战协定，以布干维尔岛为核心的北所罗门地区防御由陆军负责，总指挥是在瓜岛蒙羞的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晴吉。10月9日，百武接到了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发来的电令：“第十七军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以第六师团为基干，确保北所罗门群岛要地布干维尔岛，并与敌军展开持久作战。”

驻岛部队装备最好的本应属于道下义行大佐的南海第四守备队。这支新组建的精锐部队本拟用于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方向。但美军登陆新乔治亚岛导致所罗门群岛战局急剧恶化，1943年7月17日，随着参谋本部的一纸电令，该部被迫改道前往布干维尔，加入第十七

军战斗序列。7月22日14时，运送该部的“日进”号水上飞机母舰，“凉月”号、“荻风”号、“矶风”号、“初月”号4艘驱逐舰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遭美军空袭，搭载重武器的“日进”号被击沉。虽然“矶风”号和岛上派出的3艘大发竭力救出了100名幸存者，但仍有531人随舰沉入大海，12门速射炮、22辆中型战车、4门野战炮、20辆汽车及电台、电话等重要设备随舰沉没。这让原本配备了强大机动火力的第四守备队一下重回轻步兵时代。

9月中旬，大本营采纳了今村的建议，将从中国派遣军中抽调的第十七师团编入第八方面军作战序列。尽管在三次输送途中遭到美军多次空袭，但到11月上旬，该师团主力约1万人还是登上了新不列颠岛。

因为六大机场全部位于南部和北部地区，日军对布干维尔岛的防御呈哑铃状——南北强，中间弱。对美军预定登陆点托罗基纳角，只有堀之内正义中尉第二十三步兵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驻守，只有可怜的1门75毫米山炮。日军认为，托罗基纳角附近遍布沼泽丛林，不适宜大规模登陆和兴建机场。交通闭塞导致此地不利于兵力机动，即使派出重兵也会成为难以补给的孤军，现在部署一个中队都属浪费。10月下旬，第六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电令第二十三联队联队长滨之上俊秋，撤出托罗基纳守备队“主力”，仅留一个步兵小队负责警戒。10月30日，堀之内接到了滨之上发来的命令，撤退时间定为11月1日，恰好是美军计划登陆的那一天。

根据“樱桃花”计划，盟军打头阵的是针对莫诺岛的第一路佯攻部队。早在8月22日和10月21日，美军已分别利用潜艇和鱼雷艇向岛上派出过两支侦察队。侦察发现日军在该岛防御薄弱，兵力还不到200人。直到10月22日，日军才因形势紧张向岛上增派部队，但也只有24人和1门75毫米山炮而已。

10月27日，新西兰第八旅搭乘8艘运输舰和16艘登陆艇，率先对莫诺岛发起了登陆作战。黎明时分，在驱逐舰和空中战机对日军防御阵地实施火力准备之后，新西兰部队开始在布兰奇港东西两侧蜂拥上岸。日军莫诺岛守备队仅189人，指挥官中濑古中尉率队对登陆新军发起殊死反击。激战持续到11月12日，在付出亡52人、伤174人的代价之后，新军宣称击毙日军205人，控制该岛。日军记录是驻岛守军189人“全员玉碎”。

得到盟军大举登陆莫诺岛的消息，草鹿立即下令基地航空部队发起反击。27日11时30分，福田澄夫中尉率领由40架零式战斗机、6架俯冲轰炸机、2架彗星轰炸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从拉包尔出发，于13时30分飞临布兰奇港外海，遭到美军数十架护航战斗机的顽强抵抗。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击沉美军轻巡洋舰、运输船各2艘，击伤重巡洋舰1艘，击落美机2架”，己方损失轰炸机3架、战斗机1架。美方记载为击落日机12架，“康尼”号、“菲利浦”号驱逐舰遭到攻击。前者舰尾被命中两颗炸弹，水兵亡8人、伤10人，左轮机舱进水导致动力全失，被“阿帕奇”号拖船拖回图拉吉。

当天18时至午夜，日军第九三八航空队先后出动14架水上飞机，对美军滩头阵地和鱼雷艇队进行轰炸、扫射，受暗夜影响，收效不大。判断盟军登陆莫诺岛很可能是主攻前的佯动，今村和草鹿均无意增兵夺回该岛，并决定撤回岛上守备队。28日夜，第八舰队两次派登陆艇驶抵莫诺岛近海，始终未能与中濑取得联系。

11月6日，登岛的新西兰部队已达到6300人，上岛物资3870吨。工兵昼夜奋战，11月底，莫诺岛简易机场和鱼雷艇基地投入使用。布兰奇港就此成为盟军进攻布干维尔岛重要的前进基地。

同是10月27日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伞兵团第二营725名官兵搭乘4艘快速运输船，在舒瓦瑟尔岛西北角的沃萨登陆。28日天亮之后，

登岛部队与驻岛北部日军安部政太郎少佐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陆续发生小规模交战，美军摧毁了日军的运输中继站。岛南日军随即受命向岛北推进。看到牵制日军的目的已经达到，美军于11月4日派船将空降营悄然撤回。美军登陆舒瓦瑟尔岛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为下一步进攻肖特兰做铺垫。日军立即变更部署，全力加强对肖特兰的防御。美军两处佯攻均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效果。

主力陆战二师出击托罗基纳之前，美军一系列航空作战率先打响。10月21日，特文宁少将率所罗门航空队司令部从瓜岛前出至蒙达机场，所属轰炸机部队随即前移。上述部署完成之后，盟军航空兵立即大举出动，对日军拉包尔、布卡、布因等地机场频繁发起空袭。为配合南太平洋的作战行动，从10月23日开始，肯尼中将第五航空队连续出动战机对拉包尔进行狂轰滥炸，仅10月29日当日就出动飞机近千架次，极大地削弱了日军陆基航空兵的作战能力。

一切迹象表明，盟军对布干维尔岛的登陆作战随时可能发起。鉴于基地航空部队在前段作战中损失惨重，草鹿只好再次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呼吁，将海航中最精锐的第一航空战队投入东南战场。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古贺的严词拒绝。古贺认为，第一航空战队的任务是将来和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决战，绝不能在所罗门群岛这种小打小闹中被消耗掉。9月以来，美军在中太平洋屡屡发力，先后出动航母舰队轰炸了南鸟岛和吉尔伯特群岛，10月6日更对威克岛进行了大规模空袭。10月17日，古贺亲率主力舰队前往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礁潜伏，试图伏击美军舰队。但美军一系列动作不过是以练兵为目的的佯动，扔下炸弹后转身就走。10月26日，连连扑空的古贺只好率主力舰队悻悻返回特鲁克。

接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半年以来，古贺的表现一直很平淡，鲜有惊天动地之举。曾经令人闻之胆寒的航母舰队，几乎要被人遗忘了。就

像1942年上半年日本报纸质问尼米兹那样，美国《时代周刊》登出的古贺照片下边，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他的舰队到底在哪里？”

回到特鲁克的古贺，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前线就传来了盟军登陆莫诺岛的消息。根据之前美军登陆伦多瓦而意在蒙达的做法，联合舰队司令部判断，美军醉翁之意不在莫诺，在乎布干维尔之南部机场群也。随后，侦察机发回的消息证实，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同样在集结兵力，大有跨过丹皮尔海峡在新不列颠岛格罗斯特角登陆之势。拉包尔同时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巨大威胁。

作为联合舰队核心打击力量，第一航空战队在与美军正式决战之前，是不宜轻易调用的。此前，小泽对把航母舰载机调往陆上机场参与无谓的消耗战一直颇有微词。第二航空战队过早投入中所罗门作战，已经被打成了半身不遂。现在情况紧急，是否将第一航空战队投入作战？古贺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就在他举棋未定之时，东京的催战电报到了。接替福留繁出任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的中泽佑来电：“务必急速增援东南方面战力，应暂时投入第一航空战队。”

古贺脑子顿时一热，不顾小泽的反对，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10月28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向第三舰队发出了第七八三号作战命令：第一航空战队所属舰载机11月1日进驻拉包尔，10天内完成兵力展开，与美军决战于布干维尔外海，务必阻止美军的进攻企图，行动代号“吕号作战”。小泽苦心经营了半年的所谓“海航精锐”，再度被拉入了消耗战的绞肉机中。

仅仅出动航空部队应对北所罗门出现的危机显然是不够的。28日10时55分，古贺向第二舰队司令官栗田健男发出了第七八四号作战命令：第四巡洋舰战队“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鸟海”号重巡洋舰，第七巡洋舰战队“铃谷”号、“最上”号重巡洋舰，第八巡洋舰战队“筑摩”号重巡洋舰，第二驱逐舰战队“能代”

号轻巡洋舰，“玉波”号、“凉波”号、“藤波”号、“早波”号驱逐舰随时准备开赴拉包尔，归草鹿东南方面舰队节制。连续发出两道作战命令之后，古贺率联合舰队司令部成员乘机抵达拉包尔，抵前亲自指挥“吕号作战”。眼前这一幕，和半年前山本亲临拉包尔指挥“伊号作战”惊人类似。

日军两路舰队尚未出动，美军对布干维尔岛的登陆作战已经发起。10月31日，美军大范围的航空作战与舰炮火力率先展开。“翘鼻子”梅里尔少将第三十九特遣舰队负责炮击布干维尔岛北部的布卡和南部的肖特兰。谢尔曼少将航母特混舰队负责压制北部布卡和博尼斯机场。特文宁少将所罗门航空队同时出动强大的航空兵力，对日军南部四大机场实施压制。以上各部作战都是为了策应陆战三师在托罗基纳角的登陆行动。被选定登陆成功后接替范德格里夫特的罗伊·盖格少将如此形容：“美军的整个作战，先是以一连串急促的右刺拳吸引敌人注意，然后突然向‘琴身’腰部打出致命的左勾拳！”

10月31日清晨，从圣埃斯皮里图、埃法特和瓜岛出航的美军12艘运输舰、11艘驱逐舰、7艘布雷舰、2艘拖船和8艘扫雷舰在新乔治亚岛附近海域会合，向布干维尔岛快速驶去。8时40分、8时55分，2架执行巡逻任务的日军侦察机连续向拉包尔发回了接敌报告，“新乔治亚岛以东20海里、拉包尔东南540海里，发现一支由3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12艘大型运输船、11艘大型特种运输舰、10艘中型运输舰组成的庞大船队”。日军发现的正是威尔金森率领的美军登陆部队。

草鹿闻讯，大吃一惊。从舰队规模判断，这支庞大的海上编队才是美军主力部队，他们的登陆点到底在哪里呢？盟军登陆莫诺岛和舒瓦瑟尔岛之后，草鹿早已未雨绸缪，将所属舰艇编成了联合袭击部队：大森仙太郎少将第五巡洋舰战队“妙高”号、“羽黑”号重巡洋舰编为第一袭击队；伊集院大佐——11月1日晋升少将——第三驱逐舰战队轻巡洋舰“川内”号，驱逐舰“皋月”号、“文月”号、“卯

月”号、“夕風”号组成第二袭击队，在大森统一指挥下随时准备出击，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既然美国人已经大举出动，草鹿于12时35分致电大森：“联合袭击部队出击布干维尔岛南部海域，捕捉并歼灭敌舰队及运输船队。”

因部分驱逐舰已提前出海执行运输任务，接到作战命令的大森于14时30分率“妙高”号、“羽黑”号、“川内”号巡洋舰，“时雨”号、“文月”号、“水无月”号、“五月雨”号、“白露”号驱逐舰驶出拉包尔，以28节高速杀奔布干维尔岛以南海域。

当天夜幕降临时，美军登陆编队巧妙转向，直奔奥古斯塔皇后湾而去。此时负责机场压制任务的美军第三十九特遣舰队已北上至布卡近海。随着梅里尔少将一声令下，美军一众巡洋舰和驱逐舰开始向布卡机场快速倾泻炮弹。随后，谢尔曼少将率“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航母在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护航下抵达布卡以东水域，出动舰载机对布卡和博尼斯机场进行轮番轰炸，后转身撤离。

开战以来，布卡基地从未经受过如此猛烈的炮击。当时停泊于此的“卯月”号立即向拉包尔发回报告：“布卡第一机场遭敌十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炮击。”驻防该地的海军第八十七警备队惊慌失措，当美军开始转向炮击第二机场时，守备队竟然在23时10分致电拉包尔：“敌军已经在布卡西海岸登陆。”11月1日1时35分，布卡基地再次发出了语焉不详的电报：“敌情不明，但很可能已在布卡水道东南登陆！”

美军登陆点原来在这儿！草鹿立即下令第五八二航空队起飞鱼雷机，前往布卡水域寻猎美军登陆船队。此时，大森舰队已行驶至莫诺岛280度55公里处，草鹿命令大森立即北上，截击美军主力部队。实际，此时大森距威尔金森的登陆船队只有55公里，只是因暗夜才没有

发现对方。如果大森的2艘重巡洋舰突入奥古斯塔皇后湾，势必对美军登陆船队构成致命威胁。美国人的运气的确不错。

11月1日2时40分，第五八二航空队队长市原辰雄率6架鱼雷机飞抵布卡上空，并未发现美军船队的踪影。市原下令3架鱼雷机在布卡第二机场降落。刚刚挨过无数炮弹的跑道凹凸不平，3架鱼雷机降落时摔得遍体鳞伤，最后只能做报废处理。市原率另3架鱼雷机冒着油料告罄的危险向拉包尔返航，最终集体不知所终。

鱼雷机队并未接敌就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回拉包尔，草鹿只好紧急派出1架夜航战斗机前往布卡，确认美军是否已经登陆。飞行员在4时发回了报告：“除第二机场汽油堆积被美军炸弹击中燃起大火之外，其他并无异状。”草鹿这才知道，之前航空基地和第八十七警备队发出的警报均属误判。非但如此，原本出击攻击美军登陆船队的大森舰队也白白向北跑了一趟。1日10时20分，连夜高速航行的大森舰队在海上画了一个大圆圈，未能接敌，却因油料不足向拉包尔返航。

日本人的运气实在欠佳。暗夜之中，奉命北上的大森舰队再次与快速南下的梅里尔舰队擦肩而过。长途奔袭320公里的梅里尔在向肖特兰倾泻了无数炮弹后，转身撤走。美军的海上佯动大获成功，但也把梅里尔和水兵累得直喘粗气。

1日4时32分，威尔金森率美军登陆船队以12节航速驶入托罗基纳外海。5时整，听到起床哨的陆战三师官兵纷纷翻身起床。5时45分，各运输船纷纷进入指定锚地。5时47分，驱逐舰“安东尼”号、“瓦茨沃斯”号、“特里”号、“希格尼”号开始对预定登陆滩头实施炮火准备。威尔金森宣布登陆时间为7时30分。6时45分，美军8艘运输船在距海岸2800米海面一字排开，陆战队员开始换乘。

美军第一登陆梯队由7500名官兵组成。7时10分，陆战三团第一营开始向托罗基纳海岸发起冲击。7时21分，从蒙达机场飞来的31架携带

重磅炸弹的“复仇者”对托罗基纳滩头实施了5分钟轰炸扫射。尽管率先出击的是第一营，但最先上岸的是第二营，他们登上滩头的时间比计划的7时30分提前了4分钟。7时30分，一颗白色信号弹在托罗基纳上空升起：“登陆成功，日军抵抗极其微弱。”

1日恰好是日军托罗基纳守备队“主力”准备撤出的一天。眼看海面上开来了无数舰船，随后落下了无数炮弹，中队长堀之内下令放弃撤退，率众进入18个永久地堡和堑壕中顽强抵抗。日军仅有的那门75毫米炮几乎弹无虚发，给在绿二滩登陆的陆战三团带来了不少麻烦。它发射的50发炮弹，竟造成美军登陆艇4艘沉没、10艘受伤。为了打掉这门山炮，第一营A连组织的数次冲锋均未成功，抵前指挥的营长莱昂纳多·曼森少校被日军狙击手打伤，第二营营长约瑟夫·麦克卡弗雷中校中弹身亡。别看人少，这日军第六师团的战斗力真不容小觑。

危急关头，罗伯特·欧文斯中士挺身而出。在负责掩护的4名同伴相继阵亡的情况下，身中数弹的欧文斯依然向日军阵地冲了过去，跳入日军炮位，用冲锋枪将几名炮手扫倒。试图逃跑的残余日军被陆战队员的机枪火力放倒。欧文斯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除了一名炮手侥幸逃脱，日军托罗基纳守备队在随后的战斗中“全员玉碎”。黄昏时分，美军已有14000人、6000吨物资上岸，迅速建起了稳固的滩头阵地。

清晨，6时15分，拉包尔接到了驻布因第一通信队发来的紧急电报：“确认敌登陆地点为托罗基纳。截至目前，该地共有敌运输船18艘及护航驱逐舰9艘，肖特兰暂时安然无恙。”接二连三的敌情报告让草鹿有点儿蒙圈儿，但他还是下令基地航空部队迅速出击。7时30分，美军运输船“利吉特猎人”号的对空雷达发现大批不明目标正快速逼近，那正是由大庭良夫中尉率领的日军攻击机群，由第二〇一航空队44架零战、10架轰炸机组成。日军机群遭到美军P-38、P-39各8架的顽强阻击。趁零战与美军战斗机缠斗之际，日军轰炸机冲出重围，对美

军船队和滩头阵地实施投弹和机枪扫射。返航日军飞行员汇报说：

“击沉敌大型运输船2艘、巡洋舰1艘，另有1艘驱逐舰中弹起火，击沉登陆艇不计其数。”实际上，美军仅“瓦茨沃斯”号驱逐舰吃了1颗近失弹，导致水兵亡2人、伤5人。日军付出的代价是3架轰炸机和12架零战未能返航，另有2架零战因伤势过重迫降海上。

10时30分，由第二五三航空队高泽谦吉中尉率领的8架轰炸机在42架零战的护航下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在托罗基纳外海被美军34架战斗机死死拦住。一场激烈的空战之后，日军宣称击毁美军登陆艇30艘，击落“海盗”战斗机3架。日军3架零战和2架轰炸机未能返航，另有2架轰炸机因伤重在布卡强行着陆时损坏报废。日军两次空袭战果微不足道，却迫使美军运输舰不得不两次中断卸载作业，驶往开阔海面实施规避，4艘运输舰没能完成卸载任务。

托罗基纳距拉包尔仅390公里，威尔金森担心日军会出动水面舰艇进行夜袭，便于18时率登陆船队返航。范德格里夫特认为，4艘未完成卸载的运输舰上装有登陆部队急需的物资，因此这4艘运输船在起航不久后再度返回。为了防备日军夜袭，威尔金森命令布雷舰在奥古斯塔皇后湾外侧布设水雷。

日军托罗基纳守备队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几乎被全歼，因此，接下来的两天里，岛上并无大的战事发生。为防止日军可能发起的反击，陆战三师频繁向战线两翼及前方派出侦察部队，保持各营战线衔接。到3日傍晚，美军已建立起正面4000米、纵深1800米的滩头阵地，第一阶段登陆行动顺利结束。陆战三师宣称毙敌192人，自身亡78人、伤104人。

虽然美军已在托罗基纳大举登陆，但百武依然固执地认为，那不过是美军的佯攻而已，敌人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北部的布卡或南部的肖特兰。即使托罗基纳真是美军的主攻方向，该地区与内陆隔着长达80

公里的原始丛林和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要想去打美国人，必须和新几内亚的第十八军那样先修道路。此前，第十七军暂时无法发起大规模攻势，只能以小股兵力渗透，侦察美军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在短时间内，日军的反击还只能靠海军水面舰艇和基地航空部队。

美军突然登陆托罗基纳完全出乎日第八方面军的预料。因北所罗门地区的防御由陆军负责，今村对美军打出的“左勾拳”迅速做出了反应。1日11时20分，今村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鉴于岛上第六师团短时间内无法穿越群山对美军滩头阵地发起反击，会议决定，请求海军出动水面舰艇，全力炮击托罗基纳美军滩头阵地。受海军航空兵“辉煌战果”的鼓舞，今村决定以第十七师团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组成决死队，于当晚搭乘驱逐舰对托罗基纳实施反登陆，协同岛上第十七军两面夹击美军。临时纠集的决死队包括第五十四步兵联队第二大队（欠两个中队）、第五十三步兵联队第六中队、第十二船舶工兵联队一部和两个无线电分队，共有兵员880人。决死队队长由第二大队大队长三轮光广出任。

为支援陆军的反登陆作战，联合舰队和东南方面舰队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古贺下令，正在向拉包尔运送物资的第十战队及第三十一驱逐舰分队所属轻巡洋舰“阿贺野”号，驱逐舰“若月”号、“初风”号、“风云”号、“天津风”号、“大波”号、“卷波”号、“长波”号，在完成输送任务后不必返回特鲁克，直接编入东南方面舰队麾下。草鹿当即将其改编为第三袭击部队。

1日13时，奔波一整天连连扑空的大森返回拉包尔。还没顾上喘口气，草鹿的新命令到了：统率三支袭击部队迅速出海，搜索并消灭美军舰队，运送第一决死队在托罗基纳角以北的加塞雷湾实施反登陆。

很显然，草鹿试图通过快速反应，复制一场类似三川军一“萨沃岛海战”那样的经典胜利。大森同样是踌躇满志，希望能将敌军运输船队和护航舰队悉数剿灭，绝不重蹈三川半途而废的覆辙。在“妙高”号上举行的简短作战会议上，大森慷慨陈词：“我们以前从未在一起配合过，这在战斗中是个问题。但三川将军用没有配合过的编队能够打败敌人，我相信我们同样能够做到。”

大森对三支袭击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天雾”号、“夕风”号、“文月”号、“卯月”号、“水无月”号5艘驱逐舰组成运输队，负责运送陆军第一决死队；以“妙高”号、“羽黑”号重巡洋舰为主队，由他本人亲自指挥，任务是与美军主力舰队进行炮战；“川内”号轻巡洋舰，“时雨”号、“五月雨”号、“白露”号3艘驱逐舰组成第一警戒队，指挥官为当天晋升少将的伊集院松治——不知道开会这会儿晋升令下来没有；以“阿贺野”号轻巡洋舰，“长波”号、“初风”号、“若月”号3艘驱逐舰组成第二警戒队，由大杉守一少将指挥。主队和两支警戒队共同为运输队提供掩护。抛开刚刚晋升的伊集院不说，大杉对接受同样是少将的大森指挥很不服气——这是大杉本人第一次指挥夜战，因此以进港延误为由，和第三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香川清登大佐故意缺席了本次作战会议。

15时30分，陆军第一决死队登舰完毕，运输队率先从拉包尔起航，主队和两支警戒队随后出发。18时30分，所有舰船在拉包尔外海140公里处会合，之后向布干维尔岛迤邐而行。大森显然没有三川的好运气，21时20分，舰队行踪就被1架美军侦察机发现。那架美机甚至向“川内”号投下了炸弹，未获命中。此时日军侦察机同样发来了敌情通报：“奥古斯塔皇后湾有敌3艘战列舰，众多巡洋舰和驱逐舰。”大森据此判断美军实力雄厚，鉴于自己行踪已经暴露，敌军可能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重现萨沃岛海战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之前加油补给、登船行动耗费了大量时间，且“夕風”号出现轮机故障只能跑出26节，大森粗略估算了一下，即使以目前的最高速度行驶，抵达托罗基纳也已是2日凌晨4时了。白昼实施强行登陆风险极大，即使舰队能够挡住美军水面舰艇的进攻，也奈何不了蝗虫一般的敌军航空兵。思忖再三，大森只好致电草鹿：“因敌军空袭，运输队准备严重误时，今夜按计划实施挺身登陆困难极大。如何处置，请指示。”

两栖作战成败的关键在于登陆后的24小时，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如果不尽快发起反击，一旦让美军站稳滩头，日军想将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美军赶下大海，难于登天。但经历了瓜岛、蒙达再到科隆班加拉岛作战的草鹿清楚，在没有制空权的前提下，实施白昼登陆与送死无异，说不定连宝贵的水面舰艇也要白白搭进去。头脑还算清醒的草鹿做出了一个明智决定，他在21时30分复电大森：“运输队立即返航，联合袭击部队继续突进，今夜务必攻敌！”22时30分，日军运输队驶出队列掉头返航，今村满怀期望的第一次反登陆作战就这样无果而终——即使去了，第一决死队面对14000名登陆美军也只有挨打的份儿。陆大首席今村似乎忘记了1年前一木先遣队在瓜岛的悲剧。

现在，登陆日反击美军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大森身上了。因航速较慢的“夕風”号已经返航，大森率舰队取130度航向以32节高速向托罗基纳角突进。舰队队形是大森2艘重巡洋舰居中，大杉和伊集院两支警戒队分居左右。

现在，美军唯一能够截击日军来袭舰队的，只有梅里尔少将第三十九特遣混舰队了。尽管在过去16小时里，他们已经执行了两次炮击任务，人困马乏。但哈尔西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电令梅里尔火速进入奥古斯塔皇后湾阻击日军，务必保证登陆滩头的安全。

梅里尔手中有第十二巡洋舰大队的4艘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克利夫兰”号、“哥伦比亚”号、“丹佛”号，伯克上校第四十五驱逐舰分队的“查尔斯·奥斯本”号、“斯坦利”号、“戴森”号、“克拉克斯顿”号，伯纳德·奥斯汀中校第四十六驱逐舰分队的“斯彭斯”号、“撒切尔”号、“康沃斯”号、“富特”号，共计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兵力与大森舰队大致相当。此前梅里尔和伯克正在维拉拉维拉岛补给，奥斯汀则在库拉湾进行海上加油。当天23时15分，接到命令的梅里尔知道，自己现在是南太平洋战区唯一一支可利用的水上力量，所以他根本没有打算来一次纳尔逊式的海上歼灭战，自己的目标就是破坏敌人炮轰滩头的企图。在布干维尔岛西南海域集结之后，梅里尔率队以28节高速向奥古斯塔皇后湾疾进。

美军的队形是伯克第四十五分队居前，梅里尔率第十二大队为中军，奥斯汀率第四十六分队殿后，各队间隔4000米。梅里尔计划以驱逐舰分队从两翼向日军发起鱼雷攻击，巡洋舰则扼守奥古斯塔皇后湾口以舰炮进行阻击，确保登陆滩头的安全。

11月2日1时26分，大森下令巡洋舰弹射了侦察机。1时30分，夜空中突然钻出1架美军B-24并向日军投弹，“羽黑”号舷侧被炸开一个大口子，大森只好下令舰队减速至30节。10分钟后，“羽黑”号的水上飞机报告说，“奥古斯塔皇后湾以南90公里处发现不明身份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10分钟后，“妙高”号的水上飞机也发回了类似报告。日军飞行员的舰艇识别能力实在太差，他们发现的是威尔金森派出执行布雷任务的1艘驱逐舰和3艘布雷舰。如此兵力肯定不是自己的对手，大森于是率队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此时日军航行序列为三路纵队，各由1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一、第二警戒队居左右两翼，位置稍稍靠前，本队2艘重巡洋舰居中稍后，各队间距为5000米。

2时27分，美军舰队驶抵奥古斯塔皇后湾外海，旗舰“蒙彼利埃”号的雷达发现，西北33000米外出现了日军舰队。梅里尔立即命令驱逐舰前出实施鱼雷攻击，巡洋舰则转向准备迎击日军本队。2时46分，伯克分队4舰在距敌5000米距离一口气射出了25条鱼雷，可惜因日军正在高速机动，美军射出的鱼雷无一命中。直到此时日军才发现美舰已经迫近，大森急忙命令转向，变换队形投入战斗。

梅里尔原本打算在鱼雷命中目标后再进行炮击，根据伯克的汇报，他测算鱼雷抵达目标时间大约为6分钟。但是2时49分，梅里尔发现日舰正在变换航向，于是果断下令巡洋舰立即开炮。4艘轻巡洋舰48门152毫米主炮集中轰击距离最近的日军左翼第一警戒队，三轮齐射，均准确命中“川内”号。这艘日军轻巡洋舰迅速起火，舵机失灵，但还是顽强射出了8条鱼雷。同样射出8条鱼雷的“时雨”号差点儿一头撞上了“川内”号。重伤的“川内”号向右舷500米外的“时雨”号打出了“向我靠近”的信号，舰长山下试图向旗舰靠近，却被原为一拦住。原知道现在上前只能成为美舰的活靶子，最终落得与“川内”号同样的下场。

为躲避中弹燃烧的“川内”号，“五月雨”号紧急右转，后边的“白露”号一头撞了上去，两舰瞬间航速锐减。“五月雨”号舰长杉原与四郎少佐只能使用手动操舵，同时下令射出了8条鱼雷。为了规避日军可能的鱼雷反击，梅里尔指挥巡洋舰巧妙进行曲折运动并适时增速减速，日军舰炮必须不断修正距离和方向偏差。在30分钟急剧规避运动中，日军射出的炮弹和鱼雷大多被美军成功避开。

日军主队完成转向后，大森准备发挥203毫米主炮威力实施远距离炮击。为确定美舰的准确位置，大森下令左舵回旋，在本队右侧的第二警戒队随之回旋。当本队结束回旋继续前进时，大杉的第二警戒队却陷入了一片混乱，日军作战队形被彻底打乱。此时美军炮弹已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在日舰周围激起无数条冲天水柱。“羽黑”号接连

被命中6弹，幸好仅两弹爆炸，伤势不重。在规避炮火的过程中，一头撞上“妙高”号的“初风”号两座鱼雷发射管损毁，舰首也被重巡洋舰切掉。后来“妙高”号回到拉包尔时，舰首还带着驱逐舰右舷的一大块钢板。“羽黑”号也险些与“长波”号和“若月”号相撞。从日舰的表现来看，根本不像是受过多年夜战训练的。

日军侦察机适时投下了红白两色照明弹，将美军4艘巡洋舰照得清清楚楚。大森终于确定了美舰的准确位置，立即率编队转向160度全速向美舰逼近。当双方距离缩短至11000米时，日军两艘重巡洋舰射出24条鱼雷，随后以舰炮猛烈轰击。此时美舰刚刚完成180度转向，殿后的“丹佛”号成为距敌最近的前卫舰。该舰遭到日军炮火的集中攻击，很快被3发203毫米炮弹命中。所幸3弹全是哑弹，“丹佛”号侥幸逃过一劫。但日军炮弹还是导致舰体破裂，大量海水灌入导致“丹佛”号航速锐减，影响了整支编队的航行速度。

奥斯汀分队奉命攻击日军右翼，但因位于队尾，距离较远，还未到达发射鱼雷阵位，炮战已经打响。奥斯汀未能发射鱼雷，还夹在敌我的6艘巡洋舰之间，成为双方炮击的对象。“富特”号之前因机械故障掉队，偏偏在修复赶上来时撞上了日军射出的鱼雷。驱逐舰舰尾被完全炸毁，旋即失去机动动力。其他3艘驱逐舰为了躲开双方炮火，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复杂机动。和日军类似，“斯彭斯”号和“撒切尔”号发生碰撞，幸好仅上层建筑受损，并未影响两舰航速。

战场瞬间一片混乱。梅里尔下令左转并施放烟幕。美舰周围有巨大水柱腾空而起，随后就消失了踪影，大森认为敌舰已被己方射出的鱼雷全部击沉。此时此刻，他忘记了出发前许下的铮铮诺言，放弃了攻击美国运输船和滩头的任务。因为惧怕美军航空兵天亮后前来追击，3时40分，大森下令舰队向西取315度方向，快速撤离，同时致电拉包尔，派潜艇前来搭救“川内”号和“初风”号的落水者。

在激烈的炮战中，“斯彭斯”号水线部位中弹，海水涌入燃油舱导致航速下降。该舰继续前行接敌，在日军2艘重巡洋舰前方5500米占据了发射阵位。但情报中心认为前方是友舰，奥斯汀遗憾地放弃攻击，向北寻敌。随后，他们发现了停在水面上团团打转的“川内”号，在其附近警戒的“白露”号和“五月雨”号看到美舰快速逼近，仓皇逃走。美舰先是向“川内”号射出8条鱼雷，2雷命中，之后继续追击日军2艘驱逐舰。双方以鱼雷和舰炮相互攻击，均无战果。因“斯彭斯”号航速大减，眼看敌舰越跑越远，奥斯汀只好放弃追击，率队返回。

实施第一轮鱼雷攻击之后，伯克分队的4艘驱逐舰很快在暗夜中失散。伯克足足花了1小时才集结队伍，重返战场。他们首先发现的同样是遭重创的“川内”号，伯克随即下令开炮将之击沉。雷达显示西北方向出现多个目标，那正是奥斯汀的3艘驱逐舰正在与日舰“白露”号、“五月雨”号缠斗。全速追击的伯克用TBS呼叫奥斯汀：“我准备向6400米外的目标开火！”奥斯汀急忙回答：“不要开炮！那是我们！”趁此机会，日军2艘驱逐舰已经跑远。随后，伯克又将“斯彭斯”号当作射击目标，奥斯汀立即提醒：“不要向我们开炮。”伯克发现误击了友舰，道歉说：“对不起，请原谅下一组的4发齐射，因为已经射出去了。”

至此，美军两支驱逐舰分队总算搞清了彼此的位置。随后，奥斯汀分队发现了被撞掉舰首的“初风”号。但“斯彭斯”号弹药已经不足，奥斯汀于是召唤伯克前来，合力将日舰击沉。“初风”号上241名水兵无一幸存。

预计天亮后将有大批日机来袭，既已成功阻止日军对滩头阵地的攻击，梅里尔下令各舰停止追击，掉头返航，同时致电所罗门航空队速派战斗机前来护航。“克拉克斯顿”号受命拖曳失去动力的“富特”号，在“查尔斯”号和“撒切尔”号护卫下徐徐撤退。

果不其然，4时35分，由日军第一航空战队18架俯冲轰炸机和65架零战、基地航空部队24架零战组成的庞大机群从拉包尔拔地而起，前往追杀撤退中的美军舰队。8时，美军舰队出现在日机视野之中，此时从蒙达机场前来救援的美军8架“地狱猫”、1架“海盗”、3架P-38和新西兰皇家空军的4架P-40适时赶到。趁双方战斗机缠斗之际，日军俯冲轰炸机冲开拦截对美舰进行投弹。梅里尔早有准备，指挥舰队排成环形防空队形，实施大幅防空机动，同时以全部高炮进行反击。

后来，梅里尔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127毫米炮发射得像机枪那样紧凑，第一批3架日机好像用了使人难以相信的低速抵近投弹点。不久，40毫米炮也响了，20毫米炮也接踵而起。那时的景象简直像地狱一般不可言传、不可设想，天空充满了破片而日机则一败涂地。3个日本人跳伞降落下来，几乎落在队形的中央。有10架日机同时入水，另有7架在队形外甚远处跌落。”美军旗舰“蒙彼利埃”号的水上飞机弹射器被2颗250千克炸弹命中，导致数名水兵受伤。

9时40分，日攻击机群在拉包尔机场降落。草鹿下令立即加油挂弹，准备发起第二轮追击，此时防空警报突然拉响。肯尼第五航空队的37架B-25中型轰炸机、12架B-24重型轰炸机在64架P-38、P-40战斗机的护航下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翔鹤”号飞行队长佐藤正夫大尉率第一航空战队58架零战迅疾起飞，基地航空部队57架零战和1架彗星俯冲轰炸机也紧急升空拦截，双方超过200架战机展开混战。日军宣称击落美机201架——如果真这样肯尼非哭3天不可——己方18架零战

（其中8架属于小泽的舰载机）未能返航，拉包尔港内2艘货船和1艘猎潜艇被击沉，另有2艘粮船受伤。受此打击，日军再也无力对梅里尔舰队发起追击了。

返航途中，梅里尔再次接到了威尔金森发来的命令，掩护4艘二次入泊的运输船进行卸载。3日9时，在将4艘运输船交给从瓜岛赶来的友舰之后，梅里尔这才掉头真正返航。途中，他接到了基地发来的例行

询问，“你们有什么需求？”回答只有两个字“睡觉”！在连续出海战斗63小时之后，梅里尔舰队于17时45分返回佛罗里达岛锚地。受伤的“富特”号等4舰于4日返回基地。

大森舰队于2日陆续回到拉包尔。虽然“川内”号被美军击沉，但坐镇该舰的伊集院等37人被随后赶来的“伊-104号”潜艇救起，于5日回到拉包尔。另有51名水兵乘救生艇登上布干维尔岛，其余335人随舰沉没。

此次海战日军称为“布干维尔岛海战”，美军则称为“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战斗中日军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被击沉，1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受伤。美军仅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受伤。美军不但取得了海战的胜利，而且确保了托罗基纳滩头阵地的安全。

虽然大森上报“击沉敌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重创敌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的战绩不算难看——他一直认为自己面对的是敌7艘重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但一向敦厚的古贺还是对联合袭击部队给出了“战场上表现之拙劣，令人愤慨”的严厉批评，随后一纸电令将大森撤职，调回国出任水雷学校校长。大杉也因此战丢掉了岗位，被发配到岸上执行基地防务去了。

虽然将美军登陆托罗基纳错误判断为一场佯动，但百武依然不愿让美军在自己腰眼上打进一个楔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在海军水面舰艇和航空部队发起进攻的同时，岛上第十七军也同样在谋划反击行动。11月2日，百武命令第六师团派出兵力，于11月4日突袭托罗基纳，配合第一决死队的反登陆行动。他还特意派出情报参谋田中勇中佐前往第六师团司令部，协助并督促作战。神田电令负责西部地区防务的第二十三步兵联队联队长滨之上俊秋：“贵部迅速将防务逐次移交第十三、第四十五联队，然后向托罗基纳集结兵力，攻击歼灭登陆之敌。”

当时第二十三联队各部极为分散，联队本部在莫辛戈塔，第一大队在马瓦莱卡负责海岸警备，第三大队刚刚从科隆班加拉岛撤回，正在马瓦莱卡以北休整，第二大队还远在舒瓦瑟尔岛。滨之上暂时可用的只有两个步兵大队。神田的判断和百武一样，认为登陆托罗基纳的不过是美军的小股部队。有来自海上第一决死队的配合，派出两个步兵大队都属浪费。现在关键是时间紧迫，必须赶在美军建立起稳固的滩头阵地之前将之赶下大海。

今村当然知道时间的紧迫性。海军那边管不了，他只好每隔几小时就询问一次百武，催促尽快发起攻击。仗还没打，百武已经认为胜券在握。他觉得今村一催再催纯属过度反应，于是他回电拉包尔：

“我攻击部队主力将于3日早晨以必胜之态势攻击托罗基纳之敌。”随后，他信誓旦旦地汇报了第一次总攻击的战术安排，仿佛胜利就在前边不远处。

百武显然太乐观了。岛上恶劣的交通条件导致第二十三联队与友军的防务交接异常困难。一直到6日傍晚，滨之上才完成了联队本部、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第六野战炮兵联队第一中队、第六工兵联队第一中队的集结。参与攻击的部队总计1240名作战人员和1000名辎重兵。按照日军的习惯，这支部队被临时命名为“滨之上支队”。

布干维尔岛内陆和托罗基纳之间丛林密布，沼泽纵横，时有时无的土著小道导致部队行军异常困难。在横渡雅巴河时，日军出现了首例伤亡，一名士兵被河里突然跃出的鳄鱼拖走，不知所终。美军飞机不时前来袭扰，部队只能时停时走。6日晚上，师团司令部转来了第十七军发来的命令，原来未能成行的第一决死队现更名为第二决死队，将于7日凌晨在美军滩头阵地以北登陆，要求滨之上支队给予积极配合，最好能够同时发动进攻。对照地图揣摩了一阵，滨之上认为大队人马无法按时抵达攻击位置，只能以本川定中尉的第十二中队直接在

托罗基纳实施反登陆，偷袭美军炮兵阵地，以“全员玉碎”来策应第二决死队的行动。

日军的反应过于迟钝，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陆战三师师长特内奇少将已经建立起较为稳固的环形防线，并派出多支巡逻队前出侦察敌情。7日清晨，第二十三联队先头部队与美军第二突击团E连在皮瓦小道首次遭遇，美军得到H连增援，顽强将敌击退。接下来两天，双方围绕皮瓦路障大打出手，日军在美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伤亡惨重。滨之上统计，双方子弹消耗比例为150：1。火力对比如此悬殊，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9日11时40分，看到攻击连连受挫的滨之上，下令停止第一轮攻击，全线撤退。撤退途中，日军不断遭到美军空袭，滨之上、特派员田中等人负伤，联队长勤务兵都被炸死。当天14时，兵力集结完成，滨之上将指挥权交给第三大队大队长大场福藏大尉，自己返回莫辛戈塔基地野战医院疗伤。

根据陆战三师统计，11月5日到11日的战斗，共击毙日军550人，自己仅亡19人、伤32人。日军的统计结果是亡109人、伤193人、失踪48人。毫无疑问，美军取得了皮瓦之战的胜利。

滨之上下令撤退实属明智之举，但他擅自放弃进攻的做法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上自东京参谋本部、第八方面军，下至第十七军和第六师团，无不异常震怒，有人甚至提出将把滨之上从病床上拉起来，直接送上军事法庭。虽然对滨之上的撤退行为表示愤慨，但两人作为同班同学且考虑到他已在战斗中负伤，神田还是积极向受命前来调查的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加藤铦平中将求情，最终仅给予他行政处分。随着东京的一纸电令，滨之上被解除联队长职务。11月15日，河野孝次临时接过了第二十三联队的指挥权。

11月1日上午，在特鲁克待机的栗田健男接到了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发来的电令：“迅疾率游击部队向拉包尔进击。”走路总不忘扭头看的栗田，听说拉包尔正在遭受空袭，借故将舰队出发时间推迟了一天。3日7时45分，游击部队浩浩荡荡驶出了特鲁克军港。走出没多远，10时08分，栗田就接到了草鹿发来的第一道电令，命令游击部队编入东南方面舰队序列，其主要任务是歼灭敌军舰队，支援陆军第二决死队的登陆作战。游击部队有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4艘。这支实力强大的舰队一旦冲向托罗基纳，可真够美军那不算强大的水面舰艇喝好几壶的。

航行途中，舰队偶遇被美机炸伤的运输船“日章丸”号，栗田于是派重巡洋舰“鸟海”号、驱逐舰“凉波”号护卫运输船向特鲁克返航，自己率主力舰队继续前进。“鸟海”号和“凉波”号就此躲过一劫。

栗田的运气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11月4日中午，当舰队行驶至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附近时，被1架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B-24轰炸机发现。5日清晨，7时，惴惴不安的栗田率队驶入了拉包尔军港。

接敌报告迅速发往努美阿。哈尔西立即意识到，这支舰队对托罗基纳滩头的威胁将是致命的。此时太平洋舰队正在集中精力组织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几乎所有主力舰艇均已北调中太平洋，目前哈尔西手中只有刚刚经历过激战的梅里尔舰队。以4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其中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已经受伤——去截击日军以7艘重巡洋舰为核心的游击部队，结局自然不言而喻。况且梅里尔此时距离太远，无论如何也无法赶在敌人之前回到托罗基纳水域。让哈尔西略感欣慰的是，刚刚执行完空袭布卡和博尼斯机场任务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此时正在伦内尔岛加油，这是他目前能打出的唯一的牌。如果他们加速北上，或许能在敌军舰队正在进行补给时对其发动攻击。

稍加思索，哈尔西立即决定，由航母舰载机和陆基航空兵联袂出击，对拉包尔发起空袭，将日军的反击行动扼杀在襁褓之中。这绝对属于一个大胆的设想，甚至说是一次赌博。按照当时的军事理论，是绝对不主张将航空母舰用于攻击敌军兵强马壮的陆上基地的。虽然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那么干过，但当时他们偷袭的是一个完全没有防备的基地。哈尔西随后也曾对日军的托管岛屿发起过类似攻击，也是在对方刚刚在那些岛上立足，未能建起强大防御之前进行的。

可是现在，日军在拉包尔苦心经营了2年，那里已成为太平洋上防御最强的军事要塞，况且他们还可以随时得到来自卡维恩和特鲁克的增援。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的2艘航母共有舰载机100架。菲奇中将根据侦察机的报告猜测，拉包尔日军陆基战机在200架以上——美军此时尚不知道，小泽第一航空战队的舰载机已在拉包尔全面展开。如果美军舰载机倾巢而出，攻击停泊在港内的舰船，势必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暂时失去空中保护的航母很可能遭到敌军反击——放飞舰载机的位置肯定在敌军陆基战机的攻击半径之内——生死未卜。附近海域很可能有日军航母和潜艇存在，谢尔曼的处境与中途岛战役时的南云颇为相似。在珊瑚海损失了“列克星敦”号的航空战专家菲奇指出：强攻拉包尔，不但可能使宝贵的舰载机片甲不留，甚至连航母自身也无法保全。

“樱桃花”行动的成败，系于美军能否挡住从斜刺里突然杀出的栗田舰队。带着一种惊恐的情绪，作战参谋瑟伯上校和莫尔顿中校共同起草了一份命令谢尔曼出击的电令，随参谋长卡尼少将一起来到了司令官的办公室。

“你们没有打算让梅里尔去拉包尔，对吗？”哈尔西问。

“是的，长官，”瑟伯回答，“他们来不及赶到那儿，这一次是谢尔曼。”

“我能肯定，航母舰队面临巨大危险，甚至可能全军覆没，我竭力不去想我的儿子就在其中一艘航母上。但我不能容忍我们的人在托罗基纳被敌人炮轰，我们却站在一旁干搓手。”沉思片刻，哈尔西说了四个字，“让他们去！”

这个下达给谢尔曼的命令，与去年11月下达给卡拉汉和斯科特两位将军的指令是何其类似！当时他命令两人用巡洋舰去对抗日军的战列舰，结果两位将军双双战死。参谋长卡尼少将注意到，在那一刻，司令官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看上去足足有150岁”。老酒觉得，就哈尔西那“图腾”似的相貌，说他50岁到100岁都有人信。

战后，哈尔西回忆：“那是我担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期间所面临的最危急时刻！”

4日16时33分，南太平洋司令部向所罗门航空队司令官特文宁少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谢尔曼少将同时发出了作战命令：航母舰队务必以最高航速奔赴南纬7度、东经154度30分海域，于11月5日9时出动全部舰载机对拉包尔及以北的日军舰船实施打击，攻击顺序依次为巡洋舰、驱逐舰，之后掉头快速撤离。航母编队接敌和撤退时，其空中掩护由驻蒙达机场海军陆战队第二航空大队下属战斗机负责——这样谢尔曼就能集中全部兵力用于进攻了。该命令同时抄送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和肯尼中将，请求他们派第五航空队的战机给予支援。

接令之后，谢尔曼少将立即率航母“萨拉托加”号、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在轻巡洋舰“圣地亚哥”号、“圣胡安”号及9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以27节高速北上。天公作美，此时海上风平浪静，天空阴云低垂，间或有蒙蒙细雨落下，为舰队隐秘航行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11月5日9时，谢尔曼舰队准时抵达托罗基纳西南100公里、拉包尔东南430公里海域。天气对美国人十分有利，海上正刮着适宜飞机起降的2~3级风——真乃天助我也！此时，从蒙达机场起飞前来护航的战斗机群适时赶到。谢尔曼下令全部舰载机——“地狱猫”战斗机52架、“复仇者”鱼雷机23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22架——出击攻击敌。战斗机指挥官为克利夫中校，攻击机群则由考德威尔中校指挥。经过两年战争磨砺，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已经具备了在航母上从容起降的技术，他们可以间或降落加油，然后继续升空为航母提供不间断的保护。

美军本次攻击纯属临时起意，参谋人员对接敌、攻击和撤退如何进行只提出了一个大致轮廓，作战细节全由空中指挥官随即决定。在飞往拉包尔途中，克利夫和考德威尔同各飞行中队长频频通话，一起商讨攻击方案。考德威尔决定采取一种全新的攻击战术，战斗机与攻击机一起突破日军防空火力，直到投弹前才互相分开。如此，攻击机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战斗机的保护。天气似乎是美国人的天然盟友，航母所在海域阴云密布，但当攻击机群飞越圣乔治亚水道后，天空突然放晴，90公里外的辛普森港清晰地出现在美军飞行员的视野之中。

此时，拉包尔的辛普森港内泊有逾40艘日军舰艇，其中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14艘。2小时前刚刚进港的栗田舰队正在加油，准备下午出海支援陆军的反登陆作战。栗田一向做事谨慎，时刻琢磨着一旦出事如何全身而退。鉴于航行途中已经暴露了行踪，栗田隐约觉得，即使到了拉包尔，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在执行加油作业的同时，栗田下令在旗舰上挂出信号旗，规定一有风吹草动，逃跑的顺序为第七战队、第八战队、第四战队、第二驱逐舰战队，最后才是原就待在这里的第十战队。

美军攻击机群不断逼近，11时07分，日军拉响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基地航空部队立即起飞71架零战和5架彗星轰炸机前往迎击，可是

正在加油的栗田舰队已经失去了驶往开阔水域规避空中打击的最佳机会——刚完成加油且处于静止状态的军舰缺乏足够的启动速度。

美军机群奋不顾身突入港湾，日军舰船及陆上高炮轰然打响，甚至连重巡洋舰203毫米主炮都抬高炮口对空射击——这日本人也真急了。天空中瞬间绽放出一朵朵棕黑色的硝烟。为获取最佳攻击效果，考德威尔率俯冲轰炸机从日舰舰首方向进入，沿日舰航行方向投弹。鱼雷机飞行方向先与日舰平行，然后直角急转对日舰侧舷投放鱼雷。日军战斗机一直在高炮火力之外盘旋，准备等美军战斗机与攻击机群分离后再发起攻击。美军策划的新战术收到了奇效——其战斗机和攻击机在发起攻击前突然分开，此时日军战斗机才冲出拦截，又被护航的美军战斗机死死拦住。

趁双方战斗机大打出手之际，美军一众攻击机以娴熟的动作，或俯冲，或投雷，向日军水面舰艇发起了迅猛攻势。空袭行动持续了22分钟。栗田旗舰“爱宕”号——以前它是近藤信竹的旗舰——接连中了3颗近失弹，包括舰长中冈信喜大佐在内的22人死亡、64人受伤，鱼雷管、船体均受到损伤。“高雄”号直接被1颗炸弹命中，右舷前部水线附近被撕开了一个大洞，大量海水汹涌灌入。“摩耶”号已经开始离开港口，1颗炸弹直接命中飞机弹射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殉爆及诱发的大火摧毁了引擎室，导致巡洋舰动力全失，舰上水兵70人死亡、60人受伤。1颗炸弹准确地落在“最上”号第一、二号炮塔中间，这艘在中途岛海战中侥幸逃生的重巡洋舰，不得不在“铃谷”号和“玉波”号的护卫下连夜赶回特鲁克。“筑摩”号同样被1颗近失弹炸伤。“鸟海”号受命掩护友舰不在现场，游击部队重巡洋舰仅“铃谷”号轻微受伤。

日军轻型水面舰艇同样损失惨重。轻巡洋舰“能代”号被1条鱼雷命中；“阿贺野”号中1弹，一个高射炮组被完全摧毁；驱逐舰“藤波”号和“若月”号分别被1条鱼雷和数颗炸弹击中，舰体进水。游击

部队共有134名水兵在空袭中死亡、190人受伤。其中4艘舰船必须回到本土维修，至少几个月内无法参战。

完成投雷投弹任务的美机迅疾急转爬高，避开日军的防空炮火快速撤离，在圣乔治角上空集结后向航母返航。战斗中，美军损失战斗机、轰炸机各5架，7名飞行员和8名机枪手阵亡。日军损失战机25架。两支航空大队损失如此之小，大大出乎谢尔曼的意料。不过，很多战机在战斗中负伤，考德威尔座机副翼、襟翼和无线电设备均被击中，降落时仅剩下一个轮子。地勤人员在1架“地狱猫”身上竟然数出了200多个弹孔，连飞机襟翼都没有了。由此看出，美军这种替代“野猫”的新型舰载战斗机抗击打能力非同一般。要是日军的零战，估计早坠落海里八九回了。

13时左右，美军攻击机群开始陆续在航母上降落。本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一俟机群着舰作业完毕，谢尔曼立即率舰队以最高航速向圣埃斯皮里图撤退。返航途中，远在华盛顿的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已经迫不及待地发来了祝贺电报：“对海军航空兵在本次作战中的出色表现致以崇高敬意，向全体参战官兵表示问候。”

接到谢尔曼发来的战报，一直惴惴不安的哈尔西高兴得手舞足蹈，无法自持。他立即给谢尔曼回电：“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音乐，它重新奏响了东条英机的拉包尔葬礼之歌！”可能觉得光发电报不太过瘾，哈尔西立即飞往圣埃斯皮里图，亲自迎接凯旋的将士。“萨拉托加”号刚刚驶入锚地，哈尔西就神采飞扬地登上航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卡尼眼中，司令官似乎一下子又年轻了100岁！

此前，小泽第一航空战队173架舰载机——其中“翔鹤”号63架、“瑞鹤”号63架、“瑞凤”号47架已陆续进驻拉包尔机场。他们始终以捕捉并歼灭美军航母舰队为己任，每天都出动侦察机兢兢业业进行巡逻。1日到4日毫无发现，5日清晨，7时55分，“翔鹤”号1架沿139

度方向巡逻的侦察机终于发回了接敌报告：“发现敌5艘重巡洋舰、7艘驱逐舰、2艘酷似航空母舰的大型运输船，方向137度，距离210海里。”日机发现的正是谢尔曼的航母编队。但是因为天气恶劣，侦察机没能进一步确认目标就径自返航。

谨慎的小泽并未贸然派出攻击机群。他一边命令所有战机做好出击准备，一边派“瑞鹤”号的马场大尉，搭乘第七〇二航空队的1架一式陆攻机前往核实。就在美军放飞攻击机群的9时，马场的陆攻机突然与基地失去联系。小泽据此断定，陆攻机肯定已遭美军毒手。正当小泽准备派出攻击机群之时，大队美机拍马杀到。小泽只好集中所有零战应对美军的进攻，却依然无法避免上演栗田舰队的悲剧。

之前已做好精心准备，依然被人打了闷棍。辛普森港内的一片狼藉让一贯沉稳的小泽失去了往日的冷静。美军机群前脚刚走，小泽立即下令“瑞鹤”号1架侦察机进行跟踪，确定美军航母舰队的具体位置。12时45分，这架不负众望的侦察机终于捕捉到了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发现2艘酷似航母的运输船、4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方位145度，距离230海里。”虽然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有些含糊其词，但小泽依然决定立即发起攻击。栗田的那些水面舰艇还在港内冒着烟呢。

14时17分到25分，日军4架鱼雷机依次升空，沿135度、138度、141度、145度方向进行搜索，在咬住对手的同时，为随后出发的攻击机群提供导航。17时15分，由“瑞鹤”号鱼雷机分队长清宫钢大尉带领的14架鱼雷机——“瑞鹤”号7架、“翔鹤”号4架、“瑞凤”号3架陆续升空。在侦察机的引导下，清宫于19时10分发现美军舰队并立即发起暗夜攻击。最终，包括清宫在内的4架日机未能返航。

次日，东京大本营发表战报，本次攻击“击沉美军重型航母1艘、中型航母1艘，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2艘”。此即日军宣称的“第一次布干维尔海空战大捷”。

事实上，当晚遭到攻击的并非谢尔曼航母舰队，而是从托罗基纳向莫诺岛返航的步兵登陆艇LCI-70号、坦克登陆艇LCT-68号和鱼雷艇PT-167号。日军集中攻击了酷似小型航母的坦克登陆艇。该艇遭到4条鱼雷的夹击，眼看就要玩完，却发现3条鱼雷竟然从船底一穿而过，另有1条鱼雷贯穿轮机舱却未能爆炸，只造成1名水兵阵亡。原来，日军鱼雷的设置定深为针对吃水较深的大型航母，恰好被吃水较浅的登陆艇侥幸躲过。该艇随后在同伴拖带下安全返回莫诺岛，日军的唯一战绩是炸沉了那艘鱼雷艇。这就是日军所谓“第一次大捷”的全部真相。

就在日军追杀美军航母舰队的同时，从多博杜拉机场起飞的美军第五航空队27架B-24轰炸机，在从基里维纳机场升空的58架P-38战斗机的护航下，寻隙杀入拉包尔上空。因大多数日机升空且舰船大多已出港规避，肯尼的弟兄们只能对港口和码头设施发起了狂轰滥炸，最终1架B-24和2架P-38未能返航。

一贯谨慎的古贺认为，美军航母舰队居然敢主动出击拉包尔，其所属航母肯定不在少数，将宝贵的重巡洋舰滞留在拉包尔实在太危险了。5日当晚，他下令遭受重大损失的游击部队撤出拉包尔，于7日和8日陆续回到特鲁克。至此，日军水面舰艇对托罗基纳滩头的威胁完全解除。非但如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太平洋再也看不到日军大型水面舰艇的身影了。

同日傍晚，今村沮丧地接到了百武转来的滨之上的电报：“支队无法在6日傍晚之前抵达预定集结位置。”今村和草鹿据此决定，将第二决死队的反登陆作战向后推迟一天。虽然伤痕累累的栗田舰队已败兴离去，草鹿依然决定倾其所有支持陆军，并以第十战队为核心编组了B作战部队：第一支援队由轻巡洋舰“阿贺野”号，驱逐舰“若月”号、“风云”号、“浦风”号组成；第二支援队包括“能代”号轻巡洋舰，“早波”号、“藤波”号和“时雨”号驱逐舰；警戒队包括

“大波”号、“卷波”号、“长波”号驱逐舰；运输队包括“天雾”号、“文月”号、“卯月”号和“夕風”号驱逐舰。总指挥为此时尚未遭到贬谪的第十战队司令官大杉守一少将。

11月6日13时，日军B作战部队搭载第二决死队由拉包尔起航前往托罗基纳，小泽第一航空战队、草鹿基地航空部队的战机联袂实施空中掩护。12时40分，“翔鹤”号1架侦察机“发现美军巡洋舰2艘、驱逐舰7艘”，却因电台故障只能飞回基地汇报。鉴于敌情已大大滞后，小泽于16时再次放飞鱼雷机进行搜索，其中1架在18时05分发回了接敌报告：“发现敌运输舰8艘、驱逐舰10艘，敌舰附近阴云密布。”小泽立即派出由14架俯冲轰炸机和13架鱼雷机组成的攻击机群前往攻击，却因天气恶劣，毫无发现，悻悻返航。日军侦察机发现的正是由8艘运输舰、8艘坦克登陆艇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美军第二登陆梯队，他们在恶劣天气的掩护下，顺利完成人员和物资卸载，掉头返航。

当大杉率B作战部队突入奥古斯塔皇后湾时，美军船队已经撤走。7日凌晨2时07分，大杉舰队驶抵托罗基纳角以北库洛姆基纳环礁湖外海。2时15分，陆军第二决死队开始登陆。2时45分，运输队指挥官香川清登大佐致电草鹿：“登陆作业已经完成，运输船队开始返航。”闻此消息，草鹿大喜。接下来就看陆军第二决死队的“精彩演出”了。

指望第二决死队的877名官兵将美军已经站稳脚跟的一个整师赶下大海，似乎是不太现实的，除非三轮光广及其手下个个都是兰博。7日拂晓之前，日军乘21艘大发向岸上发起冲击，被把守滩头左翼的陆战九团发现。但未明敌我，他们没有贸然射击。等他们认出是日本人时，已经迟了。登陆区域过大的日军没能迅速聚拢队伍，第五中队直接夹在了美军前哨阵地和主防线之间，只能在中队长伊藤武夫带领下率先发起攻击。

接到日军登陆的报告，陆战九团三营营长沃尔特·安斯姆斯中校立即派出一个连，在炮火支援下打通前哨阵地与主防线之间的联系。随后，陆战一营受命投入战斗。经一天激战，三轮光广连一块阵地都没啃下，美军防线纹丝不动。而此时的决死队已经与拉包尔和第十七军都失去了联系。眼看美军势大，三轮光广只好下令停止进攻，向皮瓦河一带转进。

美军没想到日军就这样轻易撤走，他们对登陆日军到底有多少也是一头雾水。翌日，他们战战兢兢向前推进，发现对面的敌人已经神秘消失了。被今村和草鹿寄予厚望的反登陆作战就这样“猫头没尾”，无疾而终。战斗中，日军第二决死队亡59人、伤38人、失踪56人，美军亡17人、伤30人。被称作“库洛姆基纳环礁湖之战”的本次作战，标志着日军第一次反攻完全失败。

经过11月7日休整，从8日开始，日军基地航空部队在布干维尔岛周围海域展开大范围搜索，试图捕捉美军快速航母舰队的踪影。清晨6时，一架出发不久的彗星俯冲轰炸机发回了接敌报告：“托罗基纳附近发现美军大型运输船10艘、驱逐舰7艘，空中有大量战斗机护航。”肖特兰岛的日军观察哨随后发来了新的报告：“发现敌大型运输船队。”日军飞行员发现的正是美军第三登陆梯队，包括坦克登陆舰和快速运输舰各8艘及驱逐舰6艘，运载第三十七步兵师第一四八团、一个高炮连等部及大量物资。护航舰只是杜博斯少将第十三巡洋舰分队的3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

小泽立即下令出动26架俯冲轰炸机（其中“翔鹤”号16架、“瑞鹤”号10架），在71架零式战斗机（其中“翔鹤”号15架、“瑞鹤”号10架、“瑞凤”号15架、基地航空部队31架）的护航下，前往攻击，空中指挥官是之前连续克死“龙骧”号、“祥凤”号的“瑞鹤”号飞行队队长纳富健次郎。

10时，日军机群突入托罗基纳泊地，71架战斗机随即与护航的28架美军战斗机战成一处，26架轰炸机寻隙突入实施轰炸。日军以损失10架轰炸机、5架零战，轰炸机和零战各2架严重受损为代价，炸伤美军“富勒”号运输舰。空战中，美军损失战斗机4架。“富勒”号的水手一边奋力灭火抢险，一边争分夺秒地抢卸物资，竟然成为最先完成卸载的船只。担任警戒的“安东尼”号和“赫德逊”号驱逐舰同样遭到日机空袭，安然无恙。返航日军飞行员——纳富在本次战斗中死亡——报告说“击沉敌运输舰2艘、驱逐舰3艘，击伤巡洋舰1艘、运输船2艘，击落敌机12架”，战果果真是不一般呀。

小泽认为，重创美军运输船队后，接下来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寻猎美军的航母舰队。就在日军攻击机群强袭运输船队的同时，“翔鹤”号侦察机飞行员及时发回了一条消息：“在莫诺岛以西55公里处，发现敌3艘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小泽于12时30分派“瑞鹤”号的一架侦察机前往核实。16时30分，侦察机发回新的报告：“蒙图皮纳角230度、40海里处发现敌3艘战列舰，航向300度，航速20节。”

日军发现的正是杜博斯少将的护航舰队，包括“圣达菲”号、“莫比尔”号、“伯明翰”号3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美军在作战海域根本没有战列舰存在，日军飞行员说的战列舰正是那3艘轻巡洋舰。

美军“战列舰”突然出现，这下总算逮住大鱼了！17时02分，随着小泽一声令下，“翔鹤”号鱼雷机分队队长长野一阳大尉率13架鱼雷机、野坂通夫大尉率14架一式陆攻机出击。美军雷达提前发现了日军来袭机群，杜博斯迅速展开防空队形，全力迎击。19时12分到20分，日军机群突入美军阵中，投雷抛弹。“伯明翰”号奋力击落了1架俯冲轰炸机，但飞机投下的炸弹仍然将其舰尾机库舱口炸毁。几分钟后，1条鱼雷命中左舷，该舰舰首部位被撕开一个长10米的大口子。17时42分，又有1颗炸弹命中该舰四号炮塔。美国人的损管工作极其出

色，“伯明翰”号舰炮仍在反击，还维持30节的航速。日军取得的战绩，仅此而已，付出的代价是2架轰炸机和3架陆攻机未能返航。

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击沉敌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另有1艘战列舰燃起大火。”听说漏网的还有一条大鱼，草鹿于21时20分派出4架携带鱼雷的陆攻机和7架鱼雷机（5架携雷，2架挂弹）前往补枪。4架陆攻机在指定海域没有发现任何目标，遂对莫诺岛附近的7艘美军运输船和3艘巡洋舰发起攻击，毫无结果，2架陆攻机未能返航。5架携雷的鱼雷机则直接返航，挂弹的2架鱼雷机直接将炸弹投在了托罗基纳滩头，未取得任何战果，还被美军高射炮打下1架。

11月10日，在海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东京大本营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布干维尔海空战捷报”：“我帝国海军航空部队于11月8日、9日对布干维尔以南海域敌运输船队和护航舰队发起猛攻，获得了自珍珠港以来的最大战果：总计击沉敌战列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和运输船4艘，我方自爆和未返航飞机15架。”

海军“捷报频传”，让今村兴奋不已。欣慰之余，今村奋笔疾书，给百武发去了激励电报：“值此海军航空兵大捷之际，期待贵军抓住战机，一举破敌！”后来得知海军战报全是虚假的，这位陆大首席怒不可遏。他特意告诉到所罗门前线视察的参谋本部情报参谋堀荣三：“除了说谎，海军什么都不会，以后千万不能听海军的。”

就在谢尔曼舰队成功袭击栗田舰队的同一天，奉尼米兹上将之命前来增援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三大队抵达圣埃斯皮里图。艾尔弗雷德·蒙哥马利少将麾下拥有重型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和轻型航母“独立”号，共有舰载机235架。为其护航的是杜博斯少将的3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

哈尔西的自信心瞬间爆棚。他计划将5艘航母合兵一处，对拉包尔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但蒙哥马利舰队刚一抵达，杜博斯少将就

奉命率“圣达菲”号、“莫比尔”号、“伯明翰”号和4艘驱逐舰为托罗基纳登陆梯队护航——他们因此促成了日军的“第二次大捷”。因航母缺乏足够的护航舰只，哈尔西的想法只能暂时搁置。

11月10日，杜博斯少将率队返回，哈尔西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他希望五个飞行大队“把拉包尔（Rabaul）改写成‘腊博尔’（rubble）”——rubble就是一堆碎砖烂瓦的意思。

11日一大早，谢尔曼和蒙哥马利两支编队分别驶抵拉包尔以东410公里和东南300公里海域。谢尔曼派出的机群在攻击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返航。蒙哥马利的运气不错，8时30分，由84架“地狱猫”、69架“无畏式”和37架“复仇者”组成的攻击机群从3艘航母上依次升空，朝拉包尔军港猛扑过去。

这次日军有了防备，美军攻击并未达成突然性。在凄厉的警报声中，小泽第一航空战队39架零战——“翔鹤”号15架、“瑞鹤”号12架、“瑞凤”号12架。草鹿基地航空部队68架零战匆忙升空，与美军84架“地狱猫”展开混战。美军攻击机群借机突入港口上空，对泊港的第二驱逐舰战队实施狂轰滥炸。令美军飞行员失望的是，日军大部分重型舰艇逃之夭夭，少数舰船在“摩耶”号重巡洋舰，“阿贺野”号、“能代”号、“夕张”号轻巡洋舰带领下已驶入港外开阔水域，做好了防空准备。

此时天空突降暴雨，给美军的攻击带来了更大难度。“能代”号避开了美军的鱼雷，但舰桥烟囱被机枪弹打出了几个窟窿，消磁电缆也被打断。“凉波”号中雷起火，火势引爆了发射管中的鱼雷，这艘驱逐舰于9时22分沉入大海。“长波”号被1颗近失弹炸伤，随后1颗炸弹命中舰桥后方甲板，它不得被拖船拖回港内。“阿贺野”号舰尾中雷，舵机失灵。“夕张”号、“浦风”号、“若月”号、“长波”

号受轻伤，另有多艘运输船和货船遭到重创。空战中双方各损失战机11架。

美国人竟敢再次杀上门来，是可忍孰不可忍！草鹿、小泽肺都要气炸了。11时15分美军机群绝尘而去，小泽立即下令“翔鹤”号和“瑞鹤”号飞行队各派1架侦察机进行追踪。12时22分，“瑞鹤”号侦察机在被击落前发回了绝命电报：“发现敌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方位莫诺岛300度，距离120海里，航向230度，航速23节。”日机发现的正是蒙哥马利的第三大队。

随着小泽一声令下，13时整，由65架零战、24架俯冲轰炸机和14架鱼雷机组成的日军攻击机群拔地而起，直奔美军航母所在海域。此时蒙哥马利正在筹划第二波攻击。美舰雷达发现有大批日机快速逼近，刚刚完成加油补弹的36架“地狱猫”立即起飞，在距编队75公里处实施拦截。美军航母编队并未像以前那样主动散开组成三个环形阵，而是3艘航母在半径2000米距离成“品”字形配置，2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在4000米圆边上严阵以待，一众高炮齐刷刷指向了日机来袭的方向。

13时54分，日机突破拦截飞临航母上空，美舰防空炮猛烈开火。在持续46分钟的空战中，仅美军3艘航母就打出了127毫米炮弹749发、40毫米炮弹8443发、20毫米炮弹33552发。因为美军使用了先进的近炸引信炸弹，日军攻击遭遇重大损失。19架轰炸机、14架鱼雷机和2架零战坠海，投下的炸弹和鱼雷无一命中。空战中美军损失战斗机11架。考虑到该地区日军航空兵力依然雄厚，随时具备发起第二波攻击的能力，临时友情客串的蒙哥马利不愿出现任何闪失，果断下令取消第二次空袭，回收战斗机后全速返航。

近炸引信属于美军的秘密武器。因害怕未爆炸弹落到日军手里，美军甚至禁止在陆上使用这种炸弹。瓜岛战役末期，美军只是小规模

使用，未能引起日军关注，情有可原。但是本次，日军战机的高损失率依然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就不能怪美国人了。这也间接促成了后来“猎火鸡之役”日军的悲剧。

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美军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被击沉，另1艘航母、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起火。”草鹿闻讯，欣喜若狂，决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天黑之后，草鹿接连派出四批共23架飞机发起夜间追击。因美军舰队已经撤走，加之天气状况不佳，仅第一批5架日机发现了梅里尔的巡洋舰编队，发起的攻击毫无收获。但返航飞行员汇报说：“重创敌战列舰和巡洋舰各1艘。”

捷报迅速传回东京，大本营海军部激动万分。11月13日，东京再次发布“第三次布干维尔海空战大捷”：“敌2艘航空母舰小破，1艘战列舰中破，击沉敌巡洋舰1艘，5艘巡洋舰和驱逐舰起火，我海军航空部队30架飞机未能返航。”

表面上看“捷报频传”，实际上，作为联合舰队核心攻击力量的第一航空战队已经被打成了植物人，至少也是半身不遂。在11月2日至11日的“吕号作战”中，小泽所部173架舰载机共损失121架，战损率高达70%。其中零式战斗机损失43架，战损率52%；俯冲轰炸机损失38架，战损率84%；鱼雷机损失34架，战损率85%；6架侦察机全部坠海。参战363名机组成员亡181人，伤亡率几乎达到一半。其中骨干飞行员损伤殆尽：7名飞行队长亡4人，11名飞行分队长亡6人。继村田重治、高桥赫一等一批佐级王牌飞行员瞑目于大海之后，纳富健次郎、佐藤正夫、宫尾暎、松桥喜久雄、梶原正幸、斋藤舜二、清宫钢、长野阳一、荒木茂等为数不多的“尉级老鸟”魂归西天。和山本临死前发起的“伊号作战”类似，古贺不听小泽规劝执意发起的“吕号作战”同样惨淡收场。

古贺毕竟并非山本那样的赌徒，就在“第三次布干维尔海空大捷”第二天，11月12日，古贺黯然下达了联合舰队第799号电令：终止“吕号作战”，第一航空战队撤回特鲁克继续“重建”。小泽只好带着剩余的39架零战、7架俯冲轰炸机、6架鱼雷机和182名机组成员打道回府。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对日军飞行员谎报的战果，连当时远在新加坡训练的第二航空战队航空参谋奥宫正武都表示怀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听到友军英勇奋战取得辉煌战绩的消息当然高兴，但我看了纷至沓来的战报之后，总觉得有点儿想不通。从所使用的攻击机数量来看，战果似乎大得过分。以前在珍珠港、珊瑚海、中途岛和南太平洋海战中，当时飞行员的技术确实比当今小泽部队高超，零式战斗机还具有压倒性优势。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压制1艘航母也需要几十架飞机。在本次空战中，敌战斗机威力进一步增强，对空火力和防御兵器也有明显进步。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尽管使用了舰底起爆式鱼雷，报道的分数仍未免显得太高。”

对古贺将宝贵的舰载机拉上陆地参加消耗战，奥宫同样持反对态度：“要说灾难，应该说是我们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机动部队飞行队是在航母上使用的，为此好不容易进行了专业训练。可是训练水平稍有提高，就被投入基地空战中去。尽管可以找出充分理由，但面临危机，对这种权宜之计，联合舰队司令部不知是如何看待的。”

东京还有一个人不太相信上述战果。当军令部总长永野进宫汇报“第一次布干维尔海空大捷”的消息并向天皇列举详细战果时，裕仁并未表示出多少喜悦。一向如老僧入定的裕仁忽然睁开了眼，语调依然平淡：“算上这次，这个‘萨拉托加’号好像已经被你们击沉6次了吧？它怎么就那么能漂啊？”一句话问得永野满头大汗，无言以对，只好躬身悻悻而退。

为填补第一航空战队撤离留下的空缺，古贺下令从马绍尔群岛等地调来陆基航空兵进行补充。由于之前熟练的飞行员大多战死，新调来的几乎全是初出茅庐的“菜鸟”，导致日军东南方面航空战力每况愈下。

就在小泽第一航空战队仓皇撤走的11月12日傍晚，拉包尔再次接到了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莫诺岛西北海域发现敌2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那正是美军第四登陆梯队。日军飞行员眼力实在太差，再次将从未见过的美军坦克登陆舰误看成航母，将由老式驱逐舰改装的快速运输舰误认作巡洋舰和驱逐舰。这次草鹿多了个心眼，增派2架一式陆攻机前往核实。这2架飞机意外发现了为登陆编队护航的梅里尔舰队。

13日清晨，日军出动12架一式陆攻机携带鱼雷前往攻击。其中7架未能找到目标直接返航，其余5架对梅里尔舰队投下了鱼雷。“丹佛”号轮机舱被1条鱼雷命中，剧烈爆炸导致轻巡洋舰侧倾超过12度，水兵亡20人、伤11人，很快失去机动能力。经损管队员堵漏抢修，该舰勉强恢复平衡，航速恢复到4.5节。梅里尔派2艘驱逐舰护送其南返。天亮后，拖轮前来拖带，蒙达机场同时派出战斗机进行掩护，“丹佛”号被顺利拖回佛罗里达普维斯湾。趁此机会，美军第四登陆梯队于14日抵达托罗基纳，顺利卸载后安全返航。至此，威尔金森少将已将33861名官兵和23137吨物资送上了登陆场。

返航日军飞行员汇报说，“击沉美军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击伤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各1艘”。东京据此发表战报，取得“第四次布干维尔海空大捷”。这草鹿似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以现有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射出5条鱼雷，能全部命中？

16日晚，从布卡起飞的1架日军水上飞机再次发现了一支美军舰队，其中包含“航母多艘”。日军发现的正是由坦克登陆舰和快速运

输舰各8艘组成的美军第五登陆梯队，飞行员再次将坦克登陆舰误报为航母。草鹿闻讯，大喜过望，立即出动3个波次共16架一式陆攻机携带鱼雷前往攻击。美军运输舰“麦基恩”号被1条鱼雷命中，爆炸引发的大火波及弹药舱和深水炸弹，一系列殉爆将该舰彻底炸沉。美军3艘驱逐舰冒着日机的攻击靠上前去，成功救起了大部分落水人员，但仍有逾50名陆战队员阵亡。返航日军飞行员上报说：“击沉敌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3艘及未辨明身份大型舰船1艘。”东京再次高调宣称，东南前线取得了“第五次布干维尔海空大捷”。

11月上旬，日军陆海军双双铩羽。陆军第六师团第一次反击和第二决死队的反登陆作战惨淡收场，海军栗田第二舰队和小泽第三舰队的出击非但未取得多大效果，反而遭受重大损失，栗田麾下的水面舰艇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捞到。不过，海军航空部队的多次“捷报”和今村的激励电报，还是让百武和神田信心百倍。11月10日，第八方面军特使原四郎乘水上侦察机莅临布干维尔岛，向第十七军出示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及东南舰队破译的美军情报：敌人在托罗基纳的登陆并非佯攻，而是针对布干维尔岛的主攻势。

百武这才知道，之前的判断全都错了。由此看来，仅以第二十三联队两个大队发起反攻是远远不够的，人家滨之上联队长受伤跑到医院治疗也情有可原。百武迅速调整部署，重新制订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从南部肖特兰和北部布卡撤回部分防御力量，从舒瓦瑟尔岛撤回第二十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同时辅以重炮部队，准备于11月22日集结8000余名兵力向托罗基纳滩头发起第二轮总攻。

与百武和神田的盲目乐观不同，此时的今村保持了相当的矜持。他认为从内陆到托罗基纳没有道路，展开如此大的兵力，补给肯定无法跟上。11月14日，冷静的今村下令第十七军推迟进攻，同时致电东京参谋本部：滨之上支队第一次攻击失败，错失了反攻滩头的最佳机会，在美军兵力不断增强、防线逐渐稳固的情况下，贸然发起第二次

攻击绝非上策，当务之急，是向一线集结兵力并储备补给，同时修筑通往滩头的道路，待上述条件完备后再发起攻势。今村特意派出方面军参谋长加藤铦平登上布干维尔岛，指导第十七军进行准备。

今村尚属理智的做法引起了东京的强烈不满。11月16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拉包尔——他已于10月卸任东条秘书，回参谋本部重操旧业——试图说服今村大将改变主意。陆大首席的今村早在1931年就出任过作战课课长，那时服部刚从陆大毕业不到1年。对这位后辈小子的劝说，今村根本不予理睬。

眼看无法说服今村，服部急电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绫部橘树，请他以总长杉山元和次长秦彦三郎的名义来压服今村：“按照美军的一贯做法，每占领一地，必先整顿机场，这一过程约需2个月。目前第十七军中止进攻的做法不妥，第八方面军务必将第二次攻击时间定在12月上旬。目前他们的作战方针混沌不清，务请总长、次长速速来电指导。”

考虑到今村在陆军中的极高声望，由新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原次长田边胜武中将已于1943年4月远赴爪哇出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出面怕是不行。11月20日，杉山亲自向今村拍发了绝密电报：“考虑今后作战，大本营认为贵方面军应该积极展开攻势作战，将敌抑制约束在托罗基纳附近，防止航空基地化，一切作战指导务以有利于全局为出发点。”但今村乃何许人也，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东京所有指示全部压下，依然命令百武暂缓进攻，积极筹备。

百武于是调整部署，以第十七师团第五十三步兵联队和第八十一联队各两个步兵大队、辅以独立山炮第十联队一个大队及第十七工兵联队第三中队组成支队，负责布卡地区防务。因支队长是第十七师团步兵指挥官木岛袈裟雄少将，因此也称作木岛支队。同时在岛南以第六师团为主力筹备总攻击，以该师团步兵指挥官岩佐俊少将率一部兵

力据守托罗基纳外围，防止美军扩大阵地。12月13日百武致电今村，由于无法在短时间内筹集可供1000人使用1个月的弹药粮秣，建议第二次总攻在1943年2月发起。本来就战意不足的今村欣然予以批准。这就意味着日军已经放弃了1943年与岛上美军决战的企图。

日军在积极筹备进攻，岛上美军同样不会躺在滩头睡大觉。陆战三师稳固托罗基纳滩头阵地之后，从11月8日开始，美军后续部队第三十七步兵师开始逐次登陆。当天第一四八步兵团登岛与陆战三团换防，负责镇守防区左翼，陆战三团退而充当预备队。9日，罗伊·盖格少将抵达托罗基纳，从范德格里夫特手中接过了战场指挥权。老范终于可以安心回华盛顿当他的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去了。与此同时，威尔金森少将也将战役指挥权全部转交盖格，自己专注于兵力和物资的转运作业。盖格将直接对战区司令官哈尔西上将负责。

11月13日，美军第一二九步兵团登陆，6天后第一四五团也上岛了。从11日到17日，陆战第二十一团分批登上托罗基纳。从10日开始，盖格将防区分成两部分，左翼由第三十七步兵师负责，右翼归陆战三师节制。盖格规定，两个师目前任务是向外围推进1300~1800米，以进一步扩大防区。其间，双方小摩擦不断，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战斗。

日军仍然不愿示弱，继续向布干维尔岛及周边地区增兵。因屡次遭到美军空袭，布卡机场基本陷入瘫痪，部分飞行员和大量空勤人员无事可干。经今村和草鹿商议，决定派出陆军士兵将他们换回。11月21日下午，鲛岛下令山代胜守大佐率“天雾”号、“夕雾”号、“卯月”号3艘驱逐舰组成运输队，以“大波”号、“卷波”号2艘驱逐舰组成警戒队，由香川清登大佐统一指挥执行输送任务，负责将875名陆军士兵和34吨物资送往布卡，同时接回417名海军和238名陆军人员。本次任务顺利完成。11月24日下午，香川编队再次奉命向布卡运送920

名陆军、32吨物资和15条军犬。这次香川没了3天前的好运气，舰队出航不久就被美军1架侦察机发现。

日军舰队再次出动的消息传到努美阿，哈尔西立即命令法罗中校率9艘鱼雷艇前往布卡水道巡逻，同时命令伯克上校率第二十三驱逐舰中队火速出海拦截。伯克刚刚在10月23日接手中队的指挥权，手下有8艘最新锐的“弗莱彻级”驱逐舰。但由于近期活动频繁，其中只有5艘具备出航条件。

之前第二十三中队的水兵曾自嘲说，他们就像海狸那样忙碌。牢骚话引发了“克拉克斯顿”号鱼雷兵詹姆斯·波勒的创作灵感。他从当时流行的卡通画《红赖德》的角色中，挑选了一名绰号“小海狸”的印第安战士，在鱼雷发射管旁绘制了一幅卡通画。画面上，“小海狸”手持弓箭瞄向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伯克非常欣赏水兵的即兴之作，决定去掉东条形象，将“小海狸”作为中队的队徽。这样，第二十三中队就有了“小海狸”的绰号。

收到哈尔西发来的出击电令时，伯克舰队正在库拉湾加油，距战场足足有300公里。作战参谋瑟伯上校——他和伯克是多年老友——经测算指出，伯克要以31节速度航行才能及时抵达指定海域。考虑到该中队编队最高航速仅30节，哈尔西再次致电伯克：“31节，伯克！你应横穿位于布卡岛以西30海里的布卡—拉包尔撤离线。如25日3时之前未接触敌军，向南航行至相同地点补充燃油。如接触敌军，你知道该怎么做。”

伯克深知速度是拦截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15时30分，伯克坐镇“查尔斯·奥斯本”号，率“克拉克斯顿”号、“戴森”号、“康沃斯”号、“斯彭斯”号快速向指定海域出击。因“斯彭斯”号轮机出现故障只能跑出30节，轮机兵费了老鼻子劲儿才又榨出来1节航速。航行途中的伯克向哈尔西报告：“正以31节航速前进。”上次穆斯布鲁

格利用自己设计的战术露了大脸，现在伯克终于可以亲自试验自己的新战术了。伯克坚信几位舰长应当完全知晓自己的战术意图，于是再次下达命令：“各舰无须得到指挥官指令，接敌后自行发起攻击。”

25日凌晨0时许，日军警戒队2艘驱逐舰与美军3艘鱼雷艇迎头相遇。美军鱼雷艇错将来者判断为前来拦截的伯克舰队，主动避让。但日舰在身后紧追不舍，并以127毫米主炮进行炮击。即便如此，法罗中校依然认为是友舰发生了误会。除了“PT-318”号艇射出1条鱼雷，其余各艇纷纷高速驶入附近的雨区躲避。日军运输队得以直接前往锚地，完成人员和物资卸载后，接上600名海军人员，掉头返航。驶出布卡锚地后，日军警戒队在前开道，运输队紧随其后，一起向拉包尔返航。

此时，美军舰队已经驶抵新爱尔兰岛南端圣乔治角和布卡岛之间的水域，伯克下令减速至23节，以避免出现过大的尾流被日军侦察机发现。他亲率3艘舰向北航行，奥斯汀中校率2艘舰跟在其左舷后方5000米处。11月25日是西方的感恩节。凌晨1时41分，“戴森”号的SG搜索雷达率先发现了东北方向20000米外向西航行的日军舰队，处于美军右舷的警戒队稍稍领先于运输队。

对阵双方都有5艘驱逐舰，表面上看旗鼓相当，但美舰拥有夜战的王牌装备——雷达。当晚无月，日军肉眼观察的效果大打折扣，而美军的雷达丝毫不受影响。日军3艘舰上满载撤出的海军人员，攻击性和机动性大受影响。美军已经知道附近海域有敌舰存在，日军对前来拦截的敌人却一无所知。后来伯克回忆起当晚的天气：“天气晴朗波浪高，乌云密布不见月，十分适合悄然发起鱼雷攻击。”伯克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在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洛克伍德少将的努力下，美军鱼雷遇敌不炸的重大缺陷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

1时45分，伯克率队转向东行，以缩短与日军警戒队的距离。奥斯汀紧随其后并转向伯克右舷，以便及时提供支援。1时56分，伯克下令3舰在距敌5500米距离发射鱼雷，15条鱼雷呈扇形射向日军舰队。随后，伯克下令转向90度向南航行，将舰尾对准对方以缩小日军反击时的受弹面积，同时逐渐加速至30节。奥斯汀的2艘舰也进行了类似机动。

2时整，日舰“大波”号的瞭望哨终于发现了前方高速机动的美军舰队，但显然已经太晚了。3分钟后，1条鱼雷在“卷波”号的舰体中部轰然炸响，锅炉舱被毁，导致海水汹涌灌入。很快，“卷波”号倾斜超过20度，动力全失，陷入瘫痪。经验丰富的“大波”号舰长吉川洁中佐判断友舰遭到敌潜艇攻击，立即下令实施反潜作战，同时将“大波”号机动至“卷波”号受攻一侧实施警戒，准备随时展开营救。就在此时，美军第二波鱼雷在暗夜掩护下悄然而至。

2时12分，2条鱼雷准确命中“大波”号的舰首和舰体中部。伴随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大波”号弹药库和燃油舱被先后引爆，剧烈爆炸及腾起上百米的耀眼火球宣告了“大波”号的悲惨命运，该舰很快断成两截，沉入大海。包括香川、吉川在内的230名舰员无一幸存。被誉为“不灭之驱逐舰舰长”的吉川就这样迎来了覆灭之日。能死在同为绝顶高手的伯克手里，吉川想必也不会觉得窝囊了。

早在鱼雷命中敌舰之前，伯克分队已渐渐追近了东北偏东12000米外的日军运输队。他命令舰队转向北方，同时电令奥斯汀以火炮击沉“卷波”号后迅速前来会合。奥斯汀的2艘舰用了45分钟，还是没能将“卷波”号击沉。“康沃斯”号再次射出5条鱼雷，才将“卷波”号终结，舰上仅28名水兵幸存。“卷波”号寻隙射出的1条鱼雷同样命中“康沃斯”号，所幸是条哑雷，未能炸响。当天晚上的运气似乎全在美国人一方。

前方发生的剧烈爆炸使日军运输队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山代立刻带队高速向正北逃窜。日军的3艘舰上挤满了非战斗人员，大大影响了战斗力和机动性。此时，日军舰队呈单纵队，“天雾”号领头，“夕雾”号和“卯月”号各落后1000米左右。在他们身后11000米外，伯克率3艘驱逐舰正以33节航速穷追不舍。眼见追兵不断逼近，日军驱逐舰以美舰炮口闪光为瞄准点，射出了9条鱼雷，“暗夜杀手”呈扇面向美军舰队猛扑过来。

万幸的是，此时伯克展现出惊人的预判力。凭借对日军战术的潜心研究，伯克准确推算出对方发起鱼雷反击的大致时间。就在日军鱼雷逐渐逼近之时，伯克下令舰队从原先15度航向转至60度航向，持续航行1分钟后再转回原来航向。美军3艘驱逐舰刚刚完成转向，2时13分，日军3条鱼雷在“查尔斯·奥斯本”号尾流中炸响。如果不是伯克的英明决断，当晚战斗胜负难断！之前安斯沃斯少将在科隆班加拉海战后半段的追击战中，正是少了这样一个动作。

伯克在战后回忆说：“我们编队刚刚完成转向，后方就响起了3声巨响。爆炸竟然如此之近，我们军舰晃动不已。我不禁朝外望去，看看是否会有损失。当时我的预感是鱼雷至少打中了我们编队中的1艘船。”

躲过日军的“暗箭”之后，伯克掉过头来继续追击。2时22分，逐渐逼近的美舰开始用前主炮进行射击，并摇摆船体以便后主炮也能够开火。日军随即开炮还击，几颗近失弹激起的水柱浸湿了“克拉克斯顿”号舰桥。此时，美军舰队阵形不利，日军只需掉转90度便可抢占有利的“T”字形阵位。但此时山代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竟然下令解散编队，各自逃命。日军舰队一分为三，各自间距45度方向快速逃逸。“天雾”号选择了西北，“夕雾”号则朝向正北，“卯月”号朝东北偏北方向狂奔。

在美军的雷达屏幕上，“夕雾”号的信号回波最为明显，伯克于是集中兵力朝“夕雾”号追了过去。美军驱逐舰不断炮击，接连中弹的“夕雾”号航速大减。到2时56分，美军已追近至8000米。3时05分，一发炮弹击中“夕雾”号轮机舱，该舰在两分钟内动力全失。绝望中的“夕雾”号只好将所有鱼雷悉数射出，并用全部火炮拼命反击。但是3时28分，它还是被美军击沉于圣乔治角以北约110公里处。舰上178名水兵被随后赶来的日军潜艇救起。

4时30分，日舰“天雾”号与“卯月”号会合后，高速脱离战场。当天上午，日军潜艇“伊-177”号、“伊-181”号奉命赶到作战海域救援幸存者，先后救起了279名舰员。“卷波”号的28名水兵利用救生艇于29日漂泊到拉包尔以南获救。

将“卷波”号击沉之后，奥斯汀率队在3时45分与伯克会合，然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追击日舰，未果。此时美军舰队距拉包尔只有110公里，且各舰弹药和燃油均告不足。担心天亮后遭到日机空袭，伯克于4时04分下令掉头返航。预想中的日军空袭始终没有到来。

清晨，6时43分，天空出现了前来接应的P-38战斗机群。“对疲惫不堪的水兵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看到‘闪电’上的白星星更让人欣慰的了。”伯克说。

本次战斗美国人称为“圣乔治角海战”，日军则称为“布卡夜战”。虽然返航之后的山代声称“击沉敌大型驱逐舰1艘、鱼雷艇2艘，击伤鱼雷艇1艘”，但真实情况是美军以漂亮的3：0取得完胜。伯克的唯一损失仅是“查尔斯·奥斯本”号开炮时，二号炮塔产生的气浪将一号炮塔护板顶盖掀掉而已，人员无一伤亡。本次海战被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派伊上将形容为“一次近乎完美的水面作战”，至今仍被认为是一次教科书式的驱逐舰作战战例。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第二十三驱逐舰中队获得“总统单位嘉奖”，伯克也被授予海军

十字勋章。此后，“31节伯克”的美名广为传诵，成为美国海军“速度、力量和战无不胜”的代名词。1944年3月，伯克受命出任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米切尔中将军的参谋长，一直到战争结束。

战后，1953年，伯克跳过比他资深的50多位将官，被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从少将晋升上将，并于1955年8月出任美国海军最高军职作战部部长。在任期间，伯克积极推动海军在导弹和核动力领域的发展，因此被誉为“美国现代海军之父”。在1961年7月25日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他举行的典礼上，史无前例连任三届作战部部长的伯克，正式退休。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授予他优秀服务勋章。

伯克始终对驱逐舰情有独钟。他在1962年出版的《驱逐舰六十年》一书中写道：“一直以来，驱逐舰官兵都是一个充满自豪感的团体。他们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和能力赢得了同僚的尊敬。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任务是不可以完成的。”1989年9月，美国新一代驱逐舰下水，首舰被命名为“阿利·伯克”号。1996年1月1日，伯克在马里兰州比斯塔国家海军医院病逝，享年94岁。遵照本人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公墓。

此外，1992年1月，美国海军将1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命名为“圣乔治角”号，以纪念本次海战的胜利。

圣乔治角海战成就了一代名将伯克，同时终结了被称为“所罗门噩梦”的吉川浩的光环。吉川阵亡，在日本海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古贺特意通告全军，追晋吉川两级军衔为海军少将。香川同时被追晋海军少将。此役标志着从瓜岛起航的“东京快车”终于驶抵终点。此后7个月时间里，我们暂时看不到双方水面舰艇的精彩对决了。

12月3日下午，日军一架侦察机再次发现了一支大型编队——由坦克登陆舰8艘、登陆艇5艘和驱逐舰6艘组成的美军第九登陆梯队。黄昏时分，草鹿出动一式陆攻机、俯冲轰炸机各18架前往攻击，在美军战

斗机和高炮的双重阻击下，无功而返。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击沉敌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和巡洋舰各1艘，击伤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各1艘。”伴随着军舰进行曲，东京再次高调发布了“第六次布干维尔海空大捷”的战报。

从11月9日开始，美国海军工兵团已经开始在托罗基纳角东南的种植园修建一条平行于海岸的战斗机跑道。因现场地质条件太差，一直到12月10日，海军陆战队第二一六中队17架“海盗”、6架“无畏式”和1架运输机才正式进驻。月底之前，相继有“复仇者”、P-39、P-38等机型进驻机场。与此同时，所罗门航空队下属各部纷纷北移。12月20日，陆军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第三四七战斗机大队本部从新喀里多尼亚前出至莫诺岛特斯林机场。陆军第六十九轰炸机中队的两个B-24小队从新喀里多尼亚移驻鲁塞尔群岛。12月23日，三个陆军B-24轰炸机中队进驻蒙达。至此，美军发起布干维尔岛作战的所有目标均已达成。

从11月中旬开始，美军不断加大空袭力度，严重阻碍了日军向托罗基纳的修路进度。与此同时，两个美军师不断向外扩大防御圈。到12月25日，托罗基纳防线正面宽度扩充至20公里，建起了前沿、主、预备三道防线，美军在托罗基纳牢牢站稳了脚跟。

哈尔西并未有占领全岛的打算，他的目光已盯上了西北方向日军重兵把守的卡维恩。根据计划，哈尔西原拟用美国师和第四十师执行攻打卡维恩的任务，现在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以陆战三师和第四十步兵师完成这项任务，同时由第十四军司令官格里斯伍德接替盖格担任托罗基纳美军总指挥。12月15日，格里斯伍德登上托罗基纳。继在新乔治亚岛力挽狂澜之后，格里斯伍德准备在布干维尔岛与日军大打出手。

12月25日，美国师先头部队第一六四团登岛，接过了陆战三团的防务。后者成为陆战三师撤出布干维尔岛的第一支部队。12月28日16时，美国师师长约翰·霍奇斯少将从特内奇少将手中接过了右翼阵地的指挥权，同时第一八二步兵团和陆战第二十一团换防。1944年2月9日，第一三二步兵团登岛。2月14日，美国师四个野战炮营换下了陆战十二团。除陆战队第三守备营和几个战斗机中队，海军陆战队主力全部撤出，受命奔赴新的战场。

对在布干维尔岛的作战经历，陆战三师师长特内奇少将在作战报告中写道：“我师经历的这次战斗可谓是我国历史上作战、补给和伤员运送最艰苦，甚至可以称为最大胆而冒险的一次登陆战。”从之前的作战进程可以看出，特内奇的话明显带有自夸成分——当初陆战一师在瓜岛的境遇远比他们险恶。

在叙述更具决定性意义的中太平洋作战之后，我们肯定没有工夫再来描述布干维尔岛上无关大局的乏味战斗了，现在我们跨越时间限制做一个彻底了断。格里斯伍德登岛后的两个月里，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战斗。除了修路和巩固防线，悠闲的美国人甚至开始了屯垦作业，利用岛上充足的阳光和降水开辟农园，种植新鲜蔬菜来改善官兵伙食。据记载，蔬菜产量很高，但番茄和玉米产量不佳。格里斯伍德还向部队分发了书籍，定期播放电影，搞体育比赛。美国大兵偶尔还能弄点儿啤酒和软饮料喝喝，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和平年代。

但是，他们对面的日本人绝对不会答应。1944年1月初，百武已经制订出第二次总攻的作战计划。1月21日，今村冒险飞往岛上视察日军准备情况，并现场向第十七军和第六师团下达了作战命令，第二次总攻于3月8日发起。

坏消息接踵而来。2月15日，哈尔西南太平洋部队在拉包尔以东210公里处的格林群岛登陆，经4天激战，全歼守军，一举切断了拉包尔通往布干维尔岛的海上补给线。17日、18日，美军中太平洋快速航空母舰队强行突袭特鲁克环礁，损失惨重的日军基地航空部队仓皇撤走，盟军完全取得了南太平洋战区的制空权。这意味着第十七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将得不到任何空中掩护。格林群岛失守，拉包尔、特鲁克基地相继失去功能，预示着布干维尔岛在日军眼中已成为孤悬后方的一块死地。

虽然马绍尔群岛随后失陷将导致布干维尔岛的日军完全失去牵制意义，百武和神田仍欲置之死地而后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3月上旬，第十七军总算完成了15000名进攻兵力的集结，筹备了可供1个月作战的粮秣210吨、弹药170吨及其他军需品600吨。百武亲临进攻一线，对疲惫不堪的部下进行了战前动员：“我们在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俯首求饶之前，是绝不能休息的。”他要求部下以“鲜红的血为第六师团的徽章增辉”。但后来事实证明那些血主要是他们自己的。

在托罗基纳，格里斯伍德麾下美国师和第三十七步兵师共有27000名作战兵员，加上配属海军、空军及庞大的陆军勤务部队，总人数达62000人。他们粮弹充足，处于以逸待劳的防守地位。握有制空权的美军对日军的兵力集结早有察觉，3月1日，格里斯伍德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准备随时迎击日军的进攻——电影不放，球也暂时不让踢了。

3月8日，日军对美军托罗基纳环形防线的第二次总攻终于打响，在美军地面炮火和空中轰炸的联合绞杀下，日军损失惨重。仅9日一天，美军炮兵部队就打出了超过4万发炮弹。到10日，付出重大伤亡的日军连一个战术目标都未得到。19日夜，百武向今村汇报了部队的伤亡情况：第六师团三大主力第十三、第二十三、第四十五步兵联队战斗发起时有兵员7948人，目前已亡1238人、伤1787人；第十七师团第

五十三步兵联队第三大队还剩下不到200人，第八十一步兵联队第二大队情况稍好，还有350人。日军总攻击全线受挫。

进攻失败且伤亡惨重，让百武和神田恼羞成怒，尤其是在瓜岛遭受奇耻大辱的百武，更是咽不下这口气。两人将军司令部和师团司令部一起前移，并投入所有预备队发起强攻。攻得越狠，败得越惨，在美军强大的地面炮火和空中优势面前，王牌第六师团被打得狼狈不堪。到24日16时，岩佐俊清点人数时发现，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全员玉碎”，第五十三联队第三大队还剩不到100人，第四十五联队第一、第三集成大队还剩20人，第八十一联队第二大队只剩40人。弹药也即将消耗殆尽，炮兵只剩6门炮和90发炮弹。气急败坏的岩佐打电话给师团长，要求将在后方休整的第十三联队调往一线，以轻步兵向美军阵地发动孤注一掷的“玉碎”进攻。

请战报告经神田发往第十七军司令部，百武反倒冷静下来，决定叫停此次攻击。这是百武一生中做出的第二次艰难决定，第一次即前文所述在瓜岛的那次撤退。百武致电今村说明情况，“如果继续发起进攻，第六师团除全军覆没外，不会再有第二种结果”。

今村认可了百武的结论。3月25日中午，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向百武下达了终止攻击的命令：

一、第十七军为达成战役目的，迄今始终坚韧不拔，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战斗力亦消耗甚大。

二、为达成歼灭托罗基纳美军之目的，军主力应转移至后方，培养恢复战斗力，下次攻击时机由第十七军司令官自主决定。

三、在补给断绝的情况下，第十七军今后应尽力地实现自给自足。

四、继续发扬皇军名誉，抱定战死光荣的信念，战斗到底。

至此，日军第二次总攻以惨败黯然收场。3月27日，百武下达总撤退令。美军竟然并不追击，继续回去看他们的电影，踢他们的球。第六师团得以安全撤出。在第二次总攻击中，日第十七军亡5400人、伤7100人，合计损兵逾12500人。美第十四军仅战死263人。这是南太平洋发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地面战斗。

之前瓜岛被称为“饿岛”，现在布干维尔岛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墓岛”，因为岛上到处都是日军士兵的坟墓。日军阵亡士兵尸体之多，使美军根本来不及一一掩埋，索性用推土机推到一个大坑里，随便撒上点儿土了事。可能埋得太浅了，前来观摩最后一次战斗的哈尔西溜达时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起初他以为是一根树桩，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只穿着鞋但露出脚指头的脚。这是唯一看到哈尔西并把他弄倒的日本人。

对百武来说，战败不仅意味着损失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更糟的是之前囤积的粮草弹药消耗殆尽。因与拉包尔的海上运输已完全断绝，现在第十七军面临的不是何时发起第三次攻击，而是如何才能不被饿死。岛上尚有4万名日军，喂饱肚子绝非易事。幸运活到战后的第六步兵团副参谋长木下西周少佐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总攻击结束后，各步兵大队普遍只剩下二三百人，且大部分营养不良，身患疟疾，储备口粮消耗殆尽。当务之急是必须开展现地生产，一人种植一亩地来自救。收获期平均一人一天收一千克红薯，持续收获三个月。不过粮食仍然不足，大家每天还要深入密林，搜寻野草根和草籽伴食。”

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滨崎积三大尉的记录更惨：“农耕劳作体力损耗很大，加上每天只有红薯和野菜叶子充饥，导致将士严重营养不良。从1944年8月2日开始，每天因饥饿病死的官兵少则数人，多则十几人，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太大改善。”和美国人不同，人家种菜是闲着没事干，改善伙食，日本人则是为了不被饿死。让日军

略感欣慰的是，对面的美国人似乎对进攻他们兴趣不大，百武的日子一时还过得下去。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多久。

1944年5月，布干维尔岛及拉包尔所在的新不列颠岛划归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节制，美第十四军同时划归麦克阿瑟指挥。到7月份，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跳出了新几内亚岛，将向菲律宾发起进攻。格里斯伍德很快收到战区司令部“撤出布干维尔岛，参加菲律宾战役”的命令。前来接防的是斯坦利·萨尔维格中将的澳大利亚第二军，下辖第三步兵师第七、第十五、第二十九旅及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三旅。航空部队同时换防，新西兰皇家空军第一大队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八十四大队陆续进驻托罗基纳皮瓦机场。

澳大利亚人显然没有美国人那样的好脾气。登岛之后，不甘寂寞的萨尔维格一直谋划对日军发起攻势。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澳军通过努玛努玛、塔里纳、马瓦莱卡、莫辛戈塔等局部战役，逐渐将日军压缩到岛北和岛南的狭小区域。1945年2月，百武因病辞去第十七军司令官职务，改任第八方面军副司令官的虚职。因为盟军严密的海空封锁，重病的百武无法回到本土治疗，只能在岛南部的布因暂时卧床休息。

其间，百武多次试图自杀，均被今村严令阻止。战后，1946年，百武回到日本，翌年3月10日因精神错乱而死去。今村在回忆录中说，看到百武生不如死的那副惨状，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最后悔做的一件事就是阻止他自杀，也许死对他才是最好的解脱。和南云类似，百武也是一个悲剧人物。鱼雷战高手南云被派去指挥航母舰队，情报战专家百武却去指挥地面作战，绝对属于安错了位置。

百武离任之后，第十七军司令官职务由神田接任，第六师团师团长则由军参谋长秋永力中将出任。神田同样无法扭转颓势，到1945年7月，布干维尔北部90%的地区已落入澳军之手，日军独立第三十八混成

旅团残部据守布卡和博尼斯半岛一隅，做困兽之斗。在岛南，澳军第二十九旅已于7月抵达日军最后一道防线米沃河，此时秋永力手下只剩2500名残兵。就在澳军准备渡河发起致命一击时，布干维尔岛的雨季到了，暴涨的河水救了日军的命。8月15日，第十七军在暴雨中等来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空军一起出动，将裕仁宣布投降的文书复印件空投向日军防区，澳军第二十九旅也用迫击炮向日军阵地发射了印有天皇诏书的传单。在和国内联系确认之后，9月8日，神田正式向澳军萨尔维格中将投降。据澳军统计，投降时，第十七军尚有残兵11665人。在之前的战斗中，澳军亡516人、伤1572人。从1943年11月1日美军登陆托罗基纳，到1945年9月8日神田签署投降书，历时22个月的布干维尔岛战役终于落下帷幕。

9月30日，神田被澳军遣送到肖特兰岛以南的萨曼索岛监视居住，等候审判及遣返日本。神田并不承认战败，他说放下武器只是执行天皇的命令，所以根本没打算切腹。作为乙级战犯的神田于1948年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但只蹲了4年大牢就在1952年获释出狱。神田一直活了93岁，到1983年1月15日才死掉。

瓜熟蒂不落

1943年11月23日，哈尔西动身飞往布里斯班，与麦克阿瑟举行例行会晤。两人讨论了中太平洋业已结束的吉尔伯特群岛战役，胜利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麦克阿瑟似乎并不特别痛心，他对海军在塔拉瓦受挫反而有一丝丝暗喜。讨论中，他话题突然一转，摆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告诉哈尔西：“我透露一点儿你可能还不知道的消息。华盛顿将给我一支庞大的舰队，完全归我支配。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英国人也正采取类似的行动。我要让我的海军部队是在美国人的指挥下作战。这个人要求军衔足够高，要盖过英国人的，至少不能比他们低。你怎么样，比尔？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将使你成为连纳尔逊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伟人！”

哈尔西一点儿不信。他知道抛开敦厚的尼米兹暂且不说，金对麦克阿瑟极不感冒，他不会将那些包括航母在内的宝贵舰船交给一位陆军将领的。金凯德第七舰队一直平平淡淡，就是最佳的例证——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竟然以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作为自己的旗舰。但人家麦克阿瑟毕竟是好意。

“您过奖了，”哈尔西说，“我对接到这样的邀请感到荣幸，但是，我没有资格担此重任。”随后，他解释说，这么大的事自己不能做主，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不久，他就把麦克阿瑟的动议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尼米兹和华盛顿的金。

拿下托罗基纳之后，盟军南太平洋战区一直到1944年2月之前都没有新的作战任务。如果对拉包尔围而不攻，麦克阿瑟尚有新几内亚西部地区可以进攻，哈尔西却即将“失业”。这种状态使哈尔西有余暇回美国本土稍作休整。或许出于尼米兹的动议，他受命先飞往珍珠

港，然后到旧金山和华盛顿参加一系列军事会议。哈尔西将战区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卡尼，于12月26日飞往珍珠港。

哈尔西在待了4天，和尼米兹一起讨论了南太平洋战区的形势。随着对拉包尔包围逐渐完成，哈尔西必须开辟新的战场。他向尼米兹介绍了麦克阿瑟邀请他统领西南太平洋战区海军的事。尼米兹说，他的工作自己和金另有安排，决定暂时由他接替斯普鲁恩斯执掌第五舰队。这对哈尔西来说，是最好的圣诞节礼物。可如果那样，他的好朋友斯普鲁恩斯去干什么呢？

尼米兹征询哈尔西的意见，让他推荐接替查尔斯·波纳尔少将出任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官的人选，尼米兹认为波纳尔的进取心不够，作战不够积极。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陶尔斯中将推荐的人选是马克·米切尔少将——他现在正在西海岸赋闲，主要工作是钓鱼。因为和米切尔有过多次合作，哈尔西立即表示赞成。尼米兹颇费踌躇，他知道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之间一直不太融洽。

1943年的最后一天，哈尔西从珍珠港飞往旧金山，入住费尔蒙酒店。为了方便来往于太平洋战场和本土的海军人员，海军部已经包下了酒店的大部分房间。哈尔西清楚记得，1942年春天，他就是在这儿和杜立特、邓肯一起谋划空袭东京行动的。

当天下午，哈尔西带随从离开酒店时，迎面走来一位军士和三位女兵。一名参谋告诉司令官，她们隶属海军陆战队。“立定！”哈尔西突然喊道。三位女兵怔怔地站住了。那位军士停得太突然，鼻子差点儿撞上了旋转门。“向左转！”一脸迷惑的女兵按照命令执行了。

哈尔西后来解释说：“我告诉他们，我从未见过女陆战队员，现在有机会，想好好瞅一瞅她们。她们是很棒的战士，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新年第一天，哈尔西竟有余暇去观看一场东西部橄榄球比赛。在球场找座位时，他踩了一个人的脚。刚开始那人不怎么礼貌地嘟囔，将军转身向他道歉，发现那竟是一名水兵。水兵一眼就认出了眼前这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我的天哪，将军，”他惊呼，“如果知道是您，我什么也不会说，随便您怎么踩我。”

1月3日，尼米兹和金分别从珍珠港和华盛顿飞往旧金山，开始了新年第一次例行会晤，在国内度假的哈尔西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海军部副部长弗雷斯特尔提出应给予飞行员更多职权。会议商定，由米切尔接替波纳尔出任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官，波纳尔接替陶尔斯出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陶尔斯又取代约翰·牛顿出任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牛顿则前往努美阿担任哈尔西的副职。美国海军高层再次完成了“乾坤大挪移”。

接下来开始讨论作战问题。哈尔西提议，先拿下布干维尔岛西北、拉包尔以东210公里的格林群岛。因为日军在卡维恩布有重兵，如发起登陆作战势必遭到顽强抵抗，代价较大，不如直接跳过去夺取埃米劳岛，一样可以达到封锁拉包尔的目的。尼米兹非常赞同，但这一思路还要征得麦克阿瑟的同意。毕竟对哈尔西的部队，尼米兹只管后勤，而麦克阿瑟管作战。同一时期，西南太平洋部队将攻占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形成对拉包尔和卡维恩的合围之势。下一步，盟军就可以连续发起空中打击使之完全瘫痪。

哈尔西没能赶上1月29日珍珠港召开的作战会议，代表南太平洋战区的是他的参谋长卡尼。麦克阿瑟也没来，只派来了参谋长萨瑟兰。萨瑟兰告诉卡尼，麦克阿瑟不同意哈尔西绕过卡维恩直接进攻埃米劳的方案。南太平洋战区对卡维恩的攻击必须在4月1日发起，以策应西南太平洋战区对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作战。

在布里斯班，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同样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指令：对拉包尔“围而不攻”，“利用飞机和舰艇运载部队沿新几内亚北岸逐步前进，向西直到乌头半岛为止”。麦克阿瑟对这一指令一点儿都不喜欢，他恼火于华盛顿竟然要放弃他战区里一个像拉包尔这样的重要据点，他还在盘算如何利用那里的良港呢。况且电令中只字未提菲律宾，只让他从新几内亚东部缓慢向西推进，这样如何兑现向菲律宾人做出的“我将会回来”的承诺？

麦克阿瑟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1944年日益临近，尼米兹的部队正在沿中太平洋步步推进，比他的部队距离棉兰老岛更近。菲律宾必须要解放，况且只能由他来解放，是不容任何人插足的。麦克阿瑟进而觉得，华盛顿以金为首的“海军阴谋集团”正在刻意阻挠他的前进步伐，将太平洋战场完全变成海军的舞台。他义愤填膺地告诉肯尼：“即使只剩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个人，我也会摇着一只独木船在一架小飞机的掩护下重返菲律宾。”麦克阿瑟是上司，肯尼还算厚道，要是老酒，肯定会说“你直接坐那架小飞机去不就得了”。

巴布亚战役结束之后，麦克阿瑟之前的沮丧和颓废一扫而空。从1943年夏天开始，他除军衔标志之外，不再佩戴任何绶带和勋章，但那顶元帅帽在公开场合还是时刻不离头顶的。历经热带骄阳的炙烤和海水浸泡，帽子已经失去本色。副官赫夫中校回国休假的一项附带任务，就是到纽约给帽子重新镶边。归来后，赫夫告诉老麦，大家除了对他是否回国感兴趣，“还经常问我，‘麦克阿瑟为什么老带着他那根拐杖’，‘他身体很虚弱吗’，‘是不是已经有些老了’”。那桃红色的胡桃木手杖，一夜间便“退休”了。

随后，一系列捷报——俾斯麦海海战、瓦乌保卫战、纳扎布空降、横扫莱城和萨拉莫阿、扫荡胡翁半岛——使麦克阿瑟重新恢复了“杰出作战司令官”的声誉。他在美国陆军部声名鹊起。

1944年元旦，麦克阿瑟意外收到了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发来的新年问候信——之前两人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史汀生在落款处写道，“您的非常真诚的朋友”。1月26日，马歇尔在祝贺麦克阿瑟64岁生日时，特意向他颁发了第三枚“服役优异勋章”。麦克阿瑟并不领情，他始终与五角大楼保持着一定距离。当华盛顿那些作战计划大纲送到司令部时，老麦几乎总是不予理睬，说“啊，这些小伙子挺擅长这类书面计划的嘛”，然后将这些文件揉巴揉巴丢进废纸篓。

新年第一天，麦克阿瑟乘兴参观了艾克尔伯格位于罗克汉普顿的第一军司令部，说想和“布纳战场的胜利者”一起合影，并视察正在训练的第三十二步兵师。麦克阿瑟没有预先打招呼，突然现身，让一身穿戴仿佛马上要打仗的艾克尔伯格既惊讶又尴尬。麦克阿瑟钻进了一辆吉普车，艾克尔伯格亲自驾车，周围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让艾克尔伯格吃惊和反感的是，第二天战区司令部发表了头一天拍摄的一些照片，说明文字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前线”。

在麦克阿瑟与华盛顿发生顶牛时——矛盾几乎无时不在——萨瑟兰不仅不加以劝诫，反而在一旁推波助澜，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参谋长该干的事。每当华盛顿拒绝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要求时，萨瑟兰就会撺掇老麦，“这是那两个人合谋反对你的结果”，然后添油加醋地说，“你看，该死的马歇尔和他的小子——艾森豪威尔，他们正在割你的喉咙呢”。

从副参谋长马歇尔准将往下数，几乎所有与麦克阿瑟参谋班子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手下的参谋大多平庸——当年那个最出色的艾森豪威尔还没开打就撒丫子跑了。唯一的例外是肯尼第五航空队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上校，名字叫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他因工作出色受命执掌第五战斗机大队，战后因功晋升空军四星上将。史密斯坚信麦克阿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战指挥官，可他司令部的参谋班子“和那些我曾对付过的敌人一样是一群无能之辈”，只有“麦克阿瑟了解战

局，真正了不起”。有一个人肯定反对史密斯的观点，那就是他的岳父，麦克阿瑟的死对头——金。

1943年底，麦克阿瑟赶走了第七舰队司令官卡彭特中将。他在巴布亚战役过程中表现得畏首畏尾，一直受到麦克阿瑟的轻视和责骂。接替卡彭特的是将日军赶出阿留申群岛的金凯德。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同样紧张，这种关系在他们刚开始共事时就已经开始了。

一次，当两人商讨孤立拉包尔的军事行动时，金凯德说：“哦，我得和金上将商量一下。”麦克阿瑟立即被激怒了：“你有权在你愿意的任何时候同金联系，但今天你这么做，我明天就会要求给第七舰队派一位新司令官来。”

麦克阿瑟和第七两栖舰队司令官丹尼尔·巴比少将的关系同样一般。巴比在首次会见麦克阿瑟时，跟肯尼一样，受到了老麦关于忠诚的一番训导：“你曾经是金的部下，我想你会不时给他写信。但你最好记住，你跟他说的事很快会传回到我的耳朵里。”巴比被这话刺痛了，实际上，他啥都没干，就已经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不过，巴比对麦克阿瑟非常崇拜，“他果然是我为之工作过的最出色的指挥官”。

虽然决定对拉包尔围而不攻，但其外围一系列战术要点还是必须拿下来的。新几内亚岛北部沿海直至印度尼西亚还在日本人手中，既然不能向北进攻，那就先向西，把日军赶出新几内亚再说。如果盟军沿新几内亚北岸推进，海上补给须经维蒂阿兹或丹皮尔海峡，可能面临来自海峡另一侧格罗斯特角的威胁，日军在那里有一处重兵把守的机场。况且，要有效封锁拉包尔及下一步夺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必须控制维蒂阿兹海峡。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夺取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罗斯特角非常必要，这次作战被命名为“灵巧行动”。

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战区参谋部于11月初制订了攻打格罗斯特角的作战计划：以第四十二师第一一二骑兵团在新不列颠岛南岸阿拉维地区的马加斯角实施佯攻，吸引拉包尔日军的注意力，随后主力部队在岛西北部格罗斯特角登陆，夺取机场。执行该项任务的是咱们的老熟人——在瓜岛立下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出乎麦克阿瑟意料，他的计划正好与今村对新几内亚岛的增援行动撞个满怀。鉴于联合舰队主力已撤出所罗门群岛，布干维尔岛败局已定，今村决定全力确保新几内亚战线——这同时符合东京3月25日对东南方面的作战指导意见——海军负责所罗门群岛，陆军负责新几内亚。11月上旬，今村命令方面军总预备队第十七师团（缺第八十一联队）开赴新不列颠岛西部，待机横渡丹皮尔海峡，增援安达第十八军。这一举措，使美军计划登陆区域的日军实力大大增强。

12月14日清晨，在坎宁安准将率领下，由第一一二骑兵团、第一四八野战炮兵营、第五十九工兵连、第二三六高射炮营及海军陆战队一个坦克连等部组成的美军马加斯角登陆部队，乘运输船“卡特·霍尔”号、“西澳大利亚”号，在“汉弗莱”号、“金沙”号驱逐舰的护航下，驶离古迪纳夫岛，朝430公里外的预定登陆点驶去。

15日清晨，肯尼第五航空队出动大批战机对马加斯角日军阵地发起了狂轰滥炸。5时30分，美军第一梯队开始登陆。当地日军守卫部队只有第五十一师团补充部队的2个步兵中队和1个海军观通站，人数不到300人，统归格罗斯特角地区日军司令官松田岩少将节制。如此孱弱的兵力肯定挡不住美军的迅猛攻势，日军守备队稍作抵抗，撤入丛林。美军兵不血刃，占领滩头。

得到美军突然在岛西南地区登陆的消息，草鹿立即下令基地航空部队火速出击。当天6时30分，在55架零战的护航下，日军9架轰炸机对美军登陆船队发起了攻击。虽然登陆区海上空有数十架P-38掩护，

却没能有效阻止日机的攻击。盟军1艘运输舰和3辆两栖坦克被击沉，日军仅损失飞机4架。到当天傍晚，美军已有1900人登岸，并于次日攻占阿拉维机场。可惜跑道及设施已被美军炸为了一片废墟，短期内无法投入使用。

从16日至20日，日海军基地航空部队和陆军第四航空军每天均派出数十架次飞机空袭马加斯角，但美军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不断巩固登陆场。21日，日军上、下午发起的两波攻击，出动战机逾170架，美军30余艘小型登陆艇被击沉击毁，1艘驱逐舰和2艘坦克登陆舰被击伤。尽管损失不小，美军仍在马加斯角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和鱼雷艇基地。接下来，就看主力陆战一师的表演了。

麦克阿瑟特意将主力对格罗斯特角的登陆向后推迟10天，以吸引日军主力南下增援马加斯角。但今村准确判断美军南部登陆乃是佯攻，并未向阿拉维地区派出增援，麦克阿瑟吸引北部日军南下的意图未能达到。此时在格罗斯特角，驻有日军第六十五独立混成旅团（以第一四一步兵联队为基干）、第十七师团第五十三联队、第五十四联队、一个炮兵大队和搜索第五十一联队总计15018人，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因总指挥是第十七师团步兵指挥官松田岩少将，因此又称作松田支队。美军显然大大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12月24日晚，陆战一师由巴比少将第七两栖舰队百余艘船只运送，从布纳以南13公里的萨德斯特角拔锚起航，在金凯德中将第七舰队4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经丹皮尔海峡浩浩荡荡驶向格罗斯特角，负责空中掩护的是肯尼的第五航空队。

1942年12月撤出瓜岛之后，已在澳大利亚休整近1年的陆战一师可谓兵强马壮，士气旺盛，官兵都已装备了最新式的M1型“加兰德”步枪，大家欲借本次作战为陆战一师再添新的光彩。

为策应麦克阿瑟对格罗斯特角的登陆行动，菲奇中将下令南太平洋陆基航空部队大举出动，压制拉包尔的日军机场。由于中太平洋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已经结束，尼米兹下令谢尔曼少将率“邦克山”号航母、“蒙特利”号轻型航母在6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快速南下，25日清晨出动上百架次舰载机，对日军重兵布防的卡维恩发起空袭，击沉运输船、扫雷艇各1艘，击伤运输船多艘。草鹿据此判断，美军航母舰队肯定在新爱尔兰岛东北海域一带活动，遂于8时08分出动6架一式陆攻机对上述海域实施搜索。12时，一架陆攻机发回了接敌报告：“拉包尔35度方向、270海里发现敌大型、轻型航母各1艘，航向100度，航速16节。”

美军航母舰队再次现身，其志肯定不在小也。14时50分，草鹿下令出动4架一式陆攻机，15时再次派出舰载鱼雷机7架前往攻击。16时35分，另一架日军陆攻机在被击落前发回了绝命电报：“拉包尔57度、375海里处发现敌航母编队。”日军第一攻击队于17时捕捉到谢尔曼舰队的行踪并断然发起突击，队长都川浩明中尉在下达攻击命令后，再无消息，另一架陆攻机返航时迷航迫降。其余两机返航后报告：“击沉敌未明舰种大型舰船1艘。”事实上，日军的攻击毫无效果。日第二攻击队在17时15分接到基地通报16时35分的美军位置，因目标远在作战半径之外，他们于17时35分掉头返航。

在撤往圣埃斯皮里图途中，谢尔曼再次接到了哈尔西上将的命令：“你部在完成海上加油后继续北进，于1944年1月1日空袭卡维恩。”新年第一天8时40分，谢尔曼再次出动舰载机群——40架“地狱猫”、50架“无畏式”和16架“复仇者”——攻击了一支正在卡维恩卸载的日军船队。日军紧急起飞42架零战进行迎击，护航的1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快速驶往外海进行规避，但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损失惨重。轻巡洋舰“能代”号二号炮塔右侧中弹，舷侧挨了5颗近失弹，舰

体多处破损，弹药舱进水。轻巡洋舰“大淀”号、驱逐舰“山云”号也被击伤，仅“秋月”号毫发无损。

14时许，日军侦察机再次发现美军航母编队在拉包尔31度方位、370公里处快速航行。16时许，草鹿派出两批次共18架一式陆攻机携带鱼雷前往攻击，在指定海域毫无发现，无功而返。

1月2日、3日，日军不断出动侦察机搜寻美军航母舰队的行踪，毫无结果。此时谢尔曼舰队已经南下暂避。就在日军认为美军已经远走高飞时，3日晚谢尔曼突然掉头北上，于4日凌晨7时30分再次出动舰载机空袭卡维恩，将“皋月”号和“夕月”号驱逐舰击伤。

1943年12月25日清晨，7时许，执行“灵巧行动”的美军船队在芬什哈芬外海被日陆军一架侦察机发现。这名日军飞行员一直到12时返回基地才上报敌情。当晚，日陆军第四航空军将接敌情况转告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草鹿命令基地航空部队，做好次日凌晨出击攻敌的一切准备。

12月26日凌晨4时，美军护航舰队开始向格罗斯特角滩头实施炮火准备。5时45分至6时30分，登陆部队在机场东南10公里的伊波基“黄滩”及西南14公里的塔瓦列“绿滩”突击上陆。松田组织日军进行反击，但是日落之前，美军已有13000人和7600吨物资上岸。陆战一师的运气一向不错。

当天清晨，5时20分，日军从拉包尔起飞的27架轰炸机和5架战斗机受命前往攻击马加斯角的美军部队。当获悉美军在格罗斯特角登陆之后，草鹿于6时16分电令这批日机改飞格罗斯特角。日机并未接到这一指令，仍于6时50分对马加斯角的美军进行了轰炸，击沉1艘小型运输船，击毁1辆水陆两栖坦克，击伤3艘猎潜艇。日军3架飞机未能返航，其余飞机于8时30分返回机场。

26日8时，草鹿再次派25架轰炸机在55架零战的护航下前往攻击格罗斯特角的美军编队，在距战场110公里处与美军战斗机群遭遇并展开空战。趁双方战斗机缠斗之际，日军轰炸机突入船队上空投弹，美军驱逐舰“布朗森”号被击沉，另有2艘坦克登陆舰受伤。

27日清晨，5时，日军再次出动15架轰炸机和80架零战前往格罗斯特角，却因该地区暴雨如注，只好转飞马加斯角，途中与护航美军战斗机发生空战。双方各损失飞机10架，日军再次无功而返。

27日之后，美军所罗门航空队加强了对拉包尔机场的空袭力度，加上格罗斯特角天气恶劣，空袭行动难以实施，草鹿无奈叫停了航空作战。如此，抗击登陆美军的任务只能依靠松田的地面部队了。

面对美军两路登陆部队，松田决定集中兵力固守机场。他因巧妙指挥被美军冠以“沼泽狐狸”的绰号。进攻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发现，地图上标有“潮湿洼地”的地方，实际上，“潮湿到脖子”。新不列颠岛的“绿色地狱”，比所罗门群岛其他任何岛屿都要艰苦许多。岛上地形复杂，瘴气弥漫，除少数几个村镇和种植园，总体尚处于原始状态。

除了日军，美军面临四大杀手。

一是地貌。岛上沼泽遍布，林木茂盛，水汽充沛，能见度往往不超过20米，一不留神就会迷路或陷入沼泽。许多已经中空的大树遭雷电和炮轰会忽然倒下，逾20名陆战队员因此被砸死。

二是动物。岛上蚊虫、鳄鱼、毒蛇、蜘蛛、蜈蚣、水蛭、蝎子密布，行动中曾发生美军士兵手臂被鳄鱼咬断的案例。

三是疾病。岛上疟疾、斑疹、伤寒、登革热、败血症横行，陆战队员一不小心就中招，一种由真菌感染诱发的丛林热导致上千名陆战队员在本次作战后退役。

四是天气。美军登陆时恰逢雨季，每天降雨高达400毫米，暴雨引发洪水肆虐，若待在散兵坑中过夜，很可能被溺死。所有营地必须建在高处，官兵衣服一连几个月都湿漉漉的，3名陆战队员更被雷电劈死。可以说，美军的最大敌人不是日军，而是冷酷的大自然。

陆战一团的两个营在向西前往机场的路上，被日军一个坚固堡垒拦住，突如其来的机枪子弹在几秒钟内打倒了两名上尉连长。在厚密的丛林中，美军的进攻几乎毫无回旋余地，伤亡数字不断增加。危急关头，一辆运送补给的两栖牵引车挺身而出，奋勇向日军堡垒发起冲击，却被夹在两棵大树中间动弹不得。日军集中机枪和迫击炮进行轰击，几名日军不顾死活，跳上车射杀了两名炮手。驾驶员顽强地将车倒出，在步兵支援下继续战斗，连续冲毁了三个日军据点，为步兵的冲锋扫平了道路。这辆立下大功的牵引车上有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哥哥已在之前的战斗中阵亡，这次又不幸牺牲了孪生兄弟中的一个。

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师长鲁普图斯少将——范德格里夫特回国出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后，他的师长职务由原来的副师长接替——下令立即将幸存的弟弟送回国内，同时声明无论战争持续多久，都不能再征调他上前线。下达这一命令时，鲁普图斯肯定想到了去年随“朱诺”号一起殉国的沙利文五兄弟。

双方围绕一个叫“三角山”的制高点进行反复争夺，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美军逐渐占据上风。经5天激战，美军在向前推进10公里后于12月30日占领机场，那里只留下遍布弹坑的跑道和27架日机的残骸。这是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的最后一次丛林作战。历史学家在赞颂这些坚韧不拔的老兵时说：“在陆战一师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鲁普图斯迅速调来工兵抢修机场。无情的大雨将地面变成了柔软的烂泥潭，排水极其困难，一切重型机械都无能为力。修复工程进展

极慢，一直到3月18日，花费了无数钢板的美军工兵才勉强修好了轰炸机跑道。

不管怎样，美军总算在年内达成了第一个作战目标——夺取机场。1943年的最后一天，鲁普图斯给第六集团军司令官克鲁格中将发去电报：“我们很高兴将这个机场送给你当作新年礼物。但说实话，它有一点儿不太合用。”克鲁格立即将电报转给麦克阿瑟。

在给电报加上诸多溢美之词后，新年第一天的“道格公报”如此评论说：“将格罗斯特角机场当作献给美国人民的新年礼物！”那些依然在丛林中苦战的美国大兵显然没有老麦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最在意的两件事是，不让自己的K型口粮被淋湿，以及时刻提防日军的反击。

美军占领了机场，但退守机场东侧一处丛林高地的松田支队依然不断发起反击，美军多次攻击均未得手。一直处在日军炮火威胁之下的机场，组织施工非常困难。正在美军一筹莫展之时，据守高地的日军一夜间神秘消失了。原来近期拉包尔自顾不暇，第八方面军已无力对400公里外的松田支队进行补给。1月20日，今村下令松田支队主力撤向岛中部的塔拉塞亚半岛，南岸日军则撤往加斯马塔据守。美军很快尾随而至。3月6日，陆战五团在塔拉塞亚半岛西岸再次发起登陆，此处距日军据守的东岸只有5公里。弹尽粮绝的松田支队无力阻挡美军的迅猛攻势，只好且战且退，撤向内陆。

3月30日，美军一支巡逻队与80名日军残兵发生交火。此后再无成建制部队之间的战斗。“灵巧行动”至此宣告结束。战斗中，陆战一师亡291人、伤1036人，日军战死、撤退途中病饿而亡者逾3000人。沿途的土著拿起刀子、木棍，加入围猎日军残兵的队伍。美军占据新不列颠岛西部的1/3，与占据东部2/3的日军形成对峙。岛西在美军之

手，使盘踞在拉包尔的10万日军顿成瓮中之鳖。因制空权和制海权早已丧失，今村西逃新几内亚的最后通道被完全堵死。

战役发动之前，麦克阿瑟一度打算在新不列颠中部再发起一次空降作战，遭到鲁普图斯的强烈反对，未能成行。事实证明，以中部日军的强大实力，缺乏重武器的伞兵一旦落下来，凶多吉少。鲁普图斯的反对等于拯救了第五〇三伞兵团。1944年4月底，陆战一师撤出格罗斯特角，到鲁塞尔群岛的不毛之地帕伏伏岛休整，一年后，他们将迎来贝利琉岛的真正考验。陆战一师撤走之后，美军第四十步兵师登上格罗斯特角，继续与日军对峙。今村相对理智，并无将美国人赶下海去的打算，双方虽鸡犬相闻，却相安无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4月19日，麦克阿瑟在芬什哈芬登上“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前往指挥霍兰迪亚登陆作战。途中，他特意越过海峡视察了格罗斯特角。当时陆战一师仍在执行整修机场和清剿小股日军的无聊任务。随着美军攻占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埃米劳岛，安达第十八军一路西撤，美军控制维蒂阿兹海峡和丹皮尔海峡已变得毫无意义。格罗斯特角机场及阿拉维鱼雷艇基地最终都被放弃。在各条战线兵员奇缺之时，让精锐的陆战一师在这个无关紧要的地方滞留长达半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甚至浪费。

让我们把目光再次转向新几内亚战场。日军第五十一师团6400名赢兵走出大山之后，中野师团长在基阿利见到了安达。在向军司令官汇报艰苦行军的过程中，中野几次从椅子上滑倒在地。听完中野的汇报，安达沉吟良久，一脸凝重：“这绝不是命令，只是我个人的请求。希望贵师团官兵能够立即行动起来，死守西奥和基阿利地区，等待来自韦瓦克的第四十一师团。同时尽可能拖住美军，接应从芬什哈芬撤退的第二十师团。”于是，中野率众就地构筑阵地，等待与东西两个方向赶来的友军会合。

麦克阿瑟肯定不会给安达从容布阵的机会。在将陆战一师送上格罗斯特角之后，巴比少将第七两栖舰队马不停蹄，立即展开了又一次登陆行动。1944年1月2日凌晨，克·马丁准将率领以美军第三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为主力的7200名官兵，以及350辆汽车、1800吨弹药粮秣，在基阿利后方120公里处的赛多尔突然登陆。日军在当地只有少许驻军，美军轻松将之击溃，建立起稳固的登陆场，并迅速夺取了附近一处机场。日第四航空军派出的战机直到下午才姗姗来迟，美军登陆船队早已完成卸载，扬长而去。随着后续援兵的不断到来，美军在赛多尔牢牢站稳了脚跟。

盟军登陆赛多尔，将日军第二十师团、第五十一师团向西的退路一举切断。这是麦克阿瑟充分利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有利条件，沿新几内亚北岸实施的又一次“蛙跳”。赛多尔基地的建立，既可防护维蒂阿兹海峡，支援格罗斯特角登陆作战，又为下一步攻占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继续沿新几内亚岛北岸向西追击创造了有利条件。麦克阿瑟将盟军的“蛙跳”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美军此举令今村和安达大吃一惊。现在背后是从西而来的澳军追兵，东面是美军登陆部队建立的稳固阵地。安达合计手下兵员，仍有15000人之众，其中伤病员超过2000人。如果突围，日军只能从赛多尔左侧通过，继续向西行军300公里前往马丹。但是，日军这些羸兵有那么好的体力吗？安达踌躇之际，今村的电令到了：“全军放弃基阿利，向马丹转进。”

觉察到安达有坚守基阿利、战死沙场的打算，今村特意协调草鹿派出3艘潜艇，接应安达走海路前往马丹，并顺便带去了少许粮草。因为美军加强了海上封锁，最终仅一艘潜艇平安到达基阿利将安达接走，另两艘潜艇因为被美军飞机发现根本没敢浮出水面。收到潜艇送来的10吨粮食之后，日第五十一师团、第二十师团残部合兵一处，改道丛林向西，开始了又一次死亡行军。

这次需要翻越的菲尼斯泰尔山脉虽没有萨拉瓦凯特山那么高，但海拔也超过了3000米。“又要开始爬山了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出任先锋的依然是中野第五十一师团，他们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爬山经验”。到1月18日，最后一支日军部队离开基阿利走入了深山。奥运会马拉松选手北村依然走在队伍最前边。

尽管美澳联军并未发起追击，但日军的撤退依然异常艰辛。途中坠崖摔成齑粉者，不计其数，掉队士兵还获得了一个“迟留兵”的雅号。在很多悬崖地段，日军士兵只能侧身背靠崖壁通过，不久，军中竟流行起“安达军螃蟹横行”的说法。暴风雨不时前来袭击，第五十一师团千同重吉大佐和十几名部下眨眼间被洪水冲走，不知所终。2月15日，先头部队走出深山后，北本受命留在原地组建搜索队，负责接应掉队的“迟留兵”——最后北本收容的人员竟有700多人。日军一路行军损兵逾3500人，从基阿利出发的13000人，抵达马丹时只剩9500人了。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又一次长途跋涉。

鉴于第十八军向西已经越撤越远，拉包尔遭遇频繁空袭极其危险，大本营陆军部致电今村，提出将第八方面军司令部撤往新几内亚东部的哈马黑拉岛。今村仍然拒绝执行命令，同时复电东京：“如果就此取消第八方面军编制则另当别论，否则实难从命。如果没有取消方面军的打算，司令部就应继续坚守拉包尔。希望陆军部能够在我战死之后再执行上述命令。”

可能觉得一再抗命有些过分，今村随后复电解释：“当初组建方面军，就是为了尽量拖延敌人的北进速度，为本土防御做出贡献。我们在拉包尔及周边还有10多万名将士，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奋勇作战。如果把这些忠勇之士扔在战场，只把司令部撤到安全之地，就等于长官抛弃了士兵私自逃走，这是完全不符合武士道精神的。”今村随后提出了个人建议：“可是，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我在拉包尔是无法指挥撤退到新几内亚中部的第十八军的，这是不争

的事实。如果为了更好地指挥第十八军，方面军司令部必须在其周围。最好的办法是新组建一个方面军，负责新几内亚西北部到西伯里斯等地的防御。”

今村的说法有理有据，东京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将第十八军及第四航空军撤往新几内亚西部。3月14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布命令，自3月25日起，上述两军编入第二方面军麾下。此时新设第二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万鸦老，距马丹有2000公里之遥。同这一命令同时下达给第八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同，以现有兵力确保拉包尔及周边要地，以使澳北至太平洋中部的作战易于进行。”

刚刚到达马丹的第十八军还没停下来喘口气，立即接到了向韦瓦克“转进”的命令，澳大利亚第七师已从背后追杀过来。下一次行军距离是300公里。4月2日，安达留庄下支队守卫马丹，属下三支主力部队第五十一师团前往韦瓦克，第二十师团前往艾塔佩，第四十一师团前往汉莎，等于三个师团均向西移动了200~300公里。疲惫不堪的第十八军再次得到了一个“行军兵团”的绰号。但是无论怎么走，他们也无法超过美澳联军海上迂回的速度。不过要想活命，他们必须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之前翻越的都是高山，这次横在日军面前的变成了四条大河和绵延不绝的沼泽。临海三角洲地带没有堤坝，河水泛滥，水草灌木遍布，到处是一片淤泥的海洋。此时日军手中只剩下三四艘大发，还因白天美军的空袭无法使用。日军只能在夜间用大发将伤病员和老弱病残送过河去，大部分人员只能在淤泥中缓慢行进。士兵将枪高举过头顶，站在没胸的淤泥里，既不能坐下，也不能弯腰，艰难行进。不久就出现了新问题，沼泽中没有饮水，有些人忽然停下来就再也不动了，他们因干渴难耐，站在淤泥中死去。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沼泽中连块树皮和草根都找不到。士兵只能站着睡觉，站着排泄，站着分

食能数出来的几粒生米。部队行军到第十三天，日军终于越过拉姆河和塞皮河之间30公里的沼泽地带。

能越过沼泽的都是超人。其间，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所乘的一艘大发从河口进入韦瓦克近海时，遭美军鱼雷艇攻击沉没，师团长片桐、参谋长小野武雄等人全部死亡。安达临时把中井增太郎晋升中将接任师团长职务。4月下旬，日军各部陆续抵达韦瓦克海边，几乎所有士兵都光着脚，他们的鞋子全都烂在了泥里。这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已不能算是一支部队，而是一群可怕的怪物。

布干维尔岛托罗基纳角距拉包尔仅400公里，从1944年1月开始，从这里起飞的美军战机就频频光顾拉包尔，赏赐炸弹，平均每周千余架次——1月1日100架、1月7日230架、1月14日160架、1月17日206架、1月18日110架、1月26日200架、1月28日180架、1月29日260架、2月3日220架、2月5日200架、2月9日214架。美军不分昼夜地连续轰炸，使拉包尔处境尴尬。日军反击力度越来越弱，美军越来越肆无忌惮。1月17日夜，几艘美军驱逐舰驶入辛普森港，对岸上的日军营房倾泻炸弹，然后扬长而去。日军既无迎敌舰队，又无可在暗夜起飞攻敌的熟练飞行员，只能躲在防空壕里顿足捶胸，咬牙切齿。

基地航空部队已被打残，第一航空战队刚刚回国进行重建，面对草鹿的频频告急，古贺只好咬紧牙关，命令第二航空战队所属舰载机再次进驻拉包尔和卡维恩机场，支撑危局。1月25日，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率62架零式战斗机、35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从特鲁克出发，与疲惫不堪的基地航空部队换防。日军航母舰载机再次陷入与美军陆基战机的消耗战中。

哈尔西绝不会给日军以喘息之机，南太平洋战区很快打响了格林群岛登陆战。格林群岛由主岛尼散岛及附近两个小岛组成，距拉包尔仅210公里，日军在此驻有一个步兵中队约80人和海军一个观通站12

人。1月31日清晨6时，日军观通站报告“敌军开始登陆”。拉包尔随即出动侦察机前往核实。飞行员发回报告：“布卡以北12度、130公里发现敌3艘驱逐舰。”草鹿立即出动战机前往攻击，同时组织人员准备发起“逆登陆”。15时30分，第二航空战队8架零式战斗机空袭了尼散岛，击沉美军鱼雷艇3艘。此时，岛上日军守备队已大部被歼，观通站人员破坏通信设备、烧毁密码本，当晚离岛，次日撤至岛北65公里的佛埃尼岛暂避。

2月1日，日第二航空战队再次出动8架俯冲轰炸机在18架零战护航下空袭尼散岛，并未发现敌人踪影。美军的登陆只是一次侦察行动，登陆部队在完成侦察任务后已于当夜主动撤离。同日，日军“伊-169”号、“伊-189”号潜艇搭载123人反登陆部队从拉包尔出发，于3日抵达格林群岛外海。当天，海上风浪极大，日军只有77人艰难登岛。得知美军已经撤退且己方增援部队登岛的消息，撤至佛埃尼岛的海军观通站人员重新返回尼散岛。

2月14日上午，一架日军侦察机在莫诺岛以西海域发现了一支由20余艘舰船组成的庞大编队，正在快速向北航行。15时40分，第二航空战队出动6架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反被击落2架。傍晚时分，草鹿再次派出12架鱼雷机前往格林群岛以南海域搜索攻敌，美军战斗机拼死拦截且舰船施放大量烟幕，日机的攻击毫无收获，反而白白损失3架。这次日军发现的正是威尔金森少将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

2月15日清晨5时，日第二航空战队再次出动6架鱼雷机前往攻击，以损失5架为代价击沉美军运输船1艘。黎明时分，新西兰第三步兵师第八旅5800名官兵在尼散岛蜂拥上岸。16日之后，因格林群岛周边天气恶劣，特鲁克同样遭到美军空袭，自身难保的拉包尔只好叫停了航空打击。经过4天激战，新军第八旅以亡8人、伤15人的微弱代价全歼日军尼散岛守备队，和田久马大尉以下守军“全员玉碎”。格林群岛

面积不大，却是拉包尔向布干维尔岛运送兵员物资的舟艇中转站。盟军占领格林群岛，一举切断了第八方面军和第十七军的联系，布干维尔岛上的百武和神田今后只能“自力更生”了。

美军工兵随即登岛修建机场。经昼夜奋战，尼散岛机场于3月4日投入使用。如此，美军航空基地由托罗基纳角又向前推进了220公里。不仅拉包尔，连日军重兵布防的卡维恩也处在美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之内，美军轰炸机能在战斗机的保护下对俾斯麦群岛的所有岛屿发起肆无忌惮的空中打击，日军的处境更加窘迫。

此时在中太平洋，2月17日、18日，米切尔少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三个快速航母大队对特鲁克连续发起了大规模空袭，号称“太平洋上直布罗陀”的特鲁克损失惨重，逾200架战机被摧毁在地面上，损失船舶超过20万吨。特鲁克遭袭直接导致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双双下台。鉴于特鲁克已处在美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古贺下令撤走航空部队和剩余舰船，拉包尔从此失去了强有力的后援基地。就在美军另一支航母大队长途奔袭埃尼威托克环礁时，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已将目光盯上日军“绝对国防圈”的重要一环——马里亚纳群岛了。

斯普鲁恩斯攻打埃尼威托克环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两个月，这就迫使麦克阿瑟必须尽快采取下一步行动，以赢得与尼米兹的进攻竞赛。如果再不加快速度，最后进军东京时被迫排在尼米兹身后居第二位，那对麦克阿瑟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耻辱。老麦将目光瞄准了俾斯麦海北缘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这里向南350公里是新几内亚的马丹，东南600公里是拉包尔，北偏东1100公里就是特鲁克。荒无人烟的马努斯岛有一个绝佳的天然锚地——锡阿德勒港，毗邻洛斯内格罗斯岛上一个叫莫莫特的大型机场早已让肯尼垂涎三尺。美军控制维蒂阿兹海峡之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成为拉包尔和新几内亚之间唯一的中转基地。夺取此地，同样是盟军封锁并瘫痪拉包尔的重要一环。西南

太平洋战区对该岛的登陆计划为4月1日，现在急不可耐的麦克阿瑟决定向前提一个月。

从2月中旬开始，肯尼派出战机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空做定期侦察飞行。24日，肯尼收到了一条好消息，岛上日军守备队很可能已经撤走。3架B-25轰炸机在距地面不到10米的低空飞行，连日军的影子都没看见一个。莫莫特机场跑道上的弹坑无人修复，跑道两旁杂草丛生，兵营晒衣绳上没挂一件衣服，战地医院门前污水横流，火炮阵地上空无一人。一切预示着日军已经放弃那里了。

肯尼闻讯，异常兴奋，当晚就向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立即攻占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他相信岛上日军不会超过300人，以第一骑兵师900人乘驱逐舰上岛，便可轻易拿下机场。一小批工兵就能使机场快速运转起来。若有必要，他的运输机可以将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送过去，就像当初增援瓦乌那样。但华盛顿的情报称，马努斯岛上有日军2500名，洛斯内格罗斯岛有1500名——事实证明虽然远离战场，华盛顿的情报基本准确。不知道威洛比和他的手下都干什么去了。况且马努斯岛和洛斯内格罗斯岛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因连接部位狭窄才被称为两个岛。一旦一岛受攻，另一岛上的日军可以快速前往增援。

肯尼的观点得到了金凯德和作战处处长张伯伦准将的支持。两人一致认为，现在这个险值得一冒——金凯德更看中那里的锚地。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具体负责作战的克鲁格被告知：“为立即在洛斯内格罗斯岛莫莫特机场附近进行威力侦察制订作战计划。如发现该地区敌军防卫兵力不足，就占领该地。如遇顽强抵抗，就在完成所有可能完成的任务后迅速撤离。”攻击时间定在5天后，2月29日。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绝非肯尼所说仅300人。1943年4月，日第五十一师团从中国南方调往新几内亚时，江琦义雄辎重兵第五十一联队

受命留在该岛修建机场。1943年11月，美军进军北所罗门地区，原来的后方基地拉包尔一下子变成了第一线，日第八方面军决定加强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防务。当时第八方面军驻扎在帕劳的部队，有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十六步兵联队、第六师团留置人员及第十七师团补充人员。今村两次试图将上述人员运往两岛，均因运输船队航途中遭到盟军战机和潜艇攻击，无果而终。

无奈，今村就近从新爱尔兰岛独立混成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和驻拉包尔第三十八师团第二二九联队第一大队抽调1100人，于1944年1月由海军舰艇送上洛斯内格罗斯岛。海军东南方面舰队也于1943年12月向马努斯岛派出第八十八警备队和第一二一设营队。美军登陆之前，岛上共有日军3800余人，归最早登岛的江琦指挥。具体分工是：海军负责马努斯岛和洛伦高港，陆军负责洛斯内格罗斯岛。因盟军加强了海空封锁，守军补给和物资严重不足，防御工事构筑远远没能到位。况且守军多为陆军辎重兵和海军警备部队，战斗力无疑大打折扣。

他们的对手——执行登陆作战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却是一支老牌劲旅，他们此时已没有战马，变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只是因历史悠久才保留了骑兵番号。这是该师在太平洋战场的首次亮相。全师官兵斗志昂扬，急欲与日本人一争高下。

克鲁格和巴比假设有4000名日军的情报属实，原计划用第一骑兵师全部兵力去进攻两岛，进攻前还要对日军防御工事轰炸数周。现在要用900人去进攻这一目标，不能不让克鲁格感到胆寒。况且还有一个问题，麦克阿瑟提出要亲自登岛指挥作战。肯尼再次表示反对，他说乘驱逐舰会晕船的，即使去，最好也坐他的B-24轰炸机去，并承诺让他亲自投弹。麦克阿瑟拒绝了肯尼的好意。肯尼接着提出，麦克阿瑟在队伍中太过显眼，日军狙击手一定重点照顾他的。

这下麦克阿瑟更来劲儿了：“我参军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冒挨子弹的危险。在适当时候，我会继续冒这种风险。”但他愿意做出一点儿让步，乘金凯德的“菲尼克斯”号巡洋舰去，而不是乘驱逐舰。麦克阿瑟曾严令克鲁格，任何时候都不能随部队参加进攻。当克鲁格听说不让自己去，而他要亲自去时，大吃一惊。他向麦克阿瑟提出了严正抗议：“如果你出了什么事，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麦克阿瑟仅用“我得去”3个字就结束了这场争论。

2月24日，金凯德坐镇的“菲尼克斯”号向北出发。船上水兵是在出发前2小时才接到通知，从布里斯班的酒吧里紧急赶回舰上集合的。72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在米尔恩湾登上了这艘巡洋舰，克鲁格早已等在那里了。上船时，麦克阿瑟热情地同克鲁格握手，说见到他非常高兴。克鲁格却黑着脸，一言不发。麦克阿瑟知道他还在生自己的气——克鲁格不会和上司争论，因为他知道同麦克阿瑟那样能言善辩的人争论，必输无疑。

之前克鲁格已派出了一个6人侦察分队登上了洛斯内格罗斯岛，发回的消息是“岛上到处都是日本佬”。坏消息使克鲁格深表忧虑，但麦克阿瑟不愿就此取消行动。如果自己亲自上岸，冒着生命危险夺取了岛屿，华盛顿的那帮官僚就不会将这个基地交给尼米兹的海军使用了——他暂时忘了身边的金凯德也是海军。

29日黎明时分，当“菲尼克斯”号、“纳什维尔”号用152毫米主炮轰击洛斯内格罗斯岛海滩时，麦克阿瑟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在40架B-24重型轰炸机和舰炮火力的掩护下，5时30分，美军登陆部队开始换乘。虽然守岛日军人数明显占优，但美军巧妙地从港口背后发起进攻，使日军阵脚大乱。威廉·蔡斯准将的900名官兵几乎未遭多少抵抗就轻松上岸。7时30分，美军先头部队已抵达莫莫特机场外围，少量日军稍作抵抗，遁入丛林。美军以阵亡4人为代价，轻松占领机场。

大雨倾盆。16时，麦克阿瑟冒着遭日军狙击手袭击的危险登岸，随后直奔莫莫特机场。一名军官指着50米外的一片丛林说：“长官，几分钟前，我们刚刚在那儿击毙了两名日军狙击手。”

“干得好，”麦克阿瑟兴奋地说，“这是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

几分钟后，从两名日军狙击手的尸体旁走过时，老麦开心地告诉随从人员：“我就喜欢看到他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从机场返回海滩后，麦克阿瑟给第一个登陆的马文·亨肖少尉颁发了服役优异十字勋章。之后他告诉蔡斯：“你们干得非常出色。无论敌我力量多么悬殊，你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现在你们已经紧紧咬住他们了，千万不能轻易松口。”

夜幕降临前，美军以机场为核心的环形防线已初具雏形。当晚，日军发起的数次夜袭均被美军轻松挫败。

见岛上日军如此不堪一击，麦克阿瑟果断下令将火力侦察升级为正式登陆作战。从次日开始，美军后续部队包括火炮、坦克等重武器陆续登岸。3月3日，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夜袭行动，被实力已经得到加强的美军击退。今村电令江琦——他已于1943年8月晋升大佐——不惜一切代价将美军赶下海去。但江琦认为，洛斯内格罗斯岛面积狭小，岛上日军兵力不足，须退往马努斯岛，再做计议。江琦率部主动撤退之后，美军用7天时间肃清该岛。海军工兵修建大队火速上岛修葺机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个P-38战斗机中队随后进驻。其间，拉包尔、马丹日军曾多次出动战机前来袭扰，出于天气原因和盟军战斗机的拦截，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

位于莫莫特机场以西17公里的洛伦高港是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首府，驻有日本海军1000多人和陆军第二二九联队的两个小队，统归海

军第八十八警备队队长奥村三郎指挥。3月8日，美军舰艇进入两岛之间的锡阿德勒海湾扫雷，同时炮击马努斯岛日军阵地。洛伦高港以北7公里的赫耶岛上有日军105毫米岸炮阵地。3月11日，登上该岛的美军小股部队被日军顽强击退。次日，美第七骑兵团第二营在坦克和澳军P-40战斗机的掩护下再次登岛，将岛上日军一举歼灭，为主力部队登陆马努斯岛扫清了障碍。

3月15日，美军横渡锡阿德勒海湾，在洛伦高港西侧5公里处登陆，遭到奥村所部日军的顽强抵抗。次日，美军投入坦克部队，激战2天，方于18日占领洛伦高港。日军残部退往南面罗苏姆村据守，美军于25日尾随而至。因拉包尔自身难保，今村无力派出增援，粮弹断绝的日军残部饥病交加，遁入丛林暂避。岛上土著纷纷主动配合美军清剿丛林中的落单日军。到4月底，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

马努斯岛东西长80公里，南北宽30公里，面积很大，岛上密布的丛林为日军隐匿行踪提供了绝佳条件。日军残部千余人顽强展开游击作战。一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有10多名日军走出丛林，向盟军投降，两位大佐指挥官江琦、奥村不知所终。

5月18日，克鲁格宣布占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战斗中，美第一骑兵师亡326人、伤1198人。5月31日，东京大本营宣布守岛部队“全员玉碎”。

至此，日军连接拉包尔与马丹的海上交通线被完全切断，美军完全控制了丹皮尔海峡，可以在新几内亚北岸任何地点无所顾忌地“跳跃作战”。从莫莫特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已经可以飞临特鲁克上空投弹。本次作战得到了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媒体的高度赞誉，他们称它是一个非凡的成绩。连一贯看麦克阿瑟不顺眼的金，也称之为“卓越的策略”。

麦克阿瑟的“卓越策略”很快引发了与海军的公开冲突。洛斯内格罗斯岛与马努斯岛之间的锡阿德勒湾长27公里、宽7公里，港阔水深，堪称俾斯麦群岛绝佳的舰船锚地——金甚至认为它比拉包尔辛普森港的条件还好——附近还有莫莫特机场，如果稍加修葺完善，将成为盟军发动下一轮进攻理想的海空基地。尼米兹提出，将此地建成一个可供中太平洋第五舰队和西南太平洋第七舰队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马歇尔暗示将这一基地建设交给哈尔西负责。尼米兹给金发了一封电报同时抄送麦克阿瑟，说在工程事务上哈尔西依然归太平洋舰队指挥，这样就可避免他从麦克阿瑟那里接受命令，而所需人员和物资又从珍珠港取得的尴尬。尼米兹清楚，麦克阿瑟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果不其然，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麦克阿瑟将此视为尼米兹对他权威的一种公然挑战。在随后发给马歇尔的电报中，老麦宣称尼米兹是在质疑他的指挥才能和协调能力，是对他个人名誉不折不扣的诋毁，是海军抢占陆军地盘的重大阴谋。同时暗示，他可能因此提出辞职，要求“尽早有机会向陆军部部长和总统面谈这一问题”。毕竟马歇尔身居高位，觉悟更高一些，他回复说，“此事不涉及两大战区分界线，没人想侵害你的指挥权，如果想见总统，你回来我马上给你安排”。

得知这一情况后，哈尔西派驻布里斯班的联络官菲利克斯·约翰逊上校立即发电报给努美阿，请哈尔西速速过来一趟。就在麦克阿瑟前脚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回到布里斯班的第二天，3月3日，哈尔西带参谋长卡尼和一众幕僚后脚就到了。麦克阿瑟竭力控制情绪，按以往的绅士做派，对哈尔西的到来表示欢迎。

哈尔西一行人数不少，麦克阿瑟立即开始了喋喋不休的演说。后来，哈尔西回忆说：“这不像我，这种强烈的愤懑之情并未让他失态。其实他用不着这样，骂骂咧咧只能让他的雄辩口才黯然失色。”

麦克阿瑟在15分钟演说中多次提到尼米兹。为表示对尼米兹的蔑视，他故意将发音拖长为“尼——米兹”。老麦声明，他拒绝如此横加干涉他的职权，马努斯岛是他的，而且他从不打算放弃，只有金凯德第七舰队和一些预定将在几星期后到达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船才可以使用。那里是他亲自出马，冒着生命危险打下来的。末了，他用烟斗指着哈尔西问：“难道我做得不对吗，比尔？”

有四个人异口同声：“是的，将军！”他们是哈尔西、卡尼、金凯德和约翰逊。

见大家一致反对自己，麦克阿瑟咧开大嘴笑了：“很好，如果有这么多绅士都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最好再认真理一理这个话题。比尔，你怎么看？”

“将军，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哈尔西说，“新基地只供第七舰队使用的话，你将妨碍战争的进程。”哈尔西接着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谁来负责基地建设，不管金凯德、肯尼或者工程处处长凯西准将，甚至澳大利亚人都行，关键是建成后的基地要为两支舰队服务。

两人第二个争论主题是卡维恩，这是日军在新爱尔兰岛北部隘口精心打造的一处基地，固若金汤。麦克阿瑟催了哈尔西几个月，要他进攻卡维恩，都被哈尔西一口回绝，他更愿去攻占卡维恩西北130公里、日军防守不太严密的埃米劳岛。麦克阿瑟告诉他，即使夺取了埃米劳岛，南太平洋部队还是必须攻占卡维恩，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孤立和封锁拉包尔的任务。争论从17时开始，持续了大约1小时。最后，麦克阿瑟说：“很好，OK，你们可以自便了。”

哈尔西以为，关于基地建设和使用问题已经说服了麦克阿瑟。但当他第二天早上准备返回努美阿时，卡尼接到了萨瑟兰打来的电话：“非常抱歉，将军改变了主意，他将在10时在办公室等你们。”

他们回去后，发现那里的情况和昨天一样。显然麦克阿瑟经过一夜思索又反悔了，更坚持限制基地的使用。争论进行了1小时，麦克阿瑟再次表示让步。

当哈尔西和卡尼等人准备登机时，又被告知，麦克阿瑟将在17时接见他们，继续双方上午的辩论。哈尔西牛脾气终于发作了：“如果第三次还搞不定这件事，我一定会疯掉的。”麦克阿瑟一再强调，基地使用可以让步，但不允许尼米兹如此冒犯他的个人声誉。

“将军，”哈尔西终于忍无可忍，“你在将个人声誉凌驾于美国的利益之上！”

除了卡尼和约翰逊，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他们惊讶于竟敢有人这样对老麦说话。后来哈尔西说：“我想，他们之前可能从未见过有人用这样的词句评判这位‘道义的君王’。”

“我的天哪，蛮牛！”麦克阿瑟怔怔地说，“你不会真这么认为吧？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他转向萨瑟兰，“迪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麦克阿瑟说得不错，两人曾多次发生争吵，却并未影响友谊。后来在莱特湾，当所有陆军官兵都在大骂哈尔西时，主动站出来制止这种言论的正是麦克阿瑟。

哈尔西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实不然，麦克阿瑟坚持要把谁来负责基地建设的问题提交给总统决断。3月11日，在汇报太平洋战略时，莱希、金、尼米兹三位海军上将将这一问题带到了白宫。罗斯福非常生气，他不耐烦地说：“我连马努斯岛在哪儿都不清楚，这种有关具体作战的事情，应该由你们参谋长联席会议自主决定。”莱希于是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答复麦克阿瑟，你地盘上的事你自己决定。转了一大圈，麦克阿瑟最后还是将工程交给哈尔西负责，并且之后再也没问过这事。虽然都是让哈尔西干，但这不是尼米兹而是自己的命令，麦克阿瑟感到开心极了。

开心的事还不止一件。3月17日，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主持国宴，隆重庆祝麦克阿瑟抵澳两周年，感谢他在两年里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麦克阿瑟以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答谢：“过去两年，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两年。你们所面对的是贵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你们的生命遭到威胁，你们必须迎接挑战，争取胜利。在太平洋，战争的趋势就是在这里扭转过来的，来势凶猛的侵略行动渐渐退落。两年前，当我踏上你们的土地时，我曾对菲律宾人民说‘我会回来的’。今晚在这里，我重申这句话，‘我会回来的’。我们最终要从敌人手中解放这片一衣带水的土地。”

宴会之后，麦克阿瑟与柯廷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谢登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两人，美澳联军近期将对霍兰迪亚发起进攻，拉包尔这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多次空袭过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作用，盟军不会再去攻打它了。

柯廷说他打算去华盛顿见见罗斯福，商谈胜利后如何处置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岛屿——连柯廷都看出来日本人已经不行了。麦克阿瑟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指出不要把罗斯福的许诺太当回事，“他对自己答应的事情总会推三阻四，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很快就会自食其言”。麦克阿瑟还强调，“应该尽可能多花时间与总统讨论，跟参谋长们会面没有太大意义，在调停和制定战后世界可能的安全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发言权。马歇尔是个见多识广、讨人喜欢的人，但他没有战略思想。金个性刻板，缺乏吸引力。阿诺德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他的兴趣在于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根本不关心澳大利亚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事”。看来在老麦眼里，好人似乎一个都没有。

柯廷询问麦克阿瑟，是否需要自己在华盛顿为他的太平洋战略做些工作。麦克阿瑟回答说，“作为一名政府总理，为此做出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看作对军事事务的政治干预。军事上的事，还是由我自己做主更好。”

撤下麦克阿瑟暂且不提，哈尔西刚刚回到努美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就到了：进攻卡维恩的计划取消，代之以攻占埃米劳岛，越快越好。哈尔西开心极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肯定，对麦克阿瑟的否定。

哈尔西将攻打埃米劳岛的任务交给了刚刚从布干维尔岛撤出的陆战三师。3月18日，装载陆战三师四团的庞大船队从瓜岛出发，向1300公里外的埃米劳岛驶去。护航舰只包括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密西西比”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护航航母“马尼拉湾”号、“纳托马湾”号和15艘驱逐舰。

登陆船队一路畅通无阻，连1架敌机或潜艇都没碰到。3月20日清晨，美军护航舰队对埃米劳岛进行了三小时炮火准备，共发射356毫米炮弹1079发、127毫米炮弹12281发。随后，陆战四团的1800名官兵在空中战机的掩护下登陆埃米劳岛。正如哈尔西之前预料，岛上少量日军早已逃之夭夭。行动中的唯一损失，是一名工兵不慎从推土机上摔了下来，一条腿被摔断了——油暂时先不说，真可惜了那些炮弹。像以往一样，美军工兵迅速登岛。4月初，埃米劳岛机场和鱼雷艇基地投入使用。至此，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顺利完成了从东、东北方向封锁拉包尔的任务。

鉴于盟军两大战区对拉包尔的空袭日益频繁，特鲁克也遭到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大规模攻击，古贺无奈做出决定，将拉包尔的航空部队全部撤出。2月20日，城岛率第二航空战队残存的37架战斗机、4架俯冲轰炸机、5架鱼雷机飞离拉包尔。在一个月的作战中，第二航空战队三种机型分别损失40%、89%、72%。继小泽第一航空战队被打残之后，城岛第二航空战队同样元气大伤。随后受命撤走的是第九五八航空队的10架水上侦察机。现场极少数故障飞机修好一架飞走一架。所有飞机和舰船撤走之后，拉包尔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战略价值。

从1943年2月登陆鲁塞尔群岛开始，到1944年3月夺取埃米劳岛和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为止，在1年多里，盟军先后组织了10余次登陆作战，接连夺取鲁塞尔群岛、基里威纳岛、伍德拉克岛、伦多瓦岛、新乔治亚岛、维拉拉维拉岛、科隆班加拉岛、莫诺岛、布干维尔岛、格林群岛、埃米尔岛、马努斯岛、格罗斯特角、新几内亚岛东部等地，日军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拉包尔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开战以来威风八面的拉包尔已成为盟军的囊中之物。瓜熟了，但蒂不落，盟军对它已经没有兴趣了——拉包尔成为棋盘上无关紧要的一颗弃子。

此时驻扎在拉包尔一带成建制的日军部队还有不少，包括今村第八方面军司令部、第十七师团、第三十八师团、第六十五旅团、第三十九旅团，驻新爱尔兰岛卡维恩的第四十旅团，驻约克公爵岛独立第十四步兵联队，陆军兵员合计57530人，还有数量众多的朝鲜劳工。海军有草鹿手下的东南方面舰队、第十一航空舰队、第八舰队、第十四根据地部队等，合计兵员30854人。如果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真来进攻，可真够他们喝几壶的。

从此，拉包尔成为美军绝佳的训练基地。那些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一有空就来撂炸弹玩。美国人还在这里试验燃烧弹、用降落伞吊投的杀伤弹、无线电控制的无人驾驶飞机等技术。日军只能躲在地洞里挨炸，眼巴巴看着防空阵地的高射炮一门接一门被炸掉。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致命的。时间久了，躲在防空洞里的日军也不咬牙切齿了，慢慢习惯了这种轰炸，就当替友军消耗美国人的炸弹吧。

1943年10月，盟军夺取新乔治亚群岛之后，今村似乎已预料到了今天的结局，决定提前实施拉包尔要塞计划。日军开始在辛普森湾航道布设水雷，设置152毫米岸炮90多门，各类工事配备轻型火炮500多门、重炮76门。经长期艰苦挖洞，拉包尔洞窟阵地长度超过了300公里。这些洞穴各有千秋，简单的就在火山岩上直接打，讲究的还在洞里铺上了椰木地板。今村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居住的防空洞装上了电

话。日军还修建了地下机库、修理间、仓库、医院等辅助设施。今村甚至将部队里有文化的人集合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兵器研究所，自制开花炮200门、白炮400门和喷火器200具，给大多数官兵配备了自制的反坦克炸雷。日军最大的难题是粮食。为此，今村亲自组织人员从事种植、养殖和捕捞作业。

说来也巧，一次日本国内送来的补给中竟混了3个错包，里面装的不是大米，而是稻谷。今村异常兴奋，授权两个京都大学农学部的教授带人搞科学种田实验。拉包尔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水稻竟种成了一年多熟。美国人虽然很有钱，但还没奢侈到用炸弹去炸农田。刚开始，渔民出身的士兵奉命下海捕鱼，但美国人的空袭实在太频繁了，少数几艘船太宝贵，怕损失，就由下海打捞变成了海边垂钓，美军飞机来了，他们一转身就钻洞了。“皇军”甚至有雅兴去搞养殖，鸡不能圈在防空洞里，只能散养，最后成了四处乱跑的野鸡。于是，美国人不来轰炸时，岛上就会出现一道别致的景观，日军满岛找鸡蛋。

冷静的今村知道，日本输掉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并未像新几内亚岛上的安达和布干维尔岛上的百武那样，贸然向盘踞在岛西的盟军发起攻势——刚开始那里是美军第四十步兵师，后来换成澳军第五师。新不列颠岛上出现了太平洋战场少见的奇观，对阵双方互不打扰，相安无事。今村手下的士兵因此大多保住了性命。——结合他在爪哇岛实施的“仁政”，老酒感觉今村身上有一些值得尊敬的地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今村自恃拉包尔防御坚固，借口东京没有指示，迟迟没有做出投降举动。一直到9月4日，他才派出高级参谋高桥赫夫，前往澳大利亚驱逐舰上接洽投降事宜。9月6日，在英国皇家海军“光辉”号航空母舰上，今村、草鹿代表日本陆海军向澳大利亚第一军军长斯塔迪中将投降。依照英国传统，澳军将敌方指挥官

献刀列为一项正式议程。今村、草鹿因此被允许携刀进入仪式现场，在听取斯塔迪宣读投降命令后献上军刀，之后在投降书上签名。

其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本来澳军提出的投降代表是陆军的今村，毕竟他名气大，军衔也高。虽然对今村个人非常尊敬，草鹿仍然跳出来说：“海军并不隶属陆军指挥，今村没有代表海军签字投降的权限。”澳大利亚人显然不在乎多一个人签名，反正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才有了两人联名签名的一幕。

负责接收拉包尔的是澳军第十一师。因日军在周边海域部署了大量水雷，该师直到9月10日才正式进入拉包尔镇。9月19日，驻卡维恩日军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旅团长伊东武夫少将登上了澳大利亚护航舰“天鹅”号，向第十一师师长K. W. 伊德少将投降。

在日本陆海军中，今村和草鹿都被认为属于“风格高雅”的人物，在战争中除了作战，两人并无太大恶行。投降后的今村被指控为乙级战犯，1947年被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48年5月，为方便荷兰军事法庭累计罪行，今村被移送爪哇岛。1949年12月24日，当年他曾入侵的荷属东印度和印度军事法庭竟判其无罪。1950年1月21日，今村被从爪哇岛押回日本，在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服刑。两个月后，他以部下罪行均应由自己负责为由，提出与手下一起蹲监，随后被押往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马努斯岛监狱。1953年8月8日，澳大利亚政府关闭了马努斯岛监狱，今村再次被移回巢鸭监狱。1954年11月13日，今村获释出狱，之后一直在东京自家宅院闭门反省战争罪行，撰写了《今村均大将回忆录》4卷。1968年10月4日，今村因心肌梗死，死于东京都世田谷区老宅，终年82岁。

投降后的草鹿被关押在拉包尔就地等候审判，因资料查找困难，他未被起诉。后来，澳军将草鹿送往新加坡樟宜基地交给英国人。曾经有800名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军俘虏被关押在布干维尔岛以南的巴拉尔

岛，最终全部被处死。作为该地区海军的最高长官，草鹿被指控与此事有关。虽然对下属非常宽容，对部下可能犯下的罪过大包大揽、主动承担，但草鹿最终并未受到多大惩罚，他被免于起诉，送回日本。后来，当了幼儿英语教师的井上成美因生活窘迫，患胃溃疡倒下时，草鹿还发动学生一起为他募捐医疗费。1970年，82岁的草鹿前往布干维尔岛，祭奠老上司山本五十六。在坠机现场，他喊道：“长官，我来晚了，不过草鹿现在来了。”草鹿于1972年8月去世，终年84岁。他出版有回忆录《异常的拉包尔战线》。

战前的拉包尔曾是新几内亚首府——后迁往更加安全的莱城，二战结束后再次迁回。1971年7月，拉包尔再遭强地震破坏。1994年的一次火山喷发毁掉了城市80%的建筑，它们大都是被厚厚的火山灰压塌的。自此，巴布亚新几内亚东新不列颠省首府迁往20公里之外的科可波。今天的拉包尔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拥有良好的潜水设施和浮潜地点。作为太平洋战场著名遗址之一，前来观光的亚洲游客以日本人居多。潜入海底，可见遍布的船只、飞机残骸，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发生过无数惨烈的海空格斗。

| 第四章 |

大国峰会

群魔乱舞

前线战局江河日下，为此抓耳挠腮的不过是杉山的参谋本部和永野的军令部，日本民众得到的大部分仍然是胜利消息——仅布干维尔海空大捷就有6次——他们对前线日军的窘境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在帝都东京，首相东条正在为一次政治会议殚精竭虑，往来奔波。他授意自己的大弟子、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起草一份名叫“大东亚共同宣言”的重要文件，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东条师父的真实想法。

日本实现政治目标的主要工具是“大东亚共荣圈”，其要旨是“亚洲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在日本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由天皇钦定各国的“应有地位”，促进共同“和平与繁荣”。这一政策是1938年11月由第一届近卫文磨内阁制定的，提出者是时任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

20世纪初，东乡水军提督在对马海峡一战定乾坤，标志着亚洲从西方统治下的崛起，黄种人因此有了某种民族自豪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英、荷、澳在远东的连连溃败表明，白人并非不可战胜。日军摧枯拉朽般的迅猛进攻令黄皮肤的亚洲人兴奋、陶醉，他们被当地居民——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顶层——尊为“解放英雄”。缅甸人、印尼人、马来人中的精英分子，都在积极谋划与胜利者结盟。日本人借机在占领区宣传说，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是一场黄种人为了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而进行的伟大的“种族战争”。只是到后来，当他们发现日本人和先前的欧洲殖民者在种族问题上同样骄傲自大时，才渐渐与之疏远进而敌视。

客观地讲，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共同催生了远东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蒂姆·哈泼在《被忘记的军队

——英属亚洲的陷落》一书中写道：“随着战争吞没了这些东南亚的土地，殖民社会随之被击败了、杀死了、捕获了。这打破了欧洲控制的神话，改变了本地人看待自身的方式。日本随之而来的占领又激发了当地根深蒂固的反抗文化，塑造了战后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承认：“自日本占领之后，我知道新加坡不愿再受外国的统治了。”

1942年9月1日，东条内阁决定成立大东亚省，目的在于对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实施一元化管理。11月1日，大东亚省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首任大臣是曾任阿部信行内阁大藏大臣和汪精卫最高经济顾问的青木一男。强烈反对此项设置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愤而辞职，由东条暂时兼任外相。9月17日外相由谷正之接任。1943年4月2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重光葵回国出任新外相。

1943年5月31日，东条内阁与大本营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决定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地位，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重要资源区依然实行军事管制。

只有中国例外。虽然困守西南一隅处境尴尬，但蒋介石依然在奋力抗战，成了让东京最头疼的首要问题。相对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时任南京傀儡政府大使重光葵提出了新观点。重光认为，共荣圈能否成功建立，取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应该废除与南京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东条起初是赞成军方意见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决定部分采纳重光的建议。虽然陆军高层强烈抗议，最终东条还是耐心说服了他们，“从中国取得原料的最好办法就是执行重光计划”。

随后，东京做出安排，将苏州、汉口、天津等八市日本租界归还给南京伪政府，并协调收回了上海英、法租界。因此，重光才被召回

东京出任外相。在国会中，重光一再倡导让整个东亚从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给予一定的政治自由。“对日本来说，这意味着采取‘睦邻’政策，改善我国的国际关系。”——这可能正是战后所有甲级战犯中，重光仅获七年有期徒刑的主要原因。

5月5日，东条以视察菲律宾军管情况的名义访问马尼拉，向当地人表达了日本欲让他们独立的想法。6日，东条出席了在马尼拉鲁内塔公园举行的民众感谢大会，同时发表演说：“切望菲律宾全面协助大东亚战争，并以此获得独立荣誉。”在7月25日召开的菲律宾首届国民大会上，独立准备委员长何塞·劳雷尔被指定为第一任总统候选人。9月30日，应日本政府邀请，劳雷尔率巴尔格斯、阿基诺等主要幕僚前往东京，协商有关独立事宜。东条根据《菲律宾独立指导纲要》精神，向劳雷尔一行传达了日本政府要求菲律宾尽快独立的“迫切期望”。其实劳雷尔与日本人合作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前文提到，奎松要求他留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可能保护自己人。他牺牲个人的名誉去充当傀儡，暗中保护菲律宾抗日组织，力争将菲律宾人遭受战争荼毒的程度降到最低。

7月初，东条前往新加坡，与未来缅甸的领导人巴莫会晤。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并在法国波尔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巴莫是在英国人撤出缅甸前夕越狱脱逃的——也有人说是日军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巴莫仪表堂堂，举止儒雅，颇有“缅甸汪精卫”之风。作为一个真正热心“共荣圈”的人，他曾在3月18日应日本邀请，率内务长官、财务长官、防卫军总司令等幕僚前往东京，商洽有关独立事宜。缅甸人受到了热情接待。巴莫对东条首相、杉山参谋总长、岛田海军大臣及重光外相等人印象极佳，认为他们是“亚洲爆炸性时代”的真正产物，“有朝气，果敢，充满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基础的亚洲新意识”。东条给予被占领国独立的决心显得“有惊人的远见卓识”，“确实极具政治眼光”。

在新加坡，东条给巴莫带来了自认为会使他高兴的消息：日本将把缅甸东部边境的掸邦大部分地区交还给这个新独立国家，但其中景栋州与孟板州划归泰国。

巴莫的表现出乎东条的预料，他哭丧着脸告诉“恩人”，“把掸族人及其土地肢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高兴的”。东条表示歉意，提出日本已经答应把那两部分土地给泰国人，作为他们和日本人结盟的报酬。

“但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还在积极争取，“我们也有自己的要求。”

东条试图不了了之，开玩笑答应“用另外方式报答缅甸”。但是巴莫咄咄逼人，指责日本军人在缅甸的傲慢和专断表现，“日军强烈的物资要求正在不断折磨着缅甸的民生”。

东条到新加坡不单是为了会见巴莫，他还要和印度那个“不服从运动”的领袖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见面。尽管甘地和尼赫鲁宣传非暴力主义并拒绝与英国进行任何合作，但在缅甸避难的鲍斯认为，只有武力才能拯救印度，他一直鼓吹和准备发起武装暴动，因此与甘地和国大党分道扬镳。

鲍斯身材高大，很受普通民众欢迎。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具备作为革命家的绝佳口才，他的口号是“给我热血，给你自由”。他曾按照父亲的意愿参加英属印度公务员考试，并以高分被录取，但他拒绝为殖民政府服务。为了理想，他曾先后投靠纳粹德国和日本，最后死在前往苏联寻求帮助的航途之中。鲍斯的头像至今仍悬挂在印度国会议事堂上，与著名的甘地和尼赫鲁并列。就连与其理念截然不同的甘地，在得知鲍斯的死讯时也说，“他无疑是一位爱国者，只是误入了歧途”。

此前，鲍斯在日本支持下在曼谷成立了一个“争取印度独立同盟”，后来于1943年10月21日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政府”。鲍斯到新加坡不但要觐见东条，还要招募在这里被日军俘虏的数千名印度兵，带领他们打回印度，把英国殖民者赶出去。鲍斯满怀激情地鼓舞自己的战士：“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时，德军只喊一个口号——‘到巴黎去！到巴黎去！’1941年12月，当英勇的日军开始远征时，他们也只有有一个口号——‘到新加坡去！到新加坡去！’同志们，‘到德里去！到德里去！’就是我们现在的战斗口号！”

1943年8月1日10时，随着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政三中将宣布撤销军事管制，日本驻缅甸行政机关集体撤出。当天上午天气晴朗，间或有蒙蒙细雨落下，仰光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11时20分，在政府大厦，建国议会以全体缅甸国民的名义发表了《独立宣言》，其主要精神是“缅甸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指导者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环，将为创建世界新秩序做出贡献”。与会者一致推举独立准备委员会委员长巴莫为国家元首，昂山出任国防部长。

当天下午，巴莫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同时签署了日缅同盟条约。巴莫告诫国民，自由不只是欢呼和庆祝。“许多人看到了他们以为终生无望的解放的这一天，高兴得痛哭流涕，”巴莫说，“但我们知道，不仅有梦想，还有现实。我们既然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独立，就必须用战争来保卫它。缅甸在这场战争中肯定要站在最前线。”

两个月后，10月14日，菲律宾宣布独立，随后签署了《日菲同盟条约》。日军驻菲律宾最高指挥官黑田重德中将宣布，即日起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管制。10月23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鲍斯出任临时国家元首，次日“自由政府”向美、英宣战。这两个“国家”都将应邀参加不久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10月30日，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与汪精卫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时向汪精卫发出了参加大东亚会议的邀请。

11月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褚民谊、陈昌祖、周隆庠、薛蓬元等汉奸离开南京，飞往东京出席大东亚会议。

11月5日和6日，东条谋划已久的第一届大东亚会议——也是最后一届——在东京国会议事厅召开。参会各“独立国”代表有：“中华民国”（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兆铭（汪精卫本名），泰国内阁总理銮披汶·颂堪的特别代表旺·威泰耶康亲王，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劳雷尔，缅甸国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此外，流亡新加坡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

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领导人哈达和苏加诺并未在受邀之列。1943年6月，东条发布命令，允许当地人有限参与管理国家。1943年9月，在日本人主持下，爪哇岛成立了一个以苏加诺为主席的“中央协商委员会”，协助日军进行管理。据佐藤说，东条反对让印尼独立，因为日本要靠他们的原料特别是石油跟美、英打仗，印尼人显然“还未做好管理这些宝物的充分准备”。

此外，法属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同样不在受邀之列。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虽已被日军占领，但仍保留维希法国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3月，日本理所当然地怀疑殖民政府已经投靠了戴高乐之后，才将之彻底推翻。马来亚有很多华人，小规模共产主义游击运动在他们当中蓬勃发展，这里同样不适合尝试自治。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婆罗洲、澳属帝汶和已占领的新几内亚部分，因战略位置重要，全部被纳入帝国的版图，置于军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我们欢聚一堂，”巴莫高声欢呼道，“与其说是不同的民族，倒不如说是包括所有这些国家在内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庭的成员。”曾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菲律宾总统劳雷尔提出，泛亚主义是不可抗拒的。“10亿东方人，10亿大东亚人，”他目光炯炯地在第一次会议前夕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他们怎么能受别人的统治，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受英、美的统治？”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会议大厅的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会议桌铺上了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被摆成方马蹄形，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会议主席，坐在“马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汪伪国民政府的代表，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自由印度的临时元首。

东条的开场白热情洋溢。他高声讴歌正在建设中的“大东亚新秩序”，谴责英、美两国以和平正义的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统治永久化，鼓吹大东亚各国应该“共存共荣”，紧密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最后东条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各个方面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要确保大东亚稳定，建设共荣共存的新秩序。”

接下来发言的是汪精卫。他在题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的演讲中指出：“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张景惠偷偷告诉汪精卫：“国家政权只能交给日本，就像将工作交给一个领着微薄薪水但仍热心工作的人一样，既省钱，效率又高。”

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日本战争中的前途，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看到日本已经逐渐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私下里告诉部下：“哪方在战争中失败，哪方就是我们的敌人。”銮披汶“拼着总理不干”，也不参加本次会议。即使东条7月3日亲自走访曼谷，并以牺牲缅甸的利益为代价割让土地给泰国，即使双方在7月5日签署了《日泰共同声明》，銮披汶依然拒绝参会。他以身体欠佳为由，派出了旺·威泰耶康亲王参会，以至于日本曾考虑“以实力解决”泰国问题——这里的实力我们不妨理解为武力。旺·威泰耶康亲王做了毫无特色的发言之后，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提议，“类似会议最好每年召开一次”。

随后发言的是劳雷尔，菲律宾人的感情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磐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没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10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按说上述发言已经够慷慨激昂的了，但比起最后巴莫的发言，依然稍显逊色。

“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怎么说也不为夸张，”他说，“多年以来，我在缅甸做的是亚洲梦。我的亚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亚洲人发出召唤。无论是梦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孩子们召唤的声音。今天，我又听见亚洲的声音在召唤，这次却不是梦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倾听了围绕这张桌子所发表的演讲。所有这些讲话都是动人的，值得铭刻心头的，而我——我可能有些言过其实，如果是这样，请诸位原谅——我好像从这些发言中听见了同样的亚洲的声音，把她的孩子们召唤到一起。这是亚洲的热血在召唤。现在并不是用我们头脑思考的时刻，正是这种热血思考把我从缅甸带到了日本！”

“仅仅在几年前，亚洲人民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开的彼此疏远的几个不同世界里，互不相识，甚至不想相识。作为家园的亚洲在几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亚洲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多得像使她分裂的敌人一样多，许多地区像影子似的跟着这个或那个敌国。过去，这个现在看来好像是很遥远的过去，亚洲人民要像今天在这里聚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今天发生了。它发生的方式超过了最大胆的幻想，超过了我们之中最大胆的梦想者的梦想。

“在我们长期的彷徨之中，把我们从荒野中拯救出来的国家，是东洋的领导者日本。我说今天的会议是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行动。正如主席阁下所说，我们确实是在正义、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伟大原则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东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亚洲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为它付出了巨大代价，其结果是亚洲人丢掉了亚洲。多亏是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热血将拯救我们，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10亿东亚人朝着东亚人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亚洲人的血液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共同迈向一个团结和平的新时代！”

对东条来说，这几小时是他职业生涯最志得意满的几小时。他巧妙地操纵着会议进程，慈父般地朝各位代表微笑——他完全被自己创造的泛亚精神陶醉了。

次日下午，鲍斯的发言将会议推向了最高潮：“我认为，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不是偶然的，这绝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

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正试图这样做，但是他们失败了。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做不妥协的斗争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觉得能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向奴隶制妥协。”

因为太过激动，鲍斯哽咽着讲不下去了。良久，他才恢复平静：“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代价。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不知道我们国民军有多少人能活下来。但对于我们，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个人，我们是死是活，能否活过战争时代，能否活着看到印度取得自由都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印度必须取得自由！”

会后，鲍斯要求确认“自由印度政府”的领土，东条准备将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划给他。鲍斯提出，自己不是想要岛屿，而是想要印度境内的土地。当得知日本正在筹划对印缅边界的英帕尔发起进攻，并在夺取该地后将之作为自由政府的根据地时，异常激动的鲍斯强烈要求尽快发起这项作战，同时承诺自己将亲率义勇军冲在最前面。

会议共进行了两天——比美、英类似会议效率高多了，因为实质上就是听一个人说话。各“国”充分交换了意见，痛斥欧美列强对亚洲的剥削和奴役，一致同意接受日本国领导，打赢这场“解放亚洲人民”的“神圣战争”。

《日本时报》社论称，本次会议是“骨肉兄弟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里，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同胞手足。这不是比喻，他们真的都是同一个母亲——亚洲——的儿子。日本人、中国人、泰国人、‘满洲国’人、菲律宾人、缅甸人、印度人——所有亚洲人，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佐藤精心起草的《大东亚共同宣言》，指出：

盖世界各国各得其所，相倚相扶，共享万邦共荣之乐，乃是确立世界和平之根本要义。然而，美、英为了本国繁荣，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对大东亚进行贪得无厌的侵略与剥削，逞其奴役大东亚的野心，终于从根本上破坏了大东亚的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在于此。

大东亚各国必须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使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自卫，根据下述纲领建设大东亚，以期确立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一、大东亚各国同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二、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确立大东亚的亲睦友谊。

三、大东亚各国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

四、大东亚各国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五、大东亚各国敦笃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消除人种差别，普遍交流文化，进而开放资源，为世界的进步做出贡献。

可以看出，上述决议不过是抽象空洞的口号，并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日本的目的是把各被占领国家和地区紧紧捆绑在军国主义的战车上。为了将战争打下去，他们不得不从占领区攫取财富，借助发行纸币廉价收购一切，没用几文钱就把当地人的粮食和原料征购一光。占

领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很多地区已经实行了粮食配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东亚会议是一次纯粹的政治会议，几乎未涉及军事内容，对日军挽回战场的颓势毫无作用。

如果仅仅是东条带领几个傀儡召开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就将本章命名为“大国峰会”，未免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就在汪精卫前往东京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同样接到了会议邀请。蒋介石已动身前往一个遥远的国度——在以金字塔著称的古城开罗，他将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一次对我中华意义非凡的重要会议。

开罗会议

早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告知重庆国民政府驻华盛顿负责督办援助物资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准备在合适时机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大国首脑参加的会议，统一谋划全球战局及战后一系列政治规划。罗斯福特别指出，在四国峰会召开之前，他愿与蒋介石单独会见。

起初，蒋介石对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不热心。当时宋美龄恰好在美，6月7日，蒋介石回电宋子文，“对于罗总统拟请丘（丘吉尔）、史（斯大林）与余四人会谈，并愿先与余畅谈之建议，甚所感纫。惟余觉在苏联尚未与日本公开决裂以前，余之参加会谈，是否将使史大林感觉不便”。蒋介石清楚，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对中国都不太感兴趣。如果会前得不到美国对中国抗战和战后前景的某种承诺，他无法确定自己在四国会议上将处于何等位置。因此他提议，其余三国会议可先行召开，“余个人甚愿与罗总统把晤倾谈，若届时有机会，请总统赐约，随时可趋教也……请照此意面见总统密为切商，并请以此意先商三妹（宋美龄），然后再达罗总统可也”。

对宋子文转达的意见，罗斯福于7月4日回复称，“单独会面十分必要，会议地点可放在重庆和华盛顿之间某一地点为好”。蒋介石于7月8日回电，同意罗斯福的建议。罗斯福在7月中旬再次致电蒋介石，提出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同时有丘吉尔参加的三国会议。21日，依旧对苏联心存疑虑的蒋介石回电说，如果他前往阿拉斯加，就必须经过西伯利亚。从那里经过，不见斯大林说不过去，建议换个地方会晤。至于中美首脑单独会晤的地点，罗斯福建议蒋介石在他动身之前先来华盛顿，却被宋子文以“委座军政羁身，似难远行，除非此行有解决太平洋战事之把握”为由婉拒。

就在魁北克会议期间的8月7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联名再次向斯大林提议，举行三国间的首脑会议。8月10日，斯大林回电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十分必要”，但不同意丘吉尔提出的地点斯卡帕湾，因为“在目前苏德战线的形势下，我甚至连一星期也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和前线”。斯大林进而提出，必要时可先召开一次外长级会议。

这是苏联人第一次表示赞同在三大盟国之间举行任何一级的会议。8月1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再次联名致电莫斯科，“我们完全理解，您有充分理由要留在前线，您亲临战场，才使战争取得如此多的胜利”，同时建议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放在阿拉斯加，外长会议可以提前召开。斯大林8月25日答复说，“不能接受阿拉斯加作为未来首脑会晤的地点，但外长会议可以在最近召开，建议地点在莫斯科”。至于三国首脑会晤地点，斯大林提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因为三国在那里都有公使馆，时间最好在11月到12月之间。

罗斯福希望，年迈的赫尔先生能够免除飞往莫斯科的长途劳顿，建议外长会议放在伦敦。斯大林拒绝更改地点。赫尔并无畏难情绪，愿意前往。对这位老练的职业外交家来说，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做生平第一次长途飞行，的确算是一种英勇行为。

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会。赫尔和艾登分别向会议提交了4条、12条议题，大部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内容。莫洛托夫的议题只有一条，“如何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作战时间，美、英何时在法国登陆”，这显然是一个军事问题。苏联人表明，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不准备讨论任何问题。这种级别的会议除了达成一些意向之外，不可能做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

“每一个主角都有一个他认为特别重要的题目。苏联人关心的是1944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最合乎赫尔心意的题目是关于战争目标

的四国宣言和战后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国可以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会议发布的公报宣布：三国的首要目标是尽快结束战争，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合作问题，并负责制定有关法西斯国家投降的条款。会议通过了4项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傅秉常能够到会，着实不易，赫尔以退出会议相威胁，才使英、苏同意让中国人参会。会上最具价值的信息是，赫尔第一次听苏联人说，一旦德国战败，苏联愿意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可以看出，外长会议大家不过是在试探应手，最终问题的解决必须等到工“一把手”会晤。

看来领导开一次会也实在不容易，各方的面子都要照顾。10月18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正式邀请，中、美、英三国首脑将在埃及海岸的某地进行会晤。罗斯福说，目前还未得到斯大林是否与会的承诺。但即使苏联人最后不来，其余三国的会晤也必须进行。届时自己将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众大腕前往参会，中美之间任何棘手的问题，都将在会上得到圆满解决。看到蒋介石还在犹豫，11月1日和9日，罗斯福接连两次发函承诺，“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可以与蒋先生单独会晤”。

蒋介石这才回电答应按期参加会议：“余当如最后尊电之所约，届时前往与阁下及丘吉尔先生会晤，此间一切当严守机密。此次四国宣言之签订，全由阁下坚持正义团结之精神所感召，实为一伟大之成功。此举对于未来世界之和平和安全，必有莫大之贡献，殊堪庆幸，余兹请阁下接受余热烈之感忱……”被戴了高帽子的罗斯福对这一答复非常满意。

虽然一直反对美国人邀请中国人参会，但既然罗斯福和蒋介石已经商定，丘吉尔也只好致电重庆，表示将“借此良机，不仅得以相互承认，并得以共同商讨如何早日克服共同之敌人，获得完全之胜利，以及相互保证同盟国间将来各方面之工作，以促进其安全和繁荣”。

对会议地点，丘吉尔以德黑兰治安状况不佳为由，相继提出了塞浦路斯、喀土穆或开罗三地。斯大林依然咬定德黑兰不放。罗斯福提出自己不能前往德黑兰，因为会议期间美国国会有一次重要会议，宪法规定必须在10天内由总统签署，通过的法案和决议文本送交国会才能生效。上述事务是不能通过无线电或电报来办理的。飞越崇山峻岭——去时向东，返时向西——会造成无法克服的耽搁，时间很可能来不及。罗斯福首先提议开罗，其次是原意大利属地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还可以是地中海东部的某个港口，最后的建议是巴格达一带。

然而，斯大林依然坚持德黑兰，因为他必须亲自指挥苏联红军作战，“我的同事一致认为，夏季和冬季的作战行动需要我个人与指挥部时刻保持联系，并需要向最高指挥部每天发出指示”，德黑兰有直通莫斯科的电话，其他地方不具备这种条件。

罗斯福提出将开会地点放在巴士拉，“我为了参加会谈，从美国起程要旅行6000公里，而您从苏联出发，只要600公里就可以了。我若不是必须领导一个具有150年历史的立宪政府，将欣然地走10倍路程去和您会晤。我请求您想想，我对于美国政府，对于保持美国全部作战努力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仍在莫斯科的艾登尽一切努力去做斯大林的工作，后者依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可以不迁就蒋介石，但不得不违心答应斯大林的一切要求。

鉴于苏联和日本目前尚未撕破脸，斯大林和蒋介石直接会面必将引发日本的警惕乃至抗议。11月11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建议首脑

会晤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英、美在开罗达成初步协议；第二，在德黑兰召开三大国首脑会议；第三，回到开罗后，就确实紧迫的印缅战场和印度洋战争这一纯属英、美范围的事务进行最后讨论。

罗斯福答应先到开罗，但他想让苏联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即使不是斯大林本人。中国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苏联人是莫洛托夫和一名军事代表，很可能是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此举是避免让斯大林怀疑，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之前，美、英先在军事行动上结成一伙来对付他。丘吉尔认为，会议一开始就邀请苏联人参加将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因为美、英的参谋长必须进行一系列秘密会谈。这一问题随着蒋介石的与会得到了妥善解决，美、英、苏三方开会借口可以是对付德国，有中国参加，那肯定是针对日本了。斯大林不愿因此危及苏联和日本的关系。

11月9日，罗斯福致电重庆，首脑会晤定在开罗，并透露丘吉尔预计于11月21日抵达，希望蒋介石能在22日赶到，罗斯福显然吃透了中国人“贵客后到”的心理。这就是对我中华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根据惯例，本次会议被丘吉尔命名为“六分仪”。

经过一番匆忙的准备，1943年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率中国代表团分两批离开重庆，取道印度前往开罗。蒋介石给自己定下的格调是“淡泊自得，无求于人”，秉承国人一贯爱面子的传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事宜，当待英、美率先提出，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包括：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外交部参事郭斌佳，侍卫长俞济时，其他还有朱世明、蔡文治等人。

受飞机航程限制，代表团需在南亚次大陆盘桓两日。1942年2月，蒋介石曾以中华民国首脑的身份访问印度，正是那次访问使中英关系更加紧张。当时英军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日本趁势大造印度独立舆论。蒋介石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予印度民众更多自由，以更广泛地动员各方参加对日作战。其间，蒋介石不但会见了印度民权主义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宋美龄还以娴熟的英语宣读了《中国政府告印度人民书》。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丘吉尔为此亲自写信给蒋介石：“不干涉盟国内部事务是最明智的准则，如当贵国国共两党争斗最激烈之时，英国就保持了足够的自我克制。”这话说得好像老丘多喜欢共产党似的，谁不知道你是全球反共的第一斗士？

有了上次的教训，蒋介石决定在本次会议上，有关印度和缅甸问题只谈军事不谈政治，途经印度也只是低调降落加油后直飞走人。11月21日早上，7时05分，中国代表团抵达埃及，入住开罗西南15公里处尼罗河西岸米纳饭店一号别墅。这里正对着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被称为“落日衔沙、风景奇绝”。中国人显然来早了，此时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均还未到。

11月12日下午，丘吉尔乘“声望”号——它的姊妹舰“反击”号早已在中国南海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从英国普利茅斯港起航。这艘1916年服役的战列巡洋舰排水量虽有33000吨，现在显然已日薄西山，与大英帝国此时的境况颇有几分相似。随同首相出访的除三军参谋长布鲁克、坎宁安——他刚刚接替两个月前因健康原因辞职的庞德爵士——和波特尔之外，还有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首相参谋长伊斯梅中将等人。丘吉尔患重感冒并引发肺炎，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次女萨拉奉命一路随行，照顾父亲。庞大的参会队伍足有400余人。在直布罗陀、马耳他、阿尔及尔短暂停留之后，“声望”号于11月21日晨驶入亚历山大港。丘吉尔旋即乘机前往金字塔附近的沙漠机场，随后入

住米纳饭店第十八号别墅。趁罗斯福未到，丘吉尔准备走访数百米外的蒋介石。两人虽已通信数年，但还没有真正见过面。

英国驻埃及大使将首相欲来走访的消息及时通报给中国客人。蒋介石本拟和罗斯福先会面，不料想见的没来，不想见的丘吉尔倒先过来了。经过一番思量，蒋介石决定主动去拜访丘吉尔。在米纳饭店十八号别墅，两人进行了半小时谈话。丘吉尔说，自己能乘军舰到亚历山大港然后飞来开罗，完全是盟军掌握了地中海的制海权之故，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简单寒暄，说了一些诸如“久仰久仰”之类的话后，丘吉尔提到了一个敏感问题：中国是否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介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对这次会面，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丘指示各战区作战之现状，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仍津津乐道。丘氏为英国式政治家，实不为盎格鲁-撒克逊之典型人物。虽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但他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在现有政治家中实属罕见。”

丘吉尔认为蒋介石“沉着、谨严而有所作为的性格”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并不认同罗斯福将其视为亚洲新龙头的说法，认为这过高估计了蒋的力量以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上的贡献。“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捍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后来，许多持有这些观点和估价的人们都抛弃了原有的看法。后来他在自己的国家被共产党击败，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不过，丘吉尔对宋美龄评价极高，“她是一个非常出色而又富于魅力的人物”。几个月前，两人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不愉快，彼此拒绝去会见对方。丘吉尔告诉蒋夫人，“当我们同时都在美国时，竟未能找到一个会面的机会，这曾使我感到多么遗憾”。蒋夫人对丘吉尔不

甚感冒，说这位英国首相“嗜烟如命，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噼啪作响”。丘吉尔的保镖暗笑领导是“英雄难过美人关”。目疾未愈的宋美龄同样是抱病参会，随后，丘吉尔特意派私人医生莫兰爵士为蒋夫人检查身体。莫兰在日记中写道：“她已不再年轻，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也有一些憔悴的魅力。”

行程最跌宕起伏的当属最早出发的罗斯福了。11月11日22时许，罗斯福率“影子总统”霍普金斯，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等80多名随员，登上停泊在弗吉尼亚海湾的一艘游艇，顺波托马克河而下。次日9时16分，游艇将众人送上了早已等候于切沙比克湾的新式战列舰“衣阿华”号——这艘新舰1942年8月27日下水，1943年2月22日刚刚服役，其威武雄姿与此时美国的新贵身份颇为相似。

对这艘排水量45000吨的战列舰而言，靠近波托马克河入海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舰上的水兵西姆斯回忆说：“大家都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那阵子舰上有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有人竟然在舰上安装了一个浴盆，这可是件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就在水兵满腹狐疑之时，从游艇上登舰的总统及众随从，让大家茅塞顿开，“大家一下子明白浴盆是为谁准备的了”。随后，马歇尔、金、阿诺德等170余名随员前来会合，同时从欧洲、北非分头赴会的还有300多人。登舰后的罗斯福，特意将行程电告蒋介石，并“遥祝蒋夫人玉体安康”。

“衣阿华”号在2艘护航航母、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入浩瀚的大西洋，向着非洲海岸破浪前进。虽然之前兴风作浪的德国潜艇已经得到有效压制，但船上拉的这些人实在太重要了，谁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即便以最高航速行驶，本次航行也要持续整整8天。护送如此多的重要人物，水兵难免会有些紧张，天知道是否会有意外发生。

11月14日，当舰队行驶至百慕大以东海面时，可能想给领导枯燥的航程解解闷儿，“衣阿华”号舰长约翰·麦克雷上校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向总统展示一下新型战列舰出色的对空打击能力。一大批气球被放飞空中，战列舰众多防空炮火轰然打响，在总统和一大批军政要人的阵阵喝彩声中，气球纷纷破裂，冉冉落下，那景象实在精彩极了。

好像故意和麦克雷作对，几只未被击落的气球忽悠悠飘入10公里外护航驱逐舰“威廉·波特”号的对空射程之内。作为一艘刚刚服役4个月的新舰，“威廉·波特”号上大都是些初出茅庐的新兵蛋子，125名官兵中有121人是初次出海。这艘舰出行途中事故连连。出航之前，该舰锚链被邻近友舰挂掉，接着航行中一颗深水炸弹坠海爆炸，着实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随后，驱逐舰因轮机故障失去动力掉队，在拼命赶上大队伍时，一名水兵又意外坠海失踪。“威廉·波特”号的古怪行为，让金在“衣阿华”号上的总统和一众要员面前丢尽了脸，他命令年轻的舰长注意此次任务对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看看身边的这些年轻人，尴尬的威尔弗莱德·沃尔特少校能说什么，只能表示努力表现，绝不让领导难堪。

现在对沃尔特及其弟兄们来说，将剩余气球击落，不啻为打翻身仗的绝佳机会。少校麻利地命令以全部防空火力对气球开火。这时，他又多了句嘴，下令向大型舰艇实施鱼雷攻击演习。因为只是训练，不需要将鱼雷射出去。劳顿·道森和托尼·法齐奥就把距离最近、块头最大的“衣阿华”号作为模拟射击目标。诡异的一幕随之出现，一条鱼雷一头扎进白浪翻滚的大海，在舰桥诸般人等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头也不回地冲“衣阿华”号疾驰而去。根据测算，2分钟后它将准确命中总统乘坐的战列舰，如果那艘舰不及时规避的话。

沃尔特命令立即向“衣阿华”号发出示警。由于编队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信号只能以灯光发出。谁知忙中出错，新入伍的信号兵慌

乱中把信号发成了“水中有鱼雷，正远离你而去”，再发一次又变成了“我们正全速离开”。战列舰上的水兵以为驱逐舰在提醒自己遭到了德国潜艇的攻击：“请重复，说明你的身份！敌人潜艇在哪里？”

眼见灯光信号已无作用，沃尔特果断打破无线电静默向战列舰呼叫：“狮子，狮子，立刻右转！”此时，“衣阿华”号观察哨已发现了快速逼近的鱼雷，舰上瞬间警报大作，观察哨声嘶力竭地高喊：

“我舰右舷发现鱼雷！这不是演习！”水兵纷纷奔向岗位，舰上长枪短炮一起拼命向鱼雷开火，试图尽快将之引爆。甲板上一众高官都看到了水面那条不怀好意的白线。战列舰的紧急规避导致甲板左倾，保镖必须紧紧抓住轮椅，以防总统滑进海里。一名保镖下意识地拔出手枪，向鱼雷来袭的方向胡乱射击。

“衣阿华”号庞大的身躯转了一个完美的弯，与来袭的鱼雷擦肩而过。轰的一声，鱼雷在舰尾300米外的尾流中炸响——这次真不是哑雷！罗斯福后来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星期一举行了一次射击演习。‘威廉·波特’号不小心向我们发射了一条鱼雷，我们都看见了——偏了大约1000码。谢天谢地，它最终没能射中我们。”

后来有人戏言，如果这条鱼雷将包括罗斯福在内的美国高层全部干掉，也就没有之后的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了。——老酒认为这未免有点儿言过其实，即使是日本恐怖的氧气鱼雷，一条就想击沉“衣阿华”号这样的大家伙也不太现实——除非命中弹药舱诱发殉爆——但摔罗斯福一个大屁股蹲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沃尔特少校刚刚松了一口气，眼前就出现了极度恐怖的一幕：战列舰上大小火炮齐刷刷指向了这艘“欲行刺总统的军舰”。误会解除之后，“衣阿华”号继续向北非的凯比尔港航行，“波特”号则被勒令脱离编队，就近驶往百慕大海军基地，接受审查。驱逐舰刚刚靠

上码头，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就蜂拥登舰，将125名舰员全部拘留——在美国海军史上仅此一例。

随后就是严格的调查和审讯。沃尔特坚持说是意外，只是操作失误而已。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破坏分子的蓄意谋杀，意在破坏盟军的重要会议。审讯和争论历经数日，水兵道森最终道出了实情。原来他错误操作，将发射火帽遗忘在三号鱼雷管内。等鱼雷射出去后，他因害怕追查，趁乱将火帽丢进了海里。

22岁的道森因此被判处十四年监禁。后来得知实情，罗斯福提议海军撤销了这个判决，因为小伙子是无心的，也没造成什么实际伤害。由于罗斯福是民主党人，之后不管哪艘船遇上“威廉·波特”号，都会打出这样的问候语：“别开火，我们是共和党！”这艘舰成了海军中谁都不愿意服役的倒霉军舰，它的系列传奇故事后文再叙。

麻烦至此还没有结束。当美国代表团在突尼斯上岸飞往开罗时，飞机偏离航线晚点多达一个半小时，以至于先期抵达的美、英高级将领担心，罗斯福等人遭到了德国飞机的拦截，“曾两次派飞机往觅，均因油尽而返”。但不管如何，罗斯福一行总算平安抵达，在丘吉尔陪同下入住美国驻埃及大使柯克的漂亮别墅。参加“六分仪”会议的人总算到齐了。

对罗斯福盛情邀请蒋介石与会，丘吉尔一直持抵制态度，因为这势必将增加美国人对远东的兴趣，进而波及太平洋战场。果不其然，罗斯福根据事先约定的程序，把与蒋介石的会谈放在了丘吉尔之前。罗斯福打算激励这位国民党领导人加大对日本人的进攻力度，同时向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在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美国总统开门见山地告诉蒋介石，中国应作为四大成员国之一，在平等基础上参加战后国际组织。此时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就连轴心国的明眼人也已不再怀疑

了。在这点上，美国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罗斯福和蒋介石都清楚，英国人和苏联人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是非常反感的。

23日上午，三国代表首先就会议需要发表的宣言进行磋商。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夺回从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侵占的国土。三方在草拟宣言时发生了争执。英国人提出，宣言草案里其他被占领地区都未说明必须归还何国，唯独把日本占领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明确写明“归还给中国”，如此表述将会引起英国议会的质问。随后，他们提出，应当将“当然应该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中国代表王宠惠的激烈反对：“日本放弃侵占中国的领土后，那些土地到底归属哪里？如果不加以明确说明，中国进行的艰苦抗战为了什么？这样含糊不清的言辞出现在宣言里，不但中国人民会感到困惑，整个世界都不会理解，会议宣言因此将变得毫无价值。”美国代表明确表明支持中国人的观点，认为含糊其词必将使世界对盟国阵营的团结表示怀疑。英国人这才悻悻作罢。

丘吉尔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人这次来，是准备为推迟原来商定的出兵法国的行动进而转向巴尔干地区进行辩论的，虽然他们知道这样会导致和美国人发生矛盾，并可能同苏联人公开决裂。但丘吉尔认为，“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将严重打乱英、美参谋长的会谈”。出于对印度、缅甸和中国战场的重视，罗斯福和蒋介石先后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这让丘吉尔醋意大发。在他眼中，地中海才是第一战场。他希望盟军抢在苏联人之前出兵巴尔干，向意大利投入更多部队。缅甸是“作战时间拖得最长、情况复杂和不重要”的一个次要战区。他以尖刻的语言在日记里写道：“希望劝说蒋介石带夫人去参观金字塔，痛痛快快一直玩到我们从德黑兰回来。”

蒋介石显然清楚自己大老远跑来是干什么的，丘吉尔的美好希望不可能实现。23日11时，三国首次正式会议依然将缅甸战事放在了首位，而不是丘吉尔认为的最后。会议目的是对蒋介石和中国代表团正式说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魁北克会议上拟订的东南亚作战计划草案。海军上将蒙巴顿已带幕僚从印度飞来，介绍了1944年盟军在东南亚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

丘吉尔并未意识到，罗斯福为把蒋介石树立为“四巨头”之一所作的努力，是遵循美国一贯原则的，即必须鼓励和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罗斯福和蒋介石共同向英国人施压，要求中英合力打通滇缅公路，而不是发动一系列两栖攻势，把日军赶出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会前史迪威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中明确写道：“美国青年为什么要为重建英国人的殖民帝国和他们的卫星国荷兰和法国去送死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定，盟军在东南亚的作战必须仅仅局限于缅甸，因为“如果把我们在亚洲的努力和军事行动集中在中国和中国周围，就能把我们卷入殖民帝国主义的范围限制在最低限度”。

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成丘吉利的观点，蒙巴顿同样力主新的一年在缅甸进攻日本人。具体做法是史迪威的中国驻印军从利多向东进攻，国民党军队则从云南向南挺进，英军重新发动向若开海岸的第二次攻势。这一系列作战被贴切地命名为“人猿泰山”，它将由“海盗计划”给予支持。后一行动是由英军在缅甸南部的安达曼群岛适时实施登陆，切断日军通往仰光的海上交通线。由于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吃了大亏，蒋介石在同意参战的前提下提出了许多先决条件，诸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补给品等，同时谋求由他决定英军在缅甸的作战规模。

英国人怒不可遏，这远远背离了他们之前制定的战略。布鲁克试图改变这一切，提出“海盗计划”使用的两栖部队在东部地中海登陆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人似乎不敢听到巴尔干和地中海，他们认

为，这是英国人企图再次摆脱对“霸王行动”所应承担的义务。激烈的辩论随之爆发，史迪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布鲁克疾言厉色，金怒不可遏，大家终于摊牌了。”

但不管英国人如何争辩，罗斯福还是初步答应中国人，未来几个月内在孟加拉湾实施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行动。丘吉尔认为，在那里作战远远不如他倡导的地中海，因为这将更多占用“霸王行动”所需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目前这些舰艇严重不足。在他眼中，中国根本称不上一个大国，他对罗斯福对蒋介石青眼有加非常恼火。“在总统看来，中国意味着在明天的世界上很重要的4亿人民，”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但温斯顿考虑的只是他们的肤色。他谈到印度或者中国时，你就会想起他是个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的人。”

会议争吵仍在持续。三大盟国的分歧不仅仅在军事上，还涉及未来的政治领域。丘吉尔的出发点在于避免大英帝国在战后解体，以维护英国人在全球数不清的殖民地。蒋介石则想坐享其成，以积蓄力量在战后消灭共产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唯一领袖。罗斯福稍微纯粹一点儿，一心要在欧洲和远东早日实现德国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如果此后能占据世界的首位更好。

当天晚宴结束之后，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秘密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蒋介石再次重申了中国的政治主张，包括设立四国机构和联合国问题，以及过渡时期的国际安全、德国投降及远东的安全等。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日本战败之后，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显然，罗斯福认为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会坚决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而提出永久性废除天皇制度。

蒋介石的表态令罗斯福颇感意外：“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从根本上铲除，至于它的国体如

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盟国在此次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罗斯福立即追问道：“这一问题明日是否提出讨论？”

蒋介石回答：“最好不做正式讨论。”

罗斯福闻言，频频点头。后来他如此形容与蒋介石的会见过程：“在开罗，我无法形容对蒋中正先生的任何看法。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才意识到，此前我所知道的都是蒋夫人向我讲她的丈夫如何如何，以及他是怎样怎样的。她总是在那里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我可以了解她。对这位蒋先生，我却根本看不透。”

马歇尔也开玩笑说，这位中国领导人看起来不像是主宰数亿民众的军政强人，倒像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和修道者，其审慎自持的态度和说一口华丽英语的夫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感觉翻译水平不够好，“无法转述委员长思想的全部意义”，每逢重要会谈，皆由宋美龄挑大梁口译兼阐释，颇为辛苦。有人说，她的穿着、谈吐和举止是会场附近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之外最生动鲜活的形象。

蒋介石进而向罗斯福提出，由于国民政府退守西南一隅，已无法负担长期作战的巨大消耗。几条国际交通线近乎断绝，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希望美国政府给予10亿美元贷款，以挽救经济，提升战力。10亿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罗斯福慨然允诺，同时说明根据美国宪法，自己没有权力签署借款协议，此事要经国会批准。他建议先由两国财长商议拿出具体方案，对补给品可以协调加大供应。罗斯福这项承诺很快被一向对国民党内贪腐现象深恶痛绝的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否决。

当晚会谈之后，罗斯福责成霍普金斯根据谈话内容起草宣言。次日16时，霍普金斯带着宣言初稿来到蒋介石的一号别墅，与中国国际

法专家王宠惠等人商酌。宣言主要内容为承诺三国共同对日作战，以及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失地收复的内容如下：“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该归还中国。凡系日本以武力或侵略野心征服之土地，一概须使脱离其掌握。”

王宠惠立即将文稿译呈蒋介石审阅，并将杨宣诚发现的“小笠原”三字为“澎湖”之误及时告知。代表团经认真研究后提出，修改后可予以同意。王宠惠遂于25日向霍普金斯提出，“其中所称小笠原恐系澎湖列岛之误，拟请改正”，霍普金斯慨然允诺。

11月24日的军事会议仅限于欧洲和地中海，因此中国人并未参会。在前往德黑兰之前，罗斯福和丘吉尔要就这两个战场充分交换意见——这其实就是美、英为在德黑兰与苏联人会谈进行的一次预备会。会议沿袭了之前激烈争吵的格调。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当谈到在地中海所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土耳其参战将对“霸王行动”产生的影响时，丘吉尔立即抛出了自认为得意的计划，出兵攻打罗德岛和在巴尔干登陆，以便“使地中海战火不断”，“霸王行动”依然停留在现有的准备阶段。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金，而变成了马歇尔，“上帝保佑，我将下达命令，一个美国兵也不会到那个海滩去送死的”。这位一向温和的美国陆军首脑的过激反应使丘吉尔大吃一惊，于是他见机行事，放弃继续推行地中海战略。当天的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11月25日是西方感恩节，美国人随舰带来了大批火鸡。当晚，罗斯福盛邀丘吉尔及随从到他的别墅参加“火鸡晚宴”，应邀参加的重要人物超过了20人。因东西方的习俗差别，宴会并未邀请中国人参加。两只大火鸡被人以隆重的仪式送进现场。兴致很高的罗斯福高高

地坐在椅子上，以娴熟的技巧不知疲倦地给大家切鸡肉。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很长，那些先分到的人都已吃完了，罗斯福还没替自己切上一份。丘吉尔担心他最后可能吃不到，不过罗斯福算得很准，到最后两副鸡骨架被撤去时，他才开始吃自己的那份。看到丘吉尔担心的样子，霍普金斯提醒他，“我们还有很多备用的火鸡哩”。在随后举行的舞会上，席间唯一的女性萨拉姑娘早已被抢走，丘吉尔只好选择罗斯福的同伴——沃森“老爹”作为舞伴。罗斯福兴致勃勃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仿佛战争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虽然并未拿到缅甸作战的最后承诺以及罗斯福答应的10亿美元，蒋介石无疑是开罗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得到了大国地位，从19世纪末起被日本人侵占的国土都将在胜利后归还——现在看来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11月27日，在拜会了埃及国王、王后，随后游览了开罗市区及金字塔等风景之后，蒋介石率团胜利返航。他肯定没有时间等罗斯福和丘吉尔从德黑兰再次回来。

返航途中，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带队前往蓝姆迦，在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上将的陪同下视察了中国驻印军，并发表了演说。这是蒋介石唯一一次亲临蓝姆迦视察。随后，他与一众高级将领讨论了缅北的反攻问题，提出在英国人未做出承诺之前，不宜孤军深入密支那一带。但在此时，孙立人和廖耀湘的两个师已受史迪威指令陆续向缅北胡康河谷进发，盘踞在那里的是痛骂东条“八嘎”的田中新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在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三地同时发表。

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委员长、丘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宣言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绝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地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当天，重庆报纸似乎卖得特别快。到黄昏时分，开罗会议的内容已成为许多家庭餐桌上的谈资，似乎明天战争就会结束。不管会议内容如何，中国能够与英、美这样的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过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始终是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出现，这次终于得到了理解和尊重。蒋介石对本次会议同样给予了极高评价：“开罗会议虽仅四天，但将中国自甲午以后被日本侵略的领土主权一举收复！”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会议“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之成就。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之最大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卅年苦斗之初效也”。

在东京，佐藤贤了第一时间向东条汇报了盟军开罗会议发布的公告及相关消息。在12月4日召开的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上，与会众人

一致认为，中、美、英三国联合召开的开罗会议意在日本，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既然斯大林并未到会，说明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美、英与苏联人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试图借此安慰自己。在纪念开战两周年的1943年12月8日，东条高调发表声明，强调帝国战争符合道义，表达完成战争之信心，同时要求大东亚“各国”必须与帝国的措施采取同一步调。在纪念三国同盟签订的12月11日，东条再次公开表达了日、德两国将团结一致，完成共同战争的决心。

就在东京对苏联人依然抱有一丝希望的同时，斯大林已在德黑兰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做出承诺，“一旦德国战败，苏联将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

德黑兰会议

11月27日，在有关远东问题的辩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乘机由开罗飞往德黑兰，参加与斯大林的重要约会。由美、英、苏三大军事强国首次参加的本次会议被命名为“尤蕾卡”。老酒一直纳闷，既然“四分仪”和“六分仪”都有了，老丘为什么不把它命名为“八分仪”呢？

沿途天气晴朗，两国代表团沿不同航线陆续飞抵德黑兰。丘吉尔对由苏联人负责的安全工作非常不满，尽管莫洛托夫已提前两天来到这里，和贝利亚一起进行了精心安排。在进入德黑兰市区前往英国公使馆的5公里路程中，每隔50米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分明是向暗杀者公示，“有重要人物到来”。车速很慢，很快就有多达四五层的民众挤到离汽车仅仅几米远的地方。丘吉尔想，此时刺客用手枪或炸弹就能轻易下手，但他还是努力向人群做出微笑的样子。直到汽车驶入公使馆，老丘才大大松了一口气。英国公使馆是一座破破烂烂的建筑，距豪华的苏联使馆不到200米。

第二天是周末。上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脸凝重地来到美国公使馆，煞有介事地说：“市内可能有轴心国特务要谋害盟国的领袖。”苏联人对美国领导人一天要数次驱车通过普通街道感到不安，因为美国公使馆与其余两国公使馆距离足足有2公里远，“发生任何此类事件，都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

为安全起见，莫洛托夫提议，罗斯福最好移驾到苏联使馆的一座楼房里去，因为苏联人的使馆比美国和英国的要大上两三倍。这样，会前美国人就不必驱车出入大街小巷，规避风险。霍普金斯、美国驻英大使阿夫里尔·哈里曼以及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中将认真讨论了

这件事，虽然大家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苏联人的诡计，但还是力劝罗斯福搬家。

据说，被称作“欧洲第一恶汉”的纳粹党卫军少校奥托·斯科尔兹尼——他以策划并成功执行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闻名——曾精心策划了暗杀行动，派出6名杀手空降伊朗。但1970年斯科尔兹尼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个行动，“我诚实地说，我不相信采取过这种行动”。

为了保证总统搬家过程中不出意外，美国人使出了障眼法。次日上午，一列警卫严密的大车队快速驶出美国公使馆，乘员中甚至包括总统的几名菲律宾厨师。大车队渐渐远去，一辆小轿车孤零零地开了出来，里边坐着罗斯福、霍普金斯和莱希上将。司机当然是白宫特工人员，他驾车绕了不少道，却依然在假总统车队之前驶入了苏联使馆。罗斯福在车内饶有兴致地看着外面演出的这出好戏，开心极了。迈克尔·莱利手下的白宫特工人员将和贝利亚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共同担负起苏联使馆的警戒任务。

根据对当时苏联窃听技术的了解，可以推测，莫洛托夫这种做法绝非仅仅出于好客和对罗斯福安全的担心。霍普金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整理床铺和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应该全部是来自内务部的秘密特务，他们白色外衣下的臀部口袋里有明显凸起。对莱利和他的白宫特工来说，这是一段极度紧张的时期，因为他们会去怀疑每个人且不允许哪怕携带一根金牙签的人进入总统房内。”

罗斯福在房间刚刚坐稳，15分钟之后，苏联领导人就匆匆来访。这是美苏两大军事强国首脑间的首次见面。“见到您我非常高兴，”罗斯福通过翻译查尔斯·波伦告诉苏联人，“我早就想同您见面。”

斯大林通过翻译巴甫洛夫在对会见总统表达了愉快心情之后，对不能早日与总统会面表示歉意。“这都是我的过错”，他解释说自己

军务羁身，以至于拖延了这次会见。个头矮小的斯大林步子大而缓慢，由于上衣略显宽大，他看上去比实际要矮胖一些。

罗斯福谈到了蒋介石和随后将在缅甸发起的攻势，斯大林似乎并不特别关心，他对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的评价很低。罗斯福说需要教育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人民懂得自治，并吹嘘美国在使菲律宾人为获得自由做好准备方面的良好记录。随后，两人就第二战场、战后商船转让、远东时局、法国问题以及触及丘吉尔痛处的印度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持续了大约45分钟，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艰苦的翻译上。

罗斯福对苏联人提供房子给他住表示感谢，说自己很乐意住在这里，这使他经常有机会在毫不拘礼和全新的气氛中与斯大林元帅见面。罗斯福的爽直态度被认为有助于使斯大林把总统看作一位“可信赖的盟友”——真正有实力的人是不需要阴谋诡计的。最后，罗斯福以悄悄话的方式提醒斯大林，不要主动向英国人提起印度，那是最让丘吉尔头疼的事。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

28日16时，盟军“三巨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历史性地见面。英国人参会的还有艾登、迪尔、三军参谋长和伊斯梅。美国人则是霍普金斯、莱希、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和阿诺德并未出现在会议上。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两人弄错了会议时间，提前出发到德黑兰郊外观光去了。”除了翻译巴甫洛夫，斯大林还带来了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陆军元帅。这位苏联领导人穿着一件金光闪耀的制服。

根据之前的约定，罗斯福被推举为会议主席。“作为在座三人中的最年轻者，我不揣冒昧地欢迎我的长者，并要对加入这个家庭圈子里来的新成员表示欢迎。”随后，他提议斯大林“来几句开场白”。

“不，”巴甫洛夫把话翻译过来，“他宁愿听。”

罗斯福宣布：“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这类性质的会议是朋友间在完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所谈论的一切不宜公开，三国的合作将经历战争世代传承下去。”

“他笑容可掬地把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扫视了一番，好像是仁慈有钱的大叔看望穷亲戚一样。”丘吉尔的翻译伯斯在日记中写道。

丘吉尔因重感冒发着高烧，咽喉肿痛导致他说话异常困难，莫兰勋爵不断用药水喷他的嗓子，“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真不少哩”。伤病丝毫无损他的口才，况且在这种场合，以他的身份和性格，不说话肯定会憋屈而死。

丘吉尔的发言高屋建瓴。在强调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后，他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也许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强国的最大集结”，“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及命运，无疑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上帝所赐予的这一良机”。

罗斯福再次向斯大林提议，作为东道主，他责无旁贷地要说上几句。斯大林简单向巴甫洛夫吐了几个字就停住了。然后，巴甫洛夫站了起来，看了看手中的笔记本后，严肃地说：“我高兴地对在座诸位表示欢迎。我认为，历史将会证明，这次会晤，以及我们的人民所给予我们的权力，在我们的潜在合作范围内将能得到充分利用。”随后，他稍稍迟疑了一下，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斯大林元帅说，让我们言归正传吧！”——原来最后这句话才是斯大林说的。

罗斯福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阐述全球战局，之后他讲到了太平洋战场，目前盟军在那里进展顺利。日本的船只——不论是军舰还是商

船——大量被击沉，以至于新建船只根本来不及补充已有的损失。总统接着说明了重新收复缅甸北部的计划，蒙巴顿上将将统一指挥英、美、中三国军队的行动。随后，他转到了斯大林最关注的欧洲战场。一番解释之后，罗斯福宣布将于1944年5月1日在法国诺曼底发起大规模登陆，代号“霸王行动”。

“我们对你们在太平洋上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斯大林非常兴奋，“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帮助你们。因为我们在东线需要的军队太多。目前在远东的部队用于防守还勉强可以。但如果要发动攻势，至少需要超过现在3倍的兵力。他们到太平洋战场同友军会师，必须要在德国崩溃之后：到那时我们将并肩作战，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承诺参加对日作战，一举改变了美、英两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既定战略，同时降低了中国对联盟的重要性。

第一次会议在19时20分结束，持续了3小时又20分钟。苏联侍者送来茶点。斯大林安详而客气的神情让美国人感到放心。莱希上将过去一直把斯大林看成一个“土匪头子”，现在他承认自己看走了眼，这位苏联领导人“聪明、对人直率、随和而周到，只是有时坦率到近乎粗鲁”。

看到美国人和苏联人似乎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英国人心中可谓五味杂陈，就像热恋中的情人忽然看到伴侣向其他异性抛媚眼。伊斯梅眼中的斯大林“极端残忍、缺少人类固有的人情味”，亏得自己“既不是他的敌人，也无须他的友谊”。虽然为了避免有明显的上下席之分，苏联人特意为会议准备了一张栎木大圆桌，但英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在会议上渐渐处于孤立地位。

“这次会议刚开始就结束了，”布鲁克上将告诉莫兰勋爵，“斯大林已经可以任意支配美国总统了。”丘吉尔同样愤愤不平。莫兰问

他有什么事情不对头，首相铁青着脸回答道：“不对头的事情多得很！”

在当天的晚宴上，“三巨头”谈论了许多事情，诸如法国、波兰、德国、希特勒，以及无条件投降。斯大林问起在卡萨布兰卡发表的含糊声明是否明智，如果不澄清，反而会使德国人团结一致，“在我看来，提出明确条件，不管何等苛刻，并告诉德国人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可以促使德国早日投降”。

第二天午餐之后，斯大林再次拜会了罗斯福。美国总统给了他几份备忘录，其中之一是要求在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可供1000架重型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另一份建议是在对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现在斯大林的注意力在欧洲，只答应予以考虑，便草草结束了这个话题。

当天下午的全体会议终于切中了主题——关于“霸王行动”的组织实施。丘吉尔夸夸其谈，评论了全球战略，特别强调了地中海的重要性。他的发言引起了苏联人的强烈不满，他们显然事先是知道英国人想法的。斯大林通过巴甫洛夫粗野地宣布：“让我们谈正经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讲话的速度和锋利，同他深黄色金边制服的华丽外表形成了鲜明对照。

苏联人的观点得到了美国人的全力支持。马歇尔高兴地发现，苏联领导人显然赞成下一年把“霸王行动”置于盟国所有计划的第一位。于是他再次拒绝丘吉尔鼓吹的“软肚皮”地中海战略，坚持意大利战役必须只是局部的、有限的，同时拒绝在巴尔干半岛采取任何冒险军事行动。

苏联人趁势提出，意大利战役对盟国的事业具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打通了地中海。但是，要进攻德国，意大利不是一个适当的出发点，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两国之间。因此，为了进攻德国而把大量军

队集中在意大利，是不会有有多大收获的。土耳其是一个比意大利更适于进入德国的地方，但它离德国心脏地区太远了。苏联人相信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是最适于英美联军登陆的地方。当然，那里德国军队的抵抗会更顽强，据说离开北非后的隆美尔已经到了那里。

美国人认为，在法国登陆是到达德国心脏地区的最短路线，可以“减少牺牲盟军士兵的生命和在最短时间里赢得战争，并以此换取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在时间上，美国也不愿再往后拖，否则将失去“上场争夺最后一分”的机会。

罗斯福建议，需要特别慎重考虑一下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任何战役，都可能使“霸王行动”推迟。如果能避免，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延误的。

丘吉尔深表忧虑。他和斯大林针锋相对，罗斯福则不时居间调停，但明显有拉偏架的嫌疑。斯大林巧妙利用英、美分歧左右了会议进程。他意识到美国代表团尤其是罗斯福，不仅渴望讨好他们这位敏感的盟友，而且愿意利用这个机会遏制英国人为发动地中海攻势所做的努力。只有在涉及“无关紧要”的中国问题时，苏联领导人才支持丘吉尔。

29日上午是三国军事将领举行的专题会议，三位“一把手”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伏罗希洛夫完全遵从斯大林的路线，抱着与美国人同样的观点和英国人论战。他从马歇尔那儿了解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霸王行动”的实施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现在我想知道，”伏罗希洛夫说，“是否布鲁克先生也这样认为，这项行动是必要的，是必须进行的。”当布鲁克回答地中海作战是为了确保“霸王行动”的成功时，伏罗希洛夫强调，“斯大林元帅认为，在意大利或地中海其他任何地方的行动都必须是次要的”。他的观点立即得到了马歇尔和金的大力支持，英国人显得孤立极了。

丘吉尔知道，住在一个大院内的罗斯福和斯大林肯定已进行过多次私人谈话。他建议在下午正式会议召开之前，和罗斯福共进午餐。罗斯福婉言谢绝，并派哈里曼大使前往解释：“总统不愿让斯大林知道，会前美、英进行过私下接触。”闻听此言，本就感冒的丘吉尔鼻子更酸了。丘吉尔本来就担心他的老朋友会深陷斯大林的圈套，当他发现总统在会上和正式宴会时都故意避开他时，这种担心加剧了。

当天午餐之后，罗斯福再次约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包括建立战后世界政府的计划。这种计划应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四位警察”来执行。斯大林并不太赞成这一意见，因为“四个警察”不会受到欧洲各小国欢迎，他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感到厌恶。在这点上，一向与斯大林针锋相对的丘吉尔非常赞同。他在回忆录中说：“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16时，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仪式。受国王乔治六世委托，丘吉尔向苏联人赠授为纪念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而特别铸造的一把宝剑。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挤满了苏联士兵，在做了简短说明之后，丘吉尔将宝剑递交斯大林。

斯大林将宝剑举到唇边，轻吻剑鞘，然后把它递给伏罗希洛夫。此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这位过于激动的苏联元帅失手让宝剑掉落在地上。伏罗希洛夫俯身拾起宝剑，在仪仗队的护送下，极其庄严隆重地从房间里捧着宝剑出去。丘吉尔看到罗斯福坐在房间一边，十分激动，显然受到了仪式的鼓舞。“三巨头”重新围圆桌坐定，随后一众高级将领蜂拥而入，汇报上午辛勤讨论的结果。争吵模式再次开启。

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提出，从现在开始直到发动“霸王行动”之前，如果不在地中海采取某种军事行动，希特勒就可能把军队从意大利调往苏联或法国北部。斯大林没有接布鲁克的话茬，转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谁将指挥‘霸王行动’？如果不指定人选负责一切有关准备，这一计划注定将毫无结果。”因为指挥官已经决定由美国人出任，皮球被踢到了罗斯福脚下。

罗斯福解释说，美国人已经采取了措施。但他并未说出指挥官的名字。斯大林认为，需要立即指定人选，不仅负责筹划，而且负责执行。因为如果任命太晚，新司令官就会改变业已制订的作战计划。苏联政府对任命不要求发言权，只想知道这人是谁。丘吉尔立即附和说，人选最好在2周内确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马歇尔上将将是出任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只有他才有足够威望指挥盟军在欧洲的数百万军队。

斯大林盯着坐在大圆桌另一边的丘吉尔：“我想对首相直接提出一个关于‘霸王行动’的问题。首相和英国官员是否真对战役抱有信心？还是以此为托词来敷衍我们？”

回答永远是丘吉尔式的含糊其词：“只要时机到来时，先前为‘霸王行动’所订的条件仍被确认，我们就将竭尽全力，拿出全部力量渡过海峡去打德国人，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丘吉尔“铿锵有力”的话说完，当天会议宣告结束。

英国人明显陷入了孤立。布鲁克认为会议自始至终糟透了。“听了过去两天的辩论，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精神病院或疗养院。”英国陆军参谋长在日记中写道。

出于对英国人的极度不满，当天的晚宴上，做东埋单的斯大林抓住一切机会去揶揄丘吉尔，有时甚至是故意挑衅。“必须杀掉德国50000人，”斯大林一脸严肃地告诉英国首相，他认为希特勒强大的陆

军完全依靠50000名左右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支撑，为防止胜利后德国人像一战之后那样很快死灰复燃，必须将这些人全部毙掉。

丘吉尔把椅子一推，忽地站了起来：“英国议会和公众永远不会容忍这样的集体枪杀，即使在战时的狂热下他们允许这样做，但当这样的暴行初次发生以后，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那些负责人。苏联人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想入非非。我绝不会参与屠杀，如果在战场上，则另当别论。”

“必须枪毙50000人！”斯大林一本正经地重复了一遍。

丘吉尔的脸因气愤和发烧而涨得通红：“与其要用这种可耻的行为来玷污我和我们国家的荣誉，不如此时此刻就把我拉到外边的花园里，毙掉！”

罗斯福慌忙出来调解。“我提议搞个折中，”美国总统笑着说，“不是50000人，只枪毙49000人好了。”毫无疑问，他希望借此让大家一笑了之。

艾登向首相做出了种种暗示，说明这不过是个玩笑而已。丘吉尔还是离开餐桌，跺着脚走了出去，来到了隔壁那间灯光幽暗的房间。他刚坐下，就有人从背后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是斯大林，他旁边站着莫洛托夫，两人都是一脸戏谑。莫洛托夫恳切地说明，刚才斯大林元帅只是开玩笑。丘吉尔被劝回重新入席。没过一会儿，斯大林又开始取笑他：“你是亲德的，魔鬼是共产党，我的朋友是保守党。”这回丘吉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斯大林把一只胳膊搭在首相肩膀上。

晚上，莫兰走进首相的卧室，想看看丘吉尔还有什么事情要办。一进门，他就看见首相与艾登在谈论战后的世界局势。

“可能还要有一场流血更多的战争，”丘吉尔闭着双目，显得非常疲劳，“那时我可能已经不在，我将长眠，我想长眠亿万年。”他点上了一支雪茄说，自己曾告诉斯大林，英国不要新的领土，“他紧追这点不放。你知道，如果我们拿点儿什么，苏联就有话可说了。当我问苏联需要什么时，斯大林说，‘时机到来时，我们会说话的’。”

丘吉尔的心跳超过了每分钟100次。莫兰医生警告说，这都是因为他喝的“那玩意儿”。“很快就会降下来的，”丘吉尔高兴地说。片刻，他又变得忧郁起来，凝视着莫兰：“我相信人类会毁灭自己，消灭文明。欧洲将荒芜，可能我要对此负责。”他如此这般说了好几分钟，突然问道：“你认为我的体力能维持到战争结束吗？我有时觉得快要垮掉了。”

自从离开开罗，罗斯福始终不愿与丘吉尔单独接触，而他肯定和苏联人进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这让丘吉尔醋意大发，恼怒异常。

经过一夜休息，“三巨头”又恢复了第一天的平静关系。上午会议结束之后，斯大林和丘吉尔来到了罗斯福的寓所，出席除翻译之外“只有三个人”参加的午宴。罗斯福告诉斯大林，美、英均同意在5月实施“霸王行动”。斯大林显然非常满意。谈话转到一些次要话题，比如在达达尼尔海峡、波罗的海以及基尔运河设立自由贸易区等。

斯大林提到了海洋出口问题。丘吉尔认为，“像苏联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拥有2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在严冬几个月里不能有效地与一望无际的海洋沟通，是一件错误的事”。不过，苏联在远东已经有了海参崴（现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斯大林说，这个港口也是被冰封锁着的，还要依靠对马海峡。目前苏联人唯一的出海口是摩尔曼斯克。

丘吉尔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苏联得到不冻港的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都能看到苏联的舰队和商船队”。罗斯福提

出，“自由港的主张同样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有些迟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

罗斯福在没有中国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主张的。”斯大林非常高兴：“那的确不坏。”

经过短暂的午间休息，16时，第三次全体会议又像以往那样召开了。罗斯福开心地告诉大家，有关重大军事问题已经达成协议。布鲁克爵士宣布，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在5月发起“霸王行动”，同时在法国南部进行支援性配合作战。斯大林当即表态，为防止希特勒将精锐部队从东线西调，同期苏联人将在东线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

之前几乎全是苏联人管吃管喝，丘吉尔提议，当天晚宴在英国公使馆举行。理由有四：按照排头字母次序，英国和他本人的名字都应列在最前面；按照年龄，丘吉尔大哥比斯大林二哥大4岁，斯大林二哥又比罗斯福三弟大4岁；按三国政府成立时间，英国比其余两国要早很多个世纪——还有一点丘吉尔没说，怕伤感情，英国是最早参加二战的。第四点理由最充分，当天是老丘69岁生日。

这下子，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好意思再争了，可能本身也就没打算争。为了保证斯大林元帅的绝对安全，苏联内务部人员坚持对英国公使馆进行了全面搜查，连每扇门和每个坐垫都不放过。美国人当然也向那里派出了白宫特工。

当晚的丘吉尔风光无限，他的右边坐着美国总统，左手坐着苏联最高领导人。三人联合控制了全球绝大部分海军、3/4空军和2000万地面部队——他们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罗斯福将一个精美的波斯瓷瓶送给丘吉尔作为生日礼物。比伏罗希洛夫还没出息，老丘竟然在归国途中将瓶子打碎了。后来他找人修复后收藏起来。

丘吉尔首先提议为国王干杯，然后用夸大的言辞赞扬了两位同伴的光辉业绩。他称赞罗斯福致力于扶贫救弱，并防止了1933年的革命，宣称斯大林元帅应该得到“斯大林大帝”的称号。

斯大林的回答分散了侍者的注意力，他正端上一盘叫“波斯灯笼”的甜食，是放在冰块上的一个大冰激凌布丁，上面点着一支蜡烛。由于只顾听斯大林说话，侍者手中的托盘倾斜，布丁从冰块上滑下来，掉在了巴甫洛夫头上。尽管冰激凌顺着头发和脸一直流到鞋子里，但这位恪尽职守的翻译依然面无表情，一字不漏地翻译着：“斯大林先生说，红军是无愧于苏联人民的。”

虽然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苏联人对英国人的怨气依然未消。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斯大林突然将矛头对准了英国陆军参谋长——毕竟丘吉尔过生日，再挑衅人家太不厚道了——他因布鲁克在1942年8月莫斯科第一次会议上对苏联人的生硬态度耿耿于怀：“布鲁克将军，你对红军是不太友好的，一直在挑剔我们，”他告诉巴甫洛夫，“让他到莫斯科来，我会请他看看，苏联人并不是孬种，交交朋友是非常值得的。”

布鲁克非常惊讶，他非常了解苏联人的性格，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忍气吞声地坐着，那么他可能对我有过的任何尊敬都会丧失殆尽，以后还会继续对我发起攻击”。于是，布鲁克忽地站了起来，同样用眼睛死死地盯住斯大林：“我为此感到惊讶，您竟然觉得有必要对我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您一定记得，今天上午我们在讨论掩护计划时，丘吉尔先生曾说，‘在战争中，真理必须由谎言来护卫’。您一定还记得，您自己也曾对我们说过，在您指挥的所有伟大战役中，您总是不让外界知道您的真正意图。您告诉我们，您的假坦克和假飞机总是集中在那些有直接关系的战线上，而您的真实意图完全被保密的外衣掩盖。元帅，您被假坦克和假飞机引入歧途了，以至于未能观

察到我对苏联红军的真正友好感情，您也没有看到我对红军全体指战员的真正的同志情谊。”

听完巴甫洛夫的翻译，斯大林的表情有些古怪。他转身告诉丘吉尔：“我喜欢这个人，他说得对，今后我必须跟他好好谈谈。”

宴会结束后，斯大林通过巴甫洛夫告诉布鲁克：“最好的友谊是建立在误会基础上的。”

事实上，斯大林的确冤枉布鲁克了。布鲁克日记里的一段描述说明，他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有着很高的评价：“在这次会议以及后来与斯大林的接触中，我很欣赏他那优秀的军事头脑和敏锐判断力。他的所有陈述和观点中既没有任何战略性错误，也没有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在这方面，他比另外两位元首都强。罗斯福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通常都是把这些事务交给马歇尔或莱希处理。温斯顿的判断力更不稳定，他有时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他太冲动且缺乏思考，很容易做出不合适的计划。”有人戏称，对总是习惯乱踩油门的丘吉尔而言，布鲁克是他绝好的刹车。

紧张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接下来是一连串祝酒。丘吉尔提议，为两位显赫贵宾的健康干杯，罗斯福则提议为丘吉尔的健康干杯，并祝他长寿。之后斯大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这种非官方宴会上，大家发言非常自由。马歇尔和莫洛托夫都讲了话。一向不太喜欢抛头露面的霍普金斯也站起来“出息”丘吉尔：“经过长期彻底研究，我认为英国宪法是不成文的，战时内阁的权力和组织是没有具体规定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温斯顿·丘吉尔随时要它们怎样就是怎样的。”这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丘吉尔非常生气，却无法当场发作，他对这位“影子总统”一向非常敬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霍普金斯的话毫无根据。诚然，我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从国会和内阁同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忠诚支

持，我也很少在什么重大问题上遭到否决。但我不止一次以自豪的心情提醒我的两位伟大战友，在我们三人之中，只有我随时都可以被根据普选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下院解除职权，也只有我才要每天受到代表国内各政党的战时内阁的舆论监督。罗斯福总统的任期是有规定的，他不仅是总统，还是军队总司令。斯大林在苏联以前好像是，而现在肯定是总揽最高权力的。他们可以用命令行事，而我必须进行说服和劝导。”

丘吉尔的话似乎不假。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正在开会的丘吉尔就被罢免了首相职务，并由此产生了一句名言。斯大林因此嘲笑他，老丘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为了保卫人民有随时罢免我的权利。”他还引用了一句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标志！”

三位领导人友好而谄媚地相互敬酒，以表达他们对会议结果的满意，并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亲密的战友关系。但除了联合击败德国和日本战略，三方还遗留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德黑兰做出计划的根据是对苏联在战后态度的怀疑，我想这是有悖于西方民主的。”英国战史专家艾迪·鲍尔评论道：“从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寻求长期利益反而恰恰是正确的，因为这也正是斯大林和苏联所寻求的。”

莱希对没完没了的敬酒感到厌烦。金看见斯大林从椅子上站起来，绕桌子走向每个人，与之碰杯，他觉得蛮有意思。宴会散了以后，斯大林迟迟不肯离开。丘吉尔向他走过去，同样兴高采烈地说：“英国正在变成粉红色。”

“那是健康的象征，”斯大林说，“我想称丘吉尔先生为我的朋友。”

“叫我温斯顿好了，我在背后称呼您乔。”——乔是苏联人对斯大林的昵称。

“不，我要称您是我的朋友。请允许我称您为我的好朋友。”

丘吉尔举起了酒杯：“我为无产阶级大众干杯。”

“我为保守党干杯，”斯大林说，“谁将指挥‘霸王行动’？”

“总统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将会是坐在我们对面不远处的马歇尔将军。”英国人这次完全猜错了。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布鲁克同样对冗长的会议感到厌烦，“在解决战争问题时，参与的政治家越多，战争的结束就越推迟！”此言不虚，政治家总想通过会议来体现自身价值，军事家的舞台是刀光剑影的战场。而会议总是费时、扯皮和没完没了的。

对苏联人来说，德黑兰会议无疑非常成功，他们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承诺。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似乎表明，将来他们会更加紧密地合作。美国总统发现，斯大林虽然比自己想象的固执，但还是“可以接近的”。两人分手时，罗斯福说：“我们是带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的。在我离开时，我们无论事实上、精神上，还是目标上，都是朋友。”

一轮接一轮的会议还没开完。12月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重新飞回开罗，解决他们自己的遗留问题：是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霸王行动”中，还是同时进行罗斯福已经向蒋介石许诺的在缅甸的强大攻势。

英国人在德黑兰碰了钉子，现在丘吉尔终于有了最好的借口，“霸王行动”需要更多的登陆艇，因而无法在远东再发动大规模两栖攻势。英国人解释说，如果拨出“海盗”计划所需要的兵力，出兵法

国的行动就可能遭遇失败。莱希和金向总统提出“不能对中国人食言”，如果中国退出战争，美军在太平洋上面临的压力将急剧增大。马歇尔特别警告说：“如果取消‘海盗’计划，蒋介石就不会让中国军队参加‘人猿泰山’行动。因此，在缅北就不会有新的战斗，这将对太平洋战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2月4日下午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一开始就宣布“他必须在12月6日离开开罗”，所有各项报告都要在12月5日晚上准备完毕，以便取得最后协议。会议在一番争吵后结束，毫无结果。

德黑兰会议影响了远东形势，斯大林答应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使得中国对取得最后胜利的作用不那么重要了。僵局在第二天被戏剧性地打破。罗斯福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海盗’取消。”丘吉尔闻讯，欣喜若狂，给伊斯梅打电话时用暗语说：“能自治其心之人，胜于能攻城略地之人。”当晚，罗斯福对郁郁寡欢的史迪威说：“4天来，我顽固得像一头驴，但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罗斯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断然驳回参谋长们的意见。

12月7日，一个由霍普金斯起草并经罗斯福和丘吉尔审核同意的电报被发往重庆：“与斯大林会晤的结果，使我们需要在春末对欧洲大陆展开大规模作战，相当可能在1944年夏末结束对德战争。上述行动需要大量登陆舰艇，因而无法再把足够的兵力用于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同时又发起‘人猿泰山’以确保孟加拉湾行动的成功。”——老酒能够想象到蒋介石收到这封电报时愤怒又无奈的表情。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后曾夸下海口，他的任何要求罗斯福都不会拒绝。然而，他不知道中国短暂的大国地位已被美、英两国在德黑兰出卖了。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直截了当地拒绝向国会提交新的10亿美

元贷款计划，因为“（重庆政府）正在迅速消耗它的友好资本”。随后，罗斯福同样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

从开罗前往金字塔的旅途中，罗斯福似乎不经意地告诉丘吉尔，他不能让马歇尔离开自己。因为没有他在身边，“我晚上甚至无法入眠”。罗斯福认为，仅仅“霸王行动”不能成为马歇尔离开华盛顿的理由。罗斯福已经做出了另一个艰难抉择，他没有听从霍普金斯和史汀生的建议，也没有迎合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个人偏好，现在他就新人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丘吉尔征求意见。虽然对此感到惊讶，丘吉尔还是说“这事应该由总统决定”，“我们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非常欢迎的”。

回国之前，罗斯福召集艾森豪威尔一起前往突尼斯。两人上车时，罗斯福说：“艾克，你要去指挥‘霸王行动’了！”艾森豪威尔当然知道获得职务之艰辛，它并非因众望所归，而是来自总统的力排众议。士为知己者死，小艾迅疾向领导表态：“总统先生，我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希望不会让您失望！”

被老酒称为“会议之年”的1943年，即将落下帷幕。政治家累得精疲力竭，可以暂时回家歇歇去了，终于轮到一众军事将领粉墨登场了。但目前我们尚无闲暇去欣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精彩表演，就在开罗会议召开的前三天，1943年11月2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师和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已经向日军盘踞的马金和塔拉瓦环礁发起了两栖登陆。尼米兹海军上将沿中太平洋的迅猛进攻将大大加快太平洋战争的进程！

| 第五章 |

破围之战 ——浴血塔拉瓦

打草惊蛇

在马绍尔群岛东南、所罗门群岛东北方向，北纬3度38分至南纬2度67分、东经172度99分至176度84分之间，有一串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800公里的环礁群。1788年6月2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夏洛特”号发现了其中最大的塔拉瓦环礁，船长托马斯·吉尔伯特便以自己的名字为随后接连发现的一系列环礁所组成的群岛命名。

吉尔伯特群岛横跨赤道，由塔拉瓦、马金、阿帕玛玛等16个珊瑚礁组成，总面积约281平方公里。诸岛土壤贫瘠，因雨水冲刷缺乏植被，但其珊瑚砂地质和平坦的地形非常适宜修建机场。1892年，英国人将其归入“英属吉尔伯特及埃利斯群岛”管辖。

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表明，岛上有土著26000人，另有白人和华人约100人——世界凡人群处皆有华人——人口密度为太平洋各群岛之冠。因处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上，群岛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三天，1941年12月10日，日军第四舰队下属横须贺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一部，在松尾景辅少佐率领下登上了马金和塔拉瓦环礁，当地少许英国行政官员闻风而逃。战争初期，交战双方对偏远一隅的吉尔伯特群岛均缺乏足够重视。日军仅将此处当成一个侦察飞行中转站，在马金环礁建立了一个水上飞机基地，在塔拉瓦及以西的瑙鲁岛修建了机场。1943年初，日军机场陆续投入使用，对美澳海上交通线构成了重大威胁。盟军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只是当时还顾不过来。

1942年7月，华盛顿颁布了“瞭望塔计划”，其第一阶段任务是夺取日军占据的图拉吉和正在修建机场的瓜岛。为分散日军注意力，尼

米兹上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佯动。其中之一，就是攻击吉尔伯特群岛最北端的马金环礁，这一任务交给了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

因为由埃文斯·卡尔森中校一手组建，第二突击营又称作“卡尔森突击营”，他们在中途岛战役时已经亮过相。卡尔森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12年，年仅16岁的他主动辍学，虚报年龄参加了美国陆军，1916年服役期满后以上士军衔退役。几个月后，卡尔森再次恢复现役，参加了美国对墨西哥的军事行动。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卡尔森随远征军前往欧洲，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观摩了法国的多次战斗，并因负伤获得过紫心勋章，同年5月晋升少尉，12月晋升临时炮兵上尉。1919年，他二度从陆军退役。3年之后，厌倦了推销员工作的卡尔森第三次应征入伍，成为海军陆战队一名二等兵。因曾经在陆军中担任过军官，他后来被送入候补军官学校学习。1923年，重回部队的卡尔森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少尉。

曾三度来华的卡尔森似乎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27年，他以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官的身份到上海服役，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大家熟悉的范德格里夫特。之后，卡尔森到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出任副官，同时开始学习中文。回国之后，卡尔森在1930年参加了清剿尼加拉瓜游击队的战斗，在一次夜袭中成功将敌击溃，因功晋升上尉军衔，成为陆战队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游击专家之一。二度来华在北平领事馆服役，再度回国之后，卡尔森幸运出任了总统佐治亚州温泉公寓卫队副队长，与罗斯福总统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不过老酒认为，他跟总统的关系肯定没有哈尔西铁。要不开战时，人家哈尔西都已经是海军中将了，卡尔森还不过是个蹩脚的陆战队少校。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7月，卡尔森以保护美国侨民为由三度来华，任使馆参赞和驻上海海军武官处情报官。此次来华之前，罗斯福与他进行了长谈，要他直接写信向自己汇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目睹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卡尔森对中国军民的抗日斗

争深表同情。随后，他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哈里·亚纳尔上将批准，卡尔森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考察。其间，他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出于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好感，卡尔森与朱德、刘伯承等中共将领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他接触过的中共军政、文化界人士有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左权、林彪、薄一波、陈赓、陈锡联、徐海东、彭真、吕正操、史沫特莱、丁玲、周立波、刘白羽等。

虽然也曾与国民党高层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阎锡山、程潜、李宗仁、孙连仲、蒋鼎文、邓宝珊、马占山、陈公博等有过接触——这对一个小小的美国陆战队上尉无疑是非常风光的——但卡尔森还是对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最感兴趣，认为它是使日军装备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的最佳作战方式。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方法、牺牲精神、道德规范给卡尔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共产党军队配备政委的做法尤为推崇。在目睹了日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之后，卡尔森形成了自己坚定的抗日主张。他甚至用美国银行的旅行支票购买债券，以示对边区的支持。他还通过史沫特莱把一些债券送回美国换成美元，捐给中国为伤兵筹款的医药救济基金会。在晋察冀边区，他见到了自家近邻白求恩大夫。卡尔森在苏区的考察历时8个月，行程超过3000公里，其间3次穿越日军封锁线。

回国之后，卡尔森开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呼吁美国应该立即停止对日本战略物资供应，对中国提供更多援助。他还出版了在中国的见闻录《中国双星》，公开支持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一做法严重违反了美国军人不得干政的传统，遭到军方保守派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1938年9月16日，卡尔森接到了不得在公开场合发表类似言论的正式命令。经过一天的思索，卡尔森索性在第二天脱下军装，退出现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3年里，他

坚持不懈地就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奔走呼号，“讥笑、批评、攻击都不能使我屈服”。

随着美日关系日趋恶化，1941年1月，卡尔森公开警告国人：日本将会对美国发起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当年4月，他申请归队获准，被授予陆战队少校军衔。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卡尔森、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尉和一战时期美国的战斗英雄威廉·多诺万——他后来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首任局长——联名向总统提议，成立一支隶属海军陆战队的游击部队，用于渗透到敌占区开展特种作战。1942年1月，詹姆斯上尉正式上书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托马斯·霍尔库姆少将，提议建立一支类似英国突击队和中国敌后游击队那样的特殊部队，专门执行突击登陆任务。其实詹姆斯能够成为军人，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他的扁平足并不符合征兵条件。后来，他搬出了总统父亲，极力说服征兵者相信自己的扁平足不会妨碍执行任务。参军后的詹姆斯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不穿军靴，而是穿运动鞋走上战场。

对詹姆斯的提议，霍尔库姆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手下每一名陆战队员都应该具备那种能力。但詹姆斯毕竟是总统的亲儿子，在可能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的高层压力之下，霍尔库姆最后勉强同意编组两个突击营。第一营营长就是绰号“红胡子”的梅里特·埃德森中校，就是在瓜岛血岭大出风头，让那条山岭因此改名“埃德森岭”的那位。第二营营长就是刚获晋升的卡尔森中校。

1942年2月，卡尔森和副营长詹姆斯少校从7000名志愿者中遴选1000人组建了第二突击营。这个营在训练、军容等方面都深受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影响。借鉴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卡尔森提出每名战士必须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他在官兵中经常提到“Gung-ho”一词，它后来成为一部电影的名字。这个词译成中文，大意是“工合”

或“干活”，第二营因此被很多人称为“工合营”。卡尔森对它的解释是拉近官兵之间的距离，因为共产党军队中官兵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他还在营里建立了“公开谈话制度”，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并接受他们的批评，要求军官放弃特权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在圣克莱门特岛进行了短期训练后，卡尔森率第二突击营于5月17日抵达珍珠港前线。

5月25日，卡尔森接到了第一次作战任务，率下属C连、D连前往中途岛，抗击日军可能发起的两栖登陆。南云舰队4艘主力航母在战斗中折戟沉沙，使得日军登陆部队一木支队连中途岛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打道回府。未与日军交战的第二突击营毫无损失，也谈不上有什么功绩。中途岛战役结束后不久，卡尔森率部于7月返回珍珠港，但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出击千里之外的马金环礁，歼灭岛上日军，摧毁军事设施并搜集情报，尽可能将日军注意力从瓜岛和图拉吉引过去。为确保行动出其不意，美军决定用2艘潜艇运送部队。C连和D连刚从中途岛归来，卡尔森决定带已休息多时的A连和B连执行任务。

就在陆战一师登陆瓜岛次日，8月8日，美军潜艇“鸚鵡螺”号、“舡鱼”号悄然驶出了珍珠港，向西南方向的遥远目标进发。美军选择出动这两艘潜艇，有三大原因：一是其排水量达2700吨，具备超长续航能力；二是两艇提前进行过运输部队的改造，如除保留鱼雷管中的鱼雷，其他鱼雷都被卸载，腾出空间架起了上下床铺以运送更多装备和兵员；三是它们各有两门152毫米甲板炮，必要时可以为登陆部队提供炮火支援。

在中途岛战役中被老酒喻为“酸辣鸡蛋汤”的“鸚鵡螺”号及其艇长布罗克曼少校，是咱们的老熟人了，“舡鱼”号艇长杰克·皮尔斯少校还是初次见面。突击编队指挥官是坐镇“鸚鵡螺”号的约翰·海恩斯中校。除了潜艇原有水兵，两艇共搭载了211名陆战队员——13名军官和198名士兵。

海上航行需要持续整整8天。潜艇本身空间有限，现在又装上这么多人员、装备，生活环境极度恶劣。8月16日上午，“鸚鵡螺”号率先抵达马金环礁附近海域。海恩斯中校伸出潜望镜进行远距离观察，主岛布塔里塔里岛上似乎并无异常动静。黄昏时分，“舡鱼”号前来会合。海恩斯下令次日凌晨陆战队员乘橡皮艇上岸。按照计划，突击队员将在狭窄的布塔里塔里岛靠海一侧、乌基昂贡岬东北8公里处上岸，此处位于日军驻地侧后。美军两个连将从两个地点登陆，兵分两路夹击日军。

当时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驻军很少，仅有海军第五十一警备队下属马金派遣队的90名官兵，大部分驻扎在布塔里塔里岛，指挥官是金光久三郎。接到瓜岛战役打响的消息，金光特意下令加强戒备。几天前，岛上得到了几挺7.7毫米机枪，金光下令在椰子树上建起了瞭望棚，组织手下加紧训练，构筑简单防御工事。他还规定所有人员必须凌晨3时起床，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但是，美军一直没来，金光绷紧的弦渐渐松弛下来，他觉得有些意兴索然。8月16日晚，他破例组织岛上官兵和当地居民举行了一场晚宴，庆祝帝国海军在“萨沃岛海战”中的辉煌胜利。酒足饭饱的日军返回驻地，酣然入睡之时，美军的登陆在暗夜的掩护下已经悄然而至。

当晚，天降暴雨，登陆海域风高浪急。卡尔森中校当机立断，命令两个连在同一地点登陆。陆战队员分乘19艘橡皮艇向预定登陆点驶去。17日凌晨2时，当美军艰难地在预定位置登岸时，发现橡皮艇少了1艘。奥斯卡·皮特罗斯少尉那个班的12名官兵不知所终。主力部队登陆同样遇到不少麻烦，发生多起橡皮艇倾覆事故，一些陆战队员落水，武器丢失。正当卡尔森召集大家准备布置任务时，“砰”，一名士兵的枪不慎走火，清脆的枪声在暗夜中传出老远。鉴于行踪可能已

经暴露，卡尔森只好变偷袭为强攻，命令默文·普鲁梅里中尉率A连向日军驻地快速挺进，拉尔夫·科伊特上尉的B连随后跟进。

在日军驻地，一名气喘吁吁的日本巡警将睡梦中的金光叫醒：“南洋兴发会社的神崎长次郎店长告诉我，他在海边听到了枪声，那肯定不是皇军枪械发出的。”

可恶的美国人果然来了！金光一骨碌翻身起床，下令全体队员出动迎击。他同时致电特鲁克第四舰队司令部：“凌晨3时15分，敌军已在马金登陆。”日军先头部队乘装有机枪的汽车、自行车等一切可用交通工具，先行出发，其他人小跑在后边跟随。

3时50分，在日军战地医院附近，普鲁梅里中尉的A连与日军先头部队开始交火。双方各以机枪封锁道路，一时僵持不下。克莱德·托马斯中士招呼几位部下试图从侧翼包抄，被躲在椰子树上的日军狙击手击中阵亡。后来，他被追授荣誉勋章，成为海军陆战队继理查德·弗莱明上尉后获得该荣誉的第二人。美国海军后来将一艘“巴克利级”驱逐舰命名为“托马森”号，舷号DE-203。

天色渐亮，兵力和火力均占优势的美军逐渐占据上风。金光只好率部凭借熟悉地形且战且退，同时再次向特鲁克发出了求援电报：“附近海域有美军2艘驱逐舰，请立即派兵前来增援。”

双方在50~100米的距离上互相射击。眼见局面难以迅速打开，普鲁梅里中尉只好向营部求援。正当卡尔森准备将B连投入战斗时，日军身后突然响起了诡异的枪声。

从背后包抄日军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和主力失散的皮特罗斯小分队。皮特罗斯没有听到营长合兵一处的命令，依然率11名部下在大部队登陆点西南1800米处上岸。这一失误歪打正着，金光正在全力应对A连的进攻，未料到另外还有一股美军。皮特罗斯成功摧毁了日军的

广播站，毫不费力地迂回到了金光的背后，与正面的A连形成了夹击之势。

虽然战局渐趋绝望，但金光毫无惧色。他不知道美军来了多少人，更不知道出现在背后的只是美军一个班。在组织部下拼死抵抗的同时，金光连续发出了数封急电：

“5时30分，我部已被美军包围。”

“7时，确定敌海上主力为2艘驱逐舰，登陆兵力至少200人以上。”

将B连投入战斗后，卡尔森呼叫在近海游弋的2艘潜艇提供炮火支援。因为通信故障，“舡鱼”号并未收到卡尔森的呼叫，“鸚鵡螺”号两门152毫米炮此时派上了用场。瀉湖中正在向南航行的1艘日军运输艇和1艘巡逻艇被美军潜艇一通炮火击沉，随后布罗克曼下令向岸上的日军阵地发起炮击。

面对兵力数倍于己且有炮火支援的敌人，手下仅有42人的金光彻底绝望了。交战5小时之后，金光向特鲁克发出了诀别电报：“9时05分，全员从容战死。”随后，金光率队发动了两次自杀式冲锋，“全员玉碎”。准确地讲，这才是日军的第一次“玉碎”作战，阿图岛只能算第二次。可能因为本次作战规模太小，被忽略了。

至此，美军实际上，已赢得了本次战斗。

由于缺乏准确情报，卡尔森认为被消灭的只是日军一支小分队。金光所部的顽强抵抗说明，日军主力很可能在岛南一带，随时可能前来增援。此时空中出现了一架日军侦察机，海恩斯中校下令潜艇紧急下潜。失去潜艇火力支援的卡尔森更加惶恐不安。

11时30分，空中再次出现了两架日机的身影，卡尔森下令所有人不准开火，暂时遁入丛林躲避。未能发现目标的日机，草草扔下炸弹后飞走。

接到马金发来的求援电报，第四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立即下令，第二十七驱逐舰分队运送谷浦英男大尉第六根据地部队一部前往增援。在地面部队到达之前，驻马绍尔群岛的基地航空部队受命出动战机前往攻击。

空中出现的敌机加剧了卡尔森的不安。17时他召开了军官会议，提议当晚撤离布塔里塔里岛。詹姆斯和两位连长都不同意，提议按计划撤回潜艇，次日在北部的金马金岛登陆。于是卡尔森留下20人断后，主力部队于19时30分乘橡皮艇返回潜艇。途中多条橡皮艇被巨浪打翻，大部分队员丢失了武器，一些队员再次被冲回海滩上。仅7艘橡皮艇上约100人返回了潜艇。过半数队员包括4名重伤员被落在岸上——他们大部分两手空空，只有负责掩护的20人还有武器。当晚，他们与日军残存的一支巡逻队发生了零星交火。

次日清晨，卡尔森试图派橡皮艇接回岛上人员。不料，撤退途中遭日机空袭，一艘橡皮艇被击沉，潜艇被迫紧急下潜，美军的第二次撤退被迫中断。B连连长科伊特上尉及70名队员仍然滞留在岸上。

不明敌情的科伊特非常悲观，决定向岛上的日军投降。他用英文草拟了一封投降书，交给日本南洋贸易公司兴发会社的员工，委托他递交驻岛日军指挥官——后来盛传向日军投降的是卡尔森而非科伊特，只是没有找到充分证据。岛上已无日军前来接受美军投降。日军援兵迟迟不至，为卡尔森第三次撤退留出了宝贵的时间。当天下午，科伊特利用南洋兴发会社1艘20吨机械动力船驶离布塔里塔里岛，先在小马金岛登陆，之后辗转返回潜艇。在岛民的帮助下，剩余队员傍晚时分乘4艘橡皮艇离开，赶在18日午夜前回到了潜艇。

确信所有队员都已返回，两艘美军潜艇撤离了马金海域。8月25、26日，“鸚鵡螺”号和“舡鱼”号先后返回珍珠港。尽管一个个狼狈不堪，他们仍然被当作英雄受到了驻地官兵的热烈欢迎。

海军陆战队成功突袭马金环礁的消息传回国内，对开战以来很少收到好消息的美国民众来说，无疑是一针兴奋剂。总统儿子亲自参加危险的战斗，更是增添了不少卖点——直到今天，美国对詹姆斯是否参加过本次作战仍存在争议。美国宣传机构开足马力，“奇袭马金”被渲染成一场辉煌的胜利。少数特种兵潜入敌后，大肆破坏并从容撤回，由此成为美国英雄主义的标准版本。1943年，好莱坞拍摄了影片《Gung-ho!》，纪念这次作战。

就具体战果而言，美军本次突袭并未给日军造成多大损失。卡尔森报告说，自己亲眼看到的日军尸体就有97具，因此被消灭的日军不会少于160人。对美军的伤亡，卡尔森竟然说撤退时太混乱了，难以准确统计。这让人无法理解，自己人理应比歼敌数更好统计。再说，你查查去了多少人，减去回来多少人不就知道了？这点难题，学数学专业的老酒还是能帮你解决的。后来美军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8人阵亡、12人失踪（有3人后被证实阵亡）、14人受伤。日军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金光兵曹长以下战死43人、失踪3人，负伤人数不详；生还27人——警备队员18人、机场地勤人员3人、气象观测员4人、翻译2人。老酒窃以为，这次日军提供的数据可能更真实一些。

有9名陆战队员遗憾未能返回潜艇，他们之后的境遇是悲惨的。在与前来增援的谷浦所部周旋12天后，8月30日，弹尽粮绝的美国人向日军投降。他们随后被押往夸贾林环礁。日军起初还准备找机会将他们送回日本看押。后来，日军驻马绍尔群岛第六根据地部队司令官阿部孝壮不顾下属的反对，于10月16日断然下令将9人斩首示众。战后阿部在关岛被处以绞刑，罪有应得。

从战术效果来说，卡尔森接受的三大目标“歼敌、破坏设施、侦察敌情”，勉强完成了第一项。一年后，美军准备发起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时，对那里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从战略意义上讲，尼米兹试图通过突袭行动转移日军注意力的目标并未实现。从具体作战进程来看，此时的美国人显然尚未做好反攻的准备，他们的进攻有点儿杂乱无序。

海恩斯和卡尔森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得到了媒体的大力吹捧。但是参与行动的军官对卡尔森的指挥能力提出了质疑。从另一个角度讲，意义不大的本次攻击使日本人认识到了吉尔伯特群岛的重要性和防守上的脆弱性，从而开始逐步加强那里的防御。

美军的行动可谓“打草惊蛇”。

从两个突击营营长未来的仕途也可略见一斑。卡尔森随后率第二突击营登上瓜岛，参与了对东海林支队的追击，在战役后期还进行了一次为期31天的大范围巡逻，并由范德格里夫特亲自授予海军十字勋章，但其风头仍被在血岭表现出色的第一突击营营长埃德森中校盖过。纵观卡尔森指挥的几次作战，基本上属于雷声大、雨点小、赚吆喝，其个人指挥并无过人之处。作为一名左派军官，卡尔森的前途并不被人看好。1943年11月，当“电流行动”正式发起时，埃德森已是主力部队陆战二师的上校参谋长，属于不折不扣的中坚人物。卡尔森还仅是新建陆战四师的中校作战训练副主任，只能以观察员身份观摩战场，做一些传递信息的辅助活儿——两人都将在随后的正戏中露面。

2000年，在突袭战中战死的陆战队员有19人的遗体被找到，他们被运回美国高调安葬。美国曾多方寻找被处决的9名队员的遗体，至今未果。

比起随后美军在塔拉瓦环礁的巨大伤亡，这些损失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第五舰队横空出世

4月第一周的一个清晨，空气清新，碧蓝的海面风平浪静。像以往一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上将和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以不疾不徐的步伐走在从驻地前往办公室的路上。尼米兹平时话不多，斯普鲁恩斯更不轻易开口。尼米兹忽然转头问参谋长：“最近舰队高级将领将有一些变动，中太平洋舰队需要一位指挥官，我想让你去。”话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像是在试探对方的反应。看到斯普鲁恩斯不接话茬儿，他接着说：“可惜的是，我更需要你留在这里。”

“沉默的勇士”斯普鲁恩斯一向喜怒不形于色，他以和缓的语调微笑着回答：“是呀，战争是件大事情。我个人非常希望再和日本人打一仗，但你需要我留在这里，我只好服从。”这种以退为进的回答方式非常艺术，既表达了对出任舰队司令官出海打仗的渴望，又给司令官决策留下了余地，进退自如。

第二天早晨，在同样的散步时间，还是那条小道，尼米兹似乎突然下定了决心，他告诉自己的参谋长：“昨晚我彻夜都在思考人选问题。雷蒙德，你真走运，我最后还是决定让你去。”

尼米兹想让斯普鲁恩斯去的地方到底是哪儿呢？

就在瓜岛战役进入最后收官阶段之时，罗斯福与丘吉尔携一众幕僚在非洲海岸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英国人的关注点在欧洲，金上将高调提出的太平洋战略让他们大吃一惊。金指出，远东地区盟军向日本发起反攻的路线有6条。

一是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一线。但是北太平洋气候严寒，风大浪急，时有大雾弥漫，不利于投入大部队作战，且对日本维持战争的生命线起不了太大作用，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战争。这条线路似乎不太可取。

二是以苏联的远东地区为基地发起反攻。这条路线似乎也不行。只要苏联西线战场仍处于德军的强大压力之下，斯大林是不会贸然参与对日作战的，借用基地也不行。

三是以中国为基地发起反攻，现在看来也不太可能，因为存在无法克服的补给困难。况且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见得靠得住。

四是东南亚的缅甸。这显然也不太现实，因为英国人被赶得很远，他们已退过了印缅边界。况且丘吉尔对在远东发动大规模进攻缺乏兴趣，让他反攻缅甸还推三阻四。当然最后这句话是金在心里说的。

五是沿新几内亚岛的西南太平洋战线。目前麦克阿瑟和哈尔西正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配合下与日本人打得不可开交，那里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

六是以珍珠港为基地的中太平洋战线。

金最后指出，在瓜岛和巴布亚战役行将取得胜利之际，日军南太平洋军事重镇拉包尔已经成为盟军下一步需要夺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盟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菲律宾。在英国人的一片惊愕之中，金上将继续侃侃而谈：根据以上分析，要收复被日军占领的菲律宾可能的行军路线只有两条，直接横渡中太平洋，或沿新几内亚和棉兰老岛轴线发起进攻。

英国人显然被金抛出来的一系列重磅炸弹给炸晕了，他们在喝了口咖啡后进而提出：盟军的主战场在欧洲，1943年在远东的军事目标

仅限于拉包尔和缅甸两地。金铁青着脸告诉自己的盟友，必须将马绍尔群岛纳入1943年的太平洋战略。缅甸战役在11月前注定无法展开，如果盟军在中太平洋再无动作，整整半年时间将被白白浪费。马歇尔立即对金表示支持，提出盟军在太平洋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会削弱对德作战的兵力。

2月9日，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定期例会上，对太平洋战局进展缓慢感到烦躁的金向尼米兹提出了两大问题：既然哈尔西的部队已经得到了适当加强，为什么不能直接进入布干维尔岛西北的布卡航道？尼米兹回答说，进攻那里超出了盟军陆基航空兵的支援范围，还要越过日军两个空军基地，盟军交通线将受到严重威胁。金接着说，日军撤出瓜岛就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其他地方，他们会不会在吉尔伯特群岛、埃利斯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一线派出重兵，威胁至关重要的美澳交通线？他建议尼米兹拿下吉尔伯特群岛，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尼米兹答复说，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驻有强大的空中力量，吉尔伯特群岛处于这些陆基战机的打击范围之后。美军即使能够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也不一定能守得住。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去占领这些岛屿，最后还要被迫撤出，是不值得的。但尼米兹告诉金，他已派出海军陆战队在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修建机场，以阻挡日军在那一方向的任何攻势。

接下来金的一番话让尼米兹心花怒放。金指出，再过几个月，将有数艘新型“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衣阿华”级战列舰，以及为数众多的巡洋舰、驱逐舰、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陆续装备太平洋舰队，要求尼米兹就沿中太平洋发动攻势展开研究，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尼米兹向金提出，能否再给一些重型轰炸机？金答应努力给予协调，毕竟那是人家马歇尔和阿诺德管辖范围内的事。

对金主导的中太平洋进攻战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毫无疑问是麦克阿瑟。老麦提出，美军针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军事行动无法取得陆基航空兵的支持，动用大量海军舰艇势必造成资源浪费，最终导致事倍功半。他继而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规划：盟军一旦占领拉包尔，沿西南太平洋进攻将是一条最佳路径，可以取道新几内亚北岸和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展开攻势。这些任务将主要由他的陆军完成，海军只承担把陆军部队运送到战区、炮击岸上目标、保护海上交通线及补给输送等任务。麦克阿瑟进而说明，实施这一战略存在以下诸多优点。

一、能够充分利用盟军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业已建立的军事基地。

二、能够在澳大利亚与中太平洋的日占岛屿之间建立一条防线，切断中太平洋与东南亚和本土日军的联系。

三、这是一条始终可以得到陆基航空兵支援的进军路线。

四、这条路线上岛屿较大，盟军能够获得足够机动空间，迂回日军重兵防守的据点攻占其防御薄弱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

1943年3月12日，由马歇尔和金共同主持的太平洋作战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前文提到，三大战区司令官尼米兹、麦克阿瑟、哈尔西以公务繁忙为由一个没来。尼米兹派出了参谋长斯普鲁恩斯少将，麦克阿瑟则以参谋长萨瑟兰少将和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肯尼中将为代表，哈尔西派出的是战区陆军司令官哈蒙中将与参谋长勃朗宁上校。会上，萨瑟兰将麦克阿瑟的上述意见原封不动地做了汇报，立即引起了以金为首的海军众将领的不满。

3月21日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特别军事顾问莱希上将主持，代表陆军的马歇尔、阿诺德和代表海军的金悉数到

会。会议决定：推迟南太平洋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对拉包尔钳形攻势的有关作战，北太平洋战区收复阿留申群岛。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之前几乎没有发过言的斯普鲁恩斯突然张开了嘴。他代表尼米兹向会议提出了沿中太平洋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建议。这显然是金的意思，只是通过尼米兹授意，用斯普鲁恩斯的嘴说出来而已。

金立即接过了这一话题。他说，如果不进攻或者至少在1943年内不进攻拉包尔，将太平洋舰队主力放在南太平洋意义不大，他们在中太平洋是可以而且能够大有作为的。如果只是让它们为沿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推进的陆军提供一些辅助服务，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金进而提出，陆基飞机的活动范围同样有限，那条路线上岛屿面积较大，日军部署兵力相应较多，遭到的抵抗一定很激烈，付出的伤亡也会更大。这条路线的侧翼和后方都会暴露在中太平洋日军面前，进攻态势并不理想，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逐步推进，其攻击速度可想而知——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即便使用了“蛙跳”战术，麦克阿瑟从巴布亚推进到最西端的比亚克岛也用了近两年时间。金说，如果仅沿南太平洋一个方向发起进攻，日军就能轻易判断出盟军的进攻目标，从容布防，给盟军的进攻带来更大难度。地面部队在推进时受到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感染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金最后说，如果从中太平洋发动攻势，就可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部署拦腰截断，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洋资源地区间的海上交通线，这对日本是致命的。中太平洋上所要夺取的大多是相距遥远、面积较小的珊瑚礁或岛屿，即便日军在岛上严密布防，也会因面积太小缺乏纵深，彼此因距离遥远难以相互增援，更易为美军各个击破。这条路线与美军后方基地珍珠港路程较近，能节省部队与运输船只，有利于尽快结束战争。理论上讲，以舰载机为主要攻击武器的航空母舰具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苍茫的大海上，以它们为核心组成的特混舰队神

出鬼没，走位飘忽，可以寻隙在敌人防线的薄弱处形成重点突破，日军对此是防不胜防的。

斯普鲁恩斯立即和总司令唱起了双簧，提出日本联合舰队在瓜岛战役后行动自由，已经对珍珠港构成了现实威胁。这虽然有点儿危言耸听，但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斯普鲁恩斯进而提出，将从南太平洋调回、夺取阿留申群岛后返回以及新建造的舰船合兵一处，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在短期内迅速夺取日军盘踞的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能彻底解除日军对夏威夷的威胁，美澳交通线的安全也同时有了保证，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作战也间接提供了支持。

金立即接过了话头：“在现阶段，日本人仍然可以从太平洋的任何方向发起进攻，我们的舰队仅仅投入南太平洋，是否就能彻底击败敌人呢？我们必须将太平洋战场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制定战略。”

这毕竟属于重大战略方向的调整，不是在这里随便说说就能决定的。于是马歇尔和金表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未征得英国人同意之前，不能批准对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进攻计划。但尼米兹可以就上述作战进行研究。一向刻板的金这次戏演得的确不错，这事他早就给尼米兹布置过了。从会议结果看，金的战略无疑占了上风。

表面上看是进攻路线之争，实际上，反映出美国陆海军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沿西南太平洋发起攻击，那里的岛屿普遍较大，唱主角儿的肯定是负责地面进攻的陆军，海军只不过干一些护航、运输、海空火力支援等边套活儿。而中太平洋岛屿很小，只需要小规模地面部队，取胜的关键是夺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海军肯定是第一主力。因此，争论双方分别得到了陆海军头面人物——马歇尔和金的鼎力支持。但马歇尔毕竟具有杰出的战略眼光，他后来渐渐转而支持海军的中太平洋战略。至于阿诺德，他竟然意外“叛变”了陆军，成

了海军战略的有力支持者。阿诺德对海军下一步将要攻占的马里亚纳群岛“垂涎六尺”，他手中已经有了一种叫“超级空中堡垒”的新式武器。B-29重型轰炸机如果从塞班岛或提尼安岛起飞，就能直接对日本本土发起无限制轰炸。

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美国海军就面临防守或在丢失后如何收复菲律宾的难题。事实证明，海军认为开战之初菲律宾将会沦陷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即使举世公认的战术大师麦克阿瑟也守不住。直接横渡中太平洋是一条最佳的进兵路线，这是美国海军早已达成的共识。因为沿这条线进攻对日本的威胁最大，将导致他们不得不分兵把守彼此相距很远、无法相互支援的诸多孤立据点。战争爆发以来，航空母舰已逐渐体现出越来越大的价值，重点在于它强大的攻击性和良好的机动性。更重要的是，陆上进攻容易使日军判断美军的进攻方向，从而展开积极防御。而以航母为核心编成的特混舰队神出鬼没，可以寻隙实施重点突破，迅速把战火烧到日本近海，迫使日本联合舰队进行决战。如果美军在决战中获胜，就能直接对日本本土发起进攻。这一点，别说是金和尼米兹那样的正宗上将，连老酒这冒牌中尉都看得出来。老酒窃以为，麦克阿瑟极力反对，更多是出于个人考虑。以他出色的战略眼光，心中肯定也是赞成中太平洋路线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开战之前，美国海军已经订购了22艘新型航空母舰。从1943年中期开始，它们将陆续交付使用。换句话说，用这些无坚不摧的进攻利器去干一下支援陆军的杂活儿，别说军方，就是美国的纳税人也不会同意的。

返回珍珠港之前，斯普鲁恩斯顺便到圣迭戈，视察了准备参加进攻阿留申群岛的作战部队。他同负责训练的霍兰·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少将交换了意见。斯普鲁恩斯对霍兰印象颇佳，认为他是一名敢打敢冲的猛将。一战老兵霍兰·史密斯1882年4月20日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一个律师家庭，从亚拉巴马州立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加入了海军陆战

队。一战期间，在欧洲作战的他曾获得法国战争十字勋章。作为两栖战专家，霍兰1937年3月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总部作战训练总监。作为海军陆战队元老，他是最早接触两栖登陆作战的。早在1939年，他就已经带领陆战一师的前身陆战一团在关塔那摩开始相关作战训练了。

就像日本海军驱逐舰“雪风”号一样，霍兰同样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祥瑞”，有他参与的作战陆战队肯定死人多多。二战爆发时，史密斯任陆战第一旅旅长，不久晋升少将出任陆战一师首任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和鲁普图斯分别是第三和第四任师长。霍兰脾气暴躁，对工作拖拉、笨拙无能的表现极为反感，因此获得了一个唬人的绰号“号叫的疯子”。据说这一雅称来自他名字开头的两个字母“H.M”。

3月15日，金对美国海军舰队进行了重组，太平洋地区的舰队均被授予奇数番号。分别是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卡彭特的第七舰队和中太平洋的第五舰队。尼米兹想让斯普鲁恩斯去的地方正是那儿。

了解美国海军的军官都知道，即将从各大船厂开出来的那些航母和新型战列舰，以及众多巡洋舰、驱逐舰和辅助舰只，未来都将加入这支舰队。到1943年秋天，这支舰队将至少拥有11艘快速航空母舰、8艘护航航空母舰、5艘新式战列舰、7艘老式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66艘驱逐舰及36艘运输舰、货船、商船，且很快会有更多的伙伴前来加入。这显然是一支作战舰艇最多、活动范围极广、世界海军史上最强大的舰队。其指挥官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将作为击败日本的主帅名垂青史。后来事实的确证明了这一点，最终出任舰队司令官的斯普鲁恩斯，成为二战杰出的名将之一，又有多少人知道后来官至太平洋舰队副总司令的陶尔斯呢？

毫无疑问，这是每一位有事业心的海军军官宁愿付出一切代价去争取的职位。由于这支舰队的攻击核心是航母舰载机，为数众多的

“迟到的老哥”认为，年轻的校级飞行员显然不具备竞争这一职位必不可缺的资历，这一职务无疑将由他们中的某人出任。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先驱者之一，1911年26岁就第三个取得海军飞行员证书的现任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约翰·陶尔斯中将，呼声最高。

与此对应，该舰队下属几支分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同样炙手可热，如航母舰队司令官、两栖舰队司令官和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等。毫无疑问，航母舰队司令官要由会驾驶飞机的人担任，两栖舰队司令官要从现有海军将领中选拔。由于两栖作战部队至少要担负中太平洋半数以上的登陆作战，指挥官将从海军陆战队或陆军中产生。

尼米兹自有他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中太平洋部队并非只有海军航空兵，两栖舰队、地面部队及后勤补给同样不容忽视。他更倾向于起用一位有海军航空兵指挥经验，同时熟悉海军和陆战队诸兵种，具备出色组织协调能力的军官出任这一重要职务。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了并非海军航空兵出身的斯普鲁恩斯，于是就出现了两人散步时的那一幕。

4月8日，尼米兹写信给金：“鉴于第五舰队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我倾向于任命斯普鲁恩斯出任舰队司令官，同时晋升海军中将。”在同一封信上，他根据“他们的长处和可能性”，按顺序提出了一份以查尔斯·麦克莫里斯少将——在北太平洋和细萱戊子郎打科曼多尔海战的那位——为首的五人名单，作为新任参谋长的候选人。

像当初中途岛海战前毫无征兆地接替哈尔西出任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一样，斯普鲁恩斯对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儿饼颇感惊讶。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他将统率整个中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部队。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是如此信任，授权他自己挑选手下的得力干将。“如果能挖到哈尔西将军的墙脚，我将任命特纳少将为两栖舰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少将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至于第五舰队参谋长人

选，他选择了老朋友查尔斯·穆尔海军上校。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时斯普鲁恩斯在驱逐舰“班布里奇”号上担任舰长，穆尔是他的轮机长。

54岁的穆尔是一位方位测定专家，以严谨细致并善于起草作战计划著称，目前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名普通参谋。此前，他曾是一艘巡洋舰的上校舰长，因舰只意外搁浅被解除了职务。因为具有突出的战略计划能力，他被安排到华盛顿出任闲职。斯普鲁恩斯在与人交谈时，表现得非常出色，思维敏捷，但他缺乏将那些复杂的、冗长的思路转变为现实作战计划的能力，或者是不屑于去做。这些正是逻辑性很强的穆尔的拿手戏。犯过错误的人，一般很少能再有机会晋升将军，斯普鲁恩斯知道穆尔在华盛顿混得不太如意，迫切希望能有所改变。所以，当他写信给穆尔请他出任自己的参谋长时，后者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天资聪颖、精力充沛的特纳和斯普鲁恩斯关系密切。早在一战之前，他们就曾共同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共事。在海军军事学院，两人做过三年的同事兼邻居。膝下无子的特纳，非常喜欢斯普鲁恩斯的两个儿子，一有空就逗他们玩。虽然两人性格截然相反，但彼此欣赏对方的才智。

在令人痛心的萨沃岛海战之后，特纳曾一度备受指责。虽然最终结论尚未做出，但由阿瑟·赫伯恩海军上将牵头的调查小组已宣布对他免于处分，因为那次悲剧的责任“应该由大家共同分担，单独指责任何一名军官都是不公平的”。一向以严厉著称的金这次网开一面，他破例出面为特纳和克拉奇利进行开脱：“这两人虽然身处窘境，但已竭尽所能，利用了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或许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在这场几乎波及全球的战争中，迫切需要特纳这种才能非凡、精力旺盛的人物。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在中途岛海战中表现欠佳的米切尔，两人都得到了咸鱼翻生的机会。但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

的机会。远到开战之初的金梅尔、肖特，近到弗莱彻、诺伊斯等人，他们只能选择淡出我们的视线。根据斯普鲁恩斯的推荐，尼米兹答应立即向金推荐特纳。但对霍兰·史密斯，他还需要仔细斟酌一下。

因为斯普鲁恩斯不太了解海军航空兵，尼米兹向他推荐了经验丰富的查尔斯·波纳尔少将——他是“企业”号航母的第二任舰长——出任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官。除了上述力量，为第五舰队提供帮助的还有一支精锐之师，由隶属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所有陆基战机组成，司令官是约翰·胡佛海军少将。

对沿中太平洋向日军发起进攻，尼米兹可谓未雨绸缪。早在瓜岛战役激战正酣的1942年底，他已下令美军从萨摩亚北上，进至邻近的埃利斯群岛，在距离吉尔伯特群岛核心岛屿塔拉瓦环礁仅1300公里的富纳富提岛，修建机场、码头、营房等设施。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日军偷袭盟军南太平洋海上交通线，另一方面也是为下一步进攻做准备。

1943年1月和2月，陆军第七航空队两次派战机飞临吉尔伯特群岛上空进行航空拍照。4月，随着富纳富提机场投入使用，陆军第七航空队B-24重型轰炸机随即进驻，初步具备了向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投弹的能力。

4月18日，尼米兹下令将进驻富纳富提机场的陆军第三七一、第三七二轰炸机中队合编为第十二轰炸机大队，陆军第七航空队司令官威利斯·黑尔少将亲临现场指挥作战。4月20日，黑尔出动22架B-24长途飞行1600公里，对驻瑙鲁岛的日军发起了攻击。尽管遭到日军航空兵和地面炮火的双重拦截，美军依然顽强地向岛上投下了28颗454千克炸弹和45颗227千克炸弹。瑙鲁岛机场跑道和地面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跑道北端的油库中弹起火。次日，黑尔本拟派5架B-24前往空袭塔拉瓦环

礁，不料日军战机主动前来攻击，1架正在装弹的B-24中弹爆炸，周围5架飞机受伤。黑尔只好取消了当天的空袭行动。

4月22日，12架B-24轰炸机首次空袭了塔拉瓦环礁。美军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岛上日军的兵营、油库，诱发大火。此后几周，美军对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塔拉瓦、阿帕玛玛等主要岛屿进行了多次空中侦察，取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华盛顿，有关反攻日本路线的争论仍在持续。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不顾麦克阿瑟的坚决反对，提出了一个有利于海军的妥协方案。开辟中太平洋轴线，以此作为反攻日本的主要方向。同时考虑到澳大利亚方面的意见，加之盟军南太平洋部队已在追击退却之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为了配合中太平洋攻势，盟军应沿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继续向前推进，双管齐下。因战场形势变幻莫测，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过早做出最后决定，以使这项计划具有一定灵活性。

这样，尼米兹沿中太平洋的行动就与麦克阿瑟在西南太平洋的进攻形成了一个新的钳形攻势，比目前麦克阿瑟和哈尔西针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更大，作战区域更广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从两个方向向西推进，虽然会使日军处于内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美国新型航空母舰的威力足以将其抵消。况且，中太平洋攻势既可掩护新几内亚—棉兰老岛轴线的侧翼，也将使日军分兵防守，处于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

既然出现了两大进攻方向，太平洋战场统一指挥的问题就被又一次提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进攻配合得更加密切。一些海军军官认为，既然中太平洋被确定为主攻方向，西南太平洋部队处于配合作战的次要地位，由负责中太平洋方向的尼米兹上将出任盟军太平洋

战区最高统帅，理所当然。谁都知道，这一安排肯定会使麦克阿瑟暴跳如雷，他的资历比尼米兹老多了。

在美军高级将领中，马歇尔可能是唯一能够指挥他们两人的人，或者取代这两人统率整个太平洋战区的盟军部队。麦克阿瑟连马歇尔的账都不买，肯定不会听金的。我们知道，后来罗斯福连欧洲主战场的“霸王行动”都舍不得放马歇尔走，更不要说相对次要的太平洋战场了。最后，华盛顿做出决定，仍由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分头指挥，在华盛顿的统一协调下向前推进。

6月1日，尼米兹到旧金山与金进行两个月一次的例行会晤。会议首先听取了洛克威尔少将关于阿图岛作战的专题汇报。金通报了盟军“三叉戟”会议精神，重点是会议通过的《战胜日军的战略计划》。1943年至1944年，盟军除将阿留申群岛的日军赶走，还将分两路向菲律宾的棉兰老岛推进。第一路在占领或瘫痪拉包尔之后，麦克阿瑟上将统率南太平洋部队沿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向棉兰老岛推进。第二路由尼米兹上将率中太平洋部队横渡太平洋，经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向东进攻，首选进攻目标为马绍尔群岛。

金最后指出，尼米兹今后有权调动美军中太平洋的所有部队，不需要事先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对尼米兹之前的请示，他也在会上做出了明确答复，同意斯普鲁恩斯出任第五舰队司令官，同时晋升海军中将，同意特纳出任两栖舰队司令官。金说，如果尼米兹提名霍兰·史密斯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官，他也同意。一向吹毛求疵的金，似乎一下子变得有点儿通情达理了。

报请罗斯福总统首肯之后，金很快下达了正式任命。在中途岛战役整整1年后，1943年6月19日，斯普鲁恩斯晋升海军中将。

那天下午，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信号杆上升起了一面三星将旗。当时，斯普鲁恩斯要去参加一个海边聚会。下车时，他突然发现，司

机已在车辆保险杠上换上了一副表明三星中将的车牌。海军军官以敏锐的洞察力，预测到金一定会批准斯普鲁恩斯的晋升，提前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尼米兹告诉金，他计划回珍珠港后去一趟南太平洋，视察哈尔西部队“脚指甲”行动的准备情况。霍兰·史密斯立即表示，非常愿意陪司令官一起去，看看那些他训练出来的陆战队员。尼米兹表示欢迎，他想利用机会考察一下斯普鲁恩斯推荐的这个人。6月7日，当尼米兹带着霍兰回到珍珠港时，他高兴地看到，第一艘27000吨级的“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已经停在那里了。这艘船是他在外出时到达珍珠港的。

虽然块头比“列克星敦级”略小，外形也不如后者优雅，但“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是美国海军结合“约克城级”的使用情况，为适应实战需要量身打造的，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和结构设计。航空汽油的装载量达到了880270升，超过“列克星敦级”76%，航速32节，通常载机90架——最多可达100架。新航母配备了出色的损管控制设备、最先进的对空搜索雷达及众多博福斯高炮。随后，由“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改造而成，排水量11000吨，可装载24~30架舰载机的“独立级”轻型航母也将陆续来到珍珠港，其航速达到了惊人的34节。

美国已全面进入了战时体制，其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凸显出来。到今年秋天，将有9艘快速航空母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其中4艘是最新型的“埃塞克斯级”，5艘是轻型的“独立级”。与1942年底“企业”号独撑危局的窘境相比，美军可谓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根据此前在大西洋上以商船改成航空母舰为船队护航的经验，开始利用自己充沛的货轮资源，改造出数量庞大的“护航航空母舰”。这种航母因速度慢、载机少，参加海上战斗的能力稍弱，但承担为两栖登陆部队提供空中保护，对登陆滩头实施火力支援的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后来，当哈尔西借用的英国皇家海军航母“胜

利”号结束任务，途经珍珠港回国时，发现那里停满了两只手的手指头都数不过来的崭新的航空母舰。英国水兵终于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需要他们了。

为新航母护航的是5艘新出厂的新型战列舰，以及多达三位数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仅1943年下半年，美国就有大大小小逾500艘舰艇下水。罗斯福总统严令唐纳德，1943年必须制造出不低于2400万吨的货轮。因为船舶数量急剧增加，酿酒厂甚至来不及生产足够的瓶装酒，来满足船只下水时举行的掷瓶礼——老酒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吹牛了。由于润滑油几乎全被分配到作战部队使用，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船厂只好寻找替代品，用熟透的香蕉给滑行台的轨道润滑。

航母数量不断增加，需要携带的舰载机就更多，而且内在质量有了大幅提高。“地狱猫”和“海盗”取代了之前表现尚可的“野猫”，前者是头一批比最新型零式战斗机还略胜一筹的舰载战斗机。尽管因装甲和自密油箱导致机体较重，灵活性不如对手，但它的飞行速度、高度及火力、抗击打能力均优于零战。机翼庞大笨拙的“海盗”时速超过400海里，但它视野小，降落速度太快，不太适合作为舰载机使用。然而，在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手里，它们取得了一系列显赫的战果。格雷戈里·博英顿少校是海军陆战队的王牌飞行员，他总共击落了22架日机，其中大多数使用的是同一架“海盗”，在中国飞虎队服役期间就曾击落日机6架。随着新式鱼雷机“复仇者”大量装备，在中途岛海战中导致众多年轻飞行员失去生命的“蹂躏者”已不见了踪影。但并不是所有新型飞机都会受到欢迎，虽然SB2C“地狱俯冲者”比备受称赞的SBD“无畏式”速度更快，作战半径更大，携带炸弹更多，将作为海军一线俯冲轰炸机逐步取代“无畏式”，但因操作性能不够稳定，为大部分飞行员所诟病。他们气愤地将这种飞机称作“畜生”。

第五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就是以这些快速航母为主力编组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它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敌军水面舰艇，为登陆作战提供支援，诸如为封锁登陆地域实施远程突击，在登陆部队上陆前对登陆地段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对登陆部队实施战术支援，对威胁两栖作战舰船的空中和海上敌人进行截击等。

这支舰队通常被编成4个大队，每个大队一般辖大型航母和轻型航母1~2艘——总数一般为3艘——如此，一个大队就有200架左右作战飞机。按照半数出击、半数整备的模式投入战斗，足以形成一个百架飞机组成的攻击机群。这种航母大队一般配备快速战列舰1~2艘，由巡洋舰3~4艘、驱逐舰12~15艘担任护航。当特混大队处于巡航状态时，驱逐舰负责外围反潜警戒。当出现空袭危险时，驱逐舰则加入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内层环形警戒幕。这些航空大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既能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亦可单独执行作战任务，还可从中抽调部分舰只，编成水面舰艇突击队执行特别作战任务。雷达性能的不断提高和通信手段的日臻完善，使其自卫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为数众多的油轮、补给船，将随舰队一起行动，使之成为海上浮动的航空基地。第五舰队因此成为迄今海军历史上威力最大、自给能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三叉戟”会议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其下属机构——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对马绍尔群岛作战出具计划纲要。该委员会经认真研究后，建议先夺取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沃特杰、马洛伊拉普环礁，继而夺取埃尼威托克环礁，随后占领威克岛和吉尔伯特群岛，最后向西可进攻日本联合舰队的核心基地特鲁克，向北可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第一步针对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投入两个师的地面部队。

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仅有4个师。陆战一师和陆战二师分别在麦克阿瑟和哈尔西那里，陆战三师7月15日刚刚抵达南太平洋，准备发起布

干维尔登陆作战。以陆战三师第二十三团为基干组建的陆战四师还在本土的加利福尼亚整训，年底之前无法参战。因此该委员会建议，在阿留申战役结束之后，将陆军第七步兵师替换分别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休整的陆战一师和陆战二师，由他们担纲对马绍尔群岛的作战。

部队大规模换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马绍尔战役在10月打响，两个陆战师与第七步兵师的换防8月初就应该展开，这意味着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联手发起的“车轮行动”只有陆战三师可供使用。该委员会建议，在马绍尔群岛战役进行期间，盟军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暂取守势，将战线维持在鲁塞尔群岛、伍德拉克岛、基里维纳岛和布纳一线。

这一建议立即遭到了马歇尔、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一致反对。两大战区已经快半年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了，这意味着在1943年，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几乎无事可干。陆军部提出，基于政治或军事考虑，两大战区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一刻都不能拖延。从政治上讲，停止进攻势必引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盟国的忧虑。就军事而言，将使日军预测到盟军会在其他地区发动进攻，马绍尔群岛甚至缅甸作战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听从了陆军的意见，同意哈尔西和麦克阿瑟的行动不受中太平洋攻势的影响，命令该委员会按战役发起日为11月或12月重新制订计划。尼米兹同时受命制订战术计划提交华盛顿审议。

虽然避免了受尼米兹指挥的“耻辱”，但华盛顿将中太平洋作为主攻方向还是让麦克阿瑟大为不满，况且那里的作战还要抽调他的人马。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他说自己的战线才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计划中针对马绍尔群岛的行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牵制性进攻”。如果将陆战一师从他的战区调走，“在我看来，将瓦解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攻势”，“对马绍尔群岛的牵制性进攻当然会对西南太

平洋的主攻有所帮助，但他们需要的部队应该从华盛顿调集，而不是削弱我的军事力量”。

最后，老麦总结说，华盛顿犯了战略方向错误。日军在中途岛的惨败，就是用航母舰队进攻防御坚固的海岛将会得到何种结果的最佳例证，沿中太平洋进攻最终必将走入死胡同。虽然内心可能赞成中太平洋战略，那个方向速度更快是显而易见的，但麦克阿瑟必须据理力争。否则，到战争结束时，他可能仅仅是“新几内亚的征服者”，而不是“马尼拉的解放者”，他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我会回来的”。

华盛顿不认可麦克阿瑟的说法，但也决定不再从他的战区抽调部队，那势必冒拉包尔作战受挫的风险。为解决进攻马绍尔群岛兵力不足的问题，一些人开始考虑更换进攻目标。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进而提出了早已拟就的备选方案——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除海上兵力之外，夺取上述目标只需一个师加上一个团就够了。

要说这美国人的组织结构真够复杂的了。华盛顿还有一个叫“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组织，其地位仅次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由斯坦利·恩比克陆军中将、拉塞尔·威尔逊海军中将和穆尔·菲厄查尔德陆军航空兵少将组成。6月28日，他们提交的一份报告为确立中太平洋的优先战略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持。该报告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太平洋发起进攻，能最大限度发挥美国海军的优势，作战成功将确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缩短西南太平洋盟军的海上交通线。建议1943年底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发起攻击。

莱希上将一直是麦克阿瑟忠实的支持者。6月29日，当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汇报研究结果时，作为主席的莱希破天荒第一个发言：“你们的意见根本不值得考虑。如果美军的战略向中太平洋倾斜，将与现行政策和预期计划完全相反。”

金显然不会高兴，他立即针锋相对地提出：“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正如三位将军所言，在西南太平洋步步为营，几乎‘一英寸一英寸’地推进，太过费时费力。夺取拉包尔固然重要，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东京。从中太平洋发起进攻，夺取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才是最佳进军路线。”

出乎预料，马歇尔和阿诺德两位陆军将领完全站在了金的一边，中太平洋作为主攻方向的论调明显占了上风。会议责成三人将意见稿提交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进行深入研究后再提出决策建议。

7月19日，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更加详细的战略分析报告，在强调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战区对拉包尔钳形攻势继续进行的同时，列举了在中太平洋发动攻势的具体理由：能够令日军分散空中力量；可以在日军地面和空中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海军的优势；可以扩大盟军对日军的打击面，必要时海军能够通过中太平洋支援所罗门群岛的作战。后来在哈尔西遇到困难时，中太平洋快速航母舰队果真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报告建议首攻目标为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

在珍珠港，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同样对华盛顿提出的第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进行了详细研究。作为一战之后国际联盟交由日本的托管地之一，日军从1935年就开始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此地。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日本人对这一地区的封锁程度。美国著名女飞行员、女权运动者阿梅莉亚·埃尔哈特1937年曾驾驶她的洛克希德 Vega 5B型飞机（绰号“小红巴士”）尝试做环球飞行。和杜立特类似，埃尔哈特是美国多项飞行纪录的保持者——第一位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第一位飞越美国、第一位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连第一夫人埃莉诺都是她的铁杆“粉丝”，曾提出拜她为师学习飞行。7月2日，在飞离莱城之后，埃尔哈特并未如期抵达豪兰岛，在造梦之旅中

神秘失踪。根据航线和通信记录，美国方面判断飞机是在飞抵日本南洋诸岛时失踪的，随即出动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舰队进行搜救。日本方面虽然派出了水上飞机母舰“神威”号、海洋调查船“甲州”号配合行动，但禁止美国人登上他们管辖的任何岛屿。美国耗资400万美元的搜救行动最终一无所获，官方只好在1939年宣布埃尔哈特不幸遇难。此事在美国引起了极大轰动。

对女飞行员的神秘失踪，美国国内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埃尔哈特在飞临南洋诸岛时偶然发现了日本军用机场等敏感设施，飞机被日军击落后，人被处死。还有人说当时她没被处死，而是被押往东京，长期囚禁在皇宫里，直到战争结束前才被秘密处死。其实这回日本人真被冤枉了。2012年，美国“国际历史飞机回收小组”在水下发现了埃尔哈特的飞机残骸，位置在吉尔伯特群岛一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日军对南洋诸岛的封锁几乎达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

自从开战之初哈尔西对马绍尔群岛实施“打了就跑”的袭击之后，盟军再未进入那一带海域。据美军情报机构推测，日军在那里至少有6处机场。仅凭推测是无法制订作战计划的，盟军迫切需要从空中侦察敌军的防御设施、近岛水深、珊瑚礁分布、滩头坡度、潮汐等情况，只有陆基战机才能完成所需的大量照片拍摄，因为派航母去危险太大，潜艇拍照因视野不足而效果不佳。美军在附近没有机场可供陆基战机飞赴马绍尔上空进行拍照。

太平洋舰队航空部队参谋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少将——在瓜岛巡航时丢掉“黄蜂”号的那位——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威克岛打下来，一来为当初牺牲和被俘的陆战队员报仇，二来不就有了可以为拍摄马绍尔群岛照片提供方便的机场了吗？斯普鲁恩斯不予赞同，认为威克岛交通不便。那里虽有一个机场，却没有适合船只停泊的深水区，缺乏作为海空基地的价值。无论现在或是将来，威克岛都不是保卫盟军交通线所必需的。

除了缺乏必要情报，地面兵力不足同样是个大问题。现有兵力无法同时对夸贾林、马洛伊拉普、沃特杰、米利和贾卢伊特五大目标发起两栖登陆。虽然预计届时会有新航母加入，但1943年夏季前后，谁也不清楚如何使用舰载机去对付日军陆基战机，那些初涉战场的年轻飞行员能一下子进入状态吗？如果快速航母舰队兵分五路为五支登陆船队提供支援，因战场距日军重兵囤积的特鲁克很近，他们可能会被兵力集中的日军联合舰队各个击破，犯下山本在中途岛类似的兵家大忌。最重要的是，此时美军缺乏真正的登陆攻坚战经验，之前的登陆大都是在不设防或防御薄弱的海岸进行的。中太平洋部队初出茅庐的水面舰艇和两栖登陆部队，急需一场牛刀小试，磨合技战术和新型武器的前哨战。斯普鲁恩斯最后结论和华盛顿不谋而合，在1943年暂不适宜直接对马绍尔群岛发起进攻。

但马绍尔群岛是必须加以攻占的。斯普鲁恩斯进而提出，对它的进攻应该像对拉包尔那样，逐步接近，使美军陆基战机能够进行充分的空中侦察，并与航母舰载机协同作战。他选择的目标是马绍尔群岛东南方向的吉尔伯特群岛，并将之称为攻打马绍尔群岛的踏脚石。

其理由如下：

一、盟军在吉尔伯特群岛以东的英属埃利斯群岛富纳富提岛、东南菲尼克斯群岛的坎顿岛建有机场，驻扎在那里的飞机可以直接飞到吉尔伯特群岛上空。如果在塔拉瓦以东560公里的纳诺美亚环礁、以南960公里的努库费塔乌环礁建立战斗机机场，就可为富纳富提的轰炸机提供护航，驻贝克岛的战斗机也可为坎顿岛机场提供补充。上述陆基机场对吉尔伯特群岛形成了合围，对美军来说，这种进攻态势实在再理想不过了。

二、相比马绍尔群岛来说，日军在此地的防御相对薄弱，可以确保首战必胜，为今后的作战积累经验。

三、吉尔伯特群岛本身具有重大价值。塔拉瓦机场可以当作航空基地，潟湖内可以停泊战船，可以以此作为下一步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出发基地。

四、夺取此地可以确保珍珠港及美澳海上交通线的安全，正像金刚开始提到的那样。

五、和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一战后一直被日本托管不同，吉尔伯特群岛战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战后才被日军占领。美军可以从盟国那里尽可能多地收集到有价值的情报。

尼米兹对这一建议深表认可。根据华盛顿的要求，7月初，围绕上述意见制定的作战方案迅速上报参谋长联席会议。

综合太平洋舰队的意见，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觉得，去那么多船和人就拿一个目标实在寒酸，面子上也不太好。就像当初中途岛战役前军令部要给山本五十六加上一个阿留申群岛那样，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建议将塔拉瓦西南700公里的瑙鲁岛同时列为攻击目标，战役发起日暂定为1943年12月1日。

7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召开研究太平洋战略的专题会议。主持人莱希老调重弹，强调中太平洋作战将面临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势必妨碍麦克阿瑟在西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金很不高兴：“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对麦克阿瑟百利而无一害。我们在战争之初就订购了22艘航空母舰，它们会陆续投入使用。让这些进攻利器单纯去支援陆军沿新几内亚—棉兰老岛的作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马歇尔立即进行了补充：“没错儿！如果以这些航母为核心，在中太平洋的广袤水域对日本联合舰队实施打击，就能不断扩大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即使没有陆基航空兵的支援，一样能够有效保护我们的交通线，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帮助只会更大。”

坐在一边的阿诺德频频点头。他想在最短时间内夺取马里亚纳群岛，以便出动B-29对日本本土发起空袭，避免自己的陆军航空队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沦为看客。虽然一开始他曾考虑将这一基地选在中国，但那里的机场难以获得足够补给，且极易遭到日军的地面攻击而被放弃。平时一般不发言的阿诺德慷慨地表示：“为了表示我们的支持，陆军航空兵司令部将再派出4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协助海军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虽然贵为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阿瑟的铁杆粉丝莱希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天会议结束之后，金立即向尼米兹传达了最新作战命令，同意他和斯普鲁恩斯提出的方案，在攻打马绍尔群岛之前先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作战发起日为11月15日，战役代号“电流行动”。

看到新命令中无端被加上了瑙鲁岛，斯普鲁恩斯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认为以美军目前的实力，无法兼顾距离较远的两大目标。况且瑙鲁岛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特鲁克很近，登陆作战遭到反击的可能性极大。海岸陡峭的瑙鲁不是环礁而是一个真正的岛，周围没有适宜船只停泊的海湾，可供登陆的滩头狭窄，物资卸载非常困难。日军占领该岛之后，一直采掘岛上丰富的磷矿运回本土当作肥料。岛中间有一座很陡的山，从航空照片判断，日军早已在那里筑好了大量工事——岛上众多天然洞穴和日军采矿留下的矿洞稍加改造就会成为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加上岛屿面积较大，夺取此处至少需要一个整师的兵力。抛开美军目前兵力紧张的客观因素，即使有一个师也没有足够的运输船运送。斯普鲁恩斯认为将瑙鲁岛改为塔拉瓦以北的马金岛更好，那里日军建有水上飞机基地。况且马金面积较小，防御薄弱，投入一个团的兵力足矣。

尼米兹认可斯普鲁恩斯的意见。不过华盛顿的指令刚刚下达，立即提出反对面子上有点儿说不过去。于是他告诉斯普鲁恩斯：“你的

意见不无道理，我可以找机会反映。在新命令下达之前，仍按现在计划进行准备。”斯普鲁恩斯只好暂时搁置个人意见，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去。

“电流行动”需要尽快确定参战地面部队。7月22日，金再次向马歇尔提出，将正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准备参加“车轮行动”的陆战一师、三师调回中太平洋，参加“电流行动”，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两栖登陆作战。此举遭到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双双反对，这两个师下一步作战任务分别是新不列颠岛的格罗斯特角和布干维尔岛的托罗基纳角。斟酌再三，马歇尔在7月29日答复金，陆战一师、三师暂不调动，依然执行原来的任务。作为补偿，可以将驻珍珠港的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编入第五两栖军，参与下一步的“电流行动”。虽然第二十七师缺乏两栖登陆经验，但此时距开战还有三个多月，补课时间是很宽裕的。

马歇尔史无前例地将陆军一个整师交给海军指挥，这让金心里非常舒坦。于是他下令将第二十七师编入第五两栖军，归霍兰·史密斯少将指挥。同时被编入的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守备营和陆军的一个营，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约7600名兵员。说句题外话，老酒倒认为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过于谨慎了。换成日本人，别说是吉尔伯特和瑙鲁，有这么多兵力他们可能直接就冲着马绍尔群岛去了。

一个陆军师换一个陆战师——就多了一个战字——金上将看似并没吃亏，他当初提出调两个师的意思其实就是调一个师。但陆军第二十七师开战前后一直在西海岸执行警戒任务，官兵缺乏实战经验，两栖登陆作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他们的作战能力与在瓜岛淬过火的陆战二师不可同日而语。正鉴于此，在最终攻击目标分配上，霍兰·史密斯将他们用于日军防御相对薄弱的马金环礁，如此塔拉瓦这块硬骨头只能由从惠灵顿出击的陆战二师去磨牙了。

7月30日，斯普鲁恩斯精心挑选的参谋长穆尔上校抵达珍珠港。随后一段时间，作战处处长福雷斯特尔上校、后勤处长伯顿·比格斯上校、通信处长阿姆斯特朗中校等骨干军官陆续到位。这个参谋班子仅是哈尔西参谋人数的一半。根据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指示，第五舰队参谋部迅速开始紧张的作战计划制订。

8月5日，尼米兹宣布第五舰队正式成立，同时任命斯普鲁恩斯中将为司令官。据一位司令部的参谋记述：“将军认为，现在把雷蒙德派出去是合适的，他们两人处处不谋而合。”接替参谋长职务的是最近从阿留申群岛调回的“歌剧幽灵”查尔斯·麦克莫里斯少将。同斯普鲁恩斯之前一样，新参谋长和尼米兹同住在一幢宿舍里。麦克莫里斯性格怪异，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但尼米兹善于与频繁更换的同事相处。作为司令官，他不必迁就下属，但这正是杰出领导的高明之处。

斯普鲁恩斯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弃岸登船了。在担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的13个月里，他和尼米兹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为尼米兹做事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这样说，“我期待着通过学习他的言行和处事方式，让自己更会忍耐和更宽容，他是我见过的最亲切、最通情达理的人之一。直到现在，他还充满着一个海军军官必须具备的激情、勇气、乐观和信心。”在信的末尾，他写道，“经过1年接触，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他很好地诠释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而后成大事的含义。”英雄总是惺惺相惜呀！

对斯普鲁恩斯的正式任命最失意的莫过于陶尔斯。退而求其次，他还想去指挥那些航空母舰。但就在第二天，8月6日，尼米兹宣布波纳尔少将出任第五十八航母特混舰队司令官，把陶尔斯彻底抛到萝卜地里去了。

正式任命下达之后，8月9日，斯普鲁恩斯率参谋长穆尔对参战各部进行了巡查。在视察坎顿岛和富纳富提时，他们与胡佛、黑尔共同研究了两栖部队在登陆作战中必须跨越海岛附近珊瑚礁的问题。在努美阿，他们同哈尔西上将和参谋长卡尼进行了磋商。卡尼非常坦诚，但无法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哈尔西负责的是一个战区，斯普鲁恩斯只是一支舰队的指挥官，两人的业务截然不同。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后者岛屿较大且相距较近，日军可以从容迂回或逃跑。前者一系列小岛相距遥远，无处可逃，岛上的日军一定会死战到底，中太平洋美军部队势必会遭到更顽强的抵抗。

随后，他们从新喀里多尼亚飞往新西兰，视察了担负进攻塔拉瓦艰巨任务的陆战二师。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主力部队，陆战二师下辖第二、第六、第八等三个步兵团，炮兵第十团，工兵第十八团，外加一个坦克营、一个医疗营和一个两栖登陆车营，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有兵员18088人。

两人与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少将进行了交流。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的朱利安看上去镇静、斯文、谦逊，换上西装就会变成一个有学问的大学教授。他已有34年的从军经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海地和尼加拉瓜参加丛林作战，因此获得海军十字勋章，是陆战队中少有的富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朱利安早就开始研究两栖登陆战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就在负责陆军和陆战队的两栖训练。他和陆战二师经历了瓜岛的磨砺。既然更富经验的陆战一师被麦克阿瑟扣住不放，进攻日军重兵盘踞的塔拉瓦环礁就只好由他担纲了。

史密斯向司令官和参谋长提出，经历了瓜岛之战后，他的师补充了大批新兵，老兵也没有在塔拉瓦这种珊瑚岛上作战的经验。目前战前训练急需两栖作战舰艇，特别希望能多配备一些水陆两栖车。这种登陆工具用途广泛，既能划水，又能爬礁，每小时在陆上能跑24公里。斯普鲁恩斯答应尽量给予解决。在返回珍珠港途中，两人顺便视

察了瓜岛，随后去了萨摩亚，穆尔的父亲曾在那里当过40年的州长。之后他们去了圣埃斯皮里图，同特纳的副职、负责塔拉瓦作战的南部战斗群总指挥哈里·希尔海军少将进行了交流。8月22日下午，斯普鲁恩斯与穆尔回到珍珠港，13天总行程19000公里。

尼米兹一向对人宽容厚道，但对妇女和战争的关系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从不欢迎女性到他的战区来，不管是女演员，还是家属——战争期间，从未见过凯瑟琳来珍珠港探亲。如果有人提出派女性到珍珠港工作，他总是一口回绝，末了撂下一句话：“如果形势变得对女性相对安全时，我会及时通知她们来的。”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8月中旬的一天，尼米兹收到了罗斯福总统写来的亲笔信：“亲爱的切斯特，埃莉诺很想到太平洋去。我不同意她去。如果你也不同意，请来信告知。”第一夫人此行的目的是代表红十字会到战场慰问将士，特别是那些伤病员。

一贯讲政治的尼米兹只好打破惯例，违心地用溢美之词“盛邀”埃莉诺前来“视察”。8月23日清晨6时，埃莉诺隐秘飞抵希卡姆机场。驻地司令官沃尔特·瑞安少将计划在家中请她用早餐，他还请拉马尔派几位将军的大厨前来帮忙，其中有斯普鲁恩斯的大厨佩得洛。早餐之后，一些人拿着远航俱乐部的会员证请罗斯福夫人在上边签名。佩得洛没有会员证，他就拿上岸证请她签名。万一佩得洛被卫兵盘问，罗斯福夫人到珍珠港的消息会很快传开的。

当天晚上，尼米兹在寓所宴请罗斯福夫人。席间，他与第一夫人亲切交谈，表现出男主人应有的礼貌。尼米兹充分发挥他幽默开朗的天性，很快消除了众人间的生疏感。埃莉诺也向大家讲述了一些她和总统之间鲜为人知的趣事。晚宴气氛既轻松又融洽。

一边作陪的斯普鲁恩斯——他头天刚从南太平洋回来——对总统夫人印象深刻：“我很荣幸能坐在她的身旁。她容貌妩媚，为人真

诚，态度随和，富有幽默感。我们随便问她什么问题，她都愿意公开她的看法。她的确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连斯普鲁恩斯这样的老实人都会说谎，要知道，用“妩媚”来形容埃莉诺的容貌似乎不太恰当。

随后就有了埃莉诺的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之行，由哈尔西和艾克尔伯格盛情接待。当她途经瓜岛，再次回到夏威夷时，尼米兹高兴地陪她乘自己的专用汽艇环游珍珠港。知道第一夫人要来，艇上的水兵精心擦洗了游艇，还给红木甲板重新上了新油漆，他们颇为自己的准备自豪。但埃莉诺显然并未注意到水兵为她做的这些精心准备，她的高跟鞋很快将新油漆踩得斑斑点点。尼米兹是个细心人，当他看到艇员因为自己的杰作被破坏而故意做鬼脸时，立即设法分散第一夫人的注意力，使她专注于艇外的美丽景色。

特纳少将火线离开新乔治亚岛战场，返回珍珠港，8月24日，尼米兹宣布由他出任司令官的第五两栖舰队正式建立。特纳将指挥第五舰队所有运输船、货船、登陆艇、扫雷艇等舰艇，配属给他的还有老式战列舰、护航航空母舰及部分巡洋舰和驱逐舰。

特纳到来，立即在玛卡拉帕总部刮起了一阵旋风。参谋长穆尔在日记中写道：“特纳来了，秉持着一贯的严厉作风。但我很庆幸他能来到这里，因为他擅长调兵遣将，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但凡遇到那些他不愿与斯普鲁恩斯交流的话题，他总是第一时间来找我商量。”特纳疾言厉色，令出必行，哪个军官当着他的面弄错了事实，那他只能祈祷上帝的保佑了。副司令官希尔少将如此形容自己的上司：“他绝不容忍出现任何差错，并且会对犯错者进行严厉斥责。他不仅严于律己，对待部下也十分严格。对于任何反对者都态度强硬。”斯普鲁恩斯如此评价这位海军军事学院的邻居兼同事：“那些令我头疼的大量细节问题，他处理起来却得心应手。”连金都说：“人们只要遇到麻烦，就会去找这个狗娘养的家伙。”

随后，霍兰·史密斯少将抵达珍珠港，特纳亲往机场迎接。在这种场合，特纳表现得非常斯文，史密斯也同样彬彬有礼。可两位个性倔强、粗鲁、爱好嚷嚷的老将，一旦在一起工作，就会表现出他们被叫作“恐怖特纳”和“号叫的疯子”的本性。对两栖作战该怎么打，该由谁指挥，两人想法截然不同，此时的热情不过是假象而已。9月4日，尼米兹宣布，由霍兰·史密斯出任司令官的第五两栖军正式成立。

上述高级职务的任命引发了一系列扯皮事件。有人非议，海军航空兵只任命了波纳尔和胡佛二人。同时第二十七步兵师已受命顶替陆战一师参加战斗，陆军却没有一名军官得到任命。在珍珠港，海军航空兵的发言人当属陶尔斯，而陆军的发言人则是罗伯特·理查森中将。

此前迪洛斯·埃蒙斯中将回国履新。到麦克阿瑟那里晃悠了一圈，不愿屈就，理查森到珍珠港接任了埃蒙斯的职务。艾克尔伯格这才到了西南太平洋，进而给巴顿腾出了位置。在以海军为主的珍珠港，理查森的处境注定会非常尴尬。尼米兹只让他负责中太平洋地区陆军步兵、航空兵的训练和行政工作，并不参与指挥作战。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当初他还真不如去西南太平洋，好歹还能捞上几仗打打。

让理查森气愤的是，陆军航空兵竟然要由海军的胡佛指挥，而陆军一个整师则要接受海军陆战队霍兰·史密斯的指挥。他认为这两名军官都不懂陆军的作战条令，让他们指挥陆军纯属瞎扯淡，这些部队毫无疑问都应该归他指挥。在他的强烈抗议下，尼米兹勉强任命黑尔出任胡佛的副手，但拒绝对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师的指挥关系做出调整。

前来凑热闹的人还真不少。在海军部任职的哈里·亚纳尔上将——当初批准卡尔森去苏区视察的那位，现在早已退居二线了——跨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直接给下属各部队司令官和海军航空兵军官发去信件，征求他们对使用航空母舰和舰长任命的意见。远在南太平洋作战的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少将也来凑热闹，提出目前海军作战的组织编制和战术方法早已过时，在包括海军航空兵在内的所有混合部队中，非航空兵出身的指挥官都应立即由现役航空兵军官取代。这不仅是对斯普鲁恩斯，连尼米兹都捎带上了——简直是找死的节奏啊！

失意的陶尔斯可算找到了众多同盟军。当尼米兹征求他对快速航母舰队的使用意见时，陶尔斯以书面形式正式回复，航空母舰是舰队先锋，可以攻击陆上和海上的任何敌人，应为舰队的其他舰艇和两栖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因此各舰队司令官均应由航空兵军官担任，或者在他们的参谋部里配备航空兵军官担任高级职务。之后，他明目张胆地说，第五舰队司令官应该就是他，而不是斯普鲁恩斯。可能觉得光推荐自己不太好意思，陶尔斯提出了另一个候选人菲奇中将。最后他说，退一万步讲，至少第五舰队的参谋长应该由航空兵军官担任，穆尔同样没有飞行员证书。

陶尔斯在指挥问题上与亚纳尔的亦步亦趋，令尼米兹非常生气。他把陶尔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声明除了斯普鲁恩斯，没有人能出任第五舰队司令官，请他不要再指手画脚，妄加议论。灰头土脸的陶尔斯只好写信向华盛顿的亚纳尔哭诉：“直截了当地说，他说我是胡说八道！”

这边葫芦还没按下去，那边瓢又漂起来了。作为陆战一师的首任师长——范德和鲁普图斯不过是第三、第四任而已——霍兰·史密斯具有长期从事两栖作战训练和演习的经验，他和特纳在决定海军陆战队由谁指挥、指挥哪些部队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吵。特纳认为，部队在舰上或登陆艇上时应该归他指挥，部队作战训练、演习和实战都

应如此。霍兰·史密斯对特纳对舰队的指挥权没有异议，但坚持地面部队自始至终都要接受他的指挥——要不让我来干什么？

两人都是火暴脾气，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霍兰·史密斯大声咆哮道：“我不要什么指挥权，也不要当什么指挥官！给我一支枪，我作为一名士兵去打仗，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杀几个日本佬！”

特纳立即反唇相讥：“枪，你自己身上就有，还等我把你分到连队去吗？想走，你尽管走好了，恕不远送。”特纳的话还真有毛病，此时陆战二师远在新西兰惠灵顿，让一大把年纪的霍兰去陆军第二十七师，人家年轻的连长还不一定要他呢——他打仗跑不快，还要派专人去保护他。

对两位少将的争吵，上校穆尔显然无法解决，只好将问题交给中将斯普鲁恩斯。这位最后来了个折中，部队训练期间由两人共同指挥，在海上和登陆过程中由特纳指挥，登陆部队在岛上建立指挥部后由霍兰指挥。听起来就费劲，更别说具体执行了。仗打起来时，各阶段就那么好区分吗？人在岸边，一只脚在水里，一只脚在岸上，归谁指挥？问题看似得到了暂时解决，但在具体执行中，两人一定还会大吵大闹的。

两位少将的问题还好解决，但人家理查森也是中将，况且涉及敏感的军种问题，非常棘手，斯普鲁恩斯只好将理查森要求插手指挥的问题提交上将尼米兹仲裁。尼米兹的回答毫不含糊，参加“电流行动”的所有地面部队从训练到作战全部归霍兰指挥。

理查森对尼米兹的答复大为不满，直接把状告到了华盛顿。人家马歇尔在关键问题上还真不护短，他直接回电理查森并抄送尼米兹：“你是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陆军顾问，工作应该由你和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共同商定，最后决定权在后者那里。”当初马歇尔让理查森去澳

大利亚他不干，后来托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关系到了夏威夷，老酒猜测马歇尔对他的印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心有不甘的理查森这才闭嘴到一边凉快去了，但他坚信自己最适合指挥远征部队。虽然同尼米兹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良好关系，但他继续以挑剔的眼光注视着霍兰的一切行动。这些指挥和军种间的矛盾犹如埋下的地雷一样随时可能爆炸。如果第五两栖军在前线遭遇失败，高兴的怕不是只有日本人，理查森和麦克阿瑟肯定也会幸灾乐祸的。

8月11日至24日，美、英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代号“四分仪”的军事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金在9月1日正式向太平洋舰队下达命令，向日军盘踞的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发起进攻，战役发起日为11月15日。

新作战命令依然包含瑙鲁岛，对此不太高兴的斯普鲁恩斯叫来了特纳和霍兰。在看了瑙鲁岛的航空照片之后，霍兰感到这个地方十分讨厌。他甚至怀疑陆军第二十七师能否攻下这座岛屿。霍兰进而提出，要把陆军第二十七师和陆战第二师全部送上岸，现有运输船和登陆艇绝对不够。况且从地理位置来看，拿下瑙鲁岛对美军的下一步作战毫无用处。最后他说，参谋长联席会议那帮官僚一定疯了，居然不明白现有舰船的运输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两支作战部队同时输送到相隔很远的两个目标区域。

特纳对霍兰的意见深表赞同，两个性情古怪、脾气暴躁的人难得地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三人一起去找尼米兹，建议取消对瑙鲁岛的进攻，将目标改为距塔拉瓦不到200公里的马金环礁。尼米兹不愿在同金会晤之前做出大的变动，他让斯普鲁恩斯以霍兰的名义起草一份备忘录，特纳也在上边签上名字。

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两月一次的例会，于9月25日在珍珠港召开。当金率一众幕僚同尼米兹和他的参谋在会议室里坐下来时，斯普鲁恩斯把霍兰起草的备忘录交给了尼米兹。尼米兹看过后，递给了金。金看后，沉思了一会儿，随后问斯普鲁恩斯：“不打瑙鲁岛，你认为打哪个岛好？”

“马金！”斯普鲁恩斯立即回答道。接着他提出了一系列能说服金的论点，马金岛可以修建轰炸机机场，比塔拉瓦距下一个目标马绍尔群岛近200公里。美军夺取吉尔伯特群岛之后，瑙鲁岛对日军同样没有用处，驻吉尔伯特群岛的飞机能对它不断发起空袭使之瘫痪，这里完全可以直接跳过去。

金显然被说服了。“你赢了，”他盯着斯普鲁恩斯说，“我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修改计划，请抓紧准备。”两天之后，华盛顿来电确认了以马金替代瑙鲁岛的方案。经过无数次改变，美军“电流行动”终于得到了确认。

9月27日，金在尼米兹的陪同下冒大雨视察了中途岛。因为那次战役太过辉煌，所有人都想在这里留下足迹，不管时间已过去了多久。老酒也想，但中途岛现在好像已不再对外开放了。

就在高层为攻击目标斟酌权衡的同时，美军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6月27日，完成整编的美军第十一轰炸机大队19架B-24轰炸机进驻富纳富提。因飞行员普遍缺乏经验，对塔拉瓦发起的首次空袭就出现了飞行事故。第一架飞机起飞时失事坠毁，在另6架飞机勉强升空后，第七航空队轰炸机大队司令官杜鲁门·兰顿准将叫停了起飞作业。出击攻敌的6架飞机只有2架找到了目标，胡乱投下炸弹后掉头返航。看来美军飞行员提高技术还须假以时日。

确定吉尔伯特群岛为首要进攻目标之后，1943年7月，尼米兹下令在距作战目标更近的区域建立航空基地。8月初，海军陆战队驻富纳富

提的三个守备营奉命进驻埃利斯群岛其他岛屿。8月18日，海军陆战队一部在塔拉瓦以东仅560公里的纳诺美亚环礁登陆。28日，第七守备营和两个海军工兵营登岛开始修建机场。8月22日，海军陆战队第二守备营一部在塔拉瓦以南960公里的努库费塔乌环礁登陆。8月27日，第二守备营主力及海军工兵部队登岛开始修建跑道。到10月初，上述两处机场相继竣工，各可供一个中队的战机使用。

8月11日，中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官理查森中将下令在吉尔伯特群岛以东770公里处的贝克岛修建机场。9月1日，陆军第八〇四工程营、一个暂编高炮营、一个临时空勤中队及其他支援部队携带大批施工器材和物资登岛。仅一周后，该岛机场已初步具备战斗机起降条件。此外，美军还在塔拉瓦和贝克岛之间的霍兰岛建起了一个简易机场，可供战斗中受伤的飞机紧急降落使用。

短短三个月，美军已在吉尔伯特群岛周边建起了六个航空基地。其中富纳富提、纳诺美亚、努库费塔乌机场可供两个轰炸机中队使用，坎通岛机场可进驻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一个战斗机中队，贝克岛机场可进驻一个战斗机中队。11月6日，第七航空队司令部和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胡佛少将乘旗舰“柯蒂斯”号水上飞机供应舰进驻富纳富提。

作战区域的情报工作同样不容忽视。目前，美军能收集到的岛屿地图大多属于20世纪初的产物，最新一张海图竟来自104年之前，水流和潮汐的情况只能靠猜测。航空基地建立之后，美军频频出动远程轰炸机，对塔拉瓦和马金环礁实施航拍。9月25日，曾运送卡尔森第二突击营的“鸚鵡螺”号潜艇受命故地重游，利用潜望镜上安装的照相机对塔拉瓦、马金和阿帕玛玛三大目标进行拍照，将三岛的海岸线完整地拍摄下来，并实地勘察了接近岛屿的航道，修正了旧海图上的错误之处。第五两栖军参谋部先后采访了16位曾在那一带居住或旅游过的

人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斐济海军的预备役军官或原行政人员，以收集更多第一手资料。

英国皇家海军的弗兰克·哈罗德少校曾在塔拉瓦邻近的柏利基岛生活过15年，养成了研究岛屿周围潮汐的习惯。后来当他听说美军准备在11月20日登陆时，大为震惊。他知道那时将会有一个“躲避的潮流”，水没过珊瑚礁不会超过90厘米。对一般登陆艇来讲，至少要有1.2米的水深才能航行。如果他的说法正确，就预示着美军登陆艇将会在浅海搁浅，携带诸多作战装备的陆战队员必须泅水上岸，伤亡无疑将大大增加。虽然哈罗德被特聘为霍兰的临时顾问随他前往指挥战斗，但他的善意提醒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对美军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另有4位曾到过那一带海域的航海者——包括前英国邮船“尼马努阿”号船长和一艘三桅帆船的船长，后者是一位拉脱维亚人——被留下来充当领航员。利用这些宝贵资料，穆尔上校的参谋班子开始紧张地制订详细作战计划。

其间，美国海军在一项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英格利希少将飞机失事遇难之后，痛心不已的尼米兹从布里斯班调来了查理斯·洛克伍德少将来接替他的职务。拉尔夫·克里斯蒂上校晋升少将，接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官。抵达珍珠港后，洛克伍德首先将目光盯住了困扰潜艇攻击效率的鱼雷身上。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他就发现美军鱼雷经常出现“哑雷”现象。起初他证实在水下发射鱼雷比标尺上定深深了11英尺。纠正这一偏差之后，哑雷少了，但提前引爆的鱼雷明显增多。

洛克伍德曾在美国驻英使馆担任海军武官，有机会研究德国潜艇袭击英国商船的第一手资料。他坚信如果鱼雷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他麾下的众多潜艇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向国内的军械局提出了一大堆意见，却没能引起足够重视。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潜艇军官专题会议上，洛克伍德揶揄军械局道：“如果

你们不能为我们的潜艇提供打中就炸的鱼雷，那么就让那些厂家去生产玩具手枪吧。看在上帝面上，务请设计一种能把敌舰两侧装甲撕裂的舰艇钩吧！”

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在座潜艇军官的哄堂大笑。他的直言不讳令军械局一众官僚异常愤怒，但洛克伍德毫不退缩，“如果能说服军械局并付诸行动，我将不虚此行”。军械局最后把责任统统推给了那些通过潜望镜提供发射鱼雷数据的潜艇艇长，还说他们缺乏进取心才导致最终战果不佳。此举使艇上水兵对自己的长官失去信心，部分艇长因此心灰意懒，纷纷要求浮出水面到其他舰艇上服役。

洛克伍德陆续撤换了近1/3的艇长，但这些比较年轻且积极主动的指挥官，击沉敌舰的比率仍与他们发射鱼雷的数量相差很远。洛克伍德确信，是鱼雷存在严重缺点。他的观点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射击检查官汤姆·希尔上校的高度认可。两人于是一起去找总司令。潜艇兵出身的尼米兹当即做出指示，让洛克伍德通知部队把雷管上的磁爆装置拆掉，让潜艇直接射击目标以取得爆炸效果。这样一来，提前引爆的鱼雷少了，但哑弹数目又多了起来。军械局可算逮住了反驳机会：

“看吧！问题还是出在瞄准上。”提出调动工作的艇长更多了。

经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参战的前18个月中，潜艇鱼雷哑雷率超过70%。后来，美国历史学家哭笑不得地评论说：“这东西的最可靠性能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作为一种大部分时间藏身水下的隐秘武器，潜艇出行能找到攻击目标的机会不多。要么因自身速度太慢追不上，要么角度不对来不及攻击，或者敌人有驱逐舰护航难以下手。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在耐心等待中度过，无聊得简直一塌糊涂。不能爆炸或提前爆炸的鱼雷经常造成临阵误敌，眼睁睁看着敌人的船只绝尘而去，水兵的失望心情可想而知。况且，这种毫无结果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极易遭到敌军护航舰只的攻击，说不定连潜艇和一艘人都要因此搭进去。

美军潜艇闹出的笑话不胜枚举。1943年7月24日，“黑鲔”号艇长劳伦斯·达斯皮特少校接到电令，就近截击在附近海域航行的日军大型油轮“都南丸”号。一句题外话，二战美国潜艇喜欢以鱼的名字命名。后来因为生产潜艇太多，海军负责命名的人员天天拿鱼类百科全书研究，战争结束时，他们几乎成为研究鱼类的生物学家了。

油轮速度一般不快，大喜过望的达斯皮特驾艇很快追上了目标。当时那艘日本油轮既无海空护航，也没走“之”字形反潜航线，简直就是摆在海上的一個活靶子。达斯皮特抑制住心中的狂喜，迅速算出油轮航速、方位，指挥潜艇占领了最佳发射位置。他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向“都南丸”号射出了4条鱼雷。让少校和一众水兵失望的是，他们既没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也没看到“都南丸”号倾斜下沉，只观察到油轮舷侧溅起了几朵漂亮的水花！

日本人显然已经发现了美军潜艇，立即转弯加速，准备逃跑。达斯皮特顾不上变换发射位置，直接命令将艇首的两条鱼雷发射出去。这次两条鱼雷全部命中油轮船尾爆炸，“都南丸”号很快失去动力，成了漂在水上的一条“死船”。这回达斯皮特可以猫戏老鼠一样去玩死日本人了。少校不慌不忙地调整好位置，在800米距离上依次射出了8条鱼雷——这几乎相当于拿枪顶着头皮射击。潜望镜中，期待已久的火光并未出现。

“他妈的，没有一条是好的！”达斯皮特拼命压制心中的怒火，下令还剩的1条鱼雷不必发射了，把它带回海军基地，看看到底为什么它们就是不炸。战争初期，回港的日本商船外壳上经常插着一条没爆炸的鱼雷，就像鲸身上插了一支鲸叉一样，颤颤巍巍，让人胆寒。

经过检查，达斯皮特剩下的那条鱼雷表面没有一点儿毛病。经尼米兹上将批准，洛克伍德组织了鱼雷实弹发射实验。之前为了节约，军械局一直反对这么做。他带人对着海边垂直的悬岩发射了3条鱼雷，

2条爆炸，1条未爆。他们把那条哑雷捞起来带回珍珠港，终于找到了鱼雷不炸的原因。

正常情况下鱼雷命中目标时，撞针由弹簧弹出，穿过前面的导轨打击雷帽引爆。但有时鱼雷垂直命中目标时，惯性却使撞针被导轨卡住，无法打击雷帽引爆。通过减轻撞针重量，减少撞针与导轨的摩擦，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美国潜艇终于有了“会炸”的鱼雷，但此时已是1943年9月，美国参战快两年了。潜艇鱼雷取得的技术突破很快被应用到水面舰艇用鱼雷和航空鱼雷上，这才有了穆斯布鲁格、伯克维拉湾海战和圣乔治角海战的辉煌胜利。

其间，斯普鲁恩斯二次飞赴惠灵顿，检查陆战二师的准备情况。他询问官兵的士气，尤其是那些已娶了新西兰姑娘的老兵。朱利安回答没有问题，官兵士气高得很。斯普鲁恩斯问如何才能保证作战期间指挥不间断，因为再没有比登陆作战更复杂的事情了。一旦出现意外，必将会有重大伤亡。史密斯回答，所有官兵都知道一旦长官阵亡，接下来该受谁指挥，请领导放心。

斯普鲁恩斯询问还有什么困难。陆战二师作战训练主任戴维·肖普中校汇报说，两栖运兵车极度缺乏。这种装备以前只用于后勤方面，负责在登上海滩后将补给物资运上去，因此既无武备也无装甲。得到这些装备之后，陆战二师开始为其安装6毫米的钢板作为装甲，并在上边安装了1挺机枪。另外供单兵使用的肩负式电台体积较大，且不防水，难以满足实战需要。

斯普鲁恩斯认为，目前陆战二师拥有的大约100辆LVT-1型两栖运兵车差不多够用。史密斯补充说，他们最缺的是LVT-2型。这种提高型的运兵车性能更好、马力更大、火力更猛、抗打击能力更强，它们不但装甲厚度达到了9毫米，还装备了3挺机枪，可以从舱内直接向外射击。在美国国内，这种新型运兵车刚刚量产，被优先配置给欧洲作战

的部队。斯普鲁恩斯立即发电报给在华盛顿的尼米兹上将。经尼米兹多方协调，最终勉强弄来了50辆，但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电台问题在短时间内同样无法解决。

身材矮胖的肖普中校是一位优秀的陆战队军官。他的脸红红的，脖颈很粗壮，他性格顽强且喜欢骂人，他负责策划攻击直到最后的细节部分。肖普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用航拍照片上显示的厕所数量来测算岛上的日军人数，后来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效。由于事先负责登陆作战的陆战二团团长威廉·马绍尔上校突发心脏病，肖普戏剧性地在战前接过了指挥权，并成为这次战役中的关键人物。肖普有在中国服役的经历。为了打好本次作战，正在美国本土负责陆战四师训练的卡尔森中校——1942年8月突击马金环礁的前第二突击营营长、现陆战四师作战训练副主任——受命来到陆战二师，以军事观察员身份协助肖普开展工作，毕竟他曾亲自去过那一带。

按说这战前准备已经够充分了，但之前哈罗德少校提出的潮汐问题依然没能解决。潜艇发回的侦察报告表明，塔拉瓦周边遍布珊瑚礁，登陆艇必须借助黄昏或夜间的大潮才能登陆。权衡利弊之后，霍兰将登陆时间定在了8时30分，一切全靠老天照顾了。

战役结束之后，希尔少将曾回忆起10月12日的一次会议。当时尼米兹、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朱利安·史密斯都在会上。大家详细讨论了战役各阶段应注意的问题，“我们就潮汐问题讨论了一些细节，但我不记得有人关注‘躲避的潮流’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10月24日，太平洋舰队会议室，参加“电流行动”的一众高级将领参加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两栖军司令官霍兰·史密斯、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三

个史密斯第一次坐在了同一张会议桌旁，以至于后来美军士兵将本次战役称为“史密斯作战”，换成咱们，就该说“史密斯斗地主”了。

负责塔拉瓦作战的陆战二师朱利安提出，第一个登陆目标应该是塔拉瓦主岛贝蒂奥邻近的柏利基，之后在那里建立炮兵阵地，对在贝蒂奥登陆的部队进行炮火支援，就像南太平洋部队攻打新乔治亚岛时率先在伦多瓦岛登陆那样。他的提法遭到了第五两栖军霍兰的反对：“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提议，我们没有时间去建立那样的炮兵阵地。”

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的朱利安看似斯文，但性格坚定，他认准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他本拟用陆战二团和八团一起登陆并肩作战，陆战六团留作师预备队。但霍兰将陆战六团和部分炮兵、工兵抽走当作军预备队，朱利安非常不满。他心中的郁闷终于爆发了：“如果不能在邻岛建立炮兵阵地，我的部队在登陆和地面进攻时将遭受重大损失！”

两个史密斯发生了争吵，斯普鲁恩斯只好站出来表态，陆战二师的任务是全力压制岛上日军部队，炮火支援任务由海军舰艇和舰载航空兵承担。朱利安觉得斯普鲁恩斯不提建立炮兵阵地，就是明显偏袒霍兰。但他既然答应提供充足的炮火支援，自己也不好继续坚持。后来事实说明，官大不一定说得就对，朱利安的意见才是对的。

南路战斗群总指挥希尔少将对后勤补给问题表示了担忧。斯普鲁恩斯表示，卡尔霍恩中将已向尼米兹上将保证，后勤物资一应俱全，随时保证足量供应——如果说罗斯福的萧何是生产局局长唐纳德，那么尼米兹的萧何正是太平洋舰队联勤部队司令官卡尔霍恩中将。在座众人之前一直对补给问题忧心忡忡，斯普鲁恩斯的话竟然引发了一片掌声。

陆战二师参谋长埃德森上校——凭血岭之战一举成名的那位——提出，海军陆战队最担心的是水深问题：“第一波登陆部队上岸后，后续部队和一连串满载装备、车辆、弹药、饮水和粮食的登陆艇将持续驶抵滩头。我们使用的登陆艇吃水仅1.5米，目前得到的水文资料显示，塔拉瓦环礁附近水深介于1~1.5米，平均只有1.2米。这个深度搭载普通兵员的登陆艇勉强可以航行，但搭载重型装备的登陆艇无法通过，很可能因此触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能用人力将重装备运上岸去，耗费时间且影响作战。”

特纳明显有些不耐烦，“塔拉瓦的潮汐起落很不规则，这是大自然决定的，无法解决”。刚刚和霍兰吵完架的朱利安，显然还在气头上，竟然将气撒到了自己参谋长头上，“这只是个算术问题，不需要用微分方程来解决。大概埃德森上校习惯于缜密思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水深不能使登陆艇直接抵岸，那就只能用人力拖上去，没什么可讨论的”。虽然斯普鲁恩斯对埃德森的认真态度提出了表扬，但问题最终没能解决，并最终造成了重大伤亡。

会后，斯普鲁恩斯前往机场，迎接从华盛顿归来的尼米兹上将。

次日上午，由尼米兹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再次召开，几乎所有高级将领均出席了本次会议。尼米兹在会议上高调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定于11月20日发起‘电流行动’。如果我们拿下了吉尔伯特群岛，就如同一脚踹开了日军太平洋外围防线的大门，本次作战可谓至关重要的破围之战。我命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中将出任战役总指挥。现在，请他发布作战命令！”

斯普鲁恩斯清了清嗓子，正式颁布了“电流行动”的作战命令：“特纳将军将率北部战斗群攻占马金环礁，夺取塔拉瓦和阿帕玛玛环礁的任务由希尔将军的南部战斗群负责，本司令官将坐镇‘印第安纳

波利斯’号，随南部战斗群一起行动。”随后，斯普鲁恩斯公布了参战四支特混舰队的组成和具体任务。

一、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即快速航母舰队，指挥官为波纳尔海军少将，负责压制马绍尔群岛、特鲁克、瑙鲁等地日军机场，保障登陆作战顺利进行，并准备随时迎击前来增援的日军主力舰队。该舰队下辖四个快速航母大队。

第一大队：编有航母“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共有舰载机227架，指挥官由波纳尔少将兼任。战役期间，该大队将在吉尔伯特群岛以北海域展开，负责拦截并摧毁可能从马绍尔群岛南下的日军海、空力量。

第二大队：编有航母“企业”号，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蒙特利”号，共有舰载机170架，指挥官为亚瑟·雷德福德海军少将。战役期间，该大队将在马金环礁一带活动，为北部战斗群登陆提供航空支援。一旦日军主力舰队前来挑战，该大队将迅速与第一大队会合共同迎击之。

第三大队：编有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轻型航母“独立”号，共有舰载机223架，指挥官为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战役期间，该大队将在塔拉瓦一带海域活动，为陆战二师登陆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第四大队：编有航母“萨拉托加”号，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共有舰载机112架，指挥官为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战役期间，他们将在吉尔伯特群岛以西海域游弋，监视特鲁克和瑙鲁岛日军的动向。

为上述航母提供护航的是“北卡罗来纳”号、“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号等6艘新型战列舰以及8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21艘

驱逐舰。

二、第五十二特混舰队，即北部战斗群，负责攻占马金环礁，由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少将任总指挥。下辖各部兵力如下。

运输舰大队：6艘快速运输船、1艘船坞登陆舰和4艘驱逐舰。

登陆舰大队：3艘坦克登陆舰和1艘驱逐舰，负责运送履带登陆车等小型登陆工具。

舰炮火力支援大队：由4艘老式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负责为登陆部队提供舰炮火力支援。

航空火力支援大队：由3艘护航航母（载有战斗机48架、鱼雷机36架）、4艘驱逐舰和1艘扫雷舰组成，负责为登陆部队提供航空火力支援。

登陆部队：陆军第二十七师第一六五团、第一〇五团一个营，总计6472人，指挥官为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陆军少将。

三、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即南部战斗群，负责攻占塔拉瓦和阿帕玛环礁。指挥官为第五两栖舰队副司令官哈里·希尔海军少将。下属各部兵力如下。

运输舰大队：由16艘快速运输舰、1艘船坞登陆舰和7艘驱逐舰组成。

登陆舰大队：由3艘坦克登陆舰和1艘驱逐舰组成。

舰炮火力支援大队：3艘老式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

航空火力支援大队：5艘护航航空母舰（载有战斗机80架、鱼雷机27架、轰炸机27架）和5艘驱逐舰。

扫雷舰大队：扫雷舰2艘，负责清扫登陆海域水雷。

地面作战部队：陆战二师1.8万人，指挥官为朱利安·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少将。

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由海军陆基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和陆军第七航空队各一部组成，指挥官为约翰·胡佛海军少将。

第一大队：海军轰炸机56架，由胡佛少将亲自指挥。

第二大队：陆军第七航空队重型轰炸机90架，指挥官为威利斯·黑尔陆军少将。

第三大队：海军陆战队战斗机90架、轰炸机72架。

第四大队：侦察机24架及其他作战飞机。第三、第四大队统归莱维·梅里特海军陆战队准将指挥。

上述战机分别部署于吉尔伯特群岛周边的富纳富提、努库费塔乌、坎顿、纳诺美亚、贝克、霍兰等六大机场，任务是攻击塔拉瓦、瑙鲁、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基地，收集有关航空照片，在地面部队登陆后负责舰载航空兵无法覆盖区域的搜索与攻击任务，保卫盟军六大航空基地的安全。登陆部队夺岛撤走之后，马金、塔拉瓦和阿帕玛玛的防务将由他们承担。另外，珍珠港还将出动10艘潜艇到作战海域，执行侦察、伺机攻敌等任务。

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上述部署可谓煞费苦心，属于典型的“围点打援”。如果航母舰队专注于支援两栖登陆作战，一旦日军机动部队提前在侧翼设伏，突然发起攻击，兵力占优的美军很可能重蹈南云在中途岛的覆辙。斯普鲁恩斯最后强调，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首要任务是随时做好迎战可能出现的日军机动部队的准备，登陆作战空中支援主要由8艘护航航空母舰承担。

像当初山本进攻中途岛旨在吸引美军航母舰队露头并加以歼灭一样，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迫切希望，美军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行动能够将驻扎在特鲁克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勾引出来，通过一场大战予以剿灭。斯普鲁恩斯在下达给出征的16位海军少将、3位海军陆战队少将、2位陆军少将及各舰舰长的命令中这样写道：“假如日军舰队主力前来阻挠‘电流行动’，挫败敌军舰队将成为首要任务。消灭日本海军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将会使我们更快地赢得战争。我们在行动中要时刻做好同敌军舰队交锋的准备。”他此时的处境，和中途岛战役前的南云颇有几分类似。

根据侦察机拍回的照片判断，日军主力部队盘踞在塔拉瓦环礁的贝蒂奥，马金环礁的布塔里塔里岛驻军不到1000人，阿帕玛玛守军不会超过两位数。尽管塔拉瓦毫无争议将会成为第一战场，但出于对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反击的忌惮，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少将、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少将都将随北部战斗群一起行动。因为日军可能的反击肯定来自北面，美军希望用最老练的指挥官去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这种部署，和当初南云在中途岛用友永丈市等大尉级军官执行相对轻松的攻岛任务，而将村田重治等佐级军官领军的“A级攻击队”留下来对付可能出现的美军航母是同样的道理。

鉴于此，斯普鲁恩斯特别叮嘱特纳和霍兰，要以闪电速度，最好在一天之内拿下马金，使水面舰艇能够尽快从滩头撤出，掉头迎击随时可能前来挑衅的日军舰队。看到斯普鲁恩斯带这么多兵去还如此小心翼翼，陶尔斯嘲笑他是“杀鸡用牛刀”——老酒觉得真有一点儿这个意思。不过，要让陶尔斯指挥，他肯定觉得各方面都不够用。这是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最好解释。

斯普鲁恩斯将坐镇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随希尔南部战斗群一起行动。因为战斗一旦打响，这位中将司令官基本就没事可干了。战斗带给他的最大影响可能是，这艘重巡洋舰要参加对贝蒂奥的

炮击行动，他再在甲板上无休止地散步，去抢朋友圈封面怕是不可能了。会议最后，参谋长穆尔上校下发了油印的作战计划，整整12大本，逾300页的内容——每本重量超过3磅——其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要是换成哈尔西指挥，估计三言两语就结束了。

说曹操，曹操到。正当“电流行动”各项准备日臻完善之时，哈尔西突然从努美阿飞过来了。南太平洋部队即将对日军重兵盘踞的布干维尔岛发起两栖登陆作战，海军作战舰艇远远不足。哈尔西向尼米兹提出请求，让谢尔曼的第四大队在南太平洋再待一段时间，同时再借调一个航母大队。尼米兹本来认为，哈尔西手下的海军力量是够用的。因为第五舰队沿中太平洋的攻势一旦发起，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势必被吸引过去，等于变相支持了麦克阿瑟、哈尔西针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但人家哈尔西毕竟那么大老远跑过来了，不帮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尼米兹于是说，借舰队可以，但必须按时归还，不能影响即将展开的“电流行动”。哈尔西对托罗基纳的登陆预定11月1日进行，而“电流行动”发起的时间是11月20日。尼米兹要求哈尔西，登陆部队一旦在托罗基纳站稳脚跟，立即将两个航母大队还给斯普鲁恩斯。

于是就有了前文蒙哥马利第三大队、谢尔曼第四大队对拉包尔的空袭。事实上，两次空袭极大削弱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实力，特别是小泽的第一航空战队损失惨重，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又等于变相支援了斯普鲁恩斯在中太平洋的作战。

东西慷慨借出去了，能否原封不动还回来就说不准了。11月5日，尼米兹指示斯普鲁恩斯，在假设两个航母大队无法按期参加“电流行动”的前提下另行拟订应急计划。11月8日，有坏消息传来，“伯明翰”号轻巡洋舰遭到日军鱼雷攻击，受损严重，不得不退出“电流行动”。好在那几艘航母均安然无恙。穆尔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应急方案的修订：如果谢尔曼和蒙哥马利两个大队无法返回，登陆部队将在现

有两个航母大队的支援下先拿下塔拉瓦环礁，然后北上向马金环礁发起进攻。好在后来借出去的两个大队及时归建，应急计划未能用上。

11月5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升起了一面三星将旗，斯普鲁恩斯率司令部32名幕僚登上了这艘重巡洋舰。斯普鲁恩斯选择这艘已服役12年的巡洋舰作为旗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虽然有战列舰一同出行，但二战期间，美日相当数量的高级将领对选择重巡洋舰为旗舰情有独钟，斯普鲁恩斯、弗莱彻、近藤信竹、栗田健男，莫不如此。根据斯普鲁恩斯的要求，木工在旗舰舱室安装了一张直立桌子和一块大图板，航海参谋史密斯少校在上边标出了第五舰队所有舰只和已知日军舰艇的位置，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更新，以使斯普鲁恩斯在任何时刻都能准确地把握全局。

大战在即，穆尔非常希望率全体参谋人员和司令官一起照个相留作纪念。斯普鲁恩斯说什么都不答应。后来一直到了1944年初出征马绍尔群岛之前，气愤的穆尔叫来几名年轻参谋，声称要动粗，说若不就范就将他绑架过去。斯普鲁恩斯这才扭扭捏捏来到舰首甲板，拍下了极为少见的一张合影。

麻烦事还不止照相一件。那些消息一向灵通的记者知晓将要展开的“电流行动”，纷纷提出采访斯普鲁恩斯的要求。这位第五舰队司令官告诉穆尔，不想看到任何一个新闻记者，他不想搞个人宣传而被媒体利用。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记者的反感，“国家的每个人，似乎都喜欢自由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意见和看法，并把它们公布给更多的人知道。如果评论家和官员不够聪明，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行动。然后日本人就会有一些根据，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穆尔最终说服他接受了一两名战地记者的采访。斯普鲁恩斯虽然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拒绝谈论自己，而只谈战争和团队的努力。记者为此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本来准备塑造一个英雄形象的。于是他

们就去采访和斯普鲁恩斯接触过的人，但得到的信息大部分是错误的。

记者弗兰克·莫里斯写了《我们的幕后将军》一文，坦承所有记者都怕斯普鲁恩斯，“当将军不走动的时候，他就像一只旧鞋子一样一动不动。但他指挥着自己的部下、舰船，还有敌人，他是一个工作狂。如果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只要大量的工作，而没有足够的休息”。此表达显然完全错误。穆尔曾说，自己上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懒。《时代》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是极少数赢得斯普鲁恩斯尊重的人，他在1944年6月26日《时代》周刊封面对斯普鲁恩斯的介绍也只寥寥数句，“他冷，算计，呆板”，“一个修改版的金上将”，“一个冷血的好战傻瓜”。

11月1日，美国海军功勋战舰“企业”号离驶出了西海岸的布雷默顿船厂，前往珍珠港参加即将开打的“电流行动”。与7月20日进厂时相比，航母侧面足足多了36门博福斯高炮，损管中心也得到改进。飞行甲板分别加长8英尺，加宽了5英尺。甲板下为增加的水兵增设了铺位，舰桥也得到了现代化改进。11月6日，当它缓缓驶入珍珠港时，码头上一位参战军官感慨万千：“如果‘企业’号已经准备好可以战斗了，我也可以！”

北部战斗群离开珍珠港的前一天，尼米兹召集所有高级将领举行了战前最后一次会议。到这个时候，关于作战已没什么可说的了。让大家感到诧异的是，尼米兹一脸严肃。司令官强调本次作战的关键在于速度，他要求斯普鲁恩斯以最快速度拿下目标，以转身对付前来增援的日军舰队，就像山本出征中途岛前对南云的要求那样。

会议持续了1小时。最后，尼米兹板着脸说：“据情报分析，不久前，日本人制定了一个绝对国防圈，吉尔伯特群岛是这个国防圈的外围防线，势必被敌人高度重视。本次作战的成败系于未来全局，希望

各位恪尽职守，通力合作。海军应全力支援登陆部队的作战。我如果听到哪个海军军官不愿支援岸上部队，马上撤他的职！”

美军的准备工作看似充分，仍存在诸多不足。前文提到的潮汐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美军在瓜岛和所罗门群岛积累了一些实战经验，但对付像塔拉瓦这样水文条件复杂和设防坚固的岛屿，还是第一次。

美军在装备和训练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他们没有登陆战专用的指挥舰，只能用旧战列舰临时凑数。南部战斗群希尔少将的旗舰“马里兰”号开战之初在珍珠港遭遇重创，现在虽已修复，但舱室太小，容不下司令部全体人员，而且通信设备非常脆弱，战列舰主炮齐射所产生的震动就会使其全部失灵。两栖运兵车数量不足，驾驶员还没有完全掌握操纵技术。单兵肩负式电台容易进水失灵的问题依然存在。海军没有进行过舰炮摧毁点状目标的精确射击训练，舰载机飞行员习惯于攻舰，缺乏对地攻击的训练。瓜岛表现不俗的陆战二师在新西兰长达7个月的休整中，主要进行的是丛林战训练，没有进行系统的岛屿两栖登陆训练。陆军第二十七师更是着重于陆军常规训练，没有与海军陆战队的战术融合。参战部队太过分散——北起夏威夷南到惠灵顿，距离遥远导致全程协同演练无法进行。上述缺陷为美军在塔拉瓦遭遇重大伤亡埋下了隐患。

就在各路大军厉兵秣马，准备大举向吉尔伯特群岛进发之时，珍珠港再次出现了意外变故。霍兰因指挥问题和特纳又一次发生争吵。他突然发现，自己在指挥系统中地位不明，坚持要求明确自己的指挥权限。在斯普鲁恩斯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写明“第五两栖军司令官将在两栖登陆部队旗舰上指挥所有登陆部队”，同时又规定“第五两栖军司令官做出的所有决定必须征得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认可”。霍兰在特纳之下获得的唯一权限是，“在两栖登陆舰队旗舰坐镇，并对登

陆部队和预备队的具体编制向两栖舰队司令官提出建议”。——合着整了半天，我霍兰变成一顾问了。

斯普鲁恩斯曾打算登陆部队在岛上建立指挥所后，由霍兰统一指挥地面部队。但在部队完全集结之后，为了简化指挥系统，提高效率，斯普鲁恩斯和特纳对两个师长朱利安和拉尔夫的命令都跳过了霍兰直接下达。美军在登陆成功之前，拉尔夫和朱利安直接受北部、南部战斗群总指挥特纳和希尔指挥。特纳索性告诉两人，登陆部队成功上岸后，地面部队的指挥权直接下放给他们，没必要再来回汇报了。如此看来，也真没什么要霍兰干的事了。

霍兰怒不可遏，在日记中写道：“一旦登陆部队开始上岸，我理应获得不逊于特纳的指挥权。”争论惊动了尼米兹。眼看前线就要开打，后方还为这点儿事吵来吵去。一怒之下，尼米兹说，霍兰你再吵就别去了，留在珍珠港陪我。毕竟是斯普鲁恩斯自己圈定的人，霍兰最终还是随大队人马一起出发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由于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坚持，我才有幸随部队去了吉尔伯特。”

美军高层间的又一个矛盾就此埋下。因为美军在塔拉瓦出现重大伤亡，一直气不顺的霍兰对外高调宣称：“这仗根本就不应该打。”这让素有涵养的尼米兹勃然大怒。两人的矛盾从此不断升级。后来，在尼米兹圈定的参加“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仪式的名单上，除斯普鲁恩斯缺席预防日本人使诈，高级将领独缺已晋升海军陆战队上将的霍兰。参谋们以为司令官忙得漏了。对他们的善意提醒，尼米兹明确表示：“我就是不想让他去！”霍兰当时表示对出不出席仪式一点儿不在乎，但后来还是说：“这是海军陆战队蒙受的最大侮辱。”

11月初，参战部队陆战二师、第二十七师分别在埃法特和夏威夷进行了最后一次战前演练。3日，北方战斗群先头部队乘3艘登陆舰出

发。11月10日，第二十七师第一六五加强团从珍珠港起程，向马金环礁驶去。当天，“企业”号1架“地狱猫”降落时发生意外，弹射军官沃尔特·楚宁中尉奋不顾身地爬上起火的驾驶舱，协助飞行员拜伦·约翰逊少尉逃出生天。这天出动的还有波纳尔少将的第一大队及雷德福德少将的第二大队，他们与北方战斗群平行航行，处于其西北480公里的位置。当舰队推进至吉尔伯特群岛以东1280公里位置后，北方战斗群前往与南方战斗群会合，两支航母大队则驶向预定目标海域，静候可能前来增援的日军舰队。

从11月13日开始，南部战斗群16艘运输舰运载陆战二师的全体官兵，在第三大队护航下从埃法特出发。为其贴身护航的是一支由3艘战列舰、5艘护航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他们的目的地是太平洋上一个代号为“海伦”的小岛。

海上航行72小时后，南部战斗群总指挥希尔少将宣布：“从今天算起的第六天清晨8时30分，我们将攻击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环礁。我们将从环礁末端的一个小岛登陆，当地人称它贝蒂奥。登陆之前，我们将用海军炮火和俯冲轰炸机狠狠敲打它。我们将用强大的火力轰击这个地方，直到它变成一片废墟。”

在新西兰休整期间，一些细心的军官会对着海图猜测自己下一步要去的地方。有猜布干维尔岛的，有猜新不列颠岛的，有猜马绍尔群岛的，有人甚至猜到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唯独没人猜吉尔伯特。因为那里全是珊瑚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岛”。华盛顿怎么会选择那里作为进攻目标呢？

对船上18000名陆战队员来说，“海伦”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名称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同陆战一师刚去瓜岛时一样，谁知道那个鬼地方呢？陆战队员或晒太阳，或无休无止地打扑克，或写家书来消磨时间。经过瓜岛的殊死搏斗之后，陆战二师已经在新西兰休整了7个月。

其间，一名士兵为了让他在美国的情人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去向，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暗语。“我最亲爱的紫罗兰”意思是将开赴特鲁克，“我心爱的紫罗兰”表示去拉包尔。他对塔拉瓦一无所知，只好用了“宝贵的”这个词，意思是自己在海上。士兵在信中不能写上任何暗示他们可能要去打仗的地方。其实，在报界对塔拉瓦战役报道很长时间之后，这些信件才到达收信人手中。

运输舰上，陆战队员分成不同小组，研究从空中拍摄的贝蒂奥照片。参谋军官已经制成了一个4米长的模型，上边标有不同颜色，用各种记号把海滩所有高低不平的地方都标出来。模型上甚至可以看到矮小的椰子树。士兵完全知道自己将在何处登陆，登陆后要做什么。随着离赤道越来越近，甲板上的炎热程度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电影机经常出故障，陆战队员浑身淌汗，傻笑着，埋怨说陆战队看不到最新的影片，看的全是老掉牙的旧片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把每部电影都看到“END”。

不知从何时开始，队员中间开始流传塔拉瓦并无日本兵的可笑言论。有人说那里和瓜岛、基斯卡岛一样，只要美军准备发起登陆，日军就会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人说，那里由海军大佐领导的陆战队已经乘驱逐舰逃之夭夭了。这种传说绝对错误，那里不仅有日军大佐，还有少将。他们不但没有逃走，反而斗志昂扬，摩拳擦掌，等着美军的到来。

除“电流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中将以外，其他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战术指挥权已经下放，这位中途岛战役的胜利者有充裕时间穿着夏威夷花短裤，在旗舰漂亮的柚木甲板上悠闲散步，让太阳把皮肤晒得黝黑。还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的时候，看到战场指挥官看起来要错过一个机会或即将做出不利行动时，他偶尔也会按捺不住，通过无线电给他们一些建议。尼米兹一直反对这样做，“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抓住他们的肩膀只会束缚他们的行动。只要指挥官有

责任心，他们一定会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在即将展开的行动中，斯普鲁恩斯打算忠实执行司令官的这一说法。不远处的战列舰“马里兰”号上，有南部战斗群总指挥希尔少将、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少将，他打算完全放手，由他们自主指挥。

现在第五舰队力量如此强大，足以掩护参加“电流行动”的两支登陆部队，使之免遭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尼米兹上将派去协助哈尔西的航母也正向北进发，去迂回袭击瑙鲁岛上的敌军基地，然后参加在塔拉瓦登陆前的轰炸和炮击。

从现在开始，太平洋舰队开始在数量和质量上对日军占据压倒性优势。目前美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由“能否打赢”变成了“能否赢得漂亮”。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补给问题，如何为在太平洋上遥远地方作战的庞大舰队提供补给品和燃料。参加“电流行动”的军舰多达200多艘，要把这些军舰保持在海上，在距离舰队基地珍珠港数千公里的地方连续作战3周以上，需要具有历史上任何国家的海军从未尝试过的大规模后勤和支援行动，那无疑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

不要紧！卡尔霍恩中将已经集合了一支由运输舰、供应舰、维修船、拖船、驳船、平底船组成的庞大队伍，以及一大批长达100米的油轮。他在富纳富提建立了浮动海军基地。第五舰队维持其200艘军舰和20000名人员所需要的一切，从绷带到炸弹，从草莓、冰激凌、蛋糕到飞机零件，在他那里应有尽有，足量供应。现有的13艘海军油船、大批扫雷舰和维修船组成的小分队仅是海军大规模后勤工作的开始，将随第五舰队的扩充而不断发展。斯普鲁恩斯后来称赞卡尔霍恩：“凡是舰队需要的东西，没有‘比尔大叔’弄不到的。”想想开战之初，美军三支航母编队为了争抢一艘快速油轮而频频变更作战计划的窘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呀！

随着战事发展，卡尔霍恩麾下的船只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还增添了医疗船、收容船、水上干船坞、水上起重机、测量船、架浮桥用的平底船及其他设施，同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驱逐舰、反潜舰、扫雷舰负责警戒。其使命是随着战线不断前移，将后勤系统向前推进，使各种作战舰艇能够在靠近作战海域的地区得到急需的补给和修理维护，而不必返回后方基地。如此，就能保持持续的进攻势头，使日军难以招架。到战争后期，美军每天都能让一支航母大队找后勤舰队补给，其余几个大队仍继续与敌人作战。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现在，他们终于露出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向敌人亮剑了。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斯普鲁恩斯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

“我的社交生活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会在船上待一周。对不起，我的信总是如此枯燥，也许将来会有所改善，但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可能是圣诞节前几周内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我还应为其他战争的事再写出一些文字。”

11月18日，美军南、北两大战斗群在阿帕玛玛和塔拉瓦以西海域顺利会合。参战各部枕戈待旦，摩拳擦掌，在宁静中等待11月20日登陆日的来临。

100万人100年也拿不下的塔拉瓦

1942年8月，卡尔森第二突击营在马金环礁虚晃一枪，匆忙撤走。8月和9月间，随后赶到的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夺取瑙鲁岛、大洋岛、阿帕玛玛环礁等地，完成了5月份珊瑚海海战时井上成美第四舰队未竟的事业。

卡尔森的突袭行动并未取得明显效果，反而使日本觉察到吉尔伯特群岛易遭攻击的弱点。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大本营海军部随后决定，大力加强中太平洋地区的防御。第一支受命前往吉尔伯特群岛的部队，是松尾景辅中佐的横须贺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9月11日和12日，该部先遣队500人乘“生田丸”号、“香取丸”号运输船抵达马金。9月13日，松尾率主力部队1000人登上了塔拉瓦环礁。根据大本营的指示，9月15日，松尾派出一支76人组成的小分队登上了阿帕玛玛环礁，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海军观通站。至此，日军对吉尔伯特群岛第一次增兵活动顺利完成。登岛日军立即开始修建机场。后来因瓜岛、巴布亚战事双线告急，东京暂停了对这里的增援行动。

当时，中太平洋防务由驻特鲁克的第四舰队负责。联合舰队虽然一贯重视为构成空中侦察网所必需岛屿的战略价值，但认为只需配备必要的航空兵力和若干陆上及海上警备队，就足以确保这些岛屿。因此，当卡尔森突击马金环礁时，岛上驻军只有金光兵曹长所部不超过70人。与此类似，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威克岛等地并无多少地面部队。

瓜岛战局急剧恶化，使大本营对依靠基地航空兵力维持局部地区制空权的信心完全丧失。他们终于发现，中、南太平洋诸岛的防御比原来估计的要脆弱很多。要想守住这些岛屿，除整備基地以便移动和

集中航空兵力之外，还须加强地面兵力拖住敌人，最终通过渴盼的舰队决战一举定乾坤，就像当年东乡提督在对马海峡对付苏联人那样。

瓜岛战役惨败之后，日本海军再次开始向中、南太平洋岛屿大举增兵。1943年2月25日，大本营海军部颁布命令，以横须贺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为基干编成第三根据地部队，总部设在塔拉瓦，在司令官友成佐市郎少将率领下担负起吉尔伯特群岛、瑙鲁岛和大洋岛的防务。另外，菅井武雄中佐佐世保海军第七特别陆战队编入第三根据地部队，3月17日进驻塔拉瓦。

4月25日，第二舰队司令官近藤信竹——4天后晋升大将——和第四舰队司令官小林仁、第六舰队司令官小松辉久，联名向海军大臣岛田、军令部总长永野、刚刚上任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提出建议，鉴于目前西南太平洋方面（外南洋）被过度重视的现状，必须迅速加强马绍尔群岛（内南洋）等地的战备。大本营海军部深以为然。

6月10日，唐岛辰南的横须贺海军第二特别陆战队被编入第三根据地部队，6月25日进驻瑙鲁岛，担任起该岛的防御任务。

为抵御预料中的敌机轰炸和舰炮轰击，随守岛部队一起到来的还有众多大口径岸防炮和高射炮。预计未来舰队决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陆上机场，永野下令在塔拉瓦的贝蒂奥岛、瑙鲁岛新建机场，共斥资74.9万日元。随着两地机场陆续竣工，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所属部分战机随后进驻，开始对附近海域进行飞行巡逻。

瓜岛的悲剧告诉永野，没有陆军协助，欲守住上述要地甚至抵挡一段时间都非常困难。他屈尊找到了参谋总长杉山，请求陆军派兵协同海军守卫诸岛。上次海军不打招呼，擅自在瓜岛修建机场，被美国人钻了空子，为此海军没少受陆军的奚落。这次人家永野总长亲自登门拜访提出请求，等于变相承认海军地面作战不行，也算给足了陆军

面子。况且杉山也知道永野提出的上述岛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斟酌再三，杉山最终答应了海军的请求。

根据海军的要求，陆军参谋本部于5月上旬向威克岛派出了藤野孙平的南海第一守备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和1个炮兵中队，共有兵员800人；向南鸟岛派出了吉原秀雄中佐的南海第二守备队约600人。南海第一守备队在前往威克岛途中遭到美军潜艇伏击，几乎全军覆没。7月，杉山又以第一七〇步兵联队第二大队为基干编成南海第三守备队，在联队长近森重治大佐率领下前往特鲁克。受命前往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陆军部队是道下义行大佐的南海第四守备队，下辖3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大队。这支部队如果能全部投入塔拉瓦，真够后来前来进攻的美军陆战二师喝好几壶的。

此时哈尔西的南太平洋部队已经拿下了新乔治亚群岛，加强北所罗门地区防御成为日军的燃眉之急。大本营于是改变决定，南海第四守备队临时改道，直接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登陆，加入百武晴吉第十七军麾下。至于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所需增援，随后由驻菲律宾独立第六十五旅团第一二二步兵联队派出。

南海第四守备队航途中遭美机轰炸，损失了一个大队的兵力。鉴于吉尔伯特群岛太过遥远，海上运输风险太大，杉山于7月16日下令从达沃出发的第一二二联队就近开往马绍尔群岛，剩下那段水路实在不敢走了。说了半天，第三根据地部队期盼许久的陆军增援连根人毛都没看见。

永野手头紧张，杉山兵力也不富裕。面对海军的一再恳求，实在无兵可派的杉山索性答应，除了南海第二守备队，中太平洋所有陆军部队一律听从海军指挥——这在日本战史上尚无先例，就像马歇尔将一个陆军步兵师交给海军指挥那样。

看到陆军实在指望不上了，永野只好向新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下达命令：“如敌军向中太平洋发起进攻，将由第二、第四、第六舰队与敌决战。吉尔伯特群岛防御的第一责任人是第四舰队。”

永野的命令并未引起古贺的足够重视。古贺认为，东京此举，纯属杞人忧天。以目前盟军的兵力部署来看，美国人下一步的作战重点无疑是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已经发起了针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他们暂时无力开辟新的进攻路线，中太平洋的安全暂时是无须担忧的——古贺显然太小看美国人了。对永野发出的命令，古贺权当它是一道命令，并未因此变更部署。说老实话，古贺就是想变更也变更不了。他手头就那么点儿兵力，连所罗门群岛都应付不过来，更别说兼顾中太平洋了。穷人的日子实在难过呀！

此时，全球战局也出现了不利于轴心国的变化。随着意大利退出战争，东京宣布，“对意大利实质上按敌人对待，全面采取必要措施”。大本营随即颁布命令，解除东亚各地意大利部队的武装，扣留舰船，接收其在东亚的所有权益，同时对居住在日本控制区的意大利侨民实施监视居住。在对外宣布“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共和政权为意大利唯一合法政府”的同时，东京将在新加坡扣押的3艘意大利潜艇移交给德国海军。说实在话，意大利退出战争，对德、日的打击更多在政治和精神层面，东京不得不全面调整未来的国策走向。

1943年夏季以前，大本营一直依据1942年3月7日通过的《今后应采用的战争指导大纲》来指导作战。随着战场形势持续恶化，日本高层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早先对形势和前途的乐观估计。日军被过于稀少地分布在极其辽阔的地区，而美军已从早期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其时间之短，让人出乎意料。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海上，美军目前已占据上风。对日军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今后必须收敛一点儿，缩短自己的半圆形防线。在珍珠港，尼米兹上将已经拥有数量庞大的舰

船，那是一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皇家海军杰利科上将统率的“大舰队”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大的海上力量。

9月25日，东条主持召开了内阁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会议指出，美、英、苏欲借目前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有利形势，全力以赴，连续从政略和战略两方面加强攻势，对此，日、德正灵活地运用已获战果，坚决努力加以阻止和摧毁。世界战争将于明年春夏之际达到高潮。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退出战争，使得三国联合作战首先打败英国的希望破灭，日德关系由当初相互寄予积极希望，转变为如今相互希望对方能够健在奋斗的消极期待。日本真正处在必须决心独立进行持久战的局面。今后的战局演变，将越来越显示出严重的决战姿态。帝国唯有尽快从南太平洋的消耗战中腾出手来，抓紧建立“绝对国防圈”，集中国家全部力量极力谋求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机动力量，才有把握彻底粉碎敌军的反攻企图，使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

会议认为，在实现帝国战争目标上，需要绝对确保的防卫圈大致如下：从北太平洋的千岛群岛一路向南，囊括小笠原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及新几内亚西部，通过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加坡和马来半岛，最后以缅甸为终点。

可以看到，这条绵长的战线几乎涵盖了所有日占区域。要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加强防御以抗击盟军的进攻，日军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这是其孱弱的国力难以承受的。

如果按领导人的勤勉程度来决定战争胜负，日本取胜的希望无疑很大。在提出“绝对国防圈”的概念之前，东条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增强日本的军事力量。4月18日，东条宣布设置内阁临时顾问，日铁社长丰田贞次郎、产业设备营团总裁藤原银次郎等7名专家与总理指定的内阁大臣共同组成了“战时经济协会”，负责指导战时生产。6月1日，东条内阁通过了《增强军事力量的企业整備基本纲要》，开始接

管工矿企业。6月4日，内阁又通过了《企业整备资金措置法》，宣布对所有纳入军需生产的企业产品均不采取现金结算的模式，将大部分企业绑在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同一天，《增产粮食应急对策纲要》颁布，提出想尽一切办法促使农业增产增收。随后颁发的《战时衣着简朴化实施纲要》要求国民勒紧裤带，共克时艰。9月29日，东条宣布撤销商工省，新成立的军需省于11月1日开始运作。

战线拉得太长，不断增兵，导致兵员渐趋枯竭。6月25日，东条内阁通过了备受争议的《战时动员学生体制纲要》，将征兵范围扩大到适龄大学、专科学校学生。不过，同年10月2日，东条颁布了《在校征集延期临时特例》，对理工科和师范类在校生暂缓招募入伍。10月21日，在东京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日本文部省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第一次出征学生壮行会。来自京都、神奈川、千叶、埼玉等地77所学校共计25000名适龄学生投笔从戎，在首相东条、文化大臣冈部长景，以及107所学校65000名尚未达到服役年龄的学生的注视下，持枪列队走过主席台，奔赴战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学徒出阵”。1943年入伍的学生中，有1104人战死在一支特殊部队里，它就是让人闻风股栗的神风特攻队。

1943年9月30日10时，裕仁在皇宫主持召开了讨论战争指导方策的御前会议。首相东条率先发言：“1942年3月7日帝国议定的战争指导大纲是迫使英国屈服，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一年以来，战争局势演变已使该大纲失去了指导意义，确有彻底修改之必要。故而大本营和内阁召开了联络会议，提出了建立‘绝对国防圈’的战争指导方针。”

“何为‘绝对国防圈’？”裕仁发问。

东条解释道：“目前，美国人在太平洋上的反攻，不论速度或规模，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战略上意大利已退出战争，德国在北非和

欧洲连连失利，自顾不暇，三国同盟已无从谈起。在这种局势逼迫下，联络会议决定陆续与敌在西南太平洋的消耗战中腾出手来，沿千岛、小笠原、内南洋及新几内亚西部、巽他、缅甸一线建立必守之方向，造成不败之战略态势。阻止盟军对日本本土及‘大东亚共荣圈’内重要资源区的侵袭，确保运输安全。在政略上，控制‘大东亚共荣圈’内各主要民族，保持内线打击敌人的自由。”

杉山做出了进一步解释：“选定这一防御圈的目的在于，既要保持在内线打击敌人的自由，又要同时满足以下战略要求，阻止敌军对帝国本土及‘大东亚共荣圈’内重要资源区的侵入，确保国内陆海空运输之安全，控制大东亚范围内各主要民族。”

杉山之后，军令部总长永野、外相重光、企划院总裁铃木、商工大臣岸信介等人陆续发言，最后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例行的质疑答辩。上述议程结束之后，裕仁的总结发言预示着新作战方针已经确立：“依众卿之见。望恪尽职守，全力以赴，立即贯彻，以突破严重之战局，完成战争。”会议于15时结束，《今后应采用的战争指导大纲》就算通过了。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日军在太平洋的防御体系主要依托诸多岛屿形成的三条岛链。第一岛链从南到北依次是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威克岛和阿留申群岛，第二岛链是新几内亚岛、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和小笠原群岛，第三岛链为菲律宾群岛、台湾岛和琉球群岛。再由从东到西的加罗林群岛串联，形成蛛网状的战略防御态势。日本海军一位元老曾戏言：“这些岛屿就像为日本度身定做似的。”日军企图凭借上述岛屿展开持久作战，消耗、迟滞美军的进攻，并适时出动联合舰队主力与敌决战。一旦获胜，就可以迫使美国在承认日本西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基础上，取得体面的媾和。

按上述划分，吉尔伯特群岛并不属于“绝对国防圈”的范围，而是这一弧形防线的前哨阵地。大本营认为，以美军现有兵力，目前立即进攻中太平洋诸岛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年末可能配合在拉包尔的攻势，首先对吉尔伯特群岛发起进攻。会后，永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就加强吉尔伯特群岛防御制订作战计划。

既然军令部下达了命令，9月上旬，古贺勉强草拟出一份“一旦美军对吉尔伯特群岛发起进攻，联合舰队应如何应对”的作战计划。其要点如下：

一、拉包尔方面的大型潜艇（如有可能，连同小型潜艇）进至吉尔伯特群岛作战。

二、联合舰队水面舰艇部队进抵瑙鲁岛西方和北方海面，诱敌来攻，由拉包尔的陆基航空兵予以攻击后向米利方面挺进，继续作战。

三、必要时东南方面舰队所属驱逐舰战队和机动部队各航空队也要参加作战。

仅就计划内容而言，说古贺在忽悠永野，一点儿不过分。即便如此，这一计划也只是说明一旦美军来攻，联合舰队应如何应对。目前加强吉尔伯特群岛防御的任务，只能暂时落在第三根据地部队新任司令官柴崎惠次海军少将头上了——他是7月2日刚刚登岛接替友成佐市郎职务的。

身材瘦小、脑袋大得出奇的柴崎，1889年出生于仙台，父亲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因为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试图改变家族命运的柴崎的父亲，将儿子送进了幼年军事学校。从海兵第四十三期毕业后，柴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其他海军将领大多有着显赫的成长经历，但我们几乎查不到柴崎的过往经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柴崎曾任汉口海军特别根据地部队副司令官、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参谋

长等职。由于娶了一个小地主的女儿为妻，在讲究门第出身和人脉关系的日本军界，柴崎机会不多。凭借自身的勤奋努力，柴崎50岁才晋升少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柴崎并没捞到什么像样的露脸机会。接到永野总长赴塔拉瓦上任的命令之后，54岁的柴崎激动得彻夜难眠，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柴崎手中有近5000人。作战部队包括松尾景辅（已晋升大佐）横须贺海军第六特别陆战队、菅井武雄中佐佐世保海军第七特别陆战队，共2619人。还有驻贝蒂奥第八〇二航空队、第九五二航空队少许地勤人员。后来海军临时派村上功第一一一建设队1247人、须贝修寿第四舰队工程支队先遣队970人上岛修建机场，被柴崎强行扣下来，配合执行防务。柴崎认为，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岛上武器配备还算可以，有203毫米岸防炮4门、140毫米岸防炮9门、80毫米岸防炮6门、75毫米高平两用炮8门、37毫米野战炮9门，分别部署在11个炮兵阵地上。另外还有九五式轻型坦克7辆。

4门203毫米岸防炮被部署在柴崎认为最重要的特玛金角和塔卡兰戈角。这些重炮一直被认为是从新加坡樟宜基地拆卸过来的英军维克斯炮。1974年，联合国特别顾问威廉·巴什到访贝蒂奥后，推翻了这种说法。在提取硬冲压识别号码后，维克斯公司证实，这些炮是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英国供给日本武器的一部分。

既然陆军不来增援，柴崎只能依靠手头现有力量来组织防御。他将重点放在了塔拉瓦环礁出口处的贝蒂奥岛。这个小岛东西长4500米，南北最宽处450米，面积仅1.16平方公里。岛小无纵深，如果阵地失守，打游击的可能性丝毫没有。柴崎将松尾部队摆在岛中央，战斗力最强的菅井部队分驻全岛各地：第一中队在岛中央，第二中队在岛西阵地，第三中队在岛东。高炮部队配置在东端岬角，山炮部队在南岸。

南岸外海风急浪高，妨碍军舰靠近的礁岩很少。北岸位于环礁之内，海面平稳无浪但航路狭小，水浅导致大型船只不易靠近。柴崎判断，美军从外侧登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南岸，这里配置了大口径炮13门、其他火炮15门，北岸分别只有4门和16门。不过柴崎的部署极富弹性。一旦美军进攻方向确定，那些带轮子的小口径火炮可以快速移动到相应位置。柴崎对13毫米机枪的部署恰好相反，南岸10挺，北岸25挺。最终结果美军从北面过来，这些机枪给泅水上岸的美军士兵带来了巨大伤亡。

柴崎清楚胜利毫无指望，自己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美国人不来。但他还是准备将每一名士兵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一旦美军来了，就给他们造成最大杀伤，尽可能迟滞美军的进攻速度，为后方巩固“绝对国防圈”争取宝贵的时间。

考虑到岛屿面积狭小，缺乏纵深，柴崎采取了滩头防御的办法。在他的亲自监工下，一众朝鲜劳工将岛上有限的土地掘成了密密麻麻的坑洞，然后盖上椰木和波纹铁皮，再覆以珊瑚砂，构成一系列暗道、地堡和明暗火力点。这些坚固的堡垒只有用大口径舰炮发射延时引信炮弹直接命中才能摧毁。除机场跑道，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掘开，像密密麻麻的土拨鼠洞。主要防御点均配置了机枪、火炮，交叉火力可以覆盖到岛上的每一寸土地。轻型坦克被部署在岛中央，随时对出现危机的地段实施机动支援。岛上三条跑道呈三角形。截至5月底，东西走向的主跑道已完成80%，辅助跑道完成40%，停机坪已全部完工。跑道周围遍布高射机枪，必要时可以向跑道实施平射。围绕机场，岛东南端和西南端都挖了很深的反坦克壕。

贝蒂奥西侧环礁的切口与塔拉瓦潟湖相连，运输船可以沿水道向岛上卸载弹药补给。岛北向潟湖一边礁盘很宽，水位却浅，一般船舶无法停靠。柴崎令海军工程队用椰木修筑了一道长600米的栈桥，这样

无论潮涨潮落，船只都可以停靠在栈桥北端的码头上卸货，十分方便。

柴崎还下令沿高潮时水线在海滩构筑了一道1.2米高的海堤。这道用椰子树原木构筑的海堤坚固异常，只能用重炮才能摧毁。一众朝鲜劳工在那里忙碌着，他们沉默、疲倦、目光呆滞，只穿着一个小裤衩。他们把一个个三脚架打入沙滩和浅水处的礁盘。那些椰木三脚架用骑马钉和铁丝固定，宛如一个个低矮的金字塔，专门用来防止登陆艇直接冲滩。1艘油漆剥落的拖轮鸣叫着把驳船拽到礁盘区，倒下粗糙的混凝土三角锥以制造人工暗礁。几个日本兵光着膀子，大声吆喝着，监督朝鲜劳工干活。

柴崎对工作一丝不苟，所有工事构筑必须严格按图纸施工，稍有偏差立即推倒重来。放在今天，他肯定是个出色的监理师。这下可苦了那些烈日下施工的朝鲜劳工。因为缺乏淡水不能洗澡，盐垢在他们身上画出了一片片“地图”。只有在天降大雨时，他们才能站在雨中冲洗一番。

9月24日，柴崎命令工兵部队尽快建立防空通信站。这个预计10月底完工的通信站能有效保护通信设备，保持联络畅通。但已经开工的三个短波传输站和一个长波传输站估计年底才能完工，注定赶不上即将开始的大战了。

柴崎严令所有暂无施工任务的人员加强军事训练，总之所有的人都不能闲着。每日训练分拂晓、中午和夜间三段，持续高强度训练大大提高了士兵的作战能力。战后有日本战史专家说，除硫黄岛之外，贝蒂奥在抵抗登陆部队方面比其他任何地方做得都好。事实证明，后来柴崎在作战中过早阵亡实属美国人的幸运。若非如此，他肯定会在美军登陆当晚组织大规模反击，而当时海军陆战队是最脆弱的。

9月下旬，东京大本营同时向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日军发布命令：“坚决阻击，绝不让美军前进一步。”柴崎下达给部下的命令非常简洁：“如果敌人开始登陆，集中炮火、坦克炮和步兵炮击沉敌登陆艇，然后集中火力对付敌人登陆点，让他们统统消失在海滩上！”

虽然远离日本本土，但东京并未忘记这个“绝对国防圈”之外的前哨阵地。这天，一艘从本土来的运输船来到塔拉瓦。“曙丸”号在码头上挂缆以后，各种军用物资、器材和生活用品很快被卸到岛上。随船来的还有《读卖新闻》记者贺川志英，他是专程来采访柴崎的。柴崎将他接到自己的司令部。那是一座位于地下二层的大碉堡，钢筋水泥壁厚2米，可以容纳30人左右。

贺川也是仙台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勤务兵在用椰木做的简陋木桌上铺上白布，然后放上一碗酱汤、一碟腌鱼头和一碟咸萝卜条。柴崎难得地拿出了一瓶清酒。

“偏远荒岛，实在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贵客，多关照啦。”说完，柴崎举起了酒杯。几杯酒下肚，他立刻变得自信满满，豪情满怀。

贺川率先发问：“自从我军在瓜岛失利之后，敌军变得越发猖狂。请问将军，您在塔拉瓦准备如何御敌？”

柴崎放下酒杯，夹起一块咸萝卜条，嚼嚼咽下，不慌不忙地说：“从兵力看，敌强我弱。但我军占有地利优势。我决定采取滩头防御战术，在浅水和海滩布下死亡陷阱，诱敌进入我各种武器的射程之内，让敌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话到此处，柴崎脸色变得更加严峻。在惨白的汽灯光下，在这墓穴般的指挥所里，他俨然一名赴死的武士。他大声说话，露出了尖利

的牙齿：“贺川君，您是记者，又是我的同乡。请代我转告家乡父老，塔拉瓦防御工事固若金汤，牢不可破。美国人即使派出100万大军，用100年时间也休想攻占它。”之后，柴崎将掌沿猛力切向桌面：“尼米兹胆敢向塔拉瓦伸出他的爪子，我就一刀将它们剁掉！”

作为记者，贺川最喜欢这样的豪言壮语了，都像斯普鲁恩斯那样板着脸一言不发，多没意思呀。看人家柴崎这话，听着就解气！回去写成报道肯定卖座。同样喝下不少清酒的贺川一时间也来了情绪：“听了将军的誓言，贺川本人深受鼓舞。我想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随后，两人谈了很多。柴崎显得气度非凡。他吟了俳句，还唱了几首家乡的民谣。他谈到了日本历史学家今井登志喜的西洋史，前外相松冈洋右的政治见解以及笠信太郎在《朝日新闻》上的经济评论。柴崎说，他内心是倾向近卫文麿内阁温和路线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战争中我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日本人。既然打，就必须打出个样子来。”

贺川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请问，将军个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什么好讲的。”柴崎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心里清楚，美国人要么不来，要来一定是重兵。他们一旦在岛上任何一点登陆，自己防御体系的崩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念及此，柴崎略显伤感地说：“我出身卑微，能成为军人乃家族之幸。我绝不会辜负帝国军人的称号，打出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即使此地即为柴崎葬身之所，也在所不惜！”

“您对家人还有什么嘱托？”贺川问。

柴崎脸色瞬间凝重起来。犹豫片刻，他以低沉的语调告诉贺川：“转告夫人，请她把孩子带大，未来职业自己选择。”

两人谈得很晚，柴崎破例没有去检查工程进度。自从他登上贝蒂奥以来，这是第一次。

次日，柴崎送贺川上船——“曙丸”号之后，贝蒂奥再没来过一艘日本船。道别时，柴崎故意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正力君赞助的巨人棒球队还在赛球吗？我一直在为他们加油，祝他们获得更多胜利。”

船开了，贺川向他频频挥手：“东京见，到时候我请您喝祝捷酒，在银座。”

柴崎眼中闪过了一丝悲怆，但也只是一瞬间。他回答道：“好吧，还有青柳的艺伎。”

不久，《读卖新闻》发表了贺川的专访报道，但删去了柴崎对家人的嘱托部分，毕竟那些听着有些婆婆妈妈。

在前线战局持续恶化的不利局势下，东京太需要一些佐料来刺激民众的情绪了。贺川的报道很快在国内引起轰动，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其中最后一段译成英语向全世界广播。号称“东京玫瑰”的户栗郁子用她的甜嗓子警告那些因瓜岛胜利得意扬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美国人即使派出100万大军打上100年，也休想攻占塔拉瓦！”

虽然柴崎竭尽全力，但贝蒂奥的防御存在明显先天不足——几乎没有像样的海空力量，这是孤岛防御作战的死穴。吉尔伯特群岛没有一艘海军舰艇。美军发起攻击之前，塔拉瓦仅剩1架战斗机，还因缺乏零配件无法起飞。马金环礁仅有4架水上飞机。这种孤岛美军就是不打，仅仅派出海空力量将其围困起来，也能把柴崎和他手下的几千人

活活饿死。贝蒂奥实在太小了，柴崎想学今村那样通过军垦自给自足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

随着盟军在吉尔伯特群岛周边六大机场相继完工，胡佛少将第五十七特混舰队陆续进驻。驻富纳富提机场的是第十一轰炸机大队司令部及第四十二、第四十三轰炸机中队；驻努库费塔乌机场的是第二十六、第九十八轰炸机中队；纳诺美亚机场是第二十七、第三十八轰炸机中队；坎通岛为第三九二轰炸机中队，第五三一战斗轰炸机中队和第四十六战斗机中队；贝克岛是第四十五战斗机中队和第一空勤中队。

随着上述航空兵力陆续进驻，美军一系列航空战率先打响。首先出场亮相的是波纳尔少将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8月23日，波纳尔亲率第一大队“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航母，“考彭斯”号轻型航母，在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护航下驶出珍珠港。9月1日，抵达南鸟岛近海的波纳尔放飞了六个波次共275架舰载机，对岛上驻军和军事设施进行狂轰滥炸。日军7架一式陆攻机全被炸毁，机场跑道破坏严重，400桶航空汽油焚毁，超过85%的地面设施被夷为平地。战斗中美军2架“地狱猫”、1架“复仇者”被日军高炮击落。哈登中尉的“地狱猫”因发动机故障在海上迫降，被邻近1艘驱逐舰救起。虽然距日本本土尚有1125公里，但南鸟岛行政区划属东京管辖，美军的空袭在日本引起了极大震动。

9月中旬，波纳尔少将再次率第一大队远征吉尔伯特群岛。胡佛少将同时出动坎通岛和富纳富提的24架B-24、瓜岛的14架轰炸机协助作战，另有28架侦察机从坎通岛和富纳富提机场前往战场拍照。从9月18日凌晨到18时22分，波纳尔先后出动六波战机，向塔拉瓦投下80吨炸弹。一众无所事事的战斗机对一切可见的人员和目标进行扫射。塔拉瓦机场和地面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当天，美军对预定攻击目标马金和阿帕玛玛环礁各进行了一轮轰炸。

9月19日，美军陆基航空兵再次出动对塔拉瓦进行投弹。日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18架战斗机从连夜修好的跑道上顽强起飞，与来袭的美军展开混战。其中10架被美军击落，美军也损失飞机4架。在两天空袭中，美军侦察机寻隙对塔拉瓦和马金环礁进行了系统航空拍照，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照片。日军在反击美军空袭时耗费的大量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算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大意外收获。

得到美军大规模空袭吉尔伯特群岛的消息，古贺率联合舰队主力前往埃尼威托克环礁海域潜伏，试图偷袭美军航母舰队。但美军航母并不恋战，扔完炸弹，转身就走。古贺只好再次率队返回特鲁克。随后，他下令撤走了塔拉瓦的全部飞机。

之后受命出击的是波纳尔少将第一大队和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大队。10月5日、6日，突然出现在威克岛近海的美军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轻型航母“独立”号、“考彭斯”号先后出动舰载机738架次，对威克岛日军发起了六轮轰炸。美军护航战列舰和巡洋舰肆无忌惮地驶近滩头，对岛上日军设施倾泻炮弹。67架日机在空战或在地面被摧毁，日军机场和地面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开战以来，美军首次出动6艘快速航母协同作战。

鉴于美军舰队实力强大，古贺不敢轻举妄动。一直等美军撤走10天后，他才在10月17日象征性地率主力舰队从特鲁克向马绍尔群岛方向追击，和上次一样毫无结果，白白浪费了不少燃油。此后因布干维尔岛战事紧急，随着栗田第二舰队、小泽第三舰队陆续前往拉包尔增援，古贺的目光完全被吸引到南太平洋去了。

你去我也去！在哈尔西的请求下，尼米兹命令蒙哥马利少将率第三大队南下，支援谢尔曼少将的第四大队。随后就有了美军航母对拉包尔的两轮空袭，不但在最困难时给了哈尔西雪中送炭般的帮助，也

为美军在中太平洋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小泽第一航空战队在战斗中被彻底打残，已经无法顾及中太平洋的作战。随后，古贺从马绍尔群岛抽调陆基战机增援拉包尔，大大削弱了日军在中太平洋的航空力量。

随着“电流行动”进入倒计时，美军陆基航空部队的空袭行动在11月上旬进入高潮。11月13日，18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富纳富提出发，向塔拉瓦投下了15吨炸弹。14日，9架B-24再次空袭了贝蒂奥。同日，美军首次对马绍尔群岛距马金最近的米利环礁发动了空袭。因距离较远，20架受命攻击的B-24只有9架飞抵目标上空，在机场跑道上投下了4吨炸弹。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美军空袭过程中只受到地面炮火反击，无1架日机起飞迎战。

看到日军几无还手之力，11月15日，美军将空袭行动扩大到了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环礁。17架重型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将该岛水上飞机基地和潟湖里停泊的舰只炸得一片狼藉。另有8架B-24空袭了米利和马金环礁。除地面稀疏的防空炮火外，依然没有1架日机起飞迎战，美军的空袭犹如投弹练习。

美国人简直得寸进尺，太不把“皇军”当盘菜了。11月16日，他们甚至将手伸向了马绍尔群岛的核心岛屿夸贾林环礁。所幸因为距离太远，出击的20架美机只有1架飞抵目标上空扔下炸弹。其余未能找到目标的美机不愿带弹返航，拐路将炸弹扔到了贾卢伊特和塔拉瓦环礁的日军头上。另有6架B-24奉命轰炸马洛伊拉普环礁，因当地乌云密布无法投弹。这次日军终于升空战机，试图与美军格斗，出于天气原因，双方擦肩而过，各回各家。

此时，美军南北两大战斗群已经接近了攻击目标。为配合舰队的海上行动，胡佛于17日再次出动20架B-24，对塔拉瓦、米利、马洛伊

拉普等地日军机场实施压制。美机在马洛伊拉普环礁上空遭到了日机的阻击，1架飞机受伤返航，途中在贝克岛机场迫降。

11月18日，终于再次轮到美军航母舰载机登场亮相了。当天凌晨，波纳尔少将率第一大队驶抵瑙鲁岛近海。清晨，3时和6时，美军18架、20架“地狱猫”飞临瑙鲁岛上空，对岛上日军进行扫射。8时之后，由30架“地狱猫”护航的庞大攻击机群飞临岛屿上空，一口气投下了90吨炸弹。日军地面设施损毁严重，3架轰炸机被炸毁在地面上，升空迎击的4架零战被美军彪悍的“地狱猫”悉数击落海中。停泊在码头上的1艘小型舰艇中弹起火，最终沉没。

19日，在海军侦察机引导下，胡佛的B-24重型轰炸机再次轰炸了瑙鲁岛，日军机场和码头设施全部陷入瘫痪。在随后美军对吉尔伯特群岛三大目标的进攻行动中，它们只能沦为尴尬的看客。

同日，从富纳富提和努库费塔乌机场起飞的19架B-24再次向贝蒂奥投下了10吨炸弹。从纳诺美亚机场出发的31架轰炸机向马金环礁投弹23吨。但比起航母舰载机的表现来说，陆军的攻击不过是小儿科而已。美军舰载机当天大举出动，向马金环礁投弹95吨，向贝蒂奥投弹69吨，日军在布塔里塔里岛仅存的4架水上飞机悉数被炸毁。眼看日军空中力量被全被摧毁，中午时分，美军一众巡洋舰和驱逐舰索性抵近海滩，向贝蒂奥倾泻无数炮弹后转身扬长而去。

为了彻底掐死马绍尔群岛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增援，当天波纳尔少将率第一大队沿马金环礁西北航行，一路挺进到两地海路中点附近，随后出动庞大机群对贾卢伊特和米利投弹130吨，导致两岛电力中断，机库燃起冲天大火，许多建筑被夷为平地。米利机场跑道被彻底摧毁，潟湖里停泊的3艘小型舰艇被击沉，7架日机被炸毁在地面上。

一系列空袭导致日军中太平洋航空兵力几近枯竭。为了抵御美军空袭，守岛日军只能徒劳地对空放炮，最终导致弹药严重不足。对美

军暂时还没顾上的马绍尔群岛来说，守军还能指望本土随后运来弹药，但马上将面临攻击的吉尔伯特群岛就完全不一样了。从11月13日到19日，塔拉瓦守军共耗费127毫米炮弹1437发，剩余3290发；75毫米炮弹1312发，剩余1345发。耗费最多的是13毫米机枪弹，塔拉瓦耗费51160发，仅剩14903发；马金消耗9100发，剩下可怜的2400发。当时一名在吉尔伯特群岛视察的日军特派员向东京大本营高声疾呼：“速速向塔拉瓦和马金补充13毫米重机枪子弹！”他喊得显然太晚了。

轻取马金

11月19日午夜，美军北部战斗群地面作战指挥官拉尔夫少将建议，对原计划做出部分修改：登陆日下午，派出一个连和一个海岸火力控制组在主岛布塔里塔里东南角登陆，次日再派出一个营和一个海岸火力控制组在布塔里塔里东北方向的库玛岛南部登陆。这样在主力第一六五团向东进攻时，就能对岛上日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并且能够阻止日军退入库玛岛。霍兰不同意拉尔夫在战前分兵，特纳根据霍兰的意见要求拉尔夫专注执行原来的作战计划。

11月20日的登陆日终于到了。清晨，特纳少将率北部战斗群逐渐逼近了马金环礁。当天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正是登陆作战的好机会。担负地面作战任务的是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六五团加第一〇五团一个营，共有兵员6742人。美军相比岛上日军，具有9：1的绝对优势。尽管如此，特纳仍然对陆军的战斗力表示担心，特意调来了陆战二师六团充当预备队，因此惹得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牢骚满腹。看在眼里的拉尔夫憋了一肚子火，一心想把这次仗打好，为陆军争光，让那些一向牛皮哄哄的海军陆战队员看看，俺陆军也绝不是吃素的。

在美军选定的三大攻击目标中，马金环礁距日军重兵盘踞的马绍尔群岛最近——距米利350公里，距贾卢伊特460公里。一旦日本联合舰队前来增援，攻击目标肯定是负责马金作战的北部战斗群。虽然岛上日军兵力不多，但特纳的诸多舰船如果在固定海域滞留太久，势必成为日军的重点“关照”对象。因此特纳要求拉尔夫尽可能速战速决，争取一天内结束战斗，以使承担海上支援任务的舰艇尽快撤离，专事应付日军可能的增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盟军对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以及之后在中太平洋的作战全部由美军担纲。不像麦克阿瑟和哈尔西那样，还能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部队的增援，偶尔还有几个英国人来客串一下。

11月20日清晨5时40分，美军舰炮火力支援大队的战列舰开始弹射校射飞机。6时03分，拉尔夫少将及第二十七师部、第一六五团三营乘坐的“莱昂纳德·伍德”号运输舰抵近布塔里塔里岛西岸预定登陆点“红滩”，紧随其后的是搭载二营的“内维尔”号，搭载团长加德纳·康罗伊上校和一营的“卡尔沃特”号，搭载团直属部队和其他辅助部队的“皮尔斯”号。最后的“贝尔·格罗夫”号上，满载着补给物资，以及团炮兵连、驳船和第一九三坦克营A连的15辆中型坦克。

因为附近海域有美军9艘各型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运输船队的安全暂时是无须担忧的。特纳的登陆计划是：8时30分，主力部队第一营和第三营在“红滩”登陆，10时30分，助攻部队第二营在岛北岸的“黄滩”登陆。如果主力部队在“红滩”遭遇顽强阻击，则第二营登陆的“黄滩”变更为主攻方向。

美军攻击依然是惯常的“三板斧”。6时10分，从护航航母上蜂拥而来的美军“无畏式”从岛西岸一直轰炸到内陆，共计投下74吨炸弹。众多为轰炸机护航的“地狱猫”无事可干，对着岛上所有可见目标肆意扫射。随后，火力支援舰队的4艘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宾夕法尼亚”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率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出列，对岸上一切可疑目标倾泻炸弹。舰炮火力支援一直持续到8时25分。其间，“密西西比”号主炮塔发生爆炸事故，水兵当场亡43人、伤19人。这已不是该舰第一次自摆乌龙了。早在1924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同样事故导致48名水兵死亡。承受了无数炮弹打击的布塔里塔里岛完全被硝烟和烈火覆盖。美军炮火准备期间，岛上的日军一声不吭。

6时45分，由哈维·维克斯中尉、厄尔·蒙哥马利少尉率领的两个排，乘两辆两栖运兵车登上了距布塔里塔里岛弗林克角仅2400米的科塔布岛，在那里建起了前进哨所。

美军的海空打击看似热闹，并未取得多大效果。空袭和舰炮打击形成的浓烟大大地降低了能见度，导致后半段炮火的打击质量大打折扣。虽然登陆点以东的椰子树、土著的房屋和几个炮兵阵地被全部摧毁，但是西坦克壕一带日军设置的壕沟和路障损失轻微，只偏北一段壕沟被美军的1颗重磅炸弹命中，破坏严重。美军宣称1颗907公斤炮弹落在了这一地区。按照特纳的说法，“那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和被烧毁的树木，壕沟里一片狼藉”。后来，登陆美军在那里发现了62具日军尸体。另外，日军3座75毫米高射炮和2辆轻型坦克被摧毁，41人被击毙。

岛上日军最高指挥官是石川才藏，他手中的兵力比去年金光要多得多：第三根据地部队马金支队284人，空勤支队100人，陆军第一一一筑城队马金分队138人，海军第四舰队工程兵支队276人，合计798人。岛上日机撤走之后，空勤人员都被编入地面作战部队，他们显然是缺乏作战经验的。工兵部队中一半以上是朝鲜劳工，战斗力更无从谈起。石川手下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兵员不超过400人。面对美军，石川将所有能用的武器全部派发下去，希望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岛上有81毫米火炮6门、75毫米高射炮3门、37毫米野炮6门。布塔里塔里岛面积较大，兵力不足的石川索性放弃滩头，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内陆的东西两端阵地。

清晨6时，美军第一〇五团三营、第一六五团一营开始换乘，随后乘两栖运兵车和登陆艇向“红滩”挺进。7时58分，登陆部队距岸还有2600米，为避免炮火误伤友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大口径舰炮暂时停火，驱逐舰“菲尔普斯”号、“麦克唐纳”号的127毫米主炮分别负责为两个营提供炮火支援。在“红一滩”登陆的是杰拉德·凯利中校的

第一营，“红二滩”是约瑟夫·哈特中校的第三营。在距岸边尚有700米时，随着指挥官打出的手势，美军士兵开始用手中的所有武器向岸上射击。但他们很快发现，轻武器射程太短，根本无法打到岸上去，只在水面上打出了很多泡泡。不过，小伙子们还是非常兴奋，不管怎样，子弹毕竟已经向敌人射出去了。

8时29分，哈特中校第三营的先锋连率先在“红二滩”登上陆地，日军抵抗极其轻微，美军士兵仅亡1人、伤1人。“喂！伙计们，日本佬人呢？”他们在海滩上压低身子，互相询问身边的同伴。这些年轻人都是初次上阵，之前听说日本兵个个都是超人，异常彪悍，他们的狙击手枪法很准，几乎弹无虚发。出乎所有人意料，抢滩时响起的零星枪声此时完全听不见了。到8时35分，已经有460名美军和8辆坦克成功上岸。当天，美军在“红一滩”卸下913人和82吨物资，在“红二滩”卸下1250人、12辆坦克、5辆吉普车、4门反坦克炮和其他作战装备。美军在布塔里塔里岛牢牢站稳了脚跟。

10时40分，三营L连报告顺利占领乌基昂贡岬。途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被日军丢弃的炮兵阵地，另一个火力点无人把守，连一个日本兵都没有发现。美国大兵议论纷纷：“岛上日军是不是已经被我们的炸弹消灭干净了？”唯一一次战斗发生在10时30分，交火中，美军无一伤亡，日军被击毙5人。到中午时分，团长康罗伊上校及一营、三营分别在滩头建立了指挥所，先头部队顺利向前推进了1200米。随后，师指挥所在距岸50米的滩头建立。12时40分，一营一个连顺利拿下了弗林克角。

美军能够轻松登岸并站稳脚跟，原因在于石川看到美军势大，断然决定放弃岛西阵地，将主力撤至岛东堡垒区固守待援——援兵注定是毫无希望的。零星枪声来自那些没来得及撤走的少量日军。

按照预定计划，9时23分，第一六五团二营开始向“黄滩”进发。虽然“黄滩”海岸相对平坦，比“红滩”更适合登陆，但这里建有水上飞机基地和两个码头，属于日军重点布防的区域。10时15分，当先头部队的两栖运兵车距岸还有550米时，日军机枪弹射了过来。驱逐舰“菲尔普斯”号、“麦克唐纳”号立即抵前回敬了720发127毫米炮弹。冒着日军的弹雨，美军第一辆两栖运兵车在10时41分靠上了“黄滩”。虽然有2辆坦克不慎掉入了近岸的礁石岩洞，但成功上岸的13辆坦克还是很快帮助步兵打开了局面。第三、第四波攻击部队乘坐的登陆艇无法通过遍布珊瑚的浅水区，步兵只好在距岸270米处下船，在齐腰深的海水中涉水上岸。所幸日军这一带兵力不多，美军才避免了大量伤亡。经过一番激战，美军在12时57分顺利控制“黄滩”，付出的代价仅是亡7人、伤12人。美军宣称击毙日军20人，俘虏的35人几乎全是朝鲜劳工。

特纳本预计美军一旦登陆“红滩”，日军势必调集主力前往迎击，如此，随后在“黄滩”登陆的美军就可以从背后发起进攻，将日军拦腰截断的同时与从红滩登陆的主力形成呼应，将离开掩体的日军一举消灭在开阔地带。不料，石川眼见美军来势凶猛，主动攻击只有死得更快更干脆，于是下令各部逐步退往岛东阵地据守，严禁出击。此举导致美军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不过美军两路部队成功登陆，仍可迅速向纵深推进分割日军防御。师属炮兵营随后登陆并构筑起可以覆盖全岛的炮兵阵地。因为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美军最终的取胜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下午，登陆美军各部继续向内陆挺进。第一营几乎未遭到什么抵抗，第二营在“黄滩”遭遇的日军同样寥寥。让美军感到困惑的是：“日军的主力部队到底在哪里？”在西坦克壕一带，美军终于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第一营左翼一个连在距西坦克壕150米处被日军机枪交叉火力死死拦住，无法前进。

在东侧一大片棕榈树林中设有日军的机枪阵地。凯利中校意识到，现在遇到的很可能就是日军主力精锐部队。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之时，团长康罗伊上校跟上来了。他认为凯利的担心纯属多余，树林里充其量只有日军零星狙击手而已。康罗伊决定调坦克前来增援，协助C连连长柯蒂斯上尉拿下阵地。凯利提醒团长，树林和礁湖海岸间过于狭窄，使用坦克可能误伤右翼进攻的友军。康罗伊对凯利的提醒置若罔闻，径直转身调集坦克去了。

糟糕的地面状况和蹩脚的通信导致美军坦克的行进异常困难。由于登陆之前并无明确指挥权限，坦克兵只愿接受直接上司的指挥，对步兵请求支援的呼叫置之不理。9时，第一辆坦克已登岸，但直到14时30分，前线步兵才看到它们从后边晃晃悠悠跟上来。一发海军舰艇的炮弹在主干道上炸出一个大坑，美军填平这个坑就花了整整一上午。现在，调集坦克也要康罗伊上校亲自去。

就在团长去调动坦克时，凯利亲自前往棕榈树林前察看，发现敌情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在柯蒂斯上尉“卧倒”的惊呼声中，凯利本能地趴了下去，日军机枪子弹从头顶飞过，一排长丹尼尔·努内利少尉中弹倒地。一名士兵手臂中弹，倒在地上大声呻吟，随康罗伊一起来到前线的随军牧师约瑟夫·米尼试图上去提供救助，他的前胸和手臂接连中弹。幸运的是，他上衣口袋里的勋章和身份牌替他挡住了子弹，米尼牧师大难不死。但是另一名试图抢救牧师的美军士兵却被日军机枪子弹放倒，另有7人受伤。

随后，康罗伊带着4辆坦克前来增援。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上校招呼步兵一起跟上。还没等凯利发出提醒，一颗子弹已经射中了他的眉心。14时55分，登陆美军失去了最高指挥官——这是“电流行动”美军地面战斗中阵亡的最高军衔军官。得知康罗伊阵亡的消息，拉尔夫火线下令凯利接替团长职务，副营长詹姆斯·马霍尼少校顶替营长职务。

眼看强攻不力，使用坦克、迫击炮或手榴弹又可能伤及友军，凯利索性对这片树林置之不理，只用几挺机枪加以封锁，其余各部迅速扩大防区，肃清周围的日军小股部队。美军清剿行动中碰到的大部分是朝鲜劳工，他们见到美军就会立即投降。除树林中那部分被完全孤立的日军之外，美军在登陆当天完全控制了西坦克壕一带。

虽然日军的抵抗远远称不上顽强，但首次出战的第二十七师还是无法快速取得突破。特纳的命令是争取一天时间肃清全岛，以使舰队尽快撤离近海，这对拉尔夫来说无疑太困难了。参战陆军部队习惯于在炮火掩护下步步推进，一遇日军阻击，有时甚至只是几个狙击手，他们就会停止不前，等待炮火将其消灭后再继续前进。后来大家听说连团长都被日军狙击手干掉了，各部推进的速度更加缓慢。日军在岛上修建的大量机枪火力点大大迟滞了美军的推进速度。到17时20分，新任团长凯利下令停止进攻，各部就地构筑防御阵地。这一命令在18时得到了拉尔夫的确认。

经过首日不太激烈的战斗，一向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个个疲惫不堪。宿营之前，他们必须挖掘散兵坑，保护自己，也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好准备。可他们实在太疲惫了，于是约定轮班挖坑，一部分人先行休息。一名士兵告诉随军牧师：“上帝呀，要是让我一刻不停地挖坑，我敢保证，那该死的散兵坑会深得可以把我们彻底活埋，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挂了。”

18时30分，师长拉尔夫少将亲自登岛，此时美军的扫荡已暂告一段落。在东西两道坦克壕之间，小股残余日军的抵抗仍在持续，暗夜里不时有枪声响起。通信问题无法解决，师部何时全部登陆还无法确定。当天物资输送同样极不顺利，各部均反映物资短缺。拉尔夫答应尽快协调特纳少将给予解决。21时，当日伤亡数字初步统计出来——阵亡25人、伤62人，击毙日军50人以上。21日清晨7时，二营上报在占领的日军地下工事里发现尸体200具，另外还活捉了41名朝鲜劳工。鉴

于头一天并无激战发生，拉尔夫判断，日军主力很可能已经转移到岛东地区做困兽之斗。

后来特纳在报告这个陆军师的拙劣表现时说：“坦率地讲，他们还没有开战就已战战兢兢，吓得发抖。”他把这种表现归结于“缺乏经验和军官缺乏勇气”。相比贝蒂奥的灾难而言，美军在布塔里塔里遇到的困难确实算不了什么。19时刚过，特纳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中将汇报了当天布塔里塔里岛的战况：“进展顺利。红、黄滩头登陆部队已经会合。我军已占领约半个岛屿。东部地区仍有抵抗，伤亡轻微。”

白天的美军气势汹汹，但是夜晚就完全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们会毫不客气地赏赐给客人一个不眠之夜。此时双方战线犬牙交错，美国海军舰船舰炮及航母舰载机早已失去了用武之地，战斗完全变成了地面部队之间的残酷较量。暗夜里，日军使用一切手段想把美军士兵从隐蔽所引出来。凯利严令各部必须保持绝对安静，连咳嗽都要用手把嘴巴捂住。一旦发出声响暴露位置，日军手榴弹就会劈头盖脸地扔过来。一些日军狙击手在树林里燃放爆竹，引诱美军开枪，然后向枪口闪光处发起精确射击。

一名日军俘虏被带到了一营的急救站，他居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吸引同伴向这里开火，结果被愤怒的美军打成了筛子。幸好日军士兵英语发音口音太重，他们发出的“军医，军医”或者“查理，我的伙伴们呢”等引诱声音，被美国大兵及时识破，才没酿成更大灾祸。一个日本兵沿礁湖岸边一边开枪，一边向美军高喊：“美国佬，过来呀！上呀！”他还真被美军循声开枪打死了。石川当晚组织的几支十几人小分队曾与美军零星交火，因人数太少均未取得太大战果。被折腾了一夜的美军士兵，个个铆足了劲儿，准备天亮后还以颜色。

21日上午，对头一天岛上战斗大为不满的霍兰亲自登岛督战。当他在参谋伍德鲁姆少校和阿斯比尔上尉的陪同下沿着海岸来到一个登陆场时，看到有几百号人正在登陆。现场“像周日的华尔街”一样安静。几辆坦克安静地停在那里，坦克兵慵懒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因为没有长官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往哪里去。

不知何故，之前上岸的一个连突然开火，让正在登陆的部队惊慌失措，以为正面遭到了日军的火力阻击。霍兰跳下吉普车，找到了正在指挥胡乱射击的那名中尉连长。

“你到底在向哪儿开火？”

“我正在扫荡这一带的敌人狙击手。”

“难道你没有看到，这里根本就没有日本佬吗？”霍兰像他的绰号那样开始号叫，“这儿都是我们的人，而你在任何傻瓜都看得出这儿根本没有日本佬的时候，居然还在向树梢射击，到底在搞什么鬼，敌人还在上千码之外呢！”

“我接到的命令是肃清这一带的敌人，我觉得这一带可能还有日本佬在活动。我得向所有目标射击，这样我们就不会让日本佬先打中了。”

“再听见你的人在这里乱放枪，我立即把你那该死的武器弹药全部收缴！”

看到年轻中尉一脸不服气的样子，霍兰亮出了自己的将官证——他当时穿的是不带军衔标记的便服。一看这老家伙来头不小，中尉这才下令停止开枪。登陆得以继续进行。后来，霍兰向尼米兹直言不讳地提出，如果第二十七师不是陆军，而是海军陆战队，他一定会当场将拉尔夫免职的。

当天，美军清剿东西坦克壕之间日军的作战，进行得异常混乱，甚至发生了多起友军误伤事故。海军飞机投下的1颗907公斤炸弹落在了自己人的阵地上，造成3人阵亡、3人受伤。不过，由于美军从两个登陆点上岸的部队越来越多，人数明显不足的日军渐渐不支，开始逐次撤出阵地向岛东转移。

按照计划，如果第一六五团登陆日作战进展顺利，该团三营将转为塔拉瓦方面预备队，次日前往库玛岛集结待命。如此，留在布塔里塔里的作战部队就只剩下两个营了。由于坦克兵尚未做好出击准备，步兵又不愿单独冲锋，美军只能利用乌基昂贡岬炮兵阵地的9门105毫米榴弹炮向东坦克壕一带的日军进行炮击。上午，炮兵共向岛东地区打出炮弹783发。8时35分，航空兵照例对东坦克壕周边的日军阵地进行投弹。11时10分，10辆坦克终于晃晃悠悠地跟上来了，步兵这才重新开始缓慢向东推进。因为担心日军狙击手的子弹，美军推进速度大约保持在“每分钟3码”。他们在推进过程中只遇到零星日军。看来歼灭日军主力只能靠岛东的战斗了。

托马斯·瓦伦蒂尼上士记述当时的情景：“第二天，我们没有让日军狙击手造成多大损伤。他们依然会找机会向我们打冷枪，不过路上并未因此蒙受多大伤亡。一路上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每一个敌军狙击手可能藏身的地方。我们知道，万一我们不能解决这些家伙，后边的伙计也会继续料理他们。如果我们把狙击手打倒了，他们也会再仔细检查一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断了气。”

霍兰对岛上缓慢的推进心急如焚，因为那些美军舰船在马金海域多停留一分钟，遭到攻击的危险就会增加一分。霍兰的判断完全正确。接到美军在马金和塔拉瓦登陆的紧急电报，海军第四舰队司令官小林仁中将立即下令，驻马绍尔群岛吉良俊一少将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快速出击。这种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出击几乎等同于自杀式攻击。

21日当天，日军第七七五航空队14架携带鱼雷的一式陆攻机准确捕捉到攻击目标——位于塔拉瓦以西55公里处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大队。当时美军航母正在回收舰载机，空中警戒的美军战斗机立即冲上去拦截，各舰高炮一齐开火。9架日机分成3组，其中一组攻击了“埃塞克斯”号和“邦克山”号，在接近航母的过程中全被击落。攻击“独立”号的两组日机虽被击落5架，但它们在坠海前依然顽强地投下了5条鱼雷，其中1条鱼雷准确命中“独立”号。航母的主机舱、锅炉舱和弹药舱进水，主给水管道破裂，爆炸造成水兵亡17人、伤43人。“独立”号只好暂时退出战列，在1艘巡洋舰拖曳和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前往富纳富提基地。因伤势太重，12月7日，这艘航母不得不前往珍珠港大修。战斗中，美军声称击落敌机11架，日军称7架飞机未能返航。

11月22日，根据陶尔斯中将的提议，尼米兹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独立”号中雷问题。陶尔斯这回可算逮住了发泄机会，他对斯普鲁恩斯和波纳尔在步兵登陆时将航母部署在近海“按兵不动”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强调说，航母编队被日军发现并遭到攻击，是因为它们过于靠近滩头。他要求尼米兹指示斯普鲁恩斯，给航母以更多行动自由，麦克莫里斯和福雷斯特·谢尔曼都支持陶尔斯的说法。

陶尔斯进而提出，美国航母编队应该立即北上，攻击北马绍尔群岛没有被袭击过的日军航空基地。尼米兹在“电流行动”三大目标没有夺取之前，不愿下达这样的命令。但他还是让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给斯普鲁恩斯起草了一份“电报指示”，要他给航母编队增加一点儿行动自由。此后，陶尔斯极力游说将斯普鲁恩斯和波纳尔解职，由自己取而代之。他的努力后来部分得到了落实，波纳尔不久就被解除职务，可惜陶尔斯的努力只是为赋闲的米切尔做了嫁衣裳。

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部署的一式陆攻机仅40架，在连续两天的突袭中损失29架后，已无力再战。在“独立”号遭遇重创之后，波纳尔第

一大队紧急出动，对马绍尔群岛日军机场展开轰炸和空中封锁。古贺不敢出动航母向美军挑战，只好命令正在附近海域活动的日军潜艇寻隙向美军水面舰艇发起偷袭。

早在美军发起登陆作战之前，联合舰队已经在吉尔伯特群岛海域部署了4艘潜艇，“伊-19”号、“伊-21”号、“伊-35”号、“伊-39”号均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11月17日，曾在圣克鲁斯海战中重创美军航母“大黄蜂”号、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击沉驱逐舰“奥布莱恩”号的功勋潜艇“伊-19”号在对珍珠港实施抵近侦察时，已经发现了向吉尔伯特群岛进发的美军舰队，并向特鲁克发出了预警。11月20日，“伊-35”号再次发出了“塔拉瓦西南70海里处发现美军航母编队”的接敌报告。

由于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和基地航空部队在布干维尔海空战中损失惨重，古贺已无力向马绍尔群岛派出更多航空兵力。根据他的命令，驻特鲁克“伊-40”号、“吕-38”号及正在特鲁克和本土之间执行运输任务的“伊-169”号、“伊-174”号、“伊-175”号等潜艇以最快速度赶赴吉尔伯特群岛。美军势大，古贺不敢派出水面舰艇前往增援，只能在天上和水下想想办法了。

11月22日下午，试图攻击美军航母的日军潜艇“伊-35”号被美军驱逐舰“米德”号的声呐发现。15时20分，“米德”号投下了深水炸弹，未能命中，那艘日军潜艇神秘失踪了。一小时后，美军驱逐舰“弗雷泽”号的声呐再次发现了目标，并从17时45分开始连续发起了两轮深水炸弹攻击。“米德”号赶过来协助投弹，受伤的“伊-35”号被迫浮出水面，其位置在“弗雷泽”号近旁，距“米德”号约1800米。两艘美军驱逐舰一齐向敌潜艇发起炮击，“弗雷泽”号索性对着潜艇直冲过来，“伊-35”号受到撞击倾覆，艇尾率先下沉。此时美军反潜巡逻机又来痛打落水狗，向徐徐下沉的日军潜艇投下深水炸弹，“伊-35”号终于消失在海面上。美军驱逐舰向水中投下了救生艇，一

名日军潜艇兵竟然向前来援救的美军水手开枪，被当场击毙。除了3人被美军救起，艇长山本秀男以下92人全部阵亡。

同日，从特鲁克出击的“伊-40”号在马金水域突然失去联系。由于美军并无击沉该潜艇的记录，一般认为这艘潜艇因事故沉没，艇长渡边腾次以下97人全部失踪。23日夜，美军驱逐舰“科腾”号在马金海域成功将前来偷袭的日军“吕-38”号潜艇击沉。

在布塔里塔里岛，美军从中午到14时逐渐推进到日军重兵集结的区域。前方是日军的主要建筑群，包括战地医院、弹药库和营房。建筑群后方有两个日军机枪阵地，另有步兵壕可以向这里提供支援。日军利用“金”字码头附近的一架报废水上飞机构筑起一个阻击阵地。美军在这里遭到登岛后的最激烈抵抗，不断有士兵中弹倒下。

4辆坦克奉命前来支援，一阵炮轰将依托水上飞机顽抗的18名日军全部剿灭。右翼日军3门75毫米高平两用炮叫了几声就陷入沉寂。虽然炮弹消耗殆尽，但日军机枪依然叫个不停，美军左路和中路攻击再次停了下来。在阵地左翼，第一〇五团一个连在1辆坦克带领下进展顺利，以伤亡6人为代价，向东推进了500米。19时30分，师部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美军当天的最大战绩是占领了日军无线电接收站，这意味着石川所部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只能在东坦克壕以东狭窄区域负隅顽抗。

对当天岛上美军的缓慢推进，霍兰极度不满。因为水面舰艇已经遭到了日军潜艇和航空兵的攻击，危险正在不断加大。拉尔夫提出，次日以第一六五团三营替换二营继续进攻。在征得特纳首肯之后，霍兰同意将原定调往塔拉瓦的这个营留下来，执行第二天的主攻任务。鉴于东坦克壕以西日军已基本肃清，特纳下令所有舰船加快物资卸载，将弹药补给尽快送到攻击部队手中，确保次日作战的物资供应。

22日清晨，二营一名观察哨匆匆忙忙向营长麦克唐纳中校和军事观察员杜兰德中校报告，“外面海上出现了200多个日本佬”。闻听此言，两名中校立即招呼士兵准备“阻击前来增援的日军”。幸亏那些登陆艇快速靠岸，美军士兵发现从上边下来的是自己人，才避免了一次误伤事件。虚惊一场的大伙儿把那个哨兵骂了个狗血喷头。

6时19分，哈特中校三营在第一九三坦克营两个连的支援下，开始沿主干道向前线进发。此时12架舰载机飞抵战场向日军前沿阵地投弹。在“黄滩”一带，三营得到了13辆中型坦克和工兵部队的增援。7时整，位于乌基昂贡岬的美军105毫米炮开始向东坦克壕以东日军阵地开炮，到8时20分共打出炮弹900发。之后步兵的进攻顺利推进了220米，在“金”字码头以东700米的“石矾”码头一带再次遭到日军顽强阻击。

毕竟有了两天作战经验，美军步坦协同已经取得了可喜进步。他们先使用坦克主炮进行集中轰击，之后步兵排开散兵线发起冲锋，在近距离对日军掩体和建筑物投掷手榴弹。美军左翼的一个连很快端掉了日军4座碉堡。在右翼，美军一个连在得到空中支援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日军一个机枪阵地和两个炮兵阵地。从9时45分开始，美军坦克和炮兵打出的炮弹开始向日军阵地纵深延伸。10时10分，乌基昂贡岬美军炮兵停止炮击，阵地开始向东前移。

三营的进攻速度逐渐加快。哈特中校命令劳伦斯·奥布里恩上尉率两个步兵排和一个机枪排走水路向日军侧背迂回，那里有日军的一个机枪阵地。本来预计将有一场恶战的奥布里恩登陆后发现，岸上根本没有日军，于是立即下令向日军侧后发起进攻。13时14分，该部向师长报告歼敌45人。奥布里恩还汇报说，据一名会说英语的土著提供的情报，大约有40名日军乘船逃往库玛岛。

拉尔夫立即命令赫尔佐格少校率第一〇五团一个连前往库玛岛，发现日军就地歼灭。14时，赫尔佐格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登上了库玛岛东南角，在搜索前进了1600米之后，他们发现了一群惊慌失措的朝鲜劳工。

虽然东坦克壕一带的日军工事比岛西更为坚固，但苦苦支撑了近3天的日军残部已逐渐失去了斗志。除在教堂附近有零星战斗发生，三营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连前两天频频露头的日军狙击手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日军掩体里，美军发现了大量被炮火击毙的日军尸体。

岛上战斗接近尾声。15时10分，拉尔夫将地面指挥权交给第一六五团代理团长凯利中校，自己前往北部战斗群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汇报战况。特纳向拉尔夫和全体参战官兵表示祝贺。傍晚时分，岛上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战斗进入最后的扫尾阶段。

仲夜，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自杀式冲锋。他们先是点燃爆竹，吸引美军注意，然后驱赶土著在前充当“挡箭牌”，一窝蜂似的冲向美军阵地。罗伯特·威尔逊中尉后来回忆：“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岛上已经没有日本人了，当我们听到枪声再次响起，简直不相信那是真的。”美军以亡3人、伤25人为代价，击毙日军51人。10名匆忙逃往库玛岛的日军，被早已候在那里的赫尔佐格所部击毙。

23日10时30分，拉尔夫宣布美军占领布塔里塔里岛。日军指挥官石川中尉以下近800人悉数被歼，无一漏网。自始至终，石川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增援，连1架日机的影子都没看到。美军共抓获俘虏104人，其中101人是朝鲜劳工，正宗日军只有3人。美军地面部队付出的代价是亡66人、伤187人。伤亡数字看似不大，但美军面对日军并非重点防御的区域，以9：1的兵力优势且在海军舰炮、航空兵的支援下，拿下布塔里塔里岛竟然花费了3天多时间。整个作战拖泥带水，毫无生气，不能算是出彩。

因攻击缓慢诱发的更大损失还在后边。除了“密西西比”号炮塔爆炸导致重大伤亡，美军“普伦格尔”号潜艇遭到从马绍尔群岛飞来的日机攻击，6人负伤。24日凌晨，护航航母大队司令官亨利·马林尼克斯少将率队在布塔里塔里岛西南海域活动时，雷达发现北面出现了可疑目标，数分钟后消失。马林尼克斯派1艘驱逐舰前去查明。那个消失的目标正是已经下潜的日军潜艇“伊-175”号。

当时只有3艘驱逐舰和1艘扫雷舰为3艘护航航母担任警戒。5时13分，“利斯康布湾”号在转向逆风准备放飞舰载机时，“伊-175”号艇长田端直寻隙射出了3条鱼雷。其中1条洞穿航母单薄的船体命中弹药舱，剧烈殉爆将航母舰尾完全炸毁，由此引发的大火将燃料舱引爆，航母陷入地狱般的一片火海。仅仅23分钟，这艘航母就在海面上完全消失，16架战斗机、12架鱼雷机随舰沉没。虽然美军驱逐舰极力追踪日军潜艇的行踪，但“伊-175”号还是在给北部战斗群造成最大伤亡后成功逃逸。

当时“新墨西哥”号在后方1600米处，航母上碎片、金属板、飞机部件和人体残肢混在一起如雨点般飞来，包括马林尼克斯少将在内的644名水兵阵亡，其中很多人是被泄漏燃油引发的大火烧死的，在珍珠港事件中表现出色而被第一个授予勋章的黑人水手陶乐斯·米勒也在其中。为了纪念阵亡的马林尼克斯少将，后来美军将1艘驱逐舰命名为“马林尼克斯”号，舷号DD-944。

加上海军损失，美军在马金作战中的人员伤亡明显多于日军。“利斯康布湾”号的损失完全证实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看法：两栖进攻作战速度是关键。这艘航母被击沉创下了一系列纪录：它是二战美军损失6艘（其中5艘在太平洋、1艘在大西洋）护航航母中的第一艘；它是美国海军单舰死亡率最高的军舰之一，二战中没有其他任何一艘航母——不管重型、轻型或护航型——在战斗中遭遇如此大的人员伤亡。除了航母损失，美军在战斗中损失飞机9架，35架飞机因事故

坠毁。加上随舰沉没的数目，总计损失战机高达63架，相当于一支完整的飞行大队。

“伊-175”号的成功给了日军潜艇部队莫大的鼓舞。随后几天，其余几艘潜艇试图穿越美军驱逐舰组成的警戒线发起攻击。它们显然没有田端直那样的好运气。25日20时刚过，在马金岛以西110公里水域活动的“伊-19”号潜艇被美军发现。驱逐舰“雷德福”号立即上前搜索，在获得一次声呐接触后，匆忙发起攻击，没能命中。经过数次失去与恢复声呐接触之后，驱逐舰终于听到了潜艇螺旋桨的噪声，随后发起3轮深水炸弹攻击。大约23时40分，水下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次日天亮，美军发现水面浮有大量碎片。创下“一炮三响”惊人纪录的“伊-19”号从此再未浮出海面，艇上105名水兵无一幸存。26日、27日，日军舰艇“伊-39”号、“伊-21”号先后被美军驱逐舰“博伊德”号、“沙雷特”号击沉。日军为本次作战投入的9艘潜艇中，只有3艘带伤返航。

随着伤亡不断增加，一名日军潜艇军官抱怨说，这种攻击带来的只是无谓牺牲。另一名军官迅速做出了回应，他宿命般地告诉大家：“无论敌我力量多么悬殊，我们都必须执行攻击命令，是不是？这始终是我们日本潜艇部队的战斗精神，难道不是吗？”

除潜艇部队，日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也在进行着不懈努力。11月24日之后，日军从特鲁克等地调集飞机加强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力量。25日晚，第七五二航空队17架一式陆攻机从马绍尔群岛起飞，空袭了当时在马金以东110公里海域的特纳北部战斗群和雷德福德少将的第二大队。受恶劣天气影响，只有4架日机发现了目标。日机借助照明弹和闪光浮标发起攻击，美军在实施巧妙规避的同时，以密集的防空火力将日机击退。日军损失飞机1架，其余飞机返回米利和马洛伊拉普机场。

11月26日14时，日军从马洛伊拉普起飞16架陆攻机，途中1架因发动机故障返航。其余15架飞机于18时对美军第二大队发起了攻击。这次美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雷德福德派出3架装有雷达的夜航战斗机起飞迎敌，日机猝不及防，出现混乱。这3架飞机成为历史上最早安装雷达的作战飞机。日军攻击毫无效果，反倒损失飞机3架。

11月28日，日军又从马洛伊拉普起飞10架攻击机，中途2架因发动机故障返航，其余8架在塔拉瓦西南约600公里处攻击了谢尔曼少将的第四大队。日机被击落、击伤各4架，攻击毫无所获。

但是，东京大本营发表战报说：“击沉敌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这样看来，似乎参战的美军航母全军覆没了。

浴血塔拉瓦

美军“电流行动”首要攻击目标塔拉瓦环礁位于马金环礁以南185千米，赤道以北148千米。环礁呈三角形，东、西、南三边分别长29千米、20千米、19千米。其核心岛屿贝蒂奥像一只水鸟躺卧在环礁的西南部，一条600米长的椰木栈桥恰似鸟腿伸向潟湖。贝蒂奥地势平坦，最高海拔不超过3米。在这片仅1.16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上，盘踞着柴崎以下近5000名日军。

战前，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少将曾经提议，以炮兵一部在邻近的柏利基岛登陆，建立炮兵阵地，为主力部队登陆行动提供炮火支援。这一建议遭到了霍兰的断然拒绝，理由是美国人没有足够的时间。

要对这个日军坚固设防并重兵把守的小岛实施登陆，当然不会不遭遇抵抗。在对航拍照片进行认真研究之后，美军指挥官看不出哪里是贝蒂奥防御的薄弱环节。要避免遭受严重损失，进攻部队必须在突击上陆之前摧毁日军大部分防御工事。有经验的海军军官对胡佛少将B-24轰炸机为期一周的轰炸不抱多大希望，对快速航母舰队的航空火力打击同样缺乏信心，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尔少将手下那3艘老式战列舰、5艘巡洋舰及众多驱逐舰的近距离舰炮火力支援上面。

登陆场的选择至关重要。虽然照片上看不出明显的防御弱点，但进攻者还可以根据其他因素进行决策。贝蒂奥南岸略呈凹形，便于日军岸防炮发起侧击，对登陆美军非常不利。西岸过于狭窄，大部队登陆后难以快速展开。权衡利弊，美军将登陆点选在了略呈凸型的潟湖一侧。贝蒂奥北岸一段长1400米的海滩被分成三段，从西到东依次为红一、红二、红三滩。虽然位置远非理想，却是可选择地段中条件最

好的。那条伸向潟湖的栈桥位于红一和红二滩之间，美军一旦占领此处，就能快速向岛上运送增援补给，并可以顺便撤走伤员。岛西被称作绿滩，南岸被划分为黑一和黑二滩，登陆日美军在这三处海滩没有安排行动。

从11月18日开始，蒙哥马利少将快速航母第三大队已经开始对贝蒂奥发起持续空袭。随炸弹一起投下的还有大量劝导日军投降的传单，上边写着：“你们帝国海军的舰队呢？”这样的传单别说对柴崎，就是对普通的日军士兵也毫无作用。持续两天的空袭仅摧毁日军203毫米岸防炮2门、坦克3辆，对防御工事损坏不大。因日军大部分龟缩不出，空袭中柴崎损兵寥寥。

11月19日15时，美军南部战斗群抵达塔拉瓦环礁东南海域。在旗舰“马里兰”号战列舰上，总指挥希尔少将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希尔，对海军舰炮和舰载机的火力打击非常自信，“我们不是压制火力，我们不是破坏，我们的火力可以将贝蒂奥从地图上一举抹掉”。言下之意，登陆部队遭遇的抵抗将非常微弱，登陆就像度假的游客漫步海滩一样轻松愉快。

希尔的话引起了一旁朱利安的极度不满。为了不使人们感到他的部队将无所事事，只是走上海岸，朱利安立即插嘴道：“先生们，请记住，当我的海军陆战队员与敌人短兵相接时，他们身上仅有的盔甲是那身卡其布军服。”

随后，军官参加了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他们被告知准确的轰炸和登陆时间，以及当地一些风土人情，“那些土著性格温和平静，有些人会讲英语，但绝不要摸他们的头，因为这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军官还得到了一些具体命令：“不要让士兵饮用岛上任何一滴未经化验的水。每名士兵都会带上两只军用水壶，但我们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在岛上卸水卸货。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

去接受第一批卸载在滩头的食品。如果有人去偷，宪兵发出警告后就会向他们开枪。”

日落之前，南部战斗群所有舰船在塔拉瓦环礁东南海域完成集结，随后向登陆海域进发。11月20日凌晨2时刚过，清脆的起床哨为陆战二师的官兵迎来了登陆日。士兵从拥挤的书架式床铺上爬起来，匆匆洗漱，直奔餐厅，他们中很多人已3天没有刮脸了。为了给登陆部队准备好传统的出征早餐——新西兰牛排加鸡蛋——厨师头天晚上10时就“起床”了。平时陆战队员对伙食并不挑剔，但登陆前这顿早餐一点儿都不能含糊。大家故意把盘子和刀叉敲得叮当乱响，随军牧师已开始领诵主祈祷文。战士穿好军装，检查了武器装备，包括枪支、弹夹、手榴弹、两壶水和一天的应急干粮，总重量45.4公斤。队员钻出狭窄的舱口，沉重的靴子踏得运输舰咔咔作响。此时是清晨3时20分。

对贝蒂奥进行战前侦察的巡逻机带回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岛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防空火力相当微弱。”小伙子们开始互相开玩笑，吹嘘自己的勇气。“我本来是应该参加童子军的，”一个人说，“我要向日本佬尸体的脸上吐唾沫。”另一个还不够高中毕业年龄的年轻人说：“掰开他的嘴，让他咽下去。”一名随军记者问身边的一位军官：“在贝蒂奥，我们能找到多少日本人呢？”军官回答：“肯定不会太多，但他们有125门大炮。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现在应该对我们开炮了。”一些人仍在传说像瓜岛和基斯卡岛那样，一旦美军登上陆地，日本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陆战二师共有18088名官兵，其中超过55%是参加过瓜岛战役的老兵，经验丰富。与1年前相比，他们的装备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步兵大都配备了“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或“勃朗宁”自动步枪，武器弹药和通信装备一应俱全。承担登陆日作战任务的是陆战第二加强团——包括陆战二团、陆战八团二营、师属第二两栖运输营、第二坦克营及其他辅助部队。4时过后，美军运输船纷纷放下两栖运兵车和登陆艇。

希尔麾下一众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纷纷褪下炮衣，上百门巨炮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转动，黑洞洞的炮口齐刷刷地指向了贝蒂奥的方向。

打响登陆日第一炮的是日本人。美军持续2天的轰炸告诉柴崎，敌人的登陆行动已近在眼前。4时41分，贝蒂奥上空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柴崎已经发现了海上无数舰船正在逼近——肯定是美国人的船。

5时05分，希尔下令“马里兰”号弹射舰载校射飞机，同时驱逐舰“米德”号释放烟幕进行掩护。但美机的升空还是立即被岛上日军观察哨发现。5时07分，日军岸防炮率先开火，炮弹落在了目标450米开外。旗舰上的所有人头都转向了那个方向，一脸凝重。任何对岛上日军是否存在的疑问，在这一刻一扫而空。

希尔下令炮火压制。“马里兰”号巨大的身躯抖动了一下，把橘红色的火焰吐出去，把珍珠港遭遇重创的怨恨吐出去。406毫米炮弹在空中划开一条赤色的弧线，落在岛上。随后，战列舰舰身横侧，3座炮塔交替射击。“田纳西”号和“科罗拉多”号的大炮迅速加入了合唱队伍。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波特兰”号203毫米炮，轻巡洋舰“莫比尔”号、“伯明翰”号、“圣达菲”号的“六英寸机关枪”，“弗雷泽”号等8艘驱逐舰的127毫米炮也不甘落后，纷纷开火。无数钢铁弹丸划过海面落到珊瑚岛上，小小贝蒂奥刹那间地动山摇，烟尘四起，爆起一团团猩红色的蘑菇云。短短几分钟之后，整个海岛化为了一片火海，弥漫的硝烟如同一个巨大的棺材扣在贝蒂奥上，滚滚翻腾，直冲云霄。

为了区分弹着点，美军各舰使用了五颜六色的曳光弹，纷乱的彩色线条交织着，一头接着海上的舰队，另一头接着贝蒂奥，像夜间无数亮着彩灯的汽车狂奔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岛上巨大的烟云越升越高，偶尔从烟团缝隙中可以看到爆炸的闪光，冲天的沙柱到处耸立，

蔚为壮观。岛上突然亮起了大爆炸的强烈闪光，1发炮弹准确命中日军弹药库，诱发了似乎使整个环礁都摇晃起来的大爆炸。5时42分，希尔下令暂停开炮，因为预定前来投弹的舰载机就要到了。

偏偏此时差错出现。不知何故，蒙哥马利少将将舰载机的出动时间推迟了半小时，并及时向希尔做了汇报。但老态龙钟的“马里兰”号仅仅在发出两轮齐射之后，舰上通信设施就因故障失灵，没能及时收到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眼见舰载机过了规定时间还迟迟不到，焦急的希尔只好在6时05分下令舰炮继续射击。

舰炮射击刚刚进行了8分钟，6时13分，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群终于来到。但此时贝蒂奥上空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美军舰炮炮击使用的是爆破弹，岛上被炸得尘土飞扬，烟雾弥漫。飞行员根本看不清地面目标。加之美军各舰仍在炮击，飞行员实施低空精确轰炸会非常危险。空中打击仅仅进行了7分钟，飞行员草草将炸弹扔下去就算完事。随后，舰炮火力准备继续进行。短短2小时，美军共向岛上倾泻了3000多发炮弹。舰炮炮弹和航空炸弹在岛上留下了无数弹坑，密密麻麻，鸟状的贝蒂奥仿佛变成了被咬得残缺不全的芝麻饼。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经历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击后存活。“现在太阳升起来了，光辉灿烂。只有一颗行星，那就是火星——明亮耀眼。”“马里兰”号舰长卡尔·琼斯上校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身边一名值勤军官的话稍显保守：“我们的人将站着上去，岛上活着的日本兵不会超过50个。”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桥上，参谋长穆尔对眼前这一幕印象深刻：“岛上到处燃起大火，椰子树被烧死，似乎岛上已无生物。部队靠近海岸，看来只要走上岛就行了。”陆战队员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的炮火。“炮声让我们觉得上岸之后根本不用再做什么，看上去我们不需要再进行什么战斗。”战地摄影师诺曼·哈奇上士如此说道。

运输船上的《时代》周刊记者谢罗德看到，一发炮弹在一艘坦克登陆艇旁边炸响。另一发炮弹恰好在他乘坐的运输船前方50米处爆炸，激起了一条冲天水柱。“我的天呀，偏太多了！”他禁不住失声喊道，他认为炮弹是自己的驱逐舰射出去的。“小伙子们还需要多练习练习。”他身旁的一位陆战队少校提醒记者，那是日本人打来的炮弹：“你难道真以为那是咱们的炮打的吗？”

美军的炮火准备看似气势惊人，但效果并不理想。此时美军尚缺乏精确打击岸上点状目标的经验，加上大家一拥而上，快速炮击，爆炸产生的浓烟使得目标更加模糊。柴崎的大部分工事特别是火炮掩体深埋地下，上边覆盖着厚厚的珊瑚砂，减弱了美军炮弹的破坏力。如果不是被炮弹直接命中，爆炸掀起的珊瑚砂反而加强了工事的抗击打能力。贝蒂奥地势平坦，美军舰船距岸太近，部分炮弹形成“跳弹”，从岛上弹落到海里去了，个别炮弹甚至直接打到了海里。在3小时的炮火准备中，遭破坏的日军工事很少。柴崎设在地堡里的指挥所、掩体和隐蔽火炮阵地，几乎完好无损。美军炮火准备的最大成果，是将岛上日军的通信线路彻底摧毁。地面战斗尚未打响，柴崎已经失去了对全局的指挥能力。

6时48分，一架侦察机在“马里兰”号上降落。急不可耐的希尔立即询问飞行员：“礁盘水位情况如何？”飞行员汇报说，水位充其量只有0.6~0.9米，远远低于登陆艇需要的1.2米的安全线。这样，美军突击登陆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两栖运兵车了，希尔和朱利安脸上瞬间罩上了一层阴云。

趁舰载机和水面舰艇炮火准备的有利时机，美军扫雷艇“追求”号、“必要”号迅速出列，在烟幕的掩护下快速驶向礁盘，清扫进入潟湖的航道。驱逐舰“林格尔德”号、“达希尔”号紧随其后，为其提供炮火支援。进入潟湖的扫雷艇立即遭到日军岸防炮的炮击，“必

要”号继续留下标定登陆部队出发线，“追求”号和两艘驱逐舰则开炮还击，日军岸防炮立即停止了攻击。

美军首批登陆部队为三个营，总指挥是陆战二团团长戴维·肖普上校。开战之前，二团团长约翰·马绍尔上校突然病倒，朱利安遂令师作战训练主任肖普临时由中校晋升上校，接替马绍尔陆战二团团长和首日登陆总指挥的职务。作为师作战训练主任，肖普对陆战二师的情况不是一般地熟。况且本次作战所有计划均出自他手，他来指挥，可谓驾轻就熟。后来实战进程表明，由肖普临时出任总指挥，实属美军的一大幸运。

运输船身后跟着众多运兵车和登陆艇，一位目击者温馨地形容它们是“跟着妈妈在水中觅食的一群小鸭子”。随着广播里传出希尔少将略带加州口音的命令，“陆战队登艇”，美军第一攻击波的三个营纷纷从运输船向两栖运兵车换乘。他们是带着参加郊游的愉快心情准备向贝蒂奥进发的。

按预定计划，美军前三波部队将乘两栖运兵车登陆。第一波由42辆LVT-1组成，随后两波分别由24辆、21辆最新式的LVT-2组成。在右翼红一滩登陆的是约翰·舒特尔少校的陆战二团三营，那里是一个深湾；中间红二滩从凹湾东端到栈桥大约450米，归赫伯特·艾米中校的陆战二团二营负责。左翼红三滩再向东延伸700米，与短短的伯恩斯·菲尔普码头相接，亨利·克罗少校的陆战八团二营将在此处登陆。伍德·凯尔少校的陆战二团一营为总预备队。

除了上述4个营，肖普还从团直属部队抽调精兵组织了一个突击排，由威廉·霍金斯中尉指挥，A. G. 莱斯利少尉的一个工兵班将配合他们一起行动。霍金斯和莱斯利的任务是在大部队发起突击之前，清剿日军码头上设置的机枪火力点和狙击手。突击排兵力虽然不多，但都是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他们的头儿非常适合承担这样的特殊任

务。这位30岁的得克萨斯人，经历过瓜岛之战的磨砺，他将成为登陆日第一个登上贝蒂奥的美国人。

7时15分，“追求”号在出发线一带打开探照灯为登陆部队导航。日军岸防炮立即打响，“林格尔德”号冲入潟湖，对日军实施近距离炮火压制。5分钟后，日军1发127毫米炮弹击中驱逐舰后轮机舱，所幸是哑弹未能爆炸，1发命中医务室和通信室中间部位的哑弹同样未爆。侥幸躲过两劫的“林格尔德”号，立即向日军炮火闪光处猛烈开火，1发炮弹准确命中日军弹药库。一阵剧烈爆炸之后，日军这个岸防炮阵地陷入沉寂。

因为执行标示航道作业时曾与日军发生炮战，“必要”号标出的航道稍稍偏西，加大了两栖运兵车到达集合区的距离。美军驾驶员大多是新手，对车的性能不能熟练掌握，运兵车的航行速度比预定计划要慢一些。加上当时潟湖里正刮着强劲西风，更给运兵车的航行带来了新的难度，“它们像令人窒息的乌龟在赛跑”。直到7时25分，一众运兵车才抵达出发线，比原计划晚了整整40分钟。

为了及时掌握前线进度，之前“马里兰”号再次弹射了2架水上侦察机。惠利中尉负责火力侦察，麦克弗森少校负责观察登陆部队的进展情况。7时30分，麦克弗森报告说，运载第一批登陆部队的运兵车依然位于出发线一带，肯定无法按计划于8时30分靠岸。在和朱利安简单商议之后，8时03分，希尔下令将登陆时间推迟至8时45分。

8时24分，美军第一波两栖运兵车终于穿越出发线，向5500米之外的滩头缓慢前进。3分钟、6分钟之后，第二、第三波登陆部队也出发了。跟随第四波登陆部队的肖普上校根据运兵车的速度推断其抵达海岸的时间大约为9时，于是发电向旗舰汇报。在空中观察的麦克弗森少校向旗舰发出了类似报告。虽然“马里兰”号因通信故障未能收到两人的报告，但希尔凭借自己的判断，依然将登陆时间推迟到9时。

就在两栖运兵车从出发线启动的同时，美军舰载机对贝蒂奥进行了最后一轮空中打击。8时54分，希尔命令瀉湖外的舰船停止炮击，遭到朱利安和参谋长埃德森上校的一致反对。但希尔坚持认为，浓密的烟幕挡住了舰队的视线，为避免误击登陆部队，必须停止炮击。实际上，此时第一波运兵车距岸边尚有3600米之遥。

首先出现在柴崎视野之中的，是霍金斯突击排和莱斯利工兵班乘坐的2艘登陆艇，他们很快逼近了码头顶端。霍金斯下令用自动武器向码头开火，日军机枪手立即发起反击。趁日军火力被霍金斯排吸引之际，莱斯利少尉迅速率部从侧翼迂回，用火焰喷射器和高爆炸药连续端掉了日军几个机枪火力点。莱斯利趁势在桥头点起大火，蹿起10多米高的火焰成为主力部队登陆的最佳航标。

由于通信出现失误，为美军登陆部队最后23分钟航程提供炮火支援的只剩下瀉湖里的2艘驱逐舰。这23分钟已经足够日军从掩体和隐蔽部跑出来，以最快速度在防御工事里重新集结。虽然美军的空中投弹和舰炮火力摧毁了大部分日军大口径火炮，但那些小口径火炮和为数众多的机枪几乎完好无损。

随着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逐渐靠近海岸，日军所有轻重火力依次开火。贝蒂奥岛上雷声隆隆，各种口径炮弹脱膛而出。日军的炮击又快又准，很快有几辆美军运兵车被击中，有些起火燃烧，有些发生剧烈爆炸，将陆战队员掀入空中。此刻交响乐的指挥换成了柴崎，虽然他的炮没有希尔的口径大，但是因为距离近、射速快，射出去几乎弹无虚发。岛上到处都是炮击产生的闪光，众多日军机枪打得像发了疯，子弹和炮弹织成一张张死亡之网向美军袭来。美军队形瞬间大乱，运兵车如疾风中的秋叶一般发抖、掉落、消失，海面上很快就浮起了一具具美军的尸体。

跟随第一波登陆部队的美军第二两栖运输营营长亨利·德勒维斯少校招呼战士用车载机枪进行反击。但美军机枪刚一叫响，立即遭到数倍于己的火力反击。少校身边的一名机枪手中弹倒下，接过机枪的德勒维斯还没打出去几梭子弹，就被日军机枪弹击中胸部阵亡。向红一滩挺进的陆战二团三营最惨。这个滩头正面虽有650米，比红二滩稍宽一些，但地形恰好凹陷进去形成一个“U”字形口袋，两翼是日军最顽固的火力点——东侧是佐世保第七海军特别陆战队本部，西侧是第二中队。特别是西侧日军4门70毫米野战高炮，在平射时对美军构成的威胁最大。美军遭到来自三个方向的联合打击，开进泻湖的运兵车被打得很惨。幸好日军不知道美军先头部队乘坐的是没有顶盖的老式运兵车，想当然地使用了穿甲弹。如果他们使用杀伤力更大的高爆弹，或者直接将手榴弹向车中投掷，美军的伤亡将会更大。

9时10分，一等兵爱德华·摩尔驾驶的第49号车第一个冲到岸边，这个过程令人毛骨悚然。运兵车已被日军机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摩尔竭力想把这辆昵称“我的德罗里斯”的运兵车靠海堤停稳，但它在关键时刻意外抛锚。车上那些年轻的美军士兵被日军如注的弹雨吓傻了。19岁的吉尔伯特·弗格森蜷缩着身子，抱紧脑袋祈求上帝保佑。中士车长招呼大家尽快下车。“当时我和我的报务员逃出满是窟窿的驾驶室而没被击中，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摩尔说。刚刚下车的战士很快遭到日军两挺机枪的扫射，非死即伤。

拉尔夫·巴特勒中士永远不会忘记那令人揪心的一幕：“我不记得当这一切变得一团糟时，我们离岸边还有多远。运兵车遭到日军炮击，我的第一反应是两侧的运兵车失去了对枪支的控制。我们突然意识到岛上的日本人还活着，欢乐至此戛然而止。我记得大家乱作一团，向岸边猛冲，爆炸声、轰鸣声响作一团，不断有人颓然倒下，血流成河。战车嘎吱嘎吱瘫痪了，有人尖叫：‘快从这地狱里出去，快点儿！’他们把装备扔了出去，仓皇从侧面爬到岸边去了。”

少数冲上海堤的运兵车立即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打击。此时，日军终于发现美军运兵车没有顶盖，开始向车内投掷手榴弹。手榴弹落入车内，在狭窄的空间炸响，会造成整车美军非死即伤。约翰·斯皮莱恩下士参军前是一名棒球运动员，他一边怒骂日军，一边空手接下2颗手榴弹，向日军战壕扔了回去。日军自然不傻，他们延时掷出的第三颗手榴弹在下士手中爆炸，斯皮莱恩身负重伤。

美军第二、第三波LVT-2运兵车虽装甲较厚，但遭到的炮火打击更猛烈。机枪手纽曼·贝尔德一等兵回忆起当时的痛苦经历：“我们离岸还有100码，敌人的火力真是可怕。该死的子弹猛烈敲打运兵车外壳。一辆车中弹停车，起火爆炸，里面跳出来的兄弟个个像燃烧的火炬。子弹像倾盆大雨一样落到我们头上。”他乘坐的那辆车很快中弹抛锚，领航员和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我抓起枪和弹匣，从两具尸体间伸手过去，想打开边门，希望能够先跳到水里。但我不想把头露出来，日本人的子弹正像雨点一样飞来。”贝尔德等11名幸存者爬过最后30米浅滩，抵达岸边。他们像另外几百人一样，奔向可以躲避枪弹的唯一隐蔽处——沿高潮线走向一道1.2米高的原木墙。

美军前三波87辆运兵车中，15辆因故障或中炮瘫痪水中，8辆在滩头被日军摧毁。尽管遭受了重大损失，仍有约1500名陆战队员冒着弹雨登上了海滩。肖普本拟让前三波运兵车掉头返航，将第四波、第五波登陆部队送上岸去。现在运兵车损失过多，给美军的后续运输带来了极大困难。

在红一滩和红二滩之间有日军一个加强火力点，持续不断的猛烈扫射导致二团三营的2个连在2小时内折兵过半，1连连长威廉·塔托姆上尉被打死在运兵车上。营预备队L连和迫击炮排乘坐的是登陆艇，因为水浅，他们在离岸450米处搁浅无法前进一步。资深连长迈克尔·莱恩少校只好率领大家跳下登陆艇，涉水上岸。海岸简直变成了日军的射击训练场，那些被举过头顶的枪不断从士兵的手中掉落，很多陆战

队员来不及发出声音就在海面消失了，那里只泛起一团血水。这不是战斗，而是屠杀，因为一方根本无法还手。美军军官一边高喊“散开，散开”，一边带队拼命向海岸前行。岛上、沙滩和礁盘完全是日军的天下，美军连一个敌人的影子都看不到，他们好像是在同幽灵作战。

莱恩少校突然发现，一名士兵勇敢地穿过前方的烈火浓烟，在沙滩右边标示了一个新的登陆点。他立即招呼全连战士跟上去。经历了苦难的2小时涉水，损失兵员35%之后，莱恩终于率部登上一处无名海滩。“当士兵挣扎着上岸时，我在寻找营指挥官，但他始终没有出现。后来我得知，指挥官认为我们这几波队伍都被摧毁在水中，他把自己的艇开到另一个海滩去了。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确信营指挥官不会再上岸了，或许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

随身携带的无线电设备因进水陷入瘫痪，莱恩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只能独立肩负起这支小部队的作战任务。他将视野之内所有还活着的人集中起来，他们中，有步兵、坦克手、重机枪手、两栖登陆车驾驶员，还有工兵、信号兵、医务兵、护士和牧师。出人意料，这里日军的防御相对薄弱。莱恩此时尚不知道，他脚下这片立足之地叫作绿滩，他的歪打正着，将为后续部队的登陆开辟出一条坦途。位于岛西的绿滩直接面对大海，航道水深足够登陆艇直接开上去。

莱恩的营长舒特尔少校此时正随第四波登陆艇停留在潟湖里边。莱恩连暂时联系不上，其余2个连报告伤亡惨重，全营37名军官已经伤亡了17人，还是在假设莱恩连全部健在的前提下统计出来的。但是，在红一滩登陆的2个连残部仍然顽强在那里建起了一个狭小的登陆场。

舒特尔认为继续前进等于自杀，擅自下令暂停第四、第五波的登陆。9时59分，他用电台联系上了肖普上校：“我们在海滩遇到强大火力阻击，几乎没有地方可以登陆，前途未卜。”8分钟后，他发出了第

二封电报：“船只在红一滩右侧暗礁受阻，战士们在水中遭遇敌人的猛烈打击。”肖普立即回复：“让你的人向左移动，从红二滩登陆。”随后，舒特尔的回复让肖普越发感到事态严重：“现在我们根本无法向左移动半步，我已经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马里兰”号上通信时好时坏，师长朱利安少将恰好截收到了舒特尔发出的电报。不等肖普做出答复，心急如焚的朱利安立即越级插入了命令：“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登陆，重新指挥你的营，继续进攻！”

陆战八团二营在红三滩的情况稍好。看到登陆受阻的前三波两栖运兵车无法前进，营长亨利·克罗少校命令自己乘坐的登陆艇加速前进，却因水浅触礁搁浅。克罗率部下蹚过数百米的浅水区，仅比第三波两栖运兵车晚4分钟登岸——他的表现比舒特尔显然好太多了。克罗少校入伍前曾是一名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他身材高大，长着两撇漂亮的红胡子。和克罗并肩走在最前边的战地摄影师哈奇上士清楚地记得，当时营长挺着铁塔般的身躯，一边蹚水，一边高声激励身后的士兵：“看呀！这些狗娘养的根本打不中我！你们难道认为他们真的能打中你们吗？都给我起来，跟上！”

克罗的行动能够取得成功，除了是因为勇敢，还得益于此时瀉湖里2艘美军驱逐舰正在集中火力炮击红三滩，压制、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火力。克罗带领的522人仅损失了25人——他是登陆日三个营长中唯一上岸的一个。打头的两辆运兵车发现海堤上有一个大缺口，很可能是刚刚被驱逐舰的舰炮轰出来的，克罗率两连士兵纷纷从豁口通过，建立起一个宽140米的滩头阵地。随后，他们从豁口向前推进了45米，前方已经可以看到飞机跑道的边缘。前面射来了日军的机枪子弹，克罗下令暂停前进，稍作休整。

陆战二团二营预定登陆地点为红二滩，他们在日军岸防炮和机枪的阻击下顽强前进。原计划在红二滩西半段登陆的E连半路上就丢掉了一排，剩余二排、三排在接近滩头时发现，前方完全被日军的火力覆盖。他们只好向西在一片极为狭小的地段立足，以躲避日军炮火。与主力脱离的一排不得不在红一滩登陆，找到一个美军轰炸留下的巨大弹坑隐蔽起来。不远处就有日军一个火力点，一排不敢轻举妄动，继续蹲坑，等待战机。

在红二滩东段登陆的F连，竭力向前推进了50米，全连6名军官已经倒下了5名。在日军机枪阻击下，他们暂时据守狭小的登陆场。眼看自己的两个连相距甚远，无法取得联系，营长艾米中校只好出动预备队G连的两个排，保护E连和F连的接合部，勉强把战线连成一片。

此时，如果日军组织向滩头发起反冲锋，对美军来说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所幸之前美军的炮火准备完全摧毁了日军的通信系统，柴崎无法及时了解前方战况。他只能依靠人力传达命令，但派出的传令兵有去无回。美军登陆2小时后，柴崎不得不被动放弃了对战斗的统一指挥。柴崎忌惮美军兵力雄厚，加上他防卫贝蒂奥的既定方针，就是尽可能拖住美军，为联合舰队主力与敌决战创造机会，所以他并未组织向滩头发起反击。

前三波登陆部队被压制在滩头无法抬头，第四、第五波登陆部队乘坐的登陆艇被困在浅水区，动弹不得。水深只有0.6~0.9米，最浅处仅10厘米左右，即使没有日军设置的障碍物，美军登陆艇同样无法前进。为支援滩头被死死压制的战友，陆战队员纷纷跳下登陆艇，泅水上岸。各部建制被完全打乱，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同样找不到自己的长官。极少数登上滩头的部队只能各自为战。幸亏贝蒂奥地势平坦，日军地堡射孔低，射界窄，上滩的美军士兵才得以紧贴沙滩，挖掘简易工事，以躲避炮火。

艾米中校的登陆艇触礁停船，换乘的两栖运兵车在距红二滩180米处被水下的铁丝网缠住，动弹不得。艾米掏出手枪，招呼部下一同涉水前进：“跟我来，我们要占领海滩，那些狗杂种挡不住我们！”话音刚落，他的胸部和喉咙就被日军的机枪扫中，他倒进已经把浅滩染成深红色的死人和死鱼的乱尸堆中，和他一同倒下的还有3名军官。除了美军官兵的尸体，当天近海被打死的鱼数以万计，最大的足有1米多长。

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见半个，美军已经有两位营长阵亡。二营副营长霍华德·莱斯少校乘坐的运兵车遭到日军阻击，转向红一滩驶去。危急关头，随二营一起出发的陆战四师军事观察员——他是和卡尔森一起前来二师观摩战斗的——沃尔特·乔丹中校挺身而出，宣布自己以最高军衔接管二营的指挥权，直到副营长莱斯少校返回为止——中校的当机立断拯救了二营。当时很多士兵根本不认识他，况且他还要在无线电里向“马里兰”号上的高级将领解释自己的身份。10时左右，乔丹率二营营部艰难登上了海滩，在一个美军炸弹留下的大弹坑里建起了指挥所。通信器材全部落入水中失灵，乔丹派出通信兵与下属3个连取得了联系，在红二滩建起了宽280米、纵深60米的桥头堡。

资深战地记者谢罗德并非第一次亲临战场，随二团二营第四波部队在红二滩登陆的他，还是被眼前战斗的惨烈惊呆了：“无论我如何想象，也无法克服日本人已经退出塔拉瓦的念头，直到第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我耳边划过。我们刚一下水，日本人的机枪就朝着我们开火，在深水区的跋涉缓慢得令人窒息。我们不得不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缓缓走过640米的路程。进入地面较高地段时，我们成了大目标。我吓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即使没有被击中，我也会永远记得机枪子弹嗖嗖嗖地飞入水中的情景。”他同另外数百人蜷缩在木桩子背后，动弹不得，最后跟在终于爬上去的几辆推土机后边上了岸。推

土机巨大的金属铲刀成了很好的防弹盾牌，子弹打上去，叮叮当当，弹落水中。

返回美国后，谢罗德在1944年写了一本关于塔拉瓦之战的书，详细记述了战斗中许多值得记忆的片段：“艰难登上陆地之后，我在防波堤附近一辆坏了的两栖运兵车后边，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到15分钟，我就看到了战争以来最恐怖的画面。一名年轻的陆战队员沿着海滩走过来，他对坐在我旁边的一名同伴咧嘴一笑。一颗子弹飞了过来，这名队员旋转着倒地死去了。他就倒在离我只有几米的地方，盯着我们。由于子弹正好从他太阳穴穿过，他的眼睛凸出着，就像看到了什么惊悚的事情。”

朱利安少将心惊肉跳地回忆说：“一个整团就要在我的眼前消失了，舰炮和飞机都救不了他们。只要日本人用上迫击炮，这个团很快就会消失的。”

岛上椰树的枝丫几乎全被炮火炸飞，只剩下烧焦的乌黑树干，贝蒂奥被灰尘和黑烟笼罩，视野极差。虽然美军刚刚登上的滩头一片狼藉，但在第四波登陆艇上，总指挥肖普上校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这是一位高级将领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像老酒这样听见狗叫都会一惊一乍的人，充其量也就弄个中尉当当，还仅仅是预备役而已。

登陆各部伤亡惨重，战况对美军极端不利。9时58分，肖普下令预备队二团一营立即出发，增援滩头。但此时此刻，要将凯尔少校的一营送上滩头，谈何容易？凯尔率部先是乘登陆艇进入礁盘，可是水深远远不够，他们最后一段航程必须使用两栖运兵车。但是，运兵车在日军的炮击下损毁严重。肖普想尽一切办法，能收集到的运兵车也足够运载2个连，剩下1个连还是必须涉水上岸。

因为通信线路不畅，在“马里兰”号上坐镇的希尔和朱利安迟迟得不到前线的最新情况。9时之后，陆续有零星消息传回。错误百出的

情报表明，美军的登陆行动正面临着巨大危机。10时18分，师长朱利安命令陆战八团团长艾尔默·霍尔上校派三营前往支援肖普。10时36分，他向远在马金海域的霍兰·史密斯少将发去了求援电报：“我们已成功在红二、红三滩登陆，红一滩敌我仍在僵持。已从师预备队调一个营前往支援，但前线可能还需要更多增援部队。”

团、师预备队抵达战场还需一段时间。前线局势危急万分，肖普下令自己乘坐的登陆艇冒着弹雨向前进发。登陆艇刚刚驶出不远就因水浅搁浅，恰好一辆运载伤兵的两栖运兵车从身边驶过，肖普下令将伤兵转运上登陆艇，自己换乘运兵车冲向滩头。随他一同前往的有陆战四师作战训练副主任卡尔森中校——去年率第二突击营突袭马金环礁的那位——团作战训练科长托马斯·库尔汉少校、陆战十团（炮团）一营营长普莱斯利·里克塞中校等人。在前往红二滩的途中，日军炮弹和机枪打得两栖车周围水花四溅，子弹在外壳上砰砰作响。肖普下令运兵车转头向情况稍好的红三滩挺进。

在红三滩，克罗少校向内陆挺进的道路被日军交叉火力死死封住。克罗呼叫坦克支援，但是运载坦克的登陆艇吃水更深，此时海水又开始退潮，坦克登陆艇在推进至距岸100米的地方被礁盘挡住，无法前进。考虑到滩头急需支援且海水很浅，第二坦克营营长亚历山大·斯文塞斯基中校命令坦克直接冲下登陆艇，涉水向岸上发起冲击。

前进受阻的坦克登陆艇恰好将肖普两栖运兵车的航线封死。无奈，肖普只好重新绕回红二滩。10时30分，他乘坐的运兵车突然熄火。肖普等人索性跳下车涉水而进。1颗子弹击中了肖普的大腿，他血流不止。随行军医为他包扎好伤口，开玩笑说，这颗子弹打得正好。因为如果再向外偏2厘米，就会打断股动脉，肖普的麻烦可就大了。如果往里偏1厘米，将会更糟，39岁的肖普立即就变成东方不败了。在本次战斗中，肖普身上负伤多达9处，这不过是第一处。有一次，1颗流

弹擦着肖普的脖子飞过，差点儿要了他的小命。他身边的通信员被日军狙击手击中眉心，当场毙命。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9年1月1日，肖普以上将军衔出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二任总司令，此乃后话。

幸好此处离岸已经不远，肖普很快率众登上红二滩，迅速建起了前敌指挥所。他知道援兵抵达尚需时日，于是命令斯文塞斯基中校的坦克尽快上岸，为登陆步兵提供支援。费尽周折，C连三排的4辆坦克总算艰难爬上了红三滩。但克罗少校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铁家伙，只是派往最前线，命令坦克兵尽快“把敌人的工事全部铲平”。

事实证明，没有步兵跟进掩护，坦克独自冲锋凶险异常。没多大工夫，这些坦克不是被日军75毫米炮轰趴下，就是被自己的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炸伤，没发挥多大作用。虽有大量日军被击毙，但日军的增援似乎无穷无尽。“该死的，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克罗禁不住破口大骂，“难道他们有一条从东京来的隧道，还是其他什么不成？”

C连连长艾德·贝尔上尉率领自己的2辆指挥坦克和一排的4辆坦克冲上了红一滩。陆战队员挺身而出，自发为坦克充当向导，他们很快被日军狙击手的冷枪放倒。工兵冒着弹雨在海堤上炸出豁口供坦克通行，但前进道路上到处都是伤兵。坦克兵不愿在自己人身上轧过，在迂回向另一个豁口寻找通路时，4辆坦克掉进水下弹坑，动弹不得。只有贝尔亲自驾驶的“西西莉亚”号和另一辆“中国少女”号在红一、红二滩交界处顽强登上了陆地。

海滩上到处都是尸体、伤兵和趴窝的运兵车，贝尔希望找到步兵或工兵为自己领路，日军炮火之猛使他不敢掀开盖子把头伸出来。贝尔只好再次下水，沿着与海滩平行的方向行驶，寻找合适的通行点。

在向前行驶了大约50米之后，两辆坦克终于在一处较低的海堤处再次上岸，向内陆挺进。

迎面而来的是大群日本兵。美军坦克的车载机枪立即喷出火舌，日军纷纷向两侧避让。“西西莉亚”号向一辆前来迎战的日军九五式坦克开炮，未能命中。通常情况下，日军这种轻型坦克的炮弹是无法对美军坦克50毫米装甲构成致命伤害的，但日军的1发炮弹恰好击中美军坦克主炮管和炮塔的脆弱接合部，竟然将美军坦克的主炮管炸飞。经过几轮对射，这辆日军坦克被“中国少女”号开炮摧毁。贝尔留下“中国少女”号继续支援步兵作战，自己退往海滩等待维修。

当天，美军第一波登陆的14辆坦克只剩2辆还能作战。经维修人员彻夜奋战，当晚修好了1辆。美军坦克兵在战斗中伤亡惨重，肖普一度向师长汇报，第二坦克营营长斯文塞斯基中校已经在战斗中阵亡。实际上，中校仅身受重伤。为躲避日军的炮火子弹，他躺在死尸堆里装死，次日被战友发现后成功救走。10时45分，肖普再次向“马里兰”号发报：“敌人的抵抗依然顽强，我们需要自行火炮，坦克未能充分发挥作用。”1艘运载重武器的登陆艇被日军炮火击沉，另1艘在浅水区搁浅。如果按照朱利安战前的建议，提前在柏利基建立炮兵阵地，美军此时的境况将大大不同。

贝蒂奥之战让美军几乎到了失败的边缘——满载后续部队和重武器的登陆艇被卡在珊瑚礁上动弹不得，等待涨潮；海滩上美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被日军火力压得头都抬不起来。少数幸存的两栖运兵车来回奔波，运上补给，撤下伤员。此时滩头状况对美军来说，怎一个乱字了得。

如果换成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美军此时在贝蒂奥的行动很可能就此归于失败。但陆战二师毕竟是经过瓜岛之战淬火的精锐之师，危急关头，官兵充分发扬海军陆战队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死战不退。

尽管伤亡惨重，建制已被完全打乱，指挥员伤亡殆尽，但下级军官、军士和士兵自发组织起来，拼死向敌人发起冲锋。在红三滩头，霍金斯中尉率领34名战士，用炸药包、刺刀和铁锹一步步向前推进了300米，占领了滩头东侧的一段长堤，取得了可以展开炮兵的一块区域。炮兵立即将75毫米榴弹炮拆开，再将部件一块块运上滩头组装起来，为步兵部队提供炮火支援。

看到身边无数同伴倒在血泊之中，配属给二团二营的威廉·博德伦工兵上士毅然率幸存的战友冲上了红二滩。面对日军的密集火力，博德伦背负炸药包，挺身而出，在两名战友的掩护下，摸到了一个日军机枪碉堡的侧面死角，用炸药包将敌军碉堡送上了天。在炸掉日军第二个火力点，向第三个目标抵近时，上士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负伤。但是，他拒绝接受治疗，还冲入水中救出了一名受伤的战友。他怀抱最后一个炸药包匍匐前进，试图炸掉第四个碉堡，被日军的机枪子弹扫中，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之后，博德伦上士被授予美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成为“电流行动”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1995年，家人将他的遗体从檀香山国家纪念公墓移至休斯敦山姆堡国家军人公墓。在圣安东尼奥阿拉莫举行的葬礼仪式上，上士获得了星条旗覆盖灵柩的殊荣。

美军工兵在本次作战中表现出色。面对一辆横冲直撞的日军九五式坦克，罗伊·约翰逊工兵中士直接跃上了坦克炮塔，掀盖向里边塞了1颗手榴弹。为防止日军把手榴弹扔出来，中士索性一屁股坐在炮塔舱门上，预计要爆炸了才纵身跳开。他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但他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幸阵亡，没能看到美国国旗在贝蒂奥升起。

11时03分，师预备队八团三营赶到了出发线。肖普命令营长罗伯特·路德少校率部在红三滩登陆，支援克罗少校的八团二营。因尚能使用的两栖运兵车全部交给了二团一营，路德的三营只能利用登陆

艇，趁涨潮分七波在礁盘涉水登岸。11时30分，二团一营的两个连增援——由3名军官带领的约100名士兵在红二滩登陆，甫一登岸，就遭到日军机枪火力的阻击，伤亡惨重。

路德所部乘坐的登陆艇刚刚进入礁盘，就因涨潮发生混乱。日军炮弹打得极准，一些炮弹直接落在登陆艇上爆炸。幸存士兵回忆说，在炮弹爆炸之前，他们甚至能听到炮弹落在艇内清脆的巨响。

在滩头观察的哈奇上士描述当时的情景：“登陆艇几乎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整个儿掀离水面，炸成碎片，尸体横飞。”

记者谢罗德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我看见1发日本佬的炮弹准确命中了1艘搭载了很多陆战队员的登陆艇，爆炸威力巨大，整条船被炸得四分五裂。”

见此情景，海军的艇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要求士兵下船涉水上岸。为支援已经登陆的友军，八团三营的士兵携带了无线电设备和大量补充弹药。因负重过大，不少人为躲避炮火进入深水区溺亡，550米的涉水之路几乎被士兵的鲜血染红了，伤亡最重的2个连减员超过30%。艰难登陆的路德少校同样无法与肖普取得联系。贝蒂奥实在太小了，在得到准确消息之前，美军海空打击因怕误伤友军完全失去了作用。美军2个营的增援投入战场之后，因无法得到统一指挥，更加剧了滩头的混乱。

中午时分，肖普在码头内侧45米处建立了团指挥所。这里恰好位于日军一个大型碉堡的射击死角。因为距离日军太近，肖普派出警卫部队在四周严加戒备，预防日军随时可能发起的突袭。当务之急，是尽快与下属各部取得联系。肖普告诉此时已来到团部的谢罗德记者：“目前局势非常困难，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不用他说，谢罗德从指挥所所在位置就可以清楚看到码头两侧的情景，礁盘和海岸上被日军

击毁的运兵车、登陆艇和坦克超过了50辆，他自然明白肖普所言不虚。

在付出逾20名通信员途中被射杀的代价之后，肖普终于和在红二、红三滩登陆的二团二营、八团二营取得了联系，但在红一滩登陆的二团三营依然联系不上，零星消息只知道那里的情况更糟。通信员从红二滩带回的消息是：“营长阵亡，营主力和E连失去联系。”肖普闻讯，立即赶往红二滩，正式任命乔丹中校为代理营长，命令他在1小时内重整部队，扩大滩头阵地，同时向南攻打日军机场。

回到团指挥所之后，肖普派随行的陆战四师军事观察员卡尔森中校前往“马里兰”号，向希尔和朱利安汇报战况：“请您转告两位将军，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和日军战斗到底。”虽然卡尔森立即动身出发，但由于滩头过于混乱，他一直到18时才登上了“马里兰”号。

让人恼火的除了战斗，还有后勤。粮弹补给同样一团糟。雪中送炭的物资没有送来，大量锦上添花的蚊帐、香烟甚至避孕套倒先到了。肖普气得破口大骂：“这些家伙是在运送补给，还是在乱倒垃圾，别把夜总会的东西运到战场。白痴！告诉他们，我需要弹药、血浆、饮用水、担架和通信器材！”要是美军补给军官懂咱们的垃圾分类就好了。

肖普命令炮兵指挥官——陆战十团一营营长里克塞中校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建立炮兵阵地。炮兵原计划登陆地点是红一滩，现在他们只能移往红二滩左翼靠近码头的地方。一营装备了全新的75毫米榴弹炮，它们先由运输舰运到出发线，然后拆卸成零部件由两栖运兵车送上岛。能搜集到的运兵车只够运送两个连，如此第三个连只能乘登陆艇跟在主力后面登陆。16到17时，炮兵营两个先头连登岛。黄昏时分，第三个连登陆与主力会合。

因为通信不畅，希尔和朱利安了解岛上战况的任务就落在了2架侦察机的头上。麦克弗森少校冒着生命危险低空飞行，观察滩头和岛上战况，“水里的人太小，看不清，他们头顶着步枪，慢慢向岸边涉水而行。我只想哭”。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登岛美军达到了5个营，但他们目前的处境极度艰难。

有确切证据证明至少肖普还活着，说明局面尚未完全失控。13时11分，朱利安致电在马金海域的霍兰·史密斯少将：“战况紧急，请求现在充当军预备队的陆战六团能够及时归建。”在向霍兰发出求援电报的同时，朱利安下令最后一支预备队八团一营前往出发线集结待命，八团团长霍尔上校受命率团部随之一起行动。考虑到霍兰不一定能够放行陆战六团，朱利安下令以师部直属炮兵、工兵、文书、勤务兵和后勤部队编成一支临时预备队，随时准备登岛增援。

13时43分，朱利安命令副师长莱奥·赫梅尔准将前往码头，尽快发回战场详细情况。赫梅尔带了几名参谋用4小时才抵达码头。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作战室里，斯普鲁恩斯和穆尔同样缺乏最新的消息。他们清楚前线作战进展缓慢。朱利安向霍兰报告登陆出现了重大伤亡，已经动用了预备队并请求新的预备队。战斗刚刚打响就几乎用光了预备队，说明美国人在滩头遇到了大麻烦。混乱和喧嚣使旗舰上的气氛异常紧张。参谋们提出，危急关头，司令官应该插手指挥战斗，至少向希尔和朱利安发去提醒信息。

斯普鲁恩斯摇了摇头。既然已经挑选了队伍并向他们部署了任务，他们自然会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战斗。他告诉穆尔和身边的参谋：“我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任务，我要让他们自己去做。”

迄今为止，日本人的防御打得无可挑剔。柴崎应该感到满意。他顶住了美国舰炮和舰载机的毁灭性打击，其密度超过了日军舰队对瓜岛机场炮击力度的好多倍。他顶住了敌人潮水般的两栖攻势，杀伤无

数美军士兵，摧毁他们的大量装备。美军勉强上岸，但他们只占领了微不足道的一些地方，主要阵地和机场仍在自己手中。但是，柴崎很快就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

登陆日14时左右，一次偶发事件将战斗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对美军有利的方向，只是在战斗结束前他们不知道而已。虽然上午的战斗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杀伤，但日军同样伤亡惨重。为了收容和救治大批重伤员，柴崎决定将指挥所让出来，改为临时医疗所，自己率司令部成员向南转移几百米到一个次级的指挥所。这是一个合情却不合理的错误决定，此时战场上的危险无处不在。

一名目力极好的陆战队员突然发现，岛上某处出现了一群日本军官，站在那里对着战场指指戳戳。他立即呼叫海军炮火，“林格尔德”号和“达希尔”号所有127毫米主炮迅速发出了几轮齐射。炮火之后，那群日本军官集体消失了。此后证实，那正是柴崎和他的主要部下。不光美国人不知道柴崎已死，因岛上通信线路被美军炮火悉数破坏，日军各部同样不知道最高指挥官已经阵亡。此时，军衔最高的松尾景辅大佐尚不知道，他已是守军的最高指挥官了。倘若柴崎能够活过20日，当晚他很可能对美军占据的狭窄滩头发起大规模反扑，这对立足未稳的美军来说是灾难性的。柴崎死后，日军的指挥体系逐渐分崩离析。

14时58分，朱利安再次收到了二团三营营长舒特尔少校发来的电报，说他和营部还在登陆艇上，已和登陆部队失去了联系。朱利安严令舒特尔必须尽一切办法尽快登岛，重整部队向日军进攻。日落时分，舒特尔终于登上了海滩，利用夜色掩护重整自己的部队。

在北部战斗群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第五两栖舰队作战室内气氛紧张。特纳和霍兰正同参谋们磋商应对危机的紧急措施，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答应朱利安要求陆战六团归建的要求。他们原来估

计，“电流行动”北部战斗群最易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攻击。但现在灾难没有落到自己头上，却发生在南面的塔拉瓦。

15时25分，朱利安接到了霍兰发来的电报：“已经命令陆战六团迅速归建。”这样加上陆战八团一营，朱利安手中就有了四个营的预备队，还不带他临时纠集的那支部队。但是陆战八团三营的惨痛教训说明，在不了解岛上情况的前提下贸然发起登陆，只会徒增伤亡，加剧混乱。当务之急是尽快与肖普取得联系。朱利安数次向肖普发出了询问电文：“你认为今晚八团一营是否应在绿滩登陆？如果不行，那天黑之后能否在红二滩或红三滩登陆？请回答。”毫无回音。

17时40分，朱利安终于收到了副师长赫梅尔准将发回的微弱信号：他们已经抵达码头底部，与八团三营取得了联系，和肖普仍然联系不上。17时50分，朱利安复电赫梅尔“由你全权指挥岛上的所有作战”。

可惜赫梅尔同样未能收到朱利安发来的这封电报，因而失去了指挥全岛作战的难得机会，等于变相促成了肖普今后的辉煌前途。三营副营长斯坦利·拉尔森少校报告副师长，营长路德少校已经去团部找肖普了，几个小时内都无消息。赫梅尔只好用无线电继续试图和肖普联系——给他们一人发个华为手机就好了。因为迟迟未接到出发命令，陆战八团团部和一营仍在出发线附近盘桓。为了尽快摸清滩头的状况，15时48分，“马里兰”号再次弹射了侦察机。

14时15分，焦头烂额的肖普意外收到了一条好消息。之前与主力失散的二团三营L连连长莱恩少校报告说，他们上午成功登上了贝蒂奥西端的绿滩，已经向红一滩方向推进了约450米，控制了一块宽230米，长270米，两面临海的小片区域。肖普原以为这个连已经被日军消灭，现在他们不但伤亡轻微，还占领了“这么大”一块地盘。为此他感到非常欣慰。但是现在，他还无法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师长朱利安。

莱恩错误登陆的绿滩正是日军防守的薄弱之处。借助坦克的掩护，莱恩连接连端掉了几个日军碉堡。由于身边只有百十号人，莱恩不敢推进太远。傍晚时分，他决定收缩拉得较长的战线。“我确信，没有火焰喷射器和炸药把日军清除出去，我们必须先行撤退，到一个可以防备隐藏在碉堡里的日军对我们发动反击的地方。”因为日本人的夜袭实在太有名了。由于工兵铲只有几把，美军的工事挖得非常简单，幸好沙子疏松，总算能把人隐蔽起来。莱恩下令有经验的老兵驻守外围，没上过阵的年轻人蹲在里边。所有人枪架好，弹备足，一有动静，立即开火，不管是谁，一律照打不误。如果防区被日军渗透，所有人必须就地死守，逃跑者格杀勿论。

登岛美军各部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在滩头狭小的空间里，到处挤满了美军士兵。日军盲目地对滩头进行炮击，也能对美军造成极大杀伤。日军不打炮的原因有二：其一，在抵御美军空袭和登陆作战时损耗的大量弹药无法补充，仅存的少量炮弹不到万不得已，不敢使用，黑暗中炮击是无法保证精度的；其二，柴崎已亡，日军通信又极糟糕，松尾无法及时了解滩头的情况。诸多因素使得美军安然度过了岛上最危险的第一个夜晚。

19时30分，在多次用无线电和肖普联系无果之后，赫梅尔准将派随行的拉斯冯·汤普金斯少校和托马斯·德顿上尉，徒步前往寻找肖普的指挥部，自己则协调运走伤员并将急需的补给品送上码头。实际上，他与肖普之间的距离只有550米，但汤普金斯少校走完这段路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岛上遍布日军火力点，周围不时有枪声传来。不管如何，两人总算找到了肖普。得知副师长和二团三营主力还待在红二滩与主码头底部那个最危险的位置，肖普要求他们尽快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并告知增援部队的登陆点最好放在红二滩“靠近主码头的位置”。

两人一路小心翼翼地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在21日凌晨3时45分重新与副师长会合。虽然得到了最新情报，但赫梅尔同样无法同朱利安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好带随行人员登上了停在潟湖中的“林格尔德”号，使用舰上通信设备与师部取得了联系。4时45分，赫梅尔向师部提出，八团一营最好在红二滩靠近主码头的位置登陆。可惜朱利安未能收到这封电报。5时10分，赫梅尔终于和肖普取得了联系，告诉他已经将他的意见转告师部。

得知赫梅尔已经离岛登上驱逐舰的消息，朱利安意识到副师长可能未收到之前让他全权指挥岛上战斗的那封电报。朱利安命令赫梅尔随驱逐舰返回师部，第二天岛上作战依然由肖普指挥。后来得知自己因通信不畅而错失作战指挥权时，赫梅尔肠子都悔青了。

红日西落，晚霞映照着尸体遍地、坦克和两栖车残骸不断冒烟的滩头。暗礁与海滩之间的珊瑚礁露出了水面，海面上到处是被打死或淹死的陆战队员的尸体。一些死者手中还握着枪，身子弯曲，完全是中弹后倒下的姿势。希尔向“宾夕法尼亚”号上的特纳发报说：“海潮使登陆艇白天无法登陆，大炮和补给品无法上岸。”随后，他报告伤亡人数近1500人，几乎是上岸5000名陆战队员的1/3。

3500名陆战队员龟缩在仅0.64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域里，等待着日军夜袭的来临。双方阵地犬牙交错，肖普形象地形容部队当晚的阵线就像股市的图表。队员尽可能寻找安全的地方宿营，最好的地方就是炮弹留下的弹坑。阵地杂乱无序，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二团一营A连连长威廉·布雷上尉发现，现在自己的部下来自十几个不同的连队，其中竟然还有几名因登陆艇被击沉而游上岸的水兵。营长凯尔少校在滩头四处奔走，叮嘱各部保持冷静。凯尔看到布雷的部队太过混杂，担心影响战斗力，布雷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不用担心，长官。我们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大家丝毫都不觉得陌生。后勤部门已经送来了

补给，现在我们都已全副武装，完全可以胜任任何战斗任务。”凯尔于是把保卫团指挥所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布雷。

在“马里兰”号上，朱利安同样在为自己的将士担忧。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岛屿的3/4仍在敌人手中。登陆时，他们已杀伤了我们的大量部队。”朱利安甚至认为，日军只要来一次反扑，就能将登陆美军彻底赶下大海。他发给特纳、斯普鲁恩斯和珍珠港的电报异常简洁：“作战面临困难，生死未卜！”

后来，斯普鲁恩斯说，接到朱利安发来的报告，他一度有这样的想法：让穆尔上校尽快制订紧急撤退计划。

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室里，尼米兹上将、麦克莫里斯少将率众参谋正襟危坐，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20日上午，情报部门截获了位于马金环礁附近的特纳发给斯普鲁恩斯的电文：“部队于8时30分在布塔里塔里红滩登陆并继续前进，没有遇到顽强抵抗。”不久，“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来电报说，塔拉瓦作战第一梯队直到9时13分才在贝蒂奥登陆，比计划几乎晚了三刻钟。

13时刚过，在塔拉瓦环礁附近的希尔向特纳报告说：“红二、红三滩头登陆成功。红一滩头立足未稳。师预备队的一个营正在前往增援，敌军仍在顽强抵抗。”这么早就动用了预备队，说明前线战况紧急。半小时后，希尔向特纳转发了朱利安请求调用军预备队的电报，电报最后出现了“生死未卜”的不祥字眼。

这封电报令作战室里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参谋人员回想起在威克岛沦陷之前，岛上指挥官坎宁安中校最后发出的那封诀别电报，使用了类似语言。尼米兹感到困惑和忧虑。但他依然静静地坐着，没有发出任何命令。最后，他站起身，轻声说道：“我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兵力都运去了，不算少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好。”

19时，珍珠港电台截收到蒙哥马利少将发给斯普鲁恩斯的一份电报：航母第三大队遭日军空袭，敌1架飞机发射的鱼雷击中“独立”号并使其瘫痪，1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正在把它拖走，其他舰只暂时南撤。

虽然收到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尼米兹对前线战局依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当晚太平洋舰队“作战纪要”中这样写道：“白天取得的进展不大，但有5000名陆战队员已经登陆，攻占岛屿似无太大问题。”

美国人担心的日军夜袭并未出现。日军在登陆日同样伤亡惨重，在准确弄清美军的实力之前，他们是不愿轻易离开精心构筑的掩体的。从清晨海空打击的力度来看，美国人其志不在小也。当晚，除零星日军泅水进入潟湖，潜入美军废弃的运兵车和主码头西侧的旧船“齐田丸”号，日军再无其他大动静。预料中的夜袭一直没来，一度使岛上美军颇感困惑，因为日本人是怕死的顽强战士。他们不知道日军已失去统一指挥，他们显然缺乏美国海军陆战队那种与不熟悉单位迅速组合或单独作战的能力。

由于联络频频出现失误，朱利安一直认为霍尔上校的团部和八团一营已经出发。直到21日凌晨2时，他才发现他们依然在出发线一带待命。师部明确通知霍尔，当天9时在贝蒂奥东北海岸登陆。清晨5时，赫梅尔再次与师部取得联系，通知“肖普希望增援部队次日在红二滩登陆”。朱利安随即将登陆点的变化通知了霍尔。

21日，太阳照例在海面升起，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令人心悸的悲惨情景：礁盘和滩头到处是被击毁的运兵车、登陆艇和阵亡人员的尸体。二团一营A连乔治·利利布雷吉中尉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真可怕，尸体随着潮水在海滩和礁盘里慢慢漂浮，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尸臭，这从此成为陆战队员对贝蒂奥的恒久记

忆。闻到远处飘来的恶臭，远在出发线等待的霍尔清楚，当天的登陆行动绝不会轻松。

肖普上校整夜未眠，竭力将登陆部队组织起来。天亮之后，凯尔少校的二团一营、乔丹中校的二团二营奉命向南攻击前进，直到南岸，将岛上日军的防御斩为两段。克罗的八团二营、路德的八团三营，负责清剿左翼和前方的日军据点，莱恩的二团三营L连在绿滩继续扩大防区，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头天晚上，肖普曾告诉副师长，建议增援部队登陆点为红二滩“靠近主码头的位置”。但当消息传到师部时，恰恰漏掉了引号里的几个字。霍尔上校接到的命令变成了“在红二滩登陆”。八团团部和一营已经在运输船的密封舱里憋了整整18小时。21日6时15分，该部第一波登陆部队在离岸450米处跳下登陆艇，准备涉水上岸。

日军阻击火力异常猛烈。美军右翼部队恰好位于红一、红二滩之间一个日军加强火力点的最佳射击范围之内，伤亡惨重。后来，参谋长埃德森上校说：“他们选择的是最糟糕的登陆点。”夜间潜入美军废弃运兵车和旧船“齐田丸”号的日军狙击手，大显神威，几乎弹无虚发，无数陆战队员在水中瞬间就被夺去了生命。

谢罗德记者惊恐地记下了眼前的一幕：“一条船被打中了，另一条接着中弹，连续两条船都被炸成了碎片。幸存者只能泅水上岸，机枪子弹成片地打进水里。这真糟糕，简直比昨天还糟糕。”据他粗略统计，1小时内“至少有200人没能上岸就变成了尸体”。海水被美国陆战队员的血染红了。

肖普下令，头天晚上上岸的两门75毫米炮，向110米之外的日军火力点发射延时引信高爆炸弹，一架海军战斗机也向礁盘里的日军狙击点进行扫射，但登陆部队依然损失惨重。美军先用炮火轰击“齐田丸”号，效果不佳。随后，美军战机飞来，向“齐田丸”号投弹，同

样未获命中。最后，还是依靠“马里兰”号和“科罗拉多”号的巨炮才将这艘旧船打成了一堆废铁。

为了让登陆部队尽快脱离险境，肖普下令霍金斯中尉率突击排再次出动，清除岸边日军的火力点。传令兵发现霍金斯已在之前战斗中负伤，问他是不是请求肖普上校更换指挥官。霍金斯回答道：“不用，请转告团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趁着日军换弹的间隙，身先士卒的霍金斯攀上了日军一个大型碉堡的发射孔，将手榴弹扔进去后，快速滚开。尽管日军碉堡被彻底炸毁，但霍金斯胸前又多了一个血洞。在连续摧毁日军4个火力点后，一颗子弹夺去了中尉的生命。

因为儿时一次事故给身体留下了明显伤痕，霍金斯几次试图加入陆军和陆军航空兵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4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却在贝蒂奥献出了生命。战役结束之后，霍金斯和博德伦一样获得了荣誉勋章。另外，美军还将整修后的贝蒂奥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可惜，这个机场在今后战斗中露脸不多，没有“亨德森机场”那么有名。

肖普对霍金斯的表现给予极高评价：“在通常情况下，你无法将一场战役的胜利归功于一名中尉，但霍金斯中尉接近做到了这一点。”

8时，伤亡惨重的八团一营终于在红二滩艰难登陆。营长劳伦斯·海斯少校向肖普报告说，他的营在登陆过程中损失超过了300人——具体统计数字为亡105人、伤235人。登上陆地的人员散落各处，短时间无法集中。为了能够尽快上岸，他们将携带的火焰喷射器等急需装备全部扔到水里去了。肖普命令海斯迅速整合部队，随后配合二团三营向西进攻。随后，他报告朱利安：“现在的情况，并不比昨天刚登陆时好多少。”

美军随后的地面进攻可谓举步维艰。贝蒂奥实在太小了，根本没有可供采取灵活战术机动的空间。日军碉堡和工事几乎一个挨着一个。美军一般分成几个人一组，一人负责火力掩护，其余人则快速移动，寻隙将手榴弹扔进日军的掩体。参照之前霍金斯突击排的成功经验，美军将工兵配属到各作战部队。在步兵吸引日军注意力的同时，由工兵使用集束炸药将日军的碉堡端掉。配备了火焰喷射器的数量不多的化学兵，成为抢手货。他们往往利用步兵的掩护接近碉堡，趁日军换弹间隙，突然跃出，向掩体里喷射火焰，然后迅速跳回安全地带。每炸毁一个地堡，美军就能推进可怜的几米。有时为了攻克一座碉堡，美军需要投入一个整排的兵力。

在凯尔少校率领下，二团一营主力约300人从红二滩的西部出发，向南方机场一带缓慢推进。到18时，他们与乔丹中校的二营在南岸会合。虽然军衔比凯尔高，但乔丹认为自己仅是陆战四师的军事观察员，凯尔比自己更适合指挥这些部队。他主动将指挥权交给凯尔，自己带2名通信兵回指挥部向肖普报到。在架好凯尔部与团指挥所之间的电话线后，乔丹看到了刚刚登岛前来的师参谋长埃德森上校。他已奉师长朱利安之命，从肖普手中接过岛上美军的指挥权。肖普则专心指挥他的陆战二团。

20日晚，据守绿滩的莱恩少校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夜袭。当晚，他们摸黑修复了一辆坦克，使第二天能够参与进攻的坦克数量翻倍。21日清晨，海军炮火引导员托马斯·格林尼中尉为莱恩带来了一部比金子还宝贵的无线电台。L连的侦察兵发现，贝蒂奥西南角有多达14门岸防炮，其中2门是大口径的127毫米炮，周边还有大量机枪阵地和步兵壕。如果能拿下这一阵地，美军就基本控制了绿滩。通过格林尼中尉的电台呼叫，2艘美军驱逐舰前来向日军阵地倾泻炮火。11时10分，莱恩觉得海军炮火支援已经足够，于是让格林尼呼叫海军停止炮击，自

已率步兵，在2辆坦克的带领下，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大部分设施都被美军舰炮摧毁，莱恩仅用1小时就肃清了绿滩的所有日军。

贝蒂奥东西长、南北窄，美军从南北两侧登陆将岛上守军切为两段分而歼之才是最可取的方式，而从岛最西端登陆，一路向东推进，无疑是最笨的办法，这是交战双方都明白的道理。因此，日军在岛西绿滩的防御相对薄弱。莱恩连原计划登陆点是红一滩，只是因为受到猛烈阻击，才阴差阳错地在绿滩登陆，反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这可能正是战争的奇妙之处。

莱恩深知，绿滩以东大片地区仍在日军手中，自己兵力太少且未与友军取得联系，贸然出击，很可能导致到手的阵地再次丢失。于是，他下令在绿滩到内陆之间构筑一条180米宽的防御阵地，同时向肖普汇报绿滩的战况。

贝蒂奥之战，美军蹩脚的通信简直可以与圣克鲁斯海战相提并论。虽然莱恩多次报告“我部已经控制绿滩”，但营长舒特尔少校和团长肖普上校均未收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远在“马里兰”号上的师部却收到了莱恩发出的报告。朱利安闻讯，大喜过望，现在他手中的生力军陆战六团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安全的登陆场。

由于海斯少校八团一营登陆时遭受重大损失，朱利安对六团的登陆慎之又慎。此前，他和参谋长埃德森上校、六团团长莫里斯·霍尔姆斯上校合计了一上午都没有结果。朱利安原拟让陆战六团在贝蒂奥东北海岸登陆，但侦察机发回的报告非常模糊，不能说明那里到底有多少日军，贸然登陆风险极大。

恰在此时，莱恩的好消息到了。朱利安立即下达命令，霍尔姆斯上校率威廉·琼斯少校的一营直接乘橡皮艇在绿滩登陆，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第二坦克营B连的中型坦克。肯尼思·麦克劳德中校的三营乘登陆艇紧随其后，准备随后登岛支援。

此时，又有消息传来。瀉湖内驱逐舰上一名海军观察员报告说，一部日军正从贝蒂奥向柏利基方向移动，试图在落潮时涉水或游泳穿过岛屿间的珊瑚带。如果让他们成功逃至邻岛，美军将来还要费一番周折。朱利安当即下令，霍尔姆斯的最后一个营、雷蒙德·穆雷中校的六团二营登陆柏利基，“关上贝蒂奥最后一扇门”。

此时，海上传来了日军潜艇来袭的警报，六团的登陆准备因此滞后了好几个小时。肖普对增援部队的到来提出了特殊要求，“如果可能，请尽可能多带一些火焰喷射器”。除了急需增援兵力，肖普还要解决严重制约作战的补给问题。头天晚上回到“马里兰”号的卡尔森中校，主动提出重返贝蒂奥，尽可能为肖普提供更多帮助，师长朱利安慨然允诺——毕竟人家卡尔森不属于二师的人，来这儿纯属友情客串。随后，卡尔森随八团一营艰难地在红二滩登陆，轻车熟路地回到了肖普的指挥部。肖普随即向卡尔森提出，现在登陆部队急需弹药、淡水、食物、药品和血浆，希望他能在下午再次返回旗舰向师长汇报。卡尔森丝毫没有犹豫，坐下喝杯水后，立即掉头再次出发。

除了补给，战场上无处不在的伤兵也让肖普头疼不已。在两天的战斗中，近90名战地医务人员阵亡或负伤，29名护士有26名阵亡，可见战斗之惨烈。利用陆战队员刚刚拿下的一个日军掩体，赫尔曼·布鲁哈特海军军医上尉建起了战地急救室，送到他这儿来的126名伤员，最终仅4人不治身亡。部分伤员甚至被运上了“林格尔德”号驱逐舰。到21日上午，希尔少将命令运输舰“多伊恩”号冒险进入瀉湖接收伤员，船上海军军医詹姆斯·奥利弗少校的5人医疗队，在3天内救治了超过550名伤员。

21日下午，贝蒂奥战局开始向有利于美国人的方向发展。里克塞中校的炮兵阵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弹药、饮水和食品供应量不断上升，此时又传来了生力军陆战六团即将登岛的消息，岛上官兵

精神为之一振。13时，在新炮兵阵地就位的里克塞中校感慨地说：“我觉得，厄运终于要过去了，我知道我们将很快取得胜利。”

与之相反，绝望的气氛已在日军中迅速蔓延。每当他们打倒一波美军，就会有更多的美国大兵在眼前出现。美军在攻击中逐渐发现，日军中出现了自杀现象，说明他们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虽然增援部队到来暂时无望，但肖普感到战局已尽在自己掌握之中。16时，心力交瘁的上校向师长朱利安拍发了一封被列为海军陆战队史上非常经典的电报：

伤亡：很大。

死亡率：未知。

战果：我们正在走向胜利！

接到电报，朱利安意识到岛上状况已经好转，决定让六团一营在进行充分准备后再行登陆。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柏利基。16时55分，穆雷中校的六团二营在柏利基的蓝滩登陆，希尔少将派出军舰和舰载机提供海空支援。虽然岛上只有15名日军，但他们的机枪火力依然很猛。穆雷呼叫航空兵对日军阵地实施低空精确打击。美军机载12.7毫米机枪子弹恰好击中日军阵地上的一个汽油桶，剧烈爆炸将15名日军全部炸死，无一幸存。在岛上仔细搜索之后，穆雷再未发现一个活口。柏利基战斗就这样戏剧性结束，贝蒂奥后门被堵死了。

美军占领柏利基之后，乔治·谢尔中校十团（炮团）二营的两个连于22日凌晨登岛，天亮前建立了榴弹炮阵地，与岛上里克塞中校的一营形成呼应。一营还能为二营提供炮火校正，使美军炮火的打击效率越来越高，岛上日军形势更加绝望。朱利安事先在邻岛建立炮兵阵地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来得太晚了。

21日18时40分，威廉·琼斯少校率六团一营乘150条橡皮艇向绿滩进发。在莱恩连的掩护下，一营几乎毫无阻碍地在绿滩登陆，随即在莱恩连后方建立了二线阵地。因为海上风高浪急，只有6辆坦克随一营登陆。求战心切的琼斯计划于当天20时发起进攻。肖普认为，既然局面已得到控制，该营稍作休整，次日清晨再进攻不迟。海军陆战队再次准备就地过夜。比起前一天，他们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肖普对第二天的战斗非常乐观，他告诉谢罗德：“好了，我认为我们能够赢得胜利，那帮畜生已经消耗了太多子弹。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收拾干净。”

在旗舰“马里兰”号上，17时50分，朱利安命令参谋长埃德森上校登岛，接替肖普出任战场总指挥。虽然在两天的战斗中表现上佳，但肖普毕竟是一位新晋“资浅”上校，他已经72小时没有合眼了。朱利安认为，一个经过充分休息的大脑对贝蒂奥的指挥部不会没有用。况且此时岛上已有了7个步兵营，外加炮兵、坦克部队、后勤支援部队，对肖普来说确属勉为其难。20时30分，埃德森上校登岛来到前敌指挥所，从满身沙尘、九处负伤的肖普手中接过了指挥权。两人连夜制订了22日的作战计划。

22日清晨，万里之外的美国已经得到了塔拉瓦战场的消息。《芝加哥日报》战地记者基斯·惠勒的专题报道登在报纸最显著的位置上：“现在看来，海军陆战队正在一个充满血腥、遍布弹痕、恶臭难当、屠场般的小岛上赢得胜利。”稍晚，东京同样收到了来自贝蒂奥的最后电报：“我军武器已被毁坏。从现在起，每一个人都在准备做最后冲锋。大日本帝国万岁！”

战前美军投下的传单已在质问帝国海军的去向，古贺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中、南、西南太平洋三线告急，联合舰队实在顾不过

来了。特鲁克的一名海军军官在形容接到美军登陆贝蒂奥和布塔里塔里的糟糕消息时说：“我们的头转得比观看网球比赛的人还快。”

11月21日，以陆军第五十二师团第一〇七步兵联队1500名官兵临时编成的“甲支队”抵达波纳佩岛，古贺决定派舰队护送他们对贝蒂奥发起“逆登陆”。受命出击的舰只有：运输队轻巡洋舰“那珂”号、“五十铃”号、“长良”号，驱逐舰“雷”号、“响”号和2艘运输船；护航舰队有重巡洋舰“鸟海”号、“铃谷”号、“熊野”号、“筑摩”号，轻巡洋舰“能代”号和驱逐舰“早波”号、“藤波”号、“初月”号、“野风”号、“舞风”号。

如果这支毫无空中保护的舰队真去了，势必被担任阻击任务的美军两个快速航母大队收拾得干干净净。退一步讲，即使美军航母舰载机作壁上观，那些护航战列舰、巡洋舰及驱逐舰同样可以将日军这支舰队变成海底的一堆堆废铜烂铁。所幸22日晚，特鲁克与塔拉瓦的通信完全断绝，古贺判断守军可能已“全员玉碎”。26日，他果断叫停了本次增援，当时这支舰队已经前出至马绍尔群岛一线。

22日清晨7时，美军舰炮和舰载机进行了20分钟炮火准备，炮弹和炸弹覆盖了岛上日军占据的1/3区域。美军舰炮打得格外小心，因为“鸟尾”部分宽不到100米，一些炮弹直接打到海里去了。8时30分、9时30分、10时30分，美军持续20分钟的海空打击又连续进行了3次。从7时开始，美军各部在坦克的支援下开始发起地面进攻。尽管形势渐趋绝望，但日军的抵抗十分顽强，美军进攻速度仍然很慢。

表现最出色的当属琼斯少校的六团一营，他们在3小时内沿机场跑道的灌木丛向前推进了730米，消灭日军约250人，自身伤亡极少。

美军的步兵攻击得到了工兵的有力支援。在攻克日军一个防守严密的防空洞时，工兵中尉亚历山大·伯尼曼阵亡。副营长张伯伦少校一怒之下，调来了大型推土机，它们上岛本来是为尽快整修机场的。

贝蒂奥的珊瑚礁地质不适合用大炮轰击，但是，用推土机推珊瑚砂来堵地堡枪眼很方便。张伯伦命令工兵用推土机直接将大量沙子灌进去，将里边的残余日军直接活埋。

伯尼曼中尉因此成为第三个在贝蒂奥获得荣誉勋章的人。陆战二师数百名工兵在本次战斗中表现出色，配属给八团二营的工兵伤亡近1/4，4枚荣誉勋章2枚归属工兵部队确属实至名归。

日军的败亡已成定局，但他们打得非常漂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均属上乘。换上西方国家的军人，此刻投降已经相当体面。生命为胜利而牺牲就有价值，为注定的失败而死则是徒劳无益的。但日本军人要为天皇效忠，他们不但追求胜利，更追求死亡。虽然防区在不断缩小，但没有一名日军向美军投降。美军要想占领全岛，还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

鉴于各部作战进展顺利，11时55分，朱利安少将在军部观察员昂德希尔准将、十团团长沙马斯·伯克准将陪同下登陆绿滩。在简单视察了麦克劳德营和莱恩连的阵地之后，朱利安一行前往红二滩埃德森上校的指挥部。途中他的车被日军击中抛锚，司机受伤。众人挤上一辆两栖运兵车，继续前进，于13时55分抵达前敌指挥部，见到了埃德森和肖普两位上校。此时，除红一、红二滩之间仍有小股日军在顽抗之外，美军已基本控制了贝蒂奥西部。

当天上午，海军修建大队已经冒着日军的冷枪开始整修机场。15时50分，埃德森上校命令收集码头周围的阵亡官兵尸体。黄昏时分，美军军用吉普车沿码头开上了贝蒂奥海滩。见过世面的谢罗德认为，吉普车上岸本身就是一个“胜利的标志”。

局面已完全得到控制，16时，朱利安给留守在“马里兰”号上的赫梅尔准将发去了一封措辞谨慎的电报：“以目前战况来看，贝蒂奥

之战无法速战速决。军官伤亡很大，部队指挥和组织面临诸多困难。日军抵抗依然顽强，要结束战斗，至少还需要5天时间。”

傍晚，19时30分，朱利安宣布从埃德森手中接管岛上作战的指挥权，此时美军登岛部队已超过7000人，预计残敌1000人左右。空中侦察显示，岛东南“鸟尾”地区仍有日军大量完好无损的工事。朱利安和埃德森一致认为，必须将陆战六团全部投入作战，才能尽快结束战斗。当晚，朱利安召集作战会议研究次日作战，参谋长埃德森上校、二团团长肖普上校、六团团长霍尔姆斯上校、八团团长霍尔上校、十团团长伯克准将、第二坦克营代营长查尔斯·麦考伊少校——他临时接替登陆日重伤的斯文塞斯基中校——悉数到会。会议决定，第二天的主攻任务由伤亡较小的陆战六团承担。

贝蒂奥上空弥漫着浓重的死亡气息，成百上千的尸体躺在他们倒下去的地方。瀉湖里最初两天阵亡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在太阳炙烤下肿胀腐烂，随着潮汐来回漂动。美军暂时抽不出人手前往处理。

22日晚出现的突然变故完全打乱了美军的节奏。在他们登陆的第三天晚上，日军终于使出了惯用的夜袭战术。当天19时30分，大约50名日军利用灌木丛的掩护越过了美军六团一营的外围阵地，向A、B两个连的接合部发起了突然袭击。日军在美军阵地的最薄弱处成功撕开了一个缺口，甚至建起了一个机枪阵地。突然被敌人打了闷棍的琼斯少校恼羞成怒，立即将重武器连迫击炮排、炊事员和文书等所有能出动的人组成预备队，在副连长莱尔·斯皮赫特中尉率领下前去填补缺口。

得到日军发起夜袭的消息，朱利安少将立即向陆战十团的两个炮兵营下达紧急命令，用榴弹炮将日军可能的增援路线死死封住。日军毕竟人数太少，经过两个多小时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斯皮赫特中尉的增援部队与A、B两连合力将日军夜袭队悉数剿灭。

日军肯定不会就此罢休。23时许，约50名日军手持轻武器，高呼“万岁”，“美国海军陆战队你们死定了”，“日本人喝干你们的血”，边投掷手榴弹边向A连阵地冲杀过来，另一支同等规模的部队则向B连阵地发起猛攻。这次美军的两个连提前有了戒备，立即以自动武器、迫击炮和手榴弹发起反击，日军像割韭菜一样纷纷倒下。

日军第二次夜袭再次被成功挫败，美军阵地安然无恙。考虑到日军很可能再次发起夜袭，琼斯少校向指挥部请求增援。麦克劳德营的一个连奉命转移阵地，掩护琼斯营阵地的侧后。23日凌晨3时，日军果然发起了第三轮夜袭。偷偷摸上来的日军在B连阵地前50米建立机枪阵地，但他们的几挺轻机枪火力很快被数倍于己的美军重机枪压制。随后，B连爆破队利用夜色掩护摸到了日军阵地之前，一通手榴弹将日军的机枪阵地摧毁。预料日军很可能没完，琼斯请求停在潟湖里的驱逐舰做好准备，随时提供舰炮支援。

凌晨4时，残余日军发起了最后的敢死冲锋。逾300名日军朝美军两个连的接合部蜂拥而上，另一股日军小部队则在A连的右翼鼓噪佯动。炮兵一营派驻琼斯营的观察员米尔纳中尉第一时间呼叫炮兵，向阵地前方70米区域开炮阻击。随着琼斯少校的呼叫，潟湖内美军驱逐舰“施罗德”号、“希格斯比”号，红二滩的炮兵一营，柏利基的炮兵二营全部加入了炮击行列。

无数日军士兵在炮火中倒下，但仍有不少人冲入了美军阵地。一些日军士兵不等美军开枪，直接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一场白刃格斗随后上演。杰克·斯坦波一等兵连续刺死了3名日军士兵，他的身体也被一名日军军官的军刀刺穿。日军军官的刀还没拔出来，他就被另一名美军士兵用枪托砸得脑浆迸裂。B连代连长诺曼·托马斯中尉紧急呼叫营长增援，琼斯要求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坚持下去。

经过1小时激战，日军最后一次夜袭被美军成功粉碎，近600名日军在战斗中毙命，仅美军阵地前沿50米距离内，就有逾200名日军横尸当场。从日军发起冲锋到战斗结束，美军的炮火一直没停。仅十团一营就打出炮弹1300发，两艘驱逐舰的炮弹都打光了。琼斯营以亡45人、伤173人的代价粉碎了日军的夜袭，牢牢守住了阵地。卡尔森中校如此评价当晚的战斗：“这场夜战，比之瓜岛的血战丝毫都不逊色。这是我从军30年来目睹过的最血腥的战斗。”

23日8时，在航空兵、炮兵和海军舰炮轮番上阵，实施了1小时炮火准备之后，美军地面攻势再次发起。由于部署在最东边的六团一营在粉碎日军的夜袭中伤亡较大，霍尔姆斯上校下令琼斯率部后撤，转为团预备队，由麦克劳德中校的三营担任攻坚任务。麦克劳德率部越过了琼斯的阵地。那里尸骸遍地，到处都是残缺的棕榈树、弹坑和被炸得面目全非的碉堡。此时，美军距贝蒂奥的最东端只剩下1800米。因为在夜袭中损失了大量兵员，盘踞在这一区域的日军只剩下500人，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陆战队员推进到贝蒂奥最东端之前，美军驱逐舰以舰炮封锁了岛东南端与柏利基之间的水道，残余日军只能全部战死在岛上。

在2辆中型坦克和7辆轻型坦克的带领下，麦克劳德的三个连呈倒“品”字形向前推进，一直到320米外，才遇到日军第一个火力点的阻击。日军几乎粮弹皆尽，美军遇到的抵抗远比以前弱得多。经过3天磨合，美军攻克地堡的技术日臻成熟。坦克兵、工兵和化学兵配合默契，他们先以坦克发炮直轰，接着化学兵用火焰喷射器喷火。如果仍不奏效，就干脆由工兵开动推土机用沙子直接将掩体埋掉。美军的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13时，三营L连成功抵达岛屿东南尽头。在历时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三营亡9人、伤25人，击毙日军475人，俘虏朝鲜劳工14人。其他各营看到麦克劳德提供的战果报告，羡慕极了。麦克劳德在报告中

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顽强的抵抗，海军炮火也只轰击了5分钟，我们可以从容使用火焰喷射器，本应该再多用一些。中型坦克干得很棒，甚至都不需要轻型坦克再开上一炮。”日军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自杀活动。有人将刺刀扎进腹部，有人引爆手榴弹将头炸成血葫芦，更多的人将步枪枪口抵住下巴，用脚趾扣动扳机将自己打死。

就在六团三营向东南端发起扫荡作战的同时，肖普上校亲自率领二团三营、八团一营向红一、红二滩之间日军盘踞的最后一块袋形阵地发起进攻。和其他各处的日军相比，他们无疑要对美军的重大伤亡负更多责任，连师长朱利安都差点儿死在他们的炮火之下。几天以来，美军对这个阵地发起的多次进攻均无功而返。现在，躲在里边的最后一股日军终于迎来了末日。虽然已经被美军团团围住，但他们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军炮火对该阵地足足实施了3小时连续轰击，但步兵冲锋时仍遭到了日军火力的疯狂扫射。最后美军以机枪和迫击炮掩护两辆推土机，将日军坑道彻底推倒才算结束了战斗。到13时，所有枪炮声已经停息。在与这股日军进行的48小时战斗中，八团一营共消耗7.6毫米机枪弹54450发，可见当时攻坚之难。

各方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朱利安认为局势已尽在掌握之中。11时50分，他向“马里兰”号上的南方战斗群总指挥希尔少将发去了电报：“我们昨晚打退了日军的猛烈反扑，给予了他们毁灭性的打击。我预计今天就能歼灭岛上的所有日军。我强烈建议，您和您的参谋长今天登岛，和我们一起研究敌人的阻击战术，这对我们未来的作战将大有帮助。”

12时45分，希尔率一众幕僚登上贝蒂奥。每到一处，他们都会对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发出赞叹。希尔将贝蒂奥形容为“小直布罗陀要塞”，并对血战数日的陆战队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只有你们，才能在贝蒂奥打赢如此艰苦的战斗！”

13时05分，肖普上校攻克日军最后堡垒的捷报传到师部，贝蒂奥现在全部是美国人的了。经过75小时45分钟的浴血奋战，13时30分，朱利安正式向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第五两栖军司令官霍兰发去电报：“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我军占领贝蒂奥。”

特纳随即将上述消息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做了汇报。美军为攻占贝蒂奥投入了1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他们花了3天时间，而不是原计划的1天。3小时前，拉尔夫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师宣布占领布塔里塔里岛。美军三大目标中的两个已经攻克，“电流行动”胜局已定。

中午刚过，珍珠港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电报，日军在布塔里塔里和贝蒂奥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尼米兹和理查森立即联名向前线参战各部队发去了激励电报：“祝贺你们胜利完成任务。”

贝蒂奥实在太小了。当登岛美军全部站起来时，大家才发现，几乎所有地方都站满了人。陆战二团和八团奉命立即上船，尽快离开这个梦魇般的岛屿。伤亡较小的陆战六团暂时留下驻防，直到海军部队全部接过防务为止。运输船上的海军官兵非常体谅这些从鬼门关里走出来的陆战队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一些舰长甚至亲自出面为他们张罗菜肴。品尝着海军精心准备的大餐，陆战队员仿佛置身天堂一般。但当看到来时的很多伙伴都已经永远留在了那里时，他们又禁不住黯然神伤起来。

11月25日，东京大本营低调宣布，塔拉瓦守军“全员玉碎”。之前夸下海口的柴崎被迫晋海军中将。

贝蒂奥和柏利基已被美军夺取，拿下塔拉瓦环礁其他岛屿的任务落在了穆雷中校的六团二营头上。麦克劳德六团三营下一步的任务是南下夺取阿帕玛玛环礁，他们最终未能成行。在海军守备部队到来之前，贝蒂奥的防务暂时由琼斯的六团一营承担。

从11月21日起，美军已派出小股部队对其余各岛进行了侦察。日军在艾依塔岛只建有油库和弹药库，并无人员驻守。布奥塔岛有日军一个无线电通信站，还盘踞有日军逾百人。11月24日，穆雷的二营开始了清剿行动。布奥塔岛的日军残部一路向北逃窜，美军在后穷追不舍。一等兵赫伯特·戴顿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我们总是缺水，口渴，却被严令不能喝当地村庄的水，以防敌人已经在里边下毒。退潮时，我们可以从一个岛走到另一个岛，但在高潮和低潮之间水的深度多变，有些地方难以通过。我们一路追踪日本人，直到倒数第二个小岛布阿里基岛。”

11月27日，布阿里基岛发生了最后的战斗。美军以亡32人、伤59人为代价，剿灭日军175人，俘虏2个朝鲜劳工。其余小岛均被美军毫不费力地攻占。

除马金和塔拉瓦，美军“电流行动”的第三个目标阿帕玛玛环礁位于塔拉瓦东南124公里。日军原计划在该岛修建机场，后因所罗门群岛战事紧张而停工。当地日军只有一个海军观通站的23人。

早在10月22日，特纳少将就命令曾参加过第一次马金突袭战的“鸚鵡螺”号潜艇，搭载詹姆斯·琼斯上尉的侦察连（欠一个排）前往阿帕玛玛环礁实施侦察。因三大目标彼此相距较远，美军原计划暂不对阿帕玛玛发起攻击，待主力部队扫荡马金和塔拉瓦之后再组织力量夺取此处。

11月18日，“鸚鵡螺”号潜艇提前抵达塔拉瓦海域。在将当地天气、海浪及之前美军的空袭效果向希尔少将做了汇报之后，布罗克曼少校率搭载侦察连的潜艇继续向阿帕玛玛环礁驶去。

19日21时，航行中的“鸚鵡螺”号遭友军驱逐舰“林格尔德”号误击，一发127毫米炮弹穿过指挥台基座将吸气阀摧毁。所幸这发哑弹

最终未爆，才未酿成更大灾祸。布罗克曼紧急组织抢修，随后继续向目标驶去。

11月20日14时，“鸚鵡螺”号抵达阿帕玛玛环礁近海。21日凌晨，琼斯上尉率侦察连携轻武器和15天干粮，乘6艘橡皮艇向由他们命名的“约翰”岛进发——土著给这些岛屿起的古怪名字实在难记，美军就自己暂时命名。航行途中，因遭遇较强海流，橡皮艇偏离预定航道，琼斯只好率部在“约翰”岛以西一个叫“乔”的小岛登陆。他们在岛上遭遇了3名日军侦察兵，双方交火，日军死1人，逃2人。随后，美军通过“约翰”岛登上了下一个目标“奥尔森”岛。土著告诉美军，阿帕玛玛环礁只有日军20余人，驻扎在奥尔森岛北的奥托岛南部。

原来日本佬就这么点儿人，何必要主力劳师远征？琼斯决定变侦察为强攻，一举将岛上日军歼灭。奥尔森岛和奥托岛由一座沙岬相连，琼斯决定取道此处向日军发起进攻，以免渡海迂回再出意外。之前逃脱的2名日军显然已与主力会合，日军用机枪和步枪严密封锁了美军去路，琼斯组织的几次冲锋均被击退。

之前受命只是执行侦察任务，琼斯连一门炮都没带。关键时刻，“鸚鵡螺”号上2门152毫米炮再次派上了用场。24日，琼斯集中兵力于奥尔森岛北端，同时呼叫潜艇提供炮火支援。布罗克曼少校向日军阵地打出了70发炮弹，但顽强的日军依然死守不退。琼斯曾考虑派一支小分队乘橡皮艇从海上迂回，从背后向日军发起进攻。傍晚时分，一艘美军驱逐舰送来了弹药补给。考虑到第二天就能得到驱逐舰更强大的炮火支援，琼斯打消了渡海迂回的念头。

25日清晨，一名土著主动找到琼斯，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对面的日本人已经全部死掉了。随后，另外一名土著也带来了相同的消息。起初琼斯还以为是日本人使诈，派两个排小心翼翼地摸过去，察

看日军的阵地。士兵发现，除少数几名日军被美军炮火击毙，其余18名日军全部剖腹自杀了。现在美军的任务变成了把日军的尸体掩埋。加上在“乔”岛被击毙的那名侦察兵，日军在阿帕玛玛环礁驻军23人全部死亡，美军付出的代价是亡1人、伤2人。虽然料到夺取阿帕玛玛不会有太大困难，但美军实在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战斗。

11月26日清晨，陆战二师副师长赫梅尔准将率陆战六团三营来到阿帕玛玛环礁，从琼斯上尉手中接过了岛上的守备任务。12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八守备营和工兵一部乘4艘运输船登岛，开始修建机场码头。美军随后在布塔里塔里、贝蒂奥和阿帕玛玛大兴土木，建起了超过2000米长的机场跑道。特别是阿帕玛玛跑道，长2600米，可以供重型轰炸机起降。12月4日，赫梅尔准将将防务交给海军的科格斯维尔上校，率队回陆战二师归建。

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守备部队总计6400人，除了251人成为美军俘虏（大部分为朝鲜劳工），其余人员全部战死。在核心战场贝蒂奥，只有1名日军军官、16名日军士兵和129名朝鲜劳工被俘虏。美军总计阵亡、失踪1771人，受伤2243人。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贝蒂奥，陆战二师在这里付出了亡1027人、伤2292人，总计伤亡3319人的惨重代价。参战的125辆两栖运兵车损失90辆，损失率达72%。

胜利的摇篮

11月24日下午，第五两栖军司令官霍兰·史密斯少将乘机飞抵贝蒂奥，在朱利安·史密斯少将的陪同下视察了满目疮痍的战场。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号叫的疯子”终于号叫不出来了。“潟湖水面和海滩上，到处遍布我军将士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可怕的恶臭。这样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我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攻占这个岛屿的，这是我见过的防御最完备的岛屿。”在场的琼斯少校看见，当时霍兰的眼中含着泪水。记者谢罗德记述道：“在场所有人无不泪流满面。”

随后进行了象征性的升旗仪式。之前塔拉瓦是英国殖民地，为了使盟国能够享受同样的荣耀，美国人打算将两国国旗一同升起。在两棵还算完整的棕榈树前，朱利安问手下的一众参谋：“谁带了英国国旗？”

所有人都摇摇头。此时，英国皇家海军哈罗德少校从霍兰的身边站了出来——之前一直对潮汐问题提出质疑的那位，他现在的身份是霍兰的特别顾问。哈罗德解下了系在腰间的包，打开一个小盒盖子往外倒，一面小型英国国旗和一条肮脏的内裤从里边掉了出来。朱利安一脸严肃地从哈罗德手中接过英国国旗。星条旗和米字旗在两棵被炮火削秃的棕榈树上缓缓升起。临时客串仪仗队的一排海军陆战队员一起朝天鸣枪。

众人随霍兰一起察看战场。在路过一处海堤时，大家看到了一位背倚大树的陆战队员。生命早已离他远去，但他手中还擎着一面蓝白相间的信号旗，他将信号旗高举过顶，向登陆的战友指引前进的方向。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霍兰不

禁为之哽咽，他大声问身边的所有人：“这样的战士有谁能够击败？”无人回应。

美军在贝蒂奥伤亡惨重，尼米兹上将决定亲自到那里走一趟，了解第一手资料。11月25日，尼米兹乘“科罗纳多”飞机从珍珠港直飞埃利斯群岛。同行的除副官拉马尔之外，还有理查森中将、谢尔曼少将及负责总结塔拉瓦之战通信情况的雷德曼上校等人。飞机刚刚在富纳富提机场降落，尼米兹就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电报：“建议司令官推迟行程，因为岛上正在清剿日军残部，还不安全。正在维修的机场跑道尚不具备起降大型飞机的条件，众多阵亡官兵的尸体也没来得及掩埋。”

尼米兹没有听从这一劝告。简单视察了岛上防务之后，他立即换乘胡佛少将提供的海军陆战队运输机起程了。贝蒂奥机场还在整修，5台推土机在平整和加长跑道，尼米兹的飞机不得不在空中盘旋了近1小时。斯普鲁恩斯再次告知，机场暂时无法降落。尼米兹毫不让步：“我无论如何也要降下去，告诉雷蒙德，我们没有带回去的油。”斯普鲁恩斯很快回电：“请忍耐一下，切斯特，我们加油干！”之后，他很快乘交通艇来到岛上。

从空中俯瞰，小小的贝蒂奥就像一个乱石堆，棕榈树干光秃秃的，枝叶大部分荡然无存。1小时后，飞机接到了可以降落的信号。跑道显然非常粗糙，飞机几经颠簸才缓缓停了下来。舱门刚一打开，舱内的人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烧焦味及腐烂尸体的恶臭味。掩埋队主要把美军官兵的尸体掩埋在弹坑或推土机挖出的壕沟里，而数以千计被烧焦或被炸成碎块的日军尸体还散落得到处都是。

在斯普鲁恩斯、霍兰、希尔、朱利安等人陪同下，尼米兹对战场进行了巡察。废墟上到处是尸体和残肢断臂。穆尔上校不小心踢到了一只鞋子，发现里面竟然还有一只脚。在滩头被打坏的两栖运兵车中

间，被打死在暗礁上的陆战队员的尸体依然泡在水里。尼米兹轻声说：“我从未见过如此狰狞的战场，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味道。”

那些幸存下来的陆战队员身上，还残留着激烈战斗的痕迹。他们满身污秽，眼眶下陷，满面胡须，双目无光，看上去无比苍老。他们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活了下来，但心灵遭到了严重打击。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已还活着，他们脸上没有笑容，只有消极、因死里逃生而感到宽慰的神情。尼米兹看到，棕榈树残枝和炮火熏黑的废墟之间，岛上的主体工事还未被打掉，一些碉堡里还堆放着日军的大炮。大部分碉堡上沉积着一层厚厚的珊瑚砂。一名日军俘虏说：“柴崎将军说，你们就是用100万人，花100年时间也攻不下这个岛。”

不顾朱利安等人劝告，尼米兹进入了一幢被水淹没过半的日军碉堡，里面大约有15具被烧焦的日军尸体。一名参谋汇报说，尸体中曾藏着一名活着的日本兵。后来他饥渴难耐，端着机关枪冲出来向美军扫射，当场就被打成了筛子。

一间损坏相对较轻的日军营房被打扫干净，成为朱利安的临时指挥所。陆战二师将在这里请尼米兹、理查森等人用午餐。桌椅、白色台布和食品都是从海军舰艇上临时运过来的。食物看上去还算精美，但看到周围的陆战队员还在吃着K类和C类干粮，想起刚才看到的一幕幕场景，所有人胃口全无。一战老兵理查森中将感慨地说，眼前这一幕让他想起当年伊普雷战场历时数周的残酷拉锯战。

尼米兹亲自慰问了劳苦功高的海军陆战队将士。陆战二师获总统荣誉嘉奖，陆战二团团长沙普上校以及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博德伦上士、霍金斯中尉、伯尼曼中尉被授予“荣誉勋章”，八团二营营长克罗少校、副营长张伯伦少校、二团二营营长艾米中校（阵亡）、二团

三营L连连长莱恩少校、前棒球手斯皮莱恩下士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

肖普在日记中写道：“拜上帝和海军的坚强支援所赐，否则陆战二师根本无法占领贝蒂奥。这一战中有那么几个小时，我们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在战斗中力挽狂澜且九处负伤，依然活着的肖普获得了荣誉勋章，引起了一些军官的不满。代表人物就是陆战二师参谋长埃德森上校。他认为肖普所做，本来就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朱利安力排众议，坚持要给肖普授勋。他清楚，在起初最困难的36小时里，正是肖普的沉着、冷静和不懈努力，使美军艰难赢得了贝蒂奥之战的最后胜利。

在返回珍珠港途中，在坎顿岛短暂停留的尼米兹给凯瑟琳写了一封信：“我从未见过塔拉瓦这样凄凉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棕榈树被破坏，日军防御工事坚固，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人，只有少数几名重伤的日军被俘虏。虽然我们的部队正在努力掩埋尸体，但没有掩埋的尸体恶臭熏天，令人作呕。当我们离开那里，到了附近的柏利基时，我才能轻松下来吃饭睡觉。但在那里，也只有在风向改变时我们才能呼吸到一点儿新鲜空气。尽管如此，我们大家都在积极巩固战果，为不可避免的下一场作战做准备。托上帝的福，我们不仅能够巩固胜利，而且在修建机场后能用它对日军发动进攻。”

在认真研究了战役全过程之后，特纳少将于11月30日起草了一份题为“塔拉瓦之战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马绍尔群岛主岛夸贾林防御坚固，与贝蒂奥不相上下。日军预计美军迟早会来进攻，肯定会加紧增强夸贾林的防御。为便于下一步作战，希望尽快做好以下准备：增加航空侦察，增配两栖运兵车、步兵登陆艇和对岸射击的舰只，加强对敌空袭。他希望陆基飞机能尽快发起对马绍尔群岛的持续空袭。在进攻的前几天，最好由舰载机对敌岛实施持续轰炸，并由战列舰和巡洋舰进行长时间的火力准备。

以特纳的“教训”为基础，尼米兹、理查森、斯普鲁恩斯组织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对塔拉瓦之战进行了详细研究。尼米兹下令在夏威夷卡胡拉韦小岛复制类似贝蒂奥的日军碉堡掩体，然后对其进行炮击、轰炸。事实证明，一般性火力无法破坏这种工事，只有用大口径舰炮进行慢速精确射击，发射延时引信炸弹才能将其彻底摧毁。

作为太平洋战场第一个在短时间内出现重大伤亡的战役，塔拉瓦之战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开战以来，好莱坞在战争影片中往往将日军士兵塑造成目光短浅、愚昧无知的龅牙侏儒，这种形象被塔拉瓦战役完全打破。新闻报道中那些或漂浮在潟湖，或横卧在沙滩的美军士兵的尸体，震惊了美国民众，他们终于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血腥的塔拉瓦海滩”——美国媒体用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形容这场搏斗。因为预料能够轻松取胜，美军特意邀请了大批战地记者随军观摩，他们目睹了贝蒂奥之战最惊心动魄的前36小时。记者的添油加醋加深了民众对塔拉瓦的血腥印象。1943年12月4日，海军陆战队军士詹姆斯·卢卡斯的战地报道同时登上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媒体利用他的报道，刻意制造对读者眼球最大限度的冲击效应，以至于在很多年之后，愤怒的肖普依然对卢卡斯耿耿于怀。

不管如何，经过75小时45分钟激战，美国人总算取得了一场惨胜。另一家报纸的评论文章就比较客观：“上周，两三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现在他们很多已经死去或者受伤——为美国打了一场足以名垂青史的战役，它将同康科德之战、博诺姆·理查德之战、阿拉莫之战和贝洛林苑之战一同被铭记——它的名字叫塔拉瓦战役。”

部分参战军官的言论变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代表人物就是第五两栖军司令官霍兰·史密斯。他将本次作战喻为“南北战争时期的葛底斯堡战役”。虽然北军取得了那次战役的最后胜利，但付出

了伤亡23000人的惨重代价——南军伤亡28000人。霍兰认为，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失去了那么多战士的生命，代价太大了”。

霍兰进而直言不讳地指出，塔拉瓦之战完全没有必要，这是太平洋舰队乃至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美军完全可以凭借富纳富提、贝克岛等空军基地，像困死拉包尔那样困死塔拉瓦。日本海军没有解救岛上日军的能力。战役期间，日本联合舰队除派几艘潜艇和为数寥寥的攻击机进行偷袭之外，航母和水面舰艇龟缩不出，就是最佳的例证。他甚至怀疑将塔拉瓦作为海空基地的价值。最终，霍兰高调宣布了自己的结论：强攻塔拉瓦毫无意义。霍兰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是在宣泄自己在“电流行动”中沦为两位海军将领——斯普鲁恩斯和特纳——附庸的不满。值得提出的是，和他一起参战的其他高级军官如斯普鲁恩斯、特纳、希尔、朱利安、拉尔夫，甚至肖普，均不认同霍兰的说法。

也有人站出来支持霍兰。对肖普获授荣誉勋章大为不满的埃德森抱怨说，作战部队在贝蒂奥每夺取1平方米土地，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这是海军陆战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实，当他登岛接过指挥权时，战役基本上胜负已定，起初最惊悚的36小时他根本就没看到。可能还嫌不够热闹，观摩战场的卡尔森在向报界讲述11月21日的战斗时，用了相当夸张的语言，“海斯少校的八团一营在水中5分钟就被击倒了100多人”。

因为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部的战报10天后才正式公布，这些报道在民众中传播极快。一些人甚至妄加猜测，5分钟内一个营就能死100多人，那总数还不死上好几万？这些言论对激化民众的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地摄影师诺曼·哈奇和比尔·凯莱赫拍摄的短片《与陆战队员同在塔拉瓦》被评为“1944年最佳短纪录片”，获得“美国

电影学院奖”。但是播放之后几个月，海军陆战队的征兵工作成果下降了35%。

对尼米兹在塔拉瓦遭遇挫折，最激动的当属远在布里斯班的麦克阿瑟。他的反应好像是一方面为巨大的人员伤亡悲伤，另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因为他曾经发出警告，夺取敌人重兵盘踞的岛屿将会是一场灾难，事实证明他的说法完全正确。麦克阿瑟一直对将中太平洋作为主攻方向而将他置于次要地位耿耿于怀，这回终于逮住了发泄的机会。他要求陆军部部长特使奥斯本少将向史汀生和罗斯福转达自己的观点：“海军这些正面攻击，如塔拉瓦之战，简直就是个悲剧，它使美国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大屠杀，牺牲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随后他宣称，“海军没有理解太平洋战略。如果让我全面指挥对日作战，战争再过1年多点儿就能结束。”后文我们会多次提到，一遇与海军发生争论，麦克阿瑟马上会把塔拉瓦之战作为抬高自己、攻击对手的“淬毒暗器”。

和麦克阿瑟类似，在珍珠港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理查森中也将算是找到了反击机会。他将美军在贝蒂奥伤亡惨重的原因归结为将地面作战交给海军陆战队指挥，而他们是不懂地面作战的。理查森煞有介事地给尼米兹出具了一份正式备忘录，解散第五两栖军，建立一个陆军的军取而代之，统一指挥中太平洋的所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他没明说这个军应该归谁指挥，但谁都清楚他的意思是他自己。对这种建议，尼米兹简直懒得搭理。要是老酒，肯定会说，先去看看你陆军第二十七师在马金的表现吧。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瞬间成了美国公众和舆论界口诛笔伐的对象。那些阵亡人员的家属纷纷写信指责尼米兹。一位母亲在信中写道：“是你在塔拉瓦杀死了我的儿子。”尼米兹表示理解，“母亲失去儿子的痛苦是巨大的，应该给她们适当的安慰。至于我的进退荣辱，相信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尼米兹坚持对每一封信都要回复。看到

信件实在太多，拉马尔就越俎代庖，带着参谋回复了大部分信件，只将言辞不太激烈的一些信件留给尼米兹亲自回复。

群情激愤！美国国会为此组织了专题调查，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海军处境尴尬。海军部部长诺克斯为此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为海军辩解。他指出，“突变的风向”是造成伤亡巨大的主要原因，它导致“登陆艇通过礁盘异常困难，也迟滞了后方增援的速度”。让作为文官的诺克斯去解释纯粹的军事问题，可见当时的民愤有多大。

诺克斯的说法显然不足以服众。下一位出场辩解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刚刚回到华盛顿准备在新年第一天出任海军陆战队第十八任总司令的“瓜岛英雄”范德格里夫特中将——他马上就晋升上将。面对国会的质问，范德向那些一贯吹毛求疵的议员指出：“虽然我们在塔拉瓦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它是我们终结太平洋战争的开始！”

随着真实数据公布——原来伤亡并没想象中的好几万人，媒体和民众的情绪开始渐渐平静下来。12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盛赞海军陆战队官兵在塔拉瓦战胜了依托坚固防御工事的彪悍日军，取得了战役的最终胜利。社论同时做出提醒，这不过是反攻战的开始，在随后一系列作战中，我们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社论最后呼吁民众，“我们必须以钢铁般的意志去面对这些高昂的代价”。

事态之大，连总统罗斯福都坐不住了。听闻尼米兹承受着巨大压力，总统立即打电话给金上将：“告诉尼米兹，让他放手指挥作战，国内的事情由我来办。”到底是官儿越大威力越大，在罗斯福的直接干预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个闭上了嘴巴。风波总算渐渐平息。

正如战前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分析，美军夺取吉尔伯特群岛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战役胜利不但确保了美、澳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也为即将开打的马绍尔群岛战役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实证明，以快速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完全可以在日军严密设防的岛屿上空取得制空

权。美军的反攻才刚刚开始，他们必须为探索最佳作战模式付出必要的“学费”。即使没有损失惨重的塔拉瓦之役，也同样会有一个类似的“夸贾林之役”或“米利之役”。就像当初没有“中途岛海战”，也一定会有一个“某某岛海战”一样。这个大钉子不管在塔拉瓦，还是在其他地方，美国人总是要碰上去才会知道疼的。

纵观太平洋战争的总体进程，老酒认为，美国能够快速赢得胜利，除了前文所述资源、国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还有一项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力——善于学习，打一仗进一步，能够迅速从作战中获取经验教训并加以改进。通过塔拉瓦之役，尼米兹和他的战友对改进今后的作战共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对敌军重兵防守且建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岛屿发起两栖进攻，兵力上至少要有2倍以上的优势。

二、作战必须配备适用的登陆工具。本次作战之后，美军对防御能力欠佳的LVT-1、LVT-2两栖运兵车进行改进，增加武备、装甲和动力。根据肖普上校战后提供的测算数据，美军特别做出规定，今后两栖作战一个整师配备的两栖运兵车不能低于300辆。

三、对付敌军坚固设防的岛屿，仅仅数小时舰炮和航空火力打击是远远不够的。这一过程往往需要持续数天乃至更长时间。每次轰炸或炮击都要在硝烟消散之后查明破坏程度，根据实际效果再进行精确轰炸和精密校正射击。对日军坚固工事的顶部，只有慢速精确射击，用大口径火炮发射延时引信炸弹的办法来解决。在登陆部队抢滩上陆时，海军舰艇必须抵近射击，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掩护。

四、一旦自然地理条件具备，必须在登陆主岛的邻近岛屿提前建立炮兵阵地，为主力部队的登陆提供炮火支援。朱利安战前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塔拉瓦的重大伤亡证明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五、“马里兰”号在战斗中的拙劣表现说明，美军必须建造专业的登陆指挥舰。它不承担具体作战任务，专事负责岸上、海上和空中作战的无线电联络。随后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这种编号为“AGC”的指挥舰已在美军中出现。另外，性能更佳的长效防水无线电设备也开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六、建立专业的水下爆破队，提前清理登陆航道。

七、由于轻型坦克在贝蒂奥的战斗中难以摧毁日军坚固的堡垒，它们在未来行动中被淘汰了。但由于火焰喷射器在战斗中被证明极其有效，许多轻型坦克随后被改装成移动的火焰喷射器，在消灭敌人顽固的防御阵地时非常有价值。

八、制定科学的补给物资装卸规范。

此外，对中型坦克、火焰喷射器在攻坚战中的使用，步、坦、炮、工、化学、航空各兵种在作战中的协同等问题，美军也进行了认真总结。正是有了贝蒂奥的惨痛教训，美军上述改进才更具有针对性，并被随后的作战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将塔拉瓦之战称为美军“1945年胜利的摇篮”。

1993年，陆战二团一些尚在的官兵回访了已成为旅游胜地的贝蒂奥。岛上绿树成荫，遍布酒店、酒吧和商店，甚至有一个小电影院。当年那场激战遗留的痕迹随处可见。柴崎的混凝土指挥部现在成了岛上一位富翁的后花园。几年前有人提议，将它改造成一个博物馆，一直未果。在警察局的后围墙外，当年为伯尼曼中尉赢得荣誉勋章的那座地堡还在，特玛金角那两门203毫米岸防炮依然挑战似的指向太平洋。漫步在岛上的林荫道上，路旁随处可见锈迹斑斑的两栖登陆车、岸防炮等物。当年机场的原址现在建起了一所海事学校。日本在这里援建了一所中学，还承建了港口、集装箱码头、议会大厦、发电厂等重点工程，解决了岛上用电难的问题。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在码

头尽头建造一座日本冷冻鱼厂，陆战二师的战争纪念碑被移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日本人今天在岛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当年夺走了这里的美国人。

今天的吉尔伯特群岛属于基里巴斯，它是唯一纵跨赤道线，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因全球气候变暖，根据环境保护学家预测，很可能在50年后，这里的岛屿会全部被海水淹没。

若真如此，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那些珍贵的战争遗迹了。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
——
著

钳形攻势

VII



- ▶ 美日岛屿争夺战——**马绍尔群岛战役**
- ▶ 美军为珍珠港复仇——**空袭特鲁克**
- ▶ 日军陆战史上最惨重失败——**英帕尔战役**
- ▶ 史上最大规模航母对决——**马里亚纳群岛战役**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马绍尔群岛战役

燧发枪行动

1943年11月，美军通过“电流行动”攻占了吉尔伯特群岛。站在马金环礁向西北望去，315公里处就是马绍尔群岛最南端的米利环礁。由大小32个环礁组成的马绍尔群岛位于东经162度—173度、北纬5度—12度之间，陆地总面积181平方公里。其中较大的环礁有夸贾林、埃尼威托克、马朱罗、米利、马洛伊拉普、沃特杰、贾卢伊特和比基尼等。位于群岛中心的夸贾林环礁为世界最大。马绍尔群岛东北方向是威克岛和夏威夷群岛，西边是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东南是吉尔伯特群岛，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521年，大航海家麦哲伦的探险船队曾从马绍尔群岛东北驶过，却并未发现这些岛屿。1529年，西班牙航海家阿尔瓦罗·德萨韦德拉作为第一位西方人访问了马绍尔群岛，拉开了欧洲人涉足群岛的序幕。1686年，西班牙人宣布群岛归其所有，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开发行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航海家在这一带陆续发现了更多岛屿。1788年，途经此处的英国船长约翰·马绍尔以自己的名字为群岛命名。1899年，由于在美西战争中战败，穷困潦倒的西班牙人将岛屿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1914年10月，趁火打劫的日本人派出一支远征舰队，控制了德属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1920年，国际联盟授权日本托管上述岛屿。为守卫和保护托管地区，日本特意组建了南洋守卫部队，民管的南洋厅设在帕劳群岛的科罗尔岛，隶属东京外务省管辖。

取得上述岛屿托管权后，日本立即大兴土木，大力发展当地经济。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罗伊岛修建了第一个机场。1937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后，上述诸岛变成了日本的“封闭领土”，严禁西方人士进入。早在1921年日本托管之初，绰号“皮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厄尔·埃利斯就曾向华盛顿提交过一份针对马绍尔群岛的假想

作战计划，提出夺取其中的四座岛礁，作为未来美国海军与日军作战的前进基地。两年后，1923年，埃利斯在日本控制下的帕劳群岛上神秘死亡，死因扑朔迷离。

拿下吉尔伯特群岛之后，美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毫无疑问正是日军苦心经营逾30年的马绍尔群岛。前文提到，华盛顿最初确定的攻击目标正是此地，只是因为缺乏理想的前进基地，才率先对吉尔伯特群岛下手，目的是取得对马绍尔群岛作战的起跳板。早在“电流行动”发起之前，1943年6月，华盛顿已责成尼米兹海军上将，着手制订攻打马绍尔群岛的作战计划。8月1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初步作战方案，行动代号“银行利率”。

在作战方案中，尼米兹指出，夺取马绍尔群岛不但能够保障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交通线，而且可以利用那里的诸多天然良港，为盟军继续向前推进、将战火引至日军“绝对国防圈”的核心地带创造有利条件，进而将盘踞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日军一举分割，围而歼之。最后，尼米兹高屋建瓴地指出，马绍尔战役将引领美军走向战争的最后胜利。

太平洋舰队提交的作战方案有以下四大要点。一是战役胜利的关键是夺取夸贾林、沃特杰、马洛伊拉普、贾卢伊特和米利五大环礁。二是战役的发起必须建立在吉尔伯特群岛和南太平洋战事顺利及珍珠港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三是为了获取准确可靠的情报，在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岛（后放弃）后，美军陆基航空兵将分别从马金、贝克岛等地机场出动，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空袭和航空侦察。四是鉴于攻击目标较多，且日本人已于此经营多年，参战地面部队不能低于两个整师的35000人。

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四分仪”会议上，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决定，盟军在中太平洋结束吉尔伯特群岛作战之后，将立即启动对

马绍尔群岛的作战。会议结束后，9月1日，金上将正式向尼米兹下达了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指令。在原太平洋舰队提出五大攻击目标的基础上，华盛顿还加上了群岛最西部的埃尼威托克环礁，以及威克岛、加罗林群岛东部的库萨耶岛。可能觉得尼米兹起的代号“银行利率”略显市侩，金上将将本次作战重新命名为“燧发枪行动”，发起日为1944年1月1日。

由于陆战二师受命参加即将展开的“电流行动”，陆战一师和陆战三师又远在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分别承担进攻格罗斯特角和布干维尔岛的作战任务，华盛顿决定由正在西海岸整训的陆战四师及刚刚完成阿留申群岛作战的陆军第七步兵师，承担攻打马绍尔群岛的艰巨任务。美军在布干维尔岛登陆之后，日军对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威胁已基本解除，原驻萨摩亚的陆战第二十二团奉命北上，协助两个主力师对马绍尔群岛的作战。后来，由于美军“电流行动”攻击目标之一的瑙鲁岛变成了马金，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仅出动了一个团加一个营，因此该师第一〇六步兵团受命参加“燧发枪行动”，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

针对华盛顿的电令，尼米兹和参谋长查尔斯·麦克莫里斯少将立即召集会议进行专题研究。会议形成以下初步结论：鉴于夸贾林是马绍尔群岛的核心岛屿，而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距珍珠港较近，战役第一阶段先拿下上述三个环礁，之后出动陆基航空兵对贾卢伊特和米利进行压制，暂不将其纳入第一批攻击范围。

9月22日，尼米兹将上述意见告知第五舰队司令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责成他按上述思路以1944年1月1日为战役发起日制订详细作战计划。尼米兹同时说明，上述意见只是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对“燧发枪行动”的总体设想，第五舰队司令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完善。

斯普鲁恩斯立即叫来了手下的几员大将，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里奇蒙德·凯利·特纳少将，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少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查尔斯·波纳尔少将，陆基航空兵指挥官约翰·胡佛少将，第五舰队参谋长查尔斯·穆尔上校。众人对未来作战提出了两种思路：其一，先夺取外围沃特杰、马洛伊拉普、米利和贾卢伊特四大据点，然后围攻中心地带的夸贾林环礁；其二，从吉尔伯特群岛北上，先夺取马绍尔群岛最南端的艾邦环礁，之后一路向北攻击，依次夺取贾卢伊特、马洛伊拉普、沃特杰，最后攻占夸贾林。第二种思路属于典型的逐岛作战战术。斯普鲁恩斯此时已经在考虑跳过其中部分岛屿，实施围而不攻的蛙跳战术。

10月12日，尼米兹正式下发了关于“燧发枪行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16-43”号作战计划。这份文件并未明确公布需要夺取的目标，只规定了地面部队的作战任务：陆军第七步兵师将攻打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陆战四师和陆战第二十二团攻打夸贾林，米利和贾卢伊特暂不列入攻击范围。计划规定，第七步兵师的行动在新年的第一天发起，次日，海军陆战队将发起对夸贾林的攻势。

由于美军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一再推迟，最终发起日定在了11月20日，虽然承担地面作战任务的部队不受影响，但是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两栖舰队和护航舰队显然无法完成两次大型作战任务。10月25日，尼米兹致电华盛顿：因预定参战部队尚未完成集结，舰队在短时间内无法参加两次战斗，航空侦察也需要一定时间，建议将“燧发枪行动”发起日推迟至1943年1月31日。

11月下旬，美军针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如期进行。尽管最终胜利有惊无险，但陆战二师在贝蒂奥的巨大伤亡让美军上下大吃一惊。贝蒂奥的惨痛教训给美国人及时敲响了警钟。所有将参加“燧发枪行动”的人一致认为，针对日军布防可能更加严密的马绍尔群岛，下一步作战必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将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12月6日，美军针对“电流行动”的总结暂时告一段落。霍兰主动找到特纳——这无疑是非常难得的——话题当然是即将开始的马绍尔群岛战役。最近特纳心情一直不太好，因为在萨沃岛和贝蒂奥阵亡人数太多，国内对他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特纳告诉霍兰，同时进攻三大目标会导致兵力分散，给即将展开的作战带来诸多困难。一旦某处攻击受阻，另两处很难给予有效支援。霍兰对此深表赞同。特纳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因为霍兰一贯是反对他的，难得这次赞同一回。

两人一起去找尼米兹，向司令官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霍兰表示，作战最好分两个阶段，先拿下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站稳脚跟后，再向日军重兵盘踞的夸贾林发起进攻。尼米兹一时陷入了沉思。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参谋人员向他反映过类似意见。他心里觉得，“燧发枪行动”作战计划应该做出一些改变，但他没有当场对两人说出来。

实际上，尼米兹此时心中已经有了新主意。之前金上将曾告诉他，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意在“燧发枪行动”结束之后，派快速航母舰队前往南太平洋，支援哈尔西的作战。在同麦克莫里斯和作战处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少将商议之后，尼米兹断然做出决定，绕过日军重兵布防的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直接进攻群岛核心岛屿夸贾林，来个单刀直入，黑虎掏心——此举颇有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味道。尼米兹认为，一旦美军拿下夸贾林，就可以得到两个机场和一个一流的锚地，一举夺得战役的主动权。他的想法得到了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的双双认同。

尼米兹敢于如此大胆用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的想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判断。一方面，根据马绍尔群岛在日军整体战略中的次要地位，日本联合舰队是不会贸然前来挑战的，美军可以放手在夸贾林大打出手。另一方面，美军已经从塔拉瓦之战中吸取了诸多经验教训，在装备和训练上做了改进，完全有能力快速夺取夸贾林，达成战

役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尼米兹的判断完全正确，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期间始终缩头不出。看来这总司令也绝非浪得虚名啊！

尼米兹还有另外一层考虑。站在日军的角度出发，一旦美军拿下了吉尔伯特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南部的贾卢伊特和米利将直接处于美军的兵锋之下，米利距马金仅315公里。如果美军从珍珠港方向发起进攻，东部的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将首当其冲。对日军来说，加强上述四岛的防御实属当务之急，位于中心位置的夸贾林暂时没有太大危险。凭借过人的军事素养和战略眼光，尼米兹认为，日军此时可能正在加强外围岛屿的防御。马绍尔群岛距日本本土太过遥远，夸贾林的防御反而会因此被削弱。随后侦察机的报告也印证了他的判断，日军正从夸贾林不断向外围四岛调兵。

12月7日——珍珠港遭偷袭两周年的纪念日——尼米兹主持召开了有关“燧发枪行动”的专题会议。与会众人纷纷发表意见，只有尼米兹一言不发。所有人讲完之后，尼米兹站起身，缓步走到大幅军用地图前，拿起指挥棒向图中央一指：“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原计划确实有修改必要。我们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应该是这里。”

随着上将的手势看去，除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外，其他人无不大惊失色——原来司令官竟然打算直接进攻夸贾林！即使曾有过“蛙跳”的构思，斯普鲁恩斯也没想到尼米兹如此大胆，竟然一下子跳出去这么远。特纳后来回忆说，这是他和斯普鲁恩斯、霍兰首次听到这一计划，之前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不，这简直太冒险了。”尼米兹的意见立即遭到了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及与会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除外。作为战役最高指挥官的斯普鲁恩斯担心，进攻部队一旦在夸贾林登陆，外围岛屿的日军陆基航空兵将群起而攻之。一旦美军伤亡过大或进展缓慢，日军联合舰队再趁机出击，美军势必陷入四面受敌的被

动局面。退一步讲，即使美军能迅速拿下夸贾林，快速航母舰队撤走之后，驻岛部队能否守住岛屿也是个大问题。从珍珠港或吉尔伯特群岛通往那里的补给线路势必被日军航空兵切断。

特纳和霍兰完全赞同斯普鲁恩斯的意见，提出先攻打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以此为前进基地最后夺取夸贾林。众人展开了激烈辩论，当天的会议并未形成最后决议。现在时间还很宽裕，美国人有大量时间进行争论。而在中途岛战役之前，尼米兹直接将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叫来下达作战命令就OK了。

特纳决定阻止尼米兹的计划。他紧急制订了一套方案，试图说服尼米兹的忠实支持者谢尔曼少将。穆尔将谢尔曼请到了斯普鲁恩斯办公室。谢尔曼是一位意志坚强和有着远大抱负之人——战后他成为美国海军第十二任作战部长，金、尼米兹是第九、第十任。谢尔曼拒绝改变自己的想法，极力维护尼米兹的决定。他在言语中暗示，斯普鲁恩斯和特纳夸大了对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恐惧。虽然在两人的施压下略显圆滑，但谢尔曼后来向穆尔坦承，当时自己承受的压力非常之大。

12月8日、10日的两次会议沿袭了第一次会议的格调，简直吵成了一锅稀饭。10日的争吵结束之后，尼米兹将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三人留了下来。

“雷蒙德，”尼米兹说话依然是轻声细语，“你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打外围岛屿。”斯普鲁恩斯的回答毫不含糊。

“凯利，你呢？”

“打外围岛屿。”特纳坚决支持斯普鲁恩斯的意见。

“霍兰，还有你呢？”

“打外围岛屿！”霍兰回答。

和麦克阿瑟一贯自作主张不同，尼米兹从不是一个主观武断、固执己见之人。但他的观点一旦形成，就绝不会轻易改变。尼米兹在屋里来回踱步，最后他转过身，轻声告诉三位爱将：“但是，诸位先生，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夸贾林。”

因为曾担任过一年多的参谋长，充分了解司令官性格的斯普鲁恩斯决定放弃争执。但特纳仍然坚持己见，认为直接进攻夸贾林是冒险和鲁莽的。他大声地发表反对意见，霍兰也在一旁擂鼓助威，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屋子里充斥着两人的大嗓门。

尼米兹静静地看着两个人吼叫。当两人喊累了停下来时，尼米兹微微一笑：“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两人不愿意干，我会立即从那些愿意干的军官中挑选人来代替你们，他们非常渴望得到你们现在的位置。你们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

特纳和霍兰相视愣神，然后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道：“当然愿意去！”几个人都大笑起来，原来问题的解决竟然如此简单。按道理几个人已经够幸福了，他们可以轻松获得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时候会被采纳。如果换成西南太平洋战区，除了肯尼，很多人想发表意见还必须经过萨瑟兰，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是简单地执行命令而已。

上次“电流行动”虽然经过了精心策划，但最终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斯普鲁恩斯一向用兵谨慎，他对司令官的大胆举动忧心忡忡。参谋长穆尔提出了一个变通办法。在攻打夸贾林之前，先拿下其东南方向370公里的马朱罗环礁，日军在那里几乎是不设防的。这样，美军在作战海域就有了一个中转基地。如果迅速在马朱罗部署陆基航空兵，就可以保护从珍珠港或马金通往夸贾林的海上交通线。斯普鲁恩斯对此深以为然。

12月12日，斯普鲁恩斯独自来到了尼米兹办公室，将穆尔的建议向司令官做了汇报。毕竟人家已委屈接受了先打夸贾林的方案，尼米兹说，他会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12月13日，尼米兹将修改后的方案上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途岛战役之后，金一直觉得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节奏太慢，尼米兹的大胆计划正中其下怀。接到计划的当天，金迅速做出回复：“完全同意！”

12月14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正式下发了进攻马绍尔群岛的“16-43”号作战计划。“燧发枪行动”的先期目标是夺取夸贾林环礁，将其建成可供大型舰队停泊的海军基地，同时在北部的罗伊—纳摩尔岛和南部的夸贾林岛修建机场。考虑到华盛顿和特纳等人的意见，计划同时将攻打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作为备选方案。陆军第七步兵师将承担攻打包括夸贾林岛在内的环礁南部诸岛的任务，陆战四师负责夺取包括罗伊—纳摩尔岛在内的北部诸岛。战役发起日预定为1944年1月17日。

经过参谋长穆尔上校的详细测算，斯普鲁恩斯向尼米兹提出，1月17日发起作战时间太仓促，各项准备工作无法完全到位。12月18日，尼米兹再次致电金上将，由于运输兵员、物资耗费时间比预期长，1月17日两个主力师的武器装备无法达到最佳水平，正在维修的“萨拉托加”号等3艘主力航母也无法及时归队，请求将登陆日推迟到1月31日。还没等华盛顿做出回复，特纳在12月20日再次提出，如果能将登陆日推迟到2月10日，地面部队不但能得到最理想的武器装备，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还可以在登陆前进行一次针对性的演练。尼米兹立即将这一建议发往华盛顿。

金上将一直认为，盟军在太平洋上必须保持持续进攻的势头，防止日军有充裕的时间去整理和巩固防御阵线。他认为，当年林肯和他

的将军正是因为没有对南方联盟保持连续进攻，最终失去了缩短战争的机会。斟酌再三，金上将勉强接受了斯普鲁恩斯的意见，回电强调行动发起日“最迟不得晚于1944年1月31日”。

12月20日，尼米兹召集参加“燧发枪行动”的各部指挥官及作战参谋，对行动进行了最后一次研究。与会人员畅所欲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航母舰载航空兵及陆基航空兵率先对沃特杰、马洛伊拉普、米利等地日军机场发起航空作战，尽快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

二、对埃尼威托克和库萨耶两大目标发起空袭，同时进行航空拍照，为下一阶段作战打好基础。

三、夺取马朱罗环礁，取得下一步进攻的前进基地。

四、攻占夸贾林环礁，建成可供大型舰队停泊的海军基地，同时在夸贾林、罗伊—纳摩尔岛建立陆基机场。

五、如上述作战进展顺利，立即对埃尼威托克环礁发起进攻。

六、最后阶段，夺取马绍尔群岛除米利、马洛伊拉普、贾卢伊特和沃特杰之外的其他岛屿。

七、战役发起日为1944年1月31日。

会议同时宣布了参战部队编制和各自承担的任务。尼米兹将坐镇珍珠港实施全面指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尼米兹一般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司令部。即使外出视察战场，也大都在战前或者战后。这样既可给予战役指挥官充分的自主权，也可不因无线电静默及时向现场传递情报信息，自己舒坦，大家也自由。可能正因如此，他的手下才名将云集，群星璀璨。

战役总指挥依然是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中将。他将坐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统筹指挥战局。除非日本联合舰队前来挑战，斯普鲁恩斯不会插手战术指挥。所有参战部队共分5部分。

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由第五两栖舰队副司令官哈里·希尔海军少将指挥，下辖9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2艘——携舰载机47架——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和护卫舰18艘、扫雷舰5艘、登陆舰艇48艘，负责运送陆战第二十二团和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〇六团。除一个营负责攻占马朱罗环礁，其余部队为战役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加入对夸贾林的作战。

第五十二特混舰队，又称南部登陆舰队：由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少将亲自指挥，下辖7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3艘——携舰载机71架——老式战列舰4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21艘、扫雷舰9艘、登陆舰船59艘，负责运送查尔斯·科利特少将的陆军第七步兵师，担负攻占以夸贾林为主的南部诸岛的任务。

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又称北部登陆舰队：由参加过地中海西西里登陆作战的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指挥，下辖7个特混大队，共计护航航母3艘——携舰载机96架——老式战列舰4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22艘、扫雷舰13艘、登陆舰船62艘，负责运送哈里·施密特少将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师前往夸贾林环礁，负责攻占以罗伊—纳摩尔岛为主的北部诸岛。

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即陆基航空兵：由胡佛海军少将指挥，共有各型战机475架，包括威利斯·黑尔陆军少将指挥的突击大队——下辖11个陆军轰炸机中队、1个战斗轰炸机中队和3个战斗机中队，路易·梅里特准将麾下的海军陆战队搜索大队，主要负责战前侦察和航空火力准备，并支援、协同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夺取战区的制空权。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即快速航母舰队：由波纳尔海军少将指挥——后改为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下辖4个特混大队。

第一大队：下辖重型航母“企业”号、“约克城”号，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及3艘新式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指挥官约翰·里弗斯海军少将。

第二大队：下辖重型航母“埃塞克斯”号、“无畏”号，轻型航母“卡波特”号及3艘新式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指挥官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海军少将。

第三大队：下辖重型航母“邦克山”号，轻型航母“考彭斯”号、“蒙特利”号及2艘新式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指挥官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

第四大队：下辖重型航母“萨拉托加”号，轻型航母“兰利”号、“普林斯顿”号及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指挥官塞缪尔·金德尔海军少将。

第五舰队直属第十五大队，包括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布雷舰2艘，负责承担机动攻击任务，指挥官欧内斯特·斯莫尔海军少将。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12艘航母共有舰载机710架，它们将与护航的8艘新式战列舰、9艘巡洋舰、39艘驱逐舰一道，消灭日军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力量，实施海空封锁，随时准备迎击前来挑衅的日本联合舰队。

1943年圣诞节这天，斯普鲁恩斯收到了上司兼好友尼米兹赠予的一份特殊礼物：一条新的卡其布腰带。这位指挥着世界最强大舰队的海军中将实在抠门儿，他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老皮带翻新，以使它能够继续使用，这样他就不必再去花钱买一条新的。

因为在萨沃岛和塔拉瓦两次蒙受“不白之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特纳对即将展开的“燧发枪行动”格外上心，力争通过此次役打翻身仗，改变自己在国民中的糟糕形象。贝蒂奥“躲避的潮流”让陆战二师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事实证明，盲目轻敌只会葬送更多年轻的生命。在听取了希尔关于塔拉瓦之战的详细汇报之后，特纳认为，现在自己能做的事，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一步强化对可变因素的控制。他的部队即将在马绍尔群岛的多座岛屿展开一次大规模攻势，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麾下的士兵分别来自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这些人有着各自独特的作战技能，必须将他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在塔拉瓦的战役总结中，特纳曾经写道：“如果没有掌握水深等详细信息，或者不具备在登陆前消除障碍的能力，我们绝不能再次开展两栖登陆行动。”近期，他对一项特殊军事行动“水下爆破”产生了浓厚兴趣。海军有一批所谓的“蛙人”，他们不但是游泳侦察专家，而且擅长使用炸药清除浅滩或海岸上的障碍物。他们对进攻海滩的侦察被称为“水文侦察”，即测量礁岩以上的潟湖水深，确定士兵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徒步前进不被海水淹没，还能确定坦克从何处经过不至于颠簸或倾覆。如果他们参加了塔拉瓦之役，陆战二师的伤亡无疑会大大降低。此前已有32个这样的人被派往英国，为即将展开的诺曼底登陆进行准备。特纳认为，相比主要战斗在陆地进行的欧洲而言，太平洋战场更需要这种有特殊技能的人。

12月26日，特纳向金提出建议，将海军水下爆破队的建制常设化，同时在中太平洋建设6支、南太平洋建设3支这样的部队。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华盛顿的回应。几天之后，第一支“试验性战术水下爆破队”在珍珠港成立。在第五舰队出发前的6周里，尼米兹为特纳的第五两栖舰队成立了6支这样的爆破队，它们是今天美国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前身。

特纳需要解决的第二个棘手问题是后勤补给。在和参谋长罗伯特·霍姆伯格上校进行了数天研究之后，两人对补给物资装卸顺序和补给船的航行次序做出了新规定。规定特别强调装载舰船只能在战区海域后方区域停泊，卸载舰船在前方区域停泊，以保证登陆部队及时得到最需要的物资。杜绝以往所有船只一窝蜂地拥上滩头，造成拥堵并影响卸载。针对瓜岛、新乔治亚岛和塔拉瓦作战时出现的滩头物资运输不畅问题，结合第三两栖舰队司令官威尔金森少将的意见，美军特意做出规定：负责滩头物资的军官至少是中校军衔，避免出现以前负责该项工作的尉级军官谁都指挥不动的尴尬局面。同时，参与滩头卸载的人员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在对贝蒂奥的登陆行动中，美军两栖运兵车的损失率超过70%。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在向海军部出具的报告中强调：“在缺少LVT两栖运兵车的情况下，强行实施登陆作战是不可能的。”霍兰进而提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美军急需大量能具备近程炮火支援的两栖运兵车辆。美军在塔拉瓦伤亡惨重，一定程度上就是运输工具不足、性能不佳造成的。此言虽然略显夸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虚心接受了霍兰的建议，勒令唐纳德的生产品部门优先生产两栖车，迅速将月产量提高到500辆，到1944年6月更是达到了1000辆。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这种新型运兵车的性能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彻底克服了履带易脱落的问题。新出厂的LVT-2A1型为火力支援型，装有1门37毫米火炮和1挺7.6毫米机枪；LVT-2A2型为运输型，装甲厚度增加到6毫米，可以为车上的人员提供更好的防护，还加装了12.7毫米和7.6毫米机枪各一挺。根据珍珠港的需要，华盛顿还向夏威夷运去了最新型的LVT两栖坦克。这种坦克配备1门37毫米火炮和3挺机枪，可以在突击抢滩过程中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塔拉瓦的战斗进程表明，战列舰和巡洋舰块头大、吃水深，驶入近海或潟湖极易触礁，无法为登陆部队提供近程炮火支援。即使用吨

位较小的驱逐舰承担火力支援任务，也极易在瀉湖中搁浅。到1943年底，美军尚无法研制出适合提供近程火力支援的新型舰艇。作为变通，美军对现有LCI步兵登陆艇进行改装，增加武备，使之成为战斗支援登陆炮艇。这种炮艇配备6门火箭炮，每门可发射72发火箭弹，辅助火力为40毫米口径炮3门、20毫米口径炮2门和5挺12.7毫米机关枪，足以在浅水区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随着特纳少将一声令下，陆续抵达珍珠港的这些“炮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12月23日，原定部署在大西洋的埃塞克斯级航母五号舰“无畏”号通过巴拿马运河抵达珍珠港，随它前来的还有独立级轻型航母七号舰“卡波特”号。至此，美军第五舰队的快速航母达到了12艘。非但如此，很快将有更多新出炉的航母陆续加入第五舰队，形势对日本人来说越发绝望。

1944年1月3日，特纳下达了第五两栖舰队“A6-43”号作战计划。新计划与原来“电流行动”的老计划相比，有以下新特点：海军舰炮火力准备为登陆前两天，对主要攻击目标的炮击延长为3天。与之对应，陆基航空兵及航母舰载机的空中打击同样延长2~3天。

老式战列舰“马里兰”号在贝蒂奥的拙劣表现证明，目前美军急需一种专业的登陆指挥舰。其实早在1943年9月，盟军在地中海实施的萨勒诺登陆战中，这种新型指挥舰已经投入使用。这种简称为“AGC”的指挥舰的核心作用是充当两栖作战通信中心，负责及时收集、反馈战斗中的各种信息，快速发布作战命令并适时做出变更。在即将展开的“燧发枪行动”中，美军将投入2艘这种新型的指挥舰。

美国海军的习惯是用州命名战列舰，以城市命名巡洋舰，用鱼类命名潜艇，用海湾命名护航航母，驱逐舰一般使用海军将领的名字。能用的基本都用完了，现在这种新指挥舰只好用山脉名字命名。特纳、霍兰和第七步兵师师长科特勒少将的指挥部都将在“洛基山”号

上落脚，另一艘“阿巴拉契亚”号成为康诺利少将和陆战四师师长施密特少将的旗舰。

随同2艘指挥舰一同来到珍珠港的，还有2艘新式快速战列舰“依阿华”号和“新泽西”号。如果放在战争初期，这种事情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老酒，都一定会大肆吹嘘一番的。但是现在，第五舰队实力太强大了，2艘战列舰的加入不过是将斯普鲁恩斯麾下战舰的数量由373增加到375而已，简直不值一提。

美军在“电流行动”中吃尽了联络不畅的苦头。现在，一种新型单兵电台研制成功，开始在实战中投入使用。这种电台体积小，重量轻，同时具有防水性能，非常适合在登陆作战中使用。此外，海军航空兵对“复仇者”鱼雷机进行了改装，使之可以携带对地攻击的1000公斤重磅炸弹和集束炸弹。他们还给“海盗”和“地狱猫”安装了火箭发射器，大大提高了它们对地攻击的能力。

在夏威夷群岛的卡胡拉韦岛上，美国海军完全按照日军在塔拉瓦的防御体系“克隆”了大量防御工事，组织军舰和飞机进行炮击和轰炸实验。结果表明，只有在3000~5000米距离使用大口径舰炮发射延时引信穿甲弹，进行排炮俯射才能摧毁那些工事。实验同时证明，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快越好，针对敌军坚固工事的炮击速度要慢，保持一定间隔和节奏。根据这一实验结论，特纳下令担负舰炮支援的水面舰艇展开精确对岸炮击强化训练，大大提高了舰炮射击的精确度。海军航空兵也进行了对地攻击强化训练，“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更是专门进行了以250公斤或500公斤穿甲弹对地面点状目标的精确攻击专项训练。后来实战进程表明，这些措施可谓立竿见影，效果极佳。“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从以上举措可以看出，说美国人爱学习并善于学习一点也不过分。这也正是日军最欠缺的地方。

在特纳的作战计划颁布两天之后，1月5日，霍兰下发了第五两栖部队“1-44”号作战计划。参战各部具体编制和任务如下。

北夸贾林登陆部队：海军陆战队第四师，第一两栖装甲营，第十两栖运输营，第四两栖运输营，第十一两栖运输营A连，第一联合突击信号连和陆战队第十五守备营。总指挥陆战四师师长施密特少将。

南夸贾林登陆部队：陆军第七步兵师，第七〇八暂编两栖运输营，第七十五信号连，第七六七坦克营，第九十一独立化学连，陆军第三、第四守备营，第五十工兵营，第一四五野炮营，第一六三图像信号连，第三十一野战医院和第九七二信号特供连。总指挥第七步兵师师长科利特少将。

马朱罗登陆部队：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〇六团二营，海军陆战队第一守备营，第五两栖军直属侦察连。指挥官第一〇六团二营营长谢尔顿中校。

总预备队：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二团，陆军二十七师第一〇六团（欠二营）。总指挥托马斯·沃特森海军陆战队准将。

以上各部总计兵员53000人。夺取指定岛屿之后，随后跟进负责守备的部队为31000人。如此美军在“燧发枪行动”中计划投入的地面部队总数为84000人。

负责攻打北夸贾林罗伊—纳摩尔岛的陆战四师刚组建不久，目前正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北部的彭德尔顿军营训练。9月中旬，该师刚把人数凑齐，9月20日就接到了加入第五两栖部队的命令。按照惯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特意从老大哥第一、第二、第三师抽调了部分老兵补充陆战四师，以老带新，使他们的训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42年8月突袭马金环礁的原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森中校就是这个师的作战训练

副主任。之前安排他到贝蒂奥观摩实战，正是为了更好地组织陆战四师的训练。

起初连师长施密特少将都不知道陆战四师将前往中太平洋作战。10月底，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司令官康诺利少将来到了彭德尔顿训练营，和施密特一起研究将该师输送到战区的运输和战前训练计划。不久，第一两栖装甲营前来会合。12月14日，陆战四师在彭德尔顿海滩的阿里索峡谷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两栖登陆演习。

训练结束不久，第五两栖部队参谋长格雷福斯·厄金斯准将来到训练营，向施密特少将下达了参加“燧发枪行动”的命令。施密特这才知道，他们未来的攻击目标是一个叫罗伊—纳摩尔的鬼地方。12月下旬，施密特携参谋长威廉·罗杰斯上校、作战训练副主任卡尔森中校飞往珍珠港，向霍兰提交了作战计划，很快得到司令部的批准。霍兰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攻打沃特杰环礁的备用计划。经过两昼夜奋战，罗杰斯和卡尔森提交了新计划，霍兰很快予以批准。

1944年1月2日至3日，陆战四师和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在圣克莱门特举行了战前最后一次军事演习，火力支援群和护航航母都参加了。演习结果并不能使人满意，陆战四师的官兵对两栖运兵车的操作远远称不上娴熟。但经过演习，他们至少获得了直观登陆经验，不会因首次参战而手忙脚乱。但是要成为陆战一师、二师那样的精锐之师，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因为目睹了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在王金环礁的拙劣表现，霍兰对陆军第七步兵师的战斗力一直忧心忡忡。该师曾参加过1943年5月、8月对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登陆，是陆军中为数不多有着两栖作战经验的部队。和霍兰相反，特纳对这个师来到夏威夷之后的表现一直赞不绝口。

一次，在尼米兹办公室举行的小型会议上，霍兰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电流行动’时我在马金。第二十七师的战斗情况让我吃惊。他们晚上胡乱开枪，暴露目标。有时候只因某棵椰子树后面发现了日军几个狙击手，他们竟然会向所有椰子树射击一个半小时。我对他们讲：‘再乱开枪，我就把你们的枪全丢到瀉湖里，并且从此一颗子弹也不发给你们。’‘燧发枪行动’要使用第七步兵师。愿上帝保佑，他们会比第二十七师那伙新兵要强一些。”

尼米兹告诉霍兰：“第七师曾经参加过阿留申作战，他们不是新手。”

霍兰对此不以为然：“第二十七师也不是新手，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也打了半年仗。珊瑚岛作战是新事物，不小心非死很多人不可。”

特纳趁机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识第七师师长科利特将军，他可是个厉害的家伙。他不但指挥有方，而且善于学习。第七师从冰天雪地的阿留申调到炎热的夏威夷来，他来不及换装就先找到我，打听两栖作战的情况。他不但认真做了笔记，还把我能找到的资料全要走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陆军军官像科利特将军那样热衷于钻研战术。塔拉瓦战役之后，科利特将军带他的参谋长和情报官亲临贝蒂奥现场视察。他像海军一样，在瓦胡岛的瓦埃平地上模仿即将攻占的海岛，建立了逼真的永远性火力点和其他日本式工事，指挥步兵在坦克、炮兵、火焰喷射器和爆破工兵的配合下协同进攻。每次进攻之后都进行了讲评和讨论。那种认真劲儿，恐怕连你们海军陆战队都比不上。”

“未来战争异常艰巨而残酷，单凭陆战队无法包打天下，陆战队和海军总要学会和陆军配合作战。比起那些平庸之辈来，科利特将军不愧是其中的佼佼者。同他一起打仗，我非常放心。”特纳高屋建瓴

的这番话颇有尼米兹讲话的味道，至于能否减少霍兰的担心，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以刺刀作为师徽，第七师又被称作“刺刀师”，是美国陆军的一支老牌劲旅。在基斯卡岛战斗结束后不久，该师就接到了开赴夏威夷的命令。9月16日，科利特率部来到瓦胡岛，一直到12月14日才接到进攻夸贾林的命令。像特纳描述的那样，该师准备工作相对从容。科利特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多头指挥，令他无所适从。后勤主任戴维·安格鲁因中校多次抱怨说：“一方是没有战役指挥权的太平洋战区陆军后勤部，另一方是有战役指挥权却不负责物资供应的第五两栖部队司令部。这两个部门权责不清，让我们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因陆战二师在贝蒂奥出现重大伤亡，之前一直反对陆军由海军陆战队指挥的理查森中将特意向尼米兹出具了一份备忘录，提出撤销第五两栖部队，建立一个陆军的军队取而代之。对陆军第二十七师在马金的表现，尼米兹自然心知肚明，他不可能将海军陆战队交给陆军指挥。但出于缓和军种间矛盾的考虑，尼米兹将战区陆军的日常行政、后勤等辅助事项交给理查森负责，这就给第七师的备战带来了诸多麻烦。

不过第七师还是利用驻扎珍珠港较长的有利条件获得了更多训练时间。1月12日，科利特组织在毛伊岛进行了为期5天的实战演习。从登陆过程炮火支援的效果来看，他们的情况比陆战四师要好得多，特纳确实没有说谎。

随后再次出现了类似上次行动中的指挥问题。霍兰一直对自己在“电流行动”中沦为海军将领斯普鲁恩斯和特纳的“顾问”一事耿耿于怀。一天，他无意中发现，在即将展开的“燧发枪行动”计划中，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未出现。合着自己上蹿下跳，全瞎忙活了。起初他想找尼米兹直接理论，但那人太牛，霍兰有点心虚。有人告诉他，将

他的名字从计划中划掉全是参谋长的主意。霍兰气势汹汹地去向麦克莫里斯兴师问罪，后者还真把事儿全揽下来了。麦克莫里斯称，参加登陆的两个师作战区域相距百里之遥，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战场，且有各自的师长指挥，没必要再增加一个指挥层次了。换句话说，计划里没你的名字是我故意安排的。

和前任矜持、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相反，这位太平洋舰队的新参谋长大胆泼辣，行事果断，甚至敢擅自更改尼米兹亲自下达的命令。在美国海军中，谁都知道麦克莫里斯聪明绝顶——他头顶也的确没有几根毛——但也清楚他脾气暴躁，做事一丝不苟，对人对己要求极严。上任初期，当某天麦克莫里斯走进司令部时，陆军的一位上校军官正好借了一辆海军吉普车出门，麦克莫里斯当场把他拦下来，声明不借。当那名军官询问原因时，麦克莫里斯竟然回答道：“因为我是狗娘养的，所以我必须把车扣住。”这话可是儒雅的斯普鲁恩斯打死也说不出来的。

由精力充沛且办事认真的麦克莫里斯主持庞大、复杂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部，确属尼米兹之福。麦克莫里斯认为自己是司令官的第一助手，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参谋部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司令官不陷于具体事务和他能处理的日常工作中去。以一个参谋长的职责来说，他显然比前任斯普鲁恩斯更加称职，更加出色。

有人反映，麦克莫里斯揽权之多，远远超过了职权范围，许多送给尼米兹审阅的电报到参谋长办公室就被扣押了，他的办公室因此被戏称为“瓶颈湾”——这倒和萨瑟兰有几分类似。尼米兹对此非常清楚，他非但不讨厌麦克莫里斯的泼辣作风，还多次当着众人的面表扬参谋长工作积极主动，减除了自己的许多压力，大家都像他那样工作就好了。不过，尼米兹还是私下向参谋军官——主要是莱顿——提出，如果他们认为有备忘录必须送他亲自过目时，也可以直接送给他。

看，同时经过正常渠道向参谋长报一份。这才是一个高明领导的正确做法。

毫无例外，麦克莫里斯对霍兰的抗议置之不理，“号叫的疯子”在“歌剧幽灵”面前终于“号叫”不起来了。霍兰找到斯普鲁恩斯大发牢骚，后者答应，设法把他的名字加到作战指令中去。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霍兰和他的司令部成员都被安排在特纳的旗舰“洛基山”号上。

曾有传闻，同在“落基山”号上的第七师师长科利特对海军陆战队一贯盛气凌人地指责陆军战斗力差，非常不满。他觉得自己对两栖作战还有几分研究，完全可以胜任指挥。科利特公然威胁说，如果霍兰胆敢像在马金环礁那样登岛干预战场指挥，他就立即派人把他抓起来“关禁闭”。或许科利特只是开玩笑，但霍兰在“燧发枪行动”中始终未上岸倒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可以看出，美军各军种之间的矛盾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小。

为避免再次发生贝蒂奥登陆期间出现的两栖运兵车严重不足的尴尬状况，经尼米兹多方协调，参与马绍尔群岛作战的两个师都得到了远多于当初陆战二师在贝蒂奥的配备数量。初次上阵的陆战四师得到了240辆新型两栖运兵车和75辆两栖坦克，被分别编入了第四两栖运输营和第十两栖运输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原计划给每件武器配备5个基数弹药量。第七师曾有在阿留申的“作战”经验，知道仗一旦打起来，弹药消耗极大，因而特意提出这些弹药可能不够用。1月5日，尼米兹上将亲自干预此事，下令将105毫米榴弹炮的配弹量增加到10个基数，这一命令也同样发给了在西海岸的陆战四师。

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并不领情。他们甚至抱怨说，这样擅自变更补给计划，将给他们的准备工作带来不少麻烦，并反馈“一旦物资装载开始，后勤补给计划不应再随意更改”，5个基数弹药已经足够使

用。他们说带东西太多将使滩头阵地拥挤，影响物资的卸载和堆放。从中可以看出新手和老手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曾在阿图岛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第七师清楚，充足的弹药供应是保持火力优势的必要条件，还没上过战场的陆战四师就无法体会到这一点。

第七师配备的两栖运兵车少于陆战四师。因为后者在本土训练，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以最快速度获得最新的装备。为了保证第七师的运输能力，理查森中将专门为他们调配了100辆两栖运输车。科利特根据在阿图岛作战的经验，合理编组补给和运输任务，补给工作比条件更好的陆战四师要充分得多。在科利特的亲自调度下，包括口粮、弹药、燃油、工程机械、医疗器材等4174种物资全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贝蒂奥的惨重伤亡使美军充分意识到，伤员处置和战地医护工作非常重要。他们为“燧发枪行动”配备了专门的运兵舰，统一收容战场伤兵。如果天气条件恶劣，将抽调部分坦克登陆舰用于收容伤员。登陆行动的第三天，美军向罗伊—纳摩尔岛派去了医疗舰“救济”号，向夸贾林岛派去了“慰藉”号，专门从事救护工作。不说别的，这2艘舰的名字就起得非常恰当。

和在吉尔伯特群岛一样，率先向马绍尔群岛日军发起进攻的依然是美军航空兵。这种攻击在“电流行动”准备阶段就已开始了。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结束之后，担负阻击和空中支援任务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并未立即撤走。11月底，波纳尔少将率第一大队和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大队依然在马金和塔拉瓦以西海域活动。他们接到命令，在返航珍珠港前对夸贾林和沃特杰发起一轮航空打击，拍摄下一步行动急需的航空照片。美军两支航母大队共有6艘快速航空母舰、5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

12月4日晨，一路向西南长途奔袭1300公里的美军航母舰队抵达夸贾林以北240公里海域。在此之前，美军潜艇“海豹”号已对夸贾林进行了抵前侦察，做好了搭救落水飞行员的准备。清晨6时30分，随着波纳尔少将一声令下，由246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从6艘航母上腾空而起，向日军盘踞的夸贾林环礁隆隆飞去。

出击之前，“列克星敦”号飞行大队长欧内斯特·斯诺登中校向波纳尔建议，在第一波攻击发起前，先进行一次战斗机扫荡，摧毁日军的空中防御力量。波纳尔用兵一贯谨慎，他认为美军此次突击很难达成突然性，航母在航行途中被日机发现遭到反击的可能性极大，便以战斗机需要留下执行航母空中保护为由，拒绝了斯诺登的建议。这是他诸多以防御为主的决断之一，类似决断将使他很快失去快速航母舰队指挥官的职务。觊觎这一热门职位的人实在太多了。

波纳尔悲观地认为，攻击无法达成突然性，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日军雷达发现来袭机群时，美军距目标只剩64公里了。当时驻扎在夸贾林的是日军第二八一航空队，他们在头一天刚得到了20架零战的支援。日军迅速升空近50架零战实施拦截，一场激烈的空战瞬间打响。美军声称战斗中击落零战40架，自身损失仅3架，另有3架日军轰炸机被击毁在地面上。埃贝耶岛附近的日军水上飞机基地同样遭到了围攻，包括4架川西二式大艇在内的11架水上飞机起火燃烧。但是美军未能识破日军精心设置的伪装，更多日机逃过一劫。

此前，日军轻巡洋舰“长良”号、“五十铃”号，护卫运粮船“杵埼”号刚刚抵达夸贾林。在接到罗伊岛发出的空袭警报之后，两舰迅速驶入开阔水域展开防空阵形，快速机动使两舰仅被命中几发近失弹。“长良”号的1条鱼雷被引爆，导致舰上水兵亡48人、伤112人。“五十铃”号的螺旋桨受损。但两舰都成功躲过了空袭。

不是所有舰船都像它们那样幸运。特设运输船“建武丸”号、猎潜艇“第七拓南丸”号、燃料补给舰“朝风丸”号等5舰被美军击沉，运粮船“杵埼”号、特设工作舰“山霜丸”号遭到重创。另有29架美机在中午时分空袭了沃特杰环礁，击毁停在机场的日机5架，日军机库和兵营中弹起火。凭借空袭的有利时机，美军鱼雷机和轰炸机拍摄了大量极有价值的航空照片。

第一波空袭效果显然不如预计。返航飞行员汇报说：“机场到处塞满了敌军的鱼雷机，因为弹药用尽，没有来得及去攻击它们。”此时日军的反击已经发起。从中午开始，有日军零星鱼雷机和轰炸机对美军舰队发起进攻，无一例外被美军战斗机和防空炮火击落。美军原拟对夸贾林发起持续两日的攻击，但波纳尔忌惮日军的反击，拒绝派出第二波攻击机群。他命令两支特混大队以24节航速向东北撤退，尽快脱离日军陆基战机的攻击范围。如果波纳尔咬紧牙关发起第二轮空袭，包括两艘轻巡洋舰在内的众多日军受伤舰船无疑凶多吉少。

但军舰显然是跑不赢飞机的。从18时50分到次日凌晨1时30分月亮完全落下为止，美军航母舰队先后遭到日军37架飞机的攻击。1条鱼雷导致“列克星敦”号舰尾轻度受损，舰上水兵44人阵亡，不得不进入船厂维修。因担心航母再次遭袭受损，波纳尔断然下令终止空袭行动，乘夜色快速撤退。美军本次空袭行动就这样无疾而终。美军舰队于12月9日顺利返回珍珠港。

返航途中，波纳尔接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电令，抽调部分水面舰艇炮击瑙鲁岛。由威利斯·李少将领衔的炮击舰队立即出击，但并未取得像样战果，驱逐舰“博伊德”号反被日军岸炮击伤。

日军称本次战斗为“马绍尔群岛航空战”。尽管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东京大本营发布的公报依然高调：“击沉包括‘企业’号在内的敌军重型航母2艘、巡洋舰3艘，重创航母1艘。”上次永野汇报击沉

“萨拉托加”号时，裕仁曾说“这艘舰被你们击沉6回了”，弄得永野当场无法下台。这次被日军用嘴击沉的美军航母换成了“企业”号。颇具戏剧性的是，永野多次宣布击沉的两艘美军航母都顽强挺到了战后。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越咒越长寿”。

波纳尔少将在本次空袭中的表现，遭到了海军航空兵诸多高级军官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即使夸贾林仍有日军俯冲轰炸机和一式陆攻机存在，凭借美军6艘航母的雄厚实力，完全可以以攻为守，通过发起第二波攻击瘫痪敌军的空中力量，而不是狼狈逃跑去和日军攻击机赛跑，最后落得“列克星敦”号被击伤的可悲下场。

一些军官据此提出，波纳尔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完全不适合指挥进攻性的快速航母舰队。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当数“约克城”号舰长约瑟夫·克拉克上校。克拉克纠集了一批军官，就波纳尔近期的表现起草了一份“白皮书”，反映袭击马绍尔群岛发生的情况，建议更加积极地使用航母舰载机力量。报告很快就到了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陶尔斯中将的案头。在“电流行动”期间，以陶尔斯和谢尔曼为首的海军航空兵高层一直对斯普鲁恩斯和波纳尔对航母的使用颇有微词，这回可算逮住了发泄机会。陶尔斯将克拉克的信及上交的航空照片一起交给了谢尔曼，照片上正是空袭行动中未被摧毁的日军舰船和飞机。谢尔曼一路小跑来到了隔壁参谋长的办公室，对麦克莫里斯少将高声喊道：“您想看看漏网之鱼吗？！”

12月23日，尼米兹召集陶尔斯、麦克莫里斯和谢尔曼等人召开了专题会议，讨论快速航母舰队的使用问题。陶尔斯在会上再次提出，要更加积极地使用航空母舰，波纳尔显然已不再适合担任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陶尔斯随即提出了后备人选，美国西海岸舰队航空兵司令官马克·米切尔少将。谢尔曼全力支持陶尔斯的建议，指出米切尔曾在美国第一艘航母“兰利”号上任副舰长，还担任过“萨

拉托加”号副舰长和“大黄蜂”号舰长，航空作战经验丰富，完全可以胜任这一职务。

尼米兹对此颇费踌躇。他知道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关系一向不太融洽。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属于第五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将帅不和历来为兵家大忌。尼米兹授意麦克莫里斯前去试探斯普鲁恩斯对人事变动的意见。雷蒙德果然反对这次调动，并非海军航空兵出身的他只是模糊了解航母舰队作战中的部分细节，认为波纳尔在战术指挥上并无太大问题。空袭夸贾林的作战虽略显保守，但为了保存实力，也算不上什么大错。和波纳尔类似，斯普鲁恩斯用兵同样以谨慎著称。另外还有一层无法明说的原因。中途岛海战时，时任“大黄蜂”号舰长的米切尔表现欠佳，斯普鲁恩斯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两人之间关系微妙。仔细斟酌一番，尼米兹决定不再同斯普鲁恩斯商量，立即将米切尔调来珍珠港工作。

12月27日早上的碰头会之后，尼米兹将波纳尔、斯普鲁恩斯、陶尔斯、麦克莫里斯、谢尔曼和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约翰·牛顿中将一起留了下来。他用一种和蔼且严肃的口吻告诉波纳尔，部属指责他在作战中过于谨小慎微。为避免矛盾公开化，尼米兹并未出具克拉克起草的那份报告。尼米兹进而指出，对航母舰队空袭夸贾林的结果感到失望。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一名指挥官应当做好承受不可避免损失的心理准备。

受到责难的波纳尔显得非常难受，一言不发。尼米兹转而提到，斯普鲁恩斯对他在“电流行动”中的表现表示满意，现场气氛稍有缓和。波纳尔试图对他仓促撤离夸贾林的行为进行辩解，但显然为时已晚。

头一天，哈尔西上将恰好回国途经珍珠港。在听取了他对南太平洋战事的汇报之后，尼米兹向航空兵专家哈尔西提出，请他推荐接替

波纳尔出任快速航母舰队的司令官人选，同时说明陶尔斯推荐的是米切尔——他目前正在西海岸赋闲，天天钓鱼。因为和米切尔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哈尔西立即表示“完全赞同陶尔斯的意见”。尼米兹决定将此事拿到与金上将两个月一次的定期例会上再做决定。

毫无疑问，“燧发枪行动”作战计划再次引发了海军航空兵和水面舰艇部队之间的矛盾。海军航空兵的发言人陶尔斯中将提出，应当允许航母舰队自由行动，它们的任务只是袭击敌军基地，直到把日军舰队引出来加以歼灭为止。但是斯普鲁恩斯认为，航母舰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两栖登陆作战提供近距离支援。两人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战略专家。斯普鲁恩斯认为，陶尔斯是一个纯粹的投机主义者，自私，充满野心。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是你不吹捧陶尔斯，不加入他的小圈子，一旦你落到他的手里，就肯定没有好日子过。陶尔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称陶尔斯为“敌人”，是自己深恶痛绝的极少数人之一。

1944年1月3日，尼米兹和金上将分别从珍珠港和华盛顿赶赴旧金山，参加新年第一次例行会晤。在国内度假的哈尔西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除理顺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之外，还要对下一步作战进行统一谋划。主持会议的金上将率先发言：“海军部副部长弗雷斯特尔提出，随着更多新型航母加入太平洋舰队，应该相应给予海军航空兵军官更多的职权，特别是突出陶尔斯中将的地位。切斯特，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作为一名一战时期的老飞行员，弗雷斯特尔提出上述要求也属正常。金和尼米兹对陶尔斯都不太感冒——当年正是金将他从华盛顿赶到珍珠港的。尼米兹认为，许多海军航空兵军官已经身居高位，如果继续强化他们的职权，势必引起水面舰艇军官的不满。按照海军的惯例，水面舰艇军官的晋升一般从普通水兵、枪炮长或轮机长、驱逐舰舰长、巡洋舰舰长逐渐晋升至战列舰舰长，最后成为分舰队少将司令

官，就像弗莱彻、斯普鲁恩斯、金凯德那样。这一过程极其漫长，至少需要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作为新生事物，海军航空兵军官的晋升则快捷许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沉吟良久，尼米兹将头转向了坐在一边的哈尔西：“比尔，你不是说，你的南太平洋司令部需要进一步加强力量吗？你欢迎牛顿将军到你的战区工作吗？”

哈尔西对此颇感意外，但他还是立即回答道：“我当然欢迎，但不知道牛顿将军愿不愿意屈就。”

尼米兹微微一笑：“我想他一定会乐意的。”在太平洋舰队，尼米兹主抓全局战略和作战，具体行政事务由麦克莫里斯一手包办，贵为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的牛顿平时几乎无事可干。到南太平洋很可能会捞到仗打，这对牛顿是最大的诱惑。虽然最后并未指挥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但当哈尔西以第三舰队司令官之职回到珍珠港后，牛顿接替了他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的职务，怎么说也算是“位高权不重”的一方诸侯了。

都是常年在江湖上混的，金立即领会了尼米兹的意思：“你是说让牛顿去南太平洋，由陶尔斯接替他的职务？”

“如果这样变动的話，陶尔斯的航空指挥权不受人事变动影响，位置又高了一级，我想他和副部长大人一定会感到满意的。”尼米兹微笑着回答道。随后他提议由波纳尔接替陶尔斯腾出的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的职务。这样，表面上看是晋升了，不至于使波纳尔太丢面子，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就给米切尔空出来了。

哈尔西立即随声附和：“这无疑是个绝好的主意。我对米切尔非常了解，他的确是出任这一职务的不二人选。”马绍尔战役结束之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将前往南太平洋，协助第三两栖舰队对卡维恩、格林群岛或埃米劳岛的作战。另外以哈尔西的身份，他的意见无疑是很有分量的。

“不过，你的老朋友斯普鲁恩斯对米切尔的印象可不怎么样。”尼米兹说。

哈尔西咧开大瓢嘴笑了：“这也难怪，因为雷蒙德本身就非常出色。但他毕竟不是飞行员出身，这点小问题肯定不会难住您的。”哈尔西不失时机地拍了领导一马屁。

哈尔西的话一点没错。到珍珠港履职之前，尼米兹是海军航行局局长，干的就是人事的活儿。在太平洋战争第二年临近结束时，尼米兹已经能够预见战争的结局。他和金对进攻方向意见一致，现在例会只是在时间、物资和人员上进行确认。尼米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手下杰出的将领安排到最适合他们的位置上。在用人上，他无疑比上司金更加驾轻就熟，犹如指挥作战那样得心应手。

考虑到米切尔只有指挥单艘航母的经历，尼米兹决定先由他出任一个航母大队的指挥官，代行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职权。这意味着“燧发枪行动”对米切尔来说是一次大考。如果考试成绩优异，他就可以顺利去掉“代行”二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快速航母舰队的指挥官。如果考试没能过关，其前景的黯淡可想而知，米切尔很可能就会重回西海岸永远钓鱼了。

在任职海军航行局局长期间，尼米兹同弗雷斯特尔关系紧张。他极力反对弗雷斯特尔把他那些华尔街的朋友安置到海军的重要岗位上去。曾有一次，弗雷斯特尔想任命一个刚刚出狱的朋友担任海军要职，尼米兹根据《海军条令》让这件事儿最后泡汤，弗雷斯特尔对此非常生气。曾经有传闻，这位海军部副部长曾怂恿金直接指挥太平洋舰队，在把尼米兹挤走的同时，把金挤出华盛顿，给自己“大展宏图”留下更大空间。尼米兹提出陶尔斯晋升的同时带走航空兵指挥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堵弗雷斯特尔的嘴。但对明升暗降的波纳尔而言，留给他的就只剩下了行政和后勤事务了。为了给波纳尔以适当安

慰，尼米兹答应让他在“燧发枪行动”中出任斯普鲁恩斯的顾问。一方面为他体面离开舰队进行过渡，另一方面如果米切尔在考试中不合格，波纳尔就能立即顶上。

在本次重大人事调整中，看似每个人都有所得，实际上最失意者莫过于波纳尔，最得意者则为米切尔。只要米切尔能够通过大考，波纳尔在过渡性担任斯普鲁恩斯的顾问之后，将不得不接受权限大幅缩减的航空兵司令官一职。而在西海岸无所事事地钓了几个月鱼的米切尔，得以重出江湖，执掌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米切尔难得地抓住了这次咸鱼翻生的机会，凭借战争后期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矮子凶神”的唬人称号，成为二战杰出的航母舰队指挥官。看来想出名，不但要好好地干事，还要选好在哪儿干、跟谁干。在美国陆军那边，反面的例子是艾克尔伯格，正面的是巴顿。不过，以巴顿的犟脾气，即使到西南太平洋也无法与麦克阿瑟和谐共事，最终结果可能是和艾森豪威尔那样，背铺盖卷儿走人。

金和尼米兹共同确定了一条原则。太平洋舰队所有非航空兵出身的司令官，必须任命航空兵军官担任副司令官或参谋长；由航空兵军官担任司令官时，则必须由水面舰艇部队军官担任副司令官或参谋长。根据这一原则，米切尔必须选择一名水面舰艇军官做参谋长——他最终选择了在圣乔治亚角海战中有惊艳表现的阿利·伯克上校，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战后米切尔去世。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之后，斯普鲁恩斯也不得不物色一名航空兵军官，接替他勤奋工作的好友兼助手穆尔上校。

指挥权问题解决之后，会议开始讨论作战问题。太平洋舰队制订的越过马绍尔群岛东部、南部诸岛，直接进攻夸贾林的方案，得到了金的高度赞许。哈尔西建议，在麦克阿瑟向西进攻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时，他将先拿下拉包尔以东的格林群岛，然后再攻击西北方的埃米劳

岛。通过几次进攻作战，盟军将全面包围拉包尔和卡维恩，只需通过空袭就会使两个基地瘫痪，无须再去攻占它们。

尼米兹对此表示赞同，同时提出，这样第五舰队就无须派出航母舰队前往支援哈尔西的作战。他计划在“燧发枪行动”执行过程中或在此后不久，派出航母舰队在快速战列舰的护卫下进攻联合舰队司令部驻地特鲁克，引诱日本海军主力出战并歼灭之，最终利用空中优势使特鲁克像拉包尔那样无效化。这不啻为一个大胆的设想，金对此立即表示赞同。他只补充说，应该同时向特鲁克外海派出潜艇部队，实施封锁，在航母舰载机逼敌出逃时寻隙发起水下攻击，以争取最大战果。

会议最后，金再次阐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强调中太平洋的战术要点是马里亚纳群岛，即将展开的“燧发枪行动”不过是为最终夺取马里亚纳群岛进行铺垫，就像“电流行动”是为“燧发枪行动”做准备一样。金指出，日军正是通过马里亚纳群岛把人员、物资和飞机源源不断地运往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岛各地。美国夺取马里亚纳的主要岛屿并建立舰艇和航空兵基地后，就能切断日军对各个战场的供应。说到此处，金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阿诺德上将提出，如果你们拿下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他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就可以从那儿起飞，直接轰炸日本的心脏东京！”

1944年1月13日，美军陆战四师乘船离开加利福尼亚，开始了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岸对岸远征。本次行程长达6900公里。一直到38年之后，这一纪录才被英国远征马尔维纳斯群岛的12900公里长距离行军打破。1月21日，海军陆战队第十五守备营抵达瓦胡岛，美军最后一支地面部队终于到位，至此，美军前去打架的人手全部到齐。一时间，珍珠港舰船云集，樯桅如林，夏威夷诸岛间的水道几乎都被挤满了。第五舰队规模扩大之后，水兵开始把它称作“大蓝舰队”。一些人甚至开玩笑说，他们可以徒步走过一个钢铁铺成的锚地。可惜对檀香山的

居民来说，这是战争结束前他们最后一次看到这支威武雄壮的舰队了。

“是时候再一次为战争而离开了，”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斯普鲁恩斯这样说，“我的信件从现在起将没有规律，但你自己要定期写。我的信件会隔一段时间到达。对我来说，能听到你的声音非常重要。这场战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尤其是当事情很成功时。”

1月22日晚，米切尔少将率4支快速航母大队从夏威夷拔锚启航，与他们一同出发的还有斯莫尔少将的第十五独立大队。几小时后，数不清的运输船、护航舰队陆续起航。特纳少将的南方战斗群在前，稍后康诺利少将的北部战斗群取道拉海纳水道驶出军港——他们落后特纳舰队约56公里——共同向西南方向的马绍尔群岛迤邐而行。战役总预备队和马朱罗攻略部队比主力部队晚一天出发。美军针对马绍尔群岛的“燧发枪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最早投入行动的是洛克伍德海军中将的潜艇部队。早在大部队出发之前，美军潜艇已经在作战区域活动月余了——其中3艘在特鲁克一带，1艘在波纳佩岛，1艘在库萨耶岛附近，另有1艘在埃尼威托克环礁，共同执行侦察、巡逻并伺机攻敌等任务。洛克伍德已经发出了最新指令，众多潜艇继续西进，配合主力舰队的行动。

1月23日清晨，在马卡拉帕山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俯瞰近乎空旷的珍珠港，感慨万千。现在，他完全不必为夏威夷的安全担心，自顾不暇的日军早已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战争结束之前，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大多数主力舰船再未回到过珍珠港，极少数回来的是在战斗中负重伤的“倒霉蛋”。随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不久之后迁往关岛，珍珠港已变成一个落寞的后方基地，和拉包尔一样失去了应有作用，但其内在含义截然不同。

兵不血刃马朱罗

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之后，日本随即隔断了托管区的对外联系，严禁西方人私自进入。与此同时，东京下令在加罗林、马里亚纳和马绍尔群岛大兴土木，修建机场、锚地等军事设施，对外宣称“一切均非军事目的”。这些所谓的“文化与工业设施”包括机场跑道、导航台、气象观测站、蓄水设备、仓库、瞭望所及灯塔等，很难简单区分其到底是军用还是民用。施工总指挥吉田秀吉对外宣称，上述设施是为了保障航海安全，促进经济和商业发展，造福当地，格调不是一般地高。

毋庸置疑，这些设施可以用于商业目的。可一旦形势需要，它们就能立即转为军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述设施建设全部由海军省买单，而不是负责行政管理的外务省和南洋厅。仅1940年当年，海军省拨付的建设专款就达到了4637750日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就在二战爆发的1939年，日本海军第四舰队进驻特鲁克，担负内南洋诸岛的防御任务。随着美日关系不断恶化，东京开始逐渐加强第四舰队及诸岛守军的力量。1941年3月，日本海军设立海军第六根据地部队，专职负责马绍尔群岛的防御。随后大批地面部队和朝鲜劳工陆续进驻，开始扩建机场、码头等军事设施。1940年11月16日至1941年5月31日，海军省为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建设拨款达到49526396日元，占总预算的70%。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四舰队迅速出兵占领了美属关岛和英属吉尔伯特群岛等地，将之纳入日军的管辖范围。

与机场配套的其他设施也同时开工。到1941年底，日军在马绍尔群岛的沃特杰、罗伊—纳摩尔、埃尼威托克、夸贾林等地修建了包括弹药库、油库、加油站在内的大批设施。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东京

对马绍尔群岛的防御不断加强，在上述诸岛增建了供水设施、指挥所，驻军开始构筑地面防御工事。

随着各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日军守备部队开始源源不断地进驻。1941年8月，海军第六根据地部队司令部由沃特杰移驻夸贾林。战争爆发之后，距离吉尔伯特群岛最近的米利环礁不但增设了机场设施，还建起了海军观通站。当年9月，第六根据地部队下属三个警备队受命进驻贾卢伊特、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环礁，担负起当地的守备任务。

1942年8月，卡尔森突击营突袭马金环礁之后，日军在迅速加强马金、塔拉瓦、瑙鲁和大洋岛防务的同时，也开始向马绍尔群岛大举增兵。11月3日，中尉富田良治率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一部约600人乘运输船“明天丸”号登上米利环礁。5日，富田与先前驻扎于此的横须贺海军第三特别陆战队一部完成换防，被命名为海军第六十二警备队。随着当年12月夸贾林机场投入使用，海军少将吉良俊一——1943年11月1日晋升中将，1944年1月1日回国履新，侥幸逃过一劫——率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部分战机随即进驻。1943年3月13日，第六根据地部队直属陆战队第一中队进驻米利。1943年7月，为准备入侵美军占据的埃利斯群岛、斐济和萨摩亚等地，日军再次向米利增派了第六十六警备队司令官志贺正成率领的600名官兵。但随着美军夺取吉尔伯特群岛，当地驻军的任务由攻转守。

1943年7月，因原拟增援马绍尔群岛的南海第四守备队临时奉调北所罗门群岛地区，大本营陆军部转令驻菲律宾的第六十五旅团第一二二步兵联队联队长大石千里率联队主力1900人，乘两艘运输船在驱逐舰“曙”号、“汐风”号护航下前往马绍尔群岛补缺。在特鲁克稍作停留后，船队于9月7日顺利抵达马绍尔群岛。大石率联队本部和第六中队驻守夸贾林，其余第一和第二大队分派各岛。9月9日，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在“那珂”号轻巡洋舰护航下登上了马洛伊拉普，归属海军

第六十三警备队指挥。9月20日，第一大队乘“日枝丸”号运输船来到米利，归属海军第六十六警备队管辖。9月22日，与第一大队一同来到米利的第二大队主力503名官兵转赴沃特杰，归属海军第六十四警备队指挥。相对于岛上原有的海军部队来说，这些新到的陆军部队战斗力更强。

1943年11月中旬之后，美军加大了对吉尔伯特群岛的空袭力度。大本营海军部据此判断，美军很快会大举进犯。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电令第四舰队司令官小林仁进驻夸贾林，靠前指挥。为了增援马金和塔拉瓦守军，以第一〇七联队为基干组成的甲支队奉命对贝蒂奥实施反登陆作战。随着与当地守军的联系中断，甲支队继续前行已毫无意义，他们受命就近转往夸贾林驻守。11月28日，日军以甲支队第三大队为基干，编成有1800名兵员的南洋第一支队，进驻米利环礁。12月2日，该部在米利登陆后归第六十六警备队指挥。如此日军在米利环礁驻军总数达到了5400人，其中海军2900人，陆军2500人。12月9日，甲支队指挥部和第一大队共1600名兵员进驻库萨耶岛。

随着马金和塔拉瓦接连失守，小林仁于11月底径直从夸贾林返回特鲁克，留下副手秋山门造任第六特别根据地部队司令官，统一指挥马绍尔群岛的所有日军。如此，秋山和贝蒂奥的柴崎惠次一样，捞到了尽快入住靖国神社的机会。

鉴于“电流行动”日海军航空兵损失较大，在甲支队进驻马绍尔群岛的同时，联合舰队司令部命令原驻此地的第二十二航空战队撤往马里亚纳群岛休整，其防务由山田道行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接替。11月22日至27日，山田下属第七五二航空队的37架战机分四批次进驻罗伊—纳摩尔。27日，第二八一航空队38架零式战斗机和10架运输机，第七五二航空队3架一式陆攻机在队长所茂八郎的率领下，分两批从本土馆山飞行基地起飞，经硫黄岛、提尼安岛、特鲁克和埃尼威托克转场，12月8日全部进驻罗伊—纳摩尔。28日，第五三一航空队20架俯冲

轰炸机和6架运输机在队长佐佐木健儿的率领下，分三批进驻贾卢伊特和沃特杰环礁。同日，山田亲率3架一式陆攻机抵达前线。山田的地勤人员本拟在月底前运抵上述各地，但因美军提前对马绍尔诸岛发起空袭，上述人员滞留特鲁克未能成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此保住了小命。

随着美军攻取吉尔伯特群岛并不断加大对马绍尔群岛的空袭力度，12月5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再次从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下属第七五三航空队抽调一式陆攻机16架，在平田种正的率领下飞赴马绍尔群岛。12月15日，古贺下令将第五五二航空队的战斗机划归第四舰队指挥。至此，马绍尔群岛的日军战机达到了145架。

空中力量在频频调动，海上增兵也在同步进行之中。12月中下旬，日海上机动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一联队、第十六坦克联队等陆军部队相继归入第四舰队麾下。12月30日，西田祥实率海上第一机动旅团司令部及下属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等三个机动大队共3942名官兵抵达马绍尔群岛。这是美军发起进攻之前，日军最大规模也是最后一次增兵。1944年1月10日，根据秋山的命令，西田各部分别被派往埃尼威托克、沃特杰、马洛伊拉普和夸贾林等地。

到美军发起攻击前，1944年1月15日，日军在马绍尔群岛驻军，包括陆军、海军、后勤和工兵部队，达到了29000人，另有5900人正在前往库萨耶岛的途中。区区一个海军少将能指挥如此多的陆海军部队，秋山最后把命搭上也不枉了。

总人数看起来不算少，但往诸多岛屿上一撒胡椒面，似乎任一处兵力都不宽裕。日军不知晓美军的主攻方向，如此分散部署，就会导致每一局部都兵力不足。迫于无奈，秋山只得将夸贾林、米利、沃特杰、马洛伊拉普、贾卢伊特和埃尼威托克六大环礁确定为防御重点：沃特杰驻军3990人，贾卢伊特驻军2466人，埃尼威托克驻军3500人，

马洛伊拉普驻军3488人。外围诸岛中，距马金环礁最近的米利驻军最多，达到5328人。在核心基地夸贾林，包括第六根据地部队司令部在内共有8782人，其中超过6000人的主力驻扎在北方的罗伊—纳摩尔岛和南方的夸贾林岛，2000余人分散在其他小岛上。

秋山判断，如果美军前来进攻，不是从吉尔伯特群岛出发进攻米利和贾卢伊特，就是以珍珠港为基地进攻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特别米利距美军刚刚占领的马金很近，位置暴露，首先遭攻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决定将米利作为重中之重，不惜从主岛夸贾林抽调部分兵力前往增援。这恰好印证了尼米兹之前的判断，给美军实施“黑虎掏心”、轻取夸贾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最要命的问题是，由于错误判断美军的进攻方向是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自秋山以下驻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并无多少紧迫感——这点秋山和未雨绸缪的柴崎存在巨大差距。罗伊—纳摩尔的防御工事聊胜于无，铁丝网拉得稀稀拉拉，海滩上敷设的地雷和近海水下障碍物严重不足，工程质量之差简直无法形容。

日军在罗伊—纳摩尔的主要火力是两个炮兵中队，有4门127毫米高平两用炮。其中两门部署在罗伊岛西北角，另两门在纳摩尔岛北端。日军还有37毫米速射炮2门，在罗伊和纳摩尔各部署1门。此外还有28门20毫米小口径炮和为数不多的12.7毫米机枪。日军在岛上共修建了19座机枪碉堡，还有直径12米的圆形大碉堡4座。罗伊岛的4个、纳摩尔岛的3个加强火力点全部位于面临大海的北岸一侧，潟湖沿岸兵力和火力配备有限，连7.7毫米机枪都没有几挺——美军攻打贝蒂奥正在从潟湖一侧发起的。岛上像贝蒂奥那样的坚固工事几乎没有，根本无法抗击美军航空兵和海军舰炮的持续打击。

美军登陆之前，驻扎罗伊—纳摩尔的日军共有2900人，半数以上属于海军航空兵地勤人员，另有800名工兵和后勤人员，200名航空工

厂的机械工程兵，正儿八经的地面作战部队仅第六十一警备队罗伊—纳摩尔分队近400人，他们全部署在纳摩尔岛，罗伊岛上正宗地面作战部队一个都没有。即使能够领到武器，那些地勤人员和工兵的作战能力是完全不能指望的。

“燧发枪行动”结束之后，美军第五两栖军参谋文森特·威尔逊工兵中校评价说，日军在夸贾林环礁的防御准备“糟糕得简直一塌糊涂”。一向还算内敛的第七师师长科利特少将对敌人的评论还算客气：“只有环礁南端夸贾林岛的防御工事勉强还算可以。”

正如科利特少将所言，日军在夸贾林的防御稍强于罗伊—纳摩尔。2门127毫米炮被安置在岛两端，后方各配置了1门80毫米高平两用炮。前者正对海面，后者控制潟湖，如此部署还算合理。岛上另有5门75毫米炮和2门37毫米反坦克炮，16座碉堡和地面工事部署有18挺7.7毫米机枪，火力覆盖范围较大。环形壕沟从海岸线后方开始挖掘，三条反坦克壕从海岸延伸到机场跑道一带，部分一直延伸到潟湖，但仍未能横贯全岛。海岸线部分地段布置了铁丝网，但海岸和近海水下防御与贝蒂奥仍不可同日而语。内线阵地外围建有一些防空洞和弹药库，但施工质量差，许多工程尚未完工。一方面，日军判断美军定会先打外围，对美军直接攻打夸贾林的估计不足；另一方面，美军不间断的空袭也极大影响了日军的施工进度。

美军对马绍尔群岛的进攻依然是航空兵打头阵。夺取马金和塔拉瓦之后，11月24日，美国陆军第七航空队——美军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海军舰队和陆军航空兵编号刚好掉了个个儿，麦克阿瑟那里是海军第七舰队和陆军第五航空队，尼米兹这里是海军第五舰队和陆军第七航空队——11架B-24重型轰炸机从贝克岛机场出发，对距离最近的米利机场发起空袭。8架日机升空拦截，并未能阻止美机投弹。从11月24日到12月19日，黑尔从坎通岛、纳诺美亚、努库费塔乌和富纳富提机场共出动B-24轰炸机106架次，对米利日军机场跑道和军事设施投弹

122吨。其中12月4日单日派出战机达到34架。虽有零星日机起飞拦截，但日军零战无法对B-24这种体形庞大的四引擎轰炸机造成致命伤害，大部分时间只能围着人家不停地绕圈儿。

鉴于米利仍有少许日机，12月18日，黑尔变更作战方式，出动12架A-24战斗轰炸机在13架P-39的护航下再次飞临米利上空，与升空拦截的8架日机展开空战。6架日机在空战中被击落，另有7架被摧毁在地面上。次日，黑尔再次出动B-24空袭米利机场，遭到25架日机的拦截，效果不佳，仅在空战中击落7架日机。

从12月18日到25日，美军不间断的空袭行动几乎将米利日军燃料库和地面建筑悉数摧毁，11架日机被摧毁在跑道上——日军最害怕这种消耗战。12月25日之后，美军的空袭行动再也见不到升空拦截的日机了。由于日军防空炮性能低劣，美军的轰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随着马金、贝蒂奥和阿帕玛玛机场相继投入使用，美军陆基战机的空袭距离进一步缩短。从12月25日开始，前来投弹的美军轰炸机已经可以得到战斗机的全程护航，形势对日军来说更加绝望。1944年1月3日，美军发现米利机场停有3架飞机，黑尔立即出动打击机群将之全部摧毁。1月8日，1架美军侦察机发现米利机场再次出现了4架日机。1月10日，大批美机再次蜂拥而至，4架日军飞机当即报销。

到1月10日，米利日军机场完全陷入瘫痪。美国人仍不肯就此罢休，每天都派出战机前来扫荡，向日军修复的跑道和能够发现的所有设施投下炸弹。在美军持续不断的航空打击下，日军米利机场成为摆设，寥寥几门防空炮全被摧毁，潟湖里停泊的少数小型舰艇也被悉数击沉。12月22日之后，偶尔有少量日军潜艇和小型渔船借夜色掩护向米利送来少许粮弹。但在美军的严密封锁下，它们很快就不见了踪迹。米利日军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

将日军米利基地打瘫之后，美军盯上了下一个目标马洛伊拉普。日军在主岛塔罗阿建有机场，航空和防空设施相对完善，驻机数量也是各岛中最多的。11月26日，从纳诺美亚机场起飞的10架B-24轰炸机首次光临塔罗阿，在3000米高空向机场跑道投下22吨炸弹。美军此次空袭完全达成了突然性，等日机匆忙升空拦截时，完成投弹的美机已经绝尘而去。气急败坏的日军零战玩命追击，终于将1架B-24击落海中。

在11月26日到次年1月10日的46天里，空袭塔罗阿的任务完全由陆军第七航空队的B-25承担。纳诺美亚机场距塔罗阿3200公里，努库费塔乌为3900公里，坎通岛机场竟有5000公里之遥。即使减少载弹量，美军轰炸机也必须经贝克岛机场中转才能执行作战任务。日军战机每次都会升空拦截，美机不得不独立应对30~50分钟的空战，导致投弹效率大打折扣，轻微受损的日军跑道往往当天就能修复。虽然在战斗中击毁日机59架，美军自身也付出了损失9架飞机的惨重代价。其间，美军的一项战果是将停泊在潟湖里的两艘日舰击沉。携弹量不足且在塔罗阿上空滞留时间太短，使美军的空袭行动效果不佳，日军塔罗阿机场仍然可以使用。

从1月11日开始，黑尔改变了战术，改派中型B-25轰炸机对塔罗阿实施空袭，效果仍无多大改观。到1月26日，日军最多仍可升空25架飞机与美军缠斗。从1月11日到25日，美军中型轰炸机从超低空向塔罗阿投弹近70吨。这种空袭方式尽管冒险，但可以提高投弹命中率，机载机枪也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扫射。虽然美军以损失6架飞机为代价击毁日机15架，并使地面设施遭到比以往更为严重的破坏，但塔罗阿机场仍然可以使用。此时，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正在为参加“燧发枪行动”进行准备，短时间内无法出动，黑尔必须对作战方式做出变更。

1月26日，黑尔再次派出B-25在P-40的护航下执行空袭任务。这次美军变更战术，9架B-25先对塔罗阿机场实施低空轰炸，摧毁停在跑道

上的9架日机。日军飞行员冒着美军的弹雨升空拦截，其中5架受伤迫降时被炸毁。机场控制塔和两座建筑物中弹起火，油库及周边地区也落下了4吨炸弹。完成投弹的美军B-25掉头返航，15架日机穷追不舍。在马洛伊拉普以南48公里处，美军12架P-39突然杀出。11架日机被击落，另有2架重伤返航。

这是一次决定性胜利，塔罗阿机场日军的航空力量损失殆尽，基地设施损坏严重，几乎丧失了继续反击的能力。黑尔决定趁热打铁，次日派出了7架B-24从马金起飞，向塔罗阿机场投弹17吨，日军残余燃油全部被引燃，机场跑道损毁严重。1月28日，美军再次出动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前来攻击。仅存的5架日机试图升空拦截，1架在升空过程中被击毁。美军轰炸机故技重施，试图将4架日机引入P-40的伏击圈。日机识破了美军的计谋，竟不追击，任由美军轰炸机飞远。1月29日，美军B-25对塔罗阿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投弹，将外围岛屿的弹药库和建筑物全部摧毁。至此，马洛伊拉普陷入了类似米利的尴尬境地。

对日军马绍尔群岛航空基地的进攻，美国人就像某部电影那样“一个都不能少”。第三个挨炸的轮到了贾卢伊特。日军在此部署战机较少，美军对这里的关注度远不如米利和马洛伊拉普。11月23日，从努库费塔乌机场起飞的8架B-24首次空袭贾卢伊特，在日军头顶扔下8吨炸弹。当地日军防务空虚，停在潟湖里的3架水上飞机明知不敌，直接向美机来袭的相反方向逃逸。在马金和塔拉瓦航空基地竣工之前，美军仅对贾卢伊特实施过两次空中打击，没1架日机起飞拦截，地面防空炮火寥寥。

马金和贝蒂奥航空基地投入使用之后，从12月12日至次年1月29日，美军以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对贾卢伊特发起了13次空袭。既然并无日机阻击，美军的空中打击统统以低空方式进行，日军油库、弹药库、通信站和其他地面设施几乎被夷为平地，潟湖里停泊

的3艘小型船舶也被击沉。空袭期间，美军还对贾卢伊特周围航道实施航空布雷。在未来美军对夸贾林的攻击行动中，贾卢伊特沦为尴尬的看客。

美军对沃特杰的空袭力度仅次于贾卢伊特。一直到12月13日，从坎通岛起飞经贝克岛转场的10架B-24才对这里发起首次空袭。23日，经相同航线的另一批美机对沃特杰进行了第二轮投弹。在之后半个月里，从坎通岛起飞的美机转场马金机场又对沃特杰发动过三次空袭。从1944年1月8日开始，美军逐渐加强了对沃特杰的轰炸力度。进驻马金和塔拉瓦机场的B-24、B-25在21天时间里对沃特杰投弹10次，其中仅12月26日遭到6架日机的抵抗，其余时间，天空完全是美军的天下。在为期48天的行动中，美军共向沃特杰投弹325吨，导致日军机场设施、仓库和码头完全消失，对外联络几乎中断。

除埃尼威托克环礁之外，夸贾林环礁距美军陆基航空基地最远，胡佛和黑尔对如何实施攻击颇费踌躇。12月4日，波纳尔少将和蒙哥马利少将的两支快速航母大队对夸贾林发动的空袭非但效果不佳，还直接导致了美国海军高级指挥官的重大人事变动，变相促成米切尔少将东山再起，重出江湖。

12月21日，黑尔派出纳诺美亚机场的4架B-24和4架携带照相设备的“卡塔琳娜”，前往空袭夸贾林。美机共投弹6吨，水上飞机借机拍摄了大量宝贵的航空照片。9架日机升空拦截，因美机来去匆匆毫无收获。

从1943年12月下旬到次年1月，美军陆基航空兵先后出动9次，对夸贾林投下200吨炸弹，对岛上建筑物和潟湖里的船舶造成一定损害。因为距离较远，航程较短的战斗机无法提供护航，B-24在缺乏掩护的情况下只能在2400米高空实施水平轰炸，打击效果大打折扣。即便如

此，从1月22日开始，夸贾林再无日机起飞迎战。从美军日益密集的空袭行动中，日军嗅到了大战来临的味道。

截至美军进攻发起的1月31日，日军在马绍尔群岛仅剩一式陆攻机30架、俯冲轰炸机10架、战斗机55架和水上飞机4架，合计99架。抛开双方战机性能和飞行员素质差距较大的客观因素，凭两位数战机就想与美军四位数的战机抗衡，显然不太现实。相对美军由多达375艘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日本海军在马绍尔群岛只剩下4艘扫雷艇和5艘猎潜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月29日清晨，米切尔少将率4支快速航母大队及直属第十五大队抵达指定海域。当天天气恶劣，天空能见度极差。随着第一大队司令官里弗斯少将一声令下，从“企业”号、“约克城”号和“贝露森林”号上起飞的上百架舰载机对马洛伊拉普的塔罗阿机场展开了地毯式轰炸。美军重巡洋舰“旧金山”号、“新奥尔良”号、“明尼阿波利斯”号索性驶抵近海，向塔罗阿岛上所有可见的日军设施倾泻炮弹。空袭和舰炮打击持续了整整一天，日第二五二航空队的零星几架战斗机奋力起飞拦截，面对美军庞大的攻击机群根本无济于事。日军塔罗阿机场被完全摧毁，泻湖里的两艘运输舰被美军重巡洋舰击沉。其间，日军岸炮的准确反击曾迫使美军3艘重巡洋舰稍稍后撤。随后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盐湖城”号和“切斯特”号再次出列，炮击一直持续到2月3日方才罢休。马洛伊拉普日军自顾不暇，更不要说向夸贾林派出增援了。

负责空袭罗伊—纳摩尔的是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二大队。日军在此处尚有数十架飞机。面对“埃塞克斯”号、“无畏”号和“卡波特”号派出的攻击机群，山田道行第一时间放飞第二八一航空队的20架零战起飞迎战，它们甫一升空，就被彪悍的“地狱猫”击落11架。上午8时之后，天空中再无日机的踪影。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军已完全取得了罗伊—纳摩尔上空的制空权。

趁双方战斗机缠斗之际，美军一众俯冲轰炸机和携带炸弹的鱼雷机从容向岛上投弹。日军机场跑道、滞留的部分飞机、机库、燃料库、弹药库和通信站及部分炮兵阵地遭到毁灭性打击。1月30日，蒙哥马利少将得到了北方战斗群3艘护航航母“圣卡门”号、“苏威尼”号、“切南格”号的支援——它们完全可以不来凑热闹的。从当天夜间到登陆日，美军对罗伊—纳摩尔实施了连续三天轰炸。其间，美军快速战列舰及护航巡洋舰、驱逐舰也不甘落后，纷纷驶抵近海向岛上倾泻炮弹无数。舰炮首轮打击目标是罗伊岛的飞机跑道和航空设施，之后开始对岛北岸的防御工事和西岸127毫米岸炮阵地进行炮击。纳摩尔岛的127毫米岸防炮及岸防工事同样遭到舰炮打击。岛上设施悉数被摧毁之后，美军舰炮又对纳摩尔岛东南方向的恩努比尔等小岛发射了若干炮弹。

1月29日日出前一小时，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来到了夸贾林岛西南海域。“邦克山”号、“考彭斯”号、“蒙特利”号随即升空舰载机发起空袭。美机投弹和机枪扫射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夸贾林一带的日军航空兵几乎被全歼，残存9架飞机仓皇西窜特鲁克。傍晚时分，谢尔曼回收舰载机率队驶向西北，将在次日对埃尼威托克环礁发起空袭。

29日，金德尔少将第四大队“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兰利”号的舰载机对沃特杰环礁的空袭几乎未遭任何抵抗，美军投弹和扫射恰似实战训练。谢尔曼大队离开之后，1月30日，得到南方战斗群“马尼拉湾”号、“珊瑚海”号和“科雷希多”号3艘护航航母增援的金德尔大队接过了空袭夸贾林岛的任务。一众高速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前来助威，将岛上日军防御工事、雷达站、水上飞机基地和防空炮炸得支离破碎。

看着航母舰载机大打出手，近段时间劳苦功高的陆基航空兵也来凑热闹。29日13时，7架B-24向罗伊—纳摩尔投下15吨炸弹，在夸贾林

投弹3吨。夜间舰载机无法起飞，从马金和塔拉瓦出发的7架B-24再次向夸贾林投弹20吨，3架B-24在沃特杰投弹7吨，将岛上机场跑道彻底炸毁。之后黑尔又派出9架B-25对沃特杰实施低空轰炸，停泊在潟湖中的1艘日军运输船被炸沉。当天美军的最大损失来自误伤。由于最后9架B-25夜间出动时没有及时通知金德尔的第四大队，其中2架在返航时被夜间巡航的“地狱猫”误认为敌机，爽快击落。

当天马洛伊拉普、贾卢伊特和米利同样遭到美军的轰炸。B-25在塔罗阿机场投弹2.5吨。陆军战机前脚刚走，航母舰载机就接踵而至，继续对岛上日军进行轰炸。因距离马金环礁最近，米利一直是美军陆基航空兵重点关注的对象。当天，又有12架B-24将携带的炸弹全部投向了岛上的日军。可惜这群美机返航时遭遇恶劣天气，只好在海上临时迫降。机组成员被很快赶来的搜救人员成功救回。

就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日军基地发起空袭、炮击的同时，美军南部和北部战斗群已经抵达夸贾林以东320公里海域，之后向各自负责的攻击目标缓慢行进。1月30日上午，为登陆舰队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忙里偷闲，协助航母部队一起对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进行炮击，之后继续向夸贾林环礁挺进。

30日16时50分，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开始对埃尼威托克环礁发起了首轮空袭，19架日机被摧毁在地面，岛上建筑毁坏殆尽，机场跑道和防御工事也因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炮击损毁严重。完成空袭任务之后，谢尔曼大队将一直在埃尼威托克以南海域滞留到2月6日，监视并迎击可能从特鲁克出击的日军舰队。完成对马洛伊拉普和沃特杰攻击之后，金德尔少将第四大队将在2月3日前来和谢尔曼会合，一同等待新的命令。

就在美军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载机发起空中打击的同时，由希尔少将领军的第五十一特混舰队已渐渐逼近“燧发枪行动”首个攻击目

标。马朱罗环礁由50多个珊瑚礁组成，众多珊瑚礁围成了一个长38.5公里、宽8公里的潟湖，稍加改造就是一个优良的深水锚地，完全可以容纳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早在战争之初，1941年12月，日本海军就向马朱罗派出了驻岛部队，修建了水上飞机基地和营房等设施。1943年11月，日军放弃马朱罗，将岛上驻军全部调往米利，只留少许人看守设施。即使如此，惯于杀鸡用牛刀的美军还是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

负责攻打马朱罗的是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二大队。鉴于之前航空侦察显示岛上日军寥寥，奉命出击的登陆部队是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〇六团第二营和第五两栖部队直属侦察连，合计1600名兵员，总指挥为第二营营长谢尔顿中校。登陆行动空中支援由护航航母“拿骚”号和“纳托马湾”号承担，重巡洋舰“波特兰”号，驱逐舰“布拉德”号、“基德”号将提供舰炮炮火支持。

早在1月23日，琼斯上尉的侦察连就乘“凯恩”号驱逐舰从珍珠港启航，前往马朱罗实施侦察。由于在“电流行动”中主动化侦察为进攻一举拿下阿帕玛玛环礁，琼斯侦察连声名大噪。

1月30日，“凯恩”号安全驶抵马朱罗近海。琼斯派哈维·韦克斯中尉率第四排和迫击炮排组成先遣队出动，乘登陆艇对潟湖入口处的加拉林岛和埃洛杰岛实施侦察。当天23时，韦克斯率队成功在加拉林岛东端登陆。这次名不见经传的登陆具有非凡历史意义，他们因此成为第一支登上战前日本“领土”的美军部队。半小时后，韦克斯遇到了一名土著，被告知驻守主岛达利特的日军足有三四百人之多。

土著的话把韦克斯吓了一跳。如果他提供的情报属实，侦察连必须变更作战计划。为核实上述情报，韦克斯率队一路横跨加拉林岛，31日凌晨1时进入一个原始村落。经与土著反复沟通，韦克斯得知

岛上确实驻扎过不少日军，但几个月前已经撤走。随后迫击炮排对埃洛杰岛的侦察证实了土著的说法，那里连个日本人的影子都没发现。

琼斯于是率连部和其余三个排向达拉普岛进发，3时30分顺利在岛西南端登陆，随即向东北方移动。在该岛和邻近的乌里加岛，他们均未发现日军的踪迹。琼斯幸运遇到了一个会说英语的混血儿迈克尔·麦迪逊，他用清晰的英语告诉美国人，目前马朱罗环礁一带没有日军成建制的部队。

琼斯必须将这一情报及时通知希尔少将，但通信设备出现故障，一时竟然联系不上。按预定计划，海上舰队和航母舰载机将在6时37分对达利特岛实施炮火准备。糟糕的通信使希尔直到6时45分才收到琼斯发来的电报。等他下令取消炮火准备时，美舰舰艇已经发炮8分钟了，455发炮弹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护航航母舰载机接到命令后立即返航，但从“波特兰”号起飞的1架侦察机没有及时接到命令，对正在达利特岛侦察的二排进行了扫射。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从岛上遗留的大量建筑、窄轨铁路及设备器材来看，岛上确实曾有一支为数不少的日军部队活动。根据土著提供的情报，马朱罗岛上只有1名日军和少量平民。侦察连四排受命从马朱罗岛西端登陆向东搜索前进。在土著的帮助下，他们成功找到了日本人的住所。正在吃饭的几名日本人迅速遁入丛林。美军在附近找到了两挺美制12.7毫米机枪和一些子弹，它们应该是从1架坠落的B-24轰炸机上拆下来的。1小时后，日军海军准尉中田被美军抓获，其余3人成功逃脱。1月31日9时50分，希尔致电斯普鲁恩斯和特纳：“现在，马朱罗环礁是我们的了！”珍珠港很快收到了前方发回的好消息。

根据现场缴获和土著提供的情报，琼斯判断可能有1架B-24在马朱罗以东16公里外的阿诺环礁坠毁。为了救助可能幸存的飞行员，在得到希尔少将、谢尔顿中校批准之后，2月1日午夜，琼斯派一支小分队

乘“凯恩”号在阿诺环礁登陆。当地人汇报说，这里没有日军部队，只有4名日本商人。曾有美军飞机在这里坠毁，但机组成员已被押到马洛伊拉普去了。当天11时50分，美军小分队乘驱逐舰回到马朱罗，与主力会合。

就在琼斯侦察连各排在各岛来回穿梭之时，希尔已率第五十一特混舰队众多舰船浩浩荡荡驶入马朱罗潟湖。1日9时53分，谢尔顿中校率第二营先锋连登陆达利特岛。在听取了琼斯的汇报之后，谢尔顿认为美军不需要再派出更多登陆部队。2日，美军坦克登陆舰开始将守备部队、工兵和大批设备、物资送上乌里加岛和达拉普岛。当天，海军水上飞机进驻马朱罗。达利特岛日军遗留的最大建筑物被临时改建成野战医院，2艘扫雷舰在潟湖中进行测量，标出航道及船只锚地。环绕潟湖的一条礁脉形成了天然防潜防雷障碍，美军对其加以修葺，形成了长56公里的珊瑚堤道——这条堤道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大大提高了舰船停泊的安全性。

2月3日，又有超过30艘舰船驶入马朱罗潟湖，计划进入此处锚泊的舰船还有50多艘。工兵开始在达拉普岛修建临时机场。2月4日，斯普鲁恩斯宣布美军在马朱罗的军事行动胜利结束。当天清晨6时，埃德加·克鲁斯海军上校接过了岛上守军的指挥权。希尔和他的第五十一特混舰队当然不会就这样回珍珠港，还有更艰巨的战斗任务在等着他们。

2月上旬，美军驻岛守备部队和后续工兵部队陆续到达。长1200米的机场跑道、机库、油库及其他设施陆续竣工，马朱罗成为美军距夸贾林最近的航空基地。一星期之前，土著还从未见过一辆汽车甚至一个车轮，短短一个月后，他们中帮美国人干活儿的人已经坐着吉普车在岛上来回兜风了，嘴里还不停地嚼着口香糖。

黑虎掏心

美军第二个攻击目标夸贾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环礁，大小97个珊瑚岛围成的潟湖面积达839平方公里。美军选择的主攻目标是环礁北部的罗伊—纳摩尔岛和南部的夸贾林岛，两地相距81公里。罗伊和纳摩尔岛位于夸贾林环礁北部，紧挨在一起的两岛，由一条天然的沙洲相连，一般被合称为罗伊—纳摩尔，是日军马绍尔群岛最重要的航空基地。三条呈“又”字形分布的机场跑道占去了罗伊岛大半部分，纳摩尔岛则建有大量营房、油库和弹药库等军事设施。罗伊岛的西南方向有梅鲁、恩努宾、恩努加莱特、恩努蒙内特、恩努比尔等一连串小岛，其中梅鲁岛南北各有一条通往潟湖的水道，分别被称作南水道和北水道，其他小岛之间没有可供航行的水道。

负责攻打罗伊—纳摩尔的是康诺利少将的北部战斗群和施密特少将的陆战四师，夸贾林作战则由特纳少将的南部战斗群和科利特少将的第七步兵师承担。夸贾林岛上有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许多被俘盟军飞行员及水兵就被关押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日军残忍杀害。

“电流行动”发起之前，陆战二师师长朱利安·史密斯少将曾经多次提议，在主攻目标邻岛建立炮兵阵地，为登陆行动提供炮火支援。这一合理建议当时被以时间仓促为由搁置。后来美军在贝蒂奥的惨重伤亡证明，朱利安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在即将发起的“燧发枪行动”中，美军很快做出了改变。1月31日，美军两大战斗群的首要任务，是夺取主目标外围岛屿，迅速建立炮兵阵地。在北方，陆战四师选择的目标多达5个：罗伊岛西南方向的梅鲁和恩努宾岛，纳摩尔东南海面的恩努加莱特、恩努蒙内特和恩努比尔岛。施密特将夺取梅鲁和恩努宾岛的任务交给了克拉伦斯·奥唐奈中校的陆战二十五团第一营，第十四坦克营D连配合他们作战。陆战二十五团其余部队则负责攻打纳摩尔一侧的另外三岛。

1月31日清晨，作战海域狂风大作，巨浪滔天，风速高达每秒9.5米，给美军的登陆行动带来了诸多困难。日出之前，美军火力支援群率先抵达罗伊—纳摩尔东南外海。战列舰“田纳西”号、“科罗拉多”号，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轻巡洋舰“莫比尔”号及2艘驱逐舰负责炮击主岛，“波特菲尔德”号驱逐舰负责炮击恩努蒙内特岛，“哈拉登”号驱逐舰则炮击恩努比尔岛。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中将坐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率“马里兰”号战列舰，“圣达菲”号、“比洛克希”号轻巡洋舰及2艘驱逐舰在罗伊岛以西海面展开，密切关注日军动向，并随时加入炮击行列。

与贝蒂奥之战相比，美国人的舰炮火力打击效率大大提高。在“电流行动”中使用的多是高爆炸弹，炮击频率过快导致烟雾弥漫，造成炮击效率不高。此次，美军各舰携带的多是装备了延时引信的穿甲弹，且规定每轮炮击之间留出一定时间，使烟雾消散。这样看上去虽然不太热闹，却极大提高了对日军工事的打击精度和破坏力。

尽管之前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天的空袭和舰炮火力准备，但鉴于贝蒂奥的教训太过深刻，美军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6时51分，康诺利少将下令各舰做好炮击准备。7时15分，来自护航航母的舰载机开始对罗伊—纳摩尔实施当天的第一轮空袭。8时，康诺利宣布登陆梅鲁岛和恩努宾岛的时间为9时，对恩努比尔岛和恩努蒙内特岛的登陆时间为11时30分，对恩努加莱特的登陆时间为16时。8时25分，来自护航航母“切南格”号的17架舰载机对罗伊西南角和纳摩尔东南角进行了第二轮投弹扫射。陆战四师观察员从侦察机上发回了现场消息，“梅鲁岛和恩努宾岛上似乎并无日军活动的迹象”。

9时刚过，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开始向梅鲁岛和恩努宾岛快速挺进。10分钟后，当他们行驶至距岛还有2700米时，来自“埃塞克斯”号的舰载机再次对两岛进行投弹扫射。紧接着美军武装登陆艇开始向预定登陆点“蓝滩”开炮，不断逼近滩头的陆战队员纷纷开火，使用

自动武器向梅鲁和恩努宾海滩进行了10分钟射击。马绍尔群岛战前由日本托管，第二十五团团长塞缪尔·科明上校适时发出了激励电报：“祝第一支登上日本土地的海军陆战队好运！”科明显然有些过于激动了，这一荣誉已被登陆马朱罗环礁的琼斯侦察连于10小时前掠走。9时52分，第一营B连全部越过恩努宾岛礁盘顺利上岸。

海浪和狂风给美军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了日本人。向梅鲁岛挺进的美军两栖运兵车遭到了罗伊岛日军岸防炮的炮击，驱逐舰“菲尔普斯”号立即驶出队列。经8分钟炮战，日军火炮陷入沉寂。侦察连根据科明上校的指示绕过梅鲁水口，在梅鲁岛面向潟湖的东南岸登陆，他们的登陆时间比在恩努宾上岸的B连仅晚了3分钟。未能接到团长命令的C连依然在预定的蓝二滩登陆。因为登陆出现混乱，副营长迈克尔·达维多维奇少校带领该连重新在岛西南海岸登陆。

10时30分，C连尖刀排首次遭日军阻击。刚刚在岛上建起指挥所营长奥唐奈中校立即组织进行清剿。经一个小时激战，美军击毙日军17人、俘虏2人，顺利占领梅鲁岛。B连在恩努宾岛同样遭遇到一股日军阻击，在一小时内毙敌13人、俘虏3人，结束战斗。奥唐奈中校宣布美军占领两岛。

接到B连成功夺取恩努宾岛的报告，副师长詹姆斯·昂德希尔准将立即下令，炮兵第十四团第三营火速登陆。11时45分，第三营的75毫米榴弹炮上岛，美军成功在主攻目标邻岛建起了炮兵阵地。美中不足的是，因1辆运载火炮的两栖运兵车倾覆，2门榴弹炮沉入大海。

10时45分，科明上校登上梅鲁岛，奥唐奈中校的营指挥所立即升级为团指挥所。13时，第十四团第四营的105毫米榴弹炮登岛在北岸一字排开，炮口全部对准了东北方的罗伊—纳摩尔。

因为两栖运兵车严重不足，美军夺取恩努比尔、恩努蒙内特、恩努加莱特的任务只能推迟到下午进行。负责进攻恩努比尔岛的是陆战

二十五团第二营，日军马绍尔群岛地区无线电主发射站就建在这个小岛上。美军第三营负责攻打恩努比尔岛北方的小岛恩努蒙内特。这个面积更小的岛上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仅有的10名日军全部龟缩在岛上唯一一座工事里。第三营夺取该岛之后，下一步任务是进攻与纳摩尔紧邻的恩努加莱特岛。航空侦察显示，日军在三岛无多少驻军，师长施密特少将希望科明能在天黑之前结束战斗，然后全力准备次日对主岛罗伊—纳摩尔的进攻行动。

但在第一营完成夺取梅鲁岛和恩努宾岛任务之前，美军现有两栖运兵车仅够第二营使用。11时，接到第一营夺取梅鲁岛和恩努宾岛的消息，康诺利少将下令扫雷艇进入潟湖排雷。扫雷艇很快汇报说，在梅鲁水道及恩努蒙内特和恩努比尔岛计划登陆的“蓝三滩”“蓝四滩”没有发现一颗水雷。康诺利随即下令登陆炮艇对两岛实施炮火准备。

就在此时，“无畏”号航母的舰载机群到了。6架“复仇者”和7架“无畏式”负责轰炸恩努比尔，4架“复仇者”和4架“无畏式”则对着恩努蒙内特投弹。驱逐舰“哈拉登”号和“波特菲尔德”号驶向两座小岛以东海面，以127毫米主炮向岛上猛轰。日军那座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无线电站中弹起火，12时19分完全坍塌。主岛纳摩尔也遭到美军炮击。放眼望去，附近诸岛到处都是起火点。

航母舰载机刚刚飞走，美军水面舰艇对纳摩尔的新一轮炮击就接踵而至。“田纳西”号、“科罗拉多”号战列舰356毫米巨炮负责轰击岛南岸，“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203毫米主炮则轰击岛东南角，“莫比尔”号轻巡洋舰的“五英寸机关枪”炮击岛北岸。12时45分和56分，美军炮弹先后命中岛上的两座弹药库，引发一系列连环爆炸，刹那间纳摩尔岛烟尘滚滚，火光冲天。

12时10分，康诺利少将下达了一道非常著名的命令，“马里兰”号对罗伊岛日军工事实施“真正迫近的攻击”——这道命令让他获得了“近战康诺利”的雅称。之前在11时56分，他下令驱逐舰“菲尔普斯”号驶入潟湖，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在猎潜艇上坐镇的副师长昂德希尔准将缺乏必要通信设备指挥部队，美军的登陆行动出现了混乱。13时05分，在航母舰载机又一轮空中打击结束之后，昂德希尔断然下令两个营立即出发。

因登陆行动大大滞后，康诺利将登陆时间由11时30分推迟到14时30分，几分钟后再次推迟到15时。一直到14时20分，刘易斯·赫德森中校的第二营和贾斯蒂斯·钱伯斯中校的第三营终于在出发线完成集结。来自“埃塞克斯”号和“卡波特”号的舰载机，对美军预计登陆的“蓝三滩”“蓝四滩”发起了新一轮空袭。

登陆部队乘两栖运兵车跟在登陆炮艇身后，开始向海滩发起冲击。在驱逐舰、炮艇和舰载机的火力支援下，第三营第一波登陆部队于15时10分登上恩努蒙内特岛。5分钟后，第二营先头连也在恩努比尔岛成功上岸。

第三营登陆后很快遭到日军一支小分队的袭击，1名陆战队员阵亡、7名受伤。但随着美军坦克登陆，日军的零星反击很快被粉碎，岛上10名日军全部“玉碎”。15时30分，钱伯斯中校报告师长施密特，“我军占领全岛”。

第二营在恩努比尔岛遭到的顽抗比友军要稍强一些。但借助坦克的掩护，美军还是很快以伤亡7人为代价全歼岛上24名日军。赫德森中校从预备队中抽出一个排，将邻近小岛奥贝拉一起拿下，岛上一名日军都没有，他们直接走上去就可以了。16时28分，赫德森致电施密特，“恩努比尔和奥贝拉现在是咱们的了”。

钱伯斯中校的下一个任务，是在天黑之前夺取恩努加莱特岛。舰载机和水面舰艇的炮火支援此时已经告一段落，缺乏火力支援和只有4辆运兵车给第三营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一些难度。此时团长科明上校恰好赶到现场，直接将团直属重武器连的3辆75毫米自行火炮和一个37毫米反坦克炮排调给钱伯斯，解了第三营的燃眉之急。17时50分，营属迫击炮和团属75毫米自行火炮对预定登陆的“蓝五滩”实施炮火准备，10分钟后先头连出发。到18时30分，美军有两个连成功登岛。他们迅速向纵深挺进，岛上日军在扔下6具尸体和1挺机枪后仓皇撤往纳摩尔。美军唯一的损失是1名陆战队员被友军舰载机机枪弹误伤。19时15分，美军宣布占领恩努加莱特岛。至此，北部战斗群当天的作战全部结束。

就在第三营冲向恩努加内特岛之前，第十四团（炮团）已准备向恩努蒙内特岛和恩努比尔岛上输送重炮。到17时，该团第一营、第二营的75毫米榴弹炮已在恩努蒙内特岛“蓝三滩”和恩努比尔岛的“蓝四滩”就位，将为次日主力部队的登陆提供炮火支持。虽然登陆过程中多次出现混乱，但北部战斗群还是以微弱代价损失完成了当天的所有任务。这对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来说，确属不易。

在南方的夸贾林，特纳和科利特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31日清晨，美军南部战斗群抵达夸贾林主岛西南16公里处，他们当天的任务是夺取距夸贾林14.5公里的基亚岛和800米外的宁尼岛，稍后进攻更靠近主岛的恩尼拉贝干岛和埃努布济岛，迅速建立炮兵阵地，为次日主力部队进攻主岛的行动提供炮火支援。

在“曼利”号和“奥沃顿”号运输舰上，各运载着155名陆军士兵。他们分别是第七步兵师师属第七侦察连和第一一一团B连。“奥沃顿”号上的A突击队负责攻打宁尼岛，由第七侦察连连部、第二排和步兵连的61名官兵组成，指挥官是侦察连连长保罗·格里塔上尉。“曼利”号上的B突击队负责攻打基亚岛，由侦察连第一排、第三排和93名

步兵组成，指挥官是艾梅特·蒂纳中尉。两支突击队的行动由第十七团团长韦恩·齐默曼上校统一指挥。航空侦察显示，两岛并无多少日军。一旦两岛被美军控制，守备任务将由后续跟进的步兵承担，侦察连将立即出发，夺取宁尼岛西北1600米处的格赫岛。

由于天气极度恶劣，齐默曼上校决定使用橡皮艇运送侦察兵先行上岸。黎明前海上能见度极差。6时20分，B突击队放弃侦察，乘橡皮艇直接在基亚岛南端登陆。经过一番战斗，蒂纳部全歼岛上的26名日军，于9时30分宣布占领该岛。美军顺利取得夸贾林外围的第一个据点。

A突击队在黑暗中找错了目标，5时45分错误地在格赫岛登陆。这里原无日军驻防。但美军对夸贾林发起空袭之后，日军向岛上临时派驻了135名官兵。格里塔上尉组织的快速侦察队很快与一小股日军发生交火，击毙日军4人、俘虏2人。从俘虏口中，格里塔得知，原来自己上错了岛。经请示科利特师长之后，格里塔留下吉尔伯特·德雷克塞尔上尉率步兵和一个机枪班与岛上日军对峙，自己率主力于11时24分在宁尼岛北端登陆。岛上竟然空无一人，美军于11时45分宣布占领该岛。基亚岛和宁尼岛双双落入美军之手，意味着他们已经控制了夸贾林东南方向的重要水道。留在格赫岛的德雷克塞尔随后与岛上日军发生零星战斗，双方一时形成对峙。

攻打恩尼拉贝干岛和埃努布济岛是美军当天的作战重点。前者由阿尔伯特·哈特尔中校的第十七团第一营负责，他们可以得到2辆坦克的支援。攻打后者的是爱德华·史密斯中校的第二营，他们有4辆坦克协助。李·华莱士中校第三营为预备队，随时对其他两个营提供支援。行动总指挥是团长齐默曼上校。

黎明时分，特纳少将已经给舰炮支援大队分配了任务。“爱达荷”号、“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

良”号重巡洋舰及“弗雷泽”号等5艘驱逐舰负责炮击夸贾林主岛。岛北岸及以东诸岛由“新墨西哥”号战列舰、“旧金山”号重巡洋舰负责。夸贾林西南诸岛由战列舰“密西西比”号和2艘驱逐舰负责。“林格尔德”号、“希格斯比”号驱逐舰负责为第一营提供炮火支援，另有6艘武装登陆炮艇为第二营提供炮火支援。

6时18分，随着特纳一声令下，美军所有舰船一起开火。夸贾林及周围诸岛瞬间火光四起。“林格尔德”号将宁尼岛东北海面的2艘日军货船击沉，“旧金山”号也用主炮将潟湖里的1艘日军货船打沉。

登陆部队在换乘时遇到了麻烦，特纳两度将登陆时间推迟到9时10分。8时40分，美军所有重型舰船停止炮击，轮到舰载机出场投弹。来自快速航母的飞机主攻夸贾林，来自护航航母的飞机则对即将登陆的两座小岛投弹扫射。其间，驱逐舰的炮击一直未停。

美军两个营的登陆行动异常顺利。9时10分，第一营第一波部队在恩尼拉贝干岛哈维角附近顺利上岸。到10时40分，已有五波部队依次登陆。日军始终一言不发。第一营的推进仅遭到零星抵抗。16时15分，第一营毙俘日军20余人后宣布占领该岛。

比第一营晚2分钟，第二营第一波部队于9时12分登上了埃努布济岛西北角。在向内陆推进过程中，部队遭到来自夸贾林岛的炮击。特纳立即下令舰载机和舰炮实施压制。虽然后续登陆的坦克因地形复杂未能跟上，但美军步兵在工兵配合下依然进展神速。11时05分，美军先头部队已推进至位于岛中央的日军通信中心。12时10分，第二营宣布攻占埃努布济岛，俘虏朝鲜劳工21名。

从14时50分开始，第七师属第三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等四个野战炮营的105毫米榴弹炮陆续登岸，一同登岛的还有副师长约瑟夫·雷迪准将。因155毫米榴弹炮太重，到17时，机械登陆艇才将第一四五重炮营的两个连送上岸，第三个连一直到天黑才登上陆地。18

时，第七师师部和预备队第三营登岛。至此，第七师首日作战任务全部完成。相对于行动略显拖泥带水的陆战四师，陆军第七师第一天的作战更为顺利。除南部夸贾林天气和海况略好于北部罗伊—纳摩尔外，第七师在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积累的经验同样功不可没。

在当天的战斗中，日军4艘扫雷艇和5艘猎潜艇全部被美军空袭或舰炮击沉。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已无1艘军舰可以出海作战。鉴于航空兵力之前已被全部摧毁，接下来的战斗日军只能凭借实力孱弱的守岛部队了。对秋山和部下来说，这又是一场“内有粮草但不多，外有救兵来不了”的绝望战斗。

对夸贾林环礁南北两大目标的进攻，两个美军师的作战计划大致相同：首日，派一个团占领外围小岛，建立炮兵阵地；次日，派另两个团对日军重兵盘踞的主岛发起进攻。在环礁北部，2月1日承担攻打西侧罗伊岛任务的是陆战第二十三团，他们将在潟湖一侧的“红二滩”“红三滩”登陆，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机场。东侧纳摩尔岛的战斗由陆战第二十四团负责。

由于头一天进攻的目标过多且在登陆过程中出现了混乱，当晚，陆战四师集中两栖运兵车的工作显得异常困难。在首日战斗或回收过程中损失的运兵车有23辆之多，给次日主力部队登陆带来了更大难度。

2月1日，天刚放亮，康诺利少将就下令满载运兵车的坦克登陆舰开入潟湖。天亮之前，劳伦斯·杜博斯少将的舰炮支援第二大队已在罗伊岛西侧和西南海面就位。8时22分，康诺利下令登陆时间暂定10时。

7时10分，战列舰“马里兰”号的406毫米主炮开始对日军炮兵阵地和附近碉堡群猛烈开火，轻巡洋舰“圣达菲”号的152毫米炮弹将“红三滩”完全覆盖，“比洛克希”号则轰击罗伊岛西北端日军岸防

炮阵地和北岸的防御工事。由斯普鲁恩斯亲自坐镇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同样不甘落后，抵近罗伊岛西岸向日军工事进行炮击。潟湖中的“菲尔普斯”号驱逐舰则炮击了“红二滩”。

美军陆基炮兵当然不会示弱，陆战第十四团两个炮兵营很快加入了炮击行列。驻扎在梅鲁岛的第三营用75毫米榴弹炮猛轰预定登陆的“红三滩”，驻恩努宾岛第四营的105毫米榴弹炮连同“菲尔普斯”号的127毫米炮弹全都落在了长度500米的“红二滩”。罗伊岛瞬间被爆炸腾起的硝烟完全笼罩了。

距预定登陆时间越来越近，美军两个团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就绪。运兵车数量不足及通信不畅导致数百艘各式车辆在潟湖里乱作一团，急得第四两栖运输营营长考夫曼中校一头大汗。看到这一糟糕局面，康诺利于8时53分下令将登陆时间推迟至11时。一直到10时26分，美军众多运兵车和登陆艇才勉强在出发线完成布阵。海军舰炮暂停攻击，从“无畏”号、“卡波特”号飞来的16架“复仇者”开始向罗伊—纳摩尔海滩投下908公斤重磅炸弹。10时35分，鱼雷机刚刚飞走，来自“无畏”号的15架“无畏式”拍马杀到。4分钟后，“无畏”号的一群“地狱猫”也赶来了，飞行员或投弹或扫射，忙得不可开交。10时55分，空袭结束，海军舰炮迅疾接班，继续炮击。

10时45分，第二十三团团长路易斯·琼斯上校乘登陆艇来到出发线，却找不到分配给他的指挥车。11时12分，“菲尔普斯”号终于打出了出发的信号旗。第二十三团第一波登陆部队开始冒着岛上飘过来的硝烟，向罗伊岛海滩猛冲。在5艘武装炮艇和30辆两栖坦克近程炮火的支援下，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用33分钟冲过了4500米距离，登上了仍在不断落下炮弹的“红滩”。

琼斯上校战后提供的报告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混乱局面：“各级指挥官都在下达命令，大部分命令自相矛盾。舰队指挥官、各运输船

队指挥官、所有两栖运输连连长、各排排长和两栖运兵车驾驶员在命令的传达和执行过程中加剧了混乱。登陆部队靠岸时都不知道岸边的海水深度，不知道在何处会遇上暗礁，也不知道哪里会有日本人布下的水下障碍物。现场简直乱成了一团糟。”

幸好罗伊—纳摩尔海滩不像贝蒂奥那样设置了大量障碍物，美军登陆尽管混乱，竟没遭到多大损失。迪伦中校第二十三团第二营原计划在罗伊岛东段相对狭窄的“红二滩”登陆。之前的航空侦察显示，罗伊岛大部分建筑物、航空设施和机库均位于这一区域，日军肯定布有重兵。迪伦营因此得到了一个中型坦克连和一个轻型坦克排的支援。登陆部队距岸还有900米时，海军舰炮仍在射击，武装登陆艇的114毫米火箭炮也向岸上开火。5分钟后，它们又改用40毫米火箭炮进行轰击。前方依稀出现了罗伊岛海岸，运兵车上的陆战队员开始用手中的自动武器向岸上射击。距岸还剩下350米时，运兵车上的车载机枪也开火了。

11时50分，海军舰炮为避免误伤，停止炮击，将炮口从登陆的南岸转向北岸。2分钟后，登陆炮艇也停止了射击。直到此时，日军子弹才稀稀落落射了过来，根本无法损伤陆战队员分毫。领头运兵车迅速冲上“红三滩”，登陆作业受大风和浓烟影响，异常困难。不过大部分运兵车还是准确抵达预定位置，仅个别车辆偏离方向，登上了第二十四团负责的“绿一滩”。

与柴崎在贝蒂奥的部署相比，日军罗伊岛的滩头防御简直不值一提。登陆区域少数并不坚固的防御工事早被美军舰载机和舰炮火力打得支离破碎。匆匆跳下运兵车的F连发现，登陆区域内所有工事都挨过炮弹或炸弹，他们只需应付罗伊岛西南角的一挺机枪和少数步枪打来的子弹。相比陆战二师在贝蒂奥的遭遇，他们实在太幸福了。

日军抵抗极其微弱，美军很快排除干扰向纵深挺进。12时02分，登岛的美军坦克开始越过被填平的坦克壕率领步兵挺进。12时15分，第二营营长迪伦中校登上红三滩，在机场跑道南侧建起了指挥所。在他之前，12时04分，团长琼斯上校已登上陆地。1架侦察机如此形容日军抵抗的微弱程度：“我军登陆部队甚至都不用寻找掩体。”13时11分，琼斯在“东京”码头西侧180米的团指挥所向“阿巴拉契亚”号上的施密特少将发出了第一封战报：“在海滩上没有遭遇日军顽强抵抗。”15分钟后，第二封电报也发出了：“我已和一线进攻部队取得联系。小菜一碟，我们很快就会拿下这座岛屿！”

赫文·哈蒙德中校的第一营负责攻打罗伊岛西半部。先头部队两个连在11时55分顺利登上“红二滩”，开始向西南角日军防御工事发起进攻。日军狙击手枪法虽准，却因人数太少无法阻止美军前进。12时10分，哈蒙德中校在西南角建起了营指挥所。在地面部队向前推进的同时，来自“圣卡门”号护航航母的8架“复仇者”和7架“无畏式”对罗伊岛北岸日军工事又发起了一轮投弹。

日军抵抗软弱无力。美军发现，他们打死的敌军士兵服装各异，有工兵、海军陆战队员、航空地勤人员等。到中午时分，配合步兵作战的坦克已经到位。日军抵抗的微弱让美军如释重负，士气大振，陆战队员开始以排和班为单位在岛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试图尽快扫清全岛。12时17分，美军先头部队已顺利推进至预定的0-1线——该线自西向东横穿罗伊岛，深入岛内180~270米，东端位于连接两岛的沙堤上。海滩上，美军后续部队和作战装备正源源不断上岸。美军第二十三团在罗伊岛的登陆顺利完成，接下来把岛上日军全部干掉就OK了。

团指挥所里，团长琼斯上校、副团长约翰·拉尼根中校和作战科长理查德·米利克上尉面面相觑，对前方传回的消息半信半疑。难道传说中日军的彪悍在罗伊岛不存在吗？尽管如此，满腹狐疑的琼斯依然命令两个营越过0-1线继续向北推进，不必等待坦克的到来。

即使没有坦克掩护，美军步兵的推进仍然相当顺利。由于地面部队已深入腹地，12时22分，担心误伤友军的美军舰载机和海军舰炮暂停攻击。考虑到两个营在推进过程中队形太散，琼斯下令各部回到0-1线，重整队形再发起攻击。

此时第四坦克营C连鲍勃·内曼上尉率领的18辆中型坦克已经抵达0-1线，此处距罗伊岛北岸仅剩900米，那里有一大片日军防御工事。内曼认为，自己的坦克如果停下来，将会成为日军反坦克炮的活靶子。他不顾团长的命令，依然带坦克向前攻击。缺乏步兵掩护的坦克攻击凶险异常，哈蒙德中校迅速派出一个连步兵跟进掩护。尽管道路非常糟糕，美军坦克的攻击仍非常顺利。坦克兵不断以车载机枪向隐蔽在壕沟里的日军扫射。13时58分，3辆美军坦克已冲到了罗伊岛东北角的奈特环。

由于错误估计美军攻击很可能来自大海，日军北岸防御工事比南岸泻湖一侧南岸要坚固得多，这正是美军登陆行动一路畅通无阻的主要原因。岛东北角处的日军主碉堡异常坚固，舰载机轰炸和战列舰的舰炮打击并未将其完全摧毁。内曼上尉的坦克主力部队很快推进至日军北岸主坦克壕，罗伊岛日军残部大部分集结于此，内曼估计至少数百人。他的坦克缺乏杀伤步兵的有效手段，只能将他们打得抬不起头来。车长乔·拉莫斯试图取得更好观察视野，他的头刚伸出来就被日军狙击手打爆。一时奈何不了日军步兵的内曼只好率队驶向东北角，与先期抵达那里的3辆坦克会合。随后他接到了琼斯上校“暂时后撤”的命令。尽管心中极不情愿，内曼还是率队回到了0-1线与步兵会合。

15时，陆战第二十三团已经控制了罗伊岛东西两侧海岸线，岛上仍有不少日军在负隅顽抗，他们誓死不投降。根据第二营的呼叫，“圣达菲”号的152毫米主炮对东北角奈特环的日军碉堡进行了五轮炮击。守卫那里的是日军第二三一、第七五二、第七五五航空队的地勤

人员，他们与附近几座日军碉堡互相配合，利用20毫米高射炮和机枪顽强反击，成为美军夺取罗伊岛的最后障碍。

14时50分，美军预备队第三营顺利登陆，形势对日军来说更加绝望。15时30分，美军右翼第二营率先重启攻势，在O-1线休整的第一营也在16时重新发起进攻。到16时42分，罗伊岛西半部日军的抵抗宣告结束。第一营接到的任务是，在岛北岸和西岸就地构筑工事，提防日军可能发起的“逆登陆”。

到17时，整个罗伊岛只剩东北角奈特环的少许日军仍在顽抗。内曼率坦克连前来助战。18时02分，日军在罗伊岛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琼斯上校给施密特少将发去了电报：“我军已占领罗伊岛，对机场周围隐蔽日军的扫荡正在进行之中。”第三营因没有取得多少战果感到沮丧，恰好此时传来了第二营G连的一名士兵在机库巡逻时被日军打伤的消息。第三营立即派人将机库包围，机库顶端藏着1名日军狙击手。所有士兵不分青红皂白，对着机库就是一通胡乱射击，3名陆战队员反被友军打伤。等营长及时赶到下令停止无谓射击时，超过3000发子弹已经打出去了。次日，他们在清查机库时发现了两具日军士兵的尸体。

得知第二十三团在罗伊岛作战顺利，施密特命令配属给他们作战的内曼坦克连撤出战斗，前往支援正在纳摩尔岛与日军激战的第二十四团。17时21分，内曼率队沿连接两岛的沙堤向纳摩尔挺进。

按预定计划，美军将利用罗伊岛日军旧机场建设航空基地，这一任务由工兵第二十团负责。与陆战二师在贝蒂奥的作战不同，罗伊岛日军大部分在登陆前已被美军舰载机和海军舰炮打死。迪伦中校报告说，第二营共发现日军尸体逾400具，其中超过250人死于舰炮或空中打击。罗伊岛的战果表明，美军针对贝蒂奥之战进行的改进卓有成效。

效。琼斯团顺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当晚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了。相对而言，攻打纳摩尔岛的第二十四团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因为第一营承担了首日夺取外围岛屿的任务，第二十四团团长富兰克林·哈特上校将攻打纳摩尔岛的任务交给了第二营、第三营。其中弗朗西斯·布林克中校的第二营登陆右翼的“绿二滩”，奥斯汀·布鲁内利中校的第三营负责左翼的“绿一滩”和通往罗伊岛沙堤上的波林角，阿奎拉·迪埃斯中校的第一营为预备队。

清晨，6时50分，霍华德·金格曼少将率第一火力支援大队在距纳摩尔岛3200米的海面就位。“田纳西”号的356毫米巨炮率先发威，向波林角的日军碉堡猛烈开火。“科罗拉多”号很快加入了炮击行列，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轻巡洋舰“莫比尔”号及驱逐舰“莫里斯”号、“安德森”号同样不甘落后，纷纷向岛上的日军防御工事倾泻炮弹。

天刚放亮，第十四陆战团的陆基炮兵就加入了炮击行列。位于恩努比尔岛的第一营和恩努蒙内特岛的第二营所有75毫米榴弹炮猛轰纳摩尔岛东南角和“横滨”码头，刚刚肃清恩努加莱特岛日军的第二十五团第三营也积极为第二十四团的登陆提供火力支援。钱伯斯中校率领官兵用一切射程可以到达东南海岸的武器射击，直到运兵车靠近海岸才停火。这种轻武器射击虽然起不到多大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算是为友军的登陆行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美国人的子弹真多！

第二十四团遇到的最大难题依然是登陆工具严重不足。到6时30分，原计划使用的110辆两栖运兵车只到位了62辆。经施密特师长批准，哈特上校决定动用登陆艇。因集结工作出现混乱，康诺利只好将登陆时间向后延迟至11时。

当陆战队员乘两栖运兵车向海滩发起冲击时，美军舰炮和舰载机的火力打击达到了最高潮。登陆部队距岸还有700米时，海军舰炮暂停打击。登陆部队继续前进250米后，海军舰炮开始向0-1线后方区域实施了2分钟的炮火准备。

首先登陆的是美军两个两栖坦克连。他们原计划上岸后向前推进100米，由于命令传达出现误解，登陆后的两个连只前进了50米就停下脚步。11时55分和12时整，第二营的两个连陆续登上“绿二滩”，稍稍偏离预定位置。美军在推进过程中只遭到日军机枪和步枪的零星阻击。日军在“绿二滩”的防御和罗伊岛一样形同虚设，少数几个碉堡早被美军航空兵和舰炮火力摧毁殆尽，无法阻止美军推进。12时15分，第二营营部顺利上岸。至13时30分，包括预备队在内的全营官兵在“绿二滩”牢牢站稳了脚跟。

沿“绿二滩”向内陆推进的E连在100米外被一条日军新掘的坦克壕拦住。F连则一口气向前冲出了180米，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美军在登陆过程中曾遭到萨利角以北两挺日军机枪的射击，但现在那些机枪手已经不知去向。

登陆之前，哈特上校命令各部上岸后直接向内陆挺进，到首日目标位置0-1线后再做休整。随着美军不断深入内陆，日军的阻击逐渐增强。预备队G连推进150米后未能与友军取得联系，正面和侧翼都遭到了日军射击。E连和F连后续部队因前方部队被坦克壕拦住无法前进。一小股日军甚至对美军右翼发起了反击，试图向左后方迂回。由于登陆后建制被完全打乱，美军只能各自为政地与敌混战。在兵力和火力上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还是牢牢占据了上风。

12时，第三营的两个连晚于第二营5分钟在“绿一滩”登陆。空袭和炮击导致岸上烟雾弥漫，登陆时的建制被完全打乱，两个连根本无

法判断自己的具体位置，只能盲目向0-1线发起冲锋。他们很快被日军阻击火力死死拦住。

日军的阻击虽然顽强，但同样属于无组织、无协调的各自为战。第二十四航空战队司令官山田道行是海军有名的航空战专家，但对地面作战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普通中队长。比柴崎在贝蒂奥的境况更糟，美军火力准备阶段的空袭和舰炮打击将罗伊—纳摩尔的日军通信和指挥中心彻底摧毁，山田及司令部成员还没见到美国人的影子就被炸死——山田随后被东京追晋海军中将。登陆当天，美军飞机投下的1颗重磅炸弹将一处防空掩体炸塌，7名日军高级军官全被活埋。战后俘虏的供述表明，日军士兵完全是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自发组织阻击。正因为此，美军登陆滩头的混乱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

13时，第四坦克营B连的3辆轻型坦克受命前往支援第三营，却错在第二营负责的区域登陆。美军坦克兵觉悟颇高，发现情况不对后，他们试图横穿滩头去找布鲁内利中校的第三营。海滩上到处都是人员和物资，拥挤不堪，步兵就是想让路也让不开。两辆坦克很快陷进软沙动弹不得，第三辆开出25米后掉进了一个大弹坑，在试图爬出时意外抛锚。附近一座工事里的约15名日军士兵乘机逼近，试图爆破坦克。美军坦克兵不但用车载机枪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还趁机将日军工事一举摧毁。另一股数量大致相当的日军发起的冲锋同样被他们轻松击退。美军坦克兵声称击毙日军30人、俘虏2人，自己仅阵亡1人。如果战果属实，他们遇到的很可能是后勤部队，彪悍的日本陆军断不至于如此。

第三营K连排长约翰·切平少尉——战后以上尉军衔退役后，他成为美国著名的战史专家，出版了多部反映海军陆战队的专著——上岸后发现，前方烟雾弥漫，视野极差。切平回头试图与自己的机枪手联络，他的嘴巴张开后就没能合上——远处一块弹片飞来，机枪手右半部头颅被打得粉碎，瞬间变成了一具尸体。刚才还生龙活虎般的战

友，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倒了下去。切平立即招呼全排注意安全。此时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后边的一辆运兵车为躲避日军炮火，直接与切平乘坐的运兵车相撞。陆战队员只好提前下水，切平率部下艰难爬上了沙滩。

刚刚上岸的切平排很快遇到了日军阻击，他们已和两侧友军失去了联系。两翼和前方均有子弹飞来，好在日军人数不多，不过他们连一个敌人影子都看不到。身边的同伴提醒切平，日军就在前方不远处。切平循声望去，前方仅2米外就是日军的一道暗壕，他们刚刚登陆就遇到了日军的加强火力点。经过苦战，切平排炸掉了威胁最大的一座碉堡。当切平连滚带爬躲到一棵棕榈树后准备更换弹匣时，前方5米之外，一名日军士兵端着刺刀猛冲过来。

开枪已经来不及了。就在切平认为死期将至之时，身边的同伴及时开枪，足足打出去一匣子弹。日军士兵一头栽倒在切平前方1米处。在向一座日军工事投掷手榴弹时，1颗子弹命中了切平脸部。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右眼。“哦，上帝！不知道我有没有瞎掉？”他缓缓地移开右手，运气还不错，前方出现了一丝亮光。那颗子弹打在他的颧骨上，切平躺在地上，打开急救包小心将右眼和颧骨的伤口包扎好。随后他们遇到了约翰·波尔中尉带领的另一支小分队。

波尔中尉在向内陆挺进时摧毁了多个日军火力点。在一次爆破时腹部严重受伤的波尔坚持不下火线。在带领部下继续冲锋时，波尔胃部再次受伤。美军两支小分队合力将7米外的一座碉堡摧毁。切平发现波尔脸色非常难看，建议他找卫生兵治疗一下。波尔没有答应，带着自己的队伍奔向了另一座碉堡。在那之后，切平再也没见过波尔。波尔在攻克下一座碉堡时不幸阵亡，成为“燧发枪行动”中第一个获授“荣誉勋章”的海军陆战队员。随后切平收到了营长布鲁内利中校发来的命令，各部攻击至0-1线后暂停前进，整顿队伍。美军一个连已越过0-1线向前推进了140米，在接到命令后转身撤回指定位置。

13时05分，纳摩尔东岸突然爆发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冲天而起的大烟柱足足超过300米。大量混凝土、棕榈树、木材、鱼雷弹头碎片飞溅而出，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第二营F连伤亡惨重。烟雾渐渐散去，美军士兵才发现，爆炸来自一座日军碉堡，那里储存了大量日军鱼雷。此次爆炸导致20名陆战队员死亡，包括第二营营长布林克中校在内的100多人受伤。损失最重的是弗兰克·格雷森上尉的F连，共14人阵亡、43人负伤，该连瞬间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

在礁湖上观战的一名美军军官后来如此形容当时的情景：“整个纳摩尔岛都从视野中消失了，眼前只有一片爆炸引起的深色云雾和飞起的大片沙尘！”“我的天哪！整个该死的岛都被炸掉了！”在300米的高空，飞机上一名炮兵观察员惊叹道。第二十四团团部一名近距离目睹了爆炸情景的军官说：“棕榈树的树干和被炸飞的混凝土块就像火柴棒一样在空中飞舞，碉堡被炸飞后留下的大坑足足有一个标准游泳场那么大。”爆炸直接导致登岛美军所有通信工具失灵。由此可看出，日军鱼雷的威力到底有多么惊人。

让冲锋中的美军士兵准确区分日军建筑物的具体用途显然不太现实。约瑟夫·洛普雷特中尉和索尔·斯泰因中尉率领的两支爆破队在攻打这座碉堡时，一切都按照标准作业操作。在他们发起冲锋之后，碉堡里的日军仓皇逃走。因为不知其中有无残留日军，美军两支爆破队在碉堡壁上挖了个大洞，将几个炸药包直接投了进去。随后诱发的剧烈爆炸将斯泰因中尉和几名爆破队员当场炸死，更多的人被波及。

鱼雷爆炸腾起的硝烟尚未散尽，附近两个工事里的日军又进行了绝望的自爆。虽然没有刚才那次鱼雷爆炸那么惊人，仍给美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和短暂的混乱。对驻岛日军来说，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但他们绝不会放下武器。

第二十四团团部还算幸运，他们登陆时恰好赶上后两次爆炸，未遭任何损失。13时25分，来到团指挥所的哈特上校得知第二营在爆炸中损失惨重，立即命令预备队第一营派出一个连增援第二营。美军各路人马在0-1线附近遭到了日军的顽强阻击，进攻速度明显放缓。

地势平坦的罗伊岛几乎被三条飞机跑道覆盖，没有多余地方修建房屋和其他设施。为修建机场，日军几乎将岛上的树木伐尽，守岛部队找不到更多藏身的遮蔽物。况且那里的日军数量不多，大都是缺乏地面战斗经验的航空部队。但纳摩尔岛遍布茂密的热带丛林，盘踞于此的大部分是日军的战斗兵员，各种防御工事、碉堡和建筑物远远多于罗伊岛。丛林和建筑物不但利于日军藏身，也制约了美军坦克作用的充分发挥。第二十四团要想拿下纳摩尔岛，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16时30分，陆战四师作战训练主任沃尔特·温塞尔上校率师部先遣队登岛，建起了前敌指挥所。此时美军各部已越过0-1线，艰难向北攻击前进。虽然高级指挥官伤亡殆尽，日军依然利用建筑物废墟及丛林掩护，使用有限的武器顽强阻击。得到坦克支援的美军推进速度非常缓慢。

F连连长格雷森上尉在坦克掩护下快速推进到距北岸仅30米处。负责掩护的坦克分成两队，前队以37毫米炮向丛林和灌木丛实施炮击，后队及跟进步兵协助将现身的日军击毙。格雷森在北岸成功占据了一块阵地。由于在之前的大爆炸中损兵过多，格雷森要守住这个突出部异常困难。营长命令格雷森暂时后撤向主力靠拢，或者右转与第三营取得联系。格雷森不愿轻易放弃艰难取得的阵地，率手下数十人就地挖掘散兵坑，准备过夜。

17时刚过，师长施密特少将登岛。在视察了哈特的团部和温塞尔的师指挥所后，施密特于18时宣布接过岛上美军的指挥权。鉴于罗伊岛作战已接近尾声，施密特命令琼斯上校将第二十三团预备队第三营

和坦克连速派来纳摩尔增援。步兵到来没那么快，内曼上尉的坦克连很快通过连接两岛的防波堤抵达战场，向布鲁内利营长报到。

19时30分，施密特少将下令各部停止前进，就地挖掘散兵坑过夜。夜晚通常是日本人的天下。陆战队员罗伯特·格拉夫如此形容在纳摩尔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舰队几乎整夜发射照明弹，点亮了海岛的夜空。信号灯远看上去酷似鬼火。我和另一位弟兄蹲在散兵坑里，紧张注视着四周，耳朵一直在分辨敌我的声音。我们的散兵坑仅6英尺长，2英尺深，宽度只够我俩并排躺下。吃完干粮，我俩决定两小时一换班，一人放哨，一人睡觉。虽然知道周围都是自己人，但我们还是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日军前半夜发起的夜袭多为数名士兵进行的零星袭扰，毫无章法，依然给美军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一些士兵反应过度，稍有动静就胡乱开枪，给同伴带来的威胁往往比日本人更大。最后施密特亲自下令，在海滩一带放哨的机枪手不准向丛林树梢盲目射击。

黎明之前，美军迎来了日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夜袭。大约300名日军集中向I连的阵地发起了冲锋。兵力居劣势的I连渐渐支持不住，节节败退。营长布鲁内利立即向师部请求增援，施密特命令内曼上尉的坦克连火速驰援。傍晚时分抵达纳摩尔的内曼连面临一个难题。因为已在罗伊岛激战了一天，他的坦克普遍缺乏弹药燃料。内曼刚刚把所有燃料弹药集中到4辆坦克上，师长要求快速增援的命令就到了。在坦克的支援下，I连逐渐稳住了阵脚。日军转向I连和B连的接合部发起冲锋，将美军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B连连长一边向营长救援，一边带领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在得到布鲁内利派来一个连的增援之后，美军终于将日军的夜袭击退。

哈特上校决定在2日结束纳摩尔的战斗。9时，美军三个营全部出动向北岸发起进攻，日军隐藏在丛林和废墟中且战且退。11时，第三营左翼的一个连已推进至纳摩尔西北的诺拉角一线，右翼与迪埃斯营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时15分，美军顺利攻占岛北岸战术要点娜塔莉角。

美军的进攻将残余日军合围在北岸反坦克壕一带。走投无路的日军残兵纷纷跳下壕沟，用机枪和步枪做困兽之斗。美军坦克索性迂回到坦克壕两端，压低炮口对准壕沟一通猛轰。沟底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却没有一个人放下武器向美军投降。

“这已不能算战斗，而是单方面的杀戮。”第一营营长迪埃斯中校对日军誓死不降的举动很不理解。在指挥部下绕过壕沟向娜塔莉角挺进时，迪埃斯被日军的流弹击中身亡。在胜利前的最后一刻倒下，迪埃斯成为美军北部战斗中阵亡的最高军衔军官，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改建后的罗伊岛机场也被更名为“迪埃斯机场”。

12时15分，美军东西两路部队在娜塔莉角胜利会师，纳摩尔的战斗进入最后清扫阶段。14时18分，施密特少将宣布，经过28小时激战，日军在纳摩尔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随后美军举行了升旗仪式。

激战后的罗伊—纳摩尔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几乎没有一棵像样的树，数以百计的建筑物被摧毁。美军工兵的施工能力确实惊人，仅两周之后，岛上的瓦砾就被清除，无处不在的弹坑被填平。胡佛少将的陆基战机已经可以从罗伊岛机场起飞，为美军下一步的行动提供空中支援了。

在罗伊—纳摩尔的战斗中，陆战四师共歼敌3563人，其中击毙3472人，91名俘虏中有40人是朝鲜劳工。美军付出的代价是亡190人、

伤547人。施密特向斯普鲁恩斯和特纳抱怨说，如果有足够的两栖运兵车，陆战四师登陆日当天就能全部拿下罗伊—纳摩尔岛。

和陆战二师在塔拉瓦的激战相比，美军在北夸贾林的作战相对轻松，伤亡数字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一方面，尼米兹黑虎掏心，直取夸贾林的战术，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他们在夸贾林的防御准备远远称不上完备。另一方面，美军吸取了贝蒂奥的惨痛教训，战前海军舰载机的空袭和舰炮打击不是原来的一天，而是整整三天，发射或投下的炸弹超过了6000发。据统计，包括山田在内的日军高级军官和50%~75%的士兵在美军登陆前已经死去。对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作为一支从未对敌人放过枪的部队，陆战四师军官的指挥并非完全得当，士兵经常胡乱开火。虽然顺利完成了任务，但想成为陆战一师、二师那样的精锐之师，施密特和他的弟兄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就在陆战四师攻打罗伊—纳摩尔的同时，美军第七步兵师在南部夸贾林岛的作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月31日下午，在第十七团第一营刚刚夺取的埃努布济岛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要在这个仅长820米、宽140米的小岛上依次摆开多达15个炮兵连——其中105毫米榴弹炮连12个、155毫米榴弹炮连3个——美国人非精打细算一番不可。科利特少将下令，师属炮兵必须在天黑前全部就位。第四十九野战炮营被安排在岛东南端，第五十七营阵地设在临海一侧西北部，第三十一营选择在码头以西扎营，第四十八营被安排在无线电发射塔南面的狭窄地段。最后上岛的第一四五营携带的155毫米炮射程最大，只能在距夸贾林最远的两条主干道中央就位了。

可能觉得小岛上还不够拥挤，第七师师部后勤人员也挤了上来，在岛上部署通信设备、弹药库等设施。工兵在恩尼拉贝干岛修建了运

兵车维修所，随时为故障车提供服务。岛南弹药库也临时建起，运输船开始将供当晚和次日使用的炮弹源源不断地送上岛去。刚刚完成扎营的炮兵部队立即对夸贾林岛和邻近的埃贝耶岛进行炮火试射。16时45分，听到熟悉炮声的科利特少将大喜过望，命令从此时开始，岛上炮兵必须一刻也不停歇地向夸贾林主岛进行炮击，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步兵登岛再接受新命令。当晚，战列舰“新墨西哥”号、“爱达荷”号，重巡洋舰“旧金山”号及护航驱逐舰对夸贾林岛，驱逐舰“海利”号对埃贝耶岛的炮轰持续了整整一夜。

格赫岛上，那一小股日军仍在和美军小分队对峙，现在美国人还没工夫去收拾他们。这些人到底能活几天，就看主岛夸贾林的日军能够抵抗多久了。当天美军扫雷艇已将水道和潟湖中的水雷全部清除，确保第二天登陆行动畅通无阻。天黑之前，除科利特少将率师部部分人员继续留在“洛基山”号上外，副师长约瑟夫·雷迪准将率师部先遣队挤上埃努布济岛建起了前敌指挥所。一时间，小小的埃努布济岛人满为患，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如果当晚日军航母舰队前来攻击，随便向岛上扔上几颗炸弹，都会取得不俗的命中率。

当天上演处女秀的还有一支特殊部队——由特纳少将力主创建的水下爆破队。10时和16时，爆破队员两次出击，抵近至距岸仅280米处执行任务。在此期间，“宾夕法尼亚”号和“密西西比”号战列舰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可惜夸贾林日军的防御非常差劲，爆破队员近海的行动一无所获。在未伤一人安全返回之后，他们报告说“礁盘和水文条件非常适合登陆”。虽然第一次出击略显乏味，但这支新队伍总算开张了。接到爆破队发回的消息，特纳在16时22分发布命令：对主岛的登陆时间为次日9时30分。

2月1日5时30分，8艘坦克登陆舰率先驶抵预定海域，美军对夸贾林的进攻正式拉开了序幕。之后半小时里，运输舰和火力支援舰纷纷就位。头天夜晚，陆基炮兵和海军战舰的零星炮击彻夜未停。7时45

分，美军大规模炮火准备正式开始。战列舰“密西西比”号负责炮击夸贾林岛东南角和埃贝耶岛，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新墨西哥”号，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旧金山”号及8艘驱逐舰对美军预定登陆地点夸贾林西南角实施齐射。停泊在潟湖里的驱逐舰“林格尔德”号、“希格斯比”号暂时保持沉默，它们将对来自岛上的反击或调动的日军实施近距离精确打击，随后为登陆部队提供近程炮火支援。

美军炮火准备的强度前所未有——平均每秒钟有超过2发炮弹落在预定目标区域。仅炮火准备期间，预定登陆的“红滩”就落下了超过7000发炮弹。埃努布济岛的陆基炮兵不甘落后，当天向夸贾林打出的炮弹超过了29000发。从快速航母“企业”号、“约克城”号、“贝露森林”号和护航航母“科雷希多”号、“珊瑚海”号、“马尼拉湾”号出动的“复仇者”“无畏式”，对夸贾林岛西部狂投454公斤和908公斤重磅炸弹。因无一架日机起飞迎战，众多护航的“地狱猫”实在无聊，对准登陆区域所有可见的目标肆意扫射，反正美国人最不缺的就是子弹。陆军航空兵同样不甘示弱。8时10分，从阿帕玛玛机场起飞的第三九二轰炸机中队的6架B-24飞临夸贾林上空，对日军防御工事和岛西北端的岸防炮阵地投下了15颗重磅炸弹。包括随后飞来的第三九二轰炸机中队的B-24，美军当天出动投弹的战机达到102架次。倾泻在夸贾林岛的炸弹和炮弹达到了12000吨，足有贝蒂奥的4倍之多。

在美军海陆空立体炮火的打击之下，预定登陆点“红滩”及邻近地区几成废墟。日军零星防御工事支离破碎，成片椰子树被拦腰折断，只剩光秃秃的枝丫，地面到处都是爆炸留下的巨大弹坑。侦察机上一位美军观察员慨叹道：“整个夸贾林岛好像被抛到两万英尺的高空，然后又重重跌落下来！”

相比在北部作战的陆战四师，第七师的登陆准备井然有序——这正是成熟部队与“菜鸟”部队之间的最大差别。夸贾林岛西南海岸长

仅460米，靠近瀉湖的北半部为“红一滩”，靠近大海的南半部为“红二滩”。柯蒂斯·奥沙利文上校第一八四团的73名军官及1489名士兵将登陆“红一滩”，“红二滩”则由马克·洛吉上校第三十二团的84名军官和1628名士兵负责。第七六七坦克营A连、B连将分别配合两个步兵团行动，C连留作师预备队。

9时，驱逐舰准时打出了出发信号。第一波登陆部队威廉·沃克中校的第一八四团第三营、欧内斯特·比尔斯中校的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同时向“红滩”发起冲击。运兵车不但配备了车载机枪，其中20辆还配备了火焰喷射器，在车辆逼近海滩时副驾驶可以直接向滩头喷射火焰。在登陆部队两侧和中央，都安排有两栖坦克保驾护航。每隔两分钟一个波次，第一攻击波刚刚出发，美军第二、第三、第四波登陆部队依次启动。

滩头一片狼藉，但部分活着的日军士兵依然顽强进行反击，试图阻止美军靠近。1发炮弹准确命中1辆两栖运兵车，导致2名美军士兵负伤。但日军稀疏的炮弹根本无法打乱美军阵形，美军车与车之间18米、波次之间90米的间距始终未变。“地狱猫”对滩头的扫射一直持续到运兵车靠岸前的最后一分钟。

9时05分，美军陆基炮兵和海军舰炮再次对滩头发起炮击。运兵车抵滩头2分钟前，炮火开始向夸贾林内陆延伸。支援登陆炮艇在两支登陆部队中间向海滩逼近，在距岸1000米处开始用114毫米火箭炮开火，向前推进270米后改用40毫米和20毫米火炮射击。埃努布济岛的陆军火炮对海岸的炮击一直持续到两栖运兵车距岸仅30米时，才将炮弹射向内陆180米附近区域——美国人的炮打得实在太准了。炸弹所到之处，一切建筑物都不复存在，海滩上遍布弹坑瓦砾。比起在贝蒂奥的炮火准备，美军在夸贾林的表现堪称完美。

随着滩头越来越近，运兵车上的美军士兵也开始用车载机枪和手中的轻武器向岸上射击，日军反击造成的损害微乎其微。9时30分，美军第一攻击波成功上岸。一名士兵问带队军官：“长官，岸上的日本佬应该都被我们的火炮送回老家了吧？”军官白了士兵一眼：“千万别大意，你没有听说我们友军在贝蒂奥的血战吗？”

军官话音未落，日军子弹已嗖嗖嗖地射了过来。尽管比不上贝蒂奥，但日军在夸贾林的防御还是比罗伊—纳摩尔高出不止一两个档次。“红二滩”有相当数量的地下掩体躲过了美军炮击，刚刚靠岸的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很快就遭到了轻武器的射击。部分日军士兵不顾死活，蹿出掩体向滩头投掷手榴弹，给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造成了少许伤亡。

“红一滩”海堤几乎与水线重合，第一八四团第三营的运兵车凭借它们恰好可以挡住日军的子弹——由此可见，日军的防御部署是多么蹩脚——还可以趁机向日军还击。“红二滩”海堤远远高于水线，第三十二团第一营的运兵车在水线附近被迫停住，步兵只能冲下海堤藏身。随着残留的少许工事接二连三被成功爆破，美军步兵开始向内陆快速突进。11时22分，第一波登陆部队报告说，他们已向内陆推进了135米，遇到的抵抗极其轻微。

由于美军的炮火准备极其有效，随第一波攻击部队登陆的爆破工兵几乎无事可干，索性随步兵一起向内陆挺进。同样随第一波部队登陆的两栖坦克上岸后直插内陆，车载火炮和机枪频频向可疑目标开火。虽然后续部队的登陆遇到了一些小麻烦，但到9时45分，美军两个团前四波登陆部队均顺利登岸，第三十二团前敌指挥部已在“红二滩”内陆不远处建立。相比之下，第一八四团稍显谨慎，其前敌指挥部直到12时35分才建立在“红一滩”。美军已在滩头牢牢站稳了脚跟。

9时47分，美军坦克冲上海滩。工兵部队很快爆破清除海滩一带的残留日军工事，在距岸45米处设立了弹药补给仓库。午前，7辆运输车将大量手榴弹、75毫米炮弹和机枪子弹输送上岛。11时15分，第三十二团军需人员在岛上建立了补给站，美军的后勤供应工作井然有序。重型装备或因登陆点错误或因机械故障出现了一些小麻烦，但到13时30分，第一八四团炮兵连就打出了登岛后的第一发炮弹。截至19时，美军两个团的全部炮兵均在岛上就位。伤员救治工作同样有条不紊，到12时30分，美军两个团分别在滩头建立了伤员收容站。

第三十二团第一营从“红二滩”向前攻击前进，日军防御之薄弱，出乎所有人预料。航空侦察显示，原来那里的一个炮兵阵地上竟然连一门炮都没找到。攻击过程中，只有左翼B连遭到了轻微抵抗，跟进的工兵甚至连出手机会都找不到。不过日军单兵作战能力依然很强，少数幸存者躲在小型地下掩体中一言不发，等美军士兵走到跟前才突然开枪。为避免出现意外伤亡，美军攻击速度逐渐放慢。

负责夸贾林岛北部区域的第一八四团第三营比友军更早遭遇敌人，他们推进没多远就发现了几座日军碉堡。美军趁日军士兵换弹间隙向碉堡中投掷白磷烟幕弹，然后用火焰喷射器和自动武器将被白烟熏出来的日军击毙。17时，美军暂停进攻，就地组织防御，准备过夜，其先锋部队已推进至中央码头附近。当天第一八四团仅10人阵亡、13人负伤。第三十二团的进攻也在18时停下脚步。洛吉上校向科利特少将报告说，当天其部7人阵亡、32人受伤。美军估计，当天击毙的日军约有500人，抓获俘虏11人，日军大部分是被美军飞机、舰船和陆基炮兵的炮弹炸死的。第七师在夸贾林的首日战斗非常顺利。毕竟是有实战经验的部队，他们登陆过程中的表现比北部的陆战四师要有序得多。

在埃努布济岛炮兵阵地上，美军每门炮平均以每分钟3~4发的频率向夸贾林岛上日军阵地发射炮弹，当天共打出105毫米榴弹炮20949

发，155毫米榴弹炮759发。由于人手紧张，连炮兵营炊事员、文书和司机都加入了装填行列。每门炮分配8人负责装填和清退弹壳，每进行一轮炮击就换一半人下来休息，以保持炮击频率不变。第一四五野战炮营营长乔治·普雷斯頓中校如此夸赞自己的兄弟：“炮兵部队的好汉在阵地上站立的时间比他们的大炮还长。”美中不足的是，接连出现两次炮弹出膛就炸事故，导致士兵死1人、伤16人。10时，海军首席空中观察员乔治·泰森上校乘威廉·塞耶斯少尉的侦察机从“明尼阿波利斯”号上起飞，飞抵战场低空观察时被从埃努布济岛射出的一发炮弹命中。因飞行高度过低来不及跳伞，泰森和塞耶斯双双阵亡。

19时，师参谋长勒罗伊·斯特沃特上校向“洛基山”号上的科利特少将汇报了当天战况：“截至夜间宿营，我军两个团已推进至横贯全岛1/4强的位置。两个团的6个步兵营、第七六七坦克营四个坦克连的44辆中型坦克、18辆轻型坦克全部上岛，5辆75毫米自行火炮和两个107毫米口径化学迫击炮连全部登陆。红一、红二滩的日军已被全部剿灭，通往岛东的各条道路基本畅通。”

科利特对上述结果表示满意，并询问是否已将上述战果报告了霍兰，斯特沃特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说明“‘号叫的疯子’对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霍兰一直对陆军的战斗力表示怀疑，能够得到他的认可，证明第七师登陆日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

当天战斗接近尾声时，科利特率师部留守人员登上埃努布济岛，与副师长雷迪准将会合。霍兰和他的司令部仍留在“洛基山”号上，和特纳一起指挥战斗。

第三十二团情报科长查尔斯·马诺夫少校从俘虏口中得知，岛上日军至少还有1500人，除127毫米岸防炮被摧毁之外，仍有部分火炮可以使用。团长洛吉上校于是和埃努布济岛上的副师长雷迪准将联系，请求炮兵当晚对岛上日军盘踞的3/4地区实施整夜不间断炮击。为防止

日军惯用的夜袭，停泊在潟湖里的“希格斯比”号打开了探照灯，灯光一直照射到机场东端。在灯光指引下，埃努布济岛上的美军炮兵及登岛炮兵不断向日军盘踞的地区进行炮击，让累了一天的步兵好好休息一下。从1日20时到次日6时，陆基炮兵共向日军阵地发射炮弹4556发。海军同时打出炮弹6574发：4艘战列舰发射356毫米炮弹1342发，3艘重巡洋舰发射203毫米炮弹397发，战列舰、巡洋舰以副炮配合驱逐舰发射127毫米炮弹4835发。

美军的猛烈炮击让守军总指挥秋山坐卧不安。20时许，他带司令部成员走出地下掩体，用望远镜观察岛西及潟湖中的情况。恰在此时，美军1发重磅炮弹在附近炸响。满脸是血的副官挣扎着爬起来，发现包括秋山在内的其他人都已死亡——随后秋山被东京追晋海军中将。和贝蒂奥和罗伊—纳摩尔类似，岛上日军在登陆日就失去了统一指挥。美国人的误打误撞将“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训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如果日军能把指挥官死亡的消息通知美国人，那就更完美了。

当天晚上，登岛美军的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清楚，白天蛰伏的日军一定会利用暗夜悄悄出击。在瓜岛、阿图岛和贝蒂奥，日本人的夜袭让美军吃尽了苦头。果不其然。傍晚时分，南夸贾林守备队指挥官阿苏太郎吉指挥所部，从掩体和防空洞中钻了出来。他们将主攻方向对准了美军两个团的接合部。

“希格斯比”号的探照灯是日军首先要打掉的目标。诺布码头日军1门高射炮向驱逐舰突然开火，很快被美舰的127毫米主炮打哑。埃贝耶岛的日军炮兵同样向驱逐舰开炮，未获命中。夸贾林北端日军3门双联高平两用炮和仅存的几门迫击炮也趁机向美军占据的“红滩”开火。尽管美军舰炮、埃努布济岛和滩头炮兵竭力发炮封锁日军可能出击的路线，但日军步兵还是顽强地向美军两个团的接合部渗透，试图与敌展开近战。少数侥幸冲入美军阵地的日军士兵很快被轻武器击

毙。但日军的一次冲锋将第三营L连防线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团部立即派出第一营的一个连前往增援，双方在大雨中展开混战。2日凌晨，1时58分，师属重炮兵受命向L连阵地前方猛轰。由于日军突入兵员过少且缺乏后继增援，美军付出6人阵亡的代价顽强将敌人的夜袭击退。

2日凌晨，2时之后，日军的夜袭逐渐减弱。阿苏知道越接近天亮，美军炮火的立体打击就越猛烈。外援注定毫无希望，如果想多活几天，就不能将有限兵力全部葬送在希望不大的夜袭中。

因第一八四团第三营当天出现了一些伤亡，奥沙利文上校命令第二营在次日清晨越过第三营阵地担任主攻。2日清晨，科利特少将命令两个团在7时15分同时发起进攻。步兵出发之前，战列舰“爱达荷”号、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4艘驱逐舰及埃努布基岛的5个炮兵营陆续开火，隆隆炮声拉开了美军2日进攻的序幕。7时15分，准时出发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遭到了日军双联高平两用炮和迫击炮的阻击，致2人阵亡、1人受伤。但他们在舰载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很快打开局面，前进过程中只遭遇到日军的零星抵抗。在推进至机场到华莱士路之间时，第二营前方出现了一道地图上未标注的反坦克壕。先锋连在迂回时遭机场左侧一座日军碉堡的侧击，阿尔伯特·彭斯上尉的G连出动5辆坦克才将之攻克。地图上标示的一个火力强点已被日军提前放弃。虽然因换防比友军晚出发一个多小时，但第一八四团第二营的推进更加顺利。到11时，齐头并进的美军两个团联手占领了机场。

第三十二团第三营受命接替第二营出任先锋。当天下午，美军进攻的启动时间原定为12时45分，但因换防及协调炮兵支援，战斗一直到14时才正式发起。岛上无处不在的弹坑和反坦克壕给美军坦克和步兵进攻带来了一些难度。陆军部队再次表现出其惯有的风格，一遇阻击就停止前进，等待支援炮火将敌消灭后再继续前进。说实在话，陆军对付火力点特别是半埋入式地堡的水平远不及海军陆战队，勇敢精神更逊一筹。对此陆军的解释是，他们长期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

陆军同陆战队战术最大的区别在于：陆军多打堂堂之阵，一般使用坦克和炮兵多打炮，少死人，时间长短无所谓；陆战队则争分夺秒，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善于绕过敌人孤立的据点留待后续部队解决。海军陆战队打法的优点是在最短时间里结束战斗，让海上支援舰艇尽快撤出危险海域。除夸贾林日军的防御略强于北部罗伊—纳摩尔的客观因素之外，这种战术差别也是第七师拿下夸贾林比陆战四师多花两天时间的主要原因。幸好霍兰一直待在船上，未能登岛。否则看到陆军部队这样打仗，他一定会像在马金那样暴跳如雷的。

接下来的战斗变成了岛屿作战的翻版：冲锋，遇到火力点，卧倒，调来坦克和炮兵，使用炸药、火焰喷射器或迫击炮攻下火力点；再冲锋，再卧倒。循环往复，步步前进。

在清除日军科恩强点的碉堡群时，美军的诸兵种协同几乎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在坦克和步兵掩护下，工兵爆破队用高爆炸药将日军工事直接解决。美军拿下这一强点仅用35分钟，消灭日军逾百人，抓获俘虏1人，自己竟无一伤亡。能将进攻战打到如此程度，第七师的“老鸟”称号确实不能算浪得虚名。

前方又有子弹射来。日军这组工事建在一个反斜面上，地面及舰炮火力无法将其摧毁。地面部队呼叫航空支援，随后赶到的舰载机向日军工事投下穿甲弹，战斗机则以机关炮进行扫射。美军战机投下的炸弹几乎擦着步兵头皮呼啸而下，吓得距离工事最近的美国大兵大喊大叫。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经过战前的强化训练，海军飞行员的对地攻击技术炉火纯青，炸弹异常准确地将日军工事摧毁。刚才还在大喊大叫的那些步兵禁不住对飞行员的高超技术连连喝彩，频频向空中伸出大拇指。当天美军舰载机共出动70架次，对夸贾林投弹40吨，打出机枪弹20800发。第三十二团第三营因推进太快，当天夜幕降临时，他们不得不暂时后撤与友军拉平阵线。当天美军仅亡

11人、伤241人。伤亡数字似乎不成比例，由此可见，美军的伤兵救治工作非常有效。

为提防日军战机或水面舰艇寻隙偷袭，米切尔少将命令出动侦察机，对夸贾林周边海域实施大范围搜索，毫无发现。驻扎在特鲁克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自始至终龟缩不出。

科利特烟瘾很大，有洁癖。他风格稳健，办事认真，是陆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平时虽然非常严厉，但在特定场合，他也会谈笑风生。2日进攻太过轻松，科利特确信岛上日军主力已大部被歼。他估算当天日军的损失超过1000人，甚至可能达到1200人，剩余可战之兵不会超过300人。但日军的濒死一击实在有名，第七师在阿图岛已亲自领教过。科利特向登陆部队发出命令：“从现在开始，必须高度警惕日本佬的反击。当日本佬发现他们临近灭亡时，最易发起自杀式反击。切记，最危险的时刻是明天早上。”

日本人好像故意和科利特作对，2日夜晚平安无事，日军只偶尔向美军野营区域打上几炮以示存在，造成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头天进攻的顺利和夜晚的相对平静加深了科利特之前的错误判断，他在部署次日战斗时一脸轻松：“明天7时15分准时发起最后进攻，最迟在15时结束全部战斗。”话到此处，科利特的语调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我们必须再加把劲儿，北方友军陆战四师已经拿下了罗伊—纳摩尔！”

也难怪科利特乐观，3日美军的出发线距夸贾林岛东南端只剩1800米，大部分地段位于岛屿的大弯角部分。夸贾林岛像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弯香肠，粗头向西，细头朝北。当天美军的攻击方向将由东北转向正北，拿下“香肠”最后的细头部分。出发线一带宽约550米，然后逐渐收窄，到中途的内森路就只有280米了——内森路正是美军3日要拿下的第一个目标。

航空侦察显示，需要夺取的最后区域丛林密布。战俘供述表明，岛北端是日军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最密集之处，盘踞在那里的日军大大多于300人。在例行的炮火准备之后，前两天处于待命状态的第一八四团第一营越过第二营阵地，来到了攻击出发线。第三十二团当天率先攻击的依然是第三营，他们的前100米推进平安无事，在进入一片面目全非的树林180米后才遭遇阻击，被从一个大型混凝土碉堡里射出来的子弹拦住了去路。

师长严令必须在当天结束战斗，第三营留下一个排和两辆坦克与日军纠缠，主力迂回绕过，继续快速前进。第三营这种进军方式受到了科利特的表扬。但是由于跑得太快，他们与左翼第一八四团第一营之间的缺口逐渐拉开。9时，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奉命快速向前推进，补上了两个先锋营之间的缺口。

科利特本来预计左翼第一八四团第一营的推进会更加顺利。因为协调出现问题，该营没能等来配合作战的坦克就直接出发。最初140米正如师长预料，他们只遇到日军零星子弹的射击。8时06分，营长罗伊·格林中校满怀喜悦地向师长和团长报告说：“我们遇到的抵抗极其微弱。”

话刚说完，格林就有些后悔了，前方突然冒出一大片日军碉堡。尽管附近建筑物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碉堡并没受到多大破坏。在这片大型碉堡群的右翼，还有几个小型工事与主阵地遥相呼应。美军的进攻刚刚起步，日军碉堡的射击孔就吐出一条条火舌。美军调来一门37毫米炮进行轰击，毫无效果。虽然查尔斯·怀特上尉的B连很快得到了坦克支援，但是激战一小时后仍毫无进展。第一八四团只好变更部署，出动第二营协助进攻。14时，推进到海军营地的第二营被前方的大火挡住了去路，三个连只好分头绕过。借助坦克掩护，他们于16时30分越过了威尔路。被合围在公路和海滩之间的日军残部负隅顽抗。

左翼第一八四团遇到了麻烦，右翼第三十二团却相对顺利。虽然中路两个连因道路密布弹坑推进缓慢，但到13时55分，沿海岸进军的I连已推进至内森路。因后方友军落后太多，该连只好暂停进攻，就地蹲坑据守。

到17时30分，I连终于看到身后跟进的友军。各处战斗仍在持续，进展缓慢，美军两个团的主力部队均未按计划推进到内森路。看来，科利特当天结束战斗的希望已化为泡影。美军当天仅推进了900米，付出了比前两天更惨重的伤亡代价，亡54人、伤255人。第三十二团报告说，他们当天在右翼击毙的日军超过300人。在左翼遭遇日军主力的第一八四团粗略估计，消灭日军至少800~1000人。在一个大型碉堡里，数出的日军尸体就超过了200具。

让科利特欣慰的是，岛上日军已出现了自杀现象，说明他们的精神已濒临崩溃。美国人尚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除总指挥第一海上机动旅团第二大队大队长阿苏之外，夸贾林岛大部分日军高级军官已在10时集体自杀，其中还包括一名皇族。

当天中午，科利特登上了夸贾林岛。16时40分，他和副师长雷迪准将、第一八四团团长奥沙利文上校、第三十二团团长洛吉上校开了碰头会。鉴于内森路以北还有大量日军碉堡需要拔掉，师部决定在随后的进攻中呼叫海军实施精确打击。就在此时，科利特收到了一条坏消息：18时57分回收所有舰载机后，里弗斯少将已率第一大队撤出战斗，前往马朱罗加油补给。继续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只剩下3艘护航航母。虽然面临一些困难，但从目前形势看，美国人最终夺取全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晚，美军依然不敢有丝毫大意。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一旦发生激烈战斗，极可能出现误伤事件。美军在前线多个地点和后方区域点起了篝火。每隔5分钟，潟湖里的军舰和岛上的迫击炮就会发射照明

弹。第三十二团第一营C连的宿营颇具戏剧性。因为匆忙加上摸黑，他们扎营后才发现地盘里竟有日军3座大型碉堡和一个锥形帐篷。连长罗伯特·克雷泽中尉拒绝了三排长实施夜间爆破的请战报告，大家就这样挤在一起，度过了战战兢兢的一晚。

日军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夜袭的机会，反正第二天也是死路一条。当晚，阿苏组织的5次夜袭均被美军顽强击退。仅第一八四团A连阵地前就发现日军尸体27具。清晨，5时30分，30~40名日军对第一八四团E连阵地发起了第六次夜袭，全被机枪打成筛子。这是日军在夸贾林组织的最后一次反扑。随着黎明来临，岛上残余日军的末日就要到了。

为降低步兵的攻击难度，从3日18时到4日6时，埃努布基岛美军炮兵和岛上的团属炮兵共向日军盘踞的岛北区域发射炮弹3708发。在那里，阿苏聚集了所有残余兵力，躲在建筑废墟、地下掩体和碉堡等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欲与美军做最后一搏。经过头天的殊死搏斗，美军再不敢小看敌人了。

4日是夸贾林战斗的第四天。在北方，陆战四师两天前就已经拿下了罗伊—纳摩尔，科利特心中可谓五味杂陈——这下子那个可恶的霍兰更有吹嘘资本了。科利特发布了措辞严厉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今天拿下全岛。前三天战斗美军已夺取全岛80%以上地区，日军最后盘踞的内森路以北区域全长不超过1000米，最宽处仅400米，大约有30栋近乎废墟的建筑物。

4日7时，美军两个团发起了最后攻击。双方阵地犬牙交错，美军攻势一开始就陷入混乱。日军的抵抗近乎疯狂，但美军在坦克的带领下逐渐粉碎敌人的抵抗，顽强推进。第三十二团G连的进攻被一个有众多日军把守的防空掩体拦住，当前来支援的坦克抬起炮口准备开炮时，美国人眼前出现了诡异的一幕，掩体入口处伸出了一面白旗。

“日本佬要投降了？”

“先别放下枪，这种亏我们的人可没少吃。日本佬是誓死不降的。”一名军官叫喊道，不过坦克还是停止了打炮。

在美军士兵惊讶眼光注视下，一个接一个日军士兵高举双手从掩体里爬了出来。他们个个衣不蔽体、蓬头垢面。这是“燧发枪行动”中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从里边走出来的32人中，31人是朝鲜劳工。在G连身后，C连左翼的一个排也从一个地下掩体里俘虏了5名朝鲜劳工。他们迅速被一辆坦克送往后方。

14时35分，从诺布码头到“绿四滩”礁湖沿岸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不断有日军士兵——其中绝大部分是朝鲜劳工——走出碉堡向美军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的少数日军被分割包围。为劝降日军，第一八四团情报科长杰克逊·吉利斯少校可谓绞尽脑汁。他先带领一名翻译，用扬声器向顽抗的日军喊话，承诺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就能得到食物和饮水，伤病员也可以立即得到救治。由于喊叫过于频繁，扬声器很快坏掉了，吉利斯索性让俘虏和掩体里的日军直接对话。尽管曾有2名前往劝降的朝鲜劳工回到掩体后被日军虐杀，但吉利斯的招降工作仍具成效。当天上午，第一八四团成功劝降的日军超过90名。越过内森线之后，吉利斯的经验被成功推广到第三十二团。

13时45分，美军对岛北端发起了最后进攻。日军士兵尸体和残肢断臂遍地皆是，地面到处都是战壕，给坦克的通行带来了很大难度。美军士兵急于通过这片散发尸体恶臭的地段，但不时从各个方向射来的子弹使他们始终无法快速前进。日军残存的碉堡和掩体数量众多，美军用了几十个炸药包和数百颗手榴弹，甚至动用火焰喷射器才将它们逐个清除。15时15分，第三十二团第二营最左翼的G连报告说“抵达夸贾林最北端的内洛角”。黄昏时分，美军调集坦克清剿岛北最后130米区域。19时20分，美军完全占领内洛角。包括当天在埃贝耶岛作战的第十七团，美军在第四天的战斗中亡65人、伤252人。斯蒂芬·霍普金斯一等兵在战斗中阵亡，他是罗斯福的特别顾问、“影子总统”霍

普金斯的儿子。在华盛顿，躺在病床上的霍普金斯很快收到了前线发来的唁电。

16时10分，科利特少将宣布占领夸贾林。在发给特纳的电报中，他说：“所有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我部正在进行扫荡。”

由于在夸贾林战斗到最后的是阿苏的陆军部队，大本营陆军部在公布“夸贾林守军全员玉碎”的战报时特意指出，“我守备陆军部队英勇奋战，击退了敌人2月1日的登陆。但因人数太少，终究未能挡住敌人2日的强行登陆，后转为激烈的地面作战，最终全员玉碎”。陆军高层对海军在本次战役中的表现极为不满，揶揄从开战之前就吆喝“海上决战”并进行了长期准备的他们，竟然在“狼真来了”时龟缩不出，将内南洋门户拱手让与美国人。

为保证夸贾林岛的绝对安全，南部战斗群还必须拿下邻近一些小岛，如距夸贾林北端仅4800米的埃贝耶岛。日军在岛上驻有重兵，设置有炮兵阵地。另外，留在格赫岛与日军对峙的美军小分队也不能扔那里不管。早在2月1日，发现美军人数不多的日军已主动发起进攻，留守部队在打退日军进攻后向“奥沃顿”号驱逐舰发出了求援信号。

特纳闻讯勃然大怒，这是岛上日军急着找死呀！他立即下令“奥沃顿”号接应留守部队撤离。2日清晨，“奥沃顿”号运载第七侦察连在格赫岛西北角登陆，第一时间排开4门60毫米迫击炮对日军藏匿的丛林进行猛轰，驱逐舰的127毫米主炮很快也加入了炮击行列。随后美军侦察连发起攻击，岛上65名日军被合围歼灭。在附近一艘拖船上，他们又发现了12具日军的尸体，他们很可能是被“奥沃顿”号的舰炮击毙的。在这艘船上，美军收获了无价之宝：75张日本占领区海岛礁湖及礁脉的详细海图。在中太平洋作战，珊瑚礁海情非常复杂，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触礁或搁浅，这些海图比打死岛上所有的日军都珍贵。今后一段时期，美军登陆行动再也不用为暗礁和浅滩发愁了。美军一个

排在乘橡皮艇沿海岸巡逻时，在那一带发现35具日军尸体，推测他们可能丧生于舰载机的空袭。在格赫岛进攻作战中，美军14人受伤，无人阵亡，这战果看上去有点诡异。

早在战役准备阶段，美军就认为埃贝耶岛的重要性仅次于夸贾林主岛。从珍珠港出发前往战场的航途中，美军已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夺取该岛的战斗由负责外围作战的第十七团承担。1月31日，在为建立炮兵阵地攻克埃努布基岛和恩尼拉贝干岛之后，第十七团并未立即动手，而是静观夸贾林的战斗。鉴于前天主岛作战进展顺利，作为总预备队的第十七团已无登岛增援的必要。2日傍晚，科利特少将向齐默曼上校下达了3日进攻埃贝耶岛的命令。

埃贝耶岛南北长1600米，东西宽900米，日军在岛上建有仓库、码头和水上飞机基地。从2日下午开始，美军埃努布基岛的155毫米榴弹炮、“明尼阿波利斯”号、“旧金山”号重巡洋舰就开始对小岛轮番炮击。3日7时30分，海军巡洋舰和驱逐舰率先对小岛实施火力准备。半小时后，埃努布基岛的师属炮兵开始轰击，日军纷纷躲入掩体。从8时45分到9时06分，美军舰载机向岛上投弹33吨，发射12.7毫米机枪弹88000发。9时33分和51分，陆基炮兵再次对步兵预定登陆的“橙四滩”实施炮击。9时35分，由哈特尔中校率领的第一营两个连在“橙四滩”成功上岸。

在两栖坦克的带领下，登陆美军由南向北攻击前进。10时35分，先头部队在“橙四滩”北方界线处遭到日军机枪阻击，在坦克的支援下干掉敌人继续前进。当天的进攻在19时暂时停止。当晚，美军炮兵和舰炮不断对日军盘踞的北部地区进行炮击，日军发起的几次小规模夜袭均被轻松击退。4日7时，美军在炮火准备后重启攻势。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上午美军舰载机对岛北日军进行了两轮空袭。12时10分，美军抵达岛东北角。经过短暂的扫荡战后，美军于13时37分宣布占领全岛。战斗中，美军亡7人、伤82人，击毙日军450人、俘虏7人。

在南夸贾林战斗中，美军共亡142人、伤845人、失踪2人，击毙日军4938人、俘虏206人——其中127人是朝鲜劳工。日军战史丛书记录阵亡4900人，双方数据大致吻合。除第六根据地部队司令官秋山门造、第六十一警备队司令官山行政二、南夸贾林部队守备队司令官阿苏之外，阵亡人员中还有皇族成员、第六根据地部队参谋音羽正彦，他是4日10时随司令部成员一起自杀的。音羽他爹就是战后侥幸逃过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幕后元凶朝香宫鸠彦亲王。

至此，“燧发枪行动”宣告结束。美军在“落基山”号举行了盛大宴会。一向挑剔的霍兰对海军在战斗中的表现赞不绝口，“他们的轰击效率是如此之高，使地面作战部队在征服一个有8000多人据守的日军要塞时只牺牲了这么少的人。夸贾林战斗是迄今为止最令人满意的一次”。特纳显然赞同霍兰的观点，“也许我们为完成任务投入的人员和舰只太多了，但我情愿这样，这会使我们少死很多人”。

马歇尔上将的目光一直紧盯欧洲和北非，对太平洋上的战斗极少发表意见。这次他难得地张开了嘴，“马绍尔群岛之战，是进攻日本25年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各大据点的第一步。战况之顺利和我军伤亡之轻微，预示着盟军已逐渐逼近了日军防线的核心地带”。

千里奔袭

夸贾林战事之顺利完全出乎美军预料，幸福似乎来得太快了。2月4日傍晚，尼米兹上将乘一架陆军B-24轰炸机从珍珠港起飞，翌日清晨7时在贝蒂奥机场降落。第五十七特混舰队两位指挥官胡佛和黑尔少将早已在跑道旁恭候多时了。为纪念在“电流行动”英勇牺牲的霍金斯中尉，贝蒂奥机场现已更名为“霍金斯机场”。

尼米兹高兴地看到，上次登岛时的一片狼藉已不复存在。除了众多棕榈树依然光皮没毛之外，这里已看不出刚刚发生过一场恶战的影子。这充分证明，他信任有加的“海蜂”部队所做的工作卓有成效。在听取了两位将军略显平淡的汇报之后，尼米兹当晚在胡佛的旗舰“柯蒂斯”号水上飞机供应舰上美美地睡了一大觉。6日清晨，尼米兹一行乘水上飞机前往夸贾林。他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慰问将士，更是为与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等人商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早在“燧发枪行动”启动之前，尼米兹已和参谋长麦克莫里斯商定，若夸贾林战斗可以尽早结束，就提前发起对埃尼威托克的进攻。那里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驻地特鲁克及下一步要夺取的目标马里亚纳群岛更近。之前对这一环礁的航空侦察显示，日军在那里的防御非常薄弱，总驻军不超过800人，基本部署在恩格比岛机场附近。同时另一份情报显示，日军正在向那里调集多达数千人的守备部队。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马绍尔群岛战役之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将南下支援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岛的作战。一去一回势必耗费大量时间，届时日军在埃尼威托克的防御势必大大加强。尽管对快速航母舰队南调非常不满，但华盛顿的命令不能违背，斯普鲁恩斯准备向尼米兹提出，夸贾林之战结束后第五舰队不再返回珍珠港，立即发

起对埃尼威托克的进攻。刚刚结束的作战为美军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他们手中有刚缴获的日军基地的最新海图。

斯普鲁恩斯的意见得到了特纳和霍兰的大力支持，三人一起致电尼米兹：抢在日军增援到达之前尽快拿下埃尼威托克，不但可以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尽可能减少人员损失，还会给日军组织防御带来更大难度，从而加快战争进程。这次，美军的一众大腕儿终于想到一块儿了。

2月2日，接到斯普鲁恩斯发来“前线战况进展顺利”报告的尼米兹很快复电：“夸贾林战役结束之后，你的部队能否派航母舰队空袭特鲁克，同时向埃尼威托克发起进攻？”此时战役总预备队的近万官兵正躺在马朱罗海滩上晒太阳。依当时战场形势判断，他们已经无须出战。在和特纳、霍兰碰头之后，斯普鲁恩斯立即给司令官回电：

“完全可以！”这一沟通不打紧，驻埃尼威托克数千日军的性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埃尼威托克环礁位于马绍尔群岛西北角，距罗伊—纳摩尔604公里，40个岛礁围成一个直径35公里的圆，陆地面积5.85平方公里。环礁几乎无人居住，主要岛屿为北部的恩格比岛、东南部的帕里岛和南部的埃尼威托克岛。恩格比岛有一条长1200米的跑道。环礁以西1240公里，就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驻地特鲁克。在密克罗尼西亚语中，“埃尼威托克”本意是“位于东西方之间的一块土地”。对那些乘独木舟航海的土著来说，这里是他们重要的歇脚地。因过于偏远，独居一隅，它往往被称作“马绍尔群岛的孤独者”。正因为此，战后美国在此进行了多达43次核试验，其中包括首次氢弹爆炸试验。

在乘驱逐舰从夸贾林前往罗伊—纳摩尔的航途中，尼米兹印象最深刻的是夸贾林号称世界第一的泻湖。即使以超过20节的高速行驶，驱逐舰穿越它也需要两个多小时。在视察了夸贾林和罗伊—纳摩尔之

后，尼米兹认为，第五舰队已经找到了两栖作战的正确方法，美军在贝蒂奥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斯普鲁恩斯和特纳重点表扬了米切尔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它们在登陆前已摧毁了马绍尔群岛的日军战机。海军水面支援舰艇同样受到赞扬，它们卓有成效的炮火准备使美军避免出现在贝蒂奥那样的重大伤亡。希尔已于2月3日赶到罗伊。在夸贾林环礁停留的42个小时中，尼米兹召开了作战会议，同手下众多高级将领共同商讨进攻埃尼威托克岛的方案。

有人提出，在夸贾林作战尚未完全结束时就发动新战役，是比较冒险的行为。之前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一致反对率先攻打夸贾林，尼米兹还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这次三员大将一致赞同，那些微弱的声音就更没有市场了。

斯普鲁恩斯提出，目前地面部队拿下埃尼威托克很有把握，但所有参战美军舰艇均处在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打击范围之内，战役成败关键在于首先出动快速航母舰队，在地面部队发起登陆作战之前瘫痪（至少压制）日军的航空力量。压制特鲁克日军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米切尔和他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头上。另外，日军在库萨耶、波纳佩、威克岛等地也驻有少数战机，只能由胡佛和黑尔的陆基航空兵进行压制了。

会议决定，希尔少将率“燧发枪行动”总预备队第五十一特混舰队远征埃尼威托克，登陆日为2月17日，战役代号“法警行动”。在此之前，米切尔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特鲁克发起攻击，作战代号“冰雹行动”。斯普鲁恩斯将亲自参加后一行动。如果日军联合舰队主力胆敢前来迎战，拥有9艘快速航母和6艘新式战列舰的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完全可以战而胜之，确保登陆部队的安全。

尼米兹对快速航母舰队提出了新要求：如条件允许，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部分舰艇将向马里亚纳群岛出击，出动舰载机实施轰炸，最大

限度地削弱日军的空中力量，并对下一步行动的主要目标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实施航空拍照。关岛战前由美军占据，航拍主要为了获知日军新建设施的情况。现在的尼米兹逐渐变得贪得无厌，碗里的饭还没吃完，就已经开始惦记锅里的肉了。他最后指出，太平洋舰队联勤部队司令官卡尔霍恩中将、潜艇部队司令官洛克伍德中将将为本次行动提供全力支持。

因“阿巴拉契亚”号和“洛基山”号已被康诺利和特纳占用，希尔只好以“坎布里亚”号武装运输舰作为旗舰。为了让这艘运输舰具备更好的两栖指挥功能，美军已提前为其加装了必要的通信设施。希尔手下共有8艘运输舰、1艘船坞登陆舰、3艘驳船、9艘坦克登陆舰、2艘猎潜艇、6艘登陆炮艇及10艘护航驱逐舰。杰西·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的海上火力支援大队由战列舰“科罗拉多”号、“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及3艘重巡洋舰、7艘驱逐舰组成。3艘护航航母的72架舰载机将为登陆行动提供空中掩护。

上述海上力量显然无法保证登陆船队的绝对安全，斯普鲁恩斯特意抽调金德尔少将的第四大队——重型航母1艘、轻型航母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及驱逐舰8艘——参与护航，以应对作战海域可能出现的任何威胁。此外，希尔还得到一支由5艘扫雷艇组成的扫雷大队、由2艘拖轮和2艘油船组成的后勤大队、由2艘拖轮和1艘驱逐舰组成的远洋拖轮大队的临时增援。

参加“法警行动”的地面部队被统编为第一战斗群，由托马斯·沃特森海军陆战队准将指挥。这支部队是霍兰1943年11月16日临时编组的，由约翰·沃克上校的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二独立榴弹炮营、第二独立坦克连、第二独立工兵连、第二独立机械化运输连、第二独立医疗连和海滩工作组等部组成，仅执行阶段性特定作战任务。如果放在日军那里，肯定就叫沃特森支队了。

早在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初，陆战第二十二团就已在加州的圣迭戈组建，一直隶属沃特森准将的陆战第三旅。第三旅编制撤销之后，他们来到珍珠港，开始了紧张的两栖作战训练。12月23日，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将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〇六团（欠二营）临时划归沃特森节制——该团原拟随师主力一起参加“电流行动”，后因美军缺乏足够运输装备攻击目标由瑙鲁变为马金未能成行，暂时划入“燧发枪行动”总预备队。因美军兵不血刃而下马朱罗，美军两个主力团没放几枪，正好可以充当“法警行动”的主攻部队。

这美国人实在太小心了。按说派两个团及众多辅助部队已足够了，但并不直接参与行动的特纳仍然嫌兵力太少，“当部队准备出发时，夏威夷无法调集任何一支地面部队对第一战斗群进行加强。我们不得不从原计划驻守夸贾林和罗伊—纳摩尔的守备部队中抽调人马，为更加迫切需要的埃尼威托克基地准备守备部队”。受命随沃特森出征的还有第五两栖部队直属侦察连——琼斯上尉那支总是最先出发的部队，海军陆战队第四坦克营D连，第七〇八两栖运输营（拥有两栖运兵车102辆）、第七步兵师下属一个临时两栖运输连（拥有两栖运兵车34辆）及水下爆破队一部，作战部队共7997人。

鉴于战斗几乎毫无悬念，美军索性连夺岛后的守备部队也一并派出了：海军陆战队第十守备营、陆军第三守备营和第四十七工兵营。如此，参加“法警行动”的美军官兵共海军陆战队5820人、陆军4556人，总计10376人。

第一战斗群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训练不足，大部分士兵是首次乘坐两栖运兵车，部队从未进行过海陆空立体火力掩护下的登陆演练。尽管如此，作战训练主任华莱士·格林尼中校——他在1967年接替肖普，成为海军陆战队第23任总司令——对未来的战斗依然信心十足，“陆战二十二团对以一个基本火力单位小组为主的小规模作战训练水

平相当高，这是我们在萨摩亚丛林中刻苦训练的结果。除此之外，可以帮助我们取胜的还有旺盛的士气”。

2月6日，沃特森准将正式接到了远征埃尼威托克的命令。2月15日7时，由坦克登陆舰、支援登陆炮艇等速度较慢的舰船组成的南部战斗群率先驶出夸贾林潟湖。14时，由主力运输舰、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北部战斗群也起航了。超过70艘舰艇组成的美军舰队朝埃尼威托克隐秘驶去。

虽然战前日本对马绍尔群岛进行了开发，埃尼威托克却因过于偏远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日军仅花费1416000日元在此处建立了一座油库、加油设施和部分生活设施，驻军只有海军第六十一警备队的一个6人小分队，他们在岛上修建了一个观察所。

战争爆发之后，战略位置日显重要的埃尼威托克逐渐得到了东京的重视。1942年11月，海军第四舰队工程部300名施工人员登上恩格比岛。一个月后，又有500名朝鲜劳工到来。日本人的基建水平比美国人差了不止一两个档次。一直到1943年7月，恩格比岛机场跑道才勉强完工。8月至10月，负责机场守卫的第六十一警备队下属54名官兵陆续进驻。其中主力部队45人驻恩格比岛，配备有两门120毫米炮，高射机枪和轻机枪各2挺及轻武器若干。

日军并未向恩格比机场派驻战机，只将它作为飞机往来特鲁克的中转站，派出了39名地勤人员。随着美军对马绍尔群岛东部地区空袭力度不断加大，第四舰队将驻沃特杰等地的部分航空兵力退往此处，以保存实力。到1944年1月11日，从罗伊—纳摩尔、沃特杰、米利、塔罗阿等机场逃亡到此的航空兵达到110人。这些人大部分是空手而来，带来的几架飞机近乎报废，逃来的人不断增加。美军发起进攻之前，日军试图将滞留在此的150名飞行员或机组成员撤往特鲁克，这些人显

然比飞机更宝贵。可惜他们的行动慢了半拍，美国人已经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

1943年11月，陆军参谋本部抽调关东军一部共3942人组建了海上第一机动旅团。旅团长西田祥实得到的指令是：进驻夸贾林，充当马绍尔群岛守军的机动预备队。12月27日，西田率部抵达特鲁克。第四舰队司令官小林仁命他将麾下各部分别进驻沃特杰、马洛伊拉普、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等地。这种分散部署实非上策，但对兵力严重不足的日军来说也只能如此。1943年12月30日，西田率部从特鲁克出发，次年1月4日抵达埃尼威托克。看到当地几乎没有多少防卫力量，西田决定率主力部队2586人留守此地，其余1300多人派往其他各岛。

在西田到来之前，三岛已有日军约900人：第六十一警备队埃尼威托克支队59人，一个考察组50人，等待撤退的飞行员150人及部分朝鲜劳工。与罗伊—纳摩尔和夸贾林类似，岛上几乎没有像样的防御工事。西田来得匆忙，而美国人来得太急，如此，在未来战斗中，岛上日军只能沦为美军舰载机和舰炮的活靶子。

美军根据常识判断，日军在机场所在地恩格比岛的防御最强。实际上，西田第一机动旅团司令部设在帕里岛，这里有陆军士兵1115人，另有飞行员改行的步兵和其他人员250人，加上辅助兵员共1476人。岛上武备有10门81毫米迫击炮、4门20毫米火炮和3辆轻型坦克，还有掷弹筒36具、轻机枪36挺和重机枪6挺，在三岛中实力最强。

恩格比岛守军主要由第一机动旅团第三大队692人、海军第六十一警备队埃尼威托克支队44人及改行的航空兵组成，加上非战斗人员共1276人，指挥官为矢野俊雄。除随身携带的轻武器外，矢野还有2支火焰喷射器、13具掷弹筒、12挺轻机枪、4挺重机枪、2挺双联高射机枪、2门120毫米岸防炮、19门小口径炮和轻型坦克3辆。

防守埃尼威托克岛的是桥田正弘第一大队的779人，另有海军观察所5名观察员和24名志愿者，总计808人。后来西田从预备队抽调129人加强桥田所部。在武备方面，桥田有2支火焰喷射器、13具掷弹筒、12挺轻机枪、2挺重机枪、19门小口径炮及3辆轻型坦克，与矢野部装备大致相仿。凭这些武器与美军舰载机和舰炮对抗，只能是找死。

日军甫一登岛，西田就严令各部加紧构筑防御工事。恩格比岛的新建工事以战壕和防空洞为主，通常覆盖轻质原木和金属板，上边再撒上树叶和珊瑚砂。此外还布置了一些陷阱，并在其中灌油。因钢筋、水泥等材料极度缺乏，这些匆匆构筑的工事远远称不上坚固，与柴崎在贝蒂奥修筑的碉堡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埃尼威托克岛上的工事大多是战壕和散兵坑，但伪装隐蔽得很好。战后希尔少将说，相对而言，恩格比岛防御工事是三岛中最好的。

岛屿面积小，无纵深，西田认为决胜地点就在滩头。帕里岛超过一半兵力部署在礁湖沿岸，他们将得到山炮、自动火炮和机枪火力的支援。西田下令，“一旦美军登陆，每个作战单位就地阻击敌军登陆艇”。为部署火炮和重机枪阵地，西田下令将近岸的椰林全部伐倒。美军要来，肯定带有坦克，西田指出，“当敌坦克遇到障碍物被迫停车时，我部立即用反坦克枪或榴弹射击。除此之外，近距离攻击、地雷、水雷和燃烧瓶等手段都要用上。尤其在夜间，务必使用敢死队对美军坦克实施有力打击”。

尽管做出了上述部署，但西田清楚，一旦美军登上陆地，他的部队毫无希望在对抗中取胜。西田下令，“最后全部守军将集中至中央地区与美军决战，无法继续作战的伤病员集体自杀”，必须战至所有人员“光荣玉碎”。美国人马上就会赏赐给他们这样的“光荣”机会。

从2月12日开始，胡佛少将派陆基航空兵——主要以从霍金斯和阿帕玛玛机场起飞的B-24重型轰炸机为主——对埃尼威托克环礁以南的波纳佩、库塞耶等日军基地实施了多轮轰炸，共投下炸弹118吨和燃烧弹6000余颗。到2月16日，上述两基地日军战机损失大半，机场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使用，大大削弱了邻近基地日军航空兵对“法警行动”的威胁。

2月17日黎明时分，执行“法警行动”的美军舰队抵达埃尼威托克东南海域。清晨5时，随着金德尔少将一声令下，从“萨拉托加”号、“兰利”号和“普林斯顿”号上起飞的舰载机群飞抵埃尼威托克环礁上空，对三岛进入视野的所有目标进行轰炸。驻扎在恩格比机场的14架日机和岛东北角的1门岸防炮被摧毁，少数日军士兵在空袭中丧命。

美军航母舰载机刚刚飞走，海军支援大队就登场亮相了。6时59分，奥尔登多夫少将麾下众多水面舰艇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抵近海滩猛烈开火。战列舰“科罗拉多”号和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炮击恩格比岛，打击帕里岛和雅普坦岛的任务由重巡洋舰“波特兰”号和驱逐舰“特拉森”号负责，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此时斯普鲁恩斯已不在舰上，他已换乘新式战列舰“新泽西”号前往执行更具挑战性的“冰雹行动”——和驱逐舰“霍埃尔”号则对埃尼威托克岛倾泻炮弹。海军舰炮打击一直持续到7时50分，之后第二轮执行轰炸任务的舰载机立即接上了茬儿。

空中和海上炮火准备的同时，美军扫雷艇已寻隙驶入瀉湖水道，发现并清扫了近海28颗水雷。9时15分，美军众多舰艇鱼贯而入，途中未遭遇任何抵抗，就像在自己家里航行一般。到10时34分，美军舰队已全部进入瀉湖。西田并未下令开火，只向东京拍发了一封略显凄凉的电报：“敌舰队进入瀉湖，请速派增援。”援兵注定是毫无希望的。

11时19分，“田纳西”号和“宾夕法尼亚”号的356毫米主炮再次向恩格比岛发出怒吼，“波特兰”号和驱逐舰“希尔曼”号、“麦克考德”号则对准美军首日的登陆目标卡梅利亚岛和坎纳岛发射炮弹。第一战斗群是首次参战，美军登陆行动出现了混乱，希尔无奈将原定登陆时间推迟，第二独立榴弹炮营营长埃德温·弗格森中校因此被沃特森战场免职。但琼斯上尉的侦察连已有多次实战经历，他们在13时18分未遭抵抗，顺利登上了卡梅利亚和坎纳岛。13时55分、14时整，琼斯向希尔报告说，“两岛已被我连成功攻占”。

美军夺取两个无人防守的小岛不为别的，只为建立炮兵基地，为主力部队次日的登陆行动提供炮火支援。13时44分，沃特森准将命令炮兵部队登岛。火线晋升营长的阿尔弗雷德·马霍尼少校率陆战队第二榴弹炮营的75毫米榴弹炮和陆军第一〇四野炮营的105毫米榴弹炮火速上岸。到19时02分，美军所有火炮均已就位。从19时52分开始，它们开始配合海军舰炮向恩格比岛日军阵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水下爆破队适时发回了侦察报告，“近海无任何水雷和水下障碍物”。为防止守岛日军寻隙向西逃逸，爱德华·卡岑巴赫上尉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坦克营侦察连奉命出击，他们乘橡皮艇占领了恩格比岛以西的齐尼亚岛，将岛上日军的退路彻底切断。

建有机场的恩格比岛是美军第一个攻击目标。2月18日，攻打该岛的任务由陆战第二十二团承担，登陆时间预定为8时45分。当天清晨，率先向预定登陆海滩开炮的是战列舰“科罗拉多”号和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看到日军毫无反击，“宾夕法尼亚”号和“田纳西”号索性推进至距岸仅1000米处实施精确打击，打破了战列舰对岸射击的近距离纪录。“距离近得像用手枪在两英寸外对准一个人的鼻子开火。”希尔说。驱逐舰“麦克考德”号、“希尔曼”号和“菲利普斯”号一起抵前炮击。“霍埃尔”号因位置不佳一炮未发，不过这已无关大局。7时40分，炮击暂停，从3艘护航航母上飞来的舰载机开始

对登陆滩头投弹扫射。8时11分，舰载机飞走之后，海军舰炮和卡梅利亚岛、坎纳岛陆基炮兵联合发威，炮击一直持续到两栖运兵车抵近滩头才向纵深延伸。因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岛上日军在美军的猛烈轰击下伤亡惨重，各部之间联系断绝，陷入孤立分散状态，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

8时15分，美军登陆车辆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登陆场位于岛屿中部西南海岸。威尔弗雷德·弗朗霍尔德中校第一营登陆点为“白一滩”，唐·哈特中校第二营为“蓝三滩”，克莱尔·希勒斯少校第三营为总预备队。尽管出现了一些混乱，美军两个营仍提前2分钟登上了陆地。日军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的零星阻击给美军造成的损伤轻微。

登陆后的美军各部迅速向纵深挺进，随后赶来的坦克轻易将埋在地里充当固定火力点的日军坦克敲掉，之后带领步兵挺进。10时30分，第二营已肃清岛西大部分地区，那里多为飞机跑道占据，仅“黄鼬角”和“蝶螈角”的日军仍在负隅顽抗。日军用两头打穿的汽油桶串联成交通壕，上面覆盖沙子，人像鼹鼠似的从里面钻来钻去，单等美军冲过后从身后开枪。岛东北岸遍布日军防御工事，美军欲快速拿下全岛，还必须下一番苦功夫。13时10分，沃克上校向沃特森准将报告说，“岛上作战进展顺利”。14时，沃特森率指挥部登岛。他竟在50分钟后发布了“美军占领全岛”的正式公告，简直比麦克阿瑟还要急三分。

事实上战斗远未结束。“黄鼬角”在6分钟后被夺取，“蝶螈角”一带的日军残部直到18时30分才被肃清。美军在岛上的第一个夜晚险象环生。由于白天推进太快，许多暂时无法攻克的确堡被迂回绕过。整个夜晚，从里边钻出的日军残兵对美军发起了多轮夜袭，虽给对手造成了一定混乱，却已无法改变大局。19日8时，沃克上校在岛上升起了星条旗。当天，第二独立工兵连爆破队使用火焰喷射器扫荡日军残兵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岛上日军自大佐矢野以下共1276人被歼，

仅16人被俘虏。美军代价是亡85人、伤166人。琼斯上尉侦察连和坦克营侦察连对周围小岛进行了搜索，除抓获1名日军外并无太大收获。

按原定计划，美军拿下恩格比岛后将在第三日同时发起对埃尼威托克和帕里岛的进攻。但17日琼斯连从卡梅利亚和坎纳岛上的土著处得知，上述两岛日军均超过1000人，大部分属于精锐部队。从恩格比岛缴获的文件中，沃特森得知，日军主力盘踞在埃尼威托克岛。美军原拟以第一〇六团两个营登陆埃尼威托克，两小时后撤下一个营，支援陆战第二十二团对帕里岛的作战。鉴于岛上守军实力较强，希尔临时决定变更计划，让埃尔斯上校的两个营和陆战队第二坦克连全部登陆埃尼威托克，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三营留作预备队，以兵力优势尽快结束战斗。帕里岛留到最后再解决——美国人的用兵实在太谨慎了。

19日7时10分，重巡洋舰“波特兰”号、“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率2艘驱逐舰率先开始了炮火准备。半小时后，另一艘驱逐舰对登陆点以东区域开火。美军对埃尼威托克岛的炮击力度明显不够，战列舰大口径主炮均未加入，向岛上发射炮弹仅205吨，而向恩格比岛和帕里岛打出的炮弹分别达到1180吨和944吨。受自然条件所限，埃尼威托克岛周围并无适合建立炮兵阵地的小岛，陆基炮兵要等登陆部队在岛上占据一定区域后才能登岛展开，协助步兵地面作战。

8时10分，美军舰炮打击暂时告一段落，航母舰载机对登陆滩头再次进行了15分钟投弹扫射，之后舰炮打击重新开启。9时09分，第一波登陆部队在支援炮艇和两栖坦克的掩护下向滩头发起冲击。8分钟后，第一波登陆部队抢滩成功，随即向内陆挺进。日军一部居高临下，依托“黄二滩”附近未被美军火力摧毁的隐蔽阵地向美军第一〇六团第一营近距离开火。

在“黄二滩”东侧登陆的第一营左翼B连遇上了日军一个隐蔽防御强点，连长亚瑟·克莱恩中尉率主力迂回通过，留下拉尔夫·希尔斯

少尉第一排断后爆破碉堡。在“黄二滩”右侧登陆的A连穿过茂密的茅草丛快速向西推进。在得到坦克支援后，他们消灭了一股凭借工事顽强阻击的日军，继续前进。罗伯特·贝茨中尉的C连在登陆时遇到了大麻烦，5艘登陆艇在距岸尚有140米时就遭到日军机枪射击。因地形对日军非常有利，从这5艘登陆艇中走出的53名士兵中有20人阵亡、15人负伤。幸亏A连沿海岸向西推进，及时赶来支援，才没有酿成更大灾祸。

哈罗德·米佐尼中校的第三营在“黄一滩”登陆时出现混乱，沙滩上的工事虽已被炮火摧毁，但沿岸其他地区的日军阵地几乎完好无损。左翼L连被日军两座碉堡死死拦住，美军两个排立即组织爆破，另一个排10时10分已冲到了对面海岸。

美军士兵向一个芭蕉叶覆盖的岩洞中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洞中竟然传出了熟悉的基督赞美诗朗诵声。他们在洞中发现了7名土著。在一位长者的引领下，他们在附近一个隐蔽处又发现了26名当地人。土著向美军送上了纪念品，美军士兵则以随身携带的香烟回赠。这些土著很快被送回滩头妥善安置。

团长埃尔斯上校计划在登陆后建立一条防线，隔断东西两部日军的联系，先扫清岛西建立炮兵阵地，之后在炮兵掩护下向岛东发起总攻。埃尔斯的命令尚未下达，日军突然向第一营B连、C连阵地发起反击。眼见最终难逃一死，桥田组织了一支300~400人的机动兵力，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一举突破了B连阵地，部分区域甚至上演了白刃格斗。在得到一个连增援之后，美军在12时45分顽强将日军击退。预计敌人很快将会卷土重来，第一营营长科内特中校立即向团指挥部请求增援。

凭两个营不但无法拿下全岛，反而屡遭日军反击，损失惨重。埃尔斯上校火速命预备队陆战队第二十二团第三营登岛增援。营长希斯

勒少校请求带自行火炮登岛，被埃尔斯以岛上重武器够用、第一营急需增援为由拒绝。13时30分，希斯勒率部在“黄一滩”登陆。因缺乏攻坚重武器，他们只能迂回通过日军阵地，向第一营左翼靠拢。16时05分，他们终于与友军取得联系。前方是纵深达270米的一段日军阵地，因双方距离太近无法呼叫舰炮支援，希斯勒再次请求让自己的自行火炮登陆助战，遭到埃尔斯的断然拒绝。希斯勒请求派坦克支援，依然无果。由于缺乏对付日军地下工事的有效武器，希斯勒只能率部在灌木丛中艰难推进。他感觉在陆军指挥下打仗憋屈死了。

日军的殊死顽抗导致缺乏炮兵支援的美军推进缓慢。16时35分，沃特森通知埃尔斯，“天黑之前绝对应该让你的炮兵上岛，这样明天我才能放心对帕里岛发动进攻”。17时40分，第一〇四野炮营的一个连艰难登上“黄一滩”。

18时50分，埃尔斯命令登岛的三位营长，“到达岛最东端之前，你们必须继续前进，必要时可以呼叫照明支援”。第一〇六团第三营在20日凌晨2时与日军发生激烈交火，在击毙约40名日军后继续前进。凌晨4时30分，他们再遭日军炮火阻击。海军舰炮适时发射照明弹。到7时，第三营两个连才将阻击日军剿灭。

接到夜晚继续进攻的命令时，希斯勒的陆战队第三营和温斯洛·康内特中校的陆军第一营距岛东端只剩570米，前方地段密密麻麻布满了日军碉堡。直到此时，希斯勒才得到几辆轻型坦克的增援。但匆匆赶来的坦克兵拒绝在夜间发动进攻，直接向后撤了下去。缺乏坦克支援和探照灯的希斯勒只好下令各连就地挖掘散兵坑，据守过夜。当晚，日军几支不到10人小分队的袭扰都被美军轻松击退。

当东方渐渐放亮时，起身观察的希斯勒少校大吃一惊。阵地右翼的第一〇六团第一营不知所终，阵地上只留下了1名哨兵负责警戒。他们没有通知友军，竟擅自向后撤退了280米。这一缺陷很快被机敏的日

军发现。近50名日军士兵穿越美军阵地空当直接杀入希特勒营部。营作战参谋雷顿·克拉克上尉率通信员和文职人员拼命阻击，希特勒也拔出手枪加入战斗行列。危急关头，约翰·纳加齐纳军士长率一队陆战队员及时赶到，合力将日军进攻击退。战斗中，包括克拉克上尉在内的8人阵亡、8人负伤。

当天上午，希特勒营和康内特营继续向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日军的抵抗变得越发顽强。多次请求坦克增援的希特勒终于看到4辆坦克慢慢吞吞地开了上来，却从他身边隆隆驶过，前往支援康内特营去了。在他多次呼叫之后，埃尔斯总算给他派来了2辆陆军105毫米自行火炮，希特勒营才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14时45分，美军两个营终于推进至岛屿西南端。15时整，沃特森准将再次提前宣布占领埃尼威托克，此时美军对岛西日军残部的清剿仍在激烈进行之中。沃特森的做法自有他的好处。两个月后，他得以提前晋升少将，接替朱利安·史密斯出任陆战二师师长。

当天上午，美军第一〇四野炮营登岛，准备为进攻帕里岛的登陆部队提供炮火支援。由于埃尼威托克战事迟迟无法结束，美军对帕里岛的进攻被迫延迟一天。无所事事的野炮营受命为第一〇六团在岛东北区域的进攻提供炮火支援。在得到炮兵和海军舰炮支援之后，米佐尼的第三营在21日16时30分推进至岛东北端，此时距沃特森宣布占领全岛已过去了一天多。17时21分，美国星条旗终于在埃尼威托克岛徐徐升起。

美军用时两天半，付出阵亡37人、伤94人的代价，击毙中佐桥田以下日军约800人，俘虏23人，完全占领埃尼威托克。其中陆战队第三营在岛上的作战时间约24小时，他们负责攻打的是日军防御最强的区域，得到的炮火支援几乎没有。多次拒绝希特勒合理建议的埃尔斯上校，过于偏袒两个陆军营，引起了海军陆战队的强烈不满。沃特森如

此评价陆军第一〇六团的作战：“他们在进攻埃尼威托克岛时从海滩向内陆推进太慢，从而造成了严重交通堵塞。在进攻过程中也未能与坦克部队密切协作，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军舰炮和航空兵的支援。”三岛中日军在埃尼威托克驻军最少，美军拿下它花费时间却最长，还得到了一个陆战队营的增援，实在不能算出彩。第二十七师在马金和埃尼威托克的拙劣表现大大毁坏了陆军的声誉，他们被认定为训练差、执行力弱的部队。这为后来霍兰在塞班岛战场解除拉尔夫师长职务进而引起军种间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岛上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清剿周边岛屿的作战已经展开。琼斯上尉侦察连负责东侧岛链。2月19日，他们乘“凯恩”号武装运输舰先后占领了10座无人小岛。18时，他们在中央旗杆上飘着一面太阳旗的雅浦坦岛登陆，上边也仅有这一面旗帜。雅浦坦岛和帕里岛仅一水之隔。一旦美军在岛上建立炮兵阵地，将会给随后的登陆作战提供极大便利。这道理帕里岛上的西田肯定也懂，但他实在分不出兵力前往防御该岛。2月20日10时，美军第二独立榴弹炮营已在雅浦坦岛上建起了炮兵阵地。

埃尼威托克西侧岛链由卡岑巴赫上尉第四坦克营侦察连负责。他们在2月18日乘“施莱”号运输舰出动，占领了岛链北部几个无人小岛。19日，他们在里吉利岛遭遇日军，经激战后将9名日军全部击毙。当天下午，他们又陆续占领了7座小岛。

2月19日21时，在确定陆军第一〇六团次日无法全部占领埃尼威托克之后，沃特森准将将攻打帕里岛的任务交给了正在恩格比岛休整的陆战第二十二团。沃克上校受命率团直属部队及第一、第二营在20日16时前赶到帕里岛潟湖一侧的指定区域。恩格比岛的防务暂由陆军第三守备营和第一一一团的两个连承担。

对帕里岛的进攻预定在22日8时45分发起。21日上午，团长沃克上校发布第10号—第11号作战命令：登陆地点为帕里岛北部“绿二滩”“绿三滩”。在帕里岛北部1/3和南部2/3间画出0-1线，登陆部队首要任务是占领该线以北区域。在“绿三滩”登陆的第一营从西向东横贯全岛，随后快速南下夺取岛南东半部分。在“绿二滩”登陆的第二营扫荡0-1线北部地区后暂留作总预备队，同样在“绿三滩”登陆的第三营将攻打岛南部西半部分。第二独立坦克连随第四波登陆部队上岛，先协助步兵拿下0-1线以北地区，之后南下协助第一营、第三营的作战。负责运送登陆部队的是詹姆斯·罗杰斯少校的暂编第七〇八两栖运输营。22日上午，奉命从埃尼威托克来到帕里岛近海的第一〇六团第三营充当总预备队。

之前由于炮火准备不足，第一〇六团在埃尼威托克岛的进攻遭到顽强抵抗，希尔少将决定加大对帕里岛的炮火打击力度。20日，“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抵近到距岛仅800米——刚刚创下的世界纪录又被打破——以主炮实施精确打击。21日，“宾夕法尼亚”号主炮的炮击从7时40分一直持续到16时30分。17时30分开始，两艘战列舰又进行了90分钟炮火准备。当晚，刚刚登上雅浦坦岛的陆战队第二独立榴弹炮营和埃尼威托克岛上陆军第一〇四野战炮营加入了炮击行列，海军4艘驱逐舰也参加了当晚的炮击行动。

22日6时，美军两个陆基炮兵营开始加大炮击力度。7时，战列舰“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路易斯维尔”号率一众驱逐舰陆续向岛上开火。8时45分，美军第一波登陆部队乘两栖运兵车在登陆炮艇和两栖坦克的掩护下向滩头发起冲击。掩护右翼的3艘炮艇因位置比计划偏南遭到驱逐舰误击，酿成亡13人、伤46人的惨祸。9时，右翼第一营首批登陆部队在瓦伦蒂尼码头以南靠岸。8分钟后，第二波登陆部队在码头北侧180米处登陆。9时11分，第三波登陆部队在前两波部队的中间上岸。

美军登陆行动再次出现混乱。“绿一滩”登陆的第一营很快遭到日军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阻击，伤亡惨重。9时30分，日军炮火甚至威胁到潟湖里的“宾夕法尼亚”号和1艘猎潜艇。一小时后，第一营B、C两个连先头部队迎着日军炮火，顽强推进至岛东岸，主力部队依然在和道路两旁的日军激战。迎面开过来日军3辆轻型坦克，正当步兵惊慌失措之时，前来增援的美军谢尔曼坦克到了，很快将日军的薄皮铁盒打扁。营长弗朗霍尔德中校判断右翼前方有日军75毫米炮阵地，遂呼叫海军舰炮实施打击。美军驱逐舰主炮的127毫米炮弹虽然成功将日炮打哑，却有部分炮弹误中自家坦克。第二独立坦克连连长哈里·卡尔库特上尉对此牢骚满腹，“当时我还以为是遭到了敌人的反击呢。如果他们能让舰炮向别处射击，我将不胜感激”。另有部分炮弹打向地面部队，导致10名陆战队员伤亡。在坦克的协助下，第二营在11时后顺利推进到东岸，将盘踞在该处的约200名日军歼灭。

在“绿二滩”登陆的第二营遭到的抵抗稍弱一些。在海滩整合队伍之后，营长哈特中校率三个连依次排开向对岸冲击。沿途他们并未遭遇像样的抵抗，只有日军狙击手射出了几发子弹。11时后，第二营已顺利推进至“哈茨圈”附近。

10时整，预备队第三营在全团最北端登陆。他们遭到日军迫击炮、重机枪火力的联合打击，加上误入雷区，伤亡较重。营长希斯勒少校命令主力向南推进，接过第一营防区。10时45分，团长沃克上校登上“绿二滩”，一小时后在滩头建起了团指挥所。中午时分，沃特森准将命令琼斯和卡岑巴赫两个侦察连登岛支援作战。

11时，陆军第一〇六团的轻型坦克登岛，协助第二营一路向北挺进。14时，哈特中校致电团长：“我部已抵达岛最北端，清剿日军残兵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

13时刚过，第一营和第三营已在0-1线附近做好了准备，他们将分别进攻南半部东西两大区域。在陆基炮兵15分钟炮火准备之后，13时30分，美军两个营在第二独立坦克连的协助下同时向南进发，随后赶到的卡岑巴赫连配属给第一营，琼斯连则北上协助第二营的作战。日军依托蛛网式战壕和残余工事，负隅顽抗，美军在坦克的引领下稳步向南推进。部分坦克因弹药油料告罄停止前进，美军迅速调集两门炮跟进以补充火力。第3营1连推进320米后，遇到日军一处由地下工事和大量坑道组成的防御强点，美军坦克蜂拥而上协助步兵将其摧毁。

整个下午，美军陆基炮兵和海军舰炮都在向步兵推进的前方开火，地面部队推进速度不断加快。傍晚时分，美军先头部队距最南端的斯伦博角仅剩420米。由于日军最后盘踞的区域太过狭窄，黑暗中贸然前进极易造成误伤，美军决定就地宿营，让岛南端的日军残部再活最后一夜。

岛上大局已定。19时30分，沃克发给沃特森的电报略带戏谑：“我正在帕里岛与您通电，我请求您让我的部队明天上午就乘船离开。”沃特森欣然回电：“干得好，约翰尼（沃克昵称），我向第二十二陆战团和各支援部队致以诚挚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虽然岛南的战斗尚未结束，沃特森依然在20时高调宣布：“随着今天19时30分我军占领帕里岛，埃尼威托克环礁全是我们的了。我谨向第一战斗群全体军官和士兵献上最诚挚的祝贺，你们在战斗中体现了高度的进取精神和出色的作战效率。干得漂亮！”

当晚的帕里岛注定不会平静。虽已无力向美军发起大规模夜袭，但岛上日军仍三五成群地从白天被绕过的坑洞中钻出来，向美军阵地发起自杀式冲锋。当晚，泻湖中美军军舰发射的照明弹将小岛照得如同白昼，协助地面部队将日军的反击轻松击溃。

23日上午，美军第一营、第三营、第四坦克营侦察连及第二独立坦克连的谢尔曼坦克继续向南挺进，将沿途顽抗的日军击毙。9时刚过，美军先头部队已顺利抵达斯伦博角，仍有零星日军在顽强抵抗，清剿工作还需持续一段时间。10时45分，星条旗在帕里岛升起。历时5天的“法警行动”宣告结束。美军以亡348人、伤866人为代价，全歼日军3400人。战死的西田后被东京追晋陆军中将。

早在帕里岛作战结束之前，美军换防工作已经展开。22日，海军陆战队第十守备营接过了埃尼威托克的防务。23日，第一〇六团第三营登上帕里岛，执行扫荡和清剿残敌的任务。25日，沃克上校率陆战二十二团乘船返回夸贾林，他们将从陆战第二十五团手中接过夸贾林环礁的防务。第一〇六团（欠二营）留守当地，3月2日该部脱离第一战斗群，成为驻防部队的一部分。3月4日，沃特森准将乘飞机抵达珍珠港，他将于次月晋升少将并出任陆战二师师长。3月22日，第一战斗群的临时编制被撤销。

2月26日，刚刚回到夸贾林的陆战第二十二团就接到了地区司令官阿尔瓦·博纳德海军少将的命令，执行“小燧发枪行动”，清剿马绍尔群岛其他小岛可能存在的日军，陆军第一一一步兵团将协助他们作战。

3月7日，陆战第二十二团第一营副营长克劳福德·劳顿少校率两个连为基干的一支350人队伍，乘1艘坦克登陆舰在1艘驱逐舰、2艘登陆炮艇和1艘扫雷艇护航下从夸贾林出发，向正西方向驶去。3月9日，劳顿派一个连在沃特霍环礁主岛登陆，驻岛12名日军自知不敌，逃到附近一个小岛上集体自杀。10日，劳顿派人登陆乌贾耶岛，驻守当地气象站的6名日军5人自杀，1人投降。13日，美军登陆拉耶环礁，土著反映岛上从未来过日本人，毫发无损的劳顿支队在3月14日顺利返航，权当做了一次海上旅游。其间，3月10日，沃克上校奉调第五两栖部队司令部，第二十二团团长期务由副团长默林·施耐德上校接任。

3月19日，施耐德上校以第三营营长希斯勒少校和副营长威廉·斯佩林少校各率一支300人队伍，乘坦克登陆舰向夸贾林东南方向进发。美军第一个目标是艾林拉帕拉普环礁。土著向导介绍说，主岛有数十名日军驻守，配有步枪和重机枪。3月20日，斯佩林支队率先登陆艾林拉帕拉普，次日希斯勒率队登岛。21日，美军与岛上日军发生战斗，以负伤3人为代价击毙日军37人，俘虏2人，另有数名日军逃脱。美军搜索未果后回到登陆舰转向其他目标。

3月24日，斯佩林支队在纳努环礁俘虏7名日本人，其中包括1名妇女和4名儿童。同日，希斯勒支队与艾邦环礁的日军发生战斗，以亡2人为代价，全歼岛上17名日军。希斯勒支队随后对纳摩里克和基利环礁的侦察没有发现任何日军，两支部队于3月28日顺利返回夸贾林。

3月30日，厄尔·库克少校率第三营一个加强连对夸贾林东北方向的塔卡、杰摩和艾鲁克环礁实施侦察，没有发现日军踪迹。4月2日，他们登上梅吉特岛，击毙日军气象站人员6名。3日，在确定最后一个目标里基艾普环礁上没有日军后，库克下令返航，4月5日回到罗伊—纳摩尔。

第三营各部外出“旅游”，第二营同样没有闲着，马绍尔群岛环礁实在太多了。3月30日，第二营副营长罗伯特·费尔克少校率一个加强连登上了一个当时默默无闻而后来世人皆知的小岛——它以美军核爆实验基地和一种新潮的女性泳装著称。战后，美军航母“萨拉托加”号、战列舰“内华达”号，日军战列舰“长门”号，德军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等名舰都是作为靶舰被击沉于此的。驻比基尼岛的5名日军在美军登陆前已经自杀。

4月2日，费尔克支队在龙格拉普环礁登陆，并未找到土著汇报的6名日军。费尔克此行的唯一战斗发生在乌迪里克环礁。5日，他们在那里打死了14名日本兵。6日，费尔克支队回到了夸贾林。清剿任务结束

之后，施耐德率第二十二团开赴瓜达尔卡纳尔岛。经“法警行动”磨砺，第二十二团已成为一支精锐之师，后来以他们为骨干组成的一支部队叫陆战六师。

4月17日，驻马朱罗的陆战队第一守备营派出一支小分队，对沃特杰和马洛伊拉普实施侦察，他们先后登上距马洛伊拉普仅16公里的奥尔环礁和距沃特杰8公里的艾利库布环礁，完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日军对此毫无反应，任由敌人在眼皮底下自由出入。22日，陆军第一一一团第三营一个加强连登上了夸贾林西南260公里的乌杰朗环礁，全歼岛上18名日军。

美国人纯属“吃柿子捡软的捏”，此时日军在沃特杰、马洛伊拉普、贾卢伊特和米利四大环礁仍有超过13000人驻军。但是尼米兹认为，岛上日军既无飞机，又无舰艇，已无法对美军下一步行动构成威胁，不必再花费人力物力去进攻他们。美国人的眼睛盯着东京，没有工夫再搭理他们了。相反，留着这些岛礁还有用处，一来可作为“菜鸟”飞行员的实战练兵场，二来日军维持守军补给倒是一个不小的包袱。在美军严密的海空封锁之下，日军只能利用潜艇进行数量有限的补给。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岛上日军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这里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在之后的岁月里，美军共向四岛投弹13000吨，造成2564名日军死亡。另外，因患病和饥饿而死的日军士兵高达4876人。1945年8月22日，米利环礁日军部队在海军大佐志贺正成的率领下向美军投降。1945年9月2日，其余各岛幸存日军在少将升田仁助率领下向美军缴械。

2月12日，负责罗伊岛机场扩建的美军第一二一、第一〇九工兵营遭受重大打击。从塞班岛起飞的日军6架川西二式大艇经停波纳佩岛当晚进入罗伊岛上空，向岛中央的美军弹药燃料库投下炸弹。由此诱发的一系列连环爆炸造成85%物资和35%的建筑设备被毁，30人丧生，逾

300人受伤。这是日军在“燧发枪行动”前后发起的唯一也是最成功的反击。

但是美国人实在太有钱了。凭借出色的后勤补给能力，美军很快恢复了施工。3月中旬，“海蜂”部队在马朱罗环礁达拉普岛建设的机场宣布完工，除一条长1500米、宽140米的跑道外，各项基础设施应有尽有，极为完善。海军陆战队两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随即进驻。马朱罗环礁成为第五舰队的临时泊地，潟湖里停满了维修船、油轮和补给舰，能够随时为远征舰队提供后勤支援。从此以后，美军舰船再有头疼脑热就不必回“珍珠港医院”了，在马朱罗开点草药冲剂喝下去就OK了。5月15日，罗伊岛机场投入使用——它现在名字叫迪埃斯机场——之后陆续进驻的美军战机超过100架。随着美军距日本本土越来越近，昔日快将我们耳朵磨出茧子的珍珠港、瓜岛、所罗门群岛等名词出现的频率将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海军第七十四、第一〇七工兵营在夸贾林岛的施工也在紧张进行之中。新建机场完全符合起降B-24重型轰炸机的要求。日军原来的临海设施被改建为船舶维修站，美军还新建了2000吨级的浮动船坞，埃贝耶岛水上飞机基地成为众多“卡塔琳娜”的栖息之地。恩格比机场条件较好，3月5日，经简单扩建的机场已可供B-25中型轰炸机使用。3月8日，美军出动3架B-25，对日军盘踞的库萨耶岛进行了第一次空袭。3月20日，埃尼威托克岛1800米跑道竣工，帕里岛修建了水上飞机基地和小型船舶维修基地。美军占领马绍尔群岛，为下一步进攻日军绝对国防圈的重要一环——马里亚纳群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提交的战役报告中，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少将给予本次作战极高评价：“我军根据吉尔伯特群岛战役的教训进行了改进并立即用于实战，经过马绍尔群岛的系列战斗，我们的登陆战技术日臻完善，需要改进的地方越来越少。”

占领埃尼威托克环礁之后，美军已基本控制了中太平洋。今后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再也未对其他珊瑚礁之类的小目标发起过攻击。通过“电流行动”和“燧发枪行动”两大行动，美军成功取得了登陆战的制胜之钥。尼米兹上将的话似乎更具代表意义，“通过马绍尔群岛战役，我们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后，1949年，联合国将马绍尔群岛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1979年5月1日，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马朱罗。因位置过偏且进行过多达67次核试验，来此参观的游客很少。目前没有任何纪录片或博物馆纪念当年那次战斗，只有日本人在马朱罗岛西端建起了一个大型花岗岩和平公园纪念碑，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人。

| 第二章 |

空袭特鲁克

冰電行动

1944年2月4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驻地特鲁克上空8000米的云层中，突然闪出2架美军B-24重型轰炸机的魅影。日军地面高射炮立即开火，但美国人飞得实在太高了，日军炮兵即使踮着脚尖放炮也够不着人家。航空部队升空零式战斗机实施拦截。通常情况下，零战的20毫米炮对B-24、B-17这种四引擎轰炸机是无能为力的。幸好没有战斗机护航的美机只是侦察，并未投弹。面对零战的驱逐，它们毫不慌张，大摇大摆扬长而去。

这已经是近段时间特鲁克上空第二次出现敌机的影子了。一个月前的1月7日，就有美机前来“参观”，不过那次只来了1架。随着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相继失守及战略前沿拉包尔的逐渐弱化，特鲁克已处在美军舰载航空兵的直接威胁之下。说不定哪天，美军攻击机群就会黑压压地出现在上空呢。

看来特鲁克的安全已经无法保证。第一次美军侦察机前脚刚走，一向谨慎的古贺就下达了舰队主力西撤的命令：战列舰“大和”号、“伊势”号、“日向”号、“山城”号、“金刚”号、“榛名”号及重巡洋舰“高雄”号撤回本土，对外宣称“升级改造”，实为避战。1月25日，古贺再次下令战列舰“长门”号、“扶桑”号，重巡洋舰“熊野”号、“铃谷”号、“利根”号及驱逐舰“秋月”号、“浦风”号、“矶风”号疏散到位于新加坡以南的林加锚地。东西宽37千米、南北长92千米的林加锚地邻近巨港油田，用油绝对不成问题。那里水浅，舰队训练可以免遭美军潜艇的威胁。

列位看官可能发现，以往与“长门”号形影不离的“陆奥”号不见了。1943年6月8日12时10分，停泊在广岛湾柱岛基地的“陆奥”号后部三号炮塔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重达360吨的炮塔几乎飞到与舰桥相

同的高度上，舰体一瞬间断为两截，前段向右翻转沉没，舰艏于次日2时沉没于主残骸南方数百米处。虽然邻近的“长门”号、“扶桑”号立即展开营救，但只有353名水兵幸免于难，包括舰长三好辉彦、副舰长大野小一郎在内的1121人随舰同亡。

由盐泽幸一海军大将任组长的调查小组迅速成立。经详细调查，最终仅给出了“只要没有非人为的证据就可以说是人为”的模糊结论。有人说“陆奥”号遭到了美军潜艇的偷袭，有人说是“共产国际特工破坏”，也有说是舰上三式弹自爆或附近“潮”号驱逐舰掉落的深水炸弹引爆等。这艘在华盛顿会议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留下来的战列舰就这样未经一战，含恨而逝，日本人真是说多沮丧就有多沮丧。不过沮丧仅局限于军方。为防止国民信心动摇，海军下达了封口令，严格隐瞒爆炸事件，死亡水兵的工资仍然照常通过汇款发到家属手中，以防他们生疑。二战结束后，1945年12月9日，日本NHK广播电台才首次向国民报道了“陆奥”号沉没的相关情况。第一舰队司令官清水光美为“陆奥”号的沉没买单，他被解职编入预备役。日军曾试图打捞“陆奥”号，但由于舰体损坏严重，最终放弃。1944年7月，资源匮乏的日本海军还从“陆奥”号的燃料舱中回收了600吨重油。1970年，深田船只打捞株式会社将约70%舰体打捞上来，部分遗物在各地展示。

时间刚刚过去一个月，美军B-24就再次飞临特鲁克上空，还一次性来了2架。重型轰炸机肯定无法在航母上起降，这说明特鲁克周边1500公里的范围内，美军已经有了可供这种飞机起降的空军基地。如此看来，下次来的很可能不是2架，而是攻击机群了。小泽治三郎的第一航空战队在布干维尔岛海空战中被打成了半身不遂，不久前回到本土重建，半年内无法恢复战斗力。城岛高次的第二航空战队目前在拉包尔苦苦支撑，自身难保。如果美军重型轰炸机大举来袭，仅凭高射

炮和基地的少许零战肯定是应付不了的。念及此处，古贺顿觉后脖颈冷风飕飕。

2月7日，东京与夸贾林守军的联络完全中断，预示着以往作为后方基地的特鲁克瞬间变成了第一线。美军随时可能前来攻击，侦察机频频出现就是最好的预兆。虽说目前水面舰艇仍颇具实力，但若没有航母出战，与美军决战根本无从谈起。思忖再三，古贺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在特鲁克待下去了，“舰队主力停在特鲁克无所事事，恰似授敌以饵”。2月10日，古贺亲自坐镇旗舰“武藏”号，在重巡洋舰“爱宕”号、“鸟海”号，轻巡洋舰“大淀”号和驱逐舰“白露”号、“满潮”号的护航下出港，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随后启航前往帕劳。古贺率主力舰队出海，不是前往激战正酣的马绍尔群岛，而是向本土的横须贺军港绝尘而去，美其名曰“和军令部研究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在特鲁克，古贺只留下了2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以保护当地的海军部队和基地货船。这基本属于政治表态，证明特鲁克“还在我们的防御范围之内”。如果一下子将舰船撤空，世界第三大海军这老脸往哪儿搁？

特鲁克属于火山岛群和环礁混合形态，1528年对它的最早记录来自西班牙人。70个珊瑚礁围成直径60千米、面积2129平方千米的潟湖，内有14个侵蚀严重的火山岛，陆地总面积127平方千米，可以建设足够的设施以容纳更多的人员，宽阔水深的潟湖可供大型舰船停泊。虽然国际联盟明确指出，不得在委任统治地范围修建军事设施，但日本对外严密封锁，通过20年苦心经营将之打造成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特鲁克因此被西方誉为“日本的珍珠港”或“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开战之后，日军迅速夺取拉包尔且围绕所罗门群岛展开的系列战斗，目的就是保证特鲁克的绝对安全。现在美国人还未杀上门来，仅侦察机前来晃悠一圈就吓得主力舰队仓皇撤走，特鲁克守军士气因此一落千丈。

美军已经夺取了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的陷落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这两场战役期间，联合舰队几乎毫无作为，古贺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轻易跑回东京自找没趣的。综合古贺的汇报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大本营海军部通报陆军：驻特鲁克的战机目前有70~80架，3月末可达130架，5月末为700架。正在训练的第一、第二、第三航空战队到5月上旬舰载机数量分别可达230架、137架和90架。军令部判断，美军来袭兵力为航空母舰12艘及护航航母30艘，合计舰载机1700架左右。考虑到每次可出动攻击的战机约为总数的2/3，因此在1944年6月，日本海军可以集中900架战机与美军放手一搏。换句话说就是，“给我一点时间，还你一个奇迹”。

虽然驻守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的大部分是海军，但陆军对古贺擅自撤退的过度反应仍然极度不满。2月13日，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上记载：“松谷城大佐（战争指导班班长）从海军部队当前呈现的气氛中得知，海军内部很多人对战争结局感到悲观，同时希望能借机通过妥协来实现和平。很多内阁大臣持海军同样的态度，他们没有打算在战争中进行反抗。现在陆军必须明确，对外要抵抗美英的压迫，对内要敦促那些意志薄弱者坚持战斗。”

古贺率主力绝尘而去，特鲁克只剩下第四舰队的十余艘作战舰艇，总数174架各型战机分别隶属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等多支航空战队，实际可战飞机仅70架左右。它们中大部分是刚从拉包尔、卡维恩等前方基地撤回来的，兵无战心。近期水上飞机母舰“千代田”号陆续运来了161架补充飞机，准备分配到前线各机场。地面守备部队除海军第四十一警备队外，还有陆军中将麦仓俊三郎第五十二师团第六十九步兵联队（缺第二大队）、第一〇五步兵联队第三大队，后续兵力正在陆续调运之中。古贺及众幕僚离开之后，特鲁克基地最高指挥官是第四舰队司令官小林仁。特鲁克是

南洋厅东部支厅所在地，末任行政长官兰原有孝负责管辖东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地方行政事务，并不参与作战指挥。

古贺的判断非常正确。2月4日跑来观光的两架B-24是从布干维尔岛以南莫诺岛美军机场飞来的。由于航程实在太远，斯汀森少校和耶赫上尉的2架飞机并无载弹，承担的任务只是侦察。飞机在特鲁克上空仅停留了20分钟，且飞得太高，被乌云挡住了大部分视线，所以两名美军飞行员拍下的照片价值不大，只能看出30余艘舰船泊在港内。前文说过，日军长时间的严密警戒使美军对特鲁克的详细情况一无所知。米切尔少将坦承，自己对特鲁克的少许了解全来自数年前的一本《国家地理》杂志。

就在希尔少将准备率第一战斗群前往埃尼威托克的前三天，2月12日，米切尔少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下属三个航母大队浩浩荡荡驶出了马朱罗环礁，他们的攻击目标正是日军“重兵”把守的特鲁克。本次作战代号“冰雹行动”。米切尔阵中有重型航空母舰5艘、轻型航空母舰4艘、新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5艘和驱逐舰28艘，9艘航母拥有舰载机570架。为了迷惑日军，米切尔率舰队先向西北航行，从埃尼威托克北方绕过，之后折向西，驶往特鲁克。根据尼米兹上将的命令，潜艇部队司令官洛克伍德中将提前派出10艘潜艇前来助战，密切监视日军动向，随时歼灭可能出现的“漏网之鱼”。

可能觉得跟希尔去埃尼威托克只对岸上放炮没多大意思，斯普鲁恩斯亲自参与了本次行动。新式战列舰“新泽西”号上，飘扬着第五舰队司令官的中将将旗——本次作战返航之后，它将被一面新的四星上将将旗取代。旗舰与“邦克山”号、“蒙特利”号、“考彭斯”号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在它们北方，是以“企业”号、“约克城”号、“贝露森林”号组成的第三大队，它们右侧是“埃塞克斯”号、“无畏”号、“卡波特”号3艘航母。这种部署可以使航母根据需要随时分散或会合。通常情况下，它们只有在靠岸停泊时才全部集中。如

果日军主力舰队前来迎击，“大舰巨炮派”的忠实拥趸斯普鲁恩斯将亲自出任战术指挥。如果战斗以空战为主，战术指挥将由米切尔少将全权负责。

航途中，斯普鲁恩斯与参谋长穆尔、航空顾问波纳尔、米切尔一起商定了为期两天的作战计划。首日即17日的战斗主要由“地狱猫”担纲，旨在夺取作战区域制空权，摧毁或削弱日军的航空力量。18日，三支航母大队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将倾巢而出，对港内停泊的日军舰船发起攻击。斯普鲁恩斯将率战列舰、巡洋舰提供支援。潜艇在附近水域待机，随时营救落水飞行员或伺机攻敌。

2月15日夜，在拉包尔空袭中严重受损的日轻巡洋舰“阿贺野”号在撤回本土途中，于特鲁克以北300公里遭到美军潜艇“鲛鱼”号的攻击。本已受伤的巡洋舰右舷被两条鱼雷命中，在海上苦苦挣扎了一天，后沉入大海。大规模空袭之前派出潜艇在目标海域游弋搭救落水飞行员并截杀逃亡敌舰已成为美国海军的标准战术。“阿贺野”号被潜艇击沉，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空袭已经迫在眉睫。

同日，日军第四舰队情报人员准确捕捉到美军“埃塞克斯”号舰载机之间的通话，说明美军正在不断逼近。毕业于海兵第三十八期、吊床号高居第四位的小林仁之前长期负责对美谍报工作，是海军中久负盛名的情报专家。2月16日一大早，小林仁下令放飞6架一式陆攻机和3架鱼雷机，对美国人最可能出现的东北海域实施搜索，一无所获。17日凌晨3时，小林仁下令全军进入一级警戒状态。但到6时35分，看到并无美军来袭的小林仁下令将警戒状态降至三级，允许水兵自由外出。开战以来，特鲁克还从未遭遇过战火，岛上建有大量休闲娱乐设施如饭店、酒吧等。小林仁本人则拿起一根钓竿，前往一处漂亮的珊瑚礁垂钓。

小林仁的判断非常准确，美国人的确已经来了。但钱多不怕费油的美军没有走最经济的东北航线，而是向北绕了一个大圈，掉头向南杀来。由于绕路耽误了一天时间，日军派出侦察机的16日，美军没来，而他们放松警惕的第二天，美国人到了。17日日出前90分钟，美军舰队抵达特鲁克以东170公里水域。5艘重型航母上依次排开了70架“地狱猫”。飞行员个个神情肃穆，静候司令官发出的攻击命令。

6时40分，随着米切尔少将一声令下，第一架“地狱猫”从航母甲板上腾空而起。第一攻击波出动飞机最多的是“邦克山”号的战斗机中队，放飞的“地狱猫”多达22架，中队长山姆·西尔伯海军少校接到的命令是在6100米高度制空。“邦克山”号飞行大队长罗兰·戴尔海军中校驾驶1架“地狱猫”起飞。作为首日战斗的总指挥，他负责协调各个攻击波次并及时向米切尔少将汇报战况，职责类似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的渊田美津雄。“企业”号、“无畏”号、“约克城”号的战斗机中队各起飞“地狱猫”12架，“埃塞克斯”号只起飞了11架。

航母舰队的空中掩护由4艘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考彭斯”号、“蒙特里”号、“卡波特”号的战斗机中队负责，它们可视战场情况随时转为进攻。美军航母舰队的惯例是，重型航母负责攻击，轻型航母专注防守。这让轻型航母上的飞行员非常恼火，他们抱怨通常坐镇重型航母的司令官一碗水端不平，总把掌勺、炒菜的好活儿留给身边的飞行员，让他们只干些洗菜、刷碗的无聊事儿。随着日军航空兵日渐式微，美军航母几乎很少遭遇攻击，他们基本捞不到什么露脸的机会。在更多时间里，他们只能在舰队上空盘旋白白耗费燃油，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希望几乎为零。

第一攻击机群指挥官是绰号“杀手”的“企业”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威廉·凯恩海军少校，他领军的中队绰号“死神”。“企业”号和“无畏”号的24架飞机在450米高空编成了6个小队，每队4架。绕舰队盘旋一周后，他们直接飞往环礁北部空域。为避开日军雷达，起初

机群飞行高度仅300米，距目标一半航程时逐渐爬高。当特鲁克宽阔的潟湖在晨曦中清晰可见时，凯恩率队开始盘旋上升，以便在战斗打响之前占取最有利的高度。他看到下方“约克城”号的同伴正在进入，高空已看不到“邦克山”号战斗机的身影。岛上日本人对他们的来袭似乎毫无察觉。

凯恩率机群飞向西南，8时05分到达目标附近，高度约4900米。“地狱猫”开始绕摩恩岛盘旋，吸引了不少毫无准头的日军防空炮。“无畏”号的飞行员看到跑道上2架一式陆攻机正欲起飞，凯恩率“死神”中队已经冲到机场上空开始扫射。

“无畏”号的战斗机紧紧跟在“企业”号的同伴身后。当最后一个双机组准备俯冲时，分队长亚历山大·弗拉丘海军中尉——这个在芝加哥长大的24岁罗马尼亚小伙子是美国传奇飞行员、荣誉勋章获得者奥黑尔的得意门生，奥黑尔则是“萨奇剪”的发明者约翰·萨奇的嫡传弟子——忽然大叫起来：“左前方760米有敌机出现！”可惜其他人并未听到弗拉丘的呼叫，继续朝着机场俯冲。弗拉丘认出对面飞来的是零战，于是带僚机飞行员卢·利特尔少尉无所畏惧地迎了上去。

他们很快遭到一大群零战的围攻。两人利用大幅度转弯爬升，转向尾随他们的1架日机。零战失速后爬升转向，却发现2架“地狱猫”在身后急剧滚转飞行。两名美军飞行员继续俯冲避开上方和后方日机，接着连续作交叉飞行，以防可能来自两侧的攻击。日机滚转飞行俯冲向水面，这是一个致命错误。零战在长时间俯冲过程中根本跑不过“地狱猫”。利用这种战术，弗拉丘在潟湖上空连续敲掉了2架零战和1架二式水上战斗机，利特尔也击落了1架零战。

在重新获得高度后，弗拉丘在一块浮云附近又咬住了1架零战。日机飞向一团厚积云，弗拉丘在后紧追不舍，猎物在云隙间时隐时现。一连串毫无结果的机动之后，弗拉丘放弃了云中追击的想法，驾机迎

着太阳爬升，利用耀眼的阳光隐蔽自己。当那架零战再次出现在视野中时——日军飞行员可能认为美国人已放弃追击了——弗拉丘俯冲到敌机4点钟位置，在近距离猛烈开火，零战拖着一道黑烟坠入瀉湖。

“我想日军飞行员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战后弗拉丘回忆说。当天弗拉丘共击落日机4架，使个人战绩达到9架。但他认为，最过瘾的还是4个月后的“马里亚纳猎火鸡”之役，那次他单枪匹马击落了6架日机。

在执行预定的扫射任务之前，凯恩和僚机飞行员弗恩·伍德中尉在短短5分钟内就击落了5架零战。当凯恩率两个中队朝摩恩岛机场俯冲时，日军紧急起飞了40~50架战机。47架低空飞行的美军“地狱猫”全部投入了战斗。天空中随即爆发了一场混战。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几乎每隔半分钟就有飞机在某处坠落。几位美军飞行员发誓说，看见有日军飞行员在跳伞时开伞失败。一名穿花睡衣跳伞的日军飞行员显然是刚从被窝里钻出来就登机了。这同时说明美军的空袭完全达成了突然性。

体格粗壮的“地狱猫”和均匀脆弱的零战彼此不断咬住对方，拼命开火。美军飞行员很快发现，对面的日军同行大都勇猛善斗，但技术欠佳。由于同一空域互相射击的飞机太多，不时有误伤事件发生。弗拉丘眼睁睁地看着1架“地狱猫”在混战中被友机击落。

在一次短暂的交手之后，绰号“法国佬”的鲁勒特上尉使1架零战起火燃烧，接着咬上了1架二式水上战斗机。日机翻跟头试图逃脱，但由零战改型的这种飞机灵活性不够，鲁勒特将飞机拉起急升到敌机上方，在“地狱猫”失速的一瞬间猛烈开火，日机中弹坠入大海。几分钟后，他的僚机飞行员沃克尔少尉如法炮制，将1架咬上鲁勒特的二式水上战斗机揍得凌空爆炸。

但更多的二式水上战斗机围了上来。杰克·法利上尉在一次急转后击中1架日机，但他的机舱也被日军20毫米航炮击中。爆炸不但损坏了飞机仪表盘，法利的手和腿部都受了伤。他驾机摆脱1架敌机的追击，成功逃脱。当他试图寻找伙伴林顿·考克斯少尉时，天空已变得空空荡荡。他猜想正是赶跑他的那架日机击落了自己的同伴。

零战在性能上逊于“地狱猫”，日军飞行员的技术也比对手差了一大截，空战呈现一边倒状态。朝阳将云彩染成了红白色，双方战机翻飞格斗，曳光弹拖着烟雾漫天飞舞，战斗场面蔚为壮观。“企业”号战斗机中队穿越日军战斗机群和稀疏的高射炮火，断然向跑道上的17架日机进行扫射，它们很快起火燃烧。他们还声称在空中击落敌机4架。“邦克山”号战斗机中队运气欠佳，他们一直在6100米高度飞行，在3个小时空战中只看到16架敌机，与其中的半数交火，声称击落1架、疑似击落1架。西尔伯对取得如此惨淡的战绩颇觉尴尬，他自嘲道：“我们的伙伴干得实在漂亮，他们在日机飞到4600米高度时就将其击落，根本没给滞留高空的我们留下多少猎物。”

与其他几个中队类似，“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在距目标还剩15分钟航程时就已爬升至4300米高度。蒙托特上尉、比尔·邦诺上尉和尤金·瓦伦西亚少尉组成的三机小组在飞行中发现，头顶出现了一队战机，机腹和机翼下的涂装是浅色。起初他们误以为那是高空掩护的友机。几分钟后，当6~8架零战向他们发起俯冲时，完全失去位置的三人大惊失色，只好暂时分散逃逸。蒙托特高速俯冲到水面再拉起爬升，在寻找友机的过程中遭到日机围攻，只好再次俯冲逃跑。其间，他侥幸击落了1架零战。

随后的战斗被邦诺形容为自己最惨烈的一段经历：“我能看见的每架飞机上都涂着大红太阳，1架敌机打坏了我的液压系统，我只能用海军最经典的机动来解决他们——不要命地逃跑。”日机开始射击时，邦诺向左急转然后翻滚向右转，零战从他旁边一掠而过。在从

3600米下降到1800米的过程中，邦诺接连几个点射将日机击落。在向前飞行了10分钟后，他的头顶出现了6架二式水上战斗机。邦诺迅速爬升，将最后1架敌机斩落马下。其余5架敌机转身对邦诺展开围攻。邦诺甩掉对手后做了一次爬升转向，从侧面再次将1架日机击落。此时又有1架零战赶来增援，邦诺只好俯冲到600米低空逃离战场。

因为飞机伤势很重，邦诺决定直接向“埃塞克斯”号返航。飞出24公里后，他再次与2架二式水上战斗机遭遇。邦诺从侧面向长机俯冲并将它打得冒了火。看到日军飞行员跳伞逃生，邦诺这才驾机转身离开。当天的4个战绩让他步入了王牌飞行员行列。

瓦伦西亚少尉同样在这一天成为王牌。在与长机分开后，他击落了3架零战。这位22岁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口才极佳，回到航母后他向舰长汇报说：“日军飞行员在攻击时似乎不怎么清楚如何应对我们的对抗性反攻动作，如果不把大象给他们拴好，他们根本就打不中。”瓦伦西亚对“地狱猫”的性能倍加赞赏，他的下述一段话在国内被广为报道，集中反映了飞行员对“地狱猫”的看法：“我十分喜爱这种美丽的飞机。如果她能做饭，我就娶一架回家当老婆。”瓦伦西亚可能不知道，这种战斗机有时还被称作“泼妇”。

美军几个中队宣称，在战斗开始前20分钟就已击落大量日机，总数接近50架。“约克城”号中队长爱德华·欧文少校看到跑道上有机滑行，“我们到达目标时拥有一切优势，清晨、战术情报、日本人遭到了突袭，飞机很多停在地面上。当我们扫射机场时日机开始升空，很快就爆发了一场大空战。情况极其混乱，你很难选择一个目标追着它打一直到把它击落为止。仅仅几分钟后，就找不到一片干净的天空了，每个角落里都有日军飞机在燃烧坠落，还有很多直接被摧毁在跑道上。机场设施爆炸起火，将黎明的曙光烧得金光闪耀。大概就是这种景象让我把这次战斗称作‘好莱坞战争’，有时看起来简直就

像在拍摄一部场景恢宏的战争影片”。欧文在战斗中取得了2个战绩，同样达到了王牌标准。

第一次扫荡战中，成绩最好的“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日机21架，其他中队宣称共击落48架。空战就这样以美军一边倒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美军仅损失4架飞机，其中亨利·席布勒少尉的飞机很可能是被友军击落的，弗拉丘远远看到了那不幸的一幕。

这么多舰船费那么多油大老远跑来了，美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就走。时过正午，米切尔下令舰队改变航向，继续起飞战机，前往摧毁岛上的机场跑道。由于在夸贾林几乎没有日机迎战，米切尔在“中考”中找不到合适的表现机会。此刻，他急于通过战斗为自己正名，赢得斯普鲁恩斯信任的同时，顺便将自己特混舰队司令官前面的“代理”两字去掉。“企业”号的5架“地狱猫”奉命各挂上1颗450公斤炸弹轰炸摩恩岛机场，它们将炸弹全投在了机场跑道上。接踵而至的是14架“无畏式”，它们将炸弹投向了可以发现的一切设施，还顺带炸毁了12架日军轰炸机。为轰炸机护航的“地狱猫”无事可干，就对着停机坪肆意扫射，导致11架单引擎日机燃起大火。

17日的战斗中，美军许多飞行员进行了两次甚至三次出击。“邦克山”号西尔伯少校出击两次，飞行时间逾5小时。“无畏”号弗拉丘起飞3次，飞行时间长达8个半小时。“企业”号的沃尔特·哈曼中尉在2次飞行中执行了不同任务。上午他声称击落2架零战和1架二式水上战斗机，在下午攻击摩恩岛时他遭到4架零战围攻。哈曼选择与其中1架PK，双方棋逢对手，难分高下。最后哈曼开炮命中日机座舱，那架飞机一头撞毁在山坡上。

在飞回战场试图帮助战友时，哈曼看到1架零战击中了拉瑞·理查德森中尉的飞机。“地狱猫”风挡玻璃被炸飞，发动机中弹，机翼和机身各被打出一个大洞，方向舵一部分消失无踪，液压系统失灵。但

“地狱猫”实在耐揍，即使被打得血了呼啦，理查德森还能驾机返回，在自家1艘驱逐舰附近迫降。巡逻艇迅速冲上前去将他救起。

伍迪·汉普顿上尉遇到的麻烦比理查德森更大。在驾驶受伤飞机返回“企业”号途中，他遭遇到3架敌机——其中2架零战、1架二式水上战斗机。日机向受伤“地狱猫”猛扑过来。汉普顿竭力躲避并适时发起反击，他认为日军飞行员射术很差，“地狱猫”被打得满身窟窿，但是仍可飞行。1架零战从左上方逼近，企图爬高发起进攻。汉普顿当即拉起，瞄准目标一通乱射，零战拖着一团浓烟栽向海面。另2架日机死死咬住汉普顿不放，试图为被击落的同伴报仇。虽然6门炮仅3门还能开火，汉普顿还是奋勇将那架零战击落。

剩余那架二式水上战斗机单枪匹马继续作战，企图结果这个可恶的美国人。水上飞机从尾部飞来，汉普顿猛收油门，使受伤的“地狱猫”突然减速。日机一冲而过，落在汉普顿的炮口前方。“地狱猫”不平稳的后坐力干扰了汉普顿的瞄准，日机趁机仓皇逃逸。汉普顿找到1艘驱逐舰并在附近迫降，飞机着水时巨大的冲击让他一头撞上瞄准器昏死过去。随后赶到的营救者将他从徐徐下沉的飞机座舱内成功捞出来。

“约克城”号头号得分手是和丘吉尔一样烟不离手的罗伯特·邓肯少尉，他共击落4架日机。13时，他奉命出击为轰炸机护航。他发现10~15架零战在6100米高度背阳发起攻击。“约克城”号攻击机群在日机下方1800米。“地狱猫”迅速迎上前去，构成了一道严密的防御网。

1架零战冲向邓肯小队，射击前做横滚倒飞。尽管僚机座舱已经中弹，邓肯仍带僚机转向零战，以防它扑向领队长机。零战从前方一掠而过，邓肯转向180度从右侧猛烈开火，零战瞬间中弹起火。第二架零

战突然出现在邓肯眼前，邓肯本能地开炮射击，未能命中。敌机很快转向，朝他扑来，邓肯及时开炮将之击落。

邓肯击落的第三个目标并非平庸之辈。双方上下翻飞，斗得难解难分，谁也占不到半点便宜。零战曾两次向他开火，都因提前量不足未能命中。当日机试图中断作战离开时，邓肯跟踪俯冲在2400米高度击中对手，日机拖着一条浓烟坠向海面。

当邓肯试图重新提升高度时，第四架零战在上方100米偏右方向突然开火。邓肯用右侧机炮进行还击，同时陡直拉起，大坡度转弯寻机再次开火。此时他看到那架零战慢慢滚落，撞碎在杜伯伦岛的山头上。邓肯估计，自己在迎头开火时打死了日机飞行员。这样，他就成为当天第五位击落4架零战的飞行员。1943年10月，空袭威克岛时，他就击落过2架零战，目前他的总战绩达到了7个。

当天下午，菲利普·托里中校再次率队从“埃塞克斯”号上起飞，为攻击机群护航。分队长亚米斯德·史密斯遭到1架零战攻击，炮弹擦着机身飞过。史密斯收回油门并踩舵让飞机侧滑，零战从他身边一掠而过。史密斯射出的炮弹击中敌机左翼，日机翻转着落了下去。几分钟后，飞临摩恩岛上空的上尉连续击落2架零战。三次击落使他成功变成王牌。但他的飞机也被日机击伤，在飞回航母途中燃油耗尽，只好迫降，随后被驱逐舰成功救起。梅奥·哈登当天同样获得3个战绩，成为中队的第七个王牌。

汉密尔顿·麦克沃特上尉带领自己的小队为轰炸机护航时，前方突然出现了3架不明身份的飞机，在5000米距离上，看上去相当友好。但是当“无畏式”开始俯冲时，它们突然转向，朝美机直冲过来。麦克沃特率僚机迎上前去，在距离仅剩1000米时，他确信来者是敌非友。那3架零战不同寻常，机身被涂成橘黄和黑色——日军连训练机都派出来了。

日军长机有一次绝好的射击机会，却莫名其妙没有开火。麦克沃特转向，飞到1架敌机身后，僚机巴德·金豪则咬上了日军长机，一次开火就将之击落。麦克沃特一次射击同样将第二架日机从空中抹掉。第三架零战落入麦克沃特的瞄准线，他当即开炮将它揍得凌空爆炸。10秒钟内他们一举敲掉了3架日机。又一架零战扑了上来，距离2000米。像上次一样，敌机可以开火却未动手。这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小伙子一次射击就使零战中弹起火，日军飞行员弃机跳伞。这次短暂的激战使麦克沃特创下了击落敌机10架的纪录，弗拉丘以9架排名第二。

当天，“约克城”号飞行大队长埃德加·斯特宾斯少校也击落了1架日机。他在装有照相设备的“地狱猫”上视察战况时，被1架落单的零战咬上。对这位老鸟来说，眼前的战斗简直就是小菜一碟。1942年，在老“大黄蜂”号服役时，他作为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就曾击落过3架敌机。12月，攻击夸贾林时，他又摧毁陆攻机1架，这架零战很快成为他的第五个猎物。

“地狱猫”在空战中大显神威，但对舰攻击并非所长。“无畏”号战斗机中队的乔治·布拉德上尉率小队攻击了摩恩岛机场，在将6架陆攻机和4架零战打起火后绕道返航。一头红发的大个子布拉德已有4个空中和5个地面战果。杀得兴起的小伙子发现前方海面上有1艘日军轻巡洋舰，冲过去对准舰桥一通扫射。用战斗机攻击重型水面舰艇显然是愚蠢的行为，他的飞机发动机被日军防空炮火打坏，布拉德只好迫降水上。由于迫降点距岸很近，日军1艘小艇迅速驶来，赶在美军救援人员到来之前将钻出驾驶舱的上尉俘虏。

在岛上，布拉德遇到了一个好伙伴。海军陆战队王牌飞行员——第二一四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波因顿少校于1月3日在拉包尔上空取得第二十六个战绩后被日机击落，被潜艇俘虏后羁押于此。日本人准备将他押往马里亚纳群岛，押送他的飞机正欲起飞时，空袭降临了。波因顿和日军一些地勤人员躲进防空洞，避开了友军投下的炸弹。这两名

美军飞行员都幸运活到了战后，波因顿之前获得的荣誉勋章也由“追授”改为实授。在回忆录中，他对美军空袭特鲁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日机35架，是几个中队成绩最好的，多达7名飞行员当天晋升王牌。即使成绩略带水分，也足够美国人自豪了。不久之前，他们对零战还是那么忌惮，现在却可以玩弄对方于股掌之间，那口恶气总算出了。当天早上，特鲁克共有365架日机，现在这一数据已大大减少。据统计，在空中和地面被摧毁的日机有204架，其中近130架毁于空中的格斗。战后日方记录被击落飞机仅70架。虽然双方记录出入较大，但不争的事实是，美军已经完全统治了特鲁克的天空。现在，终于轮到“无畏式”和“复仇者”闪亮登场，大开杀戒了。

米切尔不愿让日军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源源不断地向战场输送飞机。17日当天，美军每艘重型航母均发起了6轮打击，每轮之间间隔很短。黎明时分，执行扫荡任务的战斗机刚刚离开甲板不到半小时，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就升空了，它们攻击的目标是港湾内的日军舰船。美军每轮攻击出动“地狱俯冲者”或“无畏式”19架，“复仇者”9架，由12架“地狱猫”护航。飞行员接到的指令是：攻击次序为航空母舰、战列舰、重巡洋舰、轻巡洋舰、潜艇、油轮、辅助船只，最后是驱逐舰。如果实在找不到舰船，就对机场设施和舰船维修设备投弹。

此时，港内尚有日军舰船逾40艘。让美军飞行员失望的是，诸如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那样的大家伙，一个都没——古贺的撤退行动是多么及时。10时，美军对停泊在中部岛屿附近的日军辅助舰船发起攻击，爆炸产生的大量碎片飞进了旁边的疏散机场。美军特意将对油库的攻击放在最后，以免燃油起火升起的浓烟影响视线。戴尔中校通知“邦克山”号的攻击机群，环礁西南32公里发现敌巡洋舰和驱

驱逐舰各一艘。一群美机立即蜂拥而上，向戴尔提供的目标发雷投弹，眼看敌舰舰首和前炮塔被水淹没，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被击沉的是日军轻巡洋舰“那珂”号和驱逐舰“追风”号。它们刚刚执行救援任务回来，“追风”号上装载着之前被潜艇击沉的“阿贺野”号的523名水兵。

下午，逃往北关的日军舰船大部分被击沉，块头最大的当数训练巡洋舰“香取”号。在驱逐舰“舞风”号、“野分”号和扫雷舰“昭南丸”号的护卫下，“香取”号和载有600多人的“赤城丸”号企图夺路而逃。美军及时监测到敌舰发出的无线电信号，10时38分，米切尔通知空中指挥官组织追击。

作为一名传统大舰巨炮主义者——虽然他的赫赫威名大多来自中途岛和马里亚纳两次航母大战——斯普鲁恩斯人生的崇高理想是指挥一支威武雄壮的战列舰舰队。他喜欢战列舰，并且已做了30多年准备引导它们进入战争。但当战争真的爆发时，它们作为舰队主宰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战列舰在舰队中的影响力已日渐式微，逐渐沦为海上新贵航空母舰的贴身保镖，这怎能不让他黯然神伤？不过一旦出现可能，他还是急于给这种战舰提供表演的机会。突袭特鲁克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与日军水面舰艇作战的机会，他希望至少能率2艘新式战列舰亲自参加战斗。后来他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不幸的是，日本人在特鲁克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海军船只，我们希望找到并击沉它们——但只有小渔船和商船。”

航空兵忙得不可开交，坐镇“新泽西”号的斯普鲁恩斯早已饥渴难耐，他亲自率领战列舰“衣阿华”号，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及第四十六驱逐舰中队的4艘驱逐舰驶出队列，全速追击“香取”号等敌舰，他要直接指挥一场毫无悬念的水面作战。参谋长穆尔和一众参谋认为，再也找不到比让司令官亲自指挥一次水面战斗更糟糕的事情了。此举完全是一种不必要的冲动行为。

并非海军航空兵出身的穆尔认为，美军航空兵实力强大且已牢牢控制了局面，米切尔的飞机可以处理该地区的所有敌舰，没必要再让战列舰和巡洋舰去冒险。他认为这种只图一时痛快的做法纯属策划失当，比怠惰和懒散更加糟糕——他一向认为司令官痴迷散步，过于懒散，对很多他该管的事情都不加理睬。斯普鲁恩斯此时的做法惊得他目瞪口呆。

穆尔站在舰首左舷，看着这支分舰队逐渐接近特鲁克岛。他猜测斯普鲁恩斯此举与其说是为了击沉敌舰，不如说是出于对富有神秘色彩的特鲁克军港的好奇。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尼米兹多次信誓旦旦，有朝一日，一定要将自己的将旗插到特鲁克岛的最高处。这里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部驻地，斯普鲁恩斯此举是为尼米兹还愿，还是向偷袭珍珠港的日军复仇？

体形硕大的“新泽西”号一马当先，率舰队以25节高速破浪前进。50公里开外，“埃塞克斯”号的攻击机群正在对日舰展开群殴。在遭到一群“地狱猫”扫射之后，船身漏油的“舞风”号开始在海上跛行。不远处，几架“复仇者”正对“香取”号和“赤城丸”号投弹。2颗重磅炸弹落在“香取”号后甲板，从甲板内部升腾而起的黄色浓云足足超过150米。此时，由斯普鲁恩斯亲自领军的战列舰已快速逼近。

“新泽西”号很快被日军1名飞行员发现，几架日军轰炸机穿过云隙，悄悄逼近美军舰队，之后断然向“衣阿华”号俯冲投弹。炸弹落入战列舰右舷30米外的海水中，激起了几条冲天水柱。突然出现的险情使穆尔提醒司令官，是否将目前的一字长蛇阵换为环形阵，以抵御日军的空袭。“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和日本人的飞机较量，而是和水面舰艇作战，我希望继续保持一路纵队。”斯普鲁恩斯断然拒绝了参谋长的建议。意识到一旦雷蒙德下定决心，争论再无意义，穆尔只好不再吭声。此时这支美军小舰队的阵形是，旗舰“新泽西”号冲

在最前，“衣阿华”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依次跟进，驱逐舰“伊泽德”号、“伯恩斯”号负责护卫旗舰舰首两侧，“夏洛特”号和“布拉德福”号则护卫两舷。

瀉湖内大部分日舰或燃烧，或正在下沉，或已经下沉。美军战机对仍浮在水面上的日舰投弹扫射。“企业”号一名飞行员发现环礁北部仍有几艘燃烧的敌舰，立即呼叫空中指挥官：“袭击行动指挥官，瀉湖正北方有1艘日军巡洋舰遭到重创，我将前往此处将之击沉。”他很快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山猫队长，我是秃鹰。不准行动，重复一遍，不要击沉这艘军舰，听到请回答。”

发出命令的正是米切尔少将。马克的意图非常明显，不要去挡斯普鲁恩斯的路，老大要亲自出手结果这艘敌舰。

“伊泽德”号和“伯恩斯”号快速冲向“赤城丸”号。日舰舰长驾船忽左忽右，试图避开美军驱逐舰。但这种“之”字形的行进方式影响了速度，对方借机快速冲了上来，可怜的“赤城丸”号竟被活活撞沉。随后“伯恩斯”号和“布拉德福”号开始向“香取”号猛烈开火。有一群“大哥”在旁边罩着，两位“小弟”可算逮着了发威的机会。那艘日军轻巡洋舰舰尾下沉，船身逐渐向右倾斜。斯普鲁恩斯显得极不耐烦，下令重型舰只抵前加入炮战。

“新泽西”号快速超过港口附近的“昭南丸”号，在700米距离上用127毫米副炮对这艘扫雷舰一通猛揍。“昭南丸”号在大炮和炸弹轰然爆炸后缓缓下沉，水面上只留下孤零零的一艘小艇。一名日军水手拼命扒着船舷，不远处还有两人紧紧搂着浮在海面上的一段木梯子。

濒死之际，“舞风”号向“新泽西”号射出了鱼雷。穆尔看到，水面上4条翻滚的白线疾驰而来，最终从舰尾一掠而过。他建议司令官将战术指挥权交给“明尼阿波利斯”号上的巡洋舰分队司令官罗伯特·格里芬少将，因为他的参谋更习惯在流畅的战术态势下指挥水面舰

艇。斯普鲁恩斯回答道：“等打完这一仗，立即就交。”作为1940年服役的新舰，被冠以训练巡洋舰的“香取”号各项性能均不逊于其他一线舰艇。但它显然不是吕布，最多只能算“上将潘凤”。在“衣阿华”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一众驱逐舰的群殴下，2分钟后，“香取”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舰上水兵无一幸存。

斯普鲁恩斯下令“新泽西”号以副炮攻击仅存的“舞风”号。日舰一边以尾炮还击，一边试图快速溜走。此时“舞风”号舰体中部突然发生剧烈爆炸，燃起的大火迅速向舰首和舰尾蔓延，驱逐舰最终断为两截，沉入大海。一艘驱逐舰同时对抗一支排水量达12万吨的分舰队，“舞风”号也算死得其所，它的火炮直到海水漫过炮塔才停止射击。

看着“舞风”号沉入大海，穆尔禁不住慨叹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如此精美的舰艇被炸掉、烧毁、沉没，丝毫没有还手机会。这种情况即使不能说令人恐怖，也多少有些压抑。正如雷蒙德所说，这是战争最糟糕的一面。”

三大祥瑞之一“野分”号果真名不虚传。虽然“新泽西”号以其406毫米主炮频频向它开炮，“野分”号还是凭借快速机动避开了所有炮弹，很快在海面升起的雾霭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到16时，雷达屏幕上已没有它的任何踪迹。在美军发起空袭之前，另一祥瑞“时雨”号已和“村雨”号提前一步逃出生天。此外，日军水上飞机母舰“秋津洲”号、测量船“宗谷”号、驱逐舰“松风”号均成功逃脱。

当斯普鲁恩斯手下舰船开始在各自战位上发放三明治时，悲惨的一幕出现了。1架“无畏式”从相反方向接近。站在驾驶台左侧的“衣阿华”号舰长约翰·麦克雷上校认出那是友机，立即传令晓谕众人：“友机，请勿开火！”但显然已经太晚了。战列舰左舷的几门高射炮

已经开火，打得真准！“无畏式”一侧机翼朝下在战列舰右舷500米处坠毁，飞行员保罗·塔帕斯上尉和机枪手哈罗德·利奇阵亡。

一小时后，“衣阿华”号观察哨发现西侧出现了一个不明目标。“伯恩斯”号立即上前察看，那是1艘450吨的日军猎潜艇。以76毫米前炮向“伯恩斯”号猛烈开火的日舰很快被击沉。海上漂浮着大约60名日军水兵，“伯恩斯”号舰长埃勒少校放下了1艘救生艇，日军水兵拒绝接受。经过一番劝说之后，最终有6人改变主意，愿意成为美军俘虏。在将6人救上船后，埃勒下达了一道命令：“鉴于日方极有可能对幸存者实施营救，他们返回后必将继续参加战斗，况且他们拒绝接受我方营救，因此我们向幸存者所在区域50英尺下方投放了3颗深水炸弹，将其彻底消灭。”

在“约克城”号上，米切尔少将收到了“刺尾鱼”号潜艇艇长理查德·奥凯恩少校发来的紧急电报，“特鲁克以北发现日军运输船队”。潜艇发现的是由“晓天丸”号、“辰羽丸”号、“瑞海丸”号组成，由驱逐舰“藤波”号护航的一支船队，运输船上运载着第五十二师团第六十九、第一五〇联队的1200名官兵。一直尾随跟踪的“刺尾鱼”号已在16日晚寻隙击沉了“晓天丸”号。米切尔立即呼叫空中指挥官协调战机前往攻击。当天傍晚，日军两艘运输船被击沉，“藤波”号和扫雷舰“羽衣”号救起少数官兵后匆忙逃遁。

事实证明，“坚不可摧的特鲁克”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日本在长达20年的托管期间，并未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把海军投资用于修建海上的“马奇诺防线”，而是用于舰队建设。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歼灭特鲁克日航空兵主力，既支援了第一战斗群在埃尼威托克的战斗，也使拉包尔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证明，航母舰队无须陆基航空兵的支援也能使日军的重要基地陷于瘫痪。

夜幕降临，美军三支航母大队在特鲁克以东海域待机，酝酿第二天的战斗。“无畏”号雷达捕捉到西南方向1架飞机低空掠海而来，在蒙哥马利第二大队周围兜了几圈后消失在正西方向。很快东侧又出现了1架飞机，同样在防空射程外一闪即走。那无疑正是日军的飞机。敌人的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正在对美军舰队实施定位。“企业”号战斗机引导官试图为“约克城”号1架装备雷达的“地狱猫”导航，前往猎杀黑暗中的不速之客，未果。虽然当天的空战战果显赫，但日军显然仍具备反击能力。米切尔下令各大队保持高度警戒。

首日的战斗令人满意——“企业”号打破了由自己创下的单日投弹吨数最高纪录。20时30分，洛克伍德中将给在特鲁克附近海域游弋的10艘潜艇发报说：“今天大的战斗仍在继续，虽然还未收到取得重大战果的消息，但一切迹象表明，目前战况似乎是令人乐观的。”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尼米兹一脸轻松——这与中途岛海战之夜上将的焦灼不安形成了鲜明对比。参谋部在当天的作战纪要中如此写道：“虽然没有收到特混舰队发回的详细报告，但情报部门截获的电报表明，航母对特鲁克岛的空袭18日仍将按计划进行。敌人有效反击不多，说明他们可能已损失了大部分航空部队，包括那些新训练的后备力量。”

日军肯定不会束手待毙。小林断然派出仅存的5架一式陆攻机和4架俯冲轰炸机发起反击，对美军舰队实施夜袭。子夜刚过，1架执行夜间巡逻任务的“地狱猫”发现，6公里外一个不明目标突然消失在雷达屏幕上。蒙哥马利做出了最坏打算，下令所有舰艇紧急转向，进行规避，但显然为时已晚。海面上突然蹿出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无畏”号右舷舰尾。剧烈爆炸导致航母舵机失灵，海水从鱼雷撕开的6米大洞汹涌灌入，甲板上2架“无畏式”被掀向空中又重重跌下，1门20毫米高射炮跌入大海。白天忙了一天的弗拉丘正在休息，爆炸把他从铺位震落到甲板上。舰上水兵6人阵亡、6人失踪。

舰长托马斯·斯普拉格上校竭力控制方向。米切尔下令受伤航母向埃尼威托克返航，派出“卡波特”号轻型航母，“旧金山”号、“威基塔”号巡洋舰及4艘驱逐舰为之护航。2月24日，“无畏”号踉踉跄跄驶入珍珠港船厂，损坏的舰舵被完全拆除，舰体破洞进行了暂时修补。2月29日，“无畏”号准备在无舵的情况下返回旧金山大修。航母出港不久，再次失控，尼米兹当即派出8艘辅助舰只前往救护。“无畏”号在返回珍珠港时遭遇强风，直到3月3日才回到港内。5日，这艘倒霉的军舰驶入干船坞，被临时安装了人工操控的舰舵。“无畏”号于16日再次离开珍珠港，22日终于回到了旧金山海军船厂。

这艘航母可谓命运多舛。1943年12月，“无畏”号在通过巴拿马运河前往阿拉米达基地时就曾触礁搁浅，舰首受损，经维修才于次年1月10日来到珍珠港。这次回国维修算是“二进宫”了。正因为此，它被美国水兵起了很多不雅的绰号，如“不幸者”“离水者”，甚至“老弱者”等。

“无畏”号突遭鱼雷重创，米切尔之前的愉快心情瞬间全无。他立即下令出动攻击机还以颜色。受命出击的是12架装备雷达的“复仇者”。攻击机群于18日凌晨2时起飞。考虑到是夜间进攻且日军航空力量已被大大削弱，米切尔并未派出护航战斗机。美军机群在距海面仅数百米的低空飞行以避免日军雷达，等抵达攻击海域时高度仅60米。当晚，它们的进攻击沉击伤日舰多艘。日军高射炮盲目向高空射击，等发现进攻来自海面调低炮口时，完成攻击的美军飞机早已绝尘而去。

破晓时分，过足了瘾的斯普鲁恩斯率分舰队汇入大队。天亮后，米切尔再次发起了三轮空袭。因港内日军船只或逃逸，或已被击沉，美军攻击目标换成了机场跑道、储油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日机在前一天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地面防空炮火同样损毁严重，美军遭到的抵抗微乎其微。如入无人之境的美机可以从容选择目标进行投弹。驱

驱逐舰“太刀风”号2月4日在距离特鲁克9公里的海域触礁搁浅，日军虽多次出动拖船前往营救，均未成功。该舰在17日已被命中数弹，18日上午再遭攻击后沉没。正在船厂维修的驱逐舰“文月”号也被击沉，其余被击沉的还有油船“富士山丸”号、“第三图南丸”号等11艘辅助船只。美国人显然很守规矩，标示红十字标志的海军医疗船“天应丸”号始终未挨一弹。

在两天的空袭中，美军共出动舰载机1250架次，投掷炸弹、鱼雷500吨。日军损失轻巡洋舰“那珂”号、“香取”号，驱逐舰“舞风”号、“文月”号、“追风”号、“疾风”号和“太刀风”号，运输和辅助船舶47艘，总计21.3万吨。航空兵力损失飞机200架、受伤70架，可升空作战的飞机仅剩6架。岛上军事设施和海军船厂一片狼藉，1.7万吨燃油和大批军用物资被焚毁，阵亡官兵600名。加上随运输船沉海的1100名陆军士兵，日军共损兵逾1700人。“冰雹行动”大获成功，特鲁克已变成一片废墟，和当年遭袭的珍珠港毫无二致。在此之前，美军闻特鲁克一词色变，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其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威风。美军快速航母舰队成功瘫痪特鲁克，为第一战斗群轻取埃尼威托克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军在战斗中损失飞机25架，其中“地狱猫”8架、“复仇者”6架、“无畏式”3架，另有8架毁于事故，官兵阵亡41人、受伤17人。美军戏称空袭特鲁克是“对日军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贸然访问’的回访，并回赠了部分礼物”。事实上两者存在本质差别。美军在珍珠港损失的大多是主力战列舰，而他们在特鲁克未能击沉1艘日军主力舰。日军无疑得益于古贺的理智和及时的撤离行动。

金上将对“冰雹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第五舰队的作战纪要上有这样的记录：“斯普鲁恩斯制订了出色的计划，他的部队在执行命令时几乎无可挑剔。金对作战大加赞赏，认为本次行动堪称榜样，足以

引起所有人重视。因为良好的参谋工作和高效的作战行动再加上杰出的指挥，必然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特鲁克日军的最高级军官并非小林仁。2月13日，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作战参谋瀨島龙三从东京前往拉包尔视察，恰好经停特鲁克加油。几人目睹了特鲁克遭蹂躏的全过程。眼前的悲惨情景更加深了陆军对海军“失去斗志”的印象。连特鲁克都这样，再去拉包尔还有何用？那边美国人前脚刚走，几人就登上一架还能起飞的飞机直接返航东京。

日军瞭望哨佐藤太郎如此记述当时的情景：“海上损失惨不忍睹，这个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冲已面目全非，犹如当年被我军蹂躏的珍珠港。我方损失惨重及低落的士气使海军出尽了洋相，简直让人悲恸欲绝。”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史》中这样写道：“特鲁克的损失在数字上是如此庞大。在瞬间遭受如此损失，为历次战役中所罕见，这真是空前之大不幸。此战使特鲁克完全陷入孤立，对今后作战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2月18日，东京广播电台低调播发了一条消息：“特鲁克遭美军空袭，战局已变得空前严重。敌人的进攻速度表明，他们很快就会威胁到本土。”

特鲁克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美军第三天的进攻。满目疮痍的特鲁克显然已勾不起美国人的进攻欲望了，斯普鲁恩斯不想在此花费太多力气。未能歼灭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让他颇觉遗憾，他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特鲁克以东580公里的波纳佩岛，日军在那里有一处水上飞机基地。恰在此时，珍珠港的电报到了。尼米兹对第五舰队近期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特鲁克基地功能尽失，已使美军可以越过加罗林群岛，直接对马里亚纳群岛发起进攻。如有可能，快速航母舰队可以于2月21日对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发起一轮进攻，削弱敌军的航

空力量，同时取得宝贵的航空照片。情报显示，日军驻扎在那里的飞机有数百架。

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在各自的旗舰“新泽西”号和“约克城”号上用灯光信号交换了信息。自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以来，美国人还从未如此深入过西太平洋。尽管头天“无畏”号遭遇重创，斯普鲁恩斯对快速航母舰队近期的表现还算满意：“我很尊重那些飞行员，从海军少将到海军少尉，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职责，而且能够尽到责任，毫不犹豫且无所畏惧。毫无疑问，日军飞行员已被他们压倒。”考虑到空袭马里亚纳再无带战列舰出去潇洒的机会，斯普鲁恩斯命令米切尔率3支快速航母大队向马里亚纳群岛进发，他本人则返航马绍尔群岛，接受海军四星上将的晋升，同时筹备下一步的进攻行动。18日傍晚，完成加油的“新泽西”号驶出“邦克山”号特混大队行列，在1艘驱逐舰的护卫下返航夸贾林。

之后数月里，美军对特鲁克进行过多轮空袭，出动战机规模和持续时间均未超过首次。3月16日凌晨，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的13架B-24向特鲁克投下炸弹若干。3月29日，从布干维尔岛起飞的B-24再次空袭特鲁克。3月29日至4月1日，从夸贾林起飞的美军战机对特鲁克连续发起了4轮空袭。得知特鲁克生命垂危，古贺下令将原驻拉包尔的部分战机调回特鲁克，这又导致几成空城的拉包尔完全失去了战略价值。

4月29日、30日，米切尔率快速航母舰队支援西南太平洋霍兰迪亚登陆作战返航时，顺路将剩下的炸弹投向特鲁克，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长谷川喜一在空袭中阵亡，第六舰队司令部被迫撤回本土。由于几乎未遭反击，美军的空袭行动变得更加从容。他们竟派侦察机与攻击机一起出动，在轰炸后极短的时间里从航拍照片中找出未摧毁的目标，立即实施补充轰炸。美国人始终未发起登陆作战，特鲁克和拉包尔一样沦为美军“菜鸟”飞行员的训练基地。到战争后期，连可恶的英国人也来凑热闹。1945年6月13日至17日，英国太平洋舰队第一次

空袭特鲁克，他们竟将这里作为首次参战的“怨恨”号航母的实战训练场，日本人别提有多憋屈了。

特鲁克自身资源缺乏，“冰雹行动”结束时，岛上守军还有15000人。空袭过去几个月后，岛上粮食定量开始削减，到年底已降至定量的30%。战争结束时，岛上官兵大多处于营养不良状态。1945年9月2日，中太平洋日军投降仪式在美军重巡洋舰“波特兰”号上举行。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兼第五十二师团师团长麦仓俊三郎、第四舰队司令官原忠一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军受降代表是马里亚纳群岛驻军司令官、原“企业”号舰长默里少将。开战之初，“企业”号的水兵曾说“哈尔西将军将带领我们参加战争，默里上校将带着我们终结战争”，这次总算落到了实处，虽然是默里极不喜欢的一种方式。

鉴于美军航母舰队不断壮大，自家海军航空兵日渐式微，为打赢未来的海上决战，1943年7月，大本营海军部以陆基航空兵一部重组了第一航空舰队——并非开战之初由南云忠一领军的那支同名舰队，该舰队现已更名为小泽治三郎的第三舰队。舰队司令官同样是咱们的老熟人，原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角田觉治。

东京将这支部队看作未来与美军决战的希望，在人员配备上给予了重点关注。部队中出现了多张老面孔，参谋长是原联合舰队航空参谋三和义勇，作战参谋是大名鼎鼎的渊田美津雄。下属各飞行队长均是精心挑选的海航精英，如战斗机队长指宿正信，侦察队队长千早猛彦，银河飞行队队长江草隆繁，陆攻队队长布留川泉等，都是第一流的飞行军官。一眼看去，参加过偷袭珍珠港，现在还活着的人几乎全在这儿了。为了不至于在训练中途被投入战场，大本营海军部并未将这支部队划入联合舰队，而是归自己直接指挥。当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激战正酣之时，角田部队正在国内拼命练兵。

仅从上述人员来看，这的确是一支不容轻视的作战力量。可惜的是，作为飞行队核心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新手，之前他们只驾驶过过时的教练机。如今要熟练驾驶最新型的实战机参与作战，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航空兵完全不同于地面部队，不是随便找个有胳膊有腿的人，发支枪就能上去顶一阵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接受过任何空中射击或格斗练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队形。当这些新手从本土经硫黄岛前往马里亚纳群岛时，还必须靠老手在前面导航。2月28日，12名飞行员驾驶零式战斗机从本土松山市出发，最终顺利到达塞班岛的只有1个人。

为了尽快集中兵力，在圣克鲁斯海战中表现出色的角田特别强调了部队轻装，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司令部成员衣食住行都极为简朴。角田、三和、渊田等高级军官均采用普通士兵伙食标准，携带物品标准化。身为中将司令官的角田以身作则，他的背包和乞丐没啥两样，餐具自带，那两只海军搪瓷碗和一只茶碗格外显眼。

角田手下有10支航空队，编有各型战机1644架。因飞机和机组成员得不到及时供应，这支部队一直到1943年8月才勉强完成了基本训练。三和和渊田一致认为，要形成真正战斗力，部队至少还需要训练半年以上。鉴于前线特别是马里亚纳形势危急，大本营匆忙决定将第一航空舰队编入联合舰队，下属各飞行队自2月10日起，向马里亚纳至西加罗林群岛的9个机场依次展开。可以看出，角田部队一开始就陷入了兵力分散、零敲碎打的不利局面。

上述机场大多尚未建成，基地设施异常简陋。角田对此大为不满，那里仅有跑道、机库和简单宿舍，缺乏分散和隐藏飞机的掩体。通信设备简单地插在一座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上，美军一颗炸弹就可以让它们全部报销。大量航空炸弹、鱼雷和汽油桶横七竖八地堆放在机场的各个角落。机库狭小，许多飞机只能停在停机坪上，拥挤得快要紧起来了。地勤人员个个吊儿郎当，四处晃悠，他们中的很多人刚

从拉包尔等前线撤回，斗志全无。渊田发现，午休时间竟有人吹箫、吹口琴，一点都看不出马上要打仗的样子。

角田在办公楼顶升起了将旗，大喊大叫颁布了一系列命令：破飞机要尽快疏散，废燃料要倒出来，暂时不用的燃料、弹药和鱼雷要集中到地下仓库去，即使容纳不下也要送到远处树林中隐藏起来。所有人必须行动起来，从次日起修筑掩体和挖防空壕。

角田认为，即使分秒必争，至少也要到5月才能完成兵力部署。但美国人肯定不会给他从容部署的机会。2月17日晚，角田接到前线发回的报告，特鲁克遭美军航母舰队空袭。角田清楚，美军很快将对马里亚纳群岛或西加罗林群岛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22日一早，斗志昂扬的角田派出了7架一式陆攻机，对提尼安岛东北方向1300公里范围实施搜索。他的这一举动竟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美军正从那个方向猛扑过来。

空袭特鲁克的成功极大鼓舞了美军士气。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威力之大，足以打开任何禁区的大门，并安全停留一段时间来发起持续不断的进攻。至于两栖部队能否拿下诸如关岛、塞班那样的大岛，另当别论。米切尔麾下的飞行员从待命室鱼贯而出，准备登机向神秘莫测的马里亚纳群岛发起第一轮空袭，这正是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正在讨论的事情。

第一轮打击除摧毁日军战机和基地设施之外，还必须取得下一步作战急需的航空照片。美军现在手头上的照片的年头和飞行员的年龄差不多大。因此，米切尔出动的攻击机群中包含了数架执行航拍任务的“复仇者”，后座机枪手由摄影师取代。当飞机进入低空时，摄影师就会对关岛之外诸岛——关岛战前为美国所有，情况相对清楚——海岸线、防御工事及军事设施进行拍照，并对空袭效果做出评估。

2月19日下午，“新泽西”号驶入了夸贾林锚地。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希尔少将对埃尼威托克的攻击一切顺利。对此斯普鲁恩斯并不十分担心，希尔带去的舰船和兵马够多了，拿下埃尼威托克只是一个时间和人员伤亡多少的问题。他更关注米切尔对马里亚纳群岛的空袭行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准备去拜访特纳、霍兰和胡佛等人，研究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同时处理已摞了很高的个人信件。

22日下午，斯普鲁恩斯突然收到了米切尔发来的紧急电报：“我部已被敌人发现，将用现在的方式发起进攻。”由此看来，此次空袭的突然性已不复存在，米切尔肯定将受到日机的攻击。穆尔对此非常担心，在特鲁克，他曾亲眼看到一条鱼雷对“无畏”号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他建议司令官取消攻击，命令米切尔率队撤退，遭到斯普鲁恩斯断然拒绝。

当天14时，正在两处新建机场督促施工的角田和渊田看到一辆摩托车飞速驶来，传令兵跳下车后递上了一封电报：“提尼安岛以东480公里海域发现敌机动部队。”

虽然手头兵力不足且缺乏准备，逢敌必战的角田还是果断向渊田打了个手势：“太好了，开始战斗吧！”

两人乘车向司令部飞奔。途中渊田突然产生了“暂时避让”的想法。日军远未做好准备，被冠以“猛虎部队”的第二六一航空队当天刚刚飞抵硫黄岛，次日才能飞抵塞班。如果他们刚好在美军发起攻击时抵达那就糟了。中佐松本真实被冠以“蛟龙部队”之名的第七六一航空队刚刚到达，立即迎战锐气十足的美军把握不大。渊田认为，第一航空舰队是东京为未来与美军决战特意准备的秘密武器，目前还是暂时保存实力为好，让上田猛虎的“猛虎部队”暂时滞留硫黄岛或飞往帕劳，方为上策。对渊田的提议，角田头也不回地训了他一句：“胡说八道，要打！”

两人回到司令部时，参谋长三和已向各部下达了警戒命令，松本“蛟龙部队”受命随时出发进行暗夜雷击。已穿上飞行服的布留川正在与飞行员一起研究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整个基地看不到一丝退让气氛，显然大部分人都支持角田的观点。

角田决定先下手为强，立即组织夜航机实施攻击。17时许，角田先派出5架装备雷达的陆攻机，锁定美军舰队位置并与其保持接触。19时30分，他下令16架陆攻机从提尼安岛机场起飞攻敌。途中虽有5架因故障返航，但其余11架陆攻机还是于当天22时10分锁定了美军舰队。美军航母已经很久没有在视野中出现了，日军飞行员断然发起了鱼雷攻击。

美军新型雷达在很远距离上发现了来袭日军机群，引导高射炮进行射击。近炸引信炸弹的高杀伤力导致7架日机坠海，美舰无一损伤。1架日机返航着陆时坠毁，日军首次攻击损失飞机8架。

22时30分，角田放飞第二攻击波，5架攻击机于23日零时发现了美军舰队。日军飞行员投出的鱼雷均被美舰成功规避，自身反被击落4架。凌晨2时30分，角田出动8架陆攻机发起第三轮进攻，在损失3架后一无所获。天亮之后，日军出动18架零战护卫19架陆攻机前往攻击。美军“地狱猫”提前占据有利阵位，击落日机31架。“老鸟”布留川被击毙。

日军飞行员勇则勇矣，却技术欠佳，很难在对美军舰队构成实际威胁。其间，美军的损失全部来自自己人。战列舰“阿拉巴马”号9号127毫米副炮开火时误中5号127毫米副炮，造成水兵5人阵亡、11人受伤。友舰127毫米炮弹同样导致“莫比尔”号13名水兵负伤。美军飞行员认为，“前来进攻的只是些二流角色”。美军原拟采用空袭特鲁克的办法，先派“地狱猫”夺取制空权，之后出动鱼雷机和轰炸机攻击

机场、舰船。角田的连续攻击使米切尔拂晓前发起攻击的计划被迫延迟。

23日，天气恶劣，云低仅100米左右。7时45分，美军舰队驶抵马里亚纳群岛以西185公里处，攻击机群开始起飞。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二大队负责攻击关岛和塞班岛，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攻击提尼安岛和罗塔岛。美军派出飞机对上述诸岛进行侦察，但恶劣天气使飞行员根本无法看清地面。日军零战在雨雾中起飞迎击，同样因恶劣天气无法集结。当天在空中进行的都是零星战斗。

中队长赫伯特·霍克少校率10架“地狱猫”从“埃塞克斯”号上顽强起飞，在5500米高度飞抵塞班岛上空，没有发现任何敌机。当他们降低到2400米高度时，发现机场停有许多完好无损的飞机。霍克命令哈登上尉、弗朗格中尉带僚机在高空掩护，率另5架飞机向机场俯冲扫射，有5~6架日军起火燃烧，它们很可能是一式陆攻机。

留在高空的哈登遇到了可能从提尼安岛飞来的几架零战。1架日机攻击未果拉起时恰好飞到哈登前方，哈登立即开炮将它击落。在追逐击落另一架零战时，哈登和僚机飞行员科恩中尉分开了。他发现1架日机正向提尼安岛返航，俯冲过去，轻松将它击落。科恩在掩护哈登第一次攻击时，看到2架零战在后下方飞行，冲过去对准飞得较低的那架猛烈开火，零战很快冒出了火焰。科恩扣着扳机不放，同时快速拉起操纵杆，子弹顺势将上方那架零战点燃。稍后他又从侧面击落了1架零战。弗朗格和僚机飞行员弗兰克斯也联手打掉了3架零战。现在美军“地狱猫”击落日军零战显得非常轻松。

“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菲利普·托里中校率护航战斗机飞进一块云层笼罩的区域，地图显示那里应是塞班岛。“上帝突然在一锅汤里开了个洞，”托里说，“我朝下望去，上帝保佑，那里就是日军机场。”他呼叫俯冲轰炸机队前来投弹，并认为随后的轰炸至少毁掉

了跑道上的20架敌机。攻击行动结束后，托里在战斗报告中这样写道：“战斗中遇到的日军飞行员看起来蠢得出奇，战术训练相当差，他们几乎不进行规避。一名日军飞行员直接和我们迎头对射，试图这样赢得空战。但很遗憾，零战是打不过‘地狱猫’的。”

由于导航出现失误，“邦克山”号战斗机中队竟然被引导到关岛上空。幸运的是，他们恰好飞过一个日军机场，于是俯冲下去将停在跑道上的11架敌机摧毁。随后在与升空零战的交锋中，他们又击落日机4架。

因天气状况不佳，美军“复仇者”只好使用机载雷达定位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蒙特利”号攻击机群在进攻时发现，大约50架崭新的飞机在机场跑道北段两侧和停机坪上一字排开，其中大部分是轰炸机。美军投下的炸弹摧毁了其中的6架，随后腾起的浓烟挡住了飞行员的视线，导致之后的轰炸效果大打折扣。

到15时，美军3轮攻击共出动飞机281架次，投弹95吨，损失飞机6架。伍迪·麦克维上尉和戴维斯中尉在扫射阿斯利托机场钻入了云层，再也没有出来。负责舰队空中掩护的马修斯少尉在追击1架日机时，误被友舰防空炮火击中，飞机迫降海面后神秘失踪。接到有飞行员迫降的消息后，正在提尼安岛以北巡逻的“太阳鱼”号潜艇高速前往指定地点，实施救援。当天下午，大雨倾盆，他们只救起6个机组中的5个。当战斗结束，救起的机组成员被送回航母时，乐队一般在甲板奏乐向脱险者表示庆贺，同时赠送冰激凌给施救者。这已成为海军的一种传统礼仪。

美军飞行员声称在攻击中摧毁日机168架。米切尔为人还算低调，对外仅宣称摧毁135架。攻击还击沉港内的数艘货轮。当天潜艇部队收获颇丰：理查德·奥凯恩少校的“刺尾鱼”号击沉2艘日军货船，次日“太阳鱼”号干掉2艘日军货船后，“刺尾鱼”号又一口气干沉了3

艘。美中不足的是，恶劣天气导致美军拍摄的照片质量不高，不足以构成可测量精确海拔的真实映射，只能为未来作战提供大致方向。

日军记录为损失飞机94架。整备中的第一航空舰队刚刚投入战斗就遭受重大损失，似乎预示着未来他们的不幸命运。美国人很快将卷土重来，一个月后，他们攻击帕劳的行动将直接导致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毙命。

到1944年2月底，美军完全控制了马绍尔群岛，取得了为数众多的海空军基地，中太平洋的特鲁克已完全失去作用。在南太平洋，哈尔西基本无事可干，近乎失业，拉包尔已处于美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的部队正沿新几内亚岛北岸推进，前进步伐越来越快。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随着美国战时生产进入快速轨道，越来越多舰船、飞机、坦克被投放战场，日军完全丧失了翻盘机会。

就在夸贾林战斗激烈进行之时，尼米兹已经给华盛顿的金发出了一封电报：“鉴于特纳少将尽忠职守、精通两栖登陆战术，在新乔治亚岛、吉尔伯特群岛及夸贾林作战中指挥有方，建议晋升他为海军中将。”

特纳曾在金身边工作多年，他很快复电：“同意。但我看来，在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战役中表现出色的斯普鲁恩斯将军更应该得到晋升。你对此有何意见？”尼米兹闻听此言，心花怒放，一贯吹毛求疵的金怎么忽然变温柔了？他第一时间做出回复：“完全同意！”

1944年2月16日，美国国会正式批准斯普鲁恩斯晋升海军四星上将，生效日为2月4日。回到夸贾林的斯普鲁恩斯接到通知，尽快接受一次全面身体检查，这是军衔晋升前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如果身体无大碍——这对酷爱散步且常年征战海上的斯普鲁恩斯来说绝对不成问题——他将成为现役第六位海军上将，其他五位分别是斯塔克、

金、尼米兹、英格索尔和哈尔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上将已退出现役。

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这位未来的上将说：“我要找时间进行提升前的体格检查。如果检查成功，我将成为四星上将。我告诉医生，这是我最后一次麻烦他对我进行提升前的体格检查。得到这个军衔，超出了我从军以来的最高期望。”

本次晋升创下了海军的一项纪录——从中将晋升上将用时仅8个月。在和平时期，这是8年都不一定能完成的事情。斯普鲁恩斯晋升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无坚不摧的第五舰队一直由中将任司令官，他们的同行英国人一定会笑话的。

特纳的晋升遇到了麻烦。在美军引以为耻的萨沃岛海战中，一名参议员的儿子阵亡。为阻止特纳晋升，此人在参议院四处奔走呼号。另外，海军陆战队在贝蒂奥的重大伤亡也成为反对者质疑特纳的主要罪证。海军部长诺克斯为此特意派康诺利少将到国会陈词，称特纳总体上表现良好，理应得到晋升。当有人提到萨沃岛海战时，康诺利说：“至于此事是否完全由他负责，历史自有公论。我不会在这里说长道短，因为我对此所知有限。但是，他从那之后所做的一切，以及想方设法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无疑取得了杰出成就。即使他曾经犯过错误，我们也有许多肯定的因素需要加以考虑。”

金为此特意给海军作战处长哈罗德·斯塔克少将写了封信，为特纳和克拉奇利在萨沃岛的表现辩解：“两人虽然身处险境，但已竭尽所能，利用了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一直到3月7日，特纳的晋升才艰难获得批准。一周后，3月15日，霍兰·史密斯同样获晋海军陆战队中将。

米切尔平时待人亲切，沉默寡言，从不显山露水。虽未表现出史密斯或特纳那样高超的指挥艺术，或类似斯普鲁恩斯的超凡智慧，但

他30年来为美国海军航空兵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活动航空基地”的最佳人选。“燧发枪行动”及空袭特鲁克、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表明，他是一位精明、积极、能干的快速航母舰队司令官。没有斯普鲁恩斯反对，米切尔的晋升一路绿灯。3月21日米切尔晋升海军中将，正式出任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

既然米切尔的职务去掉了“代理”二字，在“燧发枪行动”中充当斯普鲁恩斯航空顾问的波纳尔只能收获苦涩了。随后他将弃船登岸，接任职权已大大缩水的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职位。波纳尔曾坐上那个人人羡慕的位置，却出于种种原因失之交臂，殊可惜也。

还有一个人比波纳尔更失意。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曾多次向海军部报告，将第五舰队参谋长穆尔晋升少将，华盛顿一直不肯答应。现在斯普鲁恩斯晋升上将，他的参谋长再是上校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另外根据金和尼米兹达成的协议，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必须交叉换位。司令官是水面舰艇军官，参谋长必须由航空兵出任，反之亦然。斯普鲁恩斯和穆尔都属于水面舰艇军官，华盛顿不会因为留下穆尔而撤掉斯普鲁恩斯，这样，穆尔必须走人，或出任新参谋长的助理。金已向斯普鲁恩斯推荐了三个少将参谋长人选。

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也。

海军乙事件

马绍尔群岛失守，特鲁克、马里亚纳群岛连续遭美军大规模空袭。消息传到东京，群情激愤。吉尔伯特群岛毕竟是开战后才抢占的，上述地盘儿可是不折不扣的“日本领土”——其实不过是“委托统治”而已——美国人这种“侵略”行为“极大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看来这日本人民的感情承受能力也太弱了。当年入侵中国台湾、琉球再到朝鲜、中国东北已半个多世纪了，怎么偶尔反串一下就承受不了呢？

老百姓上街游游行、示示威、喊喊口号不算大事，喊累了自己回家洗洗就睡了，东京大本营却不能等闲视之。美军的胜利使日本企图凭借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削弱美军战力、迟滞敌人进攻的希望完全化为泡影，“绝对国防圈”核心阵地马里亚纳群岛直接暴露在美军的兵锋之下。战局急剧恶化使陆海军矛盾进一步加剧，双方在选择保卫帝国对策上争执不下。山本欲通过“海军决战”定胜负的梦想虽在中途岛遭遇重大挫折，但他的同僚和继任者并未就此放弃这种构想。联合舰队虽得到削弱，仍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强大力量。海军军令部确信，如果充分发挥众多岛屿上陆基航空兵的作用，配合机动部队引诱美军第五舰队打一场类似对马海战的决战，就能一举扭转乾坤。陆军参谋本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既然海军无法守住外层岛屿诸如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不如暂时做战略退却，集中兵力，在菲律宾或中国台湾与美军决战。

未来战争谁唱主角儿，集中体现在对战争经费、战略物资特别是飞机的争夺上。有一点双方意见一致，陆海军都认为决定未来胜负的关键是空中力量。经过1943年底的多轮博弈，双方同意均分下一年度生产的45000架飞机。但1944年1月上旬，海军提出，要把他们应得的

飞机增加到26000架，因为陆军兵力主要部署在中国，抵御美军来自太平洋上的迅猛攻势主要靠海军。

海军的理由看似非常充分，东条代表陆军表示默许。他的首席高参、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这个问题太大，不能过早做出决定，”佐藤说，“凭借海上决战扭转战局的希望渺茫。今后，陆军要担负起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应该划拨给陆军。”

当初东条那样决定主要是想和海军搞好关系，他认为佐藤的意见是正确的。东条派佐藤去和海军沟通，遭到海军断然拒绝。2月10日，在皇宫召开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矛盾公开化了，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军令部总长永野认为，同敌人的关键性战役还是要在海上进行。参谋总长杉山翻着白眼揶揄海军：“如果把你想要的飞机如数给你，你能打赢和美国人的战争吗？”

永野气得双手哆嗦：“我当然不能做那样的保证！你敢不敢保证，如果把飞机都给你，你就能打赢美国人？”

事关重大，一众重臣——曾经当过内阁首相的人——应邀列席了会议。眼看会议陷入僵局，一向敦厚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站起来圆场，建议大家喝茶休息，冷静下来再继续讨论。最后佐藤别出心裁，提出一个令人可笑的解决办法：飞机制造厂不再生产轰炸机，集中生产战斗机。战斗机块头小，省料，这样便能多生产出5000架，使飞机总数达到50000架。如果两军平分的话，只比海军的实际要求少1000架。作为补偿，佐藤提出从陆军定额中拨给海军3500吨铝。海军对此表示同意，风暴总算暂时平息。

但使风暴加剧的军事问题依然存在，日军挡不住美军在中太平洋的快速挺进。特鲁克遭袭损失惨重的消息传到东京，东条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目前不管前线还是国内，最稀缺的就是船只。瓜岛战役后

期，因为几万吨船，东条甚至被原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当面骂了“八嘎”。而今，海军居然听任21.3万吨宝贵的船被敌人炸了，损失是短期内绝对无法弥补的。

接二连三的灾难促使佐藤主动向东条建议：“我们应该撤退到菲律宾，在那里与美国人决一死战。”

“这是参谋本部的意见吗？”东条黑着脸发问。

“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跟参谋本部沟通过吗？”

“问题就在这里。参谋本部肯定会反对这一计划。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压倒军方。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一直退到菲律宾构筑防御。”

东条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在去年的御前会议上，我们把最后防线定在了马里亚纳和加罗林。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仅仅半年之后，我们不打一仗就将之放弃？”

佐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继而解释说，那一地区仅有7个机场，美国人很容易在发动入侵前将它们瘫痪，之后肆无忌惮地发起两栖登陆。但在菲律宾有几百个岛屿可以用作航空基地：“如果在菲律宾战败，我们就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集中力量打这一仗的原因——然后就展开和平攻势。”佐藤所谓的“和平攻势”是指，在尽可能保全面子的前提下与美国媾和。

东条不耐烦地打断了徒弟的话：“你别再提‘和平攻势’了。如果你我一提‘和平’，部队士气就会一落千丈。”不过东条内心还是赞成这一做法的。头年夏末，他特意宴请了用格鲁大使从美国换回来的野村吉三郎大使和来栖三郎特使。席间东条把来栖拉到一边，当着

参谋总长杉山的面告诉他：“请尽快安排，早日结束战争。”面对东条的幼稚说法，来栖只能苦笑着，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发动容易结束难。”

思前想后，东条将当下困境归咎于两总部作战指挥不力，必须下决心解决指挥权的统一问题。乱世用重典，特殊时期必须使用特殊办法。2月18日，东条进宫找到内大臣木户幸一，提出建立陆海军一元化统帅体制，解决诸如船舶统筹之类的政略和战略问题。具体方案如下：他本人取代杉山兼任参谋总长；解除永野军令部总长职务，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或由海军大将丰田副武接任。

19日，木户拜谒天皇，上奏了东条的意见。裕仁担心此举将影响统帅权独立。1878年参谋本部设立以来，从未有过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总长之事。东条自荐使裕仁想起了幕府时代，那时幕府将军就是通过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架空天皇的。直到明治维新时期，这种尴尬状态才得以结束。但目前美军进攻势头不减，确实需要统一政府、军队的领导，依靠集权渡过难关。

得知东条进宫面圣要罢免自己，杉山使用统帅部的帷幄上奏权单独觐见天皇。杉山提出，身为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再兼任参谋总长，将会导致军事和行政混淆不清。他说东条如德川再生：“这是倒退到幕府时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参谋本部任职的天皇长弟秩父宫支持杉山的意见。

但裕仁深深意识到陆海军对立，特别是围绕军需资材的分配、作战思想不统一等，严重削弱了战争能力。之前他刚指示两总长，不要让在前线“拼命奋战”的将士和在后方“正在增产或忍受重税负担”的国民失望，要发挥互让精神。裕仁觉得，一元化如果能消除矛盾和提高效率，还是比政府和统帅部各自为政要强。考虑到上述因素，裕仁以“下不为例”为由压制了所有反对意见。

2月20日晚，东条单独约见杉山，让他主动辞职避免尴尬。东条解释说，在此“严重局势”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他本人兼任陆相和参谋总长。

“这是违反帝国长期传统的，”杉山还想做最后努力，“不应由一人既做出政治决定，同时又做出军事决定。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正是希特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结果。”

“希特勒是兵卒出身，”东条对此不屑一顾，“我是陆军大将。”他要杉山放心，对军务和政务他会给予同等关注，“请你放心好了。”

“说来容易。如果一人负责两项工作，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试问他将重视哪一项？”

“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中，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在所不惜。”东条不愿做丝毫让步。

“如果你这样干，”一向缺乏主见的杉山终于按捺不住了，“陆军内部秩序就无法维持！”

“绝对不会，”东条的回答更加坚定，“如果有人有意见，我们就立即撤换他。”次日，东条正式出任参谋总长，杉山改任教育总监。

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在陆军中影响力较大，迫使杉山辞职还算顺利。但永野在海军根深蒂固，一手扶持了大批心腹，将他赶出军令部绝非易事。特鲁克遭袭事件成为东条逼迫永野下台的绝好借口。东条立即下令启动对“海军丁事件”的调查。最初，东京将特鲁克遭袭以英文名称“Truk”的第一个字母称作“海军T事件”，后来为了和山本阵亡的“甲事件”和古贺失踪的“乙事件”对应，就更名为“丁事

件”。特鲁克遭袭次日，东条就撤换了主管船舶的运输通信大臣八田嘉明，以五岛庆太取而代之，算是给永野一个下马威。

由岛田主导的海军省认为过错全在现场，立即撤换了喜欢钓鱼的小林仁，对外宣称是身体原因。小林仁是永野的铁杆亲信，鉴于东条启动调查可能会牵扯更多亲信，永野只好以进为退，主动让出军令部总长的宝座，改任半赋闲的天皇海军最高顾问。永野辞职当天，副官吉田俊雄感慨地说：“海军的一个时代结束了。”海军史上唯一担任过三大职务——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联合舰队司令官——的显赫人物从此淡出了历史前台，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下野了。永野再次露面时，已是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了。

根据东条的意见，军令部总长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海军省和军令部在同一栋楼上，但不是同一层。每逢上下楼，岛田就要把参谋绶带戴上又取下，快成模特换装大赛了。这一现象成了海军内部的一大笑话。

至此，从明治时代以来一直保持分离状态的军政、军令两大系统，终于实现了统一。日本最重要的四大军职完全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岛田有个人人皆知的雅号叫“东条副官”，私下里人们更喜欢叫他“东条裤腰带”，这样，所有事儿都是东条说了算。在东京做出重大决策时，陆军本来就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海军强势人物山本毙命、永野下野，日本海军的处境更加窘迫。

鉴于东条和岛田既管军政，又管军令，实在太忙，大本营决定对两总部实施双次长制。除原来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之外，又增补了塚原二四三为军令部次长，后宫淳为参谋次长。

安排后宫出任次长颇有深意，因他与皇室关系密切，一定程度上对东条是一种牵制，避免东条因专断而威胁皇权。殊不知后宫和东条关系更近，两人不但是同学，还是好友。当年东条遭皇道派打压，前

途迷茫之时，时任陆军省人事局长的后宫给了东条很大帮助，使他免于被打入预备役而到关东军出任了宪兵司令，东条后借“二二六事件”清肃皇道派，东山再起。原东条侵华的察哈尔兵团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团后，后宫是第一任中将师团长。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晋升的首位陆军大将，东条还在3月22日让他兼任了航空总监和航空本部部长。实际上，东条并无篡位的想法。再过几个月，他就会下台变成重臣了。

闻听师父快刀斩乱麻抢过了参谋总长职位，佐藤旋风般冲进了东条办公室：“首相阁下，您干得实在太棒了！”东条已经戴上了象征参谋总长的绶带，在佐藤面前，他无须避讳。东条志得意满地对徒弟微笑了片刻，“如果某些少壮军官为此闹事，”他迅速沉下了脸，“我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下克上’是绝对不容许的，给我盯紧点。”东条并非杞人忧天，此时在海军和陆军内部，各有一个小组在筹划刺杀东条，后文详叙。

天皇长弟秩父宫向东条提出了和杉山一样的问题：“当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战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时，你怎么办？”

东条对此做出了书面答复：“在目前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用全部国力去争取胜利。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我将感谢你与我讨论个人问题。目前这个行动引起许多批评和反对意见是很自然的，因为之前没有类似先例。这一步是对是错，让我们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评判吧。我的良心绝不允许我违反日本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对这点有什么疑问，我将乐于回答。如果我感到自己不再忠于天皇，我将真心诚意地谢罪，并在陛下面前切腹。”

那些曾身居高位的重臣有秩父宫一样的担心。他们认为，日本目前的困境正是东条瞎胡领导的结果。众人主张解除东条的职务。这其中表现最积极的当数近卫文麿和冈田启介，他们主张选择合适的新首

相，与盟国洽谈“和平”。近卫特意走访了木户，后者虽表示理解但拒绝出力，因为“利用他对天皇的影响力是轻率的”。不过这并不说明木户对东条满意。“他每天早上仅用1小时左右处理参谋总长的工作，其余时间都在处理陆军大臣的事务，好像首相只是兼差似的。”木户愤愤不平地说。

3月初，东条授意组织的调查团飞抵特鲁克，调查团团长是水雷学校校长大森仙太郎，就是在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中战败被免职的那位。大森对当初被莫名其妙解职心存不满，现在奉命调查也不过是装装样子。现场事实显而易见，小林仁作为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但深查下去，古贺自然脱不了干系，甚至连军令部都难辞其咎。既然永野已经下野，东条的目的已经达到，大森也就没必要去深究了。况且就大森调查期间，古贺意外“殉职”，再追究他的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大森出具的最后结论是：“从大局上看，以如此少的兵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谁来进行战争指导，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不怪皇军无能，而是美军太厉害”。此事也就没人再提起了。

与小林一起被撤职并打入预备役的还有，驻特鲁克海军第四根据地部队兼第二海上护卫队司令官若林清作，其职务由有马馨取代。小林的继任者同样是咱们的老熟人，前文多次亮过相的原忠一。于是有了前文他作为代表与默里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幕。

永野下野挡住了陆军射来的所有炮弹，古贺得以在这场风波中侥幸过关。联合舰队司令官老待在本土肯定不是个事儿，在离开横须贺军港重返前线之际，海军破例向陆军开放了豪华旗舰“武藏”号，同时答应给驻帕劳的陆军捎去5000吨物资。虽然是顺路，但堂堂联合舰队旗舰竟干起了运输船的活儿，对海军和古贺本人都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好在古贺此次出海，一去不返，丢人也丢不了几天了。

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峡史诗般的胜利给海军留下了不值得羡慕的宝贵财富：一战定乾坤的决战思想。与前任山本不同，古贺冷静保守，是个勤勤恳恳、按规矩办事的司令官。既然与美军打持久战死路一条，不如毕其功于一役，赢则全胜，输则一了百了。早在1943年8月，古贺就组织制订了海上决战的“Z计划”，准备在美军进攻马绍尔群岛时，投入机动部队和陆基航空兵与美军一决雌雄。后因所罗门群岛战事吃紧，古贺提前将航母舰载机调往拉包尔陆上机场参与“吕号作战”，非但未能改变战局，损失惨重的小泽部队还不得不返回国内重建。“Z计划”尚未发起就胎死腹中。

目前特鲁克绝对不能去了。2月25日，“武藏”号驶抵帕劳，古贺纠集参谋长福留繁及作战参谋神重德等人，对原有“Z计划”做出调整：引诱敌军进入菲律宾海，一旦第五舰队进入帝国以海岛为基地的陆基飞机的攻击范围，它们就将在进行水面作战前因空袭丧失大部分战斗力，全力出击的联合舰队，在一次传统的水面对决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事实上，日军根本无力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即使双方水面舰艇接近到可以发射鱼雷或炮弹的距离，日军也无法在与充实了大批新型战列舰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水面交锋中取胜。战后，参与“Z计划”制订的航空参谋千早正隆坦承：“这是一份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计划。”千早明白的事儿古贺心里当然清楚，这一计划不过是为了敷衍刚兼任总长的岛田而已。新计划很快得到军令部批准，并在3月8日以“机密联合舰队电令作第73号”正式颁布。古贺也算对新上司有所交代了。

在3月上旬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战略会议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了两项决策：首先，对特鲁克围而不攻，使它像拉包尔那样完全无效化；其次，第五舰队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时间从10月提前至6月。3月中旬返回珍珠港后，尼米兹召回了斯普鲁恩斯，要求第五舰队在南下支援荷兰迪亚登陆战之前，对日军占据的帕劳群岛发起一次攻击，

削弱敌人的航空力量。3月20日，斯普鲁恩斯责成参谋长穆尔组织制订作战计划。

斯普鲁恩斯决定亲率米切尔的三支航母大队出征，包括重型航母“企业”号、“邦克山”号、“大黄蜂”号、“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轻型航母“蒙特利”号、“贝露森林”号、“考彭斯”号、“卡波特”号、“普林斯顿”号。护航舰只包括6艘新式战列舰、13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因马朱罗距帕劳有3000公里之遥，随主力舰队出征的还有一支补给舰队，包括4艘大型油轮、4艘护航航母、3艘重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美国人真是财大气粗！

第五舰队对帕劳群岛的基本情况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机场和港口位置都不清楚。尼米兹将侦察任务安排给了哈尔西。3月26日，南太平洋战区将派出远程轰炸机，对帕劳实施航空拍照，将照片发给航行中的第五舰队。

3月23日，美军第五舰队主力浩浩荡荡驶出马朱罗，预定对帕劳的空袭将在4月1日发起。为避开加罗林群岛日军巡逻机的侦察，斯普鲁恩斯选择沿赤道向西行驶，在特鲁克以南900公里、拉包尔以北280公里处通过。但是3月26日，行驶至特鲁克以南550公里的美军舰队还是被1架日军侦察机发现，此时他们距帕劳尚有1600公里。3月28日，日军另1架侦察机再次发回了“发现敌机动部队大举来袭”的消息。

鉴于行踪已过早暴露，斯普鲁恩斯认为日军主力很可能正从帕劳撤出。为避免帕劳成为特鲁克那样的“空城”，美军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发起进攻。斯普鲁恩斯决定不再等哈尔西的航空照片，攻击时间提前至3月30日，同时下令舰队开足马力快速前进。

3月28日，出港警戒的“武藏”号遭美军潜艇“金枪鱼”号伏击，一条鱼雷准确命中战列舰舰首。虽然美军鱼雷的威力比以前大有提高，但区区一条鱼雷还不至于对皮糙肉厚的巨舰造成致命伤害。“武

藏”号进水2600吨，舰上水兵7人阵亡、11人受伤。鉴于特鲁克已不再安全且不具备维修战列舰的客观条件，古贺下令“武藏”号在驱逐舰护卫下返回吴军港维修。刚刚离开东京不久的古贺不敢随舰回国，临时决定将司令部搬到岸上。古贺登岸屁股还没挨着凳子，美军“机动部队大举来袭”的情报就到了。

从感情上讲，古贺还真想与嚣张的美国人放手一搏。但此时他身边只有受伤的“武藏”号及为之护航的驱逐舰“矶风”号、“谷风”号、“浦风”号、“滨风”号，第二舰队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鸟海”号、“妙高”号、“羽黑”号及驱逐舰“白露”号、“满潮”号、“藤波”号。即使美军航母坐山观虎斗，这支舰队也不是美军众多新式战列舰的对手。古贺用兵一向谨慎，他清楚现在不能赌气出战，必须暂避锋芒，保存实力。29日上午，古贺急令以“武藏”号及护航四舰与第二舰队临时编成“游击部队”，急匆匆如漏网之鱼逃离帕劳，撤回吴军港。辅助舰艇仍留在原地挨炸。

由于任期内表现平平，有人形容此时的古贺“就像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飘入‘武藏’号司令官舱室，之后又无声无息飘走了”。海军后来解释说——古贺本人已没有机会解释——让辅助船只在帕劳等待一天，是为了撤离驻岛的第三十根据地部队。但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古贺此举无疑是在丢车保帅：以辅助舰只吸引美军，为作战舰艇逃出生天争取宝贵的时间。当天黄昏，角田第一航空舰队出动10架陆攻机和5架俯冲轰炸机，对美军舰队发起“薄暮攻击”，在美军“地狱猫”和高射炮的双重阻击下一无所获，自身反损失陆攻机6架和轰炸机3架。为挽回面子，角田高调宣称夜袭“击沉敌重巡洋舰1艘，重创战列舰和航母各1艘”。

即使角田的战报属实，这点损失对庞大的第五舰队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丝毫不伤筋骨。3月30日清晨，6时30分，驶抵帕劳以南160公里海域的美军航母放飞了庞大的攻击机群。当时由“藤”号驱逐舰

护卫的4艘货轮正欲前往巴厘巴板，由驱逐舰“若竹”号、“菊”号护卫的另8艘货轮正准备到台湾高雄暂避。美军飞行员因找不到大型舰艇而恼羞成怒，这些平时根本看不上眼的小虾米全被他们拿去塞了牙缝。停泊在安加尔岛的9艘巡逻艇也被全部击沉。上次特鲁克遭袭时，排水量10500吨的海军工作舰“明石”号冒着弹雨逃到了帕劳。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美军一通轰炸，干脆利落地将“明石”号击沉在港内。持续两天的攻击美军共出动舰载机600架次，击沉日军驱逐舰1艘、小型舰艇5艘，包括5艘油轮在内的18艘辅助舰只沉没。找不到攻击目标的美军飞行员开始对岛上的军事设施肆意投弹扫射，并首次尝试使用舰载机对帕劳港区主要航道布雷。

30日傍晚，在防空洞里憋了一天的古贺命令角田，驻塞班岛、关岛的陆基航空兵倾巢而出，利用黎明时分视线不佳的有利时机偷袭美军舰队。对角田那些初出茅庐的飞行员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三三两两飞抵美军舰队上空，在“地狱猫”和防空炮火的打击下，不但一无所获，反倒付出了惨重代价。出击的70架战机，30架未能返航，另有25架在暗夜起降时严重受损。连续遭遇两轮打击，作为决战部队的第一航空舰队元气大伤。角田高调宣称“击沉美军重巡洋舰1艘，重创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2艘”。

4月1日中午，斯普鲁恩斯率队向马朱罗返航。汇总战果，美军共击沉日军辅助舰船29艘，另有17艘遭严重损坏，在空中和地面摧毁日机214架。美军仅损失飞机25架，阵亡飞行员和机组成员18人，所有舰船无一损失。

美军撤离当然不会通知日本人。一时间日军帕劳基地人心惶惶，似乎美军的两栖登陆就在眼前。继续在帕劳待下去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联合舰队司令官被美军打死或俘虏，那人可就丢大了。“咱们一起出击，一起捐躯吧！”古贺对参谋长福留说，“山本死得正是时候，我羡慕他。”

早在特鲁克遭空袭之前，古贺已向永野汇报，请求为联合舰队司令部寻找新址，增建必需的军事设施。军令部提供的候选地点有三个：塞班岛、新加坡或棉兰老岛达沃。马绍尔群岛失守之后，美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无疑是塞班岛所在的马里亚纳群岛。如果将那里当作驻地，估计很快就要再次搬家了。新加坡倒是个理想场所，靠近油田，用油方便，且那里水浅，美军潜艇不易潜入。但那里距主战场太远，从顾全脸面和鼓舞士气两大因素出发，搬那里实在说不过去。这样，新址就只剩达沃一地。

古贺原定4月1日起程。角田从塞班岛派出3架水上飞机前往帕劳，准备送古贺一行前往达沃。由于不知道美军舰队已经撤走，联合舰队司令部判断美军次日仍会前来攻击，古贺遂将撤退时间提前到了31日晚上。

当天21时30分，前来接应的3架飞机在科罗尔水上基地降落。司令部成员乘橡皮艇驶向飞机。就在众人准备登机之时，岸上突然有人高喊：“敌机来了，快起飞吧！”古贺等8人、福留繁等11人分别登上一号机、二号机后，水上飞机就匆匆起飞了。

古贺乘坐的川西二式大艇是日军当时性能最好的水上飞机，满载燃油14000升。但这两架飞机在塞班岛起飞时并未加足燃油，只加了8000升。理由是如果加满，飞机起降时易出事故。8000升燃油在正常巡航情况下可以飞3500公里，从塞班经帕劳再到达沃仅2500公里，看上去似乎足够了。如果能在帕劳再补充一次燃油，那就更保险了。但因预料美军空袭即将来临，两架飞机来不及补油就起飞了。

飞机起飞不久就遭遇恶劣天气，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倾盆。不过帕劳实在危险，福留和航空参谋小木一郎一言不发，飞行员只能继续向前飞行。一号机飞行员是第八五一航空队难波正忠，他曾多次飞过这条航线。二号机飞行员第八〇二航空队冈村松太郎却是首次飞这条

线路。当听到“敌机来了，快起飞吧”的喊声之后，冈村立即启动发动机准备起飞。此时给参谋长等人安排座位的副驾驶今西善久赶回了自己的位置。冈村笑着对今西说：“嘿嘿，空速管盖忘打开了。”今西听后，吃惊地说：“哎哟，那可糟了！”冈村却没在意，一踩油门便升空去追赶早5分钟起飞的一号机去了。其间，今西曾几次试图打开空速管盖，未获成功。

二号机起飞两个半小时后，来自一号机的无线电信号中断。古贺所乘飞机就此神秘失踪，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没人知道那架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推算，一号机失踪地点距棉兰老岛约180公里。日军很快组织对飞机可能失事水域进行了搜索，连飞机碎片都没发现一块。几天之后，日军认定一号机上的人员已全部遇难。

古贺的命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关于他的死因，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他和山本一样遭到美军伏击，座机被美机击落，身受重伤的古贺被1艘美军潜艇救走。这种说法显然不太可信，美军没有关于伏击和打捞古贺座机的任何记录。况且此事如果属实，即使战争期间美军暂时保持沉默，战后也一定会对外大肆宣扬的。一说古贺因对战局绝望，选择了自杀，坠机不过是欺骗公众的谎言而已。一说古贺座机因油料耗尽坠落大海。现在大家普遍认可的是这种说法。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反正古贺已经不知去向。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联合舰队失去了两位司令官，都是乘机在前线阵亡的。巧合的是，两位参谋长都非常幸运。在飞行了3小时之后，二号机怎么也找不到此时理应出现在机翼下边的棉兰老岛，看到的只是茫茫大海。一阵忙活之后，他们竟发现了一座小岛。在对照地图仔细检查岛的形状后，冈村和今西发现，原来飞机已向北偏离了近300公里，还要再飞行1小时才能到达沃，机上燃油只够飞半小时了。

4月1日凌晨2时，二号机油料告罄。今西通知参谋长准备紧急降落。借着微弱的月光，福留看到左前方有一个狭长的岛屿，那应该是宿务岛。飞机降落时，月亮突然隐入云层，茫茫大海上一片漆黑。飞机很快失去了控制。福留本人是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他摸黑向前，手里还提着装有“Z计划”的公文包。他伸手越过驾驶员肩膀，抓住操纵杆用力向后再一拉，企图阻止笨重的飞机下冲。但他用力显然太猛了，飞机侧身翻跟头，坠入大海。

海水很快淹没了福留。但他此时并不惊慌，反正仗已打败了，这样死去也许最好。此时他尚不知古贺一号机已经失踪。福留本能地抓着那个公文包，和其余人艰难地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几个人试图取下救生艇，但飞机已经起火燃烧，火光把海面照得通红。除一名二等飞曹因着水时右腿被切断失血过多而死、福留腿部受轻伤、通信军官山形手部负伤之外，其余人竟毫发无损。落水者游到一起，面向飞机敬礼并唱起了军歌，副驾驶今西为未能取下空速管盖造成如此重大的事故流下了眼泪。随后，众人以北斗星为指引向北游去，不多时便分成了三伙。最年轻的谷川和下地体力最好，对大家说了声“给自己人送信去”就率先游走了。

公文包很重，福留带着它浮在水面非常困难。他伸手抓住了一块坐垫，朝隐隐约约的宿务岛游去。不知与激流搏斗了多长时间，也许几个小时吧，拂晓时分，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其余人年龄小一些，可能早游到前面去了——可见福留平时人缘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瞥见远处好像有一根高大的烟囱，仔细辨认，那里是阿萨诺水泥厂——它现在被日本人改名为小野田水泥厂。该厂位于菲律宾中部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宿务市以南10公里。尽管岛上可能有菲律宾游击队出没——前第十四军司令官山下奉文说过，“每一个菲律宾人都可能是游击队员”——但知道友军就在前方不远处，福留还是长出了一口气。那个黑色公文包还被他紧紧地抓在手里。

福留在水中又挣扎了一个小时，体力几乎衰竭——早知道有今天，平常加强锻炼就好了。就在他近乎绝望之时，前方隐约出现了几条渔船。他们落水处距马格塔里赛村不远，村长里卡多·保罗平时看上去老实巴交，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游击队员。那天晚上，他先是听到了飞机轰鸣声，然后看到海上出现火光，但不久就熄灭了。第二天清晨，他带弟弟埃德尔贝尔特一起来到海边，发现海面上有好几个人在游动。两人叫来了邻居帕拉德罗，各驾一条小渔船将这些人救上了岸。

福留不知道来人身份，如果是游击队那就糟了。他知道手中公文包的重要性，即使自己被俘虏，公文包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这点觉悟福留还是有的。在被救上渔船之前，福留用尽力气将公文包摔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他相信沉甸甸的包一定会沉入水中的。当他被拉上第一艘渔船时，一个渔民看到了正在缓缓下沉的公文包，纵身入水，将它捞了上来。

在东南亚日占区中，菲律宾属于一个特殊区域。美国在战争前已答应让其独立，这与英国人统治的缅甸、印度、马来亚及荷兰人治下的爪哇岛截然不同，日本人是殖民解放者的概念在大多数菲律宾人头脑里并不存在。最具体的表现是，菲律宾各岛都活动着诸多听命于美国人的游击队，俘虏福留等人的就是其中一支。

福留和另外8人被带到巴鲁德，最年轻的谷川和下地已逃往宿务市日军司令部求援去了。俘虏被送到距离最近的一个游击队驻地。马塞利诺·埃里迪亚诺上尉曾在东京大学读过一年书，审问俘虏的任务由他承担。福留等人告诉上尉，“我们只是一般参谋人员，到这里来是例行检查”，试图以此蒙混过关。

埃里迪亚诺发现，俘虏中的一人特别受其他人尊敬，他显然是“带头大哥”。之前他已看到了渔民捞上来的公文包，里边文件全用

红笔标明了“绝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埃里迪亚诺派人向宿务地区游击队——正式番号第八十七团——总指挥詹姆斯·库欣中校做了汇报。爱尔兰与墨西哥人混血儿库欣战前是一位矿业工程师，当过拳击运动员，喜欢喝烈酒，在当地名气很大。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库欣本可以带着自己的菲律宾老婆和孩子到山里享受天伦之乐，坐等战争结束后出山。但他毅然担起了责任，因为只有他才能将争吵不休的游击队员团结在一起。

库欣起初以为，抓到的可能是望加锡基地的日军普通军官。当得知俘虏中好几个人会说英语且来自帕劳时，库欣意识到这回发大财了，这些人来头肯定不小。事关重大，库欣立刻用他的小型发报机向棉兰老岛游击队总司令温德尔·费蒂格上校做了汇报，说自己抓到了几个日本人，其中1名很可能是级别很高的军官，还有“一整包”重要文件，标题为“联合舰队第七十三号密令”。费蒂格转发的电报在布里斯班引起了“巨大骚动”。一向不太积极的金凯德竟主动提出，派1艘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潜艇前往宿务岛西面的内格罗岛，以最快速度把俘虏和文件押过来。

福留在坠机时腿部受伤，加上身体肥胖实在走不动，游击队员就让他坐在一个大油桶上抬着走。埃里迪亚诺用了整整一周时间，到4月8日才把他们送到库欣位于曼加洪山南麓托帕斯高地的游击队总部，这里位于宿务市以西16公里。在埃里迪亚诺的连续审讯下，福留终于“承认”自己是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名叫古贺峰一，海军大将。他还说自己能讲一点英语。福留说话的声音可能不高，否则让真古贺听到了，他一定会从海底下钻出来掐死他的。

福留前脚刚到库欣处，日军后脚就到了。早晨，5时前后，游上岸的谷川赶到了附近的小野田水泥厂，向值班负责人尾崎治郎技师报告了飞机失事的情况。尾崎立即用卡车送他到宿务市第三十一警备队求

救。警备队火速派出机帆船于7时30分赶到出事地点进行搜索，毫无发现。福留等人在7时左右已被游击队带走了。

两架飞机预定飞抵达沃的时间是4月1日0时30分。时间早过去了许久，两架飞机一架都没来。驻菲律宾海军第三南遣舰队预感到大事不妙，立即命令下属部队全力对宿务岛一带海域进行搜索，一无所获。驻马尼拉陆军第十四军司令部颁布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搭救可能落入当地游击队之手的“我方海军要员”。受命从宿务出发，前来进攻的是距游击队驻地最近的独立步兵第一七三大队。大队长西精一释放了一个关押在监狱里的游击队员，让他给库欣捎回一封要求归还俘虏的信。西精扬言，除非把俘虏立刻交还给他，否则将焚烧村庄，把宿务岛杀得鸡犬不留。库欣身边只有区区25人，显然不具备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实力。他一边组织向深山撤退，一边紧急致电麦克阿瑟：“文件可以送到内格罗岛。至于‘古贺将军’及其他日俘能否送去，没有把握。”

虽然军种不同，打交道不多，但“古贺大将”的名头老麦还是知道的，就像日本海军同样知道麦克阿瑟的大名一样。如果联合舰队司令官被他的陆军部队俘虏，今后在可恶的金和尼米兹面前，可是有吹牛资本了。他迅速给库欣回电，“必须不惜代价留住俘虏”。这对库欣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步步逼近的日军已经对游击队形成了包围。库欣先派两个人把公文包送往内格罗岛，随后电告麦克阿瑟，为避免敌人进行报复，他只能将“古贺大将”释放。麦克阿瑟怒不可遏，一纸电令将库欣从中校降为普通士兵，但显然已于事无补了。

已被解除职务的库欣仍在行使职权与大西谈判。他要求“古贺”写个字条，请大西解除对游击队的包围，不要采取惩罚性行动，作为交换他本人及其他日俘的条件。字条上的内容由游击队副队长曼纽尔·塞古拉上尉起草，然后译成日文，福留签上了古贺的名字——反正古贺不在了，这样做也不算冒充领导滥用职权。字条通过一个平民送

到大西手中。考虑到保证俘虏的安全比“围剿”游击队更重要，大西答应库欣的条件并出具了书面保证，据说还支付了一笔赎金，具体数目不详。

福留被再次抬上担架。库欣热情地同他握手，两人似乎已成了要好的朋友。库欣那只见了日本人就狂吠的凶猛猎犬，竟然允许福留去抚摸它的头。在佩德罗·比里亚雷亚尔上尉的带领下，一排不带武器的游击队员护送“古贺”等人沿小道下山。4月10日11时，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比里亚雷亚尔将福留等人交给大西，连同航空参谋山本佑二——当初强烈反对中途岛作战并为此哭鼻子的那位——携带的文件。福留的公文包没有交回，它被金凯德的潜艇取走，之后辗转来到麦克阿瑟手中。包里装的，正是古贺生前精心制订的“Z计划”。

人总算活着弄回来了，但随后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堂堂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参谋长竟然成了美国人的俘虏，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容忍的事情。当初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教育总监本部长今村均亲自起草的《战阵训》中明确写道：“生不受虏囚之耻，宁死不留罪祸污名。”既然位高权重的福留被美军俘虏，就应该自杀向国民谢罪。回京之后，前往劝告福留切腹的人络绎不绝。但福留说来说去就一句话，太疼，坚决不切。《战阵训》是陆军颁布的，对我海军毫无约束力。谁想切，谁自己切去。所有人都傻眼了。

通常情况下，觉悟高的人一般不用劝就主动切了。但现在福留厚着脸皮，就是不切，你还真不能上前一刀把他戳死。福留是海军的人，他真不切，海军面子上实在难堪。海军就拿出了一个变通的说法：所谓俘虏，是指被正规军抓走的人。现在福留只是被游击队临时拘留，按国际法不属于战俘，人家不自杀虽不合理，但完全合法。殊不知，日本人根本不认可这一法律，只是现在临时需要拿来搪塞一下。大敌当前，安定团结压倒一切，陆军也只好认可了海军的说法。

人保住了，但那只重要的公文包怎么办？海军为此专门成立了级别很高的调查小组，组长由海军次官泽本赖雄亲自出任。面对泽本的询问，福留的回答非常干脆，“着水以后全部干净处理掉了”。这是死无对证的事情，总不能叫美国人来作证吧？泽本原本就没打算深究——事闹大了陆军又该来掺和了——于是非常干脆认可了福留的说法。如此重大的事情同样没有告诉陆军。

列位看官可能认为，反正古贺已经死了，他制订的“Z计划”不就随之失效了吗？事实绝非如此。虽然并未投入实施，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份计划就无足轻重。实际上，后来日军在马里亚纳的“阿号作战”、在菲律宾的“捷一号”作战都脱胎于这个计划。作战计划落入敌手，其实等于向美国人公开了日本海军最后的一点秘密——密码早被人家破译了。一年内损失两任司令官，对日本海军不啻为毁灭性打击，作战计划被对方缴获，更是雪上加霜。本来实力就远逊对手，这仗接下来还怎么打？

一直到死——战后福留仅作为乙、丙级战犯被短暂关押，未被起诉，最终释放——福留都不承认公文包落到了美国人手中。但美国人以实际行动打了福留一记响亮的耳光。战争结束之后，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的服部卓四郎，非但未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反而纠集了一帮军官成立了一个叫“服部机关”的临时机构，专门编写太平洋战史，三卷本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正来源于此。军令部作战参谋吉田俊雄也是服部机关的一员。在编写马里亚纳海战时，吉田很想参考一下大名鼎鼎“Z计划”。因当时未来得及销毁的文件已被美军收缴封存，吉田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占领军总部提出了参阅“Z计划”的申请。

吉田认为，拿到文件的可能性不大，人家美国人凭什么让你看，也可能他们手里根本就没有。出乎吉田意料，一周之后，一封来自华盛顿的航空挂号邮件就放到了他的案头，里面正是当年由福留亲自保

管的那份“Z计划”原件。铁证如山，福留也不再坚持自己销毁了文件的说法。福留一直苟活到1971年才死，比老同学兼前任宇垣差远了。抛开战略战术水平，宇垣显然比福留要硬气得多，他是日本宣布投降后驾特攻机战死的，被称作“最后的特攻队员”。人家宇垣还忙里偷闲，写出了文采斐然且极具历史参考价值的《战藻录》。

为了与山本阵亡的“海军甲事件”对应，古贺失踪及福留被俘之事被东京合称为“海军乙事件”。战后，日本著名作家吉村昭写过《海军乙事件》一书，对事件过程有详细记述。可惜这本书没中文版，老酒想看极了。

最后来看看库欣的命运。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后，对库欣进行了严厉处罚。后来由于美国情报局局长考特尼·惠特尼将军的努力，库欣才得以恢复名誉。战后，为了表彰他对胜利做出的贡献，美国人给他发了一大笔奖金，足够他在菲律宾过一辈子的。但库欣到处开宴会庆祝，宴会甚至开到了加利福尼亚，这笔钱几个月内就被他花得精光。二十年后，库欣死于菲律宾，他一直坚称自己俘虏的是“古贺大将”。

得知从游击队手中赎回的是福留而非古贺之后，5月5日，东京大本营正式对外发布公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海军大将，本年3月在前线飞机上进行整体作战指导时，不幸殉职。”按照海军的意见，死于战场的古贺应该算“战死”。但此时永野已经下台，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岛田提出，古贺从帕劳去达沃属于临阵脱逃，只能算“殉职”。这一微妙差别在海军中引起了不小震动。鉴于岛田平时唯唯诺诺的形象，大家普遍认为这是陆军乃至东条本人的意思，陆海军矛盾进一步深化。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联合舰队先后损失了两位司令官，这使本已渺茫的战争前景变得更加暗淡。深信天佑神助的日本海军不能不感到

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上回山本的尸体还有着落，至少大家还能开个会念叨念叨。这回可好，古贺干脆玩起了“藏猫猫”，尸骨无存。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况且现在是战争年代。根据海军《军令承行令》，1944年4月2日，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他刚于3月1日晋升大将——在爪哇岛泗水军港升起了将旗，临时代理司令官职务。高须虽然和稳健派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交往甚密，政治立场却相对中立，也非永野系核心人物，出任派系交替期间的过渡人物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之前高须负责的区域主要是荷属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方面，作战局限于中国南海和印度洋，对主战场太平洋了解不多。幸好仅是临时代理，高须不会在短时间内采取大的动作。此时盟军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异常活跃，高须命令负责荷属东印度方向的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加入第一航空舰队，同时令角田加强新几内亚西部的空中力量，仅此而已。

后来由于日军航母舰队在与美军第五舰队的交锋中遭遇挫败，高须暂时代理期间的上述举动同样遭受诸多非议。批评者纷纷指责高须本末倒置，只重视自己“西南战区”的局部利益，错误将部署在塞班、关岛等地的海军航空兵调往新几内亚西部，削弱了中太平洋的防御力量，最终酿成了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的惨败。

新司令官的选拔异常简捷，因为同样的事情一年前刚刚干过一次。上次是古贺和丰田双雄争霸，现在古贺驾鹤西去，司令官职务非丰田莫属了，况且他还有海军元老米内光政的极力推荐。以前丰田与陆军不团结、海军元老伏见宫说他“饶舌有破坏作用”等缺点，现在统统不存在了。不是丰田太优秀，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对出任司令官一事，丰田一点都不开心——换成老酒，先坐上去威风几天再说。在他看来，一年前山本死了就该由他接班，最终你们

选择了古贺。现在古贺死了，你们才让我来顶班，老子就那么好说话？况且现在战场形势近乎绝望，谁上去干也白搭，司令官职务与一烫手山芋无异，这是谁都清楚的事实。当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岛田找到他时，丰田直截了当地表示：“开战以来就没上过战场，和这场战争没有关系，不适合出任司令官职务。况且现在战争进行得莫名其妙，前方一直在后退，战局悲观。现在接受这一重任，没有打开难局的胜算。我看算了，岛田君还是另请高明吧。”

丰田的话一点不假，岛田也只能暂时装糊涂：“我知道丰田君的意思。但现在肯定能扭转战局的人一个都没有，联合舰队司令官总要有人当。我本次前来，不是在和丰田君商量，仅仅是告知。此事已得到伏见宫元帅的确认。”岛田的话很清楚，现在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反正就是你了。

丰田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偌大一个海军，难道就找不出一个人来当司令官？”随后他推荐了南云忠一，指出南云一定会积极来还清中途岛欠下的债。岛田当即否决了他的意见，海兵第三十六期的南云资历太浅，不足以服众。4月30日，赖都赖不掉的丰田戏剧性地坐上了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宝座。

因开战之后一直在岸上任职且缺乏航空战经验，丰田需要一位长年征战海上且具有航空战经验的人出任参谋长。有俘虏嫌疑的福留肯定不能用了。况且根据联合舰队惯例，参谋长、首席参谋通常是和司令官同进同退的。这样，咱们的老熟人——前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就成为当然人选。丰田选择的首席参谋是海大第二十八期军刀组的高田利种。

此时草鹿正在拉包尔的堂兄手下听差。离开拉包尔之前，草鹿任一特意为堂弟举行了告别宴会。餐桌上难得地摆上了两个鲤鱼罐头，两片豆酱烧茄子，还有海带汤和掺大麦的大米粥，这在拉包尔已算得

上“饕餮盛宴”了。陆军也热情赶来为草鹿饯行，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为此特意贡献了珍藏的6瓶米酒。

拉包尔已成为一个没有舰船和飞机的海空基地，但草鹿要走，只需要1架飞机就够了。这问题，他堂兄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乘潜艇走太浪费时间，东京催促草鹿尽快返回履新。如此，草鹿就必须冒山本和古贺遇到的风险。

拉包尔已被美军围得如铁桶一般。为安全起见，草鹿座机只能在夜间起飞。登机之前，人们再次向草鹿祝酒，这次喝的是一种约翰尼·沃克牌的威士忌。当天，清晨4时，草鹿乘坐的轰炸机低空掠过港口，喷出长长的烟雾以掩盖火光。危险很快降临，一队美军战斗机从草鹿座机不远处飞过，相隔之近，甚至可以看见美军飞行员的面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队美机大摇大摆继续向前飞去，并未向联合舰队新任参谋长射击。

飞机在特鲁克加油后飞往塞班，草鹿在这里遇到了“老战友”南云，他现在已是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两个月前刚刚到任。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听起来似乎很牛，表面上和他的老对手斯普鲁恩斯相似。实际上，南云手下只有残缺的第四舰队和第十四航空战队，早被美国人打成半身不遂了。大部分飞行员因为没有飞机，被配发步枪后转行成了“特别陆战队”。南云基本是一个草头司令。

现在，草鹿需要站在更高角度来看问题，他对战略要地塞班岛薄弱的防御感到惊讶。他建议南云加强本地的防务。南云笑笑，不置可否。次日，草鹿飞往硫磺岛，趁飞机加油时视察了岛上阵地。岛上工事虽建得很好，但缺少机枪和火炮。草鹿答应给驻岛指挥官和智恒藏增加装备，并预祝他在未来战斗中打得出色。看来草鹿也认为，美国人迟早会打到硫磺岛。不过，美军真来时，这里的最高指挥官已经换成陆军的栗林忠道了。

1944年5月3日，丰田在轻巡洋舰“大淀”号上升起了大将将旗。有人说，丰田这样选择，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避山本、古贺两任司令官的晦气。事实上，在此之前，海军已对“大淀”号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诸如拆除水上飞机弹射器、将机库装修成指挥部、改善通信系统等，该舰完全可以胜任旗舰的任务。但在外行看来，此事端的非同可小。从1894年组建联合舰队以来，历任旗舰“松岛”号、“三笠”号、“敷岛”号、“朝日”号、“金刚”号、“山城”号、“长门”号、“陆奥”号乃至最后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无一不是舰队中块头最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旗舰已成为日本海军的精神所在。

可是现在，这种精神只剩下不到一万吨了。

| 第三章 |

英帕尔战役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1942年5月，日第十五军占领缅甸全境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缅甸失守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最大，唯一一条“输血管道”滇缅公路被完全切断，接受国际援助的渠道只剩下了代价高昂、效率极低的“驼峰航线”。中日两国军队沿怒江形成对峙，大后方昆明遭到严重威胁。一旦日军突破怒江天险向东攻击，陪都重庆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中国抗战进入最危险的一段时期。

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相继沦陷，缅甸再次落入敌手，大英帝国颜面尽失。其远东最核心的殖民地印度直接处在日军的兵锋之下，朝不保夕。印度不仅是英国远东的最后防线，也是盟军未来西线展开反攻的主要基地，其地位与东线的澳大利亚颇有几分相似。一旦日军重启攻势拿下印度，就可直下印度洋，切断盟军的海上交通线，进而向西攻击前进，与盟友德国会师中东，进而影响北非、地中海和欧洲战场。

相对而言，失去缅甸虽然对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战略上同属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在二战中一直奉行“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在远东的策略是通过援助中国拖住日本，使日军无力从中国大陆抽调陆军主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况且在美国人眼中，中国距日本比印度更近，作为未来的反攻基地更加合适。缅甸陷落对美国的远东战略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颇具戏剧性的是，英国对夺回自己的殖民地缅甸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欧洲和大西洋是英国人关注的焦点，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国已无力抽调更多部队反攻缅甸。对他们来说，保住印度才最重要。如果日军不主动来攻，维持当前对峙局面也未尝不可。丘吉尔还有一种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英国人不希望通过美国和中国的努力最终达

到收复缅甸的目的，他们将两者视为在战后恢复远东殖民统治的潜在对手。丘吉尔多次明确指出，未来中国人在缅甸的作战不能进入曼德勒以南地区。

反攻态度最积极的，是在缅甸蒙受了奇耻大辱的史迪威中将。早在1942年5月撤往印度的艰难征途中，史迪威已开始酝酿反攻缅甸的计划。5月25日，他在发给马歇尔上将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地区派出地面部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随后，他要求史汀生和马歇尔派遣一个或更多的美国师归他指挥，和重新装备训练的中国军队一起将日本人赶出缅甸。但史迪威也清楚，美国啥都不缺，就是缺人，而中国除了有人，啥都没有，他在电报中着重强调了对中国军队的改造计划。

马歇尔把史迪威关于派遣美国部队的请求转达给总统，同时提出，目前人力和运力无法满足上述要求。马歇尔进而向总统建议，不妨采用陆军部制订的“使中国继续待在战争中”的计划，向他们运送足够的物资。目前业已开启的空中航线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新打通滇缅公路或另辟蹊径。罗斯福对此深以为然。

1942年夏天的燥热就像史迪威的火暴脾气，这位美国人不得不在德里和重庆之间来回穿梭，劝说韦维尔和蒋介石同意他在即将到来的旱季发动联合进攻的计划，开辟一条从阿萨姆邦利多通往缅北的道路，尽快恢复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6月3日，飞抵重庆的史迪威强忍黄疸病的折磨去见蒋介石，提出了改革和整编中国军队方案及反攻缅甸的设想：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在云南装备30个师，两部东西对进收复缅甸，重新打开滇缅公路。

考虑到装备如此多的部队肯定能争来大量美援，蒋介石对此慨然允诺。6月29日，他委托史迪威向罗斯福转达，维持中国战场的三点最低要求：一是美军于八九月间派遣三个陆军师到缅甸，与中国军队并

肩作战；二是从8月起，应维持中国战区空军500架战机的规模，以保卫重庆；三是从8月开始，“驼峰航线”的运输量每月不能低于5000吨。

对中国提出的三点要求，罗斯福根据马歇尔之前提出的建议，一直到10月14日才给予明确答复。在重申对史迪威支持的同时，他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对中国承担有义务，但由于其他战场的压力，不能立即满足所有要求。短期内美国无法向远东派出地面部队。从1943年起，陆续向中国战区调集战机265架。5000吨物资完全没有问题，到1942年底将有100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这相当于否决第一点、部分答应了第二点、完全答应了第三点。

为了给中国抗战输送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罗斯福亲自干预，于1942年5月正式开通了在年初就开始试飞的“驼峰航线”——因航线要翻越喜马拉雅山绵延起伏的山峰，航线随山峰高度不断起伏，恰似驼峰而得名。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飞机在那儿几乎达到最高升限，恶劣天气、缺氧以及不时出现的日军战斗机使每一次飞行变成对神经、勇气和飞行本领的严峻考验，飞行员因此将它称为“通往地狱的航线”，将自己形容为“罐头里摇晃的鸡蛋”，飞行任务则被称作“呕吐运动”。因沿途坠毁飞机太多，航线有了另外一个绰号“铝之道”。

“驼峰航线”起点是印度迪布鲁格尔、杜姆杜马等机场，终点包括昆明、宜宾、泸州和重庆等地。初期航线从迪布鲁格尔经葡萄、云龙到昆明，全长802公里。日军占领缅甸之后，为避开日军战机的拦截，航线被迫北移，航程增加到1150公里。1944年，盟军收复密支那之后，航线可经保山直接到昆明，全长缩短到885公里，飞行高度降低使运输效率有所提高。即使如此，空运效率比起海上或陆上交通依然是最低的。据测算，美国人每运送1加仑燃料到中国，需要的消耗同样

是1加仑。每运送18吨物资，才能保证陈纳德的飞虎队向日军投掷1吨炸弹。

7月19日，史迪威将他长期以来思考的收复缅甸的备忘录送交中国战区总司令官蒋介石。备忘录中，他提出由中国提供15~20个师，由东向西从云南发动进攻。由美英出动5~10个师及空降部队，由西向东从印度阿萨姆邦发起进攻。盟军同时提供3~4艘战列舰和6~8艘航空母舰，夺取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制海、制空权，进攻安达曼群岛并从仰光一带发起两栖登陆。上述各部从东、西、南三面夹击，一举收复缅甸，此即“安纳吉姆”计划。

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反攻缅甸的时间大致在1942年10月到次年雨季来临的5月前展开。英军不予认同，理由是无法调集足够部队和作战物资，反攻作战最早要到1943年雨季结束后也就是10月才能发起。似乎作为缅甸原主人的英国人，对夺回殖民地并不热心，美国人颇有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味道。由于暂时无法派出除空军之外的作战部队，美国人也无可奈何。这也成为随后无数次会议上双方就缅甸作战激烈争吵的根本原因。

1942年5月底，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随英军溃兵越过印缅边境，来到位于英帕尔附近的普拉村。他们受命来到阿萨姆邦东北端的利多，这个偏僻小镇是一条铁路终点站。英国人让中国军队到此驻扎出于两方面考虑：既可以让他们协助兵力不足的英军堵住日军沿胡康河谷进入印度的通道，又让他们距印度核心地区很远，不至于对印度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不利影响。7月6日，孙立人少将接到了蒋介石从重庆发来的命令：新三十八师改为独立师，暂时脱离国内部队建制，开始整训。

7月下旬，孙立人的救援部队在距印度边境100公里的大洛一带开始零星接收从野人山走出的远征军人员。在随后一个月里，杜聿明中

将及新二十二师廖耀湘少将率余部几经周折前来会合。第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加上新二十二师幸存人员共约6000人，基本保留了一个师的架子。杜聿明到印度后不久便被蒋介石电召回国。8月，中国驻印军正式成立，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美军海登·博特纳准将任参谋长。但两个月后，史迪威就把罗卓英赶回去了，因为他“终日绕室彷徨，对军队训练和教育毫无帮助”。

史迪威开始为中国驻印军寻找合适的训练基地来回奔波。在提出的条件毫不例外地被韦维尔拒绝之后，史迪威搬出了马歇尔上将。在华盛顿的斡旋下，丘吉尔指示韦维尔为中国军队寻找一处合适的训练基地，最终选择了蓝姆迦。这里原是关押意大利战俘的场所。随着双方协定的达成，新三十八师于1942年7月23日开赴蓝姆迦。史迪威和韦维尔达成协议，中国驻印军由美国人出装备、管训练，英国人负责生活供应。8月26日，蓝姆迦训练中心举行了正式开训典礼。

与国内部队相比，驻印军装备和生活条件只能用“奢侈”来形容。每名士兵配备的用具有战斗服、作训服、夹克、T恤、内衣内裤、毛衣、胶皮雨衣、作战背包、钢盔、软帽、便帽、防毒面具、带帆布套的野战水壶、S腰带丛林靴、帆布护腿、袜子等。伙食以面包、大米和罐头食品为主。军官每餐有面包、水果、火腿、牛奶和鸡蛋，士兵包括一个牛肉罐头、两包麦片、饼干、茶叶，甚至有一包香烟。士兵在操场上排队，出列并验明身份后由美国人亲手发放薪资，消除了军官贪污和克扣军饷的一切机会。良好的营养使中国士兵的体重在3个月内平均增加了近10千克，一些人反映吃牛肉、喝牛奶腻烦得要吐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的恢复状况能像中国士兵那么快，”史迪威说。在蓝姆迦的所有中国人都接种了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这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使患病者甚少，更重要的是逃兵几乎为零。部队士气，尤其是新建的炮兵部队，士气极高。

史迪威对中国士兵推崇有加，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战士”。但他对国军将领和军官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用处、缺乏斗志、没有纪律、腐败成风”。蓝姆迦天高蒋介石远，他可以实施真正彻底的改革。史迪威从美国调来了300多名负责训练的军官——其中甚至包括他儿子小史迪威和女婿布鲁克。他甚至想让美军军官出任所有营长以上的重要职务，这遭到以孙立人为首的中国军官的坚决抵制，未能成行，当然蒋介石也不赞成。后来这些美国军官，被按军衔派驻印军各师、团、营出任联络官，权力极大。

根据重庆的命令，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被合编成一个军——大名鼎鼎的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新一军。蒋介石本拟委派绰号“疯子”的邱清泉出任军长，但何应钦担心与史迪威一样性格暴躁的小邱与美国人闹出矛盾，进而影响援华物资的供应，就改派了温厚纯朴的郑洞国中将。来到印度的郑洞国遭到了史迪威的冷遇。他认为所有来自重庆的高层都是蒋介石派出的掣肘之人。新一军军部只有可怜的40人，郑洞国连个警卫班都没有。部队指挥、训练、人事等重大事项他均无权参与，仅仅负责军容风纪。

史迪威计划在印度建设一支由若干个师组成的全美械部队，代号“X部队”。驻印军全部换装美式装备，各种轻重武器一应俱全。一个步兵师满员12500人，下设三个步兵团。每师装备汽车300辆、骡马1000匹、105毫米榴弹炮12门、75毫米山炮24门、37毫米反坦克炮12门、81毫米迫击炮36门、60毫米迫击炮162门、重机枪108挺、轻机枪360挺、火箭筒108具、火焰喷射器85具、冲锋枪和卡宾枪400支，士兵人手一支步枪。史迪威特意把炮兵和步兵比例从原来的9：1提高到3：1，使他们拥有不弱于日军的火力。实际上，如此装备的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火力和机动能力已全面超越日军一个甲种师团。

训练全部是真枪实弹，一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耗弹量。一名炮兵军官要指挥打出400发炮弹才算合格。美国人的训练方法多种多

样，包括讲解、示范、实习、考核等多个阶段。吃饱了饭的中国人学习能力之强，让美国人叹为观止。那些来自农村、从未见过大炮的青年很快学会了使用榴弹炮，原先连ABC都不认识的通信兵操作野战电话和无线电台驾轻就熟，他们训练7周比美国人训练13周的效果还好。教官斯利勒上校对此慨叹道：“天哪，我们不会说中国话，而且也没有翻译。我们示范，他们仿效，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模仿者，学起来简直快极了。”史迪威经常戴着一顶一战时期的硬边帽，在中国士兵身边走来走去，不时伏下身子，甚至卧倒给他们做示范、校正瞄准点。

起初新三十八师仅7000人，新二十二师1500人。史迪威到重庆后，把蓝姆迦训练中心拍摄的照片给蒋介石看。非常满意的蒋介石立即批准增派部队前往印度。1942年8月，军政部开始向驻印军补充兵员。每天空运400人，全部精选体格健壮、认字的青年，利用“驼峰航线”空载返程飞机将他们空运至迪布鲁格尔基地，然后再乘车经利多前往蓝姆迦。中国人实在太穷了。国内有人认为美国人会提供新制服，就将只穿短裤甚至全身赤裸的士兵送上飞机，一直到有人因高空寒冷冻死才停止了这种做法。即使经过精心挑选，出现在美国人面前的新兵依然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美军军官将他们集中在训练场上，剃头、洗澡、换装，换下的旧衣服和鞋袜全部烧掉。到1942年底，中国驻印军规模已达32000人。后来根据战场需要，又陆续向印度空运了新三十师、第十四师和第五十师。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示在云南昆明设立基地，训练代号为“Y部队”的30个师。1943年2月1日，陈诚出任云南军司令官。因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许多美式装备囤积印度，近水楼台先得月，大部分美式武器得以先装备驻印军。云南军装备水平虽在国内属于一流，但与驻印军存在较大差距。两支部队最终在缅北会师时，驻印军眼中的云南

军简直就是游击队。史迪威本拟在广西桂林再训练30个师的“Z部队”，后因被蒋介石赶走未能执行。

史迪威还要为拟订缅甸反攻计划来往奔波。10月15日，韦维尔告诉他，凭目前英国远东海军的力量，根本无法取得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对仰光实施两栖登陆无从谈起，只能在印缅边境发起有限攻势。对中国人在缅甸的作战，韦维尔只同意驻印军从缅北胡康河谷进军密支那和八莫，拒绝中国军队越过曼德勒一线，这是丘吉尔多次强调过的。史迪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英国人不想中国军队参与收复缅甸。韦维尔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欢迎中国人。”

11月3日，史迪威飞抵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和韦维尔的会谈结果：反攻缅甸时间大约在1943年3月1日前后，英军投入反攻的兵力约7个师；中国军队若干个师渡过怒江从云南向腊戍出击；驻印军从利多经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挺进。蒋介石指出，从云南出击的中国部队可以达到15个师，1943年2月前可以做好准备。但中国军队出击的前提是英国投入足够的海空力量，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和制空权。蒋介石特别强调，此次出征，战则必胜，绝不能接受第二次失败——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的惨重损失太让蒋介石刻骨铭心了。

经中、美、英三方多轮协商，以史迪威备忘录为蓝本的“安纳吉姆”计划艰难出台。即在1943年春季从印度利多向缅北进军，打开一条与原滇缅公路连接的通道，下一步开通中印公路。反攻计划分三部分：一是中国驻印军沿胡康河谷向密支那方向进攻；二是中国驻滇部队渡过怒江进攻缅北；三是英军向缅甸若开地区发起一次有限攻势，策应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行动。

对英军何时出动海空力量沿仰光海岸发起两栖登陆，计划并未明确。由此可见，“安纳吉姆”充其量只是局部反攻，而不是从总体上收复缅甸。方案充分考虑了英国人的意见。对中国来说，只要能在缅

北打开一条接受外援的陆上通道，缅南收复与否，并不重要。华盛顿对这一方案给予了充分重视，马歇尔积极表态，给史迪威增拨6.3万吨物资，并派两个团6000人工兵部队，参加中印公路的修建。

1942年12月7日，韦维尔通知史迪威，英军将沿缅甸西南海岸做有限推进，计划投入3个师兵力攻占若开地区，沿钦敦江一线构筑防线，确保战略要地吉大港的安全。除此之外，英军对1943年在缅甸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做任何承诺。史迪威对英国人的做法嗤之以鼻：“从印度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英国佬在考虑收缩战线。他们的目标简直是个笑话，若开、钦族山区、阿恰布，总之他们想在缅北维持现状，等明年秋天再考虑下一步行动。我和‘花生米’同处在一艘救生筏上，只有一块三明治，救援船正在逐渐远去。”“花生米”是史迪威给蒋介石起的绰号。

史迪威并不愿轻易放弃反攻缅北计划。12月23日，他向宋子文和何应钦出具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同时行动，在1943年3月1日向缅北发起进攻，以英军向若开地区的进攻作为策应。不过英军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肯定指望不上了。

史迪威的提议并未得到重庆的认可。蒋介石在12月28日致电罗斯福，提出若英国不能在孟加拉湾实施两栖登陆，中国军队反攻缅北的行动就不可能发动。中国在那里已经历过一次失败，在国内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不可能独立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罗斯福对此不置可否。盟军1943年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局部战斗。

1942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在一个机枪小队配合下，占领了战略要地梅宇半岛，与随后赶来的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共同担负起当地的防务。缅甸战役结束之后，第二大队大队长砂子田长太郎率另三个中队赶来，正式组建起梅宇守

备队。为加强这一战略要地的防御，9月中旬，日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命令第二一三步兵联队联队长宫胁幸助，率联队本部及第三大队进驻阿恰布，当地所有部队被合编为宫胁支队。驻缅甸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给宫胁下达的指令是：在确保阿恰布一带地区的基础上，以一部兵力占领印缅国境线附近要地，搜集情报，搜索敌情，为下一步展开大规模进攻做好准备。“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他们很快将成为英军第一次反击的进攻目标。

就在中国编组军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英军也重组了自己的指挥系统。韦维尔将所有驻印部队改编为三个集团军，其中东印度集团军负责邻近缅甸的阿萨姆、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等四邦防务，肩负对日作战第一线的职能。缅甸沦陷敌手之后，该集团军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日军通过印度接壤的若开邦，尤其是北部战略要地阿恰布向西北入侵印度，同时防范日军从孟加拉湾渡海进犯胡格利河河口地区。东印度集团军包括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前者辖英印第七十师和第二十三师，后者辖第十四师和第二十六师，直属集团军的还有驻阿萨姆邦的一个旅。

1942年7月，诺埃尔·埃尔文中将出任东印度集团军司令官，其第四军司令官职务由杰弗里·斯库恩斯中将接替。第十五军司令官就是组织了缅甸大撤退的威廉·斯利姆中将。埃尔文和斯利姆素来不睦。1940年，英军在苏丹作战时，埃尔文曾服役的第一埃塞克斯团被对手击溃，斯利姆将该团上校团长撤职，此人恰好是埃尔文多年的好友，两人由此结下梁子。1942年5月，当斯利姆历尽艰辛率英军残部撤回印度时，当时负责印度东北部防御的第四军司令官埃尔文对他的态度极端恶劣，冷嘲热讽不断。斯利姆对此非常不满：“我从不认为，一位与我会师的指挥官可以用如此粗暴的态度对待我。”埃尔文的回答完全没有英国人一贯标榜的绅士风度：“你不能这样冒犯我，我是你的

上级。”从之后的进程看，埃尔文显然属于被过高提拔的平庸人物，习惯以盛气凌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英军发起反攻作战的时机并不成熟。当时印度政局动荡，英军在缅甸的军事失败带来了一系列政治灾难。8月8日和9日，印度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日本人趁机火上浇油，于1942年8月22日出台了对印具体政策，大力支援印度人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印当局当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组织。在甘地、尼赫鲁及数以百计的支持者被投入监狱之后，印度人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逐渐蜕变为了一场流血事件。英印当局不得不从前线调回部队，控制蔓延的骚动和数不清的爆炸事件。包括英军第七十师在内的57个步兵营不得不化整为零，四处平暴。正因为此，英军用于东部防御的部队其实只有3个师外加1个旅。缅甸惨败导致官兵士气低落，兵无战心，听见日本人腿就软。

从国大党分裂出去的民运领袖钱德拉·鲍斯导演的“自由印度运动”得到了东京的大力支持。鲍斯曾在1940年逃亡柏林，向希特勒寻求帮助。但是现在，他发现东京的态度比柏林积极得多。东条不仅在首相官邸热情接待了鲍斯，还特许他从马来亚和新加坡被俘的40000名印度人中招收5000名士兵，成立所谓的“印度国民军”。这支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的部队将在之后的英帕尔战役中协助日军一起作战。

此外，缅甸战役刚结束半年，英军的训练和装备还未改善到适合进行丛林战的程度。英军在若开拟发起的作战是由北向南进攻，右为大海，左为丛林。当时英国在远东没有值得一提的海军力量，孟加拉湾制海权还在日军手中。如果日军从进攻部队背后登陆，很容易将敌人的后路一举切断。就算日本海军全力以赴专注于太平洋上的美国人，他们的陆军也能抽出兵力越过左侧丛林，出现在英军侧后，后来

实战正是如此。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军的战役组织拖拖拉拉，给日军从容集结兵力，实施辗转腾挪，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正如11月史迪威访问新德里时看到的那样，韦维尔对战事准备进展缓慢异常焦虑。“英国佬阵容实在惊人，你在每个楼层都能遇到至少一名中将，他们大多在干上尉的活儿，或者什么都不干。”史迪威愤怒于英国人总是使用这样的模式，当皇家空军采取行动时说“英军飞机”，当美国空军上天时则说“盟军飞机”，就像麦克阿瑟对待澳大利亚人那样。英国人对史迪威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戏称事必躬亲的他是“美国陆军最杰出的三星连长”。

1942年9月17日，韦维尔正式下发了代号“食人者”的作战计划，命令埃尔文以英印第十四师的四个旅为主力从陆路夺取梅宇半岛，之后从半岛南端福尔角跨海突击阿恰布，从那里就可以对日本人占领的仰光进行轰炸。战役发起日为12月21日。

韦维尔原拟以完成马达加斯加作战的英军第二十九旅在空军掩护下直接从海上登陆阿恰布，因该旅未能如期抵达，且无法取得作战地域的制空权而取消。原定的两路夹击简化成了陆上的单方面作战，“整个计划变成了一团临时拼凑起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对盟国人力物力的要求占据压倒地位，原计划运往中国的物资被转运俄国，剩下的残羹冷炙全被送往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的战斗。史迪威向陆军部提出强烈抗议，最终只换来马歇尔的一句安慰：“对你的过度反应深表同情。”

按道理说，若开作战应该由第十五军司令官斯利姆中将指挥，但与其不睦的埃尔文以该军军部人员几乎全被抽调用于后方维稳为由，直接越级接管了指挥权。第十四师师长维尔福瑞德·劳埃德少将发现，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竟达9个旅之多，几乎是一个师的3倍。而埃尔文分管区域太大且远离前线，很难参与具体准备和战术指导。后来

英国史学家如此评价埃尔文在第一次若开战役——也被称作“阿拉干战役”或“阿恰布战役”——中的表现，“他是有着独裁且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对待下属就像他们是既不应该相信也不应该体谅的契约劳工”。另一位专家更不客气地称，“他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

印缅边界交通条件极差，铁路运输只通到吉大港以南32公里的多哈扎里，再往南是一条宽仅1.2米的碎石泥土公路。越往南走道路越糟，一场大雨就可使之变成泥浆，无法通行。有人戏称，这是一场沿石器时代道路进行的现代战争。

埃尔文曾向韦维尔提出用飞机运兵，得到的答复是，“英国的飞机补充严重依赖美国，美国同样面临飞机短缺，根本没有余裕为缅甸战场提供多达150架运输机”。来自旁遮普干旱平原的士兵在沿海地带行军迟缓，浓密的灌木丛和无处不在的沼泽阻碍了他们的快速前进。这支部队几乎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走完到达梅宇半岛颈口不足160公里的路程。12月7日，一场大雨使所有小径变成了无法通行的烂泥塘，劳埃德不得不将进攻梅宇半岛西北布迪当—孟都一线的时间推迟至中旬。

12月17日，英军终于启动了攻势。哈蒙德准将的第一二三旅沿梅宇河东岸向拉代当挺进，布莱克准将的第四十七旅向南直下梅宇半岛福尔角，第五十五旅留在吉大港充当预备队。劳埃德占有绝对兵力优势，宫胁手下只有2/3个步兵联队。

12月中旬，日军侦察机发现英军有大规模集结兵力的异常迹象。此时驻守孟都和布迪当的砂子田距支队主力有80公里之遥。鉴于英军兵力强大且来势凶猛，在请示师团长樱井之后，宫胁于22日下令砂子田撤离孟都和布迪当，据守梅宇岭东侧贡丹一线。英军因此不战而得孟都、布迪当。继续推进的英军在贡丹一线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劳埃

德判断对面日军不会少于800人，实际当地日军仅一个小队，共有五六十人。因宫胁支队主力盘踞在阿恰布，英军第四十七旅几乎未遇抵抗，一路推进至福尔角。

英军气势汹汹，两路来攻，其志肯定不在小也。1943年1月2日，第十五军高级参谋片仓衷飞抵阿恰布。在和宫胁商议之后，片仓电请军司令官饭田迅速派出增援。1月3日，饭田命令宫胁支队暂归军司令部直接指挥，同时电令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古闲健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前往增援。饭田给宫胁的命令是：务必死守战术要点栋拜和拉代当，固守待援。为便于战场指挥协调，饭田随后改令宫胁支队归古闲指挥，军部负责宏观调控。

接到命令，宫胁当即命砂子田率部进驻拉代当，另以伊藤新作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为基干，第十、第十二中队及第三机枪中队各一部组成加强中队，在中队长渡边贞南的率领下火速前往栋拜据守。行军途中，渡边部与英军一个营迎头相遇，激战中，渡边战死。余部在浅野源次郎的带领下击退英军，在背靠栋拜、左临孟加拉湾、右倚梅宇岭山脚处占领了一块阵地。此后浅野率部打退了英印第四十七旅三个营的数十次进攻，以弱势兵力据守阵地达50天之久。英军攻坚力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英印第一二三旅在梅宇河东岸的推进同样举步维艰。在多次进攻拉代当失败并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英军1月9日出动空军对日军阵地进行投弹。在两个山炮连炮火支援下，英军一个营的进攻在白天取得了少许进展，但当晚即被日军夜袭赶回原地。布莱克准将用上了所有预备队也无法打开局面。到1月10日，英军两路部队的进攻全部陷入停滞状态。

前线战事陷入困境。1月10日，韦维尔和埃尔文双双来到了劳埃德少将的指挥部，指示“夺取栋拜至关重要”。这道理连个中尉连长都

懂！一脸愁云的劳埃德向上司请求派坦克增援，得到的回答是“会来的”。要调集坦克上阵必须经过第十五军司令部。斯利姆告诉埃尔文派来的联络官：“要派出更多坦克，仅派一个连不如不派。”联络官提出作战区域狭窄，大队坦克不便展开。斯利姆提出即便如此，至少也要派一个坦克团。但人家埃尔文毕竟官大腰粗，最终奉命前往栋拜前线的坦克只有区区8辆。即便如此，它们抵达战场也是1月底了。

坦克来到前线之前，英印第四十七旅的进攻一直未停。1月18日，英军进攻达到高潮，炮兵每小时发射炮弹超过500发。布莱克准将利用退潮时机派装甲车沿海滩从侧翼迂回，日军的顽强阻击使英军持续三天的猛攻以失败告终。兵力居绝对劣势的宫胁曾试图发起反击，英军的殊死进攻使他打消了这种念头，下令各部据险死守。1月中旬，浅野部队得到了第二一三联队第八中队、一个工兵小队和速射炮小队的增援。

古闲的最大难题是兵力不足。他的第一四四步兵联队被抽调太平洋作战——以其为基干组成的部队就是前文屡次露脸的南海支队——兵力只剩2/3的第五十五师团入缅以来，转战2600公里，历大小战斗逾50次，部队极度疲劳。师团主力赶往战场行军超过1000公里，还要翻越海拔2400米的阿拉干山脉。考虑到上述因素，饭田指示古闲，军司令部已派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联队一个大队先往增援，为第五十五师团主力赶往战场争取时间。

后方的饭田和古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镇前线的宫胁却颇有几分大将风度——不，是大佐风度。他气定神闲地向师团长保证说，梅宇半岛的栋拜守备队一步都不会撤退，因为“英印军战斗力如此之差”，有如此多的兵力和炮火优势竟无法撼动日军匆忙构筑的防线分毫。宫胁指出，只要师团向梅宇半岛投入增援，就一定能击败敌军并趁势围歼之。

饭田和古闲很快做出了增兵梅宇半岛的决定。驻木各具第二一三步兵联队第三大队本属宫胁部下，大队长有延严受命穿越渺无人迹的300公里原始森林和阿拉干山脉——英国人认为那里只有猴子才能穿越——穿插到加拉丹河谷百力瓦一线，一举切断英军后勤补给线。与此同时，第五十五师团决心发起第三十一号作战。1月24日，古闲率参谋长久保及众幕僚飞抵阿恰布，亲自坐镇前线指挥，同时命伊藤新作率第二一三联队第二、第三大队余部开赴梅宇半岛增援。当时缅甸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主力已循陆路进至洞鸽一带，欲从此处循海路使用舟艇进行机动。

和英国人的情况类似，困扰日军的最大难题同样是运输。古闲手头的运输工具只有7艘机动艇，据测算，到2月底，第五十五师团只能运过去1/3的兵力。苦于舟艇不足和美机的疯狂活动，而拉代当、栋拜一线战斗日趋激烈，古闲提议放弃这条战线，遭到了军司令部断然拒绝。饭田严令守军坚守这一重要地区。

在得到8辆坦克增援之后，劳埃德少将在2月1日重启对栋拜的攻势。担任主攻的是亨特准将的第五十五旅，他们将得到坦克和师属炮兵的全力支援。初次出击的坦克确实把日军吓了一跳，但他们很快冷静下来，利用手头有限的武器实施反击。英军“瓦伦丁”坦克装甲最薄处仅9毫米，3辆坦克被日军速射炮命中主要部位，瘫在小溪前动弹不得。1945年，英军收复梅宇半岛后，在3堆废铁旁发现了5具坦克兵的尸骨。但英军炮火迅速将暴露位置的日军速射炮阵地摧毁。在英军潮水般的进攻面前，日军发起了肉弹反击，将英军攻击击退。在拉代当方向，缺乏坦克支援的英军第一二三旅发起的数次进攻同样无果而终。

为鼓舞前线将士士气，2月8日至9日，古闲下令第一一二联队联队长棚桥真作、第二一三联队联队长宫胁将联队军旗插上了栋拜和拉代当的前沿阵地，以示高级军官与前线官兵并肩作战，誓于阵地共存亡。

的决心。1月29日开始，英印军的进攻持续了整整10天，日军阵地岿然不动。2月18日，英印军发起的第四次攻击虽然逼近了联队军旗，但在日军的濒死反击下再次退回进攻前的位置。2月25日至28日，英军又一轮持续4天的进攻被日军粉碎之后，劳埃德彻底泄气了。

宫胁支队的顽强抵抗为主力迂回穿插争取了时间。就在英印军发起正面猛攻的同时，日第五十五师团两个主力联队——第一一二、第一四三联队逐渐抵达预定位置。2月28日，古闲命令宫胁支队暂时退却，吸引英军南进，与宇野节第一四三联队主力会合后向加拉丹河一线运动。3月2日，栋拜守备队与杉山直一第一一二联队第三大队换防，撤向阿恰布之后，古闲下达了全线反击的命令。

战役成败关键在于1月从木各具出发的有延支队能否及时穿插到英军后方。日军果然是丛林战高手，有延支队长途隐秘行军40天，穿越英军认为完全不可能逾越的高山丛林，于2月21日抵达加拉丹河上游，与随后赶到的第一一二联队第二大队会合。他们迎来了宫胁支队乘舟艇溯加拉丹河而上，前来会合的一个中队。3月6日，宫胁下令各部对英军侧后发起反击，正在实施正面进攻的英军后院起火。

2月底，在新德里宫殿般的英军司令部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焦灼不安的气氛。韦维尔确认必须放弃若开远征计划。但是丘吉尔不为所动，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是把缅甸作为对“安纳吉姆”行动的一种信任考验，再次撤退将损害印度军队的士气，达到不能恢复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韦维尔只好下令继续向首相屡次所说的“虽在抵抗，但数量上微不足道的敌人”发起进攻。3月7日，他给埃尔文发出了激励电报：“确信前线部队能够应对可能从加拉丹方向实施的远程突破，取得一场真正的胜利会比任何行动对改善目前的形势更有意义。我希望你能以一场胜利来结束战役，这场胜利将向我军和日军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殊不知，劳埃德对面全是身经百战的日本老兵，羸弱的英印军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日军在大范围穿插迂回，英军对身后可能出现的危机却浑然不觉。久攻不克的劳埃德撤下了损失惨重的英印第五十五旅，准备派最精锐的英军第六旅发起新一轮攻势。此时日军在加拉丹河谷发起反攻，拉代当以北的英印第一二三旅遭到当面日军的疯狂反扑。仅一周之后，劳埃德发现形势已恶化到必须将英印第七十一旅从沿海平原调回梅宇河谷，协助拉代当方向英军撤退的危险境地。恰在此时，埃尔文的电报到了，命令他集中兵力在3月18日对栋拜发起第五轮攻击。此时驻守加拉丹以北蒂兹维的英印第五十五旅已率先遭到日军攻击。3月14日至16日，由三个步兵大队组成的棚桥支队重创英印第一二三旅，于18日控制了梅宇河东岸的关键区域。同日，英军第六旅对栋拜的进攻损兵逾300人，毫无进展。旅长凯文迪许准将甚至使出了日军惯用的夜袭战术，被擅长此道的日军轻松击退。

3月10日，斯利姆奉命到孟都一线视察。他发现官兵士气低落，劳埃德根本无力指挥多达9个旅的部队，他犯了导致前一年失败的同样的战术错误，即离不开交通线，又太依赖正面进攻。由于并无前线战事指挥权，劳埃德对斯利姆的建议不予采纳，他和手下的旅长都认为战场地形无法实施穿插迂回——日军正是这么做的——因缺乏船只也无法从海上包抄。斯利姆只好悻悻而返。

3月20日，韦维尔和埃尔文再次来到劳埃德的指挥部。三人各执己见，会谈毫无结果。韦维尔要求在雨季之前肃清栋拜日军，劳埃德坦言无能为力。韦维尔向埃尔文提出解除劳埃德的职务，由洛马克斯少将取而代之。战况形势急剧恶化，两人都想让劳埃德充当替罪羊。

日军宇野支队虽奋力击退了英军进攻，但也被第六旅死死缠住，无法机动。古闲欲打破僵局，只能靠棚桥支队的穿插突破了。在拉代当击破英印第一二三旅的阻击之后，棚桥支队在外贺忧一第五十工兵联队主力、第四船舶工兵联队第三中队配合下，于3月25日0时30分强

渡梅宇河，26日拂晓攻占了梅宇岭东侧的战术要点阿泰特·南拉，一举夺取了战场主动权。

接到日军突破梅宇河向西快速挺进的噩耗，劳埃德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意味着英印第四十七旅的退路随时可能被敌人切断。他紧急下令该旅迅速与英军第六旅会合，向北撤退。但埃尔文撤销了劳埃德的命令，下令第四十七旅就地坚守，同时派刚抵达战场的第二十六师第四旅快速驰援。3月29日，埃尔文宣布从劳埃德手中接管前线的指挥权。匆忙赶到孟都的洛马克斯少将从劳埃德手中接过了第十四师师长职务。

3月26日，接到棚桥支队占领阿泰特·南拉消息的古闲异常兴奋，电令宇野在宇贺武第五十五山炮联队的支援下快速西进，将梅宇半岛英军的退路彻底切断。虽然粮弹严重不足，侧翼还面临英军第四旅的威胁，棚桥依然无所畏惧，率部进入渺无人烟的原始丛林。经8昼夜急行军，棚桥支队4月3日抵达梅宇半岛西海岸，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艰巨任务。

4月5日，在因丁地区，快速推进的棚桥支队与匆忙撤退的英军第六旅狭路相逢。两支精锐部队的厮杀以英军完败告终，第六旅旅长凯文迪许准将被日军活捉，此即日军对外大肆渲染的“因丁歼灭战”。战场俘虏一名将军——虽然只是准将——对第五十五师团属于至高无上的荣誉，古闲致电棚桥，立即派专人将敌旅长押解回来以备吹牛之用。但他很快接到了前线发来的电报：“联队司令部遭英军炮击，棚桥联队长负伤，5名军官伤亡。英旅长及几名俘虏全被炸死。”

旅长不幸被日军俘虏，现场军衔最高的西奥博尔兹上校毅然接过了第六旅的指挥权，下令炮兵对因丁村日军阵地进行炮火压制，然后率部向北突围。凯文迪许就是被这一通炮火打死的，棚桥胳膊也被绷带吊了起来。前来会合的英印第四十七旅无法绕过日军阻击阵地，旅

长温布利准将下令丢弃迫击炮等重装备，全旅化整为零，寻隙逃命。由于日军来得仓促，并未堵住所有路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侥幸跳出了包围圈，4月14日与第六旅余部会合。这个损失了所有重装备的旅立即被遣返印度重建。

英军两个旅遭遇重创，前线乱成一团糟。斯利姆终于接到埃尔文发来的紧急命令，立即接管前线战斗的指挥权。战后，在回忆录《转败为胜》一书中，斯利姆用低沉的语调形容他在前线看到的那一幕凄凉情景：“我几乎从未在一个战场见过如此悲惨的场面。很多事情都在变糟，非常糟糕。我们应该控制事态，避免变得更加糟糕。”斯利姆开始执行一项不会有人羡慕的任务，沿若开海岸夺路逃回吉大港，就像一年前他率余部从缅甸逃回印度那样。日军各部大胆穿插迂回攻击，打得英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丛林里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在默默腐烂。

经过4月中旬短暂休整，4月20日，古闲下达了攻占孟都和布迪当的命令。担任主攻的是宇野支队。此时饭田已奉调回国，第十五军司令官由原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接任。新官上任三把火，牟田口特意将小川忠藏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联队第二大队配属给宇野，加强一线的进攻力量。另外松木平直行第一一二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宫胁支队、棚桥支队及师团炮兵部队分头出击，配合宇野支队的作战。

在吉大港的第十五军司令部里，接过指挥权的斯利姆一脸愁云。他和第十四师师长洛马克斯少将一致认为，日军很快会向孟都和布迪当一线发起进攻。他们能使用的部队无一不是遭遇新败、被追得屁滚尿流的惊弓之鸟，士气低落，战意全无。两人策划在日军主攻方向上用6个营扎个口袋——其中两个部署在梅宇山岭山脊，两个沿梅宇河部署，另外驻守孟都—布迪当以南山区的两个营形成口袋底部。一旦日军进攻部队进入口袋，英军一个旅就会迅速封住袋口，聚而歼之。

斯利姆的策划几乎获得成功。4月24日，宇野支队沿梅宇岭向北攻击前进，矛头直指战略要地布迪当。日军先头部队一头扎进了斯利姆精心部署的口袋阵。如果换成德国人或美国人防守，宇野支队凶多吉少。但英军南方两个营无力守住阵地，日军轻松将袋底捅破，趁势冲了下去。英印第五十五旅在飞机的助阵下发起反击，被宇野和棚桥联手击破。5月4日，日军切断布迪当—孟都公路。

战况对英军极端不利。5月5日，斯利姆授权洛马克斯在必要时放弃布迪当，但必须守住孟都。5月8日19时，日军宇野支队攻占若开邦首府布迪当。松木平第一大队从高杜萨拉快速北进，直趋孟都。

“这实在太像1942年失败的重演了，”斯利姆说，“更令人痛苦的是，我们这次是被兵力远远少于我们的敌人打败的。”凭溃兵守住孟都毫无希望，斯利姆不顾埃尔文的反对断然命令洛马克斯放弃孟都。航空侦察显示，一支日军正从北方快速迂回。为避免孟都守军被日军合围，洛马克斯断然下令守军弃城北撤。经过半年令人失望的战斗，全部英军撤回头一年10月他们出发前的位置。

5月14日，日军松木平大队攻克孟都，标志着“第一次若开战役”以英军完败告终。战斗中，日军伤亡1776人；英军亡916人、伤2889人、失踪1252人，总损失高达5057人。东京大本营高调宣布“歼敌逾20000人”，明显属于夸大其词。

“在战争中，你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斯利姆颇具哲理性地对第一次若开战役进行了总结。当他回到新德里的司令部时，发现韦维尔和幕僚都极度沮丧。本次失败坚定了韦维尔的信念，在缅甸丛林地带发动任何大规模攻势都是徒劳无益的，更坚定了他对“安纳吉姆”行动本来就抱有的偏见。对战役倾注了无限希望的韦维尔只好自嘲：“我们在战役中的最大收获，是了解了敌人的作战方式，以及

我们在训练和组织上的欠缺。我军声誉和士气严重受损。总的来说，尽管各种资源匮乏，但我永远不会后悔下令发动了这次战役。”

大英帝国首都伦敦，丘吉尔对日本人竟如此轻易地再次战胜占绝对优势的英军大为光火：“这次战役越打越糟，日本人完全战胜了我们，他们比我们更有谋略。幸运的是，这些战斗规模很小，而且其他事件的吸引力阻止了舆论被引向这种悲惨的场面。”盟军在北非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让英国人在缅甸的失败更加难堪。

埃尔文竭力为自己开脱，拒绝承担一丁点儿责任。他在写给韦维尔的长信中责怪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尤其是部队的胆怯行为。劳埃德已被撤职，埃尔文试图将责任转嫁到斯利姆头上。他发电报给伦敦，建议解除斯利姆第十五军司令官职务。韦维尔决定将失败交由埃尔文承担。斯利姆很快接到了到埃尔文处报到的电话，他坦然告诉身边的参谋，这意味着自己很快将被解职。就在他准备出发时，埃尔文的又一封电报到了：“你没有被解职，被撤职的人是我。”斯利姆告诉身边的人：“我想我们需要开一瓶酒，不管什么酒都行，如果我们有的话。”多年小媳妇总算熬成婆婆了。

1942年，盟军在印缅地区的最大成果是逐渐恢复了空中优势。到年底，盟军新建机场达到150座。除英军外，在该战区服役的美国空军也超过了1万人，B-24重型轰炸机首次在这里露面。1942年11月，美军发起了首次长途空袭行动，B-24往返4400公里轰炸了曼谷。圣诞节前后，盟军相继轰炸了曼谷、仰光和曼德勒，空中优势将成为决定未来战役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相对太平洋主战场的精彩纷呈，印缅战事确实乏善可陈。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亮点的话，则非奥德·温盖特和他的“钦迪特”远征队莫属。丘吉尔的宠儿温盖特1903年2月出生在印度的纳伊特尔，父亲是一位严谨的陆军军官。他两岁时随父亲回到英国，1923年从伍尔威奇

皇家军事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炮兵少尉。从1928年开始，温盖特在苏丹服役5年。1936年到巴勒斯坦出任情报官之后，他很快成为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他并非犹太人。在任盟军中东司令官期间，韦维尔对温盖特一直青睐有加，支持他建立了一支“夜间别动队”，专门对付阿拉伯人的游击队。温盖特的手下几乎全是狂热的犹太人，他指示他们假扮阿拉伯人进入市场进行射击，肆意处决阿拉伯人并严刑拷打他们。毫无疑问，他在巴勒斯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给他本人和大英帝国脸上抹了黑。不仅如此，他还将英军的绝密情报随意泄露给自己的犹太人“朋友”。1938年，他与犹太复国运动反英势力勾结的行为，实际上已背叛了国家，继而演变成公开的丑闻。韦维尔对此已经无能为力，温盖特很快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但温盖特总是不乏贵人相助。1941年，他在陆军总参谋长埃德蒙·埃恩赛德爵士和韦维尔的支持下，东山再起。韦维尔当时正在非洲同意大利人作战，他邀请温盖特重组“夜间别动队”。1941年1月至5月，他集结起一支由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人组成的游击队，在对意大利人的作战中屡立战功。一次，他亲自率领300人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起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但是，出于干预当地政治和蔑视上司等原因，温盖特很快被再次解职。1941年7月，回到开罗的温盖特试图自杀。因为枪支在离开时被没收，他选择的自杀工具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刀。可能在切断颈动脉时活儿干得不够利索，他倒地的声音被邻居听到，邻居迅速赶来将他送入医院。温盖特的经历和卡尔森有几分类似，两人都热衷政治运动和游击战术，颇得两国最高首长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青睐。但温盖特的成就比卡尔森要高得多。

温盖特为人粗鲁无礼，咄咄逼人，固执己见，脾气暴躁，妄自尊大，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信奉“你要么站在我的一边，要么就是我的敌人”。他性格中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团队精神，这对一名职业军人来

说是致命的缺陷。他蔑视等级和权威，往往肆意顶撞上级，却又要求下属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的命令。温盖特酗酒，极爱出风头，不修边幅，衣着邋遢，外出从不带肥皂、剃刀、牙刷等洗漱用品，偶尔还将脸盆当尿壶使用。他手腕上戴着的闹钟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突然响起，搞得大家一头雾水。他脖子上总挂着一串当零食的生洋葱头，喜欢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或蹲在马桶上和人谈话。在他眼中，洗衣绝对没有必要，所以就难得换一次衣服。一次，他头戴一顶肮脏的软木遮阳帽，身穿满是污迹的丛林短装，走进司令官办公室，被衣着考究的奥金莱克当场轰了出去。

当缅甸1942年初面临重大危机时，韦维尔想起了在伦敦赋闲的温盖特，认为缅甸的复杂地形很适合他倡导的游击作战。2月27日，温盖特应邀来到德里。当他3月19日见到韦维尔时，仰光已经陷落。韦维尔授予温赖特上校军衔，由他负责针对日军的所有游击行动。4月24日，温盖特在德里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抛却以往的游击作战而专注于远程渗透。缅甸领土面积之大，超过了大部分欧洲国家，日军在这里只有4个师团，大部分驻防在边境地区。温赖特认为后方的日军必定比前线低劣，一支英军部队应该迂回到敌人身后，用无线电和基地联系并从空中获得补给，通过切断敌人交通线或摧毁军火库牵制数倍于己的敌军。他要求韦维尔给他3000人，但陆军只给他凑出了原属第七十七旅的1300名士兵，其余由他自己想办法。温赖特吸收了部分廓尔喀人、缅甸人甚至印度人，凑齐了一支3000人的队伍，组织他们进行严格的丛林战训练。

温赖特很快被晋升准将，他的突击部队仍使用第七十七旅番号。他将手下的部队编成7个支队，各由一名少校指挥，配备300~400名士兵、15匹马和100头骡子。除士兵随身武器之外，还有两门迫击炮和两挺机枪，重装备靠骡马运输，补给品全部依靠空投。爱出风头的人一般重视宣传，他问一名缅甸军官：“缅语中‘狮子’怎么念？”对方

回答“cheninthe”。温盖特把这个词写成“钦迪特”——这是一种守护缅甸圣祠石狮子的名字。从此，这个拼错的单词将作为一种特殊战法的象征被记入军事史册。

英军发起第一次若开作战时，“钦迪特”终于等来了亮相机会。韦维尔本拟以“钦迪特”深入敌后扰乱日军后方，以第二十九旅在阿恰布发起两栖登陆，配合第十四师的正面作战。后因缺乏运输工具，两栖登陆被取消，温盖特也于2月3日接到了推迟出发的命令。埃尔文认为，这种毫无战略目标的出击，不但起不到多大效果，反而可能暴露盟军在缅北的战略意图。之后日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的过度反应说明，埃尔文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但温盖特强烈要求带队出击，即使两栖登陆已经取消，“如果不出动的话，远程破袭战就永远是纸上谈兵，我们可以把日本人的注意力从若开引开”。他们将由驻英帕尔的第四军提供后援，军司令官斯库恩斯中将认为出动“钦迪特”的时机远未成熟。但韦维尔支持温盖特，认为这支部队要尽快接受日军的考验。当劳埃德的第十四师在栋拜陷入苦战时，“钦迪特”隐秘出征了。

2月8日，温盖特率“钦迪特”从阿萨姆邦英帕尔出发，13日夜隐秘渡过钦敦江。韦维尔下达的命令是：破坏曼德勒到密支那的铁路，切断缅北日军两个师团的补给线；如果条件允许，进一步东进切断曼德勒至腊戍的铁路——变成铁道游击队了。温赖特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由两个支队组成的南部战斗群负责干扰日军视线，为由旅部和其余5个支队组成的北部战斗群实施破袭创造条件。前者诱敌成功后主动摆脱敌人，渡过伊洛瓦底江，在孟密一带丘陵地区与主力会合。

英军出师不利。行军途中，第四支队与日军第五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狭路相逢，缺乏重武器的英军被对手轻松击溃。支队长布罗姆黑德少校下令分散突围，自寻道路返回出发地，疏散中，连电台和密码本都遗失了。毕竟接受过专业丛林战训练，他们中大部分人安全潜回了

钦敦江。3月3日，北部战斗群的第二支队被日军巡逻队发现，被当晚赶到的一个日军中队击溃，余部大部分撤回钦敦江，仅少数人前往伊洛瓦底江，试图与主力会合。行动尚未全面展开，温赖特所部已七去其二。

幸好第三、第五支队在平梨铺一带略有斩获，为温盖特挽回了一些脸面。3月5日，第五支队成功伏击了日军一辆运兵卡车，战斗中，英军阵亡2人、受伤6人。伤兵让支队长博纳德·弗格森少校头大无比，温盖特严令不准携带伤员行军影响机动性。被迫留下的6名伤员最终仅1人生还。之后他们成功爆破了一座铁路桥。3月6日，詹姆斯·卡尔弗特少校的第三支队在南坎一带炸毁了两座铁路桥，伏击了2辆日军卡车，击退了前来增援的一小股日军。幸运的是，第三支队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温盖特下令各支队向伊洛瓦底江隐秘前进，力求取得更大战绩。第三支队在渡口遭到日军追击，付出阵亡7人、受伤6人的代价艰难渡江。伤员被交给当地的缅甸人，卡尔弗特给随后肯定会来的日军留下一张字条：“按照贵国武士道精神，你们是应该善待伤员的。”日军显然对英国人推崇他们的武士道精神感到惊讶，不仅没有伤害伤员，还将他们送往后方医院救治。至于他们后来转入战俘营，是否活下来，就不得而知了。

“钦迪特”突入的地段属于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五步兵联队防区。2月17日，联队长木庭知时最早接到第一大队大队长长野重身的报告：“根据地方人士报告，3000~4000名敌军正从庞宾地区向东推进。”木庭最初心怀狐疑，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从哪儿钻出来这么多英军部队？他们一年前挨的打还不够惨吗？之后接二连三的情报表明，多处都出现了英军踪迹。木庭这才重视起来，命令第一、第三大队出动寻歼英军并向师团长牟田口——他一个月后才晋升军司令官——做了汇报，同时将联队本部从杰沙前出至平梨铺。

在眉谔的第十八师团司令部里，牟田口和参谋长横山明一脸蒙。2月底两人刚去杰沙和平梨铺走过一趟。从俘虏——很可能来自布罗姆黑德第四支队——口中牟田口得知，这股英军人数不多，任务仅仅是扰乱后方，并不会构成太大威胁。感觉一个联队对付他们绰绰有余，牟田口带参谋长返回眉谔，现场敌情由木庭自行处置。

很快就有新消息传来，负责杰沙以南防务的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五步兵联队第二大队同样遇到一支人数不详的英军——他们正是执行佯动的南方战斗群。第二大队大队长那须一郎在与敌的遭遇战中阵亡。随后又有情况表明，英军各部正在向伊洛瓦底江一线运动，其志肯定不在小也。驻仰光第十五军司令部综合各项敌情判断：来犯英军分为两支，主力正通过第五十五步兵联队第一大队防区向平邦推进；靠南的那支规模较小，正向东沿两师团接合部运动。英军详细兵力和作战意图暂时不明。

3月5日到6日夜，从平梨铺转移至因多的日军第五十五联队第三大队与弗格森第五支队遭遇，声称毙敌超过百人。木庭亲率两个中队快速驰援，英军丢弃大量弹药补给，强行渡过江去，在丛林中消失了行踪。木庭从俘虏口中得知，这股英军正式番号第七十七旅，位于北方的主力部队正在一个叫温盖特的准将率领下从因育瓦强渡瑞丽江，从俘虏口中挖出的东西仅此而已。

最初第十五军司令部按照常规判断，英军可能通过陆路获得补给。但沿途丝毫未发现运送补给的痕迹，日军逐渐意识到这支部队的补给完全来自空投。饭田顿觉事态严重，立即下令第十八、第三十三师团合力围歼来敌。得到英军一路向西的消息之后，饭田命令松山祐三第五十六师团加入“围剿”行列。当时驻缅日军仅4个师团，其中就有3个投入了“围剿”行动：驻八莫第五十五联队第二大队负责扫荡八莫西南地区，第五十六联队第二、第三大队沿瑞丽江两岸搜索，驻南坎第一四六联队第三大队快速南下，欲围歼英军于瑞丽江沿岸。

温盖特和手下毫无遮掩地暴露在酷热、尘埃飞扬的缅中地带，纵横交错的道路上，日军巡逻队频繁出没。他们只能用仅有的几门迫击炮抵御日军的进攻。之后几个星期成为对“钦迪特”最严酷的考验，他们不但面临日军的围追堵截，还要与疟疾、痢疾、丛林疮和饥饿战斗。骡子被宰杀填进肚子，视野中出现的动物无一例外遭到猎捕，包括猴子、蟒蛇、老鼠、蚂蚱甚至蟑螂，人人身上爬满了虱子和水蛭。

面对日军的多路“围剿”，温赖特只好下令各部化整为零，避其锋芒，不与敌发生正面战斗。温盖特原拟向东挺进到克钦山地，那样他们就将超出补给空投的范围。3月24日，温盖特接到了斯库恩斯的命令，放弃前往克钦山区，撤回印度。3月底，温盖特忍痛撤销了要求弗格森和卡尔弗特炸毁谷特高架桥的命令，下令各部掉头，向西撤退。日军在后紧追不舍。

当时位于包村附近的温盖特身边只有两个支队，几乎弹尽粮绝。温盖特不顾附近有日军的危险，向后方申请了一次空投。他们打死了一名哨兵，惊动了日军，随后就爆发了包村战斗。原定的空投无法在开阔的稻田中进行，只好在丛林中点燃火把为飞机导航。空投受到干扰导致许多物资被放弃，温盖特只好带着1000人空肚子踏上了艰难的返程。追兵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温盖特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从因育瓦沿原路再渡瑞丽江，他赌日军不会想到他从一个地方两次渡河，大部分驮畜和6吨装备被丢弃在江东岸。

肯·吉尔克斯少校的第七支队率先渡江，他们只搜集到20条小船。他们到达西岸时遭到日军炮火袭击。温盖特下令各部自行返回印度。分散之前，温盖特在平梨铺东南偏东16公里处联系了一次空投。处境最艰难的是第五支队。在之前的战斗中，骡子中弹掉进溪谷，驮运的电台损坏无法修复，弗格森无法用电台联系空投。找不到船的弗格森判断水深只有1.5米，于是决定涉水渡江。成功到达对岸的只有74人，46人被遗弃在江心的沙洲上。日本人已经赶到岸边，弗格森没有

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营救他们。两天之后，他们在一座村庄寻找食物时被日军发现，无力战斗的英国人只能选择快速逃逸。4月9日，他们渡过伊洛瓦底江，24日渡钦敦江后于第三天进入英帕尔。支队出发时319人，现在只剩95人。

温盖特的主力部队在一名老僧的带领下，向西撤退，靠极少的大米和水牛肉维持体力。部队抵达钦敦江时，老僧前往打探消息，发现日军就在附近村子里。温盖特决定尽快渡江。旅部原有220人，现在只剩43人。温盖特带5名会游泳的士兵涉水过江，凭借威尔肖中士的救生背心才勉强游到对岸。当他们找来渡船接上同伴过江时，日军距他们只有800米了。幸运的是，虽然船周围被打得水花四溅，日军的迫击炮和机枪没能打中一个人。肯·吉尔克斯少校第七支队一路向东逃往云南，150名幸存者辗转通过“驼峰航线”飞回印度。

此即史称的“钦迪特第一次远征”。温盖特取得的战绩远非辉煌，遭破坏的铁路和桥梁虽有30余处，“但几天内就修复了，并未能对日军兵力部署造成多大影响”。当初渡江进入缅甸的“钦迪特”超过3000人，回来的仅2182个，所有骡马和重装备都不知去向。未能返回的队员约450人阵亡，约120名缅甸队员脱下军装潜入普通民众之中，约430人被俘虏。回来的人中，仅600人还能参加战斗，其他病残者解甲归田。

印度史料评价这次远征“战略价值几乎为零”。廓尔喀史书赞成这一观点：“从来没有付出那么多而得到这么少的情况。”许多西方将领对游击战并不热衷，认为那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小打小闹，难登大雅之堂。斯利姆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袭击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它造成的伤亡和资源消耗没有带来显而易见的回报。日本人被破坏的交通线在数日内得到修复，对敌人造成的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他们的部署和计划没有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比起英军第一次若开战役的惨败，温盖特的行动已属难能可贵，毕竟大部分人活着回来了。4月3日，韦维尔给埃尔文发出了一封标有“高度机密”的电报：“一旦温盖特能从缅甸活着回来，必须对外封锁消息，他本人不能停留，直飞德里。”抵达德里的温盖特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部队减员近1/3，主要装备全部丧失，他认为自己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他绝不会想到，自己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英国人为保全颜面煞费苦心。5月21日，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难得穿上一身干净衣服的温盖特高调亮相。

“这次远征是按计划进行的吗？”记者问。

“在战争当中，没有任何一次战斗能够完全按计划进行！”温盖特适时引用了德国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一场战役应精心策划，但战斗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变化，你所能做的，就是在制订计划时准备好各种应变措施。”

此前，温盖特曾强烈批评伦敦总是习惯于将明显的失败说成光荣的胜利，如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当宣传机构粉饰他个人的失败时，他却能够坦然接受。在记者招待会末尾，温盖特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对本次作战的战果非常满意，远征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完胜！”承受着巨大压力的韦维尔和埃尔文对温盖特的话照单全收。

事实上，本次行动的结果仅使曼德勒到密支那的铁路四周内无法正常运行，日军启用了一条经八莫的备用线路，行动对第一次若开战役的牵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局外人的意见暂时抛开不论，第五支队支队长弗格森少校的话也许更具实际意义：“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丰功伟绩？没多少事情有实际意义。我们刚回师不久，这次行动在公众形象中就被扭曲了。我们炸毁了一些铁路，但不用多久就能修复。我们搜集了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们让日军在一些小规模行动中手忙脚乱，没准也干扰了他们进行一些大规模的行动。我们打死了几百

日军，但那个国家有8000万人。我们还证明了纯粹依靠空投维持一支作战部队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可能弗格森最后那句话才是远征的最大收获，它的另一大间接成果，后文详叙。

丘吉尔敏锐地觉察到温盖特身上蕴藏的巨大宣传价值，特别是在第一次若开战役遭遇惨败的敏感时刻。有关温盖特和“钦迪特”的相关报道让丘吉尔欣喜若狂，他在7月24日亲自给韦维尔发出电报：“毫无疑问，在印度前线，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形成了低效和倦怠的特征。温盖特和他部队的成就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在这场战争中，资历问题肯定不能阻碍真正有个性的人在适合他们的位置上取得长足发展。”首相公开宣称“他是一个富有天才和胆识的人”。

《每日邮报》将温盖特誉为“缅甸克莱夫”——克莱夫是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局面的“国民英雄”。专栏作家阿拉里克·雅各布在《每日快报》上的文章对温盖特赞誉有加。温盖特被召回伦敦，和丘吉尔一起讨论未来的战争及任命他为一个军司令官的可能性。丘吉尔无疑想让美国人瞧瞧英国人的勇敢精神，他的提议遭到众多高级将领的一致反对。总参谋长布鲁克认为虽然报界大吹大擂，温盖特所为实际“损失巨大，收益甚少”。毫无疑问，两次行动的失败使得英国人更坚决地反对在缅甸展开任何军事行动。

就在第一次若开战役期间，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英首脑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国人并未在受邀之列。从本次会议开始，缅甸问题都会作为重要议题进行研究。英国人不愿在缅甸打仗，尤其不愿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打仗，这点在本次会议上第一次凸显出来。丘吉尔对修建中印公路一直都不感冒，认为工程量太大，到建成时很可能已经用不上了。况且即使能够建成，通过它提供的物资也不会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太大帮助。

金在会议上提出，将盟军对太平洋战场的投入比例由15%提高至30%，同时在太平洋和缅甸发起攻势。马歇尔指出，英国必须在缅甸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帮助中国，逐步在年内发展成大规模的“安纳吉姆”战役。尽管英军在第一次若开战役中尚未呈现败相，他们依然不愿过早地将注意力转向远东。布鲁克指出，如果将兵力和物资分散到像缅甸那样的鬼地方去，“盟军就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远东问题只能等打败希特勒以后再说。在英国人眼中，能否打通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通道无关紧要，能守住印度就一切OK。

马歇尔坚持通过实施两栖登陆夺取仰光，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这样不但可以推动中国对日本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还可以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的工业设施和海上交通线。金指出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就可能退出战争，日军就能腾出手，来将主力投入太平洋，这对盟军是极其不利的。针对英国人提出实施“安纳吉姆”计划缺乏登陆艇的说法，金当场承诺，如果英军愿意发起进攻，登陆艇要多少给多少。马歇尔要求英国人确定缅甸作战的具体时间，布鲁克支支吾吾，不愿答复。

在马歇尔“美国有必要遗憾地放弃对欧洲承担义务”的威胁下，英国人最终勉强同意扩大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会议关于缅甸的决议只有不疼不痒的一句话，“英国同意接受为1943年11月15日进攻缅甸的‘安纳吉姆’行动制订计划，最终决策不能晚于7月15日做出”。

会议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派代表前往重庆，将会议情况向中国人通报，寻求蒋介石对反攻缅甸的支持。美国代表是陆军副参谋长阿诺德中将——他将在次月晋升上将——后勤部队司令官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英国人派出了驻华盛顿特别代表迪尔元帅。阿诺德一行在途经印度时与韦维尔做了沟通，初步确定战役发起时间为1943年11月到次年5月。盟军地面部队以夺取曼德勒为目标，海军力争封锁孟加拉湾，切断日军增援缅甸的海上通道。

2月5日，阿诺德一行飞抵重庆。对阿诺德提出的反攻缅甸计划及召开专题军事会议的建议，蒋介石欣然赞同。2月9日，中、美、英三方高级将领在加尔各答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具体战术细节。中国与会代表是宋子文和何应钦，美方为阿诺德和萨默维尔，英方为迪尔和韦维尔。史迪威以美国代表和蒋介石参谋长的双重身份出席了会议。何应钦在会上向盟友承诺，中国除驻印军从利多出发沿胡康河谷向密支那进军之外，还可以从滇西出动超过10个师，越境向密支那和八莫进军，准备工作将在10月前全部完成。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何应钦反复强调海空军协同作战的重要性，说明缅甸作战必须有足够的海空力量，实施海陆夹攻方能胜利。

韦维尔表示英军投入的兵力为9个师——英军2个师、英印军或英缅军7个师——其中3个师用于曼德勒方向，5个师进攻缅南地区，1个师留作预备队。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家一致同意，剩下的事情就是尽最大努力进行战役准备，雨季结束后发起进攻。”很明显，会议结果让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美国人非常满意。阿诺德看到了史迪威的反攻缅甸所做的努力。“你应该得到一顶桂冠，”他告诉“醋性子乔”，“你的差事真他妈的难。如果你认为我能帮上什么，但说无妨。”

何应钦回渝后，将会议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很满意，随即着手调动第二军、第七十一军向滇西集中，准备11月的反攻作战”。

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加尔各答会议后不久，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盟军在西西里岛的军事行动导致英军无力分兵在缅甸作战。美国考虑，如完全放弃反攻缅甸，对太平洋战场十分不利。但如实施“安纳吉姆”方案，又缺乏足够的物资，只有暂时放弃缅南两栖作战，仅在缅北发起有限进攻。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授意英美

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单独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并决定该计划暂时不向中国通报。

驻华盛顿的宋子文还是听到了风声，迅速向重庆做了汇报。蒋介石电令他立即求见罗斯福，力争维持卡萨布兰卡和加尔各答会议决议。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中国已按两次会议的要求在滇西集结部队欲反攻缅北，如果英军放弃进攻缅南，中国不会单独发起缅北作战。罗斯福认为对缅作战势在必行，只是在计划上做一些变动。他表示将尽量说服丘吉尔，使中、英、美三国采取一致行动。宋子文将会谈结果电告重庆，蒋介石表示，如英军放弃在孟加拉湾的两栖登陆，中国绝不单方面发起反攻，同时指示何应钦“在滇西集中部队一事不必急于进行”。中英联合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此暂时搁置。

在1943年5月12日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反攻缅甸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被重新提出。会议特意邀请了中印缅战区的韦维尔、萨默维尔、皮尔斯及史迪威、陈纳德及中国驻美代表宋子文出席。第一次若开战役惨败使丘吉尔痛下决心，绝不在缅甸发动“一根刺一根刺啃豪猪”的无聊攻势，他将缅甸作战形容为“跳到海水里追鲨鱼”。韦维尔此行目的是根据丘吉尔的意见向会议陈述放弃“安纳吉姆”计划的理由，将盟军在东南亚的努力转移到苏门答腊和新加坡方面。在英国人眼中，缅甸只对中国人有利，他们在新加坡丢的面子太大了。

宋子文在会上提出，中国正在全力准备反攻，驻印军与云南军已集结完毕，要求严格执行卡萨布兰卡和加尔各答会议决议。他的提议遭到英方的严词拒绝，他们表示，盟军在欧洲取得胜利之前，不可能在缅甸投入更多部队。丘吉尔坚持英国不会在缅甸“为安抚中国人而做任何蠢事”。以马歇尔和金为代表的美国军方依然力主反攻缅甸。金趁机提出，如果英军不做出努力，美军将扩大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以减轻中国的压力。这是英国人一向反对的。会议再次陷入僵局。

最终罗斯福亲自出马斡旋，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缩小缅甸作战范围，战斗仅局限于缅北一隅，尽快打通缅北通往中国的公路。蒋介石对此不予认可，他通过宋子文向会议表示：“倘反攻以占领缅北至曼德勒为止，不特无补于中国战场且徒牺牲兵士，中国决不再蹈去岁之覆辙。”

在罗斯福的压力之下，丘吉尔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在1943年雨季之后发起进攻，将英军进攻缅甸海岸、控制孟加拉湾制海权作为中国军队进攻缅北的前提条件，但目前仅限于“暂时在印度继续进行后勤行动和为最终发动‘安纳吉姆’计划做好准备”。

5月25日，罗斯福将征得丘吉尔同意的方案发给蒋介石，要点如下。一是先集中物资于阿萨姆邦和缅甸区域，建立并加强通达中国的地面设备，期望秋初每月运输量达1万吨。扩大阿萨姆邦航空设备，增强对缅作战空中力量，增加驻华空军补给。二是反攻将在雨季结束后展开。中美军队由阿萨姆邦经利多、英帕尔进攻缅甸，重庆军同时从滇西发起进攻。三是以陆海军进攻缅甸海岸。四是阻遏日军在缅甸的海上交通，采取必要手段夺取孟加拉湾的制海权。方案对英军何时发起对仰光的两栖登陆并无明确，相当于一个缩水的“安纳吉姆”。7月12日，蒋介石以书面形式回复罗斯福，同意做出上述变更，同时希望美国能派出地面部队协助中国作战。

在8月14日的魁北克会议上，反攻缅甸依然是各方无法回避的话题。除以往与会人员之外，丘吉尔还特意带上了温盖特，希望以“远程突破”替代“安纳吉姆”计划，或者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发起代号“卡尔维林”的两栖作战。美国人对此强烈反对，认为打败日本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打通援助中国的陆上交通线至关重要。会议最终达成妥协：1944年2月发动以夺取密支那、若开和兰里岛的作战，在缅甸的两栖登陆视上述作战随机而定——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本次会议终于有了两项实际成果。为加强对未来作战的指导，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美国同意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出任战区总司令，以换取英国增派部队参加缅甸攻势的保证，史迪威出任副总司令。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萨默维尔上将任海军司令，乔治·吉法德中将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为理查德·皮尔斯空军上将。丘吉尔一直看不顺眼的韦维尔转任印度总督，这在战争时期属于典型的明升暗降。克劳德·奥金莱克上将出任驻印军总司令，他能获得这项任命是丘吉尔希望缅甸能有一名“会打仗的将军”。奥金莱克是斯利姆一向敬重的人，史迪威也非常尊敬他：“如果他们让奥金莱克放手去干，拥有真正权力，情况很快会有所好转。”战争打了两年多，盟军在东南亚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办事机构。

按道理由曾任ABDA四国联军司令官的韦维尔出任战区总司令才顺理成章，但丘吉尔对他在主持印缅战场期间造成的被动局面十分不满，韦维尔当然心知肚明。若非布鲁克的规劝，丘吉尔将会在1943年5月收到韦维尔的辞职报告。当年6月，英国三军参谋长已将候选名单提交首相决定，排在首位的仍是韦维尔。不但丘吉尔不满意，印度事务大臣莱奥·埃默里爵士及史迪威对韦维尔同样颇有微词。丘吉尔曾试图提拔温赖特，遭首相参谋长伊斯梅中将与埃默里爵士的坚决反对，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中东战区空军司令肖尔托·道格拉斯上将一度被视为最佳人选，但美国人不赞同，反对者甚至包括罗斯福本人。美国人认为不能调离地中海战区空军司令亚瑟·特德上将，接下来的人选是空袭塔兰托的海军英雄坎宁安。但他即将接替庞德出任海军大臣，丘吉尔这才想起了年仅43岁的蒙巴顿，这显然符合他提拔年轻人的想法。

新人选遭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反对。在英国，蒙巴顿属于褒贬不一的人物。他长于协调，却被指责爱慕虚荣。布鲁克对他印象很糟，庞德也认为这是丘吉尔对皇家海军光荣传统的又一次亵渎。副首相艾德

礼及外交大臣艾登爵士亲自找到坎宁安，希望他能勉为其难到东南亚上任，把蒙巴顿顶替下来，三人的谈话长达11个小时。但坎宁安不愿因此打乱自己的职业计划。一定程度上，陆军大臣格里格爵士的话更为现实，他向所有来访者公开抱怨：“一个十足贵族家的纨绔子弟得到了荒唐可笑的晋升，然而，一旦丘吉尔做出了‘漂亮决定’，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了。”

事实的确如此，丘吉尔认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提出的温盖特被你们否掉了，这个人再被否决，我这老脸往哪里搁？丘吉尔解释说，蒙巴顿到东南亚一定能和美国人合作得很好。但除了他本人之外，几乎所有英国人都不看好蒙巴顿此行的前景。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的主要任务是战略指导和与盟国搞好关系，并不负责作战指挥。

1943年10月，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到任。他将战区陆军部队统编为第十一集团军群，由吉法德中将统一指挥。斯利姆升任东方集团军——不久改称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官。该集团军下辖的第四军驻防印缅边境中段英帕尔地区，司令官为斯库恩斯中将。印缅边境南端若开地区由菲利普·克里斯蒂森中将的第十五军负责。

在11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蒙巴顿提出将史迪威驻印军及美军“5037”部队统一纳入吉法德的指挥体系。对英国人一向反感的史迪威表示反对，理由非常充分：作为东南亚战区盟军副总司令，他的级别高于蒙巴顿之外的任何人，不可能接受下属陆军司令官的指挥。史迪威同时指出，重庆的蒋委员长打死也不会让中国军队接受英国人指挥。史迪威打心底瞧不起吉法德，认为他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位，是“因为这种人可以确保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不发生任何战斗”，今后他肯定会千方百计阻挠自己的作战行动。蒙巴顿和吉法德虽然不满，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也只能让步。

让英国人想不到的是，史迪威竟然主动提出：“在率中国军队到达加迈之前，我很乐意接受斯利姆将军的战术指挥。”此言让蒙巴顿目瞪口呆，吉法德的脸直接变成了猪肝色。斯利姆是吉法德的直接下属，哪有不愿听上级甘愿听下级指挥的道理？蒙巴顿询问这种安排如何运作，史迪威和斯利姆一致要求让他们单独来讨论这一问题。虽然“醋性子乔”素来以难相处著称，却和斯利姆非常投缘，两人可谓惺惺相惜。他们的默契源自1942年那次狼狈的撤退。从那之后，两人彼此将对方看成“真正的战士”。史迪威曾将一支美国M11卡宾枪当作礼物送给斯利姆，后者一直将它带在身边作为武器，尽管他使用这支枪的机会几乎没有。

会议临近结束时，史迪威立正向斯利姆敬礼：“先生，作为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您有任何命令下达给我吗？”“没有，先生！”斯利姆回礼并回答道，“那么，作为战区副总司令，您有任何命令给我吗？”“一点也没！”两人说完，握手大笑，留下蒙巴顿和吉法德在一边气得吹胡子瞪眼。

在后来的战斗中，斯利姆只在必要时向史迪威发出简要指示，大部分时候是飞往史迪威驻地当面协商。听起来不合逻辑的指挥体系实际运作中非常顺畅。两人对缅北作战意见一致，斯利姆的意见史迪威大都能坦然接受——与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倒有几分相似。斯利姆很讲究领导艺术，从未在公众场合公开自己拥有对史迪威的指挥权，这和韦维尔的四处卖弄形成了鲜明对比。斯利姆向史迪威保证，在新的指挥系统下，美国人将完全拥有自主权。正如史迪威后来所说：“我会在一名下士指挥下战斗，只要他会让我战斗。”

现在盟军总算有了一个还算和谐的指挥机构。两位主要野战指挥官斯利姆和史迪威都是经验丰富、意志顽强的斗士，两人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最高司令官蒙巴顿虽然年轻，却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和政治技巧，个人魅力出众，是折冲樽俎的最佳人选。这种架构为盟军取得英帕尔战役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叉戟”会议还取得了另一项成果。受“钦迪特”影响，美国决定在印缅战区组建一支3000人的特种部队。罗斯福甚至做出承诺，必要时美国可以出兵两个师参加缅甸作战。这一许诺打破了美国传统的亚洲政策。英国人对此反应冷淡，理由和反对中国人过多参与缅甸作战相同，“不甘心使解放缅甸的功劳归于美国人或中国人”。

在魁北克会议上，英国长期以来力图缩小“安纳吉姆”计划的愿望得以实现。因会议与中国有关，而中国没有出席，罗斯福和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说明成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必要性及刚确定的战略，并派蒙巴顿赴渝向蒋介石面陈会议精神，共商反攻缅甸大计。

1943年10月9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召开了研讨反攻缅甸的专题会议。英方代表为蒙巴顿，美方代表是萨默维尔，史迪威仍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中方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宋美龄、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等人。会议商定：反攻将于1944年1月15日发起，总指挥为蒙巴顿。中国驻印军在抵达甘马因前归英军指挥。缅北作战以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为主，英军为辅。因暂时不能发起对仰光的两栖作战，英军将出动超过两万人——包括温盖特的“钦迪特”——破坏日军交通线、攻击日军后方，策应中国军队的缅北攻势。萨默维尔承诺，进一步加大“驼峰航线”运输量，维持每月1万吨的规模。

蒋介石在会上一再强调，战役成败关键在海上，希望英美能出动强大舰队控制缅甸和新加坡外海，阻止日军从海上增援。蒙巴顿表示，随着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况不断改善，不久将有大批皇家海军舰船前来远东。日军在太平洋三线告急，不可能将海军主力调往印度洋方向，未来盟军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的难度不大。虽然三方口头上都表示积极态度，但从仰光发起两栖登陆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远征军

第一次出征的惨败让蒋介石刻骨铭心，会后他指示何应钦：“云南军要谨慎从事，英美不控制孟加拉湾并从缅南发动作战，我军决不单独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的会晤。中国在会上取得了大国地位和巨大的政治利益，但反攻缅甸的问题依然毫无结果。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已将“安纳吉姆”计划改变为在1944年发动打开缅北陆上通道的作战。史迪威驻印军的三个师将从利多向东进攻，云南军渡怒江向南推进，英军则重启向若开的攻势。这一系列作战被命名为“人猿泰山”，它将由英军在安达曼群岛实施两栖登陆的“海盗计划”给予支持。

蒙巴顿的计划既没有提到英军在缅南的两栖登陆，也没提到中国军队在夺取杰沙、密支那之后的下一步行动，距中国人希望打通海陆交通的目标十分遥远。在随后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史迪威和商震表示强烈不满，提出缅北进攻必须与缅南两栖登陆同时进行，另外英军应向曼德勒一线挺进。英国人对此反应冷淡。

11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蒋介石就缅甸问题与丘吉尔进行了两次讨论。丘吉尔认为缅甸是“作战时间拖得最长、情况最复杂和不重要”的一个次要战区，只答应两栖登陆在1944年5月之后进行，具体地点届时再定。中方通过马歇尔向英方提出英军进攻曼德勒的问题，被丘吉尔以缺乏足够的运输机加以拒绝。

26日，蒋介石与罗斯福举行会晤。罗斯福单方面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可以拨出足够的登陆艇，支持英国数月后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缅南海军与缅北陆军同时发起攻势。得到上述承诺之后，蒋介石接受了蒙巴顿提出的“人猿泰山”计划，同意驻印军和云南军共14个师共同发起缅北作战。

事情很快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率队回国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前往德黑兰与苏联人会晤，以敲定“霸王行动”为代价获取了斯大林在欧洲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丘吉尔为确立“霸王行动”而放弃地中海怒不可遏，以登陆西欧需要大量登陆艇为由坚决反对在缅甸发起两栖登陆。虽然遭到莱希、马歇尔和金的一致反对，罗斯福仍然对英国人做出最后让步，做出取消“海盗计划”的决定。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由于盟军将在1944年晚春发起在西欧的登陆作战，不能为英军登陆仰光的行动提供足够登陆艇，‘海盗’行动无奈取消。下一步要么继续单独发起缅北作战，要么将反攻缅甸的行动推迟至1944年11月以后。”

蒋介石对此非常失望。在和史迪威商议之后，12月17日蒋介石致电华盛顿，接受延期反攻缅甸至1944年11月的意见。如此，从1943年初开始，三方无数次商议的缅甸反攻计划再次无果而终。同样感到失望的还有史迪威，他认为罗斯福“上了英国佬的当”。此时中国驻印军已经发起了胡康河谷战役，虽然意识到罗斯福收回许诺意味着这一行动无法得到云南军的呼应，史迪威还是决定攻击继续，后文详叙。

不甘心的还有上任不久、急于展示才华给反对者看看的蒙巴顿。他希望在若开发动一场有限攻势，提出了“狩猎野猪计划”：在梅宇半岛南部登陆，切断日军通往阿恰布的交通线。伦敦那些老人一点没给年轻人面子，三军参谋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回复说，所有能抽调的资源都将被用于地中海而不是缅甸。布鲁克严令蒙巴顿立即归还3艘快速坦克登陆艇，将之用于盟军在意大利安齐奥的行动。蒙巴顿还想保留另外2艘较慢的坦克登陆艇，它们很快被宿敌坎宁安调走了，再想登陆，只能游泳过去了。

上述决定意味着在今后一年时间里，东南亚战区将无所作为。蒙巴顿试图做最后努力，赶制出一个规模较小的针对若开地区的“推土

机行动”，同时威胁若伦敦不批准就愤而辞职。但当出手枪毙该计划的是首相本人时，蒙巴顿彻底熄火了，辞职的事儿也闭口不谈了。

从卡萨布兰卡、华盛顿、魁北克、开罗再到德黑兰，盟军无数次关于缅甸的反攻计划都在争论中归于沉寂。近两年时间里，缅甸上空只打雷、不下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让盟军一众大佬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将用主动进攻破解他们在谈判桌上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乌号作战

1942年5月，日第十五军占领缅甸全境。他们进行的只是一场击溃战而非围歼战，英军主力和中国远征军一部突围撤往印度，远征军主力撤往云南，与敌隔怒江形成对峙。未来一旦条件具备，他们随时可能发起反攻。

1942年中期，盟军在印缅边境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日军大兵压境导致印度民众人心惶惶，数十万军队和难民的涌入更加剧了这种混乱。日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认为，如果能趁英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一次进攻作战，夺取印度东部地区，不仅利于缅甸局势稳定、切断“驼峰航线”，且对印度的反英解放运动也是一种莫大鼓舞，可谓一石三鸟之妙招也。寺内计划投入进攻的兵力为两个师团：其中一个师团进攻曼尼普尔邦，另一个突入胡康河谷作为策应。

8月11日，南方军司令部向东京提交了“关于向印度东北部扩大防区的意见书”，以“敌于加尔各答增强航空势力威胁我占领区，且为封锁援蒋路线亦有必要将航空基地向前推进”为由，提出“在印缅边境发起攻势”。根据南方军的判断，英军在印度东部的兵力不超过5个师，以日军的彪悍和敌军的孱弱，夺取印度东北部地区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大本营陆军部对印度东北部的战略地位给予肯定，对南方军进攻阿萨姆邦等地也无异议，只提出寺内上报的方案略显粗糙。8月22日，东京以“大陆指第1237号”向寺内发出指示：使用第十五军半数兵力，攻占并确保阿萨姆邦东北部及吉大港一带地区，以利于空军作战并切断援蒋路线；战役发起时间预定10月中旬之后，代号“第二十一号作战”。东京要求南方军根据上述指示于9月下旬上报详细作战计划。

9月1日，南方军作战参谋林璋飞抵仰光，向第十五军司令部传达了东京的指示。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面有难色。日军驻缅部队仅4个师团。牟田口廉也第十八师团司令部设在东枝，印度利多地区与他们对抗的中国驻印军至少2个半师；樱井省三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驻仁安羌，钦敦江对岸英帕尔一带与他们对峙的英军有3个师；竹内宽第五十五师团司令部位于曼德勒，若开和阿恰布一带与他们对峙的英军是4个师；渡边正夫第五十六师团司令部位于龙陵，与他们隔怒江对峙的中国云南军有14个师。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仰光一带只有静川真渊第七十三兵站地区队驻守。至于泰国北部、萨尔温江以东缅泰争议三角地区，只能由战斗力几乎为零的泰国部队驻守了。日军兵力的捉襟见肘由此可见一斑。

饭田认为，日军士兵再能战斗，以4个师团在4个不同方向对抗盟军的23个半师也是远远不够的。目前防御尚且吃力，更不要说主动进攻了。况且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就驻扎在锡兰，日本海军并未取得印度洋和孟加拉湾的制海权。为运送兵员补给仓促上马的泰缅铁路尚在修建之中，短期内不具备使用条件。上述因素决定日军在短期内不适合发起进攻作战。

大本营的命令不能置之不理，饭田召集参谋长谏山春树及下属几位师团长，到仰光共商战事。印缅边境是举世闻名的不毛之地，宽千米以上的钦敦江和海拔超过2000米的明京山脉，即使当地人也难以逾越。那里是世界上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每年6月至9月暴雨如注，河流溪谷泛滥奔流，大树漂浮，道路坍塌，交通几乎完全断绝。地形如此险恶，连以勇猛著称的牟田口和樱井都连连摇头。牟田口索性向饭田提出，行军难度太大，“在遇到英印军之前，我们很可能已经被大自然干掉了。不管如何，这一计划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与会众人一致赞同牟田口的说法。饭田决定派参谋长亲往东京，向参谋本部面陈前线将领的意见。

回到东京的谏山被带到了参谋总长杉山元办公室，当时次长田边胜武也在。谏山如实汇报了第十五军研究意见，指出作战太过勉强：“这个命令，不论怎么考虑都无法执行。虽然之前第十五军一直都在接受不合理的命令，但那些命令在认真研究之后，好歹还能找到突破口，最终还是勉强完成了任务。但本次任务无论是谁，无论如何研究，结果都是无法执行。恐怕在渡过死亡溪谷的过程中，超过90%的士兵都会倒下去。”

“那就是说，第十五军参谋长要求大本营收回命令？”田边的脸瞬间拉长。

“是的。因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成。”谏山分辩道。

杉山勃然大怒：“勉强作战的不仅仅是第十五军。将不可能化为可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神圣使命。退下！”几天之后，谏山被解除了军参谋长职务。

1942年第四季度，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双线告急。如前所述，英军也发起了“第一次若开战役”，中英在缅印、中印边境的防御力量不断加强。基于上述变化，东京大本营于11月23日指示南方军司令部，暂停“第二十一号作战”，可先期进行道路整修及作战计划制订等工作。

在此之前，日军对缅甸的补给一直以海上运输为主，陆上只有一条环境极差的山间小道，每天勉强可运送物资10~15吨，连一个步兵大队都供应不上。很难想象，在印度和缅甸两个人口大国长达1000公里的国境线上，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当时日本海军主力在太平洋，西南方面舰队以第一、第二、第三南遣舰队及第二十一、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为主，主力仅1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1艘训练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140架作战飞机。而英军东方舰队拥有战列舰和航母，

日军无法确保中国南海及印度洋的制海权，海上补给风险极大。为解决驻缅日军的增援和补给问题，东京决定，在最短时间内修建一条泰国通往缅甸的铁路。

早在20世纪初，英国就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进行了初步探勘，因难度太大，无奈放弃。日本决定使用英国人的探勘路线，工程从泰国和缅甸两端同时开工。泰国起点为北碧府，缅甸起点为丹彪扎亚。铁路在缅甸战事稍告停顿的1942年6月已经开工。按正常进度，铁路至少要6年才能完成。但为了战争需要，东京要求工期必须控制在18个月之内。

泰缅铁路——当时称暹缅铁路——是一项无比浩大的工程，需要大批施工人员。在日本人眼中，劳动力问题不难解决。东条在1942年5月发布一项命令，对30万盟军战俘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临时政策。至于《海牙公约》关于禁止强迫战俘从事工业劳动的规定，日本人根本不予理睬。1942年10月，首批来到现场的是3000名澳大利亚战俘。他们先受命在泰国修建机场，之后被船运到毛淡棉，然后被塞进车厢，运至丹彪扎亚，开始艰苦的劳动。在日军卫兵的监管下，战俘开始用铲子和斧头在潮湿的雨林中开辟道路。施工机械几乎没有，偶尔有大象前来帮助拖运巨大的柚木树干。起初盟军战机时常来空袭，但当日军通过游击队告知对方修路者大多为战俘时，盟军主动停止了轰炸。

几星期后，更多英军战俘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泰国，从铁路另一端开始施工。成千上万吨泥土被挖起，一筐一筐用肩膀抬走。为加快施工进度，防止战俘逃跑，日军特地从中国东北调来了以凶残著称的关东军监工。战俘稍有懈怠，轻则鞭打，重则直接用刺刀捅死。食物远远不足以果腹，饥饿的劳工差不多吃光了铁路沿线的蛇和蜥蜴。泰国北碧府西部荒无人烟，气候炎热，瘴气笼罩，大批战俘和劳工因饥饿和劳累纷纷倒毙，铁路沿线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战后，一名曾在泰

国作战的日军士兵回忆说：“1944年3月11日，我第一次走这条路。火车以每小时20公里的最高速爬行，走完全程用了三天四夜。看到战俘在丛林中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光着身子，白种人特有的粉红色皮肤上满是血污，我们的军官在后边挥舞着鞭子驱赶他们。”

“钦迪特远征”促使东京发出新指令：铁路完工限期从1943年12月提前至8月。此时尚有一半以上的路还未修好，盟军战俘处境更加艰难。陆续有6万战俘和30万劳工加入了筑路队伍，每一班次工作时间惩罚性地延长到16个小时，流行性霍乱席卷了所有临时窝棚。因过度劳累、饥饿和疟疾，本就很高的死亡率直线飙升。1943年10月17日，“死亡铁路”通车。这意味着仰光港海运压力大大减轻，日军通过陆路向缅甸增兵和运送物资成为现实。为扩大铁路输送量，日军在沿线修建了几条辅助公路。1943年12月至1945年8月，约22万吨物资通过铁路运往缅甸。

415公里长的泰缅铁路“每一公里都付出250人的生命代价”。参与施工的62000名战俘——英国6318人，澳大利亚2815人，荷兰2490人，其余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加上数万泰国人、180000名缅甸人、8000名马来亚人和45000名印尼人，累计施工人员超过400000人。13000名战俘和90000名劳工因此丧生。今天的北碧战俘公墓埋葬有6982人，主要是英国人、美国人和荷兰人。北碧郊外的澳大利亚战俘公墓埋葬有1750人。超高死亡率使“泰缅铁路工程”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并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犯下的三大罪行。

1958年3月26日，在第三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以拍摄历史题材闻名的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凭借一部特殊电影《桂河大桥》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七项大奖，电影讲述了一名美国军官与日寇斗争的故事，发生地就是泰缅铁路桂河大桥的建造现场。这部电影是根据参与铁路建设的著名作家皮埃尔·布勒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今天因桂河大桥每年光临北碧府的游客达400万人之多。

1942年的最后一天，裕仁召开了决定瓜岛弃守的御前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参谋总长杉山突然上奏：“缅甸战局同样蕴藏着巨大风险。为防止盟军空袭本土，应摧毁中国桂林、柳州等航空基地，同时在缅甸战场实施灵活作战。”

杉山的前半段话裕仁一清二楚，后半段含糊其词，他没有听懂，立即追问：“灵活作战，你指的什么？有何含义？请进一步明确。”

杉山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我的意思是，放弃以往国境全线防卫，让敌人从部分国境进入缅甸，然后在境内歼灭敌人。”

裕仁沉思良久，把头转向了首相东条：“放敌人入侵国境，在战略上姑且不说，在政略上是否合适？会不会给缅甸民众带来不利影响？”

瓜岛和新几内亚难局已经够东条焦头烂额的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道：“虽然政略方面会有影响，但目前情况下战略应优先于政略，我觉得杉山总长提出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裕仁一脸茫然。

为了加强缅甸防御，东京大本营于1943年3月27日颁布命令，在第十五军之上新设立缅甸方面军。3月18日，原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正三接到了出任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河边1886年出生于富山。作为陆大第二十七期军刀组次席，河边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先后赴瑞士、德国、美国学习或出任使馆武官，后任大正天皇御前侍卫官，围棋棋力不俗——估计至少在老酒之上。1936年3月7日，河边晋升少将，4月18日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旅团长，所部发动“卢沟桥事变”。1939年3月，河边晋升中将，翌年3月出任关东军第十二师团师团长。1941年3月，河边升任第三军司令官，次年2月转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赴仰光上任之前，河边于3月22日拜访了首相官邸。东条破例请河边共进晚餐，向他全盘托出了自己对缅甸的作战构想。

“你知道印度民主斗士钱德拉·鲍斯吗？最初我也觉得他没什么。但在见了两三面之后，我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能够在印度执行我们的政策。”

河边认真聆听，一言不发。

东条继续侃侃而谈：“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也是内阁的意见。一定要让他带领印度独立，恐怕他是那个上天特意派来带领印度走上独立的人。我希望河边君能明白，我们未来在缅甸的作战目标，就是支援鲍斯领导的独立运动。你要铭记，下一步目标就是印度。”

“明白。”河边终于吐出了两个字。

“鲍斯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现在他的印度国民军约有两个师团。我坚信，当我们向印度发起进攻时，他的军队一定会协助我们。虽然目前只是设想，但未来会有一天，河边君的缅甸方面军会占领英帕尔地区，在那里插上帝国太阳旗和印度临时政府国旗，如何？”

东条的一番话，深深印在河边的脑海里：“缅甸今后的作战方针就是支援印度独立，我明白首相阁下的意思。”河边说完，躬身告退。

因对进攻印度态度消极遭受牵连的绝非谏山一人。虽然在对中英军队的作战中取得完胜，且在与泰国和缅甸人的“合作”中表现出不俗的政治能力，但饭田显然缺乏今村均那样的好运气，他很快被以“战意不足”调回国内，从此淡出战争一线。第十五军司令官职务由原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顶替。随着此人的高升，未来缅印地区的作战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这位牟田口诸君肯定不会陌生。在卢沟桥，悍然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的正是这货。接任第十五军司令官后，牟田口顿感压力倍增。当时英军正在发起“第一次若开战役”，缅北突然出现了温盖特的“钦迪特”。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显示，中国正在印度利多和云南怒江东岸集结兵力，英军也在印缅边境英帕尔地区大量囤积物资。这意味着盟军向胡康河谷、滇西、钦敦江一线的进攻随时可能发起。他们正在各个方向整修道路，一切预示着雨季之后，已丧失制空权的日军将面临敌人多个方向的进攻。

缅甸战场广阔。牟田口认为，应对兵力绝对占优的中英联军，仅依靠防守是没有出路的。与其坐等敌军来攻，顾此失彼，不如主动出击先发制人，通过夺取敌军的核心前进基地，将他们可能的反攻扼杀在襁褓之中。英军在新加坡、缅甸及“第一次若开战役”中表现出的脆弱性使牟田口确信，发起进攻作战一定能取得辉煌胜利。在他眼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无须考虑的。牟田口的思想随着屁股的挪动发生了大逆转。

“钦迪特”首次远征的一个隐形“成果”，是为牟田口的攻势防御提供了间接支持。在“围剿”温盖特的过程中，牟田口对缅甸中北部的地形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尽管那里地形险恶，但绝非不能作战之地。如果能够整修道路，进一步改善通信条件，重启“第二十一号作战”将完全成为可能。况且对兵力、火力和空中力量均居劣势的日军来说，在地形艰险、丛林密布的恶劣环境下作战，反比在缅中平原地带更为有利。牟田口特意进行了自我反省，认为当初任师团长时反对进攻是丧失了“必胜信念”，是有损皇军军威的。必须变消极为积极，重启“第二十一号作战”。在经过一番思量后，牟田口认为，必须将缅西防御前出至钦敦江一线，寻隙夺取英军的反攻基地英帕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印度东部边境城市英帕尔位于吉大港通往阿萨姆邦的交通干线上，近郊是长60公里、宽30公里的英帕尔平原，一条长240公里的公路穿越城北隘口，经那加山区科希马山村最终到达曼尼普尔邦铁路总站迪马普尔。兵败缅甸之后，英军将这里建成了巨大的后勤补给基地。现在的英帕尔小镇是繁忙军营、柏油碎石路、乡村医院、给养站、军火仓库和工程园区的复合体。“在英帕尔，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各项工作组织完善。这里具有供未来反攻部队使用基地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这是蒙巴顿第一次视察英帕尔时，给出的高度评价。

群山环抱的英帕尔地势低洼，易攻难守。日军若能攻占此地，不仅可以重创英军，且能长驱直入印度腹地，进而夺取整个南亚次大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此外，日军通过作战还可以夺取储存在那里的大批军需，弥补第十五军作战物资的不足。

从军事上讲，牟田口的作战构思确有可取之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是我牟田口，该事件后来扩大为‘支那事变’，之后才有了大东亚战争。今后，我会力主实施印度进攻计划，该作战将对大东亚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我对战争爆发的原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是该表现出男儿本色的时候了！”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天下苍生尽在我手的不凡架势。鼠目寸光的牟田口显然缺乏战略眼光，日本的失败绝非一个英帕尔作战所能挽救。

4月1日，凳子还没坐热的牟田口急匆匆赶往仰光，拜访了同样刚到任的方面军司令官河边，向老领导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想法。两人可谓老相识了。说来也巧，当年“卢沟桥事变”时，河边就是牟田口的顶头上司。事发时河边在外视察，牟田口擅自决定向中国军队动手后，返回北平的河边很快追认了牟田口的命令。两人可谓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时隔6年，在遥远的缅甸，两人再次碰面，还是同样的上下级关系。

因上任前曾接受过东条的聆讯，河边对牟田口的提议表示赞同，责成他尽快制订作战计划。两人共同追忆了过去的“甜蜜往事”，对牟田口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责任论”，河边高度认可，两人约定一起“为打开大日本帝国的国运而挺身奋斗”。正应了中国那句俗话，“鸡找鸡，鸭找鸭，乌龟专找老王八”。

但眼下牟田口还顾不上此事，他要组织部队“围剿”“钦迪特”部队。借此机会，牟田口针对钦敦江两岸地形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发现在缅印边境地带作战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困难。只要有充足时间准备，交通不便、补给困难等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

4月15日，牟田口率同样上任不久的军参谋长小畑信良进驻眉谬。恰好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绫部橘树在缅甸视察，牟田口向他提出给准备西进的第十五军增加两个师团兵力的可能性，同时明确表示“英帕尔将是我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第一次从牟田口嘴里听到“英帕尔”字样，参谋长小畑惊得目瞪口呆。

作为日本陆军少有的后勤补给专家，辎重兵出身的小畑上任之初就曾乘侦察机对缅印边境地形地貌进行过详细考察。小畑认为，在失去制空权的前提下，在那种环境下维持一支大部队的补给供应几乎不可能，缅甸恼人的雨季更增加了这种困难。从内心讲，小畑不赞成发起进攻作战。不过他知道牟田口脾气暴烈，不敢把想法如实说给上司。小畑认为，相比自己的参谋长身份，野战部队指挥官的意见可能更易被牟田口接受。小畑寻隙拜访了前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新任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他因怒骂东条“八嘎”被贬到缅甸，接替了牟田口的职务——希望田中能找机会，劝说军司令官放弃对英帕尔的进攻作战。当时第十八师团驻扎在胡康河谷，防备中国驻印军东侵。因为熟悉那一带的地形，田中非常认可小畑的看法。

4月20日，牟田口在眉谿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一次作战会议。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柳田元三、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刚刚抵达缅甸的第三十一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等人率参谋长及作战参谋参加了会议。牟田口第一次在会上公布了自己的设想：以军主力三个师团越过钦敦江，突破英军英帕尔至科希马的防线；第十八师团同时从缅北胡康河谷经利多南下阿萨姆邦，一举攻占印度东部的广大地区。

参加未来英帕尔作战的三个师团长中，第三十三师团的柳田还是初次露面。作为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柳田在陆军享有“稀世秀才”之誉，排兵布阵颇有心得。他打心底里看不起成绩平平的牟田口。第三十一师团的佐藤之前已经露过脸。当年日军在张鼓峰和苏联人大打出手时，佐藤任驻朝鲜第十九师团第七十五联队联队长，以部队损失过半依然死守山峰换来了“刚勇之将”的名声。在参谋本部履职时，统制派的佐藤与同派的东条过往甚密，与皇道派的牟田口发生过多次争吵。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两人辗转来到缅甸，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这为后来佐藤公开抗命并引发一系列口舌官司埋下了伏笔。

听了牟田口的高调发言，与会众人面面相觑。毕竟是刚刚从东京下放，且之前与小畑有过沟通，田中于沉默中爆发，率先打响了第一炮。在讲述了自己的担忧之后，田中谏言：“希望军司令官能够慎重考虑这一计划。”牟田口丝毫不为所动：“我知道这一战非常勉强，但维持现状迟早都会完蛋。现在敌人不过穿插过来一个旅的部队，就把我们的防御搞得乱七八糟。他们正在谋划反攻，以我们现有兵力，如何守得住1200公里国境线？主动攻击夺取敌人的大本营，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我明白军司令官的意思。但连参谋长也认为，这一作战取胜可能性实在太小。”田中随口将小畑供了出来。

“什么？参谋长？谁？他什么时候说这话了？”牟田口勃然大怒，用双拳不停地擂着桌子，“不知道该攻该守时，毫不犹豫发起进攻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做法！”

会议不欢而散。散会之后，几个师团长聚在一起闲谈。一向与牟田口不睦的佐藤不屑地说：“这种进攻构想，简直是在开玩笑。”柳田同样表示，进攻作战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田中在会上已经发表过类似意见，这会儿就没再多说什么。

在另一个房间里，牟田口正对小畑大发雷霆：“参谋长，你到底是谁的参谋长？你不知道祖国正处在危急关头吗？东京竟然把你这样一个阴谋家派到缅甸来！有你这样的参谋长，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仗。有意见不直接向自己长官提，反而怂恿师团长在会议上唱反调，怎么会有这样的浑蛋事儿？如果我是古代武士，现在就拔刀劈了你！”自知理亏的小畑低着头，耐心听着司令官的怒骂，一言不发。

4月27日，河边方面军司令官在高级参谋片仓衷陪同下首次视察了第十五军司令部。在正式场合，牟田口将自己的想法再次做了详细汇报。河边牢记东条的嘱托，明确指出他的想法是符合缅甸实际的。但他指示，雨季之前发起进攻实在太急，方面军需要贵军提供更详细的作战计划，才能最终做出决定：“目前贵军各部可逐渐完成防线西移，同时进行其他准备。”牟田口也觉得眼下进攻条件还不成熟，便接受了河边的意见。

5月3日，牟田口在前往新加坡参加南方军会议的途中经停仰光，正式向河边提出了更换参谋长的意见。看到牟田口态度坚定，河边答应就此事向东京汇报。5月20日，刚刚上任一个半月的小畑接到调令，赴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情报部部长。参谋长职务由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久野村桃代接替。东京认为久野村个性温和，应该不会和性情暴躁的牟田口发生正面冲突。

小畑被免职在第十五军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官兵私下纷纷议论：“如果进攻印度的话，最大难题就是补给。东京却把精通补给的小畑调走了，真不知道上峰怎么想的。”更多人在回忆牟田口发怒的样子：“实在没法伺候了，司令官发怒的样子简直太可怕了！”

5月6日，到新加坡参加会议的河边与南方军总参谋长黑田重德——原参谋长塚田攻奉调汉口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和副总参谋长稻田正纯一起商讨了新设立缅甸方面军的战略问题。和前任塚田一贯主张进攻不同，黑田属于提倡防守的稳健派。对河边提出将防线前出至钦敦江一带的想法，两位南方军参谋长均不认同。两人提出，缅甸防御可以实施局部进攻，大规模进攻并不可取。对河边提议的进攻印度东部问题，黑田提出可以到6月中旬南方军兵棋推演后再做定夺。这种场合，河边也不能将东条饭桌上的指示公布出来，只能暂时接受南方军的意见。

5月13日稻田视察仰光，从高级参谋片仓口中得知了牟田口的作战计划。稻田问片仓：“对此你怎么看？”片仓不假思索地回答：“第十五军主张的英帕尔作战完全是一项无谋的计划。牟田口君如此执迷不悟，实在令人困惑呀！”作为上级下来的视察人员，稻田不便当场表明态度，他觉察到片仓的看法在方面军参谋人员中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早期的饭田、谏山，再到此刻的黑田、稻田以及田中、佐藤、柳田、小畑、片仓等人，都不赞成在缅甸采取大规模攻势。可见在视野相对狭隘的日本陆军中，不赞成河边和牟田口的大有人在。

5月17日，稻田走访了眉谿第十五军司令部，与牟田口就进攻英帕尔问题进行了面对面长谈。在陈述了自己的作战构想之后，牟田口向稻田慷慨陈词：“我请求您让我能够在为国捐躯的地方死去。我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做，让我去阿萨姆和孟加拉，就让我死在那里吧！”

陆大第二十七期军刀组的稻田曾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指导过徐州和武汉会战，战略眼光还是有一点的。稻田觉得，牟田口的做法非常危险，很可能酿成一场惨祸。他认为印缅作战应以内线防御为主，将补给和地形困难甩给敌人，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伺机发起局部进攻。狡猾的稻田并未将上述想法直接说出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能否占领那加山区的要道尚未可知，从那加山区突进阿萨姆的话，还是不要说那么满为好。”

6月6日，小畑在飞往中国东北就职的头一天向河边进言：“第十五军的攻略计划实属无谋之举。阻止牟田口的莽撞行为，全靠方面军司令官阁下了。这是我离任前的最后一句话。”河边沉默不语。小畑肯定想不到，河边和牟田口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战后被苏联人押往西伯利亚做了11年苦工，但比起死在关岛的哥哥、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英良来说，这个小畑还算幸运。毕竟他最后回到了日本，一直活到了1976年。

6月24日，缅甸方面军关于防线前移至钦敦江一线的兵棋推演在仰光举行。河边及主要幕僚，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参谋长久野村及各师团长、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与会。会议特别邀请负责缅印作战的第五飞行师团参谋长与会。南方军副总参谋长稻田到会。东京对本次推演高度重视，希望借此消除南方军、缅甸方面军和第十五军之间的分歧，就未来作战达成一致。大本营陆军部特意派作战参谋竹田宫恒德王、近藤传八飞往仰光，现场指导观摩。

军演由刚到任不久的方面军参谋长中永太郎主持，特意对第十五军提出的“第三十三师团和第十五师团南北夹击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攻取科希马”的计划进行了演示。结果显示，三个师团的后勤补给均面临严重困难，这在现代战争中是致命的。参谋长中永太郎代表方面军提出一种替代方案：进攻英帕尔方案不变，进攻科希马的兵力削

减至4个步兵大队，第三十一师团主力留作总预备队，随时投入某一方向作战。

中永太郎的设想得到了稻田的全力支持，他认为依靠从敌占区获取粮食的做法与“抓到狐狸之前就打算剥皮”无疑。第十五军作战构想弦绷得太紧，缺乏弹性。一旦作战出现困难，部队能否顺利撤回都成问题。但牟田口认为方面军的方案太过消极，违背了兵贵神速的兵家原理。现场情景颇为尴尬。

6月26日晚，牟田口特意拜访了大本营参谋竹田宫，希望取得他的支持，并由其帮助在东京甚至天皇面前进行疏通。贵为皇族的竹田宫毫不讳言：“仅从补给方面来看，我军目前不适宜在缅甸展开如此大规模进攻作战。”对此牟田口深感失望。回京之后，竹田宫将推演及在前线见到的情况向顶头上司、作战课长真田穰一郎做了汇报。真田只简单表示，缅甸局面至少需要7个师团以上兵力才可勉强维持。如果实施第十五军力主的英帕尔作战，除了补充部队之外，大本营至少还要再向缅甸派出40个汽车中队，目前完全无法解决。

6月30日，日军再遭重大打击。第十八师团参谋长横山明、第五十六师团参谋长黑川邦辅及随行人员在参加完军演返回驻地途中，所乘运输机在勃固山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存。这些参加过之前作战的老手意外身亡，对日军未来在胡康河谷和滇西的作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虽然多数人对英帕尔作战持有异议，但少数赞成者中就有关键人物河边，他在上任前是经过东条面授机宜的。可惜大家都不知道这一细节，河边又无法向大家公布。8月下旬，参谋本部下令将第五十四师团调往缅甸，驻缅日军兵力恰好达到了真田预测的7个师团。

面对多方质疑，牟田口坚持认为拿下英帕尔势在必行，在战略和政略上都具非凡意义。反对者提出最多的问题是补给困难。虽然内心

并不赞同，方面军参谋长中还是组织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越深入，心里也就越忐忑。甚至连稻田和大本营的兵站参谋都感受到了压力，尤其在失去制空权的前提下。

根据牟田口的计划，第十五军兵站参谋薄井诚三郎、高桥岩经详细测算，向方面军司令部开具了实施英帕尔作战所需补充后勤部队清单：150个汽车中队，60个辎重兵中队，3~4个输送兵司令部，4个兵站地区队，3~10个兵站医院，4个兵站卫生队，4~5个野战道路队，至少5个独立工兵联队。

上述清单发往仰光，方面军负责后勤补给的参谋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相信，如果将上述数字原封不动发往新加坡或东京，南方军和本营参谋的表情跟自己不会有什么两样。当时日军在缅甸只有30个汽车中队，整个南方军的汽车中队加起来也不超过90个。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150个，难道大东亚战争就局限于你缅甸不成？思忖再三，方面军参谋部向南方军汇报时将第十五军的数字基本上打了个6折：汽车中队90个，辎重兵中队40个，2个输送兵司令部，3个兵站地区队，6个兵站医院，3个兵站卫生队，3个野战道路队和3个独立工兵联队。

谈起补给问题，兵站参谋薄井一脸冤枉：“第十五军曾研究过以野草充当食物的替代方案。在向英帕尔和科希马推进的过程中，个人携带的粮食可以与野草一起食用。”此言引起了方面军作战参谋不破博的嘲笑和责备：“作为兵站参谋，你怎么能想出如此不负责任的办法？”薄井正颜回答说：“按军司令官提出的方针，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不破只能报之以苦笑。

能否如期发起英帕尔作战，关键看东京的态度。7月3日，稻田飞往东京，听取大本营对南方作战的指导意见。由于竹田宫和佐藤两参谋已就军演情况做过汇报，陆军部一众大腕对缅甸的情况已有了解。对是否实施英帕尔作战的讨论尚需一段时日，但中英军队在厉兵秣

马，虎视眈眈，加强缅甸方面战力已成当务之急。3月，参谋本部已经下令将驻中国南京的第十五师团调往缅甸，却苦于船舶紧张一直不能成行，仅师团长山内正文和参谋长冈田菊三郎先行飞往仰光，参与对英帕尔作战的讨论。师团主力部队何时才能到达，就没人能说清楚了。

稻田向东京高层坦承，他本人对英帕尔作战十分担忧，“这是牟田口单独强调勇往直前精神的作战构想，令人不安。如果不能对兵力动向及到达目标的过程进行严格监督，进行公正妥当的限制，南方军绝不同意这次作战”。事关重大，东条破例接见了稻田。在听完稻田与自己本意相悖的汇报之后，东条只淡淡应了一句：“原来那样不行啊。”

让稻田意想不到的，他8月回到新加坡不久，大本营陆军部就于9月3日向南方军发出了进行英帕尔作战准备的重要指示。随后，南方军遵照东京指示向缅甸方面军发出命令。

一、缅甸方面军为加强缅甸防卫，向英帕尔方面采取攻势并将防线推进至该线。其他方面设法保持持久态势，战役代号“乌号作战”。

二、“乌号作战”准备完成后即主动实施之。战役发起日预计在10月之后，详细时间另行通知。

三、如敌在我行动之前率先发起进攻，即在准备进攻点予以迎击，之后进至英帕尔一带。

四、如敌在我行动之前从海上发起两栖登陆，则立即叫停“乌号作战”，集中部队围歼来犯之敌于沿海地带。

早在东京指示下达之前，牟田口已经下令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鉴于内部反对者众，为进一步统一意见，8月25日，牟田口于眉谿

军司令部又一次举行了兵棋推演。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第三十一师团步兵指挥官宫崎繁三郎及各师团作战参谋参加了演习。缅甸方面军派出的代表是参谋长中永太郎和作战参谋北泽正一。虽然第十五师团主力尚在上海待运，师团先遣部队刚抵达泰国，但先期飞抵缅甸的师团长山内和参谋长冈田按时参加了会议。

兵演由第十五军高级参谋木下秀明主持。木下说明了军司令部总体构想之后，兵站参谋薄井就大家普遍关心的补给问题做了重点介绍。薄井的发言立即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率先发难的仍然是田中：“作为主管后勤的兵站参谋，薄井你一定要对本次作战的后方补给负起责任啊！”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薄井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此重大责任，我一个小小的少佐参谋可担当不起。”田中的嗓门瞬间提高了八度，他将对牟田口的不满全部撒在了薄井身上：“作战计划已讨论到如此程度，一线作战指挥官最担心的就是补给。如此困难重重的作战，补给责任竟然无人承担，这仗还怎么打？”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牟田口清楚田中名义上在指责薄井，实际上是对他这个军司令官有意见。对作战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他霍然起立，慷慨陈词：“原本本次作战就不能用常规思维来思考，作战之初不可能万事俱备。粮食问题，从根本上要靠夺取敌人的补给来解决，各部队必须抱有这种觉悟去参加战斗！”牟田口越说越激动，话题渐渐脱离了作战本身：“一旦与英军相遇，你们只要对空放上三枪，敌人就会立即四散奔逃或缴械投降。”与会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军司令官是在开玩笑，还是心里真就那么想的。

代表方面军的参谋长中永太郎并未发言，等于默许了牟田口的方案。中永太郎最初是反对这项冒险的。他心中也有难言之隐。此前，河边在谈及英帕尔作战时多次向他表示，要放手将具体作战交给积极大胆的牟田口去做。河边平时沉默寡言，难得张一回嘴。他三番五次

如此强调，实际上是在向参谋长表明，他本人是赞成英帕尔作战的。在会议上，中永太郎只能违心以沉默做出表示。

回到仰光之后，北泽参谋将会议情况向片仓做了汇报：“参谋长默许了第十五军的作战方案。”片仓闻言，勃然大怒，认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脾气暴烈的片仓立即提出辞职。河边对片仓的直爽性格非常欣赏，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不同的声音，对他的辞职置之不理。翌年4月，河边为应对中国军队在缅北的两路夹击仓促成立了第三十三军，片仓得以晋升少将，出任军参谋长。

9月11日，方面军参谋长中永太郎及第十五军参谋长久野村飞赴新加坡，参加南方军定期召开的作战会议。中永太郎就英帕尔作战准备情况向会议做了专题汇报。敏感的稻田立即意识到，中永太郎提出的作战构想完全出自牟田口那个激进方案，并猜测河边的意见和牟田口是完全一致的。随后稻田看到了久野村提交的作战计划，心中不悦的他当场表示：“我不认可这一作战，方案必须重新修改。”

中永太郎指出，他本人也曾提出从北路进攻英帕尔和科希马难度极大，同时表示既然第十五军决心已下，不妨就按他们的设想去做。稻田拒绝做出任何让步，认为即使东京认可发起英帕尔作战，主攻方向也应该放在南路。为尽快获得南方军批准，河边曾建议第十五军放弃北路进攻的想法，但牟田口坚信自己的方案是最合理的，拒绝做出任何变通。这一复杂决策过程，使我们想到了中途岛战役之前联合舰队和军令部之间的博弈。

缅甸的雨季10月底即将结束，交战双方都期待在旱季来临之时率先发起进攻，占据主动。日军最大的担心是英军在缅南仰光一带或安达曼群岛实施两栖登陆，同时地面部队向若开地区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再从利多和怒江果断出击，缅甸方面军势必陷入四面受敌、首尾不

能相顾的境地。可惜盟军在无数次扯皮中浪费了大量时间，丧失了绝佳的进攻机会。

10月15日，主管作战的南方军副参谋长稻田奉调履新，职务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少将绫部橘树接任——同月29日绫部晋升中将。绫部到新加坡上任之前，东条向他面授机宜：“英帕尔作战能否实施，你到任之后，可要进行充分研究呀。”此时将反对牟田口的稻田调离由自己取而代之，绫部再不明白东条话里的含义那就是傻子了，这表明东京对实施英帕尔作战的态度是积极的。绫部离任之后，东条亲信、“三奸四愚”之一原作战课长真田穰一郎接任作战部长并晋升少将，作战课长再次由服部卓四郎出任。

稻田当然明白节骨眼上将自己调走原因何在。离任之前，他向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进言：“对缅甸方面军提出的英帕尔作战，总军一定要三思而行！”心有不甘的稻田交代原来的手下山田成利和甲斐三夫两位参谋：“对第十五军的作战计划，必须进行切实修正。”稻田此举纯属不自量力，自己副总参谋长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凭两名小参谋就能改变吗？继谏山和小畑之后，又一位还算理智的参谋长因反对英帕尔作战倒下了。

由于在南方作战中立下“丰功伟绩”，寺内已于1943年6月21日被授予“元帅”称号，与他老爹寺内正毅成为陆军中仅有的父子大将和父子元帅。本来他们还有可能成为父子首相的。1944年7月，东条下台之后，寺内曾被推荐出任首相，被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在前线作战无法脱身为由否决，这才有了小矶国昭内阁。寺内对稻田的忠告无动于衷。寺内对“乌号作战”的看法是：“当地部队说要做的事情，就让他们放手做吧。”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在此期间，大本营作战参谋近藤传八再次走访了新加坡、仰光和眉谿，会见了河边、牟田口等人。在返京提交的报告中，近藤指出，

南方军和缅甸方面军对实施英帕尔作战很有信心，河边和牟田口两位将军希望作战计划能尽快得到东京的正式批准，而不仅是进行准备。作为东条的铁杆亲信，新任作战部长真田并不赞成在缅甸发起进攻作战，认为应采取柔软而强韧的防御战略。但自己刚晋升，真田决定看看风向再说，并未将内心想法说出来。

12月中旬，南方军作战参谋栉田正夫专程回东京，就英帕尔作战再次与大本营交换意见。根据参谋本部测算，如按期实施“乌号作战”，为防止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借机反攻以及英军在若开地区或沿海发起两栖登陆作战，缅甸至少需要9个师团兵力才足以应对。目前河村手中只有7个师团，如以3个师团投入英帕尔作战，以第十八师团用于防备利多的中国驻印军，第五十六师团驻怒江一线，第五十五师团防守若开地区，正在陆续进入战场的第五十四师团负责若开以南海岸线的防务，缅甸方面军连一支师团级的预备队都没有了。一旦某一方告急，河边只有干着急搓手的份儿。

大本营随即做出决定，将第五十三师团和完成重建的第二师团——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被美国陆战一师打残的那支部队——调往缅甸。东京对英军可能发起的登陆作战最为忌憚，这两个新增师团被指定部署于沿海一线。

12月22日至26日，缅甸方面军关于英帕尔作战的最后一次军演在第十五军司令部驻地眉谬举行。除参战各师团有关人员之外，南方军新任副总参谋长绫部、兵站参谋今冈丰、作战参谋山田成利，缅甸方面军参谋长中永太郎、作战参谋不破博、兵站参谋上村泰藏等人悉数到会。负责缅甸天空的第五飞行师团师团长田副登、参谋长铃木京列席会议。

军演完全按第十五军的设想进行，其间没出现任何偏差。军演结束后，牟田口站起身慷慨陈词：“本人从军30年来，历经大小作战数

十次，从未有过今天这样对英帕尔之战的必胜信心。对本次作战，我已考虑得非常周全，英帕尔作战皇军必胜是毋庸置疑的。诸位只要坚持必胜信念，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向着胜利的目标迈进！”稍作停顿之后，牟田口对英军战斗力再次给予评价：“他们就像中国军队一样孱弱，之前你们在各个战场应该深有体会。我们有融化钢铁的热情和意志，只要我们果断包围，然后实施迂回穿插，英军必然就会溃退。对大家提出的补给问题，当然应给予高度重视，但一味强调补给困难是不可取的。帝国陆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巨大成功表明，果敢突进乃胜利之捷径。诸位无须心存危惧，只要向目标突进便是。”

针对少数人提出的制空权问题，牟田口同样不屑一顾，认为地面部队仅在强渡钦敦江时需要空中掩护，之后的突击作战有无空军影响不大。这话说得坐在一边的田副和铃木一脸没趣儿。

牟田口的话逐渐上升到战略层面：“鼓舞我军士气、扭转不利战局的唯一手段就是英帕尔作战。诸位是上天选拔出来的帝国武士，难道你们不想为祖国献出宝贵的生命吗？”与之相对应，一些参谋开始在下边小声嘀咕：“在军司令官讨论的细节里，好像并未将敌军的抵抗计算在内。”

参会众人面面相觑，都不愿当众扫牟田口的兴。中永太郎毕竟代表方面军，在会后私人场合，他仍向牟田口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贵军在作战构想上，还是应该多考虑一些潜在危险。仗一旦打起来，就没有反思余地了。”此时正在兴头上的牟田口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怫然告诉中永太郎：“你缺乏实战经验，才会有这样的担心，凭空担心是没有用的。我多年的实战经验表明，战役准备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有信心在‘天长节’（4月29日）拿下科希马和英帕尔，作为献给天皇陛下的生日礼物！”牟田口这番话极不礼貌，虽然两人同为中将且牟田口资历较深，但中永太郎毕竟代表上方机关。牟田口背后有

河边甚至东条撑腰，根本没把中永太郎放在眼里。对此除了表示愤慨，中永太郎也无可奈何。

南方军代表绫部履新前曾接受过东条聆讯，他本人打心底里赞成英帕尔作战。不过他还想听听一线人员意见，赞成的说法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岂不更好？因第三十一师团佐藤、第三十三师团柳田未能参会，绫部找到了第十五师团山内师团长。山内曾任日本驻美使馆武官，在美国堪萨斯陆军军官学校深造过，他思维敏捷而严谨，注重每项决策的理论背景和量化分析，他对牟田口倡导的“乌号作战”毫无信心。目前他的部队还在调动之中，何时抵达战场尚无定数。对绫部的询问，山内以刚到缅甸、不了解前线情况为由拒绝发表意见。事实上，牟田口与下属三个师团长别说默契，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他本人也无意进行改善，反而讨厌与师团长一起开会，更多时候让参谋长或作战参谋代劳。

牟田口不让师团长参会自有他的原因。田中唱反调是出了名的，此时他正在胡康河谷指挥第十八师团抗击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不来参会情有可原。佐藤和柳田不来参会纯属牟田口“以权谋私”。佐藤与牟田口一向交恶。第一次看到“乌号作战”计划时，佐藤心中非常不爽。他认为让成立时间最短的第三十一师团承担正面攻打科希马的艰巨任务，而让齐装满员的另两个师团南北夹攻英帕尔——其实柳田第三十三师团才是正面进攻部队——纯属牟田口公报私仇，报复自己。从接到命令那一天起，佐藤就一直叽叽歪歪，怪话连篇，在不同场合大唱反调，到处宣扬在补给如此困难的情况贸然出击属无谋之举。他甚至将师团高级军官组织起来，公开训诫“诸公之中大半要在英帕尔大山里饿死了呀”，如果让他来开会，作战就更难通过了。

绫部只好带山田参谋走访了第十五师团冈田参谋长。冈田说话倒毫不避讳：“看过本次军演之后，我个人感受是英帕尔作战根本就行

不通。”绫部继续走访第三十三师团作战参谋堀场库三和第十五军作战参谋平井文，两人同样不看好本次作战。

绫部接下来征求了山田和今冈的意见。山田直言应考虑撤销“乌号作战”。今冈的话稍稍含蓄一点，只对战役后勤补给表示了担忧。绫部终于说出了内心的想法：“一线军司令官进攻欲望很高，这是东京喜闻乐见的事情呀。我们南方军如果扼杀这种欲望，难免会有掣肘之嫌，应当竭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牟田口司令官热切期盼的这次作战如果被中止，很可能在军中引发混乱，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绫部的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两人再不明白就是憨子。次日，两人一起找到绫部，提出撤销头天的反对意见，赞成发起英帕尔作战。

12月28日，回到新加坡的绫部将军演情况向寺内做了汇报，同时表明自己是支持英帕尔作战的。寺内授意他立即就发起作战向东京正式请示。

为改变战场被动局面，1943年12月末，大本营陆军部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图上军演——日本人军演简直上瘾了，好像多演几次就能打赢仗似的。代号“虎式演习”由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主持，除作战课下属参谋及各课课长外，总长杉山、次长秦、作战部长真田等大腕儿悉数到会。会议还特意邀请了海军军令部的有关参谋列席。演习结论表明，1944年盟军主要反攻方向如下：一是从阿留申群岛指向千岛群岛方向；二是由中太平洋指向日本本土及中国台湾、菲律宾方向；三是从新几内亚经澳北指向菲律宾方向，同时海军进攻爪哇和苏门答腊；最后一条是从印度东部指向缅甸、泰国和马来亚方向。

根据1943年中期后的战局判断，参谋本部认为，上述反攻路线中需特别重视的是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海上攻势，以及中、英、美联军从缅甸的大陆攻势。为应对日益增大的威胁，会议决定南方军司令部由

新加坡遣往马尼拉，迅速加强菲律宾的防务，同时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和向印度东部的进攻作战。

在这种形势下，1944年1月4日，绫部抵达东京。南方军关于实施英帕尔作战的报告可谓一路绿灯。绫部一行备好了汽车，计划一旦得到批准就立即驱车前往机场，以最快时间飞回新加坡。当晚，首相秘书西浦来到首相官邸。当时东条正在洗浴，得知此事十万火急，破例在浴室接见了西浦。

“请等一下，”浴缸里的东条说，“虽然我知道你们肯定认真研究过很多次，但保险起见，以下问题你还是打电话问问作战部吧。”西浦迅速记下东条提出的五大问题。

一、必须慎重防备英军可能在孟加拉湾发起的两栖登陆，如在实施英帕尔作战时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已制定了相应对策？

二、如能顺利拿下英帕尔，是否还需向缅甸继续增加兵力？是否会给缅甸防卫带来不利影响？

三、目前印缅地区的制空权在敌人手中，将对地面作战造成多大影响？

四、后勤补给能否跟得上？

五、第十五军作战设想是否可靠？

对东京可能提出的问题，绫部早进行过充分准备，立即向东条做出了“一切均有把握”的答复。绫部特别指出，通过实施本次作战，将来缅甸的防御就可以借助英帕尔一带有利地形，反倒能节省大量兵力。

既然东条已经点头，1944年1月7日，大本营陆军部以“大陆指第1776号”向南方军下达正式命令：“南方军总司令官为防卫缅甸，可

适时击破当面之敌，占领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要域。”虽然命令已经下达，东京对“乌号作战”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意大利退出战争之后，英国势必以地中海的海上力量充实印度洋，在缅南发动两栖登陆的可能性陡然增大。1月8日，参谋本部发出补充指示：“关于发动‘乌号作战’，本部曾反复进行研讨。必须指出，当指挥本次战役时，务须保证缅甸西南海岸防御万无一失，防止英军可能发起的登陆作战。以上请妥善考虑，是所切望。”

至此，从1942年夏季以来反复讨论的进攻印度作战终于有了决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同一时期，盟军也在就反攻缅甸来回扯皮。前文提到，英军已有了绕过缅甸进攻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岛的想法。日军一旦对印度发起进攻，无论从确保盟军东南亚大后方，还是从维护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来说，丘吉尔都必须打起精神，起立迎战。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中、英、美原有的分歧都不复存在。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投入战斗，打跑了敌人回头坐下来再吵不迟。

参加英帕尔之战的日军为第十五军下属三个师团，按进攻方向由南到北依次是柳田第三十三师团、山内第十五师团和佐藤第三十一师团。1943年3月22日，佐藤师团已被纳入第十五军作战序列，但师团直到5月才最终编成。从6月，该部陆续进入钦敦江东岸布防。第三十三师团一直属第十五军管辖。根据牟田口的命令，柳田从1943年10月4日开始逐步向钦敦江一线靠拢。其下属第二一三步兵联队因为参加第一次若开战役，很长一段时间未能随主力一起行动。

麻烦最大的是山内第十五师团。该师团原驻中国南京地区，因船舶紧张，师团主力需要分批从上海海运。他们从7月16日到10月上旬陆续离开吴淞港，经越南西贡转入泰国境内。在从泰国开赴缅甸的过程中，大部分人需长途跋涉上千公里。其中第六十七步兵联队竟被南方军留在缅甸修路。这其实是不赞成英帕尔作战的稻田暗中捣鬼，以此防止或牵制第十五军过早发起作战。等稻田调走南方军改变态度

时，离开战已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直到战役打响，山内只集结了师团2/3的兵力。

对进攻印度比牟田口更积极的还有一人，“自由印度政府”首脑钱德拉·鲍斯。此前东京做出决定，将南方军已占领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作为鲍斯政府的管辖区。1943年10月24日鲍斯对英美宣战时，他手下有13000人，基本来自日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抓获的俘虏。为协助鲍斯从俘虏中挑人，日军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叫“岩畔机关”的临时机构，负责人是开战前赴美协助和谈的岩畔豪雄。

根据鲍斯和东条的约定，这支部队将很快充实到30000人，还将组建20000人的“义勇军”。这支部队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多在于政治意义。在11月上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鲍斯声泪俱下向东条恳求，“尽快发起对印度的攻势，进军德里”。东条向鲍斯承诺，他将会领导一个由日军解放的印度。不过德里实在太远，眼下我们先拿下英帕尔再说。东条预言，经过一年严重内乱和灾难性饥荒，大英帝国远东“灿烂的宝石”将不堪一击。

鲍斯并不赞成进攻英帕尔，主张从若开地区沿孟加拉湾进攻吉大港，因为那里是印度国大党势力雄厚之地，这样不但可以鼓舞印度国民的士气，也更便于将来进攻加尔各答。事实上鲍斯太把自己当盘菜了，日军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反对擅自更改计划。缅甸方面军和南方军告诉鲍斯，现在进攻吉大港船舶严重不足，且今后难以有效保持这一地区的水上交通。不过寺内和河边表示，允许鲍斯率部参加“乌号作战”，以扩大其在国内的政治影响。1944年1月7日，鲍斯进入缅甸，在仰光开设了临时办事处，与河边共同策划对英军的作战。

中国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训。但在日本陆军中，轻视后勤补给的做法非常盛行，辎重兵和兵站参谋一般被看作没有前途的职位——“辎重如果能算兵，蜻蜓也能变老鹰”。作为一名具有丰富

实战经验的高级将领，说牟田口丝毫不重视补给略显偏颇。参与英帕尔作战的部队近10万之众，印缅边境地形险恶，交通不便，给弹药和粮草供应带来的极大困难。缅甸是著名的产米大国，粮食不成问题，难题在于运输。当初缅甸方面军向南方军上报补给计划时，已将牟田口的数字主动削减了40%。但是南方军砸锅卖铁也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东京同样无法解决。最终仰光答复眉谬的数字是（括号内为第十五军提出的数字）：汽车中队26个（150个），辎重兵中队14个（60个），输送司令部2个（3~5个），兵站地区队1个（4个），兵站医院3个（3~10个），兵站卫生队1个（4个），野战铁道队2个（4~5个），独立工兵联队2个（5个）。为支持牟田口，南方军将下属第四十五独立汽车大队、第二至第五特设汽车中队悉数派往了缅甸。

看到仰光发来的数字，第十五军司令部里阴云密布。牟田口对此毫无办法。但他认为，只要各部坚决执行作战计划，补给难题就能迎刃而解。英帕尔是英军最重要的补给基地，科希马以东不远处的迪马普尔储存着供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大量物资。只要攻击部队能在规定三周时间内完成任务，就能实现“打下英帕尔，坐吃丘吉尔”，即“就食于敌”。据说英国人的牛肉和威士忌味道不是一般地好。牟田口命令各部只需研究维持三周补给的办法，其他无须多虑。第十五军的参谋可没司令官那么洒脱，他们认为前线进攻受阻，以方面军提供的条件，绝对无法解决10万大军的弹药供应和吃饭问题。穷人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呀！

后来英军在战役总结中这样写道：“由于对后勤供应需要估计不足，加上对英军部队战斗素质估计过低，最终导致了日军的毁灭。”日军的总结与对手不谋而合，承认“对后勤保障重视不够是造成劫难的重要原因，我们在英帕尔打了一场忽视后勤的无谋之战”。

兵站参谋开始寻求新的办法，大量搜集大象、牛、马、羊甚至猴子，准备以畜力弥补汽车运量的不足。牟田口为此找到了理论依据，

指出成吉思汗能横扫欧亚大陆，最成功的就是蒙古人的补给办法，就是所谓的“成吉思汗智慧”，日军必须效仿游牧民族最大限度地使用畜力。初看这不失为一个可行办法。在之前的作战中，英军同样经常使用畜力充当山间运输工具。就连财大气粗的美军“5307部队”在胡康河谷渗透作战时，也大量使用骡马取代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在钦敦江西岸那加山区，很多地形的确更适合畜力运输。况且这些牲畜一旦完成运输任务，就可就地宰杀充当军粮，可谓一举两得。

据统计，第十五军征集的畜力包括战马12000匹，牛30000头，大象1030头，羊和山羊总数不详，但仅第十五师团就征集了10000头左右。参谋薄井为此操碎了心，他之前曾提到以野草补充军粮，甚至研究过调理烹饪的办法。但因出动兵力实在太多，日军的补给问题还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参战三个师团长均对补给问题表示出极大担忧，只有和牟田口性格相近的佐藤把话说了到明处。一次作战会议之后，佐藤来到牟田口的办公室，拍着胸脯向军司令官保证。

“本师团一定能够在三周内拿下科希马。不过，请您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牟田口问。

“在我部渡过钦敦江25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要给我提供200吨粮食弹药。在得到上述物资后，我的部队一定能再坚持25天。”

“好！25天内一定送去200吨。”

“一言为定，拜托了！”佐藤笑着告诉牟田口，“我不会向部下说什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大话，有可能取得胜利就一定取得胜利。战场上没有必胜不败的军队，如果想发挥出士兵十成的力量，让他们发挥八成就足够了。只有十成力量却要求发挥出十二分，这样的要求只

会令人失望，部队也可能全军覆没。比起这种糟糕的结果，还是先保证不失败为好。”

牟田口顿时面露不悦，佐藤的话明显是对他时刻挂在嘴边的“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绝佳讽刺。此时正值用人之际，牟田口极力压制愤怒：“好吧，你不用担心，25天内一定送去200吨，你的部队努力坚持50天。在此以后，你要多少粮弹我同样给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军司令官做出了保证，佐藤依然不能放心。牟田口太忙，到时很可能顾不过来。他转身找到了参谋薄井，将刚刚对牟田口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薄井可不敢像军司令官那么大包大揽，只是唯唯诺诺，表示“一定尽一切努力去办”。

除了补给，日军还有一个致命缺陷是空中力量严重不足。在与盟军长期的空中角力中，第五飞行师团损失日增。田副虽声称在1943年7月2日到1944年7月30日累计击落敌机135架，但自身也损失83架。让田副颇感无奈的是，他的损失不但得不到半点补充，还要抽出部分力量前往增援江河日下的太平洋战场。“乌号作战”打响之前，日军在印缅地区仅有战机221架——重型轰炸机30架、轻型轰炸机47架、战斗机129架和侦察机15架。第五飞行师团凭此兵力要在四面八方作战，可真够他们忙活的。

根据日军推算，同期英国皇家空军在印缅战场战机超过700架，到1944年春天将超过1000架。除此之外，美国航空队在印度和中国战场部署战机超过400架，随时可以前来增援。在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面前，田副别说争夺制空权，连自保都非常困难。制空权丧失给日军后勤供应带来了更大难度，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极易遭到空中打击。1944年1月底，盟军战机持续发起航空作战，一度将牟田口在钦敦江一

线三处兵站好不容易囤积起来的宝贵物资炸毁一半，薄井急得快哭出来了。

为更好支援英帕尔作战，1942年2月中旬，田副下令主力进驻缅甸中部机场。这一动向很快被盟军捕捉到。英军东线航空队下属第三战术航空队频频出动，对日军缅甸中部机场发起航空打击。持续不断的空战导致田副的飞机因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据盟军统计，1944年3月日军日均出动飞机41架次，到4月已降至34架次，5月进一步下降到28架次。到6月初地面战斗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在英帕尔上空的日机每天不超过3架。6月17日之后，天空中再也见不到日机的影子了。

除了粮草，第十五军弹药储备也严重不足。到1944年1月15日，缅甸方面军拥有弹药可供6个师团一次会战需要，燃料可用40天，粮秣4个月，医用卫生材料6个月。初看上去似乎不少，但受运力所限，前线能够集结的弹药和补给严重不足。在第十五军司令部所在地眉谬和曼德勒一带，积攒的弹药只够5个师团0.2~0.3个会战份，燃料够10日份，粮秣仅5日份。在钦敦江东岸三个主力师团的集结地带，各处弹药不过0.2个会战份，燃料10日份，粮秣10日份。这还是日军重点照顾的方向，其他方向更不用提了。由此看来，日军根本不具备发起大规模进攻战的条件，有那么多人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4年1月18日，缅甸方面军正式向第十五军下达了进攻英帕尔的命令。1月27日，牟田口命令三个参战师团向预定出发地隐秘移动：第三十一师团集结地为钦敦江西岸的平邦和霍马林，第十五师团集结地为平梨铺到贝贡一带，1943年底已进入钦敦江西岸的第三十三师团在葛礼瓦、吉灵庙一线待命。

牟田口认为，为避开恼人的雨季，攻击越早发起越好。但是第十五师团主力还在路上。先锋部队松村弘的第六十联队1月2日刚抵达钦敦江东岸，尾本喜三雄第五十一联队尚在行军途中，他们需要徒步走

完从泰国到钦敦江的1200公里路程，最快3月初才能到达前线。柳泽宽次第六十七联队远在泰国境内，竟被南方军留下用于修路。牟田口为此在2月11日朝南方军大发一通脾气。参谋们私下里说，怒吼已成为军司令官的一种习惯。

2月上旬，心急如焚的牟田口来到第十五师团司令部，告诉山内：“3月7日，不能再拖后了！不能因第十五师团导致全军士气低落，最终使大日本帝国陷入危机！3月7日，第十五师团不管集结了多少人，都必须按时发起进攻！”

山内患疟疾高烧不退，事实上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情正在急剧恶化：“我非常清楚军司令官的意思，可是，我希望能够再等一周。”

“不行！”牟田口拍着桌子大吼道，“你应该知道雨季到来的时间，3月7日是最后期限。正因为你们师团，才要推迟到3月7日。”

“柳泽联队还没从泰国出发，尾本联队可能在3月5日到7日抵达，”参谋长冈田解释道，“从离开南京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士兵，能不能让我们激励一下他们呢？”

山内和冈田陪同牟田口来到了第五十一联队的临时驻地。帐篷里的士兵都在熟睡，他们的破军靴扔在一边，刚刚走完上千公里脚涂满了碘酒。带兵多年的牟田口阻止了一个挣扎起来欲向他行礼的中队长，慌忙转身走出了帐篷。

山内解释：“这是今天早上刚赶到的一个中队，最后一支部队3月5日才能到达。我们想让他们休息一周，恢复一下体力。师团目前可控兵力不足六个大队，为了能够保持正常的战斗力……”

牟田口挥手打断了山内：“原来是这样！为了天皇陛下这些忠勇的将士，好吧，3月15日，绝对不能再推一天！”

回到眉谿的牟田口正式发布了作战命令：3月8日，第三十三师团率先从南路发动进攻；3月15日，其余两师团强渡钦敦江，向既定目标攻击前进。第十五师团配合第三十三师团南北夹击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直取英帕尔北部重镇科希马，切断英军增援通道。若该方面进展顺利，佐藤将抽出有力一部沿科希马—英帕尔公路南下，配合友军对英帕尔的作战。

到了这时候，第十五师团第六十七联队才刚从泰国出发，无论如何赶不上参战了。牟田口只好下令该联队暂时归军司令部直接指挥，山内只能用两个联队发起攻击。因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参战部队无法带上重武器，大部分火炮被留在后方，携弹数量严重不足。第三十三师团行动区域路况稍好，相对携带弹药较多。参战三个师团携带粮食的情况是：第十五师团25日份，第三十一师团21日份，交通条件稍好的第三十三师团仅14日份。

为使第十五军专注于“乌号作战”，河边下令驻怒江西岸的第五十六师团由方面军直接管辖。胡康河谷方向第十八师团与“乌号作战”地区毗连，仍归第十五军指挥。在此以前河边已向寺内申请，在方面军以下增设第二十八军和第三十三军，前者负责孟加拉湾沿海防御，后者专事缅北胡康河谷和滇西的作战。

东京对英军可能在沿海一带发起的两栖登陆最为忌憚。1944年1月30日，随着参谋本部一纸电令，缅甸方面军下属第二十八军率先成立，司令官为原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樱井省三，参谋长即刚刚提到的岩畔豪雄，他已晋升陆军少将。该军下辖冈崎清三郎第二师团、片村四八第五十四师团、花谷正第五十五师团。樱井得到的指令是，加强缅甸西南部及孟加拉湾沿海地区的防御。

这样，河边身边就只剩竹原三郎第四十九师团和和林义秀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了。河边很快制定了以“乌号作战”为中心、指导缅

甸全局的作战纲要：

一、为隐蔽“乌号作战”企图，保证第十五军作战顺利进行，在发动英帕尔战役之前的2月上旬，新成立第二十八军在阿恰布方面发动代号“哈号作战”的有限攻势，歼灭驻若开地区英第十五军，吸引英第十四集团军尽可能多预备队南下，削弱英帕尔地区的防御力量。该项作战预计在“乌号作战”启动前10天结束。

二、第十八师团于甘马因以北、第五十六师团于怒江西岸分别与中国驻印军、云南军对峙，暂取守势。

三、第十五军先以第三十三师团一部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势，尽量将英帕尔方面敌第四军引向该方面，军主力第十五、第三十一师团强渡钦敦江，一举攻占科希马和乌克兰尔，切断英军的增援路线。随后以主力第三十三、第十五师团包围并歼灭英帕尔之敌。

根据缅甸方面军同“自由印度政府”达成的协议，鲍斯下属第一师主力约7000人将随第十五军一同作战，“乌号作战”夺取印度领土的行政管理由鲍斯负责。

烽烟南北起

在史迪威多方斡旋下，1942年10月，中印公路境外利多至密支那段开土动工。这条后来以史迪威名字命名的公路长1730公里，经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北线经八莫、南坎、畹町与滇缅公路相接，南线越伊洛瓦底江经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连。公路修建得到了华盛顿的高度重视，罗斯福一度认为“中印公路工程的重要性仅次于北非战局”。虽未向远东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但马歇尔亲自出面协调向印度派出了美军第四十五、第三三〇工兵团、第八二三航空工兵营等部共计6000人。中、美、印三方参与施工总人数近20万。到1943年12月27日，公里已从利多向前延伸166公里，征服了印缅边境最艰险的地段。让史迪威颇感头疼的是，随着公路不断延伸，需要派出保卫和维护的部队日增，相当于减少了前线战斗人员的数量。

早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人就有修建这样一条公路的打算，出于对大自然的畏惧刚动手就退缩了。眼下丘吉尔对修建这条公路一直持保留意见，认为工程量太大，工期太长，很可能到建成时已经用不上了——后来事实验证了丘吉尔的说法是基本正确的。通过航空侦察得知中美联手修路的消息后，东京广播电台大加嘲讽：“美国人修筑这条公路，只会促成两件事情：一是教英国人向中美学习如何筑路，二是为帝国陆军未来进攻印度铺平道路。”话虽如此，参谋本部还是命令第十五军——当时缅甸方面军尚未成立——密切关注公路的修建进度。饭田命令驻胡康河谷日第十八师团派出一部兵力，对那加山东麓实施武力搜索。驻边境的几支英军小分队不战而逃。为了保护道路施工，史迪威命令已完成整训的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由蓝姆迦前出至利多。

1943年3月初，驻印军新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开始向胡康河谷方向搜索前进，与日军搜索队多有接触。零星战斗一个月后，中国军队占

据了预定修建机场的新平洋地区。雨季来临，日军全部撤往200公里外的孟拱河谷。10月，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从友军手中接过了防务。

1943年3月18日，参谋本部原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接替牟田口出任第十八师团师团长。被东条逐出东京决策中心的田中急欲通过战斗挽回颜面。上任伊始，他就筹划向中国军队发起反攻。当时他手头兵力只有五个步兵大队，另四个大队正在怒江东岸协助第五十六师团执行扫荡江东少量云南军的任务。此时缅甸方面军正在筹划进攻英帕尔的“乌号作战”，为确保主攻方向的行动不受影响，河边要求其他各部不要主动发起进攻，暂取守势。田中对此大为不满。更让他恼火的是，师团有限的少数汽车也被抽走支援第十五军，导致部队机动能力大大降低。

随着外出支援友军的四个大队逐步归建，田中再次派侦察队向那加山区搜索前进。日军动向很快被盟军侦察机发现。史迪威正欲前往参加开罗会议，驻印军参谋长博特纳准将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第一一二团全力出击，歼灭日军搜索队并夺取胡康河谷边缘战术要点大洛。10月24日，第一一二团兵分三路进入胡康河谷。驻印军在缅北首开战端，拉开了印缅战区一系列大规模作战的序幕。

1943年10月，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占领新平洋，随即进入胡康河谷在拉家苏、于邦、临干一线展开。发现中国军队越境进入缅甸之后，田中立即调整部署，以第一一四联队驻守密支那，以山崎四郎第五十五联队、长久节郎第五十六联队抵前增援，田中亲率师团司令部随后跟进。此时史迪威开会未归，驻印军暂由参谋长指挥。博特纳对日军的兵力判断有误，认为胡康河谷出现的只是日军小股部队。孙立人声称那里的日军实力强大，但博特纳告诉他：“我亲爱的伙伴，你根本不需要战斗，直接走进去就可以了。”当时驻印军进入胡康河谷的仅一团兵力，缺乏重炮，甚至连团属迫击炮连亦未被允可前往。11月22日，日军集中第五十五联队主力于中路于邦一带包围了第一一二

团。按照日军以往的习惯，对付中国一个师只需一个步兵大队，现在用一个联队对付一个团纯属浪费。但此后的作战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

在此后一个多月里，第一一二团依靠砍芭蕉树藤取水及美军运输机的空投补给，与日军1个联队对峙长达50日之久。占尽火力优势的日第五十五联队伤亡近千人，竟无法攻克仅两个营把守的驻印军阵地。第一一二团将前线危机情况速报师长，孙立人派兵增援的请求遭到博特纳断然拒绝。后者认为，出兵太多势必造成补给困难。12月21日，史迪威返回利多后，发现整体进度已落后计划达一个月之久。起初他认为孙立人在耍滑头，试图掩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缓慢进击的密令。在和孙立人一同飞往战场上空观察之后，史迪威立即同意了孙立人的意见。孙立即率师主力前往增援，急行军20余日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另外第一一四团第一、第二营同样被派往于邦方向。

12月24日上午9时，新三十八师向日军据守的于邦发起全线进攻。在炮兵部队1个小时炮火准备之后，中国步兵开始向日军发起进攻。经6天激战，新三十八师攻克于邦。驻印军以亡315人、伤429人的巨大代价，换回了在缅甸的第一次胜利。何况他们面对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田中第十八师团有“丛林战之王”的盛誉。

于邦之战随后还引发了一段公案。据传战斗结束之后，孙立人悍然下令处决了1200名日军俘虏。他这样命令师部参谋：“这些狗杂种！去审问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类似事情均如此办理。”据说当时唯一没杀的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审讯后发现他原来是中国台湾人。

上述情节听起来非常解气，但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出于义愤的一种杜撰。首先，不管远征军、英军或者美军，甚至日军的官方记录，对此事均无只字介绍，包括孙立人后来的口述资料和史迪威日记同样如

此。其次，受过武士道熏陶的日本兵不会轻易投降，即使到了战争后期的冲绳岛战役，参战日军逾十万之众，俘虏才超过了四位数。现在与孙立人对抗的不过是日军两个联队，一次局部作战是不可能抓到千余俘虏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军在抗战中极少抓住日军俘虏。从一些军、师对日作战的告捷电报中可以看出，生俘日军十数人都已算了不起的成就了。最后，孙立人曾有不短时间的留美经历，枪毙一两个日本人尚有可能，大批枪杀战俘可能性不大。

在之后7个月里，除偶尔参加战区司令部一些无聊会议之外，史迪威一直指挥驻印军在丛林中穿行，就像头一年5月他选择步行撤出缅甸那样，“美军最佳三星连长”的绰号可能来源于此。史迪威的战术是在前线压制敌人，真正的攻击来自侧翼，在更远的地方设置路障。他喜欢使用一系列短勾拳，认为这比远程渗透更加有效。在某种意义上，他效仿了日军1942年使用的战术，斯利姆夸赞他“是从1942年撤退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最多教训的盟军指挥官”。驻印军的目标是分割包围歼灭敌人，为此不得不经常采用杀鸡用牛刀的战术。即使面对日军一个中队，也往往会派出一个整团的兵力，赢了就行。

中国驻印军来势凶猛，火力强劲。到1944年1月初，日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联队被迫退守达罗和太白加一线。史迪威下令兵分两路向南追击。左路孙立人新编第三十八师从于邦出发，向太白加方向攻击前进。右路廖耀湘新编第二十二师从新平洋出发，进攻达罗。1月中旬，孙立人部已夺取了日军部分外围阵地，开始进攻太白加前沿。廖耀湘部渡过塔奈河进至达罗以北地区。1月28日拂晓，从新平洋机场起飞的美军战机开始对达罗日军阵地实施轰炸扫射。8时，新二十二师战车营出动坦克撕裂了日军防线，掩护步兵夺取日军工事和阵地。1月31日，一队坦克冒着炮火冲进了位于达罗镇的第十八师团司令部，田中的大印被驻印军缴获，可见撤退之狼狈。

1月31日，左路新三十八师向太白加发起总攻，美军第十航空队出动战机30余架前来助战，日军不得不再次后撤。2月1日，新三十八师占领太白加。达罗—太白加战斗的胜利使驻印军在缅甸境内牢牢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向纵深地区进攻的前进基地。

史迪威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的司令部设在丛林中的竹棚屋或简易帐篷里，他和普通士兵一样拿饭盒排队打饭。史迪威鼓励一向“吝啬”的中国士兵不要节省弹药，告诉大家美军飞机很快将送来更多物资。他要求所有负责空投的飞行员必须到前线待一段时间，了解地面部队作战的艰辛。经历过前线的“苦难”之后，空军的小伙子开始冒着极大风险为地面部队提供给养，在任何气象条件下都坚持起飞。史迪威大量签发嘉奖令并颁发勋章。他无疑是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很多作战勇敢的部队得到了锦旗。驻印军面临的最大麻烦是糟糕的天气。2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帝呀，请赏赐我们几个晴天吧，那样我们就能快速前进了。”即使是旱季，缅北1月下雨的日子也达到了12天，2月达到18天，3月和4月各10天，4个月总降雨量达到4400毫米，而雨季尚未真正来临。

日军自达罗、太白加撤退之后，田中适时改变了防御策略，将第五十五、第五十六联队做梯次配置，分别据守胡康河谷中心地带的孟关和瓦鲁班地区，上述两地相距12公里。日军完全放开正面，试图引诱中国军队进攻工事坚固、地势险要的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而以主力部队从右翼包抄中国军队侧背，试图前后夹击打一场歼灭战。史迪威调整作战计划，以新二十二师配属军重炮团和战车营从正面猛攻孟关，以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第一一三团掩护主攻部队左侧背。战斗打响之后，新三十八师在大比河南岸截住了日军迂回部队。虽然侧后威胁得以解除，但新二十二师面对孟关日军的拼命防守苦无良策，激战一周伤亡惨重，毫无进展。

驻印军随即调整部署，留下第一一二团在大比河与日军对峙，第一一三团迂回包抄孟关背后的战术要点瓦鲁班。3月5日，第一一三团向瓦鲁班发起猛烈攻击。之前在3月1日，战场上又闯入一支装备精良、人高马大的盟军——美军“第5307混合部队”。这支部队是弗兰克·梅里尔上校仿效温盖特“钦迪特”建立的。美军士兵不喜欢官方授予的正式名称，认为它听起来像“洛杉矶的街名一样令人讨厌”，而赞成使用“梅里尔的劫掠者”这一富有侵略性的新名字。这支3000人的部队是美国陆军部为“特别危险和需要自我牺牲精神战斗”而招募的志愿兵，其中许多人是参加过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战斗的老兵。在同“钦迪特”一起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丛林战训练期间，他们获得了意志坚强的好名声。现在，他们正向孟关和瓦鲁班之前的咽喉要道——南比河渡口快速疾进。

发觉后路即将被截断，田中只留下少量部队据守孟关，集中主力向瓦鲁班发起反击。梅里尔部队在第一一三团的支援下与敌展开激战。后路不稳导致孟关日军军心大乱，新第二十二师乘势发起攻击，配备了87辆斯图亚特轻型坦克的战车第一营趁势突破日军防线。斯特亚特轻型坦克放在苏德战场是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但在日军眼中是不折不扣的钢铁巨无霸。3月4日，新二十二师克复孟关。

田中下令各部向瓦鲁班收缩。此时另一支中国军队新三十师已抵达新平洋。从3月5日开始，在温盖特的率领下，已大大扩编的“钦迪特”——英印第三师下属六个旅开始在缅中“百老汇”和“乔林基”空降，严重威胁到第十八师团的后勤补给线，田中瞬间腹背受敌。

3月8日中午，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战车第一营及“劫掠者”部队发起攻击，次日上午9时攻克瓦鲁班。让史迪威愤怒的是，田中竟然率主力寻隙溜掉了。尽管如此，瓦鲁班战斗仍是驻印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他们击败了日军一个精锐师团，使他们伤亡了数千人。史迪威陪战区司令官蒙巴顿视察了战场，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

里有相当多日军士兵和战马的尸体，到处都是杂七杂八的丢弃物品。”蒙巴顿是由16架“喷火式”战斗机护航飞到战场的。史迪威对参谋们说，蒙巴顿来回一次消耗的油料足以让他自己的战斗进行一个星期。蒙巴顿抱怨尸体的臭味，让史迪威感到厌恶：“我越看这些英国佬就越恨他们，这些该死的伪君子不放过任何机会，尽其所能危害我们，这些王八蛋！”他认为蒙巴顿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浑蛋，“孩子气的路易斯热衷于抛头露面，是一只夜壶。”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一位叫廖耀湘的中国将军介绍给英国人。

3月18日，新二十二师第六十六团沿山路正面向日军据守的坚布山发起攻击，经10多天战斗，将当面之敌逐次击溃。3月26日，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接替友军继续向高鲁阳方向攻击前进。同时，第六十四团主力翻越隘路以东山地突袭日军侧背。28日，新二十二师两个团联手攻克高鲁阳。

与此同时，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及“劫掠者”部队已到达沙都渣以南的拉班，向北突袭坚布山侧背。日军陷入南北受敌的被动局面。29日，新二十二师在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的策应下发动最后攻势，一举攻克沙都渣。伤亡惨重的日第十八师团全线溃退。中美联军合力打开了通往孟拱河谷的门户。

虽然战役规模不算太大，但胡康河谷之战毕竟是盟军1943年下半年率先发起的进攻。1943年12月底，斯利姆曾飞往利多视察战况，见到了史迪威和他的司令部成员。可惜的是，他最欣赏的孙立人将军因在前线指挥作战未能见到。斯利姆对胡康河谷的战况表示满意，但那毕竟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在联手作战，胜利没英国人什么事儿。斯利姆已领导过两次狼狈的撤退。虽然失败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总是在战局不可收拾时才介入指挥。现在，他急需一次胜利洗刷耻辱，振奋英印军低迷的士气。英国人将目光盯上了梅宇半岛，恰好日军也拟发起配合第十五军的“哈号作战”，第二次若开战役爆发。

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上，盟军已做出了不在缅南及安达曼群岛登陆的决定。蒙巴顿和史迪威一致认为，英印军在若开地区发动一次进攻作战意义不大，即使能够获胜，也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但斯利姆依然信心十足，他急需一次胜利提升英印军低迷的士气。斯利姆计划进攻横跨梅宇岭的日军防线。这道由连锁防御工事组成的防线分为三个堡垒群：西部堡垒一路延伸至拉扎比尔，东部堡垒直达莱特维特，最坚固的中部堡垒是日军依据第一次若开战役时的各处要隘修建，号称坚不可摧。斯利姆计划以斯库恩斯中将的第四军守卫英帕尔地区，克里斯蒂森中将的第十五军先推进至布迪当—孟都一线，之后兵分两路，英印第五师进攻拉扎比尔，英印第七师夺取布迪当，从后方进攻莱特维特。随后两个师合兵一处，共同夺取最坚固的中部坑道，将日军完全逐出梅宇半岛。英军为本次作战进行了精心准备，甚至为此专门修建了一条道路。斯利姆对取胜信心十足，英军不但握有制空权，且在兵力上有2：1的绝对优势，坦克和火炮方面优势更加明显。

经历了两次令人痛心的失败之后，擅长学习的斯利姆思考了许多问题，逐渐摸索出一套丛林作战的基本原则，并在日常训练中加以贯彻。诸如让步兵学会在丛林的复杂环境下进行单兵或组成小分队作战，改善后勤供应，在进攻中实施步坦协同等。他从失败中总结出两大教训：一是尽量避免攻击一个狭窄的正面阵地；二是必须做出纵深部署，时刻提防日军迂回包抄，一旦被包围不能慌乱，必须就地据守等待增援。他将这套理论形象地比喻成“铁砧和铁锤”：被围部队形成一个支点，牵制日军进攻兵力，形成“铁砧”；一旦反击时机成熟，则调遣强有力的预备队充当“铁锤”，向敌军发出致命一击。

斯利姆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他们存在以下致命弱点。首先，他们经常孤注一掷，习惯投入所有兵力，不保留足够的预备队；其次，日军执行力虽然很强，但不愿意承认错误，及时叫停无谓的战斗来减少损失，就是说战术死板和缺乏韧性；最后，日本人有一个非常

不好的习惯，他们的军官愚蠢地习惯带作战计划和标示好的地图作战，一旦文件被缴获，英军就能详细了解敌人的作战意图。

曾作为小说家的斯利姆想尽办法提升官兵士气，他用的方法与蒙巴顿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是自吹自擂或虚张声势，这与他皇室成员的身份相匹配。斯利姆总是不厌其烦地将自己的意图讲给下属听，从一个排到另一个排，有时甚至讲解到个人。这种方法在士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斯利姆能够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幽默去打动他们。第十四集团军中英国人只占1/3，其余2/3是印度人、廓尔喀人或缅甸人。为了让不会说英语的人理解他，斯利姆学习了乌尔都语、普什图语、印地语和尼泊尔语。士兵经常说：“他总是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而不像大官向部队训话。”这可能是斯利姆能够和史迪威成为好朋友的主要原因。

就在史迪威发起胡康河谷之战的1943年10月，第十五军司令官菲利普·克里斯蒂森中将下令英印第二十六师撤回吉大港，作为第十四集团军总预备队，弗兰克·梅瑟维少将的第七师和哈罗德·布里格斯少将的第五师向前集结，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击。与此同时，伍尔纳少将的西非第八十一师受命在吉大港以南80公里的齐加林集结，一旦执行进攻任务的两个师进入梅宇半岛，伍尔纳则立即率部进入加拉丹河谷，堵住日军惯用的迂回包抄，确保进攻部队后方及侧翼的安全。

11月30日夜，随着克里斯蒂森一声令下，英军两个师开始向梅宇半岛攻击前进。位于梅宇岭东侧的第七师向日军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粉碎了小股日军的零星抵抗后向莱特维特快速挺进。到12月20日，英印第五师已进入拉扎比尔对面的孟都平原。其间日军抵抗轻微，英军顺利推进至布迪当—孟都公路一线。

经过10天短暂休整，英军于1943年最后一天重启攻势。虽然遭到的抵抗越来越强，但英军凭借兵力优势，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快速

推进。1月9日，第五师顺利拿下孟都。到月底，第七师已攻占包括布迪当在内除拉扎比尔之外梅宇岭西侧的所有地区，控制了战术要点纳杰多克山口。

纳杰多克山口从辛兹维亚通入山谷处有一片1000平方米的干涸稻田，第十五军于此建立了前敌指挥所，随后陆续建成了军火库、停车场、补给仓库、骡马站、战地医院等设施。英印军官兵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行政区阵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很快成为第二次若开战役双方殊死争夺的核心战场。

接到英军大举进攻梅宇半岛的报告，河边起初并未在意，只命令1943年11月接任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的花谷正严加防范，组织所属部队击退英军进攻。随着第十五军针对英帕尔的“乌号作战”获得批准，河边拟以新成立的第二十八军发起一次对阿恰布的进攻行动，代号“哈号作战”。军司令官樱井省三接到的命令是，歼灭入侵若开的敌第十五军，尽可能吸引驻英帕尔的英印第四军主力南下，为牟田口实施“乌号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1944年2月初，英军已拿下了大半个梅宇半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土井元武率第一四三联队拼命抵抗，英军推进速度明显放缓。2月4日，樱井下令启动“哈号作战”，命令第五十五师团向当面英军展开反击，穿插包围英军后卫部队并一举围歼之。日军的作战计划分成两期：第一期南北夹击，消灭梅宇岭东侧的英印第七师；第二期师团主力回调，歼灭孟都一带的英印第五师。

日军采取的战术依然是惯用的迂回包抄。花谷抽调第一一二步兵联队三个大队（欠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小队）、第一四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欠第五中队）、第二一三步兵联队第一大队（欠三个中队）等部，辅以第五十五工兵联队主力、第五十五山炮联队第二大队一部及第三大队主力，总计3500名兵员，山炮、迫击炮各4门，组成反

攻部队。带队者为师团步兵指挥官樱井德太郎——他与军司令官樱井省三并无亲戚关系——因此又称作樱井兵团，这回不知为何没叫支队。樱井的任务是迂回穿插，切断进攻英军的退路，与守军南北夹击歼灭之。樱井对英印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屑一顾，出征前他口出狂言：“英军的进攻根本就属于小孩子的把戏，现在我将带你们去梅宇半岛消灭他们。给我一个步兵大队，我马上就能打到吉大港去。”

陆士第三十期、陆大第三十七期的樱井此时已47岁，曾参加过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7年，樱井出任驻平津地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军事顾问及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当时军衔为陆军少佐。1937年7月26日的广安门事件中，樱井为逃命，纵身跳下城墙，脚部负伤。虽曾以“中国通”身份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工作并出任多个师团参谋长，参加过上高会战和鄂西会战，但总体讲，樱井仕途并不顺利，一直到1943年8月才晋升少将，出任的还是师团步兵指挥官这样一个冲锋陷阵的危险角色，比同学佐藤贤了差远了，人家抱住东条的粗腿早在东京混得风生水起了。樱井最推崇所谓“突破后反转”战法——利用夜袭突破敌军薄弱环节，然后掉头攻击敌人心脏部位，在天亮前将敌击溃。接到进攻命令的樱井踌躇满志，急于通过本次作战为之前的郁郁不得志正名。

2月3日，樱井兵团从布迪当东北角英印军第一一四旅和日军第一四三联队第一大队之间的缝隙隐秘通过，次日黎明突袭攻占英军补给基地通巴扎。樱井下令兵分三路。右路第二一三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久保正雄率该大队第四中队、机枪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翻越梅宇山岭直取布里亚斯克桥，切断英印军沿公路南下增援的通道，同时确保兵团右翼安全。中路主力棚桥真作第一一二联队沿梅宇岭东麓南下，寻求英军主力决战。左路松尾正武第一四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向奥兰宾西侧推进，进攻正与土井第一四三联队相持的英印第八十九旅侧背。樱井率兵团指挥部随松尾大队前进。

樱井兵团出发后，花谷命令据守布迪当、孟都一线的日军转守为攻，试图包围英印第七师的三个旅和第五师的一个旅于辛兹维亚盆地。接令之后，布迪当方面黑冈金四郎第一四三联队第三大队、加藤幸吉第一一四联队第二大队立即北上接应。

兵团司令部出发不久，樱井就与北方的三路日军失去了联系，也不清楚黑冈、加藤两支部队的具体动向。5日上午10时，缺乏战斗兵员的兵团指挥部遭遇英印军一部，激战至黄昏将之击退。当晚推进途中仍有零星战斗发生，日军伤亡逐渐增加。因身边缺少战斗人员，樱井给辅助人员包括译电员都配发了手榴弹。次日上午9时，约200名工兵前来会合，樱井暂时摆脱了“光杆司令”的尴尬。

第一一二联队主力渡过梅宇河后，松平直行率第一大队西进，负责截断辛兹维亚方面英印军的退路。在前开路的星光第二大队与英军发生遭遇战，报告缴获英军一座大型电台。联队长棚桥命令无线电班班长村濑去将电台搬回来。抵达现场的村濑发现电台太大，无法搬运，只好就地将其炸毁。在返回联队本部途中，村濑不经意向山谷中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那里出现了一大片营房，甚至部署有许多坦克，分明是英军一座大型基地。村濑不经意发现的正是英军的“行政区阵地”，其北部3公里的朗姜是英印第七师师部所在地。

接到村濑的情报，大吃一惊的棚桥立即派人寻找星光第二大队。此时杉山直一第三大队尚未跟上，棚桥身边只有200名本部人员，仅军旗中队60人战斗力较强。英军巡逻队同样发现附近有日军出现，和棚桥的境况类似，师长梅瑟维少将身边除师部文职人员和通信兵外，只有一个工兵分队。随后两支非战斗部队的交火表明，日军勇敢精神远胜对手，棚桥率部顺利攻占英印第七师师部。匆忙撤退的英军烧毁了密码本和重要文件，梅瑟维少将的军帽在撤退中丢失，其狼狈程度可想而知。一名日军士兵将捡到的帽子扣在头顶上，大摇大摆四处炫耀。

2月6日，从布迪当北上的黑冈大队已推进至纳杰多克村以南2000米处。在攻克129高地的战斗中，黑冈声称击毙英印军80人，炸毁汽车128辆。但其右翼的加藤大队在西诺宾一带遭到英印军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2月8日，樱井终于与正向纳杰多克村推进的松尾大队取得联系。2月10日，樱井得报第一一二联队主力正在围攻辛兹维亚。当天14时，樱井率兵团司令部与棚桥顺利会合。至此日军逐渐形成了对“行政区阵地”的合围。

根据以往惯例，樱井简单判断包围圈中的英军肯定惊慌失措，匆匆忙忙寻隙突围。在本次作战中，斯利姆强调的固守待援和一年多的丛林战训练终于收到了实效：被切断退路的英军没有丝毫慌乱，就地从容组织防御。斯利姆严令守军坚守，同时使用以空运为主的一切手段为被围部队提供补给。前线战况突变使斯利姆别无选择，只能将驻英帕尔的预备队投往若开方向。他希望新增援部队形成“铁锤”，如果“行政区阵地”能够充当“铁砧”的话。斯利姆清楚日式运动战意味着他们必须轻装上阵，给养不足。如果战斗能够持续一段时间，形势肯定会发生有利于英军的变化。

2月7日9时30分，刚刚到英印第九旅上任的旅长杰弗里·埃文斯准将收到了第五师师长哈罗德·布里格斯少将打来的电话：“今天一早，日本佬在朗姜打垮了梅瑟维少将的第七师师部，现在还不知道他和师部人员是否安全撤离。显然敌人一支部队已迁回到了第七师后方。军司令官克里斯蒂森中将希望你带一个营速速前往‘行政区阵地’，接管那里的指挥权。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此地。”埃文斯随即带一个营兵力前往，同时命令第二十五龙骑兵团副团长休·莱伊少校率一个坦克营前来“行政区阵地”会合。

2月7日晚，日军杉山大队一部已攻至“行政区阵地”东出口，遭到英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伤亡惨重。随后英印军一个营的反击将日军的进攻击退。当晚，松木平第一大队攻进了英印军战地医院。情况紧

急，尚能行动的轻伤员纷纷拿起武器，协助西约克郡团第二营一部顽强阻击，但医院最终还是被日军攻陷。在日军的逼迫下，印度军医巴苏中尉无奈交出了所有药品。次日凌晨，日军将被俘军医和伤病员赶出病房，集体射杀，实在无法移动的重伤员统统被刺死在病床上。身中两枪的巴苏中尉倒地时，恰好压在一名遇害的战友身上，满脸鲜血的他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补枪，和两名战友侥幸活了下来。2月9日，当西约克郡第二营前来打扫战场时，发现了4具军医和31具伤员的尸体。

同一时期，久保第二一三联队第一大队抵达布里亚斯克桥一带，在英印军退往印度的要道上设置了路障。

2月8日，一度与樱井失去联系的松尾大队和黑冈大队——他们都隶属第一四三步兵联队——顺利会合。两个大队长见面还没寒暄几句，松尾就被英印军炮火炸伤，被担架抬往后方治疗。10日，棚桥终于和据守拉扎比尔的土井联队取得联系。至此日军初步完成了对英印第七师的包围。远在后方的花谷闻讯大喜，电令樱井尽快发起总攻，全歼包围圈中的英军部队。

但日军前线兵力严重不足，包围本身就潜伏着巨大风险——用两面就想包个一斤的包子，这包子绝对是薄皮大馅了——孤军深入的樱井兵团与后方联系几乎断绝。梅瑟维紧急调集第七师的两个营，越过日军包围圈的罅隙进入“行政区阵地”，在其东南方向是英印军第八十九师主力，西诺宾地区还有英印第三十三旅。日军松尾、黑冈和加藤各部欲突入“行政区阵地”，不仅要突破层层阻截，还要预防来自后方和侧翼的不断袭扰。之后18天里，双方围绕“行政区阵地”的战斗“突冷突热”，日军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哪怕他们用上了惯常的夜袭和残酷的白刃格斗。

英军能顽强守住阵地，得益于他们握有战场的制空权。盟军空军的行动分作三部分：运输机对包围圈中的部队实施空投，轰炸机对地面作战提供支持，战斗机四处拦截企图阻止前两类任务之一的敌机。日军第五飞行师团竭尽全力，试图对樱井的地面进攻提供支持，但因数量不足及性能上的劣势，日机在与英国皇家空军的格斗中渐渐落入下风。英军三个“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在前13天空战中击落日机65架，自身仅损失13架。到2月中旬，日机基本已退出了若开的天空。正因为此，包围圈中的英军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空投补给。为表示对斯利姆的支持，蒙巴顿紧急协调史迪威从“驼峰航线”调来了25架运输机，对“行政区阵地”累计空投超过60次。

空投物资中，有粮食、弹药、医疗用品，甚至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独缺一顶梅瑟维少将急需的新军帽。幸好一天晚上，英军歼灭了一群身穿英军制服的夜袭队，从一具日军尸体头上找回了师长丢失的帽子。2月11日、12日，星光第一一二步兵联队第二大队、杉山第三大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行政区阵地”发起夜袭，在英军的顽强阻击下无功而返，伤亡惨重。

英军的表现完全出乎日军预料，他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顽强阻击，耐心等待援军的到来，哪怕战斗带来的伤亡极其惊人。2月14日，棚桥将联队本部前出至“行政区阵地”西侧的1033高地，集中所有三个大队的兵力，准备在两日后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就在日军兵力集结之时，樱井发现背后已出现了英印军活动的迹象。15日夜，英军坦克突破日军在辛兹维亚以东的封锁线，向日军侧背发起进攻。根据斯利姆下达的增援命令，星夜兼程南下的英印第二十六师已经抵达布里亚斯克桥一带，向久保大队发起了一轮接一轮猛烈攻势。一旦久保大队的阻击阵地被英军突破，来自英帕尔的英军部队将源源不断地进入战场，樱井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下“行政区阵地”。

2月16日22时20分，棚桥三个大队的进攻终于发起。无数日军士兵吼叫着冲向英军阵地。第一次若开战役的“英雄”棚桥发现，对面的敌人已今非昔比。被包围的英军以绝对占优的火炮和坦克构筑圆桶阵，用自动武器和火焰喷射器封闭了阵地间的所有空隙。英军阵地上每隔30米就有一辆坦克或一挺重机枪。为了守住阵地，英军用尽了吃奶力气，炮兵不仅在200米距离上向日军开炮，甚至端起刺刀像步兵一样发起反冲锋。照明弹将暗夜照得如同白昼，在英军机枪、火炮和坦克的联合绞杀之下，蜂拥而上的日军士兵成群扑倒。棚桥寄予厚望的夜袭以失败告终。双方激战战至19日，辛兹维亚山谷东隘口已被英军攻占。棚桥严令黑冈大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隘口，战斗力已严重削弱的黑冈攻击未果，只能率部暂时后撤。

据守布里亚斯克桥的久保大队实际上只是一个加强中队，他们顽强顶住了英印第二十六师的多轮进攻。眼看正面无法取得突破，洛马克斯少将派两个营迂回至久保大队北侧和东侧，对日军阵地多方施压，双方阵地最近处仅50米。面对久保的频频呼救，无兵可派的樱井只好命令他让开道路。久保本人在战斗中受伤，只能由人用担架抬着后撤。英军南下增援的通道打开了。

数日激战导致双方伤亡惨重。英军西约克郡第二营的两个连损兵过半，可战之兵不到百人。2月11日棚桥联队还有2190人，到21日只剩400人，每个步兵中队只剩四五十人。由于粮食弹药即将告罄，日军士兵开始沿途收集稻田里未脱壳的稻谷充饥。樱井命令棚桥在22日晚再发起一轮夜袭，提出“只要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樱井兵团的任务本来是穿插敌后包围敌人，实际上他们此时已经陷入英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依赖骡马和缅甸挑夫维持的补给线已完全被英军切断。

到2月下旬，损兵折将的樱井未能歼灭任何一支英军部队，战术上已完全失败——此时他再也不叫嚣用一个大队就能打到吉大港了。棚

桥精疲力竭，他明白现在理智的做法不是继续进攻，而是撤退。22日14时，棚桥主动关闭了电台，叫停了原定当晚的夜袭行动。24日，棚桥下令各部向南撤退2000米，主动解除了对“行政区阵地”的包围。撤退命令下达之后，棚桥再次打开电台向樱井发报：“非常遗憾，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已决定在今晚撤退。”

正如斯利姆预料，遭遇挫折的日本人拒绝承认失败。后方的花谷不顾一线的实际情况，电令一线部队继续发起进攻。虽然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合谋发起九一八事变并因此被并称为关东军“三羽乌”，但后来事实证明当时是那两位一谋一断，花谷不过是个跑腿的角色。花谷不仅不善用兵，个人品质也极为低下。从接任师团长起，他便对官兵实行体罚政策，导致多人自杀或精神失常。依仗自己是陆军大毕业生，花谷经常欺负那些“无天组”军官。第五十五师团从参谋长到普通士兵，没一个人不讨厌他，甚至有人谋划从背后打他黑枪。花谷严令前线不顾死活发起进攻，他个人却极端怕死。他规定每到行军休息时，必须有一小队士兵负责为他挖掘单人防空掩体。

此时樱井兵团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费斯汀少将指挥英印第三十六师的一个旅正沿梅宇岭以西公路快速南下，英印第二十六师在梅宇岭以东从通巴扎快速驰援，伍尔纳少将的西非第八十一师正沿加拉丹河谷推进，2月中旬已进至皎道地区，严重威胁樱井兵团的右翼。克里斯蒂森中将已制订出作战计划，待上述三部抵达预定阵位后，将与第五、第七师同时发起反攻，合围并一举歼灭樱井兵团。

危急关头，第二十八军司令官樱井适时做出了合理决定。既然英军各路增援纷纷南下，意味着旨在牵制的“哈号行动”已经达成战略目的，再以劣势兵力与英军硬拼显然不太明智。樱井随即向前线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2月24日，英印第七师率先转入反攻，一度被日军包围的第五师与友军恢复联系。陆续抵达战场的英军各部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击。3月11日，英军夺回了一片废墟的布迪当，炮兵在10分钟内就打出超过7000发炮弹，平均每秒近12发。战至月底，英军将日军逐出布迪当—莱特维特地区。经过三天寸土必争的激斗，3月12日，英印第五师攻占梅宇岭西侧战术要点拉扎比尔。

英印第三十六师攻打中央隧洞的战斗遇到了麻烦。为确保孟都—布迪当最后一块阵地，日军开始做困兽之斗。军司令官樱井命令第五十四师团片村四八中将抽调部队前往增援，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事实证明，日军挖下的众多坑道的确是难啃的硬骨头。英印第三十六师于3月27日夺取西翼坑道，当他们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攻下东部坑道时，已经是4月6日了。5月4日，洛马克斯少将率英印第二十六师经四轮猛攻，攻克日军最后据点551高地，报了第一次若开战役被追着屁股打的一箭之仇。

日军并非一味败退。伍尔纳少将西非第八十一师在加拉丹河谷的作战起初进展顺利，攻占战略要冲恰库特。鉴于此地位于第五十五师团后方，严重威胁日军侧后，樱井迅速抽调第一一一步兵联队第三大队、第一四三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五十五骑兵联队和第五十五师团补充兵员共1200人临时编队，在第一一一联队联队长木庭知时的带领下发起反击。一路高歌猛进的西非第八十一师猝不及防，竟被日军打乱阵脚，一直败退到皎道西北地区。木庭支队一路穷追不舍，将英军彻底赶出加拉丹河谷。凭借此战胜利，木庭得以晋升少将并出任第五十四师团步兵指挥官。

本次作战史称“第二次若开战役”。面对规模大致相当于自身1/3的日军，英军先后投入的兵力竟达到6个师之多。战斗中日军损失约5000人，仅第一一二步兵联队就战死和失踪2452人，包括第一四三联

队联队长土井、第一一二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松木平等多名军官殉命。战斗结束之后，“积劳成疾”的棚桥很快被送进了医院。

即使进了医院，棚桥也不得消停。对东京“为何在合围敌军后却无法将之歼灭”的严厉质问，花谷将责任一股脑儿推在樱井支队身上。不过花谷一贯有吹捧陆大、贬低其他学历军官的传统，对昔日的师弟樱井德太郎还是网开一面，病床上的棚桥成了替罪羊，他被冠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在撤退时，棚桥曾说过不忍让天皇陛下的赤子白白送死之类的话，但说他擅自撤退确属勉强，因为撤退是经樱井支队长认可过的。4月11日，病床上的棚桥被解除联队长职务。

在印缅战场，自战争爆发以来从不知道胜利为何物的英军扬眉吐气，趾高气扬。蒙巴顿和斯利姆高调宣称，英军取得了第二次若开战役的“辉煌胜利”，报纸上甚至将之吹嘘为“第二次滑铁卢战役”。胜利毋庸置疑，但远称不上辉煌。投入兵力是敌军3倍以上且处于以逸待劳有利地位的英军仍然付出了损失近8000人的巨大代价，伤亡远远高于对手。但这毕竟是英军第一次正面击败了号称不可战胜的日军，证明他们确实找到了对付敌人迂回渗透的有效办法。日军不可战胜的谣传寿终正寝，第十四集团军士气大振。战役再次证明，依赖空运完全可以保障一支大部队的后勤供应，这才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战役期间，盟军向若开地区共派出运输机714架次，空投物资2300吨，这是英军赢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蒙巴顿称第二次若开战役“像阿拉曼战役那么重要，只不过方式不尽相同”。这明显在为自己的脸上贴金。阿拉曼战役众人皆知，知道第二次若开战役的又有几人？即使就印缅战场而言，若开也仅仅是一个次要战场。斯利姆对蒙巴顿说法表示赞同，但言语之间有所保留，“这是一次无可争议的胜利，它的影响巨大，不仅是对参战部队，还是对第十四集团军来说。从参战部队数量来看，它并非规模巨大的战役，但它仍是英国人获得的决定性胜利之一”。

战役失败的日军在战略上并未失势，他们在次要战场的一次作战，成功调走了斯利姆的所有预备队。英军投入若开战役的部队达到了6个师，在未来主战场英帕尔和科希马，能够对抗牟田口的只剩3个师了。这就为日军随后发起“乌号作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早在战役激烈进行的2月13日，斯利姆从一名日军军官尸体上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他们在若开的行动不过是佯攻，旨在从英帕尔尽可能多地吸引资源。此前，他已觉察到日军在谋划一次针对英帕尔的进攻行动——多达3个师团的兵力正向印缅边境集结，肯定逃不过英军侦察机的眼睛。此时第十一集团军的预备队第二十六师、第三十六师已南调梅宇半岛，无法脱身，斯利姆急令第五师返回吉大港，充当临时预备队。第七师很快接到了同样的命令。斯利姆认为，一旦日军发起新的攻势，这两个师可以经铁路或空运至作战区域——后来的英帕尔和科希马。

四路出击

1944年3月5日18时12分，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步兵联队奉命前往卡包河谷亚扎久一带地区集结。部队途经坎撒村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联队长作间乔宣听到空中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作间抬头望去，只见一群大型飞机闪烁着红色或绿色导航灯向东方飞去。“这些飞机，可能是去轰炸仰光的吧？”作间嘀咕道。这显然不是他现在要关心的事情，作间继续策马向集结地奔去。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同样的飞机轰鸣声将在行军帐篷中酣睡的第十五师团第六十步兵联队联队长松村弘惊醒。松村钻出帐篷望向空中，只见四五架大型运输机在约750米高空向东北方向飞去。松村同样满腹狐疑：“它们飞往我们后方，到底是去干什么呢？”

日军两位联队长发现的不是别个，正是温盖特亲自领军的第二次“钦迪特远征部队”。这支部队规模已扩大了许多，对外正式番号是英印第三师。现在温盖特手中有高达6个旅，逾二万名兵员。第一次钦迪特远征“失败”之后，温盖特多次面见蒙巴顿，希望能得到更多部队和装备。奥金莱克、蒙巴顿、吉法德和斯利姆均认为温盖特傲慢自负，令人难以忍受，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参加魁北克会议归来之后，温盖特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张口丘吉尔闭嘴罗斯福，对自己在印缅地区的上司指指点点，横加指责。奥金莱克等人不得不活在“温盖特春风得意时恶毒批评的气氛之中”。果不其然，得不到支持的温盖特直接找到了丘吉尔。在首相直接干预之下，温盖特如愿以偿得到了刚在中东完成集训的英军第七十师。该师师长乔治·赛姆斯少将虽心存不满，但迫于伦敦的压力，最终不得不屈尊答应出任温盖特的副手。奥金莱克认为，将一个精锐步兵师拆散放到敌后去打游击，纯属扯淡，远不如将他们整体投放战场更加有效。但谁也不敢得罪温盖特背后的丘吉尔，除非他今后不想在江湖上混了。

吉法德欲将美军“劫掠者”部队划归温盖特指挥，这令史迪威暴跳如雷。他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支3000人的美国武装：“经过长期争取，我们终于有了一支美国步兵部队。可是上帝呀，他们告诉我，这支部队将在温盖特的指挥下作战！好呀，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支部队，只有那些爱逞能的家伙才懂。温盖特什么事都干不成，只到杰沙进行了一次糟糕的短途旅行，装模作样地切断了一些我们的人已经切断的铁路，在伊洛瓦底江被日本人逮住，脱困时损失了40%兵力。现在他倒成了专家。这事儿可真是连耶稣基督都泄气了。”史迪威拒绝放行“劫掠者”部队，而让他们协助中国驻印军接下来在孟拱河谷和密支那的作战。

2月5日，在钦敦江最上游西岸的辛加林·卡姆第，温盖特下属伯纳德·弗格森准将的第十六旅隐秘渡江南下，他们是第三师唯一一支走陆路的部队，其余部队全部实施空降。温盖特在杰沙一带选择了3个空降点，分别命名为“皮卡迪利”“百老汇”和“乔林基”。但一名美军飞行员的航拍照片显示，“皮卡迪利”已被人用树木刻意覆盖。温盖特认为，这是中国人泄密给日本人的恶果。3月5日18时12分，运载卡尔弗特准将第七十七旅的运输机从英帕尔起飞，降落地点为“百老汇”。6日清晨，6时30分，温盖特收到了卡尔弗特发回的信号“猪肉肠”，预示空降行动获得成功，尽管61架滑翔机仅35架平安降落在指定地点。

利用两台推土机，随卡尔弗特一起空降的美军工兵部队迅速平整简易跑道。当天傍晚，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一批运输机在“百老汇”安全降落。随后几天里，这里每天起降的飞机达到百余架，野战火炮、高射炮及大量补给随机运达。6日夜间，伦泰恩准将第一一一旅空降在“乔林基”。7日，温盖特乘机抵达“百老汇”，他的任务是扰乱日军后方，使他们无法专注英帕尔作战，同时切断日军缅北第十八师团、滇西第五十六师团的对外联系，协助中美联军早日打通中印公路。

到3月11日，盟军600架次运输机已将9250名英印士兵和1400头骡马，连同两支炮兵部队运达“百老汇”和“乔林基”。当晚温盖特发布作战命令：“我们已经攻进了敌人的心脏，将利剑刺进了他们的肋骨，给了日军意想不到的打击。感谢上帝赐予我们成功。敌人很快将发起反扑，我们将以决心和毅力与他们作战，收复我们的缅北领地。名垂青史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每个参与者都会为之骄傲的行动。这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大声说出来的——它是由我们创造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

在“乌号行动”即将发起的节骨眼上，英军突然在缅中杰沙地区空降，着实让日军大吃一惊。3月8日，缅甸方面军作战参谋不破博收到第十五军发来的紧急电文：约80架滑翔机在第十五军辖区降落，估计进入我战区的英军约1000人，最多不超过一个旅的规模。河边据此认为，英军空投的不过是一支小规模骚扰部队，凭当地驻军即可轻易扫平。

此时在缅北胡康河谷，田中第十八师团在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下渐渐不支，正向孟拱河谷节节败退。在东南若开地区，樱井第二十八军发起的“哈号作战”陷入僵局，英印军已发起了全面反攻。在东北方向怒江西岸，中国云南军数十万大军枕戈待旦，随时可能发起渡河作战。即使战场危机四伏，河边和牟田口的决心也未有丝毫动摇，“敌情有变，但决心不变”，仍决定按计划发起“乌号作战”。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是第五飞行师团师团长田副登。3月6日上午，田副特意从瑞保飞往眉谬，面见牟田口。他发现自己降落的眉谬机场一片狼藉，半小时前，盟军战机刚刚轰炸过这里。田副直奔牟田口的军司令部，在呈上侦察机侦察报告的同时开门见山地说：“敌军空降部队在杰沙一带着陆，茂卢的铁路线已被切断，地面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中。如果司令官阁下不立即出动部队实施围剿，他们将在我军后

方积聚起强大兵力，切断我密支那部队的对外联系。如此，我们就再也没办法阻止中国人打通中印公路了。”

田副的意思非常明显，立即叫停即将发起的英帕尔作战，稳定后方为上策。牟田口对田副的劝告不以为然：“你多虑了。通过空运的英军不可能有多少人，他们的补给如何维持？当他们在杰沙一带搞破坏时，我们的部队就会拿下他们的后方基地英帕尔，切断通往利多的交通线。他们不过是口袋里的老鼠，最终只能徒劳无功，坐以待毙。在战斗打响之前敌军放出空降部队实属万幸。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好运来了，这是上天在保佑我们。”

田副提醒，盟友德国人在地中海已有大规模空降夺取克里特岛的成功案例，然后不厌其烦地向牟田口介绍盟军运输机的强大运力：敌人一个月的运量就能达到三四万吨，在第二次若开战役期间，英军已开始使用空降钢板来铺设跑道，24小时就能实现飞机在简易机场临时起降。对田副的苦口婆心，牟田口感到极不耐烦：“那也没什么，就让敌军空降部队干他们想干的事情去吧，我将在利多将他们连根拔掉。你要知道，我从军以来未有败绩，这只能说是神灵保佑，一切事情只管交给我处理即可。你的任务是保证我的部队安全渡过钦敦江。其他事情，你就无须多虑了。”

悻悻而去的田副还不甘心，他并未返回驻地格劳，而是直接飞往仰光，面见方面军司令官。河边对英军在后方空降显然比牟田口重视一些，但提出“乌号作战”已运作两年，不可能因为后方出现一支数量不明的空降部队就贸然终止，南方军和东京也不会同意。念及此处，河边颇觉无奈地说：“这个时候取消作战，简直不可思议。还是把一切事情交给牟田口去处理吧。”

事实上，攻克瓦鲁班之后，史迪威的驻印军暂时停下了脚步，空降在杰沙附近的“钦迪特”已成为一支孤军。河边如果能审时度势及

时叫停“乌号作战”，集中兵力“围剿”空降部队，不仅可能全歼对手，对据守孟拱河谷的第十八师团也是一种策应，缅甸战局对日军来说远不至于绝望。

但这一切只是假设。郁郁寡欢的田副回到格劳之后，只好硬着头皮下令出动战机，对英军空降区域实施轰炸。3月10日，日军20架战斗机和2架轰炸机空袭“乔林基”。让田副无比震惊的是，当13日他派出55架战斗机和3架轰炸机前往轰炸“百老汇”时，地面高射炮火已轰然打响，英军“喷火式”战斗机升空迎战。

到3月中旬，英军先期空降的第七十七、第一一一旅已在因多地区构筑了一条长50~60公里的弧形防线，第十六旅经过一个多月艰难行军逼近因多，“钦迪特”对日军后方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此时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从南方进攻英帕尔的战斗已经打响，第十五、第三十一师团正在强渡钦敦江，牟田口一时抽不出整建制部队实施“围剿”，只好于10日派出长桥次六率驻扎在曼德勒的两个中队前往攻击。3月17日，长桥部队与卡尔弗特第七十七旅发生夜战，日军在英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长桥重伤身亡。得知友军遭到攻击，驻密支那铁路沿线的第五铁道联队联队长佐佐木万之助集结两个中队的250名士兵前往救援，经苦战于18日晨救出了仅剩数十人的长桥残部。

长桥残部带回的情报显示，英军部队数量远远超过预期，且携带有大量重武器。因多是缅中日军最重要的补给基地，囤积的物资包括：第三十三师团20日份口粮，第三十一师团、第十五师团10日份弹药，8500发炮弹，胡康河谷第十八师团所需弹药及渡河用具等，不容有失。牟田口发布命令，第十五师团第五十一步兵联队武村奎之助的第二大队前往因多助战。鉴于那一带有多支英军出没，11日，牟田口再次下令正准备归建的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联队第三大队主力掉头转向茂卢东北高地，攻打约一个营的英军部队。3月18日，该部收容长桥

残部，于21日向卡尔弗特旅的阵地发起进攻，付出亡30人、伤70人的代价后狼狈后撤。

其间，因多地区陆续爆发多次小规模战斗。3月中旬，缅甸方面军终于做出清晰判断，英军空降部队规模超过一个师，实力强大。3月14日，正从若开战场开赴英帕尔的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步兵联队接到了转往因多的紧急命令。此后，第十五师团第二十一野炮联队三村龟太郎第二大队、第五十六师团第一四六步兵联队肋山博雄第二大队及第十二中队均奉命转往因多地区。牟田口派军部作战参谋桥本洋火速赶往因多，统一指挥上述各部。3月下旬，第二十四独立混成旅团的两个步兵大队及炮兵、通信部队进入因多地区后，旅团长林义秀从桥本手中接过指挥权。他手下的6~7个步兵大队和两个炮兵大队被合编为“武兵团”。

第二十四独立混成旅团不过是以第五十四师团补充兵临时拼凑的一支二线部队，林义秀长期从事特务和情报工作，缺乏实战经验，要他“围剿”兵员逾两万的英印第三师确属勉为其难。3月25日和26日，“武兵团”连续两天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主战场战事未开，后方就出现如此大变故，牟田口的“乌号作战”凭空蒙上了一层阴影。

早在1944年1月下旬，英军已发现日军部队有在钦敦江东岸大规模集结的反常迹象。1月27日，印军第十二边防团第九营营长杰弗里·米曾中校率一支巡逻队隐秘渡江侦察，在打死两名日军后快速返回。从缴获的文件中，米曾发现当面日军隶属第十五师团。同期，英军多支巡逻队陆续在钦敦江东岸发现数起类似情况。随后空中侦察显示，在英印第二十师钦敦江防线对岸及第十七师曼尼普尔河防线对岸，隐约有大批日军出没的迹象。

斯利姆据此做出判断，日军将至少以三个师团兵力，在“印度国民军”约一个师配合下大举进攻印度，歼灭位于曼尼普尔的三个英军

边境师，即斯库恩斯中将第四军下属第十七、第二十、第二十三师，夺取英帕尔战略要地。根据缅甸敌后谍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日军的攻击大约在3月15日前后发起。

目前局势对英军有利有弊。有利的是，英军熟悉作战区域地形，内线作战使他们易于获得补给。斯利姆原拟在年初派两个师对缅中地区发动一次有限攻势，策应史迪威驻印军在胡康河谷的行动，为此已在当地储备了3070吨物资。不利的是，此时双方正在梅宇半岛大打出手，斯利姆已将预备队第二十六、第三十六师陆续调往若开地区，英帕尔地区只剩奥弗利·罗伯茨少将的第二十三师，防务空虚。英军公路交通线呈南北方向，210公里公路完全暴露在日军攻击之下，很容易被一举切断。另外由于地形所限，驻英帕尔以南迪登地区科恩少将的第十七师与驻德穆东南道格拉斯·格雷西少将的第二十师无法相互提供支援，只能各自为战。如果让他们继续留驻原地，很可能被日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斟酌再三，斯利姆决定，上述两个师放弃钦敦江沿岸阵地，退守英帕尔周围山地。不战而撤当然会影响士气，但如此他们就能随时得到第二十三师的增援。日军如果一路来追，他们的补给线势必相应拉长。如果英军能坚守一段时间，战局势必发生有利于己方的变化。

第四军司令官斯库恩斯中将认为，日军进入英帕尔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沿迪登公路向北，另一条沿德穆公路从东南方向逼近。另外，日军很可能会以一个联队的兵力逼近至科希马一带公路。根据斯利姆的指示，斯库恩斯迅速下达命令：一旦日军向迪登发起进攻，科恩少将第十七师立即回撤英帕尔，留一个旅把守英帕尔南大门比申普尔，其余部队与第二十三师及第二五四坦克旅会合，共同驻守英帕尔平原。在东南方向，格雷西少将第二十师退至莫雷和谢南山口，据险死守。

牟田口的计划是兵分三路入侵曼尼普尔。柳田第三十三师团的两个联队进攻位于迪登的英印第十七师，切断从曼尼普尔河谷向北通往英帕尔的道路，第二一四步兵联队将在同藏截断英印第十七师的后方公路。第二一五步兵联队（欠第五中队）将迂回这条公路向西推进，在第100里程碑处切断公路，阻敌北逃。牟田口认为，柳田师团将迅速围歼英印第十七师，沿迪登公路一路冲入英帕尔平原。

牟田口判断，柳田师团的正面进攻势必吸引英帕尔守军南下增援。正面进攻打响一周后，由第三十三师团步兵指挥官山本募领军的山本支队将向英印第二十师发起进攻。山本支队兵力只有7个步兵中队，却是四路日军中唯一的重装部队——配有坦克30辆，105毫米加农炮、155毫米榴弹炮各8门，山炮12门及速射炮8门。德穆公路条件较好，短时间内炮弹供应不成问题。一旦山本支队顺利拿下谢南高地，就可俯视英帕尔平原，随时冲出协助南北两路日军的进攻。

日军上述两路攻击必然打乱英军节奏。一旦斯利姆将预备队调出，牟田口就会打出最有力的两记重拳。山内第十五师团将一路翻越群山，从北面向英帕尔发起猛攻。在山内的北方，佐藤第三十一师团全部兵力将在霍马林和德曼迪之间强渡钦敦江，向西北方向快速推进：南翼第一三八步兵联队攻取乌鲁克，切断科希马—英帕尔公路；中路第五十八步兵联队直趋科希马；北路第一二四步兵联队将夺取那加山区，保护第十五军右翼安全。

牟田口认为，日军多路进攻必将使英军顾此失彼，陷入被动挨打的尴尬境地，最终被全歼在英帕尔平原地区。日军取得成功的要诀是速战速决，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牟田口和下属三个师团长非常清楚，日军补给严重不足，后方交通条件恶劣。鉴于英印军战斗力低下，牟田口希望通过猛冲猛打重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辉煌，在4月10日前拿下英帕尔，向天皇裕仁43岁生日献礼。双方都为未来战斗进行了精心策划。斯利姆希望诱敌深入，将战线拉长拖入持久战。牟田口

则希望速战速决，在最短时间内取得胜利——这恰好与战争中盟军和日军的总体战略吻合。

撤退方针已定，斯利姆授权斯库恩斯根据战场形势自主决定两个师的撤退时间。从2月底开始，斯库恩斯已开始组织前线非战斗人员撤离，同时对日军可能进攻的区域实施巡逻，加强戒备。3月8日，英印第十七师第六十三旅一支侦察队在迪登南方20公里木阿尔本巡逻时，突然发现大队日军正在渡河，“足有2000人之众，随行有大批驮畜”。英帕尔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英军巡逻队发现的不是别个，正是柳田师团笹原政彦第二一五步兵联队主力。他们的任务是从木阿尔本出发，沿迪登公路西侧北上，攻占辛格尔村附近的曼尼普尔铁桥，切断英印第十七师向北撤往英帕尔的退路。3天后，3月11日，英军侦察机发现笹原部已向北推进了32公里，但飞行员发回的敌情斯库恩斯到第二天才收到。英国人节奏慢了显然不止一拍。13日，在肯定日军已出现在公路西侧时，斯库恩斯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日本人的行军速度实在太快了。毫无疑问，3天延误已使英军错失先机，第十七师的撤退之路凭空蒙上了一层阴影。情况紧急，斯库恩斯立即向科恩少将下达了撤退命令，同时命令军属机枪营前往曼尼普尔桥增援当地守军。为确保撤退顺利进行，他急令驻英帕尔第二十三师师长罗伯茨少将，速派第三十七旅、第四十九旅沿迪登公路快速南下接应。这样，本就异常空虚的英帕尔只剩一个旅的守军了。

遗憾的是，斯库恩斯的紧急命令并未引起科恩的警觉。一直到14日13时，他才慢吞吞地下达了17时撤退的命令，一天宝贵时间被这样白白浪费了。一切多余装备和物资被就地销毁，所有人仅带上几天干粮——行军途中补给完全依赖空投——上路。在迪登通往英帕尔的公路上，英印第十七师16000名官兵、3500头骡马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头尾足足有40公里。

英军先头部队行进至同藏时，发现前方已出现了对其极端不利的变化。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中路突击部队——作间第二一四步兵联队挡在了面前。作间命令小川忠藏第二大队攻击同藏以南地区，斋藤满第一大队夺取同藏以北图伊特姆，掐断公路。他本人则率主力北上，试图夺取辛格尔，在英军北撤道路上再加上一道保险。就在英军撤退当天，由第三十三工兵联队联队长八木茂率领的联队主力，外加一个步兵中队、第十四坦克联队一个中队、第四独立工兵联队组成的正面突击队，已从英军背后追赶上来。3月14日，柳田接到前线的电报：“敌第十七师已被我军包围！”

虽然内心并不赞成英帕尔作战，但前线传回的喜讯仍使柳田非常开心。他下令师团司令部迅速跟进，靠前指挥。驻第三十三师团特派员、第十五军情报参谋藤原岩市看到前线进展顺利，决定先回军司令部当面向牟田口报喜。早在藤原返回之前，牟田口已从前方得到包围敌一个师的好消息。眉谿第十五军司令部里，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军司令官说英国人不经打果非虚言呀！好消息迅速传到东京，本土报纸上甚至出现了“缅甸前线歼灭战达到高潮，被完全切断退路的数万敌军在烈火中挣扎”的大幅标题。日本人显然高兴得太早了。

3月14日黎明，登上图伊特姆山的斋藤大队发现，当地并不适宜修建野战工事。当晚，他们遭到曼尼普尔河北岸和同藏英军的猛烈炮击，损失较大。次日，英军一个营的进攻被日军击退。16日，伯顿准将第六十三旅开始向图伊特姆山发起猛攻。在“飓风式”战斗机的低空支援下，损兵过半的斋藤大队被迫放弃阵地。由于携带炮弹太少——日军每门炮每天只能打6发炮弹，在英军顽强阻击下，小川大队对帕伊图的进攻同样以失败告终。沿迪登公路追击的正面突击部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每门炮携带炮弹只区区20发，在英军顽强阻击下裹足不前。

三路部队攻击受阻，头脑发热的柳田被兜头泼下了一盆冷水。他旋即下令，正面突击部队下属轻装甲中队抵前增援，师团参谋长田中铁次郎和作战参谋堀场库三亲临小川大队，坐镇督战。即便如此，小川于18日晚间组织的夜袭同样无法突破英军防线。在得到空投补给后，科恩少将于18日率部通过同藏，快速北撤。3月22日夜，得到轻装甲中队增援的小川大队对英军断后部队守卫的图伊特姆山阵地发起进攻，英军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将进攻日军6辆装甲车悉数击毁。至此，第二一四步兵联队在图伊特姆截住英军的行动告吹。能否在更北面辛格尔堵住英军，就看笹原第二一五联队的表现了。

起初，沿曼尼普尔河西岸推进的笹原联队进展顺利。3月13日，前锋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在一个机枪小队配合下，在辛格尔公路旁占据了一处阵地。该部随后与斯库恩斯派来增援的军属机枪营发生激战。次日，从英帕尔南下接应科林里奇准将第三十七旅的两个营赶到，第四中队很快遭到英军优势兵力的两面夹击。英军队列中出现了斯图亚特坦克。即便如此，英军连续三天的轮番攻击，均被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日军死死挡住。

3月18日，在“印度国民军”一个连的配合下，末木荣第二一五联队第三大队付出亡40人、伤70人的惨重代价，攻下了第109号里程碑处一个英军补给站。那里储藏大量军需品，还有数百辆遭英军破坏无法开动的车辆。还没等末木享用战利品，英军战机已经飞临头顶，对地面日军肆意扫射投弹。此时英印第十七师先锋部队第四十八旅距他们已不到2公里，北面科林里奇准将第三十七旅在不断逼近，他们背后还有第四十九旅和第二五四坦克旅，遭到夹击的末木大队陷入苦战。

兵力和炮火绝对占优的英军在战机支援下猛攻日军阵地，笹原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入江增彦被英军投下的炸弹撕成碎片——日军记录他是被地面炮火炸死的。战至3月25日，日军第三大队伤亡过半，3名中队长战死。陷入英军包围的末木尽管仍在苦苦支撑，但显然已无力

阻止南北两路英军的会合。奉命当晚撤退的第四中队逾百名官兵活着离开的不到20人。末木向笹原联队长发出了令人沮丧的电报：“我大队已烧毁密码本，捣毁无线电台，决心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此时日军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已经放松了对公路的控制。次日上午，弹药所剩无几且断粮数日的末木意识到，手下残兵肯定挡不住英军下一轮攻势，遂率部撤出可以俯瞰英军补给站的3299高地。清点人马，他的兵力已锐减到出发前的1/3。

面对英印军5个旅的夹击，笹原联队处境险恶，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仅辛格尔之战，笹原联队阵亡就达276人，占总兵力的15%。如果加上近3倍负伤人数，联队战斗力损失过半。笹原召集身边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当敌人进攻时，我们就要投入战斗，本联队长将会冲在最前面。我相信你们都会勇敢地战斗到最后。”说完，他取出一壶酒，让每人都喝上一口以示激励。随后笹原向柳田师团长发出了诀别电报：“我联队已做好了烧毁军旗、密码本、全军覆没的准备，决心与敌死战到底！”

3月25日夜，收到笹原决死电报的柳田大惊失色。阴差阳错，他只收到了笹原电报中准备烧毁军旗、密码本的前半部分，“决心战至最后一人”的后半部分没有收到。柳田判断，第二一五联队随时可能被英军围歼，本来就对英帕尔之战信心不足的柳田情绪更加低落。他认为，握有制空权的英印军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3周之内拿下英帕尔绝无可能。鉴于日军在缅北和若开双线失利，且温盖特“钦迪特”部队已空降至缅中地区，严重威胁到作战各部的后方安全，柳田认为，当前最明智的选择是转攻为守，保存实力将战线拉长。

当晚，柳田给眉谬的牟田口发出了电报：“非常遗憾。中突击队（作间联队）进攻受阻，左突击队（笹原联队）噩耗频传，今后攻击将更加困难。估计已经不可能在3周内拿下英帕尔。雨季到来和补给困难招致了这样的悲惨结果。我军装备低劣，与敌军相比，综合战斗力

严重不足，只是一味地损失人力，即使攻占成功也无法守住。为其他师团不再遭遇同样挫折，希望军司令部能重新考虑变更作战计划。本职建议，停止进入英帕尔平原的行动，确保目前占领地区，进一步强化防卫态势。”这就是日本陆军战史上著名的“反省电报”。

客观讲，柳田的建议并非毫无道理。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利用印缅边境复杂地形、充分发挥自身轻步兵优势展开“鹬越”战术，快速渗透突袭对手的最佳时机。柳田转攻为守的建议不仅合理，也是日军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如果柳田师团能够利用英军匆忙撤退的有利时机掉转矛头，配合随后成立的第三十三军“围剿”英军空降部队，同时对节节败退的第十八师团实施增援，缅甸战局对日军来说尚可勉强维持下去。

接到柳田的电报，牟田口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当即给柳田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命令第三十三师团必须严格执行进攻命令，加快进军。为防止柳田消极怠工，牟田口命藤原再次返回第三十三师团，将前线战况随时电告军司令部。柳田清楚，此时如果再不前进就是抗命，只好下令各部“谨慎前进”，尽可能避免被英军包围。前方只要占领一个村庄，柳田便命令部队停下来休息，派出侦察队确认敌情，随后慢吞吞地向下一目标推进。占领之后再休息，再侦察，再推进，循环往复。柳田似乎并未违抗牟田口的命令，但实际做法等于完全无视之。

就在柳田和牟田口电文往来之时，英军完全打通了迪登公路。当负责殿后的第六十三旅撤过曼尼普尔铁桥后，英军工兵引爆了早已埋放的炸药。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桥轰隆隆坠入河中。科恩命令车队先到补给站集结，随后飞来的“飓风式”战斗机空投下急需的汽车备件，先前趴窝的众多汽车重新发动，英军撤退速度大大加快。

军司令部命令“快速推进”，柳田却只是“统制渐进”，这种战法引起了参谋长田中等人的强烈不满。脾气暴躁的田中和牟田口性格相像，一向对柳田的沉稳和缺乏决断心存不满。两人发生了多次激烈争吵。战役后期，牟田口索性跳过柳田直接向田中下达命令。面对藤原参谋的质问，柳田指出英军已经有所准备，他的部队缺乏足够的弹药粮食，一味猛追简直就是发疯。藤原提出，此时第十五师团正从北方进逼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也在向科希马快速挺进，“作为主攻部队，第三十三师团如果逡巡不前，势必让友军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参谋长田中支持藤原的意见，“我必须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向军司令官道歉。但作为参谋长，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经数日激战，柳田师团官兵疲惫不堪，几乎断粮。作间提出，先撤退到可以得到弹药粮食的法兰休整，之后再做起攻。柳田虽然态度消极，但也不会答应这种要求。3月29日、30日，日军两个联队才勉强出发进行追击，作间一直没能等来他急需的大米。

日军行动迟缓，给英军撤退带来了绝佳机会。3月30日，快速撤退的英印第十七师与南下接应的第三十七旅、第四十九旅顺利会合，这两个旅受命暂时归科恩指挥。此时英军尚未完全脱离险境，柳田做出了最后努力。右翼突击队砂子田长太郎第二一三联队第二大队主力（欠第七、第八中队）经蒙比从东面一路翻山越岭，于24日直插迪登公路第72号里程碑，构筑了阻止英军撤退的最后防线。

会合后的英军士气大振。鉴于很快将有友军来援，第四十八旅旅长卡梅伦准将索性不留预备队，下令三个营全部投入进攻。一年前在梅宇半岛大出风头的砂子田发现，眼前英军已今非昔比，日军根本挡不住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的英军一轮接一轮的猛烈冲击。到4月2日，砂子田的最后防线被英军冲破。在留下第三十七旅断后迟滞日军的追击之后，英军其余3个旅秩序井然撤入英帕尔平原，连一具尸体都没给日军留下。砂子田残部与随后追来的两个联队会合，暂归笹原指

挥。4月6日、8日，日军两个主力联队加一个大队才推进到第38号里程碑，前方不远处就是英帕尔南大门托邦。

到4月5日，双方第一轮交锋暂时告一段落。科恩英印第十七师全部撤入英帕尔城郊，负责接应的两个旅完成任务后顺利归建。斯库恩斯对第一阶段作战表示满意。在历时3周的战斗中，第十七师16000名官兵、2500辆机动车辆及3500头骡马在第二十三师两个旅的接应下，连续闯过了日军4道封锁线。和之前那两次狼狈的撤退相比，英印军在应对日军沿途封锁时的表现可圈可点。两个主力师顺利撤入指定区域，为斯利姆诱敌深入，在英帕尔地区围歼敌军主力奠定了基础。从作战进程可以看出，英军的指挥并非高明，只是因部队战斗力提高，且日军因内部矛盾行动迟缓，才侥幸成功。

就在英印第十七师迎战柳田师团主力的同时，位于莫雷和德穆地区的英印第二十师同样迎来了生死考验。比第十七师幸运的是，格雷西少将对日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早有准备，最初发觉日军钦敦江东岸集结的正是他们。格雷西当时的部署是：第一〇〇旅驻卡包河谷，以西邦为基地的第八十旅防守莫雷至德穆的公路——这条公路向东通往钦敦江，向西直通英帕尔东大门谢南山口。第三十二旅沿钦敦江东岸巡逻，随时对日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做出积极反应。更庆幸的是，格雷西部队可以随时得到英军第九野战炮团和第三骑兵团——现在的骑兵相当于装甲部队——16辆格兰特中型坦克的增援。

按照斯库恩斯的命令，一旦日军进犯卡包河谷一线阵地，格雷西所部三个旅应立即退守莫雷到谢南山地公路沿线的三处阵地，形成防御纵深，打一场迟滞日军进攻的持久战。斯库恩斯命令格雷西，“必须死死守住英帕尔东大门谢南山地”。格雷西告诫手下的旅长，一旦接到军司令部的撤退命令，第一〇〇旅退守莫雷地区山脚地带，第八十旅防守莫雷后方24公里处的西邦地区，驻守东大门谢南山地的艰巨任务由第三十二旅承担。格雷西相信，只要能得到充足的补给，他的

部下一定能比英印第七师在辛兹维亚打得更好。从3月9日开始，格雷西已安排工兵和后勤部队陆续向英帕尔平原撤退。

英军预料的进攻没有来自东面，而来自东南方向。3月8日，山本支队——由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联队（欠第一大队）、第十四坦克联队（欠轻装甲车中队）、独立第一速射炮大队、第三十三山炮联队第二大队、第三野战重炮联队主力、第三十三工兵联队一个中队组成——从茂叻一路北上，3月14日开始对英印军维托克周围阵地发起猛攻。令英军颇为惊讶的是，日军竟然采取了原始的集团冲锋战术，军官挥舞军刀冲在最前面，步兵随后一拥而上。在英军炮兵和机枪的联合阻击下，山本支队伤亡惨重。几天下来，山本的攻击毫无效果。其间，日军发起的数次穿插迂回同样被早有防备的英军击退。

3月16日，与山本支队激战数日的格雷西收到斯库恩斯发来表示撤退的暗语“威灵顿”。在销毁无法携带的物资之后，英军且战且退逐步向莫雷集中，奉命断后的坦克部队使日军追击不敢过于迫近。大卫·麦肯齐准将第三十二旅22日顺利撤入莫雷，原驻此地的第一〇〇旅向后退入谢南山地。随后几天里，山本下令对莫雷英军一线阵地发起攻击。日军频频发起夜袭，甚至调来150毫米重炮抵前炮击，英军阵地巍然屹立。英印第二十师按预定计划顺利撤入三道预设防御阵地。

至此，日军南路两支进攻部队均未达成预定目标，双方陷入僵持，战局被拖入日军最忌惮的持久战模式。对英军来说，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牟田口从未指望英军在正南和东南方向防守出现重大失误。稍具军事素质的人都可以看出，日军一旦向英帕尔发起进攻，最佳行军路线无疑正是沿德穆和迪登的两条公路，英军在公路沿线布下重兵、层层设防是毋庸置疑的。牟田口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认为如果英军在英帕尔正南和东南重点布防，势必在北方山区丛林地带露出破绽，这就给第十五师团从北方进攻英帕尔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的战斗进程表明，牟田口这着险棋几乎得逞。

英军沿迪登和德穆公路阻击之顽强远远出乎日军预料，柳田和山本两部队双双受阻，进展缓慢。对南线战况，牟田口虽极不满意，却并不特别担心。在他眼中，南线攻击只为吸引英印第四军注意力，使其将预备队尽可能多调往南方，为日军第十五师团从北方进攻英帕尔及第三十一师团长途奔袭科希马创造有利条件。牟田口将北方部队的进攻放在南方战斗发起一周之后，正是为了给英国人调走预备队留出宽裕的时间。

在英国人看来，日军如果进犯英帕尔，主攻方向只能选择交通条件较好的南方，从北方或东面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他们从那里进攻英帕尔，除需强渡天堑钦敦江外，还需跨越数道海拔千米以上的山脉及绵延不断的原始丛林。英国人认为，除派出小股骚扰侦察队外，大部队在那里根本无法行军。他们显然太小看对手了。早在1943年9月，牟田口就已派出侦察队寻找北方群山间的道路，测量桥梁和渡口的各种数据。他从“钦迪特”身上受到启发，确认一个师团兵力携带少许物资，完全可以克服困难进抵英帕尔和科希马。但是日军必须速战速决，克服补给上的巨大困难。

就在柳田师团主力和山本支队沿迪登、德穆公路的攻击发起一周之后，1944年3月15日，骑在高头大马上牟田口亲自来到钦敦江畔，对正在蜂拥渡江的日军口吐狂言：“现在，大日本帝国皇军已经达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在印度取得胜利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日军中路进攻部队是山内的第十五师团，他们的渡江地点是当都和锡当。北路佐藤第三十一师团则在霍马林、考亚和德曼迪过江。21时30分，佐藤所部开始渡江。每名士兵携带步枪子弹240发，手榴弹6颗，够吃20天的“一斗二升大米”。第五十八联队第十一中队中队长西田将命令排列在岸边的士兵统统右转，面朝东京方向：“一起向祖

国告个别吧，鸣枪！”一阵清脆的枪声过后，所有人都默默眺望着东方的天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不再回来。

虽然时值缅甸旱季，但江宽也达到了300~800米。尽管如此，日军还是乘折叠汽艇成功渡江，牟田口一直担心的空袭并未降临。英军主力全被吸引到若开和英帕尔以南地区，日军的强渡取得完全成功。出乎他们预料的是，那些驮着粮草的动物进入水中就四散逃跑，给渡江行动增添了不少麻烦。虽然驮畜队的士兵拼命吆喝，仍不断有动物淹死在水里或卧倒在对岸，各部队渡江时损失了1/3的牛，在随后山间行军中损失更多。缅甸水牛基本只从事水田耕作，并不擅长长途跋涉，加上它们行动迟缓，驮畜队与作战部队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心急如焚的日军士兵将燃烧的焦炭绑在牛屁股上，它们就惊叫着向前奔跑。有些被烧死，有些直接冲下山谷尸骨无存，连牛肉也吃不上了。

总体来讲，日军渡江还算顺利。加上后勤支援部队，数万日军加成千上万的民夫、骡、马、牛、象、猴子、山羊翻山越岭，踏上了通往桑夏、科希马和英帕尔的山间小道。随行印度士兵渡江之后，激动得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同时高喊：“印度胜利！印度万岁！”鲍斯随身携带了大量准备发行的新钞，仿佛胜利就在前方不远处。

战场上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一幕。从中国几乎步行到缅甸的第十五师团大部分士兵都是带伤行军，第十五军司令部的汽车和他们走的同一条路线。其中一辆汽车上坐着20多名艺伎，车中不时传来女人的说笑声。士兵中迅速有了“脂粉部队上前线”的传言。“哼！他们可真行。伤病士兵徒步行军，陪酒的女人却有汽车坐！”

听到上述传言的佐藤黯然失色，他此时还顾不上这些。与牟田口的豪情万丈相反，佐藤对未来作战并未抱多大信心。渡江之前，他对师团广大官兵做出“饥饿训示”：“诸位，今夜我们就要横渡钦敦江了。在此之前，有些话我要对大家说明白，请好好听着！只要没有奇

迹发生，诸位性命将会在即将发起的战斗中丧失。但不是倒在枪弹之下，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会饿死在阿拉干大山里。请做好心理准备！”佐藤此举不是激励，纯粹属于拔气门芯儿。

3月16日开始，钦敦江西岸的多支英军巡逻队陆续遭到日军先锋部队的攻击，仅第十二边防团第九营伤亡就超过200人。山内第十五师团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前出至康拉同比英军大型补给站以北24公里，切断科希马到英帕尔的公路，之后沿坎江、桑夏、利坦一路南下，与南路的柳田师团南北夹击，围歼英印第四军主力于英帕尔平原地带。温盖特部队的空降彻底打乱了山内的节奏，其下属第六十七联队因泰国到缅甸的铁路线遭到破坏，无法按时抵达出击位置。山内只好率第五十一、第六十联队先行出发，实际上他手中只有6个步兵大队，战斗力仅半个师团弱。进军道路大部分是仅容一个人通过的险峻山道。为便于在山区和林间快速行军，第十五师团并无携带多少重武器。携带18门山炮中的12门还是明治时代的老爷炮，势必大大影响部队的攻坚能力。

日军“像一团烈火似的穿越群山前进”。轻装的山内以惊人的速度穿越丛林，越过河道，快速向英帕尔以北山地挺进。后来连英国人也坦承：“这些亚细亚式的纳粹冲锋队员，作为徒步行走的步兵来说，也许算世界上最顽强的了。他们在丛林中一天行军所走的路程的确惊人，他们在英帕尔北部和科希马周围出现的时间比原先预计要早得多。”

战役之初英国人的手忙脚乱来自高层的判断失误。事实上，即使再给一个月，斯利姆也不会刻意加强北部地区的防御。正是因为英军的疏忽，山内师团的进军道路几乎无人驻守。3月16日前，这里属于英印第二十三师第四十九旅的防区。为了接应英印第十七师的撤退，埃瑟准将受命于16日撤防南下，防区暂时由蒂姆·霍普-汤姆森准将第五十伞兵旅的两个营负责。这是一支刚刚组建的部队，他们接到的命令

是清剿英帕尔以东地区的日军侦察队或密探，维持地方治安。在斯库恩斯眼里，英帕尔以北险峻山区是最不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伞兵旅到那里不过是训练。他们并未携带重武器，也未配备构筑工事的必要工具和铁丝网等物。初来乍到，第五十旅对当地地形几乎一无所知。16日当天，伞兵旅一个营进驻乌克鲁尔。

此时日军悄悄摸了上来。3月19日14时，第一五二伞兵营C连170人驻守的前方阵地突然遭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第五十八联队第三大队900人包围。当天下午和晚间，日军对包围圈中的英军发起了多轮进攻。到次日清晨，包括连长约翰·富勒少校在内的44名英军阵亡，弹药告罄。C连仅存的1名军官率20名士兵撤至B连守卫的谢尔顿角。日军在进攻中伤亡超过160人，一名中队长和两名小队长被毙。鉴于分散防守容易被日军迂回包围各个击破，霍普-汤姆森下令各部向桑夏集结，同时频频向第四军司令部求援。

率先进攻的是师团步兵指挥官宫崎繁三郎率领的第三十一师团左突进队，包括第五十八步兵联队主力、第三十一山炮联队第二大队一部、第三十一工兵联队第二中队共2180人。宫崎的攻击目标是科希马而非英帕尔，桑夏地区原属山内师团的作战范围。但估计到桑夏英军可能对佐藤师团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构成威胁，宫崎先后派出第五十八联队第三、第二大队向桑夏发起了进攻。

在日本陆军中，宫崎绝对属于特立独行的人物。宫崎平时沉默寡言，曾参加过热河和诺门坎战役。因在英帕尔战役中作战理性，打法聪明，被公认为野战指挥能力优秀的人物，在日本有“名将”之称。日本陆军军官以残忍、无人性者居多，宫崎是个例外。他对手下极其爱护，会以少将之尊亲自下马抬担架，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把口粮分给伤病员。他严禁部下虐待，甚至会将奇缺的药品用在俘虏身上。和日本外相重光葵类似，战后到远东法庭为宫崎求情的盟军将领络绎不绝。最终他未被判刑蹲监，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英军防务空虚，日军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轻松拿下乌克鲁尔。大队长长家义照对英军战斗力极为轻视，不等后续炮兵到位就贸然对桑夏发起进攻。23日1时30分，伴正巳第八中队率先发起冲锋。虽然英印军炮火和机枪将日军一片片扫倒，但伴正巳还是带少许残兵冲入英军前沿阵地。在挥刀砍倒4名印军士兵之后，伴正巳身上被英军机枪打出十几个血窟窿。短短15分钟之内，120人的第八中队就剩下不到30人。恼羞成怒的长家命令第五、第六中队快速跟上，欲亲自上阵抢回伴的尸体。部队还没走出多远，长家的下巴就被英军子弹击中，他很快被担架抬了下去。日军三个中队的进攻被桑夏守军击退。

打扫战场的英军有了一项重大收获。从一名日军军官尸体搜出的一份文件上，日军两个师团进攻英帕尔和科希马的作战计划和时间表赫然在目。第五十伞兵旅情报科长艾伦上尉带上文件，寻隙穿越日军封锁线来到英帕尔军司令部。斯库恩斯这才明白，英军部署出现了严重失误：日军主攻方向原来在这儿！之前他估计，即使敌人向科希马发起进攻，出动兵力也不会超过一个联队，而今日军竟派出了整整一个师团。霍普-汤姆森很快收到斯库恩斯的命令：“守住桑夏至关重要。军司令部正在设法为你们调集援兵，但短时间内无法到达。”

23日白天，桑夏英军接受了一次空投。因地形不利，很多弹药和物资落入深谷和山岭下方，部分甚至落入了日军阵地。空投期间，霍普-汤姆森命令第一五三伞兵营向山下日军发起了一次反冲锋。尽管得到火炮和战斗机的增援，但英军的进攻还是被日军轻松击退。24日，下巴枪伤未愈的长家重返前线，亲率第六中队打入了英军的西南角阵地。两天激战过后，接连损失3名中队长的第二大队无力再战。

同日，福永转亲率第五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加入桑夏战场。随着日军炮兵投入战斗，英军阵地的缺点暴露无遗。山上没有水源，火山岩地质无法挖掘战壕，日军炮火造成的伤亡骤然增加。霍普-汤姆森开始限制官兵用水，弹药粮食即将告罄。

桑夏本属山内师团的作战区域。早在3月23日上午，第十五师团第六十步兵联队已推进至桑夏以东地区。联队长松村命令福岛银市第三大队前往支援友军的进攻，同时命令内堀次郎第二大队迂回进攻桑夏后方阵地。包括后勤人员在内，霍普-汤姆森集结的兵力仅2100人，无法挡住4个日军大队的轮番进攻。英军阵地上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在腐烂，令人作呕。80人救护队收容的伤员超过了450人，第一五二伞兵营减员超过80%。

26日18时，濒临绝境的霍普-汤姆森收到了第四军司令部的电令：“率残部突围向英帕尔撤退。”15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只能留给日本人，300名轻伤员随大部队一起行动。22时，第五十旅阵地上所有火炮和机枪朝山下疯狂倾泻弹药，给日军造成即将发起一轮反攻的假象。半小时后，英军残部分多股遁入西南方向丛林。由于日军包围圈尚未收紧，化整为零的伞兵旅依靠少量食物穿越50公里丛林山地，一周后成功撤入英帕尔。殿后的100名官兵被日军俘虏。

几天攻击未果且伤亡惨重，恼羞成怒的福永决定，27日亲自高举联队军旗带队冲锋。但当日军两个联队冲入桑夏英军的阵地时，只发现了15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经审问俘虏得知，根据一名英军营长的命令，数日前一名英勇作战阵亡的日军军官尸体已得到了妥善安置。下巴裹着纱布的长家立即带人前去挖掘，发现伴正巳的尸体被裹上毛毯安放在一处墓穴之中，身旁放着那把砍死4名英军士兵的军刀。福永见状，颁下命令，善待英军重伤员，严禁虐待。

桑夏之战英军伤亡750人，被俘100人。日军记录为伤亡499人，英军统计日军损失超过700人。虽然伤亡不算太多，但宫崎支队在桑夏滞留长达一周，给英军从容调配兵力、加强科希马地区防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时斯利姆紧急调动的3个旅已向北方顶了过来。鉴于南路日军未能在短时间内打通德穆和迪登公路，一切预示着牟田口3周内拿下英帕尔的美好愿望彻底化为泡影。

3月25日，英印第二十师师长格雷西少将接到了第四军参谋长贝利准将的电令，抽调一个旅加强英帕尔防御薄弱的东北地区，防止日军从北方打开通往英帕尔的通道。格雷西认为自己的3个旅刚刚完成进入莫雷到谢南山地之间3道防御阵地的部署，此举纯属“拆东墙补西墙”。他向军司令部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反对因调走一个旅而放弃莫雷。此时兵力捉襟见肘的斯库恩斯已别无选择，他回电指出，如果日军第十五师团从东北方向攻入英帕尔平原，英军整个防御体系将彻底崩溃。第二十师不但随时有被敌人迂回包围的危险，且据守谢南山区的行动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格雷西只好服从大局，下令销毁无法携带的物资撤出莫雷。第二十师第三十二旅转为军预备队，第八十旅和第一〇〇旅在距伯莱尔15公里、谢南和滕诺帕尔一线构筑防御阵地。久攻不下的山本支队轻松而得莫雷空城，向英军构筑的新防线快速挺进。

战况危急，斯利姆同样在调兵遣将。看到斯库恩斯几乎将守军全部调出，英帕尔近乎一座空城，斯利姆当即下令将若开地区的英印第五师空运英帕尔。最难办的是科希马。那里地处纵深地带，位于易守难攻的高原之上，却只有一个营兵力防守。科希马以西50公里的战略要地迪马普尔——那里囤积着史迪威驻印军的弹药补给及待运中国的大量物资——守军只有可怜的一个连。斯利姆同样未曾料到，牟田口竟然向科希马派出了一个师团。一营加一连兵力肯定挡不住日军，必须尽快向科希马派出强有力的增援，援兵能否及时到达将成为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在面见顶头上司、第十一集团军群司令官吉法德，请求更多增援之后，3月14日，斯利姆飞往库米拉机场，找到了战区司令官蒙巴顿和第三战术航空队司令官约翰·鲍德温空军少将，希望他们能够协调史迪威，将“驼峰航线”的美军运输机调来执行运兵任务。斯利姆坦承：“如果我们输掉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驼峰航线也只能关闭！”

蒙巴顿此时是带伤工作。3月初，他访问了史迪威的前线指挥部。当他驾驶吉普车在林间小道飞速行驶时，汽车前轮轧住了一根毛竹，反弹的竹子将他的左眼打成重伤。蒙巴顿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不敢确认，我的眼球是否还在眼眶里，证实这一点需要相当的勇气。后来我发觉它仍然在里边，为此松了一口大气。但我接着发现，我的左眼完全瞎了。”一名在现场照料他的美国传教士说：“年轻人，这非常严重。你必须尽快飞往利多去。”幸亏利多陆军医院有一位杰出的美国眼科专家沙伊上尉。他诊断说，蒙巴顿左眼严重内出血，但只要不用眼过度，很快会痊愈。蒙巴顿双眼扎上绷带在病床上躺了5天，不准动头和侧卧。3名护士每人8小时轮班喂他吃饭，帮他梳洗，给他念小说。直到3月19日，沙伊宣布他脱离危险。在一个星期天，史迪威飞来探望了蒙巴顿。

接连来自英帕尔和科希马的坏消息使蒙巴顿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劝阻，离开医院飞往库米拉机场。他知道这样做有失明的危险，但他必须到前线部署作战。看来危急关头，养尊处优的皇族成员也会变成真正的战士。

对斯利姆的请求，脸上缠满绷带的蒙巴顿爽快予以答应：“我同意立即调拨飞机给你！”实际上他根本无权这么做。“驼峰航线”的美军运输机虽建制上隶属鲍德温指挥，但使用权归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罗斯福总统特意强调，没有华盛顿批准，谁也无权调走飞机。鉴于第十五军主力被拖在若开地区无法脱身，第四军独立支撑危局，险象环生，蒙巴顿命令吉法德出动驻印度的总预备队，蒙塔古·斯托普福德中将第三十三军驰援科希马和英帕尔。该军下属的英军第二师——注意，士兵都是清一色英国人——下辖第四、第五、第六等三旅，是英国陆军精锐，仅看番号就知道是一支历史悠久的老部队。

经测算，斯利姆向蒙巴顿提出，至少需要260架次C-47运输机，才能完成将英印第五师从若开运往英帕尔的任务。但当他15日飞抵英帕

尔时，发现斯库恩斯已下令英印第二十三师的两个旅南下，接应第十七师撤退。目前英帕尔守卫部队仅剩可怜的一个旅。驻地后勤和辅助人员倒有不少，但除了吃饭浪费粮食外，他们对作战起不了太大作用。斯利姆立即致电蒙巴顿，在3月18日和4月20日之间，急需25~30架飞机运兵或空投补给。得到蒙巴顿许诺之后，斯利姆在17日向英印第五师下达了全员空运英帕尔的命令。

3月23日，斯利姆再次致电吉法德。鉴于通往英帕尔的公路即将被切断，需要安排大批运输机为英帕尔守军及前线部队空投弹药补给。虽然蒙巴顿对此满口答应，但他调不动“驼峰航线”的美军运输机。为此他硬着头皮致电华盛顿，请求为被围困的第四军紧急提供不少于70架的运输机。英帕尔在英国人眼中比天都大，但在美国人那里不过是一个地名而已，欧洲和太平洋上比这儿重要的地方多了去了。看到华盛顿迟迟不予答复，蒙巴顿搬出了首相大人。3月25日，他致电伦敦的丘吉尔：“预料难以长久占据英帕尔街道和迪马普尔到科希马之间的道路，很可能与第四军和史迪威的驻印军失去联系。唯一的希望在于，通过有效防御来扭转不利战局。为此，必须将英印第七师迅速空运至英帕尔。”

还是首相面子大些。丘吉尔亲自给罗斯福打电话，总算帮蒙巴顿要来了急需的运输机。但美国人提出只是暂借，6月15日前必须归还，要不史迪威和蒋介石肯定会暴跳如雷的。

幸运的是，第十四集团军几个月前已经进行了充分准备。尽管之前印缅战场从未有过一次性空运一个整师的先例——第一次“钦迪特远征”只一个旅，第二次是分批运输，其中还有一个旅走陆路——但英军的运输行动进展顺利。为了节省空间运送更多人员，运输机机舱挤得好像沙丁鱼罐头。英军为这次前所未有的空运行动取名“火球”，但第五师官兵更喜欢称它“火烧屁眼行动”。不管怎样，3月29

日之前，第五师官兵还是乘运输机顺利抵达英帕尔或迪马普尔，斯利姆总算压住了心慌。

鉴于北方科希马地区危机加剧，3月27日，斯利姆致电吉法德，请求将原定空运吉大港的英军第二师直接运往迪马普尔。约翰·格罗弗少将的师已经前出至加尔各答。但由于运输机眼下主要用于运输支援英帕尔的部队，他们最快要到4月第一周才能赶到迪马普尔。斯库恩斯已将英帕尔的补给规模缩减了1/3，并让返程运输机将大量非战斗人员和伤病员捎回印度腹地，减轻前线补给压力。

值得庆幸的是，盟军战机牢牢控制了战场制空权，使空运行动得以顺利进行。渡河或行进中的日军经常遭到英军战机轰炸或机枪扫射。3月初，英帕尔机场有皇家空军6个战斗机中队的48架飞机，第二二一大队大队长文森特少将不断调飞机进入英帕尔一线机场。3月5日，为支援温盖特的第二次远程，它们一直在缅甸上空战斗。日军第五飞行师团多次出动战机空袭英帕尔周围机场，3月12日参与攻击的日机达到了60架。3月17日凌晨，2架日军轰炸机黑暗中投下的炸弹命中第四军军部，造成32人伤亡。当天上午，日军战机扫荡了图里哈尔和伯莱尔机场，摧毁盟军运输机、轰炸机、战斗机各1架。3月22日，格雷西少将第二十师放弃德穆，英帕尔失去了最重要的预警机场。部署在德穆的英军雷达可以为英帕尔提供8分钟宝贵的警报时间。不幸的是，3架皇家空军“飓风式”战斗机降落后才知道机场已被日本人占领，他们作为战俘被日军枪决。

三面遭攻的英帕尔已经够英国人手忙脚乱的了，就在同时，更大的危机在北方悄然出现。印度那加兰邦首府科希马位于迪马普尔—英帕尔公路的交通要道上，西北距迪马普尔74公里，南方160公里就是英帕尔平原。作为印度东部仅次于英帕尔的第二大补给基地，迪马普尔不但承担着为史迪威驻印军缅北作战供应弹药补给的重要任务，还储存着大量欲经“驼峰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那里有超过5000名医

院、行政、后勤等非战斗人员，却只有一个连兵力护卫。一旦小镇陷落，对盟军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但一支部队要想入侵迪马普尔进而突入印度东部地区，科希马山岭是必须逾越的一道障碍。由于地形关系，这道山岭极易被包围，且因缺乏水源难以长期固守。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斯托普福德中将曾如此评价说：“夺取科希马山岭，就像从瓶子里掏出一枚软木塞那么困难。”如果拿一个中国地名做比喻的话，科希马恰似让马谡先生丢了脑袋的要地街亭。

科希马距钦敦江260公里，其间隔着数道山岭和密密匝匝的原始丛林，大部队穿越难度极大。斯利姆据此认为，日军即使向科希马方向投入兵力，最多也不过一个联队。从这点看，牟田口的战术设计是成功的。直到3月下旬日军突入那加山区之后，斯利姆才突然意识到，科希马地区面临着极大风险。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获悉敌军一个师团进攻科希马时，“我心灰意懒了，当我努力纠正错误并用铁路和飞机火速运送援军时，我知道一切都取决于首当其冲的部队是否能顶得住。如果他们能坚持到援军赶到，一切都还好办，否则我们就要遭到惨败”。

考虑到斯库恩斯的第四军正在全力与南路、东南两路日军周旋，斯利姆将迪马普尔和科希马一线防务暂时交给了第二〇二交通线地区司令官兰钦少将。3月22日，休·理查兹上校奉命率一支临时拼凑的小部队进驻科希马。50岁的理查兹刚被温盖特赶出“钦迪特”队伍，理由是他的年龄太大，无法胜任敌后的艰苦行军。殊不知正是此举成就了理查兹在科希马的一世英名。3月29日，在若开经受过严峻考验的第一六一旅赶到科希马地区。斯利姆提醒旅长，绰号“老爸”的沃伦准将，日军前锋部队很可能在4月3日进抵科希马，一周后就能到达迪马普尔。同日，佐藤师团先头部队在第72号里程碑处切断科希马—迪马普尔公路。

3月29日，斯托普福德飞抵英帕尔，在与斯利姆和斯库恩斯简单会面后于次日飞赴迪马普尔。除随后赶来的英军第二师外，他还受命临时指挥即将从若开空运过来的英印第五师和第七师。但是目前，他手头仅有第一六一旅三个营和理查兹的杂牌军。斯托普福德坚信，日军攻击目标无疑是油水最大的迪马普尔，遂令第一六一旅撤出科希马，向迪马普尔靠拢。这一错误决定遭到兰钦、理查兹和地方税务官波西爵士的一致反对。兰钦甚至越级打电话给斯利姆，请他直接命令将这个旅留在科希马。可能以前被埃尔文越级指挥折磨惯了，斯利姆不愿干预下属的指挥，对斯托普福德的命令予以默认。4月3日傍晚，英印第一六一旅沿科希马—迪马普尔公路后撤至尼楚加德。这样，理查兹指挥的科希马守军就只剩下两个连和后来布朗少校撤回来的260名阿萨姆步兵，以及后勤、医院、库管等辅助人员近千人。在日军一个主力师团面前，战术要点科希马近似一座空城。

此时日军第三十一师团正翻越那加山区的茫茫丛林，向科希马快速逼近。随部队行军的牛群严重影响了速度。牛背上的粮食在登山时会自然滑落下去，不听话的牛还经常低头将粮食甩在地上。一旦遇到盟军空袭，它们就会乱作一团，嘶叫着直接冲下山谷。看到这一情景，佐藤只有苦笑：“几千年来，从未有人用牛来拖运军用物资，哈哈！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皇军，也改变不了牛的习性呀！”佐藤并不十分担心，他坚信牟田口会兑现承诺，在25天内给他送来200吨补给物资。

要说我们先人实在智慧。咱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表示感恩的话：“来生来世做牛马来报答你。”我们为什么不说做猪、做羊、做鸡呢？主要原因可能在远古时代，牛、马对人类贡献太大。牛作为生产工具从事稼穡，战马则是重要的作战武器。但是两者之间有明确分工，不能混淆。如今牟田口将牛送上战场，焉能不败？

预料到恶劣地形不利于大部队行军，在科希马以东地区，英军仅在耶萨米和卡拉索姆各部署一个步兵连，他们隶属英印阿萨姆团第一营，在一些山顶小村落布置了少许瞭望哨。战役发起之前，佐藤派出熟悉当地地形的“印度国民军”，对那加山区进行大范围侦察，标示道路及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3月27日，卡拉索姆遭日军进攻，次日耶萨米战斗也打响了。日军进攻主力是鸟饲恒男第一三八步兵联队，另有第一二四联队两个大队、第五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协助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强悍日军，巴斯特·布朗中校阿萨姆团第一营的新兵毫无惧色，成功挫败了敌人第一轮攻势。驻守卡拉索姆的一个连抵抗日军两个大队的轮番进攻达三天之久。连长约翰·杨上尉下令尚能移动的士兵撤出阵地，撤往科希马，自己率无法移动的重伤员断后阻击。3月31日，日军攻占卡拉索姆。英帕尔战役结束之后，英军在阵地一角找到了杨上尉的尸体，将他厚葬在科希马公墓。

布朗中校的营主力在耶萨米同样挡住了日军多次进攻。31日22时，他们幸运等到了沃伦准将的撤退命令。布朗决定4月1日晚上撤出。可惜飞行员空投的撤退命令被日军缴获，他们1日发起的敢死冲锋在17时撕开了英军防线。布朗断然下令立即撤退。到4月3日，该营有260人撤回科希马，立即投入保卫科希马的战斗。

在卡拉索姆和耶萨米，日军阵亡超过250人，数百人受伤。更重要的是，阿萨姆团第一营的阻击拖住日军达6天之久，为斯利姆调配兵力驰援科希马争取了无比宝贵的时间。战役结束后，佐藤感慨地说：“如果宫崎少将不在桑夏耽误时间，鸟饲大佐也没有在耶萨米被拖住，科希马之战结局将会大大不同。”

战况紧急，斯利姆不得不认真考虑，截留“钦迪特”预备队第十四、第二十三旅投入英帕尔和科希马作战。温盖特是丘吉尔的宠儿，一般人不敢轻易得罪他。斯利姆私下将想法告诉了第三师参谋长塔洛克准将，并特意叮嘱他暂时别告知温盖特。塔洛克一向讨厌斯利姆，

扭头就把他的想法电告了温盖特。这可捅了马蜂窝，怒不可遏的温盖特立即飞往库米拉机场和斯利姆当面辩论。最终两人达成妥协，斯利姆留下第二十三旅，第十四旅继续留作“钦迪特”预备队。

温盖特告诉斯利姆，他会直接与丘吉尔联系说明此事——这是他对付上司的一贯策略。斯利姆最后一次看到温盖特是3月22日：“我向他道别，和他握手。当他走向门口时，他再次转向我随口说了一句，‘在东南亚，你是唯一不希望我死的高级军官’。”看来温盖特也知道，几乎所有人都讨厌他。

温盖特通过蒙巴顿给丘吉尔发出电报，声称自己将消灭日军4个师团，“如果你给特种部队4个运输机中队，你将得到北纬24度以北的所有缅甸领土，还有一次决定性胜利”。虽然蒙巴顿、吉法德、斯利姆都认为温盖特在吹牛，但丘吉尔却完全相信。他回电答应给温盖特提供飞机，同时承诺在下次向全国演讲时提到他。对此，估计小温的几位上司不会太高兴。

3月24日，温盖特飞往“百老汇”和战术强点“白城”，鼓舞第七十七旅士气。之后，他乘美军飞行员布赖恩·霍奇斯中尉的B-25轰炸机于18时23分飞抵英帕尔，加油补给后的飞机于20时起飞前往海拉坎迪机场。半小时后，这架飞机在英帕尔以西山区坠毁。机上5名机组成员，连同温盖特、副官和两名记者无一幸存。

很多人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形容温盖特：“其一生，唯其死，得其所。”对此事最伤心的非丘吉尔莫属：“在飞机里面，一团明亮的火焰熄灭了！”他哀悼英国失去了一位古怪的军事天才。不管讨厌还是喜欢他的人，大家有一点看法一致，温盖特在最不该死的时候死了。他的死讯公布之后，牟田口很是开心了一阵子，日本媒体免不了再大肆吹嘘一番。

虽然温盖特的死可能使包括蒙巴顿在内的大多数英军高层感到欣慰——至少今后不会再有人动辄拿丘吉尔唬人了，但他们至少还在脸上装出一些遗憾和忧伤。英帕尔和科希马的危机让斯利姆焦头烂额，他必须抽时间寻找一个人顶替温盖特。3月26日，斯利姆打通了第三师参谋长塔洛克准将的电话。后者说：“温盖特生前曾许诺，一旦他本人出现意外，就让我接任他出任‘钦迪特’指挥官。”斯利姆没有吱声，另外两名军官告诉他温盖特向他们说过类似的话。塔洛克以从未在战场上指挥过哪怕一个支队为由否定了自己。斯利姆的最终做法是将第一一一旅旅长伦泰恩晋升少将，出任第三师师长。

在此之前，第七十师师长赛姆斯少将为给温盖特腾出位置，强忍不满，退居次席。温盖特意外身亡，师长职务还没轮到他，赛姆斯干脆撂了挑子，向陆军参谋长布鲁克发出一封抗议电报后直接飞回伦敦去了。事实上，伦泰恩内心根本看不起温盖特，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命不凡的暴发户而已，对他的军事理论也不屑一顾。斯利姆起用伦泰恩，使这次人事变更及第二次“钦迪特远征”后半程行动备受争议。

4月3日，伦泰恩到乔尔哈特参加了盟军高级军官会议，蒙巴顿、史迪威、斯利姆、斯托普福德、鲍德温都在。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应对日军对英帕尔和科希马的大规模攻势。史迪威担心迪马普尔一旦有失，日军将沿铁路线北上进攻利多，进而影响驻印军缅北作战的补给供应。他大度地提出，可以调一个中国师南下增援科希马战场。斯利姆并不领情，他以前线问题太复杂为由婉拒了史迪威的好意，决定以第三十三军和佐藤师团作战。根据之前和温盖特达成的协议，英印第二十三旅将脱离“钦迪特”战斗序列，专事在那加山区袭扰佐藤师团的补给线。“钦迪特”其他部队继续支援史迪威的缅北作战。

4月4日上午，日军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对科希马以南战术要点GPT岭发动进攻，于次日成功占领此地。寒河江恒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成功突入科希马山村，在杀死两名酣睡士兵后将来不及拿起武器的少

许守军俘虏。消息传到迪马普尔，斯托普福德大惊失色。日本人来得如此之快，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一切表明，他之前将第一六一旅撤出科希马的决定是多么愚蠢。斯托普福德下令该旅立即掉头重返科希马，但显然已太晚了：只有断后的约翰·莱弗蒂中校第四营446名官兵趁日军尚未合围之际乘卡车冲入科希马山岭，其余两个营和炮兵连全被堵在外边。

让理查兹和莱弗蒂颇感无奈的是，由于从未想到日军会大举来攻，科希马山岭几无防御。两人只好抖擞精神，带领大家在适当位置构筑临时防御工事。山岭守卫部队加起来有2100人，其中1000人是未来得及撤走的非战斗人员。理查兹命令所有能动的人必须拿起枪，文书、给养员、轻伤员被全部组织起来。守军阵地呈现出一个三边分别为1000米、870米和640米的三角形。除最后进入的莱弗蒂营属于正规军外，其余人员来自多支杂牌部队。他们将独立面对佐藤师团15000名彪悍士兵的猛烈进攻。

因为斯托普福德的失误，沃伦准将只好率其余两营士兵和炮兵连，在约特索玛岭后方3200米处的普雷巴泽岭支峰建起炮兵阵地。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观察科希马山岭的详细战况，汉弗莱·希尔中校炮兵连的8门山炮还能为友军提供炮火支援。由于背靠迪马普尔，英军的炮弹供应不成问题。战斗进程表明，这8门山炮成为英军守住科希马山岭的制胜利器。

4月6日，佐藤致电第十五军司令部：“我烈兵团（第三十一师团代号）先头部队于今晨攻占科希马。宫崎支队正在科希马至英帕尔之间公路浴血奋战，我部士气旺盛。渡过钦敦江第二十一天。”众参谋欣喜之余，对佐藤最后一句话颇感纳闷，只有牟田口和薄井心知肚明。这分明是在提醒他们，4天之后，军部必须为第三十一师团送去200吨物资。佐藤所部几乎吃光了所带的20天干粮。

事实上，寒河江第十二中队只是占领了几乎无人防守的科希马山村，尚未对英军“重兵”把守的科希马山岭发起进攻。牟田口接电大喜过望，立即向佐藤发出指示：“希贵师团再接再厉，以最快速度向迪马普尔攻击前进。”日军轻松占领科希马更坚定了牟田口对英军不堪一击的看法，他意气风发地告诉众人：“插在科希马的太阳旗，预示着我们在印度取得最后胜利指日可待了。”

牟田口的命令同时被抄报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部，河边当即皱起了眉头。如果佐藤师团向迪马普尔发起进攻，第十五军的作战就将超出预定范围。根据之前的计划，占领科希马的佐藤师团将沿公路南下，与山内师团合力从北方进攻英帕尔，而不是向西深入印度腹地，将战事无限制扩大。河边立即以方面军司令部名义致电佐藤，撤销牟田口的西进命令，“迪马普尔不在战略目标范围之内”。佐藤与牟田口素来不睦，他认为牟田口要他进攻迪马普尔的举动纯属炫耀。相对而言，河边的命令似乎更合他的胃口。佐藤随即电令召回已向迪马普尔推进5个小时的一个步兵大队。

当时是否立即攻击迪马普尔，成为战后日军争论不休的一大话题。斯托普福德后来坦承：“如果日军派出一支小部队牵制科希马守军，主力向迪马普尔推进，我们将被置于更为严峻的困难局面。一旦战斗在迪马普尔附近爆发，科希马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自然落下。”

斯利姆同样认为日军错失了取胜的最佳机会：“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佐藤为什么没有向迪马普尔发起坚决进攻，这是典型的日军作风。”他从此将佐藤视为无能之辈，甚至请求空军不要轰炸第三十一师团司令部，以免把佐藤炸死，日本人换上一个精明货色。

牟田口战后所做的辩护与斯利姆不谋而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预计佐藤师团补给困难，在当时已经占领科希马的情况

下，进攻迪马普尔可以让佐藤得到他急需的弹药补给，整个战局将会朝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但河边方面军司令官越级干预前线作战，下令终止进攻迪马普尔，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战后我方才得知，英军在迪马普尔防御空虚。如果我们断然发起攻击，定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取得重大战果。如果我军能够顺利拿下迪马普尔，将对1944年缅甸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使英军接受类似1942年那样的惨败。”

当时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佐藤电报中所说的拿下科希马只是“山村”，而不是控制交通要道的科希马山岭。后来战斗进程表明，第三十一师团用尽吃奶力气，也未将科希马山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佐藤本来就对自己孱弱的后勤补给线忧心忡忡，他不可能容忍自己身后有这样一支英军存在，之前宫崎进攻卡拉索姆和耶萨米也是同样道理。第二，佐藤即使留下小部分兵力牵制科希马山岭守军及约特索玛英印第一六一旅主力，师团主力径直向西进攻，也不一定就能拿下迪马普尔。就在牟田口发出进攻迪马普尔的命令两天之后，英军第二师第五、第六两旅已相继抵达迪马普尔，第四旅在4月10日赶到。即使佐藤按照牟田口的命令于4月6日当晚出发，根据他们从钦敦江推进至科希马21天行军260公里计算，就是没有英军阻击，他们推进到74公里外的迪马普尔至少也需要6天以上的时间。第三，假设英军后续部队英印第五师和第七师未能及时赶到，已在迪马普尔展开的第三十三军直属部队和完整的第二师，一定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坚持到后续两个师来到。日军花费月余，连仅有千余名战斗兵员的科希马山岭都拿不下，又怎能奢望他们拿下数万人驻守的迪马普尔？一个基本前提是，既然迪马普尔是盟军重要补给基地，佐藤怎会知道那里的防御如此薄弱？

随着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到位，4月6日，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开始向科希马山岭最南端的监狱山发起进攻。日军利用步炮协同很快占

据上风，守军指挥官诺埃尔·伦恩中尉阵亡，英军余部向北撤往货栈山。彼得·布朗中尉率一个排试图收复监狱山，未果，布朗也在战斗中阵亡。看到前线进展顺利，宫崎命令鸟之江第三大队绕过山岭，向科希马以北战术要点切斯威玛迂回。

6日晚，第二大队大队长长家亲率一支侦察队攀上了货栈山，摸到一处英军阵地正前方。急不可待的长家下令立即发起进攻。虽然顺利拿下了英军前沿阵地，长家本人却被击中面门的一颗手雷当场炸死。大队副官龟山切下长家的手指，准备带回家乡交给他的家属，尸体只能就地火化。代理大队长佐藤四郎率两个中队向英军阵地发起猛攻。在约特索玛炮兵连的支援下，英军顽强将敌人击退。当天21时，日军第二轮攻击同样无果而终，伤亡惨重。眼见前方战事胶着，宫崎急令向北迂回的鸟之江大队原路返回，投入科希马山岭的作战。

当晚，日军进攻彻夜未停。7日清晨，双方阵地完全搅在一起。莱弗蒂中校下令伊斯滕少校率一个连预备队前往增援，对闯入英军阵地的日军发起反击。战至上午9时，登上山顶的日军第六中队全军覆没，捎带抓获的10名印军俘虏也在激战中丧生。英军同样伤亡惨重，当晚连长连换了三任，可战之兵仅剩40人。

南线攻击受阻，佐藤立即变更部署：以左突击队攻击科希马山岭最北面的加里森山，中突击队推进至迪马普尔—科希马公路主干道西北地区，切断约特索玛英印第一六一旅的增援路线；右突击队向约特索玛以西实施远距离包抄，切断迪马普尔英印军东进增援路线。4月10日，迪马普尔—科希马公路被日军切断。同日，鸟饲第一三八联队主力（欠第一、第三大队）在36号里程碑的祖步扎村设置路障，驻约特索玛英印第一六一旅主力与迪马普尔和科希马的陆上交通完全中断。

就在货栈山阵地遭日军轮番攻击之时，在迪马普尔，斯托普福德会见了兰钦少将和刚刚赶到的英军第二师师长约翰·格罗弗少将。他

命令第二师在最短时间内打开通往科希马的公路。维克多·霍金斯准将第五旅受命次日清晨出发，尽快与第一六一旅取得联系，随后合力向科希马攻击前进。约翰·沙普兰准将第六旅随后跟进。

4月8日，日军继续猛攻英军货栈山阵地。佐藤下令，岛之江第五十八联队第三大队、渡寿夫第一三八联队第一大队在炮火支援下，从北面夹击加里森山，科希马山岭腹背受敌。岛之江大队于当日占领加里森山以东的宝库山。9日清晨，在一轮炮火准备之后，无数日军蜂拥而上，向加里森山东北角的地方税务官居馆区发起猛攻。驻守当地的一个英军混编连苦苦支撑一天之后，当晚被兵力和火力绝对占优的日军以大胆穿插和迂回击败，居馆区落入日军之手。

英军余部退守网球场阵地。日军在后紧追不舍，双方阵地最近处仅20米，士兵隔着球场互相射击并投掷手榴弹。清晨，放眼望去，球场上到处都是士兵膨胀腐烂的尸体，为数百万只苍蝇提供了丰盛的自助餐。苍蝇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覆盖在尸体上时，就像是一张厚厚的毯子。

当天，英军南面货栈山阵地同样险象环生。战至10日凌晨，阵地上英军官兵已不到50人。莱弗蒂中校用光了所有预备队，已派不出任何增援。18时15分，英军焚烧了山上茅屋，主动撤往身后的补给山。连日激战使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当晚，他们仅以零星炮火骚扰补给山，并未连夜发起攻击。

理查兹上校认为，现有阵地必须进一步收缩。数日激战使科希马山岭英军可战之兵不足600人。援兵迟迟不到，理查兹和莱弗蒂只能四处给弟兄们打气。地方税务官查尔斯·波西爵士同样没闲着。他不但拒绝随伤员撤往相对安全的约特索玛，而且每天在自己不断缩小的管区内晃来晃去，丝毫不畏惧日军狙击手的子弹。只见他不时停下脚步，给趴在战壕里那些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小伙子打气：“援兵一

定会打破敌人的包围圈，前来救援我们，日本佬没什么可怕的。”人家文官都这么有信心，咱当兵的一定要比他强才行——英军士气顿时提升了不少。

在双方炮火联合打击之下，山岭上树木全都没了叶子，地面植被被悉数扫平，守军阵地和行动路线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日军视野之中。最大难题是缺水，日军截断了守军的唯一水源，英军只能依靠空军低空投下的装满饮水的车轮内胎。大量伤员和非战斗人员无法撤走。森本德治第五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已从南面向约特索玛发起进攻，英军炮兵阵地不得不到处转移，山岭守军得到的炮火支援不断减弱。

11日凌晨，日军重启北方攻势，南部补给山阵地压力反而减轻。从12日傍晚开始，久攻不下的日军开启了劝降模式。令英印军士兵诧异的是，喊话的人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与以前日本兵蹩脚的英语形成了鲜明对比，竟然还有人用当地土话对英军喊话。这说明鲍斯的“印度国民军”已抵达前线。12日晚，日军对补给山的冲击一浪高过一浪，双方多次上演白刃格斗，英军阵地巍然屹立。在山坡和山谷里，到处躺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一定程度上说，斯利姆说佐藤是无能之辈不算冤枉。作为一个典型的武士道军人，佐藤刚毅勇猛，冷酷无情，擅长硬拼蛮干。在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几条羊肠小道上，佐藤不惜士兵生命，把手下人马一批接一批往上驱赶。

4月13日，盟军C-47运输机首次出现在山岭上空。因守军阵地已缩得很小，空投变得异常困难。第一批3架运输机飞到日军占据的宝库山上空，尽管科希马山岭上的英军及时打出了红绿信号灯做出提醒，但空投物资还是全部落入日军之手。物资中有双方都急需的英制3英寸迫击炮弹和大量手雷。日军立即用缴获的火炮和落下来的炮弹回敬它们的真正主人。幸好第二、第三批空投获得成功，其中有守军急需的饮水和医药用品。

为了使空投更加准确，德莱尼空军中尉的飞机飞得很低，这在山区非常危险。他的飞机多次被日军打出弹洞。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接下来的3周里，共15次执行空投任务的中尉都能看到，山岭上的伙伴在浴血奋战。部分飞行员还寻隙对日军阵地进行扫射，以鼓舞守军士气。4月18日，在对日军阵地进行扫射时，曾在北非征战多年的加拿大皇家空军飞行员吉米·沃伦上尉的飞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中，当时飞行高度仅6米的飞机一头栽向地面，机毁人亡。虽然空投改善了守军糟糕的补给状况，但如果没有援军及时赶到，理查兹和他的弟兄坚持不了太久。就在运输机出现的同一天，英军补给山阵地多次告急，科茨上尉手下只剩14名官兵。在北方居馆区，英军一个混编连顶住日军轮番冲锋达五天之久。

科希马山岭十万火急，坐镇迪马普尔的斯托普福德当然也没闲着。当初正是由于他的失误，山岭英军陷入绝境。4月8日，第三十三军头号主力英军第二师开始从迪马普尔向东攻击前进。4月10日，最后被空运到迪马普尔的第四旅跳下飞机，就立即编队向科希马方向推进。

在此之前，英军第二师接受的大多是两栖作战训练，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的作战环境。先遣第五旅第一营因日军设置的多处路障进展缓慢。沃伦准将向师长提出，鉴于科希马山岭局势急剧恶化，第二师抵达还需一段时间，是否让守军放弃现有阵地，撤回约特索玛与第一六一旅主力会合。格罗弗认为，守卫迪马普尔的前提是守住科希马山岭，当即否决了他的建议。4月12日，霍金斯准将第五旅旅部和第二营抵达祖步扎，与先头部队会合。他们被日军第一三八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55名士兵在一个叫“碉堡山”的地方死死拦住。

4月14日，约翰逊中尉带领一支巡逻队从约特索玛出发，寻隙潜入科希马山岭。他们向疲惫不堪的守军报告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援

军第二师已抵达约特索玛以东3200米处碉堡山，很快就将前来会合。山上守军顿时士气大振。

当天12时30分，英军攻打碉堡山的战斗正式打响，在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后继续前进。次日，英军第五旅抵达约特索玛，与沃伦第一六一旅会合。沃伦强烈要求立即向科希马山岭派出增援，但格罗弗以通往科希马的道路两旁可能有日军炮兵存在，行军会遭到炮击为由不予采纳。他告诉沃伦：“解围固然重要，但我必须保证第二师行军途中的安全。既然守军还保持着高昂斗志，就应该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解围时间暂定17日，给第二师留出充裕的准备时间。”沃伦气得吹胡子瞪眼，但也无可奈何。斯托普福德多次收到蒙巴顿和斯利姆的催促电报，“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打破日军对迪马普尔—英帕尔公路的封锁”。斯托普福德只能把电报转发格罗弗，催促第二师快速前进。

根据斯托普福德的命令，格罗弗迅速制订出增援科希马、围歼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作战计划：威利·戈申准将第四旅一路扫荡科希马西南地区，在阿拉杜拉支峰一带控制迪马普尔—英帕尔公路主干道；霍金斯准将第五旅在科希马以北地区东进，经梅雷玛山岭向科希马山村挺进；沙普兰准将第六旅在师属坦克部队和第一六一旅配合下沿迪马普尔—英帕尔公路南下，扫清沿途障碍，打通科希马—英帕尔公路。预计很快将空运过来的英印第七师第三十三旅暂时纳入第二师战斗序列，充当总预备队。

科希马的山岭状况远非格罗弗想象的那么乐观。日军当然清楚英军增援在不断迫近，急于在最后时刻取得突破的他们进攻更加疯狂。17日晚，补给山失守，日军趁势于18日凌晨攻占了补给山以北的库奇·皮克特山阵地。理查兹此时据守的地盘儿仅剩长、宽各350米的一块正方形区域，缩小到最初的1/8。狭窄的阵地上人满为患，到处都是痛苦呻吟的伤兵和阵亡官兵的尸体。尸体、人类排泄物臭气和刺鼻的火药味儿混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难以名状、令人作呕的恶臭。日军每发

炮弹都伴随着大量死亡，局势确实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幸好当天上午，驻守加里森山的英军已经能清楚看到，在不远处的皮克特山上，友军第一旁遮普团第一营士兵的长头巾了。

4月19日，日军最后的攻击近乎疯狂，皇家空军“飓风式”战斗机也加入了阻击行列。C-47运输机准确将弹药、食品和饮水投放到英军控制的狭小区域内。部署在祖步扎第二师炮兵的25磅炮一刻不停地将炮弹向冲锋日军倾泻。包围圈中的斯特里特二等兵禁不住仰天长叹：“如果友军再不到来，我们绝对撑不过今天！”援军来得虽慢，但毕竟还是到了。20日上午，威尔伯·比克福德中校伯克郡团第一营撕开日军包围圈，奋力冲上了硝烟弥漫、弹坑累累的加里森山顶。第二天，大批食品、饮水和药品纷纷送来，宣告英军对科希马山岭的解围获得了成功。

理查兹上校以伤亡1375人为代价，带领一支临时纠集的力量，牢牢拖住佐藤第三十一师团，使牟田口速战速决的愿望彻底落空。迪马普尔有惊无险，史迪威驻印军缅北作战的后勤补给无忧了，运往中国的大量军援安全了。

解围英帕尔

北方科希马和迪马普尔面临的危机暂时缓和，在南方主战场，日军正从北、南、东南三个方向向英帕尔发起迅猛攻势。3月上旬，印度总督韦维尔元帅曾亲临英帕尔视察。虽然打仗水平一般般，但见多识广的韦维尔战略眼光还是有一些的。在写给伦敦的一封信中，他将纷繁复杂的战场形容为在“零钱包”里打仗。与欧洲那些规模宏大的战斗不同，发生在印缅边境的这些搏杀，大多数时候并不会集中几个旅或几个师兵力，以一种精心策划的连贯的传统模式展开，而是经常以一种堪称混乱的连排级规模进行搏斗。英国战史专家弗兰克·麦克林恩评论说：“英帕尔战役是由数百场遭遇战、数十次形式各异的冲突和肉搏战、正面攻击、孤注一掷的防御、伏击和空袭所组成，它们全都有精确记录，但它们的诸多细节到今天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斯利姆将战役形容成一部史诗：“展现在辽阔的原野上，某一天它的焦点是地图上没有名称的某个山冈，次日在100英里开外某个悲惨的山庄，它的名字难以正确发音。各纵队、旅、师，或前进，或后退，在血腥的冲突中相遇，然后散开，编织成难以拆解的混乱图案。”这就给老酒写书带来了极大难度，光标记双方各师各旅、各师团各联队的番号，就浪费了两张A4纸。

斯利姆把漫长战斗分成“集中、消耗、反攻、追逐”四个阶段。他试图用轮轴来阐明眼前这种混乱局面。巨大战场以英帕尔为轴心，第一根辐条是通往科希马的北方公路，第二根辐条是伊利尔河谷，第三根辐条是通往乌克兰的东北道路，第四根是通往德穆的公路，第五根是通往正南方向同藏和迪登的公路，第六根从比申普尔通往西尔恰尔。如果简单划分的话，围绕第一根辐条在科希马展开厮杀的是佐藤第三十一师团和斯托普福德第三十三军，第二、第三根辐条则是山内第十五师团和英印第五师，第四根辐条对阵双方是山本支队和英印

第二十师，而第五和第六根辐条则构成了柳田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和英印第十七师苦苦争斗的南方战场。受地形限制，上述四大战场各自为战，没有任何一次较大规模战斗与邻近友军有直接联系。发生在北方科希马，东北方向桑夏、南希关、马帕奥和乌克兰尔，东南方向德穆到谢南山区，南方迪登到比申普尔的无数次战斗，基本上都是攻守双方单打独斗，相互之间既无配合，也无协同。如果加上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孟拱河谷、英印第二十八军在若开地区、“钦迪特”在缅中的作战，印缅战区几乎所有盟军力量都卷入了互不相关的大规模争斗，只剩中国云南军在怒江东岸“望江观虎斗”了。

3月28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先锋本多挺进队——由本多宇喜久郎第六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欠两个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半个工兵小队组成——炸毁了英帕尔以北50公里康波科比附近两座桥梁，切断了英帕尔向北通往科希马的道路，英帕尔对外交通完全断绝。牟田口致电山内，必须在天长节前拿下英帕尔，作为献给天皇裕仁的生日礼物。虽然携带的弹药粮秣日渐稀少，考虑到英军很可能会像两年前那样迅速溃逃，山内只好硬着头皮严令各部：“无须侦察，各自寻找突破口，直接向英帕尔平原快速挺进，敌军不可能守住所有通往平原的山头和林间小道。”根据师团司令部命令，松村第六十联队主力负责僧麦一线战斗，尾本第五十一联队主力直取英帕尔东北门户南希关。

日军先锋部队进抵康拉同比，斯库恩斯中将立即命令刚从迪登公路撤回的英印第十七师第六十三旅快速前往僧麦据守——此处距英帕尔平原仅16公里——挡住日军的前进步伐。刚刚从若开地区空运至英帕尔的英印第五师两个主力旅马不停蹄向北疾进。先出发的第一二三旅增援桑夏第五十伞兵旅。但是他们还未出发，伞兵旅已经败下阵来。3月26日，该旅三个营在卡蒙一带与渗透进来的日军发生多起小规模战斗。

4月4日，在康拉同比以北地区，福岛银市第六十联队第三大队与约瑟夫·萨尔蒙斯准将英印第九旅遭遇并发生交火。6日晚，石川虎之助第十一中队奉命对康拉同比以西“狮子”阵地发起夜袭，那里囤积着英军大量军火。夜袭遭到英军坦克部队的顽强阻击，石川中队伤亡惨重，参加进攻的52人除3人重伤外，无一幸存。第三大队本部同样遭到英军攻击，福岛身负重伤，大队长职务暂时由联队副官斋能龙雄接任。12日夜晚，松村以内堀次郎和本多两个步兵大队（合计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大队）突袭英印第六十三旅据守的僧麦阵地，毫无效果，内堀大队伤亡达35人。18日，内堀集中所有残兵约300人强攻僧麦，经两日激战，在付出亡91人、伤103人的惨重代价后败下阵来。损失最大的第七中队只剩17人。连日激斗导致松村联队元气大伤，即使加上配属作战的本多大队，总兵员也仅剩一个大队左右。

负责阻击第十五师团的是布里格斯少将的英印第五师。巧合的是，山内有一个联队滞留后方，布里格斯的第一六一旅被空运到迪马普尔，两人都是以约2/3的兵力参加格斗，算得上势均力敌。两旅兵力显然无法封锁日军可能通过的所有路线。布里格斯认为，最可能遭到日军攻击的肯定是南希关，站在海拔1168米的山顶就可俯瞰英帕尔小镇——该处距康拉机场仅6500米，距斯库恩斯第四军司令部不过10公里。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战术要点南希关只有第九贾特团第三营B连两个排驻守。4月6日黎明，森川优治率第五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两个中队向南希关发起冲锋，激战一天，将英军逐出。

英帕尔东北门户南希关失守！第三营营长博纳德·戈蒂中校立即派一个连前往夺回。攻击之前，英军向山顶倾泻了超过3000发炮弹，随后步兵在8辆坦克和1架“飓风式”战斗机的配合下发起冲锋。随后赶来助战的英军轰炸机几乎贴着树梢投弹，配合步兵将日军赶下山头。尾本严令森川火速夺回阵地，并于10日将联队直属炮兵推上前沿。森川挥舞战刀亲自督战，日军于11日凌晨再次攻下南希关。天亮

之后，戈蒂组织了一次反击，在损失一名连长和多名官兵后无果撤退。与此同时，永田龙三郎第五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占据了南希关东南方向的4057高地。

战术要点南希关必须夺回。4月12日，布里格斯少将召集负责空中支援的皇家空军第二二一大队大队长阿切尔上校、第一二三旅旅长埃文斯准将、第二五四坦克旅旅长雷吉纳德·斯库恩斯准将——他是第四军司令官斯库恩斯的亲弟弟，一起拟订了反攻计划。13日10时30分，24架皇家空军轰炸机向山顶投下无数炸弹。11时15分，英印军两个连在坦克的带领下从两个方向冲向山顶。缺乏重武器的日军对英军坦克束手无策。第五十一联队指挥部就设在南希关附近一座高地上，从望远镜里看到英军坦克爬上山顶进攻自己的部队，松本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当天13时，又有20架英军战机向日军盘踞的山顶投弹，爆炸产生的巨响甚至传到了数公里之外卡索姆的第十五师团司令部。15时，第五十一联队司令部闯入一个面孔熏得乌黑的人。松本仔细一看，是配属给第三大队的木平正雄军医。“敌人坦克正在蹂躏第三大队，整个大队已经崩溃了！”木平说完就倒了下去，不省人事。第三大队森川、第三野炮大队大队长多田源孝在战斗中接连被毙。次日，尾本率联队本部向南希关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击，在英军炮火阻击下无功而返。尾本只好率余部向永田大队占领的4057高地靠拢。整个战役期间，南希关是日军整建制部队攻至距离英帕尔平原最近的地方。

在卡索姆第十五师团司令部里，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山内心力交瘁。8日，牟田口来电催促加快进攻。山内回电说，部队正在英帕尔以北与敌军激战，消耗极大。参加“乌号作战”的三个日军师团中，山内兵力最弱，第六十联队第一大队还被抽调山本支队参加在伯莱尔的作战。山内请求军司令部，尽快将师团所属第六十七联队主力、第五十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二十一野炮联队第二大队归建。殊不知，牟田

口早将这些部队留在后方，用来对付温盖特的“钦迪特”了。15日，牟田口再度致电山内，“17日天亮之前，南路第三十三师团就可冲入英帕尔平原，与贵师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从本日起，第五飞行师团将对英帕尔周围敌军主力发动攻击，贵师团只需再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即可”。看着牟田口的电报，山内欲哭无泪。随着增援不断到来，对面的英印军不但牢牢站稳了脚跟，并在局部地区发起了反攻。第十五师团现在最紧要的不是进攻，而是要认真考虑防守了。

牟田口也清楚山内兵力最少，缺乏攻坚重武器，关键时刻必须给予适当援助以打破僵局。在他看来，佐藤部队很快将粉碎科希马英军的最后抵抗，即使从他那里抽调一个联队，也不过将胜利推后几天而已。4月18日，牟田口电令佐藤，抽调一个步兵联队，由宫崎率领兼程南下，两天之内推进至英帕尔以北地区，支援第十五师团的作战。

接到牟田口的电令，佐藤不由得连连叫苦。在日军三个师团中，第三十一师团行军距离最长，开战以来减员严重。英军死死守住了扼守公路的科希马山岭，日军三路攻击部队逡巡不前。在科希马山岭后方不远处的约特索玛，还驻有英印第一六一旅。侦察机发回报告说，不少于一个师的英军增援正在迪马普尔一带集结，很快将沿公路向东顶过来。因携带量不足，加上“钦迪特”的后方捣乱，佐藤师团的弹药粮秣出现严重短缺。4月下旬，“钦迪特”部队第二十三旅进入那加山区，在佐藤背后搞起了游击战，第三十一师团想获得补给更加困难。佐藤要求军司令部火速派100辆汽车来，让宫崎支队乘车南下。牟田口的回答更绝，汽车一辆都没，想坐到英国人那里缴获去。一句话把佐藤的脸气成了猪肝色。

到4月20日，佐藤觉得调兵南下尚有可能，遂抽调第一三八联队第一大队、山炮第二大队南下，与宫本薰第一二四联队主力会合，归宫崎统一指挥，具体南下时间另定。就在这一天，英军增援部队奋力冲上加里森山顶，科希马战场形势骤然为之一变。佐藤立即电令宫崎暂

时按兵不动，看局势发展再做定夺。对牟田口20日发来的“速派一个联队南下”的催促电报，佐藤干脆扔在一边，不予理睬。

英帕尔战役期间，日军一个突出问题是牟田口与下属三个师团长不睦，相互之间别说信任，连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第十五师团山内为人低调，处事理性，对脾气暴躁、极富攻击性的牟田口一向看不顺眼，认为他根本就是一个蠢货，担任师团长已属高配，出任军司令官确属勉为其难。第三十三师团柳田对“乌号作战”毫无信心，认为牟田口除了大声吆喝、仗势欺人之外，一无是处。牟田口眼中的这两人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他认为山内个性软弱，不宜带兵，柳田是个“没种的浑蛋”。上述两人都曾在西方国家出任使馆武官，山内还曾短期到美国军校培训。牟田口对英美西方国家极为仇视，认为两人在思想上已经蜕化了，在背后称他们“我部下的美国将军”。

柳田和山内虽然心里看不起牟田口，脸上至少还保持一团和气。和牟田口性格相仿的佐藤就没那么客气了。前文提到，两人本来就派系不同，相互厌恶，这次为调兵南下竟然公开争吵起来。牟田口指责佐藤抗命不遵，出尔反尔，虽然已经集结宫崎支队于阿拉杜拉高地一带，却迟迟不动，坐视山内师团在痛苦中煎熬。佐藤同样怒火中烧，他指出出尔反尔的不是第三十一师团，而是第十五军司令部。出征之前，佐藤曾和牟田口及军参谋长久野村、兵站参谋薄井商定，渡江25天后给他送去200吨补给。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他连一粒米和一颗子弹都未收到。虽然之前也曾攻下几座英军仓库，但因没有制空权，可恶的英军飞机很快飞来把“丘吉尔的物资”统统毁掉。佐藤部队早已出现了粮荒，他佐藤不得不派出士兵到处搜罗粮食，出发前多次强调的军纪也全然不顾了。为了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得食品，日军士兵一开始还出具欠条，到后来变成了公然抢劫。后来当兰斯洛特·佩罗恩准将英印第二十三旅进入那加山区时，当地居民主动为他们带路，提供日军的情报。

佐藤不但拒绝派出增援，反而发电询问：“100辆汽车怎么还没来？”在电报末尾，佐藤以责备的口气质问牟田口：“我烈兵团已在三周内如期拿下科希马，请问，英帕尔何日才能拿下？”看这口气，好像他是河边或寺内似的。当初接到佐藤拿下科希马的电报时，牟田口迫不及待地向方面军、南方军和东京做了汇报，大家为此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到后来才得知佐藤攻下的不过是几乎无人把守的科希马山村，战术要点科希马山岭至今还在英国人手里。这事牟田口还无法明说，自己把牛吹出去了，只能吃个哑巴亏算了。面对佐藤的质问，牟田口的回电没了之前的神气：“大约天长节之前吧。”就在双方频频发报斗嘴之时，科希马战局已经出现了不利于日军的变化。

随着英军第二师兵分三路逐渐逼近科希马，对阵双方攻守易势。22日傍晚，英军在加里森山已经集结了两个营兵力。虽然此时日军转入守势更为合理，但佐藤仍未放弃进攻打算，准备在23日对加里森山发起最后一次攻击。凌晨1时30分，在一通炮火准备之后，日军第一三八联队一个中队在前，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30名官兵在后，向英军盘踞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激战持续整整一夜，双方均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清晨5时，第一二四联队第十中队对北方居馆区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损失了包括中队长在内的过半兵力，败下阵来。23日8时，激战暂停。英军亡29人、伤77人、失踪4人。日军第五十八联队第二大队仅剩70多人——人数最多的第七中队16人，第五、第六中队各4人，第八中队连根人毛都找不到了，机枪中队剩35人，炮兵小队15人，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之后数日，围绕科希马山岭的战斗双方均未取得突破，暂时陷入僵持。

4月24日，斯托普福德中将率第三十三军司令部进驻迪马普尔。此时他手下兵力包括，英第二师第四、五、六等三旅，英印第七师第三十三、第一一四、第一六一等三旅。此外，佩罗恩准将的第二十三旅已经进入那加山区，开始骚扰佐藤师团脆弱的后勤补给线。英军在兵

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加上他们拥有炮火优势和制空权，形势对日军越发不利。但由攻转守的日军早在科希马地区挖掘了数百个深藏于丛林或地下的防御工事，每组工事位置精心选取，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交叉掩护。在绝境中，日军擅长的工事挖掘和修建能力及士兵死不投降的彪悍作风得到了充分发挥。英军要想将敌军逐出科希马地区进而打开通往英帕尔的公路，还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4月21日，斯托普福德派特使伍德准将前往第二师司令部，催促格罗弗少将尽快发起反攻。25日夜间，戈申准将第四旅的两个营开始从右翼包抄科希马山岭以南地区，试图在阿拉杜拉高地以南切断公路，阻止日军向英帕尔派出增援。此时佐藤自顾不暇，早已放弃了让宫崎支队南下的打算。300名民夫其中包括少数妇女随英军一起行动，负责运送电台、迫击炮和弹药等，食物完全依赖空投。丛林行军把英军士兵累得够呛，他们花了3天时间才走完地图上标示的6.5公里路程。斯托普福德命令戈申掉头北上进攻GTP山岭。5月1日，英军拿下GTP岭以南海拔1800米的橡树山。此后，他们在5月4日对GTP山岭发起的两次攻击接连受挫，与山顶日军形成对峙。5月7日的进攻战中，戈申准将和第一廓尔喀团四营营长海德威克中校双双被日军狙击手射杀，这天因此被第五旅伍斯特郡团第七营参谋哈里·斯文森上尉形容为“黑色5月7日”。

英军第六旅的中路进攻同样乏善可陈。对库奇·皮克特山和补给山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在损失包括两位连长在内的60人后未能前进一步。其间，英军1架“飓风式”战斗机投下的炸弹误中第六旅旅部，差点把包括沙普兰准将在内的司令部成员一锅端了。

左翼第五旅推进更慢，梅雷玛山岭久攻不克，旅长霍金斯准将决定留下部分步兵牵制，主力绕山岭直插科希马山村。5月4日晚，英军两个营成功突入科希马山村，占据了一小块阵地，但天亮后很快被日军炮火逐出。英军只好撤至那加山边缘，掘壕据守。战至7日，日军依

然牢牢控制着科希马山岭几乎所有要地。4日到7日，英军向日军阵地发射炮弹11500发，皇家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频频飞到山顶向敌人扫射投弹，也未能将日军逼退半步。

在之前发给山内的激励电文中，牟田口显然没说真话。柳田师团沿迪登公路的进攻同样进展缓慢，他们离英帕尔平原远着呢！在牟田口的一再催促下，积极性一直不高的柳田终于在4月9日重启攻势。激战近月，柳田损兵2000余人，才抵达英帕尔平原正南的托邦和纳兰加尔地区。前方罗格塔克湖挡道，日军必须沿公路向北推进30公里，越过比申普尔隘口才能长驱而入英帕尔平原。柳田的作战部署是：作间第二一四联队在公路以东，笹原第二一五联队在公路以西，同步向北推进，左右夹击比申普尔。为防止英军从西尔恰尔小道侧击日军左翼，柳田派阿部俊夫率一支配属工兵的挺进队，4月14日炸毁了爱郎河上一座桥梁。

仔细观察了比申普尔一带地形之后，暂归第十七师指挥的第二十师第三十二旅旅长麦肯齐准将认为，如果将部队梯次配置，极易遭到日军迂回包抄。他将下属三个营全部署在西尔恰尔小道两侧通往比申普尔以西的深谷位置，依托南面茂木山和无线山构筑防御阵地。

根据柳田的命令，4月8日晚，抵达楚昌普尔的作间率第一大队、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依次出发。16日凌晨在攀登茂木山时，斋藤满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遭到山顶英印军的火力打击。紧随其后的第一中队在突击无线山时，被英印军优势火力死死拦住。前方两个中队无法前进，位于联队部后方的两个中队遭到比申普尔英军炮火的打击，作间一时进退两难。

次日，作间接到了师团参谋长田中打来的电话。田中谎称，笹原联队正在进攻比申普尔，作间联队必须尽快形成突破，进抵英帕尔西北地区。以谎称一支部队战绩辉煌来激励另一支部队，是战场上一种

习惯做法，无可厚非。作间提出，联队遭到英印军优势兵力阻击，无法前进。他的回答换来了参谋长一顿臭骂。当天下午，作间清晰地看到3辆英军坦克开上茂木山，虽然途中有一辆翻车滚入谷底，但山上守军的实力无疑得到了加强。作间只好硬着头皮催促进攻。两天战斗过后，斋藤大队第二中队折损过半，第一中队近乎全军覆没。身受重伤的斋藤被用担架抬了下来。作间清点队伍，出发时3700人，目前仅剩千人左右。

18日傍晚，作间纠集两个中队，在一个炮兵大队的支援下再次进攻茂木山。精心策划的进攻不到21时就宣告终结。进攻部队中，情况稍好的第六中队还剩不到40人，第二中队仅6人生还。根据柳田师团长的命令，作间不得不将情况稍好的第六中队派往农安，以截断英军退路。这样，他在茂木山仅剩3个中队，其中第一中队9人、第二中队4人、联队最后预备队第九中队80人。只有总共不到100人的队伍，作间觉得自己瞬间变成了一个大佐中队长。他期望右翼笹原联队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根据自己这边的状况，他认为那种可能性实在不大。果不其然，4月15日，笹原联队对比申普尔以西、茂木山以东的格兰加尔发动进攻，损兵过半，狼狈而归。

4月22日晚，作间再次接到参谋长田中的电话，严令第二一四联队当晚务必拿下茂木山。作间表示无能为力。田中提醒他“是否还记得天皇陛下的生辰”，作间回答“时刻牢记”。田中问作间身边还有多少人，得知堂堂一个联队长身边不足百人时，田中愣了一下，但依然硬下心肠发布了命令：“有这些人足够了。师团会派1门150毫米炮和5门山炮支援你们，务必于24日傍晚发起进攻！”

新一轮进攻发起之前，日军率先进行了炮火准备。那门好不容易运抵前线的150毫米炮甫一发力就造成误击，一发炮弹落入准备出击的日军阵中，当场造成20人伤亡，这回能参加进攻的人更少了。尽管如此，第九中队中队长斋藤延二中尉还是率60名士兵冲向山顶。当他们

剪开第一道铁丝网准备向纵深突击时，山顶的机枪响了，随之而来的是雨点般的手榴弹。中队长斋藤当场毙命。看到山上无比悲惨的一幕，作间迅速下令撤退，回到他身边的只有不到20人。

左翼作间联队铩羽而归，右翼笹原联队同样屡战屡败。截至4月24日，日军两路攻击毫无进展。第四工兵联队及第二一三联队砂子田大队22日抵达宁索康村，对麦肯齐准将英印第三十二旅左翼构成严重威胁。英军立即派两个连在坦克的带领下发起进攻，在付出一辆坦克被毁、伤亡的85人代价后被迫撤退。25日，英军一个营的反攻同样无果而终，配合进攻的8辆坦克2辆被毁、6辆受伤。英军虽未将日军逐出宁索康，但伤亡惨重的日军同样无力前进。到5月1日，笹原联队总人数已不到500人，柳田师团的三路进攻全线受挫。这就是牟田口电告山内“柳田师团即将突入英帕尔平原”的真实结果。

4月24日，牟田口亲自来到了第三十三师团指挥部。当着一众参谋的面，牟田口像训斥一名士兵那样将柳田骂得狗血喷头，指责他拥兵自重，行动迟缓，错失最佳战机，必须立即整顿兵力发起进攻。颜面尽失的柳田气得双手发抖，但军令难违，也只能强忍屈辱，勉强同意进一步加强攻势。两人本来就很僵的关系彻底决裂。

南北两路日军被死死顶住，牟田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偏师山本支队身上了。为了强化东南方面的攻击，3月23日，牟田口下令山本支队脱离第三十三师团战斗序列，暂归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第十五师团左翼吉冈大队（第六十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划归山本指挥。3月底，格雷西少将率英印第二十师主力由德穆和莫雷撤入滕诺帕尔和谢南山区之后，日军在后穷追不舍。绵长的谢南山区平均海拔超过1500米，由一连串丛林密布的山峰组成，诸如步兵山、侦察山、直布罗陀山、马耳他山、排骨山、东西克里特山、塞浦路斯山和日本山等，德穆到伯莱尔的公路从山间穿过。日军要想沿公路推进，夺取东大门伯莱尔进而冲入英帕尔平原，必须将上述山峰一一攻克。

3月26日，日军第二一三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拿下了拱卫谢南山口东出口的日本山。英印第八十旅旅长格里夫斯准将派出两个营，在“飓风式”战斗机支援下发起了五次反攻，也未将日军赶下山头。看来战场形势谁进攻谁吃亏。4月8日，山本向第二一三联队代理联队长伊藤新作——联队长宫胁因病2月下旬住院，继任联队长温井亲光6月12日才到任——下达了攻击英军盘踞诸山的命令。上田信夫坦克部队、光井一雄炮兵部队负责提供支援。8日傍晚，在2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伊藤下令发起进攻，成功夺取了日本山以东多个山头。但4月11日，英印军德文郡团第一营对日本山的第六次反攻取得成功，日军第六中队全军覆没。作为控制谢南山区到滕诺普尔公路的制高点，伊藤部队在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于16日重新夺回日本山高地。

鉴于身后还有诸多山头可供驻守，与日军打对攻战伤亡太大，而英印第八十旅的任务只是阻止日军通过谢南山口，格里夫斯准将决定放弃对日本山的争夺，全力驻防日本山背后的东克里特山和排骨山，和急于求成的日军打一场不急不躁的持久战。

就在双方围绕日本山反复争夺的同时，日军对东克里特山的进攻业已发起。山本为人冷酷，他在进攻中使用的大规模集团冲锋战术在英国人眼中与自杀无疑。在日军四路进攻部队中，山本支队虽炮兵最强，却因炮弹供应不足无法为步兵提供持续炮火支持。4月17日晚，日军集中所有重炮，对东克里特山英军阵地发起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山本一度认为，在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击之后，山上肯定不会有生命存在了。但当日军步兵发起冲锋时，立即遭到山顶机枪和后方炮兵阵地炮火的联合阻击。此后日军的数日攻击，除在山坡和山脚下留下无数尸体外，徒劳无功。

4月20日，山本下令改变进攻方向，对东克里特山和塞浦路斯山之间的伞树山发起进攻。在步兵和坦克的协同攻击下，仅有少数英印军驻守的伞树山失守。21日，山本下令再次掉头进攻东克里特山。回头

看看背后还有许多山头，25日，格雷西少将下令第八十旅弃守东克里特山和塞浦路斯山，集中兵力守卫西克里特山和排骨山阵地。

从4月中旬开始，暂归山本指挥的吉冈大队一直在距伯莱尔山口约10公里的东北山地一带活动。14日凌晨3时，吉冈大队对德穆公路以北锡塔山突然发起攻击，遭到守军一个营的顽强抵抗。激战4天，吉冈大队付出伤亡逾百人的代价后转道南下，此时山本的命令到了：为配合主力行动，吉冈大队向西前进，28日抵达伯莱尔东北8公里的兰格尔。山本认为，吉冈大队在伯莱尔东北侧翼的行动将极大吸引英军注意力，为主力快速拿下诸多山头创造条件。

在山本的催促下，伊藤对西克里特山的3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伊藤提出，在进行必要侦察和充分准备后再发起下一次进攻。性格暴躁的山本怒吼道：“你这是怯懦，畏战！难道你没有听到我下达的命令吗？这是以天皇陛下名义下达的命令！”被逼急了的伊藤反唇相讥：“如果天皇陛下在此，绝不会下达如此愚蠢的命令！”山本当即下令解除伊藤代理联队长职务，由联队副官大尉谷津大治郎取而代之。以大尉军衔出任联队长，在日本陆军战史上实属罕见。但换将并不能补充兵员，对前线战况丝毫无补。

到这时候，山本终于想起了配属给他的另一支部队，穆罕默德·基亚尼上校“印度国民军”第一师主力。基亚尼迫切希望能率先冲过谢南山口进入英帕尔平原，亲眼见证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瓦解。但山本根本看不起印度兵的战斗能力，之前只让他们干些侦察、运送补给的辅助活儿。基亚尼部队每人只带了步枪和50发子弹，机枪、迫击炮全留在后方。根据山本的命令，基亚尼自兼团长的第二团将在南翼、戴伦上校的第一团在北翼逐次展开，投入战斗。普利塔姆·辛格少校率领一支300人的突击队带上一天的干粮，翻越群山突袭伯莱尔机场，攻击发起时间为4月28日午夜。鲍斯的士兵热情有余，战力不足，他们的攻击白白损失250人毫无结果。第二天就是日本天长节了。

最关注前线战事的非牟田口莫属。受“钦迪特”干扰，直到开战36天后的4月20日，牟田口才在葛礼瓦西北的因达英吉开设了前敌指挥部。当他抵达前线时，日军四路攻击部队全线受阻。山内第十五师团在英帕尔东北山地被英军两个师完全压制，科希马第三十一师团逐渐转入守势，东南方向的山本支队距谢南山口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连印度国民军的两个团都派上去了。西南方向，第三十三师团连茂木山都拿不下，不要说更靠北的比申普尔了。牟田口备感沮丧，看来英帕尔是无法当作生日礼物献给裕仁了。此前他曾要求鲍斯在天长节发表演说，以夺取英帕尔的胜利向裕仁祝寿。这下可好，鲍斯不用费尽心思去撰写演说稿了。

截至4月中旬，英军奋力顶住了日军第一轮攻势。逐渐站稳脚跟的斯利姆、斯库恩斯和斯托普福德开始积极谋划反攻，彻底消除日军对英帕尔平原的威胁。4月10日，斯利姆向斯库恩斯下达了逐步转入反攻、打通英帕尔—科希马公路的命令。

斯库恩斯拟以英印第五师推进至康拉同比一线，之后沿公路两侧向科希马攻击前进。与此同时，罗伯茨少将英印第二十三师越过日军第十五师团频频出没的群山，迂回攻击其后方的利坦和乌克兰，使山内首尾不能相顾。在英帕尔以南，科恩少将英印第十七师（第六十三旅已归建）继续据守比申普尔，同时对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迪登公路一带补给线发起局部反击。在东南方向的谢南山区，格雷西少将英印第二十师两个旅暂取守势，堵住山本支队进入英帕尔平原的通道。

虽然多路进攻受挫，但日军战斗力依然彪悍，之前鲜尝胜绩的英军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谁都不敢奢望短时间内结束战斗。4月14日，韦维尔在德里的总督官邸宴请了蒙巴顿和参谋长亨利·波纳尔中将。面对韦维尔的询问，一向高调的蒙巴顿出言谨慎，坦承要5~6周才能粉碎日军的进攻，转入攻势。

因为山内师团实力稍弱，英军反攻首先在英帕尔以北发起。4月23日，萨尔蒙斯准将英印第九旅率先对据守马帕奥山地的日军发起了一次局部进攻，战果不大。与此同时，英印军坦克部队沿英帕尔—科希马公路的攻击同样被本多挺进队顽强击退。英印第二十三师对尾本联队盘踞的4057高地发起多轮进攻，铩羽而归。事实证明，因为山区地形复杂，进攻一方往往处于仰攻的不利地位，伤亡较大且效果不佳。但到4月21日，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英印第二十三师对4057高地形成了三面夹击之势。趁英军包围圈尚未收紧，在报请山内师团长批准之后，尾本率残部寻隙撤出，退入钦代一带高地掘壕据守。

参战的三个日军师团中，山内师团入缅最晚，兵力最少，且因追求行军速度并未带多少重武器，攻击稍一受挫就呈现颓势。在山内的强烈要求下，牟田口答应让佐藤抽调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在宫崎的率领下南下增援，但他们抵达战场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英军正在不断渗透，位于卡索姆的第十五师团司令部随时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早在4月15日，师团司令部就遭到了一小股英军的袭击，另一支英军攻占了卡索姆以北仅2公里的5515高地。当晚，日军试图夺回高地的夜袭以失败告终。次日清晨，远方飞来的英军运输机向高地空投了补给。如此看来，短时间内英国人是不打算走了。16日晚，山内集结了身边所有力量，在第十五工兵联队联队长河野顺治的率领下发起攻击，试图驱逐近在咫尺的英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毫无结果。

16日当天，由师团高级参谋铃田正忠率领的不足一个中队据守的4241高地——位于师团司令部以西5公里——遭英军坦克部队攻击。3天激战之后，仅剩40人的铃田部队彻底崩溃。师团司令部南侧隘口洞开。鉴于卡索姆危机四伏，山内决定师团司令部向桑夏撤退，试图与柳泽第六十七联队主力会合。对此参谋长冈田提出异议，认为柳泽联队何时归建尚属疑问，师团司令部贸然后撤，势必与正在前方作战的

两个联队失去联系，这相当于临阵脱逃。山内采纳了参谋长的意见，率部向伊利尔河谷方向撤退。山内前脚刚走，英印第二十三师第一旅就向卡索姆发起了进攻，师团司令部很快与留守的松村联队第三中队失去联系。

在山中摸索了两天之后，山内在肖维尔西北1公里的丛林中设立了新司令部。其间，牟田口来电说，配属坦克、105毫米加农炮、150毫米榴弹炮各一个中队的第六十七联队即将归建，他们将在歼灭卡索姆的英军后前来会合。山内望眼欲穿地苦苦等了7天，连援军的人毛都没看见一根。4月25日，心急如焚的山内终于倒下了，高烧38度卧床不起。军医部长告诉参谋长冈田，山内胸部另有疾患，必须尽快送往后方医院。但现在四周都有英军出没，就是想送也送不走。冈田只好叮嘱军医，暂对师团长隐瞒病情。山内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患了感冒，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4月28日傍晚，肖维尔附近出现了英军巡逻队的身影，司令部只好再次转移。10天之后，山内在乌克兰尔以南4公里处设立了新司令部。此时牟田口的电报又到了，原定配属给第六十七联队的重炮和坦克中队划归山本支队。因科希马战事告急，拟南下增援的宫崎支队无法成行。第十五师团必须依靠现有力量，尽快突破英军防线进入英帕尔平原——牟田口此时闭口不提向天皇生日献礼了，山内本已很重的病情瞬间又加重了几分。

师团司令部连个安全地儿都找不到，前方作战部队的境况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尾本联队无力阻挡英印第二十三师的迅猛攻势，逐渐撤退到4057高地以北的钦带附近，5月4日再度收缩到4955高地和萨丹古一线。此时他们别说进攻，连防守都守不住了。随着英印第五师和第二十三师相继投入反攻，山内师团节节败退，英帕尔北方压力骤减。罗伯茨成功将第十五师团司令部和第五十一联队逼退到利坦以东32公里一线，各部日军被搅得七零八落，很多部队失去联络。罗伯茨致电

军司令官斯库恩斯：“日军已经很难在北方发起值得注意的攻势了。”

5月7日后的数周里，英军第二师第五旅位于科希马山岭左翼，第六旅集中在加里森山正面，已经赶到战场的英印第三十三旅位于科希马山岭最南侧，正配合第四旅逐渐蚕食日军防御阵地，进展之慢，犹如龟步。正如后来斯利姆所言：“我们的部队再次发现，靠近日本人的某个掩体是一回事，进入它是另一回事。”5月11日，第四旅新任旅长西奥博尔兹准将在前线督战时，被日军投出的手榴弹炸成重伤，数日后不治身亡。几天之后，火线接替旅长职务的斯科特中校被日军狙击手打成重伤，旅长职务暂时由彼得·桑德斯中校接任。

5月12日，噩运降临到第五旅头上。旅长维克多·霍金斯准将在科希马山村被日军狙击手打成重伤。霍金斯受伤部位有些尴尬，子弹射穿了他的右手和睾丸。伤愈出院时，霍金斯戏谑地告诉第六旅参谋大卫·威尔逊少校：“这事儿能让你学到点儿什么，大卫。记得在前方有敌人时，千万别用手去搔你的关键部位，不管那里当时有多痒。”

连日激战导致日军伤亡惨重。为弥补一线兵员缺额，第五十八联队将尚能移动的伤病员全都推上了一线，缺胳膊少腿和身患疟疾者同样无法幸免。到5月11日，已无力派出增援的佐藤下令逐次放弃GTP山岭、补给山、货栈山和监狱山等要点。12日，英军坦克顺利通过了货栈山和监狱山之间的公路。13日，英军多塞特郡团第二营在坦克配合下将日军逐出居馆区，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5人，他们在阵地上清点出60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同日，库奇·皮克特山被英军攻克。在日军首次进犯37天后，英军全面收复科希马山岭。但佐藤师团仍牢牢占据山岭东北和西南多处阵地——从那加山5120高地一直到阿拉杜拉高地。英军想打通科希马—英帕尔公路，必须将上述日军全部逐出。

5月19日，英军第五旅第四任旅长韦斯特准将向5120高地发起进攻，不出预料，再次铩羽而归。斯托普福德调整部署，用英印第七师替换下伤亡惨重的第五旅。但他们在24日、25日的进攻依然未能啃下日军一寸阵地，仅第十五旁遮普团第四营就伤亡了443人。佐藤给守军下达的命令在英国人眼中简直不可思议：“你们要奋战到最后一人。即使战死，你们的灵魂也要继续战斗下去。”

相对而言，英军在进攻和防守中的持续性和忍耐力远远不如对手，他们采取的是相对理智的作战方式。格罗弗少将的话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步兵攻击之前，使用你所有的大炮和炮弹将敌人干翻。一门大炮或一辆坦克在一周内就可以建造出来，但一名步兵需要20年的成长时间。一名战士一旦被射杀，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重新使用。人一旦死去，一切就会灰飞烟灭。”

面对英军的步步进逼，彪悍的日军渐渐不支。佐藤清楚，如果再无补给送来，他的部队终将迎来全面崩溃的那一天。自渡江以来，第三十一师团只4月底接受过少许补给——500发炮弹和一些烟酒，5月下旬炮弹即将告罄，更要命的是没有得到一粒米。在携带的3周干粮全部吃光之后，日军现在全靠“现地征发”实际就是抢劫了。向军司令部求援只换回一封毫无用处的电报：“继续执行任务，直到弹药耗尽。如果你们手臂断了，就用你们的牙齿。如果已经停止了呼吸，就用你们的灵魂战斗。缺乏武器和粮草完全不是理由。”跟佐藤下达给士兵的命令基本是一个意思。

万般无奈，佐藤索性跳过牟田口，直接给第五飞行师团田副发去求助电报：“一发子弹一粒米的补给都没有，只能靠夺取敌人的子弹和粮食坚持攻击。恳求贵部实施空投。敌人阵地上不仅空投了粮食、弹药，还有大量补充兵员。对此我们只能感慨！感慨！”

田副对此爱莫能助。他办公桌上还放着山内发来的求助电报：“在前线要发动进攻时，却没有粮食和弹药。在暴雨和泥泞之中，队伍因伤病和饥饿战斗力渐失。正是由于牟田口的无能，才使部队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电报中如此明目张胆地指责上司，一向还算含蓄的山内也基本礼貌都不要了。

佐藤对山内的说法举双手赞成，战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本次作战被冠以‘解放印度’的‘大义名分’，那么如此大规模作战至少应由大本营立案，在南方军指导下由缅甸方面军负责执行。现在仅让一个不称职的牟田口担当如此重任，实在可笑至极！”田副手中能出动的飞机不足百架，还必须抽出一部分对付后方的“钦迪特”，保护岌岌可危的后方补给线。凝视着参谋送来的电报，田副一脸严肃，一言不发。

尽管麦克阿瑟已经发起了荷兰迪亚登陆作战，尼米兹第五舰队也对马利亚纳群岛虎视眈眈，东京大本营并未完全忘记“乌号作战”。4月下旬，东京对作战中出现的胶着状况已经流露出不安。4月26日上午，东条在向裕仁面奏战况时，特意陈述了“乌号作战”面临的严峻形势。回到首相官邸之后，东条命令次长秦彦三郎立即出发到前线视察。

当天下午，秦彦三郎在总务课长柴田芳三、作战课参谋杉田一次——就是当年在新加坡给山下奉文和帕西瓦尔当翻译的那位，此人在瓜岛也露过脸，出镜率仅次于大名鼎鼎的辻政信，还是“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上的日方代表之一，战后以中将军衔出任自卫队陆军参谋长——陪同下飞往新加坡。此外，已晋升大佐的辻政信也已到了缅甸，职务是刚成立的第三十三军作战参谋。

4月28日，秦彦三郎向南方军总参谋长饭村穰——原总参谋长黑田重德已于3月27日赴马尼拉出任第十四军司令官——了解战况。南方军

高级参谋堀场一雄和航空参谋大贺时雄说，英帕尔之战已取得90%成功。秦彦三郎非常满意。但杉田认为，开战近两个月来，南方军众参谋没一人到过前线，怎能轻易得出如此乐观的结论？毕竟人家来自上层机关，饭村派兵站主任参谋山口英治、作战参谋甲斐崎三飞往缅甸，了解前方详细战况。

5月2日，秦彦三郎一行来到仰光。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参谋长中和继任高级参谋青木一枝汇报了有关战况。还是现场人说话实在，三人一致认为，英帕尔作战成功率只有80%~85%。听完汇报，秦直接飞回新加坡，杉田和田中暂时留下，与到过第十五军的方面军参谋后胜交换了意见。

后胜向杉田汇报说：“英帕尔作战意义不大，即使获胜也不能改变总体战局。考虑到敌我双方战斗能力、补给能力、敌军抵抗热情高涨等因素，除非奇迹发生，敌军自动撤退或投降，否则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但统帅部不希望看到第十五军撤退。考虑到补给和雨季即将来临，可以再进行一次全力一搏的攻击。但不管成功与否，都必须在5月底前结束作战。”在与方面军兵站参谋仓桥和已升任第三十三军参谋长的片仓衷交换意见之后，杉田于5月5日飞回新加坡与秦彦三郎会合。杉田坦承，英帕尔之战前景暗淡。随后3人去了苏门答腊和爪哇岛，5月14日返回东京。

15日一大早，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就急不可待地召见了杉田。针对杉田的说法，服部指出，南方军向缅甸派出的山口和甲斐参谋已经向东京递交了相对乐观的报告，此时对前景轻言悲观，实在不妥。杉田认为大可不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天上午，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在作战室听取了秦的专题汇报。参谋本部各部部长、部分重要课长参加会议。为了不刺激

众人的神经，秦特意回避了“失败”或“不成功”等敏感词。最后他说：“英帕尔之战看来是非常困难的。”

东条对秦彦三郎的汇报失望透顶，脸瞬间拉得比驴脸还长。这是他力主实施的作战，怎能如此轻言失败？东条斥责秦散布失败主义言论：“怎能只听了一位年轻参谋的报告就回来了？战争不到最后，是无法预测结果的，如此懦弱怎么能行？”东条还指望用英帕尔的胜利振奋国民的低迷士气，转移公众对马绍尔群岛失守、特鲁克遭袭的注意力，保住自己的首相位置。“这一战必须进行到底！目前英帕尔作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缅甸方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英帕尔，战至最后，绝不胆怯。”作战室里气氛尴尬，秦彦三郎对东条的质问一言不发。

“我要是秦彦三郎，”战争指导班种村佐孝在日记中写道，“就会摘下参谋肩章，冲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

即使没有东条的表态，牟田口也不会轻易放弃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争取来的英帕尔作战。他认为必须尽快改变战术，打破僵局。既然精心策划的三面突击已不可行，不如在某一方向实施重点进攻，形成突破。山内第十五师团兵力最弱，短时间内无法加强，英帕尔北方的复杂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东南方向山本支队虽作战积极，但以目前态势来看，快速突破谢南山口难上加难。思前想后，牟田口将突破口选在了柳田师团主力负责的西南方向。那里交通相对便利，便于兵力快速集结和弹药输送。趴在地图上端详了半天之后，牟田口将进攻目标选在了英帕尔南大门比申普尔山口。

眼下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即使从山本支队调来重炮和坦克部队，但若仍由懦弱且毫无斗志的柳田指挥，突破毫无希望。思忖再三，牟田口决定快刀斩乱麻，战场免去柳田师团长职务，这在日本陆军史上极为罕见。从之后山内、佐藤被接连免职的效果来看，牟田口此举非

但未起到杀鸡骇猴、整肃军纪的目的，相反使第十五军上下离心离德，迅速土崩瓦解。临阵换将素来为兵家大忌，何况在激烈战斗进行之中？指望继任者在同样条件下迅速打开局面，显然不太现实。

5月9日，牟田口同时致电方面军河边、南方军寺内和陆军大臣东条，请求速派人来接替柳田的师团长职务。河边也对柳田的畏畏缩缩非常不满，认为让他继续留任有害无益。既然牟田口已经把话挑明，河边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恶人还不用自己背。他立即向新加坡和东京发报，同意牟田口的换人意见。东京办事效率非常之高，5月10日清晨，驻泰国曼谷第二十九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一脸大胡子的田中信男就接到了速赴印缅边境，顶替柳田的命令。

河边觉得，以目前牟田口手中的羸兵，打破僵局难度极大。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努力对第十五军实施增援。出于上述考虑，方面军司令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命令：

4月30日，第二十八军第五十四师团岩崎胜治第一五四步兵联队第二大队，第五十四野炮联队第一中队受命转往英帕尔方向。该部5月下旬抵达比申普尔后，归第三十三师团直接指挥。

5月5日，暂归第三十三军指挥用于剿灭“钦迪特”的濑古三郎第六十七步兵联队第一大队（欠第一、第三中队）重归第十五军序列，投入比申普尔方向——山内望眼欲穿盼来的部队归人家指挥了。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三步兵联队久保正雄第一大队奉调伯莱尔，归山本指挥。

5月14日，第三十三军第五十三师团桥本熊五郎第一五一步兵联队（欠第一大队）转调比申普尔方向，归第三十三师团指挥。

5月中旬，南方军从苏门答腊调佐藤源八第四师团第六十一步兵联队（欠第一大队）增援缅甸，该部于7月下旬与山本支队会合。

另外，河边还拟将驻守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第二师团主力北调英帕尔地区，因惧怕盟军趁机发起两栖登陆最终作罢。尽管调来了如此多援兵，日军在兵力上仍处劣势。日本作家山冈庄八形象地将日军此时的作战形容为“用一平方米布去包十平方米物品”。

英日双方围绕英帕尔和科希马大打出手，在缅北，中国驻印军和美军“劫掠者”部队也来凑热闹。4月4日，史迪威发布驻印军第十二号作战命令，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及战车第一营在总部直属炮兵支援下，向田中第十八师团盘踞的加迈发起攻击。这是继胡康河谷战役之后，中美联军发起的孟拱河谷战役。英国人对史迪威发起的本次作战并不赞成。蒙巴顿向丘吉尔汇报说，占领孟拱河谷及密支那地区至少需要五个步兵师、一个伞兵师外加一个突击旅。即使能得到这么多部队，在年底之前发起反攻也非常困难。史迪威根本不理睬名义上司的反对，毅然发起本次作战。面对中美联军的步步进逼，实力已严重削弱的田中师团抵挡不住，且战且退。

进入4月，印缅地区几乎所有盟军部队都投入了战斗，只有滇西怒江东岸的中国云南军按兵不动。当英帕尔和科希马危机突然来临时，史迪威答应给斯利姆以最大帮助，尽管他忍不住对此挖苦道：“英国佬在英帕尔终于紧张起来了。”在斯利姆一再敦促下，史迪威决定再飞一次重庆，说服蒋介石从滇西出兵，尽管他知道成功希望渺茫。早在胡康河谷战役发起之前，他已做过类似尝试，毫无效果。此刻如果云南军发起渡江作战，对日军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对其他战场也是一种间接支持。史迪威答应去说服蒋介石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日军进攻科希马已严重威胁中国驻印军的后勤基地。迪马普尔一旦有失，史迪威发起的缅北作战势必功亏一篑，很可能重蹈1942年悲惨撤退的覆辙。

飞越“驼峰航线”的史迪威心情抑郁：“如果我无法说服‘花生米’，我们为这个季节谋划的所有行动就彻底完蛋了。”但蒋介石在

出动云南军问题上毫不妥协，仅同意4月初将第五十、第十四两个师空运印度，支援史迪威在孟拱河谷和密支那的作战。其余问题，等缅甸雨季结束再说。史迪威知道自己在蒋介石眼中的分量，他只能一再敦请华盛顿，催促重庆尽快从滇西出兵。马歇尔发往重庆的电报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如无缅甸大军发起两栖登陆，则我驻滇部队入缅作战，只能自取灭亡”。蒋介石对把这样一个战役列为重点提出疑问，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在中国的日本人。

3月20日，马歇尔在第四次发往重庆的电报中指出：“目前史迪威驻印军正在向日军第十八师团发起进攻，英军‘钦迪特’严重威胁着田中的后勤补给线，此正是云南军发起渡江作战，收复腾冲、龙陵的绝佳机会。”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不为所动，一直拖到28日才勉强给华盛顿回了电报：“目前盟军并无在缅甸登陆的打算，日军兵力调动极为方便。此时进攻腾冲、龙陵势必遭受重大损失，影响之后的全面反攻。还是等雨季结束，各方面准备充分后再发动反攻。”

重庆迟迟按兵不动，当然有自己的苦衷。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的情报显示，日本中国派遣军正在武汉和豫北一带集结兵力，似有大举进犯之企图。蒋介石认为，中国应竭力避免两线作战。但他的做法彻底激怒了美国人。4月4日，罗斯福亲自给蒋介石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据我观察，贵方火速前进攻占腾冲、龙陵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怒江）抵抗你的只是日军一个徒有其名的师团，贵军西进必定马到成功。仅仅是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我们过去一年里一直在装备并训练你的精锐部队（云南诸师）。如果不能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使用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为空运装备和提供指导人员做出不屈不挠的努力呢？”

蒋介石依然保持沉默。怒不可遏的马歇尔10日颁布命令，暂停援华物资划拨，俟中国云南军出动后再予恢复。史迪威立即做出呼应，原定4月拨给云南军的734吨物资全部移交陈纳德“飞虎队”。蒋介石

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重庆政权维持不了多久。4月13日，军令部终于出台《远征军策应驻印军作战指导方针》，拟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作为攻击部队渡江作战，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驻守怒江东岸要地，防备日军可能的进攻。

5月11日拂晓，中国第二十集团军32000名官兵沿怒江150公里12个渡口实施强渡，向日军据守的拉孟、龙陵、芒市、腾冲等地发起猛烈进攻。蒋介石致电勉励卫立煌、宋希濂、霍揆彰及远征军将士，“此次渡江出击战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务希各级将领，竭智尽忠，达成使命”。

5月13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闻近日尊体康复，无任欣慰。中国远征军已于昨日强渡怒江完毕，现正向敌军猛烈进攻之中。中国甚愿竭尽绵薄，能策应盟军在印缅之作战有所补益，以副阁下之殷望。”之后他开始了惯常的哭穷，“惟中国本为贫弱之国，加以今日七年之抗战，其艰辛困苦，甚于其他之盟邦，必为阁下所深悉。而且中国战场，一方面在其战场中心河南平原作战，正在大规模发展之时；而另一方面又欲在怒江作战同时进行，以中国疲弱之身，而担此两面作战之重任，其艰辛之状更倍于往昔，尚望阁下体谅此苦情是荷。”也算是对之前屡次拒绝出兵的一种解释，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电报发出12天后，5月25日，老酒的家乡，古城洛阳陷落。

得知云南军终于出动，史迪威表示“深为欣悦，此举将大大激励在缅甸丛林间作坚韧奋斗之中国部队之士气”。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表示“无比欣慰”。一向大力支持中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滇西中国远征军怒江出击，是过去一周东南亚盟军作战最重要的新闻。”

为了对付中国驻印军和“钦迪特”部队，4月8日，东京下令编成之前悬而未决的第三十三军，任命本多政材为司令官，片仓衷任参谋长。该军下辖第十八、第五十三、第五十六等三个师团，主要负责对

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的作战。值得一提的是，该军作战参谋就是我们久违了的辻政信——他已于1943年8月在陆军大学教官任内获得晋升。在此之前，辻是中国派遣军总部第三课课长。美军飞行员本杰明·帕克被杀掉炖肉吃就发生在辻到缅甸后的1944年9月26日。到1944年5月，所有印缅战场的盟军部队全部投入战斗，仗越打越热闹了。

云南军发起渡江作战让史迪威备感振奋，但天空浓云密布的不祥之兆又使他担忧，1944年缅甸雨季提前来临了。史迪威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大雨到来之前攻占密支那。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位于中国驻印军东南方向200公里，而他的主力部队仍在孟拱河谷的“老鼠洞里埋头苦干”。史迪威要求“劫掠者”部队与中国军队一起奇袭密支那，这需要一次穿过茂密丛林、翻越2000米山岭的长途急行军。4月28日，刚刚出院的梅里尔上校集结了自己的1400名士兵，准备做最后殊死一搏。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事已至此，成败在此一举。”5月17日15时30分，史迪威收到了“劫掠者”副总指挥查尔斯·亨特上校发回的信号，“威尼斯商人”表示中美联军成功夺取城郊6公里处的密支那机场。史迪威享受了欣喜若狂的一刻，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定会把那些英国佬气死的！”但真正夺取密支那，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

英国人不赞成中国人发起缅北攻势，史迪威并未将奇袭密支那行动告知斯利姆和蒙巴顿。当丘吉尔发来电报，要求知道“美中军队是如何凭借如此卓越的壮举让我们踏上密支那的土地”时，蒙巴顿感到无比愤怒。两天后，他郁闷地给史迪威发出了象征性的祝捷电报，“凭借你的大胆领导，你完全令敌人惊慌失措，实现了夺取密支那机场的丰功伟绩，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蒙巴顿同时指出，正是“钦迪特”在后方大肆破坏日军交通线，才使史迪威的奇袭行动取得成功。史迪威对上司的祝贺并不领情，他的司令部随时欢迎斯利姆，但不欢迎蒙巴顿。后者上次来视察有16架“飓风”战斗机护航，

“他来往一次消耗的燃料足够我的部队用一星期了”。盟军占领密支那机场意义重大，1944年5到10月，有14000架次运输机经这里飞往中国，运送物资超过4万吨。

5月4日，斯利姆收到了空军参谋长理查德·皮尔斯上将发自伦敦的电报。皮尔斯说，根据4月达成的协议，缅印战场借用的预定用于地中海作战的79架运输机，须在5月8日前归还。因公路迟迟无法打通，目前空运是英军调兵及运送补给的唯一手段。从4月18日起，英军除用760架次运输机将英印第五师运抵战场之外，平均每天还向前线运送物资148吨，5月增至184.8吨，6月达到惊人的362吨。掌握制空权并大规模实施空运成为英军打赢英帕尔和科希马之战的关键因素。此时如果将运输机调走，后果不堪设想。

斯利姆吓唬蒙巴顿，如果现在调走运输机，势必导致日军迅速进抵迪马普尔和阿萨姆铁路，切断史迪威驻印军及“钦迪特”的补给线，第四军也将丢下大部分装备撤出英帕尔平原。虽然稍有些危言耸听，但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蒙巴顿指示他“可以完全不理睬伦敦的命令”，离原定还机时间6月15日还一个多月呢。蒙巴顿直接给丘吉尔发电报，并很快收到了首相回电：“不要让你获胜所需的任何东西离开这场战斗，我不会允许任何方面否定这一切，我会全力支持你！”危机暂时解除。但斯利姆清楚，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打通陆上通道。

在英帕尔以南地区，河边和牟田口在调兵遣将，谋划实施重点进攻。与此同时，之前一直被敌人撵着屁股打的斯库恩斯和科恩也在策划一次反攻，试图将日军逐出比申普尔地区。5月5日，卡梅伦准将受命，率第四十八旅两个主力营2000人绕罗格塔克湖东南实施大范围迂回。科恩的作战计划是，到达托邦地区的卡梅伦部队突然向北发起攻击——形成斯利姆通常所说的铁砧——伯顿准将第六十三旅——此为铁锤——向南攻击前进，与卡梅伦旅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5月16日清晨，隐秘行军至托邦的卡梅伦接受了一次补给空投，之后率部在萨洛伊洛克掐断了通往北方的公路。日军第十四坦克联队正在由伯莱尔向比申普尔转移。5月17日，发现身后突然出现一股英军的日军大惊失色。第三十三师团迅速组织迎战。由于并不清楚英军的规模，第三十三辎重联队联队长松木雄吉派出配属的兵器勤务队约50人，向英军据守的托邦隘口发起夜袭，被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英军轻松击退，8辆企图强行穿越英军路障的日军汽车被全部炸毁。

5月18日清晨，临危受命的田中信男抵达楚昌普尔。还未来得及与部队会合，他就听到了后方交通线被英军掐断的不幸消息。田中立即发布命令，最早向楚昌普尔靠拢的濑古大队于当天午夜赶往战场，在松木的指挥下向英军发起反击，打通公路。19日晨，濑古投入进攻的150名日军亡52人、伤20人，毫无战果。20日，他们的第二轮进攻同样被英军击退。两天激战下来，濑古大队可战之兵仅剩19人，英军阵地岿然不动。

21日，日军第五十四师团第一五四步兵联队岩崎胜治第二大队、第十四坦克联队一个中队赶到楚昌普尔，随即以坦克开路向英军阵地发起冲锋。英军根本未料到此处会出现日军坦克部队，之前为方便行军，他们并无携带多少重武器。卡梅伦呼叫“飓风式”战斗机前来增援，岩崎大队还是在23日凌晨1时突入英军阵地，岩崎在激战中身负重伤。

陷入重围的卡梅伦苦苦支撑，等待伯顿从北方发起策应攻势。计划中的铁砧已经形成，但铁锤迟迟无法落下，伯顿举锤的手被日军死死拽住了。第六十三旅的进攻一开始就遭到日军顽强抵抗，进展缓慢。一部英军奋力拿下了托克帕·库尔以西的三瘤高地，解除了日军对西尔恰尔小径的威胁，在无意中切断了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与前方两个联队的联系。但日军第二一五联队及时回援，将第六十三旅死死

缠住。伯顿和卡梅伦无法形成呼应，“铁砧”和“铁锤”只好各自为战。

5月23日，在位于莱玛奈的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柳田将指挥权移交田中，同时表达了对未来战况的悲观，“完全没有任何希望，战况每时每刻都变得对我方不利，全军覆没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田中在日本陆军中以勇猛著称，当年还是第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时，就因在与东北抗联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冠以“马占山”的绰号。上任途中，田中在日记中写下了豪言壮语：“战争是对阵双方精神意志的较量，唯有以钢铁般的意志积极执行任务，才是报效国家的唯一方式。接到命令就一味哭诉，并且提出软弱意见的行为，应当一律禁止。”对柳田的善意劝告，田中根本不予理睬，蔑称为“秀才的柔弱呻吟”。

田中清点了队伍，发现师团主力已减员7416人，作间联队可战之兵只剩200人、笹原联队还剩250人时，他“钢铁般的意志”瞬间崩塌了。“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整个师团很快就将全军覆没！”从此闭口不谈意志论的田中这样告诉在前线视察的军高级参谋木下秀明。那边柳田还没走多远，田中的看法就和他完全一致了。

为了打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进攻作战，5月13日，牟田口在第三十三师团司令部后方莫隆开设了前线指挥部，直接插手前线战斗。牟田口计划以笹原第二一五联队攻打格兰加尔东侧高地，作间第二一四联队切断英军增援路线，对比申普尔实施夹击。此时笹原和作间名义上是联队长，手下残兵还不足一个步兵大队。进攻作战预定5月20日打响。当天凌晨2时，作间联队第一大队380人在新任大队长森谷勘十——前任大队长斋藤满于5月5日阵亡——从正北猛攻比申普尔，砂子田率第二一三联队第二大队主力（欠两个中队）从东南迂回波特桑班英军阵地，对比申普尔实施夹击。作间联队重整后的第二大队约500人

离开农安向东北方向运动，攻打公路靠近罗格塔克湖一侧的2926高地——这是日军在南方最接近英帕尔之处。

在英军顽强阻击下，日军三路攻击全线受挫。日军几乎用光了所有炮弹，英军坦克如入无人之境，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撵得日军士兵无处藏身。攻击发起后第三天，身患痢疾的作间强撑虚弱的身体，拿起电话向师团司令部求援，换来参谋长田中的一通臭骂。26日，第一大队70名残兵冲入比申普尔北部英军一处指挥所，一个也没能出来。第二大队至31日全面溃灭。到5月底，作间联队的两个大队只有零星人员逃回：第一大队380人逃回20人，第二大队500人逃回40人。除了从南方公路急速赶来的田中稔200名官兵外，作间联队就剩这么点人了。

笹原联队对格兰加尔以东高地的攻击尚未发起，就接到了师团司令部的新命令，速速夺回被英印第六十三旅占领的三瘤高地，那里距师团司令部仅600米。笹原联队连续两天的猛攻虽未撼动英军阵地分毫，却将伯顿部队死死拖住，使之无法南下与卡梅伦部会合。刚刚来到前线的田中就面临这样一个烂摊子。他下令调宁索康的砂子田大队西进，配合笹原联队发起进攻，先解除英军对师团司令部的威胁。日军攻击因缺乏重炮等攻坚武器，一直到28日都毫无结果。笹原联队各中队可战之兵最多7人，最少2人，加起来每大队兵员不超过40人。和作间联队类似，笹原联队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

对日军作战之顽强，即使是痛恨他们的斯利姆也由衷钦佩：“一支像第三十三师团这样减员、挨打、疲惫不堪的军队发动如此凶猛的进攻，目标并不在于使自身得到解脱，而是为了实现它最初的攻击意图，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例子。无论人们怎么看待如此追求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的军事智慧，毫无疑问，进行这些尝试的日本士兵有着过人的勇气和毅力。我不知道有哪支部队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

友军迟迟无法南下接应，英军第四十八旅固守的萨洛伊洛克阵地日益孤立。5月25日，卡梅伦只好率部以紧密队形沿公路北撤。日军紧追不舍，试图合围并歼灭这支胆敢偷袭自己背后的孤军，却始终无法突破英军后卫部队第五廓尔喀团二营的阻击。29日，第四十八旅先头部队第七廓尔喀团第一营进至宁索康，同样无法突破仅有第四独立工兵联队残兵固守的阵地，绕过村庄继续北撤。5月30日，英军“铁锤”和“铁砧”在波特桑班会合。长途行军和持续战斗导致第四十八旅损兵421人，第六十三旅伤亡数字稍小一点。英军两个旅的行动虽未取得显著战果，却将牟田口的反攻计划彻底打乱，本来担负主攻任务的作间和笹原联队全被打成半身不遂。

因为河村前来视察，牟田口将前线指挥甩给田中负责，自己率司令部成员于6月2日赶回因达英吉。让田中稍感欣慰的是，奉命增援的桥本熊五郎第五十三师团第一五一步兵联队（欠第一大队）已逐渐接近战场。

5月的缅甸到处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局势对日军来说随时有崩盘的危险。河边认为，为防止盟军趁机在孟加拉湾发起两栖登陆，第十五军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拿下英帕尔，才能抽调兵力支援其他战场。看到前线战局胶着，河边实在坐不住了，决定带病到前线视察。5月25日，他乘汽车从仰光出发，前往第十五军司令部所在地因达英吉。

5月31日，河边途中邂逅了被战场免职的柳田。谈起目前难局，两人禁不住唏嘘不已——相顾无言，唯有泪几行。当天傍晚，河边在因达英吉并未见到牟田口，他到比申普尔前线督战去了。在听取了参谋人员汇报之后，河边准备趁牟田口未回之际视察山本支队。前线战事之惨烈让河边触目惊心。6月5日，回到司令部的河边终于等来了“老战友”。牟田口脸庞消瘦，全身泥污，双眼布满了血丝。6日上午，两人进行了一小时密谈。牟田口正式向河边提出，更换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山内的身体已无法承担繁重的指挥任务。

河边当场予以认可，并答应继续向前线增兵。细心的河边发现，一向快言快语的牟田口总是欲言又止，一反常态字斟句酌。牟田口同样觉得，河边似乎另外有话要说。双方都不愿主动将窗户纸捅破。战后牟田口回忆说：“按照我的揣测，河边中将的真实意图是查探我对英帕尔作战是否继续进行下去的看法，‘尽可能早些停止作战吧’，这句话几次到了嗓子眼，却始终无法说出来。我希望河边能够从我的表情觉察到我想表达的这层意思。”

牟田口不愿说出口，河边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愿主动承担作战失败的责任呢？“可怕的阴雨天气中，站在我面前的我军将领，尤其是伯莱尔前线跟我握过手的印度国民军将士的脸庞，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如果我能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状况，肯定会下定决心终止作战了。”河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但这次作战在意料之外还有更大价值，它关乎日印两国的前途和命运。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要坚持战斗下去。我必须尽一切努力帮助牟田口，并且不断对自己说，誓与钱德拉·鲍斯一起战斗到底！”下午离开时，河边故作轻松地勉励牟田口：“我很放心。要坚信作战成功，平安归还为要。”然后，他乘吉普车顺着泥泞的道路扬长而去。

事实上，河边一点都不放心。不等回到仰光，6月9日抵达眉谬的河边就向新加坡和东京发出电报，表达了自己对战事的担忧。河边坦言，雨季来临之后，前线进攻将面临更大困难，同时请求增派空军特别是战斗机。老奸巨猾的河边只字未提终止作战。此时东京的注意力集中在马里亚纳群岛和比亚克岛方向，南方军正专注于菲律宾方面第十一号作战准备，“乌号作战”就这样继续朝悲剧发展下去。回到仰光之后，河边收到发自东京和新加坡的多封电报，在表示对英帕尔作战殷切希望的同时给予勉励，河边更不能说出心里话了。

河边亲临前线视察，丝毫无法改变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刚刚履新的田中发现，手中兵力严重不足。虽然因交通条件较好，补给状况远

好于佐藤和山内师团，依然无法满足实际作战需要。作间联队的两个大队近乎全军覆没，第三大队因为行军耽误了行程，刚刚抵达战场的大队长田中稔被当场免职，接替的星野神当天就被英军炮弹炸伤。6月3日，新任大队长吉冈在争夺农安以西500米处“弹痕山”的战斗中被毙，日军损兵逾百也无法穿越英军阵地前密密匝匝的铁丝网。

面对牟田口一封接一封的催战电报，田中纠集两个大队，终于在6月6日傍晚攻下三瘤高地，解除了英军对师团司令部的威胁。随着桥本联队两个主力大队的到来，田中决定在6月21日重启攻势。当天上午，桥本联队第三大队300名官兵轻松拿下森林山后，立即遭到英军炮火密集打击。大队长仲芳夫以下205人被炸死，逃出来的残兵不足30人。只剩18人的砂子田大队虽奋力拿下格兰加尔以南的裸山阵地，但最后冲上山顶的官兵仅剩个位数，重伤昏死的砂子田被担架抬了下来。其间，无力进攻的作间联队派出多支小分队，沿公路两侧渗透到英军后方实施袭扰。第九中队47名士兵竟在敌后活动达一周之久，袭击了比申普尔东北11公里布里巴扎的一处炮兵阵地，摧毁英军4辆坦克和6辆汽车。另一支小分队曾推进到距英帕尔仅6.4公里位置，这是整个战役期间日军在南方最接近英帕尔的纪录。6月27日，田中在郁闷中晋升中将，师团长前面的“代理”二字也被去掉。3天之后，田中再次对手下兵员进行清点，总损失已超过12000人。

田中的主力部队伤亡惨重，东北方向，山本支队减员也达到3426人。尽管如此，山本依然催促部下不顾死活向英军阵地发起进攻。在谢南山区，双方阵地犬牙交错，部分地段甚至连对方说话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山岭和山脚下，无处不在的尸体在雨水淋泡和骄阳暴晒下膨胀腐烂，恶臭难耐，不时有苍鹰飞来啄食。伊藤因违令被解职后，山本命令谷津大治郎临时代理第二一三联队联队长职务，率部于5月7日重启对西克里特山的攻势，第三大队进攻排骨山。5月9日凌晨4时，渐渐不支的英军西克里特山守军冲出包围圈，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排骨

山阵地。当晚，日军第三大队冲上排骨山，经数日肉搏将英军逐出。到5月15日，排骨山以东区域全部被日军占据。持续恶战导致第三大队兵员锐减到35人。

根据牟田口的命令，从5月11日开始，第十八野战重炮联队第二大队、第十四坦克联队将陆续脱离山本支队序列，前往支援师团主力在比申普尔的作战。坦克和重炮部队调走导致山本支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稳扎稳打的罗伯茨少将并未急于收复排骨山，而是率部退守后方的马耳他山、直布罗陀山等要点，通过积极防御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每攻占一个山头，战斗力就要削减百分之好几十。

6月12日，第二一三联队联队长温井亲光终于来到谢南山区。山本命令他从库代库诺迂回进攻伯莱尔。6月21日，温井所部与英军第四十九旅在兰格尔一带展开拉锯战，部分阵地几度易手。英军利用炮火优势迫使温井在6月28日主动向库代库诺撤退，仅留小股日军对伯莱尔机场进行袭扰。7月3日，井上佐三率一支13人夜袭队成功潜入伯莱尔机场，炸毁英军飞机8架全身而退，未折一人。数日之后，山田率领的9人夜袭队再度得手，全员返回。斯利姆称赞日军这些突袭“非常精巧”。但局部战术成功，对山本支队被迟滞在谢南山区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丝毫无补。

到5月下旬，在科希马作战的佐藤师团粮草几乎断绝。对面英军却能依赖空投得到充足补给。受气流影响，偶尔有少许英军物资飘落到敌人阵地上，日军从中捡到了英军信号弹。英军空投物资按降落伞颜色区分，红色表示弹药，白色为水，蓝色为粮食。狡猾的日军向空中发射捡来的蓝色信号弹，很快有运输机前来投下粮食。这一伎俩很快被英军识破，他们再次发射信号弹时，落下来的就不是罐头而是炸弹了。对佐藤的士兵来说，比饥饿更难忍受的是口渴。由于地处山岭，守军必须从谷底取水，极差的水质导致很多人患上痢疾。士兵中开始传唱一首叫“科希马战记”的歌曲：

白天有飞机，黑夜还有迫击炮。

冒着枪林弹雨，肉攻班再次出动，高喊着是为了祖国，

您真是辛苦了。

雨中的若开山脉不管到哪里，都抬着担架一片茫然。

大米和补给还没有送来，为了找粮食四处辗转。

您真是辛苦了。

5月25日，佐藤的忍耐超越了极限。他怒气冲冲地告诉身边参谋：“看来牟田口不守信用呀！这样一来，搞不好我们要腹背受敌。”随后他向军司令部发出了一封日本陆军战史上非常有名的电报：“我部粮食已经断绝，山炮和步兵武器弹药消耗殆尽。最迟到6月1日，我部必须从科希马撤退，向能够获得补给的地点转移。”6月1日，当英军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时，发现对面敌军出现了松动迹象。开战以来，日军战场上最大一次抗命事件发生了。

在德穆的第十五军前敌指挥部里，接到佐藤报告的牟田口大惊失色。此时正值决定“乌号作战”成败的紧要关头，实属全军危急存亡之秋，如果佐藤擅自撤退，英军将迅速打通科希马—英帕尔公路，第十五师团右翼也将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局面会很快陷入崩溃。牟田口第一时间以参谋长久野村的名义回电佐藤：“得知贵师团因补给困难意欲抛却至今勇战之成果，放弃科希马一带阵地，甚为担忧。尚需贵部将现有态势维持10天，使本军得以完成英帕尔攻略，而后可以军主力增援贵师团。本军自会奖赏贵师团的战功。切记，果敢的行动将会使神鬼让路。”

看到以参谋长名义发来的电文，佐藤仰天大笑。他告诉参谋长加藤国治：“如果继续执行这样无理的命令，我数万将士都将成为他乡

饿鬼。雨季即将来临，必须趁洪水切断道路之前尽快撤退！从现在开始，发往军司令部的所有电报都必须由我亲自起草。”说完，他给军司令部回电：“军参谋长之电文，确实表达了体谅之意。然而按照军部意思，是让我师团自生自灭。开战至今，军司令部非但没派来一名参谋，也未送来任何补给。目前我师团粮食全无，伤病情况持续增加。鉴于上述状况，我认为，军司令部之意就是让师团长自行处理所有事务。”

佐藤此举纯属迫不得已。对面英军第二师和英印第七师已经发起了猛烈攻势。日军剩余炮弹总数不超过200发，对方每分钟打过来的炮弹就超过30发。负责中路防御的第三十一山炮联队联队长白石久康已经发回了诀别电报，他们即将被英军合围在5120高地一带。如果中路防线被突破，佐藤师团将被完全分割，南北不能相顾。如果任由战局如此发展，日军很快将被英军合围。5月31日午夜，佐藤向右路和中路部队下达了撤往杰德玛的命令。次日清晨，佐藤再次向军司令部发出了电报：“占领科希马两月以来，我烈兵团始终在浴血奋战，早已超过人类能承受的极限。目前刀折矢尽，我只能强忍眼泪，下令各部从科希马撤退。待日后再来祭奠阵亡将士之英灵。现在看到这个情况还不流泪的，那他简直就不是人！”

文字虽写得颇为感人，但佐藤擅自撤退、抛弃友军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对与第三十一师团战线相连，同样在苦苦支撑的山内师团而言，佐藤此举将导致他们右翼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直接攻击之下。佐藤这种做法竟在战后给他换来了“仁将”的“好名声”。后来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时，佐藤说：“牟田口平时看起来非常厉害，但其实非常胆小。对普通人来说自然无所谓，但作为军司令官不能胆小。失败时必须要有承认失败、让部队撤退的勇气。牟田口缺乏的正是这种勇气。”

看到电报中“那他简直就不是人”一句话，牟田口气得话都说出来了。佐藤你小子竟把老子看成不管士兵死活的畜生了呀！眼看局势无法挽回，牟田口只能强忍愤怒，给佐藤发出一份急电：“万不得已之时，第三十一师团可以向阿拉杜拉—卡拉索姆一线撤退，其间，将有新命令下达。”此时也不再称呼“贵师团”，佐藤瞬间便宜了。

6月2日午夜，佐藤接到了新命令：“第三十一师团以步兵指挥官指挥四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确保阿拉杜拉及索杰玛地区，阻敌南下。师团主力转进至乌克兰尔一带接受补给。此后与第十五师团左翼取得联系，向英帕尔发起攻击。攻击准备完成时间为6月10日。”

无论如何，佐藤擅自撤退属于不折不扣的违令事件。牟田口连续追加的两道命令，至少部分挽回了佐藤的名誉损失——当然部下违令，牟田口脸上也不好看。对牟田口的好意，佐藤丝毫都不领情。在他看来，在未得到任何补给的情况下，8天之内完成进攻英帕尔的准备纯属扯淡。佐藤测算，部队撤至乌克兰尔至少需要20天，那里有无粮食尚属疑问。况且让同样缺粮少弹的宫崎支队封锁英帕尔公路，抵挡英军两个师以上兵力的攻击，绝无可能。他认为此时牟田口很可能已疯掉了，殊不知牟田口也正在努力给他寻找一个类似的鉴定。

5月31日午夜，佐藤命令各部依次撤出阵地，向东南方向徐徐退却。还有一点，佐藤并未将擅自撤退的消息告知和他背靠背的第十五师团。首先，战场撤退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其次，他认为牟田口一定会通知山内的。负责断后阻击并继续执行切断公路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驻守科希马山岭以南阿拉杜拉地区的宫崎支队。此时宫崎身边的部队包括：石堂惠二第一二四步兵联队第一大队350人，竹田正信第五十八工兵联队第一中队70人、第五中队30人，铃木孝第三十一工兵联队本部及一个中队120人，一个山炮中队和一个无线电分队，加上支队司令部成员总共不到700人。佐藤对宫崎的兵力非常清楚，他知道以如此兵力对抗数万英军，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依然狠下心来，

像牟田口对待他那样给宫崎下达了不可能完成的命令。电话最后他告诉宫崎：“千万不要死啊！”佐藤留下宫崎执行如此艰巨的任务，一是为应付牟田口，二是让他们迟滞英军追击，为主力撤退争取时间。

我们无法想象，在接到佐藤的阻击命令时，宫崎是什么样一副表情。开战以来，宫崎一直把钦敦江畔一个土著村落村长赠送的小猴“小不点”放在肩上，用以激励手下将士。他心里清楚，师团主力尚难抵御的敌军压力，凭他数百羸兵是万万承担不起的。工兵没有炸药和工具，区区两门山炮只剩数发炮弹，几天后无线电电池也将用完，形势对他来说是绝望的。战后宫崎回忆说，对佐藤断然决定撤退、挽救濒临崩溃的第三十一师团的行为表示理解，但对他关于断后部队的部署给予了猛烈抨击，“对执行这种明显胡来的任务，非常愤慨，我部已做好了全员战死的准备”。那次电话之后，宫崎再未和佐藤联系过。就在宫崎硬着头皮部署防御的同时，英军已穿越科希马山岭东面山谷，陆续占据戴尔山、疙瘩山、大树山等高地。宫崎支队、第一二四步兵联队余部与师团主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科希马之战接近尾声。现在英军的任务是一鼓作气，一举打通科希马—英帕尔公路。但他们行动实在太慢，攻击也显得软弱无力，弹尽粮绝的宫崎支队竟然顶住英军一轮接一轮的冲击达13天之久。6月14日，英军两个营突破宫崎支队维斯威玛最后防线。6月17日，宫崎率残部向东撤走。在斯利姆多次催促下，斯托普福德派出一支装甲部队姗姗南下。

在吉法德和斯利姆看来，正是英军第二师行动太过迟缓，才搞得科希马之战跌宕起伏，险象环生。7月5日，格罗弗少将被战场解除师长职务。事实上对科希马之战，斯利姆和斯托普福德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前者直到4月初才看出科希马是日军主要攻击目标，他们来的是一个师团，而不是预料中的一个联队。后者竟然将先期到达的一个旅撤出科希马派往后方，这是英军在科希马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科希马战斗中，英军伤亡5718人，在桑夏损兵850~1000人。英军记录击毙日军3384人，打伤3931人，俘虏87人，总计7402人。英军在科希马的胜利有力支援了第四军在英帕尔的作战。

日军的撤退艰辛异常。随佐藤一同行军的重伤员约800人，能够走动的轻伤员超过1000人。在崎岖山区，用担架抬一名重伤员需要8名健康士兵，此时第三十一师团称得上健康的士兵几乎一个没有。不时有伤员体力衰竭掉队，很多人歪倒在路边再也没起来。到处都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那是绝望的士兵自己引爆的。最可怜的是那些运送重武器的炮兵，骡马大多死去或被当作食物杀掉，腹中空空的他们要用双手搬运那些铁家伙。从科希马到乌克兰地图上仅100公里，从师团司令部6月4日离开查卡巴玛算起，一直到6月19日部队才接近乌克兰。根据与军司令部的约定，那里应该有为佐藤师团预先备好的粮食。

早已派出打探的巡逻队发回了不幸消息，乌克兰连一粒米也找不到。愤怒的佐藤当即和参谋长加藤商定，不在乌克兰停留，直接向东南60公里外军补给站胡麦恩撤退。说牟田口没在乌克兰为佐藤准备粮食也算冤枉。6月初，在向佐藤发出与山内师团合力进攻英帕尔的命令后，牟田口派薄井前往胡麦恩，协调向乌克兰调运一些粮食。但薄井到胡麦恩才发现，通往乌克兰的道路车辆根本无法通行，少数人力运去的粮食非常有限，还被同样饿着肚子的山内师团抢走了。眼看佐藤师团离乌克兰越来越近，薄井急得一夜白头。

虽然以事后追认方式认可了佐藤的撤退行为，但为确保第三十一师团能够执行进攻英帕尔的命令，牟田口特意派参谋长久野村亲自面见佐藤传达命令。6月21日上午，久野村和薄井在乌克兰东南10公里的龙雄发现了第三十一师团的宿营帐篷。佐藤拒绝“接见”久野村，加藤参谋长听取了军司令部的命令：派出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沿乌克兰—康波科比公路前往增援宫崎支队；组织900人到胡麦

恩搬运粮食；师团主力进入第十五师团左翼，从桑夏西南向英帕尔发起攻击。

加藤提出，如果按军司令部的命令向宫崎派出增援部队和运粮队，能够进攻英帕尔的就没几个人了。他继而提出，宫崎支队自6月19日起已经失去联系，乌克鲁尔通往康波科比的公路很可能已被英军切断，根本无法派出增援。当务之急是找到粮食，让士兵吃上顿饱饭再说。

乘车前来的久野村当然看到了路边残兵的惨状，对加藤所言表示理解。但他此行是来传达命令，职责要求他必须板起脸来。看加藤实在做不了主，久野村再次提出面见师团长。经加藤几次传话之后，佐藤勉强答应“接见”久野村。

久野村刚刚走进帐篷，佐藤对他身后的薄井就是一通连珠炮：“喂！薄井！你实在不是个东西！卡拉索姆一粒米都找不到，乌克鲁尔还是没有，当初你是怎样承诺的？你小子到现在还挂着参谋肩章，你不知道饿肚子没法打仗吗？没东西吃人会死吗？士兵吃饱饭才是勇敢的士兵，不让人吃饭还要他们去打仗，你到底跟谁学的这种战术？”

薄井哑口无言。如此重大责任，绝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少佐参谋担当得起的。久野村接过了话头：“佐藤将军，有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交涉，不必为难一介参谋。”

久野村提出和佐藤单独谈谈。加藤和薄井知趣离开，留下两个人单独PK。帐篷里很快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佐藤强调，军司令部没有为前线将士准备粮食，是他下令部队撤退的主要原因。久野村解释说，事先准备的粮食可能被第十五师团提前“搬走了”，提议佐藤执行军司令部的命令，在胡麦恩获得补给后向北运动，掩护第十五师团侧翼并一同发起新一轮攻势。佐藤反复说明，部队必须首先得到粮

食，除此免谈。久野村最后只好摊牌：“请问，师团长是要执行军司令部的命令，还是拒绝？”

佐藤当然知道战场抗命的分量，他巧妙避开了这一敏感话题：

“我没有说拒绝执行命令，但我们必须先吃上饭，要执行命令也要等吃上饭再说！您也看到了我的士兵，他们已经不能算军人了，成了一群光脚赤膊的病人。我看他们只剩向长官行礼的力气了。现在不能再死要面子。我觉得应该珍惜天皇陛下的每一名士兵。只有立即撤退，休养生息，悲剧才不至于进一步扩大。只依靠前进气势是远远不够的，对一名军人来说，也许撤退更需要决心和勇气。”

佐藤话已至此，久野村知道多说无用。在龙雄停留一晚之后，他驱车前往军前线指挥所驻地昆当。久野村本想顺路到第十五师团看看重病的山内，但佐藤拒绝执行命令，他必须尽快去向牟田口复命，看望山内的事儿只能拜托薄井了。在听取了参谋长的汇报之后，气愤难平的牟田口一口断定：“佐藤疯了！”6月25日，他再次给佐藤发出一道命令：“第三十一师团拨出两个步兵大队配属第十五师团，主力在敏达一线集结，之后开赴伯莱尔方向发起进攻，山本支队将配属你们指挥。”此时牟田口完全不打算原谅佐藤了，他已开始启动罢免佐藤职务的程序。

为妥善安置多达2000余伤兵，第三十一师团军医部长常松来到了军司令部，调查沿途医院的收容能力。出发前佐藤告诉常松：“拜托了，看看这些可怜的士兵，他们好不容易才活下来。”常松没想到，自己竟得到了牟田口的亲自接见，他为军司令官百忙之中还惦记伤兵安置感动不已。牟田口给常松递上一支香烟，然后问他：“你和佐藤关系不错吧？佐藤是我的后辈。因为友情，我本不想处罚他。但为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尊严，我必须以战场违命罪枪毙他。疯了！疯了！没错，佐藤就是疯了！如果他没疯，那就是犯了抗命罪！”牟田口不停地启发常松，“你明白吗？如果佐藤没疯，我就只能枪毙他。不过

我觉得他的确疯了，苦战使他疯狂，必须尽快把他送往后方休息。现在，请你尽快出具病情诊断书吧。”常松终于明白牟田口破例召见自己的意思。出于保护佐藤的考虑，常松勉强出具了“中将佐藤精神失常”的诊断书，具体病症为“早发性痴呆症”。

佐藤对自己“被痴呆”一无所知，依然率部蹒跚向胡麦恩挪动，支撑他们前行的动力是“据说那里有可以果腹的粮食”。部队在胡麦恩只发现了18吨粮食，即使师团减员严重，也足够吃上两三天。气炸了肺的佐藤派人到南面打探情况，得到的消息是从胡麦恩一直到德穆都无法找到粮食。佐藤的愤怒到了极点。师团主力在敏达一带依然无法找到粮食，佐藤索性率部逐次经妙奇向塔南撤退，另派一部在钦敦江一线游弋，到处搜集宝贵的粮食。

7月9日，佐藤收到了罢免他师团长职务的电令。他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颂的话：“牟田口、河边、南方军和大本营，是四个浑蛋相乘。”至此，参加“乌号作战”的三个师团长被悉数免职：柳田不称职，山内有病，佐藤患上了“痴呆症”，实则因为抗命。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此前第三十三师团长柳田中将已被罢免，现在又接连撤换了两位师团长。在大战过程中更换全部师团长，这种不祥事件在具有光荣传统的日本陆军史上，向无先例。”牟田口自责统帅不当，向河边提出了请予处分的报告。

接替佐藤职务的是原驻苏门答腊岛独立混成第二十六旅团旅团长河田槌太郎。和柳田和山内好歹还见到后任不同，佐藤于次日再次收到一封紧急电文：“佐藤中将无须等待继任到任，可直接前往仰光报到。”在新师团长到任之前，师团长职务暂由步兵指挥官宫崎繁三郎——他已于6月27日晋升中将——代理。此时宫崎下落不明，且有他已经战死的传闻，第三十一师团实际指挥官是参谋长加藤。

佐藤对自己被战场免职早有预料。离任之前，佐藤致电方面军司令官河边和参谋长中永太郎，直言让第十五军继续留在钦敦江畔将会面临更多困难，同时向师团官兵出具了离任书：“自上任以来，我一直与诸位携手同心，克服了无数困难。我们一起渡过钦敦江，一起翻越阿拉干高山，一举占领了科希马，与敌激战80余日。现在我们终于落入必须寻找粮食的悲惨境地。科希马留下了我们无数英灵，负重伤的士兵也分散各地，我觉得上天对我们的考验实在太严厉了。现在我即将离任，把诸位留在暴雨和饥饿之中。去方面军司令部赴任需要更大的勇气。我请求因我德薄能鲜而死在科希马的那些人的原谅。虽然我的身体离开了你们，但我的精神永远与你们同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在科希马浴血奋战的我们分开。我一定会拯救各位，我的心跟在任时一样一直在诸位身边！”

佐藤离开师团司令部，步行一夜后遇上了前来接他的卡车。抵达昆当之后，佐藤见到了高级参谋木下秀明。木下告诉他，参谋长久野村因疟疾腰疼不能活动，无法见他。佐藤戏称：“病得真是时候，是不是没脸出来见我呀？”佐藤提出见牟田口，木下说军司令官到山本支队视察去了。佐藤大笑道：“我觉得他还不至于因为怕我故意躲着，所以我相信你。不过他这样不见我，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佐藤直言不讳地对军司令部不负责任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他们即刻运送给养到钦敦江两岸。7月13日，佐藤离开昆当沿钦敦江一路南下，15日抵达葛礼瓦，22日到达仰光。有关抗命之事，他和牟田口还有许多嘴官司要打。

围攻英帕尔的三路日军中，处境最尴尬的还是第十五师团。山内接到通知，宫崎支队即将南下增援。5月8日，阔别主力半年之久的第六十七步兵联队前来会合，但联队长柳泽宽次带来的只有北村将臣第二大队。经与“钦迪特”多次交锋，该大队每个中队只剩不到80人。第十五师团缺乏火炮，山内命令炮兵联队联队长藤刚将留在钦敦江东

岸的火炮运往前线。在工兵积极配合下，藤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6月初运来了8门火炮。此时北方传来了第三十一师团擅自撤退的不幸消息，第十五师团右翼门户洞开，随时可能遭到英军的侧击。更糟糕的是，后方补给线被英军切断，雨季到来导致粮食几乎断绝，各联队只能派出粮食搜集班四处筹粮。附近土著人村落被洗劫一空，依然无法满足需求。松村感慨地说，堑壕里的士兵不怕打仗，他们的最大心愿是在死前吃上一顿饱饭。

牟田口一直在催促进攻。还未等山内做出部署，6月3日，英军在坦克的带领下率先向本多和内堀两个大队正面阵地发起强攻。5日、6日，两天暴雨使英军进攻稍稍放缓，但他们7日重启的攻势将松村联队的阵地冲得支离破碎。为阻止英军打通英帕尔—科希马公路，松村下令各部后退5公里，重组防线。

3日，山内接到了军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我军已放弃科希马，宫崎支队目前在科希马南方和东南方阻击英军，第三十一师团主力会在贵师团左翼展开，配合贵部全力进攻英帕尔。第三十一师团抵达之后，贵师团应向拉普拉克方向转移，向钦代高地南方发起进攻。”接到电报，躺在病床上的山内差点晕厥过去，这意味刚刚部署好的炮兵阵地需要进行大范围转移。他迅疾给军司令部回电，“就炮兵使用情况来看，变更作战区域只会增加更多困难。如果我师团进入新的地区，将导致补给完全断绝，全部人员被活活饿死。”军司令部的回电让山内真的晕过去了：“无条件执行命令。你师团除了果断出击之外，不应再向军司令部说一些不相干的话！”

为筹划进攻，山内必须筹集到足够的粮食。从6月3日开始，师团司令部从一线部队和辅助单位抽调人手，往返三四十公里从后方搬运军粮。饿极了的士兵见到能吃的东西就拉，把薄井在乌克兰为佐藤准备的少许粮食全抢空了。兵站少数辎重兵根本无法制止抢粮行为。

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打算阻止，抢粮的士兵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活似丐帮。抢就抢吧，反正都是给自己人吃。

6月10日，柳泽联队主力发起的最后攻势再次以惨败收场，不得不在12日退回出发位置。躺在病床上的山内不但要面对前线困境，还要应付牟田口一封接一封的催战电报。12日，牟田口在一封电文中说：“认可松村部队的后退行动，今后类似行动必须报经军司令部批准后方可进行。”此举导致山内的忍耐达到了极限，他决定从此不再接受牟田口不切实际的命令，自行决定一切事务。山内回电牟田口：“前线正遭受数倍甚至十倍于我之敌的攻击，阵地转移或撤退时机极其微妙。如果事事请示，等军司令部认可再展开行动，他们早已变成尸体了。”牟田口马上发来一封电报：“第三十三师团正面英印军正在增加之中，贵师团正面敌军肯定在减少，请尽快发动下一轮攻势。”山内对此都懒得搭理：“只有笨蛋才会浪费时间给那个蠢货回电。”

山内不理睬牟田口的命令，决定自主指挥作战。13日，他命令尾本联队主力于18日夜再度向4241高地北方两公里处的封闭弯曲高地发起进攻。15日，牟田口的电报又到了：“山本支队对面之敌已经退却，第十五师团应击破对面之敌突入英帕尔平原，占领机场和北方高地，阻止英军打通通往科希马的公路。”实际上山本支队已经放弃了对伯莱尔的进攻。连续一周高烧38度的山内卧床不起，他对自己的实际病情仍不清楚。

21日山内烧刚退，牟田口的电报又到了：“松村联队必须确保康比科比，转由宫崎少将指挥。另外，拨出300名步兵交给乌克鲁尔北兵站地区司令官指挥。”如果按牟田口命令执行，山内身边只剩不到200人，他变成一个加强中队的中将中队长了。事实上，第十五师团此时自身难保，松村、尾本两个联队加起来可战之兵不足500人，缺量少弹的第十五师团完全丧失了进攻甚至自保的能力。

6月23日，参谋薄井来到第十五师团司令部，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6月10日开始，山内人事关系暂时转入参谋本部，师团长职务由第十二独立守备队队长柴田卯一接替。参谋长冈田知道，师团长身患绝症依然在坚持指挥战斗，他为山内被战场免职流下了心酸的泪水。6月30日，病床上的山内与柴田完成交接，当晚离开前线回后方治疗。在被抬离战场时，山内已经昏迷不醒了。36天后，山内病死在眉谿兵站医院，解脱了。

就在新老师团长交接之际，松村联队当面情况急剧恶化。6月16日傍晚，西田将——渡江时集合士兵放枪那位——带领宫崎支队先头部队抵达萨法迈那东北山地，向松村联队长报到。为维持士气，山内并未将佐藤师团擅自撤退的消息告知众人。松村方才得知，原来自己侧背早已直接暴露在南下英军兵锋之下。西田报告说，英军第二师正沿公路快速追击，宫崎支队主力数日内将退至康波科比。当得知宫崎手下只有数百羸兵时，松村绝望了。即使双方合兵一处，也绝对无法完成封锁公路、阻止英军南北两路大军会师的艰巨任务。

6月17日，在英印军坦克和步兵的轮番冲击下，松村联队萨法迈那阵地岌岌可危。19日夜间，噩耗传来，宫崎支队残部已退至距萨法迈那不到50公里的马兰，英军第二师紧追不舍。宫崎来电报说，他的少许残兵在马兰坚持不了多久，即使退至康波科比也最多守两三天。鉴于英印军沿公路一线攻击力度不断加强，宫崎指出，万不得已之时只能放弃现有阵地，任由敌军打通公路，两支部队撤往康波克比东北10公里马耶坎地区会合后，再做计议。

6月20日，英印第五师坦克部队向松村联队发起猛攻，另一部英军沿公路实施迂回，进逼本多挺进队后方。为避免被英军合围，松村下令放弃阵地向康波科比方向退却。22日10时30分，在英印第一二三旅旅部所在山头的观察所中，一等兵坎宁从望远镜中看到，在英帕尔以北第109号里程碑处，北上的英印第五师与南下的英军第二师顺利会

合，科希马—英帕尔公路全线贯通。13时，看到英军数十辆坦克带领数百余辆卡车蜂拥南下，松村只能望洋兴叹。此时他接到师团司令部的命令，“从即刻起，松村部队应尽量避免与敌决战，适时撤出康波科比一线阵地，同宫崎支队取得联系后归其指挥”。松村哪还有能力决战？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一门炮，内堀大队最后一挺机枪也在战斗中被炸毁了。

在乘车沿路察看时，英印第五师第九旅旅长萨尔蒙斯准将看到了在路边溜达的第二师师长格罗弗少将和第六旅旅长史密斯准将，马上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

“看到你实在太高兴了，史密斯。”

“是呀，我也非常高兴。我们干得都很漂亮！”

此时，第三十三军司令官斯托普福德中将和第五师师长布里格斯少将走过来了，大家互致问候，递上香烟点火。英帕尔之围初步告解。达勒姆轻步兵团第二营A连连长肖恩·凯利上尉看到，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在内的同伴在阳光下抽烟、吃饭、聊天。公路上英军车辆和步兵络绎不绝地向南驶去或走去，那条望不到头尾的长龙气势恢宏。激斗了多日的凯利心情大好，他抽出一支烟点上，使劲儿吸了几大口：“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呀！”当天傍晚，英军第二师先头部队驶入英帕尔平原，两大战场英军胜利会师。

22日当天，始终以紧张心情关注着缅甸战况的丘吉尔给蒙巴顿发出一封电报：“三军参谋长对英帕尔的形势，特别是关于给养和弹药的储备感到焦虑。你绝对有权要求获得为维持战局所需要的一切飞机，无论是从‘驼峰’或者其他地方调都可以。如果你没有及时提出要求，并在必要时没有要求我予以援助，倘若日后打了败仗，再抱怨就不好了。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它既严重又关键。祝你成功！”

伦敦的电报刚刚发出——可能还没过多瑙河——丘吉尔就收到了蒙巴顿发来的捷报：“6月第三周，形势一度非常危险。我们虽然在前两个月中付出了艰辛努力，看来第四军可能在7月初耗尽所有储备。但在6月22日，提前一个半星期，我第五师和第二师在英帕尔以北29英里处会合，通往英帕尔的道路打开了。”

丘吉尔曾被戏称为军事家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中最杰出的军事家，战略眼光还是不低的。此时别说老丘，就连蹩脚的冒牌中尉老酒都能看出，公路打通标志着英国人已经打赢了英帕尔战役。

白骨走廊

与日军窘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印军形势正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在度过最艰难的5月中旬之后，英军在两大战场逐渐转入反攻。斯利姆认为，凭借第四军业已增强的实力，斯库恩斯足以应对当前局面。目前他唯一需要操心的，是保证英帕尔地区11.8万名守军和1000头驮畜的后勤供应，如弹药、粮草、燃料等。

英军能够在英帕尔及周边地区坚守数月，得益于他们牢牢掌握了制空权，毫无战力的运输机得以自由出入，将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地送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截至6月30日，代号“毅力”的空运行动为英帕尔送去了19000名援兵，最高峰时那里兵员多达15万名。此外，运输机还运去口粮14317000磅、牲畜饲料1303吨、燃油和润滑油835000加仑、邮件12000包、香烟43475760支。包围圈内始终保持15天以上的粮、弹、药品储备。战役结束之后，当英印第五师炮兵罗恩·邦尼特得知竟有这么多香烟运来时，肺都要气炸了。战斗间隙，当他和伙伴向军需官讨烟抽时，他们的回答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在英帕尔陆路交通断绝的76天时间里，运输机平均每天运来补给250吨，陆续撤出非战斗人员43000人及伤病员13000人。在4月下半月高峰期，投入空运的飞机达到了15个中队404架——注意，不是架次。据不完全统计，4月至6月，盟军轰炸机和战斗机共出动17183架次，加上运输机飞行记录，合计出动逾30000架次。前线作战人员几乎不需要为弹药和粮食发愁，偶尔还能从空投物资中找到可口的甜酒和崭新的内衣。

围城期间，日军第五飞行师团一直试图维持攻击性。只要天气情况允许，田副就竭力派出飞机到英帕尔平原上空投弹，但往往只能出动数架，为躲避盟军预警雷达还必须保持低空飞行。据日军统计，第五飞行师团3月10日到31日平均每天出动飞机21架次，最多一次83架次；4月减少到每天17架次，最多76架次。进入5月，飞机出动数量急

剧减少，平均两天仅11架次，最多41架次，英帕尔上空几乎看不到日军战机的影子了。田副连基本的作战都无法维持，更不要说为前线部队空投补给了。让田副最痛苦的是，他的飞机损失一架就少一架，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充。相比盟军战机的17183次飞行，日军出动飞机1750架次，仅是对手的1/10。到7月下旬，第五飞行师团能够出动的战机仅剩区区49架。

虽然周围山区和公路沿线一直在发生血腥战斗，包围圈核心的英帕尔小镇却一片“歌舞升平”。即使日军进攻最疯狂的4月，这里的人们始终保持着高昂斗志。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人正从多个方向朝这里逼近，他们相信守军一定能守住60公里长、30公里宽的英帕尔平原。英国曼尼普尔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爱德华·莱德爵士抱怨说，守军部署的铁丝网是如此之多，使他打网球极不方便。政务代理官吉姆森烦透了四处传来的炮声：“这些该死的日本佬！他们搞出这么巨大的巨响，我还能听清留声机唱的什么吗？”英国人甚至从伦敦请来了歌唱家诺埃尔·考沃德和乔治·福姆，两人到比申普尔和伯莱尔前线为战壕里的官兵举办了战地演唱会。英帕尔始终处在危机之中，却最终有惊无险，其境遇颇似麦克阿瑟治下的战略要地莫尔兹比港。

由于对前线情况不甚了解，后方一众要员对英帕尔战局一直忧心忡忡。印度总督韦维尔6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英帕尔、科希马包括‘钦迪特’军事行动都让我无法乐观。任何地方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公路迟迟无法打通，我们的空运补给情况正在变得令人担忧。”尽管即将展开的诺曼底登陆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视线，但英帕尔之战仍然得到了伦敦的高度关注。陆军参谋长布鲁克爵士认为，他随时可能收到英帕尔陷落的不幸消息。作为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他甚至认为诺曼底登陆不可能成功——布鲁克在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与波纳尔长时间会谈，以便讨论令人心碎的缅甸局势。我仿佛看到灾难就在眼前，蒙巴顿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波纳尔足

够聪明，但是太懒，不能理解眼下的危险。至于吉法德，我认为他没有充分的远见，看不到他在走向何方。噢！我多么希望，我们有更多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相对而言，身处前线的蒙巴顿反倒显得轻松一些。斯利姆想得更远，他现在已不再考虑解围，而是如何通过反击给日军带去最大杀伤了。

进入6月，前线传回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牟田口别提多郁闷了。虽然换上了猛将田中，但第三十三师团在比申普尔一线依然无法打开局面。坦克和重炮被中途调走使山本支队上旬已叫停了对谢南山区的正面进攻，之后尝试的多次迂回毫无效果，伯莱尔虽近在咫尺，却似乎永远遥不可及。在实施短暂局部进攻之后，第十五师团再次转入全面防御，负责公路沿线的松村联队节节败退，师团司令部在英军攻击下多次挪窝，狼狈不堪。最让牟田口头疼的是北方科希马，佐藤公然战场抗命擅自撤出战场，对军司令部补发的命令充耳不闻，一路朝胡麦恩撤了下去。另有消息称，负责断后的宫崎战死。6月22日，前方传来科希马—英帕尔公路被英军打通的噩耗，牟田口禁不住仰天长叹：“万事休矣！”

昆当的军前线指挥部里，到处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般的压抑气氛。失败显然无法挽回，但谁也不愿第一个说出口。6月26日，参谋长久野村打破沉默，授意木下高级参谋起草了一份终止作战意见书，其中写道：“第三十一师团以乌克鲁尔未储存足够粮食为由继续向南退却，已经不可能让该师团按预定计划投入英帕尔战斗。第十五军决定，将该师团转用于伯莱尔方向。第三十三师团将再度进攻比申普尔。倘若方面军认为攻击应该终止，第十五军可以就地转入守势。以我部目前现状来看，可从迪登一线经茂叻西北山区撤往印缅国境线上钦敦江右岸要地。”接过久野村递上的电文，牟田口沉吟良久，同意将电报发往仰光。一年多来，牟田口秉承东京旨意积极策划英帕尔作

战，其间之艰辛无以言表。今天竟落得如此下场，怎能不让牟田口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看到牟田口这样将皮球踢了过来，河边心中一阵愠怒。这是将失败责任让老子背的节奏呀！都是常年行走江湖的老司机，使这一出糊弄谁呀？老奸巨猾的河边立即回电：“接到第十五军如此内容电报，异常震惊。方面军重申，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进攻。贵军只需一心一意完成眼下任务即可。”河边强调必须严格控制佐藤师团，以免引发更大事端。

看到河边的电令，牟田口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姜是老的辣”。英帕尔作战是自己力主发起的，牟田口只好硬着头皮，再筹划一次“死马当活马医”的攻势。牟田口决定，将已撤至胡麦恩的第三十一师团主力调往山本支队右翼，再从第三十三师团抽调三个步兵大队到山本支队左翼，集中兵力对伯莱尔发起一次孤注一掷的进攻，一举挽回败局。

河边发出催战电文实属迫不得已。从接到英军打通公路的那一刻起，肠道病发作、躺在病床上的河村就知道“乌号作战”败局已定。对牟田口发来暗示终止作战的电文，河边发出催战命令只为了维持部队基本秩序，避免出现兵败如山倒的糟糕局面。他将参谋长中和高级参谋青木叫到病床前。三人商定，由青木去一趟马尼拉南方军司令部汇报最新战况，看上峰意思再做定夺。

6月29日，青木从仰光飞往马尼拉。对英帕尔前线的糟糕状况，南方军是非常清楚的。就在青木动身同日，南方军高级参谋美山要藏就以参谋长饭村的名义向东京报告，请求对“是否终止‘乌号作战’做出指示”。7月1日，青木到达马尼拉，向南方军表达了缅甸方面军欲终止“乌号作战”的意图。寺内清楚，不到局面无法挽回，牟田口是不会轻言失败的，他主动示弱说明前线局势已万分危急。寺内下令再

次致电东京，主动“建议终止英帕尔作战”。看到局面已无法挽回，大本营陆军部终于回电认可“终止作战”。

7月4日，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乌号作战’被迫中止。东亚局势不利于日本帝国。今秋若不奋起反击，则必成千古之遗憾。”

7月3日凌晨2时30分，病床上的河边收到了南方军发来的电报：“自即日起，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应制定在钦敦江以西阻击曼尼普尔方面之敌的长久之策，并破坏和封杀怒江西岸地区及缅北敌军打通印度和中国陆上交通线的企图。”

电报虽然含糊其词，但中止英帕尔作战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7月5日，河边向牟田口发出了终止英帕尔作战的命令，同时希望能够守住伯莱尔通往钦敦江公路沿线，以便沿江构筑防御。得知日军做出放弃“乌号作战”的决定，大失所望的鲍斯向“印度国民军”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随身携带的新钞也没地儿发行了。

输红了眼的牟田口还欲做最后一搏。他回电河村，目前正组织力量对伯莱尔发出致命一击，第十五师团也将倾尽全力从北方发起最后攻势。但如果按牟田口的计划再从第三十三师团抽调三个步兵大队，田中的兵力将更加薄弱，能否安全撤出都成了问题。河村清楚，目前第十五师团连守住现有阵地都异常困难，何谈进攻？

此时牟田口已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第十五师团司令部决定，效仿第三十一师团做法，无视军司令部的命令自主撤退。山本支队比他们更早，山本已经收容士兵边打边撤。只有南线田中还算实在，率部在比申普尔死撑。河边已经在担心他们能否安全撤出了。

7月11日，河边再次致电牟田口，“终止对伯莱尔的进攻计划”。眼看各部都在自行其是，牟田口只好咬紧牙关，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令。

敌退我进，斯利姆下令英军全线反攻。雨季来临，缅甸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制约了英军的追击速度。斯库恩斯第四军已苦战近4个月，其中参加过第二次若开战役的第五师和第七师连续作战逾7个月，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官兵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尽管如此，英印第七师仍勉力越过那加山区，从西北向第三十一师团发起追击。从6月开始，英印第二十师第八十旅开始向乌克鲁尔一线移动，试图切断日军第十五、第三十一师团退路，追击中的补给完全依赖空投。6月下旬，该旅与第十五师团后卫部队发生了零星战斗。6月底，他们开始遭遇到日军两个师团从西北和正西方向溃散下来的大股残兵。

6月下旬，日军撤退行动还保持着一定秩序。7月初正式命令下达后，各部由撤退变成了全面溃散，即俗话说“兵败如山倒”。日军士兵缺衣少食，一些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将枪支随手丢弃。大部分人赤足行走，一些人只能以芭蕉叶遮身。即使如此，日军依然奋力冲破了英军第八十旅匆忙设下的封锁线。气息奄奄的日军士兵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活着回去”。

肆虐的大雨导致大批日军士兵染上伤寒、疟疾、痢疾、霍乱和流感。由于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军医对此无可奈何。有幸存者回忆说：“士兵的皮肤常常布满溃疡和脓疮，他们穿着湿透了的衣服躺在地上，任由蚂蚁叮咬。”不断有伤者倒毙路边，蛆虫在他们眼睛、鼻子和嘴边蠕动，甚至爬进士兵头发里，远看上去雪白一片。秃鹰不时飞来追随，等待啄食掉队倒毙的士兵。上至师团长，下至普通士兵，众人对牟田口的怨恨瞬间爆发，将他骂作“鬼畜牟田口”。无处不在的尸体很快被秃鹰和虫蚁咬成骷髅白骨，撤退之路因此被称作“白骨走廊”。时值雨季高峰，旱季里干涸的河道洪水奔流，被浊流吞没下落不明者不计其数，“鬼哭啾啾，凄惨万状”。

追击途中，英军不断发现倒毙日军的尸骨和随处丢弃的枪支。离钦敦江越近，尸体越多。7月初，沿乌克鲁尔公路东进的英印第一〇〇旅与第八十旅会师利坦。7月8日，从科希马南下的英印第三十三旅顺利夺回乌克鲁尔，之后继续向南挺进。旅长洛夫特斯-托特纳姆准将如此形容日军的狼狈相，“敌人已不存任何希望，他们得不到食物和药品。他们衰弱不堪，嘴里塞满了野草。到处是赤脚露体的尸体，士兵像骷髅一样躺在泥地上”。与他们一起发起追击的还有“钦迪特”第二十三旅。艰苦行军同样将英军士兵拖垮，英印第九旅7月因战斗仅亡1人、伤85人，因病减员达到507人。连斯利姆本人也因被蚊虫咬伤患上疟疾。英军的追击显得小心翼翼，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和地雷影响了追击速度。7月中旬，斯托普福德向前线几个旅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驻守谢南山区的英印第二十三师得到命令，将山本支队残部赶回德穆一线。罗伯茨少将以第四十九旅实施迂回，试图切断敌人退路，另外两个旅对据守滕诺帕尔的日军发起正面进攻。弹尽粮绝的山本支队士兵每天食物定量已降至48克，稍作抵抗即向后撤退。军司令部情报参谋藤原前往支队司令部商谈撤退事宜，一向严守军纪的山本告诉他：“至今为止，我都在严格执行军司令部的命令。但从现在开始，我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自主行事。”按照牟田口的命令，山本支队必须坚守穆雷至7月31日，为第十五师团的撤退争取时间。但山本在确定穆雷地区已无掉队士兵后，径自在30日率部撤出。8月2日，山本支队撤至锡当。按照命令他们应该在此地据守，掩护南路第三十三师团主力撤退。山本实在无力组织阻击，只象征性地留下一个中队继续率主力快速后撤。

沿迪登公路一路南撤的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同样面临英印第十七师的追击，后来追兵换成了英印第五师。田中率部且战且走。山区的崎岖地形和狭窄公路使英军即使能追上敌人，也只能在狭小区域战斗。

直到11月13日，英印第五师同完成卡包河谷扫荡任务的东非第十一师会师吉灵庙，追击行动才告终止。

当初渡过伊洛瓦底江的88000名日军中，有53505人伤亡，其中被毙、失踪或病死达到30502人，驮畜损失17000头。有关日军战役中的伤亡数字，英国历史学家路易·艾伦《缅甸——最长的一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战史丛书——伊洛瓦底江作战》、斯利姆《转败为胜》等著作中均有差异，这里采用了英国战史专家艾迪·鲍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全史》中的数据。如此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被俘日军仅600人，几乎都属无法移动的重伤员。除人员之外，日军武器装备损失殆尽。以第十五师团为例，一个步兵大队仅剩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2具掷弹筒和一个小队步兵装备，步枪仅剩600支。鲍斯“印度国民军”损失1900人，800人投降，714人不知所终，很可能跑回老家去了。

英军参战部队超过150000人，因战病亡、失踪造成永久性减员19200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加上伤病，英军总损失人数甚至超过日军，这一点包括斯利姆在内的英国诸多战史专家均不否认。但英军卫生和医疗条件远好于日军，大部分伤病员经治疗可以重返前线。

从兵员和装备损失情况看，英帕尔战役日军可谓完败。直到今天，“乌号作战”还被日本广播协会评选为“最不负责任的战役”。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纂的《缅甸作战》一书中如此说：“这是驻缅日军进行的一场无谋之战。”

7月22日，前第三十一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抵达仰光，遇到了第五飞行师团师团长田副登。佐藤感谢田副前段时期对自己的大力帮助和支持。随后他来到了位于仰光大学的方面军司令部。次日中午，佐藤见到了军司令官。河边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脸上几乎没有肌肉。也许为了掩盖，河边特意留了一脸大胡须。佐藤向河边呈上《第三十一

师团科希马作战概要》。听完佐藤对牟田口的指责，河边并未当场表态，只说让他先休息一段，去做一次全面身体检查。晚上回到宿舍后，佐藤把高级参谋青木叫到房间，着实讽刺挖苦了一番。

佐藤清楚，三位被免职师团长只有自己被要求在继任者到来之前离开部队，预示着前景十分不妙，等待自己的很可能是军法审判。佐藤毫不畏惧，公开宣称希望到法庭和牟田口当面对质，将英帕尔和科希马的真相公布于世，同时证明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是完全正当的。

对将佐藤送上军事法庭一事，河边一直顾虑重重。如果佐藤和牟田口上法庭对质，他本人脸上也不好看。但牟田口坚持要审判佐藤，原因倒不是他5月底擅自撤出科希马——毕竟撤退行动事后得到了军司令部确认——而是他没有按照追加命令给宫崎留下足够兵力，也未配合第十五师团发起新的攻势。况且佐藤从未将违令的话说到桌面上，他提出为了作战筹集粮食的理由事实上成立。牟田口认为，这样起诉佐藤还能得到宫崎对己有利的证词。

1944年6月和7月间，日军在马里亚纳、新几内亚西部接连失利，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登陆比亚克岛，尼米兹的中太平洋部队正在猛攻塞班岛。在缅北和中缅边境地区，日第三十三军正与中国驻印军和云南军激战。焦头烂额的河边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军法审判？况且审判一名师团长的程序极其复杂，连天皇本人也要出席。让牟田口和佐藤当庭互撕脸皮，对陆军来说是一种耻辱，势必被海军耻笑，对眼下战事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出于上述多方面考虑，河边决定淡化佐藤事件的影响，授意下属做出“佐藤因连日激战神经衰弱”的结论。

佐藤拒绝接受这种结果，他明确告诉青木：“军医部长说我得了精神病，我绝对不干！牟田口不是说要召开军法会议吗？我正求之不得呢。就算抗命罪成立我都乐意。我要在法庭上控告牟田口，他虐杀了天皇陛下3个师团的5万名士兵！”

河边定下基调之后，方面军军医部长镰田带着3名军医——其中包括南方军总部派来的精神病专家——来到佐藤住所。佐藤告诉几位军医：“方面军和牟田口都想说我是精神病患者，让我来背英帕尔失败的黑锅。我不会掉进他们的陷阱。牟田口把皇军当成他的私人部队，为了自己的野心大量虐杀他们。河边与牟田口同罪。我要跟这些陆军中的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我的健康状况。”

一众军医非常认真，体检进行了整整3天。他们不但询问了佐藤战斗中的全部经过，甚至提取他的骨髓拿去化验。8月20日，方面军中参谋长带来一道新命令：“现在对佐藤的调查，转由法务部负责。”这说明军医已经做出“佐藤健康”的结论。中永太郎安慰佐藤：“对这次调查，你无须担心。法务部长是曾经和你一起在旭川师团共事的坂口大佐。”

根据河边的授意，坂口很快推翻了法医的结论。他和陆军省派往南方军的官员达成一致意见，以佐藤精神错乱为由免于起诉。仰光很快接到了南方军的命令：10月22日前，佐藤暂时在方面军司令部待命，23日起编入预备役，即刻到驻爪哇岛第十六军司令部报到。战后初期，英帕尔作战的失败责任还被说成3个胆小师团长的阴谋。但后来反战论盛行，佐藤因此成为具有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老家山形县编纂的百科全书中，佐藤的行为被美化为“正确决定从而挽救了许多部下的生命”。一直到1959年2月病死，佐藤都不为抗命后悔，一些幸存的部下在四国给他建了一座纪念碑。

河边做出如此处置，确有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据他弟弟、陆军航空总监部次长河边虎四郎发来的内幕消息，陆军部将对他的职务进行调整。果不其然，8月30日，东京的新命令到了，河边和牟田口被双双解职。因为东条已经下台成为“重臣”，缺少靠山的牟田口于当年12月被打入预备役。由于弟弟多方疏通，河边得以在12月1日出任本土中部军司令官，负责“本土决战”的准备工作。1945年2月，中部

军改编为第十五方面军，河边又成了方面军司令官，于3月9日晋升大将。同年4月，河边虎四郎出任参谋次长，河边调任陆军航空总军司令官，企图以残存的航空兵力和美国人对抗到底。日本投降之后，河边任第一复员军司令官，于1945年11月30日转入预备役。

朝中无人的牟田口从此淡出战争一线。日本投降之后，他作为乙级战犯被移送新加坡，于1948年3月获假释出狱。回国后，牟田口在东京开了家料理店，起名“成吉思汗屋”。他的余生在反复做着一件事，努力为英帕尔失败辩解，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参加部下的葬礼时，牟田口借机散发为他个人辩解的小册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牟田口将责任统统推到部下身上。1966年8月2日，牟田口病死。闭眼之前，他叮嘱儿子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忘记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发放辩解的小册子，可谓死不瞑目也。

日语中有一个特殊词语叫“愚将”，专门用来形容作战无能的军事将领。纵观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军高级将领，海军井上成美、细萱戊子郎、栗田健男，陆军寺内寿一、木村兵太郎、百武晴吉、本间雅晴等人曾被归入“愚将”之列。但是不管谁来排行，有两人必然榜上有名。得票高居榜首的即本章主角牟田口，另一位富永恭次的“光辉事迹”后文详叙。日本历史学家半藤一利和保阪正康所著的《昭和之名将和愚将》一书中，更是将牟田口称作“愚将中的愚将”。

与之相对应，半藤和保阪却将宫崎繁三郎列为“名将”，夸赞他作战理性，打法灵巧而不失勇猛。宫崎并未如传言在阻击战中毙命，反带着佐藤留给他的700名残兵，抵抗英军第二师的轮番进攻达3周之久。他们甩开追兵，寻隙逃脱，沿途收容溃兵500多人。宫崎不知道自己在撤退途中已晋升中将。优待俘虏甚至将奇缺的药品给他们使用，为宫崎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盟军对他同样评价颇高。英帕尔战役后，因片村四八接替牟田口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宫崎得以接任片村出任第五十四师团师团长。

日本投降之后，宫崎被指控为乙级战犯，遭到关押。多位盟军将领出面为他求情，宫崎未被确定为战犯，很快获释回到家中。宫崎在东京开了一家小商店，专门经营家乡岐阜的特产陶瓷，谢绝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发表任何言论。虽然一直拒绝和佐藤通话，但宫崎并不记恨他。与之相反，一听到“牟田口”三个字，宫崎就气得浑身发抖。1965年8月，宫崎病重，弥留之际，还在一支一支地念叨着各中队的番号：“××中队撤下来了吗？××中队呢？”守在他身边的老部下知道，一直到死，宫崎都无法摆脱科希马的噩梦。

河边和牟田口被双双免职之后，1944年9月和10月，缅甸日军高层进行了大换血。军事参议官兼陆军兵器行政本部长木村兵太郎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前作战部长、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任参谋长。片村四八接替牟田口出任第十五军司令官，高射炮部队司令官吉田权八任参谋长。原方面军参谋长中永太郎从田中手中接过了第十八师团师团长职务，原第十五军参谋长久野村桃代到近卫第二师团当了师团长。

经过4个月的浴血奋战，英国人艰难地打赢了英帕尔战役。这支在1942年丢失缅甸，1943年完败于若开的部队，经过一年的磨砺，终于可以与彪悍的敌人一决高下。英印军官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的胜利得益于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英军的胜利同样是斯利姆的个人胜利。这位之前默默无闻的军事将领，凭借英帕尔之战脱颖而出，迅速成为英伦三岛家喻户晓的人物。12月15日，印度总督韦维尔飞临英帕尔，代表英王乔治六世授予斯利姆、克里斯蒂森、斯托普福德、斯库恩斯爵士头衔，表彰他们在第二次若开战役及英帕尔战役中的杰出表现。次年7月，斯利姆晋升陆军上将，率英军将日本人彻底逐出缅甸。1948年，虽然蒙哥马利提前推荐了接班人，但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仍然任命斯利姆为陆军总参谋长。他因此成为非英国本土出生者获此职位的唯一一人。

斯利姆的成功离不开蒙巴顿的大力支持。当初丘吉尔力排众议，将这位大家眼中的“纨绔子弟”派往东南亚时，谁都认为他不过是首相的传声筒而已，没人相信他能干出名堂。虽然战役期间蒙巴顿从未到过前线，但他充分信任斯利姆，竭力给他毫无保留的支持。他还多次与伦敦和华盛顿交涉，危急时甚至直接与丘吉尔联系，为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蒙巴顿高调宣扬英国人的胜利，“这是那些日本佬在其军事生涯中遭到的最惨痛的失败，这里涉及的人数远远大于太平洋岛屿的任何作战”。伦敦一度将英帕尔战役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老酒认为这牛吹得显然过头了。

英帕尔战役在英国人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13年4月，英国国立军人博物馆发起投票，从1645年内兹比战役到21世纪阿富汗战役中，选出有他们参与的20场“伟大战役”，再由学者和现场参与者从前五名中选出“最伟大”战役。出乎数人的预料，最终获胜者既非滑铁卢战役或诺曼底登陆，也非决定大英帝国命运的不列颠空战或“狐鼠斗法”的阿拉曼战役，名不见经传的“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得票甚至超出排第二的诺曼底登陆一倍还多。历史学者罗伯特·莱曼出具的评语说，如果当时英军指挥官斯利姆不能阻止日军入侵印度，可能导致整个远东战局发生不利于盟军的变化，“那场战役关乎这场战争中的一些重大事情，英军面对的是最难对付的敌人，那场胜利十分关键，对日本接受战败事实做出了重要铺垫”。

“乌号作战”的失败，导致日军缅甸战局江河日下。在缅北，中国两支大军同样在加紧进攻。6月26日，中国驻印军攻占孟拱。8月3日，中美联军夺取密支那，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第一一四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率800名残兵沿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溃退。经过11个月的丛林苦战，史迪威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占领密

支那使飞越“驼峰”的运输机可以避开险峻雪山，向南选择宽阔低平的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因此成倍上升。1944年5月空运量仅11383吨，8月就达到23675吨，12月达到31935吨，1945年1月更是破天荒上升到44099吨。中国的持久抗战能力不断得到加强。

来之不易的胜利使史迪威得以在8月晋升陆军上将。美国人建议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他的所有军队。蒋介石岂能答应？况且史迪威曾幼稚地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军队，向国军每个连补充20%的共产党士兵。云南军参谋长萧逸肃嘲笑史迪威：“这样整个连不到两周就全是共产党的了。”经过两年多的发酵，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9月25日，蒋介石告诉罗斯福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强烈要求华盛顿撤换史迪威，“再来的人只要合格我都支持”。

1944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全面展开反攻，各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唯独中国例外。就在日第十五军发起英帕尔战役的同时，1944年4月，日中国派遣军发起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我们通常称为“豫湘桂战役”。国军在作战中连番受挫，失地千里。

失败严重损害了美国——当然也包括英国和苏联——对中国军队的观感。史迪威以中国军队在战役中的拙劣表现，与在缅北取得的胜利对比，直指蒋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则反过来指责史迪威——间接责怪罗斯福——要对这场失败负责，提出灾难是史迪威坚持在缅北发动进攻战造成的：“如本人事前所担心的那样，日本人利用这个时机在中国发动攻势，先是河南，然后是湖南，最后是广西。由于缅甸战役，我们没有足够训练有素和充分武器配备的增援部队可调往上述战区。虽然我们攻下了密支那，却丢掉了几乎整个华东。在这方面，史迪威将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蒋介石再次提出：“我完全相信，如果总统委派一名合格的美国军官接替史迪

威将军，我们就能共事，扭转目前时局，为最后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矛盾已经公开化，罗斯福不顾史汀生和马歇尔的反对，于10月19日致电蒋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由艾伯特·魏德迈少将接替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总司令职务。史迪威拒绝接受蒋介石颁发的青天白日超级大勋章：“告诉他，将它别在他的屁股上吧。”10月21日，史迪威佩戴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刀飞离重庆。宋子文和何应钦冒雨前往送行，史迪威并未同他们寒暄，转身登上了飞机。

1944年8月之后，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颓势越发明显。中国云南军8月7日攻克松山，9月13日收复腾冲，11月3日攻克龙陵，20日再克芒市，继而在1945年1月19日收复畹町，宣告日军被彻底逐出滇西。中国驻印军于12月15日攻占八莫，1945年1月15日占领南坎。1月27日，两支中国大军在小镇芒友胜利会师。同日，中印公路通车典礼在畹町举行。蒋介石为此发表了题为“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的广播演说：

“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公路命名，纪念他做出的杰出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经历1944年的血腥战斗，在多个战场连遭重创、损兵折将逾十万之众的日军，只能龟缩在曼德勒和仰光一线，等待最后末日的来临！

| 第四章 |

破堤之战——马里亚纳群岛战役

双管齐下

日本四岛东南2000公里，从东京湾外海向南延伸的海底火山隆起，形成了16座火山岛，不计其数的珊瑚礁散布其间，从最北端的帕哈罗斯岩岛到最南端的关岛绵延787公里，当地查莫罗人的历史长达4000年。1521年，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率船队航行至此。土著划着独木舟，带着刚刚采摘的新鲜水果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麦哲伦以当地人使用船帆的形状将其命名为“三角帆之岛”。在参观欧洲人的船队时，有人很喜欢船上的铁器，自小在公社文化中长大的他们擅自拿走了它们。盛怒之下，麦哲伦下令发动惩罚性突袭，烧毁了当地的一些村庄。从此，他将这里称作“盗贼群岛”。1565年，这里成为西班牙属地。为纪念国王菲利普四世的遗孀马里亚纳王后——她曾出资向岛上派出天主教士——桑维·托雷斯神父将这里更名为马里亚纳群岛，沿用至今。

查莫罗人曾经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叛乱、报复和疾病导致当地居民从45000人减少到5000人。随着时光流逝，西班牙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去了关岛。昔日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彼时已成明日黄花，国力日衰，遂向美国提出出售群岛其余岛屿，外加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总价400万美元。美国本可以轻松得到上述岛屿。但当时的总统威廉·麦金莱认为，这些破岛根本不值那么多钱，嫌贵没买，最终被德国人出钱买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趁机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了这些岛屿。“巴黎和会”上，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地”名义将诸岛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在南洋厅之下设立北部支厅，统辖马里亚纳群岛，治所设在塞班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1941年12月10日，堀井富太郎南海支队几乎不战而下关岛。这样，马里亚纳群岛就全是日本人的了。

相对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而言，马里亚纳群岛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美军攻打吉尔伯特群岛一定程度是为了练手，攻占马绍尔群岛只是为了取得通往马里亚纳群岛的起跳板。美军若能占有马里亚纳群岛，不仅特鲁克、拉包尔等日军据点会因无法得到补给自然枯死，还可以取得进攻帕劳群岛、菲律宾甚至中国台湾的前进基地。更重要的是，从这里起飞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就能够将日本本土纳入攻击范围。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杜立特和“大黄蜂”号，美军轰炸东京也可以成为家常便饭。重要的战略地位使东京将马里亚纳群岛划入须全力确保的“绝对国防圈”核心地带，将之誉为“太平洋上防波堤”。美军针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作战因此被称为“破堤之战”。

1943年底，盟军在太平洋两路进军的方针初步确定。麦克阿瑟陆军上将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北岸向前推进，最终从棉兰老岛进入菲律宾，此即新几内亚—棉兰老轴线。尼米兹海军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核心打击力量为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第五舰队——将依次夺取马绍尔群岛和特鲁克，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可能是加罗林群岛，或者是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塞班、提尼安和关岛等地。美国两路大军最终将在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区会合，切断日本四岛通往南方资源区的交通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攻日本本土。众所周知，这是金上将一直倡导的战略。

金的战略遭到麦克阿瑟的坚决反对。老麦认为，中太平洋反攻路线得不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援，战场离日本本土越近，人员、舰艇和飞机的损失就会越大，甚至导致最终失败。华盛顿锅里的饭就那么多，尼米兹碗里的肉多了，势必影响他的部队供应，迟滞沿新几内亚向菲律宾的推进步伐。如果中太平洋部队攻势过猛，将使他经新几内亚进攻菲律宾的行动失去必要性。尼米兹在2月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麦克阿瑟备感担忧，再不加快前进速度，最后进军东京时他将不得不排在海

军的后边。尼米兹将成为日本的征服者，而他仅仅是新几内亚的主人，连菲律宾的解放者都称不上。

海军陆战队在塔拉瓦伤亡惨重，为麦克阿瑟反对中太平洋战略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他派参谋长萨瑟兰少将前往华盛顿，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及时做出改变：尼米兹在攻克马绍尔群岛之后停止前进，将中太平洋部队全部调往西南太平洋，支持他在新几内亚及菲律宾的军事行动。

最近一段时期，麦克阿瑟遇到的烦心事儿特别多。1943年3月，当肯尼代表西南太平洋战区回国参加作战会议时，曾应邀赴白宫与罗斯福做过一次长谈。除了答应向肯尼提供更多的飞机，罗斯福似乎对麦克阿瑟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肯尼拍着胸脯向总统保证，麦克阿瑟身体状况良好，完全可以胜任前线的作战指挥。罗斯福这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问肯尼，麦克阿瑟是否考虑参加1944年的总统大选。肯尼当场予以否认：“不！麦克阿瑟将军只有一个野心，就是当我们进入东京时，他要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我的野心，就是坐在他旁边的那辆车上。”

罗斯福的话绝非没有依据，他怀疑麦克阿瑟有政治野心，可能是他竞选连任的潜在对手。肯尼回到布里斯班不久，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发布训令：“根据美国陆军条令，严禁任何职业军人在脱下军装前担任政治职务候选人。”这一训令虽未明指，显然是针对麦克阿瑟的。美国国内，为麦克阿瑟成为总统候选人奔走呼号的大有人在，代表人物是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两人虽然并不认识，但大为感动的麦克阿瑟还是主动写信给参议员：“万分感谢您诚挚友好的态度，还望将来能予以回报。我希望您了解我对您的富有经验和智慧的指点非常有信心。”美国商界一些头面人物主动提出为老麦的竞选提供资金，甚至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都在暗中支持他。鉴于有史汀生刚刚颁发的禁令，麦克阿瑟对支持者无法表示公开鼓励，给他们的信也总是

含糊其词。但从他叮嘱回国度假的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和副官锡德·赫夫中校留意国内政治动向的安排来看，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鬼才相信。老麦肤浅地认为，国民给予一位常胜将军的最高荣誉，莫过于选举他做自己的总统。麦克阿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但政治上还很幼稚。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望微乎其微，如果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参选的话。战争时期，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将军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作战，而不是参与后方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老麦的支持者暗中使用的策略说多平庸有多平庸。他们幻想在候选人上出现僵局，麦克阿瑟就可借机脱颖而出。国会议员阿瑟·米勒甚至将他和麦克阿瑟的4封通信全部发表在自由主义报纸上，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因此指责麦克阿瑟对战区司令官职务不够尽心，把时间和天赋都用在党派政治和个人升迁上了，一位真正的军人应该把这些用在如何打赢战争上。

麦克阿瑟和支持者期盼的情形并未出现。4月4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拔大会上，麦克阿瑟只得了3票，杜威17票，另一位候选人威尔基一票未得，宣布退出。老麦的美梦破灭了。事实证明，他虽有崇高的声望，但缺乏政治上的支持者。不过，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政治老手罗斯福必须对老麦加以提防。

其实麦克阿瑟的明智做法是公开发表声明，宣称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如果当选候选人也不参选，即使当选也不去就职。但心存幻想的麦克阿瑟并没有那么做，只是羞羞答答地给陆军部发去了一封解释电报。1944年1月，当史汀生的特使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准将到西南太平洋视察时，麦克阿瑟告诉他：“请你转告陆军部长，我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的野心只有一个，重返菲律宾，去拯救菲律宾人民，他们是伟大的人民。我要把他们从目前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挽回美国的声誉。这就是驱动我的一切。”

麦克阿瑟将个人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请奥斯本转交史汀生并抄送总统。在大肆吹嘘自己如何减少伤亡、扼制敌人的优点之后，麦克阿瑟指出，如果能够正确指挥，太平洋战区现有兵力已经足够了，他需要的只是指挥权：“我不想指挥海军，但必须管制他们的战略，并能在向菲律宾群岛挺进的艰苦跋涉中让他们助一臂之力。海军的正面进攻比如在塔拉瓦是可悲的，使美国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大屠杀，造成了大量无谓牺牲。海军对太平洋战略缺乏了解，不承认海军只有在陆军建立陆基航空兵基地之后，才能在它们的保护下投入战斗。”

老麦再次激烈批评了以金为首的“海军阴谋集团”。他要史汀生说服海军出身的总统，把太平洋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只要拥有太平洋地区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我就能在年底拿下棉兰老岛。战争再有一年多一点就可以结束。”最后，老麦痛心地说，“不要再让海军的权势和无知，继续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悲剧。”

和尼米兹钟情特鲁克类似，麦克阿瑟始终对拉包尔念念不忘，尽管数月前华盛顿已明确指出那里不再是盟军的进攻目标：“塔拉瓦把海军吓得够呛，我用断绝粮草的办法会在4个月内拿下拉包尔。4月第一军将进攻汉萨湾，尼米兹必须保护我的右翼。我将让拉包尔弹尽粮绝。”但华盛顿给他的指示是，“利用飞机和舰艇，运载部队沿新几内亚北岸逐步前进，向西一直到乌头半岛为止”。麦克阿瑟对诸如此类的战略指导非常愤慨，认为远离华盛顿一万英里的战场指挥官应该有权自主决定作战，华盛顿的职责只是挑选一名出色的将军，给他提供足够的人员、装备和物资，支持他在最短时间内打赢战争，节省资金并减少人员伤亡。

安达二十三率第十八军西撤之后，西南太平洋战区将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个目标汉莎湾，那里有一座天然良港，位于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盟军最前沿阵地赛多尔西北320公里。在过去的4个月里，萨瑟兰等人一直在仔细研究汉萨湾的地图和照片。他们认为，未来麦克阿瑟肯定

要攻打此处。但敌人也是这么想的，到1944年3月，日军已在汉萨湾集结了数万人的部队。凭借过人的战略眼光，麦克阿瑟将目光转向了汉莎湾背后的荷兰迪亚，那里有新几内亚最好的港口，肯尼对附近三处机场早已“垂涎三尺”。

初看上去，进攻荷兰迪亚似乎不太可行。赛多尔距那里足有900公里之遥，大大超出了战斗机的攻击范围。麦克阿瑟认为，当日军在韦瓦克和汉莎湾集结强大兵力时，荷兰迪亚的防卫就脆弱了。他认真回顾了两年来的历次作战，从布纳以来，盟军每次胜仗前进的距离都不太远。赛多尔距布纳400公里，距马尼拉还有3200公里路程。按这种速度推进，解放马尼拉只能是1953年或1954年的事儿了。麦克阿瑟想起了马歇尔的一句话：“一个民主国家不能连续打7年仗。”为了不让尼米兹超出太多，他必须加快进攻节奏，现在需要的不是“立定跳”或“跑步跳”，而是打破常规的“三级跳”。

在决定攻击目标的会议上，参谋提出的诸多地名被麦克阿瑟一一否定。会议最后，他的手指在众人的注视下一路向西，最终在荷兰迪亚停下。那里远得超乎人们最大胆的想象，所有人面面相觑，司令官难道疯了吗？昨天我们还在胡翁半岛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现在居然想一下子跃进近千公里。如果不是大家已经习惯了绝对服从，会议肯定会炸锅。

肯尼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荷兰迪亚太远，大大超出了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就算从莫尔兹比港起飞的B-17和B-24能够飞越上千公里轰炸荷兰迪亚，也没有任何战斗机可以为之护航。在无法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两栖登陆非常危险。22个月前，日本人脱离了拉包尔陆基战斗机的航程冒险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他们的最终结局是悲惨的。依我之见，我们不如在韦瓦克登陆，那里恰好在P-38的极限航程之内。”

麦克阿瑟对肯尼的说法报之冷冷一笑：“日军安达二十三也会做这种算术题。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加强汉莎湾和韦瓦克地区的防御。如果我们悍然进攻韦瓦克，将会比在布纳和莱城流血更多，花费时间也更长。日本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进攻，拱手给他们送上一个大胜利。所有情报显示，荷兰迪亚日军防御非常薄弱。”

包括萨瑟兰在内，所有参谋都闷不吭声，他们无权也不敢同老麦在战略上一争长短。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没有尼米兹和哈尔西那里的民主气氛，几乎所有事儿都他一个人说了算。肯尼笑了笑，打破了略显沉闷的空气：“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在荷兰迪亚登陆吧。我这里刚刚到了一批P-39战斗机，如果装上从墨尔本空运到莫尔兹比港的特大副油箱，它们就可以保护轰炸机到荷兰迪亚。”

麦克阿瑟非常喜欢肯尼的豁达和及时变通，他向众人挥挥手：“日本人绝对想不到我们敢在荷兰迪亚登陆，两栖作战的关键就在于突然性。各位先生，分头准备去吧，我们荷兰迪亚见。别忘了带上香槟酒，荷兰迪亚可是新几内亚岛上最大最好的港口！”

仅凭肯尼的口头保证，登陆行动依然风险极大。如果金凯德手里有一支像斯普鲁恩斯那样的快速航母舰队就好了。海军对他一向不太友好，这点麦克阿瑟非常清楚。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请求批准他于4月15日至24日派两个师登陆荷兰迪亚——只有这段时间的海浪条件适宜在白天进攻——同时协调中太平洋快速航母舰队提供必要的支援。

麦克阿瑟为争得先机在积极运筹，在珍珠港，他的最大竞争对手尼米兹同样不会闲着。早在1944年1月3日研究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旧金山会议上，金就敦促尼米兹加紧向马里亚纳群岛挺进。根据金的提议，1月27日至28日，尼米兹邀请几大战区的高级军官到夏威夷，共商下一步作战方略。

除了尼米兹，中太平洋战区参会的有参谋长麦克莫里斯少将、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航空兵司令官陶尔斯中将、联勤部队司令官卡尔霍恩中将与陆军负责人理查森中将。哈尔西在国内度假，南太平洋战区的参会代表是参谋长卡尼少将和陆军司令官哈蒙中将。麦克阿瑟当然不会亲自前来——就是能来也不会来——西南太平洋战区派出了参谋长萨瑟兰少将、第五航空队肯尼中将与第七舰队的金凯德中将。一下子派出这么多人，老麦意在让他们说服尼米兹放弃中太平洋战略，接受他经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一路进攻的计划。

麦克阿瑟的谋划险些获得成功。虽然尼米兹同样倾向于一路进攻，但他认为主攻方向应该是自己的中太平洋。美军在塔拉瓦的重大伤亡影响了海军中包括尼米兹在内的大多数人。小小的贝蒂奥就能让陆战队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攻打诸如塞班、提尼安、罗塔、关岛那样的大岛，遇到的困难肯定更多，付出的伤亡也会更大。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出具的研究报告表明，对日军经营多年且有重兵把守的马里亚纳群岛发起进攻，可能远比塔拉瓦之战更加血腥、残酷。最重要的一点是，上述岛屿远远超出了盟军陆基航空兵的支援范围。

首先提出放弃中太平洋战略的是陶尔斯中将。在向尼米兹出具的一份备忘录中，陶尔斯对攻打南马里亚纳群岛是否可行表示怀疑。这位海军航空兵先驱者认为——他是海航第三号飞行员——日军在硫磺岛和马库斯岛建有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战斗机可以为重型轰炸机护航，从而将南马里亚纳群岛纳入日军的攻击范围。相反，美军无法利用马里亚纳群岛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因为战斗机的腿太短，无法提供全程护航。缺乏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即使能飞抵日本上空，也会因飞行高度太高导致投弹准确率低下，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与其如此，不如绕过防御坚固的中太平洋诸岛，向阿德默勒尔蒂、帕劳和菲律宾群岛挺进。也就是说，陶尔斯完全赞同麦克阿瑟的战略。

陶尔斯的意见得到了麦克莫里斯少将和谢尔曼少将的支持，他们都在陶尔斯的备忘录上签了字。既然手下几位主要幕僚都出具了正式意见，思忖再三，尼米兹也在参谋长签字旁边写上“同意”二字，准备将备忘录发给金审阅。这等于尼米兹主动放弃了自己原先力主的中太平洋进攻构想，预示着美军太平洋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支持麦克阿瑟战略的人不在少数。1月27日的预备会上，理查森和肯尼提议，将太平洋所有盟军部队全部投入新几内亚—菲律宾一线。提议立即得到陶尔斯、谢尔曼和南太平洋战区参谋长卡尼少将的一致赞同。卡尔霍恩也随声附和，声称沿新几内亚一线作战，供应和营建工程问题比攻占一连串敌占岛屿更易解决。

28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萨瑟兰少将正式提出，将盟军全部兵力集中使用在麦克阿瑟管辖地区。他说：“假如中太平洋部队在马绍尔群岛战役后进攻帕劳群岛，并把准备进攻特鲁克的两栖作战部队调到西南太平洋地区，我们就能很快拿下整个新几内亚岛，在年底攻克棉兰老岛。”肯尼趁机火上浇油，提出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动B-29轰炸日本本土纯属大材小用：“那不过是一个噱头而已，毫无实际意义。”麦克莫里斯怀疑像这样的远程轰炸能否迫使日本屈服。谢尔曼指出：“如果真的要 在马里亚纳群岛作战，可想而知，我们将付出巨大代价，况且那里的港口对海军没有多大用处。”金凯德的话更绝：“老实说，一提到马里亚纳群岛我就不寒而栗，任何关于把那里作为基地的主张都使我意兴索然。”

大家都赞同放弃中太平洋战略，转而取道新几内亚或帕劳群岛攻打菲律宾。如果尼米兹继续坚持中太平洋战略，他瞬间就会成为孤家寡人。会议最后，一贯民主的尼米兹说：“综合大家意见，我将向华盛顿提出以新几内亚—棉兰老为轴心的单路作战建议。”说句难听话，尼米兹这样等于无形中把金“出卖了”。会议结果让麦克阿瑟的三员大将非常满意，肯尼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次会议是在

大家心情舒畅、决心团结共事、争取尽快结束战争的和谐气氛中结束的。”当天午餐会上，尼米兹说：“现在看到结束战争的希望了。”他指定谢尔曼少将前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做详细汇报。

麦克阿瑟对会议结果非常满意。2月2日，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发电报给马歇尔：“太平洋战略研讨会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之后，将太平洋地区所有部队集中在离菲律宾最近和最直接的新几内亚—棉兰老岛的轴线上来。”老麦继而向马歇尔提出，把现有B-29全部调到他的地区，所有海军部队归哈尔西统一指挥，因为“比尔的能力、军衔、声望和地位足以担此重任”，这势必把尼米兹降到一个不疼不痒的次要地位。他请求华盛顿协调伦敦，让英国派一支特混舰队到太平洋，归他指挥。最后老麦说，由于时间太紧，自己太忙，将委托参谋长萨瑟兰到华盛顿向参谋长当面汇报。

关于哈尔西统一指挥海军一事，麦克阿瑟在上年底哈尔西去串门时，已和他打过招呼。别看哈尔西平时嘻嘻哈哈，看似没心没肺，但人家那是大智若愚，绝不是傻。他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信，因为他知道金绝对不会把海军主力舰队交给老麦指挥的。哈尔西表示“很荣幸”，但“自己没有资格”，一切听从领导安排。但他扭脸就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尼米兹和金。

麦克阿瑟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会议的讨论意见。事实上，在战争期间，华盛顿不可能同意这样大规模地转移权力。果不其然，谢尔曼和萨瑟兰在华盛顿双双碰壁。金坚决反对，他为珍珠港会议做出的结论“愤怒而惊讶”。金不同意绕过马里亚纳群岛，更不同意把B-29全部调往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的话是极其荒谬的”。此时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沿中太平洋发起攻势，让尼米兹在6月进攻马里亚纳群岛。金有绝对把握在和马歇尔的博弈中取胜，因为陆军中出了“叛徒”，他倡导的战略得到了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上将的大力支持。

如果单从投入资金来看，二战中最大的项目并非令人闻之色变的“曼哈顿工程”——它仅耗资20亿美元——而是耗资23亿美元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这种需要11名乘员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长30.1米，翼展43.1米，高8.45米，空机重33800千克，最大起飞重量60560千克，最高时速574千米，有效作战航程5230千米（载弹4吨可飞5630千米），实用升限9710米。这意味着一旦这种飞机批量装备部队，就能空袭2800千米范围内的目标。即使考虑安全因素和效率最大化问题，B-29作战半径也足以达到2400千米。该机的遥控炮塔内装有10挺12.7毫米航空机枪，尾翼装有两挺12.7毫米机枪和1门20毫米航炮，强大的武备使其在遭遇战斗机拦截时足以自卫。这种飞机飞得很高，日军防空炮蹦起来都够不着。日军战斗机对付B-17已非常吃力，就不要说更牛的B-29了。

阿诺德在这种超级武器身上押下了很大赌注。第一号飞机试飞刚成功，他就狮子大张口向波音公司下了1644架的巨型订单，通常大批量生产是在反复试飞后才进行的。早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阿诺德就提出了“从空中击败日军的计划”。他断言使用超级空中堡垒，有可能使美国不必对敌国本土诸岛发动代价极大的入侵就能使其屈服，从而改变陆军航空兵在战争中的配角地位。1942年盟军在欧洲对德国实施的千机战略轰炸表明，这种办法是行之有效的。阿诺德预计到1944年10月，他将有10个各配备28架B-29的飞行大队可以参加对日作战。

得知国内研制成功并量产了一种新武器，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坐不住了。尼米兹提出尽快给海军装备这种飞机，用于侦察和海上攻击。B-29比狗熊还耐揍，腿比长颈鹿还长，用作侦察比几乎毫无战力的“卡塔琳娜”强多了。麦克阿瑟同样饥渴难耐，肯尼第一时间向华盛顿提出申请，将B-29全部给他的第五航空队，让它们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达尔文基地出发，轰炸日本人荷属东印度的油田及设施，从根

本上掐断日本的供血管道。甚至连东南亚战区的蒙巴顿也提出申请，给他配备几个B-29中队。

无一例外，上述建议遭到阿诺德的断然拒绝。他明确回复尼米兹：“陆军航空部队不打算向海军提供B-29！”阿诺德决定亲自指挥这支部队，以陆航总司令兼任第二十航空队指挥官，阿诺德可谓用心良苦，他绝不允许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荣誉落到他人头上。

还有一点，阿诺德憋在心里谁都没说。如果能够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做出决定性贡献，陆军航空兵就可能在战后赢得独立地位，这是前辈先驱米切尔、阿诺德本人、肯尼、杜立特等几代飞行员的梦想。现在他迫切需要的，就是在日本本土2400公里范围内为B-29找到前进机场。根据前线战事进展情况，目前对日本战略轰炸只能从印度和在成都专门修建的机场发起，直到海军夺取马里亚纳群岛为止。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距东京仅2200公里，B-29的航程足够从那里起飞轰炸东京。金对此满口承诺，海军可以向那里运去要多少有多少的燃料和炮弹。现在对夺取马里亚纳群岛，阿诺德比金还猴急。

在此之前，美国人原打算使用中国空军基地发起对日本战略轰炸。B-29需要的超长跑道预定1944年1月中旬在成都地区修建。蒋介石下令，在华盛顿满足他的要求，为4个机场付款8亿美元前不得动工，同时提出为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更多的战斗机，加大“驼峰航线”运输量。战机和物资归军方管，美金必须由财政部出。财政部长摩根索得知蒋介石趁机勒索的消息时异常愤怒：“告诉他们，跳扬子江去吧。”同中国人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3月中旬，由50万四川农民组成的施工队伍陆续进驻现场，修建2750米的超长跑道。这支劳工大军苦干了两个多月——他们使用的是原始工具、双手、竹篮和大批吱吱作响的手推车——机场终于宣布竣工。

成都机场存在诸多先天性不足。从这里起飞的B-29只能轰炸日本南部，无法覆盖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核心区域。飞机需要的炸弹、燃油必须从印度空运中国，后勤补给压力巨大。史迪威的中国驻印军正在胡康河谷和日军激战，打通中印公路绝非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还有一点，美国人心里清楚嘴上没说。军方一致认为，蒋介石的部队无法保证机场的绝对安全，日军一次进攻就能使之前的所有努力付之东流。从后来“豫湘桂战役”的结果来看，也不能怨美国人有这种轻视友军的想法。

一般来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阿诺德属于马歇尔的忠实下属。两人毕竟同属陆军，人家是正参谋长咱是副的。但1944年初阿诺德突然发现，自己在这场关于战略的争论中戏剧性地变成了主角，成为左右最终决策的关键人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中，主席莱希和金属于海军，马歇尔和阿诺德属于陆军。但莱希是麦克阿瑟的铁杆粉丝，这就使金在代表海军与陆军的辩论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局面尚可维持的原因，一方面来自金的蛮不讲理和钢铁般的意志，另一方面，他往往可以得到“出身”海军的罗斯福的背后支持。况且太平洋战场海军是主角儿。金虽然几乎不过问欧洲事务，但在太平洋问题上寸步不让。阿诺德承认，除了经常面带微笑之外，自己对大战略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清楚，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如何表态。阿诺德被金以提供轰炸东京的基地为诱饵成功“策反”，决定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阿诺德对有关太平洋的作战非常关心，尼米兹的方案他越听越入耳。与之相反，他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空军在老麦那里仅仅起到了支援地面作战的辅助作用。

在阿诺德“反水”和金的联合施压之下，马歇尔同意做出让步。这一方面在于他比较有见识，在决策时不愿和海军闹得很僵。另一方面，他很想保持海军对他的好感，在法国登陆必须由海军提供帮助

——欧洲才是马歇尔真正关注的焦点。最后一点属于老酒瞎胡猜测：以马歇尔的战略眼光，肯定能看出沿中太平洋进攻更易把战火尽快烧到日本本土。

珍珠港会议结束后不久，美军就以微弱的代价取得了马绍尔群岛战役的胜利。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空袭特鲁克取得的辉煌战果表明，北纬10度以北的西进路线已经畅通，北纬10度以南加罗林群岛上的日军根本无力阻挡美军西进。尼米兹感到异常兴奋，顿觉腰杆硬朗了许多。他叫来了麦克莫里斯和情报参谋莱顿中校，一起认真核对了海图，最终觉得直接跨越中太平洋才是取胜的最佳捷径，即使必须攻打南马里亚纳诸岛也在所不惜。莱顿根据“燧发枪行动”最终结果推算，这一战不一定折损多少人，尼米兹有点后悔在会议上做出让步了。

还未来得及把重新考虑的意见向华盛顿汇报，尼米兹就收到了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马绍尔群岛的胜利同样使金信心倍增，他认为无论目标是特鲁克或帕劳，抑或是马里亚纳群岛，中太平洋部队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在信的开头，金用寥寥几句话对尼米兹率领太平洋舰队在马绍尔群岛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随后话锋一转谈到了主题：

“我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了你们的会议记录，对你们的意见，我感到既惊讶又愤慨！”

金接着说：“显然，那些主张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集中使用兵力和认为这种意见可行的人，既没有认真考虑，也没有阐明是否要结束以及何时结束日军占领、使用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状态。在我看来，把沿新几内亚海岸、棉兰老、吕宋岛将日军推回去的主张，作为我们的主要战略概念，而不去打通中太平洋去往菲律宾的通道，是荒谬的。另外，这也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议。”

收到金的信件时，尼米兹已经在考虑以中太平洋为轴心的作战计划，但他主张进攻的目标不是马里亚纳群岛，而是已经失去作用的特鲁克。尼米兹认为，将舰队主要泊地特鲁克继续留在日本人手中是非常危险的。尼米兹钟情于特鲁克更多出于精神层面，他热切希望将星条旗插上这个除本土之外日本海军最大的基地上去。这样不但可以一雪珍珠港遭袭之耻，还能大大鼓舞官兵斗志，让日本海军一蹶不振。

在得知尼米兹将特鲁克当作下一步进攻目标时，金又生气了，特鲁克在他脑海里早已一笔勾销了。他决定让尼米兹回一趟华盛顿，就上述问题当面交换意见。毕竟是在外辛苦征战的心腹爱将，2月17日，金在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谈了上述想法，语气比上封信缓和了许多。金在信中说：“此间人们都在传说——不管是否属实——你正在认真考虑进攻特鲁克的计划。我相信你将会同意，只有等到其他一切方案都已做了充分审核，否则我们不应该打特鲁克。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先占领马里亚纳—帕劳一线，砍掉特鲁克的左膀右臂，就像我们对待沃特杰、马洛伊拉普和米利那样。我知道，马里亚纳群岛作为作战部队基地是有缺陷的。但是，攻占埃尼威托克环礁有利于我们拍摄马里亚纳群岛的照片，以补充最近意外缴获的重要水文资料。埃尼威托克距塞班岛仅1800公里，可以作为理想的前进基地。这样，对关岛和塞班岛作为前沿基地的起码要求就会降为‘前哨站’的地位。我希望你下次回国时来华盛顿一趟，时间当然要视你在太平洋海区的工作而定。”

和麦克阿瑟类似，尼米兹也有一堆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这些事儿一定程度上是他的民主作风带来的。“燧发枪行动”结束之后，理查森中将再次提出，将陆军部队从海军陆战队、陆军航空兵从海军指挥下独立出来。这次他没推荐自己，提出由陆军第七步兵师师长科利特少将指挥陆军部队，由第七航空队司令官黑尔少将指挥陆军航空兵，而不是像现在分别接受霍兰和胡佛的指挥。在向尼米兹出具的正

式备忘录中，理查森对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特别是霍兰的指挥能力表示怀疑，对胡佛的用兵同样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埋怨说，中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陆战队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海军在前沿地区担任指挥官的人太多，海岛上的指挥官理应由陆军军官担任。

理查森的说法涉及敏感的军种问题。尼米兹表示，陆军打算单独组建一个军是自己的事，海军无权也不会反对。在接到华盛顿的新指示前，目前作战指挥关系暂不做变动。他的答复显然无法令理查森满意，他暗中与黑尔密谋，越过尼米兹直接向马歇尔和阿诺德汇报。在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理查森强调，未来不管是进攻特鲁克或马里亚纳群岛的那些大岛，出动的地面部队肯定不止两三个师，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理应来自陆军而不是海军陆战队，因为只有陆军才知道怎么在陆地上打仗，海军陆战队在贝蒂奥的悲惨遭遇已经给出了证明。

2月18日，尼米兹写信向金汇报了此事。在信中尼米兹说明，他本人反对另外组建一个两栖作战军团，陆军师仍应编入第五两栖部队，由一名军官统一指挥，这个人至少目前阶段应当是霍兰。尼米兹强调：“讲这段话的意思，在于使您不要以为我同理查森关系紧张。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他经常口头上表示要与我通力合作。我鼓励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提出，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写这封信的唯一目的就是把他的想法告诉您，以便他到华盛顿找您时，您有所准备。”

前文提到，关于锡阿德勒港的建设和使用问题，麦克阿瑟对尼米兹极不满意，甚至把状告到了马歇尔那里。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把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召回华盛顿，通过一次面对面会议消除分歧，确定下一步战略目标的时候了。对华盛顿发出的会议通知，麦克阿瑟一如既往请求原谅，坚称自己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委托参谋长萨瑟兰代为出席。尼米兹一向架子不大，3月2日，他率谢尔曼少将从珍珠港乘机回国。

尼米兹对女性参与战争一直抱有偏见，之前一直拒绝国内向夏威夷派出女兵。在华盛顿担任海军航行局局长时，如果一名女兵走进办公室突然咔嚓立正敬礼，往往会把他吓上一大跳——看来尼米兹不太明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混杂、干活不乏，闻见香水味儿，干活都有劲儿”的道理。战争进入1944年，同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投入大量兵力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人员不足。为缓解这一矛盾，海军部特意征召了一些女兵，从事后方辅助工作。她们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引人注目。为了借尼米兹本次回国的机会改变他的看法，海军部特意为他配备了一个临时秘书班子，成员清一色来自海军或陆战队的年轻女军官和女兵。这些精心挑选的姑娘个个精明能干——老酒猜测应该不会长得太难看——她们希望通过在将军身边的表现，换来司令官准许她们以及更多女军人到珍珠港去工作。尼米兹虽然对她们的的工作表示赞赏，但是丝毫不发善心，依然固守老习惯坚决拒绝她们到珍珠港去。事实证明海军部的尝试是失败的。

锡阿德勒港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但明确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就不那么简单了。持续数天的军事会议主要研究如何进入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区问题。萨瑟兰代表麦克阿瑟提出，取消进攻汉莎湾的计划，改为向西进攻新几内亚北岸重要港口荷兰迪亚。为达成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动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有军事力量，还需要第五舰队快速航母舰队的支援，因为肯尼第五航空队战斗机的腿没那么长。拿下荷兰迪亚之后，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岛北岸跳跃前进，占领乌头半岛西端和哈马黑拉岛，11月进攻棉兰老岛。萨瑟兰强调，这是为进攻日本本土而在菲律宾建立出发基地的最佳途径。

尼米兹意识到，如果麦克阿瑟的建议被采纳，将大大延缓他在中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他立即据理力争：“一旦麦克阿瑟将军在占领卡维恩和马努斯岛后扣留从中太平洋获得的兵力，将中断整个中太平洋

的作战，从而贻误战机，使盟军在台风季节到来之前无法进入马里亚纳群岛，最终危及我们1945年初到达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区的全盘计划。”尼米兹继而抛出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制订的1944年后9个月可供选择的两套方案。

第一，6月15日攻打特鲁克，9月1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11月5日进入帕劳。

第二，绕过特鲁克不打，直接在6月15日攻打马里亚纳群岛，7月15日进入东加罗林群岛沃莱艾环礁，9月1日进入雅浦岛，11月1日进入帕劳。

尼米兹强调，如果第二套方案被采纳，可以推迟进攻帕劳群岛，让第五舰队在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环礁获得一个泊地后再向雅浦岛挺进。这样，对帕劳的攻击可以提前到10月。

萨瑟兰依然强调将主攻方向放在新几内亚—菲律宾一线，太平洋舰队的核心任务就是支援这一行动。由于得到阿诺德的大力支持，金在这次有关战略的讨论中稳占上风。他略带讥讽地告诉萨瑟兰，麦克阿瑟“显然没有接受开罗会议的决议，并想得到对他沿单一轴心前进的支持。我认为，现在改变已经商定的战略是非常不利的”。

为避免战略辩论变成个人之争，马歇尔提议，由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就哪条路线进军日本更为合适提出报告。萨瑟兰对此非常失望，他知道从去年开始，这个由斯坦利·恩比克陆军中将、拉塞尔·威尔逊海军中将和穆尔·菲厄查尔德陆军航空兵少将组成的委员会就一直站在金和尼米兹一边，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太平洋战略。果不其然，这个简称JSSC的委员会很快出具了研究报告：“看上去从中太平洋推进，要比从西南太平洋推进进入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区更为有利。前者是向目标进军最快捷也是最直接的路线，后者在到达棉兰老岛之后，进入目标地区前还要展开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

经过多轮激烈辩论，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最终提出了兼顾两条路线的折中方案。未来一段时期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计划是：

一、4月15日，麦克阿瑟进攻荷兰迪亚，尼米兹提供必要支持。放弃进攻卡维恩，预定用于这个方向的兵力全部用于荷兰迪亚。第五舰队的支援舰艇最晚5月5日前归还尼米兹。占领荷兰迪亚之后，麦克阿瑟将沿新几内亚北岸展开军事行动。

二、尼米兹对特鲁克仅实施火力压制，不予攻占。6月15日进攻马里亚纳群岛，9月15日进攻帕劳。

三、11月15日，麦克阿瑟进攻棉兰老岛，尼米兹予以支援。

四、此后进攻吕宋还是台湾暂不决定，但进攻时间不能迟于1945年2月15日。

和当初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形成一个对拉包尔的钳形攻势类似，现在由尼米兹沿中太平洋、麦克阿瑟沿新几内亚北岸的两路进攻，对菲律宾群岛形成了一个更大的钳形攻势。

会议之后，莱希、金和尼米兹来到白宫，报请总统审阅刚刚拟订的计划。罗斯福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他们。尼米兹发现总统身体大不如前，他脸色苍白，两手颤抖，感觉也不像以前那样敏锐。尼米兹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来自开战之初总统的力排众议。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快进军步伐，让总统能活着看到最后的胜利。

听取了莱希的汇报之后，罗斯福几乎不假思索地批准了刚刚确定的新战略。他说很高兴看到反攻正朝中国沿海发展，因为他决心支援中国抗战。罗斯福指出，计划还没有提到把敌人彻底摧垮的内容，要尽快在太平洋上打败日本。兴致颇高的总统留大家共进午餐。饭后，他拿出一盒黑色雪茄请大家抽，那是他的好朋友丘吉尔先生上次来访时无意中遗落下来的。但客人和总统一样只抽香烟，尼米兹说希望能

带一支回去，送给和他同住的安德森医生，他和丘吉尔一样喜欢抽大雪茄。

大家开始就一些不太重要的话题闲扯。罗斯福突然问尼米兹：为什么在空袭特鲁克后，还要派航空母舰去攻击马里亚纳群岛？总统心中显然是知道答案的。尼米兹终于逮住了展示幽默的机会。他煞有介事地告诉总统，他的问题让自己想起一件事。

一次，一个老年疑病症患者要求医生把阑尾割掉，因为过于肥胖，没有一个医生愿意操刀。后来他在地找到了一位高明的医生。这位病人手术苏醒过来之后，把医生叫来询问病情。

“你的情况很好。”高明的医生说。

“但是，医生，”病人说，“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的嗓子痛得厉害。住院时我根本没有这个病。是什么缘故？”

“好吧，”医生说，“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你的病情非常特殊。我的许多同事都来看我做手术。手术做完后他们向我喝彩。为了再表演一次，我就把你的扁桃腺也割掉了。”

“所以，总统先生，您知道，”尼米兹说，“我们打提尼安和塞班岛就像那位医生那样，要再表演一次。”

罗斯福把头向上一仰，大笑起来。接见就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

3月12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电报的方式向有关司令部下达了正式命令。尼米兹刚回到珍珠港的办公室，秘书就送来一封来自布里斯班的电报。电报上说：“我久有此意，向阁下略尽地主之谊。通过我们之间的会晤，我肯定将大大增进双方的紧密协作。因此，阁下

如有时间来布里斯班做客，我将深为荣幸，定予热诚欢迎。”电报末尾的署名，正是刚刚因为基地建设对他大加指责的麦克阿瑟。

尼米兹清楚，麦克阿瑟一直对与他分享对日作战指挥权耿耿于怀。瓜岛战役后期，他曾以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名义邀请麦克阿瑟到努美阿共商战事，老麦不但拒绝参加，也不欢迎诺克斯和尼米兹到他的地盘儿去。此时寒冰突然解冻，尼米兹当然知道其中原因：麦克阿瑟对荷兰迪亚的登陆作战亟须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支援。

要是换成老酒，老酒肯定会说：上次我请你来，你装大尾巴鹰不来，凭啥现在你叫我去，我就得去？我也很忙，你来珍珠港找我好了，吃住免费。但尼米兹毕竟很有涵养，不像老酒这样小肚鸡肠，况且华盛顿刚刚下达命令，第五舰队有支援荷兰迪亚作战的义务，两位司令官的会晤非常必要。尼米兹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远征西南太平洋，不仅可以给足华盛顿和麦克阿瑟面子，空袭行动也将大大削弱日军的航空兵力，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新几内亚方向，为斯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大打出手拉出空当。

既然人家发出了看似热情洋溢的邀请，尼米兹还是决定屈尊到布里斯班走一趟。他给老麦回电：“对阁下极为善意的邀请电，深表感谢。今晨我由华盛顿回来时读到此电。我将以莫大的荣幸在不远的未来获得阁下的款待。我们之间的会晤将使我们在未来战斗中获得最密切的协作。数天之内，我将把可能动身的时间奉告。”

3月13日，尼米兹向下属各部发布密件，告知大家特鲁克作战已经停止，各部优先进行马里亚纳群岛的备战工作。当时霍兰的第五两栖部队已在着手制定进攻特鲁克和马里亚纳群岛的两套预案。霍兰立即叫停了对特鲁克的方案准备，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准备工作上来。

尼米兹从夸贾林召回了斯普鲁恩斯，传达了华盛顿会议的相关细节。两人商定，支援荷兰迪亚的作战分两步实施。4月1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袭击帕劳及加罗林群岛日军基地。4月15日，航母舰队直接支援荷兰迪亚登陆行动，返航途中再次袭击加罗林群岛。3月20日，太平洋舰队参谋部下发了代号“征粮者行动”的研究报告。

家里工作安排就绪，3月23日，尼米兹率参谋人员飞往布里斯班。毕竟是两大战区司令官战争期间首次会面——之前哈尔西和麦克阿瑟的会面规格低些，南太平洋战区是太平洋战区之下的一个二级战区——尼米兹为澳大利亚之行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从夏威夷的朋友那里找来了珍贵的兰花样品，准备带去送给琼。副官拉马尔特意跑到檀香山市区，购买了印有夏威夷文的运动衫，准备送给小阿瑟。另外还有几盒特色糖果，准备送给麦克阿瑟全家。

3月25日，当尼米兹乘坐的水上飞机滑行到码头时，麦克阿瑟率萨瑟兰、肯尼、金凯德等一众高级幕僚早等在那里了。这的确是了不起的礼遇，尼米兹高兴之余有点惊讶。要知道几个月前，参加完开罗会议的马歇尔专程飞了半个地球到澳大利亚传达会议精神，麦克阿瑟都是故意躲在古迪纳夫岛避而不见的。后来马歇尔屈尊飞去才见到老麦，好像下级找上级汇报似的。在互致看似亲切的问候、说了些“久仰久仰今天见到活的了”之类的客套话之后，尼米兹一行下榻华丽的伦南斯旅馆。从这里跨过广场，就是昆士兰州最高法院大楼。

当晚，麦克阿瑟在旅馆舞厅设下豪宴，盛情款待尼米兹一行。宴会之前，尼米兹特意来到旅馆顶层麦克阿瑟住所，把从夏威夷带来的礼品赠送给他们。琼十分喜欢尼米兹带来的名贵兰花。当尼米兹提出要给小阿瑟送礼品时，麦克阿瑟说儿子已经睡觉了。

“将军，”琼一向这样称呼丈夫，“我想，我们应该把他叫起来一会儿。”麦克阿瑟这才勉强同意保姆阿珠将孩子带出来，尼米兹将

运动衫和几大盒糖果送给了小伙子。

第二天，正式会议在麦克阿瑟办公室举行。虽然两人间的明争暗斗世人皆知，但和上次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会晤前大家忧心忡忡相反，没人担心这两位司令官会当面干起架来，大家清楚至少尼米兹是不会那么做的。因为华盛顿有了明确指示，本次会议更多属于礼节性质，有关讨论大多属于细节问题。

尼米兹提出，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不能在近海滞留过长时间，将在地面部队登陆后第二天中午之前离开。肯尼指出，如果这个地区的机场那时还不能接收战斗机的话，他就无法掩护运输船卸货。尼米兹说，将为金凯德提供8艘护航航母，它们将在荷兰迪亚以北海域停留八天，随时为肯尼的轰炸机提供护航并驱逐前来挑衅的日军战机。

尼米兹进一步解释说，日军在那一带有多达两三百架陆基战机，对航母舰队构成了极大威胁。麦克阿瑟保证说，新几内亚西部福格尔科普半岛上的日机将由达尔文机场的盟军战机负责压制，至于荷兰迪亚一带的日机，肯尼信心十足地接过了话头：“我会在4月5日前派P-38干掉它们。”在场所有人对肯尼这一貌似轻率的承诺大为震惊。尼米兹显得颇有涵养，仅仅报以微笑。换成老酒肯定会问：“那你还要我来干什么？”只有麦克阿瑟对肯尼的话深信不疑，肯尼后来果真做到了。

双方讨论了在攻克荷兰迪亚之后，如何在其他行动中相互协同的问题。尽管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尼米兹还是为布里斯班之行感到高兴。他眼中的麦克阿瑟聪明能干，极富吸引力，但是喜欢装腔作势，有时甚至自吹自擂。就个人交往而言，他并未将麦克阿瑟当作挚友，两人只是工作关系。后来在写给金的信中尼米兹说：“麦克阿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1944年的计划似乎非常高兴，因为这个计划肯定能使他从棉兰老进入菲律宾，这正中他的下怀。访问期间，我们一行受到他

真诚而周到的热情接待，无可挑剔。会议自始至终都很友好。只是在最后一天会议上，我根据华盛顿指示的最后部分提出共同制订一个快速、抄近路向吕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区推进的补充计划时，他发了脾气。说不能丢下菲律宾不管，他对菲律宾1700万人民负有神圣义务。美国人丢掉了菲律宾，要对菲律宾人的流血负责等。”

就在尼米兹外出访问期间，珍珠港和瓜岛针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征粮者行动”各项准备也在同步进行。马里亚纳群岛16个较大岛屿中，仅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有日军驻扎。塞班岛是日军中太平洋的指挥中枢和潜艇基地，必须加以攻占。与之仅隔5公里海峡的提尼安岛是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为保证塞班岛安全使用，该岛必须加以攻占。况且提尼安岛地势平坦而塞班岛多山，这里更适合建造大型航空基地。关岛战前即为美国所有，不管是军事上，还是政治和情感上，都必须夺回，否则这口气咽不下去。位于提尼安岛和关岛之间的罗塔岛因缺乏价值被最终放弃，直到战争结束该岛仍在日军手中。

4月23日，尼米兹正式公布了参加“征粮者行动”的各支部队和作战任务。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登陆部队及护航输送船队统称联合远征军，由特纳中将任司令官。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中将统管所有地面部队。各部具体编成如下。

第五十二特混舰队，也称北部战斗群，特纳中将兼司令官，负责运送霍兰第五两栖部队：包括托马斯·沃特森少将海军陆战队第二师21746人，哈里·施密特少将海军陆战队第四师21618人，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计兵员66779人。他们将从珍珠港和美国西海岸出发，进攻仅一水之隔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第一火力支援大队担任护航，并为登陆行动提供炮火支援。

第五十三特混舰队，也称南部战斗群，总指挥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负责运送罗伊·盖格少将第三两栖部队：包括艾伦·特内奇少将海军陆战队第三师20338人，雷缪尔·谢帕德准将陆战暂编一旅9886人，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计兵员39080人。该部将从瓜岛出发进攻关岛。为其提供护航和炮火支援的是沃尔顿·安斯沃斯少将的第二火力支援大队。

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一大队，也称留船预备队，由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指挥，负责运送拉尔夫·史密斯陆军少将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16404名官兵及附属人员4000人。他们将在登陆场附近海域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以上地面部队合计127571人，执行运送和护航任务舰船535艘。此外，安德鲁·布鲁斯少将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作为总预备队在夏威夷待命。一旦前方战事受阻，将随时登船加入战斗。

为保证登陆船队绝对安全，两支特混舰队将为其航途、登陆及地面进攻提供海空支援。

第五十七特混舰队：指挥官约翰·胡佛海军中将，下辖各型陆基战机620架，分驻罗伊、埃尼威托克、贝蒂奥、马金和阿帕玛玛机场。他们还能够得到肯尼驻格罗斯特角、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第五航空队陆基战机的支援。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指挥官马克·米切尔海军中将。下辖五个特混大队。

第一大队：重型航母“约克城”号、“大黄蜂”号，轻型航母“巴丹”号、“贝露森林”号。4艘航母共携带舰载机267架——战斗机137架、俯冲轰炸机77架、鱼雷机53架。护航舰只包括重巡洋舰“波士顿”号、“巴尔的摩”号、“堪培拉”号，轻巡洋舰“奥克兰”

号、“圣胡安”号及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十一驱逐舰分队“沙雷特”号等14艘驱逐舰。指挥官约瑟夫·克拉克海军少将曾担第二代“约克城”号首任舰长，在马绍尔群岛战役中刚刚露过面。

第二大队：重型航母“邦克山”号、“黄蜂”号，轻型航母“蒙特利”号、“卡波特”号。4艘航母共有舰载机246架——战斗机128架、俯冲轰炸机65架、鱼雷机53架。护航舰只包括轻巡洋舰“圣达菲”号、“莫比尔”号、“比洛克西”号及第一〇三、第一〇四、第一驱逐舰分队“欧文”号等12艘驱逐舰。指挥官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海军少将曾任“突击者”号第五任舰长。

第三大队：重型航母“企业”号、“列克星敦”号，轻型航母“圣贾辛托”号、“普林斯顿”号。4艘航母共有舰载机227架——战斗机123架、俯冲轰炸机55架、鱼雷机49架。护航舰只包括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轻巡洋舰“克利夫兰”号、“蒙彼利埃”号、“伯明翰”号、“里诺”号及第九十九、第一〇〇、第九十驱逐舰分队“科腾”号等13艘驱逐舰。指挥官约翰·里夫斯海军少将曾任第二代“黄蜂”号首任舰长。

第四大队：重型航母“埃塞克斯”，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兰利”号。3艘航母共有舰载机162架——战斗机88架、俯冲轰炸机36架、鱼雷机38架。护航舰只包括轻巡洋舰“圣迭戈”号、“文森斯”号、“休斯顿”号、“迈阿密”号及第二十三、第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驱逐舰分队“拉德纳”号等14艘驱逐舰。司令官威廉·哈利尔海军少将曾任“黄蜂”号第六任舰长。

从以上构成可以看出，包括米切尔中将在内，美军四个快速航母大队少将指挥官都曾担任过单舰舰长，实战经验丰富。

第七大队：快速战列舰“华盛顿”号、“北卡罗来纳”号、“衣阿华”号、“新泽西”号、“印第安纳”号、“南达科他”号和“阿

拉巴马”号，重巡洋舰“威基塔”号、“新奥尔良”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旧金山”号，第八十九、第十二、第一〇六驱逐舰分队“赫德森”号等14艘驱逐舰。司令官是凭瓜岛海战威名远扬的威利斯·李海军中将。

以上5个特混大队共有重型航母7艘，轻型航母8艘，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13艘，驱逐舰67艘，舰载机902架。值得一提的是，除“企业”号外，美军其他重型航母均为最新型“埃塞克斯级”。现在露脸的“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黄蜂”号、“大黄蜂”号都属于新一代，它们的前辈已在之前的战斗中战沉。轻型航母全是最新的“独立级”。

除上述地面部队、陆海军航空兵和水面舰艇之外，参加“征粮者行动”的还有一支特殊部队——第十七特混舰队。从构成看，这支舰队一点都不混，清一色水下杀手。他们是洛克伍德海军中将麾下的潜艇部队。美军参与本次战役的潜艇超过20艘，实战表明，他们在侦察、攻敌、救援中的表现用“出色”二字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命令发布当天，从华盛顿传来一条不幸的消息，海军部长诺克斯病逝，他的职务由副手弗雷斯特尔接替。尼米兹心情非常复杂。虽然作为行政官员，弗雷斯特尔显然比久病的诺克斯更有生气，但是诺克斯一向支持他。当初尼米兹能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诺克斯厥功至伟。前文提到，尼米兹同弗雷斯特尔关系一向紧张，两人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尼米兹担任海军航行局局长时期。后来在关于海军航空兵的使用和高级军官的任用上，两人产生了新的矛盾。弗雷斯特尔甚至在背后撺掇金，让他到珍珠港直接指挥太平洋舰队，将尼米兹架空的同时使自己独揽华盛顿大权。尼米兹清楚，今后更离不开金的支持了。

随着布干维尔岛战役接近尾声和拉包尔无效化，近来哈尔西变得无所事事。5月5日至6日，金和尼米兹两月一次的例会在旧金山召开。

金带首席作战官查理斯·库克少将参会，尼米兹仍带着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哈尔西和参谋长卡尼少将参加了本次会议。谁也不曾料到，这次不起眼的会议竟有海军的四任作战部长出席——第九任金、第十任尼米兹、第十二任谢尔曼和第十四任卡尼。接任卡尼出任第十五任部长的也是老熟人，阿利·伯克现在是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米切尔的上校参谋长。

按照惯例，金通报了下一阶段盟军将展开的主要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月后在法国北部发起一次大规模登陆，地点是一个叫“诺曼底”的海滩。苏联将在东线发起一次攻势作为呼应。金强调说，欧洲战事预计一年内结束，那里主要是陆军唱戏，太平洋作战部队特别是海军必须加把劲儿。

新命令3月12日刚刚下达，本次会议并无多少实质内容，最大成果是决定第五舰队指挥官采取两班轮换制。南太平洋战事接近尾声，哈尔西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当地驻军成为没仗可打的留守部队。原归哈尔西指挥的陆军部队和部分舰船已经移交给麦克阿瑟，海军陆战队和大部分海军调给了尼米兹——盖格第三两栖部队即将参加“征粮者行动”。如果让哈尔西这样有经验且极具人气的高级军官留在努美阿看岛，实在浪费，国内民众也不会答应。

库克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将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第三舰队司令部分开，由牛顿中将接任战区司令官，哈尔西率第三舰队司令部移驻珍珠港，筹划下一步对帕劳的军事行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结束之后，斯普鲁恩斯、米切尔、特纳、霍兰暂时离岗，回珍珠港制订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原来编号第五的部队分别更名为第三舰队、第三两栖舰队、第三两栖部队和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指挥官分别由哈尔西、威尔金森、盖格和麦凯恩出任。在哈尔西团队完成一个大战役后，斯普鲁恩斯和他的几员大将轮换回原岗位，恢复现有部队番号。哈尔西班

子则退下来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等待接班。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战争结束。

哈尔西对此评论说：“过去马车是换马不换驭手，现在我们是换驭手不换马。马虽然辛苦，但仍能充分发挥作用。况且这样可以使日本人对我们的海上力量产生错觉，以为我们有两支大规模舰队。”话虽如此，这种办法能行得通，关键在于海军有大量过剩的高级军官。老酒认为这种制度本身并不高明，无法逃脱因人设事的嫌疑。既然连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都只能换班，正在北太平洋钓鱼的弗莱彻只能永远待在那儿了。

哈尔西被告知在7月交出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位置，保留第三舰队司令官头衔。现在他的任务是组织制订攻打帕劳的作战计划——后因形势变化改为菲律宾——等斯普鲁恩斯拿下马里亚纳群岛后接管第五舰队。回到努美阿之后，哈尔西以一种无比轻松的心情在辖区做了一次告别之旅。访问各基地时，他发现过去的战场变成了棒球场，敌人建筑也变成了商店、酒吧、影院等生活娱乐设施。在新西兰他被告知，英王乔治六世册封他为大英帝国“荣誉爵士”，随行参谋马上戏称司令官为“男爵”。

回到努美阿后，哈蒙中将受马歇尔委托授予哈尔西陆军优秀服役勋章。麦克阿瑟的告别电报也到了：“带着深深的遗憾，看着你和你杰出的参谋团队离开，你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一个伟大的水兵、坚韧的指挥官和忠诚的朋友。我们迫切期待着和你新的合作。”老麦绝对不会想到，两人在莱特湾再次合作时，哈尔西的“擅离职守”差点让他在滩头挨炮。“7月15日上午，”哈尔西说，“我将指挥权移交给亨利·牛顿中将，第二天上午乘机前往珍珠港。部队夹道欢送，他们的欢呼声和飞舞的饰带、彩旗模糊了我的双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努美阿。”

回到珍珠港的一个晚上，尼米兹请一帮朋友共进晚餐，其中就有安德森医生。饭后，他拿出那支从总统办公室拿到的雪茄，神秘兮兮地告诉安德森：“医生，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请你抽一支英国首相的美味雪茄。”尼米兹把雪茄递给医生，讲述了这支烟的来历。安德森拿着那支又粗又大的雪茄回到座位上，将它点燃，大家都一脸羡慕地看医生抽烟。不料安德森抽了几口就大声喊道：“天哪！我怎么有点头晕了！”医生又吸了几口，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在向大家表示歉意之后，安德森局促地退了出去。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一致认为，每天能抽好几包这种厉害烟的丘吉尔先生不愧是个了不起的伟人。

相比贝蒂奥、罗伊—纳摩尔和埃尼威托克而言，此次美军需要攻克的三岛面积较大，岛上日军可能高达数万之众。根据计划，特纳北部战斗群将在6月15日登陆塞班岛，之后短暂休整，渡海攻击提尼安。如果塞班战斗拖得过长，将给提尼安岛日军加强防御留下充足的时间，对塞班岛速战速决成为战役制胜的关键。南部战斗群对关岛的攻击暂定6月18日，准确时间视战场情况随即决定。鉴于马里亚纳群岛在日军“绝对国防圈”中的核心地位，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一致认为，之前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包括航母舰队很可能会倾巢而出，围绕夺岛将爆发一场大规模海战。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美军参战的四个师均具有一定登陆作战经验。陆战二师资历最老，战前1941年2月1日已经组建，曾参加过瓜岛海战和血腥的塔拉瓦之役。在“征粮者行动”中，刚刚晋升少将的沃特森将指挥这支精锐部队，他2月刚指挥过埃尼威托克之役。比起老二哥陆战二师——老大哥是陆战一师——来说，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只能算是“新兵蛋子”，他们1943年8月16日组建，参加过罗伊—纳摩尔战役，表现一般，施密特少将依然执掌这支部队。作为预备队的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曾参加过马金之战，稍显窝囊的表现曾让霍兰暴跳如雷。虽然之后

参加了埃尼威托克之役，其表现并未改变霍兰对他们的糟糕看法。听说又要在霍兰指挥下作战，从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到普通官兵个个垂头丧气，不知道又会等来什么样的小鞋。

南部战斗群主力陆战三师1942年9月16日组建于加利福尼亚埃利奥特军营，其一部曾短期在萨摩亚驻防，通过参加布干维尔岛战役积累了一定实战经验。1944年1月，他们返回瓜岛，原拟参加对新爱尔兰岛的登陆，行动取消后奉命进攻关岛。几支部队中的“小弟弟”当数1944年4月19日在瓜岛由陆战四团、二十二团临时编成的暂编第一旅。陆战四团曾奉命登陆埃米劳岛，可惜日军提前逃走，他们未放一枪。第二十二团参加过埃尼威托克之战，经验相对丰富一些。经过关岛淬火之后，暂编第一旅后来被编成陆战六师。所有参战部队中，只有总预备队第七十七步兵师是首次登场亮相。

对一次大规模登陆作战来说，战前情报的收集至关重要。除关岛外，美军对其余诸岛知之甚少，对岛上日军设防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前两年，美军战机还从未到过那里。直到1944年2月发起埃尼威托克作战时，美军才出动航母空袭了这里。米切尔当时特意安排25架飞机在不同高度和角度实施航拍。可惜天公不作美，那两天群岛上空云雾缭绕，用拍回的模糊照片指导作战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3月上旬，陆军第七航空队第十一、第三十重型轰炸机大队陆续由阿帕玛玛和贝蒂奥前出至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从4月18日开始，胡佛先后出动三批次B-24重型轰炸机从埃尼威托克机场出发，长途奔袭3200公里对各岛实施航拍。4月2日至29日，美军潜艇“六线鱼”号在塞班、提尼安和关岛外海四处溜达，拍摄了大量清晰照片。结合战机和潜艇发回的资料，霍兰迅速组织制图并下发各参战部队。

5月9日，第五两栖部队情报处判断，塞班岛有日军9000~10000人。到24日，陆军第七航空队报告说，日军已大大加强了马里亚纳诸

岛的防御，沿海炮台和高射炮数量明显增加，海岸线边缘出现了长达数公里的壕沟。太平洋舰队联合情报中心对日军塞班岛驻军估计数因此增加了2/3，提高到15000~18000人。关岛日军兵力少于塞班，预计10100~11800人。到7月18日发起实际登陆时，这一估计数字被调整为18657人——美国人搞预测还有整有零的。

作战命令下达之后，参战地面部队训练节奏不断加快。各师按分派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训练单位从小到大依次进行。先是单兵和班、排、连训练，之后是步兵—坦克—炮兵—工兵多兵种协同，最后进行营、团及整师训练。“举起手来”，“赶快出来，我们会给你食物和水”等简单日语也是必训科目之一。日语会话学习往往安排在官兵最易接受的时间进行，如晚场电影放映之前、饭前饭后等。说实在话，美国大兵的日语发音比日本兵蹩脚的英语也好听不到哪里去。

到5月14日，北部战斗群除部分最后装船物资外，两个陆战师人员物资都已上船，准备出发进行最后阶段演习。5月18日，第二十七步兵师准备工作结束。即使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美军还征集了一些民船，用于运载陆军第一〇六团。所有物资总计74986.6吨，容积222000立方米——年初夸贾林之战吨位不过49283吨。5月17日，两个陆战师在毛伊岛马亚拉伊湾进行了登陆演习。因附近有平民居住，并未进行实弹演练。5月20日至24日，第二十七师也进行了类似演习。与此类似，南部战斗群各部5月12日至22日在瓜岛埃斯佩兰斯角进行了全方位登陆演习。参战部队各项技能有所提高，士气旺盛。

5月21日，当檣桅如林的美军舰队准备出发前往夸贾林时，一次重大事故发生了。停泊在西侧咸水湖的第三五三号坦克登陆舰在卸载107毫米炮弹时突然发生爆炸，引发的大火迅速蔓延到附近的5艘登陆舰。陆战队员和水兵纷纷跳入大海，到处燃烧的汽油增加了他们的逃生难度，很多人只穿着短裤游到岸上。特纳和希尔亲临现场指挥营救。最终除6艘坦克登陆舰全部报废之外，还有163人丧生、近400人受伤。有

人认为这是日本特工蓄意破坏，还有人怀疑是平民焊接队操作失误所致。特纳下令组成的专业调查组最终认定是一场意外事故。这点损失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算不上什么，损坏的登陆舰被拖走，代之以准备分配到南太平洋的8艘舰艇，损失人员也迅速得到了补充。

塔拉瓦的惨重损失一直让特纳痛心不已，他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对可变因素的控制。其间，斯普鲁恩斯回国度假，当他返回珍珠港时，发现老朋友身心憔悴。特纳抱怨说“累得要死”，选择大量饮酒来缓解压力——他以前就有酗酒的恶习，后来在提尼安岛的升旗仪式上，他竟喝得酩酊大醉。特纳的做法激怒了尼米兹，但当他威胁要对特纳打上一巴掌时，斯普鲁恩斯总会及时站出来劝阻，“让我来处理他”。斯普鲁恩斯对特纳的友情包含着谅解、容忍和宽恕，他决心要把特纳留在自己身边。

和地面部队的准备不同，米切尔中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办法是“以战代训”。为支援麦克阿瑟登陆荷兰迪亚的行动，4月13日，米切尔率第一、第二、第三大队远征新几内亚，于21日至24日空袭了瓦克德岛、荷兰迪亚、洪堡湾等地，27日轰炸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3个大队共出动舰载机2364架次，投弹719.2吨，因战损失“地狱猫”1架、“地狱俯冲者”2架，因事故损失战斗机3架、俯冲轰炸机5架、鱼雷机7架和水上飞机1架，损失机组成员12人。

返航途中，29日至30日，米切尔再次出动舰载机2111架次空袭特鲁克，累计投弹785.8吨。经过之前多次空袭，驻特鲁克日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只剩不到100架飞机。起飞迎战的34架零战在美军性能和数量均绝对占优的“地狱猫”面前如飞蛾扑火，损失殆尽。美军声称两天空袭中击落日机65架，另有85架在地面被摧毁。日军记录上述两项数字分别为59架和34架。此外，米切尔还出动9艘重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炮轰萨塔万环礁。5月1日，李中将率一众快速战列舰驶出队列，在第三大队护航下炮轰波纳佩岛。本轮空袭美军因战损失战斗机14架、俯

冲轰炸机4架和鱼雷机8架，5架战斗机、2架俯冲轰炸机和2架水上飞机因事故损毁，21名机组成员阵亡或失踪。其间，1颗45公斤炸弹从飞机上脱落，炸死“大黄蜂”号地勤人员2人、伤13人。

此前，“大黄蜂”号因事故频发被戏称为“大黄蜂巢”，原因在于舰长、哈尔西的前任参谋长勃朗宁上校。勃朗宁被称作“海军最好的战略家和最坏的军官”，经常烂醉如泥。哈尔西对他信任有加，也只有他才能驾驭勃朗宁。后来海军部长诺克斯亲自干预，以“大黄蜂”号舰长之职为诱饵成功将勃朗宁从哈尔西身边调开，此节前文已有所述。果然不出众人所料，勃朗宁与水兵和飞行员的关系搞得一团糟。因2架“地狱俯冲者”出现事故——飞行员驾驶这种新机型还没超过20小时，勃朗宁就把中队长迪尤少校骂病倒了。迪尤被解职之后，飞行大队长德雷恩中校也被勃朗宁赶走。新任大队长戴维·麦坎贝尔中校竟招不来中队长，大家不愿当的理由非常可笑，“当上中队长见到舰长的机会更多”。勃朗宁严令起飞只能使用122米飞行甲板，这段距离对“地狱猫”足够，“复仇者”也勉强可以，但“地狱俯冲者”就遭殃了。新命令颁布之后，2架飞机接连坠毁，机组成员无一幸存。

没有哈尔西的约束，勃朗宁整日醉醺醺地在舰桥和甲板上游荡，咆哮着下达一道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士兵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海里去。5月5日晚，1500名美国大兵聚在航母飞行甲板上看电影。忽然有人听到嗤嗤声，似乎有引信被点燃了。有人高喊“炸弹松脱了”！随后引发的混乱造成几名水兵坠海。勃朗宁抓起麦克风对着人群破口大骂，副舰长提醒他有人掉海，勃朗宁严令不准放下救生艇。最终导致10多人因踩踏受伤，两人落水溺死。珍珠港的调查小组很快到了，出具的结论是“舰长完全不称职”。就在舰队出航前，5月27日，威廉·桑普尔上校接任“大黄蜂”号舰长。桀骜不驯的勃朗宁曾有那么好的机会，被他白白浪费掉了。至于战后有人拿勃朗宁大做文章并引发一系列争论，咱们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5月15日，蒙哥马利少将率“埃塞克斯”号、“黄蜂”号临时编成的第六大队再度出击，19日空袭了马库斯岛，373架次舰载机共投弹148.5吨。行动中美军损失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各2架，机组成员3人。22日，完成加油补给后，该部与“圣贾辛托”号会合次日空袭了威克岛，354架次舰载机共投下148吨炸弹，损失战斗机、轰炸机各1架，飞行员1人。当天美军战斗日志上记述着这样一句话，“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事情”。5月26日，蒙哥马利回港重新登上第二大队旗舰“邦克山”号，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完成了战前集结。美国人有的是飞机和飞行员，上述战损很快补齐。美军快速航母舰队的上述活动，不但达到了战前热身的目的，而且极大削弱了角田第一航空战队的力量，为日军马里亚纳海战惨败埋下了伏笔。

4月上旬，尼米兹收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神秘失踪。接着有好消息传来，金凯德从菲律宾游击队手里取回一个公文包，其中有一份被称作“Z行动”的提纲。西南太平洋战区情报处将文件译成英文通过电报发到珍珠港。莱顿和助手都看不懂电报内容，文件是一个不熟悉海军术语的日裔翻译的。莱顿请威洛比少将把原文电传到珍珠港，莱顿和他的日文专家连夜将文件翻译出来。看完古贺的计划之后，尼米兹对日军用航母舰队和陆基航空兵联手对付第五舰队的思路有了初步了解。他下令将文件分发所有参加“征粮者行动”的各舰舰长。

5月5日，东京公布了古贺阵亡的消息，继任者是海军大将丰田副武。几天之后，尼米兹获悉日军联合舰队主力——包括快速航空母舰——在菲律宾群岛和英属婆罗洲之间的塔威塔威一带集结。婆罗洲盛产优质原油，日军舰队在此集结显然是为解决燃油问题。尼米兹命令洛克伍德派6艘潜艇前往那一海域，时刻监视日军动向。鉴于麦克阿瑟即将发起比亚克岛登陆战，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官拉尔夫·

克里斯蒂少将也向塔威塔威派出了4艘潜艇，执行侦察、伺机攻敌等任务。

参战各部忙得不亦乐乎，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尼米兹反倒显得非常轻松，他已在展望未来了。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扩张美军重建，保住了通往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在中途岛成功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势头。第二阶段开始于1942年8月的瓜岛战役，到1943年底夺回所罗门群岛为止。第三阶段从塔拉瓦开始，直到夺取马绍尔群岛，确立了美军的战术和兵力优势，撕开了日军外围防线。

5月29日，尼米兹为手下军官撰写了题为“战术展望”的备忘录，其中写道：“当前阶段，日本海军所采取的谨慎策略对他们来说合乎逻辑。但如果他们妄图通过拖延来增加胜算，那么在守卫外围防御圈时，利用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的舰队决一死战就是一种糟糕的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拖延有利于他们。战争中距离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一个人手臂离身体越近，所能举起的物体就越重。随着我们不断推进，我们的交通线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越来越容易遭到攻击。反之，他们的交通线就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防卫。随着战场不断向日本本土逼近，就某种意义来看，我们反而缓解了他们在舰船上的巨大损失。随着舰队不断深入日军占领的海域，它面临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要想抵消上述风险，美军必须取得真正战略突破。如果我们顺利拿下马里亚纳群岛，仍在艰难破茧的B-29就可将日本纳入攻击范围。”最后，尼米兹强调说，“他们很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城市和防空力量无法承受德国所能承受的打击。盟军可以利用英国的基地开展频繁而持续的轰炸。我们从西太平洋的任何基地，都很可能难以做到这一点。”

潜艇很快从塔威塔威发回了侦察报告。当得知偷袭珍珠港的“翔鹤”号及“瑞鹤”号也在那里出现时，异常兴奋的尼米兹告诉霍兰：

“有朝一日，我会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两艘日军航母被击沉的电报。那将是我今生最快乐的一天。”

从5月25日开始，美军南北两大战斗群分4批从珍珠港和铁底湾出发，向集结地马绍尔群岛隐秘挺进。

左支右绌

经历了上半年的沉寂之后，从1943年6月底开始，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三路出击，向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快速挺进，各路日军节节败退，军事重镇拉包尔、特鲁克接连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盼美军不来打的尴尬境地。面对雪片般飞来的“玉碎”噩耗，东京只好下令各战场全面转入守势，试图依托“绝对国防圈”建立起稳固的防御阵线，打退或迟滞盟军的进攻。

根据形势需要，1943年9月15日，大本营陆海军部联合签署了《关于中南太平洋方面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命令驻外各部队紧密协作，迅速完成以下部署：

一、在新几内亚西部至所罗门群岛东南方面重要地区击溃来犯之敌，设法长期坚持下去。

二、大致以1944年春为目标，整備澳北方面及加罗林、马里亚纳群岛地区基地，加强防务。在菲律宾整備反击兵力，加强反击态势。

三、当敌军来攻时，对其主攻方面，以前项提及重要地区基地为支撑点，集中兵力反击敌军，争取予以击溃，挫败其反攻企图。

四、1944年中以后，从澳北方面展开积极作战。

五、关于采取攻势方向等问题，另行研究。

在新几内亚东部，安达二十三率第十八军在美澳联军追击下，或翻山，或渡河，正向韦瓦克一线撤退。澳北防务之前一直由南方军负责，具体执行者为第十九军，下辖第五师团和第四十八师团。东京大本营研究决定，将该地区从南方军管辖下划分出来，改由东京直接管辖。10月29日，随着陆军部一纸电令，原驻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地区的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第二军（司令官丰岛房太郎）司令部进驻澳北，负责该区域的防御任务。此前，驻中国第三十六师团、驻本土第四十六师团已增派到澳北方面。

12月1日，阿南开始行使职权，司令部暂时设在万鸦老。第二方面军由第二军、第十九军及军直属各部编成，原驻澳北地区的第七飞行师团直接归入方面军麾下。阿南得到的指令是：同海军密切协同，迅速加强反击准备，击溃来攻之敌，确保澳北重要地区，随时准备发起反击。作战区域为棉兰老岛以南，东经140度以西至望加锡、龙目海峡一线。

为配合陆军的澳北作战，11月30日，大本营海军部下令编成第四南遣舰队，司令官山县正乡海军中将，参谋长冈田为次海军少将。下属部队除11月1日刚在哈马黑拉岛设立的第二十六根据地部队外，还包括第二十四、二十五根据地部队，第九三四航空队，两个防空队和一个设营队等。虽然名义上是一支舰队，但山县手中几乎没有像样的作战舰艇。

随着安达第十八军放弃西奥向西撤退及美军登陆格罗斯特角，丹皮尔海峡门户洞开，日军“绝对国防圈”前卫线被完全撕裂。3月14日，大本营再次做出调整，将东经147度以西地区划入南方军作战范围，现驻新几内亚东部第十八军和第四航空军改为隶属阿南第二方面军，第九舰队改隶属高须四郎西南方面舰队。东经147度以东地区（含马努斯岛）仍归今村均第八方面军负责。3月10日在达沃召开的第二方面军作战会议上，阿南直言不讳地说：“今后对拉包尔第八方面军应以同情态度对待，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尽量给予武士道式协助。”说实在话，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相距数千公里，阿南就是想帮也帮不上。

新几内亚东部颓势已无法挽回，阿南致电安达：“尽快将军主力向西转移，加强防卫荷兰迪亚、艾塔佩、韦瓦克等重要地区，努力遏制敌军对新几内亚西部及加罗林西部方面的进攻。对军主力转移期间新登陆的敌军，应争取随时随地击溃之。”第四航空军受命协助第十八军作战，迅速整備荷兰迪亚地区机场群。

与新几内亚岛的不毛之地不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已经未雨绸缪，在所谓“委托管理区”修建军用设施。1934年至1940年11月15日，日本用于内南洋的建设资金达到14456800日元。从1940年11月15日开始，东京再次向上述地区投入资金121189666日元，其中15605855日元用于马里亚纳群岛。在总数超过3000万日元的资金中，60%用于塞班，25%用于提尼安，15%用于帕甘。关岛当时还在美国人手里，日本人就是想投资，人家也不会让他们入股。1934年，塞班岛最重要的阿斯利托机场动工，这是日军中太平洋最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1935年，日本在塞班岛塔纳帕格港建成水上飞机基地，1940年又花费750万日元在提尼安岛修建了一处大型机场。

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日本对外高调宣称，上述设施完全属于民用。但谁都知道，战争一旦打起来，它们很快就能够转为军用。1940年11月，日本海军在塞班岛设立第五根据地部队，斥巨资在中太平洋大肆修建灯塔、军营、弹药库、油库等辅助设施。“灯塔”仅塞班岛就有12处，耗资1333333日元。开战之后，它们摇身变成了海军观察哨。1941年2月至7月，日军在塞班岛修建了4座钢筋混凝土炮台，耗资10万日元。随着第四舰队司令部进驻塞班，日军耗资70万日元在岛上建成了800平方米的弹药库，后续无线电收发站和辅助营房又耗资80万日元。当年9月，东京再次斥资150万日元建成了陆军兵营、鱼雷仓库和防空洞等设施。

开战之前，马里亚纳群岛防务归海军第四舰队和第五特别根据地部队负责，陆军方面并无参与。鉴于海军缺乏必要的地面作战部队，

战争爆发之后，参谋本部向中太平洋派出了堀井富太郎的南海支队。这支大名鼎鼎的小部队接连拿下关岛、拉包尔、莱城、萨拉莫阿、布纳等战略要地，最终在巴布亚半岛折戟沉沙。1944年之前，马里亚纳群岛仅仅作为日军通往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交通枢纽存在，大量地面部队、补给物资、船只和飞机只在路过时喝口水、加加油转身就走，当地驻军一直不多。1943年5月，驻塞班第五根据地部队仅919名军事人员和220名民间服务人士。1943年9月，横须贺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1500名官兵进驻塞班。后因前方战事紧急，他们中的500人于1944年1月奉命增援拉包尔。由于今村均并未孤注一掷和美军死拼，这些人大部分活到了战后。到1944年2月，塞班岛驻军仅1437人。驻关岛海军第五十四警备队最初仅302人，1944年初得到425名增援。

1943年夏，应海军的多次请求，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向中太平洋地区增派陆军部队。根据9月15日的《协定》内容，参谋本部拟从本土、朝鲜、中国关外及关内地区抽调或新建陆军兵团前往中太平洋方面，总兵力40个步兵大队，附以必要的坦克、炮兵、工兵部队。上述兵力将重点部署在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

1943年10月4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天皇，拟将第三、第十三、第三十六师团从中国调出，加上本土金泽第五十二师团和熊本第四十六师团，增援战事吃紧的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裕仁表示认可。除上述拟调出部队之外，杉山下令从11月8日起，抽调精干步兵大队及辅助单位编组六个南洋支队，先后派往威克岛、马库斯岛、库萨耶岛及莫特洛克、沃莱艾环礁等地。

杉山的兵力调动一开始就遇到阻力。以所部正在谋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为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拒绝放行第三、第十三师团。1944年1月，一向缺乏主见的杉山只好同意上述两师团暂留中国地区。

1943年11月至次年2月，麦仓俊三郎第五十二师团主力分两批进驻特鲁克。其中第二批在抵达特鲁克时遭到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舰载机的攻击，损兵逾千。因美军并无攻占特鲁克的计划，麦仓和大部分手下得以侥幸活到战后。

中国大陆地区兵力无法调出，增援中太平洋又势在必行。1月29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飞往长春，与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协商调兵事宜。当时苏联在欧洲依然面临较大压力，近期不可能在远东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觉悟颇高的梅津爽快答应，将驻辽阳地区第二十九师团调往马里亚纳群岛，驻海拉尔第十四师团调往西南太平洋方向。为加强两师团战斗力，陆军部特意为他们各增加了一个迫击炮大队、一个机关炮中队和一个坦克中队。2月1日，驻兖州第三十二师团和驻开封第三十五师团奉命开往上海，适应炎热气候和临海地区作战条件，准备随时开赴海上。2月21日，新编成第一至第八派遣队奉命开往中太平洋，纳入联合舰队直接指挥之下。

就在日军频频调兵试图加强防御的同时，美军在中太平洋继续一路高歌猛进。2月23日，埃尼威托克陷落，那里距塞班岛只有2000公里。2月17日至18日，美军快速航母舰队的空袭直接导致特鲁克瘫痪。22日至23日，马里亚纳群岛遭到美军舰载机直接轰炸。东京突然发现，原来的后方中转基地马里亚纳群岛瞬间处于美军的直接兵锋之下。

中太平洋战局迅速恶化，大本营陆海军部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在特鲁克弃守问题上，陆海军再次出现重大分歧。陆军提出，既然美军快速航母舰队能够肆意轰炸特鲁克甚至马里亚纳群岛，向特鲁克及周边地区增兵已无可能，也没有可供运兵的大量船舶，防御重点只能是马里亚纳和帕劳地区。海军对特鲁克情有独钟，声称只有保住这个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才能在其以西海域与美军决战，海军航空兵才有希望在未来决战中发挥关键作用。特鲁克一旦落

入敌手，美军对日军其他航空基地和船舶运输安全的威胁将成倍增加，战争更打不下去了。

军令部作战参谋源田实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雄计划”：像当初偷袭珍珠港那样，集中中太平洋所有航空兵力，奇袭并全歼驻扎在夸贾林环礁的美军主力舰队。这一注定无法成功的计划竟然得到了当时还活着的古贺和军令部的批准。可惜不久古贺就神秘失踪，源田的远大理想就此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最终达成的妥协是，特鲁克和马里亚纳一线必须坚守。2月16日，永野和杉山联名向裕仁提出，为确保“绝对国防圈”安全，向中太平洋快速增兵势在必行。裕仁准奏。

对中太平洋地区的防御问题，东条的首席高参、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索性将上述地区全部放弃，部队退守菲律宾，与美军决一死战。这一意见因政治影响太大被东条否决。就在陆海军争吵期间，永野和杉山在东条的威逼下双双下野。

到1944年2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中太平洋地区已经超过3万人。鉴于很快将有更多后续兵力到来，2月25日，参谋本部决定成立第三十一军，小畑英良——他是被牟田口免掉的第十五军参谋长小畑信良之兄——任军司令官，井桁敬治任参谋长，军司令部设在塞班岛。该军将统辖已派遣和正派遣中的第二十九师团、第五十二师团、海上机动第一旅团、南洋第一至第五支队、第一至第八派遣队、父岛要塞部队及军直属部队等。3月下旬，从关东军调出的第十四师团及4月上旬在国内新编成的第四十三师团也将纳入小畑麾下。

接令之后的小畑来到参谋本部，对中太平洋作战方案进行研究。当时从釜山赶来的第二十九师团师团长高品彪也参加了研讨。按照惯例，出发前小畑要进宫面圣，接受聆讯。裕仁一本正经地告诫他：

“马里亚纳群岛确系关系帝国命运的最后战略线，军司令官身负全体国民之重托，要拿出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骑兵出身的小畑在航空部队任职多年，开战时作为第五飞行师团师团长参与了菲律宾作战，之后任第三航空军司令官一直活动在东南亚地区。1943年11月30日在对印度加尔各答的轰炸行动中，小畑座机出现故障迫降海上并最终获救，之后一直在家赋闲。虽然对中太平洋一无所知，自知重任在肩的小畑还是对裕仁慷慨陈词：“臣之个人荣辱，与军司令官之重大责任相比，实不足惜。愿以此身为太平洋之防波堤略尽绵力，以报答陛下和全体国民之期待。”2月28日，小畑率司令部部分成员从横滨飞往塞班。

小畑走天上，不但快，还安全。高品第二十九师团的海上之旅就没这么顺利了。2月24日8时，师团主力乘运输舰“东山丸”号、“安艺丸”号、“崎户丸”号，在第三十一分队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从釜山起航前往马里亚纳群岛。步兵和装备登船之后，高品29日从横滨直飞目的地。

29日上午，船队周围隐约有美军潜艇出现。虽然驱逐舰“冲波”号、“岸波”号和“朝霜”号高度警惕，运输船还是在17时遭到美军潜艇“鳐鱼”号攻击。“安艺丸”号舰首被一条鱼雷命中，当场炸死30人。所幸驱逐舰拼命护航，“安艺丸”号最终逃脱了沉没的命运。

“崎户丸”号就没这样的好运气了，两条鱼雷导致船上大火肆虐，运输船很快沉入大海。船上运载的3900人死伤大半，第十八步兵联队联队长大佐门间健太郎以下2280人下海喂了鱼鳖虾蟹。1720名获救者中，570人被烧成重伤。等到达塞班上岸清点后发现，整个联队只剩7条步枪、1具掷弹筒和2挺轻机枪，刺刀不少，还有150把。日军驱逐舰连续投下深水炸弹，“鳐鱼”号成功避开，扬长而去。

高品座机刚刚在阿斯利托机场降落，前方就传来了运输船遭遇不测的噩耗。3月4日至5日，“安艺丸”号和“东山丸”号陆续抵达。高品只好变更部署，以第五十步兵联队（欠第一、第十中队）顶替第十八联队前往提尼安，师团直属部队和第三十八步兵联队主力进驻关岛，第五十联队第一大队和第十八联队残部留在塞班，第五十联队第十中队前往帕甘岛。

第十八联队卫生队队长大场荣军医属于幸运者。运输船被击沉之后，这名29岁的军医被水兵拖上救生筏，转移到1艘驱逐舰上，和其余幸存者被送上了加拉潘水上飞机码头。身穿破烂不堪、满是油污工作服的大场被送往医院临时救治，之后转入由一所中学临时改造的营房。他奉命接管一个临时指挥所，手下225人中一半是卫生兵。大场接到的命令是在加拉潘山坡架设炮台。美军占领塞班后，拒不投降的大场率一支临时纠集的小部队与美军展开游击战，成为岛上顽抗时间最长的整建制部队，后文详叙。

3月上旬，第三十一军司令部人员陆续抵达塞班。小畑选择3月10日陆军节这天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号召全体官兵英勇作战：“阻止美军从中太平洋突破‘绝对国防圈’，以我血肉之躯铸成阻止敌人入侵本土的防波堤！”小畑的话很快被做成标语，张贴到工事、设施、机场和民房各处。

就在小畑发布训令的同时，第三十一军下属各部正按计划奔赴各自防地。虽然3月12日从横滨出发的陆军第一、第五、第六等3支派遣队平安到达目的地，但计划增援关岛的海军第五十四警备队乘坐的运输船再遭美军潜艇攻击，1029名官兵无一幸存。

美军潜艇的频繁袭扰给日军兵力输送带来极大威胁。5月中旬，有马纯彦陆军第九派遣队在塞班短暂停留后，准备前往驻地雅浦岛。船

队16日起程，次日就在关岛西北310公里海域再遭美军潜艇伏击，300名官兵和大部分装备沉入大海。

让小畑略感欣慰的是，就在第九派遣队残部无奈返回塞班的19日，第四十三师团第一批主力部队安全登上塞班岛。“大好消息”传回东京，集内阁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于一身的东条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当海军问起塞班的防御状况时，参谋次长后宫淳自信满满地回答：“已经在小笠原和马里亚纳群岛部署了相当多的守备力量。尤其是预计于5月中旬到达的第四十三师团，对防卫敌军进攻很有信心。”

第四十三师团主力安全登岛让小畑暂时压住了心慌。该师团奉命4月7日编入第三十一军。就在命令下达三天前，4月4日，前师团长、皇族出身的陆军中将贺阳宫恒宪王调任近卫第三师团师团长，他的职务被原军马补充部部长斋藤义次接任。和军司令官小畑类似，斋藤也是骑兵出身，之前干的都属悟空大师兄“弼马温”的活儿，采购和管理军马非常在行。无论从个人性格，还是从实战经验来说，大腹便便的斋藤都不适合指挥地面部队。此时由他紧急出任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师团指挥官，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杰出军事才能”，而是避免让皇族的贺阳宫到前线冒险，毕竟“玉碎”的部队越来越多。参谋本部此举的确有先见之明，最后别说斋藤，连军司令官小畑甚至南云忠一都没能活着回去。

履新时斋藤已53岁，他对东京明显让他送死的安排并无不满。5月10日，斋藤率师团司令部及第一三五、第一三六两个主力联队登上运输船，在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出横滨港。同日，小畑调整了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部署：斋藤出任北部地区（提尼安岛以北）总指挥，罗塔岛以南防务由第二十九师团高品负责。斋藤运气还算不错，5月19日，第四十三师团主力顺利登岛。根据小畑的命令，当月下旬，和泉文三第一三五步兵联队第一大队转派5公里外的提尼安岛。

因为船只紧张，直到5月29日，第四十三师团第一一八步兵联队3299名官兵才乘“胜川丸”号等运输船从横滨出发，护航的仅有“鸿”号鱼雷艇和3艘猎潜艇，此时离美军预定登陆日只剩半个月了。与他们一同出发的还有独立白炮十七大队，拟派往帕劳的独立白炮十四大队和独立第三、第四坦克中队，第二十三野战机场设营队，第一一五机场大队，第九独立整備队等，总计兵员约7000人。

这支被冠名“3530船团”的队伍显然没了主力部队的运气。第三天，当船队行驶至帕甘岛以西水域时，被潜伏于此的美军潜艇“银鱼”号发现。为阻止日军向中太平洋增兵，洛克伍德中将派出由布莱尔中校率领的3艘潜艇，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海域游弋，执行巡逻并伺机攻敌的任务。发现日军船队之后，“银鱼”号并未发起进攻，立即呼叫布莱尔中校率“鲨鱼”号和“大青花鱼”号前来增援。日军船队瞬间陷入美军“狼群”的包围之中。

6月1日5时许，趁日军船队转向之时，已经占据有利阵位的“大青花鱼”号发射了鱼雷，6条鱼雷干脆利落地将4716吨的“东邦丸”号击沉。2日傍晚，“鲨鱼”号寻隙发射的鱼雷击沉了4700吨的“千代丸”号。4日，美军3艘潜艇从不同方向同时接敌。当天下午，“鲨鱼”号击沉6886吨的“胜川丸”号。5日夜晚，3080吨的“玉姬丸”号、7006吨的“高冈丸”号连遭“鲨鱼”号毒手。6日，“大青花鱼”号再次发威，接连将2825吨的“鹿岛丸”号、5652吨的“勒阿弗尔丸”号送入海底。前方离塞班已经不远，意犹未尽的布莱尔率3艘潜艇绝尘而去。

6月7日，看到登岛部队的惨状，斋藤不由得仰天长叹，欲哭无泪。经过统计，第一一八联队联队长伊藤豪以下过半数人员随船沉没，幸存者仅1720人。两个独立白炮大队人员损失不多，装备全部沉入大海。两个坦克中队全军覆没，第二十三野战机场设营队亡200人、伤100人，第一一五机场大队损失150人。只有第九独立整備队情况最好，仅有3人严重烧伤。一个联队的残余兵力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普通大

队。伊藤联队长落海喂鱼，悲恸欲绝的斋藤只好命令落汤鸡一样的第三大队大队长犬塚文吉代理联队长职务。

日军的增援行动至此暂时告一段落。1944年上半年，陆军参谋本部共向马里亚纳群岛增兵45000人，其中超过40000人被部署在塞班、提尼安、关岛三个主要岛屿，其余5000名幸运者被派往罗塔和帕甘岛。虽然多达3600人在航途中丧生，但总体而言，代号“松运输”的增援行动基本成功。最要命的问题是，登岛部队丧失的大量武器短期内无法得到补充。在美军发起登陆之前，洛克伍德的潜艇部队已大大削弱了日军的战斗力。

斋藤希望赶在美军登陆之前完善各岛防御工事，这显然不太现实，美国人来得实在太快。“永久性工事”修筑任务交给了第七、第十六独立工兵联队，但他们直到4月才登岛，师团主力更是在美军登陆前20天才匆忙来到岛上。日军最大的难题是建筑材料严重短缺，随船携带的材料大部分被美军潜艇送海里去了。岛上虽然遍布蔗林，却几乎没有树木，凭甘蔗是无法构筑坚固防御工事的。还有更深一层原因，东京一直认为美军下一步进攻目标是帕劳，物资分配自然就向那里倾斜。主力部队来得太晚导致劳动力严重短缺，日军征用了岛上24000名平民中的大部分，连妇女、老人和儿童也不例外。他们带着铁锹和木锯去挖树根，没有工具则徒手搬运石头，排成一队用木桶运水。其中一些人忠心耿耿，甚至将手上磨出的水泡当作对天皇忠诚的证据夸耀。海岸一带的海砂和珊瑚地质及炎热天气大大拖延了施工进度。一些人悲观地认为，无论工事多么坚固，在美军强大舰炮的火力面前同样不堪一击，现在何必费那么大劲儿呢？

小畑非常担忧，主动带斋藤找到了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南云商榷，希望他能协调足够的舰船尽快运来建筑材料。“除非向部队提供水泥、钢筋、带刺铁丝网和木材等无法从岛上弄到的东西，”斋藤说，“否则，无论我们派去多少士兵，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袖手旁

观，这种局面简直无法容忍。”南云早就没了开战之初的威风，他现在不过是个空头司令，除表示同情之外，爱莫能助。5月底，小畑派军后勤参谋泉菜三郎前往帕劳，希望从那里调过来一些材料。驻帕劳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井上贞卫说，我的材料还不够用呢！连东京都说，帕劳才是美军最可能攻击的方向，哪有从这里调走材料的道理？大量时间就这样在扯皮中被浪费掉了。相比塔拉瓦而言，塞班诸岛滩头阵地远称不上坚固，根本无法抗击美军航母舰载机和海军舰炮的双重打击。

日军防御的另一缺陷是部署失当。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各环礁面积积极小，缺乏纵深，机场占去了大部分面积，无法设置更多障碍物。珊瑚岛一般地势低平，缺乏山地和岩洞等适合建立纵深防御的自然条件，实施滩头防御实属无奈之举。但马里亚纳诸岛属于标准火山岛，面积较大，内陆有相当部分高海拔地区，具备部署纵深防御的客观条件。小畑和斋藤依然将防御重点放在滩头，相对忽视了内陆工事和炮兵阵地的建设。塞班岛东岸是一片断崖，美军登陆地点仅局限于西海岸。小畑希望在美军建立稳固登陆场之前将之消灭，即使建立了滩头阵地也通过反击将他们赶下大海——这是日本陆军一向重攻轻守的具体表现。后来实战进程表明，日军仓促建在滩头的那些远称不上坚固的工事恰好成为美军老式战列舰的活靶子。

根据上述思路，小畑下令在各岛海岸每隔数百米至1千米建成一个“覆盖所有敌军容易登陆海滩”的防御强点，每点部署一个步兵中队和重武器小队，火力配备应当足够护卫相邻的前沿阵地，实在覆盖不到的区域则由机枪或迫击炮实施火力掩护。在滩头阵地后方，依托地形构筑第二道防线，作为预备队发动反击的出发点。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战前塞班岛储备了够用两个月的军需品，弹药储备达到一个会战单位。岛上种植有大量甘蔗和芋头，日军还在防区种植“责任田”，短时间不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对陆军夸下的海口，海军一点都不相信。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在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们说塞班坚不可摧，海外所有战略要地就属那里最为坚固。事后我才知道，塞班和他们说的根本不一样。送到那里的部队缺乏装备，也不能进行正常训练，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岛上主力是陆军士兵，却归南云海军中将统一指挥，他却又不管陆地防卫战的细节，不过是负责协调海陆军关系而已。塞班基本没什么工事，就算有也是老式的，起不到多大作用。瓜岛战役时，日本已知道对手装备精良，仍然如此大意，实在是太遗憾了。”

5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颁布命令，中太平洋各派遣队就地改编为独立混成旅团。驻塞班第一派遣队改编为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其间，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发起比亚克岛登陆战，成功将日军注意力吸引到新几内亚西部地区。5月28日，小畑携中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田村义富飞往帕劳，指导第十四师团部署防御。军参谋长井桁暂时负责处理军司令部的一切事务。因为军衔高于井桁，且驻塞班主力是第二十九师团，斋藤实际上担起了岛上部队的指挥权。

截至美军登陆日，塞班日本陆军各部为：第四十三师团12939人，新编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欠驻帕甘第三一五步兵大队）2600人，加上其他各部及因运输船沉没暂时滞留的部队，总计26000人。海军第五十五警备队2000人，横须贺海军第一特别陆战队800人，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约6000人。陆、海军合计有火炮260门，轻型坦克49辆。斋藤将全岛分成四大防区：海军负责“海军地区”，第一三五步兵联队负责北部地区，第一三六联队负责中部地区，第四十三师团其他部队、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第九坦克联队主力及各炮兵部队驻守南部地区。人虽不多，部队番号竟多达48个，指挥协调难度极大。各部普遍缺乏武器。第四十三师团作战参谋平栲孝坦承，岛上部队6个月后才具备参加保卫战的能力。

除了军事问题，日军还要面临一个新问题，各岛均有大量平民存在。塞班约有28000人，大部分是来自冲绳的日本人和本地查莫罗人，还有少数朝鲜人。为减少岛内粮食压力，日军年初就曾考虑用返航航空船将与作战和生产无关的老弱妇孺带回本土。日本妇女、儿童和60岁以上老人被强制离岛，16岁~60岁的男人可以自主决定去留。在美军潜艇日益活跃的情况下——水下潜艇显然无法准确判断海上船只运的是兵还是普通老百姓——返回本土需要足够的运气。3月上旬，第一艘搭载妇女离开的运输船“马里亚纳丸”号在硫磺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击沉，船员和超过500名女性集体失踪。6月初，搭载平民回国的运输船“千代丸”号、“白山丸”号分别在硫磺岛和小笠原群岛一带被美军潜艇击沉，搭乘的170名平民中128人遇难，其中包括4名被俘美军飞行员。美军发起登陆前，滞留塞班的平民仍超过2万人。

在日占区，政府将英美人描写成“鬼畜”的宣传非常有效。岛民被告知，美国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一旦登上岛屿，将首先冲向妇女儿童。他们会割掉男人的睾丸，使他们生不了孩子，或者把他们流放到荒岛上去。他们会把小孩儿推到坑里放狗去咬，用坦克碾压小孩儿尸体。他们还会肢解平民，把女人送给黑人当慰安妇。“还有什么美国海军陆战队不敢做的事情呢？”

截至美军“征粮者行动”发起之前，小畑第三十一军下属各部共分为五个作战集团，主力部队驻防情况如下：

特鲁克集团：麦仓俊三郎第五十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五十一、五十二旅团。

北马里亚纳集团：斋藤义次第四十三师团（驻塞班），独立混成第四十七旅团。

南马里亚纳集团：高品彪第二十九师团（驻关岛），独立混成第四十八旅团。

小笠原集团：栗林忠道第一〇九师团（驻硫黄岛），独立混成第十二联队。

帕劳集团：井上贞卫第十四师团（驻帕劳），独立混成第四十九、五十三旅团。

军直辖部队：独立混成第五十旅团、海上机动第一旅团，第九坦克联队。

中太平洋防务原归海军负责，人家陆军往来增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海军不来点动作当然说不过去。谁都清楚，没有海军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再多也无法守住岛屿，瓜岛、阿图岛、塔拉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防卫战中，海军一直龟缩不出，陆军对此有好几肚子意见。为固守中太平洋地区，海军这次也算押上了棺材本。2月上旬，角田觉知领军的第一航空舰队下属各航空队陆续进驻中太平洋关岛、提尼安、塞班、罗塔、硫黄、雅浦、帕劳等机场。之前海军已完成计划修建14个机场中的9个，可供400架战机进驻。这样做有两大目的：一是用陆基航空兵打击美军内南洋登陆作战，二是支援航母舰队的作战。

这是一支被东京看作未来与美军决战胜利希望的核心打击力量。第一航空舰队预定训练整备期为一年，因美军来得实在太快，也只能提前结束训练投入实战了。3月15日，该部由大本营直属改隶联合舰队直接指挥。从编制看，这支由1644架各型战机组成的部队实力的确不容小觑。

第六十一航空战队：下属9个航空队，编有战斗机360架，轰炸机192架，陆上攻击机72架，侦察机48架，上野敬三司令部和角田司令部均设在提尼安岛。

第二十二航空战队：下属8个航空队，编有战斗机336架，轰炸机48架，陆上攻击机96架，侦察机24架，澄川道男司令部设在特鲁克。

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下属三个航空队，编有战斗机48架，轰炸机96架，侦察机24架，伊藤良秋司令部设在肯达里。

第二十六航空战队：下属三个航空队，编有战斗机144架，轰炸机48架，陆上攻击机48架，运输机12架，有马正文司令部设在贝里琉岛。

数字看上去非常吓人，事实上角田部队从来没有满编过，据说从成立到解散来到这支部队的飞机只有1188架——并非一次到位。2月以来，米切尔中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频繁出击，屡遭打击的角田部队损失惨重。由于防区太过宽广，上述飞机分散在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无数孤岛上，极易被美军各个击破。日军在用人上也有问题，角田是出名的“逢敌必战”，根本不懂得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等最后决战来临时，这支战略打击部队已被美军像吃零食一样消耗完了。另外还有一大原因，盟军西南太平洋部队登陆比亚克岛，角田奉命向新几内亚岛西部派出了480架战机。截至美军登陆日，角田部队在塞班有战机35架、关岛70架、提尼安岛67架。用172架飞机去应对米切尔近千架舰载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为加强中太平洋防御力量，3月4日，大本营海军部下令编成中太平洋舰队，第一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奉调到塞班岛履任新职。为进一步协调陆海军关系，参谋本部特意安排田村义富、岛村矩康出任南云的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中太平洋舰队以原第四舰队和新编第十四航空舰队为基干。5月5日，其所属航空部队被编入第一航空舰队，第十四航空舰队名存实亡。

根据3月25日东京下达的《中太平洋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中太平洋所有陆海军部队统归中太平洋舰队指挥。理论上说，南云是该地

区日军所有部队的名义总指挥。后来的战役进程表明，南云几乎从未参与指挥作战，充其量只是向东京发发电报、催催援兵而已。之前叱咤风云的南云已经沦为一个摆设。谁都知道仅凭上述力量，守住马里亚纳群岛无疑是痴人说梦。即将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登场的，是1942年11月圣克鲁斯海战之后一直蛰伏不出的快速航母舰队。这支由小泽治三郎领军的精锐之师现在有一个新名字——第一机动舰队。

尽管之前美日双方围绕新几内亚、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的战斗打得颇为热闹，但我们似乎总觉得不太够味儿，就像一条滋滋冒油的烤羊腿，却没放辣椒和孜然似的。细究其因，就在于战场两大主角——日本联合舰队已很长时间没露头了。自1943年11月圣乔治亚角海战以来，双方还从未发生过驱逐舰以上水面舰艇间的争斗，这在海战为主的太平洋战场实属罕见。更令人惊讶的是，自1942年11月圣克鲁斯海战以来一年多时间里，代表日本海军核心攻击力量的快速航母舰队一直高挂免战牌，战场成了美军第五舰队的独角戏，精彩度自然大打折扣。说实在话，咱们很久没看到像样一点的水面对决了，着急呀！

看到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在大洋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日本海军上下除“羡慕嫉妒恨”外，一些山本时代的海航代表人物如草鹿龙之介、渊田美津雄、源田实等人纷纷倡议，重组快速航母舰队。已调任联合舰队航空参谋的渊田指出：“如果我军也组建类似的航母群，并做好充分准备的话，那么，我军在兵力上并非怎样逊色。如果我们错过了时机，今后一定会后悔莫及的。”

时间转眼到了1944年，如果东京再看不出海军发展方向的话，那我们未免太小看日本人了。1944年3月1日，大本营海军部一声令下，原以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的第二舰队和以航母为核心的第三舰队合编重组为第一机动舰队，司令官由原第三舰队指挥官小泽治三郎出任，参谋长为古村启藏。东京高层认为，之前凡有辱帝国海军军威的那些

战役，诸如珊瑚海、中途岛、瓜岛海战小泽均未参与，换手如换刀，让他上去说不定能行。何况小泽是海军首屈一指的航空战专家，同时精通鱼雷战业务，当年日军第一支航母舰队就是他倡导建立的。小泽就此成为联合舰队一人（当时是古贺、后来是丰田）之下、数十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新编成的第一机动舰队构成如下。

第二舰队：司令官栗田健男。该舰队下辖：

第一战列舰战队：司令官宇垣缠，由“长门”号、“大和”号（旗舰）、“武藏”号3艘巨舰组成。

第三战列舰战队：司令官铃木义尾，下辖快速战列舰“金刚”号（旗舰）、“榛名”号。

第四巡洋舰战队：司令官栗田健男（兼），下辖重巡洋舰“爱宕”号（旗舰）、“高雄”号、“摩耶”号和“鸟海”号。

第五巡洋舰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下辖重巡洋舰“妙高”号（旗舰）、“羽黑”号。

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万隆，下辖重巡洋舰“熊野”号（旗舰）、“铃谷”号、“利根”号和“筑摩”号。

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早川干夫，下辖轻巡洋舰“能代”号（旗舰），第二十四、第二十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二驱逐舰分队共14艘驱逐舰。

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兼），下属各部为：

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兼），下辖航母“大风”号（旗舰）、“瑞鹤”号、“翔鹤”号，其第六〇一航空队有舰载机225架，其中战斗机81架、俯冲轰炸机81架、鱼雷机54架，侦察机9架。

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高次，下辖航母“隼鹰”号（旗舰）、“飞鹰”号、“龙凤”号，其第六五二航空队有舰载机135架，其中战斗机81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机36架。

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末雄，下辖航母“千岁”号（旗舰）、“千代田”号、“瑞凤”号，其第六五三航空队有舰载机87架，其中战斗机60架、鱼雷机27架。

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曾任“翔鹤”号舰长，参加过偷袭珍珠港、锡兰海战和珊瑚海海战等战役。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曾任“瑞凤”号舰长，参加过中途岛海战、圣克鲁斯海战等战役，两人作战经验丰富。相对而言，总指挥小泽倒是首次指挥航母作战。

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千秋，下辖“伊势”号、“日向”号航空战列舰。其第六三四航空队共有舰载机48架，其中俯冲轰炸机24架，水上侦察机24架。目前上述两舰正在船厂接受改造，改装舰尾以便装载飞机，未能赶上参加马里亚纳海战。

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进，下辖轻巡洋舰“阿贺野”号（旗舰）、“矢矧”号，第四、第十、第十六、第十七、第六十一驱逐舰分队共15艘驱逐舰。

日军这一调整意义在于，第一机动舰队指挥官可以统一调遣舰队的的所有兵力，预示着战列舰已从之前的“决战横纲”降格为次要地位，航母真正成为海上决战的核心。等日军适应形势变化做出上述变更时，距美军首次编成以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从舰队构成可以看出，小泽手中集结了日本海军超过80%的作战舰艇。在不远的将来，日军9艘、美军15艘，总计24艘航母将在塞班岛以东的菲律宾海，展开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很可能也绝后的最大规模的海空对决。

跟随第一机动舰队重建，海军各航空队也进行了改编。之前日本海军飞行队完全从属于航母，相对固定不变。这种死板制度导致珊瑚海海战中受伤的“翔鹤”号和飞行队受损的“瑞鹤”号无法合理组合，间接导致了南云在中途岛的惨败。1944年2月15日，日本海军开始实施新政策，航母飞行队独立于航母之外自成体系。一旦该航空队消耗完毕，就调来新航空队登舰继续作战。如果航母受损，舰上航空队就调到其他航母上去。继服役于第一、第三航空战队的第六〇一、第六五三航空队率先成立之后，海军在3月10日和5月1日分别编成了服役于第二、第四航空战队的第六五二、第六三四航空队。

随航母舰队和航空队重组而来的是舰载机的更新。原零战21型在美军新锐战斗机“地狱猫”面前尽落下风，日军新型零战52型不但改装了大功率发动机，且装备了防弹装甲和自封油箱，火力和防护能力显著提升。新型“天山”鱼雷机取代了原来的“九七式”，“彗星”俯冲轰炸机代替了老旧的“九九式”，各项性能均有不同程度提高。遗憾的是，由于飞机生产难以为继，新型战机不是谁想要就能给的，它们几乎全被分给了配属第一航空战队的第六〇一航空队。第二航空战队航空参谋奥宫正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为城岛争取来9架“彗星”。新型战机投入实战，极大地提升了日军赢得决战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以往海战中鱼雷机、轰炸机战损率极高而零战往往能够幸存的实际状况，三菱公司在过时的零战21型基础上“开发”出“战斗轰炸机”，即在零战肚皮底下边挂载一颗250公斤或两颗60公斤炸弹，使之兼备空中格斗和俯冲投弹两项功能。这种战斗轰炸机因重量较轻，在飞行甲板较短的4艘轻型航母上同样可以使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轻型航母的战斗能力。从实战结果看，这种不太高明的“新战术”并未取得显著战果。

虽然前文已多次亮相，但我们尚未对史上最大规模航母对决的日军指挥官有过详细介绍，主要原因在于他之前出场大多是配角。1886

年10月2日，小泽出生于九州宫崎县。学生时代的小泽和哈尔西、米切尔一样属于刺头，中学就读时曾因打架被开除。小泽身高1.77米，在日本人中不算姚明也算王治郅，打架估计不会吃亏。中学时期小泽已是柔道高手，进入军校后又成为空手道高段，甚至有他曾把后来成为柔道十段的三船久藏从桥上扔出去的传闻。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他哥哥小泽宇一郎的上司牛岛贞雄——日本侵华时任第十八师团中将师团长——从中国东北给他寄回劝诫信，其中有“过则勿惮改”的语句。受其感召及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胜利的影响，小泽考入海兵第三十七期，1909年毕业，成绩在同期179人中排第四十五位。

毕业之后，小泽以海军少尉候补生身份登上训练巡洋舰“宗谷”号。这艘舰舰长就是日本终战首相、当时的海军大佐铃木贯太郎。铃木派给小泽的指导军官后来同样鼎鼎大名——当时的海军大尉山本五十六和海军中尉古贺峰一。小小一艘训练舰上，竟同时会集了联合舰队四任司令官。

1921年小泽从海大第十九期毕业，以少佐军衔出任驱逐舰“竹”号舰长。1930年晋升大佐后，小泽先后出任海大、陆大教官及重巡洋舰“摩耶”号舰长。在日本海军，小泽以才智出众、举止得体、品行端正著称，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学习成绩一般但仕途顺利。1936年，小泽在战列舰“榛名”号上晋升海军少将，跨入高级将领行列。此后他历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第八战队司令官、海军水雷学校校长等职。小泽酗酒，脸色微红，年轻时曾因意外事故面部神经受伤，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因此被幕僚戏称“鬼瓦”。据称，他是所有舰队司令官中唯一一个不依靠参谋就能拟订作战计划的人。

1939年出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后——集中使用航母的创新建议正是他提出来的——小泽对海军航空兵战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前文提到，他在演习中对航母的合理运用启发山本萌发了偷袭珍珠港的念头。至今日本史学界仍有人认为，小泽的航空战水平不在山口多闻之

下，他沉稳内敛的性格似乎更适合出任机动部队司令官。1940年小泽晋升中将同时出任第三战队司令官，1941年10月调南遣舰队，在这里迎来了战争的爆发。

按道理说，当时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应该是一位航空战专家，诸如小泽、山口等人——塚原二四三因在武汉失去一条胳膊退出竞争——但最后获得这一要职的却是鱼雷战专家南云。有人说小泽因资历失去要职，他从海兵毕业是在年底（1909年12月），而人家南云是在年初（1909年1月），小泽吊床号第四十五也比南云第七低了不少。也有人说，是条约派的山本为了团结舰队派中坚人物南云在内部搞的平衡。

日本陆海军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陆海军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拆台的现象在小泽身上并不存在。由于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作战中与陆军的山下奉文、今村均都有过愉快的合作，小泽被尊为“陆军大明神”。小泽看问题非常敏锐，锡兰海战之后，只有他在计算更换兵装所需时间后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建议，“注意防范机动部队空中防御面临的风险”。可惜他的建议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才有了南云在中途岛的惨败。

南方作战之后，小泽淡出一线，到海大当了校长。1942年11月，日军虽艰难赢得了圣克鲁斯海战，但在战斗中表现懦弱的南云被免职，小泽终于重出江湖，接任第三舰队司令官职务，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统帅联合舰队几乎全部力量与敌决战，是每一名海军军官的梦想。可惜此时日本海军日薄西山，早已不复当年之勇，此时接掌的大印更像一个烫手山芋。

随着拉包尔和特鲁克等基地先后无效化，日本海军亟须为主力舰队寻找一片合适的前进基地。一般来说，前进基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接近预想作战海面，受敌攻击可能性小，易于补给和船只维修，

可以获得必要的训练海面 and 航空基地。战争初期，日军海外最大基地特鲁克虽在训练方面受到一些限制，终究还算一处合适的锚地。自从1944年2月中旬美军航母舰队空袭特鲁克之后，那里肯定不能作为基地使用了。随后选择的临时泊地帕劳很快遭到美军空袭，古贺更是因此失踪。到1944年，堂堂联合舰队竟连一片安全泊地都找不到了。

按说濑户内海柱岛基地非常合适，但日军的尴尬正在于此——资源地没有工业，工业区缺乏资源，特别是燃油。1944年前3个月，由于美军潜艇日益活跃，联合舰队损失油轮达11艘，总计102477吨。海上交通线近乎断绝导致本土燃油储备趋于枯竭。靠油喂养的舰船如果留在内地，最终只能沦为一大堆无法移动的废铜烂铁。

除了到有油的地方去，别无选择。新加坡樟宜基地条件不错，但那里欧洲侨民很多，他们感情上倾向于盟军，停泊一支庞大的舰队是无法保守秘密的。斟酌再三，名不见经传的林加锚地进入了军令部的视线。1943年底，军令部委托第二航空战队派出专家对林加进行了实地考察。新加坡以南150公里的林加锚地是一片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55公里的开阔水域，周围几乎没有民宅和商船航道，不但利于保密警戒，且因水浅美军潜艇无法潜入，最适合大舰队停泊训练。比这些条件更具魅力的是，锚地南方330公里就是苏门答腊岛著名的巨港油田，可以为众多舰船提供急需的燃油。基于上述充分理由，第一机动舰队只好选择林加作为临时泊地。小泽希望，自己能有充裕时间进行训练，提高各部特别是飞行队的战斗力。

美国人当然不会给日军从容训练、提升战力的时间，他们已兵分两路，气势汹汹杀将过来。率先出手的是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就在安达率第十八军栖栖遑遑向韦瓦克撤退之际，麦克阿瑟针对荷兰迪亚的登陆作战业已发起。3月下旬之后，肯尼严令所有P-38战斗机不许进入荷兰迪亚一带空域，给日军造成盟军轰炸机因缺少护航无法攻击此地的假象。借日军疏于防范之际，3月30日、31日和4月3日，

美军第五航空队突然连续发起三轮大规模空袭，共出动P-38战斗机75架，B-17和B-24重型轰炸机65架，中型轰炸机170架，对日军荷兰迪亚和韦瓦克一带机场进行狂轰滥炸。猝不及防的日本第四航空军损失飞机逾130架，大量物资、装备和军用设施被毁，半年多前的“黑色8月17日”再次上演。美军轻松夺得了作战地区的制空权。

根据情报推算，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判断荷兰迪亚一带约有日军11000人，大多属于后勤或防空部队，战斗力不强。麦克阿瑟计划出动艾克尔伯格中将第一军的两个师，作为第六集团军下辖特遣部队实施远程打击。新几内亚海岸线在荷兰迪亚一带有两个弯入部分——塔纳梅拉湾和亨博尔特湾——两湾相距40公里。美军第二十四、第四十一步兵师将分别在两湾登陆，之后马不停蹄向内陆挺进，一直打到森塔尼湖，占领那里的三处机场。4月8日，距登陆日只剩两周时，侦察机带回的航拍照片显示，塔纳梅拉湾滩头沼泽遍布，步兵和坦克部队很难通过。但艾克尔伯格依然坚持必须按计划发起攻击，因为麦克阿瑟答应他，如果顺利拿下荷兰迪亚，就晋升他为集团军司令官。

米切尔快速航母舰队只能为登陆行动提供三天空中掩护。麦克阿瑟的解决办法是，在艾塔佩实施补充性登陆。艾塔佩大致位于韦瓦克和荷兰迪亚中间，日军在那里有两座小型机场，其中一个正在使用，另一个已接近完工。如果能迅速夺取艾塔佩并夺取那里的简易机场，即使米切尔的航母撤走，肯尼也可以向那里派驻战机，为主力部队登陆两湾提供空中掩护。

4月19日，麦克阿瑟乘B-17飞往芬什哈芬港，登上了金凯德中将旗舰“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在开往荷兰迪亚之前，他命令“纳什维尔”号穿越维蒂阿兹海峡，登上格罗斯特角看望陆战一师，他们正在那里和残余日军交战。鲁普图斯少将的陆战队员在红树遍野的沼泽地里挣扎前进，他们的行动虽然艰辛但意义不大，美国人已经不打算攻

打拉包尔了。麦克阿瑟对他们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4月20日，巴比少将第七两栖舰队的运输船开始向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以北海域集中，为他们护航的除金凯德第七舰队外，还有尼米兹派来的8艘护航航母。盟军船队分别从马努斯岛和芬什哈芬港启航，船上运载着多达84000名官兵，其中作战人员52000人。这是迄今为止西南太平洋战区最大规模的一次两栖登陆行动。远看上去，由113艘各型舰船——可惜其中航母和战列舰那样的大家伙一艘都没——组成的庞大舰队已经足够威风，但比起斯普鲁恩斯和特纳领军的那支舰队来说，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航途之中，麦克阿瑟大部分时间坐在舱外一张椅子上，有时思考，有时打盹儿，有时与身边的参谋闲谈。老麦显然兴致颇高，对海军中那些崇拜者前来握手和签名的人来者不拒。舰队先向西北帕劳群岛方向航行，这样即使日军提前发现了他们，也不能判明真正意图。巴比计划行驶至目标海域以北突然掉头向南，“就像枝丫从树干向天空伸展一样”，其触角伸向各目的地：第一支向艾塔佩挺进，第二支向塔拉梅拉湾航行，第三支主力部队直接驶向亨博尔特湾。夜幕降临时，美军舰队已接近艾塔佩纬度。一部分船只悄然转向港口，上边运载着第四十一步兵师第一六三团的3000名官兵，登陆行动总指挥是副师长詹姆斯·多伊准将。

4月22日是登陆日。黎明时分，美军护航舰队作战舰艇驶近荷兰迪亚3200米外海。随着金凯德一声令下，美军轻巡洋舰152毫米“巨炮”开始向岸上发出怒吼——在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重巡洋舰203毫米炮都只能算小家伙。西南太平洋战区海军力量实在寒碜，贵为第七两栖舰队司令官的巴比少将的旗舰，不过是小小的驱逐舰“斯旺森”号，即便如此，连艾克尔伯格第一军司令部成员也挤在上边。人家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有专业指挥舰“洛基山”号，连战列舰和重巡

洋舰都不坐。差不多同一时间，肯尼第五航空队的陆基战机及米切尔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一、第二、第三大队舰载机联袂出击，超过600架战机对日军瓦克德岛、萨米、帕劳机场发起狂轰滥炸。大规模空袭不但保证了登陆船队的绝对安全，且一举摧毁日机140余架，角田第一航空舰队再次遭受重大打击。第五航空队和第七舰队（包括尼米兹的8艘护航航母）彻底摧毁了日军防御。现在看来，让米切尔快速航母舰队大老远跑来确实大材小用了。

就在众多美军战机飞抵海岸或投弹或扫射之时，“纳什维尔”号逐渐接近了亨博尔特湾滩头。舰桥上的麦克阿瑟在用望远镜观察战况，一时竟看得入了迷。7时，第四十一师第一攻击波顺利登岸，日军抵抗极其轻微，美军进攻完全达成了突然性。登陆部队迅速在滩头建起了桥头堡，随后沿森林道路从东西两面夹击荷兰迪亚。日军在城区进行了仓促抵抗。由于他们的阵地大多建在城南高地上，城区迅速被美军攻克。当美国大兵冲进日军营房时，发现大量文件还未来得及销毁，锅里的饭还是热的。美军舰船堵住了湾口，几艘企图冲向大海的日军小艇被当场击沉，剩下的在码头泊位上熊熊燃烧。

弗雷德里克·欧文少将第二十四师的三个营迅速占据塔纳梅拉湾两个狭长的沙洲，却被珊瑚礁和无法逾越的沼泽挡住，无法前进。周围糟糕的地形与肯尼侦察机低空拍摄的照片完全一样。

11时，麦克阿瑟在亨博尔特湾上岸，察看第四十一师滩头阵地的扩展情况。他大步流星地在柔软的沙滩上向前走着，参谋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边，很快便汗流浹背，年过六旬的老麦似乎根本没有出汗。大约走出两公里后，他转身沿原路返回，跟师长霍勒斯·富勒少将交谈几分钟后返回“纳什维尔”号。

当麦克阿瑟准备吃午饭时，巡洋舰已行驶40公里来到了塔纳梅拉湾。艾克尔伯格登上巡洋舰，向司令官抱怨说：“克鲁格丝毫不让部

队喘息，逼着部队向内陆挺进。”15时，麦克阿瑟带克鲁格和艾克尔伯格一起上岸，发现竟然有数千人在那里乱转，不知道如何穿越沼泽。在麦克阿瑟干预下，克鲁格勉强同意部队重新返回船上，经海路前往亨博尔特湾。他们在滩头逗留的一个小时里，日军几乎没有开火。到当天傍晚，登陆美军已超过25000人。

回到船上后，麦克阿瑟召集克鲁格、巴比、艾克尔伯格和他们的参谋长开了个短会，告诉大家，“荷兰迪亚作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艾克尔伯格想不到，麦克阿瑟要他立即组织人马登陆西方160公里的瓦克德岛。据之前侦察显示，日军在那里有一处机场，守军只区区800人。根据原先制订的计划，艾克尔伯格的部队5月18日才会在那里登陆。

艾克尔伯格反对麦克阿瑟的临时动议，提出部队尚未夺取森塔尼湖的3处机场，这一仗“现在就说打赢了为时尚早”。况且现在出兵登陆瓦克德岛，巴比也没准备好足够的船。目前那些运输船上装满了提供给登陆荷兰迪亚部队的弹药和补给。如果等完成卸载重新安排货物装载，至少需要72个小时。此外，沿岸更远一些地区海图不清。最近几个月中，由于必须留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且要听从克鲁格指挥，艾克尔伯格一直郁郁寡欢。克鲁格内心虽然赞成艾克尔伯格的说法，但嘴上什么都没有说。

当晚，“纳什维尔”号沿新几内亚岛海岸向东航行，天亮前抵达艾塔佩外海。麦克阿瑟率众参谋再次登岸，想看看多伊和第一六三团在干什么。驻守艾塔佩的只有日军兵站部队、补充人员、航空地勤部队不到2000人，野战部队几乎没有。面对蜂拥而上的美军大部队，他们稍作抵抗后遁入丛林。麦克阿瑟登上陆地时，美军工兵营正在整修机场。甚至在米切尔的快速航母撤离以前，肯尼的战斗机已经进驻，能够为荷兰迪亚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了。多伊命令以一部兵力围剿

日军残部，主力迅速封锁韦瓦克通往荷兰迪亚的滨海公路，阻止安达第十八军主力前来增援。

看到前线战事进展顺利，麦克阿瑟龙心大悦。当“纳什维尔”号在夜色下向芬什哈芬返航时，司令官舱室里的老麦已经开始兴致勃勃撰写公报了：“我们已经攻占了荷属新几内亚北海岸的亨博尔特湾地区，该地区位于赛多尔以西500英里。本次行动对分布在新几内亚海岸的日第十八军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现在完全陷入孤立。虽然他们会继续负隅顽抗，但是，我们只需要时间和战斗就可以将他们彻底消灭。”提前发出胜利公告是老麦的一贯做法，前线战斗尚在激烈进行之中。

日军抵抗非常微弱，以至于米切尔的三个航母大队几乎没出多少力。经过1944年前三个月的战斗，海军航空兵“王牌”数量翻了一番，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增长率。在战争前25个月，海航只出现了不到30名“王牌”，这三个月新出现的“王牌”就超过30人，其中21人来自“地狱猫”飞行员。许多飞行员希望在荷兰迪亚积累数据，最终结果令人失望。真正的空战寥寥无几，他们大多数时间里仅在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各飞行大队汇总，在地面摧毁日机103架，这一数据很可能不太真实，因为很多飞机看上去已被陆军飞机炸过一遍了。返航途中，意犹未尽的米切尔将剩余炮弹全部赏给了特鲁克，还让李中将带着战列舰和巡洋舰四处打炮，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荷兰迪亚今天称作查亚普拉，是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首府，是当时安达第十八军最重要的后方基地。正如麦克阿瑟预料，日军一直认为韦瓦克将是美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未曾料到盟军竟会有如此大的跨越。威洛比的情报基本准确，日军在荷兰迪亚只有14600人，其中第十八军约6000人，第四航空军约7000人，海军1000人左右。主要包括北园丰藏第三野战输送部、稻田正纯第六飞行师团、远藤喜一第九舰队司令部以及南洋第六支队、海军第九十警备队等，大多属于防空、

勤务和工程人员，作战部队不到10%，缺少火炮等重型装备。他们中大部分人10天前才刚刚赶到，根本来不及统一部署，彼此之间毫无协同。美军登陆后迅速向机场方向攻击前进，日军稍作抵抗后钻入丛林，向西北方向230公里的萨米撤退。

值得一提的是，刚到任10天的第九舰队司令官远藤喜一率海军第九十警备队拼命抵抗美军进攻，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4月26日，美军顺利攻下三座机场，宣称击毙日军超过3000人，自己亡160人、伤1040人。

日军残部公推第六飞行师团稻田带领大家一起撤往萨米。稻田见美军势大，竟然带着少数心腹抛开众人从海上溜号，由此获得“逃跑将军”的雅号。同年8月，稻田因不顾友军临阵脱逃，被停职处理，并关押了两个月。日军残部包括家属2000人踏上了艰难的撤退之旅，短短270公里路程费时近两月，途中倒毙者不计其数，这条道路因此被称作“白骨之路”。按时间计算，牟田口撤退的那条“白骨之路”只能算第二条了。其间，5月3日，第九舰队司令官远藤、参谋长绪方真记、第九十警备队司令官鬼束铁夫在阻击战中阵亡，远藤因此成为开战以来海军战亡的第一位舰队司令官。东京随后追晋远藤和绪方大将、中将，短命的第九舰队随即被撤销。

荷兰迪亚从此成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新的前进基地。麦克阿瑟在此设立了前线指挥所，随后肯尼第五航空队、克鲁格第六集团军、金凯德第七舰队、巴比第七两栖舰队司令部都前出至此。一时间荷兰迪亚大军云集，最多时驻扎盟军逾10万之众。像当初瓜岛一样，之前出镜率极高的莫尔兹比港将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

美军已经向荷兰迪亚和艾塔佩发起进攻，对是否出动增援部队，日第二方面军内部意见不一。鉴于荷兰迪亚重要的战略地位，斟酌再三，阿南还是命令驻马诺夸里第二军司令部速速派出增援。丰岛派第

三十六师团松山宗右卫门率第二二四联队两个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火速出发。说实在话，这点兵力就是去了，也会被美军两个步兵师和强大的海空力量联合绞杀。为粉碎美军快速西进的企图，阿南认为有必要向荷兰迪亚增派第三十六师团主力。4月24日，他命令第二军开始准备，同时将上述意图报告南方军司令部。

南方军总司令寺内认为，阿南的做法纯属“出于荣誉的责任感”，并不可取。第三十六师团出动增援，势必大大削弱萨米地区的防卫。前方发回的报告显示，美军登陆部队至少两个师以上。出动一个师团长途跋涉前往挑战，胜算极小，很可能在他们到达之前，当地守军已经全军覆没了。鉴于荷兰迪亚无险可守且缺粮少弹，寺内断然下令终止增援行动，要求阿南迅速加强萨米地区的防御，坐等美军来攻。

虽然荷兰迪亚机场可以起降肯尼的中型轰炸机，但排水不畅，雨季无法正常使用，而新几内亚雨季9月1日即将来临。肯尼提出建议，迅速夺取战略要地比亚克岛。该岛位于荷兰迪亚西北360公里处，有3处可供使用的机场，其中莫克默机场可供B-24、B-17重型轰炸机全天候使用。如果美军占领此处，从这里起飞的重型轰炸机就可以为尼米兹预定6月15日发起的“征粮者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比亚克岛距离较远，米切尔的快速航母舰队已经撤走，麦克阿瑟决定先夺取荷兰迪亚以西230公里、萨米以北一个叫瓦克德的小岛，取得攻打比亚克岛的中间跳板。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显示，那里守军极少，日本海军第一〇三设营队修建的机场稍加扩建就可供重型轰炸机使用。作战经验丰富的第一六三团被授予“旋风特遣队”称号，受命立即出发进攻瓦克德岛。

5月17日清晨7时，经过3小时的空中轰炸和舰炮打击之后，美军第一六三团在瓦克德岛顺利登陆，岛上日本海军第一〇三设营队、陆军

第二二四联队第九中队共800名官兵迅速溃败。战斗不到48小时，岛屿已落入美军之手，付出的代价是亡40人、伤110人。美军工兵部队甚至在停火之前就已经修复了机场跑道，美军战斗机随即进驻。

瓦克德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仅隔3公里狭窄水域。在攻打瓦克德岛的同时，美军也在岛对岸特莫、阿拉列一带登陆。美军登陆目的有二：一是在对岸建立炮兵阵地，支援第一六三团的瓦克德岛之战；二是保证瓦克德机场今后免遭日军炮击。美军登陆点以西30公里的萨米驻有田上八郎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和横山德治郎海军第八十六警备队。美军突然在眼前登陆，着实让阿南慌了手脚，正前往增援荷兰迪亚的第二二四步兵联队奉命立即掉头直奔美军登陆场，吉野直靖第二二三步兵联队亦从萨米前出至图尔河构筑防线。完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军以强大空中支援和舰炮火力打击岛上日军，沿海岸逐次向萨米推进。随着5月27日比亚克岛战斗打响，双方注意力同时转移。虽然仍有零星战斗发生，但一个月后，双方沿萨米和瓦克德岛对岸转入长期持久战态势。从荷兰迪亚撤出的日军残部只能绕图尔河上游撤回萨米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4月下旬，联合舰队新任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从拉包尔经塞班、硫黄岛飞回国内向丰田报到。草鹿面临的问题是，重新决定下一个战役在何地何时开打。与几位前任一样，草鹿同样满脑子“决战”思想，他的计划就不可避免地与古贺的“Z计划”大致相同。此时小泽第一航空战队和栗田第二舰队远在新加坡以南的林加锚地，第二、第三航母战队在本土的濑户内海，距离未来可能的战场菲律宾、马里亚纳、帕劳或新几内亚十分遥远。草鹿想起中国的一句名言：“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思忖再三，他认为有必要使机动舰队来个“三级跳”：第一跳跳至菲律宾群岛南端一个叫塔威塔威的小岛；第二跳跳至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吉马拉斯；第三跳跳至最后

决战的战场。草鹿一厢情愿地将未来决战地设计在帕劳和塞班一带。他的想法很快得到新长官丰田的首肯。

即使刚上任忙得脚不沾地，草鹿仍没忽略塞班的脆弱防御，能否保住塞班对未来海上决战意义重大。气愤的草鹿一定要找出造成防御薄弱的陆军军官是谁，骂他一顿。在一次陆海军联络会议上，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向陆军提出：“如果敌军舰队进攻塞班，希望至少要确保机场一周时间。”东条非常恼火：“别说一周、十天，几个月也绝对没问题。我个人敢用‘大印’保证塞班的防御！”作战课长服部也跟着慨然允诺：“对马里亚纳充满信心。塞班防御固若金汤，陆军非常希望美军能够在那里登陆，这样我们就可以趁机将他们全部干掉！”作战课负责帕劳、马里亚纳方面的作战参谋晴气城挺胸担保：“马里亚纳防务，即便是海军航空力量变为零，也能将敌人赶出去。”中泽和草鹿对这些话一点都不信，他们认为陆军除了吹牛，啥都不会。

5月3日，丰田在“大淀”号升起将旗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大本营海军部下达的名为“联合舰队当前应遵循之作战方针”的重要指示。内容如下。

第一，我决战兵力应大部集中于敌之主要反攻正面，一举歼灭敌舰队，挫败其反攻企图。为此我决战兵力宜尽快做好准备，大致于5月下旬以后在从中太平洋起至菲律宾及澳洲北部之海域捕捉敌舰队主力，并设法予以歼灭。

第二，决战海面之作战要领如下：5月下旬，第一机动舰队及第一航空舰队之兵力应做好准备，第一机动舰队于菲律宾中南部待机，第一航空舰队于中太平洋方面及澳北展开，保持随时进行决战之态势，全力以赴捕捉并歼灭敌军主力，决战海面应尽可能选在接近我机动舰队待机之地点。

第三，如敌军在我准备好决战兵力之前，前来进攻，则宜按如下方针作战：保持特定据点及情况于我有利等场合除外，一般应避免以我海上兵力与敌决战，主要以基地航空部队及局部防备兵力迎击并歼灭敌军。此种情况下，使用基地航空兵时应通盘考虑整个战局之推移，除非情况有利于而后所进行之决战，否则应尽量避免过多消耗兵力，务以保障最后决战为宗旨。

第四，决战期间，基本以所在兵力迎击来攻之敌，尽可能按既定方针确保所定重要地域。尽可能实施奇袭作战，挫败敌军之进攻气势。

第五，有关决战准备，应特别注意下述原则：陆海军一律进行作战准备，大致于5月中旬达到目标，促进自中太平洋至菲律宾及澳北地区的作战准备。

第六，本作战代号“阿号作战”。

领受大本营任务当天，丰田向各部颁发命令：小泽第一机动舰队5月20日前完成在塔威塔威的集结；角田第一航空舰队驻内地部队向马里亚纳方面出击，5月26日前按预定计划完成兵力部署。鉴于美军在荷兰迪亚的反击作战已经发起，5月10日，联合舰队向小泽下达了“三级跳”出击命令。

联合舰队司令部将未来决战地区设定为帕劳一带。如果美国舰队径直前往马里亚纳，则想法把他们诱向南面。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动部队缺乏燃油，跑得太远怕油不够。何况帕劳一带更利于角田第一航空舰队陆基战机的展开。决战第一主力是小泽第一机动舰队，但角田第一航空舰队同样任务繁重。在小泽出手之前，角田必须“至少歼灭美军特混舰队1/3航空母舰”，多了更好。

塔威塔威位于棉兰老岛和加里曼丹岛之间，联合舰队之所以将它选为第一机动舰队临时集结点，主观上是因为日军无法判定美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塔威塔威可以兼顾马里亚纳和帕劳两个方向，离新几内亚西部也不算远。客观上还是那个老问题，缺油。塔威塔威距英属婆罗洲的打拉根油田只有310公里，那里出产的原油质量较高，急需燃料时不经加工即可直接使用。但这种燃油挥发性强，更易引发火灾，因含杂质较多，长时间使用对锅炉损害极大。日军看似聪明的变通之策最终酿成了惊天大祸。

5月11日中午时分，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城岛坐镇“隼鹰”号悄然驶出佐伯湾，“飞鹰”号和“龙凤”号分别位于旗舰右前方600米处和东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大林第三航空战队的“千代田”号、“千岁”号和“瑞凤”号。同日凌晨3时，栗田率第二舰队从林加泊地拔锚起航。次日，留在泊地的其余舰船在小泽亲自率领下，按第十驱逐舰队、第五巡洋舰队和第一航空战队序列依次出港。小泽和栗田均从婆罗洲西北开始向北航行，而后向东驶往塔威塔威。栗田舰队于14日16时50分到达目的地，小泽部队于次日11时抵达。19时15分，北海面上驶来了城岛和大林的6艘航母及护航舰只。至此小泽按命令完成了第一机动舰队的战前集结。开战以来，日军是第三次如此大规模集结兵力。第一次是中途岛海战之前集结于柱岛，第二次是瓜岛战役中后期集结于特鲁克。

塔威塔威是菲律宾南部苏禄海西端的一个小岛，长55公里，最宽处18公里，岛上有座海拔550米的小山，舰队泊地位于小岛以南。虽然塔威塔威岛可以挡住来自北方的视线，但环绕于东、西、南三面的小岛都是平坦的珊瑚礁，覆盖地表的椰林顶端距海面不到20米，根本挡不住战列舰挺拔高耸的桅杆。美军潜艇从外海即使看不清舰队全貌，却能知道这里停泊着一支大舰队，至少能数出战列舰的数量。与柱岛基地和林加锚地相比，塔威塔威泊地太小，如此多舰艇入驻显得非常

拥挤，因此战前训练必须驶出港湾在外海进行，给保密和警戒工作带来了更大难度。当地居民对日本人怀有敌意，无论怎样提防都难免走漏消息。泊地只有西面一个出入口，一旦美军潜艇在此设伏，日军所有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它们发现。

事实上，小泽前脚刚到塔威塔威，美国人后脚就知道了。洛克伍德中将联袂克里斯蒂少将向苏禄海一口气派出了8艘潜艇，执行对小泽舰队跟踪、监视并寻隙攻敌的任务。

在泊地中央停泊的，是小泽亲自坐镇的大型航母“大风”号。与其他航母相比，这艘刚服役不久的新舰有四大特点。第一，飞行甲板中段铺有20毫米钢板和75毫米装甲板叠加而成的长150米、宽20米的厚重装甲层，足以抵挡美军俯冲轰炸机使用的454公斤炸弹。考虑到1942年损失的航母大都拜俯冲轰炸机所赐，日军这种改进毫无疑问具有极大价值。第二，因为装有沉重的装甲甲板导致重心上升，该舰干舷比“飞龙”级和“翔鹤”级都低，同时采用类似英军“光辉”级航母可抗风暴全封闭式舰首，提高了适航性和耐波性。第三，由于飞行甲板位置较低，该舰采用与舰桥一体化的直立式烟囱。为避免影响后部飞行甲板作业，烟囱从其垂直面向外倾斜26度，高出飞行甲板17米。第四，载机52架，比吨位相仿的“翔鹤”级少了1/3。主要是飞行甲板装甲化导致重心上升、机库容量相应减少所致。此外，由于美军鱼雷机和潜艇在1942年表现拙劣，“大风”号的水下防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这是开战以来日本新造的唯一大型航母，其他航母与之相比“犹如一个个小火柴盒”。1942年，当南云机动舰队一路高歌猛进时，建造中的“大风”号并不怎么引人注目。随着几次航母大战特别是中途岛海战“赤城”号等4艘航母折戟沉海，“大风”号瞬间变成了日军扭转局势、力挽狂澜的救命稻草。一些人甚至公开宣称，“永不沉没”的“大风”号一旦下水参战，日军将很快反败为胜。4月15日，当“大

风”号在“初月”号和“若月”号护航下抵达林加锚地时——舰上清一色最新型“天山”鱼雷机和“彗星”俯冲轰炸机——所有舰船上的水兵用齐声欢呼来欢迎这位新伙伴。可惜众目睽睽之下，“大风”号因配电箱故障造成舵机失灵。故障虽很快得以排除，但并不完美的亮相似乎预示着该舰未来的命运多舛。

“大风”号东侧，并排停泊着久经战阵的“瑞鹤”号和“翔鹤”号，这3艘大型航母构成了小泽亲自指挥的第一航空战队。“大风”号北侧，停泊着第二航空战队“隼鹰”号、“飞鹰”号和“龙凤”号；南侧是第三航空战队“千代田”号、“千岁”号和“瑞凤”号，再往南是重巡洋舰“最上”号，以及第十驱逐舰战队“矢矧”号轻巡洋舰和另16艘驱逐舰。以上属于第三舰队。

“大风”号西侧近处，泊着第二舰队司令官栗田的旗舰“爱宕”号——以前它是近藤信竹的旗舰——旁边并排停着“高雄”号、“摩耶”号、“鸟海”号3艘重巡洋舰。这4艘舰属于第四巡洋舰战队，由栗田直接指挥。第四巡洋舰战队西侧，十分醒目地停泊着威风凛凛的战列舰群——宇垣第一战队有“大和”号、“武藏”号、“长门”号3艘巨舰。第一战队旁边，停泊着铃木义尾第三战队快速战列舰“榛名”号和“金刚”号。战列舰外侧，是桥本信太郎第五巡洋舰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白石万隆第七巡洋舰战队重巡洋舰“熊野”号、“铃谷”号、“利根”号和“筑摩”号。离出口最近的是早川干夫第二驱逐舰战队旗舰“能代”号轻巡洋舰及13艘驱逐舰。以上属于第二舰队。

这一群战舰北面，离得最近的是临时归小泽指挥的老式战列舰“扶桑”号。这艘陈旧的军舰巍立于其他军舰之中，其奇妙塔式桅杆十分突出。除上述作战舰艇外，湾内还泊有运送燃料、弹药、粮食的12艘运输船和5艘护航驱逐舰。

小泽第一机动舰队合计兵力：航空母舰9艘，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11艘，轻巡洋舰2艘，驱逐舰33艘，辅助舰艇12艘。这的确是一支拥有73艘舰船的强大水上力量。

“隼鹰”号舰桥上，航空参谋奥宫意外发现，自1942年夏天编成第三舰队以来，自己不知不觉已成了资格最老的人。望着檣桅如林的庞大舰队，奥宫总觉得眼前景象似乎跟以前有所不同。之前不管在柱岛或特鲁克，凡联合舰队决战兵力集结之地，总会由飘着大将将旗的“大和”号或“武藏”号坐镇中央，雄视全军。可现在环顾四周，却找不到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大将将旗。实际上，此时柱岛基地还留有一艘军舰——丰田的新旗舰“大淀”号轻巡洋舰。司令官不到前线指挥，是总结战争以来历次海战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

丰田符合现代作战指挥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人家尼米兹就蹲在珍珠港轻易不挪窝——但一贯标榜勇敢精神的日本人对此并不买账，认为丰田胆小、怯懦、怕死的大有人在。加上他主导的马里亚纳和莱特湾海战均以日军惨败告终，战后日本史学家曾揶揄丰田，“此公不但在判断美军进攻反向上出现重大失误，且首开司令长官不亲临前线藏匿于后方的先河”。说到底还是仗打输了。一旦日军能够在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中获胜，对丰田的评价就会变成“羽扇纶巾”“高瞻远瞩”“决胜千里之外”的美妙词语了。

5月19日，小泽召集各舰队司令官和参谋长到旗舰上，发表了“阿号作战”训示：一、为胜利不计任何损失；二、从大局出发，必要时做出部分牺牲；三、通信联络不畅时，各指挥官可以独断专行，自主展开战斗。

小泽的决心可谓大矣，他的舰队看上去也足够威风，但存在一个致命短板：作为舰队核心打击力量舰载机的飞行员技术太差，远远无法满足实战需要。两年前，日本海军航空兵曾以先进的战术思想、性

能优越的飞机、高超的飞行技术让世人震惊，他们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今天，经历了珊瑚海、中途岛、东所罗门、圣克鲁斯四次海空大战之后，日本海军战前储备的精英飞行员损失殆尽。从南云手中接过指挥棒后，小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航空队的重建。

重建工作困难重重。面对前线困局，联合舰队前后两任司令官山本、古贺陆续发起的“伊号作战”和“吕号作战”，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或蹒跚学步的舰载机飞行员强行拉上陆地，配合基地航空部队进行作战。这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办法不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却使日军航空兵的水平因缺乏系统训练与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1943年以来有航空兵参与的作战中，双方损失率已不是一个平等对手的合理比例。

日本穷且缺人，不管舰上水兵或飞行员都是“一值制”，这班人马累死也要继续干下去。在精英力量损失殆尽的情况下，日本人好像有些清醒过来了。飞行员代表渊田曾感慨地说：“中途岛海战之后，许多幸免于难的飞行员被调回后方担任飞行教官。从前线抽走这些‘老鸟’严重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不抽缺乏后续战力，抽了前方又顶不住，日本海航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名飞行教官曾经说：“海军迫切需要飞行员，那些在战前甚至连做梦都没想过能接近飞机的人，现在都被派去升空打仗了。”

1944年初，日军飞行员参战前接受飞行训练普遍不足100小时。在战斗中，只有少数天资聪颖或吉星高照者才能侥幸击落美军飞机，大多数人只能沦为美军战机座舱旁显示战果的“旭日旗”。小泽的三支航空队中，水平最高的当数第六〇一航空队，其半数以上的飞行员飞行经验只有9个月（从航空学校毕业算起）。第六五三航空队只有5个月。与开战前飞行队14%的新手率相比，现在这项指标已飙升至51%。

在战后接受审判时，源田实坦承：“我们后来的飞行员与开战之初的前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训练不足，缺乏经验，整体素质和基地航空部队差不多。”“到1943年初，我们还抱着一丝希望顽强作战。但现在，我们作战只是为了捍卫荣誉，我们不想当懦夫。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消耗品，大家都会死，谁也活不下来，就谁也不想那么多了。”这些沮丧的话竟出自王牌飞行员岩本彻三之口。

飞行员训练不足，除了时间因素外，还有那个世人皆知的软肋，没油。连一线作战航母都只能使用未经提炼的原油，哪还有航空汽油供飞行员训练使用？到战争后期，日本海航甚至想出了一个“高招”，让“菜鸟”飞行员通过观看空战纪录片提高实战技能。这种做法令人可笑。如果通过看片或看书就能成为高手的话，老酒敢斗胆放出大话，凭咱看过的书，至少也弄个预备役少校，而不是现在自封的冒牌中尉。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美日两国人力资源素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因工业化程度较高，美国小伙子大多具备驾驶能力。当时日本生活水平较低，年轻人很少有接触汽车的机会。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约8年前，老酒和6位同事一起报名学习驾驶。一年多后，师兄师姐都在高速上飙车了，老酒还在练习侧方停车和半坡起步。除老酒动手能力差、脑子不够使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人家大都会骑摩托车至少是自行车，而老酒移动距离，除了坐车，全部靠腿。不过老酒科目一、科目四考试全部满分，这是咱的强项。

与日本人相反，1943年之后，美国有大批熟练飞行员和水手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人选择了一条与对手截然相反的道路。起初他们也是竭力将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水手送往战场。但很快，他们开始刻意将最棒的飞行员调往后方充当飞行教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这正是美国空军缺乏大数据王牌飞行员的主要原因。凭借工业实力强大，美军甚至生产出专用教练机，如著名的

“AT-6得克萨斯人”，同时把前线淘汰机型如“水牛”“野猫”战斗机，“蹂躏者”鱼雷机，“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当训练机使用。这种做法意味着战争初期前线无法得到最好的飞行员，但当这个占用大量资源的培训体系进入良性运作、把一批批熟练飞行员送往前线时，日本人已经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了。

在美军的米德尔·韦斯特湖训练中心，众多年轻飞行员在分类进行俯冲轰炸、投放鱼雷等科目训练，他们大部分是从中学和大学精心挑选的年轻学生。他们先进入航校做初级训练，之后是历时3个月的飞行学习，再进行4个月的中级训练。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在货船或油船改成的练习舰上进行2个月起降训练。在投入实战之前，他们接受过不低于300小时的飞行训练。与日本新手的100小时相比，这一差异在战斗中带来的结果是致命的。加上美军战机作战性能不断提高，形势对日军越发绝望。

零战飞行员飞曹长小町定——他最后的战绩为40架——如此评价自己的对手：“他们的飞机快而灵活，飞行员训练有素。只要你被‘格鲁曼’咬住尾部，下一瞬间就有猛烈弹雨倾泻而来，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真希望我们的飞机也有‘格鲁曼’和‘海盗’那样的6挺12.7毫米机枪。”

从训练事故就能看出日军年轻飞行员水平究竟有多菜。从成立之日到6月13日，4个月时间里，水平最高的第六〇一航空队在训练中坠毁飞机33架，损失机组成员51人。第六五二、第六五三航空队上述两项数据分别为13架、7人和10架、8人，总数相当于2艘“千岁级”轻型航母舰载机之和。平时训练就有如此高的损失率，更不要说真枪实弹的战斗了。因为在战斗中逐渐沦为新贵航母的贴身保镖，一些言语刻薄的战列舰军官揶揄道：“这也许就是最新式的自生自灭战术吧。”

按照惯例，历次重大战役中率先出场的是被称作“先遣部队”的第六舰队。1943年6月21日，潜艇专家高木武雄从皇族小松辉久手中接过了潜艇部队指挥权，总算专业对口了。根据联合舰队的命令，“先遣部队”的任务是实施奇袭、侦察和追击作战。参加马里亚纳作战的除高木亲自领军的第一潜水战队20艘潜艇之外，还有大和田升第七潜水战队的15艘潜艇。5月14日，高木和大和同时下达了“先遣部队电令作第122号”“机密第七潜水部队电令作第2号”，命令上述潜艇尽快奔赴指定战位。6月6日，高木率主要幕僚登上塞班岛，从此再也没有回去。留在国内特设潜水母舰“筑紫丸”号上的参谋长仁科宏造等人因未随行幸免于难。

日军潜艇部队大举出动的消息很快被美军得知。5月13日，太平洋舰队联合情报中心准确截获“伊-16”号潜艇发出的电文，从瓜岛铁底湾出动第三十九护卫舰分队护航驱逐舰“乔治”号、“拉比”号和第四十护卫舰分队“英格兰”号前往捕杀。“英格兰”号的命名并非为了盟友大英帝国，而是另有一层特殊含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年仅21岁的一名海军少尉壮烈牺牲。为纪念他，美国海军特意将一艘新下水的护航驱逐舰以少尉的名字约翰·英格兰命名，该舰于1943年9月26日的下水仪式特意邀请少尉母亲前来主持。名不见经传的“英格兰”号很快将凭借显赫战绩成为美国海军的功勋战舰。

5月18日下午，“英格兰”号准确捕捉到“伊-16”号的方位，随即发起攻击。狡猾的日军潜艇在接连躲过4次攻击后被击沉，“英格兰”号首战告捷。其实，“伊-16”号被击沉稍有些“冤枉”，人家只是在执行向布干维尔岛南端布因基地运送大米的任务，并没有打算到马里亚纳和美国人打架。

5月22日4时25分，“英格兰”号再次探测到一艘日军潜艇，经两轮攻击击沉“吕-106”号。23日，遭殃的轮到了“吕-104”号。24日“英格兰”号再立新功，击沉“吕-116”号。随后美军驱逐舰前往马

努斯岛补充油弹。26日午夜，他们在返航途中发现了“吕-108”号。看到“英格兰”号已经取得不俗战绩，编队指挥官汉斯中校命令“拉比”号出列攻击，未获成功。最后还是“英格兰”号出手将敌潜艇击沉。

5月30日，美军舰队再次发现了“吕-105”号。汉斯中校故意不让“英格兰”号出手，给友舰提供立功的机会。在美军驱逐舰围攻之下，日军潜艇愣是在水下潜航25个小时，直到艇内氧气耗尽，才在傍晚时分浮出水面。此时“吕-105”号位置恰好位于“乔治”号和“拉比”号之间，两艘美舰因距离太近无法开火。等他们调整好位置准备攻击时，日潜艇已经紧急下潜。

汉斯中校只好发出新命令：“哦，真见鬼！交给你了，‘英格兰’号。”加入围剿行列的“英格兰”号果然不负众望，迅速用声呐锁定了1800米外的目标，快速追赶投下炸弹。与美舰周旋长达36小时、躲过了21次攻击的“吕-105”号终于带着第五十一潜水队司令官加藤良之助及全艇水兵沉入海底。此外6月10日，日军“吕-111”号潜艇被美军驱逐舰“泰勒”号击沉。

12天内，“英格兰”号连续击沉日军6艘潜艇，创造了二战一项新纪录。该舰因此获得“总统单位嘉奖”。“‘英格兰’号护卫舰战绩卓著，美国海军期望涌现出更多这样的军舰，”金对它取得的出色战绩赞不绝口，同时承诺，“此后，美国海军中将长存‘英格兰’号。”金的诺言于1960年10月6日得以兑现，美国海军将一艘新型导弹巡洋舰命名为“英格兰”号，舷号DLG-22。

塔威塔威水域不够开阔，航母无法高速行驶使舰载机进行起降训练，附近可供飞机起降的几处陆上机场最近的也在170公里之外。小泽不愿浪费一点时间，舰队集结后第三天，5月18日一早，第一、第三航

空战队的6艘航母就浩浩荡荡地驶出外海，飞行员开始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外海闹出这么大动静，自然逃不过美军潜艇的眼睛。部署在苏禄海的众多美军潜艇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迅速赶了过来。22日，第三航空战队在外海进行飞机起降训练时，“千代田”号突然遭到2条鱼雷攻击，一条被航母成功避开，另一条在警戒驱逐舰的身边炸响。日军只好放弃训练，退回港内。

“千代田”号遭遇攻击的同日，小泽命令第一补给部队从塔威塔威前往达沃。24日，补给船队中最好的“建川”号油轮在达沃外海遭到美军潜艇伏击，被命中3条鱼雷后沉没。小泽舰队油船本就不足，此举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时海军主流观点是，“驱逐舰是潜艇的天敌，如果把潜艇比作蛙，则驱逐舰就是蛇。有驱逐舰就可以对潜艇进行扫荡”。潜艇和驱逐舰类似小偷和警察的关系。英国皇家海军大西洋反潜战的成功及“英格兰”号近期的出色表现，好像印证了这种说法。但对日本海军来说，这种理论并不成立。进入1944年，日军驱逐舰频频遭美军潜艇“反噬”，更不要说为油轮或运输船护航了。

在之前4月11日，小泽部队驱逐舰“秋云”号在护航运输舰“圣川丸”号前往达沃时，在三宝颜外海遭美军潜艇“小银鱼”号攻击，4条鱼雷将驱逐舰包括入户野笃生在内的113人统统送入了海底。

4月13日，为运输船“山阳丸”号护航的“雷”号驱逐舰在关岛以西海域再遭噩运，被塞缪尔·迪利中校的“鲐鱼”号潜艇击沉，舰上水兵无一幸存。

6月6日，为“兴川丸”号护航的驱逐舰“水无月”号在达沃东南海面再遭“鲐鱼”号毒手，最终沉没。“鲐鱼”号梅开二度。

6月7日，第三十二驱逐舰分队“早波”号行驶至西里伯斯海锡布图海峡东南方海域时，“鲐鱼”号再次射出鱼雷，分队司令官折田常雄、舰长清水逸郎以下208人毙命，仅45人获救。“鲐鱼”号上演帽子戏法。

同日，“春雨”号驱逐舰在护送600名陆军士兵前往比亚克岛途中与美军发生遭遇战，最终战沉。

6月8日，参加“浑号部队”的第十驱逐舰分队旗舰“风云”号在达沃港口被美军潜艇“无须鳕”号射出的鱼雷击中左舷，舰上鱼雷被引爆，4分钟内迅速沉没。包括舰长在内的135人侥幸获救，分队司令官赤泽次寿雄随舰陪葬。

6月9日，第十七驱逐舰分队“谷风”号在锡布图水道实施反潜巡逻时，再遭“鲐鱼”号伏击，114人随舰沉海，舰长桥本金松以下126人被“浦风”号救起。“鲐鱼”号“四季发财”，取得了可与“英格兰”号相媲美的骄人战绩。

同日，从横须贺出发护航运输船前往塞班的“松风”号驱逐舰在小笠原群岛父岛海面遭美军潜艇“剑鱼”号的鱼雷攻击，沉入大海。

以上损失可以看出，日军的“蛇”在“蛙”面前似乎全都冬眠了。日军驱逐舰频频被美军潜艇猎杀，而美军驱逐舰击沉日军潜艇易如探囊取物，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连损失驱逐舰导致小泽舰队反潜能力大大降低，为“大风”号、“翔鹤”号双双被潜艇击沉埋下了伏笔。

美军潜艇的频繁袭击搞得第一机动舰队上下人心惶惶。为避免再出现无谓损失，小泽无奈叫停了出海飞行训练，后来连舰炮射击训练也停止了。更糟糕的是，塔威塔威岛没有机场，连让飞行员进行基本陆上训练也不可能。舰队在塔威塔威的27天里，9艘航母仅出海训练了

两次。特别是被视为“精锐之师”“威武之师”的俯冲轰炸机队，因海面无风，竟没有进行过一次训练。大多数飞行员本来要经过至少3个月训练才能投入实战，现在只能待在甲板上晒太阳，或者做些软体体操之类的简单身体训练。如此虚度时光，连那些“老鸟”的技术都变生疏了。

虽然美军进攻可能来自帕劳、马里亚纳和新几内亚三个方向，但5月28日在“大风”号进行的“阿号作战”图上军演中，作战范围仅限于帕劳，其他方面演习一次也没有进行过。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一致认为，未来决战十之八九将在帕劳海域展开。在燃料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努力尝试“将牵制部队推进至乌利西或帕劳，努力将敌人诱往决战海面”。

轻松拿下瓦克德岛后，麦克阿瑟本想趁势打下萨米，但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日军已在此处构筑了坚固防御阵地。美军登陆只是为确保瓦克德岛机场使用，即使日军占有萨米也无大碍。老麦的眼睛一直盯着菲律宾，并无占领新几内亚全岛的打算。对阵双方沿图尔河一线形成对峙。随着菲律宾战事全面展开，1945年2月中旬，一支友情客串的荷兰部队前来接防。荷兰人显然比澳大利亚人温柔多了，双方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一直对峙到战争结束，最后日军剩余残兵约4700人。

从萨米到第二军司令部驻地马诺夸里直线距离约530公里，新几内亚岛在这里形成了极乐鸟湾，成为拱守新几内亚最西端乌头半岛的天然屏障。湾口处有亚彭、比亚克、苏皮奥里、农福尔等小岛，其中比亚克岛战略位置最为重要。岛上不仅有现成的莫克墨机场，且地势非常适合建设大型航空基地群。该岛正北900公里为帕劳，东北1800公里是关岛，西北1400公里为达沃。由于此处与马里亚纳群岛的距离近于美军占领的埃尼威托克，一旦美军拿下此地，从莫克默机场起飞的重型轰炸机不但可以为尼米兹“征粮者行动”提供空中支援，而且菲律

宾东部地区将直接暴露在肯尼第五航空队的打击之下。麦克阿瑟想重返菲律宾，必须拔掉挡在前进道路上的这颗硬钉子。

敌之要点，即我之急所！东京对比亚克岛同样极为重视，将之誉为澳北作战的“天王山”，称其作用抵得上“10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行使指挥权以来，南方军和第二方面军都将极乐鸟湾作为正面决战之地，比阿克岛更是湾内第一要点。阿南上任伊始，就命令大力加强岛上防御。对阵双方围绕小岛势必展开一场殊死搏杀。

由珊瑚礁环绕的比亚克岛长72公里，宽27公里，总面积1944平方公里，全岛几乎被热带丛林覆盖。岛上地形起伏，到处是蜂窝状的多层洞穴，稍加修葺就能成为绝佳永久性防御工事。岛南部比亚克港为全岛中心，南岸深入内陆数公里有东、西两个大溶洞，日军据此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坐等美军前来碰壁。

麦克阿瑟决定再度实施“蛙跳战术”，将矛头直指比亚克岛。本次受命出击的美军主力是第四十一步兵师，加配属部队共28000余人，特遣部队指挥官是师长富勒少将。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判断，岛上有日军约7000人。因为岛南岸遍布珊瑚礁，美军无法直接进攻莫克默，富勒将登陆点选在机场以东10公里处。

威洛比的情报明显不准。驻岛日军主力是第三十六师团葛目直幸第二二二步兵联队，其战车中队配有九五式轻型坦克9辆。加上野战高射炮第四十九大队第三中队，第十七、第一〇七、第一〇八野战机场建设队等部，陆军共约10000人。海军包括千田贞敏第二十八特别根据地部队，第十九警备队，第三十三、第一〇五防空队，第二〇二、第三〇八设营队共2000人。12000人中，有4500人属于战斗力很强的野战部队。葛目虽然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第四航空军和第二十三航空战队的支援，但因第六飞行师团在荷兰迪亚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第七飞行师团能出动战机仅40~50架，第二十三航空战队也只有20多架飞机，

葛目指望得到充分空中支援的希望不大。岛上高级军官千田军衔最高，但陆战经验更为丰富的葛目实际行使了指挥权。美军发起登陆时，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沼田多稼藏恰好来岛上视察，差点被美国人一窝端了。

5月27日——日本海军节——黎明时分，巴比第七两栖舰队在金凯德第七舰队5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悄然来到比亚克岛外海，登陆行动由肯尼第五航空队负责空中掩护。凌晨5时，美军战机及舰炮开始对岛东南预定登陆区域实施炮火准备。7时，第四十一师第一六二、第一八三团乘两栖运兵车在机场以东10公里的里波斯尼克蜂拥上岸。日军在水际滩头抵抗轻微。虽然美军第一梯队弄错了上岸地点，但到中午时分，他们已在岸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美军能顺利登陆，与日军变更防御部署有关。考虑到美军舰炮火力极其强大，善于动脑的葛目改变了日军以往的一贯做法，主动放弃滩头，日军各部或钻岩洞，或在足以俯瞰机场的高地上掘壕固守，准备与来攻之敌打持久战。葛目这种从水际滩头抵抗向纵深持久防御的战术转变非常有效。这种战术虽然最终难逃覆灭命运，却能将战争时间拉长，为后方部署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

当轻松占领滩头的美国大兵大摇大摆向机场挺进时，山洞和悬崖上的日军突然开火，美军瞬间被扫倒一大片。战斗演化成惨烈的拉锯战，美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富勒紧急调集坦克部队登岛支援，却被日军巧妙从侧翼迂回，切断了坦克和步兵的联系。美军最先登陆的两个营被日军第二、第三大队合围在索安加拉至波斯尼克之间的悬崖之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冲出重围撤回滩头。

看到美国人竟这么不经打，正欲返回方面军司令部的沼田决定暂时留在岛上，协助葛目和千田指挥作战。沼田致电阿南，“应乘眼下

有利战况”快速向岛上派出增援，将美国人赶下大海，一举扭转战局。

27日，日军第七飞行师团及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全力出击，攻击美军登陆船队和滩头阵地，在美军绝对优势兵力的阻击下无功而返，损失惨重。第五飞行团大队长高田见战况不利，毅然率僚机撞击美舰，首开“神风特攻”先河。比亚克岛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丰田命令角田将驻帕劳、马里亚纳的陆基战机陆续调往澳北，变相减轻了“征粮者行动”的压力。

步兵顺利登岛，麦克阿瑟以为这一定是继荷兰迪亚大赌博后又一次辉煌的胜利。美军登陆当天，老麦就高调对外发布公告：“敌军正在土崩瓦解，标志着新几内亚战役的真正结束。”6月3日，麦克阿瑟再次宣布：“肃清残敌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好像战斗已打赢了似的。

就在登陆第二天，美军向机场方向的进攻开始陷入停滞状态，双方杀得难分难解。麦克阿瑟发布第二次公告的头天晚上，日军第一大队向波斯尼克以北的美军发起夜袭，战斗异常惨烈，参与攻击的300名日军仅80人生还，美军同样伤亡惨重。6月8日，日军第二大队夜袭机场，包括大队长在内的大部分官兵悉数毙命。

富勒少将实战经验丰富。他对日军盘踞的地区进行了详细考察，试验了已攻克工事的防御强度。富勒认为，直接沿海岸公路进攻机场将遭到日军坚固堡垒的火力打击，需要将它们一一拔掉。和日军类似，美国陆军的主要战术同样是分进合击，其要旨是从正面向敌人施压，从侧翼或后方进行迂回。在摸清日军部署之后，富勒准备采取这种战术，其优点是可以大幅度减少伤亡，缺点是推进速度相对缓慢。麦克阿瑟对富勒的战术大为不满。时间在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要在海军面前出丑了。

美军登陆比亚克岛的消息传到“大淀”号上，丰田、草鹿及众幕僚大惊失色。就在西南太平洋盟军发起比亚克岛作战的同时，美军中太平洋快速航母舰队也频繁出击，对马里亚纳、帕劳、特鲁克、硫黄岛等多个据点发起大规模空袭。敌人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哪里”？换言之，捕捉美军航母舰队进行决战的战场到底在哪里？“阿号作战”需要使用陆基航空兵弥补航母兵力的不足，拥有三处机场的比亚克岛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显而易见，谁占有了岛上机场，其陆基战机就会大大加强己方航母舰队在附近海域的突击力量。如果美军在比亚克岛部署超级空中堡垒，虽然它们无法直接轰炸日本本土，但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中国台湾、新加坡今后都将饱尝美军的航空炸弹，南方资源区朝不保夕，通往本土的海上生命线将被完全切断。思前想后，比亚克岛不容有失。

恰在此时，驻比亚克岛海军最高指挥官千田发来求援电文：“我比亚克岛守备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美军进攻，希望尽快派出增援。”陆军驻联合舰队联络参谋岛村矩康趁机煽风点火，提出海军出动主力舰队，火速将驻扎三宝颜的第二方面军总预备队、玉田美郎海上机动第二旅团送往岛上，同时调中太平洋方面陆基战机南下参战。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岛村代表陆军信誓旦旦，向海军保证，驻帕劳和马里亚纳方向的陆军部队十分彪悍，即使美军前来进攻也无须担忧，当务之急是尽快增援比亚克岛。

第二航空参谋多田笃次也在一边敲边鼓，提出，如比亚克岛失守，“阿号作战”将完全失去现实意义。之前和未来小泽舰队的临时泊地林加、塔威塔威、吉马拉斯都将不再安全，且再找不到同敌航母舰队决战的海面了。多田指出，与其漠然坐待“阿号作战”开始，不如将小泽舰队主力全部调往比亚克岛，把当面之敌彻底消灭掉。

岛村和多田的意见得到了参谋长的支持，草鹿认为决战的时机终于到了。“如果我们向比阿克岛派出援军，”草鹿告诉丰田，“美军

太平洋舰队主力势必前来挑战，这样，我们便能在帕劳一带与敌决战了。”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必须通过侦察找到美军主力舰队的准确位置。丰田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角田第一航空舰队。

总部设在提尼安岛的第一航空舰队之前经常出动战机进行侦察。5月22日，角田已经下达展开“挺身侦察”的命令。之所以被称为“挺身”，是因为需探明区域美军戒备森严。那里不但有性能优异的雷达，且地面有防空炮，空中有连续巡逻的战斗机。一旦侦察机被敌人发现，逃生机微乎其微。

5月28日，第一五一航空队一等飞曹田中三也驾驶“彗星”侦察机从特鲁克出发，巧妙潜入布干维尔岛布因机场，补充燃料重新起飞，对瓜岛海域实施侦察后安全返回。田中拍回的照片显示，瓜岛一带泊有美军“萨拉托加级”航母1艘、护航航母2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3艘，还有多达86艘运输船。29日，从新几内亚方面发回的情报显示，荷兰迪亚港口泊有盟军4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19艘运输船，外海有9艘驱逐舰护卫9艘运输船正在航行。从兵力构成可以断定，他们都不是美军航母舰队主力。

日军清楚，美军“机动部队”的航母早已达到两位数。上述两地既然没有，那么他们很可能停在不久前刚刚占领的马绍尔群岛，适合大舰队停泊的地点有马朱罗、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三处。随后从特鲁克出动的侦察机并未在埃尼威托克发现美军主力舰队，需要进一步侦查的就剩夸贾林或马朱罗两地了。从特鲁克起飞的侦察机一口气跑不了那么远，途中必须经停加油。马绍尔群岛以北的威克岛和南边的瑙鲁岛仍在日军手中，岛上有航空基地。虽然美军的频繁轰炸导致两岛机场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但仍滞留有一些地勤人员和少量飞行员，为一两架侦察机补充的燃油还是有的。只要有高超的技术，使用上述两地作为跳板，进行“挺身侦察”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这样危险的任务，只能由第一二一航空队队长千早猛彦亲自出马了，他是海航首屈一指的侦察专家。5月29日，千早驾驶“彩云”侦察机从特鲁克隐秘出发，长途飞行1850公里潜入瑙鲁。当地驻军早与友军失去联系，正在弹尽粮绝的孤岛上哀叹自己朝不保夕的悲惨命运。据说当看到机场突然落下一架友机，接着还钻出一名飞行员时，大家激动得泪流满面，争相上前与千早拥抱。30日一早，完成加油的千早驾机飞往1000公里外的马朱罗，上午9时40分以惊人的12000米高度秘密潜入泊地上空。果不其然，千早驾机甫一进入马朱罗上空，就被美军雷达发现。美军数架“地狱猫”升空拦截，但千早还是完成拍照，巧妙摆脱追击，顺利飞回瑙鲁机场。途中他发出了一封非常著名的电报：“‘格鲁曼’未能追上我。”

千早拍回的照片显示：港内泊有大型航母5艘、轻型航母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0艘、运输船2艘、油船6艘。另有大型航母2艘、战列舰或巡洋舰3艘、驱逐舰8艘正在出港。5月31日，千早侦察了夸贾林，那里只有驱逐舰8艘、小型舰只9艘、水上飞机母舰1艘、运输船18艘、供油船1艘、其他小型舰船20艘。

5月30日，角田派侦察机从特鲁克出发做直线飞行，对新几内亚岛东岸芬什哈芬港实施侦察，那里泊有19艘敌舰：大型运输船5艘、中型运输船6艘、小型运输船5艘、驱逐舰3艘。

5月31日，从拉包尔出发的战斗机侦察了西北方向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那里泊有“萨拉托加级”航母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1艘、小型舰船40艘、运输船1艘，机场有各型战机约150架。这一情况同时被通报给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草鹿任一。此时草鹿手里没有几架飞机，也只能听听而已。

综合以上侦查结果，毫无疑问，美军主力舰队停在马朱罗！军令部据此判断，美军下一步主攻方向很可能是澳北地区，可能是塞班，

也可能是帕劳。军令部迅速向联合舰队下达指示，未来决战主战场应该是“从中部太平洋起，直到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北部海域”。这话简直等于没说，你干脆说在太平洋上得了。战后日本海军记者伊藤正德对此揶揄道：“上述这个关于主战场的指示简直等于零。换句话说，指令意味着要部队做好能够适应上述三方面的各种准备，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大淀”号上，联合舰队一众大腕儿也在进行反复研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美军进攻帕劳的可能性50%，澳北40%，塞班可能性最小，仅10%。认为马里亚纳是美军主攻方向的仅通信参谋中佐中岛亲孝一人。中岛认为，麦克阿瑟对比亚克岛的攻击是佯攻，太平洋舰队主力无疑将全力攻击距日本本土更近的马里亚纳群岛。但没人理会一个小小中佐的意见。

不管美军主攻将指向何方，此时已有敌军登陆的比亚克岛自然成为第一焦点。5月28日，南方军总司令寺内联袂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高须四郎向联合舰队提出，对比亚克岛实施“逆登陆”，将美军统统赶下大海。刚上任不久的丰田不敢拂寺内和高须两位封疆大吏的面子，况且一旦将美军主力吸引到比亚克岛方向，帕劳、马里亚纳甚至菲律宾方面的压力将大大减轻。一夜之间，首席参谋高田利种拿出了增援比阿克的计划，代号“浑号作战”。

方案连夜上报东京。东条正被纷至沓来的坏消息搞得焦头烂额，一向龟缩不出的联合舰队竟然主动提出愿配合陆军进行反攻，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遂不假思索大笔一挥，予以批准。当天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中记着这样一段话，“天空下起小雨，阴郁的天气仿佛预示着帝国海军的衰退低迷”，接下来话题忽然一转，“今天，军令部作战部改变一贯主张，迫切要求在比亚克岛发起反登陆作战，并计划在6月中旬开始决战，甚感欣慰”。

5月29日夜，丰田发出“联合舰队机密第292343号电”：以西南方向舰队为主，第一机动舰队配合，将驻三宝颜海上机动第二旅团5500名兵员火速送上比亚克岛，登陆点为岛北岸克利姆地区。

5月31日，寺内命令海上第二机动旅团归第二方面军直接指挥，阿南又将指挥权下放给丰岛第二军。因本次行动代号“浑号作战”，参战部队也被冠以“浑号部队”的雅号。此“浑”原意“雄浑”之“浑”，以使其与之前源田实提出“雄号作战”对应。因该项作战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不了了之，后世日本史学家纷纷将之喻为“浑浑噩噩”之“浑”或“浑蛋”之“浑”。作战具体部署如下。

一、增援船队进入比亚克岛时间定为6月3日晚，4日日出前3小时完成兵员装备卸载后返航，尽快脱离美军战机攻击范围。

二、总指挥第十六驱逐舰战队司令官左近允尚正，下属各部组成如下。

运输队：重巡洋舰“青叶”号，轻巡洋舰“鬼怒”号，驱逐舰“浦波”号、“时雨”号、“敷波”号，布雷舰“严岛”号、“津轻”号，第一二七号特设舰和第三十六、三十七号猎潜艇提供支援。

直接掩护部队：第五巡洋舰战队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第二十七驱逐舰分队“白露”号、“五月雨”号“春雨”号。

间接掩护部队：战列舰“扶桑”号，第十驱逐舰分队“风云”号和“朝云”号。

以上各部5月31日集结于达沃。

三、第三航空战队负责空中支援，出动战机压制荷兰迪亚、瓦克德岛美军机场。

四、“阿号作战”部队须对“浑号作战”予以大力配合，密切关注作战进展情况及美军在其他方向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五、决战准备阶段，直接掩护部队和间接掩护部队应立即返回原部队。

鉴于支援本次作战西南方面舰队所属基地航空兵力因之前连续作战战力锐减，仅剩各型战机36架，5月27日丰田命令角田，将驻扎中太平洋方向雅浦、马里亚纳和帕劳等地的部分战机转用澳北方向，首批调动飞机包括战斗机70架、俯冲轰炸机16架和侦察机4架。

小泽对分散兵力为运输船护航并不热心。但丰田毕竟新官上任，不给予支持面子过不去。况且他也觉得，守住比亚克岛对第一机动舰队泊地安全意义重大。5月31日11时，桥本信太郎率第五巡洋舰战队“妙高”号、“羽黑”号和老式战列舰“扶桑”号，在小泽部队全体官兵目送下驶出塔威塔威，向达沃方向迤邐而行。

6月2日午后，日军间接掩护部队从达沃出航，驶向北纬0度30分、东经134度30分海域。直接掩护部队傍晚从达沃出发，在运输队前方20公里行驶，实施警戒。登陆输送队20时30分出航，拟于3日22时抵达比亚克岛瓦尔德河口。

出航第二天，舰队头顶就出现了美军侦察机的身影。根据惯例，联合舰队认为如果运输船队在登陆前一天就被发现，敌人势必派战机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增援行动成功的希望渺茫。但战意十足的左近依然率队顽强地向比亚克岛挺进。

很快又有坏消息传来。陆军侦察机报告说，比亚克岛西北海域发现美军大型航母舰队，至少包含2艘航母和3艘战列舰。如此强大的拦截兵力，运输船队如继续前行势必全军覆没。3日22时25分，联合舰队断然下令中止增援行动，左近掉头前往新几内亚西部索龙暂避。

首次增援失败引起大本营海军部的强烈不满，海军高层认为，联合舰队缺乏敢于胜利的勇气。军令部作战课长山本亲雄、航空参谋源田实亲自赶往联合舰队司令部督战。坐镇前线的阿南更是气愤不已，大骂海军不够义气，见死不救。你怕受攻，我岛上万余官兵怎么办？阿南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这就像煮开了的热水，却因为怕烫不敢喝下去呀！”

派往指定海域核实情报的海军侦察机发回的消息更让阿南暴跳如雷，原来陆军侦察机发现的并非美军航母，只是2艘大型油轮。警报暂时得以解除，丰田发出重启“浑号作战”的命令。鉴于敌机活动频繁，第二次行动做出相应更改，决定采取瓜岛期间行之有效的“老鼠运输”，用驱逐舰将陆军两个步兵大队送上岛去。

6月7日，“敷波”号、“浦波”号、“时雨”号在索龙装上600人，在“白露”号、“五月雨”号和“春雨”号护航下在8日凌晨3时出航，向比亚克岛快速挺进，总指挥依然是左近。12时45分，当舰队行使至马诺夸里328度方向150公里处时，遭美军17架B-25和30架P-38的攻击，“春雨”号当场沉没，“白露”号重伤，“敷波”号和“五月雨”号轻伤。日军声称击落美军轰炸机5架、战斗机2架。面对空中阻击，左近毫无退意，在救起“春雨”号幸存者后率队顽强前进。

23时20分，比亚克岛遥遥在望。此时前方海面出现了一支盟军舰队——由皇家海军克拉奇利少将领军的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轻巡洋舰“博伊西”号、“菲尼克斯”号及14艘驱逐舰。凭借5艘驱逐舰——其中3艘满载陆军士兵——冲破盟军阻截断无可能，左近即使再勇猛也不会白白送死，只好下令边打边撤。盟军舰队穷追不舍，于9日0时18分在16000米距离率先开炮。接下来发生的是一次长距离追尾战斗。三大祥瑞之一“时雨”号被命中5弹，水兵亡7人、伤15人，“敷波”号有少数水兵伤亡，第二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白浜政七战死。所幸日军驱逐舰在瓜岛和所罗门群岛战役期间练就了炉火纯青的逃跑

技术，成功甩掉追击，逃回索龙。“敷波”号长时间以33节航速逃跑，油料耗尽，在海上漂了好长时间才被友军接走。克拉奇利忌憚日军空袭并未一追到底，“敷波”号才幸免于难。日军第二次“浑号作战”再次无疾而终。

综合战斗经过和各方情报，联合舰队司令部判断：比亚克岛方面活动的敌军舰队至少有3艘战列舰、数艘巡洋舰和两位数驱逐舰，很可能还有2艘航母。前线接连失利激发了小泽的斗志，他主动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说明比亚克岛机场极为重要，不容有失。小泽指出，如果派出更大规模增援部队，很可能将美军主力舰队引向预定海域，来一场一战定乾坤的决战。草鹿根本无须小泽敦促，他正积极说服丰田出动更多兵力做最后尝试。6月10日午夜，丰田下达了第三次“浑号作战”命令。

一、第一战列舰战队“大和”号、“武藏”号，第二驱逐舰战队“能代”号轻巡洋舰及“冲波”号、“岛风”号编入“浑号部队”，由宇垣缠任总指挥。

二、歼灭比亚克岛方面敌增援兵力与机动部队，炮击歼灭已登陆美军。

三、将海上第二机动旅团送上比亚克岛。

6月10日16时，宇垣坐镇“大和”号，在无数水兵呐喊声中驶出塔威塔威。一路无事，舰队于12日8时平安抵达马古鲁群岛巴漳泊地，迎来了从达沃前来会合的第五战队等部。宇垣舰队有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8艘、其他舰只11艘，实力不俗。

就在宇垣抵达巴漳岛前一天，战场形势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出动大批舰载机，对塞班岛、关岛、提尼安岛发起猛烈空袭。最初丰田和草鹿认为，这不过是美军的例行空

袭，他们扔完炸弹会很快撤走的，就像当初空袭特鲁克和帕劳那样。但从13日起，美军一大群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抵近塞班滩头，无休止地向岛上倾泻炸弹。之前多次作战表明，舰炮打击通常是美军发起两栖登陆的先兆。守军告急电报中出现“敌出动驱逐舰和特种部队扫雷并清理航道”等字样，说明美军登陆已迫在眉睫。

丰田和草鹿惊恐万状，原来美国人醉翁之意不在澳北、帕劳，在乎马里亚纳也。之前关于美军主攻方向的判断大错特错，只有中岛参谋一人是对的。丰田第一时间下令中止“浑号作战”：小泽第一机动舰队立即从塔威塔威出击；宇垣舰队掉头返航，在菲律宾群岛以东海面与主力会合，联手应对中太平洋方向突然出现的重大危机。至于是否继续执行对比亚克岛的增援行动，海军扔下一句“将视马里亚纳海战结果而定”就绝尘而去，留下阿南和丰岛一帮人在那里吹胡子跺脚干生气。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横跨太平洋的钳形攻势把日本人弄得手忙脚乱，左支右绌。

之后，陆军曾想尽一切办法积极向岛上送去增援。丰岛第二军司令部集合所有10艘大型机艇，拉上池田浚吉中将第三十五师团一个步兵大队前往增援。6月4日，第二二一联队第二大队寻隙在克利姆一带登陆，向盘踞在西山洞的葛目报到。战役期间，葛目得到的增援仅限于此。

小泽第一机动舰队绝尘而去，等于宣告了比亚克岛日军的死刑。由于日军主要海空力量均用于马里亚纳方向，麦克阿瑟压力大大减轻。如果第五舰队不从中太平洋发动进攻将日军海军主力引开，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部队将会在新几内亚东部遭到更多更顽强的抵抗。如果“大和”号和“武藏”号冲入比亚克岛近海，金凯德和克拉奇利最多只有重巡洋舰的第七舰队很难招架，何况宇垣身后还有栗田和小泽虎视眈眈。换句话说，尼米兹对马里亚纳的进攻变相地帮了麦克阿瑟

的大忙，不过老麦对此是丝毫不会领情的。在他眼里，尼米兹本应该归他指挥，而不是现在与他平起平坐。

6月4日，美军已逐步推进至东山洞，次日攻入机场地区，连葛目指挥部所在地西山洞也遭到攻击。岛上战斗极为惨烈。8日，沼田组织对机场美军发起夜袭，遭到优势火力拦截，伤亡惨重，只好退回原来出发的位置，第二大队大队长牧野毙命。9日，一直在前线四处游走的葛目回到西山洞，下令各部残兵向此处集结。当天，沼田乘运送增援部队的小型舟艇逃出生天。同日，莫克默机场正面的美军在空军和海军舰炮支援下，以坦克为先导向西山洞发起猛攻，被日军以自杀式肉弹攻击击退。11日，美军勉强登上台地顶端，却因精疲力竭无力前进。与此同时，日军机场建设队牢牢守住了东山洞。第三大队虽遭到合围，却死守阵地寸步不退，美军想占领全岛尚需一定时日。

6月15日，中太平洋部队即将发起对塞班岛的登陆，莫克默机场依然无法投入使用。如果肯尼无法从那里派出重型轰炸机对友军的行动提供支援，将会暴露老麦之前发出的公告是在说谎。在宣布“扫尾工作正在进行中”后的第三天，6月6日，麦克阿瑟电令克鲁格：“我越来越担心，夺取比亚克机场的行动将遭到失败。我们在登陆后的地面作战中损伤甚微，这是否说明，部队在前进中行动不够果断？”

老麦最近心情很糟。在地球另一边，他的前中校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指挥百万大军一举踏上了法国海岸，瞬间勾走了几乎所有人的视线。应该给他的那些物资，包括登陆艇、坦克、飞机和兵员都给了那小子。诺曼底海滩上的艾森豪威尔璀璨夺目，光芒万丈。他还恼火乔治·巴顿，那个阿尔贡战役中跟在他屁股后面的陆军上尉，竟然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而他，陆军中资历最深的将军，前陆军参谋长，西点军校校长，得过最多勋章的人，却在踩着新几内亚的烂泥艰难爬行，得不到应有的军舰、飞机和大炮。他讨厌罗斯福，这个民主党人处处袒护海军，只听那个老病鬼霍普金斯胡说八道。他恼恨海军

那帮人，特别是金，整天带着尼米兹等一群人在挤对自己，想大功独揽，把陆军降到次要位置。自己的顶头上司马歇尔却不务正业，整天和丘吉尔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对太平洋的事儿一点都不上心。英国人同样不是啥好东西，自己好不容易从北非要回来的澳洲师却被丘吉尔半道弄到缅甸去了。在老麦眼里，除了琼、小阿瑟和肯尼，其他人好像个个都不顺眼。当然，他最恼火的还是那些死拼到底的日本人。

接到麦克阿瑟的催促命令，克鲁格派参谋长乔治·德克尔准将登岛实地察看战情。德克尔1937年毕业于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虽然在二战中并无多少戏份，他却在1960年10月1日出任陆军第二十二任参谋长。德克尔对战场的看法与富勒大致相同，他向克鲁格汇报说，日军防御工事异常坚固，岛上地形非常复杂，天气酷热难耐，最高温度超过华氏100度。因严重缺水，士兵每天饮水量还不到一壶。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富勒依然在督促各部向前推进，他们已占领莫克默机场5条跑道中的其中一条。虽然在拔掉日军设在俯瞰机场一个岩洞中的火力点之前，跑道还不能投入使用，但富勒已在那个高地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

克鲁格不赞许富勒夺取一条跑道的战绩，对他采取的分进合击战术提出质疑。他不顾德克尔的反对，向富勒发去一封带有侮辱性语言的电文，质问为何迟迟无法拿下机场。克鲁格严令富勒立即改变战术，撤回部署在高地上的那个团，将他们投入沿海公路实施正面强攻。

克鲁格的命令遭到了富勒和副师长多伊准将的一致反对。不久之前，一战老兵多伊刚刚成功指挥了进攻艾塔佩和瓦克德岛的战斗，他丰富的实战经验是克鲁格望尘莫及的。两人提醒克鲁格，即使正面进攻能拿下机场，不打掉控制跑道的那个岩洞火力点，机场同样无法使用。克鲁格坚持己见，严令富勒必须立即把高地上的部队撤下来。

岛上战局胶着让麦克阿瑟异常恼怒。牛提前吹出去了，他感到职业生涯正面临着又一次危机，即将到来的失败会使自己颜面扫地。6月14日，第五舰队登陆塞班岛的战斗将在24小时内打响，莫克默机场依然在日军控制之中。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给克鲁格发去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比亚克战况令人失望。如果不能火速建立一个可用的机场，整个作战目标将难以实现。”

克鲁格叫来艾克尔伯格，要他立即登岛，免除富勒特遣部队指挥官职务并亲自督战。艾克尔伯格来到前线时，富勒泪流满面接待了他。富勒不仅要求上司解除自己特遣部队指挥官职务，还要求将自己的师长职务一并免掉。富勒哭诉说，自己一直忍受着克鲁格的瞎指挥，超过了人类能忍受的极限。艾克尔伯格当即任命多伊接任师长——他和多伊是1926年利文沃斯军事学校的同班同学——同时调来第二十四师第三十四团登岛增援。

虽然火线接过了战场指挥权，但倔强的多伊依然认为富勒的分进合击战术最为有效，拒绝做出任何变更。艾克尔伯格对克鲁格横刀夺爱，抢去自己集团军司令官的位置本来就心怀不满，他索性放手不管，让老同学按富勒的原定计划指挥作战。多伊再次派出一个团到那个高地，这次分进合击取得成功，3天内美军顺利拿下莫克默机场，两天后攻克俯瞰机场的那个岩洞。若非克鲁格干涉，肯尼的飞机早在6月15日就能从莫克默机场飞往塞班扔炸弹了。6月15日当天，肯尼的重型轰炸机不得不从马努斯岛莫莫特机场起飞，对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目标进行轰炸。麦克阿瑟宣称说，他已帮助尼米兹对塞班岛实施了空袭。直到6月22日，美军战斗机才陆续进驻莫克默机场。至于攻下岛西的两座机场，已是3周后的事了。

6月19日，美军出动3个团发起最后攻击。日军主力困守西山洞，千田率海军部队据守东山洞。6月21日，美军将西山洞围得如铁桶一般。葛目自感最后时刻即将来临，下令焚烧联队军旗，只留下皇室徽

章和旗杆，将旗穗分给各大队。美军使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发起轮番进攻，山洞入口处几乎被尸体堵住，空中弥漫着一种尸体烧焦的糊味儿。葛目试图切腹自尽，被一众手下极力劝止。22日，葛目率联队本部50人、通信队40人、第一大队40名兵员趁夜突围，洞内不能移动的百余名重伤员拉响手榴弹集体自尽。美军不敢贸然进入，以火力封住洞口同时输入汽油点燃，将洞内尸体悉数烧焦。葛目率部在西北高地一线重整阵地。美军很快跟踪而至，将葛目残部围得风雨不透。

6月28日，日军最后阵地东山洞失守，千田率残部遁入内陆山区。7月1日，葛目下令剩余兵员向后方高地撤退，自己返回山洞从容切腹。至此，岛上日军有组织抵抗宣告结束。以区区一个步兵联队拖住美军一个师加一个团达一个月之久，葛目的表现中规中矩，受到裕仁通电嘉奖，并特晋两级为陆军中将。美国人则送他一个“比亚克岛恶鬼”的绰号。就在葛目自杀同一天，阿南的训令到了，“岛上余部转入内陆山区开展游击战”。第二军司令部或派舟艇，或通过空投，向岛上残部进行补给。但到8月中旬之后，后方同岛上日军的联系完全断绝。

千田是美军登陆前12天才登上比亚克岛的，比据守塔拉瓦的柴崎还倒霉。他可能死于8月25日，或者更晚一些时间。12月25日，确认千田已战死的东京追晋他海军中将，第二十八根据地部队的编制随即被撤销。顺便一提，侵华战争初期千田任第十三航空队司令官时，曾多次指挥海军航空兵发起对中国内陆的“渡洋爆击”，血债累累，死有余辜。

到7月底，美军已完全控制了比亚克岛南部。8月20日，艾克尔伯格宣布占领全岛。因岛屿面积较大，有足够回旋余地，日军残部誓死不降，一直坚持游击战。直到战争结束后，还有83名日军士兵走出丛林向美军投降。比亚克岛之战美军阵亡474人、伤2443人，另有多达7200人因患病失去了战斗能力。

胜利来得有些晚，但毕竟还是来了。接到前线传回的捷报，麦克阿瑟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心态，坦承克鲁格对富勒的处理不太妥当。作为补偿，他向富勒颁发了服役优异勋章，赞扬他在战斗中始终保持“杰出的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他甚至告诉艾克尔伯格，富勒是一名“伟大的战士”。像当初布纳战役中被解职的第三十一师哈丁少将一样，富勒对老麦的慷慨一点都不领情。

比亚克岛绝非麦克阿瑟追求的终极目标，为尽快收复菲律宾，兑现“我会回来”的庄严承诺，盟军还必须控制新几内亚岛西端的杰尔芬克湾和福克尔科帕半岛。比亚克岛以西80公里处的农福尔岛有3个机场。肯尼指出，一旦飞机从那里起飞，就可以对福克尔科帕半岛进行轰炸，控制整个杰尔芬克湾。

麦克阿瑟认可肯尼的说法，决定以两栖登陆和空降双管齐下，夺取岛上3座机场。面积330平方公里的农福尔岛海岸多珊瑚礁，东南沿海地势较低，内陆的崎岖山地覆盖着茂密的原始丛林，驻守该地的是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第二一九步兵联队。由于第二大队奉命增援比亚克岛，岛上守军只有2000人左右。

7月2日4时，金凯德麾下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率先对登陆地点实施炮击，在帕特里克准将带领下，美军第一五八步兵团在距卡梅里机场仅100米处的海滩登陆。日军稍作抵抗便撤守岛中部山区展开游击战。美国独立日当天，伞兵团第一、第三营2000名官兵在机场一带空降，配合登陆部队对逃逸的日军进行围剿。随后虽未发生大规模战斗，零星交锋一直不断。日军多次利用暗夜掩护突袭美军据守的机场地区，夺取粮草和弹药。但到8月底，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美军以伤亡400人为代价夺取农福尔岛，宣称击毙日军1700余人。日军第二一九联队联队长及军旗下落不明，但军旗肯定未被美军缴获。美军在农福尔岛派驻了大量B-24轰炸机，专事对日军占据的婆罗洲油田进行空袭。

轻松夺取农福尔岛之后，麦克阿瑟并未直接进攻日军重兵据守的马诺夸里。7月30日，赛伯特少将第六步兵师在福克尔科帕半岛一个叫桑萨波的小渔村突然登陆，全歼岛上守军600余人。随登陆部队上岸的数千工兵立即开始整修机场，随后美军第八十六战斗机大队、第四十二轰炸机大队的B-25、P-38战机陆续进驻。美军以航空轰炸切断了马诺夸里与索龙日军的联系。

当时马诺夸里驻有日军第二军直属部队、第三十五师团第二二一联队、海军第十八警备队等部，总计兵员逾2万人。美军并未主动发起进攻。因海上交通被完全切断，当地日军彻底断绝了补给来源。当年7月，丰岛下令其中15000人向南方的伯劳湾沿岸转移。190公里行军途中，日军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过半。终战时，伯劳湾幸存日军只有3000余人。

在3个多月时间里，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快速挺进1500公里，沿途夺取5个日军重兵把守的据点。虽然后方仍有零星日军在顽强抵抗，但麦克阿瑟已经基本控制了长2100公里的新几内亚岛。随着战线不断前移，这里已经不是麦克阿瑟的主要舞台了，他的目光已死死盯住了桑萨波西北1100公里处的棉兰老岛。

其间，麦克阿瑟飞往珍珠港，说服罗斯福接受进攻菲律宾的建议，后文详叙。从檀香山归来之后，麦克阿瑟和肯尼盯上了与哈马黑拉岛一海之隔的莫罗泰岛。该岛位于桑萨波和棉兰老岛中点位置，面积1800平方公里，岛上有一座简易机场。哈马黑拉岛和莫罗泰岛是第二军防御重点，由石井嘉穗中将第三十二师团驻守。该师团1944年4月刚从中国调出，运输船队在巴士海峡遭到美军潜艇攻击，步兵第二一〇联队联队长小池安正及联队军旗随船沉没。由于错误估计了美军的主攻方向，石井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哈马黑拉岛，莫罗泰岛上仅有第二游击队川岛威伸的500多名士兵把守。

9月15日清晨，金凯德第七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率先对岛上进行炮轰。8时，美军第三十一步兵师第一波部队顺利登陆。10时15分，麦克阿瑟、艾克尔伯格率众参谋上岸。站在海滩上的麦克阿瑟翘首北眺，感慨万千。一名随行参谋——他应该是一位马屁大师——形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穿越眼前迷雾，将军仿佛看到了巴丹半岛蜿蜒起伏的海岸线。半晌之后，他终于开了口，‘他们在那里等着我呢，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3小时后，麦克阿瑟返回“纳什维尔”号。到次日傍晚，美军第三十一师、第十六团28000名官兵已在岛西南奇拉半岛建起纵深数公里的登陆场。看到美军来势凶猛，岛上日军稍作抵抗便逃入丛林。当晚，日第七飞行师团和海军少量飞机对美军登陆船队和滩头发起暗夜攻击，毫无效果。

莫罗泰岛与哈马黑拉岛之间最近距离仅20公里。从9月26日开始，日军多次组织部队渡海反攻，局部战斗一直不断。因菲律宾战事全面展开，约翰森少将第九十三步兵师登岛从第三十一师手中接过了岛上防务。和布干维尔岛情况类似，岛上对阵双方之间的零星战斗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最后，岛上日军仅剩第二一一联队联队长大内竞率领的660名残兵。

1945年9月9日，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布莱梅上将在莫罗泰岛主持了日本陆军第二军、海军第二十三、海军第二十五根据地部队投降仪式。代表日军签署投降书的是第二军代理军长、第三十二师团师团长石井嘉穗。之前阿南回国出任陆军大臣众所周知，原第二军司令官丰田房太郎哪里去了？由此引出战争期间日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橘丸”号事件。

1945年下半年，为准备所谓的“一亿玉碎”，东京大本营筹划将海外部分精锐部队调回国内，加强本土防御。彼时联合舰队已不复存在，完全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日军运兵行动困难重重。思前想后，狡猾的日军打起了医疗船的主意。“橘丸”号原本是一艘商船，1938

年被海军征用，1943年又被陆军征用为医疗船。按照《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争期间医疗船是不受攻击的。日军知道美国人一向很守规矩，就打算钻空子用医疗船偷偷运兵。

1945年7月19日，“橘丸”号第一次秘密转运大获成功，顺利将第四十八师团部分兵力运回本土。8月，日军故技重演，准备从印度尼西亚卡伊群岛将第五师团一部偷运国内。该师团第十一步兵联队安川正清第一大队、横小路喜代美第二大队，第四十二联队一个中队共1562名官兵被塞进封闭船舱，所有人都穿上病号服，个人不携带任何武器。日军还为每个人伪造了假病历，所有武器装备被置放在船舱底部。偷运行动代号“光输送乙号案”。

1945年8月3日，当“橘丸”号行驶至民都洛岛西北海域时，前方出现了美军驱逐舰“查雷特”号和“康纳”号。驱逐舰向“医疗船”发出信号，“停船接受检查，否则立即发起攻击”。毫无战力的“橘丸”号只好停了下来。登船美军士兵大吃一惊：船舱内密密麻麻塞满了好手好腿的日军士兵。他们身穿病号服躺在床上和地铺上，但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病号或伤员。最蹊跷的是，船上没有一名护士。

面对美军士兵“为什么没有护士”“你得了什么病”之类的盘问，众多日军“病号”要么假装听不懂低头回避，要么答非所问，场面一时狼狈不堪。美军开始在船上搜查，最终在船舱底层发现了偷藏的军火：手枪、步枪、轻机枪、手雷和40吨弹药，还夹杂着2门迫击炮。这回日本人彻底傻眼了。“橘丸”号及船上人员被美军以“违反国际法”全部逮捕。为防止日军狗急跳墙发动暴乱，美军将其中50名军官押解到驱逐舰上，在医疗船上挂出了星条旗。日军俘虏先是被押送到莫泰罗岛的战俘营，随后被转移到马尼拉。这就是日本陆军史上最耻辱的“‘橘丸’号事件”，1562名官兵未放一枪全部被美军俘虏，创下二战日军单次被俘人数之最。第十一联队联队长佐佐木五三携联队军旗乘飞机先行出发，侥幸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之后，盟军据此追究南方军和第五师团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责任。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从比亚克岛逃跑的那位——副总参谋长和知鹰二、第十六军司令官长沼佑一郎、第二军司令官丰岛房太郎、第三运输船团司令官渡边三郎、第五师团参谋森康则、第一大队大队长安川正清、大森繁军医、“橘丸”号船长安田喜四郎（非军人）被集体起诉。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在监狱病死，第五师团师团长山田清一、参谋长滨岛严郎因自杀被免于起诉。经长达两年四个月的马拉松诉讼，沼田、和知、丰田、安川分别被判处七年、六年、三年、一年有期徒刑，其余等人无罪释放。这才有了石井嘉穗代签投降书那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士兵大多来自广岛，他们因集体被俘侥幸躲过了美国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按时间推算，三天时间，他们完全可以从民都洛岛赶回广岛，说不定登岸时原子弹正好落下来。提前成为美军战俘对他们来说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很快被遣返日本。

美军突然登陆荷兰迪亚和艾塔佩，将正在向韦瓦克集结的安达第十八军向西的退路一举切断，他们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新几内亚东部。前有美军阻截，后有澳军追击，安达到底向东还是向西，颇费踌躇。身后澳军实力不算很强，但丹皮尔海峡门户洞开，美国陆战一师已在格罗斯特角登陆，军事重镇拉包尔朝不保夕，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已经落入美军之手，安达与新不列颠岛今村均第八方面军的联系完全断绝。因为盟军完全掌握了附近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澳军随时能够得到来自海上的增援，第十八军转身向东不仅完全失去战略意义，而且很可能是一条死路。从萨拉莫阿到韦瓦克，第十八军下属各部行军最近也超过了800公里，其间艰辛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韦瓦克地区尚存有少许粮秣弹药，似乎第十八军原地固守“不待援”等死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但阿南下达的命令是，“第十八军主力尽快向韦瓦克以西转移，加强荷兰迪亚、艾塔佩、韦瓦克等战略要地的防卫”。思忖再三，责任心很强的安达决定执行阿南的命令，其理由有二：首先，荷兰迪亚和艾塔佩属于自己的防区，两地失守第十八军责任最大；其次，如果部队向东移动，总是在向方面军主力靠近，杀出一条血路与主力会合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自登上新几内亚岛以来，第十八军下属三个师团并未打过像样的大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蛮荒之地艰苦行军，或登山，或渡河，或翻越沼泽，大部分兵力、物资和装备都损失在路途上了。

安达清点队伍，包括第四航空军所属部队和佐藤四郎海军第二十七根据地部队在内，手下还有55000名兵员——这正是麦克阿瑟放弃汉萨湾直接进攻荷兰迪亚的主要原因。其中第四十一师团运动、作战最少，兵力尚余80%。第二十师团参加了血腥的芬什哈芬争夺战，且来往运动距离最长，只剩60%兵力。其间，4月28日，师团长片桐茂毙命，师团步兵指挥官中井增太郎接替师团长职务。三个师团中境遇最惨的是最早投入战斗——安部通少将指挥的瓦乌之战——的第五十一师团，他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又打了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役，之后连续爬雪山、过草地，损兵无数，中野英光手中只剩不到30%的兵力。虽然总人数似乎不少，但由于缺少装备弹药，第十八军实际战斗力不过一个师团多一些。

最要命的问题是，部队未来不可能得到一粒米的补给，只能坐吃山空。在此之前，士兵的食物定量已降到标准的1/4。即使按照这种标准，现有存量也只够吃两个月。安达和参谋长吉原矩绞尽脑汁，苦无良策。前有阻截，后有追兵，他们目前控制的地盘只是宽20公里、长15公里的韦瓦克地区，形势对他们来说是绝望的。

“这个地区有多少居民？”安达问参谋长。

“根据刚刚进行的调查，恐怕有15000人左右。”吉原回答。

“也就是说，这里总共有7万人。先看看有没有那么多可以耕种的土地吧。”

吉原痛苦地摇了摇头，他已经计算过了：“没有那么多可耕种的土地，从椰子林分布来看，最多只能养活5万人。”

“是吗？看来不可能自给自足了。”安达思索良久说，“我忽然想起了中国古代先哲孟子的一句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说完这句话，安达转身钻进了自己的帐篷。

如果从荷兰迪亚和艾塔佩以南进行迂回，与主力部队会合的可能性理论上依然存在，前提是必须有充足的粮食。根据之前多次翻山渡河的经验，在渺无人迹的原始密林中长途行军千余公里——其间要穿越两位数的河流和漫无边际的沼泽地——即使不发生激烈战斗，部队也会大幅度减员，甚至在行军途中渐渐消失。后来安达在自杀前的遗书中说，在深思熟虑了整整5天之后，自己无奈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倾全力进攻美军刚刚占据的艾塔佩，冲出一条血路与岛西第二方面军主力会合。安达下令：以第二十师团、第四十一师团全部兵力及第五十一师团一部共35000人投入进攻，第五十一师团主力及军直属部队留守韦瓦克。鉴于荷兰迪亚美军大兵云集，作战仅局限于艾塔佩地区。4月29日，安达下达了攻击计划，命令各部立即着手开始准备。计划上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自顾不暇的阿南同意安达这一决心，并致电予以鼓励。

韦瓦克距艾塔佩150公里。安达下令6月上旬完成道路修筑和兵站准备，6月初第二十师团前出接近坂东河一线美军前沿阵地。为呼应友军在萨米和比亚克岛的作战，总攻预定6月10日发起。因天气恶劣、地形复杂、盟军航空兵轰炸和海面舰艇对海岸地带的持续干扰，日军最

终只完成了60公里道路的修筑。5月和6月雨季来临，日军仓促赶修的道路，因连日暴雨遍地泥泞，车辆几乎无法通行。大型机艇运输因缺乏适当停泊点和隐蔽处，只能将军需品运至距韦瓦克60公里的西部地区。因为准备工作严重滞后，安达不得不再推迟进攻日期。

就在第十八军孜孜不倦进行作战准备之时，6月20日，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到了：解除第十八军与第二方面军的隶属关系，改归南方军直接指挥，“贵军负责守卫新几内亚东部重要地区，做持久作战，以使整个作战能够顺利进行”。次日，南方军发来新命令，责成安达完全自由处置新几内亚东部所有事务，自谋生路。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们自己看着办，没人再管你们，自生自灭吧。

虽然被解除了战斗任务，但安达进攻艾塔佩的决心丝毫未变，战死总比饿死强。况且进攻还可以吸引美军注意力，间接支援友军在新几内亚西部和塞班岛的作战。安达来到前线，向全军官兵发出了慷慨激昂的战前演说——服部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将安达此举拔高为“舍生取义”：

“日美战局愈益严重。目前在新几内亚西部萨米、比亚克岛方面及中太平洋塞班地区，两军主力正在决战，我部分国土已处于敌军空袭之下，形势发展殊难意料。本职一向决心通过夺回艾塔佩和荷兰迪亚，一举打开新几内亚难局。本职念及深切信爱之全军将士的心境，肝肠寸断，莫此为甚。现敌军正在艾塔佩附近为我提供良饵，这是最有效发挥我军战斗力歼灭敌军之天赐良机。本职愈益坚定意志，拟将全军所有努力集中于此一举，彻底攻击艾塔佩附近之敌并歼灭之，如是既以我军取得战果振奋全军士气，并与新几内亚西部友军的奋战遥相呼应，发扬皇军本色。吾人各自为完成使命献出全部努力，并为此做出牺牲方能求得必胜。全军应竭尽毕生努力，万勿遗恨千古，是所切望。”

日军兵力大规模调动自然逃不过盟军侦察机的眼睛。最初驻艾塔佩的是美军第四十一步兵师及澳军一部。针对后方出现的新情况，麦克阿瑟迅速派吉尔少将第三十二步兵师进驻艾塔佩，后期又陆续调来在新西兰休养的第四十三师、第一二四团、第一一二坦克团等增援部队，与日军对阵的兵力达3个师以上。盟军前沿阵地位于艾塔佩以东20公里坂东河一线，河口东岸内陆方向的波普部署有3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艾塔佩机场及港口驻有战机60余架和舰艇20多艘，可以随时为地面部队提供增援。坂东河宽50余米，水深虽只有50~80厘米，但水流湍急，涉渡困难。针对上述敌情，安达于7月1日下达了总攻击计划：

一、7月10日，第二十师团主力、第四十一师团第二三七步兵联队强渡坂东河，突破敌前沿阵地中央地带。

二、形成突破之后，各部迅速逼近艾塔佩附近敌军主阵地并攻占之。

三、进攻部队补给通过小型舟艇从韦瓦克运输，各部力争夺取敌军补给，特别是粮食。

四、决战力求在海岸平地进行，同时以少部兵力从山地方面迂回敌军侧后，配合主力部队进攻。

7月10日22时，日军筹划3个月之久的艾塔佩之战轰然打响。随着第二十师团师团长中井一声令下，第二三七、第八十、第七十八联队自右至左依次排开，于狭窄正面蜂拥而上，强行涉渡坂东河。对岸美军炮火立即打响，日军毙命士兵之多，连河水都染红了。战至次日，日军不顾死活的集团冲锋成功将敌逼退，占领美军河岸阵地。

中井命令第二三七联队向右迂回，第二十师团部队向左包抄，扫荡美军残存阵地后向艾塔佩发起冲击。最初日军攻击进展顺利，但随

着援军不断到来，13日，美军发起全面反攻。双方在海岸道路和原渡河点附近展开激战。兵力和火力均占绝对优势且有海空支援的美军渐渐占据上风。看到前线战况不利，安达急令第四十一师团中止攻击艾塔佩的准备，以主力增援前线，确保渡河点安全。但美军增援速度远远快于日军，到17日，日军固守渡口的一个步兵大队遭美军围攻全军覆没，第二三七联队反被包围在河西地区。

日军攻击受挫的主要原因是炮火严重不足，投入进攻的区区20门炮还缺乏炮弹。盟军200门炮不但对敌形成了10：1的数量优势，炮弹也似乎永远打不完。7月21日安达决定，集中全部力量沿坂东河一线与敌军主力进行决战，将预备队第五十一师团第六十六联队派给第二十师团，命令他们从坂东河上游迂回，向海岸方向扩大战果。第四十一师团主力策应第二十师团进攻，26日再次在河中沙洲附近强渡。

第二十师团坂东河上游的迂回作战虽有进展，但第四十一师团的强渡在盟军强大的炮火阻击下宣告失败，参谋长奥田善盛当场被炸死。26日凌晨，安达下令将第四十一师团一部调给第二十师团，集中兵力发起最后冲击。亲临前线指挥的安达在战场颁布五项战斗原则：“健康士兵以一敌三，伤兵以一敌一，重伤员原地死战，无法移动的伤员就地刺杀，所有人绝不能被敌人俘虏。”安达的决心可谓大矣，可惜精神毕竟无法战胜物质，8月1日，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虽然给盟军造成了极大压力，最终仍在对手海陆空立体阻击面前铩羽而归。日军的攻击已成强弩之末。

经过25天激战，日军兵力损耗严重。到8月3日，各联队剩余兵力多者百名，少则三四十人。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配合下，美军第七舰队出动巡洋舰、驱逐舰以舰炮切断日军海岸后勤补给线。日军一线作战部队每天只能嚼几勺生米，最后生米也即将用尽。当日安达叫停了进攻作战，日军各部于当晚退回坂东河东岸，逐次向东撤出战斗。日军下一步目标改为确保韦瓦克—帕吉及南部山区。疲惫不堪、饥饿交

加的日军只能就地寻找椰子和薯蓣充饥，20公里行程竟然费时10多天。

艾塔佩之战日军损兵13000人，盟军亡450人、伤2550人。此时新几内亚西部战斗接近尾声，美军已占领马里亚纳群岛，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路大军正向菲律宾快速挺进。像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岛一样，新几内亚逐渐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对日军的溃败，美军只进行了象征性追击，遭日军后卫部队阻击后立即停住，任由日军从容向东逃逸。

8月底，安达率残部撤回韦瓦克地区，150公里行军途中，又有无数人因饥饿伤病死去，甚至包括第二三八联队联队长山本良次和第二三九联队联队长森山松次郎。安达再次清点人数，只剩下27000名残兵了，为数寥寥的重武器在艾塔佩之战或撤退途中损失殆尽。日军此时别说进攻，连自保都非常困难。安达命令以军主力确保韦瓦克—帕吉及南部山地，海军第二十七根据地部队把守穆舒和凯里鲁岛，准备迎击盟军的进攻。但是美国人一直不来，饥饿成了日军的最大敌人。从安达颁布的一项命令就能看出当时他们的惨状，“禁止士兵食用死亡同伴的尸体”。

1944年12月，新几内亚美军部队都被麦克阿瑟调去参加菲律宾的战斗，J. 斯蒂文森少将澳军第六师接过了艾塔佩地区防务。澳大利亚人没有美国人和荷兰人那样的好脾气，他们很快开始对韦瓦克一带日军实施清剿。随后的战斗已经不能称为战斗，纯粹变成了日军逃跑、澳军围剿的追歼战。其间，发生了著名的“竹永事件”。

1945年4月12日，遭澳军围剿的第二三九联队第二大队在大队长竹永雅晴带领下逃入丛林，他们只剩50人和750发子弹。日军抢劫了一座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寻隙逃跑的村民叫来了澳大利亚人。竹永决定向澳军投降。他召集46名部下表决，一部分人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竹永提出反对的人每人发一颗手榴弹自杀，其余人随他

向澳军投降。所有人都不吭声了。一名士兵举着白旗走出丛林，和澳军接洽后整建制放下了武器。

投降前一天，竹永上报残兵有46人，但投降时只有42人。竹永解释说，其余4人很可能溜掉了。战后回到日本的战俘披露，竹永部队投降的真正原因是战友间出现了互食现象。那4个人很可能被同伴吃掉了。竹永认为如果再不投降，部下将会被吃剩最后一个人。他们被关进了澳大利亚战俘营。安达忍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很快重建了第二大队。三个月后，他们就和竹永等人在战俘营见面了。战后回到日本的竹永等人被拒绝参加“战友会”，竹永一直被当作懦夫遭国人唾骂。当他1967年因病去世时，葬礼上出现了许多日本军官。他们大多是竹永当年“陆士”的同学。一些人私下告诉竹永家属：“他比我们有胆量，其实他的做法才是正确的。”

到1945年5月，韦瓦克已被澳军攻克，安达率残部遁入内陆丛林，继续开展游击战。7月中旬，日军弹药粮食告罄，安达和吉原认为第十八军最多能坚持到9月底，同时发出了“全员牺牲报国”的口号，开始做“玉碎”的最后打算。

8月8日，澳军从东西两面包抄过来，同时以一个旅的兵力凭借空投补给从南方草原地带迂回。就在参谋长吉原——他此时已晋升中将——率残部准备发起最后“玉碎”冲锋时，东京传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

8月30日，东京命令第十八军重回今村均第八方面军建制。9月13日在韦瓦克，安达代表日军向澳军第六师新任师长H. 罗伯逊少将投降。虽然打仗算不上一把好手，但安达是个典型的传统军人。在他眼里，赢就是赢，输就是输，绝不胡搅蛮缠。因为之前在作战中负伤，安达是被部下用担架抬到受降现场的。“输也要输得有个军人的样子。”安达说。

之前日本海军第二十七根据地部队据守在韦瓦克外海的穆舒岛和凯里鲁岛，澳军将投降的13000名日军全部关进了两岛上的战俘营。第十八军下属三个师团中，第二十、第四十一、第五十一师团登陆新几内亚岛时分别有2.55万人、2.1万人、1.6万人，终战时只剩1711人、1200人、2700人。吉原矩撰写的回忆录《南十字星：东部新几内亚作战》一书于1955年出版，详细记述了第十八军三年多来的历次战斗，对研究新几内亚作战极具价值。可惜老酒没见过这本书。

日本投降之后，已抱定必死之心的安达并未立即切腹。安达平时体恤下属，在拉包尔接受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审判时，安达认罪态度良好，将部下所犯罪行统统揽在自己身上。在第十八军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定罪后，安达才向澳方提出赦免8名部下的请求。最后他本人以乙级战犯身份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7年9月10日，狱中服刑的安达自杀。用的是不知谁探监时塞给他的一把水果刀。为了确保死亡，安达先用刀在腹部切出一个十字伤口，之后割断了颈动脉。这下盟军就是想救也救不过来了。从这点看，安达比老同学牟田口还是强出不少的。

虽然在指挥作战时鲜有惊人之举，死后的安达竟然在日本声名大噪。起因来自首相东条。作为战争主要责任者，东条在战后磨磨叽叽，始终不敢以死谢罪。最终好不容易拿小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还因枪法太差打偏了，被美国人救活，过了一回堂。出于对东条的极度不满，日本国民开始大肆吹嘘安达：人家凭一把锈迹斑斑的水果刀都能把自己整死，你拿枪都无法打死自己，说到底就是不想死，怕死，懦夫！安达万万想不到，原本默默无闻的自己死后还能当一回“正面典型”。

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安达算“好人”。在赴澳洲作战之前，安达曾有5年多侵华经历。有确切证据表明，1937年8月23日，时任第十二联

队联队长的安达在进攻上海宝山时使用了毒气。1940年之后，作为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的安达几乎和发生在山西的所有“焦土扫荡”有关，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可谓死有余辜。正因有以上劣迹，老酒认为安达在“境界”上和今村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自杀之前，安达曾写遗书给今村和内阁复员局局长上月良夫，信中称：“三年作战期间，丧失十万天皇陛下青春有为赤子——其中大部分是因营养失调病饿而死。”可见其自杀并非因为忏悔，可谓死不悔改也！

以逸待劳

6月9日，侦察高手千早再次出动，对马朱罗锚地实施侦察。穿越美军严密警戒于9时37分进入泊地上空时，眼前的一幕让千早不寒而栗。宽阔的潟湖里空空荡荡，仅泊有1艘运输船、2艘驱逐舰和10多艘“机动艇”。千早使劲儿揉了揉眼睛，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目力极好的自己是不可能看错的。同日，特鲁克第一五一航空队派侦察机对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进行侦察，同样未发现美军航母的行踪——那里只有战列舰1艘、巡洋舰3艘和运输船20艘。

事实证明，自6月5日侦察之后，美军主力舰队已经驶出马朱罗，去向不明。一切预示着美军即将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他们的矛头到底指向哪里呢？宇垣在《战藻录》——这本日记的精彩度随着主人身份的改变大大降低——中这样写道：“之前，停泊在马朱罗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都不知所终，到底该去往何方呢？提醒你们，不要彷徨，一路西行，展开‘阿号作战’吧！”

就在千早发起侦察三天前的6月6日，清晨6时，米切尔中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驶出马朱罗，预示着美军“征粮者行动”正式拉开序幕。米切尔得到的命令是：阻止日军战机干扰美军登陆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的任何行动，保护远征船队和地面部队登陆时免遭日军水面舰艇袭击，在计划登陆前三日即6月12日摧毁日军马里亚纳群岛所有战机和航空设施。上述任务完成之后，该部以舰载机轰炸和舰炮火力摧毁岛上尽可能多的防御工事。

进入1944年6月，盟军在全球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潮。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几乎同时突破了日本和德国的内防线。除了在中太平洋的“征粮者行动”外，在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猛攻比亚克岛。在印缅战场，日军旨在夺取英帕尔地区的

“乌号作战”转入颓势，悍将牟田口廉也正率残兵凄凉地向后撤退，中、英、美联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行动渐入佳境。在欧洲西线战场，盟军数百万大军枕戈待旦，即将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一个叫诺曼底的海滩实施登陆，战役规模之大、参战兵力之多，史无前例——“霸王行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而“征粮者行动”则动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舰队。同时在欧洲东线战场，苏联人正在筹划一个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大型反攻行动——我们通常称为白俄罗斯战役——策应盟军的西线攻势。此时的轴心国可谓四面楚歌，朝不保夕。他们唯一保持的进攻行为，只有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了。纵观全球战场，“怎一个‘热闹’了得”！

舰队出航第二天，官兵就从广播里听到了另一次强大进攻的消息：“入侵法国已经开始，广播结束。”全体肃静。“谢谢上帝！”不知是谁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财大气粗的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可以向英国、苏联和中国提供战争必需物资，并且自身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发起大规模作战的军事强国了。年轻人总是喜欢热闹且容易兴奋，舰上水兵为来自欧洲的好消息欢喜鼓舞，高级军官大多反应平淡。参谋长穆尔上校的话说出了大多数高级将领此刻的心情：“我们很快会自顾不暇，所以我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很快忘掉欧洲战场。”

此时穆尔心中可谓五味杂陈。根据金和尼米兹的约定，舱面军官斯普鲁恩斯必须选择一名飞行员作为参谋长。飞行员哈尔西和米切尔都不太情愿地接受了舱面军官出任参谋长，米切尔选择了驱逐舰高手阿利·伯克海军上校，哈尔西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少将本身就是舱面军官，之前让勃朗宁离任甚至动用了已故海军部长诺克斯。斯普鲁恩斯和穆尔都没有飞行员证书，必须按规定做出变更，通常情况下司令官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斯普鲁恩斯已晋升海军上将，他的参谋长至少应该是少将，才算“门当户对”。

斯普鲁恩斯一直在为穆尔的晋升在不懈努力，金明确答复“不能同意”，同时向他提出了三名候补参谋长人选。斯普鲁恩斯最终选择了飞行员出身的阿瑟·戴维斯少将。他建议穆尔担任参谋长助理，继续留在自己身边工作，穆尔不予答应。华盛顿已有命令传来，穆尔将在本次战役结束后离开。这可能是他作为参谋长最后一次随斯普鲁恩斯征战海上了。

考虑到率先打响的航空战很可能遭到日军陆基战机的反击，而联合舰队水面舰艇前来挑战尚需一段时间，8日清晨，米切尔下令暂时解散李中将军的第七大队，其下属舰艇分别充实四支航母大队，加强防空力量，之后视战场情况再度集中或维持原状。

6月9日13时20分，有2艘军舰快速驶来，加入哈利尔少将第四大队。它们是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和护航的“斯坦利”号驱逐舰。6月3日，这两艘舰从马朱罗前往夸贾林，5日到了罗伊岛，8日与抵达埃尼威托克的特纳中将会晤，商谈登陆作战有关事宜，之后快速追赶加入大部队。11日清晨4时，米切尔下令舰队减速至10节，大型舰船开始为驱逐舰进行战前最后一次海上加油。8时，完成油料补给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变航向290度，逐渐加速至20节。在大舰队前方37公里处，由“沙利文兄弟”号、“康诺”号、“彭斯”号、“布拉德福德”号、“布朗”号、“塞尔弗里奇”号驱逐舰组成的前卫雷达哨舰分队时刻提供敌情警戒。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启航72小时后，6月11日清晨，5时14分，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中将、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霍兰·史密斯海军陆战队中将坐镇旗舰“洛基山”号，率庞大登陆船队从夸贾林拔锚起航。在头天晚上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霍兰一脸肃穆地告诉大家：

“虽然我们已经解决了攻克平坦环礁岛的问题，学会了怎样把环礁岛碾成粉末，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山和洞穴，日本佬可以在那里掘壕据守。所以一周之后，将有大批陆战队员在战斗中阵亡。”

黎明的晨曦中，一众扫雷艇率先驶出瀉湖，清理航道。在杰西·科沃德上校率领下，数艘执行反潜任务的驱逐舰鱼贯而出，在运输船和重型舰只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保护圈。之后依次驶出的是老式战列舰“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马里兰”号、“科罗拉多”号，跟在它们身后的是护航航母“甘比尔湾”号、“基昆湾”号及运载德雷珀·考夫曼中校“蛙人”部队的“吉尔默”号、“克莱姆森”号和“布鲁克斯”号驱逐舰。相比米切尔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由特纳领军的登陆舰队规模更加宏大，多达535艘舰艇上运载着北部战斗群的71000名官兵。海上绵延数十公里的舰队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以10节航速向马里亚纳群岛缓慢前进。

从船上士兵角度来看，那些负责运输和护航的海军舰队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突然从深海里冒出来的鱼群一样，”陆战四师工兵唐纳德·布茨望着这支黑压压的舰队感慨地说，“经过一夜休息，当我早上走出船舱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生平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我们当中总是有人会说：‘看看我们有多重要！瞧，我们可是在正中央，整个美国海军都在保护我们。’”船上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将要去做一件伟大的事儿，我知道有许多人和我站在一起，或许还包括上帝自己。”

航程一路天气良好，6月11日清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提前10小时抵达关岛东北355公里、塞班岛东南420公里预定阵位。按以往惯例，空中打击将在次日上午展开。米切尔致电斯普鲁恩斯，请求提前发起攻击。他在电报中特意指出：“此前航母的攻击行动大多在早上发起，可以认为，日本人已习惯了这种模式，而且会期待我们继续这么做。”米切尔建议攻击在当天中午发起，此时大约是岛上日军吃午餐的时间，防御松懈。由于此时尚无关于日军航母舰队的任何消息，斯普鲁恩斯对是否立即发起空袭颇犯踌躇。米切尔提出，即使派出扫荡

机群，舰队上空执行防御任务的“地狱猫”也不会少于200架。斯普鲁恩斯下令立即发起攻击。

6月15日登陆日之前，米切尔有4天时间争夺作战地区的制空权。他自信地认为，这一任务只需两天就能完成。按作战计划，第一天进攻主要由“地狱猫”担纲，扫荡日军空中力量，为次日轰炸机和鱼雷机的攻击扫清障碍。中午时分，米切尔向各航空大队分派任务：克拉克少将以“大黄蜂”号为首的第一大队负责攻击关岛、罗塔岛，蒙哥马利少将以“邦克山”号为核心的第二大队进攻提尼安岛，里夫斯少将以“企业”号为首的第三大队和哈利尔少将以“埃塞克斯”号为核心的第四大队攻击目标是塞班岛南部及高射炮林立的阿斯利托机场。12时，随着米切尔一声令下，208架“地狱猫”拔甲板而起，分别扑向各自目标。此前，四个航母大队已提前放飞8架“地狱俯冲者”，为战斗机进行引导或对落水飞行员实施营救。

第一大队的43架飞机负责扫荡关岛上空。13时20分，“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16架“地狱猫”飞抵奥罗特半岛第一机场上空，与匆忙起飞的29架零战展开激战。由于是纯粹大编队战斗机之间的格斗，双方毫无战术可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飞行员纷纷抛掉副油箱，恶狠狠地扑向对方，捉对厮杀。一场激烈空战之后，美军声称击落日机23架，疑似击落2架。另有6架“地狱猫”扫射了停在地面的5架日机，确认击中其中2架。霍华德·达夫中尉的飞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落，另有3架美机受伤。“约克城”号的7架“地狱猫”轰炸了第一机场南部——美军战斗机均携带158公斤小炸弹——另有3架轰炸了跑道。13时45分，他们在第一机场西南19公里处遭遇到5架零战，声称将其中3架击落，自己仅1架受伤。“贝露森林”号的12架“地狱猫”在13时30分飞抵关岛上空，先扫射了第二机场上停放的9架敌机，随后扫射了第一机场的2架敌机。13时45分，该部与16架零战展开格斗，声称击落敌机4架，自己仅1架受轻伤。

“巴丹”号的12架“地狱猫”在“约克城”号2架“地狱俯冲者”的引导下对罗塔岛进行扫荡。他们在13时30分飞抵目标上空，其中8架扫射了机场和飞机护墙，随后对停泊在索森加亚湾的货船和武装渔船各1艘进行扫射。14时前后，他们在罗塔岛西南先后发现了5架零战，声称击落其中3架。

第二大队的56架战斗机负责攻击提尼安岛。“邦克山”号的16架飞机于13时35分飞抵目标上空，先后轰炸了位于乌希角的第一机场和古尔关岬的第二机场，唐纳德·卡尼上尉的飞机被日军的高射炮火击落。14时10分，他们与日军第三二一航空队的9架战斗机迎头相遇，中队长威廉·科林斯中校击落3架，拉尔夫·罗森中尉击落2架。随后他们在岛东2公里处再次遭遇到9~12架零战，威廉·拉穆鲁中尉击落了1架。返航途中，埃利斯·博尔斯的飞机因伤重在海上迫降，随后被“马格福德”号驱逐舰救起。另有1架飞机降落后因为重伤被推入大海。

“黄蜂”号战斗机中队有个不伦不类的绰号叫“钢铁天使”，他们的16架战斗机在13时50分轰炸了提尼安岛第二机场后直接返航，途中并未遭遇日机。“蒙特利”号的12架战斗机在13时15分扫射了提尼安岛第二机场的14架陆攻机和3架零战，中队长罗杰·梅尔少校声称击毁10架，疑似击毁3架。14时30分，他们发现18架零战并与其中4架展开激战，梅尔一口气击落2架，疑似击落2架，丹尼尔·科斯特上尉确认击落1架，疑似击落1架。

第三、第四大队攻击塞班岛的“地狱猫”达到了99架。“企业”号飞行大队长威廉·卡恩中校亲自率队出击，绰号“镰刀死神”的战斗机中队有16架飞机随大队长前去。他们在13时30分轰炸了阿斯利托第一机场西南的高射炮阵地，其中6架飞机轰炸了跑道。在与几波日机的空战中，卡恩声称中队击落敌机8架，疑似击落1架。理查德·梅森中尉和朗中尉的飞机分别被高射炮和零战击伤后迫降海上，两人均被

救起，后者是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寇蒂斯”水上飞机救起来的。

“列克星敦”号共出动飞机20架，其中7架轰炸了第一机场北面的地面设施，声称7颗炸弹全部命中。比尔·伯奇霍尔特中尉——他之前已有6个战绩——的飞机在轰炸机场时不幸被敌机击中。中尉立即下降高度，试图在纳富坦角以东10公里处迫降海面。由于飞机是逆风降落，尾翼首先触水。中尉只好降低速度垂直入水。他推开座舱罩爬上左翼，发现降落伞已经打开。因为身上救生衣充气胀开，他够不到背带上的带扣。此时他看见降落伞被挂在驾驶舱里，自己相当于和正在下沉的飞机绑在了一起。半分钟后，他和飞机一起没入大海，再也没出现。

“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戴维·麦坎贝尔中校亲自率15架飞机于13时飞抵塞班岛上空。中校率队向加拉潘港口的日军水上飞机基地发起俯冲。1艘油轮中弹起火，滚滚浓烟直冲云霄，燃烧一个半小时后侧翻沉没。14架“地狱猫”扫射了港内的水上飞机，确认击毁2架川西二式大艇和4架水上侦察机。扫射过程中，利奥·肯尼中尉的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机毁人亡。4架“地狱猫”扫射了1艘150吨货船和附近跑道、油库。14时30分，他们和日军13架战斗机、2架水上飞机展开空战，声称击落敌机8架，自己有2架分别被高射炮和日机击伤。“圣贾辛托”号、“普林斯顿”号、“兰利”号、“考彭斯”号的战斗机中队或与日机激战，或直接攻击陆上目标。此前，轻型航母战斗机大多从事舰队上空的巡逻任务，很少获得出手的机会。“考彭斯”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罗伯特·普莱斯少校的飞机在攻击运输船时被高射炮击落，少校成功跳伞后，在救生筏上漂流了两周才被救起。

美国人宣称空战中击落敌机86架，另有33架被摧毁在地面上，自身仅损失战斗机12架，阵亡飞行员9人。成绩最好的“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宣称取得14个战果。日军则声称击落美机65架，自身仅损失36

架，鸟本重二、伊仓信行等27名飞行员毙命。双方战绩可能存在一些水分，美军公布的战绩可能更接近事实。因为在之后的战斗中，岛上日机始终没有组织起与战前实力相匹配的攻势。

“我们注意到，日军战斗机飞行员好像从未展开过团队合作，或者采取有效防御和进攻战术，而是擅长进行特技飞行，常常贴着水面低飞。”美军一名海军分析师说，“这次扫荡摧毁和重创了敌军空中力量，不仅使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得以安全进入作战区域，有助于次日的轰炸行动，而且迫使敌军采取了积极措施以寻求增援。”

在美军凌厉的攻击之下，数量和质量均据下风的日军几无招架之力。美军当天攻击16时结束，岛上日军纷纷钻出掩体，将伤员抬往较高的山坡上躲避。第九坦克联队一名军官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13时刚过，我就被空袭警报声吵醒，立即带所有人到壕沟躲避。敌军‘格鲁曼’开始扫射和轰炸阿斯利托和加拉潘机场。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疯狂的敌机才优哉游哉地在我军无序而杂乱的高射炮中飞走。我们只能无助地注视着这一切。到了晚上，我们受命去扑灭因轰炸引发的山火。经竭力抢救，总算将火势控制住了。”

正如米切尔所料，日军认为敌人一般会在黎明发起空袭，美军下午的扫荡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因疏忽大意，日军未能进行及时巡逻和侦察，最终酿成大祸。第一天空袭歼灭了马里亚纳群岛日军1/3到半数的飞机，使他们无力反击美军后来的空中攻势，严重影响了联合舰队的海上决战计划。按丰田的预算，角田部队至少要消灭美军1/3的航母，多了更好。草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因为敌人没有在清晨发起突袭，我们就认为当天不会有战斗发生。由于麻痹大意，我们遭受了严重损失。”

尼米兹对首日战果表示满意。他在给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11日的空袭让我们初步获得了制空权。事实证明，在下午实施空袭的战

术是切实可行的。用一位舰载机大队指挥官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出色的创新’。”尼米兹的话明显鼓励成分占多。说句大话，老酒也会采用下午攻击战术，如果有表现机会的话。

11日美军的空袭规模巨大，但塞班岛日军指挥官并未意识到这是步兵登陆的前奏，美国人这样撂完炸弹就走的次数太多了。当天16时，斋藤下令在阿斯利托机场和马比角之间修建一条新公路。彼时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到帕劳视察防务，不在塞班。斋藤认为美军的登陆可能还早，可能根本就没这种打算，“未来将在海岸发生的战斗，会因通信线路中断给指挥带来诸多困难，有必要尽快在内陆修建一条公路”。斋藤清楚，当初在贝蒂奥，柴崎就是因为通信线路被切断最终全军覆没的。

有此想法的绝非斋藤一人。“大淀”号上，丰田和草鹿正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比亚克岛方向的“浑号作战”。美军忽然剑走偏锋，对马里亚纳群岛发起大规模空袭，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唯一保持镇定的中岛通信参谋指出，从目前迹象看，此次美军大举出动带有登陆船队，马里亚纳群岛无疑正是他们的主攻方向。中岛的判断得到了航空参谋渊田的支持。两人提出：若不尽快向中太平洋地区投入第一机动舰队，角田基地航空部队和小泽快速航母舰队将分成两段同敌军轮番交锋，势必被占绝对优势的美军特混舰队各个击破。以作战参谋长井川隆为首的大部分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长井指出，因为缺乏足够的燃油，第一机动舰队不能贸然出击，须三思而后行。

两派意见截然相反，丰田和草鹿一时没了主意。长井之言的确属实，燃料匮乏导致日军在调动舰队时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别出去转悠一圈没打上仗，油也没了。两人最终商定，在未完全弄清敌军意图之前，静观其变，目前作战只好暂时委托骁勇善战的角田部队了。这相当于他们认可了斋藤的观点，美国人很可能像以往那样打一枪就换地方了，眼下大家还是暂时关注“浑号作战”为好。

军令部赞成联合舰队的意见。他们向陆军通报说：“这次空袭不会持续多久，两三天时间就会终止。”有人指出：“这是一次声东击西的空袭，目的是在其他方向发动攻击，是一次转移我方视线的牵制性作战。”陆军同意海军的意见：“敌人刚刚在欧洲发起大规模登陆，在太平洋上同时冒风险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是难能胜任的。”日本人太小看美国人的战争潜力了。

日军的判断大错特错，这次美国人兴师动众前来进攻，还真不算走了。11日的航空扫荡不过是之后持续近三个月的一场大战役的开胃小菜。12日，轮到美军众多攻击机登场亮相了。当天，第一大队“大黄蜂”号、“约克城”号、“贝露森林”号共出动6个波次共641架舰载机，轰炸、扫射了关岛和罗塔岛。其中“贝露森林”号攻击机群在罗塔岛近海重创了4396吨的运输船“松运丸”号，这艘船最终在24日沉没。在当天的攻击中，美军损失“地狱猫”和“复仇者”各1架，另有2架“地狱猫”和1架“地狱俯冲者”因伤重在海上迫降，1架“地狱猫”因伤重被推入大海，8架战机受轻伤。

当天第二、第三大队在塞班岛东北海域游弋。第二大队“邦克山”号、“黄蜂”号和“蒙特利”号出动7个波次共414架次战机，扫射和轰炸了提尼安岛，1架“地狱猫”和2架“复仇者”被日军高射炮火击落，9架飞机受伤。第三大队“企业”号、“列克星敦”号、“圣贾辛托”号共出动七个波次467架次战机轰炸了塞班岛。由于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攻击目标，美军飞行员甚至投弹焚毁了穆特绰角以南的大片蔗林，说是为了将来陆战队员登陆后视野能够更开阔些。除扫射轰炸岛上军事目标外，美军还炸沉了泊在塔纳帕格港口2726吨的“睦洋丸”号和6441吨的“庆洋丸”号运输船，捎带击落日机3架。日军地面炮火击落“地狱猫”和“无畏式”各2架，13架美机受伤，2架迫降，1架在起飞时坠海。完成攻击任务后，第三大队当晚撤往塞班岛西北海域。

当天美军空袭很少遭遇日机抵抗。提尼安岛一名日军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经过敌机头天的空袭之后，我军飞机10架都未必能剩下1架，天空中到处都是美国人的飞机。他们操作的熟练程度远远强于我们的人。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学会适应穴居生活了。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了整整一天，差不多有230架。他们彻底铲平了我们的机场。我们的飞机都上哪里去了呢？空中连1架都看不到。我们的高射炮在冒烟，而敌机没有受到损失。没有1门高射炮能够打满1000发炮弹。我们的海军航空兵已经彻底变成缩头乌龟了。”

实力最弱的第四大队当天逮住了一条大鱼，“埃塞克斯”号和“考彭斯”号共派出230架次战机扫荡塞班岛和帕甘岛。当天下午，他们意外在帕甘岛以西230公里海面发现一支向北航行的日军船队，于是断然发起攻击。消息传回舰队，刚完成第一次攻击没有捞到多少油水的“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大喜过望，立即率28架“地狱猫”和28架攻击机前往增援。战场形势对日军“4611船团”是绝望的。他们共有13艘运输船和小型护卫舰只10艘，打头的是1艘老式驱逐舰。11日美军发起空袭后，这支船队火速起航试图逃离苦海，不想半道上被美军舰载机发现。

随后的攻击毫无悬念。战至傍晚，3283吨的“天龙川丸”号、2924吨的“射水丸”号等10艘运输船瞑目于大海，护卫艇“鸿”号、“驱特61”号、特设猎潜艇“国光丸”号被炸沉，坐镇“鸿”号的第二海上护卫队司令官庄司芳吉海军与舰同沉。麦坎贝尔发现，虽然日军小型船只很难瞄准，但一旦中弹，会很快下沉。一艘船上约有30名日军水兵幸存，其中一半是当地渔民，他们奋勇爬上了附近的安纳塔汉岛，之后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之中。这座小岛位于塞班岛以北145公里，美军根本没有心情去剿灭他们。这些人以劫掠为生，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

凭借夜色掩护，剩余7艘日军护卫艇掩护2759吨的“稻荷丸”号于18日逃回名古屋，5418吨的“滨江丸”号20日抵达硫黄岛。1923吨的“龙田川丸”号当天虽然逃过一劫，却在15日9时45分被“巴丹”号4架执行反潜巡逻的“地狱猫”发现。当时这艘船距第一大队仅56公里，美军战斗机投下的小炸弹并未将之击沉。鉴于距离很近，克拉克少将命令护航舰艇前往剿灭这一漏网之鱼。第九十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威廉·斯维切尔上校主动请缨，亲率“博伊德”号、“沙雷特”号前往清剿。11时01分，两艘美舰在9000米距离处向日军运输船开火，3分钟内共打出66发127毫米炮弹。“龙田川丸”号在11时7分向右舷侧翻，1分钟后沉入大海，水面上留下约150名幸存者。11时20分，斯维切尔上校命令“沙雷特”号打捞日军幸存水兵，至13时共救起112人。15时20分，两舰顺利汇入大队。

战役期间，马里亚纳周围海域发生了多次类似的小规模海战——与其说是海战，不如说是单方面攻击。许多日本货船得知美军大兵压境的消息后，选择出逃，希望找到一个安全港口。他们很少能够成功，美军舰载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封锁了所有可能通行的航道，拦截并击沉了大部分船只。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波纳尔少将感慨地说：“这次作战，让我们击沉了比过去几个月都多得多的日本商船。”

当天美军的攻击还有一项辅助任务，对将要登陆的三岛实施航空拍照。几乎没有日机迎战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尽管出动了近1800架次战机，但美军当天对机场和岛上设施的轰炸效果并不理想。飞行员声称炸弹命中了几乎所有目标，但他们报告的准确性无法核实。日军火炮哑火不能证明它们已被摧毁，或者是日军在节省弹药，或者为了避免被美军准确测位而主动停火。根据美国海军专家测算，面对一个直径8米的地面目标，俯冲投弹直接命中率约为1/300，滑翔轰炸命中率下降到1/600，高空水平轰炸的命中率仅1/10000。根据航

拍情况来看，被破坏的主要是日军地面设施和指挥所，被捣毁的火炮寥寥无几。要想彻底摧毁它们，必须由水面舰艇的大口径火炮亲自出面。

6月13日，美军的空中打击仍在持续。四个大队分别出动舰载机277、122、308、164架次，进攻方式与前一天相仿。弗兰克·德尔加多中尉的鱼雷机摧毁了阿斯利托机场北侧的一座机库，在撤离时被日军75毫米口径炮弹击中，他和两名机组成员成功跳伞，却在海上遭日军岸炮打击阵亡。

相对而言，“大黄蜂”号战斗机飞行员唐·勃兰特少尉就幸运得多。他的飞机在轰炸关岛奥罗特角时被防空炮击中，飞机冒出一股浓烟。远远看到这一情景的大队长杰克森·阿诺德中校紧急呼叫他不要跳伞，因为从那个位置跳只能落在岛上被日本人抓获，他们对俘虏可是不会客气的。勃兰特顽强飞出一段距离后，成功跳到海里，他的几名队友驾机来回扫射海岸，阻止日本人下海将他抓走。勒莫因中尉主动放弃攻击，飞来向同伴投出救生筏。10时14分，阿诺德联系了数公里外的潜艇“刺鲈”号，同时下令“地狱俯冲者”轰炸日军沿岸炮位，这些大炮将威胁到潜艇的安全。看到1艘日军巡逻艇快速驶出准备抓人，美军一个小队的4架“地狱猫”立即俯冲扫射，将之逼退。

11时15分，得知勃兰特还在日军岸炮射程之内，“刺鲈”号艇长塞缪尔·卢米斯少校下令向港口潜航。多亏周边海水很深——马里亚纳海沟因全球第一水深举世闻名——潜艇还真潜了进来。卢米斯藏在水中不敢露身，只得升起两部潜望镜，一部观察情况，另一部让飞行员拴橡皮筏，以便把他拽出去。可飞行员并没抓住这个时机。潜艇在一个个炸起的水柱中，三次接近飞行员都未成功。在做第四次努力时，潜艇潜望镜撞上了勃兰特。后来勃兰特描述说：“我忽然看到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架伸出半米多的潜望镜，它逐渐减速，然后停下了。我迅速划过去，用救生筏上的绳子拴住了潜望镜，然后我们就驶

向港外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潜艇是在倒船，港内转弯空间不够。我感觉过了很久很久，我们才到了海岸之外1公里多的地方。他们收起了潜望镜，上浮到水面把我接了进去。”

“刺鲈”号一直把飞勃兰特拖出炮火射程之后才浮出水面，把他领进舱内。累得满头大汗的卢米斯后来写道：“我们只是泛泛之交，可是当我第三次从他身边滑过后，我真想让他来当艇长试试。”这一大费周章的营救行动终获圆满成功。在潜艇上，勃兰特竟然邂逅了头天空战中被击落的同伴约翰·瑟西上尉。眼下潜艇没有余暇把他们送回航母，两人30天后被送到埃尼威托克，7月末重返中队。从1943年底开始，美军潜艇就承担了一项新任务，打捞和营救落水飞行员。到战争结束前，有86艘潜艇执行过类似本次的营救任务，共救起飞行员504人——足可以装备两个航母大队了。当驱逐舰或潜艇将营救的飞行员送回航母时，飞行大队通常要用5加仑冰激凌来换回一个人。至于阿诺德最后给没给人家卢米斯10加仑冰激凌，老酒就不太清楚了。

在当天的空袭中，“列克星敦”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罗伯特·伊斯利少校和“企业”号鱼雷机中队长威廉·马丁少校双双被日军的高射炮火击落，伊斯利机组无人生还。美军攻克塞班岛之后，特意将阿斯利托机场更名为伊斯利机场，纪念这名阵亡的飞行员。可惜因美军推进速度过快，这些后来更名的机场——包括罗伊岛迪埃斯机场和贝蒂奥霍金斯机场——都没最初的亨德森机场那么有名，人家瓜岛战役打了整整半年。马丁则幸运得多，他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水上飞机救起，但电报员和机枪手随机同沉。这天还有一个著名飞行员阵亡。根据生卒日判断，日军侦察能手千早当天阵亡，死因不详。他随后被特晋两级，成为日本最年轻的海军大佐。

13日上午，塞班岛西北海岸出现了一支威风凛凛的大舰队。为强化舰载机的攻击效果，清晨5时15分，米切尔下令第七大队重新集结，以舰炮火力打击塞班岛。10时40分，随着“华盛顿”号上的李中将军

声令下，7艘新式战列舰、11艘驱逐舰开始向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西海岸猛烈开火，炮击目标包括岸防工事、炮兵阵地、弹药库等比较坚固的目标，以及港口和雷区等需要密集火力覆盖的区域。那些受过严格对舰炮击训练的小伙子自认炮击岸上的目标非常简单，他们个个脱光上衣，甩开膀子将一发发重磅炮弹塞入炮膛，以最大射速向目标区发射。战列舰动怒端的非同小可，重磅炸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在岛上炸响，所到之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整座岛屿都被浓烟和火光笼罩了。南洋兴发、南洋水产公司厂房在炮击中轰然倒塌，变成了一堆堆碎砖瓦砾。

军官提醒炮手要注意节约弹药，因为最近的补给基地埃尼威托克距前线也有2000公里。但在美国大兵脑子里，节约的概念是不存在的。白天的炮击持续长达7个小时，共向岸上倾泻炮弹14440发——406毫米炮弹2432发、127毫米炮弹11737发、127毫米照明弹247发、127毫米白磷弹24发。黄昏主力舰队撤走之后，李中将留下5艘驱逐舰继续以炮火骚扰目标地区，不让日军有片刻松懈。这种全天候不间断的炮击可以防止日军及时修复被毁坏的阵地，变更指挥所或兵力调动也异常困难。

场面看上去热闹非凡，舰长汇报时都对炮击效果感到乐观。但因为他们并未受过炮击岸上固定目标的专业训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第一，急速射击产生的浓烟严重干扰视线，使瞄准和校正非常困难，射出的炮弹只是落在目标区域，很少获得直接命中。第二，因为忌惮日军在近海部署水雷，火力支援舰都在距岸8公里之外进行炮击，导致精准度大大降低。第三，由于炮弹出口速度过高且弹道低平，除海岸线和正面斜坡外，很难击中其他目标。第四，高速战列舰空中观察员同样缺乏校正和识别地面目标的训练和经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炮击精准度。虽然查兰卡诺亚的大型农舍和制糖厂被悉数摧毁，但布设在地下掩体中的炮位几乎完好无损。有人戏称：“由海军出资开展的这

次垦荒活动，不仅可以耕种田地、修剪树木和收割庄稼，还为岛上土壤增加了不少铁元素。”

虽然荷兰派出的舰炮联络官对当天炮击效果持怀疑态度，斯普鲁恩斯还是对使用快速战列舰实施近岸炮击做出了说明：“已经在重型舰船上装载了一定数量的高爆弹，没有大量削减舰队所必须装载的穿甲弹的条件下完成了炮击。这种舰炮打击是有作用的，但绝不是为了取代老式战列舰的近距离精确打击，只是近距离舰炮射击的一次预演。”

岛上第四十三师团的报告验证了霍兰特派员的说法：“虽然加拉潘和查兰卡诺亚的城市街道被摧毁殆尽，但人员伤亡相对轻微。”不过，岛上的日本陆军士兵还是被猛烈炮击吓坏了。一名士兵这样记录道：“敌人海军舰炮对空袭的支援实在太可怕了。即使到了晚上，他们的舰炮射击和以前一样根本不停。从17时开始，我们和大队部的通信联络已经中断。”海军相对见世面较多，一名海军军官说，美军舰炮打击开始后不久，他就下令瞭望哨、消防组和所有工程人员撤入山洞，他带两名助手留在被摧毁工程部的阳台上观察。这名军官不无自豪地宣称：“我们勇敢地喝5瓶啤酒一起留守，美国人的炮击水平实在太差劲了。”

就在美军战列舰在海上依次排开，准备开炮之时，9时38分，马里亚纳群岛日军名义总指挥南云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了一封敌情判断报告：“目前可以判断，敌军应当试图在明天或后天发起登陆。”12时整，坐镇提尼安岛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角田发出了类似电文：

“敌军战列舰正在炮击塞班岛沿岸炮台，驱逐舰队在提尼安岛以西海面游弋。如此看来，美军主攻目标为马里亚纳群岛的可能性大增。”

根据以往美军针对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的行动判断，舰炮轰击往往是大规模登陆的前奏。丰田和草鹿据此断定，原来美军的主攻方

向不是比亚克，更不是帕劳，而是他们之前认为可能性最小的马利亚纳群岛。丰田立即颁布命令，暂停增援比亚克岛的“浑号作战”，立即启动“阿号作战”。小泽第一机动舰队迅速向马利亚纳群岛进击，宇垣舰队立即掉头与主力会合，同时密切关注塞班岛战况。

期待已久的决战时刻终于到了，草鹿感到异常兴奋。在他看来，小泽舰队本次出击并非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如果第一机动舰队出击过早，敌军有可能停止登陆，或者就此撤退，”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有必要确保敌军在开展空袭和炮击后登上陆地。这样，敌人将陷入困境，除设法营救已上陆的部队之外，别无选择，陷阱就在他们的前面！”

6月13日深夜，特纳领军的第五两栖舰队正在向塞班岛不断逼近。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告知，他们在岛上遇到的敌人将不止一种。军医警告他们，除了水中有鲨鱼、梭子鱼、海蛇、锋利珊瑚、毒鱼和大蚌，上岸后还有更危险的敌人——麻风病、斑疹伤寒、丝虫病、肠伤寒、痢疾、蛇和大蜥蜴。“军医阁下，”一个小伙子冒失地问，“我们干吗不让日本人占有这个岛呢？”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14日凌晨2时25分，各舰拉响了刺耳的战斗警报。月光穿过云隙，透射出暗淡的光芒。奥尔登多夫少将从旗舰“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上向前望去，22公里之外，塞班岛黑乎乎的轮廓若隐若现。在他身后，以“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马里兰”号、“科罗拉多”号为核心的第一炮击分队已包围了塞班岛北角。看到海面隐约有敌舰出现，日军马比角的两门火炮接连发起三轮炮击，奥尔登多夫依然率队继续前进，在距岸12000米处排成与岸平行的纵队。与此同时，由“炮术大师”安斯沃斯少将领军的第二炮击分队——主力为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新墨西哥”号和“爱达荷”号——正在绕过纳富坦角，穿越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之间5公里宽的航道。这7艘战列舰虽“年事已高”，主炮口径略小，却在珍珠港进行过专业对地目标炮击

训练。“宾夕法尼亚”号和“马里兰”号更是从“电流行动”期间就承担了对岸火力支援任务，经验丰富。簇拥在战列舰周围的，是多达11艘的巡洋舰和26艘驱逐舰。

5时10分，“田纳西”号弹射了2架校射飞机。随着观测飞机各就各位，5时30分，美军战列舰巨炮开始发出怒吼！隐蔽的日军炮手立即开炮还击，炮口喷出的橘黄色火焰暴露了他们的准确位置。“檀香山”号轻巡洋舰上，刚从哈佛大学历史系调任海军高级观察员的塞缪尔·莫里森少将——他是经罗斯福总统特批到前线观摩战斗的——被眼前的炮战惊得目瞪口呆。

在加拉潘后方山坡一个10米高的瞭望台上，站着一个又瘦又小的日本军官。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当年叱咤风云、威震天下的南云忠一。对现在被降职到塞班指挥一支小舰队的南云来说，眼前这一幕不啻为一个辛辣的讽刺：他发现，向岛上开炮的至少有3艘正是当初在珍珠港被自己炸沉的战列舰。水雷战专家南云清楚，一支由7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使舰炮打击达到最佳效果，特纳预先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分成7个火力区，各配备一个火力支援中队，作为替补的第八中队只需“根据要求提供反炮台火力”。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分在第一中队。霍华德·金曼少将的第一中队在摧毁阿费特纳角的日军阵地时遇到了困难，轻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上午，都未将日军岸炮打哑，它们一直在寻隙反击。金曼调来“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进行支援。炮手利奥·瓦拉纳自豪地告诉身边的记者：“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每13秒就可以打出1发炮弹。”

一众水面舰艇纷纷开火，考夫曼中校率领的水下爆破队共48名军官、240名水兵乘4艘登陆艇快速蹿出，他们的任务是勘探通往登陆滩

头的航道。考夫曼私下估计，由于日军在顽强反击，本次行动伤亡率可能高达50%。“蛙人”的行动由“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伯明翰”号提供炮火掩护。发现爆破队不断游近，日军拼命开炮阻击。1发炮弹在“伯明翰”号舷侧炸响，打伤了一个40毫米炮组的2名炮手。所幸引发的小火灾被很快扑灭。

9时刚过，日军炮口对准了“加利福尼亚”号，几乎垂直落下的炮弹击中主炮火力控制台，当场炸死1人、炸伤9人。战列舰搜索和射击雷达受损，在长达15分钟的时间里主炮无法动弹。趁双方炮战正酣之际，在付出亡2人、伤15人的代价之后，水下爆破队带回了令人欣喜的消息：“礁盘水深约2英尺，潟湖水深不超过8英尺，礁盘表面平坦，两栖运兵车可以顺利通过，潟湖中没有任何水雷或人造障碍，已经在蓝一滩标注了足以使坦克登陆艇顺利通行的航道。”上述情报被立即发给希尔少将和第二天登陆行动总指挥沃特森少将。

在炮击弗洛尔斯角和马尼亚加沙岛时，奥尔登多夫亲自指挥的第四中队遭到顽强抵抗。罗伯特·海勒少将第五中队负责炮击塞班岛东岸的一片区域，他们发现对敌军设施进行有效破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当晚其他各部撤走之后，他们还要承担夜间炮火骚扰的任务。安斯沃斯少将第六中队炮击效果同样不佳，因为就在“宾夕法尼亚”号准备撤走之时，日军岸炮突然打过来几排炮弹，险些命中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1发炮弹准确命中驱逐舰“布雷恩”号，导致水兵亡3人、伤15人。乔治·威勒少将——美国人少将真多——第七中队对提尼安岛西岸的炮击持续了整整一天。查尔斯·乔伊少将第八中队一直在密切关注提尼安岛东岸日军岸炮的动向，一旦有人敢不服气，立即发炮进行压制。

据两名俘虏供述，美军登陆前的火力准备有效毁坏了日军的大部分固定炮兵阵地。一名日本海军军官的日记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几乎所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都在13日至15日的轰炸和炮击中被摧毁

了。”塞班岛一名日军炮兵观察员记录：“滩头阵地经受了敌人4天的狂轰滥炸，观察哨和炮兵阵地受到了有效保护，能够承受轰炸和炮击。伪装阵地非常有用。轰炸期间，无论白天黑夜，想转移阵地非常困难。通信线路被频繁切断，我们不得不派出很多通信兵人工传递信息。”而平栲回忆，第一三六联队联队长小川雪松亲口告诉他，“一线部队在炮击中损失相当大”。

舰炮轰击和“蛙人”出动，预示着一次大规模登陆即将发起。8时，第三十一军参谋长井桁对外发出一封电文：“约7时30分，敌军巡逻艇对礁盘进行了侦察。可以确定，敌人将在这里登陆。”稍后发出的第二封电文说：“自从今晨敌军小艇在礁盘做出标记并搜寻船只航道之后，一直没看到运输船出现。估计敌军会在今晚或明天一早登陆。他们对沿海地区的轰炸和炮击是针对登陆行动的火力准备。”

与“燧发枪行动”不同的是，美军对塞班的火力准备只能由舰载机和舰炮执行。陆基战机腿太短，无法直接飞到岛屿上空投弹。在美军将要进攻的三个目标岛屿周边，并无适合建立炮兵阵地的小岛。在地面部队登上陆地建起桥头堡之前，陆基炮兵无法发挥任何作用。虽然海军已经使出了吃奶力气，但他们的炮火准备显然不能让陆战队满意。霍兰后来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我们在塞班犯下的第一个严重错误是，没有在登陆前将敌人的力量削弱到足够低的程度。”

接到塞班守备队“今夜或明晨敌军登陆可能性很大”的报告，大本营的判断仍非常谨慎。首相东条于15时30分进宫拜谒天皇：“今后敌人向特鲁克方向进攻的可能性较大，但预计敌人也有进攻马里亚纳的企图。如果敌人进攻塞班，那里完全可以守得住。”

在参谋本部，刚从中国回国的战争指导班种村佐孝在向作战部长真田汇报后，问：“塞班情况怎样，放心不下吧？”

“不。敌人若是进攻塞班，在中太平洋方向将碰上最坚固的正面，那将是一个错误。塞班绝对守得住。”

当晚演播室里，“东京玫瑰”向参战的美国大兵发起了心理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们前来进攻”，在用嘲讽的口吻宣告美军的进攻必将失败之后，户栗郁子说：“趁你们还能享受这些广播的时候，好好听吧。因为明天，你们就要在塞班岛碰壁了。所以呀，趁你们现在还活着，就让我们听听歌吧。”广播里随后传出美国歌手安德鲁斯三姐妹的歌曲《我会在苹果花开的时候陪伴你》。一曲歌毕，户栗嗲嗲的声音再次响起：“现在，你们想想，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和我们战斗？你们就不愿回家陪妻子和情人吃吃饭，跳跳舞，享受一段美好时光吗？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回家呢？”甜腻腻的声音搞得登陆前夜的美国大兵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难以入眠的不仅仅是美国人。15日凌晨2时，平栲来到海防一线，这里是第一三六联队的防区。日本人不惧死亡，战壕里，一名士兵写下了最后一页日记：“我们拿着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和手榴弹时刻等待，命令一下，我们将手持军刀冲入敌群。我所挂心的是，我们死后，不知道日本将会怎么样了。”联队长小川告诉平栲：“美军从11日开始不断空袭，掀起的砂石都能将我们的战壕填到齐膝深了。一线部队损失很大，各部联络不畅，目前我无法完全掌握联队剩余兵力的实际情况。”平栲同样无可奈何。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小川突然叫住了他：“请务必向师团长阁下转达，小川就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会死守这条防线。”说完，小川向平栲伸出了手。那双手上满是汗水和泥垢，平栲还是毫不犹豫地紧紧握住了它们。

当晚，美军大规模舰炮的打击暂时停歇，只有几艘驱逐舰继续进行骚扰性的炮击，干扰日本人。与此同时，希尔少将指挥的庞大运输船队从东面缓缓接近塞班岛，上边运载着陆战二师和四师的战士。透过夜幕，陆战队员可以看到岸边炮击燃起的火焰，以及驱逐舰不时打

出的照明弹。5时20分，他们到达距塞班西海岸查兰卡诺亚16500米的集结区。登陆部队在岛上建起滩头阵地之前，霍兰和大部分参谋将留在特纳旗舰“洛基山”号上，参谋长格雷福斯·艾斯金准将则率其余成员在希尔旗舰“坎布里亚”号上暂时立足。

浅黑色的舰只缓缓接近塞班，岛上的建筑物、野草和森林仍在燃烧，大火映红了水天相接处。天色渐亮，远方塞班岛的主峰塔波查山依稀在望。天亮之后，前方岛屿看上去就像一个突然“冒出海面的大怪物”，小镇查兰卡诺亚越来越清晰了。美军两个师将在以这座小镇为中心的6公里宽的海岸登陆。一名参加过西西里和萨勒诺战役的老兵告诉身边的年轻人：“从这个轮廓看，这里非常适合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登陆。所有自然地表都十分突出，可以说一切都完美无缺。可惜这座岛屿被珊瑚包围，这是最难对付的地方。”

登陆前最后的炮火准备预定5时30分发起。所有重型舰只受命不得进入礁盘1500米范围之内，娇小灵活的驱逐舰则可以推进至1000米。此时在塞班岛首府加拉潘以北塔纳帕格港外海，出现了另一支运输船队。第十、第三十运输队运载着陆战二团、陆战二十四团及陆战二十九团一营。他们不会在那里登陆，只是在港口东北海域佯动，使日军不能将部署在那里的兵力调往南方美军的主攻海滩。

5时42分，特纳发出命令：“登陆时间为8时30分，投放登陆部队！”随着命令快速下达，集结区内各色人等纷纷行动起来。7时刚过，34艘坦克登陆舰抵达出发线之后1200米位置，稍后的12艘坦克登陆舰上装载着两个师的师属炮兵、高射炮兵和军直属炮兵集群。最后两艘船坞登陆舰上，黑压压地停满了“谢尔曼”中型坦克。美军突击登陆阶段将使用393辆两栖运兵车和140辆水陆两栖坦克，占全部车辆的75%。

陆战队员紧张换乘，海军舰艇对预定登陆区域的火力准备已经轰然打响。第一、第四中队率先开炮，“田纳西”号356毫米主炮炮弹落在阿金甘角，阿费特纳角则被“加利福尼亚”号356毫米炮弹、“路易斯维尔”号203毫米炮弹和“伯明翰”号152毫米炮弹覆盖。“马里兰”号406毫米主炮对准穆特绰角和马尼亚加沙岛一通猛轰。上述区域日军岸炮会对登陆区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得到了格外关照。第五中队集中轰击塞班东北角，第六和第七中队依然炮轰提尼安岛。日军岸炮反击精准异常。4发来自提尼安岛的炮弹准确命中“田纳西”号，导致水兵亡6人、伤26人，1门127毫米副炮被打哑。

7时整，海军舰炮稍事休息，155架舰载机——其中战斗机50架、俯冲轰炸机51架、鱼雷机54架——铺天盖地地飞了过来，对登陆区域或扫射，或投弹，忙得不亦乐乎。半小时空袭之后，海军舰炮再次响起。此前一直在待命的乔伊少将第八中队早饥渴难耐，重巡洋舰“威基塔”号、“新奥尔良”号、轻巡洋舰“圣路易斯”号率3艘驱逐舰也加入了炮击行列。

美军的炮火准备看上去煞是热闹，但在特纳旗舰“洛基山”号上，《时代周刊》资深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却在频频摇头。半年多前，初出茅庐的谢罗德观摩过贝蒂奥之战。虽然那时的火力准备和眼前一样热火朝天，却并未对日军防御工事造成太大的伤害。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陆战队员在滩头被日军狂虐的悲惨情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永远无法忘怀。抚今追昔，已老到了许多的谢罗德，在采访本上感慨地写道：“恐怕这些烟雾和炮声，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已经被炸死。”

在主力部队发起登陆前的2小时，6时30分，载有佯攻部队的运输船驶抵加拉潘港外海，用起重机将登陆艇吊向海面，烟幕释放船和控制船靠近了假定出发线。为了布设这一圈套，美军看似忙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暗自希望，日军瞭望哨此时正在岸上观察。在得到控制组

发来的信号之后，美军这场表演草草结束，登陆艇按照来时航线返回运输舰，随后被吊上甲板。这两团和一营士兵被列入战役预备队。后来美军的情报表明，这次佯动成功牵制了防守北区的敌第一三五步兵联队。

沃特森少将陆战二师六团和八团将在左侧登陆，即查兰卡诺亚以北的红滩和绿滩。施密特少将陆战四师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五团将在右侧登陆，即位于查兰卡诺亚以南的蓝滩和黄滩。首批登陆的8个营分别负责550米长的海滩，这是运送密集部队和海上补给的最佳长度。主力部队出发线距海滩约3700米，按4.5节速度计算，两栖运兵车走完这段距离约需27分钟。8时12分，随着信号旗落下，美军第一波登陆艇开始启动。4分钟后，第二批队伍也驶离了出发线。驱逐舰“斯科特”号——为纪念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阵亡的斯科特将军命名——的广播里传出了随军牧师坎宁安的祈祷声：“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够回来，但有些人注定要去见造物主。”“洛基山”号指挥舰上，一个姓汤普金斯的中校告诉谢罗德：“让思想工作部门见鬼去吧！”

军官向士兵分发了口香糖，告诉他们万一需要游泳上岸时，就把沉重的子弹带扔掉。海军舰炮火力打击仍在持续，当最前的运兵车距岸只剩1000米时，所有重型舰船的主炮停火，以127毫米副炮配合驱逐舰的炮击。当先锋部队距岸剩下800米时，48架战斗机和24架鱼雷机呼啸而至，从西向东对日军占据的海岸实施垂直打击。运兵车距岸仅剩300米时，除了负责两个师登陆区交界位置阿费特纳角的“伯明翰”号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所有舰炮的火力均已停止。

在距登陆海滩仅3000米的海面上，“征粮者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满意地观赏着运兵车快速挺进的壮观景象。当最后几波登陆艇从不远处驶过时，艇里的陆战队员一边前进，一边情绪高涨地站起身向巡洋舰挥手。他们知道，参加本次战役的唯一上将就在那艘

看上去很不显眼的巡洋舰上——连它都亲自来到岸边打炮支援我们，大家顿觉心里踏实了不少。“每当我们来到界线最南端时，四周就会有炮弹落下，”参谋长穆尔上校说，“其中一发炮弹离我们最近，几乎擦过了战舰右舷。”

据说斯普鲁恩斯从不喜欢故作姿态当众展示胆量，情报参谋吉尔·斯洛尼姆少校回忆说：“当我们对岸上某个目标进行炮击时，他完全不动声色。随着敌人炮弹呼啸着穿过缆绳，很多人立即起身隐蔽，但斯普鲁恩斯没有。他甚至连头盔都不戴，只是站在舰桥上，头脑冷静地观看这场近距离平射作战。”老酒不完全赞同少校的说法，斯普鲁恩斯这种做法难逃装蒜的嫌疑，不过没麦克阿瑟那么明显且经常罢了。

日军绝不会无动于衷。当美军登陆艇越过礁盘时，他们的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在登陆部队周围形成了密集的弹幕。在陆战二师登陆区域，3辆两栖坦克和4辆运兵车被接连击伤，日军远程炮弹激起的水柱高达4~5米。美军持续数日的轰炸和炮击对日军野战重炮损害不大。虽然之前被炸哑1门150毫米榴弹炮，但第九野战重炮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黑木弘景严令其余11门炮不准开火，准备趁美军登陆时发出最后致命一击。守卫查兰卡诺亚正面防线的是江藤进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第三一六独立大队以及安藤正博第一三六步兵联队第二大队。虽然之前损失很大，此刻他们仍利用迫击炮和自动武器拼命阻击美军。不过除2辆两栖车因巨浪拍打倾覆之外，美军大部分运兵车还是顺利登上了海滩。陆战二师一名参加过贝蒂奥之战的老兵感慨地说：“在这儿登陆，可比在塔拉瓦轻松多了。”

8时43分，最北翼陆战八团先锋部队率先登上绿滩，南部陆战四师的行动更加顺利。日军阻击火力之强虽然出乎预料，却无法阻止美军两栖坦克的快速推进。陆战四师第一波68辆坦克有63辆成功抢滩。第二十三团G连排长詹姆斯·莱利少尉大声疾呼：“下车，快速前进！”

随后率卡尔·马休斯二等兵和温德尔·南丁格尔一等兵纵身跃出扑向沙滩。一位战地摄影记者勇敢履行职责，拍下了历史性一幕——这是太平洋战场最著名的照片之一。美军士兵在海滩上排成一条长蛇阵，不顾日军的阻击顽强地向前推进。

到9时07分，已有8000名美军士兵成功抢滩。登陆行动如此顺利，首先得益于持续数日的轰炸和炮击使当面日军第一三六联队减员严重，加上通信不畅，日军投入阻击的兵力不到一半。其次，美军在北方加拉潘外海的佯动成功牵制了第一三五联队主力，斋藤甚至将部分预备队调往了那个方向。

美军登陆前一天，斋藤已经将师团司令部从查兰卡诺亚小学搬了出来——此前这里已遭到多轮炮击，危险异常——搬入西北500米处一个地势有利的洞穴之中，美军炮弹很难直接打到这里。斋藤在新指挥所目睹了美军登陆的全过程，他发现自己处境颇为尴尬。岛上部队虽名义上归他指挥，但因缺乏必要的通信手段，他无法与各部及时取得联系。各部之间缺乏沟通，只能凭借并不坚固的工事各自为战，毫无协同。斋藤知道战斗一旦打响，岛上不能指望得到任何新来的补给，士兵只能依靠山洞里储藏的物资，坐吃山空。反观美军，他们的大量援兵和补给正在源源不断地送上岸。眼见前方战况不利，斋藤命令有马纯彦第九派遣队、河村第四十联队第三大队在查查村集结，随时准备增援滩头。

虽然登陆相对顺利，但美军在向0-1线推进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抵抗。10时，当陆战六团团长沙姆斯·莱斯利上校踏上海岸在红二滩建起指挥所时，发现他的四个突击营营长非死即伤。临时指挥所很快遭到15~25名日军迂回攻击，被团部警卫连轻松击退。幸好海军陆战队训练有素，绝不会因长官受伤或阵亡乱了方寸。战斗中美军伤亡人数急速上升，先头部队伤亡惨重。罗伯特·格拉夫上士清晰记得当时的

情景：“越来越多的炮弹砸向我们，越来越多的登陆艇被击中，海滩上横七竖八散落着尸体。有的尚且完好，有的已面目全非。”

推进最远的陆战八团三营在距0-1线900米处被日军挡住，下午晚些时候登陆的陆战第二十九团第一营奉命增援八团。北翼陆战六团遭到的抵抗最为顽强，据守500高地的日军以密集炮火将二营和三营指挥所悉数摧毁，营长约翰·伊斯利中校和参谋人员无一幸存，其他三个营长全部负伤。当天仅第二营就更换了四任营长，可见战况之惨烈。南部陆战四师的进攻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登陆过程中，陆战第二十四团由于运兵车故障及日军炮火打击就损失近400人。到19时，美军伤亡超过2000人，大部分被炮火所伤。只有最南翼的陆战二十五团勉强抵达0-1线。

加拉潘后方山坡的一个瞭望台上，南云正通过望远镜观看美军登陆情况。看到近海数不清的美军舰船，他只能呆若木鸡地站着。沉吟良久，南云把脸转向参谋野田，告诉他，那里最少有3艘舰曾被自己击沉过，语调中透露出钦佩和不安。在不远处的山洞口，斋藤和参谋人员正在谋划一次反击行动。1颗炮弹突然落下，爆炸烟雾消失后，斋藤仍端坐在那里，两腿八字分开，指挥刀插在两腿之间的泥地上。他身旁直挺挺躺着不少人，幕僚半数已被炸死。虽然看到至少上万美军士兵登上了海滩，但在发往东京的电报中，斋藤依然不肯轻易认输：“天黑之后，我师团将发起大规模夜袭，可望一举歼灭敌人。”

美军登岛的消息传回东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之大哗。愤怒和抱怨声随处可闻：“第三十一军是窝囊废！”“井桁这个笨蛋，怎么让敌人上来了？”“井桁真不争气，该杀！”当天晚上，为发表美军袭击塞班一事，陆海军发生了激烈争论。陆军起草的稿子是：“我陆军守备部队曾两次击退来犯之敌，第三次被迫让其得逞。敌舰队炮击和战机轰炸之激烈惨绝人寰。”此稿经东条圈阅后送海军会签，因为塞班战斗是陆海军协同作战，发布公告必须经过海军同意。军令部次

长伊藤整一看了稿子后说：“纯粹是糊弄小孩子，什么两次击退？根本没必要写进去。”拿起笔把这些字样统统圈去。老酒猜测伊藤很可能对“惨绝人寰”一句不满，这不是在变相说我帝国海军无所作为，任由敌人猖狂进攻吗？况且现在伊藤根本顾不上这事儿，他和岛田正在为判断错美军的进攻方向气恼呢。

陆军报道部部长松村秀逸向东条建议：“海军若是不同意，不妨把我们两次击退敌人的话放在补充说明里，正式文件不说也可以。”东条不同意，这样民众不就认为我们陆军根本没抵抗就让美国人上岛了吗？文稿迟迟定不下来，急得团团转的松村只好去找次长后宫，但后宫不愿为此事出头。当时恰好也在次长办公室的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主动将事情揽了过去，提出带他再去找东条解释。他的话刚说完，就挨了东条一通臭骂：“守军立了那么大功劳，连大本营公开发表消息都不可以，岂有此理！我真不理解，海军为什么那样强词夺理。知道不？你们的战友正在岛上和敌人殊死搏斗，说话间就有人即将倒下呀！”东条眼中隐隐有泪珠闪现，有末只好表示“再好好研究一下”，拉着松村逃离首相官邸。

为配合第五舰队登陆塞班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精心组织了一次牵制性攻击——被阿诺德寄予厚望的B-29终于闪亮登场。6月14日，92架超级空中堡垒从印度卡拉格普尔基地出发，其中13架在飞抵中国成都前离队。在成都重新加油后，15日16时30分，75架飞机拔地而起朝日本进发。飞行员随身携带写有“来华参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字条，以备途中紧急迫降时求助使用——这个字条因此被称作“血符”，现昆明飞虎队纪念馆有存——途中又有18架飞机掉队。

B-29的轰炸目标是九州重要钢铁工业基地八幡制铁所，其产量占全国24%，它的建设资金来自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勒索的巨款。超级空中堡垒大规模进驻印度及数十万民工在成都周围广汉、邛崃、新津、彭山修建机场，当然瞒不过日本人的眼睛，他们在印度和成都周围部

署了大量警戒哨，及时向中国派遣军和东京发出预警。得到B-29大举来袭的消息，日军在九州岛南部实施了灯火管制。当天23时38分，第一架飞机飞临九州上空，最终抵达目标上空的B-29只有47架，其中15架依靠飞行员肉眼瞄准投弹，另32架通过雷达投弹，共投下炸弹221吨。暗夜加上天气不良导致命中率极低，只有1颗炸弹命中目标，另有一颗炸弹炸毁了一个发电站，小仓兵工厂和其他一些设施轻微受损。

负责本土防御的第四航空战队出动战机进行拦截，高射炮火也随即打响。但美国人的飞机实在太太，飞得又高，他们几乎无从下手。木村贞光可能获得了唯一战绩。他借助地面探照灯帮助发现并追踪到杜善·伊万诺维奇上尉的“敏捷的杜根”号，在很近的距离把所有子弹都打了出去。那架飞机起火坠落。这是在日本本土被击落的第一架B-29。伊万诺维奇及机组成员的遗体在1948年被发现，从而确认了木村的战绩。虽然遭到16架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拦截，但皮糙肉厚的B-29只有6架轻微受伤。除1架真正被击落之外，有5架在返航途中因机械故障坠毁。另有1架因发动机故障紧急降落在成都以北的内乡机场。日军立即出动战机将它炸毁在地面上。统算起来，美军在行动中共损失飞机7架。

清晨，4时30分，陆相秘书井本熊男——瓜岛战役后期到岛上传达撤退命令的那位——叫醒了酣睡中的东条，向他报告了九州遭到空袭的消息。5时，大本营发表了美军在塞班岛登陆的公告：“进攻马里亚纳之敌企图登陆，至15日晨，先后两次进攻均在滩头被我军击退。同日中午，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目前激战正在进行之中。”松村将“陆军守备部队”及“美军炮击轰炸”等字样去掉，这最终达成妥协。在普通民众眼中，“激战”本身的意思就是“激烈战斗”。但深谙日军高层“黑话”的人都清楚，“激战”预示着前线战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对美军的空袭行动，大本营公布“损害轻微”，对八幡制铁厂来说确实如此。不过偏离目标的炸弹还是给平民造成伤亡：312人丧生，323人受伤，308座民房彻底毁坏。美军战果远远称不上辉煌。但这是继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后，美军针对日本本土发起的又一次轰炸行动，他们宣称这是一次“伟大胜利”。在华盛顿，国会临时中止办公，向参、众两院议员公布了这一重大消息。与盟军6月6日登陆诺曼底的新闻一样，B-29轰炸日本的消息占据了6月16日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当时在诺曼底前线视察的阿诺德按捺不住心头狂喜，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是真正的全球空中战争的开端。B-29是一种极其复杂且拥有最致命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能够实施迄今为止最沉重的空中打击。”

虽然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美军的轰炸在日本引发了恐慌。第六航空战队小福田皓文沮丧地说：“就在那个时刻，B-29出现了。虽然我军航空兵战斗力与日俱增，但是要冒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自卫火力去接近敌机，B-29比B-17要坚固得多，我国航空工业在发动机技术方面与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横须贺航空队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后来写道：“在日本，举国上下都在议论这次空袭，讨论我军战斗机未能阻止敌人轰炸这一事实。他们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下一个目标将是谁，美军会在什么时候发起下一次空袭，来的飞机有多少架？”几年以来，东京始终在国内宣传前线一再大获全胜。美军在塞班登陆及九州遭空袭彻底戳穿了这一谎言。“人们展开地图，寻找距离我们海岸线不远的那些小点，面面相觑，”板井说，“对频频传来的捷报，我们开始感到怀疑——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私下议论。”次日清晨，板井所在部队受命迅速向硫黄岛集结。

木村声称击落敌机3架，另一名飞行员樫出勇声称击落2架——他形容这种飞机“就像海洋里的大白鲸一样，我完全被它的体积吓到了”。东京大本营对外宣称，“20架左右B-24和B-29来袭，被我击落7

架、击毁3架”，同时在对海外广播中加上了俘虏“美军中校飞行员6名、少校1名”。这些人当然不是B-29飞行员，而是之前抓获的俘虏。因公布的名字和出生地真实存在，美军收听广播后，立即联系相关人员的家乡进行核实。这些被俘飞行员的家人暗暗窃喜，因为之前杳无音信的亲人至少还活着。

空袭行动让使用中国基地存在的后勤缺陷逐渐凸显出来。如果空运物资如炸弹、燃油到中国，必须跨越巍峨的喜马拉雅山，先从加尔各答到昆明，然后转运到成都地区。陆军航空队测算，空袭行动需要28个轰炸机大队，每个大队配备28架超级空中堡垒。如果在6个月时间里每架飞机每月出动5次，那么每个大队至少需要200架B-24充当运输机，用来向成都运送补给，整个行动至少需要4000架这样的飞机。B-24本身耗油极高，在运往加尔各答的物资中，有超过3/4被空运本身消耗掉了，而不是直接用在B-29这一刀刃上。一切预示着使用成都基地实施大规模持续轰炸是不现实的，美国人必须尽快拿下马里亚纳群岛。抛开运输距离长短和危险性不论，海运的经济性是所有人都清楚的。

在提尼安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里，角田正在四处筹措兵力，试图对美军登陆行动发起攻击。登陆日14时03分，第二六五航空队3架“彗星”鱼雷机在6架零战护航下从雅浦岛出击，远程突袭美军运输船队，损失1架鱼雷机，毫无效果。15时整，第五二一航空队10架俯冲轰炸机在5架零战护航下再次出击，带头大哥是海航飞行员江草隆繁。当年在印度洋，江草率俯冲轰炸机队曾经创下5分钟内击沉英军2艘重巡洋舰的世界纪录，并借此战名扬天下，江草本人因此获得“舰爆之神”的美誉。在中途岛海战中，时任“苍龙”号飞行队长的江草并未获得出手机会，反因航母被击沉而烧伤。伤愈后，江草来到第五二一航空队，今天终于等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17时50分，“印第安纳”号雷达探测到22公里外有不明飞行物在快速逼近。5分钟后，战列舰的第二、第四号127毫米炮开始向目标瞄准，3分钟后炮击开始。18时07分，江草率5机从正面向“列克星敦”号发起攻击，舰长恩斯特·里奇上校下令航母紧急左转规避，同时以所有防空炮猛烈反击。冲在最前边的江草座机率先中弹，坠落在“列克星敦”号后舷1800米处——小江可谓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且以后再也没有报仇机会了。随后他被追晋两级为海军大佐。江草身后的4架飞机相继坠海，日军的“薄暮攻击”以惨败告终，不但未能命中1条鱼雷，反而损失了8架“银河”和1架零战。攻击仅导致“企业”号1名水兵阵亡、10人受伤，“普林斯顿”号13人受伤，驱逐舰“卡帕顿”号7人受伤，“英格索尔”号亡2人、伤11人。

下午早些时候，陆战二师副师长梅里特·埃德森准将——就是在瓜岛血岭一战成名的那位老兄——在“绿一滩”右侧设立了前敌指挥部。18时，师长沃特森少将率师部人员在“绿二滩”登陆，在最南侧建起师指挥所。17时30分前后，陆战四师师长施密特少将率师部成员，来到了作战训练主任16时30分在“黄二滩”设立的前敌指挥部。

夜幕降临，美军可以基本断定以下两个事实。第一，登岛部队已超过20000人，预示着登陆行动初步取得成功。陆战四师三个团全部登岸，炮兵和大部分师属坦克部队也已上陆。陆战二师登陆的有两个半团，五个炮兵营中的两个已经上岸。但美军两个师建起的长9000米、纵深1400米的登陆场只有原计划的一半，难以形成严密有效的防御态势，日军随便打过来一发炮弹就可能导致人员伤亡。按照计划，美军在登陆日应该占领滩头后方约两公里的丘陵地带，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第二，从伤亡数字和日军顽抗的激烈程度来看，未来的战斗将是一场无比血腥的持久战。

黑暗中的美军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火力居于劣势的日军以发动令人惊悚的夜袭闻名。陆战八团阵地多次遭到小股日军的袭扰，他们

应该属于小川的第一三六步兵联队。因为投入人数过少，这些袭扰很快被有瓜岛和贝蒂奥作战经验的陆战二师轻松击退。

小股袭扰不过是一次大规模夜袭的前奏。18时，斋藤下令配属第四十三师团作战的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向指定地点集结，向美军滩头阵地发起反扑。因通信系统大部分被毁，通信不畅导致该部直到21时才抵达指定出击位置。这支原属关东军的部队战斗力异常彪悍。配合他们进攻的有唐岛辰南海军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第一一八步兵联队和第一三六步兵联队各一部，总计1000名兵员。第四十三师团参谋长铃木卓儿原希望出动第九坦克联队与步兵协同攻击，遭到联队长五岛正的坚决反对：“我们坦克联队在满洲的训练科目是机动野战，从未有过步坦协同训练，你们步兵同样也没有接受过类似训练。以我来看，不如改日由我们坦克部队单独出击为好。”斋藤只好同意，由一线残存的3辆坦克配合步兵进攻。

6月16日凌晨3时，日军冲锋号在滩头美军的紧张不安中突然响起。这日军简直死板到了极点，既然偷袭，你还吹什么呀？日军挥舞着军旗高声尖叫，一众军官头缠白布、高举军刀冲在最前面。首先发现日军来袭的是陆战六团，他们紧急呼叫驱逐舰发射照明弹。停在近海的驱逐舰“蒙森”号、“科格伦”号、“哈尔西·鲍威尔”号立即向指定空域开炮，耀眼的照明弹将日军的进攻线路照得清清楚楚——当晚这几艘驱逐舰的照明弹都打光了。在陆战队强烈要求下，后勤部队紧急给担任夜间巡逻的舰船加配了照明弹。

在美军舰炮——连“加利福尼亚”号的主炮都加入了阻击行列，紧跟着驱逐舰“菲尔普斯”号也开炮了——和步兵轻武器联合绞杀之下，日军士兵或被炸得血肉横飞，或被像麦子一样割倒。3辆九七式坦克给美军带来了不少麻烦。危急关头，第二坦克营B连的5辆“谢尔曼”坦克拍马杀到，轻松将日军坦克打成了三堆废铁。16日黎明来临时，美军在阵地前沿数出了700具日军士兵的尸体。当天3时30分和4时

30分，陆战四师第二十二团中央阵地遭到日军两次大规模反扑，同样被美军顽强击退。战战兢兢的美国大兵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塞班岛第一个不眠之夜。

对当日岛上发生的战斗，特纳中将评价说：“就我个人见闻而言，塞班岛登陆行动是战争期间最困难的一次。完成这次登陆行动的海军和陆战队整体上比其他任何登陆行动组织得更加出色，更加有序，他们干得非常好。”在“电流行动”期间，特纳只负责北方马金岛的作战，并未看到陆战二师在贝蒂奥的劫难，这样说话情有可原。

尽管首日战况对日军不利，但南云和斋藤并不特别担心。马里亚纳群岛重要的战略位置绝非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可比。他们坚信，之前一直龟缩不出的联合舰队主力一定会倾巢而出，前来救援。只要他们能够在海上对决中取得乾坤一掷的胜利，眼前的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别看你现在叫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在关岛一处壕沟里，今西少尉日记中的一段话代表了大家殷切期盼海军主力快快到来的拳拳之心：“联合舰队即将同敌决战，就在马里亚纳群岛周围地区。真的，我们正身处大事件的中心。现在，是我为伟大事业献出生命，成为阻挡敌人在太平洋前进障碍的时候了。”

老江湖南云和斋藤的判断一点没错。就在美军发起登陆作战的同时，小泽领军的第一机动舰队已经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气势汹汹向中心战场猛扑过来。在海峡出口处蛰伏许久的美军“飞鱼”号潜艇已经发出了敌军大举来袭的惊人消息！

1944年6月，美军针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征粮者行动”与日军两年前大举进犯中途岛颇有几分类似：都是优势一方远涉重洋，深入劣势一方腹地夺取要地，试图引诱对方主力舰队决一雌雄，一战定乾坤。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42年的日军并不知道美国主力舰队的动向，结果被尼米兹依靠准确的情报在中途岛侧翼设伏，以突袭重创了南云

第一机动部队。但是现在，美军对日军舰队的位置了如指掌，由联合舰队80%以上作战舰艇组成的第一机动舰队就在苏禄海的塔威塔威，必须时刻监视他们的动向并加以围歼。值得欣慰的是，与中途岛海战时小松辉久第六舰队的蹩脚表现相比，美军第十七特混舰队的一众潜艇在本次作战中的惊艳演出用“出色”形容都远远不够分量。

就在斯普鲁恩斯统领第五舰队浩浩荡荡杀奔马里亚纳群岛之时，在珍珠港，预料到联合舰队肯定将有所动作的洛克伍德中将同样在调兵遣将。他电令海上游弋的众多潜艇撤离岛屿附近，转向船只稀少的海域，执行侦察并伺机攻敌的任务。它们的具体分布是：小笠原群岛附近5艘，台湾岛以东及东南海域3艘，马里亚纳群岛以西和西南地区5艘，乌利西环礁及菲律宾附近海域6艘。鉴于小泽舰队也可能前往比亚克岛方向——期间宇垣领军的以“大和”号和“武藏”号为主力的“浑号部队”确实曾试图前往——西南太平洋战区潜艇部队司令官克里斯蒂少将也派出了9艘潜艇，3艘部署在棉兰老岛东南海域，塔威塔威一带4艘，吕宋岛周边海域2艘。洛克伍德对如此布局非常满意，“这样我们就能高枕无忧了，濑户内海、东京湾及日本沿岸各地区的出口均已被我们的潜艇堵死”。

从之后的战斗进程可以看出，美军潜艇部队在本次作战中厥功至伟，它们取得了比主力舰队大得多的辉煌战绩。有史学家甚至认为，洛克伍德在战争中的表现绝不逊色于他的德国同行邓尼茨，却无人为他树碑立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介绍邓尼茨的书籍到处皆是，介绍洛克伍德的文章少之又少，很难找到。战后尼米兹、斯普鲁恩斯、米切尔等人纷纷出任海军要职，洛克伍德却很快淡出前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留下一本不太有名的著作《击沉一切》。后来他与汉斯·安德森一起撰写了《海军悍妇》一书，该书1957年出版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男主角的扮演者就是后来成为第四十任总统的罗纳德

• 里根。在电影首映式上，洛克伍德和里根夫妇一起接受了记者专访，总算难得地露了一回脸。

美军潜艇活动频繁，在塔威塔威停泊的第一机动舰队，不但无法进行训练，连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就在米切尔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从马朱罗出发的6月6日，参谋长古村启藏就向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出具了前出至吉马拉斯泊地的请示：“依照敌情，在较预想稍微延迟决战之情况下，须迅速让飞行队投入高强度战前训练。因为陆上基地未完成且对敌潜艇存有顾虑，于塔威塔威警戒泊地待命致使无法如期进行训练，故认为及时让部队前进至吉拉马斯是必要的。愿悉尊意。”

东京一直没有回音。到6月10日，古村再次发出请示，其中语气有所改变，“本部预定于13日前出至吉马拉斯”。就在第二天，风云突变，马里亚纳群岛突然遭到美军舰载机的大规模空袭。12日，古村再次致电东京：“11日及今日敌机动部队空袭塞班，尤以今日航母群兵力及空袭规模最大。虽认为敌军未必有攻略作战之企图，但仍须训练机队及回收来自达沃之补充飞机。再者我部发现，敌军往后有攻略马里亚纳之虞。基于前进至吉马拉斯更有利于捕捉战机，我部拟于13日9时自塔威塔威起航，前往吉马拉斯。”东京此时正在揣测美军的主攻方向，鉴于吉马拉斯离未来可能的决战战场帕劳、比亚克、马里亚纳更近，在征得丰田同意之后，参谋长草鹿当日回电予以认可。

在此期间，小泽一直在密切关注塞班岛的战况。鉴于期盼已久的舰队决战日益迫近，6月12日，小泽将下属各战队司令官、参谋长及作战参谋召集至旗舰“大风”号上，对未来决战做出如下训示：

一、各战队、各舰、每名官兵皆应竭尽所能，拼死战斗。

二、此次作战若不成功，则第一机动舰队之舰船虽得苟存，亦将失去存在意义。

上述语言在以往历次大战前从未出现过，说明了小泽背水一战、不胜不归的决心。在表达上述决心的同时，小泽公布了如下作战预案：

一、根据“阿号作战”要领，本部将与友军基地航空部队及先遣部队（潜艇部队）紧密协同，通过白昼航空战歼灭敌航空母舰群，而后以全军向敌军逼近，以期歼灭敌机动部队，白昼空战开始日期拟定为6月19日。如八幡部队（横须贺海军航空队派驻硫黄岛之精锐部队）不能如期到达，则决战日期应相应做出改变。

二、舰队先期前出至吉马拉斯，进行准备并补给。

6月13日9时，栗田率第二舰队率先从塔威塔威启航，随后跟进的是大林第三航空战队、城岛第二航空战队和小泽亲自领军的第三航空战队。舰队出发时天气晴朗，但到午后，天空逐渐出现阴云。航母甲板只有在出海航行时才可以作为机场使用，现在训练机会终于来了。日军9艘航母纷纷放飞战机，让一个多月没上天的飞行员热身。11时30分，第三航空战队派出3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2架“天山”实施反潜警戒，美军潜艇并未发现，上述飞机在回收时却出现重大事故。由于飞行员技术生疏，1架鱼雷机降落时操作失误，一头撞上了前方停放的1架俯冲轰炸机，随后引发的大火导致事故机、2架零战、2架九九式轰炸机烧毁，1架“天山”严重受伤，另1架俯冲轰炸机受轻伤。小泽和古村真是说多沮丧有多沮丧，指望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吗？

14时27分，航途中的小泽收到了丰田发自“大淀”号的“联合舰队电令作第146号”：“准备启动‘阿号作战’。”

1小时5分钟后，第147号命令到了：

一、第一机动部队主力在吉马拉斯完成补给后立即出航，开赴马里亚纳群岛与敌决战。

二、立即叫停“浑号作战”，宇垣舰队掉头北上，在菲律宾东部海域与主力会合。

三、从横须贺镇守府航空队抽调的120架战机立即进驻硫黄岛，随时受命南下增援。

根据丰田的指令，小泽当天20时15分命令各部：“14日进入吉马拉斯基地补给，15日出击，16日抵达北纬12度、东经131度E点，17日黄昏完成补给，预定于19日与美军决战。”

14日12时30分，丰田和小泽同时收到了南云发自塞班岛的紧急电文：“塞班岛方面，敌新旧战列舰9艘、大型巡洋舰5艘、驱逐舰30艘以上分成4组到处炮击，另有5艘驱逐舰在塞班岛水道扫雷。帕甘岛方面，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舰等约40艘轮番对基地实行炮击。”

16时30分，小泽舰队顺利抵达吉马拉斯泊地，17时开始的加油行动一直持续到次日7时，共补给油料18000吨。14时21分，驱逐舰“白露”号不慎与油轮“清洋丸”号相撞。虽然油轮舰首船底轻微受损不影响航行，但撞击将块头较小的驱逐舰舰尾活活切掉，并诱爆了舰上深水炸弹。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之后，15时47分，“白露”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104名水兵随舰殉葬。意外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预示着小泽此行前景的扑朔迷离和命运多舛。

13日、14日美军战列舰对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持续炮击说明，美军登陆行动已迫在眉睫。前线战事十万火急。15日7时整，大林第三航空战队率先驶出吉马拉斯泊地。8时之后，第二、第一航空战队依次出发。就在舰队出港过程中的7时17分，丰田从本土发来了“联合舰队电令作第154号”：“正式启动‘阿号作战’。敌军于今晨以有力部队在塞班、提尼安方面发起登陆作战。命令贵部先击灭马里亚纳方面来犯之敌机动部队，继而歼灭敌攻略部队。”

小泽刚把电报看完，8时整，丰田的激励电报到了：“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全体将士务必全力奋战！”指示只有寥寥两句，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初南云第一航空舰队远征珍珠港时，山本五十六发出的正是这样一封电报。小泽迅速将指示下达各部，同时在旗舰“大风”号的桅杆上升起了一面“Z”字战旗。1905年，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迎战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时，东乡平八郎首次在旗舰“三笠”号升起了这样一面旗帜。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南云在“赤城”号上模仿过一次。现在小泽这样升旗算是第三次了。

排成一字长蛇阵的日军舰队在菲律宾各小岛间航行，忽而绕过岛屿，忽而避开浅滩，曲曲折折迤逦而行，直线前进的时间很少。从舰上望去，两岸峭壁上的岩石几乎触手可及。以20节高速行驶的军舰激起的巨浪拍打海岸，气势惊人。17时30分，小泽舰队顺利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驶入波涛汹涌的太平洋。舰队由一路纵队改换警戒队形时，已是黄昏，小泽部队渐渐隐没在夜幕之中。

在塞班岛一处山洞里，南云早已没了昔日的威风。他神情肃穆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电报，就岛上最近24小时的战斗和今后的作战提出了五条建议：

一、自美军登陆以来，我军夜间展开的行动始终不太成功。

二、美军已于今日登陆完毕，推测兵力至少有13个师。

三、今天有美军5架水上飞机在锚地靠岸。

四、美军不会立即在提尼安岛和关岛展开登陆行动。

五、美军大多数航母似乎已经离开近海。我担心如果推迟“阿号作战”，不仅将贻误战机，而且将使我们无法守住该岛。

电报中南云特意指出，希望小泽和角田部队能率先攻击美军登陆船队，毕竟这些人对他威胁最大。但丰田认为，对日军威胁最大的是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如果不首先将之歼灭，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念及此处，丰田特意致电角田，切勿受当面美军登陆船队的诱惑，宜始终以敌机动部队之航空母舰为主攻目标，在杀伤敌航母群的同时等待小泽部队到来。随后丰田电令小泽，正在向硫黄岛集结的八幡部队归他统一指挥。

16日15时30分，在萨马岛以东海域，小泽主力舰队与之前南下增援比亚克岛的宇垣舰队顺利会合。看到旗舰桅杆上高高飘扬的“Z”字战旗，宇垣难抑制心头激动，奋笔在《战藻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终于到了期盼已久的决战时刻。战斗一旦打响，就需要将生死置之度外。期待敌军自投罗网。”

第一机动舰队海上加油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在本次决战中，航母和战列舰无须进行海上补给。17日5时45分到6时30分，第六〇一航空队陆续放飞15架战机，执行半径650公里、侧距77公里搜索，毫无发现。负责三号线的鱼雷机因故障在海上迫降，所幸飞曹长三岛飞辉等3名机组成员被驱逐舰“秋月”号救起。鉴于出动舰载机搜索将极大削弱机动部队的攻击力量，8时40分，参谋长古村致电第一航空舰队角田并抄报联合舰队司令部，希望基地航空部队加强搜索，及时报知美军航母具体动向。

补给作业完成之后，小泽对舰队进行了重组，以三支航空战队为核心分别编成为甲、乙、丙三部分。

由栗田领军的丙队——也称前卫部队——有“瑞凤”号、“千岁”号和“千代田”号3艘航母，共有舰载机87架，其中零战61架，九七式鱼雷攻击机17架，“天山”鱼雷机9架。由4艘战列舰提供支援，它们是装有460毫米主炮的“大和”号、“武藏”号及久经战阵的快速

战列舰“榛名”号、“金刚”号。为之护航的有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鸟海”号、“熊野”号、“筑摩”号、“利根”号，轻巡洋舰“能代”号，驱逐舰“朝霜”号、“岸波”号、“冲波”号、“玉波”号、“浜风”号、“藤波”号和“岛风”号。

甲队包括小泽旗舰“大风”号及“翔鹤”号、“瑞鹤”号，共有舰载机205架，其中零式战斗机89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7架，“彗星”俯冲轰炸机67架，“天山”鱼雷机42架。护航舰只包括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轻巡洋舰“矢矧”号，驱逐舰“朝云”号、“浦风”号、“矶风”号、“若月”号、“初雪”号、“秋月”号和“霜月”号。

乙队编有“飞鹰”号、“隼鹰”号、“龙凤”号3艘航母，共有舰载机134架，其中零式战斗机80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28架，“彗星”俯冲轰炸机11架，“天山”鱼雷机15架。护航舰只包括战列舰“长门”号，重巡洋舰“最上”号，驱逐舰“满潮”号、“野分”号、“山云”号、“时雨”号、“五月雨”号、“早潮”号、“滨风”号和“秋霜”号。

日军9艘航母共有舰载机426架。加上护航重型舰只的42架水上飞机，小泽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可投入飞机468架，已超过开战之初南云偷袭珍珠港时6艘航母的载机量。除舰载机飞行员素质较低之外，小泽舰队还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护航驱逐舰太少，反潜能力严重不足。这将在随后的战斗中充分显现出来。

虽然日军士兵个个斗志高昂，但小泽惴惴小心，如临于谷。他深知对欲夺回战场主动权的日军而言，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虽然第一机动舰队实力不弱，但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实力更强，舰载机至少是自己的一倍以上。小泽的判断非常准确，此时美军15艘航母共有舰载机

916架——“地狱猫”490架、“海盗”3架、“地狱俯冲者”174架、“无畏式”55架、“复仇者”194架——总数几乎是日军的两倍。兵力居绝对劣势的小泽认为，自己并非毫无胜算，日军拥有以下诸多有利条件：

第一，占据主场之利，航母舰队可以使用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的陆上机场。

第二，小泽和宇垣两支舰队选择的航线均在马努斯岛美军侦察机活动范围之外，可以有效隐蔽舰队行踪。

第三，如果与角田部队不少于500架陆基战机相加，日军战机总数就能基本和对手持平。在正式决战打响之前，角田部队将消耗掉美军1/3以上的航母，多了更好。

第四，陆基战机普遍个儿大腿长，相对舰载机而言，在执行侦察和搜索任务时优势明显。当初在中途岛，率先发现田中赖三登陆船队和南云第一机动部队的就是美军长腿的“卡塔琳娜”。角田部队可以及时捕捉美军行踪，使机动部队省下更多飞机用于进攻。小泽此时还不知道，在他尚未抵达战场之前，角田部队已经在美军的扫荡中损失殆尽，能够给他提供的帮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五，如果战斗在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海域打响——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风向对自己非常有利。日军舰队是向东航行，在接敌过程中处于下风方向。菲律宾海6月盛行的东南风可以保证航母在放飞舰载机的同时不断向敌人逼近，美国人则恰恰相反。

第六，根据中途岛海战时美军采取的战术，小泽知道斯普鲁恩斯是一位深谋远虑、打法谨慎的海军将领，他不大可能主动出击，而会在塞班岛登陆区附近海域占据掩护阵位。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舰载机活动半径较大的优势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第七，有准确情报显示美军此次实施的是登陆作战，大批运输船和滩头阵地需要保护，斯普鲁恩斯势必缩手缩脚，自己就完全不存在这一问题。

小泽的自信还来自他根据以上特点，精心设计了一套能充分发挥日军优势的独特战术，即所谓“穿梭轰炸”。

小泽思路开阔，把大炮巨舰理论用在了航空战上，提出了所谓“远距离攻击”。众所周知，日军飞机防护力弱，不经打。但他们节省装甲的目的并非让飞行员白白送死，而是为了让飞机可以飞得更远，在空中格斗时具有更强的机动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军舰载机航程远超他们的美国同行。美军舰载机因重视机身和油箱装甲防护，机体较重，攻击范围一般不超过460公里，日军飞机攻击半径却能达到640公里。小泽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日军舰队能够躲在美机作战半径之外，就能使美军强大的攻击力无从发挥，自己却可以永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穿梭战术的精髓所在。在通常情况下，因飞行途中缺乏中继站，舰载机实际攻击半径比理论上要短，需要留出一定燃油供战斗使用。但是这次不同，日军在关岛和塞班岛的陆基机场成为绝佳的中继站，飞机攻击距离远的优势能够得到比以往更充分的发挥。

小泽的具体做法是：攻击机群从接近640公里的极限距离起飞，完成进攻任务后不必返回，直接飞往塞班、提尼安或关岛机场降落。由陆基航空部队加油挂弹后，掉头发起第二轮攻击，最后再回到航母降落。这种穿梭轰炸相当于在原来优势基础上将攻击半径放大了一倍。美军战机因腿短根本够不到自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焉能不败？

利用陆上机场实施穿梭轰炸的战术并非小泽独创。早在1942年4月，美军就使用这种方法，让杜立特驾驶陆军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起飞，向东京投弹后直接飞往中国机场，最终取得了极大成功。在瓜岛战役后期，因美军航母奇缺，无法经受更多损失，金凯德

也曾使用过这种战术。他让仅存的“企业”号远远躲在日军陆基战机攻击范围之外，出动舰载机攻击日军海上舰船，之后直接飞往亨德森机场，加油后再返回航母。这金凯德看似木讷，却的确是个尝鲜的主儿。美军作战中的“蛙跳”和穿梭攻击战术都是由他率先尝试。虽然金凯德对自己发明的这种战术非常得意，却遭到包括哈尔西在内众多高级将领非议，金凯德更因此被冠以战意不足的罪名，最终失去了航母舰队指挥官的位置。

身材高大的小泽是个冷静、沉默寡言之人，遇事深思熟虑而慎重。他预计在战斗发生时，为保护登陆船队安全，美军舰队应该距马里亚纳群岛不远，基本上属于背靠岛屿。如果真那样的话，自己就比杜立特幸福多了。杜立特穿梭轰炸最后选择的是上千公里外的中国机场，而自己选择的塞班岛诸机场可谓近在咫尺也。况且美军在明处，位置大致固定，自己在暗处，走位飘忽，日军攻击很可能达成突然性，胜算无疑又增加了几分。

另外，小泽还有一个战术安排。让甲、乙两支部队与美军保持640公里以上距离，栗田前卫部队与敌之间距离为480公里——前卫部队位于主力部队前方160公里。栗田的任务是引诱敌人航母前来进攻，从而暴露敌军准确位置，给主力部队后发制人创造良机。一旦时机成熟，栗田部队就可以冲入敌阵，与敌展开水面炮战。这正是前卫部队编有实力强劲的4艘战列舰和8艘重巡洋舰的主要原因。如果美机前来攻击，栗田舰队就可以在半道上给美机以巨大杀伤，从而减轻主力部队的压力。角田部队强大的侦察能力将使小泽及时锁定敌军位置，与敌人保持相对合理的距离。如此看来，小泽的如意算盘打得还算不错，不过日军飞行员蹩脚的作战能力破坏了他的整个战术。如果让渊田美津雄那帮老油子执行作战，小泽战术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更让小泽想不到的是，在主力舰队抵达战场之前，角田陆基航空力量

已在美军的持续打击下损失殆尽，为航母舰队消耗掉美军1/3航空兵力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

13时58分，小泽电令各部：“机动部队如今出击，意在寻求敌军并将其击灭。确信天佑，各员须奋励努力。”当天21时29分，丰田向参加“阿号作战”的小泽和角田转来了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岛田的训示：“此次作战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切望你们能够发挥出最大威力，取得如对马海战那样的辉煌战绩。”接到电报的小泽必然心里在问：怎么能把实力强大的美军第五舰队同绕了地球大半圈的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相提并论呢？

首先被对手捕捉到动向的依然是日本人。13日机动部队刚刚驶出塔威塔威，就被在邦奥一带巡航的美军潜艇“普闪鱼”号发现。艇长马歇尔·奥斯汀少校第一时间向珍珠港发出接敌通报：“发现至少6艘航母、4艘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离开塔威塔威，去向不明。”尼米兹迅速将日军主力业已出动的消息电告斯普鲁恩斯、特纳和米切尔。

6月14日清晨，米切尔提醒斯普鲁恩斯，日军舰队很可能正在集结，可能于17日向美军发起进攻。他建议在日军主力到来之前，先按计划出动第一、第四大队空袭硫磺岛，切断日军可能来自北方的增援。如果发现敌机动部队有迹象提前进至马里亚纳群岛周围海域，则迅速召回上述两个大队。鉴于美军舰载机活动半径较小，无法扩大侦察范围，米切尔请求斯普鲁恩斯，由第五十七特混舰队调派水上飞机母舰前出至塞班岛附近，出动PBM“水手”对塞班岛以西海域实施大范围搜索，及时掌握日军主力舰队的动向。

和尼米兹类似，斯普鲁恩斯历来对日本东乡平八郎崇敬有加。1905年，东乡曾在对马海峡耐心守候，等待俄国人主动出击，最终获得了辉煌胜利。他认为自己眼前的处境与当年的东乡颇为类似，唯一

不同是航母活动范围更广，打击能力更强。在这场比耐心的战斗中，侦察才是考验胆量的最佳途径。根据潜艇发回的报告，斯普鲁恩斯判断，日军主力舰队17日前无法对美军舰队构成直接威胁，遂同意米切尔按计划发起对硫黄岛的空袭，同时命令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从次日起实施空中搜索，以覆盖日军舰队向东机动的所有可能区域。

根据米切尔的请求，斯普鲁恩斯电令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胡佛中将，速派水上飞机母舰“巴拉德”号携带一个中队6架PBM水上飞机前出至塞班岛附近海域，随时听候特纳调遣。美军这种水上飞机能够实施夜间雷达搜索，可以向西推进1100~1300公里，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缺乏陆基战机支援和舰载机腿短的不足。

北上空袭硫黄岛的两个大队由克拉克少将统一指挥。“大黄蜂”号上，绰号“黑猩猩”的克拉克对接受这样的任务愤怒不已。他已获悉日军主力舰队在快速逼近，提出主动前往迎击。性情暴躁的克拉克相信，如果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允许他自由行动，他就有可能绕到日军舰队后方发动突然袭击，定叫他们有去无回。“对一名海军军官来说，这是平生最难得的一次机会。”克拉克说。

米切尔的安排非常及时。接到丰田的电令，横须贺镇守府海军航空队120架飞机——这支暂时归角田指挥的生力军被临时命名为八幡部队——立即在中将松永贞市（当初在中国南海指挥击沉英军“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那位，不过当时只是少将）率领下，连夜向硫黄岛出击。这支部队由横须贺海军航空队实验研究所从事研究的飞行员临时编成，是当时海航最精锐的部队。有人甚至宣称，“由40名老飞行员驾驶的零战有可能胜过小泽舰队300架飞机的威力”。不管是军令部还是联合舰队，海军高层对这支部队的出击寄予厚望。

人倒霉，鬼吹灯，放屁砸伤脚后跟儿。八幡部队刚刚抵达硫黄岛机场，就发生了重大事故。当天傍晚，用作弹药库的地下坑道门前突

然升起了一条巨大火柱，随后爆发出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炸弹、鱼雷、机枪弹的连续爆炸使小小的硫黄岛都在震颤。究其原因，航空技术工厂的一名工人无意中在仓库入口将一只雷管掉在地上，诱发了一系列连环爆炸，40架飞机被炸得支离破碎。还没等日军善后，美国人的航母就到了。

6月15日中午时分，克拉克率领的两个大队悄然来到硫黄岛以东217公里海域。尽管天气状况不佳，克拉克还是率先放飞44架“地狱猫”——其中部分挂载227公斤炸弹——准备在“复仇者”和“地狱俯冲者”出击之前扫荡硫黄岛及周边岛屿。坏天气同样影响了日本人，驻扎于此的约100架日机只有少数起飞迎战。“约克城”号15架战斗机最先抵达岛屿上空，中队长伯纳德·斯特林少校的四机小队率先向机场投弹并扫射停在地面的日机，保罗·亨德森上尉的三机小队声称击落日机10架，亨德森本人和米哈格中尉各击落4架。但亨德森在战斗结束后神秘失踪，1架“地狱猫”被防空炮火击落，杰克·霍格少尉阵亡。

“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威廉·迪恩少校讲究民主，只派手下8架零战绩的“地狱猫”前往破蛋。“久不开和”的劳埃德·巴纳德上尉在这天突然爆发，25分钟内击落了5架零战。马文·诺布尔中尉和查尔斯·卡罗尔中尉声称各击落3架，剩下4名飞行员击落6架。中队的本次出击共获得17个战绩，代价是1架“地狱猫”被高射炮火击落。返航后的巴纳德报告说：“日军海军航空兵的战术很糟，他们看上去完全没有组织。”当“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抵达战场时，天空已经几乎没有几架日机了，他们只获得3个战绩。综合各中队战果，美军共击落日机41架。但日军第三〇一航空队说，只起飞了从二重男领军的18架零战，其中17架被击落，16名飞行员阵亡。

12时30分至12时50分，第四大队“埃塞克斯”号和“兰利”号共出动“地狱俯冲者”18架、“复仇者”19架，对硫黄岛机场和地面设

施进行轰炸。12时58分，第一大队出动37架“地狱俯冲者”和29架“复仇者”轰炸了父岛。攻击中美军损失轰炸机1架、鱼雷机2架，另有轰炸机和鱼雷机各1架受伤迫降海上，3架飞机因伤重被推入大海。

16日清晨，天气恶化到连飞机起降都无法进行。中午天气稍有好转，美军再次出动机群对硫黄岛和父岛进行轰炸。日军防空炮的反击异常凌厉，当天美军损失飞机多达12架。但两岛日军战机被基本消灭。当天日军本拟派出29架零战增援硫黄岛，同样因天气不佳中途返航。虽然弹痕累累的机场跑道很快得到修复，但再没有飞机能从这儿起飞支援小泽和角田的作战了。美军空袭行动彻底瘫痪了硫黄岛和父岛的航空力量，切断了日军可能从北方向主战场的增援。完成空袭任务之后，克拉克率两个航母大队向塞班岛以西海域快速返航，试图尽快与米切尔领军的另外两个大队会合。

虽然在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航母对决中唱主角儿的是海军航空兵，但美军潜艇的表演同样可圈可点。6月15日5时30分至14时25分，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口处巡逻的美军潜艇“飞鱼”号发现，空中接连出现多架日军水上飞机。15时22分，潜艇发现2架疑似航母舰载机向东南方向飞去。艇长罗伯特·里瑟尔少校顿觉大事不妙，这一切预示着一支大舰队将很快出现。15时35分，远方海面上果然冒出了一排排水面舰艇的巨大桅杆。虽然当时潜艇处于较佳的发射阵位，但里瑟尔认为，此时发出接敌报告比攻敌更加重要，于是在20000米距离实施秘密跟踪。

通过观察，里瑟尔确认日军舰队至少存在3艘航母、3艘战列舰、数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其中1艘战列舰为“长门”级。日军舰队航速较快，水下潜航的“飞鱼”号在17时20分跟丢了目标。18时整，“飞鱼”号向珍珠港发出接敌报告：“发现一支日军舰队正在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航向80度，航速20节。”里瑟尔发现的正是小泽亲自领军的第一机动舰队主力。里瑟尔发出的电文同样被日军第一时间截获。

虽然无法破译电文详细内容，但它无疑是一封接敌电报。小泽认为，机动部队大举出动很可能已被美军察觉。

里瑟尔发出电报不久，当天19时45分，借着黄昏最后的微弱光线，美军潜艇“海马”号在苏里高海峡以东370公里处再次发现一支日军舰队。艇长斯莱德·卡特少校立即下令全速潜航，试图发起鱼雷攻击。但潜艇在距敌只剩17000米时，靠电池供电的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轮机舱火花四溅。卡特只好减速到14.5节，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大摇大摆，绝尘而去。22时，沮丧的卡特向洛克伍德发出接敌通报：

“黄昏时分，北纬10度11分、东经129度35分发现一支日军舰队，航向45度，航速16.5节以上。我艇因轮机故障无法追踪。雷达显示在26000～36000米范围内有敌战列舰6艘。”

卡特发现的正是急于赶往指定海域与小泽会合的宇垣舰队。不过这支舰队只有“大和”号和“武藏”号，并无6艘战列舰存在。连续接到2艘潜艇发来的电报，洛克伍德在将上述消息上报尼米兹的同时，下令附近海域游弋的“刺鳍”号、“尖嘴鱼”号潜艇火速赶往日军主力舰队可能航线的前方占位，伺机攻敌并及时发出有关敌舰位置的最新报告。

6月15日，刚服役不久、首次参战的美军潜艇“刺鳍”号正快速赶往菲律宾东部海域指定巡逻区，接替已在那里巡航了很久的同伴“飞鱼”号。航行途中，艇长赫尔曼·科斯洛少校收到珍珠港发来的最新命令：“‘飞鱼’号已发现敌军主力舰队正在向马里亚纳挺进，取消你艇巡逻任务，迅速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以东560公里海域占位。”珍珠港的命令非常及时，“刺鳍”号刚刚抵达指定位置不到3个小时，就在16日凌晨0时30分发现了两艘日军油轮和2艘护航驱逐舰。科斯洛立即命令下潜，寻机攻敌。在日舰周围转悠了4小时之后，“刺鳍”号终于捕捉到了战机。不料此时1艘日军驱逐舰发现了美军潜艇，快速冲过来投下了深水炸弹。科斯洛只好下令紧急下潜躲避攻击。日军驱逐舰

在潜艇头顶巡逻了很久才悻悻离去。当“刺鳍”号再次浮出水面时，海面上已经空空如也。

失去战机的确令人扫兴，但科斯勒还是第一时间将发现日军油轮的消息发往珍珠港。空荡荡的海面上突然出现2艘油轮，说明附近一定有大舰队存在。洛克伍德命令科斯勒放弃前往与“飞鱼”号换班：

“目前追踪油轮更加重要，它们与日军舰队一定有加油会合点。如果继续对其进行追踪，说不定能钓上大鱼。跟踪、袭击、报告，打起精神来！”洛克伍德向附近3艘潜艇通报了这一情况，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得到命令的“刺鳍”号立即开足马力快速追击，但空中至少3次出现的日机迫使他不得不频频下潜，科斯勒还是遗憾跟丢了目标。

两支包含航母和战列舰在内的日军舰队进入菲律宾海的惊人消息，迅速传到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出乎大多数人预料，斯普鲁恩斯对日军大举来袭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只有在必要时才开口说话，”在司令部服役多年的一名少校参谋说，“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对眼前情况来说都恰如其分，并且至关重要。”此前，斯普鲁恩斯对日军是否会全力出击持怀疑态度，他们在麦克阿瑟进攻比亚克岛时的畏畏缩缩暴露了他们的低迷士气，因为那里距日军兵源和补给线更近。潜艇部队发来的消息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我认为，我之前对他们战略意向的估计是大错特错的，”他在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他们已经下定决心，甘愿冒一切风险，在我军开展大规模两栖行动的初期和关键阶段与我们决战。潜艇发来的消息极大改变了战局。”

斯普鲁恩斯离开旗舰，乘小艇前往特纳指挥舰“落基山”号。航途中，他看到了很多臃肿的运输船，来回穿梭的登陆艇正在向岸上运送物资。它们看上去非常孱弱，很可能成为日本人的活靶子，如果米切尔不能提供足够保护的话。运输船队身边虽有众多老式战列舰和护航航母，但它们速度实在太慢，很容易在与日军的交锋中处于被动地

位。况且奥登尔多夫的任务是支援岛上作战，他的战列舰主要装备对岸射击高爆弹，用于海战的穿甲弹数量有限。护航航母几乎没有装备鱼雷和穿甲弹，它们的使命是使用有限的舰载机，用薄皮高爆弹对岸上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洛基山”号宽敞的指挥室里——这里条件比巡洋舰好很多——斯普鲁恩斯见到了特纳，当时霍兰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在。“日本人正在尾随我们，”他告诉几名手下，“我对运输船的安全感到担忧，你们能把它们移到东边更安全一点的地方吗？”特纳回答说“不能”，因为岸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运输船不能轻易撤走，船上有登陆部队急需的弹药和补给。特纳后来回忆说：“在离开珍珠港之前，我们就日军舰队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了长时间研究。在某一点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即无论出现任何情况，在远征军登陆时，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必须为其提供足够掩护。”

“好吧，”斯普鲁恩斯说，“但16日以后，你们不要指望能从快速航母舰队那里得到任何支援，它们必须集中精力对付远道而来的日本人。拿着你暂时不需要的一切东西从这里向东，我将与米切尔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会合，尽量让日本人远离你们。”几年之后，特纳的参谋长罗伯特·霍姆伯格少将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和霍兰的参谋长格雷福斯·艾斯金准将一致认为，斯普鲁恩斯一定会信守自己的承诺，不会像弗莱彻在瓜岛那样，擅自撤走航母舰队，把运输船扔在近海不管。

三人回顾了岸上形势，确定了舰队保护滩头的最佳方案。此前，他们曾乐观地将登陆关岛的时间定在了两天后——6月18日。鉴于日军航母舰队正快速逼近，斯普鲁恩斯下令无限期推迟这项行动，康诺利少将的南部战斗群将暂时返回埃尼威托克，等待下一步作战命令。在霍兰的部队完全控制塞班岛之后，盖格少将的部队才能对关岛发起进攻。

霍兰提出，由于塞班岛战斗异常激烈，能否让在海上待命的预备队第二十七步兵师尽快登陆。斯普鲁恩斯表示同意。几人商定，17日白天运输船继续向岛上输送物资，天黑后撤至塞班岛以东安全水域，战场急需舰艇于18日返回礁盘。为集中兵力迎击日军航母舰队，斯普鲁恩斯命令特纳从两支火力支援大队抽调5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给米切尔，壮大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实力。米切尔率队西进之后，奥登尔多夫两个火力支援大队的老式战列舰和其他舰只，将在塞班岛以西45公里处拉起一道警戒线，防备日军寻隙迂回，对登陆滩头发起攻击，避免出现萨沃岛海战那样的悲剧。奥尔登多夫还需应岛上部队要求，提供必要的炮火支援。部署在塞班岛以西海域的护航航母将持续为运输船提供空中掩护，并为地面部队提供必要空中支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第二十七师一个团和炮兵部队率先登岛。

做出上述决定之后，斯普鲁恩斯宣布，他将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加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参与迎击日军的战斗。他明示特纳和霍兰，潜艇已发现日军两支舰队不断逼近，预计他们将在当晚会合，也可能不会合，分头前来。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霍兰问：“你认为，日本舰队会掉头逃跑吗？”

“不，现在不会。”斯普鲁恩斯的语调依然不疾不徐，“他们有更大的目标。想要轻易取胜，他们本可以攻打为麦克阿瑟将军登陆比亚克岛提供掩护的那支舰队，金凯德兵力相对较少。但我们现在攻打马里亚纳群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日本海军不可能置之不理。”

日军航母大举出动的消息在珍珠港引发了不小的骚动，毕竟20个月没露面了。在作战室召开的敌情通报会上，已晋升为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的陶尔斯中将指出，日军有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小泽进入塞班岛周围1100公里之内，而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位于他和岛屿中间，小泽很可能实施“穿梭轰炸”。即他们的飞机在攻击美军舰队后，直接到岛上降落，补充油弹后掉头发起第二轮攻击，最后返回航空母

舰。在此期间，美军飞机无法对攻击半径之外的日军发起攻击，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看来，小泽精心策划的“穿梭轰炸”并无多大奥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包括老酒。

陶尔斯认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的最好办法，是在日军舰队靠近岛屿之前，实力明显占优的米切尔主动向西迎击，寻觅战机与敌打一场遭遇战。他建议尼米兹命令斯普鲁恩斯这么做。尼米兹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认为远在后方通过电报指挥前线指挥官如何打仗是不恰当的做法。但出于谨慎，尼米兹还是让参谋长麦克莫里斯给斯普鲁恩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敌军有进行“穿梭轰炸”的可能性。

日本电台广播说，美日双方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即将爆发一场大海战。当新闻记者向尼米兹提出这一问题时，上将回答：“我希望他们讲的是真话。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引诱出来，打一场大仗。”尼米兹此时与中途岛海战前的山本五十六倒有几分相像。尼米兹本人及太平洋舰队了解情况的高级军官都对第五舰队挫败日军充满信心。是呀，当初在中途岛，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打赢，有什么理由怀疑今非昔比的斯普鲁恩斯再铸辉煌呢？

16日当天，岛上激战仍在持续。美军陆战四师向东岸挺进，试图将岛上日军切割为南北两部，分而歼之。陆战二师受命肃清已占领区，巩固登陆场，接应即将在当晚或次晨登陆的第二十七师。斋藤谋划当晚发起一次大规模夜袭。这一行动无疑应该在美军尚未站稳脚跟的登陆日当晚进行，日军已错过了最佳反击机会。受命出击的除小川第一三六步兵联队、河村第四十步兵联队第三大队外，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残部、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第三一六独立大队和第九坦克联队所有44辆坦克将悉数出战。唐岛辰雄海军特别陆战队和第一三六联队第一大队也会从加拉潘地区沿海岸南下，策应主力部队的攻势。

五岛坚持他的坦克单独行动，发挥机动优势直捣敌后，被参谋长铃木强压下去。为防止五岛耍滑，铃木决定亲自乘坐五岛的坦克督战。17日凌晨2时30分，日军发起了太平洋战场最大规模的坦克突击——仅44辆坦克就称作“最大”，这一情景如果被在欧洲、北非打仗的古德里安、隆美尔、巴顿、蒙哥马利看见，他们一定会笑掉大牙的——斋藤将攻击目标对准了陆战六团一营和陆战二团二营阵地接合部。

日军的突击并未达成突然性，美军对它们惯用的夜袭早有预料。但他们估计日军能出动的坦克不会超过12辆，黑暗中突然冲出这么一大群坦克，还真把美国人吓了一大跳。在团长莱斯利上校的带领下，美军利用机枪和37毫米反坦克炮拼命阻击，但日军坦克依然隆隆地冲了过来。美军迫击炮、7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向日军坦克和步兵疯狂倾泻炮弹。日军针对美军炮兵的反击炮火很快打响，美军炮兵伤亡惨重。

五岛和铃木乘坐的坦克冲在最前面，很快被美军炮火击中动弹不得。五岛改乘其他坦克继续冲锋，铃木只好步行返回后方。日军坦克兵异常彪悍，一些车长甚至爬出车顶指挥射击。半小时后，几辆坦克突破美军前沿阵地。莱斯利就地组织反击，双方建制均被打乱。第一营副营长詹姆斯·多诺万少校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整个战场仿佛炸开了锅，到处是鬼哭狼嚎，曳光弹不断升起，火光闪烁闪烁”。

应岛上部队请求，停泊在近海的“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和“哈尔西·鲍威尔”号驱逐舰加入了阻击行列，向已被陆战二团第二营岸上火力控制队精确定位的日军坦克猛烈开火。战斗中，美军几名上等兵火箭炮手表现出色。赫伯特·霍奇斯弹无虚发，和搭档查理·梅里特用7发火箭弹报废日军7辆坦克。劳伦·卡恩和刘易斯·诺尔德也击毁了3辆坦克。罗伯特·里德用4发火箭弹点燃了4辆坦克。火箭弹

打光之后，里德拿出燃烧手雷直接冲向了第五辆坦克，强行打开舱盖将手雷塞了进去。

一名隐蔽在战壕里的陆战队员看到1辆日军坦克从旁边驶过，冲上去用原木卡住了坦克负重轮，使它原地打转无法前进。当日军坦克手打开舱盖欲看个究竟时，这名陆战队员已爬上去直接将手榴弹丢进了炮塔。“那辆坦克顿时像火山爆发一样炸了开来。”第一营营长琼斯中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战斗十分精彩，”陆战队员弗莱彻·普拉特说，“我们这些参加过塔拉瓦之战的老兵已经有了丰富的作战经验，绝不会轻易离开战壕，而是等到哐啷哐啷的声响过去以后，才从坦克虚弱的侧翼或后方发起攻击。”

极少有日军坦克能够抵御美军强大的阻击火力，向前冲锋的坦克越来越少。战斗持续到清晨7时，战场上除少数日军狙击手的零星枪声和陆战队员的还击之外，大部分地段都安静下来。美军仔细审视战场，发现瘫在地上冒烟的日军坦克达到了31辆，一辆被烧毁在790高地山路上的坦克燃烧了整整一个白天。坦克残骸冒出的袅袅黑烟严重打击了日军士气，同时鼓舞了他们的对手。

美军成功挡住了日军的反击，斋藤损失的大量坦克毫无得到补充希望。师团参谋长铃木在总结败因时说：“夜袭部队前进时，敌军使用了大量照明弹，黑夜变得如同白昼，部队机动十分困难。”日军在夜袭中损失惨重，小川第一三六联队被彻底打残，剩余兵员不足一个大队。第三大队自大队长野村春雄以下集体阵亡。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还剩不到80人，大队长久保正男在撤退时被打死。第四十联队第三大队自大队长河村以下悉数毙命。第九坦克联队只剩12辆坦克，还不够一个中队的编制。联队长五岛和第三中队中队长西馆法夫在冲锋时毙命，第五中队中队长柴田胜文临时接任联队长职务。接到前线攻击受挫的消息，斋藤不得不承认海滩已落入美军之手，日军丧失了将敌人赶下海的最佳时机，这种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井桁发往东京的电

报早没有了之前的豪气：“我们的守备部队已经陷入了极度混乱。”当晚美军付出的代价是伤亡97人——日军攻击正面的陆战六团一营78人，左翼的二团二营19人。在战役前两天，美军伤亡总数已经超过3500人。

17日，美军继续进攻。上午，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六五团登陆，在团长凯利上校带领下开始向阿斯利托机场攻击前进。日军独立混成第四十七旅团竭力抵抗后败退。登陆日当天，美军舰炮炸死了旅团长冈芳郎，加岛三郎火线接替旅团长职务。当晚，美军先锋部队已推进至距机场仅200米处。

当天中午，13时50分，霍兰向特纳告别，离开“洛基山”号，乘登陆艇登上海滩，在查兰卡诺亚建立第五两栖部队总部，接管了岛上部队指挥权。此时第二十七师的三个炮兵营正在登陆，他们将在最短时间内建起炮兵阵地。两艘装载防空炮的坦克登陆舰正穿过水下爆破队开辟的航道，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炮兵指挥官雷蒙德·柯南准将、参谋长阿尔伯特·斯特宾斯上校就在其中一艘上，他们登陆后迅速建立起前敌指挥所。

对霍兰来说，最让他恼火的是在参谋选作指挥所的平房前边，一具水牛的尸体已经腐烂，散发出永远挥之不去的恶臭。参谋很快调来推土机，将它埋了起来。霍兰前往位于制糖厂附近的海滩，见到了陆战四师施密特少将。听完施密特的汇报并得知确切伤亡数字之后，霍兰明白要迅速打开局面，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主峰塔波查山。日军盘踞在山峰四周的高地上，掩护的火炮位于山峰下手指状的山脊之间，随时对美军实施水平射击。

“攻打塞班时，我62岁，”霍兰说，“在那个月里，我多次感到自己就像一个疲惫的老头儿，我所指挥的战役需要精神和体力都极为充沛，所以我时常感到压力重重。”下午，前方传来好消息，第二十

七师第一六五团先锋营已抵达阿斯利托机场西南角。霍兰知道自己的士兵不缺乏勇气，他们丝毫不惧怕日本人。大家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海军舰队会突然撤走，将他们留在岛上不管。“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出击，迅速攻占全岛。”霍兰说。

特纳和霍兰面临着巨大压力。为迎战小泽，斯普鲁恩斯不但带走了快速航母舰队，还抽调了火力支援队的部分舰船。奥登尔多夫的老式战列舰在岛西列阵，使岛上作战能够得到的火力支援力度骤减。特纳让运输船和货轮停在岛东海面上，由护航航母加以保护。在霍兰看来，这只会使他的陆战队员遭到日本人无情的围攻，“在日军的强攻下，我们就像一群无助的孤儿。一旦舰队离开，唯一不确定又极其重要的问题是时间，我们能在这里坚持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斯普鲁恩斯能否战胜日军舰队”。霍兰对岛上作战做了最坏打算，他告诉手下三位师长：“如果真到了全军覆没的时刻，没人能活着出去讲述我们的悲惨故事。我会与你们共同赴死！”

当天，位于雅浦岛的小畑收到了东条发自东京的激励电报：“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在于你们奋战的成败。全体官兵要振作精神，一直战斗到歼灭敌人为止，以解天皇陛下之忧。”收到小畑转来的电文，并榊参谋长迅疾回电：“已收到您代表陛下发送的电文。我等非常感激陛下的宽宏圣恩，唯有不惜万死，以血肉之躯铸成太平洋壁垒，以谢隆恩。”

话虽说得非常好听，但东条清楚，凭岛上现有兵力挡住登岛美军的进攻希望不大。目前最关键的是尽快向岛上派出增援。东条一面敦促小畑尽快回塞班主持大局，一面责成作战部迅速制订增援计划。作战课计划在23日派出由1艘高速运输船、3艘军用运输艇组成的船队，给塞班岛送去2000立方米物资和1000名兵员。其中包括可供5个大队使用的47毫米速射炮，供一个大队使用的200毫米白炮，5门300毫米白炮，一个坦克小队和一个火箭筒中队及弹药、炸药等。海军将为岛上

部队送去120毫米高射炮炮弹，同时从负责北方防务的第五舰队抽调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5~7艘驱逐舰为运输船护航。

除上述人员装备外，参谋本部还拟以驻扎在小巽他群岛的第四十六师团主力登岛增援，该师团尚在本土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奉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横滨港。但增援部队能否成行，取决于日军能否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岛屿最终归谁所有，全看小泽第一机动舰队和米切尔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海上对决了。

16日上午，美军第二、第三大队分别出动舰载机69架次、149架次，对塞班岛发起多轮空袭。下午，上述两个大队在塞班以西海域接受海上补给。选择这一区域加油是为了更接近日军舰队，舰载机的搜索可以覆盖到向南和向西的更大区域。米切尔通过TBS告诉蒙哥马利和里夫斯：“相信日军在可以飞抵雅浦和乌利西的陆基航空兵掩护下从偏南方向接近，试图在关岛周边行动。但他们也可能由西接近。我们的搜索必须覆盖上述两个可能遇敌的方向。我会要求克拉克和哈里尔明天在北边和西边进行搜索。”但一直到17日清晨6时，四个航母大队的搜索毫无发现。

鉴于日军舰队正在不断逼近，17日10时30分，米切尔将护卫登陆船队的任务交给护航航母，自己率两个大队驶向北纬15度、东经142度35分指定位置。结束对岸炮击任务的第七大队也向这一位置靠拢。米切尔下令各大队出动舰载机，对185度—315度区域实施大范围搜索，一无所获。当天17时，从护航舰队中抽调的5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汇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米切尔收到斯普鲁恩斯的命令：“要求你们谨慎选择已计划好的部署和行动，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接敌。我会在必要时发出命令，同时向你和李阐述详情。”

尽管遭到美军的多轮打击，角田第一航空舰队仍在进行的不懈努力。当天13时45分，从雅浦岛机场再次杀出一支攻击机队，第五二三

航空队飞行队长渡部俊夫的19架俯冲轰炸机，由31架零战护航。黄昏时分，渡部机队在塞班岛以东65公里处发现一支美军“航母舰队”，毅然发起了“薄暮攻击”。幸存飞行员汇报角田：“大破敌3~4艘特设航母、1艘大型驱逐舰或运输船。”实际上，遭到攻击的是美军的4艘护航航母和第五十二特混舰队第十一大队。

日军飞行员的报告并非全是吹牛。17时52分，护航航母“冈比亚湾”号左舷外侧落下3颗近失弹，爆炸导致5名水兵受伤。1分钟后，1颗炸弹准确命中“范莎湾”号第167号肋骨即后部升降机左前部位，当场炸死14人、炸伤23人。日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11架俯冲轰炸机和16架零战未能返航，1架轰炸机不知所终。

根据潜艇发回的通报，尼米兹判断决战随时可能打响。当天下午，他向斯普鲁恩斯和第五舰队发出了激励电报：“在舰队战斗爆发前夕，海军和合众国均对你和你麾下的将士充满信心。我们期待你们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日军飞机频繁出没的海域艰难航行一天之后，“刺鳍”号潜艇在6月17日黄昏时分再次浮出水面，夜幕对科斯勒非常有利。21时15分，潜艇雷达捕捉到20000米外有水面舰艇的回波，屏幕上的反射点显示那是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科斯勒推断这支舰队至少有7艘大型舰艇，其中最少有1艘航母，它们正以19节航速按“之”字形反潜路线向东疾进。“显然，我们追踪到一支大型特混舰队，它们正在匆忙赶往某个地方。”科斯勒说。

此时“刺鳍”号位于敌舰队前方，可以伺机发起攻击。声呐员报告说，探测到大批快速旋转的螺旋桨，说明舰队中至少有15艘以上驱逐舰。科斯勒面临艰难抉择。他们之前还没有与敌交火的记录。如果贸然发起攻击，一旦失败，势必延迟或无法发出接敌信号。斟酌再三，科斯勒决定放弃攻击，首先确保自己安全，以尽快向上级发出警

报。在随后1个多小时里，“刺鳍”号始终保持在水下90米深处，一边数着上面的桅杆，一边竭力隐蔽行踪。午夜时分，当敌舰影子在潜望镜中消失之后，科斯勒下令浮出水面，于18日2时21分向洛克伍德发出了接敌报告。

“在收到潜艇发回的消息之后，”洛克伍德说，“我们随即通知了所有潜艇，作战海域至少有2支日军舰队，所有潜艇指挥官可以先斩后奏。上面一连串敌舰吓不倒我们的队伍。除了这些舰艇，我们还有更多舰艇蓄势待发，它们全都彪悍、顽强而凶险。”子夜过后，科斯勒下令潜艇浮出水面，以最高速度追击敌人。谁也不会料到，初出茅庐的“刺鳍”号很快将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战绩。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作战室里，斯普鲁恩斯正和参谋长穆尔及众参谋商讨迅速变化的情况。“目前情况下，如果我是日军指挥官，”斯普鲁恩斯说，“我会把兵力分开部署，希望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留在西方的部队，这样就可以诱使敌舰队主力离开塞班岛。随后，我会将打击部队分成多股进入该岛，毁掉他们的运输船，消灭他们的增援部队。”18日凌晨3时，一封转自“刺鳍”号的报告说明，日军一支规模庞大的特混舰队正在向东快速驶来。这支舰队和之前“飞鱼”号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发现的是同一支吗？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打击范围是720公里，理论上日军很难绕开，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战争已打了2年多，斯普鲁恩斯对日军惯用的战术了然于胸。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岛，他们往往兵分多路，试图发起迂回攻击。这一次，他们还会那么做吗？

17日夜至18日晨，“布拉德”号先后出动4架PBM水上飞机，在255度—195度区域进行半径1110公里远程搜索。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也于18日4时35分出动多架舰载机，对205度—185度区域进行半径600公里搜索，均无发现。6时30分，米切尔收到“刺鳍”号发出的消息。伯克推断，日军舰队一定在继续向东快速移动。如果日军按现在的方向和航

速前进，己方白天的搜索就可能在14时30分前后，距离560公里处发现他们。如果第五十八舰队快速西进，当晚就可能有一场夜战发生。他提醒米切尔：“如果我们在下午或晚上接近目标，而日军又有意应战，我们应该做好夜战准备。”驱逐舰军官出身的伯克一直是航母的忠实支持者。

米切尔询问第七大队司令官李中将：“你希望进行一场夜战吗？我们可能在下午以航空搜索发现日军，并在今晚发起攻击。反之，我们今晚就应向东撤退。我在等待第一、第四大队的加入。”

众所周知，李中将正是凭借瓜岛夜战名闻天下！他的回答出乎除斯普鲁恩斯外所有人的预料，也彻底打消了米切尔冒险夜战的念头：“不可以！再强调一遍。不要以为我们应该和他们夜战。即便我们在雷达上具有优势，但我军会面临通信障碍，我们的舰队缺乏夜间战术训练。当然，对于遭到重创或逃跑的敌军舰队，不论何时，我们都应穷追不舍。”

上述通话结束后不久，米切尔和李同时收到了斯普鲁恩斯的命令：“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含第七大队）必须为塞班岛及参与交战的部队提供掩护。我仍然认为，日军的攻击主力将来自西方。当然，他们也可能绕道而行，从西南方向发起攻击。牵制袭击可能来自东西两个侧翼，日本也可能增派援军。白天西进，夜晚东撤，这样能减少日军在夜间超过我们的可能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保卫塞班岛。你们在白天西进的进度应当以空中行动和节约燃油为限。在敌情需要你们采取其他行动之前，你们应当停留在能够为塞班岛提供空中支援的范围之内。”

10时30分，完成空袭硫磺岛任务、兼程南下的第一、第四大队与米切尔主力舰队会合。加上早已到来的第七大队，早先分作三部的第

五十八特混舰队在塞班岛以西海域完成了集结，准备迎击前来挑战的日军舰队。

尽管已遭受多轮打击，但“逢敌必战”的角田始终在集结残余力量，试图完成小泽舰队到来之前“瘫痪美军1/3以上航母”的“光荣任务”。18日12时20分，由重松康弘率领的10架攻击机在31架零战——其中20架挂载小型炸弹——护航下再次从雅浦岛出击，攻击了第五十二特混舰队第十一大队。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已经集结向西航行，一众护航航母纷纷放飞“地狱猫”进行阻击。随后爆发的空战中，“珊瑚海”号舰载机中队声称击落日机10架，击伤6架。“科雷希多”号舰载机中队宣称击落2架，疑似击落3架，击伤1架。挂载炸弹的零战攻击了位于塞班岛150度、7公里处的一支船队，重松声称击破美军1艘航母、3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战列舰和3艘运输船，击落战斗机4架和俯冲轰炸机1架。

日军的进攻并非毫无结果。1架轰炸机迎头撞向“冈比亚湾”号，在从左舷舰首擦过时用机枪扫射。另一架轰炸机向“珊瑚海”号投下炸弹，可惜未中，这架飞机被击落在航母尾流之中。1架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波根少将的旗舰“范莎湾”号，机库甲板上的剧烈爆炸导致11人丧生。幸运的是，爆炸因未波及附近的航空鱼雷，未酿成更大的灾难。尽管如此，连续遭到攻击的“范莎湾”号还是受命驶出大队，直接返回埃尼威托克大修。

16时09分，日军投下的1颗250公斤炸弹命中油轮“萨拉纳克”号第二十八号肋骨、驾驶舱顶部左后方，其载货甲板右侧又中了1颗近失弹。爆炸造成水兵亡7人、伤22人。另1颗炸弹击中油轮“尼萨尼克”号载货甲板右前方，与其余6颗近失弹一起造成水兵1人失踪、33人受伤。3颗近失弹导致“绍加图克”号水兵亡1人、伤4人。重松机队为此付出22架飞机未能返航的惨重代价。更要命的是，飞行员明显夸大战果，严重干扰了角田的判断，间接影响到小泽主力舰队的作战。

6月18日一整天，美日两支势不两立的舰队在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面搜寻对方的行踪，犹如摸不准对手在何处的瞎眼拳击手。美国人小心翼翼地提防日本海军航程较远的飞机，日本人则决意不让第五舰队发挥其强大火力。当天，米切尔派出的众多搜索机没有1架发现小泽舰队——战后确定的事实证明，美军搜索半径短了100公里，这正是小泽渴望的结果。

当天的搜索毫无结果，但美国人确信，日军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日落前，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明白，战役先机美国人很可能拿不到了，还是先考虑迎接对手的挑战吧。米切尔一声令下，在塞班岛以西1600平方公里海域，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摆出了战斗队形：舰队以第三大队为核心；第七大队7艘新式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前出至第三大队以西24公里处，以“印第安纳”号为中心排成环形阵；第一、第二大队分别在第三大队以北、以南20公里占位；第四大队则位于第一大队以西20公里处。此外，李还在战列舰队中心“印第安纳”号西侧16公里部署了第一〇六驱逐舰分队“亚纳尔”号、“斯托克姆”号实施警戒。由110艘作战舰艇——其中块头最小的是驱逐舰——组成的巨大反“F”形阵势，在塞班岛以西海域形成。美国人已经严阵以待！

米切尔将李的第七大队摆在最前方，与小泽将栗田舰队至于前卫位置有异曲同工之妙。此举旨在让皮糙肉厚的战列舰替脆弱的航母承受第一轮打击，同时削弱敌人空中力量。第四大队置于第七大队侧后，意在让其为战列舰队提供必要的防空保护。高手过招，端的是不同凡响，一招一式中规中矩，颇具章法。

在舰队上空执行反潜巡逻的“企业”号战斗机飞行员查尔斯·戈登上尉曾如此描绘眼前的壮观一幕：“日出时分，我们在第三大队上空执行战斗巡逻任务。这支编队包括4艘航母，大型航母‘列克星敦’号、‘企业’号，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圣贾辛托’号。

在空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北面的‘大黄蜂’号、‘约克城’号和南面的‘邦克山’号和‘黄蜂’号。在6月19日共计5小时的两次飞行中，我一直没有看见西北面的‘埃塞克斯’号。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企业’号西边那个巨大、完美的钢铁花环。花环中央是一艘战列舰，一群轻型舰艇环绕在它周围。我们小队4架‘地狱猫’从它们上空飞过好几次。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威武、最庞大的舰队。”看到此处，老酒禁不住心驰神往，心中只有“羡慕嫉妒不恨”。

18日清晨，小泽第一机动舰队以20节航速、60度航向向东北方向挺进。5时开始，位于最前方的第三航空战队陆续放飞了14架九七式鱼雷机，重巡洋舰“羽黑”号和“妙高”号也放飞了2架水上侦察机，对美军可能出现的水域实施搜索，毫无发现。1架鱼雷机在降落时严重损伤，第六五三航空队分队长雪竹太郎的鱼雷机未能返航。根据美军作战记录，雪竹机很可能是被“埃塞克斯”号雷蒙德·特纳——这名字真厉害，把领导的姓名全用上了——中尉的“地狱俯冲者”和詹姆斯·达菲少尉的“地狱猫”联手击落的。另外，“妙高”号飞曹长中村藤雄的飞机失踪。

11时整至11时35分，小泽下令第六〇一航空队先后升空12架彗星侦察机，向东执行半径740~820公里、侧距74公里的搜索。14时02分，负责94度线的13号机发现美军舰队，机长兼侦查员横山末义迅速发回接敌电报：“发现美军舰队，航母位置不明。”14时15分，横山报称发现另一支美军舰队：“航母数量不明。”14时45分，横山报称发现新目标：“敌兵力为航母数艘、战列舰2艘，其他舰只数量不明。”虽然遭到1架“地狱猫”的追杀，风挡玻璃被击碎，横山还是在18时30分顺利返回母舰，途中还对一艘在海上巡航的美军潜艇进行了压制。

负责105度方向的17号机同样在13时30分开始陆续发回接敌消息。其中15时09分的电报称：“发现含航母在内的敌军舰队，数量不明，其他舰只10余艘。”16时10分的电报称：“美军舰队分3群，第一群含‘萨拉托加’级航母2艘，驱逐舰10到15艘，第二群2艘航母，其余舰船10余艘。三支美军舰队均向西航行。”17时15分，日军确认与该机失去联系，判断已被美机击落。

负责84度方向的侦察机同样于15时10分发回电报：“发现含有航母在内的敌军舰队，数量不明。”这架飞机后来同样失去联系。另外未能返航的还有沿74度方向搜索的第十一号机。

综合数架侦察机的报告，小泽对敌情已经有了大致判断。18日15时10分，他在“大风”号向各部下达了“机动部队信令作第16号”：

一、判断敌机动部队14时位于硫黄岛220度、650公里海域，即塞班岛以西290公里。

二、主力舰队暂时撤离，尔后北上，并于明晨捕捉歼灭北方之敌军，随后击灭东北之敌机动部队。

15时35分和50分，小泽连续下达第十七号、第十八号命令，对19日机动部队接敌和搜索做出详细部署。

最猴急的当数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得到美军航母现身的消息，大林于15时30分急不可待地从“千代田”号放飞了22架战机——战斗轰炸机15架、“天山”3架、零战4架，临时编成第一〇一攻击队，前往搜索并攻击美军航母。飞行员受命在完成攻击后直接飞往关岛奥罗特机场降落，以免夜间着舰之险。

大林的计划遭到第一机动舰队司令部的否决。小泽认为，如果飞机现在起飞，他们就无法参加预定次日上午发起的总攻。况且出动如此少的战机进攻美军庞大的机动部队，不但难以收到满意效果，反而

有可能打草惊蛇，引起美军的足够警觉。小泽清楚自己只有一次机会，必须把握出剑时机，力争一剑封喉。“让咱们明天一起好好干吧。”他对身边的古村说。不过小泽私下担心，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不会再来。根据小泽的命令，小林的飞机16时15分重新在航母上降落。贸然起飞不但耗费了不少燃油，1架战斗轰炸机降落时不慎坠入大海，凭空减弱了攻击力量。

次日上午的战斗无疑是决定性的。考虑到舰队位于美军攻击半径之外且一直在快速航行，当天20时，一向谨小慎微的小泽终于打破无线电静默致电角田，第二天拂晓出动陆基战机发起联合进攻。这一电波立即被珍珠港情报中心准确捕捉到。

截至目前，一切似乎都在按日本人的预计向前发展。“大淀”号上，丰田和草鹿对目前的战况非常满意。草鹿对即将到来的决战充满了信心，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对胜利坚信不疑，甚至要举杯相庆了。”“机动舰队司令部真能沉得住气呀！”作战部长中泽的话近似呻吟。红砖楼二楼作战室，作战课全体成员正襟危坐，气氛紧张得像被人掐住了脖子。决定日本海军最终命运的胜负就在明天，恬静的夜晚更深了。

18日夜幕降临时，小泽已大致掌握了美军舰队的方位并对次日作战做出了安排，美军对敌人的位置和意图却一无所知。海上寂静无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一名年轻军官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如果老爷子这次打赢了，全国各地都会有用他名字命名的街道。”但斯普鲁恩斯考虑的并非这种虚名，至少目前，他还不能毫无顾忌地追击日军。

“列克星敦”号的作战室里，米切尔对之前斯普鲁恩斯对航母舰队做出的限制非常恼火——两人不睦的种子早在中途岛海战时就已经种下，之后虽然稍有缓和，但完全消除似乎不太可能。夜幕降临时，

所有空中行动已经停止，米切尔不必再受信风的束缚，可以向西快速挺进以拉近和日军的距离，以便次日将敌人纳入攻击范围。23时整，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位于北纬14度27分、东经142度06分，航向80度，航速17节。参谋们测算，次日清晨4时整，舰队与日军的距离就可以缩短到370公里，足以让“地狱猫”和“复仇者”发起黎明攻击。米切尔告诉伯克：“这可能是战斗地狱，我想，我们能够战胜它！”

21时整，斯普鲁恩斯接到珍珠港的紧急电报。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高频测向队通过三角测量发现，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西南偏西570公里处，北纬13度、东经136度位置出现日军无线电信号。但是斯普鲁恩斯认为，信号不可能来自日军最重要的机动部队，这类违纪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而很可能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们可能派出一支牵制性兵力，把美舰队主力诱出登陆区域，主力部队从侧翼迂回对登陆船队发起攻击——4个月后，日本人在莱特湾就是这么干的。考虑到美军此战首要目标是夺取岛屿，而不是歼灭日本联合舰队，斯普鲁恩斯决定让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仍取纯粹防御姿态，让日军决定战役的节奏。

21时45分，米切尔同样收到了珍珠港的电报。参谋们迅速在海图上标明位置，判断日军位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西南660公里。目前情况对美军极端不利。当天下午，负责搜索和巡逻的美军战机已有多次与日机遭遇并击落敌机的报告。米切尔据此认为，日军肯定已知晓了自己的准确方位。加上他们燃油不足急于开战，一定会从西方直奔过来。他知道小泽的舰载机能够在美军舰载机的活动范围之外发起攻击，如果来自珍珠港的情报属实，他必须利用天亮前的几小时快速西进，才能接近必要的攻击距离。若拂晓后再快速西进，势必贻误战机。菲律宾海的风向不利于美国人：美军舰载机起飞时，各航母大队必须迎信风向东航行，从而拉大与敌人的距离，这正是小泽求之不得的。米切尔还担心，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距离越

小，离岸上日军航空基地就越近，不但将遭到日军陆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的两面夹击，还可能遭到舰载机的“穿梭”轰炸。与其坐等敌人来攻，不如径直迎上前去，与敌人打一场对攻战。23时25分，已被急躁和失望折磨了一天的米切尔通过TBS再次向斯普鲁恩斯提出，重新考虑之前的安排：“计划在19时1时30分驶入270航道，以便于5时前后发起攻击，特此提议。”

几乎就在接到米切尔请示的同时，通信参谋送来一条刚刚截获的重要信息。“刺鲈”号潜艇正在频频与珍珠港潜艇部队司令部互通情报，似乎双方都没收到对方发出的电文。斯普鲁恩斯认为，这表明日军舰队很可能就在附近，这条信息极可能是一份敌情报告。实际上，“刺鲈”号艇长卢米斯少校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巡逻位置而已。

斯普鲁恩斯认为米切尔的看法过于轻率，日军除了直奔战场外肯定另有所图。此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来袭日军舰队并非一支，保证运输船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针对米切尔的提议，斯普鲁恩斯于19日0时30分做出回复：“你在船间通话信息中提出的改变并不可取。我认为，‘刺鲈’号的暗示要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急电中的内容更为准确。倘果真如此，保持目前状态才是最佳选择。日军仍可能采取迂回战术，对此不可掉以轻心。”这一决定让米切尔和伯克无比恼火，却无可奈何，也使斯普鲁恩斯后来饱受非议并一直延续至今。

作为罗斯福的钦差大臣，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明显赞成斯普鲁恩斯的做法。他认为如果米切尔执意将麾下兵力分成进攻和防御两部分，则“马里亚纳猎火鸡大赛”就不会取得那么辉煌的战果。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莫里森在著作中一贯通过刻意诋毁别人来抬高斯普鲁恩斯。在记述中途岛海战时，他甚至否认弗莱彻的战术指挥权，来突出斯普鲁恩斯的光辉形象。老酒认为不能忽略一大背景：莫里斯著书立说时身份是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当时的院长正是斯普鲁恩斯。莫

里森能得到总统青睐并获准以文职少将身份到一线观摩战斗，他在博取领导欢心方面必然有独到之处。

作为“征粮者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与手下大部分航母舰队指挥官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击沉几艘敌军舰艇那么简单，后来他向随军记者解释说：“这是多月以来日军舰队首次大举出动。我们当然希望找到他们，如果能够将其摧毁，将会大大缩短战争进程。但我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塞班岛的登陆船只，‘征粮者行动’的目标是夺取岛屿而非击沉敌舰。要想完成这项使命，特纳两栖部队对第五舰队至关重要。因此，除非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有能力占领这座防守严密的岛屿，否则，与舰载机飞行员的凌云壮志相比，联合远征军的安全更加重要。”特纳和霍兰肯定赞成这种说法。

有人提出，日军若采用“迂回战法”，就不难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但斯普鲁恩斯并不认可这种看法。就他所知，美军飞机直到此时还未捕捉到日本舰队，难道明天就一定能发现？——事实上，第二天果真没能发现。但他清楚，拒绝米切尔西进寻敌，将使自己为尼米兹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概率大大降低。

斯普鲁恩斯最后一次拒绝了米切尔的西进建议，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部里简直炸开了锅。伯克对上述决定感到怀疑。当晚，他和助理吉米·萨奇中校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米切尔起草电文，试图让斯普鲁恩斯改变主意。“我们写了数十封电报，”萨奇后来回忆说，“一封比一封措辞强硬。最后我写道，‘如果不让我们前去迎战，我就不干了’！”米切尔对部下的抱怨充耳不闻，尽管他曾多次向上级建议，但眼下他还是选择禁止部下违抗命令。他叮嘱伯克，不准任何人发出那些电报。“如果换成我是司令官，一定会发出去的，伯克也会。”萨奇很不服气地说。一名随军记者这样写道：“低级军官开始小声议论，胆子较大的几个甚至在窃窃私语，‘如果是哈尔西将军在这里，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18日深夜，斯普鲁恩斯询问特纳：“我计划早上向西接敌。你能躲避36小时，转移你的运输船到东侧安全区域，让我寻求一次决定性舰队决战吗？”此时，特纳肯定想起了两年前登陆瓜岛的那个夜晚。相比弗莱彻而言，斯普鲁恩斯顶住压力，所做的已经够多了。他当即爽快地回答：“完全可以！”

“马利亚纳猎火鸡”

斯普鲁恩斯拒绝米切尔西进使第五十八舰队完全处在只能防御、无法进攻的尴尬境地。虽然憋了一肚子火，但该干的事儿一刻也不能耽误。根据米切尔的命令，19日凌晨1时24分起，里夫斯少将第三大队“企业”号放飞了15架“复仇者”和10架“地狱猫”，对方位245度—270度海域实施600公里夜间雷达搜索，毫无结果。上述25架飞机于6时15分前全部安全返回母舰。

4时30分，美军舰队行驶至北纬14度30分、东经143度40分位置。米切尔再次下令对185度—345度区域实施325公里搜索。率先起飞的是“约克城”号4架“地狱俯冲者”和4架“地狱猫”，他们以1架轰炸机搭配1架战斗机的编组方式出发。5时55分，莱尔·克拉克上尉的“地狱猫”在距特混舰队370公里、方位283度击落日军1架零式水上侦察机。6时50分，他在距舰队570公里、方位283度又击落1架同种机。第四组战斗机飞行员詹姆斯·菲斯特少尉在7时35分、8时10分，分别击落日军零战和九七式鱼雷机各1架。

与此同时，“黄蜂”号也派出“地狱猫”和“地狱俯冲者”各2架实施侦察任务，毫无结果。“列克星敦”号派出由5架“地狱猫”号、9架“复仇者”组成的搜索队伍。4时31分，“埃塞克斯”号起飞战斗机和轰炸机各3架执行搜索。战斗机飞行员约翰·斯特兰恩上尉6时25分和41分分别击落日军1架零式水上侦察机和1架“天山”，“地狱猫”飞行员詹姆斯·贝尔少尉和俯冲轰炸机克利福德·乔丹中尉联手击落日军零式水上侦察机1架、九七式鱼雷机2架。“卡波特”号战斗机飞行员也在舰队以西56公里击落1架“彗星”侦察机，另1架日机快速逃逸。

接连爆发的空战表明，对面日军也在进行同样的侦察行动。既然已有零星空战发生，他们的距离不会太远。5时20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抵达北纬14度37分、东经143度40分位置，米切尔下令改航向为250度，航速15节。

19日凌晨1时15分，“巴拉德”号出动5架PBM“水手”进行搜索。方位225度—265度搜索距离600公里，265度—275度530公里。负责245度—195度区间的H.阿尔勒上尉在距舰队620公里处用雷达探测到了日本舰队。阿尔勒立即转到基本频率试图发送目击报告，但该线路上没有电台确认收到。阿尔勒又尝试通过其他线路发送，同样无果。垂头丧气的阿尔勒只好掉头返航，当面递交接敌报告。当斯普鲁恩斯收到这封报告时，已是8时14分了，阿尔勒给出的敌舰方位已过去了6个多小时！经确认，阿尔勒给出的位置与珍珠港情报中心通过无线电测向测出的位置基本是一致的。

即使仅仅以20节航速行驶，6小时也足够日军舰队向某一方向移动220公里以上，这一情报显然已失去实际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拿到这份报告，”参谋长穆尔感慨地说，“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很可能会凭借夜色掩护接近敌人，于19日凌晨发起攻击。”鉴于斯普鲁恩斯将保护登陆船队视为第一要务，穆尔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猜测而已。

水上飞机搜索不但毫无结果，1架返航“水手”在靠近加拉潘锚地时，被一支由4架“地狱猫”组成的分队发现。飞行员误将其认定为日军飞机，2架“地狱猫”不由分说上前就是一通扫射，水上飞机1名机组成员丧生。这架被打得千疮百孔的飞机在水面降落后险些沉没，所幸最终得到援救，幸存者被接上救生艇。与中途岛海战表现出色的一众“卡塔琳娜”相比，“水手”在“征粮者行动”中的表现不能算出彩。

7时30分，“邦克山”号雷达发现，关岛上空出现一批不明身份目标。“贝露森林”号战斗机中队科林·奥夫兰上尉率领一个四机分队立即奉命从关岛西北150公里处巡逻空域前往岛屿上空察看情况。他们在距特混舰队170公里处发现日军机群，并很快遭到4架零战攻击。第一次遭遇战中，美军击落日机2架。他们随后遭到10多架零战围攻，奥夫兰摆脱敌机立刻爬升获取高度。由于日机数量远超预期，奥夫兰呼叫大队支援。更多来自“贝露森林”号、“卡波特”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的“地狱猫”赶来。但当美军援兵到达作战空域时，那些日机却神秘消失了。

此后一小时内，美军雷达再次探测到西南130公里有大批不明目标飞往关岛，那是从南方诸岛或特鲁克前往增援关岛、罗塔岛的日军战机。美军3个特混大队各出动12架“地狱猫”前往拦截，一场激烈空战随之爆发。战斗一直持续到一小时后所有战斗机被召回母舰为止。美军宣称击落日军战斗机33架、轰炸机5架，剩余日机在关岛奥罗特机场降落。

上述日机并未前往攻击美军舰队，他们的目的在于吸引敌人注意力，分散他们的防御力量，为小泽舰载机发起突袭，拉出空挡。但美军航母和执行防御的“地狱猫”实在太多，抽调区区36架战斗机并未削弱他们的防卫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日军陆基战机出现时间过早，完成截击的“地狱猫”可以从容飞回母舰，加油挂弹后再次上天，迎击小泽舰载机的挑战。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再次想起中途岛海战：南云刚刚吃下中途岛陆基航空兵烙下的前5个“烧饼”时，航母舰载机奉上的3个“烧饼”就接踵而至，之间几乎没有间隔——美军这种无缝对接并非因为组织严密，纯属误打误撞。但在今天，日军陆基战机和舰载机的出击存在很大间隙，米切尔可以从容消化角田的“烧饼”，坐等“小泽”烧饼的到来。

与美国人的茫然无措相反，小泽一直清楚美军舰队的大致方位。日本人19日清晨的侦察工作显然比对手更加出色。根据小泽头晚下达的命令，3时30分到45分，位于最前方的栗田舰队陆续弹射了16架水上飞机——“金刚”号、“榛名”号、“爱宕”号、“鸟海”号、“摩耶”号、“能代”号各1架，“高雄”号、“利根”号、“筑摩”号、“熊野”号和“铃谷”号各2架，前往西方水域实施第一相搜索。日军侦察很快取得效果。5时45分，负责十一号线“熊野”号二号机机长兼侦察员田中正次郎报告说，发现“敌军舰载机数架”，随即与舰队失去联系。这架飞机是被戈登·谢尔曼中尉的“地狱猫”击落的，另外他还击落“天山”1架。

为配合第一机动舰队的攻击，3时45分，角田第一航空舰队分别从关岛第一、第二机场出动11架和3架战机，攻击了位于塞班岛以西的美军运输船队，毫无结果。为了在与日军航母舰队交锋前彻底消除近在咫尺的威胁，米切尔下令出动攻击机，扫荡关岛和塞班岛的陆上机场，完全压制了两岛已几乎不存在的日军航空部队。

6时29分，负责九号线“熊野”号的一号机发回重要报告，“发现敌军舰队，航母存在与否不详”。1分钟后，该机补报敌舰队中有“战列舰4艘，其他舰艇10多艘，航母情况不明，航向正西，位于塞班岛264度，距离290公里”。7时10分，该机补报“敌舰队有4艘大型航母”。

与此同时，负责七号线“能代”号侦察机于6时30分发回接敌报告，“发现含航母在内的敌军舰队，航母数量不明，航向南西”，该机随后与舰队失去联系。由于这架飞机最早发出有关美军航母的信息，小泽特意将机长兼侦察员滨田金稔、飞行员田端节及永冈惣一郎的“光辉事迹”通报全军，各晋升两级军衔。除田中和滨田机之外，出动实施第一相搜索的日军水上飞机另有7架或失踪或被美军击落。

大型水面舰艇水上飞机起飞之后，4时20分，大林第三航空战队出动了执行第二相搜索的13架九七式鱼雷机——“千代田”号5架，“千岁”号和“瑞风”号各4架，带队军官山下正幸。本次搜索在损失了包括山下本人在内的8架飞机后，一无所获。

4时15分到20分，小泽领军的第一航空战队放飞10架“彗星”和2架“天山”，执行第三相搜索任务。由小山田丰领军的情报队奉命向东搜索990~1070公里，侧距75公里，搜索基准50度。“最上”号重巡洋舰也弹射了2架零式侦察机，协助航母舰载机实施第三相搜索。统算起来，19日清晨小泽共放飞侦察机43架，形成3个相互交错、大小不同的扇面。从图上看去，真像一张滴水不漏的搜索网，在这一区域存在的美军舰船均无法藏身。在此前几次航母对决特别是中途岛海战中，日军往往吝于派出足够数量的侦察力量而错失先机，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有得必有失，毫无疑问，从航母出动的飞行员无一不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泽的攻击力量。

负责三号线的“彗星”先是在6时15分与美军舰载机迎头相遇，巧妙躲开对方攻击后继续向前飞行，于8时45分发回接敌报告，“发现敌军1艘大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1艘战列舰和5艘驱逐舰”。8时55分，该机再次遭5架“地狱猫”围攻和驱逐舰炮击。这名日军飞行员还真顽强，死里逃生的他在9时30分中断搜索任务，13时30分在雅浦岛机场降落，命可真大！在8时40分发回接敌报告的还有负责十五号线的1架“彗星”，这架飞机随后降落在关岛机场。其他日机没有新发现。日军本次搜索损失了负责五号线的零式侦察机和负责七号线的“天山”，“最上”号水上飞机同样未能返航。

6月19日的天空阴云密布，强劲的东南风速度达10米以上，天气对日军非常有利，连最让他们担心的“彗星”也能安全起飞。第二航空战队旗舰“隼鹰”号上，航空参谋奥宫看到，飞行队长阿部善次、分队队长久我纯一及众多飞行员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奥宫可没他们那

么轻松，他知道大部分飞行员在40多天时间里都没离开过甲板，他们能完成长距离极限飞行并成功投雷抛弹吗？奥宫实在缺乏信心。

虽然黎明前的3次搜索损失43架飞机中的21架，但到7时15分，小泽已积累起足够的有关美军航母舰队方位的信息。被发现的敌军舰队与大林第三航空战队距离约550公里，与第一、第二航空战队距离则为700公里。对缺乏充分训练的飞行员来说，后一距离未免太大，能否准确捕捉到目标尚属可疑。如此距离即使以280公里的时速飞行，飞抵敌舰上空也需要至少两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敌军位置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小泽和奥宫一样担心，那些“菜鸟”能够发现敌舰并顺利发起攻击吗？

战机稍纵即逝，此刻小泽已别无选择，他决定立即发起进攻！

“大风”号舰桥上，小泽、古村和众参谋神情肃穆，目光炯炯。所有人都毫不怀疑，这将是帝国海军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也许是又一次对马海战。在首批攻击机起飞之前，第六〇一航空队司令官入佐俊冢登上舰桥，拍着胸脯向小泽等人慷慨陈词：“各飞行队斗志昂扬，誓死报中途岛一箭之仇！”

天已大亮。“大风”号桅杆上，“Z”字战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日军9艘航空母舰甲板上，密密麻麻地排满了等待出击的战机。这是继1942年11月圣克鲁斯海战之后，机动舰队首次向强大的对手出击。大部分飞行员是首次参战，但依然像前辈那样，吃完出击前的丰盛早餐，留下遗书、指甲和头发，戴上象征吉祥与幸运的千人针，在地勤人员的注视下，面带微笑，跨入座舱。

7时25分，随着大林一声令下，最前方的第三航空战队率先放飞了攻击机群。由第六五三航空队飞行队长中道本次郎领军的第一攻击波有战机65架。攻击队根据所在航母各自编组，三个编队组成一个倒“V”字形。“千代田”号机队——战斗轰炸机14架、战斗机4架、

“天山”2架——飞在最前方，“瑞凤”号机队——战斗轰炸机15架、战斗机6架、“天山”2架——飞在左后侧，“千岁”号机队——战斗轰炸机15架、战斗机4架、“天山”3架飞在右后侧。在大林等人注视下，攻击机群向美军航母舰队所在海域隆隆飞去。

7时45分至8时02分，小泽领军的第一航空战队出动了本次战役日军最大的一个机群：由128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波包括战斗机48架、“天山”27架、“彗星”53架，总指挥是第六〇一航空队飞行队长垂井明。8时05分，完成编队的庞大机群从“大风”号上方一掠而过，在3500米高度沿75度方向绝尘而去。第二攻击机群将首先飞越栗田前卫舰队上空，然后循第一攻击机群航向朝美军舰队飞去。

1架“彗星”鱼雷机上，飞曹长水越良一记录了机群出击时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我们在8时整开始起飞。一号舰‘大风’号最先。排在前面的战斗机还没滑行一半甲板就已腾空。我们‘瑞鹤’号也开始一架接一架放出战斗机。比战斗机更重的俯冲轰炸机紧接着起飞。飞行员一边快速滑行，一边向挥舞着帽子欢送的水兵挥动戴白手套的右手。在27节风速的庇护下，我们还没滑到舰首就已升空，滑行时的震动也消失了。我回头看了太阳旗最后一眼，收回起落架，确认飞行状态，把白色手套扔出舱外。”

9时开始，城岛第二航空战队开始放飞49架飞机组成的第三攻击机群——其中战斗机17架、战斗轰炸机25架、“天山”7架。其间，小泽再次接到第三波侦察机发回的报告，在清晨发现的敌机动部队以北又出现一群美军航母——其实那是特纳领军的登陆船队。小泽于9时12分命令城岛，第二航空战队攻击队转移目标，直接攻击新发现的美军航母。根据这一电令，由石见丈三率领的29架飞机径直转向北方。可能由于未能收到更改的新命令，中岛玳率领的20架飞机仍朝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所在位置疾驰而去。

两年以来，机动部队首次出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击队。先发制人的打击已经开始，美国人还没有发现自己，一个类似对马海峡或珍珠港那样的大捷即将重演。小泽率一众幕僚满心欢喜地目送攻击机群出发，殊不知，一次致命的危机正从水下不断迫近。

5月29日，美军潜艇“大青花鱼”号开始执行第九次战斗巡逻。6月19日7时03分，潜艇浮出水面巡航。13分钟后，空中出现数架日军俯冲轰炸机的影子——它们很可能是之前出发执行搜索的日机——“大青花鱼”号不得不紧急下潜。7时50分，艇长詹姆斯·布兰查德少校从潜望镜中惊喜发现，前方12000米出现了一支庞大舰队，其中至少包括1艘航母、1艘巡洋舰和数艘舰种不明的舰艇。少校知道目前自家航母都在塞班岛近海，这一海域出现的航母无疑属于日本人。运气来了！

布兰查德迅速拉响战斗警报，下令潜艇左转加速进入272度航行。在跟踪了5分30秒后，布兰查德再次发现2艘大型航母和数艘驱逐舰。此时他的潜艇正位于1艘大型航母——少校尚不知那正是小泽的旗舰“大风”号——329度方位，于是选择这艘航母作为攻击目标。8时01分，“大青花鱼”号在8200米距离锁定目标。1分钟后，1艘驱逐舰突然驶入航母和潜艇中间。小小的一艘驱逐舰显然无法满足布兰查德的胃口，他命令潜艇向北航行，直接从驱逐舰前方驶过。

8时04分，“大青花鱼”号与目标距离拉近到4800米。布兰查德向右转了50度，以使鱼雷航迹与目标成90度垂直。此时“大风”号右后舷有2艘驱逐舰，行驶在左后方的1艘巡洋舰距航母约5500~7300米，空中还有数架执行反潜巡逻的飞机。强敌环伺，布兰查德清楚自己只有一次出手机会。8时09分，他断然下令发射鱼雷。6条鱼雷从艇首鱼雷管激射而出，直扑前方的装甲航母“大风”号。

日军正在放飞攻击机群，几乎所有人眼睛都盯在空中，没人发现水面上突然划出的几道白线。实际上“大青花鱼”号瞄准镜出现故

障，鱼雷射出时出现偏差。“大风”号正以27节迎风疾驰，布兰查德的前4条鱼雷从舰尾一掠而过，只在航母巨大的尾流中留下了几条白色痕迹。第一中队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小松幸男不经意间看到了不断接近的鱼雷航迹，他当机立断，驾驶“彗星”向正在不断逼近航母的鱼雷发起自杀性俯冲，成功地在距航母仅100米处撞上鱼雷。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海面上腾起了一条冲天水柱，小松机和鱼雷同归于尽。鉴于该机组奋不顾身保护航母的英勇行为，小松和侦察员国次万吉被通报全军并获晋升两级军衔。

两人的奋勇献身并未最终拯救“大风”号。8时10分，布兰查德的第六条鱼雷准确命中航母，位置是第54号肋骨右舷水线以下的航空汽油箱。剧烈爆炸导致有人重重撞向舱壁，有人从扶梯上滚落下来。技术大佐盐山策一旋风般冲进防控指挥所——他是以造船专家的身份到航母上来的，带有核查“大风”号受攻能力的特殊任务。

底舱跑上来的一名水兵报告盐山：“仅升降机受损，其他并无大碍。”有重装甲庇护的“大风”号果真不同凡响，区区1条鱼雷对一艘“不沉的军舰”能起多大作用呢？雷击不过使它航速暂时降低到24节而已。听了盐山的伤情报告，舰长菊池朝三长出了一口气，旋即下令在桅杆上升起一面信号旗：“本舰战斗航行无碍，请大家放心。”

布兰查德的鱼雷还是给“大风”号造成了伤害。因距离中雷点太近，航母前部升降机因剧烈震动电力中断，停在半途动弹不得。当时“大风”号第一攻击波已经起飞，地勤人员正在执行将第二攻击队从机库提升至飞行甲板的任务，这项作业被迫中断。小泽催促损管部门尽快修复升降机，最大限度地恢复航母战斗力。损管队员七手八脚从士兵舱搬来了木架、桌子——包括食堂的餐桌——等材料，手忙脚乱地将破洞堵住。就在抢修工作进行的同时，小泽用旗语发出命令，“大风”号部分飞机向“瑞鹤”号上转移，并由后者接收“大风”号已经出发的第一波飞机。

日军航母周围有大量驱逐舰存在，布兰查德机警地选择发射鱼雷后迅速下潜。声呐员已为每条鱼雷的航迹记录了时间，前5条鱼雷倒计时结束后，声呐员没有听到鱼雷撞击军舰发出的巨响。布兰查德禁不住有些懊丧，这次攻击很可能功亏一篑。8时11分，日军“初月”号等3艘驱逐舰猛扑过来，向潜艇投下深水炸弹。无数炸弹翻滚而下，几乎与第六条鱼雷同时炸响，潜艇水兵到底也没弄清第六条鱼雷是否命中目标，抑或这只是一种巧合。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条唯一命中的鱼雷为那艘号称不沉的战舰打开了地狱之门。凭借强壮的身躯，遭到雷击的“大风”号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小泽仍在舰桥上镇定自若地指挥作战。除留下一艘驱逐舰继续攻击潜艇之外，小泽率舰队主力继续向东航行，以缩短攻击机群的返航距离。美军第六条鱼雷带来的可怕后果所有人都没预料到。

横须贺军港内，“大淀”号上的联合舰队司令部里人声鼎沸。“妙极了！”一名年轻参谋激动地说，大家相信美军航母舰队这次一定会被歼灭的。草鹿对前线战事并不像小泽那样信心十足，对第一机动舰队的超远距离攻击，他是持保留意见的。一名拳击手如果将手臂伸得太长，就会减弱打击的力度。不过受周围乐观气氛的感染，草鹿并未将担忧写在脸上。大多数人认为小泽十之八九能赢，前线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两小时过去了，前线发回的消息让所有人大惊失色：“‘大风’号遭敌鱼雷攻击，略受损伤。”丰田一言不发。大家面面相觑，草鹿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更坏的消息还在后头。

东京军令部作战室里，伊藤次长大声唱着《远方》的曲调。航空参谋源田实认为，“真有点像击剑那样危险”。大多数参谋在庆贺，“太好了”，“干得漂亮”。航空参谋铃木荣二郎扬眉吐气地大声说：“真伟大，国家得救了！”已经有人高喊准备酒菜，大家都在期待小泽能够用胜利报中途岛的一箭之仇。

攻击机群飞抵敌舰队上空大约需要3个小时。东京、横须贺及“大凤”号的参谋们紧张地守候在电台旁边，倾听前方传来的消息。攻击部队指挥官理当发出“立即编队，准备突击”或“全军突击”的命令，可大家等了又等，前方依然音信皆无。众人的心逐渐变冷，安心变成了担心。

小泽的战术设计并无大错，但当天运气并不在他这边，最倒霉的就是他亲自领军的第一航空战队。仅出发过程中，第六〇一航空队就有多达8架飞机因引擎或其他故障中途返航。想当初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时，由渊田美津雄和友永丈市领衔的两个攻击机群总数292架飞机只有1架出现事故，可见今天日军舰载航空兵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8时40分，当垂井领军的攻击机群飞越前卫舰队上空时，竟然遭到友军异乎寻常的“热情招待”。机群距前卫舰队尚有90公里时，第三航空战队“瑞凤”号雷达就已探测到它们，发出“发现敌机”的信号。“利根”号瞭望哨发现约80架飞机从45公里外飞来，“虽努力识别，然而未能判明为己方”。在“铃谷”号率先用主炮开火之后，“利根”号8时36分也开炮了。部分舰只本来考虑可能是友机在犯躊躇，但正如俗语所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看到友舰纷纷开火，大家也争先恐后跟着射击。管他是谁，打完炮再说。

直至8时43分，“利根”号才觉得似乎不太对头，在打出22发三式弹后停止开炮，但显然已经太晚了。到底还是人家当过旗舰素质高，“大和”号最早发出“是我方机群，各舰注意”的紧急信号。这日本人真成迷糊蛋了，美军舰队远在东方塞班岛近海，从西边背后飞来的能是美国人吗？

“瑞鹤”号的水越良一再次详细记述了遭友军误击的尴尬一幕：“在向东进击航途中，我们看到了前下方前卫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8时40分，‘大和’号出现在左机翼下方。突然前方出现了晃眼的

弹幕，那竟是自己人打过来的。附近的战斗机和鱼雷机队立即出现了混乱，已经看到有飞机掉落，浑蛋！我实施了5分钟规避动作，甩开了来自‘大和’号等舰的弹幕。此时不但身后的第六中队不见踪影，肩负协同攻击任务的鱼雷机队也不见了。更严重的是，护航战斗机也没了影子。现在只有我们9架‘彗星’孤独飞行，去的地方据说是由‘格鲁曼’组成的铜墙铁壁。但射击我们的是自己人，我们就是生气也没有办法。”

日军高射炮素以射程近、准头差著称，在历次防空战中击落敌机屈指可数，这次打自己人却显出了高水准。短短3分钟内，就有2架日机被当场击落，另有8架受伤返航。扣去之前中途返航的8架飞机和撞击鱼雷的小松机，日军第二攻击波真正飞向美军的只有109架。战斗还未真正打响，日军最大的攻击机群已经损失了15%的攻击力量。

8时23分，第七大队李中将收到“南达科他”号舰长拉尔夫·里格斯上校通过TBS发来的紧急报告：“185度方位发现不明身份目标，距离120海里。”4分钟后，“阿拉巴马”号舰长弗雷德·柯特兰上校也发来了类似消息：“方位265度，发现‘鬼怪’约50架，距离125海里，‘天使24’或更高，完毕。”前文说过，美军暗语以“天使”代表1000英尺，这表明日机飞行高度约为7300米。

不明机群来自西方，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日本人。敌机正在快速逼近，李中将立即将上述情况向米切尔做了汇报。米切尔通过TBS迅速回应：“收到，请提供其他资料以便确认。”9时05分，李再次通过TBS报告米切尔：“上述报告已得到‘衣阿华’号确认。”米切尔立即命令四个航母大队司令官：“通知你们在关岛上空的战斗机，‘嘿，土包子！’”此乃美军发现敌机来袭的暗语。两分钟后，米切尔再次发出补充命令：“派尽可能多的战斗机升空！”考虑到飞行甲板上那些已经加油挂弹的攻击机可能给航母带来隐患——南云在中途岛的教训

同样教育了美国人——9时15分，米切尔第三度发出命令：“立即放飞甲板上的攻击机，将其调往部队以东待命。”

身材矮小的米切尔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开口也轻声细语，发布命令时远不如大嗓门的哈尔西威风气派。平常他一般坐在舰桥后部一张钢制的扶手椅上，面朝舰尾，光秃秃的脑袋上戴着一顶渔夫鸭舌帽。这一时刻，拉得很低的帽檐几乎将眉毛全遮住了。发出上述指令之后，米切尔脸上露出一丝“狞笑”，扭头问身边一位参谋：“小伙子，你激动吗？”不等参谋回答，他已开始自嘲：“我的确非常激动！”此刻，指挥室外凄厉的警报声四面响起。

9时15分至22分，美军五个特混大队相继拉响了空袭警报，迅速排出了5V航行序列，护航巡洋舰和驱逐舰围绕航母排出环型阵。当时美军舰队呈倒F形阵势，第一、第三、第二大队从北至南位于右侧，第四、第七大队在左侧占位。四个航母大队各相距22公里，第七大队和第三大队相距28公里。此外，第一〇六驱逐舰分队“蒙森”号、“特文宁”号、“亚纳尔”号、“斯托克姆”号4艘驱逐舰在托马斯·伯罗斯中校率领下脱离大队，在第七大队前方37公里处占位，充当雷达警戒舰并组成第一道防空线。

9时23分，美军15艘航母全部转为逆风航行，放飞甲板上的战斗机。美军快速航母共有“地狱猫”479架——护航航母另有66架——此刻执行空中巡逻的战斗机仅74架。在之后一段时间内，15条飞行甲板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地勤人员立刻忙碌起来，被人们形象比喻成“有条不紊的忙乱”。蓝衣蓝帽的机械员、黄衣黄帽的信号员、绿衣绿帽的阻挂钩员、紫衣紫帽的轮挡员及红衣红帽的消防员四下跑开，在最短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战斗机升入空中。8分钟时间内，140架战斗机紧急起飞，空中盘旋的“地狱猫”很快超过200架——8分钟升空140架战机的世界纪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日军中途岛海战的一大败因，除了负责空中防御的战斗机数量不足，还在于它们缺乏统一指挥。各航母根据需要自主放飞尽可能多的战斗机，飞行员根据各自判断自主迎战，从来没人考虑派往某个方向的战机数量多少才最合理，应该留出多少战机应对随时出现的危机。当美军来袭机队足够多，且来自不同高度、不同方向时，日军因防御饱和出现漏洞最终酿成惨败。圣克鲁斯海战以来，20个月过去了，美国人利用这段时间不但改进了他们的飞机，也完善了海空协调战术。米切尔下属五个大队各配备了一名战斗机引导官——第一大队是“约克城”号查理·李奇微上尉，第二大队是“邦克山”号迈耶斯上尉，第三大队是“企业”号詹姆斯·特鲁兹戴尔上尉，第四大队是“埃塞克斯”号温斯顿少校，第七大队是“华盛顿”号肯德尔上尉。上述五人由米切尔旗舰“列克星敦”号引导官约瑟夫·埃格特上尉统一指挥，负责向日机来袭的各个方向派出适当数量“地狱猫”，留下一定数量的预备队防备随时出现的意外。在本次作战中，这几个小伙子的经验、技能和判断力将在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他们在战术层面上控制着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对决。19日的战斗表明，美军这种防守战术非常有效，几个年轻人不辱使命，使美国人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总调度埃格特战前是纽约的一名股票经纪人，这天是对他管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股票经纪人的最大本领就是能迅速读入多个数据，快速心算并据此进行决断：买或卖、数量、价格、时机。战斗机引导官的工作与此非常相似，他们从雷达和地图上读入数据，对敌我速度、距离、时间进行心算，最终做出多少战斗机奔向哪个空域的决定并迅速发出指令。美国海军很早就发现股票经纪人是最好的引导官人选：他们具备在不稳定情况下管理消耗性资源（钱或战斗机）去实现复杂目标（多种股票搭配和多个空域平衡）的冷静和判断力。这场航母之战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信息战。

在航母交战这项复杂的军事艺术中，通信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从前几次航母的对决中能够看出，信息传递不及时或失误，甚至直接决定了战役的成败。即将发生的战斗对美军来说略早了些，他们正在升级无线电设备，四个航母大队只能共享两个战斗机引导频道。在引导官发布战术信息或引导指示时，飞行员必须停止对话，切换到这两个频道上来。当天的战斗结果表明，美军通信工作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引导官与飞行员，以及飞行员与飞行员之间，可以清晰地交换标准指令或回答。“吃一堑长一智”，甚至“不吃一堑也能长一智”，才是美军的最可怕之处。

远方飞来的，正是中本领军的日军第一攻击机群，此时距美军舰队已经不到110公里。如果双方全速对进，5分钟后空战就将打响。依靠这点时间，“地狱猫”很难爬升到足够高度占据有利攻击位置，情况万分危急！“敌人飞机实在太多，”参谋长伯克说，“小伙子们一次怎么也打不完。”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天空出现了异常诡异的一幕。日军机群忽然停止前进，在原地兜起了圈子。关于这一延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美国战史专家巴雷特·蒂尔曼的观点是，日军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直到此时才开始向飞行员分配攻击任务，因而造成了致命的耽搁。更多人认为是日军飞行员技术欠佳，机群突然出现混乱，不得不盘旋10分钟重新编组队形。老酒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先后在“苍龙”号、“瑞凤”号、“瑞鹤”号、“祥凤”号上服役的中本可是参加过包括偷袭珍珠港在内多次战斗的“老鸟”，断不至于犯下如此幼稚的错误。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日军这种延误带来的后果都是致命的。

最先与日机交火的是“卡波特”号战斗机中队。该中队绰号“刀斧手”，每架飞机机身上都画着一把飞刀，飞行员的座右铭是“横刀杀敌”。事实证明，美军轻型航母的战斗机飞行员虽然出手机会不

多，但在战斗中的表现一点也不比重型航母的同伴逊色。9时15分，詹姆斯·斯图尔特上尉率6架“地狱猫”在舰队285度、100公里空域与25~33架零战迎头相遇。持续8个半小时的激烈空战，就此拉开序幕。

拥有高度优势的斯图尔特率先对一架零战发起俯冲，后者连续做半滚倒转机动，试图规避。斯图尔特跟随日机降低高度，从5点钟方向连续开火，将敌机击落。当他重新爬升获得高度后，迎面遇上一架平飞的零战，斯图尔特从12点钟方向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敌机的发动机、座舱和翼根，那架日机起火坠毁。随后，斯图尔特咬住了370米外另一架敌机，从7点钟方向将其击落。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僚机飞行员亚瑟·霍金斯中尉也击落了3架敌机。

“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查尔斯·布鲁尔少校带领两个四机小队赶来增援。9时38分，布鲁尔翻滚进入俯冲，接连干掉1架“彗星”和3架零战。他的僚机飞行员理查德·富勒少尉在遇到一次来自左侧的攻击后与中队长失散。但他很快反应过来，独自向日机发起进攻，声称击落4架零战。该中队其他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15架，其中乔治·卡尔中尉一人就击落5架。不过，他和布鲁尔一样把日军“天山”当作“彗星”了。日军第三航空战队三艘航母的甲板太短，速度不够，派出的第一攻击波中没有俯冲轰炸机。

特混舰队战斗机引导频道里充满了“各种古典式怒吼”——老酒不理解，这怒吼还有古典式，与现代式究竟有啥区别——“地狱猫”以分队或小队为单位纷纷扑向敌机，舰船上的水兵看到远方天空到处都在爆炸，不断有飞机拖着火焰和浓烟坠入大海。接下来的25分钟里，其他中队的54架“地狱猫”冲入战场。

“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威廉·迪恩中校率8架“地狱猫”投入战斗，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爬升到“天使25”高度截击“超过100架敌机”。途中他们先遇到日军攻击机编队，就从高空俯冲而下，一举

击落9架零战和3架“天山”。迪恩本人击落1架零战，丹尼尔·卡迈克尔中尉击落2架“天山”和1架零战，当天跻身“王牌”之列。剩下日机按下机头，俯冲逃离。迪恩率队穷追不舍，不时有日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从空中坠落。

回到“大黄蜂”号之后，被称作“开膛手”的战斗机中队居然直率地认为，这些零战“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好的”。迪恩向航空参谋报告说：“差不多一个小时，我都在战斗中保命。”迪恩与僚机分散后遭到零战攻击，他在击落2架敌机后俯冲逃脱。日军飞行员技术虽差，但一点不缺乏勇敢精神。勒罗伊·罗宾逊少尉的飞机被日军击伤，他顽强地驾机降落在最近的一艘航母上，最后返回“大黄蜂”号。在第一次截击中，迪恩中队没有飞机被日军击落。

日军编队仅仅飞出32公里，就被蜂拥而至的“地狱猫”冲得七零八落。它们分别来自“约克城”号、“考彭斯”号、“普林斯顿”号和“蒙特利”号。“约克城”号航空大队长詹姆斯·彼得斯中校亲自率6架“地狱猫”升空迎战，战斗机中队中队长伯纳德·斯特林少校率另外10架，还有5架自成一队。他们从9150米高空一直追杀到1500米，共遇到35架零战或“飞燕”——美军飞行员识别有误，那显然是“天山”——声称击落其中的30架。理查德·伊斯特蒙德上尉获得4个战果，其他4名飞行员各击落3架。斯特林少校没有部下表现出色，他仅击落2架日机。

战列舰“印第安纳”号主炮炮手乔治·萨雷特如此描绘当时看到的壮观场景：“抬起头，看见我们的飞机暴雨般砸向敌人机群，很快敌机就像雨点般落了下来：有些飞机翻着奇形怪状的跟头，有些凌空爆炸，有些着了火，还有些在空中碎成几块。我看见一个三机编队中的一架飞机撞上了它的两架僚机，三架飞机一同转着圈儿，栽了下来。中弹日机纷纷拖着浓烟坠向海面，就像一支粗大的铅笔正在天空胡乱涂抹一样。”

“卡波特”号上，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罗本·温斯顿少校和两名少尉飞行员同时冲向甲板上最后一架可以起飞的“地狱猫”。跑得最快的少校纵身跃进座舱，在提升高度时，差点被两架被击落的日机砸中。3月以来，温斯顿战绩为零，这让他在一众小兄弟面前实在有点抬不起头。可惜他升空太晚了，空中剩下的几乎全是自己的飞机，看来打破“零蛋”暂时无望了。温斯顿急得快哭出来了。

日军第一攻击波中的大部分飞机还未接近美军舰队就已被击落，特别是那些挂载炸弹的零战，在“地狱猫”面前别说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战斗仅持续了数分钟，包括中本——他后来被追晋海军少佐——座机在内的8架零战、31架战斗轰炸机、2架“天山”就被击落。美军仅损失“地狱猫”3架，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欧内斯特·伍德少校的飞机。

只有少数幸存者突破了“地狱猫”构筑的防线。几架战斗轰炸机攻击了第七大队以西18公里处的第一〇六驱逐舰分队。9时45分，正以127毫米主炮对空射击的“斯托克汉姆”号遭到两架零战攻击。舰上水兵知道，战斗机除了扫射，一般不具备攻舰能力。但这次日军零战竟然玩起了俯冲，还真扔下来一颗炸弹，着实把美国人吓了一跳。可惜日军飞行员准头欠佳，炸弹落在驱逐舰前方1000米处。其余三艘驱逐舰也纷纷开炮，“特文宁”号和“亚纳尔”号各击落日机一架。说实话，飞机攻击块头不大、灵活轻便的驱逐舰确实困难，何况日军飞行员大多是新手。

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拉响战斗警报时，斯普鲁恩斯正在甲板上悠闲地散步，对周围一切似乎充耳不闻。舰长艾纳·约翰逊上校咆哮着冲进作战室，要求参谋长穆尔马上将领导拉进来，以便他能对空炮击。斯普鲁恩斯带穆尔和众参谋登上舰桥，观摩日军的第一轮攻击。一架日机掠过舰桥，美军炮手向天空追踪射击，获得命中，那架日机摇摇晃晃，坠落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舰上传来一阵欢呼声。斯普

鲁恩斯一言未发，只轻轻地摇了摇头。全部作战已经交由米切尔负责，他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张椅子上静静地阅读。

众多“地狱猫”起飞之后，从9时29分到45分，美军航母开始放飞轰炸机和鱼雷机以腾空甲板。飞行员得到的指令是“不要挡路、尽可能往高处飞”。他们奉命先飞往岛东安全区域。米切尔后来解释说：“除了战斗机，其他飞机都要从甲板上清空。为保证有大批可全力发挥的战斗机应对持续的战斗，战斗机要轮流升空、降落、加油、补充弹药、维修，以及再升空。为此，特混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逆风航行。”

就在众多“地狱猫”猎杀日机的同时，79架“地狱俯冲者”、28架“无畏式”——全来自“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46架“复仇者”在45架“地狱猫”的护航下，轰炸了关岛机场。遭到多轮空袭的关岛基地向小泽拍发提醒电报：“本日10时之后，连续有敌机来袭，机场及设施受损严重。”小泽于11时07分收到了这份报告，他感觉遭受重大打击的角田部队已不可能给予自己更多的帮助。

因无法穿越由“地狱猫”和高射炮构筑的双重防线，少数幸存日机只好将攻击目标锁定为最前方的第七大队——不是不想攻击航母，而是实在飞不过去。让美军飞行员略感欣慰的是，扑向水面舰艇的日机大多数是零战，通常情况下它们是不具备攻舰能力的。没想到这些“战斗机”并未在高空盘旋实施掩护，而是像轰炸机那样直接俯冲下来。9时45分，两架日机从“明尼阿波利斯”号右后方突入，巡洋舰和驱逐舰“卡宁厄姆”号立即开炮阻击。日机于9时49分投下的1颗近失弹在巡洋舰28号肋骨前、右舷3米外爆炸，将船体炸出了175个小破洞，3名水兵受伤，爆炸引发的小火灾旋即被美军扑灭。发起攻击的两架日机，一架当场被击落海中，另一架中弹，拖着长长的黑烟快速逃逸。

日机近在眼前，“印第安纳”号战列舰上，刚才还在看热闹的萨雷特紧张起来了。后来，他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左舷！发现目标！一号炮塔开始转动，主力舰用406毫米主炮直接向来袭敌机前方开火，那些飞机钻进一堵水墙后就不见了。水幕射击是我们对付敌军鱼雷机的绝活儿，用大口径火炮向来袭敌机投雷航线上开火，靠弹着点掀起的水柱吞没对方，这一战术是中途岛海战时‘阿斯托利亚’号重巡洋舰首创的。在水墙后面，配备有先进火控系统的127毫米高射炮、40毫米博福斯高射炮和数量众多的20毫米厄利孔高射炮，为日军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我们被炮弹爆炸的烟团和散落的金属弹片包围。3架日机接连被我们击落。烟雾散尽之后，海上重归平静，只剩下敌机的残骸还在水面上熊熊燃烧。驱逐舰和巡洋舰开始到处搜寻幸存者。”

第七大队最倒霉的当数“南达科他”号。9时48分，4架日机同时向战列舰发起进攻，“南达科他”号第一、第三号炮组发起反击。1分钟后，1架日机突然脱离机群，突破美军战斗机拦截，从战列舰左后舷以40~50度角俯冲，在100米高度投下炸弹。这颗250公斤炸弹穿过甲板，在上甲板和主甲板之间轰然炸响，军官起居舱瞬间不知去向，好在里边当时没人。爆炸当场造成27人阵亡、23人受伤。这架零战很快被战列舰高射炮击中，坠落在右前舷5500米处。11时14分，舰长拉尔夫·里格斯上校通过TBS向李汇报：“左舷75号肋骨处被一颗炸弹命中，轻伤，战斗力未受影响。”

“圣弗朗西斯科”号遭到3架零战攻击，3颗近失弹分别落在前方、后方和右舷之外，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9时50分，正在对日机猛烈射击的驱逐舰“赫德森”号前部40毫米弹药库突然被1发127毫米炮弹击中——炮弹无疑来自友舰——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为防止弹药库被诱爆，炮手立即向库中注水。10时，该舰罗盘出现故障，11分钟后恢复正常。

在“地狱猫”和高射炮火力的双重阻击下，日军第一波攻击以惨败告终。返航飞行员报告说，击落美军战斗机4架，“1艘航母可能大破起火”，另有1颗炸弹命中1艘重型航母。

实际上，美军损失了3架战斗机，3名飞行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考彭斯”号乔治·马森堡少尉、“普林斯顿”号伍德少校和范·卡特少尉。伍德战前是一名颇具天赋的钢琴家，喜欢弹奏《月光奏鸣曲》，其海军学院的同学弗雷德里克·巴德沙尔少校火线接替中队长职务。在日军第一轮进攻中，没有1艘美军航母遭到攻击。日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44架战斗轰炸机折损31架，14架零战仅6架返航，7架“天山”2架被击落或失踪。如此看来，美军飞行员上报的战绩带有水分，这在激烈争斗的战场也属正常。最关键的是，他们成功挫败了日军的第一轮攻势。对美军来说，现在远不是庆祝的时候，更大的危机已接踵而至。

由于通信不畅，小泽无法及时了解第三航空战队第一攻击机群的覆灭，他满心希望他们能够吸引美军的注意力，为主力机群的进攻扫清障碍。第二攻击机群刚出发不久，第一航空战队第三批侦察机发回了新消息，关岛西南130公里又发现一支美军航母舰队。实际上，日军飞行员发回的位置有误，他们发现的仍然是米切爾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小泽据此断定，美军快速航母舰队主力已全部暴露，有必要集结所有剩余力量将这支新出现的力量一网打尽。10时刚过，小泽命令第一、第二航空战队出动了第二波飞机——这是当天日军放飞的第四个攻击机群。

10时20分，第一航空战队18架飞机开始起飞，由大尉千马良人领军的队伍包括零战4架、战斗轰炸机10架、“天山”4架。因“大风”号升降机仍在维修之中，需要将部分攻击机转移到“瑞鹤”号上，千马机队起飞反比第二航空战队第二攻击机群晚了几分钟。

10时15分，城岛放飞了第二攻击机群。首先起飞的是宫内安则率领的20架零战、29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3架“天山”。10时30分，由阿部善次带领的第二个机群也出发了。作为一名参加过偷袭珍珠港的“老鸟”，阿部带领的9架“彗星”——它们是奥宫费尽心机从军令部争取来的——被视为第二航空战队之精锐，一向被小泽和城岛寄予厚望。当初偷袭珍珠港时，阿部就是“赤城”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现在静静地躺在珍珠港海底的“亚利桑那”号，就是被阿部率队击沉的。锡兰海战中，日军5分钟内击沉英军2艘重巡洋舰，成就了江草隆繁的半世英名。其实阿部在那次战斗中的表现一点也不比江草逊色。他率领的17架俯冲轰炸机投出的炸弹居然有16颗命中，命中率高达94%。后来阿部调“龙骧”号任俯冲轰炸机分队长，现在是“隼鹰”号飞行队长。他随后的表现只能用“窝囊”来形容。

大林第三航空战队因载机较少，只能在回收第一攻击机群后发起攻击。在收罗败归的残部之后，大林勉强凑出5架零战、9架战斗轰炸机和5架“天山”，准备在中川健三的带领下发起新一轮攻击。但小泽认为，栗田前卫部队舰船众多，有必要留下少许飞机执行空中防御，断然叫停了这次出击。

截至19日11时，小泽已放飞了自己的所有攻击力量。他此刻的心情与1942年6月7日上午9时中途岛海战时的弗莱彻少将颇有几分类似。至少从目前看，一切都在按他的战术计划顺利进行，接下来就看飞行员的表现了。日军的4波攻击共出动舰载机312架。记述这段历史的日本史学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样大的飞行队，在日本航空母舰部队史上是空前的。在以国家命运相赌的舰队决战中，动用如此大的兵力是完全合适的，它确实是全体官兵希望之所在。”

粉碎了日军第一轮攻击之后，主战场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10时07分，一个更大的机群出现在美军的雷达屏幕上——那正是由垂井明领军的一个攻击机群。在意外遭遇友军高射炮打击之后，第一航空战

队第一攻击队在10时15分开始爬升，10时45分爬升至6000米。他们在10时40分准确捕捉到美军航母舰队。垂井明和俯冲轰炸机分队指挥官平原政雄几乎同时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

因为有了应对第一轮攻击的铺垫，美军此次阻击显得更加从容。战斗机引导官向舰队西部上空派出的“地狱猫”达到了惊人的162架，日军攻击机群有109架飞机——当天最大的规模一轮空战瞬间打响。

“作为掩护塞班作战我军特混舰队的一部分，6月19日上午，我们都做好了对付超过400架日机的充分准备。敌机分成几个大群飞近时，被我们的雷达及时发现。停在甲板上的战斗机立即起飞，前往增援已在空中盘旋的制空巡逻队。我当时是‘列克星敦’号12名执勤飞行员之一，接到出击命令后，我们很快就起飞了。”亚历山大·弗拉丘中尉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他已击落12架敌机，是所有舰载机飞行员中成绩最好的。

当弗拉丘加大油门准备爬升以获取更好的攻击高度时，突然发现飞机出现故障。格鲁曼公司每月可生产500架“地狱猫”，它们大部分被派往太平洋战场。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更换飞机的政策非常宽松，一旦发动机出现老化现象，飞机将被毫不犹豫地推进大海，连废铁都不回收。虽然这次攻击有可能成为他参加过的最重要的行动，但弗拉丘万万没想到，飞机竟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他一边驾机挣扎着向上爬升，一边看中队长保罗·布伊少校率8架飞机冲向高空，把自己远远地甩在后面。在距“列克星敦”号96公里处，大约有70架敌机分列在4800~6000米高空。弗拉丘只好原地待命，他发现风挡玻璃上出现了一大片油迹，说明发动机出现漏油。

在咒骂运气太差的同时，弗拉丘发现40公里外有3架敌机，于是加速飞了过去。“当时我觉得冲着空战引导官那紧张的语调，那里敌机应该不止这3架。”果然，他在左下方找到一大群排队飞过来的日机，

数量至少有50架！“我的肾上腺素立刻开始飙升，心想，这个盘子里的饼干足够所有人吃了，这是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弗拉丘选好位置对几架“彗星”发起攻击，短短几分钟就击落3架。在谈到击落第三架飞机时，他说：“有那么一瞬间，我差点为那个敌人感到难过。”

此时他距舰队已经很近，敌机实在太多，还是有少数日机冲向舰队。弗拉丘向排成一系列纵队的3架“彗星”飞去。第一架日机发起俯冲时突然冒烟，它被驱逐舰高射炮命中。他看到一架日机朝一艘驱逐舰发起俯冲，就冲过去在日机下降大约1/5高度时将其击落。“我想，一定是打中了它的机载炸弹，虽然飞机爆炸屡见不鲜，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惊心动魄。我急忙拉动操纵杆，避开散落的碎片和飞溅的火球，然后用无线电报告，‘击落第六架！前方还有一架敌机，正冲向一艘战列舰，我猜他到不了战列舰附近’。”他话音刚落，那架日机已经在空中炸开了花。

弗拉丘向四周望去，似乎天上除了自己，只有其他“地狱猫”了。“我环顾四周，空中似乎只剩下一些‘地狱猫’。我扭头望向我们出发的方向，在长达35英里的范围内，水面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浮油，空中烟雾弥漫。让人难以置信，这是短短8分钟空战留下的战场。这8分钟是我毕生最难忘的一次航行。”

弗拉丘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觉得从个人角度讲，已经算为珍珠港报仇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非常生气。在向航母返航时，他的飞机遭到友军防空炮火射击。他打开识别器，又从正确的方向靠近，按规定做了两个朝右360度盘旋，“这些动作看起来对那些打红了眼的炮手来说，什么都不算，我不记得我在无线电中用了什么脏话才制止了这种笨蛋行为，我想应该不会太糟糕”。他不知道，由于大批飞行员在上空盘旋，试图辨认自己应该降落的航母，情况变得异常混

乱。有报告称，至少有一名日军飞行员企图在美军航母上降落。不过，最后弗拉丘还是安全降落在甲板上。

战斗尚在激烈进行之中。那些降落下来的美军飞行员接下来又是一阵忙乱。他们旋风一般奔向待命室，胡乱喝上几口菠萝汁，凭借印象向情报官讲述任务完成情况，听完简单的情况介绍后，浏览一下黑板上的通知，接着返回飞行甲板等待下一次出击命令，以提高本人和所在中队的总成绩。一名战地记者感慨地说：“从他们的态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所参加的不是一场战斗，而是某种迅速、刺激的比赛，就像马球或冰球那样。”

米切尔中将的旗舰“列克星敦”号搭载了大量战地记者——斯普鲁恩斯官儿更大，但他对记者一向不太欢迎甚至厌恶。弗拉丘在填写维修报告时，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其中一人曾看到，当弗拉丘的飞机掠过舰桥时，小伙子向米切尔比了一个“六”的手势。有人举起相机，让弗拉丘再表演一次。这名“穿刺王”仰望天空，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双手竖起六根手指显示战果。在这次传奇的空战中，弗拉丘8分钟内用360发子弹击落6架日机，相当于每次每挺机枪只打出10发子弹。他的队友们合力击落了16架。

当弗拉丘兴致勃勃地向中队长汇报战果时，布伊少校的话对他不啻当头一棒：“祝贺你，你被禁飞了。因为你在战斗中私自离队单独行动。”在与地勤人员交谈之后，布伊得知弗拉丘是由于飞机故障才脱离编队，他来到弗拉丘的舱室，送给他一瓶上好的威士忌美酒表示歉意。

“埃塞克斯”号航空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早餐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只喝了一杯橘子汁。接到敌机来袭的消息，他亲率11架“地狱猫”升空加入阻击行列，他们已经飞到第七大队以西80公里处。麦坎贝尔小队攻击了飞在“天山”之上的“彗星”，其他两个小队的8架飞

机则在高空与零战缠斗。麦坎贝尔跃马挺枪，直取日军鱼雷机队。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儿。中校一口气打下来5架“彗星”，“其中1架几乎就在我脸上爆炸”。有一点也许令人惊讶，麦坎贝尔是个大烟鬼。他不仅会在飞行员待命室里抽烟，即使是身处6000米高空，戴着输送易燃纯氧面罩的他，时不时还要来上几口。地勤人员特意给他钉了一个小型铝制容器，专门用来存放香烟。19日上午，他几乎没有机会抽烟。在击落第五架敌机之后，麦坎贝尔环顾战场，那是一幅让他永远无法忘怀的壮观场景，“坠落的日机在水中激起一连串水花，还有四周五颜六色的降落伞”。战争结束时，麦坎贝尔以34个战绩成为海航第一号王牌，获授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普林斯顿”号上，执行完巡逻任务的巴德沙尔少校正躺在甲板上享受日光浴，突然接到了紧急起飞的命令。他带着两个四机小队火速起飞。这次起飞是如此匆忙，以至于他在爬升到3000米时才绑好了降落伞绳索。巴德沙尔如此记述这次空战：“我们爬升到4260米时，发现一大群有零战护航的日军轰炸机，接下来混战开始了。护航零战仍然对拦截者没有反应，我记得我有两架击落。第二架是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它俯冲逃跑，我在追到大约2100米高度时把它打起了火。这时空战已基本结束，天空中点缀着许多燃烧和坠落的飞机，还有降落伞和舰队高射炮的闪光。我感觉日本人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燃油限制的约束。”

不到20分钟的外围战中，超过70架日机被击落，美军仅损失“地狱猫”6架，阵亡飞行员3人。虽然美机在空战中占尽优势，但日机数量实在太多。正如伯克所言，小伙子们即使长了三头六臂，也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敌机扑打干净，约30架日机拼命突破了“地狱猫”的拦截。为避免日机分散突围攻击美军航母编队，蓝身白腹的“地狱猫”只能像牧羊犬一样簇拥在日军机群周围，一旦有日机试图脱离编队，就冲上去将它击落。日军机群步步进逼，空战也从外围一路打到

舰队上空。现在抵御日军空袭的任务就落在了内层防御的巡逻战斗机身上。

这些飞行员早已摩拳擦掌，等待大打出手刷数据了。“企业”号战斗机飞行员戈登上尉就是其中一员，他率领一个四机小队拦截了4架冲向“企业”号的“天山”。戈登后来这样写道：

“当日军飞机接近时，我们的航向为250度。这回，在战列舰队西南10~15英里处，我望见我们侧下方有4架敌机飞来。我们向上面报告说他们是‘彗星’。此时我们的高度约15000英尺，右边还有几架好像带副油箱的零战。我们没有去管他们，因为除了我们，这些零战伤不着任何人。我们选择了比较有威胁的目标，就是那些带鱼雷的飞机。我们追着敌机从南面接近我们的战列舰时，我击落了1架‘彗星’。在低空我们又击落了一架。此时舰队射来的防空炮火已十分密集，弹雨搅浑了离舰队中央5英里的水面。在离海面50英尺的超低空，我开始向第三架敌机射击。密集的炮火和溅起的水柱一眼看不到边际。忽然，那个日军飞行员投下鱼雷，随即右转躲避炮火，我就在此时将它击落。我怀疑那个日本人投雷时是否进入了射程。第四架鱼雷机逃跑了。那两架日机投下的鱼雷没有打中任何东西，一条在巨舰尾流中爆炸，另一条不知去向。或许那个缺乏经验的飞行员真的在慌乱中还没进入射程就投下了鱼雷吧。”

少数日机摆脱攻击，侥幸逼近美舰时，必须面对美军航母和护航舰只的防空炮。10时54分，“黄蜂”号八号20毫米炮组发现右后方出现3架飞机，其中2架似乎是友机。唯一那架“彗星”从舰岛右后方发起突击，航母3个炮组同时开火，一口气打出282发炮弹。那架“彗星”投弹后飞到“黄蜂”号前方，但已中弹起火。此时航母前高射炮火控塔指挥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号127毫米双联炮塔，朝日机打出30发炮弹，这架“彗星”坠落在航母右前舷11000米外。它投下的炸弹虽未直接命中，但爆炸产生的碎片造成水兵亡1人、伤4人。

11时01分，2架日机突然钻出云层，从“邦克山”号左后舷方向发起俯冲，接连被航母高射炮火击中。第一架被127毫米炮弹生生扯成两截，分别坠落在航母右前舷和左后方。第二架先是被40毫米炮弹击起火，随后又被20毫米炮命中坠毁。两人分别从两架飞机上跳伞。位于航母左后方的“比洛克西”号看到两架“彗星”来袭，迅速组织127毫米炮、40毫米炮、20毫米炮迎击。日机投下的1颗炸弹获得近失，落在航母左舷二号升降机后侧15米处，剧烈爆炸激起一条冲天水柱，导致航母轻度进水，后部输油管被飞溅的弹片切断，第一、第二待机室和另外一间舱室起火，二号升降机暂停运作。舰上水兵亡2人、伤84人，其中22人伤势严重。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同样遭到日机攻击，它于10时55分和10时58分，分别击落“天山”和“彗星”各1架。斯普鲁恩斯和众参谋正在舰桥上观摩战斗，那场景看上去蔚为壮观，被摧毁的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拖出道道黑色线条。对日军那架鱼雷机的攻击，参谋长穆尔感慨地说：“他的鱼雷朝一个方向飞去，他本人朝着另一个方向跌落，而一侧机翼则飞向了第三个方向，你真该听听水兵的欢呼声！”

3架日机从低空突入第三大队上空，试图向“普林斯顿”号发起攻击。1架“彗星”被“企业”号高射炮击落，另外2架“天山”向“普林斯顿”号右舷投射鱼雷，被该舰右舷高射炮火击落。11时02分，1架“天山”再次突入该舰右舷投射鱼雷，它一侧的机翼被打掉，坠落在航母前方460米处。10时59分和11时02分，“列克星敦”号和“蒙彼利埃”号分别击落1架鱼雷机和轰炸机。此后，向功勋战舰发起攻击的1架“彗星”和3架“天山”被“企业”号系数击落。初次在战场亮相的日军战斗轰炸机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作为攻击机来说，它们实在太脆弱了。

11时14分，1架“天山”从4600米外以贴近海面高度逼近“印第安纳”号右舷，在战列舰7门127毫米炮的猛烈打击下在距舰90米处中弹

起火。日军飞行员突然拉起作短距离转向，继而下滑一头撞在战列舰右舷水线45号肋骨处，被反弹到另一侧沉没。一些碎片飞溅到甲板上，导致5名水兵受伤。“衣阿华”号遭到1架“天山”的攻击，但日机投下的鱼雷在战列舰右前舷1500米处爆炸，战列舰的反击并未将该机击落。此外，“新泽西”号、“明尼阿波利斯”号、“南达科他”号、“阿拉巴马”号、“新奥尔良”号、“圣弗朗西斯科”号遭到零星日机骚扰，并无大碍。

美军舰队安然无恙，而日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17架“天山”无一幸存，46架“彗星”只有5架逃出生天，48架零战中的16架返航。在战后提交的战斗报告中，麦坎贝尔中校形容当时的情景：“无数火焰、油污几乎组成了一条直线，沿着敌军空袭的航迹绵延长达10~12海里。”

除了战机的损失，日军为数寥寥的“老鸟”如飞行队长垂井明，分队长平原政雄、岛田雅美、川添利忠、酒见郁郎、仁礼精利、田中义亮、深川清、山形不美夫、八木丰、铃木敏夫等人悉数在空战中毙命。长期为渊田美津雄引导高空水平轰炸的阿曾弥之助，也随被击落的“天山”沉入大海深处。

在抵御当天规模最大的这轮空袭中，美军参战的各中队均取得不俗战果。“埃塞克斯”号3名少尉飞行员共击落9架“彗星”和4架零战，加上麦坎贝尔的5个战绩，10架“地狱猫”取得18个击落纪录。但日本海军航空兵并非完全待宰的羔羊，拉尔夫·福尔茨少尉在击落2架“彗星”后，不得不冒险让发动机超负荷运转，才侥幸甩掉一架紧追不舍的零战。克劳德·普朗特少尉更惨，一名技术出众的日军飞行员紧紧咬住了其飞机的尾巴，射出的机枪弹连连命中，直到另一架友机赶来把日机驱走，普朗特才得以摆脱窘境。他返回航母后，地勤人员在他的飞机上数出了150个弹孔，“格鲁曼制铁厂”果真名副其实。换

成日军零战，估计早被打下去八回半了。另外，雷德尔少尉的飞机未能返航。

美军飞行员经常把“彗星”和“天山”搞混，导致上报的战绩有些混乱。但不可否认，他们的顽强防御，成功粉碎了当天日军最大的一轮攻势。那些训练不足的日军飞行员根本无法同美国同行相提并论，他们化成了弗拉丘口中“长达35英里长的斑驳烟火”。空中绚丽的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列克星敦”号上，战斗机飞行员内夫少尉激动得手舞足蹈，无法自持，禁不住高声喊道：“这多像我们家乡的‘猎火鸡’大赛呀！”说者无心，听着有意，中队长布伊少校将这句话记了下来，随后经在场记者广为传颂。从此，这次最大规模的海空对决，就以“马里亚纳猎火鸡”之名而闻名。

“猎火鸡”是美国的一句俚语，指一种打靶娱乐游戏。射击者离靶子二三十米远，射中的奖品是一只冻火鸡。赢得奖品非常容易——就像考试时我们选择中国的首都是上海还是北京，纯属照顾情绪的送分题——所以美国人把一方像泥靶子一样站着不动，只会挨打的一边倒式胜利，称作“猎火鸡”。这一俗称含有十足的讥讽意味，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天空战的实际状况。1964年6月19日，在纪念本次作战三十周年的老兵聚会上，一名参加过当年作战的飞行员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万千：“哦，光荣的6月19日，一次多么完美的狩猎旅行！”

“大风”号上，小泽一直未能收到攻击队发回的报告。11时，他致电带队指挥官垂井明：“攻击结束否？”其时垂井已在战斗中毙命，一名“彗星”飞行员回电：“10时45分轰炸结束，效果不明。”

“大风”号在11时27分收到了这份报告。由于缺乏可靠消息且不知道前两波攻击队已近乎全军覆没，小泽仍然期望能在20日可以“乘胜追击”。他命令各部：“战果相当大之时，将于明日黎明时分接近马里亚纳岛链附近，再行航空战击破敌航母群之大部，并遣前卫舰队击灭

敌攻略部队。如判明第一次攻击战果较小，机动部队暂时向西撤退，整备兵力及补给，以期再度决战。”

日军第一航空战队、第三航空战队的攻击机群虽然并未取得显赫战果且损失惨重，但好歹找到了敌人，他们飞蛾扑火式的攻击至少把美国人弄得手忙脚乱，惊出他们好几身冷汗。相对而言，城岛第二航空战队的的第一攻击波——总数第三个攻击机群——的表现只能用懦弱或窝囊来形容。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日本海航不但在装备和技术上大大落后，连惯有的精气神都似乎不存在了。

11时35分，石见率领的29架飞机钻出浓密云层之后，在右90度、74公里外发现一支含有2艘“加利福尼亚级”战列舰的美军舰队。由于接到的任务是攻击美军航母，石见干脆放弃进攻，向90度方向继续飞行。但当他们在11时45分抵达指定海域时，海面上空空如也，连美军航母的毛都没看见一根。石见继续进行搜索，11时55分依然无果。石见的失误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却使自己意外避开美军防御最强的正面。12时整，石见试图改变方向转而攻击之前发现的战列舰，前方突然闪出多达40余架“地狱猫”的影子。

石见很可能眼花了，前方飞来的只是“大黄蜂”号的12架“地狱猫”。日机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美军飞行员毫不畏惧，尤金·雷蒙德中尉从6100米高空俯冲而下，随着机枪嗒嗒嗒的声响，一架零战坠落。雷蒙德垂直爬升发起第二次攻击，但是未能命中目标，那架零战突然从正面爬升，使他射出的子弹脱靶。雷蒙德接着从3600米下降到600米高度，咬住一架零战，将它击落。

保罗·多尔蒂少尉和威廉·勒夫日中尉与3架零战缠斗，将其中2架击落海中。约翰·奥布里恩中尉和厄灵·扎斯克中尉俯冲攻击了位于4600米高度的15架零战，击落其中1架之后，其余日机快速逃逸。两人感觉日军飞行员的斗志已经完全丧失。

实际上，此时日军不过损失了6架零战和1架“天山”，但犹如惊弓之鸟的石见眼看“地狱猫”大举来袭，就紧急转往235度方向撤退。石见曾三度等待离队飞机前来会合，但他的攻击队已处于溃散状态。12时30分，等不来友机的石见径直率队返航，16时45分在第二航空战队的3艘航母上降落。中岛率领的20架飞机在70度方位、360公里处同样未能发现美军舰队，和石见一样直接掉头返航，14时在航母上降落。和前两个攻击机群相比，石见机队损失最小，原因在于他们主动避战，根本没发生像样的战斗。

12时19分，1架掉队的零战突然钻出云层，悄然接近了哈里尔少将的第四大队。未等美军做出反应，日机突然向“埃塞克斯”号投下炸弹，落点距航母右前舷仅18米。日本人的运气实在太差——中途岛海战时，贝斯特上尉同样仅用1颗炸弹就终结了“赤城”号。12时20分和25分，“新泽西”号和“衣阿华”号分别发现有零战被“地狱猫”追逐至第七大队范围之内。“新泽西”号在2架友机分头撤离之后才向被追击的日机射击，将其击落在后舷之外。根据时间推算，这些飞机应该来自石见机队。

日军的进攻一浪接着一浪。14时前后，日军最后一个攻击机群逐渐接近了美军舰队。遗憾的是，他们竟然跑错了方向，飞到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以南180公里、关岛西南150公里水域。未能在海上发现目标之后，日军机群分成三部分。千马的18架飞机直接掉头返航，阿部的15架飞机飞往罗塔岛——其中3架中途掉头返回航母。宫内的50架飞机因燃油不足向关岛飞去。

15时23分，阿部率领的小机群在飞往罗塔岛途中竟阴差阳错地绕开了“地狱猫”构筑的防线，突然闯入蒙哥马利第二大队上空。日机改变方向，向“黄蜂”号、“邦克山”号和“莫比尔”号轻巡洋舰发起进攻。“邦克山”号再次被1颗小炸弹命中，损伤轻微。在美舰的高射炮火打击之下，9架日机未能返航。阿部不待确认战果就快速脱离战

场飞往罗塔岛那个仅有一条跑道的小机场，他身后已没有1架飞机。除了1架受伤的“彗星”在关岛机场降落，其余10架踪影皆无。毫无疑问，它们已为美国佬晋升王牌做贡献了。

当阿部对准跑道准备降落时，“啪啪啪”，身后突然扫过来一排机枪子弹。阿部纵身跃出座舱，那架“彗星”一头栽进丛林之中。跳伞的阿部被岛上海军警备队救起。因第一机动舰队铩羽而归，阿部无法返回母舰。美国人对罗塔岛弃而不攻使阿部最终成为幸运者。1944年10月15日，在罗塔岛百无聊赖、成天对天空骂娘的阿部晋升少佐，因军衔最高成为岛上海军部队最高指挥官，一直到日本投降。阿部活到2007年4月7日90岁时才去世。晚年他改名阿部善郎，频频往来于日美之间，和往日的敌人一起探讨海战中的技术问题。

15时49分，宫内率领的50架飞机渐渐接近了关岛，飞行员纷纷丢掉炸弹准备降落。恰在此时，30架“地狱猫”从斜刺里突然杀出——它们来自“约克城”号、“考彭斯”号、“埃塞克斯”号、“大黄蜂”号和“企业”号。日军飞行员未曾料到在家门口也会遭到伏击，一场遭遇战在关岛机场上空轰然打响。猝不及防的日机毫无招架之功，“企业”号理查德·德瓦恩中尉带领的四机小队正处在绝佳的攻击位置，它们10分钟内击落日机11架，德瓦恩本人击落4架。大部分美军飞行员获得战绩，50架日机当场被击落31架。另外19架飞机挣扎着在机场降落，但跑道刚刚遭到美军轰炸弹坑密布，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大部分损毁，无法修复继续投入战斗。

在向航母返航的途中，千马的18架日机又有9架被紧追不舍的美机击落，5架在途中迫降或在降落后报废。日军第四攻击波的85架飞机，寸功未立，折损数竟达到了惊人的73架。所幸小泽和城岛当时还不知道，要不两人一定会当场哭晕过去的。

从7时30分“贝露森林”号派出战斗机群，前往关岛上空确认敌情开始，到16时前后残余日机在关岛降落，这场规模空前的海空大战，足足打了8个半小时！从7时25分开始，小泽连续出动4个攻击机群共327架战机，前往攻击美军舰队，损失竟高达221架，仅106架飞机幸存，它们几乎未对美军航母造成任何伤害。战斗中，美军损失飞机23架，另有6架因故障坠毁，阵亡飞行员14人，上述数字还包括被友军击落的1架！

“地狱猫”在19日大显神威。后来一直在罗塔岛赋闲的阿部，在回忆当天的战斗时，感慨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天空中有那么多的‘格鲁曼’。”

战斗打响之前，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航空参谋威廉·威德海尔姆中校曾下了1000美元的大赌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赌日本机动舰队会主动发起进攻，美军战斗机不一定能挡住他们的进攻。米切尔旗舰“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飞行员们纷纷下注，赌自己肯定能粉碎日军的进攻。现在让威德海尔姆头疼的是，他不但输掉了一大笔钱，还必须去核对赢他钱的那些人声称的击落数。各中队上报总结中声称击落数多达354个，这还不包括派去执行搜索任务的“复仇者”的声称数。“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参与了对日军第一、第二、第四攻击波的拦截，他们以68.5个声称数在各中队中名列第一，此外还有12.5个疑似击落。排名第二的是“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他们声称获得45个战绩，后来修正为51个——飞行员们说，这都是换了倒霉舰长勃朗宁带来的好运。“列克星敦”号飞行员上报的战绩为46架，至此他们的总战绩达到134架，暂列各中队总成绩榜首。接下来是“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的37架，连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都上报了30个战绩。

不可否认，超过2/3的战绩由重型航母飞行员取得。在此之前，米切尔往往用重型航母的战斗机为攻击机队护航，让轻型航母的战斗机

执行舰队上空的巡逻任务。轻型航母的小伙子对此一肚子意见，因为之前很少有日军飞机能够飞临航母上空，他们很难取得像样的战绩，今天总算逮到出手机会了。不过由于参战较少，他们在实战经验上与重型航母飞行员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水面舰艇防空炮手同样取得不俗的战绩，他们共击落16架日机。“华盛顿”号位于阵列最北方，因视线受阻仅开火一次，在12秒内射出27发127毫米炮弹。在圣克鲁斯海战中有着惊艳表现的“南达科他”号除继承以往霉运之外，他们打出的如雨炮弹达到数万发——127毫米炮弹859发、40毫米炮弹近万发，20毫米炮弹11000发。“阿拉巴马”号和“印第安纳”号各打出去400发127毫米炮弹，后者还打出4654发40毫米炮弹，不但击落1架日军鱼雷机，还将少数炮弹射向友军，造成“圣弗朗西斯科”号2名水兵负伤。它本身也遭到友军炮弹的误击，5名水兵负伤。“哈德逊”号驱逐舰舰桥被1发127毫米炮弹击中——日军舰载机是没有这种炸弹的，造成2人丧生、6人受伤，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舰队初步总结显示，各中队共有365个声称击落数和15个地面击毁数。米切尔的报告中，这一数据变成了388架：战斗机210架、俯冲轰炸机93架、鱼雷机43架和其他机型10架，另有19架被高射炮击落，13架飞机在地面被摧毁。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19日的防空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44年6月太平洋区域作战》中，尼米兹对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当天的作战不吝赞美之词：“他们的防御完全有效，在日军攻击波持续被有规律且精准地摧毁时，我军受到的损失相当轻微。”但珍珠港给出的数字又不一样，总战绩402架：空中击落366架，防空炮击落19架，地面摧毁17架。事实证明，要准确统计战场数据非常困难。相对而言，击沉军舰数较易统计，战机数次之，至于人数就更困难了。不管数据到底多少，反正经过6月19日的无情猎杀，和角田第一航空舰队一样，小泽第一机动舰队同样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

当天美军“地狱猫”的飞行超过400架次，其中超过290架次与敌机有过接触。6名飞行员因获得5个以上战绩成为“一日王牌”，他们中有3人来自“埃塞克斯”号。麦坎贝尔中校在两轮作战中击落日机7架。中队长查尔斯·布鲁尔少校和乔治·卡尔中尉各击落5架。“大黄蜂”号罗素·赖泽尔上尉战绩5架，威尔伯·韦伯少尉击落6架，疑似击落2架。两人战绩的取得相对容易一些，他们在关岛机场上空联手击落了11架正欲降落的日机，敌人甚至没有任何躲避动作。“列克星敦”号的弗拉丘战绩6架，加上之前的12个战绩，弗拉丘暂时以18个战绩位列所有飞行员之首。另有10名飞行员战绩4架，19名飞行员战绩3架。原本认为是剑拔弩张的一场决斗，最终变成了飞行员刷新数据的特殊场所。也许正因为战斗呈现一边倒状态，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母对决远没有中途岛海战那么有名。

6名“一日王牌”取得的33个战绩中，只有5架是零战。这一结果客观反映了当时的战场形势。如果美军战斗机冲入日军机群，无论是老旧的九九式、九七式，还是新型的“天山”和“彗星”，都不足以在“地狱猫”的攻击中保命。零战自保尚且不足，更不要说为攻击机提供保护了。但如果它们能在较远距离上发现对手并快速逃逸，“地狱猫”还真的很难追上。不过，这种做法意味着完全放弃攻击任务。日军飞行员虽然技术不行，但掉头逃跑这种事儿，大多数人还是不屑干的。打不过是水平问题，不打就跑是态度问题。

战果统计出来之后，无论米切尔还是小泽——后者当然过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均大吃一惊。美日空战损失比竟然高达1：10，日机生还率仅28%，美军舰队的损伤又是何等轻微！谁会想到，仅一年半之后，美日海军航空兵的实力悬殊竟达到如此地步！对这一巨大差距，人们一般将其归结为双方装备和飞行员素质的差异。这固然是造成戏剧性结果的主要因素，但这难道就是美军完胜的全部原因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再来回顾一下两年前的中途岛海战。当时美军攻击机群几乎没有战斗机掩护，日军舰队上空的格斗，实际上变成了当时称得上彪悍的零战和美军“无畏式”和“蹂躏者”的交锋。当时的结果却是美军寻隙形成突破，日军舰队遭受重创，败走麦城。本次日军攻击机群却很难从美军防空体系中找到明显漏洞。毫无疑问，美军全胜的背后另有其他原因。卓越的空战指挥无疑是美军取胜的第一功臣。米切尔在作战报告中道出了空战指挥的两大原则：“第一，尽一切努力确保每次引导足够数量的战斗机去拦截日军空袭机群；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尽一切努力确保留下足够战斗机去应对下一轮空袭。就是说，不在一轮战斗中将力量用尽。

这两条原则无疑是开战以来历次海空战的经验总结。第一条不言而喻，第二条则是多次惨痛教训的产物。中途岛海战中，日军本来拥有足够数量的战斗机，由于在遭到攻击时把所有战斗机都用来拦截低空美军的“蹂躏者”，结果把舰队完全暴露在高空“无畏式”的打击之下，南云舰队4艘航母全军覆没。在地球另一边，地中海上的英国人也曾犯下类似错误。1941年1月10日，英军战斗机在追击意大利鱼雷机时把航母丢给德国人的“斯图卡”，导致“光辉”号航母中6弹重伤，在美国诺福克船厂住了近一年才“勉强出院”。该舰若非采用装甲结构，恐怕早沉到海底喂鱼去了。

马里亚纳海战中，美军极力避免出现类似失误。以“埃塞克斯”号为例，6月11日战斗打响时，战斗机中队有42架“地狱猫”，在前期战斗中损失轻微。19日日军规模最大的第二波空袭中，他们只有10架战斗机出击拦截，剩余飞机严阵以待，等待随时可能来临的下一轮空袭。米切尔说：“这一时期，战斗机引导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空中巡逻队不间断地补充。一旦上空巡逻的两个战斗机小队中的一个被派去拦截敌机，立刻就会有8架战斗机起飞，以防再有一群敌机出现在雷达屏幕上。”在大群战斗机截击敌机的同时，美军舰队上空仍然保有实力

强劲的巡逻队，航母甲板上也保有相当数量的后备战斗机。毫无疑问，战斗机被引开导致舰队上空门户洞开的危险不会出现在1944年6月的美国人头上。在美军如此严密的防守面前，日军攻击毫无效果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虽然一直未能升空与日军直接格斗，但几名美军战斗机引导官对胜利同样厥功至伟。美军先进的SM雷达系统不但可以测出日军机群的距离和飞行高度，还可以测定两个机群之间的相对高差，从而使战斗机引导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加上19日当天天气状况良好，美军可以在远达240公里距离上发现来袭目标，做出从容应对。虽然本次战役期间美军通信系统尚不完备——四个通道只开通了两个——但这一瑕疵并未对作战造成太大影响。米切尔如此评价雷达工程师们的工作：“四次主要攻击波都在距航母50~60英里之外开始挨我们的打，每次我们的战斗机都能占据足够的高度优势。我们挡住了敌人的全力突袭，没有一艘航母遭重创或被击沉，这是以前历次海战前所未有的。这同时表明，我们在雷达研究、训练和应用方面耗费巨资是完全值得的。日军对我们的电子优势并非毫无准备，他们进攻时曾投下大量铝箔条，试图干扰我军雷达。但这招只在了解对手雷达的工作波长后才能奏效。日军对这一重要情报知之甚少，他们的电子反制只能以失败告终。”

虽然美军战机没能向日军投下一颗炸弹，也没发射一条鱼雷，小泽舰队依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水下潜行的寂寞杀手，潜艇往往需要独自航行数日、数周乃至上月，才能捕捉到一次机会。他们工作一旦出现失误，随之而来的危机就可能把潜艇及艇上的人全部葬送。18日深夜，“刺鳍”号值班军官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忽略了搜索雷达信号，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逼近潜艇。当艇长赫尔曼·科斯勒少校出现在控制室时，值班小伙子已吓得面如土色。

19日5时22分，第二架飞机出现在距雅浦岛不到300公里处。这次潜艇有了足够警惕，在距飞机10公里处发现目标并紧急下潜。科斯勒清楚，不论那架飞机是敌是友，都可能在第一时间向自己投下炸弹，同伴遭友军攻击的实例并不鲜见。当晚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传说的日军舰队不知身在何处。日出之后，6时55分，科斯勒下令潜艇浮出水面，开始向珍珠港发送信息。

10时12分，美国人的运气来了。科斯勒通过潜望镜中发现，6公里外有4架飞机正掠海飞行。声呐员汇报说，同一方位测到了舰船发动机的噪声。科斯勒仔细向这一方向观察，前方出现了无数巨大的桅杆。“这情形实在再好不过了，”科斯勒说，“那一场景美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科斯勒无法看清舰上挂的是哪国国旗，它可能是自己的军舰。他又仔细观察了一阵：“他娘的！一面太阳旗，真大！”他共看到4艘舰艇，从飞行甲板上部的平面雷达发射器来看，其中一艘无疑正是航空母舰，不断有飞机在上边起降印证了少校的看法。那正是日军大型航母“翔鹤”号。如果双方朝同一方向行进，科斯勒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航母。幸运的是，对水下威胁一无所知的“翔鹤”号正朝潜艇迎面驶来，同时不断回收飞机，这正是航母最脆弱的时候。日军航母及护卫舰上的观察哨都在竭力搜索可能来自空中的战机，对来自水下的致命威胁浑然不觉。

航母身边肯定有驱逐舰存在，而且不止一两艘。科斯勒知道自己只有一次出手机会——此时“翔鹤”号身边有驱逐舰“浦风”号和另2艘巡洋舰。他让副艇长和鱼雷军官来到潜望镜前，印证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根据观察，目标舰桥顶部后侧矗立着一块“床垫”状的雷达天线，一架飞机正在起飞，飞行甲板前部排列着不少飞机，那无疑是一艘日军大型航母。三人决定冒一次险。当潜艇潜行至距航母仅剩1100米时，科斯勒断然下达了攻击命令。此时“刺鳍”号航向25度，潜深18米，“翔鹤”号航向为115度，航速25节。

11时20分，第一条鱼雷从艇首激射而出，接着又有5条鱼雷间隔8秒钟冲出鱼雷管。射出第五条鱼雷之后，科斯勒立即下令向载水舱注水。当第六条鱼雷冲出时，“刺鳍”号已经快速下潜。50秒钟后，前方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这种声音很快又传来三次。

科斯勒的第一条鱼雷准确命中“翔鹤”号航空汽油罐。7秒钟后，第二条鱼雷命中三号和五号锅炉舱之间的防水舱壁。第三条鱼雷击中舰桥前方舰体内的弹药库，第四条命中距舰首不到20米的地方。“翔鹤”号老兵杉野守誓如此回忆当时航母被击中时那极其恐怖的一幕：

“船体剧烈晃动了一下，我觉得身子从甲板上被抛起来足足有50厘米高。我是在航母离开基地那天作为飞行专业下士来到舰上的，要对飞行甲板上的所有工作面负责。美军鱼雷炸响时，4根3厘米直径升降机缆绳突然断裂，升降机咕咚一声掉了下来。机体的粉碎声震耳欲聋。不久，在落下的升降机和防水壁之间的狭窄空间里冒出了火苗。我们虽然拼命扑救，但火势还是越烧越大。”

参加过中途岛海战之外所有航母对决的“翔鹤”号，瞬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烈火从被炸开的汽油罐中喷涌而出，一路蹿到舰桥上的飞行员待机室，一些在那里待命的飞行员被烧成重伤。大火迅速穿越机库甲板，引爆了停在那里的刚刚完成加油挂弹的飞机，一系列殉爆将中部升降机彻底炸毁。升降平台从滑轨脱落，几名操作员被当场砸成肉饼。由于正在进行补给作业，燃油管道中充满了航空汽油，火焰立即沿管道迅速蔓延，机库甲板成了一座巨大的焚尸炉。烈火引爆了传送带上排放的各种弹药，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水兵的残肢断臂在甲板上随处可见。

美军鱼雷在航母右舷前部和中部撕开了4个大口子，命中舰首的那条直接洞穿了舰体。汹涌而入的海水淹没了锅炉舱，失去动力的航母发生了严重右倾。为保持舰体平衡，舰长松原博下令向左舷部分舱室注水。水兵矫枉过正，向左舷注水过多，导致军舰向左倾斜，但倾斜

不断扩大的趋势总算控制住了。舰体前部被凿出两个大洞，“翔鹤”号舰首渐渐没入水中。中午时分，失去动力的“翔鹤”号像一头垂死的鲸鱼一样，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渐渐脱离了主力编队。

射出6条鱼雷之后，科斯勒立即快速下潜。仅2分钟后，第一艘日军驱逐舰分两次投下的8颗深水炸弹就在潜艇前方、上方和一侧炸响。很快又有2艘驱逐舰加入攻击行列。在接下来的3小时里，3艘驱逐舰共向潜艇投下106颗深水炸弹，其中56颗相当接近潜艇，着实将科斯勒炸出一身冷汗。凭借灵活的机动，“刺鳍”号仅轻微受损。在躲过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之后，科斯勒发现头顶敌舰只剩1艘。在深水炸弹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声呐员报告说，从鱼雷击中敌舰方向传来其他巨大的“水介质噪声”。13时52分，科斯勒决定冒死上浮，通过潜望镜一看究竟。当发现远方的那艘航母已经烧成火炬时，科斯勒心满意足地潜入水中，向塞班岛近海隐秘驶去。

声呐员听到的“噪声”来自“翔鹤”号的连环爆炸。姊妹舰“双鹤”中，历来有“翔鹤”号为“瑞鹤”号挡枪的说法，珊瑚海海战和圣克鲁斯海战无不如此。但两度严重受伤也为“翔鹤”号的损管队员提供了绝佳的演练机会，他们已成为海军中最具实战经验的损控专家。水兵关闭了通向机库甲板的燃料管线，试图借此控制火势。但命中弹药库的那条鱼雷炸毁了发电机和配电房，导致全舰电力中断，水泵和应急消防设施无法使用。机库甲板消防水管一带烈火熊熊，消防队员无法接近。损管队员甚至抄起手提灭火器和装满沙子的水桶冲向肆虐的大火，但在迅速蔓延的火势面前毫无用处。呛鼻的烟雾笼罩了整艘航母，不断有人因吸入过多有害气体而倒下。海水顺着被鱼雷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很快淹没了前部舱室，舰首开始徐徐下沉。

13时30分，航空燃料和氧气瓶进一步加大了火势，烈火吞噬了飞行甲板，分隔机库的防火板也无法阻止火势蔓延。随着舰首下沉，海水渐渐淹没了前部甲板。一切预示着“翔鹤”号已经无可救药，舰长

松原命令所有活着的人到干舷集合，准备下达弃舰命令。水兵忙着把救生艇和各种可漂浮物抛入水中，“矢矧”号靠上来试图提供援助。舰上火势越来越猛，海水冲入甲板下的大型舱室，航母渐渐竖了起来，甲板上的人纷纷摔倒或滑向前方。一些人跌入已经打开的升降机，掉进下方炽热的火中被烧成灰烬。很快又接连发生了四次惊天动地的爆炸，14时08分至11分，“翔鹤”号船头朝下、船身垂直没入海中，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后消失了。后来一位日本史学家这样写道：“海面上的幸存者开始‘血流满面’地唱起了‘翔鹤’号舰歌。”偷袭珍珠港的6艘大型航母只剩“瑞鹤”号“一枝独秀”了。

“矢矧”号和“浦风”号冲上前去，竭力搭救落水者。被救起者只有可怜的600人，多达1263人随舰沉没——其中水兵887人，第六〇一航空队376人。陪葬的还有2架“天山”、5架“彗星”和3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翔鹤”号下沉时，舰长松原被大水冲下舰桥，他拒绝接受救生艇，誓与航母共存亡。但最终还是被几名水兵强行拖上了“矢矧”号。

就在“翔鹤”号水兵与大火搏斗的同时，“大风”号的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这艘号称“不沉的战舰”只被命中一条鱼雷，伤势看上去并不严重。在内务长土桥豪实的指挥下——颇具戏剧性的是，两年前在中途岛，土桥以运用长身份参与了“赤城”号灭火作业，结果一样——损管队员很快排空了积水，堵住破洞使储油罐不再漏油。只有升降机非一时半会就能修好，这一缺陷只会减弱航母的战斗力，还不至于带来其他致命伤害。

随之出现另一个问题，锅炉使用的轻质原油挥发出可燃性气体，不断从储油罐裂缝中散发出来，随时有被引爆的危险。“大风”号是初次出海作战，舰上水兵缺乏应对临时危机的实际经验。有人提出，最好是打开舰体内部通风口，让可燃气体散布到整个舰体中，得到稀释以降低风险。他们无意中忽略了最重要一点，“大风”号采用的封

闭式舰首，可燃气体虽得到稀释却无法扩散出去。若不能及时放空储油罐避免燃油进一步挥发，舰体内部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临界点只是几小时的事情。12时之后，严禁抽烟及从事任何可能产生电火花的作业都被叫停。

“翔鹤”号沉没后不久，14时32分，几乎在一刹那间，一条火龙自“大风”号舰体中部升腾而起，冲破了坚固的装甲甲板。“反潜！反潜！”甲板上的人声嘶力竭地喊道。从远处望去，只见“大风”号半个飞行甲板被生生从舰体上撕了下来，和甲板上的飞机一起被掀入大海。小泽的旗舰瞬间变得不可收拾。

“大风”号的舷侧隔壁在爆炸中全部震落，火柱从军舰两侧喷涌而出，冲向海面。当时舰上还有未来得及起飞的十余架飞机，它们大多已完成加油挂弹。飞机和机库内的鱼雷和航空炸弹被不断引爆。日本作家福田幸弘在《联合舰队塞班、莱特海战记》一书中，夸张地形容当时的情景：“厚重的甲板如富士山上的鲜花一般自中间轰然绽开！”不过也有人说，这句话是舰桥上的首席参谋大前敏一说的。从“瑞鹤”号上望去，“大风”号上战机碎片和人体残肢“如喷泉般不断飞出”，烧得乌黑的尸体接连被抛入海中。动静之大，连很远处的“隼鹰”号都感觉到了。16时刚过，“大风”号舰尾已被海水淹没，舰长菊池朝三无奈地下达了弃舰命令。

前方攻击机群尚未发回准确消息，大型航母已三去其二，绝望的小泽拒绝离舰，誓与“大风”号同生共死。以小泽的理智——日本投降之后，他以末任联合舰队司令官的身份严禁手下自杀——此举更多是做做样子。跟随他多年的首席参谋充当了类似中途岛海战时草鹿的角色，大前上前告诉小泽：“长官，现在仗还在打，您要换舰继续指挥，直到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参谋长古村同样劝小泽尽快离开，他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很快我们就清楚无计可施。在舰桥上的我被抛到半空，然后屁股着地倒下。鉴于这样的情况，我向长官建议变更旗舰。长官神色悲壮，紧闭嘴唇，一言不发。不过，在舰长和参谋的不断劝说下，长官最终还是决定变更旗舰。然而，大火笼罩着整艘军舰，军舰左倾导致驱逐舰无法横靠。除了使用舰桥后部的小艇逃生，别无他法。在火势直逼脸庞的情况下，进行上述作业绝非易事。负责下达‘放下小艇’命令的传令兵无一生还。最后，舰桥信号兵解开缆绳放下小艇，我带头第一个登艇作为示范，长官及众幕僚随后也上了小艇，一起转移到最近的‘若月’号上。”老酒猜测，此刻小泽肯定想起了两年前的南云老兄。

驱逐舰通信能力有限，小泽于16时06分率司令部成员登上“羽黑”号重巡洋舰，次日14时02分再换乘第一航空战队唯一幸存的“瑞鹤”号航母，其相对良好的通信条件便于小泽继续指挥，毕竟仗还没有打完。

小泽率众离开之后，越来越大的火势引爆了弹药库。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大风”号开始了毫无希望的倾斜，舰尾渐渐没入水中。正在汽油库附近指挥损控的土桥被炸成碎片，尸骨无存。“矶风”号、“初月”号对逃生者展开救援，前者甚至直接靠上航母舰尾实施营救。16时28分，带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限遗憾，“大风”号消失在塞班岛西南920公里，北纬21度05分、东经138度12分海域。包括第六〇一航空队司令官入佐俊冢——他被誉为“海军之宝、陆攻之神”——在内的1650名官兵及3架“天山”、4架“彗星”、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5架零战随舰沉没。对之前信誓旦旦，要报中途岛一箭之仇的入佐来说，这次可谓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且他本人和江草一样再没机会报仇了。不过，随后他获特晋两级为海军少将，也算没白出来跑一趟。

“大风”号舰桥勤务官近藤敏直回忆说，当时舰长菊池拒绝离舰。在目送“矶风”号远去之后，菊池来到后部甲板，用帆布吊床细绳将身体固定住。但在航母沉没时，漩涡卷来的铁片将绑绳切断，菊池在意识不清的状态下被接应军舰救起。被寄予厚望的“大风”号竟如此惨淡收场，尤其他并不属于一条鱼雷即可轻松击溃的脆弱舰艇。事实上，除鱼雷威胁之外，它可谓毫无任何航海战斗缺陷，但致命的缺陷总蕴藏在出人意料之处。尽管日军舰队在19日成功避开了美军战机的打击，但两艘小小的潜艇的攻击竟然取得任何人都没料到的巨大战果。

虽然反潜不力一下子损失2艘大型航母，但小泽并未对战局完全失去信心。第一波返航飞行员报告说，“有敌航母中弹起火”，可见敌人并非完好无损，可能比自己损失更大。大多数飞机未能返航，并不说明它们已经损失，很可能因油料不足直接往关岛或帕劳机场降落去了，这是战前安排好的战术。他们在岛上加油挂弹后，次日黎明将会继续对美舰发起攻击，最后返回母舰。可以说当天日落时分，小泽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中午开始，清晨出发攻敌的少数飞机陆续出现在小泽视野之中。日军残存7艘航母纷纷转向，收容空战中的幸存者。第一航空战队仅存的“瑞鹤”号回收零战15架、战斗轰炸机2架、“彗星”6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2架和“天山”7架，合计32架。城岛第二航空战队收容零式战斗机19架、战斗轰炸机19架和“天山”8架，总计46架。大林第三航空战队收容零战6架、战斗轰炸机7架、九七式鱼雷机6架和“天山”3架，总计22架。加上栗田舰队重型舰船的27架水上飞机，小泽手中还有飞机127架，可堪一战。如果有更多飞机在关岛或其他陆上机场降落，形势对日军来说远非绝望。小泽认为，自己必须待在这里等他们回来——美国人的机会来了。

17时20分，夕阳西下，暗夜即将来临。小泽知道飞行员大多不具备夜间在航母降落的能力，遂决定暂时脱离战场，次日再战。他在“羽黑”号上向各部发出“全军北上”的命令。暗夜笼罩了太平洋，伤痕累累的日军舰队渐渐隐去了行踪。

当天傍晚，裕仁多次询问侍从武官长莲沼藩：“海军战况如何？塞班岛若失陷，下一个就是小笠原，有所准备了吗？”同一时间，内大臣木户将东条和岛田召入宫内，要求他们说明前线的战况，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深夜，军令部作战室也未得到结果，很明显前线作战不太顺利。众人眼神严厉得可怕，反复进行着不祥的预测。深夜，电信课报务员一进门就把装在信封里的电报直接交给值班参谋藤森康男，这同样是破例。岛田进宫还没回来，聚在作战室里的伊藤次长、中泽部长及众参谋唰地围了上来。藤森浏览之后，面部抽搐着，朗读了电报的内容：“两艘航母被美军击沉。”这封由小泽亲自签发的电报，将众人一下子推进绝望的深渊。

23时57分，角田和小泽同时收到草鹿发来的“机密第192357番电”。

一、次日，第一航空舰队将兵力向马里亚纳群岛集中，对敌实施搜索攻击。

二、次日，第一机动舰队进行补给及整顿兵力，损伤船只向本土转移，22日根据战场形势协同第一航空舰队向美军发起新一轮攻击，随后舰载机转至陆上机场继续作战。

三、23日以后，根据战况，以大部分水面舰艇对塞班岛实施扫荡攻击。

此时丰田和草鹿尚不知道，参与“阿号作战”的两支主力部队均已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美军航空兵力几乎未遭多大损失，水面舰

艇同样实力不俗。以栗田舰队抵前攻击，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与美军潜艇的惊艳表现相比，他们的日本同行19日几乎毫无作为。“吕-115”号潜艇声称攻击了1艘“萨拉托加级”航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军该级航母只有2艘，第一代“列克星敦”号已在珊瑚海战沉，正宗“萨拉托加”号远在锡兰，支援英国皇家海军在印度洋上的作战行动。美国人这种慷慨可能是为了对“胜利”号一年前支援哈尔西南太平洋作战的一种回报。现在尼米兹的航母达到两位数——还不含护航航母——调走一两艘无关大局。在马绍尔群岛受伤的“无畏”号，不是还在船厂维修吗？要知道，当初中途岛海战时，美国人修好“约克城”号只用了68个小时。况且，当天美国人的记录中没有航母遭到潜艇的攻击。同日，在塞班岛东南37公里处，日军潜艇“伊-184”号被美军护航航母“苏万尼”号的“复仇者”发现并击沉。

6月19日的辉煌胜利使美军各级指挥官在谋划下一步作战时更加大胆积极。到14时，斯普鲁恩斯意识到日军机动部队可能已丧失了攻击能力，他在15时30分致电米切尔：“如果我们充分准确地掌握日军的位置，那么就在明天攻击他们。如果今晚巡逻飞机向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搜索。否则我们明天必须继续搜索，以保证为塞班岛友军提供足够保护。预定地点应该在空中行动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往西的位置。”

接到命令的米切尔大喜过望，自己终于得到许可，可以西进与小泽舰队决一死战。黄昏时分，米切尔召回了在东侧安全区域盘旋待命的“复仇者”“地狱俯冲者”和“无畏式”。19日的荣耀属于“地狱猫”，20日就轮到它们在攻击中登场亮相了。

根据哈里尔少将的请求，18时30分，米切尔命令第四大队南下寻找补给船队加油，之后留在塞班岛近海为岸上战斗提供航空支援。20

日6时，第四大队开始加油补给。其间，“列克星敦”号从“布列顿”号上补充了6架“地狱猫”、3架“地狱俯冲者”和2架“复仇者”和12名飞行员，“考彭斯”号补充了2架“地狱猫”、1架“复仇者”和4名飞行员，“兰利”号补充了3架“地狱猫”和2架“复仇者”——美国人的战损补充能力实在太恐怖了。

第四大队南下之后，米切尔率其余四个大队继续西进。此时他再次收到斯普鲁恩斯电报：“如果已明确敌军方位，望于明日断然发动攻击！”命令刚刚发出不久，“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电信员截获到日军一封加密急电。电报来自“瑞鹤”号，是一则为“翔鹤”号舰长转达的简短信息。第五舰队情报参谋吉尔·斯洛宁中校报告说，“虽然我们无法读懂这则信息的准确内容，但我们明白这份电报涉及的事情非常棘手，而且在日本海军通信中享有最高优先权。”他同时指出，电报说明“翔鹤”号可能遭遇不测，甚至很可能已被摧毁。21时刚过，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同时收到珍珠港发来的电文，印证了斯洛宁之前的判断：“‘刺鳍’号潜艇成功对日军1艘大型航母实施了鱼雷攻击。”

21时07分，米切尔下令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以260度、23节航速向西偏南航行，直到次日11时。他不知道斯普鲁恩斯允许追出多远，但如果现在不立即行动，很可能再没有机会向西追击了。美国人挨了整整一天打，终于到了向日本人讨还血债的时候了。米切尔还可以得到水上飞机的支持。根据斯普鲁恩斯的命令，“布拉德”号已出动PLM“水手”对塞班岛以西海域展开半径1300公里的极限搜索。

通过截听前线往来电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知道激烈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斯普鲁恩斯的报告到了：“清晨5时30分开始的搜索未能发现敌人。从10时45分开始，来自西方的敌机对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空袭。部分敌机降落在关岛和罗塔岛机场。但我们的飞机多次轰炸了这些机场，以阻止日机使用它们。据报，我

军飞机和高射炮击毁敌机逾300架，我机损失情况尚未报来。已知‘南达科他’号被1颗炸弹命中，但不影响继续作战。据信，敌军还可能依靠关岛和罗达岛机场补充弹药油料后继续发起攻击。若真如此，日军飞机损失还将增加。”

6月19日一整天，太平洋舰队作战室里连座位都很难找到，一些参谋从其他房间搬来了折叠椅，大家都在焦急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收到斯普鲁恩斯的来电，尼米兹及众幕僚又惊又喜。喜的是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并未遭受多大损失。惊的是日军舰队此时尚未露出行踪，美军没能向它们投出哪怕一条鱼雷或一颗炸弹，小泽实在太狡猾了。对斯普鲁恩斯将快速航母舰队部署在塞班岛近海的做法，尼米兹并未提出批评，因为他给出的任务只是“攻占并守住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而不是歼灭日军航母舰队。斯普鲁恩斯的做法虽略显保守，却也无可厚非。

紧接着收到的一封电报让尼米兹心花怒放。洛克伍德中将转发“棘鳍”号一份电报说：“发射6条鱼雷，至少3条击中1艘‘翔鹤’级航母。袭击两个半小时后，在目标方向听到四次剧烈爆炸声，相信那宝贝已经沉没。”随后斯普鲁恩斯来电说，相信敌军航母舰载机已近乎被打光，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正在向西追击，将在次日向日军航母舰队发起排山倒海般的猛烈攻势。闻听此言，尼米兹脸上的皱纹瞬间如花朵般绽放开来，本来就不大的眼睛眯得更小了。

薄暮追杀

虽然凭借“地狱猫”的出色表现顽强挡住了日军19日的攻势，但不可否认，米切尔和他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始终处在被动挨打的尴尬地位。傍晚时分，第四大队驶出队列一路向南寻找补给船队。20日凌晨1时08分，“埃塞克斯”号放飞4架夜航战斗机，前往罗塔岛和关岛上空侦察。2架战斗机在罗塔岛一带毫无发现。前往关岛的2架“地狱猫”收获颇丰。岛上日军误认为来者是头天幸存的友机，及时打开第一机场的灯光引导降落。美军“地狱猫”趁机俯冲向机场跑道和护墙扫射，声称击落3架刚刚起飞的日机。5时之前，上述4架战斗机均安全返回母舰。

3时03分，“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再次率18架“地狱猫”升空，先后扫射了关岛第一机场和罗塔岛机场。他们在沿关岛西海岸南飞时与4架零战遭遇，击落其中2架，之后于7时38分返回母舰。综合当天第四大队的战绩，飞行员声称在岛屿上空击落日机18架，在满是弹坑的跑道上摧毁日机52架。这一惊人战绩很难用“可靠”来形容，此时角田手中的飞机加起来也没那么多。到20日中午，岛上机场显然已无法对美军特混舰队构成威胁，哈里尔少将可以放心去加油了。

第四大队离开之后，米切尔率其余四个大队彻夜西行，试图在次日白昼向日军发起攻击。“我们认为，日军一定会在黑夜里让舰队尽量远离。”伯克说，“假如我们不能在次日对他们实施打击，他们就可能完全摆脱我们，所以我们的飞机必须展开大范围搜索。”20日清晨4时29分，“大黄蜂”号放飞8架战斗机和4架俯冲轰炸机，对285度—325度区域实施600公里搜索，毫无发现，上述飞机于9时43分返回母舰。4时34分、35分，“黄蜂”号和“邦克山”号分别出动了4架飞机实施搜索，颗粒无收。

11时27分，“衣阿华”号通过雷达和目视发现，舰队右前方出现1艘浮出海面巡航的潜艇。李中将立即派第十二驱逐舰分队“巴格利”号、“帕特森”号前往察看，发现那竟是自己的潜艇。大家虚惊一场，幸好没贸然发起攻击。

清晨6时55分，米切尔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电令：“受伤的‘瑞鹤’号可能仍未沉没。倘若如此，我相信它最可能撤往西北方向。要求本日尽可能让我们的搜索机向西。如果没有任何关于敌舰的侦察结果，这表明他们正在撤退，且本日过后做更远的追逐是无益的。如果你同意，那就在今晚撤回塞班岛。我会命令油船跟随第四大队，并使他们继续留在塞班岛附近。必须击沉‘瑞鹤’号，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的话。”这里斯普鲁恩斯显然把“翔鹤”号和“瑞鹤”号搞混了，“翔鹤”号已在头天战沉。

为寻找小泽的行踪，米切尔可谓煞费苦心。从11时09分起，“列克星敦”号12架、“大黄蜂”号12架、“黄蜂”号4架、“邦克山”号4架、“企业”号12架飞机纷纷出动索敌。为了让搜索队飞得更远一些，美军鱼雷机加挂了副油箱。但上午的持续搜索依然毫无发现。实际上，美军搜索的距离短了120公里，但这已是舰载机能覆盖的最大范围。中午时分，美机搜索半径扩大到760公里，却又从日军舰队北侧擦肩而过。

眼前的一幕让美国人非常恼火，虽然前天挫败了日军的进攻，但他们的舰队如幽灵一般不见踪影。你知道他就在那里，可就是找不到。数百名飞行员只能呆坐在待机室里，焦急地等待着越来越遥不可及的出击命令。

“我们还抱有一丝希望，但愿日军舰队愚蠢至极，在大多数舰载机被摧毁的情况下仍然不走，”伯克颇感无奈地说，“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即敌舰掩护被潜艇击中的航母缓慢向本土返航，

这样就会给我们带来机会。我们继续追击的请求已经得到批准。但由于驱逐舰所剩燃料不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于次日清晨由航母或巡洋舰为它们补充油料。”

整个上午没有任何目击报告，甚至连受损日军航母也不知去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作战室里，气氛凝重。紧张的参谋们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导致室内烟雾缭绕如熏蚊子。斯普鲁恩斯平时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很讨厌烟草的味道，之前曾严禁有人在作战室抽烟。但在今天的紧张气氛之下，大家通常不会听他的。斯普鲁恩斯也绝不会强迫身边的人员改变个人习惯，不管是抽烟，还是穆尔总把脚跷在家具上——之前斯普鲁恩斯多次制止他这么做时，穆尔总说自己的鞋底要比家具干净得多。大家往往在上将出去时把烟点上，他进来时再灭掉，他离开后重新点上。因为斯普鲁恩斯频繁出入作战室，这样，一支烟往往要灭灭点点好几次。这条对抽烟的禁令成了旗舰上最让人可笑的事情。

12时05分，“企业”号飞行员罗伯特·纳尔逊上尉驾驶“复仇者”在沿295度—305度进行搜索时，突然发现左侧8公里外，1架日机相向而行。纳尔逊编队由2架鱼雷机和1架战斗机组成，他并未让护航战斗机飞行员威廉·维尔特中尉贸然攻击敌机。经验老到的纳尔逊认为，此时寻找敌军航母比击落1架敌机更为重要。14时19分，在左前方15度、56公里外的海面，上尉终于发现了舰艇快速航行拉出的白色尾迹。数分钟后，他通知僚机向自己靠拢，一同爬升至900米，穿越前方大片雷雨区向左接近至19公里，前方终于出现了一支黑压压的舰队。姜是老的辣呀！

纳尔逊按捺住心头激动，迅疾于14时30分向“企业”号发回了接敌电报：“发现日军航母舰队，北纬15度、东经135度25分，航向270度，航速20节。敌舰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向东、一部向西。北群有10艘军舰，南群有12艘舰艇。敌舰疑似正在补给，大型航母位于北

群。日军航母甲板上没有飞机。”纳尔逊口中的北群正是小泽领军的第一航空战队，由“瑞鹤”号、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组成。“南群”则是城岛的第二航空战队，仍有3艘航母、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如果小泽能够躲过当天下午，他就可以带剩余舰船完好无损地撤退，但纳尔逊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切。

凭借浓密云层的掩护，纳尔逊继续跟踪敌舰至15时10分。听到长机呼叫后，僚机飞行员詹姆斯·摩尔中尉对敌舰位置进行了核查，发现早前纳尔逊发出的位置与实际位置存在110公里偏差，并将这一情况及时通报了长机。经核对后，纳尔逊发现之前发出的位置有误。15时06分，他再次向舰队发出纠正电报：“现发布敌舰位置纠正电报，北纬15度35分、东经134度30分，重复一遍。完毕！”

就在纳尔逊发现小泽主力舰队差不多时间，“企业”号飞行员罗伯特·琼斯中尉发现了另一支日军舰队。15时整，电报员罗伯特·格雷尼尔一等军士发出接敌电报，“发现许多舰船，其中包括1艘航母，东经134度12分，北纬14度55分。”15时40分，琼斯发出补充电文：

“日舰队分为两群，一群位于另一群正北10海里，编成为10~12艘舰船，内含1艘航母、4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航向0度，航速12节。”估计大家从舰队编成已听出来了，琼斯发现的正是栗田前卫舰队。因为在19日战斗中并未遭遇攻击，栗田麾下仍有轻型航母3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7艘。

纳尔逊和琼斯向“企业”号发出的电文同时被“爱宕”号、“最上”号日军电信员截收。虽然无法解读美军飞行员发出电文的准确内容，但那肯定是接敌电报无疑。14时40分，栗田紧急致电小泽：“截听到敌方电报如下，‘发现敌舰队’！”15时05分，栗田致电机动舰队各舰，“敌机已发出我方舰队全貌之报告。”半小时后，栗田发出第三封急电：“据敌机呼出代码判断，推定敌接触机为3架，已通报我方行踪。”看来一向注意后路的栗田对敌人的反应比谁都敏感。

即使没有栗田的报告，小泽也知道大难即将临头。14时45分，他同样收到大林的电文：“截听敌机电话‘我高度1500米，发现敌舰队，航速20节’。”15时38分，小泽收到“最上”号舰长藤间良的电文：“截听到敌机接连发送我军位置的电报。”鉴于补给船队距美军最近，小泽迅疾发出第一道紧急命令：“第一、第二补给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西方规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前方依然毫无消息。“列克星敦”号作战室里，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参谋几乎要公开叛乱了。一些人开始抱怨说，正是斯普鲁恩斯近两日的保守决定，导致美军此时的被动和毫无战果。接到纳尔逊发回的接敌电报，米切尔如释重负。被日本人按住打了几乎一天，现在终于逮住还手的机会了。他第一时间通过TBS告知属下所有指挥官及各舰舰长：“有充分迹象表明，我们的飞机已经发现了一些大家伙，航速23节。所有在本通信线路的指挥官请确认，完毕。”14时48分，伯克再次通过TBS发出通知：“发现敌舰队，位置北纬15度02分，东经135度25分，航速20节，航向270度。收报情况不良。各位留意不同信息已核查的位置、航向及航速。”伯克话音刚落，米切尔就迫不及待发出命令：“各大队注意，准备出动攻击机群！”

日本人终于现身了！但双方距离是如此之远，该不该发起进攻，着实让人挠头。如果立刻发起进攻，舰载机将不得不在极限航程上作战，稍有耽搁就可能难以安全返航。“即便敌舰所在方位与我们的猜测一致，那么剩余燃油也仅够我军飞机发动袭击后返回航母，这需要飞行员在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节约燃油，既不能速度过快，也不能飞得太高，”伯克说，“但在发动攻击时这两点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战况顺利，机群可以安全返回，它们回到舰队上空时天色也将全黑。当时条件下，夜间降落危险极大。除夜航战斗机中队之外，大部分飞行员并不具备黑暗中起降的能力。但是如果放弃进攻，继续追击以拉近

距离等次日清晨再放飞攻击机群，敌人很可能凭借暗夜掩护趁机溜掉了。况且第二天能不能及时发现他们还说不定呢！是以牺牲飞行员为代价断然实施攻击，还是放弃攻击以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呢？纠结呀！

米切尔对下属飞行员有着慈父般的心肠，很少派遣他们去执行冒险任务。但此刻，已经蛰伏18个月之久的日军机动舰队出现在攻击范围之内，又怎能轻易放它们溜走？看似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就是立即出击攻敌。一旦在派出攻击队一事上出现犹豫，追上日军航母的希望将更加渺茫。伯克感觉米切尔已下定了决心。“他告诫飞行员要节约燃油，称他们很可能在黄昏或夜间返回，所以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伯克说，“米切尔认为这是抓住日军、摧毁他们的最后机会。”随着攻击命令发出，各航母待机室的电传打字机收到的是同一条电文：“小伙子们，启动你们的飞机！”

飞行员对飞行如此长距离似乎并不特别担心。“企业”号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詹姆斯·拉梅奇少校回忆说：“起飞之前，我们获悉日军舰队在我们西面270海里，还在战斗半径之外。不过，看起来上面的人没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但起飞之后，我们发现日军舰队比最初的报告还要远一个经度。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几乎可以确定，所有‘无畏式’都要下海洗把澡了。对‘地狱猫’和‘复仇者’我并不太担心，它们的腿比我们要长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少校没说，“无畏式”携带的是454公斤重磅炸弹，“复仇者”的炸弹只有它们一半的重量。

14时45分，“大黄蜂”号舰长威廉·桑普尔上校发出飞行员登机的命令。克拉克少将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通过信号灯给好友、“奥克兰”号轻巡洋舰舰长威廉·菲利普斯上校发去信号：“让‘东京玫瑰’做好准备，我们要出击了！”广播里正在播放有关敌舰位置的消息，很多飞行员在担心距离问题。他们要飞一个来回，目前敌舰位置已超出了绘图板上的航程圈。威廉·沃恩少尉发现飞机陀螺地平仪坏

了，这对很可能要依靠仪表飞行的返航路程是非常危险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飞机，日军航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俯冲轰炸机中队的杰克·泰勒中尉说，日军机动部队是他今天23岁生日的最好礼物。

从15时开始，第一大队46架战斗机、27架俯冲轰炸机、20架鱼雷机依次起飞。第一个升空的是“大黄蜂”号飞行大队长杰克森·阿诺德中校的“地狱猫”，随后起飞的是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威廉·迪恩中校的飞机。战斗机重量轻，速度快，起飞时需要甲板较短，因此率先升空，朝着西斜的太阳攀升。为了与攻击机协同出击，它们只能先在航母上空盘旋等待。15时28分，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格拉夫顿·坎贝尔少校的“地狱俯冲者”起飞。2分钟后，曾参加过圣克鲁斯海战的弗雷德·胡佛上尉的“复仇者”也升空了。15时45分，机群在航母上空完成编队，在大队长阿诺德的带领下向日军舰队所在海域疾驰而去。

除了“普林斯顿”号，美军其他航母的飞行甲板上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作业。参加进攻的战机共236架：“地狱猫”101架、“地狱俯冲者”51架、“无畏式”27架、“复仇者”57架。所有“无畏式”均来自“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卡波特”号、“蒙特利”号和“圣贾辛托”号没有出动“地狱猫”。由于5架战斗机、1架俯冲轰炸机和3架鱼雷机中途故障返航，实际上参与攻击的飞机只有227架。参战412名机组成员中，飞行大队长4名，中队长13名。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久经战阵的“老鸟”。美国人对此次攻击可谓志在必得！

14时53分，米切尔致电斯普鲁恩斯：“希望派出我们的所有飞机，但我们将不得不在夜间收回攻击部队。”持续一天的东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军的行动，航母在放飞机群期间不得不持续向东行驶，将进一步拉大与敌人的距离。15时44分，米切尔再次致电斯普鲁恩斯：“已经派出飞行甲板上的攻击队，希望在明早能够放出第二

波。完毕。”攻击机群起飞之后，米切尔下令舰队变航向为315度，航速15节，以尽量缩短攻击机的返航距离。

纳尔逊随后发回的更正位置对美军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日军舰队比原来又远了110公里。米切尔一度考虑召回第一攻击波，但在与伯克及众参谋商议之后，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仅取消了正准备出击的第二攻击波。他希望第二天还有飞机可用。

攻击距离几乎处于作战半径边缘，美机无法以最大速度扑向目标，只能以经济航速缓慢前进。飞行员迅速将混合比切换到贫油，降低发动机转速以减少油耗。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飞机飞出更远距离。很多飞行员喜欢在低速飞行时打开座舱盖——就像咱们在普通道路上行驶喜欢打开车窗一样——但现在，飞行员和机枪手全都关上座舱以减少阻力。泰勒中尉的僚机拉尔夫·雅西少尉想不出能够飞回来的理由，但仍义无反顾地跟长机飞行。他后来回忆——能回忆的人都是幸运儿，对日本人来说更是如此——说：“我们一路向西，向西，再向西。好几次觉得好像看见了前面的舰队，但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云层在海面上的投影而已。”

敌人距离太远正是美军出动尽可能多的“无畏式”，而把大量更先进的“地狱俯冲者”留作预备队的主要原因，“无畏式”经济航程要远一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仅有2支“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中队，分别来自“列克星敦”号和“企业”号。这两支老部队从1942年一直战斗到现在，飞行员大多经验老到。值得一提的是，对“无畏式”这种在1942年立下不朽功勋的名机而言，这是它们在战争中的告别演出，随后它们将被“地狱俯冲者”所取代，仅被作为教练机使用。为“无畏式”争得一世英名的麦克拉斯基中校——中途岛海战时还是少校——同样参加了“征粮者行动”，他是特纳第五两栖舰队“科雷希多”号护航航母舰长，海航每年颁发的“最佳攻击机中队奖”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16时48分，米切尔向斯普鲁恩斯报告说：“希望继续现在航向及航速，直到有其他指示为止。”18时25分，他下令变各大队之间的距离为28公里。18时35分，斯普鲁恩斯通过TBS与米切尔通话：“认为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应该于今晚在战术上保持兵力集中，并尽力以可行航速接近敌人，以保持日军处于我方航空攻击范围之内。”

这是继1942年11月圣克鲁斯海战之后，美军舰载航空兵首次在实战中检验攻舰能力。在1942年的四次航母对决中，美军舰载机一向以杂乱无章的进攻臭名昭著。在堪称经典的中途岛海战中，美军三艘航母共出动11个中队，最后分成多达7个波次。当时米切尔是第一代“大黄蜂”号舰长，他们的俯冲轰炸机队压根儿就没找到敌人。当时美军战斗机的护航简直蹩脚至极，最终导致三支鱼雷机中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实证明，他们最终取得胜利更多凭借的是勇气和运气，并非因为战术高明。今天，美国人终于迎来了检验一年半来战术演练成果的时候了。

由于不可能让所有飞机同时飞离母舰并到达目标上空，美军攻击时一般编成若干个机群：这个机群通常包括18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机，由16架战斗机护航。大多数时候，飞在中间的俯冲轰炸机会组成若干个六机分队，每个分队又分为两个V字形三机编队。这种编组方式从开战伊始就是美军俯冲轰炸机群的标准战术，经历过多次实战检验并沿用至今。在稍低高度上，“复仇者”通常会组成若干个菱形四机编队。一旦接敌，它们将分散开来，从不同的方向发动进攻。敌舰要想躲避四面八方同时扑来的鱼雷，难度极大。这种战术还将使敌军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斗机无法集中使用。在中途岛，美军一支鱼雷机中队往往仅从一个方向发动进攻，结果使日军零战能够集中兵力从容防御，最终导致美军鱼雷机损失惨重，颗粒无收。美军现在使用的新战术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

在最高空，众多“地狱猫”为攻击机撑起一把保护伞，随时反击日军战斗机的攻击。不过，战斗机并非自始至终处于高空。除了对付日军零战，“地狱猫”还担负着防空压制的任务。每机6挺12.7毫米机枪使它成为最适合对地扫射的飞机。它们经常小角度俯冲接近目标，用机枪扫射日军高射炮炮手。在攻舰过程中，战斗机往往冲在最前边，压制敌人防空炮火，为攻击机从容投雷或撂弹创造条件。由于有了“地狱猫”的防空压制，轰炸机和鱼雷机在执行攻击任务时，成功率和生还率都要高出对手很多。

小泽对可能来自后方的威胁始终保持着足够警觉。尽管头天损失飞机极多，但从20日4时30分开始，栗田前卫部队还是陆续放飞了9架水上飞机——“爱宕”号、“高雄”号、“铃谷”号、“熊野”号、“金刚”号各1架，“利根”号、“筑摩”号各2架，对美军可能追来的东方水域实施远程搜索。5时45分，第三航空战队“瑞凤”号、“千岁”号各派出3架九七式鱼雷机，协助执行搜索任务。除此之外，驻硫黄岛横须贺航空队派出9架陆攻机、驻贝里琉岛第三二一、第七三二航空队也出动了6架飞机，协助执行搜索任务。

6时13分，负责4号线的水上飞机发回电报，“发现不明身份舰载机，飞行方向北偏西”。栗田派出的水上飞机有3架未能返航。对照美军作战记录，其中1架很可能是被“黄蜂”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塞缪尔·埃尔文少尉发现，并呼叫护航战斗机飞行员卡尔·史密斯少尉击落的。

8时40分，小泽下令驱逐舰开始接受补给。10时34分，他收到了丰田发往参战各部的“机密第201034番电”：“本次作战关系皇国之兴废，决战部队以适当之航空部队、潜水部队挺身，迈向必胜。各方面部队巩固要地并予以支撑，形成铁壁。望各人遵照其任务，致本次作战之成功，且善战勇斗。”到了这时，这种空洞的激励对小泽和角田已经起不到多少作用了。

12时02分，小泽率司令部成员离开“羽黑”号，登上了通信条件更好的“瑞鹤”号，它现在是第一航空战队唯一的航母了。说来邪门，虽然参加了除中途岛海战之外的历次海空大战，吉星高照的“瑞鹤”号却从未被命中一条鱼雷或一颗炸弹。始终与它形影不离的姊妹舰“翔鹤”号却霉运连连，大多数时间扮演着为“瑞鹤”号挡枪的角色。鉴于19日“翔鹤”号已经结束了战斗生涯，未来一切压力都要靠“瑞鹤”号自己承受了。

其间，不断有侦察机发回有关美军舰队位置的消息。根据丰田的命令，依然幻想着与美军“决战”的小泽在14时20分发出“机动部队机密第201420番电”：“机动部队准备完成后发起进攻，将于22日以薄暮航空战对敌航母群加以攻击，并与前卫舰队击灭接近之敌。具体行动后令。飞行队薄暮攻击后进驻塞班岛方面基地。”

13时整，“瑞鹤”号派出2架“天山”参与执行搜索任务，中尉松村务的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失去联络。北尾圭三的飞机在搜索尽头发现了不明身份的飞机，返航后于19时在舰队周围迫降，北尾和电信员姬路松幸被“朝云”号救起。大概同一时间，第三航空战队也出动了2架“天山”和1架九七式鱼雷机队实施第二段搜索，负责三号线的鱼雷机在16时16分发回接敌电报：“发现含航母之敌军舰队，1艘航母、2艘战列舰、数艘其他舰艇，北纬14度20分、东经138度30分，航向向西。”

尽管手头已无多少攻击力量，小泽仍不愿放过任何进攻机会。斟酌片刻，小泽毅然决定派出攻击机群，对美军航母发起暗夜雷击。奉命出击的是小野善次领军的7架“天山”，日军残存力量只能发起这样一次反击了。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小泽下令舰队中止补给，按最容易远离敌军的325度航向快速退却，剩余飞机全部集中到“瑞鹤”和“飞鹰”号上，其他航母则撤往吉马拉斯泊地。

17时整，“瑞鹤”号放飞1架“天山”号和2架“彗星”，为小野攻击队搜索锁定攻击位置。其中两架出发后音信皆无。飞曹长北岛三郎的“彗星”飞出不远，发动机就出现故障，只好返航。当他于20时20分飞抵舰队上空时，“瑞鹤”号已被炸伤，无法降落。北岛只好在21时迫降水上，机组成员被“若月”号救起。17时15分，小野率队从“瑞鹤”号上起飞，向美军舰队所在位置隆隆飞去，于17时28分与美军来袭机群迎面相遇。在向本队发出“发现敌机来袭”的紧急预警电报之后，小野继续率队向美军航母飞去。

16时55分，日军油轮“日荣丸”号突然发出警报：“远方天空发现敌机16架。”他们发现的正是“黄蜂”号攻击机群。17时20分，战斗机领队丹尼尔·华莱士少校发现，前方60公里处出现一支由油轮和驱逐舰组成的日军舰队。继续飞行11公里后，华莱士数清敌舰队由油轮和驱逐舰各6艘组成。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约翰·布利奇少校声称在雷达屏幕上看到170度方位、67公里外有疑似航母的目标，建议继续向南搜索飞行。在向南搜索无果之后，布利奇从电台中得知友军已经向日军航母发起了进攻。对于缺乏实战经验的“地狱俯冲者”来说，它们此时油量已经令人有些恐慌了。苍蝇蚊子都是肉，油轮好歹也是舰，布利奇决定先打掉敌人的油轮再说。

17时25分，“日荣丸”号发现多达35架敌机在不断逼近。日舰随即散开队形，驱逐舰率先开始对空射击。18时05分，美军1颗炸弹击中“速吸”号舰桥后方甲板。1分钟后，3架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对“玄洋丸”号形成近失，导致该舰出现机械故障停车。与此同时，沃尔特·菲茨杰拉德少尉率3架“复仇者”攻击了“清洋丸”号，油轮中部当即“炸出了一团高达2500英尺的火球”。美军撤退时遭到6架零战的疯狂进攻，“地狱猫”和“地狱俯冲者”各1架被击落。

综合美军此次的攻击战果，“玄洋丸”号因伤重无法拖曳，20时30分被迫弃舰。在接走舰上水兵之后，“卯月”号向油轮打出8发127

毫米炮弹，将之击沉。“清洋丸”号同样因伤重被最终放弃，负责执行死刑的是大名鼎鼎的“雪风”号——有“第一大玫瑰”参与护航，补给船队率先被发现并遭到攻击就在情理之中了。“速吸”号虽被命中1弹和2颗近失弹，但并未丧失航行能力，在驱逐舰“姆”号护航下艰难驶往巴厘巴板。

补给船队已经遭到美军攻击，日军三支航母舰队瞬间紧张起来。17时20分，小泽领军的甲部队率先摆开战斗队形。17时28分、30分，“瑞鹤”号和“初月”号准确地捕捉到远方不断逼近的美军机群。17时42分，日军高射炮火轰然打响。“大黄蜂”号哈罗德·比尔上尉率领的6架“地狱俯冲者”一马当先，从4100米高度快速逼近。日军各舰紧急右舵规避，以使己方舰船与美机来袭方向垂直。作为参加过珊瑚海、中途岛、东所罗门群岛海战的“老鸟”，比尔在回忆录《无畏的地狱俯冲者》一书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从3700米高度开始俯冲时，眼前的高射炮火力变得如此猛烈，以至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穿越。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流沙中爬行。敌军航母就在眼前，并沿着它的中轴线驶向我的航路，我在抵近至600米时投下了炸弹。之后我由俯冲变成拉起，我的飞机遭到猛烈打击，1发敌人的高射炮炮弹弹片击中了它。”

格拉夫顿·坎贝尔少校率另一支分队沿日舰北侧的大片云层迂回至西侧，继而迎风背阳从航母左前方进入俯冲线路。“瑞鹤”号继续向右急转，但因进攻美机太多，很快就有炸弹获得命中——“翔鹤”号再也不能为它挡枪了。美军飞行员很快发现。“瑞鹤”号飞行甲板下方开始燃烧。虽然并无多少实践经验，“瑞鹤”号损管队员依然表现出色，17时48分燃起的大火被他们在18时07分扑灭，“瑞鹤”号果然吉星高照。

就在轰炸机发起俯冲的同时，“大黄蜂”号鱼雷机队在弗雷德·胡佛上尉带领下从不同方向投射鱼雷。对“瑞鹤”号发起进攻的还有

“约克城”号查尔斯·尼尔森上尉的5架鱼雷机和“巴丹”号的战斗机中队。美国人声称至少2条鱼雷命中目标，另有1条命中1艘驱逐舰。攻击中尼尔森和罗伯特·卡尔森中尉的飞机被高射炮击落，6名机组成员无一生还。实际上，美军射出的9条鱼雷全部落空。

综合美军最后战报，遭“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巴丹”号三支舰载机大队群殴的“瑞鹤”号被命中11~13颗454公斤炸弹、1颗227公斤炸弹和1条鱼雷，另有4颗227公斤炸弹、1条鱼雷疑似命中。实际上，“翔鹤”号仅舰桥后方被命中1弹，另挨了3颗近失弹。美军声称还攻击了该编队中的另一艘航母、2艘重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但甲部队当时只有1艘航母。日军记录除“瑞鹤”号外，并无其他舰只遭到攻击。

第一航空战队的8架零战参加了防御战，声称击落“地狱猫”9架、俯冲轰炸机5架和鱼雷机1架，疑似击落战斗机3架和鱼雷机1架。从他们头一天的表现来看，这一数字值得怀疑。日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除了1架飞机起飞后出现发动机故障提前降落，另外7架飞机1架失踪、5架迫降，仅1架在19时返回“瑞鹤”号。

参与乙部队空中防御的零战较多，分别为“隼鹰”号5架、“飞鹰”号8架、“龙凤”号14架、“千岁”号2架。护卫3艘航母29架战斗机远远不够，但遭遇了头天惨重损失的乙部队能够派出如此多零战已属难能可贵，可以说是倾巢而出。17时28分、30分，“隼鹰”号和“时雨”号接连发出敌机来袭的警报。17时35分，空战在距航母9公里的空域打响。截至18时30分，有13架零战被美军击落，另有1架严重受损。看到有足够友机向“瑞鹤”号发起进攻，“列克星敦”号舰载机大队将火力对准了“隼鹰”号。进攻美军遭到零战和日军高射炮火的双重拦截，沃伦·迈凯莱伦中尉的鱼雷机和霍墨·布洛克麦耶少尉的“地狱猫”均被击落。

轰炸机中队中队长拉尔夫·韦默思少校宣称，至少有11颗炸弹命中A群北侧的那艘航母，另有6弹获得近失。实际上，美军炸弹仅2颗命中，“隼鹰”号舰桥顶部烟囱被炸得不知去向，前方雷达被炸毁。6颗炸弹近失属实，它们在航母左后舷水线以下炸出许多小洞，53名水兵在空袭中阵亡。虽然“隼鹰”号仍可维持正常航速，但显然已失去起降飞机的能力。因为在本次战斗中受伤较重，“隼鹰”号侥幸缺席了4个月后的莱特湾海战。战争末期，日军缺乏舰载机，“隼鹰”号不再作为航母使用，仅仅从事一些辅助运输任务，一直到战后1946年6月被解体。

“贝露森林”号鱼雷机中队紧紧跟在“约克城”号航空大队的身后，是首批到达战场的队伍之一。由于没有空中总指挥负责分配目标，飞行员只能随机选择敌舰发起攻击。乔治·布朗中尉发现乙部队并未遭到攻击，遂带队脱离第一大队攻击机群，转向它们发起进攻。他将攻击目标锁定为“飞鹰”号。出于航线的缘故，他们必须穿过由护航舰船构筑的外层防空火力网。布朗分队在到达日军高射炮射程范围时忽然分开，布朗本人在左前方，本杰明·泰德中尉在右前方，瓦伦·奥马克少尉在右后方，三人准备联手对日军航母发起一次“铁砧”攻势。

在向航母舰首左舷发起进攻时，布朗飞机多次中弹。防空炮撕掉了飞机部分左翼，打穿了机身。机翼油箱迅速起火并迅速蔓延，机枪手乔治·普拉兹二等军士和电报员埃利斯·巴考克二等军士相继跳伞。但布朗坚持留了下来，在航母向左急转时于60米低空投下鱼雷。当时“飞鹰”号正在左转，副舰长志柿谦吉如此描述受攻时的情景：“左舷方向听到炮声，回头看去，高射炮火已在上方炸开。确认前方出现了敌军大编队。我们的12门高射炮和62门25毫米机炮像决堤一样织就火网。除了巨大的枪炮声，什么都听不到了。军舰徐徐向左转向，忽然右30度34米位置被鱼雷击中，一条巨大水柱冲天而起。”在

“飞鹰”号舰尾的机枪位置上，兵曹长押田光国听到有人高喊“鱼雷来了”。他立即在心中计数。数到12，毫无动静，他长出了一口气。随后发生的剧烈爆炸使“飞鹰”号剧烈一震——因为太紧张，押田数得太快了。

泰德后来描述布朗的攻击过程：“我看到他驾驶燃烧飞机出现在航母前方，然后飞向左侧，他的鱼雷在非常漂亮的位置入水。”泰德以60米高度逼近到相当近的距离才投出鱼雷，随后向左脱离目标，从“飞鹰”号和“长门”号中间一掠而过。奥马克中尉发起攻击时“飞鹰”号已经完成转向，他掠过“长门”号在120米低空投放鱼雷，机组成员确认鱼雷命中目标——实际上，只有布朗的那条鱼雷获得命中。

泰德的飞机险些被2架零战击落，他躲进云层向东飞行，最终冲出敌机包围，与遭重创的布朗机结队飞行，布朗机机腹已被烧成暗黑色。泰德试图让战友跟上自己，但伤势严重的布朗机已经开始下坠，无法保持航向。泰德知道如果和布朗一起待下去，自己生存的概率会越来越小，最终他不得不选择离开独自前行。奥马克也曾遇到布朗。刚开始他为布朗导航，但重伤的队友已经开始毫无规律地四处乱撞。在穿过一片云层后，奥马克再也没看到布朗的飞机。

事实上，正是布朗的牺牲，为美军的“薄暮攻击”取得了最大战果，也为各参战鱼雷机中队挽回了些许颜面。次日，布朗的两名部下巴考克和普拉兹分别被重巡洋舰“堪培拉”号和“波士顿”号的水上飞机救起。前者是美军海军为纪念在铁底湾战沉的澳大利亚同名轻巡洋舰命名的一艘新舰，也是以外国城市命名的唯一军舰。

拉梅奇少校率领的“企业”号俯冲轰炸机中队同样先发现了日补给船队。看到已有友军在进攻他们，拉梅奇遂率队继续按原来航向飞行。20分钟后，他们前方出现了城岛乙部队的轮形阵。路易斯·邦格

斯上尉的三机编队随即向“飞鹰”号发起俯冲，他称自己的454公斤炸弹获得命中，将飞行甲板后侧停放的一些飞机炸成了一片火海。唐纳德·刘易斯中尉声称自己的炸弹命中航母右舷，塞西尔·梅斯特尔中尉则称自己的炸弹落在长机命中点前侧。霍伯特·格鲁比斯上尉的三机编队同样向“飞鹰”号发起俯冲，投下的炸弹两颗近失，一颗落点不明。

遭到如此多美机群殴的“飞鹰”号注定已在劫难逃。在距航母不远的海面上，布朗的两名手下巴考克和普拉兹见证了“飞鹰”号的覆灭。火势在航母上迅速蔓延，“它从头到尾都在燃烧”，浓烟覆盖了整个舰桥。据两人观察，“飞鹰”号连续发生了三次剧烈爆炸。每一次爆炸过后，都有一个巨大火球腾起，直冲云霄。漂浮在航母周围的幸存者纷纷向反方向快速游走，以免被爆炸溅起的碎片波及。夜幕降临时，已烧成一团火炬的“飞鹰”号开始倾斜。一位美军落水机枪手发现，航母向前下沉露出了螺旋桨。几艘日军驱逐舰快速驶过来，开始打捞海面上的幸存者。

“飞鹰”号已无法挽救，19时05分，舰长横井俊之下达了弃舰命令。但押田和其余12名水兵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拒绝在接到明确指令前离舰。航母正在快速下沉，海水渐渐淹没了押田所在的机枪位置，他和仍活着的同伴开始向栏杆走去。

“等一等！”他的上司，一名年轻的海军少尉拔出了指挥刀，“唱《征服大海》！”大家匆匆唱完这首传统军歌，他仍挥舞军刀，不让他们离开，“现在开始唱《海军进行曲》！”胆怯的士兵只好再唱，一直唱到海水浸过膝盖。然后大家一哄而散，在他身前跑过，纵身跃入大海。

押田回头望去，只见大火从航母上喷射出来。借着熊熊大火和红色聚光灯，他看见那名少尉整个人已经沉在水里，仍然紧紧抓着舰尾

的栏杆和手中的军刀，同时不停唱歌。当舰首高高竖起时，他消失了。为了避免被沉船时的漩涡吸进去，押田拼命往远处游去。“船沉了！”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19时28分，押田回头看去，只见“飞鹰”号像巨人的手指一样指向天空，发出一声“可怕的叹息”后，没入水中。“滨风”号、“秋霜”号、“早霜”号和“满潮”号救起了大部分幸存者。漂在水上的巴考克和普拉兹饶有兴致地目睹了“飞鹰”号沉没的全过程，他们后来的回忆与押田的说法是一致的。

看到“飞鹰”号已经不可救药，拉梅奇少校选择“龙凤”号作为攻击目标。当时这艘航母正好处于逆风规避航行，拉梅奇认为自己和身后的卡尔·德唐普勒中尉投下的454公斤炸弹均获得命中，导致航母后甲板冒烟，机库起火。第三个投弹的奥利弗·哈巴德中尉只取得一颗近失弹。威廉·舍费尔中尉因为俯冲时失去角度，未能投弹。奥布里·法伊夫中尉的炸弹落在航母左侧。最后俯冲的阿尔伯特·沙尔中尉投下的炸弹命中航母舰尾左侧。快速逃逸的美机遭到6架零战拦截，拉梅奇等人顽强甩掉对手，连续飞越“爱宕”号、“利根”号和一艘“最上”级巡洋舰后快速逃逸。

“企业”号鱼雷机中队和“约克城”号、“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美军“地狱猫”携带了227公斤小炸弹——同样攻击了“龙凤”号。综合飞行员上报数字，“龙凤”号至少被命中1颗454公斤炸弹、14颗227公斤炸弹和15颗近失弹。遭到美军密集轰炸的“龙凤”号奇迹般地躲过了大部分炸弹。日军记录该舰仅遭到近失弹损伤，航母仍可正常航行，只有1名水兵被飞溅的弹片杀死。

小泽和城岛部队均遭到攻击，栗田和大林领军的前卫舰队同样未能幸免。进攻他们的是第二大队“邦克山”号、“蒙特利”号和“卡波特”号的舰载机大队。16时55分，“千代田”号雷达率先捕捉到50公里外、50度方向有不明飞行物在快速逼近。17时30分，快速战列舰“金刚”号先以主炮、随后用副炮对空射击，之后舰上所有高射炮都

对来袭美机方向猛烈开火。见到敌机快速逼近，位于编队中央的“大和”号立即换装对空三式弹，9门460毫米巨炮连续发出三轮齐射，打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舰炮的炮弹27发——这竟是“大和”号服役三年半来首次开火。史上最大巨炮的处女秀没有对准海面的同行，却射向了来自空中的飞机，这不啻为一种讽刺。美军的9架“地狱俯冲者”、9架“复仇者”参与了进攻，声称5颗454公斤炸弹、16颗227公斤炸弹和2条鱼雷命中敌舰，另有1条鱼雷疑似命中，7颗炸弹获得近失。

在美机的猛攻之下，“千代田”号迅速起火，但火势在17时48分被扑灭。甲板上的2架零战被炸毁，零战和“天山”各1架受伤，水兵20人死亡、30人受伤。近失弹击中“摩耶”号左舷鱼雷发射管内的鱼雷，鱼雷发射管室起火，剧烈爆炸导致6人当场死亡。所幸火势迅速得到控制，“摩耶”号并未诱发大规模殉爆。此外，“榛名”号被命中3颗227公斤炸弹和2颗近失弹，水兵15人死亡、19人受伤，但该舰仍能维持27节航速。这艘开战之初就被美军宣布击沉于菲律宾近海的快速战列舰，命可真大。

几架“大黄蜂”号的“地狱猫”试图攻击日军某一艘轻型航母，这些“开膛手”俯冲技术显然不算老练，投下的炸弹无一命中。另一小队轰炸了另一艘轻型航母，返航后说“有一颗炸弹肯定命中”。另外两架“地狱猫”轰炸了一艘巡洋舰，不能确定是否获得命中。后来，哈格里夫斯说：“我想，那次俯冲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一次。就算不是高度最大的，也肯定是时间最长的。其实在俯冲时我一直用机枪对下边打短点射。”罗伊·沃里斯中尉击落1架敌机可能是唯一能确认的战绩。

“薄暮攻击”给美军飞行员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敌人凶猛的防空炮火。很多人回忆说，“不被击中就休想穿过由它们织成的弹幕”。在昏暗的天空的衬托下，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在空中飞舞，大口径炮弹爆炸产生的粉色、蓝色和白色的烟云笼罩了整个天空。“约克城”号大

队长詹姆斯·彼得斯中校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感受：“战斗看起来就像看马戏团表演，但在狮子笼后边，有一个狙击手在不停地向你开枪。”

说实在话，出动200多架战机只击沉敌军1艘航母的战绩远称不上辉煌。但如果考虑天气和距离因素，这样的成绩还算差强人意。就在美国人发动进攻的同时，小野领军的日军小机群也在竭力寻找美军舰队。在向东飞出很远之后，小野在指定位置毫无发现。由于视野不良，20时03分，原田贤次郎和藤井淳一的两架“天山”在空中相撞，6名机组成员全部毙命。剩余5架日机又有1架失踪，其余4架在22时25分后陆续回到舰队上空，却因航母受伤无法降落，只能选择在海上迫降。机组成员分别被“朝云”号和“满潮”号救起。日军最后一次暗夜雷击，就这样无疾而终。

综合美军20日傍晚的攻击战果：击沉航母“飞鹰”号，重创油轮“玄洋丸”号和“清洋丸”号，击伤“瑞鹤”号、“隼鹰”号、“千代田”号、“榛名”号、“摩耶”号、“速吸”号。“瑞鹤”号虽然伤势严重，但因抢救及时，最终仍领衔“瑞凤”号、“千岁”号、“千代田”号参加了随后的菲律宾保卫战，10月25日在恩加诺角海战中被哈尔西击沉。“隼鹰”号和“龙凤”号再也没能在战场上露面，战后被日本人拆解。进攻中，美军击落日机28架，其中22架属于“地狱猫”的战果。日军自身损失高达65架。这其实不难理解。攻击过后，日军只有“千岁”号、“瑞凤”号的甲板尚可降落，那些未被击落的日机又有不少在战斗中受伤。加上天色已晚，要那些白天起降就事故频频的“菜鸟”在恶劣条件下平安降落，实在不是轻松的差事。美军损失飞机20架：“地狱俯冲者”8架、“地狱猫”7架、“复仇者”4架和“无畏式”1架。对他们来说，暗夜超长距离返航带来的更大损失还在后边。

美国人已经绝尘而去。虽然在连续两日的战斗中损失了几乎所有航空力量，小泽依然不愿轻易认输，由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领军的水面舰艇并未遭受多大损失。17时，小泽向栗田下达了夜战命令：“除了留下少数驱逐舰为航母护航，其余所有水面舰艇临时编成游击部队，日落后向东追击歼敌。”18时整，栗田命令游击部队以24节航速向东追击，试图通过与美军的夜战一举挽回颓势。追击途中，栗田看到了南方20公里外烧成火炬的“清洋丸”号。18时34分，栗田判断夜战希望十分渺茫，遂于21时下令停止追击，掉头返航。

“大淀”号的联合舰队司令部里，再也没人不相信“阿号行动”已彻底失败。草鹿认为“失去了飞机的机动部队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参谋们就是否下令小泽撤退，展开激烈争论。草鹿在中途岛有切身体验，他知道由一个战败的将军主动提出后撤是何等困难。“对一位战场指挥官来说，即使胜负已分，他也很难做出撤退的决定。受责任感驱使，他往往试图展开一系列毫无希望的行动。”草鹿认为，撤退与否不应由小泽决定。在取得丰田首肯后，草鹿于19时45分同时向小泽和角田发出“联合舰队机密第201945番电”：“机动部队应根据当面之战况，相继脱离敌军，并依照指挥官指示行动。”10分钟后，草鹿再次以个人名义致电小泽：“追击战暂且延期，预定根据情况再度实行。”

美机呼啸着飞出日舰视野之后，小泽再次清点了队伍。甲部队还剩战斗机4架，九九式鱼雷机、“彗星”和“天山”各1架，总计7架。乙部队剩余战斗机11架、战斗轰炸机5架、“天山”1架，总计17架。丙部队剩战斗机2架、战斗轰炸机3架、九九式鱼雷机4架、“天山”2架，总计11架。加上栗田游击部队大型舰艇上的12架水上飞机，第一机动舰队只剩飞机47架。出击时浩浩荡荡的9艘航母只剩6艘。损失的3

艘航母中，“大风”号和“翔鹤”号属于绝对第一主力。这一结果对志在必得的日军来说是何等凄惨！

对当时面临的尴尬处境，位于前线的小泽比谁都清楚。既然上司连续两次发来撤退命令，他也只好趁坡下驴。21时整，小泽电令栗田：“如无可能实行夜战，则迅速向西北方向退避。”实际上，他发出命令时栗田就已准备掉头了。21时05分，栗田电令游击部队各部，“因敌情不明，无望进行夜战，暂前出至西北方向”。谁都清楚，舰队驶向西北是退却，而不是前出，日本人的命令仅从字面上很难理解。21时45分，小泽同时向丰田和栗田发出“机密第212145番电”：“明早务必协助前卫舰队，机动部队航空兵力几近耗尽。”

所有日军舰船都在掉头，驶往几天前来时的方向。“大和”号上，宇垣以无比悲壮的心情在《战藻录》中写下这一俳句：“战虽毕，然雨季之郁闷天空，仍在头上！”

天色完全暗下来时，扔完鱼雷炸弹的美军战机踏上了艰难的返程。此时美军空中组织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完成攻击的各中队并非独自返航，而在日军舰队东南方向预定位置集结，结伴东返。这样，飞机迷航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对只有一名机组成员的“地狱猫”更是如此。这种素质，日军在开战之初就已经具备，现在战争进入收官阶段，美国人才刚刚达到这一水准。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们的对手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一进一出，差别就大了，胜利对日本人来说已渐行渐远，遥不可及。

近200架美军飞机很快在几架领队机的周围聚拢，打开航行灯向东飞去。海面寂静无声，空中发动机的轰鸣声经久不息。这的确是一幅壮观的场景：夜幕下，无数盏红、绿、白三色的航行灯编织成一条闪烁的彩带，缓缓飘向东方。哈格里夫斯中尉如此回忆艰难的返航之旅：“天上没有月亮，云层也没有反光，只有我们的仪表盘和其他飞

机的航行灯在发亮。我们面前是完全的黑暗，只能在云层中间或者附近完全依靠仪表飞行。这真是一次危险而可怕的返航之路。”返航过程险象环生，“企业”号飞行大队长凯恩中校的飞机就因“用光了高度”在海上坠毁，他后来被驱逐舰成功救起。

并不是所有飞机都能幸运地找到大部队。起飞时就曾担心回不来的雅西少尉回忆说：“返航时，我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后来我看见一架飞机，想追上去编队，但他很快就溜掉了。很可能他把我当成了日本人。当然我也不想多费燃油追上去，就继续自己独自飞行。”雅西随后发现了2架“地狱俯冲者”，分别由哈尔·比尔和戴夫·斯蒂尔驾驶。“我们结伴飞行了一段时间，后来感觉方向不对。我联系戴夫，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如果不改变方向我就独自飞。最后我们共同右转2.5度，这是雅西建议转向角度的一半。最后我们到达舰队左侧。很幸运，我们和舰队在彼此目视范围之内。”雅西在海上迫降，被“安东尼”号救起。

“列克星敦”号上，米切尔正在焦急地等待攻击队返回的消息。综合飞行员发回的零星报告，伯克判断至少有4艘敌航母被击中。“舰桥上的米切尔临风而坐，不时摩挲下颌，”一名随军记者写道，“从19时到19时半，他一共抽了3支烟。每一次，他都小心翼翼地真皮盒子里抽出香烟，用火柴点燃。第一次点烟时，他将手放在烟盒下边，握成杯状。”

米切尔命令三个大队拉开距离，以便飞机着舰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秒针嗒嗒嗒地走动，米切尔和伯克越来越不安。22时刚过，对空指挥参谋报告说：“第一批返航飞机即将临空。”12艘航母立即掉头，正对东风，加速至20节，准备回收飞机。

海上漆黑一团，要让并无多少夜航经验的飞行员顺利降落，谈何容易。除了极少数技术高超者，大部分人根本无法在黑暗中找到航

母，更谈不上安全降落。很多飞机燃油即将耗尽或已告罄，飞行员纷纷打开识别灯，绝望地在空中盘旋，用无线电急切呼叫航母指示方位。他们的求助因线路拥挤得不到回应。一些飞行员干脆放弃着舰打算，直接在海上实施迫降。

旗舰作战情报中心雷达屏幕上，闪光点越来越多，形势万分危急！“列克星敦”号飞行大队长恩斯特·斯诺登中校旋风般冲上舰桥，向航空参谋威廉·威德海尔姆高声叫喊道：“中校，我们必须为这些家伙开灯，要不他们都要到海里洗澡去了。”

米切尔站起身，独自走进海图室，寻找一个角落坐下，一边默默抽烟，一边陷入了沉思。假如下令解除灯火管制，打开探照灯，无疑会让更多飞行员平安降落，会救起更多海上迫降的人。但这样做，完全暴露了舰队位置，很可能遭到日军潜艇甚至航空兵的偷袭。损失些飞机倒也罢了，但数百名机组成员的生命是绝不能放弃的。米切尔知道，自己必须为他们的安全降落提供条件。这不仅出于人道主义，更在于航母一旦失去舰载机，它就不再是一种资本，而只能变成累赘。

思忖片刻，米切尔毅然下定决心。19时40分，他断然发出一道不合理却合情的命令：“秃鹰，我是水兵本人，立即开灯！”这句话后来成为海航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名言。4分钟后，米切尔发出第二道命令：“改航向为逆风航行，立即让飞机降落。各大队请确认，完毕！”

命令通过TBS迅速传达下去。很快，各航母航行灯、锚灯全部打开，巨大的灯柱刺破夜空，将飞行甲板照得如同白昼。担任警戒的护航舰只纷纷以127毫米主、副炮向天空发射照明弹，菲律宾海上似乎要召开一场狂欢节晚会。

一位飞行员感慨地说，这种场面“犹如好莱坞的彩排、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独立日赶在一起了”。“这样做，对落在后边的飞机所起的

效果好像磁石一样，”“卡波特”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罗本·温斯顿少校回忆说，“它们真是大胆鲁莽地张开大嘴，叫日本人来攻击我们。但随后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让周围的日本佬见鬼去吧，看他们敢不敢过来！管他是谁，海军会照顾好自己人，我们的飞行员可不能随便牺牲。”

“地狱俯冲者”几乎耗尽了燃油，“复仇者”余油也不足40升，它们的大部分只能迫降海上。“地狱猫”仍有150升左右燃油，可以从容排队等待降落，如果没有太多耽搁的话。引导着舰的军官挥舞着荧光棒，引导第一批飞机安全降落。但陆续返航的飞机越来越多，秩序混乱，引导军官很难让它们依次着舰。

弗拉丘向“列克星敦”号大声呼叫，询问航母是否打开了灯光。“确认开灯，”航母很快给出答复，“请降落在最近的母舰上。”弗拉丘先是试图在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上降落，最终进入航道时，却被信号官指令复飞。他换了一艘航母，成功着舰，发现它是功勋战舰“企业”号。

飞行员受命可以在任何一艘航母上降落，不必刻意寻找自己的航母。第一批靠近“列克星敦”号的6架飞机安全着舰。随后是一架“大黄蜂”号的“地狱俯冲者”。由于切入角度过陡，信号官示意飞行员飞离。“这名飞行员身上有伤，燃油耗尽，加上极度疲惫，所以对信号置之不理。他关闭发动机的时间稍晚了一些，”《人生》杂志的一名战地记者这样写道，“飞机未能挂住阻拦索，撞上了停在船首的其他飞机，后座机枪手当场遇难。”撞击事故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

两架飞机不顾舰上发出的信号，争先向“邦克山”号降落，酿成2人死亡、4人受伤的惨剧。一架“复仇者”着舰时，失去控制，将前方一架“地狱俯冲者”撞翻，导致3人死亡、4人受伤。降落在自己的航

母上，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托姆中尉的“地狱猫”成功在“约克城”号降落，还未等他爬出座舱，一架“大黄蜂”号的“地狱猫”就重重地拍在甲板上，反弹几次后，与托姆的飞机相撞，中尉当场丧生。一架“地狱猫”和一架“地狱俯冲者”同时在“企业”号降落，出人预料的是，它们安然无恙。战斗机幸运地钩住了第二道阻拦索，轰炸机则钩住了第五道，像在玩杂技一样。海面上最忙的当数护航驱逐舰，它们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到处打捞落水飞行员——这回又能从飞行大队换到不少冰激凌吃了。

拉梅奇少校心有余悸地描述了降落经过：“20时，我判断距离第三大队还有30英里，我已经能够隐约看到前面闪烁的灯光了。但这时，恐慌却在空中迅速蔓延——舰队是一片灯火，我们如何才能判断谁是航母？有些巡洋舰在打照明弹，对于空中近200架飞机来说，这就够了。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能否找到舰队，而是所有船包括驱逐舰都开了灯！20时30分，我带领编队来到‘企业’号右舷。电报员大卫·考雷忽然说：‘头儿，甲板上好像撞机了。’我犹豫了一下，不过我清楚航母地勤人员的工作效率，所以我希望等我们下降时甲板能够清理干净。着舰指挥官挥舞指示灯，要我们推迟降落。我只好向同伴呼叫：‘母舰甲板阻塞，可以在任意地方降落。’我用自动节油装置飞行，没有进入大角度下滑。我们需要节省每一加仑燃油。灯光实在太多，最终我确定了一艘我认为是轻型航母的位置。不过，我向它接近时，看见前方2英里处又出现一艘大型航母。我现在飞行高度太高，不能直接落上去，所以就按常规方式掠过航母上空。考雷报告说现在只有我们一架飞机在等待降落。我们顺利着舰后，我跑上舰岛，高喊道：‘这是哪艘舰？’不知是谁应了一句，‘约克城’号。这真是无比漫长的一天。”

“大黄蜂”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杰克·泰勒中尉也属幸运者之一，“我的飞机还剩不到190升燃油。但航母甲板上发生了事故，我们

进场四次都被命令复飞”。他告诉机枪手抓起救生筏，准备迫降海上，“在第四次复飞后，我收起起落架向前直飞，直到发动机停转后迫降。还好海面非常平静，着水虽然突然，但也没有什么问题发生。我们都到了救生筏上。天色很暗，我们在信号枪里装满了曳光弹向天上发射，以引起注意”。大约30分钟后，“布拉德福”号驶过来，将两人拉了上去。雅西少尉同样被“安东尼”号救起。

在分析最终损失时，参谋军官认为水面迫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很多缺乏夜间着舰经验的飞行员浪费了宝贵的燃油和时间。他们对着灯光大开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进场，需要经过相当训练才能仅依靠灯光判断舰船类型。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经验丰富的“老鸟”也只能在近乎着舰距离前才能区分船只类型。

米切尔的决定极大地减少了损失。正如罗本·温斯顿少校所言：“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高级将领是否会像我们一样，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挽救自己的飞行员。我们的飞行员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正因为此，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们的飞行员也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敌军编队。因为他们知道，最高指挥官会不遗余力地对他们展开营救。”驱逐舰出色的营救工作得到第二大队飞行员的高度认可：“它们在营救落水人员中的表现特别值得称赞。诚然，如果没有它们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的飞行员将会承受难以置信的更大损失。”

半小时后，天空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仅30分钟，美军损失飞机79架——有的迫降海上，有的着舰时撞毁。49名机组成员，或失踪，或死于事故。在“薄暮攻击”中，美军只击沉了日军1艘航母和2艘油轮，却损失了如此多的战机和飞行员，确实有些得不偿失。但这次进攻必须发起，要不然，美国人——至少克拉克少将——肯定会憋屈到吐血而死的。

由于果断做出开灯接人的决定，米切尔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赞誉——幸好附近水域没有日军潜艇，如果因此导致一两艘航母出现意外，评价很可能就不同了。飞行员几乎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最好的例子来自王牌飞行员弗拉丘。很多年以后，他给自己最小的儿子起名叫米切尔——在中国，这种做法类似骂人，哪有孙子和爷爷同名的道理？其他熟知米切尔的人都认为，在那个关键时刻，他不可能做出除了这个决定之外的其他决定。

基本完成回收作业之后，21时25分，米切尔下令舰队以280度航向、16节速度继续向西追击。为了搜索并营救尚未被救起的机组成员，除了第七大队，其余三个航母大队各留下一个驱逐舰分队继续实施打捞作业。米切尔同时致电珍珠港的尼米兹上将，请他指示洛克伍德派出更多潜艇到事发海域帮助打捞幸存者。

21时28分，米切尔通过TBS报告斯普鲁恩斯：“相信所有敌军航母和许多其他舰艇已被击伤，我们将以16节速度航行，以便救起更多落水飞行员。”因之前回收舰载机高速向东行驶，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与日军距离进一步拉大。众多驱逐舰分散在轮形阵周围实施打捞作业，也耽误了一些时间，部分驱逐舰将在次日清晨用光燃油。

6月21日0时，米切尔判断日军舰队很可能已驶出舰载机攻击范围，遂下令取消夜间攻击和跟踪任务。0时30分，水上飞机飞行员菲利克斯上尉发回电文，在北纬16度30分、东经132度48分发现一支由约25艘舰艇组成的日军舰队，航向330度，航速15节，舰队后方有大片油迹。

菲利克斯发现的正是小泽的主力舰队。将敌舰位置在海图上标出之后，伯克测定双方距离超过600公里。米切尔迅速向三个航母大队下达命令，“破晓之后，尽可能迅速派出攻击机群”。4时44分至5时34分，由202架舰载机——其中“地狱猫”83架、“地狱俯冲者”44架、

“无畏式”18架、“复仇者”57架——组成的攻击机群再次起飞攻敌。他们飞出470公里后，又以330度航向飞行83公里，毫无发现。8时21分至10时10分，上述飞机陆续返回母舰降落。参加前两日激战的“列克星敦”号战斗机飞行员威廉·塞弗尔少尉降落时不幸坠海身亡。

5时57分，另一架水上飞机发回报告，“北纬17度30分、东经132度03分发现敌军航母舰队”。7时10分，该机发回补充报告：“日军舰队航向320度，航速20节。”此时双方距离约590公里，日军舰队正在高速行驶之中，指望在当天缩小差距希望不大。7时整，米切尔致电斯普鲁恩斯，说明追上敌人希望渺茫：“目前我方与敌距离约670公里。如果攻击队飞得更远，他们将不得不再次在海上迫降。以现在的攻击半径，空中打击是无法抵达目标的。”

米切尔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为解决驱逐舰油荒的问题，他下令由航母和战列舰临时为它们补充燃料。海上加油导致李中将军的第七大队只能以11节速度行驶。14时40分，第七大队的速度逐渐提高到15节。在此之前，斯普鲁恩斯已经下令“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脱离第三大队，加入李中将军的第七大队。他热切希望能够和李一起并肩作战，打击因遭重创而掉队的日军战船，就像在特鲁克他单独率队出击时那样——老斯是多么渴望脱光膀子，与日本人来一次海上炮战呀，老酒也是真想看呀！得知日军已经跑远的消息，他认定目前已无穷寇可追。18时，他命令米切尔，改舰队航向为90度，沿15度30分纬度撤回塞班岛近海。

至此，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母对决终于落下帷幕。在追击中，第七大队最远航行至北纬16度、东经133度55分海域，此处距菲律宾萨马岛1010公里，距塞班岛1270公里。

小泽已经绝尘而去，美国人取得了菲律宾海战——日军称为马里亚纳海战——的辉煌胜利。他们以4艘舰艇受轻伤、损失130架飞机——包括最后在舰队周围迫降或坠毁的79架——为代价，击沉日军3艘航母，击毁小泽92%的舰载机和栗田72%的水上飞机。加上角田部队的损失，日军短短两天里损失战机超过500架。他们花费近两年时间精心打造的海军航空兵部队，重新归零。在4个月后的莱特湾海战中，他们只能充当“诱饵”的可怜角色。“阿号作战”的惨败同时无可辩驳地表明，即使在作战计划完备、战术设计高超、握有天时地利且先发制人的情况下，联合舰队也无法从日益强大的对手手中争取到一场胜利。正如“东京玫瑰”在战前广播中叫嚣的那样——“丧钟敲响”，可惜听到丧钟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对美国人来说，伴随胜利而来的并不都是兴奋和喜悦。在战后提交的报告中，米切尔沮丧地写道：“敌人跑掉了。他们被我们的一次猛烈的空袭重创，但他们的舰队还在。”“黑猩猩”克拉克少将公开指责斯普鲁恩斯，说他的保守战术使美国人错过了“百年难逢的机会”。蒙哥马利少将在正式报告中毫不掩饰对放走日军航母舰队的不满：“作战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极度失望的，因为敌军主力舰队一年多来第一次正面来袭，并且对我们的大部队发起了数次空袭，最终却从我们的追击中逃脱。实际上，我塞班岛部队一直受到良好保护，奥尔登多夫的舰队足以应对可能来袭的敌水面部队。我军展开如此多兵力，却未能取得发动攻势的机会，直到很晚才去阻止敌人的撤退。”

在珍珠港，最义愤填膺的当数陶尔斯中将。他一直对斯普鲁恩斯执掌第五舰队心存不满。这次，他索性直接找到尼米兹，要求他解除斯普鲁恩斯的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对斯普鲁恩斯表示不满的绝非陶尔斯一人。1944年8月的太平洋舰队总部“作战纪要”中有这样的记录：“攻占南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顺利达到，但有些人对没有进行决

定性‘海上会战’感到失望。本来我们指望可以打一次大胜仗，从而缩短战争进程。”海军航空兵司令部里，大家的普遍意见是：“这就是用非航空人员指挥航空母舰的最后结果。”连远在努美阿的哈尔西也一反常态地指责老友，“海军错失了赢得战争的最佳机会”。

对19日没有下令向西迎击日军舰队，斯普鲁恩斯同样心存遗憾。“作为一个战略问题，”他告诉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我认为，在日本航母行动之后，立即行动并击败他们的航母会比等他们来攻击我们更令人满意，也更符合要求。但我们当时在一个非常重要和大型的两栖行动开始阶段，我们不能赌博并使之处于危险之中。”斯普鲁恩斯并没给自己寻找借口并坦承，“如果当时紧追小泽舰队，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出色、更令人满意的战果”。

尼米兹一向支持斯普鲁恩斯，陶尔斯的话对他来说，等于没说。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一把手，他更看重总体效果。尼米兹认为，在洛克伍德潜艇的大力支持下，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已经将日本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尽管日军舰队尚未葬身海底，其实已经形同虚设，况且特纳两栖部队始终未遭受太大威胁，这就够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斯普鲁恩斯当时采取的战术是完全正确的。从缴获的日军档案来看，6月19日那天，他凭运气或直觉把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部署在最理想的位置上。”对尼米兹的说法，吃瓜只嫌瓜小的老酒以为“也不见得”。

金和尼米兹一样支持斯普鲁恩斯。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军在这个地区的主要任务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排除敌军干扰，保证塞班岛的两栖作战。斯普鲁恩斯在执行作战计划中把它发展成为菲律宾海战，是完全符合这一基本要求的。”

战后，美国传记作家波特在给斯普鲁恩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日军之所以恼羞成怒，是因为你总是适时而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动不了你一根汗毛。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你这种飘忽不定的行踪，他们能想到的只有‘谨慎’。小泽治三郎说你是一个谨慎的人。我想，他多半是指你基本不会落入他的圈套。他还用另一个词来形容你，这个词从日语翻译过来叫‘正统’。他的意思是，他知道你的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找到一个志在必得却不会产生不必要风险的解决方案，而且该方案符合公认战争原则。因此，他们觉得，与哈尔西将军相比，你的行动更加容易预测。小泽对哈尔西的评价可以用‘冲动’一词来形容。”4个月后的莱特湾海战中，哈尔西将为“冲动”一词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6月21日，一路快速北撤的小泽舰队继续遭到美军跟踪，“大和”号多次截听到美军侦察机发出的接敌报告。根据宇垣《战藻录》记载，“武藏”号和第三战队曾对20公里外的2架美机进行过炮击。6时23分，小泽命令大林第三航空战队“千岁”号、“千代田”号放飞4架九七式鱼雷机，对身后90度—180度范围实施650公里搜索，除了10时40分遇到1架美军巡逻机，并无其他发现。说明美军并未一路穷追，小泽和栗田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7时17分，小泽电令各部：“甲、乙、丙部队前往冲绳中城湾，前卫部队其他水面舰艇前往吉马拉斯。”8时18分，他再次发出电令：“本日如发现敌军机动部队，各航空队做好准备，以全部舰载机发起最后攻击。”

13时30分，大林再次派出“千岁”号和“瑞凤”号的4架鱼雷机，对身后进行第二段搜索，仍无发现。看到美军被成功甩掉，小泽于15时45分电令各部：“本队各部明日进驻中城湾，前卫部队返回菲律宾中南部待机，‘扶桑’号和第一、第二补给船队编入前卫舰队。”

“隼鹰”号舰桥上，航空参谋奥宫凭栏远眺，感慨万千。过去两年和“隼鹰”号形影不离的“飞鹰”号彻底消失了。他听说舰长横井俊之在海上漂流时被驱逐舰救起，但那些熟悉的舰员命运如何？因为一直在准备战斗，舰上一些阵亡者的尸体还未来得及收拾。左思右想，感到前途无望的奥宫走下舰桥，在甲板上转了一圈。航母被炸断的桅杆索低垂，舰体上到处都是弹孔。这次作战被称为“最后舰队决战”或“皇国兴亡所系之战”，可机动部队竟然如此毫无作为地离开了战场，今后战局将会怎样呢？日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没有人能回答奥宫的问题。

6月22日12时40分，大林丙部队率先驶入中城湾，主力部队于15时抵达。进港以后，各舰开始转移舰员。“大风”号和第六〇一航空队相关人员向“瑞鹤”号上转移，“翔鹤”号舰员则向“摩耶”号转移，“飞鹰”号舰员转往“隼鹰”号。损失了“翔鹤”号的舰长松原先被派往横须贺镇守府，随后到水雷学校当了教员。败军之将进学校，是日本海军的传统做法。

当晚，小泽口授了一封辞职信，由参谋电传至联合舰队司令部。丰田对小泽的信，连看的兴趣都没有。这位一向尖酸刻薄的海军大将口中吐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对这次灾难性败北，我要比小泽将军负更多的责任，”丰田说，“我不会接受他的辞呈。”这一举动，让一贯看丰田极不顺眼的老酒少有地佩服了他一回。

就小泽本人而言，他确实已竭尽全力。他的战术设计还算高明，如愿率先发起了攻击，却未能击沉哪怕一艘美军舰艇。小泽坦承，对阵双方在太平洋上的海战实际已经结束，日本人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最终失败对日本来说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日本人输掉了所谓的决战，小泽似乎不应因此受到过多责备。他奉命率规模只有对手一半的舰队去和敌人搏斗，他非常渴望500架陆基

战机能够让战斗势均力敌，但实际上，他并未从角田那里得到多少实质帮助。他的舰载机已经过时，飞行员也不具备与对手抗衡的能力。日本史学家后来坦承，在舰队处于劣势和飞行员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比小泽做得更好。但是，飞行员技术低下，能怨那些年轻人吗？

小泽大可不必为此自惭。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很可能也绝后，至少老酒这年龄是很难看到了——的航母大对决中，日军战术采用和指挥明显优于对手。小泽在战役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能有效利用战场态势和仅有的有利成分，精心策划了“穿梭轰炸”。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机动部队基本掌控了战斗节奏，并在适当时机打出了全部攻击力量。借助飞机腿长优势，日军舰队能够在战役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美军打击范围之外，使对手强大的攻击力量无从发挥。除了在反潜上存在较大失误，小泽的表现差强人意。战役前半阶段，美国人只能窝在那里躲避一轮又一轮的打击，连对手的影子都找不到。只是到了战役末尾，他们才发动了一次十分勉强的进攻，付出惨重代价，却并未取得像样的战果。不妨做一种假设，如果日军潜艇有美军同行那样的能力，米切尔在夜间大开灯光让舰载机着舰时，他们完全可以给对手送去一次巨大的灾难。

之前，6月20日12时15分，丰田发出“联合舰队电令作第190号”，要求“各潜水部队动力有限者返回特鲁克，其他撤至各散开线，极力部署于塞班和关岛周边”。与美军潜艇在战役中的惊艳表现相比，日军潜艇部队不但毫无作为，反而搭上了11艘潜艇——包括22日被击沉的“伊-185”号——对主力舰队作战几乎毫无帮助。6月24日，“伊-41”号潜艇冒巨大危险潜入关岛近海，成功接走了早前降落在那里的106名机组成员，算是能称得上的唯一贡献。6月20日，另3艘潜艇受命前往提尼安岛，试图接走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成员，因美军封锁严密，未获成功。行动失败最终导致角田和参谋长三和等人命丧

荒岛。爪哇海战和珊瑚海海战的双料“英雄”、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同样于塞班毙命，也算“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没有疲劳有牢骚”了。

美军的胜利来自超人的实力，当然也少不了足够的运气。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如同让老酒和泰森——即使他已退役多年——搞一场拳击。老酒事先经过精心准备，战术设计完全合理，在比赛前半段稳居上风，刺拳、摆拳、勾拳频频击中对手，却不能撼动泰森分毫。人家泰森偶然一激灵，轻松一记不太用劲儿的刺拳就把老酒打得晕倒在地，直接抬医院吸氧去了。换句话说，就算小泽运气能好一些，侥幸给米切尔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造成损失，充其量不过击沉或重创一些美军航母。但经过两年半战争动员，美国的战争潜力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造舰能力完全碾压日本。你击沉他一艘，他很快会有两艘、三艘甚至更多艘从船厂里开出来。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船厂很多造了半截儿的船被迫停工就是最佳例证。一次战术胜利，绝对无法改变日本失败的最终结局。此外还应强调一点，美国人一直奉行“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在太平洋，他们仅动用了不到30%的军事力量。

22日21时49分，小泽接到了丰田和草鹿发来的“机动部队返回广岛湾”的命令。6月23日11时，机动部队驶离中城湾，翌日18时进入柱岛泊地。机动舰队补给船只23日进入吉马拉斯，装满婆罗洲的原油后向本土返航。

虽然在海战中遭遇惨败，但6月23日15时30分，大本营海军部发布的公告依然高调：“我机动部队与基地航空部队合力于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与敌展开决战，击沉敌航空母舰5艘、至少战列舰1艘，击落敌机160架。我军损失航母1艘，辅助舰只油船2艘，50架飞机未能返航。”

公告发表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上次因发布美军登陆塞班岛公告一事，海军故意挑刺儿。一向对海军非常厌恶的陆军次官富永恭次少

将借机报复，公开表示“难以同意”，“这和中途岛海战一样，把己方的损失说得过少，为什么不能如实发表真实情况？这样的报道如何能够引导舆论？陆军绝不赞成这篇文稿”。按照以往惯例，海战公告由海军单独发表。还是东条官大觉悟高，“马里亚纳海战不是陆海军协同作战，而是联合舰队单独发起的作战，我们不应指手画脚去干预发表。海军自中途岛海战以来，连吃败仗也怪可怜的。反正是海军负责任，就照样发表也就算了吧”。

菲律宾海海战之后，日本海军航空兵实际已被淘汰出局，再也不是战争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的所言一语中的：“这是一场决定性战役。一旦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即使菲律宾群岛都不再是一条可以依靠的防线。所以我们才决定倾力出击，而且实际上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航空力量。”

日军舰队快速逃逸使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如释重负。鉴于关岛、贝里琉、特鲁克等基地的少许日军陆基战机已无法对塞班岛构成实质威胁，6月22日14时30分，米切尔命令第一、第二大队在执行完攻击任务后向埃尼威托克返航。克拉克少将受命攻击帕甘岛，之后将部分飞机补充至里夫斯少将第三大队。23日5时整，美军两个大队出动舰载机227架——第一大队97架、第二大队130架——对帕甘岛进行了空袭，随后留下补充飞机后掉头返航。

在美军五个特混大队司令官中，最具攻击性的当数绰号“黑猩猩”的克拉克少将。由于斯普鲁恩斯拒绝让航母舰队主动出击，克拉克憋了一肚子火。就这样回去实在窝囊，克拉克临时决定打一仗再走。23日下午，克拉克率第一大队4艘航母直奔硫磺岛而去，准备发起一次类似15日和16日那样的突袭行动。

就在克拉克临时起意的当天下午，日军横须贺航空队30架零战进驻硫磺岛机场，使岛上飞机达到122架。上次美军空袭硫磺岛时气候恶

劣，这次天气也没好到哪里去。24日天刚放亮，克拉克从“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巴丹”号放飞了51架“地狱猫”，每机携带1颗227公斤炸弹，长途奔袭370公里对硫黄岛实施扫荡。

飞行途中，美军机群先后被日军一架侦察机和岛上雷达发现。日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武藤金义领衔42架零战升空迎战。看到日军机群快速逼近，“地狱猫”纷纷抛掉炸弹，与日机捉对厮杀。眼前的一幕成了以往空战的重演，经验欠缺的日军飞行员抵挡不住美机的进攻，飞机纷纷中弹坠海。罗伯特·巴特勒上尉领军的“大黄蜂”号的15架“地狱猫”，声称取得击落25架零战和8架“彗星”的战绩。温亚德和埃弗雷德·哈格里夫斯中尉声称各击落4架零战。罗伊·沃利斯中尉取得个人第五、第六个战果，从1942年11月参战到现在，总算跨入王牌飞行员行列。“约克城”号共起飞4个战斗机小队，声称在硫黄岛以南8公里遭遇约35架零战，激战中，1架“地狱猫”被日军击落，返航飞行员声称击落日机18架，疑似击落5架。排首位的是威廉·施罗德中尉，这位一头黑发的苗条小伙儿5分钟内击落了3架零战。

日军并非毫无还手之力，板井和武藤表现出色。武藤自称将4架“地狱猫”打起了火。数据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这说明日军王牌飞行员在驾驶过时的零战与“地狱猫”格斗时，丝毫不落下风。

数架从云底钻出的“地狱猫”围攻板井，被他以高超的技术巧妙避开。板井看到前方出现一支编队，以为是友军就径直飞了过去。等发现情况不对时，他已被美机团团围住。接下来的格斗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20多分钟的时间，板井躲过了“地狱猫”的每一次射击。战后，板井回忆说：“第一架‘格鲁曼’想跟我比转圈。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机腹塞满了测距圈，我打出一个点射，航炮炮弹沿着机身爆炸，下一秒大量黑烟从敌机冒出，它失控了，开始狂野地朝海面坠落。我身后至少有6架‘格鲁曼’向我疯狂开火。我再次左转，他们从我身旁飞过。我将油门全力前推，快速拉近与敌机的距离，在50

米处我开火了，敌机座舱玻璃下冒出了明亮的火焰和浓烟，开始疯狂转向，一侧机翼带着浓烟坠落下去。”这是板井的第六十三和第六十四个战绩。

几个美军分队继续向板井发起围攻，每次都失望地看着他逃开。板井认为美军飞行员并没有他们的飞机那么好。转向后，他与美军一个四机分队迎头相遇，随着板井机炮开火，美军长机起火坠海。另三机对板井发起围攻，被他巧妙利用云层掩护成功逃脱。从云层飞出之后，板井发现自己已是孤身一人，精疲力竭的他飞回岛上降落。地勤人员蜂拥而上，将板井从机舱拉了出来，发现他飞机上竟连一个弹洞都没有。板井叙述的战斗过程虽略显夸张，但他的表现无疑是对得起“王牌”称号的。

其他人显然没有板井和武藤的好技术。早晨起飞迎击美军的80人中，回到岛上的只有30人。日军声称击落了一些美军飞机，但肯定取得战绩的恐怕只有板井和武藤二人。由于零战的顽强拦截，只有4架“地狱猫”向岛上机场投下炸弹，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鉴于美军航母已经现身，松永中将立即下令发起反击。日军第一攻击机群由20架“天山”组成，其中17架被“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击落，仅约翰·迪尔上尉一人就击落3架，其余几架全毁于美军防空炮火。第二攻击机群由9架“彗星”、9架“天山”和23架零战组成。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他们未能找到美军航母，反被“大黄蜂”号和“巴丹”号战斗机中队联手击落17架。

糟糕的天气对双方核实战果造成一定困难。美军声称击落日机逾百架，日军记录损失战斗机34架、鱼雷机27架和俯冲轰炸机5架。美军损失“地狱猫”6架。克拉克少将本次攻击完全消除了日军从北方增援塞班岛的可能性。

负责留守的第三大队25日空袭了关岛和罗塔岛，次日再次空袭了塞班岛。之后该部一直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游弋，肆意派舰载机练习扫射、投弹。7月6日10时30分，该部奉命返航，9日清晨回到埃尼威托克。

第四大队并未参加对小泽舰队的追击战。21日4时20分，他们出动37架飞机轰炸了关岛第一和第二机场，中午再派出36架轰炸了塞班岛北部马比角机场。23日和24日，该部向塞班岛以西移动，于25日再次空袭关岛和罗塔岛。7月4日，该部奉命返航，7日回到埃尼威托克。

早在6月25日，李中将军的第七大队已经解散，下属舰船分别充实到各航空大队。最倒霉的“南达科他”号7月2日返回珍珠港，次日起程回本土大修，8月26日才重返前线。

6月23日下午，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塞班岛近海熄火。在182米等深线下锚后，斯普鲁恩斯乘小艇登上“洛基山”号，和特纳、霍兰一起讨论岛上战况。当天深夜，重巡洋舰重新启航，与“科罗拉多”号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一道加入对岸火力支援行列。

塞班岛上，三个美军步兵师正从上周刚刚夺取的滩头艰难向内陆挺进。

南云魂断塞班岛

美军快速航母舰队重返塞班近海，“就像一场没有鲜花彩带的胜利阅兵”。当初米切尔率航母舰队离开塞班前往迎击小泽舰队时，特纳和霍兰心里实在没谱儿，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登岛官兵的士气。在得知自己并未被海军抛弃之后，美军登岛部队精神大振，信心倍增。与之相反，日本守军则情绪低落，双方心情可谓冰火两重天。海战失败锁定了马里亚纳诸岛日本守军的悲惨命运。如果将对阵双方围绕诸岛的争夺比喻成一场球赛，从6月21日开始，比赛已经提前进入拉锯时间。

舰队东进迎击小泽舰队期间，岛上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6月18日10时16分，美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六五团第二营顺利攻克阿斯利托机场，缴获包括零战和“天山”在内的20架战机和大批军用物资。东京电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井桁对此大发雷霆之怒，断然回电，“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根本不可能”。要是老酒当时在场，就会教井桁发出一封更简洁的电报：“你行你来。”

为纪念在马金作战中不幸阵亡的前任加德纳·康罗伊上校，团长杰拉德·凯利上校将占领地更名为康罗伊机场。但是6月30日，为纪念在塞班岛外海阵亡的“列克星敦”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罗伯特·伊斯利少校，这座机场再次被更名为伊斯利机场。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陆军认为在配合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作战期间屡遭歧视，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机场是我们费了老鼻子劲儿拿下来的，凭什么我们的上校团长要让位于你们的少校中队长？

美军攻岛的最终目的就是夺取机场。工兵部队很快勘察了现场，除了跑道状况良好，匆忙撤走的日军还留下了不少东西，如氧气车间、发电所和大容量水库等等。尼米兹电令机场6月20日前必须具备起

降战机的条件。“海蜂部队”第十八、第一二一建设营迅速进驻实施整修。7月2日，陆军第七航空队五个工兵营前来协助。美军施工能力确实惊人，到7月22日，陆军第七航空队第三十八战斗机大队22架P-47战斗机从“马尼拉湾”号和“纳托马湾”号护航航母上起飞，进驻机场。霍兰对第二十七师的作战一直颇有微词，但对他们迅速拿下机场还是给予充分肯定。据拉尔夫回忆说，18日中午，霍兰和参谋长艾斯金准将到师部视察时，“两人对我们的作战进度和占领机场这两点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施密特少将陆战四师已推进至西岸马吉西内湾，将塞班岛从中部拦腰截断。除了日军第四十七旅团一部凭借纳富坦角天然地理优势负隅顽抗，塞班岛南部地区已尽在美军掌握之中。沃特森少将陆战二师已前出至加拉潘南部地区。但塞班岛最高峰塔波查山依然在日军控制之下。那里遍布针尖状珊瑚、凸出火山石和石灰岩峭壁，无数由树根遮挡的裂隙和山洞成为美军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纳富坦角是塞班岛东海岸向南延伸的一个小半岛，最高点是海拔124米的纳富坦山。被合围在这里的日军包括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第三一七步兵大队残部，及海军、高射炮、后勤人员共计1050人，此外还有少许平民，总指挥是大队长佐佐木已代太。为保证阿斯利托机场的安全和使用，美军必须尽快肃清这股残敌。起初围剿这股部队的是6月19日上岸的第二十七师两个步兵团。但霍兰认为，这里的作战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人，也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实际上，美军粉碎日军有建制的抵抗，花费了多达9天时间。

6月18日，霍兰对下一步作战计划做出调整：主力部队由向东攻击转为向北，其中陆战二师为左翼，陆战四师为右翼，陆军第二十七师在荡平纳富坦角残敌之后，转而向北攻击前进，在两个陆战师之间形成中路部队。霍兰试图以3个师的齐头并进，将日军聚歼于岛屿最北端的马比角一带。

6月20日，联合舰队派出3艘潜艇前往塞班，试图撤出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中川浩等高级军官。美军将岛屿围得如铁桶一般，潜艇无法靠近海岸，营救行动最终失败。高木只好陪南云，将老命葬送在岛上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中太平洋地区日军名誉总指挥，南云肯定是不宜提前撤出的。

6月21日的战斗结束之后，陆军第二十七师在纳富坦角的攻击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两个陆战队师完成了行军轴线北移的任务。为了对盘踞在中北部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势，霍兰决定减少用于纳富坦角的兵力，将他们中的大部分转移到陆战队后方的预备阵地。霍兰认为，纳富坦角残余日军只有300~500人左右，大部分非野战部队，其中夹杂着不少平民，留下一个营的兵力足以对付他们。拉尔夫强烈要求将第一〇五团全部留在南方，执行清剿任务。霍兰虽然勉强同意了他的提议，但对陆军在纳富坦角的进展深感失望。他告诉拉尔夫，听贵师一位参谋说，与其对日军进行围剿，不如把他们困起来活活饿死。拉尔夫坚信部下不会说这样没骨气的话，他向霍兰保证，一定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有在场者后来证明，两人当时表现正常，讨论过程中谁都没有起高腔。

6月22日15时15分，拉尔夫来到北方战斗群司令部。霍兰直言对纳富坦角战斗进度不满：“我不希望你继续提出不合理要求，第一〇五团团团长莱昂纳德·毕肖普上校不能拖延战斗。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派能做到的人去接替他。”即将在北方展开的攻势正面太宽，霍兰要求拉尔夫尽快将主力转向北方，在两个陆战师中间占位。至于纳富坦角日军，只留下莱斯利·延森中校第一〇五团二营对付他们就足够了。拉尔夫提出，纳富坦地区日军目前仍频频派出夜袭队，渗透到机场附近大肆破坏。由于前段减员严重，第二营眼下可战之兵只有600人，同时执行守卫机场和清剿任务绝对不够。按照美军惯例，

通常一个营兵力只能负责600米宽正面，而纳富坦角前线宽度超过了3000米。但霍兰坚持自己的意见，拉尔夫只好勉强服从。

6月20日，美军两个陆战师开始将进攻重心北移，向0-4线攻击前进。当天，贾斯蒂斯·钱伯斯中校陆战二十五团三营成功夺取500高地，付出的代价是亡9人、伤49人，击毙日军44人。陆战队员当晚在山上掘壕据守，随时准备反击日军夜袭。高地周围的山洞里，小股日军携带手榴弹和绑着刺刀、匕首的竹竿——美军称为“白痴棒”——借夜色掩护，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因缺乏组织协调，毫无结果。但山上的陆战队员非常紧张，整晚无法入眠。天亮之后，他们在阵地前沿发现日军尸体31具。

美军伤亡也在不断增加。这天，约翰·马格鲁德少尉看到医务人员在小心翼翼地向上卡车搬运尸体——那肯定是自己人的，对日军尸体的处理办法一般是就地掩埋，更多时候是任其曝尸荒野——他走上去，想看看是否有认识的人。他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小伙子。他想起这个年轻人初上前线时有多么兴奋，拉着他们这些老兵问这问那。他的裤子后口袋里，塞着一本黄色纸皮的书——《我们的心灵年轻快活》。

美军主力部队完成进攻轴心北移之后，霍兰命令21日整顿建制，补充粮弹，第二天发动全面攻势。22日6时，美军18个炮兵营1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3个师步兵发起了地面进攻。复杂糟糕的地形及日军的顽强阻击，导致美军的推进速度异常缓慢。一路上，越来越多日本平民和土著居民钻出山洞，将性命交给美国人。美国兵会提供食物、水、香烟和口香糖，有时还会带过于虚弱者一起往回走，将他们送入后方设置的平民营地。

战况渐趋绝望，但日本兵誓死不降。他们往往夹杂在平民中间向美军开枪。第二十三团二营E连的罗伯特·格拉夫二等兵曾气愤地说：

“日本兵是魔鬼，杂种，有的人杀死了我们最好的兄弟。他们假装举手投降，等我们走近后，他们会突然将冒烟的手榴弹扔到我们脚下。他们会在夜晚潜入我们的阵地，割断我们的喉咙。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唯一的愿望就是去伤害和杀死别人。”格拉夫听说第二十五团发现的一个山洞里躲藏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是靠舔吮岩壁上早晨形成的露水勉强活下来的。

这天最让格拉夫高兴的是他们占领了一座日军补给仓库，他在里边搜出了好几瓶日本清酒。战友比尔·约克萨克找到了一些白兰地，沃尔特·哈斯科尔则找到了一些啤酒——红、黄、白配全了。在0-4线南方200米处挖好散兵坑后，几个人就把酒拿出来偷偷地喝。酒香飘出去很远很远，爬过来要求尝一口的人越来越多。肉少狼多，三人的缴获很快被喝光了。

22日上午，井桁参谋长向军司令官小畑发去电报：“大约两个连敌军已进入塔波查山南方285高地以西山谷。在劳劳湾，有敌军四五辆坦克出现在我军阵地前方。在加拉潘以南的敌军阵地前有3道铁丝网，敌人舰炮火力还是像以前那样猛烈。我们终于完成了部队整合。昨晚，第四十三师团对500高地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不得而知。”

随后在发往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电报中，井桁介绍了高级军官的伤亡情况：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冈芳郎于18日黎明阵亡——实际是15日或16日；第九派遣队司令官有马纯彦受伤住院；第九坦克联队联队长五岛正16日夜间不知去向，推测已阵亡；第七独立工兵联队联队长小金泽福次郎19日上午失踪，相信已阵亡；第三独立山炮联队联队长中岛庸受伤住院。在随后的一份电报中，井桁对岛上现有兵力进行了统计：第四十三师团尚余4个步兵大队、13门火炮，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已经毫无战力，第九派遣队还剩半个步兵大队，其他各部合计约1个步兵大队，坦克兵余部两个中队。合计第四十三师团约

9000人，其余各部6000人。由于武器和弹药极度缺乏，守军能形成的战斗力很弱。

6月16日，小畑从雅浦岛赶到位于帕劳的第十四师团司令部。在与师团长井上贞卫商议之后，小畑认为目前状况下自己很难返回塞班。再说，美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很可能就是帕劳，自己干脆待在这里算了。参谋总长东条反对小畑的做法，要求他尽快返回塞班指挥战斗。

6月21日，小畑乘一架海军陆攻机从帕劳出发，试图在塞班北部马比角机场降落。中途遭到美军战机的拦截，只好在19时30分降落在关岛机场。后来小畑从帕劳调来一架侦察机，数次试图寻隙飞回塞班，均未能如愿。

得知小畑返回塞班未果，参谋次长后宫淳发来的催促令语气异常强硬：“军司令官为何在帕劳或关岛指挥作战？实属不当！应迅速返回塞班岛。此命，参谋次长。”小畑对此非常气愤，他告诉身边的参谋：“这是人与人之间说的话吗？”之后他迅疾给东京回电：“返岛已经不可能。敦促大本营对前线现状进行重新研究。小畑并非怕死之人，此乃最佳方案。”

6月23日天刚破晓，美军第二十七步兵师第一〇六、一六五团开始向日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的对面是小川第一三六步兵联队。经过前期的激烈战斗，这个战斗力最强的联队只剩不到1000人，且损失了大部分装备。但他们拥有地理优势，美军士兵很快就将进攻区域命名为“死亡谷”。山谷位于塔波查山东坡，东面一系列高地后来被美军命名为“紫心岭”。每一名负伤的美军官兵都将自动获得“紫心勋章”，阵亡官兵亲属同时可以得到。由此可见，美军在这一地区付出了多么大的伤亡代价。用第二十七师参谋长斯特宾斯上校的话就是：“悬崖绝壁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山洞，林区崎岖难行，遍地巨石，非常适合防御作战。日军的连串火力都是从灌木丛和其他难以发现的

地方突然射出，位置极佳，我们只能以纵列通过敌人的枪炮火线。敌人还能从后方打击我军，扰乱我们的进攻。”

果不其然，23日美军的进攻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几乎没取得任何进展。当晚，日军出动6辆坦克沿“死亡谷”发动反攻，5辆被当场摧毁，最后1辆在逃跑途中被陆战二十三团打成一堆废铁。

同日，陆战四师两个团向日军盘踞的600高地发起猛攻。山上日军虽数量不多，但依据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手榴弹在杂草间飞来飞去，双方就像在玩无法控制的烫手山芋的游戏”。爱德华·迪伦中校第二十三团二营顶着日军的密集子弹冲上山顶，山下的卡格曼半岛一览无余。陆战队的迅猛突进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他们与左翼第二十七师之间出现一道巨大的空隙。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哈特上校第二十四团正沿马吉西内湾向前推进。右翼理查德·罗斯威尔中校二营途中只遭到600高地日军零星火力的袭扰，进展神速。到15时左右，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朝向0-5线的突出部。当发现第二十七师还在迪伦营后方很远一段距离时，施密特少将断然下令，他们在陆军部队拉齐战线前停止前进。左翼陆战二师的战斗与四师相仿。两翼快速推进的两个陆战师与中路停滞不前的第二十七师攻击线形成一个令人揪心的“U”字。

23日傍晚，井桁向小畑和东京汇报了当天战况：敌军正在向他们进攻的东部强点运动，在炮火和飞机掩护下逐步推进，我部将以坚定决心坚守到最后，直至将敌人彻底粉碎为止。下属各部通信联络极为困难。根据一份缴获的文件显示，沿东海岸推进的是美军陆战四师。

6月24日，霍兰命令美军3个师向0-6线稳步推进。如果当天任务能够顺利完成，美军将完全占领卡格曼半岛，进攻正面会大幅收窄。陆战四师将向正东方向攻击前进，陆战二师和陆军第二十七师的攻击方

向依然向北。在按照惯例实施一通炮火准备之后，8时，美军的3个师按计划发起了进攻。

鉴于中路攻击已大大落后于进度，当天上午，对陆军本就意见很大的霍兰给拉尔夫发去一封急件：“对第二十七步兵师23日在作战中缺乏攻击性的表现表示不满。你部的失利导致两翼两个陆战师侧翼暴露，不得不暂时放慢脚步。现命令贵师采取断然措施前进，尽快到达目标位置。”对霍兰的指责，第一〇六团团团长拉塞尔·埃尔斯上校并不认可，他坚信，如果迅速通过前方的开阔地带，“我的这个团很快将会集体消失”。

不出霍兰所料，中路出击的第一〇六团三营立即遭到日军重型迫击炮的集中打击，大多数人只好撤回出发线。拉尔夫对前线的战况焦急万分，他在10时12分通过无线电命令埃尔斯：“一个半小时只推进了50米，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由于你未能与左翼部队保持联系，现在出现令人尴尬的状况。务必立即加快推进速度。”

迫于师部和团部压力，正穿行在死亡谷的第三营营长哈罗德·米桑尼中校——他在28日阵亡——只好派一个连向左翼推进，这次行动与自杀式攻击无疑。在命令K连连长威廉·海明威上尉向塔波查山的加固炮台推进时，米桑尼说：“比尔，我真不愿意这么做，但现在我必须派你去那里。”“不用道歉，哈罗德，我明白怎么回事。再见，哈罗德，很高兴能够认识你。”15分钟后，美军的攻击不出所料被日军击退。抬下来的18具尸体中，海明威上尉赫然在列。美军出动一个坦克排配合步兵进攻，在被日军连续击毁2辆坦克后，被迫后撤。山谷和树林之中的日军将美军进攻路线封得严严实实，“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尽管当天仅一〇六团三营就付出123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但进攻依然毫无效果。埃尔斯上校慨叹：“我们又被赶回了原来出发位置。”

当天晚些时候，霍兰命令第二十七师次日再次对死亡谷发起攻击，将主攻方向转向右翼。但拉尔夫认为，对山谷进行任何仓促的正面进攻只会徒增伤亡，主攻方向应该仍然放在左翼。他显然已没有时间实现自己的计划了，霍兰的忍耐超越了极限。15时30分，拉尔夫接到司令部发来的电令，让他将指挥权转交给贾曼少将。17时，贾曼来到师前线指挥所。拉尔夫提出，愿意留下来帮贾曼直到次日上午，确保继任者清楚部队的当前情况。霍兰不予批准，要求拉尔夫即刻回来报到，一刻也不能耽搁。次日清晨5时，霍兰派船专程将拉尔夫送回埃尼威托克，之后辗转回到珍珠港。由此看来，说霍兰歧视陆军绝非凭空捏造。作为局外人的老酒也觉得，他的做法过于武断，不近人情。让拉尔夫帮助贾曼熟悉前线情况是完全必要的。霍兰此举似乎更多出于泄私愤或赌气，而不是为了对战事有利。

中塞班的正面攻击持续两天之后，美军的进攻被迫暂时中止。此时右翼陆战四师已占领大半个卡格曼半岛。尽管地形条件未给施密特少将带来太多麻烦，但从陆战四师的伤亡情况看，该地区仍有不少日军频繁活动。左翼陆战二师逼近加拉潘城郊，其一部已踏上通往塔波查山的道路，尽管他们至少需要一天时间才能到达山顶。在中路，第二十七师对死亡谷和紫心岭的攻击收效甚微，导致全军阵线向内凹进1500米。总体伤亡数据显示，陆战四师两天进攻伤亡812人，陆战二师333人，第二十七师只有277人。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军陆战队是专为实施登陆作战组建的部队。他们不仅接受过专业的两栖战训练，军官或士兵也都清楚登陆行动是背水之战，险恶异常。在陆地上每延误一天，就会给海上的登陆船队多带来一份风险，取胜关键在于行动迅速果断。基于这一战术思想，海军陆战队在日常训练中非常注重战斗作风和战斗意志的培养，其战斗作风之顽强、战斗意志之坚韧，在美军地面部队中首屈一指。太平洋战争中，从初期威克岛防御战，到中期血腥的瓜达尔

卡纳尔岛争夺战和塔拉瓦之战，以及后期的硫黄岛作战，海军陆战队都承担了挑大梁的角色。反观陆军，他们在平时的训练中过分强调减少伤亡，过于依赖炮火支援，遇到阻击不像陆战队那样要么勇猛冲击，要么绕道迂回，而是停下来等待炮火消灭敌人后继续前进。有时日军一个机枪火力点就可以阻止陆军一个营半天时间，让他们逡巡不前。尽管第二十七师已配属海军陆战队参加过马金和埃尼威托克之战，其表现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仍未改变自身根深蒂固的保守战术。这次一遇强敌，缺陷就明显暴露了。

早在6月24日，霍兰已经打定主意，要对“各方面均表现不佳的第二十七师进行全面整顿”。他认为该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进攻精神和领导不力，必须撤掉拉尔夫的师长职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迅速提高该部战斗力。在陆军派出新师长之前，暂时由塞班岛驻军司令官贾曼少将指挥这个师。他向贾曼抱怨说：“如果那个师不是陆军师，而且可能会引起多少带有政治性的喧嚣的话，我会把拉尔夫·史密斯当场免职。”爱屋及乌，霍兰对该师高级军官同样极为不满：“他们大多来自一个叫‘第七团’的绅士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历来是纽约的‘贵族’团体，也是一个以年年开舞会、宴会，夏天时举办井井有条夏令营而颇具声誉的高尚团体。”

带着这种观点，霍兰弃岸登船来到“洛基山”号上，专程找特纳商量。后者绝对赞同霍兰的意见。要说这俩人在大部分问题上都看法迥异，这次难得尿到了一个壶里。不过两人作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罢免一名陆军少将毕竟不能算一件小事。斟酌再三，两人一起乘小艇登上“印第安纳波里斯”号，向刚打完菲律宾海战的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汇报。

除说明眼前窘境之外，霍兰重提第二十七师在马金的糟糕表现。“当时他们在少数日军的阻击面前几乎是以爬行方式前进。他们只会漫无目的地肆意开火，在看不到日军踪影时一打就是一个晚上，那种

开火方式完全没有章法，根本不符合职业军人的举止，拉尔夫将军惊人地能够容忍这种作战方式。”霍兰指出，当时第一六五团团团长康诺伊上校被日军狙击手射杀之后，他的尸体竟然丢在战场上两天时间无人过问。“在我看来，这本应是士兵对指挥官的基本义务。他们竟然如此冷酷，足以说明该师士气不容乐观。”

对霍兰举出康诺伊的例子，老酒存疑。回顾当初马金作战时，日军只是盘踞在岛北地区负隅顽抗，很少向美军背后实施迂回，战斗并非十分激烈。美军向来以爱惜士兵著称。别说一个上校团长，就是普通士兵阵亡后都能很快得到妥善安置。霍兰的说法很可能带有个人偏见和浮夸成分。生活中，我们对一个人有不良看法时，他的一举一动看上去都不那么顺眼。

经反复讨论，几人决定由穆尔上校向霍兰出具一份备忘录：“你有权下令撤销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的职务，任命贾曼少将为代理师长。”斯普鲁恩斯在备忘录上签了字。不可否认，此次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军各军种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危险地步。

但在岛上，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士兵还必须并肩作战。拉尔夫被撤换之后，陆军军官很快受到对他们军种含沙射影的恶意诋毁。在战役结束后提交的报告中他们指出，海军陆战队军官很少掩饰他们认为第二十七师是一支低等部队的看法，“他们很少尊重我们，实际上是在蔑视我们”。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拉尔夫被战场免职的消息很快传回夏威夷，不久他本人也灰溜溜地回到了珍珠港。这毕竟涉及敏感的军种问题，尼米兹不太想让此事宣扬出去，这显然很难办到。往来珍珠港和塞班岛的人员不断，很多人已经看到拉尔夫坐在谢夫特堡陆军司令部里，神情抑郁，目光呆滞。理查森中将本来就对陆军接受海军陆战

队指挥一事耿耿于怀，这回可算逮住了发泄机会。从前线返回的拉尔夫告诉他：“没有任何陆军部队愿意接受霍兰·史密斯的指挥。”他的意见得到师炮兵指挥官雷德蒙德·柯南准将大力支持。闻听此言，理查森怒不可遏，立即下令组成一个陆军调查小组，彻查拉尔夫被无故撤职的问题。调查组组长由西蒙·巴克纳少将出任，其余4名成员约翰·霍吉少将、亨利·霍尔姆斯准将、罗伊·布伦特准将、查尔斯·塞尔比中校清一色陆军军官。该小组于7月7日召开第一次专题会议。到7月26日为止，聆听了许多陆军军官的证词。巴克纳小组最后出具的结论是：

一、霍兰有充分权力撤换拉尔夫的职务。

二、变更第二十七师指挥权的各项命令是正确的。

三、霍兰在要求撤换拉尔夫时，没有充分了解第二十七师战区的相关情况。

四、撤换拉尔夫的决定“未能被事实证明是合理的”。

巴克纳解释说，第二十七师在死亡谷和紫心岭遭遇的抵抗比霍兰预想的要顽强得多，该师面临的地形条件是三个师中最困难的。“他们面临的是在地形条件非常困难的地区部署的敌军主防御阵地，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而且得到了人为加强，日军作战得力且以重火力掩护这片阵地。霍兰没有意识到这个阵地的实力，希望第二十七师速战速决。战况久拖不决被霍兰误认为是由于第二十七师缺乏进取心，而且认为这个师的指挥官无能。”巴克纳同时含沙射影地批评海军，“特纳对霍兰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迅速完成攻占塞班的任务。此举只是为了使海军舰队能尽快脱身，自由地展开下一步军事行动”。

霍兰认为，巴克纳小组的结论毫无依据，“我过去和现在都坚信，对第二十七师，你永远无法期待他们能取得一个经过充分训练的

军事组织所能赢得的战果”。对巴克纳小组的指责，特纳同样不予接受，称自己“从未对霍兰施加过压力”，坚信“这位陆战队将领对拉尔夫的举动绝不是基于个人或军种间的偏见或嫉妒”。

在珍珠港，国际新闻社记者理查德·哈勒找到了太平洋舰队新闻发布官肯尼思·麦卡德尔中校：“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公布第二十七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将军被撤职的消息？”

麦卡德尔揣着清楚装迷糊，说还不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他反问记者从哪里听到的这些“谣言”。

哈勒哈哈大笑：“全城的人知道了，我是听那位师长的朋友讲的。”据称，由于对拉尔夫被解职一事极为不满，陆军故意将内幕消息透露给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

把记者忽悠走之后，麦卡德尔认为此事再隐瞒下去已无可能。与其让大家议论纷纷，不如公之于众，战场免职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人家麦克阿瑟那边都免了至少两个了，还没算上澳大利亚人。但麦卡德尔忘了人家麦克阿瑟也是陆军，免去两个陆军师长哈丁和富勒纯属自家“内部事务”——我打孩子，你外人少管。这次陆军的拉尔夫是被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联手免掉的。麦卡德尔起草了一份关于拉尔夫被免职的公报，带去见参谋长。

麦克莫里斯的回答斩钉截铁：“不行！”

“全檀香山都知道了。”麦卡德尔争辩说。

“谁告诉他们的？”

“塞班岛上的50000人都知道了，你无法对这样的事情保密。”

“回答说，就是不知道。”麦克莫里斯一锤定音。

麦卡德尔还不甘心，扭头找到副参谋长伯纳德·奥斯汀，后者赞成他的意见。奥斯汀去总司令办公室请示，短短几分钟后就回来了。他告诉麦卡德尔，“回答仍然是不知道。尼米兹将军说，这件事没什么好讲的。如果陆军愿意公布，由他们自己公布好了。你知道，司令官不愿意做任何伤害拉尔夫感情的事”。

不出奥斯汀和麦卡德尔预料，消息很快传回美国，国内报刊开始抓住这一敏感话题大肆渲染。一些报纸把霍兰称作“塔拉瓦杀人犯”，“时至今日，他仍在无情地把年轻人送到火坑里去”。另有一些报纸说，拉尔夫违抗了作战命令。《旧金山调查者报》指责海军陆战队在最近几次作战中伤亡惨重，再次呼吁太平洋战场建立统一司令部，由“在历次战争中战胜艰难险阻，以轻微伤亡赢得重大胜利”的麦克阿瑟将军任总司令，“在太平洋分散指挥权是一个严重错误，该地区最高指挥权理所当然，而且应当合乎逻辑地委托给德高望重的麦克阿瑟将军”。

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赞成上述观点，《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都登载了对海军陆战队有利的文章。前者在文章中写道：“战地指挥官在战场上优柔寡断，害怕引起军种矛盾而不敢撤掉一个部属，势必贻误战机，造成更大人员伤亡。”

得知在塞班岛作战的陆军部队被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联手欺负了，况且有人借机呼吁由自己出任太平洋战场总司令时，麦克阿瑟瞬间抖擞起来了。他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指责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中太平洋的作战草菅人命，其快速进攻策略造成大量不必要伤亡。老麦的做法与理查森在珍珠港的大放厥词形成了呼应之势。当初马歇尔派理查森到西南太平洋，理查森不去。老麦对此很有看法，现在这些矛盾似乎统统不存在了。

要说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理查森仗着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私人关系，除了耍耍小性子外好像没干过几件好事。他不但没有为消除军种间矛盾主动平息下属情绪，反而一怒之下在7月12日亲自飞往塞班岛。在没给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打招呼的情况下，直接跑到第二十七师检阅部队，还给自认有功的官兵颁发勋章，要求所有官兵包括继任贾曼的新师长乔治·格里纳少将积极为巴克纳小组提供证据。格里纳上任后也与霍兰发生过争吵，他借机向领导哭诉说：“坚信霍兰如此歧视陆军，就没有陆军部队能在他指挥下与陆战队并肩作战。我们不需要特别照顾，只希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评价。”这一桶油浇上去，理查森火更大了。

斯普鲁恩斯对理查森的做法非常不满。但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他主动劝说“号叫的疯子”霍兰，不要和理查森闹出更大矛盾，在对方冒犯他的权威时“忍气吞声”。“恐怖特纳”拒绝做出类似承诺：大家都是中将，难道在前线打拼的老子还怕你一个后方闲人不成？

毕竟是战区陆军司令官来了，自己还指挥着人家的部队，授奖仪式结束之后，霍兰主动带陆战四师施米特少将礼节性拜访了理查森。理查森借机发飙，当施米特的面把霍兰骂得狗血喷头：“你没有撤掉拉尔夫职务的权力。第二十七师是太平洋战区素质最好的陆军师，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你歧视陆军，偏袒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你，你不能为所欲为地欺负陆军。你和你的部下没有资格像陆军将领那样指挥大部队。我们指挥部队的经验比你们丰富得多。你竟敢撤掉我们的一位将军。无论怎么说，你们海军陆战队不过是一群只会登上滩头的家伙罢了。你们会在陆地上打仗吗？”理查森指责霍兰的作战计划过于冒进，简直是在浪费士兵的宝贵生命。

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曾对斯普鲁恩斯做过不发脾气的承诺，霍兰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耐心忍受理查森数落。但当理查森访问

“洛基山”号时，“恐怖”特纳火气终于爆发了。他提醒理查森注意指挥系统，遵守起码的军事礼仪。现在大放厥词的由理查森变成了特纳，两人当面大吵起来，理查森脸都被气白了——看来你横我更横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理查森怒气难平，立即跑到“印第安纳波里斯”号找斯普鲁恩斯告状。后者一心想把气氛缓和下来，不疼不痒地说：“特纳就是那样的脾气，谁也不跟他计较。”这话明显带有偏袒特纳的意思。理查森对此无可奈何，毕竟人家是海军上将，自己不过是个中将而已。况且海军的人，自己想管也管不了。看来除了回珍珠港找尼米兹告状之外，暂时没有其他办法了。但他清楚，尼米兹肯定不会支持自己的。

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霍兰让施米特执笔，把他看到的理查森的表现写成一份正式报告。特纳更是以辛辣的文笔草拟了一份题为“美国陆军中将理查森滥用职权的报告”，委托斯普鲁恩斯转交尼米兹。回到谢夫特堡之后，理查森给尼米兹送去一份指责特纳蛮横无理的报告，把巴克纳小组认定霍兰撤去拉尔夫职务不合理的报告一并呈上。这份报告同时抄送给华盛顿的马歇尔上将。

对这场愚蠢的争论，尼米兹采取了完全漠视的态度。在接到斯普鲁恩斯关于“征粮者行动”的正式报告之后，他亲自提笔，将贬低陆军第二十七师的有关描述删去。当得知理查森把巴克纳调查报告上报马歇尔后，尼米兹将斯普鲁恩斯和理查森的报告寄给了金上将，同时在附信中做出了说明：“向您非正式呈送上述报告，主要是想让您了解事情全貌。要是我把这些附件正式上报给您，您就得送给陆军部。目前，正是需要我们尽全力考虑如何打赢战争的时候，上报这样的问题是令人不愉快和没有必要的。我认为您应该了解事实真相，以防马歇尔将军向您问及此事。我深信马歇尔将军一定会认为，陆军部队不应接受海军陆战队的指挥。但愿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不能接受

这种看法：陆军部队不能受海军陆战队指挥，海军陆战队也不能接受陆军指挥。”

华盛顿早已知晓了前线的争论。陆军助理参谋长托马斯·汉迪少将告诉马歇尔，虽然霍兰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但由于他历来对陆军存在偏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值得商榷。如果任由两军种间的不良关系向前发展，势必影响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建议将两个史密斯同时调出太平洋战区，“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应当向海军明确提出撤换霍兰的建议，但应立即采取强制措施将拉尔夫调离，他继续留在那里将导致军种间的矛盾继续恶化”。副参谋长约瑟夫·麦克纳中将赞成汉迪的观点，认为第五两栖部队的参谋作业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标准，拉尔夫的战术指挥尽管合理，但未能让一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师表现出符合期望值的战斗力，尤其是团营级军官指挥不力。

为进一步减少摩擦，陆军部很快将拉尔夫从太平洋调往欧洲，海军部也将霍兰调到新成立的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任司令官。这样，霍兰将不再指挥陆军部队，也不再指挥海军陆战队直接作战。实际上，霍兰吃了暗亏，理查森的目的达到了。老酒一向不太喜欢霍兰，由他指挥的战斗美军肯定死人多多，还总是惹出一大堆不必要的麻烦。人家一大把年纪了，回珍珠港歇歇也中。

不出尼米兹所料，马歇尔很快把巴克纳的调查报告拿给金看。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的金立即反戈一击，提出理查森完全没必要成立一个全部由陆军军官组成的调查小组，去决定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是否称职的问题。他指出巴克纳的调查结果是片面的，不足为凭，因为报告中充斥着对霍兰个人性格和专业技能的无节制攻击，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马歇尔回答说，理查森调查小组不涉及法律权力，只负责向他提出建议。随后马歇尔告诫太平洋战区每一名高级军官——实际矛头指向尼米兹和理查森。“制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完全是你们分内之

事，一旦出了问题，就应当立即设法解决。”金随后答复马歇尔，“这样的指示也许弊多利少，我看鼓励理查森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进一步做调查，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事件发生四年后，1948年，霍兰在《星期六晚间邮报》发表了战争回忆录，“史密斯对史密斯”一事被重新谈起。陆军第二十七师战史撰稿人埃德蒙·勒夫上尉对霍兰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的文章部分发表在《星期六晚间邮报》上，全文发表在陆军《步兵杂志》上。这场笔墨官司在1949年达到高潮。霍兰以单行本方式出版回忆录《珊瑚岛与高级将领》。勒夫在同时推出的第二十七师官方战史中毫不讳言，该师在塞班岛的表现不如两个陆战师，也承认拉尔夫对此负有责任，但同时直言陆军对霍兰在没有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妄下结论，是极不合适的做法。第二十七师在马金和塞班岛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们在埃尼威托克的表现明显好于初出茅庐的陆战四师，霍兰对此视若无睹，仍对第二十七师百般挑剔，说明他对陆军的偏见根深蒂固。就是说，陆军对“史密斯对史密斯”事件的过度反应并非由于事件本身，而是对霍兰一贯偏颇做法的一种反抗。

海军陆战队战史对这一事件记录很少，尽量淡化事件影响，但也指出巴克纳小组的结论是完全根据陆军人员的报告得出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陆军单方面组织的调查是无法审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有关档案资料的。老酒以为，这种事就是争到死，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结论。

后方领导相互骂街，岛上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歇。井桁和斋藤迫切希望得到增援，东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6月19日夜，参谋本部匆忙制订出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塞班的计划，同时得到裕仁首肯。20日，大本营陆军部颁布命令，关东军第九师团，以公主岭学校教导联队为基干新编成的第六十八旅团，第二十八师团第三十六步兵联队，关东军直属第二机动联队，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坦克联队等部立即集结，准备

乘船前往塞班。随着小泽第一机动舰队在菲律宾海铩羽而归，日军增援塞班计划完全落空。上述各部随后被转用于加强其他战略要地。

其间，小畑从关岛抽调一个步兵大队，乘13艘摩托艇试图在毫无海空掩护的前提下强行登陆塞班。该部21日7时抵达罗塔岛。后因塞班岛局势败局已定，这些部队即使能够侥幸穿越美军的封锁线登岛也无济于事。小畑下令该部6月29日返回关岛。他们要是留在罗塔岛就幸运了。关岛同样是美军的攻击目标，这些人回去不过多活些日子而已。

6月24日，岛上日军的处境更加尴尬。井桁在发往东京和关岛的报告中指出：“军司令部与第四十三师团联系中断，不知道他们情况如何，但可以认为并无多大改观。他们兵力估计已下降到两个步兵大队，正在加紧部署塔波查山的防御。”井桁同时呼吁东京，尽快向塞班岛派出增援，“不只是海军，还希望陆军航空队能够上岛”。斋藤和井桁想不到的是，就在电报发出当天，大本营已经做出放弃塞班的决定。

在东京，陆海军就夺回塞班早已展开激烈讨论，准备参战的舰艇、人员和物资正陆续向京滨地区集中。得知联合舰队主力在菲律宾海惨败的消息之后，陆军夺回岛屿的热情骤减。他们认为，在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前提下，取胜可能性几乎为零，陆军不能重蹈瓜岛覆辙，将兵员一批批送去被美军吃掉。再说，派出的增援部队能否登岛都成问题。相反在军令部，刚刚打了败仗的海军却提出“再决战论”或“复活作战论”。跳得最高的当数教育局课长神重德。神重德指出：“现在至关重要的是集中海军所有舰艇、飞机，大举反攻塞班。”大西泷治郎中将出具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将包括陆军飞机在内的所有飞机、人员抽调出来，竭尽全力对抗美军敌机：“不可坐失良机，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海军军备局大石保——原南云机动部队首席参谋——也提交了意见书：“希望集中所有兵力，孤注一掷。当前至关重要的是，绝不能因为挫折而无所作为。”

军令部向参谋本部提出，从陆军抽调战机100~150架，增援海军。参谋本部对海军的收复计划嗤之以鼻，提出陆军飞机不能在航母上起降，让那些毫无海上作战经验的陆军飞行员参战跟送死无疑。况且陆军最多只能派出增援飞机40~50架，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神重德开始四处游说，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到海军元老铃木贯太郎、米内光政、冈田启介家中撒泼，要求他们出面干涉海军高层，出兵增援。最后他找到了作战部长中泽佑：“请推荐我去当‘山城’号舰长，我要指挥它前往塞班，哪怕是最后在近海搁浅，我也要用舰上360毫米巨炮打击登陆点的敌人，协助岛上部队打败美军。”中泽哭笑不得：“你的战斗精神可嘉。但敌人现在正是最猖獗的时候，‘山城’号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达到塞班。我不能看着‘山城’号和舰上水兵落入虎口。你的意见我不能同意。”

虽然下边还在扯皮，但东条已经做出了放弃塞班的决定，并暗中派人告诉岛田采取统一步调。24日当天，他命令作战参谋瀨岛龙三回电井桁：“敌人业已使用岛上的空军基地，因而我军难以确保海上运输。事关国家军事力量全局，所请增援碍难照准。以上意见海军亦均同意。此令。”东条提议给岛上发一封激励电报，被众人以“此举过于自欺欺人”集体否决。当天的参谋本部《机密战争日志》上记着这样一段话：“海军在与陆军商议后，决定终止‘阿号作战’，放弃塞班。下个月月上旬，塞班守备队将全体牺牲。此时已无法进行预想的战争指导，只能寄希望于一亿国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可以使敌人失去斗志。”

电报发出后，东条和岛田一道进宫上奏天皇，言明将放弃塞班。裕仁一言不发，沉默往往预示着不同意。两人退出之后，裕仁命令皇宫侍从武官向元帅府下达有关塞班岛弃守的咨询事项，并尽快上报研究结果。25日10时，“元帅会议”在两位皇室成员陆军元帅梨本宫守正、海军元帅伏见宫博恭主持下召开。参会的除了陆海军名宿杉山

元、永野修身，侍从武官长莲沼藩及东条、岛田和两总部作战部长中泽、真田参加了会议。当初把老子赶下台，职务你们兼着，现在正好幸灾乐祸看热闹。从会议规格看，裕仁对军方放弃塞班的做法是非常不满的。

前线战局绝非几个老头子在后方随便议论一下就能够改变的。会议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个挽救危局的办法。大家只是告诉东条和岛田，应该力阻美军在塞班部署远程轰炸机威胁日本本土，同时坚守马里亚纳其他岛屿，给后方部署防御争取时间。说句不吹牛的话，这些主意老酒不闭眼睛都能提出来。会议最终上奏天皇，“确保塞班实属必要，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正如昨天两总长上奏的那样，别无其他对策”。裕仁只好作罢，放弃塞班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24日当天，斋藤率师团司令部成员逃出查查村以北临时驻地，在塔波查山顶峰东北方的白色悬崖上建起了新指挥所。这已是两周内斋藤第四次搬家了。新指挥所是在坚硬岩石上精心挖掘的一处洞穴，其所在山梁一直向北延伸至塔波查山主峰。一切辅助设施早已准备完毕，斋藤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布置得最为严密的一处指挥所。美中不足的是，这里无法抵挡塞班外海美军舰艇的舰炮打击。好在他也住不了多久，三天后斋藤就要第五次搬家了。

虽然美军在步步进逼，但岛上日军仍然心存一丝希望。每天都会有人高喊：“我看见联合舰队了。”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说：“美国人在岛屿周围设置了五道封锁线，联合舰队已经冲破了第四道，正在向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但近海出现的一直都是美国人的船，自己的船连根毛都看不见。大家相信联合舰队一定会来，因为塞班对日本实在太重要了。连日来，南云一直在研究援军登陆点及扰乱美军后方的办法，殊不知自己已经被东京无情抛弃。

6月25日，霍兰将攻占塔波查山和卡格曼半岛的两大任务分别交给了陆战二师和四师。夺取塔波查山将使日军失去最佳观察位置，夺取卡格曼半岛将大幅收窄攻击宽度。当天陆战四师两个团的进攻在8时15分准时发起。第二十四团的攻击几乎未遭多少抵抗，10时15分已占领东海岸卡格曼山高地。第二十三团的进攻和友军一样迅速，15时33分已到达指定0-6线位置。施密特少将下令各部肃清半岛残余日军。

当晚，陆战第二十四团第一营C连意外吃上了一顿“十合一”大餐。除基本口粮外，他们吃到了刚刚宰杀的新鲜鸡、鸭、猪肉。后方还送来许多剃须刀和牙刷，小伙子终于可以好好收拾一下自己了。因连长受伤临时代理指挥的弗雷德·斯托特中尉感慨地说：“我们站在半岛尽头高地上，满意地回头望着我们方才攻占的地方。这片土地绵延数英里，有的地方十分平坦，有的地方格外陡峭。从地图上根本无法看出，塞班岛原来有这样广阔的一片陆地。”在当天的总结中，并桁承认卡格曼半岛失守。

相对而言，陆战二师任务要艰巨一些，他们经过两天激战，艰难地将日军赶下山峰。陆战六团副团长肯尼斯·麦克劳德中校在指挥战斗时被日军狙击手射杀。为保护战友，该团一营哈罗德·艾伯森一等兵将身体压在一颗冒烟的手榴弹上，壮烈殉职。他获得“征粮者行动”第一枚荣誉勋章。

主力部队向北推进进展缓慢，在南方纳富坦半岛，美军清剿日军残部的行动同样举步维艰。拉尔夫被解职之后，临时接任的贾曼少将将南部清剿任务交给了参谋长格弗里·奥康奈尔上校。在随后几天，美军进攻虽然未见多少起色，日军盘踞地区仍在不断缩小。26日夜，佐佐木决定发起一次决死反击，行动口令“七生报国”。佐佐木清楚，明天早上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作战计划是：趁夜突击美军占据的阿斯利托机场，还活着的人向北进发，前往旅团司

令部驻地500高地，如果能与斋藤所部主力会合更好。突击行动一旦失败，所有幸存者将拼死守住脚下土地，“不能参战者必须自尽”。

当晚，佐佐木纠集了所有残兵约500人，借夜色掩护向步步进逼的美军突然发起反冲锋。一直处于进攻态势的美军第一六五团二营猝不及防，27日凌晨2时30分，日军成功突入阿斯利托机场。他们用刺刀捅破飞机油箱放火焚烧，1架P-47被烧得只剩骨架，另4架飞机被毁。

“海蜂”大队和陆军工兵营迅速投入始料未及的战斗，他们将推土机当作战车阻击日军，使用卡宾枪向敌人射击。

5时20分，当佐佐木率部突入500高地试图与旅部会合时，才发现那里早已被美军预备队陆战第二十五团占据。双方都认为前方来的是友军，以至有不少士兵相互走入对方队列。黎明时分爆发的这场遭遇战异常血腥、惨烈，双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展开搏杀，到处都有白刃格斗和赤手拳击爆发。另一股日军突入位于机场和500高地间的第十四炮兵团二营阵地，营长乔治·威尔逊中校误认为这是一支需要通过阵地的友军，当日军开始射击时，方知来的是敌人，指挥部下仓促迎战。抱着必死信念的日军士兵纷纷拉响手榴弹冲向美军火炮与之同归于尽。最终143名日军虽无一幸存，但二营也付出了伤亡33人的惨重代价。

27日上午，美军打扫战场时，在阿斯利托机场、500高地和炮兵阵地数出日军尸体500多具。一些日军士兵身上穿着美军制服，他们携带部分M-1步枪，饮用水和口粮容器上也打着美军的标志。尽管最终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但佐佐木发起的玉碎进攻得到美军高度评价，认为其组织严密，行动果断，大大超出了塞班日军的平均水准。

守军倾巢而出主动出击，27日上午，第一〇五团二营三个连在向纳富坦角推进过程中几乎很少遇到活人。18时40分，美军宣布占领纳富坦角，在附近5个山洞发现日军尸体200具，周围数出尸体350具。加

上佐佐木率部突围的500人，南部地区日军残部超过1050人，远超霍兰最初预计的300~500人。看来霍兰留下一个不满编步兵营——全部战斗结束时二营可战之兵仅剩556人——是不太妥当的。这些都成为陆军后来指责霍兰滥用职权的有力证据。

6月24日15时，贾曼从拉尔夫手中接过第二十七师指挥权。战场形势绝非更换一个师长就会有实质改变。贾曼试图从南面进攻死亡谷。战至26日凌晨，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毫无进展。当晚，小畑下令从提尼安岛西岸松哈隆港出动11艘运兵驳船，试图迂回增援塞班，途中被美军驱逐舰“班克罗夫特”号和护航驱逐舰“埃尔顿”号发现。除1艘被当场击沉外，日军其余驳船再次返回提尼安岛。

为躲避战火，岛上许多平民开始沿东岸向北方逃难，其中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难民找到洞穴之后，就以椰子树叶为床，用空罐子煮饭，他们除身上的衣服外，几乎一无所有。所携带粮食早已吃光。但对他们来说最难忍的不是饥饿，而是缺水。塞班岛河流极少，只有东岸中部和南部阿斯利托机场附近才有水源。加拉潘北部虽然有一座净水厂，但现在根本无法接近。一根甘蔗对孩子们来说已经算奢侈的享受了。

美军步步进逼，使日军防区不断缩小。援兵注定不会再来，26日晚，岛上日军指挥官彻底失望了。在当晚发给小畑的电报中，井桁估算日军前线兵力已不足建制20%。其中第一一八联队约300人，第一三五联队约350人，第一三六联队约300人，第四十七独立混成旅团约100人。现在该旅团代理指挥官是一名陆军中尉，第七工兵联队只能由一名军曹临时指挥，可见军官伤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第三独立山炮联队变成了纯步兵部队，第九坦克联队仅剩3辆坦克。实际上，由于通信不畅，井桁估计数字明显偏低，很多被孤立的日军小部队仍在顽强抵抗。井桁的数据也没有包含海军信息。随着美军不断向北挤压，

日军最终聚拢起来的人数很可能会有所增加。井桁明确指出当前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各部出现混乱，二是严重缺乏饮水。

最后，井桁绝望地说：“要守住塞班岛北半部，绝非我们这些残兵能够完成的。目前塞班战事只是在单方面进行，敌人拥有猛烈的炮火，拥有制空和制海权。白天部队调动非常困难。晚上敌人频频发射照明弹，极易发觉我军动向。另外我方通信已被切断，联络极度困难。由于我军严重缺乏武器装备，行动与指挥大受阻碍。还有，我们受到旁若无人的低飞敌机之威胁，敌人又用海陆交叉炮火从各个方向向我们射击。我们从前线撤至后方的部队战斗力日见减弱。但我们绝不会投降，每个军人必须死守现有地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

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让斋藤之前的乐观情绪一扫而空，他发往东京的报告极其煽情：“我们的孱弱表现有负圣恩，特向天皇陛下深深致歉。我等已无能为力，在我方没有制空权的地方是没有胜利希望的。陛下的臣民在战斗期间毫不畏死，我们将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保卫帝国财产。我们仍然期望能够得到空中增援。祈陛下康健，我等全体高呼‘万岁’！”

26日清晨，贾曼的部队继续向死亡谷和紫心岭发起猛攻。10时，亲自抵达前线督战的贾曼一怒之下解除了埃尔斯上校第一〇六团的团长职务，由师参谋长斯特宾斯上校取而代之。就在佐佐木率纳富坦角残部对500高地和阿斯利托机场发起反击的同时，日军另一股小部队向美军阵地发动了一次成功夜袭。第一三五联队第六中队中队长大津理作兴致勃勃地向领导汇报说，当晚他率领15人成功突破美军数道防线，至少毙敌150人，端掉了塔波查山西南一个美军指挥部。在发往关岛和东京的电报中，井桁特意强调了这次突袭和大津的名字。不过美军三个师的记录中都没有这么一回事。日军小规模夜袭天天都有，但一次搞掉美军150人似乎不太可能。

随着美军步步进逼，6月27日，斋藤被迫将司令部再次北移。第五个指挥所位于塔波查山以北2000米的一处山坳。为克服通信困难，当天南云中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斋藤北马里亚纳集团司令部合署办公。南云现在只是个摆设，实际作战陆军说了算。27日上午对外发出的电报中，井桁承认塔波查山已经失守。

28日，南云和斋藤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军参谋长井桁主持。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有几个人甚至在会议上睡着了。南云和斋藤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井桁则讲述如何在岛上只剩1/3的地方建起最后防线——从西面塔纳帕格一直向东到海岸。没人提出异议。疲惫不堪的斋藤说，这个建议“不错”。海军一名中佐代表南云发了言：

“我们让陆军作主。”接下来研究执行问题。部队分散在塞班北半部，缺乏有效联络手段，井桁选派体力尚好的人去联络各部。平栲负责集合第一三六联队残部，他只能在野战医院里找到士兵。他喊叫该联队士兵归队，没人听他的指挥。平栲回来向斋藤报告说，他无法找到部队去建立最后防线东半段。斋藤和井桁一言不发。

当天，数天逡巡不前的美军第二十七师终于在紫心岭南部高地建立了一系列阵地。次日10时30分，原驻夏威夷陆军第九十八师师长乔治·格里纳少将来到前线，从贾曼手中接过了师长职务。贾曼在完成短暂代理任务后重回老位置。新官上任的格里纳迅速对战线做出调整，决心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死亡谷和紫心岭。在当天的战斗中，第一六五团团长凯利上校被迫击炮弹炸伤，副团长约瑟夫·哈特中校火线接替团长职务。

6月29日，第二十七师对死亡谷的进攻终于取得进展。当天战斗结束时，第一〇六团向前推进900米，第一〇五团推进550米。15时30分，第一〇六团一营与左翼陆战二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取得联系。塔波查山山顶一个观察哨位上，霍兰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前方战况，难得地表态“第二十七师当天的表现非常出色”。

6月的最后一天，第二十七师在死亡谷和紫心岭的激战终于看到了尽头。10时，他们与右翼陆战四师主力正式取得联系。在向前推进400米后，死亡谷已被抛在身后。经过8天激战，第二十七师向前推进3000米。在登岛的三个师中，第二十七师兵力最少，负责的中路地形最复杂，对面的敌人也最强。施密特少将非常同情友军的遭遇：“谁也没有打过比这更硬的仗！”

美军三个师的战线在6月底终于拉平，中塞班战斗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美军伤亡3987人：陆战四师1506人，陆战二师1016人，陆军第二十七师1465人。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死亡谷和紫心岭一带：第一六五团团长凯利上校负伤，第一〇五团一营营长威廉·奥布莱恩中校和第一〇六团三营营长哈罗德·米佐尼中校阵亡。指挥官更迭最快的是第一六五团二营，第一任营长约翰·麦克唐纳25日负伤离任，第二任营长格雷高利·布罗西少校27日负伤离开，第三任营长詹姆斯·杜利上尉临时代理一天后将职务交给第四任丹尼斯·克莱尔少校。第一六五、第一〇六两个团伤亡连长22位，可见战斗之惨烈程度。美军攻克中塞班山地之后，岛上日军全面覆灭已指日可待。

7月1日清晨，当击沉“翔鹤”号的功臣“刺鳍”号接近塞班岛锚地时，岛上激战仍在持续。科斯勒少校发现附近有大量舰艇停泊，其中部分已开始返航。他用信号灯与“菲利普”号互致问候，随后在驱逐舰引导下前行。舰长詹姆斯·鲁特少校告诫科斯勒，由于岛上正在激战，近海漂浮有大量残骸，很可能对航行构成威胁。日出之后，潜艇上的水兵看到了岛上的激战。“塞班岛上，炮弹和炸弹爆炸声不断。迄今为止，这是海军陆战队开展过的最激烈战斗，”科斯勒说，“海军舰队不分昼夜地对岛上敌人进行炮击、轰炸，不给日军任何喘息之机，每次轰击都射得很准。在他们的炮击下，仿佛整座岛屿都在颤抖。飞机俯冲轰炸同样令人震撼。最精彩的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岸上陆战队员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将日本佬打得屁滚尿流。”

“刺鳍”号是美军攻占加拉潘后入泊的第一艘潜艇，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潜艇在港口停泊后，斯普鲁恩斯、特纳和希尔一同登艇，紧随其后的记者们频频向科斯勒发问。会面持续了约一小时。对水兵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观看岛上的战斗——就像麦克阿瑟和今村均喜欢看海战那样——而不是冗长难熬的新闻发布会。次日17时，完成加油补给的“刺鳍”号起航投入新的战斗。在经过短暂靠港之后，艇上水兵士气更加高涨。科斯勒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在抵达塞班岛时，我们所受到的接待和礼遇让我感到，作为美国人是一种荣幸，作为美国海军的一员更加让人自豪。”

7月2日，在霍兰和第三两栖部队司令官盖格少将陪同下，斯普鲁恩斯登上塔波查山山顶。从那里向西和南边远眺，他看到了城镇、海滩、港口和麾下的无数战船。后来在写给尼米兹的信中他说，“我亲自察看了塞班岛中部的高峰，这里易守难攻。日本人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在这里部署防御。夺岛战役之所以久拖不决，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这里”。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说，“我们站在山顶上，现代化的陆地战场一览无余。我们戴着清晰的眼镜，能够看到我军正在行进的坦克，支援前线的步兵，还有那些坐着卡车从后方赶来的士兵。我能听见我军炮弹从空中呼啸而过，然后在日军阵地上爆炸”。

6月30日夜间，美军突然发现对面日军阵地变得异常寂静，以往惯有的夜间袭扰也不见了。7月1日天亮之后，前线美军清晰看到，日军正沿第二十七师阵地前方的一条公路向北撤退。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日军撤离依然秩序井然，保持随时可以转身反击的态势。由于已经占领了岛屿2/3的地区，也不怕日本人向北跳到海里去，前沿阵地美军并未发起追击。

7月1日后半夜，斋藤放弃了现有指挥部，撤往一座遍布岩石的山谷中藏身。这条山谷长3公里，一直延伸到加拉潘东北角。此刻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对部下的控制。有人提议发起一次敢死冲锋，斋藤搁置了

这项建议，下令分散各部在沿岸集结，在塞班岛最狭窄处构筑最后防线：“你们必须将进攻美军撕成碎片！”至于有多少人接到这道命令，就不得而知了。

霍兰命令三个美军师乘胜追击，尽快突破日军最后一条防线，占领全岛。7月2日，左翼陆战二师向加拉潘攻击前进。中路陆军第二十七师尽管可战之兵只剩五个营，但在拿下死亡谷和紫心岭后士气大振，竟然在两天时间里向北推进2500米，眼前日军的阻击比起他们刚刚结束的战斗简直微不足道。右翼陆战二师几乎未遭遇太大抵抗，由于推进太过顺利只好暂时停下脚步，等待友军拉齐阵线。侦察队发回的消息显示，对面日军正在后撤。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日军大幅度收缩使美军进展神速，“情况就像一个人原本在推一扇被卡出的门，然后突然发觉它倒下去一样”。霍兰鼓励各部以更快速度挺进，并使用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来激励大家：“对胜利者来说，战斗永远都不会被认为太快；对被征服者来说，他们无法坚持太长时间。速战速决的胜利是更高水准的胜利；迟缓的决定是对战败方损失的一些补偿。”

在霍兰的激励下，4日当天，左翼陆战二师二团顺利占领加拉潘，将之作为献给独立日的特别礼物。曾以繁华著称的街道满是烧焦的柱子和散乱的瓦砾，人和动物的尸体横在路边，到处弥漫着雾一样的尸臭味。日军基本放弃抵抗，只有一名士兵在北端沼泽的一个小岛上抱着机枪在顽强射击。海上的美军驱逐舰因为怕误伤友军并未集中发射炮火，零星几颗炮弹落在了松软的烂泥中。陆战队员对这个日军士兵的勇敢非常钦佩，绕过他后继续向前挺进。

霍兰对当天的战果非常满意，同时向全军发出了最后总动员令：“本职骄傲地在这个独立纪念日向在塞班岛奋战的勇士们送去祝福。你们不屈不挠地勇敢战斗，忠于职守，值得我们的国家给予最高表

扬。你们应该为7月4日的成就自豪。你们战斗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享有自由和独立进行的战斗。你们的作为意味着自由独立的原则永远不会被遗忘。所有人都干得很棒，我相信你们的能力是无限的！”

霍兰将未占领的地区一分为二，左半部由第二十七师负责，右半部交给陆战四师。为使各部顺利完成部署，进攻时间被推迟到5日中午。格里纳少将和施密特少将得到的指令是：“在次日总攻发起之前，可以调整现有阵地，或者进行小规模进攻，也可以在必要时发起一次协同攻击。”对面日军为构筑最后防线并未主动发起进攻，美军两个师阵地交换进展顺利。

在美国人眼中，盘踞岛北一隅的日军残部缺乏装备，补给不足，其中很多人患有疾病，通信联络几乎断绝，医疗设施荡然无存。但如果就此认为日军已经丧失斗志，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在美军调整阵线的7月4日凌晨1时30分，一支中队规模的日军寻隙冲进美军第一六五团指挥所。美军立即向来袭者开火，日军在丢下26具尸体后遁入夜色之中。次日清晨，美军在阵地前沿发现了第一三六步兵联队联队长小川的尸体，从他身上搜出一份宝贵的地图及斋藤下一步的兵力集结计划。

日军经常会使用诈降。他们先是举起白旗，待美军士兵走近时再向他们投掷手榴弹。这天，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弗雷德·斯托特中尉的连队在向岛北狭长地带推进时，一群受伤的查莫罗人带着孩子突然出现在前方。迫击炮班的菲尔·伍德中尉带巡逻队迎上前去，准备将平民带往安全地带。正当他们向前走时，那些将查莫罗人送到美军身边的日军士兵，在30米外突然开火，伍德中尉等5人当场阵亡。曾在夸贾林战役中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的亚瑟·厄尔文中士试图冲上去抢救中尉，也被当场打倒在地。在岛北部，类似事情随处可见。因此，当日军士兵向美军走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被立即射杀。“我们确实

想抓活的，但我们真的做不到这一点。”陆战二团一营营长伍德·凯尔中校说。

加拉潘镇失守之后，斋藤意识到在塞班的抵抗已接近尾声。7月4日，美军一支小分队出现在他驻扎山洞对面山谷里，用自动武器不停向洞口进行射击。斋藤被迫再次迁移指挥所到马昆沙正东的一座山谷里。这里很容易遭到美军舰炮的打击。经过两星期的炮击和轰炸，山谷周围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这里又被称作“地狱谷”。“我们觉得，这个名字仿佛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此处果真成为南云和斋藤的葬身之地，并因此成为今天塞班岛旅游必去的一处景点。

虽然日军仍占据着一些山洞、悬崖和山丘等战术要点，但他们已经无法连成一条战线，抵御美军的压倒性火力。在被美军占领区域，那些幸存日军士兵只能各自为战，一直到死。通信完全断绝，即使斋藤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也无法联络并调动他们。

7月5日，斋藤召集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由于连日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满脸胡楂的斋藤显得非常憔悴，参谋甚至觉得他这副模样有点可怜。会上，南云难得地张开了嘴。他提出采取长期防御战略，这样也许能坚持更久，为联合舰队前来救援争取时间。斋藤对南云的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赶来增援的海军在海上几乎被美军全部歼灭，这足以证明海军是多么无能，他们是一群“只会开舢板船的家伙”。正因为他们碌碌无为，才使天皇陛下无数忠勇的陆军精英葬身鱼腹，自己也落得今日即将败亡的悲惨下场。

平栉汇报说，下午他曾走出山洞到前线视察，那里已经称不上前线！美军还没发动进攻，士兵已经自动撤离。接下来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沉默。最后井桁说话了：“明天凌晨，集中这个地区所有剩余的部队，发起最后一次‘玉碎’攻击。让我们一起来结束这场战斗吧。”

当天下午，在做好最后清理工作之后，南云向军令部总长岛田发去了诀别电报：“为攻打敌人，各部将朝查兰卡诺亚发起最后进攻。我期待各部的英勇作战。祝愿天皇万岁，皇军昌盛。我将与诸子共存亡。”

高木随后也拍发了电报：“我军将死守塞班。我将率领舰队士兵冲入敌阵。同时希望能够亲眼看到麾下潜艇取得显赫的战果。万岁！”

16时27分，参谋总长东条、军令部总长岛田联名致电南云，除了对岛上部队的英勇作战“表示满腔敬意”，还转达了天皇颁发的致辞：“塞班事态诚属遗憾，官兵殊死奋战，朕无比欣慰。”

看到天皇发出的电文，宇垣在《战藻录》中写道：“对天皇的致辞深表感激。它能使我们毫无杂念，痛下决心坚持战斗。”

当晚，司令部人员吃掉了最后的食物，包括一些蟹肉罐头、鲑鱼、饭团和清酒。现场气氛严肃。虽然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官兵还是会偶尔开几句玩笑，聊一些陈年旧事。平栲离开日本时，贺阳宫亲王曾送他两支香烟作为纪念。这皇族成员贺阳宫实在抠门，要送还不送人家一包，只送两支。平栲将它们精心收藏，生怕一不小心折断了，当然也一直没舍得抽。此时大家都是要死的人了，平栲大方地将烟贡献出来。两支烟被众人你一口我一口地传吸，直到烟屁股短得拿不住为止。平栲问井桁和斋藤，是否参加明天的“玉碎”攻击。此前很少说话的南云接过了话头：“我们三人自杀。”平栲问和部队一起挤在山洞里的平民如何处置。“这时候军人和平民已没什么区别，”斋藤说，“与其被俘，不如拿起竹矛参加战斗。请写出大意如此的命令。”

6日晨，美军的轰炸与炮击重新开启。观察哨报告说，美军坦克很快会攻上来。一直悄悄与南云和井桁小声说话的斋藤向平栲打了一个

手势：“我们三人决定，在上午10时自杀，请原谅我们先走一步。”

清晨6时，斋藤准备对部队发表演讲。他看上去骨瘦如柴，袖子上还沾着斑斑血迹。他的胳膊被飞溅的弹片击中，医生将他的衣袖撕开用绷带包上。斋藤走上小讲台，整个山洞变得鸦雀无声。斋藤身后的墙上点着蜡烛，他在摇曳的烛光下开始了最后的演说：

“自美国鬼畜进攻以来，已经过去了20多天。岛上陆海军士兵和平民已经进行了出色而勇敢的战斗，日本军人的荣誉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们身上。我知道每个人都已竭尽全力。奈何时不我与，我们无法再继续开拓这片疆土。我们曾同仇敌忾，奋力战斗至今，但如今我们物资短缺，进攻火炮已被美军完全摧毁。我们的战友相继倒下。尽管备尝战败之辛酸，我们也要誓言‘七生报国’。敌人已经占领大半个岛屿，他们的野蛮进攻还将持续。我们不论发动进攻，还是留在原地，唯有一死。然而，死中有生。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发扬帝国男儿的精神，我将留下，与残存者一起前进，再给美国鬼畜最后一次打击。把我的尸骨埋在塞班，作为太平洋上的堡垒。

“正如《战阵训》所云，‘决不能蒙受被生俘之耻’。我将拿出灵魂之忠勇，按永生之原则从容就义。在此，我同你们一起祈祝天皇陛下和国家福祉永存。我会前进，寻找敌人。

“都跟我来！”

平栲问三人用什么方法自杀。“我们将先切腹，”斋藤说，“但切腹致死所需时间太长，所以请安排我们每人身后站一名军官，朝我们后脑开枪。”南云、斋藤和井桁分别选择了专属副官庄林规矩夫、牧野秀夫、柳本富雄负责介错。

切腹仪式由军高级参谋铃木二郎主持。切腹之前，三人都脱去上衣坐在洞口，身材矮小的南云居中。10时刚过，斋藤叫来平栲交代了

遗言，然后示意铃木，切腹仪式正式开始。三人遥望日本本土，正襟危坐，他们前方临时制作的小台子上摆放着各自的军刀。三位副官试射手枪后，个个神色凝重，站在长官身后。美军的炮声一直在山谷中回荡，在场所有人都已充耳不闻。

铃木声音低沉：“请各位长官上路。”

南云低声说了句：“请！”

斋藤站起身，朝日本方向鞠了一躬，然后跪了下来。南云和井桁也做了同样的动作。三人一起拔刀出鞘，按照传统方式反手持刀切入腹部，同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

铃木右手一挥，三位副官的枪响了。三人的尸体同时向前扑倒。枪口硝烟袅袅散去，恰似三人逐渐消散的灵魂。斋藤的副官柳本放声恸哭，很快被周围军官制止。

除了三人，中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矢野英雄、第四十三师团高级参谋茂木政雄、第三独立山炮联队联队长中岛庸等人因伤无法参加自杀攻击，已在南云等人切腹前后陆续自杀身亡。

平栲想把尸体和军旗一起烧掉。他叫一些士兵来帮忙，但其他军官不允许这么做——燃烧产生的烟雾会暴露山洞位置，吸引美国人向这里打炮。平栲同意午夜出发攻击前再烧。几位将军已死，平栲感到轻松了许多。反正今晚自己也会死。念及此处，他索性倒在地上，大睡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累了。

有人将三人自杀身亡的消息电告东京，同时通报次日凌晨将发起最后的“玉碎”进攻。大本营回电不同意这种做法，命令守军继续坚持战斗：“争取时间，等待海上决战结果，塞班战局很可能会出现转机。”——直到此时，东京那帮官僚还在欺骗岛上的将士。军令部发来电报说：“只要寸土尚存，就要死守到底。”

东京当天就塞班战况发布公告：“敌我战线犬牙交错，互有混战情况发生。”从字面上看，守军似乎还能坚持下去。但明白内幕的人都知道，这是“玉碎”前夜了。

三位长官已经身亡，海军参谋提出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海军代表提出：“东京的电报要求我们撤往哈纳德鲁，固守待援，我们应该在那里组织起最后抵抗。”陆军代表马上提出反对意见：“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精心筹备明天凌晨的进攻。现在离预定发起攻击时间只剩十几个小时，根本不可能再变更计划。形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另一位陆军参谋指责海军懦弱、胆怯。海军代表则说，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你们陆军违反了天皇陛下和大本营的命令。

双方争执不下。之前一直患病卧床的第四十三师团参谋长铃木拍案而起，厉声喝道：“师团长阁下已经不存在了，作战事宜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我说不能取消，就是不能取消。这是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一位海军参谋当场反驳：“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武雄中将还在哈纳德鲁地区。你一介陆军大佐，竟敢指挥海军中将，成何体统？”看到陆军仍执意发起进攻，海军单方面宣布执行东京的命令，通知各部向哈纳德鲁地区撤退。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海军人员参加次日的“玉碎”行动。

不是所有陆军都执行了铃木的命令。在马昆沙山附近帐篷营地里，军医大场荣派往海军指挥部索要食物的一名军曹回来说，南云授意所有部队，不要参与任何带自杀性的攻击行动，海军很快会来增援，赶走入侵的美国人。之前大场已决定自杀，现在他的决心动摇了。自杀只会使天皇陛下失去一名忠勇的士兵，他有什么权利自行了结生命呢？大场把手下士兵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自杀是一种叛国行为，任何想参加“玉碎”行动的人都是懦夫。他告诉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会发起进攻，就在今晚。我们不能向敌人示弱。我们要实施突袭，偷偷包抄到他们后方，进行持续攻击。直到我们的海军和登陆部队回来的那一天。塔波查山的树林和山丘将成为我们的要塞据点，我们了解那里的每一条沟壑，每一座山丘。”他命令一名军官向第一三五联队联队长铃木带去口信，声称将率部进入丛林与美军周旋，但不参与当晚的行动。

由于美军在不断紧逼，此前数日，日军残部已在地狱谷、切腹谷和马比角一带集结。士兵将岐阜、爱知、静冈——第四十三师团三个步兵联队来自上述三地——的三面军旗切成碎片，带在身上。武器极度缺乏，整支部队只有10挺轻机枪，1/3的人员配有步枪和手榴弹，其余人大部分手提竹枪和木棒，能够在上边绑个刺刀已经非常威风了。大家在星光下，一边贪食剩下的粮食（这是他们人世间的最后一餐），一边等待军官发出进攻命令。进攻部队被分成三路。沿西岸的右路指挥官为吉田正治，中路由参谋长铃木亲自领军，右路靠山地一侧指挥官是平栞。

对日军可能发起的最后反击，美军早有预料。6日傍晚，第一〇五团三营抓获一名俘虏，这位海军第五十五警备队的军曹供认说，岛上残存部队已接到命令，7日清晨发起一次全面反扑。消息很快传到第五两栖部队司令部，霍兰判断日军的“玉碎”攻击一定会沿海岸一带平原地区发起，这正是他最初将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二师放在左翼的原因。沃特森少将赞同霍兰的看法。早在7月2日，美军各部已得到命令，积极采取针对日军可能大规模反攻的各种防范措施，前沿阵地夜间要保持密切联系。

6日当天，霍兰和沃特森特意赶到第二十七师司令部，提醒新师长格里纳少将：“今晚或明晨，日军很可能对塔纳帕格平原发起一次‘玉碎’攻击，确保各营之间的密切联系。”格里纳回答说：“我的部队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随后恭候日军的这种行动。”

当时位于阵地最前沿的是第一〇五团威廉·奥布莱恩中校的第一营和爱德华·麦卡锡少校的第二营，前沿阵地东南方有个长500米的缺口。奥布莱恩向团部请求援兵，将豁口堵住，但副团长延森中校说“无兵可调”，会向师部提出同样的要求。师部对延森的回答和他对奥布莱恩的回答是一样的。至少目前，美军第一线两个营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力量。

当平栳一觉醒来时，洞内已经漆黑一团。他看到很多人穿着破得无法形容的军装，手持步枪、军刀和竹矛在洞外集合。他们在集结地留下了无数清酒和啤酒瓶——时至今日，那些空酒瓶在山坡上依然随处可见。冲锋部队临时凑成若干小组，军官在月光下把他们向海岸驱赶。士兵沿高地渗入狭窄的海岸平原，他们将在零时向塔纳帕格周围美军阵地发起冲锋。在平栳眼里，士兵就像“被赶往屠宰场去的没精打采的羊群”，军官则像“地狱之门的向导”。

岸边平原涌出3000多人，他们中很多是普通平民，甚至有剪掉头发的护士。岛民埃利亚斯·萨布隆带着9个孩子蹲坐在路边，他旁边站着12名妇女，手中都拿着步枪和竹枪，脸上糊满了泥巴。一个中年妇女走近萨布隆，“让我抱抱孩子吧”，然后抱起了年龄最小的那个女孩儿。在月光下凝视了一会儿孩子的脸庞后，她把孩子交还萨布隆，说句“照顾好孩子们”，就转身加入了进攻队伍。

不远处传来“哇！哇！哇”的叫喊声，高地上传来了射击声，这是进攻发起的信号！士兵不等平栳的命令，就没头没脑地沿海滩向塔纳帕格冲去。他们中有跑着的，有边跑边唱的，还有因喝多了酒走路摇摇晃晃的。平栳一手握手枪，一手持军刀跟了上去。一发炮弹打过来，浓烟将他团团围住。他恍惚觉得身体忽然漂了起来。“我死了，真舒服！”平栳想。

美军瞭望哨很快发现了蜂拥而来的日军。只见领头6个人高举一面大红旗，他们身后是战斗部队，最后面——这一幕最让美国人难以置信——是几百名头裹纱布，拄着拐杖，几乎没有任何武器的伤兵，一瘸一拐蹒跚前进。日军人海沿环绕海滩一条运甘蔗的窄轨铁路，朝美军两个营猛冲过来。战后幸存的少数军官麦卡锡少校回忆当时恐怖的一幕：“这就像老式西部片里的电影场景，我们是摄影师，这些日本佬只是不断地冲过来，又冲过来，不知停息。你打中了一个人，并不会变得有什么不同，还有另外5个人会继续冲上来，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日军参加“玉碎”攻击的准确人数已不可考。格里纳少将后来组织的肃清工作共检尸体4311具，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在发起冲锋前就已死去。最后被俘虏的第三十一军情报参谋吉田清给出的数字是不超过1500人，后来又修正为3000人。另外，有一名朝鲜劳工的估计数字也是3000人。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及相关文献均采用了这一数字。

越来越多的日军分成三路，潮水般涌向美军阵地。他们宁死不退，即使被打得鲜血淋漓也照样拼命前进。二营G连乔治·奥唐奈中尉竭力指挥部下反击。刚开始他估计敌人有四五百人，但不久就发现至少有上千人。中尉禁不住边射击边骂：“这些日本佬都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吗？”波里科夫斯基中士刚开始还瞄准射击，很快他发现这种方法很笨，冲上来的人实在太多，只要把子弹射出去就肯定能命中。到4时45分，从马坤沙出发的日军已经杀到美军的两个营在铁路沿线的环形阵地，铃木的中路主力突破两个营阵地间的空当，直插后方。人数居绝对劣势的美军逐渐被敌人压制，战场乱成了一锅稀饭。

关键时刻，美国海军完全无法提供支援。双方士兵完全搅在一起，位于近海“伯明翰”号轻巡洋舰空有充足炮弹却无法开火，开炮

毫无疑问会误伤自己人。舰长托马斯·英格里斯上校急得直跺脚，也只能与其他本可提供火力支援的舰船一起袖手旁观。

5时，一大股日军逼近一营主阵地。奥布莱恩中校一边狂吼“给我顶住”，一边双手各持一把手枪冲出营部，指挥部下反击蜂拥而上的日军。手枪子弹打光之后，他又抄起一挺12.7毫米机枪向日军扫射。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被一群挥舞军刀的日军围住，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后退半步”！次日，美军在中校周围数出的日军尸体超过30具。

日军人潮席卷而过，A连托马斯·贝克中士站在营长身边与敌人近身格斗，用枪托抡打对方的钢盔，身负重伤后依然不愿离开战场。他让战友将自己拖到一棵树下，靠树坐定，要了一把手枪和一支香烟后催促战友赶紧离开，自己留下断后掩护。次日打扫战场时，中士尸体旁边被击倒的日军达到8人。随后奥布莱恩和贝克都被追授“荣誉勋章”。

第二营救护所的帐篷里很快挤满了伤员，完全超出了承载能力。本·萨洛蒙军医上尉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牙科专业。他在疏散人群时突然发现，一名日军士兵冲进帐篷，拿刺刀刺死了一名伤兵。萨洛蒙立即半蹲下来，开枪将那名日军击毙。又有2名日军士兵冲到了帐篷口，被其他士兵开枪打死。他看到又有4名日军士兵匍匐到帐篷口，就冲上前踢掉其中一人手中的匕首，开枪打死了第二名日本兵，接着用刺刀刺死了第三人。随后他命令将伤员撤往后方1000米处的总部，自己拎一支枪断后掩护。

美军第一线的两个营伤亡惨重，1200名兵员中有406人阵亡、512人受伤。阵地相邻的陆战十团死45人、伤82人。第一营军官死伤过半。第二营本来只剩24名军官，最后活下来的只有7人。美军1艘驱逐舰在距加拉潘约800米处的礁石上找到了第一〇五团幸存的40名士兵，

海滩上到处都是美军伤员，还有日军尸体逾300具。美军翻译乘登陆艇向潜入环礁湖的少数日军驶去，通过扩音器劝他们放下武器。这群日军共24人，其中12人举手投降，剩下12人要么自杀，要么被自己的长官杀死。当美军登陆艇靠近时，一名日军军官举刀砍下了4名部下的头颅。陆战队员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醒过神之后，他们愤然开枪将那名军官打成了筛子。

平栉的部队越过美军两个营之间的缺口，袭击了陆战十团三营炮兵阵地。三营东南方的四营阵地也遭到了猛攻，他们共打死日军85人。该营哈罗德·阿格霍尔姆一等兵驾驶一辆吉普车往返于枪林弹雨之中，运送45名受伤战友脱险。他本人被日军狙击手射杀，随后被追授“荣誉勋章”。

接到日军大举进犯的消息，格里纳和霍兰迅疾向前线派出增援。10时，斯特宾斯上校率第一〇六团两个营投入战场，渐渐稳住了形势。午后不久，美军坦克出现了。激战持续至傍晚，美军前沿阵地重新固定下来——从海滩越过平原再经切腹谷谷口，沿崖顶直达地狱谷一带，之后通入内陆与陆战四师阵地相连。日军最后的攻击宣告完结。为避免敌军士兵装死，美军会朝所有日军尸体再补上几枪，反正他们有的是子弹。次日清晨，《时代周刊》记者谢罗德来到现场，他在报道中心有余悸地写道：“整个战场尸体如山，内脏和脑浆到处都是，腥臭难闻。”

曾给山本和南云当过勤务兵的野田是当天日军冲锋队伍中的一员。他突然感到屁股上好像被人用棒球棍猛击了一下，但一点也不疼。他蹒跚着试图继续前进，却一头栽倒在地，他被美军一颗机枪弹击中了。野田从遍地尸体中发现了一个美军军用水壶，立即捡起来狂饮一通。他挣扎了半天也站不起来，感觉右脚的鞋子有千斤重。由于无法弯腰解开鞋带，野田捡起一把美国刺刀，又从一名已死的日本手中取过一根棍子，把刺刀捆在棍子上吃力地把鞋带割断。鞋虽然脱

掉了，但他还是站不起来。他想一定是裤腿把自己拉住了，但把裤腿割下去后，还是不行。

野田只好坐在沙滩上，听天由命。他想，明年今天很可能是自己的忌日了。在黎明的晨曦中，他看到几米外仰躺着4个日军士兵，正在若无其事地抽烟。“咱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其中一个人边说边给他扔过来一包烟。野田舒展身体，躺在沙滩上抽烟。那个扔给他烟的士兵朝他喊道：“嘿！海军，我们马上要去死了，你参加吗？”

野田举起手榴弹：“我也有一个。”

“请原谅，我们先走了。”

野田把身子缩作一团，以免被手榴弹爆炸溅起的弹片击中。一声巨响之后，野田睁开眼看过去，只见4具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此时身上不断流出的血吸引了野田的注意力，开始他想用止血带扎住，但很快就改变了念头。还是让自己流血而死吧，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我只有27岁，干吗要死在这里呢？我生也好，死也好，都不能给日本带来胜利。”忽然他听到有人用奇怪的语言说话，接着被人踢了一脚。他呻吟了一声，两个美军卫生兵把他抬起来放上担架。他看见美国兵在踢其他尸体，既踢美国人的，也踢日本人的。因为实在太累了，刚才又流了那么多血，野田一下子晕了过去。

平栳同样在战斗中受伤晕倒。当他醒来时，看见对面一堵洁白的墙壁。“我还活着！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只盖了一条毯子。良久，他才发现自己无法随便移动，原来左手被铐在了床头上，头和肩部都受了伤。精疲力竭的平栳忽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军官在最后攻击中活下来是耻辱的。

趁现场混乱，大场率自己的小部队偷偷溜到半山腰的丘陵地带。考虑到美军很快就会从“玉碎”攻击中缓过神来，且他们的后方部队

警惕性肯定没一线高，大场率部一直留在山脊高处。此时美军的注意力集中在山谷，并没有发现他们。借助美军照明弹发出的亮光，大场看到不远处的美军营房和汽车，偶尔还能看到岗哨。现在他能做的，就是极力隐蔽行踪，避免被美军发现。

7月8日上午，悄悄溜下山的大场残部加入了日军一支炮兵部队。9日下午，他们遭到一支美军巡逻队的围剿。大场把军刀、手枪和其他装备扔进灌木丛，然后脸朝下，卧倒在地，屏住呼吸，躺在两具尸体的中间装死。美国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中间不时伴有枪声，还有重物在地上拖曳的声音。有人用枪托戳他的大腿，大场一动不动，那人随后就离开了。15分钟后，美国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大场站起身，发现自己的24名手下全部毙命。眼睛中枪的阪野死在山顶上。他从附近一具尸体上找到一把刺刀，将阪野的左手拇指割下。如果能够活着回到日本，一定把它交给阪野的家人。日落之后，他听到山谷中有自己人说话，于是顺小路跑下山，与4名炮兵会合。当天晚上，他又收容了20多人，开始朝塔波查山方向摸索前进。

日军的“玉碎”攻击对美军下一步向岛北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原来会在北部地域抵抗的日军都投入了反攻，并在战斗中死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接下来的推进不会遭遇任何抵抗。战斗打响以来，美军一直在努力起草心理战宣传稿，引诱日军前来投降。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日本人进行了精准的文化描述，供宣传和审讯俘虏时使用。其中写道：

日本人是敏感的。他们感情充沛，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他们满怀乡愁，有着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他们不喜欢三段式推论，喜欢凭直觉做出敏感的心理反应。他们对艺术非常敏感，即使那些智商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很容易对书法作品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最粗鲁的日本人也会朗诵诗歌，很多日本人会写诗。他们的性格是极其抽象的，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美感，诸如插花、山水画

和举行各种仪式等。从出生那一天起，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戴上面具，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

在制作传单时，美军尽可能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他们起草的传单多达14个不同版本。仅仅登陆日当天，他们投下的传单就多达17.5万份。到7月27日，在塞班岛被俘的1734名日军中，只有一半说看到过这些宣传品。日军士兵担心如果对传单感兴趣，就会受到军官的严厉惩罚。有人说传单内容过于复杂，难以理解。几名俘虏自告奋勇，为美国人重新编写通俗易懂的传单。

在劝降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当数陆战二师上等兵盖伊·加瓦尔东。这名墨西哥裔美国人年轻时曾混迹于黑帮，移民美国后，与邻居一家姓中野的日裔交上了朋友，对日本人有较深的了解，还学会了说日本话。登陆日当天，加瓦尔东擅离职守，偷偷溜到防区外散步，竟然用他半生不熟的日语带回了两名俘虏。连长约翰·施瓦贝上尉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警告他以后不准再干这种蠢事。

加瓦尔东认为，自己的语言天赋浪费了实在可惜。下一次，当他带回50名俘虏时，施瓦贝的态度变了：“随他去吧，这狗崽子好像有点儿能耐。”从那时起，只要有机会，加瓦尔东都会主动去说服日本人投降。

7月7日，日军“玉碎”攻击结束之后，加瓦尔东带两名俘虏再次出动。加瓦尔东告诉两人：“你们带着平民去死，是不符合武士道精神的。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火焰喷射器会把你们烤成肉串儿的。”一名战俘很快带回12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加瓦尔东紧张极了，他知道如果这些人暴乱，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他给那些人发了香烟，然后用带有墨西哥口音的日语告诉大家：“各位战友，大家好。霍兰·史密斯将军托我给你们带个话，他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很钦佩你们的勇气，命令我们的部队必须为参

加‘玉碎’攻击的幸存者提供避难所，你们的这次光荣行动将名垂青史。史密斯将军向你们保证，你们将被送到夏威夷，在那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战争最后结束送你们回去。史密斯将军言出必行，他希望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流血牺牲。”

加瓦尔东欣慰地看到，日军士兵根本没有反抗的意思。他知道这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霍兰·史密斯是谁，但牛还要继续吹下去。他用手势比画特纳将军的舰队有多么强大，最后说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各位战友，美国海军的强大实力足以使你们全军覆没。”尼米兹麾下的心理学家多次强调，不要在话语中使用“俘虏”“投降”等敏感词。日军一名中尉问他，后方有没有医院，加瓦尔东立即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中尉让4名士兵留在原地，带其他人返回山洞。不到1小时，他竟然带回50名士兵。加瓦尔东将随身携带的一包磺胺药粉给了他们，并承诺很快会有更多的药品送来。日落前，他的队伍扩大到800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承蒙上帝眷顾，谢天谢地！”加瓦尔东在向领导汇报时，心有余悸地说。

后来，加瓦尔东在剿灭岛上的日军游击队时受了重伤。施瓦贝上尉推荐授予他荣誉勋章，但他只得了银星勋章。1960年，海军陆战队将他的银星勋章提高到了海军十字勋章，这是仅次于荣誉勋章的荣誉。1970年，他重回塞班岛，在那里建立了一家海鲜公司并经营一个青年营，一直生活了20年之久。在五角大楼于2004年9月举行的纪念西班牙二战退伍军人的仪式上，加瓦尔东应邀做了发言。他一生获得了许多奖项和殊荣，包括洛杉矶市、芝加哥市和北马里亚纳联邦授予的。他的经历引起了好莱坞制片人的兴趣，1960年，美国拍摄了电影《玉碎塞班岛》。影星杰弗里·亨特饰演加瓦尔东。

7月8日9时30分，陆战四师以四个步兵团一字排开向北进攻，只有小股日军轻武器火力给他们制造了点小麻烦。当晚，仅第二十三团打死的日军就超过500人。在卡拉贝拉山口及周边的战斗中，经常发生单

兵对战。陆战第二坦克营格兰特·蒂默曼中士用身体挡住了日军的一颗手榴弹，防止它掉进敞开的坦克炮塔门内。用生命保护战友的行为，使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

第二十三团三营的战士特别关注带有东方人面部特征的人，为此甚至闹出大笑话。一个肤色较深、身穿陆战队制服、英语讲得很蹩脚的家伙，在最终获准投降前，被打得半死。被押到三营营部后，这名特殊的“俘虏”向营长保罗·特雷特尔少校——他是19日火线接替因伤离任约翰·科斯格罗夫中校营长职务的——报告说，他是一名有波多黎各血统的陆战队员。倒霉的是，自己长得像东方人，英语说得又不好，这已是自己第三次被战友俘虏了。特雷特尔少校称：“这个西班牙裔美国人真的吓坏了。”

到7月9日，美军夺取塞班岛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在最后的进攻中，陆战二团、二十四团、二十五团由左到右齐头并进，第二十三团在第二两栖装甲营的支援下负责西北海岸清剿任务。当天的攻击波澜不惊，各部为了抢先到达马比角，争先恐后地展开了竞赛，这样就有不少日军残部被迂回绕过，使他们今后不得不掉过头来，花更多时间去肃清他们。16时15分，前方的3个团均报告说，自己率先推进至0-9线，前方已是湛蓝湛蓝的大海，再没有陆地可以攻占了。

得到前方传回的消息，特纳中将急不可待地宣布美军占领塞班岛，由贾曼少将卫戍部队接管岛上防务。这不过是个形式上的宣言，仅仅意味着成建制的日军抵抗宣告结束，岛上激烈的小规模激斗仍无处不在，扫荡数千名躲在山洞里的散兵游勇依然凶险异常。“这意味着，”一名陆战队员挖苦说，“如果你现在遭到射击，那就是从你自己后方打过来的。”那些之前忧郁地预言“1948年见金门大桥”的小伙子，现在都说“要在1945年活着回家了”。

死在塞班的日本陆海军高级军官极多。南云和斋藤自杀的同一天晚上，南洋厅北部支厅厅长辻正保在北端马比山的洞穴中自杀。7月8日，第六舰队司令官高木毙命，死因不详，有传自杀，有传死于“玉碎”冲锋。同日死去的还有第三驱逐舰战队司令官中川浩，第五根据地部队司令官兼第二海上护卫队司令官辻村武久，第一联合通信队司令官伊藤安之进。18日，第三十一军副参谋长公平匡武——日军攻占南京时，他是松井石根的作战参谋——独立混成第四十七旅团旅团长加岛三郎死去。另外，佐藤源藏是海军东南方面航空厂厂长，他可能死于7月8日或9月14日。此前7月3日，海军第五十五警备队司令官高岛三治已在加拉潘被美军打死。

在最北端的马比角，美国人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普通平民很少被俘。日军将平民驱赶到这里，告诉他们死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选择不同的死法。悬崖边聚集了好几千名平民，他们的脚下是茫茫大海。

“不知不觉，人群中似乎出现了某种心理反应，大家紧紧地靠在一起，”陆战第二十团一营弗雷德·斯托特上尉说，“人群以平民为主，里边混杂着几个身穿军装的日军士兵，他们在人群中来回走动，将平民当作挡箭牌。”美军翻译和被俘的日本人通过广播向人群喊话，请求他们不要自杀。岛的尽头是一处60多米高的悬崖。美军在广播中说，仗已打完，等待他们的是安全和食物。他们还广播了已经投降的日本人的姓名。但几乎没人理会他们，部分想投降的人也被日军士兵阻止了。

“人群中传来了奇怪的歌声，突然有人举起一面旭日旗，旗帜迎风飘扬，”斯托特说，“人群中出现了躁动，有人开始跳海自杀，歌声也变成了惊慌的哭闹声，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扔手榴弹的是那几个士兵，他们企图阻止平民投降或逃跑。”有人先把孩子扔下去，然后跟着跳，母亲们背着孩子跳入惊涛骇浪之中。山崖间沉闷的

爆炸声不绝于耳，令人心悸。大家纳闷，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惧，可以让一个怀抱婴儿的母亲认为跳崖是最好的选择？

悬崖下方的海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海军小艇要是不从尸体上开过去，就无法行驶。”扫雷艇“首领”号的艇长埃默里·克利夫斯上尉，看见一具裸体的女尸，是在分娩时淹死的：“婴儿的头已经出世，这就是他的全部。附近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双手紧紧抱着一个士兵的脖子，两具尸体就那样在海浪中漂来漂去。”

到底有多少平民死于这种可怕的自杀，无可考证。8月7日，战地记者谢罗德在《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塞班岛是美军占领的第一片有大量平民居住的日本领地，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集体自杀事件，是否意味着整个日本民族都誓死不降呢？”《科里尔周刊》的一篇社论说：“马比角自杀事件令人毛骨悚然。但除了可怕之外，它对于我们在太平洋进行的战争有何意义呢？有人推测，这意味着整个日本将选择灭亡，而不是投降。因此，在认定他们真正投降之前，我们应该把日本人全部消灭。我们已经知道了关于日本人的一个真相：他们是穷凶极恶、冷酷无情的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如果还没有确定这些人已经完全丧失战争能力，就不能对他们表现出宽容。否则将为我们的国家招来灭顶之灾，这跟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其间，斯普鲁恩斯收到一份报告，在马昆沙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发现了几名日军高级将领的尸体。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说：“在本次战役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南云忠一之死。他曾在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中担任日军舰队指挥官。中途岛海战后，他回到国内，5月来到塞班岛。事不过三，这次他终于死了。”

为保证机场安全使用，美军还必须拿下塔纳帕格港外2300米处的马尼亚加沙岛。该岛仅长300米、宽250米，上边驻有小股日军。虽然他们不会对塞班或今后将要占领的提尼安岛发起主动进攻，但可以及

时向东京提供美军飞机或舰艇的出动情况。承担夺岛任务的是约翰·伊斯利中校——他于6月15日登陆后因伤离任，7月3日伤愈后重返前线，其间营长职务由副营长约翰·伦奇少校临时代理——的陆战六团三营。登陆行动预定7月13日11时发起。在此之前，美军炮兵向岛上倾泻了720发75毫米炮弹和900发105毫米炮弹，几乎将小岛翻了个遍，日军仅有的3门炮被全部摧毁。美军登陆的两个连几乎未遭顽强抵抗，战斗在1小时内胜利结束。21名守军，除了16人被击毙，其余5人和10名朝鲜劳工成为美军俘虏。在留下1个步兵排和1个迫击炮班之后，其余美军顺利返回大岛。

美军已经宣布占领塞班，许多日军逃入山洞和丛林之中，誓死不降。随着美军讨伐行动的全面展开，隐匿的日本士兵不断被消灭或投降。7月底之后，清剿工作放慢了脚步，但贾曼少将称每天击毙和俘虏的日军超过100人。在塔波查山顶峰，美军一个排遭到35名日军的突然攻击，另一支美军巡逻队也在次日遭到了类似的袭击。在查兰卡诺亚，一名护士告诉医生，她负责的一名日军伤员说，一名日军大尉——他无疑正是大场荣——带领几百人躲进了深山。对陆战二师情报官波拉德上校来说，这无疑是个新发现，他立即开始制订计划并展开一系列针对性的清剿行动。

美军最大的一次肃清行动发生在11月。他们从3个团中抽调5000人，在猎犬的引导下一字排开，扫荡几乎横跨了整个岛北部。大场事先已经知道美军的清剿计划，他手下的一名士兵伪装成平民，潜入美军安置区，将得到的消息及时通报给大场。站在山脊一处岬角的大场，用望远镜观察美军的阵线和清剿过程。他发现美军巡逻时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前方，就下令部下爬到山脊高处，贴在悬崖边以躲避美军追捕。最近的时候，大场距美军士兵只有不到20米。

到1945年下半年，大场残部成为岛上日军唯一有组织的部队，他们一直在塔波查山西部山区与美军展开游击战，靠吃面包果、木瓜和

蜗牛维持生命。尽管生存条件极端恶劣，人员也在不断减少，但大场作为军医，带着士兵巧妙地与美军周旋。他们不时溜下山坡偷袭美军阵地，夺取弹药和补给。圣诞节前夜，美军的5名水手上岸购买纪念品，其中4人在军官俱乐部门口被射杀。当美军大部队赶到，偷袭的日军早已不知去向。大场的频繁袭扰一度使美军巡逻队在执行任务时不敢离开主路。凭借行动速度和突然性，大场成功避开了美军的多次围剿。头大无比的美军赠送他一个绰号“狐狸”。

1945年上半年的一天，一名手下将捡到的传单交给大场，上边有东京遭轰炸的照片。很多人说照片是伪造的，大场无法判定真伪，但他的确看到有美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返回塞班。他把照片给一名来自东京医院的士兵看，士兵在上边认出了几条铁道线，但附近整个街区都被烧光了。“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战败了，我们的海军再也不会回来了。”大场说。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军巡逻队开着吉普车用大喇叭呼叫残留日军，“战争结束了”。但日本人怎会轻易相信？他们认为这是美国人的奸计，丝毫不为所动。11月初，他们与陆战二团三营K连发生了一次激烈战斗，大场的12名部下被当场击毙。大场通过在查兰卡诺亚的平民朋友与美军互换信息。11月27日，这位平民给他带来了驻帕甘岛马里亚纳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独立混成第九联队联队长天羽马八亲笔签署的投降命令。至此，所有流言都得到了证实，大场顿时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此时距日本投降已过去3个多月，距塞班岛陷落16个月之久。

1945年12月1日清晨，在对空鸣放三枪抚慰战友的亡灵之后，这支塞班岛上最后有组织的日军部队共47人，整理好军服，列队走出藏匿之地。大场作为队长，高举太阳旗，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们一边高唱《步兵的本领》，一边沿塔波查山山脊齐步下山，走向投降仪式的现场。他们在面露惊讶的美军队伍前停下脚步，将武器放在地上。陆

战二师赫尔曼·刘易斯少校走上前去，在距大场一步前站定。大场用左手从刀鞘里抽出军刀，将刀柄举过头顶，以示敬意，然后将军刀递给刘易斯。刘易斯用双手接过军刀。

至此，在日本投降4个月后，塞班岛最后一支有组织的日军在抵抗了512天后终于放下武器。被解除武装的大场及部下立即被送入战俘营。在此之前，东京认为大场已经战死，追晋他少佐军衔。发现他还活着后，东京取消了追授的军衔。

大场这段传奇经历在日本被广为“传颂”。对这个数万人都抓不到的敌人，美国人也心存敬佩。一个叫唐·琼斯的陆战队士兵多次参加围剿大场荣的行动，对那段经历记忆深刻。战后，他专程赶往日本，找到大场荣，根据他的口述撰写了《虽然是敌人：大场队的512天勇战》一书，后更名为《大场荣，最后的武士：塞班岛1944—1945》。该书在日本出版后，极为畅销，一时间东京纸贵。2010年，日美根据此书合拍了电影《太平洋上的奇迹：被称为“狐狸”的男人》，剧中的大场荣由演员竹野内丰饰演。

琼斯和大场因此成了要好的朋友。琼斯还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回到美国之后，他专程拜访了即将退休的刘易斯中校，请求他归还大场荣投降时呈交的军刀。刘易斯还真同意了，他也对大场荣的顽强充满敬意。这把军刀因此成为大场的传家之宝。回到日本的大场荣声名大噪，从1952年到1992年一直担任丸荣产业有限会社社长。1967年4月至1979年3月，他还担任爱知县蒲郡市议会议员。大场在1992年6月8日去世，终年79岁。

塞班岛上的日军逾40000人，除了极少数散布各个角落展开游击战的散兵游勇，悉数被歼。此外，有22000名平民丧生，几乎占全岛居民的2/3。参加作战的美军地面部队71000人中，亡3144人、失踪128人、伤10952人，合计伤亡14224人，占总兵力的20%。

美国国民对伤亡数字一向敏感，上述数字公布之后，国内一片哗然。虽然新任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亲自出面说明：“占领塞班将使我们可以对包括日本本土、菲律宾群岛和荷属东印度等大部分地区展开海陆空全面军事行动。”但国内媒体不买账，认为牺牲这么多人占领一个弹丸小岛毫无意义。一向挑剔的老酒认为，占领塞班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兰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我一直认为，塞班岛战役是太平洋攻势中的决定性战役，它改变了随后太平洋战争的所有场景。硫黄岛和冲绳岛战役是伤亡代价更大，使我们更靠近日本本土的战役。但只有我们在塞班岛先取得胜利，打破日本的内环防线，摧毁了这个主要堡垒，打通通往日本本土列岛之路的前提下，占领硫黄岛和塞班岛才成为可能。”

塞班岛失守的消息传到东京，举国哗然。首相东条慨叹道：“日本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民族危机。”被东条赶下台的军事参议官永野修身指出，到这个时候，日本实施有效防御的希望已全盘落空：“当我们失去塞班岛时，地狱就在我们面前。”之前曾被美军俘虏的前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也站出来凑热闹：“马里亚纳群岛失守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三轮茂义显然赞同上述观点：“随着塞班岛的失去，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我觉得这是一场决定性战役。丢失塞班岛意味着美国人可以切断我们的海上航线，进而攻打我们本土。”这从侧面印证了霍兰的说法。塞班岛失陷直接导致东条内阁垮台。

7月17日，在一个中队战斗机和数架水上飞机的护航下，1架大型运输机徐徐降落在阿斯利托机场——它现在的名字叫伊斯利机场。能让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等大腕儿亲自到机场排队恭候，飞机上肯定有大人物。果不其然，率先走下舷梯的是海军作战部长、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他身后那个不太起眼的老头儿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海军上将。很多陆战队员没有见过尼米兹，

都想趁机上前偷瞄两眼。一名士兵感慨地说：“他看上去一脸慈祥，就像楼下小卖部出售烟酒的邻居大爷，根本不像一个指挥四位数作战舰艇、五位数战机、六位数甚至七位数战斗人员的高级将领。与新闻媒体中形容他的那些美妙词语，诸如‘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好像一点都不沾边儿。”

下飞机后，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彻底打消斯普鲁恩斯的顾虑。“雷蒙德，你干得真不错！”他的意思当然是指菲律宾海海战，“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我始终认为，你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此前，对斯普鲁恩斯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的保守指挥，外界一直议论纷纷。在珍珠港甚至华盛顿，很多出身海军航空兵的高级军官一度认为，胜利是他们的，不应归功于斯普鲁恩斯。其中代表人物仍是陶尔斯。他逢人便说斯普鲁恩斯坏话，当然是尼米兹不在的场合。在“猎火鸡大赛”结束10天后，克拉克少将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统特使莫里森少将：“我们真的错失了一个百年难遇的好机会。”他认为正是斯普鲁恩斯的瞎指挥，使自己失去了“成为贝蒂式人物的黄金机会”。米切尔表面上命令属下不准公开抗议，内心同样牢骚满腹。他甚至将下属对斯普鲁恩斯的不满直接反映到金那里——可能觉得反映到尼米兹那里等于没说，还漏了风。

金对上述言论嗤之以鼻：“我能做的就是告诉雷蒙德，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本人认为在菲律宾海海战中，他的舰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在回忆录中，金写道：“斯普鲁恩斯正确地履行了职责。他本人和其他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取得的成果影响有多么深远。在那次海战中，日本人损失了大量飞机，这严重削弱了日本海军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制空能力。”

对金的说法，第五两栖舰队和第五两栖部队双双举手赞成。一向不爱发言的希尔少将难得地站出来公开支持——可能因为特纳和斯普

鲁恩斯私交甚笃，让他站出来说有被指使的嫌疑。“对雷蒙德在菲律宾海海战中所做的决策，我是他的头号支持者。我在塞班岛指挥两栖登陆部队，日军试图迂回包抄我们。虽然我们的炮火支援舰船在西部海岸某个地方阻击日军，但如果敌人全力进攻，奥登尔多夫可能无法阻止他们。雷蒙德很清楚，我们有3个师的兵力滞留在沙滩上，很容易遭到日军攻击。他决定不撤走舰队，这个决定非常正确。我敢肯定，后世历史学家也会做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霍兰派吉普车将金、尼米兹、斯普鲁恩斯从机场接到他位于查兰卡诺亚的司令部。午餐之后，霍兰带众人视察了美军登陆的海滩。三位大领导提出，要登上塔波查山看看。霍兰严词拒绝，因为那里仍有零星日军狙击手出没，不时打出几发冷枪。斯普鲁恩斯并未坚持，他想看，随时可以叫霍兰安排。但大老远跑来的金和尼米兹都不同意，执意要看，还提出要绕岛巡视一圈。官大一级压死人，霍兰只好叫来几辆吉普车。金、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霍兰坐一辆，另外几辆装满荷枪实弹的陆战队员。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保证领导的绝对安全。

吉普车在岛北端马比角特意做了停留，几位美军最高指挥官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悬崖底下的岩石上仍保留着“疯狂的日本人留下的无比恐怖的一幕”。金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平民受日军唆使，纵身跳下悬崖，开启了一场自我毁灭时的狂欢。”对金和尼米兹来说，看到日军这种自杀行为，就可以想象未来一旦进攻日本本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随后，他们视察了3个师的官兵。

视察结束，斯普鲁恩斯将金、尼米兹和霍兰全部拉上小艇，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虽然将很快离职，参谋长穆尔上校还是来到舷梯处迎接大家。因为知道是金在阻止他晋升，还要调离自己，穆尔故意对尼米兹特别热情，对金视而不见。

当晚，斯普鲁恩斯在旗舰设下晚宴，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金和尼米兹的确不能算便宜货。巡洋舰上，将星璀璨，仅海军上将就有3位，中将、少将一抓一大把。作为东家的斯普鲁恩斯坐在上首，金在左，尼米兹在右，其他将军和参谋依官阶和军阶依次排开。餐桌上点缀着华丽的装饰物，摆放着精美的银质餐具和瓷器。就在侍者将一盘盘美味佳肴端上来时，空中黑压压地飞来一大群不速之客——臭名昭著的塞班岛黑蝇，个个足足有一英寸长。

穆尔说：“它们一点都不怕人，只能将它们往外驱赶。”它们或用黏糊糊的脏脚站在精美的亚麻桌布上，或者直接飞到盘碟上先品尝食物，甚至在人们的鼻子、耳朵和眼镜底下爬来爬去。“简直太恐怖了，”穆尔说，“塞班岛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它们变成了这种小恶魔的自助餐厅。”它们很可能是从一具尸体上直接飞过来的。希尔少将一边驱赶黑蝇，一边试图将一大杯冰激凌递到桌子对面，却不小心碰倒了水晶玻璃杯，美味的红酒浸透了白色的亚麻桌布。大家笑称，塞班岛黑蝇用出色的表现证明，它们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击败第五舰队的一支外国空军部队。“大家都想尽快逃离那里。”穆尔扫兴地说。

金的塞班岛之行心情并不愉快，原因不在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他刚刚和总统闹出点儿小矛盾。7月11日，罗斯福接受民主党提名，准备参加第四次总统竞选。“如果人民选我当总统，我将为他们服务。在战争中服役的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长官并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些长官上面还有更高的长官。总统是总司令，但也有长官，我的长官就是全美国人民。”罗斯福让莱希带话给金，希望把美国舰队总司令、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称呼前的“总”字去掉，这样就只有总统被称作总司令。金答复莱希，只有罗斯福下书面命令，他才会改。莱希说总统不准备下正式命令，但希望能把称呼改掉。金根本不予理会，就像哈尔西当初在新军服问题上抵制他那样。

饭后，高级军官开会讨论战略问题。金问斯普鲁恩斯下一步准备打什么地方。

“冲绳。”斯普鲁恩斯的回答一向简洁。

“你能打下来吗？”金问。

“我想能的，”斯普鲁恩斯说，“只要我们能找到一种海上运送大量弹药的方法。”他解释说，在攻占冲绳岛之前，快速航母舰队可以部署在冲绳岛和日本本土之间的海域进行扰乱。尼米兹说，他准备向卡尔霍恩中将提出此事。

视察完塞班，金将经停珍珠港直接飞回华盛顿，准备参加9月魁北克举行的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7月26日，尼米兹将在瓦胡岛与罗斯福会晤——麦克阿瑟已受邀参加——研究美军太平洋上的下一步战略。按说这样的会议金、马歇尔和阿诺德都应该参加，但罗斯福拒绝带他们参会，只带了总统军事顾问莱希上将。金认为总统不带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到太平洋视察，是想通过与两位战区司令官的直接会面让外界看到他对战争的掌控能力，纯属政治上哗众取宠的拙劣表演。老酒觉得，鉴于尼米兹在吵架方面极不擅长。如果飞扬跋扈的金参加珍珠港会议，麦克阿瑟能否顺利重返菲律宾还真不好说。

夺取提尼安岛——未来原子弹出发地

塞班岛战斗尚在激烈进行之中，斯普鲁恩斯和特纳已经将目光盯上与之一水之隔的提尼安岛——部分资料称为天宁岛。该岛面积略小于塞班，只有101平方公里。塞班多山，而这里的地形相当平坦，岛上最高点拉索山海拔仅171米，塞班主峰塔波查山473米。提尼安岛是重要的砂糖生产基地，糖产量占日本全国总产量的10%，提尼安制糖厂是仅次于台湾屏东厂的东洋第二大糖厂。遍及全岛的蔗林、制糖厂、酒精工厂均属于南洋兴发株式会社，这个成立于1921年的公司是有官方背景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子公司，总部设在塞班。截至美军登陆日，岛上共有日本人13700人，大部分来自冲绳岛。另有朝鲜劳工2800人，中国人4人，查莫罗人26人。

提尼安岛以史上两颗实战原子弹的出发地而闻名于世。时至今日，机场旧址已杂草丛生，那个长4米、宽5米的壕坑仍在，不过已用玻璃罩封住。原子弹就是放置在这里，由液压支架托起装入超级空中堡垒机舱的。提尼安岛被选作原子弹出发地，在于这里的航空设施远好于塞班，关岛则被认为过于偏南。

在美国人眼中，提尼安岛似乎比塞班岛价值更大。美军将该岛作为必须夺取的目标，首先是为了保证塞班岛的绝对安全。否则，塞班美军将面临隔岸日军的炮轰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其次，塞班岛虽面积较大，但中部多山，适宜修建大型机场的地方不多。提尼安岛地势平坦，只要将岛上的蔗林推掉，就能建成数个供B-29起降的大型机场。况且，仅塞班岛还不足以容纳第二十航空队各作战单位及庞大的基础设施，更不用说还要作为配套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集结基地。最后，日军在岛上已建有三处机场，稍加修葺扩建即可投入使用，可以大大节约施工时间。基于以上因素，美国人对提尼安岛可谓

志在必得。早在塞班岛恶战进行之时，攻打提尼安岛的计划和准备就已排上正式日程。

6月下旬占领南塞班后，美军随即沿南岸部署陆军155毫米“长臂汤姆”，炮轰对岸。那里炮兵阵地集结的兵力迅速达到13个营——8个105毫米榴弹炮营、3个155毫米榴弹炮营和2个155毫米加农炮营，大口径火炮共计168门。随后15天，这里发出炮弹24536发，平均每分钟1.14发。从6月26日开始，美军隔海炮击的力度不断加大，提尼安岛日军永无宁日。截至登陆日，前来向岛上投弹的美军战机合计4300架次。

夺取提尼安岛的任务仍然由霍兰的北部战斗群承担。前段作战中，精疲力竭的美军急需休整，斯普鲁恩斯将登陆日期推迟至7月24日。来自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和P-47战斗机已进驻塞班，将与南岸炮兵部队一道为登陆部队提供炮火支援。攻岛美军的地面部队总兵力约54000人，首日登岛的是陆战四师，陆战二师将在次日上岸。在之前塞班岛的激战中，两个陆战师均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7月10日，两个师开始分头制订作战计划。次日，他们分别得到848名、845名补充兵员。即使如此，他们每个营的可战之兵平均也只有565人，远低于954人的标准编制。霍兰将清剿塞班岛残敌的任务交给陆军第二十七师和贾曼的卫戍部队，两个陆战师得到了几天宝贵的休整时间。

对登陆点的选择，美军高层展开了激烈辩论。提尼安岛海岸大多是参差不齐的石灰岩山崖，高2~30米，这让登陆行动的策划者头疼不已。岛屿近海处有少许珊瑚礁群，但带来的麻烦远不如那些山崖大。按地形来说，最佳登陆滩头无疑是提尼安镇西南岸，那一带的桑哈隆湾地势开阔，足以容纳以营为单位的登陆部队及提供后援的补给船只。那里潮汐稳定，珊瑚礁壁也相对低矮，登陆部队一个冲锋就能抵达提尼安镇。但日军同样明白，早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除了两个岸防炮中队，日军还部署有大量25毫米双管高射炮，附近水域设了水

雷，海滩上密布铁丝网，防御工事异常坚固。该处四个海滩“红”“橙”“绿”“蓝”，虽有2000米宽，但未连成一片，而是被一些低矮的山崖分割开来，不便于登陆部队快速拉平战线。另一个适宜的登陆地点是阿西加湾东北岸“黄滩”，日军将其列为美军第二个可能登陆的滩头，在那里部署了两个岸防炮中队和23个大型碉堡。如果美军在上述两地登陆，势必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

特纳认为，最佳登陆位置无疑是日军重兵把守的提尼安镇一带。他的副手哈里·希尔少将不这样认为。美军在塞班缴获的文件中显示，日军已预计到美军将在提尼安镇一带登陆。“我们对这份文件研究越深入，”希尔说，“从作战角度看，情况就越糟糕。在日军猜测的地点登陆只会增加我们的伤亡。”希尔的观点得到了霍兰和陆战四师师长施密特少将的支持。

认真研究飞机拍回的航空照片后，希尔认为在岛西北角两片名为“白滩”的地点登陆更能做到出其不意，可以避免陆战队员冲入一台“人肉搅拌机”。但“白滩”面积很小，不是一个理想的抢滩地点。突击部队上岸后很难快速展开，势必暴露在日军密集火力的打击之下。塔拉瓦战役之后，美军制定了一个关于两栖作战的基本原则，编制500人的部队在实施登陆作战时，沙滩宽度最少不低于500米。但“白一滩”宽度只60米左右。西南方向900米处的“白二滩”条件稍好，也只150米宽，只有中间60米宽的区域没有珊瑚露头或暗礁等障碍物。不过，希尔依然认为，这里地形不适于两栖登陆，会造成日军疏忽，从“白滩”登陆很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希尔的意见遭到特纳的坚决反对。“当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一想法时，”希尔说，“他把我臭骂了一顿，将我从办公室里赶了出去。他认为‘白滩’不是一个理想登陆地点。至少有三次，他明确命令我取消对‘白滩’登陆计划的研究，改为在提尼安镇中心登陆。我从未见过凯利如此刻薄暴躁。这不像他，他肯定有点不舒服。”希尔的话

暗示特纳当时喝多了酒。压力过大的特纳往往借酒舒缓神经。在霍兰和施密特的怂恿下，希尔直接找到战役总指挥斯普鲁恩斯。后者对希尔的想法非常感兴趣。特纳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

迫于压力，特纳下令考夫曼中校率“蛙人”出动，对“白滩”一带实施暗夜侦察，顺便侦察“黄滩”的情况。霍兰对海军的行事方式一向不太放心，坚持派一支“中立”队伍参与行动。奉命和考夫曼一起出动的是琼斯上尉的第五两栖部队直属侦察连。琼斯连几乎参加了之前所有的登陆行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7月10日晚，美军“吉尔默”号驱逐舰悄然出动，舰上载着琼斯和考夫曼两支侦察小分队——每队由水下爆破队员和陆战队员各6人组成。对“白滩”和“黄滩”的侦察行动持续了两个夜晚。正如之前所料，“黄滩”有日军重兵设防，那里的防御正在不断加强。对“白滩”的侦察印证了之前侦察机的判断，日军在那里只设置了少量水雷和障碍物。从附近水域和地理条件来看，除一些小型壶穴和岩块，珊瑚礁对登陆行动几乎无法构成威胁。美军在撤走时还刻意将沙滩上留下的脚印抹去，以免惊动日军，暴露自己的作战意图。

侦察队归来之后，特纳在“洛基山”号召开了确定登陆地点的专题会议，特意邀请斯普鲁恩斯出席。会上，霍兰指出，提尼安岛登陆作战本质上并非一场“从海岸到海岸”的战斗。因为出发地就在一海之隔的塞班岛，登陆部队进退自如，很容易获得补给。陆战队员在塞班岛登上登陆艇，跨过狭窄海峡就可很快抵达提尼安岛外海，这恐怕是所有登陆作战中从出发点至目的地最短的航渡距离。况且，除了海军舰炮和空中火力，整个提尼安岛北部都在塞班岛南部美军陆基炮兵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日本人只要暴露位置，头顶就会立即落下无数炮弹。

考虑到斯普鲁恩斯的倾向，特纳终于同意登陆点选在“白滩”。作战计划很快下发到克里夫顿·凯茨少将——霍兰已于7月12日出任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施密特少将接替他第五两栖部队司令官的职务，空出来的陆战四师师长位置由凯茨少将接任——陆战四师和沃特森少将陆战二师。根据计划，24日7时30分，陆战四师将率先在“白滩”登陆。与此同时，陆战二师将在提尼安镇外海摆出一副大规模登陆的架势，吸引日军注意力。待陆战四师在“白滩”建立桥头堡，陆战二师再掉头北上，在四师身后上岸。

希尔提出，近期台风在关岛以南呈逐渐增强之势，很可能对登陆行动造成影响。斯普鲁恩斯命令海军派出水上飞机，载上高空气象侦察员向西巡逻1500公里，及时跟踪报告天气变化情况。他同时授权希尔，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自主变更登陆时间。

美军对提尼安岛的空袭早在6月22日业已启动。由于塞班岛激战正酣，初期空袭只是零星进行。从7月16日开始，美国加大打击力度，不分昼夜对提尼安岛的日军工事实施轰炸。美军还出动驱逐舰，多次向岛上的蔗林投掷白磷弹，试图烧毁作物。因蔗林潮湿，效果不佳。

登陆日前两天，7月22日，珍珠港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负责一项实验性武器研发的路易斯·孟海军少校。孟和希尔是海军学院同班同学，两人见面后，免不了寒暄一番。在希尔的带领下，孟来到“坎布里亚”号，当众展示一种叫“凝固汽油弹”的新武器。

次日，当载着试验燃烧弹的战斗机飞往提尼安岛上空时，希尔特邀斯普鲁恩斯、特纳等人乘驱逐舰近前观摩实战。“炸弹的确威力惊人，”希尔说，“现场燃起的火焰足有100英尺高，似乎要蔓延到整个地面。”测量数据表明，这种炸弹一颗就能将长100米、宽30米的区域烧得精光，杀伤力远远超过白磷弹。孟最终的结论是，凝固汽油弹对烧除敌军表面伪装成效极好，飞机在烧除敌军伪装后，可以用机枪进

行准确扫射。提尼安岛上到处是树木和蔗林，凝固汽油弹可以提前将它们烧毁，为将来平整地面争取时间。

希尔认为，炸弹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燃烧时间不够长，无法让躲在山洞里的日军窒息。他建议在炸弹中加入焦油沥青增加有毒气体的含量。希尔并不担心这项新技术所滋生的道德问题：“让敌人死于凝固汽油弹，可能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死法，比被炸弹撕成碎片要体面得多。打仗必然会死人，许多看似恐怖的死法其实都是最快和最轻松的，前提是你真的敢于面对死亡。战争就是这样，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在和日本佬交战时，要么你杀死他，要么他杀死你。我们不能在消灭敌人的方式上过于挑剔。”

提尼安岛是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驻地。随着司令官角田觉知、参谋长三和义勇等大批人员进驻，一向名不见经传的提尼安岛频频出现在东京各大媒体报端。相比关岛和塞班岛，这里日军的兵力相对薄弱。陆军主力为绪方敬志第二十九师团第五十步兵联队2800人、鹿村一男第十八联队战车中队、和泉文三第四十三师团第一三五步兵联队第一大队950人等，总兵员4000人。第五十联队原属关东军，训练有素，是守岛的中坚力量。绪方还向岛上日本人提出参战要求，征召16~45岁男子约3500人，编成6个民间义勇队中队。

岛上海军部队除了角田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还包括第一二一航空队、第三二一航空队、第一〇二一航空队、第五十六警备队等部，兵员合计约4100人。他们大部分属于空勤、地勤和机关人员，地面作战能力较弱。岛上主要装备包括150毫米岸防炮10门、75毫米高平两用炮9门、75毫米山炮12门、37毫米反坦克炮6门、坦克12辆。虽然角田是唯一的将官，但未来地面作战并非角田所长，实际作战指挥官是绪方。这与塞班岛南云官最大，实际指挥由斋藤和井桁负责，有几分相似。之前，6月20日，联合舰队派出3艘潜艇前往提尼安岛，试图撤出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成员，因美军严密封锁未能得逞。

7月21日，美军侦察机发回最新情报。岛北海岸日军的三座120毫米炮对“白滩”形成致命威胁。炮台位于半山腰，塞班岛南部的陆基炮兵无法摧毁它们。战列舰“科罗拉多”号受命率驱逐舰出击，在距岸3000米处，用了一个多小时将日军炮台摧毁。

7月23日，美军对提尼安岛的轰炸和炮击达到高潮。当天，米切尔出动战机358架次，向岛上投弹97吨及火箭弹200枚。奥登尔多夫少将火力支援大队倾巢而出，将小小的提尼安岛围得密不透风。美军的舰船实在太多，以至各舰不得不谨慎行驶，以免相撞。

美军的舰炮打击刚刚开始，日军就立即发起反击。一发炮弹落在“蒙彼利埃”号前方仅80米处，着实将舰长哈里·霍夫曼上校吓了一跳。美军P-47战斗机向“白滩”后方高地投放凝固汽油弹，火势迅速在蔗林蔓延。美军故意加大对日军重兵把守的桑哈隆湾和阿西加湾的炮击力度，对预定登陆的“白滩”不加理睬。绪方迅速将预备队调往上述两个滩头。不过，绪方还是留了一手，命令各部将2/3的兵力作为机动，随时调往其他地区，应付突发情况。

登陆日终于到了。7月24日5时15分，考夫曼中校向希尔少将汇报说，风浪太大，水下爆破队无法清除“白二滩”一带的水雷。希尔将这一任务下达给“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飓风导致海面能见度不足500米，舰船和侦察机无法看清目标，所幸战列舰用炮火摧毁水雷的要求精度不是太高。7时整，美军舰船炮击暂时停止，舰载机黑压压地飞过来投弹，之后舰炮再次响起。与此同时，运载陆战二师的运输船出现在提尼安镇外海，准备实施牵制性登陆。

当天清晨，驱逐舰“斯科特”号受命与“科罗拉多”号、“克利夫兰”号一起执行炮击提尼安镇日军阵地的任务。7时30分，驱逐舰瞭望哨发现，镇后一处悬崖底部冒出火光和浓烟。舰长西摩·欧文斯少校猜测，悬崖下方很可能隐藏着日军6~8门火炮。欧文斯的判断非常

准确，该处数门英制150毫米火炮从掩体的浓密树叶中缓缓转向，突然向美舰喷出火光。22发炮弹准确命中“科罗拉多”号右舷，战列舰舷侧板被两次洞穿，燃料舱完全暴露在海面上，泄漏燃油达25000加仑，在海上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斑。舰体起火点多达11处，一门127毫米炮被炸哑。爆炸导致39人当场阵亡、4人失踪、198人负伤，伤员中包括分舰队司令官西奥多·鲁多克海军少将。

“如果能得到及时治疗，他们中有些人是可以活下来的，”军医莱昂·舒克说，“但伤员实在太多了，我们真的顾不过来，导致一些重伤员不治身亡。”在缺乏麻醉药的情况下，部分重伤员在船上接受了截肢手术，共被截下7条腿和1只胳膊。所幸水兵训练有素，迅速控制了火势。日军炮弹触舰即炸，并未对战列舰的深层结构造成损伤，舰体虽稍稍倾斜，但并未沉没。

“斯科特”号也被6发炮弹命中，命中舰桥的那发炮弹，将欧文斯少校当场炸死，另有18名水兵阵亡、27人受伤。威尔·赞帕中尉——他是一名颇具天赋的诗人，后来专门写了首长诗来记述这次战斗——临时接过指挥权，带伤指挥未受损的4门火炮进行反击。驱逐舰“麦克德莫”号驶上前来，派出医疗小组上船帮忙救助伤者。8时过后，希尔命令该舰向塞班岛方向撤退。

目睹了这场大灾难的“克利夫兰”号舰长安德鲁·谢泼德上校勃然大怒，一边下令主炮向日军炮位实施速射，一边快速驶向前去为友舰遮挡炮火。巡洋舰这一举动让“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穆尔赞叹不已：“它的12门152毫米炮同时开火，看上去就像失火了一样。”

美军对提尼安镇周围的舰炮打击和舰载机轰炸以及运输船大量出现在外海使日军确信，这里无疑正是美军的主攻方向。在制高点拉索山顶上，通过望眼镜看到这一幕的绪方，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他自知美军实力强大，凭现有兵力根本无法守住岛屿。但他有信

心利用手中精兵给美国人以沉重打击。这片海滩早已被各种火器标定，他甚至从岛北调预备队来加强这里的防御。在忍受了美军整整8天的狂轰滥炸之后，绪方渴望获得一次报仇的机会。让日军意想不到的是，美军舰船遭到岸炮打击后，仓皇撤走。大喜过望的绪方立即向关岛的小畑军司令部和东京发电报：“美军登陆已被我军顽强击退。”发报时，绪方心中狐疑，美国人就这么不经打？

就在绪方心神不定时，北方传来无比震惊的消息：美军主力已在岛西北海岸的“白滩”登陆。绪方立即意识到，中计了！出现在西南海面的美军不过是虚晃一枪，他们真正的登陆点原来在北面，美国人良心大大地坏了！

就在陆战二师在西南海滩发起佯攻的同时，运载陆战四师两个团的登陆船队正向“白滩”隐秘靠近。登陆时间预定为7时40分。为防止日军利用高地对滩头阵地进行观察，部署在塞班岛南部的“长臂汤姆”，向“白滩”一带发射烟幕弹。众多两栖运兵车不顾近海可能存在水雷的危险，奋勇挺进。“白滩”过于狭窄，美军两个团分成了15个波次，以极小的间隔向滩头冲击。7时47分，陆战第二十团第二营E连在“白一滩”顺利上岸。两波之间只相距4分钟，但美军登陆行动秩序井然。陆战队员蹚过齐腰深的水域，开始攀爬海滩上的低矮山崖。各部迅速冲过海滩，呈扇形展开，以行动迅猛弥补正面宽度的不足。8时20分，美军已有三个营上岸。10时30分上岸的推土机，迅速推出几条道路，改善了滩头拥挤不堪的不利局面。11时30分，首批谢尔曼坦克上岛。13时15分上岸的75毫米榴弹炮，随即排开阵势，为快速推进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炮火支援。

“白滩”一带，绪方只部署了第五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一二一、第三四三航空队各一部共300多人，根本挡不住美军冲击，守军很快被分割包围，陷入各自为战的尴尬境地。在炮兵和坦克的掩护

下，美军逐步向纵深推进。到16时，美军先头部队两个营和10辆坦克向内陆挺进1300米，顺利抵达O-1线。

登陆“白二滩”的陆战第二十团，充分利用正面稍宽的优势，让两个营齐头并进，日军的反击火力随美军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发现美军的真实意图之后，绪方冒着来自塞班岛南岸和海军军舰的密集炮火，试图向“白滩”派出增援。但提尼安岛地势平坦，蔗林几乎被美军烧光，增援部队无法藏身，直接暴露在美军的火力之下。“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克利夫兰”号驶抵近海，舰炮将日军的增援路线死死封住。无奈的绪方只能任由“白滩”守军被分割、包围、歼灭。

登陆日，美军以亡15人、伤225人的微弱代价，消灭日军438人，建立起宽800米、纵深1600米的桥头堡。傍晚时分，已有15614名官兵和48辆坦克登岛。黄昏时分，工兵开始架设从塞班运来的两个浮桥码头，它们在次日早晨开始发挥作用，满载人员物资的车辆可以通过码头直接上岸，大大提高了卸载效率。从这一刻起，提尼安岛日军的最后覆灭开始进入倒计时。

白天兵力无法调动，绪方不愿束手待毙，在黄昏时分调集兵力向北渗透，试图向美军滩头阵地发起夜袭。最先沿海岸进攻“白一滩”的是海军第五十六警备队的600名士兵。在美军炮兵、机枪和轻武器的联合阻击之下，日军扔下476具尸体仓皇撤退。另一支日军陆军部队在6辆坦克的带领下，沿海岸从南面进攻“白二滩”，瀉湖里的美军舰船及时发射照明弹，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严阵以待的美军炮兵瞬间将6辆坦克中的5辆打趴，跟进的步兵遭到火力密集覆盖，遗尸267具后败退。

相比上述两支日军，另一支从南面机场发起夜袭的日军非常狡猾，他们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精于隐蔽和近战。他们悄无声息地

靠近美军阵地，突然发难，一个步兵中队一度渗透到海滩地带，破坏了部分物资装备。然而，面对美军的强大火力和兵力优势，突袭的日军终难逃一死。次日黎明，突入美军防线的日军被全部剿灭。天亮之后，美军在登陆场周边清点出1241具日军尸体，其中包括第五十联队第一、第二大队，第一三五联队第一大队三个大队长。夜袭的日军大多属于战斗力强的精锐部队，这导致日军防御力量大大削弱。

登陆第二天，陆战四师进一步扩大巩固滩头，同时接应头天佯攻的陆战二师登岛。中午之前，陆战八团在“白一滩”无血上岸，开始向牛岬攻击前进。陆战二团紧随其后顺利登陆。当天，陆战二师前敌指挥部在“白一滩”建立。上午晚些时候，陆战六团在塞班岛搭乘坦克登陆舰开赴提尼安，傍晚时分顺利上岸。美军两个师未遭多大损失全部登陆，预示着比赛提前进入拉锯时间。

战地记者弗莱彻·普拉特如此形容日军的零星反攻：“他们就像细浪冲击岩石，因为他们的攻击对象是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或许用雨水冲击岩石来形容更为确切，因为从登陆第三天开始，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当天，陆战四师原计划7时发起的进攻，因头晚彻夜的滩头保卫战推迟。经过简单休整，11时，美军启动攻势。第二十五团运用迂回包抄战术顺利攻克马加山，美军滩头阵地扩大并超出O-1线。陆战第二十三团右路推进已略微超过马加山。陆战八团扫荡了地域宽广的牛岬地区。当天美军的最大损失来自炮兵部队。陆战第十四团阵地遭到日军火力反击，伤亡惨重。因前一晚损兵过多，当晚绪方并未组织夜袭，小股兵力零星骚扰被美军轻松击溃。

“部队在向南移动时路过许多炮台和防御工事，”希尔少将说，“建造方式决定了它们只能抵御来自南方的进攻。海军陆战队却从北

方掩杀过来，敌人不得不放弃它们，不战自退。”美军选择在“白滩”登陆确实是一招出其不意的好棋。

7月26日清晨，“征粮者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上将在塞班岛外海登上“科罗拉多”号，参加舰上阵亡水兵的海葬仪式。两天后，他又到“斯科特”号参加了另一场类似的活动。日军誓死不降的做法让斯普鲁恩斯非常头疼。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我无法透过重重浓烟、雾霭和风暴看清提尼安岛海滩，对日本人的理解同样雾里看花。有时候我很好奇，这些日本佬知道自己在被等着消灭掉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天，以“埃塞克斯”号为核心的第四大队离开提尼安岛外海，前往支援南部战斗群的关岛作战。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任务就由护航航母和随后进驻的陆军航空队承担了。

同日上午，陆战二师接管岛上东部战线，从岛屿东北端向南推进至俯瞰阿西加湾的阿西加角，将该区域的日军全部肃清。16时30分，西部陆战四师第二十五团在未遭多大阻击的情况下，顺利拿下制高点拉索山。第十四团第三营从塞班岛赶来，成为第一个部署在提尼安岛的105毫米榴弹炮营。

接下来的两天战斗波澜不惊。稀稀疏疏的蔗田随风起伏，使得日军无法藏身。陆战队员手持步枪，拉开散兵线，在坦克的带领下并排向前推进。28日，美军战斗机进驻牛岬机场。几天来伤亡轻微，但陆战二师仍得到862名补充兵员，陆战四师得到850名补充兵员，他们对面的日军是死一个少一个。美军最大的敌人与其说是日军，不如说是天气。当天暴雨倾盆，狂风将浮动码头吹得不知去向，物资卸载作业被迫多次中断。海上运输暂时断绝，美军只能借助可以抵抗巨浪的水陆两用运输车来运送弹药。一支C-47运输机中队负责提供短程穿梭运输服务，空投急需的弹药补给。进攻部队开始出现弹药短缺，美军甚至不得不把缴获的航空汽油临时给坦克使用。两个陆战师从左右两翼

冒着连绵阴雨向南推进。29日，他们已占领半个提尼安岛，形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

7月30日下午，陆战第二十四团攻克提尼安镇——他现在有个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圣何塞——和四号机场。陆战二师肃清了地势较低的东海岸地区。在清除山岭以南地区时，陆战二师遭遇一定强度的抵抗。好在日军组织紊乱，被美军轻易压制。至此，美军已控制了提尼安岛4/5的地区。被压缩到岛南狭窄区域的日军残部仍在负隅顽抗。

放弃提尼安镇之后，绪方试图纠集残部在岛南悬崖做最后一搏。他向关岛的小畑发出诀别电报，表明死守到底的决心。悬崖一带有三座海拔逾百米的山丘，形成了绝佳的天然防御阵地。31日，希尔少将调“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路易斯维尔”号、“蒙彼利埃”号和“伯明翰”号率13艘驱逐舰向日军阵地倾泻炮弹600吨，直到侦察机看不清地面情况。陆战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在坦克的带领下发起最后攻击，从西面冲向陡峭山崖。陆战二师两个团则由北向南发起进攻。美军在进攻时大量使用液体燃烧弹，烧得日军士兵无处藏身，鬼哭狼嚎。

当晚的战斗异常惨烈。山上地形复杂，美军两个师之间出现一道550米宽的缝隙。8月1日凌晨1时，日军发起最后一次反攻。疯狂的日军士兵沿陡峭山坡冲进美军火力网，如扑火的飞蛾般化为灰烬。美军动用各种武器拼命开火，最恐怖的当数37毫米反坦克炮发射的霰弹，一发炮弹就能将十几名日军炸得血肉横飞。美军火力猛烈，但仍有少许日军趁黑夜渗透到后方。一支150人的小分队一度迂回到陆战八团身后，封锁山路，击毁一辆救护车。5时15分，约700名日军对陆战八团二营阵地发起自杀式冲锋。美军组织兵力进行拦截，连书记员、炊事兵等后方人员都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最终将日军的反击击溃。

行军途中，陆战六团一个营向团长路易斯·琼斯上校的团部移交了一名会说英语的日本侨民和他的妻子。这位侨民曾在制糖厂当过主管。琼斯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岛上平民又在策划大规模的自杀活动。美军给这位侨民一个扩音器，让他坐在吉普车上，在几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护送下向隐匿在山洞里的平民喊话。

这位主管告诉难民，岛上的战斗已经结束，美国人值得信赖，他们会提供食物、水和药品。他的妻子利用女人的特殊身份参与喊话，向大家保证美国人不会伤害他们。走出山洞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人向美军走去。从高原西面斜坡的山洞里最后走出40多人。琼斯发现他们的手中提着袋子。起初他以为里边装的是个人物品。随着距离不断拉近，琼斯忽然发现他们是被一根长绳子绑在一起的。突然间，轰隆一声巨响，那些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原来袋子里装的是炸药。爆炸让那些摇摆不定的平民下定决心，开始朝美军这边跑。仍有部分人自杀，但这里始终未出现塞班岛那样的大规模平民自杀事件。

接下来的一周，美军看护所接纳的平民达到13000人。一些平民刚从山洞走出——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就被洞中的日军士兵从背后射杀。陆战十团机枪手查尔斯·培斯义愤填膺：“说实在话，我们毫不怜悯山洞里的那些日本佬。尤其是看到刚才的那一幕。我们再也不会同情那帮浑蛋。我相信目睹这件事的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8月1日8时，美军攻势再度开启。日军在夜袭中损失了大量兵力，美军的推进速度大大加快。18时55分，陆战六团尚在向马波角挺进时，施密特少将就迫不及待地对外宣称“美军占领提尼安岛”。特纳、希尔和穆尔参加了提尼安镇举行的升旗仪式。肃清残敌和进攻行动一样危机四伏。2日清晨，一小股藏匿在崖顶山洞的日军突袭了第六团第三营营部，他们约有一个中队。美军成功击毙100余人，营长约翰·伊斯利中校在战斗中阵亡。

2日晚间，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角田觉知、参谋长三和义勇、第五十六警备队司令官大家吾一、第一〇二一航空队司令官栗野原仁志、第一二一航空队司令官岩尾正次自杀身亡。据俘虏供述，角田曾尝试乘救生艇逃出提尼安，由潜艇接应逃离，这一计划因美军严密封锁而失败。

3日0时，绪方焚烧了联队军旗，率残部——包括陆军、海军和民间义勇队约1000人——从卡罗利那斯东南侧的谷底发起最后冲锋，被美军炮火和坦克全部歼灭，“鲜血染红了卡罗利那斯草原”。持续9天的激斗，在3日天亮时宣布终结。绪方被机枪打死。在任第六师团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期间，绪方曾参与南京攻城战，此时毙命，算便宜他了。后来，东京追晋他陆军少将。

让人不解的是，岛上的唯一将官角田死后，并未按惯例晋一级为海军大将。如果说不久前自杀的南云追晋大将是因方面舰队司令官的话，那么第六舰队高木武雄、第九舰队远藤喜一，以及后来战死的第四南遣舰队山县正乡、第二舰队伊藤整一和角田都是中将，都毕业于海兵第三十九期，为何其他四人均获追晋，独独不给角田晋升？有人认为，其余几人毕业成绩都在前20名，角田是第四十五名，成绩太差才不给晋升。这显然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角田和小泽之前一直不太融洽，在东京追晋角田的问题上，小泽提了反对意见。从小泽的性格及所处地位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小泽对一人一向宽容，他死前，栗田健男去看望他，小泽一直抓着栗田的手说“给您添麻烦了”。老酒认为，最靠谱的说法是，东京认为角田在配合小泽机动舰队与美军的决战中指挥不力，基地航空部队几乎未起多大作用，最终导致机动部队菲律宾海战惨败。

角田和绪方相继自杀，日军在提尼安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随后一周内，仍有400多名日军被消灭。提尼安岛有8039名日军，死亡超过5000人，数千人被封埋在洞穴和掩体之中。美军占领岛屿之后，

驻军又歼敌542人，俘虏252人。13000名平民幸免于难，但有超过4000人在战火中丧生。

美军以阵亡328人、伤1571人为代价，在短短9天内攻克提尼安岛，堪称岛屿登陆战的典范。本次作战被霍兰誉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成功的两栖登陆战”。原因如下：一是吸取了塞班岛的经验，炮火准备和支援相对得力；二是在登陆点选择上非常科学，作战出其不意；三是绪方“密切配合”，他多次组织主动进攻，消耗了自己的有限兵力。假如日军躲入山洞，龟缩不出，美军拿下岛屿无疑要花费更长时间，付出的伤亡代价也会更大。

大部分时间待在海上的水兵喜欢收集战利品，他们却很少直接见到日本人。一些陆战队员利用他们的心理赚钱。他们用金属剪将野战炊具剪碎，把它们当作坠落敌机的碎片出售。他们还把一些旧的降落伞剪开，缝成日军军旗的样子，用碘酒和番茄酱画上旭日旗，再从缴获的日军色情杂志上学几个日式汉字描上，就可以高价卖给“没见过世面”的水手。“但是为了保证利润，我们并没有让大量假货流入市场，”罗伯特·格拉夫下士自豪地说，“总之，水手的钱很好赚，我们非常擅长做买卖。”

和塞班岛的大场荣类似，岛上残余日军一直坚持游击战。1945年4月，10名海军士兵驾船逃往西南9公里的奥盖吉岛，与岛上的山田锦一等20名陆军会合。美军并未登陆这个6平方公里的小岛，甚至很少向岛上打炮。一直到1945年8月22日，这些人才放下武器投降。战争结束后，9月4日，日军一名中队长带着61人走出丛林，向美军缴械。提尼安岛坚持时间最长的日军士兵是藤田峻治，他向美军投降时，已经是1953年了。

克复关岛

7月10日，一支美军火力支援分队来到关岛外海，炮击阿加尼亚镇周围目标，为未来登陆清除障碍。“旧金山”号重巡洋舰上，舰长哈维·奥弗雷斯上校懒洋洋地坐在舰桥的一把椅子上，偶尔举起望远镜观察一下炮击效果。这种炮击已持续近月，奥弗雷斯早没了之前的兴奋劲儿。舰桥瞭望哨阿尔伯特·格勒布在观察由悬崖标出的低空水平线时，突然发现一处岩石裂缝中发出亮光，随后闪出一条身影，拼命挥舞着绑在木棍上的一面白旗。听到格勒布惊讶的叫喊声，奥弗雷斯瞬间来了精神，嗖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难道一贯以顽强著称的日本人要提前缴枪投降吗？

通过望远镜，两人发现岛上那人正挥舞旗子，向低空飞行的一架美机发出信息，那道亮光来自空中飞行员的答复。驱逐舰“迈高”号、“格里德利”号同样发现了来自岛上的诡异信号，此时是10日18时20分。由巡洋舰和飞机抵近观察都不现实，“迈高”号水手组成一个志愿小组，驾驶一艘摩托艇驶入日军岸炮射程，将不明身份者救上驱逐舰。他就是在岛上坚持了31个月，被日军称作“关岛之鬼”的一等无线电通信士官乔治·特威德。

1941年12月10日，关岛沦陷时，乔治·特威德违抗麦克米林上校的投降命令，带领亚布伦斯基·琼斯、迈克尔·库拉普等5名海军士兵，驾驶一辆1926型里奥轿车冲过日军封锁线，遁入丛林。当时大家坚信，最多到1942年2月，友军就会来解救他们。到第二年10月22日，特威德已是躲在丛林里顽抗的最后一名美国人了。

一天，回家路上，岛民安东尼奥发现从路边的灌木丛中钻出一人，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污秽不堪，衣衫褴褛。这个叫特威德的美国人请求安东尼奥庇护，这无疑是极危险的事情。正当安东尼奥准备拒

绝时，特威德的惨相让他想起了宗教绘画中即将上绞架的耶稣。就在那一刻，安东尼奥下定决心，作为基督徒，他要给特威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后600多天里，安东尼奥和妻子冒着随时被日本人抓走处死的危险照顾特威德。为抓到漏网之鱼，日军组织多次搜捕，一无所获，包括神父杜纳斯在内的很多人因此被日军处死。日军称幽灵般的特威德为“关岛之鬼”，此节前文已有所述。7月10日晚，当安东尼奥去找特威德时，发现他已经不见了。他藏身的山洞里留有一张便条，说明自己被驱逐舰救走了，他很快会带人来营救他们。

获救之后，特威德被领到驱逐舰的军官餐厅，享用了一顿丰盛美餐。他第一口吃下的是一片普通的黄油面包，这可是他两年以来梦寐以求的食物。他被领上旗舰，舰队司令官热情地接待了他。出于保密需要，美军战时报道并未公开司令官的名字。根据“旧金山”号所在战斗序列，这名将军应该是第六巡洋舰分队司令官特纳·乔伊少将。特威德对眼前这支威武雄壮的舰队颇为震惊，他惊讶地问司令官：“我们究竟从哪里搞来这么大一支舰队？”将军微笑着回答：“这只是那支舰队中的很小一部分。”特威德突然向领导提出一个他自认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军服，战争爆发之前，我通过了无线电军士长的考试。如果晋升获得批准，再买原来的军服就浪费了。”将军听完，哈哈大笑，当场宣布晋升特威德为军士长。特威德提供了岛上日军兵力、防御部署及士气的相关情报，这对美军即将发起的登陆作战很有帮助。

特威德被送回了国内。当他在圣迭戈见到亲人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特威德的头发因缺乏营养变成了灰色，体重下降了足足20磅。由于长期缺乏与人沟通，他说起话来吞吞吐吐，舌头打卷儿。特威德因此获得优异军团章，还得到一张6207美元的支票，这是他几年来积累未领的薪水。美国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话题。根据特威德的经历，作家布莱克·克拉克写出了畅销书《美国海军的鲁滨孙》。

好莱坞据此拍摄了影片《英雄不孤单》，饰演特威德的是影星杰弗里·亨特，就是在《玉碎塞班岛》中饰演加瓦尔东的那位。

而安东尼奥获得了自由勋章。他认为，罗斯福总统授予的勋章不仅仅代表他本人，还代表被日军杀死的杜纳斯神父及所有曾帮助过特威德的人。

即使没有特威德和安东尼奥，美国人也必须拿下关岛。这里战前就是他们的地盘儿，一直让日本人占着，政治影响太大，国内民众也不愿意。连鸟不拉屎的阿图和基斯卡都因政治和輿情派重兵夺回，何况比北太平洋战略位置重要得多的关岛？“征粮者行动”计划中，美军原拟6月18日登陆关岛。因小泽第一机动舰队横空出世前来挑战，美军计划被彻底打乱，登陆关岛时间一推再推。结果，第三两栖部队数万官兵愣是在海上漂荡了一个多月，士气和身体状况都受到影响。当进攻命令最后下达时，全军士气高涨。所有人都急着上岸，总待在船上实在太无聊了。服部卓四郎认为，是塞班岛日军的顽强抵抗促使美军更加慎重，进一步加强了火力准备，导致对关岛的攻击延期。应该也有一定道理。

位于马里亚纳群岛最南端的关岛——日本人为它起的新名字叫大宫岛——距东京2500公里，距塞班岛186公里，距最近的罗塔岛62公里。岛屿南北长48公里，最宽处13公里，面积541平方公里，形状像个未剥皮的花生，是查莫罗人的最大聚集地。关岛地势南高北低，西南面最高峰兰兰山海拔407米。岛北部平坦台地适合建立机场，南部多为火山丘陵地带，西南沿海分布有小块平原，西北、北部海岸多珊瑚礁。关岛西岸有6公里长的奥罗特半岛，其北侧与珊瑚礁合围成阿普拉港。美军若能攻占此港，兵员、装备和补给就可源源不断地快速上岸。岛上适宜登陆的地方不多，美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奥罗特半岛以北的阿散滩及以南的阿加特湾。

夺回关岛的任务由南部战斗群负责。康诺利少将第五十三特混舰队麾下老式战列舰6艘、护航航母5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53艘、护卫舰2艘、登陆舰75艘、运输船21艘，加上扫雷、后勤等辅助舰只，总计265艘。美军对关岛的炮火准备早在6月11日就已开始，岛上日机被悉数歼灭，机场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使用。

担负地面作战任务的是罗伊·盖格少将的第三两栖部队，下辖艾伦·特内奇少将陆战第三师和雷缪尔·谢帕德准将陆战暂编第一旅。巧合的是，盖格、特内奇、谢帕德三人早前都有在中国服役的经历。鉴于塞班岛之战因登陆兵力不足拖延了时间，战役总预备队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被列入盖格麾下。该师之前在夏威夷整装待命，接到命令后于7月上旬离开珍珠港，中旬到达埃尼威托克。这样，盖格手中的总兵力达到了55000人。

尼米兹认为，盖格没必要等到第七十七步兵师抵达再发起进攻，建议登陆关岛时间为7月15日。斯普鲁恩斯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在后备部队抵达之前，贸然发起攻击属鲁莽之举，并不可取。由此可见斯氏用兵之谨慎，他绝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样，关岛登陆日初定为7月25日。后来由于第七十七步兵师提前成行，登陆日最终确定为7月21日。

相对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日军关岛守备部队弱于前者，强于后者。地面部队包括高品彪第二十九师团主力（缺驻提尼安岛第五十联队主力）、重松洁独立混成第四十八旅团、片冈一郎独立混成第十联队主力（第一大队驻罗塔岛）、野战高射炮第五十二大队及海军第五十四警备队等，总计18500人，由高品彪统一指挥。

日军同样将第一防御重点放在阿散湾，由独立混成第四十八旅团及步兵第十八联队余部防守。在阿加特湾正面，部署有末长常太郎第三十八联队，这是一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野兽部队。奥罗特半岛10

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很难防守，这里由海军2000名士兵把守，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没了飞机的海军航空兵。

如前所述，美军发起塞班岛作战时，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及副参谋长田村义富外出视察，后来在东条的催促下辗转来到关岛。塞班回不去了，小畑只好暂时在这里安身。军司令部大部分成员留给了并桁，小畑抽调部分人员，仓促组建了临时军司令部。虽然小畑将岛上防御交给高品全权负责，但在他的监督下，岛上还是新添了不少还算坚固的防御工事。岛上主要武备包括200毫米岸防炮19门、150毫米火炮8门、127毫米火炮22门和大量防空炮。这些装备大部分部署在港口和机场附近。

6月21日至7月7日，美军对关岛进行了多轮舰炮轰击和飞机轰炸。鉴于塞班岛登陆前只实施了两天炮火准备，效果很不理想，登陆部队因此付出了重大伤亡，美军有意加大了对关岛的炮火准备。“我的目标是使部队攻上岸并站住脚，”康诺利向盖格保证说，“你只要告诉我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会照办。”

从7月8日开始，美军进行了持续13天的炮击，共发射406毫米炮弹和356毫米炮弹6258发、203毫米炮弹3862发、152毫米炮弹2430发、127毫米炮弹16214发。轰炸关岛的飞机达到5500架次。虽然利用美军推迟登陆的时间，日军在美军可能登陆的滩头设置了大量障碍物和水雷，还抢修了一些永备火力点和防御工事，但美军长时间的炮击和轰炸严重破坏了日军的防御体系。“在岛上，你走到哪里，美国人的炮弹就会跟到哪里。”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

7月21日，运载55000名官兵的运输船队来到关岛外海，准备对这片被日本人夺取的美国领土发起进攻。此后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直是带着复仇心理作战。康诺利少将深受陆战队的爱戴。在海军中，只

要一名将领坚持把火力支援舰开到距岸尽可能近的距离开火，他就一定会受人拥戴。“近战能手”这一雅称就是陆战队员送给康诺利的。

第五两栖部队参谋长罗伯特·霍姆伯格少将如此称赞康诺利：

“他是我遇到的最优秀的两栖作战指挥官之一，拥有特纳的所有优点，却没他身上的坏毛病。他是一位非常出色、强大和能干的人物，而且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会把陆战队员请过来，与他们一起讨论作战方案。他也会把我请过去，跟我一起坐在桌子边讨论数个小时，向我提问。然后他穿上野战靴，与陆战队员一起登陆作战。他对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斯普鲁恩斯认为，虽然关岛居民目前暂由日本人统治，但他们内心仍然是倾向美国的。他叮嘱康诺利，炮击或轰炸时尽量不要伤到岛上居民。康诺利从情报中已经获悉原居民的大致藏身地点。他答应司令官，会亲自监督突袭行动，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

头天晚上，考夫曼中校率第三、第四、第六等三个爆破分队出动，在美军预定登陆的阿散滩和阿加特滩一带做出标记，用炸药包清除日军设置的障碍物。戈登·卡伯里中尉第四分队的队员还在阿加特海滩竖起一块标识牌，上边写道：“欢迎海军陆战队。美国劳军组织阿加特分会——前方两个街区。”

7月21日5时30分，美军南部炮击分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关岛近海，开始向预定登陆区域倾泻炮弹。满载登陆部队的运输船于6时云集换乘区域。当日天高云淡，海上涌浪微弱，正是发起登陆作战的好日子。随着美军战机和舰炮炸弹纷纷落下，登陆区域瞬间被烈火和硝烟笼罩。

预定登陆时间为8时30分。盖格少将站在舷边，通过扩音器向一众参战将士高声喊话：“当你们走上战场，从敌人手中夺回这座原属于我们的堡垒时，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你们。国家给予你们的荣耀是无

比崇高的。愿海军陆战队注重集体荣誉的光荣传统激励你们夺取胜利。全国人民以你们为荣！”

美军登陆已迫在眉睫。在岛上，日军第四十八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重松也在给部下打气：“美军在塞班岛的成功登陆让他们士气大增。现在，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打算登陆关岛，这是非常鲁莽和愚蠢的行为。现在，把敌人统统打死在海滩上的机会到了！”

美军第一攻击波于7时40分出发，步兵登陆艇和炮艇的114毫米火箭炮开始向滩头猛烈开火，两栖运兵车紧随其后。8时22分，从航母出发的舰载机黑压压地飞来，投下的炸弹覆盖了登陆海滩和毗邻地区，登陆部队借机前进至距岸仅1100米。此时海军舰船大口径舰炮开始向纵深炮击，127毫米炮继续轰击滩头，直到水陆两栖坦克越过暗礁。最后一波登陆前的炮火准备由携带炸弹的84架“地狱猫”和16架“复仇者”发起，步兵登陆艇和炮艇驶向两翼，继续开火压制日军。8时29分，陆战三师先头部队顺利上岸，跟进的四个营分别在“红一滩”“红二滩”“绿滩”“蓝滩”依次登陆。仅30分钟后，美军坦克已隆隆地驶上海滩。

向纵深推进的美军很快遭到日军迫击炮、山炮和机关枪的火力拦截，据守此处的是日军第三二〇独立大队和第十八联队第一大队。身处高地的日军居高临下，向陆战队员投掷手雷。地形迫使美军登岸后必须向眼前山地发起仰攻，切尼托悬崖最平缓处坡度也有40~50度，陆战队员只能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无法使用武器开火，很多人在爬行中被日军击倒。对滩头正面邦德斯楚山脊的进攻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拉锯战，陆战队因损失过大暂停攻击，直到次日才登上山顶。日军发起连续反冲锋，来自后方丰特高地的炮火极为猛烈，迫使登顶的陆战队员暂时后撤。滩头左侧的阿德鲁普角和右侧的阿桑角都有日军火力点向美军倾泻弹雨。所幸这两处阵地相对孤立，被美军火力压制后，很

快被清除。17时15分，师长特内奇少将率师部人员上岸，迅速建起前敌指挥部。

登陆日夜幕降临时，北部滩头北翼仅向前推进了200~300米。中路第二十一团肃清了阿散镇，向前推进1500米。南翼陆战九团开始沿海滩向阿普拉港挺进。特内奇下令各部原地掘壕据守。当天美军占领的地盘约1500米长、3700米宽，部队阵亡105人、失踪56人、受伤536人。美军并未控制海滩后方高地，如果不是强有力的炮火支援和对面日军实力较弱，陆战三师伤亡可能更大。

南路美军登陆点阿加特海滩距阿散湾11公里。暂编陆战一旅登上陆地的时间仅比友军晚3分钟，陆战二十二团和陆战四团分别在“黄一滩”“黄二滩”和“白一滩”“白二滩”上岸。暂编第一旅虽不需要背水攻山，却要攻克四处威胁极大的海角。自北向南第二位的加安角顶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丘。战前美军侦察并未留意此处，炮火准备没有对其特别关注。殊不知，日军已将这座山丘内部掏空，构筑了混凝土暗堡，其中配置2门75毫米山炮和1门37毫米反坦克炮，辅以数量众多的轻重机枪，火力猛烈。登陆日，从小山丘喷射的火力将美军压制在滩头长达数小时之久。最终顶着炮火登陆的美军坦克绕到山丘背后向掩体入口猛轰，才拔除了这处日军防御强点。

13时50分，暂编第一旅前线指挥所在滩头建立。由于战斗异常激烈，而后勤补给供应迟缓，一线部队出现了弹药短缺。加安角南面第三处班吉角后方也有一座低矮土丘，美军称为40高地，这里同样被美军战前侦察忽略。围绕40高地的攻防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小山丘竟四度易手。直到次日早晨，美军才最终将之攻占。在攻克加安角和班吉角的战斗中，美军付出了伤亡350人的代价，至少24辆运兵车被摧毁。到傍晚时分，南路美军占据了一块长4100米、纵深1800米的桥头堡。

尽管南北两路部队均出现较大伤亡，康诺利对登陆日的战斗仍然表示满意：“登陆行动已经按计划完美执行，我们的部队顺利上岸并站稳了脚跟。”下午晚些时候，安德鲁·布鲁斯少将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先头团登岸，岛上日军的最终覆灭，进入倒计时。

就在陆战三师登上阿散滩的同时，高品已经下达了所有预备队向丰特高地集结的命令。当晚，日军发起了惯用的夜袭，暂编一旅炮兵分队甚至打光了所有炮弹，才迫使日军撤退。凌晨2时30分，一队日军在4辆坦克的带领下，顺哈蒙路发起进攻，被美军火箭筒和谢尔曼坦克各击毁2辆。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末长被击毙——他已于8月1日晋升少将，死后追晋陆军中将。另一股日军对陆战四团一营的进攻突破了滩头阵地，一度冲到距炮兵阵地仅350米处，最终被美军顽强击退。仅一营A连阵地前方，日军就遗尸200多具。当晚，北翼陆战第二十二团也击退了日军数次大队或中队规模的进攻。

次日，盖格少将率第三两栖部队司令部成员及后备部队陆续登岛。由于没有水下爆破队引导穿越暗礁之间的水道且缺乏足够的两栖运兵车，第七十七师余下两个团不得不在阿加特附近暗礁处下船，泅渡上岸。一名个子较矮的海军上尉自告奋勇地走在最前边，自愿为陆军的矮个子士兵探寻一条可走的水路。另一名身高近1.9米的军官负责探测水较深之处，避免矮个子士兵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两人分别获得了“低水位”和“高水位”的雅号。

接下来的三天，美军并未发起大规模进攻，只是巩固并通过局部战斗逐渐扩大登陆场。战至25日，美军完全切断奥罗特半岛与内陆的联系。同日，陆战九团从北方派出的巡逻队，与南方陆战二十二团取得联系，形势对日军越发绝望。美军南北两支登陆部队肃清之间的11公里距离，用了4天时间。可见日军抵抗之顽强。

25日晚，高品精心策划了一次反击。日军主力部队冒着大雨倾巢而出，在坦克的带领下向陆战三师发起进攻。被围困在奥罗特半岛的日军也向暂编一旅侧后发起冲锋，试图与正面进攻的第四十八旅团里应外合，打破包围。

战斗异常惨烈。陆战九团第一营营长在报告中写道：“日军在整条战线都跟我们搅在了一起，甚至贴到了手榴弹投掷距离之内，他们还利用面朝我们的洞穴建立了据点。”一股日军几乎突入滩头核心阵地，美军只得动用包括后勤部队在内的一切力量顽强阻击，炮兵压低炮口对敌直射。大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冲进陆战三师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帮助重伤员向后撤退，更多轻伤员拿起武器加入阻击行列，无法行动的伤员趴在床上向敌人射击。不远处美军的两个工兵连火速赶来增援，才将这股日军消灭。

日军的攻势在凌晨2时土崩瓦解。仅陆战四团阵地前沿就发现日军尸体256具。高品在当晚的战斗中损失了约3500名士兵和超过95%的军官。到次日清晨，第四十八独立混成旅团已不复存在，旅团长重松及第十八联队联队长大桥彦四郎被击毙。奥罗特半岛守军的突围行动也被挫败。美军阵亡超过300人，数百人受伤。

26日清晨8时，小畑向东京报告了反击失败的消息：“自25日起，我倾全军之力，从丰特高地与芒干山向阿迪拉普岬之敌发起猛烈进攻。众官佐身先士卒，士兵无不用命。战斗持续经夜，然皇军未能达成预期之目的。职部战殁逾八成，此乃卑职之过也。卑职决心召集余部死守芒干山，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于此战玉碎之将士及其眷属，唯此感佩慰抚。”东条已于一周前下台，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回电，除称赞驻岛部队做出的巨大牺牲之外，还敦促小畑尽可能延长守岛时间，“此役事关日本本土之危急存亡”。

粉碎日军夜袭之后，美军趁势发起全面反攻。在7个炮兵营的支援下，暂编一旅向盘踞在奥罗特半岛的日军发起了最后扫荡。虽然在夜袭中损失了大量兵力，但日军的拼死抵抗仍使美军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直到29日，陆战四团才拿下奥罗特机场，开始向半岛顶端进发。16时，半岛日军被全部肃清。日军在奥罗特半岛损兵超过2500人，陆战四团在负责区域发现超过250处碉堡。美军付出的代价是115人阵亡、38人失踪、721人受伤。

15时30分，在用一把缴获的日军小号演奏的《致国旗》乐曲声中，星条旗重新飘扬在陆战队兵营的旧址上。谢帕德准将参加了升旗仪式，并向满身血污的部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兴演说：“珍珠港事件发生仅三天之后，我们的同伴曾在此处抗击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不幸失败。但在今天，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陆战一旅的官兵，你们为牺牲的同胞报仇雪恨了！”

从感情上考虑，第五舰队参谋长穆尔上校很想在关岛升起国旗。美西战争获胜之后，穆尔的父亲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亲自在关岛升起了第一面美国国旗。特纳和霍兰一致认为，当美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岛屿时，由穆尔升国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将此事告诉盖格，穆尔上岸时，旗子已经升起来了。穆尔的晋升毫无指望，他将很快离开斯普鲁恩斯，将参谋长位置让给戴维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穆尔悲伤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获得荣誉的机会，甚至可以说是借来的，可惜已经在我来的路上错过了。”

在北方，陆战三师在挫败日军的反击后，开始向丰特高地发起猛攻。根据东京的指示，高品留下少许兵力迟滞美军进攻，自己率主力向北撤退，准备“利用岛北丛林尽可能迟滞美军的进攻”。

28日，高品在撤退途中中弹身亡，师团参谋长冈部英一、海军第五十四警备队司令官杉本丰接连身亡。接过岛上指挥权的小畑，清点

了队伍，尚余1000名陆军、800名海军和2500名后勤人员，炮兵只剩6门火炮。30日，小畑率残部有组织地穿过岛上峡谷低地，向北撤退。美军趁势大举推进，快速越过岛屿中部连绵山地，于7月31日抵达关岛东岸。美军南北两路部队会合，完全控制了奥罗特半岛，半岛机场和阿普拉港已在头一天投入使用。

31日占领阿加尼亚之后，盖格以陆战三师为右翼，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为左翼，向北快速推进，其正面攻击宽度约6~8公里。除航母舰载机和塞班岛陆基战机的支援之外，美军两路攻击部队均可得到岛屿东西两侧海军舰炮的火力支援。暂编一旅负责掩护后方，肃清已占领地区的日军残部。

塞班岛作战时，陆军和陆战队发生过不少矛盾，最终诱发了“史密斯对史密斯事件”。关岛并无类似的现象发生。初出茅庐的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敢打敢拼，行动迅速，赢得了陆战队的尊敬。他们甚至亲切地给友军冠以“第七十七陆战师”的雅号。要知道，在太平洋战场，陆战队一直对陆军稳健但稍显消极的打法颇有微词。这种现象让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大感欣慰。

节节败退的日军来不及构筑稳固防线。8月4日，小畑在巴里格达山一带构筑的主防线仅两天时间就宣告崩溃，只剩少数孤立据点各自为战。美军在战斗中得到关岛居民的大力配合，他们不但积极给美军带路，还利用特殊身份渗透到后方，将日军的防御部署及时提供给美军。尽管失去了家园和生计，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拥护美军。因此，关岛没有出现大规模平民自杀现象，战乱中丧生的平民不到1000人。

在伊宫村的南侧公路上，沿岛东岸推进的第七十七师被日军打了埋伏。残存的日军坦克、反坦克炮联合步兵，突然发难，瞬间击毁美军坦克4辆。正面受挫的美军从侧面迂回，最终占领这个小村子。局部

反击不影响岛上的大局，8月6日，小畑在伊戈北一线构筑最后一道防线，这里距岛北端只剩6公里了。

8月7日7时，美军发起最后攻势，日军的抵抗越来越微弱，他们的抗击方式仍是设置路障阻击，直到战斗的最后阶段。8月8日，第七十七师第三〇五、第三〇六团围攻圣罗莎山，他们估计山上日军至少有3000人。实际上，大多数日军已经遁入丛林，只有小股日军在负隅顽抗。17时15分，美军顺利冲上山顶，清扫日军尸体约500具。

8月10日，接近马塔库亚克山的陆战队员突然遭到猛烈阻击，暂时退却。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山后的山洞就是小畑的藏身之所。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但在11时31分，盖格少将宣布美军夺回关岛。当天下午，“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驶入阿普拉港，一群高级将领登上了这座战前属于美国人的岛屿。除了尼米兹、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等老熟人，队列中的那个高个子也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在瓜岛一战成名的海军陆战队第十八任总司令范德格里夫特中将。

8月11日，岛上日军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自知走投无路的小畑于清晨走出山洞，面向东京方向行礼，回到洞中切腹自尽。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参谋长田村义富、第五二一航空队司令官龟井凯夫等人。东京大本营随后宣布关岛守军全员“玉碎”。

关岛一战，美军阵亡1435人，伤5648人。日军的伤亡数字难以统计。虽然岛上日军有18500人，但美军只发现尸体10971具，许多士兵在碉堡和山洞中被掩埋了。美军宣称摧毁坦克59辆，实际日军在岛上的坦克总共才38辆。

战役结束后，美军指挥层发生了一些变动。霍兰将返回珍珠港，就任战区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盖格少将率第三两栖部队司令部离开关岛，前往夏威夷准备贝里琉之战。8月13日，随着施密特少将履任新职，关岛所有部队隶属第五两栖部队指挥。8月15日，拉尔森少将正式

就任关岛守军司令官——他已于8月2日登岛负责机场和港口建设。暂编一旅8月31日返回瓜岛，随后被扩建为陆战六师，参加了随后的冲绳岛战役。陆战三师继续留在关岛训练，将在硫黄岛战役中登场亮相。第七十七步兵师也开始为随后的菲律宾战役进行准备。

关岛面积较大，给日军残部打游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1945年6月11日，第二十四坦克中队中队长佐藤率35名士兵向美军投降。截至1945年8月，美军统计共打死日军18337人、俘虏1250人。以上数字加起来比岛上日军的总兵力还多，还未计算被埋葬在工事里的日军。1945年9月4日，第二十九师团作战参谋武田秀行率68名士兵投降。战争结束后，1945年12月，仍有3名陆战队员遭日军伏击身亡。1960年，又有数名日军士兵走出丛林向美军缴械。

1972年1月24日晚，两名关岛居民在小河边收虾笼，邂逅了一名陌生人，估计因为是亚洲人长相，两名土著起初并未在意。倒是陌生人感觉受到威胁，向他们发起攻击。随后更多居民赶来，将陌生人制服，扭送警察局。这位蓬头垢面、身围树皮的“野人”，就是日军第三十八步兵联队陆军下士横井庄一。

横井于1915年出生于爱知县，1941年应征入伍时是一名裁缝学徒工。入伍后，他被编入第二十九师团，驻扎中国东北。1944年2月，横井随大队人马来到关岛，参加守岛战斗。眼看最终防线即将崩溃，横井本想向美军投降，但想到政府对投降军人的处罚十分严厉，就打消了这一念头。他与9名同伴进山打游击。不久，7人受不了艰苦环境出来投降，剩下横井等3人坚持战斗。1964年，两名同伴被山洪淹死，横井成了孤家寡人。

为躲避美军搜捕，横井在关岛东南部塔洛福福瀑布下游选择了一个隐蔽之处。他用刺刀挖出一个洞穴，用枯枝败叶掩藏好洞口，昼伏夜出。解决了藏身之地，就得想办法照顾肚子了，不能被活活饿死。

起初横井以野果为食，但野果数量有限，有几次毒野果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老鼠、青蛙、蛇等便成了他不得不选择的食物。几年下来，横井练就了一身“捕鼠逮蛇”的本领。

横井盲目信守“效忠天皇”和“决不投降”的誓言，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他坚信天皇会派援军来营救自己。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军一度利用战机向日军的可能藏身之地投放终战通知书。横井还真捡到一份，但他认为那是美军的攻心谋略，骗人的鬼把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横井根据月亮圆缺，计算自己已在深山躲藏了27个年头。

长期的野人生活居然没使横井失去语言能力。同年2月，他由日本政府安排回国。起初横井害怕政府会因“投降”处死自己。出乎意料，他竟受到了国民英雄式的欢迎，厚生大臣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横井语出惊人：“我回来了，我不过是可耻地活了下来而已。”这句话迅速成为日本当年的流行语。东京报纸把他称为“最后一名皇军战士”。这是“隐居”27年的横井万万想不到的。回国后的横井积极适应陌生的现代社会生活，与一个叫美保子的女人结了婚。美保子对媒体说：“虽然很惭愧，归国的丈夫在27年间丝毫没有放弃，努力生存下去。如果我再颓废的话，那将十分愧对我的丈夫。”事实上，两人的婚姻仅持续一年就结束了。

横井成了电视谈话节目的红人，到处应邀做报告，讲述他在关岛27年的隐身经历，还拍摄了纪录片《关岛27年秘密生活》。在访问皇宫时，横井说：“天皇，我回家了，很遗憾我没有好好效忠您。这世界变化太快，但是我会一如既往对您忠诚。”1974年，横井参加了参议员竞选，没能胜出。1997年9月24日，82岁的横井在名古屋突发心脏病死去，葬于名古屋公墓。跟别人不同的是，他的墓碑早在1955年就打造好了。当时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了他死亡的消息，母亲为他专门打造了那块墓碑，现在终于用上了。德国《世界报》以“关岛藏身27年的横井”为题，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同时指出：“尽管他是一个不

屈服的士兵，一个尽职尽责的下士，并在重返日本时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在其他人看来，他只是军事政权的盲从者而已。”

短短两个月，美军顺利夺取三岛。其间，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共出动战机21000架次（其中半数为“地狱猫”），投弹7000吨，击毁敌机1300多架。其中空战中击落909架，在航母上击毁51架，在地面摧毁276架。斯普鲁恩斯认为这个数据创造了一项新纪录。美军损失飞机344架——其中54架在空战中被击落，150架毁于防空炮火，7架被友军炮火所伤，19架不明原因坠毁，剩余111架则是在战斗中因发生紧急情况坠毁——最多来自6月20日“薄暮攻击”的暗夜返航。为支援岛上的步兵作战，海军火力支援舰船共发射炮弹27000吨——其中战列舰大口径炮弹1.6万发，巡洋舰203毫米或152毫米炮弹4.3万发，127毫米炮弹50万发。

斯普鲁恩斯一直在前线停留到8月23日，协调军事基地和港口的建设。之后不久，他将率第五舰队司令部成员弃船登岸，到珍珠港筹划下一步作战行动并制订计划。哈尔西及众幕僚将全面接管第五舰队。所有与“五”有关的番号统统变更为“三”——第三舰队、第三两栖舰队、第三两栖部队、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美军这一举措极大地迷惑了日本人，甚至包括美国的新闻记者。《新闻周刊》发出这样的赞叹：“由哈尔西将军领军的第三舰队，可能与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的第五舰队一样强大。”

攻克三岛之后，美军并未在马里亚纳群岛展开其他军事行动。关岛和提尼安岛之间的罗塔岛驻有日军。海军包括第五十六警备队罗塔分遣队，第二六三、第三四一、第五二一航空队地勤人员等，总计2005人，由侥幸降落在岛上的阿部善次指挥。陆军包括独立混成第十联队第一大队及工兵中队、炮兵中队，总计1031人，指挥官是大队长今川芳男。由于海军人数多于陆军，阿部接管了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但他只能天天坐在岛上，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美军飞机破口大骂，练

练嗓子。另外，在塞班岛以北310公里的帕甘岛，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九联队主力2150人及海军300人，指挥官是联队长天羽马八——后晋升少将，就是给大场荣下投降命令的那位。两岛日军别说进攻，连活下去都非常困难。美国人懒得去搭理他们。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是幸运的。

现在，三岛面临的问题是重建而不是破坏。阿诺德上将和他称霸全球的战略空军将把三岛作为B-29轰炸机的栖息之地。它们将从这里出发，轰炸日本本土。在米拉德·哈蒙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前线指挥官、航空工程师和海军工兵部队将与各岛驻军协作，根据约翰·胡佛中将的命令彻底改造这些岛屿。在此之前，美军的超级空中堡垒曾在中国、印度和欧洲等地少量部署。美军占领三岛之后，这里接收了1945年生产的所有B-29。

10月，塞班岛施工人员达到65000人。伊斯利机场为战斗机预留了长达1800米的停机区，为B-29预留了一条2600米的跑道和120多个停机坪。在日军原有油库的基础上，美军增设了4个5000加仑装航空燃油箱。加拉潘港建成了以角铁连接的浮筒式码头。为避免大场荣等零星日军的骚扰，美军推土机驾驶室安装了防护板，施工人员配备冲锋枪，昼夜施工。

为确定后续大规模卸货的准备工作，考夫曼中校考察了提尼安镇港口，后来海军基地的货船港口就建在这里，专门为轰炸机和战斗机群提供后勤保障。美军打算在提尼安岛北部广阔平原修建六条专供B-29使用的大型跑道。他们开始进行采石作业，以扩大机场容量。除了少数山地，岛上所有平原地区都成了施工现场，成片建筑拔地而起。美军不但采用超过611万立方米的珊瑚填平主跑道、滑行道和停机场，还修建了可容纳50000人的大量辅助设施，参与施工的“海蜂”部队超过15000人。值得一提的是，海军工兵按照纽约曼哈顿岛的布局进行基

地规划，连岛上道路都是按照纽约的相应街道命名的。1945年8月6日和9日，超级空中堡垒从这里出发，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

在关岛，美军在二号机场的基础上扩建了西机场，长5500米的跑道专供海军使用，后来移交给陆军作为B-29专用跑道。美军还在一号和三号机场的基础上修建了北机场，新机场在1945年2月投入使用，有4条2600米B-29跑道。为了通过水雷封锁困死日本人，美军还在关岛修建了一座大型水雷仓库，其储备水雷数比美军其他所有仓库的存储总量还多。岛上的施工队伍达到12个海军工兵团、4个陆军工兵营、1个陆战队工兵营和1个前进基地建设指挥部。除了军事设施，美军还为15000名平民修建了住房。

前方干得热火朝天，珍珠港的尼米兹终于坐不住了。美军兵锋逐渐逼近日本本土，尼米兹决定在关岛设立太平洋舰队前敌指挥部，他亲自坐镇。他选定阿加尼亚郊区一处陡峭的海岸为司令部新址，这里因此被称为“太平洋舰队总部山”。1945年1月27日，尼米兹正式迁入关岛总部一栋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直到战争结束。他的司令部曾遭零星日军的袭扰——不知道其中有无横井——所幸并无人员伤亡。今天，岛上有多处以尼米兹命名的纪念地。

二战结束，有44名日本战犯在关岛受审。1947年，关岛西北部机场更名安德森机场。越战期间，美军B-52轰炸机就是从这里起飞前往轰炸越南。安德森机场之大，曾有155架B-5同时进驻的记录。1991年，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部由吕宋拉克机场迁徙至此。在岛西奥罗特半岛阿普拉港，美军建有舰艇基地，阿加尼亚附近有海军航空基地。1975年，美国在关岛安置超过10万名越南难民，1996年又安置6600名伊拉克库尔德难民。今天，关岛1/5的面积为军事用地。

旅游业是关岛的支柱产业，大多数游客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和中国。主要景点有阿散海滩，那里保留有一些洞穴、碉堡、战壕和山

炮，还有美军登陆纪念碑。皮蒂海军造船厂收藏有3门日军岸防炮。加安角战地遗迹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太平洋战争历史公园的一部分。40高地被削平变成了农田，丝毫看不出当年两军厮杀的痕迹。阿加特地区有超过4平方千米的水下遗迹，有未受污染的珊瑚礁和供潜水者探索的沉船。马里亚纳军事博物馆位于海军基地，平时对公众开放。在奥罗特半岛，建有纪念战斗中阵亡的25只军犬的海军陆战队军犬墓。著名的“特威德洞”位于西北海岸。小畑英良自杀的山洞还保存着，不时有日本游客到此祭奠。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
——著

日本溃败

VIII

- ▶ 美日双方伤亡率最高攻防战——**血战贝里琉**
- ▶ “我回来了！”——**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
- ▶ 战争史上最大规模海战——**莱特湾大海战**
- ▶ 日本最大败仗——**决战吕宋**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东条内阁垮台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东京的7月闷热得几乎令人窒息。17日晚，赤坂高级饭店的一个小房间却门窗紧闭，里边三个人正在激烈争论着什么。餐桌上并无多少菜肴，他们到此显然并非为了喝酒吃菜，而是另有其他重大企图。

“总之，必须干。咱们一起动手吧！”三人中最瘦的那个首先开口。

“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了。再犹豫下去，东京要被炸成废墟了。”三人中的胖子随声附和。

“没错儿！在美军轰炸下，我们没有办法建造战舰和飞机，胜利是毫无指望的。”最后那人习惯性地摸了摸眼镜，抬头看了看头顶的电灯。三人中只有他西装革履。“不过要是失败那可就惨了。连近卫公的荻洼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说到此处，西装男下意识地看了看窗户，似乎有人在那里趴着偷听一样。“现在完全是宪兵政治，我们务必小心为上。”

天气炎热，胖子闻言，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要是失败了，全家都要完蛋。宪兵该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吧？”

说话的三个人是东条英机内阁的三大台柱子：胖子是农商大臣内田信也；瘦子是军需省次官，绰号“满洲之妖”的岸信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姥爷；西装男是在上海丢掉了一条腿的外务大臣重光葵。作为外相，人家重光还是很注重礼仪的。三人一直坐着，重光少条腿，老酒没有看出来。

1944年6月2日，日本财界头面人物藤山爱一郎的家中来了三位不同寻常的客人。最先来到的是海军大将末次信正，他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和近卫内阁内务大臣之职，日本海军“月月火水木金金”的魔

鬼训练法就是由他提出来的。随后来到的年龄最大的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是第三十一届内阁首相，在1936年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中，差点儿丧生在青年军官的枪口之下。随后来到的彪形大汉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1940年担任第三十七届内阁首相时，因反对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而被陆军赶下了台。

特别会谈的策划者是海军省教育局局长、海军少将高木惣吉。高木出生于熊本，因家贫无法完成学业，只好半工半读，当过工人和缮写员。后来他凭借努力和聪明考入海军兵学校，最终以海大第二十五期首席的出色成绩毕业。高木稳重，习惯挺胸。有人曾这样评价他，“以千锤百炼的精神力量养成了高雅风度，当你被他锐利的目光凝视时会感到森然，如同站在深山岩洞前一样”。还有人说他“如同一个茫茫大草原上披荆斩棘穿越之人”。身体欠佳的高木一直在与心脏病和胃病做斗争，无法出海的他只好在机关混个闲职，整天无所事事。

1937年，高木出任海军省临时调查课课长。他找来一大群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和作家，组织成立了诸如“思想恳谈会”“外交恳谈会”“政治恳谈会”“综合研究会”等研究机构。学者通常思想开放，他们中大骂陆海军政策的占大多数。后来时任海军省军务局局长的井上成美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叫来高木进行劝诫：“你干什么没人管，但你搞的那些所谓研究报告，能不能不要到处乱发？弄得大家都知道海军省有个智囊团的话没有好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高木是舞鹤镇守府参谋长，1942年5月晋升少将。海军省原打算让他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副参谋长，同样出于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在军令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高木于1944年3月到海军省当了教育局局长。

高木是个敏锐的情报专家。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曾让他研究开战以来日本海军犯过的错误。通过对海空力量损失的分析，高木得出了一个日本不可能打赢战争的悲观结论。虽然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但在当时绝对属于大逆不道。高木认为，能够使日本免于毁灭

的唯一办法就是解除东条的首相职务，立即探求和平途径。岛田有个绰号叫“东条裤腰带”，高木知道自己如果把研究成果呈交岛田，报告本身被束之高阁还算小事，说不定连自己的小命都会搭进去。高木秘密会见了当初反对向英美开战“三驾马车”中的两驾，米内光政和井上成美——另一驾山本五十六已经战死——把研究成果告诉他们。两人鼓励他把研究成果提交给前首相冈田以及其他可能采取行动的人。高木将满腔怒火对准了岛田和东条，开始为推翻现内阁殚精竭虑，四处奔走。

作为最年长者的冈田率先开口：“我们三个都属龙。据说龙年出生的人喜欢争斗，同一片海域容不下两条龙，但那不过是传说而已。”72岁的冈田比其他两人大整整一轮，米内和末次都是60岁。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将岛田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赶下台去。现在岛田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像一个大臣，而像东条的副官。我的意思是赶走岛田之后，米内君出任海军大臣，末次君执掌军令部。只有这样，海军才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岛田能甘愿辞职吗？”末次欠了欠身子，“有东条给他做后台，又有殿下在上。”末次口中的殿下是指海军元老伏见宫。

“可是，我们不能再让他继续这样干下去。”米内像是自言自语。

“我们必须把事态推动到让他不得不辞职的地步，做到这一步确非易事。首先我们三人要意见一致。伏见宫殿下下的工作我来做。”冈田主动承担了最难干的活儿。

此前三位海军大将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尤其是米内和末次之间。前文提到，围绕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日本海军分成了两大派别，米内和末次分别属于“条约派”和“舰队派”的领军人物，当时两人的关系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主张裁军的米内曾揪着末次的衣领，

让他“不要蛊惑年轻人”。今天让两人间隔10分钟到场正是冈田的精心策划，怕两人一见面没说话就打起架来。为拯救日渐式微的海军，三人难得地走到了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更换岛田、重整海军，不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会谈接近尾声时，主人藤山拿来纸笔请三位大佬即兴题字，传闻三人都写得一手好字。年龄最大的冈田率先出列，奋笔疾书：“磊落轩昂意气豪。”这是明治时期著名活动家桥本左内的一句诗，意为志向远大，意气高昂。随后米内脱掉上衣露出衬衣背带，思索片刻，奋笔写道：“我歌君续，明月自来。”这是米内最喜欢的明朝诗人高启《将进酒》中的两句诗，此刻用来比喻会谈成功，前景光明。

最后轮到末次泼墨。只见他蘸饱墨，挥笔在偌大的纸张上写下了遒劲有力的一个大字：“断！”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一直流行着“断然行事、鬼神退避”的说法。末次的意思显然含有要果断行事、不能回头之意。

“这该不是断然拒绝的意思吗？”米内笑道，现场气氛更加融洽了。

分手时，冈田特意叮嘱众人：“今天之事，别说内容，就是我们聚会之事也不能对外声张。”谁都知道东条手里掌握着宪兵，这些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中途岛海战之后，东京大本营对美国实力的日见增长和自身实力的日见衰弱采取的是不承认的态度。随着美国不断加强潜艇战，日本的船舶损失不断增加。在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的两大前哨阵地均被放弃，阿图岛之战更是开“皇军全员玉碎”的先河。在东南方向，瓜岛、所罗门群岛相继落入盟军之手，军事重镇拉包尔、特鲁克接连无效化。在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正沿新几内亚岛北岸向乌头半岛快速挺进，矛头直指菲律宾。在中太平洋，尼米兹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

占吉尔伯特和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和帕劳群岛已处在美军的兵锋之下，朝不保夕。在印缅边界，日军针对英帕尔和科希马的进攻铩羽而归，各路部队正沿之前的进攻路线仓皇撤退，中、英、美联军在缅北的大规模反攻渐入佳境。除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还算顺利，日军在各个战场均遭遇到重大挫折。

前线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对首相东条英机战时统治集团的沉重打击。现代日本的领导人，还从未有像东条这样集大权于一身的。在世人眼中，东条的地位不容动摇，实际上他的统治已处于崩溃边缘。心怀不满的人们开始相信并自动传播那些最恶毒的传言。有人说，东条用从南方占领区掠夺来的烟草、威士忌和其他战利品贿赂宫内省官员、重臣及枢密顾问官等，甚至向天皇御弟秩父宫和高松宫送小汽车行贿。

国内的矛盾更加突出。生产虽然还能勉强维持，但国民为此做出了重大牺牲。许多民用企业被勒令转入战时生产，更多妇女投身产业，连十几岁的小孩儿都成了劳动力。上课时间很少，很多学校校舍被改作军需仓库。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始实行一周七天工作制，星期日消失了。火车拥挤到婴儿被闷死的程度，出门到一百公里外都要由警察局出具证明，餐车和卧铺车厢被取消。为了省电，东京地标建筑帝国酒店——由著名建筑师弗兰克·赖特设计——电梯关停，客人需要自己爬楼梯。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食品开始定量供应。1943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一半以上家庭不得不通过黑市购买食品。从1944年3月开始，黑市商品价格比官方价格高出整整10倍，其中最重要的大米价格是官方的14倍，到年底更涨到了44倍。衣料极其珍贵，棺材都要多次使用，取暖煤气或木炭少得可怜。一块肥皂的价格从原来的0.1日元涨到了20日元。在台湾白糖的输入中断之后，一袋8磅、价格3.75日元的糖黑市价格炒到了1000日元。普通家庭的各种金属物品——包括勺子——都要上缴回炉重铸，作为各种军用装备的原料。橡胶被优

先供应军方，市民穿的橡胶底鞋子越来越少，更多民用鞋开始被笨重的木屐取代，它因此获得了“爱国鞋”的雅号。报纸版面不断缩小，晚报停止出版。包括8家大舞厅在内的超过10000家娱乐场所、那些日本人最爱去的艺伎馆被关闭，因为跳舞等娱乐活动被认为与战争气氛不符。“东京变成什么样子啦！”喜剧演员古川绿波在日记中哀叹道，“唉，活着已没有多大意思了！”

后方生活变得单调而艰难，连首相官邸前那片漂亮的绿草坪——头年11月上旬，东条曾在那里举行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会议——也被刨去，种上了应急食品红薯。东条为此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告诉正在挖槽的首相官邸管理主任田中熊次郎：“这样好！种草坪大概不是日本古来已有的习惯，明天你也要当庄稼人了。这你可就有出息了，因为农民是国家之宝哇！”

最可怕的是人力资源危机。到1944年初，6.3%的国民已被征召入伍，300万名产业工人成为兵员。随之而来的恶果是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其他军工厂产量迅速下滑。日立电器公司负责人抱怨说：“军队要走了我们1000名工人，他们的工作起码要4000名新手才能完成，但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保证质量。”到1944年底，大约2/3的飞机还未升空与敌交手就已经在地面上出现了质量问题，它们被飞行员戏称为“杀手”。征集工人的年龄从原来的16岁至40岁放宽到12岁至59岁，大批妇女投入生产，另外还征召了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000名中国劳工。他们中分别有60000人和7000人死在日本。到1944年10月，组成自愿小队到田间耕作的学生超过了200万人。

开战以来，日本严格实施新闻管制，军方号召新闻界“以报纸为武器报效天皇”。有关战事报道发表前必须经军方审查，军方叫你报道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若有违抗，有26部关于言论审查的法律法规在等着处罚你。国民可以看到的大都是类似的消息。有鼓舞士气的：“国民奋起吧！前进吧！照耀我们的是3000年国体的精华！”有痛击

对方的：“美国自己不知反省，反而把矛头对准我们，纯粹属于自取灭亡！”有自吹自擂的：“我们的航母数量比实际暴涨6倍、飞机7倍、巡洋舰10倍。”遭遇空袭的报道有一个固定句式：“市街民户虽然发生了一定规模的火灾，但都被勇敢的市民在黎明前扑灭了。”即使在前线节节败退之时，国民还在天真地惊叹美国人的坚韧：“在我大日本帝国陆海军按在地上痛殴了这么久之后，他们居然还能挺得住，拒不投降。”

1944年2月23日，《每日新闻》头版头条隆重登出首相东条在内阁会议上所作的《非常时期宣言》。文章指出“皇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鼓吹“本土决战”。东条特别强调了勇猛无比的“竹枪精神”，“以必死精神教育后方妇女和儿童，令他们拿起竹枪实施训练”。最后东条说，“如果敌人胆敢入侵日本，就是用竹子做枪，全日本男女老少也要跟他们血拼到底”。

这无疑是一篇令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报道。让东条意想不到的，就在文章下方的正中位置，却登出了《胜利还是灭亡？战局到此地步竹枪已经用不上了！要用飞机！要用海军航空兵！》一文。该文严厉批评了东条提出的所谓本土作战中男女老少使用竹枪齐上阵的“一亿玉碎”主张：“太平洋上的攻防战并不会在日本本土沿岸展开，而是在数千海里之外为争夺基地而展开。如果敌军攻击到本土沿岸，就已经没有希望了。问题是战斗力的集中。对开着飞机来的敌军，用竹枪是捅不下来的。决定我帝国存亡的关键在于我国海军航空兵力飞速增长的同时，战斗力如何集中。”

看到上述公然和自己唱反调的说法，东条差点没气晕过去。陆军报道部部长松村秀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气急败坏的松村立即问责《每日新闻》。文章作者名叫新名丈夫，海军记者俱乐部“黑潮会”的首领。新名曾作为随军记者随舰队出海，亲自见证了联合舰队在太平洋上的节节败退。马绍尔群岛陷落后20天，大本营才发布了相关消

息。忍无可忍的新名于是撰写了上述报道。虽然报道需要接受审查，但海军记者只需接受海军报道部的审查即可。新名清楚，这篇报道一定会使东条暴怒，报社有被关闭、自己有被抓起来杀掉的危险。

在陆军部的压力之下，《每日新闻》相关责任人纷纷辞职。东条对此仍不满意，他命令情报局次长村田五郎：“让《每日新闻》给我停刊！”村田回答说：“实际上我们不给他们印刷用纸，明天报纸就出不来了。但是《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代表着国内社会舆论，如果其中一家只因一篇文章就被停刊，国民和国外敌对势力恐怕会笑话我们的。”

要说人家东条的涵养还真不低。为顾全大局，他强忍怒火撤回了停刊命令。替代惩罚方案是陆军部很快向新名发出了征召入伍的命令。出生于1906年的新名已38岁，高度近视，以前在征兵检查时被免除兵役，这次却成了陆军重点关照的对象。陆军部上下对新名上战场一事寄予了高度关注：谁都可以不去，但新名必须去。《每日新闻》社长试图求见东条求情，东条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给他。

以东条为首的陆军暴跳如雷，海军私下里却大呼过瘾。这样的报道等于打了陆军和东条的脸，海军觉得非常解气。新名算得上是海军的代言人，海军高层适时出面与陆军斡旋：“新名作为报道组成员已被决定派往帕劳群岛，对他的征兵还是延期吧？”对此陆军干净利落给予拒绝，绝对不能让新名逃脱！作为一名中年二等兵，新名被编入第十一师团第十二步兵联队。

海军并未放弃努力，随后向陆军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陆军这样做是不符合规定的。只征召新名一人，摆明了是针对个人，公报私仇！海军公开对外揶揄陆军：“是什么原因单独征召一名大正年代的中年士兵呀？”陆军对此冷笑一声：“来，再给他找些战友！”于是249名中年人因为陆军对新名的惩罚性征兵，稀里糊涂地被派往前线。

陆军部命令将这批士兵调往美军不可能跳过去的冲绳岛和硫黄岛，明摆着就是不打算让新名活着回来。坐在运输船上的新名清楚，身边的249名同伴全都因他而来。他更不敢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去就是送死。

陆军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了空。由于海军的上下运作，仅三个月后，新名就被拉出了陆军。第十二步兵联队这样解释说：“这次征召入伍是东条大将的命令，让新名不得生还，并苛以繁重的劳动。但从海军省和军令部来了好几批人为他说情，我们只能用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对待他，反正师团司令部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新名被海军高层以报道组成员的身份派往菲律宾，以防再次被陆军征召。从菲律宾平安回来之后，新名一直活到了1981年。他的249名战友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些人统统“玉碎”在硫黄岛。由新名报道引发的这次风波，后来被日本史学家称为“竹枪事件”。

相比有海军做后台的新名来说，狂热右翼分子中野正刚就没那么幸运了。作为昭和时期日本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的一生以反对现体制、现政权著称。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中野曾拜访过孙中山。为挣学费，中野曾向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办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投稿，因此结识了右翼核心人物头山满。大学毕业之后，中野成为《朝日新闻》一位小有名气的记者。1918年，34岁的中野成为众议院议员，凭借出色的口才连任8届，其间曾短期出任“雄狮首相”滨口雄幸的秘书。

中野行事诡异，几乎称得上惊世骇俗。俄国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他就迫不及待跳出来提议日本“应当承认苏维埃政权”。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之后，中野再次挺身而出，指责首相田中义一是谋杀行动幕后黑手，陆军擅自刺杀他国元首乃卑劣行径。但当两年后关东军发起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公开叫嚣应该承认伪满洲国，“本人对板垣征四

郎和石原莞尔极其崇拜”。1936年，中野成立法西斯政治团体东方会并自任总裁，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人生偶像，甚至将1937年访问罗马时带回的一支墨索里尼用过的铅笔视作“圣物”，身穿黑色党卫军服装到处宣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中野对内鼓吹“昭和维新”，对外叫嚣完成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他因善变及急于掌权的焦躁表现，得到外号“政界吉普赛一号”“堂吉诃德”“一匹悍马”。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中野对东条还是支持的。但当东条压制言论、独断专行到被称为“东条幕府”时，中野一个华丽转身，成为反东条的中坚力量。除了在公开场合抨击东条的内外政策之外，他还与内大臣木户幸一，重臣冈田启介、近卫文麿、若槻礼次郎、广田弘毅、米内光政等人频频联系，谋划颠覆东条内阁，请陆军大将宇垣一成出任新首相。

中野的上蹿下跳很快引来了杀身之祸。1943年10月21日，东京宪兵队突入中野私宅，以“流言蜚语罪”将之逮捕。虽经多方斡旋在25日被释放，但两天后的午夜，57岁的中野在家中切腹。自杀时他特意取掉了起居室内悬挂的自己和希特勒的“珍贵”合影。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在宪兵特务的“规劝”下“被自杀”的。

这年的东条已近60岁，他身高1.63米，体重62公斤，结实匀称的身材看上去属于典型的日本人，酱色瓜子脸上戴着一副圆边眼镜，鼻下蓄有小胡须。如果从二战交战国元首中评选最懒惰和最勤奋者，前者很可能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后者则非东条莫属。身兼首相、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和陆军参谋总长的东条一向以勤勉著称。每天清晨他都在5时准时起床，晚上12时甚至更晚才就寝。就在冈田、米内和末次密谋的第二天早上，东条按时早早起床出门，带着一名宪兵在晨曦中悠闲地散步。

当他从国会议事堂来到永田小学门口时，因校门未开，正背着书包玩耍的一群小孩儿冲他大声喊叫“东条爷爷”！此时的东条往往显得非常慈祥，他向孩子们频频挥手，甚至上前逐个儿摸他们的脑袋，说一些“努力学习、报效国家”之类的勉励话。早起往来的人们遇到东条便向他鞠躬，大多数人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东条会客气地一一回礼，有时还停下来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东条认为，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疼爱国民，正确领导他们走向胜利，是一位内阁首相责无旁贷的伟大使命。他会经常去翻一些垃圾箱，看看有没有人奢侈浪费，或者从中观察国民的生活状况。

东条习惯吃日本式早餐米饭和酱汤，他看不起西洋人的生活，不吃干酪、奶油、冰激凌等物，却非常喜欢喝咖啡。虽然市面上咖啡早已脱销，但首相官邸能够得到足量供应。从南方返回的舰船常常会带来成袋的咖啡给东条喝。至于白糖，则由菲律宾总统劳雷尔专门特供。为节约资材，政府规定私人住宅面积一律不得超过50平方米，但东条住宅大到了99平方米。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公开站出来质疑首相知法犯法，有人甚至传言东条攒钱盖了一处大宅子——老酒以为，贵为首相的东条，住99平方米的房子也未尝不可。况且大家都说东条是“攒钱”，从未有人说他贪污受贿，说明东条还是蛮清廉的。实际上由于经常对困难部下慷慨解囊，东条家里经济状况时常入不敷出，夫人胜子不得不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东条本人对房子超标的解释是“因为三代人居住”。传言不知道怎么就进了皇宫。一次吃饭时，裕仁突然向内大臣木户冒出来一句：“听说东条盖了一幢大房子耶！”

东条一人身兼数职，平时忙得团团转。早餐之后，他会在首相秘书赤松贞雄——属于“三奸四愚”中的“四愚”之一——的陪同下到办公室批阅文件，向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安排政府当天的工作。然后他佩戴上参谋绶带驱车前往市谷台，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核心的

陆军领导机构均会聚于此。在分别以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听取汇报并下达有关指示之后，他准备利用下午的时间到熊谷陆军飞行学校视察。东条喜欢通过视察来发现并解决问题，从不拖延。东条爱坐敞篷车，即使严冬也是如此，不过天冷时会穿上皮大衣。他很喜欢在车里摆出双腿叉开、手握军刀正襟危坐的样子，认为这很有军人气派。内阁官房总务课长稻田周一回忆说：“希特勒尚未全盛时，曾坐敞篷车四处摆威风。有人说东条效仿希特勒，评价很差。我曾多次向他说明这一点，但他根本不予采纳。”东条喜欢在视察过程中突然改变行程，不喜欢按别人的预先安排行事，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下情。在飞行学校的视察中，他突然打破计划，让教官替代学员进行示范表演，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他还喜欢搞突击检查，经常一声不响地跑到各部门去“体察下情”，那些敷衍了事和办事效率不高的职员会被当场责骂，他们的“官僚主义”也会立即得到纠正。

东条教育国民说，只有日本人具有的“大和魂”才是最宝贵的，他对现阶段的不利战局并不持悲观态度，认为“日本处于劣势的见解是混账的败北主义，战争正处在三七开阶段，实际上我们的优势还在七之上”。东条认为首脑机关看问题应该着眼于乐观的一面，向最好的方向努力。虽然盟军已经在太平洋上展开攻势，但在中国战场，以占据通往越南的铁路为目标的打通作战进展顺利，苏中边境尚无发生战争的迹象，这都是令人欣慰的事情。战争爆发以来，东条对日本取得最后胜利从未有过一丝怀疑。他深信上有天皇、下有具“大和魂”的优秀民族，日本在和异族的战争中绝对没有战败的道理。

东条允许夫人胜子公开发表演说或广播讲话，或从事其他支持战争的社会活动。胜子经常会把一些东条不容易听到的街头巷尾的话题讲给他听。一次，胜子在“大日本妇女会”上听到，小仓市一个卖豆腐的女人把丈夫送上前线，自己却因为紧急强制疏散失去营生，四个孩子衣食无着。得到这一消息的东条慨叹道，“官吏应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连这句话都知道，看来东条文化程度还是不低的。他亲自给福冈县知事打去电话，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因为经常抛头露面，胜子得到了一个“东美龄”的雅号。

三个月前，东条采用强硬手段逼迫杉山元和永野修身下台，由他本人和岛田兼任了两总长职务，实现了军政和军令的统一，这一举措招致各方非议。有人说他“违反宪法”，有人说他“侵犯统帅权独立”，有人说他是“毁灭权力的人”，甚至有人说他的强大权力足以对抗天皇，日本出现了“东条幕府”。有着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曾蔑称东条为“上等兵”，他的内阁因此也被称为“上等兵内阁”。

皇族成员中对东条不满的大有人在，特别是他兼任参谋总长的做法。在御殿场休养的天皇大弟秩父宫曾通过侍从武官提出过三次质问。第一次是2月向新任作战课长真田穰一郎，第二次是4月22日向参谋次长秦彦三郎提出的。东条每次的答复都是，“这次担任总长职务是为了完成战争任务采取的特别措施，本措施取得的结果是良好的”。

5月16日，秩父宫提出了第三次质问：“首相、陆相一人兼任总长的形式，在战争指导上是否合适？再者，当统帅部与政府之间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东条大将如何处理？”东条通过参谋次长后宫淳做出如下答复：“国务与统帅的举措都是受命于今上一人，东条恪守此旨，拳拳服膺。关于东条以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总长的原委，前已奉答。此举既属破例，当然要有异议。是非之论，希望委诸后世史家。当前统帅与国务十分协调，并无阻碍。再者，有违国家根本大法之处，实为东条本心所不许。关于此点如仍有疑问，容当直接晋见奉答。”

欲通过搞掉岛田进而逼迫东条下台，必须经得海军元老伏见宫、天皇二弟高松宫以及内大臣木户幸一的同意。6月4日，冈田按照与米内和末次的约定拜访了赤坂离宫。伏见宫是比他高一届的师兄，1932年到1941年一直担任军令部总长，在海军的地位类似于“教父”，大小事情都须获得他的首肯。伏见宫非常欣赏曾担任自己侍卫官的岛田，当年岛田出任海军大臣以及后来兼任军令部总长若没有他的赞同，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果不其然，冈田说明来意之后，伏见宫脸色立即变了。他在英国时养成了抽雪茄的习惯，现在他一边抽烟一边为岛田辩护：“岛田君遇事从容不迫，寡言笃行，颇为能干。我现在还是认为，只有他最能胜任海军大臣一职。”

“当初我也认为他心地善良，在议会答辩时振振有词。但是现在，海军对他的评价是浑浑噩噩、春风骀荡、缺乏远见。他对东条言听计从，海军已经逐渐沦为陆军的附庸。目前战况极端不利，他本人竟然毫无察觉，还是那么悠然自得地度日。我认为换一个更熟悉情况、能够率先垂范的人物很有必要。”

“战况不利的确属实，但是次官和次长都很支持他。”伏见宫指的是海军次官泽本赖雄以及军令部次长塚原二四三和伊藤整一，三人的军衔都是海军中将。

“不瞒殿下说，现在对部内的不信任已经扩大到针对这四个人的首脑机关全体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周围危机四伏。”

“可是把岛田换下来还有谁呢？丰田刚刚去了联合舰队，他出任海军大臣显然不合适。吉田善吾更不行，及川古志郎也会带来异议。长谷川清也有问题，不如干脆让永野出任海军大臣，如何？”

“永野刚刚辞去军令部总长职务，由他出任海相不能带来新气象，恐怕不太妥当吧？”随后冈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依愚见，此时如果能够推出德高望重的米内大将恢复现役并出任大臣，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吧？”

思索良久，伏见宫认可了冈田的说法：“让米内自己出面如何？”

“让他自己出面，就会与岛田发生不愉快，这事由我运作更好。只求殿下下一件事情，如果岛田来问冈田对您说了什么没有，请殿下表示赞成此事就可以了。”伏见宫慨然允诺。

就在冈田游说伏见宫同日下午，在麻布材木街《朝日新闻》评论委员佐佐弘雄的私宅，又一次为推翻东条内阁的秘密会面正在进行。见面的两人是高木和陆军参谋本部的中将酒井镐次。促成本次会谈的是近卫文麿的铁杆亲信、前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这是高木和酒井的初次会面。

秀才型人物酒井一战时期驻法国，之后作为国际联盟的随员长期驻扎欧洲，属于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人。酒井曾长期在陆士和陆大从事近代战史和战争指导研究。1936年酒井出任第二十四步兵旅团旅团长，次年3月就任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这是日本陆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七七事变之后，晋升中将的酒井随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突入关内发起了察哈尔作战。因为在坦克的使用上与东条发生分歧，酒井被送回关外，后出任第七师团师团长。1939年9月，酒井接替阿南惟几出任侵华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驻扎临汾。三个月后，这支部队撤编回国。因敢于直谏与陆军高层交恶，1940年1月酒井被转入预备役。作为战争史权威，酒井在1942年至1943年接连出版了《战争指导实际》《战争类型史论》等书，翻译了《战时克列孟梭内阁》等著作。

由于战争需要，1943年底酒井作为军事专家再次被征召入伍，成为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史料研究参谋。根据自己掌握的国际知识和出色的分析判断能力，酒井断定日本在这场由自己主动挑起的战争中败局已定。既然如此，莫如尽早进行和谈，其先决条件就是推翻抱有必胜信念的东条，建立一个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和平内阁。

酒井通过富田与近卫取得了联系，并将自己掌握的真实情况向近卫做了汇报。“为安全起见，”穿便衣的酒井说，“如果东条获悉我要跟您讲的话，他肯定会报复。”他警告近卫：“应该尽早结束战争。目前德国仍有力量进行防御，我们要趁敌人在东西两线作战的有利时机开始和谈。一旦德国战败后再谈，对我们就不利了。”近卫同意酒井的观点，即谋求和平绝不可能由东条完成，必须建立新的内阁。

最近近卫一直精神萎靡。他的肠胃总是不好，大概是因为母亲衍子刚生下他就患产褥热死去，从小未得到母乳喂养。他最近对外声称得了“痔疮”，实情只有他一人知晓。近卫一开始就反对向美英开战，并因此被以东条为首的陆军赶下了台。由于个人的贵族身份且与裕仁关系密切，加上曾经三度组阁，“年轻”的近卫政治影响力在众多重臣中首屈一指。富田希望近卫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出马促成结束战争。高木和酒井的聚会可以说是陆军和海军内部反战派的一次沟通。

心直口快的酒井提出，为收拾残局希望立即采取行动。高木告诉酒井和富田：“即将到来的舰队决战（此时尚未开打的马里亚纳海战），海军就是想打个平手也不可能。我们的飞机数量严重不足，性能较差，飞行员技术也不如敌人，总之根本没有胜利希望。但我是个军人，所以就只想到胜利。关于结束战争，我想最好请近卫公出面讲话最为合适。”高木的话让富田和酒井颇感诧异。会谈结束时，双方都希望进一步加强联系，并对推翻东条内阁一事达成了初步共识。

和酒井分手之后，高木到芝区俱乐部的水交社给冈田打去电话：“会谈一切顺利。”冈田闻言非常兴奋：“很想听听具体情况，请到我家来。”

冈田私宅位于新宿区一个狭窄的小胡同里，车辆很难出入，门前有一排小商店，到处都是小贩卖豆腐或蔬菜的叫喊声。很难想象，那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就住着前内阁首相冈田。作为资深海军大将，冈田有句很出名的话：“如果你们有女儿的话，那就都嫁给我们海军好了。丈夫平时几乎不在家，可以保持夫妇关系的新鲜感。”冈田素以清贫著称。1934年7月在就任内阁首相的仪式上，他的礼服和礼帽都是临时借来的。因为帽子过于宽大而头太小，阁员合影留念时冈田不得不一直扶着帽子，以防它掉下来。冈田夫人早已病故，雇来的那位驼背老太婆未经吩咐就给高木端来了茶水，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

在冈田的追问下，老太婆承认最近斜对面的无线电行搬来了一个叫小安子的男人，以提供带馅儿面包为奖赏，要她记录冈田家来访的客人，最好能记下双方的对话。冈田这才知道，自己的私宅已处于宪兵监视之下，且电话很可能已不再安全。听了高木的介绍之后，冈田决定先去找内大臣木户和天皇二弟高松宫，取得两人支持后直接登门规劝岛田辞职。

高木提醒说：“按照木户的性格，他也许很快会把情况告诉东条。”谁都知道当初东条上台是木户大力举荐的。

“那也没关系，东条迟早会知道的。各方关系都已打通，木已成舟，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行动了。”冈田显得信心十足。

还没等冈田去找木户，有人已走在了他前面。自东条上台以来，前首相近卫一直隐退家中，深居简出。战争初期日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当民众为此欢欣雀跃时，近卫并未盲目跟随，而是痛苦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近卫认为日本终将战败，他是持这种观点的为数极少

的日本人之一。他同样希望推翻东条建立新内阁，在相对体面的情况下与英、美媾和。

即使近卫早已远离政治事务，东条仍对他保持着足够的警觉。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派出鹰犬，牢牢控制着前首相的一切行踪，被监视的当然也包括冈田等不安分的重臣。东条身边的几大亲信后来被史学家统称为“三奸四愚”，和四方并列的另外“两奸”，一个是企划院院长铃木贞一，他主要替东条掌管经济，另一奸加藤泊治郎同样出身宪兵，现任驻华北日军秘密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四愚”包括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之前已多次露面的军务局长佐藤贤了，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真田穰一郎，最后一位就是刚提到的首相秘书赤松贞雄。几人对东条极度忠诚，都愿以死捍卫主子的尊严。一个明显例子是，战后被宣判无罪释放的四方一直拒绝出任公职和抛头露面。但每到东条忌日，四方都会风雨无阻来到东条家为老主子烧上一炷香。

被四方重点监控的近卫此时已53岁，看上去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近卫年轻时喜爱穿西服，兴趣却是日本式的。他不抽烟，现在连酒也很少喝了，尽管他酒量相当大。近卫和大他两岁的内大臣木户是莫逆之交。两人年龄和经历相仿，都从学习院到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都是名门中的名门出身，都在同一时期投身政治运动。两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之间几乎无话不说。如果非要在两人间找到不同的话，那无疑就是身高了。近卫足有1.8米，而木户连1.5米都不到。因为身材太矮小，木户得到了一个“豆坦克”的绰号。若两人并排站在一起，木户连近卫肩膀都不到。但两人一旦面对面坐下来，圆颅方额头的木户不怒自威，气势上一点儿也不输给瘦长脸的大个子近卫。

木户的言行直接或间接对裕仁影响很大。作为东条出任首相的荐举人，木户曾长期支持东条。木户对重臣持有戒心，竭力避免他们直接面见天皇。以近卫为首的重臣因此对木户普遍缺乏好感。木户完全

了解重臣想打倒东条内阁的意图，但他从不积极参与，一向坚持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另外，木户对战局的看法同大部分重臣相同，希望能尽早结束战争。本着这一想法，木户同重臣及各界人士频频联系。就任外相后的重光葵曾强烈呼吁实现和平，因而与木户接触较多。

冈田在四处活动，看似安静的近卫似乎比他还猴急。近卫并非想卷土重来，他对眼下东条留下的烂摊子毫无兴趣。况且他知道自己没有军人背景，绝对无法掌控陆军。近卫最担心的还不是日本战败，而是将来国家可能被彻底赤化。6月5日一早，近卫主动进宫拜会了多日不见的老伙计木户。

“近来和东条关系怎样？”两人之间毫无禁忌，近卫一上来就语带讥讽。

木户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当年他一力把东条抬上首相宝座，被顶下来的正是眼前这个近卫。“你们这些人骂起我来依然如故呀。现在说东条这样那样话的人很多，你们究竟想要我这个内大臣怎么办？”木户显得愤愤不平，“你们是要我承担奏请任命东条的责任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看不管谁当首相，时间长了没有不受批评的。你当年不也是这样吗？况且，东条不是正在竭尽全力为打开局面而奋斗吗？如果把东条换下来，下一个你想让谁上？没有合适人选只想推翻东条了事，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谁上都比东条强，也不是没有目标。”

“到底是谁？”木户追问。

“合适的人多了。比如，寺内、梅津、小矶。”近卫提到的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和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全是陆军高级将领。实际上他的本意并非推荐上述三人，只是在试探木户，就是围棋上说的试探应手。

木户立即表示反对：“你真那么想？他们并无更换东条的意思呀。”

近卫始终没有忘记避免国家被赤化的第一要务，他继而提出了“皇道派”——该派系历来视苏联为第一敌人——的柳川平助、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要防止国家被赤化就必须抛弃东条，重新起用‘皇道派’将领”，这才是近卫的真正想法。木户对此不置可否。

第二天下午，冈田入宫拜会了内大臣。冈田直接向木户坦白，目前海军对岛田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劝岛田急流勇退。

木户对冈田的话表示理解：“但现在找他谈话还不是时候，岛田的问题不仅仅是海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整个内阁。等我先和东条沟通之后，再找岛田谈话不迟。”此言等于认可了冈田的说法，只是办事方式不同而已。冈田对木户的回答非常满意。

6月7日，东条前往关西地区视察军需工厂并指导疏散。当他傍晚飞回东京时，得到了盟军在诺曼底大举登陆的消息。意大利已退出战争，强国中只剩德国一个盟友了。东条连夜给希特勒发去了激励电报，电报结尾是这样的：“日本对不自量力的可憎的美、英更加激起仇恨，我们会坚持奋斗，直到共祝胜利握手言欢之日。”

21时，首相官邸门前的警卫突然莫名紧张起来。一辆黑色小轿车咯吱一声在门口停下，车上跳下来一个身穿黑色小点的仙台织成特产高级绸料和服的高个子男人。这人对宪兵的敬礼完全无视，直接上了二楼东条的办公室。这个彪悍的中年人就是48岁的东京宪兵队队长四方谅二。

与步兵、炮兵、骑兵等传统兵种相比，宪兵往往被认为最没有出息。四方例外，他从陆士毕业后没有选择进入陆大深造，而是直接报

考了宪兵学校，他对“兵不厌诈”“将计就计”之类的兵道丝毫不感兴趣。在以优异成绩从宪兵学校毕业后，四方到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了三年法律课程。四方发迹于中国东北，他幸运出任了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的副官。东条对四方评价很高，四方也像佐藤那样崇拜东条，两人可谓狼狈为奸，一丘之貉。随着东条的不断高升，四方也飞黄腾达，官至东京宪兵队司令，位不高但权极重。

东条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合理扩大宪兵的权力。他们不仅可以搜集情报、搞秘密活动、不受法律约束去威胁任何人，还可以用特权镇压和铲除异己。原来首相官邸的安保工作由首都警察负责。东条出任首相后，这些任务全部改由宪兵承担。东条次女满喜枝结婚时，胜子去看新房就是由四方亲自带领，因此引来了不少非议。那些受四方睥睨的众多政界、军界、财界要人都对他望而生畏。年轻母亲甚至拿他来吓唬小孩儿，据说一听到四方来了，连啼哭的婴儿都会立即闭上嘴巴。事实上，四方比“狼外婆”厉害多了，据说中野正刚的自杀就来自他的威逼——当时宪兵就在中野自杀房间隔壁，看到他断气才离开。

四方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5天前的晚上，冈田、米内、末次三位海军要员进行了秘密聚会，形迹可疑。我已安排人员严密监视重臣及可疑人员的一举一动，其中近卫是重中之重。这些人中最活跃者当数冈田。”

开战以来，东条倒是经常与重臣聚会，力求沟通思想。但那些聚会大多属于礼节和联谊性质的应酬，并无深入讨论实际战争指导问题。东条认为重臣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受其牵制。这种态度加上东条的个人性格，造成他与大多数重臣感情上的隔阂。加上战局持续恶化，便形成了重臣对战争指导的非难，进而发展为倒阁活动。

四方的判断完全正确。就在他向东条汇报的同一时间，冈田拜访了天皇三弟、军令部参谋高松宫宣仁亲王。虽然军阶只是海军大佐，但特殊身份使39岁的高松宫在海军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冈田开门见山指出了对岛田的不信任：“大臣和总长不能兼顾，如继续兼任，恐怕难以渡过难关。我已和伏见宫殿下讲过此事，希望岛田能辞去海军大臣，以便专心致志做好总长工作。请殿下能理解我的意思。”

高松宫平时在军令部上班，对海军的情况比冈田还清楚：“我赞成您的想法，现在着手恐怕已经太晚了，但晚点儿行动总比不做要强。美国人已经逼近了菲律宾群岛，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变更。海军和陆军必须相互理解，相互合作才行。”

在年初关于飞机分配的专题会议上，海军提出年度飞机生产应该优先海军，理由是正面战场是太平洋，能驰骋海上、攻击敌人的是海军飞机。对此陆军不予认可，认为航母群既然已经支离破碎，海上决战取胜毫无希望，逐渐转入守势的我军在滩头打击登陆之敌只能优先生产陆军飞机。在东条的协调下，双方在2月达成各半的妥协协议。对此非常不满的海军将此归结为岛田对东条的亦步亦趋，“岛田不是海军大臣，是东条的副官”，“繁太郎被东条玩弄了”的说法俯拾即是，岛田因此威信扫地。

“对陆海军精诚团结、同心协力我举双手赞成。但东条凭借首相权力，将海军的请求一脚踢开的独断做法着实令人遗憾。”冈田感慨道。

“您说得对。只是盲目屈从于首相，避重就轻不是真正的合作，也没尽到海军大臣的职责。”

高松宫的态度让冈田兴奋异常。有了天皇弟弟的支持，事情成功的希望就大多了。

当天还有一个聚会与倒阁有关。在新富街的增田酒楼，高木正和几位“同志”密谋同样的事情。他们包括海军大佐付下哲夫，他是前年乘潜艇从德国回来的。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教授、海军特约顾问矢部贞治教授以及调查课特聘起草物资动员计划的天川勇教授。几人都高木倒阁小组的骨干成员。

高木告诉大家，冈田提督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活动，但仅凭他一个人是扳不倒岛田的，必须大家齐心协力。众人商定除争取末次之外，还要把现役的大西泷治郎拉入倒阁圈子。未来海上作战要以航空战为中心，航空战专家大西可以安排为军令部次长。这话说得好像倒阁已大功告成了似的，人人都成了地下组织部长。

但之后的两次宴请并未完全达到目的。已退居二线的末次爽快地答应合作，可脾气暴躁的大西只同意推翻岛田，却不同意搞掉东条。大西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的东条印象很好，“他是个当机立断主义者，一个着重务实的笃行家，像他那样勤奋的人日本很难找出第二个”。这话把高木气得脸都绿了，他认为大西只会打仗，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1944年的裕仁已经43岁，比同属牛的木户整整小一轮。和罗斯福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类似，裕仁对英国也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喜欢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来源于1921年他那次长达半年的欧洲之行，他在伦敦受到了热情接待。日本的一部纪录片里自豪地宣称，英王乔治五世对皇太子的照顾“犹如父亲一般关怀”。裕仁从来不穿和服，睡觉时喜欢穿西式睡衣，还要求皇后良子也那么做。裕仁喜欢西洋式饮食，早餐从不吃日本人喜欢的酱汤，而是吃咸鸡蛋和麦片粥。他喜欢留偏分长发，而不是政府和军队半强制性的和尚光头，这样的照片我们见得太多了。

1941年4月，宫内省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和空袭，在吹上御苑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设施。建筑顶厚3米，支撑房顶的柱子很粗，远看上去像一把口琴。为了防止敌机侦察，屋顶还精心种植了一些杂草和灌木。这座特意为战争修建的建筑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叫“御文库”，日本投降前的最后两次御前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1944年以来，裕仁离开常住的宫殿搬入此地。御文库的书斋兼会客室里，摆放着两尊30厘米高的青铜半身像，一尊是进化论发明者达尔文，另一尊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

开战以来，裕仁经常听取战况汇报，一周两三次。通常情况下是由两总长直接上奏，偶尔由次长代劳。1942年下半年以来，开战之初捷报频传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接二连三传来的都是失利的消息。与裕仁见面最多的当然是内大臣。8日上午，裕仁告诉木户，由于前线战事吃紧，国民受到了缺粮威胁，自己打算停掉酷爱的生物学研究和日常散步，“只顾个人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自我控制一下反倒会感到安然一些”。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裕仁逐渐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爱好。九一八事变后停止了打高尔夫球，现在吹上御苑那块九孔场地已杂草丛生。接着又停了打网球，这是他和皇后良子经常进行的体育活动。再后来连他最喜欢的骑马也几乎断绝了。目前唯一保留的爱好是到御苑去观察动植物，周六抛开公务到研究所去研究生物。“您的忧虑是可贵的，”木户说，“但完全没有那种必要。”

除木户外，见到裕仁次数最多的无疑是首相东条了，宫中官员背地里议论首相有“上奏癖”。的确如此，东条经常面见天皇，每次都能把事情的原委和发展趋势讲得清清楚楚。他这种做法颇得裕仁赏识，他的汇报也被裕仁总结为“东条三段论法”。6月8日下午，东条先是以参谋总长身份向裕仁汇报了前线战况，诸如在比亚克岛采取的“浑号作战”等。然后他取下参谋绶带，以首相、陆相和军需相身份

汇报了政府工作，诸如武器生产和12岁以上女性都要参加劳动等。上奏结束后，东条按惯例到内大臣办公室转了一圈，象征性地和木户打了个招呼。东条在此一般不做停留，他认为办事简明扼要最好，社交性闲谈纯属浪费时间。但这次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木户一反常态地叫住了他。

“英帕尔战况好像更加严重了，前线又撤换了师团长。”木户面无表情，说话不徐不疾。

东条脸色立即沉了下来：“你从哪里听来的？对前线作战如此恶意中伤，即使阁下也是不允许的。”

木户的脸色唰地变了：“你说什么？作为内大臣，问问国家大事有何不可？请你不要小题大做。”

看到木户发了脾气，东条承认自己的话有些过头。木户本来想在罢免岛田的问题上做一个调解者，现在他临时改变了主意，一切都让东条去独自面对吧！东条走后，木户气呼呼地告诉首相秘书赤松：“冈田代表海军提出要罢免岛田，请你将此事转告首相。”

6月9日是周五内阁例会日。上午10时，所有内阁成员在皇宫西一厅集合。东条内阁15名大臣中有4人是军人出身，东条一人身兼最重要的三个位置：首相、陆相和军需相。其间内阁成员多有辞职，如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等人，东条采取的办法往往是由自己兼任，然后选出听话的人取而代之。15个职位中东条出任过的多达7个。1944年2月东条兼任参谋总长以来，内阁会议改为在皇宫召开。东条的解释是：“政事本来就应该在天皇面前议论，这种形式更能体现陛下的亲政和勤勉。”他同时希望裕仁能随时参会下达懿旨。木户并不想让裕仁过多参与琐碎的政务，以违背君主立宪予以拒绝。东条的做法除了他个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之外，还另有深层原因。他

试图以此作为众人批评他大权独揽的挡箭牌，作为他“永远忠诚天皇”的现实例证。

当天的会议并无重大事项研究，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很快宣布散会，大家一起驱车前往首相官邸用餐。午餐之后，东条留下了海相岛田、军需次官岸信介和星野开小会。因东条兼任军需相且忙得脚不沾地，军需省的事儿基本都是岸在当家。岸提出，美军潜艇活动日益猖獗，南方资源区的铝矾土迟迟无法运回本土，导致生产飞机的必需材料铝极度缺乏。他要求军队返还征用的商船以加大运输。对此东条板起了脸：“你知道现在军队为了加强马里亚纳至菲律宾一线的防御，正在加紧运输兵员和物资吗？虽说按约定征用的船只已到了返还时间，但调拨船只实在困难呀！”

岸将矛头对准了岛田，认为海军护航行动不力才导致上述现象发生。岛田的回答不痛不痒：“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护卫舰队司令部也在全力以赴，相信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在座几个人都不相信岛田的话，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星野和岸是东条任关东军参谋长时网罗的亲信。他们三人加上日产的鲇川义介和满铁的松冈洋右，被称为把持伪满洲国军、政、财界大权的“二K三S”（东条和星野姓名最后一个字日语发音为Ki，其余三人发音为SiKai）。出任首相之后，东条将岸和星野分别提拔到军需次官和内阁书记官长——相当于秘书长——的核心位置上。谁也想不到仅仅一个月后，岸会率先举起反东条的大旗。

当晚东条纠集一帮亲信，研究赤松从木户那里带回的关于海军要罢免岛田的问题。参会的除军务局长佐藤贤了、陆军次官兼人事局长富永恭次之外，还有东京宪兵队长四方和秘书赤松，“三奸四愚”一下子到了四位。

赤松刚说完木户要转达的话，东条就已经开始发飙：“简直荒唐透顶！一个海军大臣的进退，非内阁成员的木户是无权过问的。冈田作为预备役人员更不应该插足，这完全是倒行逆施。如此重大事项仅让秘书代为传达，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

四方提出是否给冈田等人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们彻底安生。东条默许，但指出不要做得太过分。几天后当高木再次找冈田串通时，他的家门口已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理由是特殊时期要保护重臣的绝对安全。

6月11日上午，当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带负责马利亚纳和帕劳方面的作战参谋晴气城一起向东条汇报工作时，前线传回了美军大举空袭马利亚纳群岛的消息。对此东条并不在意：“这么点事儿就惊慌失措，还叫塞班守备队吗？没什么了不起的，鼓励他们要多打下几架敌机。”

就在美军空袭马利亚纳群岛的同一天夜晚，近卫亲自到高轮公馆拜会了高松宫。近卫指出，东条不把前线的实际情况上奏天皇而是只报喜不报忧，木户又和东条沆瀣一气封锁消息，造成天皇对目前国家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由于木户将那些不通过政府或军方直接拜访天皇的行为视为违规，即使作为贵族和三次组阁的重臣，近卫也无法直接面谒天皇。近卫试图利用高松宫的特殊身份，将东条的残暴政策及他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传递给天皇，靠裕仁的干涉实现更换内阁和改变国策的目的。

“非常遗憾，目前日本所处状态每况愈下，”近卫和高松宫私交颇深，说话也就毫不避讳，“东条不要说对应之策，就是对事态的发展也缺乏清醒认识，一直认为我们可以打败英美，任由国家向悲惨的结局滑下去。”

“你的悲观论调似乎正在变为现实，”高松宫赞同近卫的看法，“前线战况不佳，国内粮食不足，国民意志消沉。”

“我们根本无法指望东条有容人之量去接受不同意见。当今局势，要么让他继续干下去，我们做好‘一亿玉碎’的最坏打算，要么想尽一切办法推翻他。两者必居其一。”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内阁更迭得以顺利实现。东条背后有陆军的支持，怎样才能推翻他呢？”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天皇。希望陛下能过问一下东条战争的前途，未来趋势结果如何，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法。一旦失去陛下的信任，东条内阁注定会垮台。”

高松宫笑了：“这可真是老鼠在讨论如何给猫戴铃铛了。”

“陛下难以知道实情，能听到的只是政府和军方上奏的那些乐观报告。天皇既没有听取政府以外多方反映的机构，同情东条的木户又在封锁来自多方的呼声，谁也不能向陛下上达下情。能做到这些的看来只有殿下您了。”话到此处，近卫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在委托赤松将海军要求岛田辞职的消息转告首相之后，木户一直未能等来东条答复。6月13日，他问赤松，赤松说已跟东条说过了，首相说“对陛下信任的在职大臣由外部人士劝告辞职断无道理，首相本人也不会答应的”。赤松一席话把木户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恰在此时冈田来了，他想在出面劝告岛田辞职前再与木户做一次沟通。木户立即将赤松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冈田，他已决定不再平抑冈田等人的倒阁举动。

“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就去找岛田。看他能否顾全大局，急流勇退。”

“请多做工作，不这样做是难以改变时局的。”木户的话说明，他已从原来的和稀泥变成了冈田的同盟军。

冈田前脚刚走，侍从长百武三郎就来到了木户办公室。塞班遭到舰炮打击的消息对曾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百武震撼很大。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百武说话毫无禁忌：“东条、岛田都说战争胜利在握，好像非常自信似的。但这种自信是否有客观保证呢？我担心再这样下去，美国人迟早会兵临城下的。我们很早就提出了陆海军联合的问题，却一直无法真正实现。这样下去能行吗？”未等木户接腔，百武就气呼呼地转身离去。

当天中午，皇太后节子来访，和已很久没见的儿子和儿媳共进午餐。军部非常反感节子和天皇见面，因为开战之初她曾说过“战争会给日本带来灾难，很可能是一团糟”的拔气门芯的话。节子17岁和大正天皇结婚，生有四子——裕仁、秩父宫、高松宫和三笠宫。丈夫在她42岁时就死了，之后她一直住在赤坂的大宫御所，默默无闻。“仗打得还顺利吗？欧洲情况似乎不妙，敌人好像已经到了塞班岛，应该没事吧？东京会不会再次遭到空袭？敌人要是突然扔下来炸弹怎么办？”节子一口气向儿子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裕仁只能例行公事般忽悠老娘：“目前军队正在努力作战，使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母亲不必过于担心。”

“前线的士兵很辛苦，东条首相也很辛苦，”节子点点头，“若能尽快结束战争最好。前辈父王陛下虽身体欠安，但在位期间没有大的战争，这比什么都强。”一席话说得裕仁哑口无言。

在当晚皇宫书库大厅举行的电影晚会上，难得地出现了高松宫的身影。这里经常放映诸如《加藤雄鹰战斗机队》《射下那面旗帜》等反映日军取得胜利的影片。前文提到，《射下那面旗帜》正是日军为纪念科雷希多炮战专门拍摄的。电影放完之后，高松宫拦住了准备离

开的哥哥：“陛下怎样看待目前战局？如何考虑战争前景？”在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中，秩父宫因同情起义部队失去了裕仁的信任，加上他多年卧病在床，而三笠宫年龄太小，所以裕仁和高松宫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两人年龄仅相差4岁。

“你究竟想说什么？”裕仁以一种惊讶的神情注视着弟弟。

“我是担心，前线战局也好，国内情况也好，是否都如实反映给陛下了。”

“这些完全没有问题。我每天都能从军方那里听取到战况汇报。国内事务，分管大臣也会及时上报。”

“我很担心，圣上听到的情况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

“不会，绝对不会。”

高松宫的口气渐渐变得咄咄逼人：“比如对东条内阁，各方面评价都很差，这点您恐怕就不知道吧？我所在的海军也有类似看法。近卫公等重臣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在考虑是否让东条辞职。”

“你的意见我知道了。但我履行的是遵循帝国宪法和天皇的传统责任，不能随意去支配大臣。”裕仁思索了一会儿，忽然想到塞班的战况。他向弟弟说了声“祝你晚安”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大厅。

6月14日一早，裕仁主动派人将木户叫到了政务室：“前些时候，你曾对我说过近卫的意见，是不是指内阁最近的政策有共产主义倾向？”

“近卫君是说，经济和社会都出现了赤化倾向。为防止这一现象发生，最好能起用陆军‘皇道派’军官。他们是坚决尊皇反苏的。”木户回答。

“昨晚高松宫也这么讲。最近近卫是否在到处游说？”

“或许，有可能吧。”木户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

“请你转告近卫，”裕仁拿出了亲笔书写的便条，“在担任参谋次长和教育总监期间，真崎是不称职的，他的部下今天很多已成为所谓的共产主义骨干军官。柳川在‘二二六事件’之前是第一师团师团长，未能及时制止部下的盲动行为，难辞其咎。小畑充其量是个军司令官的材料。以上各点，近卫是否认真研究过？”看来这裕仁看似木讷，整天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不等木户回答，裕仁就转身离开了政务室。木户第一时间叫来了近卫。听了木户的转述，近卫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陛下这批评可真够厉害辛辣的呀！照这说法，陛下好像不太喜欢‘皇道派’军官呀。”

“可能是受‘二二六事件’的影响吧。”木户随即转变了话题，“匆忙请你过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预定海军大臣要和冈田会谈的，冈田要劝说岛田辞职。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班，似乎很快要大难临头，务必提防有内乱发生。”

冈田与岛田的预定会谈因美军突然登陆塞班被迫推迟了一天，因为兼顾军政和军令的岛田有一大堆公务需要处理。16日清晨5时30分，冈田拄着手杖来到了海相办公室。冈田曾任首相、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官等要职，退居二线后他已很久没来过这里了，海相办公室的摆设和他当初任职时毫无二致。红砖楼的一楼是海军省，二楼是军令部，就是说一楼管军政、二楼管军令。除常年征战海上的联合舰队众多高级将领之外，日本海军的首脑人物大都在这座不起眼的小楼上办公。如果不看门前挂的那几块牌子，谁也看不出这里就是世界第三大海军的中枢机关。

在76岁的冈田眼里，61岁的岛田不过是个毛蛋孩子而已，两人差了好几个辈分。1924年冈田以海军大将军衔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时，岛田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少佐参谋，连跟冈田点头哈腰的机会都没有。“战局已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粮食也变得日益紧张！”冈田对岛田一点儿都不客气，“但人们依然信赖海军，认为海军能够干出点儿名堂来。特殊时期，大臣一职就足够应付，你还同时兼任总长，这样下去怎么能成？依愚见，岛田君不如趁机辞去大臣职务，专事指挥海上作战，如何？”

岛田眉毛粗重，面容温和，有着日本人少见的1.73米大个头和75公斤体重，是个善于思考、举止稳重、彬彬有礼、勤奋工作之人。他几十年如一日，不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每天早上6时05分准时到明治神宫参拜一事，就没几个人能做到。岛田习惯在开会时一声不响听别人发言，在大多数人同意时才做出裁决。海军军官大多好酒，岛田却始终与酒宴无缘。他为人正派，思想保守，处理事务灵活且尊重形式，对权威温顺服从。他的表现虽然颇得东条赏识，却在海军高层引起了广泛争议。大家普遍说他打了败仗还满不在乎，是个碌碌无为的庸才。

“由我兼任军令部总长是高松宫殿下的意旨，他说这样比较方便，我才上台。”由于事先有所察觉且已得到了东条的通报，岛田对冈田的突然发难并未感到惊慌，“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如果有合适人选，我就辞去海军大臣。然而出于种种原因，适合担任此职的人都上了前线。目前我正苦于难找到合适人选。”岛田面带笑容，显得从容不迫。

“大臣人选也许找不到100分的，但80分、70分的人也可以先让他们干，在干的过程中也许会出乎预料干得很好呢？”

“那是当然。我担心我若辞职，就会导致内阁垮台，所以还是慎重些好。我也打算尽快促成此事，但目前立即实施是困难的。”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有人杀上门来逼自己辞职，岛田心里还是非常气愤的。

“让米内和末次恢复现役，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如何？”

“如果有合适位置的话另当别论，否则恢复现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岛田用太极推手将冈田的进攻化为无形。从海相办公室出来之后，一事无成的冈田找到了高松宫。两人虽然气愤却无可奈何。高松宫虽然贵为皇弟，但也不过是军令部一名普通参谋，他释放能量主要靠影响，直接出面逼大臣辞职好像是不太妥当的。

6月19日和20日，小泽治三郎的机动部队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遇惨败，塞班岛失守已成定局。高木紧急约见了高松宫。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到1933年，当时高松宫是海大学员，而高木是教官，两人可谓亦师亦友。在说明塞班岛重要性的同时，高木指出更换政府首脑恰逢其时：“依我看，殿下还是有些手软，应该直接出面让他辞职。”高松宫提出已派人去找伏见宫，由他向岛田提出辞职建议。

21日16时，东条在首相官邸举行了重臣例行座谈会。前文说过，重臣通常指那些担任过内阁首相的人，并非来自制度规定。自明治时代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去世之后，内阁首相人选通常由重臣推荐产生。此外，重臣偶尔还对重要国务进行咨询，奉答天皇。对天皇辅弼国务之责完全由国务大臣承担，没有直接责任的重臣实际上处于监督地位。但由于他们在政界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现行内阁对其言行不能不予以适当关注。

参会人员包括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文麿、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和冈田启介。除出身陆军的阿部——他和内大臣木户是儿女亲家——之外，东条看其他人个个不顺眼，平时尽量避免和他们见面，即使见面也大多属于礼节性的。他认为这些人只会吹毛求疵，是没有半点儿用处的老朽之辈。名义上的重臣会议除赠送一些当时还算珍贵的洋酒或西服外，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

今天会议的气氛似乎不同寻常。在例行问候之后，前首相冈田突然发难：“飞机生产不是说很好吗？”东条从衣兜里掏出了小本本，用详细数字进行了说明。若槻提出粮食短缺问题已给国民带来了许多困难。对此发了脾气的东条大声喝道：“我们是在打仗，对战争你们是怎样理解的？”

若槻并未因为东条发火而轻易让步：“塞班方面，报纸上虽然发表了我方也遭受相当损失，可是舰船有没有损失？”

“有。”东条的回答异常简捷。

“敌我损失如何？”

“结果不太妙，我方可能损失更重。”

倒阁派首领冈田突然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首相把身上担子减轻一点儿，如何？”

“你什么意思？”东条忽然提起了精神。

“我认为东条君一人身兼首相、陆相、军需相和参谋总长担子太重。特别是参谋总长，前线随时有电报发来，就是深更半夜也必须爬起来应对，轻易不能睡个好觉，长此以往岂能了得？是不是考虑把他重担卸下一点儿为好？”

室内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所有人都瞪大双眼等待首相做出回答。东条太阳穴青筋暴起，似乎立即就要发火的样子。但他忽然拿出一支烟抽了起来，对冈田的问题避而不谈。会议就这样在紧张的气氛中无果而终。

比亚克岛已成风中残烛，英帕尔正在全线退却，盟军已在诺曼底大举登陆，现在塞班又风雨飘摇，“形势已坏到了极点，必须尽快谋求政治解决，”酒井将从参谋本部弄到的内幕消息全部告诉了近卫。高木也在马不停蹄频繁出入于铃木、米内、冈田等海军元老家中，呼吁出兵夺回塞班。海军省兵备局长保科善四郎向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和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出具了措辞严厉的意见书，要求召开海军最高首脑会议，研究夺回塞班之策。但正如前文所言，大本营最终依然做出了放弃塞班的决定，海军上下群情激奋。

22日，东条的午餐是在官邸的小食堂吃的。陪吃的有秘书赤松和出身名门的若松华谣。东条只吃了一两口便放下筷子，告诉同桌的两位：“联合舰队在马里亚纳惨败，塞班岛无论如何守不住了。但要求坚守塞班的呼声很高，陛下好像也是这个意思。我对工作一向勤勉，但现在也是一筹莫展。我想，还是急流勇退为好。”赤松和若松同时放下了筷子，连嘴里的饭都不嚼了。

“首相，您说什么？”赤松问。

“接替首相位置的人非皇族莫属。我想恳求东久迩宫殿下出马组阁。不管是谁，只要有适当人选，我想我就该辞职了。”

“您最近是否身体欠安？一定要振作起来。”若松试图以此来缓解气氛。

“不，欠安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战局。人，贵在能急流勇退。请若松到东久迩宫殿下那里传达我的意思，不是他的司令部而是家

里。赤松去找松平，请他转告内大臣。”东条所说的东久迩宫是裕仁的亲叔叔，现在职务是本土防卫军的总司令。松平则指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他相当于木户的秘书长。

当晚东久迩宫应邀前往若素公司经理长尾钦弥私宅赴宴，长尾还特意邀请近卫作陪。准备出门的东久迩宫被若松堵在门口。听完若松的转达之后，东久迩宫当即表示反对：“东条君现在绝不能辞职，宁肯改组内阁。在紧要关头必须咬牙坚持才是。”东久迩宫驱车赶到长尾私宅时已经迟到了，他顾不上吃饭立即将近卫叫进了密室。“我认为，还是让东条负责到底为好。事态已严重恶化，所有过错全在东条一人身上。”东久迩宫和近卫一样认为日本败局已定，“现在改组内阁，责任就划分不清，很有可能将最后责任归于皇室。任何时候东条都必须干到底。”

当晚在木黑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有两个人同样在边喝酒边密谋。“依靠现政府和统帅部打赢战争是不可能的，我想必须采取非常办法了。你是否能鼎力相助？”说话的是我们的老熟人海军大佐神重德，他已经加入了高木的倒阁组织。

“非常办法，您指的是暗杀吗？”回话的是海军中尉三上卓。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带队闯入首相官邸打死前首相犬养毅的正是此人。三上因此被判处15年监禁，后来提前获释出狱，是个不折不扣的刑不满释放犯。三上现在的身份是皇道辅佐青年联盟委员长。

神重德的诡秘举动很快被高木察觉。高木起初并不赞成采取暗杀来解决问题，在教育局长办公室里，他和神重德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尽管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说了什么，但还是慎重行事为好，轻举妄动多有不利。”高木说。

“局长，你以为我们谈了些什么？”神说。

“只要不是不稳妥的计划，我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高木说。

“不，确实是不稳妥的计划。我想使用武力干掉东条和岛田。”神说。

神一旦把话挑明，高木还真有点措手不及：“值得正面攻击的战术不是很多吗？”

“我们是想那么做。但只要东条和岛田还在，这事就断无成功的可能，这点您应该非常清楚。”

“为了能够让他们辞职，冈田大将等重臣也在积极活动。我确信拿掉他们的呼声会越来越高的。”

“但是呼声和舆论这些含糊其词的做法对他们无济于事。倘若他们把持政权不放，还有没有最后的撒手铜呢？”

高木对此哑口无言。神得意地告诉上司：“局长，请您听一下我的暗杀计划。杀人看似容易，但具体执行就困难了。”听着神的介绍，高木觉得自己已渐渐被下属同化。

次日中午，高木走进了宪兵把守的冈田私宅，婉转地向他道出了暗杀东条的密谋。曾在“二二六事件”中死里逃生的冈田认为暗杀是最卑劣的行为，他对高木怒目而视：“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高木对此不予理睬：“从今以后，也许会发生使阁下深感遗憾的事情，还请多加原谅。”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冈田再次劝高木自重：“无论如何，我坚决反对你说的事。万不得已必须实施时，请务必提前向我打个招呼。”

6月23日，东京天气骤热，皇宫内的裕仁度过了难受的一天。“上奏狂”东条19日起已5天没有露面了，以往只有他到占领区出差才会出

现类似情况。这天傍晚，东条来到了东久迩宫的本土防卫军司令部，一反常态地坐了下来：“战争前景不妙，内阁气数已尽，所以我想告退。”

开战之初，1942年，东久迩宫曾几次劝阻东条与中国媾和，频遭白眼。此时看到狼狈不堪的东条主动找上门来，他心中隐隐有一丝快意：“我早就说战争是要不得的，你今天辞去首相职务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扔下眼前的烂摊子不管。目前国家应该怎么做才好？”

“还未认真考虑，每天日常工作太多。”

“你既是首相又是参谋总长，本应振作起来，希望你能更顽强一些。任何时候我都是支持你干到底的。”

东条本就不想辞职。此前他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是试探应手，看看各方的反应。东久迩宫的话坚定了他顽抗到底的决心。在恭敬道谢之后，他出了司令部的大门。东条并未回私宅或首相官邸，而是直接敲响了木户私宅的大门。

木户此前已从松平那里得知东条要辞职的事儿。看到东条主动来访，木户并不急于开口，耐心等东条主动摊牌。但东条好像没事人似的，边摇二郎腿边享用仆人奉上的精美糕点。吃饱喝足之后，东条一言未发，微微一笑扬长而去，留下木户一脸狐疑。这东条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因为有了东久迩宫的大力支持，东条完全打消了辞职念头。这样最心急的反倒变成了冈田，他希望在高木发起暗杀之前将问题摆平。思前想后，冈田决定再次拜访伏见宫，由他亲自出面劝岛田辞职。年迈的冈田冒着小雨四处奔走。他不爱用电话，一来认为打电话对人不太礼貌，二来家里的电话已被窃听，很不安全。在他雇来的车子身

后，始终跟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冈田知道里边坐着的肯定是四方的宪兵。

“阿号作战”惨败对伏见宫震动很大，他同样认为海军的确到了必须做出变更的时刻。伏见宫爽快地答应冈田，在参加完决定塞班岛弃守问题的海军元老会议后出面劝说岛田辞职。

6月25日是周末，当天下午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件。海军省走廊里突然贴出了一张传单：“应该立即杀掉东条和岛田，他俩把联合舰队搞垮了，应迅速成立和平内阁。”更奇怪的是，来来往往的高级军官甚至围着传单读出声来，却没人去撕下它。“反动”传单竟然在墙上待了半小时之久。

从周一开始，海军省二楼的大臣办公室门口加设双哨，海军士兵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脸戒备地站在那里。傍晚时分，海军元老伏见宫难得地来到了总长官邸。他曾在这里办公达9年之久，闭着眼睛都不会踩空楼梯。作为岛田多年的老上司，伏见宫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目前战局非常困难，你是否考虑辞去大臣职务，专任总长，全力以赴扭转战局？”

岛田对伏见宫的来访早有预料。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早已从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处得知，最近异常活跃的冈田刚刚去了伏见宫私宅。东条明确告诉岛田：“如果天皇陛下不信任我们，我们就一刻也不能占据在辅弼位置上。若非如此，就没必要屈服于他人，应该放心大胆继续干。如果对方说是天皇的旨意，你就告诉他容我单独上奏。我敢肯定，陛下肯定不会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有了与东条的攻守同盟，岛田摆出了一副强硬傲慢的架势，虽然表面上他对老领导非常尊重：“殿下所言甚是。不过我现在如果辞职，内阁就会出现裂痕，东条就不得不同时辞职，势必引起内阁更

迭。由我个人引发如此重大事件，我可担当不起，对殿下所言断难从命。”

“你个人辞职就会引发内阁更换吗？”

“的确如此。我认为在此关键时刻，做一些导致内阁垮台的事对国家是不利的。”见到岛田态度强硬，一贯飞扬跋扈的伏见宫反倒软了下来，悻悻而退。

伏见宫劝说岛田辞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陆相官邸，东条对此勃然大怒：“目前正是需要陆海军通力协作之时，却偏偏到处在煽动叛离，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勾当是资敌行为。若是让一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知道了，恐怕不只是肝胆俱裂，而且是会把他们活活撕成碎片的。”

“真是岂有此理，”说话的是军务局长佐藤，“必须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

“手软了不行，”一向不爱说话的富永恭次也开了口，“管他大将、中将，凡是阴谋策反的人统统抓起来，杀一儆百！”

“海军在马里亚纳遭受重大打击，已经相当动摇，”秘书赤松也不甘落后，“这场战争本来就是海军嫉妒我们陆军百战百胜所引起的。海军一点儿都靠不住，指望他们会上大当的！”

“尽可能不要采取强硬手段为好，”还是佐藤显得老谋深算，“先把元凶冈田叫来训诫一番，让他认罪。高木由岛田海相或者泽本次官直接训斥。这事我向他们说去。”

富永提出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倒是两位皇族成员非常难处理。”

一直未开口的四方发了言：“以警戒为名派宪兵把守大门，不让人轻易接近他们。这对他们本人也是一种警告。”

东条同样不同意采取过激的办法。佐藤建议，最好让有关人员特别是伏见宫离京，叛乱者密谋就没那么容易了。高松宫调往地方任职的确不妥，不如让他离开海军省，到横须贺炮兵学校担任教官。为避免因过于露骨招致非议，高松宫的调令要在8月1日后才下达。

27日晨，岛田破例未往明治神宫参拜，而是在7时直接去了伏见宫私宅。头天晚上，两位军务局长佐藤和冈敬纯进行了磋商，冈敬纯又将磋商结果连夜通知泽本武吉彦和岛田海相。岛田此次出动目的在于劝告伏见宫离京回避。

对岛田的突然来访，伏见宫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岛田态度一如昨天那样强硬：“现在有人利用海军在搞一些倒阁举动。殿下如果留在东京，势必卷入以冈田大将为中心的阴谋旋涡当中。当然，殿下丝毫不会有偏袒那些人的意思。作为避嫌，殿下是否暂时离京一段时间，您意下如何？”伏见宫在热海有一处别墅，夏天经常到那里避暑。对岛田的强硬态度，已开始心虚胆怯的伏见宫当即答应立即启程到热海避暑。

上午晚些时候，当冈田赶到伏见宫私宅，仆人告知“殿下已往热海避暑”，没时间见面了。冈田回到家中还没顾上喘口气，首相秘书赤松就到了。寒暄过后，赤松毫不避讳地告诉冈田：“因为阁下介入了有关岛田的事情，首相因此非常愤怒。作为元老，阁下本应辅佐海军大臣共渡难关才是。现在阁下频频烦扰伏见宫和高松宫殿下，喧扰圣心，实属不检点之举。请阁下罢手，不要玩弄这些阴谋活动才是。”

冈田在咄咄逼人的赤松面前竟然有些失态：“这是我的过错。对不起，我今后不做就是了。”

“那好，请阁下14时到首相那里道个歉吧！”

赤松走后，冈田叫来了女婿迫水久长。迫水曾担任冈田内阁的首相秘书，未来还将出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内阁书记官长。迫水马上给岳父打气：“身为海军大将，您有什么可怕的？东条能怎么样？他敢在首相官邸对陛下的重臣无礼，把陛下的海军大将绑起来吗？”

27日上午，在宫中召开的内阁例会上，东条黑着脸发表了讲话：“最近，日本的‘巴多格里奥’投降派也开始盛行了。请诸位务必重视这一点。”他用恶狠狠的目光扫视了所有人，在座的外相重光葵心里发毛。头一天木户召见他时，他刚发表了争取和平的言论。

当天下午，冈田在迫水的陪同下走进了首相官邸大门。看到房内装饰品上的五金零件都被拆下来作为废铜烂铁回炉制造武器时，冈田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凄凉之感。与他当年任首相时相比，这里只剩下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了：“他们该不会把房子扒掉去找钢筋吧？”冈田刚在二楼接待室坐定，东条就走了进来，两人面对面坐定。

东条优雅地取烟点火，等冈田主动开口承认错误，赤松已将会见冈田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可冈田像没事人一样一言不发，东条忍不住还是先张开了嘴：“听说您在鬼鬼祟祟暗中活动，对此我深表遗憾！”

“能让首相挂在心上，深感内疚，”冈田显得不卑不亢，“你说对我的行动感到遗憾，我觉得意外，所谓鬼鬼祟祟，更使我不解。有关岛田之事，我事先已拜托内大臣向首相转达，我想首相早有耳闻了。”

“是否鬼鬼祟祟暂且不说，如今国难当头，你的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

“海军现状岛田无法控制，前线战局不顺，没有做到你经常所说的陆海军合作。我的忧虑也正是为你着想。”冈田果真是老谋深算。

“海军一些年轻人在背后议论大臣，你作为前辈理应制止才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推波助澜。”

“年轻人议论上司的确不像话，但认为岛田不中用的不是他们，而是我！”

东条怒气渐起：“更换岛田意味着更迭内阁，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在重要时刻搞政变对国家不利，这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我并未说推翻内阁。但现在不更换岛田，前线战局每况愈下，对你的内阁也没什么好处，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我与阁下的见解完全不同，战局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坏。今天请你来，主要是请你今后不要再搞什么阴谋策划。如不谨言，很可能会出现使你为难的结果。”东条话里明显加入了威胁因素。

“意见不一致我感到遗憾。但很抱歉，作为海军元老，我不打算放弃更换岛田的想法。”

冈田说完，起身告退，东条将他送到门口：“希望你能再慎重考虑一下。”

“我可以考虑，请首相也认真考虑一下。”

“我已经没有考虑的余地了。”东条说。会见仅持续半小时就不欢而散，东条觉得，自己似乎被眼前的这只老狐狸忽悠了。

就在冈田和东条斗智斗勇、唇枪舌剑的差不多时间，高木也被叫到了次官办公室。“听说，最近冈田那里经常有一个教育局的少将在出出进进，”泽本说，“教育局少将军衔的只有你一个人吧？”

“的确是我！”高木对此毫不避讳，“而且不是最近，只要在东京，我至少每月要拜访冈田大将一次。”

“最近外边流言很多，你经常出入难免有人猜疑，所以尽量控制一下为好。”

“谢谢次官关怀！如果这样是让我对东条怀有好感的话，恕难从命。要不就请开除我，这里我先表示感谢。”

“你什么意思？”泽本翻起了白眼。

“东条首相励精图治，值得敬佩。但他现在已失去人心。他越勤奋，收到的效果就越差。光到街上看看垃圾箱、摸摸小孩子的头是不能扭转战局的。如果大臣和次官认为我的行为给你们添了麻烦，就请随便发落吧！”

“现今局势动荡，希望你多加小心。夺回塞班之事，统帅部将尽最大努力争取。请你不要蛊惑人心，误信谣言，要为胜利而前进！”

“你的忠告我会好自为之。但我郑重声明，要同东条步调一致，我办不到。”

望着高木扬长而去的背影，泽本觉得窝囊透了：这到底是谁责问谁呀？！

海军内部矛盾已经公开化，陆军内部同样暗流涌动。参谋本部次长办公室前面的角落里，一个小房间门上挂有“第二十班”的小牌子，它的官方名字前文已多次出现过。这个叫“战争指导班”的机构归次长秦直接指挥。小班只有三名成员，班长松谷城大佐，班员种村佐孝大佐和桥本正胜少佐。仅从军衔来看，指导班的规格还不算低。三人的任务是研究战争目的，审议战争获胜所应采取的战略和为结束战争应采取的对策，性质有点类似政策研究室，并不直接参与作战指

挥。就在东条和冈田唇枪舌剑激烈交锋之时，班长松谷来到了次长秦的办公室。

“日本已经没有希望扭转战争不利形势。德国今日之处境与日本不相上下，且日见恶化，我们结束战争的时候已到。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应该立即向收拾战争残局的方面努力。”松谷一边汇报，一边呈上了研究报告。他的上述结论从未公开发表过，可以说是开战以来陆军战争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听完汇报，秦一脸严肃地告诉松谷：

“作为个人，我同意你方案的宗旨。但事关重大，最好暂缓向东条总长汇报，要寻找一个合适时机。这个方案和总长的想法正好相反，想取得他的认可难度极大。强调一点，这个方案绝对不能传出去，这是命令！”秦的口气显得异常严厉。

冈田的计划再度受挫，代替而行的似乎是高木的暗杀计划。神告诉顶头上司：“执行者两人已足够，悄悄接近一枪打死，就这么简单。何必再费其他周折？”因为曾因暗杀被冈田训斥，高木变得异常小心：“对手不是毫无防备的普通人，首相的身边经常有保镖，一枪打不中就可能使计划完全挫败。”两人开始精心挑选刺杀人员。

从次长办公室里出来之后，松谷整夜未眠。他没有屈服于秦的禁令，决定立即付诸行动。他找到了正在谋求倒阁的酒井，将对秦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正合我意！”这相当于酒井正瞌睡呢，松谷适时递上了枕头。“难得你如此果敢，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如果能用得着我，请尽管吩咐，我定当尽力而为。”松谷提出当晚去拜访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两人同为福井县老乡——由他向木户转交自己的方案，内大臣是最容易接近天皇的人。酒井提出自己作为军人无法帮他安排，但可以将此事通报给近卫公爵。

当天晚上，近卫的荻洼庄后边菜园围墙上突然闪出一道黑影，跳入院内，沿林立的树木转到门前求见主人。黑影正是酒井，他知道近

卫的电话已被窃听，门口也有宪兵把守。“今晚我到此之事必须保密，否则势必遭到东条报复，”酒井显得非常激动，“现在必须果断降低媾和条件，尽快向结束战争的方向努力。趁现在德国还有能力抵抗，我军元气未伤，再拖延下去惨败将至。日本将被破坏到难以东山再起的地步，并且很可能危及国体。”

酒井将松谷关于战局前景的研究结论介绍给近卫，同时指出如果天皇介入并质问首相，东条的回答不外乎三种：一是立即提出辞职，二是提出不同见解由天皇裁决，三是回答坚持必胜信念将战争进行到底。近卫表示一定设法将酒井的见解传递给天皇，两人猜测东条的回答肯定是第三种。

仲夜时分，近卫开车将酒井送出私宅。为避开宪兵的眼睛，酒井将身子伏在车后排坐垫靠背下边，车子快速驶出了大门。两人自认避开了宪兵耳目，实际上此举同样是枉费心机。四方第二天上午就知道了酒井的越墙访问。近卫家女用人比佐已被四方发展为内线。她调查了来访人姓名，并借处理垃圾之机把纸篓里的废纸收集起来交给了门口的宪兵。

就在酒井跳墙的差不多时间，在热海温泉旅馆，有四个人正在密谋一件事情。其一是近卫的智囊、《朝日新闻》评论员佐佐弘雄。另一个是刺杀犬养毅的三上卓。第三人是和三上一起掌管右翼团体皇道辅佐联盟的西乡隆秀——他是明治时期大人物西乡隆盛的孙子。最后一个是因“血盟团事件”刺杀内大臣牧野伸显未遂入狱的四元义隆，他已于1940年假释出狱。

“如果西乡和四元参加暗杀计划，”四人中最年长的佐佐说，“就让高木先生向近卫公爵递个话，要干就在7月干。以后可能还有三个海军军官参加，细节问题由高木先生决定后再通知大家。”

“我认为现在下手已经太晚了。”杀手三上不满意地嘟囔了一句。

6月29日上午，倔强的松谷拜会了第一次长后宫淳，详细汇报了战争指导班的研究成果。之后他无视秦的忠告，直接来到了总长办公室。

在听取了松谷关于日本败局已定、应积极谋求和平妥协的汇报之后，东条脸色晴转多云，最后变成了猪肝色。东条认为，松谷提出的正是日本版“巴多格里奥”方案，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降行为。松谷离开之后，东条叫来了后宫，他和这个同学次长的关系显然比秦要亲近许多。东条指出，将松谷这样的危险人物放在指挥中枢是完全错误且极度危险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免去他的职务，将他调往前线，让他自然消失。

“作为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研究结束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不违规的。”后宫并不赞同东条的意见，“即便他的结论错误，我们也只能更换班长。如果因此将他流放前线，势必带来更多负面影响，请您三思。”

松谷在决定将方案上报时已无所畏惧，东条的过度反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从总长办公室出来之后，他立即将方案抄一份托人呈送给高松宫。因为不能接触高高在上的天皇，秩父宫因肺病休养而三笠宫年幼，高松宫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救命稻草，尽管松谷和高松宫分属陆军。

当天晚上，以高木为首，神、后藤、佐佐、伏下、三上等人又聚在一起，研究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刺杀东条。所有人被禁止在笔记本上记录一个字，一切全凭脑力记忆，为的是行动如果失败，不给宪兵留下任何证据。高木决定将刺杀行动告知近卫和高松宫，他们两人很可能会同意这一计划。大家最后开始讨论刺杀的具体办法。

“当然，闯进首相官邸直接刺杀的办法也是可行的。但那样很可能会连同东条的家属和子女一起干掉。”高木首先抛砖引玉。

“你的意思，是在官邸之外寻找刺杀地点吗？”三上问。

“东条几乎每天都有外出活动，机会应该很多。从首相官邸到陆军省、军需省、皇宫，还有菜市场，他还时常查看垃圾箱等。东条喜欢坐敞篷车，身子大多数时间暴露在外。我们有很多机会狙杀他。”

“使用什么武器？”后藤问。

“炸弹、手枪、机枪，无外乎这些。”军人出身的神立即接过了话头，“武器和行动不可分割，这事包给我办。”

“下手时间初定7月中旬，从10日开始一周之内。”最后高木一锤定音。

30日中午，高木来到了高松宫办公室，这里既不显眼，也不用担心会被窃听。“岛田竟然无视伏见宫殿下的忠告，仍然死心塌地紧跟东条，变本加厉地在误国误民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如果我们再袖手旁观，就有悖于天皇陛下军人的神圣职责。我们一些同忧之士决定刺杀东条，时间定在7月中旬。近卫公对此有所谅解，并答应在善后工作中给予帮助。我们杀了东条之后，如果能得到您的协助那将是万幸的。”

“对你们所干之事，我不想再多说什么，”高松宫说，“但我支持和期待你们获得成功。对暗杀后的处理我也将积极协助。如果近卫公有所行动，我也会尽力帮助他。希望你将这一层意思转达近卫公。”

“我们的情况已经全部告诉您了，希望殿下保守秘密。”高松宫并未说话，而是站起身将手伸向高木，这是他过去从未有过的动作。

高木愣了一下，迫不及待地握住了那只伸过来的手。

趾高气扬的高木随后来到了米内家中，劝他在岛田倒台后出山主持海军大局。米内听完后，哈哈大笑：“虽然还不知道马里亚纳海战的具体细节，但我们的确打输了。现在让谁站出来都无济于事。我们这些老年人只能去睡午觉，没有其他用处了。哈哈！”由于马上要去参加岛田主持的一个海军元老会议，米内收拾行装准备出门。可能觉得高木刚来自己就走不太礼貌，米内谢绝了海军省派来的专车，和高木一起步行前往海相官邸。高木由此感觉米内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还是支持自己的。

当天由岛田主持的海军元老会议开得极不愉快。会议仅开了一个小时，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刚刚介绍完前线战况，军务局长冈敬纯就宣布散会开饭。末次在用餐前突然发难：“塞班岛失守之后，我们还能保证运输线畅通并维持战力吗？”中泽坦承没有把握。末次接着问：“那么，就请倾尽全力把塞班夺回来吧！”中泽承认大本营还没有定出夺回塞班的作战计划。

末次终于发了脾气，他将矛头直接转向岛田：“听说把小笠原、马里亚纳、新几内亚定为‘绝对国防圈’是大本营的决定，现在拿不出夺回塞班的方案，那不成笑话了吗？”

岛田一脸尴尬地说：“作战部长说得有些过分，实际上大本营仍在努力采取尽可能确保的方针。”

侍者端上了清炖肉汤，末次还不愿就此罢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大臣、总长、部长，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冈敬纯一个劲儿地劝大家吃饭，海军大将山本英辅的一句话结束了争论：“我们显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而来的。末次君今天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至今仍然没有结果。希望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招待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岛田开会是为了平息海军元老中日益高涨的不满和不安情绪，最后的结果却恰恰相反。一众元老离去之后，岛田将中泽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指责他把前景描述得过于黯淡。大本营已经做出了放弃塞班的决定，中泽对岛田欺骗大家的说法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现在岛田反过来指责他。一向敦厚的中泽终于发作了：“请原谅，我本不该反驳您。今天参会的都是在海军曾经达到很高地位的人，因此我就直言不讳地说了。如果参会的是征战海上的舰队司令官或参谋长，为了鼓舞士气，我一定会把话说得乐观一些。”连作战部长都明确表示了不满，看来岛田真到了该下台的时候了。

密谋刺杀东条的不仅仅有海军。就在高木开小会的同天晚上，在上野发车，经上越线开往秋田的夜行列车车厢外，站着两个身体强壮的男人。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两人座位上早已挤上去好几个人。两人中的年轻者是参谋本部动员编制课津野田知重，6月初刚从中国派遣军调回国内。虽然陆军在中国的战事还算顺利，但颇具战略眼光的津野田还是发现战争已经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日本的失败近在眼前。

稍年长的那个身材壮硕者是著名反战人士牛岛辰雄，东亚联盟东京分会会长。牛岛被称作“柔道之鬼”，曾拿过5届柔道总冠军的他被誉为日本最强的格斗专家，他目前的职务是皇宫警察柔道教练。津野田回国后主动找到了好朋友牛岛，向他讲述了不少东条国家无法得救的道理。津野田还特意起草了一份题为“对当前大东亚战争时局的观察”的献策信，核心内容为：

一、现在日本最要紧的是尽早结束战争。

二、如果拖延下去，苏联势必参战，应该赶在苏联人参战之前，动员苏联作为对英美媾和的中间人，满洲问题和中苏协商解决。

三、和蒋介石直接谈判，无条件从中国大陆撤军，通过重庆政府和英美媾和。

四、成立强有力的和平内阁，当前只有皇族才能担此重任，首相最佳人选是东久迩宫。

五、阻碍国人舆论和进言的东条必须下台，开展肃军运动。

牛岛完全赞同津野田的观点，只是提出之后东条不辞职怎么办？津野田的回答非常干脆：“干掉他！”他接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当然重要，但舍生取义也是应该做的思想准备。”

牛岛显然被津野田打动了：“我知道，这是中国先贤司马迁的话。庄子也说‘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他在津野田献策信的末尾处又加上了几句话：一、呼吁皇族强力推进施策；二、直接刺杀东条，事成后两人一起自杀。其中第一项由津野田负责，第二项由牛岛执行。

30日中午时分，两人抵达鹤冈。在一座老式住宅里，两人向一位穿着连裙裤的中年人呈上了自己的方案。这个光头男人就是昭和第一兵家、三大参谋之首陆军预备役中将石原莞尔。因素来与东条不睦，三年前石原被打入预备役赋闲在家。虽然早已远离了漩涡中心，但陆军中石原的崇拜者大有人在，很多人将他奉为鼻祖或精神领袖。津野田和牛岛就是石原众多粉丝中的两个。

石原和东条是老对头，“东条上等兵”的绰号就是石原赏给他的。石原眼里的东条只能管理好20挺机关枪，多1挺都很难说。据说东条曾经屈尊向石原问计，寻求摆脱困境的办法。石原毫不客气地告诉

东条：“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迟早会亡国的，所以请你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

石原将献策信仔细看了一遍，闭上眼睛，良久未发一言。忽然他睁开双眼，告诉两人：“你们登过羽黑山吗？”日本海军重巡洋舰“羽黑”号便因此山得名。

“没有。”

“那你们到野僧的修行场去看看吧，我需要认真思考一个晚上。”

次日当两人重回石原私宅时，石原先是向他们劝茶，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同意从中国撤军，通过蒋介石协调和美国媾和，目前只是觉得太晚了一些。一百个议论不如一个力行。东条是一个不会自我反省的牛和马，这样的人不拉进屠宰场是不会自己下台的。”说完，石原拿起一支红铅笔，在献策信末尾一栏外侧写下一行大字：“不可避免的牺牲是必要的，同意干掉他！”

回京之后，两人又寻访了小畑敏四郎。作为“皇道派”的中坚人物，小畑对“统制派”首领东条深恶痛绝。小畑看完献策信后表态说：“苏联人极不可靠，通过他们和美国媾和是行不通的。其他方面还可以。”小畑最后说了句和石原差不多意思的话：“像东条那样的匹夫，是听不进任何人意见的。除直接采取行动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得意忘形的津野田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试图继续寻找更大、更多的支持。秩父宫养病不理正事，高松宫属于海军，于是两人走访了天皇小弟三笠宫。津野田在陆士和陆大学习时，三笠宫分别是高他两届和一届的师兄，两人私交甚笃。加上入校前两人同在第一师团服役，后来又同时出任中国派遣军参谋，这层关系无疑又加深了。但是

不巧，新婚的三笠宫周末陪夫人去御殿场了，津野田一直到7月5日才见到他。

别人对三笠宫周末不上班不敢多说，津野田却一点儿不客气：“殿下在参谋本部任职不是摆样子的，有具体负责的工作。现在周末找不到人，耽误了军机大事谁来负责？”随后津野田呈上了献策信，“为改变局势，目前只能让东条下台，别无他法。我希望你把这件事转告秩父宫和高松宫殿下，可能的话请直接上奏天皇陛下。为挽救我们的国家，现在必须这么做。”津野田同时说明，这份文件已经呈送了石原和小畑。

三笠宫赞同津野田的意见：“我也感到国家危在旦夕，你的话我都明白，将努力而为之。”

次日一早，津野田就被三笠宫召到了办公室：“你昨天回去之后，本宫已和东久迩宫亲王通了电话。现在，本宫想知道石原和小畑两位将军的意见。”

听了津野田的汇报之后，三笠宫一字一顿地说：“本宫同意由东久迩宫出面组阁，但希望删去提纲最后加进去的内容。东条乃一国总理大臣，本宫不希望使用暗杀手段。在这点上，秩父宫和高松宫同本宫意见完全一致。”三笠宫的话中含有另一层含义，四兄弟中除裕仁之外，其余三人都参与或至少知道了当时风行一时的倒阁行动。

7月1日下午，东条和第一次长后宫商议了对松谷和酒井的处理意见。对酒井立即解除征召令，严禁进入陆军机关。对松谷按惯例流放前线。因后宫多次求情，松谷并未被派往最前线塞班岛，而是到中国派遣军接替刚刚赴缅甸的辻政信的职务。

松谷利用去中国前的有限时间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今后帝国作战的大势已经无法挽回，德国的情况也将和我国一样陷入穷途。因

此应该速速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案。应该以维护国体为基本条件，最好通过苏联谋求和平较为妥当。如果这一企图无法实现，最终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亿玉碎’。”7月4日，松谷在拜访了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后，飞往中国上任，双方都清楚这很可能是两人间的最后一次寒暄。

曾协助松谷起草争议报告的种村接替了班长职务，他在7月3日的《大本营机密日志》中这样写道：“调动他工作的原因不详。但是，据信他最近在外面为了结束战争所进行的活动使他的上级有所风闻，并激怒了他们。”

虽然在被东条叫去训诫时不卑不亢拒绝认错，但冈田还是有意减少了外出时间。7月1日下午，冈田穿木屐来到了平沼私宅。当他向平沼问起对时局的看法时，平沼竟然闭上眼睛，将胳膊架在胸前说：“时至今日，看来也只有以死报效天皇了。”

“不，那是万不得已才使出的一招，”冈田对平沼的颓废非常不满，“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就擒，在此之前就不能想出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吗？”

平沼缓缓睁开眼睛，呻吟着说：“东条已经失去人心，百姓怨声载道。为今之计，也只好由天皇亲自下诏了。我们重臣应该上奏天皇，恳请下诏，冈田君意下如何？”冈田要的正是这么一句话，两人商议，首先要争取近卫和木户的支持。

这么多人在密谋暗杀东条且知者甚众，不走漏风声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人要刺杀东条首相”的消息已经传到首相官邸。赤松劝告东条，外出不要再乘坐敞篷车，给刺杀者创造机会。东条对此不以为意：“没有关系，万一我倒下去了，代替我取得陛下信任的人有很多呀！”话虽如此，四方还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东条专职司机柄泽好三郎被告知：“车在交叉点处要加倍警惕，可以不管信号灯，不要停车，在紧急情况下就是出了人身事故也无妨。”井本秘书主动提出

不再回家，晚上就睡在首相官邸，军刀和打开保险的手枪就放在伸手能及的枕边，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

5日中午，答应为刺杀行动提供武器的神前往厚木，拜会了第三〇二航空队司令官小园安名。神将暗杀东条的计划告诉了小园，只是隐瞒了相关人员的姓名。“问题在于，刺杀行动成功之后，袭击队员若是被当局抓去，对以后政局势必产生不良影响。”神说，“切腹自杀是很容易的，但杀一个东条让所有队员都自杀，实在可笑。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应该让他们尽可能地活下去，继续为国效力。你能否借我一架一式陆攻机，事成后安排他们飞往台湾？”一式陆攻机定员7人，除飞行员外还可以搭乘6人。

“我知道了，飞机你什么时间要？”

“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会提前两天通知你。那时准备还来得及吧？”

“没有问题。我会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给你。但我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下一道命令？”如果没有命令就为刺杀者安排飞机，小园会被当作同伙一样对待。

“伪造的命令行不行？”

“只要是命令就行，到时候我就说没看出来是假的。”

“那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神拍胸脯做出了保证，又一道难关被攻克了。

表面上看，似乎推翻东条内阁的火势已渐渐平息。但7月6日下午，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喷发出愤怒的火焰。在14时开始的“翼赞政治会国会议员大会”上，一众议员纷纷站起身来振臂高呼，“应该建立举国一致内阁”，“议员应该表达自己的独立态度”。所有发

言都隐含这样一层意思，“推翻东条内阁”。当支持东条的议员加藤知正喊出“只留东条一人，其余全部改组”的声音时，周围嘘声四起。大家群起而攻之，“浑蛋”“滚出去”的叫声此起彼伏。

会议简直成了反东条的誓师大会。议会最终形成决议：“为实现举国一致体制，要求政府做出妥善处理。”言外之意是说政府在搞独裁，不听取其他各方的意见，东条应该引咎辞职。由议员中谷武世、赤城宗德、池田正之辅等人组成的“爱国同志会”早在暗中策划倒阁，甚至已经起草了“不信任东条内阁”的决议。几个人之前和平沼、米内等人进行过多次沟通，并将突破口对准了东条的铁杆亲信岸信介。

佐藤闻讯，勃然大怒：“值此战局处于关键时期，提出打倒东条之事，荒谬绝伦。就是二三百个议员聚在一起叫唤也等于放屁。他们若敢做出越轨决议，我就彻底砸烂他们。”

议员叛乱，重臣之间频频往来，以近卫为中心的策反活动愈演愈烈，冈田、酒井、高木等人忙得脚不沾地，海军和陆军中反东条者蠢蠢欲动，据传不止一个暗杀小组已在积极行动之中。当晚，东条在官邸召集了有关治安方面的阁员和心腹幕僚的专题会议，研究对策。负责治安工作的内务大臣安藤纪三郎提出，给不安分者以彻底打击。国务相大麻唯南表示反对。星野认为：“做了坏事就肯定没有好下场，给他们一点儿恐怖感是非常必要的。”佐藤对此表示赞同：“过去一直照顾他们，但这些人不知好歹，这真是喂狗的人反被狗咬了手。”富永建议颁发戒严令。东条不予认可，他担心国内已经非常糟糕的生产因此受到打击。他们讨论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7日清晨，侍卫官尾行健一向天皇汇报了前线战况。裕仁沉吟良久，问了一句：“当前进展顺利的只有中国方面作战了吧？”最近一段时间，裕仁经常变得有些神经质，早晨把牙刷含在嘴里愣半天竟忘

了刷牙，有时独自在屋子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开战时裕仁的体重是62公斤，现在只剩下56公斤。尾行刚退出，木户就进来了，向天皇汇报了议会骚乱的情况。“对东条内阁的不信任正在扩大，政局也在不断恶化。”木户最后总结说。

当天下午下班之后，高木和神留在办公室策划刺杀东条的详细计划。两人首先排除了使用炸弹和机枪的可能性，因为那样很容易伤及无辜。两人商定用手枪作为刺杀工具，神已准备好了手枪和足够的子弹。暗杀者将分乘3辆汽车拦截东条车队：第一辆汽车通过撞击迫使东条停车，另两辆车上的杀手则用左轮手枪击杀首相。参与者全部穿海军军装，行动时间暂时定7月14日。这天是下周周五，参加内阁例会的东条将乘车来往于皇宫和官邸之间。两人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行动失败引发东条警惕，可能就再找不到第二次出手机会了。

最后两人研究了撤退问题。刺杀小组由7人组成，一式陆攻机只能搭载6人。“到时我留下来，”高木说，“我本来就想做一个把暗杀原因介绍给社会的新闻发言人，留下正好。”

“不能让局长一个人留下。”神提出异议。

“神，我经常跟你讲，办事不能感情用事。所有参与者中我年龄最大，理应由我留下来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应该把牺牲降到最低限度！”

东条下课

7月9日，风雨飘摇中的东条内阁遭受致命一击。当天傍晚，美军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宣布占领塞班岛。同日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同时收听到美国旧金山广播电台发布的这一惊人消息。东条和岛田对此早有预料，3天前当守岛部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斋藤义次和井桁敬治集体自杀身亡时，两人就意识到塞班失守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了。

之前为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东条已严令禁止传播除政府发布之外的任何消息。能收听到海外广播的短波收音机被禁止使用，“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但无论采取怎样的限制措施，互相传播的谣言总是连续不断且越传越广，“塞班守军全员玉碎”的惊人消息更是如此。

10日上午，在九段军人会馆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预备役大将会。出现代表有陆军大将4人、海军大将5人。与会人员一致做出了“断然夺回塞班，实现陆海军真正联合”的决议，并决定将决议立即提交东条和岛田。岛田在前辈面前一向谦恭，海军方面的末次信正、安保清种传达决议还算顺利。但当陆军的南次郎、荒木贞夫向东条呈上决议时，被东条当场退了回来：“我们现在是在打仗，请不要对一个局部战斗的失利过于神经质。最近因为局外人在搞政治阴谋活动，当局反而难办了。这点请军界元老务必明察。”言外之意就是，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你们这些老家伙就别再来瞎掺和添乱了。

11日上午9时30分，东条进宫晋谒天皇。在向裕仁汇报了昨日陆海军大将会会议提出的建议之后，东条来到西一厅主持内阁例会。当天会议主要审议《动员科学技术人员纲要》。开战以来，“科学污染了日本精神”的论调扶摇直上。现在战况渐趋不利时，大家又开始埋怨失败是因为科学力量不足，科学家不能发明克敌制胜的新武器。正式议

程结束后，东条向与会人员公布了塞班岛玉碎的实情，“让天皇陛下为此担心，实在过意不去。但现在正是我们歼灭敌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

内务大臣安藤纪三郎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么国民不奋起，莫此为甚。”

“莫此为甚是什么意思？”东条追问。

“这话以前我曾当面向您讲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安藤话中明显带有不信任情绪。

“不只是太平洋战场吗？”东条示威式地环顾四周，“如果看看我们在中国战场的情况，塞班的失守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我要特别告诫你们，希望阁员精诚团结，克己奉公，不要做一些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例行午餐结束后，岸留下来单独向东条汇报：“作为军需省负责人，塞班事态实在令人遗憾。如果任由敌人占据那里，本土沿海工业区、鳞次栉比的建筑群都将遭到美军空袭，与南方资源区的往来会比目前更加困难。军需生产将一落千丈，维持战力就更困难了。因此无论如何也要组织力量夺回塞班。”

东条对此怫然不悦：“你把国务和统帅混为一谈了，这是统帅部应该考虑的事情。宪法明确规定，这不是国务大臣应该考虑的事情。”

一向对东条言听计从的岸今天的表现截然不同：“这不是在讨论法律或国务与统帅的形式问题，这是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东条闻言勃然大怒，起身大声呵斥道：“战争如何打是大本营考虑的事情。像你这样什么都不懂的文官知道什么？”当初在中国东北

结下的铁杆盟友之间终于出现了裂痕。

东条一向将岸视为亲信，这次他的判断出现了致命失误。在向首相端出塞班决战论前，岸已悄悄会见了冈田和木户，就东条内阁的未来命运进行过多次秘密会谈。就在岸踌躇犹豫之际，东条的做法完全将他推向了对立面。

在和冈田、木户取得联系的同时，岸也和一些主张倒阁的议员频繁接触。遭东条训斥之后，他让心腹军需省动员局局长椎名悦三郎出面，将“爱国同志会”议员中谷武世、赤城宗德叫到自己的官邸：

“今后我们多联系吧，这几天在占卜皇国的兴衰，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作战任务。”中谷、赤城闻听此言，喜形于色，表明岸已同意参加他们的倒阁行动。谁都清楚，出自敌人内部的反戈一击不但隐蔽，而且具有无坚不摧的杀伤力。

当天，参谋本部公布了一项处罚决定：酒井镐次退出现役，不得再出入陆军首脑机关。他的处罚决定和战争指导班松谷的处分同日下达。近卫等人再也得不到来自陆军的最新消息了。

当天还有另一重大事件发生。高木暗杀小组骨干成员神突然接到调令，13日调联合舰队出任首席参谋。丰田副武早腻味了那个缺乏必胜信念却喜欢唱高调的首席参谋高田利种，海军省也厌烦了这个成天上蹿下跳的神。最重要的是，次官泽本感觉最近教育局内气氛诡异，自局长高木以下个个鬼鬼祟祟，好像在密谋什么行动。泽本决定先下手为强，把那帮浑蛋小子拆散，排除内部不稳定因素。这正是神被突然调走的根本原因。

高木对此极度警觉，怀疑暗杀计划很可能已经暴露。由于联合舰队旗舰“大淀”号轻巡洋舰并未出海，理论上讲这一调动并不影响神参加下一步的刺杀行动。相反，他在特殊岗位上还可以向负责提供飞

机的小园下达正式命令。但关键时刻骨干被调离，高木心中还是蒙上了一丝阴影。

当晚，陆相官邸议事厅电灯彻夜通明。东条率一班亲信后宫、秦、富永、佐藤等人在商议对策。议论最多的是首相兼任陆相和总长问题。东条认为，这正是现有体制的最大优势，不容有变，在留任岛田问题上也不能做出让步。佐藤提出作为变通，是否可以吸收一部分重臣入阁，东条表示认可并解释说：“首先，吸收阿部大将入阁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备选人是米内。从拉拢海军角度来看，将他拉进来当然最好。第三个候选人是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弘毅。”出身陆军的阿部一向支持东条，当然被列为第一人选。

为应对重臣的反政府倾向，缓解对立情绪，佐藤建议将重臣全部任命为内阁参议员，“给骨干议员发活动资金，挤垮搞骚乱的那帮人。对那些无论如何劝说都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必须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让他们头脑清醒清醒”。这显然是收买和威胁并举的软硬兼施战术，佐藤不愧为东条师父的首席高参。

12日晚，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的两个暗杀小组分别就行动进行密谋。考虑到神被突然调走，高木将暗杀时间向后推迟至7月21日，星期五，具体暗杀细节不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高木一脸严肃地说，“把东条的车包围起来，为了防止他加速逃脱，由专人负责射击车轮！”

当天很晚的时候，津野田来到牛岛家。牛岛已提前把家属疏散到了老家沼津。“我刚刚从陆军习志野学校回来，”津野田边擦拭汗水边从包里取出电灯泡一样的薄玻璃球，“这是被称为‘茶瓶’的反坦克秘密武器，是陆军最新研制的一种手榴弹。里面装有液体氟气和铜粉，瓶子一碎就会立即喷发氟气。这些毒气能够伤害周围的生物，侵入神经中枢。据说在50米内的生物中毒后会很快死亡。”陆军习志野

学校成立于1933年8月1日，因位于千叶县习志野市而得名，专事化学武器特别是毒气的研究。没承想，日军秘密研制的特种武器没有首先用于敌人，却拿自己的政府最高首脑当试验品，事情本身就非常可笑。

“实在太好了，”牛岛将容器拿在手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声音说，“我就用它作为刺杀工具。”

“如果投弹点近了，自己也会同时死去。为了有把握杀死他就必须牺牲自己。”津野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我本来就有这个决心，杀死东条比我死更重要。”

“我也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我年轻，还是由我出手。”津野田毫不示弱。

“不行，你是近视眼。我是柔道教练，臂力大，所以必须让我来。”牛岛眼中射出了凶光，“我已充分考察了地形，虽然经常有警察出入皇宫门口，但东条每天都坐敞篷车出入宫城，那一带确实有下手的好机会。”

从13日清晨开始，东京宪兵队把十几个强硬主张倒阁的议员“请”到了宪兵本部，名为听取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实为恫吓。四方已得到确切消息，岸近期行动十分可疑，与主张倒阁的议员频频约会。从这一天起，四方开始派专人对岸的行踪进行秘密监视。

11时30分，木户谒见天皇，就当前紧张的政治局势汇报了半小时：“如果不采纳大家意见，很可能会出现更换内阁的行动。”这次裕仁难得地点头表示认可。

13时，东条来到内大臣办公室：“昨天已和岛田海相和两位第一次长交换意见。岛田过去虽然曾有辞职想法，但同时表明如果首相决

心很大，他会下决心共同前进。所以我想就以下事项进行改革。”东条提出的改革内容共有六条：一、陆海军真正团结一致——这话说得好像以前不团结似的；二、加强大本营职能；三、改组内阁；四、改进国会；五、充分发挥重臣作用；六、对“翼政会”采取必要对策。

东条刚刚介绍完，木户就做出了提醒：“是不是忘记了另一件大事？两总长仍由大臣兼任吗？”

木户的问题打了东条一个措手不及，犹豫片刻，他强硬地回答道：“是这样的。”

木户改变了原来端坐的姿势，像是自勉式地告诉东条：“今天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一般内阁问题。一步错了，就可能引起批评天皇的事端来。外界盛传这种说法：听任总长兼任大臣，就不能全神贯注地指挥作战。天皇委托东条一人掌握国家命运，这种做法可行吗？”

“到底谁在这么说呢？”东条明显有点愠怒。

木户未接东条话头：“我相信，现在必须做出三大改变。首先，统帅权独立十分必要，这样才能健全统帅部机能。其次，虽然海军内部支持岛田者仍占大多数，但不管前方或是国内，毫不例外几乎都出现了不满情绪，这种条件下海军大臣继续留任毫无意义。最后，作为首相，有必要把重臣和官民领导阶层全盘掌握起来，特别是对重臣关照上必须下大功夫。”木户的三条意见可以概括为：大臣不能兼任总长、岛田辞职和吸收重臣入阁。

虽然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但东条还是很快稳住了阵脚：“大臣兼任总长问题，虽然相信现有人选也可以，但并非没有改变余地。重臣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虑。只有第二点极为困难，如果部下有人提出批评就变更大臣，恰好促成了‘二二六事件’以前陆军那种犯上作乱的状态，军队纪律也难以维持。”

木户对此毫不让步：“海军大臣一事，我认为要站在防止领导层与国民脱节的更高层次上去看，有必要重新做出考虑。”

“军队的根本在于服从，过多妥协对战争没有任何好处。”东条以不容反驳的生硬口气说，“那么今天的会谈就到此为止吧！”

回到首相官邸之后，东条第一时间叫来了佐藤、富永和秦三位高参：“木户的三个条件是在逼我辞职，我认为这可能体现了天皇陛下的意图，我可能已经失去了陛下的信任。如果真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任何理由在现有职位上再停留一天。”

佐藤当即跳起三尺多高：“大臣，您现在与平时截然不同，怎么忽然变得懦弱啦？在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途换马怎么能行？除削弱军队士气，长敌人威风，加速战败外，别无他用。倒阁的人是一帮老糊涂和‘翼政会’废物。辞职是毫无道理的，发动战争的大臣必须有死保内阁的决心。”

“如果是天皇本人的意思，那就难办了。”东条显得有些无奈。

“仅凭木户的一句话，就认为失去了天皇的信任，内阁就轻易提出辞职，这能说负起了辅佐君主的责任吗？必须当面了解陛下的真实意图。如果真的已经失去了天皇的信任，木户就不会提出上述三个条件了。”佐藤脑子转得挺快，推理也算中规中矩。

“可是，让岛田辞职是我最不愿接受的。几年以来，我们一直密切合作，一起生死与共走过来了。”

佐藤接着侃侃而谈：“中国有句古话叫‘大义灭亲’。欲成大事，就必须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为稳定当前大局，现在必须忍痛割爱，辞掉岛田。”在这里，老酒为佐藤想出了另外一个更恰当的词儿叫“丢炮保车”。佐藤敦促“师父”火速入宫，第一时间搞清裕仁真实意图后再做定夺。

东条采纳了佐藤的建议，决定另辟蹊径，避开木户当面向裕仁查明情况。16时，他叫来岛田，商定以陆海军统一使用飞机为由以两总长身份进宫拜谒。在驱车前往皇宫的路上，东条对秘书赤松发了脾气，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情况：“喂，怎么忘记戴参谋肩章了。”此时东条的身份是参谋总长而不是首相或陆相，赤松慌忙从皮包里取出一副装在信封里的肩章给东条戴上。

两人在16时30分进入皇宫拜谒室。在汇报完有关事项，室内只剩裕仁和东条两人时，东条把之前木户提出的尖锐问题禀报天皇。裕仁事先接到了木户报告，他估计东条一定会前来查证的，于是立即做出了明确回答：“关于确立统帅权问题，请你考虑。第二点变更岛田之事，之前不也有过伏见宫的先例吗？与前面两个问题比较，重臣问题并非十分重要。”东条只好悻悻而退。

东条沮丧地回到首相官邸时，那一帮亲信还一脸焦急地等在原地。得知木户提出的三大条件确属天皇本意之后，佐藤一时也没了主意，但提出东条一定要坚持，不能轻易放弃。他建议由米内接替岛田出任海军大臣，这样就可以抚慰海军和近卫那样的开明派人士。解除岛田职务是东条最不愿意的，他和佐藤一样是自己的左膀右臂。

既然尚未失去天皇的信任，那就要克服一切困难按照裕仁的意见去办。当天21时30分，岛田应邀来到首相官邸。在讲述了事情经过并遗憾表达了让岛田辞职的意思之后，东条说：“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

“在目前局面下，为遂行战争并极力避免政变，如果我离开能使局面好转的话，那我就非常高兴地离去了。”听到东条要自己辞去海军大臣的要求，岛田如释重负，同时显得非常汉子，“我辞去职务倒是无官一身轻，您却必须肩负重任继续干下去。为完成大任，请您多多保重。”岛田慷慨地预祝东条在未来的斗争中“斗出成绩”。

島田眼中明显有泪光闪耀。他站起身把手伸向东条，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想起三年来“亲密无间”的合作，今天竟然要忍痛挥手告别，东条心中充满了愧疚：“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即使辞去了海军大臣，也还请您留任军令部总长。同时，我希望您能挑选好自己的接班人。”

“在与伏见宫殿下沟通之前，我个人考虑最好是提拔泽本次官。”

“这是最理想的阵容。虽然这事还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但我也准备在辞去总长职务之后，把后宫第一次长提上来。”由东条和泽本分别担任陆海军大臣，后宫和島田出任两总长，新提拔的人基本就是傀儡，所有事情还是东条最后说了算，这无疑是他精心策划的小阴谋。

島田的大度让东条感动万分。两人握手告别时，一向颇有涵养的东条竟失声痛哭。

島田离开之后，23时，东条叫来星野开始研究新内阁的布局。东条仍兼陆军大臣，军需大臣由懂经济的老手藤原银次郎担任，同时吸收重臣阿部和米内入阁。厚生大臣职务作为诱饵让给“翼政会”。算来算去，要迎接阿部和米内入阁必须再空出一个名额。如此看来，只有让岸信介退位让贤了。数月前岸曾提出辞职，东条没批，现在正好满足他的请求。东条和星野一致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殊不知岸正在和倒阁派密谋，准备以打死也不辞职的办法促使东条内阁垮台。

14日清晨7时30分，島田比平时更早来到海军省，叫来次官泽本和军务局长冈敬纯，向两人传达了自己准备辞去海军大臣的决定：“今后全靠你们了，希望不要离开陆海军协调和完成圣战这个大纲。”按照惯例，次官一般由新大臣提名。島田“今后”一词话里有话，泽本立即领会到島田很可能要提拔自己了，冈对此也心知肚明。

上午9时，岛田佩戴好参谋肩章来到二楼总长室，向第一次长塚田和第二次长伊藤说明了自己将辞去大臣一事。20分钟后，岛田再次取掉肩章回到大臣办公室，向海军元老永野修身报告了相关情况。10时后，岛田破例未去参加内阁议会，直接驱车前往热海去拜见被自己放逐到那里的伏见宫元帅。

伏见宫对岛田推荐的接班人表示反对：“现在提拔泽本，很难想象能立刻把问题成堆的海军团结起来，我不赞成。”碰了一鼻子灰的岛田只好象征性坐了一会儿后悻悻退出。

18时，回到海军省的岛田继续同永野、及川古志郎和加藤隆义讨论新海相的人选问题。谁都清楚要求米内出任海相的呼声最高。及川提出将米内和末次恢复现役，担任大臣或总长。永野认为还是从现役人员中选拔为好。四人初步确定的海相人选是吴镇守府司令官野村直邦。

7月15日一大早，永野就带着“野村海相方案”驱车赶往热海，征求更老的元老伏见宫的意见。

当天上午，东条在内阁会议召开前一小时来到了内大臣办公室：“按照加强统帅部的旨意，本人将辞去参谋总长职务，同时岛田辞去海相。今后决心改变统帅部现状，改变内阁阵容，继续勇往直前。”

木户本预计东条会立即提出总辞职。现在东条厚着脸皮就是不下台，他一时还真没了主意，事态似乎正在朝他期望的相反方向发展。他告诉刚好进来汇报工作的书记官长松平：“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只好决心辞去内大臣职务了，誓不与东条共存。”

关键时刻，近卫等重臣个个都没闲着。在得到松平秘密送来的消息之后，近卫对东条的厚颜无耻非常愤慨。他立即召集平沼和冈田商议对策。大家决定步调一致，严防被东条各个击破。

和伏见宫反对泽本出任海相类似，东条欲提拔后宫出任参谋总长的做法同样在陆军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决反对。叫得最响的是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连东条铁杆亲信富永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此前大家对东条的人事安排早就心存不满，对他凭借个人喜好随便变动人事的做法敢怒不敢言。有人说：“东条的不公正安排使得有骨气、有血性的人都被贬到外地去了。”这里大家指的是南方军的寺内寿一、关东军的山下奉文以及在新几内亚西部死撑的阿南惟几等人。半年之前，在荷属东印度病死的富永政信追晋大将时，背地里盛传这是因为政信的女儿美代子嫁给了东条儿子辉雄。

当天14时，永野带着热海的意见回到了海相官邸，向岛田等人说明“伏见宫元帅同意由野村接任海相”。岛田煞有介事地向永野道谢，他现在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首先是通知在吴港的野村火速进京，其次是将该方案通知东条，最后是制定野村接受大臣职务后的人事安排。诸事安排就绪之后，岛田回到大臣室耐心研起墨来，准备提笔书写辞呈。岛田觉得开战以来自己殚精竭虑，却落得个今天被迫辞职的悲惨下场，委屈极了。由于心情实在太差，岛田连写两份辞呈都因不满意而撕掉，直到第三次才勉强完成。

倒阁主将冈田似乎比东条和岛田还忙，他频繁与高松宫、高木及重臣联系。冈田忽然意识到，东条改组内阁实际就是变动阁员，如果被东条宣布辞职的大臣拒绝下台，他的改组计划就会走入死胡同。冈田叫来了女婿迫水。两人分析一番后认为，最可能被东条劝告辞职的人是岸，之后依次为内田农相、重光外相和小泉亲彦厚生相。如果能够做通岸、内田等人的工作，让他们在东条提出要求时拒绝辞职，内阁改组计划就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迫水马不停蹄赶到军需大臣官邸，开门见山向岸提出：“如果东条让您辞职，请拒绝。”此时岸完全站在了东条对立面，对迫水的请求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两三天前，他已经对倒阁国会议员做出过类

似承诺。他甚至主动告诉迫水：“虽然我不知道你的下一站去哪里，但我不希望你的行踪被东条发现。请从后门悄悄出去，因为前门有宪兵把守。”

从后门潜出的迫水很快绕到了内田家中。在听取了迫水转达的冈田口信之后，内田马上做出承诺：“作为个人，我与东条交情很深，他是个好人。但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推翻他，不能因个人私情而误了国家大事。请您转告冈田大将，内田将按他的吩咐行事。”

迫水第三站找到了外相。重光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反问：“其他阁员讲过类似的话吗？”迫水本想对重光隐瞒实情，但怕他拒绝，就把岸和内田的意见告诉了他。重光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对迫水做出承诺的三位阁员先后入宫，向木户转达冈田的意见，同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希望能得到内大臣的支持。被劝告而拒绝辞职是对首相的背叛行为，如果没有后台支持是非常危险的。作为过气重臣，冈田显然不具备庇护他们的能力。如果能够得到内大臣的首肯，就相当于背叛行动的合法化，因为木户在大多数情况下代表天皇。

木户对东条已完全失望，他大体上做出了承诺，只是告诫三人：“在拒绝辞职时要注意辞令，千万不要感情用事，激怒东条。彼此都是为国家未来着想，希望不要因此引发不必要的事端。”三人大为满意但又不能完全放心，于是相约一起去喝酒做进一步商议。这才有了本章开头酒馆里的那一幕。

当晚，在能够俯视中央线和外护城河的市谷土堤上，牛岛和津野田秘密见面了。牛岛说找到了合适的出手场所，即宫城外苑车子拐弯的地方，下周一出手。津野田刚刚接到出差中国的命令，建议推迟行动。牛岛提出由他单独出手，津野田表示反对。两人最终商定，在津野田返回后的22日出手刺杀。

当天很晚的时候，当近卫离开荻洼庄来到代代木私宅时，门外走进了海军中将左近司政三。左近司是高木的受业恩师，曾担任过海军次官。近卫内阁时他任商工大臣，与近卫私交颇深。左近司告诉近卫，他将根据冈田的建议在第二天前往拦截从吴港赶来赴任的野村，劝他不要出任海相。如果野村拒绝入阁，现役那些海军大将、中将都不会帮东条火中取栗，东条内阁就会因海军派不出大臣而垮台。当年陆军正是用这种方法搞垮米内内阁的。

16日早上8时45分，小田原车站急匆匆走来两个行踪诡异的男人，他们在吴港开往东京的列车站台上四处张望。两人正是前来拦截野村的左近司和下村正助。8时46分，火车进站，两人迫不及待地跳上了车。但是找遍所有车厢，也未能发现野村的身影。野村偌大个人，难道就此失踪了不成？真那样的话倒好办了。中午时分，高木急匆匆来到冈田私宅，见到了只围着兜裆布、一碗接一碗喝酒的冈田，报告了左近司两人在车站扑空的坏消息。

一小时后，冈田趿着木屐来到荻洼庄，满嘴酒气地告诉近卫：“我们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请马上召开重臣会议，请内大臣也参加，共同商讨当下局势。平沼男爵也是这种想法。”近卫同意，冈田高兴地接受了联系木户和通知重臣的任务。

就在左近司在车站急得满头大汗之时，野村已平安抵达海军省。岛田对可能有人阻止野村进京早有预料。为避免发生意外事端，军务局长冈亲自派海军飞机飞往吴港，将野村专程接到东京。专机在羽田机场降落之后，早就候在那里的专车拉上野村向海军省疾驰。野村对接受如此破格的接待感到诧异：“为研究作战，不需要如此神秘吧？”12时刚过，抵达海军省的野村走进接待室，次长泽本和军务局长冈就走了进来，两人的表情异常严肃。“您辛苦了，”泽本说，“岛田大将要辞去海相职务，海军高层研究的结果是由您接任，所以劳驾您来京。如果可能，今天就举行新海相就任仪式。”

“实在太意外了，岛田君为什么要辞职？”野村一脸蒙。

“岛田将军会直接向您说明情况。”泽本随后将野村领到了海相办公室。

“因为陛下有话，岛田最好辞职，”岛田皱着眉头告诉继任者，“我不得不辞去海相职务。有劳大驾，请审时度势，挑起这副重担吧！”

“您这话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所以我想，还是先和永野元帅商量一下再做答复吧！”

野村很快来到永野私宅。“为了海军，不管怎样，请把继任海相一事接下来。”永野显得非常着急，“你要立即去会见东条，确认新内阁的组成。”

直到此时，野村方才明白自己瞬间从一个闲职人员一跃成为决定内阁改组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他心中隐隐有一丝窃喜，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荣升。

在海军现有高层的陪同下，野村吃了一顿非常窝囊的晚餐。席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只顾低头慌乱往嘴里扒饭，谁都怕说话不慎伤及前任或得罪后任。21时，当野村驱车来到首相官邸时，东条已经笑容可掬地在大门口恭候他的大驾了，现在野村对东条来说不啻为一根救命稻草。虽然只是初次见面，但两人的会谈非常愉快。就野村提出的诸如陆海军真正合作、加强战争指导、重新争取人心等问题，东条统统以“极表赞同”“很有见地”“我正有此意”给予回答——估计此时野村叫他喊爹他都愿意。野村最后满意地说：“如此甚好，我本人同意接任海相。不过明天我还要去热海拜见伏见殿下，听取他的意见后再做决定。”东条虽然心急如焚，但也只能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但去无妨，不急不急”。

说不急肯定是假话。野村前脚刚出门，东条就叫来佐藤、富永、星野等心腹紧急研究对策。夜色已深，东条还是打算立即去会见木户。他赶到木户私宅时已是仲夜11时45分，两人开始谈话已是次日0时30分了。内阁改组进展顺利，东条心情显然很好。对东条关于之前提出三项改革措施的解释，木户虽然心中不悦，但也只能点头认可：总不能两天前刚刚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吧？况且这也正是裕仁的意思。

同一天晚上，东条决定取消后宫的晋升，富永的反对使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参谋总长新人选变成了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1882年1月4日，梅津出生在北九州大分县，和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是同乡。梅津7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改嫁他人。家境贫寒和屡遭歧视使梅津的性格变得内向偏执。1897年9月，梅津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熊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3年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据说梅津选择军校是因为家里付不起其他学校的学费。从陆士毕业之后，梅津以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隶属乃木希典第三军。在血腥的旅顺攻防战中，梅津因作战勇猛身负重伤，获得每年350元终身年金和五级金鵄勋章。1908年，梅津进入陆大第二十三期深造，以首席成绩毕业并获天皇御赐军刀。梅津曾先后出任日本驻德国、丹麦、瑞士使馆武官，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1919年4月，37岁的梅津经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宇垣一成介绍与木场清子结婚。6年后，清子死于结核病，梅津终身没有再娶。

赴欧回国之后，梅津多次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在担任参谋本部少将总务部长时，他手下的动员课课长就是东条英机。梅津无个人爱好，思考问题深入缜密，沉默寡言，在陆军中威信很高。梅津反对军人从政。他担任陆军次官时曾强烈反对当年的大媒人宇垣一成出任首相，导致宇垣最后组阁失败，可谓“恩将仇报”也。在任中国驻屯军中将司令官期间，梅津与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1936年，东京爆发了血腥的“二二六事件”。当时任第二师团师团长的梅津第一时间向陆军省发去电报，强烈要求率兵进京平叛。梅津的举止受到裕仁和陆军高层的赏识，他从此更加平步青云。板垣征四郎后来出任陆军大臣，梅津因不愿屈居板垣之下辞职并推荐东条接任，对东条可谓有知遇之恩。日军兵败诺门坎之后，梅津临危受命接替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这一职务通常由大将担任，中将梅津出任此职可谓破格提拔。梅津对此感恩戴德，声称“今后将愈加粉身碎骨以报皇恩之万一”。1940年8月晋升大将后，梅津主持了著名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日本高层大多有记日记的习惯，梅津却从来不写日记，石原莞尔送他外号“石头人”。现在能找到的梅津文字仅有三处：为母校熊本陆军幼年学校题写的匾额、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字、死前遗书“幽窗无历日”。

之前东条曾多次受梅津提携，此次提名他出任参谋总长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报恩。果不其然，履历丰富的梅津一经提名，立即获得了次长秦、作战课长服部和几乎所有陆军高层的一致赞同。

就在东条拜访木户的同时，星野也为改组进而保住内阁在四处奔走。他率先来到厚生大臣小泉的私宅，希望他辞职腾出位置。之后他又来到国务大臣藤原银次郎的家里，希望他出任军需大臣。两人均无异议。正当星野志得意满认为大功即将告成时，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来。

凌晨2时，星野来到国务大臣兼军需次官岸的私宅。“过去你曾提出辞职，但被挽留继续留任。现在首相本人也将辞去军需大臣职务，不能要求岸君继续留任次官了。对您的尽职尽责十分感谢，请按以前的愿望辞去现有职务，这是首相的意思。”

岸闭口不言，默默听着星野说话。“那么，我可以向首相回复，您已同意辞职了吗？”星野追问。

“请不要急。作为非常时期重新唤起人心所采取的对策，仅我个人辞职是毫无意义的，”岸一字一顿地说，“内阁必须负起塞班岛失陷的政治责任。”

星野对此颇感惊讶，声音也逐渐变得严厉：“就是说，你个人不同意辞职啦？”

“是的。我认为自首相以下全体阁员都应该辞职。”说完，岸点上一支烟，悠闲地吐起烟圈来。

星野的目光中逐渐透出了凶狠，岸的态度令他绝望：“那么，我就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首相了。”

“我明天早上就去首相官邸，说的还是这一番话。”岸丝毫不做让步。

“那好吧。但我还是要给你一句忠告，明晨之前，你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17日8时刚过，岸就出现在东条办公室：“我个人认为，内阁还是应当总辞职为好。”

东条已经听过了星野的汇报。此刻他的眼里，昔日的盟友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叛徒。他极力压制心头的愤怒：“今年1月，你不是曾经提出辞职吗？这次是根据你原来的请求做出的决定。让你辞职，是满足你本人的愿望。”

“我还没有失去陛下的信任，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辞职。”

两人争论了两个多小时，东条因过度愤怒出现了结巴。岸也气得双手颤抖，脸上肌肉痉挛不已。双方会谈不欢而散。

走出首相官邸的岸，驱车直奔皇宫。木户热情接待了他并鼓励他斗争到底：“既然已闹到这种程度，就要有坚持与东条斗争的决心，别无他法。你可以先在家里闲居一段时间，静观其变。”

当岸回到军需相官邸时，发现门口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宪兵，而不是之前的便装监视。岸感觉浑身发冷，直打哆嗦。他铺上棉被钻进被窝，量体温已超过38摄氏度。

次日清晨6时刚过，军需大臣官邸门前出现了宪兵队的摩托车队。从门口警卫的紧张度就知道，那个让小孩儿闻名都不哭的四方队长大驾光临了。一脸凶相的四方拒绝到会客室去，要求岸立即到正门外间来见他。岸穿着睡衣，只披了一件外衣来到正门，就地盘腿而坐。四方取下腰间的军刀，双手护柄直立身前，好像马上就要举刀砍人似的。四方朝岸厉声喝道：“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内阁由首相总负责，东条阁下说向左或向右，大臣不是应该服从吗？而你呢？你不负任何责任，居然反对首相的指示，你搞的到底什么名堂？”

岸本不想说一句话，但四方的飞扬跋扈彻底激怒了他：“你是那样认为的。但在日本，拥有命令别人向左或向右权力的唯有天皇陛下一人！”

四方一时词穷。他用军刀猛地敲了一下地板：“像你这种胆小如鼠的人，居然也有脸搬出天皇陛下，真是咄咄怪事。如果不服从东条阁下的命令，就请马上辞去大臣职务好了。你为什么 not 回答？你这个可耻的叛徒！”回答四方的永远是可怕的沉默。

17日一早，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就拜访了冈田，就他前一日提出的召开重臣会议问题给出了明确答复：

一、在东条仍在改组内阁的同时，内大臣和重臣一起开会是不合适的。

二、转达重臣上奏也很困难。

三、如果重臣想直接拜谒天皇上奏，将非常乐意从中协助。

冈田对此非常不满，他不顾宪兵的跟踪直接去荻洼庄找近卫。时间紧迫，事事都通过松平转达太耽误时间。近卫提出由自己亲自出马找木户面谈，直接弄清他的想法。冈田表示同意后，近卫当着他的面给木户打去了电话，“我现在要和冈田大将一起到您那儿去”。木户回答说上午没空，另外两个人一起去太显眼，“这种敏感时期，还是请你一个人来吧”。双方约定见面时间为14时。

“如果这样定了，”冈田看上去比谁都急，“重臣会议也不必局限于明天，若槻那里我马上打电话告知一下。一旦情况紧急，我们今晚连夜召开会议。”冈田说完，一溜烟似的去了电报局。重臣中年龄最大的若槻住在伊东别墅，家里没装电话，冈田必须尽快给他发电报。

与此同时，受东条委托，国务相大麻走访了阿部，向他提出了入阁请求。阿部只提了一个条件，自己一人入阁有点难为情，重臣中至少能再出一人为好。他向大麻推荐了米内：“如果能采纳这个意见，我将非常乐于接受邀请，并尽全力予以协助。”

此前，军务局长冈已代表海军向政府提出强烈请求，吸收德高望重的米内入阁。东条的反应显然慢了。当大麻赶到米内私宅时，主人已经不知去向。仆人说米内一早就出了家门，去向不明。

当天上午，保阁派和倒阁派共同争取的焦点人物米内似乎一点儿都不着急。他气定神闲地到纪念东乡平八郎的一个民间组织“东乡会”串门去了，因为他是组织的名誉会长。中午回到家里的米内屁股还没挨着凳子，高木就旋风一般冲了进来，强烈要求他拒绝加入东条内阁。高木还谴责野村不顾海军大部分人的反对，仓促同意接任海军

大臣给东条补台，同时大骂岛田占着茅坑不拉屎，占据总长之位死不挪窝。高木此行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米内本人就是铁杆的倒阁派。

高木前脚刚走，东条的说客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就进来了。米内当年组阁时，石渡是内阁书记官长，两人有过一段难忘的合作经历。由石渡出面游说米内入阁实在再合适不过了。

“对您来劝说十分感谢，”米内婉言谢绝了好友的请求，“但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还是断然拒绝为好。”

敏感时期，米内家门口挤满了新闻记者和倒阁派议员。劝说未果的石渡刚一出门就被众人围住。他向记者坦诚“沟通失败”，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东条内阁的寿命就是今明两天。”一众议员立即高呼“万岁”。

第二位上门劝说米内的是军务局长冈：“希望阁下入阁是全体海军的意愿，请您无论如何不要辜负大家的希望。为了海军，为了国家，请您亲自出马吧！”

冈这番话立意很高，直接拒绝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米内绝非等闲之辈，他立即使出了太极推手：“作为国务大臣入阁，我一介武夫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想让我为海军效力，那就请恢复我的现役吧！我宁愿出任军事参议官，这才是正道。”

就在石渡和冈轮番游说米内的同时，东条派出的内务次官唐泽拜访了前首相广田弘毅，请求他对内阁给予支持。万一游说米内失败，就可以拿外交官出身的广田临时顶上。至于是否照顾海军的意愿，也暂时顾不上了。

中午时分东条电话告知木户，将于14时进宫面见天皇，汇报参谋总长人选问题。木户已经答应在14时会见近卫。如果东条和近卫在宫

中遇上，那实在太尴尬了。万一两人掐起脖子，身材瘦小的木户可拉不开。木户立即通知近卫，将见面时间推迟到16时，估计届时东条已经汇报完走了。

由于之前曾汇报过由后宫接任参谋总长，东条对改换梅津为接班人向裕仁表达了歉意。从拜谒室出来之后，东条向木户介绍了更换的总长人选，其他任何事都未提及。两人对对方的敌意心知肚明，现在的会谈纯属礼节性质。东条离开时狠狠瞪了木户几眼，目光中似乎要喷出火来。

近卫16时准时来到内大臣办公室。刚刚挨了东条白眼的木户急不可耐地告诉他，离做出最后决定只剩下两三天时间，各项活动必须抓紧。最后木户煽动说：“东条正在拉米内入阁。如果米内答应下来，东条改组内阁的行动将大功告成，万事休矣。如果重臣在这之后上奏倒阁，将使天皇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无论如何，也要赶在东条改组成功前将重臣的意见上奏天皇。”木户现在已经成了铁杆的倒阁派。要知道，在3年之前，正是他一手把东条推上首相宝座的。他不断催促近卫：“总之，一定要快！”

近卫的汽车旋风般冲出皇宫，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平沼家里。冈田正和平沼一起等待他与木户的会面结果。他的身后紧紧跟着一辆黑色轿车。近卫车慢后车也慢，近卫车快后车也快，近卫车闯红灯后车也闯，近卫车停下后车也停下。毫无疑问，车上坐着四方的宪兵。近卫当然不能将宪兵带到平沼家里，他必须想方设法甩掉身后的尾巴。

近卫让司机八木在虎门华族会馆门口停下，下车连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命令八木全速开往新宿车站。汽车在新宿站右边列车月台尽头刚刚停下，近卫就纵身跳下了车，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东出口的地道跑去。宪兵的车跟着停下，两个穿便衣的男人跳下车紧追过来。

虽然平时养尊处优，缺乏锻炼，但身高1.8米的近卫甩开两条大长腿奔跑，两个明显年轻许多的宪兵一时间竟然追不上他。从地下通道东口斜坡一出来，对面二幸食品店门前停着一辆出租车。刚才近卫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平沼，说明正在设法甩掉追兵，第二个电话就是叫出租车。近卫快速横穿马路蹿入车内，同时向司机高声喊道：“我是近卫文磨，速速开车！”

这位无名司机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曾任三届首相的近卫他还是知道的。只见他急速踩下油门，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近卫喘粗气回头望去，两名宪兵呆若木鸡地站在路边，显然他们回去开车或临时叫出租车都来不及了。近卫成功甩掉了尾巴，他让司机在伊势丹角左拐，向大久保的平沼家开去。

当近卫满头大汗走进平沼私宅时，接到冈田加急电报的若槻已先到了。他乘火车一到新桥就被冈田派去的汽车接走，也是刚到不久。

听完近卫上气不接下气的介绍，冈田无比兴奋：“内大臣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今夜不要错过机会，叫米内、阿部、广田都到这里来，立即召开重臣会议，如何？”众人当即表示赞成。

就在一众重臣集合开会的同时，星野来到了农商大臣内田家中。星野要求内田出面，请与他关系一直很好的冈田出面劝说米内入阁：“对老前辈冈田的请求，米内大将总不至于断然拒绝吧？”

星野如此做法纯属与虎谋皮，谁不知道冈田是倒阁派主力干将？但星野认为，既然按冈田的意思更换了海相，如果从正面加以详细说明，说不定能取得冈田的谅解。此时内田的立场非常微妙，他刚刚答应了冈田打倒东条的呼吁，但内阁毕竟还没倒台，现在他还不好立即打出叛旗，只好答应“试试看”。内田当着星野的面向冈田家打去电话，驼背女用人说主人一早就出去了，去向不明。内田不由得长出一口大气，如果冈田真接了电话，该如何张嘴呢？“我继续和他联系，

有情况立即告知您。”听内田这么说，星野也只好悻悻而退。两人尚不知道，此时冈田正在平沼家中策划重臣会议呢！

17时，东条带野村一起进宫拜谒天皇，随后共同出席了在皇宫凤凰厅举行的海军大臣就职仪式。从天皇的手中接过委任书，野村激动得双手颤抖。为填补野村留出的空位，原次官泽本转任吴镇守府司令官，他的次官职务18日由军务局长冈升任。

海军忙得不亦乐乎，陆军同样没有闲着。为迎接梅津新总长，参谋本部向长春派出了专机。接替松谷出任战争指导班班长的种村奉命随机前往，途中向梅津介绍东京的相关情况。

从皇宫回到海军省后，野村参加了海军大臣交接仪式。新旧两大臣致辞是交接惯例。野村的讲话非常简单：“希望今后各位尽职尽责。”讲完简短坦率的辞职词后，岛田流出了激动的泪水，从口袋里拿出手绢不停擦拭。在场大多数人都反对岛田，但看到他不停擦泪的样子又有些同情，一些人甚至开始回忆起岛田从前的好来。

参加完大臣交接仪式的高木刚刚回到办公室，神就从联合舰队司令部临时驻地木更津打来了电话：“岛田被替换值得庆贺，其他方面如何？”

“目前局势不明，东条顽固得很，拒不下台。”

“周五是否‘攀登富士山’还未决定？”当初山本为偷袭珍珠港设定的行动代号为“攀登新高山”，高木和神为刺杀东条模仿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代号。

“按原定计划进行。”高木回答。

在首相官邸，东条率一帮心腹还在进行最后顽抗。米内拒绝入阁，岸打死都不辞职，改组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大家齐声大骂岸信介

是“卖国贼”“叛徒”。有人提出内阁总辞职，然后呈请天皇让东条重新组阁，把岸甩下。3年前近卫为辞去外相松冈洋右就是这么干的。这一方案很快被东条以“利用圣上威德做法不好”为由否决。

有人提出，可以寻找岸的罪名把他抓起来，比如，贪污受贿、反政府言行、泄露国家机密、散布谣言等，顺势剥夺他的大臣资格，有人立即附和“据说他在满洲时通过不正当手段拿到了一笔巨款”。这种方法理论上虽然可行，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倒阁派逼得太急，找到确凿的罪证绝非一晚上能搞定的。其次，倒阁派实力强大，明目张胆给岸捏造证据不充分的罪名，反而会成为丑闻被对方利用。这种方案最终也被放弃。

又有人提出，不如让运输通信相五岛或农相内田辞职腾出一个位置。但要求岸辞职的动议已经众所周知，这样做会被猜疑“因岸拒绝而采取的替代办法”。再说，五岛和内田就一定会接受辞职吗？他们不知道倒阁派已经做好了内田的工作。

目前局面，还是以争取米内为好。佐藤认为问题出在代表东条的中间人身上：“没有把首相的真实意图向米内讲清楚，让我直接跟他说吧！”佐藤给米内家里打了电话，仆人说主人外出了。“我直接到家里堵他去，他总不至于一晚上不回家吧！”佐藤显得自信满满。

米内肯定不会在家，此刻他正赶往平沼家中参加临时召集的重臣会议。等人期间，先到的近卫、冈田、平沼和若槻临时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做出对东条不信任的结论后由木户直接上奏天皇。考虑到阿部很可能反对倒阁，将会议结论转告木户一事对他暂时保密。

七位重臣全部到齐时，已是18时30分了。七人当中78岁的若槻最大，53岁的近卫最小。与决定东条出任首相的那次重臣会议相比，参会者只少了第二十三届首相清浦奎吾，他已于1942年11月5日去世。除外交官出身的广田之外，其余6人都留有唇髭，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小

胡子。重臣一边吃着“战时食品”咸梅干饭团，一边商议，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阴谋的气氛。

会议由最年长者若槻主持。经过数月毫无效果的沟通之后，众人此时早已心知肚明。若槻做了定调式的开场白：“我请诸位注意，即使东条内阁改组，国民也不会再支持它。时局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适当处置，请诸位发表意见。”很多日本人有写日记的习惯，高层人士更是如此。本次会议大部分细节来自《木户日记》、木户战后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词以及若槻的《古风庵回顾录》。

米内谈到，刚刚接到“热诚”请他入阁顶替岛田的邀请：“我本人根本没有入阁的意思。”米内表示下一步即使东条亲自出马邀他入阁，或者请天皇出面，“我也下定决心不接受入阁邀请。”

平沼坚决主张更迭内阁：“若无人和，则战事难胜。东条内阁的存在反而会破坏人和。”

广田对东条并无恶感，他的态度稍显暧昧：“他们也曾争取我入阁，如果继续进行恳求，到时我再考虑考虑。我想我恐怕不会同意入阁。”

参会的不是文官就是海军大将，出身陆军的仅阿部一人。他当然同情同样出身陆军的东条：“‘翼政会’也盛传要更迭内阁。我绝不认为东条内阁尽善尽美，但如果推翻它，就一定有把握建立一个更好的内阁吗？若诞生一个更加软弱的内阁，时局会变得越发困难。我认为目前仅谈论倒阁是不负责任的。”

平沼立即反驳道：“眼下不是推翻不推翻现内阁、下届内阁是否软弱的问题。我们要真正为国家分忧，不能再这样袖手旁观了。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更换内阁，而且要快。”

近卫的发言非常简单：“我基本同意若槻男爵、平沼男爵、米内大将的意见。”

若槻于是做出了总结：“大多数人认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必须人心一新。”

重臣会议于20时结束之后，冈田把米内和广田请到私宅，向两人说明了会议决议将通过木户直接上奏天皇的打算。

当天晚饭后，佐藤径直前往米内私宅。听说米内家门口有不少记者把守，佐藤特意换下军服，穿上短袖衬衫和短裤出了门。这一招还真灵，佐藤小心翼翼从记者身边溜过时竟没有被认出来。女用人说主人外出未归，请他耐心等一会儿。最近实在太疲劳了，佐藤竟然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参加完重臣会议的米内先是到冈田家听取了解释，回到家中时已经快22时了。看到会客室的沙发上躺着一个呼噜声震天的男人，觉得既可气又好笑的米内只好上前将佐藤拍醒。佐藤起身向米内敬礼：

“虽是初次见面，但作为军人，我想坦率跟您谈谈。在战争中途拯救内阁极其重要，如果您接受入阁邀请，就能做到这一点。我请求您与东条内阁合作，以克服我们的困难。”

“佐藤君，我当首相时被赶下台的事儿你是知道的，我不想再当政治家了。”米内不紧不慢地说，“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中，我只想作为一名军人去死。我曾经去过海军省，申请将我和末次恢复现役，末次担任军令部总长，我只做海军大臣顾问，但是至今没有回音。我想最终我不是作为政治家而是一个军人去战斗，我希望自己死时仍然是个海军将领。”佐藤对米内的话表示理解，况且他从米内的语调中听出，他是劝不动的。佐藤也只好败兴而归。

当天20时30分，新海相野村在官邸举办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采访者大多来自海军的“黑潮会”。正当野村躊躇满志对一众人等宣讲施政纲领时，东条海军秘书鹿冈圆平匆匆来到会场，叫走了次官冈。几分钟后，一脸严肃的冈返回会场，趴在野村耳朵旁小声说：“有紧急情况。”正讲到兴头上的野村不得不临时中断了招待会。

两人回到海相办公室还未坐定，冈就迫不及待地说：“据说内阁遇到严重危机，有可能要总辞职！”

“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认为，自己的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就要辞职？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请重臣入阁的努力并未如想象中那么顺利，米内大将那里已派去了几拨人。刚才佐藤军务局长亲自去了，仍遭到拒绝。东条首相说，因为米内属于海军，想请海军方面再出面协调一次。”

刚刚就任次官的冈于是再次来到米内府上，米内还是原来的态度拒绝入阁。冈不愿就这样空手而归：“此事足以说明政府和海军的诚意和迫切愿望。恐怕野村新海相还要前来说明。如果他不行，东条首相会亲自出马。如果首相还不行，那也只好请天皇陛下优渥了。”冈的话语中明显加入了威胁成分。

“连这种事都要‘优渥’，岂不是在玩弄权术吗？”米内丝毫不为所动。冈只好丢下一句“回去照传不误”的话后悻悻离去。

冈铩羽而归之后，野村决定请米内到海相官邸亲自与他会谈。有人提出，米内是前辈还是重臣，现在我方有求于人，还是请海相亲自前往米内私宅为好。况且如果召见米内而米内不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野村这脸可就丢大了。当天23时，野村亲自来到米内家中：“尽管你有种种不满，但为了挽救国家，能否捐弃前嫌接受入阁邀请呢？”

连新海相都屈尊登门，米内索性推心置腹，亮明了态度：“归根结底，我讨厌东条那套做法。入阁我实在无能为力。如恢复现役作为军人报国的话，本人乐于效劳。”虽然野村再三恳求，米内依然表示，“入阁和东条一起干，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野村扫兴离开时，时间已经过了零点。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当天21时30分，冈田马不停蹄入宫面见木户，向他汇报了重臣会议的详细情况。两人拟定的上奏文彻底否定了正在改组的东条内阁：“为渡过难关，必须重振人心。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能使全体国民齐心协力、一往无前、坚强有力、举国一致的新内阁。对现有内阁进行局部改组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

开完重臣会议之后，近卫并未回家，而是一直在平沼家中等待。当23时知道冈田和木户已经拟就上奏文准备呈交天皇时，近卫笑了：“看来东条内阁八成要倒台了。”

下半夜的首相官邸依然灯火通明。农相内田给星野打来电话说，23时才找到冈田。但是冈田说重臣会议已经召开，达成了反对内阁改组的决议，米内已决定不再出山了。这边刚放下内田电话，那边阿部的电话就打进来了。阿部的话让所有人都心头一震：“刚才重臣聚在一起交换了意见。除我之外，其他人员一致要求人心一新。”

阿部的电话刚刚放下，野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本人亲自到米内家中劝告入阁，行动失败！”

“是一股大阴谋的气氛！”东条的话近乎呻吟，他改组内阁的行动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首相官邸内的气氛异常凝重，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佐藤猛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非常遗憾。直到现在，我们才弄清问题的症

结所在，这是近卫、冈田、木户等人玩弄的一套鬼把戏，目的就是逼我们辞职。”

富永同样义愤填膺：“现在终于搞明白了，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必须注意，即使能够说服重臣入阁，岸腾不出大臣位置，内阁也难以完成改组。所有事情背后好像都有木户的影子。”

“一帮垂老之人在意气用事，”星野同样是怒火万丈，“真没想到，他们的认识是如此肤浅！对这帮老家伙，只能采用压制、关押的办法。请陆军大臣下令出动军队，将木户、近卫、冈田、米内等人统统抓起来。向陛下奏请诏书，呼吁国民奋起，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星野的办法似乎可行。沉默良久，还是东条先开了口：“海军会同意吗？会不会加剧国内的摩擦？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因此激怒天皇陛下？”

赤松忽然从门外冲了进来，他是在秘书室听到上述发言忍无可忍才闯进来的。“阁下，请断然采用强硬手段挽救国家吧！我们连国内的战斗都打不赢，又怎能打赢美国人？凡是干扰建立战时体制的人，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予以清除！”赤松几乎是声泪俱下。

“扯淡！”此时的东条反而变得非常冷静，他和蔼地告诉赤松，“你的想法太天真了。日本是天皇的国家，一切必须按照陛下的意见行事，这是日本人的长处和本分。”

“事到如今，恐怕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了，只有总辞职了。”佐藤一边说话，一边使劲擦拭满脸的汗水。

星野同意佐藤的看法：“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不行。除总辞职外，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明天一早就进宫，”东条忽然下定了决心，“听取陛下的意见，一切以天皇意见行事。”东条把脸转向佐藤，“请你书面写下我辞职的原因。”此时时间已过凌晨1时。

回到陆军省的佐藤坐在桌前铺开了纸张。他清楚战争已经完了，眼泪一滴滴落在纸上。

7月18日上午9时，来到办公室的木户得知东条要面见天皇，并被安排在9时30分第一个觐见。木户顿时慌了手脚，他必须赶在东条之前将重臣会议内容上奏裕仁。如若不然，一旦天皇向东条下达重新组阁的命令，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失去意义。如果东条留任成功，已表明支持重臣态度的木户也只能引咎辞职了。9时15分，裕仁刚出现在政务室，木户就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在汇报完重臣会议的内容之后，木户还是不放心地提醒裕仁：“很快首相要上奏的内容虽然我一无所知，万望陛下对卑职刚才禀报的重臣动向多加关照，谈话中切莫与舆论相违背。”

对木户的忠告，裕仁只是微微点头：“朕知道了。”

东条准时到达皇宫时，被告知内大臣正在向天皇汇报工作，请稍候片刻。木户很快从政务室退出，看到东条后主动上前寒暄一番，假装很随意地询问他上奏的内容。

“我决定内阁总辞职，特来向天皇陛下密奏。”

东条的话吓了木户一大跳。早知如此，刚才还那么慌干吗？但他脸上不动声色，这是内大臣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木户语调和缓地询问东条：“鉴于陆军对国内局势的重要性，为使内阁更迭得以顺利进行，关于继任首相问题，东条君如有个人考虑，愿请见教。”

“我认为此次政变，重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条忍不住讥讽道，“想必他们已经胸有成竹，故不敢冒昧阐述己见。不过我本人希

望，在组建新内阁时不要考虑陆军中的皇族。”东条此言另有深意，他故意让木户知道陆军对此是深怀不满的。说完，东条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站起来向政务室走去。

东条走入政务室。裕仁像以前一样面无表情，连客气话“请坐”都没说。“鉴于多方面原因，我请陛下允许我辞去内阁首相职务。”东条说。

裕仁好像若有所思，但很快回答道：“原来是这样。”

东条等了一会儿，裕仁没再说一个字，他只好恭恭敬敬地行礼。裕仁起身，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政务室。

周二内阁例会照例在皇宫西一厅召开。由于东条未到，原定10时的会议推迟了一会儿。东条面无血色，双目无神，发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讲话。他最后说：“重臣阴谋推翻内阁，这样下去，政局最终无法维持。之所以踌躇了这么久，是因为日本也存在‘巴格多利奥派’。”他接着说，如果日本最终战败，责任必须由重臣和其他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4年前的这天，东条进京出任陆军大臣，强硬地将日本引上了战争之路。

阁员中最可笑的当数野村，他出任新职17小时就面临辞职。野村并不因此惊慌，即使内阁更迭，他也很可能留任。海军大臣不是首相提名，而由海军高层协商推荐。之前他们不就推荐自己了吗？尽管如此，野村还是想在参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显示一下存在：“对我本人来说，第一次内阁会议竟然是研究自己辞职，实属遗憾。”

11时20分，东条中途离开会场，向裕仁递交了辞呈，历时三年零九个月的东条内阁至此垮台。

就在内阁会议召开的同时，10时刚过，柔道教练牛岛来到了皇宫警察署。暗杀行动原定于当天下午实施。时间还早，牛岛来到部长室，边闲聊边偷窥窗外的动静。就在此时，特高课课长田畑进来向部长重村报告说：“今天会议可能很长。警视厅方面透露，东条很可能被迫辞去首相职务。”

牛岛尽力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田畑离开不久，又进来了：“东条内阁总辞职了。听说由于塞班岛失陷，首相受到天皇责备，狼狈下台了。”

牛岛感到呼吸困难，摇摇晃晃起身朝门外走：“终于不用和东条同归于尽了。”牛岛和津野田对东条本人并无恶感，东条一旦离开首相位置，就没有刺杀他的必要了。牛岛为没有提前出手暗自庆幸。虽然已决定和东条同死，但能够活下来毕竟不算坏事。此时内阁会议结束，东条的敞篷车朝他开了过来。牛岛觉得今天车上的东条显得格外矮小。他和津野田万万没有料到，由于三笠宫无意中向母亲透露了刺杀行动的秘密，将有一场军法审判在等待着他们。

在陆相官邸，东条向聚集在这里的陆军高层讲述了总辞职的原因。作战部长真田大声叫嚷道：“在这非常时期，内阁总辞职算怎么回事？能对得起在前线拼死战斗的将士吗？”

东条内阁倒台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众议院，议长冈田兴奋异常：“陛下这步棋走得很好呀！”在海军省军务局，《朝日新闻》记者长谷川健一高喊道：“敌人终于垮台了！”说完，他拿出一瓶酒咚的一声放在了桌子上。

高木暗杀小组成员再次聚在酒店里。由于东条主动辞职，高木宣布暗杀活动自动取消，神可以专心去当他的首席参谋了。

对内阁倒台最感轻松的很可能是东条夫人，胜子禁不住长出了一口气。塞班岛失陷之后，胜子每天都会接到一些匿名电话，询问她丈夫自杀了没有。她还听说有人在谋划暗杀东条。现在看来，这种危险已经自动消失了。

黄鼠狼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

国不可一日无内阁，何况现在是战争时期。7月18日上午，东条刚刚宣布辞职，16时，推选新首相人选的重臣会议就在皇宫正式召开。这次不用再偷偷摸摸放在平沼家里了，害得平沼凭空多管了一顿晚饭。除头天晚上参加会议的七位重臣之外，内大臣木户和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也参加了会议。

按说已成为重臣的东条应该参加会议，但谁也没有提出请他参加。与此类似，3年前东条赶近卫下台时，推荐东条出任首相的重臣会议，近卫同样没有出席。都是当过首相的人，离职时的尴尬都亲身体会过。

会议由内大臣木户主持，此即后来被史学家命名的“5小时马拉松会议”。木户首先介绍东条内阁总辞的情况，随后会议进入正题。和头一天的会议不同，除阿部外，众人的情绪明显好了很多。

最年长的若槻率先发问：“对新首相人选，内大臣有无明确意见？”

木户回答：“尚无确定意见，愿意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时间紧迫，讨论从坐在最远处的人开始。”这样就由唯一出身陆军的阿部发言。阿部的大儿子娶了木户的大女儿，但现在木户让他率先发言肯定不是在照顾亲家。

阿部说：“我忝居末席，愿陈己见抛砖引玉。目前决定战争成败关键看海军，新首相最好从海军中产生。我个人认为，由米内海军大将出任首相是合适的。”阿部一向同情东条，米内拒绝入阁是导致东条下台的主要原因。阿部口气中似乎含有这样的含义：“你行你上！”

米内自然不甘示弱：“我确实曾一度从政，不妨试试再当海相。但是我不能当首相。由我来搞，维持不了一个月就会垮台。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反而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军人受的教育是片面的，不宜担当这个角色，政治要由专业的政治家去搞。美国和英国人都是这么做的。如文职中无适当者，也应从陆军中选拔。”

若槻说：“米内君的高见固属允当，但日本和英美习惯不同，国民也未养成这种习惯。日本难以一下子就达到那种地步。战争时期，我想还是选军人为好。最近情况不甚了解，但我认为宇垣大将比较合适。”

近卫赞赏米内的理想主义，但提出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当今政治没有陆军参加是搞不下去的。”

平沼说：“完全同意近卫公的意见。仅就军需品增产而论，如果不是军人就很难处理。”

原说：“说实话，我所处的地位不能充分了解政治局势。时局极为严重，是由这届内阁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了。让一个人负全部责任是强人所难，由五个人左右来共同承担如何？”

木户说：“原的心情我了解，关于这点，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广田说：“此刻是否有必要建立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举国一致内阁？”

近卫说：“现阶段建立皇族内阁不妥。”平沼和若槻也表达了类似意见，认为目前由皇族来担负政治责任是不恰当的。

冈田说：“既能明察天皇圣意，又通晓国内形势的内大臣出来担任是否合适？”

木户说：“从今后加强国内防卫体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从陆军中物色人选。”

天色已晚，大家不吃饭继续讨论。阿部几次强调陆军目前不受欢迎，还是从海军中挑选为好，没人支持他的意见。陆军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太大，任何非陆军人士上台都无法驾驭数百万陆军，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海军的米内率先提出了人选：“寺内怎么样？”他指的是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

阿部说：“寺内性情直爽，敢作敢为，不过要从战场一线调回确有困难。”平沼也提出当前组阁迫在眉睫，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寺内短时间内返回国内是不太现实的。

近卫愿意接受寺内，木户却支持阿部和平沼的意见：“他现在前线，远离本土，请他回来非常困难，我们还是物色其他人选吧！”

米内又提名了一名陆军军官，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已回到东京准备出任参谋总长。木户对此表示异议：“梅津刚刚接受参谋总长的任命，他也没有当过大臣的经历。”梅津此时也在皇宫，等待天皇任命并出席就任总长的仪式。

近卫提出了一位海军军官，赫赫有名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我跟他一起在枢密院，非常了解他，”原说，“铃木经常说自己是个军人，绝不能担任政治职务。即使天皇亲自下令，他也绝对不会接受。”

平沼和广田都赞成铃木出山。但海军的冈田强调还是由陆军出任为好，同为海军的米内也说：“这种事，还是不让他搞为好。”

木户说：“畑怎么样？”他指的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家对此反应平淡。

木户问阿部陆军中还有哪些人。阿部扳着指头一一列举：“本庄繁，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再有就是东条了。”

米内好像忽然受了启发：“我看小矶这人不错，有能力又勇敢。他在我的内阁中任职时，我很了解他。”

木户也觉得眼前一亮：“对，大家认为小矶怎么样？”

平沼和广田表示赞同。若槻说：“我不了解这个人，但无异议。”

木户做了最后的总结：“请问候补者顺序如何？”

若槻说：“寺内、畑、小矶，或者海军。”

平沼说：“寺内、小矶，海军。”

米内、广田、阿部三人的意见一致：“寺内、小矶、畑。”

近卫和冈田提出对上述三人都不了解，无法排出次序。

一向沉默寡言的原对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这样一来，和东条有什么不同呢？”冈田和广田也随声附和。木户希望尽快拿出一个结果，不管结果是不是能让所有人满意。换句话说，能让所有人满意的人也没有。

“不管怎么样，总要定下来一个吧！”木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宣布散会。如果重臣会议久议不决，很可能发生意外变故，东条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由于把责任推给了天皇，大家都禁不住松了一口气，因为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

20时45分会议结束，5分钟后木户就来到御文库向裕仁做了专题汇报。会议推荐的三个人中，寺内和畑都在前线。裕仁通过侍从长莲沼藩询问大本营，抽调两人回京是否会对前线作战造成重大影响。即将卸任参谋总长的东条立即做出回复，前线战事正紧，司令官一天也不能离开。

虽然参谋本部向长春派出了专机，但梅津在得到消息后即刻乘机飞回国内，已于13时回到东京，准备参加原定19时举行的就职仪式。重臣会议一直未散，仪式先被推到20时，继而又推迟至21时。在梅津正式上任之前，参谋本部暂时还是东条当家。

裕仁叫来了木户：“东条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决定召见小矶大将。”小矶现属预备役，朝鲜总督是行政职务，文官调动不用通过东条和本营。木户心中暗自庆幸，如果重臣会议全部选择现役大将，就很可能前功尽弃。推荐首相如果拖到明天或更晚，重臣和内大臣就会被指责为效率低下或软弱无能。

22时，以东条为首的陆军高级将领晋谒天皇。裕仁从御文库起驾主持了第三次延期的补任仪式。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教育总监杉山元依次从裕仁的手中领取了任命书，深夜举行这种仪式实属罕见。

近卫对陆军出身的小矶一点儿都不了解，总觉得把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实在不能让人放心。此时此刻，他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何不让米内和小矶联合组阁呢？既然米内举荐了小矶，两人显然是可以融洽相处的。他差点为突然萌发的这一想法喝起彩来。

事不宜迟，小矶已在来京的路上，必须赶在他到来之前搞定此事。近卫立即驱车前往平沼家中，平沼对近卫的想法欣然同意。近卫马不停蹄赶到木户私宅：“我认为，组成一个联合内阁是最佳办法。

之前不是有过‘隈板内阁’的先例吗？”1898年，日本曾以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组成过联合内阁。

木户当即表示赞同：“我觉得为了国家，有必要采取一些特别措施。越快越好，我想在今晚召开重臣会议研究此事。”看来木户对小矶也是不太放心。

“这并非推翻之前的决定。如果有人不同意，可以作为少数意见上奏。我和平沼已经同意，其他人分别征求意见就可以了。”近卫怕一旦开起会来，又没完没了，争个不停。

“可是米内大将本人怎么办呢？”

“交给我，我马上以发起人身份去找他，请求他的理解和支持。”

19日清晨8时，野村再次驱车前往热海，试图就留任海军大臣一事争取伏见宫的支持。前一天晚上，他已从永野和岛田那里得到了留任海相的口头约定。伏见宫的表态非常含糊，只是说要看看新首相的人选再说。此时在海军省，高木等人正在为赶走野村和冈，推米内上台到处奔走。岛田是大家刚推翻的，马上找人家不好意思。众人将炮火一致对准了永野。一时间永野私宅门庭若市，这人没走那人已经到门口了。在众人的轮番炮轰之下，永野逐渐改变了主意，不再支持野村留任海相。

就在近卫驱车前往米内私宅的同时，从热海匆匆赶回的野村已派副官到了永野家里。永野一反之前的态度，言语暧昧，令人捉摸不定。感到事情可能要糟的野村立即前往拜访高松宫，后者拒绝做出任何承诺。

当天20时，米内身着白色和服接待了匆忙赶来的近卫。听了近卫要他与小矶一起组阁的意见之后，米内哈哈大笑：“当初东条力劝我

入阁时，我已经说过军人不宜参与政治，除海军大臣外我不出任任何职务。管管海军我还是很有把握的。我敢大言不惭地说，米内自信能够成为最出色的海军大臣。”

出乎预料，当晚松平就组成联合内阁一事向重臣征求意见时，除冈田之外，所有人都表示赞成。冈田认为不应该从海军出人。但20日早上6时，冈田主动给松平打去电话，同意由小矶和米内联合组阁。

东条并未束手待毙，他的首席高参佐藤找到阿部，要他出面反对米内、小矶联合组阁的方案。一向办事认真的阿部以“联合内阁责任不明确，意见不统一时难以调停，有可能引起国家混乱”为由向木户质疑，要求他变更主张。“大部分人是赞同的，”木户说，“不过，阿部先生的意见我会向陛下转达的。”

裕仁非常欣赏米内的人品。对木户上奏联合组阁的设想，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慨然应允。

19日当天还有另一件事情发生。头天深夜，津野田赶回东京，他是在前往桂林的途中接到紧急命令回国的。津野田到家还未坐定，陆军省兵务局负责国内治安的黑崎贞明就上门了。从黑崎口中得到刺杀东条行动暴露的消息之后，津野田一点儿都没有惊慌，他决定次日主动去自首。

19日清晨，当津野田来到涩谷站准备乘电车前往参谋本部时，迎面走来了两位身材壮硕的男人，他们是四方派来的宪兵。两人一左一右抓住津野田的手腕：“请跟我们走一趟，这是命令。”津野田因阴谋暗杀东条事发被捕，牛岛很快也被抓进监狱。

7月16日，三笠宫到大宫御所拜见皇太后。看到节子对战争前景异常焦虑，年幼的三笠宫脱口而出：“可以用干掉东条的办法向停战方向努力。”节子严厉要求儿子在刺杀发起前制止这种行为。当晚三笠

宫派专车接来了黑崎，请他帮忙。黑崎和课长上田昌雄一起向兵务局长那须义雄做了汇报。取得次长秦的同意之后，参谋本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了紧急召回津野田的命令。

津野田和牛岛被送上法庭。因为两人作案未遂且东条已经下台，更由于东久迩宫、三笠宫等人的暗中运作，1945年3月法庭对两人做出判决：免除津野田职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判处牛岛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战后，1957年8月，在长野县轻井泽别墅，三笠宫向对面的津野田深深鞠躬：“是我给您添了麻烦，真对不起！”

接到侍从长莲沼藩“陛下召见”的紧急电报时，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在外视察，住在离平壤不远镇南浦的一家旅馆里。20日15时30分，小矶的专机降落在羽田机场。国内政局动荡不稳，小矶还是清楚的。如此敏感时刻天皇忽然召见，已退出现役的小矶猜测受命组阁的可能性很大。他的随员包括心腹斋藤弥平太、二宫治重等一大帮人。航途之中，小矶带众人对阁员名单进行了讨论，可谓胸有成竹，自信满满。

小矶国昭1880年3月出生于山形县，父亲小矶进是个警察。由于在陆士、陆大学习时成绩平平，小矶毕业后没能进入中央机关，而是被下放到陆军士官学校当了教官。他的仕途一直平淡，1926年12月1日晋升少将后陆续担任航空本部总务部长、陆军省整备局长等职。宇垣一成出任陆军大臣之后，和他走得很近的小矶开始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军务局长、陆军次官等要职。1934年3月5日小矶出任第五师团师团长，次年12月2日荣升朝鲜军司令官，并于1937年7月21日晋升大将。1938年7月退出现役的小矶先后任平沼和米内内阁担任拓务大臣，1942年5月29日就任现职——朝鲜第九任总督。

小矶有个唬人的绰号叫“高丽之虎”，其来由和山下奉文的“马来之虎”完全不同。山下的绰号来自战功，小矶是因为他别致的长相——斜视的猫眼、扁平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小矶喜爱酒宴，对大家给他的另一绰号“秃头冠军”也颇觉快活。单看承担挽狂澜于既倒重任的小矶回国前，不是考虑如何扭转不利局面，而是怀揣需要提拔重用的亲信名单来看，这家伙肯定又是个没出息的货色。

小矶刚雄赳赳气昂昂地步入机场大厅，旁边就闪出一个绅士打扮的人。“有要紧话对你说，”来人正是行踪诡异的左近司，“我要说的是海军大臣的事儿，千万注意不要和野村直接交涉。”

“怎么回事？”还未进入状态的小矶一头雾水。

“野村和冈在海军缺乏声誉，你如果留任他们，将来肯定会后悔的。”左近司说完，不等小矶回答就飘然而去。小矶站在当地愣了半天，怎么这么快就卷进政治旋涡里了，哪有自己在朝鲜自在快活？

按照惯例，进皇宫晋谒者一般要在休息室排队等待。小矶等了很长时间也没人过来招呼他。忽然他看到米内走了进来。小矶曾在米内内阁任职，两人不是一般的熟。

“啊！久违了，米内君。请问您参见天皇有何贵干？”

“我也是受召前来的。”

小矶心中暗吃一惊，难道天皇组阁令下给了米内？那还要我来干什么？就在他满腹狐疑之时，木户大步走了进来：“天皇组阁令将下达给两位大将。陛下已起驾，请立刻晋谒。”

小矶站在当地不敢抬步。米内年龄比他大20天，晋升大将也比他早8个月，还曾经当过他的领导。米内问木户：“谁在前头？”“小矶大将。”木户说。

17时10分，小矶和米内拜谒天皇。一向如老僧入定的裕仁这回不说话不行了：“望卿等协力组阁，尤其要达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并须努力避免刺激苏联。”两人听完，诺诺而退。

米内刚一出门就问木户：“到底谁是首相？”

“自然是小矶大将喽。”

小矶立即接上了腔：“米内君，那么说您是海军大臣啦？”

“海军以外的事情我也干不了呀！”米内自嘲道。

“这么说，目前需要交涉您恢复现役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您自己好像不便出头，我来试试看。”

“那就拜托了。”

三人一起到西溜间会见那帮重臣。小矶宣读了天皇的决定，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半晌，枢密院议长原才问小矶：“你打算今后怎么干呢？”

“不管怎么说，若能组成内阁，我会拼命去干。”

“目前时局非常麻烦，光会拼命是没有用的。”原说。

原的话中明显带有嘲讽成分，让小矶感到极度不爽。按照惯例，重臣通常会说一些勉励的话语，但此刻他们个个好像没事人一样在那里傻坐着。既然大家都不说话，座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似乎小矶还没正式上台，就已失去了重臣的信任。

离开皇宫之后，小矶驱车前往首相官邸。东条满脸堆笑接待了他。一番寒暄之后，东条很快转入了正题：“我一直担心，我辞职后日本会出现一个‘巴多格里奥内阁’。现在小矶君亲自出马，我就毫

无顾忌了。”小矶比东条大4岁，从陆士毕业也早了5期，算得上是东条的前辈。

“那么您为什么要辞职呢？”小矶问，“力主发起战争的人，难道不应该负责到底吗？”

“原因是多方面的，”东条脸上瞬间写满了愤怒，“主要原因来自重臣和一些议会的人，内阁内部也有一些像岸信介那样的无耻之徒与他们同流合污。像这样的前阁员，根本不值得你今后对他们以礼相待。”

来此之前小矶就对米内说过，内阁首相必须取得战争指导发言权。若非如此，他就只能交还天皇的组阁令。东条是现役大将，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他参与战争指导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碍。小矶本人是预备役大将且只任首相，按道理是不能直接参与战争指导的。小矶急于见到东条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首相加入大本营行不通吗？”他把话扯入了正题。

“统帅部接受这个条件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首相如何才能介入战争？”

“通过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有时候陛下会亲自出面，反复协商，一样能够达到目的。”

“你是否考虑留任陆军大臣？”既然东条语气强硬，小矶也就单刀直入，不再避讳。

小矶的话丝毫没有回避余地。如果东条说想留任，而小矶坚持要自己兼任，冲突立即就可能爆发。东条于是剑走偏锋：“这是陆军三长官研究决定的问题。在三长官会议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无法回答

这一问题。”尽管没有说明，东条试图留任陆军大臣的意图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不是天皇命令的传达者，”小矶同样直言不讳，“我以个人身份向东条君提几点忠告，留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这不仅对你本人不利，从全局看也毫无意义，所以你还是不留任为好。”

“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东条丝毫不做让步，“这一问题只能由三总长会议决定。”

看到东条不为所动，小矶只好转换话题：“重臣希望米内出任海军大臣，海军正在研究他恢复现役和就任大臣的问题。”

想到正是因为米内拒绝入阁才最终导致自己下台，东条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陛下没有明说，不过话里隐含这一层意思。”

“这一点我本人很难从命，必须向你表明。但这是海军决定的事情。”

从首相官邸出来之后，小矶驱车直奔市谷台，拜会了新任参谋总长梅津。两人之前一个在朝鲜一个在中国东北，也算近邻。在东条那里碰了钉子的小矶摆出了一副强硬姿态：“我认为本人是否能接受天皇的组阁令，取决于首相能否对战争指导具有发言权。我要求你对我提出的以下问题立即做出回答。首先，立刻修改大本营令，将内阁首相纳入编制。其次，如果不行，那么马上以军令公布权限仅限于本次战争期间，将首相纳入大本营编制。如果上述两点均无法满足，我将交还天皇陛下的组阁令！”

“您的意思我明白，”梅津显得不卑不亢，“上述要求从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待我们认真研究后再做出答

复。”梅津根本没打算向小矶做出让步。他使出拖刀计，意在避免背上陆军拒绝合作导致组阁失败的恶名，现在陆军的名声已经够臭了。

小矶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你的回答，我是不会动手组阁的。你回答迟缓将造成组阁延期，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我会尽快答复你。”

“还有陆军大臣之事。我刚刚见了东条，他的口气似乎是想留任。我劝他还是死了这条心。在三长官会议上，希望你能提及此事。”

“东条有此意我早有耳闻。不过把预备役恢复现役并出任陆军大臣，即使小矶阁下您，陆军和海军也不会赞成的。”很显然不管是东条留任或小矶兼任陆军大臣，梅津均不赞同。

“如果东条不留任陆相，我可以考虑不兼任。这样就需要确定新陆相人选。我希望从山下奉文或阿南惟几两人中挑选一人出任陆相。”

“阿南和山下都在第一线，恐怕很难调回来。我们会尽快研究予以答复。”梅津的话永远含糊其词。

想想今天几件事一件没办成，小矶觉得窝囊极了，刚下飞机时的兴奋劲儿一扫而空。对他来说这不过仅仅是开始。

小矶刚刚离开，梅津就叫来了次长秦。他让秦打电话告知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如果小矶向海军提出参加大本营会议，最好避免做出正面回答，陆军的态度是不答应——小矶还没迈步走路就已经掉坑里了。

当天20时30分，海军参议员会议就米内出任海军大臣一事展开了激烈辩论。冈刚刚接到陆军军务局长佐藤打来的电话：陆军不赞成预

备役人员恢复现役出任军部要职。也就是说，陆军反对米内出任海军大臣。电话由佐藤亲自打来，更说明这是东条趁机在报复米内。

有人提出因为陆军反对，米内暂时不宜入阁。又有人提出：“如果因此导致组阁失败，天皇追究责任怎么办？”参会人员逐渐形成两大派别，以野村、岛田、冈为首的少数人反对米内入阁，以永野为后盾的大部分人则坚决支持。两派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会议在22时30分一度中断。

得知海军内部矛盾尖锐，小矶决定推迟对海军首脑的访问，直接进宫找到了木户。木户就米内出任海军大臣一事向小矶保证：“海军大部分人支持米内，陛下很清楚这一点。”木户言外之意是说，一旦米内的事情得不到解决，就由裕仁亲自出面逼海军就范。

小矶想到了自身的尴尬处境，向木户说明自己提出参加大本营会议遭拒绝的问题：“如果办不到，我也只能考虑交还陛下的组阁令了。”木户劝阻说：“我也希望你能参加大本营会议。但现在陆军坚决反对，由天皇亲自出面协调的情况之前还从未出现过。即使成功，也会给人造成天皇和军队对立的坏印象。希望你不辜负陛下的期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轻言辞职或干出其他事情。”

木户的鼓励使小矶再次恢复了信心。离开皇宫后，他驱车直接找到了军令部总长岛田，此时已是深夜11时15分了。小矶刚刚说出“关于海军大臣一事”，岛田就摆手制止了他：“请稍等。关于人事问题，还是请您和海军大臣去谈吧！我想，这种问题不通过伏见宫殿下和永野元帅是无法做出决定的。”

23时48分，四处碰壁的小矶来到了野村办公室：“重臣方面已有让米内入阁的打算，恐怕你也不能同意米内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大臣吧？”野村说要和伏见宫殿下联系后才能回话，然后试探小矶：“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办法？”

小矶当然清楚野村说的“其他办法”是留下他而放弃米内：“老实说，我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一问题。但我从木户内大臣那里得知，陛下的意思是选择米内。”

小矶走后，海军参议员会议于凌晨1时再次召开。既然小矶说让米内入阁是天皇的本意，大家觉得再讨论已经没有必要。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小矶的话是否可靠，天皇真那么说过吗？会议决定，由野村亲自入宫当面询问天皇。众人起身离开会议室时，已是凌晨2时45分了。

21日一早，野村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了皇宫，拜谒时间定在上午9时。“小矶大将说，想奏请米内大将恢复现役出任海军大臣，并说据他理解，陛下也是这个意思。臣想弄清是不是这样，可以吗？”野村谨小慎微地问。一向不多说话的裕仁这次难得地开了口：“是这样，小矶理解很对。”野村这回彻底绝望了。

中午刚过，陆军代表富永恭次来到组阁本部，就小矶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明确回复：

第一，如果新内阁继续推行现有战争政策，陆军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协助；

第二，不管海军意见如何，陆军不同意小矶恢复现役或兼任陆军大臣；

第三，不同意首相和其他内阁大臣加入大本营，目前执行的大本营与内阁联席会议有充分能力协调政府与统帅部之间的关系。

想起昨晚木户的忠告，小矶决定忍辱负重，同意陆军提出的三条意见，以使组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当晚，由东条召集的三总长会议在陆军大臣官邸召开，富永以次官和人事局长身份列席了会议。陆军教育总监杉山元向无主见，本次会议可以看成东条和梅津的单兵PK。此前富永已私下拜访过梅津，提出由东条留任陆军大臣，梅津对此不置可否。

会议现场极为尴尬。“三巨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愿先开口。就这样互相看下去显然不是个事儿，没有决策权的富永率先打破了沉默：“为稳定陆军，当前是否由东条大将继续留任陆军大臣，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梅津根本不理睬富永，直接将脸转向了东条：“恕我直言。从当前国内期望人心一新的动向来看，我认为东条大将急流勇退比较合适。开战以来，东条大将殚精竭虑，劳苦功高，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现在由东条君继续留任大臣，恐怕会破坏陆军的声誉。您担任过首相，希望今后能继续支持陆军。我建议由杉山元帅亲自出马，出任新内阁陆军大臣。”

梅津的资历比东条更深，之前又多次有恩于东条，东条无法提出反驳意见。况且梅津提名的杉山就在眼前坐着，当面说人家不行实在抹不开面子。其实当天早上，梅津和杉山已经私下达成了共识。即使东条提出反对意见，两人也可以2：1将之否决掉。陆相更迭出人意料得到了“圆满”解决。

既然决定辞去职务，东条索性大方地提出，愿意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关于东条的退役，曾经有人给予了同情。但更多人猜测是东条怕死，害怕因此被派往前线。高松宫就曾有这样的说法：“不能把东条派往前线吗？”

富永很快代表陆军将东条辞职及退出现役的原因通报给海军，内容如下：

第一，与刚刚就任就要辞职的野村大将同进同退。

第二，不能与拒绝自己请求入阁的米内在同一内阁共事。

第三，在出任首相时就应转入预备役，但因兼任陆军大臣未能成行。今日办理，是想给目前尚在策划恢复现役的某些人做出表率。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恶心米内。

陆海军大臣人选顺利敲定，小矶于22日上午完成组阁。13时30分，小矶和米内一起进宫拜见天皇：“谨奏遵旨组阁情况，捧呈阁员名单。”

新内阁由小矶任首相，陆海军大臣分别是杉山元和米内光政，重光葵和石渡庄太郎分别留任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重光还兼任了大东亚大臣。就在天皇对此予以嘉许的同时，陆军内部“新内阁最多存活三个月”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

15时30分，新内阁举行了就职仪式。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狂风肆虐，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似乎预示着新内阁的未来命运多舛。阁员以老人居多，国务相町田忠治已经81岁，甚至需要有人搀扶才能勉强站立。民众公开将新内阁称作“木炭巴士内阁”，用木炭做燃料的巴士注定是跑不快也跑不远的。

小矶在雨中发表了“重要讲话”，表明将团结全国力量粉碎敌人，为完成战争目标向前迈进：“鄙人此次突然与米内大将共同拜受组阁大命，实不胜惶恐感激之至。目前战局极为严重。突破此前所未有之困难，唯一途径端赖全体国民团结一致，粉碎美英之反攻。政府对内将力求政略与战略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强执行国务之各项政策，全面实行有利于完成战争之一切措施，务求必胜。对外坚持我之一贯外交方针，彻底奉行大东亚宣言，完成圣战，以期安慰圣虑。务希各

位国民信赖并支持政府之决心，充分认识战局之严重，勿焦勿躁，沉着勤奋，各司职守，瞬息不懈，竭尽全力，克服万难，为国奉公。”

19时，海军省举行了大臣交接仪式，这是本周内的第二次了。米内已经很久没有穿过军装。因为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从衣橱里拿出来白色军服显得肥大。但这种毫不做作的模样反而博得了更多好感。站在欢迎行列里的高木、伏下、天川等人曾为米内的复出费尽心机。看着边敬礼边缓缓走入的米内，几个人激动得泪流满面，不能自持。

野村和米内的发言极为简短。野村最后感慨地说：“就任仅17个小时就被迫辞职，在不到一周时间内迎来两位新大臣，这在海军史上是从未有过的。”野村开诚布公地发泄自己的不满，反倒为他赢得了不少怜悯和同情。

当晚东条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最后一次晚宴，出席者除书记官长星野、次官富永、军务局长佐藤外，还有他以前的老秘书西浦进、服部卓四郎及现秘书赤松、鹿冈、井本、广桥、稻田等人。饭菜是从芝区“嵯峨野”饭店送过来的。真正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骂人了。晚宴即将结束时，东条告诉大家：“区区塞班失守是不应该惊慌失措的。为稳住人心，我千方百计致力于内阁改组。可那帮所谓国家的元老重臣却有失常态，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只好做出辞职的决定，别无他法。”

宴会结束之后，司机柄泽开敞篷车来接东条。东条当即让他换了一辆车子。坐在车里的东条一言不发，微微颤抖的身子令人怜悯。陆军省于当天颁布命令，东条大将转入预备役。同日，米内大将恢复现役。

对东条的下课，正在苏拉威西前线指挥战斗的阿南惟几在日记中写道：“东条大将今日一旦下台，必将遭到举国上下的怒斥。他疑心

过重，对人不能以诚相待，独断地决定人事问题，从而招致众怨，最终只得以悲剧结束。”

东京播音员德川梦声在日记中写道：“东条内阁辞职让我万分高兴，可喜可贺。可是后来听说又出来一个小矶内阁，我的高兴劲儿一下子又没有了。”

曾被近卫请来撰写反东条檄文的山本有三这么说：“东条倒台实在是大快人心。但小矶接班，这不成了权兵卫之后又来了个太郎兵卫吗？”

山本的话里带有典故，比较难理解。老酒用中国的一句俗语来表达类似含义，就是“黄鼠狼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

| 第二章 |

血战贝里琉

僵持行动

1944年6月17日，第三舰队司令官哈尔西海军上将率众幕僚抵达珍珠港。美军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征粮者行动”结束之后，哈尔西将从好友、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手中接过大蓝舰队的指挥棒。他到珍珠港的首要任务，是谋划接棒后首战——针对帕劳群岛的军事行动。

尼米兹给哈尔西下达的命令是：夺取帕劳群岛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贝里琉岛和安加尔岛，帕劳群岛东北方向450公里处的雅浦岛，同一方向再延伸190公里的乌利西环礁；战役发起时间为9月15日。这是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3月11日就已做出的决定，此节前文已有所述。5月29日，尼米兹正式签署了进攻帕劳的战备命令，战役代号“僵持行动”，进攻日暂定为9月8日。斯普鲁恩斯即将发起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根据之前尼米兹与金上将达成的协定，“由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轮换执掌第三或第五舰队”，进攻帕劳的作战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赋闲很久的哈尔西的头上。

得知要在极短时间内攻克多达五个目标，哈尔西第一时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除乌利西环礁之外，其他目标缺乏足够价值，可以使用“蛙跳战术”直接跳过去。乌利西环礁可以作为大型舰队锚地，一旦夺取加以利用，将使埃尼威托克、夸贾林、马朱罗等成为二线基地。未来不管进攻菲律宾、中国台湾、硫磺岛抑或冲绳岛，舰队从乌利西出发将大大缩短前往战场的航程。主张夺取上述诸多目标者辩称，雅浦岛有现成的机场，占领帕劳可以为麦克阿瑟未来在菲律宾的作战扫除右翼障碍。但哈尔西坚持认为，美军对雅浦岛没有现实要求，快速航母舰队完全可以通过消灭日军空中力量使帕劳无效化，就像之前对待拉包尔和特鲁克那样。哈尔西强调，日军在帕劳和雅浦岛经营已久且布有重兵，夺取它们得到的好处不足以抵消为此付出的代

价。综合两方面意见，尼米兹勉强同意绕过帕劳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不攻，其他目标保持不变。

“僵持行动”攻击目标帕劳群岛位于加罗林群岛西端，是由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群岛正东1600公里是特鲁克，东北1180公里是关岛，正西600公里就是麦克阿瑟念念不忘的菲律宾，日本首都东京位于东北3800公里处，夏威夷则在东北偏东7400公里处。在美军相继拿下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之后，珍珠港已逐渐沦落为一个二线基地，距战场远近也就无关痛痒了。

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帕劳群岛长640公里，由超过200个火山岛和珊瑚礁组成，陆地总面积493平方公里。其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长25.8公里，最宽处16公里，总面积300平方公里。群岛大部分岛屿荒无人烟，只有8个岛有人居住，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主岛以南8平方公里的科罗尔岛。群岛有人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原住民属于密克罗尼西亚语族。1710年，西班牙探险家发现此地，1875年西班牙宣布拥有其主权。和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的历史类似，这里1898年被卖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日本占领，后来在巴黎和会上被国际联盟委托给日本管理。科罗尔岛是帕劳的行政中心，东京外务省的派出机构南洋厅治所就设在此处。192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厄尔·埃利斯就是在科罗尔岛离奇死亡的。当时他在太平洋上到处“巡逻”，实为刺探军情。埃利斯生前坚持认为，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冲突不可避免，两国之间迟早将有一战。由于日本人严禁外人进入帕劳及周边海域，美国人缺乏有关群岛的详细资料和情报。

在珍珠港停留期间，哈尔西与已升任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的约翰·陶尔斯中将有过多次接触，两人同属“迟到的老哥”。陶尔斯一直主张在实施两栖作战时，快速航母舰队不应被羁绊在滩头附近。虽然它们必须为登陆部队提供支援，但不应该是近身保护，而是通过攻击敌军舰队和基地实现上述目标。换句话说，就是以攻为守，“进攻就

是最好的防御”。陶尔斯认为，将航母舰队束缚在滩头附近，将使它们的机动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正是它们相较于陆上机场最大的优势。没有证据表明两人曾经讨论过马里亚纳海战，但从哈尔西随后在莱特湾海战中的指挥来看，他是赞成陶尔斯的观点的。

其间，哈尔西接到女儿玛格丽特打来的电话。范恩因长期焦虑患上了抑郁症，她认为只有父亲的出现才能使母亲重振精神。向尼米兹请假获准之后，哈尔西签署了自己紧急离队的命令，指定参谋长罗伯特·卡尼少将代理司令官职务，然后飞回国内帮助夫人度过危机。

哈尔西前脚刚走，金上将后脚就到了。金在尼米兹的陪同下视察了马绍尔群岛和刚刚占领的塞班岛，此时关岛和提尼安岛的战斗尚在激烈进行之中。7月20日，一行人返回珍珠港。金主持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卡尼代表哈尔西出席会议。

金同意尼米兹取消巴伯尔图阿普岛进攻计划。在充分讨论了一些暂拟方案之后，与会者初步敲定接下来的作战按以下时间进行准备。

一、9月15日，西南太平洋部队进攻新几内亚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莫罗泰岛，中太平洋部队进攻帕劳群岛的贝里琉岛和安加尔岛。

二、10月5日，中太平洋部队进攻雅浦岛和乌利西环礁。

三、10月15日，西南太平洋部队进攻莫罗泰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塔劳群岛。

四、11月15日，西南太平洋部队登陆棉兰老岛。

五、12月20日，西南太平洋部队登陆中菲律宾的莱特岛。

占领棉兰老岛和莱特岛之后，美军将在岛上修建一系列前进机场，孤立和包围位于菲律宾其他地区特别是吕宋岛的日军主力。1945年3月1日，美军两路进攻部队将联合进攻中国台湾，下一步在中国厦

门一带实施两栖登陆。这就意味着包括吕宋岛在内的菲律宾大部分地区被绕过去了。

麦克阿瑟绝对不会同意这种方案。7月26日，罗斯福专程赶往珍珠港，最终确定了不绕过菲律宾的方针，其过程之复杂后文详叙。尽管如此，两路美军9月15日分头进攻帕劳和莫罗泰岛的计划还是成功确立下来，这两次预计不会太激烈的作战将确保未来菲律宾作战的两翼安全。

攻打帕劳的任务由罗伊·盖格少将的第三两栖部队承担。美军迟迟无法拿下马里亚纳三岛严重影响了“僵持行动”，计划参战的陆战三师、陆战暂编一旅和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被拖在关岛无法脱身。此外，“征粮者行动”占用了大量运输船和登陆艇，导致“僵持计划”所需要的大量物资无法筹集或运出。

针对帕劳群岛，美军先期进行的是侦察工作。除出动战机实施航拍之外，从6月开始，美军先后出动潜艇“海狼”号、“刺鲑”号和蛙人部队对贝里琉岛、雅浦岛实施抵近侦察，就海水深度、沙堤及其他障碍物情况收集第一手资料。岛上日军甚众，蛙人未能深入腹地侦察。侦察雅浦岛的5名蛙人只有2人返回潜艇，其余3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侦察结果显示，日军在巴伯尔图阿普岛有重兵把守，岛上地理条件也只适合修建有限的飞机跑道及辅助设施，无法供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使用，对未来作战帮助不大。但在贝里琉岛，日军已经修建了一个设施完备的机场，安加尔岛也有足够空间进一步完善跑道及设施。由此看来，美军当初放弃巴伯尔图阿普岛不攻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一次意外事件使美军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加强。7月攻占塞班岛后，美军缴获了日第三十一军的一份重要文件，还俘虏了一名情报官。从文件和情报官口中得知，日军在贝里琉岛上兵力约10500人，安加尔岛

上只有一个步兵大队约1400人。结合马里亚纳群岛战斗的进展情况，尼米兹在7月7日发出补充命令：“僵持行动”发起日调整为9月15日。

盖格少将的第三两栖部队由陆战一师和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组成，前者负责攻打贝里琉岛，后者则夺取安加尔岛和乌利西环礁。凭借瓜岛之役一战成名的陆战一师是咱们的老熟人了。但是现在，参加过那场血腥战斗的老兵大部分已经回国，或被补充到后来组建的陆战师中，陆战一师补充了大量新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二战“最潮湿战役”——格洛斯特角之战。打完这场战斗之后，这支王牌军回到了鲁塞尔群岛的不毛之地帕伏伏岛进行休整，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很多士兵出现体重减轻、细菌感染等症状。6月，陆战一师得到了4860名补充兵员，士兵年龄大多在18岁至25岁。

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凭借瓜岛战功晋升中将，回国出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名利双收。副师长威廉·鲁普图斯准将晋升少将后，接替了范德格里夫特的师长职务。1944年的鲁普图斯已55岁，为人低调，与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霍兰·史密斯、朱利安·史密斯等人都是好友。鲁普图斯战前曾在中国服役，其间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流行病中去世。痛失家人的沉重打击使鲁普图斯变得极其情绪化，且时常郁郁寡欢，与下属关系也不太融洽。这给后来作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鲁普图斯另一个显著特点和大部分陆战队军官类似，就是极端不信任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除承担自身的任务之外，还充当陆战一师预备队。鲁普图斯对此一直叽叽歪歪：“陆军做我们的预备队？如果我们要指望他们的话，还不如自己跟日本人拼了！”他甚至没有告知第八十一步兵师自己的作战计划。情报显示，贝里琉岛上的日军只有万余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战斗力较弱的海军部队，普遍缺乏重武器。由于在提尼安岛战斗中损失较小，美国人自认找到了克敌制胜的秘诀，更加趾高气扬。美军判定，日军将集中兵力固守滩头和机场。美

军一旦占领机场，日军就将发动“万岁冲锋”从而损失殆尽。陆战一师一名上校军官在详细测算后声称：“瓜岛那样的大岛都不在话下，弹丸之地贝里琉何足挂齿？要知道，我们的每名士兵只负责3平方米作战区域。”鲁普图斯更是高调宣称：“贝里琉之战将像塔拉瓦之战一样‘激烈但是迅速’，我们只需要4天时间就能拿下全岛！”后来战事的进展情况等于给了鲁普图斯一记响亮的耳光。

陆战一师的战前训练并不充分，最大的缺陷在于演习区域没有暗礁，士兵从运输舰换乘登陆艇的危险阶段只能模拟完成，新兵无法亲身体验暗礁边沿的真实险情。登陆演习造成一些士兵受伤，其中就包括鲁普图斯本人。他向盖格隐瞒了踝骨骨折的实情，带伤参战。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他们是拒绝让伤兵或伤将参加战斗的。

绰号“野猫师”的第八十一步兵师称得上是一支老部队，一战时曾在法国作战。战争爆发后，1942年6月，该师在阿拉巴马州洛克军营重新组建，士兵大多为新征入伍。该师成立后曾参加过沙漠作战训练，随后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接受了两栖作战训练。师长保罗·穆勒少将早在一战时期就曾出任营长。出征之前，他带领全师官兵又在瓜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丛林作战训练。穆勒坚信，他的部队虽然没有陆战一师那样的丰富经验，但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前霍兰和陆军第二十七师闹出的大纠纷世人皆知，穆勒和弟兄们都铆足了劲儿，想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打出威风，给那些整天牛哄哄的陆战队员看看。

美军参加“僵持行动”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军官2647人、士兵44914人。其中陆战队军官1438人，陆战队员24979人。战役总预备队为留守夏威夷的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和仍在西海岸整训的陆战五师。一旦前线攻击受挫，他们会立即登船快速驰援。

未来主战场贝里琉岛位于帕劳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西南40公里，其不规则外形颇似龙虾的大钳子。小岛从东北到西南长9.6公里，南部最宽处3.2公里。岛南地势低缓，日军在这里建有一个“X”形海军机场。岛西岸有一条宽1400米的堡礁体环绕是理想的登陆场所。岛东北方向是一座长3200米、宽900米的半岛，西北方向有一条较宽的暗礁。1944年，日军在半岛两岸修建了公路。半岛尽头是地势低平、灌木覆盖的埃塞布斯岛和孔阿乌鲁岛，前者通过一条长550米的木质堤道与半岛相连，日军正在那里修筑一条简易机场跑道。

登陆区域的选择往往决定着战役的成败。岛东南沿岸的“紫滩”条件最好，却因日军布有重兵且离海岸线不远就是茂密的红树林和沼泽、中间一条狭长干燥地带易于防守而被放弃。岛最南端的“绯滩”区域狭窄，因登陆部队过于集中容易造成误伤同样被放弃。西北海岸的“琥珀滩”较宽，其北侧极易遭到来自埃塞布斯岛日军火力的侧击，且向腹地深入270米就有一处高地，如果不能快速占领此处，登陆部队势必暴露在日军火力的直接打击之下。最后，岛西的“白滩”和“橙滩”因距离机场最近被选为登陆地。

美军次要攻击目标安加尔岛位于贝里琉岛西南11公里，是帕劳群岛的最南端。该岛南北长4公里，东西最宽处2.4公里。岛上地势平缓，塞班镇和磷酸盐工厂位于岛中西部海岸，四通八达的窄轨铁路因守军修筑防御工事已经停运。岛中部地带树木繁茂，其他地区多为灌木覆盖。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该岛缺乏永久性防御工事。美军认为，以一个步兵整师攻占此地难度不大。

实力强大的第三舰队将为登陆行动提供海上和空中支援，随时拦截并摧毁可能前来增援的日军舰队，其核心为马克·米切尔海军中将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杰西·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的火力支援大队编有老式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3艘和驱逐舰14艘，将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舰炮火力支援。拉尔夫·奥夫斯迪海军少将的护航

航母大队有11艘护航航母——实际行动中减为7艘——任务是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反潜巡逻。

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帕劳群岛有深水锚地和大型机场，是连接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交通枢纽，美军看上的地方日军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为加强中太平洋防御，大本营陆军部于1944年2月25日新组建了第三十一军，下辖特鲁克集团、小笠原集团、北马里亚纳集团、南马里亚纳集团和帕劳集团。帕劳集团主力部队原拟为第三十五师团，后来因形势紧迫换成了井上贞卫的第十四师团。

早在2月1日，驻中国豫北地区的第三十五师团就奉命在上海集结，适应炎热气候和临海地区的作战。2月25日，该师团正式编入第三十一军战斗序列，3月14日奉命从河南开封、新乡等地出发前往山东青岛，准备乘船前往帕劳。同年2月10日，驻中国东北齐齐哈尔的第十四师团接到命令，脱离关东军战斗序列，前往太平洋战场救急。为加强该师团的战斗力，除专门指定海上运输船队之外，参谋本部还为他们增配了一个迫击炮大队、一个机关炮中队和一个坦克中队。第十四师团原拟派往新几内亚岛西部，随着中太平洋压力不断加大，3月6日，刚兼任参谋总长的东条下令该师团转往马里亚纳方向。3月16日，大本营决定将两天前在旅顺完成集结的第十四师团派往马里亚纳群岛，命令在3月20日正式下达。

接到进驻马里亚纳群岛的命令之后，师团长井上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到3月28日，该部分乘3艘运输船从大连出发，两天后在朝鲜南部镇海湾与第三十五师团先头部队乘坐的“三池丸”号运输船会合。就在第十四师团尚在航途之中的3月29日，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大举空袭帕劳，联合舰队司令官古贺峰一神秘失踪。

面对敌人的海空打击，位于“绝对国防圈”纵深地带的帕劳群岛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东京大本营再次陷入了沉思。除命令驻塞班第三

十一军和驻新几内亚第二方面军加强帕劳地区的防务之外，大本营判断，美军此次空袭除火力侦察、继续扩大空袭特鲁克的战果之外，最重要是为下一步进攻进行准备，敌人很可能从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东部抽调至少3个师的兵力，向雅浦岛、沃莱艾环礁、松索罗尔群岛发起两栖登陆，最终目标很可能是帕劳。因为此前美军多次采用“蛙跳战术”跳过日军重兵把守的区域，东京大本营据此认为，美国人很可能跳过马里亚纳群岛直接进攻帕劳，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加强帕劳及周边地区的防御。同一时期，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发起了荷兰迪亚作战。

4月1日，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向沃莱艾环礁扔下若干炸弹后飘然而去，不见踪影。之后数天，其他地域并无空袭行动发生。经过两天紧急磋商，东京大本营形成如下结论：美军连续对帕劳和荷兰迪亚发起大规模空袭，说明他们下一步的进攻重点将放在以帕劳为中心的西加罗林群岛地区，必须尽快加强该地区及新几内亚西部、棉兰老岛三角地带的防御力量。

根据上述思路，东京于4月3日变更部署，原定用于马里亚纳群岛的第十四师团改变航向开往帕劳，尚未完成集结的第三十五师团改派新几内亚岛西部。这一变化不要紧，第十四师团过半数官兵就此保住了性命。前文说过，被派往塞班岛的第四十三师团、派往关岛的第二十九师团在美军的围攻下全军覆没。

由于美军两大战区分别专注于马里亚纳群岛和新几内亚西部的军事行动，日军第十四师团航途一帆风顺。4月24日，井上率13000名官兵乘16艘运输船在驱逐舰的护航下平安抵达帕劳。

接到移防中太平洋的命令之后，第十四师团进行了轻装，大量重装备被运回本土，按照海洋机动师团的编制重新编成。与同样转为海洋师团的第二十九师团不同，第十四师团出击南洋的序列并非由少数

骨干士兵加上大量新兵组成，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全部保留下来，基本没有新兵加入，战斗力极强，是名副其实的精锐部队。但由于炮兵部队及部分重装备被抽回本土，对该部的战斗力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师团长井上贞卫毕业于陆士第二十期，属于1942年已获晋升的资深中将。井上曾以第三十三师团步兵指挥官的身份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1942年任第六十九师团师团长驻扎山西临汾。1944年井上已经55岁，外貌看上去和好莱坞电影中日本军官的惯有形象没什么区别。他中等身材、秃顶、近视，言辞严厉，作风严谨，家族中有5人担任过陆军高级军官。东条眼中的井上卓尔不群，在逆境中同样不会丧失斗志，完全有能力统率当地陆海军部队，是守卫帕劳核心地区的不二人选。可惜美军并未攻打帕劳北部诸岛，井上没能捞到露脸的机会，名气大大不如后来的栗林忠道、牛岛满，甚至比不上在贝里琉大出风头的属下中川州男。日本投降时井上已是日本陆军资历最深的师团长之一，因曾下令处死美军被俘飞行员被收审，1949年被关岛法庭判处死刑，1951年改判终身监禁。

驻守帕劳的日军除第十四师团之外，还有独立混成第五十三旅团、驻雅浦岛独立混成第四十九旅团以及海军第四十五警备队等部，总计兵员35000人。日军还征用了多达12000名朝鲜劳工，协助构筑防御工事。

史上未尝败绩的第十四师团接管帕劳防务之后，井上将主力部署于巴伯尔图阿普主岛，第二步兵联队和海军第四十五警备队部署于贝里琉岛，在安加尔岛派驻一个步兵大队。日军只在上述三岛布防，原因在于其他岛屿太小，缺乏军事价值。日军重点防御的巴伯尔图阿普岛和贝里琉岛建有大型航空基地，安加尔岛上一条跑道正在修筑，因此部署了一个大队。井上严令各部积极展开战备训练，熟悉地形环境，利用朝鲜劳工大肆构筑防御工事。

虽然下令各部积极备战，但井上并无在帕劳与美军大干一场的想法。大家普遍认为战争还很遥远，现在仅是训练和熟悉南洋的作战环境而已。第十四师团官兵普遍认为，自己未来的任务很可能是去增援外环的友军。但是随着拉包尔、特鲁克等重要基地相继无效化以及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大动干戈，帕劳已处在美军的兵锋之下。东京和井上一致认为，美军在前阶段作战中损失惨重，急需休整和兵员补充。他们下一轮攻势不管是针对菲律宾还是中国台湾，都不太可能在9月之前发起。至于帕劳会不会被美军跳过去，谁也不敢肯定。

井上对自身防御能力进行了认真评估。兵棋推演的结果是：如果美军进攻帕劳，在孤立无援情况下，以师团现有战斗力虽无确保帕劳的把握，但与美军干上两三个月完全不成问题。日军在帕劳的弹药储备不太充足，但主岛的粮食供应不成问题，足够全体人员6个月食用。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全体官兵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枪法精准，只要注意节约弹药，主岛至少可以保证3个月之内不沦陷。贝里琉岛粮食不多且水源稀少，战斗打响后难以确保水源，但最少也可以坚持1个月以上。“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吸取最近几次战役——特别是塞班岛之战——的教训，”井上激励部下，“美国人全靠雄厚的物质力量取胜，如果我们能用物质力量打败他们的话，将使他们受到难以想象的震动。”

开战之初，贝里琉岛尚有土著居民千余人。日军进驻，开始修建防御工事之后，当地居民被强制迁往科罗尔岛。截至美军登陆日，岛上日军总计10608人，陆海军各半。陆军包括第二步兵联队3323人，第十五步兵联队第三大队1030人，战车第十四中队100人配备有九五式轻型坦克16辆，独立混成第五十三旅团步兵第三四六大队685人，海上机动第一旅团输送队第一中队250人，总计5388人。海军包括西加罗林航空队2200人，第四十五警备队400人，第一一四、第一一六防空队共

500人，第二一四设营队2200人，合计5300人。可以看出，岛上海军部队大多属于航空地勤和施工人员，野战能力较弱。

守军主要武备包括轻机枪200挺，重机枪58挺。第二步兵联队有九五式75毫米野炮4门、九一式100毫米榴弹炮4门，其他部队火炮合计九四式75毫米山炮4门、九七式90毫米迫击炮20门、九七式150毫米迫击炮4门，47毫米速射炮和海军120毫米高平两用炮数门。初看上去，弹丸小島部署上万兵力及上述武器似乎不算少了，但比起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来说，这些不过是小菜一碟。第二步兵联队能在贝里琉打出迄今为止太平洋战场最出色的防御作战，与他们采取正确的战术密切相关。

自1943年下半年美军发起阿图島作战以来，日军在抗登陆作战中屡战屡败。参谋本部逐渐对前线使用的战术产生了疑问。从诸多失败战例中日军发现，在滩头或距海岸5公里范围之内，美军往往借助空中力量和舰炮打击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一旦进入纵深地带，胆小怕死的美国大兵往往逡巡不前，很快就失去了进攻的锋芒。大本营陆军部据此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岛屿防御战术思想，并把根据以往战争教训编成的《防御登陆教令》下发全军：

一、彻底改变以往依靠滩头一线阵地的岸边歼灭主义，从海岸线起延伸到纵深构筑多道防线，粉碎敌军的登陆企图。

二、岸边阵地：利用敌军登陆时的弱点，充分发挥指向岸边的火力给敌军以巨大杀伤的阵地。

三、主抵抗阵地：从海岸适当后退的战术要地，构筑纵深横宽配置的据点式阵地，由守备队主力据守。

四、预备主抵抗阵地：设在主抵抗阵地后方，主要为炮兵及高射炮阵地。

五、二道防线阵地：在情况不得已时也能长期持久防御的阵地。

《防御登陆教令》特别强调，各岛守军必须放弃鲁莽的“万岁冲锋”，保存实力与敌打持久战。同时充分发挥狙击手作用，力求以最少的弹药消耗对敌造成最大的杀伤。

实验新战术的任务落在了第二步兵联队联队长中川州男头上。中川1898年出生于熊本，1918年从陆士第三十期毕业后历任中队长、大队长之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第七十九步兵联队侵略中国，曾在天津和山西等地作战。1938年中川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之后历任旅团参谋等职，1943年3月晋升大佐并出任第二步兵联队联队长，次年随第十四师团来到了太平洋战场。

根据东京的最新指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中川充分利用岛上地形，修筑了一套由加强掩体、山洞和地道共同组合的复合式防御系统。中川将主阵地设在岛屿中部的乌默布罗格山区，制高点为五姐妹山，从山顶可以俯瞰岛上大部分地区包括岛南机场。他命令手下各部“藏兵于地下”，在陡峭山区里挖掘坑道，构筑掩体。海军挖掘的大型洞穴主要位于岛北，其中包括今日仍在，可容纳数百名士兵的“千人洞”。这个巨大的地道共有11个出入口，里面炮位、医院、宿舍一应俱全。陆军主要利用天然洞穴改造小型阵地500余处，其射界互相掩护、几乎没有死角，藏身其中的火炮、机枪可以压制机场，使美军即使占领也无法使用。这些洞穴多为矿洞，日军稍为改造就能成为绝佳的防御工事。日军工兵还在洞口安装了滑动式装甲铁门，用于架设机枪和大炮。为防御美军火焰喷射器或向洞中投掷手榴弹，山洞入口通道都采用向上的斜坡。中川特别强调，没有命令，各部不得擅自发动进攻。从贝里琉岛战役开始，这种深度防御战术将成为日军岛屿防御的主要模式。

中川并未完全放弃滩头。岛北部尽头有个仅9米高的海岬可以俯瞰滩头，这里后来被美军称作“点”。在这块小小的海岬上，中川部署了一门47毫米反坦克炮和6门20毫米双联机关炮，并且将入口完全堵死，仅留一条作为射击口的狭小缝隙。另外，中川还在滩头埋下了数千枚地雷，这些修改过引信的爆炸物只要有人或装甲车触动就会立即炸响。

中川将全岛分成四个防区：北区由第三四六独立大队负责，南区由第十五步兵联队第三大队驻防，西区由第二联队第二大队负责，第三大队则防守东部区域。剩余联队本部、第一大队、战车中队、工兵部队等主力部署在中部乌默布罗格山区一带。中川的指挥部设在内陆1公里处。前沿部队得到的命令是，迟滞美军进攻并把他们引入内陆坚固的防御工事面前。中川保留了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起反击。

尽管中川能力出众，但毕竟只有大佐军衔。之前贝里琉岛海军最高指挥官是海军中将伊藤贤三。将一名陆军大佐置于海军中将之上，只能进一步激化陆海军的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井上特意向贝里琉岛派出了师团步兵指挥官少将村井研次郎，协助中川进行指挥。在视察完岛上防御并审阅了中川的作战计划后，村井感到非常满意，决定不再干预中川的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村井实际上只起到了参谋作用。他和中川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起自杀身亡。根据战后日军俘虏的供述，贝里琉岛的指挥权实际掌握在中川手中。

负责守卫安加尔岛的是后藤丑雄的第五十九步兵联队第一大队，辖有步兵炮中队、炮兵中队和高射炮部队。加上少量海军部队，岛上守军总数约1400人。因兵力实在太少，后藤无法部署全面防御，只在岛西北部海拔30米至40米的山地一带修筑工事，作为最后据守的阵地。

让井上稍感欣慰的是，由于对美军的进攻方向判断失误，在春季开始的加强内层防线备战中，日军把帕劳群岛放在比马里亚纳群岛更加优先的地位，主要物资包括建筑材料优先向帕劳倾斜。5月底，第三十一军后勤参谋泉菜三郎受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之托来到帕劳，希望从这里调拨一些建筑材料给驻塞班岛的第四十三师团，被井上以“这里最可能遭遇攻击，我的物资还不够呢”搪塞过去。小畑对帕劳防务给予了充分重视，曾多次亲自登岛视察。美军进攻塞班岛时小畑在帕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点是日军作战思想的转变。当初防卫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时，日军水面舰艇和海军航空兵仍颇具实力，防御重心一定程度上是在天空、海上，而不是陆地。针对上述两群岛的防御计划都是以海军航空兵为基础制订的，对岛上防御不太上心。由于联合舰队主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遇惨败，岛上守军清楚今后的作战完全指望不上海军和航空兵了，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拖住美国人。正因为此，他们在构筑防御工事时格外用心，这给美军后来的进攻增加了很大难度。

7月27日，重返珍珠港的哈尔西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之中。帕劳和莫罗泰岛登陆战将同时打响，哈尔西第三舰队必须为两路部队提供充足的海上和空中保护，随时歼灭前来挑衅的日军舰队。跟斯普鲁恩斯一样，哈尔西选择跟随快速航母舰队一起行动，而不是和慢吞吞的运输船队待在一起，那实在太不过瘾了。两人的唯一区别是，斯普鲁恩斯选择重巡洋舰作为旗舰，哈尔西选择的旗舰是新式战列舰“新泽西”号。航空战专家哈尔西本可以选择一艘航母作为旗舰，但它更容易遭到攻击。哈尔西不选择航母并非因为怕死，他可不愿因旗舰受伤导致舰队指挥中断，就像南云和弗莱彻在中途岛、小泽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那样。

8月24日，“新泽西”号在3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驶出珍珠港。哈尔西的离开给一大堆军官留下了好一阵子惊奇和感激。所有曾经给他接管大蓝舰队和首战准备工作提供过帮助的部门都收到了哈尔西亲笔签名的感谢信。这些单位的领导纷纷下令，将海军上将的感谢信张贴在大门上，以使更多人看到。

直到8月26日，第三舰队还只有1艘战列舰和3艘驱逐舰共4艘船。这天，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完成交接。大蓝舰队由第五舰队更名为第三舰队，威尔金森少将取代特纳中将出任两栖舰队指挥官，新名称为第三两栖舰队。舰队核心打击力量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更名为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唯一不同的是，本应由麦凯恩中将取代的米切尔中将暂时留任快速航母舰队指挥官。华盛顿高层认为，在很可能面临一场大规模海战的背景下，临时更换指挥官是不现实且冒险的。已被指定接替米切尔的麦凯恩将以见习身份暂时指挥一个快速航母大队。

没有举行指挥官正式交接仪式，因为哈尔西和威尔金森都未真正和自己的部队接触。实际上哈尔西从珍珠港出发时，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距他尚有4800公里之遥。8月29日清晨6时30分，米切尔率以16艘航母为核心的快速航母舰队驶出埃尼威托克环礁，前往执行空袭帕劳的任务，指挥官的交接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战役间隙，斯普鲁恩斯迎来了新助手阿瑟·戴维斯少将，前任参谋长卡尔·穆尔上校作为普通乘客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穆尔将去华盛顿担任参谋，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最轻松的时候。金曾提议让穆尔出任麦凯恩的参谋长，但穆尔拒绝接受这种变通。

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驶入珍珠港东海湾时，信号站发出了一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祝贺信。旗舰泊港后，斯普鲁恩斯到马卡拉帕山向总司令报到。尼米兹热情接待了他：“下次战役很可能是攻打台湾和厦门，你马上乘机回加利福尼亚度假，两星期后回来。”

斯普鲁恩斯感到有些突然。两人几乎无话不谈，他坦诚地告诉上司：“我不喜欢打台湾。”

“你想打哪儿？”尼米兹问。

“我想打硫黄和冲绳。”

斯普鲁恩斯认为，硫黄岛不仅可以作为从马里亚纳群岛基地起飞空袭东京B-29重型轰炸机的护航战斗机机场，也是从冲绳岛经日本九州、四国、本州到东京的战略要冲。轰炸机可以在硫黄岛加油，在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到这个区域的任何地方。硫黄岛上的战斗机可以支援舰队在近海作战，就像1943年底所罗门群岛上的战斗机支援航母编队进攻拉包尔那样。美军占有冲绳岛可以阻遏日军从南面运输石油和其他物资的舰船，直接切断日本同中国的联系。况且冲绳岛作为轰炸机基地，对轰炸日本南部位置优越。

“好啦，”尼米兹没有忘记金上将的命令，“还是暂时考虑进攻台湾吧！”

斯普鲁恩斯、特纳和他们的司令部成员将回国休假，米切尔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将跟他们一样。假期结束之后，他们将重回珍珠港谋划下一步军事行动，同时恢复第五舰队、第五两栖舰队、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指挥官职务。这种双班子指挥体系史无前例。美国人的说法是让指挥官一班在前线作战，一班在后方谋划，从而加快战争进程。交替使用第三舰队和第五舰队的番号不但迷惑了日本人，连大部分美国人都被蒙在鼓里。东京一直认为，有两支强大的美军舰队在太平洋上和他们作战。老酒认为，此举难逃因人设事的嫌疑，当时太平洋战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实在太多了。

9月7日和8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出动舰载机400架次空袭了雅浦岛和帕劳群岛，为即将展开的“僵持行动”扫除障碍，同时为未来支

援菲律宾的作战热身。此后米切尔下令向西航行，于9月9日和10日对棉兰老岛、达沃等地发起了两轮空袭。由于日军航母舰队在马里亚纳海战中被彻底打残，美军航母舰队的攻击行动一路畅通无阻。只有少许日军陆基战机起飞迎战，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美军空袭行动令刚刚搬到马尼拉的南方军司令部大为恐慌，寺内寿一电告各部：“不出数日，敌军将开始大规模登陆，矛头必将指向帕劳或哈马黑拉。”整个南方军上下一片恐慌。10日，由于海岸观察哨误将达沃湾出现的异常波浪当作美军登陆舰船，一度引发菲律宾地区全线震动——“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9月11日，“新泽西”号终于汇入米切尔的大部队。站在舰桥上望去，哈尔西对这支无敌舰队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舰队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天边，由4个各有4至5艘快速航母为核心的航母大队组成，每个大队都比他和米切尔当年空袭东京时的那支舰队要强大得多。

哈尔西和米切尔关系一向融洽，不像后者和斯普鲁恩斯之间一直磕磕绊绊。哈尔西告诉米切尔，免去例行拜访旗舰的礼节，他会亲自到各舰访问。哈尔西还没近距离接触过新型埃塞克斯级航母。他离开“新泽西”号，乘驱逐舰登上了米切尔的旗舰“列克星敦”号。米切尔告诉老领导，对棉兰老岛的空袭纯属“贻误青春”，肯尼中将陆军第五航空队的陆基飞机已经摧毁了岛上大部分设施，航母舰队只受到零星几架日机的袭扰。

哈尔西坚信，威尔金森第三两栖舰队的老式战列舰及护航航母已足够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遂率快速航母舰队驶向菲律宾中部沿海。9月12日和13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出动舰载机2400架次，对宿务岛、棉兰老岛、莱特岛、吕宋岛南部黎牙实比等机场发起大规模空袭，超过200架日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停泊在宿务港的13艘日军作战舰艇、11艘民用船只，合计27000吨船舶被击沉。美军仅损失舰载机8架和机组

成员10人。9月14日，美军竟然将炸弹投向了日军占领的主要石油产区——英属婆罗洲，连海军基地塔威-塔威也遭到500架次舰载机的攻击。如此强大且密集的打击力度，让联合舰队司令部一度做出了敌海军主力舰队已经深入苏拉威西海的错误判断。

空袭行动几乎未遇到任何阻力。哈尔西据此认为：“显然在菲律宾中部，是一个仅剩几个小据点的没什么战斗力的空壳了。”其间，“大黄蜂”号战斗机飞行员托马斯·凯拉少尉的“地狱猫”在莱特岛上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落，跳伞的凯拉被菲律宾游击队救起。返回航母的凯拉汇报说，当地菲律宾游击队报告莱特岛上没有多少日本人。一向缺乏战略眼光的哈尔西此时灵机一现：为什么不省去前期的准备工作，直接进攻莱特岛呢？这样就可以将战争进程缩短好几个月。此前在7月下旬，由罗斯福亲自主持的珍珠港战略会议已经做出了进攻菲律宾的决定，此节下文详叙。

哈尔西和参谋重新研究了相关情报，比对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手头兵力后得出结论，加快这一进程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完全有取胜的把握。他坐在“新泽西”号舰桥的角落里苦苦思索。“这样一个提议，”哈尔西后来回忆说，“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而且将可能影响到整个作战部署，或许需要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先生来共同决策。”8月中旬，太平洋舰队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曾经找到卡尼，直言不讳地指出“第三舰队的任务是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多管闲事。其间，尼米兹也曾多次委婉地批评哈尔西越权或者未执行上级的命令。

思忖再三，哈尔西叫来了参谋长卡尼和秘书哈罗德·史塔生预备役中校。一句题外话，在来到哈尔西身边之前，史塔生是明尼苏达州最年轻的州长，35岁的他急需一段服役经历来实现自己当总统的梦想。时至今日，史塔生身上只剩下一个“常败将军”的标签。从1948年到1992年，这位精力旺盛的候选人先后10次参加竞选，毕生为入主

白宫而奋斗，却始终未得一胜。“我已经豁出去了，”哈尔西对两人说，“给珍珠港发一份急电。”

哈尔西在发给尼米兹的电报中指出，在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轰炸菲律宾中部之后，日军在该地区已没有什么飞机了，“那里已没有什么舰船可供袭击了，敌人这种完全退缩的状态有点不可置信和让人诧异，这个地区现在已经门户洞开”。哈尔西建议：取消中间的一系列战斗，包括进攻塔劳群岛、棉兰老岛、帕劳群岛和雅浦岛的行动，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里向莱特岛发起进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可以为登陆行动提供支援，直至岛上陆基机场修建完毕投入使用。

尼米兹不愿取消进攻帕劳的行动。他认为帕劳位置重要，以此为基地西可攻击中国台湾或菲律宾，北可攻击硫磺岛甚至日本本土。帕劳有设施完善的良港，如不加以攻占，日后很可能成为日本海军残余力量逃避打击的避风港。另外，帕劳有数万名装备精良的日军，随时可以渡海增援菲律宾。哈尔西坚持认为，以上问题都可以通过空中打击和舰炮轰击来解决，不必要动用地面部队。尼米兹否决了他的说法，提出为确保对菲律宾群岛和日本本土的进攻稳操胜券，有必要占领乌利西环礁、安加尔岛和贝里琉岛。尼米兹同样认为，攻克上述三岛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不会影响下一步针对菲律宾的军事行动。战争到了这个阶段，连一向矜持的尼米兹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轻敌情绪。

但是尼米兹一贯讲求民主，他认为哈尔西直接进攻莱特岛的建议有可能使战争缩短好几个月。他将上述情况向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做了汇报，同时建议一俟帕劳之战完成，立即调遣当时正在珍珠港集结准备用于雅浦岛的陆军第二十四军，会合第三舰队进攻莱特岛。

马歇尔将哈尔西的建议以及尼米兹开出的支票一起转给麦克阿瑟，征求他对变更作战计划的意见。此时麦克阿瑟正搭乘“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前往莫罗泰岛途中，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在荷兰迪

亚临时看家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知道，他的上司一定会欢迎早日解放菲律宾，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迅速复电魁北克：虽然莱特岛上日军不多的信息是错误的，但是加上尼米兹提供的额外兵力，完全可以取消中间一系列作战直接进攻莱特岛。

萨瑟兰的回复抵达魁北克时，美国一众大腕儿正在参加加拿大官方举办的招待晚宴。参谋们读了电文后感到事情紧急，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大巨头莱希、马歇尔、金和阿诺德第一时间被从宴会厅叫了出来，到旁边一个小房间里紧急商议对策。“既然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都信心满满，这并不是一件难下决心的事。”马歇尔说。魁北克接到电报90分钟后，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同时收到了“10月20日开始莱特岛战役，取消此前已获批准的三场登陆作战”的指示。美国人的决策效率实在是高！

可惜这封可以挽救很多人生命的电报晚到了48小时，“僵持行动”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军针对帕劳群岛的航空攻击已经发起，舰队正在向安加尔岛和贝里琉岛预定登陆滩头实施炮击。9月4日从鲁塞尔群岛出发的陆战一师经过3400公里长途跋涉已航行至目标附近。

一向颇具争议的贝里琉之战就这样戏剧性地走上了历史前台。

进退维谷

“僵持行动”发起日为9月15日。早在9月12日，美军准备活动已提前开始。当天清晨，由考夫曼中校带领的“蛙人部队”率先出动，冒着岛上日军轻武器的射击用炸药爆破珊瑚暗礁，清理水下障碍物，为登陆部队开辟航道。其中第六、第七爆破分队负责贝里琉岛，第八爆破分队负责安加尔岛。与此同时，美军在帕劳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以北科索尔航道实施扫雷作业，损失驱逐舰1艘和扫雷艇2艘。

15日5时30分，天刚放亮，由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领军的火力支援大队来到贝里琉岛近海，老式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马里兰”号、“密西西比”号、“爱达荷”号，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路易斯维尔”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波特兰”号、“哥伦布”号，轻巡洋舰“克利夫兰”号、“丹佛”号和“檀香山”号率17艘驱逐舰开始向贝里琉岛疯狂倾泻炮弹，驱逐舰甚至抵近至1000米进行炮击。舰炮火力准备共消耗炮弹17万发，其中406毫米炮弹519发、360毫米炮弹1845发。舰炮打击由海滩逐步转向纵深，部分舰船发射白磷弹，使机场北面高地日军难以发现登陆部队的行踪。7时50分，从11艘航母上飞来的400架舰载机会同从马里亚纳群岛飞来的陆基轰炸机开始对登陆滩头实施狂轰滥炸。小小贝里琉岛完全被火焰和黑烟笼罩，美军扫雷艇借助烟幕掩护抵近岸边进行扫雷作业。

美军自认轰炸和炮击非常成功。奥尔登多夫高调宣称：“岛上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打击的目标了！”放眼望去，原本郁郁葱葱的岛屿变成了一片焦土。岛上一片安静。鲁普图斯也认为，经过如此猛烈的炮击轰炸，驻岛日军战斗力必然大减。他更加坚信自己这支英雄部队只需3至4天就可拿下全岛。他告诉手下几位团长，“希望有人能把守岛日军指挥官的武士刀带回来给我”。

凭借瓜岛一战，陆战一师赢得了“瓜岛屠夫”的美名，成为太平洋战场最让日军胆寒的部队。“瓜岛屠夫”根本没把岛上日军第十四师团放在眼里，登陆区内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绰号“挺胸王”的陆战一师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亨德森机场保卫战时他是陆战七团一营中校营长——下船时，运输舰舰长乐呵呵地跟他打招呼：“喂，伙计！晚上回来吃晚饭吗？一切都结束了，你们可以上岛散步了。”普勒翻了翻眼，回答说：“预计有好几天仗要打，当然不回来吃饭了。”他转头命令部下：“不用抓俘虏，把那些日本佬统统干掉，就这么简单！”

普勒和中国同样缘分颇深。早在1933年，他就曾出任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武官。1939年，他再次来到上海，在美国亚洲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上指挥海军陆战队。在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普勒曾参加过19次重大战斗，并因此成为获得勋章最多的海军陆战队员——仅海军最高级别的十字勋章就得过5枚。不过他的名气远远不如其表舅，欧洲战场叱咤风云的陆军上将乔治·巴顿。

贝里琉岛西南海岸被划分为5个海滩：普勒的陆战一师将在北端的“白一滩”“白二滩”上岸，之后向北进攻乌默布罗格山地；绰号“巴基”的哈罗德·哈里斯上校将率陆战五师在中间的“橙一滩”“橙二滩”登陆，占领机场后向东挺进直到对岸，将整个日军分割开来；绰号“铁头王”的赫尔曼·汉纳根上校率陆战七师在南侧的“橙三滩”上岸，负责剿灭岛南部的日军。各师均留下一个营作为预备队。最后登陆的炮师——威廉·哈里森上校的陆战第十一师将以最快速度建立炮兵阵地，为三个步兵师的地面进攻提供炮火支援。

8时15分，登陆部队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开始冲向滩头。登上两栖运兵车的陆战队员个个有说有笑，一脸轻松。实际上美军的轰炸和舰炮打击看似热闹，却效果极差。绝大多数日军完全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连驻守滩头的日军大队也损失轻微。陆战一师登陆地点正是日军重点

防御的地区。当美军炮火向岛内纵深延伸时，日军士兵立即通过壕沟和坑道进入滩头工事和暗堡，准备迎接即将登岸的美国大兵。日军老兵训练有素，个个目光炯炯，镇静异常，在接到开火命令前竟没有一人擅自开枪射击。

当美军登陆艇和两栖运兵车以密集队形行驶至距海岸300米时，其中几艘触响了日军布在浅水中的水雷，艇毁人亡。登陆日当天，美军有多达26辆运兵车被摧毁。连普勒上校的运兵车都被日军反坦克炮击中，所幸是颗哑弹他才幸免于难。几艘登陆艇立即停下，用机枪向海面所有可疑漂浮物扫射，成功引爆了几枚水雷。其余登陆艇和运兵车继续前进。日军依然一枪不发，美军更确信岛上没有几个活人了。

陆战五团三营K连机枪手斯特林·梅斯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的登陆艇逐渐向滩头逼近，陆战一团在我们左翼，陆战七团则在我们右翼。我们的目标是“橙二滩”，那里有一小块白色沙滩。在黑色浓烟的笼罩下，隐约能够看到后边的热带丛林和群山。远处有一面旗帜在飘动，登陆艇随着旗子的挥动相应改变航向。在离岸500码的地方，登陆艇一字排开，向海滩发射了12000枚火箭弹。远在水天相接处的大型舰艇也在向岛上开炮。一艘登陆艇超过大部队15码，招来了大家的齐声呼喊，‘悠着点，你们跑得太快了’。随后是一阵轻松的笑声。到达预定区域时登陆艇后门打开，我们依次出舱，然后分散着跑向海滩。”

8时32分，陆战一团先头部队三营率先登上“白一滩”，只比预定时间晚了2分钟。接下来的4分钟里，5处目标滩头全都出现了美军陆战队员的身影。当美军冲到距防波堤仅30米距离时，暗藏的日军火力点突然全部开火，毫无防范的美军士兵瞬间被扫倒一大片。日军掷弹筒、迫击炮、手榴弹铺天盖地打了过来，在如此近距离遭到突然射击的美军顿时乱作一团，完全成了日军射击的活靶子。

任何躲闪全然无效，冲在最前面的几百名陆战队员全都被打倒在沙滩上。已经上陆的两栖装甲车也被日军的直射炮火一辆辆打瘫在岸边，海滩上很快堆满了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和被摧毁的装备，附近的海水都被染成了血红色。医护兵比尔·詹金斯发现连里最年长的鲁嘉克中炮倒地，整个后脑勺差不多都被削去了：“我蹲在那儿想把他救过来，有人跑过来告诉我：‘医生，快走吧，他已经死了！’”塔拉瓦滩头的惊悚一幕重现了。

登陆部队中有一名叫尤金·斯莱奇的新兵，他来自阿拉巴马州一个富裕家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斯莱奇本希望和好友西德尼·菲利普一起参军，却出于身体原因错失了机会。养好身体的斯莱奇于1942年5月高中毕业，他放弃了进入马里恩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直接加入海军陆战队，成为陆战五团三营K连的一名迫击炮手。战斗间隙，斯莱奇在随身携带的《圣经》空白处写日记。战后成为大学教授的斯莱奇于1981年出版了回忆录《与老兵同在：贝里琉岛和冲绳》，成为今天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史料。

贝里琉战役是斯莱奇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全身直冒冷汗，在密集的炮火中，形势非常紧张。我的胃开始绞痛，喉咙干渴，无法说话，只能勉强吞咽口水。我的两腿发软，只能无力地倚靠着登陆艇。眼前溅起巨大的水花，登陆艇逐渐接近滩头礁石，整个海滩陷入了一片火海。伴随着浓密的黑烟，岛屿看上去更像一座海中正在喷发的火山。我们仿佛正在被卷入燃烧的无尽深渊。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就是人生的终点。”

很多登陆艇被摧毁在水里，幸存者只好高举步枪涉水上岸，他们遭到日军机枪的密集扫射，一些勉强爬上海滩的人失去了步枪和其他装备。自1942年8月登陆瓜岛以来，坊间一直有“陆战一师登陆好运”的美丽传说，这一神话在贝里琉岛海滩被中川无情打破了。

艰难登陆“白二滩”后，陆战一团二营快速向岛内纵深挺进。进入内陆之后，日军的抵抗似乎并不凌厉，他们后来在报告中将战斗描述为“中等程度”。9时30分，二营向前推进了330米，到达机场和建筑物正面，与右翼的陆战五团在丛林外围会合后停下脚步巩固阵地，等待三营突破日军的阻击将战线拉平。

所幸美军第一坦克营于9时之前顺利登陆，开始支援三个陆战团作战。日军曲射火力十分猛烈，美军30辆谢尔曼坦克超过半数被日军陆续击中。幸好谢尔曼坦克皮糙肉厚，大部分受伤坦克仍然具备战斗力。

在白一滩登陆的三营遭到的阻击要猛烈得多，他们刚刚向前推进，就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不但用轻武器进行精确射击，还用大炮对滩头实施密集炮击。雪上加霜的是，三营先头部队向前仅推进了100米，前方就出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这座陡峭崎岖、高约9米的珊瑚礁山脊在任何军用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在珊瑚山脊正面——这里后来被美军命名为“点”——日军建造的大量洞穴工事和火力点呈蜂窝状分布，三营几次攻击均铩羽而归。美军坦克迅速上前，准备协助步兵进攻山脊北侧。它们很快陷入日军早已挖好的又宽又深的反坦克壕，动弹不得。美军数小时进攻毫无进展。

预备队第一营A连和B连陆续奉命于上午和下午抵前增援，他们为填补左翼缺口发起的攻击均以失败告终。黄昏时分，他们终于在“点”南部地带拿下了一处据点，局面稍稍有所改观。糟糕的是，营部指挥组搭乘的两栖运兵车在穿越礁体时遭日军炮击，通信设备损坏，通信员阵亡。一直到登陆日深夜，鲁普图斯才知道陆战一团面临的尴尬处境。

接下来的8小时攻防被认为是太平洋战场最紧张激烈的战斗。普勒上校勉强躲过1发打过来的炮弹，通信组却被日军1发47毫米反坦克炮

弹打没了，北面两个营因失去联络，混乱不堪。陆战一团阵地上出现两处大的缺口，形势危急。所有能派出的预备队包括团部参谋、警卫员、陆战工兵一营的100名工兵全部投入了堵住缺口的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日军并未向这里发起大规模反攻。

正面进攻无法奏效，乔治·亨特上尉受命率K连绕到背后发起进攻，经两小时激战成功压制了碉堡中的日军火力。威廉·威利斯中尉寻隙潜至碉堡顶部，向射击孔外投出一颗烟幕弹。借助烟幕掩护，亨利·安德森下士成功将一颗手榴弹扔进碉堡。爆炸引爆了碉堡里的47毫米炮弹，守在洞穴中的日军士兵只好逃出，被守在外边的陆战队员一一点名。

K连攻占“点”之后，急于夺回战术要点的中川立即派部队发起反击。在接下来的30个小时里，日军向K连发起4次进攻。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英勇的陆战队员甚至用徒手肉搏打退了日军的轮番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增援部队最终抵达时，亨特身边只剩18人，原有235人的K连只剩下78人。

在中路，从“橙一滩”登陆的陆战五团一营形势稍好，上岸时只遭到零星抵抗，茂密的椰林为他们提供了绝佳掩护。他们在9时30分顺利抵达预定目标，在机场正面与左翼的陆战一团二营会合。斯特林·梅斯中士想起在“橙二滩”看到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情景：“当我们向岸边冲去时，一条小狗摇着尾巴向我们狂吠。突然登陆车上的机枪弹雨点般横扫滩头的灌木丛，枪声掩盖了小狗的叫声，小家伙拼命朝海滩远处跑去。我们从两栖车出来冲向滩头的这段时间，一切都是乱哄哄的。”

陆战五团二营登上“橙二滩”刚刚几分钟，副营长罗伯特·阿希少校就中炮阵亡。本拟在橙三滩登陆的陆战七团先头部队错误在橙二滩上岸，更加剧了滩头的混乱。10时30分，整理好队伍的营长奥斯丁

• 肖夫纳中校率队向内陆推进，遇到的抵抗不断增强。17时，三营指挥所被日军炮弹击中，肖夫纳和几位参谋身受重伤。陆战五团参谋长刘易斯·沃尔特中校火线接过了三营指挥权。

最右翼的陆战七团原计划在“橙三滩”登陆，他们遇到的麻烦也不小。外滩暗礁密布，其中夹杂有许多日军暗设的障碍，两栖运兵车无法散开，只能呈一字纵队前进，进攻速度异常缓慢。登陆区域西南方向尼加莫克岛和岛上迫击炮打过来的如雨炮弹使美军举步维艰，很多两栖运兵车只好转向“橙二滩”登陆，给陆战五团的作战带来了许多麻烦。

与陆战一团类似，陆战七团前方也出现了地图上未标注的障碍物，形状像一个巨大的反坦克壕。空中一架负责巡逻的侦察机及时将意外情况发回师部。正当坐镇武装运输舰“杜佩奇”号的鲁普图斯为此焦急万分时，陆战七团反而凭借屏障的掩护继续向前推进，三营索性在此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到10时45分，三营先头部队K连已向纵深推进460米，缴获了一台日军无线电测向仪。

因为遭到日军碉堡密集火力的阻击，三营I连不得不停下脚步，呼叫坦克前来增援。中路陆战五团和右翼陆战七团交界处的两个营都是三营，且都由I、K、L三个连组成。由于滩头地形复杂，前来增援的坦克部队胡乱闯入了陆战五团三营的阵地，实际上呼叫增援的是陆战七团三营。“请问你们是三营I连吗？”看到坦克前来助战，陆战五团三营I连慌不迭地回答“Yes”——人家倒也没有说谎。意外得到的坦克支援，使陆战五团三营的推进速度大大加快。

在相邻地段，陆战七团三营却因得不到坦克支援推进缓慢，美军两个团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虽然有部分队员错误登上了“橙二滩”，但陆战七团一营的遭遇比三营略好。随着他们向右转移，日军的抵抗逐渐增强，前方出现了一大片地图上没标注的沼泽地，一营一

时无法逾越。当晚，日军越过沼泽地向美军发起了几次反扑，一营在一些黑人陆战队员的帮助下顽强将日军进攻击退。那些黑人显然来自负责滩头运输的弹药补给连。由于前线伤亡太大，他们是自告奋勇主动参加战斗的。

根据外海数不清的美军舰船及近日的轰炸和炮击力度，中川准确判断美军势大，缺粮少弹的日军根本无法阻止他们上岸，索性放他们上来，用一次决定性反击让敌人胆寒。中川认为，美军选择的登陆区域三面被丘陵和高地包围，向岛屿纵深推进并不容易。这片地域极端狭窄，众多登陆部队及装备挤在那里密度极大，极易遭到密集火力的杀伤。美军的舰炮打击虽然厉害，但如此高强度的炮击必然导致弹药消耗过大而停止。美军虽然可能有弹药船跟随，但补充弹药需要时间，其间很可能出现一段间隙，这正是日军发起反击将敌人赶下大海的最佳时机。

中川一边命令哨兵加强对登陆美军动向的观察，一边下令抽调一支1000人的反击部队。岛上兵力严重不足，中川必须确保一旦反击失败，还有足够的兵力进行持久作战。根据观察哨的报告情况，中川判断登陆美军至少万人，凭借如此力量将敌人赶下大海希望渺茫。思忖再三，中川决定孤注一掷，将战车中队全部16辆轻型坦克一次性投入反攻。中川制订的反击方案是：坦克部队突然从侧翼高地全速冲下，直插海滩，摧毁滩头物资并大量射杀美军，制造混乱；全部炮火从两翼高地猛烈打击混乱中的美军；最后1000名步兵从正面冲出，一举击溃敌人。

登陆日午后，陆战一师向岛内纵深的推进举步维艰。日军在高地上修筑了许多难以发现的隐蔽火力点，还挖掘了大量坑道，美军炮击作用不大。无处不在的狙击手给美军推进带来了极大麻烦，稀稀落落的枪声带来的是巨大伤亡。愤怒的陆战队员有劲无处使，只得举枪向

四周高地乱射泄愤。随后上岛的炮兵部队架起榴弹炮，向日军可能的藏身之处一通乱轰，战场乱成了一锅粥。

16时，美军舰炮轰击停止。中川认为，自己耐心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16时50分，随着命令逐级下达，众多日军步兵狞笑着从坑道中钻了出来，炮兵从巧妙隐蔽的工事里将炮口摇起，轻型坦克早已提前进入出击阵位。随着中川一声令下，日军数十门火炮同时打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炮声，日军16辆轻型坦克呼的一声从高地后方鱼贯而出，如猛虎下山一般从高地上猛冲下来，枪炮齐发冲向美军前沿阵地。

登陆美军未曾料到，小小的贝里琉岛竟有这么多日军坦克，他们明显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陆战队员纷纷躲入战壕躲避，任由日军坦克呼啸而过直插滩头。少数不要命的日军步兵甚至趴在坦克顶上，疯狂向周围发现的一切目标射击。滩头美军同样四散逃开，堆积如山的物资也被丢弃。匆匆架起的大炮根本来不及掉转炮口射击侧面开来的日军坦克，美军炮兵纷纷弃炮抱头鼠窜逃命。就在此时，日军步兵从正面高地上猛冲下来。这些久经战阵的老兵个个镇静，克制，训练有素，枪法精准，毫无以前盲目送死的疯狂举动，很多陆战队员来不及举枪就被打倒。

危急关头，海滩上突然闪出8辆美军谢尔曼坦克——它们属于刚刚登陆的第一坦克营A连、B连。34吨的谢尔曼坦克在欧洲战场毫不起眼，但在仅7.4吨的日军九五式坦克面前就变成了巨无霸。日军坦克掉转炮口进行射击，毫无效果。看到自己的坦克冲了上来，海滩上已经乱作一团的美军士兵也停止逃跑，就地展开抵抗。美军巴祖卡火箭炮、37毫米反坦克炮、75毫米迫击炮纷纷加入阻击行列，甚至连一架海军俯冲轰炸机都准确地将炸弹扔在日军坦克中间。让美军坦克手惊讶的是，他们打出的穿甲弹对敌坦克似乎毫无作用，实际上，日军坦克“皮儿太薄”，穿甲弹从一侧射入径直从另一侧穿出去了。了解到

这一情况之后，美军炮手纷纷换上75毫米高爆弹，瞬间把日军坦克打成碎片。

经过一场激烈对射，日军16辆坦克全部报废，美军仅1辆坦克履带被打断。陆战一师副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准将形容这场战斗“就像马车队跟印第安人战斗一样”。摧毁日军战车中队之后，美军坦克趁势快速向前推进。海滩上的美军渐渐稳住阵脚，纷纷向前支援前沿。美军炮兵重回炮位，向随后冲过来的日军步兵猛烈开炮。看到前方攻守易势，中川断然下令停止进攻，快速撤回。训练有素的日军步兵毫不恋战，立即转身，在火炮掩护下快速撤回掩体，并未出现太多伤亡。美军一直纳闷，刚才那群嗷嗷乱叫的日军步兵怎么一转眼就无影无踪啦？

日军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就这样无疾而终。按照以往经验，在击溃敌人反击之后，美军很快就能打开局面。陆战一师上上下下都长出了一口气，竟然没有觉察出日军这次反击与之前大不相同。在贝里琉，美军以往积累的经验处处失灵，前方还有更残酷的战斗在等着他们。

登陆部队伤亡惨重，向内陆的推进如同龟步，战前夸下海口的鲁普图斯少将怎能不心急如焚？与战前的乐观预测相比，陆战一师登陆日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二字来形容。陆战一团、五团均未完成预定任务，仅陆战七团向内陆推进了一段距离。陆战五团三营左侧留下的缺口对南线侧翼构成了致命威胁。当晚，借助海军舰炮、照明弹和第十一团的炮火帮助，美军击退了日军几次小规模反扑。无处不在的夜袭迫使美军做出规定，每个散兵坑中必须至少有两名士兵，一人放哨，一人休息。让美军感到诧异的是，参加夜袭的日军与他们以前的同伴截然不同，并非号叫着冲入美军阵地一直到死，而是采取小分队协同联合，一遇阻击，绝不恋战。这正是中川的高明之处，保存每一分力量将战斗拖入持久。

虽然在登陆日遭遇重大伤亡，但鲁普图斯依然坚信，英勇无畏的陆战一师很快就能打开局面，毕竟第一天的战斗成功突破了日军外围防线，先头部队距机场只有一步之遥。16日上午9时30分，鲁普图斯率师部成员登上“橙二滩”，在内陆一处大型反坦克壕里建起了前线指挥所。但是指挥所不时遭到日军炮击，鲁普图斯的腿和脚踝打着石膏，这些都让他极度不爽。一发迫击炮弹打来，刚好落在离指挥部防护墙不远之处。一名陆战队员摔在副师长史密斯准将身上，一小块弹片打中了他的后脑。史密斯叫医务兵给他包扎伤口，“这位陆战队员伤势倒不重。他很健谈，也结过婚，离开国内已经两年了。对他来说，这次受伤相当于一张回国的船票”。

在北方，陆战一团K连仍然在“点”上坚守；南面陆战七团正在和碉堡中的日军做殊死搏斗。尽管岛上各处战况胶着，鲁普图斯还是给盖格少将发去了看似乐观的电报：“我部只需数日就能拿下贝里琉岛！”随后他下令各部，“继续前进，横穿全岛”。

陆战七团位于战线最右翼，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向东和向南攻击前进。汉纳根上校命令一营在西段海岸集结待命。向前推进的三营遭到一处大型钢筋混凝土工事的阻击。尽管海军舰炮和坦克前来支援，但最终拿下这座碉堡还要依靠爆破队的帮助。三营先头部队I连于9时25分到达东段海岸，立即组织掘壕据守，防止来自科罗尔岛或巴伯尔图阿普岛日军主力的“逆登陆”。

陆战七团一营穿过一片“低矮平坦地带”向南推进，密密匝匝的灌木丛严重影响了推进速度。让美军稍感欣慰的是，因为预计这里可能是美军的登陆点，日军在此修建的大部分防御据点都面向大海。尽管如此，该区域炮台、掩体和机枪碉堡依然呈蜂窝状分布，之间用壕沟或地道连接，彼此可以相互支援。一营只好让开正面，从防御稍弱的两翼展开进攻。战斗异常惨烈，美军每推进一米都要付出血的代

价。在海军舰炮、舰载机和坦克支援下，陆战七团三营K连在10时25分顺利到达南端海岸。

美国人的麻烦远远不止这些。登岛次日，他们就面临缺水问题。贝里琉岛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白天即使在树荫下，最高气温也会超过46摄氏度，长时间战斗和严重脱水不断蚕食着部队的战斗力。此外在抢滩作战中，运输补给的两栖运兵车被大量击毁，造成补给运送不力。12时左右，攻击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等待饮水和弹药尽快送上来。

好不容易水送上来了，却又出现了新问题。装水用的鼓形桶大多由航空汽油桶改装而来，因清洗不彻底导致饮用水遭到污染，很多人喝下后上吐下泻，一些人因此失去了战斗力。陆战队员不得不放弃这批饮水。渴极了的美军士兵开始四处搜寻阵亡者身上的水壶，每一具日军尸体都被仔细翻查过。一些人甚至去饮用沼泽里的泥水，很多人因此患上痢疾。

16日剩下的时间里，美军各种补给物资及更多坦克陆续上岸。17日清晨，陆战七团对南段海岸东南和西南海角发动进攻。三营先头部队L连于13时20分攻克东南海角。西南海角的面积远远大于前者，陆战七团一营经过一天激战，只完成了一半任务。18日10时，美军的肃清战斗再次打响。上等兵阿瑟·杰克逊平时是陆战一师最不受欢迎的人，他摆弄炸药的爱好总是给大家带来危险，此刻他成了战场上的主角儿。只见他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将自制炸药包一个接一个地投入日军堡垒之中，只身摧毁碉堡12个，炸死日军约50人。他也因此收获了贝里琉战役中的第一枚荣誉勋章。为解决众多坚固的地下碉堡，陆战队征用了不少工程兵的推土机，在坦克和火炮掩护下直接将碉堡出入口和射击口用泥土堵死。到13时44分，美军两个连到达南段海岸。残余日军从悬崖跳入海中，试图泅渡逃命，被站在高处的陆战队员举枪一一点名。

占领两个海角后，贝里琉岛南部地区已牢牢掌握在美军手中，日军第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几乎被全歼。汉纳根上校致电师长：“18日15时20分，我陆战七团在贝里琉岛的作战任务全部完成。”汉纳根显然高兴得有点早了，等待陆战七团的将是中部山区更加血腥的战斗。

16日当天，中路的陆战五团也在不断巩固扩大登陆日取得的战果。一营在次日傍晚成功拿下机场以北区域。右翼二营在机场东面的红树林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杀开一条血路当晚与一营顺利会合。三营的作战区域由于受到左翼二营和右翼陆战七团的挤压，只能牢牢守住海岸阵地，同时对两翼的友军进行支援。17日，陆战五团开始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却遭到陆战一团前方高地日军的侧击，只好暂时停下脚步。当天夜幕降临时，二营先头部队顺利推进至海边。

18日，陆战五团因地形限制进攻速度有所放慢，但依然在次日夜幕降临时控制了整个半岛东部。20日，二营继续向东部和北部挺进，途中在一个后来被标注为“A岛”的无名小岛上短暂停留。头天派出的侦察员报告说，该岛已被日军放弃。二营随后渡海向北占领了另外一个大岛恩加巴岛，同样未遭遇任何抵抗。尽管在战斗中付出了一定伤亡代价，陆战五团还算顺利完成了师部下达的任务。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陆战一团负责的区域。普勒团正面，正是由中川亲自率领的日军主力部队。鲁普图斯严令普勒发起正面进攻，同时调来师预备队陆战七团二营前来支援，使一团自始至终“保持冲劲”。16日当天，陆战一团二营转为向北挺进，在拿下位于机场和山岭之间的建筑群后，他们利用半小时时间成功穿越机场。但左侧的陆战一团三营遭遇阻击，无法前进。在得到第三营和坦克支援后夺取了500高地山脊地区，与孤军奋战30个小时的K连取得联系。亨特上尉被打残的连随即撤出转为预备队。

9月17日，陆战一团逐渐逼近乌默布罗格山岭，战前航拍照片完全无法反映山岭地形的险峻。战后陆战一团在作战报告中这样写道：

“此山是座崎岖嶙峋的珊瑚山，山上峭壁、悬崖鳞次栉比，峡谷交错纵横。”陆战一团的三个营全部在一线排开，三营位于左翼，一营居中，二营在右翼，新增援的陆战七团二营为预备队。截至当天傍晚，精锐陆战一团的伤亡已达到惊人的四位数。

乌默布罗格山岭后来被美军称为“血腥鼻头岭”。在这个珊瑚礁构成的山岭上，日本人利用崎岖复杂的地形和如同蚁巢的洞穴构建了一个杀戮迷宫。加上之前的轰炸几乎把野草和树木荡平，陆战队员几乎是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的。因缺乏攻坚重武器，面对日军的反击炮火，美军进攻处处受制。日军士兵通过钢制滑动门可以将大炮迅速移出洞口，快速瞄准炮击后立即撤回，再关上滑动门。这种“冷炮”导致美军的伤亡急剧上升。崎岖地形使陆战队员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每个角落都可能有一支冷枪在对着你。日军士兵彻底贯彻了中川“一人一杀、一发一杀”的作战方针，开枪时机把握得极好。他们像狐狸一样狡猾，往往等美军士兵靠近到数米之内才突然开枪，几乎弹无虚发。这些老兵打完就走，从不恋战，尽量不暴露岩洞的位置。

在“血腥鼻头岭”战斗中，100高地的争夺战最为惨烈。陆战一团一营C连连长埃弗雷特·波普上尉受命夺取高地。在穿越沼泽的过程中，C连两翼遭到日军密集射击，伤亡惨重。波普率余部90人凭借夜色的掩护攻上了100高地。这片位于山顶的平地只有一个网球场大小，双方士兵在这片狭小的区域展开肉搏，包括匕首和拳头在内的一切武器都用上了，石块和空弹药箱都成为攻击工具。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波普率部打退了日军一轮接一轮的反扑。缺乏手榴弹的陆战队员机智地交替将手榴弹和石头扔出迷惑日军。当C连最后奉命撤出时，波普的身边只剩下8个人。他因顽强的战斗精神被授予荣誉勋章。

当天二营出发时还算顺利，但在抵达200高地时遭到日军强力阻击，无法前进。陆战队员徒手攀爬山坡，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当他们黄昏时分冲上高地时，却遭到来自相邻山脊210高地日军的侧击。居中的一营在一处被海军舰炮和舰载机漏掉的钢筋混凝土碉堡面前逡巡不前，师部协调近海战列舰使用356毫米火炮才解决问题。沿地势较低缓的海面平原推进的三营状况稍好，却因推进过快担心侧翼暴露不得不主动停下了脚步。

到9月18日，陆战一团伤亡达到了1236人，鲁普图斯仍然一味要求普勒“保持冲劲”。所有能调遣的人员包括工兵、团部参谋、通信员都投入了一线。部队伤亡惨重且战果甚微让普勒和师长一样失去了冷静。当二营营长拉塞尔·霍索维茨中校向他抱怨损失过大，请求暂缓进攻时，普勒怒吼道：“你不是还活着吗？给我拿下那座高地！”

当天上午，师预备队第七团二营抵前，替下了伤亡惨重的一营，后者稍做休整后充当预备队。当天的战斗成为头天战斗的翻版，这种战斗模式将一天接一天被复制下去。二营顽强攻占了210高地，但日军对200高地的反攻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当天下午二营形势危急，刚刚转为预备队的一团一营B连不得不掉头增援友军，攻打205高地。当他们拿下高地继续前进时，又被后来被称作“五姐妹山”上的日军顽强击退。

一名陆战队员如此回忆当时的战斗：“我捡起一名死去战友的步枪，向山顶爬去，我只记得眼前是满目疮痍的山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就像一只冷血动物麻木机械地向前时爬时停。在一处避弹坑，我碰到了一名步兵。他的眼里满是血丝，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我们相互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作为一支战斗部队，陆战一团彻底完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人性，任何在眼前移动的东西不管是敌是友，我都会朝他们开火。我没有朋友，只想杀人，有时也想杀死自己！”

到9月19日傍晚，骁勇善战的陆战一团已近乎残废。四天伤亡数字1749人，仅比陆战一师在瓜岛鏖战半年的伤亡数字少6人，伤亡率超过了70%。在近似复制的战斗又持续了一天之后，9月21日，第三两栖部队司令官盖格少将登岛来到前线，亲自听取了普勒上校的战况汇报。回到陆战一师师部后，盖格与鲁普图斯和副师长史密斯准将等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盖格提出派陆军部队上岛增援。鲁普图斯坚持认为，攻占贝里琉岛的荣誉一定且只能属于光荣的陆战一师。盖格大发雷霆，严令他将普勒元气大伤的陆战一团撤出战场，遣回鲁塞尔群岛的不毛之地帕伏伏岛重建。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第三二一团将接替他们继续战斗。

在美军“僵持计划”中，安加尔岛和乌利西环礁同样属于需要夺取的目标，作战任务由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承担，其前提是陆战一师在贝里琉岛作战顺利。9月16日，接到鲁普图斯陆战一师数日内就能拿下贝里琉的“喜讯”，大喜过望的盖格少将立即向“弗里蒙特”号运输舰上的穆勒少将下达了次日攻打安加尔岛的命令。穆勒拟用第三二一、第三二二两个步兵团进攻安加尔岛，将夺取乌利西环礁的任务留给了第三二三团。

安加尔岛位于贝里琉以南11公里处，岛上为数不多的居民大多从事种植、捕鱼及磷酸盐开采。驻守此地的是日军第五十九联队第一大队。指挥官后藤将岛屿分为四个防区和一个中央分隔带，前者负责迟滞美军的进攻，后者则是与敌决一死战的场所。由此看出，后藤也知道守住滩头毫无指望。经过对岛上地形的勘察，后藤认为美国人很可能从岛东南方向的“绿一滩”“绿二滩”登陆，在此部署了较多兵力并构筑了一些工事，包括混凝土碉堡、岸防炮阵地及机枪和步兵掩体，还在1200米范围外海设置了雷区。

后藤在岛上大兴土木，当然躲不过美军侦察机的眼睛。穆勒少将随即取消了在“绿滩”登陆的原定计划，改为在北部、东部防御较弱

的“红滩”和“蓝滩”上岸，两处滩头分别由第三二二团和第三二一团负责。与此同时，第三二三团将在岛西外海装出一副登陆的样子，吸引日军注意力。说实在话，以岛上日军的孱弱兵力，有强大火力支援的美军在哪里登陆都问题不大。

美军在安加尔岛的登陆依然是惯常的“三板斧”。17日清晨，战列舰“田纳西”号率1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两位数驱逐舰率先对“红滩”和“蓝滩”实施炮击，之后来自“黄蜂”号的40架俯冲轰炸机对海滩及纵深地带实施扫射轰炸。最后，美军两个步兵团乘两栖运兵车向滩头发起冲击并轻松上岸，登陆过程遭遇的抵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天下午，配属第七一〇坦克营，第三一六、第九〇六炮兵营全部上岸，第三一七、第三一八炮兵营也在次日顺利登陆。美军迅速建立滩头阵地并向内陆快速挺进。

向内陆腹地推进不久，美军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茂密的灌木树林里，到处都是日军隐秘的机枪阵地和狙击手，这对初涉战阵的第八十一师的士兵来说，可是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战斗中，日军经常用精准的枪法射杀美军士兵。他们利用美国人“不丢下任何一人”的习惯做法，在医护兵或其他士兵抢救伤员时集中火力进行攻击。日本人显然缺乏绅士风度。在他们眼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没有尊严，没有荣誉，只有生死。

虽然推进速度缓慢，但美军两个团还是在黄昏时分完成了当天的作战任务，彼此相隔1500米建立起各自的防御阵地。当晚，日军的频繁夜袭搞得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惊恐万分，第三二一团第一营甚至一度后退了70米。所幸日军投入夜袭的兵力太少，他们的反攻最终被美军成功粉碎。

次日清晨，在例行舰炮打击和飞机轰炸之后，美军两个团在坦克的带领下分别向北、西两个方向攻击前进。中午过后，第三二二团成

功进抵岛上行政中心塞班镇东北方的磷酸盐工厂，其间最大的伤亡竟然来自友军误击，舰载机轰炸导致第三营出现7人阵亡、46人受伤。第三二一团的推进遭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只好在当晚停止前进，掘壕据守。

到19日，在全歼绿滩一带的日军残部之后，美军第三二二团开始向日军最后盘踞的罗梅乌德山阵地发起围攻。后藤在这里挖掘了大量洞穴和地道。美军使用火焰喷射器整整围剿了四个星期，才将残余日军肃清。战斗中美军频繁使用推土机封闭洞穴进出口以减少伤亡。10月19日，后藤被打死在一处洞穴之中，日军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22日，日军据守的最后阵地被美军攻克。虽然部分散兵游勇誓死不降展开游击战达数月之久，但岛上日军成建制的顽抗宣告结束。在长达33天的战斗中，安加尔岛日军和贝里琉岛守备队一样，始终没有进行毫无意义的“万岁冲锋”。他们并不期待获得增援，而是抱着必死信念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安加尔岛战斗中，美军亡260人、伤1354人，伤亡总数超过日军守备队总人数，另有940人出于非战斗原因失去战斗力。日军1338人被子击毙，仅59人成为美军的俘虏，他们大多数是在意识模糊状态下被美军俘获。另外，有186名被日军强制留下构筑工事的岛民向美军投降。

与贝里琉之战的残酷血腥相比，美军在安加尔岛的战斗可谓无惊无险，波澜不惊。早在岛上战斗尚在进行之时，美军工兵就已登岛开始整修机场。但一直到10月下旬麦克阿瑟发起莱特岛登陆作战时，安加尔机场依然未能投入使用。哈尔西质疑进攻帕劳行动的原因正在于此，后世多数史学家也持类似观点。唯一称得上收获是，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凭借此战获得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早在岛上战斗尚未结束的9月19日，盖格就命令穆勒，抽调一个步兵团支援海军陆战队在贝里琉岛的作战，随后在次日10时34分对外宣

称“美军占领安加爾島”。相比美军攻克日军最后阵地的10月22日，相当于盖格提前一个月零两天宣布了胜利，比一贯如此的麦克阿瑟强不了多少。

在安加爾島东北方向590公里处，美军登陆乌利西环礁的行动犹如闲庭信步。事先侦察及从土著居民口中得知，岛上少量日军早已撤走。9月22日，美军第三二三团登陆乌利西环礁，发现岛上机场和水上飞机基地已被日军主动放弃。因为计划未来此地将取代马朱罗、埃尼威托克环礁成为第三或第五舰队的主要泊地，周围不能有日军存在，美军特意出动兵力搜索了邻近的恩古卢环礁、普罗安娜岛、卡扬埃尔环礁和法里斯岛，共发现日军13人，击毙8人、俘虏2人，其余3人乘小船逃走。美军扫荡作战的代价是亡2人，伤3人。

乌利西环礁由30多个小岛组成，岛上椰林茂盛，地势平坦。在一般人眼中，这片荒凉之地似乎并无多大价值，但独具慧眼的尼米兹看中的是群岛特殊的战略地位。乌利西环礁距日本本土2400公里，距硫磺岛1440公里，距冲绳岛1920公里，对美军今后针对上述目标的军事行动都是绝佳的出击阵位。

就地理环境而言，乌利西环礁南北长32公里，东西宽16公里，椭圆形的环礁内侧水域广阔，海水较深，足可停泊数百艘大型战舰，其自然条件可以与马努斯港媲美。从10月1日开始，美军从加利福尼亚和珍珠港运来大批物资，以最快速度进行新基地建设。仅一个月后的11月，乌利西环礁已初步具备使用条件。这个之前鲜为人知的无名环礁，一下子成为喧嚣无比的船舶集散地并从此名扬天下。冲绳岛战役发起之前，这里停泊的舰船数量达到了惊人的722艘。

外围扫定，只剩下贝里琉岛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看到登陆美军势大，9月22日，坐镇科罗尔岛的井上试图给中川派出增援。当天22时30分，第十五步兵联队第二大队一个中队的250名士兵搭乘海上机动第

一旅团输送队第一中队的6艘舟艇从主岛出发，23日清晨5时奇迹般冲过美军封锁线在贝里琉岛成功登陆，途中仅损失4人。真不知道美军强大的海空部队都干什么吃的。

23日20时30分，大队长饭田义荣率第二大队主力及500名朝鲜劳工共1200人，携带大量补给弹药再次从主岛出发前往增援贝里琉。美军因前一天的疏忽加强了戒备，增援日军在途中被发现，携带的物资悉数被毁，但仍有数百名步兵携带少量弹药登岛与守军会合。此后美军进一步加强巡逻，主岛日军再也无法向贝里琉派出任何增援。

23日，美军第八十一师第三二一团从安加尔转战贝里琉。从橙滩登陆之后，他们替下了伤痕累累的陆战一团，普勒奉命率部撤往岛南暂时休整。次日，第三二一团开始向北攻击前进。他们要夺取乌默布罗格山的“鼻头岭”就必须通过纵贯全岛的西岸公路，日军早在路旁的山脊上修筑了数不清的防御工事，居高临下封锁道路。陆战七团三营接到的命令是沿高地随第三二一团二营向东北推进。沿平地进军的第三二一团二营很快超越了七团三营，他们并未攻打山脊，只占领了公路一线。汉纳根上校指挥不动陆军，只好命令自己的三营攻克被友军放弃的山脊，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陆战队和陆军之间再次出现罅隙。

9月25日上午，陆战五团占领克盖尔科卢村，下午攻占了村北一处被破坏的无线电站。守卫此地的日军大多是海军工程兵，虽然实战经验匮乏，但他们殊死抵抗，誓死不降。美军只好用坦克和火焰喷射器将其全部剿灭。

9月26日，陆战五团的两个营开始进攻岛北四座陡峭的石灰石小山，这里被统称为“虹高地”。日军在此部署有步兵、炮兵、海军工程兵及来自科罗尔岛的增援共1500人。经过两天激烈战斗，陆战五团二营在27日晚占领了岛北端的阿卡拉克罗点。但他们占领的仅是地

表，日军残兵据守地下坑道负隅顽抗。陆战队员炸毁了隧道出入口，试图将日军活埋在地下。但数周后，仍有少数日军幸存者从地下挖出坑道，重返地面参加战斗。陆战五团二营随后掉头南下支援一营的作战，终于在29日拿下“虹高地”。至此日军盘踞的最后地段只剩“鼻头岭”了。

2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一四战斗机中队的“海盗”战斗机进驻贝里琉机场，开始协助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但美军仅控制了机场跑道，周围高地仍有不少日军存在。贝里琉机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海盗”围绕机场北方的乌默布罗格山实施扫射轰炸，弹药用光后立刻飞回机场补充。因为飞行距离太短，飞机起飞时甚至不用收起起落架。一些美军飞行员甚至在起降时用手枪向日军射击。这种滑稽的近距离攻击前所未闻，成为太平洋战场上的一道奇观，同时创下二战“最短轰炸距离”的纪录。尽管遭受了立体打击，但隐藏在洞穴中的日军并未遭到毁灭性打击，他们顽强地将美军的一轮轮进攻化为无形。失去一个洞穴对日军来说无关痛痒，他们在地下迷宫中四处游走，瞅准机会及时出击，将失去的洞穴重新夺回。

就在陆战五团一营、二营围攻“虹高地”的同时，三营已将攻击目标对准了距阿卡拉克罗点仅300米的埃塞布斯岛。L形的埃塞布斯岛长2300米，其东北方向是面积更小的孔阿乌鲁岛。该岛通过一段木质堤道与贝里琉岛相连。但堤道已被日军提前摧毁，美军夺取该岛必须再实施一次小规模的两栖登陆。岛上一处辅助机场虽然已经毫无用处，但美军一旦拿下两座小岛，就能完全切断科罗尔岛向贝里琉岛的增援路线。

即使是如此小规模의登陆作战，美军也不敢有丝毫大意。登陆之前，战列舰“密西西比”号、轻巡洋舰“丹佛”号、“哥伦布”号率数艘驱逐舰配合贝里琉岛陆基炮兵对小岛实施了密集的炮火准备，从贝里琉机场起飞的“海盗”战斗机也来助战。战役规模虽小，却是海

军陆战队航空兵首次独立支援两栖作战。鉴于战斗结果毫无悬念，鲁普图斯特意邀请了众多海军高级军官前来观摩。数周前宣称“岛上再也找不到炮击目标”的奥尔登多夫少将率众参谋舒舒服服地端坐在有装甲防护的司令塔内，观摩了登陆的全过程。

登陆行动由陆战五团三营发起，陆战七团一营留作预备队。上午9时30分，陆战队员无血上岸，仅3辆坦克因渗水搁浅。埃塞布斯岛地势平坦，到处覆盖着低矮的灌木丛。陆战队员在坦克的带领下快速挺进，势如破竹。这里的防御工事远不如乌默布罗格山坚固，日军各部也缺乏配合。到黄昏时分，美军已消灭岛西大部分日军。陆战五团三营A连在坦克带领下向机场跑道突进，很快抵达埃塞布斯岛东端，随后登上孔阿乌鲁岛。三营K连则继续肃清位于岛西的日军残部。

经过次日上午的战斗，三营于29日15时宣布占领两岛。作战仅持续36小时，全歼日军463人，美军的代价是15人死亡、33人受伤。鲁普图斯在30日高调宣布，埃塞布斯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贝里琉岛北部地区完全在我军控制之中”。他的说法让很多人气愤难平，因为肃清岛上残敌的战斗仍然持续了数周之久。两岛陷落标志着贝里琉岛与科罗尔岛的联系完全断绝。

占领岛南北地区之后，美军第三二一团从北，陆战七团由南、西方向进逼“鼻头岭”，中川残部据守的地盘已缩小到长900米、宽400米的一块长方形区域。9月29日，鲁普图斯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师属坦克第一营撤出战场，跟随陆战一团回帕伏岛休整。命令让陆战一师上下震惊异常，因为该营至少还有12辆坦克可以参加战斗。事后连副师长史密斯准将都承认：“这是严重决策失误，重型机动火力在战场上的作用十分重要，坦克更是不可或缺。”

不断给美国人带来麻烦的还有糟糕的天气。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作战海区连续三天狂风怒号，暴雨倾盆，岛上美军急需的弹药、

燃油和生活物资无法上岸，成吨急需物资只能依靠空投。台风带来的唯一好处是白天气温骤降20多摄氏度。虽然人感觉凉快了，但下个不停的暴雨使岛上的道路全部变成了稀泥坑，车辆和人员通行更加困难。

10月3日，陆战七团得到了刚刚从埃塞布斯岛撤出的陆战五团三营的增援，汉纳根上校准备投入所有四个营兵力从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陆军七团一营、三营从北向南，二营从南向北，陆战五团三营向西对“马蹄山”和“五姐妹山”实施牵制性进攻。在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之后，美军拿下了除“五姐妹山”之外的所有目标。陆战五团三营虽然拿下“五姐妹山”五座山头中的四个，却因无法巩固阵地被迫撤出。

在西岸公路一个叫“死亡弯道”的地方，师部参谋约瑟夫·汉金斯上校被日军机枪弹扫中身亡，成为贝里琉战役中海军陆战队阵亡的最高级军官。当时陆军和陆战队车队被碉堡中的日军火力堵在路上无法前进，汉金斯不顾个人安危下车到公路中间察看情况。当他对着驾驶员大声吼叫，催促他们发动汽车时，碉堡中射出的机枪弹击倒了他。

同在3日，第八两栖牵引车大队在护送伤员的途中遭到日军袭击，来自芝加哥年仅18岁的理查德·克劳斯上等兵扑到即将引爆的手榴弹上，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战友。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除克劳斯外，上等兵韦斯理·菲尔普斯、约翰·纽、查尔斯·罗恩和下士路易斯·鲍塞尔均因在战斗中扑向日军手榴弹壮烈牺牲，获追授荣誉勋章。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和陆战队员之英勇！

至此，陆战七团已在乌默布罗格山地激战两周。登陆日上岸的3217名官兵中，阵亡、受伤或失踪者已达1486人，近三周的伤亡率达到了惊人的46%。包括增援的陆战五团三营，美军四个主力营都已经萎

缩到了连队规模。和对待陆战一师类似，盖格希望撤下陆战七师，鲁普图斯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上司的建议，同时固执地强调“战斗将在几天内结束”。为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决定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陆战五师。

两个兄弟师竟然被打成了半身不遂，临危受命的哈里斯上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思忖再三，他决定采用两条全新的进攻策略：首先，只从北面一个方向发起进攻，逐个占领高地，蚕食敌阵；其次，使用围困战术，“不吝惜弹药，把尽可能多的炮弹砸向敌人，保全部队，减少伤亡”。

10月5日，陆战五师二营替下了陆战七师三营，并调来推土机开辟道路，同时沿西岸道路部署炮兵，近距离轰击西向的悬崖峭壁。两天后，美军坦克隆隆开入“马蹄谷”，通过6天激战不断蚕食日军阵地。140高地被攻克后，美军将一门75毫米榴弹炮推上山头，使用沙袋固定后直接瞄准洞口开炮。战至10月13日，日军阵地已被压缩到仅剩长730米、宽450米的狭窄区域。中川致电井上师团长，“我部可战之兵已不足700人”。

战场之惨状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成群结队的苍蝇、岩石上腐烂的尸体、伤兵化脓的伤口、46摄氏度高温和始终短缺的饮用水以及无处不在的死亡让陆战队员身心交瘁。海军陆战队史无前例地放弃及时收拢阵亡官兵的尸体，任由尸体在太阳暴晒下腐烂。伤员处境最为艰难：由于山地崎岖和日军的火力封锁，伤员经常无法及时送下山去，战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盖格提出用第八十一步兵师全面替换伤亡惨重的陆战一师。鲁普图斯拒绝陆军增援，坚称自己的部队“数天之内就能拿下鼻头岭”。美军不仅完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且地面部队数量和炮兵火力也远超对手，仅投入作战的坦克就达到了三位数，竟然拿不下日军盘踞的

最后一小块阵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鲁普图斯只能仰天长叹，徒呼奈何。

贝里琉之战一时陷入僵局，美军进退维谷。当初他们将作战命名为“僵持行动”，一语成谶，名副其实。

虎头蛇尾

根据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3日下达的命令，麦克阿瑟的部队将在10月20日登陆莱特岛。美军在9月15日同时进攻莫罗泰岛和贝里琉岛，正是为了确保未来更大规模的菲律宾作战的两翼安全。前文提到，西南太平洋部队轻松拿下了莫罗泰岛，陆战一师却被缠在贝里琉岛无法脱身。原定4天结束的作战，如今激战近月仍毫无结束迹象，若之奈何？

贝里琉岛到底是攻是弃，珍珠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少数人认为，以夺取贝里琉岛为主的“僵持行动”本身就是多余的，为全力打好菲律宾之战，应该立即从贝里琉撤军。对贝里琉岛及帕劳主岛只围不攻，就像对待拉包尔和特鲁克那样。但更多的人提出，我们已经为这个小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就此收手，之前付出的一切牺牲不就白费啦？况且就这样一声不吭转身撤走，胸中的这口窝囊气如何能出，又怎能向国内的广大民众交代？高层最后勉强形成共识，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中川及其残部全军覆没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至于主岛巴伯尔图阿普岛和第十四师团司令部所在地科罗尔岛，现在连提都没人提了。

陆战一师完全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要拿下日军最后盘踞的狭小区域，必须投入新的生力军。10月12日，盖格少将索性公开宣布贝里琉之战已经结束。15日，盖格亲自登岛，严令陆战一师全部撤出回帕伏岛休整——其实相当于重建，肃清岛上残敌的任务由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承担。同日，该师第三二三团在岛西岸上陆。美军换防之际，中川趁机发起反击，竟然从美军手中成功“收复”数个山头，弄得美国人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

陆战一师几个主力团相继撤出，继续留下配合陆军作战的少数部队包括：两栖登陆车第一营，两栖装甲车第三营，医务第一营，外加

155毫米榴弹炮第八营和防空炮兵第十二营。到底还是陆战一师的名气大，尽管被打得灰头土脸，他们仍然继瓜岛战役之后再度获得了总统集体嘉奖，带着8枚荣誉勋章离开——当年陆战二师浴血塔拉瓦才不过带走4枚。仗虽打得无比窝囊，但陆战一师还是收到了哈尔西发来的一封感谢电报：“谨以第三舰队全体向你们致敬。上挫高峰，下平山洞，消灭11000名贼眉鼠眼的敌人，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干得漂亮！”换成老酒一定会生气的，这不明显在嘲讽人吗？鲁普图斯虽然获得“海军杰出服役勋章”，但更多人认为，授予他这一荣誉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封他的嘴。鲁普图斯很快被解除师长职务，到海军陆战队学校当了校长。这一安排，倒和日军将领打败仗后去当校长有几分类似。也许是由于心情郁闷，1945年3月24日，年仅55岁的鲁普图斯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华盛顿海军造船厂，连最后的胜利都没能看到，堪称悲情也。

接到盖格少将的命令，第八十一步兵师驻乌利西环礁、安加尔岛的部队立即快速向贝里琉岛集结。等穆勒少将把打架的人手叫齐并完成兵力部署时，已经是10月底了。10月30日，盖格少将正式将贝里琉岛作战指挥权交给穆勒。面对据险死守的日军残部，美国陆军显然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依托强大的兵力、装备和物资优势，依靠火焰喷射器、炸药、炮弹一米一米推进，一个洞一个洞打、烧、炸，没日没夜地和日军拼命。中川据守的地盘儿虽然只剩730长、360米宽的一小片区域，包括“秃头山”“140高地”“五兄弟山”“五姐妹山”“中国墙”，但美军拿下它们还需要花费6周时间。

为彻底阻断帕劳主岛对贝里琉的增援，继10月初拿下孔阿乌鲁岛之后，第三二一团二营陆续夺取了贝里琉岛与科罗尔岛之间的北方诸岛，包括加拉开奥、埃梅利斯、埃尔马尔克、墨菲等小岛。接到师长的集结令，该营在上述各岛留下警戒哨后迅速向南登上贝里琉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从“140高地”向南进攻“五兄弟山”第一座山头，在

遭遇日军一如既往的猛烈反击后败下阵来，之后数次进攻同样无功而返。穆勒派出了坦克部队，并呼叫陆战队“海盗”战斗机前来增援——它们从起飞飞过山脊，完成扫射投弹后再返回机场只需5分钟——二营才艰难拿下了“五兄弟山”的三座山头。在他们东侧，第三二一团三营在坦克和配备有“加强”火焰喷射器——美军改进了这种装备，使之可以射到15米开外，能够把隧洞深处的敌人烧死——的装甲车的帮助下，沿“五兄弟山”东侧一路火烧日军洞穴据点，向“马蹄谷”逐步推进。

在团长阿瑟·沃特森上校带领下，第三二三团继续进攻“马蹄谷”，之后向南转战。二营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相继拿下“300高地”和“五姐妹山”，三营则数次攻击“中国墙”。美军不知道此时中川的指挥部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美军的攻击举步维艰，困兽犹斗的日本人处境更惨。与美军可以不断得到增援且粮弹充足相比，后援断绝的日军补给匮乏，粮食吃一口就少一口，子弹打一发就少一发，最终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0月29日，中川致电第十四师团司令部：“现在含轻伤员在内的战斗人员只剩约500人，但士气高昂。”31日，在另一封电报中，中川说：“含海军部队在内，兵器弹药尚余步枪190支，步枪弹10600发，轻机枪8挺，重机枪4挺，机枪弹2800发，掷弹筒1具，炮弹20发，手榴弹500颗，燃烧瓶10个，地雷20颗。”

11月8日，之前一直不参与指挥的村井与中川就战术问题发生了争论。村井提出，与其窝在洞中被美军烤成肉串，不如纠集残兵来一次自杀式冲锋“殉国”痛快。对此中川不予认可，坚持贯彻持久防御的方针，在工事中据守，做尽可能长时间的抵抗。两人为此争执不下。意见上报师团司令部后，井上赞成中川的部署，同时回电劝说村井：“决死之心与决胜负之道相去甚远。殉国极易，但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活下去实属不易。我们必须迎难而上，继续战斗，这样才能鼓

舞我军的斗志和士气，为后方部署防御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塞班就是由于毫无意义的冒死冲锋才迅速失守的，后方斗志因此也受到了沉重打击。”村井接受井上的意见，决定配合中川将防御战进行到底。

11月17日晚，日军小股部队凭借夜色的掩护渗透入美军阵地，第三二三团临时指挥官雷蒙德·盖茨中校在混战中身亡，成为第八十一步兵师在贝里琉岛阵亡的最高级军官。老酒由此推测，团长沃特森上校很可能已经受伤离开火线。次日，美军相继攻克了“野猫洼地”和“死亡谷”。

到11月18日，中川手中只剩不到150人。22日清晨，美军再次发起猛攻，中川向师团司令部发出了准备“玉碎”的电报：“考虑到电池即将耗尽，通信随时可能中断，特报告最后处理事宜：一、对联队军旗已做好妥善处置；二、机密文件已销毁。在完成上述处理后，将在最后时刻连续发送‘玉碎’信号。”

美军动用火焰喷射器与凝固汽油弹发起最后殊死进攻，于23日奋力拿下“五兄弟山”，日军盘踞的最后据点只剩“中国墙”了。美军工兵利用装甲推土机在“野猫洼地”北端挖出一道斜坡，坦克和装备火焰喷射器的装甲车就可以抵近直接向日军据点开火，仅剩数百平方米地盘的日军守备队最后的覆灭已经近在眼前。

11月24日10时30分，中川致电师团司令部：“现有兵力约50人，重伤员70人。兵器所剩无几，步枪子弹只剩20发。”激战到15时，南北对进的两路美军顺利会师，开始围攻中川盘踞的最后一处洞穴。弹药用光的日军已无力阻止美军进攻。16时，中川宣布，“剑已断，矛已无”，然后致电师团司令部表示将成为“凋谢的樱花”。他将剩下的56名士兵分成17个小组，命令他们“四处攻击敌人”。当天和次日晚上，试图渗透突围的25名日军全部被美军击毙。

26日清晨，一名日军俘虏向美军供述，村井和中川在烧毁联队军旗后切腹自尽，随同自杀的还有60名无法行动的伤兵。但是也有资料显示，村井当时不在此处，坚持到一个月后的12月31日才最后战死。

东京在1944年最后一天确认了中川和村井的死讯。守岛过程中，中川共接到来自东京的11道慰问电，可谓风光无限。他死后连升两级为陆军中将，村井同样追晋陆军中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中川指挥的贝里琉之战为随后日军防御硫黄岛和冲绳岛提供了借鉴。战后日本史学家这样评价中川：“他也许可以与死守硫黄岛的栗林忠道将军相提并论，位列日本顶尖战术家之列。”战役结束后，尼米兹特意下令在岛上竖立了一块牌匾，提醒游人当年岛上的日本守军以极大的勇气战斗到了最后。可见日军的顽强同样赢得了对手的尊敬。

11月27日，美军宣布完全占领贝里琉岛。原定4天的作战实际打了73天，其中62天花在中央山区。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阵亡1300人，受伤5450人，失踪36人。三个主力团伤亡数字分别为：陆战一团1749人，陆战五团1378人，陆战七团1497人。第八十一步兵师在贝里琉岛阵亡208人，伤1185人。日军死亡数字为10695人，被俘者202人中只有19个日军士兵，其余皆为朝鲜或冲绳劳工。海军陆战队国家博物馆称贝里琉之战为“海军陆战队在战争中遭遇的最激烈战斗”。此次战斗，让美军真正见识了日军精锐部队的可怕。

据统计，贝里琉之战美军投入坦克150余辆，消耗7.6毫米枪弹1332万发，11.4毫米枪弹152万发，12.7毫米枪弹693657发，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弹15万发，手榴弹118262万颗。相当于每消灭一名日军，美军要耗费1589发轻重武器弹药。这种消耗，也只有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才承受得了。

贝里琉之战的争论焦点在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战略价值。岛上机场在美军攻打菲律宾的作战中基本上没发挥什么作用，这个岛后来也

没成为大兵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只有乌利西环礁后来派上了大用场，偏偏这里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可谓“无心插柳”。另外，由于鲁普图斯“4天占领全岛”的预言，只有6名记者到战场进行随军报道，美国国内连相关的新闻都很少见到。在麦克阿瑟进攻莱特岛和史上最大规模空降兵作战“市场花园行动”等大新闻的背景之下，贝里琉之战变得渺小并默默无闻。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一场如此血腥的战斗。

正如奥尔登多夫少将所言：“如果军事领导人的预见同他们的事后聪明一样准确，那么毫无疑问，他根本就不会去进攻并占领帕劳群岛。”这话显然是针对尼米兹的。也有人说，本次战役的最大收获在于让美军积累了经验，即如何有效攻占复合防御工事与严密防守下的日占岛屿——战争已到了收官阶段，这种说法实在勉强。贝里琉之战堪称尼米兹辉煌职业生涯中鲜见的败笔，看来名将也不是总打漂亮仗的。在个人回忆录中，尼米兹描写贝里琉之战只用了寥寥300字。其中一句是：“从某种意义来说，攻占这个小岛是战争中最硬的一次战斗。”

虽然美军宣布拿下了贝里琉岛，但在岛北和乌默布罗格山一带，仍有日军散兵游勇在顽强抵抗，美军驻岛部队大多数时间都在试图驱赶洞穴里的日军。“鼻头岭”之战三个月后，一小股日军仍然盘踞在地下工事里拒不投降。几次劝降无效之后，美军索性将隧道各出入口炸毁，把他们全都闷死在地下。不料，1945年2月，5名幸存日军居然挖出一条坑道重返地面，他们旋即被全部俘虏。

1945年1月18日，从巴伯尔图阿普主岛出发的一队日军出人意料地在“紫滩”和“白滩”登陆。被吓了一跳的美军立即组织围剿，宣称击毙日军71人，俘虏2人。

1944年12月6日至1945年2月8日，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陆续从贝里琉岛撤防，前往新喀里多尼亚休整。两个月后，在冲绳岛，他们将再次和陆战一师并肩作战。

1945年以后，贝里琉岛成为美军囤积供应菲律宾作战的物资中转地。部署在这里的美军多属缺乏作战经验的二线部队，零星日军残兵得以偷窃美军物资生存。因后续战事实在繁忙，美军无暇再派精锐部队前来围剿。一直到战争结束，岛上仍有零星战斗发生。

1945年9月2日13时，在美军护航驱逐舰“阿米克”号上，日军帕劳集团司令官兼第十四师团师团长井上贞卫、参谋长多田督知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罗杰斯准将投降。当时帕劳集团尚有陆军约15000人，包括第十四师团残部、江口武夫独立混成第五十三旅团、驻雅浦岛江藤大八独立混成第四十九旅团，另有伊藤贤三海军第三十根据地部队约1万人。

战争结束之后，残余少数日军不相信美军的喊话，仍在岛上坚持游击战。1947年4月，美军把原日本海军第四舰队参谋长澄川道男请到贝里琉岛。澄川携带投降命令及部分士兵的家信进入山区。4月21日，澄川带着山口永等33名蓬头垢面的日军士兵——其中陆军第二步兵联队24人、海军第四十五警备队9人——走出洞穴来到美军营地。他们被运往巴伯尔图阿普岛举行投降仪式，长达3年的贝里琉之战至此画上了句号。

战后，贝里琉岛再次恢复了热带岛屿天堂般的原有景象。湛蓝的海水环绕着绿草如茵、树木繁茂的小岛，使它成为太平洋上的旅游胜地之一。日本与帕劳共和国关系不错，他们出资在科罗尔岛和巴伯尔图阿普岛之间建起了一座桥。科罗尔岛上建有大量豪华星级酒店，游客可以从这里前往贝里琉岛和安加尔岛，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只和小型飞机。但要参观中川自杀的山洞，除了要有充足的体力，还要有一双

结实的登山鞋。1999年9月，当年幸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偕子女及军事爱好者再次登岛，举办了贝里琉战役胜利55周年庆祝活动。在“五兄弟山”的山顶和橙滩腹地，分别建有陆战一师和第八十一步兵师阵亡将士纪念碑。1985年，日本政府也在岛上建起了“西太平洋战亡者慰灵碑”。

时至今日，贝里琉岛上那些当年留下的战争痕迹仍随处可见。那些深绿色长满青苔的炮管、倾覆的坦克以及阵亡者的墓碑，无不在时刻提醒我们战争的残酷及和平的珍贵。虽然这场战斗在任何史书中都无法占据太大的篇幅，但对于那些阵亡于此的士兵而言，这里就是世界的尽头。

正如斯莱奇在回忆录中所言：“在贝里琉展开的生死战斗，腐蚀了文明的表象，使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野蛮而狰狞。”

| 第三章 |

重返菲律宾

罗斯福莅临珍珠港

1944年6月6日，盟军大举登陆诺曼底，欧洲第二战场成功开辟。6月12日，滩头炮火硝烟尚未散尽，美军一众高级将领就急不可耐地登上了海滩。他们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舰队总司令金上将，陆军副参谋长、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上将，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上将，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中将，第五军司令官杰罗中将与第七军司令官科林斯中将。同日，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在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司令官蒙哥马利上将陪同下，正乘驱逐舰向海滩快速进发。诺曼底一时大佬云集，你若是少将，拍照至少都要站在六排以后了。

距海滩仅仅数公里的内陆，战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一众高级将领可以清晰地听到炮弹震撼大地的隆隆巨响。抬头望去，数不清的轰炸机正呼啸而过，向德军“大西洋壁垒”投放炸弹。德军的顽强抵抗使盟军由滩头向纵深的推进举步维艰。但华盛顿已做出了正确决策，挺进柏林的问题可以放心地交给艾森豪威尔去处理了。根据德黑兰会议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的约定，苏联人很快将在东线发起白俄罗斯战役，盟军随后在地中海发起的军事行动将对轴心国的核心区域形成三面夹击之势，第三帝国危如累卵。欧洲战局对盟军来说，可谓“怎一个‘爽’字了得”。

欧洲局面全面打开，对日本人的进攻也必须加快进度。视察完诺曼底第二天，6月13日，马歇尔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时发出指示，就华盛顿制定的进攻日本的路线征求“意见和建议”。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大巨头中，主席莱希上将作为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通常持中立态度。虽然出身海军，但与麦克阿瑟长达40年的革命友谊往往使他在决定太平洋战略时屁股坐歪。出身陆军的马歇尔

一直紧盯着欧洲——那里才是陆军纵横驰骋的主战场——虽然在有关太平洋战场的决策中稍稍偏向麦克阿瑟，但颇具全局意识的马歇尔基本上还能持中立态度。阿诺德一向只关心空军作用的发挥，以求在战后取得军种独立地位，在决定战略定位上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美军对太平洋战场的主导，往往是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在唱主角儿。

在3月11日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战略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提出了兼顾中太平洋、西南太平洋两条路线的折中方案，并对年内的主要战事做出了安排部署。除上半年发起的荷兰迪亚、马里亚纳群岛作战之外，华盛顿还要求尼米兹中太平洋部队9月15日进攻帕劳，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11月15日进攻棉兰老岛，此后进攻吕宋还是中国台湾暂不决定，但进攻时间最晚不迟于1945年2月15日。上述决定，3月12日华盛顿已以正式命令的形式下达给两大战区。

命令刚刚下达不久，一向猴急的金上将就提出了一个加快战争进程的新观点：绕过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所有原定目标不攻，直取中国台湾。金认为，美军一旦占领中国台湾，就能一举切断日本本土与南方资源区的海上交通线。与在菲律宾众多岛屿上进行旷日持久的地面作战相比，这样做既能够快速打败日本，也可以最终达到解放菲律宾的目的。况且尽早占领中国台湾，进而在中国厦门一带登陆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此举可以极大地鼓舞重庆政府继续抗战的斗志。金上将的新想法立即得到了马歇尔和阿诺德的一致赞同。

早在比亚克岛战役期间，麦克阿瑟就获悉，华盛顿正在考虑通过直接进攻中国台湾甚至日本南部来加快战争进程的方案，这无疑将使他失去扮演“菲律宾解放者”这一他热切渴望的角色的机会。6月18日，麦克阿瑟愤怒地对马歇尔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他认为无论进攻中国台湾或者日本南部，都必须在没有陆基航空兵的空中掩护下实施，这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绝不能让近来的胜利把我们引入自取

灭亡的歧途，缺乏空中支援，没有充足的军舰和基地来打击敌人重兵防守的堡垒，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

麦克阿瑟还从政治角度做出了进一步阐述：“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领土，我们孤立无援的军队曾在那里被敌人消灭。1700万名菲律宾人几乎全都忠诚于美国，我们未能及时支援或救济，使他们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国家有义务去解救他们。另外，如果美国故意绕过菲律宾，不尽最大努力尽早营救我们的战俘、侨民和忠诚于我们的菲律宾人民，任由他们被敌人宰割，那么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心理反应。这等于承认日本人关于美国已经抛弃菲律宾、不愿让美国人流血去拯救他们的宣传是真实的，我们无疑将招致该民族的怨恨。最终，我们或许会在远东所有民族中丧失威信，会在今后许多年对美国产生不利影响。”末了，老麦再次威胁上司要辞去现有职务，同时表明：“如果上述行动能够得到认真考虑，我要求给我一个亲自去华盛顿向总统全面阐述观点的机会。”

麦克阿瑟类似威胁马歇尔早听过好几遍了。他告诉陆军部长史汀生，菲律宾并不是打败日本的关键所在，“进攻菲律宾是一条漫长之路，在菲律宾群岛我们不得不以战斗开路，这比抄近路要用多得多的时间”。随后他回信给麦克阿瑟，“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个人情感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超越我们的伟大目标，那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可能觉着这些话有点重了，马歇尔改变语气说，“绕道”不是“抛弃”的同义词，“我认为，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绕过菲律宾很可能使它更早获得解放”。至于麦克阿瑟提出要回国面见总统一事，马歇尔还是那句老话：“你随时可以回来，我马上给你安排！”

麦克阿瑟全然不顾马歇尔的含蓄拒绝和冷言冷语，仍然命令参谋人员起草了一份解放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这份代号“火枪手”的计划在7月初呈交华盛顿。计划提出，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将从新几内亚岛西端的福格尔科普半岛和莫罗泰岛出击，在太平洋舰队支援下于10月

25日登陆棉兰老岛，11月15日向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进军。占领莱特岛之后，中太平洋部队将于1945年1月15日在吕宋岛北部登陆，西南太平洋部队于2月在吕宋岛东南部和民都洛岛登陆，之后在太平洋舰队支援下绕过吕宋岛北面，以6个师兵力于1945年4月1日在林加延湾登陆，进军马尼拉，进而解放菲律宾全境。麦克阿瑟将上述方案同时发给尼米兹，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

几乎没有人赞同麦克阿瑟的复杂计划。金认为，这一计划显然放弃了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蛙跳战术”，重新走上了陈腐呆板的“逐岛进攻”老路，在本质上是一种倒退。这很可能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向后推迟3至6个月。他还对西南太平洋战区两栖舰队司令官巴比少将尖刻地说，“看来麦克阿瑟更在乎的是他重返菲律宾的承诺，而不是打赢这场战争”。反对者甚至包括麦克阿瑟身边的大多数人。他最器重的陆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官乔治·肯尼中将指出，执行该计划缺乏足够的空中支援，地面作战难度极大。大家一致认为，这一计划作战时间拖得太长，4月1日才登陆林加延湾实在太晚了。

尼米兹对华盛顿的答复非常谨慎。他认为，直接进攻台湾而不首先夺取帕劳或菲律宾群岛的某一部分，将使进攻部队承受巨大的风险。尼米兹指出，应该让西南太平洋部队在太平洋舰队支援下登陆棉兰老岛并修建机场，使吕宋岛日军航空兵陷于孤立，然后两大战区部队会合，向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挺进方为稳妥之计。斯普鲁恩斯对台湾毫无兴趣，建议直接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太平洋舰队诸多高级将领中，只有哈尔西赞成进攻吕宋，然后经冲绳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尼米兹特意致函麦克阿瑟，邀请他到珍珠港共商战事，被麦克阿瑟以“军务繁忙，无法脱身”婉言谢绝。

虽然尼米兹的计划中涉及棉兰老岛，但麦克阿瑟丝毫不领他的情。麦克阿瑟需要的是全部菲律宾，绝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致电马歇尔说：“尼米兹将军的计划是一个在战略上站不住脚、道义上

讲不通的计划。其实这不是尼米兹的东西，完全是金上将的个人主意。我们绝不能把菲律宾那么多岛屿和那么多人民丢下来不管。”

综上所述，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三人中，前两者的观点完全对立。金认为应该完全跳过菲律宾去进攻中国台湾；麦克阿瑟则认为菲律宾全部7000多个岛屿“一个都不能少”，应该完全放弃中国台湾。尼米兹“只拿下棉兰老岛，然后跳过吕宋进攻中国台湾”实际上属于一种折中方案。

7月13日，金率一众幕僚飞抵珍珠港，参加两月一次的美国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例会，协商下一步的进攻计划。金承认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北部的小笠原群岛或硫黄岛极具战略价值，因为短程战斗机可以从那里起飞，为轰炸日本本土的超级空中堡垒护航。但他指出，除非真的要进攻日本，否则就不应该采取这一攻势。他指示尼米兹研究攻占父岛和硫黄岛的可行性，并做好相关准备。

欧洲战局已经出现根本性好转，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安全悉数大大提高，对德作战需要大量水面舰艇的时期行将结束。英国建议，抽调皇家海军的部分舰艇投入太平洋战场，参加对日作战。金对英国人一向厌恶，他认为目前美军在太平洋上已经突破了日军主要防线，英国人是想“挤入”这一地区，分享最后胜利果实。金指出，英军舰队在太平洋上缺乏海上补给设备，必将增加美军的后勤供应负担。皇家海军最大的缺陷是“腿短”，它们最多出海两周就要返回基地补给。与之相反，美国海军装备精良，能够在海上连续作战达数月之久。金不愿放弃后勤物资的任何部分，去帮助一个并不需要的盟友。中途岛战役前夜，1942年5月，金曾放下脸面，向英国人商借一艘航母用于保卫澳大利亚，惨遭拒绝，他将此事视为终生的耻辱。现在我不需要你，你却厚着脸皮来抢功了。尼米兹高度认可金的观点，两人都宁愿使这场战争从头到尾都是美国人在主导，并最终由美国人取得完全胜利。

金说，据闻丘吉尔正在酝酿由蒙巴顿出任英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以夺回英国在远东的众多殖民地。他认为这将使麦克阿瑟大伤脑筋，并愿就此同麦克阿瑟交换意见。尼米兹再次邀请麦克阿瑟访问珍珠港，麦克阿瑟一如既往地复电表示歉意，托词工作太忙无法成行。

在尼米兹的陪同下，金视察了夸贾林、埃尼威托克和塞班岛。7月20日回到珍珠港后，金用两天时间审查了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在他们外出期间制订的作战计划。在珍珠港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金同尼米兹谈到了有关总统亲临珍珠港，同他和麦克阿瑟会商下一步作战的问题。两人一致认为，在是否进攻吕宋岛的问题上要充分发表意见，从战略上看，台湾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位置更加重要。究竟要采取哪种打法或考虑其他方案，金都未给尼米兹下达明确指示，只要求他在会议发言时要深思熟虑。金留下了一封信，请尼米兹转交麦克阿瑟，着重提到了英军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问题。7月22日，金结束了太平洋之旅率队返航。他的飞机向东跨越太平洋时，美国海军“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正在他下方海面上游弋，航向相反。重巡洋舰上那位关键人物将决定战场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麦克阿瑟多次拒绝海军的邀请，马歇尔觉得必须自己出面了。布里斯班很快接到了陆军参谋长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文：“请麦克阿瑟将军务必于7月26日赶到檀香山，并尽量缩小知情者范围。”麦克阿瑟希望知晓更多的细节，便多等了一个星期，但什么也没有收到。他回电马歇尔：“能否提供更进一步指示？我对此行的目的一无所知。”马歇尔很快回复了一封语焉不详的电文：“此行的目的是进行一般性战略讨论。我要去华盛顿，但你可以见到莱希上将等人。”

马歇尔的信隐含有一个绝妙的暗示。海军上将莱希是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同时兼任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平白无故，他是不会

随便跑到珍珠港去遛弯儿的。老麦断定，莱希后边的“等人”肯定包括罗斯福本人。

1944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就在东京发生内阁更替的7月，美国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最后关键阶段。罗斯福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写信说：“我心里的唯一愿望，就是回到我哈德逊河畔的故乡，安享晚年。”但现在是战争时期，罗斯福的众多支持者并不希望他那么做。一些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在全世界都充满悲伤、满目疮痍的时候，请您不要让我们失望。现在是我们最需要您的时候。我们从心底里认为，是上帝特意派您来引领我们前进。”全国各地寄来的请愿书很多，其中一封有6000多名钢铁工人的签名，上面写道：

“我们知道您很疲惫，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您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罗斯福因此告诉媒体，自己别无选择：“如果人民希望我继续作为总统领导这场战争，我就无权退缩，就像前线的战士无权丢弃阵地一样。”

1943年冬天以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他的眼袋越来越深，血压总在不断升高，肩也有点塌了，点烟时手颤抖得厉害。一年之前，他就预定了一个大号咖啡杯，这样他端着时就不会因为手抖将咖啡洒出来。高强度的工作摧毁了罗斯福并不健康的身体。1944年春天，总统衰老的迹象突然加剧，常常显得非常疲劳，甚至在早上就觉得很累。他甚至不能连续工作四小时以上。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每次发现自己睡着了的时候，他都会尴尬地笑一笑。”有一次他正在签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钢笔掉在纸上弄脏了文件，把女儿安娜·伯蒂格和秘书格雷丝·塔利吓坏了。

5月初结束度假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写信给刚刚做完腹部手术的霍普金斯，“我比你老100岁，我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我现在每晚只喝一杯半鸡尾酒，而且从不贪杯，无论是祝贺的畅饮还是睡前的小酌都取消了。我烟也抽得少了，由原来每天20至30支减到了5至6支。

我每天要保证12小时睡眠，还要晒太阳，不能发脾气，暂时把世界大事放到一边去。有趣的是，世界虽然并没有因为我在休息而消停下来，但大多数事情都不需要我直接插手就解决了”。罗斯福的话明显不全对，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由别人解决，比如金、麦克阿瑟、尼米兹关于下一步进攻方向的争论。

6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第一轮投票就选出了托马斯·杜威——他是美国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的总统候选人——风度翩翩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布里克为副总统候选人。虽然他们并非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由于民主党执政已达12年之久，共和党并非毫无胜选的可能。毫无争议，罗斯福在7月20日再次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当时他正坐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座悬崖边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超过1万名陆战队员所进行的登陆演习，这支新部队的番号叫陆战五师。

争论焦点在于副总统人选。人们普遍认为，罗斯福很难活过这一任期，副总统人选至关重要。现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是个左倾分子，虽然在党内颇有人缘，但是很多选民并不认可他。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夸张地说：“如果让华莱士做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至少将损失300万张选票。”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认为华莱士是个“危险分子”。罗斯福的发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两周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统：“如果你有什么不测，我可不希望让华莱士接任总统。”

在几大热门人选詹姆斯·贝尔纳斯、萨姆·雷伯恩、阿尔本·巴克利陆续被淘汰出局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进入了大家的视线。他代表着民主党内的保守派，来自边疆密苏里州，从未发表过任何“极端言论”。在与战争相关的一次艰难调查中，杜鲁门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表现老练而得体。罗斯福不认识杜鲁门，甚至不熟悉这个名字。当汉尼根向他提起这件事时，他嘟囔着说：“对，对，

是我让他领导那个战争调查委员会的吧？”汉尼根列出了提名杜鲁门的许多条理由，从政治角度看都能站得住脚。最后，罗斯福在一个信封上写下几个字递给汉尼根，上边写着：“鲍勃，看来就是杜鲁门了。”

得知自己被确定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杜鲁门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高喊道：“我的天哪！”他向朋友们四处求证，直到和罗斯福通过电话才相信这是事实。7月21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历时长达9个小时。虽然在第一轮投票中以319：429落后于华莱士——获得提名需要589票——杜鲁门依然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031：105胜出。

杜鲁门接受提名的演讲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短的，加上前面客套话诸如“女士们、先生们”等词句，历时不到1分钟。有人说，杜鲁门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就获得了提名。弗林等民主党领袖心里清楚，他们实际上是在选一位总统，而不仅仅是副总统。很多民众在相互打听“杜鲁门是谁”。7月3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轻蔑地将杜鲁门称作“来自密苏里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灰头发参议员”。

罗斯福并未参加7月21日的党内大会。同日，他在圣迭戈登上“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开始了前往檀香山的长途旅行。这是他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在选民面前展示自己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统帅力，同时接见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无疑将大大增加这种效果。尽管是研究军事问题，但同行人员中并无以往从不缺席的马歇尔、金、阿诺德等人，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随行。金、马歇尔和阿诺德对总统这样的决定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总统在战争胜利即将到来时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却不带自己参加，明显是大选之前哗众取宠的可笑举动，以突出自己陆海军总司令的形象。除莱希外，随行人员还有战时新闻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首席演说撰稿人兼顾问山姆·罗森曼——杜立特空袭东京后为总统想

出“香格里拉”一词的那位——海军军医处处长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及宠物狗“法拉”。

和参加开罗会议途中频频发生事故相反，本次航途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调皮的年轻水兵总是寻隙从苏格兰狗的身上拔毛留作纪念，或者直接寄回家乡。“可怜的‘法拉’毛差点被拔光了”，罗森曼说，他出面制止了这种“不礼貌”行为。小狗“法拉”后来成为共和党攻击罗斯福的工具。传言从珍珠港返航途中，罗斯福将“法拉”忘在了阿留申群岛。他居然派一艘驱逐舰去把它接回来，花费了纳税人两三百万美元，还有另外两个版本说花费了八百万美元和两千万美元。这当然不可能是事实，就是罗斯福真派出一艘驱逐舰，来往一趟也花不了那么多钱。1944年9月23日，莱希上将代表海军出具了官方证明，共和党对小狗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航途中罗斯福收到了两条重要消息。第一条是东条英机因塞班岛失守下台，另一条是希特勒差点被手下的军官刺杀。罗斯福的传记作家詹姆斯·伯恩斯评论说：“很显然，罗斯福不会被什么皇帝解职，也不会被手下将军推翻。但是他如果不好好干的话，美国人民有可能把他这个陆海军总司令解雇。”

夏威夷时间7月25日上午，麦克阿瑟乘坐一架C-54“空中霸王”从布里斯班起飞。这种新型运输机属于DC-4客机军用型——1948年6月苏联封锁西柏林时，美军向那里空运物资使用的就是这种飞机——整个西南太平洋战区只有两架，世界上所有空军指挥官都想将它据为己有。麦克阿瑟原来的座机“巴丹”号是一架B-17，虽然可以在澳洲和新几内亚之间不间断飞行，但如果用于载客就显得寒酸和不舒适了。空中堡垒机舱太矮，无法让麦克阿瑟在机舱内进行习惯的踱步活动。肯尼找来了空军运输队队长，申请使用一架C-54运输机前往夏威夷。麦克阿瑟第一次乘坐这种飞机，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它。麦克阿瑟只

带了区区5名随从，包括军事秘书邦纳·富勒准将、作战参谋拉里·莱尔巴斯上校和一名军医。参谋长萨瑟兰受命留守荷兰迪亚。

航程第一站是新喀里多尼亚。在4个半小时航行中，麦克阿瑟大部分时间都在通道上来回踱步。罗斯福会和他谈什么？总统会不会因为不接受金的计划而免他的职？他是否能顺利推行自己的计划？罗斯福是否想赶在11月大选之前假意与他协商才召见他？麦克阿瑟猜测，政治动机可能才是最恰当的解释。如果真那样的话，他要充分利用这个噱头，达到自己的目的。

飞行员韦尔登·罗兹少校将飞机后部的三排座椅去掉，为司令官搭起了一张行军床。但直到飞机到达第二站坎顿岛时，麦克阿瑟还一直绕开行军床在来回踱步，口中絮絮叨叨地抱怨：“逼着我离开指挥岗位，飞到檀香山去拍一张政治照片，真丢人！”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运输机在坎顿岛机场徐徐降落。一名海军少尉拿着尼米兹发来的紧急电报早已等在那里了。麦克阿瑟怒形于色地看完电报。他的飞机原定14时30分到达檀香山，但尼米兹让他拖后到17时才降落，对这种变更并未做出任何解释。

麦克阿瑟对这种由下级军官来告诉自己该如何行事的做法非常恼火，他也不想在空中多盘旋两个半小时。“他们不仅告诉我该做什么，还告诉我怎样去做，”麦克阿瑟气愤地口述了一份简短而尖刻的答复，对尼米兹不能亲自到机场而派一名海军少尉前来迎接并不介意，“但我将按原定时间准时抵达檀香山。”

15时，C-54运输机接近了夏威夷。远远望去，瓦胡岛上空上百架战机在辗转腾挪做特技飞行，变换出一个个蔚为壮观的队形，罗兹不得不刻意去避开它们。麦克阿瑟知道，那些飞机肯定不是为他刻意安排的，只有总统莅临才会有这样的表演。他猜想罗斯福肯定也快到了。

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希卡姆机场。尼米兹亲自到场迎接，驱车陪麦克阿瑟到他下榻的谢夫特堡。之前尼米兹特意邀请麦克阿瑟在访问期间下榻他马卡拉帕山的寓所，但麦克阿瑟西点军校的老同学理查森中将要他入住陆军的谢夫特堡军营。麦克阿瑟以已答应理查森为由谢绝了尼米兹的邀请。在众人眼中，一身洁白海军服的尼米兹显得格外精神，而麦克阿瑟已经30个小时未睡未洗，看上去像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箱。他可不想不洗澡、不刮脸就去面见总统。

在罗斯福动身之前，白宫特工局局长迈克·赖利已经提前飞抵珍珠港，布置安保措施。他为总统选择的下榻之处是海军飞行员休养地怀基基海滩一座宫殿式的漂亮房子。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同样采取了一系列保密和警戒措施，尼米兹颁布命令，在总统离开之前扣发从夏威夷发出的所有信件，总统到来的7月26日，港内各舰、码头、基地主要街道上的所有水兵一律着白色海军制服。

就在麦克阿瑟专机降落的差不多时间，“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在钻石山处拐弯，在卡梅亚梅亚堡外减速缓行接受引港，最终在22B号码头系泊。重巡洋舰进入主航道时，桅杆上徐徐升起了总统旗，沿途各舰官兵列队舷侧向巡洋舰敬礼。码头上，尼米兹、理查森、陶尔斯、戈姆利、洛克伍德、波纳尔、卡尼、谢尔曼等40多位高级军官——哈尔西第二天才能赶回来——在参谋长麦克莫里斯的率领下站成整齐的一排。麦克莫里斯发出口令“向右看”。这些显然已不年轻的军官多年没参加过操练，有两个人竟然转错了方向，引得“巴尔的摩”号上的年轻水兵发出哄笑。栈桥早已搭好，尼米兹率众人在笛声、鼓声和喇叭声中登舰，向舰长舱内的总统敬礼。

莱希在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感受，“已经看不到明显迹象，使人回忆起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那个星期天偷袭这里产生的可怕景象”。随着美军进军速度不断加快，珍珠港逐渐沦落为一个二线基地，这里的战争气息越来越淡。

当其他人都离开，舱内只剩下尼米兹和莱希时，罗斯福问：“麦克阿瑟将军在哪里？”麦克阿瑟一小时前就到了，但他没有和其他军官一起来欢迎罗斯福，而是先到理查森在谢夫特堡为他安排的寓所洗漱。总统在舰上等了一会儿，当他们准备弃船登岸时，从檀香山方向突然传来了警哨声、汽车喇叭声和摩托车的轰鸣声。在两队摩托车的护卫下，一辆红色敞篷车开上了码头。檀香山共有两辆这样的红色敞篷车，一辆属于夏威夷高级妓院的女老板，另一辆属于檀香山消防队队长。尼米兹明智地征用了消防队长那辆车供麦克阿瑟乘坐，尽管这辆车不如另一辆长，也没那么气派。但总统撰稿人罗森曼还是感慨地说：“那是我见过的最长的敞篷车。”

麦克阿瑟在汽车后排正襟危坐。只见他头戴陆军元帅帽，外罩A-2式空军夹克，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雷朋黑色墨镜，口中叼着玉米芯大烟斗。这套颇显俗气的行头和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加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最让人难忘的个人形象。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不由自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麦克阿瑟走下敞篷车，大步流星地登上了巡洋舰踏板。走到一半时，他再次转身，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毫无疑问，他抢走了所有人的镜头，包括罗斯福本人。通常情况下大人物总是最后出场，此情此景，好像罗斯福事先准备好一支队伍来欢迎麦克阿瑟似的。

轮椅里的罗斯福好像并未生气，只是微笑着看着来人。“总统先生，很高兴这么多年之后，我能再次见到您。”麦克阿瑟一边说话，一边俯身与总统握手。自从1937年到白宫敦促罗斯福接见奎松之后，他已经7年没有见过总统了。

麦克阿瑟惊愕地看到，总统脸色灰暗，下颌肌肉松弛，目光混浊。说得不客气一点儿，他徒具人形了。权力和责任已把他的生命耗干，他做了远远超过常人所能做的事儿，早够本了，总统仿佛已经隐

约听到了天国的钟声。麦克阿瑟认为，他差不多能赢得11月的大选，但肯定活不过下一任期，连能否活着看到战争胜利都值得怀疑。

“你好，道格，”40多年的老朋友莱希问麦克阿瑟，“你来看我们，为什么不穿上合适的衣服呢？今天可热得要死。”

麦克阿瑟一向讨厌别人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连夫人琼都只能叫他“将军”或者“老板”。但这次他坦然接受了莱希的叫法，看来这生不生气也是看主儿的。“嘿！”麦克阿瑟伸手指了指天空，“你没有到过我们那里，那里天气冷着哩！”

“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吧？”罗斯福问。

“不，总统先生，我对此一无所知。”麦克阿瑟不失时机阴了马歇尔一把。

莱希插话说：“我想，现在我们应当照张相。”

拍照之后，壮观的集会场面很快散了。麦克阿瑟驱车前往谢夫特堡，总统则返回他位于怀基基海滩的下榻之处。

当晚，麦克阿瑟与理查森共进晚餐。吃饭时他告诉老同学，自己已经7年没有见过总统，他很为总统的健康状况担心。两人之间的友谊开始于西点军校学员时代，20世纪20年代因为同在菲律宾服役得到进一步巩固。但1942年夏天，他们的友谊遭受了沉重打击。麦克阿瑟当时需要为第一军挑选一名司令官，负责组织对巴布亚半岛的进攻。马歇尔推荐了理查森，后者表面上也乐于接受，但又编出种种理由搪塞。麦克阿瑟看出，老同学根本不打算拿宝贵的生命到战场上冒险。后来艾克尔伯格出任了第一军司令官，巴顿才有幸前往欧洲并最终扬名立万。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对理查森深感失望，但那又能怎么样呢？理查森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私交甚笃，他很快就晋升中将，并接替埃蒙斯指挥夏威夷地区的所有陆军部队。

在麦克阿瑟眼中，眼前的理查森生活极端舒适。他住着漂亮气派的大房子，用人簇拥，还有豪华车队随时听命。这种特权生活同比比亚克岛前线的危险状况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麦克阿瑟幸灾乐祸地发现，实际上理查森并不开心。夏威夷是海军唱主角儿，作为陆军最高长官的理查森简直一文不值。他就像关在阳光下镀金笼子里的一只小鸟，漫无目的地振动着翅膀，却怎么飞都飞不出去，每天还要忍受那些令人讨厌的海军将领带给他的窝囊气。

回到住处的麦克阿瑟还在生气，为被招来做一次照相公费旅行感到羞耻。在阅读了由尼米兹转交的金的信之后，他气更大了。很显然在美军拿下菲律宾后，英国人想在澳大利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司令部，而那里属于他的地盘儿。

次日上午，在莱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陪同下，罗斯福用6个小时视察了基地军事设施。莱希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尼米兹坐在后排正中，他左手是总统，右手是麦克阿瑟。一路上罗斯福和麦克阿瑟谈笑风生，弄得中间的尼米兹非常尴尬。他不得不将身子尽可能往后靠，空出胸前的位置使说话的两人能够互相看到对方。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我和总统什么都谈了，就是没谈到战争。谈到了我们的生活简朴而轻松的那些岁月，以及许多随着时间消逝而变得淡漠的往事。”

路旁不断有市民或官兵向敞篷车欢呼，罗斯福伸出左手向左边示意，麦克阿瑟则伸出右手向右边示意，尼米兹只好将双手放在膝盖上，规矩得像个小学生一样。途中，他和莱希几乎什么话都没说，两位海军将领似乎成了旁观者。为迎接总统的视察，海军、陆军和潜艇部队特意组织了军事表演。罗斯福追忆起10年前他第一次来访时的情景，那时也举行了一些类似表演，但大多数坦克和卡车都出了问题。

在怀基基海滩庄园吃过晚饭后，众人来到一个墙壁上挂有大幅太平洋地图的会议室。麦克阿瑟发现，尼米兹显然为会议进行了充分准备，参谋人员为他准备了详尽的计划、各种统计数据及形象化模型，可谓志在必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单干！”麦克阿瑟回忆说。

众人对着地图坐定。罗斯福首先致开场白，说明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战略问题，决定下一步对日本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总统最后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发表各自意见和建议。

东道主尼米兹率先发言。在进攻南部菲律宾问题上，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意见一致：“西南太平洋部队应该攻占棉兰老岛，建立强大空军基地，削弱吕宋岛日军的空中力量。”接下来他遵照金的指示进行了阐述：吕宋岛缺乏足够军事价值，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绕过它。美国海军现在能够远离后方港口和机场自由作战，快速航母舰队能运送超过1000架战机去打击需要打击的任何目标，现有海运能力足够运送12个步兵师登陆。打败日本的最佳途径是孤立日本本土，迫使这个邪恶帝国举手投降。下一个进攻目标应该是中国台湾而不是吕宋，紧接着可以将硫磺岛和冲绳岛作为攻击目标。美军仅凭海军和空军就可以孤立日本列岛，而不是直接在那里登陆。

尼米兹接着阐述了攻占台湾的战略意义。他不时起身，用竹教鞭在地图上指出自己谈到的地方：“夺取台湾，有利于我们拦截南方资源区的石油、橡胶、锡等重要物资运往日本。台湾更靠近中国大陆，便于美军同中国军队合作，在大陆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支援孤立日本本土的作战。即使不能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中国台湾也比吕宋距日本更近，仍能发挥积极作用。”其实尼米兹内心对攻打台湾并无太大热情，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他现在的做法多少有点奉命行事的味道。

因为事先知道了尼米兹计划的大概内容，罗斯福脸上一直波澜不惊。尼米兹讲完之后，拿起竹教鞭，轻轻敲着地图上的棉兰老岛：

“道格，从这里出发，我们应该去哪儿？”

这是从1942年3月狼狈出逃菲律宾后，麦克阿瑟热切期盼的时刻！他几乎脱口而出：“莱特岛，总统先生，之后当然是吕宋！”很显然麦克阿瑟对罗斯福直接叫他“道格”也没生气，可能根本没顾上。如果按照尼米兹的计划执行，台湾属于太平洋战区的作战范围，西南太平洋战区所有兵力除留下几个师和少数空军部队，其他部队都要交给尼米兹指挥。麦克阿瑟不仅无法实现“我会回来”的庄严承诺，还会变成无所事事的光杆司令，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麦克阿瑟义愤填膺地表示，当初美国人就應該倾其所有援助巴丹，菲律宾断不至于那么快就沦陷敌手，同时还能够遏制日军南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猛烈攻势。接着他把话头拉回现实：“总统先生，按照海军的计划，攻占棉兰老岛之后应该先拿下台湾，这是根本行不通的。而我们在菲律宾已经经营了40多年，我坚信虽然菲律宾人民目前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但内心肯定是倾向我们的。从仇恨日本占领军的菲律宾人民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在有些地区，强大的菲律宾游击队在驱逐日本占领者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麦克阿瑟精通中国古文，老酒猜测连“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样的“洋词儿”都会冒出来了。

麦克阿瑟所言不虚。在菲律宾诸岛活跃的游击队员高达25万人之众，虽然其中仅20%的人拥有武器，那里的160台发报机每月发给麦克阿瑟的信息多达3700多条。日本人虽然控制了包括马尼拉在内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超过一半领土仍是游击队员活动的天堂——这和当时的中国何等类似。吕宋岛上，听命于马科斯·奥古斯丁上校——他当年拒绝接受爱德华·金少将的命令向日军投降——的游击队就有

11支。很多游击队首领在未来菲律宾政府中占据了重要职位，包括雷蒙·马格赛赛和费尔迪南德·马科斯两位总统。

麦克阿瑟继续侃侃而谈，“如今，菲律宾人正在忍受着极端的贫困和巨大的灾难。我们撇下他们不管，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引起强烈反响。亚洲人就会相信日本人的宣传，认为美国人不愿流血牺牲去拯救他们，这将大大损害我们的国际形象。此外，菲律宾关押着我们数不清的战俘和平民，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妇女儿童。如果我们在拿下棉兰老岛后直接进攻台湾，就会切断吕宋岛所有的外援渠道。到那时日本人就会只顾自己，而让菲律宾人和我们的人活活饿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美国公众舆论也会强烈谴责我们。从政治上考虑，解放菲律宾全境是现实的必然选择。我不认为我们有理由……抛弃吕宋的数百万菲律宾人民”。

不等众人接话，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开始阐述攻占吕宋的军事意义：“吕宋的战略价值明显高于台湾，而且必须重占整个菲律宾才能完全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除非能从吕宋提供空军和后勤支援，否则攻占台湾是极度冒险的。攻占吕宋之后，我们就可以跳过台湾向北加速前进，提前结束这场战争。按照海军的计划，从遥远的棉兰老岛派出轰炸机完全无法压制吕宋岛的日军机场，这些机场将对我们未来的作战构成致命威胁。如果我们能在莱特岛、民都洛岛或在两岛同时修建机场，就可以掩护地面部队在林加延湾登陆，我在五周内就可以拿下马尼拉！总之，绕过菲律宾群岛的大多数岛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招致灾难性后果。美国舆论就会谴责您，总统先生，他们谴责您是有道理的！”

遵照金上将的指示，尼米兹以自己在塞班岛的所见所闻反驳麦克阿瑟的观点。他将陪同金上将视察塞班岛的情况介绍给与会众人，日军自杀式冲锋及大量平民死亡让人不寒而栗。小小塞班岛就让美军付

出了伤亡16000人的巨大代价，而在菲律宾部署有日军数十万军队，其中半数以上都在吕宋岛。

罗斯福认真聆听着手下两员大将的发言，不时插上两句话活跃气氛。他需要谨慎地在M（麦克阿瑟）和N（尼米兹）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分别代表陆军和海军。会议期间，他从未说过一句有明显倾向性的话。对他来说，让两位一直明争暗斗的对手平心静气地向自己阐述意见，既令人惬意又增长见识。他就像在听一场精彩的军事地理课，而地理是他学生时代最喜欢的。

莱希很少说话，他的身份像个现场观察员。莱希后来回忆说：“在华盛顿，人们随口都能说出麦克阿瑟的名字，似乎这个名字能够产生光和热似的。现在听到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人在总统面前平静地谈论各自观点，这是愉悦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总统巧妙引导着讨论话题，帮助缩小不同意见的范围。”尽管与麦克阿瑟有近半个世纪的个人友谊，莱希曾对老朋友有过这样一针见血的评价，“当提及麦克阿瑟的名字时，似乎带来的更多是争吵，而不是光明”。

午夜时分，罗斯福体力达到了极限，他宣布第一天会议结束。回房间之后，气喘吁吁的总统叫来了麦金太尔：“医生，请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不对，再给我一片，我早上吃。从来没有人像麦克阿瑟这样对待我。”

第二天上午辩论继续。会上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积怨和急躁情绪，但也没有任何进展。尼米兹一再重申头一天晚上“通过拿下台湾孤立日本”的观点，麦克阿瑟则死死咬住吕宋岛不放。

“但是，道格，”罗斯福忽然想起曾多次收到日军正增兵菲律宾特别是吕宋岛的消息，“如果攻打吕宋，我们将蒙受无法承受的惨重损失。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绕过它。”

“总统先生，”麦克阿瑟接过了话头，“我们的损失不会大，绝不会比过去大。正面进攻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现代步兵武器杀伤力极强，只有那些平庸鲁莽的指挥官才会实施正面进攻。优秀指挥官打仗是不会招致重大损失的。我在新几内亚一路推进3000公里，不就是最佳例证吗？”麦克阿瑟没有提到实施正面进攻招致重大损失的例子，但谁都知道他指的是塔拉瓦和刚刚结束的塞班岛之战。美军在塞班伤亡惨重，贝蒂奥更是以血腥残酷闻名于世。

尼米兹本可以对麦克阿瑟的含沙射影进行反击，指出如果不是中太平洋攻势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他在新几内亚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那么顺利，损失肯定也会更大。但尼米兹是个有涵养的人，他为顾全大局选择了沉默，任由麦克阿瑟大放厥词。如果金在这里，麦克阿瑟断不敢如此放肆，说不定两人早就掐脖子了。

中午讨论暂停，与会人员到餐厅用餐。严肃话题暂时告一段落，该说的似乎都已说过了，而且说了很多遍。午饭之后，麦克阿瑟问能否同总统单独谈10分钟。罗森曼和戴维斯双双摇头，说总统还有其他安排。短暂沉默之后，罗斯福说：“好吧，道格。”其他人退了出去，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

麦克阿瑟非常清楚，罗斯福亲自来到夏威夷，更多是因为竞选连任的政治因素。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罗斯福肯定更乐于谈论政治话题，而不是纯粹的军事问题。谁都喜欢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言，就像老酒喜欢谈论太平洋战争而不是服装和化妆品一样。时间有限，麦克阿瑟决定单刀直入。

“总统先生，对巴丹曾经发生的惨剧，美国人民已经原谅了您。您肯定希望能连任下届总统。但如果您批准一项让菲律宾处于侵略者铁蹄之下，直到签署和平条约才能获得解放的计划，令1700万名基督徒因此感到羞愧的话，美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再原谅您了。我敢说，美

国人对此会非常生气，他们会把怒火在这个秋天的选举中释放出来。您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战略或者战术原因，但这将毁了您的政治前途。现在，总统先生，我的司令部里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请原谅，我告辞了。”

麦克阿瑟俯身握了握总统的手，扭头便走。当他走到门口准备抬脚跨出去时，罗斯福叫了声“道格”，他显然被麦克阿瑟说服了。罗斯福似乎很不情愿就这样说再见，他要麦克阿瑟陪他再做一次视察。如果抛弃菲律宾人，那么在日益临近的大选中就可能在政治上遭受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点罗斯福比麦克阿瑟更清楚。

在驱车前往一处军事基地的路上，麦克阿瑟问总统：“您认为杜威取胜机会有多大？”罗斯福说自己很忙，没时间去考虑政治问题。麦克阿瑟转头开怀大笑。罗斯福盯了他一会儿，也大笑起来。罗斯福说杜威人不错，只是政治经验欠缺：“如果大选之前德国战败的话，我就不会再当选了。”罗斯福询问麦克阿瑟对大选的看法，老麦狡黠地回答说：“我们军人在海外打仗，对国内的政治不太了解。但请您放心，军队是一致拥护您的。”这话让罗斯福非常满意，他苍白的脸上终于泛起了一丝红晕。

接下来麦克阿瑟谈到了英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他认为美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等盟军的协助下即将打赢战争，没有理由再让英军来掺和，从美国人手中争抢胜利果实。他表示自己欢迎英国在西南太平洋对战争做出贡献，但不能改变现有的指挥结构。罗斯福似乎同意他的看法，但并没有当场表态。

在下午的会议上，罗斯福开门见山问尼米兹：“为了国家荣誉和战略需要，我们在攻取台湾之前，先拿下菲律宾如何？”

总统已经明确表态，尼米兹也就趁坡下驴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同意麦克阿瑟进攻吕宋岛，在全力做好支援和配合之后，中太平洋部

队将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

既然尼米兹大度地表示了对自己的支持，麦克阿瑟也乐得投桃报李，当场表态“将全力支持尼米兹攻打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行动”。夙愿既已达成，麦克阿瑟开始违心地“盛赞”海军对自己的支持，“我的所有成功都离不开海军的支持。我本人十分钦佩金上将能从全球角度审视太平洋战场的广阔视野。我和尼米兹将军之间的分歧已完全消失”。他把脸转向罗斯福，“等拿下东京之后，我和尼米兹将军一起邀请您到那里参加庆功酒会”。话虽说得无比动听，其实麦克阿瑟内心恨不能将可恨的金一把掐死。

罗斯福闻言，“龙心大悦”：“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调解你们的分歧，下次喝酒地点就定在东京。”——很可惜，罗斯福不可能有那样的机会了。“道格，你赢了。我不得不给金带回一个坏消息。可怜的倔老头儿厄尼。”——厄尼是他对金的昵称。

会议结果完全出乎莱希预料：“非常值得高兴也很不寻常的是，两位指挥官都没有要求增援。”

会议圆满结束。大家一起乘车前往参加尼米兹精心准备的饕餮盛宴。当众人回到马卡拉帕山时，尼米兹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寓所了。在迈克·赖利的指导下，超过500名“海蜂”工兵整整干了一天半。他们把棕榈树临时移走，修好了一条临时通道，因为总统不喜欢他被搀扶下汽车的尴尬场景被更多人看见。他们还修了一条通往后门的斜坡路，重新装修了后门，以便轮椅能顺利通过。为罗斯福使用方便，工兵特别修葺了楼下的卫生间，盥洗台被抬高了5英寸。抽水马桶也被抬高，这样总统就可以从轮椅直接滑坐到马桶上。所有改建之处都用油漆重新刷过并用喷灯吹干。

宴会上罗斯福破例喝了三杯烈性马丁尼酒。这是一次由36位陆海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盛会。高级军官除莱希、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外，还

有刚陪夫人范恩渡过难关从国内赶回的哈尔西。副官拉马尔少校从出席宴会的将军肩上数出了146颗星。除斯普鲁恩斯征战在外，太平洋战场三位现役上将悉数到场。四位上将海军独占其三，也与太平洋战场由海军主导的大趋势吻合，在欧洲则恰恰相反。宴会主菜是夏威夷著名的麒麟鱼，已经由总统医生麦金太尔中将提前检验过。

宴会结束后，麦克阿瑟准备告辞。罗斯福突然叫住了他：“你认为海军最终会同意你的计划吗？”麦克阿瑟向罗斯福保证，他和尼米兹之间的分歧已完全消除：“总统先生，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彼此完全了解。据我所知，他对金将军的计划并非真心拥护。”随后麦克阿瑟到谢夫特堡和理查森道别，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返航之旅。飞机从希卡姆机场起飞时，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地告诉随行人员：“我们的计划推销出去了！”罗兹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还说麦克阿瑟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

战争初期，罗斯福经常插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制定。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随着战场形势不断好转，罗斯福开始逐渐放手，更多让参谋长去做出决策。尽管如此，他的意见仍然非常重要。如果军方高层在吕宋和台湾之间难以决断，总统的观点肯定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7月29日，罗斯福前往檀香山海军医院慰问伤员。特工推着他进入外科病房，那里都是战斗中丧失了上肢或下肢的年轻人。他懂得战士的痛苦，那些经历他也有过。罗斯福微笑着朝众人挥手，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这也是个双腿不能行走的人，但他战胜痛苦最终成为美国总统，大家完全没有理由绝望，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罗森曼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见过罗斯福流泪，但那天离开医院时，他差点哭了。”

在希卡姆机场，一行人看到了从关岛返回的飞机，医护人员正从机上抬下伤员。罗斯福视察了海军造船厂，在海军第十四军区司令部大楼前，总统在敞篷车内发表了即兴演讲。黄昏时分，在向尼米兹、理查森、戈姆利等人表达谢意之后，总统一行登上重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沿354度向阿留申群岛驶去。次日，“海蜂”把棕榈树重新移回，尼米兹寓所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回到布里斯班不久，麦克阿瑟收到了一条坏消息，菲律宾总统奎松8月1日病死于美国纽约萨拉纳克湖的一所医院，他为此的确伤心了好几天。与奎松的友谊可以追溯到40年前，麦克阿瑟清晰记得1904年的那个春天，他第一次到菲律宾任职时与奎松在马尼拉陆海军俱乐部参加晚宴的情景。当时麦克阿瑟只是一名陆军中尉，和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奎松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能够预见未来的话，那个晚上也许不会那么快乐，也许将更加快乐。死神又夺走了我的一个老朋友，它也在不断向我逼来！”他想起自己曾向奎松做出的庄严承诺，要亲率大军杀回菲律宾，解救他的国家和人民。现在菲律宾已经近在咫尺，但那个自称“将生命许给菲律宾”的人永远也看不到那一幕了。奎松之死，使他收复菲律宾的心情更加迫切。

8月9日，麦克阿瑟收到了总统的一封来信：“我即将结束本次旅行返回华盛顿。这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可惜时间太短了。特别是和您在檀香山的两天会晤，使我看到整个广大地区的壮丽图景，它比我离开华盛顿以前设想的更加美好。您正在完成一项真正光辉的事业，克服自然地理及某种人类禽兽带给我们的巨大艰难险阻。我一回去就推行这个计划，我相信这是合乎逻辑的可行计划。就我个人来说，在檀香山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对换身份和职位。我总觉得，您当总统，要比我做将军去收复菲律宾干得更出色。我到阿留申群岛时，听到了奎松总统病逝的噩耗，以及奥斯梅纳宣誓接任总统的消息。总有一天，马

尼拉要举行升旗仪式。毫无疑问，我希望这一仪式由您来主持。这个日子一天天临近了。问候尊夫人与孩子，我希望能尽快见到你们。”

回国之后，罗斯福在电台上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宣称“我和我的老朋友麦克阿瑟将军意见完全一致”。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信号，意味着美军重返马尼拉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美国一些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一眼就看出了罗斯福的目的，这样安排是使进攻菲律宾的消息恰好在总统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时成为报纸上的头版头条。

罗斯福并不想把在檀香山与M、N达成的协议强加给自己的参谋长，他只让莱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介绍了珍珠港会议的情况。莱希在回忆录《身临其境》中这样写道：“当他们听说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表示眼下没有任何分歧，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制订作战计划时，多少都感到有些惊讶。”

莱希代表总统传达意见，他本人无疑是支持进攻吕宋的。马歇尔是参谋长中最具政治家素质的人，既然总统已经同意且麦克阿瑟同属于陆军，他也乐得顺水推舟。马歇尔委婉地表示：“基本同意麦克阿瑟将军关于美军在菲律宾人的协助下攻占吕宋比在中国台湾保留一个立足点更有利的观点，这是一个与美国国家荣誉密切相关的问题。”阿诺德一向缺乏主见且同属于陆军，除了为B-29取得出发基地叛变陆军支持过金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和马歇尔保持一致，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况且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从莱特岛向北推进，他的陆军航空兵起到的作用也会更大一些。

主张跳过吕宋直接进攻中国台湾的金瞬间便成了孤家寡人。他指出，马歇尔关于国家荣誉的说法近乎感情用事，不值得一驳，继续坚持进攻台湾。金强调这样做不但可以缩短战争，也许比进攻吕宋能更早让菲律宾人民获得解放，还能顺便鼓舞中国人继续抗战的斗志。一

向飞扬跋扈的金一边和马歇尔辩论，一边致电尼米兹，要他尽快制订登陆台湾南部及厦门的作战计划。

尼米兹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不久后回到珍珠港的斯普鲁恩斯。通常情况下，接到命令的斯普鲁恩斯会立即组织参谋人员草拟作战计划。但这次他深信金今后一定会放弃进攻台湾，现在制订计划纯属浪费纸张。他干脆让参谋人员集体回家休假，“不要在永远不会打的一次战役上浪费时间”，他本人也飞回国内向玛格丽特报到去了。

华盛顿关于进攻吕宋还是中国台湾的辩论在9月初达到高潮。陆军参谋部经过慎重研究，对金提出的登陆台湾南部和厦门的计划提出了如下疑问：

第一，日本人不会容许美军在台湾南部安居，一定会从北部向南部发动猛烈反攻；

第二，想同时在台湾南部和厦门地区坚守两个滩头阵地，非常困难；

第三，这一地区距离日军基地很近，登陆美军不易对付敌人飞机的攻击，也不易阻止日军增援。

综合以上因素，陆军提出，上述作战最后必将演变成一场成本巨大的持久战，不仅仍须最终占领全部中国台湾，还要在中国沿海攻占相当宽广的一片地区。如此大规模地面作战将会延缓向日本本土的推进，对盟军人力资源也是一种吃不消的负担。陆军情报部门估计，部署在台湾的日军比金想象的要多得多，美军必须投入更多兵力。根据9月的测算，尼米兹同样缺乏后勤部队，人数可能达到7.7万人到20万人。

华盛顿参谋部门曾经研究过各种补充后勤部队的方案。海军建议从西南太平洋战区抽调后勤部队。麦克阿瑟坚决反对，声称自己的人

员也不宽裕。如果从他的战区抽调，则会影响对棉兰老岛和莱特岛的作战，美国人甚至会陷在菲律宾中南部地区动弹不得。麦克阿瑟进而提出，虽然台湾和厦门作战与吕宋作战在突击阶段所需战斗部队大致相等，但选择后者，他可以利用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作为临时补充，在台湾则肯定没有这种机会。

截至1944年9月中旬，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所能提供的后勤单位非常有限。华盛顿高层的看法是，必须等到欧洲战争结束，才可能有新的来源。这是陆军后勤部队司令官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强力主张的观点。假设欧洲战争能够在1944年11月1日之前结束，尼米兹也许可以在1945年3月1日发动对台湾和厦门的作战，前提是立即取消进攻吕宋的计划。否则即使到了那个时间，尼米兹仍然可能无法行动。除非攻占台湾具有超越其他一切的优先权，比如，和德国人的作战。这是萨默维尔及参谋人员综合考虑海运、军队部署、进攻舰只、飞机可用比例、计划人员伤亡率、火力单位、要预备的替换品数量、时间和距离因素后得出的综合结论。

萨默维尔认为，海军提出的数字是不合理的。后勤专家确信，无论欧洲战局如何发展，麦克阿瑟一定能在1944年年底之前推进至吕宋。他可以用6个师发起进攻，1945年2月他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所有资源。参谋长联席会议无须为了支援进攻吕宋，停止在地球另一边的军事行动。况且，现在判断欧战在11月1日结束为时尚早。后来事实证明，萨默维尔的判断非常准确，希特勒果真继续顽抗了半年还多。

陆军提出假若先进攻台湾地区，将牵制更多部队、船只、登陆艇和飞机，那样对吕宋的进攻可能要到1945年11月都无法发动。同样道理，美军对日本采取任何其他重大步骤诸如对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进攻行动也会相应推迟。总之，先进攻吕宋比进攻中国台湾要安全得多。华盛顿已经对两大战区下达了进攻莫罗泰岛和贝里琉岛的命令，相信两地指日可下。这样，美军后方基地距吕宋的海上交通线不仅较短且

易保护。与之相反，假使吕宋岛仍在日军手中，则目前基地到台湾的交通线较长，而且极易遭到吕宋岛日军的攻击。

就在军方高层激烈辩论的同时，令金无比讨厌的英国人又来添乱了。9月5日上午，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乘火车离开伦敦，在克莱德河口的格里诺克登上了豪华游轮“玛丽皇后”号。英国人的目的地是加拿大魁北克。首相随员除驻华盛顿特别联络官迪尔元帅、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海军大臣坎宁安、空军参谋长波特尔、首相参谋长伊斯梅等军事人员之外，还有外交大臣艾登爵士。诺曼底登陆彻底改变了欧洲局势，尽管不能肯定可以在1944年战胜德国，但盟军赢得最终胜利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丘吉尔终于有余暇关注一直被她视为次要方向的太平洋战场。之前丘吉尔张嘴必谈“先欧”，现在必须开始考虑“后亚”的问题了。

六天航途中，英国人几乎每天都在开会，有时甚至一天数次。大英帝国在远东有广阔的殖民地。开战之初半年之内，中国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缅甸等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英国人在远东丢的人真是说多大就有多大。丘吉尔告诉随行众人，我们在远东的损失即使不比美国人大，也肯定不会比他们小。时至今日，仍有超过16万名英国战俘和平民在日本人手中。香港和新加坡需要收复，马来亚必须重新获得解放。近3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德国第一”的方针，现在到了解放亚洲的时候了。

丘吉尔介绍了此次参会的主要目的：一定要让美国人答应，英国应该在远东战争中起充分对等的作用。最后他说：“我最担心的是，美国人在战后年代里抱怨说：‘我们在欧洲帮了你们的忙，你们却在我们打击日本时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在战场上收复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属地，而不应该让别人在和平会议的谈判桌上将它们交还我们。”

9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参谋长们建议从意大利抽调地面军队到远东地区。丘吉尔对此提出警告，这一建议的基础是德军在1944年战败，“这是一个危险的预测”。丘吉尔指出，目前英国能做的贡献主要来自海空两个方面，海军当先。大西洋和地中海舰队的大部分舰船可以东调锡兰，用来充实东方舰队，在此基础上成立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从人力资源和补给角度来看，派出一支舰队比从欧洲运送一支陆军及装备并维持其补给更加经济。何况舰队可以随时出现在日本投降仪式上，这在战后会被认作在对日作战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直接证据。尤其是英国欲在远东维持其战前殖民统治，这种表态尤为重要。

“我决定，我们首先应当要求美国盟友，让我们的舰队全面参加对日本的主要进攻行动。在德国被打败之后，皇家空军应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皇家海军赴远东参战的最大阻力来自金，尼米兹也持同样的观点。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即使没有英国人帮助，他们同样可以打败日本人。太平洋是美国人的战争，他们1944年春天之前取得的胜利就是最佳例证。金甚至提出，因为英国舰船不习惯美军的做事方式，他们很可能会阻碍作战而不是帮助作战，通俗讲就是“帮倒忙”。连一向不爱发表意见的斯普鲁恩斯也难得地张开了嘴：“英国舰队的到来，将强加给我和我的下属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美国人还有另一层顾虑。皇家海军在太平洋上基地太少，美国人自身基地因大规模快速推进、控制海域越来越广，已经不敷使用，物资和兵员补给越来越困难。和英军航母必须依托基地作战不同，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可以离开基地、依靠海上补给出海作战数月之久。美国人还认为，英国人缺乏大规模使用舰载机的经验，这恰恰是他们的专长。日军偷袭珍珠港出动的飞机是皇家海军空袭塔兰托意大利舰队出动飞机的20倍，而从1943年底开始，美军每次出动的飞机至少是袭击珍珠港日机的两倍以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意大

利海军完全无法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提并论——以往的世界老大皇家海军在技战术变革的关键时刻逐渐落伍。

1942年11月盟军登陆北非，皇家海军在地中海的局势大大改观。此时太平洋上美军只剩下“企业”号在独撑危局。金再次提出调派英军航母到太平洋作战的请求。上次拒绝金的要求已经引发了诸多不愉快，这次再拒绝实在说不过去了。1943年3月4日，皇家海军“胜利”号航空母舰抵达珍珠港，尼米兹亲自登舰慰问。到9月26日返回英国克莱德港，“胜利”号在半年时间里并未真正参加过战斗，仅执行一些巡逻、侦察之类的辅助任务。其间，“胜利”号从6月27日出航到7月25日返港，创下英军航母连续出海航行28天的最高纪录。对此美国人简直笑掉了大牙。英国人不得不承认，美军第五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作战效率最高的海军舰队。

就皇家海军赴远东参战问题，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进行过多次沟通。金蛮横地指出，不允许英国人到菲律宾群岛以北和以东地区活动，那里的事儿美国人完全处理得了。英国的参谋长向丘吉尔抱怨说，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一带的边远角落小打小闹距东京太远，不利于战后宣传英国在击败日本的过程中同处于主力地位。鉴于金和美国海军的强力反对，丘吉尔准备做出妥协，不和美国人争指挥权，派往太平洋的英军舰队无条件接受尼米兹的指挥。可以想象，一向自视甚高的英国人在做出上述决定时该有多么伤心。

为了缩小和美国人的差距，便于今后联合作战，英国人已经为此付出了艰辛努力。1944年2月，斯普鲁恩斯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空袭特鲁克，日本联合舰队部分舰艇被迫撤往新加坡南部的林加锚地，形成了向西进入印度洋的威胁。实际上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去惹英国人的打算。由于大部分主力舰艇调往欧洲支援诺曼底登陆，当时锡兰只剩下“光辉”号一艘航母。东方舰队司令官詹姆斯·萨默维尔上将向尼米兹提出请求，在英军第二艘航母抵达印度洋前，

暂借美军一艘航母到锡兰与英军并肩作战。彼时尼米兹手头已颇为宽裕，况且英国人也曾借过咱一艘航母，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命令“萨拉托加”号航母在驱逐舰“邓拉普”号、“卡明斯”号、“范宁”号护航下前往帮助英国人，“萨拉托加”号因此缺席了马里亚纳海战。英国人可谓老谋深算，他们商借航母并非仅为了加强战力，还在于通过联合作战熟悉并掌握美军航母的作战手法。

4月初，为了掩护麦克阿瑟进攻荷兰迪亚的军事行动，金致电萨默维尔，希望东方舰队能够出动，攻击苏门答腊岛或安达曼群岛作为佯动。萨默维尔亲自带队出击，执行代号“座舱”的攻击行动。随他出动的除2艘航母外，还有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1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3艘和潜艇1艘。4月19日清晨5时30分，“光辉”号和“萨拉托加”号在距目标330公里处放飞了由29架战斗机护航的46架攻击机，空袭了苏门答腊岛北端的沙璜岛日军基地。英军一向龟缩不出，本次行动完全达成了突然性。没有1架日机升空拦截，日军高射炮直到炸弹落下才仓促开火。出击的美英战机除一架受伤迫降、飞行员被潜艇救起外均安全返航。本次作战战果并不丰厚，仅击沉日军1艘小型商船并迫使另一艘抢滩搁浅，几艘油船中弹起火。英军声称击落日机6架、地面摧毁22架。本次行动并未对荷兰迪亚主战场起到任何牵制作用。

爪哇岛北岸泗水军港是日军主要反潜基地，对美军潜艇在中国南海的破交战构成了较大威胁。应金的要求，英军东方舰队再次策划实施了“方形艇”行动。5月17日清晨4时30分，“光辉”号和“萨拉托加”号出动攻击机48架，在21架战斗机护航下空袭了泗水军港和附近炼油厂。日军船坞遭到严重破坏，1艘商船被击沉，沃诺格罗摩炼油厂起火燃烧。作战结束后，“萨拉托加”号及护航舰只与英国人分手，经澳大利亚返回美国西海岸接受现代化改装。虽然“萨拉托加”号在美军航母中的表现远称不上出色，但英国人还是对它展现出的高效率

表示由衷惊叹，“其细致精密的飞行甲板调度给我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取得的战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英军来说，两次行动的最大价值在于获得了与美军联合作战、对岸上目标实施多艘航母协同攻击的宝贵经验，为未来主力舰队重返远东开了个好头。8月23日，1942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东方舰队司令官的萨默维尔卸任。他和丘吉尔素来不睦，现在又和首相宠臣蒙巴顿闹翻了脸，因此必须离开远东。萨默维尔的继任者是原本土舰队司令官布鲁斯·弗雷泽上将，他将指挥随后成立的英军太平洋舰队。

言归正传。9月10日，“玛丽皇后”号驶抵哈利法克斯。丘吉尔一行弃船登岸，乘20个小时火车前往魁北克。罗斯福的专列在魁北克车站一个毗邻铁轨上等他。除了和英国人对等的莱希、马歇尔、金和阿诺德之外，罗斯福还带来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因为会议很可能谈及战后的金融问题。丘吉尔有夫人和女儿同行，罗斯福也带来了埃莉诺，这是她第一次随丈夫出席重要会议。9月12日，从欧洲发来了美军已跨越亚琛西边德国边境的消息。同日伦敦来电说，“盟军在靠近德国边境时，敌军抵抗明显增强”。

9月13日上午，被丘吉尔命名为“八边形”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罗斯福请丘吉尔主持会议。大英帝国首相率先做了高屋建瓴的发言：“我们把万物点化成金！经过3年多周密谋划，进军法国成功了，巴黎获得了解放，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已经越过塞纳河，盟军部队从法国南部登陆向北挺进到里昂。在意大利，德国人从罗马溃退到佛罗伦萨，红军先头部队逼近华沙。事态发展说明我们的设想是出色的，而且执行得非常准确。未来历史学家一定会说，我们盟国的作战机构在德黑兰会议后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丘吉尔提出，如果按战场上师的数目计算，“我们在欧洲所尽的力量大约同美国相等。我引以为豪的是，我们能同我们伟大的盟友平起平坐。我们的力量已经达到了顶峰，我们盟友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他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他已经博得了我们的完全信任，他同蒙哥马利将军关系非常融洽，蒙哥马利将军同布莱德雷将军之间也是如此。一个高效、统一的联合参谋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仗打得那是相当漂亮”。丘吉尔指出，鉴于德国人仍在负隅顽抗，近期不宜从欧洲过多调走地面部队。马歇尔当场给出保证，不从欧洲抽调部队。丘吉尔对苏联进攻巴尔干半岛表示了担心，认为苏联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已成为一种危险，最好能抢在他们之前抢占中欧某些重要地区如维也纳。

丘吉尔高度评价了由英国人主导的英帕尔之战，顺便也表扬了史迪威奇袭密支那的军事行动。接着他话锋一转，指出在缅甸丛林无限期作战极为不利，伦敦制订的“吸血鬼”计划拟于1945年雨季来临之前夺取仰光。

罗斯福提出，无法部署美国部队去恢复欧洲的前殖民地。丘吉尔毫不让步，“我们必须在战场上重新获得我们在远东的合法属地”。他承认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左右为难，建议美军派两个师到缅甸替换英国军队，让他们能去执行夺取仰光的任务，然后进攻苏门答腊、马来亚和新加坡。

会议渐渐进入正题。丘吉尔煞有介事地说：“某些擅长制造麻烦的人说，我们在打败德国后不会参加对日作战。大英帝国不但不会逃避这个责任，而且渴望在对日战争中起尽可能大的作用。我们这样做有充分理由。日本对大英帝国同样是个死敌。英国在战争中丧失了大量领土，损失惨重。我现在表示，英国舰队愿意在美国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下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应当能够提供一支强大而又配备齐全的力量。我希望到1944年底，这支力量包括一些最新式战列舰和航空母

舰，并且建立一支规模相当的辎重船队，使战舰在相当长时间内无须依靠岸上基地的补给。”

丘吉尔希望皇家海军能够同美国舰队并肩作战，以便在战后向世界表明，太平洋并非美国的内湖。金已经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拒绝了这一计划，理由是英军缺少进行远程作战所需的充分后勤支援。两三年来，英国人一直尽可能不重视这场战争，并想方设法从这里调走兵员和物资，这使金极度反感。对丘吉尔的提议，金粗野地表示：“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准备起草一个文件。”言外之意就是拒绝。

金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丘吉尔。在一场有英国人参加的战争中，居然有人斗胆认为用不着皇家海军助战，这在历史上可是头一回。在丘吉尔看来，把一支有着辉煌历史的舰队交给美军指挥已经够丢人了，竟然没有立即得到充满谢意的欢迎，简直不可思议。他的声调瞬间提高了好几度：“我已经表示愿意把英军舰队交给美军指挥了，你们还不同意？”

还是政治家更有风度。“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愿意看到英国舰队与我们并肩作战。”罗斯福及时接过了话头，他的话使金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

坎宁安解释说，最迟到1944年底，皇家海军参与太平洋作战的舰艇可以达到以下规模：重型航母4艘、轻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14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24艘及其他辅助舰艇60艘。放在1941年底或1942年上半年，上述数字足以让美国人激动得颤抖。但是现在，金对坎宁安的表示似乎没什么明显反应。美国人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英军航母装备的舰载机超过一半是美国人的“地狱猫”“海盗”“复仇者”“无畏式”。

罗斯福的答复让丘吉尔非常满意。他得寸进尺地提出，皇家空军愿意参加对日大轰炸，为击败敌人做出进一步贡献。马歇尔说，他和阿诺德正在设法如何尽量把大多数飞机投入战斗。“不太久以前，我们还叫喊飞机不够，现在飞机实在太多了。”波特尔表示：“如果我们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可以在空中加油的话，它们就能飞得同你们的B-29一样远。”

丘吉尔表示未来取决于双方的良好关系，英国应当在对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美国在对德作战中给过我们极为慷慨的援助，“为了报答这种盛情，大英帝国理应竭尽全力，帮助美国打败日本”。对此金简直不屑一顾：当年我快饿死时向你讨一块红薯，你不给；现在我发迹了，天天鲍鱼鱼翅都吃不完，你却给我送来一块馒头，还要我领你的情，简直岂有此理！但罗斯福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明确表态，金也只能一脸铁青地坐在那里。

罗斯福对丘吉尔的“慷慨大度”表示感谢，提出在美英历次会议中，每次见解和基本看法都更趋一致，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双方一直保持着诚挚友好的态度。现在还不大可能预见对德作战何时结束，“我们必须从东面或西面进攻他们，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是灵活的。对日作战进度要取决于欧洲战局”。罗斯福谈道，美军下一步将收复菲律宾，“从菲律宾或中国台湾，或从我们在中国所能攻夺的桥头堡对日本施加压力。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中国大陆站住脚，中国就可以得到挽救”。罗斯福提出，新加坡能否绕过去，在其北面或东面夺取像曼谷这样的地区。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考虑过进攻苏门答腊岛的计划。

丘吉尔说，这一切只能等拿下仰光之后再作决定。双方谈到了苏联，斯大林已经答应在打败希特勒后参加对日作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言行不一，苏联人无疑对东方有很大的野心。假定希特勒

到1月被打败了，日本将同时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3个国家，他们是否继续抵抗下去是值得怀疑的”。第一天会议到此结束。

当天晚上，金收到了尼米兹从珍珠港发来的紧急电报。哈尔西在空袭菲律宾的过程中发现，莱特岛日军防务空虚。他建议取消之前确定的一系列进攻行动，集中兵力在最短时间内进攻莱特岛。尼米兹的建议是，一俟帕劳之战完成，立即调遣当时准备进攻雅浦岛的陆军第二十四军，会合第三舰队进攻莱特。

马歇尔提出就上述问题征求麦克阿瑟的意见。哈尔西的建议及尼米兹开出的支票一起被发往荷兰迪亚。马歇尔同时发出询问：“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能否采纳尼米兹提出的立即进攻莱特的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项行动非常可取，它将把你们战区的战争进程提前数月。”

麦克阿瑟正在从莫罗泰岛返回荷兰迪亚途中，上述电报同样被发送到“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看到电报，麦克阿瑟敏感地发现，哈尔西的建议客观上为打破关于作战目标的僵局提供了最佳良机。他可以把这一行动扩大为进攻菲律宾的一场大战：同时攻打莱特和吕宋。用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和尼米兹提供的其他舰艇， he 可以把6个师一次输送上岸。为什么要把6个师全送往莱特岛呢？那是最稳妥也是最没出息的做法。能够名垂青史的伟大统帅是可以做到一箭双雕的，他要同时攻打莱特和吕宋：4个师从林加延湾登陆，两个师在莱特上岸，一举歼灭菲律宾的数十万日军。

麦克阿瑟给萨瑟兰发去电文：“现在有一个绝佳机会，我们可以把计划内的最初和最后军事行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铁钳行动。迅速集结6个师兵力就够了。把他们分成4个师和两个师运输。今晚你就让人研究方案，明天向华盛顿呈报计划。这是我们的大好时机。这种双重打击会让敌人措手不及，这项计划肯定不会失败。”麦

克阿瑟认为，这项大胆的计划如果被华盛顿采纳，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吕宋和中国台湾的争论。电文加密后发出，但直到麦克阿瑟回到荷兰迪亚，萨瑟兰才收到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

表面看萨瑟兰整天牛哄哄，其实他属于胆小怕事之人。接到魁北克发来的电报，不敢擅自做主的萨瑟兰立即叫来了肯尼和作战训练处长史蒂芬·张伯伦准将。萨瑟兰问他们：“经过短时间准备，我们是否可以向莱特岛发起进攻？空中掩护情况怎样？”

三人会商后一致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尼米兹提供的舰艇和地面部队，同时撤销10月15日、11月15日进攻塔劳群岛和棉兰老岛的军事行动，西南太平洋战区完全可以组织四个师的兵力进攻莱特。但要在12月攻打莱特的话，他们仍缺少100艘登陆艇、两个步兵师和几十万吨物资。

最大的难题是空中掩护，张伯伦说这个问题应该由海军解决。对此肯尼不以为然，指出P-38从现有基地出发无法飞抵莱特岛，尼米兹提供的航空母舰几天之后就会离开，陆军工兵无法在周围找到修建机场的合适地点。进攻部队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作战，这实在太危险了。肯尼进而提出，哈尔西对莱特岛上日军兵力的判断严重失实。据岛上菲律宾游击队队长惠特尼少校提供的可靠情报，驻岛日军是精锐第十六师团，兵力将近2万人，且配备有重炮和坦克部队。他们正在岛上大肆修建防御工事。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莱特岛与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仅仅一水之隔，第十六师团可以随时得到来自后两者的增援。

在收到马歇尔电报一个半小时后，萨瑟兰做出了第一次回复：“不同意哈尔西关于莱特岛守军力量薄弱的估计，所需登陆部队、飞机和攻击舰艇可能刚刚够用。”

电报发出之后，萨瑟兰和肯尼又做了进一步研究，两人的担心在不断增加：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得不到明确承诺，金就会说，西南太平洋战区对发动菲律宾战役缺乏信心，转而继续推销进攻中国台湾的方案。两人越想越怕，金甚至可能用这封电报为尼米兹争取到集中使用登陆部队的权力！麦克阿瑟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萨瑟兰认定，一切关于提前攻击菲律宾的决定都会得到麦克阿瑟的赞同。他立即以非常自信的口气起草并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为了协调同尼米兹将军的安排，我们同意于10月20日实施对莱特岛的登陆。”电报落款人是陆军上将麦克阿瑟。

前文提到，萨瑟兰的电报抵达魁北克时，美英一众高级将领正在参加加拿大陆军总参谋部在弗隆特纳克别墅餐厅举办的豪华晚宴。莱希、马歇尔、金和阿诺德第一时间被叫出，到旁边一个小房间紧急商议对策。这对主人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谁都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切都要为战争让路。

“既然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3位将军都信心满满，我想，我们应该比他们有更大的决心。”马歇尔说。在接到萨瑟兰第二封电报90分钟后，荷兰迪亚和珍珠港同时收到了魁北克发出的紧急电文：

一、威尔金森少将率领的雅浦岛进攻部队及陆军第二十四军划归麦克阿瑟指挥，参加在10月20日发起的莱特岛登陆行动。

二、所有参与帕劳作战的运输船，在完成卸载后立即前往西南太平洋，协助第七两栖舰队运输克鲁格中将的第六集团军。

三、所有参与帕劳作战的舰船及护航航母，归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中将指挥，掩护莱特岛登陆作战。

四、立即攻占乌利西环礁，作为舰队的前进基地。

接到魁北克发来的电报，尼米兹在第一时间下达了命令。太平洋上，满载按计划进攻雅普岛部队的运输船立即改变航向驶往马努斯岛，准备进攻贝里琉和乌利西环礁的部队继续向预定目标前进。贝里琉作战来不及取消，前文已有所述。尼米兹命令所有为帕劳作战提供支援的舰船，包括火力支援舰艇、护航航母、运输舰、护卫舰一旦能够脱身，立即驶往西南太平洋向麦克阿瑟和金凯德报到。

9月17日9时，“纳什维尔”号在荷兰迪亚顺利靠岸。踏上陆地的麦克阿瑟认为，萨瑟兰等人肯定正在研究同时登陆莱特岛和吕宋岛的方案。码头上的萨瑟兰显得非常紧张，他恳求肯尼到场，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一旦麦克阿瑟爆发雷霆之怒，两个人挨训总比一个人强。萨瑟兰惴惴不安地向麦克阿瑟汇报了魁北克有关哈尔西提前登陆莱特岛的建议以及尼米兹答应全力支援的承诺，之后他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我已经以您的名义回电同意了上述建议”。

麦克阿瑟这才知道，萨瑟兰并未收到他从巡洋舰上发出的电报。异乎寻常，麦克阿瑟并没有因此发火，只是问两人：“为什么只搞一次登陆，而不是两次？我们应该同时在莱特和吕宋登陆！”

毕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石破天惊的意见，包括萨瑟兰和肯尼在内，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沉默半晌，萨瑟兰才解释说，根据张伯伦的测算，即使把大量必需物资留在仓库里，把人像装沙袋一样塞进运输船，现有船只也足够运送克鲁格现有部队和尼米兹提供的增援人员，最多不超过5个师，再多一个人都装不下。如果冒险用两个师进攻莱特，那么进攻吕宋的部队最多只能有3个师。吕宋岛日军保守估计不下20万人，行动要冒极大风险，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麦克阿瑟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但他必须面对现实。既然所有测算都不支持同时登陆两岛的做法，他也只好放弃自己的“宏伟想法”。这是麦克阿瑟唯一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对下属让步。萨瑟兰和肯尼双双出了一口大气，总算过关了。

宴会间出现的小插曲并未影响会议的进程。随后几天里，美英双方举行了多轮会谈，大部分属于有关欧洲的事项。双方决定对德战争结束后，把在欧洲的人力物力全部调来远东，争取欧洲战事结束后18个月内打败日本。从会议进程可以看出，尽管罗斯福做出了让步，但美国人在会议上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罗斯福和丘吉尔私下里谈论了原子弹问题，这种超级武器在1945年8月“几乎肯定”可以准备好。开会的这一周时间里，盟军共出动战机2600架次，以损失超过百架为代价向德国人投放了9360吨炸弹。但一颗原子弹只需一架飞机搭载，其威力至少相当于2万吨高爆炸药。两人商定，如果原子弹最终能够使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也许可以用来打击日本人。日本人将被警告如果不投降，就会遭到原子弹的反复轰炸”。会议最后一天，丘吉尔提出也许没必要使用原子弹，对日本城市“猛烈、持续、不断增加”的轰炸很可能迫使日本投降。

会议期间，两人谈到了美国大选。丘吉尔说，如果好朋友无法当选，“那么美国人民也太忘恩负义了”。丘吉尔想不到的是，真正忘恩负义的是他的臣民，他将在10个月后的大选中败北。丘吉尔很为罗斯福的健康担忧，他曾私下找到麦金太尔，问总统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虚弱。麦金太尔向他保证，总统的身体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丘吉尔说：“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他可不能出什么问题。”莫兰爵士担心，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影响他做出决策，“他的脖子和衣领之间甚至能放进去一个拳头，那时我对自己说，他这个年龄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就瘦成这个样子的”。

罗斯福糟糕的健康状况路人皆知。会后不久，到白宫参加会议的副总统候选人杜鲁门有着同莫兰一样的担心。他告诉自己的法律顾问哈里·沃恩：“你知道，我非常关心总统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竟然那么虚弱。在向茶里倒奶油的时候，他倒在碟子里的奶油比倒在杯

子里的还多。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但他的身体快垮掉了，我很担心他。”

9月16日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丘吉尔次日乘火车离开魁北克。20日清晨，英国人登上“玛丽皇后”号并于25日顺利返回伦敦。

虽然做出了跳过棉兰老岛、提前攻打莱特的决定，但此后进攻中国台湾还是吕宋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华盛顿有关上述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恰在此时，来自远东的一份电报对华盛顿做出最后决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9月中旬，史迪威报告说，日军在中国的攻势已经使美军失去了第十四航空队可以有效支援攻打吕宋或中国台湾军事行动的最后基地，这些基地丧失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断无收复的可能。

这一消息对华盛顿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军提出进攻台湾和厦门的计划，意在扩大或建立在中国东部的机场，供B-29空袭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目前这些基地完全丧失，短时间内没有收复的可能，登陆厦门就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进一步说，攻占台湾主要是为在中国海岸登陆寻找一个踏脚板，现在已变得无关紧要了。

海军高层必须重新考虑登陆台湾和厦门的计划。多数人认为，若仅仅攻打台湾而不同时攻占内地的一个港口，行动将变得毫无意义。台湾本身缺乏可供一支大舰队停泊的港口，也不能提供美军所需的后勤基地。假使在中国海岸已无建立和发展港口的需要，为什么还要进攻台湾的某一部分呢？金后院起火了。

陆军趁机提出了新观点。B-29若以台湾北部为基地参加对日作战，毫无疑问比从吕宋北部、马里亚纳群岛或中国西部更加有利。但若仅以台湾南部为出发基地，比其他基地所获利益非常有限。事实上，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距东京比中国台湾南部还近些，且受到日军空中拦截的威胁更小。吕宋北部虽然远了300公里，但比台湾南部有更多优点：那里有较大空间可供修建B-29使用的机场，对空攻击也更安

全。即使尼米兹能够在1945年3月1日攻占台湾南部，B-29也要到暮春或初夏季节才能够从那里出发去轰炸日本。阿诺德计划在1944年底之前利用马里亚纳群岛基地出动B-29轰炸日本本土。也就是说，陆军航空兵对攻占台湾完全丧失了兴趣，开始与陆军其他单位一起反对金上将登陆台湾南部和厦门的作战计划。

1944年9月底，几乎所有军事考虑都指向了下述路线：进攻吕宋，跳过中国台湾，不考虑中国沿海港口，下一步直接跃向硫黄或冲绳。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中，只剩金在孤军奋战，继续主张跳过吕宋进攻中国台湾南部和厦门。由于罗斯福已明确表态支持麦克阿瑟，金知道军事和政治因素均对自己不利。他开始改变策略，不再提直接进攻台湾，而针对进攻吕宋提出反对意见。金指出，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为保护吕宋滩头和运输船队安全，太平洋舰队所有快速航空母舰必须在那一带滞留长达6周时间，这显然要冒极大的风险。金最后说，海军断然不能接受麦克阿瑟进攻吕宋的计划。

此时西南太平洋战区副参谋长理查德·马歇尔少将恰好回国，受麦克阿瑟指派到五角大楼敦促高层接受1945年1月登陆林加延湾的计划。马歇尔——不是那个上将马歇尔——立即把金提出“快速航母舰队将在战场附近滞留6周”的原话发往荷兰迪亚，以使麦克阿瑟能够在第一时间发起反驳。

麦克阿瑟心领神会。他立即致电华盛顿，自己对快速航母舰队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登陆之后把少量护航航母留在吕宋外海几天时间，到工程人员建好一个可供陆军战机起降的机场为止。麦克阿瑟强调，只有第一批登陆部队需要快速航母舰队的保护，以后补给与增援部队的空中掩护可以由陆基飞机承担。也就是说，登陆吕宋不需要长时间占用海军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可以很快将它们调走用于其他方向。麦克阿瑟揶揄金，假如按照你的思路执行针对台湾南部和厦门的作战，

快速航母舰队滞留在台湾近海的时间将会更长，危险更大，尤其当吕宋岛还在日本人手中时更是如此。这些人个个不是善茬儿！

麦克阿瑟的反击点中了金的人中穴，使他难以招架。但金还不愿就此罢休，还试图做最后的顽抗。他试图在海军内部寻找同盟，共同反对陆军的意见。9月29日到10月1日将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例行会议无疑是最后一次机会。金欲借本次会议取得部下的支持，并以海军高级会议决议的形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加压力。

金万万没料到，在制订参加莱特岛作战计划的同时，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已经开始考虑未来的作战方向。更多人提出，金进攻台湾和厦门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原来设想在1945年3月1日进攻台湾，主要基于德国可能在1944年提前投降，所有盟军部队都可以调来参加对日作战。很明显，希特勒的狂热意愿迫使德军继续战斗，欧洲战争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家逐渐倾向于斯普鲁恩斯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观点。但是这些岛屿距日本本土太近，只有等日军航空兵力得到进一步削弱后发起进攻才更稳妥。麦克阿瑟力主的吕宋岛作战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太平洋舰队参谋部建议，支持麦克阿瑟进攻吕宋，并初步确定在1945年1月20日进攻硫黄岛，3月1日进攻冲绳。尼米兹认可了这一想法，并准备在旧金山会议上正式向金提出。金尚不知道自己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

在外观摩作战的麦克阿瑟清楚，尽管总统和华盛顿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己的计划，但作战命令一日未下，随时就有变更的可能。他当然不知道金后院已经起火，连他手下的海军将领都在谋划集体反对他。如果麦克阿瑟能够梦到，后来出现的戏剧性变化竟得益于尼米兹等一众海军将领的反对的话，他一定会笑醒过来的。

除作战处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少将之外，随尼米兹一同前往旧金山的，还有8月刚从南太平洋调任中太平洋陆军航空兵司令官的哈蒙中将，新成立陆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官巴克纳中将。为了说服金放弃攻打台湾的计划，尼米兹进行了精心准备，并将核心意见概括在一张小字条上。从珍珠港出发之前，他提前通知在国内的斯普鲁恩斯，延长休假，直接赶到旧金山和大部队会合。尼米兹知道斯普鲁恩斯坚决反对进攻台湾，却对硫黄岛和冲绳岛情有独钟。金非常器重斯普鲁恩斯，由他帮自己一起说服金，可能更容易一些。虽然知道哈尔西也赞成进攻吕宋，但尼米兹并未把他召回来。哈尔西正率第三舰队征战海上，叫他回来一起向金施加压力明显有些过分了。

9月29日早上，当斯普鲁恩斯享受完额外假期赶到加利福尼亚联邦大厦时，看到珍珠港和华盛顿的海军军官正在会议室闲谈，交换前线与后方的看法，同时等待金和尼米兹的到来。远远看到斯普鲁恩斯来了，谢尔曼立即迎上去，把写有尼米兹意见的字条递给他：“好好看看，雷蒙德，有什么意见尽快告诉我。”

看过字条上的内容之后，斯普鲁恩斯非常满意，“我无须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字”，说完，把字条还给了谢尔曼。

尼米兹进入会议室后，金很快跟着进来了。谢尔曼朝尼米兹点头，意思是斯普鲁恩斯同意字条上的意见，然后把字条递给了他。尼米兹顺手将字条递给了金，金边看边皱起了眉头。

接下来是例行讨论。谢尔曼首先介绍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提议放弃进攻中国台湾转而攻打硫黄岛和冲绳岛的意见，尼米兹随后坦诚地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迅速攻占日本本土是我们的最后目标。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完全可以不经过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而从吕宋、冲绳、小笠原群岛等方向发起进攻，这样对我们更加有利。如果我们占领了吕宋，就可以在菲律宾建立海空基地，封锁中国沿海的海

上交通，还可以削弱来自台湾的威胁，进而达到攻占冲绳的目的。如果我们攻占了冲绳和小笠原群岛，就能更容易对日本本土发动进攻，从而更快结束战争。如果仅仅为了获取海空基地而向台湾发动进攻，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金满脸不悦，把头转向了一直沉默的斯普鲁恩斯。他记得自己视察塞班岛时，斯普鲁恩斯是第一个提议打冲绳的人：“雷蒙德，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难道你也坚持进攻冲绳而放弃中国台湾？”一向惜字如金的斯普鲁恩斯难得地说了好几句话：“是的。尼米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尼米兹假意向哈蒙和巴克纳征求陆军航空兵和陆军的意见——来前肯定商量过了。两人都反对攻打台湾。巴克纳指出，日军精锐关东军一部已调往台湾。从最近打日军精锐部队比如贝里琉岛战况来看，美军至少需要9个师才能够发起台湾作战，最后伤亡不会少于5万人。如果美军进攻中国台湾，巴克纳将是地面作战总指挥，他的意见无疑极具分量。巴克纳同时强调说，“用现有资源就可以拿下冲绳”。哈蒙指出如果跳过吕宋直接进攻中国台湾，第七航空队鞭长莫及，大部分时间只能看着干瞪眼。

金现在才明白，自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他同意放弃攻打台湾，太平洋舰队下一步的任务是攻打硫磺岛和冲绳岛。金说，他将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上述建议。

会议接下来讨论了一些次要问题。金和尼米兹一致同意，通过封锁、轰炸和充分发挥潜艇作用，就可以完全打败日本。金说如果陆军主张进攻九州，应当不失时机地迅速推向东京平原。他批准尼米兹将太平洋舰队前进指挥部推进到关岛，同时指示尼米兹第三舰队要全力

支援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作战，“哈尔西和米切尔应该立即轰炸中国台湾、吕宋和菲律宾中部机场”。

过去这种重要例会都是隐秘进行。本次除讨论工作的时间之外，大家都显得非常轻松。胜利触手可及，会议缺少了之前的紧张气氛。珍珠港和华盛顿的参会军官应邀参加了当地陆海军举办的招待宴会、酒会或舞会，夫人们也应邀参加，凯瑟琳和玛格丽特陪丈夫参加了上述活动。斯普鲁恩斯和玛格丽特住在圣弗朗西斯酒店一间豪华套房里，他是在被告知房间免费才勉强住进去的，就这还忍不住喃喃自语：“这将花费我们多少钱呀！”10月2日会议结束。3日，尼米兹携斯普鲁恩斯等人返回珍珠港。

在随后召开的四巨头会议上，金表示同意进攻吕宋。参谋长联席会议始终没有做出撤销进攻台湾的计划，仅仅将其暂时搁置。此后，华盛顿高层会议中再没有人提及台湾。

10月3日，华盛顿同时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发布命令：

一、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1944年12月20日进攻吕宋，太平洋战区部队提供一切支援，包括快速航母舰队和护航航母在内。

二、太平洋战区部队于1945年1月20日进攻小笠原群岛至火山群岛一线一至数个岛屿，3月1日进攻琉球群岛一至数个岛屿，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应提供尽可能的空中支援。

三、两大战区应与在太平洋和印度部署的B-29作战单位及史迪威第十四航空队取得计划上的协调一致。

就在华盛顿为下一步进攻目标紧张博弈的同时，美军针对莱特岛的军事行动已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从9月15日决定进攻莱特到进攻发起日10月20日只有短短5周时间，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迅速制订出“超过1英寸厚”的作战计划：接收者名单6页，战舰指挥官名单和组

织结构6页，个人任务描述6页，各部队行动时间表25页。其中一项计划专门指导如何安排浮标和航行灯，引导部队进入港湾。另一项计划指导通信，规定了参战各部的通信频率和呼号。

美军进攻目标莱特岛位于宿务岛和保和岛以东，萨马岛西南，类似菲律宾群岛的心脏。岛屿西北至东南长194公里，东西最窄处21公里，面积7213平方公里，是群岛第九大岛。美军首攻此地目的在于修建机场，为未来进攻吕宋提供空中掩护。但当肯尼认真研究将在1944年秋天投入使用的几个机场时，才发现它们位置相对不利。它们都位于莱特湾附近，是岛上天气最恶劣的地方。进攻时间恰逢雨季，机场所在地排水不畅。它们或许可以停放第五航空队的P-38战斗机，但如果不加以扩建，重型轰炸机是绝对无法起降的。

肯尼坚持在计划中将岛西包括进去，这样就能找到地势平坦、排水良好的地方修建机场。萨瑟兰对此深表赞同，进攻莱特的最初计划就是从两侧实施夹击：在莱特湾东侧实施两栖进攻，同时第十一伞兵师在岛西空降。但当进攻日期被提前到10月20日时，上述方案被放弃了。负责工程建设的凯西少将汇报说，雨季到来时他的工兵很难在塔克洛班一带扩建机场。

麦克阿瑟对此非常清楚，1903年他就考察过当地地形，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工兵中尉。哈尔西快速航母舰队只能为登陆部队提供3天空中保护，麦克阿瑟要求凯西的工兵部队必须在登陆5天内塔克洛班建成一条长1500米的跑道，至少可以停放75架战斗机，随后再扩建几个可以停放轰炸机、侦察机和更多战斗机的机场。

麦克阿瑟用几天时间和肯尼、克鲁格、金凯德一起讨论了进攻方案，然后乘机返回布里斯班。随后三周里，他大多数时间都跟琼和小亚瑟在一起。在返回荷兰迪亚时他告诉琼：“我不会再回来了。”琼说：“当你认为我回马尼拉会安然无恙时，就派人来接我。”

其间，最伤感的事情当数与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告别了。出身社会底层的柯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缺乏麦克阿瑟那样的贵族派头和优雅举止。但他正直、敏锐、通情达理，最早预见到能够挽救澳大利亚的是美国，而不是宗主国大英帝国。他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国家安全完全寄托在麦克阿瑟身上，并给予他无私的支持，反对一切批评他的人。麦克阿瑟感到欠柯廷太多，自己对他总是不能坦诚以待，有时还忍不住去捉弄他。柯廷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来日无多。9月30日，麦克阿瑟到堪培拉和柯廷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奎松倒下去了，麦克阿瑟鼓励柯廷坚强活下去，争取能看到最后的胜利，虽然他知道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他想起当初送奎松赴美国时的那一幕，他和柯廷答应一起陪奎松重返菲律宾。现在能够回去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不出麦克阿瑟所料，这次会面竟是两人的永诀。柯廷病死于1945年7月5日，差40天没能看到最后的胜利。

负责莱特岛地面作战的是克鲁格中将的第六集团军，下辖富兰克林·赛伯特少将第十军和约翰·霍奇少将第二十四军。作为右翼突击兵团的第十军下辖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总兵员53000人。韦恩·马奇少将第一骑兵师——该师已升级为机械化步兵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兵部队，只保留了原番号和建制——的任务是攻占塔克洛班机场、盆地和卡泰逊半岛；弗雷德里克·埃尔文少将第二十四步兵师的任务是占领帕洛、卡堪、卡里加拉、巴尤格地区，控制帕洛至塔那恩的一号公路。作为左翼突击兵团的第二十军下辖第七步兵师和第九十六步兵师，总兵员51500人。布拉德利少将第九十六师的任务是夺取一号公路的一部分和560加塔蒙高地，之后夺取达加米和塔那恩地区。第七步兵师在拿下布劳恩后继续向北攻击前进，占领达加米地区简易机场。战役总预备队是第三十二步兵师和第七十七步兵师。预计战役前五天上岛部队145000人，后续部队55000人将随后跟上。

为解决统一指挥和相互支援问题，9月中旬，参战各部指挥官在荷兰迪亚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尼米兹并未出席，仅派出以谢尔曼少将为首的代表团参会。哈尔西派参谋长卡尼少将参加。9月22日，谢尔曼回到珍珠港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很快制订出“8-44号作战计划”。9月27日，尼米兹在计划书上签字后飞往旧金山参加例会。

“新泽西”号上的哈尔西很快接到了来自珍珠港的命令：“第三舰队的任务是，为在菲律宾中部登陆的西南太平洋部队提供支援和掩护，协助他们夺取计划中的所有目标，消灭该地区日军海空力量，同时保证太平洋中轴线地区航行畅通。”可以看出，哈尔西领受的任务相对笼统和宽泛，尼米兹仅给出了一个指导意见，这是 he 对待下属的一贯做法。

作战命令是逐条逐句列出的，每句话之间都有字母或数字序号，只有最后一句话例外。这句没有序号的话显得非常特殊，显然是后来临时加入的：“尽一切可能，捕捉或创造机会摧毁敌人舰队。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那么摧毁敌人舰队就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这一命令可以解释为超过甚至违背了“支援和掩护”的总命令。后者只是压制敌人，使其难以攻击登陆部队。可能是珍珠港的航空兵军官为了使哈尔西觉得他可以自由行动，斯普鲁恩斯6月拒绝干的事情临时补加的吧。然而执行“支援和掩护”任务的命令并未取消，也没提“摧毁敌人舰队”是“唯一任务”。总之，命令并未授权哈尔西放弃保护滩头。

如果说最后一句话是尼米兹特意加上的话，那他显然受到了马里亚纳海战中斯普鲁恩斯在决战阶段未能主动迎击敌舰队招致多方争议的影响。当时他下达给斯普鲁恩斯的命令指明，后者的任务只是“占领并守住塞班、提尼安和关岛三地”。尼米兹大可不必如此，相比沉

默内敛的斯普鲁恩斯来说，冲动鲁莽的哈尔西一旦发现了日军舰队，一定会奋不顾身猛扑过去的。简略回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除战争初期指挥过那些打了就跑的小袭扰之外——杜立特空袭他仅是充当搬运工——哈尔西还从未在一场真正的战斗中和日本人练过手呢！

关于最后一段命令的出处，战后金上将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是他告诉尼米兹加上去的。但随后在写给海军军事学院E. B. 波特教授的信里，他又否认了这种说法。波特在为尼米兹和哈尔西写传记时注意到，这句话的语法结构既不像金，也不像尼米兹，很可能是某个参谋加进去的，但无法断定那个人是谁。寻找这个人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尔西忠实执行了这一命令。

接到尼米兹的命令后，哈尔西认为让人窝火的防守是金凯德第七舰队的任务，自己的任务是进攻，击沉更多的日军舰船。他立即给尼米兹回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我倾向于，如果可能的话，绝不让敌人在空战中占有一丝优势，同时也不给敌人创造穿梭轰炸对付我们的机会。如果要成功阻止他们获得这种优势，我就必须有情报优势和灵活的机动。既然摧毁敌人舰队是主要目标，那么每一样武器都必须密切配合，发挥最大效能，这就需要指挥官有良好的战术运用。我的目标同你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彻底摧毁敌人舰队。”哈尔西明确声明，自己不想打像斯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群岛打的那种窝囊仗。尽管美军在那次作战中击沉了日军3艘航母，但被舰载机炸沉的只有弱不禁风的“飞鹰”号，2艘重型航母“大风”号和“翔鹤”号都是潜艇击沉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因此憋了一肚子火。

尼米兹非常了解老朋友的性格，也鼓励他在本次作战中主动进攻。在之前历次作战中，斯普鲁恩斯要对战役全局负责。第五舰队不仅负责两栖登陆作战，其快速航母舰队同时负有双重责任，既要协助两栖登陆，又要防止日军舰队寻隙来攻。本次作战就完全不同，支援

登陆的任务可以放心地交给业已壮大了许多的第七舰队承担，第三舰队完全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去消灭日军主力舰队。正因为此，他才将第三舰队部署在可以自由攻击的位置上。

10月5日，尼米兹回信给哈尔西：“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兵力。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你能了解的情况，我不一定能了解。你需要针对未曾预见到的情况做出快速反应。我的唯一要求，是你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通知我。”毫无疑问，尼米兹的信大大激发了哈尔西消灭日军舰队尤其是航母舰队的斗志，对他随后在莱特湾海战中的指挥产生了极大影响。

负责将20万登陆部队安全航渡到莱特湾并送上岛的是金凯德的第七舰队。这支舰队是应麦克阿瑟的强烈要求，金下令在1943年3月组建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实施“蛙跳”和两栖作战。这支仅具有象征意义的舰队成立时只有几艘潜艇，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运输船和轻型作战舰艇，最大的不过是重巡洋舰。麦克阿瑟一直以轻巡洋舰为旗舰就是最佳例证。以他酷爱炫耀的性格，肯定喜欢以战列舰或航母作为旗舰，可惜金凯德没有。水兵戏称这是一支只能在近海活动的“黄水舰队”。

但随着尼米兹一声令下，第三舰队除快速航母舰队之外的所有舰艇包括第三两栖舰队、第三两栖部队全部前往西南太平洋，暂归第七舰队指挥。刹那间，马努斯和荷兰迪亚战舰云集，樯桅如林，昔日的丑小鸭金凯德瞬间变成了白天鹅。在临时补充了太平洋舰队大部分力量之后，第七舰队拥有各类舰艇735艘，成为当时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舰队。太平洋舰队的护航航母、老式战列舰，威尔金森少将第三两栖舰队和巴比少将第七两栖舰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前者负责运载陆军第二十四军，后者则运载第十军。

今天的金凯德可谓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截至战斗打响之前，归属他指挥的海军部队包括：

第七十特混舰队：指挥官希尔曼·鲍林海军中校。

第一大队：下辖鱼雷艇母舰“奥伊斯特湾”号、“沃彻普里格”号、“威罗比”号及PT鱼雷艇39艘。

第三大队：水上飞机母舰“半月”号、“圣卡洛斯”号，携带一个中队12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

第七十一特混舰队：司令官拉尔夫·克里斯蒂海军少将，指挥“太阳鱼”号等潜艇7艘，基地为澳大利亚西南部港口弗里曼特尔。

第七十二特混舰队：位于布里斯班基地的所有潜艇，司令官J.海恩斯海军上校。

第七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由金凯德兼任。

第一大队：两栖登陆指挥舰“沃萨奇”号（金凯德旗舰，克鲁格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位于其上），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麦克阿瑟旗舰），“阿布纳·里德”号等4艘驱逐舰。

第二大队：司令官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

北方火力支援群：战列舰“马里兰”号、“西弗吉尼亚”号、“密西西比”号及“奥利克”号等3艘驱逐舰。指挥官乔治·韦勒海军少将。

南方火力支援群：战列舰“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明尼阿波利斯”号、“波特兰”号，轻巡洋舰“檀香山”号、“哥伦比亚”号、“丹

佛”号，“本尼恩”号等11艘驱逐舰，“乔万”号等3艘拖船，“厄革里亚”号维修舰及“保存者”号打捞船。指挥官由奥尔登多夫兼任。

第三大队：指挥官罗素·伯基海军少将。

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什罗普郡”号，轻巡洋舰“菲尼克斯”号、“博依西”号及“贝奇”号等7艘驱逐舰。其中“澳大利亚”号、“什罗普郡”号和驱逐舰“阿伦塔人”号、“瓦拉蒙加人”号来自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第四大队：指挥官托马斯·斯普拉格海军少将。

第一支队：护航航母“切南戈”号、“桑加蒙”号、“桑提”号、“苏万尼”号、“萨吉诺湾”号、“彼得罗夫湾”号，“麦科德”号等3艘驱逐舰及“埃德蒙兹”号等4艘护航驱逐舰，指挥官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兼任。

第二支队：护航航母“马尼拉湾”号、“纳托马湾”号、“卡达山湾”号、“马库斯岛”号、“奥曼尼湾”号、“萨沃岛”号，“弗兰克斯”号等3艘驱逐舰及“奥伯·伦德尔”号等4艘护航驱逐舰，指挥官菲利克斯·斯普顿海军少将。

第三支队：护航航母“范莎湾”号、“加里宁湾”号、“圣洛”号、“基昆湾”号、“甘比尔湾”号、“白平原”号，驱逐舰“赫尔”号、“约翰斯顿”号、“希尔曼”号及护航驱逐舰“丹尼斯”号、“约翰·巴特勒”号、“雷蒙德”号、“塞缪尔·罗伯茨”号。指挥官克里夫顿·斯普拉格少将。顺便指出，两位斯普拉格只是同姓，彼此并无血缘关系。

第五大队：指挥官沃尔特·劳德海军中校。

“布里斯”号等布雷舰2艘，高速扫雷舰“钱德勒”号等7艘，“必要”号等扫雷舰13艘，高速运输舰“桑德斯”号，澳大利亚护卫舰“加斯科内”号及第1704号摩托艇。

第六大队：指挥官查尔斯·摩根海军少校。

“贝尔纳普”号等11艘高速运输舰，负责运输考夫曼中校的“蛙人”分队，执行水下或滩头临时爆破任务。

第七大队：指挥官杰斐逊·比尔德海军上校。

“阿什塔拉比”号等14艘油轮，“马扎马”号等5艘弹药船，“鲍尔斯”号等3艘护航驱逐舰，两艘淡水供应船，“印度河”号等4艘布网船及登陆艇维修舰、打捞船等。

第七十八特混舰队：负责运送北部攻击部队，司令官丹尼尔·巴比海军少将坐镇“蓝岭”号两栖登陆指挥舰。

第一大队：武装运输船、货船、船坞登陆舰、拖船等28艘，登陆艇32艘，由“哈里森”号等8艘驱逐舰及“伯林顿”号等2艘护卫舰护航，指挥官巴比少将兼任。

第二大队：武装运输船、货船、船坞登陆舰、拖船等44艘，登陆艇23艘，由“弗莱彻”号等9艘驱逐舰、“马斯科吉”号等2艘护卫舰护航，指挥官威廉·费克特勒海军少将。

第三大队：澳军登陆舰“卡尼布拉”号等3艘，英军布雷舰“阿里阿德涅”号，美军“休斯”号等10艘驱逐舰、“埃尔帕索”号等4艘护卫舰护航，指挥官亚瑟·斯特鲁贝尔海军少将。

第四大队：高速运输舰“克罗斯比”号等5艘，舰队拖船“克奇索”号，“斯塔克”号等2艘驱逐舰、护卫舰“比斯比”号等2艘负责护航，指挥官斯特鲁贝尔少将兼任。

第七十九特混舰队：负责运送南部攻击部队，司令官西奥多·威尔金森海军中将坐镇“奥林匹斯山”号两栖登陆指挥舰。

第一大队：两栖登陆指挥舰“阿巴拉契亚山”号，武装运输船、货船、船坞登陆舰、拖船等21艘，“阿博特”号等驱逐舰8艘提供护航，指挥官理查德·康诺利海军少将。

第二大队：两栖登陆指挥舰“洛基山”号，武装运输船、货船、船坞登陆舰、拖船等21艘，登陆艇17艘，“查尔斯·巴杰”号等9艘驱逐舰提供护航，指挥官福里斯特·罗亚尔海军少将。

第五大队：理查德·韦伯上校率领的31艘登陆艇，威廉·比斯克上校率领的32艘登陆艇，迈耶·瓦塞尔上尉指挥的12艘登陆艇及驱逐舰“斯坦布尔”号。

此外，驻珍珠港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查尔斯·洛克伍德海军中将也派出19艘潜艇前往参战。

金凯德可能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能指挥这么多军舰。第七舰队舰船之多，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港口可以供它们锚泊，这意味着上述舰艇需要停泊在数个港口之中。战斗打响时，大部分舰只需要同时抵达战场。部分战舰停泊在荷兰迪亚，距莱特湾1900公里。更多舰船停泊在马努斯港，距莱特湾2510公里。少数舰船停泊在新几内亚东部的芬什哈芬港，距莱特湾竟有3340公里之遥。停在不同港口的船只必须在适当时间出发，才能同时到达目的地。大型运输船速度很慢，航速只有可怜的10节，每天仅能走400公里。从荷兰迪亚出发的船队走完航程需要5天，从芬什哈芬港出发则最少需要9天。如果将不同舰队的出发情况加以详细说明的话，估计几千字都说不完。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问题。这么多参战舰艇中，战斗力最强的快速航母和新型战列舰竟然一艘都没有。如果在海上遭遇以“大

和”号和“武藏”号为核心的日军战列舰队，别说登陆船队，护航舰只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证。美国人用兵素来以“稳健”著称，难道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战术大师就听任金凯德面临如此大的潜在风险？不要着急，尼米兹还为本次行动准备了另一支打击力量，那就是由哈尔西亲自领军的第三舰队。要切实掌握作战区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不依靠这支舰队肯定是不行的。由于大部分舰艇被调去充实第七舰队，此时第三舰队规模已经大大萎缩。其组成如下。

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马克·米切尔海军中将，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上校。舰队下辖四个特混大队：

第一大队：重型航母“大黄蜂”号、“黄蜂”号，轻型航母“考彭斯”号、“蒙特利”号。上述4艘快速航母拥有舰载机244架，其中“地狱猫”130架、“地狱俯冲者”60架、“复仇者”54架。护航舰只包括重巡洋舰“威基塔”号、“波士顿”号、“堪培拉”号、“切斯特”号、“彭萨科拉”号、“盐湖城”号，轻巡洋舰“休斯顿”号及“伊扎德”号等15艘驱逐舰。司令官约翰·麦凯恩海军中将。

第二大队：重型航母“邦克山”号、“无畏”号、“汉考克”号，轻型航母“卡波特”号、“独立”号。上述5艘快速航母拥有舰载机339架，其中战斗机174架、俯冲轰炸机94架、鱼雷机71架。护航舰只包括新式战列舰“衣阿华”号、“新泽西”号（哈尔西旗舰），轻巡洋舰“迈阿密”号、“文森斯”号——为纪念萨沃岛海战中不幸战沉的重巡洋舰所命名的同名舰——“奥克兰”号、“圣迭戈”号及“米勒”号等17艘驱逐舰。司令官杰拉尔德·博根海军少将。

第三大队：重型航母“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米切尔旗舰），轻型航母“兰利”号、“普林斯顿”号。上述4艘快速航母共有舰载机253架，其中战斗机142架、俯冲轰炸机55架、鱼雷机56架。护航舰只包括新式战列舰“华盛顿”号、“马萨诸塞”号、“南达科

他”号、“阿拉巴马”号，轻巡洋舰“伯明翰”号、“圣达菲”号、“雷诺”号、“莫比尔”号及“克拉伦斯·布朗森”号等15艘驱逐舰。司令官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海军少将。

第四大队：重型航母“企业”号、“富兰克林”号，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圣贾辛托”号。上述4艘航母共有舰载机241架，其中战斗机123架、俯冲轰炸机65架、鱼雷机53架。护航舰只包括重巡洋舰“新奥尔良”号，轻巡洋舰“比洛克西”号及“格瑞德里”号等11艘驱逐舰。司令官拉尔夫·戴维森海军少将。

美军9艘重型航母、8艘轻型航母合计共载机1077架，其中战斗机569架、俯冲轰炸机274架、鱼雷机234架。这是美国海军首次在单次作战行动中出动四位数的舰载机。

虽然规模有所缩小，但由于甩掉了需要保护的“包袱”（运输船及登陆部队），现今的第三舰队机动性更强、攻击力更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时地球上搭配最合理的一支“无敌舰队”。

坐镇“列克星敦”号的米切尔中将将一直指挥这支舰队。莱特岛战役结束后，他将把指挥权交给第一大队司令官麦凯恩中将，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说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就等于第三舰队并不准确。配合快速航母舰队作战的，还有一支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殊队伍，它的番号是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八大队，即第三舰队后勤供应大队。美国人这番号实在太乱太多，别说当事者日本人，连今天的局外人老酒都经常被弄得晕头转向，凭空浪费了好几张A4纸。这支舰队的司令官军衔不高，贾斯帕·阿库只是区区海军上校。即使是一支后勤补给舰队，其规模同样令人咂舌。

“拿骚”号、“夸贾林”号、“埃斯佩兰斯”号等11艘护航航母，任务是搭载不同型号战机，随时为主力舰队的战损提供补充。值得一提的是，到1944年3月生产顶峰时刻，美国国内飞机制造厂每295秒就能生产出一架战机，包括B-17、B-24和B-29等机型。美国人处理伤势过重飞机的方式不是维修，而是直接推入大海喂鱼。

由“瓜达鲁普”号、“普拉特”号、“内奇斯”号等33艘油轮组成的补给船队，将随时为四支航母大队提供充足的燃料。

由“拉森”号、“胡德山”号等12艘弹药船组成的弹药分队，将保证主力舰队可以甩开膀子随便打炮。

由“波尼”号、“芒西”号、“希奇提”号等10艘拖船组成的船队，可随时将战斗中受伤的舰船拖回后方基地维修。

为上述补给船护航的是“杜威”号、“戴森”号等18艘驱逐舰和27艘护卫舰。坐镇“约翰·亨利”号驱逐舰的阿库上校能指挥这样一支由74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正是这支游离于战场边缘的船队，使得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可以在海上连续征战16周以上。可以说，它们是快速航母战斗群的保姆和奶妈。

后来有史学家总结说，参战美军驱逐舰数量——178艘，不包含40艘护航驱逐舰和10艘护卫舰——大大超过了日军航母舰载机118架的数量。

现在第三舰队只剩这两支力量。如此看来，哈尔西只需管住两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米切尔，另一个是阿库。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性格内敛的斯普鲁恩斯也不会那么做。哈尔西选择坐镇“新泽西”号跟随第二大队一起行动，米切尔则选择第三大队“列克星敦”号为旗舰。实际上相当于两个人在指挥同一支舰队。虽然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以哈尔西争强好胜的性格，他一定会直接插手战术指挥

的。在莱特湾海战中，米切尔从不知道自己的权限和职责是什么。哈尔西一次又一次越俎代庖，直接对舰队行使战术指挥，大部分时间里米切尔处于没事可干的尴尬状态。

8月29日清晨6时30分，米切尔率领以16艘航母——1944年4月15日下水的“汉考克”号10月5日才抵达乌利西环礁，加入博根少将第二大队——为核心的快速航母舰队驶出埃尼威托克环礁，为两大战区进攻贝里琉和莫罗泰岛的作战提供支援。9月11日，哈尔西率“新泽西”号和3艘驱逐舰汇入米切尔大部队。随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相继空袭了小笠原、帕劳和菲律宾群岛，大大削弱了日军陆基航空力量，此节前文已有详叙。9月23日，除留下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支援贝里琉作战之外，博根第二大队、谢尔曼第三大队撤往乌利西环礁，麦凯恩第一大队则前往马努斯休整。它们随后将合兵一处，共同为麦克阿瑟进攻莱特岛的行动提供空中支援。

9月29日，哈尔西率参谋人员飞赴荷兰迪亚，同麦克阿瑟和参谋一起制订莱特岛登陆战中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如何协同、支持第七舰队的方案。离开荷兰迪亚后，哈尔西一行飞往帕劳，他看到星条旗已飘扬在安加尔岛上空。当他乘吉普车登上贝里琉岛时，那里激战仍在持续，日军一发迫击炮弹差点打中了他的吉普车。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对规模如此宏大的一场决定性战役，美军竟然没有建立统一指挥系统。陆军部队统属麦克阿瑟指挥还算好说，问题主要出在海军方面。金凯德第七舰队隶属麦克阿瑟指挥，他对保障战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关键部队——第三舰队并无指挥权，只能通过珍珠港的尼米兹甚至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出面协调。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同属海军的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并未建立起通信联络，原因是麦克阿瑟坚决不允许自己指挥下的海军与尼米兹的部队有直接联系。如果金凯德需要和哈尔西沟通的话，必须经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转达。

战区司令部和下属各部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本来已经非常繁忙，还要转达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的联系，对那些通信人员确属勉为其难。即使抛开主观上的懈怠，他们收到信息译电、加密、转发都需要一定时间。战机稍纵即逝，任何耽搁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这种人为设置的障碍对作战百害而无一利，实乃兵家大忌。麦克阿瑟做出上述不理智决定，显然仍是在和海军闹矛盾，更多是出于个人情感和权柄考虑。

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因素。1942年11月，时任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的金凯德突然被哈尔西解除了职务，理由是他在圣克鲁斯海战和瓜岛海战中表现欠佳，他被命令去指挥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金凯德被突然抢过来的一棒子打晕了，他拒绝到新岗位就职，提出直接回家养老。幸好金凯德命不该绝，由于尼米兹的大力推荐，金凯德才有幸咸鱼翻生，先是到阿留申群岛出任第八特混舰队司令官，后来又回到西南太平洋执掌第七舰队。这是两年半后两人的又一次合作。虽然很多人称哈尔西和金凯德“关系融洽”“是终生的好朋友”等，但老酒认为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从所作所为看不出金凯德有如此雅量。哈尔西同样如此，他在回忆录里曾公开指责金凯德是个“连烟酒都不沾的大混蛋”。看上去的确令人费解。欧洲战场来自多个国家的部队都能实现指挥的统一，在相对单纯的太平洋战场，属于典型“一股独大”的美国人却无法打破军种界限实现统一指挥，后来在莱特湾海战中出现诸多龃龉也就不足为奇了。

把太平洋划分成两大战区，事实证明在战争前一阶段具有战略优势，日本人经常为此陷入左支右绌的尴尬境地。但是现在，两大战区有了同一个进攻目标，战区之间协调变得尤为重要。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合并两大战区，任命一个司令官。但眼下事实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明争暗斗，谁也不理谁。他们都直接向华盛顿汇报，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个不经过吵架就无法达成意见统一的机构，这就导致效率

低下。表面看似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人之间的问题，究其原因却是陆军和海军之间由来已久深层次矛盾的现实反映。西南太平洋战区由陆军主导，太平洋战区则是海军唱主角儿，两位战区司令官同时又是陆军和海军的代表。麦克阿瑟能取得第七舰队指挥权，对海军来说已经非常不情愿了。金派金凯德到麦克阿瑟手下听差，主要原因是他认为金凯德不太聪明，让他在麦克阿瑟手下干活海军不会有太大损失。如果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三舰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就是把金的腿打断他也不会同意的。金和麦克阿瑟本身互相厌恶，他本人又极力反对菲律宾作战，怎能将第三舰队的指挥权轻易让予“敌人”？即使华盛顿对未能实现统一指挥可能带来的后果心知肚明，也无法拿出妥善解决的方案。最终只能是临时将就，和稀泥。

至于在未来作战中哈尔西和金凯德如何协作，也只能“背着手撒尿，随它流了”。

“捷”号作战

7月的东京注定不会平静。18日，东条英机内阁垮台，22日，在一片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中，小矶国昭内阁粉墨登场。前一天，美军登陆关岛，次日，提尼安岛的地面战斗正式打响。在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小矶内阁必须尽快做出应对。

塞班失守，关岛和提尼安岛的陷落已变成一个时间问题，东条划定的“绝对国防圈”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听了军方前线战况的介绍，刚从“乡下”进城的小矶大惊失色：“什么？都已经输成这个样子啦？”东京必须尽快制定新的政略、战略，恢复正在渐渐丧失的希望和秩序。

新官上任三把火，7月25日，新任参谋总长梅津联袂新任陆军大臣杉山做出决定，“按决战七、长期战三的比例部署今后作战”，是为“短期决战计划”。大本营陆军部认为，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将以短期结束战争为目标，在太平洋战场继续对帝国发起攻势，尤其会加强对本土的空袭和以切断本土和南方资源区海上交通为目标的进攻作战。此外，由于以美英为主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以及苏军发起的夏季攻势，欧洲战场形势对盟友德国渐趋不利。此外还需特别注意，年末之后，苏联对日态度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帝国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据此陆军部提出，1944年下半年应集中国力和战力投入决战，力求粉碎敌人的反攻企图。与军事行动相配合，外交方面最晚在初秋之前斡旋德苏媾和，争取重庆政府退出战场。以上述思想为核心，大本营将着手开始“捷号作战”的相关准备。

将保卫帝国生命线的作战命名为“捷”，乃取“一击制胜，万里传捷”之意。事实恰好相反，由一系列拼死防御战组成的“捷号作战”注定属于绝望的产物，在战局如此惨淡的情况下使用这样冠冕堂皇的字句，总觉得有些自欺欺人。

为将“捷号作战”具体化，大本营必须尽早就战争指导同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在军方决策中，陆军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对陆军部提出的方案，海军部基本表示赞同。7月27日，大本营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草案》作为非正式文件提交小矶，提议尽快与新内阁展开讨论，做出决定。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小矶对战争前途毫无胜算，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裕仁“尤其要达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并须努力避免刺激苏联”的圣谕。前首相东条同时兼任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战争指导。并无上述便利的小矶组阁前就提出首相必须列席大本营会议，遭到陆海军一致拒绝。7月31日，在首次新内阁和本营联席会议上，小矶提出了有关联席会议组成及工作方式的新方案，希望迅速分析形势，决定战争指导大纲和对外政策，研究与此有关的具体措施。

根据小矶提出的方案，8月4日17时，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做出决定，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作为战争最高决策机关的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至此寿终正寝。从之后的运作可以看出，这种废除仅仅是形式上的，两种会议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会议同时决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召开，在审议重大事项时奏请裕仁出席。参会人员六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岛田繁太郎、内阁首相小矶国昭、外务大臣重光葵、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根据内容需要，会议可邀请其他内阁成员、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等人列席。会议设立三干事制，分别由内阁书记官长田中武雄、海军省军务局长多田武雄、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出任。

在决定参会人员时，关于两次长是否出席会议发生了争议。佐藤解释说，由于处理军务，总长经常需要到前线视察，为及时决定重要战争指导问题，有必要由次长代理出席。即使在总长出席的情况下，很多场合还需次长做补充说明——由此看出，所谓总长在很多具体作战事宜上是不太清楚的。作为变通，佐藤提出如果总长出席会议，次长不在会议决议上签名。大家一致认可了佐藤的意见。

对梅津提出“参会人员如一人不参加即视为无效”的说法，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就是说，决议的形成并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与会六人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后文在讲述决定日本投降决策的过程时，会频频涉及这一问题。

梅津提出：“关于外交问题，我认为今后在执行机密战争指导时，有必要抛开三千事，是否可行？”以重光为首，全体人员一致举手同意。就是说今后凡涉及外交的重大问题，都是以上六人说了算。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这表示大本营、政府今后面临局势的严重性，以及战争指导首脑部门对此担负的责任和决心，给以往动辄流于事务主义倾向的战争指导机构增添了勃勃生气”。从之后的实际进程来看，“勃勃”很快不见了踪影，光剩下“生气”了。

虽然小矶是资深陆军大将，但他和老酒一样属于预备役——当然人家小矶有证——不像东条那样可以代表陆军。梅津显然不想让他插手作战，所以退出现役已七年的小矶说话分量极其有限。一个最佳例证是，在某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小矶破例多说了几句，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当着所有人的面公开指责他：“对于作战，不懂现代用兵方法的首相少开口好不好？”其他人竟然听之任之，不加制止。可以想象，当时小矶的表情有多尴尬。

8月9日到16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三干事就《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草案》进行了多轮磋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8月18日，小矶携梅津、及川古志郎——他于8月2日接替岛田出任军令部总长——进宫上奏天皇，提议对新的战争指导进行专题研究。

新总长及川也算咱们的老熟人了。开战之前，山本五十六关于偷袭珍珠港设想的那封重要信件就是写给他的，当时及川是近卫内阁的海军大臣。及川担任过海兵和海大校长，因曾出任皇太子裕仁的海军武官，官运亨通。武汉会战时，他是中国方面舰队兼第三舰队司令官，率内河炮舰和航空队溯流而上突破马当、田家镇继而侵占汉口就是此人干的事。正是他在任海军大臣时改变了海军的一贯态度，最终促成缔结《三国同盟条约》，将日本领上了战争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及川号称海军第一“汉学家”，研究《论语》《孟子》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透彻。及川此前的职务是海上护卫舰队司令官，负责从南洋到日本本土物资运输的护航工作。东条内阁总辞之后，原预定代替岛田出任军令部总长的末次信正得了急病，及川意外出任了这一海军最高军职。

8月19日上午10时，有裕仁亲自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召开。参会人员除小矶、米内、重光、杉山、及川、梅津和三干事外，参谋次长秦、军令部次长伊藤列席会议。会议将审议两项重要文件：《世界形势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判断》认为，美英联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及苏联人发起的夏季攻势，德国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但不管欧洲形势如何，“帝国将倾尽所有努力决一死战，摧毁敌军，与政略措施相辅相成，坚决为结束战争而奋勇前进”。

根据上述《判断》，《大纲》确立了今后需严格遵循的三大方针：

一、帝国将集结现有战力和国力，击破敌人，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二、不管第一项方针能否成功和国际形势如何变换，在一亿民众坚如磐石的团结之下，我们必能护卫皇土，取得胜利，结束战争。

三、帝国将依靠实施彻底的对外政策，以期政局与战局的好转。

以上三大方针分别对应军事、政治和外交。军事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我们不妨倒过来先说外交，先易后难。御前会议决定对苏政策的两大原则是：“维持中立，进一步寻求两国关系的根本好转”，“迅速为实现德苏媾和而努力”。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首先就向苏联派出特使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得一致意见。8月26日的六人会议上，有人提议派刚下台的东条作为特使出使莫斯科，被梅津以“陆军出面不合适”否决。梅津继而提出由外相亲自出马，重光又说自己太忙，无法成行。随后提出的候选人前外相松冈洋右、实业家久原房之助——日立和尼桑创始人之一——都因重光反对作罢。当天会议并未就特使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在8月31日的六人会议上，提出的新人选铃木贞一被梅津否决。9月4日的会议上，六人终于达成一致，前首相、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弘毅受命出使苏联。

重光将特使人选发给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由他刺探莫斯科对派出特使一事的反应。9月6日，重光还将上述意图当面告知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雅各布·马立克，说明特使的任务是“斡旋德苏媾和”

“维持日苏关系”及《日苏中立条约》续约问题，该条约将于1946年4月到期。如此重大问题，在请示莫斯科之前，马立克是不可能给出明确答复的。

9月16日，佐藤会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后者拒绝东京向莫斯科派出特使。佐藤于9月18日致电重光，说明了苏联人的不合作态度。在9月2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重光提出的今后对苏政策获

得一致通过：“维持日苏中立态度，进而谋求两国关系的好转；为应付德国崩溃或单独媾和的情况，利用苏联为扭转形势而努力。”重光强调，谋求积极解决日苏间的各项悬案，努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但不久莫斯科发生的一件事让东京大惊失色。在11月6日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庆祝大会上，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提出：“根据历史经验，侵略国、攻击国对战争的准备总是比被侵略国、被攻击国做得更加充分。例如‘珍珠港事件’和在其他太平洋诸岛所看到的攻击，日军对中国香港、新加坡的最初进攻等事实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表示作为侵略国的日本，比坚持和平政策的美英两国对战争有更充分的准备。”

之前为维持中立关系，苏联在涉及两国关系问题上一直小心翼翼。此次公开发表如此不利于日本的言论，意欲何为？11月16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众人首先研究了斯大林讲话的隐含内容。小矶提议采取必要手段对苏联人予以断然回击，根本没人接他的话茬儿。会议最终决定，“以沉默抗议为宜”。

恼羞成怒的小矶质问军方：“国防上有无不安全之处？”次长秦对此做了进一步说明：“为了对美英作战，北方对苏防御必然会出现缺陷。”对小矶“苏联是否会废弃中立条约”的提问，秦不屑一顾地回答道：“对他们来说，现在没有续约的必要性，他们当然是要废弃的。对于苏联，条约和战争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随时可以撕毁它。”当天会议形成结论，“以无策为上策”，至此日本对苏外交努力完全失败。用咱中国一句俗语讲就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佐藤将这段经历概括为，“软弱之人进行的软弱外交”。

对苏外交毫无进展。8月25日，重光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发出了“积极斡旋德苏媾和”的训令。被认为“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大岛对此毫无热情。当年为促成《日德防共协定》和《三国军事同

盟》，大岛鞍前马后，蹿得比猴都高，现在又怎能反其道而行之？况且大岛事先已经知晓希特勒的态度，他是绝对不会向苏联人妥协的。8月29日，大岛回电重光，指明自己还没有拜会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然后提出一大堆问题：“是否已经试探过苏联方面的态度？苏联人是否有求和意图？日本有无准备接受德国对日提出的保障要求即对苏开战？”陆军出身的大岛根本没把外务省看在眼里。

重光对大岛的回复非常不满，这到底是谁在命令谁呀？接到大岛回电的当天，重光约见了德国驻日大使施塔默尔，试探柏林的意向。施塔默尔直到9月14日才回复重光，希特勒根本没有和苏联媾和的意图。加之苏联拒绝东京向莫斯科派出特使，斡旋德苏媾和一事无疑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对外斡旋连连碰壁，9月2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应对德国骤变及由此可能产生各种严重事态的根本方针：“即使德国崩溃或单独与敌媾和，确信一亿国民在坚如磐石的团结之下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为捍卫皇土，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

8月19日的御前会议同样确定了对华工作总方针，“对重庆迅速发动有组织的政治工作，谋求解决中国问题”，和平条件是“除去满洲全部让步”。9月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关于对重庆实行政治工作的方案”：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与汪精卫建立统一联合政府，实现“蒋汪合流”。两者之间的关系调整乃中国内政，由双方谈判解决。如果美英军队撤出中国，日本亦同意完全撤兵，但伪满洲国不得改变现状。香港可以移交中国，通过外交努力达成中日停战，全力以赴对付英美。

当时汪精卫正在日本养病。9月11日，原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飞往南京，向留守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传达了东京的旨意。为推进对华和谈工作，小矶委派与蒋介石颇有私交的宇垣一成

特使，9月14日飞往中国斡旋。后来接任柴山出任最高军事顾问——8月25日柴山接替富永恭次出任陆军次官——的矢崎勘十报告说，无法与重庆直接谈判。试想，即使在美国尚未参战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蒋介石都不肯轻言投降，何况胜利曙光已非初现的今日？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日本对华“和平谈判”完全进入停滞状态。

外交努力毫无结果，国内政策特别是振奋国民精神的努力倒是取得了一些成果。8月24日召开的地方官会议上，小矶首相振臂高呼：“决战已经临近！”各大媒体纷纷叫嚣“决战政治”“决战科学”“决战役会”，大街上甚至开始出售一种所谓的“决战酒”——其实就是普通酒改了个称呼而已。虽然生活日益窘迫，但国民斗志依然高昂。人们奔走相告，决战将在不久后进行，届时必将重现珍珠港、马来亚那样的辉煌。陆军参谋本部虽然乐于看到这种结果，但同时也感到迷惑。10月3日战争指导班《机密战争日志》上记述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最近舆论指导，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随意使用“决战”一词，对决战成果寄予过高期望，可能反而会导致失败，应该慎重使用措辞。

二、最近，主观“必胜论”和合理“战败论”横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彻底对外政策”屡屡受挫，“振奋国民精神”又产生了过激的“必胜论”。可以想象，内外交困的小矶当时有多难。“三大”方针“两大”落空，看来也只能从战场上寻找出路了。

东条最先辞去的是参谋总长职务，军方的行动因此大大早于政府。就在新内阁成立的7月22日，两总长梅津和岛田已经确立了今后一段时期应遵循的作战方针，并以大本营命令的形式正式下达：

一、加强从菲律宾、中国台湾、西南诸岛到本土和千岛群岛第一线的防御。

二、精心准备，不管敌军来攻上述任何地点，均能随时集结陆海空力量予以迎击，将之击溃。

三、按原计划完成“湘桂作战”，依靠中国大陆交通弥补海上交通的不足。

四、尽量依靠沿岸航路，确保海上交通安全。

梅津解释说：“此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是对进攻第一线的任何之敌予以坚决抗击，谋求挽回战争局势，找到光荣结束战争的途径。将这一系列作战命名为‘捷号作战’，正乃此意。”由于无法准确判断美军下一步进攻方向——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华盛顿和珍珠港正为同一问题激烈争吵呢——“捷号作战”由一系列子作战组成。7月24日，大本营陆军部电令各部：

一、大本营意图对本年度后期敌军主力的进攻，指导决战，粉碎其企图。

二、预定本土（除北海道）地区及菲律宾方面为决战方向，进行决战的重要地区及其发动由大本营决定之。

三、南方军总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防卫军总司令官、第五方面军（负责北海道和千岛群岛方向）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各自完成任务，与海军协同，按下列目标做好决战准备：

保卫菲律宾方面的“捷一号”作战：8月末。

保卫中国台湾、琉球方面的“捷二号”作战：8月末。

保卫九州、四国、本州方面的“捷三号”作战：10月末。

保卫北海道、千岛方面的“捷四号”作战：10月末。

为加强各战场的相互支援，各军司令官应按下列计划准备以下机动兵力：

南方军总司令官以一个旅团在菲律宾北部待命，随时增援中国台湾或西南诸岛。

台湾军司令官以一个旅团在台湾待命，随时增援菲律宾或西南诸岛。

防卫总司令官以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在鹿儿岛待命，随时增援西南诸岛；另以同样兵力在姬路待命，随时向小笠原群岛方面调用。

实施“捷一号”“捷二号”作战时，大本营约以一个师团兵力在上海待命，随时增援菲律宾、西南诸岛或中国台湾方向。

实施“捷三号”“捷四号”作战时，大本营以第四十七师团在弘前待命，随时向本州东北部或北海道方面调用。

若实施“捷三号”作战，第三十六军（以第八十一师团、第九十三师团和战车第四师团为基干组成）直接编入防卫军总司令官管辖。

东京认为，美军最可能进攻的目标是菲律宾，即四个作战方案中实施“捷一号”方案可能性最大。梅津决定调整部署，进一步加强菲律宾地区的防卫力量。7月28日，大本营陆军部下令将第十四军升级为方面军，原军司令官黑田重德中将为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菲律宾地区的作战。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原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因处事不够严厉被东京解职，1942年8月由田中静一取而代之。1943年5月，原南方军总参谋长黑田重德从田中手中接过了军司令官职务。

从7月中旬到8月上旬，随着参谋本部一纸电令，原驻中国山西大同第二十六师团、驻黑龙江绥阳第八师团、驻黑龙江勃利战车第二师团相继开赴菲律宾，加入第十四方面军战斗序列。

为加强菲律宾中、南部地区的防御，大本营下令新编成第三十五军，隶属第十四方面军指挥。8月11日，铃木宗作受命出任军司令官。到8月上旬，第十四方面军战斗序列如下。

第三十五军：下辖第十六、第三十、第一〇〇、第一〇二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十四旅团。

方面军直属：第八、第二十六、第一〇三、第一〇五师团，战车第二师团，独立混成第五十五、第五十八、第六十一旅团。

以上各部共计兵员23.5万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几个带“〇”师团都在原独立混成旅团的基础上临时升格，人员可以临时拼凑，但装备不足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大本营认真总结了之前岛屿防御战无一成功的教训，对今后战术战法提出了新的指导。首先是空军的运用。美军登陆作战为惯用的“三板斧”：第一阶段出动航母战斗群设法击溃我基地航空部队取得制空权；第二阶段一面利用航母群继续掌控制空权，一面出动水面舰艇对登陆滩头实施炮击，彻底摧毁至少是削弱我军防御阵地；第三阶段，搭载部队的运输船驶入近海进行登陆。我航空部队往往在迎击敌军航母群的战斗中已消耗殆尽，无力对敌登陆船队实施有效攻击，导致敌军登陆部队几乎未遭多大损失就安全上岸。针对上述情况，大本营调整了航空战方针。今后作战，当敌方进行第一阶段航空攻击时，避免决战，保存兵力；对敌登陆兵团，则倾陆海军全部航空兵力一举消灭之。

在攻击目标选择上，陆海军再次出现分歧。海军坚持以敌航母为主要攻击目标，陆军则强力主张先攻击敌人运输船团——那上边放出来的人主要和陆军作战。南方军这次一反常态，积极支持海军首攻航空母舰的主张，并于9月中旬派作战参谋美山要藏赴京强调这一观点。大本营并未采纳南方军的建议。双方经多轮协商达成妥协，陆海军航空兵力的具体分工是：海军航空兵以敌航空母舰及运输船为攻击目标；陆军航空部队则只攻击速度较慢的运输船，他们缺乏攻击海上快速移动目标的经验和能力。

航空作战还存在一大难题。对美军重型轰炸机B-17、B-24以及即将大批投入作战的B-29，日军战斗机缺乏击落他们的有效手段。此前已有个别飞行员驾机撞击B-17或水面舰艇的情况。到1944年夏天，一线航空部队中开始出现一种趋势，能够阻止敌军锐利锋芒的除必死必杀战术外，别无良策。

大本营经反复研究后认为，为了在“捷号作战”中挽回战局，这种“特攻”战法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同时提出对志愿“特攻者”许以特殊待遇，编组部队参加战斗。此举遭到了部分理智人士的强烈反对，“正式编成特攻部队，违反统帅之道。是否采用这种方法，应该让承担任务的各位勇士自行决定”。大本营采纳了这种意见，决定以志愿者临时编组特攻部队。由此可见，将“神风特攻队”归结为大西泷治郎的灵机一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然后是地面作战方式的改变。以往岛屿守备部队推崇在海岸构成防御阵地，以期歼敌于滩头。从吉尔伯特、马绍尔、马里亚纳群岛作战来看，凭借强大舰炮火力和舰载航空兵，美军往往能够轻松突破滩头防御，进而快速推进占领全岛。日军往往在滩头损失了过多兵力，导致内陆防御因兵力不足迅速崩溃。大本营把根据以往战争经验得出的结论作为岛屿守备要领通告全军：改变过去依靠一线阵地的岸边歼灭主义，从海岸线起延伸到适当纵深构筑岸边阵地、主抵抗阵地、预

备主抵抗阵地和二道防线阵地，将防御作战拖入持久作战。这一命令同样发给了驻帕劳的第十四师团。中川在贝里琉的防御证明，这种战术是极其有效的。

早在大本营发动“捷号”作战准备之前，南方军已将菲律宾确定为未来决战地带，并于5月中旬将司令部从新加坡迁往马尼拉。总司令官寺内认为，美军随时可能在菲律宾登陆，最可能遭到攻击的是中南部地区。南方军司令部因此致电东京，将主力部队集结于中南部与美军决战。

东京不认可南方军的计划，指出群岛任何岛屿都适合美军发起登陆。与其将兵力分散于中南部诸岛，不如集中主力与美军决战吕宋。因为只有吕宋交通相对便利，便于大兵力机动作战。中南部地区作战以海军和航空兵为主，地面决战仅限于吕宋。寺内接受了东京的建议，并迅速制订固守菲律宾的“捷一号”作战计划。

一、南方军和海军协同，击溃向菲律宾方面进攻的美军，摧毁其继续作战企图。

二、决战以和海军协同进行的航空战为主，在海上歼灭敌进攻主力。

三、地面决战力求在吕宋展开。

四、迅速整備菲律宾岛上机场，适应航空部队灵活作战的要求。机场整備由第十四方面军负责，第四航空军协助。

五、地面作战准备应遵照下列各项：

1. 巴坦岛、巴布延岛地区以一部兵力确保重要地区，摧毁敌军推进航空基地的企图。

2. 吕宋地区作为地面部队的主决战场，集结方面军主力，歼灭企图进攻的敌军主力。

3. 中南部地区确保重要基地，支援海军及航空部队的作战。

8月5日，南方军在马尼拉进行了联合图上军演，以美军登陆莱特岛为第一设想，拉蒙湾为第二设想。寺内同时向第十四方面军、第四航空军下达了“捷号作战”准备命令，要求各部按上述思路在8月底做好相关准备。

对南方军上述部署，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黑田重德一直颇有微词。这位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将军认为，美军在拿下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接下来的进攻目标毫无疑问是菲律宾，“这里显然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黑田判断，美军首要攻击目标很可能是莱特或棉兰老岛，而不是吕宋。因为棉兰老岛位于驻莫罗泰岛美军战机作战范围之内，莱特岛则是菲律宾的心脏，水域宽广的莱特湾是招引海上进攻的绝佳场所。寺内却根据大本营指令要求首先整備吕宋防御，着实属于本末倒置，令人费解。但军令难违，黑田只好违心调整部署，下令迅速加强吕宋的防御。

黑田同时命令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根据东京和南方军意图迅速制订菲律宾中南部防卫计划。不过，他对南方军提出“中南部地区决战以和海军协同进行的航空战为主、在海上歼灭敌人主力”的说法质疑。黑田先褒后贬：“这一想法很好，但很可惜不切实际。光凭说话，是不能击沉敌人航空母舰的。我们孱弱的航空力量怎能在空中战胜敌人呢？在多场激烈空战之后，日美两国的战机数字迟早会变成美国X，我们0。届时美军再大举登陆，我们怎么办？仅依靠航空战的想法是极端危险的。”

黑田认为，菲律宾一仗必须在陆地上才能打赢。让陆军部队放弃训练去修建机场，纯属得不偿失，不务正业。“为什么要在达沃和塔

克洛班修建机场？也许是想利用这些机场，把整个岛屿打造成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不过，如果敌人夺走这艘航空母舰，怎么办？”黑田甚至尖刻地说，现在大规模整修机场实际上是在替美国人干活。黑田的怪言怪语很快传到了南方军和东京，寺内和梅津极度不爽。寺内的副官佐佐藤久弥在战后披露，寺内将司令部由马尼拉遣往西贡，就是对黑田守卫菲律宾完全没有信心。

黑田的命令迅速传达到第三十五军司令部。在日本陆军中，铃木被誉为“人格高洁”和“正直坦率”的绅士。但从他在新加坡的表现来看，铃木和有类似赞誉的今村均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铃木并无任何出任师团长的经历，这在军司令官中实属罕见。第三十五军防卫区域包括棉兰老岛及萨马、内格罗斯、班乃、莱特、宿务等大岛及周围数千小岛。棉兰老岛是菲律宾第二大岛，岛上的达沃是日军重要的海空基地。但该岛陆上交通不便，纵贯南北的道路需要不断修补方可勉强通车。第三十五军需要整备的主要机场有以下各处：棉兰老岛达沃和德尔蒙特，莱特岛塔克洛班以及内格罗斯岛的巴格洛等。

位于一线的铃木对美军可能进攻的时间估计，比他东京和马尼拉的上司要早许多。他告诉参谋长友近美晴，充分做好美军10月1日进攻的准备，并正确预言敌军登陆点很可能是莱特岛。8月17日，铃木在宿务召开的专题军事会议上做出如下部署：

一、第一〇〇师团坚守达沃，第十六师团坚守莱特。以第三十师团主力及第一〇二师团一部作为机动兵力，随时用在重点方面。若敌主力在达沃登陆，调第三十师团主力、第一〇二师团三个步兵大队及其他兵力自卡加延、马莱巴莱方面实施增援，歼灭达沃方面之敌。此为“铃一号”作战方案。

二、若敌主力登陆莱特，则第三十师团主力、第一〇二师团两个步兵大队及其他兵力在奥尔莫克方面登陆，歼灭当面之敌。此为“铃

二号”作战方案。

三、敌在达沃和莱特方面各以较强兵力登陆时，作战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但预定以第三十师团主力指向达沃方面，以第一〇二师团一部及其他兵力指向莱特方面。此为“铃三号”作战方案。

9月10日，菲律宾南部地区发生了所谓“达沃误报事件”。海军观察哨来电称，美军一部在棉兰老岛南岸达沃一带上岸。两小时后新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涂有迷彩的两栖坦克在达沃对岸一个小岛南端登陆。铃木迅疾下令将第三十师团调回棉兰老岛南部，并紧急报告马尼拉。紧急军情导致第四航空军开始把飞机从新几内亚运往菲律宾，联合舰队则通知下属各部准备实施“捷一号”作战。但美军仅仅发起几轮空袭就匆匆撤走，并无地面部队登陆，哈尔西此举意在掩护在贝里琉和莫罗泰岛的军事行动。后来调查结果表明，在俯瞰海湾的山头上，观察哨误把滔滔波浪当作敌人登陆艇了。“把这次失误当作一次教训吧，”铃木对幕僚说，他相信下次再不会这样草木皆兵了。

截至9月下旬，第三十五军在菲律宾中南部的具体部署是：军司令部驻宿务；牧野四郎第十六师团主力部署在莱特岛，一部位于萨马岛；两角业作第三十师团在达沃地区；原田次郎第一〇〇师团在棉兰老岛中北部；福荣真平第一〇二师团分散部署于班乃、内格罗斯、宿务和巴拉望岛；北条藤吉独立混成第五十四旅团驻棉兰老岛三宝颜地区；铃木铁二独立混成第五十五旅团两个大队驻和乐岛，其余一个大队驻宿务。以上各部合计兵力约10万人。

负责菲律宾方面的陆军航空兵为寺本熊市第四航空军。1943年3月以来，该部在新几内亚经历过多次战斗，1944年6月1日“转进”至马尼拉。第四航空军由第二、第四、第七等三个飞行师团组成，其中山濑昌雄第二飞行师团为决战兵力，下属五个飞行团、一个飞行战队，分别在吕宋岛中部克拉克机场、内格罗斯岛巴格洛机场和婆罗洲展

开。木下勇第四飞行师团在之前的作战中损耗殆尽，目前只保有两三个侦察机中队。须藤荣之助第七飞行师团以两个飞行团为基干在澳北展开。第四航空军编有飞机1056架，但到9月26日实有机数仅545架，能立即升空作战的不到一半。鉴于航空兵力实在太弱，东京大本营打算一旦发动“捷一号”作战，便从本土、中国台湾、中国华北抽调11个飞行中队，从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抽调3个飞行中队，支援菲律宾战区。

9月8日，寺本的职务被前陆军次官、人事局局长富永恭次接替。东条倒台之后，他的铁杆亲信富永很快被赶出中央机关。富永从陆大毕业后从来没在一线带过兵，20多年只在机关搞“谋略”，擅长内斗。“那个能说会道的家伙总算不在眼前晃悠了！”欣闻富永调离机关的消息，陆军大臣杉山元禁不住揶揄道。富永缺乏实战经验，对航空战更一无所知，让他指挥位于第一线的第四航空军确属强人所难。

9月15日，美军两路大军部队同时在贝里琉和莫罗泰岛登陆，其志看来不在小也。大本营综合上述敌情及菲律宾方面频繁遭遇空袭的实际状况，判断之前制订的“捷号作战”计划中，执行“捷一号”作战的可能性最大。9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正式下达《大陆指第1335号》：

一、大本营将决战地点拟定为菲律宾正面，时间预定为10月下旬前后。

二、南方军总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约以10月下旬为目标，为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各自做好战斗准备。

三、具体事项，随后由参谋总长下达指示。

昭和19年9月22日

奉敕传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以上命令致：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根据东京发来的命令，南方军司令部下令驻菲律宾部队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以10月下旬为限加紧各项战备。寺内判断，美军可能首先在莱特和棉兰老岛登陆，当然也可能直接进攻吕宋，登陆兵力为10至15个师，可能还包括一定数量的空降师和坦克师。寺内下令，如果敌军在莱特或棉兰老岛登陆，由第三十五军司令部指挥作战。如果敌军进攻吕宋，则由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菲律宾乃重中之重，让那个不断发表奇谈怪论的黑田担任总指挥，寺内和东京高层都放心不下。南方军司令部到处充斥着对黑田的不满言论。

“连方面军司令官都没信心，这仗根本没法打。”

“没办法，还是趁早换人吧！”

有人指出，黑田过于享受马尼拉的安逸生活，“他在打高尔夫球、阅读和个人事务方面用去了更多的时间，而不是履行他的军官职责”。更有人称，由于黑田正在失去官兵的尊重和信任，他的部队“纪律变得非常松懈”。

大战在即，大本营决定临阵换将。东京挑出的人选是曾在马来亚打得英国人丢盔卸甲的悍将山下奉文。因被东条视为潜在政敌，山下在攻克新加坡后很快奉调伪满洲国，从此销声匿迹。东京对山下寄予厚望，希望“马来之虎”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菲律宾决战中创造奇迹，挽狂澜于既倒。

9月23日，前往绥芬河视察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突然半道折回官邸，一脸严肃地告诉夫人久子：“我要立即去菲律宾！”此前在牡丹江火车站站长室，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四手井纲正向山下传达了

来自东京的绝密电令：“希于9月28日前来京，就任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

9月27日13时，山下与副官桦泽寅吉乘火车从牡丹江出发，28日上午6时抵达长春——当时叫新京——匆忙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履新不久的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告别。后来溥仪回忆说，出发前的山下双手掩面，痛哭流涕：“这是我的诀别，我再也回不来了。”老酒对溥仪的上述回忆存疑。在中国人面前，以硬汉著称的山下断不至于如此失态。11时，山下搭乘运输机从新京机场起飞，17时降落在立川机场。

到机场迎接山下的是陆军参谋本部的两位参谋，一户公威和田中光祐。专车启动，山下问即将跟自己一起去菲律宾的田中：“我在东京能待几天？”

“预定10月1日出发。”田中回答。

山下突然扭过了头：“10月1日？那就是说，我在国内只能停两天？简直胡闹！开战以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很可能没有下次机会了。只停留两天，磋商、告辞都来得及吗？”新加坡战役结束后不给回京面圣的机会，是气量狭隘的东条指使还算罢了，现在参谋总长不是老上司梅津吗？

“好吧。我直接去向总长请示。”田中显然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太妥当。

次日，在象征性拜访陆相杉山和参谋总长梅津之后，山下来到参谋本部。作战部上下对任命山下为菲律宾方面指挥官感到欢欣鼓舞，但同时感到这一任命下得太晚了，认为山下完全没有足够时间把菲律宾的军队打造成形，这一过程至少需要3个月。看到山下来了，作战课长服部将菲律宾作战情况向他做了详细说明：“地面决战仅限于吕

宋。在中南部地区，则由陆海军航空兵和海军舰艇与敌决战。关于当地治安问题，对菲律宾政府必须提供必要指导。不过与政府的交涉由南方军和大本营负责。”在服部说上述一番话时，山下闭着眼睛如老僧坐禅，一动不动。

“阁下，请休息一会儿吧！”服部以为山下太过劳累，睡着了。

“不，”山下睁开了眼睛，“请继续说。”

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山下很少发言，只向服部提出了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是菲律宾到底有多少个岛屿，二是当地人是否信奉天主教。

山下向参谋本部提出，从沼田多稼藏、饭村穰、武藤章三人中选出一人出任自己的参谋长。沼田当时是第二方面军阿南惟几的参谋长，饭村则是寺内的总参谋长，短期内肯定无法脱身。这样，时任驻苏门答腊近卫第二师团师团长的武藤章就成为不二人选，他也是被东条放逐到偏远之乡的。1938年，寺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是山下，副参谋长就是武藤章。辗转数年之后，三人又一起到菲律宾来“斗地主”了。最后结局是两人被绞死，另一个因病死狱中侥幸逃过了审判。

武藤同样清楚菲律宾的严峻形势，他在日记《从菲律宾到巢鸭》中这样写道：“听到山下奉文大将被任命为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的消息之后，我告诉副官，‘这个命令晚了半年，现在就是山下大将去了也没辙儿’。”接到新任命当天，武藤在日记里悲怆地写道：“这个任命对我来说，无异于死亡通知书。”磨磨蹭蹭的武藤一直到美军登陆莱特岛的10月20日才赶到位于马尼拉郊区的方面军司令部。后来日本记者伊藤正德对此评论说：“我军首脑跟升学考试迟到的中学生没什么两样。”

山下离开参谋本部时，田中带来了出发延期到10月4日的好消息。他一直铁青的脸这才稍稍好看了些。

9月30日上午10时，在新任第十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西村敏雄——陆大第四十一期军刀组首席——和桦泽副官陪同下，山下进宫晋谒天皇。

裕仁显然明白山下此行之艰辛：“辛苦！帝国安危之重任，皆落于驻菲部队肩上。”

山下低着头，耳边飘过天皇尖细缓慢的声音。他按照侍从官吩咐的礼节缓步退出。到门口时，山下仰望着远处那个正襟危坐的模糊身影，深深地行了叩拜礼。

“向您告别！”山下紧闭着嘴唇默念道，心想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看到天皇了。走出皇宫时，他告诉桦泽，“这是我此生最快乐的一天”。

10月1日，山下特意来到海军省，拜访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米内对当下战局了如指掌，他刚得到丰田副武的提醒，联合舰队能够撑到年底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尽管它对保卫帝国的防御作战至关重要。对山下的寒暄，米内只简单说了句：“辛苦了！菲岛是‘天王山’。‘步兵炮’，尽力而为吧！”“步兵炮”是山下的绰号，“天王山”一词则出自1582年6月的山崎之战。丰臣秀吉凭借此战打败了明智光秀，奠定了日后统一日本的基础。后人一般用“天王山”形容最关键的决战。例如NBA或CBA决赛打成2：2后，谁能赢得第五场比赛，即被视作占领了“天王山”。该词同样被频繁使用于对弈之中，喜欢围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10月3日山下回到镰仓，拜访了岳父永山元彦。永山夫妇刚从田间耕作回来，正在洗手。意外看到女婿来访，两人显得非常高兴。岳母

问山下“有没有洗个澡的时间？水马上就烧好”，边说边流下了泪水。连老太太都看出来了，山下这次出去八成回不来了。

当晚，山下与久子在大船车站告别。他告诉夫人：“空袭时要特别注意。”久子希望丈夫能给家里留条字幅，山下于是在彩纸上挥毫写下一行大字：“如果时机到来，要飞回旧巢，燕子呀！”回到镰仓娘家之后，久子在彩纸上盖上了山下雅号“巨杉”印章，双手抖个不停。山下老家高知县长冈郡的杉树以高大著称，有“日本第一杉木”美誉，“巨杉”因此成为山下“步兵炮”“马来之虎”之外的另一个绰号。

回京之后，山下在偕行社遇到了因英帕尔之败被解职的牟田口廉也，他正来回奔走为自己的战败辩解。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时，牟田口是他手下第十八师团中将师团长。山下拍拍牟田口的肩膀，亲自给他倒上了一杯威士忌。能跟原来的老上级在东京重逢，牟田口显得非常兴奋。他举杯向老上司敬酒，预祝山下在未来的菲律宾作战中取得像马来亚和新加坡那样的辉煌胜利。

一句题外话。“偕行社”是创立于明治时代的日本陆军军人社团，后正式被命名为“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二字源于《诗经·秦风·无衣》中的名句，“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海军类似的团体叫“水交社”，来自《庄子》名句“君子之交淡若水”，社长一职通常由现任海军大臣兼任。了解“两社”名字的来历，可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得知山下奔赴菲律宾救场的消息后，在鹤冈的一座老式住宅里，早已赋闲在家的石原莞尔沉吟良久。末了，他叹口气说：“可怜的山下，这回怕是要死在菲律宾了。”

10月6日傍晚，山下专机安全降落在已处于美军频繁空袭之下的克拉克机场。7日，在副参谋长西村和副官桦泽的陪同下，山下到位于马

尼拉的南方军司令部报到。寺内和参谋长饭村穰早已等在那里了。

山下在屋外摘下帽子，向寺内行注目礼，然后立正报告：“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奉命就任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现在报到！”这是山下第三次在寺内手下任职了，第一次在中国华北，上次在马来亚和新加坡。

一般来说，普通士兵向长官报到时都会扯破喉咙大声叫喊，长官也会毫不示弱回以“好！有精神，很好”之类的语句。但在高级将领之间，这种见面就显得轻松许多，因为大都彼此熟悉。寺内同样先行注目礼，然后微微点头说了句：“辛苦了，请！”之后带山下去了隔壁一个空房间。仅几分钟后，山下就出来了，摆摆手招呼西村和桦泽：“走吧！讲话太多，就无法打仗了！”

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部设在马尼拉郊外10公里处的“樱兵营”。有人曾提议将司令部搬进市内，被山下断然拒绝。他听说前任黑田被撤职，就因过于享受马尼拉的舒适生活。更重要的是，山下决心励精图治，甩开膀子与美国人大干一场，艰苦环境更利于激发斗志。虽然预见到这是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役，但山下还是向各部发出训示：

“山下奉文此次奉天皇之命出任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将与各位在菲律宾进行日美最后决战。我们既无海军，也无空军。但作为陆军，我们坚决实行独自作战。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就寄托于这场关键之战了。全体将士要坚决战斗，拼死取得最后胜利！”

山下走马上任时，第十四方面军共有9个师团和3个旅团，总兵力23.5万人。其中4个师团和两个旅团约10万人隶属铃木第三十五军。剩下13.5万人驻守吕宋。其分布为：横山静雄第八师团驻马尼拉南方八打雁；津田义武第一〇五师团在东南比卡尔半岛；山县栗花生第二十六师团在岛中部地区；村冈丰第一〇三师团驻守北部阿帕里；佐藤文

藏独立混成第五十八旅团在中西部的林加延湾。大部分部队都有固定防区，能够作为机动兵力使用的，只有岩仲义治的战车第二师团了。

吕宋岛上，还有富永恭次第四航空军部队约6万人，第三船舶司令部运输部队约1万人，以第一、第二航空舰队为主力的海军部队约6.5万人，补充人员以及向其他地区运输途中因船沉没顺便留下人员约3万人。但是山下对上述兵力并无随意调动权力，海军和陆军相互独立，第四航空军和第三船舶司令部均接受南方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虽然从上到下都痛感加快作备的必要性，但因空军基地建设、兵力调动和改动编制等实际情况，各项准备工作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是莱特岛上战备最充分的第十六师团，也不过把海岸一线阵地加固一下，在工事顶部加以覆盖以免雨季到来时碉堡内一片汪洋，仅此而已。

由于得到莫斯科外交人士的暗示，东京于10月初便命令南方军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实施“捷一号”作战方案。即使克里姆林宫不走漏风声，谁都能看出，菲律宾最可能成为美军下一个进攻目标。东京大本营认为，麦克阿瑟虽然能“跳”，但他一定不会跳过菲律宾这个“感情上的创伤”。这人出了名要面子，怎能让“我会回来”的誓言轻易落空？事实上的确如此。

让日本人头疼的还有当地菲律宾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数量不等的游击队存在。仅吕宋岛，成规模的游击队就达11支之多。1943年10月14日，第十四军司令官黑田宣布军事管制结束，名义上的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双方签订合约，承诺相互尊重对方领土完整，在大东亚战争中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合作。但傀儡总统何塞·劳雷尔成功说服日本人，菲律宾不向盟国宣战，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征兵。行政委员会前主席巴尔加斯被任命为驻日大使，但他一直到1944年2月底才向东京递交了国书。

虽然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日本人仍然实际控制着菲律宾群岛。令人恐惧的日军宪兵到处搜捕政治嫌疑犯。既然战局逐渐不利于日本及其轴心国同伴，劳雷尔和他的同僚骑墙的态度越发明显，并且尽其所能少对日本人做出支持。他们抗议日本人强迫菲律宾人服各种劳役，任意侵占私人财产，同时在执行日本人要求供应食物和原料的任务中尽量壮着胆子拖延时间，出工不出力。东条倒台之后，美军兵锋直指菲律宾。当地人的胆子更大了，很多警察脱下制服加入游击队，据说这种行为得到了政府的暗中鼓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部分菲律宾人相信美国做出的1946年给予他们完全独立的承诺，很少有人相信已提前三年给予他们“独立地位”的日本人。吕宋岛一名游击队长维德特·拉瓦尔回忆说：“我们完全相信美国将重返这里的承诺，我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希望产生过怀疑。”

对劳雷尔政府迟迟不愿对美英宣战的做法，东京无疑非常恼火。但劳雷尔狡辩说，菲律宾只希望维持独立，只要不遭到袭击，就不反抗。8月和9月间，菲律宾开始频频遭到美军的空袭。日本人要求劳雷尔将此视为遭到攻击，要求他发出拖延已久的宣战。9月23日，劳雷尔被迫向盟国宣战。据说他曾要求曼努埃尔·罗哈斯帮他出主意，说日本人要他在48小时内发出宣战通告，如果不这样做就罢免或处决他，由真正亲日派贝尼诺·拉莫斯取而代之。罗哈斯劝他顺从，但不要召开国民大会。根据1943年菲律宾宪法，宣战必须在国民大会中得到3/4以上同意才属合法。罗哈斯偷偷告诫代表们不要出席大会，日本人从140个代表中只收到了区区23张支持票。

劳雷尔继续拒绝制定征兵法。山下抱怨说：“有宣战而无征兵法，在我真是闻所未闻。”但他对此同样无可奈何，因为东京的指令是，“与菲律宾政府的交涉由南方军和大本营直接负责”。

陆军正在积极调兵遣将，海军当然也不甘落后。之前无数战例说明，仅凭地面部队是无法守住岛屿的。早在新内阁尚未正式就职的7月

21日，军令部总长岛田繁太郎就以《大海指第431号》向丰田副武下达了《联合舰队应遵循的当前作战方针》，内容如下：

一、以极力保持及灵活运用现有战略态势、逐步削弱敌军兵力为策略，创造或捕捉良机，以期歼灭敌军舰队及进攻兵力；

二、与陆军紧密协同，确保国防要域，准备而后之攻势；

三、与相关部队紧密协同，确保本土与南方资源区海上交通。

7月26日，大本营海军部再次下达《大海指第435号》，确定将本土、西南诸岛、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方面的决战命名为“捷号”作战。四大决战区域划分前文已有所述。

根据大本营海军部的命令，8月4日，丰田向各部下达《机密联合舰队命令作第435号》，同时以附件形式下发了《联合舰队在“捷号”作战中的作战要领》。（以下简称《要领》）海军部判断，美军进攻菲律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要领》特别明确了在菲律宾地区迎战美军的“捷一号”作战方案：

一、在遭遇美军机动部队单独攻击时，基地航空部队（以驻菲律宾第一航空舰队和驻中国台湾第二航空舰队为主）应实施富于机动的短暂切实攻击，奇袭敌军，努力渐减之，尽量避免兵力损耗。但是如能歼灭敌军，则应独立歼灭敌航空母舰。

二、水面作战舰艇分为三部队：第一、第二游击部队和机动部队。前者驻扎林加锚地，后两者在本土锚泊。一旦发现美军有前来进攻的企图，则第一、第二游击部队分别前进至待机阵位，机动部队在内海待机，随时准备出击。

三、如美军开始发起登陆，第一游击部队策应基地航空部队发起航空歼灭战，对敌登陆地点实施突入作战。

四、机动部队本队及第二游击部队负责将敌军主力牵制于北方。

五、潜艇部队根据特令散开配置，捕捉敌进攻部队加以歼灭，并策应第一游击部队作战，进入决战海域攻击敌舰。

从《要领》内容看出，“捷一号”作战一号主力是基地航空部队。各航空舰队分布如下。

第一航空舰队：主力驻扎菲律宾，负责“捷一号”作战，同时作为中国台湾及西南诸岛方向“捷二号”作战的主要增援力量，编制飞机350架。

第二航空舰队：主力驻扎中国台湾、冲绳，负责“捷二号”作战，同时作为菲律宾方面“捷一号”作战的主要增援力量，编制飞机330架，10月争取增加到500架。

第三航空舰队：主力驻扎本土，负责“捷三号”作战，同时作为北海道及北方诸岛“捷四号”作战的主要增援力量，编制飞机230架，10月争取达到330架。

第十二航空舰队：主要驻扎北海道和千岛群岛，负责“捷四号”作战，同时作为“捷三号”作战的主要增援力量，编制飞机200架。

第十三航空舰队：主要驻扎西南方面，负责配合“捷一号”和“捷二号”作战，编制飞机100架。

未来航空战以海军为主，对此陆军也给予了积极支持：第四航空军部署在菲律宾，配合第一航空舰队实施“捷一号”作战；第八飞行师团部署在中国台湾，配合第二航空舰队实施“捷二号”作战；第十、十一、十二飞行师团部署在本土，配合本土及北方地区的“捷三号”“捷四号”作战。

为实施航空兵的统一指挥，1944年6月，大本营海军部向陆军部提出，将陆军航空兵力全部置于海军指挥之下。陆军对统一使用航空兵并无异议，但拒绝把陆军航空部队交给海军指挥，理由是陆军航空兵装备和飞行员训练并不适合海上作战。经多次讨价还价，双方于7月24日签署《陆海军关于捷号航空作战中央协定》，要求所有航空兵力大致以8月中旬为目标做好决战态势。当敌军前来进攻时，两军航空兵全部向决战地区集中，统一发挥战力，捕捉并击溃敌进攻兵力。

《陆海军关于捷号航空作战中央协定》详细划分了陆海军航空兵在不同地区的配备及指挥关系。在菲律宾地区，海军第一航空舰队和陆军第四航空军的分工是：以海上作战为主时，第四航空军接受第一航空舰队指挥，陆上作战为主则反之。战争打到这个时候，日本陆海军终于知道合作的重要了。

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在马里亚纳作战中被彻底打残，连司令官角田觉知和参谋长三和义勇都没能活着回来。这支未来担纲作战主力的部队不能没有司令官。8月7日，原练习联合航空总队司令官寺冈谨平临危受命，出任空缺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小田原俊彦出任参谋长。寺冈毕业于海兵第四十期，和大西泷治郎、山口多闻、福留繁都是同班同学。他曾担任“苍龙”号、“赤城”号舰长，是日本海军为数不多的航空战专家。

寺冈到位于达沃的司令部上任时，第一航空舰队名义上虽有四支航空队，却只剩下不到100架飞机。寺冈急得上蹿下跳，在菲律宾一带到处搜刮飞机，到8月12日才勉强凑来257架。寺冈知道菲律宾有可能最先遭到进攻，第一航空舰队担子最重。幸好陆军伸出了援助之手，将第十五航空队划归海军指挥，寺冈才勉强凑够350架飞机，其中能立即升空作战的仅200架。对寺冈来说，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仅从飞机数量来看，福留繁的第二航空舰队明显实力更强。这支组建于1944年6月15日的部队保有四支航空队共600架战机，其中半数以上可以立即升空作战。但台湾原本并不在“绝对国防圈”那条线上，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基本上是由菜鸟组成的二线队伍。由于燃料极度匮乏，东宝电影公司在世田谷挖了个人工湖，摆上一些6英尺长的美舰模型，然后用摄影机拍摄以不同角度和速度攻击美舰的方式，让飞行员观看电影代替训练。部分日军飞行员甚至都没升过几次空，一旦投入实战，效果如何就不用说了。至于那些位于本土的三线部队，训练水平更糟。

说福留手下全是菜鸟也不确切，由军令部航空参谋源田实倡议，1944年2月15日于台湾新竹基地成立的第七六二航空队就属于例外。它们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T部队”，T含义为“台风”（Typhoon），就是说这支部队的攻击就像台风一样势如排山倒海，不可遏制。将这支精锐部队部署在台湾地区，主要考虑该地区历来是赤道地区形成的台风北上中国大陆或日本列岛的必经之路。源田认为，在航空兵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大自然的力量。“T部队”使用的战术叫“利用台风作战正攻法”，即利用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的夜色为掩护，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对美军船舰实施暗夜攻击。

“T部队”各分工明确，下辖侦察、战斗、舰爆、舰攻、陆攻、雷达和气象部队。丰田对这种战法非常欣赏，特意在8月21日以联合舰队作战第89号令下达了《T部队编成及作战要领》，并任命经验丰富的海军大佐久野修三为指挥官。为了给“T部队”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除增加气象观测站外，福留还特意在台湾以东远海配备了10艘由渔船改装的气象观测船，并在战时适时释放观测艇。为了不让敌方充分利用气象条件，天气预报作为军事机密已经停播3年多了。

8月下旬，第二航空舰队已在台北石门、花莲米仑山、台东鲤鱼山、高雄寿山、大岗山及新竹紧急加装防空搜索雷达，增强基地索敌

能力。“T部队”使用的武器以九一式航空鱼雷为主，穿甲弹为辅，还配备有汽油弹、燃烧弹数百颗。借鉴美军的跳弹攻击，大本营兵器部特地研发量产了“反跳弹”专供“T部队”使用。这种反跳弹通常由陆攻机携带，以10米左右高度飞行，距目标舰数百米处抛出，装有平衡翼的反跳弹会同扁石一般在水面弹跳，直接命中目标舰干舷水线爆炸，导致舰体受创大量进水而沉没。

“T部队”除海军航空兵外，还吸收了陆军第七、第九十八飞行队加入，陆军装备的四式重型轰炸机和侦察机在速度和性能上都远超海军飞机。针对陆军飞行员缺乏海上作战经验的缺陷，海军专门派出王牌飞行员帮助他们提高在海上辨别方向和识别目标的能力。从9月4日开始，“T部队”在濑户内海以“凤翔”号航母为假想敌实施攻击训练。截至10月中旬台湾海空战爆发时，“T部队”共有各型战机269架。由于吸收了几乎所有擅长鱼雷攻击的老鸟且装备的都是最新机型，这次部队可以说是日军为对付美军航母精心准备的秘密武器。上至丰田、福留，下至源田和联合舰队航空参谋渊田美津雄，无不对这支队伍寄予厚望。源田甚至狂妄地向参谋本部提出，陆军航空兵最好不要攻击美军航空母舰，言外之意“把它们留给我们这些专业人士”！

第二航空舰队位于内线，平时训练基本不受袭扰，寺内的第一航空舰队就完全不同。美国人三番五次前来捣乱，搞得日军的训练时断时续，质量自然就无法保证。大本营严令决战之前陆基航空兵不得擅自出击，保存实力发出最后致命一击，寺冈对美国人的骚扰也只能强压怒火，尽量忍耐。

9月7日、8日，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空袭帕劳之后，米切尔留下第四大队支援贝里琉作战，亲自率其余3个大队向菲律宾猛扑过来。9日上午，在距棉兰老岛80公里处，米切尔放飞了打击机群，目标是岛上日军九处机场。美军此次攻击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超低空飞行的

“地狱猫”从机场周围丛林背后突然闪出，向机场上日机和设施扫射投弹。“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休·温特斯中校率队空袭了伦比亚和德尔蒙特机场，几乎没有日机升空迎战。温特斯声称击毁地面日机27架。“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在扫荡中击落日机4架，仅约翰·巴里上尉一人阵亡。

10日，美军空袭继续进行，仍鲜有日机起飞迎战。在空袭帕劳的行动中，美军飞行员几乎没捞到多大油水——本拟到这里刷数据的。日军一味龟缩不出让他们多少有些意兴索然。这天午后发生了所谓“达沃误报事件”。位于达沃湾口萨兰加尼岛的海军观察哨报告说，海面发现美军登陆船队。此前来骚扰的都是长腿的B-17或B-24，这两天空中出现的是小块头的舰载机。根据以往美军登陆作战三板斧的习惯做法，舰载机出现往往预示着一次大规模登陆已迫在眉睫。驻达沃海军第三十二根据地部队司令官代谷清志大惊失色，下令立即烧毁密码本，率司令部人员遁入山林。寺冈一看大事不妙，匆忙将指挥权交给驻马尼拉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有马正文，自己带司令部人员跟随代谷赶紧逃跑。

第一五二航空队美浓部正驾驶一架零战冒险起飞，前往达沃湾进行侦察，却连一艘美军舰艇的影子都未发现。原来是新兵观察哨把滔滔波浪当作敌人登陆艇了。更大的悲剧还在后边。为了避开美军锋芒，暂时代理指挥的有马下令将驻吕宋第二〇一航空队89架零战和12架轰炸机紧急向中部的宿务岛转移。

9月11日，哈尔西率“新泽西”号汇入米切尔大部队。次日，美军将进攻目标对准了菲律宾中部莱特、萨马、内格罗斯和宿务岛机场。大队日机起飞迎战，美军声称当天击落敌机82架，仅“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一人就击落4架，詹姆斯·里格少校击落5架成为“一日王牌”，温特斯中校击落3架。有马紧急转移到宿务的飞机少数在空中被击落，大部分被直接摧毁在地面上，日军统计在宿务共

损失战机约80架，陆军第四航空军在内格罗斯岛巴格洛基地损失战机约65架。此外，停泊在宿务湾的13艘军用舰艇、11艘民船合计27000吨船只被击沉。

13日的战斗与头一天毫无二致，只是升空迎战的日机越来越少。各中队上报当天共击落日机近百架。汇总两天战绩，170个空中击落和超过300个地面摧毁被记录在各中队日志上。上述数字肯定不实，日机全部加起来也没有470架。米切尔头脑非常清楚，他上报给哈尔西的战绩只有200架。

两天之内，美军出动战机2400架次，损失飞机8架和机组成员10人，给日本人造成了致命打击。毫无疑问，日军驻菲律宾航空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仅第二〇一航空队的60架零战就损失了50架。初来乍到的哈尔西给各大队发去了激励电报：“我们这支明星部队刚刚取得了辉煌成绩！现在，我已经为你们在亚洲战场上预定了最佳的听众。”本次空袭作战取得了一项额外成果，哈尔西据此判断莱特岛日军防空空虚，建议取消中间行动提前进攻莱特。他的建议很快获得批准，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9月14日，美军竟然将炸弹投向了日军东南亚主要产油区英属婆罗洲，海军基地塔威-塔威遭到了500架次舰载机的攻击。达沃、宿务、黎牙实比、巴格洛、三宝颜等航空基地同样遭到袭击。9月21日、22日，美军3个航母大队联袂出击，对吕宋日军机场连续发起6轮空袭。第一天战斗就造就两名一日王牌，“邦克山”号战斗机飞行员查尔斯·马洛里上尉和哈维·皮肯上尉分别击落日机5架。日军声称对位于马尼拉60度、280公里处的4艘美军航母发起过两次反击——上午7时30分出动飞机30架，16时35分出动飞机20架——获得“投弹命中敌航母2艘、巡洋舰1艘”的显赫战绩。美军方面并无对应记录。马尼拉遭空袭使得菲律宾总统劳雷尔在22日上午9时发布了全国戒严令。24日，麦坎

贝尔和队友联手击落零式水上侦察机1架，将个人战绩由18.5提高到19，暂与亚历山大·弗拉丘并列海航第一位。

完成海上加油之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继续向菲律宾海岸挺进。24日拂晓，舰队驶抵圣贝纳迪诺海峡外海，米切尔出动机群对卡拉棉群岛科伦湾发起大规模空袭。科伦湾是日军重要的船舶集散地，大量油船、货船和运输船被炸沉。第三舰队参谋长卡尼少将以哈尔西名义向参战部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祝捷电报：“最近以来的出色战绩，给我们赢得了通向兴奋大门的门票，尽管那些听众的嘘嘘声还很大，但是很少能真正影响到我们的演员。只要还有嘘嘘声存在，我们就要继续上路演出。”哈尔西留下第四大队继续支援贝里琉作战，率其余3个大队分别撤回乌利西和马努斯港休整。它们随后将合兵一处，支援10月20日的莱特岛登陆战。

9月中下旬美军的航空攻击将重建和训练中的日军第一航空舰队几乎打成了“半身不遂”。清点队伍后寺冈发现，好不容易凑来的350架飞机瞬间只剩下190架，能升空作战的仅剩65架，大量有经验的飞行员战死。陆军第四航空军也有200架战机报销。至此，以“捷号”作战为前提保存的日航空兵力再次遭到重创。真正的决战尚未来到，担当第一主力的航空部队就折损大半。寺冈在日记里悲叹“九月乃苦月”——日语中“九”和“哭”的读音是相同的。寺冈因逃跑和损失部队被很快撤职，接替他的是老同学大西泷治郎。大西出山，引出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支攻击部队，后文详叙。

看到此处，列位看官可能会纳闷：之前老酒逢战必先提航母，现在怎么忽然移情别恋于基地航空部队啦？非也！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日军第一机动部队遭遇重创，损失了3艘航母和大部分航空兵力，已难堪大任的它们此刻正在国内重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正因为此，东京才安排基地航空部队出任“捷号作战”的第一主力。

从战场铩羽而归之后，第一机动部队下属第二航空战队及配属第六五二航空队宣布解散，残余飞机和人员被分配到其他部队。第一、第三、第四航空战队及配属第六〇一航空队、第六五二航空队、第六三四航空队受命保留并重组。

第三航空战队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未曾折损一艘航母，8月10日在得到“瑞鹤”号的补充后，该战队拥有了“瑞鹤”号、“千岁”号、“千代田”号、“瑞凤”号4艘航母。10月1日，第三航空战队司令部撤销，改由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直率，旗舰为仅存的唯一大型航母“瑞鹤”号。配属作战的第六五三航空队早在7月10日就实施了改编，陆续补充了一些战机。

由于组建时间较晚且2艘主力舰正在改造，松田千秋领军的第四航空战队及配属第六三四航空队并未参加“阿号作战”。在日本海军将领中，松田绝对属于特立独行的怪异人物，绰号“怪才”。松田毕业于海兵第四十四期，进校时在100人中排第八十九，毕业时在95人中排第十四，属于不折不扣的勤奋家。因为曾在日本驻华盛顿使馆担任海军武官，松田属于海军中为数不多的“美国通”。在有关中途岛海战的图上军演时，松田被选作美军舰队指挥官正来源于此。说松田怪，在于他在珍珠港战役后与山本五十六大唱反调，到处鼓吹“珍珠港失败论”。奇怪的是松田并未因此受到惩罚，仕途也没受到多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松田一直活到1995年，才以99岁高龄作为旧日本海军最后一位将领去世。

第四航空战队主力舰是“伊势”号和“日向”号。战争爆发之后，作为爷爷辈的两舰由于性能落后，大部分时间只能留在后方充当训练舰，唯一露脸的机会是去阿留申群岛打了一次酱油，还未获得出手机会。随着日军航母不断战沉，为弥补缺口，大本营海军部别出心裁，提出将两艘老舰改造为可以搭载舰载机的航空战列舰。具体做法是拆除战列舰后主炮，增设机库，加装飞行甲板、弹射器和运输轨

道，使每艘舰可搭乘22架飞机。由于机库实在太小，其中11架飞机只能停放在甲板上。这种“变性航母”存在一个致命缺陷，跑道太短导致飞机只能起飞不能降落。如果这种所谓的航空战列舰——老酒也不知道称它航母还是战列舰好，只好沿用日军的说法——周边一定区域没有陆上机场，舰载机起飞攻敌就属于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日军自称，改造后的两舰属于能够同时参加空战和炮战的“双刀名将”。海军部本来还准备将另外两艘爷爷舰“山城”号和“扶桑”号也改造成航空战列舰，最终因经费和材料不足只好作罢。

7月10日和8月10日，原第二航空战队旗舰“隼鹰”号、“龙凤”号相继编入第四航空战队，第六三四航空队实力明显增强。从8月中旬开始，战队所有飞机开始在岩国、德岛和美保基地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当时“云龙级”航母的前两舰“云龙”号和“天城”号已接近完工，它们竣工后将编成新的第一航空战队。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1944年底，机动舰队将恢复到8艘航母、2艘航空战列舰、舰载机450架的规模。这还没有算上即将竣工的超级航母“信浓”号。

按照丰田最初拟订的作战计划，一旦美军向菲律宾发起进攻，小泽舰队将从本土海域直接南下，与栗田舰队一起抗击美军的进攻。小泽认为，势单力薄的机动部队成功突进菲律宾海域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与其如此，不如由机动部队充当诱饵引开美军主力舰队，为栗田舰队攻击敌军运输船队创造机会，死也要死得更有价值。丰田认可了他的意见。战后小泽曾经对美国调查团人员说：“扮演诱饵是我舰队的全部使命。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充分暴露在你们面前，把你们的主力舰队诱向北方，为栗田舰队突入创造条件，即使全部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对我们来说，挨打才是真正目的。”

莱特湾海战打响之前，第一机动舰队编成如下：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参谋长大林末雄，首席参谋大前敏一。

第三航空战队：小泽亲率，下辖大型航母“瑞鹤”号，轻型航母“千代田”号、“千岁”号、“瑞凤”号。

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千秋，下辖航空战列舰“伊势”号、“日向”号。

第三十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江户兵太郎，下辖轻巡洋舰“五十铃”号，驱逐舰“楨”号、“杉”号、“桐”号、“桑”号。

第六十一驱逐舰分队：指挥官天野重隆，下辖驱逐舰“初月”号、“若月”号、“秋月”号；另外，来自第四十一驱逐舰分队的“霜月”号也归天野指挥。

附属巡洋舰战队：司令官山本岩多，下辖轻巡洋舰“多摩”号、“大淀”号。

补给部队：油船“高岭丸”号、“仁荣丸”号，驱逐舰“秋风”号及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九号、第三十一号、第三十三号、第四十三号、第一三二号等海防舰。

按照惯例，后文我们通常称呼这支舰队为“小泽舰队”。

看到此处，大家可能又纳闷了。这“大淀”号不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吗，怎么跑到第一机动舰队来啦？难道司令官丰田要亲自披挂上阵，去前线和美国人死磕？非也。9月29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已从“大淀”号转往横滨日吉台的地下掩体。这是自1903年12月28日成立以来，联合舰队首次将司令部从军舰转移到陆地上。上次丰田舍“大和”号和“武藏”号不用而选择“大淀”号为旗舰，已经破坏了联合舰队司令官选择最大舰为旗舰的“光荣”传统。这次丰田破天荒地弃

船登岸，钻进防空洞的做法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抛开陆军暂时不提，海军内部骂丰田“怕死”“胆小鬼”的人到处皆是。

对这一广受诟病的决定，丰田的解释是：“在现代战争中，为指挥海上决战兵力、陆基航空兵和潜艇部队，以在地面适当位置指挥全局为宜。”此前丰田让“大淀”号停泊在千叶县木更津外海，还保留了一个海上指挥舰队的架势，这回更连形式都不要了。丰田清楚，“捷号”作战迫在眉睫。战役一旦发起，所有海军残余战舰势必全部投入作战。身为联合舰队司令官，再躲在“大淀”号上不出海实在说不过去了。美国人已经拿下了马里亚纳群岛，据说一种叫B-29的重型轰炸机正在那里加紧部署。可以肯定在未来很短时间内，日本本土必将遭到美国人的狂轰滥炸，木更津外海已不再是安全之地。丰田此举不但为前线腾出了一艘军舰，还提前为司令部找到了一处安身之所。实际上，丰田选择在岸上指挥无可厚非——尼米兹出海只是视察，从未亲自出海指挥过一场战斗——但他这种做法，仍被广大官兵讥笑为“楠木公未抵湊川”。

“楠木公未抵湊川”是日本一个典故。楠木公即楠木正成，后世将其视为忠臣和军人之典范，形容楠木的溢美之词有“武神”“智仁勇兼备之良将”“忠臣义士之龟鉴”“贤才”“武略勇士”等。楠木与真田信繁、源义经并列日本历史上三大悲剧英雄。“湊川之战”是楠木最后的决死之战，他在战役中写下了“七生报国”的遗愿，被日本人视为忠君、爱国、神武的象征。日军官兵这样说，意在讽刺像丰田这样的高官贪生怕死，却让底层官兵去学楠木公慷慨就死。丰田对此倒很坦然，对类似言论一概充耳不闻。

由于在“阿号作战”中被美军潜艇击沉两艘大型航母，联合舰队再也不敢把机动部队派往南洋训练了。小泽舰队在本土濑户内海停泊了3个多月，各飞行队分散到岩国、鹿屋、馆山及硫黄岛的陆上基地进

行训练。缺乏燃料导致训练时断时续。到10月初，第四航空战队只进行过一次满载起飞训练。

由于马里亚纳海战并未爆发水面舰艇近身格斗，由栗田健男领军的第二舰队大部分舰艇完好无损。兵败回到本土之后，从6月25日开始，栗田舰队着手进行了两项准备。首先，在所有巡洋舰以上重型舰只和部分驱逐舰上安装雷达。虽然日军雷达性能欠佳，经常出现各种故障，但有总比没有强。其次，所有舰船进入吴港和横须贺船厂拼命加装防空武器。既然机动部队被打成了“半身不遂”，未来遭遇美军空袭就只能依靠自己了。加班加点赶工的最后结果是：“大和”号不同口径防空炮达到152门，“长门”号98门，“高雄”号、“爱宕”号60门，“妙高”号52门，“利根”号和“筑摩”号分别为57门和55门，个别驱逐舰也达到了30门。远看上去，这些军舰和刺猬没有什么区别。

本土海域并非栗田舰队长久栖身之所，原因很简单，没油。简单改装、保养、维修工作完成之后，栗田舰队再次启航，经战战兢兢4600公里长途航行，7月16日顺利抵达新加坡以南240公里的林加锚地。上次参加马里亚纳海战第二舰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本次可谓故地重游，格外亲切。栗田舰队选择林加锚地的原因有四。

其一，这里位于日占区腹地，距美军基地较远。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虽然不远，但战力较弱不足为惧，舰队在此可以得到充分休整和训练。

其二，此处距苏门答腊岛巨港油田很近，燃油可以放开手脚大胆使用。虽然缺乏精炼重油的设备，但巨港出产的原油品质较高，不经提炼就可直接供舰船使用。尽管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吃够了这种挥发性极强油料的亏，但穷人的日子实在难过，只好将就着继续使用——吃窝头总比饿死强。在林加锚地，即使“大和”号和“武藏”号这样的

吞油巨兽，也可以在海上肆意纵横驰骋，完全不同于1943年因缺油枯坐特鲁克的窘境。

其三，锚地水域开阔，便于舰队进行大规模编队训练，同时水浅还使舰船不易遭到美军潜艇的攻击。

其四，这里距新加坡很近，英国人精心打造的樟宜基地拥有完备的军械库、船坞和维修设施，需要进行小规模改造或受轻伤的舰船可以就地处置，不必远涉重洋返回本土船厂。

有其利必有其弊。林加锚地存在以下明显短板。一是距离未来战场较远。一旦开打，舰队须先行前往文莱、塔威-塔威、科伦湾、吉马拉斯等中转基地。其二是距离本土太远，舰队必不可少的弹药、零部件、装备供应异常困难。占领区没有军事工业、本土没有充足的资源，是日本人短期无法解决的天然缺陷。日军面临的尴尬是，栗田舰队很可能“有油没弹”，小泽舰队更可能“有弹没油”。战后接受审判在被问及日本“到底缺飞机还是缺飞行员时”，渊田美津雄坦承：“缺油。我们有许多飞机和飞行员，却没有燃油去训练他们。”相比较而言，德国处境就比日本要优越得多。德国占领的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地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捷克式轻机枪可不是一般地出名。

开赴林加锚地之后，第二舰队很快有了一个不太气派的新名字：“第一游击部队”。在美国人的围追堵截之下，“游击队”似乎更能反映出日军舰队的窘境。仍然隶属小泽指挥的第一游击部队集中了日本海军残存的大部分水面舰艇：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11艘，驱逐舰等护航舰只近20艘，舰船总吨位近40万吨，共有460毫米炮18门，410毫米炮8门，356毫米炮16门和203毫米炮100门，单舷一次投射弹药量超过53吨。由于舰队指挥官是咱们的老熟人栗田，后文我们通常也称它“栗田舰队”。

莱特湾海战打响之前，第一游击部队阵容如下：司令官栗田健男，参谋长小柳富次，首席参谋山本佑二。

第一夜战部队：栗田直率。

第一战列舰战队：司令官宇垣缠，下辖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长门”号。

第四巡洋舰战队：司令官栗田兼任，下辖重巡洋舰“爱宕”号、“高雄”号、“摩耶”号、“鸟海”号。

第五巡洋舰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下辖重巡洋舰“妙高”号、“羽黑”号。

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早川干夫，下辖轻巡洋舰“能代”号，驱逐舰“岛风”号。

第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白石长义，下辖驱逐舰“早霜”号、“秋霜”号。

第三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福冈德治郎，下辖驱逐舰“岸波”号、“冲波”号、“朝霜”号、“长波”号。

第三十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大岛一太郎，下辖驱逐舰“滨波”号、“藤波”号。

第二夜战部队：司令官铃木义尾。

第三战列舰战队：司令官铃木兼任，下辖快速战列舰“金刚”号、“榛名”号。

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万隆，下辖重巡洋舰“铃谷”号、“熊野”号、“利根”号、“筑摩”号。

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进，下辖轻巡洋舰“矢矧”号，驱逐舰“清霜”号、“野分”号。

第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谷井保，下辖驱逐舰“浦风”号、“矶风”号、“雪风”号、“滨风”号。

第三夜战部队：司令官西村祥治。

第二战列舰战队：司令官西村兼任，下辖战列舰“山城”号、“扶桑”号，重巡洋舰“最上”号。

第二驱逐舰分队：指挥官“时雨”号舰长西野繁。

第四驱逐舰分队：指挥官高桥龟四郎，下辖驱逐舰“山云”号、“满潮”号、“朝云”号。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日本海军三大祥瑞“雪风”号、“时雨”号和“野分”号全都出现在这支队伍里。

第一游击部队原本隶属小泽指挥。台湾海空战之前，小泽大度地向丰田提出，因为两支舰队相距遥远，由联合舰队司令部直接指挥栗田舰队，可能更利于今后的作战——换成老酒绝对不会这么干，先指挥着威风威风再说。丰田接受了小泽的意见，决定由联合舰队司令部直接指挥两支舰队。战后，小泽在接受审讯时坦承：“当时第三舰队也就只能执行高空警戒之类的任务。如果我直接指挥栗田，必然会干扰第一游击部队的作战，还不如让他自己直接指挥。”

栗田舰队既然被称作“第一游击部队”，通常情况下肯定至少还有一支“第二游击部队”——这支部队是以原第五舰队为基干临时组建的。第五舰队原隶属东北方面舰队管辖。因为只是负责北方地区的防务，他们很少捞到露脸的机会，能数得上的只有导致日军中途岛之败的阿留申之战以及名不见经传的科曼多尔群岛海战，再就是组织基

斯卡岛守军撤退了。在夺回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之后，美军并无在北太平洋大打出手的打算，第五舰队因此成了无业游民。1944年2月，原海军横须贺通信学校校长志摩清英接手舰队指挥权后，一直没能捞到仗打。在大部分时间里，第五舰队官兵只能坐在港内喝茶聊天，或者在各港口之间干些搬运工的活儿。随着联合舰队损失不断增加且美国人已经逼近家门口，他们也必须出海迎战了。

莱特湾海战打响之前，第二游击部队编成如下：司令官志摩清英，参谋长松本毅。

第二十一巡洋舰战队：司令官志摩兼任，下辖重巡洋舰“那智”号、“足柄”号。

第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昌福，下辖轻巡洋舰“阿武隈”号。

第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古闲孙太郎，下辖驱逐舰“曙”号、“潮”号。

第十八驱逐舰分队：司令官井上良雄，下辖驱逐舰“霞”号、“不知火”号。

根据惯例，后文我们也会称它“志摩舰队”。

参加“捷号”作战的还有一支部队，它是通常被称作“先遣部队”的潜艇部队。高木武雄命丧塞班岛之后，三轮茂义接过了第六舰队司令官职务。他麾下的14艘潜艇被分作三队。

甲部队：“伊-26”号、“伊-45”号、“伊-53”号、“伊-54”号、“伊-56”号。

乙部队：“伊-38”号、“伊-41”号、“伊-44”号、“伊-46”号、“吕-41”号、“吕-43”号、“吕-46”号。

丙部队：“伊-36”号、“伊-47”号、“吕-109”号、“吕-112”号，前两者负责运输微型潜艇对停泊在乌利西环礁的美军舰船实施偷袭。

7月21日，“爱宕”号上的栗田接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有关“捷号作战”指示。尽管详细作战计划尚未下达，但是栗田已经大致推测出，出动水面舰艇与美军决战的时机就要到了。在随后两周里，他下令各舰除去表面可燃装饰物，刮去多余油漆涂层，连甲板上覆盖的亚麻布油毡都未能幸免。为保持随时出击的临战态势，晚上很多官兵和衣睡在甲板上。

8月10日，军令部作战参谋榎尾义男、联合舰队首席参谋神重德飞抵马尼拉，召开专题作战会议向第一主力栗田舰队说明“捷一号”作战要领。除第二舰队参谋长小柳富次、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之外，负责配合作战的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参谋长西尾秀彦，第一南遣舰队作战参谋出席了会议。7月上旬，三川已将司令部转移至马尼拉。匆匆赶到菲律宾上任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只参加了第二天的会议。

参谋长小柳刚一走进会议室，就觉得现场气氛不对。按道理说，如此重要的作战会议应该由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亲自主持，至少也由参谋长草鹿出席，现在居中而坐的却是首席参谋神重德。虽然官职和军阶不高，但神重德在海军中同样属于大名鼎鼎的显赫人物，尽管那些声名大部分属于负面的。神重德和辻政信被并称为日本陆海军的两大“疯子”，这点从他积极谋划刺杀东条一事就能看出来。果真，小柳很快从神的口中听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在地下室里炮制出来的“九死一生”计划。

到底是来自东京的首脑机关，神铿锵有力的发言可谓高屋建瓴：“东京判断，美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很可能是菲律宾，登陆地点为北

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中部莱特岛及南部棉兰老岛的达沃，三者必选其一。一旦敌军贸然来攻，我基地航空部队将率先歼灭敌航母舰队。贵部所承担的任务是：一旦发现敌军来犯，舰队应率先进入文莱湾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击，消灭敌军运输船队。如果敌军登陆行动业已展开，则以战列舰强行突入莱特湾，开炮消灭滩头之敌。机动部队和第二游击部队将负责把敌军快速航母舰队引诱到菲律宾以北尽可能远的海域，为贵部的突入作战创造条件。”

第一游击部队的攻击目标竟然是美军运输船，小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日本海军的指导理论历来是“舰队决战”一统天下。正是因为联合舰队在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中大获全胜，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最后胜利。尤其是击溃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对马海战，一直被海军奉为胜利的典范。通过海上决战“一战定乾坤”，是帝国海军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信条。几十年来，这种思想始终贯穿于海军的教育之中。但是今天，作为海军第一主力的栗田舰队不去和敌人舰队决战，却去打击运输船，别说手下众多官兵，连小柳本人都无法接受。难道我们倾举国之力精心打造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就是为了用它们那举世无双的460毫米巨炮去打运输船吗？这已经不属于大材小用，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务正业了。

念及此处，憋了一肚子火的小柳霍然起立，慷慨陈词：“本次作战，放弃对敌军主力舰队的迎击，却以运输船作为攻击目标，简直不可思议。不论作战目的如何，我第二舰队毕竟应以与敌主力决战为第一要义。司令部是否考虑过，本次作战可能使我水上部队暴露在敌军航空兵的直接打击之下，最终白白损失，却未歼灭任何有价值的目标？”

小柳的过度反应早在神的预料之中。此前，美军水面舰艇才是日本海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神清楚，现在联合舰队已经无力再和美军舰队决一雌雄了。吃柿子拣软的捏，美军运输船

因此成为“捷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这正是本次作战与以往作战的不同之处。但无力与敌决战的话神又不能明说，那无疑属于“长敌人士气、灭自己威风”的无聊举动。于是神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一旦菲律宾有失，则我本土通往南方资源区的海上交通将被完全切断。舰队若停在本土，则无油料，若停在南洋，则无弹药。如果失去了菲律宾，舰队即使可以保全亦属枉然。与其如此，不如在菲律宾做最后一搏，获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可能怕小柳不服气，神稍稍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这是丰田司令长官的决心！”

神还真不是假传圣旨。战后接受审讯时，丰田坦率地向美国人说出了当时自己的想法：“如果联合舰队不参加此次战斗，单靠菲律宾地区的陆基航空兵迎击美军，战斗将不会有任何胜算。因此大家才决定赌一把，将整个联合舰队全部投入作战。如果事情发展顺利，我们也许会获得意料之外的可喜结局。但如果遇到最坏情况，我们有可能丢掉整个舰队。而我感到，我们一定得冒这个险。如果我们在菲律宾战役中失利，即使舰队保留下来，向南行驶的运输线会被完全切断，舰队即使撤回日本领海也得不到燃料供应。舰队如果留在南方海域，就得不到弹药和武器供应。这样看来，要以丧失菲律宾群岛的代价来挽救我们的舰队，是毫无意义的。”看来神在前往马尼拉下达命令之前，是接受过丰田面授机宜的，有人说他级别太低不能领会领导意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小柳心想：“原来如此！”神的话再清楚不过了：一旦失去了菲律宾，联合舰队就会变成一堆无法出航的废铜烂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东京命令第二舰队奋勇出击，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着回去，丰田长官真是用心良苦哇，连墓地都帮我们找好了。但是小柳还不愿就此罢休，继续追问道：“不管美军在莱特、达沃，还是在林加延湾登陆，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敌人都不可能坐视我们攻击他们的运输船队。如果在途中或者在攻击运输船队的过程中遭遇到美军主力，我们

是心无旁骛地攻击运输船队，还是先与美军舰队决战？作为一名帝国军人，我情愿死在对面飞来的炮火之下。”

一向飞扬跋扈的神竟然一时语塞。如此重要的问题，丰田司令官居然没事先给予明示。神本人也是狂热的巨舰大炮主义者，对小柳的话非常理解。沉吟片刻，他答复说：“当然是迎击美军主力舰队。”神肯定想不到，他的这一答复一定程度上促成栗田在那个决定帝国海军命运的下午，下达了一项至今仍然饱受争议的命令。

说实在话，虽然看上去疯疯癫癫，但神一点儿都不怕死。在来马尼拉开会之前，神多次请求将他调往第二舰队，出任首席参谋或作战参谋亲自指挥作战。但日本海军有一项规定，上级参谋不得转调牵涉自己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下级舰队，这是为了防止上级参谋中有人贪生怕死，在制订计划时故意偏袒自己将调往的舰队，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公平。神的多次请战申请最终不了了之。

小柳对神的回答虽然勉强表示接受，但仍然不能完全放心：“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所以还是请首席参谋一定要向丰田司令长官汇报此事。”这一段话，在小柳战后的回忆录《栗田舰队》一书中有着清晰的记录。

谁都清楚在当时情况下，凭日益孱弱的基地航空部队绝对无法取得作战地区的制空权，第一游击部队突入登陆场的航途势必凶险万分。行动能否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小泽舰队和志摩舰队——这支部队后来转入南方参加突击作战——能否将美军主力引诱到北方尽可能远的位置上。除去航空威胁之外，穿梭于菲律宾群岛众多狭窄水域之间的第一游击部队极易遭到美军潜艇的伏击。即使第一游击部队吉星高照，幸运突入登陆场，在完成炮击运输船或滩头的任务之后，它们又如何应对已醒悟过来的美军主力舰队？也就是说，栗田舰队本次执行的是“九死一生”的“特攻行动”。后来战斗进程表明，没有哈尔

西的“密切配合”，日军断然不可能获得突入莱特湾的机会。但是这个问题小柳没问，他知道问了也没人能回答，第一游击部队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字：死！战后小柳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完全是一套绝望、鲁莽且前所未见的计划，根本无视战争的基本规则，我无法不把它理解为给栗田舰队的自杀命令”。

次日，飞回林加锚地的小柳向司令官汇报了会议详细情况，同时发牢骚说：“我们在此处拼死拼活训练，就是为了和美军主力舰队决一死战。然而大本营要我们去打什么运输船，兄弟们每天累死累活训练，图的是啥？”一向沉默寡言的栗田理解参谋长的心情，他沉吟半晌，最后仰天长叹道：“如此看来，联合舰队司令部是在给我们寻找一个最后的坟场。但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死得更堂堂正正一些。”

行伍之人栗田出生于一个文人世家。他爷爷栗田宽是汉学家、历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他父亲栗田勤也是汉学家，汉文纪传体《大日本史》的主要编写者之一。栗田平时沉默寡言，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一生都在和大海打交道，曾担任过舰长的驱逐舰就达11艘，几乎很少在岸上从事管理工作。唯一一段陆上经历，是到海军鱼雷学校研究先进的鱼雷战术。据说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栗田只有两个星期不在海上。他最先指挥巡洋舰队，随后指挥战列舰队，最后是更大规模的第二舰队。海战已进入由空中力量决胜负的时代，栗田显然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荣耀之路。

从发出的感慨看，栗田才真正领会了丰田命令中“置之死地而不生”的深刻含义。但并不是每一名军官都有这样高的觉悟。果不其然，在旗舰“爱宕”号上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听完作战参谋大谷的介绍，各战队司令官、参谋长及一众舰长群情激愤，蹦得最高的当数第一战队司令官宇垣缠和“武藏”号舰长猪口敏平大佐。猪口是日本海军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10月15日出征前夕晋升少将。大家强烈要求

立即致电东京，变更作战计划。一些年轻军官甚至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难道我们辛辛苦苦训练，就是为了去打几艘破运输船吗？”

“这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军人的侮辱！”

“我们不会吝惜生命。然而，我们爱惜帝国海军的名誉。如果帝国海军最后一战是与敌人运输船厮杀，那么，东乡元帅、山本权兵卫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

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栗田一脸无奈地看着手下军官，他当然知道，这种攻击运输船的突入作战一向由驱逐舰担纲，日本海军史上还从未有过主力战列舰执行这种作战的例子。这么多天以来，官兵也一直在进行炮战和舰队水面机动训练，从未进行过突入作战练习。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栗田缓缓站起，以一种祈求的口吻告诉众人：

“诸君，请听我一言。联合舰队的现状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无力 and 美军主力舰队决斗，也无法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国诗人杜甫有句名诗，叫‘国破山河在’，但我们绝不能‘国破军舰在’。如果从海军军官的自尊心出发，认为打击运输船队是耻辱的话，那么联合舰队在战争失败后还有军舰存在，那才是最大的耻辱。大本营下达这样看似不可思议的命令，就是我们将我们置于死地，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强调一点，尽管运输船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但我们在行动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抓住敌人舰队进行决战的机会。”别看栗田平时木讷，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还真像模像样，有板有眼。

听完栗田的解释，大家才知道原来司令官心里也憋着火，同时也意识到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在听说作战方案已经过天皇亲自批准之后，大家的心里更加坦然。沮丧之余，众人纷纷表示愿意服从命令，齐声高呼“万岁”，好像仗已经打赢了似的。

根据对舰队进出、运输船锚泊条件及美军攻击方向、登陆战术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小柳和众参谋判断，美军登陆莱特岛的可能性最大。未来可能采取的战术无外乎以下三种。一、对停泊在锚地的运输船直接发起进攻。二、舰队在毫无空中掩护的条件下实施突入作战。三、海上夜战。栗田下令，各部立即围绕上述三种战术展开针对性训练。

小泽舰队远在本土，未来只执行诱敌任务，陆基航空兵作战能力又值得怀疑，栗田首先要解决舰队自身的防空问题。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小泽初次提出并实践了环形阵战术。即以舰队旗舰为中心，大舰在中间，小舰在外圈，组成一个双层同心圆。这样形成的多层火力防御体系不但取得了较好的防空效果，外围驱逐舰还能兼顾反潜功能，一举两得。第二舰队参谋在小泽做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原来一个环形阵扩大为一前一后两个。一旦遭遇敌人攻击，前后两个环形阵分别向左右转舵，导致敌人无法集中发起攻击。他们选择其中一个进攻时，另一个环形阵就能最大限度地得以保全。可见日本人也知道，挨打是必然的，现在能做的就是挨打的人尽可能少一些，挨的打尽可能轻一些。

这种双环形阵不但有利于防空反潜，还有利于对运输船队的攻击。登陆场一般水域狭窄，大舰队机动必然受一定限制。采用双环形阵可以使舰队形成两个攻击集团，先后进入登陆水域。第一集团先行炮击，失去最佳位置后转向退出，第二集团进入炮击航线开火。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将敌人全部歼灭。这样既有利于火力衔接，也会避免各舰一哄而上造成混乱，导致舰炮火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根据以往经验，舰队突入登陆场的最大可能是拂晓时分，发生夜战可能性极大——这是栗田最热切盼望的事情。日军的夜战训练依然以经典鱼雷战为主，主要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担纲。如今采用双环形阵后，由每个集团各组成一支夜战部队。林加海面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

景：以“大和”号为首的“甲军”暗夜突入，对以“武藏”号为首的“乙军”实施突袭，双方在黑暗中展开混战。鉴于进军路线可能遭到美军潜艇伏击，舰队还特意演练了各种反潜队形。如针对美军潜艇肆虐的巴拉望水道，制定了主力舰只采用双纵队前进的第二十二号警戒序列。后来实战结果表明，这种阵形十分蹩脚。

第一游击部队拥有众多大型舰只，从指挥角度看，选用块头最大、通信条件最好、速度又不慢的“大和”号或“武藏”号作为旗舰无疑最合适。第二舰队向联合舰队报告说，希望将司令部从“爱宕”号转移到“大和”号上。东京的回复很快到了，“不同意”。理由是第二舰队原来就是夜间鱼雷战主力，从指挥鱼雷战角度来看，重巡洋舰要远胜过战列舰。另外一旦战斗开始，“大和”号必然成为敌人重点进攻的对象，司令部在上边很不安全。还有一种说法是，东京认为大战在即，来回更换旗舰太麻烦了——难道中途被击沉再换就不麻烦？后来栗田果真因“爱宕”号被击沉更换了旗舰，并为最后战败埋下了祸根。

“魔鬼训练”是日本海军的一大法宝，如今面临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训练更是一刻都不能放松。之前由于缺乏燃料，舰队训练有严格油料消耗定额，训练受到一定影响。如今巨港油田的原油足量供应，训练可以得到充分安排。水兵通常日出前1小时就早早起床，简单用餐后进入岗位，在舰长带领下进行单舰战斗训练。上午和下午是战队甚至全舰队配合训练，之后的单舰训练往往持续到深夜。训练内容包括双轮型阵的熟悉和运用，夜间雷击，水面炮战，防空射击，鱼雷或炸弹规避及损管控制等。栗田舰队的官兵从清早睁开眼到晚上闭上眼，除了吃饭就是训练。

另一项重要训练内容是雷达使用。高耸的“一三号”对空雷达天线竖立在“大和”号桅杆上，它的性能实在值得怀疑。以至于有好事者讽刺说，“简直跟艺伎高耸的发髻一样”。从东京派来的专家教授

亲自登舰，手把手指导水兵如何使用，并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出于对雷达性能不稳定的担心，日军决定两条腿走路，传统使用照明弹和观察哨的方法仍然保留，与雷达形成了双保险。观察哨大多来自从台湾高山族中精心挑选的目力极好者，除平时伙食配置富含维生素A的食材如鳗鱼、鱼肝油之外，还要专门服用维生素A片，以使他们能够在暗夜中准确捕捉到2000米外的目标。这些观察哨被起了一个别致的绰号叫“肉雷达”。

为进一步增强第一游击部队实力，9月下旬，由两艘老式战列舰“山城”号和“扶桑”号为核心的第二战列舰战队奉命南下加入栗田舰队。当西村率舰队到达林加锚地时，已经是10月10日了。这两艘“爷爷舰”速度太慢，一起行动势必影响主力舰队的机动性。栗田将它们和重巡洋舰“最上”号及4艘驱逐舰一起编成了第三夜战部队。

截至10月20日奉命出击，第一游击部队在林加锚地整整训练了3个月。训练强度之大，前所未有，几乎相当于和平时期一年的训练量。虽然受命攻击运输船让人心里极度不爽，但栗田舰队上上下下士气高昂，只等一声号令出击攻敌了。

台湾海空战

1944年10月1日，哈尔西率众幕僚由荷兰迪亚飞回乌利西环礁，宽阔的潟湖里停泊着他的一半兵力：博根少将第二大队和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受突如其来的风暴影响，两个航母大队直到10月6日才从乌利西出发，向西北航行。10月4日，麦凯恩中将第一大队已经从马努斯港启航。此前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一直在帕劳一带活动，10月6日，他们终止对贝里琉作战的支援行动向东航行。10月7日14时20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所有四个大队在塞班岛以西600公里海域顺利会合——这是美军首次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出动四位数的舰载机。

哈尔西命令以第三大队为核心排出巡航阵形：第一大队在第三大队150度方向、22公里外占位，第二大队在330度方位、22公里处占位，第四大队则位于150度、44公里之外。由于尼米兹将第三两栖舰队和第三两栖部队全都借给了麦克阿瑟，现在第三舰队就由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和补给大队组成。哈尔西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随之而来的指挥问题：全舰队整体作战时，航空作战由米切尔负责，自己作为第三舰队司令官，仅负责分配攻击目标和掌控舰艇的机动。10月8日，庞大的舰队完成了大战前最后一次海上补给。

奉命出动为莱特岛登陆行动扫清障碍的除快速航母舰队之外，还有美军为数众多的陆基航空兵。10月7日，陆军第十航空队出动P-47，第十四航空队出动P-40、P-51战斗机，空袭了中国沿海和中南半岛多个日军目标。同日，肯尼的第五航空队几乎倾巢而出：B-24重型轰炸机空袭了棉兰老岛西部的三宝颜，护航战斗机对内陆和沿岸多个目标实施扫射；B-25中型轰炸机空袭了西里伯斯岛三处机场、安汶岛西侧多处陆上设施、新几内亚岛西端巴博机场和多姆岛据点；另一部战机攻击了哈马黑拉岛北部的卡奥和塞兰岛东部的布拉油田。尼米兹也积

极采取了配合行动，第七航空队的B-24重型轰炸机从塞班岛出发，空袭了马库斯岛的日军地面目标和部分船只，取得成效不大。

在此前后，盟军舰艇在海上也小有斩获。10月6日，在吕宋岛西北海域，日军第二十一号海防舰和10241吨的“赤根丸”号运输船被美军潜艇“海马”号、“鲸鱼”号联手击沉，“热带海鲈”号潜艇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击沉了5154吨的运输船“山水丸二号”。在槟城附近海域，英军潜艇“接触”号击沉日军1艘小型驱逐舰。当天在爪哇海南纬6度20分、东经111度28分海域，德国潜艇U-168号被荷兰潜艇“剑鱼”号击沉。10月17日，这艘荷兰潜艇再发神威，在巴韦安岛东南方向南纬5度26分、东经113度48分击沉日军2330吨的扫雷舰“严岛”号。日军对荷兰人击沉自己的舰船一直不太相信，至今仍把这一功劳记在美国人头上。

但陆基战机的活动范围毕竟有限，只能覆盖菲律宾南部地区。正因如此，机动性和攻击力最强的第三舰队的攻击目标被安置在最北侧，拉开了从菲律宾经中国台湾到日本南部琉球群岛一个巨大的弧形阵线。

10月9日，艾伦·史密斯少将奉命率第三十特混舰队第二大队炮击马库斯岛，为主力部队的进攻实施佯动。史密斯麾下有重巡洋舰“切斯特”号、“彭萨科拉”号、“盐湖城”号，驱逐舰“邓拉普”号、“卡明斯”号、“范宁”号、“凯斯”号、“卡辛”号、“唐斯”号。哈尔西命令史密斯，“尽量制造出最大动静，让日军误以为主力舰队正在逼近”。史密斯舰队于是大摇大摆招摇过市，途中频频以主力舰队名义向外发出明码电报，试图吸引日军注意力。当天，第二大队的炮击造成马库斯岛日军设施损毁严重，多处起火。为引起日军注意，美军在炮击时频频释放烟幕且一度发射照明弹，但实际上史密斯舰队起到的牵制作用并不明显。12时整，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抵达北纬20度40分、东经135度05分海域，继而向冲绳岛高速冲去。

10月10日5时45分至6时10分，在出动50架“地狱猫”扫荡冲绳日军机场之后，米切尔派出了由298架战机——其中“地狱猫”122架、“地狱俯冲者”99架和“复仇者”77架——组成的第一拨攻击机群，前往轰炸冲绳岛、伊江岛、宫古岛等地日军基地。8时整，由272架战机——其中战斗机103架、俯冲轰炸机90架、鱼雷机79架——组成的第二拨攻击机群也出发了。第一攻击机群中，仅“富兰克林”号飞行员约瑟夫·海因里希少尉的“地狱猫”被防空炮火击落，其余返航飞机迅速加油挂弹准备下一轮攻击。

11时30分，米切尔放飞的第三拨攻击机群由125架战斗机、89架轰炸机和79架鱼雷机组成。前两轮攻击使日军有了充分准备，美军此次进攻损失明显增加。“大黄蜂”号战斗机飞行员肯尼思·蔡斯少尉、“黄蜂”号轰炸机飞行员约瑟夫·盖茨少尉、“汉考克”号轰炸机飞行员詹姆斯·麦卡伦上尉、“富兰克林”号轰炸机飞行员托马斯·诺雷克少尉的飞机未能返航。13时37分，米切尔放飞了由137架战斗机、93架轰炸机和72架鱼雷机组成的第四拨攻击。18时05分，完成飞机回收的美军舰队以200度航向、25节速度向南撤退。

美军空袭破坏了冲绳港口大量设施和那霸市区，日海军第二十五航空战队配置在冲绳的航空兵力遭遇重创。日军在空战中损失飞机7架，28架飞机严重受损。陆军第二十五飞行团第二十三中队10架战斗机升空阻击，6架被击落，4架受损严重。当天空袭造成停泊在冲绳的日军舰艇损失惨重，排水量5180吨的潜艇母舰“迅鲸”号、第五十三号驱逐舰、第一五八号输送舰、13艘鱼雷艇、2艘小型潜艇及4艘商船沉没，另有2艘商船受损严重。这是继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后，美军首次出动舰载机将战火烧到日本近海。“企业”号和“格雷森”号驱逐舰曾参加过当年的空袭行动，本次属于故地重游。和上次打了就跑不同，美国人这次“其志不在小也”。在袭击马库斯岛和

冲绳岛的作战中，美军付出的代价是损失飞机21架，无一艘舰艇受损。

冲绳遭到大规模空袭的噩耗传到东京，10日9时12分，参谋长草鹿以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捷二号”作战警戒令。12时，位于台湾新竹机场的丰田更是发布了“捷一号”及“捷二号”作战警戒令。丰田显然认为，单单“捷二号”还不够，必须把菲律宾方面也拉进去。接连两条不同内容命令下达，瞬间在从九州到菲律宾一带的广大地区引发了一系列混乱。

这丰田不是在东京地下室坐镇吗，怎么跑台湾遛弯儿去啦？10月2日，在副参谋长高田利种的陪同下，丰田准备借道中国台湾前往菲律宾视察。谁知在经停高雄时，丰田染上感冒，就在当地躺了下来，这一躺就躺到了7日。这段时间里，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工作暂时由参谋长草鹿主持。7日，飞抵马尼拉的丰田视察了克拉克空军基地，8日拜访了南方军总司令寺内，还顺便看望了刚上任的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在高雄一躺五天，将丰田的行程完全打乱，两次会见都是大家面对面简单鞠个躬就算完事，具体作战无从谈起。9日，就在丰田取道中国台湾准备返回东京时，美国人杀上门来了。

鉴于负责“捷一号”作战的第一航空舰队飞机数量严重不足，草鹿采取了惯用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匆忙将负责东北方面第十二航空舰队115架飞机调往到第三航空舰队，又从第三航空舰队抽调242架飞机充实第二航空舰队，随同前往的还有小泽舰队的172架舰载机。这些飞机将与“T部队”一道，在中国台湾周边空域与美军展开决战。

抽调舰载机参战遭到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和首席参谋大前的一致反对，这势必导致各航空队的重建无果而终。大前前往位于日吉台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准备提出反对意见时，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毫不例

外，此次抽调的舰载机大部分没有回来。未来小泽舰队只能执行诱敌的尴尬任务了。

10月11日，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以195度航向前往北纬19度40分、东经128度海域待机点，接受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八大队12艘油轮的加油。12时30分，率先完成海上加油的第一、第四大队出动战斗机56架——其中“黄蜂”号8架、“大黄蜂”号19架、“考彭斯”号和“蒙特利”号各8架、“富兰克林”号13架——扫荡了吕宋岛北端的阿帕里机场，声称以损失7架战机为代价摧毁日机15架，航母战斗群执行空中巡逻的战斗机击落日机3架。

哈尔西坦承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舰队应该首先空袭台湾这个最棘手的目标。空袭台湾的目的在于：其一，那里距吕宋北部只有320公里，是日军增援菲律宾的最佳据点；其二，那里盘踞着大量日军陆基航空力量，如不加以消灭，将会给美军进攻菲律宾的行动构成致命空中威胁；其三，哈尔西认为空袭台湾将会有效分散敌人注意力，使日军无法准确判断美军的攻击目标。但对琉球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日军足够警觉，袭击阿帕里给日军留出一天时间从容对台湾实施增援。

接受了护航航母61架补充飞机之后，完成加油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在19时调整航向为320度，以24节向台湾东南海域高速机动。除几艘新式战列舰之外，米切尔麾下其他战舰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高速。加之后勤补给充足，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一日航程可达1100公里，这正是这支无敌舰队的可怕之处。

10月12日黎明时分，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抵达台湾以东110公里海域。岛上有大量敌陆基战机存在，这一举动无疑非常危险。清晨6时，米切尔率先放飞了108架执行扫荡任务的“地狱猫”。随后在115架战斗机护航下，93架俯冲轰炸机和76架鱼雷机从航母甲板上腾空而起，前往攻击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日军基地。鉴于首轮攻击任务仅为取

得制空权和瘫痪日军机场，所有出击鱼雷机和轰炸机一样均携带炸弹。

美军进攻并未达成突然性。早在美军登陆关岛的7月21日，驻台湾日军第二航空舰队就宣布进入警戒状态。7月25日，驻台湾陆军第八飞行师团直接划归海军第二航空舰队指挥。8月22日，台湾“总督”海军大将长谷川清下令进入战争状态，各州厅纷纷召开会议，加紧防空部署。

11日，吕宋岛阿帕里机场遭到空袭，台湾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12日凌晨3时，第九〇一航空队从屏东机场起飞的1架侦察机在台湾鹅銮鼻东南135度、295公里处准确捕捉到美军舰队，台湾全岛迅速拉响了空袭警报。

部署在台东、花莲的日军雷达率先发现了来袭机群。面对蜂拥而来的无数美机，福留第一时间下令迎战。6时20分，第二二一航空队4架零战从新竹机场起飞巡逻，一小时后在机场东北5公里遭遇到美军机群，空战中被击落2架。该航空队33架零战在片木圭二率领下7时10分紧急起飞，在旧港和桃园上空与约50架美机展开激战，其中10架被当场击落，2架失踪，9架受伤。8时45分，该航空队4架飞机在基地上空与“地狱猫”缠斗，1架被击落，1架受伤。9时10分升空的3架零战全被击落，仅一名飞行员跳伞逃生。14时45分，该航空队又有1架飞机被“邦克山”号舰载机击落，另一架受伤。

接到出击迎敌的命令，6时22分，第十四联合航空队村田芳雄率12架零战从台南基地升空。50分钟后，另25架零战也起飞了。7时20分，37架零战与来袭美军机群展开混战，包括村田在内的17人战死，2人重伤。驻高雄第四〇一飞行队也参与了战斗，浅川正明率31架“紫电”战斗机与美军展开激战，损失14架。

福留繁生动记述了当时空战的情景：“从司令部放眼望去，一次可怕的空战正在我的头顶展开。我们强大的截击机群向进犯敌机猛扑过去。我们的战机表现实在太棒了，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到了极致。不一会儿，飞机一架接一架地往下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太棒了！干得好！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我鼓起掌来。哎呀！突然间我失望至极，在近距离观察之后，我发现被击落的飞机竟然都是我们的，而那些耀武扬威在空中盘旋的飞机全是敌人的！我们的飞机在敌人编队面前，简直就像鸡蛋碰石头。这样一次短促的交火以我方全面战败而告终。”

海军忙得不亦乐乎，陆军当然不会袖手旁观。陆军第八飞行师团代理师团长山本健儿下令各部升空迎敌。第二十飞行战队27架“隼式”在第一中队中队长山县清隆率领下升空，与高雄、屏东一带的美机激烈交锋。第二中队中队长小林贞和等10架飞机被击落。第十一战队金谷祥弘率战队主力从宜兰起飞，穿越大雾向基隆直航，与正在轰炸港口的“无畏”号舰载机大队展开激战。从松山机场起飞的该战队第三中队随后加入战团。在当天的战斗中，包括金谷在内的11架日机被击落。

集成第二防空队7架“屠龙”在桥本保善率领下从桃园机场起飞，很快陷入“地狱猫”的包围之中，包括桥本在内的9架飞机被击落。东乡三郎指挥集成第一防空队在嘉义上空与美军激战，损失飞机2架。美军并非毫无损伤，“无畏”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日机20架，但自身也损失飞机4架，仅迪·巴迪斯塔中尉跳伞逃生。

“邦克山”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威廉·科林斯少校率15架飞机扫荡了新竹机场，在前往桃园机场途中与从松山飞来的日机狭路相逢。挂载227公斤炸弹的“地狱猫”纷纷抛掉炸弹投入格斗。“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富兰克林·尤金少校率部扫荡了台中机场，在嘉

义和台中之间与日机激战，唐纳德·特里普上尉的“地狱猫”被击落，机毁人亡。库克少校的飞机也被台中机场日军高炮击落。

“埃塞克斯”战斗机中队在中队长詹姆斯·里格少校率领下在台中与嘉义之间与日机激战，随后前往扫荡彰化以南的溪州机场。约翰·阿尔特纳中尉、克拉伦斯·博尔莱少尉的飞机被日军高炮击中后在海上迫降，博尔莱10月16日被美军潜艇“锯鳐”号救起。掩护阿尔特纳迫降的查尔斯·多恩少尉在返回第三大队上空后因油料告罄迫降海上，最终下落不明。

“富兰克林”号战斗机中队在扫荡冈山机场前遭到数架日机拦截，将敌机驱走后扫射了机场跑道。“考彭斯”号战斗机飞行员约翰·逊上尉率部扫射了屏东机场，随后爬升与一队日机展开激战，声称击落敌机6架，马克斯·弗雷尔森上尉和唐纳德·斯坦利上尉的飞机被击落。另外，“企业”号弗里德里克·特恩比尔少尉的战斗机在扫荡台南永南昌期间失踪，“大黄蜂”号乔治·林德史密斯少尉的“地狱猫”在屏东上空被高炮击落。美军攻击机同样未能全身而退，“无畏”号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马克·埃什利克中校和威廉·格伦瓦尔德中尉在轰炸完基隆港后未能返航。

8时过后，米切尔下令出动了由99架战斗机、101架俯冲轰炸机和75架鱼雷机组成的第二拨攻击机群。本轮攻击中，“汉考克”号鱼雷机中队塞奇·约翰斯顿少尉机组失踪，“兰利”号战斗机飞行员保罗·贝利少尉阵亡。“无畏”号安德鲁·罗勒德中尉的俯冲轰炸机在松山机场上空被高炮击落。相比较而言，“埃塞克斯”号鱼雷机飞行员科普兰中尉就幸运多了。他的飞机受伤迫降海上，机组成员被潜艇“大西洋旗鱼”号救起。“邦克山”号战斗机飞行员约翰·麦奎尔中尉的飞机中弹受伤，在战友掩护下飞至正在海上巡航的“射水鱼”号附近迫降，被潜艇成功救起。

10时30分，美军又放飞28架“地狱猫”实施第二轮扫荡。“邦克山”号飞行大队长拉夫·希夫利中校率12架飞机在松山上空没能遇见敌人，于是前往扫射基隆港。他们与日军第二二一航空队的零战展开激战，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诺曼·艾梅尔的战机被击落，中尉跳伞后被日军俘虏，最终未能活着走出战俘营。

11时30分，米切尔放飞了由255架战机——其中战斗机123架、轰炸机84架和鱼雷机48架——组成的第三拨攻击机群，继续对岛上日军基地实施攻击。升空阻击的日机越来越少，地面高射炮火逐渐变得稀疏，美军的扫射和轰炸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并非毫无损失，攻击中“无畏”号损失轰炸机2架，“富兰克林”号和“企业”号各损失鱼雷机1架。

12时25分到13时，由276架飞机——其中战斗机123架、轰炸机91架、鱼雷机62架——组成的第四拨攻击机群再次起飞，米切尔誓将扫荡进行到底。“黄蜂”号戴尔·费舍尔少尉的战斗机和富兰克林·麦基弗中尉的鱼雷机在桃园上空被击落，多米尼克·斯卡图尔基奥中尉的“地狱俯冲者”在台湾海峡迫降。费舍尔和斯卡图尔基奥机组当天被“大西洋旗鱼”号潜艇救起。“邦克山”号轰炸机飞行员哈伍德·夏普中尉曾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攻击过日军丙部队，因油料告罄迫降后被驱逐舰救起。中尉显然缺乏上次的好运气，他的飞机在轰炸松山机场时被高炮击中，随后驾机飞至淡水河外跳伞，机组成员不知所终。当天美军飞行员上报战绩188架，其中“邦克山”号32架，“无畏”号25架，“埃塞克斯”号15架。有飞行员汇报说，战斗中看到空中至少有1顶降落伞在飘荡，最多同时有5顶。

日军绝不是只守不攻。就在双方战机在台湾空域激烈搏杀的同时，部署在九州鹿屋基地的日军精锐“T部队”开始倾尽全力捕捉美军舰队藏身之处，伺机发起猛烈反扑。由陆军第五〇一航空队队长丸山宰平率领22架挂载鱼雷的“银河”轰炸机最先在18时40分飞抵预定空

域，未发现美军舰队，悻悻返航。他们在途中遭到“地狱猫”劫杀，6架“银河”被击落，1架在东港外海迫降。由于各机场跑道被美军炸得凹凸不平，5架“银河”在台南、高雄机场降落时严重受损，另一架因鱼雷殉爆起火焚毁。

第七〇八航空队的15架一式陆攻机随后抵达战场。飞在前方的直协队由7机组成，负责索敌并投放照明弹。其中5架飞机在搜索期间失踪，另1架被“地狱猫”击落，其余1架在花莲港外海迫降。尽管攻击队指挥官小关俊胜失踪，但余下8架日机毅然对美军第二大队发起鱼雷攻击，付出6架被击落的惨重代价后，一无所获。

之后出现的是第七〇三飞行队队长江川廉平率领的18架一式陆攻机，攻击同样颗粒无收，包括江川在内的10架飞机被击落。接下来投入进攻的是由小野贤次率领的23架“天山”，在损失了包括小野在内的14架鱼雷机后同样无功而返。

最后投入进攻的是配属“T部队”的陆军第九十八飞行战队。队长高桥太郎率22架四式重型轰炸机从鹿屋出击，于当天21时50分发现并攻击了美军舰队，被“地狱猫”和防空炮联手击落12架。日军不间断的攻击给美军造成了混乱，第三大队驱逐舰“普利切特”号遭到第二大队驱逐舰误击，水兵阵亡1人、受伤15人，雷达也被友舰打掉，两门40毫米博福斯高炮损坏。当天美军舰队受到的损伤仅限于此。

“新泽西”号舰桥上，第三舰队参谋长卡尼少将仔细观摩了敌人的进攻，并记录下日军飞行员的弱点：“日本人决定要竭尽所有发动对我们的攻击。他们的攻击编队有60至80架飞机。我们之中早先参加过战斗的人立即发现敌人的编队毫无特点，各种型号飞机都有，飞行员技术也大不如前。”

10月13日，在台湾以东海域游弋的美军舰队继续对岛上目标发起空袭，三拨攻击共出动舰载机822架次。日军反击较前一天有所减弱，

美军损失了包括“大黄蜂”号飞行大队长弗莱德里克·施拉德尔中校座机在内的7架飞机。其中最遗憾的当数“无畏”号年仅20岁的战斗机飞行员肯尼斯·弗林少尉。他的“地狱猫”被击落后，跳伞的弗林被日军俘虏，成为第一个被俘海军王牌飞行员——他之前的战绩为5个。在战俘营度过艰难的9个月之后，弗林在日本投降前3周因营养不良死亡。

傍晚时分，日军精锐“T部队”再次利用夜色掩护发起突袭。第七〇八飞行队指挥官长井强率19架一式陆攻机从鹿屋出发。狡猾的长井一直在宫古岛一带盘旋，直至薄暮时分才率队向西南方向做搜索飞行。前方海面上出现的是戴维森少将的第四大队。长井在18时32分发出了“全军突击”号令，继而率队从不同方向夹击“富兰克林”号。在“地狱猫”和高炮联合阻击下，包括长井在内的8架日机被击落。1架陆攻机擦过飞行甲板一头栽入航母右前方，给“富兰克林”号造成了轻度损伤。当晚，第七〇八飞行队的3架“银河”在执行搜索任务时与基地失去联系，集体失踪。第五〇一飞行队出动4架“银河”搜索并攻击了美军舰队，最终返航的1架飞机报告说，“1艘美军‘埃塞克斯’级航母中雷受损”。当天美军记录并无其他航母受伤。

18时50分，日军第七〇三航空队由冈庭芳太郎率领的8架陆攻机发现并攻击了麦凯恩中将的第一大队。虽然5架飞机被当场击落，但日机射出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了“堪培拉”号右舷98号肋骨位置，导致两个轮机舱和两台锅炉进水4500吨。重巡洋舰迅速失去动力，在离台湾150公里的海面上缓缓停了下来。

“堪培拉”号是美军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三号舰，原拟命名“匹兹堡”号。后来为了纪念在萨沃岛海战中英勇战沉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堪培拉”号重巡洋舰而更名，它也是美国海军第一艘以外国城市命名的战舰。该舰一旦沉没，对两国海军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哈尔西对照海图仔细端详了一番，受损巡洋舰位于数个日军机场所驻战机的

攻击范围之内，而它距己方最近的海军基地乌利西环礁尚有2100公里之遥。“我们处于日军魔爪之下，”哈尔西说，“而且这个魔鬼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和具体位置。”

最理智的办法是弃舰将之击沉，保证舰队主力的快速机动能力。思忖再三，哈尔西决定冒一次险，想尽办法把它拖回家去。他向麦凯恩发出了救援命令，同时命令米切尔对台湾的空袭延长一天。麦凯恩将拖曳“堪培拉”号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巡洋舰分队司令官劳埃德·威尔茨少将。在驱逐舰“康奈”号和“贝尔”号护航下，威尔茨以旗舰“威基塔”号重巡洋舰拖曳重伤友舰。第十三巡洋舰分队司令官劳伦斯·杜博斯少将率轻巡洋舰“圣达菲”号、“莫比尔”号、“伯明翰”号及第一〇〇驱逐舰分队“科格斯维尔”号等4艘驱逐舰在“威基塔”号和“堪培拉”号4600米外排成防空队形，掩护两舰，徐徐向东撤退。

当天18时48分，戴维森少将的第四大队受命驶出队列，向台湾以南海域机动。13日清晨6时02分，航行至吕宋岛东北海域的第四大队出动“富兰克林”号8架、“贝露森林”号16架战斗机扫荡了阿帕里机场，“圣贾辛托”号出动战斗机14架空袭了拉瓦格。“贝露森林”号奥唐纳德少尉的“地狱猫”被高炮击伤后迫降海上，11时05分被“麦考尔”号驱逐舰救起。回收扫荡机队之后，第四大队继续在吕宋岛以东海域游弋。当天，美军其余三个大队仅对台湾发起了一轮空袭，出动战斗机83架和俯冲轰炸机57架，损失“地狱猫”3架和“地狱俯冲者”1架，另有一架战斗机受伤迫降海上。

福留繁命令第五十一航空战队对美军舰队发起最后总攻击。受恶劣天气影响，日军派出的两支攻击部队仅少数飞机找到了美军舰队。第一攻击队的几架“彗星”轰炸了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其中2架被当场击落，散落碎片造成“埃塞克斯”号17名水兵负伤。17时07分，第二五二飞行队长曾我部率领17架“天山”再次攻击了第三大队。日

军投出的鱼雷无一命中，16架飞机被相继击落。1架日机中弹失控撞上“雷诺”号轻巡洋舰舰尾，另一架飞机以后座机枪打伤“考埃尔”号驱逐舰的5名水兵。

1942年10月26日的圣克鲁斯海战中，长曾我部曾随村田重治参与对第一代“大黄蜂”号的雷击。村田当场战死，长曾最终全身而退。本次作战，长曾再次躲过了美军防空炮火，作为唯一幸存机组安全降落在石垣岛机场。

日军第二攻击队在台湾以南空域遭遇“大黄蜂”号空中巡逻机队，空战中日军2架“天山”、3架零战、1架“紫电”被击落，美军损失了3架“地狱猫”，另有1架飞机受伤。

尽管损失了包括长井在内的大部分乘员，日第七〇八航空队仍集结残部7架一式陆攻机和6架“银河”发起进攻，付出损失4架飞机的代价后一无所获。返航飞行员汇报说：“击沉美军航母2艘，烧毁1艘。”丰田闻言大喜过望。

日军表现最出色的仍属大部分由老鸟组成的“T部队”。宫岛满领军第九十八飞行战队15架四式重型轰炸机准确捕捉到了麦凯恩的第一大队。宫岛模仿海军发出“全军突击”的号令，随后率队发起进攻。18时30分，发现敌机掠海而来的美军驱逐舰“伍德沃斯”号立即开火，声称击落敌机2架。但在18时41分，美军轻巡洋舰“休斯敦”号第74号肋骨处被一条鱼雷准确命中，机舱进水导致战舰速度大减，最终失去动力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它似乎已逃不过瓜哇海被击沉第一艘“休斯敦”号的命运。舰上美军损管队员奋力堵住缺口，使它仍然存在被挽救的可能。

日军攻击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包括一中队长吉川武雄和二大队长濑户轸次在内的9架飞机未能返航，宫岛机及另一架飞机迫降海上，

2机强行在陆上迫降。当天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击沉敌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丰田激动得手舞足蹈，无法自持。

“休斯敦”号的受损程度远超过前一天的“堪培拉”号。远看上去，它似乎很快要散架了，连舰首是否连着舰身都成为周围友舰上赌鬼的下注对象。麦凯恩中将下令弃舰，但舰长威廉·贝伦斯上校死活不肯，苦苦恳求司令官派人将舰拖回去。

当年在爪哇海，美国人已经战沉过一艘同名重巡洋舰，这艘舰正是那艘的纪念舰。当年老舰战沉时，休斯敦市民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战斗英雄。随舰同沉的老舰长埃尔伯特·洛克斯上校被追授荣誉勋章。新舰正式下水时，罗斯福总统亲自向水兵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电报，鼓励他们发扬老“休斯敦”号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于日军战斗到底。现在就这样轻易放弃新舰，贝伦斯上校怎么向总统和休斯敦的广大市民交代？

麦凯恩只好更改命令，“博伊德”号、“考埃尔”号、“格雷森”号驱逐舰受命向“休斯敦”号靠拢。19时25分，“波士顿”号重巡洋舰奉命执行拖曳“休斯敦”号的任务。23时20分，上述各舰以150度航向、航速4节徐徐向东撤退。

哈尔西一直紧盯着海图上的两枚别针，它们代表两艘受伤被拖带巡洋舰的详细位置。它们的航速仅有4节，前往乌利西环礁有长达2100公里海路要走。如果日军发起持续空袭，包括它们在内的所有拖带、护航船只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主力舰队也将受到拖累。毕竟第三舰队的首要任务是掩护麦克阿瑟在莱特岛的登陆作战，现在距离战斗正式打响只剩不到6天时间了。如果下令放弃两艘跛脚舰，舰队就可以高速脱离日军战机的攻击范围。

参谋长卡尼少将和作战参谋拉尔夫·威尔森上校——他接替雷蒙德·瑟伯上校职务——指出，尼米兹上将的命令中特意强调：“尽一

切可能捕捉或创造机会摧毁敌人舰队。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那么摧毁敌人舰队就是你们的首要任务。”现在机会来了，美军完全可以让跛脚舰队扮演诱敌角色，引诱日军前来进攻。主力舰队就可以在附近海域隐藏起来，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哈尔西认可了两人的意见。

第一大队部分舰艇前往执行救援任务，哈尔西命令轻巡洋舰“圣迭戈”号、“奥克兰”号，驱逐舰“马歇尔”号、“米勒”号21时25分脱离第二大队，次日1时05分加入第一大队护航队列。

当天17时11分，哈尔西下令以第十三巡洋舰分队、第一〇〇驱逐舰分队、“威基塔”号和受伤的“堪培拉”号临时编成第三十特混舰队第三大队，坐镇“圣达菲”号的杜博斯少将任司令官。这支特殊编队立即获得“第一跛脚分队”的雅称。很快轻型航母“卡波特”号、驱逐舰“沙利文兄弟”号、“斯蒂芬·波特”号受命加入编队，为杜博斯提供空中掩护。哈尔西致电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八大队指挥官阿库上校，速派拖船前来，接替巡洋舰执行拖曳任务——专业的事儿由专业船来干。

哈尔西告诉杜博斯，你的任务在于诱敌，要让空中电波忙碌起来，发送一系列舰队陷入困境紧急请求救援的电报。护航驱逐舰的一位舰长感慨地说：“我现在终于知道，鱼钩上的蚯蚓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哈尔西绝不是孤军奋战。14日当天，陆军第二十航空队出动109架B-29，从成都附近机场起飞，长途奔袭轰炸了高雄以北32公里处的冈山战机工厂。这是超级空中堡垒首次以三位数规模执行作战，也是驻华陆军航空兵与海军第一次联合行动。尽管造成的损失不大，但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还是使日军手忙脚乱。

超级空中堡垒破例出击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丰田错误判断，美军出动B-29，是为了掩护损失惨重的航母舰队向东撤退，变相说明飞行员上报的战果是完全可信的。

10月15日，美军攻势稍有减弱。仅吕宋岛以东海域的第四大队于8时34分出动战斗机38架、俯冲轰炸机21架和鱼雷机18架轰炸了尼尔森机场。当天麦凯恩第一大队继续护送两艘受伤巡洋舰向东徐徐撤退。

当天第二、第三大队暂停攻击，前往预定海域接受第八大队海上加油。15时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从护航航母接受补充飞机50架——其中战斗机28架、俯冲轰炸机10架、鱼雷机12架——和14个机组成员。护航航母顺便接走受伤较轻的5架“地狱猫”、1架“地狱俯冲者”和5架“复仇者”。美军战损补充的能力实在太可怕了。

鉴于14日傍晚陆基侦察机发现“美军舰队‘残部’正向东南转进”，综合两天以来飞行员上报的“显赫战绩”，丰田判断敌军机动部队已被击溃，正在仓皇东逃之中。当务之急是将美军舰队一举歼灭，方解心头之恨。15日清晨8时，坐镇左营港高雄警备府地下室联合舰队第二作战指挥所的丰田向基地航空部队发出了总攻击令。

第二航空舰队率先出动了第四〇六飞行队的9架“银河”，在队长根岸朝雄带领下前往搜索攻击美军舰队。与此同时，驻菲律宾第一航空舰队出动了由26架零战——其中7架挂载炸弹——组成的第一攻击队，指挥官是第三〇五飞行队队长指宿正信。9时14分，美军“蒙特利”号战斗机中队与根岸部队发生激战，声称击落“银河”3架。9时15分，“圣贾辛托”号10架执行巡逻任务的“地狱猫”截击了指宿攻击队。4架零战突破拦截，10时46分向“富兰克林”号投下炸弹，其中两弹获得近失。攻击中指宿部队损失6架零战，根岸部队无一返航。

14时，驻菲律宾第一航空舰队出动了第二拨攻击机群。从克拉克机场起飞的战机包括海军3架一式陆攻机、9架零战及陆军74架战斗

机。其中一架陆攻机上坐着本次行动总指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少将有马正文。由少将亲自带队出击，在日本海航历史上尚属首次。1941年12月的马来海战，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松永贞市曾换上飞行服，准备亲自率队出击英军的“Z舰队”。但由于“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提前战沉，松永最后出击未遂。有马曾担任“翔鹤”号舰长，参加过东所罗门群岛和圣克鲁斯海战。出击之前，有马摘下少将肩章，用刀子将双筒望远镜上“司令官用”的字样仔细刮掉。由此看来，他本次出击根本没打算活着回来。差不多同一时间，从土格加老机场起飞了海军12架“天山”和4架零战。

日军攻击机群在很远距离上就被美军雷达发现。“企业”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弗雷德里克·巴库提斯中校率11架“地狱猫”紧急升空，配合空中巡逻机阻击日机的进攻。一场激烈的空战过后，包括有马座机的24架日机中弹坠海。有马15时54分发出“全军突击”的号令后就不知所终。战亡的有马不但被追晋海军中将，他的“光荣事迹”被通报全军以示嘉奖。美军损失“地狱猫”2架，诺尔曼·斯诺少尉的飞机被击伤后失踪，布鲁斯·汉纳少尉的飞机与敌机相撞，最后奇迹般跳伞逃生，被己方驱逐舰救起。1架零战突破美军战斗机和防空炮的双重拦截向“汉考克”号发起俯冲，投下的炸弹击穿航母左前舷20毫米炮组通道，在水线以下炸响。

美军主力舰队后方，15日凌晨2时赶到的拖船“芒西”号从7时30分开始执行拖曳“堪培拉”号的任务。鉴于主力舰队和救援队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14时，哈尔西命令轻型航母“考彭斯”号率“沙雷特”号、“彭斯”号、“米勒”号驱逐舰加入第三十特混舰队第三大队。16时30分，该大队被分成两个分队。

第一救援分队：重巡洋舰“堪培拉”号、“波士顿”号，轻巡洋舰“休斯顿”号、“圣达菲”号、“伯明翰”号，驱逐舰“科格斯维尔”号，“卡帕顿”号、“英格索尔”号、“博伊德”号、“斯蒂芬

•“波特”号、“考埃尔”号、“格雷森”号、“沙利文兄弟”号，拖船“芒西”号。

第二护航分队：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卡波特”号，重巡洋舰“威基塔”号，轻巡洋舰“莫比尔”号及驱逐舰“纳普”号、“沙雷特”号、“彭斯”号、“米勒”号和“贝尔”号。

16日清晨5时50分，拖船“波尼”号赶来加入第一分队，从11时开始执行拖曳“休斯敦”号的任务。从舰队规模可以看出，一旦他们和随后前来追杀的日军第二游击部队遭遇，美军2艘轻型航母、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完全可以将志摩舰队全部送入海底。

前线战事胶着，后方仍有重大变故发生。15日晚18时，日本广播电台“东京玫瑰”用甜美的声音报告了一条举世震惊的消息：“10月12日以来，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在台湾水域重创来犯的敌机动舰队。本次作战被称为‘台湾航空战’。此次空战胜利，是继珍珠港之后我军获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它使敌军机动部队损失过半。现敌正在逃遁，我军穷追不舍！”

伴随着雄壮的《海军进行曲》，大本营海军部就12日以后战果发表战报如下：

击沉敌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

击伤敌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4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舰种不详13艘。另被确认击中起火物不下12处。

击落敌机飞机112架，我312架飞机未能返航。

16日早上，东京广播电台再次宣称，“美军机动部队司令官马克·米切尔中将的旗舰已被击沉，此时他很可能已经与手下的众多将士

一起在海底的坟墓里长眠”。一名海军“专家”随后评论说，“台湾海空战的辉煌胜利表明，日本在这一区域仍然握有不容置疑的优势。过去几天的战斗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敌人越接近日本自身以及我们可怕的防御圈，其所受损失就会越大”。当天《朝日新闻》头条报道了“史上罕见的巨大战果”，“美国人损失了50万吨军舰，2.6万名水兵战死”。

听到前线传来的“捷报”，不明真相的日本民众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次日，东京和大阪召开国民大会，首相小矶在会上振臂高呼：“我飓风部队（T部队）一战扭转乾坤，大东亚战争胜利在望！”天皇特意颁发敕语嘉奖联合舰队，宣布全国放假一天来庆祝胜利。大藏省为此特意开恩，宣布17日到19日所有饮酒场所增加一倍配给酒。这是开战近3年来，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日本国民第一次享受节假日。胜利实在太“伟大”了，连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都代表希特勒发来了热情洋溢的“祝捷电报”。

海军制造的“弥天大谎”，一时间还真蒙骗了不明真相的陆军和国民，给在太平洋战场苦苦支撑的前线官兵打了一针强心剂。陆军高层和首相小矶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捷号作战”果真名副其实，首战告“捷”，日薄西山的大日本帝国可以从此东山再起，再铸辉煌！

珍珠港的尼米兹也在时刻关注第三舰队的动向。杀得兴起的哈尔西早将尼米兹“你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战况尽早通知我”的指示抛到了九霄云外。东京发布的胜利公告让尼米兹半信半疑。为澄清战况，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第一时间给哈尔西发去了询问电报。

高级军官大多颇具文采，但美国海军中的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都属例外。后者连写给玛格丽特的信都寡然无味，前者起草的所有命令、报告永远是陈腐的遣词用句，找不到任何比喻、反讽、强调等修

辞手法，千篇一律地平铺直叙。金上将在提起哈尔西时经常说，“那是个脑子不好使的大笨蛋”。但这次对尼米兹，哈尔西难得地在电报中幽了一默：“第三舰队被击沉和击坏的舰只均已获救，正在高速向敌人撤退。”这封著名电报后来被美国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特意发表了一则新闻公报：“尼米兹将军欣慰，最近东京广播电台所谓第三舰队被打沉的舰只，已被哈尔西将军营救出来，正在高速向敌人撤退。”

日军历来有夸大战绩的恶习，海军航空兵更是个中高手中的“高高手”。如果统计历次战斗中被他们击沉的航母，美军现役航母都死一遍还不够。美国战史专家范·伍德沃德在《莱特湾海战》一书中将日军对台湾海空战的描述形容为，“在拿破仑标榜自己在特拉法尔加摧毁纳尔逊舰队之后，又一次充满谎言的战役”。如果仅出于鼓舞士气还能理解，真正奇葩的是，日军高层竟然对飞行员上报的荒诞战果完全持信任态度，并据此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

10月14日接到出击命令的除陆基航空兵外，还有一支日军水面舰艇部队。出于对飞行员上报战绩的绝对信任，丰田认为必须乘胜追击。他紧急命令在濑户内海待命的第二游击部队快速出击，捕捉并歼灭美军残余舰船，“打扫”战场，顺便搭救己方的落水飞行员。

志大才疏、擅长对上司拍胸脯的志摩接到命令后一脸狐疑，这到底是打扫战场，还是去送死？但军令难违，志摩还是决定在15日零时率队出击。他手头兵力有重巡洋舰“那智”号、“足柄”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和7艘驱逐舰。由于其中3艘驱逐舰向指定地点集结延误了时间，舰队从岩国出发晚了3个半小时。15日清晨7时，志摩舰队隐秘驶出丰后水道，一路向南搜索前进。

志摩完全不知道，他的舰队驶出丰后水道不久，就被埋伏在附近水域的美军潜艇“金线鱼”号发现。艇长托马斯·沃根中校第一时间

发出了接敌电报，“发现一支由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数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航向正南”。

哈尔西立即提高了警惕，“鱼儿”上钩了。16日清晨6时，米切尔向他报告说：“我搜索机发现一支日军水面舰队，位置北纬26度27分，东经130度28分，兵力为2艘战列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哈尔西命令第二大队在“诱饵舰队”周围隐蔽，伺机伏击志摩舰队。

同日，日军侦察机在石垣岛以南准确捕捉到“拖着重重油迹，慢慢吞吞在海上行驶并频频对外呼救的一支敌军舰队”。接到电报的丰田认为，几天来这类受伤敌舰应该到处都有，不足为奇，并未将上述敌情及时通报给志摩。丰田的自以为是反而帮助志摩侥幸躲过一劫。

16日上午，志摩舰队在严密对空警戒下继续南下。10时45分，2艘重巡洋舰开始给驱逐舰补充油料。此后不久，志摩收到了“那智”号发出的报告：“根据截获美军电文得知，敌舰队可能正在北上。”对东京之前发布的“捷报”，志摩心中一直存疑。接到敌舰队可能迎面驶来的报告之后，一向语言多于行动的志摩立即命令舰队掉头向西南行驶，这纯粹属于避战而不是主动迎敌了。

当天上午，丰田接连收到了两条消息。9时45分，1架日军侦察机发回报告说：“发现敌2艘航母及其他舰艇，航向东南，位于高雄110度260海里处，该部以东20海里处疑似有一支大舰队。”10时30分，另一名飞行员发回了更加令人吃惊的消息：“发现一群敌舰，包括7艘航母、7艘战列舰，巡洋舰以下舰艇10余艘，航向偏西，位于高雄95度、450海里处。”丰田犹如被兜头打了两记闷棍：既然航空部队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美国人从哪里又弄来这么多航空母舰？这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飞行员上报的战绩不实，二是侦察机发回的电报有假。毫无疑问，前一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将新发现敌舰和志摩舰队的位置在海图上标出之后，丰田发现，如果任由第二游击部队继续高速南下——丰田尚不知志摩已私自改变了航向——他们将很快进入美军舰载机的打击范围。若要与敌进行决战，必须出动林加锚地的第一游击部队。远在本土的参谋长草鹿长向栗田发出了出击电令。但是军舰不是飞机，即使栗田舰队立即出发，赶到战场也至少需要一周时间，届时实力较弱的第二游击部队很可能早被敌人送到海里喂鱼去了。当务之急是首先保全第二游击部队。12时26分，丰田向志摩通报了侦察机发现两支美军舰队的详细情况。

老奸巨猾的志摩立即判断出，美军航母舰队就在附近。舰队一旦被敌人发现——志摩不知道这已经是事实——则必然被美军舰载机全歼。本就毫无战意的志摩立即下令舰队掉头，以32节最高速度向北撤退，比来的时候跑得快多了。当天20时30分，第二游击部队安全抵达奄美大岛。哈尔西精心策划的诱敌之计完全落空。

当天22时50分，志摩接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电令，“根据17日之搜索结果，如敌航母仍然健在，且无夜袭之可能，务必前往马公港待命”。18日11时01分，《联合舰队电令作第359号》命令第二游击部队编入西南方面舰队战斗序列。

志摩向北逃逸，日军基地航空部队对“诱饵舰队”的攻击仍在持续。16日，第二航空舰队出动8架“银河”、18架“天山”、37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40架零战，对“仓皇逃窜”的美军舰队发起追击。8架“银河”除1架遭“地狱猫”截击迫降石垣岛之外，其余7架在搜索中不知所终。

在美军战斗机和高炮的联合阻击下，投入进攻的日军“天山”一举被击落14架，其中包括参加过圣克鲁斯海战的铃木武雄的座机。仍有少许日机突破拦截，向“诱饵舰队”发起攻击。13时48分，1架“银河”从170度方向向“休斯敦”号投射鱼雷。尽管日机很快被高炮击

落，但它投出的鱼雷准确命中“休斯敦”号右舷145号肋骨附近机库区域，剧烈爆炸将20名水兵掀入大海，并导致汽油从机库泄漏。

13时49分，1架“天山”从右后侧向“圣达菲”号投雷。被高炮击落的日机栽入距巡洋舰右前舷数米处的水中，燃烧的汽油和飞机碎片横扫第一、第二号20毫米炮组，造成炮手1人阵亡、7人受伤。当晚，哈尔西下令各部向西南航行，准备为麦克阿瑟登陆莱特岛的作战提供空中掩护。

台湾海空战至此落下帷幕。在持续长达三天的战斗中，双方共出动各型战机4320架次，使本次作战成为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空大战，也是最后一次航空决战。日军第一、第二航空舰队共损失飞机262架，大尉以上军官死亡34人。“T部队”损失飞机230架，占总数的86%。日军还被击沉各类船只36艘，台湾岛上机库、车间、军营、仓库和兵工厂遭到严重破坏。美军付出的代价是舰载机89架，其中战斗中损失76架，另13架因操作不当坠毁，损失机组成员64人。美军另有2艘航母受轻伤，2艘重巡洋舰因伤退出战斗，但并未影响即将开始的支援莱特岛作战。从战果来看，美军完胜，日军完败。完全不成比例的战损率进一步催生了日军的特攻思维。

台湾海空战之后，日本海军在中国台湾和九州方面只剩飞机230架，菲律宾仅剩35架。陆军第四航空军剩下战机200架。日军试图依靠陆基航空兵作为第一主力实施“捷号作战”的美好愿望至此完全落空。加上小泽机动部队损失了大部分舰载机，未来海上作战只能由栗田舰队唱主角儿了。

10月27日，美军2艘受伤巡洋舰顺利抵达乌利西环礁，经简单处理后经马努斯和珍珠港返回本土大修。“看着受损舰只晃晃悠悠艰难穿越大洋，那种焦灼的心情会让我折损数年寿命，”哈尔西说，“我理解那些当事人的心绪会更加糟糕。”

为了取悦国内民众，罗斯福公开了哈尔西关于“救援第三舰队受损船只并高速向敌人撤退”的电报。他以个人名义发给哈尔西的电报很快被通报给舰队全体官兵：“你的舰队深入敌人水域作战，横扫一切，国家为你们骄傲。除了你的飞行员的英勇作战之外，我们还非常欣赏你部的坚韧和超一流的航海技艺。”

美国人已奔菲律宾而去，日军还必须为所谓的“台湾海空战大捷”画上句号。对“辉煌战果”表示怀疑的绝不仅仅只有老酒，军令部和联合舰队一众高官同样一脸疑问。在日吉台的地下室里，军令部作战课航空参谋铃木荣二郎、联合舰队航空参谋渊田美津雄、情报参谋中岛亲孝把上报战果最多的“T部队”航空参谋田中正臣叫来，一起研究战斗记录。几位专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即使出现最好结果，也只击伤了美军4艘航母。不用说击沉敌军航母，就是普通舰艇也没击沉一艘。军令部派往现场的横须贺航空队副队长三代一就也做出了类似判断。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一般被认为是夜间战斗识别困难、飞行员不成熟误认、指挥官对未返航战机瞒报等叠加在一起。那些经验欠缺的年轻飞行员错把友机爆炸产生的火光当成了军舰起火，把友机坠海溅起的浪花判断成了敌舰沉没，“辉煌战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丰田彻底傻眼了。牛皮提前已经吹出去了，天皇还特意颁发了嘉奖令，国内民众庆祝了、假期歇了、酒也喝过了。现在再向大家说明，那些战果全是说谎，海军这老脸往哪里搁？与其认错，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错上加错，将真相永远隐瞒到底。裕仁和民众还好忽悠，陆军那边怎么办？最终研究的结果是，海军不但要吞下失败的苦果，还要保密不能让陆军知道。虽然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调查草草收场，但海军随后偷偷修订了自己的作战计划。海军的隐瞒直接导致陆军改变在菲律宾的作战方略，从而加速了失败。老酒蓦然想起了今村均在拉

包尔吼出的那句名言：“千万不要相信海军，他们除了吹牛，啥都不会！”

针对夸大报道战果，海军报道部显得理直气壮：“对前线将士不惜牺牲生命换来的战果，我们这些身处后方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去说三道四，况且你们又拿不出否定这些战果的明显证据。”

对隐瞒台湾海空战实情一事，丰田战后在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中这样写道：“台湾海空战发生时，我正好在台湾，对战况却不太清楚。虽然美国说日本公布的战果荒唐滑稽，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过，我确信当时美国同样也损失惨重。可是之后美国舰队表现活跃，大本营也认为美军在战斗中没有遭到什么损失。不过我确实收到了不少美军战列舰不能自由行动、航母倾斜漏油等可信情报。如前所述，我并不盲信当地部队的报告。当时我认真分析了各种情报，研究了战况，尽量做出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也知道，实际取得的战果一定会小于大本营的公告。不过从结果来说，不管是打折扣还是心算，还是不想在报告中缩小我军战果。”

10月19日傍晚，大本营海军部再次高调就“台湾海空战”发布最终核实战报：“击沉敌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3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击伤敌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4艘、巡洋舰或驱逐舰1艘、舰种不详13艘。”

10月20日，《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是：“我军对敌机动部队实施猛攻，歼敌半数以上兵力，使之溃退。”

如果虚假“大捷”带来的后果，仅是让志摩第二游击部队贸然出海转了一圈浪费不少燃油，还罢了，关键在于海军向陆军隐瞒了实情，对未来菲律宾陆上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文详叙。

第二次战报发布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之前已经兴奋过了，一直兴奋实在太累。更重要的是，此时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已东移。10月17日凌晨，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在莱特湾口的苏禄安岛悄然登陆，预示着菲律宾群岛正面临着危机——更大的一出戏上演了。

“我回来了！”

1944年10月16日午后，在参谋长萨瑟兰和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肯尼陪同下，麦克阿瑟离开位于荷兰迪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乘汽艇前往“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泊地，准备登舰启程前往莱特湾指挥即将开打的菲律宾战役，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伟大事业。意外就在此时发生，当他准备踏上巡洋舰侧梯底部的登船台时，一个巨浪打来，将汽艇抬得比登船台还高，刚刚迈出一只脚的麦克阿瑟瞬间失去平衡，脸朝下摔倒在汽艇甲板上。巡洋舰和汽艇上的众多水兵都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大军尚未出征，主帅先摔了个四仰八叉，这似乎并非什么好兆头。大家屏住呼吸，等待司令官做出反应，机灵者急忙跑上前去试图搀扶。只见麦克阿瑟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平静地踏上船台登上侧梯，同时举手向巡洋舰上那些列队欢迎他的水兵敬礼，好像一切都未发生似的。一场小风波就此平息。从之后战事的进程来看，主帅摔跤并不都意味着凶兆。

从时间上看，麦克阿瑟出发得够晚了，不过他的旗舰“纳什维尔”号可以轻松跑出31.5节的高速。在他之前，各路美军部队已陆续出发。因为航速较慢，第一批坦克登陆舰早在10月6日已经从新不列颠岛格洛斯特角对面的克雷廷角率先启航。第一批进攻部队，即扫雷舰和测量船队于10月10日从马努斯港出发，前往夺取莱特湾口的小岛和据点。第七十九特混舰队的坦克登陆舰于10月11日从马努斯港出发，第七十八特混舰队大部分船只出发时间是10月12日，出发地为荷兰迪亚。同日，北方火力支援编队和护航编队以及斯普拉格少将的护航航母编队、部分前往北部海滩的运输船从马努斯港拔锚启航。10月13日，第七十八特混舰队剩余舰艇和南方火力支援大队从荷兰迪亚出发。14日，第七十九特混舰队的运输船从马努斯港出发。10月15日清

晨6时22分，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中将坐镇旗舰“沃萨奇”号两栖登陆指挥舰驶出了洪堡湾，克鲁格中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也在这艘船上，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的大部分舰船将伴随他们航行。金凯德不能跑得太快，他要等麦克阿瑟从后方追上来。

麦克阿瑟将手下陆、海、空三军司令官戏称为“3K党”，克鲁格、金凯德、肯尼的名字都以字母K打头。他曾用一段异常优美的语言来赞美“3K”：“如果没有肯尼的空中掩护，我将不得不依靠一叶扁舟涉水上岸，此行甚至会招致失败。如果没有克鲁格坚决果断的指挥，我们的士兵就会在前进道路上丧失攻击方向和目标，多付出好几万人的牺牲。而如果没有金凯德的海上支援，无论我们在哪里登陆，我的心里都会感到不安。”上述这段话只有麦克阿瑟高兴时才用，除肯尼之外，其余两个人很快就会被他骂得狗血喷头。

10月18日下午，东方海平面上看似出现了一条黑线，担任主攻的护航运输舰队出现在麦克阿瑟视野之中。傍晚时分，“纳什维尔”号周围海域已经全都是舰船了。触目望去，到处是一片钢铁世界，就像地球中心不断向外吐钢块似的。700多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绵延上百公里，浩浩荡荡向西北进发，目标是菲律宾群岛中部一个叫莱特的小岛。巡洋舰的舰桥上，麦克阿瑟双手背握，目光炯炯。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做梦都在盼着这一天。经历过无数不屈不挠的战斗和牺牲，今天，他终于率领大军杀回来了，准备去实践“我会回来”的铿锵诺言。“纳什维尔”号高速破浪前进，它的螺旋桨每转动一次，他就离那个魂牵梦萦的岛国更接近一分——时光竟是如此漫长！

莱特岛位于菲律宾群岛中部，西北至东南长194公里，东西最窄处仅21公里，岛上多山地和火山，总面积7213平方公里，在菲律宾所有岛屿中排第八位。形状像颗白齿的莱特岛，像个楔子一样插在两个大岛之间，东北方向是排名第五的萨马岛，牙根指向第二大岛棉兰老岛。莱特岛有人口96.5万，除3067名华人和零星欧洲人、美国人和日

本人外，其余都是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的比萨扬人。岛上主要作物有水稻、甘蔗、玉米和椰子等。美军一旦占领莱特，就可将整个岛群拦腰切断，控制南北穿行的两条主要通道：岛北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和岛南的苏里高海峡。

让麦克阿瑟得意的是，选定莱特岛为登陆点可以得到海军的有力支持。莱特湾水域开阔，为登陆部队和海军舰队提供了理想的活动空间。哈尔西第三舰队只要控制莱特湾，地面部队登陆作战便无后顾之忧。莱特省首府塔克洛班附近有4个小型机场，可以作为未来进攻吕宋岛的航空基地。岛东岸有一片长约55公里的肥沃平原，漫长的海岸线平坦空旷，没有暗礁保护沙滩，是理想的登陆场所。但进入内陆几公里后，登陆部队就将面对地形复杂的沼泽地、河流和稻田，在雨季时极难通过，而此时菲律宾的雨季已经开始。岛上活动着为数众多的游击队，对麦克阿瑟来说，他们的主要价值是用无线电向美军提供岛上日军防卫情况的可靠情报。

美军针对莱特岛的军事行动早在10月17日就已经发起。当天凌晨，由“圣达菲”号、“莫比尔”号、“伯明翰”号轻巡洋舰，“科格斯维尔”号、“卡帕顿”号、“英格索尔”号、“纳普”号驱逐舰护卫的8艘快速运输舰以3艘扫雷艇为前导，穿过风浪进入莱特湾。巡洋舰和驱逐舰向湾口小岛苏禄安打了20分钟炮。

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8时05分，美军第六游骑兵营D连冒雨下船在小岛登陆，几乎未遭遇多少抵抗。他们在一个灯塔内寻找布雷图，没能找到。虽然岛上32名日军很快被围歼，但一名观察哨还是趁隙发出了两封至关重要的电报。不过他大大夸大了美军进攻部队的数量：“清晨7时，岛周围开来了敌军2艘战列舰、2艘航母和6艘驱逐舰。”8时拍出的第二封电报使用了明文，可见当时形势危急：“8时整，敌军开始在岛上登陆。”

同日9时，第六游骑兵营B连毫不费力地在湾口另一较大的岛霍蒙宏登陆。岛上既无日军也无防御工事。“他妈的！”一名素质显然不太高的美国大兵大骂道，“老子带了这么多子弹，却没发现一个日本鬼子！”美军一枪未发便顺利完成了任务：竖起航标灯，为未来大舰队入湾导航。

在南方25公里处，美军第六游骑兵营主力在扼守莱特湾下游一个大得多的岛屿迪纳加特岛蜂拥上岸。岛上同样渺无人迹，美军在岛顶端“荒凉角”竖起了第二座航标灯。后续部队将从两岛之间进入莱特湾。到12时30分，美军顺利占领湾口三座岛屿，牢牢控制了通向莱特岛的大门。扫雷和水下爆破队立即进入，清扫航道和可能存在的水下障碍。

为支援友军的登陆行动，17日清晨5时50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出动战斗机23架对马尼拉实施扫荡。6时12分，戴维森少将下令放飞战斗机16架、俯冲轰炸机20架、鱼雷机15架轰炸了克拉克机场。7时05分，又有16架战斗机、20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空袭黎牙实比等地。“富兰克林”号约瑟夫·科普曼中尉的战斗机和“企业”号乔治·威尔逊少校的鱼雷机被日军击落，4名机组成员失踪。

为策应美军登陆莱特岛的行动，17日当天的印度洋上，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精心策划了一次代号“栗”的佯动作战，试图给日军造成英军大举登陆尼科巴群岛的假象。皇家海军参战兵力为“胜利”号、“不挠”号航空母舰，“声望”号战列巡洋舰，“伦敦”号等4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清晨，“不挠”号放飞了10架轰炸机，在8架“地狱猫”的护航下轰炸了楠考里港。“胜利”号除出动8架“海盗”执行空中巡逻任务之外，还放飞了19架战斗机扫射当地机场和其他地面设施。

英军此次突击再次达成了突然性，港内唯一的1艘日军运输船“石狩丸”号被炸沉。英军损失轰炸机和战斗机各一架，另有2架战斗机在马六甲以北海域迫降，3架飞机受伤。英军水面舰艇甚至驶抵岸边，对岛上目标肆意炮击。日军直到19日才发起第一次反击。当天上午，双方战机在英军舰队东北20公里处展开激战，英军损失“海盗”2架和“地狱猫”1架，声称击落日机12架。英军本次佯动对日军所起牵制作用不明。

对莱特湾突然出现的敌情，日本海军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17日8时35分，丰田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美军可能已在莱特湾口苏禄安岛登陆”的消息，同时向联合舰队各部下达了发起“捷一号”作战预令，特别要求栗田第一游击部队立即从林加锚地启航，前往中转基地文莱湾。

9时46分，丰田再次向全军发出敌情通报：“美军正在霍蒙宏岛登陆，此举很可能是他们在菲律宾中南部登陆作战的一部分。尽管敌军在帕劳的作战进展迟缓，机动部队也在台湾海空战中遭遇重大挫折，但敌人仍有可能按预定计划进攻菲律宾：以哈尔西的部队在萨马岛、莱特岛方面登陆，以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棉兰老岛登陆。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大，但并没有十分把握。”

美军出现在莱特湾口的消息同样传到了南方军司令部。与海军果断做出相应部署相反，寺内一时还有些犹豫。但前方很快传来了塔克洛班、布鲁恩、圣帕布洛等地机场遭大规模空袭的消息。寺内据此断定，美军大举登陆莱特岛的行动已迫在眉睫。12时20分，南方军司令部向东京发出急电：“根据目前形势判断，应立即启动决定帝国生死命运的‘捷一号’作战。”

10月18日，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继续对日军航空基地发起空袭。6时19分，麦凯恩中将放飞了39架“地狱猫”，对克拉克和阿帕里

地区进行扫荡。9时过后，从“黄蜂”号和“大黄蜂”号起飞的21架战斗机再次扫荡了吕宋岛。13时过后，“大黄蜂”号出动12架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轰炸了克拉克机场群。战斗中，“黄蜂”号战斗机飞行员威廉·施密特中尉未能返航。

早于麦凯恩1分钟，博根少将在6时18分出动了“邦克山”号的12架战斗机前往扫荡吕宋岛。8时整，第二大队出动12架战斗机、12架轰炸机和7架鱼雷机空袭吕宋。11时05分，“邦克山”号再次出动14架战斗机、12架轰炸机和6架鱼雷机轰炸了拉瓦格机场。戴维森少将的第四大队同样不甘落后，6时25分，执行扫荡马尼拉任务的12架“地狱猫”从“企业”号出发。8时前后，16架战斗机、24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空袭了克拉克机场。9时出动的第二拨攻击由16架战斗机、24架轰炸机和12架鱼雷机组成，攻击的目标是克拉克和阿帕里机场。13时30分，“富兰克林”号和“企业”号24架战斗机再次扫荡了尼尔森机场，另25架战斗机、27架轰炸机和17架鱼雷机空袭了马尼拉。

在克拉克机场上空，美军第四大队攻击机群与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爆发激战。“企业”号威廉·福伊少尉等三人的飞机未能返航。约翰·赫因克少尉的“地狱猫”遭日军三石研三驾机撞击，所幸飞机受伤不重，赫因克艰难驾机返回了“企业”号。三石跳伞后被地面部队救起。战斗中，“企业”号损失1架“地狱俯冲者”和2架“复仇者”，8名机组成员失踪。日陆军航空兵同样损失惨重。第五十一飞行战队3人战死，6人飞机被击落后跳伞逃生，2人飞机中弹后迫降。第五十二飞行战队损失4名飞行员。奉命前往空袭莱特湾美军舰船的第二十六飞行战队3架飞机被击落，4架受伤。

岛上无处不在的菲律宾游击队积极配合美军行动。他们用无线电台向美军发送情报：日军燃料存放点和野战炮部署情况，各处部队番号、兵营和隐蔽地点等。虽然很少和日军正面作战，但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使美军空袭效率极高。美军甚至派出潜艇在菲律宾水域来回穿

梭，给游击队送去必需的通信器材和其他装备，将游击队和从事秘密活动的人员按需要运送到指定地点。当美军炸弹在伪装的日军弹药库和空军基地爆炸，并摧毁看上去是很普通的房子的日军指挥所时，游击队员欣慰地看到他们工作带来的成果——几乎所有被炸掉的目标都是他们提供的情报。

美军大部队不断逼近菲律宾，各路游击队收到了等待已久的命令：破坏公路、桥梁，切断日军通信线路，炸掉藏在隐秘处的日军飞机，帮助营救战俘和被拘留者：“释放最大程度的暴力来对抗敌人！”当美军最终到来时，几乎所有游击队员都感到惊讶。

10月18日，莱特湾风速达30米，暴雨如注。驻莱特岛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牧野四郎通报下属部队：“敌舰艇多艘驶入莱特湾，但是否为进攻而驶进，或为躲避暴风雨，抑或是在台湾海空战中遭损伤的部分舰艇蹿进湾内，情况不明。”宿务岛上，铃木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达沃误报事件”：既然美国海军在台湾海空战中遭遇比珍珠港更惨重的失败，怎么还能发动进攻呢？樱兵营里，山下对前线发回的消息同样半信半疑。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透过云层和大雨，在莱特湾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前方战况紧急，10月18日午后，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及川一起进宫上奏天皇。“昨17日，敌军空袭达沃、黎牙实比及马尼拉周边地区，有小股部队在莱特湾口三座小岛登陆。”两人指出，“敌最近必将发起菲律宾进攻作战，时机大约为本月下旬前后。形势可以说正在按照我们预计的方面发展，战机逐渐成熟。现把决战方面确定在菲律宾方面，根据‘捷一号’计划命令各部全力以赴粉碎美军的进攻企图，是适当的。由于敌机动部队在台湾海面遭受重大损失，目前美军大规模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

听完两总长的上奏，裕仁当即表态：“因系决定皇国兴废的重大战争，望陆海军真正形成一体，向歼灭敌军的目标迈进！”

10月19日0时，东京大本营下令：“启动关系帝国存亡的‘捷一号’作战。”但所下达计划与原计划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19日当天，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一、第四大队继续空袭吕宋岛。6时10分，“黄蜂”号、“大黄蜂”号联袂出动27架战斗机、24架轰炸机和15架鱼雷机轰炸马尼拉。9时10分，两艘航母再次出动由24架战斗机、18架轰炸机和16架鱼雷机组成的第二拨攻击执行同样任务。12时30分，前往空袭马尼拉的第三拨攻击出动战斗机20架、俯冲轰炸机23架和鱼雷机15架。在当天的空袭行动中，美军损失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各2架，沃伦·塞勒中尉等8名机组成员阵亡。

当日，第四大队出动空袭马尼拉和克拉克机场的战机达到145架次——其中战斗机74架、俯冲轰炸机40架、鱼雷机31架，损失“地狱猫”和“复仇者”各1架，埃里克·马努斯上尉和爱德华·埃尔金上尉等4人阵亡。美军其余两个大队当天没有攻击任务。第二大队完成海上加油后，于18时21分与第三大队在北纬15度、东经127度海域会合。

就在快速航母舰队发起空袭的同时，金凯德领军的庞大船队正在向莱特湾缓缓驶进。在漫长的航途中，麦克阿瑟习惯在上午阅读和起草电报，午后小睡，下午晚些时候在甲板上静坐，与肯尼、副官考特尼·惠特尼少校、随从医生罗杰·埃格伯格中校以及作战参谋拉里·莱尔巴斯中校等人聊天。看着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都在自己的指挥之下，麦克阿瑟顿觉意气风发，豪情满怀。19日下午，站在他身旁的惠特尼禁不住问道：“将军，这么大一支舰队都归您指挥，您一定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感觉吧？”麦克阿瑟的回答出乎所有人预料：“不，考特尼！不是那样的。我在想，有许多我们的好孩子，明天将长眠在那块异国的土地上。”

仲夜时分，麦克阿瑟走下舰桥回到司令官舱室。他现在还无心睡眠，他的手触到了兜里那份经过无数次修改的演讲稿。他要提前写出登陆日公报，并为计划中的两次演讲做好充分准备。一次是登陆成功之后，另一次是向菲律宾政府移交权力。他给埃格伯格和莱尔巴斯等人朗诵他的讲稿。当他念到“街道上将再次响起儿童银铃般的笑声”时，埃格伯格憋不住笑出声来了。

“这是个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埃格伯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将军滔滔不绝的演说，“真臭！您最好别那么说。”其他几人也随声附和：“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容不得您这么四平八稳、连篇累牍的演说。对基督徒来说，读《圣经》，有它三分之一篇幅就足够了。”

麦克阿瑟非常恼火！这是他亲自拟就的演讲词，竟敢有人对此说三道四。他用指关节不停敲打桌面，冲着几人怒吼道：“孩子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在提到上帝时心里有多么虔诚。”但埃格伯格等人竟然丝毫不让步，麦克阿瑟只好无奈地说：“既然如此，那就删掉三大段内容吧！”当他把修改后的稿子再次念给大家听时，埃格伯格频频点头：“这次简直好极了！”

就寝之前，麦克阿瑟给罗斯福写了封信，准备在登陆日从岸上发出，日期署为“10月20日”。他又写了封信给“亲爱的琼”，告诉她“现在一切状况良好，希望能在明天和以后的日子里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信末尾署名“老板先生”。

19日23时，美军各路舰队在莱特湾以东30公里处会合，在迪纳加特和霍蒙宏两岛航标灯的指引下缓缓驶入海湾。广播里传出牧师的祈祷声，一些人感觉好像是在参加自己的葬礼。远方隐隐传来海军舰炮轰击滩头的沉闷炮声，麦克阿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顶风停下等候天亮进入莱特湾时，低头俯视阴森森的海水，抬头望见墨黑的天空，好像要把我们裹在无形的斗篷里。我简直无法离开栏杆，看到那

些永远无法忘记的、我的家庭往日的情景时，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失落、悲哀、孤独，还有一种神圣感。”肯尼兴致明显不高，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真希望是在飞机上，而不是在船上。”

真正作战还未开始，麦克阿瑟就遇到了难题。登陆前三天的空中掩护他原指望由第三舰队的舰载机来承担，但哈尔西的回复令他失望，他已把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航母由原计划的4艘减为2艘。哈尔西显然认为，经过前一段时期大规模航空作战，驻菲律宾日军航空兵损耗殆尽，莱特湾并不存在真正的空中威胁。这样未来岛上地面作战的空中支援只能依靠第五航空队的陆基航空兵了。麦克阿瑟沮丧地告诉肯尼：“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空中力量，直接支援岛上作战。”之后麦克阿瑟补充说，他相信自己的运气，这次进攻一定会成功的。

11小时之后，美军士兵将冲上海滩，现在他们试图在闷热的船舱内休息一下。那些睡不着的人就躺在吊床上计算时间，或者到甲板上透气。船只在通过海湾入口处时速度很慢，几乎就像静止一样。左方幽然出现迪纳加特岛的影子，除了顶端“荒凉角”的航标灯在放出白光，到处都是一片漆黑。

运输船上一名士兵不慎落海。舰队通过广播传达此事：“后面各舰注意寻找。”在水流湍急的暗夜中寻找一名落水士兵，希望渺茫。让人意想不到的，仅20分钟后，排在舰队末尾的一艘小艇就发现了这名士兵，成功将他捞了上来。

麦克阿瑟仍在担心空中支援问题。上床休息时，他盼望肯尼的飞机能够早一天在岛上就位。睡觉之前，他拿起母亲留给他的那本《圣经》，选读了几个时常能给他带来灵感和希望的段落，祈祷并请求上帝让他做到那些不可能的事。不远处的小桌子上，摆放着父亲、母亲、死去的哥哥、琼和小亚瑟的照片。在他们不动的黑白目光凝视下，他渐渐睡着了。

10月20日，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远方莱特岛的轮廓朦胧可见。太阳在舰队后方徐徐升起，将天空照得一片金黄。不到几分钟，天气便热得令人难受。清晨6时，北方火力支援大队“马里兰”号、“西弗吉尼亚”号、“密西西比”号战列舰惊天动地的炮声打破了海上的宁静，杜拉格一带“紫滩”和“黄滩”升起一团团灰色的浓烟。12分钟后，天空出现了一架日军侦察机。美军高射炮匆忙开火，炮弹在飞机四周炸开了花，但那架小飞机仍安然飞走了。

炮弹轰鸣声震撼着莱特湾，也震撼着“纳什维尔”号。巨响将麦克阿瑟从睡梦中惊醒。他穿好军装，然后把父亲留下的那把老式双发小手枪塞进右裤兜里。这是最简单的自卫措施，他并不希望能用到它。无论在岸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能被敌人活捉。

7时，南方火力支援大队“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加入了炮击行列，炮击目标是莱特省首府塔克洛班下方的“白滩”和“红滩”。8时整，运输舰沉着驶过水平如镜的海面，在离岸10公里的出发线依次排开。战列舰暂时停止炮击，一众巡洋舰、驱逐舰向前驶去，进行登陆前的精确炮击。在无数大小舰炮的怒吼声中，海岸线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消散之后，站在运输舰上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前生长着无数茂密树木的海岸，现在变成了“一片荒凉、乱七八糟、烟雾弥漫、尘土覆盖的废墟”。

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掩护的是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一、第四大队和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的护航航母。清晨6时到7时15分，第一大队出动三拨攻击共114架次舰载机——其中战斗机49架、俯冲轰炸机36架、鱼雷机29架——轰炸扫射了杜拉格至卡尔巴萨一带地区。第四大队在6时出动16架战斗机扫荡了宿务岛。来自护航航母和“圣贾辛托”号的42架战斗机、14架轰炸机和18架鱼雷机轰炸了马拉巴卡和圣帕布罗。

9时45分，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出现了无数黑色小点，那是200艘满载士兵的登陆艇和两栖运兵车。站在“纳什维尔”号舰桥上的麦克阿瑟目睹了眼前这一宏大场面，“枪炮声一响，登陆行动立即开始。成千上万门大炮发射炮弹的轰隆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火箭拖着长长的白雾交错着划破长空，一道道浓黑的、不祥的烟柱从地面向升起。头顶上，一群群飞机高高地呼啸而过。在平常本来是一片宁静、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上，登陆艇快速朝海滩直冲过去”。麦克阿瑟激动得难以自持，为了这一刻，他已经等待了两年七个月零三天了。

执行主攻任务的是美军4个步兵师的51500名官兵。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将在北边的塔克洛班一带登陆，他们能否成功上岸是行动成败的关键。第九十六步兵师和第七步兵师将在南边的杜拉格附近登陆，肯尼的第五航空队将在那里修建3个简易机场。地面作战总指挥是第六集团军司令官克鲁格中将。

登陆异常顺利。美军士兵乘坐登陆艇穿越数公里长的海面，涉水登上沙滩，几乎没遇到多少抵抗。根据岛上菲律宾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强大准确的舰炮火力已把滩头为数不多的几个日军据点夷为平地，守军躲到了可以俯视海岸的山上，钻进那些精心挖掘的岩洞，躲避美军重型舰炮和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午10时，韦恩·马奇少将第一骑兵师的先头部队在“白滩”登陆。威廉·蔡斯准将第一旅的两个团在左，休·霍夫曼准将第二旅的两个团在右，按预定计划向纵深推进。日军主力部队部署在可以俯视海岸的山顶上，滩头只有配备步枪和机枪的少数部队进行阻击。12时30分，第七团二营攻克圣何塞镇，顺利封锁卡泰逊半岛，之后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他们在工兵的协助下艰难越过沼泽地区，到16时30分向前推进了2700米。二营北侧的一营一路向卡泰逊半岛推进，路上只遭遇日军的零星抵抗，16时顺利拿下卡泰逊简易机场。在留下一个连守卫半岛之后，营主力继续向塔克洛班快速推进。

15时，美军第一师第五团和第十二团全部越过一号公路向西进攻。当天21时35分，第五团停止前进掘壕据守，他们距预定占领目标尚有数百米之遥。第十二团早在19时15分就完成了当天任务，向前推进了3000米之多。

进攻部队后方，师预备队、威廉·布拉德利上校第八团11时30分顺利上岸。13时30分炮兵部队登陆后，师长马奇少将率师部成员在14时登上“白滩”，16时30分开设了前线指挥部。骑兵第一师登陆日作战相当顺利，左翼部队已与第二十四步兵师右翼取得了联系。

在第一骑兵师南侧，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同样顺利上岸。两名士兵——其中一名是菲律宾人——把美国国旗和菲律宾国旗并排插上了“红滩”。他们遇到的麻烦比友军要多一些。前五拨登陆部队上岸后，后续登陆部队遭到日军第二十二炮兵联队第三中队的准确炮击，运载第十九团一营的4艘登陆艇被击沉，伤亡官兵37人。第三十四团三营在“红滩”遭到日军第三十三步兵联队一部的顽强阻击，推进缓慢，团长奥布雷·纽曼上校亲自率部冲入丛林与日军激战。13时，在得到炮兵火力支援之后，三营摧毁日军防御工事向前推进了220米。15时50分，二营越过一号公路，当晚推进至路西90米位置，团预备队一营仍在滩头待机。

由于一营在登陆中遭到较大损失，第十九团三营承担了登陆后的突击任务。经数小时激战，他们突破日军第三十三联队防御阵地，向前推进了450米，和友邻部队取得联系的同时进至一号公路。二营在一营身后登上“红滩”，越过了日军防线。13时，他们遭到日军第三十三步兵联队一个加强小队的反击。在美军猛烈炮火的打击下，日军扔下11具尸体仓皇后撤。二营在入夜时分停止前进，在一号公路一带宿营。

就在二营到达一号公路的同时，一营已向沿岸道路制高点522高地发起猛攻。日军在此处有5座大型碉堡。在得到海军舰载机和两个野炮连支援之后，一营以阵亡14人、受伤95人为代价拿下高地，其间打退了日军步兵和坦克的数次反扑。522高地争夺战中，日军死亡失踪165人，负伤约200人。师长埃尔文·欧文少将如此评价夺取高地的战斗，“如果第十九团一营当天没能拿下522高地，我们随后夺取它将付出上千人伤亡代价”。后来日本官方战史也评价说，522高地失守，导致第三十三步兵联队在随后的防御战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登陆日当晚，第二十四师顺利完成当天任务。第十军已建立起纵深1600米、宽8000米、总面积13平方千米的登陆场，夺取了522高地和塔克洛班简易机场等战术要点。

左翼突击兵团第二十四军以第七步兵师在南、第九十六步兵师在北，从杜拉格和圣何塞之间23千米宽的海滩强行登陆——美军两个登陆点杜拉格和塔克洛班之间距离为27千米。他们对面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九、第二十步兵联队的防区。上午9时50分，马塞·迪尔上校第九十六师第三八二团率先登上“蓝滩”。10分钟后，埃德温·梅上校第三八三团也在“橙滩”上岸了。美军登陆区域恰好位于日军两个联队防区的接合部，守卫此地的日军不足一个步兵中队，他们很快在美军的冲击下一哄而散。到16时，第三八三团已向纵深推进了2400米。

第三八二团率先登陆的两个营向内陆快速推进。日军第九联队阵地距海岸较远，二营在通过一号公路前未能遭遇像样的抵抗，到傍晚时分向前推进了2300米。三营显然没有这种好运气，他们的登陆点恰好位于日军重点设防的120高地前方550米，遭到日军炮火居高临下的密集打击。10时40分，海军舰炮受命压制高地上的日军火力。迪尔上校命令两个营从两侧包抄120高地，日军残部据守山顶，死战不退。到16时，第三八二团建起北宽2300米、南宽1200米的梯形登陆场，与右翼第三八三团和左翼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取得了联系。17时50分，第九

十六师师长布拉德利少将率师部和三个炮兵营登岸，迅速建起了陆上指挥所和炮兵阵地。

第七步兵师登陆区域位于卡拉巴萨格河和达古伊兰河口之间。上午10时，马克·罗吉克上校第三十二团登上“紫滩”，柯蒂斯·奥沙利文上校第一八四团则在“黄滩”登陆。曾参加过阿图岛和夸贾林战役的第七步兵师遭到当面日军第二十步兵联队的顽强抵抗，不过杜拉格还是在中午时被顺利攻克。罗吉克团仅向前推进了540米，奥沙利文团情况稍好，向前推进了2000米，两个团均未完成当天的作战任务。登陆日傍晚，第二十四军建立的登陆场长2000米，宽5500米，面积约11平方千米。

当日，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一团在莱特岛最南端及对岸的帕纳翁岛登陆，出动鱼雷艇监视苏里高海峡，牢牢控制了莱特湾南入口。

整个上午，“纳什维尔”号舰桥上的麦克阿瑟一直在通过望远镜观察各部登陆情况。前方就是他无比熟悉的塔克洛班，他告诉身边的莱尔巴斯：“那里没有任何变化，41年前我修建的码头还在那儿。那时我刚从西点军校毕业，是第三工兵营一名初出茅庐的少尉军官。啊！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时刻！”

11时，麦克阿瑟叫来同行的4名记者，告诉他们所有战斗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午饭后麦克阿瑟准备上岸时，工程处副处长杰克·斯维尔德鲁普准将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出发之前，凯西少将在荷兰迪亚不慎失足跌入深坑，背部受伤。承受着剧烈疼痛的凯西坚持要在今天上岸。埃格伯格去给凯西做了检查，提出让伤势严重的他立即离船登岸是非常不恰当的。

麦克阿瑟很难想象，没有凯西的智慧和干劲，自己能否渡过眼前的难关。恰逢雨季，工兵部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在泥泞的土地上建起几个机场，缓解因哈尔西撤走不断加大的空中压力。“医生，”麦克

阿瑟一脸严肃地告诉埃格伯格，“过去，我从未说过离开谁就不行。但这一次，凯西对我来说的确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你必须让他上岸，同时找出能让他工作的最佳办法。”埃格伯格只好把凯西绑在担架上，派人抬上岸。

将近13时，麦克阿瑟回到司令官舱室，换上一套熨得笔挺的卡其布军装再次回到甲板上。他带萨瑟兰、肯尼等高级军官和四名记者爬上一艘登陆艇，前往运输舰“约翰·兰德”号去接塞吉奥·奥斯梅纳和卡洛斯·罗慕洛准将。奎松去世后，奥斯梅纳接替他出任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是奎松的亲密战友，20世纪之初，他们曾在圣托马斯大学一起学习法律。他腼腆、保守、诚实，没什么野心。1904年春天，在马尼拉陆海军俱乐部一次晚餐上，麦克阿瑟结识了奎松和奥斯梅纳。但麦克阿瑟好像并不喜欢奥斯梅纳，对他保持着应有的礼貌，仅此而已。

罗慕洛曾担任过麦克阿瑟的副官，两人已经两年多没见过面了。他现在的职务是菲律宾流亡政府的新闻部长。战后罗慕洛曾出任菲律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国家签字。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时，他与周恩来总理成为终生的好友。罗慕洛曾辅佐过8位总统，绝对称得上菲律宾政坛的不倒翁和常青树。远远看见麦克阿瑟的登陆艇驶过来，罗慕洛匆匆忙忙爬下了绳梯。

“卡洛斯，我的小老弟，”麦克阿瑟和罗慕洛热烈拥抱，“我们到家了！”

虽然和麦克阿瑟的关系远远不如奎松，但是此刻，兴奋完全压倒私人恩怨，奥斯梅纳开始和麦克阿瑟愉快地交谈，一遍接一遍地重复着“我们回来了”。麦克阿瑟拍了拍萨瑟兰的膝盖，口中哼唱着《圣经》中的诗句：“正如李普莱所说，信不信由你！迪克，我们真的回来了！”

一船头面人物和新闻记者被正向临时码头拥去的船只堵住了去路。海军一名后勤军官显然对艇上一众“闲人”关键时刻前来添乱感到愤怒，他边吆喝“让他们下来走”边指挥登陆艇向别处开去。

麦克阿瑟坐在登陆艇发动机罩上，左边是奥斯梅纳，右边是萨瑟兰。当他们接近海岸时，迎面驶来20多艘运送头三批登陆部队的返航登陆艇，还有一艘大型战舰上放下来的小汽艇。麦克阿瑟朝汽艇上的舵手大声喊叫，那名年轻水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将军吗？”“喂，孩子！”麦克阿瑟喊道，“哪里战斗最激烈？”小伙子激动得说不出话，只用手指了指正前方硝烟弥漫的“红滩”。麦克阿瑟大声致谢，然后命令登陆艇艇长：“走，就朝那个海滩开。”

14时30分，登陆艇在塔克洛班以南8公里的“红滩”靠近了海岸。随军记者详细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我们缓缓驶向‘红滩’时，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听到了空中飞机引擎发出的轰鸣声，它们正从我们头顶俯冲下来，朝海滩上的敌军据点扫射。接着是海军舰炮炮弹发出的隆隆爆炸声。我们的船驶得更近时，可以清晰听到士兵发出的欢呼声以及轻武器的射击声。水兵在距离岸边大约50码的地方放下梯子，大家随麦克阿瑟将军走下登陆艇，涉水而进。”

四名随军记者——他们中有两人带着照相机——迅速占据有利阵位，准备记录下麦克阿瑟重新踏上菲律宾国土的历史性时刻。麦克阿瑟跳入没膝深的水中，迈开大步向岸上走去。他身后跟着奥斯梅纳、肯尼、萨瑟兰等人。罗慕洛的身高只有1.63米，今天还特意换上了一双新鞋，踉踉跄跄跟不上麦克阿瑟的大步子。摄影记者不失时机拍下了一行人涉水上岸的镜头，向全世界表明麦克阿瑟实现了“我会回来”的铿锵诺言。这幅照片被全球无数报纸转载，成为二战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从登陆艇到岸边仅几十米，但对麦克阿瑟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遥远：“虽然我只跨了三四十步就到达陆地，可是，这几十步是我有生以来意义最深远的步伐。当我走完这几十步站上沙滩，我确信我又回来了，回来打击巴丹的死敌来了。在那些日军士兵的尸体上，闪烁着本间雅晴将军王牌部队第十六师团的徽章。”

这是二战最经典的场景之一，随后引发了无数传说。有人夸张地说，麦克阿瑟涉水上岸是特意编排出来的，之前反复排练过很多次。有人甚至说，照片是在后方选择海滩提前拍摄好，现在才拿出来忽悠大家的——换成今天就会说是PS出来的。随行四位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邓恩是麦克阿瑟多年的老友，后来他特意撰文发表在1973年3月《陆军杂志》上，否定了任何“导演”的说法。出面为麦克阿瑟辟谣的，还有那艘登陆艇的上尉艇长。

肯尼回忆说，大家上岸时经过被日军迫击炮击中的4艘登陆艇，其中1艘正冒着“壮观的火焰”，“而且，好像有许多日军狙击手就在附近射击。从小口径步枪噼噼啪啪的响声判断，他们中的某些人距离我们不会超过100码”。麦克阿瑟对潜在危险毫不理会，大踏步迈上了海滩。有人提醒他小心地雷，麦克阿瑟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不用担心，能炸死我的地雷还没造出来呢！”

虽然大家一起登岸，但很显然，此时奥斯梅纳已由流亡政府首脑变成了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他走上来，伸出双手，以主人身份欢迎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

在一处棕榈树丛中，麦克阿瑟看到了忙得不亦乐乎的第二十四师师长。欧文汇报说，自己的师约有15人阵亡、30人受伤，战士们向内陆挺进300米后遭到零星日军的顽强抵抗。“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罗慕洛听见麦克阿瑟自言自语地说。

几名美军士兵趴在海滩上，正朝前方某一目标射击。“喂！快看，那是麦克阿瑟将军！”其中一名士兵高声喊道。

他身边的伙伴连头都没抬：“是吗？他大概把埃莉诺也带来了吧？”——埃莉诺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与欧文聊了几句之后，麦克阿瑟反身回到一行人中。他招呼奥斯梅纳过来，把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总统先生，我们到家了，你感觉怎么样？”两人在一棵被炮火轰倒的树干上坐下：“拿下塔克洛班之后，我就把行政权移交给您。这可能比原计划还要早一些，形势发展很顺利。”

“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将军，您什么时候移交都可以。”

一辆带有便携式电台的战车开上了“红滩”，它可以和“纳什维尔”号建立无线电联系，巡洋舰可以把麦克阿瑟的讲话及时发送出去。在麦克阿瑟上岸一小时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在长达15分钟时间里，记者邓恩——他此时的角色就像一个婚礼司仪——对麦克风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话，以检测声频信号和通信电路：“菲律宾人民！菲律宾人民！几分钟后，在你们调到的频率上，你们将听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塞吉奥·奥斯梅纳总统的声音！”可惜天公不作美，恰在此时，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邓恩将麦克风递到麦克阿瑟手中。16000公里之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部已经提前得到通知，随时中断正常节目的播出，插播美军重返菲律宾的爆炸性新闻，尽管两地时差达到了13个小时。

麦克阿瑟手持话筒，雨水沿帽檐儿不停向下流淌。他清清嗓子，开始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演说。他声音深沉，稳健中稍稍透出一丝颤抖：

菲律宾人民！菲律宾人民！我是美国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我回来了！托万能的上帝之福，我们的部队重新登上了菲律宾这片洒着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土地。我们为摧毁统治你们的残暴敌人，为恢复不屈不挠力量的基础——你们民族的自由，回来了。站在我身旁的是你们的总统，伟大的爱国者曼努埃尔·奎松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塞吉奥·奥斯梅纳，以及他的内阁成员。因此，你们的政府现在已经牢固地重建在菲律宾的大地上。

麦克阿瑟的讲话还带有配音，不时伴随着卡车开过海滩的马达声和头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间或有舰炮打击陆上目标的爆炸声。麦克阿瑟稍做停顿，然后有意提高了嗓门：

你们光复的时刻就在眼前。你们的爱国者的行动证明，他们坚定不移要争取人类历史记载中的最高的自由原则。现在，我号召你们尽最大努力，发挥觉醒了民族勇气，让敌人知道，和他们战斗的一支内部力量是异常勇猛的，是和外来的一支兵力一样难以对付的。向我靠拢，继续发扬巴丹和科雷希多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随着战线向前推进把你们带进作战区域，你们要挺身出来战斗。为你们自己的家园，战斗！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子孙，战斗！以你们的神圣牺牲者的名义，战斗！谁都不要心慈手软，让每一只手臂都坚强如钢。神圣的上帝将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以上帝的名义，勇往直前，取得正义的胜利！

演说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四面八方。有人指责麦克阿瑟哗众取宠，还有人批评他总是喜欢使用第一人称，这些他打死都不会改变的。但他的话确实触及菲律宾人最深层的情感。珍珠港少数海军军官认为，演说过于感情用事。但更多人认为，这样有利于激励一个长期受专制统治、渴望自由的民族站起来积极参加战斗。

奥斯梅纳从麦克阿瑟手中接过麦克风，指出解放菲律宾是美国人民和菲律宾人民共同的伟大事业，号召全体国民站出来勇敢战斗：

“美国已经保证，将重建和恢复我们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一俟恢复正常，将重建法律与秩序，恢复立宪政府的民主进程。”

罗慕洛也高度赞扬了美国人：“你们必须继续相信美国人，万勿辜负美国。”

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挽着奥斯梅纳的手臂，来到附近一片空地上。两人冒雨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用一小时谈论了重新恢复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它在美军接下来的战斗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两架日机低空投下炸弹，麦克阿瑟和奥斯梅纳对此视而不见。两人结束谈话时，骤雨初停，太阳出来了。

麦克阿瑟志得意满地在潮湿的丛林中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与士兵交谈。一名随行军官提醒他，“将军，附近有日军狙击手”，并指了指不远处的树林。麦克阿瑟似乎并未听见，但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专机飞行员罗兹少校向一棵大树后边躲去，于是忍不住上前发问：

“怎么了，韦尔登，你感到害怕吗？”事实上罗兹正在生病，本不应该上岸的。但他向所有人隐瞒了病情，因为不想自己被排除在这一历史时刻之外。麦克阿瑟涉水上岸时，他就跟在他身后几米远。罗兹坦承，此时如果靠在大树上，会感到更安全和舒服一些。他提醒司令官，战斗正在不远处激烈进行，子弹可是不长眼睛。

“是的，”麦克阿瑟说，“上帝交给我一项使命，他将看到我能够完成它。”

“毫无疑问，这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罗兹说，“但我不能确认，上帝在照顾您的同时，是否还顾得上关心我，能够让我像您那

样活下来。”这马屁拍得既实在又高明！麦克阿瑟咧开大嘴开心地笑了。

北面几公里之外，第一骑兵师已经进抵塔克洛班郊区。故地重游的美国人得到了当地游击队和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美军向游击队员分发了武器和弹药。菲律宾人成群结队在美国大兵身边走过，其中不少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年轻母亲。《纽约人报》记者罗伯特·沙普兰亲眼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站在那里，朝一名年轻的美军士兵张开了双臂，脸上露出快乐的微笑。看来，麦克阿瑟说菲律宾是美军主场一点儿都没吹牛。

返回“纳什维尔”号之前，麦克阿瑟叮嘱一位通信官，把他头天晚上写给罗斯福的信发往华盛顿。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在塔克洛班炮火纷飞的滩头给您写这封信。我们刚刚在这里登陆，这是从自由菲律宾发出的第一封信。我想，对喜欢集邮的您来说，您也许会愿意将它列入自己的个人收藏，我希望它能被您笑纳。莱特岛战斗正在顺利进行，它在战略上突破了敌军中心防线，在战术上将敌人在菲律宾的部队分成两半。由于绕过了群岛南半部分，我军伤亡人数可能会因此减少约5万人。如果能在这场战役胜利后立刻让菲律宾实现独立，必将使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威望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将是您作为总统个人的伟大成就。它将唤起全世界的注目，在一千年间，都将为美国的荣誉和信用增光添彩。”

麦克阿瑟竭力邀请罗斯福到菲律宾参加独立庆典。他知道总统不愿乘坐飞机，便保证说为他提供一艘快速巡洋舰，使他能在适当时间里往返。所有正事说完之后，麦克阿瑟在信的末尾处写道：“请您原谅我字迹的潦草，因为我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这里只有这种战地笔记本纸。”实际上，信在头天晚上已经写好了。噱头要用足，戏也要演得更有现场气氛一些，这是麦克阿瑟最擅长的。

当众人乘登陆艇返回“纳什维尔”号时，日军飞机开始乘着云开日出的好天气袭击美军登陆舰队。一架低空进入的鱼雷机从“纳什维尔”号上空掠过，漏过了一个值得日本人举国欢庆的攻击目标。如果飞机射出的鱼雷能够击沉“纳什维尔”号，让麦克阿瑟阵亡或下海游泳，这名飞行员无疑将“名垂青史”。但这位命中注定属于无名氏的飞行员选错了目标，径直朝不远处的“檀香山”号轻巡洋舰射出了鱼雷。

“檀香山”号的几名水兵看到了掠海而来的日军战机。舰长哈罗德·瑟伯上校刚刚在自己的舱室里剪完头发，回到舰桥就接到了空袭警报。他迅速做出反应，命令战舰全速后退并左满舵，试图使船体与来袭鱼雷的方向平行。但那条鱼雷还是准确命中了巡洋舰左舷舰桥前方部位，海水从剧烈爆炸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很快从舰底到吃水线1/3部分被海水淹没。“檀香山”号扭动着受伤的身子，靠水兵迅速抢滩搁浅才不至于沉到海里去。65名水兵在爆炸中阵亡。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周围友舰为击落日机拼命射击，又有几发炮弹错误落在“檀香山”号上，造成水兵5人死亡、11人受伤。因受伤过重，经紧急处理的“檀香山”号只好撤出战场，13天后返回马努斯港。

与太平洋战场其他大部分登陆战相比，莱特岛作战算是比较容易的一次。登陆日，美军仅49人阵亡、192人受伤。黄昏之前，除占领两大片登陆区之外，登岛美军官兵已经超过6万人，4500辆各式车辆和10.7万吨物资成功上岸。毫无疑问，美军已经在莱特岛牢牢站稳了脚跟。

登陆日麦克阿瑟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亲自撰写并发布公报：“在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中，我们已经占领了菲律宾莱特岛东岸，它距离莫罗泰岛600英里，距米尔恩湾2500英里，我们在16个月前就开始进攻米尔恩湾了。这次是战区总司令在亲自指挥作战。”

可能留给通信官的信还没寄出，麦克阿瑟已经收到了罗斯福发来的祝捷电报：“举国上下都感激您，全国人民都在为您及您的部下反攻回去所取得的成功而祈祷。”

罗斯福同时致电尼米兹和哈尔西：“全国人民为你们舰队在敌人海域内取得的辉煌胜利感到自豪。我们对你们航空兵的英勇善战和水兵的吃苦耐劳精神十分钦佩。你们同麦克阿瑟将军的精诚合作，为部队协调一致和高度发挥各兵种作用做出了榜样。”

10月21日，登陆美军4个师继续向内陆挺进，顺利占领杜拉格机场。一心想找日军舰队决战的哈尔西实在指望不上，麦克阿瑟在为登陆部队缺乏足够空中掩护而忧心忡忡。最充分的例证是，当天早上光临莱特湾上空的前3架飞机全是日本人的，根本没有美军飞机出击拦截。虽然2架日机当场被舰上高炮击落，但第三架日机还是顽强穿越高炮形成的弹幕，一头撞上“澳大利亚”号舰桥，撞击产生的碎片和燃油覆盖了整个舰首，当场造成7名军官和23名水兵阵亡，其中包括舰长埃米尔·德夏努上校等高级军官。撞击发生一小时后，美国海军的第一架飞机才姗姗来迟。肯尼对此怒不可遏，“如果哈尔西决定继续徒劳地去追击日军舰队，我将立刻离开战场”。

当天，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一、第四大队进行海上加油。从早上5时58分开始，第二、第三大队共出动战机309架次——其中战斗机156架、俯冲轰炸机99架、鱼雷机54架——空袭了班乃、内格罗斯和宿务岛的日军机场，损失飞机4架。哈尔西认为，此前的攻击已大致扫清了日军的空中力量，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寻找或引诱日军主力舰队出击，围而歼之。

上午9时30分，麦克阿瑟率肯尼和萨瑟兰上了登陆艇，去看看塔克洛班简易机场。一行人在“白滩”登岸之后，麦克阿瑟满意地看到

第一骑兵师在马奇少将的指挥下正向内陆快速推进。三人钻进一辆吉普车前往机场，路旁倒毙日军的尸体随处可见。

塔克洛班机场又小又湿。虽然凯西带病工作，他的工兵部队也尽了最大努力，肯尼仍然对视察结果非常失望。简易机场只能容纳半个P-38战斗机中队，哪怕将跑道拓宽并铺上带孔钢板，也无法容纳更多飞机。萨瑟兰显得格外焦虑，不停地大声说日军可能在机场一带埋有地雷，大家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危险之地。麦克阿瑟感到困惑不解，他一直认为自己这位感觉迟钝的参谋长是个勇敢的人，萨瑟兰的表现实在令他担心。

巡视完机场之后，麦克阿瑟驱车前往3公里外的塔克洛班。没走多远，司机便将车停了下来。一队正向城内冲杀的谢尔曼坦克挡住了去路。麦克阿瑟只好下令掉头，重新返回“纳什维尔”号。上船之后，他向埃格伯格问起了萨瑟兰失态之事：“他怎么了，医生？你觉得迪克为什么那么担心有地雷呢？”

22日，麦克阿瑟和肯尼再次上岸，视察了塔克洛班以南16公里处的杜拉格机场。这次他没带萨瑟兰，让胆小的参谋长在司令部留守。日军一部占据着一座俯视机场跑道西端的小山，当两位将军穿过机场东侧时，跑道的另一端枪炮声大作。麦克阿瑟问肯尼在想什么，肯尼说他希望能够看到整个战场，“最好是从飞机上看”。麦克阿瑟大笑道：“乔治，了解地球另一半人的生活，对你会有好处。”

麦克阿瑟要求第五航空队尽快进驻。肯尼说他的航空兵何时才能在莱特发挥重要作用，完全取决于岛上机场什么时候修好。塔克洛班和杜拉格机场令人失望，它们太小了。改建机场的推土机刚挖下几铲土，地表下就冒出水来。雨季一来，这里还不成为一片泥沼？即使在两个机场各部署半个P-38战斗机中队，支援急需空中掩护的登陆部队也是远远不够的。

滩头阵地在不断扩大，塔克洛班已被美军完全占领。23日午后，一支菲律宾乐队乘一辆武器运送车在塔克洛班招摇过市。扩音器不断广播说，麦克阿瑟将军和奥斯梅纳总统很快就到，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临时纠集的一支游行队浩浩荡荡跟在乐队车后，不时发出阵阵欢呼声。15时，莱特省议会大厦台阶上聚集了一大群人，距他们仅3公里的地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麦克阿瑟和奥斯梅纳分乘两艘鱼雷艇在旧码头上岸，然后直奔议会大厦。在大厦台阶上，麦克阿瑟宣布以奥斯梅纳为首的菲律宾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向菲律宾人保证美军将解放他们的所有领土，将侵略者全部赶出去。尽管讲话不算很长，似乎也没了登陆日的激情，但麦克阿瑟每说一句话，热情的菲律宾人都报以掌声和欢呼声。第五团的31名官兵奉命担任仪式卫兵，他们身上还带着污泥和臭汗，因连续战斗疲惫不堪，在麦克阿瑟发表长篇大论时站着睡着了。军号吹响，美国和菲律宾国旗同时升起。克鲁格称“那真是一个感人的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麦克阿瑟向莱特游击队长鲁珀托·坎列昂上校授予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奥斯梅纳当场宣布任命坎列昂为莱特岛岛主——开句玩笑，不是岛主，是总督。麦克阿瑟与奥斯梅纳、罗慕洛等人依次握手：“现在，戏由你们来唱了，我和我的幕僚告辞了。”

离开议会大厦之后，麦克阿瑟参观了战争初期就被日军杀害的美国农场主沃尔特·普赖斯的豪华庄园。这是一座漂亮的奶油色大房子，主体由水泥和红砖构成，十分坚固，中间有一个大院子。仅仅几天之前，这里还是日本军官俱乐部。肯尼和萨瑟兰认为，麦克阿瑟和司令部成员不能老待在军舰上，应该尽快搬到这里。普赖斯庄园有一样东西使麦克阿瑟极度不爽，在大门和前门之间，有一个精心挖掘的防空洞，里面电灯、家具、地毯和排气扇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把这个东西铲掉，把防空洞用土填上，”麦克阿瑟说，“它破坏了草坪的美好形象。”他继而解释说，一战时期自己在法国打仗时就得出过

一个结论，这种防空洞极易传播肺炎病毒。麦克阿瑟填掉防空洞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次菲律宾战役时他曾得到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叫“防空洞里的道格”。从那时起，他就对“防空洞”一词深恶痛绝。

返回“纳什维尔”号前，麦克阿瑟和克鲁格进行了简短谈话，他对部队前进速度很不满意。登陆部队中只有第一骑兵师完成了任务，第七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九十六师作战进度明显滞后，他们的师长并没有尽力督促士兵前进。日军显然正在莱特岛中部山区挖掘战壕，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之际迅速打开局面，不能再晚了。他要求克鲁格督促前线加快进攻。克鲁格只能报之以唯唯诺诺。

当晚回到“纳什维尔”号之后，萨瑟兰报告说哈尔西已不辞而别，朝北追击日军舰队去了。一场大海战即将打响，莱特湾水面注定将不再平静。金凯德告诉麦克阿瑟，鉴于日军舰队随时可能来犯，“纳什维尔”号应该到前线参加战斗。

“当然，汤姆，把舰开过去吧！”麦克阿瑟回答道。

“但是将军，如果您还在这艘舰上，我就不能那么做。”金凯德提议，司令官应该尽快在岛上建立司令部。

“不管你怎么说，在这场事关重大的作战中，我时刻都应该在现场。”麦克阿瑟说，“况且，我还从没见过一场海战呢，非常想见识一次。”金凯德不再争辩，回到了自己的旗舰“沃萨奇”号上。

就在麦克阿瑟发表登陆演说之后8小时，10月20日22时，副官桦泽在“樱兵营”大门口发现了一个满身泥污的小个子军官。桦泽先是用怀疑的目光注视了对方片刻，忽然他想起了司令官向他描述过的参谋长的相貌，于是赶紧上前敬礼，将来者领上了二楼山下的会客室。

来人向山下立正敬礼：“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武藤章，此次被任命为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特向司令官报到。”

两人是多年的老相识了，彼此见面用不着过多客气。在从苏门答腊前来赴任的路上，武藤经停巴拉望岛时遭到美军空袭，他在满是泥泞的机场卧倒，弄得满身污泥。“辛苦了，武藤君，我们等你好久了。”看到武藤一身狼狈的样子，山下又好气又好笑，“我看，参谋长还是先去洗个澡为好。”

山下站起身来，从自己行李中取出一件衬衫递给武藤：“你穿着可能有点儿大，先洗个澡换上吧。”

绰号“步兵炮”的山下体形壮硕，而武藤却又瘦又小，“哈哈，几乎能装下一个半我了，”武藤抖开衬衫自嘲说。随后他话锋一转说到了正题，“听说，美国人已经在莱特岛登陆？”

“是呀，我们刚打算庆祝一下台湾海空战的胜利，美国人就在莱特岛登陆了，实在太奇怪了。一线部队没有发来任何报告，海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只知道，最近在莱特湾一带可能会打一场大海战。我刚到这里时也是大吃一惊，陆上几乎没什么防御。总之，今后一切全拜托武藤君了。”

作战参谋因为美军突然登陆忙于处理前方敌情迟到。在向参谋长表达歉意之后，田中向武藤介绍了前线的有关情况。“登陆吗？那实在有趣。”武藤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么，莱特岛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位置。”田中举起竹教鞭指向墙壁，在军用地图上指出了莱特岛的具体位置。旁边几位参谋都忍住不敢笑出声来。参谋长离开后，这些年轻人才捧腹大笑。“参谋长不知道莱特岛”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樱兵营。

事实上，黑田被调离之后，寺内逐步调走了第十四方面军原有的参谋人员。现在武藤手下的15名参谋中，只有3人是黑田以前的部下。其余12人都是最近从中国东北和其他地区调来的，大部分人员几乎与山下同一时间到达菲律宾，他们和司令官、参谋长一样不熟悉岛上的事务。这使山下、武藤及其属下在试图熟悉菲律宾情况时，付出了宝贵的时间代价。

次日一大早，南方军作战参谋甲斐崎三就来到了樱兵营。甲斐解释说，“捷一号”作战计划中，原定菲律宾中南部地区的作战由海、空军负责，陆上决战仅局限于吕宋。现在看来，敌军有大举进攻莱特岛的迹象，是否可以考虑在吕宋地面战打响之前，增派兵力在莱特岛与美军进行决战呢？

尽管对甲斐的意见感到吃惊，但山下和武藤并未多加注意。第十四方面军上下一致认为，在莱特岛进行决战，不但违反了之前确定的战略，也缺乏向那里运送增援必需的船只。武藤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山下认为那不过是甲斐小伙子的个人意见而已。

但就在第二天，10月22日，南方军寺内总司令官的正式命令到了：

一、歼敌良机已经到来。

二、第十四方面军应与海、空军协同，以优势兵力歼灭莱特来犯之敌。

山下和武藤对这个所谓的“良机命令”大惑不解，原来甲斐参谋头天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呀！武藤在日记中将这一命令喻为“晴天霹雳之南方军命令”，并立即派副参谋长西村前往南方军司令部核实。没多大会儿，西村就回来了：“寺内元帅说，反正就是让你们干！”

原计划“地面决战仅限于吕宋”怎么突然转移到莱特啦？东京大本营“莱特决战”的想法来源于荒唐的“台湾海空战大捷”。根据海军部19日晚发布的显赫战果，大本营陆军部迅速做出如下判断：

一、我军在台湾海空战中击溃了美军舰队主力，如今遭遇重创的敌人又在莱特展开新的作战是一个严重错误，我军应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二、丧失航空母舰主力之敌，在莱特航空作战中势必重视运用基地航空兵力。但帕劳、莫罗泰距离较远，航空作战对敌不利。

三、因我海军航空兵在台湾海空战中损失惨重，在即将展开的莱特决战中，必须由陆军航空兵充当主角儿。

当初之所以将陆上决战地点确定为吕宋，是因为陆军担心海军无法取得作战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向中南部各岛输送兵力非常困难。现在既然美军舰队主力已不复存在，再坚持决战吕宋未免太死板了。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改变原来的决战方针，不仅海军和航空兵要参加莱特决战，地面部队也要积极参与：“举全军兵力，力求歼灭莱特登陆之敌。”换句话说，陆军被海军编造的“大捷”蒙蔽了，最终做出了大错特错的决定。20日，陆军部将在莱特进行决战的新意图电告南方军总司令部，要求按新命令立即组织实施。

海军向陆军隐瞒了台湾海空战的实情，陆军方面真就没人怀疑吗？事实绝非如此。台湾海空战爆发时，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欧美课参谋少佐堀荣三恰好奉命去菲律宾授课。据说他就是那套“放弃滩头，布置纵深防御”的倡导者之一，现在要到菲律宾实地考察防御的部署情况。小小一介少佐参谋出行肯定没有专机，堀荣三只好到海军基地找顺路飞机。空战爆发当天，当时就在鹿屋机场的堀荣三把战场情况看了个一清二楚。虽然并非航空兵出身，但堀荣三他爹堀丈夫曾担任过陆军航空总监，接任者就是山下奉文，接下来才轮到东条英

机。他家左边邻居是土肥原贤二，右边就是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寺本熊市。耳濡目染，堀荣三对航空战还是知道一些的。

日军对情报工作历来不够重视，出色的情报人员少之又少，其中就有堀荣三。平时，那些作战课参谋时常找到堀荣三，向他询问美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堀荣三还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他能从各种公开信息中推算出美军的动态，诸如从美国广播的股价中推算出疟疾药品、食品罐头的准备情况，测算他们在疟疾多发地区可能投入的兵力和时间。由于对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蛙跳”作战地点、时间、兵力预判极为精准，堀荣三获得了一个唬人的绰号——“麦克阿瑟的作战参谋”。

后来应山下的要求，堀荣三曾经对美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做过如下预测：“1945年1月上旬最后几天，敌人将在吕宋岛林加延湾登陆，兵力起初有5至6个师，后期再补充3至4个师。”实际上，美军7个师在林加延湾登陆的时间是1945年1月9日，堀荣三的预测非常准确。后来关于美军登陆日本本土的地点与时间，堀荣三的预测是“1945年11月南九州志布志湾”。在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奥林匹克计划”中，登陆南九州的时间被确定为11月1日。只是后来日本提前投降，该计划未投入实施而已。堀荣三的预测如此准确，美军情报部门一度认为自己人中出了内鬼。美军占领日本之后，堀荣三被关起来审问了很久，让他供出臆测中的所谓“内鬼”。实际上，“内鬼”并不存在，并无秘密情报来源的堀荣三所做的预测完全来自个人的严密推算。受审期间，堀荣三向美军情报官员详细重复了推演过程，才让美国人相信内部并无自己人泄密。

开战以来，堀荣三曾多次到前线视察，如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战场他都去过。堀荣三目睹过美军防空炮火的恐怖，日军飞行员只能凭借出色的技术和上天保佑才有可能侥幸穿越。在韦瓦克，寺本熊市向他详细介绍过美军航空兵的厉害。在拉包尔，今村均更是鼻涕一

把泪一把地向他控诉，海军是如何谎报战果，害得他将精锐第六师团派往布干维尔岛送死。在鹿屋机场目睹了那些菜鸟飞行员起飞攻敌的场景之后，堀荣三对他们上报的战果严重怀疑。当时基地指挥部里人来人往，一众海军参谋个个欢天喜地，争相在黑板上标出被击沉敌舰及获得该战果的飞行员的名字，甚至连在珍珠港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都出现在黑板上。堀荣三非常清楚，海军精英飞行员经过数次航母大战后早已损耗殆尽，眼前都是一些没多少实战经验的新手。那些老鸟拼尽老命都不一定能击沉一两艘，凭这些菜鸟短短一两天内就能击沉两位数的航母？简直不可思议。

堀荣三多了个心眼儿，他将几名飞行员拉到一边，详细询问他们的飞行速度、高度及投弹角度，当时周围的能见度、美军炮火密集程度及云量等，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答出来。最后堀荣三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些可怜的年轻人能挣扎活着回来就已经耗尽全力了，他们没有时间瞄准，也没有时间观察战果，因此上报的战果绝对不能相信。”换句话说，所谓的“大捷”根本就不存在。堀荣三当即返回新田原基地，打电话向顶头上司、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做了详细汇报。据说有末将相关内容报告了次长秦彦三郎，结果不明。此外，堀荣三还将同样的内容发电报告知了大本营陆军部。

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被作战课参谋濑岛龙三私自截留。据当时和濑岛一起值班的参谋回忆说，见到这份电报的濑岛脸色非常难看，好像感到异常震惊，最终并未将电报上报。非但如此，濑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堀荣三赶到菲律宾，去当第十四方面军参谋。也就是说，你在那里讲完课就不要回来了，跟着山下一起干吧！

昭和三大参谋之一濑岛一直活到2007年才死。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濑岛对这段往事一直三缄其口。日本纪实作家保阪正康在《参谋的昭和史——濑岛龙三》一书中指出，正是濑岛擅自截留了堀荣三的

电报，才使大本营陆军部对美军舰队实力做出了错误判断，进而做出了变更决战地点的错误决策。

但是保阪同时指出，将日军在莱特岛的失利完全归罪于濑岛也有失公允。报喜不报忧是日军长期养成的“良好习惯”，况且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大本营太需要这样一次胜利来提升日益低迷的士气了。大部分高级将领认为“大捷”的确存在，对重创美军航母舰队这样的显赫战果，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允许产生丝毫怀疑。濑岛即使把堀荣三的电报如实上报，高层就一定相信吗？次长秦和情报部长有末不就得到了信息吗？凭什么要轻易相信一个后方情报参谋的个人推测——堀荣三的确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对广大飞行员上报的战绩置若罔闻呢？退一步讲，即使大本营相信了堀的判断，按原计划和美军决战吕宋，也不过将失败稍稍退后一点儿而已，日本最终战败的结局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1945年7月，濑岛奉调中国东北，接替皇族成员竹田宫出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当时苏联出兵东北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总不能让皇族去当苏联人的俘虏。果不其然，濑岛最终被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干了11年苦工。1958年获释回国后，濑岛曾找到堀荣三，当面承认自己截留电报的事并赔礼道歉。

在向有末和本大本营做出提醒之后，堀荣三经中国台北于15日到达马尼拉，立即向南方军、第十四方面军、第四航空军和西南方面舰队报告了自己在鹿屋基地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本人对“台湾海空战”的怀疑。几乎没人理会一个小小少佐参谋的善意提醒，理由非常简单：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胜仗？你到底和日本人有什么仇？你怎么就那么不爱国呢？难道东京大本营还没你权威？

相信堀荣三的只有山下和武藤两人。山下是真相信，武藤只是因为司令官信了，他就也跟着信了。山下与堀荣三渊源颇深。当年他出

任陆军航空总监时，接的就是堀荣三他爹堀丈夫的班。由于经常去堀丈夫家，山下就认识了当时刚进入陆大学习的毛头小伙堀荣三。堀丈夫和山下同属皇道派。当年参加“二二六事件”的叛乱官兵大都来自第一师团，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就是堀丈夫。事件平息之后，由此得势的统制派开始对皇道派军官进行整肃。堀丈夫被打入预备役，山下也被发配到中国东北赋闲。今天面对故人之子，山下凭空多出了几分亲切感。况且人家堀荣三的分析丝丝入扣，不容置疑。

10月18日上午，当第十六师团那封“待查”电报发到方面军司令部时，15日已到达现场的堀荣三立即提出疑问：前一天苏禄安岛守备队发出“天皇陛下万岁”的电报后杳无音信，最终结果只能是“玉碎”。这充分说明苏禄安岛已经失守，同时说明美军登陆莱特岛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堀荣三建议，立即向第十六师团追问以下三个问题：莱特湾内云量多少？侦察员是谁，使用的是何种飞机？飞行员有无识别美军舰种的能力？

恰在此时，陆军宪兵队的消息到了。被俘美军飞行员抗击打能力实在太弱，日本人并未使用特别手段就撬开了他们的嘴，套出了至少12艘航母的名字。海军侦察机随后发回的消息证实，参战美军航母远在此数之上。也就是说，所谓的“台湾海空战大捷”根本就不存在，美军大部分航母依然健在。

本来山下就对台湾海空战的“辉煌”战绩感到怀疑，堀荣三的分析更加强了他的这一想法。山下清醒认识到：财大气粗的美国人绝不会打无把握之仗。基于这一观点，他强烈反对修改既定决战计划，向莱特岛派出大队增援。山下提出，在吕宋防御尚未完善之时，就贸然向莱特增兵谋求决战，将使第十四方面军在菲律宾其他地区特别是吕宋的兵力更加分散，势必被美军各个击破。况且此前日军并无在莱特与敌决战的准备，更无详细作战计划，取得胜利谈何容易？一旦莱特作战失败，原定的吕宋决战也将随之化为泡影。

山下试图说服寺内，一起抗议东京的莱特决战命令，理由是援军无法突破美军的空中拦截和潜艇封锁，很可能在足够的增援部队和物资抵达之前，莱特岛仗已打完了。况且莱特岛究竟是不是麦克阿瑟的主攻目标？也许这不过是美军大举进攻吕宋前的一次佯攻而已。

第十四方面军对莱特决战持有异议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方军司令部。23日，寺内向山下发出邀请：“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作战计划变更事宜，请带上参谋长来我官邸详谈。”

山下叫来参谋长商议对策。武藤刚到菲律宾3天，对现场很多情况还不熟悉，建议由副参谋长西村陪山下同去。这当然只是表面现象，武藤的真实用意是害怕自己当面和寺内干起架来。武藤对南方军司令部非常反感，他曾公开对身边人说，“南方军已经完全衰老，动脉硬化了，他们只要不碍事就谢天谢地了”。况且西村和寺内都是长州人，还同是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的养子，彼此非常熟悉，不至于当面顶起牛来。

当天傍晚，山下带西村和副官桦泽来到了南方军司令部，接待他们的是寺内和参谋长饭村穰。四人围着一张桌子坐定，西村率先发言：“我们和山下司令官进行了认真研究，怎么都不能认为在莱特与美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

饭村探着身子问：“那就是说，你们不相信台湾海空战的战果？”

“是的。”西村的回答毫不避讳，“如果美军损失惨重，肯定不会在莱特岛强行登陆，他们18日、19日轰炸菲律宾的飞机超过了千架。我们不赞成将决战线路推进到莱特岛。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把第三十五军主力撤回吕宋与美军决战。那样我们至少能在菲律宾多挡住美国人一段时间，为中国台湾、冲绳和本土的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我们希望南方军能够向东京提出上述建议。”

饭村端正坐姿，大声说道：“我觉得你是因为不相信台湾海空战结果，才会对莱特决战提出异议。美军在台湾海空战中损失惨重，他们的残部只是想在菲律宾找到一席之地苟延残喘而已，这不是天赐良机又是什么？如果让美国人占领了莱特岛，陆军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海军？如果运力不足，南方军会向东京提出申请。希望你们全力以赴，在莱特歼灭敌人登陆部队。”

西村还想分辨，一直闭目养神的山下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示意他不要再反驳。山下清楚如果继续争辩，就会被南方军冠以“抗命”的罪名，英帕尔战役中的佐藤幸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西村还不愿就此罢休：“可是，总参谋长……”西村刚探出身子，一直盯着天花板出神的寺内突然拍桌子叫道：“好了！够了！既然命令已经下达，就必须按照命令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是！”西村立即起身立正敬礼。

“山下君，”寺内将头转向了山下，“你看这样可以吗？”

山下点点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回到樱兵营后，西村向参谋长介绍了会见情况。武藤皱着眉头说：“果真是动脉硬化了，南方军司令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10月25日，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作战参谋杉田一次的陪同下冒险飞抵马尼拉，给寺内带来了大本营的最新命令：“目前，以莱特岛为中心的决战战场乃是帝国战争之道上的重大转机，其结局深为全国全军所关注。务期军政一致，以非常之决心做到必胜。”秦还介绍了国内的情况，首相小矶已经公开向民众喊出了“莱特决战乃天王山之战”。言外之意，莱特决战板上钉钉，你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执行了。

当得知“决战莱特”是东京的决定时，山下绝望了。既然已没有任何商榷余地，山下也只好硬着头皮向第三十五军下达了歼敌于莱特的电令，同时答应向岛上派出增援。山下在命令中特意指出，联合舰队主力已经倾巢而出，有望在“10月24日或25日”抵达战场，与美国人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

此时莱特岛上只有牧野四郎的第十六师团，兵力不到两万人。为贯彻东京决战莱特的方针，山下命令第三十师团两个步兵联队从棉兰老岛、第一〇二师团主力从宿务岛火速增援莱特。奉命增援的还有远在上海的第一师团，驻吕宋第二十六师团、第六十八独立混成旅团和第八师团一个步兵联队。

大量兵员前往增援，吕宋岛兵力和物资出现严重不足，山下和武藤为此备感头疼。两人商议，在接受决战莱特命令的同时，还应通过南方军向东京施压，给吕宋增派更多兵员和物资，弥补调走部队留下的空缺。

在山下和武藤授意下，田中参谋通过南方军司令部向参谋本部提出如下请求：每天至少向菲律宾调拨30架以上飞机，提供运兵船舶30万吨，向吕宋增派3个师团以上兵力。上述请求提出后始终未见答复。

战后，侥幸活下来的田中曾就上述请求向作战课长服部提出质问。服部的答复是：“南方军总司令部前来联系时，并未附有上述条件。”事实并非如此，南方军确实将上述要求提交了东京，参谋本部也竭尽全力拟订了调兵计划，从本土、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和关内抽调兵力增援吕宋。但随着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惨败而归，日军完全失去了菲律宾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上述调兵计划也就无从谈起了。

和山下的忧心忡忡相反，负责镇守菲律宾中南部诸岛的铃木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10月25日上午，没有一架美军战机飞

临宿务岛上空。其实那不过是美军正在全力应对联合舰队的挑战，暂时顾不上他们罢了。中午时分，零星传来栗田舰队在萨马岛海域取得“大捷”的消息。据传，有不少美军航母被击沉，帝国海军的骄傲“大和”号正在炮击塔克洛班美军滩头阵地。

“友近君，”铃木告诉参谋长，“我们即将走上舞台中心，这对我第三十五军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我们甚至不需要他们正在派来的援军。”自信满满的铃木狂妄地宣布：“我们必须要求麦克阿瑟下令让他的部队投降，除登上莱特岛的部队之外，还要包括新几内亚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部队。”

铃木判断美军登陆部队约两个师，他们在巩固塔克洛班和杜拉格滩头阵地后一定会向内陆继续挺进。他命令第十六师团和增援的第一〇二师团务必死守布鲁恩、达加米至哈罗一线，掩护第一师团、第三十师团、独立混成第六十八旅团等增援部队在岛西侧的奥尔莫克港及岛北的卡里加拉湾登陆。随后上述各部将在卡里加拉平原集结，一举歼灭塔克洛班和杜拉格附近的美军部队。

岛上局势远没有铃木想象的那么乐观。美军登陆之后，第十六师团很快失去了部署在岸边的部队——5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中队，残余力量被分割包围在塔克洛班西侧、帕罗和杜拉格附近。10月23日，第三十三步兵联队联队长铃木辰之助率40名敢死队员在夜色掩护下冲入帕罗，最终一个人也没能出来，联队军旗被焚毁。同日，第二十步兵联队联队长铦田庆次郎被美军舰炮炮弹炸死。在美军登陆短短几天时间里，第十六师团两个主力联队损失殆尽，仅神谷保孝的第九联队尚存部分战力。牧野率师团司令部从塔克洛班向达加米转移，准备在那里建立新指挥部。这样一来，局势更糟，他不仅与在滩头作战的部队失去联系，和第三十五军司令部的通信也中断了。日军各部完全陷入一片混乱。

美军正朝横亘岛中间地带的“中央山脉”缓慢推进。牧野只能把部队分成南北两股，拼命迟滞美军的进攻。虽然下达命令的措辞咄咄逼人，但牧野私下里希望，自己的部队不至于在援军抵达之前被彻底击溃。

之前无数次战例表明，仅凭地面部队是绝对无法守住岛屿的。莱特岛究竟鹿死谁手，就看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如何表演了。

| 第四章 |

莱特湾大海战

四路出击

对莱特湾突然出现的敌情，联合舰队保持着足够警觉。究其原因在于，除基地航空部队之外，参加“捷一号”作战的第一主力栗田舰队远在南方林加锚地，执行诱敌任务的小泽舰队尚在内海锚泊，他们距未来主战场莱特湾都超过20个纬度，需要数天航行方能抵达。即使暂时在马公待命的志摩舰队距战场最近，赶到莱特湾也至少需要两天时间。对美军突然发起的进攻行动，联合舰队必须适时做出快速反应。10月17日上午8时，身处高雄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第一时间收到了美军舰船驶入莱特湾的消息。8时55分，丰田向参战各部发出了《联合舰队电令作特第14号》“捷一号”警戒命令。好像事先商量过似的，远在东京郊外日吉台地下室的参谋长草鹿同一时间发出了相同内容的命令，只是编号有所不同——《联合舰队电令作第351号》。

17日9时08分，草鹿向小泽发出《联合舰队机密第170908番电》：“今晨8时，美军开始登陆苏禄安岛，下一步很可能在菲律宾中南部诸岛大举登陆。此等情况下，为策应第一游击部队之突入，机动部队须牵制敌航母舰队于北方海域。鉴于上述判断，望贵部为全力出击做好充分准备。”这封电令同时抄送第一游击部队司令官栗田健男、第二游击部队司令官志摩清英和第二航空舰队司令官福留繁。

接令之后，小泽于13时50分发布《机动部队本队电令作第7号》：“各部务必迅速完成出击准备，向八岛泊地集结；第三航空战队收容第六五三航空队留守大分、鹿儿岛机场之余部及第六〇一航空队可在航母起降之兵力。”16时40分，小泽再次以《机动部队本队电令作第11号》发布如下指示：“第一航空战队所有舰载机由‘瑞鹤’号搭载，第四航空战队所有舰载机由第三航空战队4艘航母收容。”

10月18日11时10分，丰田发出作战预令《联合舰队机密第181110番电》：

一、虽未能全面把握敌之作战意图，然鉴于敌实施登陆苏禄安岛、空袭苏里高海峡及马尼拉、宿务等状况，判断敌极有可能在莱特岛塔克洛班方向登陆。

二、栗田第一游击部队自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击，全歼敌军攻略部队。

三、小泽机动部队策应第一游击部队之突入，牵制敌航母舰队于北方，并相机歼灭溃败之敌。

四、志摩第二游击部队暂时编入西南方面舰队，作为海上机动反击战骨干，坚决进行反登陆作战。

五、基地航空部队向菲律宾地区集结，彻底消灭敌航空母舰。

六、先遣部队（潜艇部队）全力攻击敌受伤舰艇，并歼灭敌登陆部队。

七、第一游击部队突入莱特湾的时间暂定为24日，机动部队前出至吕宋岛以东海面时间为22日至23日。

因尚未与陆军沟通，上述命令中虽要求第二游击部队实施反登陆作战，但并未列出具体参战的陆军部队番号。

这无疑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不但遭到海军内部人员的质疑，连一向与海军唱反调的陆军同样感到了不安。在18日上午关于发动“捷一号”作战的陆海军联席会议上，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首次向陆军公开了海军的作战方案：出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向在莱特湾登陆的美军发起进攻。

陆军参谋本部还是头一次听到海军要把所有残余舰船投入战斗的计划。刚从台湾返回的丰田竭力争辩说，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大赌博是必要的，这是“摧毁拥有巨大物质力量的敌人的最后机会”。丰田

解释说，如果任由美军在菲律宾登陆，本土至南洋资源区的交通线将被完全切断，届时联合舰队将失去再行决战的可能，日本只有战败一条路可走。与其坐视战败，不如倾力一搏，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

海军的态度让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甚感忧虑。如果联合舰队在即将到来的海战中败北，陆军在“决战”中还能有多大取胜把握？东条大弟子佐藤虽然位居“四愚”之列，但老酒以为他一点儿都不愚。佐藤充满大局观的话颇有些语重心长的味道：“联合舰队不仅仅属于海军，更属于我们的国家，它的毁灭将使本土无法防止敌人的入侵。只要舰队存在，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请诸位慎重。”

“我们非常感激！”中泽的声音带着颤抖，“我今天方才知，原来陆军是如此器重联合舰队！”中泽的话显然发自肺腑，但他请求“死得其所”：“菲律宾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请给联合舰队一次机会，开出死亡之花，这是海军真诚的请求！”这种“真诚请求”也可以理解为，帝国海军不想重蹈1918年德意志海军和1943年意大利海军那样的覆辙。在场所有人无不落泪。佐藤哽咽着说不出话，只好点头表示同意。散会时窗外响起了空袭警报，佐藤在心里默默祈祷，“联合舰队能有一个英勇的终结”。

当日午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与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进宫面圣，奏请发起“捷一号”作战，裕仁允诺。17时32分，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电令作第360号》：“发起‘捷一号’作战。”

就在上述命令下达的差不多时间，小泽机动部队所属舰艇已分别抵达大分和八岛，并于次日在吴军港完成集结。机动部队主力第三航空战队下属4艘航母搭载飞机数量如下。

“瑞鹤”号：零式战斗机28架、零式战斗轰炸机16架、“彗星”侦察机7架、“天山”鱼雷机13架，合计64架。

“瑞凤”号：零式战斗机8架、零式战斗轰炸机4架、“天山”鱼雷机5架，合计17架。

“千岁”号：零式战斗机8架、零式战斗轰炸机4架、“天山”鱼雷机6架，合计18架。

“千代田”号：零式战斗机8架、零式战斗轰炸机4架、“天山”鱼雷机4架，合计16架。

日军以上4艘航母共搭载战机115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4艘航母标准载机量分别为72架、27架、30架和30架。此外，“瑞鹤”号和“瑞凤”号还可以分别搭载12架和3架预备机。也就是说，第三航空战队可以携带174架战机。之所以仅搭载115架飞机，是因为机动部队抽调相当数量的飞机参加了台湾海空战，大部分未能返回。现在这115架飞机还是小泽四处搜集，临时拼凑出来的。

既然连4艘标准航母都无法达到满编，第四航空战队航空战列舰“日向”号和“伊势”号只能裸身出击了。它们经过改造的后部飞行甲板上没有1架飞机，只见缝插针地加装了6座防空炮，以至于后世日本历史学家羞答答地称为“裸体航母”。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不做变性手术把后主炮拆除呢！还有一点，在集结过程中，参战飞机大部分采用起重机吊装方式上舰。飞行员技术实在太差，让他们驾机直接在航母上降落，势必造成巨大损失。这样一支航空力量，能打胜仗那才叫怪事呢！开战不到3年，昔日威镇寰宇，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机动部队竟然已堕落到这种地步！

派以往的第一主力机动部队作为诱饵，丰田可谓煞费苦心。他对形势的判断基本正确，也对美军指挥官的性格及用兵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丰田认为斯普鲁恩斯用兵谨慎，但猛将哈尔西易于冲动，小泽的航母一定能把他的舰队诱向北方，为栗田舰队的突入创造机会，即使牺牲整支机动部队也在所不惜。在日本，人们通常把捕鸟人用来诱

捕同类鸟的活鸟称为囿子。小泽舰队因此有了一个不太雅观的名字叫“囿舰队”。

10月19日13时，小泽召集下属各战队司令官、参谋长及各舰舰长，在旗舰“瑞鹤”号上召开专题作战会议，确定了参加“捷一号”作战的指导方针：

一、在友军协助下明察敌情，赌本部之存亡，发扬旺盛之牺牲精神，自北至东北方向牵制、引诱敌机动部队至菲律宾、西南诸岛以东海面，以期我游击部队对敌登陆场突入作战之完全成功，抓住一切机会，捕捉、歼灭敌舰队并借机击灭敌部分兵力。

二、严加警戒，南下至西南诸岛以东海面，于吕宋岛至中国台湾以东海面抵近、捕捉敌机动部队，先依靠昼间航空战对敌机动部队实施打击，之后不顾己方损失极力诱敌至吕宋岛东北方向。

三、而后，大致与敌机动部队维持在航空作战距离内外，即昼间接敌，夜间则远之，以期诱敌至预定海面，捕捉良机与敌部分兵力决战。

吸取以往历次航空战的经验教训，小泽将舰队分为本队和前卫部队——以前前卫部队的角色往往由栗田的第二舰队出任。本队包括“瑞鹤”号等4艘航母，由“大淀”号、“多摩”号、“五十铃”号3艘轻巡洋舰和“桑”号等4艘驱逐舰护航，在小泽本人的亲自指挥下实施航空作战。前卫部队以航空战列舰“伊势”号、“日向”号为核心，“初月”号等4艘驱逐舰护航，在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指挥下，执行牵制和引诱美军舰队的任务。

配合小泽作战的还有“仁荣丸”号等3艘油轮，由第二十二号、第四十三号、第三十三号、第一三二号4艘海防舰护航。以前油轮的护航

任务往往由驱逐舰承担，4个月前的马里亚纳海战还是如此。但在今天，联合舰队实在派不出驱逐舰为油轮护航了。

10月20日17时35分，小泽率机动部队隐秘驶出丰后水道，以140度航向、20节速度在细雨中驶向东南，走向了宿命的自杀现场。

舰队刚驶出丰后水道不久，17时54分，佐伯航空队一架巡逻机报告小泽，“瑞鹤”号170度、15公里外发现疑似美军潜艇。与此同时，“瑞鹤”号、“千岁”号也侦听到敌潜艇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虽然小泽的根本任务就是诱敌，但如果舰队过早暴露行踪，美军主力舰队就可以率先北上，敲掉机动部队后快速南下阻击中路的栗田舰队。小泽担负的任务异常艰巨，他必须竭力隐藏行踪，直到栗田舰队接近战场时才适时被敌人发现。这一时机无疑是极难把握的。

为避开美军潜艇，18时48分，小泽下令舰队转向正东航行，19时50分转为140度方向。10月21日0时开始，舰队开始按计划以180度向南航行，航速18节，黎明时分抵达足摺岬南方540公里海域。

小泽舰队上述机动不经意间规避了一次巨大风险。20日当天，在丰后水道东侧执行巡逻任务的是美军潜艇“牛鼻鲢”号，在西侧设伏的是“金线鱼”号和“深海鲷”号。“金线鱼”号艇长托马斯·沃根中校早在18日就已经得到洛克伍德中将的明确指示，一旦发现日军舰队，可自主发起攻击。但洛克伍德担心日军舰队可能经过纪伊水道出航，决定将“牛鼻鲢”号调往那里封堵。“金线鱼”号和“深海鲷”号奉命向西，“牛鼻鲢”号则向东航行。美军的错误判断和频繁调动，导致丰后水道东侧无人值守，小泽舰队趁隙有惊无险地经丰后水道驶入浩瀚的太平洋。

当天，机动部队开始出动舰载机实施搜索和反潜巡逻。即使执行如此简单的例行任务，飞行事故依然频频。裹板节二的鱼雷机在奄美大岛以东海面迫降，所幸机组成员被成功救起。22日的搜索和巡逻导

致2架飞机失踪、2架坠毁、1架迫降。真不知道未来战斗一旦打响，这些菜鸟该如何应对。

同日，裕仁下旨勉励参战陆海军部队：“唯战局越发紧迫，望汝等协心戮力，以不负朕之信任。”丰田于22日12时05分致电参战各部：“‘捷号’作战开始，陛下恩威足壮首战。今陛下特赐诏书，宠命优渥，职诚惶诚恐，不胜感激。‘捷号’决战之时机迫在眉睫，职与陆军紧密协作，指挥全舰队。众将士定当万死不辞。望诸将士奉旨舍身奋战，誓歼狂敌，以报圣恩。职深信皇国兴废之时，定有神灵庇护吾人。”

随后小泽接到的指令在人类海战史上实属罕见：“为与友舰协同作战，贵舰队目的在于冒生命危险，以自我牺牲精神转移吕宋岛东部敌航母舰队注意力，把它们引向北方或西北方向。这样即可保证第一、第二游击部队成功突入敌军发动两栖登陆的相关海面。”

作为“捷一号”作战第一主力，栗田舰队的出击时间要早于小泽机动部队。17日上午9时28分接到联合舰队司令部迅速从林加锚地前出至文莱湾的命令时，栗田正在等待油轮。为保证作战必需的燃油，第一游击部队要与油轮一起前往婆罗洲，完成油料补给后奔赴最后作战海域。根据联合舰队16日15时35分下达的电令，将有6艘油轮编入栗田舰队。但这些船只平时主要执行向本土运输燃料的任务，一时无法完成集结。尽管如此，栗田还是在11时25分断然下令，正在向新加坡返航的2艘油轮装载油料后先行开往婆罗洲，其他油轮视情况而定。12时03分，栗田下令舰队于次日凌晨1时从林加启航，预定到达文莱时间为20日上午10时。

12时，栗田接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令：“第一游击部队务必于22日天亮之前推进到菲律宾以东海面。”经与参谋长小柳紧急磋商，栗田于当天21时03分做出回复：“上述任务无法完成。”栗

田给出的理由是：第一游击部队将于20日10时抵达文莱，补给船队21日清晨才能到达，加油作业至少22日下午才能完成。如果舰队取道圣贝纳迪诺海峡，那么从文莱到莱特湾需要航行2600公里。战列舰和重巡洋舰保有足够燃油，它们在长时间维持经济航速的情况下仍可应付高机动性的作战。但轻巡洋舰和驱逐舰没有这种本事。夕云级驱逐舰能够以18节航速行驶5000海里，表面上看，从文莱到莱特湾的距离尚在其有效航程之内。但若从实际出发，考虑到与敌作战时需要以最快速度机动，萨马岛和莱特岛已是舰队航程极限。如果舰队要在10月24日入夜前抵达莱特湾，航速至少不能低于16节，那么抵达战场时驱逐舰只剩下3/5燃油，将大大制约舰队的机动性。但如果要在24日清晨抵达莱特湾，舰队必须以20节以上航行，抵达时只能剩下不到一半燃油。那么在返航途中，舰队必须在科伦湾或乌卢甘湾——位于巴拉望岛中部——进行一次补给。从最后一句话看出，栗田并未将莱特湾当成最后的墓地，他还希望能带着大部分舰船回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油轮数量捉襟见肘、油料补给能力不足，正在不断加剧日本海军的颓势。早在偷袭珍珠港之时，由南云领军的机动部队已经具备了海上加油作业的能力，但并未普及所有部队。到1944年秋天，帝国海军或多或少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结果是战争进行到目前阶段由四种不同状态交织而成的。其一，日本永远缺少油轮，现存油轮数量远远无法同时满足舰队作战和国内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双重需要。其二，随着美军潜艇日益活跃，油轮损失数量不断增加，海军不得不启用更多的民用油轮。这些在1941年以前建造的油轮根本无法适应海上机动补给的环境。其三，即使海军主力舰只不断损失，驱逐舰数量仍远远不够，无法为油轮提供充足的海上护航。其四，随着美军空中力量不断增强，无论是陆基航空兵还是航母舰载机，其实力快速上升使日本海军不敢将宝贵的油轮部署到战斗前沿，导致舰艇油料补给通常只能在港内进行。

1944年5月以来，美军潜艇的疯狂猎杀导致日军油轮数量急剧减少。5月当月，日军损失2艘大型油轮。6月，损失2艘大型油轮和4艘小型油轮。7月，损失大型和小型油轮各1艘，8月损失的2艘是所有油轮中吨位最大的，9月又损失了2艘油轮。就是说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日军损失大小油轮14艘，总计吨位167976吨。要知道，1941年开战时日本的油轮总共才49艘。短时间内的巨大损失是日军绝对无法承受的。

面对即将到来的决战，联合舰队为栗田指派了6艘油轮，分别是“严岛丸”号、“日荣丸”号、“御室山丸”号、“良荣丸”号、“万荣丸”号和“雄凤丸”号。经与陆军多次交涉，原属陆军的“八纘丸”号、“日邦丸”号暂时划归海军指挥，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日本陆海军终于学会了相互配合，而不是拆台。除位于海南的“日荣丸”号和位于马公的“良荣丸”号外，其他油轮在栗田受命出发前都在新加坡。10月17日11时25分，栗田命令“八纘丸”号和“雄凤丸”号在“满潮”号和“野分”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前往文莱，为即将赶往那里的主力舰队提供油料。其余4艘油轮分成两队，分别于19日和20日出发前往文莱，它们仅能保证战斗结束后给舰队加油。事实上，当它们22日到达文莱湾时，栗田舰队当天早上已经出发了。

10月18日凌晨1时，第一游击部队所属7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开始起锚。铁链在锚链孔里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在林加群岛寂静的港湾内回荡。那些钢铁怪兽的肚子里，年轻的水兵烧着锅炉，转动巨大阀门控制燃油的流量。位于最高处的瞭望哨严密窥视着黑暗中的一切——他们都接受过特别训练，眼睛更能适应黑暗。首先出港的是铃木义尾的第二部队，随后是西村祥治第三部队，最后出发的才是栗田亲自领军的第一部队，战列舰巨塔般的桅楼在黑暗中闪烁着诡异的寒光。开战之初，联合舰队共有12艘战列舰。除了在瓜岛战沉的“比叻”号和“雾岛”号，头一年因意外事故沉没的“陆奥”号

和改造为航空战列舰的“日向”号和“伊势”号外，剩下7艘全在这里了。

“摩耶”号重巡洋舰上，有一位毕业于海兵第七十二期的中尉军官叫东乡良一。当年在军校学习时，他因酗酒玩女人差点被开除，可能是校长井上成美看在他爷爷的面子上，才只给出了留校察看的处分。出征之前，“摩耶”号舰长大江览治忽然想起了这个人，准备将他作为留守人员调下军舰。不想此人勃然大怒：“八嘎，你哪来这么大胆子？不知道本人是谁啊？本人是东乡平八郎元帅的孙子，你竟敢赶我下舰？”大江只好让他随舰出行。

随舰队一起出航的还有隶属西南方面舰队的第十六战队，包括重巡洋舰“青叶”号、轻巡洋舰“鬼怒”号和驱逐舰“浦波”号。由左近允尚正领军的这支舰队将前往执行为陆军运输船护航的任务，并未真正参加莱特湾海战。

一众水兵在温湿得令人难以忍受的赤道海域进行了数月严酷训练，美国人现在杀上门来，他们即将出海去和敌人决一死战，舰队上下士气颇高。航行中的舰队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大和”号司令官舱室里，宇垣借助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在《战藻录》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即使敌人有100万兵力，有1000艘航空母舰，我们也丝毫不会惧怕。因为我们整个舰队已经做到了一心一意！来吧，美国人，我们要与你们血战到底！”

19日上午，行驶至中国南海的栗田舰队遇上了“好事”。一只雏鹰舒展着翅膀从低空掠过，迎着热带气流在“大和”号周围盘旋，最后在巨舰一面低悬的旗帜上栖息下来。宇垣在舰桥上凝视着它。几名水手小心翼翼接近并抓住了小鹰，把它装进一只笼子里，希望它能给舰队带来好运。

远远望到这一幕，宇垣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将目光转向平静的水面，海上似乎漂浮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战藻录》中，他将它形容成“一层祥和的微光”。象征吉祥的雏鹰来了，美丽的色彩也出现了，宇垣认为这是吉兆，未来的胜利肯定属于日本人。

10月18日和19日，美军继续空袭莱特岛东岸日军阵地，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登陆战已迫在眉睫。根据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最初设想，第一游击部队突入莱特湾的时机应该在美军发起登陆行动两天之内。一旦攻击推迟，美军登陆部队巩固了登陆场，突入作战就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鉴于美军很可能在20日或21日发起登陆，经慎重考虑，联合舰队司令部于19日14时53分致电栗田：“能否可以先派出一部，排除万难，于24日黎明时分突入登陆场？”

在前一封电报中，栗田已经进行过详细说明，舰队抵达莱特湾的最早时间是24日晚上。他极不礼貌地回电说“这是一项无理要求”，继而请求将突入登陆场的时间再推迟一天。鉴于栗田的理由非常充分，联合舰队司令部于20日早上8时13分复电：“第一游击部队于25日黎明突入塔克洛班登陆场，先歼灭附近敌军海上主力舰队，再歼灭其登陆部队。”值得注意的是，电报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对小柳在作战会议上提出问题的正式回答。这为后来栗田放弃突入莱特湾，转而掉头北上寻敌航母舰队主力决战提供了充分依据。

20日10时06分，参谋长草鹿再次发来电令：“根据图上军演结果，建议第一游击部队采取两路出击、分进合击策略。”众所周知，栗田舰队几乎毫无空中保护，兵分两路表面上是为了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实际上也是为分散美军的空中打击力量。从最坏处打算，至少能保证一支舰队突破美军拦截冲入莱特湾。事实上如果没有哈尔西的失误，日军闯入莱特湾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

鉴于栗田舰队担负的主力地位，20日18时02分，联合舰队司令部颁布舰队改组命令：第一游击部队脱离第一机动舰队序列，改由联合舰队直接指挥。这就等于赋予栗田充分的自主权。自1944年3月组建第一机动舰队以来，第二舰队一直处在小泽的直接指挥之下。但在“捷一号”作战中，小泽舰队只是充当诱饵，栗田舰队才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主力，联合舰队做出上述变更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小泽本人早就向丰田提出过类似建议。

一路无话。10月20日11时，铃木第二部队率先入泊文莱锚地。一小时后，栗田第一部队也进港了，最后抵达的是西村的第三部队。虽然抵达文莱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个小时，但此时距离战场尚远，这点儿时间无碍大局。但进港后的栗田很快遇到麻烦，湾内一艘油轮都没有。

除栗田预先布置的两艘油轮从新加坡出发、预计21日11时抵达文莱之外，其余油轮不是躲避美军空袭无法出航，就是在其他运输线上无法赶到。一脸无奈的栗田只能以只有两艘油轮的最坏条件为基础，亲自制订加油方案。为节约时间，栗田命令战列舰向每艘重巡洋舰输送五六百吨燃油，重巡洋舰向驱逐舰提供200吨左右燃油，等油轮来了直接给重型舰只加油。盼星星盼月亮，21日清晨7时，舰队终于盼来了“八纘丸”号和“雄风丸”号。谢天谢地，两艘油轮进港时间比栗田的预计提前了4个小时。

虽然两艘油轮只带了16000吨燃油，但毕竟来了。加油工作立即按预定计划通宵达旦进行。“八纘丸”号先给“武藏”号加油，然后再照顾“最上”号。“雄风丸”号先给“大和”号补充燃料，然后轮到“利根”号。舰队加油22日5时暂时告一段落，总计完成了15800吨油料的补给工作。平均每艘驱逐舰加油200吨，重巡洋舰450吨到650吨。大约3小时后，栗田舰队就要从文莱拔锚启航了。

就在加油作业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参谋军官已经在研究下一步的出击方案。方案制订者是第二舰队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从文莱出发突入莱特湾的航线有四条。

一、自文莱出发后向西北航行，绕过南沙群岛（日本称新南群岛），在民都洛岛西南穿越民都洛海峡和塔布拉斯海峡进入锡布延海，之后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抵达萨马岛，沿岛东海岸南下从东口突入莱特湾。这条航线长2300公里，不但能有效避开美军潜艇的威胁，暴露在敌航母部队侦察和攻击范围内的时间也最短。

二、自文莱出发向东北航行，经南沙群岛与巴拉望岛之间的巴拉望水道抵达民都洛岛西南，以下同航线一。这条航线长1900公里，相比第一条航线的缺点是巴拉望水道乃美军潜艇肆虐之地，反潜压力巨大。

三、第三条航线最初与第一条航线一致，但不到巴拉望水道就朝东穿越巴拉巴克海峡进入苏禄海，然后北上抵达塔布拉斯海峡，以下航线同一、二。这条航线长1700公里，潜艇威胁也不大，但会过早进入美军舰载机的侦察和攻击范围。

四、第四条航线起初与第三条航线一致，但进入苏禄海后不北上，而是直接向东进入保和海，向北穿越苏里高海峡杀入莱特湾。这条最短的航线只有1300公里，遭到潜艇威胁也不大。但舰队将过早进入美军航母的侦察和攻击范围。东南方向，从莫罗泰岛起飞的美军远程侦察机也会很容易发现它们。

栗田舰队清一色的水面舰艇，空中保护几乎为零，唯一能指靠的就是离开本土前匆忙加装的那些防空炮。如此庞大一支舰队，在海上航行数千公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第三、第四两条航线因过早暴露在美军舰载机的打击之下被否定了。接下来就是第一和第二航线的选择。从安全角度来说，舰队当然选择第一航线最好。但这

条航线最长，无法按照联合舰队的命令于25日之前到达莱特湾，栗田舰队只能选择第二条航线。

考虑到老式战列舰“山城”号和“扶桑”号航速太慢，如果随主力舰队一起行动，舰队绝对无法在25日突入莱特湾。根据20日草鹿“两路出击，分进合击”的指示，栗田决定由西村率第三部队单独出击，取道最便捷的第四条航线。此举不但可以分散美军的注意力和攻击力，给主力舰队——由栗田第一部队和铃木第二部队组成——的行动提供间接掩护，理论上两支舰队还可以对莱特湾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至于这种结果最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主力舰队选择的第二条航线沿途有许多绝佳的潜艇伏击点，诸如文莱湾出口、巴拉望水道、塔布拉斯海峡、锡布延海、圣贝纳迪诺海峡等。为保证舰队安全，同时完成25日突入莱特湾的艰巨任务，栗田决定采用高速突破方案：白昼航速18 20节，夜晚16 18节，同时伴随Z字形机动。重型舰船的水上飞机在舰队前方和两翼展开，实施严密的反潜巡逻，完成任务后飞往民都洛岛陆上基地，继续为舰队提供侦察支持。

21日17时，栗田在旗舰“爱宕”号上召集了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舰队司令部成员、各战队司令官、参谋长、首席参谋、作战参谋及各舰舰长悉数到会。会议宣布：

一、栗田亲率第一、第二部队于10月22日8时从文莱出发，10月24日日落后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通过夜战在萨马岛以东海域歼灭美军主力舰队，10月25日黎明突入塔克洛班，炮击并歼灭敌运输船队和已登岸的部队。

二、西村率领第三部队稍后自文莱出发，单独行动，10月25日黎明时分突入苏里高海峡，策应主力舰队歼灭敌运输船队和已上岸的部

队。

对大谷公布的作战方案，众人纷纷提出疑问。有人指出，经历过残酷夜战训练的游击部队竟然要在白昼发起进攻，简直不可思议。有人发牢骚说，如果这次行动真的像领导说的那么重要，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就应该亲临前线坐镇指挥，而不是躲在后方的地下室里乱发电报。这话显得多少对栗田有些不敬，好像他官不够大，军衔不够高似的。但大家都是将死之人，也就没那么多顾忌了。更多人依然对打击美军运输船而不是主力舰队耿耿于怀，认为这样有损帝国海军的尊严。一些相对理智者指出，美军登陆行动20号清晨已经发起，如果我们25日才抵达莱特湾，美军运输船很可能早已卸载完了。帝国海军最精锐的战列舰费尽千辛万苦冲进莱特湾，仅仅为了去打敌人的空运输船。这事要让九泉之下的山本知道了，肯定会气得坐起来的。会议简直吵成了一锅粥。

不言而喻，航速较低的西村舰队所走航线被美军发现的可能性最大，何况舰队中还有著名的祥瑞舰“时雨”号，擅长将身边伙伴“克死”。事实上，西村舰队的悲惨命运在本次会议上已被敲定。席间，西村曾对突入苏里高海峡的方案提出疑问，但计划最终没有更改。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列席会议的第十四方面军的一名陆军参谋信誓旦旦地提出：守卫莱特岛的是我精锐第十六师团，我们有充分自信，他们能够阻止美军扩大战果并消灭敌军登陆部队。请海军歼灭美军运输船队即可，以免在炮击滩头时误伤兄弟部队。这种盲目的自信不知来自何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山下或莱特岛上的牧野如果听到上述一番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突入莱特湾的战斗无疑凶险异常，栗田已经做好了最少损失半数舰船的思想准备。看到大家怪话连篇，平时沉默寡言的栗田一反常态，以严肃的口吻告诉大家：“诸君，听我一言。我知道，你们中的

很多人反对这种部署。但战事之紧急，远远超出你我的认知。当我们的国家面临分崩离析之时，我们的舰队却完好无损，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我相信，这是东京给予我们一次光荣的作战机会，我知道战况有多么严峻，因此我才愿意接受这项使命，即使最终方案是直入莱特湾。”

栗田稍做停顿后继续侃侃而谈：“你们必须铭记，在这世上存在着奇迹。谁说我们失去了通过‘决战’卷土重来的机会？我们必须创造与敌接触的机会，打击他们的特混舰队。我希望你们不要轻视自己的职责。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忠实于自己的责任，最终得胜归来！”栗田沉着有力的演讲消除了大家的顾虑，博得了一片“万岁”呼声。

会后，“爱宕”号上举行了最后的壮行冷餐酒会。栗田取出离开新加坡时第一南遣舰队司令官田结穰特意送他的香槟酒，一一倒进7个战队司令官的酒杯，祈祷未来作战成功。大部分人心里清楚，即使突袭行动能够获得成功，也无法改变舰队最终覆灭的命运。既然有去无回的结果早已注定，也没人再去讨论什么作战细节，大家谈论的大都是当年在海兵和海大时期的往事。不能喝的人也要强喝，喝醉了就唱歌跳舞耍酒疯。在被烈日烤得发烫的舱室内，一众醉醺醺的海军将佐似乎觉得，胜利离自己仅咫尺之遥，唾手可得。

所有人中，南路舰队指挥官西村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场者后来回忆说，头发斑白的西村高举盛满冷酒的玻璃杯，微笑着向所有与会者敬酒，仿佛面临着生离死别，“其坚毅而平静的神情令人动容”。西村可谓死心已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人早夭。11天前，他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海军军官，海兵第六十五期首席毕业生西村桢治在菲律宾战死。根据时间推算，桢治应该属于基地航空部队。之前曾经有人看见，西村怀着依恋之情对儿子的亡灵轻轻地说：“好吧，你走了，我也要光荣战死在沙场上！”细心的参谋长小柳从中看出了端倪：“西村这简直是去求死的节奏哇！”

宇垣素来看不起吊床号比自己低的同期或后任，对这些人从来绷脸不笑，因此获得“黄金假面”的“美名”。今天他却一反常态，面带微笑和其他人频频碰杯，阴阳怪气地调侃小柳：“参谋长，一定要好好地走哇！”宇垣不愧为预言家，小柳在随后的战斗中两次负伤，真的差点没能回来。

短暂而癫狂的酒会之后，其他军官各回各舰，为第二天的出发做最后准备或继续和部下喝酒。栗田依然不能休息，他于20时53分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

一、第一游击部队主力第一、第二部队将于22日8时从文莱启航，航速16节，从巴拉望向北，24日抵达民都洛岛西南，取20节至24节，于当日日落时分抵达圣贝纳迪诺海峡西口。25日4时左右抵达苏禄安岛附近，一举突入登陆场。

二、西村率第三部队22日午后出发，经苏禄海于24日抵达棉兰老海西口，经苏里高海峡策应主力舰队，于25日黎明突入登陆场。

三、两路舰队的分工是：主力舰队将力争歼灭敌水面舰队，西村支队则着眼于消灭敌军运输船和登陆部队。

10月22日上午8时05分，栗田亲自领军的第一游击部队主力从文莱港拔锚启航。负责反潜的驱逐舰出港摆开阵形之后，栗田旗舰“爱宕”号一马当先，“高雄”号、“鸟海”号、“长门”号等大舰紧随其后，鱼贯而出，按照第一、第二部队的顺序依次出港。第三部队7小时后才能踏上征程，能够暂时离开岗位的水兵立于舷侧，挥舞手臂或战斗帽为主力舰队的出征送行。“山城”号和“扶桑”号古怪的塔式桅楼渐渐模糊，最终消失在远方，这是日本最早的超弩战列舰留给栗田舰队官兵的最后影像。

当天天气晴朗，海上波澜不惊，似乎预示着未来航途一帆风顺。栗田舰队共有5艘战列舰、10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总计排水量超过30万吨。所有舰船共有460毫米巨炮18门、410毫米炮8门、356毫米炮16门、203毫米炮94门、155毫米炮24门，另有610毫米鱼雷发射管240具。放在以前，这绝对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打击力量。之后的战斗进程表明，在航空母舰主宰海洋的今天，缺乏空中保护的栗田舰队连自保都非常困难。

由于预计美军潜艇很可能在湾口设伏，各舰都保持着足够警惕。“爱宕”号的桅杆上，高高飘扬着栗田的中将将旗。舰队分成第一、第二部队两群，分别以“大和”号和“金刚”号为中心，彼此相距6000米，以18节航速作Z字形航行向东北驶去。

14时31分和15时35分，“能代”号和“高雄”号瞭望哨相继报告，发现了伸出水面的潜望镜。驱逐舰奉命前往攻击，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过度紧张的瞭望哨错将海面上的浮木当成潜望镜了。

16时51分，参谋长草鹿再次发来警戒电报。当天凌晨1时，联合舰队电信部门截获的一封紧急电文虽然无法解密，但判断是一艘敌潜艇发出，大致位于北纬12度45分、东经122度50分海域。草鹿特意提醒栗田，美军很可能已在前进航线上部署了大量潜艇，必须高度注意反潜。

栗田刚把草鹿的指示传达下去，从17时52分开始，各舰又陆续上报发现美军潜艇。21时，“矢矧”号一度报告说，声呐探测到鱼雷发射的声音。舰队顿时一片混乱，表示潜艇警报的红色信号弹在夜空中显得格外醒目，所有舰船一起左转规避可能存在的鱼雷。事实上，这又是一场虚惊。23时，舰队接近巴拉望水道的狭窄入口处。紧张了一天的栗田下令舰队减速至16节，停止Z字形规避，正是这一命令最终酿成大祸。

主力舰队出发7小时后，10月22日15时，西村领军的南路舰队驶出了文莱湾。之所以做出推迟出发的安排，除了因为西村舰队前往莱特湾的航程较短，需要调整时间实现同时抵达战场的目的之外，还因为这支偏师反潜、防空能力更弱，比主力舰队更需要夜幕保护。23日10时20分，西村舰队顺利通过婆罗洲以北的巴拉巴克海峡进入苏禄海。随后舰队转向东北，朝苏里高海峡迤邐而行。最危险的南部航线不但没有美军潜艇出现，连巡逻机也没看到1架。西村舰队得以平静航行，但表面平静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暴。

早在栗田和西村从文莱出发的前一天，10月21日16时，由志摩清英领军的第二游击部队已经从马公港启航，23日平安驶抵科伦湾。今天的科伦湾是著名旅游胜地，因沉船太多格外受潜水爱好者青睐。菲律宾人很认真地标出了日军沉船的位置，便于爱好者潜水寻找观摩。当日，志摩接到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发来的《西南方面舰队电令作第687号》：“完成补给后迅速从科伦湾出击，25日黎明穿越苏里高海峡突入莱特湾，策应第一游击部队击灭位于该方面的敌攻略部队。”鉴于栗田舰队护航驱逐舰严重不足，结合志摩舰队后来在苏里高海峡的蹩脚表现，老酒以为这支舰队还是配属给栗田更容易发挥作用。

让志摩感到无奈的是，“日荣丸”号油轮远在乌卢甘湾，卡拉棉群岛附近没有一艘油轮。志摩只好下令重巡洋舰给驱逐舰补油。24日凌晨2时，志摩舰队从科伦湾启航，前往苏禄海追赶前方的西村舰队。

至此，日军四支参战舰队都已在航途中了。前面恭候它们的，是哈尔西亲自领军的第三舰队和金凯德业已扩大了很多的第七舰队。

锡布延海海战

除了在海面上游弋的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美军参加菲律宾战役的还有一支特殊队伍，就是在之前多次重大战役中立下不朽功勋的潜艇部队。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的西南太平洋潜艇部队——正式番号为第七十一特混舰队——将为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提供掩护和侦察支援；司令部设在珍珠港的中太平洋潜艇部队——正式番号为第十七特混舰队——负责日本本土各港口及海上航线的覆盖巡逻。有趣的是，美军两支潜艇部队的番号数字正好掉了个个儿。

根据分工，拉尔夫·克里斯蒂少将向菲律宾群岛周边海区派出了多达14艘潜艇。“海鲫”号、“鲛鱼”号、“青鲈”号、“银花鲈鱼”号在巴拉望水道设伏，“黑鳍鱼”号驻守巴拉望岛以北，“鲂鱼”号部署在婆罗洲重要油港文莱附近，“海鲂”号负责望加锡海峡北端巡逻，“蝙蝠鱼”号在苏禄海一带监视苏里高海峡内侧，“梨头鳐”号和“安康鱼”号在马尼拉外海巡逻，“铜盆鱼”号、“鸚鵡螺”号等4艘潜艇则沿吕宋岛西北海岸机动，准备迎接从日本本土出发，途经这里的不速之客。上述力量和查尔斯·洛克伍德中将派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海域的26艘潜艇，组成了几乎密不透风的海上封锁力量。日军4支出击舰队的航途危机四伏。

美军登陆莱特岛后，菲律宾战事迅速进入新高潮。10月21日，戴维·麦克林托克中校的“海鲫”号和布莱登·克拉盖特中校的“鲛鱼”号开始协同，在巴拉望岛以东海域执行战斗巡逻任务。巴拉望水道宽40公里、长500公里，是日军舰队北上进入锡布延海，继而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前往莱特湾的重要通道。这片水域在海图上被标注为“危险地带”，其东侧狭长的巴拉望岛上，关押有大量美军战俘。

自9月初出航以来，两艘美军潜艇一直在婆罗洲一带海域活动。“海鲫”号运气还算不错，相继击沉日军7000吨的“永享丸”号和

6000吨的“日铁丸”号。“鲛鱼”号也先后击沉了日军1艘油轮和1艘运输船。10月18日，“鲛鱼”号曾尝试对1艘日军驱逐舰发起攻击，未能得手。日舰投出的深水炸弹攻击也被潜艇成功避开，双方也算打个平手。21日是“鲛鱼”号执行任务的最后一天，次日将驶往相对安全的海域。领航员在地图上寻找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线，枯燥而漫长的航行终于快结束了。中午时分，克拉盖特被告知，一支日军船队可能正在朝他驶来。好不容易有了猎物的消息，克拉盖特决定推迟返航，“做一票”再走。

当天下午，在收听过麦克阿瑟“我回来了”的演说之后，克拉盖特知道美军已在莱特岛登陆。他推测来自南方林加锚地或文莱湾的日军舰队很可能取道巴拉巴克海峡前往莱特湾，于是决定改变航线向南实施拦截。果然，就在午夜前几分钟，潜艇与3艘高速航行的大型战舰发生了雷达接触。在向司令部发回接敌报告之后，“鲛鱼”号持续跟踪了几个小时，却因敌舰始终处于高速行驶状态无法进入攻击阵位。克拉盖特发现的是由重巡洋舰“青叶”号、轻巡洋舰“鬼怒”号和驱逐舰“浦波”号组成的日军第十六战队，在左近允尚正的带领下前往执行为陆军运输船护航的任务。

高速行驶的敌舰渐渐消失在远方。22日白天，沮丧的克拉盖特决定放弃追击，转而寻找下一个拦截点。23日午夜前后，“海鲫”号和“鲛鱼”号在巴拉望水道碰面。暗夜的海面上响起了抛绳枪的枪声，两位艇长开始交流各自获得的情报，以免因疏忽漏掉了什么。之后他们回到舱室阅读电报，瞭望哨在两艘靠得很近的潜艇上通过扩音器对话。对这些习惯长时间栖身于狭窄空间的寂寞者来说，能找人说话实在太幸福了。

23日0时16分，“海鲫”号雷达观测员突然发现屏幕上出现了异常情况。起初他以为那不过是远方飘来的一块浮云：“雷达发现目标，方位131度，距离3万码，目标不明，可能是雨云。”但是很快，“鲛

鱼”号观测员也在屏幕上发现了可疑目标。模糊的图像逐渐变得清晰，毫无疑问，那是海上行驶的船，而且绝对不止两三艘。麦克林托克立即把新发现的情况告知了同伴。“我们上去干掉它们！”克拉盖特回话说。两艘美军潜艇立刻幽灵般紧急下潜，“海鲫”号在前，“鲛鱼”号在后，小心翼翼跟踪目标并寻找战机。

潜艇上传出了美军水兵的欢呼声——终于捕捉到可以出手的目标了。天色很暗，美军潜艇可以浮出水面以最快速度航行。几小时后，猎物已经在前方不远处了。经验丰富的麦克林托克接连发出了3份电报，通知弗里曼特尔的克里斯蒂少将：“在巴拉望水道发现一支日军大型舰队，至少包括11艘巡洋舰以上大舰和6艘驱逐舰。”23日早晨6点20分，尼米兹、哈尔西和金凯德同时收到了克里斯蒂转发来的敌情报告。

麦克林托克认真研究了地形，希望能抢占最佳攻击阵位——不仅要有攻击角度，还要提防敌舰突然改变航向。如此庞大一支舰队，其中肯定有天敌驱逐舰存在。水兵已经由最初的兴奋变为紧张，都在评估未来战斗的各种可能性，当然也包括最坏打算。日军舰队航速仅为16节，美军潜艇得以以最快19节航速追上并赶超，在黎明时分抢占了最佳攻击阵位。

美军潜艇发现的，正是从文莱湾出航急匆匆赶往莱特湾的日军第一游击部队。“爱宕”号舰桥上，栗田不时用望远镜观察行驶中的舰队，显得异常凝重，眉宇间不时流露出一丝忧愁。在航空母舰称霸海上的今天，率领这样一支全部由水面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在几乎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长途奔袭上千公里，栗田又怎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栗田当然知道未来的航途危机四伏，突如其来的打击可能来自天上，也可能来自水下。23日0时，舰队驶入巴拉望水道，栗田再次收到

了东京发来的提醒电报，“22日17时18分，北纬10度、东经11度，巴拉望岛西北一带海域疑似有美军潜艇在发送电文，敌人很可能已在巴拉望水道设伏”。进入水道之后，“爱宕”号2时50分准确捕捉到美军潜艇发送的电波，那正是“海鲫”号发出的。栗田预感到敌潜艇的攻击随时可能发起。但出人预料，接下来的3小时里非常平静，美军潜艇此时正在快速抢位。按照计划，舰队将在日出前一个半小时的5时56分开始Z字形运动。为提高警戒，5时15分，“爱宕”号下达了全员上岗、实施早晨反潜训练的命令。

当时栗田舰队的队形存在明显缺陷。15艘驱逐舰中，至少5艘不在外围，而是处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夹缝地带，舰队前方也没有驱逐舰引导航行。实事求是讲，日本海军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驱逐舰。按照美英海军的标准，栗田至少还需要10艘以上驱逐舰，才能确保舰队的安全。栗田当然想要更多驱逐舰，但是没有。两年以来，日军损失的驱逐舰已经够多了。除此之外，栗田还有一个很不理智的举动，他把旗舰“爱宕”号摆在了舰队最前端。在塔萨法隆加角海战中，虽然田中赖三取得了绝对称得上辉煌的胜利，却因旗舰“长波”号排在舰队中部“并未积极参加战斗”而被解职。对此栗田是非常清楚的。

23日清晨5时17分，“海鲫”号从日军重型舰只西侧纵队的前方潜入水下，寻找合适发射阵位。在这次水下机动中，日军舰队一次小范围Z字形规避帮了美国人的忙。麦克林托克准确判断出，行驶在纵队前方的是4艘重巡洋舰，第五艘可能是战列舰。迎面驶来的灰色舰船越来越大，舰首掀起巨浪。那景色真是美不胜收，麦克林托克希望那是敌舰队旗舰。

双方距离只剩900米时，日舰队向西转向，为美军潜艇提供了绝佳的攻击角度。5时32分，麦克林托克下令向领头的日军巡洋舰射出艇首的6条鱼雷。最后一条鱼雷跃入水中后，他立即下令满舵转向，将艇尾对准了第二艘巡洋舰。大约1分钟后，潜艇再次射出了艇尾的4条鱼

雷，随后快速下潜，逃离现场。就在此时，首轮射出的鱼雷已经准确命中目标。

不远处传来五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在潜艇航海日志上，麦克林托克如此记述潜望镜中看到的那令人欣喜的一幕：“我快速移动潜望镜，对准较早射击的目标，我见到了一生中难以再见到的情景。那艘巡洋舰太近了，我只能在潜望镜中看到它的一部分。它从第一炮塔一直到舰尾都冒着浓烟。舰上的结构都消失了，从舰首到舰尾炮塔之间的主甲板上燃烧着橘黄色的烈火。巡洋舰舰首已经下沉，第一炮塔靠近水面。它肯定完蛋了，它中了5条鱼雷，起火下沉了。我估计舰上不会有幸存者。”

麦克林托克猜得真准，首先中雷者正是栗田的旗舰“爱宕”号。5时30分，该舰一个Z字形转向刚到终点，航向由35度变为10度。3分钟后，当它刚刚完成转向，舰首就中雷了，紧接着第二、第三、第四条鱼雷相继炸响。当被第一条鱼雷击中时，经验丰富的舰长荒木传下令右满舵，试图减少侧面中雷的面积以规避打击，但显然已经太晚了。4条鱼雷接连炸响使“爱宕”号右倾瞬间超过8度，在海面上缓缓停了下来。尽管损管部门快速出动，向左舷部分舱室注水，企图挽救战舰，但“爱宕”号右倾很快加大到23度，局面已经无可挽救。

舰长荒木向右侧护航的驱逐舰“岸波”号和“朝霜”号发出了救援信号。“岸波”号本想靠上去直接将人接走，但“爱宕”号倾斜太过严重，驱逐舰根本无法靠近。“长官，转乘小艇困难，请游泳离开吧！”参谋长小柳高声喊道。沮丧的栗田挥了挥手，带领众幕僚从左舷纵身入水。一时间，海上30多位中将、少将、大佐、中佐个个舒展双臂，奋力向“岸波”号游去，那一幕就像奥运会开阔水域游泳鸣枪开赛了一般。虽然这些高级军官都已不再年轻，但常年征战海上的人，游出200米距离还不算很难的事情。小柳跳水时右腿被舰底的金属

件挂伤，游在队伍的最后边。当他一瘸一拐登上驱逐舰回头望时，海上已经没有了“爱宕”号的身影。

其间，天皇御像已由荒木舰长安排最强壮的水兵以最平稳的游泳方式送上了“岸波”号。“爱宕”号右倾达54度，二号炮塔顶盖距水面不到1米，荒木下令弃舰。在中雷仅20分钟之后，5时53分，“爱宕”号向右翻滚没入水中。由于沉没太过迅速，舰体内部的动力部门极少有人幸存，有19名军官和341名水兵随舰沉没，44名军官和669名士兵被“岸波”号和“朝霜”号救起。

5时33分，“爱宕”号身后的“高雄”号注意到前方姊妹舰被鱼雷击中，舰长小野田舍次郎立即下令左满舵，避开可能射向自己的鱼雷。巡洋舰转向时，水兵观察到舰首100米和200米开外两条未击中“爱宕”号的鱼雷一掠而过。他们还未来得及庆幸，5时34分，一条鱼雷准确命中“高雄”号右舷舰桥下部，紧接着第二条鱼雷在右舷后部炸响。重巡洋舰右倾迅速超过10度，主机停止运行，令人意外的是竟没有起火。损控人员向左舷舱室紧急注水，舰体倾斜逐渐得到恢复。军舰的舵和两个推进器被炸飞，三个锅炉舱灌满海水。剧烈爆炸导致舰上水兵33人死亡、31人受伤。位于其左后方的“长波”号迅速驶上前去，实施贴身保护。

“大和”号上，宇垣突然看到舰首左舷方向不远处的海面上爆发出一股类似火焰的东西，随后一条水柱腾空而起，他知道美国人先开火了。瞭望哨报告说，有战舰被击中。宇垣匆忙赶往左舷欲看个究竟，他暗自希望被击中的不过是一艘驱逐舰。在渐渐明亮的晨曦中，他看到有两艘战舰被击中，它们都是大块头的重巡洋舰。宇垣认出其中一艘是“高雄”号，另一艘似乎就要沉没的军舰让他痛彻心扉，那正是舰队旗舰“爱宕”号。栗田已经失去联系，第一顺位的宇垣毅然接过了舰队指挥权，果断下令所有舰只紧急右舵90度，航行6分钟后于5时40分恢复原来航向。5时42分，他再次下令所有舰船右舵70度向东

躲避，到5时48分恢复35度航向，并在3分钟后恢复Z字形运动。宇垣一系列动作都为规避已发现的那艘美军潜艇，他万万没有料到，航线另一侧还潜伏着美军的第二艘潜艇。

5时17分，“鲛鱼”号在日军编队东侧纵队前方转入水下航行状态。听到友艇鱼雷击中目标的爆炸声，克拉盖特通过潜望镜看着海上的混乱场面惊呼道：“我的天！一艘大舰起火了，舰上的日本佬乱成一团，他们在盲目开火。热闹极了！就像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烟花典礼似的。”

“海鲫”号的攻击使日军编队陷入混乱。在昏暗的晨光中，克拉盖特发现两艘舰在不断逼近，“放它们过去，那不过是两艘重巡洋舰”。克拉盖特如此挑肥拣瘦的确实令人嫉妒，事实证明他略有浮夸。在他眼中，出现在巡洋舰身后的庞大身影肯定是一艘金刚级战列舰。“鲛鱼”号艇尾的鱼雷已经用完，只能发起一轮攻击。克拉盖特非常有耐心，静静等待那艘“战列舰”靠近，他的眼睛好像黏在潜望镜上似的。5时54分，他下令在1650米距离向那艘战列舰射出了艇首的6条鱼雷。

克拉盖特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他眼中的“战列舰”不过是重巡洋舰“摩耶”号而已。该舰声呐员听到了来自右舷后方的奇怪声音，似乎有鱼雷在不断逼近，但他显然判断错了方向。很快，舰上瞭望哨在左80度、800米距离上发现了不断接近的白色雷迹。舰长大江览治急令“左满舵”，但航海长井上团平认为舰长的指挥有误，自作主张将命令更改为“右满舵，全速前进”。还没等军舰转过身来，美军射出的4条鱼雷就在短短一分钟内接连命中目标。

“摩耶”号中雷部位分别位于左舷锚链库、一号炮塔下方、七号锅炉舱和后部轮机舱。尽管损管队员奋力抢救，但由于进水实在太快，短短8分钟后，6时05分，几乎断为两截的“摩耶”号向左翻转没

入海中。包括舰长大江在内的16名军官、320名水兵毙命，其中也包括东乡平八郎的孙子东乡良一。副舰长以下769名官兵被邻近的“秋霜”号救起。此前，位于“摩耶”号前方的“妙高”号和“羽黑”号在左侧舰尾方向发现了鱼雷航迹，“羽黑”号转舵轻松将之避开。

射出鱼雷之后，克拉盖特命令立即下潜。在潜艇下沉的过程中，前方传来两次剧烈的爆炸声，艇上所有人都听到了。声呐员报告说：“爆炸就像海底炸开了似的。”克拉盖特后来在航海日志中写道：“只有弹药库爆炸才能产生如此大的爆炸力。”不久，他听到了嘈杂的船体破裂声响。由于声音似乎很近，克拉盖特下令全面检查各舱室，发现潜艇自身状况良好，听起来被击中的目标恰好位于潜艇头顶。航海员高喊道：“我们最好尽快逃离这个鬼地方。”如果潜艇被敌舰残骸砸出一个大窟窿，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克拉盖特采纳了这一建议，“鲛鱼”号以最快速度疯狂撤离，日舰残骸发出的声音仍在四周作响。最后，那些恐怖的声音被甩在身后，克拉盖特和水兵们都松了一口气。

日军第一部队完全陷入一片混乱。6时11分，宇垣下令整理编队，各舰以24节高速直接突破危险水域。其间，各舰不断发出发现潜望镜的警报，恐惧和慌乱笼罩着整支舰队，直到6时36分才惊魂稍定。宇垣下令继续实施Z字形运动，7时27分，舰队变为第23号警戒序列继续前进。

其间6时，栗田在“岸波”号上升起了将旗，告诉大家他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还是个“健康的男人”。驱逐舰装备过于简陋，缺乏必要的通信设施，完全无法承担如此一支庞大舰队指挥的艰巨任务。栗田下令“大和”号代行旗舰通信职能。6时36分，他发出信号，说明自己将在合适时间将司令部转移至“大和”号上，第四巡洋舰战队唯一幸存的“鸟海”号划归第五巡洋舰战队桥本信太郎指挥。7时30分，栗田再

次发出通知，自己登上“大和”号之前，舰队暂由宇垣指挥。之前宇垣已主动履行了司令官职能。

6时55分，“岸波”号将救援“爱宕”号落水人员的任务留给“朝霜”号，自己快速追赶主力部队。在救起剩余幸存人员之后，“朝霜”号与“长波”号一同护卫重伤的“高雄”号向文莱湾返航。宇垣同时致电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请求他派出舰艇接应救援“高雄”号。

在不断拉响的警报声中，第一部队后方6000米的第二部队侥幸冲过了危险水域。8时15分，栗田通知各部，舰队将于12时驶出巴拉望水道。但10时水道出口遥遥在望时，接连又有发现美军潜艇的警报发出。10时13分，“妙高”号在80度方向、5000米处发现了疑似美军潜艇的潜望镜。13时09分，“能代”号在340度方向再次探测到美军潜艇的行踪，编队无奈再次恢复Z字形航行。栗田不得不将转移旗舰的时间推迟至下午。事实上，上述警报均属于虚乌有。

15时23分，栗田终于率参谋长小柳及众幕僚登上了“大和”号，旗舰更改的消息很快通知到各舰。转移工作一直持续到15时45分才结束。从林加锚地启航时，栗田的登革热还未痊愈，现在下海游了几百米泳，病情无疑更重了。面对前来迎接的宇垣，栗田只能苦笑着自嘲：“呵呵，被敌人漂亮地做了一记。”

宇垣也难得关心一次人：“长官，没关系，战斗刚刚开始。您的病情好些了吗？”

“可能在水里游了一下，觉得好多了，好像也不发烧了。”出师未捷身先“湿”的栗田摇着头苦笑着说。

由栗田亲自兼任司令官的第四巡洋舰战队3艘重巡洋舰2艘沉没，1艘受伤。受伤的“高雄”号还带走了2艘奇缺的驱逐舰。但是栗田舰队

损失的不仅仅是战力和士气。美军潜艇的攻击表明，舰队行踪已完全暴露，同时意味着在通往莱特湾的航途上，舰队还将遭受敌人的更多打击。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爱宕”号被击沉，导致舰队司令部包括通信长在内的大部分通信人员落水，他们随后戏剧性地被驱逐舰救起拉回文莱基地。虽然“大和”号通信设备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但随栗田登上战列舰的通信人员只有小島清文等两名预备役海军少尉。为应对未来的战斗，“大和”号必须分出至少一半通信人员承担起整支舰队的通信联络任务。一方面由于人员不足，另一方面舰队通信兵素质往往高于单艘舰的通信兵，这为栗田舰队后来出现一系列电报迟延、误传、遗漏、错译埋下了伏笔。

23日当天日军的损失远不止此。早些时候，美军潜艇“鲷鱼”号在马尼拉外海发现了由2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组成的一支日军舰队。这正是21日“鲛鱼”号发现并跟丢的那支队伍，由“青叶”号重巡洋舰、“鬼怒”号轻巡洋舰和“浦波”号驱逐舰组成。凌晨3时45分，在民都洛西北方卡拉维提角附近海域，北纬14度05分、东经119度43分，“鲷鱼”号艇长查普勒中校下令向队列中央的重巡洋舰射出6条鱼雷，其中一条准确命中“青叶”号二号引擎室，导致巡洋舰出现13度右倾。倾斜状态下的“青叶”号被“鬼怒”号艰难拖曳至甲米地海军基地。尽管美军很快控制了菲律宾水域，但在甲米地完成简单维修之后，“青叶”号仍于12月12日平安返回本土吴港。此后它没有进行大修，而被降级到预备队当作防空巡洋舰使用，直到1945年7月28日遭美军空袭沉在港内。战后，“青叶”号被打捞解体当废铁处理。

为“青叶”号护航的两艘日舰最终命运更惨。10月26日，“鬼怒”号在马斯巴特岛附近海域被美军舰载机击沉。“浦波”号先是在24日的空袭中受伤。26日，它护航2000名陆军士兵登陆奥尔莫克港后，在班乃岛以西海域被美军护航航母的舰载机炸沉。

开战以来近3年时间，日本海军总共才损失4艘重巡洋舰——“三隈”号在中途岛海战中战沉，“加古”号、“古鹰”号、“衣笠”号损失于瓜岛战役期间。如今短短一天时间内重巡洋舰竟两沉两伤，对联合舰队不啻为重大打击。对这一结果，宇垣沮丧地在《战藻录》中写道：“倒霉的一天，是向终点前进了一天的倒霉。”

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栗田舰队远远称不上伤筋动骨。栗田对本次行动的凶险有清醒的认识，已经做好了损失一半以上舰艇甚至是全军覆没的思想准备。他面临的真正难题是能否将舰队带到莱特湾，且仍保有足够力量去打击或消灭敌人。既然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在内的5艘战列舰仍在，栗田也只有“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继续率队向莱特湾勇敢前行。夜幕降临，舰队向东驶入民都洛海峡。第二天，他们将穿越锡布延海，进入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那里将有更严酷的战斗在等着他们。

当天19时34分，栗田收到参谋长草鹿16时10分发出的电报，从内容看显然是发给参战各部队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判断，美军对我兵力集结的情况应该十分清楚——事实的确如此——推测敌军会采取以下三种对策。

一、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和苏里高海峡进出口部署潜艇群。

二、24日一早出动航母舰队和远程轰炸机对我南北两路舰队实施空袭。

三、24日午后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至塔克洛班一带集结兵力与我决战。

联合舰队司令部提醒各部：小泽机动部队应尽全力吸引敌军主力至北方海域；加强反潜防空；水面舰队遭敌空袭时，基地航空部队要把握时机，摧毁敌军航空母舰。

23日当天，小泽率机动部队继续南下。清晨5时30分，小泽放飞11架舰载机——其中“瑞鹤”号9架、“瑞凤”号2架——对135度到252度水域实施搜索，毫无发现。14时整，小泽接到宇垣发来的《第一战列舰战队231026电》，惊悉第一游击部队在巴拉望水道遭潜艇伏击，损失惨重。15时之后，小泽又连续接到栗田发来的两封密电，得知因“爱宕”号战沉，栗田已将司令部转移到“大和”号上。

当天18时整，小泽机动部队航行至吕宋岛恩加诺角东北780公里处，随后以220度航向继续向西南方向机动，准备前往次日清晨放飞侦察机的预定地点——北纬19度10分、东经126度40分。22时10分，小泽接到草鹿参谋长发来的《联合舰队机密第231710番电》，除强调“继续断然实施既定作战”之外，还命令机动部队“极力吸引攻击之敌，以弥补我水面兵力之劣势”。

栗田率主力舰队绝尘而去，巴拉望水道的战斗还未完全结束。在躲过日军驱逐舰的数轮深水炸弹攻击后，潜往远海的“鲛鱼”号再次伸出了潜望镜，发现海面上早已空空如也。克拉盖特决定向北航行回归最初的战斗路线。在航行了两三小时后，没有发现任何敌情。14时45分，克拉盖特发现海面上出现了舰船桅杆。“鲛鱼”号渐渐靠近，半小时后，他辨认出那是一艘受伤的巡洋舰静静停在水面上，附近有两艘高度警戒的驱逐舰。克拉盖特决定等天黑后再下手。

“海鲫”号也在不断逼近，麦克林托克同样发现了重伤的“高雄”号。但它在距目标6400米时被日军发现，1艘驱逐舰冲了过来，麦克林托克下令紧急下潜。他和克拉盖特想法一致，想到天黑后再发起进攻。附近有两艘潜艇窥伺，自己想跑又跑不快，“高雄”号似乎在劫难逃了。

19时15分，海上渐渐暗了下来，两艘美军潜艇浮上水面。“鲛鱼”号转向目标南侧，“海鲫”号则采取相应的北侧位置。这种布局

可以保证无论猎物朝哪个方向移动，其中至少一艘能够发起进攻。麦克林托克原以为日军驱逐舰会拖曳重巡洋舰航行，但“高雄”号舰长小野田组织损管人员迅速修复了辅助排气管，临时安装了应急舵，于22时开始依靠自身动力以5节速度缓缓向南航行。很显然，它试图返回文莱或林加锚地。麦克林托克告诉克拉盖特，自己打算从目标右舷方向发起攻击。但他很快发现，日军雷达正在朝自己所在方位扫描。如继续保持水面巡航状态，潜艇会很快被日军发现。麦克林托克决定暂时中止进攻，完成一次大范围转向后潜入水下。

午夜时分，“海鲫”号距理想攻击位置只剩一小时航程，潜艇速度17节。这里是世界上危险的海区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名字在海图上一一直被标为“危险海滩”，数百块暗礁和浅滩散落在位于中国南海的这片海域，其中许多暗礁正是以在那里遇难的船只命名。果不其然，24日0时5分，航行中的“海鲫”号狠狠撞上了孟买浅滩，当时艇首的水深还不到3米。

指望海水涨潮脱困短时间内是不现实的，日军1艘驱逐舰从16500米外不断逼近。麦克林托克下令烧毁重要文件，毁坏机密火控设备，向水兵分发武器，同时向友艇发出了求援信号。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艘日军驱逐舰在接近至11000米距离时突然转身离开。由于美军主动放弃攻击并展开救援行动，“高雄”号在“长波”号和“朝霜”号的护卫下脱离险境，10月25日17时14分安全驶入文莱湾。

欣慰之余，“海鲫”号水兵开始把所有能移动的物品都扔出去以减轻重量。凌晨1时40分，接到求援信号的“鲛鱼”号逐渐靠了过来。不久，海水开始涨潮，但水兵借机使搁浅潜艇离开浅滩的所有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海鲫”号就这样像灯塔一样竖立在浅滩上。这样看来，救援工作至少需要几个星期来疏浚水道并派拖船来才能完成，这显然很不现

实。“鲛鱼”号接走了友艇的所有官兵，并在“海鲫”号上安放了自爆炸药。清晨4时35分，麦克林托克最后一个离开“海鲫”号。大家希望爆破能引起艇内鱼雷的殉爆，这样破坏将更加彻底。但是殉爆并未发生，克拉盖特将“鲛鱼”号剩下的几条鱼雷设定到最小深度，试图补雷以彻底摧毁“海鲫”号。

但这样的努力也失败了。鱼雷击中礁石，在潜艇附近爆炸。“海鲫”号离开水面的位置太高，鱼雷根本炸不到它。“鲛鱼”号只好动用甲板炮向友舰打出30发100毫米炮弹。5时58分，1架日机突然飞临上空，“鲛鱼”号甲板上还有25名水兵。但这架日机显然误判了海上情况，竟然帮美国人向搁浅的“海鲫”号投下了炸弹，之后扬长而去。

“日军飞行员简直是头蠢驴，”潜艇上的一名水兵说，“他竟然将炸弹投向了‘海鲫’号。”虽然日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但倔强的“海鲫”号依然直挺挺地横在浅滩上。日军飞行员把炸弹投偏了，没能帮上美国人的忙。“鲛鱼”号只好把自己艇上的炸药再次装进“海鲫”号实施引爆，仍未彻底摧毁这艘潜艇——美国人的潜艇实在太结实了。

经过一天的努力，美国人最终选择离开，向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基地返航。潜艇上本来就空间狭小，现在又多出来一倍的人，食品、按人头分配的其他资源和睡觉的地方都变得异常珍贵。有的人待在同一块地方几天不能动弹，只有点名报到或睡觉时才能稍微动一动。进餐时，食物只能直接配送至这些长期蹲坐着不动的人的面前，而且只有花生酱三明治和蘑菇汤。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对习惯了这种环境的潜艇兵来说并非不能忍受，他们最终平安返回了基地。

“海鲫”号就这样被抛弃在浅滩上，成为这场海战的永久纪念碑。艇上水兵并未遣散，而是整体分配到另一艘潜艇“鲱鱼”号上。该艇是威斯康星州马尼托瓦克港口建造的最后一艘潜艇，一直到1945

年7月22日才下水服役。当它9月1日离开西海岸前往珍珠港时，战争已结束半个月了。

值得一提的是，战后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日军随后赶到现场，从“海鲫”号上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文件。这些资料主要是关于潜艇发动机和电机的图纸。还没等日本人彻底消化进行仿造，战争结束了。

虽然有人对“海鲫”号的损失感到遗憾，但考虑到用一艘潜艇换来敌军两艘重巡洋舰沉没、一艘重巡洋舰受伤和两艘驱逐舰不能参加随后的战斗，且敌损失水兵829人而己方人员安全撤离，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坦然接受。毫无疑问，美国人赢得了莱特湾大海战的第一回合。除去给日本人造成了重大损失，哈尔西和金凯德还由此得知日军舰队已经出动和大致航行方向，栗田舰队的攻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虽然栗田对隐蔽行踪不抱任何希望，但这么早就被发现还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前方等待栗田的是美军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金凯德第三舰队位置相对固定，主力位于莱特湾内。运输船和登陆艇正忙着把部队和物资送上岸去。众多老式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环伺四周，不时应要求向岛上打炮，它们归奥尔登多夫少将指挥。在莱特湾外稍偏东的海面上，配置有第七舰队所属3个护航航母支队，以及为它们护航的驱逐舰。它们隶属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的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18艘护航航母被分成3组，每组6艘航母、3艘驱逐舰、4艘护航驱逐舰，编号分别为“塔菲一”“塔菲二”“塔菲三”。斯普拉格兼任“塔菲一”指挥官，由舰队司令官兼任下属一支分舰队的指挥官是美日海军的习惯做法。“塔菲二”由菲利克斯·斯普顿少将指挥，“塔菲三”指挥官是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少将。此人和上司同姓，但彼此并无血缘关系。护航航母的任务是向登陆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同时进行反潜巡逻。莱特湾内舰船众多，一旦日军潜艇寻隙潜入，闭上

眼睛随便发射几条鱼雷都能取得不俗的命中率。由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只有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距莱特湾较近，护航航母上的战斗机还要阻击日军陆基航空兵的突击，担子不轻。

相对于位置相对固定的第七舰队而言，哈尔西第三舰队走位飘忽，在菲律宾群岛以东海域到处游弋。栗田郁闷无比，他的对手哈尔西同样不太开心。自10月初出海以来，舰队大部分时间只是对地面目标进行空袭或参与空战，并未与日军水面舰艇有过近距离接触。其间，他精心策划的诱敌行动只勾引出日军一支小型巡洋舰编队，他们尚未接敌就仓皇逃跑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参谋据此认为，从这次软弱胆小的行动以及美军地面部队登岛日军舰队未能做出积极反应来看，联合舰队不大可能主动出击了。哈尔西认同珍珠港的判断，同时也觉得有些意兴索然。照此下去，如何才能完成尼米兹歼灭敌军主力舰队的艰巨任务呢？

日本海军主力龟缩不出，对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的水兵和飞行员来说倒真算是好消息。米切尔很累，他的身体一向虚弱。战争结束不久，1947年2月3日，年仅60岁的米切尔不幸病逝就是最佳的例证。自1月中旬离开珍珠港以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几乎没上岸歇过脚。他们支援过进攻马绍尔、马里亚纳和帕劳群岛的战斗，空袭过包括特鲁克、硫黄岛、琉球群岛和中国台湾岛等众多目标，还是马里亚纳海战的第一主角儿。正如米切尔在战斗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支部队像他们一样如此长时间连续征战，几乎没有经过休整。在长达10个月时间里，从未上过岸的水兵超过了10000人。这种连续作战的精神值得褒扬，但部队的反应速度在不断降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其结果是面对袭击，他们将不能像以往那样完全在状态。”

哈尔西同样感到疲劳，但还一如既往斗志昂扬。战争已进入收官阶段，他非常渴望能够亲自指挥一场海战。他不知道日军航母究竟在

哪里，根据潜艇和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联合舰队水面舰艇主力曾经在文莱和新加坡海域出现过。哈尔西估计它们很可能会进入中国南海，以科伦湾为基地支援莱特岛上的日军部队。如果日军不主动出击，那自己就主动上门找。10月22日，哈尔西致电金凯德，穿越菲律宾群岛的两大航道苏里高海峡和圣贝纳迪诺海峡是否已完成扫雷，他想率舰队穿越其中一个进入中国南海主动寻战。这封电报同时抄送了珍珠港。

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收到电报后非常惊讶。尼米兹知道哈尔西是个好战分子，他还时刻惦记着摧毁敌军主力舰队的指示。登陆作战刚刚打响，莱特岛陆上机场短时间无法投入使用，现在由第三舰队继续提供空中支援是非常必要的。颇具大局观的尼米兹第一时间复电哈尔西，根据太平洋战区“8-44作战计划”，第三舰队仍须执行“掩护和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登陆作战的艰巨任务”。在电报最后，他特意强调，“没有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第三舰队不得穿越苏里高海峡或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中国南海”。

领导禁止主动寻敌决战，日本人又一直高挂免战牌，心情极度不爽的哈尔西做出了一项令人遗憾的决定：让4个航母大队轮换前往乌利西环礁，进行补给、武器装备维修和人员休整。22日20时30分，麦凯恩中将第一大队奉命撤往乌利西环礁。23日，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将执行同样的任务。上述两个大队在10月29日返回之后，博根少将第二大队和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将前往乌利西环礁休整后再返回。

哈尔西安排第一大队最先回港休整并不明智。麦凯恩大队在4个大队中实力最强，拥有3艘重型航母和2艘轻型航母。老酒认为，即使对多路日军舰队前来挑战的消息一无所知，哈尔西最少也应让所有航母原地待命，直到有确凿情报表明日军舰队不会干扰莱特湾的登陆行动，再做出下一步行动安排。

23日清晨6时20分，哈尔西接到了克里斯蒂少将转来的“海鲫”号的报告，巴拉望水道发现日军主力舰队。稍后接到的补充报告说明，这支舰队至少有11艘舰船，其中有为数可观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航向东北。敌人终于露头了，哈尔西按捺住心头的兴奋，迅速在海图上标出了敌舰队的位置。毫无疑问，这就是早先报告出现在文莱和新加坡水域的那批舰船。可以肯定，它们将前往科伦湾或马尼拉湾进行补给，之后前往莱特湾攻击美军登陆部队。哈尔西迅速取消了第四大队前往乌利西环礁休整的命令，但并未下令让尚未走远的麦凯恩大队掉头返回。

非但如此，当天10时35分，哈尔西下令以“邦克山”号重型航母和驱逐舰“斯蒂芬·波特”号、“本纳姆”号临时编成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四大队，以125度航向、19节速度撤往马努斯港，任务是运回更多备用战机。事实上，10月17日至23日期间，美军只损失舰载机36架，其中17日和18日损失25架。将上述损失均摊到17艘航母身上，每艘不过2架而已。再说，阿库上校补给大队的护航航母上载有相当数量的战斗机和鱼雷机，可以随时进行补充，根本不需要让“邦克山”号跑那么远去搭载飞机。“邦克山”号抵达马努斯港是10月27日，莱特湾海战已结束了，相当于这艘重型航母缺席了最主要的战斗。

如果说之前放走第一大队源于对日军舰队不敢出击的错误判断尚情有可原。但是现在，栗田舰队已经露出行踪，再放走“邦克山”号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这相当于在莱特湾海战打响之前，美军主动减弱了自己的攻击力量——4艘重型航母和2艘轻型航母。虽然美军舰队对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大战之前主动削弱自己的攻击力量确非明智之举。此举间接促成哈尔西两天后率所有航母北上迎击小泽舰队，导致圣贝纳迪诺海峡门户洞开。哈尔西显然有些轻敌了。

结合后来实战进程，我们假设，如果美军4个大队17艘航母在24日、25日都在原地待命，哈尔西在北上迎击小泽诱饵舰队时，就可以

留下一个航母大队配合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峡，我们就可能看到双方最新式战列舰的巅峰对决了。另一个假设，如果美军撤出战场的6艘航母全部投入对栗田舰队的进攻，美军就会在锡布延海取得更加显赫的战果，栗田最终是否会再次折返也就不得而知了。

23日当天，美军3个航母大队完成海上补给，入夜后在菲律宾以东海域从南到北依次排开。到24日拂晓，3个大队之前各拉开200公里距离。位于最北方的是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正对着吕宋岛中部，距波利略岛约110公里。米切尔中将旗舰“列克星敦”号属于这个大队。由于“邦克山”号奉命返航，只剩下1艘重型航母和2艘轻型航母的博根少将第二大队位于中央，正对着圣贝纳迪诺海峡，哈尔西坐镇的“新泽西”号同样属于这个大队。戴维森少将的第四大队位于最南方，大致位于萨马岛以东海域。

参加“捷一号”作战的四路日军中，除小泽舰队拥有孱弱的航空兵力之外，栗田、西村、志摩3支舰队几乎毫无空中力量。为配合水面舰艇作战，前一阶段损失惨重的基地航空部队必须有所作为。根据10月18日11时10分丰田发布的《联合舰队机密第181110番电》，日军加紧了航空兵力的集结。因前段作战指挥不力，驻菲律宾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谨平被战场免职，次月出任负责本土防御的第三航空舰队司令官。10月19日，新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抵达菲律宾。21日，远驻中国台湾的第二航空舰队司令官福留繁飞抵马尼拉，与大西会商联合作战事宜。两支海军航空舰队被统编为第一联合基地航空队，福留繁任司令官，刚刚来到菲律宾的大西出任参谋长。

走马换将相对容易得多，派一架飞机将人拉过来就OK了，但从各地抽调航空兵力向菲律宾紧急集中就困难许多。大本营高参搜肠刮肚，先后抽调九州第十二飞行团、台湾第二十五飞行团及由明野陆军飞行学校等单位改编的第三十战斗飞行团等陆军航空兵开赴菲律宾。驻中国台湾海军航空部队也派出近200架战机到菲律宾参战。由于近期

美军航母舰载机一直对菲律宾各机场实施不间断轰炸，奉命集结的日军飞机只能利用黄昏或拂晓时分悄悄降落在吕宋岛机场，集结速度相当缓慢。

截至10月22日，福留在克拉克、马巴拉卡特、达邦板牙等机场集结了各型海军战机155架。截至23日，陆军第四航空军在菲律宾一带仍有约232架战机可以升空作战。除对美军登陆船队实施打击之外，他们还将配合小泽、栗田、西村、志摩等部的海上作战。根据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布的命令，水面舰艇部队突入莱特湾的时间是25日黎明，基地航空部队必须在总攻前一天也就是24日发起航空总攻击，为水面舰艇的突入创造有利条件。

根据福留下达的侦察命令，23日22时13分至23时13分，驻马尼拉第九〇一航空队相继放飞了3架九七式大艇，对吕宋岛以东海域实施扇形搜索。道口俊夫的大艇负责105度方向。该机于23时13分起飞，23时45分与基地失去联系。木多行的大艇23时整起飞，沿65度向东北方向飞行，24日1时因发动机故障提前返航，10时降落在台湾东港机场。

唯一有所斩获的是22时13分起飞的香田四郎的大艇。24日0时50分，该机雷达在黑暗中探测到一支美军舰队，电信员小松千寻迅速发回接敌电报。3时35分，香田机被美军“独立”号战斗机飞行员杰克·贝克海默少尉的“地狱猫”击落。此前在2时15分，贝克海默还击落了日军一架川西二式大艇。

香田发现的正是位于最北侧的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根据小松发回的电报，福留在24日1时37分下达了《第二航空舰队电令作第94号》：“侦察机已探测到敌舰队位于马尼拉91度方向，距离250海里。第二攻击集团第一、第二攻击队完成准备后依次出击，务必于黎明前断然发起攻击。”

10月24日破晓之后，美军3个航母大队相继派出了搜索机群。为进一步提高搜索效率和信息传送的及时性，一向高度重视侦察的美国人进一步改善了搜索方法。每个侦察小组分成两个小队。第一小队由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执行负责区域的搜索任务。第二小队全部由“地狱猫”组成，在第一小队身后100公里至200公里空域盘旋，负责侦察结果的二次无线电传送。考虑到侦察小组距舰队较远，无线电通信很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出现意外，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航母能够及时收到侦察结果而加装的双保险。

清晨6时07分，谢尔曼少将放飞了“列克星敦”号11架“地狱猫”和18架“地狱俯冲者”——其中战斗机挂载227公斤炸弹、轰炸机挂载454公斤炸弹——对245度到295度区域实施搜索。此外，詹姆斯·基斯纳上尉率4架“地狱猫”前往舰队以西370公里的马尼拉以南空域，负责向舰队传送侦察机发现的敌情。

美机在侦察过程中与执行同样任务的日机发生了零星空战。除威廉·马丁少尉的“地狱猫”在格斗中受伤迫降海上被“普雷斯顿”号驱逐舰救起之外，其余各机11时09分前全部安全返回母舰。

7时30分，“埃塞克斯”号放飞9架战斗机和8架俯冲轰炸机，对225度至245度区域实施560公里至610公里极限搜索，声称在空战中击落日机7架，还对八打雁附近1艘日军轻巡洋舰进行扫射和水平轰炸。各机11时30分前安全返回母舰。

在南方，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5时45分开始转向逆风航行。6时12分，16架“地狱猫”和12架“地狱俯冲者”从“富兰克林”号起飞，对250度到270度方位实施半径600公里的极限搜索。虽然侦察毫无结果，但飞行员并未空手而归。上午8时，他们在波纳佩岛以西发现了由石井汞率领的日军第二十一驱逐舰分队，包括“若叶”号、“初春”号和“初霜”号3艘驱逐舰。他们原隶属志摩第二游击部队，在完成将

中国台湾基地航空部队人员器材送往马尼拉的任务后，正急匆匆赶往苏禄海与主力会合。美机断然发起攻击，一举炸沉“若叶”号、炸伤“初春”号。“初霜”号救起“若叶”号落水水兵，护卫“初春”号直接向马尼拉返航。

清晨6时，功勋战舰“企业”号同样放飞了16架战斗机和12架俯冲轰炸机——挂载2颗227公斤炸弹——对230度到250度区域实施搜索。为了能搜索更远距离，“地狱俯冲者”在机翼下方加挂了副油箱。上午8时20分，在内格罗斯岛西南海域，北纬8度55分、东经125度50分，雷蒙德·摩尔上尉的搜索机组有了重大发现。飞行员准确定位了海上正以15节速度向北航行的一支舰队，其中包括“扶桑级”战列舰2艘，“最上”级重巡洋舰1艘，由4艘驱逐舰提供护航。摩尔发现的正是急匆匆赶往苏里高海峡的西村舰队。

由于栗田舰队成功将美军“鲛鱼”号和“海鲫”号潜艇引开，推迟7小时出发的西村舰队得以在23日10时20分顺利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进入苏禄海。被认为风险最大的南路航线不但未发现美军潜艇，连巡逻机的影子都没看见一个。苏禄海位于莫罗泰岛美军陆基航空兵的搜索半径之内。为防止被敌侦察机过早发现，24日0时，谨慎的西村下令舰队转向东南，取苏禄海中部以民都洛海西口为目标的航线隐秘前进。

24日凌晨2时，西村下令“最上”号放飞1架零式水上侦察机，前往莱特湾上空察看敌情。6时50分，日侦察机发现莱特湾内泊有美军4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和多达80艘运输船。杜拉格以南36公里，停有15架水上飞机和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再往南36公里有10多艘鱼雷艇和4艘驱逐舰。日军飞行员迅速向“山城”号上的西村及菲律宾南部各航空基地发出了敌情通报。12时，该机返回舰队上空，向“山城”号和“最上”号投下了有敌舰分布的报告球，然后飞往民都洛岛圣何塞机场降落。

日军飞行员发回的信息并不准确，当时莱特湾内停有金凯德的老式战列舰6艘、巡洋舰6艘和驱逐舰30多艘。不过这已经是整个战役过程中，日军获得的有关莱特湾美军实力的唯一情报。

接到发现日军南路舰队的消息，戴维森少将立即下令，早先执行搜索的战机变更任务，立即攻击新发现的日军舰队。虽然俯冲轰炸机挂载的227公斤炸弹无法对拥有重装甲的战列舰造成致命伤害，但美军显然不会轻易放弃难得的攻击机会。在4500米高空完成集结之后，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罗伯特·里埃拉少校向大家分配了作战任务：他亲自率领一组轰炸机攻击领头的“山城”号，摩尔带另一组进攻“扶桑”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弗雷德里克·巴库提斯少校率“地狱猫”向下俯冲，用机关炮和火箭炮压制敌舰防空火力，为轰炸机投弹创造更好的机会。

根据“最上”号的战斗记录，该舰8时55分发现27架美机快速逼近，“我舰在敌接近至20公里时以203毫米主炮对空射击”。西村舰队所有舰船纷纷开火。9时40分，“企业”号机群对“最上”号投下的炸弹3颗取得近失，机枪扫射造成舰上2名水兵阵亡、6人负伤。

1颗炸弹准确命中“扶桑”号舰尾，2架停放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起火。即使诱发的更大火势持续一小时才被扑灭，但“扶桑”号的机动能力丝毫未受影响。西村旗舰“山城”号舰体中部挨了1颗近失弹，右舷进水导致舰体倾斜5度，在左舷舱室注水后才恢复平衡。美军“地狱猫”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舰上一名军官回忆说：“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射向舰桥，到处飞溅，约有20人中弹身亡。”虽然离他不远处的一名军官受伤倒地，但舰桥上的西村纹丝不动，一脸冷峻。

“时雨”号记录8时23分开始与30架敌机交战。该舰一号炮塔顶部被1颗炸弹命中，战后防卫厅公布的官方战史记载，“爆炸导致炮塔内6人受伤、5人阵亡”。侥幸活到战后的“时雨”号舰长西野繁对此持

否定态度，“这肯定是哪里搞错了，炸弹是擦着炮塔边在舷外海面爆炸的。没人战死，只有一名水兵受伤，还是无关紧要的擦伤”。即使被命中1颗炸弹，“时雨”号的适航性未受任何影响，仍保持原来航向高速航行。三大祥瑞之一“时雨”号果真名不虚传。美军的空袭仅持续5分钟就匆匆结束。他们原本在执行侦察任务，进攻只是放羊拾柴火——捎带的。攻击机群中并无鱼雷机存在，美机俯冲投下的227公斤炸弹无法对皮糙肉厚的“扶桑”号和“山城”号构成致命伤害。

在300米低空俯冲扫射1艘驱逐舰时，“企业”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巴库提斯的座机引擎中弹，少校不得不在日军舰队以东海域迫降。“飞机降落在海面上，非常平稳，”他后来回忆说，“不比在航母上更颠簸。”那里的海水是这么清澈，以至于巴库提斯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飞机缓缓沉入海底。

几架“地狱猫”在空中盘旋，为中队长提供掩护。约16公里外，日军战列舰主炮仍在朝这边炮击。1架“地狱俯冲者”飞来，向少校投下一个橡皮救生筏，但飞行员所能提供的帮助仅限于此。很快，巴库提斯就必须独享那份孤独了。

第一个晚上还好，半个月亮照亮了大海，救生筏底部异常冰冷，让他几乎无法入睡。次日天气突然变坏，大浪打得救生筏如风中枯叶，即使最强壮的人也会吐个不停。巴库提斯落水后只吃了点儿麦乳精和糖果，已经没什么可吐的了。他吃了半个苹果，抵了一小口有限的淡水。当晚有雨，巴库提斯试图收集雨水，效果不大。第三天，空中有几架美军B-24飞过，他们并未发现漂在水上的巴库提斯。大浪使救生筏里灌满了水，他的手和屁股被泡得很白，很疼。傍晚时分，一只海鸟落在他头上，巴库提斯伸手抓住了它。他用刀把海鸟脑袋切掉，喝了点儿鸟血，然后切开它的肚子，发现里边有一条小鱼还未消化，于是把它吞了下去。

第七天后，10月30日天快黑时，美军潜艇“鲂鱼”号发现1000米外，海上一个不明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听到有人朝自己喊“喂”时，巴库提斯知道磨难就要结束了。此时他饥肠辘辘，严重脱水，浑身都是水泡。但幸运的是他还活着。潜艇报告上写着这样的记录：“考虑到他已经在窄小的救生筏上漂泊了7天，他的身体状况还算不错。”

次日，巴库提斯被转移到潜艇“安康鱼”号上。巧合的是，该艇艇长富兰克林·赫斯中校是他海军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人一个在天上，一个在水下，却以这样的方式在海面重逢，的确令人惊叹不已。老同学把他带回澳大利亚。12月5日，巴库提斯重返前线，此时他的飞行中队已经转往“列克星敦”号。他后来又击落了几架日机，1969年以少将军衔从海军退役。

美军机群从视野中消失之后，西村下令排出防空阵形，准备迎接第二轮空袭。西村觉悟似乎不低，他认为自己多遭受一些攻击，就能为栗田主力舰队突入莱特湾创造更多、更好的机会。但让西村纳闷的是，预计很快将会来临的第二轮空袭迟迟未到。西村于是率部继续向西航行。14时，航行至苏禄海内格罗斯岛南端的西村向主力舰队发去电报：“第三部队将按预定计划突入苏里高海峡，目前舰队航向140度、航速18节。”西村还将水上飞机发回的莱特湾内美军舰艇的分布情况发给了栗田。尽管信息并不准确，但参谋长小柳还是感慨地说：“这是整个作战过程中，我们收到的关于敌情的唯一一份情报。”

未对西村舰队发起持续攻击并非戴维森少将忽然发了善心，而在于第二大队的侦察机在锡布延海有了新的发现。那里出现了一支更庞大的日军舰队，吃肉当然要挑肥的。早于戴维森和谢尔曼，清晨6时05分，第二大队博根少将下令放飞了“无畏”号18架“地狱猫”和6架“地狱俯冲者”，对230度到290度区域实施560公里带弹搜索。搜索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与零星日机进行了格斗。第六搜索小组收获颇丰，7时45分，他们在科雷希多岛和巴丹半岛之间发现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一艘，于是断然发起进攻。两艘日舰均受到中等程度伤害：轻巡洋舰“鬼怒”号伤亡水兵47人，驱逐舰“浦波”号伤亡25人。

第三搜索组在飞至民都洛岛以南56公里时有了重大发现。俯冲轰炸机飞行员马克斯·亚当斯中尉报称雷达在90度方位、46公里外发现可疑目标，当即呼叫护航的两架“地狱猫”一起加速向南飞去。7时46分，他们在2700米高空发现海上出现了6条白色航迹。战斗机飞行员比尔·米勒中尉忍不住惊呼道：“敌军舰队正在民都洛海峡东进，全是大家伙！”

8时15分，亚当斯的副驾驶马克·埃斯利克少尉发出了简洁明了的接敌报告：“民都洛海峡南端发现敌4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13艘驱逐舰，航速12节，航向50度，舰队中无油轮和运输船。”第四搜索小组飞抵科伦湾后一无所获，返航途中同样发现了这支舰队。从舰队构成就能看出，两个美军搜索小组发现的正是栗田亲自领军的主力舰队。

第三舰队参谋长卡尼少将高度评价飞行员发回的报告：“非常好！在以往历次海战中，从没有一份侦察报告像今天这样准确、详细，而且如此迅速，真要好好感谢飞行员们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虽然栗田舰队的实际构成是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2艘和驱逐舰13艘，很显然美军飞行员将1艘战列舰看成重巡洋舰，将2艘轻巡洋舰看成了重巡洋舰。但是瑕不掩瑜，这份报告的准确性是空前的。本次搜索的确属于太平洋战争中出色的侦察之一。但老酒以为，它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中途岛海战时“卡塔琳娜”飞行员霍华德·艾迪中尉发回的那封发现南云机动部队的电报。栗田舰队并无航母，无法发起远距离打击，在前往莱特湾的漫长航途中迟早会被发现。

日军主力舰队终于露出行踪。好消息传到“新泽西”号上，一直郁郁寡欢的哈尔西忽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敌舰队位置、航速、航向被迅速标注在海图上。根据航向判断，他们只能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最终目的地无疑正是莱特湾。哈尔西认为，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已足够强大，足以应对莱特湾一带出现的任何情况，同时担负起支援陆上战斗的“轻松”任务。“至于我的第三舰队，它的任务是进攻，”哈尔西后来回忆说，“它在大海上劈波斩浪，带着它的新型航母和战列舰，随心所欲对敌军舰队发起进攻。”

8时22分，哈尔西发出命令：位于南北两个方向的第三、第四大队立即向居中的第二大队靠拢，集中力量形成拳头，向栗田舰队发出致命一击。8时37分，兴奋异常的哈尔西向全舰队下达了进攻命令。分布在菲律宾以东海域上百艘美舰的扩音器，都响起了哈尔西通过高频无线电对讲机发出的号令：“攻击！重复一遍，攻击！祝你们好运！”这道命令和两年前三圣克鲁斯海战时他下达的那道命令毫无二致。但毫无疑问，现在哈尔西的底气更足了，腰杆更硬了。

此前判断日军主力舰队不敢出战，很显然日本人不是孬种，他们竟然冒死出击了。此时此刻，哈尔西可能觉得放走麦凯恩第一大队有些可惜了。8时46分，他致电麦凯恩，取消补给休整计划，立即与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八大队会合，完成海上加油后，以最快速度向北返回战场。

兴奋过头的哈尔西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也可能他本身就是蓄意的。按照正常的指挥程序，他应该将上述命令下达给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米切尔中将，再由后者向各大队下达。但哈尔西跳过米切尔，直接对他的下属下令。哈尔西这么做是为了节约时间，避免因层层传达出现延误，还是由于个人的疏忽，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人对此肯定非常在乎，那就是本应该发出命令的米切尔，至少出动舰载

机的命令应该由他发出。之前哈尔西明确，航空作战由他全权负责。哈尔西用这种方式将米切尔排除在外，至少是不太礼貌的。

9时刚过，戴维森第四大队发来了新消息：“苏禄海发现一支日军舰队。”戴维森正根据命令在向博根靠拢，他的舰载机已经够不到这支舰队了，这正是西村纳闷敌军空袭迟迟不到的原因。西村舰队位置很快被标注在海图上，他们显然也是前往莱特湾的，不过选择的航道是南方的苏里高海峡。

12时05分，从莫罗泰岛基地起飞的1架陆军B-24轰炸机在苏禄海发现了另一支日军舰队，距戴维森3小时前发现的那支舰队仅75公里，由3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组成。陆军飞行员发现的正是志摩第二游击部队。由于西村和志摩距离很近，哈尔西和金凯德都把它们看成同一支舰队的两部分。幸好这一“误判”并未对之后的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新泽西”号作战室闪闪发亮的甲基丙烯酸板上，标出了3支日军舰队的准确位置。敌情已经明朗，两支——其实是3支——日军舰队分别沿南北两条水道，试图对莱特湾实施南北夹击。这两路日军都无须过多担心，让哈尔西纠结的恰恰是至今仍杳无音信的日军航母舰队。谢尔曼拂晓时分向北派出的侦察机飞得不够远，未能及时发现日军北路舰队。实际上，作为诱饵的小泽舰队正在吕宋岛东北320公里海面上缓缓行驶。小泽命令各舰频频释放烟幕，使用各种频率进行无线电通信，等待被美军发现后及时掉头，将敌主力舰队引到更北的地方去。

哈尔西一直忧心忡忡，美军必须尽快找到日军航空母舰。不然，它们随时可能向他的舰队猛扑过来。它们到底在哪儿呢？难道目前发现的两路日舰都是佯攻？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哈尔西迅速做出决定，先集合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所有力量，迎击锡布延海的敌军舰队。至于苏禄海出现的那支偏师——哈尔西估计其作用很可能只是牵制——就交给金凯德第七舰队去应付好了。

哈尔西并未将自己的想法告诉金凯德，两人之间并未建立顺畅的通信联络。麦克阿瑟坚持要将第七舰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禁止金凯德直接和哈尔西沟通。如果金凯德需要和哈尔西联系，他必须将加密电报发往位于马努斯港的通信站，列入广播清单等待转发。这种转发是所有美军参战舰艇都可以接听到的，但发报者希望内容只发给指定呼号的舰船或部队。

马努斯港美军基地的通信任务相当繁重。大多数电文被认为是紧急的，根本不允许有特殊照顾。工作人员手头堆积了厚厚的电报，工作量剧增导致他们不堪重负，“加急”在他们眼中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只能按照收到顺序依次发出，或者拍脑袋决定哪一个应该最先发出。其结果是，哈尔西和金凯德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有可能滞后几个小时，甚至在收到时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况且那些电报经常是次序颠倒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准确判断。这还算好的，有些电报根本就收不到。为确保能够及时跟踪事态进展情况，第七舰队参谋部安排专人收听哈尔西的通信电报并翻译收到的所有电文，不管是不是发给他们的。

糟糕的通信——大部分是人为设置——再加上电报词句组织不当造成的误解误译，偶尔还夹杂着通信中断，导致金凯德和哈尔西必须在不完整情报的基础上做出分析判断。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来说，这种蹩脚通信实在太耽误事了。两支美军舰队指挥官不能及时、清晰地沟通情报，再加上缺乏统一上级，必然导致两支实力都足够强大的舰队不能最大效率协同作战，为接下来的战斗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

考虑到航母舰队不一定能将日军中路舰队的舰船全部击沉，当晚仍有发生水面夜战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15时12分，哈尔西给米切尔中将、战列舰舰队指挥官威利斯·李中将及各特混大队司令官发出了一份名为“作战方案”的电报：从第二大队和第四大队抽调部分水面舰艇，临时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兵力包括新式战列舰

“新泽西”号、“衣阿华”号、“华盛顿”号和“阿拉巴马”号，重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威基塔”号，轻巡洋舰“迈阿密”号、“文森斯”号、“比洛克西”号，第五十二、第一〇〇分队的14艘驱逐舰，在李中将的指挥下实施远程水面打击。第二、第四大队剩余舰船单独行动。

关于这道在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命令，战后哈尔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份电报对第二天的战斗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我只是想要各舰注意，如果有水面大战机会，我将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把指定舰只抽出来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并作为战列舰队前出作战。可以确定这不是一份执行电报，而是一份战斗方案，而且我也是这么标识的。为确保我属下的指挥官不会误解，我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们，‘如果敌人从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击，接我命令后成立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这条说明性电文只有博根和戴维森两支特混大队收到，因为需要抽调的舰船要从他们那里派出。”

对哈尔西这道命令，第一高兴的当数凭瓜岛海战一战成名的神枪手李中将。战列舰逐渐沦为海上新贵航空母舰的贴身保镖，李已经很难捞到单独出手的机会。现在战列舰对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怎能不让李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如果李和栗田——两人名字念上去都有李——各由4艘战列舰（后来“武藏”号在锡布延海战沉）担纲的两支舰队在海上对掐起来，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呀！栗田在巡洋舰上稍占优势，李在驱逐舰方面稳占上风，这绝对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殊死较量。可惜的是，这样的场面被哈尔西活活搅黄了，痛心呀！

第二高兴的无疑是金凯德。虽然不太合规，但第七舰队通信人员广泛应用从别人频道上截听的办法，获取了哈尔西15时12分发出的电报。金凯德据此认为，奥尔登多夫的火力支援编队只要守住苏里高海峡就可以了。他希望攻击力更强的第三舰队可以击退来自日本本土或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前来进攻的所有日军舰队。哈尔西这一分兵举

措，无疑正是为了同时兼顾以上两个方向。也就是说，金凯德认为已经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在固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他告诉身边的参谋：“哈尔西怎么会放弃执行这个周密的战斗计划呢？这是不可理解的。”由于麦克阿瑟不许他和哈尔西直接联系，金凯德对哈尔西命令的真正含义只能是猜测。两人本就心存芥蒂，从个人情感上来说，金凯德也不大愿意主动去联系哈尔西。

第三高兴的当数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和他的幕僚。夏威夷和华盛顿同样高度关注着前线战况。尼米兹和他的参谋人员认为，哈尔西这种战术安排非常适合当时的战场情况——把航母部分护航力量抽出来对付敌人水面舰艇，同时在隐蔽位置雪藏空中打击力量。虽然未能收听到“执行”该计划的详细命令，但他们推断“执行”信号可能已通过TBS发出，只是珍珠港无法收到而已。坐镇华盛顿的金上将和尼米兹判断基本一致。在金、尼米兹和金凯德的脑袋里，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已经成立了，非常适合对付已被发现的日军中路舰队。

虽然远在数千公里外的大后方，但凭借出色的战略眼光，尼米兹还是觉得日军行动有些诡异：除非日军要动用航空母舰，否则，他们不会把这么多水面舰艇派往有大量美军航母驻守的海域。有确切情报显示，日军航空母舰此前正在本土训练。尼米兹判断，它们将在小泽治三郎的率领下从北方开来，配合已被发现的中路舰队和南路舰队，对莱特湾实施三面夹击。出于对好友的信任以及自己一贯不干预前线指挥的做法，尼米兹并未发出提醒电报，他知道哈尔西一定会注意到这点的。

尼米兹的判断一点儿没错，同一问题同样令哈尔西感到困惑，日本人的航母到底哪里去啦？按以往惯例，日军航母肯定会出来打头阵的，或者至少会全力支援水面舰艇对莱特岛滩头的进攻行动。但不管是潜艇还是从中国大陆和新几内亚出发的侦察飞机，都没报告过在新加坡或文莱一带发现日军航母，它们显然仍在日本本土。如果它们要

参加战斗，势必从北方直接南下。13时34分，哈尔西命令米切尔：“敌航空母舰位置不明，务必高度关注北方状况。”

让哈尔西气恼的是，偏偏位于北方的第三大队无法执行米切尔的命令，他们正在抵抗日军战机的疯狂攻击。由于应对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营救中弹起火的“普林斯顿”号，谢尔曼迟迟无法向北方派出搜索力量。时间到了下午，日军航母依然踪影皆无。第三舰队航空参谋道格拉斯·莫尔顿中校按捺不住心中愤懑，不停用拳头擂击海图：“该死的日军航母到底在哪里？！”在北方数百公里外的海面上，“瑞鹤”号上的小泽可能有类似的挫败感：“一向精明的美国人怎么还没发现我们呢？！”

鉴于美军航母就在菲律宾群岛以东活动，栗田从未奢望在前往莱特湾的漫长航途中免遭敌人的空袭。让他郁闷无比的是，24日天气晴朗，海上波澜不惊，对他这支几乎毫无空中掩护的庞大舰队极端不利。7时02分，栗田下令出动7架水上飞机——“矢矧”号和“金刚”号各2架，“鸟海”号、“铃谷”号、“能代”号各1架，对美军航母舰队最可能出现的圣贝纳迪诺海峡以东海域实施搜索。令人无比沮丧的是，侦察行动并非为了发现敌人并率先进攻，而是为了尽量避免少挨打。

清晨7时30分，“大和”号率先发出“发现敌机”的警报，不过很快被证实不过是瞭望哨的过度反应而已。栗田对前一天在巴拉望水道的损失还心有余悸，他知道手中这支已被美军发现的舰队正在向敌舰载机的攻击范围内前进。舰队如此庞大，想躲过美军空中侦察绝无可能，空袭来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7时47分，未雨绸缪的栗田下令进入塔布拉斯海峡的第一部队展开环形防空阵形。内环直径4000米，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外环直径7000米，由驱逐舰组成，旗舰“大和”号位于圆心，被两个环团团拱卫。7时59分，随后进入海峡的铃木第二

部队照此运作，核心是“金刚”号快速战列舰。栗田和铃木之间相距12公里。

果不其然，8时10分，“大和”号瞭望哨在5万米距离发现了3架美机。这回不是草木皆兵，狼真来了。栗田下令舰队加速至24节，同时向60度方向转向试图欺骗敌人。但直到美军攻击机群出现之前，那3架飞机一直在附近空域盘旋，时刻窥视着日军舰队。9时30分，1架美机试图接近第二部队的轮形阵，“金刚”号和“筑摩”号同时开炮将之驱走。鉴于美机频频对外发出接敌电报，栗田命令“武藏”号实施电子干扰，效果不明。空袭随时可能来临，10时18分，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万隆下令剩余5架水上飞机——“熊野”号1架、“利根”号和“筑摩”号各2架——全部起飞，前往圣何塞机场避难。如此，栗田舰队就只剩下“大和”号3架用于执行校射任务的水上飞机了。

10时08分，“能代”号雷达探测到90度方位、110公里外有大批美机飞来。5分钟后，“大和”号在85公里外、130度方位同样发现了来袭机群。10分钟后，“羽黑”号在130度方位发现敌机。10时25分，“大和”号和“武藏”号瞭望哨同时捕捉到30公里外的美机编队。此时栗田舰队刚刚驶出塔布拉斯海峡，进入锡布延海仅半小时。看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栗田立刻传令：“敌军空袭临近，全体官兵各就各位！”他同时致电马尼拉基地航空部队司令部，速派战斗机前来增援。日军水兵纷纷奔向各自战斗岗位，无数高炮和防空机枪齐刷刷昂起了头，一起指向美机来袭方向，甲板上的所有易燃物被提前推入大海。

来袭美机全都来自博根少将的第二大队，位于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出口之外，与栗田舰队距离最近。美军第一拨攻击有21架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机，分别来自重型航母“无畏”号和轻型航母“卡波特”号。美军机群在距敌20公里处分成三组，背阳朝日军第一部队猛扑过来。“大和”号10时26分率先开火，1分钟后，“长门”

号高炮也打响了。仅十几秒钟之后，第一轮形阵所有日舰全部开始对空射击，锡布延海海战在隆隆炮声中正式拉开序幕。

大部分美军飞行员还是头一回看到日军声名显赫的战列舰队。要打肯定挑块头大的，两组美机分别选择了“大和”号和“武藏”号，第三组则将“长门”号和“妙高”号作为进攻目标。10时29分，美军俯冲轰炸机从云层中突然蹿出，从“武藏”号右舷舰首、舰尾两个方向突入投弹。1颗6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一号炮塔顶盖，这颗哑弹被战列舰坚固的炮塔顶盖弹开。3颗炸弹分别在舰首和舰体中部两舷取得近失，舰首部位的近失弹造成水下舰体破裂进水。为了给轰炸机俯冲创造条件，3架“地狱猫”使用机枪对准战列舰上层建筑肆意扫射，第一机炮群指挥官星周藏中弹倒毙。“武藏”号和“大和”号像两头笨拙的大象，扭动着巨大的身躯左冲右突，竭力躲闪纷纷落下的炸弹。

俯冲轰炸机投弹完毕，掉头返航，轮到鱼雷机闪亮登场。10时33分，美军3架“复仇者”向“武藏”号右舷投雷。虽然两条从舰底穿过，但最后一条鱼雷准确命中战列舰右舷后部130号肋骨部位。剧烈爆炸导致“武藏”号出现5.5度右倾，舰体右侧隔壁受损，七号、十一号锅炉舱侧板损坏，海水汹涌灌入，导致巨舰航速骤减。爆炸产生的剧烈震动造成前主炮方位盘卡死，炮长越野下令切换后部方位盘瞄准。

“武藏”号上，信号兵细谷四郎危险地蹲在第二舰桥一个露天信号台上对空眺望。一旦战斗打响，他就没多少事儿可做了。细谷看到美机冲破高炮编织的密集火网，向“大和”号猛扑过去，巨舰周围立即升起了6条水柱，几乎看不见那艘舰了。接着便传来消息说，它正在下沉。细谷绝不相信这样的谣传，“大和”号是永远不会沉没的。他恐惧地透过正在落下的水柱观察，直到再次看见它劈波斩浪向前航行，就像以往演习时那样威武雄壮。细谷和大多数同伴坚信，自己脚下的“武藏”号比它的姊妹舰还要坚固，它同样是永不沉没的。

猛然间，细谷正前方升起一条30米高的冲天水柱，甲板上的水兵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武藏”号舰身抖动了两下，细谷所在的信号台也跟着摇晃起来。他想吐，却吐不出来。“武藏”号照样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它的确是坚不可摧的。“武藏”号与“大和”号基本设计一样，但它比“大和”号结构更好，舰上有豪华的长官起居舱，并因此获得了一个很酷的外号叫“宫殿”，前两任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都曾将它作为旗舰。让细谷等人气愤的是，为什么在“捷一号”这样的重要作战中，栗田不选择它作为旗舰。这些年轻人当然不知道，栗田为选择“大和”号作为旗舰曾付出过多少努力，最终因座舰被击沉才戏剧性地登上了“大和”号。

发现美机来袭时，炮长越野曾向猪口敏平申请发射对空三式弹，遭舰长严词拒绝。日军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舰长通常由海军大佐出任，但参加莱特湾海战的四路舰队中，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少将舰长。他们包括“瑞鹤”号舰长贝塚武男，“伊势”号舰长中濑沂，“武藏”号舰长猪口敏平，“扶桑”号舰长阪匡身，“山城”号舰长篠田胜清。他们都是在10月15日刚刚获得晋升的。按照惯例，他们应该离开舰长位置履新。但大战在即，时间太仓促，无法换人，这才出现了海军史上罕见的数位少将舰长。除中濑之外，其余4人都在本次海战中丧命，不过也清一色被追晋海军中将。

“武藏”号舰长猪口1896年8月11日出生于鸟取县，1918年11月从海兵第四十六期毕业后曾在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深造并担任炮术教官，之后历任“日向”号分队长、“鬼怒”号炮术长、第二驱逐舰战队炮术参谋、“扶桑”号炮术长、联合舰队炮术参谋、“球磨”号副舰长等职，1939年11月晋升大佐。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猪口是海军炮术学校教务主任。此后相继出任“妙高”号、“高雄”号舰长，1944年8月15日接替朝仓丰次出任“武藏”号第四任舰长。从以上履历可以

看出，猪口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与“炮术”有关。他的弟弟猪口力平也在海军服役，很快将在后文中出现。

作为海军首屈一指的炮术专家，猪口清楚三式弹对炮膛有巨大的磨损作用：为将这种“大烟花”一样的霰弹射入万米高空，需要使用更大分量的发射药包，大大增加对炮管的磨损和烧灼，导致射击精度下降。猪口念念不忘此行目的是突入莱特湾，用主炮攻击敌登陆船队。虽然“武藏”号已经受伤，但猪口依然禁止越野用主炮发射三式弹。

第五巡洋舰战队旗舰“妙高”号运气欠佳。美军3架“复仇者”分别从舰首和舰尾方位实施雷击，舰长石原聿虽竭力避开了来自舰首的两条鱼雷，但第三条鱼雷还是准确命中重巡洋舰右舷第232号至第256号肋骨之间区域。剧烈爆炸造成水兵25人死亡、3人受伤，后部发电机室、轮机室、内外轴室进水。10时35分，“妙高”号右倾达到12.5度，航速骤减至15节，逐渐从大队列中脱离。坐镇“妙高”号的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无奈于11时38分转移到“羽黑”号上继续指挥。11时25分，栗田命令重伤的“妙高”号向科伦湾返航。鉴于舰队驱逐舰严重不足，栗田决定不再派驱逐舰为之护送。13时16分，栗田电令为“高雄”号护航的“长波”号舰长飞田清掉头，执行护航“妙高”号的任务。

返航中的“妙高”号曾经遭到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袭扰，所幸没有再次受伤。经损管队员不懈努力，13时12分，巡洋舰右倾减小到6.5度，航速提高到18节，随后与前来护航的“长波”号会合。两舰于10月25日7时43分顺利驶入科伦湾。

块头不小的“长门”号同样是美机重点关照的对象。它机敏地躲开了从舰首右前方落下的炸弹，只挨了两颗近失弹。“大和”号更幸运，除舰首挨了一颗近失弹外，它避开了美军的所有攻击。

美军第一拨攻击10时40分戛然而止，仅持续了11分钟。攻击导致日军2艘战列舰轻伤，1艘重巡洋舰重伤退出战斗。10时46分，栗田下令舰队减速到18节。为规避美军潜艇的偷袭，10时53分，栗田下令舰队改为Z字形行进。严格来说，美军第一轮空袭给日军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太大。但是栗田清楚，既然舰队行踪已经暴露，此时仅仅是上午时分，肯定还有数轮更猛烈的空袭会接踵而来。

美军首轮攻击付出的代价是雷蒙德·斯凯利中尉和威拉德·弗莱彻少尉2架鱼雷机被高炮击落，机组成员全部失踪。另有2架俯冲轰炸机受伤，其余飞机在12时45分顺利返回母舰。以往日军高炮打下1架美机都算不俗的战绩，这回一下子打下2架，证明舰队在本土加装那么多高炮还是有点用处的。

11时24分，“大和”号瞭望哨报称舰队右前方疑似出现了潜望镜。11时33分开始，各舰又3次报称发现了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雷迹——日军瞭望哨快被美军潜艇折磨成神经病了。其间，栗田收到西村发来的电报，“第三部队遭美军舰载机空袭，损失轻微”。

果然不出栗田所料，美军第一拨攻击结束仅一小时后，11时54分，“武藏”号率先发出了空袭警报，“290度方位、81公里外出现不明身份机群”。12时整，“羽黑”号发现敌机已逼近至150度方位、40公里之外。3分钟后，来袭机群出现在各舰瞭望哨视野之中。栗田下令舰队加速至24节以应对空袭。12时06分，“长门”号高炮率先打响。

由于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奉命向北靠拢，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正在拼命抵挡日军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载机的联合攻击，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10架“地狱猫”、12架“地狱俯冲者”和9架“复仇者”全部来自博根少将的旗舰“无畏”号。美军本次进攻的目标为块头最大的“大和”号和“武藏”号。

但这天似乎是“大和”号的幸运日，从12时07分到15分的8分钟里，该舰仅被命中2颗近失弹，可谓吉星高照。值得一提的是，与猪口绰号“炮术之神”类似，“大和”号舰长森下信卫被称作日本海军“操舰第一人”，在规避打击方面果然有好几把刷子。

更多美机选择群殴已经受伤的“武藏”号。首先投入进攻的是8架“地狱俯冲者”，它们借助云层掩护从舰首和舰尾方向突入，朝“武藏”号发起俯冲投弹。第一颗命中弹落在左舷第15号肋骨附近，从舰首甲板贯穿而入，剧烈爆炸将左侧甲板炸得翻卷起来。第二颗命中弹在左舷第138号肋骨附近穿透两层甲板，在中层甲板10号水兵舱炸响。爆炸引发的大火迅速蔓延至2号轮机舱和10号、12号锅炉舱，剧震导致2号轮机舱蒸汽管道破裂，炽热的高压蒸汽奔涌而出。“武藏”号动力只能依靠1号、3号、4号轮机舱。由于10号锅炉舱隔离门无法关闭，12号锅炉舱通风管道破裂，此处水兵只好关闭锅炉后撤离。另外，还有5颗炸弹对“武藏”号取得近失。

来自高空的“地狱俯冲者”刚刚飞走，6架“复仇者”的低空掠海攻击就接踵而来。虽然“武藏”号左右摇摆，竭力规避，1条和2条鱼雷分别从舰首和舰尾之外掠过，但是剩余3条鱼雷仍然准确命中巨舰左舷第80号、第110号、第145号肋骨部位。三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武藏”号左倾5度，舰首下沉2米有余。看到战舰在美军的轮番攻击下摇摇欲坠，炮长越野再次请示舰长，准许用三式弹迎击敌机。越野的意见得到副舰长加藤健吉的支持，沮丧的猪口只好表示赞同。这一决定明显太晚了，在抵御本轮空袭中，“武藏”号只发射了9发三式弹。部分动力丧失加之舰首下沉导致阻力大增，“武藏”号航速逐渐降低到22节，被快速行进的大部队甩在后边。经损管人员奋力抢救，舰体倾斜被纠正到1度左右。

美军第二拨攻击仅持续了8分钟，为加重“武藏”号伤势同样付出了一定代价。3架俯冲轰炸机被高炮击落，威尔逊·麦克奈尔上尉、约

翰·博伊尔少尉两个机组成员悉数阵亡。乔治·赖利上尉的鱼雷机因伤重迫降海上，机组成员集体失踪。越野声称在防空战中击落美机7架，显然含有浮夸成分。

13时整，“大和”号收到猪口的报告：“我舰最高航速仅能维持22节。”看着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武藏”号一瘸一拐跟在队伍最后面，栗田心如刀绞。他开始痛苦地思考，是否让重伤的巨舰继续随队前行。如果“武藏”号继续跟随主队前进，这艘“不沉战舰”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不止一轮空袭中被敌机击沉。如果现在让其返航，将大大减弱舰队随后参加炮战的攻击力。思忖片刻，栗田毅然下令舰队减速至22节，等待“武藏”号一起前进。虽说降低航速将使舰队更易遭到敌机打击，但出于责任感，栗田实在不愿意把“武藏”号独自丢在后面。

在做出以上无奈安排的同时，栗田心中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受命为舰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陆基航空部队都死到哪里去了，任由老子在这里挨炸？”进入锡布延海以来，栗田盼星星盼月亮，连护航飞机的毛都没盼来一根。战后，日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山口森吉在接受审讯时承认，曾经派出10架战斗机前往为栗田舰队护航，但栗田的记忆是根本没看到哪怕1架友机，它们很可能在途中就被击落了。

如果得不到空中保护，栗田不知道舰队还能顶住几轮空袭。13时15分，他愤怒地发电请求空中支援：“我舰队正在遭受敌舰载机的反复攻击，请贵方立即与敌接触及对敌进攻。”求援电报除发往马尼拉外，还发给了东京和老上司小泽。事实上，早在栗田发出电报之前，基地航空部队和机动部队均已采取了相应行动。

基地航空部队当然也有自己的苦衷。此前，前出至马尼拉的福留繁已经接到东京的命令，10月24日发动航空总攻击，摧毁敌军航母舰队，同时为水面舰队冲入莱特湾提供空中掩护。刚刚现场指挥过台湾

海空战的福留知道，凭自己手下那些“菜鸟”，根本无力与美军精锐舰载航空兵对抗，大西对此深表赞同。与其徒劳无功前往护航，不如直接向美军航母发起攻击，此乃“围魏救赵”之计也！

对福留提出的常规航空攻击，参谋长大西提出了异议。大西指出，面对数量和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凭日军现有战机和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只能实施“特攻”方能奏效。两人争论了半个晚上，大西最终做出让步，24日投入进攻的所有日机仍使用以往常规投弹、投雷方式。

根据福留24日1时37分下达的命令，日军驻菲律宾各大机场立即陷入一片忙碌之中。6时35分，小林实率26架零战率先起飞。7时整，大渊珪三领军的6架“彗星”从马巴拉卡特机场升空。同一时间，江间保率领的38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也起飞了。10分钟后，驾渊孝率领的16架零战从安赫莱斯机场起飞。日军攻击目标正是早些时间被水上飞机定位的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

福留并非一个人在战斗。24日凌晨，小泽机动部队以220度航向前往恩加诺角以东，北纬19度10分、东经126度40分预定海域。在西班牙语中，“恩加诺”本身就是“引诱、骗局”之意，正好与小泽舰队的使命吻合，也算冥冥中的天意。1时整，轻巡洋舰“多摩”号在280度方位侦听到疑似潜艇发动机的噪声。驱逐舰“初月”号立即猛扑过去，投放了数轮深水炸弹，战果不明。美军并无潜艇在该水域遭攻击的记录。

清晨5时45分，小泽命令“瑞鹤”号和“瑞凤”号依次放飞了7架“天山”和3架“彗星”，对185度、105度到227度区域实施565公里至685公里搜索。6时整，“大淀”号弹射了1架水上飞机，索敌线为105度。

7架执行搜索任务的“天山”均未发现美军舰队。其中4架于12时30分前陆续返回“瑞鹤”号。田宫和雄的飞机被“列克星敦”号战斗机飞行员查尔斯·菲利普斯中尉击落。“瑞凤”号2架“天山”返回后未能发现母舰，负责10号线的飞曹长狩谷谦治只好飞往马尼拉陆上机场，途中因天气恶劣在阿拉巴特岛迫降。樫尾繁太郎的飞机在11时45分迫降在阿帕里机场。此外，“大淀”号水上飞机的搜索行动同样无果，12时被巡洋舰回收。

10时48分，小泽收到马克坦岛——当年大航海家麦哲伦丧命之地——陆上机场发来的电报，“马尼拉70度方向，330公里海域发现包含至少两艘航母在内的敌机动部队”。尽管派出搜索机的情报尚未全部收回，小泽还是以陆上机场提供的位置为依据，于11时14分发出攻击命令：“第三航空战队所有舰载机于11时45分出击攻敌，航向215度，进击距离440公里。”

命令发出仅1分钟后，负责9号线搜索的“彗星”飞行员伊藤直忠就发回了接敌报告：“发现敌舰队，航母行踪不明，北纬15度35分、东经124度10分，马尼拉70度方向350公里。敌舰队航向正北，附近海域能见度36公里，云高3000米。”

陆上机场和伊藤发回的敌情基本吻合——方位相同，距离仅相差20公里。小泽从海图上看出，目前机动部队与敌舰队之间距离为330公里，处于绝佳的攻击位置。11时38分，小泽电告丰田：“我机动部队将于11时45分抵达恩加诺角97度、350公里处，将派出零战40架、轰炸机28架、侦察机2架、鱼雷机6架，对位于马尼拉70度方位的敌机动部队发起攻击。我部航向偏西，航速20节。”

为鼓舞士气，11时45分，小泽下令在旗舰“瑞鹤”号桅杆上升起了象征最后决战的“Z”字战旗。马里亚纳海战以来，这面旗帜已不再

是胜利的象征，变成了飞行员的催命符。毫无例外，两次海战中升起这面旗子的“大风”号和“瑞鹤”号全部葬身海底。

小泽舰队4艘航母全部转为逆风方向，陆续放出攻击机队。11时45分开始，首先从3艘轻型航母上起飞了20架零战、9架战斗轰炸机和4架“天山”。12时05分，10架零战、11架战斗轰炸机、6架“天山”和2架“彗星”也从“瑞鹤”号上起飞了。并不庞大的日军机群朝美军舰队所在海域隆隆飞去。派出的62架战机几乎是小泽的全部家当，他只留下20架零战为多达4艘航母护航。可以说在放飞攻击机群之后，小泽舰队同时丧失了进攻和防御的能力。

出击飞行员得到指令，完成攻击任务后不必再返回母舰，直接就近飞往吕宋岛陆上机场降落。小泽此举并非像马里亚纳海战时那样欲实施所谓的“穿梭轰炸”，而在于他认为大部分飞行员都不可能在战斗中幸存。即使有少数人能够返航，他们的技术也不足以在航母甲板上安全降落。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加入基地航空部队算了，眼不见，心不烦！

小泽急于放飞攻击机群，还有另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苦衷。此前，他已多次打破无线电静默频频发报，希望能引起美国人注意，毫无效果。他希望投入进攻的舰载机能尽快被美军发现，从而让哈尔西知道“我的航母来了，就在北方等着你呢”。对小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诱敌任务早一点儿实现，就能尽早缓解栗田舰队的压力。小泽知道，栗田舰队正在锡布延海遭受美军舰载机的无情打击。小泽是个尽职尽责的海军将领，他明白自己的任务就是尽早暴露行踪，即使全军覆灭也在所不惜，这是为最终取胜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并未经过商量，小泽和福留选择的却是同一个攻击目标，那就是位于最北侧的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

对舰队24日上午可能遭到日军攻击，谢尔曼少将早有预料。23日夜间，第三大队周围不断出现日军侦察机的身影。虽然夜航战斗机击落了其中1架，但仍有多架日机一直在舰队周围窥视，不断对外发出接敌电报。“埃塞克斯”号雷达屏幕上一度有不少于5架敌机——事实上并没那么多，其中很可能包含自己的飞机。谢尔曼少将断定，位置暴露的第三大队已经被日军准确定位。如果不是黑夜的话，说不定日军攻击机群已经现身了。

果然从清晨7时50分开始，各舰纷纷报告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众多回波光点，那无疑正是不断逼近的日军机群。“列克星敦”号甲板上，11架“地狱猫”依次排开准备起飞。飞行员纷纷冲出待命室，快速向飞机奔去。经历了一整年战斗的高炮手挥舞着双手为他们壮行，“那些飞行员好像不是去开自己的飞机，而是在进行橄榄球比赛”。对那些即将上天的人来说，也许没有比这些炮手更出色的啦啦队了。虽然职责并不相同，但他们将联手摧毁敌机的攻势。

罗杰·博尔斯上尉率领一个4机小队朝215度方位爬升。飞出32公里后，他们最先与几架日机遭遇，格斗中击落敌机3架，博尔斯本人击落1架。亨利·邦扎尼上尉第二小队发现前方出现一大队日机，一些零战位于高空，掩护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向第三大队快速逼近。邦扎尼小队4架飞机对零战完全视而不见，直接向位于中高空的俯冲轰炸机发起攻击。接连击落3架敌机之后，邦扎尼的高度从5200米降到2400米。他的3名同伴击落敌机4架，还与“兰利”号1架“地狱猫”分享了另一个战果。第三小队有3架飞机，他们只击落了1架“天山”。弗朗西斯·哈巴赫少尉追击一架敌机时发动机出现故障，最终不知所终。“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以损失1机为代价取得11.5个战绩。

“普林斯顿”号战斗机中队比他们更早投入战斗。在紧急起飞令下达之前，他们已有3个小队在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有“大红”呼号的詹姆斯·薛利少尉收到了两次方位引导，带队前往击落日军侦察机2

架。稍后，位于6100米高空的薛利小队和3050米高空的卡尔·布朗上尉小队同时收到了战斗机引导官发出的指示。布朗立即率队爬升并多次询问引导官，前方到底有多少敌人。前几次询问没有回音。最后一次，引导官显然被布朗的啰唆激怒了，在无线电中大吼道：“很多！很多！很多！”

布朗一点儿都没生气，反而感到非常兴奋，他知道刷数据的机会到了。当爬升到5500米高度时，薛利小队已击落了2架敌机。两个小队会合后，布朗发现迎面飞来一支庞大的日军机队，高度从6100米一直延伸到7000米。布朗向引导官汇报说：“估计前方至少有80架敌机。”他只得到一个“明白，祝好运”的回复。他听到薛利在无线电中狂呼：“成百架敌机，高空有，低空有，中间也有。我们要一直打到子弹耗尽为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日机以惊人的频率向海中坠落，尽管它们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薛利不愧为杀手中的顶尖杀手，他打光了所有弹药，一举击落敌机5架。在最近3场空战中，他的个人战绩达到了12架。美军第三小队的加入使空战规模进一步扩大，天空中到处都是嗒嗒嗒的射击声。薛利小队的托马斯·康罗伊少尉声称击落6架敌机，吉恩·汤森德上尉声称击落5架。拉尔夫·泰勒上尉的飞机被日弹击中，腿部受伤的上尉仍然顽强飞回了母舰。并非所有人都有他这样的好运气，奥利弗·斯科特少尉在战斗中机毁人亡。此外，布朗上尉声称击落5架敌机，还有2个疑似击落。布朗小队的保罗·德鲁里少尉经过当天的战斗成功晋升王牌。

清晨5时30分，“埃塞克斯”号航空大队长戴维·麦坎贝尔中校早早起床到军官室用餐，然后喝了点儿咖啡和橙汁。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他前往飞行员待命室，察看当天天气预报和晨飞情况。当最后一架执行任务的飞机离开甲板时，他知道航母上只剩7架战斗机了。值得一提的是，在20日带队执行扫荡民都洛岛圣何塞机场的行动中，在和

僚机飞行员罗伊·拉欣少尉各击落了1架日军教练机后，麦坎贝尔又单独击落了1架侦察机。两个战果使他的总战绩提高到21架，成为海航第一王牌和首位战果超过20的人。麦坎贝尔想不到的是，他坐上这一位置后从未遭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此前，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风头出尽的亚历山大·弗拉丘中尉一直和大队长共享海航第一王牌的荣光。在得到被大队长超越的消息后，弗拉丘评论说：“我们其实并不清楚其他人做得如何。你起飞，出去转几圈，可能打掉一些飞机，再飞回来。在晚秋重新回到‘列克星敦’号之前，我都不知道戴维已经超过我了。”争夺第一不仅需要过硬的技术，还需要相当好的运气。

随着座舱侧面太阳旗的数量越来越多，麦坎贝尔遇到了很多盟军顶尖飞行员都不愿面对的尴尬：上级开始有意识地保护他，限制他升空作战，认为他作为大队长应该更多留在舰上指挥，保存他的经验比让他击落更多敌机更重要。还有一点领导没有明说，就是担心他遭遇不测影响部队的士气。在10月24日战斗渐入佳境之际，麦坎贝尔却没被列入出击人员名单，在飞行员待机室坐上了冷板凳。

看看实在没事可做，麦坎贝尔回到了自己的舱室，准备撰写他最讨厌的作战报告。恰在此时，舰上拉响了空袭警报，广播里传出了急促的呼叫声：“所有飞行员统统上机！”麦坎贝尔快速冲上甲板，跳入那架名叫“敏西三姐”的“地狱猫”座舱，系好安全带。飞机名字来自他生活在密尔沃基市的女友玛丽·布拉茨。麦坎贝尔曾驾驶过4架“地狱猫”：第一架“季风处女”在南鸟岛上空被防空炮火击伤退役；第二架“敏西”帮他取得了10.5个战果，其中第一个战果是6月11日取得的；第三架“敏西二姐”未能取得战绩；现在这架“敏西三姐”是麦坎贝尔最得意的座驾，为他赢得了23.5个战果。

突如其来的紧急命令使飞机无法加满燃油。当他检查油量时，甲板下方飞行控制中心的广播中喊道：“如果飞行大队长的飞机还没有准备完毕，就把它拖下甲板！”飞机副油箱是满的，但主油箱只加了一半燃油。麦坎贝尔挥手示意地勤人员取下加油管，表示已做好了起飞准备。弹射器把“地狱猫”猛地拉入飞行甲板，飞机咆哮着飞上天空。升空后，麦坎贝尔试射了几发机关炮，一切正常。

飞机爬升到1800米高度后，麦坎贝尔接到指令“前往北方60公里处”，雷达显示那个方向出现大量日机。因为一个小队的领队机出现故障无法起飞，包括麦坎贝尔在内，美军这个小机群只有7架“地狱猫”。向前飞行3分钟后，麦坎贝尔看到前方40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大编队，大约有日机60架，其中“耗子、老鹰和鱼都有”——美军飞行员通常用这三种动物比喻日军战斗机、轰炸机和鱼雷机。

麦坎贝尔准备命令第二小队进攻位于低空的鱼雷机和轰炸机，自己率第一小队迎击零战。恰在此时，他的无线电设备出现故障，作战命令无法发出。他看到乔治·克里腾登上尉率5架“地狱猫”冲向低空的轰炸机和鱼雷机。由于大部分日机掉头返航，他们中只有4人击落敌机6架。这样，对付日军大队零战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麦坎贝尔和拉欣两个人头上。

今天对麦坎贝尔和拉欣来说，绝对属于“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对面有超过40架零战。这些零战大部分携带着炸弹，此时它们无疑是最脆弱的。众多日机组成一个巨大有序的防御圈，每架飞机保护前方飞机的机尾，这种“鲁夫贝里环形阵”是一战时期法国著名飞行员劳尔·鲁夫贝里创造的，可以确保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这种阵形一旦被打乱，落单飞机很容易被对手击落。

麦坎贝尔和拉欣几次试图寻找突破口，均无效果。两人各点燃一支雪茄，开始悠闲地抽起烟来。前文说过，麦坎贝尔是个地道的大烟鬼。作为航空大队长，他经常带头在待命室抽烟。即使在执行任务时，他还免不了要忙里偷闲抽上几口。地勤人员特意为他制作了一个小型铝制容器，放在“敏西三姐”上供大队长存放香烟。许多年以后，麦坎贝尔曾绘声绘色地向大家介绍，他是怎样在“地狱猫”机舱内抽烟的：先将氧气面罩解开，点燃雪茄后再戴上，将座舱开一个缝，使多余烟雾随空气散出。此后就时不时拉开面罩过一口瘾，最后将烟头扔出舱外，连烟灰缸都省了——原来现在的大气污染就源于这位美军王牌飞行员。

麦坎贝尔认为，经过长途奔袭的日机不可能有太多燃油，他们这样一直转圈也不是个事儿。日本人迟早会解散编队，由此产生的混乱将成为自己刷新数据的最佳机会——他的驾驶舱盖下边，印有21面太阳旗，显示他迄今为止击落的日机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两名美军飞行员一边抽烟，一边懒洋洋地在日机上方盘旋等待机会。日军飞行员显得毫无血性，并未解散编队，向区区2架美机主动发起进攻。麦坎贝尔认为，那是日军飞行员缺乏训练的结果，也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美机。

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等待之后，日机终于解散了编队，掉头向马尼拉方向返航。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缺少燃油，也可能厌倦了这种尴尬处境。机会来了！两架美机立即向日军机群侧翼发起攻击。一架日机落后于编队，就像狮子总是集中精力扑向掉队猎物一样，麦坎贝尔向敌机俯冲过去。距离越来越近，他已经可以清晰看到敌机上硕大的旭日标记。麦坎贝尔放松驾驶杆，使飞机俯冲角度更小，将目标放在瞄准镜中央扣动了扳机。一条黑线钻入目标，几秒钟后，日机机翼根部油箱起火，吐出黄灿灿的火焰和恐怖的黑烟一头栽向水面，空中并没有出现降落伞。空战完全按照美国人的设想进行，麦坎贝尔预计这一

过程会很漫长，“直到我们击落5架敌机后，我才开始觉得顺手，于是决定用铅笔在仪表盘上记下击落的日机数目”。

附近敌机实在太多，麦坎贝尔呼叫支援至少花费了30分钟，才联系上“埃塞克斯”号战斗机引导官约翰·康纳利。这位海军上尉当时虽然名不见经传，战后却是大大有名。他曾任肯尼迪总统的海军部长和尼克松总统的财政部长。肯尼迪遇刺身亡时，当时连任三届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康纳利就坐在总统前面，左肩、手臂和大腿受伤。1979年，康纳利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失败。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时，他曾亲赴巴格达劝说萨达姆释放被关押的西方人质，也算是见过很多大场面的人物了。

康纳利派出的援军姗姗来迟，只有阿尔伯特·斯莱克上尉1架飞机。麦坎贝尔有点失望，但有1架总比没有强。在发起两轮攻击之后，他和拉欣各击落了3架敌机。斯莱克击落4架日机后弹药耗尽，只好返航。麦坎贝尔和拉欣来回攻击了18次到20次，直到弹药耗尽，油料不足才悻悻返航。此时日军编队只剩下大约18架飞机。麦坎贝尔共击落敌机9架，疑似击落2架。拉欣战绩是击落6架，击伤3架。两架“地狱猫”只有少许表面凹痕和擦伤，它们显然来自被击落的敌机碎片。

麦坎贝尔本次出击创造了一项新纪录：单次飞行击落敌机9架。这使他的总战绩飙升到30架，暂时与陆军航空兵理查德·邦少校并列首位。拉欣的战绩经过本次战斗翻倍，从6架一举上升到12架——最终战绩为13架，他入选了阿肯色航空博物馆名人堂。麦坎贝尔发现有几门炮已没有弹药，拉欣则用光了所有弹药。由于出发前没能加满燃油，他的油表低得让人揪心，现在该是返航的时候了。

两人一起采用最省油的模式飞回舰队，拉欣紧紧跟在大队长身后。经过几次紧张试探之后，麦坎贝尔终于收到了“埃塞克斯”号回复的糟糕呼叫：“甲板上排满了准备起飞的飞机，它们至少15分钟才

能起飞完毕，暂时无法降落。”麻烦还远不止这些，一艘美军驱逐舰竟然把它们当成日机猛烈开火，127毫米炮弹在飞机旁边砰砰炸响。两人只好下降高度掠海飞行，以免被自家炮火击中。虽然那艘驱逐舰停止了炮击，但又有几架“地狱猫”前来阻截。幸运的是，在最后时刻，他们终于发现前方来的是自己人。几分钟后，麦坎贝尔看到了甲板上排满飞机的“埃塞克斯”号，绝望了。环视四周，他看到了不远处的“列克星敦”号，于是向那个诱人的避难所飞行。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列克星敦”号甲板上同样排满了准备前往进攻栗田舰队的飞机。

得知上述情况后，谢尔曼少将亲自下令，“兰利”号立即放飞9架俯冲轰炸机，为麦坎贝尔和拉欣腾空甲板。就在麦坎贝尔绝望地准备在海上迫降时，“兰利”号发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几分钟后就能为他们的降落腾出空间。麦坎贝尔想尽办法延长滑翔时间，终于等来了降落信号。他的飞机在“兰利”号甲板上停住轮子，发动机在他按下开关前已经气喘吁吁地熄火了。地勤人员发现，“敏西三姐”只有一挺机炮中还有6发航弹。

在“兰利”号上，麦坎贝尔吃了几片三明治，喝了咖啡。随后他驾驶加完油的“敏西三姐”继续升空巡逻。下午晚些时候，当他回到“埃塞克斯”号上时，一名执勤军官告诉他，舰长卡洛斯·威伯上校让他立即去舰桥报到。登上舰桥的麦坎贝尔还没等到舰长开口，谢尔曼少将就冲他咆哮道：“该死的家伙！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许你再去参加混战。”麦坎贝尔张张嘴试图争辩，谢尔曼用手势打断了他：“该死的，你今后绝对不能这么干了。”

在持续90分钟的空中格斗中，麦坎贝尔和拉欣共击落敌机15架，麦坎贝尔独自包办9架，包括7架零战和2架“隼式”！此举创造了美国海军历史上单日空战及单次出击的个人纪录。麦坎贝尔的战绩因此一

举飙升至30架，将所有竞争对手远远抛在身后，稳稳坐上了海航头号王牌的金交椅。

在创造单日九杀的奇迹之后，麦坎贝尔于1944年11月又取得4个战果，将个人成绩提升到34架。他的最后一个战果是11月14日取得的，马尼拉湾上空的1架日军战斗机成为他的收官之作。麦坎贝尔因此成为二战美国海航头号王牌。除公认的34架战果之外，还有未经确认的7架。此外，他还在对地攻击中摧毁敌机21架。如果加上曾经谦让给部下的一些零星战果，他的个人战果将更加可观！上述战果的取得仅发生在1944年6月至11月的半年时间内。

麦坎贝尔很快接到了回国命令，理由令他难以拒绝，罗斯福总统要亲手授予他荣誉勋章。早在马里亚纳海战之后，麦坎贝尔就被推荐获得这一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这项殊荣他当之无愧。提前回国使他失去了向理查德·邦少校做最后挑战的机会，他最终成为二战美军的第三号空战王牌。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有着娴熟空战技巧与旺盛斗志的理想的基层飞行指挥官。”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邦少校最终战绩为40架，托马斯·麦奎尔少校战绩为38架，他们使用的主要机型均为P-38。1945年8月6日，就在美国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那一天，邦驾驶最新式P-80流星喷气式战斗机试飞时，因发动机故障坠机。年仅24岁的邦跳伞，却因降落伞未能打开不幸罹难。1945年1月7日，麦奎尔的飞机在莱特岛上空被日军飞行员杉本明击落，少校不幸阵亡。相比而言，麦坎贝尔够幸运的了。

麦坎贝尔因此成为海航获得荣誉勋章的第二人。第一人是另一位传奇飞行员爱德华·奥黑尔少校，他已于1943年11月27日在吉尔伯特战役中阵亡，最终战绩是12架。战后麦坎贝尔晋升上校，1955年出任航母“好人理查德”号舰长。遗憾的是，麦坎贝尔最终未能叩开将官

之门，1964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88年，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候机楼以他的名字命名。1996年6月30日麦坎贝尔病逝，终年86岁，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2000年7月2日，美国海军将新建的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命名为“麦坎贝尔”号，舷号DDG-85。

授予麦坎贝尔荣誉勋章的嘉奖书上这样写道：“在10月24日的关键性舰队作战中，指挥官麦坎贝尔在另一架战机的协助下，拦截了来犯的由60架敌机组成的编队，并击落了9架敌机，彻底打乱了敌人阵形，迫使敌人放弃攻击，没有让任何一架敌机得逞，发动针对我们舰队的攻击。”

毫无疑问，上述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地狱猫”奋力挡住了大部分日机的进攻，仍难免有漏网之鱼。当时第三大队4艘航母、2艘战列舰、4艘轻巡洋舰、13艘驱逐舰正排成轮形阵向东北航行。8时40分，“科腾”号驱逐舰率先向1架迎面飞来的日机开火。两分钟后，“普林斯顿”号驱逐舰发现1架“彗星”于160度方位开始下滑，立即开炮进行阻击。另外，该舰在11时11分发现1架“地狱猫”迫降在不远处的海面上，立即上前将“列克星敦”号飞行员马丁少尉救起。

8时46分，米切尔通过TBS告诉谢尔曼，第二大队侦察机在北纬12度15分、东经121度32分发现一支日军舰队，其中包含4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航向15度，航速15 ~ 18节，那无疑正是锡布延海上的栗田舰队。8时51分，谢尔曼命令各航母舰长：“根据跟踪报告立即组织攻击队，准备就绪后向我汇报。”

8时57分，又一架日机突破“地狱猫”的拦截，朝“希利”号驱逐舰投弹，获得近失。该机随即被“圣达菲”号轻巡洋舰的高射炮火击中，拖着浓烟消失在远方云层之中。8时58分，一架零战突入第三大队轮形阵，从左后舷向“朗格肖”号发起俯冲，炸弹在驱逐舰右舷15米外激起一条不很高的水柱。“朗格肖”号20毫米高炮打得日机左翼和

发动机起火冒烟，这架挣扎着试图逃跑的日机在轮形阵外围被一架执行巡逻任务的“地狱猫”击落。

9时左右，第三大队转向65度逆风航行，逐渐加速至24节，准备回收执行战斗巡逻的战斗机。为清空飞行甲板，“普林斯顿”号地勤人员将6架完成加油挂雷的“复仇者”转移至机库左后侧。随后“普林斯顿”号回收了10架战斗机，准备回收另2架准备降落的“地狱猫”。9时10分，地勤人员开始为降落的战斗机加油挂弹。2分钟后，“埃塞克斯”号报告发现1架疑似敌机和1架友机，方位310度，距离11公里。

危机就在此时突然出现。9时38分，日军第六三四航空队1架“彗星”从云层中突然蹿出，向“普林斯顿”号俯冲投弹，这颗250公斤炸弹准确命中。那架拉起试图逃离的日机先是遭“波特菲尔德”号40毫米高炮猛烈射击，继而在9时43分被沃德尔中校的“地狱猫”击落。

初看上去，“普林斯顿”号伤势似乎并不重，仍可以24节速度航行。舰长威廉·布莱克上校在战争早期曾担任哈尔西的作战参谋，他感到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他从舰桥上看到了甲板上的损伤情况：“我看到了一个洞，一个小小的洞，可以快速打个补丁，恢复作战。”布莱克通过TBS向谢尔曼少将汇报：“我舰中一弹，我将持续向你汇报随后的情况。”

“普林斯顿”号伤势远比布莱克的估计要严重得多。日军250公斤炸弹落在航母后部升降机前方约22米处，穿透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钻进面包房，炸死了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剧烈爆炸撕开了机库甲板，火焰迅速包围了6架刚刚完成加油挂雷的“复仇者”，它们都挂载了副油箱。航空燃油助长火势，那些威力巨大的航空鱼雷很快接连炸响。损管队员前往机库甲板左舷第62号肋骨之后区域奋力灭火。但由于大火的迅速蔓延，“普林斯顿”号9时48分开始减速并最终失去动力。二

次爆炸摧毁了液压系统，意味着部分喷水装置和水管处于不可使用状态。

保罗·特鲁里少尉是炸弹击中航母前一刻降落在甲板上的最后一名飞行员。连环爆炸发生时，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必须站在自己的飞机旁边，他们的飞机已被转移到飞行甲板前部。他感到不远处爆炸连连，灾难随时可能降临，但他只能按照命令绝望地站在飞机旁边。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起飞，”特鲁里说，“但我认为，此时此刻没有人会偷我们的飞机，守在这里毫无意义。”消防队员无法有效控制住火势，一连串大爆炸将航母飞行甲板完全撕开。后部升降机被顶到甲板上，前部升降机轨道被吹到空中，接着坠下来回归本位，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躺在甲板上。特鲁里被眼前的恐怖一幕惊呆了。

10时10分，布莱克上校下令全舰1570名水兵除470名消防、损控和高炮手外全部撤离。消防队员负责灭火，损控队员将尽最大努力抢救严重受损的航母，炮手则要应对日军随时可能发起的空袭。

谢尔曼命令轻巡洋舰“雷诺”号、驱逐舰“卡辛·杨”号、“埃尔文”号和“加特林”号前往协助救援。9时45分，“雷诺”号开始向“普林斯顿”号靠拢，11时17分在航母右后舷方向停靠帮助灭火，5分钟后因火势太大被迫离开。12时34分，该舰救起航母的5名水兵。对救援船只来说，最大困难不是来自落水舰员，而是航母不断变化的摇摆幅度。航母上突出的炮台无情冲撞友舰，救援舰只始终处于逆风方向，水柱喷发非常困难，灭火作业效果极不理想。

9时59分，“卡辛·杨”号在航母左后方停下，开始营救落水人员，到15时15分共救起118人。9时52分，“埃尔文”号奉命抵前营救。由于烟雾和火势渐弱，10时01分，该舰索性靠近航母左舷救走水兵663人。“加特林”号也于15时24分加入救援队伍，共救走水兵316

人。10时02分和10时05分，“普林斯顿”号上连续发生了两次大爆炸。

当航母弹药库开始爆炸时，布莱克上校下令所有炮手撤离。约翰·霍普金斯上校原计划几天后接替布莱克出任“普林斯顿”号舰长，他决定留下来加入消防队，保住这艘不久后就属于自己的战舰。

保罗·特鲁里本想跳到一艘驱逐舰上去，但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看到另一个人跳过去时腿摔断了。他来到舰首，想从锚链爬下去，但前面一个正在爬锚链的人脚被卡住。舰体在海浪中上下浮动，那个可怜的人怎么也拔不出陷在锚链中的脚，海水在周期性地淹没他。特鲁里只好再往前走，他发现几根已经悬挂在那里的绳索，就抓住其中一根滑向汹涌澎湃的海面，向远方游去。

眼看“普林斯顿”号伤势渐重，10时04分，谢尔曼少将命令轻巡洋舰“伯明翰”号、驱逐舰“莫里森”号加入救援队伍，后者共救起341人。“伯明翰”号10时46分驶抵航母左舷全力灭火，并于10时55分放下了装卸网，派轮机人员登舰，协助查明是否能够恢复动力。14时59分，“伯明翰”号提出由“雷诺”号对航母执行拖曳作业，因无拖缆无法进行。此时“伯明翰”号甲板上非常拥挤，到处都是牵引和灭火设备。更危险的是，多达数百名水兵毫无遮拦地站在甲板上。

正当各舰奋力营救之际，没有任何预兆的悲剧发生了。15时23分，“普林斯顿”号舰体后部弹药库突然爆发出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榴霰弹一样席卷“伯明翰”号甲板。仅几秒钟时间，巡洋舰甲板上的排水孔里全是鲜红的血液，它们是从数以千计的奇异伤口中喷射出来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阵亡水兵的尸体和残肢断臂。在事故中受伤的“伯明翰”号舰长托马斯·英格利斯上校后来这样描述当时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我们英勇的战士，无论是受伤的或者没有受伤

的，他们的行为实在光彩夺目。有的人腿断了，有的胳膊掉了，有的身上伤口裂着，有的头部被弹片划伤。无论他们伤在何处，但都坚持说‘不要管我，去救救那边的伤员吧’，或者说‘不要浪费吗啡了，长官，给我脑袋上来一枪算了’。那真是一种骇人的破坏性。但这种骇人的破坏性又能使人感到另外一种极度的满足，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同船战友高度的勇气和忘我的牺牲精神。”

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229人阵亡、4人失踪、412人受伤，伤者中8人在两日内伤重不治身亡。虽然舰体右舷被击穿了数百个窟窿，但巡洋舰还能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伯明翰”号只能暂时驶离，救援任务由“雷诺”号临时顶替，后者16时30分开始从航母上接走剩余人员。

“普林斯顿”号的伤亡人数甚至没有“伯明翰”号多——阵亡108人、伤190人。几天后准备接任舰长的霍普金斯上校也在重伤者之列，他发现脚和小腿之间只有几根筋和少许肉相连。为防止伤口大出血，他拿出一条绳索当止血带。军医匆匆赶来帮忙，看到上校被炸断的脚已无法保住，他用匕首割断剩余的筋和肉，向残肢上撒了些磺胺粉，打了一针吗啡。两名士兵抬着上校穿越大火来到前部甲板，霍普金斯看到了忙得满头大汗的布莱克上校。他立即在担架上向舰长敬礼：

“长官，您允许我离开这艘船吗？”布莱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本人也于16时53分最后一个离舰。

飞行员特鲁里少尉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费力地游向离他最近的驱逐舰。虽然曾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最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但当他游近“埃尔文”号时，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名水手爬下装卸网，伸手将他拉上甲板。因为在海里喝下了过多苦涩的海水，加之远距离游泳几乎耗尽了体力，特鲁里爬上甲板就开始呕吐。他并非唯一有这种症状的人，许多从航母上游过来的人都吐了。一些水手开始用消防水龙头冲洗被呕吐物弄脏的甲板。

16时04分，人们发现“航母上的火势已经取得了完全胜利”。之前在16时，米切尔已经向哈尔西报告了“普林斯顿”号的情况，说明在它旁边救火的“伯明翰”号上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噩耗迅速传到珍珠港，尼米兹感到极为痛心。他不明白，谢尔曼为什么要派一艘巡洋舰去做驱逐舰就能完成的工作。

傍晚时分，米切尔再次与哈尔西通话，说明谢尔曼的侦察机已经在吕宋岛北端以东330公里处发现了日军机动部队。他建议放弃重伤的“普林斯顿”号，全力应对来自北方的危机，同时避免大火肆虐的“普林斯顿”号为敌机可能的夜袭导航。哈尔西授权米切尔酌情自主处理受伤航母。

鉴于日军机动部队已经现身，而“普林斯顿”号看上去已经无法挽救，17时05分，谢尔曼少将下令发射鱼雷或以舰炮将“普林斯顿”号击沉。负责行刑的是“埃尔文”号驱逐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为紧张的救援现场添加了些许笑料。“埃尔文”号甲板上挤满了航母幸存水兵，导致机动性大大降低。由于之前执行救援任务时距航母太近，驱逐舰鱼雷发射管被撞坏。这导致“埃尔文”号17时17分在2280米距离射出的第一条鱼雷严重跑偏，差点没能命中航母左前舷。1分钟后，驱逐舰射出的第二条鱼雷跑偏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7时20分射出的第三条鱼雷在航行1400米后突然跃出水面，掉头向“埃尔文”号飞奔而来。舰长丹尼尔·米勒中校紧急规避，鱼雷从舰尾9米外一掠而过。刚刚呕吐完的特鲁里少尉目睹了诡异的一幕。

17时28分，“埃尔文”号再次射出两条鱼雷，毫无例外，均未命中。4分钟后，驱逐舰向航母打出27发127毫米炮弹。17时34分，“埃尔文”号射出的最后一条鱼雷再次跑偏，吓得附近友舰纷纷规避，比见到日本人还手忙脚乱。看到驱逐舰实在太不给力，谢尔曼命令“雷诺”号轻巡洋舰代为执行死刑。17时46分和47分，“雷诺”号亲自出马向航母射出两条鱼雷。第一条准确击中航母前部航空燃油槽低端，

其结果是约10万加仑航空燃油引发了一次剧烈爆炸，直接将航母撕成了碎片。

17时50分，倔强的“普林斯顿”号恋恋不舍地沉入北纬15度12分、东经123度35分的冰冷海底。这一天距离它下水服役3年零6天，距美军在圣克鲁斯海战损失上一艘航母“大黄蜂”号差两天整两年。

“普林斯顿”号因此成为美军二战中损失的最后一艘快速航母。

当天晚上，特鲁里只能睡在“埃尔文”号军官室的餐桌上。一艘小小的驱逐舰一下子挤上来663人——几乎是驱逐舰编制人数的三倍——能找到这样一个栖身之所已经很不错了。次日，特鲁里被送上“伯明翰”号，随这艘倒霉的军舰一起向珍珠港返航。航途之中，他在巡洋舰甲板上走来走去，看到右舷布满了大小不一的窟窿。虽然水兵已对舰体进行了清洗，但他仍能从钢板缝中依稀发现一些血迹和血肉碎片。“这种情境让任何人都感到惭愧，”特鲁里说，“从这一天起，每当我感到自满的时候，‘伯明翰’号的记忆就能让我清醒，并迅速回到现实中来。”

“普林斯顿”号不幸战沉，霍普金斯上校不但失去了出任舰长的机会，还失去了一只脚。虽然后来安上了一个假脚，但他仍因残废被勒令从海军退役。自海军进入蒸汽机时代以来，还从未出现过一位独脚舰长。霍普金斯不是那种愿意轻易退缩的人，他强烈请求海军让他继续服役。后来，当听说一艘新建埃塞克斯级航母将被命名为“普林斯顿”号时，他强烈请求由自己出任舰长，因为“我比其他申请人都更先一步”。他的理由也许并不充分，但精神可嘉。可能考虑到战争接近尾声，这艘新航母已不可能参加战斗，海军部还真接受了他的请求，由他出任新“普林斯顿”号首任舰长。不过那已经是战后，1945年11月18日的事情了。

虽然“普林斯顿”号意外受伤吸引了美军一部分注意力，但在安排舰船执行救援任务之后，10时50分，谢尔曼少将仍然派出了第一拨攻击机群——对栗田来说是第三拨。“列克星敦”号8架战斗机、10架俯冲轰炸机和16架鱼雷机在大队长西奥多·温特斯中校率领下朝锡布延海隆隆飞去。由于敌舰队中出现了大量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攻击机群鱼雷机比例大大提高。3分钟后，10时53分，“埃塞克斯”号8架“地狱猫”、10架“地狱俯冲者”和16架“复仇者”也起飞了。

栗田早料到，美军第三拨空袭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就在他犹豫是否让受伤的“武藏”号返航之时，12时54分，驱逐舰“岛风”号报告“240度方位发现敌军机群”。栗田刚刚下达舰队加速至24节的命令，第五巡洋舰战队司令官桥本又报告240度方位、20000米距离发现美军潜艇。栗田命令第一部队减速至18节。13时12分，第二部队下属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进再次报告发现敌机，栗田重新下令加速至24节。2分钟后“武藏”号报告只能维持22节航速。为照顾受伤的巨舰，栗田又下令舰队变航速22节。估计一众日军舰长都不知道到底该减速还是加速了。

“列克星敦”号美军机群分成两队，对相距约12公里的日第一、第二部队发起攻击。24日对处于后方的第二部队来说可谓吉星高照。在遭受美机27分钟的进攻中，第二部队损伤轻微。仅“矢矧”号在13时28分遭到3架俯冲轰炸机攻击，舰首右舷挨了一颗近失弹，扬锚机室起火，水线以上被炸开一个3米长的大口子，进水导致该舰航速降低到22节。此外，美机14时到14时05分对第二部队的进攻被成功逼退，没有出现任何损失。

大多数美机选择栗田第一部队作为攻击目标，它们似乎对大块头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格外感兴趣。命中“大和”号右舷前部的一颗炸弹引发火灾，所幸10分钟后就被扑灭。另一颗炸弹在右舷外侧

取得近失，造成损害对皮糙肉厚的“大和”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锡布延海海战中，“大和”号运气似乎一直很好。

更多美机将目标锁定了步履蹒跚的“武藏”号。当那些460毫米巨炮缓缓抬头指向东方时，全舰官兵都异常兴奋。美机从远方快速袭来，“武藏”号9门主炮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战列舰巨大的舰体都像在震颤。满怀希望的越野失望地发现，没有1架敌机中弹坠海。它们只是暂时散开，然后继续快速飞来。

5架“地狱俯冲者”利用云层掩护从舰尾方向切入，投下的炸弹3颗取得近失。2颗炸弹落在第180号肋骨附近，第三颗在舰尾爆炸的炸弹不但破坏了吊车支柱，掀起的气浪还将两名水上飞机机枪手抛到6米外的甲板上，其中一人竟奇迹般幸免于难。美军轰炸机发起俯冲的同时，8架“复仇者”从右舷发起了鱼雷攻击，幸好只有一条鱼雷命中右舷第60号肋骨部位，导致航程测量仪室和水深探测仪室遭到破坏。剧烈爆炸造成二氧化碳泄漏，前部战时医疗室中的部分医护人员因缺氧昏厥。

接下来投入进攻的“地狱俯冲者”获得了极高命中率。4颗炸弹分别命中“武藏”号左舷第45号、第65号、第70号肋骨和右舷第130号肋骨部位。前3颗炸弹造成附近甲板设施和上层建筑严重受损，周围人员非死即伤。第四颗炸弹在厨房炸响。不过从随后进程看，这个厨房也不会再使用了。4架“复仇者”向右舷投出鱼雷，两条从舰首和舰尾不远处掠过，其余两条获得命中。又有4架“复仇者”从左舷发起夹击，投出的4条鱼雷有2条从舰底穿过，其余2条命中目标。来自两舷的2条鱼雷同时命中第70号肋骨部位，使进水范围进一步扩大。命中左舷第110号肋骨的鱼雷造成隔壁严重受创。美军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右舷第138号肋骨附近，与先前第一拨空袭中的中雷部位很近，导致创伤进一步扩大。“武藏”号由左倾1度改为向右倾斜，损管人员立即将原来为

修正左倾向右舷紧急注入的水排出，使右倾减小到1度。不过舰首进水严重的状况无法改善，航速大减的“武藏”号离大队伍越来越远了。

14时28分，“长门”号瞭望哨报告25公里外出现了另一个美军机群。3分钟后，12度方位25公里外又一个美军机群出现了。“埃塞克斯”号舰载机大队将“大和”号和“长门”号选为进攻目标。第一机群在20公里外分成两个分队。第一分队14时26分向“长门”号舰首左舷投下炸弹，其中3颗获得近失。第二分队攻击“大和”号的第一架鱼雷机被防空炮火击落。美军轰炸机向舰首右舷发起俯冲，1颗命中前甲板左锚链库的炸弹先后穿透三层甲板，在左舷水线以下炸出两个2平方米和8平方米的大洞，“大和”号进水超过了3000吨，左倾达5.3度，舰首下沉3米。经损管队员紧急排水抢修，“大和”号左倾减小到1.3度，舰首下沉0.8米。舰长森下的操舰水平果真名不虚传，美军向“大和”号射出的鱼雷被他一一避开。14时36分，美军第二机群对“长门”号的攻击颗粒无收。

到14时40分，美军第三拨攻击暂时告一段落。栗田重整编队，以22节航速继续向东航行。鉴于“武藏”号越拉越远，14时52分栗田痛下决心，命令驱逐舰“清霜”号护卫它向文莱湾返航，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仅3分钟后，14时55分，“武藏”号在130度方向、70公里外再度发现美军机群。与此同时，第二部队“榛名”号和“利根”号发现145度、155度方向出现了约30架敌机。

为了对栗田舰队实施持续空中打击，中午时分，美军第二、第四大队陆续派出了攻击机群。接到哈尔西集结命令之后，戴维森少将置南路西村舰队于不顾率队兼程北上，中午时分已将栗田舰队置于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13时30分，“富兰克林”号率先起飞了12架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和10架鱼雷机，与“企业”号航空大队长丹尼尔·史密斯中校率领的16架战斗机、8架俯冲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组成了当天最大一个攻击机群。其间从13时45分开始，博根少将第二大队

“无畏”号出动了15架战斗机、12架俯冲轰炸机和3架鱼雷机。14时整，从“卡波特”号起飞8架“地狱猫”和9架“复仇者”加入了这一攻击队列。

面对空中蝗虫一般的来袭者，栗田下令右舵180度，全队掉头以迷惑敌人。14时58分，“金刚”号再次报告发现新的美机编队。14时59分，“榛名”号率先打响了第一炮，随后日军第二部队各舰纷纷开火。为应对美军当天规模最大的一轮空袭，栗田决定不再受“武藏”号拖累，下令舰队加速至24节全力防空。

其间14时45分，目睹“武藏”号渐渐落单的“利根”号舰长黛治夫向司令官铃木提议，第二部队是否向“武藏”号靠拢，为巨舰提供更多空中掩护，遭到铃木断然拒绝。15时07分，铃木命令“利根”号驶出大队，与“朝霜”号一道为“武藏”号护航。美军新一轮空袭发起时，“利根”号位于“武藏”号北方2000米处。

看到有人胆敢前来救援，“企业”号8架战斗机、“无畏”号5架轰炸机和1架鱼雷机立即向“利根”号发起攻击。15时17分，“利根”号舰首左舷和右舷中部各挨了1颗近失弹。1分钟后，又有两颗小炸弹连续命中舰长室和右舷第一、二号高炮弹药室。所幸爆炸引发的火灾被很快扑灭，并未诱发新的灾难。“朝霜”号同样遭到攻击，15时15分被命中1颗炸弹和5颗近失弹，一号鱼雷管被砸坏，无线电设备受损导致通信能力丧失，二号锅炉停转使驱逐舰航速骤降至21节，舰上水兵18人死亡、29人受伤。

相比保护对象“武藏”号，“利根”号和“朝霜”号遭遇的攻击不过是毛毛雨而已。与刺猬一样戒备森严的栗田第一部队相比，形单影孤、火力稀薄的“武藏”号成为大部分美机最好的攻击目标，它完全被冲天的水柱笼罩了。美机此轮攻击共投下454公斤炸弹23颗、227

公斤炸弹6颗和45公斤小炸弹14颗，至少10颗炸弹获得命中，6颗炸弹取得近失。

“武藏”号只剩6门大炮还能开火，前部炮塔陷入沉寂：其中一门炮炮弹卡壳，另外两门无法将炮口提至45度角以上。美军第一颗命中弹彻底炸毁了第一舰桥和作战室，防空指挥所右舷一侧也被炸飞，在第一舰桥附近诱发大火。正在防空指挥所门口指挥作战的舰长猪口肩部负伤，高射炮长广濑荣助、测距长山田武男、航海长饭屋实、“摩耶”号副舰长永井贞三——他是刚从沉没的“摩耶”号上被救起来的——全部毙命，信号兵细谷受到冲击跪倒在地。大量军官非死即伤，“武藏”号瞬间失去了防空指挥和操舰能力，全舰所有25毫米防空炮仅1/4处于作战状态。军舰似乎失去了指挥，直到播音器中发出新的命令：“第一舰桥人员全体牺牲，舰长将从第二舰桥指挥。”观察台很快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舰长负伤，副舰长代行指挥。”

第二、第三、第四颗命中弹几乎同时命中左舷第105号、第115号、第120号肋骨部位，不但将上层甲板完全撕开，通信指挥室、第一接收室和电话室也遭到严重破坏，单管第二号、第四号高炮和特设第二号双联装高炮被一扫而空，爆炸诱发的大火迅速蔓延至8号锅炉舱一带。第五、第六颗命中弹落在右舷第115号肋骨附近，不但摧毁了单管第一号、第三号高炮和特设第一号双联装高炮，还将7号锅炉舱入口前舱壁压坏，导致大门无法开关。第七颗准确命中第127号肋骨附近的炸弹，不但将中央高炮人员准备室炸得不知去向，还将信号旗甲板以下前桅后部全部破坏。第八颗命中左舷第62号肋骨的炸弹将上层甲板5号士兵舱和中层甲板病员室破坏。第九颗炸弹击中一号炮塔顶盖，最后一颗命中右舷第75号肋骨的炸弹损坏了军官室，还导致上层甲板第70号到第95号肋骨段迸裂出一条大口子，一些水兵竟然从这里抄近路自由出入。

如果换成其他战舰，挨了这么多炸弹，早钻进海底喂王八去了！真正给“武藏”号带来致命伤害的还是那为数众多的航空鱼雷。在最后一拨攻击来临之前，“武藏”号左舷和右舷中雷比例为4：5，还能勉强维持平衡。美军将最后进攻的重点转移到舰身一侧，这样更容易使巨舰倾覆——后来这一战术在空袭“大和”号的战斗中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当然这种战术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才能使用。

美军大部分鱼雷机对准“武藏”号左舷投雷，导致巨舰左舷第40号、第60号、第70号、第125号、第140号、第145号、第165号肋骨，右舷第80号、第105号肋骨附近均有鱼雷命中。左舷第140号肋骨部位竟然被三条鱼雷命中：第一条将装甲压凹，所幸接下来两条均未爆炸，只是撞进了25毫米高炮弹药舱，导致创口扩大，进水加速。弹药库幸存人员得以机警地从鱼雷撞出的大洞逃出。右舷爆炸的两条鱼雷激起的水柱甚至超过了最上层甲板，同时造成装甲板内凹，舰体外侧破坏和舰首下沉加剧。命中左舷第125号肋骨的鱼雷造成8号锅炉舱侧壁板松动漏水，命中第145号肋骨的鱼雷造成在第二轮空袭中受创凸出的4号轮机舱侧壁约10米长部分被破坏，超过40%的轮机舱空间被海水淹没。剧烈爆炸还导致2号轮机舱供水泵下部破口漏水，舱室渐渐被淹没，失去工作能力，“武藏”号只能依靠两轴推进。命中左舷第165号肋骨附近的鱼雷贯穿第三号炮塔弹药库左侧，通风管进水导致弹药库水深过膝，第6号高炮弹药库左舷中部侧壁进水，该库及后部运转罗针仪室浸泡水中，左推进轴室出现渗漏。

美军机群飞走之后，“武藏”号伤势越发严重。巨舰左倾超过10度，虽经注水纠正到6度，但舰首下沉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从下沉4米增加到8米，1号炮塔左舷最上层甲板已经没入水中。15时30分，电源忽然中断导致主舵被卡死在左舵15度位置上，半小时后应急舵才投入使用。舰上人员伤亡惨重，舰长受伤、航海长毙命，位于第二舰桥的

副舰长加藤宪吉临时接过了指挥权，通信长三浦德四郎代理航海长。肩部受伤的猪口经简单包扎也来到了第二舰桥。

加藤命令灌压舱水恢复平衡，毫无效果。他跳上信号台，交给细谷一封电报，让他发给正迅速拉开距离的“大和”号。由于电力中断，细谷只好使用旗语发出信号：“‘武藏’号只能以15节速度航行，第一舰桥中弹，全员牺牲。我舰共被命中5颗炸弹、12条鱼雷，舰长尚存。”

在战斗结束后的可怕沉寂中，甲板上忽然传出一阵“万岁”欢呼声。

“干吗喊‘万岁’？”加藤从第二舰桥探出头，向下喊道。

“敌舰队被消灭了！”一名水兵回答说。

“谁告诉你的？”

“炮长越野中佐说的。”

对此加藤哭笑不得，到底谁被谁消灭了呀？但他并未纠正这种错误说法。很显然，越野的话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鼓舞士气，于是敌舰队被消灭的说法迅速传遍全舰。尽管“武藏”号挨了无数鱼雷和炸弹，但水兵的斗志依然昂扬。加藤本人闷闷不乐，他告诉从观察台走下来的胳膊上吊着绷带的猪口：“舰长，我们再也顶不住下一轮攻击了。”细谷奉命再次用旗语联系渐行渐远的栗田：“航速6节，尚能作战。战舰创伤沉重，怎么办？”

在美军最后一轮攻击中，第二部队“滨风”号挨了一颗近失弹，2号锅炉舱损坏，航速下降到28节。第一部队“藤波”号15时15分被炸弹命中前部右舷和炮塔附近，所幸受伤轻微，不影响继续航行。大块头的“长门”号同样受到美军飞行员的重点关照，15时20分，美军俯

冲轰炸机从其右后方投出的炸弹2颗命中、3颗近失。其中1颗炸弹命中“长门”号一号锅炉舱左舷进气口，一号锅炉暂停运作，最大航速降至21节。另一颗炸弹穿过厨房在通信指挥室后部爆炸，炸死通信兵14人。经损管队员紧急抢修，一号锅炉恢复运转，“长门”号航速逐渐恢复到23节。

从8时50分“无畏”号出动第一架战斗机，到17时30分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企业”号，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对栗田舰队的五轮攻击共出动舰载机258架次——其中战斗机97架次、俯冲轰炸机88架次、鱼雷机73架次——取得战果是击沉“武藏”号战列舰，重创“妙高”号重巡洋舰，击伤“大和”号、“长门”号、“利根”号、“矢矧”号、“清霜”号、“滨风”号、“藤波”号等舰。美军付出的代价是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各9架未能返航，另有5架战斗机、2架俯冲轰炸机和16架鱼雷机受伤，15名飞行员和23名机组成员阵亡或失踪。

试想，如果哈尔西不提前放走麦凯恩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邦克山”号——重型和轻型航母各3艘——这6艘航母的舰载机全部投入进攻，日军中路舰队遭受的损失无疑更大，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栗田随后是否还会反转，尚未可知，也就不存在后来那些戏剧性场面了。

另外，美军派出如此多的舰载机——鱼雷机多达73架次——只击沉了一艘敌舰，迫使另一艘敌舰掉头，表现只能算一般。如果最后一轮空袭中美军放弃被打成“植物舰”的“武藏”号，而将“大和”号、“长门”号、“金刚”号或“榛名”号作为攻击目标，将有更多日舰缺席随后的战斗。集结起狼群去进攻穷途末路的猎物，而不是将其他毫发无损的野兽作为打击对象，这种“对死人捅刀”的做法不能被认为是高明的。换句话说，“武藏”号沉没前的几个小时出色地扮演了诱饵角色，间接维护了舰队其他舰船的安全，也算死得其所。

迄今为止，栗田舰队共遭到美军五轮空袭。虽然尚无一舰沉没，但此时距天黑尚有3个小时，美军再发起两三轮空袭绰绰有余。随着美机攻击频率越来越高，战机数量也越来越多，出现舰船沉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栗田认为，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独撑危局，没有收到基地航空部队和小泽舰队发来的任何消息。

事实上，当天12时41分和14时29分，小泽曾两次致电栗田，告知机动部队已经出动舰载机对美军航母发起进攻。由于电信员忙于处理有优先权的“大和”号本舰的电报，导致这两封至关重要的电报一直未能及时译出并送达栗田手中。次日11时，当小泽离开即将沉没的“瑞鹤”号向“大淀”号转移时，诱敌成功的电报再次被发往“大和”号通信室，出于同样原因一直被搁置到第二天中午。通信不畅严重影响了栗田对战局的判断。有人提出，是小泽旗舰“瑞鹤”号的远程发报机出现故障，才导致电报未能发出。栗田本人也持这种意见。但“大和”号返回基地后，曾将航海日志和电信接收记录等文件送往岸上存放。后经海军史研究人员检索，电信接收记录中确实有收到上述电报的记录。

栗田据此认为，如果舰队继续前进，那就不是去战斗，而是找死了。别说遥远的莱特湾，面前的锡布延海很可能就是第二游击部队的葬身之所。此前作战参谋大谷曾数次向参谋长建议，继续强行突入只有死路一条，舰队应该掉头向西机动，拉开与美军航母之间的距离以规避空袭。

15时30分，栗田终于下定决心，下令舰队一起向左转向，掉头西撤暂避美军锋芒。16时整，栗田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同时抄送小泽、福留：“自8时30分到15时30分，我部遭遇敌舰载机250架次轮番攻击，敌机来袭频率及飞机数量不断增加。迄今航空索敌攻击成功难期，而我逐次被害累增。此时突入莱特湾，徒为敌增以好饵，而成算难期。故暂时向敌空袭圈外退避，以待友军之成果确认后再行策应进

击，当否？”栗田不愧为著名汉学家的孙子和儿子，电文写得有板有眼，颇有韵味。他把电报同时抄送福留和小泽，一定程度上是在提醒，基地航空部队并未尽到应尽的护航责任，机动部队也未将美军航母舰队引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这是莱特湾海战中栗田舰队第一次掉头，战后遭到多人诟病。反对者认为，栗田本人就是一个胆小怕死之辈。但与随后引发更大争议的第二次掉头相比，这次返航更具有战术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栗田此举是日军在莱特湾海战中最有效的行动之一。当然也离不开哈尔西的“密切配合”，如果换成斯普鲁恩斯指挥航母舰队，断不至此。

所有日军舰船一起掉头，掉队的“武藏”号渐渐出现在视野之中。此时巨舰左倾越发严重，前部甲板完全没入水中，只有“利根”号和“清霜”号左右护卫。“武藏”号曾经是前两任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和古贺的旗舰，作为山本参谋长的宇垣曾经长期在舰上驻扎，对“武藏”号有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宇垣眼含热泪，恳求栗田，能否再派一艘驱逐舰前往护卫。栗田同意调“岛风”号前往执行救护任务。

看到“岛风”号慢慢驶过来，“利根”号以为它是来接替自己执行护卫任务的，便离开“武藏”号准备回到原队列。第七战队司令官白石命令它继续执行救护任务，“利根”号只好再次掉头，返回“武藏”号身边。

护卫“武藏”号的任务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15时52分，“清霜”号发现海面上出现了疑似美军潜艇的潜望镜，急忙冲过去投下深水炸弹，最后发现那不过是被海浪吹起的一根竹竿。16时21分，经紧急抢修的“武藏”号开始缓慢向北航行。3分钟后，“大和”号上的宇垣充满希望地向“武藏”号发出信号：“尽全力保全战舰。”之后第一部队各舰从“武藏”号身边依次驶过，仿佛向遗体告别一般。此时

“清霜”号再次发出发现美军潜艇的信号，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看到身处险境的“武藏”号无法脱身，宇垣17时05分再次向猪口发出命令：“如果航行或曳航无法远行，可在附近岛屿选择适当深度水域，采用曳航方式使舰首搁浅的应急办法处置。”世界第一战列舰竟然沦落到欲成为“陆上固定炮台”的尴尬境地——就连这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它不具备足够的动力。

让人感到纳闷的是，日军舰队掉头西撤后，预料中的美军空袭竟戛然而止。难道哈尔西为“武藏”号的惨状起了恻隐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面对这种状况，17时14分，一直沉默不语的栗田突然将头转向小柳：“参谋长，我们回头吧！”

小柳感到非常惊讶，这种建议本应由他提出，然后由司令官做出最终决断。他回答道：“现在掉头，是不是早了点儿？联合舰队司令部对我们16时的电报还未做出指示。”

“没有关系，我们干我们的，”栗田一脸淡定，“再不掉头，我们就没有时间了。”

舰队于是再次掉头向东航行。17时34分，“大和”号瞭望哨在230度方位发现7架敌机。栗田并未惊慌，这种小机群不可能对舰队构成致命伤害，况且黄昏就快到了。他下令舰队加速至22节，以规避可能的空袭。那些美机并未如往常那样前来投雷投弹，在远处盘旋一阵后悻悻飞走。颇觉纳闷的栗田下令，舰队减速至20节，继续向圣贝纳迪诺海峡而行。

舰队转向东行，重伤的“武藏”号再次出现在视野之中。看到巨舰舰首没入水中，菊纹章勉强露出水面，上层建筑破烂不堪的狼狈模样，宇垣心如刀绞。18时整，他再次向“武藏”号发出信号：“还能自己航行吗？”舰上很快给出答复：“右舷内侧轴可用，操舵可以实施。”这竟然是宇垣和“武藏”号的最后一次对话。宇垣很清楚“武

藏”号已经毫无指望，他在《战藻录》中这样写道：“它已为‘大和’号牺牲了自己，我预计‘大和’号将来有一天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我决定让‘大和’号成为我的葬身之所。”

鉴于护航驱逐舰严重不足，18时20分，栗田命令战斗中负伤的“滨风”号接替完好无损的“岛风”号继续执行救援任务。舰长猪口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他先让“岛风”号接走了“摩耶”号的幸存水兵。看见主力舰队掉头返回，“利根”号再次驶离“武藏”号试图返回大队。栗田命令该舰停下，归猪口直接指挥，继续率2艘驱逐舰执行救援任务。“利根”号不得不再次回到“武藏”号身边。

18时30分，第二部队司令官铃木、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同时发信号给栗田，提出让1艘完好无损的重巡洋舰留在“武藏”号身边用处不大，不如让它重回编队参加随后的战斗。两分钟后，栗田下令解除“利根”号救援任务，离开“武藏”号与主队会合。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武藏”号情况仍在不断恶化，舰体左倾已加大到10度。为了保持舰体平衡，水兵把所有能搬动的物品全部移往右舷，左舷不能移动的东西如左主锚被直接丢入大海，全体能走动的船员也都集中到右舷，最后又把用毛毯裹着的大量尸体也堆放在右舷一角。猪口命令向右侧3号、7号、11号锅炉舱和3号轮机舱注水，企图以牺牲动力来换得平衡，上述努力根本无济于事。

18时50分，“武藏”号舰首已完全没入水中，只有前部两座炮塔还像山尖似的浮在水面上。看到巨舰已无法挽救，猪口开始用铅笔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下了遗嘱：“我本人曾经是大舰巨炮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然而在事实面前，我承认自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诚心向天皇陛下及全体国民请罪。”

猪口召集高级军官和几名水兵在第二舰桥集合，把笔记本和铅笔递给了副舰长：“加藤君，拜托了，请把它交给联合舰队丰田司令长

官。”加藤知道舰长准备殉舰了。猪口的遗书后来由加藤带回并转抄了一份，一份交给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另一份交给了猪口家人。遗书原件由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教育参考馆收藏，战后下落不明。

猪口环顾众人一周，开口说道：“感谢诸君的奋斗，望各位好自为之，善始善终。”加藤请求与舰长同生共死。“笨蛋！”猪口怒斥道，“我的责任是如此之大，虽万死不足以赎罪。我必须与军舰共存亡！副舰长的职责是把水兵带到安全地点，送他们上第二艘或第三艘‘武藏’号，为今日之战报仇雪恨。”他把军刀交给一名年轻少尉，然后把头转向细谷：“谢谢你，辛苦了，信号兵！”细谷走上前去，以为舰长又要他发信号。猪口只递给他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少许日元和7块羊羹：“谢谢你，辛苦了，务请坚持到底。”

猪口命令细谷发信号，通知两艘护卫驱逐舰前来接走伤员。但那两艘舰都没过来。“他们为什么不来？”副舰长加藤坐立不安，愤怒地在细谷头上打了一下，“再发信号！”

细谷把信号发了好几遍，毫无回应。天色渐暗，“武藏”号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猪口命令全体人员到后甲板集合。通信长下山福次郎带领30多名手下从甲板下钻了出来，他们被甲板上遍布的尸体和残肢断臂吓得面如土色。下山带着部下给密码本浇上汽油，用火点燃。由于烧得太慢，下山将烧焦的密码本塞进帆布口袋，捆上机枪抛入大海。这样它们就会很快沉入海底，而不会落到美军手里。

猪口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取下天皇御像，降下国旗，然后把自己反绑在倾斜的舰桥上。19时15分，细谷降下了国旗，旁边一名水兵用小号吹响了《君之代》。国旗被一名擅长游泳的水兵自告奋勇地系在腰上。“全体弃舰，”副舰长加藤喊道，“各自逃生！”一些水兵把鞋子和绑腿整齐地摆放在甲板上，好像很快就会回来似的。

19时30分，“武藏”号左倾突然加大到30度，凡能移动的东西全部向一侧翻滚。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巨舰已开始向左倾覆，舰内爆发出两声巨响，炽热的火柱冲天而起——估计主炮弹药库被引爆了。呼叫声、哭喊声和怒吼声交织在一起，人们纷纷争相逃生的那一幕令人不寒而栗。密集的人群爬上了浮出水面的右舷舰腹，一名幸存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恐怖一幕：“舰员开始跳入水中。它的舰尾如同在海面上矗立的高塔一般。舰员入水之前，他们中间充斥着恐怖的尖叫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跳海前撞到了‘武藏’号的巨大桨叶。有些人沿着舰体奔跑，还有一些人从旁边跳了下去，却被鱼雷爆炸造成的大洞困住了。”

“武藏”号入水前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形成的巨大漩涡不知吞噬了多少水兵的生命。5分钟后，这艘倾日本全国之力精心打造的巨型战列舰向左翻转，沉入长满海藻的锡布延海海底，位置是北纬13度07分、东经122度32分。舰长猪口随舰同沉。由于事发仓促，转移中的天皇御像也一同随舰沉没。

锡布延海决斗就像是一场终极审判。在巨型战列舰与航母舰载机堂堂正正的对决中，大舰巨炮最后也是最杰出的代表“武藏”号完败，它被飞机投下的鱼雷和炸弹凄惨虐杀，毁灭于自天而降的火焰之中。巨舰大炮称霸大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人类海战史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在把最后一包密码本推入大海之后，少尉下山抓住了一根缆绳。舰身突然向左一歪，站在他旁边的人连忙抱住他的腰，第三个人抱住第二人，就这样一个抱一个结成了一条10多个人的长链。经不起重量的绳子突然断裂，一串人都跌倒在舱口。很快第二条人链形成了，头昏眼花的下山放弃了求生念头。“天皇陛下万岁！”他高喊道。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水里了，而且未穿救生衣。他竭力挣扎着将头露出水面，舰身被吸入海底的可怕响声吓得他魂不附体。“武

藏”号巨大的舰体朝他压了下来，他被吸进了漩涡，但很快又被甩了出来。被呛得半死的下山吐出了一大口海水，却又喝进去一大口油。他拼命抓住了一块木头，拼命呕吐起来。

细谷光着脚朝船底跑去，虽然双脚被刺得鲜血淋漓，但他一点儿都不觉得痛。他看见一个大黑洞，满是泡沫的海水汹涌灌入，把附近的人吸回舰内。“鱼雷洞！跟我来！”他一边喊着，一边沿陡峭的斜面朝舰首爬去，掉入水中。细谷看见了“武藏”号竖立起来的最后景象——在落日余晖中显出一个巨大黑影，他同样被巨舰沉没形成的漩涡吞进去又吐出来。细谷拼命向上游，头露出水面后，他开始猛吸美不可言的新鲜空气。

细谷以为，自己是舰上唯一的幸存者。但是很快，周围海面上冒出了一个又一个人头。他看到了同样满脸油污的副舰长加藤，海面上漂浮的燃油足有50毫米厚。大家都竭力寻找一切能漂浮的东西。细谷和加藤发现了一个大木箱，两人游过去抱着它漂了一个多小时。疲惫的加藤开始打瞌睡，细谷用拳头捶醒了他。即使到了这种时候，他们仍然有心情开玩笑。周围的水兵戏说：细谷竟敢揍长官，不想活啦？一些人在海面上引吭高歌，他们唱的是《君之代》《海军进行曲》，或者诸如《上海卖花姑娘》那样的流行歌曲。

即使场面如此惨烈，“滨风”号和“清霜”号却拒绝施以援手达3小时之久。有人说，当这两艘驱逐舰尝试前去救援时，它们的螺旋桨夺走了更多水兵的生命。大约4小时后，探照灯照亮了海面，驱逐舰开始抢救还活着的人。救援作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15分。“武藏”号2399名官兵中，1376人被“滨风”号和“清霜”号捞起向文莱返航。从“武藏”号受创的程度来看，能救出这么多人似乎值得肯定。但从时间跨度看来，救援工作本应该做得更好。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人拒绝接受救援，他直接向“武藏”号沉没的地方游去，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个人就是炮长越野。

顺带一提，2015年3月3日，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团队乘“章鱼”号来到了锡布延海，用深海探测器在1200米海底发现了“武藏”号的残骸。艾伦生前曾说：“受父亲在美国陆军服役的启发与鼓舞，我从小便着迷二战史。‘武藏’号是一个真正的工程奇迹。作为一名工程师，我特别欣赏这艘战舰的建造技术。非常荣幸，我能参与发现这艘军舰史上最重要的战列舰，并且铭记在‘武藏’号上服役的那些战士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

保罗·艾伦有“最富豪军迷”的雅称，“章鱼”号造价高达2.5亿美元。它是当今十大豪华游艇之一，拥有两个直升机升降坪，游泳池、棒球场、医院和视听影院各一座。2004年，艾伦还成立了“飞行遗产与战车博物馆”，许多二战和冷战时期不同型号的飞机和战车在这里得到了妥善保存和修复。作为艾伦财富方面的对立面，老酒这样的穷酸军迷只能写书聊以自慰了。

栗田16时发出的“舰队暂时西撤”的电报，不啻向日吉台地下室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此前，联合舰队司令部已经数次接到第二游击部队遭到美军空袭的电报，此时栗田突然提出西撤，确实让一众大腕儿感到棘手。作为第一主力的栗田舰队一旦放弃攻击，北方小泽舰队诱敌、南路西村和志摩舰队的联合突入以及基地航空部队的航空总攻击都将变得毫无意义。若因此导致“捷一号”作战彻底泡汤，海军还有何颜面去面对陆军、天皇乃至国内的广大民众？

丰田认为，即使第二游击部队向西撤退，也不可能脱离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何况栗田舰队一旦选择退却，将再也无法觅到战机。当务之急，是舰队必须冒死突进，方能博得一线生机。18时13分，丰田向栗田及参战各部发出了日本海军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封电报《联合舰队电令作第372号》：“确信天佑，全军突击！”这封看似严厉的电报实际上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实际上，在丰田发出电报之前，栗田已经掉头东进了。

“武藏”号的沉没对栗田舰队无疑是沉重打击，但现在显然不是悲伤的时候，栗田必须化悲痛为力量擦干眼泪继续前行。“捷一号”作战要求中路和南路舰队25日黎明突入莱特湾，摧毁美军登陆船队。由于当天应对美军空袭和两次折返消耗了数小时，中路舰队的进度明显滞后，这就意味着栗田舰队与西村舰队按计划实施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栗田和参谋长小柳、作战参谋大谷对未来航程进行了预估，舰队将比原计划晚5小时即于次日11时抵达莱特湾。当初栗田舰队选择文莱而不是在科伦湾加油，意味着舰队无法通过提高航速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战列舰和巡洋舰倒没问题，但莱特湾位于驱逐舰航程的极限，它们只能以耗油较少的经济航速航行，这同时意味着栗田舰队必须在白天走完最后一段最危险的航程。

18时55分，当栗田收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天佑”电报时，舰队掉头东进已经快两小时了。此时中路舰队还有4艘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1艘驱逐舰，其中2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带伤。“大和”号进水达到5000吨，相当于拖着一艘轻巡洋舰航行。夜幕降临，美军空袭至少次日清晨方能发起。但此去莱特湾航途遥远，前方势必面临无数艰难险阻。19时15分，栗田下令排出第24号航行序列，硬着头皮向前挺进。24分钟后，他致电民都洛岛圣何塞基地，请求派水上飞机对舰队将要通过的拉加斯皮群岛以东海域和莱特湾的情况实施侦察，及时通报侦察结果。

就在栗田舰队战战兢兢穿越锡布延海之时，日吉台地下室里的争论仍在持续。对栗田舰队擅自西撤的“荒唐行为”，以参谋长草鹿为首的少数人认为，应该对栗田的行为持宽容态度，容许他根据战场情况决定是否中止作战或做出战术变更。看来参加过珍珠港、中途岛等重要战役的草鹿对前线指挥官的难处有切身体会。但更多人认为，涉及作战问题应该由主管副参谋长负责，发给部队的作战电文除有司令官和参谋长签名之外，副参谋长也必须签署。出于对栗田可能违令的

考虑，19时55分，联合舰队司令部以副参谋长高田利种的名义再次致电栗田做出解释：

一、第一游击部队若就此返航，将彻底颠覆“捷一号”作战的基础，今后水面部队恐怕再无突入之机。

二、我基地航空部队和机动部队定于今夜至明日黎明对敌航母舰队发起攻击，期待可达成相当战果。

三、第一游击部队如继续挺进，将有助于南路西村和志摩舰队捕捉突入机会。

四、倘若贵部有机会突破圣贝纳迪诺海峡，即令推迟到明天白昼投入战斗，也要寻找与阻击我方行动的敌军水面舰队主力进行决战。

这封并无多大实际意义的电报22时52分被“大和”号接收到时，栗田舰队已突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联合舰队的指示连马后炮都算不上，且其中讲到的大道理栗田都懂。之前的20时20分，栗田接到西村发来的电报，“我部将于25日凌晨4时突入塔克洛班登陆场”。栗田、小柳和大谷等人一致认为，鉴于西村舰队实力太弱，还是让其与主力舰队会合后再发起进攻更为合适。21时45分，栗田致电西村：

一、主力舰队将于25日1时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沿萨马岛东岸南下，11时左右突入莱特湾锚地。

二、贵部按预定计划突入莱特湾后，于9时在苏禄安岛东北18公里海域与主力会合。

为保证突入行动成功，22时13分，栗田以严厉措辞致电福留和大西：“第一游击部队准备赌上全军覆没的命运实施生死一搏，突入塔克洛班登陆场，歼灭敌军登陆部队。基地航空部队应全力强行攻击敌航母舰队，希望以此达成全军作战之目的。”

世事竟然如此无常！日军第一主力栗田舰队拼命隐蔽行踪，却最早被美军发现，连续遭遇潜艇伏击和五轮空袭，损失惨重。担负诱敌任务的小泽舰队竭力暴露自己，美军最靠北的第三大队却疲于应对日军陆基航空队和机动部队的联合进攻，谢尔曼少将迟迟派不出搜索机。当天美军参加防御战的飞行员汇报说，部分与他们交火的日机具备尾钩，它们只可能来自航母，而不是吕宋岛陆上机场。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说明美军舰队至少谢尔曼第三大队已处在日军航母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之内。

根据清晨拟订的侦察计划，谢尔曼本拟出动5个搜索小组，每组由1架“地狱俯冲者”和2架“地狱猫”组成，另有4架“地狱猫”在其后方执行信息传输任务。但面对小泽和福留的联合攻击，谢尔曼只好出动尽可能多的战斗机迎击，之前的侦察计划被暂时搁置。哈尔西和米切尔一再催促谢尔曼按计划对日军航母最可能出现的北方海域实施搜索。14时06分，日军攻势渐弱，忙里偷闲的谢尔曼这才下令出动了“列克星敦”号5架俯冲轰炸机，对350度到40度方位实施带弹搜索，每架飞机携带1颗454公斤炸弹。原计划执行护航和传递信息任务的“地狱猫”肯定没有了。

美国人的侦察效率的确惊人，5架飞机就有3架有所斩获。15时40分，负责20度到30度范围的赫伯特·沃尔特斯中尉在北纬18度10分、东经124度30分海域发现了日军“特混舰队”。借助云层掩护，赫伯特抵近实施低空观察，确认敌舰队中有4艘战列舰，其中1艘“外观为‘伊势级’，后方有飞行甲板”，为其护航的有5艘至6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飞机钻出云层后，遭到日军防空炮火射击。因发出接敌电报后未见母舰发出“收到”信号，赫伯特放弃攻击直接返航。沃尔特斯发现的无疑正是松田的前卫舰队。

16时整，负责350度到0度搜索的诺曼·瑟蒙上尉在北纬19度40分、东经123度发现2艘敌驱逐舰，航向240度，航速15节。在向舰队发

出接敌报告后，瑟蒙从2600米高度对日舰俯冲投弹，声称获得近失。

当天收获最大的当数负责30度到40度范围的斯图尔特·克拉普瑟中尉。16时40分，他在北纬18度25分、东经125度28分发现一支航母舰队，随即发回了接敌电报：“敌舰队中有2艘‘翔鹤级’航母，1艘舰级不明轻型航母，3艘轻巡洋舰，可能有1艘重巡洋舰和3艘以上驱逐舰，航向270度，航速15节，距我舰队350公里。”在连续发出5次接敌报告之后，克拉普瑟驾机爬升至2300米高度向敌舰俯冲，但是未能成功投弹。克拉普瑟在爬高逃离时遭到10架零战围攻，电报员J. 伯恩斯二等航空无线电军士操作机枪进行反击，声称击落敌机1架。两人发现的无疑正是小泽亲自领军的机动部队主力。到18时，美军5架轰炸机均安全返回“列克星敦”号。

从11时24分开始，小泽陆续收到栗田发出的数封电文，得知第一游击部队在锡布延海遭到美军舰载机的轮番攻击。小泽由此断定，机动部队仍未能被美军发现，诱敌目的并未达到。思忖再三，小泽毅然决定派前卫舰队向南行驶，尽快吸引美军舰队主力北上。14时39分，小泽向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了《机动部队本队机密第241439番电》：“由‘日向’号、‘伊势’号及‘初月’号、‘霜月’号、‘若月’号、‘秋月’号组成前卫舰队，在松田少将的率领下向南方出击，务必借良机攻击消灭残敌。机动部队主力于16时回收飞机后向东南方向航行，继续进行明早之战斗。”

根据小泽的命令，松田率前卫舰队以210度航向驶向西南，小泽主力部队向西航行。16时过后，机动部队主力接连遭到美军舰载机的跟踪，那正是克拉普瑟中尉的飞机。在高射炮火打响的同时，10架零战——“瑞鹤”号7架、“千代田”号3架——在小林保平的率领下升空拦截，未果。通过截听敌机发出的电报，小泽知道舰队行踪终于被美国人发现——实在太好了！以前被敌发现带来的往往是沮丧，现在却变成了兴奋，这一幕实在太滑稽了。16时50分，激动不已的小泽同时

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及各路友军：“我部于16时45分遭敌舰载机跟踪，诱敌成功！”遗憾的是，由于“大和”号电信室的耽搁，栗田一直到三天后才看到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彼时黄瓜菜不但凉了，而且馊了。

17时，小泽命令燃油不足的驱逐舰“桐”号在“杉”号的护航下向高雄返航。19时10分，小泽和栗田同样接到了丰田18时13分发出的“天佑”电报。小泽决定按命令行事，命令舰队以140度航向出击，次日6时以残存舰载机对美军发起最后的攻击，减轻栗田舰队的压力。20时整，接到栗田舰队向西撤退的电文——事实上栗田此时已经反转——小泽认为第一游击部队已经撤出相当距离，机动部队继续南下完全失去现实意义。他于20时10分决定全体反转北上。21时27分，小泽电令松田前卫部队“迅速向北脱离”。

就在机动部队掉头北上之际，小泽再次接到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最新电令《机密第141959番电》：“各部需按照《电令作第372号》之要求实施突击。”第372号就是丰田那封“天佑”著名电令。小泽及众幕僚推测，美军很可能已经知晓了栗田舰队的作战意图，将在次日对他们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小泽决定“彻底赌上自身存亡策应栗田舰队之突击”。但要实现牵制美军主力舰队的目的，空中力量损耗殆尽的机动部队只有南下牺牲自己一条路可走。23时53分，小泽向各部发出《机动部队本队电令作第15号》：“机动部队本队取航向140度，航速16节，25日6时与前卫部队及‘杉’号会合；‘桐’号独自前往奄美大岛补给后迅速返回与主力会合。”就在小泽发出南下命令的同时，哈尔西已率三个航母大队快速北上，20世纪海战史上最后一场航母对决一触即发。

16时42分，哈尔西收到米切尔发来的紧急电报，侦察机先后发现日军3支舰队：15时40分发现的第一支舰队包含4艘战列舰、5艘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航向210度，航速15节，其中1艘战列舰后部有飞行甲

板；16时整发现敌2艘驱逐舰，航向240度，航速12节；16时40分发现由2艘“翔鹤级”航母、1艘轻型航母、3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三支舰队，航向270度，航速15节。米切尔建议击沉“普林斯顿”号，哈尔西授权他自主处理受伤航母。

敌北方舰队的位置被迅速标注在海图上。日本人的意图非常明显，早先发现的日军南路舰队（西村和志摩舰队在美国人眼中是同一支舰队）和中路舰队（栗田）正在赶往莱特湾，突袭美军登陆船队。参谋们推测，上述两支舰队很可能约定10月25日抵达莱特湾。现在看来，南路舰队很可能如期抵达，但中路舰队因遭到空袭返航肯定会爽约。即使他们以最快速度掉头东进，也不可能在25日11时前进入莱特湾。这样金凯德完全可以先派出舰队主力在苏里高海峡击溃日军南路舰队，然后移师北上，阻击试图从东部进入莱特湾的日军中路舰队。鉴于这支舰队在上午和中午的空袭中已经遭到极大削弱，虽然奥尔登多夫麾下那些老式战列舰速度不快，但在守株待兔式的防御战中，他们的356毫米和406毫米主炮完全可以击溃南北两路来犯之敌。况且，金凯德手中还有为数众多的护航航母，同样携带有相当数量的鱼雷机。

突然现身北方的小泽舰队对“蛮牛”哈尔西来说，不啻为斗牛士手中挥动的红布。哈尔西确信，“自己已经把所有拼板拼到一起了”。目前看来，只有北方这支日军舰队拥有航母，战斗半径比其余两支要大数百公里，他们无疑才是日军的第一主力。虽然侦察报告只发现了3艘航母，但哈尔西不相信这就是日军机动部队的全部兵力。日军一向擅长分兵，其余尚未被发现的航母肯定就在已发现的目标附近。虽然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已毋庸置疑，但战争进程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日本人在每次战役的收尾阶段都能成功逃脱，保证绝大多数舰船不受损害，在美国人大胜的中途岛海战和马里亚纳海战中也是如此。包括哈尔西在内的一众美军高级将领都急于改变这一点。

想起好友斯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因用兵过于谨慎而备受指责，哈尔西决心紧紧抓住眼前的这次机会，取得一举全歼残存敌军航母的胜利。他努力克制自己，不要立即下令去进攻日军北路舰队。如果飞机立即出击攻敌，在返回航母时会是深夜，大多数美军飞行员并不具备夜间起降的能力，马里亚纳海战夜间降落损失惨重的教训犹在眼前。再者，眼下实际状况也与当时不同：马里亚纳海战时日军是在败退，如果不及时出击很可能导致敌军逃逸；现在日军迎面驶来，暂时不会掉头撤走。由于日军舰载机的攻击半径大于美机，现在最稳妥的办法是利用暗夜掩护缩短与敌人的距离，在次日拂晓时分发起突然攻击，一剑封喉。哈尔西面临以下三种战术选择。

一、使用手中的三个大队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这种选择将使第三舰队置于敌军航母舰队和陆基机场之间，敌人舰载机和陆基战机不但可以联合夹击美军，日军航母还可以待在美机航程之外实施穿梭轰炸。他们的飞机完成攻击后可以直接飞往吕宋岛陆上机场加油挂弹，返程时实施第二次轰炸。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米切尔的攻击机先发制人，基本瘫痪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机场，日军就无法实施“穿梭”轰炸了。但现在要摧毁菲律宾群岛所有70个日军机场显然不太现实。哈尔西认为：“在日军水面舰艇编队和舰载航空兵部队能够协同作战之前，将舰队放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守株待兔，是一种幼稚和愚蠢的行为！”

二、用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口头组建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样就要至少留下一个特混大队掩护该舰队免遭日军陆基战机的攻击。麦凯恩第一大队实力最强，但现在距离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由此看出，之前哈尔西放走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的“邦克山”号是多么不明智呀！这样哈尔西只能用两个大队去迎战实力尚不明确的日军机动部队，而且其中至少一个大队因抽调舰艇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实力极大削弱。

三、放弃圣贝纳迪诺海峡，所有三个航母大队悉数北上，迎击并歼灭日军机动部队。哈尔西认为，这是眼下最现实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在他眼中，攻击距离最远、打击能力最强的航母舰队无疑才是“敌军第一主力”。哈尔西坚信，迎击并歼灭敌军航母舰队将会为美军走向胜利做出最大、最直接的贡献，也是目前第三舰队的第一要务。他希望身边的全部舰只能够统一行动，这样既可使用所有火炮加强航母的对空防御，也可集中使用舰载机加强舰队的空中掩护。

对实力明显并不弱小的日军中路舰队，哈尔西并不十分担心。航空参谋莫尔顿中校坚称，返航飞行员的汇报显示日军已经遭遇重创，舰炮和火控系统近乎失灵。哈尔西全盘接受了飞行员的报告，后来他解释说：“虽然他们的报告实际上乐观得有些危险，但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哈尔西认为，日军严重受损的中路舰队即使能够侥幸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逼近莱特湾，也势必被第七舰队护航航母的舰载机击退。况且，还有奥尔登多夫火力支援大队的众多水面舰艇在等着他们。也就是说，日军中路舰队进入莱特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确切情报显示，这支舰队中并无运输船存在。即使最坏的情况出现，日本人突破所有防线进入莱特湾，也只能干些打了就跑的勾当，对岸上作战影响不大。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像猫蹲在耗子洞口一样埋伏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口附近，错失消灭敌军航母的最佳机会呢？17时左右，负责监视栗田舰队的最后一架侦察机发回报告说，日军舰队已经掉头仓皇西撤，哈尔西彻底放心了。

哈尔西清楚，全军北上必然要冒一定风险。不过，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胜利多半是冒了一定风险的，这是预料中的事。战争已到了收尾阶段，哈尔西竟然还未亲自指挥过一场像样的海战。最初在珊瑚海，他因带队空袭东京第一次失去了打击日军航母舰队的机会。在中途岛，他因患病再次坐失良机，变相促成了好友斯普鲁恩斯脱颖而出。现在，很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出现了，哈尔西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抓

住它。如果能借本次作战彻底消灭日军航空母舰，那么在今后的战斗中，美军就“不必惧怕来自海上的威胁”。在珍珠港等待接班乃至后来征战海上的几个月里，在起居室、待命室和军官俱乐部，哈尔西不断听到人们对斯普鲁恩斯用兵保守的议论甚至是尖锐批评。他可不想像好友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那样，让日军最后的航母力量逃之夭夭，因此被人指责缺乏攻击性。

哈尔西试图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依据。他想起了尼米兹那句没有序号的特殊命令：“尽一切可能，捕捉或创造机会摧毁敌军舰队。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那么摧毁敌人舰队就是你们的首要任务。”哈尔西据此认为，第三舰队的根本任务就是进攻，而不是防御。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的职责是率领第三舰队摧毁日军舰队，而不是保护第七舰队。”哈尔西显然把尼米兹命令中最重要的第一句话给忘掉了：“第三舰队的任务，是为在菲律宾中部登陆的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提供支援和掩护，协助他们夺取计划中的所有目标，消灭该地区的日军海空力量。”

第三舰队司令部得出的结论依据两个致命误算：严重高估了北路小泽舰队的实力，同时低估了中路栗田舰队的战斗力。所有参会军官一致决定：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全军北上，进攻并歼灭日军航母舰队。“我们全速北上，”哈尔西一锤定音，“让日军那些航空母舰成为永久的回忆吧！”即使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哈尔西依然不愿改口。“做出全力进攻北路舰队的决策是勉为其难的，”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即使今天，如果还是在同样的背景条件下，还是我当时获得的那些信息，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决策。”

天色渐暗，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但过早行动可能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打草惊蛇，敌军就可能及时北撤到有利的阵位。20时刚过，哈尔西来到旗舰海图室，用手指向最后报告显示日军北路舰队的所在位置，“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他告诉卡尼少将，“米克，

告诉所有人，立即北上。”和栗田一样，哈尔西已经48个小时没合眼了。在发出上述指令之后，他回到司令官舱室，准备利用战斗打响前的时间打个盹儿。

戴维森和博根很快收到了参谋长卡尼以哈尔西名义发出的命令：“麦凯恩第一大队以最快速度向主力靠拢；戴维森第四大队和博根第二大队以25节北上，午夜时分与谢尔曼第三大队会合，25日清晨对日军航母舰队发起攻击。”

20时24分，卡尼同时向金凯德、尼米兹和华盛顿的金上将发出《第三舰队242024电》：“当地时间19时25分，锡布延海敌军舰队位于北纬12度45分、东经122度40分海域，航向120度，航速12节。战报显示敌舰队已经遭受重创。我正率三个特混大队星夜北上，预计将在明日拂晓时分打击敌航母舰队。”

任何读过哈尔西15时12分电报的人，都会认为他手中现在有四支大队：谢尔曼、博根、戴维森三个航母大队，李中将以新式战列舰为核心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至少金、尼米兹、金凯德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一致认为，哈尔西在电报中说率三个特混大队北上，预示着刚刚组建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被留下来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后来金凯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相信被留下来的是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因为无法相信哈尔西会留下其他舰队。从舰队组成来看，第三十四特混舰队也最适合留下。”

尼米兹和参谋与金凯德的判断一样。尼米兹只是担心：哈尔西只留下缺少空中保护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能否完成阻击日军中路舰队同时防御日军空袭的双重任务？出于对好友的信任以及早就养成的让一线指挥官自主决定战术的习惯，尼米兹并未采取干预措施。

斯普鲁恩斯恰好也在珍珠港，他正在组织第五舰队参谋班子制订进攻硫黄岛的作战计划。习惯做甩手掌柜的斯普鲁恩斯肯定不会干涉

具体事务，他把计划制订统统交给了新任参谋长戴维斯少将。值此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即将打响之际，斯普鲁恩斯当然会给予高度关注。在得知前线相关情况之后，斯普鲁恩斯用手指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用他一贯的轻声细语说：“如果是我，就会把兵力放在这个地方。”

所有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按照哈尔西15时12分的电报，他的旗舰“新泽西”号属于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熟悉“蛮牛”脾性的人怎么会相信，他派出所有航母北上进攻敌军航母，而将自己留在海峡之外，等待一支业已遭受重创的水面舰队，那支舰队会不会来尚不确定。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哈尔西电报中说“正在北上”，说明“新泽西”号也在北上之列，同时也意味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根本不可能留下来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峡。

如果哈尔西在电报中明确说明“所有特混大队”，而不是“三个特混大队”，上述误解就不会发生，莱特湾海战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会迥然不同。在1959年5月的《海军学院学报》上，金凯德海军上将——他于1945年4月3日获得晋升——发表了一篇论述海军高级将领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的署名文章，文中写道：“军人应该能用英语清楚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发出的命令应该是明确的。”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人都应该清楚，金凯德的这段话影射的是谁。

谢尔曼少将完全赞同全军北上的决定，他正为损失“普林斯顿”号气愤难平。“北方敌军航母舰队已经是我们餐桌上的肉，”谢尔曼告诉参谋们，“它们的距离已经足够近了，这回它们是跑不了的。战场态势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种，而且我感觉到现在我们有机会彻底消灭敌军舰队主力，包括宝贵的航母在内，这是日军无法承受的损失。”

支持哈尔西决定的人绝不在少数。即使在后来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作战参谋约翰·萨奇上校依然坚决赞成哈

尔西的做法。“如果我是哈尔西将军，而且这件事情从头再来一遍，甚至是知道了那些书上所写的一切之后，”萨奇说这话时，战争已结束数年了，“我仍然会选择北上打击日军航母，我认为哈尔西将军的决策非常正确，虽然这确实有些冒险。”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上述观点。米切尔的参谋长阿利·伯克上校就相对冷静得多。伯克认为，既然日军舰载机白天参与了对谢尔曼大队的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航母已经在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以北海域停留至少一天了。它们为什么不配合吕宋岛日军陆基战机进攻第三舰队，以彻底清除中路和南路舰队的障碍呢？另外据返航飞行员报告说，大量幸存日机并未飞向北方，而是飞向了吕宋岛方向。

伯克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军之所以没那么做，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做不到。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伯克曾经亲眼看到日军飞机像“火鸡”那样被无情屠戮。之前的台湾海空战中，又有大量日军舰载机被击落。伯克认为，日军遭受惨重损失，已经不可能再有足够的受过充分训练的飞行员来组织一次像样的海空战。如果真是那样，他们为什么还会出现在北方呢？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使不能将第三舰队从日军中路舰队前进之路上驱走，他们也完全可以牺牲自己，将第三舰队主力从中路舰队前方引开。也就是说，北方出现的日军航母很可能仅仅是诱饵。伯克的分析和判断与日军的意图完全吻合：这家伙战后能连任三届海军作战部长，果真不是浪得虚名呀！

伯克为自己的判断感到兴奋，他立即找到米切尔，要求司令官将上述分析转告哈尔西。米切尔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我想，你很可能是对的！”但米切尔表示，再没有比下属插手批评一个已经在执行的作战方案更糟糕的事情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烦扰哈尔西将军，他已经够忙了，他心里装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之前哈尔西发布的一系列命令让米切尔觉得，自己已经被架空，成了战场上无所事事的人。毫无疑问，错过前4次航母大战的哈尔西，不想再错过可能是最后一次与日军航母交战的机会，他准备亲自指挥作战。米切尔已经构思了一个作战计划，就是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快速北上，航途中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前出与日军北路舰队实施夜战。拂晓时分，航母再出动舰载机扫荡日军残存舰只。收拾完敌军北路舰队后，第三舰队就能高速南下，即使来不及阻止日军中路舰队进入莱特湾，至少也可以在其返航时予以歼灭。

众参谋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妥善的计划，并建议将它呈送哈尔西将军。米切尔没有采纳参谋们的建议，他怕因此打乱哈尔西的总体部署。他告诉伯克，按照上述思路将详细方案制订出来，一旦时机成熟即可投入实施。安排好上述事项之后，累得几乎散了架的米切尔转身回到司令官舱室，准备小憩。离开前他告诉大家：“请记住，现在是哈尔西将军在亲自指挥。”

此前，“独立”号已经出动夜间鱼雷机中队的“复仇者”，对日军中路舰队实施跟踪。23时04分，飞行员连续发回报告，日军中路舰队呈纵队队形，正在布利亚斯和迪高之间航行，此处距离圣贝纳迪诺海峡只有70公里。海峡两岸的航标灯也打开了，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作战参谋詹姆斯·弗拉特利中校在海图上做了标记，然后和参谋长伯克一起来到司令官舱室，叫醒了酣睡中的米切尔中将。面对日军舰队将很快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的现实状况，伯克和弗拉特利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派遣战列舰舰队到海峡出口，截击日军中路舰队。

“司令官，我们最好建议哈尔西将军掉头。”弗拉特利说。

“哈尔西将军收到日军舰队掉头的报告了吗？”米切尔翻过来身问。

“是的，他有。”弗拉特利回答说，他感到司令官非常忧虑，看上去足足超过80岁。

米切尔侧着身子，头枕着手臂想了一会儿。“哈尔西将军有我们有的所有情报，他也许有比我们更多的情报。他是个大忙人，正在计划作战的事情，指挥一次复杂的战役，任何不必要的建议反而会增加他的麻烦，不会对他有帮助的。”米切尔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补充道，“他如果需要我的建议，会来问我的。”说完，他翻过身，继续呼呼大睡。

接到日军中路舰队再次反转的消息后，博根少将同样感到了不安。他通过TBS与“独立”号舰长爱德华·尤恩上校讨论了当前局势。博根担心，哈尔西并没有收到日军中路舰队反转的消息，于是向“新泽西”号发出了一封提醒电文。第三舰队一名参谋回复说，侦察机的报告获悉，已经告知了哈尔西将军。当博根准备重复报告内容时，那名军官回应道：“是的，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博根听出，对方是“一种非常不耐烦的口气”。依然放心不下的博根立即起草了一份作战计划：由李中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与自己的第二大队携手南下，共同阻击日军中路舰队；谢尔曼第三大队和戴维森第四大队联手北上，攻击日军机动部队。上述想法发往“新泽西”号后，一直没有收到回音。有参谋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博根的请命都无法打动哈尔西，因为“新泽西”号本身就属于第二大队。此时哈尔西眼中只有小泽的航母，他绝对不会跟随第二大队南下去阻击栗田的。

“华盛顿”号战列舰上，李中将和参谋们也在讨论舰队北上可能带来的问题。他们担心，日军北路舰队的目的就是引诱美军主力北上远离莱特湾，为中路和南路舰队的突入扫清障碍。大家提议李中将向哈尔西汇报，说明完全放弃圣贝纳迪诺海峡是不慎重的。李认可众人

的意见。他相信只要派遣一支战列舰分队，就可以堵住海峡出口，用“T”形阵压制敌人中路舰队，就像奥尔登多夫在苏里高海峡对付西村和志摩那样。李认为，凭借战列舰和护航舰只的高射炮火，舰队即使在白天也能应对敌军的空袭，条件是哈尔西能够派出1到2艘轻型航母和他随行。

李及时与“新泽西”号取得联系，讲述了自己的上述想法。和博根一样，他得到的答复还是那句“知道了”。一名参谋军官认为，做出上述答复的肯定不是哈尔西将军本人，很可能是他休息时指定的临时代理人。恰在此时，“独立”号夜间侦察机的报告到了，日军中路舰队已经掉头，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快速驶来。感觉事态严重的李再次进行了试探，从“新泽西”号得到的答复还是那个不耐烦的“知道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评估了海军将领间的关系，最终达成共识：哈尔西将军是最不愿意接受不同意见的人。大家担心，如果李将军告诉哈尔西应该怎么做，他很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让哈尔西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自己找到结论。李中将最后也放弃了。

历史从来不相信假设，但此时老酒忍不住还是要假设一番。如果李和博根的建议被哈尔西采纳，美军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南下封堵圣贝纳迪诺海峡，25日中午之前，一场战列舰之间势均力敌的巅峰对决——李的“华盛顿”号、“新泽西”号、“衣阿华”号、“阿拉巴马”号对轰栗田的“大和”号、“长门”号“金刚”号和“榛名”号——将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海域隆重上演，苏里高海峡之战将因此黯然失色。

与李中将和博根少将的幕僚类似，第四大队的参谋班子同样对哈尔西的命令产生了质疑。戴维森少将和参谋长詹姆斯·罗素上校一致

认为，现在舰队应该向南航行，而不是向北。戴维森告诉参谋长：

“詹姆斯，我们向莱特湾的两栖作战部队撒了个大谎。”罗素点头表示认可，接着反问道：“你希望对哈尔西将军说点儿什么吗？”戴维森苦笑着摇了摇头：“哈尔西将军拥有更多更全面的情报，他做出上述决定，很可能源于我们并不知道的原因。”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当天晚上，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大多数高级军官对哈尔西及其参谋的做法表示了反感。

第三舰队的参谋粗暴拒绝了来自多方的建议，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此前，他们已经和哈尔西充分讨论过日军北方舰队属于诱饵的可能性，最终认为事情太过荒唐被否决了。大家的结论是航母无价，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用宝贵的航母充当沦为二线部队的战列舰的诱饵。作为一名“迟到的老哥”，哈尔西最早意识到航母将在未来的海战中占主导作用，这当然值得肯定。但也许正因为此，他忽略了另外一点，在某些特定场合，战列舰同样具有巨大威力。如果换成大舰巨炮派的斯普鲁恩斯在此，结论就可能有所不同。

23时45分，谢尔曼第三大队向东会入大部队，哈尔西终于聚拢了自己的打击力量。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减速为16节，航向正北。舰队突然减速让伯克有点蒙，他再次叫醒了米切尔：“将军，舰队会合之后，我们有战术指挥权吗？”

“是的，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战术指挥官。你为什么问这个？”米切尔问。

“但是，哈尔西将军正在下达战术命令。”伯克回答。

“那么就把它接过来。”米切尔的语调依然不徐不疾。

于是伯克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名义通过TBS发出指令，3个大队以纵队前进，航向正北，航速25节。他希望通过高速航行，执

行米切尔“夜间实施水面打击，拂晓发起空袭”的计划。

伯克的命令很快被第三舰队的参谋取消，他们通知各大队航速降回16节。哈尔西已经做出了降低航速的决定，他担心暗夜中与日军北路舰队擦肩而过。如果小泽向南航行，在第三舰队右翼占位，他们就可以利用吕宋岛陆上机场实施穿梭轰炸。小泽如果从左翼也就是第三舰队和吕宋岛之间寻隙南下，就可以高速前进和中路栗田舰队会合，最后与南路的西村和志摩舰队南北夹击莱特湾。

伯克不清楚“新泽西”号上的讨论内容。看到第三舰队的参谋军官以自己而不是以哈尔西将军的名义撤销加速命令，伯克再次通过TBS命令3个特混大队加速至25节。老酒估计，戴维森、谢尔曼和博根肯定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好在美国人有的是钱，不在乎频繁变换航速浪费的燃油。

25日凌晨1时，哈尔西睡醒了。来到舰桥上的哈尔西发现舰队航速提了上来，于是再次下令降速到16节。他显然不知道是伯克在暗中捣鬼。哈尔西命令“独立”号派出夜航飞机实施搜索。伯克以米切尔的名义接令后，很恭敬地建议取消这道命令，因为日军很可能会发现侦察机，进而改变航向实施规避或转身逃跑。

“你有我们没有掌握的情报吗？”哈尔西问。

“没有。”伯克回答。

“那么，请立即派出搜索机。”哈尔西的口气不容置疑。

哈尔西全军北上的决定导致圣贝纳迪诺海峡门户洞开，陷入无兵把守的状态。战场上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哈尔西率第三舰队气势汹汹扑向小泽诱饵舰队，在他身后，栗田、西村和志摩三支日军舰队却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莱特湾美军登陆部队和金凯德的第七舰队发起了猛烈进攻！

战列舰的挽歌 ——苏里高海峡夜战

尽管在10月24日损失了超级战列舰“武藏”号，但丰田精心策划的“捷一号”作战正在按计划顺利展开。小泽成功将哈尔西诱向北方，圣贝纳迪诺海峡门户洞开，栗田主力舰队此去莱特湾已是一片坦途。在南方，西村、志摩两支几乎完好无损的舰队正向苏里高海峡悄然逼近。

24日上午，西村舰队仅遭遇过一轮空袭，损失轻微。这种优厚待遇和中路栗田舰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在于哈尔西对这支“迷你”舰队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中路栗田舰队和随后出现的小泽舰队都比它要“肥得多”。即使加上跟在后边的志摩舰队，南路日军总共也不过2艘老式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哈尔西的牛眼先是紧盯栗田，后来突然变成了小泽。他认为用无坚不摧的第三舰队攻击南路这样一支微不足道的偏师简直就是“贻误青春”，还是把它们扔给金凯德打发算了。哈尔西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

根据哈尔西的命令，24日上午，戴维森少将率第四大队向北方博根少将第二大队靠拢，这样他虽然将中路的栗田舰队纳入自己的攻击范围，却再也够不到南路的西村舰队了。金凯德第七舰队并不强大的空中力量忙于支援岛上作战，正因为此，原本认为风险最大的西村舰队得以在苏禄海以18节速度平安航行，比预定计划早3小时进入棉兰老海。照此推算，舰队进入莱特湾的时间也会比原计划提前1小时，如果前方没有美军舰队拦截的话。

考虑到老迈的“山城”号和“扶桑”号最高航速只有20节，西村舰队可以说是在全速前进。值得一提的是，西村知道身后有一支友军，即志摩清英的第二游击部队。志摩也清楚西村就在前面不远处

——两人之间实际距离为60公里——但他并未加速追上与西村会合。志摩舰队所有舰船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想追上西村是分分钟的事儿。南路日军实际上是两支互不理睬、独立行进的舰队。这并非因为无线电静默——其间西村曾多次主动和栗田联系——或者通信不良，而是另有其他奥妙。

志摩和西村是海兵第三十九期同班同学，但谈不上交情深厚。在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两人各使心计，明争暗斗，以致产生了严重隔阂。毕业时吊床号高于西村的志摩为人圆滑，有长时间在海军省和军令部履职经历，和上峰关系相当融洽。志摩虽具有娴熟的管理技能，但实战经验远远称不上丰富。志摩之父志摩清直当年在“松岛”号上服役时，在19世纪末与大清北洋水师那场著名的黄海海战中战死，志摩头顶因此罩上了一层烈士遗属的光环。与之相反，西村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打拼，他的荣誉大多是在战舰甲板上挣得的。西村缺少藩阀背景，绰号“岗哨之神”便是他多年以来勤勤恳恳、不喜逢迎的真实写照。一些日本史学家甚至戏称，西村是“一生从未踏过‘红砖’大门的人”——“红砖”是海军省和军令部的别称。称得上船油子的西村常年征战海上，仅在海军大学进修时上岸过10个月时间。这种经历和他早一期的师兄，现在顶头上司栗田颇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西村和栗田私交甚笃，平时一样沉默寡言。

综合以上诸多因素，志摩仕途要远远顺于西村。志摩于1939年11月晋升少将，比西村早了整整一年。志摩于1943年5月晋升中将，而西村晋升中将已经是1943年11月的事情了。按照日本海军惯例，志摩属于西村的先任。如果两人执行同一项任务，西村必须接受志摩的指挥，这让西村心里极度不爽。况且莱特湾海战打响时，志摩已是第五舰队堂堂司令官，西村指挥的不过是第二战列舰战队——日本海军舰队的级别远高于战队。南路日军两支舰队一旦会合，西村接受志摩指挥就显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

从航途中西村多次发电报给栗田，而对近在咫尺的志摩不理不睬可以看出，西村不愿意接受所谓“通信专家”志摩的指挥。况且西村认为，自己舰队主力是2艘战列舰，志摩手中只有2艘重巡洋舰，凭什么我要主动和你会合并接受你的指挥？这可能正是西村加紧赶路，不愿主动减速等待志摩的主要原因。

西村不愿接受志摩指挥，志摩还真不大愿意指挥他。志摩清楚西村一向看不惯自己，他眼中的西村当然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抛开两人私下不睦的因素，最近一段时期，志摩第五舰队被当作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先是被要求配合小泽机动部队作战，后来受命前往扫荡“台湾海空战”逃脱的“残敌”，之后又稀里糊涂被划归西南方面舰队。虽然近期未经一战，但志摩舰队可真没少跑路，也凭空浪费了不少宝贵的燃油。从马公出发之前，志摩才被简单告知“捷一号”作战的内容。志摩手下舰船战力较弱，战列舰和航母一艘都没有，对美军部署也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志摩认为自己就是想指挥西村也指挥不了。所以他也不想主动去联系西村，免得西村不听指挥，自讨没趣儿。

还有一点，虽然不知晓美军的具体部署，但敌人实力强大，精明过人的志摩还是非常清楚的。志摩本人对所谓的“捷一号”作战本就不太认同，认为这仗根本没有打赢的可能，不管是小泽的北路、栗田的中路，还是自己所在的南路。如果出任南路舰队总指挥，最终打败仗的黑锅肯定得自己来背。混惯了机关的志摩一向滑头，从之前他奉命出击扫荡残敌，稍有风吹草动转身溜之大吉就能看出端倪。现今状况，不如来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独自作战为妙。反正你西村的实力比我强，那你就在前面带路吧！万一西村舰队有所闪失，自己还可以及时掉头跑路。正因为此，志摩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跟在西村身后，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两支执行相同任务、相距仅数十公里的舰队，居然彼此互不联系，自顾自埋头向莱特湾冲去。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西村和志摩合兵一处，他们未来生还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如此浅显的道理，难道长年征战海上的西村不明白吗？遗憾的是，除三大祥瑞之一“时雨”号侥幸逃脱之外，西村舰队其余舰只全部战沉在苏里高海峡。28名幸存水兵中，无一人来自西村舰队司令部，或是旗舰高级军官。因此，后人缺乏西村决策的权威性依据，只能凭主观进行推断。关于西村加速赶路的行动，相对合理的解释有三个。

其一，西村的三个儿子中，唯一活下来的桢治不久前在菲律宾战死。对西村来说，似乎人生已经失去意义。在接到率舰队穿越苏里高海峡突击莱特湾的命令时，西村可能认为，自己的死意味着赎罪和成就感。考虑到自杀仪式在日本伦理中占有崇高地位，这种解释看上去应该是合理的。

出征前西村的反常表现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当被指令参加“捷一号”作战时，西村简直就像武士得到了极为理想的死地一样，欣然率队奔赴林加。第二战队到达林加已是10月10日深夜，离舰队最后出击只剩12天时间了。匆忙赶到林加的西村并不重视战前训练，而是反复向官兵灌输“决死一战，玉碎报国”的思想。分兵前最后一次晚宴上，西村频频举杯向所有与会者敬酒，俨然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诀别姿态，连参谋长小柳都看出来了。

其二，西村清楚自己与栗田舰队同时抵达莱特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其中一支舰队提前到达，就要等待另一支姗姗来迟的友军。清晨，“最上”号水上飞机发回的情报显示，美军在莱特湾拥有强大的水上力量，自己获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西村执意快速赶路，可能因为他清楚战役胜负取决于栗田中路舰队，任何能帮助战局推动的行为都是正确的。换句话说，西村希望“丢炮保车”，将尽可能多的美军引向自己。苏禄海位于美军陆基航空兵的攻击范围之内，当初让西村舰队选择这条最危险的航线，本身就有吸引美军、减轻主力舰队压

力的考虑，这一点西村无疑是心知肚明的：既然注定毫无生还希望，还不如死得更悲壮、更有价值一些。

其三，对西村和他的幕僚来说，舰队穿越苏里高海峡的最佳时间必定是午夜到拂晓之间。如果在白昼通过海峡，意味着舰队将遭受美军舰载机的无休止空袭，那里只有有限的机动空间。日本人对夜战素来自信，西村和参谋们可能认为，凭借夜色掩护穿越海峡，才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也是成功的唯一希望。西村拒绝降低航速，是试图赶在天黑之前进入苏里高海峡。

幸存的“时雨”号舰长西野繁战后的叙述，为上述推测提供了佐证。西野坦承，自杀式行动是可以接受的，“西村将军是一位老派海军将领，喜欢夜间作战甚于昼间战斗”。西村就这样义无反顾，冲向了自己的最后坟场。

苏里高海峡长80公里，南部宽22公里，北部宽46公里，从南到北近乎垂直，易守难攻。对日本人尤其不利的是，海峡两岸遍布崎岖的悬崖，美军舰艇可以利用岛屿的掩护隐匿行踪，日军很难通过目视或雷达发现美军。日军舰队从海峡南端以纵队北上，给美军堵住海峡出口，占据“T”字头提供了绝佳机会。

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北上之后，金凯德知道，守卫苏里高海峡的艰巨任务只能由第七舰队独立承担了。幸运的是，他手中有足够的兵力可供调配。金凯德认为，圣贝纳迪诺海峡方向无须担忧。有李中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把守海峡出口，日军中路舰队是无法轻易穿越的。既然北方暂时无忧，自己就可以把第七舰队所有力量放心使用在苏里高海峡方向。

发现日军第二支来袭舰队之后，金凯德再没获得进一步信息。说实在话，既然肯尼第五航空队尚不具备进驻莱特岛支援地面作战的能力，就应该在搜索上投入更多力量，尤其是南方要地苏禄海和苏里高

海峡。24日下午，他们更应该出动莫罗泰岛长腿的B-24攻击已被发现的西村舰队和志摩舰队。日军舰队企图通过苏禄海进而穿越苏里高海峡突袭莱特湾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金凯德在24日上午已经开始准备迎击。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有几乎一整天时间思考如何部署兵力”。

金凯德不像哈尔西那样乐于和下属争夺指挥权。中午时分，他致电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二大队司令官奥尔登多夫少将：“准备夜战！估计敌军有2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和10艘以上驱逐舰。据报，该部上午9时之后在东苏禄海曾遭我航母舰载机的攻击。敌军可能于今晚到达莱特湾。”这封电报同时抄送哈尔西、尼米兹和华盛顿的金上将。从电报数据可以看出，金凯德显然把西村和志摩两支舰队看成了一支，它们之间距离实在太近了。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金凯德认为，日军舰队实力不强，派2艘战列舰、3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对付他们就足够了。但是负责具体战术指挥的奥尔登多夫却不这么想：“我的理论是老赌徒的理论：永远不要给浑蛋一次均等的机会。如果我的对手愚蠢到以次等部队向我发起进攻，我肯定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制订作战计划这项责任，我从来不交给下属去做。”

奥尔登多夫决定杀鸡用牛刀，在苏里高海峡集结所有能调集的舰船：老式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28艘，此外还有39艘鱼雷艇，几乎是金凯德计划的两倍以上。对奥尔登多夫的请求，金凯德慨然允诺。既然哈尔西控制了北方，李的舰队又牢牢守住了圣贝纳迪诺海峡，将大部分舰艇交给奥尔登多夫，当无大碍。随着一道道作战命令的发出，第七舰队几乎所有巡洋舰以上大舰及为数众多的驱逐舰迅速向苏里高海峡北口机动。莱特湾一带海域，金凯德留下的驱逐舰仅够勉强为护航航母编队提供基本反潜巡逻。这样在栗田

舰队的战列舰和美军登陆船队之间，就只剩下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那些脆弱的护航航母了。

金凯德和奥尔登多夫一致认为，日军舰队通过开阔的苏禄海后，必将经内格罗斯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狭窄的棉兰老海，转过帕纳翁岛向北驶入苏里高海峡。根据地形特点，奥尔登多夫决定采取“节节阻击，逐次消耗，最后在主防线展开对决”的战术，一举歼灭日军南路舰队。他做出了与一战西线战壕系统惊人相似的安排。

一、把守海峡南口的是鲍林上校麾下的39艘鱼雷艇。它们每3艘为一队分成13个小队：其中3个小队位于帕纳翁岛前方和海峡入口处；在它们前方约90公里处，另5个小队集结于宾尼特角、帕纳翁岛以南及棉兰老岛北端比拉角附近；其余5个小队部署在海峡之内。鱼雷艇队的任务是发现并随时报告日军舰队的行踪，并伺机发起鱼雷攻击。战术指挥官罗伯特·利森少校给13个小队长下令：“一旦与敌相遇，立即报告，水面的要报告，空中的也要报告，可以用目测，也可以用雷达，然后独立发起攻击。”

二、第二道防线由3个驱逐舰中队共20艘驱逐舰组成。杰西·科沃德上校第五十四中队的2艘驱逐舰组成左翼，其余3艘驱逐舰和麦克·梅恩上校第二十四中队的6艘驱逐舰为右翼，共同组成第一条拦截线；罗兰·斯穆特上校第五十六中队9艘驱逐舰3艘在左、6艘在右形成第二道拦截线。由驱逐舰担纲的第二道防线将充分利用海峡两侧岛礁掩护，对日军舰队实施鱼雷和舰炮打击。

三、第三道防线由两支部署在侧翼的巡洋舰编队组成。西侧编队部署在莱特岛一侧，下辖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重巡洋舰“什罗普郡”号，轻巡洋舰“博伊西”号、“菲尼克斯”号。东侧编队在战列舰部队前方巡航，掩护主航道和希布松岛之间海域及该岛与迪纳加特岛之间的东航道，防止日军从东侧迂回。该部下辖重巡洋舰“路易斯维

尔”号（奥尔登多夫旗舰）、“波特兰”号、“明尼阿波利斯”号，轻巡洋舰“丹佛”号、“哥伦比亚”号，另有4艘驱逐舰护航。西侧编队比东侧编队靠前2公里。

四、巡洋舰编队以北7公里，是由战列舰组成的主防御阵线，由6艘老式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马里兰”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宾夕法尼亚”号、“密西西比”号组成。除“密西西比”号之外，其余5舰都是在珍珠港遭到重创，打捞维修后重新投入战斗的。当晚对他们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复仇之夜。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老式战列舰已经进行过多次现代化改装，配备了新型雷达、火控系统和高炮，可谓脱胎换骨。当初珍珠港遭袭的8艘战列舰中，除“内华达”号被派往欧洲参加诺曼底战役，“俄克拉荷马”号、“亚利桑纳”号因损伤太重直接报废之外，其余5艘都在这里了。

多年以来，抢占“T”字头一直是众多大舰巨炮派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占据“T”字一横，横贯在敌舰前方的重型舰只就可以用全部火力实施打击，迎面驶来的敌舰只能用舰首火炮进行还击。即使同等规模的舰队，占据有利“T”字头者相比对手也有一倍火力优势。抛开巡洋舰和驱逐舰暂且不提，美军在战列舰数量上本来就占有6：2的绝对优势，如此阵形相当于日军只能用“扶桑”号和“山城”号舰首8门356毫米主炮，与美舰16门406毫米（“马里兰”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各8门）主炮、48门（其余4舰各12门）356毫米主炮对轰，形势对他们来说是绝望的。

除兵力居于绝对优势之外，美国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苏里高海峡水域狭窄，不利于西村舰队灵活机动。但海峡出口之外水域开阔，便于美军战列舰编队从容排兵布阵，在炮战中实施有效规避。让金凯德更加放心的是，美军战列舰编队靠近莱特湾口，即使真有日军舰队从北方来袭，奥尔登多夫也可以快速掉头驰援。金凯德认为，哈尔西快速航母已经重创了日军中路舰队，现在正向北方迎击日军航母舰

队，李中将强大的新式战列舰编队封锁了圣贝纳迪诺海峡，只要自己能够堵住苏里高海峡，日军突入莱特湾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金凯德毕竟是小心谨慎之人，24日日落之后，他下令放飞了水上飞机母舰“半月”号上的“卡塔琳娜”，前往苏里高海峡北端大卡布根岛实施搜索，毫无发现。其中1架“卡塔琳娜”在日舰到来前一小时飞过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金凯德命令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出动护航航母上的舰载机，执行次日黎明的侦察任务。侦察范围从莱特湾开始，止于圣贝纳迪诺海峡。当时美军护航航母并未搭载夜航飞机，无法执行暗夜搜索任务。由于一系列令人惋惜的耽误，本应执行侦察任务的“奥曼尼湾”号直到日出前半小时才放飞侦察机，彼时栗田舰队已经近在咫尺了。

奥尔登多夫在苏里高海峡的纵深防御属于典型的前轻后重，越到后边实力越强。由南向北行进的日军舰队沿途不断遭遇鱼雷艇、驱逐舰和巡洋舰的阻击，势必受到极大削弱。即使他们能够侥幸穿越前三道防线，来到主防线以南20000米处——这是发挥战列舰大口径主炮穿甲弹威力的最佳距离——也将遭到压轴登场的美军战列舰排山倒海般的猛烈轰击。这的确算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计划。不过老酒可以觑着脸说，若有如此强大的兵力，这种布置俺也会。

当晚的战场看上去颇具戏剧性，北方哈尔西和小泽的航母剑拔弩张，南部战局逐渐演变成一场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上对决，空中力量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太平洋战争始于航母对战列舰的偷袭，当时海军主流观点依然认为，战列舰是海上霸权的基石。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战列舰并未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反而成为海上新贵航空母舰的贴身保镖。战争到了收尾阶段，1944年10月24日晚到25日晨，一向无所事事的战列舰终于捞到了出手的机会，尽管参战的都是属于二线队伍的老式战列舰。

按道理说，作为最高战术指挥官，奥尔登多夫应该坐镇最后一道战列舰主防线——换成老酒肯定这样做。但奥尔登多夫认为，左翼巡洋舰编队同样重要，于是蹲在旗舰“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上没挪窝，亲自指挥第三道防线左翼。右翼巡洋舰编队由“菲尼克斯”号上的罗素·伯基海军少将指挥。战列舰编队指挥权被交给了“密西西比”号上的乔治·韦勒海军少将。

尽管为当晚的战斗进行了精心准备，且在数量和地理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美军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海军舰艇使用的炮弹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当数高爆弹和穿甲弹。前者适合攻击陆上目标或无装甲的战船，后者主要针对重巡洋舰以上大型舰艇——它可以穿透战列舰的装甲在舰内爆炸。在支援登陆作战时，水面支援舰艇一般使用高爆弹。如果与敌人大型战舰特别是战列舰对抗，使用穿甲弹效果最佳。不言而喻，第七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把登陆船队安全护送到莱特湾，继而对岛上战斗实施近距离炮火支援。金凯德曾经这样说：“第七舰队的任务是遣送登陆部队上陆并支援其实施岸上战斗，总之，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进行海战。”

在战役筹划过程中，虽然第七舰队几位富有远见的参谋提出了异议，但预计不会与日军战列舰交锋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1944年9月26日第七舰队下发的《13-44号作战计划》中明确指出：“不相信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会参加本次作战，他们的战列舰有可能不参加保卫菲律宾的作战。”这些假设给后勤供应带来的后果是，第七舰队仅携带了少量穿甲弹。特别是老式战列舰主炮炮弹中，3/4是高爆弹，仅1/4为穿甲弹。经历了前段时期的对地炮火支援之后，部分战列舰高爆炮弹也只剩下12%。美国大兵在炮弹使用上从来都是大手大脚，从不知道节约是个什么概念。当然，缺乏足够穿甲弹才是最要命的。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0月24日当天，美军大部分舰艇进行了弹药和油料补给，依然无法解决穿甲弹短缺的问题，因为补给舰上同样没有这种炮弹。

韦勒少将和伯基少将乘小艇相继登上“路易斯维尔”号，与奥尔登多夫一起商讨作战细节。两人对奥尔登多夫的部署并无异议，但都对缺乏足够的弹药特别是穿甲弹表示担忧。韦勒要求立即设法进行补给，至少保证战列舰主炮能够进行至少五轮穿甲弹齐射。另外高爆弹也要补充，因为对付没有装甲的驱逐舰要用上它们。对此奥尔登多夫爱莫能助。气势汹汹的日本人已经杀到大门口，别说后方补给舰上没有，就是有现在临时调拨也来不及了。

作战计划得到了两位主要下属的一致支持，奥尔登多夫需要把命令传达到所有参战舰艇。如果使用无线电通信，命令加密、解密都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奥尔登多夫决定使用灯光信号。黄昏的夕阳下，苏里高海峡到处灯光闪烁，那情景实在蔚为壮观。所有重型舰只的水上飞机受命飞往后方或陆上机场，在未来炮战中它们是最容易被命中起火的。那些有经验的老兵由此判断，当晚应该有一次大规模的炮战发生。夜幕降临，看似波澜不惊的苏里高海峡到处弥漫着一种大战来临前的紧张气氛——20世纪最后一次战列舰对决，即将在这个夜晚隆重上演！

奥尔登多夫最初制订的计划中，是没有第五十四驱逐舰中队什么的。他们隶属威尔金森中将第七十九特混舰队，任务是为众多运输船护航。和圣乔治亚角海战中的伯克和维拉湾海战中的弗雷德里克·穆斯布鲁格一样，渴望战斗的中队长杰西·科沃德上校也是一名出色的驱逐舰军官。他曾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参加过多次战斗，又在太平洋上屡次与“东京快车”交锋。在穆斯布鲁格扬名立万的维拉湾海战中，科沃德当时就是参加战斗的驱逐舰“斯特莱特”号舰长。“驱逐舰除了不能飞，不能潜水和上岸之外，能够完成其他所有任务，而且在夜里发射鱼雷是我的最爱！”连续多日单调无味的巡逻，让科沃德都快患上抑郁症了。

当天上午，科沃德通过无线电监听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奥尔登多夫少将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内容不得而知。综合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科沃德推断当晚可能有一场大战发生，地点就在南面海峡附近。虽然自己的任务是为运输船护航，但科沃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他的第五十四中队恰好巡逻至参加战斗最理想的位置。奥尔登多夫设定的防线和侧翼部队位置更靠北一些，科沃德中队占据了向穿越海峡而来的日军舰队发起攻击的完美位置。

“我们必须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科沃德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必须为荣誉而战，因为他的名字在英文中含有“懦夫”之义。20时01分，他通过TBS呼叫奥尔登多夫：“将军，如果我们与南面来犯之敌接触，我计划用鱼雷发起攻击，然后为你闪开一条道路。如果你同意，我马上提交作战计划。”

在瓜岛与“东京快车”的多次交锋中，科沃德积累了丰富的鱼雷战经验。他清楚驱逐舰的127毫米主炮炮弹击中战列舰就像挠痒痒，舰炮射击产生的火焰还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从而招致敌军的反击。他计划不使用舰炮而只使用鱼雷，只有鱼雷才能给战列舰造成致命伤害。况且夜间发起雷击更为隐蔽，不但能隐匿自己的行踪，鱼雷航迹也很难被敌人发现。

14分钟后，奥尔登多夫的回复到了，“你刚才传过来的东西被批准了”。在奥尔登多夫看来，部下主动请战的热情是不能轻易浇灭的。他认为既然莱特湾暂时无虞，那里多或少几艘驱逐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参战申请获批之后，大喜过望的科沃德随即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作战构想：“我计划将5艘驱逐舰分成两组，第一组2艘舰，第二组3艘舰，分居东西两侧，这个计划您接受吗？”奥尔登多夫很快回电表示认可。事实上，他对鱼雷艇和驱逐舰的攻击并未抱多大希望，只希望

它们能够准确探明敌舰的位置。至于终结敌舰，还必须由排在后边的巡洋舰和战列舰亲自出手。坐镇“里米”号的科沃德于是率“麦高文”号、“麦克德莫特”号、“蒙森”号、“梅尔文”号等5艘驱逐舰以30节高速南下，留下“麦克尼尔”号和“默茨”号在海峡北口霍蒙宏岛和德瑟莱申角一带继续执行巡逻任务。

渴望参加战斗的绝非只有科沃德一人。麦克阿瑟选择“纳什维尔”号为旗舰，让该舰舰长查尔斯·科尼上校郁闷无比，压力倍增。一旦麦克阿瑟有所闪失，他科尼肯定会“名扬天下”的。偏偏麦克阿瑟还不听话，天天在甲板上晃来晃去，到处给崇拜他的水兵签名。眼看战斗即将在苏里高海峡打响，急于参战的科尼硬着头皮找到了麦克阿瑟，婉转提出让他带司令部成员离开“纳什维尔”号，使自己能够轻装参加战斗。麦克阿瑟对此一口回绝：“我不想离开你的战舰，上校先生。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一场海战呢！我想，这可能是我今生唯一一次机会，所以我不会离开你的战舰。你想什么时候上战场，都行。”

沮丧的科尼只好请金凯德帮忙。金凯德也认为麦克阿瑟不应待在一艘即将参战的轻巡洋舰上，于是盛情邀请他带肯尼和司令部成员一起到自己的旗舰“瓦萨奇”号上来，克鲁格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之前就在这艘舰上。麦克阿瑟闻言，怒不可遏：“什么？把我从一艘战舰转移到一艘商船上？不去！坚决不去！”麦克阿瑟说的也是事实，“瓦萨奇”号的确是由一艘商船改造来的。虽然金凯德、科尼和麦克阿瑟的参谋都不想让最高指挥官去冒不必要的风险，但麦克阿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死活赖着就是不走。左右为难的金凯德只好命令科尼“停在那里，不准起锚”，然后带其他战舰向南方驶去。现在金凯德的家底足够殷实，土财主根本不在乎缺这么一艘轻巡洋舰。

在萨马岛以东海面上，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第二分队（代号“塔菲二”）护航航母“马尼拉湾”号舰长菲茨休·李上校监听无

线电通信整整一天了。他清楚南面一支日军舰队正试图穿越苏里高海峡，金凯德将军调集大批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去迎接他们，莱特湾比以往空旷了许多。他还知道，北方发现了日军航母舰队，哈尔西将军正率领强大的第三舰队兼程北上，拦截不断逼近的威胁。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北方不远处的圣贝纳迪诺海峡竟然门户洞开，致命威胁正在不断向自己逼近。

经历了上午一轮空袭之后，西村舰队继续向苏里高海峡而行，下午航途一帆风顺。天色渐暗，18时15分，西村舰队到达内格罗斯岛南端，即将进入南北都有大岛的狭窄水域。19时，西村收到了丰田18时13分发出的“天佑”电报。和栗田一样，西村根本不需要丰田催促，毅然率舰队向前驶去。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中路舰队应该很难在约定的25日清晨突入莱特湾。20时13分，西村致电栗田：“我部将于25日凌晨4时到达达拉谷（莱特岛东部一处村庄）海域。”

20时20分，栗田收到了西村发来的电报。由于白天应对空袭及两次掉头浪费了大量时间，栗田预计，舰队抵达莱特湾可能比原计划晚5小时左右。鉴于西村舰队实力太弱，栗田决定让其与自己会合后再发起进攻。21时45分，参谋长小柳复电西村：“我部将于25日1时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之后沿萨马岛东岸南下，于11时左右突入莱特湾。贵部按预定计划突入莱特湾后，于25日9时在苏禄安岛东北18公里海域与主力会合。”

小柳电报原文如此。幸运活到战后的小柳从未对这封电报做过任何解释，难道他和栗田真的以为西村舰队能够突破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还能在那里等待几个小时和主力会合？可能栗田和小柳已经放弃了联合作战的想法，这封电报仅仅是对主力舰队的情况进行通报。也就是说，栗田舰队已经失去了指挥西村舰队的能力，大家各自谋生吧！

可以肯定，西村收到了小柳的电报。但他并未下令减速，而是毅然驱使麾下的这支小舰队向北方美军重兵设伏的苏里高海峡冲了过去。断定西村收到电报的证据是，战后幸存的“时雨”号舰长西野同样收听到了栗田的电报。但他注意到西村并未下令减速，仍然按计划快速挺进。作为一艘小小驱逐舰的少佐舰长，西野并不知道当时西村的真实想法。他猜测西村是惧怕白天穿越海峡遭遇美军空袭，试图利用暗夜掩护实施突破。但是西野清楚，这样下去，舰队生存的概率将不断减少。作为日本海军中有名的“祥瑞”舰，西野希望“时雨”号能在即将来临的考验中延续之前的好运气。

毫无疑问，西村的行动已经违背了原本南北夹击莱特湾的初衷。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职业军人，他没有理由那么做。后来有人曾经试图为西村辩解，诸如他也许并未得知栗田舰队和小泽舰队的具体动向，因此无法根据大部队的行动做出变更；或者西村得知栗田正在锡布延海苦战，决定提前突入以分散美军注意力，等等。这些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在航路如此复杂、双方距离如此之远且有美军优势兵力强力阻击的情况下，即使西村做出调整，和栗田同时到达莱特湾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既然如此，还是毅然决然奔赴死地吧！

22时15分，日军舰队驶入相对狭窄的海域。西村下令变队形为单纵列，驱逐舰“满潮”号为前卫，后方1000米处是“朝云”号，再后方500米是负责两翼警戒的“时雨”号和“山云”号。西村旗舰“山城”号在驱逐舰后方1500米，“扶桑”号在它身后1000米之外，负责殿后的是重巡洋舰“最上”号。作为一名参加过瓜岛一系列夜战的老将，西村上述部署并无太大问题。但仅由4艘驱逐舰展开的搜索面并不足以覆盖整个航线。

22时36分，隐匿在保和岛附近的“PT-131”号鱼雷艇艇长彼德·伽德中尉发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大型水面舰艇的回波——预料中的日军舰队果然来了。随着分队长韦斯顿·普伦上尉一声令下，第一分

队的3艘鱼雷艇以24节高速冲向敌舰。日军瞭望哨目力的确惊人，“时雨”号很快发现海面上有高速行驶的不明物在不断逼近，立即拉响战斗警报。苏里高海峡之战打响了！

西村下令发起攻击。西野第一时间打开探照灯，一道亮光刺破黑暗，“时雨”号的127毫米主炮随即向已逼近至5500米的鱼雷艇发射炮弹。为躲避日军炮火，美军鱼雷艇猛然转向，“就像骑在水柱上似的”，同时频频释放烟幕。日军1发炮弹准确命中“PT-131”号，所幸是颗哑弹。另一发炮弹在“PT-152”号上炸响，炸死1人、炸伤3人，艇身前部起火。颇具戏剧性的是，接下来“时雨”号1发近失弹激起了一道冲天水柱，落下后恰好把刚刚燃起的火焰浇灭。

“PT-131”号迅速上前，试图掩护友艇撤退，它很快被“时雨”号打出的1发炮弹命中。剧烈爆炸将艇上鱼雷发射管中一条鱼雷的弹头炸掉了一大块。幸运的是，这条鱼雷竟然未被引爆，“PT-131”号大难不死。25日0时26分，有关日军舰队的报告已传到奥尔登多夫手中：敌人果然如约而至了！

日本人的夜战水平还真不是吹出来的。“时雨”号的炮弹将“PT-131”号打得遍身都是窟窿。在炮火中穿梭的鱼雷艇自身难保，根本没机会释放鱼雷，只能向远方快速遁去。日本人赢得了第一回合，可惜无法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击退美军鱼雷艇的第一轮攻击之后，西村下令舰队一分为二，“最上”号率“满潮”号、“朝云”号、“山云”号组成“扫讨队”在前，“山城”号、“扶桑”号和“时雨”号为主队随后跟进。西村如此部署是欲让“扫讨队”开道，确保2艘主力战列舰的安全。23时30分，西村致电栗田：“我部正按计划前进，击毁敌军鱼雷艇。”此时栗田舰队已经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志摩舰队在西村身后大约50公里处。西村高兴得显然太早了，美军鱼雷艇的攻击才刚刚开始。

10月24日悄然逝去，新的一天注定与众不同。25日是莱特湾海战最关键的一天，四场大战中的三场都会在这一天隆重开启。众所周知，这是日军陆基航空兵大规模采用特攻战术的第一天，当天也见证了最后一次战列舰对决，关上了这个持续400余年的海战模式的大门。容易被人忽略的是，这天同时也见证了20世纪最后一次航母对决。它们分别对应萨马岛海战、苏里高海峡之战和恩加诺角海战。在人类海战史上，1944年10月25日注定将成为和1941年12月7日、1942年6月4日、1944年6月19日同样重要的日子，“盛怒的大日子”即将闪亮登场。事实证明，“日本人对命运的审判束手无策”。

25日0时18分，大卫·欧文上尉率领第三鱼雷艇分队开始向日军“扫讨队”发起攻击。“PT-151”号和“PT-146”号寻隙向块头最大的“最上”号各射出一条鱼雷，无一命中。欧文第一时间向奥尔登多夫少将发回了接敌报告。但是出于技术原因，后者直到3时30分才收到报告。不过当时盟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编队已经知晓了日军舰队的大致位置，这封电报能否收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接下来出现的是日军驱逐舰探照灯锁定、炮击，美军鱼雷艇快速迂回逃逸的重复场面。0时28分，西村认为驱逐敌军鱼雷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命令“扫讨队”与主队会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最上”号在回归主队时竟然遭到“山城”号的误击，命中病员室的1发炮弹导致3名水兵毙命。1时整，西村致电栗田和志摩：“我部将于1时30分绕过帕纳翁岛南端进入苏里高海峡，按预定计划突入莱特湾。发现敌鱼雷艇数艘，其他敌情不明。”

1时40分，日军舰队合兵一处。西村下令“满潮”号、“朝云”号在前，“山城”号、“扶桑”号、“最上”号各间隔1000米排成一字长蛇阵。旗舰“山城”号左右各1500米处，“时雨”号和“山云”号担负起两翼掩护任务。2时02分，绕过帕纳翁岛南端的西村舰队开始转

舵正北，以20节航速向海峡入口驶去。攻击目标——集结于莱特湾的美军运输船队，就在北方90公里外。

月亮悄然落下，海面无风，暗夜中的苏里高海峡“如坟地一样幽静”。甲板上暖洋洋的，让人觉得非常舒适，但甲板下面热得如蒸笼一般。1942年3月16日，大航海家麦哲伦正是沿另一个方向驶过这些表面上水平如镜其实很危险的水域。天空偶尔闪过几道电光，似乎在发出不祥预报，令人无端感到恐惧。

2时整，终于轮到坐镇“PT-134”号的战术总指挥利森少校领军的第六分队出手了。此时日军舰队转向正北，由于海峡内部水域狭窄，西村命令变队形为一路纵队，位于侧翼的“山云”号和“时雨”号快速转到“朝云”号身后。就在日军变阵之际，利森少校分队已经快速驶来。“PT-134”号寻隙向敌舰射出一条鱼雷。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约翰·麦克尔弗雷什上尉率第九小队的“PT-490”号、“PT-491”号、“PT-493”号从另一侧接近了敌人，连续射出4条鱼雷。与之前发生的情况类似，他们射出的5条鱼雷全部跑偏。在苏米隆岛南侧，弗朗西斯·塔潘少校第八分队射出6枚鱼雷，均被日军轻松避开。

日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反击炮火异常凌厉。随着驱逐舰主炮和战列舰副炮炮口发出的闪光，美军鱼雷艇周围水柱林立。“PT-490”号艇率先中弹，紧接着“PT-493”号也被3发炮弹命中——它们是“山城”号副炮射出的——艇上水兵2人阵亡、5人受伤。1发炮弹将艇底炸出一个大窟窿，另一发炮弹将艇员全部掀出了驾驶舱，抛到艇尾鸭尾艙处。艇长理查德·布朗中尉抢回驾驶舱，驾艇向帕纳翁岛驶去，试图在鱼雷艇沉没之前抢滩搁浅。军士长布鲁内尔匍匐前进，将救生衣塞入炮弹打出的窟窿以减缓进水。他们终于到达海滩，所有幸存者爬上海岸并设置了警戒线。黎明时分海上涨潮，海水将受伤的鱼雷艇从岩石上托起，带入深海沉没。布朗中尉等人被随后赶来的“PT-491”号救走。

日军先后击退了美军鱼雷艇的7拨攻击，自身毫发无损。他们声称击伤、击沉鱼雷艇10艘，事实上美军当晚仅损失了“PT-493”号，但有9艘艇被击伤，日本人也算没有吹牛。战斗过程表明，日军夜战能力确实高出一筹。美军鱼雷艇射出的34条鱼雷全部落空，但将日军舰队的动向现场直播给后方，也算顺利完成了任务。奥尔登多夫是个整天乐呵呵的人，他对鱼雷艇的无功而返并没有生气。用不了多久，日舰就要品尝美军驱逐舰鱼雷和大型舰只巨炮的滋味了。

在驱逐舰“麦克德莫特”号上，鱼雷兵罗伊·维斯特下士正在给舰体中部的鱼雷管装填鱼雷。自接到科沃德上校日军正从南面而来、准备战斗的命令之后，舰上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舰长卡特·詹宁斯中校通过广播告诉大家，“麦克德莫特”号将和其他4艘友舰一起向日本人发起鱼雷攻击。在简单向大家介绍了作战计划之后，中校鼓励每一名水兵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竭尽全力，奋勇杀敌。

22时，“麦克德莫特”号受命进入“短暂的休息一级状态”。这意味着虽然所有战斗岗位必须有人，特定的门或窗可以暂时打开，但水兵可以稍为活动，比如上厕所、喝咖啡、吃三明治之类。一些人在默默祷告，希望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中得到上帝的保佑。也有人在大声说笑，甚至有人在预测这场夜战的结果。扑克、家信、女朋友或妻子的照片从水兵的粗布裤兜里被掏了出来，因为很可能以后就没机会看了。在没有弹药的船舱里，抽烟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救生衣和钢盔在日常训练中似乎是累赘，维斯特觉得，现在穿上或戴上它们却是另外一种复杂感情。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感到不安的维斯特向远处黑魆魆的海上望去，日本人依然没有出现。

2时25分，卡尔·格利森上尉第十一鱼雷艇分队发现了西村舰队，战场形势从这一刻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在2时06分，科沃德的5艘驱逐舰已经拉响了战斗警报。他命令格利森的鱼雷艇闪开，为驱逐舰鱼雷攻击让开道路。2时25分，5艘驱逐舰——“里米”号、“麦高文”

号、“梅尔文”号在海峡东侧，“麦克德莫特”号、“蒙森”号在西侧——开始以20节速度向南航行。2时40分，驱逐舰雷达准确捕捉到35000米外的目标。“时雨”号记录在2时56分发现敌军3艘驱逐舰。科沃德带3艘驱逐舰驶向东南，他命令“里米”号攻击“山城”号，“麦高文”号和“梅尔文”号分别攻击“扶桑”号和“最上”号——要打肯定挑块头大的。

“麦克德莫特”号的雷达屏幕出现了多个光点，雷达兵报告说敌人有2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相对超过40节的速度使双方距离快速拉近，美军水兵开始大声呼叫，无线电对讲机里传出了急促的话语，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根本听不懂，就像第一次听歌剧似的。

“臭鼬方向184，距离15，结束。”

“准备发射，速度4。水手和灰狗请回答。”

“这是水手，照办。”

“这是灰狗，照办。”

“这是蓝色警卫，我向左到090去发射鱼雷。”

从3时开始的2分钟内，3艘美军驱逐舰在7300米至8200米距离连续射出27条鱼雷，随后以35节高速向迪纳加特岛和希布松岛之间水域快速驶去。3时08分，理查德·菲利普斯中校率领“麦克德莫特”号和“蒙森”号迎击日军，两舰在3时09分和3时10分分别射出10条鱼雷。完成攻击的两舰迅速转向，沿莱特岛海岸撤至大卡布甘岛方向，以免和友军鱼雷艇相撞。科沃德的战术设计实在高明，一招制敌，转身就走，绝不恋战。由于并未进行舰炮射击，炮口自然没有火焰，岛屿掩护使日军雷达很难发挥作用。科沃德中队本轮攻击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里米”号水兵伦纳德·赫德森生动记述了鱼雷攻击的惊险场面：“舰长詹宁斯中校通过无线电命令后面的舰只‘跟我来’。接着他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偏离了目标！’大约就在我们发射鱼雷的同时，日军雷达也发现了我们。他们迅速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了目标。我仿佛感到一只巨大的闪光灯照相机在给我们拍照。我们离他们太近了，他们只好用高射炮向我们开火。我们遭到了前后左右的四面围攻，但我们还是冲出去了，连一块皮也没有擦破。我们整个第五十四中队都安全冲出去了。”

3时10分，“最上”号瞭望哨发现了右舷100度方向不断逼近的鱼雷航迹，舰长藤间良紧急右满舵试图规避，舰身因急转弯出现左倾，美军鱼雷从舰首五六米之外一掠而过。相对而言，笨重的战列舰想规避鱼雷就没那么容易了。“梅尔文”号射出的2条鱼雷——至少是1条——准确命中“扶桑”号右舷，这条老舰开始向右倾斜，迅速失去动力掉队，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舰长阪匡身竭力将船驶离队列，防止因本舰失速与友舰撞上。

“最上”号默默驶过“扶桑”号满是火焰的残骸，跟在“山城”号身后1000米处继续前进。或许是无无线电故障的原因，中雷后的“扶桑”号并未发出任何信息，以至于连西村本人都无法获知它的准确情况。30分钟后，“扶桑”号中央炮塔弹药库被引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扶桑”号巨大的舰体断为两截，继续海上熊熊燃烧。远处美军战列舰“密西西比”号报告说，“敌舰燃起的火焰已经到达了桅杆高度”。由于“扶桑”号中雷时动静不算太大，西村一时没意识到姊妹舰的悲惨遭遇。“最上”号很快跟上来，西村错误以为“扶桑”号还跟着旗舰继续前进。

传统战史一般记录“扶桑”号被炸断的两截舰体仍各自漂浮了一两个小时才沉入大海，这些说法主要来自“最上”号的幸存者和志摩舰队的目击者。但“扶桑”号幸存水兵小川秀夫1945年在接受审讯时

指出：“25日凌晨4时之后，‘扶桑’号慢慢向右翻覆，我和其他人都被海水冲走了。”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在著作中这样写道，“扶桑”号船头半截后来遭“路易斯维尔”号重巡洋舰炮击沉没，尾部半截在5时20分沉没在卡尼翰岛外海。

3时16分，西村通过望远镜发现300度方向出现两个舰影，于是下令各舰一齐紧急向右转舵并开始炮击。由于夜间视线不良加上美舰施放烟幕的干扰，日军炮击毫无准头，仅几发炮弹对“蒙森”号、“麦高文”号和“梅尔文”号取得近失。日本人的新式雷达好像在夜间失灵了。“时雨”号舰长西野回忆说，周围岛屿给日军雷达造成了太多干扰。

随着美舰逐渐远去，西村以为已经避开了鱼雷群，于是下令再次转回正北航线。他的回正显然早了一点儿。当日军水兵惊恐地发现海上无数条白线不断逼近时，再规避已经来不及了。西野如此回忆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当航向回复到0度时，左边莱特岛直角位置突然有鱼雷快速袭来，好像有20到30条吧。虽说是暗夜，但由于被鱼雷尾波搅起的夜光虫的光就如同忽然点起了灯，海上啪地亮了起来。”

和之前鱼雷艇的攻击相比，美军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效率惊人。“麦克德莫特”射出的一条鱼雷准确命中“山云”号，该舰在3时17分发生剧烈爆炸，“如同一块烧红的铁块投入水中”，发出咝咝的声响并迅速下沉，火光照亮了整个西村舰队。另一条鱼雷命中“满潮”号左舷机舱，该舰瞬间丧失机动能力。“朝云”号前主炮下方也被一条鱼雷命中，舰首被切了下来，只能以12节低速航行。旗舰“山城”号左舷后部也被命中一条鱼雷，诱发的大火迅速向弹药库蔓延。舰长篠田胜清只好命令向两个弹药库注水，导致第五、第六号炮塔无法使用。到3时22分，日军没有中雷的只剩下“最上”号和“时雨”号两艘舰。

美军驱逐舰的攻击一浪高过一浪。3时02分，肯莫尔·马克梅内斯上校第二十四中队的6艘驱逐舰开始以3艘为一组向南快速航行。其中“阿伦塔人”号——该舰隶属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基伦”号、“比尔”号从大卡布甘岛转移，位置稍稍靠南的“哈钦斯”号、“戴利”号、“贝奇”号从步角启航。3时23分之后的3分钟内，艾尔弗雷德·布坎南中校下令“阿伦塔人”号、“基伦”号和“比尔”号发射鱼雷。“基伦”号舰长霍华德·科里海军中校确认一条鱼雷准确命中“山城”号左舷中部。这次鱼雷命中似乎比第一次命中带来的损害更大，西村旗舰很快减速到5节。“最上”号和“时雨”号听到了无线电中西村发出的怒吼：“我舰遭受鱼雷袭击，你们必须前进，攻击敌军！”

与此同时，马克梅内斯上校亲自率领“哈钦斯”号、“戴利”号、“贝奇”号从西村舰队前方穿过，3时29分之后掉头射出15条鱼雷，无一命中。鱼雷发射完毕后的3舰并未快速返航，而是改变航向，炮击漂在水上的“满潮”号和“朝云”号。由于双方距离很近，美军右翼巡洋舰编队指挥官伯基少将不得不发来命令，要求驱逐舰迅速撤离，为巡洋舰炮击腾开场地。3时50分，“哈钦斯”号向“朝云”号射出5条鱼雷，被正在转向的“朝云”号成功避开。位于“朝云”号前方的“满潮”号显然缺乏足够的好运，它在3时58分中雷爆炸沉没。3艘美舰撤离战场时与“最上”号迎头相遇，用127毫米主炮与敌对轰一通后，方才转舵撤走。

虽然舰队损失惨重且已陷入一片混乱，但一心求死的西村毫无退意，毅然指挥重伤的“山城”号蹒跚前行，跟在他身后的只有“最上”号和“时雨”号了。凭借损管队员的高超技艺，“山城”号在中雷后仅5分钟就恢复了18节航速。3时30分，西村向栗田和志摩发出了“250330番电”：“我部在苏里高海峡北端两侧与敌鱼雷艇和驱逐舰遭遇，2艘驱逐舰中雷，‘山城’号中一雷，但无碍战斗。”西村在电

报中并未提及“扶桑”号和“山云”号的情况，他很可能将身后的“最上”号当成了“扶桑”号。这是西村战死之前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

随后出场的是罗兰·斯穆特上校第五十六中队的9艘驱逐舰，同样以3艘为一组，从3时35分开始出击。东侧的“罗宾森”号、“哈尔福德”号、“布莱恩特”号从3时54分开始向希布松岛靠拢，西侧的“海伍德·爱德华兹”号、“洛伊策”号、“班宁”号从海峡南下，从3时57分开始发射鱼雷。第三组的“纽康姆”号、“理查德·利里”号和“艾伯特·格兰特”号从前两组之间南下，前出至海峡东侧，在4时04分开始发射鱼雷。可能好运气都被前两个中队用光了，虽然距敌舰只有8000米，但9艘驱逐舰射出的30条鱼雷没一条确认获得命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第五十六中队在鱼雷攻击中战绩不佳，但中队的两名年轻水兵战后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成为美国海军掌门人。他们分别是“罗宾森”号通信军官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上尉和“班宁”号炮术军官詹姆斯·霍洛韦上尉。两人分别于1970年7月1日、1974年6月29日出任美国海军最高军职——第十九任、第二十任作战部长。

美军驱逐舰的惊艳表演至此告一段落，接下来轮到一众巡洋舰和战列舰登场了。可怜的西村只剩下3艘战舰：重伤的“山城”号、大难不死的“最上”号和三大祥瑞舰之一“时雨”号。

为实施最后的濒死反击，西村下令“山城”号由北向西转向，与美军战列舰平行但与之远离。此时日军幸存3舰已处于美军北方三大编队火力夹击之下。3时51分，奥尔登多夫少将下令巡洋舰编队开火，他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距最近目标约14300米。位于莱特岛海岸一侧的轻巡洋舰“博伊西”号、“菲尼克斯”号率先开火，澳大利亚皇家

海军“什罗普郡”号于3时56分开始炮击。1分钟后，盟军3艘轻巡洋舰向西掉头暂停射击，4时重新开始发炮。

东侧美军巡洋舰编队位于日军舰队以北，“丹佛”号3时51分率先开炮，其余4艘巡洋舰主炮炮口在1分钟内先后闪出亮光，共打出3100发203毫米和152毫米炮弹。3时58分，“波特兰”号转向“最上”号开炮。其间，日舰竭力向美舰发起反击，没有1发炮弹获得命中。眼见巡洋舰编队的炮击未能全歼敌舰，奥尔登多夫命令暂停射击，两支巡洋舰编队转弯向西航行，为战列舰的最后攻击让开道路。

完成雷击的美军驱逐舰正在快速撤离战场，很快将日军炮火抛在身后。“麦克德莫特”号一名水兵突然高声惊呼道：“快看那边！快看那边！”他的声音里充斥着惊愕和赞叹。大家顺着他手势望去，远处水天相接处突然闪出几道闪烁着红色光芒的细线，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飞向南方。几秒钟后，细线北端传出了沉闷的隆隆声响——美军战列舰开火了！

装备新型MK-8型火控雷达和Mk-34型射击指挥仪的“西弗吉尼亚”号、“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分别位于战列舰队列第一、第四、第五位，它们毫无疑问成为炮击的核心力量。在巡洋舰开炮仅2分钟后，急不可待的惠勒少将就下达了开火命令。“西弗吉尼亚”号3时52分开始炮击，16轮齐射共打出93发406毫米炮弹。战列舰航海日志详细记述了战斗过程：

3时32分：接到上级命令，向28000码外目标开火；

3时33分：前进4000码，炮术长报告一个大目标距离约39000码；

3时51分：右翼巡洋舰开火，炮术长报告瞄准一个大目标很长时间了，舰长赫伯特·威利上校下令开火；

3时52分：8门主炮开始齐射，距离22800码，穿甲弹；

3时53分：听见炮术长大笑，他宣布第一轮齐射命中目标，正从望远镜里观察第二轮齐射效果；

3时54分：两次齐射间隔40秒钟，主炮连续齐射，其他战舰也在我们第二次或第三次齐射时开火了；

3时58分：炮术长报告目标停止运动，雷达报告目标回波在逐渐变小；4时02分：战列舰编队转向130度，接到停火命令，作战中心报告目标右转，仍在继续航行；

4时11分：雷达报告目标回波突然变亮，逐渐熄灭；

4时12分：目标消失，看到一艘战舰燃烧起火。

3时55分，“田纳西”号和“加利福尼亚”号主炮几乎同时打响，前者齐射13次共打出69发356毫米穿甲弹，后者齐射9次射出63发穿甲弹。只要能准确锁定目标，美舰火控系统就会迅速计算出目标航速、方位和预测弹着点，并将射击诸元数据持续不断送至炮塔，剩下的事情就是各炮塔士兵以最快速度装填、发射，再装填、再发射，海上炮击成了一种标准流水作业。

战列舰之间的炮战让所有参与者都大呼过瘾。“艾尔伯特·格兰特”号幸存水兵汤姆·汉耶如此回忆说：“战列舰的齐射划过夜空，如同一道道来自地狱的彩虹。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看到过的美丽画面。黑暗中，曳光弹划着弧线一闪而过，接着就看到了远处的火光，然后听到爆炸声，显然有敌舰被击中了。”第五十六驱逐舰中队司令官罗兰·斯穆特上校显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同样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头顶上那一串串令人睁不开眼的曳光弹弧线，就像一列又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快速驶过夜幕下的山丘。”

在一个海军军官的职业生涯中，这无疑是最风光的时刻。“路易斯维尔”号上的奥尔登多夫少将后来津津有味地回顾起美军在战斗中

的优势地位：“开火命令一下，所有舰只似乎同时开火，半圆形的炮火准确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行驶在最前头的日军战列舰。日本人显然被突如其来的炮火打蒙了，他们不知道该朝哪个目标开火。我记得确实有一两发炮弹向我的旗舰打来，但那时我太兴奋了，根本没注意到这些炮弹究竟落在了哪里。”

美军战列舰的表现远远称不上出色。由于装备的是落后的MK-3型火控雷达，另3艘战列舰根本无法捕捉到敌舰的行踪。主炮威力同样强大的“马里兰”号按照“西弗吉尼亚”号的射击标定在3时59分勉强开炮，6次齐射共打出48发406毫米炮弹。

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炮火覆盖了日舰队所在海域，炮弹如雨点般落下。紧要关头，美军驱逐舰“艾尔伯特·格兰特”号掉了链子，因机械故障落在后边，孤零零处于双方交叉火力打击之下。4时07分开始，它至少被18发炮弹命中——其中11发152毫米炮弹显然来自友舰“丹佛”号轻巡洋舰。击中舰首水线部位的1发炮弹导致“艾尔伯特·格兰特”号前舱大量进水，上层建筑被炸得面目全非，40毫米弹药库也被引爆，炮击和连环爆炸造成水兵34人阵亡、94人受伤，几乎达到了全体舰员的一半。

4时20分，失去动力的“艾尔伯特·格兰特”号停在水面上团团打转。舰长特里尔·尼斯瓦纳少校率领幸存水兵竭力自救，他们救火、堵漏、用桌子支撑被破坏舱壁、手工舀水、在黑暗中摸索修理机器，使战舰不至于在黑暗中沉没。黎明时分，“纽康姆”号前来救援，这艘倒霉的驱逐舰才最终获救。该舰修复后还参加了冲绳岛战役。

4时09分，奥登多夫接到报告，“艾尔伯特·格兰特”号遭到友军炮火误击。他下令全体停火，以使驱逐舰快速撤出。莫里森少将将这次停火形容为“好像是上帝给予他们和天皇的礼物”。恰在此时，“密西西比”号总算锁定了目标，以12门主炮打出了唯一一轮齐射。

此后，海战史上再未出现过令老酒这样的巨舰大炮主义者血脉偾张的战列舰对决。谁会料到，“密西西比”号这轮窝囊无比的齐射，竟然成为战列舰迟暮而悠长的最终绝唱。莫里森少将对此发出慨叹曰：

“当苏里高海峡奥尔登多夫舰队的14英寸、16英寸巨炮咆哮过之后，迎来的是宛如异界般的静谧。仿佛可以想象，那些伟大海将之英灵，正在对他们所熟知的海战模式已成往事肃立敬礼！”

最能沉住气的当数“宾夕法尼亚”号，它的雷达在战斗中未能锁定任何一艘敌舰，自始至终一炮未发。美国人宣称“老式战列舰在为珍珠港复仇”的说法对它来说并不存在。战役结束之后，该舰受到奥尔登多夫的严厉斥责，“宾夕法尼亚”号因此被讥讽为“最沉默的战列舰”。

3时52分，遭到无数炮击的“山城”号速度锐减到12节，这艘顽强的爷爷舰仍然向能捕捉到的一切目标疯狂还击。它用主炮轰击美军巡洋舰，用副炮炮击驱逐舰。但由于没有火控雷达的指引，“山城”号的还击毫无准头，没能取得任何命中。“最上”号和“时雨”号位于其右舷，美舰火力基本集中在“山城”号上，无数炮弹命中了它。这艘老舰成了太平洋战争中被打得最惨的一艘战列舰。

西村发出的最后命令是要求“扶桑”号全速前进——他不知道该舰已提前中雷断为两截，在南方海面上烧成了两个大火炬。西村没有把正在遭受群殴的战况通报给志摩和栗田，或许他觉得已没这个必要了。4时04分，“纽康姆”号、“理查德·利里”号和“艾尔伯特·格兰特”号向“山城”号射出鱼雷。4时11分，“纽康姆”号2条鱼雷分别击中“山城”号右舷机舱和一号主炮塔下方，战列舰庞大的舰体逐渐倾斜。

发现日舰反击火力越来越弱，美军巡洋舰索性抵近射击。数十门152毫米舰炮喷出的炮弹如同“机枪扫射”，以至于美军指挥官不得不

下令放慢射击速度。“班尼”号驱逐舰冒险向敌舰突进，还鼓动友舰抵前发动鱼雷攻击。“最上”号3时53分在美舰炮击时已完成左转，3时56分开始加速。它采取这一机动时遇上了美军驱逐舰“哈钦斯”号、“戴利”号和“贝奇”号，双方开始互相对射。

“班尼”号炮术军官，后来成为海军作战部长的詹姆斯·霍洛韦上尉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战斗：“我可以清晰看见炮弹在日舰上炸开，迸发出的火焰将炮塔顶部撕去。当它们钻入重装甲板之时，则会喷射出炽热通红像融化般的了的钢块。”4时01分，“最上”号向美军驱逐舰射出4条鱼雷，无一命中。美军驱逐舰北撤时遭到“山城”号火力覆盖，“哈钦斯”号和“戴利”号挨了几发近失弹，但还是很快撤出了交火区域。

“山城”号上大火肆虐，眼见形势危急的“最上”号迅速掉头南撤。美军炮弹接连命中巡洋舰后桅，舰体周围升起了无数冲天水柱。1发炮弹命中“最上”号右舷第一、第三号高炮中间部位，紧接着舰桥前部三号主炮塔右侧又被命中一弹，整座炮塔飞上了天。命中左舷轮机舱的另一发炮弹导致该舰失去动力，“最上”号在海上缓缓停住了。

就在“最上”号失去动力那一刻，它3000米之后的海面上突然喷射出一团壮丽的火花，“山城”号弹药库爆炸了。巨舰倾斜迅速达到45度，高耸入云的塔式主桅崩塌下来，数十公里外都能看到它剧烈爆炸发出的火光。舰长篠田下令弃舰，但显然已经太晚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水兵已来不及逃生。仅2分钟后，“山城”号庞大的舰体慢慢倾覆，自舰尾开始缓缓没入水中，时间是1944年10月25日4时19分，详细位置北纬10度22分、东经125度21分。舰队司令官西村祥治、舰长篠田胜清以下1400名水兵随舰沉没，仅主计长江崎寿人以下10名乘员死里逃生，5时57分被美军驱逐舰“克拉克斯顿”号救起，1945年12月活着返回日本。对日军落水水兵，次日抵达现场的美军救援船只

表达了救人意向，但浮在水面上的日军水兵拒绝接受援救，甘愿沉入水底喂鱼。

西方人视生命为第一要素，对西村这种明知不敌依然率队慷慨赴死的怪异行为，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在评论日本海军高级将领时，以莫里森少将为首的大部分战史专家通常将打法理性的田中赖三称作“最有才华的海军军官”，而把莽撞赴死的西村描述为“最无能者”。但对悲剧人物西村来说，战死沙场也许是他的最好归宿。

4时18分，惠勒少将命令“密西西比”号、“马里兰”号和“西弗吉尼亚”号向北转向，远离敌舰，另3艘战列舰则向西驶去。4时19分，奥尔登多夫少将下令恢复炮击，此时日舰队已从雷达屏幕上完全消失。在“山城”号爆炸火光的照射下，经过轮机人员的奋力抢修，“最上”号右侧主机恢复动力，开始以10节速度缓慢向南航行。美军1发炮弹命中舰桥顶部的防空指挥所，所幸是颗哑弹。但接下来的几颗炮弹相继在飞行甲板炸响，诱发的大火席卷全舰。来自“波特兰”号的两发203毫米炮弹直接命中舰桥，包括舰长藤间良、副舰长桥本、航海长中野、水雷长山本及通信长在内的高级军官集体毙命。炮长荒井义一郎临时接过了指挥权。舵机被美军炮弹打坏，荒井和几名水兵临时切换为人工操舵，驾驶战舰向南逃窜，终于驶出了美战列舰的主炮射程。

日军“时雨”号驱逐舰同样被美军炮弹激起的无数水柱淹没了。战后西野如此回忆当时那恐怖的一幕：“在海峡右手边，有一个叫希布松的小岛，敌军炮击大致从驶过该岛后开始。那样猛烈的炮击我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敌军近失弹不断咚咚落下来，掀起巨大的水柱，每次都能把军舰弹起一米多高，然后再砰的一下狠狠砸回海面上。水柱落下后四处迸溅形成的水花不断从天上往下落，我们就像在瀑布中穿行一般。驱逐舰磁罗经、各种计量仪器仪表在剧烈震动下全被从仪表盘甩了出来，飞得到处都是。它们全都坏掉了。”

三大祥瑞之一“时雨”号果真名不虚传，美军如此密集的炮弹竟无一发直接命中。舰桥上的西野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频繁下令“时雨”号采取大范围机动以躲避弹雨。美军1发203毫米炮弹准确击中“时雨”号燃油舱，竟然又是1发哑弹。这颗炸弹一旦爆炸，势必诱发无法控制的大火，“时雨”号能否活下去就难预料了。

炮长凑到西野耳边高声喊道：“舰长，我方舰艇就剩我们这一艘了！”西野环顾四周，果然已看不到任何友舰。无线电故障使西野无法接收信息，也无法主动对外联络。前方海域已被美军炮弹覆盖，西野知道继续前行只有死路一条。遵循“时雨”号逢战必败、逢败必逃的传统，西野果断下令战舰掉头，以30节高速向南撤出战场。

“时雨”号很快驶出美军舰炮的打击范围，熊熊燃烧的“最上”号出现在西野视野之中，它还在缓慢向南移动，显然并未完全失去动力。再往南走，西野看到了“扶桑”号烧得奇形怪状的两截舰体，依然倔强地停在水面上，“它看上去就像灼热的大铁块”。就在西野下令准备加速离开这片危险的水域时，意外发生了。“时雨”号舵机突然失灵，停在水面上动弹不得。急得满头大汗的西野只好耐住性子，亲自率领轮机人员全力抢修。身后美军炮声越来越近，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孤零零的“时雨”号即将成为美国人案板上的一块熟肉。

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舰上瞭望哨发出凄厉的呼叫声：“前方敌舰正向我驶来！”南方海面上，几个暗影在快速逼近，那无疑是美军的生力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习惯于逢凶化吉的“时雨”号瞬间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一向沉着冷静的西野禁不住仰天长叹：“我命休矣！”他下令停止检修，准备战斗，誓与美国人周旋到底。

此时战场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对面来舰并未开炮，而是接连打出一闪一亮的灯光信号：“友舰！”西野立即发出询问信号：“我

是‘时雨’，我舰舵机出现故障，正在修理。你是哪位？”对方很快给出了回答：“我是‘那智’。”暗夜中闪出的正是第二游击部队司令官志摩的旗舰“那智”号。

就在西村舰队遭美军驱逐舰鱼雷攻击的同时，25日凌晨3时05分，一直隐秘跟进的志摩舰队悄然驶入苏里高海峡。在过去两小时里，志摩一直在不断调整航向并加速，试图缩短与西村的距离。当时美军巡洋舰和战列舰尚未投入进攻，但战列舰雷达屏幕上已经显示出，海峡南口又摸进来一支舰队，那无疑是日本人的船。当时志摩舰队的队形是：“曙”号驱逐舰一马当先，“潮”号在其左侧警戒，居中行驶的是重巡洋舰“那智”号和“足柄”号，轻巡洋舰“阿武隈”号、驱逐舰“不知火”号、“霞”号紧随其后，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的单纵阵。

志摩的运气也没好到哪里去。舰队刚进入海峡不久，就与从战场上撤出的美军鱼雷艇队迎头相遇。3时20分，“阿武隈”号突然发现左舷130度出现鱼雷的白色航迹。此处是帕纳翁岛南端比尼特角，罗伯特·利森少校第六分队的“T-132”号、“PT-134”号、“PT-137”号埋伏于此。麦克·科瓦尔中尉“PT-137”号鱼雷艇利用暗夜掩护突前到820米距离，寻隙向日军2艘重巡洋舰身后的驱逐舰射出鱼雷，却误中了“阿武隈”号。美军鱼雷艇上的水手大多由新兵组成，小伙子们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但及时向主力部队传递情报，还不断对日本舰队进行骚扰。虽然此前在对西村舰队的战斗中未立寸功，这次他们终于抓住机会实现了开门红。好像仁慈的上帝也不愿辜负他们的辛勤努力。

颇具戏剧性的是，由于受到烟幕影响，美军鱼雷艇并未观察到敌舰中雷，以至于无法确认自己的成功。“PT-137”号射出的鱼雷准确命中“阿武隈”号舰桥下方，剧烈爆炸导致30名水兵毙命，舰首进水使巡洋舰航速骤降至10节以下。为避开美军鱼雷艇骚扰，志摩下令撤

下重伤的“阿武隈”号，舰队主力以28节快速北上，同时下令剩余6艘战舰做好鱼雷攻击准备。由于西村为躲避攻击多次转向，两支日军舰队距离已拉近至30公里。

苏里高海峡北端激战正酣。“那智”号的通信室里，日军军官已经监听到美军的欢声笑语，这一切更让人心惊胆战。北方升入高空的照明弹此起彼伏，隆隆爆炸声不绝于耳。两支日军舰队之间的距离虽然仅需半小时全速航行，但这些时间已经足够美军打出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军南路舰队的失败命运已经注定。

志摩并未收到西村最后发出的“紧急战报”。他命令舰队排开战斗队形，旗舰“那智”号领头，其后是重巡洋舰“足柄”号及4艘驱逐舰。暴雨初歇，淅淅沥沥的小雨仍然下个不停，海上能见度极差，志摩却要求各舰加速。“那智”号舰桥上，所有人都凝目注视着前方。远处突然闪出一团令人炫目的火光，几乎照亮了海峡两岸。一定是某一艘大舰爆炸了，志摩希望那是一艘美舰——其实那正是友舰“扶桑”号。

由于美军正全力攻击西村舰队，4时前后，全速前进的志摩舰队顺利进入海峡中部。为鼓励西村，志摩在参谋长松本毅提议下于4时05分向友军发出“第二游击部队进入战场”的急电，没有得到任何应答，此时西村舰队已濒临覆灭。“那智”号舰桥上，志摩瞪大双眼，前方的悲惨一幕让他毛骨悚然。东侧1000米外，出现了两截剧烈燃烧的军舰残骸，好像“钢铁厂熔炉中的大火”。

从3时40分开始，“扶桑”号就像被判处死刑的人蹲在刑场上等候处决。志摩舰队出现时，断为两截的舰体不断发生剧烈殉爆，上层建筑在大火中倾倒。不明就里的志摩认为，那肯定是“山城”号和“扶桑”号的残骸，全然没意识到是一艘舰被腰斩了。志摩据此推测，西村舰队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以友舰起火的残骸为背景航行极其不利，

志摩下令将航线西移1000米。舰队小心翼翼从左侧绕过两段燃烧的舰体，紧贴海岸避开火光。前方出现了一艘几乎静止的军舰。“那智”号第一时间发出询问信号，对方迅疾回答说：“我是‘时雨’，舵机故障，正修理中。”

友军身份得到确认。但西野在发出上述回答后什么都没说。他本应该告诉志摩，前方美军设伏及西村舰队近乎覆没的实际情况。但是西野没有那么做。对这次“多年后变得臭名昭著”的相遇，战后西野解释说：“我没有直接跟志摩将军交流，也没有报告我们的情况。这是因为我没有联系上他，并且不受他的节制。我认为志摩将军看到‘扶桑’号和‘最上’号着火以及我采用的撤退航向，就应该清楚战斗的大致情况了。”

“那智”号奋勇冲进浓烟。远方传来沉闷的大炮声，志摩判断西村残部必定在前方苦战。舰队从烟幕中出来，前方仍然是烟幕。4时20分，“那智”号捕捉到11度方位、11000米外疑似出现2艘敌舰。首席参谋森幸吉建议重巡洋舰从左舷发射鱼雷。志摩于是下令“那智”号和“足柄”号向右急转，4时24分距敌舰约8200米各射出8条鱼雷。这16条鱼雷成为志摩舰队对战斗的唯一贡献，且无一例外全部脱靶，其中2条搁浅在希布松岛岸边。很显然，日军雷达把岸边的巨石当作敌舰了。

就在两舰发射鱼雷的同时，“那智”号发现了不远处熊熊燃烧的“最上”号，它好像已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完成鱼雷发射的“那智”号快速驶离，欲躲到“最上”号火光后面。“那智”号舰长鹿冈圆平是海大第三十二期军刀组成员，之前的职务是首相海军秘书。东条内阁垮台之后，鹿冈被赶出东京，如愿当上了“那智”号舰长。虽然学习成绩优异且跟随东条见过不少大世面，但缺乏实战经验的鹿冈此时出现了严重误判。他认为“最上”号是静止不动的，实际上“最上”号仍以8节速度在缓慢航行。虽然“那智”号采取满舵规避并紧急

停车，但“最上”号还是一头撞上了友舰舰尾。金属摩擦发出令人作呕的刺耳声响，两支在航途中互不理睬的舰队竟然用这样一种奇葩方式“胜利会师”了！

“我是‘最上’号！”对面舰桥上不知是谁拿起话筒在喊，“我舰正副舰长阵亡，暂时由炮长代理指挥。方向舵毁坏，靠引擎操纵方向，给您添麻烦了。”这位不知名的日军水兵还挺讲礼貌的。很显然，发生事故的过错在“那智”号一方。

对“最上”号而言，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和友舰相撞了。中途岛海战期间，它就曾因躲避潜艇撞上“三隈”号，间接导致了姊妹舰的覆灭。这次撞击对“最上”号可谓雪上加霜，它“亲自牺牲”的时候终于到了。

两舰好像是锁在一起似的缓缓移动，“那智”号小心翼翼转向左边，两舰足足用了10分钟才彻底分开，4时43分双双向南驶去。“那智”号舰首左侧被撞掉一部分，机舱进水，轮机手报告最高速度将减到20节。舰队一名参谋回忆说，旗舰受损使志摩对后续战斗的胜利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仍然要求跟上驱逐舰实施攻击。“敌人必然在前方伸开双臂在等待我们，”作战参谋森提出了反对意见，“西村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很明显，第二游击部队如果继续前行，势必落入敌人的圈套，和西村将军的结果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栗田将军的中路舰队在干什么，小泽将军北路舰队也毫无消息。不管如何，我们现在继续前进是非常愚蠢的。”

此前，志摩曾收到栗田的一份电报，告知中路舰队正在向西撤退，此后再无进一步消息。在此情况下，志摩认为森的意见是明智的，暂时撤退方为上策。短短思索几分钟，志摩断然下达了撤退命令。4时25分，他向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发出《第二游击部队机密250425番电》：“我队攻击終了，暂时脱离战场，以图后计。”

驱逐舰被召回掉头南撤，舰队最后面跟着奄奄一息的“最上”号。重伤掉队的驱逐舰“朝云”号只能忍痛放弃，任其自生自灭了。掩护撤退的夜幕还能维持两个小时，志摩必须尽快收容残部，以最快速度脱离战场。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志摩，美国人给了如此评价：“他把第五舰队带进苏里高海峡，又带了出去，只不过进出口是同一个。”

美国人当然不会任由敌人从容逃逸。4时31分，奥尔登多夫下令巡洋舰和驱逐舰发起追击。美军动作实在太慢，一直到4时51分，西侧巡洋舰编队才开始沿海峡西侧南下，敌舰约在23000米之外。5时19分，美军东侧巡洋舰编队转变航向通过海峡，大致在日军两艘巡洋舰相撞之处向“最上”号猛烈开火。“哥伦比亚”号舰长莫里斯·柯特兹上校回忆说，美军巡洋舰的10分钟炮击导致“最上”号火势加大，“其惨状比在珍珠港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更甚”。

美军表现实在蹩脚，竟不敢抵前炮击。日军损管人员的出色表现使“最上”号航速逐渐恢复到17节，于日出前30分钟左右与敌脱离接触。考虑到沿海岸航行的军舰如果冒险进入狭窄水域，有可能在白天与日舰遭遇，奥尔登多夫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他同时致电金凯德，请求日出前出动护航航母舰载机对日军舰队实施空中打击。美国人实在太求稳了，一定程度上是胆小怯懦。日出之后，奥尔登多夫再次命令舰队南下，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波特兰”号，轻巡洋舰“哥伦比亚”号、“丹佛”号，驱逐舰“克莱斯顿”号、“科尼”号、“索恩”号受命前往击沉日军掉队船只。

5时29分，美军开始向进入射程的日舰开火。“路易斯维尔”号选择“扶桑”号为目标，当时记录如下：“无移动，速度0，火势很大。”5时31分，该舰在17300米距离向“扶桑”号的一部分开火——“看起来好像是舰首”。在18轮203毫米穿甲弹打击下，“扶桑”号舰首6分钟后沉入大海。驱逐舰“科尼”号5时08分的雷达记录显示，“扶桑”号舰影5时36分在屏幕上完全消失，“克拉克斯顿”号的记录

则为5时40分。“扶桑”号舰首沉没地点大致位于北纬10度09分、东经125度24分。

“扶桑”号舰尾部分又坚持了一段时间才入水。美军鱼雷艇6时30分发现它还浮在水面上，记录显示6时52分在仅640米的距离上，“虽然火势依然很大，但我们已经不能在水面上看见舰体了”。这就说明“扶桑”号舰尾部分刚刚沉没，位置是北纬10度08分、东经125度24分。推测舰上死亡水兵人数为1400人至1600人，包括舰长阪匡身。少数水兵游水上岸，很快被岛上菲律宾游击队猎杀。

5时30分，志摩率舰队抵达海峡南口，看到了之前受伤离队维修的“阿武隈”号，该舰经紧急抢修航速已恢复到20节，其间还成功避开美军鱼雷艇的数次攻击。虽然“那智”号、“最上”号和“阿武隈”号都无法跑出全速，但志摩舰队还是平安通过了棉兰老海，然后沿棉兰老岛海岸向西航行，其间还击伤了2艘试图前来骚扰的美军鱼雷艇。鉴于“阿武隈”号速度太慢无法跟随主力行动，志摩命令它在“潮”号的护卫下前往棉兰老岛西北达皮丹港暂避。

26日清晨6时05分，行驶至内格罗斯岛东南海域的“阿武隈”号被美军侦察机发现。从9时18分开始，“阿武隈”号遭到来自诺埃姆富岛美军第五航空队44架B-24、来自比亚克岛第十三航空队数架B-25的连续三轮攻击。第一轮攻击命中的1颗炸弹导致“阿武隈”号起火，第二轮低空投弹恰似18个月前在俾斯麦海的跳弹攻击，2颗炸弹导致“阿武隈”号舵机失灵并失速。虽然第三轮空袭并无炸弹命中，但烧成一团火炬的“阿武隈”号完全失去动力。11时整，“潮”号开始靠前救援。11时28分，舰长花田卓夫下令弃舰，“阿武隈”号12时42分沉入大海，成为莱特湾海战中唯一被陆基战机击沉的日舰。至此，参加过偷袭珍珠港之役的日舰只剩下“利根”号、“滨风”号和“霞”号。

大约7时15分，“丹佛”号和“哥伦比亚”号追上了失去舰首的“朝云”号，随后爆发的炮战仅仅持续了3分钟。被命中5发152毫米炮弹的“朝云”号航速骤减至9节。虽然曾经是势不两立的手，但美国人对舰上日军水兵的勇敢精神仍然肃然起敬：“‘朝云’号在舰尾没入水中时仍以尾炮进行反击，直到7时21分炮塔被海水完全淹没。”舰长柴山一雄率30余名水兵奋力游上附近岛屿，很快被岛上游击队俘虏。海面作战至此宣告结束，老酒认为美军追击战的确不能算出彩。

但志摩还远远未能逃出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接下来的战斗由斯普拉格少将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承担。7时30分左右，从“塔菲一”起飞的“复仇者”发现了掉队的“最上”号。1颗炸弹准确命中轮机舱，“最上”号9时10分完全失去动力。13时07分，“曙”号在接走舰上水兵后补雷将“最上”号击沉。

西村舰队仅有“时雨”号逃出生天。4时55分，“时雨”号曾经遭到卡尔·格利森上尉第十一分队鱼雷艇的阻击，西野不但奋力将“PT-321”号击伤，还顺带救起了一些落水的水兵。联合舰队内部流传甚广的“吴港雪风，佐世保时雨”谁能活到最后的赌局还将持续，一直到1945年1月24日“时雨”号在新加坡以北海域被美军潜艇“黑鳍”号击沉为止。

苏里高海峡之战，日军南路舰队共损失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3艘，另有重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受伤，损失官兵逾4000人。美军仅损失1艘鱼雷艇，1艘驱逐舰和10艘鱼雷艇受伤，阵亡官兵39人、伤114人，他们大都来自倒霉的“艾尔伯特·格兰特”号。

作为苏里高海峡之战的最高总指挥，金凯德认为这是一场“极为重要、极为高效的海战”。尼米兹对手下将领历来以表扬为主，尽管第七舰队归麦克阿瑟指挥，但他对苏里高海峡之战仍然不吝赞美之

词：“它也许是人类海战史上最伟大、最迅疾、最具摧毁性的炮战。”海战战术指挥者奥尔登多夫也说：“这是一场梦想中的海战。”不太厚道的老酒认为，上述评论难逃王婆卖瓜之嫌。

规模并不算很大的苏里高海峡海战能名垂青史，更多来自象征意义。对5艘在珍珠港被打捞上来的战列舰来说，这是复仇。对长期称霸海上的战列舰来说，这是绝唱。至今海战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战列舰之间的生死对决。莫里森少将的描述可能更为贴切：“1944年10月25日4时10分，‘密西西比’号的齐射如同哀鸣的丧钟。此后，战列线战术如同古希腊方阵、西班牙长矛阵、英格兰长弓，以及萨拉米和勒班陀的桨帆船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永久湮灭了。”

2017年11月21日，继8月找到美军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残骸之后，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的保罗·艾伦率团队乘“海燕”号来到了苏里高海峡。11月23日，“海燕”号准确捕捉到“山城”号的残骸。25日，“扶桑”号两截舰体得到确认。29日艾伦宣布，所有沉没在苏里高海峡的日本军舰均已被找到。除上述两舰外，还有“满潮”号、“山云”号和“朝云”号。

由于将战术指挥权交给了奥尔登多夫，金凯德好像显得格外轻松。就在海战激烈进行之时，他竟有闲暇在旗舰上召集参谋开会。他希望大家一起谈谈，“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疏忽的地方，或者是做错的地方”。凌晨4时会议临近结束时，作战参谋理查德·克鲁森上校用略带忧虑的口吻说：“将军，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们从来没有直接问过哈尔西将军，他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是否在把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经过短暂思索，金凯德同意向哈尔西发出一封询问电。

第七舰队位置相对固定，无须顾忌无线电静默。4时12分，一封电报被发往北方的第三舰队：“当地时间凌晨2时，我鱼雷艇部队发现敌人。约3时，敌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进入苏里高海峡。

请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是否在驻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由于人为设置的通信障碍，这封经马努斯港转交的电报送交哈尔西手中时，已经是两小时后的6时48分了。

会议结束之后，克鲁森和情报参谋亚特·麦科勒姆中校并未马上离开，两人都不认为哈尔西正在把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他们中的一人说：“上帝呀，我们必须了解真相。”两人一起制订了一个名叫“黑猫”的侦察计划，2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受命前往侦察。遗憾的是，它们都未发现快速逼近的栗田舰队。

利用哈尔西北上迎击小泽、金凯德在苏里高海峡大战西村和志摩的有利时机，栗田率中路主力舰队隐秘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正沿萨马岛东岸向莱特湾猛扑过来！

美国人的真正危机出现了。

萨马岛海战

10月24日22时许，掉头东进的日军中路舰队悄然来到圣贝纳迪诺海峡西口。上自栗田，下至每一名水兵，无不惴惴不安，如临干谷。在8节涌动的高速水流中，23艘战舰各相隔1000米以单纵队依次驶入狭窄海峡。两岸无一灯影，舰队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到处是一片漆黑的世界。日军水兵个个屏住呼吸，目光炯炯。4个月前，参加“阿号作战”的栗田舰队曾经走过这条水路，不过彼时他们身后还有小泽机动部队，且已提前知晓敌军舰队就在塞班岛以西海域。今天的状况完全不同，一切迹象表明，哈尔西第三舰队就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游弋。舰队越接近海峡东口，栗田就越是感到紧张。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假若美军战列舰以巨炮并辅以潜艇部队封锁海峡出口——就像金凯德和奥尔登多夫在苏里高海峡对付西村那样——加上拂晓后蜂拥而来的舰载机，他的舰队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全军覆没。栗田自己都不清楚，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让栗田意想不到的，由于哈尔西第三舰队已成功被小泽诱向北方，圣贝纳迪诺海峡门户洞开，他的前方已是一片坦途。当舰队25日凌晨0时35分驶出海峡时，竟然连一艘美舰的影子都没有发现。海水在月光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和南边沸腾的苏里高海峡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哈尔西已向北驶出200公里，一整夜快速航行将使两支背道而驰的舰队迅速拉开500公里以上的距离。一向谨小慎微的栗田对海峡出口有无美军埋伏保持着足够警觉，他并未下令舰队立即沿萨马岛东岸南下，而是继续向东疾驰，但驶出30公里后依然平安无事，这美国人唱的是哪出空城计？作战参谋大谷整个夜晚都心神不宁，担心敌人炮弹随时从头顶落下。美军舰队并未出现让他稍稍安定了一些。但他猜测在抵达萨马岛南端之前，舰队很可能与美军遭遇。

凌晨1时45分，满腹狐疑的栗田下令舰队转航向95度向偏东航行，10分钟后改为第12号搜索航行序列，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军潜艇或水面舰队。4时，海上依旧寂静无声，栗田这才下令舰队变航向为150度，以18节航速沿萨马岛东岸南下，准备按计划与西村会合后快速突入莱特湾。

清晨6时，栗田舰队抵达苏禄安岛358度、150公里处。按照计划，3小时后他们就可抵达与西村约定的会合地点。但栗田知道，南路的两支友军可能永远不会来了。此前他先后收到西村和志摩发来的多封电报，虽然无法准确判断南路舰队的战斗情况，但5时22分收到志摩“暂时脱离战场，以图后计”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南路舰队的任何消息。虽然南路舰队已无可能穿越苏里高海峡与自己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但栗田并不十分担心。西村舰队的任务本来就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们突破海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令栗田最揪心的是，迄今为止，执行诱敌任务的小泽舰队依然音信皆无。

“1944年10月25日，星期三，6时27分，太阳升起来了。早晨有阵雨。今天是这场决定性战役的第二天。前夜，借着暗淡的月光和多云的天气，我们于凌晨顺利穿越了圣贝纳迪诺海峡，没有任何冲突发生。我们以第19号警戒队形向东行驶。”在做完上述客观描述之后，忙里偷闲的宇垣在《战藻录》中继续写道，“只要能够到达目的地，我们就有绝对信心打败敌人。”宇垣随后写出了自己的担心：“我们害怕敌人今天晚上会发现我们的行踪，集中力量打击我们，时间就是黎明时分。”宇垣同时认为，获得充分的空中支援是突入行动成败的关键，“否则，我们的战斗力最终将会被削弱到零”。

时值雨季，天气恶劣，不时有倾盆大雨落下。6时23分，“大和”号雷达率先在130度方向、50公里外发现美军飞机。对此栗田早有预料。既然菲律宾群岛以东海域有大量敌航母存在，那无疑正是它们的侦察机——黎明时分出动侦察机进行搜索是航母舰队的一贯做法。6时

39分，“鸟海”号和“能代”号的雷达在90度方位再次发现敌机。1分钟后，当栗田下令舰队调整航向时，第二部队“熊野”号的瞭望哨发现110度方向有2架美机正不断逼近，侧面的第十驱逐舰战队开炮射击，美机迅速掉头逃逸。预计不久将会有美军攻击机群出现，栗田下令舰队转换为防空阵形。

6时45分，“大和”号瞭望哨突然发现，115度方向、35000米出现了战舰的高大桅杆——那无疑正是美军！它们很快出现在其他舰船的视野之中。发现正有飞机起飞的瞭望哨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发现敌军航空母舰！”栗田第一时间做出判断：前方出现的肯定是哈尔西的快速航母舰队！

在如此近距离与敌军航母邂逅，对栗田和他的幕僚来说，无异于突然被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甚至怀疑眼前这一幕不是真的。水面舰艇在主炮射程之内发现敌军航母，类似情况之前仅仅发生过一次。1940年6月8日在挪威以西海域，英国皇家海军“光荣”号航空母舰及护航驱逐舰“热心”号、“阿卡斯塔”号被德国海军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号近距离捕捉到。交战结果毫无悬念，英军航母恰似自己的名字那样“光荣”了，2艘护航驱逐舰陪葬海底。“光荣”号因此成为被水面舰艇舰炮击沉的第一艘航母。德军为此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沙恩霍斯特”号被命中一条鱼雷。

“大和”号舰桥上，参谋长小柳想：“真乃天佑神助！”第二舰队的年轻军官在确认眼前的事实后无不欢呼雀跃，面颊上流淌出激动的泪水。一些人甚至哽咽着说：“当年大东沟海战时，伊东祐亨元帅看到大清北洋水师‘定远’号和‘镇远’号时，可能就是这种心情吧？”一向矜持的栗田同样激动得无法自持，两腿颤抖。苍天有眼，竟然赐予他如此近距离攻击美军航母的机会，让他的水兵有机会展示林加“百日苦练”的成果，“大和”号460毫米巨炮终于捞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千载难逢的战机到了。

既然前方出现的是美军快速航母，它们显然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的高速，而自己的战列舰和驱逐舰无力追赶——前者速度不够，后者燃料不足——栗田决定不浪费一丁点儿时间，立即以最快速度接近敌人并发起攻击。“大和”号第一时间发出了作战命令：“捕捉天佑战机，以现有阵形全速逼近敌方。先封杀敌机起降能力，随后歼灭敌机动部队。”6时52分，栗田下令舰队提速到24节，1分钟后变航向为130度向美军舰队快速逼近。从文莱出航以来，一直霉运连连的栗田舰队终于等来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哈尔西第三舰队已经被小泽成功诱往北方，金凯德第七舰队几乎所有主力南下封锁苏里高海峡，25日清晨在萨马岛以东海域巡航的，就只剩下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的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即护航航母大队。肯尼第五航空队尚未在岛上建立航空基地，那个带着快速航母到处跑的哈尔西又铁定指望不上，眼下第四大队承担的任务异常繁重。他们不但要为登岛部队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负责整个舰队的防空和反潜巡逻，还要对外围重要航道实施侦察，时刻监控日军的动向。

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下辖3个支队，每一支队均由6艘护航航母、3艘驱逐舰、4艘护航驱逐舰组成。第一支队代号“塔菲一”，由“桑加蒙”号上的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亲自指挥，此时它们位于迪纳加特岛东南海域。第二支队代号“塔菲二”，司令官是坐镇“马库斯岛”号的菲利克斯·斯普顿少将，此时位于苏禄安岛东北方向。代号“塔菲三”的第3支队下辖护航航母“范莎湾”号、“加里宁湾”号、“圣洛”号、“基昆湾”号、“甘比尔湾”号、“白平原”号，驱逐舰“赫尔”号、“约翰斯顿”号、“希尔曼”号及护航驱逐舰“丹尼斯”号、“约翰·巴特勒”号、“雷蒙德”号、“塞缪尔·罗伯茨”号，由“范莎湾”号上的克里夫顿·斯普拉格少将指挥——为方便叙述，下文不加特别说明就指这位“塔菲三”的斯普拉格。25日

晨，美军三支护航航母编队的相对位置是：“塔菲一”在最南面，“塔菲二”居中，最北的“塔菲三”位于萨马岛以东100公里，距离南下日军舰队最近——栗田刚刚发现的正是它们。

在美军整体作战计划中，莱特岛以南的苏里高海峡由金凯德第七舰队把守，守卫北面圣贝纳迪诺海峡是哈尔西第三舰队的任务。斯普拉格少将25日清晨得知，欲从北方入侵的日军中路舰队已经被哈尔西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后撤。前一晚上，奥尔登多夫的火力支援大队又在苏里高海峡击退并重创了来犯的日军南路舰队。他据此认为，自己的“塔菲三”无疑处在最安全的位置上。事实上，25日当天，斯普拉格简直倒霉到姥姥家了，他马上就将遭到世界上最大口径舰炮的打击，随后还要面对人类史上最疯狂的一支攻击部队。

25日拂晓日出前几小时，“塔菲三”几艘护航航母上的水兵已经开始忙碌了。斯普拉格早早来到“范莎湾”号作战指挥室，监听飞行员和航母以及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直接通过无线电和飞行员联系。当天早上，“塔菲三”将按计划在日出前后放飞12架“野猫”，为岛上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另外4架“野猫”和8架“复仇者”将协助登岛部队攻击日军防御阵地。8架“野猫”将升空执行舰队的空中巡逻任务，另2架“野猫”和4架“复仇者”执行空中反潜巡逻。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也无力为二线部队配备最先进的机型。除“塔菲一”载有为数寥寥的“地狱猫”外，美军护航航母上的战斗机大部分是落伍的“野猫”。斯普拉格看到，地勤人员的工作非常出色，上述任务仅半小时就顺利完成。结束了繁忙工作的水兵有的回到舱室休息，有的前往餐厅用餐，还有人悠闲地趴在船舷上，准备观看壮丽的日出。25日清晨看上去和往日并无不同，殊不知致命的威胁正在悄然逼近。

忙乎了好一阵子之后，斯普拉格回到指挥官舱室，端起了早晨的第二杯咖啡。执行任务的舰载机相继离舰，他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口大

气，享受一下短暂的清闲了。少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想，昨晚苏里高海峡的炮声持续了大半夜，是否需要派出飞机前往搜索，攻击那些逃跑中的日舰呢？他不知道，此时“塔菲一”正在执行追击敌舰的任务。

清晨6时37分，“范莎湾”号作战指挥室里，一名负责监听飞行员通话的值班人员听到有人好像在用日语说话。他告诉身边的同伴：

“你听，这是什么？”第二个人听了后说：“好像有人在开玩笑。”第一个人耸耸肩说：“可能，或许是长途干扰。”

比尔·布鲁克斯少尉是“圣洛”号护航航母鱼雷机飞行员。5时45分，他驾驶“复仇者”起飞不久，就在舰队西北方向30多公里处发现了海面上高速行驶的10多艘军舰。布鲁克斯起初认为，那肯定是哈尔西将军的舰队。他身后的机枪手乔治·唐斯显然也看到了那些军舰，他的判断和布鲁克斯完全一致：“谢天谢地，那是我们自己的舰队。”

但布鲁克斯心中很快犯起了嘀咕：哈尔西将军的舰队中怎么会没有航空母舰呢？据说，那支舰队的航母更大、更多哩！布鲁克斯使劲揉了揉眼睛，继续观察，那些军舰从轮廓上看也不太像友军，少尉此前受过严格的舰艇识别训练。布鲁克斯降低高度，想飞得更近些以看清楚。他看到了巨大的塔式桅杆，那是日军战列舰独有的外部特征。毫无疑问，那些都是日本人的船！

布鲁克斯心猛地一沉！此时敌舰防空炮开始朝他猛烈开火，机身周围瞬间布满了炮弹炸开的黑色烟团——果然是敌舰！布鲁克斯猛踩油门，飞机骤然加速冲过了日军防空火网。由于执行的任务仅仅是反潜巡逻，他的“复仇者”只配备了深水炸弹，可以攻击潜艇却无法攻击水面舰艇。布鲁克斯非常睿智，他知道现在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攻

敌，而是尽快把敌舰来袭的消息发回去。日军舰队距离“塔菲三”已经不到35公里了，这仅仅是水面舰艇1小时的航程！

布鲁克斯立即呼叫“圣洛”号：“在我舰队西北方向35000米，发现日军水面舰艇编队，4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0至12艘驱逐舰，航速20节，正朝我舰队高速驶来。”此时是10月25日6时47分。毫无疑问，布鲁克斯发现的正是栗田中路舰队。

虽然第一时间收到了布鲁克斯的报告，斯普拉格还是有点不太相信。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从哪里钻出来这样一支日军舰队？从舰队构成来看，斯普拉格认为飞行员发现的很可能是哈尔西将军刚刚组建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这名飞行员一定是个新手，他愚蠢地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反而会暴露“塔菲三”的位置。念及此处，怒气冲冲的斯普拉格命令作战室：“告诉那名飞行员，重新核实报告的目标。上报那名飞行员的名字！”

听到来自无线电另一端的讥讽和训斥，布鲁克斯觉得非常委屈。他不知道这些话出自一名海军少尉还是少将，但这些话真的刺激了他。他驾机再次接近日军舰队，自然又引来一阵更加猛烈的高射炮火。他索性打开无线电开关，将炮声一起传了回去：“我清晰看到了敌舰的塔式桅杆，还有日本人的太阳旗。而且我看到的这艘战列舰，是我以前见过的所有战列舰中块头最大的。”此前布鲁克斯曾经见过诸如“衣阿华”号、“华盛顿”号等新型战列舰，现在前方那艘舰比它们的块头都大，那无疑正是“大和”号。因一系列阴差阳错，本来属于“二线部队”的“塔菲三”，就这样戏剧性地被拖入史上最大海战的中心战场。

“塞缪尔·罗伯茨”号是一艘小型护航驱逐舰，这是它第一次参加战斗。头一天晚上，舰长罗伯特·科普兰少校和副舰长鲍勃·罗伯特上尉彻夜未眠，通过无线电收听进出苏里高海峡船只的交谈情况。

由于距离较远加之沿途岛屿的干扰，无线电信号时断时续。不过两人还是从零碎的信息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军南路舰队被击溃了，正处于大败退之中。科普兰离开作战室，准备去喝杯咖啡提提神。恰在此时，值班军官报告说，侦察机在舰队西北方向发现日军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舰上一名瞭望哨报告说：“海上出现了不明身份的目标，方向250度，好像看到了船的桅杆。”经验丰富的炮长比尔·波顿上尉推测，它很可能来自日军重巡洋舰。

虽然是第一次近距离发现敌舰，但科普兰和罗伯特显得非常镇定。罗伯特对话筒高喊道：“听着，所有想看逃跑残余日舰的人，都给我上甲板！”他和舰长一致认为，侦察机和瞭望哨发现的肯定是从苏里高海峡逃出来的南路日军残部。两人谁都没料到，他们很快会在鲨鱼遍布的菲律宾海上游泳逃生。

斯普拉格手中有6艘护航航母。听起来好像威风无比，但这种所谓的护航航母徒有航母之名，而无航母之实。顾名思义，护航航母就是执行运输船队护航任务的小型航母，它的诞生颇具实战意义。众所周知，驱逐舰虽然堪称潜艇的天敌，但数量毕竟有限，且极易遭到潜艇的鱼雷反击。要知道早在1940年9月，丘吉尔用8处重要军事基地，才向美国人换回50艘一战时期的老驱逐舰。相对而言，对潜艇具有全方位压倒优势的飞机属于最有效的反潜武器，且根本无须担心来自水下的反击。不过陆基飞机航程有限，不足以覆盖到大洋深处，因此最好能有可以伴随运输船队出行、及时出动舰载机的航空母舰实施反潜。但重型或轻型快速航母数量太少，使用成本太高，为运输船护航纯属大材小用，一旦损失，太过可惜，护航航母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要说这英国人不愧为近现代海军的鼻祖。为应对大西洋上德国潜艇的威胁，英国皇家海军最先使用了护航航空母舰。1941年8月，被俘获的德国商船“汉诺威”号被改造成第一艘护航航母“大胆”号，开

始出海执行护航任务。虽然该舰12月21日在执行第四次护航任务时被德军潜艇“U-751”号击沉，但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出色表现及性价比还是使英国海军精神为之一振，开始大力发展护航航空母舰。

由于可改造商船数量严重不足，丘吉尔只好再次向美国求援。罗斯福指示海事委员会全力研制护航航母。美军第一艘护航航母“长岛”号1941年6月下水服役，曾经执行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首批战机的艰巨任务，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凭借独步全球的强大工业能力，美国改造护航航母的速度不断加快，“阿德默勒尔蒂”号和“布干维尔”号曾经创下76天建成下水的惊人纪录。战争结束之前，美国海军共建成护航航母124艘，其中38艘支援给了英国人。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潜艇威胁远没有德国潜艇在大西洋那么大，美军为数众多的护航航母除执行反潜护航的老本行外，也经常担负起支援两栖登陆、攻击岸上目标及运送飞机等辅助活儿。护航航母存在诸多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美军“埃塞克斯级”重型航母排水量27000万吨，航速33节，可搭载各型战机90架。使用轻巡洋舰舰体改造的“独立级”轻型航母排水量虽然只有11000吨，载机量仅仅45架，航速却高达32节，完全可以携手重型航母一起出海作战。相对而言，护航航母排水量一般在8000吨左右，速度不超过18节，载机量不到30架。因为飞行甲板太短——只有正规航母一半左右——它们仅能携带战斗机和鱼雷机，需要较长起飞距离的俯冲轰炸机无法装备。还有一点，这种用普通商船仓促改造的所谓“航母”没有装甲，不能有效保护易燃易爆的油舱、弹药库和鱼雷舱等关键部位，最大武备只有1门可怜的127毫米炮。

上述特性为孱弱的护航航母赢得了不少别致的绰号，诸如“易燃型航母”“易损型航母”“消耗型航母”“吉普航母”“番茄罐头”，不一而足。由于速度实在太慢，它们往往无法真正参加战斗，只能在“标准”航母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前提下，执行一些相对轻

松的辅助任务。一个最佳例证是，不管哈尔西还是斯普鲁恩斯，都绝对不允许快速航母舰队中出现这种丢人现眼的东西。哈尔西第三舰队倒是有护航航母存在，它们隶属贾斯帕·阿库上校的后勤供应大队，正式番号是第三十特混舰队第八大队。但“夸贾林”号、“埃斯佩兰斯”号等11艘护航航母的任务仅仅是搭载不同型号战机，随时为主力舰队的战损提供补充。在金上将眼里，直接听命于麦克阿瑟的金凯德已经不能算自己人，第七舰队因此出现了多达18艘护航航母，而快速航母和新式战列舰一艘都没有。

眼前的情况让斯普拉格大吃一惊：日军舰队正快速逼近，这一点千真万确，毫无疑问，且敌舰队拥有为数众多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咖啡自然也顾不上喝了。斯普拉格清楚，即使“标准”航空母舰与战列舰对决也凶多吉少，何况自己手下这些易燃易爆品？还有一点，人家“标准”航母都能轻松跑出30节以上高速，打不过还可以掉头跑路，现在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尴尬局面——打，打不过；跑，跑不了。“塔菲三”13艘舰船最大口径127毫米炮只有29门，它们打出的炮弹根本无法击穿战列舰的厚实装甲，而日军舰队203毫米以上火炮有89门之多——当时斯普拉格肯定没今天的老酒算得清楚，但敌舰有很多大口径炮是肯定的——与敌炮战毫无胜算。虽然驱逐舰上装备有可以对战列舰构成致命威胁的鱼雷，但发射它们必须接近到敌舰10000米内的有效距离。按现在双方30000米距离计算，它们至少需要冒着日舰猛烈炮火冲过20000米距离，这基本上属于自杀行为了。“赫尔”号舰长利昂·金特伯格中校曾这样说：“一艘驱逐舰似乎很难在昼间抵近到距目标6000码至10000码，向一艘战列舰或巡洋舰发起鱼雷攻击，然后超过一个小时不被击沉。”“塔菲三”的护航航母上虽然有舰载机，但它们之前主要承担对地攻击和反潜任务，装备的大多是高爆弹和深水炸弹，只携带了极少数量穿甲弹和9 ~ 12条鱼雷。由于执行任务不同，护航航

母飞行员大多未接受过专业攻舰训练，即使有足够的穿甲弹和鱼雷，也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

斯普拉格知道，现在敌舰队和莱特湾之间，除自己的6艘护航航母和7艘小型护航舰只外，已无任何友军。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塔菲三”想单独抗衡日军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认为自己“甚至坚持不了一刻钟”。但此时莱特湾尚有50多运输船和油船，海滩上军用物资堆积如山，一旦日军舰队冲入湾内，运输船队及滩头物资势必遭到毁灭性打击。怎么办？斯普拉格认为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引火烧身”，不惜一切代价挡住或拖住这支由钢铁巨兽组成的舰队，延缓日军进入莱特湾的时间。自己多坚持一分钟，运输船队就能多一分钟时间准备，同时可以为援兵及时赶来多争取一分钟时间。事到如今，斯普拉格只能丢炮保车，豁出去了。后来他如此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尽管这样做，我们的末日会来得更快，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在被击沉之前，我们应该尽力狠狠地回敬他们。”

“塔菲三”的7200名官兵非常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塞缪尔·罗伯茨”号舰长科普兰少校此时明显明白过来了，前方突然现身的并非所谓的南路日军“残部”，而是来自北方的另一支实力更强大的舰队。他迅疾向全舰水兵发出作战命令：“我们遇到了一支极为强大的敌军舰队。他们和我们距离不到25000米，正朝我们猛扑过来。他们有4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两位数驱逐舰。这是一场敌众我寡、实力悬殊的决斗。所有人都不能抱活下来的希望，只有尽我们所能给敌人以最大打击。”

斯普拉格是一位头脑冷静、反应敏捷的海军军官。从6时50分开始，他通过TBS连续发出两道命令。第一，所有舰船以18节——这是护航航母所能跑出的最快航速——向东方一片雨区疾进，拉开与日舰距离的同时逆风放出舰载机。虽然用高爆弹对付皮糙肉厚的战列舰无异于小孩儿用弹弓打狗熊，但至少也能让日本人哆嗦一下。第二，驱逐

舰和护航驱逐舰释放烟幕保护航母。美军驱逐舰释放烟幕通常采用以下方式：减少进气助燃产生白烟，通过烟囱释放黑色浓烟。菲律宾海空气潮湿异常，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强风，烟幕很难被迅速吹散。烟幕会给日军准确锁定目标实施精准炮击带来更大难度。

向东转向仅5分钟后，斯普拉格就迫不及待下令航母放飞所有舰载机。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在命令的最后做出提醒：“全体飞行员请注意，攻击前务必识别目标是否为我方军舰。”由此看来，斯普拉格对身后追击的舰队可能是友军仍抱有一丝幻想。另一道命令被同时发出，此前受命前往莱特岛的飞机全部火速返航，放弃对地支援任务，全力攻击身后紧追不舍的日军舰队。

发出上述命令之后，7时01分，斯普拉格向邻近友军发出了紧急求援电报：“‘塔菲二’，‘塔菲二’！听到请回答！请回答！我们遇到了拥有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日军舰队，他们就在我们身后25000米处，正在快速追击我们，我们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塔菲三”南方有“塔菲一”“塔菲二”两支友军。“瑞格（斯普拉格昵称），不要惊慌！”离他仅55公里的“塔菲二”司令官斯普顿少将高喊道，“请记住，我们在你身后。不要冲动，不要鲁莽行事！”当时听到斯普顿喊话的人，都觉得少将故意把声调提得很高。但说实话，这种声援起不了多大实际作用。

清晨4时12分向哈尔西发出询问电报之后，金凯德一直未能收到回音。由于人为设置的通信障碍，这封经马努斯港转发的电报一直到6时48分才交到哈尔西手中。哈尔西对这封电报产生了怀疑：“金凯德是怎么知道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的？”哈尔西于7时05分直接致电金凯德：“快速战列舰正在随航母一起行动，它们不在圣贝纳迪诺海峡。”

7时04分，金凯德收到了斯普拉格发出的求救电报，紧接着哈尔西的电报就到了。原来圣贝纳迪诺海峡竟然无人防守！在15分钟之内，

大惊失色的金凯德紧急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

一、7时07分电告哈尔西，莱特湾突然出现一支日军战列舰队，请求快速航母舰队火速南下增援。

二、奥尔登多夫放弃追击日军南路舰队残部，迅速北上在莱特湾入口组织防御。

三、护送运输船队前往马努斯港的所有驱逐舰立即掉头，与湾内作战舰艇一起支援奥尔登多夫战列舰部队。

四、三支护航航母编队所有舰载机立即起飞，集中攻击突然现身的栗田舰队。

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司令官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同样接到了“塔菲三”发来的求救电报。他在第一时间请示金凯德，出动第四大队所有战机前往支援“塔菲三”。这和金凯德发布的第四条命令内容一致，很快得到了司令官的批准。但对托马斯·斯普拉格火速调战列舰部队北上增援的请求，金凯德谨慎表示了拒绝。在他看来，头天晚上遭遇重创的日军南路舰队很可能会像中路舰队那样卷土重来，战列舰部队必须确保莱特湾运输船队和登陆滩头的绝对安全。

事实上，此时西村舰队近乎全军覆没，脚底抹油的志摩舰队连逃跑都来不及，更不用提再次挥兵北上了。金凯德用兵一贯保守。当年瓜岛战役时，他谨慎地让“企业”号躲在日军陆基战机攻击范围之外，利用亨德森机场对日军运输船实施穿梭轰炸。这种做法尽管合理，却遭到包括哈尔西、斯普鲁恩斯、陶尔斯、菲奇等高级将领的一致指责，金凯德更因此被哈尔西解除了第十六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但今天作为第七舰队最高指挥官，金凯德必须对全局负责，而不仅仅局限于一支护航航母支队的安全。他的做法也算无可厚非。

6时58分，宇垣下令第一战列舰战队开炮。1分钟后，“大和”号前主炮在32000米距离上发出怒吼，这竟是史上最大460毫米巨炮首次炮击海上目标。“大和”号第一轮炮击对“白平原”号形成跨射，所幸未能直接命中。此时宇垣肯定在想，如果和“大和”号拥有同等强大火力的“武藏”号还在，该多好呀！7时01分，“长门”号主炮在32800米距离上也打响了。因为火炮射程较近且航速较快，第三战列舰战队“金刚”号和“榛名”号选择单独出列，向北航行，然后向东在更近距离上向美舰开火。关键时刻，“榛名”号轮机出现故障，三轴推进导致该舰航速仅26节，只好留下随第一战列舰战队一起行动。单独出击的“金刚”号很快接近美舰，7时在24000米距离开炮。7时02分，“榛名”号在30800米距离也开火了。日军4艘战列舰至此全部投入了战斗。

栗田下令“采用第十战斗序列，展开方向120度”，同时命令第五、第七巡洋舰战队逼近美军航母开火，暂不参与攻击的驱逐舰在战列舰后方占位。将美军护航航母误认为快速航母，使日军失去了本应有的心理优势。栗田认为，既然战列舰航速不够，驱逐舰又普遍缺油，那就只能由重巡洋舰快速出击了。一旦被击伤的美舰失速落单，就会被随后赶上的战列舰和驱逐舰逐一歼灭。

从上述命令可以看出，栗田并不像南路西村那样一味求死，他还想把尽可能多的舰船和水兵带回去。航行期间，栗田一直在计算燃料，他认为驱逐舰现存油料已经不够打进莱特湾再冲出来返回文莱了。战场危机四伏，美国人断不会容许他从容安排重型舰船为驱逐舰补充燃油。

接令之后，日军两支巡洋舰战队立即以最大航速取70度航向——第七战队4艘重巡洋舰打头、第五战队2艘重巡洋舰紧随其后——实施追击。7时整，兴奋不已的栗田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天赐良机！我舰队正突进攻击敌航空母舰。第一目标破坏飞行甲板，然后粉碎敌机

动部队。”3分钟后，他又向战列舰和驱逐舰下达了“全速突击”的补充命令。

根据日军战斗记录，“长门”号一发炮弹7时04分准确命中目标，1艘美军航母上很快冒出黑烟。1分钟后，栗田发现美军航母试图转向逃跑，而且转向逆风航行——此举显然是欲放飞舰载机——遂命令第一战列舰战队转向70度，以炮火压制美军舰载机起飞。但日军这次机动使第一战列舰战队与左侧第十驱逐舰战队航线发生交错，后者只好掉头向北航行。第一战列舰战队与原在其右斜前方的第二驱逐舰战队之间距离越拉越远。

一颗颗重磅炮弹向美军护航航母倾泻过去，“塔菲三”立即被无数呼啸而至的炮弹包围了，周围海面上升起了无数条冲天水柱，溅起的浪花被阳光折射成淡红色、绿色、红色、黄色或紫色。为准确确认弹着点，日军在炮弹里装填了染料。各舰炮弹染料颜色不尽相同，以便区分。“范莎湾”号一名美军水兵对此惊恐万状：“日本人用彩色炮弹打我们！”在斯普拉格眼中，这些五颜六色的炮弹带有某种“恐怖美”。

最靠近日军的“范莎湾”号和“白平原”号吸引了敌人大部分火力。“白平原”号在一连串近失弹的打击下左右摇晃，1发近失弹导致它暂时失去操舵能力。斯普拉格清楚，他的舰船“再也禁不住五分钟目前受到的这种重炮打击了”。恰在此时，“塔菲三”被一阵暴雨吞没。这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使斯普拉格做出了非常明智的决定：不分散力量，“把敌人引到别人能揍他们的地方去”。他下令舰队转头朝南，朝“塔菲二”所在海域驶去。7时16分，他命令仅有的3艘驱逐舰出列阻击，试图牺牲它们换取宝贵的时间。

斯普拉格采取的措施非常有效，随着美军航母逃入雷雨区和烟幕遮挡，7时09分，日军战列舰因丢失目标暂停炮击。“大和”号共进行

了5次齐射，“长门”号进行了4次齐射。与此同时，日军两支巡洋舰战队已经逐渐逼近美舰。7时03分，第五巡洋舰战队确认左舷20度、16800米距离出现1艘美军航母——那不过是艘驱逐舰——桥本下令开炮，5次齐射无法判明炮击效果。7时05分和10分，“羽黑”号先后遭到两轮美机扫射。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在7时05分下令开炮，但两分钟后，美军驱逐舰释放的烟幕遮盖了目标，本轮急促的炮击仅持续了30秒钟。此时美军驱逐舰已从烟幕中快速冲出。

身材短粗、声如洪钟的“约翰斯顿”号舰长欧内斯特·埃文斯中校是一名切罗基族印第安人，很多人说他天生具备领袖气质。在海军学院学习期间，他就被同学戏称为“首领”。埃文斯对此严加制止，因为“首领”往往意味着很大的官儿。此刻的埃文斯非常清楚，“约翰斯顿”号的任务就是为保全航母竭尽全力，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他告诉水手们：“‘约翰斯顿’号是一艘战舰，我们绝对不会退缩。”接到出击命令之后，埃文斯率舰冒着弹雨以最快速度向敌舰冲去。

轮机军官爱德华·迪加德上尉知道，如果以36节最高速度行驶，舰上燃油最多只能维持2小时。但是目前形势危急，特事特办，他命令将分开储存用来启动发动机的柴油全部注入燃料舱。这种做法极易造成发动机油路阻塞，平时是严令禁止的，但现在完全顾不上了。在清晰听到舰长“左转舵，全速前进”的命令之后，站在舰桥下方的洗衣工比尔·默瑟默默系上了救生衣带子。此刻，包括埃文斯、迪加德、默瑟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打算活着回来。

美军驱逐舰至少要全速行驶5分钟，才能进入发射鱼雷的有效距离。“约翰斯顿”号运气不错，在这段危险的时间里，穿梭在弹雨中的它竟然没被日军炮弹直接击中。1颗近失弹落在舷侧，激起的红色水柱将驱逐舰的上层建筑都染红了。埃文斯命令战舰追逐水柱，这种战术在之前无数次战斗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一般来说，敌舰炮击后会迅

速纠正偏差，那些炮弹刚刚落下的地方往往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通过超过45节的相对航速，“约翰斯顿”号在距“熊野”号9100米处占位，鱼雷军官杰克·贝克德尔上尉一口气射出10条鱼雷。

位置突出的“约翰斯顿”号立即遭到众多日舰的集中炮击。它采用最大速度返航，以寻求烟幕的保护。但7时30分左右，它连续被日军战列舰和轻巡洋舰各1发炮弹命中，它们很可能来自“金刚”号和“矢矧”号。“约翰斯顿”号罗经、轮机舱和1门主炮被炸毁，舵机、3门舰尾主炮动力全失。

驱逐舰甲板上，到处都是阵亡官兵的尸体。迪加德上尉双腿被炸断，四处飞溅的弹片削掉了埃文斯左手的两根手指，他的脖子和胸口到处是血。战后，美军一名幸存军官这样回忆当时那凄惨的一幕：

“我们就像一条小狗被大卡车轧过去一样。”万幸的是，附近一片雷雨区使“约翰斯顿”号能够快速藏身其中，利用宝贵的喘息时间进行抢修。

7时16分，“熊野”号发现舰首右舷海面上出现了鱼雷的白色航迹，想规避已经来不及了。“约翰斯顿”号射出的1条鱼雷准确命中重巡洋舰舰首，剧烈爆炸将“熊野”号舰首10号肋骨前的部分生生切断，同时导致该舰轮机失灵，电力顿失，航速骤减至14节。舰长人见铮一郎不得不操舰向左转舵，驶离队列。

7时24分，绕过“熊野”号的“铃谷”号遭到美军10架“复仇者”攻击，右舷后部挨了1发近失弹，左舷内侧推进轴无法使用，航速降低至23节。爆炸同时导致“铃谷”号舰体开裂，海水汹涌灌入后部燃油舱，造成800吨燃料无法使用。舰长寺冈正雄只好左转退出战列。

“熊野”号和“铃谷”号失速渐渐掉队，7时32分，位于“熊野”号上的第七巡洋舰战队司令官白石命令“筑摩”号舰长则满宰次临时代理司令官职务，指挥“筑摩”号和“利根”号继续追击。白石判

断，伤势过重的“熊野”号无法随主力一起行动，“铃谷”号看上去情况尚好。他随即命令“铃谷”号向自己靠拢，率战队司令部成员登上继续指挥战斗。白石等人撤离之后，重伤的“熊野”号直接掉头向北返航。

“约翰斯顿”号身后，很快闪出美军驱逐舰“赫尔”号和“希尔曼”号的身影。“赫尔”号选择16500米外的“金刚”号作为攻击目标。当它在烟幕中穿行接近到12800米时，“金刚”号356毫米主炮猛烈开火，炮口产生的焰火为“赫尔”号提供了绝佳的炮击指示。但“赫尔”号的远距离炮击同样暴露了自己位置，日军1发炮弹准确命中舰桥，无线电设备被当场摧毁。即使如此，“赫尔”号并未改变航向，7时25分在8200米距离向“金刚”号射出半数鱼雷，之后快速转向规避。“赫尔”号本次鱼雷攻击虽然未获命中，却成功迫使“金刚”号7时33分左转规避，丧失了良好的炮击位置。

当日军战舰在两舷出现时，“赫尔”号从容不迫开始炮击，先攻击东侧的战列舰，之后进攻西侧的重巡洋舰。“金刚”号的反击炮火端掉了“赫尔”号舰尾3门主炮，左舷轮机舱也被1发炮弹命中。“赫尔”号依然没有放弃战斗，直接冲向日军重巡洋舰编队，在5500米距离发射鱼雷。美国海军学院1968年的一份内部刊物曾这样描述“赫尔”号当时的出色表现：“这艘无畏的驱逐舰已经抵近到距离敌编队先导重巡洋舰‘羽黑’号6000码以内，射出了半个齐射的鱼雷。鱼雷航迹‘笔直、正常’。这时一大群日舰发现了它并将其驱离。尽管日军记录否认这些鱼雷命中了巡洋舰，但没有证据能对那些间歇式的喷射场面做出另一种解释。”

伤痕累累的“赫尔”号立即陷入日舰重重包围之中：左侧“金刚”号距它仅7300米，左后方6400米便是日军巡洋舰编队。沉没前的最后一刻，“赫尔”号还在用仅存的2门主炮与敌展开炮战。短短20分钟时间里，“赫尔”号至少被40发不同口径炮弹命中，舰体向左严重

倾斜。8时30分，“利根”号1发203毫米炮弹彻底摧毁轮机室，一号弹药库被引爆，随后诱发了熊熊大火。当“赫尔”号逐渐失去速度时，舰长利昂·金特伯格中校下达了弃舰命令。8时55分，遭日军持续炮击的“赫尔”号向左翻转沉入大海。

舰上252名水兵阵亡，包括舰长在内的86人得以生还。金特伯格中校在写给一名水兵的墓志铭中不吝赞美之词，高度赞扬部下肩负崇高使命时毫不畏惧的勇气：“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面对敌人如此强大的火力，牺牲不可避免。但即使面对这样的命运，他们也毫不畏惧，依旧恪守职责战斗在岗位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希尔曼”号舰长阿马斯·哈撒韦中校身材纤细，但说出的话掷地有声：“我们真的需要一名号手来吹响冲锋号！”接令之后，哈撒韦毅然操舰高速冲向敌舰。海面到处是烟幕，“希尔曼”号险些与“约翰斯顿”号和“塞缪尔·罗伯茨”号相撞。它在7时54分发起攻击，在用主炮射击“筑摩”号的同时，还寻隙向“羽黑”号射出2条鱼雷。它发现自己闯入了敌军战列舰群。“希尔曼”号先是向领头的“金刚”号射出3条鱼雷，又向其身后的“榛名”号发射了另外3条，然后释放烟幕快速撤退。

双方距离实在太近，日军战列舰主炮无法压低炮口反击，这艘勇敢的驱逐舰得以迅速转身，回到日军舰队和己方航母之间继续释放烟幕。这时它又闯入了日军巡洋舰群，与“筑摩”号展开炮战，之后在8时03分成功逃脱。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除了被少数弹片打中之外，“希尔曼”号竟然未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它射出的鱼雷虽然未能获得命中，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术效果。

7时54分，“大和”号瞭望哨发现右舷100度方向6道鱼雷的白色航迹在不断逼近。不知何故，栗田居然下令“大和”号掉头向北规避。这一莫名其妙的命令彻底激怒了宇垣。之前栗田不让驱逐舰率先出击

已经让宇垣非常恼火，这次他又越过自己直接下达如此愚蠢的命令，简直让人无法忍受。面对美军鱼雷攻击，“大和”号可以选择向北或者向南规避，栗田偏偏选择了保守的向北方向，这就导致巨舰渐渐远离了战场。在宇垣看来，这是变相的消极避战。

栗田蹩脚的命令带来了另外一个不利影响。美军鱼雷速度很慢，左舷4条、右舷2条鱼雷将“大和”号夹在中间，使它在长达10分钟的时间里无法转向。等美军鱼雷从舷侧通过“大和”号掉头时，极其宝贵的10分钟时间已经失去了。以“大和”号并不很快的航速，反向行驶10分钟再掉头追击其他战舰无疑十分困难。宇垣对此义愤填膺，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对此他也只能发发牢骚：“这10分钟，对我来说简直比一个月时间还要漫长。”

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因为同隶属第一战列舰战队，不明就里的“长门”号舰长兄部勇次也随旗舰一起行动，来了个北上转弯再折返。这就相当于战斗最激烈之时，日军火力最强的2艘战列舰主动撤出了战斗。

但第五、第七战队的重巡洋舰仍在拼命追击，与美舰距离不断拉近。美舰被迫从向南航行转向西南。此时双方距离已拉近至20000米，日军第五战队在东，第七战队在西侧更靠近航母的位置。由于逐渐离开了雷雨区和烟幕掩护的有利位置，美军航母逐渐暴露在日舰面前。

8时04分，“利根”号在213度方位、15000米距离发现1艘美军航母。5分钟后，“筑摩”号也发现了同一目标。暂时代理战队司令官的则满下令开炮。8时06分之后的4分钟里，“利根”号打出32发炮弹，其中1发确认获得命中。那艘美军航母很快躲入烟幕之中，炮击只好暂时中止。但在8时11分到15分，“利根”号两度在烟幕中发现了那艘美军航母，立即打出8发炮弹。8时18分，日军瞭望哨报告发现美军1艘“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其实是1艘驱逐舰——“利根”号立即转

向与其并行，炮火随即转移到这艘“重巡洋舰”身上。8时32分之后，“利根”号在14分钟内打出炮弹94发，声称3发获得命中。根据时间推算，“利根”号攻击的很可能是美军驱逐舰“赫尔”号。

形势万分危急！斯普拉格急令4艘护航驱逐舰快速出击。“约翰·巴特勒”号距日军最远，无法发起鱼雷攻击，只好用舰炮为友舰提供火力支援。“塞缪尔·罗伯茨”号的舰名来自瓜岛战役的一位英雄。塞缪尔·罗伯茨是海军一名登陆艇舵手。1942年9月27日，罗伯茨参加了一次救援行动，试图用登陆艇撤回被日军包围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连。为吸引比自身火力强大数倍的日军，罗伯茨驾驶11米长，仅有两挺7.62毫米机枪的登陆艇向岸上冲去，吸引日军火力向自己射击。当友艇搭载陆战队员撤离之后，驾艇脱离日军火力网的罗伯茨不幸中弹重伤。尽管他很快被同船水手带回基地并被运输机送往战地医院，但是次日，年仅21岁的罗伯茨伤重身亡。罗伯茨后来被追授海军最高级别的十字勋章。美国海军特意将1944年1月下水的1艘“约翰·巴特勒级”护航驱逐舰命令为“塞缪尔·罗伯茨”号，以纪念小伙子在瓜岛的英勇行为。这艘承载着罗伯茨无限荣光的护航驱逐舰，今天再次站在了阻击日军的最前线。

相比海上巨无霸战列舰，如果将驱逐舰比喻为绵羊的话，排水量仅1350吨的“塞缪尔·罗伯茨”号只能算羊羔。因为平时主要担负护航和反潜等相对简单的任务，“塞缪尔·罗伯茨”号仅有2门127毫米主炮和一组三联装鱼雷发射管。7时35分，快速驶出的“塞缪尔·罗伯茨”号将攻击目标锁定为“鸟海”号。科普兰少校通过广播发出攻击命令：“我们将进行一次鱼雷攻击，虽然预计效果并不乐观，但我们仍然会恪尽职守。”

为占据有利发射阵位，“塞缪尔·罗伯茨”号以28节快速抵近至距敌舰4500米处。日军炮弹在船身周围激起了无数冲天水柱，数不清的大口径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在距目标约3600米时，科普兰下令发

射鱼雷。1条鱼雷准确命中敌舰舰尾，“鸟海”号很快减速逐渐掉队。一击致命的“塞缪尔·罗伯茨”号迅速转向，藏身于烟幕之中。

完成鱼雷攻击之后，“塞缪尔·罗伯茨”号转向，向航母编队靠拢。日军重巡洋舰“筑摩”号从烟幕中突然闪出，向美军航母疯狂炮击。“塞缪尔·罗伯茨”号毫不犹豫向这艘比自己大得多的重巡洋舰发起冲锋，在5000米距离用全部火炮向敌舰开火。“筑摩”号被迫掉转炮口，集中火力炮击这艘令人讨厌的护航驱逐舰。“塞缪尔·罗伯茨”号充分发挥舰身小、机动性强的优势，与“筑摩”号周旋长达35分钟。科普兰命令使用所有火器、所有弹药向敌舰开火，穿甲弹、高爆弹甚至对空弹和照明弹都用上了。

在半个多小时里，“塞缪尔·罗伯茨”号127毫米主炮发射炮弹超过600发，几乎耗尽了所有储备，舰上40毫米高炮和20毫米机炮也对敌舰上层建筑疯狂扫射。表现最出色的当数炮手保罗·卡尔，他一直坚守在受损主炮旁边。当同伴最后看到他时，倚在炮架前的卡尔脸部被划开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临死之前，他让战友帮他最后1发炮弹装入了炮膛。块头大许多的“筑摩”号竟然被打得伤痕累累，舰桥被毁，火炮指挥仪失灵，三号炮塔无法转动。

“塞缪尔·罗伯茨”号很快遭到周围多艘日舰的集中炮击。8时51分，“筑摩”号2发203毫米炮弹摧毁了它的127毫米主炮，弹药殉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9时整，“金刚”号和“榛名”号的几发356毫米炮弹相继命中“塞缪尔·罗伯茨”号，舰尾左舷被炸出一个长12米、宽3米的大口子，“简直就像被开膛破肚一般”。1发炮弹摧毁了轮机舱，护航驱逐舰舰尾燃起熊熊大火。

看到战舰在徐徐下沉，科普兰少校无奈下达了弃舰命令。后来他这样回忆说：“我爱自己的船，放弃它的确非常困难。我们在菲律宾海上，那里的海水有7英里深，海上经常有暴风雨，这就好像从滚烫的

平底锅向火里跳似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平底锅里肯定会被烧死，只是不太清楚跳到火里会怎么样。”

水兵开始搀扶着伤员离舰，有人在销毁机密文件。科普兰巡查了全船，确认没有活人后最后离开。当路过已被毁坏的救生艇时，他停下脚步向上眺望，脑海里不知何故浮出这样一些想法：“我站在甲板上，抬头向上看那小船的底部。我知道，此时我是这艘船上唯一活着的人。我的胸中涌起一种极度的孤独感，我被那种孤独感吓得发抖。甲板下躺着三个人，其中两个我能认出，另一个已分辨不出是谁了。他们都死了。”科普兰连走带爬来到舰首，纵身跃入大海。

10时05分，“塞缪尔·罗伯茨”号完全没入水中。舰上90名水兵阵亡，科普兰等120名幸存者依靠3个救生筏，在海上漂流50个小时后被友军救起。战役结束后，炮手保罗·卡尔被追授银星勋章，美国海军后来将1艘导弹护卫舰命名为“卡尔”号，舷号FFG-52。另一艘舷号FFG-25的导弹护卫舰被命名为“科普兰”号。英勇战沉的“塞缪尔·罗伯茨”号获得总统集体嘉奖，并获授“战斗之星”。它的名字在战后被屡屡提及。在美国海军学院，它被称作“像战列舰一样战斗的护卫驱逐舰”。1946年和1986年，美国海军分别将1艘基林级驱逐舰（舷号DD-823）和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舷号FFG-58）命名为“塞缪尔·罗伯茨”号。

根据美国海军官方记录，“雷蒙德”号舰长阿龙·拜尔少校曾经下令在距“羽黑”号5500米距离发射鱼雷，其中3条从敌舰舰尾后方通过。“丹尼斯”号在7300米距离向“筑摩”号和“利根”号射出鱼雷，同样未能获得命中。

看到身材比自己还瘦小的护航驱逐舰都发起了敢死冲锋，埃文斯中校命令“约翰斯顿”号迅速跟上。此时“约翰斯顿”号已经伤痕累累，鱼雷耗尽，只剩一台轮机还在运转，17节航速根本无法跟上友

军。但临阵退缩绝不是埃文斯的风格：“我们将跟随友舰，为它们提供炮火支援。”“约翰斯顿”号依靠之字形机动规避日军炮火，一步步向敌舰逼近。

“约翰斯顿”号周围全是烟幕，连友舰位置都无法确认。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埃文斯下令：“除非目视敌舰，否则不许随意开火。”8时20分，左舷方向烟幕中冲出1艘巨舰，那正是日军快速战列舰“金刚”号，双方相距仅6400米。“我死都不会认错那高耸入云的塔式桅杆，我确定它肯定是一艘敌舰！”炮长罗伯特·哈根上尉下令开火。在短短40秒钟内，“约翰斯顿”号打出30发炮弹，竟有多发获得命中。“那艘战舰用主炮向我们打了几炮，”后来哈根回忆说，“感谢上帝，它们都没有命中。”

埃文斯很快发现，日军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正欲对航母实施雷击，那正是以“矢矧”号为首的第十驱逐舰战队。此时“约翰斯顿”号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武器，无法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只能以炮击敌军旗舰来吸引日军炮火。埃文斯指挥驱逐舰向“矢矧”号发起猛冲并频频开炮，接连命中敌舰12发炮弹。日军编队方寸大乱，匆忙中提前发射鱼雷，无一命中。“约翰斯顿”号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使护航航母再次逃过一劫！但日本人兴高采烈地报告说：“敌3艘航母及1艘巡洋舰为浓烟吞没，已目击到它们相继沉没。”

迫使敌舰提前射雷的埃文斯得意地在舰桥上来回踱步，高声喊道：“我现在一切都看清楚了！”日军反击很快摧毁了“约翰斯顿”号两门前主炮中的一门，另一门也严重受损。舰内通信系统完全失灵，埃文斯只能通过喊话传递命令，船舵也只能人工操控。在仅剩的那门主炮旁边，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小伙子不停高喊：“装弹！快装弹！狠狠揍日本佬！”

9时30分，“约翰斯顿”号已经打光了所有弹药。几艘日舰绕着它来回转圈，就像鬣狗群准备撕扯重伤的狮子一般。1发炮弹彻底摧毁了轮机舱，“约翰斯顿”号动力全失，停在海面上动弹不得。9时45分，无奈的埃文斯下达了弃舰命令，那些幸存水兵爬过倾斜的甲板和战友遗体纵身跳入大海。10时10分，“约翰斯顿”号翻转倾覆。凭借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拼搏精神，“约翰斯顿”号获得总统集体嘉奖。

日军1艘驱逐舰奉命靠近，准备给予“约翰斯顿”号毫无必要的最后一击。一些幸存者害怕日军用机枪扫射，脱下救生衣潜入水下。另一些人惧怕日本人抛下深水炸弹，竭力将背部浮在水面，他们觉得这样受伤的可能性会小一些。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准备面对最坏的结果。恰在此时，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一名站在舰桥外的日本军官整帽肃立，向徐徐入水的“约翰斯顿”号致以军礼。敬礼者乃日本海军三大祥瑞舰之首“雪风”号第五任舰长寺内正道，他目睹了传奇战舰“约翰斯顿”号的最后一刻。

看到舰长的特殊举动，那些急于大开杀戒的日军水兵纷纷放下机枪或深水炸弹，将水和食物抛向了漂在海上的敌人。看来，相比于历次战斗中抢先逃跑，连自己人都弃之不救的“时雨”号来说，“雪风”号能在最后生存竞赛中胜出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

与护航舰只一样，美军航空兵的表现同样英勇。从7时10分开始，众多舰载机就开始两三架一组零星飞来，对追击日舰进行轰炸或扫射。除“塔菲三”的飞机之外，还有来自东南方向“塔菲二”的飞机。从接到发现敌舰来袭消息后一个半小时里，斯普顿少将放飞了36架“野猫”和43架“复仇者”，它们共向日军投出49条鱼雷和133颗227公斤炸弹，其中12架鱼雷机和11架战斗机未能返航。

按照斯普顿少将的命令，这些飞机并未集中攻击某一艘日舰，而是尽量分散对日军各舰发起全面攻击。十万火急之中，这些飞机匆忙

装上了所有能用上的武器，如高炸弹、鱼雷，甚至深水炸弹。一名鱼雷机飞行员感慨地说：“我们用上了弹药库里的任何东西，甚至用门把手去打击日本人。”那些投光了炸弹的飞机用机枪扫射日舰，子弹打光后就在日舰上空兜圈子，不断俯冲干扰日军的进攻。这些装模作样的攻击迫使日舰频频改变航向，速度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保罗·加里森上尉共进行了20次扫射，其中10次根本没有子弹。美军战机的频繁袭扰对日军官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威慑，他们不得不一边应对空袭，一边与美军舰艇周旋。

“塔菲三”的几艘航母正在遭受日军攻击，它们的舰载机在消耗完弹药和燃料后无法返回母舰降落。情急之下，“范莎湾”号鱼雷机飞行员托马斯·卢波中尉直接飞往塔克洛班简易机场。这个机场虽然已被美军占领，但跑道还未完全修复。卢波发现，机场已给即将进驻的陆军第五航空队准备了大量燃料和弹药，其中竟有为数不少的227公斤航空炸弹。欣喜若狂的卢波立即呼叫战友前来这里临时降落，加油挂弹后再次出击。

机场战斗机控制组军官爱德华·沃德陆军上尉和几天前被击落跳伞来到这里的“野猫”飞行员拉塞尔·福雷斯特海军上尉及机场地勤中队山姆·哈尔彭中士临时组成一个小组，用无线电引导舰载机起飞或降落。负责整修机场的陆军工兵和“海蜂”也紧急行动起来，用推土机和压路机开辟出一条临时跑道。那些本来无所事事的地勤人员全都忙碌起来了，纷纷上前为临时降落的飞机加油挂弹，使它们能够在最短时间内重新起飞投入战斗。不过跑道毕竟是在紧急情况下仓促建成，当天有多达8架飞机在起降过程中坠毁，所幸飞行员无一伤亡。当这些飞机在湿滑、多坑的跑道上撞击或翻滚时，远处的麦克阿瑟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还有一些“塔菲三”的飞行员直接飞往南方，降落在“塔菲二”几艘航母的甲板上。当天上午，仅“马尼拉湾”号就接纳了11批次飞

机。除原属自己的飞机外，还有来自“桑加蒙”号、“基昆湾”号、“甘比尔湾”号和“白平原”号的飞机。遗憾的是，因为执行和“塔菲一”同样的任务，“塔菲二”同样缺少攻舰用的鱼雷和重磅航空炸弹。

美机首轮攻击尽管没有使用鱼雷，仍然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效果。7时22分，“金刚”号遭到美军战斗机扫射，主炮10米测距仪被打坏无法使用。7时24分，挨了1颗近失弹的“铃谷”号因失速退出战列。7时44分到55分的11分钟内，“利根”号和“筑摩”号先后遭到美机轰炸和扫射，所幸未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规避方式不同，“利根”号渐渐落在“筑摩”号身后5000米处。

8时整，“羽黑”号二号炮塔被1颗炸弹命中，舰长杉浦嘉十下令向弹药库紧急注水，才未酿成更大灾祸。8时28分，1架“野猫”低空扫射“利根”号舰桥，舰长黛治夫腿部负伤。8时29分，“大和”号右舷后部挨了1颗近失弹，弹片对右舷小艇库附近建筑造成轻微伤害。8时12分到32分之间，“长门”号先后遭到4批美机攻击，因闪避得当仅右舷舰首部位挨了1颗近失弹，损伤不大。来袭飞机不断增多使栗田坚信，自己正在和强大的美军快速航母舰队较量。

日本人毕竟训练有素，反击同样无比犀利。8点07分，1发近失弹——日军记录为“大和”号发射——引发的进水淹没了“甘比尔湾”号前轮机舱，导致原本就不快的航速再度降低至11节。8时10分，“榛名”号发现并炮击了30公里外的“塔菲二”，随后与“金刚”号一起追击这支新出现的敌军舰队。斯普顿少将命令“塔菲二”全速后撤，很快逃出了日舰射程。虽然“金刚”号忙于追击新发现的敌人，但并不妨碍它宣称在8时25分左右击沉了先发现那支编队中的1艘“企业级”航母。大约同一时间，“大和”号也声称击沉1艘美军航母。“羽黑”号声称在8时42分到52分期间击沉了另外1艘航母：“中弹后整艘航母都瓦解了。”

“范莎湾”号两度中弹，所幸并未伤及筋骨。“加里宁湾”号相继被4发203毫米炮弹命中，雷达和通信设备悉数被毁，机库甲板以下简直变成了屠宰场，到处都是阵亡水兵的尸体和残肢断臂。幸运的是飞行甲板无恙，仍可正常起降飞机。“白平原”号被几发203毫米炮弹命中，“基昆湾”号被多发近失弹炸伤。所有护航航母中，仅“圣洛”号洪福齐天，毫发无损。它很快将为“泰极否来”做出最准确的诠释。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军护航航母能存活下来，竟然得益于它们没有装甲的孱弱舰体。由于日军将它们误认为哈尔西的快速航母，攻击中使用的大多是针对防护装甲的穿甲弹，很多炮弹击穿一侧船舷后，直接从另一侧飞出去了，只给舰身穿出一个大窟窿。正因为此，除被击中水线部位引发大量进水最终沉没的“甘比尔湾”号外，美军其余几艘航母虽被打得灰头土脸，一时并无沉没的危险。“塞缪尔·罗伯茨”号舰长科普兰少校这样形容遍体鳞伤的“甘比尔湾”号，“远看上去，那艘航母的舰体被打得像个过滤器”。

8时42分开始，美机开始集中力量发起反击，约30架飞机直扑日军先导重巡洋舰。8时51分，“鸟海”号右舷中部被1颗炸弹命中，轮机停摆。炸弹显然来自“基昆湾”号舰载机。“羽黑”号舰长杉浦看到“鸟海”号向左转向逐渐掉队，再也没有跟上来。9时前后，“鸟海”号再次被1颗227公斤炸弹命中前部轮机舱，彻底失速，渐渐在海上停了下来。在第一次中弹约40分钟后，9时30分，在萨沃岛海战中风头出尽的“鸟海”号翻转沉入大海，幸存者被“藤波”号救起。仅2天后，“藤波”号被美军舰载机击沉于民都洛岛外海。

“基昆湾”号4架“复仇者”向冲在最前方的“筑摩”号发起攻击。1条鱼雷准确命中重巡洋舰左舷舰尾，后甲板舰炮被炸飞。冲天水柱落下之后，“筑摩”号舰尾徐徐沉入水中。舰长则满报告舵机出现

故障，“筑摩”号向左转向逐渐掉队。至此，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而来的6艘日军重巡洋舰只剩2艘还在继续战斗。

对美军舰载机的殊死攻击，作战参谋大谷给予了高度评价：“敌机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的攻击持续不断。轰炸机和鱼雷机的表现非常勇敢，而且技艺高超，各机之间协调很好。与我们过去经历过的美国人的大规模空中进攻相比，比如头一天的锡布延海之战，这次进攻具有更高的技巧。”大谷显然不知道这些飞机来自护航航母，属于地地道道的二线队伍。还有一点大谷说得肯定不对，美军护航航母上并无俯冲轰炸机，他看到的很可能是挂载炸弹的“野猫”。

尽管驱逐舰、护航驱逐舰和舰载机的顽强阻击有效迟滞了日军的追击，依然无法改变护航航母屡遭炮击的悲惨命运。8时45分，多次中弹的“甘比尔湾”号舵机失灵，轮机舱被毁，全舰多处起火，停在水面上动弹不得。5分钟后，舰长沃尔特·菲韦格上校下令弃舰，舰员开始各自跳水逃生。9时07分，烧成一团火炬的“甘比尔湾”号开始倾覆，4分钟后完全沉入大海。约770人最终获救，131名水兵阵亡或失踪。

战场乱成一锅夹生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处是美军驱逐舰释放的烟幕，到处是受伤军舰在熊熊燃烧，到处是防空炮火及舰炮打击带来的团团硝烟，间或夹杂着电闪雷鸣。从清晨开始的追击战一直持续到上午9时，日军舰船已经分散在东西、南北各50公里的广阔水域。“大和”号在向东南航行，“长门”号紧随其后，“榛名”号在“大和”号东南约20公里处同样向东南航行，“金刚”号在“大和”号东南13公里处，航向西南。“羽黑”号和“利根”号在“大和”号西南18公里处向西南追击，驱逐舰战队向西追击，与重巡洋舰编队形成了夹击之势。受伤的“铃谷”号还在西北30多公里外缓缓向主队靠拢。

部队过于分散，“大和”号上的栗田无法看清战场全貌。空中美机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让人根本无法静心做出准确判断。为更好掌握战况，8时20分，栗田命令“大和”号放飞了1架水上飞机。这架飞机起飞后，只发回“美军航母舰队在向东南撤退”的报告后就销声匿迹了。第二架飞机在8时50分起飞，也仅仅发回“敌主力位于150度”的报告后就不知所终。

到上午9时，栗田认为，是到了停止追击、集结兵力的时候了。但是栗田并未立即下达集结命令。8时53分，“大和”号收到木村的报告，第十驱逐舰战队正欲对美军航母发起第二轮鱼雷攻击。栗田打算等本轮攻击完成后再下达集结命令。

8时56分，“矢矧”号上的木村率队向西南方向突进。8时59分，在与美军1艘驱逐舰进行炮战时，1发炮弹命中“矢矧”号右舷军官室。木村发现，前方出现1艘美军“企业级”航母，决定立即发起鱼雷攻击。9时04分，当“矢矧”号准备射出鱼雷时，1架美机突然飞来俯冲扫射，打坏了已装填好鱼雷的一号发射管，1名鱼雷军官负伤。9时05分，另7具鱼雷管成功发射。9时10分到13分，“矢矧”号连续两次遭到美机扫射，通信指挥室和航海长室受损，舰体前部起火。9时19分，“矢矧”号瞭望哨观察到1艘美军航母附近水柱升起，黑烟滚滚，很快倾斜没入水中。鉴于“甘比尔湾”号已在12分钟前沉没，只能说明日军观察哨一时眼花了。

9时15分，“浦风”号、“矶风”号、“雪风”号相继射出4条、8条、4条鱼雷。9时22分到29分，“浦风”号和“雪风”号报告说，雷击分别击沉1艘航母和1艘巡洋舰。木村认为，本轮攻击击沉航母2艘、巡洋舰1艘，战果可谓辉煌至极。第二驱逐舰战队并未发起鱼雷攻击，与美军1艘“大型巡洋舰”展开炮战，声称这艘“大型巡洋舰”中弹起火并爆炸沉没。

日军仅存的2艘重巡洋舰刚开始各自为战。9时01分，冲在前方的“利根”号在330度方向、11000米处发现1艘美军航母，在3分钟内打出24发炮弹，声称获得命中弹和近失弹各1发。9时05分，舰长黛向330度方向、12000米外的另一艘航母射出鱼雷，随后转舵边追击边打炮。此时黛看到了右舷70度、2000米外的“羽黑”号。

8时59分，坐镇“羽黑”号的桥本发现烟幕中依稀出现了3艘美军航母的影子，方位330度、距离13000米，于是下令“羽黑”号开炮，并于9时02分射出8条鱼雷。9时03分，他又发现了另外一艘美军航母，随后确认之前遭炮击的那艘航母已经沉没。在摆脱1艘美军驱逐舰的纠缠之后，“羽黑”号开始快速追击新发现的敌军航母。

当“羽黑”号和“利根”号会合时，彼此发现对方都仅剩孤零零一艘舰了。虽然归属不同战队，但顾全大局的黛决定与友舰协同作战，因为“羽黑”号上飘扬着桥本的将旗。黛指挥本位于前方的“利根”号机动到“羽黑”号身后600米处，同时打信号告诉对方，表示愿意接受指挥跟随行动。两舰一起追击之前“羽黑”号发现的那艘美军航母，“羽黑”号27轮齐射共打出163发炮弹，声称至少有6发取得命中。

按照栗田的命令，战列舰的任务是追击东南方向新出现的“塔菲二”。“金刚”号本来在追击西南方向的“塔菲三”，直到9时20分才完成转向。“榛名”号航速仅26节，与敌舰距离逐渐拉大到36000米，大大超出了主炮射程，这让舰长重永主计对追击完全失去信心。9时01分，该舰与美军驱逐舰之间距离拉近到28400米。在如此远距离炮击小巧灵活的驱逐舰，几乎不可能获得命中。9时12分和28分，“榛名”号先后成功避开美军“复仇者”的两次攻击。

“大和”号上，宇垣对栗田突然下令向东南追击非常不满。在他看来，应该先集中力量歼灭西南方向的“塔菲三”。现在让速度较慢

的战列舰去追击更远距离的“塔菲二”，简直愚不可及。9时05分，木村发来了第二轮雷击的战果。6分钟后，栗田终于发出了各舰集结的命令：“各部逐次向9时所在位置集合。”栗田这道命令成为莱特湾海战中最为人们诟病的命令之一，日军就此与“塔菲三”脱离接触，斯普拉格幸运逃过一劫。

对栗田做出的决定，幸运活到战后的参谋长小柳在回忆录《栗田舰队》一书中这样解释道：“我们放弃追击，差不多等于失去了到手的奖励。如果我们知道敌军的舰船类型、数量及航速，栗田将军永远不会下令停止追击，他会消灭这些敌人。由于缺乏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敌人已经逃脱了。”

毫无疑问，栗田选择的集结点比各舰现有位置都更靠北。匆忙之中，他竟然忘记在命令中说明“大和”号的航速和航向，给不同方向、不同航速的舰船集合带来了混乱。在避开美机袭扰和几次调整航向之后，9时27分，最终醒悟过来的栗田发出了补充命令：“我舰航向30度，航速20节。”

在美军水兵眼里，那些穷追不舍的日舰每一分钟都在变大。“白平原”号一名40毫米炮组军官告诉炮手：“兄弟们，再等一分钟，我们正在把敌人吸引到40毫米炮射程之内。”大多数水兵感到了绝望，他们要么想求得早死，要么想拼命逃离这片恐怖的水域。恰在此时，“范莎湾”号一名瞭望哨突然高喊道：“天啊！伙计们快看，他们跑了！”

对这个突如其来却又意想不到的结果，斯普拉格后来这样回忆说：“9时25分，脑子仍被躲避炮弹困扰的我在舰桥附近听到了瞭望哨的高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上去日军舰队确实在撤退。空中盘旋的飞机发来一系列报告让我确信了这一事实。但我仍然无法将这一事实浸透到因为战斗而麻木的大脑中。我本来觉得，这个

时候的最好情况是我们的船被敌人击沉，而我侥幸生还，在水里游泳。”

斯普拉格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就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临刑前几分钟突然听到刀下留人的消息，尽管不知道是死刑撤销还是暂缓执行”。对他的“塔菲三”来说，这一天的噩运还远未结束。仅一个多小时之后，一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部队将给他带来新的劫难。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暂时退却了。望着逐渐远去的敌人，“塔菲三”的官兵爆发出一阵阵惊天动地的欢呼——他们确实有理由这样庆祝自己的胜利！在一场实力极其悬殊的生死较量中，他们顽强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保全了大部分舰船，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塔菲三”创造了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被复制的奇迹。就像一名幸存者战后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战役中，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一样，不过这次‘大卫’没有了他的投石机。”

对栗田舰队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掉头撤走的诡异行为，斯普拉格在战斗总结报告中这样写道：“敌人没能彻底消灭我们这个特混大队，归功于我们成功实施了烟幕战术、鱼雷反击、不断的炸弹骚扰、不断的鱼雷骚扰、不断的空中机枪扫射以及及时出现的雷雨。不过，万能的上帝对我们的偏爱是非常明显的。”

正如美国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所言：“在萨马岛海域，10月25日早晨7时30分到9时30分的两个小时里，‘塔菲三’表现出来的勇敢、胆识和魄力，在美国海军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造成这一后果的责任人哈尔西同样高度评价“塔菲三”的战斗：“我希望你们能够认识到，在那一天，你们谱写了美国海军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尼米兹这样高度评价萨马岛海战：“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荣耀的两个小时，记录了美国海军的杀伐果断、英勇无畏和胜利成就！”

凭借25日的英勇战斗，“塔菲三”获得象征美国海军最高集体荣誉的总统集体嘉奖。不幸阵亡的“约翰斯顿”号舰长埃文斯中校被追授“荣誉勋章”，并入选国家英雄名人堂。1957年，美国海军特意将1艘迪利级护卫舰命名为“埃文斯”号，舷号DE-1023。“塔菲三”指挥官斯普拉格少将、“赫尔”号舰长金特伯格中校、“希尔曼”号舰长哈撒韦中校、“塞缪尔·罗伯茨”号舰长科普兰少校，以及第一个发现日军舰队的布鲁克斯少尉等人获得海军最高级别的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在圣地亚哥，美国海军特意为“塔菲三”竖立了纪念碑。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美军随后的救援工作只能用蹩脚来形容。由于稍后遭到日军神风特攻队的进攻，考虑到幸存几艘战舰均已受伤的斯普拉格不敢久留，率残余舰船匆匆撤离。他致电金凯德，希望尽快派救援船前往搭救落水官兵。因忙于应对日军特攻机及追击栗田舰队，金凯德并未及时派出救援力量。直到13时，他才命令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塔菲一”护航舰只前往救援，未派出任何飞机给予协助。在茫茫大海上，仅靠几艘水面舰艇执行救援任务困难重重，况且此前他们从1架“复仇者”上获取的位置有误。一直到23时，海上救援工作一无所获。

有些幸存者趴在救生筏上，有些仅穿着救生衣或抱着能够找到的一切漂浮物在海上随波逐流。26日上午，隶属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的“PC-623”号巡逻艇才救起了第一批幸存者。接报之后，巴比少将派出一支由7艘救援船组成的船队，以250米间距依次排开，按照10节航速自西向东沿萨马岛海岸实施地毯式搜索。救援行动一直持续到27日早上。最早来到的“PC-623”号因救人太多严重超载，不得不向海里倾泻了5000加仑燃油。

汇总结果，美军战沉5舰伤亡数字如下：“甘比尔湾”号被救起约770人，阵亡或失踪131人；“约翰斯顿”号被救起145人，阵亡或失踪184人；“塞缪尔·罗伯茨”号134人获救，失踪或阵亡90人；“赫

尔”号阵亡或失踪267人，58人获救；随后被神风特攻队撞沉的“圣洛”号阵亡或失踪120人，大约780人获救。4名水兵奋勇游上了萨马岛，被当地菲律宾游击队救起送回美军营区。蹩脚的救援行动为这次英勇的战斗加上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与中途岛海战、马里亚纳海战后的高调宣传相比，美国国内对萨马岛海战的报道相对低调了许多，一些民众甚至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结果极具戏剧性的海战。在基本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的1944年底，美国海军怎么会在一个局部战场出现这样处于绝对劣势的危局？其根本原因，在于高级将领之间协调的失误。认真追究起来，哈尔西、金凯德和麦克阿瑟难辞其咎，甚至连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华盛顿的金都脱不了干系。如果再让民众知道因救援不力死了那么多人，肯定会引发更大的公愤。大家索性揣着明白装糊涂，低调处理了事。

除第一战列舰战队“大和”号和“长门”号之外，9时12分，最早接到集结命令的早川率第二驱逐舰战队向“大和”号靠拢，9时35分与旗舰会合。“利根”号、“羽黑”号、“金刚”号、“榛名”号和第十驱逐舰战队分别于9时14分、9时16分、9时25分、9时30分、9时30分接到了集结命令。

一时杀得兴起的“利根”号并未立即掉头返航，9时15分和9时17分向右舷120度、13000米外1艘敌轻巡洋舰——那显然是艘驱逐舰——打出15发炮弹。9时16分，舰长黛向战队司令官桥本请示发起鱼雷攻击，未获答复。1分钟后，黛发现烟幕中依稀出现4艘美军航母的身影，再度请求与“羽黑”号一起发起鱼雷攻击。但“羽黑”号已接到集结命令，开始左转返航。黛不愿轻言放弃，他发现烟幕中似乎还有美军第五艘航母，于是在9时20分将敌情报告给“羽黑”号，“我认为目前追击敌军航母才是正确的”。航海长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遵照命令与主力会合才更合理。思忖片刻，黛决定随“羽黑”号一起返航。

掉头之前，黛心有不甘地对美军航母可能藏身处打去了几发炮弹。接到集结命令的“金刚”号和“榛名”号于9时40分北上。10时左右，以上4艘舰与主力部队顺利会合。

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最晚接到集结令，他同样没有立即掉头，而是命令驱逐舰去解决不远处的1艘美军驱逐舰。但5分钟之后木村改变了主意，下令各驱逐舰向旗舰“矢矧”号靠拢，9时40分掉头返航。10时20分，随着木村战队的到来，栗田终于聚齐了所有残余力量。

就在各舰纷纷向北寻找“大和”号之时，栗田和参谋长小柳匆忙中采取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以最快速度统计战果。战场极度混乱给统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小柳起初确定7时25分、7时36分分别击沉1艘敌巡洋舰和1艘航母，后来只能根据各舰汇报进行简单汇总。最终栗田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的战果是：“击沉美军包括‘企业级’在内的航母3~4艘，重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确认击中另外12艘航母。我舰队正处于敌机反复来袭之中。以57艘航母为基干的残敌利用暴雨和烟幕掩护向东南方向逃遁。”

“捷报”迅速传到联合舰队司令部，司令官丰田和参谋长草鹿大喜过望，一众精英参谋纷纷击掌相庆，日吉台地下室里瞬间一片欢腾。

栗田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援救受伤掉队的舰只。9时18分、9时20分，“鸟海”号和“筑摩”号分别发来消息。前者说正在努力维修，后者报告只能使用单轴推进，最高航速18节。9时25分，“筑摩”号再次报告说“只能以9节速度航行”。10时06分，栗田命令“藤波”号负责救援“鸟海”号。由于未能收到“筑摩”号的进一步消息，直到11时40分，栗田才命令“野分”号前往寻找并实施营救。这道命令将三大祥瑞之一的“补枪王”——“野分”号彻底送入了鬼门关。

栗田第三项措施是了解南路舰队的战况。9时18分他致电志摩，询问西村舰队状况及莱特湾内的敌情。志摩于10时17分回电说，西村舰队遭遇重创近乎全军覆没。根据之前战况判断，托拉克一带海域有美军大量战列舰存在，因视野不清未得到确认。志摩当然不会说是因为自己主动逃跑才没有看清的。

集结期间，栗田舰队依然遭到美军舰载机的频繁袭扰。9时39分，位置靠南的“榛名”号发现一队美军鱼雷机。9时45分，“大和”号在150度方向发现敌机9架，随后确认和“榛名”号发现的是同一群敌机。10时05分，“榛名”号再次发现3架美军战斗机，2分钟后又发现左舷后方出现4架俯冲轰炸机——这显然不可能，美军护航航母并无装备这种机型——和12架鱼雷机，他们来自斯普顿少将的“塔菲二”。

美机正在快速逼近，10时14分，栗田下令已集结舰只以“大和”号为中心组成轮形防空阵。他突然发现，美军此次空袭与之前三三两两的零散攻击完全不同，而是以大编队发起进攻。栗田据此错误判断，美军航母舰队正在谋划大规模反击，锡布延海的惊悚一幕即将再次上演。

日军轮形阵刚刚摆开，25架美机已从180度方向气势汹汹杀了过来。栗田下令加速至26节规避空袭。10时17分，“大和”号率先对空开炮。2分钟后，2颗近失弹在“大和”号舷侧炸响。“长门”号同样发现190度方向、22000米有14架敌机不断逼近，10时21分开始射击并右转规避，舰尾附近被相继命中4颗近失弹。10时28分，舰长兄部勇次还成功躲开了射向右舷舰首方向的2条鱼雷。“金刚”号选择了美国人之前的办法，驶入雷雨区进行暂避。

10时25分，早川发现270度方向出现1艘美军“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金刚”号很快确认了这一发现。栗田正在专心应对美军的空袭，于是命令第三战列舰战队前往终结敌舰。铃木派“榛名”号快速

西进。随着距离不断拉近，舰长重生发现那艘舰非常眼熟。揉揉眼睛再看，原来那正是之前受伤掉队的“铃谷”号。10时50分，铃木命令“榛名”号掉头返航，成功避免了一次误击。

10时35分，“大和”号巧妙避开6架“复仇者”三个方向射来的鱼雷。躲入雷雨区的“长门”号和“金刚”号同样避开了射来的鱼雷。遭到鱼雷和炸弹攻击的“榛名”号和“能代”号同样毫发无损。虽然成功避开了友舰的误击，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渐渐追上来的“铃谷”号似乎气数已尽，它在10时50分遭到约30架美机的群殴。右舷中部的1颗近失弹诱发火灾，一号鱼雷发射管中的1条氧气鱼雷被引爆，导致火势进一步扩大。灭火作业终归失败，11时整，大火诱爆了其他发射管中的鱼雷，接二连三的剧烈爆炸导致巡洋舰舰体中部撕裂，右舷轮机室、七号和八号锅炉舱进水，“铃谷”号舰体右倾超过了6度。

不断加大的火势导致殉爆不断，“铃谷”号右倾不断加大。11时15分，舰长寺冈正雄下令“准备弃舰”。11时30分，天皇御像和白石的司令部成员被小艇送往“利根”号，这已是白石一天内第二次搬家了。看到“铃谷”号已无法挽救，白石劝告寺冈早下决心弃舰，之后乘小艇在“冲波”号护卫下登上“利根”号。

12时在“利根”号上升起将旗之后，白石命令“冲波”号用“利根”号小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必要时以鱼雷终结“铃谷”号。寺冈不愿放弃战舰，率领水兵继续奋力展开自救，但左侧鱼雷管中的鱼雷和高炮弹药不断殉爆导致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当“塔菲二”的舰载机从上空飞过寻找栗田舰队时，发现“铃谷”号向右严重倾斜，主甲板上站满了人。美机显然已经没有攻击它的必要了。13时整，当栗田完成当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转向时，“冲波”号奉命向“铃谷”号发射鱼雷，后者在13时22分沉没。这是日军当天损失的第三艘也是最后一艘重巡洋舰。受美军空袭影响，“冲波”号直到17时才完成幸存人员营救，快速追赶大部队。

10时54分，栗田下令完成集结的所有舰只编成第30号警戒航行序列，以22节、航向30度整理队形。现在他手中还有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从林加出航至今，只有轻巡洋舰毫发无损。虽然除“雪风”号之外的大部分舰艇都有不同程度损伤，但栗田依然决定执行最初接受的任务：冲入莱特湾炮击美军运输船队和滩头阵地。11时，栗田下令舰队于11时20分取225度航向，直扑莱特湾。

栗田取225度航向的行动显得颇为诡异，这显然不是前往莱特湾的最佳航线。栗田采取这一航线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特意留一手，准备视战场情况随机应变，选择南下或北上；二是忌惮美军舰载机攻击，故意选择了一条迂回路线。

11时13分，“长门”号瞭望哨发现，右舷25度方向、35000米外出现了疑似向右航行水面舰艇的桅杆，但很快就消失了。为确定北方可能出现的敌情，11时45分，“大和”号上最后一架本属于“长门”号的水上飞机受命起飞，对北方海域实施搜索，之后南下侦察莱特湾内的敌情。11时51分，“大和”号瞭望哨在左正横方向发现5根舰船桅杆，距离38000米。刚起飞的水上飞机尚未发回侦察报告。12时04分，“大和”号瞭望哨初步确定，前方出现的是“1艘‘宾夕法尼亚级’战列舰和4艘驱逐舰”。

突然出现的敌情在“大和”号舰桥上引发了一阵骚乱。宇垣认为，那些舰船很可能是从苏里高海峡冲出的西村或志摩舰队残部。他的说法很快被第二舰队参谋们否定，因为11时17分志摩已经来电说明，西村舰队近乎全军覆没，他本人正率第二游击部队向苏禄海撤退，附近海域不可能存在友军。既然前方出现的肯定不是自己人，战意十足的宇垣提出快速冲上前去，通过炮战消灭敌人。栗田对此不予认可，他认为舰队已经遭到极度削弱，且志摩电报中显示莱特湾内有为数可观的敌军战列舰。如果与刚刚发现的敌舰纠缠，突入莱特湾的

艰巨任务势必难以完成。宇垣对栗田的“怯战”极为不满，但官大一级压死人，他也只能服从命令。事实上，日军争论了半天的所谓“宾夕法尼亚级”战列舰在附近海域并不存在，高度紧张的日军瞭望哨很可能看花眼了。随着那些“桅杆”在海面上逐渐消失，“大和”号舰桥上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争论结束并非仅因为敌舰“逃遁”，而在于“大和”号接到了一封诡异电报，是位于马尼拉的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11时20分发出的：“9时45分，在苏禄安岛灯塔5度、113海里处发现一支美军航母舰队。”在海图上标定之后，栗田发现这一位置距自己只有区区100公里。

战后核实的结果表明，上述海域并无美军航母存在。日本防卫厅官方编纂的《战史丛书》质疑这是11时03分由基地航空部队发出的电报，但内容显示位置与栗田收到位置向东南偏东存在74公里差异，这一错误很可能是“大和”号通信人员不足、工作超负荷运转所导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离开文莱湾以来，栗田及幕僚甚至包括大部分水兵几乎没有合过眼，完全依靠意志力在强撑。参谋长小柳前一天在更换旗舰跳水时右腿刮伤，拄着拐杖勉力协助栗田指挥战斗。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基地航空部队11时03分发出的电报，栗田17分钟后就收到了，是不是效率有点太高啦？电文从加密、发送、接收到解密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凭“大和”号通信人员在莱特湾海战中的拙劣表现，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最后一层窗户纸谁都没捅破，质疑者等于在说，是栗田授意参谋人员或与他们一起伪造了这封电报，为自己随后放弃突入莱特湾向北撤退寻找借口。

虽然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从10时30分到11时30分的一小时内，东京几个海军电台、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均接收到不少莱特湾水域侦察机发出的类似电文。栗田独自造假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要那

么多单位配合造假显然不太可能。至于电报内容找不到完全对应的电报，除译电原因外，还可能是无线电传输本身存在的问题。这类并非电台之间的呼叫能否收到完全凭运气，质量也无法保证，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当属正常。

既然有新敌情出现，一直渴望与美军主力决战的宇垣再次提出，立即北上消灭这支美军航母舰队。这显然与突入莱特湾的行动南辕北辙，他的建议被栗田当场否决。在莱特湾海战中，栗田和宇垣好像一直在唱反调。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栗田、小柳及众幕僚越发觉得，继续向南突入属于不理智行为。第一，目前舰队对莱特湾美军部署情况并不清楚，只能根据西村和志摩的零星电报做出“湾内有美军主力舰队”的推测。第二，美军运输船队10月20日已经进入莱特湾，距今有5天之久。凭美国人强大的装卸能力，运输船上人员物资很可能已经上岸，至少卸载得差不多了。第三，早上持续数小时的追击战无疑已经惊动敌人，那些运输船很可能已转移到安全地带，至少也在转移之中。在缺乏充分空中侦察的前提下，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捕捉到其行踪，或者再打一场像刚才那样的艰难追击战。这种情况下，突入作战能够取得多大战果值得商榷。第四，除“雪风”号外，其他舰船无不伤痕累累，严重制约了机动能力。第五，仅存的几艘驱逐舰普遍缺油，突入作战势必因快速机动消耗更多油料。即使能够幸运折返，驱逐舰也绝无返回科伦湾的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经历了锡布延海和萨马岛以东海域激战之后，各舰弹药特别是防空弹消耗极大。宇垣曾提出“羽黑”号在向南航行时弹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并非个例。第六，栗田亲眼看到那些完成攻击的美军战机很多飞往了莱特湾方向，它们很可能是到岛上机场集结，等自己进入湾内再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综合以上因素，栗田觉得继续执行突入任务是荒唐和不理智的。和一心

求死的西村不同，栗田希望自己能活着，还能将大部分舰船和水兵带回去。

最关键的是，执行诱敌任务的小泽舰队至今音信皆无。哈尔西主力航母舰队很可能仍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早晨攻击的应该是其中一个大队。美军航母舰队至少由四个大队组成，这意味着附近海域还有其余三个以上大队存在。虽然尚不知晓其余几个美军大队的准确位置，但根据上午截获美军明码求救电报的内容来看，他们距离此地应该不远，说不定正在赶来的路上。美军一旦封锁圣贝纳迪诺海峡，第二游击部队除全军覆没外不会有第二种结局。

11时50分，栗田致电马尼拉，请求基地航空部队对“新发现的美军航母实施攻击”，为自己南下突入莱特湾的行动解除后顾之忧。但谁都清楚，基地航空部队是完全不值得信赖的，舰队进入锡布延海以来遭受过无数次空袭就是绝佳例证。念及此处，栗田的决心开始动摇。从内心讲，他同样希望同美军主力舰队交战，而不是去打那些毫无价值的空运输船。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栗田必须为违抗军令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就在此时，作战参谋大谷开口了：“长官，我们应该立即北上，攻击新发现的美军航母，这对我们是最有利的选择。”大谷的意见立即得到首席参谋山本佑二的赞同。

栗田、小柳和大谷三人退出作战室，进行了一次小范围讨论。虽然讨论内容不得而知，但老酒猜测小柳肯定提到了8月10日那次作战会议。当时面对小柳“如果途中或在攻击运输船队过程中遭遇美军主力，我们是心无旁骛地攻击运输船队，还是先与美军舰队决战”的质问，神重德的回答是：“当然是迎击美军主力舰队！”小柳和神说上述一番话时大谷也在场。几分钟后，栗田再次回到作战室，断然下达了那个一直争论至今的命令：“舰队北上，攻击美军航母舰队！”

日本海军历来有“半途而废”的“光荣”传统，不管是大东沟海战时的伊东祐亨，还是黄海海战中的东乡平八郎，抑或是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和指挥萨沃岛海战的三川军一，无不如此。今天，栗田将把这种传统发挥到极致。不过当初南云和三川做出撤退决定时，现场都有人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眼下的情况大大出乎栗田的预料，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与此相反，大多数人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仿佛几天来透入骨髓的疲劳和意气消沉所带来的苦难考验瞬间消失了。明知道栗田的决定是在抗命，但在场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沉默，也许栗田的话正好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唯一表示异议的还是宇垣，但他也只是将手指向南方，说了句“长官，敌人在那边（指莱特湾）”。栗田的回答同样干脆，“行了，北上吧”。宇垣就再也没有吱声。后来他在《战藻录》中这样写道：“在同一个舰桥上，我为他们缺乏战斗精神和策略而恼怒。”宇垣明显言不由衷，他之前曾数次力谏栗田北上与敌军航母作战。

看到“大和”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先导舰“能代”号上响起了阵阵“万岁”呼喊声。其余各舰水兵迅速发声与之呼应，一时间海面上“万岁”声此起彼伏，好像已经打了胜仗一样。日军众多水兵同样认为，与炮击滩头和击沉那些慢吞吞的运输船相比，和敌军快速航母决战才是最佳选择。即使在一次“玉碎冲锋”中生还的希望不大，但至少也能死得更壮烈、更有血性一些。况且谁都清楚，向北航行意味着离来时的那条水路越来越近，杀出一条血路侥幸生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大和”号共携带了460毫米炮弹1080发，至今仅使用了81发。剩余炮弹数量足以应付四五次大型海战，一定要让敌军航母尝尝这种炮弹的厉害！栗田舰队全体官兵向东北方向破浪疾驶。

12时36分，栗田下令舰队变航向为0度。10分钟后，他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第一游击部队终止莱特湾突入作战，改沿萨马岛东岸北上，与敌航母舰队决战，之后经圣贝纳迪诺海峡撤出。”

这一决定使日本海军以突袭莱特湾为目标的“捷一号”作战完全破产，也为后世无数战史专家和军迷所诟病。栗田一直活到1977年12月19日以88岁高龄去世。在之后长达33年的漫长岁月里，栗田一直三缄其口，从未完整、详细陈述过任何左右他做出上述判断的因素。他提供的任何解释都是零碎的、不连贯的，似乎只是为了让真相变得更加神秘，以迷惑或折磨战后的审讯者、历史学家和无数像老酒这样的军迷。

1954年，当日本战史专家伊藤正德——他战后一直致力于为发小栗田翻案——亲自找上门来时，栗田才难得地张开了嘴：“我热衷于再摧毁一支航母舰队，我成了这一愿望的牺牲品。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也许并不正确。但那时候，那个决定好像是对的。我当时非常疲倦，也许应该把它称为‘筋疲力尽的判断’吧。我的精神高度紧张，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无论体力还是脑力都已消耗殆尽。我并不知道，哈尔西已将他的舰队拉到北边去了。我只能依据用我自己的双眼能看到的情况采取行动。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离胜利竟然如此之近。”当伊藤追问“北上未发现美军航母舰队之后，为什么不重新南下突入莱特湾，而选择了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撤退”时，栗田回答：“当时我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莱特湾，我记得当时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是，第二天在锡布延海我们是否会出现燃料短缺，或者如何应对美军的空袭。”

当伊藤问他：“根据掌握的情报召开参谋会议，然后舰队转向退却，事情真相是这样吗？”栗田将所有责任都大包大揽下来：“当时没有考虑退却一事，也没有同参谋们商量，完全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来负。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时间去分析情报是否准确。归根结底，相信敌机动部队就在前方不远处，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错误。”事实上在做出北上决定之前，栗田和小柳、大谷是商议了的。

后来，当美国战史专家约翰·托兰专程飞往日本拜会栗田时，他拒绝会见，但同意让参谋长小柳出任他的代言人。小柳告诉托兰：

“我现在也认为，当时我们本应该进入莱特湾，栗田将军现在也是这样认为。那时我们认为那样做（指北撤）是最好不过的，但现在头脑冷静下来才明白，我们当时一心只想着敌人航母特混部队。只是因为我们得到了那份说附近有敌军航母的报告——结果证明是误报——我们就去追，我们本不应该去追的。”

假设栗田继续率队南下向莱特湾突进，他最先遭遇的可能是美军老式战列舰编队，奥尔登多夫已受命在湾口拉起一道防御线。即使能侥幸突破拦截，栗田也必须在湾内的狭窄水域接受一轮接一轮的空袭——美军3支护航航母编队飞机总数超过400架。当时湾内确实有美军23艘坦克登陆舰和28艘运输船，但真把它们全都击沉又能如何？后来麦克阿瑟声称，如果丧失这些舰只，就会“危及”整个进攻行动。修建简易机场急需的钢板尚在船上未能卸载，如果没有它们，他可能要暂时丧失局部的空中优势。如果日军炮击滩头，还会造成短暂的混乱。即使如此，也没人相信麦克阿瑟夸大其词的说法。正如栗田预测，美军大部分物资均已上岸，足够岛上部队作战一个月使用。麦克阿瑟明显在危言耸听，美军陆上进攻肯定会受到影响，但远不足以改变战局。

就在栗田艰难做出决定的同时，美军的空袭再次来临。12时07分，“榛名”号发现左160度27架敌机飞来，身后似乎有后续部队——它们都来自斯普顿少将的“塔菲二”。12时12分，栗田下令舰队加速到24节以规避空袭。看到美军机群正欲绕至舰队前方，他又下令舰队转向240度。美军攻击目标依然是块头大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12时17分，“大和”号主炮率先开火，12时38分美机对它的攻击毫无结果。对“大和”号来说，25日的确算幸运的一天。

从12时40分开始，“长门”号相继遭到十余架美机攻击，多颗炸弹取得近失。唯一一颗命中弹穿透前甲板从舷侧穿出，并未造成致命伤害。避开美军鱼雷攻击之后，“长门”号顺利与“大和”号会合。美机分别在12时40分、12时42分、12时49分攻击“榛名”号、“能代”号和“金刚”号，投下的炸弹均被日舰成功避开。

1颗近失弹落在“羽黑”号左舷后部之外，造成舰体剧烈震动。另1颗250公斤炸弹命中“利根”号右舷后部，贯穿两层甲板在下层甲板第十七号士兵舱炸响。爆炸不但诱发大火，还在右舷水线上部炸出一个长6米、宽3米的大窟窿，剧烈震动导致舵机失灵，只能改用人工操舵。海水从水线之下的破洞灌入，下层甲板附近士兵舱水深达70厘米。受伤后的“利根”号拖着长长的油迹逐渐掉队。经损管人员拼命抢救，“利根”号一小时后恢复直接操舵。由于担心舰体后部的伤势，经验丰富的黛并未立即加速，而是缓缓提高到30节追赶大部队。

躲过美军空袭之后，栗田率舰队继续向北航行，寻找并不存在的美军航母舰队。上一轮空袭刚刚结束20分钟，13时11分，“大和”号瞭望哨在60度方位发现了新的来袭机群。3分钟后，80度方位再次出现超过70架飞机组成的大型编队。栗田心中一惊，美军航母舰队的大规模反击果然到了。

美军机群向左转向，朝“大和”号舰首方向猛扑过来。13时20分，栗田下令舰队提速到24节，同时左转取270度航向，以舰尾方向指向敌机。这次栗田判断非常准确，美军护航航母编队不可能一次派出超过70架战机，前来攻击的美机全部来自麦凯恩中将的第一大队。5艘快速航母上的飞行员个个训练有素，身经百战，攻舰水平远非护航航母上那些“菜鸟”可比。13时22分，“大和”号主炮率先开炮！

25日清晨3时27分，单独行动的第一大队以355度航向向西北偏北方向航行，前往指定海域加油。3时40分，“汉考克”号放飞3架“地

狱猫”，2架执行夜间搜索任务，另一架负责信息传送。6时整，麦凯恩下令派出执行战斗巡逻、反潜巡逻和搜索任务的飞机，后者搜索半径为740公里，方位300度至20度。6时30分，第一大队与阿库上校的后勤补给大队顺利会合，海上加油作业立即展开。

7时24分，麦凯恩接到米切尔中将发来的战情通报：“目前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位于北纬16度14分、东经126度04分海域，航向偏北，航速18节。2时05分夜间雷达发现两支日军舰队，位置北纬16度43分、东经125度37分，航向110度，航速15节。目前侦察机已经跟丢了敌人。请立即报告贵部搜索结果。”

9时40分，麦凯恩收到第七十七特混舰队发出的紧急求援电报，“护航航母编队遭到日军主力舰队的猛烈攻击，请求邻近友军火速驰援”。9时45分，麦凯恩下令第一大队取航向245度以30节高速南下。5分钟后，“大黄蜂”号放飞6架“地狱猫”对220度到240度方位实施搜索。9时55分，所有5艘航母均得到命令，10时30分放飞第一攻击机群。10时01分，麦凯恩收到米切尔发来的最新指示，“立即高速前往空袭日军中路舰队，以解友军燃眉之急”。

目前第一大队距战场尚有540公里之遥，几乎是“复仇者”的极限攻击距离。在放飞攻击机群之前，麦凯恩直接发电询问塔克洛班机场的情况，以及自己的舰载机能够在第七十七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哪艘护航航母上降落。如果上述条件可以满足，他就能够实施穿梭轰炸，为“复仇者”挂载鱼雷或重磅炸弹。可惜的是，麦凯恩并未在第一时间得到友军明确回复。受航程限制，“复仇者”无法挂载对战列舰威胁最大的鱼雷，只能挂载航空炸弹。2架已挂载鱼雷的“复仇者”机组积极请战，麦凯恩对此不予批准，他们只能停在甲板上等待双方距离进一步拉近。

10时30分开始，第一大队3艘重型航母陆续放飞了攻击机群。10时35分到41分，“黄蜂”号共出动舰载机29架——其中战斗机15架、俯冲轰炸机8架、鱼雷机6架。鱼雷机各挂载4颗227公斤炸弹，俯冲轰炸机挂载1颗454公斤炸弹，战斗机挂载1颗227公斤炸弹。“大黄蜂”号出动战机34架——其中战斗机16架、俯冲轰炸机12架、鱼雷机8架。

“汉考克”号则出动了战斗机16架、俯冲轰炸机13架和鱼雷机5架。这样美军第一拨攻击共出动战机97架。

13时26分，长途跋涉的美军机群飞临栗田舰队上空开始投弹。

“大和”号遭到来自舰首方向的攻击，13时28分右舷中部挨了2颗近失弹。遭到数十架美机围攻的“长门”号边反击边规避，最终仅右舷舰首附近挨了2颗近失弹。第一战列舰战队25日洪福齐天，似乎昨天“武藏”号走路时将所有霉运都带走了。13时25分至13时30分，“榛名”号右舷舰首及左舷相继落下了10颗近失弹。数字看上去真不算少，但这些小炸弹激起的水柱除了给战列舰清洗甲板之外，无法构成致命伤害。

运气最差的是“金刚”号。它在13时28分遭20架美机围攻，短短2分钟内挨了5颗近失弹。其中1颗炸弹给右舷108号到190号肋骨段造成严重破坏，舷侧装甲被炸开一道长15米、宽3米的裂痕，右舷15个油舱进水，307吨燃油损失。落在舰尾的2颗近失弹造成右舷内外轴螺旋桨桨叶弯曲，两舷外轴伸出轴覆板上的铆钉悉数脱落。所幸上述伤害并未对“金刚”号机动能力造成太大影响，战列舰抗打击能力果真不同凡响。

美机数量实在太多！13时34分，“羽黑”号左右两舷分别挨了3颗和1颗近失弹，7分钟后又有几颗近失弹在舷侧炸响，所幸并未对舰体造成致命伤害。受伤掉队的“利根”号正在慢慢追赶主队，同样遭到了美机空袭。13时30分，1颗炸弹命中“利根”号一号高炮后部，所幸

是颗哑弹。美军第一拨攻击13时40分结束，栗田下令舰队减速到20节继续北上。

美军4个航母特混大队中，麦凯恩第一大队实力最强。美军本轮攻击效果不佳除未携带鱼雷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攻击是仓促发起，三个飞行大队之间缺乏协同，导致攻击效率大大降低。其二，由于航程实在太远，受油料限制的美机发现目标后一哄而上，即使同一大队之内的战机也未实现战术协同。对栗田舰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美机的大规模空袭虽未造成太大损毁，却更坚定了栗田不进入莱特湾的决心。

美军第一轮攻击收效甚微，却同样付出了不菲代价。“黄蜂”号阿瑟·唐少尉的“地狱猫”未能返航，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赫伯特·韦尔克上尉机组失踪，4架“地狱俯冲者”和1架“复仇者”在海上迫降。由于油料不足，“汉考克”号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约翰·埃里克森少校、埃德蒙斯中尉、查尔斯·罗伯森中尉只好驾机飞往塔克洛班机场。前者在再次起飞时失速坠毁，机枪手阵亡；后者不幸坠毁海上。另外，有7架俯冲轰炸机和4架鱼雷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伤。

莱特湾海战打响以来，一直游离在战场边缘的麦凯恩始终未捞到像样的出手机会。他已被钦定为米切尔的接班人。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目前仍由米切尔指挥，在于海军高层对麦凯恩的指挥能力还不完全放心，让他执掌最重要的第一大队名为过渡，实为考察。敏感时期的麦凯恩自然会竭尽全力展现自我。11时19分，他下令对栗田舰队发起第二轮空袭。12时45分，“大黄蜂”号28架飞机——其中战斗机11架、俯冲轰炸机9架、鱼雷机8架——携手“汉考克”号24架飞机——战斗机8架、俯冲轰炸机11架和鱼雷机5架——从甲板上腾空起飞，朝栗田舰队所在海域隆隆飞去。

栗田刚刚下令减速，13时52分，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已经出现在“大和”号30度方向、70公里之外。栗田只好下令舰队再次加速到24节。好在刚才速度还没降下来，再恢复高速相对容易多了。13时55分，“大和”号在同一方向发现了一支16机编队，5分钟开始炮击。14时03分，美机分成两队展开进攻。一队攻击“大和”号未果，另一队14时05分对“长门”号的攻击同样颗粒无收。几架携带炸弹的“复仇者”攻击了落单的“利根”号，仅1弹在左舷后部取得近失，并未造成致命损害。美军第二拨攻击到14时08分戛然而止，栗田再次下令舰队减速到22节。

美军第二拨空袭损失俯冲轰炸机、鱼雷机各2架，另有2架轰炸机受伤。在当天的救援活动中，驱逐舰“唐斯”号表现出色。除15时40分救起“大黄蜂”号轰炸机飞行员施瓦勃上尉机组之后，该舰又在16时08分成功救起了“汉考克”号俯冲轰炸机里奇少尉机组。此外，“卡明斯”号17时24分救起阿姆斯特朗少尉机组，“考埃尔”号17时40分救起飞行员两人。美军前两轮空袭虽然出动了相当数量的飞机，取得的战果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表现甚至还不如之前护航航母上的那些“菜鸟”。

15时57分，麦凯恩和博根同时接到哈尔西发来的电令：“第一、第四大队26日6时整在北纬12度、东经126度海域会合，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五大队将在此处加入你们，他们在战斗中需要你们的空中支援。舰队会合后由麦凯恩统一指挥，从黎明时分出动战斗机扫荡米沙鄢地区，搜索并攻击可能位于民都洛岛、棉兰老岛和苏禄海一带的日军舰队。”

14时28分，栗田收到先行撤退的“熊野”号发来的电报：“遭己方基地航空部队攻击，无损伤。”忙得一塌糊涂的栗田根本没有时间发电质问基地航空部队，就在同一时间，他终于收到了小泽发自北方的电报。虽然仅有电文前半部分，但栗田还是由此得知，小泽在25日

上午8时30分到10时遭到超过100架美机的猛烈轰炸。虽然小泽远在北方720公里之外，但考虑到小泽舰队遭攻时间距今已过去4个多小时，栗田丝毫不怀疑美军主力航母舰队正朝自己猛扑过来，刚才连遭两轮大规模空袭就是最佳的例证。

栗田认为，现在即使对之前发现的美军航母舰队发起攻击，也并无多少胜算。如果上午收到的电报属实，那么美军舰队正处于自己东北方向。从30度方位吹来的风对美军极其有利。即使双方能够遭遇，美军航母也可以一边逃跑，一边逆风放出舰载机。美军快速航母可以轻松跑出30节以上高速，而自己舰队的最大速度只有24节，与敌人再打一场近距离遭遇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战意十足的宇垣仍然不愿就此罢休，提议在下午尽可能向敌人逼近，当晚与美军航母展开一场夜战并歼灭之。栗田没有采纳宇垣的建议，认为发生夜间近战毫无可能。15时10分，栗田下令舰队减速到20节，视战场情况变化再做下一步决定。

其间14时25分，栗田收到了西村清晨3时30分发出的最后诀别电报，这封电报已经毫无实际意义了。14时40分，“大和”号收到一封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是司令官丰田从日吉台地下室里发出的：“对第一游击部队今天上午取得的辉煌战果，予以嘉奖。”栗田苦笑着摇头，甚至懒得将这封意在鼓舞士气的电报传达下去。

15时30分，“大和”号雷达发现140度方向、100公里外再次出现美军机群。15时37分，栗田下令舰队变航向为310度，将舰尾指向美机来袭方向。15时50分，“长门”号雷达在210度、30公里外及255度、70公里外发现另两个美军机群。

远方飞来的美机由麦凯恩第一大队的47架飞机和斯普顿“塔菲二”的50架飞机组成。“大和”号发现的第一个机群率先从西侧迂回发起进攻。15时52分，美军从舰首方向攻击“大和”号未果，但16时

投入进攻的另一批美机投下的2颗炸弹在“大和”号左舷中部取得近失。“长门”号15时57分、16时整、16时05分连续遭到三轮空袭，只挨了2颗近失弹。除“榛名”号舷侧落下5颗近失弹之外，“金刚”号、“利根”号、“能代”号和“矢矧”号均成功避开了美机投下的所有炸弹。16时16分，美军由快速航母和护航航母联袂发起的进攻宣告结束，日军舰队损失轻微。

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的栗田仍然保持着足够警觉，他发现美机返航与来袭航线向南偏移了约70度。栗田据此判断，美军航母很可能正在从东侧迂回南下，继续北进与敌遭遇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护航驱逐舰纷纷报告燃料告急，14时12分，栗田断然做出决定，终止与美军航母舰队作战，沿萨马岛东岸北上，经圣贝纳迪诺海峡撤出战场。

就在栗田取310度航向返航途中的16时16分，舰队上空突然飞过一支日军机群，包括数十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扑向栗田之前电报中要求攻击的那一海域。这是自林加出航以来，栗田第一次看到头顶出现友军机群。疲惫不堪的日军水兵精神为之一振，默默祈祷它们此行攻击顺利。但是那一海域根本没有美军舰队存在，日军机群折腾了一趟后悻悻返航。

日军撤退行动同样危机四伏。16时28分，“利根”号雷达在200度方向、80公里外再次发现美军机群。2分钟后，“长门”号瞭望哨在190度方向、30公里外发现约30架敌机。鉴于麦凯恩第一大队当天仅发动过两拨攻击，这一机群显然来自斯普顿少将“塔菲二”，包括26架“复仇者”和24架“野猫”。

16时44分，美机全面展开攻击。“大和”号竭力规避成功躲开了所有炸弹。几架美机从“长门”号舰首方向突入，投下的炸弹4颗在左舷后部取得近失。16时43分、16时49分和17时03分，三批美机的俯冲

使“榛名”号挨了两位数近失弹。近距离爆炸飞溅的弹片导致五号锅炉舱送风机油管裂开，送风机停止运作，一号烟囱周围浓烟滚滚。

日军护航舰船同样遭到轰炸。右舷2颗近失弹导致“矢矧”号舰体出现破口，一号鱼雷发射管起火，约80名水兵伤亡。“利根”号右舷三号高炮5米外挨了1颗近失弹。16时52分，1颗命中弹导致“早霜”号燃起大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然有2架日军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加入美军攻击行列，对“早霜”号投下了炸弹。“羽黑”号同样遭到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的攻击。17时10分，栗田将舰队遭到友机误炸的情况电告马尼拉基地航空部队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

随着美机17时06分隆隆远去，美军当天的空袭行动宣告结束。栗田下令舰队取330度航向沿萨马岛东岸北上，17时18分改279度航向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此时他身边只剩4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虽然舰船数量减少了一半，但4艘主力战列舰仍在。17时22分，栗田下令按以下序列穿越海峡：第三战列舰战队配属第十驱逐舰战队2艘驱逐舰，第一战列舰战队配属第二驱逐舰战队2艘驱逐舰，第五巡洋舰战队、第七巡洋舰战队及配属的“矢矧”号和1艘驱逐舰，负责殿后的是“能代”号和1艘驱逐舰。栗田电告马尼拉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舰队通过海峡的大概时间为25日23时，同时电令驻圣何塞第一游击部队现存水上飞机及第九五四航空队出动飞机，为舰队提供反潜巡逻。

就在舰队即将进入海峡之时，17时44分，160度方位飞来友军32架俯冲轰炸机，从舰队上空一掠而过飞向西南。17时50分，“大和”号220度方向、50公里外再次出现一个由9架零战组成的小机群。栗田猜测，他们很可能准备利用夜色掩护对美军舰队发起偷袭。看到空中有友军机群飞过，栗田临时改变了主意。18时，当舰队行驶至距海峡东口90公里处时，栗田下令舰队转往东方航行。他迫切希望跟美军航母打一场夜战，除掉几天来到处遭空袭的晦气。向东航行半小时后，夜

幕降临，仍无任何新消息传来。18时30分，栗田终于下定决心，下令舰队掉头直奔海峡东口。

撤退之前，栗田还须对善后工作做出安排。19时10分，他电令离开主队执行救援任务或受伤掉队的“藤波”号、“野分”号、“冲波”号、“早霜”号、“秋霜”号报告现在位置及下一步行动计划。19时17分，他再次发出补充命令，对那些受伤过重的舰只，“尽量抢救使之依靠自身动力航行，不能航行者就地击沉，乘员由护航舰只收容后向科伦湾返航”。除救助“鸟海”号、“铃谷”号的“藤波”号和“冲波”号外，其余3舰很快做出了回复。

收到栗田放弃突入莱特湾转而向北寻找攻击美军航母舰队的电报，丰田、草鹿及众参谋面面相觑，一言不发，陷入长久沉默之中。他们显然也一筹莫展，无计可施。16时47分，草鹿同时致电栗田和小泽：

一、第一游击部队应于当晚寻找机会歼灭美军舰队，其余各部给予积极配合；

二、今晚夜战结束之后，机动部队本队、第一游击部队返回各指挥官指定的补给地点。

19时25分，“大和”号收到了草鹿发来的上述电令。栗田立即领会了其中的真实含义：同意他和小泽自行选择撤退，所谓歼灭美军舰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事实上在接到这封电令之前，栗田已经主动放弃了战斗。

20时07分，“大和”号收到联合舰队司令部转来的裕仁“表示嘉许”的激励电文。这在往日是比较大的事情，但此刻天皇的电文已激不起大家多少热情。战后无论官方战史还是日军将领的个人回忆录，都甚少提及这封嘉奖电报。21时35分，舰队提前半小时到达海峡

东口。栗田并未停下脚步等待掉队舰只，下令按之前下达的航行序列进入海峡，向预定补给地点科伦湾退却。

栗田在不经意间再次做出了正确决定。就在日军舰队进入海峡3个小时之后，连续接到救援电报的哈尔西就亲自率领新组建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博根少将第二大队护卫下赶到了海峡东口。接下来的航路对栗田来说无比熟悉，只不过和来时方向相反。舰队远未脱离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栗田判断次日清晨必将遭到美机追杀，他希望能够利用夜色掩护向西航行尽可能远的距离。21时22分，栗田致电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说明美军“残存航母”很可能在跟踪自己，次日他们推进到拉加斯皮群岛以东或以北海域实施空袭的可能性极大，这对基地航空部队是先发制人的绝佳机会。栗田希望三川能够协调基地航空部队攻击美军航母舰队，掩护自己的撤退行动。电报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应。

狭窄水道限制了舰队行进速度，况且驱逐舰燃油情况也不足以支持全速航行。21时45分、21时55分和22时，“岛风”号、“羽黑”号、“能代”号相继发出潜艇警报，事实上海峡内部并无美军潜艇存在。22时35分，战战兢兢的栗田舰队顺利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惊魂稍定。

22时40分，栗田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第一游击部队252240番电》：“我部自清晨击破敌军航母舰队之后，向北方另一支敌军航母舰队出击，其间遭到从我东部迂回南下的该敌的反复空袭。鉴于基地航空部队出击及燃料情况，我部于20时50分放弃夜战，经圣贝纳迪诺海峡向科伦湾航行。”

出于对三川协调能力的担忧，22时46分，栗田直接致电基地航空部队司令部，说明当天击沉了美军大量航母，势必会有相当数量的舰载机因失去飞行甲板被迫转往塔克洛班机场。这正是基地航空部队发起

突袭的绝佳机会。栗田真心希望，既然福留和大西不能为他的舰队提供必要空中掩护，那就通过“围魏救赵”为舰队撤退提供一些帮助吧！

栗田率队北上之后，斯普拉格和“塔菲三”的噩运并未结束。在萨马岛以东海域，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支部队，将在这里掀起阵阵血雨腥风！

“神风特攻队”

1944年10月6日晚，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大将在官邸设下豪宴，次长伊藤整一、作战部长中泽佑、军备部部长黑岛龟人、作战课长山本亲雄、航空参谋源田实等一众大腕儿齐聚一堂，欢送原军需省航空兵器总局局长，绰号“修罗外道”“傲骨武人”的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前往菲律宾，履新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一职。几杯清酒下肚，大西起身慷慨陈词：“当前局势，除诉求于前线官兵殉国、牺牲的至诚，鼓励他们驾机冲撞敌舰之外，别无良策！”负有统帅职责的及川当场予以认可。翌日，在给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留下一句“实施特攻，将菲律宾当作最后战役”的话之后，大西乘专机从立川机场起飞，准备取道中国台湾前往马尼拉上任，挽救大日本帝国日薄西山的命运。

大西此次奔赴前线，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联合舰队兵败马里亚纳之后，对战局严重不满的大西向海军部呈上了一份意见书，声称战争如果再这样打下去，日本势必难逃失败的最终命运。在意见书最后大西提出，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海军现有高层应该集体辞职，向天皇和国民谢罪。

在日本海军中，大西一直属于争议很大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冲动、直率、没有城府，是个不顾环境坚守自己信念的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个实干家，一个轻言论、重行动的人，能在行动之前精心拟订实施计划。胆大包天的大西极富战斗精神，他领导下属并非单纯依靠命令，而往往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大西争强好胜的性格使许多非航空界人士认为，他绝对属于不折不扣的危险分子。即使在航空界，也有人认为他专横跋扈，很难相处。在职业生涯早期，大西努力学习各种飞行技能，能熟练驾驶包括水上飞机在内的所有陆海军机型，甚至参加过伞兵培训。他对年轻人极为看重，称他们是“国家的财富”。和大多数政府高官和高级将领

类似，大西书法很好，经常有人向他求赐墨宝。遇此场合，他写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青春圣洁赴神风”。

大西的意见书在海军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敌当前，正是需要大家精诚团结，合力抵御外敌之时，内部出现这种不和谐声音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况且有充分证据表明，大西与不久前那场推翻东条内阁的行动有关。看不惯他的人趁机提出，大西已不适合在中央机关任职，必须尽快将他打发到前线去。海军部给大西挑选的新单位是西南方面舰队，职务是“部付”。恰在此时，负责菲律宾作战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瑾平接连捅出了不少娄子。于是海军部决定，让大西去接手寺冈留下的烂摊子。大西这一出山不打紧，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支部队——注意，没有之一——“神风特攻队”就此诞生。

山本阵亡之后，一向自视甚高的大西俨然以海军首席航空战专家自居。令人诧异的是，战争已到了收官阶段，大西始终没有出任过舰队司令官，也没指挥过一艘航母。他更多时间里只是担任参谋军官或管理者。因为身处高层，他比前线将领更能清楚看到战争的暗淡前景，这可能正是他决定采用自杀式攻击的主要原因。

最早倡导特攻战术的并非大西，而是皇宫侍从武官城英一郎。城英曾担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武官，对美国的强大国力有着和山本类似的清醒认识。1943年6月和7月间，城英曾两次拜访时任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的大西，宣称没有其他任何方式能够挽救当前的不利局势，请“认真考虑有组织的航空特别攻击”，“依靠飞机肉弹攻击摧毁敌舰”。对城英的提议，大西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这种做法太过残忍，缺乏人性。考虑到当时战局尚能勉强维持，不需要用这种“玉碎”的办法去换取胜利，最后大西拒绝了城英的请求。后来在菲律宾，当大西钻进防空洞躲避美军空袭时，他告诉蹲在身边的首席参谋猪口力平：“我当时并不理解，也未接受城英的想法。可是后来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我得出了和他同样的结论，并将想法付诸了实施。”

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后，日本海军航空兵日渐式微。当时作为轻型航母“千代田”号舰长的城英亲自参加了“猎火鸡之役”。在综合分析双方战力之后，城英说服第三航空战队司令官大林末雄，一起向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进谏。城英提出：“我们再不能指望通过常规战术去击沉敌人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航空母舰。为此，我敦促尽快成立特别攻击队，实施冲撞攻击战术。请允许由我本人来指挥这支队伍。”

小泽在海军中一向以理性著称。日本投降之后，当时任联合舰队最后一任司令官的小泽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严禁所有人自杀”。对城英和大林的疯狂想法，一向非常讲礼貌的小泽根本未加考虑，直接将两人轰了出去。颇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日军神风特攻队发起首次攻击的当天，1944年10月25日，“千代田”号在恩加诺角海战中被美军水面舰艇击沉，舰长城英随舰沉没，未能听到由他首先倡导成立的那支部队的疯狂表演。

日本海军军官中，有城英类似想法的大有人在。山本战死布干维尔岛之后，他那位行事怪异的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很快被调离联合舰队，出任海军军令部军备部部长。1943年8月11日，在一次海军战备会议上，已经晋升少将的黑岛明确提出了“活用必死必杀战法，确立不败战备”主张，企图以最小损失换取最大的战果。在黑岛领导下，军备部成立了自杀兵器开发部，1944年3月正式决定研制9种自杀式武器，最终“回天”“樱花”“震洋”等正式量产。黑岛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所谓十六字方针：“隐蔽待敌，迅猛出击，群起攻之，同归于尽。”

黑岛的做法得到了作战部长中泽佑的全力支持。早在1943年4月，中泽就在日记中写道，“必须通过拼死作战方法，使用战斗机进行自杀式攻击”。另一位特攻战术的倡导者也是咱们的老熟人，军令部作战课航空参谋源田实。一些人甚至指出，身居幕后的源田才是特攻作

战的理论家和始作俑者。日本陆军中同样不乏类似亡命之徒。即使到战后，昭和三大参谋之一、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参谋濑岛龙三仍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特攻行为是一种争取主动的攻击方式。”

在偷袭珍珠港战役中，日军飞行员板田房太郎曾驾机撞向美军机库，机毁人亡。中途岛海战中，美军飞行员赫伯特·梅耶斯上尉在飞机中弹后也曾驾B-26撞向南云的旗舰“赤城”号，未获命中。此后历次海战中，虽然不乏飞行员舍生忘死撞击敌舰的现象，但基本属于飞行员断定无法生还时所采取的自发行为。首次有组织的自杀式攻击发生在1944年5月27日的比亚克岛登陆作战中。陆军第五飞行战队高田胜重率4架飞机撞沉1艘美舰，成为“神风特攻战术”的先导。战死的高田获晋两级为海军大佐，其“英勇事迹”被通报全军。到1944年夏，日军一线部队尤其是航空部队中逐渐形成一种趋势，认为能阻止美军锐利锋芒的唯有“必死必杀”一种途径，别无他法。这种战法显然不符合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一向以英国人为老师的日本海军非常清楚这一点。但对已输红了眼的日军高层来说，任何救命稻草都是必须抓住的，道德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7月下旬，东京在下发“捷号作战准备纲要”时，正式提出航空特攻战法并提议建立特攻部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在三卷本回忆录《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大本营经过反复研究，结果为了在‘捷号作战’中挽回局势，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重视这种‘特攻’战法的价值。于是为了对志愿‘特攻’的勇士给予特殊待遇，便企图以志愿‘特攻’的将士编成正规军队。然而，中央一部分人对此强烈表明了如下见解，即：‘与其说用绝对不能避免死亡的方法，莫如说以死亡为完成任务不可缺少的手段正式编成攻击敌军的军队，是违反统帅之道的。是否要采用这种攻击方法，应该让承担任务的各位勇士来决定。’大本营采纳了这种意见，决定志愿特攻的将士

以个人身份配备作战部队。作战部队将这些战士临时编成特攻队，附以相应的特别名称。”

大西的赴任之旅并不顺利。10月9日经停台湾时，他遇到了刚刚从马尼拉返回高雄的丰田。两人进行过一次长谈，谈话内容不得而知。战后丰田在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参加台湾海空战的海军第一、第二航空舰队从10月10日参加莱特作战，连续作战达半个月。也就是说，联合舰队损失了大量飞机。这也正是神风特攻队诞生的原因。”我们因此推测，丰田和大西的谈话内容很可能涉及“神风特攻队”的组建。

持续数日的台湾海空战耽误了大西的行程，他因此有幸观摩了作战全过程。15日下午，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有马正文亲自率队出击，未能返航。有马曾经对随军记者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海军航空队的攻击精神十分强烈，现有情况下，不可能使用通常手段争取到胜利，应当趁飞行员士气正高时采用特别攻击手段。”有马战死及日军飞行员的拙劣表现更坚定了大西组建特攻队的决心。

10月17日，大西抵达马尼拉当天，美军先头部队登陆苏禄安岛。18日，当从同学寺冈口中得知，整个菲律宾地区能升空作战的飞机还不到100架时，大西惊得目瞪口呆。几十架残破不全的飞机，远远不足以完成“打击敌军航母使之至少在一周内丧失战斗力”的命令。大西来菲律宾之前任职军需省，对国内飞机制造能力了如指掌。他清楚在短时间内，菲律宾绝无可能得到大规模飞机补充，战局对日军来说是绝望的。

寺冈向老同学阐述了只有“必死必杀”战术才能救国的理念，得到大西的高度认可。“寻常战法再也没有效果了。为了胜利，我们只有横起心肠了，”寺冈说，“关于决死志愿者，必须先向大本营报告

他们的姓名，使他们的心境趋于坚定并安静下来。考虑到日后作战，我认为还是司令官亲自到场参加募集场面为好。”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小田原俊彦曾担任航空本部第一部课长和军需省航空军需品部总务长，他从资源角度向大西阐述了实施特攻的必要性。“我和您一样曾经在军需省任职，国内重油和航空燃油仅供支撑半年。我们当然应该结束战争。但在现有条件下，实施特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三人就当前战局充分交换了意见，最后得出一致结论：常规战术已经不起作用，自杀战术可能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希望。小田原告诉大西，现在所有战斗机被编成第二〇一航空队，轰炸机被编为第七六一航空队，夜间战斗机和侦察机被编为第一五三航空队。战斗机大部分部署在马巴拉卡特机场。

10月19日黄昏，在距马尼拉50公里的马巴拉卡特机场——它是庞大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〇一航空队作战指挥所里，第一航空舰队首席参谋猪口力平正在和航空队副队长玉井浅一商议次日的作战。猪口力平1921年毕业于海兵第四十九期，是“武藏”号舰长猪口敏平的亲弟弟，曾在多个巡洋舰战队任参谋之职，也曾在海兵担任过教官。1944年2月出任第一五三航空队司令官后，猪口曾参加了在帝汶、新几内亚和贝里琉的作战。同年7月，他到肯达里出任第二十三航空战队参谋，次月来到马尼拉出任第一航空舰队首席参谋。猪口幸运活到了战后。1957年12月，他和中岛正合著的《神风——二战中的日本特攻队》一书出版，非常畅销，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日本特攻战术的最原始文献。1958年，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

美军来势凶猛，如何利用两位数残破不堪的战机，去对抗美军四位数的海航精锐呢？两位海兵同班同学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破解难局

的办法。恰在此时，暮色中驶来一辆黑色小轿车。车首飘动的黄色长三角旗表明，车上至少有一位将官。轿车在指挥所门前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一位身材矮壮，身着海军中将制服的军官。猪口立即认出来者是未来的顶头上司、新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猪口和玉井迎上前去，立正敬礼后给大西搬来了椅子。两人感到有些纳闷，当天下午，队长山本荣和飞行长中岛正不是奉命到马尼拉去见司令官了吗，此时大西怎么突然跑到前线来啦？

一脸阴沉的大西静静坐了几分钟，然后用异常严肃的口吻告诉两人：“我此次到这里来，是要和你们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请带我去你们的司令部。”猪口和玉井上了大西的汽车，飞行队长和飞行员们则乘其他车辆尾随在后。

马巴拉卡特是吕宋岛上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镇上两三幢漂亮的西式房子都被日军征用为军官宿舍。第二〇一航空队司令部就位于其中一幢有石头矮墙围着的房子里，原住户桑托斯夫妇早被赶到后院去了。房子外墙被刷成奶油色，带有绿色条纹，给人一种家的感觉。但屋内陈设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所有日常家具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满屋子的帆布折叠床。飞行服、毛巾、洗漱用具及其他个人物品到处散落着。这里居住着30多位日军军官，房内显得非常拥挤。

汽车在司令部门前停住，众人下车走进房间。此时有来自马尼拉的电话找大西，是第二〇一航空队队长山本打过来的。当天早上，山本和飞行长中岛接到新任司令官大西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和第七六一航空队司令官前田孝成13时到司令部报到。当天上午马巴拉卡特机场遭到美机多轮空袭，山本和中岛一直到14时才乘车出发。当他们16时30分抵达马尼拉时，司令部参谋告知两人，等不及的司令官大西已经乘车前往马巴拉卡特了。看来双方路上不经意间错过了。

中岛认为，司令官刚刚到任就紧急召见，肯定有重要军情相告。两人紧急赶往邻近的尼科尔斯机场，准备乘一架零战返回马巴拉卡特。虽然仅有20分钟航程，但中岛驾驶的这架零战不但出现引擎故障而且漏油，他只好驾机迫降在一片稻田里。

脸部擦伤的中岛挣扎着来到附近公路上，拦住一辆陆军卡车，将左踝骨折的山本送到了司令部。从参谋长小田原口中两人得知，大西召唤他们来的目的，是欲建立一支特别攻击部队。山本立即打电话给已经在马巴拉卡特的大西，对迫降受伤表示遗憾，表明自己完全同意司令官组建特攻队的想法，同时委托玉井全权处理马巴拉卡特一切事务。大西进门接到的就是山本打来的电话。

利用大西接电话的时间，猪口叫来了第二十六航空战队作战参谋吉冈忠一，以及航空队两位中队长指宿正信和横山。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6人围一张桌子坐定，个个神色凝重。大西用鹰隼一般的目光环视众人一周，然后用低沉的语调开始说话。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目前战争形势对我们极端不利。实力强大的美军舰队出现在莱特湾的消息已得到证实。帝国生死存亡将取决于‘捷号’作战的结果。大本营启动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打退敌人进攻，确保菲律宾。我们的水面舰队已经出动。栗田将军第二舰队有我们的主力战列舰，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他们将开往莱特湾消灭入侵的敌人。第二舰队没有航母，我们第一航空舰队的任务，就是为栗田舰队提供空中掩护，保证敌人的空袭无法阻止他们前往莱特湾。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使其飞行甲板至少瘫痪一个星期。”

参会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大西讲的大道理几个人都懂。猪口认为，9月初第一航空舰队有超过300架飞机时，都不能阻止美军舰载机对菲律宾机场的连续空袭。如今第二〇一航空队只剩下战斗机约30

架，差不多同样数量的轰炸机分散在从三宝颜到中吕宋的广袤区域，早已成为风中残烛。虽然东京决定调第二航空舰队前来增援，但他们刚刚经历了惨烈的台湾海空战，在得到有效补充之前根本指望不上。用几十架飞机去对抗美军上千架精锐舰载机，还要瘫痪其飞行甲板，简直就是做梦。但猪口知道，既然大西屈尊亲自来前线，不仅仅为了向大家说清形势，他心中肯定已经有了克敌制胜的办法。

果不其然。看到众人沉默不语，大西再次张开了嘴：“根据我们的现有力量，继续像以前那样让零式战斗机装上60公斤炸弹从空中投弹，根本不可能赢得胜利。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将我们仅存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取得最大战果。那就是组织自杀攻击队，驾驶载有250公斤炸弹的零式战斗机，每架飞机冲撞敌人一艘航母。你们认为如何？”这的确是以以前闻所未闻的疯狂计划。猪口和玉井后来回忆，当他们听到大西上述一番话时，差点吓破了胆子。

几分钟没人开口，玉井最后打破了沉默：“吉冈中佐，一架携带250公斤炸弹的零战撞毁在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破坏力有多大？”

“这一进攻方式命中机会比常规投弹要高得多。修复飞行甲板也许需要几天时间。与现在的常规战术相比，有计划撞击将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吉冈回答。

对此玉井心知肚明。他提出问题，无非是为了缓和气氛，同时整理自己的思路。思忖片刻，玉井起身转向大西：“将军，作为副队长，我无权决定如此重大事项。我必须请示山本大佐，由他做出最后决定。”

大西摆了摆手：“我刚才已经和山本大佐通过电话。他在下午的一次飞行事故中摔断了脚踝，现在正躺在医院里。他说，我完全可以你的意见看成是他本人的，他将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来决定。”

玉井深知，这是严峻形势下日军采取的一项极端措施，那些飞行员能接受吗？几分钟沉默之后，玉井请大西稍等几分钟，招手示意指宿一起离开了房间。

玉井和指宿一致认为，飞行员肯定会踊跃报名参加特攻队。20分钟后，玉井再次回到房间：“受本队指挥官全权委托，我完全同意大西将军的意见。第二〇一航空队将实施这一计划。现在，我可以根据您的要求组织攻击队伍吗？”

大西如释重负，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点头认可后起身离开，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休息。

玉井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在与中队长指宿和横山商议后，他召集第二〇一飞行队全体飞行员连夜开会。全部23名飞行员到齐后，玉井向大家陈述了当前的严峻形势，然后公布了大西的想法。果然不出玉井预料，到会飞行员均举手同意。对这些日军飞行员来说，特攻并非难以理解或极端疯狂的行为。在美军航母强大的舰载机力量和防空炮火面前，他们即使常规出击也九死一生。这些幸存者大都经历过“猎火鸡之役”。对他们来说，与其像同伴那样白白送命，还不如直接驾机撞向敌舰，“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玉井强调“严格保密”后宣布散会。

玉井回到军官宿舍时，已经是20日凌晨了。他向猪口介绍了飞行员的反应，“猪口君，他们都还那么年轻。虽然无法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坚毅表情。”两人很快确定了参加特攻的飞行员名单。

现在急需为这支队伍挑选一名堪当大任的指挥官。猪口曾担任过海兵教官，对海兵学员情有独钟，他提出指挥官最好由海兵学员出任。玉井赞同猪口的意见，提出了第一个候选人中尉菅野直。菅野是海航最具传奇色彩的飞行员，以行事癫狂、不怕死著称。当时在遭遇

美军重型轰炸机诸如B-17或B-24时，日军零式战斗机几乎束手无策。1944年夏天在雅浦岛一次空战中，菅野驾机与1架美军B-24交战。几次攻击未能得手，菅野竟然决定用零战的螺旋桨去切掉敌机的尾舵。两次尝试失败后，第三次他成功了。看到美机盘旋坠海，菅野驾驶重伤的零战飞回了雅浦岛机场。因为经常受命转战不同机场，日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物品极少，一个小背包内的换洗内衣、毛巾、飞行地图、铅笔和几件个人物品就是他们的全部行头，当然还会在背包上写上个人的名字。菅野背包上的字与众不同：“已故海军大尉菅野直私人物品。”根据海军的惯例，战死者一般获晋一级军衔。就是说菅野已提前宣布了自己死刑。玉井认为，由菅野出任这支队伍的领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菅野此时恰巧不在菲律宾，他被以在国外连续执勤时间最长为由，派回国内接收新供应的飞机。菅野对上司安排他回国似乎还不满意，“菲律宾很快会有一场大战，如果我此时回国，就可能错过参战机会”。因国内生产远远落后进度，等菅野10月底再次返回菲律宾时，特攻队已经成立了。后来他气愤地告诉中岛：“中佐，我真希望，我在关行男的位置上！”后来菅野被调往本土的第三四三航空队，冲绳战役时在九州以南屋久岛附近被击落阵亡。

在对其余几位具备领队资格的飞行员进行比较之后，大尉关行男进入玉井的视线。关原来是舰载轰炸机飞行员，一个月前刚刚从中国台湾调来菲律宾。尽管两人接触不多，但关每次见到玉井都强烈要求参加战斗。玉井因此觉得，虽然关来的时间不长，但完全可以胜任这项艰巨的任务。

1921年8月29日，关行男出生在日本爱媛县西条市。他的父母经营着当地一家古董商店，家境还算殷实。中学毕业后关进入海兵第七十期。其间他父亲不幸故去，只留下他和母亲两人。1941年服役之后，关曾参加过中途岛战役，之后成为一名舰载轰炸机飞行员。1944年1

月，关到航空学校出任飞行教官。一次在和同事一起饮酒时，大家慨叹战事纷乱，戏称如果能在同一天结婚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关立即前往镰仓市，当着未来岳母的面向青梅竹马的女伴满里子求婚，两人在1944年5月31日正式结婚。关身高1.75米，配上一副冷峻的面孔，堪称青年人中的翘楚。

猪口曾担任过关的教官，对玉井的提议欣然表示赞同。传令兵被派了出去，外边很快传来了急促上楼的脚步声，一个高个子海军军官出现在门口。匆忙赶来的关连上衣扣子都没扣好。他向玉井立正敬礼：“您叫我，长官？”

猪口示意关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为缓和紧张气氛，玉井站起来走到关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关，大西司令官亲临第二〇一航空队，提出一个对我们国家极其重要的计划。用载有250公斤炸弹的零式战斗机冲撞敌军航空母舰，确保‘捷号’作战成功。我们考虑，由你来担任这支特别攻击队的指挥官，你意下如何？”

关并未立即做出回答。他将双肘支在桌上，双手抱头，双眼紧闭，一动不动地陷入了沉思。这是玉井意料中的事情。关刚刚结婚4个月，家里有新婚的妻子和寡母，却要受命带队去执行有去无回的必死任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关终于动了。他用手指慢慢梳过长发，缓缓抬头，言语中似乎没有犹豫：“你一定要让我去干。”

“谢谢！”玉井的回答言简意赅。到这时候，似乎一切语言都是多余的了。

关离开后，猪口告诉玉井：“这是一项特殊使命，我们应该给这支队伍起个特殊的名字。我提议，叫‘神风队’如何？”

猪口所说的“神风”另有一层特殊含义，它源于忽必烈的征日战争。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曾两次东征日本，皆因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半途而废。日本人据此认为，是神武天皇魂魄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强大的蒙古军队，使日本免遭灭国的命运。以“神风”为这支队伍命名，正是日本人在必败的战争局面下为自己打气的心态写照。

“很好！”玉井显然知道这一来由，“反正我们就是要用它来掀起一股神风。一架飞机击沉一艘军舰，有这样的决心，连神灵也会帮助咱们吧！”

时间紧迫，也许天一亮这支队伍就必须出击。猪口连夜敲响了大西的房门。屋内没有点灯，透过窗户洒进来的点点星光，猪口看见门边的帆布床上躺着一个人。看到猪口进来，大西下床站了起来。

“执行特别任务的飞行员共23人，”猪口汇报说，“海兵学员关行男大尉被确定为指挥官。由于其任务的特殊性，我们希望您为这支攻击队伍命名。玉井中佐和我建议称它为‘神风队’。”

大西欣然接受了这一想法，并立即口授命令：“这支‘神风特攻队’暂时由‘敷岛’‘大和’‘朝日’‘山樱’四支分队组成。”上述名字取自日本江戸时代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两句诗：“人和敷岛大和心，朝日烂漫山樱花。”

大西脱口就说出一大串名字，使猪口确信他事先早就准备好了。事实上，早在10月13日经停台湾时，大西就接到军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特攻队的发表关系到全军士气及国民战意的振作，各队在实施攻击时要考虑在适当时期发表纯忠至诚的队名，比如‘敷岛’队、‘朝日’队等。”发报者是作战课航空参谋源田实。

此时已是1944年10月20日了。一份通知被连夜起草出来，经大西签字后于清晨张贴。通知内容如下：

一、第一航空舰队第二〇一航空队将组建一支特别攻击队，拟于近期出击，摧毁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敌军航母舰队。

二、攻击队命名为“神风特攻队”，共由26架战斗机组成。其中一半飞机执行冲撞任务，另一半执行掩护。全队分为4个分队，分别命名：“敷岛”“大和”“朝日”“山樱”。

三、攻击队由关行男海军大尉统一指挥。

早饭之后，猪口和玉井命令所有飞行员集合，听取大西做重要指示。4支分队24名队员列队完毕，关站在队列前一步远的地方。大西一脸肃穆注视着这支队伍，面色苍白，语速很慢：“大日本帝国正处在巨大危险之中。拯救国家的神圣使命，已经不是那些大臣或总长，或者像我这样年迈的指挥官力所能及的事了，只能依靠像你们这样充满激情的空中骄子！所以，我以千百万同胞的名义，要求你们做出牺牲，并为你们的胜利祈祷。你们的血肉之躯定会使你们留名青史。去吧，勇士们！愿天照大神保佑你们实现自己的誓言：一机换一舰，英名传千秋！”后来猪口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听到过如此感人的讲话！”

大西的声音因激动而略显颤抖。稍为停顿之后，他继续说：“诸君，你们已经成为国人敬仰的军神。正因为此，你们才不会留恋这个污浊而可悲的尘世。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冲撞不是徒劳的。如果说各位还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想肯定是想知道自己攻击换取的相应战果，你们唯一的遗憾就是这个吧！请诸位放心，我虽然无法通知各位，但我会如实呈报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你们的战功将传遍全世界，诸君的灵魂将得以安息。我要求你们竭尽全力。祝愿你们马到成功！”

言毕，大西泣不成声。他转过身去，平静了大约半分钟，然后走上前和包括关在内的每一名队员握手。这些未见过多少世面的年轻人个个激动得浑身颤抖，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之后大西为“神风特攻

队”题词：“昔日繁花满枝头，而今落英遍渠沟。残蕊纷纷成泥处，余香幽幽长存留。”

当天下午，一封紧急电报被发往海军省、军令部及联合舰队司令部，标志着“神风特攻队”正式成立。傍晚时分，赶回马尼拉的大西兴奋地告诉寺冈：“飞行员士气很高，我们顺利编成了‘神风特攻队’。”当天20时，大西正式接替寺冈出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开始全面实施自己主导的特攻计划。

20日上午，脸部擦伤的中岛从马尼拉回到马巴拉卡特机场，奉命于下午率“大和队”进驻宿务。除玉井座机之外，另外7架零战中有4架将执行特攻任务，其余3架护航。

18时整，中岛召集驻宿务所有飞行员，宣布大西司令官成立“神风特攻队”的命令：“该队4支分队组建完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名称分别为‘敷岛’‘大和’‘朝日’‘山樱’。和我一起来到这里的飞机中，4架就属于‘大和’队。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组建一个新特攻分队。希望加入者，请将姓名和军阶写在纸上，不愿加入的只交白纸。每张纸装入一个信封，今天21时前交给我。”

中岛解释说：“我并不指望你们每个人都自愿报名。我知道，你们都愿意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死。但我们也理解，你们中的有些人由于家庭而不愿轻易选择死亡。你们应该明白，我们所需要的志愿者是有限的，因为可用飞机资源有限。请大家放心，谁报名谁未报名只有我一人知道。在接下来的3小时里，我要求你们每个人完全根据个人情况做出决定。特攻作战需要高度保密，所有人不许互相议论。”

21时，中岛剪开了副官交上来的20多个信封，其中只有2张白纸。后来他了解到，两个交白纸的飞行员是在医院卧床不起的病号。“神风特攻队”的“经营业务”至此成功扩展到了宿务。

为发挥有限战机的最大效能，猪口、玉井和中岛等人精心策划了特攻战术。一个标准突击小组由3架特攻机和2架护航机组成。这种小型编队容易避开美军雷达，遭遇恶劣天气时也能保持密集队形，防止失散。选择3机特攻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一架飞机很难对航母之类的大型舰船构成致命伤害。这一组织形式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敌情、天气状况和可调配飞机数量，上述组成可以随时进行调节。

一个特攻小组中，2架护航机的作用至关重要，必须缠住美军战斗机，直到特攻机发起俯冲为止。猪口等人特意规定，与敌战斗机的格斗必须是防御性的，护航飞行员不得主动发起进攻，必须时刻待在特攻机身旁。护航飞行员要善于灵活躲闪并虚张声势，目的是吸引敌人而不是一定要将其击落，其首要职责是保护特攻机，为此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飞行技能最好的飞行员被选出来执行护航任务，王牌飞行员要求驾驶特攻机的申请被全部驳回，西泽广义、菅野直就是其中的代表。

10月20日前后，小泽、栗田、西村、志摩四路舰队相继出动，分别执行诱敌和突击莱特湾的艰巨任务。与海上行动相呼应，大西精心策划的特攻战术也将投入使用。当晚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美军舰队远在特攻机航程之外。21日13时15分，1架陆军侦察机发回报告，莱特岛以东海域发现一支美军特混舰队。“敷岛”和“朝日”队飞行员纷纷留下遗书，围上白头巾准备实施第一次特攻。出击之前，玉井向所有队员强调：“敌航空母舰为首要攻击目标，大型、中型、轻型依次攻击，然后是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以关行男为首的飞行员整齐列队，从大西留下的一个酒瓶里倒出水来，代酒壮行。一众地勤人员肃立旁边，齐声唱起一首古歌：“若余赴海兮，大潮裹尸还；若余赴山兮，青草满墓前；若为事君故，耻于颐天年。”

起飞命令下达。飞行员纷纷向停在跑道上的飞机跑去。关脸色阴沉，他疲惫的面容是这几天严重腹泻引起的。“请为我保管好这个，中佐，”关递给玉井一片折叠起来的纸，然后转身跑向飞机。玉井打开一看，里面夹着关的一绺头发。这是日本军人出征前留下的传统纪念物，是要在阵亡后寄给家人的。

16时25分，驻马巴拉卡特机场的“敷岛”和“朝日”队相继起飞，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隆隆飞去。但寻遍了陆军飞机报告的周边水域，连美军航母的毛都没有发现一根，关只好率队悻悻返航。

南面700公里外，同日出击的“大和”队同样颗粒无收。15时，宿务机场作战室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侦察机发回报告说：“苏禄岛以东60海里发现一支包括6艘航母在内的美军舰队。”根据数量和位置判断，侦察机发现的肯定是美军的一支护航航母编队。

飞机被从隐蔽处推了出来，中岛迅速下达了出击命令。恰在此时，美军战斗机飞临机场上空扫射，接踵而来的鱼雷机投下无数炸弹。美机终于飞走时，准备出击的几架零战已被烧成了几团火球。中岛命令火速再准备3架飞机。16时25分，2架特攻机和1架护航机在久野嘉康的带领下起飞。他们遭遇了恶劣天气，未能发现美军舰队。负责掩护的零战及大坪一男的二号机返回宿务，带队的久野神秘失踪。

中岛想起头一天晚上久野曾经找过他，提出因为飞机极度短缺，不需要为特攻队派出护航。“我们并不想出名，我们只想为国尽忠，为天皇而死，”久野说，“请不要再为护航浪费宝贵的飞机。”

中岛纠正了久野的错误认识：“派出护航机并不是充当仪仗队，我们需要他们观察战果和收集资料，这对今后作战非常有用。”

“那将我们飞机上的机枪拆下来怎么样？”久野说，“反正我们要撞击敌舰，机枪没有什么用处。”

“机枪还是要有的，以防在半路上遇到敌机，”中岛解释说，“如果没有发现目标被迫返航，你也需要用它自卫对付追击者。没有机枪，你的飞机很容易被敌机击落。”

久野表示理解，但临走前还是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在海上没有发现目标，那我就直接飞往莱特湾，那儿肯定有敌人许多舰船。”

久野最终未能返航。中岛认为，他肯定按照前一天的说法飞往莱特湾了。中岛在战斗报告中这样写道：“根据久野对特攻的热情和个人性格判断，他应当是冒着恶劣天气向莱特湾内的敌舰进行了攻击。”

如果久野果真去了莱特湾，也并未撞上任何盟军战舰。21日当天遭日机撞击的只有“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不过据附近澳军“什罗普郡”号重巡洋舰和美军“博伊西”号轻巡洋舰报告说，撞击者为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撞击时间是清晨6时前后。久野驾驶的是1架零战，起飞时间是当天下午，他不可能穿越时空在清晨撞上敌舰。由此断定久野的特攻未能取得任何战果。撞击“澳大利亚”号的那架日机并非“特攻机”，应该是攻击任务失败时飞行员临时做出的自我决断。

从22日开始，日军侦察机连续3天搜索都未发现美军航母舰队。23日，栗田舰队接近锡布延海，逐渐进入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当天“大和”队再次向莱特湾出击，一等飞曹佐藤馨座机被“地狱猫”击落，僚机侥幸飞回，仍未取得任何战果。

当天晚些时候，大西得知，栗田舰队在巴拉望水道遭潜艇伏击，重巡洋舰“爱宕”号、“摩耶”号战沉，“高雄”号受伤。当这些灾难发生时，特攻队还未实施一次像样的攻击，怎能不让大西心急如焚？对栗田多次要求基地航空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请求，大西实在爱莫能助。他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必须派出战斗机为栗田舰队提供

空中掩护。鉴于现有战机数量太少，立即补充又来不及，因此请求将突入莱特湾的时间推迟两到三天，期待我特攻队取得辉煌战果。”此时参加“捷号”作战的四支舰队都已在路上，开弓没有回头箭，丰田不可能因此等待大西特攻而变更全盘作战计划。

23日黄昏时分，福留率第二航空舰队司令部飞抵马尼拉。菲律宾是福留的耻辱之地，半年前他曾在这里被游击队俘虏，老脸丢尽。大西第一时间找到了老同学：“第一航空舰队在近期作战中遭受重大损失，现在只剩下不到50架飞机可以升空作战。对我们来说，用如此少飞机是不可能使用传统战术继续作战的，那样只会将我们的残存力量消耗殆尽。通过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第一航空舰队决定实施特攻，这是目前挽回局势的唯一办法。我们希望，第二航空舰队也能够采用这一战术。”

大西碰了钉子，福留仍坚持使用常规战术和美军作战。即使蒙受了被俘虏的耻辱，福留都不愿轻易切腹，让他实施自杀式特攻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晚晚些时候，大西再次找到福留：“我并不否定你所坚持的大机群战术的价值，但它在目前形势下所能取得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坚信，第一航空舰队采用特攻战术将会取得显赫战果。我们的飞机实在太少，即使你不同意参加特攻，也请将你们的战斗机分一些给我们。”

福留依然不为所动，他担心采用自杀式攻击会让飞行员丧失斗志。两人是海兵第四十期的同班同学，但人家福留学习成绩优异，吊床号在144名学员中排第八位，更是海大第二十四期首席。大西在海兵的吊床号老酒没有查到，但从他连考两年都没考上海大的经历来看，他在海兵的成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按照日本海军惯例，两人一起联合作战时，大西要接受福留的指挥——就像西村一旦和志摩会合就要接受志摩的指挥那样。争论持续了几乎整整一晚，最后以大西做出让步告终。

10月24日，福留按常规战术发起的航空总攻击以失败告终，仅击沉美军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美军迅速还以颜色，出动舰载机击沉超级战列舰“武藏”号。按照“捷一号”作战计划，25日是栗田、西村、志摩三支舰队冲入莱特湾的日子。大西告诉福留：“如果水面舰艇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我们必须与之同步，特攻部队将在明天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当天23时，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部下达了次日清晨全军出击的命令。

25日清晨，苏里高海峡夜战接近尾声。根据金凯德的命令，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5时45分放飞了11架“复仇者”和17架挂载227公斤炸弹的“野猫”，对仓皇逃跑的日军残部实施追击。由于“切南戈”号、“萨吉诺湾”号前往执行运送战机的任务，此时“塔菲一”只剩4艘护航航母。6时58分托马斯接到报告，北方120公里“塔菲三”突然遭到日军一支水面舰队的猛烈攻击。托马斯·斯普拉格命令回收舰载机，补充油弹，准备对“塔菲三”进行增援。7时36分，“桑提”号放飞了5架“复仇者”号8架“野猫”，危机就在此刻突然出现。

清晨6时30分，一等飞曹上野敬一率领6架日机从达沃起飞，从南方逐渐接近战场。7时30分左右，日机准确定位了棉兰老岛以东160公里的“塔菲一”。尽管雷达及时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并迅速发出预警，但天空厚厚的积云还是掩护日机顺利到达美军航母上空。

上野驾驶零战呼啸着撞向“桑提”号。五号炮位炮长约翰·米歇尔下士被日机的举动吓呆了。飞机在他眼中越来越大，丝毫没有拉起的意思。米歇尔扯起嗓子高喊：“拉起来，你这个狗娘养的！拉起来！”上野显然不会听他的话，毅然驾机撞了下来，将飞行甲板撞出一个长10米、宽5米的大洞，被引爆的航空燃油形成一个覆盖全舰的巨大橙色火球。米歇尔被爆炸产生的气浪抛入空中，重重地落在炮池里。幸运的是，上野机仅携带了1颗63公斤炸弹。爆炸虽然诱发了火

灾，但大火并未引爆附近一堆454公斤航空炸弹。7点51分，大火被消防和损控队员奋力扑灭。

7时56分，“桑提”号下方又发生了一次爆炸，舰体开裂导致海水汹涌灌入，航母迅速出现了5度右倾。在返回船坞进行第一次维修时，人们普遍认为“桑提”号是被慌乱掉入水中的深水炸弹所伤，这颗炸弹是敌机撞击时掉进水里的。直到战争结束，美国人才从日本人口中得知，“桑提”号遭到日军潜艇“伊-56”号的鱼雷攻击。艇长森永正彦射出的鱼雷在距航母仅数米远处炸响。日军两次攻击造成舰上水兵16人阵亡、27人受伤。“桑提”号在9时35分完成紧急维修，随队继续参加战斗。

另2架日机试图撞击其他美军航母。“桑加蒙”号和“彼得罗夫湾”号运气颇好，以密集炮火将尝试撞击的日机击落海中。“苏万尼”号运气稍差，高炮手击落了2架日机并击中第三架，但一等飞曹宫川正的飞机还是拖着长长的黑烟利箭一般撞上航母升降梯，在甲板上撕开一个直径3米的大洞，挂载的炸弹穿透甲板在机库炸响。幸好爆炸点附近没有易燃物，加上损管得力，“苏万尼”号侥幸逃过一劫。本次袭击导致“苏万尼”号水兵阵亡71人、受伤82人。

8时20分，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接到“苏万尼”号舰长威廉·约翰逊上校的报告：机库和飞行甲板被撞出一个大洞，控制电路没出问题，升降机可以继续使用。经过两小时紧急抢修，“苏万尼”号奇迹般地恢复了战斗力，随后还派出两拨飞机前往支援“塔菲三”。攻击“塔菲一”的日机并非来自“神风特攻队”，只是一队可充当特攻机的飞机进行的一次“即兴表演”而已。

25日清晨7时25分，在留下“弟子哟，凋谢吧，像这山樱花一般”的俳句之后，关行男准备率“敷岛队”的5架零战从马巴拉卡特机场向东出击。关的遗言既无叫嚣为天皇尽忠的疯狂，亦无报效国家之类的

豪言壮语，字里行间充斥着即将为战争殉葬的悲凉心情。之前关曾私下告诉一位海军记者：“凭我的技术，不用玩命去撞，也能将500公斤炸弹投中敌军飞行甲板。如果就这样让我们这些优秀飞行员去白白送死，日本的未来将很灰暗。我不是为了天皇，也不是为了日本，而是为了妻子和最心爱的人去死。”

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生命之花开得正艳，却要去执行有去无回的“必死必杀”任务。在吃完用竹叶包裹的饭团和出征前才特供的加菜之后，他们把姓名写在准备送回家乡的包袱上，在指挥官面前写下绝命书后准备出发。一些人没有勒头白布，就从医务室讨来绷带临时充当。他们平静地讨论如何才能击沉敌舰的战术。“这种谈话，”一名地勤人员回忆说，“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关于好的钓鱼场所的讨论，而不像是一个与死亡约会的分析。”所有特攻队员被告知：“不要太急于去死，如果找不到目标就转回来。下次你也许会找到更加有利的机会，选择一次可以换来最大战果的死亡。”

关的任务是在菲律宾以东海域搜索并攻击美军航母舰队，如果未能发现敌人，就直接前往莱特湾攻击美军运输船队。海航第一王牌西泽广义、佐川美佐雄、本田新吾、马场良治等4架零战为特攻队护航。10时10分，关看到了北撤中的栗田舰队。半小时后，关在萨马岛以东发现了一支“由4艘航母、6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美军舰队。

出现在关视野中的是“塔菲三”。10月25日的斯普拉格简直倒霉到姥姥家了。本处于大后方的他们竟然阴差阳错被扯入一场空前绝后大海战的中心战场。“塔菲三”刚刚经历了史上最大战列舰的炮击，仅仅因为栗田的戏剧性命令才侥幸逃生。惊魂未定的斯普拉格还没顾不上喘口气，舰队就再次被日军一支更疯狂的部队盯上。

“甘比尔湾”号已经沉没。“塔菲三”剩余5艘航母中，除“圣洛”号外无不遍体鳞伤。“约翰斯顿”号、“赫尔”号、“塞缪尔·罗伯茨”号在之前的阻击战中战沉，“希尔曼”号遭到重创，“约翰·巴特勒”号、“丹尼斯”号、“雷蒙德”号正在四处打捞海面上挣扎的幸存者，几艘航母几乎没有任何护卫力量。日机几乎是掠海飞行，等美军发现敌机来袭时，已经太晚了。

关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根据斯普拉格的战后报告，日机先是从极低高度逐渐接近，而后急速爬升到1500米高空，朝美舰直接俯冲下来。因为从未见过零战采用这种攻击方式，美军起初将来袭者全部判断为俯冲轰炸机。1架零战边扫射边朝“基昆湾”号舰桥直冲下来，美军水兵原以为日军飞行员最终会将飞机拉起，不料它一头撞向航母左舷狭窄通道。飞机上携带的炸弹轰然炸响，当场炸伤18名水兵。2架日机朝“范莎湾”号俯冲，美军防空炮火及时打响，在敌机撞上航母之前将之打得凌空解体。1架撞上“加里宁湾”号的零战使航母燃起了熊熊大火，第119号至第132号肋骨间飞行甲板被悉数破坏。

最后1架零战向“白平原”号发起俯冲，被舰上高射炮火逐开。这架受伤日机拖着黑烟一个急转，一头撞上了之前毫发无损的“圣洛”号。10时51分，零战携带的250公斤炸弹穿透飞行甲板在机库中爆炸。随后接连发生的7次殉爆不但炸开了飞行甲板，还将甲板、升降机和舰载机抛入数十米高的空中。整艘航母都被烈火吞噬，接二连三的爆炸将“圣洛”号底部彻底炸开。航母先是左倾，然后迅速向右倾斜超过30度。舰长弗兰克斯·麦克纳上校无奈下达了弃舰命令。30分钟后，“圣洛”号从舰尾方向徐徐沉入水中，“留下一团黑色的浓烟标志着水下墓地的准确位置”——北纬11度10分、东经126度05分，成就了“神风特攻队”的第一个战果。舰上860名水兵中，有754人成功获救。

“圣洛”号幸存者给这名日军飞行员起了个绰号叫“恶魔俯冲者”，他正是关行男。毙命的关被追晋两级为海军中佐。

由温哥华凯萨造船厂承建的“圣洛”号1943年1月23日开工建造，原拟命名“沙宾湾”号。为纪念1942年6月的那次辉煌胜利，1943年4月3日美军将它更名为“中途岛”号。同年8月17日，护航航母“中途岛”号下水，10月23日加入现役。美国海军可能觉得用“中途岛”命名一艘慢吞吞的护航航母实在可惜，于是决定将这个�字用在1艘新建的重型航母身上。1944年10月10日，护航航母“中途岛”号更名为“圣洛”号，用来纪念7月18日美军攻克圣洛市的那次战斗，这也是美国海军首次用一座法国城市为舰艇命名。可惜仅15天后，命运多舛的“圣洛”号就葬身大海。由此看来，频频更换名字似乎是不太吉利的。

2019年5月，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率团队乘“海燕”号科学考察船来到菲律宾海。当月25日，他们成功在4763米水深处发现“圣洛”号残骸，并拍摄了视频和大量照片。当年10月30日，“海燕”号在附近6200米水深处发现了1艘驱逐舰的遗体。经确认，它正是在萨马岛海战中表现神勇的“约翰斯顿”号。

日军护航零战快速遁去，“塔菲三”的噩运还远未结束。就在“圣洛”号遭撞击起火掉队的同时，日军15架“彗星”轰炸机已悄然而至。它们并不隶属“神风特攻队”，而是来自福留繁的第二航空舰队。虽然大部分日机被空中巡逻的“野猫”驱走，但仍有5架日机突破拦截向“塔菲三”发起攻击。1架日机被击落在“基昆湾”号旁边，部分残骸掉在前甲板之外。2架日机直接撞向“加里宁湾”号，1架撞在飞行甲板左舷并诱发火灾，好在火势5分钟后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架日机直接撞上后部烟囱，虽然造成了一定破坏，但并不影响航母继续作战。两次撞击导致舰上水兵5人阵亡、55人受伤。斯普拉格沮丧地说：

“我们被打得狼狈不堪，当时觉得即使有护航舰只担任警戒，我们还是难免要挨打的。”

傍晚时分，南下的“塔菲三”与“塔菲一”会合。金凯德命令当天遭遇三轮打击的“塔菲三”撤出战斗，第二天向马努斯返航，只留下2艘护航驱逐舰打捞落水人员。11月1日，斯普拉格率“塔菲三”抵达马努斯。“范莎湾”号、“加里宁湾”号、“白平原”号经珍珠港回到圣迭戈海军船厂大修，后两者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重返前线。

25日中午时分，日军宿务机场上空突然飞来3架零战。这种事情近期经常发生，因为距离主战场莱特岛很近，宿务机场成为飞行员执行完任务后一个主要落脚地。机场伙食非常不错，司务长曾经夸口，说他做出的饭菜是全菲律宾最好的。正由于此，很多日军飞行员常常借故在这里降落，目的仅为蹭一顿可口的饭菜。当监视哨报告“3架零战飞来”时，中岛以为他们又是来赶中午饭点的。

第一架飞机在跑道上降落。机身上的累累伤痕表明，这名飞行员并非简单前来混饭的。中岛认出，跳出飞机匆匆向指挥所跑来的是好朋友西泽广义。两年前在拉包尔时，两人曾在同一支飞行队共事。当天的特攻作战中，除损失5架特攻机外，另有1架护航零战被美军战斗机击落。西泽声称战斗中击落美军2架“野猫”，使个人战绩达到87架，列海航首位。因战后坂井三郎战绩被修正，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是岩本彻三和杉田庄一。

所有人哗的一声围上来，听西泽讲述对第一次“神风特攻”的观测结果。西泽说，目睹关的飞机直接撞上1艘航母，紧随其后的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同一艘航母，而且几乎在同一位置。两次爆炸引起的烈火和浓烟足足超过了1000米，那艘航母最终沉没。第三架特攻机使另一艘航母起火，第四架撞上1艘轻巡洋舰。遗憾的是，第五架飞机未能撞

上敌舰。对照美军战损记录，西泽记录的战果有些夸大，但也不算太离谱。

所有人无不欢欣鼓舞。之前中岛曾经担心，在飞机全速俯冲撞上目标的瞬间，飞行员会本能地闭上眼睛，这样可能降低攻击命中率。听过西泽讲述之后，中岛觉得这种担心已经不复存在。他立即将这一重大战果报告了马尼拉。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大西的精神为之一振：区区5架飞机，换来数艘美军航母沉没和遭受重创，如此辉煌的战果可谓前所未有。大西立即将上述“喜讯”电告东京的海军省、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

傍晚，东京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重要公告：“今日上午10时45分，我‘神风特攻队’之‘敷岛’队于苏禄岛东北55公里处，对一支包括4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敌特混舰队发起突袭。我2架飞机命中同一艘航母，该舰无疑已被击沉。第三架飞机命中另一艘航母并使之起火。第四架飞机命中1艘巡洋舰，当即将其击沉。”

次日，“神风特攻队”的“英勇事迹”占据了东京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每日新闻》评论说，“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学习这些年轻人的高贵精神”。小矶首相号召军工领域的工人“以特攻队勇士为榜样，在生产领域展示出犹胜于此的必胜精神”。NHK广播电台发表评论说：“战争结束已为时不远，美国人已经输掉了战争。日本军队在莱特岛及其周围占有了彻底的空中和海上优势，而强大的我军增援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所有日本人在未来作战中所要做的，就是向敌人展示我们的不屈精神，敌人便会心惊胆寒，不战而败。当然，这些西方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强大的东方力量的。”

西泽向中岛提出，由自己亲自驾机参加26日的特攻行动。后来中岛对另一名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这样描述道：“这实在太奇怪了，但西泽坚持他有一种不久于人世的不祥预感。他感到已没几天好活了。

对他的请求，我当然不会答应。一个像他那样的卓越飞行员对国家来说太宝贵了。他应该驾驶一架战机，而不是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样，作为一颗炸弹冲向一艘军舰。”由于当天驻宿务的“大和队”损失了6架零战，西泽答应将自己和两名队友的3架飞机留在宿务，作为特攻机使用。

26日清晨，西泽和几名飞行员搭乘1架轰炸机离开宿务，前往拉克基地接受新战机。在民都洛岛周边海域，这架从事运输任务的轰炸机遭到美军“黄蜂”号2架“地狱猫”的攻击，起火坠海，机上乘员无一幸存。西泽广义，这个不仅自认且被公认不会在空战中失败的王牌飞行员，空有一身出色本领，却作为一名普通乘员绝望地死去，年仅24岁。击毙西泽等人的很可能是哈罗德·内维尔中尉，他报告26日早上在民都洛岛东北海域击落1架日军轰炸机。接到西泽的死讯之后，丰田命令给予通报全军的嘉奖，并追晋两级军衔为海军中尉。由于当时战事繁忙，西泽葬礼一直到1947年12月2日才举行。

25日晚，日军两位海军中将再次碰面。这回大西腰杆子明显硬朗了许多：“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特攻战术是我们唯一的取胜机会。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绝不能丧失宝贵的时间。第二航空舰队必须接受特攻战术，这一点毋庸置疑。”

现在福留对自杀攻击战术的高效能没有任何怀疑了。但他还是担心，这种战术会影响飞行员的士气。大西再次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有问题。有参谋参加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6日凌晨2时，与会人员一致决定：全面采用特攻战术，以第七〇一航空队为主组建第二支特攻队。

两支航空舰队在战术问题上达成一致。东京随即颁布命令，两队合一成立基地航空部队联合司令部，福留任司令官，大西任参谋长，猪口为特攻作战负责人，中岛任飞行教官。由于同日小泽机动部队在

恩加诺角海战中损失了所有4艘航母，从此，日本海军航空兵逐渐落入仅存特攻的尴尬境地。

10月26日，军令部总长及川进宫，将“神风特攻队”创造的“辉煌战果”向天皇当面做了专题汇报。裕仁发问：“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吗？但是，他们的确完成了一项伟业。”裕仁的话很快传到菲律宾，中岛向特攻队员宣读了天皇电文以示嘉奖。但是猪口告诉中岛：“大西将军听到天皇的话时极为沮丧。我想，他把陛下的言辞理解为对推出这一战术的指挥官的指责。”

当天晚上，猪口的司令部里来了一位全身披挂的年轻军官。“我是多田，长官。大西将军在这里吗？”来人是中尉多田圭太，海兵第七十二期学员，刚满20岁，现隶属第二航空舰队第二五二航空队。

“很高兴见到你，多田中尉。”猪口说，“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想见见大西将军。”

“那好。他就在楼上，我带你去他的房间。”

两人来到大西门口，多田叫道：“你好，叔叔！”大西开门，将多田迎了进去。

多田的父亲中将多田武雄现任海军省军务局长——后来出任海军次官，和大西是海兵同班同学，两人私交很深。大西和特纳一样膝下无嗣，对待圭太就像对自己的孩子。22时之后，猪口看到两人走了出来。大西祝年轻人好运，多田向叔叔鞠躬道别，戴上军帽转身离去。第二天多田被调入一支特攻分队，11月19日对莱特湾内的美军舰队实施特攻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几天后一个晚上，猪口在宿务迎来了6架新到的战斗机。带队队长向猪口敬礼，年轻人竟然是侄子中尉猪口智，他和几天前来找大西的多田圭太是海兵同班同学。常年在海外征战的猪口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侄子了。年轻人问叔叔：“您有关于我父亲的消息吗？”

猪口告诉侄子：“据我所知，他已经随船沉没了。”

11月2日下午，猪口组织了一次对美军塔克洛班机场的突袭。当参加突袭任务的12架飞机准备起飞时，披挂整齐的猪口智窜上了一架本不属于自己的飞机。日军机群被美军雷达提前发现，在飞越一道山岭时遭到伏击。唯一返航的那名飞行员满脸是血。猪口向他问起侄子的下落，飞行员脸上的表情已经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的父亲随“武藏”号沉没仅仅过去10天，现在儿子也跟着去了，就在父亲安息的不远处。

10月30日，裕仁告诉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非常遗憾，我们只能这样做。神风特攻队做得很好，我对队员的阵亡感到悲伤。”

恩加诺角海战

10月25日午夜时分，哈尔西和米切尔率三个航母特混大队向北疾驰，以期缩短与小泽舰队之间的距离。0时28分，载有夜航侦察机的“独立”号接到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参谋长伯克上校的命令：“请尽快派出你的搜索机。”0时58分，舰长爱德华·尤恩上校出动了5架“复仇者”，1时26分又放飞了第六架。2时09分，呼号为“84V79”的鱼雷机发回报告：“2时05分，北纬16度43分、东经125度37分水域发现敌舰6艘，其中3艘大型舰只，航向110度，航速15节。”3时31分，尤恩再次出动3架战斗机和1架鱼雷机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飞行员发回的接敌报告让伯克和刚刚睡醒的米切尔兴奋异常。日军舰队就在北方约150公里处，之前米切尔提出的方案可以付诸实施了。伯克迅速致电第三舰队司令部，提议立即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先行北上，“现阶段推测，该部可能在4时30分左右接敌”。事实上，美军飞行员发回的位置有误，此时交战双方之间的距离约为360公里。

2时41分，哈尔西回电批准了伯克的提议：“临时编成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主力舰队以北19公里处领航。确认航向。维持舰队的战术指挥。”很显然，哈尔西和米切尔都不愿让航母卷入夜战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司令官之间几乎很少通话，他们通常经过参谋长卡尼和伯克或其他参谋传达口头命令或建议。尽管TBS非常好用，而且在之前的使用中被充分证明没有被日军窃听的可能。

对伯克做出回复之后，哈尔西打破无线电静默，同时致电金、尼米兹、麦克阿瑟和金凯德：“再次发现日军北路舰队，正率舰队高速接敌。我的部队集中了3个大队的全部兵力。”这一电报等于告诉所有接收者，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包括他的旗舰“新泽西”号——并不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外海。

随着米切尔命令的发出，美军3支航母大队开始快速机动。舰船调入或调出看似热闹非凡，却井然有序，这是一支舰队训练有素的标志。2时53分，无数人翘首以盼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终于在北纬15度22分、东经126度01分海域宣告成立，众望所归的李中将出任舰队司令官。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编成如下。

第一大队：新式战列舰“衣阿华”号、“新泽西”号、“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阿拉巴马”号，指挥官由李中将兼任。

第二大队即右翼队：轻巡洋舰“文森斯”号、“迈阿密”号、“比洛克西”号，驱逐舰“廷吉”号、“米勒”号、“欧文”号、“沙利文兄弟”号、“斯蒂芬·波特”号、“希克考斯”号、“亨特”号、“刘易斯·汉考克”号、“马歇尔”号，指挥官第十四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怀尔德·巴克海军少将。

第三大队即中央队：重巡洋舰“威基塔”号、“新奥尔良”号，驱逐舰“科格斯维尔”号、“卡帕顿”号、“英格索尔”号、“纳普”号，指挥官第六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查尔斯·乔伊海军少将。

第四大队即左翼队：轻巡洋舰“圣达菲”号、“莫比尔”号，驱逐舰“克拉伦斯·布朗森”号、“科腾”号、“多奇”号、“希利”号、“巴格利”号、“帕特森”号，指挥官第十三巡洋舰分队司令官劳伦斯·杜波斯海军少将。

新组建舰队中的战列舰并非原来确定的4艘，而是包括所有6艘。李中将受命率舰队前出，在谢尔曼第三大队以北19公里占位，由“马萨诸塞”号任先导舰以25节航速向北高速接敌。

那些对哈尔西前一天行动持有异议的海军军官惊喜地发现，李中将正在集结部队，他们为此感到欣慰。但让他们更加吃惊的事情还在

后边，这支舰队不是快速南下去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而是向北前出在航母舰队前方占位。哈尔西将军唱的到底是哪出戏？

做出上述部署之后，3时41分，米切尔命令3个航母大队：“请立即装备第一拨攻击机群，黎明时分派出战斗空中巡逻、搜索及攻击波。上述任务完成之后，尽快准备好第二拨攻击部队。”

6时整，“列克星敦”号放飞4组战机执行搜索任务，每组各1架战斗机和1架俯冲轰炸机，其中1架“地狱俯冲者”因发动机故障提前返航。8时02分，负责290度到300度范围搜索的约翰·巴茨上尉在吕宋岛北方甘米银岛西海岸发现2艘日军“照月级”驱逐舰，立即呼叫护航的布鲁斯·威廉姆斯上尉一起发起攻击。巴茨发现的正是因燃油不足前往高雄补给的驱逐舰“桐”号和“杉”号。威廉姆斯扫射了“桐”号，声称造成敌舰后甲板起火。巴茨也对该舰投下了炸弹。日军记录“桐”号左舷挨了2颗近失弹，2名水兵毙命。“杉”号向小泽发回接敌报告后，护卫“桐”号继续向高雄返航。

8时20分，负责310度到320度区域的伦纳德·斯旺森上尉与护航的保罗·加特兰中尉发现并攻击了一支“由6到7艘大型运输船、6到7艘货船和5艘护航舰艇”组成的大型船队，斯旺森投下的炸弹取得近失，加特兰声称将最大那艘运输舰打得前甲板起火。美军另外两个小组均无发现。上述各机12时05分前全部安全返回母舰。

和“列克星敦”号类似，功勋战舰“企业”号也在清晨6时放飞了10架“地狱猫”和7架“复仇者”，向北执行索敌任务。除弗兰克·加拉赫中尉和肖尔茨少尉各击落1架日机之外，一无所获。

日军显然潜伏在北方水域，肯定也会在黎明时分放飞侦察机。米切尔早已急不可待，他不愿失去先发制人的机会。早在侦察机起飞前的5时45分，博根、戴维森、谢尔曼已经接到了米切尔的命令：“无有关目标的最新消息，请如期派出攻击波。攻击机在舰队以北93公里处

集合。他们将在飞行途中收到敌军的最新情况。”出击飞行员被告知，让尽可能多的敌舰丧失航行能力，击沉它们的任务留给李中将战列舰上的巨炮。这对飞行员来说显然很难把握：怎么才能把敌人打成半身不遂而不打死呢？

接到米切尔的命令，从5时54分开始，第二大队“无畏”号，第三大队“列克星敦”号、“埃塞克斯”号，第四大队“企业”号、“富兰克林”号、“贝露森林”号和“圣贾辛托”号7艘航母相继放飞打击机群。美军第一拨攻击共出动战机201架——其中战斗机69架、俯冲轰炸机68架、鱼雷机64架。“贝露森林”号詹姆斯·威尔逊上尉的“地狱猫”因燃油泄漏中途折返迫降海上，8时12分被驱逐舰“克拉伦斯·布朗森”号救起。

米切尔尚未准确定位敌舰队位置就提前出动打击机群，旨在尽量缩短从接敌到攻敌的时间，还可以避免飞机尚未起飞就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就像美国人在中途岛对付南云那样。米切尔当然不会知道，小泽已完全丧失攻击能力。此外，因为在前一天损失了“普林斯顿”号，心里憋闷的米切尔和谢尔曼一样急于复仇。

6时48分，哈尔西询问米切尔：“鉴于目前事态的发展情况，你的侦察机搜索了哪些海域？”米切尔在6时50分做出答复：“轰炸机负责70度到250度，战斗机负责0度到30度。”5分钟后，他再次命令3个大队的司令官：“暂不派出第二拨攻击机群，直到接到新命令为止。”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精疲力竭的米切尔回到自己舱室喘气，其他事务都由参谋长伯克去处理了。

米切尔的判断非常准确。在他们北方并不遥远的海域，小泽和他的同僚也干着类似的事情。5时45分，“千代田”号放飞了区区2架九七式鱼雷机，执行舰队反潜巡逻。由于在前一天对谢尔曼第三大队的攻击中损失了大部分航空力量，小泽实在派不出更多飞机了。5时55分

——对阵双方侦察机起飞时间仅相差5分钟——“瑞鹤”号出动4架“天山”执行侦察任务，搜索方位24度到193度，半径546公里到611公里。飞行员受命在完成任务后不必返回，直接前往吕宋岛机场降落。除1架飞机因机械故障7时返回“瑞凤”号外，其余3架飞机在搜索过程中毫无发现，直接飞往吕宋岛北端陆上机场。

小泽知道美军的攻击已迫在眉睫，自己为数寥寥的攻击机突破美机和防空炮火的双重拦截取得战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势必成为彪悍“地狱猫”的口中之食。既然如此，索性放飞飞行员一条生路吧，如今保存任何一点儿力量都是十分必要的。6时10分，小泽下令8架战斗轰炸机和1架“彗星”起飞，前往吕宋岛尼克尔斯机场加入基地航空部队，仅仅留下18架零战用于自卫。当9架飞机颤颤巍巍扇动着翅膀向航母发出“再见”信号时，小泽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来吧，美国人！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6时整，机动部队本队抵达北纬18度39分、东经126度海域。1小时后，松田率前卫部队前来会合。小泽下令将所有舰船编成两个战斗群：他亲自指挥的第五群以航母“瑞鹤”号和“瑞凤”号为核心，辅以航空战列舰“伊势”号，轻巡洋舰“大淀”号，驱逐舰“秋月”号、“初月”号、“若月”号、“桑”号。松田率第六群在第五群以南8公里占位，核心是航母“千岁”号、“千代田”号，护航舰只包括航空战列舰“日向”号，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多摩”号，驱逐舰“霜月”号和“楨”号。18架零战护卫多达15艘舰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抵御空袭的重担就落在了各舰防空火力身上。

7时07分，“伊势”号雷达最早发现180度方位出现美机。5分钟后，位于最南方的“日向”号发现4架美机出现在130度方位、28公里之外。他们发现的是“埃塞克斯”号约翰·科林斯上尉率领的一个4机分队。当天清晨，科林斯接受的任务是执行第三大队空中巡逻。由于“企业”号和“列克星敦”号的搜索毫无结果，科林斯受命向北飞

行，搜索日军舰队的行踪。7时10分，当科林斯分队准备掉头返航时，他的僚机飞行员沃里斯特中尉突然发现，北方33公里海面上出现了一支日军舰队。科林斯迅速向“埃塞克斯”号发回接敌报告：“发现敌军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护航舰只11艘，位于我舰队以北240公里处。”由于米切尔提前出动了第一拨攻击，美军攻击机群与日军舰队的距离只有93公里。

空中敌机频频出现，小泽意识到自己的行踪肯定已被美军发现，诱敌任务大功告成！7时32分，兴奋的小泽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及栗田、西村、志摩、福留发出《机动部队本队机密第250732番电》：“机动部队本队遭敌舰载机跟踪，恩加诺角以东454公里。”可惜的是，这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同样被遗忘在“大和”号电讯室里，而海底的西村已经永远收不到小泽的电报了。

小泽对栗田舰队的印象还停留在他们第一次反转的时候。他判断即使中路舰队接到“天佑”命令后立即掉头，也必须再次穿越锡布延海和圣贝纳迪诺海峡。即使接下来航程一路顺利，他们抵达莱特湾至少也到25日中午时分了。北路舰队必须拖住美军航母舰队至少半天，为栗田留下充足的作战时间，越长越好。

7时39分到8时11分之间，“伊势”号、“瑞鹤”号、“大淀”号在几个方向均发现了不断逼近的美军机群，出现在“瑞鹤”号左舷160度、高度6000米的那一机群数量高达3位数。8时11分，小泽下令在旗舰桅杆上升起战斗旗，命令各舰准备战斗。面对气势汹汹杀将过来的庞大机群，小泽倾其所有出动了18架零战——“瑞鹤”号13架、“千代田”号3架、“千岁”号2架——起飞迎战。飞行员中，大尉小林保平、少尉南义美、飞曹长松村百人都身经百战。

“埃塞克斯”号战斗机飞行员约翰·斯特兰恩上尉先后与4架零战展开格斗，确认击落3架，疑似击落1架。他的“地狱猫”也被日机击

伤，斯特兰恩只好在760米高度跳伞逃生，后被己方驱逐舰“科腾”号救起。他的僚机飞行员卡尔顿·怀特中尉击落2架零战。在距日军第五群22公里时，约瑟夫·劳勒少校率领的一支“企业”号战斗机分队发现了日军航母上升空的零战，于是率队180度转向迎击对手。“瑞鹤”号和“企业”号称得上多年的老对手了，这是两舰之间的第四次对决。开战以来，这只“吉祥的仙鹤”用它那破坏性的翅膀一路横扫印度洋和太平洋，在珊瑚海海战中击沉第一代“列克星敦”号，在东所罗门群岛海战中差点终结“企业”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击沉了“大黄蜂”号。今天，他们终于到了一决生死的时候了！

明知双拳难抵“十手”，但日机依然毫不畏惧迎头而上，与美机捉对展开厮杀。劳勒和僚机飞行员G.登比少尉遭到3架零战围攻，登比在飞机中弹起火后跳伞，当天下午被“科腾”号驱逐舰救起。劳勒飞机机翼被打出25个弹孔，襟翼、起落架被打坏，左副翼失灵，速度计也被打没了。10时33分，他的飞机在“马格福德”号附近迫降，很快被驱逐舰的水兵救起。“企业”号返航飞行员说：“这些对手比起扫荡菲律宾机场遇到的那些人，展现出更高超的技术和更大的决心。”

8时35分，“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开始与零战交战，声称击落日机1架，击伤2架。“无畏”号战斗机中队理查德·切沃利上尉8时45分疑似击落1架零战。“贝露森林”号罗伯特·托马斯少尉在1200米高空击落1架零战。日机数量实在太少，如此惨淡战绩回去都不好意思向战友吹牛。几架零战阻击了进入攻击线路的“富兰克林”号鱼雷机中队。美军“复仇者”合力击落和重创零战各1架，托马斯·布鲁克斯少尉的鱼雷机被日机击落，3名机组成员全部失踪。

综合各中队上报战绩，美军声称击落零战13架，疑似击落4架，击伤4架。实际上第六〇一航空队只有5架零战在混战中被击落，另有5架下落不明。美军损失战斗机3架、鱼雷机1架。短暂的空战结束之后，

天空中几乎看不到日本人的飞机了，一路畅通无阻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可以甩开膀子大开杀戒了。

看到空中蝗虫一般的美军机群，小泽确认机动部队诱敌任务顺利完成，接下来就看能够保存多少有生力量了。8时15分，他再次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及参战各部发出急电：“约80架敌机来袭，我部正在与之激战，交战地点位于恩加诺角85度、444公里。”和7时32分发出的那封电报一样，这封电文同样未被正在猛烈进攻“塔菲三”的栗田收到。小泽历尽千辛万苦，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取的绝佳机会，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

美军前两拨攻击总指挥是“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长麦坎贝尔中校，这家伙又违抗命令跑出来刷战绩了。麦坎贝尔电令第三大队舰载机由东侧向松田第六群发起攻击，第二大队“无畏”号飞行大队将攻击目标锁定了小泽第五群。第四大队攻击机在“企业”号飞行大队长丹尼尔·史密斯中校的带领下向北迂回，之后从东北方向切入，向小泽第五群猛扑过去！

美军机群在不断逼近，8时20分，日舰高射炮纷纷打响。4架“地狱猫”向位于“瑞凤”号左前方的“秋月”号扫射同时射出12枚火箭弹，驱逐舰舰体中部发生爆炸并诱发大火，锅炉舱喷发出大量蒸汽。“企业”号1名战斗机飞行员称：“当飞机还在敌舰上空时，它已经被大团大团的烟幕笼罩。”

水雷长河原崎勇正在舰桥后部指挥炮群射击，突然发现驱逐舰中部中弹，鱼雷很快发生殉爆。“那一瞬间，爆炸气浪迎面扑来，使我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河原后来这样回忆说，“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头盔和防火服已不知去向，半边脸也被熏得乌黑，耳膜破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秋月”号因轮机停摆而失速。河原跑向舰桥下方，那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些人因严重烧伤无法辨认。驱逐舰烟囱到

鱼雷发射管之间区域出现一个大破口，两舷各剩一块铁板连接前后舰体。“秋月”号从舰体中部断裂处开始徐徐下沉。在炮长冈田一吕和航海长坂本利秀的一致请求下，舰长绪方友兄无奈下达了弃舰命令。但他本人拒绝离开，试图留在舰桥上与战舰共存亡，被几名水兵强行拖走。

发现“秋月”号爆炸沉没，松田9时命令“楨”号前往打捞幸存水兵。该舰9时33分抵达“秋月”号沉没位置，舰长石塚荣亲自到后甲板抛下绳索，以使落水者能够攀缘而上。在石塚的亲自指挥下，包括绪方、河原、坂本等军官在内的154名水兵获救。由于舰上发生剧烈殉爆且沉没时间实在太快，包括轮机长柿田德在内的179名官兵毙命。

关于“秋月”号沉没的准确时间，不远处的“大淀”号、“桑”号、“五十铃”号记录都不相同。10月26日，被救上来的舰长绪方在发给第十驱逐舰战队司令部的电文中确认：“我舰于8时30分中弹，8时40分沉没。”这应该是相对准确的数字。

唯一一艘大型航母“瑞鹤”号自然成为美机关照的重点对象。在之前的历次作战中，“瑞鹤”号总有姊妹舰“翔鹤”号为它挡枪。参加过除中途岛海战之外所有航母大战的“瑞鹤”号还真未受到过致命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翔鹤”号已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驾鹤西去，而今“瑞鹤”号也只能独撑危局了。

美军机群在不断逼近。8时21分，“瑞鹤”号开始对空射击，8时28分加速到24节。仅1分钟后，美机的持续攻击拉开序幕。在“企业”号航空大队长史密斯中校指挥下，“富兰克林”号俯冲轰炸机中队中队长查尔斯·斯金纳上尉率队从4600米高空下滑至3900米俯冲点，2架零战阻击未果后转向后方的鱼雷机队。美军轰炸机以210度方向发起俯冲投弹，继而以45度航向改出。发起俯冲的12架飞机中，斯金纳、保罗·霍尔斯特罗姆中尉等8人声称投出的炸弹命中敌舰，赫伯特·巴鲁

克中尉等4人的炸弹取得近失。“无畏”号5架鱼雷机中有4架向“瑞鹤”号射出鱼雷，弗农·西斯特伦克少尉声称自己的鱼雷取得命中。

“企业”号13架俯冲轰炸机在中队长罗伯特·列拉少校率领下向北进至第五群东北方向的俯冲点，随后由东向西朝“瑞鹤”号俯冲投弹，其中5架轰炸机还扫射了日军1艘轻巡洋舰。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塞缪尔·普里克特中校将手下7架“复仇者”分成两组，3架从左舷、4架从右舷对“瑞鹤”号实施夹击。其中2架鱼雷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伤，弗朗西斯·萨维奇上尉勉强飞回了“企业”号，飞机因伤势过重被推入大海。

值得一提的是，到1944年3月军工生产巅峰时刻，美国国内飞机工厂每295秒就能生产出一架战机，其中包括B-17、B-24和B-29等超大机型。对战场上受伤过重的飞机，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根本懒得回收修理，而是直接做报废处理。

在中队长唐纳德·梅尔文少校带领下，“圣贾辛托”号鱼雷机中队从东南方向高速接敌。发现已有足够数量友机攻击“瑞鹤”号后，梅尔文决定将攻击目标改为1艘“重巡洋舰”，其实那是联合舰队前旗舰轻巡洋舰“大淀”号。虽然由他亲自率领的3机分队攻击了“大淀”号，但莱加内·霍尔上尉未能及时接到命令，率3架“复仇者”依然向“瑞鹤”号投出2条鱼雷。完成攻击的“圣贾辛托”号鱼雷机中队避开日军防空炮火，向北飞行到距攻击位置20公里的集结点。

根据日军的战斗记录，8时35分，两条鱼雷分别从“瑞鹤”号右舷和左后舷一掠而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3颗炸弹准确命中“瑞鹤”号。其中2颗击穿飞行甲板左后部，穿透第八锅炉舱输气管道后轰然炸响。剧烈爆炸导致第八锅炉舱因送风机被毁停止送风，第六锅炉舱蒸汽压力骤减，周围舱室也遭到严重破坏。所幸8时50分第二机库诱发的

火灾在4分钟后被迅速扑灭，才未酿成更大灾难。美军第三颗炸弹在下层第二号备用机翼仓库爆炸，上甲板通道严重损毁。

8时37分，1条鱼雷准确命中“瑞鹤”号左舷第95号肋骨附近4号发电机室下方，海水顺鱼雷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4号发电机室、左舷后部轮机舱第9、第10、第23、第25号兵员舱等被海水淹没。灌入的2000吨海水导致“瑞鹤”号左倾达到9.5度。经损管人员奋力抢救，倾斜在8时45分减小到6度。8时40分，仅剩右舷两轴传动的“瑞鹤”号航速降至23节，只能使用人工操舵，规避美军下一轮攻击的能力大大减弱。第二电报室被淹，使旗舰丧失了电报发送能力，第一电报室也在8时47分断电。8时48分，舰队指挥中枢“瑞鹤”号完全失去通信能力。小泽只能使用信号旗将命令下达给“大淀”号，再由后者向舰队其他舰船转发，形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

美机数量是如此之多，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与“瑞鹤”号同处第五群的“瑞凤”号。由于空中并无几架零战，无所事事的“无畏”号战斗机中队从4900米高度发起俯冲——美军“地狱猫”大多携带了227公斤炸弹——其中3架轰炸了“瑞凤”号，另2架分别对准“瑞鹤”号和“伊势”号投弹。查尔斯·安默曼中尉、理查德·切沃利上尉声称自己投下的炸弹命中“瑞凤”号，弗雷德里克·特雷西少尉则称炸弹命中“瑞鹤”号飞行甲板后端。查尔斯·沃茨上尉的炸弹命中1艘轻型航母，还扫射了1艘轻巡洋舰。

在中队长乔治·盖斯基耶尔少校带领下，“无畏”号10架轰炸机从3400米高度发起俯冲，下降至760米开始投弹。盖斯基耶尔的5机小队声称4颗炸弹命中1艘轻型航母。詹姆斯·沙姆韦上尉的5机小队有3架轰炸了另一艘轻型航母，其余2架分别向1艘战列舰和巡洋舰投弹。沙姆韦认为自己投下的炸弹命中了那艘航母尾部。“无畏”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劳埃德·安特卫普少校同样率队攻击了“瑞凤”号，声称有鱼雷取得命中。

“埃塞克斯”号2架“复仇者”在820米距离向“瑞凤”号投射鱼雷。“富兰克林”号6架携带炸弹的鱼雷机在诺曼·钱普林上尉带领下从东北突入，向“瑞凤”号下滑投弹，声称4颗炸弹命中目标。

得到这么多美军飞行员的“垂青”，“瑞凤”号注定在劫难逃了。8时35分，2颗炸弹几乎同时命中“瑞凤”号。第一颗炸弹落在升降机后端，将飞行甲板撞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大洞，然后在下层机库后方油罐室爆炸，造成飞行甲板中部第115号至第150号肋骨部位拱起，油罐室严重损坏。所幸击中飞行甲板右后端的第二颗炸弹是颗哑弹，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坏。从8时36分之后的3分钟里，接连3颗近失弹导致“瑞凤”号舵机失灵，只能改用人工操舵。8时52分，“瑞凤”号因进水出现3度左倾，落在左舷之外的1颗近失弹损坏了飞行指挥所。经过损管人员奋力扑救，8时45分机库诱发的大火11分钟后被成功扑灭。为避免引发更大火灾，停放在飞行甲板后部的1架“天山”被推入大海。因“瑞鹤”号和“瑞凤”号遭到持续攻击飞行甲板无法开放，之前升空拦截的几架零战只好在海上迫降。小林保平、峰善辉等人先后被“初月”号等驱逐舰救起。

派驻“瑞凤”号的海军报道员竹内广之好像比战斗人员还忙，他跑前跑后拍摄防空战斗、救火等惊险场面。舰队从本土出发前，竹内和饭岛昌一、村岸正雄、西本良之助、大鹿荣太郎、山根等6人被派往机动部队各舰，火线拍摄战时宣传报道素材。战斗结束后，跟小泽一起回去的只有竹内和派驻“大淀”号的山根两人。他们拍摄的资料被剪辑成《日本新闻第232》号在国内播放，为机动部队最后一战留下了宝贵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照片就来自他们的拍摄。

除“瑞鹤”号和“瑞凤”号外，日军其他护航舰船同样遭到攻击。“企业”号12架“地狱猫”向“大淀”号发射44枚火箭弹，被舰长牟田口格郎成功避开。“富兰克林”号1架鱼雷机向“大淀”号投下2颗454公斤炸弹，未获命中。“圣贾辛托”号梅尔文少校放弃攻击

“瑞鹤”号后，率3架鱼雷机攻击了“大淀”号，战果不明。8时32分，“大淀”号挨了两颗近失弹。8时48分，3架美机从左30度进行俯冲投弹扫射，“大淀”号四号高炮附近被1颗炸弹命中，另外2弹取得近失。虽然右前舷接着又挨了2颗近失弹，但“大淀”号成功避开了所有射来的鱼雷。

“圣贾辛托”号霍华德·博伦中尉的鱼雷机在进入攻击航路时被高炮击伤，一度失控。等他竭力恢复控制时，发现前方1艘驱逐舰正迎面驶来，于是转向360度向敌舰投下鱼雷，被“桑”号舰长山下正伦成功避开。“伊势”号8时40分避开左前舷射来的一条鱼雷后，又在8时56分成功避开了来自右前舷方向6架轰炸机的投弹。在8时56分避开另外2条鱼雷后，“伊势”号终于在8时58分挨了1颗近失弹。掉在左前舷200米外的那颗炸弹肯定无法对战列舰的厚重装甲造成太大伤害。

第四大队美军战机主要攻击了处于北方的第五群，麦坎贝尔中校指挥的第三大队机群则群殴了小泽南方8公里的松田部队。“埃塞克斯”号俯冲轰炸机中队以1艘轻型航母为目标——那显然是“千岁”号——从东北方向发起俯冲，在460米高度投弹。约翰·布利杰斯上尉等7名飞行员声称自己的炸弹命中目标。根据麦坎贝尔的命令，“埃塞克斯”号鱼雷机中队在中队长瓦尔德马尔·兰伯特少校率领下从西面高速接敌，在轰炸机投弹时进入攻击阵位。当时“千岁”号已被数颗炸弹命中起火，动力丧失。麦坎贝尔命令兰伯特放弃进攻航母，转向“千岁”号左后方的“日向”号发起进攻。出于通信不畅等原因，美军11架鱼雷机散开队形各自寻找攻击目标。除8架攻击“千代田”号、“日向”号和“瑞凤”号外，其余4架仍然向“千岁”号投射了鱼雷：3架攻击左舷，1架攻击右舷。美机在拔高飞离时，发现那艘航母发生了两次剧烈爆炸。

“千岁”号8时28分被2颗炸弹直接命中，两舷外多颗近失弹飞溅的弹片将雷达天线凌空切断。8时30分，另一颗炸弹命中后升降机之后

部位，从飞行甲板一直穿透至第三兵员室，最后在第十七兵员室内轰然炸响。剧烈爆炸导致舷壁开裂，大量海水灌入，第三、第十六兵员室及军官室燃起熊熊大火。除舷侧高达两位数的近失弹外，又有一颗炸弹在8时34分击中弹药库，随后诱发了一系列爆炸。为防止殉爆进一步扩大，损管队员开始向前部高炮弹药库注水。第三锅炉舱燃起大火并冒出滚滚黑烟，附近人员被迫撤离。浓烟蹿入第二电报室，该处人员被迫撤向第一电报室。第二、第四锅炉舱被海水淹没导致“千岁”号出现7度左倾，水兵被迫排放67吨燃油来恢复平衡，但航母左倾还是在8时40分迅速扩大到15度，12分钟后加大到26度。

9时整，“千岁”号准备执行拖曳作业，水兵为右前部轮机舱注水试图减小左倾。幸存人员开始向飞行甲板右侧集结。眼看航母已无法挽救，9时25分，舰长岸良幸发信号给松田，指出航母已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当前仅以内火机航行，两舷轮机无法使用，推算可航行5小时。”松田命令“五十铃”号近前执行拖曳任务，“霜月”号向航母靠近。因伤势太重，“千岁”号9时37分沉入大海。当“五十铃”号9时40分掉头南下准备执行拖曳任务时，9时49分却发现海上已没有那艘航母的踪迹了。9时42分，首先来到航母沉没位置的“霜月”号放下了2艘救生艇。但仅2分钟后美机来袭，营救行动被迫中止。

对“千岁”号幸存人员的打捞因美军的持续空袭时断时续。截至13时20分，“五十铃”号、“霜月”号共救起601人，包括舰长岸、副舰长矢野宽二、轮机长德永已法、航海长冈村幸雄、通信长柊原市藏，包括参加过偷袭珍珠港之役的第二六三飞行队队长林亲博在内的468人毙命。

“列克星敦”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罗伯特·邓肯中尉向“日向”号投下炸弹，未能确认命中。“埃塞克斯”号3架鱼雷机向“日向”号射出鱼雷，均被日舰成功避开。“列克星敦”号鱼雷机飞行员约瑟夫·布莱克上尉和约翰·麦克唐纳中尉声称，自己射出的鱼雷分别击中

“日向”号舰体中部和舰尾，事实上该舰在抗击美军第一轮空袭中毫发无损，还确认击落了1架美机。

“埃塞克斯”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兰伯特少校及僚机塞缪尔·霍拉迪中尉原拟攻击“伊势”号，后发现位于南侧的“千代田”号因为右转右舷暴露，遂转向对“千代田”号投出鱼雷。“列克星敦”号伦纳德·马赛厄斯上尉率4架“复仇者”从“千代田”号左舷发起攻击，声称4条鱼雷全部命中，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列克星敦”号鱼雷机飞行员戈登·惠尔普利上尉和詹姆斯·塞普雷尔中尉攻击了轻巡洋舰“多摩”号，其中1条鱼雷8时30分获得命中，轮机受损的“多摩”号航速大减，逐渐掉队。9时36分，松田命令“五十铃”号脱离第六群，南下为失速的“多摩”号护航。

美军第一拨攻击共投入战机181架，取得战果为击沉轻型航母“千岁”号和驱逐舰“秋月”号，击伤“瑞鹤”号、“瑞凤”号和“多摩”号。3架“地狱猫”和1架“复仇者”被击落，2架“复仇者”被高炮击伤返航后报废，另有13架飞机受伤，1架“地狱猫”返航途中因燃油泄漏在海上迫降。

美军返航飞行员报告说，日军航母基本未组织像样的防御，天空几乎全是我们的天下。包括李中将和伯克在内的一大批军官得出结论，日军航母因缺乏空中力量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其使命仅仅是佯动引诱第三舰队北上，为南方两路日军的突击创造条件。

接到科林斯上尉发回的接敌报告，几乎累散了架的米切尔瞬间来了精神。7时45分，他急不可待地向谢尔曼、博根和戴维森下达命令：“8时放飞第二拨打击机群。”由于参加第一拨攻击的飞机尚未返回，第三大队仅“列克星敦”号和“兰利”号出动了飞机。前者派出鱼雷机9架，后者派出战斗机4架和鱼雷机5架。第四大队“企业”号在第一波攻击中出动了39架飞机，未能参加第二拨攻击；“富兰克林”号出

动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各6架，后者挂载454公斤炸弹；“贝露森林”号、“圣贾辛托”号各出动战斗机4架为攻击机群护航。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只有36架飞机，是当天最小的一个机群，指挥官是“富兰克林”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劳伦斯·弗伦奇少校。

美军第一轮攻击结束之后，小泽下令舰队继续向北航行，试图将美军引向更远海域，为栗田和西村的突入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小泽亲自领军的第五群此时尚能勉强维持阵形，松田率领的第六群已溃不成军：掉队的“多摩”号不知去向，“楨”号离队前往救援“秋月”号的幸存者。鉴于第六群已无足够的力量防空，9时26分，松田命令“千代田”号离开本群，向北加入第五群一起行动。

通信能力全失、左倾6度、速度仅剩18节的“瑞鹤”号显然已不具备指挥功能，机动部队必须尽快更换旗舰。最初小泽想继续留在“瑞鹤”号上。在他看来，“囹舰队”每一艘船都不可能在战役中幸存。在参谋长大林末雄等人的劝说下，小泽最终决定对整支舰队而非1艘单舰负责。9时44分，小泽发出“变更旗舰为‘大淀’号、使用贵舰小艇”的旗语，后者9时57分开始向“瑞鹤”号靠拢。恰在此时，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出现在视野之中，变更旗舰的行动只好暂时中止。

美军7架轰炸机从“瑞鹤”号右后方突入，另3架从右前方俯冲。与此同时，2~4架鱼雷机从左前方突入，另9架鱼雷机从左后侧发起鱼雷攻击。“瑞鹤”号舰长贝塚武男左冲右突，竭力避开了所有炸弹和鱼雷，仅第十一号机炮瞄准器被1颗近失弹炸坏。10时05分，“伊势”号两舷挨了8颗近失弹，3分钟后1颗炸弹命中二号炮塔上方机炮，所幸被引爆的两份应急弹药并未造成太大损害。“大淀”号声称在反击中击落2架美机。由于尚能保持稳定阵形且位于北方，第五群在防御美军第二拨空袭中损失不大。

美军第二拨空袭降临时，松田第六群已无法维持防空阵形。受命北上加入第五群的“千代田”号恰好处于两群之间，处境尴尬。弗伦奇少校命令肯尼斯·米勒上尉率“富兰克林”号6架轰炸机沿“千代田”号右舷外飞行，继而从东北方向对该舰发起俯冲。米勒和僚机罗伯特·赖利中尉的炸弹击中航母右后部，约翰·科尔中尉的炸弹命中航母中前部，理查德·哈丁中尉等3人的炸弹取得近失。弗伦奇亲自率鱼雷机队迂回至“千代田”号东北方向，继而从3000米高度下滑投弹，声称有2弹取得命中。

10时整，左舷后部被命中1弹的“千代田”号起火，几颗近失弹使航母右倾达到13度。10时16分，“千代田”号轮机停车。10时25分、30分，松田分别命令“榎”号和“霜月”号向“千代田”号靠近。其间“榎”号一号锅炉舱被1颗炸弹命中，当场死亡31人、受伤36人，其中4名死者是刚刚从“秋月”号上打捞上来的幸存者。爆炸同时导致“榎”号一号重油箱、蒸汽管道、鱼雷发射管损坏，航速降至20节。

10时50分之后，“千代田”号舰长城英一郎陆续对外发出信号，“我舰开始以左舷轮机航行”“正往弹药库注水”“我信号灯全部故障”“右舷轮机舱进水、左舷轮机舱无法使用”等。11时15分，该舰直接挂出“我舰无法航行”的信号旗。

美军第二拨攻击损失1架“地狱猫”，1架“复仇者”受伤严重返航后被推入大海。因出动战机数量较少，美军第二轮攻击未能击沉1艘敌舰。攻击结束之后，松田第六群轮形阵彻底瓦解：“千代田”号停在海上动弹不得，“日向”号、“霜月”号、“榎”号在其周边护卫，随后“霜月”号和“五十铃”号奉命南下营救“千岁”号的幸存者。松田和小泽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大，彼此已经无法目视。

小泽变更旗舰的行动一直到美军第二拨空袭结束后才开始进行。10时26分，“大淀”号在“瑞鹤”号左舷外停车，10时31分放下救生

艇。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曾不得不被人从负伤“大风”号上拉走的小泽，这次一声不响地选择了放弃“瑞鹤”号。此举不涉及荣誉问题，诱敌任务已顺利完成，小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人和舰船带回去。10时51分，小泽率司令部成员登上小艇前往“大淀”号。11时整，将旗在轻巡洋舰上徐徐升起——“大淀”号现在是机动部队的新旗舰了。

11时36分，小泽电令松田“向330度方位退避”。12时21分，他再次向军令部、联合舰队司令部及栗田、福留拍发了战斗速报：“从上午8时30分到10时，约百架敌机来袭，我战果为击落敌机数十架。我部损失如下：‘秋月’号沉没，‘千岁’号、‘多摩’号受伤掉队。其他舰艇虽受损害，然我部大致仍以18节速度航行。‘瑞鹤’号失去通信能力，已更换旗舰为‘大淀’号。”

美军第二拨攻击并未出动第二大队的舰载机，并非因为博根少将战意不足——谁都想在这种收获荣誉且风险不大的战斗中建功——而是另有其他原因。此前，“新泽西”号上的哈尔西已经跟随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向北前出。看着米切尔的庞大机群从头顶隆隆飞过，遮天蔽日，哈尔西的大嘴都快咧到耳道门了。接下来出现的是令人心悸的安静。6时48分，哈尔西突然收到金凯德4时12分发出的一封电文，称第七舰队的鱼雷艇发现日军一支舰队进入苏里高海峡，随后询问“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是否在驻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电报中似乎充满了期待。

哈尔西对此非常纳闷：自己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的事，金凯德怎么知道的？7时05分，他直接回电金凯德：“没有。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同航母舰队在一起，现正同敌军航母激烈交火。”前文提到，这封电报让金凯德立刻蒙了。

7时10分，科林斯上尉的接敌报告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报告显示，日军机动部队由17艘舰船组成，其中航母4艘，战列舰2艘。即使不算正在快速赶来的麦凯恩第一大队，哈尔西的手中也有64艘舰艇，其中航空母舰10艘——重型、轻型各5艘——新式战列舰6艘，还有多达两位数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对日军形成的压倒优势让哈尔西兴奋无比，他坚信自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全歼日军北路舰队，然后挥戈南下应对在圣贝纳迪诺海峡或莱特湾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

8时02分，哈尔西收到金凯德6时23分发出的第二封电报：“敌人在苏里高海峡的舰艇正在撤退，我们的轻型舰只开始追击。”接下来是金凯德的简要通报，称第七舰队已经“抵近消灭了敌军至少4艘受损舰只”。很显然，第七舰队干净利索地击退甚至重创了日军南路舰队。哈尔西对金凯德取得的战绩不以为意，他相信自己很快会取得更大更辉煌的胜利。

8时22分，哈尔西接到金凯德发出的第三封电报，称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正在“‘塔菲三’15英里处朝它们猛烈开火”。哈尔西认为，这些敌舰显然属于日军中路舰队的一部分，它们肯定是在当晚偷偷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哈尔西感到震惊，日本人果真顽强呀！但他并不十分担心。“那支舰队在前一天已得到极大削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若有18艘护航航母的话，在奥尔登多夫的大型舰只赶到之前，用自己的舰载机就足以自卫。”

令哈尔西感到气愤的是，金凯德和斯普拉格手里有那么多飞机，怎么会让“塔菲三”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日军战列舰的近距离打击呢？说实在话，金凯德的夜间侦察安排确实存在不妥之处，但哈尔西未将“独立”号夜航侦察机发现日军中路舰队反转的重大敌情及时传递给第七舰队，属于更严重的错误。老酒推测，如果是米切尔或李中将把守南方，哈尔西肯定会第一时间向他们发出提醒电报的。

8时30分，哈尔西收到金凯德的第四封电报：“特急！需要快速战列舰立即前来莱特湾。”哈尔西对此非常惊讶，金凯德的说法实在荒唐，为第七舰队提供保护并非自己的职责，他自己正在加速进攻一支可以同时威胁到第三和第七舰队的日军舰队。现在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在分散自己精力，哈尔西感到非常恼火。金凯德为什么不早点儿把这些情况通知他呢？但人家金凯德毕竟也是美国人，撒手不管有点说不过去。哈尔西命令正在东面海域加油的麦凯恩，率第一大队以“最佳航速”前往攻击位于莱特岛东北方向的敌军舰队。这一命令同时抄送了金凯德。

8时50分，就在给麦凯恩和金凯德发出电报后不久，哈尔西终于收到了令人开心的消息：“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之后，1艘日军航母沉没，另2艘航母和1艘巡洋舰遭到重创。正在寻找并攻击其他航母。”美军飞行员报告说，敌军防空炮火很猛，但几乎没有飞机起飞迎战。对此哈尔西并未多想，他认为正是美军的攻击突然降临，才导致日军飞机根本来不及起飞迎战。

米切尔报告说，敌军舰队正在朝正北方向逃遁，航速不超过16节，第二拨攻击业已出动。哈尔西命令李将航速提高到25节，快速追击并击沉发现的所有受伤日舰。如果日军北路舰队维持现有航速，那么最多到中午时分，美军新式战列舰的巨炮就可以大开杀戒了。哈尔西热切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在他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里，就差这一出——水面舰队之间的海上炮战了。至于金凯德，自己已经为他做出了那么多牺牲，派出实力最强的第一大队前往支援，算是很够哥儿们了。哈尔西衷心希望，刚才那封电报“是金凯德在这个季度里发给我的最后一封电文”。

怕什么就来什么。9时整，哈尔西接到了金凯德发出的第五封电报：“我的护航航母正在遭到日军4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及其他舰艇的攻击。请求李中将率部以最快速度前来莱特湾，请求快速航母立即

发起攻击。”对这一连串请求，哈尔西实在爱莫能助，这只能让他更加揪心，更加愤怒。

9时22分，哈尔西收到了金凯德发来的第六封电报：“7时整，‘塔菲三’遭到敌战列舰和巡洋舰攻击，位置北纬11度40分、东经126度25分，来犯之敌肯定是夜间从圣贝纳迪诺海峡过来的。请求立即展开航空攻击，请求大型战列舰前来支援。我的老式战列舰弹药不足。”奥尔登多夫缺乏炮弹不言而喻，他的舰队此前已连续执行了四天对岸炮击任务，又在苏里高海峡和西村舰队打了大半夜，炮弹消耗得差不多了。

金凯德最后那句话让哈尔西感到异常震惊。如果奥尔登多夫的老式战列舰缺少保卫莱特湾的必要手段，那么形势就远比他预想的要严重许多，为什么金凯德之前不告知此事？他扫了一眼电报发出的时间，7时25分，其间已经又收到好几封电报了。哈尔西永远都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延误。问题毫无疑问出在马努斯，那里的报务员实在太忙，很多重要信息都被忽略或搁置了。

调动全身最后一点儿积极性，哈尔西在5分钟后回复金凯德：“我部正在同日军航母舰队交战。麦凯恩第一大队5艘航母、4艘重巡洋舰正在火速前往支援你。我同其他3个大队的位置是北纬17度18分、东经126度11分。”哈尔西最后一句话隐含另外一层含义：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与“塔菲三”相距720公里，鞭长莫及，就是想救援也救援不了。

10月25日是莱特湾海战最关键的一天，美军太平洋上实力最强的两支舰队——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将在3个不同方向与日军展开激战。珍珠港的尼米兹和华盛顿的金上将同样在高度关注着前方战事的进展情况。拂晓时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几乎同时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哈尔西从“新泽西”号发出的，报告美军侦察机发现了北方日军航母舰队。这让尼米兹非常开心，说明哈尔西通过夜间高速机动拉近了与

敌人的距离，将日军航母成功纳入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抵消了敌机腿长的优势。

第二封电报是从第七舰队旗舰“瓦萨奇”号上发出的。金凯德在莱特湾的位置相对固定，无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他在电报中陆续汇报了南线战况。很显然，第七舰队在苏里高海峡对日军南路舰队取得了一次辉煌胜利。这固然令人欣喜，但尼米兹依然无法完全放心，他一直在思索另一个问题。按照哈尔西24日晚20时24分电报中所述的航速航向，日军中路舰队午夜之后应该会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如果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海峡东口待机，那么当晚就会有一场夜战发生。尼米兹知道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之后，李中将对夜战极端厌恶，他或许会设法等到天亮，再以优势兵力和日军交战。但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李那边依然音信皆无。日军中路舰队如果利用夜色掩护寻隙绕过李的话，就可以沿萨马岛东岸快速南下直逼莱特湾。前方唯一可以阻挡日军的就只剩那3支孱弱的护航航母舰队了。凭借3支“塔菲”编队的小小身板，是绝对挡不住拥有战列舰的敌军中路舰队的。

尼米兹性格矜持内敛，一向以能沉得住气著称。但是现在，连他都有些坐不住了。他开始怀疑，哈尔西到底有没有组建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或者组建后在24日晚北上接敌时有没有将他们留在后边。哈尔西在计划中把旗舰“新泽西”号配属给那支部队，他在24日20时24分曾来电说：“我正带领3个特混大队星夜北上，预计将在明日拂晓时分打击敌军航母舰队。”这封电报说明，哈尔西本人和航母舰队在一起，那他的旗舰“新泽西”号呢？是随航母北上，还是仍隶属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不得而知。尼米兹知道，想了解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情况的人绝非只有自己，金凯德不是也在询问这支舰队的去向吗？远在华盛顿的金上将尽管没有吱声，但他肯定也在时刻关注着这支舰队的动向。圣贝纳迪诺海峡实在太重要了，现在急需把相关情况搞清楚。

尼米兹叫来了助理参谋长伯纳德·奥斯汀上校，问他是否漏看了有关菲律宾战局的电报。奥斯汀明确回答“没有”。他知道司令官叫自己来的意思，就问道：“您想知道哪方面的情况？”

尼米兹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哈尔西将军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阻击日军中路舰队的那支舰队的消息。日军已经逼近莱特湾，要把我们的船赶走了。现在莱特岛登陆场有遭到敌军炮击的危险。”

“是的，将军！”奥斯汀说，“这是所有电报都未明确的一点，很多人都在担心此事。”

“如果有新消息，你立即拿来给我看。”尼米兹说。

“当然，长官！”奥斯汀说完离开了司令官办公室。

当天上午，尼米兹不断叫人来询问前线最新情况。当他第三次叫来奥斯汀时，助理参谋长鼓起勇气向司令官建议，能否发个电报问问哈尔西将军，看他是否留下部队在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是您想知道的事情，”奥斯汀解释说，“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尼米兹思索了一会儿，他之后的回答完全在奥斯汀预料之中：“我不想发报，直接或间接影响前线将领指挥自己的部队。”

但随着金凯德和斯普拉格一封封求援电报的到来——他们甚至使用了明码电报——尼米兹实在坐不住了，开始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华盛顿的金上将同样坐立不安，他可没有尼米兹那么好的涵养，脾气暴躁的金开始骂人了。

莱特湾前线突如其来的危机甚至惊动了罗斯福。尽管不清楚那些电报究竟出自谁手，但总统的海军参谋猜测，它们很可能是第七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巴比少将或者第七十九特混舰队司令官威尔金森中将

发出的，只有他们的运输船才最需要保护。罗斯福要求参谋人员，有新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呈报。

随后珍珠港陆续收到了金凯德和哈尔西之间的数封电文。哈尔西说明，麦凯恩第一大队正火速驰援莱特湾，而他自己距离太远爱莫能助。哈尔西给麦凯恩的复电解开了尼米兹心中的谜团。如果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就在萨马岛附近，哈尔西一定会第一时间命令李向袭击“塔菲三”的日军舰队发起攻击。尼米兹坚信哈尔西组建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但并未将他们留在南面，而是随米切尔一起北上打击日军航母舰队了。

看到司令官愁眉不展的样子，奥斯汀认为尼米兹还在思索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的具体位置。他建议说：“将军，我们可否问哈尔西将军一个简单问题：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

尼米兹想了一想，然后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你快去起草电报吧！”

事实上奥斯汀和尼米兹的内心想法完全不同。前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询问，而后者把它当作一种暗示。尼米兹的真实含意是：“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应在何处，它是不是最好尽快赶往南方去？”尼米兹认为，哈尔西一定能够领会其中的含意，并做出相应安排。虽然现在出现了特殊情况，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有充分理由干预前线的作战，但尼米兹还是想把后方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奥斯汀回到办公室，把电报内容口授给文书：“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发报人，尼米兹，收报人，哈尔西；抄送金上将、金凯德。”

电报正文为：“Where is Task Force Thirty Four？”奥斯汀说话时故意把“Where is”读得很重，文书从中察觉到一种强调的语

气，认为应该在电报中强调这些内容，就在这几个字的后面加上了“重复，在何处”的字样。随后文书来到报务部门，将电报交给了约翰·雷德曼上校——他已接替柯茨中校出任太平洋舰队通信官——手下值班少尉约翰·卡斯特。卡斯特曾在重巡洋舰“北安普敦”号上担任译电兵。在塔萨法隆加角海战中，“北安普敦”号不幸战沉。即使已经听到了舰长下达的弃舰命令，卡斯特依然沉着销毁了密码本和解码器之后方才离开。这一举动使他从士兵晋升为军官，同时得到了到珍珠港总部工作的机会。

卡斯特进行了一些例行准备，如把尼米兹的名字改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改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哈尔西和金凯德分别改为第三、第七舰队司令官，之外还加了一些添加语，最后注明发报时间“250044”，即25日凌晨0时44分（菲律宾时间上午9点44分）。

10月25日的确是个适合打仗的日子。1415年的这一天，英王亨利五世指挥英格兰弓箭手在阿让库尔击败了法国部队，法兰西骑士之花几乎全部在此役凋零，从而使阿让库尔战役成为百年英法战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据说著名的V字手势就是自这场战斗开始的。由于法国人极度鄙视英军弓箭手，战前宣称一旦抓住俘虏，就会剃去两个手指，让他们一辈子不能射箭。战斗结束后，英国弓箭手纷纷叉开双指向对方炫耀自己的手指仍然完好，这一手势从此成为胜利的标志。不过这种手势不能乱用，必须手背向内，手心向外。丘吉尔最初比出V字时手背是向外的。有人提醒他，这种手势代表“见鬼去”，表示蔑视和侮辱，只有手心向外的V字手势才表示胜利。丘吉尔虚心采纳了。

1854年的同一天，在克里米亚半岛巴拉克拉瓦，英国轻骑兵旅600名勇士向俄国野战炮兵阵地发起了著名的“轻骑兵冲锋”，在俄军炮火阻击下伤亡惨重，以至于目睹了这场血腥战斗的法国将军博凯斯说出这样一句话：“这是壮观的，但不是战争。”在《冲锋的轻骑兵》

一诗中，英国著名诗人艾尔弗雷德·坦尼森曾用这样的诗句赞美轻骑兵的英勇无畏：

他们的荣耀怎能消失？

啊！他们的冲杀多么猛烈！

全世界都想知道。

光荣属于英勇的战斗，

光荣属于轻骑兵，

杰出的六百壮士！

按照美国海军惯例，为增加敌人的破译难度，大多数电报都要在正文前后加上一些毫无关联的词语。这些添加语的使用有具体规定，不能用常见语或引语，内容要用重复的辅音字母隔开，译电时不至于被误认为是正文。卡斯特电报开头的添加语“火鸡跑向水里”没有任何问题，但末尾添加语用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语言——全世界都想知道。

此刻年轻人是否想到了坦尼森的那几行诗？美国很多年轻人喜欢阅读英国诗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卡斯特确实想到了“轻骑兵旅”，他必然是把当天早晨办公桌上那几份电报所叙述的“塔菲三”同日军战列舰的顽强战斗，与当年轻步兵旅冒着俄国人的炮火英勇冲锋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后来当雷德曼上校询问他时，卡斯特坦承：“当时，那句诗突然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

由于错误解读，尼米兹这封电报一举成名，成为美国海军史上的名言之一，而且从那时开始就从来没有被遗忘过。这封后来名闻天下的电报在金凯德的明电之后不久抵达哈尔西旗舰“新泽西”号。通信部门把电报译出后，一名文书从密码机上将字条撕下来，递给伯顿·

戈尔茨坦少尉。少尉看了一眼，认为应该马上送给哈尔西看。他看出电文开头“火鸡跑向水里”是添加语，就将它删掉了。但末尾那句添加语使他感到为难。那句话虽然有两个辅音字母相隔，但读起来好像很通顺，很像是正文的一部分。戈尔茨坦拿电报请示了上司查尔斯·福克斯海军上尉，后者也认为最后一句是电报正文，指示他将连同这句话的电文送到舰桥上去。

电报原稿就这样被送了上去。看到是要求第三舰队司令官亲自接收的电报，参谋军官立即把它交给了哈尔西，此时是25日上午10时整。电报上这样写着：

发文：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收文：第三舰队司令官

抄送：美国舰队总司令、第七舰队司令官

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重复，在何处RR全世界都想知道。

看到“全世界都想知道”一句话，哈尔西好像当头挨了一棒，整个脑袋都嗡嗡作响。他的总司令和好朋友尼米兹竟然这样肆意嘲弄他，还叫上金和金凯德一起来看这出好戏。战后，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电报时的情景：

尼米兹的电报让我不再存任何幻想。时至今日，即使我闭上双眼，那份电报依然会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整个人都惊呆了，像是被人迎面一击。我一手拿着电报，一手摘下帽子，狠狠甩到甲板上，喊叫着一些让我自己都不想重提的难听话。卡尼跑了过来，抓住我的手臂高喊道：“别这样，比尔！你究竟怎么了？要镇定！”

我把电报递给他看，然后转身。我气得一声不吭。我完全不相信切斯特会这样侮辱我。当然，他没有这样做，但我也是过了好几个星期才知道真相的。这里要解释海军的程序。为了增加敌军破译的难度，大多数电报都带有乱码，解码人员辨别出来并在转发时删掉。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电报员要么昏昏欲睡，要么自作聪明，而且他的乱码“全世界都想知道”听起来是那么合理，以至于我的破译人员将这当成有用信息。当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切斯特时，他肺都要气炸了。他查出了那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小鬼，把他狠狠臭骂了一顿。但可惜为时已晚，伤害已经无法挽回。

哈尔西的描述略显夸张，一向儒雅的尼米兹是不会轻易对一名年轻士兵发火的。后来在听了哈尔西的叙述之后，尼米兹让雷德曼调查此事。当了解到那个喜欢读诗的小伙子只是一名普通海军少尉军官且之前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时，他告诉雷德曼：“如果那个年轻少尉在处理作战电报时总喜欢胡思乱想的话，你还是把他调到一个不那么敏感的岗位为好。”也就是说，卡斯特没有挨骂，只是换了个新岗位，仅此而已。

就在哈尔西盛怒难息之际，10时03分，“新泽西”号收到了金凯德的第七封电文：“已接到贵部242205号电。我的情况相当严重。得到空中支援的快速战列舰或许可以使护航航母免遭摧毁，同时阻止敌人进入莱特湾。”

这封明码电报透露出一丝绝望，显然金凯德不愿放弃任何一根救命稻草，试图动用所有资源来挽回面目全非的局势。金凯德情急之下发出的明码电文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样截收到上述电文的栗田认为美军援兵就在附近或已在赶来的路上，最终做出了放弃突入莱特湾的错误决定。

连续收到的两封电文大大刺激了哈尔西。即使没有最后那句话，尼米兹的电文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10时07分，哈尔西命令米切尔及3个航母大队司令官：“命令所有出击飞机先攻击未受损敌舰，受伤敌舰随后处理。”10时47分，他单独指示博根：“第二大队舰载机暂不出动，在甲板上等候命令。”

看来已无其他选择。10时55分，即在接到尼米兹电报差不多一小時后，哈尔西命令第三十四特混舰队航向11时15分由正北转向正南——早知道这样之前不加速了，跑得越快，回头路越远。一直到舰队调整航向之时，哈尔西还认为自己已经站在辉煌胜利的门槛上了。

“我将大好机会甩在了身后，而且是从我还在海军学院学习时就一直梦想的机会。”他后来这样抱怨说，“对我来讲，这次战役中最大的一场战斗机会被放弃了，还被冠上了‘蛮牛大奔袭之战’的称谓。”哈尔西余生中永不承认北上攻击小泽是个错误——中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却一直哀叹自己不该迫于尼米兹的压力率队南下，“我屈服压力做出了南下的错误决定，我认为，这是我在莱特湾海战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博根第二大队奉命掉头南下，为哈尔西和李的战列舰队提供空中掩护。谢尔曼和戴维森在米切尔的指挥下继续北上，追逐并攻击小泽舰队。鉴于所有新式战列舰南下救急，而日军舰队中好像有2艘战列舰，哈尔西临时从第三十四特混舰队中抽调重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威基塔”号，轻巡洋舰“莫比尔”号、“圣达菲”号及驱逐舰10艘，为留在北方的两个航母大队护航，提高米切尔的水面作战能力。

做出上述安排之后，哈尔西向尼米兹汇报了自己的最新部署：“250044电悉。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及我部正在与敌航母舰队交战。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二大队及全部快速战列舰现正前往支援金凯德。已击沉1艘敌军航母，另外2艘航母瘫在海上。我部无舰艇损失。此前已

令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一大队前往支援金凯德。”随后他气呼呼地致电金凯德：“我正率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二大队和6艘新式战列舰赶往莱特湾，我的位置、航向和航速随后告知。我部在明晨8时之前不能到达。”

11时15分，美军第三十四特混舰队掉头南下。哈尔西花了两个多小时，才重新回到尼米兹发电报时舰队所在位置。南下途中，那些战列舰还必须减速到12节，为“油耗子”驱逐舰补充燃油。海上补给从13时45分开始，一直持续到16时22分。就是说从接到尼米兹电报的那一刻起，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出现了2小时浪费和近3小时缓慢航行。哈尔西如果接到电令立即率李和博根以25节向南推进，就可以在黄昏时分赶到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挡住栗田舰队的西撤之路——又一次战列舰之间的交锋被贻误了。

13时18分，哈尔西接到金凯德发来的第八封电报，发报时间为10时46分。哈尔西被告知，“南方战场形势似乎正在好转，攻击护航航母编队的敌军正在向东北方向撤退。他们可能是转向。我能够守住苏里高海峡，但圣贝纳迪诺海峡仍需空中力量覆盖。这是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一大队扫荡敌军水面舰艇和降低莱特岛登陆场风险的绝佳机会”。

金凯德的电文说明，日军中路舰队很可能正在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方向撤退。为封堵海峡东口，哈尔西下令临时编成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五大队，由第七战列舰分队“衣阿华”号、“新泽西”号，第十四巡洋舰分队“文森斯”号、“迈阿密”号、“比洛克西”号，第五十二驱逐舰中队“廷吉”号、“米勒”号、“欧文”号、“沙利文兄弟”号、“希克考斯”号、“亨特”号、“刘易斯·汉考克”号、“马歇尔”号组成，指挥官为第七战列舰分队司令官奥斯卡·巴杰少将。由上述舰艇组成的第五大队可以比李的4艘战列舰多跑出6节航速。17时01分，哈尔西亲自随第五大队以28节高速南下。在这个阶

段，博根第二大队位于他们东侧。令人无比惋惜的是，当他们午夜时分抵达海峡东口时，栗田舰队3小时前已经进入了圣贝纳迪诺海峡。

假如双方狭路相逢，即使博根的3艘航母在暗夜里无法出动舰载机，即使“衣阿华”号、“新泽西”号无法在对4艘日军战列舰的夜战中取胜，他们也一定能利用速度和雷达优势拖住精疲力竭的对手，为李的4艘战列舰及时赶到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一旦黎明来临，李和巴杰的6艘战列舰与博根3艘航母的舰载机合力，一定能将栗田舰队大部分船只干净利索地送入海底。若非“野分”号为处置“筑摩”号并打捞其幸存者落在了最后，哈尔西这次真的要空手而归了。

哈尔西率战列舰队南下快速驰援。尽管手中只剩下两个航母大队，但摆脱了“婆婆”束缚的“小媳妇”米切尔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对实力远不如己的小泽舰队大打出手了。从9时24分开始，美军陆续回收了第一拨攻击机群。10时35分，完成前两拨攻击指挥的麦坎贝尔中校返回“埃塞克斯”号。米切尔命令谢尔曼和戴维森继续快速北进接敌。11时45分到12时之间，美军两个大队的7艘航母陆续放出由168架飞机组成的第三拨打击机群——战斗机60架、俯冲轰炸机60架和鱼雷机48架，其中3/4的人或机组参加了第一拨攻击。本轮攻击总指挥是“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长西奥多·温特斯中校，他因此成为当天极少数见证日军3艘航母沉没的海军军官。

12时40分，“瑞凤”号雷达率先发现来袭美军机群，很快日军各舰纷纷报告发现了空中不断逼近的敌机。12时58分，小泽下令第六群向正北航行，将美军引诱到更北的地方去。根据第三拨来袭美机数量和来袭方向，小泽判断，“机动部队已成功牵制住美军两支航母舰队”。尽管已无一架飞机可以升空迎战，小泽仍然决定“彻底执行牵制诱敌任务”。经受两轮猛烈打击之后，松田的第六群已溃不成军，小泽第五群只能孤军奋战。

12时45分，温特斯中校飞抵小泽第五群上空。为进一步观察日舰的受损情况，温特斯降低飞行高度到1500米。日军防空炮火依然猛烈，1块127毫米炮弹弹片击中了他的座机，所幸这架“皮糙肉厚”的“地狱猫”并无大碍。这正是从马里亚纳海战开始，美军各航母航空大队长统统选择抗打击性能卓越的“地狱猫”为座驾的原因。重新提升高度之后，温特斯下令“列克星敦”号和“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攻击“瑞鹤”号，“兰利”号飞机大队攻击“瑞凤”号。

已严重受伤的“瑞鹤”号从13时09分开始对空射击，并逐渐加速到24节最高航速以规避空袭。13时12分，这艘日军仅存的重型航母迎来了当天最猛烈的轰炸。“列克星敦”号俯冲轰炸机中队12架飞机从2600米高度向北逼近第五群，而后自东向西进入俯冲。他们投下的炸弹至少8颗形成近失，另外2弹落点不明。与此同时，“列克星敦”号鱼雷机中队8架飞机以2900米高度快速逼近第五群，分成两队分别以210米和120米高度对“瑞鹤”号实施两舷夹击。弗雷德里克·多尔上尉等5人声称自己的鱼雷准确命中了目标。

尽管已经完全失去空中掩护，但“瑞鹤”号犀利的防空炮火还是给美军鱼雷机造成了极大杀伤。约翰·米德尔顿中尉的飞机被击落，3名机组成员失踪。马克斯·格雷格上尉的飞机严重受伤，返航后被推入大海，身受重伤的格雷格旋即被送往医疗船抢救。包括头部受伤的爱德华·舒尔克中尉在内，另有4架“复仇者”被高炮击伤。

13时05分，乔治·邓肯少校领军的“埃塞克斯”号攻击队同样逼近了第五群。邓肯率领战斗机群对“瑞鹤”号实施扫射，继而在910米到460米高度投下炸弹。罗伯特·法什中尉声称自己的227公斤炸弹准确命中“瑞鹤”号飞行甲板中后部，另一名队员投下的炸弹形成近失。

理查德·米尔斯上尉率“埃塞克斯”号俯冲轰炸机从西北方向高速接敌。虽然付出了两机被击伤的代价，但包括米尔斯在内的7人声称炸弹命中“瑞鹤”号。来自“埃塞克斯”号的5架鱼雷机同样轰炸了“瑞鹤”号，声称2弹命中，2弹近失，2架飞机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伤。

13时20分，“贝露森林”号鱼雷机中队8架飞机在中队长罗伯特·肯纳德少校率领下对“瑞鹤”号实施下滑投弹。其中7架飞机各携带4颗227公斤炸弹，声称取得7弹命中、3弹近失的佳绩。查尔斯·胡珀中尉在射出唯一一条鱼雷后并未离开，而是试图贴近日军航母进行拍照。飞机右机翼被高炮击中，拍照未果的胡珀只好悻悻返航。

美军飞行员汇报的战绩虽然略显浮夸，但仍有为数众多的炸弹和鱼雷击中“瑞鹤”号。两条鱼雷命中航母左舷水线以下部位，“瑞鹤”号左倾达到14度。又有4条鱼雷相继命中两舷，位置分别为尾舵、左前轮机舱、二号及四号锅炉舱和兵员厕所。最后两条鱼雷命中鱼雷调试场和一号、三号锅炉舱，此外还有4颗炸弹获得命中。

剧烈爆炸导致“瑞鹤”号主舵和轮机受损无法使用，海水从鱼雷撕开的大洞汹涌灌入。13时23分，“瑞鹤”号左倾达到20度。4分钟后，舰长贝塚武男下令全体舰员到飞行甲板集合，当时航母倾斜已经超过21度。13时30分，天皇御像被转移至舰桥。13时39分至13时42分，“瑞鹤”号进行了最后一轮对空射击。

眼看航母已经无法挽救，贝塚召集部下做出了最后训示：“诸位听着！本舰现已弹尽粮绝。机械和轮舵都停止运转。诸位要坚持下去，继续为天皇和帝国作战。作为舰长，我将与陛下托付的军舰共存亡。现在我命令全员离舰，降下舰旗！”13时58分，“瑞鹤”号战旗从桅杆上徐徐落下。即便航母左倾已达到23度，一众日军水兵仍然站在飞行甲板右舷一侧敬礼，山呼“万岁”后纵身跃入大海。

第五分队长高井太郎冲上舰桥，请求舰长尽快离开。贝塚挥挥手告诉他：“我没事，你早点儿下去吧！”跳海逃生的高井一度被航母沉没时产生的巨大漩涡卷走，几经挣扎才游上水面。后来他这样回忆说：“感觉航母已临近沉没时刻，我听从舰长和航海长的指示，从右舷救生艇吊架那里跳入大海，海水已经漫到了这里。就在我跳进海里时，母舰加快了下沉速度，我被航母沉没时的漩涡吸了过去。‘危险！’我无意识地与母舰保持直角方向，不停在水里划。感到在水中非常憋气，水面还在遥远的上方。水渐渐变深并映入眼帘，渐渐昏暗起来，这是水压的缘故。我无意识地以手脚拼命向下蹬水，好让自己浮上去。感觉时间变得相当漫长。就在我觉得头上的水逐渐变得明亮时，我终于浮出了水面。水上漂着厚厚一层重油，再也看不到航母的影子了。”

在经受了7颗炸弹、7条鱼雷和多达两位数近失弹打击之后，身经百战的“瑞鹤”号终于迎来了最后一刻。14时07分，“瑞凤”号水兵发现“瑞鹤”号飞行甲板左舷一侧浸入水中。14时14分，航母开始徐徐下沉，14时22分完全消失在北纬19度57分、东经126度24分的海面上。不远处的“大淀”号、“初月”号、“若月”号目睹了巨舰沉没的全过程。

除舰长贝塚之外，内务长田村健太郎、通信长高木政一、航海长矢野房雄等843名水兵殉舰。“若月”号和“初月”号冒着美军的空袭驶向前去，营救漂在海上的大量幸存者，包括机关长高田满在内的819人最终获救，负责保护天皇御像的足立喜次最先被救上“若月”号。

营救期间，“初月”号曾放下一艘内火艇，该艇救起了数十名“瑞鹤”号舰员。“初月”号随后南下迎战被杜博斯舰队击沉，那艘内火艇被遗弃在战场上。由于发动机被美军机枪弹打坏且没有任何食物，艇上的48人只能绝望地在海上漂流。他们通过衣物吸收和空罐收集的方式储存雨水，捕捞鱼虾以果腹。10天之后，水兵们架起简易风

帆操艇，最终在11月14日抵达台湾以南的红头屿，此时艇上还剩25名活人。

至此，参加偷袭珍珠港之战的6艘日军航母悉数战沉。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2月7日清晨7时55分，向瓦胡岛惠勒机场投下“太平洋战争第一弹”的正是“瑞鹤”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坂本明。

天空已无一架日机，美机的攻击显得更加肆无忌惮。“列克星敦”号威廉·赖特上尉率7架号俯冲轰炸机向“瑞凤”号投弹，所有飞行员均称自己的炸弹命中目标。同样来自“列克星敦”号的欧文·克雷默中尉连续两次未能投出鱼雷，但华莱士·利克少尉声称自己的鱼雷准确命中了目标。

“埃塞克斯”号邓肯少校率领一个3机“地狱猫”小队对“瑞凤”号扫射投弹，邓肯声称炸弹命中敌舰飞行甲板中部，温德尔·特维尔夫斯中尉判断自己的炸弹命中航母左舷通道，沃尔夫则记录自己的炸弹命中飞行甲板右后侧。罗杰·诺伊斯率“埃塞克斯”号15架“地狱俯冲者”从南方高速逼近第五群，他本人率其中6机从西侧俯冲投弹，声称有4弹获得命中。诺伊斯的飞机在爬升时机翼中弹起火，他顽强扑灭火灾以230公里时速返航，最后在不放下襟翼的状态下成功着舰。严重受损的飞机被地勤人员推入大海。

“富兰克林”号飞行大队长理查德·基比中校驾驶“地狱猫”在日军舰队上空盘旋，协调第四大队战机向敌舰发起攻击。杰伊·苏利文上尉的4机分队朝日军1艘驱逐舰发射火箭弹，威廉·戈夫上尉的4机分队则攻击了“瑞凤”号。约翰·芬罗上尉率15架俯冲轰炸机从第五群东侧迂回至东北角，然后向“瑞凤”号俯冲投弹，声称8弹获得命中，另有5弹取得近失。遗憾的是，曾在头一天对“武藏”号投弹的芬罗上尉这次未能投下炸弹，他的飞机中弹起火，芬罗和亨利·波尔扎一等航空无线电军士随机坠海。最后一个发出俯冲的是唐纳德·麦克

菲中尉，他的飞机也被击落，麦克菲和罗伯特·钱德勒二等无线电军士阵亡。

借助云层掩护，“企业”号俯冲轰炸机队背阳向第五群投弹。云层遮挡了飞行员视线，他们估计只有4 ~ 6颗炸弹获得近失。“企业”号鱼雷机中队——3机携雷、2机各带弹3颗——钻过云层高速接敌，随后对“瑞凤”号实施鱼雷攻击和下滑投弹，确认至少1条鱼雷和2颗炸弹命中目标。发射完鱼雷之后，托马斯·阿穆尔中尉驾机沿“瑞凤”号右舷外侧低飞，电报员弗雷德里克·兰特二等航空无线电军士为伤痕累累的“瑞凤”号拍下了此生最后一张照片。

“圣贾辛托”号的8架鱼雷机在梅尔文少校率领下从左舷攻击“瑞凤”号，声称2条鱼雷取得命中，1颗炸弹击中飞行甲板后部。理查德·普莱斯特德中尉的“复仇者”在脱离战场时被高射炮火击中，迫降在“瑞鹤”号以东15公里的海面上。3名机组成员当天下午被“卡帕顿”号驱逐舰救起。

虽然挨的鱼雷和炸弹远低于美军飞行员的声称数，但这足够“瑞凤”号单薄的小身板受了。13时17分，1条鱼雷命中航母右舷40号至60号肋骨中间部位。仅1分钟后，1颗航空炸弹落在后部升降机后方，穿透至中甲板通道附近爆炸。随后除1条鱼雷击中180号肋骨部位、1颗炸弹穿透X光室爆炸之外，“瑞凤”号还挨了至少7颗近失弹。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瑞凤”号遍体鳞伤。第一号到第四号127毫米高炮因故障或航母严重倾斜无法使用。前配电室进水，第二号到第四号发电机停摆，电源故障导致信号灯无法使用。右轮机舱因高压蒸汽管道被切断及近失弹造成的进水无法使用，“瑞凤”号从13时34分开始改为人工操舵。虽然近失弹造成的进水淹没了二号锅炉舱，但倔强的“瑞凤”号仍然保持着12节航速。

“兰利”号3架鱼雷机穿过云层时错过了“瑞鹤”号，于是朝正前方的“伊势”号投射鱼雷。理查德·史密斯少尉的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坠毁在战列舰前方150米的海面上，3名机组成员失踪。“企业”号航空大队长史密斯中校率6架战斗机和“圣贾辛托”号的8架“地狱猫”向“大淀”号和“桑”号进行扫射并发射火箭弹，“贝露森林”号8架战斗机攻击了1艘“青叶级重巡洋舰”，均未获得明显战果。

美军第三拨攻击彻底击沉“瑞鹤”号，同时加重了“瑞凤”号的伤势。付出的代价是2架俯冲轰炸机和4架鱼雷机被击落，1架俯冲轰炸机伤重报废，1架鱼雷机迫降，另有11架飞机受伤。

13时15分，在空中观摩战斗的温特斯中校发回电报：“1艘日军航母在非常漂亮地燃烧，另一艘也燃起了熊熊大火。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攻击任务。”他很快得到了“列克星敦”号舰长欧内斯特·里奇上校的最新指示：“给我全部击沉它们！”

从11时58分开始，美军航母开始回收第二拨攻击机群。米切尔绝不会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誓把追击战进行到底！13时05分开始，“列克星敦”号、“富兰克林”号、“圣贾辛托”号相继放飞了第四拨攻击机群，共出动“地狱猫”18架、“地狱俯冲者”9架和“复仇者”12架。

“兰利”号在放飞战机的过程中出现两起意外事故。战斗机飞行员罗伯特·海迪少尉机上那颗227公斤炸弹意外脱落，掉在飞行甲板上。所幸这颗炸弹并未爆炸，地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前将之推入海中。威廉·费尔塔格上尉的鱼雷机因液压系统故障返航，在航母上空盘旋3小时45分钟也无法扔掉那条鱼雷，3名机组成员只好在17时跳伞逃生，20分钟后被“卡辛·扬”号驱逐舰救起。

13时23分，米切尔致电珍珠港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官洛克伍德中将，希望他协调附近海域的潜艇参与剿灭日军残部的战斗：“13时

整，我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位于北纬18度、东经126度40分。我部正在追击的敌舰如下：2艘舰名不明的航母，1艘战列舰和3艘驱逐舰，位置北纬19度25分、东经126度30分，航向340度，航速22节；1艘状态良好的战列舰，3艘负伤轻巡洋舰和1艘遭重创的航母，位置北纬19度、东经126度30分，航向偏北，航速5 ~ 10节。你可以给予我很大帮助，同时为我们提供警戒。我们将于下午击沉落单的敌舰。”

洛克伍德在回忆录《击沉一切》中的记述有所不同：“米切尔的舰载机正在恩加诺角附近海域同日军特混舰队交战，我们的潜艇甚至可以听到远处炸弹的爆炸声，偶尔还能看到爆炸产生的火光。这样静静作壁上观让我的小伙子们非常恼火。在取得尼米兹上将的同意之后，我向米切尔将军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问我们的潜艇是否也能参加战斗。米切尔将军一直是我们的潜艇部队的好朋友，他很快用无线电回复‘那就来吧’。”不管应邀参战还是主动请缨，反正洛克伍德的潜艇最后去了。

接到米切尔的电令——或回复——之后，洛克伍德立即命令距战场最近的两个“狼群战术组”向作战海域移动，伺机攻敌。第一群由“黑线鳕”号、“大比目鱼”号和“金枪鱼”号组成，指挥官是“黑线鳕”号上的罗奇中校，因此被称为“罗奇袭击队”。第二群由“大西洋马鲛”号、“仿石鲈”号、“游鳍叶鲔”号组成，指挥官为“大西洋马鲛”号上的伯纳德·克拉雷中校，因此被称作“克拉雷碾碎者”。空中打击已使小泽手忙脚乱，海底又杀过来一群瘟神，形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

作为机动部队唯一仍具备航行能力的航母，“瑞凤”号自然成为美军第四拨攻击的首选目标。由于“初月”号和“若月”号受命前往营救“瑞鹤”号幸存者，为航速大减的“瑞凤”号护航的只剩下“桑”号驱逐舰。14时32分，“列克星敦”号飞行大队率先发起进攻。埃尔文·林赛上尉率4架“地狱猫”向“瑞凤”号扫射投弹。参加

过第一拨攻击的威廉·麦克布莱德上尉率3架“地狱俯冲者”以4300米高度从东北方向朝“瑞凤”号俯冲投弹，麦克布莱德的炸弹在航母左前舷形成近失，激起一条冲天的水柱。韦伯斯特·沃德尔中尉声称自己的炸弹命中飞行甲板中间偏左区域。阿尔文·艾米格中尉向“瑞凤”号投弹失败，于是就近向“五十铃”号下滑投弹，取得近失。

在“兰利”号机队对“瑞凤”号取得3颗近失弹后，轮到“富兰克林”号机队出列攻击。为分散日军防空火力，中队长威尔逊·科尔曼中校率8架“地狱猫”抵近扫射，约翰·基欧中尉6架俯冲轰炸机对“瑞凤”号的攻击取得1弹命中、2弹近失。最后出场的4架鱼雷机声称有2~3颗炸弹命中了“瑞凤”号。

由于燃油已告不足，15时整，温特斯中校将空中指挥权交给“兰利”号飞行大队长马尔科姆·沃德尔中校，率领部下径直返航，他在敌舰上空逗留时间超过6个小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美国人终于建立起空中统一指挥制度——摸着枕头天快亮了。早在偷袭珍珠港时，日军已经建立起这一制度。在今天最后一次航母交战中，除麦坎贝尔、温特斯、沃德尔之外，“富兰克林”号飞行大队长基比中校也短时间负责过空中指挥工作。

“瑞凤”号战斗记录表明在美军第四拨攻击中没有被鱼雷和炸弹命中，但数不清的近失弹还是使航母右倾在14时37分达到13度，8分钟后加剧到16度。左轮机舱进水导致轮机停止运转。损管队员向四号锅炉舱注水试图恢复平衡，他们的所有努力均无济于事。“瑞凤”号右倾在15时加大到23度。指挥抢险的内务长首藤唯夫满脸是血跑上舰桥，报告舰长杉浦矩郎：“航母已经被彻底破坏，毫无挽救希望了。”

舰长杉浦下达了弃舰命令。全体水兵集中在飞行甲板上举手敬礼，军旗在信号兵的号声中徐徐降下。杉浦和山根真树生——他负责

保护天皇御像——率重伤者登上了左舷一艘小艇，准备下降到海面逃生。但是吊绳在中途断裂，所有人都被抛入水中游泳。在被命中4颗炸弹、2条鱼雷和多达89颗近失弹后，“瑞凤”号15时26分沉入北纬20度40分、东经126度40分水域。值得一提的是，“瑞鹤”号和“瑞凤”号都是在未起火或爆炸的情况下平静入水的。

瞭望哨桂理平目睹了航母沉没的全过程：“在大尉渡边正大的指挥下，我们瞭望分队将所有可以漂浮的物品投入海中，然后保留身上衣物，脱掉绑腿和鞋子从右舷跳向平静的水面。我抱着漂浮物游泳，希望能离开航母更远一点儿。我担心留在附近会被航母沉没产生的漩涡卷走。厚厚的重油漂浮在海面上，那是一片黑色的大海。游开大约50米后，我们的‘瑞凤’号从右舷后方缓缓消失在海中，预期的漩涡并未出现。”

“伊势”号和“桑”号迅速靠近，开始打捞落水人员。15时28分到17时20分，“桑”号共救起包括舰长杉浦在内的847人，“伊势”号救起98人。副舰长江口穗积、内务长首藤以下216名水兵毙命。

美军第四轮攻击仅仅击沉了已经重伤的“瑞凤”号，对“伊势”号等舰的攻击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所幸参加本轮攻击的飞机无一损失，悉数返航。

14时27分，谢尔曼通过TBS请示“继续北上发起第五轮攻击”，米切尔回复“同意”。但在出动第五拨攻击机群之前，谢尔曼必须回收第三拨攻击机队。14时30分开始，参加第三波空袭的飞机纷纷寻找母舰降落。回收作业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15时57分全部结束。第三拨飞机着舰之后，第五拨攻击队从16时10分开始升空。根据时间计算，这很可能是美军当天发起的最后一轮攻击。本次攻击共出动舰载机97架——其中战斗机52架、俯冲轰炸机32架和鱼雷机13架。它们分别来自第三大队“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兰利”号和第

四大队的“企业”号。攻击队隆隆飞走之后，美军航母开始回收第四拨攻击机群。日军虽然被打得狼狈不堪，但也把美国人累得够呛。

美军最后一轮空中打击来临之前，交战水域的小泽舰队一片狼藉。第五群“初月”号、“若月”号、“桑”号来往穿梭，到处打捞“瑞鹤”号和“瑞凤”号幸存者。“伊势”号和“大淀”号留在沉没航母附近实施警戒。第六群仅剩“日向”号、“霜月”号和“楨”号跟在第五群的南面。脱离第六群北上的“五十铃”号因美军的频繁空袭已经放弃对“千代田”号的营救，动力全失的“千代田”号只好静静停在海上等死。16时15分，受伤的“多摩”号出现在“日向”号视野之中，松田命令它脱离战场自行向吴港返航。

17时05分，“伊势”号率先发现美军来袭机群，并在2分钟后对空开炮。“列克星敦”号布鲁斯·林赛上尉率3架“地狱猫”从4600米高空对“伊势”号俯冲投弹，另有6架战斗机扫射了1艘轻巡洋舰。俯冲轰炸机在唐纳德·邦克上尉率领下从西北方向下滑至3700米向“伊势”号俯冲投弹，包括邦克在内的9名飞行员声称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敌舰，另有4颗炸弹取得近失。罗伯特·尼迈耶上尉的飞机俯冲拉起时被高射炮火击中，发动机故障，一条供油管被切断。尼迈耶顽强驾机在“克拉伦斯·布朗森”号前方海面上迫降，被驱逐舰成功救起。

接下来轮到“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登场。在中队长詹姆斯·里格少校带领下，15架“地狱猫”依次对“伊势”号扫射并投弹，3名飞行员声称获得命中。约翰·布罗德海德上尉率15架“地狱俯冲者”迂回至日军舰队西侧，背阳向“伊势”号发起俯冲。包括布罗德海德在内有8人声称投下的炸弹获得了命中。

“企业”号飞行大队长史密斯中校率16架“地狱猫”攻击了“伊势”号和“大淀”号，声称3弹取得命中。史密斯僚机飞行员罗伯特·纳尔逊少尉的飞机在俯冲时发动机和整流罩被高炮击中，只好掉头在

杜博斯少将的追击部队附近迫降，18时28分被驱逐舰“克拉伦斯·布朗森”号救起。

美军飞行员上报的战绩显然略有浮夸。“伊势”号作战记录表明，该舰先后遭到85架美机攻击，其中4条鱼雷从左前舷一掠而过。从17时26分开始，该舰共挨了多达25颗近失弹。日本人的吹牛水平绝对不逊对手，“伊势”号声称在当天战斗中击落美机44架，疑似击落12架，水兵5人死亡、7人受伤。“大淀”号同样遭到两位数美机的进攻，声称当日共消耗155毫米炮弹238发，100毫米炮弹964发，25毫米炮弹32426发，击落美机27架，舰上水兵8人死亡、17人受伤。

17时30分到41分，满载“瑞凤”号幸存者的“桑”号躲过了10多架美军俯冲轰炸机的攻击，随后取10度航向、24节向冲绳岛的中城湾撤退。19时50分，舰长山下正伦致电小泽，称自己在战斗中击落敌机3架，因燃油不足且舰上装载着多达453名“瑞凤”号的幸存者，只能暂时返回奄美大岛补给。之前17时51分，“榎”号舰长石塚荣向“五十铃”号舰长松田源吾发出信号，驱逐舰所剩燃油不足90吨，无法执行前往营救“千代田”号幸存者的任务，只能返航。

日军所有航母非沉即伤，松田的旗舰“日向”号因此成为美军第五轮攻击的重点关照对象。“埃塞克斯”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兰伯特少校率10架“复仇者”对“日向”号投下10颗907公斤重磅炸弹，声称2弹获得命中。“兰利”号路易斯·盖伊上尉率“地狱猫”分队向“日向”号扫射投弹后撤出。最后出场的是赫尔曼·克拉雷上尉带领的“兰利”号3架鱼雷机，他们声称1条鱼雷命中“日向”号左前舷。

在当天的防空战中，“日向”号共消耗356毫米弹112发，127毫米弹659发，25毫米弹28970发，多达两位数的近失弹造成舰上1人阵亡、7人受伤。还是松田实在一点儿，仅上报击落美机6架。18时20分，形影孤单的“日向”号与小泽的第五群会合。

事实上，美军第五轮空袭中仅损失战斗机2架和轰炸机1架，未能击沉1艘敌舰。飞行员已经连续战斗了两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天出击两次，少数人甚至三次。小伙子们实在太累了。小泽的首席参谋大前敏一对美军攻击评价不高：“我看到了空袭全过程，我认为美军飞行员的表现远远称不上出色。”

日军防空作战给美军飞行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富兰克林”号在战斗报告中这样写道：“敌舰高炮火力猛烈、准确，所有口径火器均开火，战列舰甚至以主炮射击，白磷弹被频繁使用，制造类似爆炸产生的白色烟柱。在遭到即时攻击期间，敌战列舰紧随航母规避。不管航母转向那里，战列舰必亦步亦趋。外围巡洋舰、驱逐舰各自转向，并且像是在转圈子。”“企业”号飞行大队长史密斯中校感慨地说：“日舰规避机动由高速向右猛烈转向组成，其主要舰艇高炮火力的猛烈程度令人极不愉快。”

一直向北快速航行使美军两个航母大队与日军距离不断拉近。13时30分，双方距离已拉近至110公里。水面近战不是航母的强项，精于此道的快速战列舰已被哈尔西带往南方，米切尔认为，与拥有战列舰的敌人保持适当距离非常必要。13时28分，他命令谢尔曼和戴维森：“不再向北追击。”谢尔曼在作战报告中夸张地说：“当时感觉差点都能看到日军的落单舰艇了！”这家伙肯定使用了望远镜，要不这目力可以去充当瞭望哨了。

鉴于舰载机攻击不可能终结所有敌舰，夜幕降临将使它们完全失去攻击能力，在做出舰队不再北上决定的同时，米切尔下令抽调水面舰艇组成追击部队，向北出击歼灭被舰载机重创掉队的所有日舰。很明显，这支舰队在追击敌军战列舰时不会遇到危险，他们具有雷达和航速的双重优势。这支临时组建的舰队番号为第三十特混舰队第三大队，由第十三巡洋舰分队司令官劳伦斯·杜博斯少将指挥。该部包括以下作战舰艇。

第六巡洋舰分队：重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威基塔”号。

第十三巡洋舰分队：轻巡洋舰“圣达菲”号、“莫比尔”号。

第五十驱逐舰中队：“克拉伦斯·布朗森”号、“科腾”号、“多奇”号、“希利”号、“科格斯维尔”号、“卡帕顿”号、“英格索尔”号、“纳普”号。

第十二驱逐舰分队：“巴格利”号、“帕特森”号。

13时29分，米切尔命令杜博斯以340度航向向西北追击，航速25节，航母舰载机将为他们提供侦察和空中保护。追击途中，杜博斯下令“新奥尔良”号、“威基塔”号各弹射1架翠鸟式水上飞机，执行搜救落水飞行员的任务。14时29分，杜博斯接到米切尔发来的命令：

“带领你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向北追击日军落单舰艇。我们在收到目标上空观察员的报告后，将向你提供更多详细数据。”15时15分，第五十五驱逐舰中队“波特菲尔德”号、“卡拉汉”号受命脱离第三大队前往加入追击舰队。至此杜博斯舰队共有重巡洋舰、轻巡洋舰各2艘，驱逐舰12艘。

在第一拨攻击中被日军零战击落的斯特兰恩上尉发现了从南方驶来的杜博斯舰队。他用镜子朝舰队发射光线，成功引起8200米外“科腾”号的注意，15时05分被驱逐舰救起。斯特兰恩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他有幸在驱逐舰的甲板上近距离观摩了己方舰船收拾日军残部的战斗，大饱眼福。为捞起尽可能多的飞行员，杜博斯下令2艘轻巡洋舰分别于15时15分、15时17分各又弹射了1架水上飞机。

16时01分，空中总指挥的沃德尔中校发现了不断逼近的杜博斯舰队，成功与之取得联络并告知了“千代田”号的准确位置。16时10分之后5分钟里，几艘美军巡洋舰的雷达陆续在28000米距离发现水上目标。根据杜博斯提供的作战记录，“敌舰被发现时已瘫在海面上，舰

首方向120度，左倾6 ~ 8度。敌舰仍在对空中美机不断射击，因为可以看见弹幕。随着距离不断拉近，可以看见敌舰虽然冒出浓烟，但结构并未受到明显损伤，甲板上还有人员来回跑动”。

此前“五十铃”号曾数次接近“千代田”号，试图执行拖曳作业或接走幸存者，均因美机的攻击未能成行。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杜博斯率4艘巡洋舰逼近敌舰。16时25分，“威基塔”号在17400米距离率先开火，1分钟后1发炮弹获得命中。“新奥尔良”号16时27分开始以主炮轰击。16时28分和16时30分，“威基塔”号观察到又有2发炮弹命中敌舰。由于同行的2艘巡洋舰相继加入炮击行列，就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炮弹获得命中了。

在4艘美军巡洋舰的联合攻击之下，被多次命中的“千代田”号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圣达菲”号瞭望哨观察到，虽然“千代田”号飞行甲板上乱作一团，但日军水兵仍然冒着如雨般打来的炮弹，艰难操作127毫米高炮进行反击。16时39分，杜博斯命令除“威基塔”号外的其余3舰停止射击，2分钟后“威基塔”号受命停止开炮。其间美军4舰共打出420发203毫米炮弹、575发152毫米炮弹和73发127毫米炮弹。杜博斯命令驱逐舰向目标逼近：“如果目标有价值的话，可以使用部分鱼雷，不准浪费弹药！”

“千代田”号确实不需要美国人再浪费鱼雷和炮弹了。“威基塔”号瞭望哨清晰看到日军水兵开始向舰首集中，准备弃舰。16时55分，千疮百孔的“千代田”号向左翻转沉入水中，位置为北纬19度20分、东经126度20分。“莫比尔”号水上飞机发现有200名至250名日军水兵赶在航母沉没之前跳入大海，“科腾”号记录漂在海上的幸存者约有500人。美国人没有表达出救人意愿，杜博斯急于向北追击。由于小泽无暇也无力向如此靠南的危险水域派出救援舰只，包括舰长城英一郎、副舰长公文惠章、航海长浦边武夫在内的全体水兵无一生还。

“千代田”号因此创下两项纪录：被水面舰艇击沉的唯一日军航母，也是没有一名幸存者的日军航母。

城英一郎是特攻作战的积极倡导者。可以断定，他没有收到当天上午“神风特攻队”在萨马岛以东海域取得“显赫”战果的消息，可谓死不瞑目也。

击沉“千代田”号后，杜博斯舰队继续向北航行。17时03分，他接到米切尔发来的“继续追击更北方敌舰”的命令，这显然属于马后炮了。舰队继续北上收获了另一项成果，一些落水美军飞行员或机组陆续获救。16时02分，“克拉伦斯·布朗森”号救起了“列克星敦”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尼迈耶上尉的机组，18分钟后又救起了“企业”号战斗机飞行员哈里·纳尔逊中尉，又能从航母飞行大队那里换回不少冰激凌了。

18时13分，“埃塞克斯”号霍格中尉和罗伊克拉夫特少尉驾“地狱猫”前来支援，在杜博斯舰队前方19公里至28公里实施搜索。18时23分和25分，两人分别告知在340度方位、44公里和335度方位、41公里外发现不明身份目标，那无疑是日本人的船，18时46分距离已拉近到25600米。18时51分，杜博斯下达命令：“进入射程范围之后，各舰自主开火。轻巡洋舰对付近处目标，重巡洋舰射击较远目标。”

较远处目标是日军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和驱逐舰“若月”号，较近目标则是驱逐舰“初月”号。18时15分，奉命南下寻找“千代田”号的“五十铃”号发现，“若月”号和“初月”号正在营救“瑞鹤”号幸存者。18时20分，“五十铃”号与“若月”号取得了联络。

美舰正在快速逼近，19时05分，“五十铃”号发现“初月”号开始向敌舰开火。19时10分，“五十铃”号舰长松田源吾报告松田：“我部正与敌水面部队交战之中。”19时25分和19时30分，松田源吾分别致电松田和小泽：“我舰放弃寻找‘千代田’号，现正以340度撤

退，视野内确认有我方1艘驱逐舰。”发出上述电文之后，松田率“五十铃”号和“若月”号快速北撤，将“初月”号独自留在了南方水域。

美国人很快发现，最远处的一号目标加速消失在夜幕之中，那显然是“五十铃”号。二号目标加速到20节向北逃跑，很快也在雷达屏幕上消失了——那无疑正是“若月”号。让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距离最近的三号目标并未掉头逃走，而是直接朝南冲了过来。那正是试图以牺牲自己来挽救友舰的“初月”号。

此时已经谈不上什么狭路相逢勇者胜了。坐镇“初月”号的日军第六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天野重隆知道，美军占有压倒性优势，如果自己率舰夺路而逃，3艘日舰很可能被强大的美军逐一赶上全部消灭。天野和“初月”号舰长桥本金松做出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决定，南下接敌缠住对手，以牺牲自己为友舰逃生争取宝贵的时间。19时05分，天野直接致电小泽，“初月”号与美军水面舰队正在激战当中。舰上有不少刚从“瑞鹤”号上打捞起来的飞行员和水兵，他们同样镇定自若，没有一个人私自跳水逃生。

杜博斯亲眼看到1艘日军驱逐舰冒着弹雨直冲过来。震惊之余，他也对日军的胆识和勇气表示钦佩。与当天早上萨马岛海面为保护护航航母冲向栗田舰队的美军驱逐舰相比，“初月”号的悲壮和胆气可谓毫不逊色。

18时52分，“莫比尔”号在17300米距离以主炮向“初月”号开火。18时59分，“圣达菲”号在确认“初月”号为较近目标后也开炮了。19时整，“威基塔”号加入炮击行列，距离为25800米。19时05分，第六巡洋舰队分队司令官查尔斯·乔伊少将请示杜博斯：“远处目标已驶出射程范围，请允许我舰向最近目标射击。”杜博斯回电只同意“威基塔”号参与炮击，“新奥尔良”号暂时按兵不动，也许他

还想有所保留。处于绝对劣势的“初月”号恰似“华雄战三英”，形势对它来说是绝望的。

19时13分，双方距离已缩小到12200米。天野认为已到了发射鱼雷的最佳距离，于是下令向不断逼近的美军巡洋舰射出鱼雷，企图击伤部分美舰或迫使敌人转向，延缓美舰的追击速度。“初月”号加速到26节以上，接着急转弯进入鱼雷发射位置。随后它改航向正北，再次摆出发射鱼雷的架势。因两度采取规避动作，美军巡洋舰队丧失了大量宝贵时间。推断其间日舰很可能两次发射了鱼雷，无一中的。

“五十铃”号和“若月”号已经跑远，美军急于击沉“初月”号，继续追击或搜索其他目标。19时09分，杜博斯焦急地询问第五十驱逐舰中队指挥官埃德温·威尔金森中校：“能否用鱼雷解决问题？”威尔金森将任务交给了第一〇〇驱逐舰分队。19时30分，“新奥尔良”号也被杜博斯批准朝“初月”号射击。美军4艘巡洋舰18门203毫米主炮和24门152毫米主炮集中炮击1艘小驱逐舰，拼命还击的“初月”号迅速燃起大火，航速大减。

19时33分，第一〇〇驱逐舰分队指挥官华莱士·米勒中校率“科格斯维尔”号、“英格索尔”号、“卡帕顿”号抵近敌舰实施雷击，杜博斯命令巡洋舰为他们提供炮火掩护。20时11分，米勒下令向“初月”号射出5条鱼雷，无一命中。美军各舰继续炮击，杜博斯担心战斗这样进行下去再遇到其他日舰穿甲弹不够用了。他在19时44分询问“威基塔”号和“新奥尔良”号，回答是前者已消耗22%穿甲弹，后者是35%。看到“初月”号已经燃成一团火炬，杜博斯下达了巡洋舰停止炮击的命令。

20时50分，第五十五驱逐舰中队司令官卡尔顿·托德上校亲自率领“波特菲尔德”号抵近到3200米处，准备以鱼雷终结敌舰。还未等他发射鱼雷，“初月”号上突然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快速翻转入水，

位置是北纬20度24分、东经126度18分。距它6000米远的“卡拉汉”号都感到了剧烈震动。包括天野、桥本在内的290名日军水兵无一幸存。上午被打捞上舰的“瑞鹤”号第一六一飞行队长小林保平等随舰沉没，这种死法对飞行员来说简直窝囊到家了。为击沉“初月”号，美国人竟然费时近两个半小时，消耗203毫米炮弹282发、152毫米炮弹1731发、127毫米炮弹1421发、40毫米炮弹18发、20毫米炮弹144发和鱼雷15条。“初月”号以无一人幸存为代价，成功为友舰逃跑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死得其所。

夜航战斗机报告说，“五十铃”号和“若月”号已向北跑出74公里，正以20节速度向北航行。显然美国人很难在几小时内追上他们。考虑到驱逐舰燃油普遍不足，21时15分，杜博斯下令放弃追击，舰队变航向为170度以25节向南返航。22时52分，“卡帕顿”号发现海上出现了灯光，趋前救起“圣贾辛托”号鱼雷机飞行员理查德·普莱斯特德中尉的机组。一夜无话，26日9时15分，杜博斯舰队与主力舰队顺利会合。

普莱斯特德形象记述了几小时难忘的海上漂流经历：“大约19时30分，从南方看到一些炮火，炮弹往北从我们头顶飞过，接着北方的敌人开始还击。南侧炮火更加猛烈，将敌人火力压制了。我希望南方的炮声来自我们的战列舰，后来证实那不过是巡洋舰。他们击沉了1艘敌舰。不一会儿，我们发现3艘驱逐舰向北追击，并从很近的距离经过我们。我们朝他们打灯示意。后来我们被告知，当时驱逐舰一名观察哨发现了闪光，但他误认是海面反射的月光。随后一切归于平静，随着舰艇不断远去，我们的希望落空了。但到22时，我貌似听到了一些声音，随后看见一艘船从北方接近我们。我相信它是我们的船，于是提醒机组继续打灯。驱逐舰接近我们绕了半圈，史密斯二等航空机械军士尝试用手枪朝天打照明弹，未能成功。他们听到我们在喊‘圣贾辛托’，就通知我们游往舰桥下方，随后将我们成功救起。”

25日18时整，小泽第五群和松田第六群顺利会合。6分钟后，“日向”号在240度方向探测到疑似有敌军潜艇出现，立即展开反潜作战。日军发现的正是美军潜艇“大比目鱼”号。17时43分，艇长伊格内修斯·加兰廷中校从潜望镜中发现了正前方9700米处的战列舰。随着距离不断拉近，加兰廷发现“日向”号周围有2艘驱逐舰。

18时42分，“大比目鱼”号抵达“日向”号正前方4600米攻击阵位，加兰廷下令以艇首鱼雷管向敌舰射出6条鱼雷。3分钟后，1艘日军驱逐舰猛扑过来，加兰廷只好紧急下潜。18时47分到50分，潜艇水兵陆续听到5次爆炸，随后又传来两声巨响。但等他们19时50分浮出水面时，海上早已空空如也。当天“日向”号没有遭到鱼雷攻击的记录，美国人的鱼雷显然打偏了。

19时25分和30分，小泽先后接到“初月”号和“五十铃”号发来的“正与美军交战”的电文。夜幕将完全抵消美军的空中优势。虽然“伊势”号和“日向”号在白天防空战中被无数近失弹炸得遍体鳞伤，但那16门威力巨大的356毫米巨炮仍在，可以在夜战中充分发挥威力。尽管此时率部撤退方为明智选择，但小泽清楚如果那么做，散布各处的受伤舰只势必遭到毁灭性打击。虽然并不清楚美军追击舰队的实力，小泽仍决定放手一搏，南下救援。此时小泽手头仅有4艘舰，护航舰只严重不足。

20时05分，小泽率舰队掉头南下，试图与美军展开夜战。他致电“五十铃”号舰长松田要求他报告美军的情况，未能得到任何应答。20时25分，他再次向“初月”号发电询问敌情：“现反转接敌，航向185度，告知敌舰位置。”当时“初月”号沉没在即，小泽自然无法收到回复了。

20时35分，小泽电令各部：“‘初月’号正与敌交战中，我部现在反转，将击灭敌军。”6分钟后，小泽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

“接‘初月’号交战中之电文，职亲率‘日向’号、‘伊势’号、‘大淀’号、‘霜月’号反转，将击灭敌军。我部20时位置为北纬20度35分、东经126度32分。”

21时53分，舰队前方20公里出现2艘不明身份舰只，瞭望哨很快认出那正是死里逃生的“五十铃”号和“若月”号。小泽命令“若月”号随主力南下，油料不足的“五十铃”号独自向奄美大岛返航，后因燃料即将告罄就近驶入中城湾。

“若月”号舰长铃木保厚报告小泽，19时前后“初月”号遭到美军水面舰艇攻击，敌舰多达10余艘。向南航行一小时后，小泽未能发现敌人，于是下令22时55分改航向215度向西南搜索。随后小泽3次调整航向，依然没有任何发现——杜博斯早已掉头南返了。

26日0时整，松田发信号给小泽：“因敌除处理我受伤舰艇外已避免今晚之夜战，故判断其企图于明晨发起航空攻击。”眼看与敌夜战无望，如继续南下势必在黎明之后遭美军舰载机再次打击，小泽只好下令舰队掉头北撤。

因护航驱逐舰严重不足，受伤的“多摩”号只好独自向吴港返航，很快进入“克拉雷碾碎者”的伏击圈。当天20时04分，美军潜艇“仿石鲈”号发现24700米外出现不明身份目标，航向35度，航速16节。艇长约瑟夫·艾森豪威尔中校认为那是1艘敌战列舰。他一边向“大西洋马鲛”号上的克拉雷中校发报，一边悄悄逼近目标。随着双方距离不断拉近，艾森豪威尔认出那不过是1艘巡洋舰。

克拉雷命令艾森豪威尔可以自行发起攻击，并率“大西洋马鲛”号快速驶向交战海域，同时呼叫“游鳍叶鲔”号艇长约翰·莫勒中校前来增援。跑不快的“多摩”号瞬间陷入美军3艘潜艇合围之中，舰上日军水兵已嗅到了浓烈的死亡味道。

22时42分，美军潜艇逼近至距“多摩”号3700米位置。遗憾的是，此时“仿石鲈”号鱼雷发射管舱门出现故障。23时01分，艾森豪威尔通过舰首发射管在1100米距离射出3条鱼雷，其中1条提前爆炸。“多摩”号以最快速度驶向爆炸之处，那里无疑要安全一些。“仿石鲈”号迅速急转，以艇尾发射管进行瞄准。双方相距640米时“多摩”号开始转向，美军潜艇获得了绝佳发射机会，“仿石鲈”号再次射出3条鱼雷。

据艾森豪威尔观察，第一条鱼雷命中巡洋舰舰体中部，第二条命中桅杆之后部位，第三条击中舰桥前侧。“多摩”号上立刻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美军潜艇快速下潜，准备装填鱼雷继续发起攻击。就在水兵手忙脚乱装填之时，艾森豪威尔听到海面传来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当“仿石鲈”号23时28分重新浮出水面时，海上已无敌舰的踪迹。

已经赶到现场的“游鳍叶鲈”号看到，“多摩”号中雷后断为两截，迅速没入水中，位置是北纬21度23分、东经127度19分。由于沉没速度太快，包括舰长山本岩多在内的440名水兵无一生还。“多摩”号成为恩加诺角海战中被潜艇击沉的唯一一艘日舰。

美军潜艇当天还取得了另一项战绩。凌晨4时30分，在北纬30度05分、东经129度45分水域，“小体鲟”号向日军第二补给船队“仁荣丸”号油轮射出6条鱼雷，3条命中。“仁荣丸”号带着宝贵的13000吨燃油沉入海底。护航驱逐舰“秋风”号和第三十一号海防舰救起油轮上119人向奄美大岛返航。不过老酒一直纳闷：洛克伍德和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向至关重要的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派出巡逻潜艇呢？

26日1时左右，小泽接到栗田发出的《第一游击部队第252240番电》，知道栗田已放弃夜战，经圣贝纳迪诺海峡向西撤出战场。小泽

不由得黯然神伤，机动部队付出了损失所有4艘航母的惨重代价，栗田依然无法完成突入莱特湾的艰巨任务，这难道就是命运吗？

天亮之后，小泽率残部继续向冲绳撤退。他本来担心会继续遭到美军的空袭，但预料中的敌机始终没来。米切尔早已率队南下了。航途中多次接到发现敌潜艇的警报，但舰队还是顺利于27日12时驶入奄美大岛萨川湾。根据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命令，小泽率队29日22时41分返回吴港。这支本拟全数牺牲的舰队，竟然有2艘航空战列舰、2艘轻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平安归来，完全出乎日本人的预料。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4艘参战航母全部战沉，但小泽舰队中4艘松型驱逐舰全部侥幸活了下来。除“桑”号12月3日被美军舰载机击沉于奥尔莫克湾之外，其余3舰竟然都熬到了战后。“桐”号于1947年7月29日被移交给苏联人，新名字叫“复活”号。1947年8月14日移交给英国人的“榎”号惨遭解体。“杉”号1947年7月30日被移交国民政府，新名字叫“惠阳”号。

11月10日，第一机动部队宣布解散，这支长期作为日军对外侵略急先锋的舰队至此走入历史。

“这就是终结”

25日下午，南下途中的哈尔西仔细查阅了几天来收到的所有电报，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军已经打赢了本次战役。”21时26分，他致电尼米兹：“第三舰队司令官可以充满自信地向您报告，由于本舰队的作战和第七舰队的杰出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如下显赫战果：一、彻底粉碎了日本人试图阻止我们重返菲律宾的计划；二、决定性地打败了日军主力舰队；三、消除了未来数月之内的海军作战威胁，如果不想说是永远消除的话。”

尼米兹将上述电文转发华盛顿。金回电说，目前仍然不能放松，因为哈尔西还没有足够时间或机会对战局进行全面评估。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完全赞同金的意见，但他还是将电报呈送了总统。对前线战事极为关切的罗斯福已经催问好几回了。

但金凯德的第七舰队是在麦克阿瑟指挥下作战的。麦克阿瑟一贯擅长作秀，他以自己的名义擅自向路透社发表了胜利公告，这让海军非常被动。哈里·霍普金斯特意给弗雷斯特尔打去电话，建议海军将哈尔西的电报全文公布给新闻界。在没有收到确切战报之前，弗雷斯特尔对提前发布这样的好消息显得有些犹豫。影子总统认为，这次值得冒一下险。华盛顿时间25日18时，罗斯福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记者宣读了哈尔西发给尼米兹的胜利电报。这封电报第二天一早就出现了几百份报纸上，美国人眼中的哈尔西形象更高大了。

25日当晚，在尼米兹寓所举行的晚宴上，参与人员围绕当天战斗展开了激烈讨论。除参谋长麦克莫里斯、作战处长谢尔曼等高级军官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都觉面生的年轻军官。这位海军少校刚刚卸任潜艇艇长，准备经珍珠港回国度假。年轻人绝不会因为其他客人的年龄和身份不敢讲话，因为他是尼米兹上将的儿子。和父亲当年一样，1936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小切斯特一直在潜艇部队服役。

当得知上午父亲和司令部参谋人员都不知道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的下落，并为此空等了好几个小时后，小切斯特感到非常惊讶。他问父亲：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哈尔西将军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的具体位置，然后命令他带舰队去它应该去的地方？尼米兹耐心解释说，他和参谋人员远在战场数千公里之外，自己的原则是尽量不干预现场指挥。有人提到，针对菲律宾作战的“8-44号计划”中明确指出，“如果哈尔西发现有消灭敌军主力舰队的机会，那么这就应当成为他的主要任务”。小切斯特对此感到吃惊，他指责父亲下达这样一项命令，实际上已经授权哈尔西放弃守护滩头阵地，“要哈尔西将军完成支援莱特岛登陆任务，同时又要去完成其他任务，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他毫不客气地告诉父亲：“这完全是你的过错。”

在场所有人都默不作声，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敢这样当众指责司令官。室内一片寂静，气氛显得有点尴尬。尼米兹冷冷看了一眼傲慢的儿子：“这只是你的个人看法而已。”晚宴就此不欢而散。

25日22时17分，哈尔西再次向尼米兹和金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自己两天来的举动做出进一步解释：“10月24日下午，我的侦察机发现敌军航母舰队在北方现身，这样敌人所有海军兵力的部署图完整了。既然我静静待在那里扼守圣贝纳迪诺海峡是显得那么孩子气，于是晚间，我集中了当时手头的所有兵力向北进发，拂晓进攻敌人航母舰队。我认为，敌军中路舰队在锡布延海遭受重创，他们对第七舰队不会再构成什么致命威胁了。”

25日23时51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五大队以207度航向、28节高速向南偏西水域搜索，距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75公里。哈尔西及麾下官兵的失望情绪不断增加，他们很可能要与日军中路舰队失之交臂了。在一天多时间里，美军战列舰编队向北疾驰560公里，然后掉头南下又行驶差不多相等的距离，难道耗费无数燃油最终换来的结果就是两手空空吗？

仅仅9分钟后，26日凌晨0时，前哨驱逐舰“刘易斯·汉考克”号拉响了战斗警报。0时28分，它在180度、27000米距离发现不明身份目标。从0时26分到35分，驱逐舰后方的轻巡洋舰“文森斯”号、“迈阿密”号、“比洛克西”号陆续报告发现了这一目标。

他们发现的正是日本海军三大祥瑞中的“补枪王”——“野分”号驱逐舰。栗田率主力舰队北撤之后，“野分”号舰长守屋节司受命留下处置“筑摩”号。此刻，它正满载“筑摩”号幸存水兵沿萨马岛东岸北上，试图经圣贝纳迪诺海峡向西追赶主力舰队，却在海峡以东海域与美军强大的第五大队不期而遇。“野分”号上装满了“筑摩”号的幸存者，机动能力大大降低。在美军2艘最快速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环伺之下，“野分”号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对付这样一艘小小的驱逐舰，根本用不着战列舰出手。0时45分，第五大队指挥官奥斯卡·巴杰少将率2艘战列舰和第一〇四驱逐舰分队向东机动，观敌瞭阵。第十四巡洋舰分队司令官怀尔德·巴克少将率3艘轻巡洋舰和第一〇三驱逐舰分队南下接敌。0时54分，巴克下达了攻击命令，“文森斯”号、“迈阿密”号同时向“野分”号开火。1分钟后，“比洛克西”号上的“五英寸机关枪”也叫响了。仅仅4分钟后，“野分”号就中弹起火，速度锐减至15节。巴克命令巡洋舰停止炮击。1时整，“野分”号逐渐减速最终失去动力。1时01分，“迈阿密”号再度开火。1时05分，巴克再次下达停火命令，4分钟后率巡洋舰离开战场。

终结敌舰的任务留给了第一〇三驱逐舰分队。1时06分，“廷吉”号在10500米距离开始炮击。2分钟后，分队指挥官约翰·旺布尔中校下令停火，由“欧文”号和“米勒”号抵前用鱼雷击沉“野分”号。1时17分，“欧文”号向“野分”号射出5条鱼雷，全部脱靶。2舰再次抵近炮击。1时32分，“野分”号发生剧烈爆炸，舰体碎片被抛入数十米高空，熊熊大火照亮了整片海域。2舰继续炮击，1时35分，发生第

二次剧烈爆炸的“野分”号沉没于北纬13度02分、东经124度52分水域。

“野分”号的命运与几小时前战沉的“初月”号毫无二致，后者同样救起了“瑞鹤”号上的数百名水兵。“野分”号有水兵近300人，从“筑摩”号救起的可能有1100人。在相距很远的两次战斗中，“初月”号和“野分”号均遭到美军水面舰艇的炮击，最终被炮弹撕成碎片。没人知道在沉没之前，这两艘舰上发生过多么可怕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是容不得丝毫怜悯的。

“新泽西”号舰桥上，哈尔西饶有兴致地观摩了“我43年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目睹的水面交战”。遗憾的是，他的新式战列舰南北穿梭1120公里，往返于日军两支舰队之间，却自始至终一炮未发。“老鼠在猫回来之前就躲到了洞里，”卡尼懊悔地总结说，“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它溜过去时赶紧抓住它的尾巴。”

根据哈尔西25日15时37分的命令，麦凯恩中将于26日3时17分下令“汉考克”号出动3架“地狱猫”，执行黎明前的搜索任务。清晨5时，第一大队和博根的第二大队顺利会合。5时58分，麦凯恩下令出动战斗机，执行空中巡逻和搜索任务。值得一提的是，“黄蜂”号3架“地狱猫”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均有斩获。罗伯特·韦斯特中尉和雷·泰勒中尉在民都洛岛东海岸上空合力击落1架日军轰炸机，哈罗德·内维尔中尉在民都洛岛东北海域击落了另外1架。根据时间和位置判断，内维尔中尉击落的那架飞机上就有日本海航头号王牌西泽广义。

毫无疑问，头天晚上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日军中路舰队此刻就在锡布延海。6时到6时15分，麦凯恩和博根联手放飞了第一拨攻击机群——其中战斗机52架、俯冲轰炸机37架、鱼雷机38架。之前的战斗过程表明，日军中路舰队拥有为数众多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因此这一拨攻击中出现了多达38架“复仇者”。

凭借暗夜掩护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之后，栗田不敢有丝毫懈怠，继续率队快速西行。整个夜晚，他们在平静中反向驶过昨日的来路，穿越了留下无数痛苦回忆的锡布延海。6时44分，西撤中的栗田舰队迎来了26日日出。他们此时已经进入塔布拉斯海峡，远未驶出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美国人的空中打击随时可能降临，栗田早早下令各舰加强对空警戒，舰队排成轮型阵快速向西航行。

栗田的判断非常正确。7时19分，“大和”号瞭望哨率先发现220度方向有美机出现。之后半小时里，“大和”号、“榛名”号的雷达确认几个方向数量不等的美机在快速逼近。8时34分，“大和”号率先对空开炮，拉开了新一轮防空战的序幕。

出现在栗田舰队上空的不是别人，正是麦凯恩和博根联手派出的第一拨攻击机群。美机8时40分开始攻击，目标集中对准了块头最大的“大和”号、“长门”号及位于轮形阵阵首的“能代”号。

8时43分，“大和”号遭到来自右舷的俯冲轰炸，前部甲板连续被2颗炸弹命中。第一颗炸弹击中第63号肋骨位置舰体中央靠右7米处，贯穿上层甲板后爆炸，将附近居住舱室全部破坏。第二颗炮弹命中一号炮塔炮盾肩部，使其开裂。上述伤害对“大和”号来说不过是皮外伤而已。8时47分之后的10分钟内，“大和”号先后避开了射来的5条鱼雷。

8时42分，美机从“长门”号舰首左侧发起俯冲，2颗炸弹获得近失。更改航向的“长门”号再次遭6架轰炸机俯冲投弹，2颗炸弹在舰尾右舷附近爆炸。8时59分，美军3架鱼雷机从左舷舰首、2架轰炸机从右舷舰首、1架轰炸机从舰尾方向对“长门”号实施三面夹击，均被舰长兄部勇次操舰成功避开。

块头不算大的“能代”号显然缺乏战列舰那样的好运气。8时45分，4架美军轰炸机从舰首方向突入，1颗炸弹准确命中“能代”号高

炮弹药库，所幸爆炸诱发的火灾被迅速扑灭。4分钟后，9架美军“复仇者”向“能代”号投射鱼雷，其中1条准确命中第一号和第三号锅炉舱中间部位，海水从鱼雷撕开的破口汹涌灌入，两个锅炉舱很快被海水淹没，其他锅炉舱也开始进水。锅炉停转使“能代”号逐渐失去速度，并出现了16度左倾。栗田命令“滨波”号靠上前去实施拖曳，希望将它拖到巴拉望岛的普林塞萨港。

栗田判断美军第二拨空袭会很快到来。科伦湾虽近在咫尺，但显然已非安全之所。况且舰队特别是几艘驱逐舰极度缺油，进港后的补给行动势必危险万分。思忖再三，栗田毅然做出决断，放弃原来在科伦湾的补给计划，直接率舰队向文莱返航。但目前驱逐舰的油料前往文莱远远不够。参谋们在海图上比画了半天，如果采用前文所述的第三条航线，理论上还是行得通的。如果航行中不实施Z字形反潜机动，驱逐舰的油料还能勉强维持到文莱。栗田在9时下达命令，舰队从巴拉望岛南侧经巴拉巴克海峡直接驶向文莱。鉴于美军的空袭铁定会来，10时12分，栗田致电福留和大西，请求基地航空部队速速派战斗机前来护航。

此前栗田已得到消息，一支补给船队正穿越巴拉巴克海峡进入苏禄海，准备前往科伦湾为舰队提供急需的燃料，由1艘护卫舰护航的2艘油轮上装载着宝贵的26000吨燃油。10时29分，栗田电令补给船队掉头火速向文莱返航。屋漏偏逢连夜雨，补给船队在再次穿越巴拉巴克海峡时遭美军潜艇伏击，“日本丸”号被当场击沉，严重受损的“严岛丸”号艰难驶入婆罗洲北部的万劳湾，4天后伤重沉没。

既然科伦湾已经不再安全，已经撤往那里的舰船必须立即撤出。10时50分，栗田命令已进入科伦湾的重巡洋舰“妙高”号，在驱逐舰“长波”号和“清霜”号的护航下立即出港向文莱撤退。由于“清霜”号已提前撤往马尼拉，11时15分，“长波”号护卫“妙高”号驶出科伦湾，取道巴拉望水道于19日10时30分平安抵达文莱。

果然不出栗田所料。10时刚过，远方出现了另一个庞大机群。美军34架战斗机、13架俯冲轰炸机和20架鱼雷机全部来自麦凯恩第一大队的3艘重型航母。在第一轮攻击中受重伤的“能代”号落在最后边，10时30分率先遭到攻击。经过损管队员的不懈努力，此时“能代”号的左倾已经减少到8度，并且做好了接受曳航的准备。美机再次光临使日军水兵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在挨了几颗近失弹后，10时39分，1条鱼雷准确命中“能代”号右舷二号炮塔附近部位，剧烈爆炸诱发了大火。为避免弹药库被引爆，舰长梶原季义下令向前部弹药库注水，由此引发的恶果是舰首开始徐徐下沉。10时46分，海水漫上了前甲板。梶原认为军舰已经无法挽救，10时49分下达了弃舰命令。11时13分，“能代”号完全没入水中。匆匆赶到的“秋霜”号和准备执行拖曳作业的“滨波”号一起投入营救行动，最终救起328人，402人随舰沉没。被救上驱逐舰的早川干夫迅速在“滨波”号上升起了将旗。

海军舰载机在头顶嗡嗡作响，陆军航空兵趁机也来凑热闹。10时33分，“长门”号发现右舷40度方向出现另一个快速逼近的大机群，它们是来自陆军第五航空队的47架B-24重型轰炸机，是从莫罗泰岛机场起飞前来趁火打劫的。虽然陆军战机缺乏攻舰经验，但每架B-24携带的3颗454公斤重磅炸弹还是对栗田舰队构成了致命威胁。美机编队在西方射程之外向日军舰队前方迂回。10时39分，栗田下令舰队左转向60度应对空袭。“金刚”号和“榛名”号高炮早在10时33分已经打响。10时50分，飞临日舰上空的B-24一起右转，在3500米高度进入攻击路线。“大和”号和“长门”号分别于10时53分、10时55分开始对空射击。

美机编队分成两组，第一组11时开始向“大和”号投弹。10多颗近失弹落在“大和”号右舷外侧，飞溅的弹片和爆炸产生的气浪不但将舰体炸出10多个破口，右舷中部多门高炮也被破坏。在周围无数水柱的冲击下，“大和”号庞大的身躯就像地震中的建筑一样左右摇

摆，涌上甲板的海水冲走了一切没拴牢的物品，甚至溅到了舰桥上的栗田身上。一枚弹片飞上舰桥，击中参谋长左腹部。小柳在24日的转移中右腿受伤，二次挂彩使他无法胜任指挥，参谋长职务只好暂时由首席参谋山本祐二代理。大约13架B-24朝“榛名”号发起攻击，舰长重生主计不断快速改变航向，成功避开了所有炸弹，但左舷后部还是挨了多达30颗近失弹。

“汉考克”号飞行大队发现并攻击了受伤单独返航的“熊野”号。该舰当天早晨先行通过了塔布拉斯海峡。为缩短航程，舰长人见铮一郎准备抄近道前往科伦湾。8时10分，该舰遭到美军14架“地狱猫”的攻击。8时45分，又有超过30架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对它投雷或投弹。舰体中部被命中1颗炸弹后，只剩1台锅炉运转的“熊野”号停在水面上动弹不得。经过损管人员奋力抢修，9时30分“熊野”号恢复2节航速，但10时30分再度失去动力。12时整，接到科伦湾补给计划已经取消的舰长人见开始以5节航速前往维干湾。途中，他们幸运地和志摩第二游击部队相遇，随“足柄”号和“霞”号一起前往科伦湾。在得到主队“滨波”号的接应之后，上述各舰于16时27分驶入科伦湾。

12时35分之后，美军第一大队“黄蜂”号、“大黄蜂”号、“汉考克”号、“考彭斯”号出动了由38架战斗机、23架俯冲轰炸机和19架鱼雷机组成的第三拨攻击机群，继续对撤退中的栗田舰队实施打击。“大和”号接连被3颗炸弹命中，舰首进水3000吨。为使战舰保持平衡，水兵在舰体后部注水2000吨。进水5000吨的“大和”号等于拖着1艘轻巡洋舰航行。“长门”号挨了几发近失弹，所幸伤势不重并未影响航速。

当天美军两个航母大队对栗田舰队的攻击共出动舰载机267架次——其中战斗机126架次、轰炸机74架次、鱼雷机67架次，仅取得击沉“能代”号、击伤“大和”号的战绩，绝对不能算出彩。攻击中美军损失战斗机3架、鱼雷机1架，1架战斗机、4架俯冲轰炸机和3架鱼雷机

受伤迫降海上，1架俯冲轰炸机因伤重被推入大海，另有8架飞机受伤。

日军各舰在抵御空袭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大和”号亡33人、伤95人，“长门”号亡52人、伤106人，“金刚”号亡12人、伤36人，“榛名”号亡14人、伤70人，“利根”号亡19人、伤81人，“能代”号亡87人、伤53人，“岸波”号亡5人、伤20人，“浦风”号亡12人、伤15人，“滨风”号亡1人、伤18人，“矶风”号亡1人、伤6人。仅有一艘舰上无死亡，1名水兵受轻伤，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雪风”号。

相比尸骨无存的“野分”号，“冲波”号就幸运多了。在完成击沉“铃谷”号并打捞幸存者的任务之后，“冲波”号26日清晨抵达锡布延海西北海域。7时45分之后一小时里，这艘驱逐舰遭到40架舰载机的攻击，仅挨了1颗近失弹。这颗近失弹导致舵机故障，舰长牧野坦改用人工操舵于当天下午驶入科伦湾。

受命处置“鸟海”号并打捞幸存者的“藤波”号命运与“野分”号类似。该舰27日上午行驶至民都洛岛以南海域时，遭“富兰克林”号一队“地狱猫”的空袭沉没，舰上水兵连同救上来的“鸟海”号的幸存者无一人生还。

“秋霜”号护卫受伤掉队的“早霜”号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后，于当天早上7时50分发现主力舰队。第二驱逐舰分队司令官白石长义命令“秋霜”号与主力会合。9时10分，栗田命令它再去护卫“早霜”号。后者27日撤至民都洛岛以南海域时再次遭到美机空袭，1颗炸弹彻底炸毁了轮机舱，“早霜”号坐沉于塞米拉拉岛附近浅海之中，接下来6周里成为美机练习投弹的靶舰。

栗田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舰队如果按现有航线行驶，势必遭到莫罗泰岛美军B-24的持续攻击，下次就不一定有这次的好运气

了。如果选择新航线，油料严重不足的驱逐舰怎么办？如果让驱逐舰选择较短的航线，缺乏护航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一旦遭遇美军潜艇，后果不堪设想。犹豫再三，栗田决定走一着险棋。让燃料不足的驱逐舰“秋霜”号、“滨波”号、“浦风”号、“岸波”号、“岛风”号进入科伦湾补给，然后全力追赶主力舰队。战列舰和巡洋舰在“雪风”号和“矶风”号——这2艘舰燃料尚可勉强维持航行——护航下避开巴拉望水道，绕过南沙群岛前往文莱。为保证航途的安全，栗田12时26分和12时34分分别致电圣何塞基地和马尼拉，舰队将在26日15时经科伦湾以南水道进入中国南海，请求派飞机执行引导、反潜和护航任务。

虽然航途中不断接到发现美军潜艇的消息，战战兢兢的栗田舰队还是安全驶入科伦湾以南航道。14时55分，舰队上空破天荒地出现了6架零式战斗机。这是自文莱出航以来，栗田舰队第一次得到战斗机的直接保护，官兵低迷的士气为之一振。15时15分，“大和”号上最后1架水上飞机受命起飞，对科伦湾以南航道实施反潜巡逻，之后直接飞往圣何塞基地降落。

17时，栗田舰队抵达科伦湾以南航道入口，半小时后以单纵队驶入航道。舰队以18节高速航行，19时07分驶入南海。“岛风”号、“岸波”号、“浦风”号16时40分脱离主队，20时50分进入科伦湾加油。“滨波”号、“秋霜”号受命从“能代”号救援现场直接前往补给地，当天21时15分驶入科伦湾。

科伦湾内的补给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相继进湾的5艘驱逐舰发现，仅有的1艘油轮“日荣丸”号正在为先期抵达的“熊野”号和“冲波”号加油，栗田的孩子个个缺奶。直到23时30分，油轮才开始为“岸波”号和“岛风”号加油。27日0时10分，轮到“浦风”号和“滨风”号接受补给。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在前方眼巴巴等着护航呢，心急如焚的早川临时决定“秋霜”号从“那智”号上接受油料。1时15分，

早川颁布命令，完成加油的“滨波”号、“岛风”号、“岸波”号于2时整先行出发，2时45分，“浦风”号和“秋霜”号高速跟进，在途中会合后一起追赶主力舰队。

27日中午时分，日军主力舰队完全驶出了美机的打击范围，栗田和代理参谋长山本惊魂稍定。新难题在5小时后就出现了，由于之前的计算出现了错误，仅有的2艘驱逐舰“雪风”号、“矶风”号油舱即将见底，怎么办？

栗田决定再冒一次险，下令舰队减速至12节，由“长门”号、“榛名”号临时为“矶风”号、“雪风”号补充油料。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补给量仅为略高于警戒线的100吨。在进行补给作业的一个半小时中，舰队队形保持不变，驱逐舰位置分别由仅存的2艘重巡洋舰“羽黑”号和“利根”号取代。15时，舰队来到和驱逐舰约定的会合地点，但直到天黑都未等来进港补给的那5艘舰。栗田决定不再等待，率现有舰只直接向文莱返航，同时祈祷途中美军潜艇别再来找麻烦。

出人意料，接下来航途一帆风顺。28日清晨，惶恐不安的栗田舰队安全通过危险水域。清晨7时，栗田下令舰队转180度航向，航速20节，两小时后变航向135度驶向文莱。10时10分，“羽黑”号在右后方发现了疑似美军潜艇的潜望镜，舰队立即左转舵60度实施规避。18时28分，前方出现1艘驱逐舰的熟悉身影，那是文莱港特意派出前来迎接的“朝霜”号。20时，命运多舛的栗田舰队凭借暗夜掩护安全通过湾口，21时20分顺利入泊文莱。

日军其他幸存舰只纷纷赶来会合。主力舰队进港3小时后，早川率进入科伦湾加油的5艘驱逐舰匆匆赶来会合。29日10时30分，“妙高”号在“长波”号的护航下冒险穿越巴拉望水道进入文莱港。

放眼望去，6天前出征时那支拥有7艘战列舰、11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的庞大舰队，此时只剩下伤痕累累的4艘战列

舰、4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锚机破损、舰首严重进水的“大和”号无法下锚固泊，只好与7000吨的油轮“雄风丸”号并排靠在一起，活像一个两腿抽筋的壮汉，要靠别人扶持才能站立。这一幕对栗田来说，“怎一个‘惨’字了得”！

西村舰队近乎全军覆没，志摩、小泽、栗田舰队相继逃离战场，基地航空部队被打成了“半身不遂”，菲律宾周边海域完全成为美国人的天下。就在栗田舰队仓皇西撤期间，战场仍有零星战斗发生。尽管在前一天遭到栗田舰队和“神风特攻队”的双重打击，美军护航航母大队司令官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还是在26日黎明时分出动了侦察机，希望找到从苏里高海峡撤退的志摩舰队并实施追杀。日出后不久，出现在美军侦察机视野中的却是从棉兰老岛卡加延出发的日军轻巡洋舰“鬼怒”号、驱逐舰“浦波”号和4艘运输船，船上运载着陆军第三十师团2000名士兵，准备前往奥尔莫克港卸载增援岛上的第十六师团。

中午时分，日军船队遭到来自“塔菲一”“塔菲二”舰载机的攻击，“浦波”号挨了多颗近失弹后于12时24分沉没。“鬼怒”号13时左右被1颗炸弹命中，舵机失灵，于17时30分爆炸沉没。第一〇二号运输船被击沉，其余3艘运输船趁乱逃脱，第十号运输船还趁隙捞起了“鬼怒”号和“浦波”号的部分幸存者。奉命前来打捞幸存者的“不知火”号驱逐舰并未找到“鬼怒”号，却在返航途中被“埃塞克斯”号的舰载机发现，被击沉于锡布延海塔比亚斯岛以东海域。

日军唯一具备反击能力的只剩下“神风特攻队”。26日清晨，1架日军侦察机在莱特岛以东海域发现了“塔菲一”的行踪。中岛命令驻宿务“大和”队立即出击。由2架特攻机和1架护航机组成的第一组10点15分起飞，包括3架特攻机和2架护航机的第二组12点30分出发。没人知晓第一组的最终下落，该组无一机返航。第二组返航飞机1架，飞行员报告在苏里高海峡以东130公里处发现一支包括4艘航母的美军舰

队。3架特攻机突破“野猫”的拦截，断然向航母发起俯冲。返航飞行员确认，2架飞机撞上同一艘航母，那艘航母“确认沉没”。第三架飞机撞上另一艘航母，据说“敌舰起火”，没有沉没。

返航日军飞行员的观察明显有误。实际上只有1架零战撞上“苏万尼”号1架刚刚降落的“复仇者”，引发的火灾烧毁了附近的9架飞机。虽然大火几小时后才被扑灭，但“苏万尼”号无疑是幸运的，大火竟然未能引爆附近堆放的深水炸弹。此次攻击造成“苏万尼”号的245名水兵阵亡、受伤或失踪，“苏万尼”号不得不暂时退出战场。连遭两轮特攻的“塔菲一”于10月28日撤至科索尔水道。经5天临时修理后，“苏万尼”号经珍珠港前往西海岸普吉特湾海军基地大修。

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在海上连续征战这么长时间，真该回去喘口气了。10月27日清晨7时24分，哈尔西命令麦凯恩第一大队向乌利西返航。29日，第三大队的谢尔曼接到了同样的命令。31日，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受命前往乌利西。这样留在菲律宾海域的只剩下博根少将第二大队了。恩加诺角海战结束之后，李中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宣布解散，一众水面作战舰艇各回各家。

10月30日，谢尔曼率第三大队抵达乌利西环礁。根据尼米兹上将10月19日颁发的命令，当天19时，麦凯恩从米切尔手中接过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指挥权。第一大队司令官由第三航母分队指挥官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少将接任。

31日清晨，米切尔悄悄离开“列克星敦”号，准备搭乘水上飞机前往珍珠港，重归斯普鲁恩斯麾下。航空大队长温特斯中校得知了这一消息，率部下提前在机库前甲板集合，准备为米切尔举行一个别开生面的告别仪式。4时左右，当米切尔行至机库时，看到温特斯一行或穿飞行服，或穿睡衣，懒懒散散地在舷梯旁列成一队。

“这些人在干什么？”米切尔问参谋长。

“将军，我不知道。”伯克回答。

“将军，”温特斯机智地接过了话头，“他们就是想在您离开的时候站在这儿。”

米切尔一言未发，默默离开机库，沿舷梯登上了前往水上飞机的驳船。

从参战舰艇吨位、战斗时空跨度、胜利和失败规模等几个角度考量，莱特湾海战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从10月23日到26日，美日双方293艘作战舰艇（其中澳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总吨位超过200万吨）、1996架飞机卷入其中，海战覆盖面积超过116.5万平方公里，比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德国、瑞士、奥地利加起来面积还大。换成我们熟悉的概念，几乎相当于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七省总面积。经过4天激烈博弈，盟军赢得了决定性胜利。

日军在海战中共损失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4艘和驱逐舰11艘，总吨位305452吨，占太平洋战争期间舰艇总损失的13.22%，损失飞机288架，死亡官兵7400人半数以上来自西村舰队。

美军付出的代价是：损失轻型航母1艘、护航航母2艘、驱逐舰2艘、护航驱逐舰1艘，合计38350吨；损失飞机162架；伤亡官兵2803人，其中阵亡473人、失踪1100人、受伤1230人。这一数字，相当于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到1945年5月12日对德作战中每212分钟所承受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莱特湾海战的几天时间里，美军有3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2艘扫雷舰、1艘潜艇、1艘武装货船和13艘运输舰下水服役。10月，仅太平洋舰队接纳的新舰就有：战列舰“威斯康星”

号，轻巡洋舰“帕萨迪纳”号、“威尔克斯·巴里”号，护航航母“图拉吉”号，另外还有8艘驱逐舰、8艘护航驱逐舰和4艘潜艇。美军在莱特湾海战中的战损对尼米兹来说连皮外伤都算不上。

站在历史角度，莱特湾海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它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完整舰队间的行动，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终章的序幕。它榨干了日本海军的剩余战力，曾经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再也无法构成一支战略打击力量，沦为可悲的运输队和海岸防卫部队，完全失去战略机动能力。

二、它的名字非常特殊，海战包括的一系列相关联军事行动没有一次成为海战的最后名字，但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莱特湾展开。

三、战史上充斥着持续时间超过一天的陆上战斗，海战持续时间也可能超过24小时，但鲜有海战能够持续2天以上，这场海战却足足打了4天。

四、它是20世纪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战列舰对决。苏里高海峡夜战之后，抢占T字头、战列舰对轰的古老海战模式完全成为历史。

五、它是20世纪最后一场航母之间的生死较量。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将很难看到如此规模的海空对决。

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军4艘航母是在25日同一天内沉没的。如果加上美军2艘护航航母，6艘航母在同一天战沉在海战史上是空前的。

七、25日萨马岛外海，见证了日军第一次有组织的“神风特攻”，刷新了人类疯狂和绝望的底线。

八、海战堪称美国海军最高军职——作战部长的摇篮。1942年到1974年的12位海军作战部长中，就有9位和本次海战密切相关。他们分

别是第九任欧内斯特·金，第十任切斯特·尼米兹，第十二任福雷斯特·谢尔曼（时任太平洋舰队少将作战处长），第十三任威廉·费克特勒（时任第七舰队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第二大队少将司令官），第十四任罗伯特·卡尼（时任第三舰队少将参谋长），第十五任阿利·伯克上校（时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上校参谋长），第十七任戴维·麦克唐纳（时任“埃塞克斯”号中校航空参谋），第十九任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时任驱逐舰“罗宾森”号上尉通信军官），第二十任詹姆斯·霍洛韦（时任驱逐舰“班宁”号上尉炮术军官）。之后的作战部长都由没参加过战争的年轻人来担任了。

九、与规模和情感上的意义不同，海战在战略上意义并不那么重大。太平洋战争胜负已见分晓，即使日本海军在本次海战中实现了自己的战术目的，其结果对整个战争走向都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海战不过是在日本战败的棺材上再压上几块砖头而已。

十、海战诱发的一系列“狗血剧”一直持续到今天，精彩程度丝毫不逊于海战本身。

十一、海战一般被定义为发生在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将23日定义为起点显然是因为巴拉望水道战斗。另外25日通常被当作纪念日，因为这一天至关重要，四场大战中的三场在这一天发生。

10月28日，尼米兹在给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上周舰队的作战情况除有两点遗憾外，都十分满意。其一是不派驱逐舰，而派‘伯明翰’号这么好1艘巡洋舰去执行救援‘普林斯顿’号的任任务。其二是在了解到敌军航母进攻部队由战列舰2艘及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已经到达菲律宾海北端之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出发时，没有把快速战列舰留在萨马岛附近。我从不认为，哈尔西是在知道锡布延海日军兵力编成（即使说日军已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扔下圣贝纳迪诺海峡不管。对此哈尔西认为，他处于守势的位置已在251317号电报中说

清楚了。”老酒以为，尼米兹把“伯明翰”号受损放在第一，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分散领导的注意力。

尼米兹为人一向宽容豁达，他不愿公开批评好友哈尔西，也不许留下任何可能使这件事公之于世的现实记录。当看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战况分析组组长拉尔夫·帕克上校提交的正式报告中出现严厉批评哈尔西战术的字样时，尼米兹拒绝在上边签字。他把文件退回帕克，并在附去的一张字条上写道：“帕克，你打算干什么？这样写会不会在海军中引起又一场类似桑普森和施莱那样的争论？你把调子降低，再修改一下。”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威廉·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施莱是20世纪初美国海军的著名将领。两人之争来源于美西战争期间的圣地亚哥海战，有关他俩战役中指挥问题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使两人形象都为之大大减色。

1945年1月，当哈尔西见到金上将本人时，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在上次战斗中犯了错误。”

金挥挥手：“不要再说了，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认为，在日军舰队已在我炮口下的情况掉头回撤，是个严重的错误。”

“不，这点没有错，”金说，“你没有其他选择。”

由于两位直接上司都选择了息事宁人，哈尔西的日子相对好过了许多。毫无疑问，华盛顿已经出现了让哈尔西“隐退”的言论，有些人甚至提出，“他的能力只适合指挥一个驱逐舰中队”。金拒绝采纳这样的建议，他的做法也算情有可原。美国人仍然要努力去打赢战争，作为海军最高军职的金，肯定不愿捡起芝麻丢了西瓜，在敏感时

刻去追究哈尔西的过错。如果揪住哈尔西的小辫子不放，对哈尔西、尼米兹、他本人乃至整个海军，都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儿。

从金的态度中，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条结论。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哈尔西的公众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他不可能被开除或调至二线，像金之前对待戈姆利、弗莱彻和诺伊斯那样。从国内媒体和公众对他的褒扬来看，哈尔西的职位不可动摇。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是，只有那些职业海军军官才知道斯普鲁恩斯，同样只有少数人知道尼米兹和金，就连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蛋子都知道“蛮牛”，都觉得在哈尔西指挥下出航作战既骄傲又安全。在瓜岛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哈尔西一声简单的高呼“杀日本人”，就能使那些已经丧失斗志的士兵重新恢复战斗的勇气。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尔西这点和“好友”麦克阿瑟颇为相像。莱特湾海战结束之后，哈尔西很快获得了个人的第三枚优秀服役勋章。

但是战后，金在自传里对哈尔西和金凯德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在萨马岛海战中，敌人的突然袭击之所以能够得逞，不仅是因为哈尔西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还在于金凯德在关键时刻没有使用侦察机进行搜索”。

虽然哈尔西在莱特湾海战中的指挥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在1945年1月6日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还是着意突出了他对菲律宾战役做出的突出贡献：“去年9月，我们计划按四个阶段进军菲律宾。然而哈尔西海军上将报告说，似乎直接攻击莱特岛是可行的。仅在24小时之内，我们的作战计划就做出了大幅度调整，这次调整牵扯进来许多来自不同战场的陆军和海军军官。这次变化，加速了菲律宾的解放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这次变化，降低了我们按原计划占领这些岛屿可能遭到的伤亡和损失。”

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再没有比在莱特湾海战中使用战术遭到反复批评和质疑更让哈尔西闹心的了。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哈尔西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北上打击日军北路舰队是否犯了错误，中了日本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很多参与过那场战役的军官推测说，日军北路舰队肯定是为引诱第三舰队离开的佯动兵力。前文提到，24日晚上现场对哈尔西采取战术提出疑问的人占压倒性的多数。不过在海军之外，接受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多。

1945年10月，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来到东京，提审了与莱特湾海战有关的人员，出版了两卷本《日本军官审讯录》，其中详细收录了日军北路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的陈述。小泽坦承，他承担的任务就是充当诱饵，“我在那两天派出自己的所有舰载机，作为你们的攻击目标，充当诱饵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的舰队自身非常羸弱，不能为栗田舰队提供直接的空中掩护，这样我试图尽可能攻击更多的美军航母，充当你们的攻击目标。我尝试让栗田舰队从你们的空袭中得到一些喘息。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牺牲，一支弱旅的航空攻击带来飞机和舰艇的牺牲”。最后小泽无奈地说：“对于充当诱饵，我并没有多大信心，但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尝试。”

《审讯录》属于官方文件，阅读范围有限，并未在民众中产生太大影响，关注它的主要是海军高级军官和历史学家。但1947年初另外两本小册子的出版，终于在公众中引发了激烈论战。一本是詹姆斯·菲尔德的著作《日本人在莱特湾》，另一本是范恩·伍德沃德的《莱特湾海战》。菲尔德少校身份特殊，他既是莱特湾海战的亲历者——当时年仅28岁的菲尔德是“塔菲三”司令官斯普拉格的作战参谋——又是战略轰炸调查团正式成员，亲自参加了对众多日本高级军官的审讯。

战前菲尔德是文学博士，哈佛大学历史学讲师，文笔绝佳。在东京，他先后传唤了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参谋长草鹿，机动部队司令

官小泽、参谋长大林，第一游击部队司令官栗田、参谋长小柳、首席参谋山本等人。到底不愧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深谙沟通之道的菲尔德的询问方式非常高明。他见到日军军官的开场白是：“能在这里见到你们，真不容易。1944年10月25日那天，你们追得好凶呀！我真不知道，我这条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捡回来的。我最纳闷的是，那天你们怎么没有把我整死？”简单几句话拉近了他和对方的距离。菲尔德不管问什么，被戴了高帽子的日本人都愿意倾其所有对他说出心里话。

1947年退役之后，菲尔德继续回到大学教授美国现代史。他把作战经历和询问记录写成《日本人在莱特湾》一书。因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大海战”，描写莱特湾海战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菲尔德的书是最早的一本。看过这本书的日本海军军官普遍反映说：

“因为身临其境，且拥有充分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描写莱特湾海战最好的一本书。”参谋长小柳甚至说：“正是从这本书中，我才第一次了解到‘捷号’作战和莱特湾海战的全貌。”日本海军战后销毁了一切能够销毁的资料，后来连他们的海军将领撰写回忆录谈及莱特湾海战时，都大量借鉴了菲尔德书中的内容。

菲尔德是站在日本人的角度写作的，他的主要依据来自那两本《审讯录》。但不管是菲尔德还是伍德沃德，都在书中多次提到小泽的证词，同时以其他询问记录作为佐证。这样两份公开读物使广大民众知道，原来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哈尔西，竟然在菲律宾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变相导致“塔菲三”蒙受巨大损失。对小泽的证词，哈尔西绝对不予认可，他认为那不过是小泽在受审时说的谎话而已：“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一直在说谎，为什么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要相信他们的每一句话呢？”

就在菲尔德和伍德沃德著书立说的同时，1946年5月，美国《星期六晚间邮报》以6万美元价格买断了哈尔西自传的版权，麦格劳-希尔

教育出版集团以2万美元买断了图书出版权，上述两项收益哈尔西占6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战后的哈尔西手头一直不太宽裕，尽管作为终身海军五星上将，他可以领取固定的薪水和每年15750美元的职务津贴。尼米兹上将一向节俭，娱乐方式非常简单，即使在战后他出任海军作战部长期间也是如此，正常薪水足够他花销了。如果用节俭来形容尼米兹，那么斯普鲁恩斯简直就是吝啬了。他连一顶40美元的上将帽子都舍不得买，一张纸巾都是撕开做两次使用。哈尔西与两人不同，夫人范恩高昂和经常性的医疗费用对他是个不小的负担。他为此特意出任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轮胎橡胶公司董事。公司只要求他参加季度例会，就付给他每次300美元报酬。

《上将哈尔西亲述他的故事》共分九期，1947年6月14日开始在《星期六晚间邮报》上连载。所有九期连载完后，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将出版《上将哈尔西的故事》一书。前六期内容波澜不惊，并未引起多少争论，他的众多崇拜者大呼过瘾。其中只有三件小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哈尔西收到了前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的来信。在回忆录中，哈尔西特意用斜体字为老上司在珍珠港的失败辩解：“在我的所有经历中，我再也没有碰到过美军舰队的司令官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和做好战争准备，付出过比他更多的努力，所面对的环境比他更困难。可以这么说，就我所知的那个时候的司令官，可能没有谁做的工作有他多。”金梅尔余生一直在为被当作珍珠港灾难的替罪羊而苦恼，哈尔西的大胆辩解使他备感欣慰。他在写给哈尔西的信中说：

“非常感谢，你在文章里为我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相信，这将让公众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的行为。对你所做的，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由衷的欣赏。”

其二是哈尔西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引起了全美戒酒团体的抗议：

“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不抽烟、不喝酒的人会成为一名斗士。”这让人想起曾经有报道说，哈尔西命令“企业”号带上数百加仑威士忌烈酒，用于抚慰返航飞行员的紧张神经，这显然是不符合海军规定的。《星期六晚间邮报》为此发表专题评论为哈尔西打圆场，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他在公众场合醉过酒，他在莱特湾海战中喝过的最刺激的饮料也不过是浓咖啡而已：“我们确实知道，他所做的所有事都是和日本人斗智斗勇。”

其三是哈尔西打破传统，对菲律宾战役期间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肯尼提出严厉批评：“金凯德对肯尼提供的空中掩护很不满意。让我们错失机会的是，肯尼不能为莱特岛登陆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我不得不待在那儿，为他编织空中掩护网。”对此，依然健在的肯尼本人包括陆军高层肯定不会太高兴。

比起后来发生的诸多变故，上述问题不过是毛毛雨而已。7月26日，《星期六晚间邮报》刊出第七期内容后风云突变，在海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分内容开始涉及备受争议的莱特湾海战。哈尔西知道自己的指挥遭到各方质疑，试图利用这一机会为自己辩护。他认为全国性报纸是自我辩护的最佳平台，殊不知这种做法将一个本来在很狭窄的圈子里讨论的话题，变成了一个公众关注和参与的争议。如果他在文章中仅仅夸耀自己北上和南下的艰辛，或者简单承认是受了日军航母的吸引才率队北上，他犯下的错误很可能早就被人们忽略或遗忘了。高傲的人往往拒绝承认错误，哈尔西随后的过激做法掀起了一场全国性大辩论，并一直伴随他的余生。

在第七期开头和结尾部分，哈尔西将美军未在莱特湾海战中取得完胜的原因归结为第三、第七舰队没有实施统一指挥。这确实是一个老酒多次提到的大问题。哈尔西将矛头直接对准自己的上司，似乎是不明智和不厚道的，况且他们在关键时刻曾经出面包庇过他的过错。

我们很快会提到，后来当第三舰队两次遭遇台风蒙受重大损失，有人提议对哈尔西进行军法审判时，是金和尼米兹联手压制了这种言论。

随后哈尔西话锋一转，将矛头转向金凯德：“我很奇怪，他怎么会让斯普拉格遭此噩运？”这等于把“塔菲三”遭到栗田舰队打击的责任全部推到了金凯德头上。在讲到金凯德请求快速战列舰火速南下驰援一事时，哈尔西说：“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保护第七舰队不是我的职责，我的任务是进攻，带着第三舰队实施打击。”哈尔西认为，自己犯下的唯一错误，是不应该率战列舰匆忙返回南方，最终导致一事无成，他承认自己下达南下命令时处于愤怒状态。他把造成这一后果的责任推给尼米兹，认为是他发出的电报内容含混不清所致。尼米兹不愿插手现场指挥所做出的善意提醒，今天成为好友为自己错误辩解的“罪证”。

也许对自己这样严厉地指责金凯德觉得过分，哈尔西接着解释说：“我试图尽量以我当时的想法和感觉，来描述莱特湾海战的情况。但是，在我重读了当时的所有记录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些说法总体来说对金凯德是不公平的。的确如此，在行动过程中，他的电报让我迷惑。后来在所有信息都完整了之后，我不但非常理解他的处境，而且坦白地说，如果当时我处在他的位置，也会采取和他一样的行动。”

尼米兹和哈尔西同为前线作战将领，在实施统一指挥问题上显然是没有责任的。况且他为人一向大度，不愿介入与下属和好友的争论。对哈尔西的批评，尼米兹采取的态度是沉默是金，一言不发。但金上将显然没有尼米兹那么好的涵养，他不想压制心头的怒火。文章见报仅4天后，哈尔西就收到了金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

自从读了7月26日《星期六晚间邮报》刊出的你的新一期“故事”之后，我心中一直非常纠结，是否给你写信谈谈此事。事情主要有两

点——你对金凯德的评述，和你所说的如果建立了统一指挥的话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你对金凯德的“指责”有点严重了，尽管你对自己的话做了“注解”，表示如果你在他的位置也会那么做。事实上，从你对建立统一指挥的评述中，完全可以推断出你的意思是如果第七舰队归你指挥，应对日军中路舰队的准备工作将会非常充分，或者说敌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

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不喜欢你这期内容的主旨，不管对金凯德，还是对建立统一指挥问题的言论。你再好好看看——最好重写——第七期的相关内容。

当初哈尔西遭到指责时，金曾经力排众议，公开对他表示支持。但今天涉及个人荣誉问题时，哈尔西已全然不顾老领导的面子了。8月12日，他给金回信说：“我已经对你的来信和我的文章做了多次反复阅读和研究，同时也征询了一些意见。非常抱歉，你的观点跟我不一致。”

1947年夏天，巴纳德·布罗迪在《弗吉尼亚评论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称“哈尔西是在玩弄自己的部队”，某种程度上是对菲尔德和伍德沃德作品的一种评述，同时意味着这场辩论开始从军官俱乐部、历史学家座谈会走向普通民众：“除‘干得不错’之外，说什么都可以。尽管伍德沃德先生至少还对哈尔西表示了同情，但他所披露的事实将一个美国将军的错误挖得更深，更加令人震惊。他在莱特湾海战之前的功绩无疑是辉煌的，但他的判断力要逊于他的胆气，而光有胆气是不能成就一个纳尔逊的。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真正需要的是老练的指挥技艺。同时如果需要总结的话，美国海军在莱特湾海战上了最大的一课，那就是高级指挥官的脑子是非常重要的。”

以哈尔西的火暴脾气，看到这样的文章，肺简直都要气炸了。他痛苦地向朋友们诉说这件事。大家劝他不要贸然发起反击，那样只会给那篇文章带来更多、更广泛的关注。

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1947年11月14日，具有较大影响的《生活》杂志发表了吉尔伯特·坎特的署名文章：《“蛮牛”大奔袭——哈尔西将军在莱特湾海战中做得对吗？》文章标题上方，印着哈尔西和金凯德的大幅照片，两人怒目而视。下方有一行醒目的黑体字：

“日本人用大错误帮助美军避免了哈尔西的小错误？”文中写道：“史上最大的海战，在哈尔西将军和金凯德将军的支持者之间重新干了起来。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和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都是一场冒险。真的是日本人的重大失误，将美国陆军部队和舰队从哈尔西的错误中挽救了出来？4天4场会战留下一个尚未回答的大问题：哈尔西匆匆去摧毁日军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对吗？或者说真的是他导致另一位美国将军举步维艰？没有人能够否认哈尔西的卓越领导才能，但在‘蛮牛’大奔袭这件事上，他的判断力就显得有问题了。即使是对他最为忠心耿耿的前下属之一，在为他做了极力辩护之后也承认，将所有战列舰都带走后，情况发展就成了这样，这确实是奇耻大辱。”

对坊间出现的激烈争论，金凯德一直保持沉默。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一生，都在与我的脾气做斗争。”1949年，坐了好几年轮椅的金上将中风卧床。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他写信给金凯德，询问莱特湾海战的有关情况，两人之间的通信持续长达数月。金提出一个敏感问题，想知道金凯德当时为什么不派出侦察机，去察看哈尔西是否在把守圣贝纳迪诺海峡。金凯德看出，金上将似乎想把护航航母遭到突袭并蒙受重大损失的部分责任推给自己。在写给金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认为，哈尔西将军犯了一连串错误。他在书里不承

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影射到我身上，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不想介入这一争论，因为它永远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1952年，哈尔西在美国海军学院学报上撰文，解释他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的理由：“我可以派遣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去守护海峡，然后利用我的航母去打击日军北路舰队，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当天下午，第三大队损失了‘普林斯顿’号，说明敌人仍然具有强大的空中实力。如果我们的战列舰缺乏空中掩护，处境将会非常危险。海战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不分兵，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如果敌人的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载机联合，他们有可能分别攻击我们分出的两支舰队，给这两支舰队造成严重伤害。其严重程度，肯定要超过敌人攻击我们完整的舰队可能造成的伤害程度。”

哈尔西的话好像很有道理，但说因为怕被敌人各个击破，就绝对不能分兵显然站不住脚。第三舰队为什么要分出那么多特混舰队、大队和中队呢？为什么要配属1名上将、3名中将与12名少将呢？对哈尔西关键时刻遣走麦凯恩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汉考克”号，老酒始终不能忘怀。况且李中也将提出，自己的战列舰只需一两艘航母提供空中保护就够了，这个很有价值的建议没有被哈尔西采纳。

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不时还掀起一两个小高潮。1953年10月3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莱希海军上将在莱特湾问题上批评哈尔西”的文章。文章援引总统特别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说的有关哈尔西率队北上的话，“我们确实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失败，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竟然没有失败”。莱希的最后结论是：“哈尔西是在为自己的小战争打仗。”这话等于在说哈尔西不顾全大局。由于身份特殊，莱希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罗斯福的观点。对此哈尔西强压怒气，没有做出反击。

随着辩论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金凯德逐渐改变了态度。1955年，汉森·鲍德温在撰写《海战与沉船》一书时，特意邀请哈尔西和金凯德为莱特湾海战写一篇附录，两人都答应了。不出所料，他们的观点完全对立。哈尔西依然在为自己辩护，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将责任全部推到金凯德身上。一晃11年已经过去，金凯德压抑已久的怒气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哈尔西显然没有注意到，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才导致栗田舰队没有被歼灭。况且，哈尔西也没有谈及美军的重大伤亡和护航航母舰队的巨大损失。”

争论不仅仅在哈尔西和金凯德两人之间展开，许多亲历者都加入了辩论队伍。约翰·萨奇中校——他当时任米切尔的航空参谋——公开宣称，“我完全赞同哈尔西将军北上攻击日军航母的决定。如果机会再来一次，如果像今天这样知道了当时的所有情报，如果由我出任指挥官，我也一定会做出和哈尔西将军一样的决定”。

不赞同萨奇观点的大有人在。第二大队指挥官博根少将——此时他已晋升海军上将——在参加海军学院一次口述历史的活动中接受了采访，“这个问题是有历史的，永远不会有个了断。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有清楚的看法，哈尔西将军犯了大错”。从1944年10月24日那个晚上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诸多高级军官的表现来看，老酒相信米切尔、李、戴维森、伯克应该持博根类似的观点，只是不愿意站出来公开参加辩论而已。

争论仍在持续。1951年1月，罗斯福总统的御用文人、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在华盛顿海军历史基金会上发表了有关莱特湾海战的演讲，称“第三舰队北上追击小泽舰队是哈尔西犯下的大错”。莫里森很快收到哈尔西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相关情况随后才明朗（指小泽缺少航空兵力），那时可供指挥官下决心的情报就是那些。要对当时的决策做出正确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当时做决策的

人在做出这个决策时他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仍然觉得，我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继续我的北上打击行动，彻底摧毁敌北路舰队。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尼米兹和金凯德的电报的话，我早就那么做了。”

从1947年开始，莫里森用长达16年时间写出了15卷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1958年，当系列丛书第十二卷《莱特岛：1944.7—1945.1》出版时，莫里森特意送了一本给哈尔西，试图讨好他，却取得了截然相反的效果。书中超过一半内容是有关莱特湾海战的。莫里森显然没把哈尔西7年前写给他的那封信当一回事，在重复自己原来观点的同时还加上了一句话：“第三舰队北上追逐的是一支在水面和空中力量方面都要远弱于自己的日军舰队，这支舰队是专门派来执行自杀式使命，以引诱哈尔西离开圣贝纳迪诺海峡，为中路舰队自由进入莱特湾铺平道路。”

看到这些，哈尔西嘴都气歪了。盛怒之下，他写信给以前曾在自己身边服务过的海军军官，要他们找出反击莫里森的理由，证明他是个浅薄的、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我的想法是狠狠收拾这个狗娘养的，找他的麻烦”。像当初哈尔西摔帽子时及时制止他那样，在他身边辅佐多年的卡尼写信劝告哈尔西：“尽管莫里森是迂腐的，同时他的观点的重要性常常也被夸大了，但他确实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他撰写清晰可读历史的才华已经被广为传颂和认同。你的任何抨击尽管公正，但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反倒可能伤及自身。”哈尔西只好作罢。

1959年3月，海军学院一位教授在组织编纂《海权力量：一部海军史》一书时，写信请求哈尔西将军给予审查，他答应了。但当7月看到该书关于莱特湾海战的描述时，哈尔西再次出离愤怒了。书中关于第三舰队北上一节是这样描述的：“哈尔西将军下了错误的决心。按照我们现在所知，这是毫无疑问的。”哈尔西对此怒不可遏：“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我见过的最典型的马后炮的例子！”

哈尔西准备对莫里森和海军学院的观点发起反击，但他很快发现已没那个必要了。尼米兹上将同样受邀出任《海权力量》一书的顾问。尼米兹在阅读有关莱特湾海战的章节时，哈尔西也在阅读。尼米兹要求删除一些针对个人的段落，并提出一条原则性建议：“尽可能准确、客观和公正地列出所有事实，但不要轻易做出结论，这项工作由读者来做，让事实自己说话。”莫里森和海军学院采纳了这条意见。莫里森后来在写给那位教授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同你一起被比尔·哈尔西将军打入冷宫。”

人类战争史上，很少有连续两次战斗像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具有类似的战术特点，也很少见到有如此多的军官对战斗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尽管哈尔西至死都不承认自己中了日军的调虎离山之计，但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还是表达了真正的悔意和心声：“如果莱特湾海战由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马里亚纳海战由我指挥，那就更好了。”由此看出，哈尔西对自己在莱特湾海战中犯下的错误还是心知肚明的。

为了更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组织了由理查德·贝茨准将负责的一个专题项目，对莱特湾海战进行详细的战略、战术分析。该项目的前言部分解释了分析的必要性：“由于盟军在莱特湾取得了具有特殊性的胜利，于是出现了有关战役的许多争论。”这一项目的分析结果足足超过2000页，指出其目的是激发“有前途的指挥官认真思考，改善他们进行指挥的职业判断”。遗憾的是，这个项目分析到苏里高海峡夜战就结束了。项目在最后第五卷的末尾做出以下解释：“由于一些海军军事学院无法控制的因素，海军作战部长决定，这一项目在分析完苏里高海峡夜战后立刻结束，并且停止后续各卷的写作。”这的确是个令人遗憾的决定。

作为哈尔西多年的好友，尼米兹从未公开责备过哈尔西，即使哈尔西明显说出对己不利的话时也是如此。战后的尼米兹尽量避免撰写

有关二战的回忆文章，唯恐赞扬了这个军官或这支部队，使人们觉得别的军官和部队不值得表扬。他认为，盟军的胜利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应得的荣誉，千秋功过还是留给后人评说为好。对哈尔西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尼米兹内心是不赞同的，认为这种不慎重的做法会造成相当大的危害。老酒完全不赞成尼米兹的说法，那样多没意思呀！

作为二战时期美军最杰出的海军将领，尼米兹完全避开类似事情也不太可能。在参与编撰的两本著作中，他都表露出疏远哈尔西的格调。一本是刚提到的《海权力量》，一本是他的专著《伟大的海上战争——二战中的海战故事》。后者在中国通常被译为《大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两本书都是在哈尔西去世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出版的。尼米兹在书中写道：“当我把舰队交给斯普鲁恩斯时，我永远确信他会让舰艇叶落归根。但当我把舰队交给哈尔西时，我不太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960年，金凯德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再次张开了嘴：“哈尔西花了十几年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有时把罪名放在我的身上。对此我不会介意，但我认为，他的逻辑不对。”金凯德的语气明显有所缓和，毕竟哈尔西1959年8月16日已经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尼米兹代表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了他的葬礼，哈尔西的老朋友、“炮术大师”沃尔登·安斯沃斯少将担任护灵队队长。哈尔西被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父母的墓穴旁边。死者为大，金凯德再说得太难听，就显得缺乏风度了。

美国海军官方始终未站出来公开表态。反正仗打赢了，哈尔西和金凯德都是自己人，手心手背都是肉，站哪边都不太合适。但海军高层的某些做法一定程度上隐晦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太平洋舰队三大巨头，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名字分别被命名航母和驱逐舰的一个级别，即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和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甚至连伯克的名字都被命名一个舰级，哈尔西的名字仅被命名给单舰，分别为1963

年服役的“哈尔西”号巡洋舰（舷号CG-23）和2005年下水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哈尔西”号（舷号DDG-97）。

平心而论，作为第七舰队司令官，说金凯德完全没有责任显然也是不妥当的。他的第一个错误是相信假设，尽管这种假设是可以理解的。尼米兹和金同样相信了这种假设，但他们身处大后方，假设对错对实际作战危害不大。身处战场漩涡的金凯德这样做就不合适了，他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金凯德的第二个错误是未对假设进行核实，如及早发电报询问或者派出侦察机。事实上等他最终派出侦察机时，最佳时机已错过了。

相对而言，哈尔西错误更大一些。如果哈尔西不犯错，金凯德的错误也就不复存在，莱特湾海战的结果就将完全不同。我们很容易指出哈尔西的几处错误：错误理解参战使命，中了日本人的诱敌之计，通信模糊不清，选择战列舰而不是航空母舰作为旗舰，对尼米兹的电报反应过度，等等。如果哈尔西北上之前能够把他强大的兵力在圣贝纳迪诺海峡留下一部分，他的上述错误将自动消失。那样的话，无论他把自己的使命看作进攻或防守，就没多大区别了。

老酒以为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大战即将打响之前，哈尔西遣走了实力最强的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的“邦克山”号，相当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近2/5的打击力量。如果这些力量都在——核心是4艘重型航母和2艘轻型航母——或者干脆将他们留下把守圣贝纳迪诺海峡，就不会有人再去关注小泽的行动是否属于阴谋了，之后无数“狗血剧”也就无法上演了。

尽管因为打赢了苏里高海峡夜战和恩加诺角海战被给予了极高赞誉，但老酒认为，奥尔登多夫和米切尔的指挥充其量只能算中规中矩，美国人有王婆卖瓜的嫌疑。拥有那么大的兵力优势，打赢了正常，打输了才叫丢人，况且还放跑了那么多日军舰只。其他诸如李、

麦凯恩、谢尔曼、博根、戴维森、杜博斯等人也无更多亮点可言，只能算是尽职尽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穿了日本人的诡计，却未能成功阻止哈尔西的冒失行动，令人遗憾。可怜的李率一众新式战列舰南北穿梭，跑得最远，费油最多，始终未能向敌舰开上一炮。老酒这样的吃瓜群众也只能捶胸顿足，空自嗟叹，殊可惜也。

美军真正的英雄是骁将斯普拉格。他率“塔菲三”挫败了日军栗田的进攻，保全了哈尔西的声誉和麦克阿瑟的滩头。他使栗田耽误了决定性的6小时：2.5小时追击战和3.5小时重整舰队。斯普拉格始终认为，正是他和兄弟们的浴血奋战，才使栗田最终放弃突入莱特湾的念头。过了中午，日军再想进入海湾就非常困难了。

1947年在写给萨奇的一封信中，斯普拉格说：“我曾经对尼米兹将军说过，栗田北撤的主要原因是他遭受了沉重打击，无法继续发动进攻。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相信冷冰冰的数据分析也会说明这一点。”斯普拉格于1951年退役，1955年11月去世。其间，除1945年4月为《美国人》杂志写过一篇关于萨马岛海战的文章，为伍德沃德《莱特湾海战》写过几条注释之外，他从未公开发表过其他言论，甚至对家人都很少提及那场让他刻骨铭心的战斗。正如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所言：“海军对此事从来只字不提，其中原因我很清楚，大概你也知道。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揭开这场坚决果断的海战的真面目。可能是在50年后，也可能是在我去世很多年以后。”

斯普拉格说得一点没错儿。虽然“塔菲三”的很多战舰和人员后来得到了嘉奖，但他们的事迹远未像中途岛、马里亚纳海战那样在国内被广为宣传，为民众所熟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才开始宣传这场海战，并有几艘战舰以“塔菲三”的有关名称命名。

1981年，1艘佩里级护卫舰被命名为“克利夫顿·斯普拉格”号，舷号FFG-16。

1982年，1艘佩里级护卫舰以“塞缪尔·罗伯茨”号舰长的名字命名为“鲍勃·科普兰”号，舷号FFG-25。

1985年，又一艘佩里级护卫舰以“塞缪尔·罗伯茨”号炮术军官的名字命名为“乔治·卡尔”号，舷号FFG-52。

1987年，在萨马岛以东海域战沉的“塞缪尔·罗伯茨”号舰名被另一艘佩里级护卫舰继承，舷号FFG-58。

美国人的确打赢了莱特湾海战，但感觉赢得有点勉强，有点不太光鲜，有点缺乏艺术性，总感觉好像缺了什么似的。就像一个人能喝一斤白酒，你却只让人家喝半斤一样——很多时候没喝够比喝多了还难受。又像一条烤得滋滋冒油的羊腿，却忘了放辣椒和孜然一样，吃起来不是那么过瘾，那么痛快。这让我们再次想起了中途岛海战。虽然那次海战规模远远不如本次，时间也没有这么长，但美军的胜利依然显得那么荡气回肠，那样酣畅淋漓，那么让人无法忘怀。莱特湾海战在打响之前胜负已定，日本人充其量只能给美军找一些麻烦而已。一场完全可以KO对手的拳赛，最后却只能以点数取胜，这可能正是今天珍珠港、中途岛战役被屡屡拍成影视剧，而荧屏上鲜见莱特湾海战的一大原因。

美国人的“狗血连续剧”越演越长，时至今日好像仍未剧终。与之相反，打了败仗的日本人倒显得平静许多。参加莱特湾海战四路日军舰队的指挥官中，西村获得的评价最低。虽然抱定了必死之心——这倒和“捷号”作战的精神完全符合——但西村只知道一味猛冲，即使在得到栗田舰队受阻锡布延海的消息后仍不缓行，令人费解。他拒绝与志摩合作，使南路日军两支舰队均处于虚弱状态。明知美军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最终断送了整支舰队和数千水兵的性命，也使这种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西方人历来以保存生命为第一要务，完全无法理解西村的行为，因此赠送他一个“最无能

将军”的雅号。枉自送了性命的西村在自己人那里也没落好，他与陆军的牟田口廉也、富永恭次一起被国人称为“愚将中的愚将”。

说实在话，志摩的表现比西村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本应承担起指挥南路两支舰队的职责，却因仗不可能打赢主动放弃了这一机会。老酒敢断言，如果类似情形发生在开战之初日本海军一路高歌猛进之时，志摩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会加速赶上西村担负起指挥权的。眼见前方是死路就脚底抹油，志摩放弃与西村同归于尽果断选择撤退，比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合理。志摩的表现只能用“不作为”来形容，他基本上不能算参加了莱特湾海战。没有打仗当然就谈不上功劳，无功无过的志摩仍然担任第五舰队司令官，一直到次年5月履任新职，后文详叙。

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北路的小泽。不管日本人还是对手美国人，都对小泽在海战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但成功完成了诱敌任务，还把为数不少的舰船带回了家。如果杜博斯不及时掉头南撤，25日晚小泽的反转若再能击沉一两艘美艇那就更完美了。小泽唯一的瑕疵在于，未能将诱敌成功的消息及时传达给栗田，以至于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战机被白白浪费掉了。这样也好，栗田舰队因此免遭全军覆没的噩运。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广泛赞誉的小泽可谓命运不济。他在马里亚纳和恩加诺角海战中共损失了7艘航母，却未能换来哪怕击沉1艘美军航母的战绩。可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莱特湾海战之后，日军第一机动部队的编制被很快撤销。小泽先是弃船登岸，出任军令部次长并兼任海军大学校长，之后接替丰田出任联合舰队末任司令官。小泽对本次战役有过这样的评价：“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水上力量成了绝对的辅助兵力。除某些特种性质舰艇之外，海面舰队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栗田无疑是日军参战将领中最具争议的人物，没有之一。虽然在锡布延海的两次反转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但他在面对“塔菲三”和莱特湾时的后两次反转引发了无数嘴官司，并使“捷一号”作战最终归于失败。栗田的决定是在严重缺乏情报、观测条件不理想、舰队缺油、缺乏空中保护及自身生理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前文提到，即使栗田一鼓作气冲入莱特湾炮击登陆场，取得的战果也不过将岛上作战推迟数天或者一周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最终换来的结果必然是第一游击部队全军覆没。为拖延美军几天进攻时间，赔上包括“大和”号在内的整支舰队，不能称得上是明智之举。从事后结果来看，栗田的决定还算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并不能改变日本最终失败的命运。纵观战役全过程，栗田的指挥还算中规中矩，至少也算“大节无过，小节有亏”。正如菲尔德少校在《日本人在莱特湾》一书中所言：“栗田也只是一个为当时环境所困的囚徒而已。根据当时他所拥有的信息来看，他的决定确实算得上是合理的。”这可能正是出身文人世家的栗田思考问题相对理性的具体体现。

回国之后，栗田并未受到多少责备。对他放弃突入向北撤退提出严厉批评的反而是对手美国人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历史学家，那些喜欢唠唠叨叨的日本海军军人基本上都是栗田的支持者。大多数参加过莱特湾海战的海军军官诸如福留繁都认为，栗田的决定不能算是一个错误。多数日本历史学家包括研究海军的权威伊藤正德在内，都对栗田的行为表示理解。1945年1月10日，栗田获准觐见天皇。裕仁对他着实温言抚慰了一番，这往往是胜利者才能享受的待遇。1月25日，栗田调任海兵校长之职。前文提到，日本海军惩罚不称职者的主要手段就是“发配”去当海大或者海兵校长，但那往往是战争初期的行为。到了联合舰队已没有几艘船的1945年，老酒认为，栗田能弄个

海兵校长当当已经算不错的差事了，总比回家当军事参议官强。被大家一致表扬的小泽，不就去海大当了校长吗？

但栗田毕竟是打了败仗回来的，没人说几句风凉话肯定是不太现实的。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批评栗田的，是第四航空战队司令官松田千秋。他指责正是栗田的优柔寡断使机动部队付出的巨大牺牲变得毫无意义。栗田履任新职之前，海军省教育局局长高木惣吉——就是之前积极谋划倒阁并组织刺杀东条的那位——公开发表言论：“莱特湾的败将，怎么又成了海兵校长啦？”相对而言，小泽的首席参谋大前敏一的话就含蓄许多：“栗田应该再勇敢些，他应该直接冲向莱特湾。”1966年9月9日去世之前，小泽曾拉着去看望他的栗田的手说：“给您添麻烦了。”不知道小泽所说的“麻烦”，是不是指没有及时把诱敌成功的消息发送给人家。

从战役实际进程来看，莱特湾海战日军总指挥既非小泽也非栗田，而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从他接任司令官时扭扭捏捏的姿态就能看出，丰田对打赢战争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战后他在回忆录《最终的帝国海军》一书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新内阁（指小矶内阁）成立之后，我第一时间拜访了米内海相。大臣问我，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战局的看法以及海军今后一年还能否维持得住。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米内是把结束战争作为第一任务来出任海军大臣的。对此我极其简单地答复说‘非常困难’。但是作为联合舰队司令官，直截了当提出对未来战局没有信心，终究有些难以启齿。”丰田精心设计的“捷一号”作战计划只有理论上成功的可能性，正是哈尔西的密切配合，才使胜利一度成为可能，却又因为栗田缺乏足够勇气最终功亏一篑。可能正是由于大家对失败都心知肚明，所以再去指责栗田也就没多大意义了。从这点看，栗田运气比南云要好得多，但是南云本来是能够打赢的。

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海军仅剩的大型舰艇有：战列舰“大和”号、“长门”号、“日向”号、“伊势”号、“榛名”号、“金刚”号；航空母舰“隼鹰”号、“信浓”号、“天城”号、“葛城”号、“云龙”号、“龙凤”号、“凤翔”号；护航航母“海鹰”号、“神鹰”号；重巡洋舰“青叶”号、“足柄”号、“羽黑”号、“妙高”号、“高雄”号、“熊野”号和“利根”号（其中“青叶”号、“妙高”号、“高雄”号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轻巡洋舰“北上”号、“木曾”号、“五十铃”号、“鹿岛”号、“香椎”号、“矢矧”号、“酒匂”号、“大淀”号和“八十岛”号，另外还有约20艘驱逐舰。昔日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就只剩下这点儿骨血，完全丧失了和美军正面对抗的能力。在此之后，他们只能干点儿看家护院或运兵运粮的辅助工作，并逐渐被日益强大的敌人一一蚕食。1872年成军以来的帷幕徐徐落下，日本海军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美军取得了莱特湾海战的胜利，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菲律宾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取得岛上胜利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在东京海相官邸，听完军令部总长及川和司令官丰田“联合舰队在‘捷一号’作战中遭遇惨败”的汇报之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目光呆滞，沉吟良久后艰难吐出了几个字：“这就是终结！”

| 第五章 |

决战吕宋

天王山之战

10月25日傍晚，麦克阿瑟回到普赖斯庄园与众参谋共进晚餐。司令部人员消息往往是最灵通的，他们已经知晓了两天来海上战斗的大致情况。大家边吃边谈，话题自然离不开已接近尾声的莱特湾海战。对当天早些时候险些遭到栗田舰队的巨炮打击，大部分人仍心有余悸。一些人开始公开抨击哈尔西擅自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北上追击日军航母的事儿，个别人甚至高声大骂哈尔西是“狗娘养的”或“狗杂种”。

麦克阿瑟立即制止了上述言论。他拍着桌子怒吼道：“统统给我闭嘴！不要再说‘蛮牛’了，他还是我喜欢的一员战将！”不知道这话是否传到了哈尔西的耳朵里。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在朝鲜被战场解职回到国内时，哈尔西公开站在了他的一边，准备在纽约举行的欢迎麦克阿瑟荣归故里的五彩纸带大游行中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以示对老朋友的尊敬和支持。遗憾的是，他在前往爱德怀尔德机场迎接麦克阿瑟专机的途中因为肺炎病倒了，只好派代表参加了那次游行。

麦克阿瑟认为，出现如此重大失误的根源在华盛顿。哈尔西第三舰队虽然参加了菲律宾战役，却要受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的节制，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由我麦克阿瑟直接指挥，自己肯定不会让哈尔西在紧要关头率军北上，将莱特湾和圣贝纳迪诺海峡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但是现在，他还不愿与海军公然闹翻，莱特岛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弹药补给还必须由海军运到战区。况且在塔克洛班机场投入使用之前，他还必须依靠快速航母舰队的空中支援，此刻选择化解矛盾的做法才是最明智的。

海上炮声隆隆，岛上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之中。为配合联合舰队的海上决战，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严令富永恭次，集中第四航空军所有兵力发起航空总攻击，突击莱特湾内的美军舰船。10月24日，

第二飞行师团率先发起攻击。第十六飞行团10架战斗机清晨5时30分出击，在莱特湾上空遭到美军“野猫”和“地狱猫”的联手拦截，4架飞机未能返航，攻击毫无效果。紧随其后出场的是第三飞行团，22架轻型轰炸机在第三飞行战队木村修一的率领下，试图突袭莱特湾内的美军运输船。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第十二飞行团14架战斗机的护航，却因为联络不畅失去了会合机会。孤军突入的木村机队遭到毁灭性打击，除难波享一的飞机因为机械故障中途返航之外，突入莱特湾上空的19架飞机被悉数击落，其中也包括木村的座机。第十二飞行战队同时出动的4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同样被全部击落。第六飞行团下属第六十五、第六十六飞行战队勉强凑出8架飞机前往突袭莱特湾，其中5架未能返航。返航日军飞行员声称，攻击取得击落美机“地狱猫”1架、击沉驱逐舰1艘的“辉煌”战绩。24日当天，日军第四航空军共出动战机150架次，以损失45架为代价，声称击沉美军巡洋舰、驱逐舰、坦克登陆舰各1艘，击伤另2艘巡洋舰，另外5艘运输船中弹起火。

美军并未一味防守，同样出动战机对岛上日军机场进行轰炸，同时竭力拦截从台湾前来增援的日航空部队。受命从屏东机场转来的第二十二飞行战队、第六十飞行战队抵达目的地时突然遭到“地狱猫”袭击，5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被当场击落，3架迫降后伤重报废，另有5架战斗机在空战中损失。

10月25日，第四航空军在攻击中损失飞机25架，取得的战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天的航空作战导致第四航空军损失惨重，主力第二飞行师团可升空作战的飞机只剩60架。别说进攻，连自保都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富永仍然高调对外宣称，“我航空总攻击大获全胜”。

显而易见，美军尚未完全取得作战区域的制空权。莱特湾海战之后，哈尔西第三舰队急需休整，金凯德手下的护航航母由18艘锐减到11艘，航空作战能力大大减弱。10月26日上午，哈尔西接到了金凯德

发来的请求，出动舰载机掩护莱特湾内的运输船队。彼时麦凯恩的第一大队和博根的第四大队正在追杀锡布延海上的栗田舰队，米切尔率领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在东北海域加油。尽管无法立即派出增援，但哈尔西还是致电米切尔，完成补给后立即向莱特湾方向航渡，“做好出动战斗机掩护莱特湾的准备”。

对金凯德一而再再而三的增援请求，哈尔西早已不胜其烦了。他认为在陆军登岛之前，第三舰队已经基本上摧毁了日军的空中力量，随后又领衔击退了日本海军主力舰队的进攻，所做的事情够多了。为什么时至今日陆军航空兵仍然无法上岛？26日晚，哈尔西直接致电麦克阿瑟：“经过17天的连续战斗，我的快速航空母舰已经不能再为莱特岛提供更多支持了。明天我只剩下两个航母大队可用，飞行员个个精疲力竭，航母补给、炸弹和鱼雷也已不足。第五航空队何时才能接手莱特岛？”

由于海军让24艘运输船把它们运载的物资卸在陆军工兵原打算修建机场的地方，塔克洛班机场的修建受到严重影响。把这些东西搬开不但要浪费大量的时间，还会在地面留下很多车辙和坑洞。台风不时前来侵袭，好像永远都下不完的暴雨使地面积水接近90厘米，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凯西少将背部伤势不断加重，只好送往医院治疗。斯维尔德鲁普准将从他手中接过了工兵部队指挥权，这位百万富翁被称作美国最好的土木工程师。但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钢板和钢筋在雨中生锈，整卡车整卡车的沙石被雨水冲走或被泥泞吞没。与此同时，日本人却可以从中国台湾或本土不断调来新的飞机，利用吕宋岛的全天候机场起飞作战。

自巴布亚战役以来，麦克阿瑟还是头一次发现，他的地面部队必须在得不到强有力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受台风、暴雨和超远航程影响，驻莫罗泰岛的第五航空队无法随时为岛上作战提供充分支持。不管塔克洛班条件如何，麦克阿瑟急需一批陆基飞机。肯尼为第五航

空队不能在关键时刻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感到羞愧，他几乎天天到麦克阿瑟身边晃悠几圈，希望他能训自己一顿，以减轻自己的愧疚之情。一天，再次来到普赖斯庄园的肯尼发现，麦克阿瑟正在阅读道格拉斯·弗里曼的著作《罗伯特·李将军传记》。看到肯尼进来，麦克阿瑟放下了手中的书：“你知道，李和托马斯·杰克逊的临终遗言，都是要将希尔的步兵尽快调上来。如果我在今天、明天、明年或其他任何时候死去，我的临终遗言将是，‘乔治，快把你的第五航空队调到前线来’。”

27日中午，正在用餐的麦克阿瑟忽然听到P-38战斗机熟悉的引擎轰鸣声。在未告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肯尼从莫罗泰岛调来了第四十九战斗机大队的34架P-38。尽管不断受到大雨和空袭的困扰，经过工兵部队的彻夜奋战，斯维尔德鲁普终于铺完了跑道的最后一段。除1架飞机坠毁之外，其余33架均安全降落。

麦克阿瑟放下饭碗，跳上吉普车前往机场。飞机停在尚未竣工的跑道上，麦克阿瑟与最先从飞机上跳下来的3名飞行员亲切握手。他们中有陆航头号王牌理查德·邦少校，他目前的战绩是28个。麦克阿瑟告诉飞行员们：“你们不知道，见到你们我心里有多高兴！”他把头转向簇拥在身边的记者们：“我知道，第五航空队从来不会令我失望。”但在随后24小时里，日军突袭了塔克洛班简易机场，近一半P-38被摧毁在地面上。

10月29日，博根少将的第二大队出动舰载机轰炸了吕宋日军机场，声称在空战中击落敌机71架，地面击毁11架。来自“忠勇队”的5架特攻机发起犀利反击。12时04分，野野山尚驾驶特攻机向博根旗舰“无畏”号俯冲，一头撞上航母十号20毫米炮组。虽然舰体损伤不重，但剧烈爆炸当场造成10人阵亡、6人受伤。

“新泽西”号舰桥上的哈尔西第一次目睹了日军的“神风特攻”。他和身边的参谋将此看成个案，因为这种处心积虑的自杀式攻击在美国人眼中完全不可理喻。哈尔西认为，自己的战士虽然勇敢，但也不会去执行这种完全没有生还可能的任务：“我们认为，即使他们有切腹的传统，也很难招募到足够人员，去组建一支真正起作用的队伍。”哈尔西太看低日本人的疯狂了。

仅第二天，哈尔西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来自“叶樱”队的6架特攻机攻击了戴维森少将第四大队。4架零战巧妙避开“地狱猫”的拦截，14时26分，日军长机一直保持45度角一头撞向戴维森旗舰“富兰克林”号。航母后部升降机和33架飞机被炸毁，舰尾瞬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56名水兵阵亡或失踪，60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严重。约20分钟后，堆放在机库的副油箱连续发生两次爆炸，诱发的火灾直到18时才被扑灭。

第二架日机在俯冲时中弹，转而撞向“贝露森林”号。尽管它最终被击落，可还是有部分残骸撞上飞行甲板，引爆了飞机上的弹药并烧毁12架战机，舰上大火直到16时才被扑灭。该舰25日攻击小泽舰队时拍摄了大量宝贵的照片，都在大火中被遗憾烧毁。航母上水兵92人阵亡或失踪，97人受伤，其中54人重伤，数字甚至超过了“富兰克林”号。

第三架冲向“圣贾辛托”号的日机被高炮击中，坠落在舰首附近的海水之中。第四架日机瞄准了久经战阵的功勋战舰“企业”号，它滑过飞行甲板后在左后舷外23米坠海爆炸。遭到重创的“富兰克林”号和“贝露森林”号只好向乌利西环礁返航。伤势更重的“贝露森林”号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船厂大修，1945年2月才重返前线。

日军本次特攻效率极高，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哈尔西只好解散第四大队，将剩余舰只充实到其他三个大队之中。3日傍晚，日军潜

艇“伊-41”号射出的鱼雷击中了“雷诺”号轻巡洋舰。谢尔曼只好从乌利西环礁调来拖船“阻尼”号，派出4艘驱逐舰护航将它拖回乌利西基地。

11月1日，轮到金凯德第七舰队遭殃了。日军“神风特攻队”攻击了位于苏里高海峡的美军驱逐舰。上午9时50分，1架日机掠过“克拉克斯顿”号上空坠入海中。仅2分钟后，另一架日机击中了“阿门”号。所幸这架日机撞到舷侧反弹后爆炸，“阿门”号侥幸逃过一劫。“基伦”号同样被1颗炸弹命中，伤势不重。最倒霉的当数“阿布纳·里德”号，日军1颗炸弹在消防室内爆炸，另一架遭到攻击的“彗星”也袭击了它。席卷舰尾的火势诱发了一系列殉爆。13时58分，舰长阿瑟·珀迪少校下令弃舰。17分钟后，“阿布纳·里德”号沉入水中，187名水兵被救起。该舰因此成为被日军特攻机击沉13艘驱逐舰中的第一艘。

11月5日拂晓，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抵达吕宋岛中部以东130公里处。麦凯恩先出动战斗机进行扫荡，然后轰炸机和鱼雷机在战斗机护航下，从吕宋岛北端至民都洛岛一路轰炸日军机场和舰船，基本未遭遇多大抵抗。午后，日军神风特攻队发起反击。4架特攻机突破“地狱猫”拦截向第三大队发起猛攻。1架日机被直接击落，另两架被“提康德罗加”号——该舰刚刚于10月29日抵达乌利西环礁，加入谢尔曼第三大队——和麦凯恩旗舰“列克星敦”号侥幸躲过。但第四架日机依然撞上了“列克星敦”号指挥塔，当场造成50人死亡、132人受伤。麦凯恩只好率司令部成员登上新旗舰“黄蜂”号。

美军空袭一浪高过一浪，停泊在甲米地的第五舰队旗舰“那智”号重巡洋舰无奈离开泊地，驶向开阔水域规避空袭。12时50分，“那智”号遭到“列克星敦”号和“提康德罗加”号舰载机的联合攻击，被命中5颗炸弹和2条鱼雷后失去动力。驱逐舰“曙”号上前试图实施拖曳，但14时45分来自“列克星敦”号的另一拨攻击又有多达5条鱼雷

击中了“那智”号左舷。躲在岸上的志摩清英目睹了旗舰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全过程。14时50分，“那智”号沉没于北纬14度32分、东经120度45分水域。驱逐舰“霞”号、“潮”号救起220人，包括舰长鹿冈元平在内的807名水兵随舰沉没，鹿冈后来被追晋海军少将。准备执行拖曳作业的“曙”号也被命中2弹起火，被“潮”号拖到岸边才免于沉没。美军空袭还击沉了海防舰第一〇七号。

美军岛上目标同样遭到日军攻击。虽然并不知道麦克阿瑟的准确住处，日军仍然对普赖斯庄园实施过10多次轰炸。一次，1颗炸弹竟然落在麦克阿瑟办公室隔壁的卧室里，没有爆炸。另有一次，美军反击的1颗高射炮弹落在麦克阿瑟卧室长沙发上，所幸又是1颗哑弹。当天傍晚，当高射炮兵指挥官威廉·马夸特少将回到庄园吃饭时，麦克阿瑟走到他跟前，将那颗小炮弹咣当一声丢在他面前的餐桌上：“比尔，告诉你的炮手，瞄得再高一点儿。”

11月3日晚上，日军1架战斗机从庄园上空飞过，扫射旁边的街道。当时麦克阿瑟正坐在办公桌前审阅文件，2发30毫米航弹从敞开的窗口射入，打进他头顶以上仅半米的横梁之中。作战参谋莱尔巴斯中校旋风一般冲了进来，发现司令官安静地坐在那里办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麦克阿瑟抬起头问：“拉里，有什么事？”

“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已经被打死了呢！”莱尔巴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还没有，多谢你跑进来看我。”麦克阿瑟说完，低下头继续看文件。这件事立即登上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份战报，第二天就成为美国国内的头条新闻。

后来麦克阿瑟让人将那2颗弹头从横梁中挖了出来，包起来连同信件一起寄给了儿子：“亲爱的亚瑟：爸爸送给你2颗大子弹，它们是对

着爸爸发射的，但没有打中。爸爸很想念你和妈妈。爱你们！爸爸。”

在美军两个军的猛烈攻击下，抵挡不住的牧野中将被迫撤出沿海地区，向西一直退到达加米，美军穷追不舍。到10月29日，美军南路第二十四军已经攻占塔那恩、达加米、布鲁恩和杜拉格等要地，攻击正面扩大到18公里，纵深15公里。北路美军第十军同样不甘落后。到11月2日，第一骑兵师、第二十四步兵师已经占领斯皮兹、卡里加拉、吉洛和帕罗等地，攻击正面28公里，纵深35公里。

尽管日军第十六师团已溃不成军，但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和参谋长友近对莱特岛战局依然持盲目乐观态度。两人一致认为，只要牧野能够暂时稳住局面，一俟后续主力登岛，就可以与美军展开决战，让敌人海上来，海底里去。10月29日，铃木与友近闭门造车，制订了下一步作战计划：“以第十六师团主力确保达加米、布鲁恩一线，以一部确保塔克洛班以西高地，第一〇二师团掩护军主力集结于卡里加拉东南地区，在塔克洛班以西高地群一举歼灭登陆之敌。投入反击的主力部队包括第一、第二十六师团和第六十八旅团，第一〇二师团、第十六师团及第四十一步兵联队负责掩护主力展开。”此即“塔克洛班决战计划”。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上述援兵送上莱特岛。

29日下午，第十四方面军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从马尼拉飞抵宿务，给铃木和友近带来了好消息：精锐第一师团将比原计划提前数天抵达奥尔莫克港，第二十六师团第十二联队随同登岛，预计登陆时间为11月1日。第二十六师团主力同样在奥尔莫克港登陆，第六十八旅团登陆地点视岛上战况而定。东京大本营已经恩准，必要时向岛上投入宝贵的空降部队。

10月30日，当友近怀揣“决战计划”提前来到奥尔莫克港准备向牧野下达命令时，前方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原拟定反攻区域全部

落入美军之手，第十六师团损失惨重，各部已经失去联系。这预示着“决战计划”尚未实施就已胎死腹中。友近毫不气馁，立即以原参战兵力为基干制订了“卡里加拉决战计划”。

在美国强大海空军的威胁下，运输船平安航渡马尼拉至莱特岛的730公里航程难度极大。但迫于陆军的压力，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失惨重的海军也不得不强打精神，积极组织对莱特岛的增援输送，运输行动统称为“多号”作战。“多一号”作战由第十六巡洋舰战队担纲，负责将5艘运输船上两个大队2000名士兵送上莱特岛。由于重巡洋舰“青叶”号遭美军潜艇鱼雷攻击留在港内维修，轻巡洋舰“鬼怒”号、驱逐舰“浦波”号护航运输船前往。10月26日凌晨，船队到达奥尔莫克港顺利卸货。返航途中，“鬼怒”号、“浦波”号、第一〇二号运输船被美军舰载机炸沉。

10月28日，日军发起“多二号”作战。4艘运输船不但安全将一个独立速射炮大队的装备和340名士兵送至岛上，完成卸载的第九号运输船还忙里偷闲转往宿务，将铃木和军司令部成员送上奥尔莫克港。2日，登岛的铃木干脆利落地批准了参谋长友近制订的“卡里加拉决战计划”。

11月1日，樱兵营突然接到了马尼拉的电话：“明天上午11时，寺内元帅将亲自前去看望山下大将。”

“寺内要来？他来干什么？”由于山下和武藤一致反对莱特决战计划，方面军司令部对南方军普遍存在抵触情绪。

被称作“毒舌”的参谋长武藤难得地张开了嘴：“他来能干什么？肯定是催促我们向莱特岛运兵呗。”

“那就是说，南方军认为咱们不够努力啦？”

“正是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咱们的辛苦。联合舰队在海上打了败仗，他们竟然还在坚信什么‘神机已经到来’。”

2日上午，一向养尊处优、不轻易挪窝的寺内破天荒莅临樱兵营。虽然心里不太情愿，山下、武藤还是率众幕僚列队迎接，必要的礼仪还是不能少的。寺内嘴里吐出的话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我此行目的是来告别，南方军司令部将于近期遣往越南西贡。”

开战之初，南方军司令部就设在西贡。山下攻克新加坡后，寺内将司令部搬到了更繁华的那里——它现在的名字叫昭南市。由于美军逐渐逼近菲律宾，在东京的强力干预下，寺内才不情愿地于5月将司令部遣至马尼拉。英国人和中国人正在谋划反攻缅甸，寺内不敢回新加坡，只好再次搬回西贡。一些人认为南方军搬家是因为马尼拉经常遭到空袭，寺内怕死才提前逃跑的。事实上，让寺内搬家是东京大本营的意思。年轻参谋没有山下和武藤那么含蓄，一些人甚至公开叫嚣：“让人心烦的‘婆婆’走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与美国人大干一场了。”

前两次输送仅损失轻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船各1艘，总体还算成功。10月31日，日军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多三号作战”。当天上午，精锐第一师团11000名官兵及第二十六师团今堀支队——以今堀鍬作第十二步兵联队两个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为基干组成——在滂沱大雨中登上了大型运输船“能登丸”号、“金华丸”号、“香椎丸”号和“高津丸”号，在驱逐舰“霞”号、“曙”号、“冲波”号、“潮”号、“初春”号、“初霜”号，海防舰“冲绳”号、“占守”号、第十一号、第十三号护航下浩浩荡荡驶出马尼拉湾，向莱特岛方向而行。

番号第一的部队一般很牛。黄金有价玉无价，第一师团代号“玉兵团”更显示其尊贵和超凡脱俗。第一师团成立于1888年5月14日，是

日本陆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师团主力第一步兵联队成立于1874年12月19日，乃木希典、东条英机、本间雅晴、牛岛满都曾担任该联队的联队长。参加过西南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玉兵团”原作为“御林军”驻扎在东京地区，因下属官兵主导了血腥的“二二六事件”，后被贬到中国东北负责对苏联人的防御。随着太平洋战局不断恶化，这支部队奉命从冰天雪地的北方乘火车来到上海，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训练科目是假设美军在冲绳登陆，该部实施逆登陆与岛上守军夹击美军。10月中旬，师团长片冈薰接到命令，率部开赴吕宋岛参加“捷一号”作战。

在参加“关特演”的鼎盛时期，第一师团有近3万名兵员。因为海运能力有限，此次前往菲律宾的只有13000名兵员，大多数重武器也未随队前往，炮兵仅有编制的一半左右。10月26日，第一师团刚在吕宋岛登陆，就接到了方面军发来的新命令。在得到一张地图之后，第一师团必须立即动身前往莱特岛。师团作战参谋须山宗吾问方面军参谋：“这个地图尺寸是英尺还是米？”方面军参谋的回答非常含糊：“这……可能是英尺吧！”

作战命令变更如此频繁，即使是身经百战者也会感到不安。长期驻扎北方寒冷地带的日军士兵，对菲律宾炎热潮湿的气候尚不适应，战斗力无疑会大打折扣。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由于之前从未同美军交过手，第一师团上下战斗热情普遍很高。航途中的片冈进行了战前总动员：“美国人已经在莱特岛登陆，他们的一个师正在向卡里加拉挺进。本师团的任务就是阻止他们，继而反攻将敌人逐出莱特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与美国人决一死战的时机到了。我希望全体官兵奋勇战斗，为天皇陛下效忠。拜托各位了！”

11月1日18时30分，“多三号”船队顺利抵达奥尔莫克港。挤在一层层卧铺上的日军士兵听到了铁链的铿锵声，锚被放下去了。军官高声吆喝下达命令，身穿肮脏军装的士兵开始带着满身虱子跳下卧铺，

沿陡峭的铁梯爬上甲板，离开了闷热、充斥汗臭的船舱。海面上传来可怕而又令人兴奋的沉闷炮声。运输船在两侧放下绳梯，身上背负40公斤装备的士兵一个个笨拙地跨过栏杆，跳向下边的小船。船左右摇晃，很多人四仰八叉跌倒在甲板上。

早已等在岸边的参谋长友近快步迎上前去，指着军作战参谋大曾根时彦铺开的地图，向师团长片冈介绍了军司令部制订的活捉麦克阿瑟的作战计划：“对第三十五军来说，能参加本次决战是无上的光荣。这次我们握有制空权，还有最彪悍的第一、第二十六师团和第六十八旅团，我们是在相同条件下与敌人作战。决战主力肯定是你们，贵师团要以最快速度沿奥尔莫克—利蒙—卡里加拉的二号公路行军，在卡里加拉东南地区集结，准备发起攻击。”

骑兵出身的片冈对岛上情况一无所知，他是8月3日才从服部晓太郎的手中接过师团长职务的，对师团内部情况也知之不多。参谋长池田功一身患重病，但仍坚持随队来到莱特岛。片冈担心有意外情况发生，于是向参谋长提出：“我明白了。可是如果敌人在我们之前从卡里加拉西进，我们就只能在利蒙山区与敌交战。第一师团是和第二十六师团联系变更作战，还是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

“把战场转移到利蒙山区？军司令部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美国人还在塔克洛班呢。”友近说，“朝卡里加拉前进！万一美国人真的转移到利蒙山区，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战场主动权在我们手中。”

“是这样吗？”片冈说，语气中毫无讽刺之意，也没再提其他问题。

远方暗夜里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有人高喊“隐蔽”，大家纷纷跃入刚刚挖好的“章鱼穴”。运输船还在卸载，从莫罗泰岛飞来的

美军B-24就开始投弹。美军轰炸机上方闪出几架零战，但美机仍然镇静自若向前飞行。3架零战被击落，像彗星一样坠落地面。

很快又飞来了第二批美机，当天参与攻击的B-24共24架。炸弹雨点般朝“能登丸”号落下，1颗直接掉进了烟囱，接着就是一连串沉闷的爆炸声。第五十七联队联队长宫内良夫眼巴巴看着那艘运输船，手足无措。他的卡车、马匹和大部分弹药补给还在船上，而那艘船已开始熊熊燃烧。7191吨的“能登丸”号最终沉入大海，带走了32匹马、172名士兵和10%的物资。尽管蒙受了一定损失，但第一师团和今堀支队总算顺利登岸了，这是损失最小的一次输送。友近告诉茫然若失的宫内，尽快集合人马前往卡里加拉。他要追赶几小时前出发的今田义雄的搜索队，师团作战参谋须山陪同前往。

进军命令刚刚下达，前方就传来卡里加拉失守的消息。这意味着日军今后接受增援的通道只剩下岛西的奥尔莫克港。片冈只好更改命令，今田和宫内率部经奥尔莫克山谷穿越二号公路反攻卡里加拉。第四十九联队前往东侧552高地，第一联队则以右侧的皮纳山为目标。各联队目标一致，即穿插到美军后方再寻找地点会合。由于登陆时仅带了20天口粮，第一师团的渗透进攻一定程度是为了抢夺美军的物资。日军沿山谷前进的队伍前后绵延10公里，途中不时有美机前来袭扰，片冈因此损失了12辆汽车和1辆轻型坦克。但“玉兵团”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王牌之师，他们的高炮击落美军P-47战斗机2架。

行军途中，片冈遇到了独立速射炮第二十六大队，50多岁的大队长岩本是他多年的老朋友。看到精锐第一师团到了，岩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告诉片冈：“这周围的居民全跟美国人是一伙，可以说都是间谍，千万不能大意。不管咱们藏在哪儿，他们都会向美军通风报信。另外，我们每发射1发炮弹，美国人就会在15分钟内连续回敬4000发。总之，这是很难打的仗。”

11月2日，美军第一骑兵师和第二十四步兵师胜利会师卡里加拉，开始转往西南向奥尔莫克攻击前进。11月3日，逼近卡里加拉的今田搜索队意外与反方向而来的美军第二十四师迎头相遇。今田搜索队只有200人。短暂交火之后，兵力不足的今田只好撤入二号公路以南山区，等待主力部队第五十七联队的到来。利蒙是个有几十间茅草屋的小村子，二号公路在那里沿陡峭的山坡向上，然后向右绕过山岭，再逐渐向下延伸到海岸和卡里加拉。片冈率司令部抵达利蒙以北高地时获悉前方发生遭遇战，他命令今田挡住前进的美军，同时命令宫内速率主力和野炮前来增援。

11月4日，宫内联队沿狭窄公路向利蒙走了一整天，途中不时遭到美机的扫射轰炸，超过200人被炸死炸伤，中暑倒地者达数十人。由于水土不服和给养不足，官兵在密林中每行军两公里就要休息10分钟，体力消耗极大。21时许，精疲力竭的士兵在公路两旁躺下。蚊虫黑压压飞过来，那些没盖好脸就睡着的人一觉醒来后发现，眼睛肿得无法睁开。5日清晨，利蒙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显然美军在不断逼近。10时30分，宫内下令占领山岭，至中午时分控制了利蒙山。宫内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先发制人之举为第一师团抢占了绝佳的防御位置。

前方闪出鬼一样的白色人影，是第十六师团的一名伤兵，全身裹满白色绷带。他身后很快出现了更多相互搀扶的人，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走着。他们来自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坏消息迅速传开，牧野师团已经被敌人消灭了。

在山的另一侧，美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克鲁格中将认为，前卫第二十四师随时有被日军分割包围的危险。侦察机发回的情报显示，日军大队人马正在朝利蒙进发。如果另一股日军在卡里加拉实施两栖登陆，第二十四师将首尾不能相顾。克鲁格一向用兵谨慎，他命令第二十四师减缓行军速度，等待后续部队第一骑兵师的到来。

片冈命令宫内必须死守山岭。由于双方在此鏖战数十日，这座死尸枕藉的山岭后来被美军命名为“断颈岭”，日军则以一名战死中队长八寻峰敏的名字命名为“八寻岭”。另一边的美军侦察队也在不断向山顶逼近，围绕山岭的激战随即爆发。得到1门山炮支援的日军甚至用上了白刃格斗，终于将美军后续部队第二十四团第一、第三营赶下山去。当晚，美国人使出了日军惯用的夜袭战术，第二十一团第二营试图偷袭日军阵地，在付出伤亡78人的惨重代价后无果而退。

第二十四师登岛以来首尝败绩，埃尔文少将勃然大怒。11月7日8时，第二十一团在第十九团第三营配合下再次向山岭发起猛攻，2辆谢尔曼坦克受命协助步兵作战。但美军坦克在泥泞的斜坡上施展不开，大部分时间只能停在原地当固定炮台使用。只要它们开始活动，步兵就必须跟上近身保护。2辆坦克很快被从山洞中突然冲出的日军士兵炸断履带，美军攻击再次铩羽而归。

前线攻击受阻，第十军司令官赛伯特少将亲临前线，越过师长埃尔文直接将第二十一团团长维伯上校战场免职，由军情报官威廉·维尔贝克上校取而代之。赛伯特命令，立即空运来10门重炮抵前助战。战斗持续到下午，维尔贝克派出的两个连在日军的顽强阻击下未能前进半步。

11月8日，台风肆虐。维尔贝克下令顶风强攻，同时出动2辆坦克从侧后迂回。在得到第一骑兵师增援之后，付出惨重伤亡代价的美军终于攻占一号高地，日军依托二号高地死战不退。只要日军能够守住以“断颈岭”为核心的防线，山下的增援部队就可以从40公里外的奥尔莫克港登陆。暴风雨和泥泞山路使战斗逐渐演变成类似一战西线的塹壕战。

第十六师团被击溃，王牌第一师团在“断颈岭”进退维谷，当务之急是尽快向岛上派出新的增援。11月8日，日军启动“多四号作

战”，两支船队相隔一天从马尼拉启航，目的地依然是奥尔莫克港。第一船队快速运输船“香椎丸”号、“金华丸”号、“高津丸”号负责运送山县栗花生中将第二十六师团主力，第六号、第九号、第十号运输舰运送第一师团余部。护航舰只包括“霞”号、“秋霜”号、“朝霜”号、“潮”号、“长波”号、“若月”号驱逐舰和“冲绳”号、“占守”号、第十一号、第十三号海防舰。

11月9日18时15分，日军第一船队顺利驶入奥尔莫克湾。由于提前预备好的50艘大发艇被台风掀起的沙子掩埋，只有5艘可以使用，导致大部分武器弹药无法快速卸载。美军舰载机和陆基战机前来攻击，胆小如鼠的运输船在卸载完人员后，满载物资匆匆向马尼拉返航。但运输船肯定跑不赢飞机，返航途中的日军船队遭35架B-25轮番空袭，5656吨的“高津丸”号、8407吨的“香椎丸”号被相继击沉，第十一号海防舰中弹失去动力，只好自沉。仅“金华丸”号侥幸逃回马尼拉。

由于恶劣天气耽误了出港，日军第二船队9日黎明才从马尼拉出发。两支船队间隔一天出发，是为了让第一船队的驱逐舰在返航途中加入后出发的第二船队，继续执行护航任务。“泰山丸”号等5艘运输船运载着2000名补充兵员、第二十六师团余部及6000吨弹药补给。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早川干夫亲自出马为船队护航。由于轻巡洋舰“能代”号在莱特湾海战中战沉，早川选择“岛风”号为新旗舰。其他护航舰只包括，驱逐舰“浜波”号、“初春”号、“竹”号及第三十号、第四十六号海防舰。

有“最强驱逐舰”之称“岛风”号堪称同行中的翘楚。该舰刷新了两项纪录：装有三座五联装鱼雷发射管，雷击能力冠绝天下；设计航速39节，试航时曾跑出40.9节惊人速度，创下除鱼雷艇之外大型舰船的最快速度。“岛风”号的缺点是防空和反潜能力较弱。日本海军原拟建造该型舰16艘，因资源不足最终只有“岛风”号下水服役。由

于早川及司令部成员登舰，加上额外增加的防空炮组，舰上人员增加到450余人，大大超过了267人的额定编制。

10日上午，1艘运输船不慎触礁，第四十六号海防舰留下警戒。航途之中，迎头相遇的两支船队交换了部分护航舰只。“初春”号、“竹”号护送第一船队返航，“朝霜”号、“长波”号、“若月”号则掉头护送第二船队继续向南航行。当晚21时25分，“岛风”号雷达在8000米距离发现几艘鱼雷艇，舰长上井宏下令开炮射击，美军放弃攻击快速遁入暗夜之中。

美军鱼雷艇发回的情报显示，一支庞大的日军船队正在向莱特岛快速逼近。陆军战机的攻舰能力确实不能令人放心，忧心忡忡的麦克阿瑟只好亲自出面向哈尔西求援。此时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正在加油，哈尔西第一时间叫停了补给作业，率舰队以最快速度驶向菲律宾海域。11日凌晨，在距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360公里处，美军出动了搜索飞机。飞行员很快发回接敌报告：一支日军大型运输船队正在驶向奥尔莫克港。从规模看，船队运送日军士兵不会少于5位数。黎明时分，随着麦凯恩中将一声令下，347架舰载机从13艘航母上依次起飞，黑压压地飞向日军船队所在海域。

11日11时，日军船队靠近奥尔莫克港。“岛风”号雷达发现空中有大机群自东而来，早川命令运输船以最快速度靠岸卸载，驱逐舰释放烟幕掩护并做好防空准备。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炸沉了所有运输船，战斗机则瞄准水面上的无数人头肆意扫射。日军士兵超过3000人死亡，所有装备和物资沉入大海。

麦凯恩很快派出了第二拨打击机群，攻击日军护航舰只。块头最大的“岛风”号成为美军飞行员重点关照的对象。舰长上井亲自操舰规避，美机投下的炸弹居然无一命中。但是大量近失弹还是给“岛风”号舰体造成严重损伤。更要命的是，“地狱猫”低空射出的大口

径航弹直接打进机舱切断蒸汽管道，丧失动力的“岛风”号像死鱼一样瘫在海上动弹不得。

机关长上村岚冲上了甲板，只见飞溅的海水和鲜血混在一起，到处是阵亡者的尸体和残肢断臂，惨叫声、呻吟声、呼救声不绝于耳。上村艰难穿过湿滑的甲板登上舰桥，看到包括早川干夫在内的大部分人员均已殒命，舰长上井身负重伤。看到“岛风”号已无可挽救，上村下达了弃舰命令。舰上的舟艇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放入海中后很快沉没，只剩1艘救生艇在用毛毯碎片堵住弹孔后勉强浮起，包括舰长上井在内的21人上艇离舰。17时45分，“岛风”号舰体后部发生剧烈爆炸后沉入海底，结束了18个月的服役生涯。

救生艇上找不到一支完整的桨，众人只能用手划水向海岸前进。傍晚上岛的上井等人为救助可能的幸存者，决定向岛上陆军借用大发艇。他们遭到菲律宾游击队的伏击，参谋铃木安照被打死，其他人只好退回海上。12日凌晨3时再次登岸后，他们得到陆军救助。“岛风”号450余人仅20人生还，他们在岛上滞留到12月初才乘船返回马尼拉，加入海军特别陆战队。

美军以损失9架飞机为代价，击沉除驱逐舰“朝霜”号外所有运输舰和护航舰只。13到14日，完成加油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重回菲律宾以东海域，对攻击范围内的日军机场和舰船发动一系列空袭。日军轻巡洋舰“木曾”号遭轰炸坐沉，只能当固定炮台使用。驱逐舰“曙”号、“秋霜”号、“冲波”号、“初春”号和7艘运输船被击沉，空中和地面被击毁飞机84架。美军仅损失飞机25架，他们大多数是被日军防空炮火击落的。

樱兵营中的山下知道铃木部队在利蒙地区陷入困境，他对实施莱特决战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把保卫吕宋迫切需要的人力物力投入莱特是蛮干的做法。11月9日，山下公开唱起了反调，武藤委托南方军参

谋长饭村向寺内转告第十四方面军的意见：“莱特作战即使再打下去也毫无获胜希望，反而只会给今后的吕宋作战带来更多困难，从而导致整个菲律宾作战的失败。”

11月10日，南方军和第十四方面军对莱特岛战局进行了研究。同日，东京大本营发来“第83号参电”，要求抓住机会进行决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驻台湾第十师团等精锐部队将陆续前来增援。寺内告诉饭村：“莱特岛战斗必须坚持下去。”

11月11日，山下和武藤被召到南方军司令部。山下明白寺内也无法违抗东京的命令，只好违心地承诺：“我们一定按命令执行，务求成功。”

11月17日，寺内率南方军司令部飞往西贡，山下、武藤众人到机场送行。参谋长饭村及部分人员留在马尼拉，协调陆军航空兵和海军组织海上运输，地面作战全部由山下担纲。饭村后来并未追随寺内前往西贡，他于12月26日飞往澳北，从阿南惟几手中接过了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的职务。

和山下与武藤的忧心忡忡截然相反，作为第一当事人的铃木对打赢莱特决战信心十足：“我们在莱特岛能够顶住美国人的进攻，关键是要得到源源不断的支援。”大本营发电询问：“源源不断到底是多少？”铃木立即狮子大开口地开出了清单：“最少还需要增援48000人，战马600匹，汽车210辆。”

“多四号作战”遭受重大损失的噩耗进一步坚定了山下的信念：“莱特完了！”但他又不能公开违抗寺内和东京的命令，只好在11月15日致电铃木：“第三十五军将尽力消灭莱特之敌，最低目标是阻止敌人使用岛上机场。如果发生不能再运出部队的情况，吕宋将成为菲律宾诸岛今后各战役的主要战场。”

对山下模棱两可的命令，铃木感到无所适从。但他知道，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断颈岭”，否则美军将沿二号公路大举南下，威胁到大后方奥尔莫克港的安全。铃木命令第一师团发起反攻，片冈只能报以苦笑。美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片冈连守住现有阵地都异常困难，何谈反攻？11月19日，他命令扬田虎己大佐第一联队冒雨从皮纳山赶来，协助防守利蒙山主阵地。为对付美军坦克和火焰喷射器，日军将阵地周围草木用汽油点燃，化为火场阻挡美军前进，而后居高临下封锁穿过山脊的公路。美军集中250门火炮猛轰第一联队阵地，日军只能以仅有的36门炮发起还击。第一师团不愧为精锐之师，他们将小股美军放入阵地，然后凭借地形和精准火力拦截后续部队，最后以白刃战歼灭入瓮美军。虽然克鲁格连连下达催促命令，但美军进攻始终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与死亡相比，更让守岭日军士兵难以忍受的是缺水缺粮。幸好近期经常下雨，他们才可以用头盔接水，滋润一下干渴的喉咙。登岛时带的少许干粮早已吃完，在洞里蹲守的安田中队8个人只能分吃一个米饭团。天黑之后，安田率三个分队长爬上山顶。山那边的半山腰里，美国人正在开饭，随风飘来的香味让人更加饥饿难耐。安田提议派两名士兵去干掉敌人，抢夺食物，得到了3个分队长的一致赞同。

两名士兵被派去执行这项危险任务，其他人整晚在焦急等待。他们听到远方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认为两个战友一定被打死了。但天亮时那两名士兵回来了，带回来一大包战利品。两人在黑暗中伏击了一个美军机枪阵地，把能找到的东西都兜了回来。可惜他们抢到的只是几箱自己武器无法使用的子弹和几罐香烟，急需的食物一点儿都没有。一名日军士兵点燃了一支美国香烟。“啊，我连烟是啥味道都忘记了，”他深深吸了一口说，“头发晕。”

分队长神子清——他入伍前是一名小学教师——所在中队只剩几个人，他已火线接替战死的八寻出任中队长。一次在扩大掩体时，神

子发现一条蜥蜴，便立即纵身扑了过去。但那蜥蜴爬得很快，很快消失在石缝之中。几名同伴听说后异常兴奋，大家一起围追堵截，终于从石缝里抠出了那条蜥蜴。有人把它的皮剥掉，用匕首切成几段后装在饭盒里煮。大家一人分到一小段，吃完后都觉得身上又有了力气，好像吃了兴奋剂一般。

就在第一、第五十七联队血战“断颈岭”的同时，日军第四十九联队已于11月14日登上552高地。联队长小浦次郎决定执行原定的突袭计划，率部北上于18日突袭了卡里加拉后方的一处据点。美军没料到疲于应付的日军竟然会发动侧翼攻势，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日军第一大队在卡博钦以西撕开了美军防线，在肉搏战中杀死100多名美军，还摧毁了一处炮兵阵地。大量美军士兵和后勤人员逃入丛林，有人甚至跳海逃生由驱逐舰接走。战至20日，美军公开承认损失兵力逾400人。看来克鲁格担心后路遭日军偷袭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

11月21日，片冈命令小浦联队攻击利蒙山美军主力侧后，策应师团主力的正面作战。激战多日的第四十九联队已成强弩之末，很快遭到美军优势兵力的疯狂反扑，于30日丢失了552高地。小浦当夜发起夜袭重新夺回高地，但他很快接到片冈快速驰援的命令。在留下130名士兵迟滞美军进攻之后，小浦率联队主力迅速向师团司令部方向转移。当他们12月7日与片冈会合时，只剩官兵353人。

美军向“断颈岭”投入了更多坦克、重炮和火焰喷射器，日军颓势越发明显，第五十七联队已减员到不足400人。11月23日，美军第三十二师——他们在11月16日替下了筋疲力尽的第二十四师——第一二八团突破天险进入利蒙，“断颈岭”血战以美军取胜而告终。此战美军伤亡超过1500人，日军损失约5250人。11月25日，片冈率残部在利蒙以南二号公路附近集合，试图拖住美军，等待第二十六师团主力的到来。

就在“断颈岭”之战激烈进行的同时，南路美军第七步兵师通过那条日本人认为不可能穿越的小路，向日军大后方奥尔莫克港攻击前进。在布鲁恩地区，他们遭到日军第十六师团残部的顽强抵抗，进展缓慢。美国人的援军似乎永远用之不尽，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他们可以任意选择地点登陆。11月22日，麦克阿瑟在南线投入了第十一空降师两个团。牧野残部只有不到3000人，武器装备损毁殆尽，缺粮少弹，根本挡不住美军两个师的迅猛攻势，只好遁向布鲁恩以西山区展开游击战。

守岛部队压力日增，11月23日，日军再次鼓足勇气发起“多五次作战”，向岛上运送补给弹药。第一〇一号、第一四一号、第一六〇号运输舰组成第一船队，在海防舰第四十六号护航下从马尼拉出发，次日遭到美机空袭，3艘运输船全部沉没。第四十六号海防舰独自返航，25日被美机炸沉。由第六号、第九号、第十号运输舰组成的第二船队在“竹”号驱逐舰护航下24日从马尼拉出航，25日美军的空袭直接炸沉第六号和第十号，第九号和“竹”号受伤返航。日军“多五次作战”完全失败。

应麦克阿瑟和金凯德的强烈要求，11月25日凌晨，哈尔西率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二、第三大队再次回到菲律宾以东海域，放飞舰载机肆意打击吕宋岛周边日军目标。当天下午，在莱特湾海战中侥幸逃生的重巡洋舰“熊野”号被美军发现，很快遭到“提康德罗加”号飞行大队8架战斗机、3架俯冲轰炸机和9架鱼雷机的联合攻击，在被命中4颗炸弹、5条鱼雷后沉没于达索尔湾。

美军航母再次现身，由8架特攻机、6架护航机组成的“吉野队”立即发起反击。博根少将的第二大队率先遭到攻击。1架日机向“汉考克”号发起俯冲，航母防空炮火恰好在头顶将其击落，日机机翼残骸撞毁了1门20毫米炮。2架特攻机向“独立”号发起攻击，其中1架一头扎在飞行甲板上，剧烈爆炸将甲板撕开一个大洞并诱发大火。另一架

飞机几乎平行撞在甲板上，燃烧的碎片四处散落引发多处火灾，飞机携带的炸弹钻入机库后爆炸。最倒霉的当数“卡波特”号，2架特攻机的联合撞击使这艘轻型航母甲板和舷侧都被豁开了大口子，36名水兵阵亡、16人重伤。

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同样未能幸免。2架特攻机冲向“埃塞克斯”号，虽然1架被凌空打成一团火球，但另1架撞上甲板的特攻机当场导致9名水兵阵亡、6人失踪、44人受伤，1架“复仇者”被撞毁，连谢尔曼的住舱都燃起了大火。“无畏”号同样遭2架日机撞击起火，浓烟遮住了除舰首之外的后段舰体，燃烧的汽油沿船舷流溢，诱发一连串剧烈爆炸。由于飞行甲板和升降机严重受损，之前出击攻敌的75架飞机无法回收，只好飞往“埃塞克斯”号、“汉考克”号和“提康德罗加”号上临时降落，这些飞机加油后直接飞往塔克洛班简易机场。日军的特攻造成“无畏”号17架飞机受损，69人死亡、35人重伤。航母伤势之重连珍珠港都维修不了，只能回到西海岸旧金山大修，一直到1945年3月才重返前线。

10月29日以来，日军神风特攻导致第三舰队至少328人死亡，约90架飞机被毁，至少3艘航母必须返回基地大修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损失之大，使哈尔西直接取消了第二天的攻击计划：“我们只在有价值的目标出现和关键时刻才出击，这将保护快速航空母舰不要频繁暴露在敌人自杀机的面前，改变这一状况至少要等到防御技术完善之后。”得知航母舰队遭到日军自杀式攻击出现较大损失的消息，尼米兹特意给哈尔西发去一份电报，建议他非特殊情况不得再随意出击。

遭到日机自杀式攻击的并非只有哈尔西的第三舰队。11月27日和29日，金凯德第七舰队战列舰编队连续两次遭到约30架神风机的攻击，轻巡洋舰“圣路易斯”号被2机撞上，战列舰“科罗拉多”号、“马里兰”号、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各挨了“1架特攻机”，共造

成66名水兵阵亡、156人受伤。此外还有3艘小型舰艇被撞，第七四四号猎潜艇被直接撞沉。

针对日军日益猖獗的特攻行动，哈尔西提议调海军陆战队飞机上岛参战，减轻第三舰队的压力。麦克阿瑟采纳了这一建议。到12月3日，从所罗门群岛调来的第十二空军大队85架“海盗”和12架海军B-25进驻塔克洛班机场。同日，一支海军陆战队夜战中队12架“地狱猫”从贝里琉赶到莱特岛，它们是麦克阿瑟用陆军战机同尼米兹交换来的。新到战机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第五航空队夺取制空权，阻止日军船队向莱特岛运送增援。在之后5个星期里，他们共击落日机63架，击沉各类舰船23艘。克鲁格认为：“他们这一出色表现是对莱特岛军事行动最终取得胜利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参与特攻作战的日机竟然如此之多，原因在于陆军航空部队也加入了特攻行动。在组建特攻队一事上，陆军与海军的做法截然不同。海军通常以现地航空队编组特攻队，陆军则先在本土、朝鲜或中国东北编组队伍，然后再配属给一线部队。继最初组建“富狱队”“万朵队”之后，陆军部于1944年11月6日到30日相继编成12支特攻队，配属给驻菲律宾第四航空军。富永也以当地部队编成“旭光队”“若樱队”“黄华队”等，菲律宾地区日本陆军特攻队达到了惊人的20支。由于陆军战机型号五花八门，而且没有海军那些苛刻的规定和训练措施，特攻效率相对较低。

海军基地联合航空队在10月下旬的战斗中损失了几乎所有战机，参谋长大西11月初匆忙飞回东京，要求大本营海军部和联合舰队尽快向菲律宾增派300架特攻飞机。大西声称，如果能有这些飞机，预期中敌人向吕宋岛的推进就可以被成功遏制。东京赞成大西的观点，但到哪里去找300架飞机呢？海军部绞尽脑汁，最后勉强从大村、元山、筑波、鸿池飞行培训中心搜罗出150架飞机。但是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大都是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学生，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为了弥补人

员的严重不足，连一些飞行教练都被编入了特攻队伍。大西命令他们立即飞往台湾进行特攻训练。

对这些菜鸟能否驾机安全飞到台湾，大西心里完全没底。早些时候的一次增援行动中，12架从鹿屋基地出发的飞机在经停冲绳岛小禄机场时2架坠毁，有2架在飞往台湾途中分别迫降宫古岛和石垣岛，在台湾降落的只有8架。在从台湾飞往吕宋途中又损失3架，最终在马尼拉尼科尔斯机场降落时又坠毁2架。等于12架增援飞机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3架，这还是在完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损失的。让大西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调集的150架飞机竟然有140架和148名飞行员安全到达台湾，途中仅损失10架飞机和2名飞行员。

日军的“玉碎”作战并不仅仅局限于空中和陆地。1942年到1943年，海军黑木博司、仁科关夫、铃川博合力研制出一种新兵器。它被命名“回天”，海军高层希望借此来扭转战局。这种人操鱼雷直径1米，长14.75米，装载1名乘员，可用小型潜望镜定位敌舰并操纵鱼雷撞击敌舰，提高命中率。“回天”炸药装载量是普通九三式氧气鱼雷的3倍，一旦命中目标具有更大杀伤力。日军在偷袭珍珠港作战中曾经使用过微型潜艇。但那些艇员毕竟理论上还有生还可能，但“回天”连理论上生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1944年2月，日军在大津岛设置了训练基地。9月6日的一次训练中，发明者黑木的“回天”陷入淤泥。等被打捞上来之后，黑木和受训学员樋口孝已窒息死亡。

日军将“回天”首次攻击目标选定为集结有大量美军舰船的乌利西环礁，行动代号“玄号作战”。1944年11月8日下午在大津岛基地，第六舰队司令官三轮茂义亲自主持了出征仪式。大型潜艇“伊-36”号、“伊-47”号、“伊-37”号各搭载4条“回天”，前两艘潜艇攻击乌利西环礁，第三艘攻击帕劳水域的美军舰船。9日9时，特攻队员分乘各艇出发。仁科的“回天”上带着黑木的骨灰盒，以便让战友分享

成功的“喜悦”。为配合本次特攻行动，日军特意从特鲁克派出远程侦察机对乌利西环礁实施了侦察。

11月19日下午，袭击帕劳水域美军舰船的“伊-37”号潜艇在巴伯尔图阿普岛以北的科索尔航道被美军护航驱逐舰“康克林”号和“麦考·伊雷诺”号联手击沉，艇长神本信雄以下全体水兵无一幸存。11月20日凌晨，“伊-36”号和“伊-47”号顺利抵达乌利西环礁外海。美军在锚地入口处设置了防潜网，并派巡逻艇严密警戒。两艘日军潜艇不敢过于靠近，只能在环礁外围放出“回天”。凌晨3时30分，在环礁东部穆盖水道东南22公里处，“伊-47”号以5分钟间隔陆续释放4条“回天”，“伊-36”号稍晚也在法拉洛普岛以东距锚地入口17公里处释放“回天”，但仅有1条成功离艇。这样两艘日军潜艇共放出了5条“回天”。

“伊-47”号放出的4条“回天”各自寻找入口，试图潜入锚地。其中一条在黑暗中触礁自爆，另一条在靠近穆盖水道时被美军驱逐舰“凯斯”号发现并击沉。第三条“回天”在礁盘外侧徘徊几小时后被美军飞机发现，11时30分被击沉。最后一条“回天”成功潜入锚地，清晨5时47分击中油轮“密西西比尼瓦”号。这艘25000吨的大型油轮于9时沉入海底，舰上63名水兵阵亡。沉睡水底的“密西西比尼瓦”号不断向外渗油污染环境，美国海军的清污行动一直到2003年2月才完成。

“伊-36”号释放的唯一一条“回天”侥幸潜入锚地，在寻找合适攻击目标时被护航驱逐舰“劳尔”号发现并击沉。“密西西比尼瓦”成为日军此次特攻行动的唯一战果。“伊-47”号水兵声称至少听到三声剧烈爆炸。11月30日，回到吴港的“伊-47”号艇长折田善次报告说，释放的四条“回天”至少击中美军3艘航母！战果竟然如此“辉煌”，大本营海军部随即下令大量生产“回天”。

莱特湾海战之后，栗田舰队残部一直在新加坡和文莱一带活动，以便就近获得燃油。11月16日，美军第五航空队出动40架B-24重型轰炸机在P-38战斗机的护航下轰炸了文莱。虽然日舰并未受到多大损失，但文莱港显然已非安全之地。联合舰队司令部致电栗田，趁哈尔西第三舰队彻底封锁中国南海航线之前，将第一、第三战列舰战队主力舰船撤回本土。莱特湾海战中受伤较重的“榛名”号尚未修理完毕，栗田决定将它和“足柄”号重巡洋舰、“大淀”号轻巡洋舰暂时留在文莱，自己亲自率领情况稍好的“大和”号、“长门”号、“金刚”号先行返回本土。

当天18时30分，栗田率3艘战列舰在轻巡洋舰“矢矧”号和6艘驱逐舰护航下悄然驶出文莱湾。20日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海况异常恶劣。体形瘦小的“桐”号、“梅”在狂风恶浪中保持航速相当困难，栗田命令它们就近开往马公港，率其余舰艇继续北上。2艘驱逐舰离队大大降低了舰队的反潜能力。

当晚栗田调整了航行次序，由原来“大和”号领头改为“金刚”号、“长门”号继而“大和”号的航行次序。战列舰前方是轻巡洋舰“矢矧”号，左侧是驱逐舰“滨风”号、“矶风”号，右侧是“浦风”号和“雪风”号。看到“雪风”号的名字出现在护航队列之中，我们应该预测到此行一定发生意外发生。

当晚，美军潜艇“海狮”号正在中国台湾海峡北口一带巡逻。准确说，这艘潜艇应该叫“海狮二”号。1941年12月10日，开战后第三天，正在马尼拉湾维修的“海狮一”号被日军轰炸机投下的2颗炸弹炸沉。从那一刻起，复仇愿望就一直埋藏在艇上幸存军官艾力·莱特的心里。莱特后来曾跟随其他潜艇出海执行过几次作战任务，直到1943年10月1艘新下水的潜艇被重新命名为“海狮”号。已晋升中校的莱特找到司令官洛克伍德中将，询问自己能否指挥这艘还叫“海狮”的潜

艇。洛克伍德慨然允诺。在之前3次执行任务过程中，“海狮”号已击沉日军舰船9艘，总计59839吨。

21日凌晨0时20分，莱特接到雷达兵报告，40000米超远距离出现4艘舰船的回波信号，其中2艘疑似为战列舰。当夜具备潜艇攻击的完美条件——阴天，无月，海面平静，能见度1500米。“海狮”号并未潜入水下，因航向东北的日舰航速保持在16节，潜艇潜航速度太慢很可能会跟丢目标。当时“海狮”号位于敌舰队左前方，属于绝佳的攻击阵位。

随着双方不断拉近，莱特将艇首指向1艘距离最近的驱逐舰。但他很快发现，目标距离不太理想，于是转舵将攻击目标锁定为正前方的1艘战列舰。莱特把鱼雷定深设置为2.5米，以防意外命中吃水较浅的驱逐舰。日军舰艇并未做出任何规避动作，迎面向“海狮”号快速驶来。莱特简直不相信，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好运气。自1941年12月10日那个倒霉的日子起，他一直梦想着眼前出现这样的情景。21日2时26分，莱特竭力按捺心头兴奋，以艇首6具鱼雷发射管实施齐射。之后他下令右转舵，2时59分朝目标射出了艇尾的3条鱼雷。

莱特后来回忆说，首轮鱼雷齐射抵达目标的4分钟时间显得格外漫长。3时整，海面上低矮的云团突然被三次爆炸产生的火焰完全照亮。1分钟后，猛烈爆炸或火焰点燃了第二个目标。“海狮”号以最快速度向西驶去，艇上雷达观察到日军1艘驱逐舰冲向东面海域，投下一连串深水炸弹。这说明自己的行踪仍未被敌人发现，可见日军战舰上配备的雷达性能有多么糟糕。

“海狮”号第一次射出的鱼雷，其中2条命中“金刚”号舰体前部和中部。负责右翼警戒的“浦风”号同时被1条鱼雷击中，迅速沉没。因气候恶劣，坐镇该舰的第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谷井保、舰长横田保辉以下水兵无一幸存。

3时07分，中雷后大幅进水的“金刚”号出现15度左倾，但仍然维持16节航速，因为只有高速行驶才能尽可能规避潜艇的下一次攻击。舰长岛崎利雄和坐镇该舰的第三战列舰战队司令官铃木义尾——他6年前曾担任“金刚”号舰长——紧急商量如何处置。两人均认为战列舰虽然被命中2条鱼雷，但事发海域距基隆港只有90公里，如能设法控制进水，“金刚”号支撑到基隆港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时50分，“金刚”号的航速已经下降到11节，重伤之下持续高速行驶给年事已高的战列舰带来了巨大压力，舱壁破裂导致进水不断加剧。栗田知道美军潜艇通常结伴而行，如果不迅速做出决断，舰队很可能再次遭到敌军潜艇的鱼雷攻击。于是他留下“滨风”号和“矶风”号为“金刚”号护航，自己率“大和”号、“长门”号在“雪风”号的护卫下朝东北方向绝尘而去。

其间，“海狮”号一直在7300米外以17节最快航速与日军舰队并排航行，莱特命令利用追击时间重装鱼雷，寻隙发起第二次进攻。他清楚一旦黎明来临，日军驱逐舰很容易发现自己的行踪并发起反击，潜艇就不得不下潜规避从而丧失再次出手的机会。远远看到日军舰队一分为二，莱特决定留下来继续攻击那支航速较慢的编队——那支快速编队他也追不上。5时12分，“海狮”号抵达目标前方阵位，放慢速度准备进攻。5时20分，声呐兵报告目标完全停了下来。4分钟后，海上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爆炸，连天空都被照亮了。莱特后来这样告诉洛克伍德：“当时那情景就像午夜里的夕阳。”

“金刚”号下沉过程中主弹药库发生殉爆，舰体中部甲板上聚集的上百名官兵被炸得血肉横飞。“金刚”号沉没时带走了包括铃木和岛崎舰长在内的1200名官兵，它也因此成为唯一一艘被美军潜艇击沉的战列舰。“滨风”号和“矶风”号打捞起237名幸存者后快速逃逸。东方已泛起鱼肚白，莱特胆子再大，也不敢在白昼追赶并攻击2艘天敌驱逐舰。

前方传来的好消息令洛克伍德兴奋不已，他立即将喜讯上报了潜艇兵出身的司令官。尼米兹对此心花怒放。此前，珍珠港曾多次收到潜艇击沉敌战列舰的报告，结果都被证明战果被高估了。但这次证据实在确凿，所有人都无法怀疑。之前“鲐鱼”号发射的鱼雷曾击中过“大和”号，“金枪鱼”号也曾命中过“武藏”号，但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受伤敌舰快速逃脱。这次，“海狮”号水兵目睹了猎物的沉没。击沉“金刚”号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几天，前方就传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

1944年11月，美军开始使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新建机场，出动B-29超级空中堡垒空袭日本本土。横须贺海军船厂所在的东京湾是美军轰炸机重点关照的区域。恰在此时，1944年11月19日，1艘海军史上非常著名的超级航空母舰下水服役，它就是排水量高达71890吨的“信浓”号。

“信浓”号属于“大和级”战列舰的三号舰，后来根据战场需要被临时改建为航母。该型舰四号舰“纪伊”号于1940年11月7日在吴船厂开工，1942年3月停建，日本海军已经没有能力建造第四艘超级战列舰。就在“信浓”号下水当天，横须贺上空出现了1架美军超级空中堡垒。那架B-29并未投弹，只是简单拍照后掉头扬长而去。日本人据此认为，美军肯定知道了“信浓”号的秘密，巨舰待在横须贺已经不再安全了。

11月24日，军令部作战参谋井泽丰来到横须贺，向“信浓”号舰长阿部俊雄通报了“捷一号”作战失利的消息。井泽说，帝国海军在恩加诺角海战损失了包括“瑞鹤”号在内的4艘航母，被寄予厚望的“信浓”号必须尽快投入作战。现在该舰被敌人发现，横须贺已非安全之地，必须尽快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吴港接受舾装和舰员训练。阿部提出异议，指出“信浓”号12台锅炉只安装了8台，水密试验也未进行。即使这些工作都完成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试航。但井泽

说，我们没那么多时间了，他此行目的只是传达军令部的命令，对此阿部也只能违心接受。

为“信浓”号护航的是第十七驱逐舰分队“滨风”号、“矶风”号和我们熟悉无比的“雪风”号，刚随栗田舰队返回本土。在27日召开的研究出航时间和航线的专题会议上，阿部指出，舰队将在夜间启航，避开美军可能的空袭前往吴港。对此第十七驱逐舰分队提出了异议，他们刚刚在台湾海峡目睹了“金刚”号丧生美军潜艇鱼雷之下的全过程，还顺便搭上了分队旗舰“浦风”号。“雪风”号舰长寺内正道提出，近海美军潜艇出没频繁，驱逐舰上的许多设备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坏还未来得及维修，反潜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寺内建议，希望舰队能够在白天出航，尽可能避开外海沿陆地边缘航行，这样不但可以出动陆基战机实施反潜巡逻，一旦航母航途之中出现意外还可以抢滩搁浅，派拖船拖曳也更方便。这寺内也真乌鸦嘴，还没出门呢光想着发生意外。时时不忘风险，可能正是“雪风”号能够活到战后的主要原因。

阿部不同意寺内的意见：一是近海航行太耗费燃料；二是“信浓”号块头实在太大，必须有一定深度的水道才能航行，近海航行容易触礁。阿部选择的航线是沿伊豆群岛南下，在北纬33度向西进入丰后水道，前往吴港。

1944年11月28日13时30分，“信浓”号在“滨风”号、“雪风”号、“矶风”号的簇拥下悄然驶出横须贺军港，18时30分驶入外海。海上刮起6级西北风，舰队严格实行灯光管制和无线电静默。谁也想不到，“信浓”号首次出航竟然也是最后一次。

19时15分，舰长阿部接到报告，发现疑似敌舰雷达发出的电波，“矶风”号同时报告发现了类似情况。此处距日本海岸不远，出现的敌舰不可能是水面舰船，只可能是1艘潜艇。阿部认为，美军潜艇如果

在东京湾附近危险水域航行，按常识绝对不会随意用雷达对外发出电波。阿部据此推断，美军很可能已经知晓了“信浓”号的出行计划，提前集中了“狼群”试图偷袭。基于上述判断，阿部认为“矶风”号和“信浓”号先后探测到的雷达电波多半属于美国人的阴谋诡计，意在引开护航驱逐舰对航母发起攻击。念及此处，阿部下令舰队继续以20节高速前进以甩掉敌军潜艇，护航驱逐舰紧靠航母航行，发现敌舰不准擅自出击。为避免被美军潜艇准确定位，他下令各舰关闭雷达，联络改用灯光信号。

说来也巧。11月24日到28日，美军安排有B-29的轰炸任务。24日当天，埃米特·奥唐奈准将亲自率领110架超级空中堡垒从塞班岛伊斯利机场起飞，轰炸了中岛飞机引擎制造厂。潜艇“射水鱼”号接到一项特殊指令，在东京以南240公里的八丈岛附近海域巡逻。所有受命出击的B-29飞行员接到通知，如果飞机受伤或出现故障，在海上迫降或跳伞前都尽可能靠近这一水域，以便得到潜艇的及时营救。

“射水鱼”号艇长约瑟夫·恩莱特少校曾经长期在潜艇部队服役，后来因作战不够积极而被解职。近期美军下水潜艇实在太多，在陆上工作了一年多后，恩莱特再次幸运地获得了指挥潜艇出海、证明自己能力和战斗精神的机会。谁也想不到，他这次出海将创下一项世界纪录。

11月28日清晨，恩莱特接到命令，因天气恶劣，当天轰炸任务取消，他可以酌情自由安排活动。恩莱特认为，最有希望的狩猎场是东京湾之外海域。巧合的是，当时潜艇雷达出现故障。17时18分，“射水鱼”号在伊豆诸岛藁滩波岛之外19公里浮出海面，一边给蓄电池充电，一边抢修雷达。20时30分，信号官波扎尔中尉报告艇长雷达修好，已经进行过几次测试。正是其中一次测试被“信浓”号和“矶风”号同时捕捉到。20时34分，舰桥上瞭望哨报告说，视线中出现“一座小岛”。20时48分，波扎尔突然大叫起来：“长官，雷达显示

方位28度、距离24700码有目标出现，那座‘小岛’正在移动！”原来那竟然是1艘船。

“射水鱼”号从未见过这么大块头的家伙，恩莱特起初以为是1艘油轮。22分钟后，他通过望远镜判断那是1艘“隼鹰级”航母，航向西南，航速20节。恩莱特下令潜艇全速前进，试图抢到日军航母前方占位。他后来在战斗报告中这样写道：“虽然我们速度只有19节，而敌人有20节，但那艘航母要实施Z字形航行以规避打击，实际上它的速度就比我们慢了。这样我们就有了赶到敌舰前方的机会。”

22时45分，“信浓”号瞭望哨发现右舷远方出现1艘美军潜艇，同时发现这一目标的“矶风”号立即以35节高速向潜艇所在水域驶去。发现日军驱逐舰快速逼近，恩莱特命令潜艇紧急下潜。让他感到纳闷的是，那艘日军驱逐舰并未继续逼近，而是掉头离开了。原来阿部仍然认为美军潜艇是在诱敌，不应与之过多纠缠，下令“矶风”号放弃攻击返回编队。如果阿部不下达这道蹩脚的命令，任由“矶风”号向美军潜艇发起攻击，“射水鱼”号能否击沉“信浓”号尚未可知。

日舰以25节高速绝尘而去，美军潜艇追之不上。眼看猎物就要这样溜走，23时30分，沮丧的恩莱特致电珍珠港的第十七特混舰队司令部：“我们正在追踪1艘敌大型航母，该舰有3艘驱逐舰护航，位置北纬32度30分、东经137度45分，航速20节。希望能够协调友艇前来支援。”

接到前方发回的接敌报告，洛克伍德中将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复：“继续追踪，乔，希望你成功。”但恩莱特期待的协同攻击注定无法实现，“射水鱼”号周围180公里内没有其他友军潜艇。接到珍珠港的回复之后，恩莱特下令潜艇浮出水面，以最快速度进行追击，同时默默祈祷奇迹能够出现。

美国人的运气简直好得一塌糊涂。当天24时之前，经过几小时高速航行的“信浓”号1根主轴发生故障，航速逐渐下降到15节。全速追击的“射水鱼”号29日凌晨再次探测到了目标。恩莱特又一次向珍珠港发报，希望能得到友艇的支援。2时42分，这份电报被“信浓”号准确捕捉到。阿部当然不知道发出电报的还是之前的那艘潜艇，认为舰队已经进入美军“狼群”的伏击圈。

“升起潜望镜，”恩莱特紧紧抓住潜望镜柄把，开始聚精会神地观察，“看见敌舰，报告目标距离。”

“550码。”副艇长博布金斯基上尉回答。

“左舷全舵，向左至090，还需多长时间？”恩莱特问。

“两分钟。”副艇长回答。

恩莱特转动潜望镜观察周围情况。“放下潜望镜！”他高喊道，“护航驱逐舰只正从我们头顶驶过！”潜望镜刚刚入水，1艘驱逐舰就从头顶开过去了。3时16分，当恩莱特再次升起潜望镜时，“信浓”号正好位于潜艇正面1370米、70度方位，“射水鱼”号获得了绝佳攻击阵位。恩莱特命令以8秒间隔连续射出艇首的4条鱼雷，随后快速转向以25秒间隔又射出艇尾的2条。6条定深3米的鱼雷以46节速度向日军航母猛扑过去。

当时海面刮着大风，滔天白浪隐藏了不断逼近的鱼雷航迹。47秒钟之后，第一条鱼雷准确命中航母舰尾，紧接着又是三声巨响。“信浓”号航海记录上这样写道：“3时17分航母连续中雷两条，10秒间隔后再中两条，位置在舰桥正下方之后。此时本舰位于潮岬东南80海里处。舰内部分停电，立即采取应急处理。”

射出第一条鱼雷57秒后，恩莱特再次升起了潜望镜：“鱼雷击中那艘航母尾部，我看到舰体侧面腾起了爆炸的火球。10秒钟后，第二

条鱼雷也命中了，弹着点比第一条靠前大约50码。接着我看到敌人的驱逐舰猛扑过来。”

恩莱特命令紧急下潜到40米深度规避攻击。下潜过程中，他接连又听到4声爆炸。声呐员报告说听到舰体开裂的声音，恩莱特据此判断6条鱼雷全部命中了目标。日军驱逐舰显然并未发现“射水鱼”号的准确位置，它投下的深水炸弹距离最近也在潜艇300米之外。清晨6时10分，当恩莱特上浮到潜望深度并伸出潜望镜时，海上空空如也。他判断那艘日军航母肯定已经被击沉了。

“射水鱼”号射出的6条鱼雷有4条准确命中目标，其中2条击中航母右舷后部188号至201号肋骨中间部位，另2条分别命中120号、104号肋骨位置。“信浓”号燃油舱、右舷外侧机械室、三号锅炉舱很快被汹涌而入的海水淹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导致舰体隔间开裂，邻近一号、七号锅炉舱进水，空气压缩机房受损。损控不力导致进水迅速扩大到后部冷却机房、注排水指挥所和第一发电机室，“信浓”号很快出现了9度右倾。

有人向阿部建议，尽快寻找一处浅滩使航母搁浅，这样至少还能救走更多的人。阿部对这种“没出息”的建议简直嗤之以鼻。一个月前，美国人用了无数鱼雷和炸弹才勉强将“武藏”号击沉，区区4条鱼雷能奈我何？由于担心降低速度可能遭到美军潜艇的再次攻击，阿部下令舰队依然以18节高速航行。这又是一个愚蠢无比的决定。匆匆下水的“信浓”号实际上仍处于未完工状态，舰内通道上堆放着大量未安装到位的缆线，导致防水闸门无法关闭或关严。排水系统同样尚未完工，仅靠手动排水泵无法排出因高速航行所带来的大量进水。

“信浓”号原本设计为战列舰，后来因为战场需要才临时改造为航母，舰体结构远比普通航母要复杂得多，那些登舰不久的年轻水兵如同进了迷宫一般，给救援作业带来了极大难度。起初他们还能在军

官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排水，但危险一旦出现，他们很快会失去信心作鸟兽散。虽然损管人员向左侧舱室注水3000吨使舰体右倾稍有缓和，但由于受损范围不断扩大，注水开关和排水泵接连故障使排水效率大大降低。内务长三上治男下令关闭两层甲板间的升降口。令他无比惊讶的是，水密门关闭后边缘露出的缝隙竟然有2厘米多！看到这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三上马上意识到，这个舱室要么没经过水密试验，要么测试根本就不合格。他知道“信浓”号彻底完了。

凌晨4时，“信浓”号右倾增加到10度。随着一个个舱室接连被海水淹没，清晨5时，“信浓”号右倾达到了18度。右舷轮机停止运转，航母航速很快下降到11节。7时，航母右倾达到惊人的30度。7时45分，“信浓”号完全在海上停了下来。阿部命令“矶风”号和“滨风”号上前，准备执行拖曳作业，并亲自到舰首坐镇指挥。但是驱逐舰实在太小，让蚂蚁拉牛车注定是行不通的。进行拖曳的钢缆被数次拉断，曳航失败。

8时30分，海水淹没注排水指挥所，在那里抢险的水兵全部被淹死。10时25分，看到右倾已达35度的阿部下令降下舰旗，12分钟后正式下达了弃舰命令。10时55分，从未发过1炮、起降过1架飞机的“信浓”号沉没于潮岬东南50公里，北纬33度06分、东经136度46分海域。它创造的多项纪录空前也很可能绝后：被潜艇击沉的最大军舰；二战时期的最大航母；最短命的航空母舰——首次出海仅17小时就被击沉。

根据负责“信浓”号监造的横须贺船厂造船技师山内司郎的记录，在与内务长三上治男和注排水指挥官稻田文雄交换意见后，山内断言是损管人员失误最终导致了“信浓”号的沉没：“从注排水指挥官到普通操作员，在右舷中雷时没有及时打开左舷全部排水口。等大家反应过来，开始向左舷注水时，军舰已经大幅倾斜，无力回天了。这是极为低级的错误，以至于有完好的设施却无法有效使用，实在遗

憾。”说实在话，有第一祥瑞舰“雪风”号亲自出马护航，“信浓”号最终沉没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14时，位于日吉台地下室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收到了“滨风”号舰长前川万卫发来的电报：“‘信浓’号被敌潜艇击沉，2515名舰员失踪1435人，救起1080人。”舰长阿部不在生还者之列，估计也觉着没脸回去见人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年前的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损失第一艘战列舰“比叻”号的正是他二哥阿部弘毅。三兄弟中，只有大哥阿部一郎显得有些不太出名。

日本海军将“信浓”号被潜艇击沉称为“S事件”。11月1日，原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奉调回国，职务由大川内传七接任。军令部指定暂时赋闲的三川担任“S事件”调查组组长，彻查此事。三川最后出具的结果是，“信浓”号根本不具备出海条件，水兵缺乏特殊情况下紧急抢险的经验和能力，舰长的指挥并不妥当。鉴于阿部已随舰沉没，也就无法到海底去追究责任了。

恩莱特向珍珠港报告说，击沉1艘日军“隼鹰”级航母。东京严密封锁了“信浓”号损失的消息，以至于第十七特混舰队的参谋对“射水鱼”号上报的战绩半信半疑。恩莱特提交的战斗报告和他绘制的被击沉航母的外形图使洛克伍德确信，他的部下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根据洛克伍德的申请，1945年3月，恩莱特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

至于美国人得到“信浓”号被击沉的确切消息，已经是战后的事情了。从日本人的口中，尼米兹和洛克伍德方才得知，原来日军竟有这样一艘超级航母，在处女航中就被自己的潜艇击沉，戴罪立功的恩莱特创下潜艇单次战斗击沉最高吨位的世界纪录。

海上噩耗频频，岛上日军同样濒临绝境。在铃木的一再催促下，日军11月27日启动了“多六号作战”。海防舰第四十五号、第五十三号、哨戒艇第一〇五号护卫运输船“神祥丸”号、“神悦丸”号从马

尼拉出航，28日19时抵达奥尔莫克港。美军鱼雷艇队凭借暗夜掩护发起突袭，当晚击沉海防舰第五十三号和哨戒艇第一〇五号。29日，美军空袭导致“神祥丸”号中弹搁浅滩头。30日在向马尼拉返航途中，海防舰第四十五号、“神悦丸”号被美机击沉于宿务岛以东海域。

11月底的恶劣天气给空袭行动带来较大难度，美军适时改变策略，出动轻型水面舰艇对日军增援行动实施拦截。除出动布雷舰“追击”号、“复仇”号在奥尔莫克湾卡尼高水道布雷之外，罗伯特·史密斯中校率第二十二驱逐舰中队“沃勒”号、“普林格尔”号、“伦肖”号、“索夫利”号甚至冲进海湾，抵近炮轰奥尔莫克码头。11月28日凌晨1时27分，“沃勒”号发现并击沉日军潜艇“伊-46”号。

第六次输送船团全军覆没，不甘失败的日军随即发起“多七号作战”。第一船队3艘运输船在第二十号海防舰护航下28日从马尼拉出航，次日1艘运输船触礁沉没，其余2艘12月1日抵达奥尔莫克港，顺利卸下200名人员、510立方米粮食、60立方米弹药和45立方米卫生材料后返航，12月2日回到马尼拉。第二船队2艘运输船30日从马尼拉出航，12月1日到达奥尔莫克港，完成卸载后顺利返航。

第三船队3艘运输船在驱逐舰“竹”号、“桑”号护卫下12月1日驶出马尼拉湾，2日到达奥尔莫克港开始卸载。当天午后，美军侦察机发现日军船队。金凯德立即命令驱逐舰出击攻敌。当天18时29分，第一二〇中队3艘最新式驱逐舰“艾伦·萨姆纳”号、“莫尔”号、“库珀”号受命从莱特湾向奥尔莫克湾快速进击。航途并非一帆风顺，从23时08分开始，3艘美舰不断遭遇日机空袭。1颗近失弹导致“艾伦·萨姆纳”号船体破损，“库珀”号也遭到日机扫射，所幸两舰伤势不重，并不影响航行。

3日凌晨0时05分，突入奥尔莫克湾的3艘美舰与日军护航驱逐舰展开炮战。美军具有压倒性优势，3艘驱逐舰共装备18门127毫米主炮，

日军2艘驱逐舰仅有6门127毫米火炮。加上雷达和火控系统大大优于对手，美军在炮战中稳稳占据上风。战斗进行仅9分钟，日军旗舰“桑”号就接连中弹起火，很快翻转没入海中，舰长山下正伦以下250人随舰沉没。在恩加诺角海战中死里逃生的“桑”号至此寿终正寝。

趁美军驱逐舰集中攻击“桑”号之机，“竹”号寻隙射出2条鱼雷。该舰原有4条鱼雷，之前因事故损失1条，另有1条因发射管故障无法射出，最终仅仅发射了2条。其中1条鱼雷准确命中“库珀”号右舷，该舰发生剧烈爆炸后断为两截，1分钟后在海面上完全消失。“库珀”号上共有359名水兵，包括舰长彼得森中校在内的168人获救，副舰长威廉·霍德奈特少校以下191人阵亡。2005年5月28日，潜水员罗伯·拉鲁米耶尔发现了海底“库珀”号的残骸。同年，菲律宾人根据潜水经历结合舰上水兵的回忆，拍摄了纪录片《“库珀”号：重返奥尔莫克湾》。

击沉“库珀”号的“竹”号还没顾上高兴，就被“莫尔”号1发127毫米炮弹准确命中，大量进水导致舰体出现30度倾斜。发现“库珀”号神秘爆炸沉没，美军驱逐舰误以为周围海域埋伏有日军潜艇，于是放弃击沉“竹”号匆忙撤走。经紧急抢修，恢复航速的“竹”号护卫完成卸载的运输船向马尼拉返航。美国人称这次小型战斗为奥尔莫克湾海战。值得一提的是，击沉“库珀”号是日军九三式氧气鱼雷的最后绝唱。

日军虽然在岛上有了4个师团，但大名鼎鼎的“玉兵团”经断颈岭一战锐气尽失，兵员损失3/4以上，只能且战且退拖延美军沿二号公路快速南下的步伐。12月5日，连师团参谋长池田功一也战死了。牧野第十六师团被推过沿海平原后支离破碎，连自保都非常困难，残部只能坚守达加米以西山区，靠吃昆虫、蜗牛、青蛙、蜥蜴、蜈蚣和树根过活。第一〇二师团一部在二号公路和西海岸保护第一师团侧翼，减员严重。只有丢失了大部分重武器的第二十六师团还保有一定战斗力。

他们对面的美军已经达到6个师——第一骑兵师、第十一空降师、第二十四步兵师、第七步兵师、第三十二步兵师、第九十六步兵师，预备队第七十七步兵师就在待命海上，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尽管形势极端不利，日军仍然依据有利地形，顽强阻击美军的进攻。面对麦克阿瑟的一再催促，克鲁格只能慨叹道：“我们即使只前进了一小步，都像是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登岛美军陆续整修了5座简易机场：布鲁恩附近的巴尤哥、布里和圣巴勃罗，登陆滩头附近的塔克洛班和杜拉格。布鲁恩是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村子，位于杜拉格以西16公里。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登陆之后，师长乔·斯温少将在缺乏运输机的情况下，使用炮兵部队的11架“幼狐”观测机给山区部队空投补给，建起了一条“饼干供应线”。从布鲁恩简易机场起飞的飞机平均每天往山区空投21吨物资，可以保障两个团6周使用，基本解决了丛林山地运输不便的难题。斯温仓促组建的空中补给队，引起了日军对布鲁恩及周边机场的高度关注。山下命令铃木和富永，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或压制美军机场。富永决定在进攻机场的战斗中投入宝贵的伞兵部队，并与铃木一起制订了布鲁恩会战计划。

11月27日凌晨2时30分，日军3架运输机从南吕宋机场起飞，运送中重男所率60名伞兵组成的“薰空降队”，前往突袭布鲁恩附近机场。1架运输机被美军防空炮火击中坠落，机上人员悉数毙命。另外2架运输机强行在布鲁恩地区着陆，但离机场都有很远一段距离。对美军来说，这一带绝对属于后方，他们错误判断降下来的是友军飞机。1名美军士兵爬上其中1架飞机的机翼，试图给来者提供帮助。日军士兵边投掷手榴弹边从飞机里冲出，美军被迫仓促迎战。因为人数实在太少，除几名伞兵被打死之外，剩余大部分日军伞兵凭借黑暗的掩护逃走。另一架日机突破美军防空炮火形成的屏障降落之后，1名美军士兵走上来喊道：“你们需要帮助吗？”日军用英语高声回答“没有，一

切还好”，然后冲出飞机遁入暗夜之中。日军第一次空降作战毫无结果。由于当天有暴风雨，奥尔莫克港上空没有1架美机出现。铃木和富永因此判断，第一次空降作战取得了圆满成功。

根据布鲁恩会战计划，第三十五军将出动地面部队，配合伞兵破坏机场的行动。但是在制订作战计划时，铃木过高估计了第十六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的实力。前者经过一个多月鏖战，兵力只剩不到1500人，其中仅500人具有战斗力。牧野将残部编成一个步兵大队，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参加战斗。虽然在登陆过程中损失了几乎所有重武器，但第二十六师团还算一个整建制师团。12月1日，铃木率军司令部人员进入山地，第二十六师团也沿阿尔布埃拉至布鲁恩的公路向东推进。途中，他们与向西开进的美军第十一空降师迎头相遇。混战之中，日军一个配备有工兵的联队隐蔽撤出战斗，继续艰难向布鲁恩推进。

斯温少将敏感察觉到即将到来的风险，认为日军很可能对布鲁恩机场群展开一次大规模攻势。在加强机场警戒的同时，他特意抽调一个步兵营强化机场周围的防御。

临近进攻发起日时，天降暴雨，部队行军极为困难。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二十六师团无法按时抵达出击位置。铃木向山下报告请求将行动推迟两天。山下的答复是形势危急，只能多给出一天准备时间。

由于通信联络不畅，第十六师团并未接到变更进攻时间的指示。12月6日凌晨6时30分，牧野按计划率部向布里机场发起攻击。一股日军闯进一个美军露宿营地，用刺刀刺向躺在地上睡觉的美军工兵和后勤人员。遭到突袭的美军士兵光着脚丫，穿着内衣抓起武器就投入战斗，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未朝敌人开过枪。在日军的攻击面前，他们很快被击溃。只有1名炊事兵报告说，他杀死了5名冲入厨房试图抢劫食物的日军士兵。牧野率仅剩的300名残部拼死攻占布里简易机场。当天下午，美军第一八七伞兵团的一个营向机场发起反攻。战至傍晚18

时，兵力越来越少的牧野渐渐不支，被迫率部退往机场北面树林，一边构筑防御工事，一边破口大骂没来支援的伞兵。

就在牧野率部苦战布里机场的同时，14时30分，运载日军伞兵第二旅团第三大队750人的运输机从吕宋岛南部的利帕和安费雷斯机场起飞，其中20架飞向布里，12架飞向圣巴勃罗，6架飞向巴尤哥，2架飞向塔克洛班，其余2架计划在杜拉格降落。大队长白井恒春向手下伞兵颁布如下命令：“目标——布鲁恩！任务——炸毁设施并夺取机场！战术——突然袭击！口号——不准备生还！”富永亲口向众人许愿：“执行本次任务者，一律晋升两级军衔。”

18时，日军轰炸机率先进入机场上空投弹，紧接着运输机从210米低空进入实施伞降。由于担任护航任务的战斗机提前返航，运输机伞降过程中遭到美军高炮的猛烈射击。突袭巴尤哥、杜拉格和塔克洛班机场的飞机全部被击落或提前迫降，仅60名伞兵降落在布里机场，主力300人降落在圣巴勃罗。

一时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日军伞兵。他们一面冲锋，一面用英语高喊：“喂，你们的机枪到哪里去了？”“投降吧！什么都扛不住！”驻机场美军大部分属于司令部人员或空军地勤人员，他们用手枪和步枪射击在黑暗中沿机场跑道运动的人影，不少日军伞兵被打死，但也有不少美军被自己人的子弹击中。枪炮声、喊叫声、爆炸声不绝于耳。白井在极短时间内集合起自己的部队，对机场设施及停放的美军飞机大肆破坏。美机一架接一架被引爆，火光将跑道照得通明。美军趁乱撤到机场南侧，临时构筑防御工事据守。圣巴勃罗机场落入日军之手。

为支援守卫机场的美军，斯温少将连夜从比托海滩调来卢卡斯·霍斯中校的野战炮营。第三十八步兵师刚刚登陆的一个营也被临时调来救急，斯温少将告诉他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我们正在这里经历

一段地狱般的时间。昨天晚上，有大约75名日军伞兵在机场空降，离这里1500码是另一个像这个一样的简易机场。现在是14时，希望你们在黄昏之前夺回被日本人占领的跑道。”

斯温少将显然低估了日军的力量，攻入圣巴勃罗机场的日军至少有300人。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武器，还从美军手中缴获了大量卡宾枪、机枪和弹药。但随着美军援军和炮兵投入战斗，缺乏重武器的白井渐渐不支，被迫率部撤出机场，带着缴获的几门50毫米炮向3公里外的布里机场转移，最终与牧野残部会合。

第五航空队副司令官恩尼斯·怀特海德少将给克鲁格发去了紧急电报，说明布里机场正在遭受日本人的猛烈攻击，急需大批增援。克鲁格指示斯温尽快赶往布里，但斯温手头兵力和弹药严重不足，仅能守住现有阵地。一直到8日上午，斯温才抽调伞兵第一八七团和刚刚到达的第三十八师第一四九团向布里机场发起反攻。下午，美军两个团在向机场开进途中与20多名日军伞兵遭遇，交战延误了一些时间，直到天黑才赶到布里。由于机场日军的拼命抵抗，美军当天夺回机场的行动失败。当天午夜，150多名日军向美军发起夜袭，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军轻松击退，日军第九联队联队长神谷保孝战死。

日军机枪火力压制了机场边上第三二团A连的火力。一等兵沃伦·帕金斯毫不在乎日军的子弹，他查明了日军机枪位置并呼叫迫击炮支援。一阵如雨的炮弹飞过之后，日军机枪阵地彻底哑火。奥瓦·凯里抓住机会冲上日军阵地，在受伤前消灭了8个日本兵。几小时后，当受伤的凯里藏在散兵坑等待撤离时，1发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后来被追授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10日，美军两个团在炮兵支援下经过激战将日军包围。当天19时30分，日军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一度逼近了位于机场的第五航空队司令部。子弹穿过办公室的胶合板墙差点打中怀特海德少将。看到打进

房间的竟然是美军子弹，怀特海德恼羞成怒。司令部一名参谋迅速拨通了第八独立飞行中队中队长保罗·凯斯纳中校的电话：“中校，命令那些笨蛋停止向自己人射击！”

“可是长官，”凯斯纳中校回答道，“那是日本人……”

他的话很快被电话那头打断：“什么日本人！那不可能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子弹是我们的，他们就在50米外朝我们开火。”

“这就对了，就是日本人在射击。”

“那他妈的日本人是怎样搞到我们的机枪和子弹的？”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长官？”

“我告诉你，现在子弹正在打进怀特海德将军的司令部。”

“请告诉将军，立即卧倒。如果你还搞不清状况，请竖起耳朵听听外边的‘万岁’呼喊声。”怀特海德真的立即卧倒了。

经过整整一夜激战，人数越来越少的日军只好撤出机场。清剿日军残部的战斗又持续了整整一天，到11日，攻入布里机场的日军被全部肃清。大队长白井侥幸漏网，1945年1月逃回山区的第三十五军司令部。

布鲁恩之战是太平洋战场日军最后一次空降突击，虽然并未实现破坏机场的目标，但成功摧毁了美军飞机数十架和贮藏的大批物资，使第十一空降师两个先头团近一周没有得到任何弹药补给。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日军伞兵苦苦等待的第二十六师团在翻山越岭的行军中形同龟步，最后仅一个大队抵达布鲁恩地区。他们奉命立即掉头，重新翻山越岭向西撤退。

从登岛那一天起，美军需要对付的敌人就有两个，一是打死都不投降的日本人，二是当地几十年不遇的坏天气，后者带来的麻烦甚至比前者还大。超强台风和令人烦躁的雨季几乎是与美国人一起携手入侵菲律宾的。无休止的降雨，将美军必须穿越的奥尔莫克山谷变成了一个浅水湖，进攻部队必须像在滩头登陆那样蹚水前进。塔克洛班和杜拉格积水过膝，工兵部队使出了吃奶力气，也无法修好被重型车辆和飞机碾轧得破烂不堪的机场跑道。

到11月中旬，10多万美军已经在烂泥里挣扎了3个星期。除登陆还算顺利之外，莱特岛作战的两大目标——占领全岛和建立机场体系一个都没达到。由于缺乏弹药、补给和必要的医药，官兵普遍士气低落，因战斗或疾病带来的减员日益增多。莱特岛胜利遥遥无期，进攻吕宋岛的时间只好一推再推，麦克阿瑟为此心急如焚，他必须尽快改变岛上的僵持局面。

一个多月以来，无论麦克阿瑟用多么难听的话语去讽刺甚至咒骂克鲁格，都无法使他的部下加快进军速度。思忖再三，老麦准备打出那张几个月前就在袖子里藏好的牌。美军攻占比亚克岛后，1944年6月10日，麦克阿瑟成立了以艾克尔伯格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八集团军，从克鲁格手中接过了新几内亚岛、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新不列颠岛和莫罗泰岛的防务。麦克阿瑟威胁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克鲁格，如果第六集团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他将把这项任务交给艾克尔伯格的第八集团军去完成。

麻烦事儿远不止此。这次捅娄子的是跟随他多年的参谋长。虽然萨瑟兰在美国有自己的家庭，但当初从菲律宾撤到澳大利亚时，他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一个名叫伊莱恩·克拉克的据说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并鬼使神差地爱上了她。像萨瑟兰一样，克拉克已经结婚了，但她的丈夫并不会妨碍两人的交往。澳大利亚第八师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时，克拉克的丈夫也是众多俘虏中的一员，在樟宜监狱度过了战争

中的大部分时光。克拉克邂逅萨瑟兰时已经32岁，有一个3岁的儿子。她相貌平平，粗眉大眼，体形无可称道，从未参加过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当麦克阿瑟将司令部遣往布里斯班时，萨瑟兰将她也带去了。

俗话说，“鸡找鸡，鸭找鸭，乌龟专找老王八”。和萨瑟兰一样，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克拉克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厌恶。1943年初，萨瑟兰创建了陆军女子部队，特意将克拉克征召入伍，任命她为司令部营务主任助理，还给了她许多特权。曾经因为想征用麦克阿瑟专机飞行员戈德曼少校的吉普车，克拉克就怂恿萨瑟兰，将戈德曼派往前线打仗。司令部里几乎每个人都憎恨他们。但迫于萨瑟兰一人之下很多人之上的权势，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1944年7月，麦克阿瑟偶然发现，萨瑟兰居然将克拉克接到了荷兰迪亚。麦克阿瑟因此勃然大怒，当场向萨瑟兰下达了书面命令：“立即将克拉克上尉送回澳大利亚，并让她永远待在那儿。”当麦克阿瑟从莫罗泰岛前线再次回到荷兰迪亚时，那个女人不见了。在他看来，克拉克的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

但就在美军登陆莱特岛后不久，那个克拉克又来了。凯西少将受伤住院之后，岛上机场的建设任务由他的副手斯维尔德鲁普准将负责。两年前，凯西曾建议授予斯维尔德鲁普上校军衔，遭到萨瑟兰断然拒绝。凯西直接将报告呈送司令官，麦克阿瑟干脆利索地在报告上签上了“同意”二字。

萨瑟兰命令斯维尔德鲁普调用从千里之外船运过来的建设机场的宝贵物资，为自己的情人建一幢房屋，就在塔克洛班数公里之外。斯维尔德鲁普感到非常惊讶，但他又不愿主动告发萨瑟兰，认为那是埃格伯格和莱尔巴斯该干的事。但是这两个人也都不急于告诉麦克阿瑟，他们认为司令官迟早会发现这事。

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晚饭后的麦克阿瑟同埃格伯格在普赖斯庄园走廊上散步。他突然问：“医生，告诉我，那个女人怎么样啦？”

“女人？”埃格伯格明知故问，“哪个女人？”

“噢，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女人。”

“你是说克拉克上尉？”

“是的，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就住在8公里之外的地方。”

麦克阿瑟闻言一蹦三尺高，高声叫道：“什么？！”当从医生口中得知详情后，气得浑身颤抖的麦克阿瑟冲进了参谋长办公室。“理查德·萨瑟兰，你给我听着！我给你下达过正式命令，你却没有服从，我要关你的监禁！让那个女人立刻离开塔克洛班！”麦克阿瑟怒吼道，“如果她在24小时之内不从这里滚开，我将向军事法庭起诉你违抗军令！”

就在麦克阿瑟向萨瑟兰发火的头一天，克拉克还让萨瑟兰开除了司令部的一名上尉，因为这名上尉竟然公开违抗克拉克的“命令”。这名不幸的上尉被立即召回司令部，麦克阿瑟特批晋升他陆军少校，这小子可谓因祸得福。麦克阿瑟并未撤萨瑟兰的职，但不可否认，两人之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这种似乎有点尴尬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那以后，麦克阿瑟将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交给副参谋长理查德·马歇尔少将去做，萨瑟兰明显被疏远了。

萨瑟兰和克鲁格让麦克阿瑟备感失望，他对金凯德是否忠诚也表示怀疑，这位第七舰队司令官总是和华盛顿的金和珍珠港的尼米兹眉来眼去，藕断丝连，让人实在放心不下。不过麦克阿瑟和肯尼的关系一如既往地好，即使第五航空队的表现远远不能让人满意。12月初的

一天，肯尼拿着一份报告找到了他：“将军，我想授予邦少校1枚荣誉勋章。”肯尼解释说，邦来到塔克洛班后已经击落了8架敌机，使他的个人总战绩达到36架。麦克阿瑟开心地在报告上签了字，陆军部很快批准了。

在肯尼的一再请求下，麦克阿瑟决定亲自为邦少校颁发勋章。12月12日，在塔克洛班机场泥泞的跑道上，邦走上前向麦克阿瑟敬礼。麦克阿瑟回礼后将手搭在邦的肩膀上，做了简短的精彩演讲：“理查德·邦少校，你统治了从新几内亚到菲律宾的领空，我现在吸收你成为勇者中最勇敢的一员，成为美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然后他将勋章别在邦的胸前。不久，麦克阿瑟同样获得了更高荣誉。

战争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美国军事力量急剧膨胀，参战兵力超过了1200万人，甚至出现了数十万人的集团军和上百万人的集团军群，需要更高级军衔的军官去指挥他们。另外，在与盟军的联合军事行动中，联军统帅主要依据军衔来确定地位和权力。众所周知，英军、苏军和德军中都有大量元帅存在，甚至日本人那里也有。经过一番曲折的立法程序之后，美国参议院于1944年12月11日通过一项法案，同意总统任命4名陆军五星上将和4名海军五星上将。罗斯福很快提名陆军将领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阿诺德，海军将领莱希、金、尼米兹晋升五星上将，该提名于12月15日获得参议院审议通过。12月18日，罗斯福正式下达了7位五星上将的任命。

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对未授予哈尔西为第四名海军五星上将感到惊讶。究其原因，在于金不愿意看到哈尔西获得了晋升，而斯普鲁恩斯没有晋升。在没有明确表达自己意向的情况下，金给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将哈尔西、斯普鲁恩斯和另4名高级军官一起列为海军五星上将的候选人。弗雷斯特尔同样不愿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第四名海军上将的任命被暂时搁置。哈尔西被任命为海军五星上将，已是战后1946年5月13日的事情了。

书归正传。对麦克阿瑟第六集团军行动迟缓的严厉批评，克鲁格感到非常委屈。累死累活一个多月没落个好，现在还要把没什么战斗经验的第八集团军调来，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耻辱。麦克阿瑟告诉克鲁格，如果第六集团军没能力拿下奥尔莫克港，他将考虑让艾克尔伯格来统一指挥莱特岛战役。第八集团军将以6月刚参加过关岛作战的第七十七步兵师为前锋，直接迂回登陆奥尔莫克，一举切断日军接受外援的海上通道，同时配合第十军和第二十四军的正面攻势。此举等于从背后突然向日军屁股上捅了一刀。看到麦克阿瑟真的要调艾克尔伯格来，克鲁格妥协了。他请求麦克阿瑟再给他3周时间，说第六集团军同样欢迎第七十七步兵师的加入，并让他们剑走偏锋在奥尔莫克登陆。后来的战斗进程表明，麦克阿瑟这一妙招果真收到了奇效。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三周年纪念日——安德鲁·布鲁斯少将率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突然出现在奥尔莫克湾。6时40分，12艘驱逐舰猛烈炮击奥尔莫克港以南5500米的伊皮尔海滩，一众美国大兵在隆隆炮声中开始换乘。7时07分，第一批登陆部队几乎未遭遇任何抵抗轻松上岸。当天确实是“七”的吉利日。在他们南面，美军第七步兵师穿越据认为是无法通过的山路横穿莱特岛中部，正沿海岸北上朝奥尔莫克港攻击前进，他们只遇到日军第二十六师团一个大队的顽强抵抗。

日军“神风特攻机”突破美军的防空火力，一举击沉驱逐舰“沃德”号和“马汉”号。值得一提的是，三年前这一天，正是“沃德”号首先发现并向日军微型潜艇发起攻击，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第一炮。不过此时“沃德”号已被改造为武装运输舰，舷号由DD-139变成了APD-16。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最后上前接走“沃德”号幸存者并补枪将之击沉的“奥布莱恩”号驱逐舰舰长，竟然正是3年前指挥它打响战争第一炮的老舰长威廉·奥特布里奇。从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艾伦探险团队在奥尔莫克湾水底找到了6艘驱逐舰的残骸。它们包括美军

的“沃德”号、“库珀”号，日军的“岛风”号、“若月”号、“长波”号和“滨波”号，奥尔莫克湾快成铁底湾第二了。

岸上日军的防务稀松平常，美军在抢滩登陆过程中几乎未遭遇多少抵抗。布鲁斯少将命令斯蒂芬·汉密尔顿上校第三〇七团沿西海岸向北朝奥尔莫克港攻击前进，第三〇五团则南下接应第七师。守卫奥尔莫克城的只有日军第三十师团的一个大队，以及由主管运输的三井指挥的由各种后勤人员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三井指挥部队在市区南方数公里高地上布防，希望能坚持到第二十六师团主力的到来。美军在奥尔莫克以南的道恩斯兵营遭到了顽强抵抗，日军甚至发动了数次反冲锋。8日和9日，美军一个个拔除日军火力点，在其中一处防御工事中竟然缴获了11挺重机枪、2门40毫米高射炮和3门75毫米山炮，可见日军火力之强劲。

在逐次粉碎多股日军小部队的抵抗之后，12月10日，美军第三〇六、三〇七团对奥尔莫克城发起最后总攻。上午9时，第七七六两栖坦克营率先攻入城内，肆意炮击日军踞守的所有建筑。第七十七师作战报告中这样写道，“奥尔莫克已经变成了由爆炸的白磷炮弹、着火的房子和爆炸的弹药供应处组成的一片燃烧的火海，在它上边是混合着因炮弹、迫击炮和火箭爆炸所毁坏的混凝土建筑的灰色尘土而产生的一种浓烟”。连海军登陆艇都驶入港内，炮击防御港口的日军，距离之近使部分水兵甚至用步枪和岸上的日军士兵对射。

为避免被美军包了饺子，守城日军残部抵抗至下午向城北撤出。17时30分，莱特岛日军最后一个接受外援的港口奥尔莫克落入美军之手。第七十七步兵师以123人阵亡、13人失踪、329人受伤为代价，击毙日军1506人，俘虏7人，彻底关上了莱特岛的“后门”，完成了第十军和第二十四军激战月余未能完成的任务。岛上日军就此陷入腹背受敌的尴尬境地。

当天下午，布鲁斯少将把攻克奥尔莫克的喜讯电告军司令官约翰·霍奇少将，提醒他部队出发前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许下的承诺：“肯尼将军曾经答应过的攻下奥尔莫克后请客的那箱威士忌在什么地方？本人不喝酒，但我的副师长和团长都要喝。”

几小时后，布鲁斯少将发出的第二封电报提及了正沿海岸杀来的第七步兵师和第十一空降师：“两个‘七’（指第七十七师）攻入奥尔莫克。‘七’来，‘十一’来。”

就在美军登陆奥尔莫克的前两天，12月5日，日军发起“多八号作战”，再次向莱特岛运送增援。“赤城山丸”号等5艘运输船运载第六十八旅团主力4000人及大量弹药补给，在驱逐舰“梅”号、“桃”号、“杉”号和海防舰第十八号、第三十八号护航下从马尼拉出航，预定7日夜在奥尔莫克港登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第六十八旅团绝非等闲之辈，是关东军以陆军公主岭学校教导队为基干编成的精锐部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称这支部队“属于精锐中的精锐”。

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突然占领了登陆地点，日军船队只好改在港口以北50公里圣伊西德罗抢滩上岸。美军30架B-24前来投弹，日军携带的100毫米榴弹炮等重装备大多损失，仅2门炮侥幸上岸。5艘运输船全部被炸沉，剩下护航舰孤独返航马尼拉。第六十八旅团上岛后多日无法与第三十五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在向东、向南转进中分别与美军第一骑兵师和第七十七步兵师展开激战，直到12月25日才与从利蒙撤下来的第一师团残部取得联络。

就在美军攻克奥尔莫克港当天，12月10日，日军发起“多九号”作战。“美浓丸”号等6艘运输船在驱逐舰“夕月”号、“卯月”号、“桐”号，海防舰第十七号、第三十七号护卫下，运送第八师团第五步兵联队主力3000人、伊藤正海军陆战队400人和900吨弹药物资从马尼拉出航，第四航空军特意出动30架战斗机为船队护航。12月11日，

日军船队遭到50架美军“海盗”群殴，1艘运输船中弹沉没，1艘搁浅。驱逐舰“卯月”号被美军“PT-490”号鱼雷艇射出的鱼雷击中沉没。

其余运输船继续前行，于11日23时30分靠近港口。美军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敌军船只距码头仅50米时才枪炮齐发，日军第一艘驳船几乎被岸上打过来的炮弹包围。伊藤怒不可遏：“笨蛋！奥尔莫克这帮浑蛋瞎了眼吗？连自己人也打！”一名军官站在甲板上高喊：“别打，是自己人！”喊声换来的是更密集的炮火。伊藤定睛一看，港口飘扬的竟然是美国人的星条旗。

剩余日舰只好转往帕隆庞，给第三十五军卸下了最后一批援军和物资。卸载期间，美机又飞来炸沉了第一五九号运输舰，700名兵员随舰沉没。当天20时27分，“夕月”号遭到美军46架P-38战斗机群殴后沉没。至此，日军12艘“睦月级”驱逐舰全部战沉。13日，幸存的“桐”号、海防舰第十七号、第三十七号，护卫“空知丸”号、第一四〇号运输舰向马尼拉凄凉返航。

奥尔莫克港失守的消息传到樱兵营，山下呆立原地，良久不语。莱特岛局势看来已经无法挽回，山下下令立即终止布鲁恩会战，第十六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转身撤出，拼死夺回奥尔莫克港。至于攻入机场的那些伞兵和陆军部队，只能任由美军分割包围逐一歼灭了。

为挽回莱特岛颓势，日军强行发起“多十号”作战。12月14日，运输船“有马山丸”号、“和浦丸”号、“日昌丸”号运送第十师团一个步兵联队和第二十三师团一个步兵大队从马尼拉出航。船队出港不久，1架日军侦察机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支足有上百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正沿苏禄海和保和海破浪北上。山下据此判断，美军对吕宋岛的登陆作战已经迫在眉睫，再向莱特岛增兵毫无意义。他断然叫停了运输行动，最后一次“多十号”作战中途夭折。

12月15日，美军登陆民都洛岛，下一步进攻吕宋岛的意图昭然若揭。海军仍不愿轻易认输，坚持在莱特岛与美军决战，但12月18日，大本营陆军部毅然作出“放弃莱特决战”的决定，指出“今后对吕宋岛实施攻势防御，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中北部”。由此看出，东京对守住菲律宾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只希望山下能够拖住美国人，为加强本土的防御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

对前线战况，内阁首相小矶竟然一无所知。他是在进宫觐见天皇途中获悉放弃莱特岛消息的。裕仁问小矶：首相不久前把莱特岛作战誉为“天王山”，现在陆军部却决定放弃，如何向广大国民解释？对此小矶诚惶诚恐，无言以对，只是模棱两可地表示将努力挽回颓势。从裕仁的口气中小矶听出，自己已完全失去天皇的信任，内阁倒台是迟早的事，只有出现某种奇迹才可能挽救他的内阁。

出宫之后，小矶怒冲冲地找到参谋总长梅津：“怎么搞的？向后退了一百步！从莱特转到吕宋，根本就没有进行决战？”被前线战事搞得焦头烂额的梅津根本懒得搭理小矶，任由他在那里吹胡子瞪眼。随后在公开场合，小矶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天王山之战已由莱特岛转移到吕宋。”听到这话，很多人差点笑出声来：“原来日本并没有战败，只是天王山转移了。”

12月21日，在奥尔莫克港以北16公里的利邦高，美军第七步兵师击溃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第十二步兵联队，同向北攻击前进的第七十七步兵师胜利会师，开始分割、包围、围歼奥尔莫克山谷的日军。遭到前后夹击的日军残部不得不退向北部山区，分成小股部队展开游击作战。

接到东京的电令之后，山下于12月22日致电铃木：“请重新部署部队，以便在你选择的地区打一场持久牵制战，最好选择类似内格罗斯岛巴格洛这样的完全适合自我维持的地区。本电报解除曾经分配给

你的所有任务。”言外之意是，不会再向莱特岛派出任何增援，第十四方面军将专注吕宋岛的作战，今后第三十五军只能像新几内亚岛东部安达二十三的第十八军那样自生自灭了。

因为在前线指挥作战，铃木三天后才接到山下的电报。他清楚，这预示着第三十五军已经被无情抛弃，于是命令散落各处的残部向帕隆庞一带集结。

铃木集结残部于帕隆庞地区的行动被布鲁斯少将圣诞节黎明的突袭挫败。铃木及幕僚不得不沿莱特岛西海岸向北逃往圣伊西德罗一带山区，他们是在美军第七十七师一个加强营乘登陆艇从海上接近帕隆庞前一刻撤离港口的。清晨7时20分，美军先头部队在未遭遇抵抗的情况下顺利上岸，中午时分攻占帕隆庞。布鲁斯少将电告军司令官：

“第七十七步兵师圣诞节对莱特岛战役的贡献，是占领了敌军最后一个港口帕隆庞。值此佳节盛宴之际，我们全体官兵在上帝之子的诞辰敬致感谢。”

接到前线发回的捷报，急不可待的麦克阿瑟于当天下午发布特别公告：“山下奉文将军遭到日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莱特—萨马之战现在可以说已经结束，只剩小规模扫荡尚待完成。”他这话说早了足足有4个月。

随后克鲁格的第六集团军将剑指吕宋，莱特岛“扫尾工作”留给了第八集团军。圣诞节当天，艾克尔伯格接到开赴莱特岛的命令。克鲁格拍胸脯告诉他，岛上给他留下的日本佬绝对不超过5000人。

事实证明“扫尾工作”完全名不副实，第八集团军在扫荡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发疯一般的日军进行了长达4个月顽强抵抗，岛上战斗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才告一段落。一个月后，艾克尔伯格在战区司令部的一次作战会议上愤愤不平地说：“扫尾？妈的，我们足足杀了

27000名日本兵。”美国陆军官方战史也承认，“莱特岛最后扫荡是艰苦激烈的战斗，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最残酷的战斗”。

铃木选择帕隆庞和圣伊西德罗之间一座叫康圭坡的山作为新集结地，他还为这里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欢喜峰”。此时岛上日军尚有近3万人，几乎每天都有第一师团或第六十八旅团的残兵精疲力竭来到康圭坡报到，但第十六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残部在二号公路附近被美军缠住，无法脱身前来会合。

圣诞之夜，神子带着4名手下来到了距军司令部仅几公里的一处海滩，他们依稀听到，对面山坡上美军士兵在唱圣诞颂歌。神子决定，逃离毫无希望的莱特岛。他们摸黑找到了一条小船。渔民出身的中村说，小船装不下5个人。伤兵户顷听到后一瘸一拐走开了，很快远处暗夜里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户顷不愿拖累大家，向自己开了枪。神子等人乘坐的小船在大海里颠簸，不远处驶过1艘美军巡逻艇，不知何故竟然没有理睬他们。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岛，神子等人不知道那座岛叫宿务。

试图逃离莱特岛的并非只有神子这样的普通士兵。在奥尔莫克港以北二号公路和西海岸之间的大山里，福荣真平正在谋划率领第一〇二师团残部逃离莱特岛，他们在之前的作战中没出多大力气。12月29日晚，铃木接到福荣一周前发来的电报：“我第一〇二师团正在开赴海岸，将在那里乘小船前往宿务。”

这属于典型的临阵脱逃行为。“我要把福荣送上军事法庭，”铃木怒吼道，“电令第一〇二师团原地待命，福荣本人和参谋长立即到军司令部报到。”福荣回电与他先前的逃跑决定一样令人不可忍受：“我们高度评价军司令部的努力，但是目前我们正忙于为撤退进行准备，本师团长和福田参谋长不能按要求到军司令部报到。”

福荣简直无耻到极点，他非但拒绝到军司令部报到，还厚着脸皮要求铃木给他逃跑提供方便：“我们原来为撤退准备的船只12月30日被美机炸毁，因而耽搁了出发时间。军司令部是否派出1艘装甲大船，帮助师团长一行出发？”可能也猜到铃木肯定不会派船来，不等军司令部复电，福荣就带领参谋人员乘小船渡过了卡莫蒂斯海。

“八嘎，”铃木肺都要气炸了，“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毙了这个王八蛋！”福荣刚刚踏上宿务，就被铃木一纸电令解除了师团长职务。不过铃木很快死在海上，没有机会去枪毙福荣了。1946年4月27日，在新加坡樟宜基地，替铃木枪毙福荣的是英国人。

莱特岛上，日军正在作长期据守康圭坡的准备。他们从当地人手里购买了大量粮食——老酒觉得到底是买还是抢值得商榷——但即使加上青草和野菜，也不足以度过饥荒。盐是从海水里临时提取的。铃木原计划继续坚持下去，以牵制尽可能多的美军。现在他开始怀疑这种坚持是否还有价值。康圭坡能守多久呢？美军一次进攻就能将它攻克。铃木很快接到了山下要求第三十五军撤出莱特岛的命令。

铃木认为，第一师团和第二十六师团是前来增援第三十五军的“客人”。正是由于大本营和南方军叫嚣的所谓“莱特决战”，他们才被临时派到岛上来的。撤退首先应该安排他们。1945年1月12日晚，片冈率师团司令部成员乘3艘小艇出海，天亮后不久到达宿务。之后一周里，精锐“玉师团”仅存的743人带着4挺重机枪、11挺轻机枪、5具掷弹筒逃往宿务。随着美军包围圈不断收紧，日军撤退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

比美军围剿更难忍受的是无休止的饥饿。每天都有人因饥饿倒毙，很快成为蚂蚁的美食，它们只需几小时就能把尸体变成一具白骨。接踵而来的蜥蜴把骨头弄得支离破碎。野猪也跑来凑热闹，叼着骷髅头到处乱跑。一些饿极了的士兵开始与蚂蚁争食战友的尸体。士

兵萩原长一回忆说，他曾到过一岩洞，受到3名同伴的热情“款待”，给他吃一种味道独特的熏肉。萩原狼吞虎咽，吃完那些肉后，好奇地询问是什么肉。一名伍长淡淡地说：“我们在同类相食呢！”

在康圭海滩，饥饿的日军士兵发明了一种捕食方法。他们将战友的骷髅头收集起来，反扣在沙滩上。第二天去翻开时，里边就会出现一些小虾小蟹。这种方法被很快普及推广，海滩上很快布满了令人心悸的骷髅头。

2月5日，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山县栗花生战死，他的职务由第六十八旅团旅团长栗栖猛夫接任。栗栖死于7月17日，之后再无接任者。第一二六联队联队长冲静夫大佐晋升少将，接替栗栖出任旅团长职务。该部5月后呈溃散之势，冲静夫7月3日战死后也无继任者。第三十师团第四十一联队联队长炭谷鹰义6月17日战死，余部不知所终。第八师团第五联队联队长高阶於菟雄曾经率余部在坎基波特山区打游击，6月20日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3月13日，失踪多日的牧野突然率第十六师团80多名士兵前来会合。铃木这才知道，一直杳无音信的牧野原来还活着。

铃木决定按照山下的指示撤往宿务，继续指挥第三十五军在菲律宾宾南方驻岛的作战。宿务和莱特两岛最近处仅相距38公里，军司令部曾经长期在那里驻扎。岛上驻有原田觉第三十三特别根据地部队，加上1月逃过去的第一〇二师团和第一师团残部，总兵力尚有15000人。宿务市附近有近陆小岛马克坦，1521年4月27日大航海家麦哲伦命丧于此。

对并无多大战略价值的菲律宾中南部诸岛，麦克阿瑟依然采取了“一个都不放过”的策略。铃木一行3月25日刚刚乘船逃到宿务，26日清晨，美军巡洋舰就对宿务市区开始了登陆前的炮火准备。8时30分，美军第二十三步兵师第一三二团、第一八二团在宿务市以西7公里的塔

里塞强行登陆。日军在海滩预先埋下的地雷炸毁了10艘登陆艇，但因缺乏足够的反击兵力，美军顺利在滩头站稳了脚跟。3月27日，美军开始向宿务市区攻击前进，28日占领被日军严重破坏的宿务市和东北机场。

宿务岛长220公里，最宽处30公里，宿务市处于岛中间点。在第七舰队水面舰艇、陆基和舰载机支援下，占领市区和机场的美军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攻击前进，伤亡惨重的日军完全阻挡不住美军的猛烈攻势。既然宿务和莱特一样并非久留之地，铃木决定冒险前往棉兰老岛，那里还有第三十、第一〇〇两个师团。4月10日，当他们登上5条小运煤船准备启程时，铃木告诉参谋长：“友近君，万一我死于航途之中，你必须接替我出任军司令官职务。”

这支“小舰队”航途中屡遭风暴袭击，4月16日艰难抵达内格罗斯岛南部。天黑之后，他们将踏上最后一段危险航途，渡过保和海前往棉兰老岛。小船在海上遭遇风暴，除铃木乘坐的那条船外，其余船都被卷进海里。小船再次漂回内格罗斯岛。19日早晨，1架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军飞机在一座灯塔附近发现了那条小船。

“跳！”副官绵野德二高喊着纵身跃入水中。铃木仍然留在船上。当美机射出的子弹在小船旁边激起阵阵水花时，绵野回头望去，只见铃木手握短刀，曲身弯腰，好像在切腹。那把短刀是他去年10月27日前往莱特岛时，山下特意送给他的。怒目圆睁的铃木就这样被美军航弹打成了马蜂窝。1945年6月14日，东京追晋铃木为旧日本帝国倒数第二位陆军大将，倒数第一位是6月23日追晋的牛岛满。

铃木等人离去之后，宿务岛残存日军逐渐退往市北65公里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5月，第四十九联队联队长小浦次郎战死。美军和岛上菲律宾游击队采取了围困封锁策略，并未发起大规模进攻，日本投降时走出丛林投降的日军竟然还有8000多人。

4月，从莱特岛逃出来的神子等人辗转来到内格罗斯岛。他们很快被当地驻军收编去对付新登陆的美国人。神子说服其他6人，跟他一起去婆罗洲寻找新的生活。4月30日，7人进入深山老林，朝西南岸走去。一个月来除蜗牛和螃蟹之外，他们没吃过任何食物，甚至会吃掉爬在身上吸血的水蛭。他们突然想起一件事，某支部队的炊事兵曾经割下被处决菲律宾人的肉，做成肉汤给士兵喝。“当一个人真正饿得慌时，”一个叫矢吹的士兵说，“他什么都吃。”

神子闻言大惊失色，他担心矢吹会找机会吃掉间山。害结核病的间山骨瘦如柴，连绑腿都直往下掉。一天晚上，从梦中醒来时，神子突然发现，矢吹和间山两人用树叶铺成的“床”都空了。神子赶紧跳起来去寻找，最后在一条小溪旁找到了两人。瘦得骷髅一样的间山刚刚洗完澡，矢吹弯着腰，蹲在一块岩石后面，手里攥着一把尖刀。神子冲上前去，将矢吹狠狠揍了一顿。几个人重新上路后，矢吹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开脱：“间山是个快死的人了，他又不能自杀，让他的身体白白烂掉太没意义了。知道自己的身体被用来拯救挨饿的战友，间山在天之灵也会非常高兴的。”

他们很快遭到菲律宾游击队的伏击。几人走投无路，只好跳入湍急的河水之中。间山挣扎一会儿就不见了，神子和其余几人游上了对岸，他们很快被300名游击队员包围在一处陡峭的山坡上。菲律宾人的机枪弹扫了过来，3人应声倒地。神子开枪打中了那个游击队长，一个身材魁梧、头戴巴拿马草帽的人。菲律宾人四散而去，神子趁机逃出游击队的包围圈，躲进山顶的一处沟壑。几乎要虚脱的神子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神子醒了。他发现山下有块洋葱地。一连吃下十几颗洋葱之后，有气无力的神子开始沿着似乎是通往海边的公路走去。远处传来美军汽车声音，神子准备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伏击美军卡车来夺取食物，他还练习了用大脚趾扣动扳机自杀的方法。患有

疟疾的神子最终昏倒在路边。他似乎听到有人说：“是个日本兵，已经不省人事了。”再次醒来时，神子发现自己住在一座帐篷里。外边有人在说英语，神子知道，自己已成为美国人的俘虏。

铃木离开之后，残留莱特岛的日军由牧野统一指挥。7月4日22时，第十二联队联队长今堀集合了所有部下：副官东岛、旗手岛田、中尉尔玉、准尉德田。5人在密林中用最后一把糙米和白薯叶煮了一碗粥，举行了分别宴会。大家聊了大概3小时，最后今堀面对东北方向遥拜后自尽。5人中只有副官东岛逃了出来，他向大家介绍说，今堀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向战死的士兵道歉”。

8月10日，牧野自杀身亡。第十六师团三个步兵联队联队长早已战死，投降时该师团只剩下第二十步兵联队继任联队长山森友吉率领的620人。原属第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在第二十九师团序列下覆灭于塞班岛，南京大屠杀头号元凶第十六师团至此灭亡，死有余辜。

牧野自杀5天后，岛上日军迎来终战。日军在莱特岛的死亡数字是：第三十五军直属部队10682人，第一师团12742人，第十六师团18028人（包括驻萨马岛一个大队），第二十六师团13318人，第六十八旅团6302人，第一〇二师团2822人，其他第八师团第五联队，第三十师团第四十一、第七十七联队，第三六四独立步兵大队，海军第三十六警备队共15527人，总计79511人，战死率高达95%。

美军伤亡15584人，其中阵亡3504人、失踪89人、受伤11991人。

战后神子回到日本，出版了《我没有死在莱特岛》一书。1965年，神子在东京街头巧遇当年沉入河中的间山，他竟然也没有死。看到神子活着出现在自己面前，间山吓得一连倒退了好几步。

“当年在内格罗斯岛，我从未担心会被你们吃掉，”间山告诉神子，“因为你是一名学校教员。”

决战吕宋

1944年11月下旬，美军在莱特岛的战斗逐渐占据上风，普赖斯庄园里的麦克阿瑟终于有余暇谋划吕宋作战了。莱特岛属于蛮荒之地，吕宋才有他无比熟悉的马尼拉，才有给他留下无数痛苦回忆的巴丹和科雷希多。对麦克阿瑟来说，莱特不过是饕餮盛宴前的一道开胃小菜，吕宋才是他日思夜想的终极目标。不拿下吕宋，麦克阿瑟一定会憋屈而死的。

按原计划，美军将在1944年12月20日登陆吕宋。但克鲁格的部队在莱特岛每周仅4公里的推进速度令麦克阿瑟极度失望，他不得不将登陆日一再推迟。美军选择的登陆地点是马尼拉以北160公里的林加延湾，首批上岛部队为4个步兵师。在登陆船队从莱特湾航渡到林加延湾以及步兵登陆的过程中，绝对离不开战斗机的空中保护。日军在菲律宾有70个机场，支援这一西南太平洋战区规模最大的两栖作战，仅靠金凯德护航航母的“野猫”是远远不够的。美军虽然占据了莱特岛的大半部分，却未能获得支援吕宋作战急需的全天候机场。塔克洛班和杜拉格简易机场勉强可以使用，却无法容纳第五航空队庞大的空中力量。若将支援吕宋作战的航空基地按远、中、近模式配置并以马尼拉为目标的话，远有1600公里的莫罗泰，中有600公里的莱特，这样还须寻找一个吕宋的近岛作为跳板。

肯尼看中了吕宋岛以南仅30公里的民都洛岛。这个面积为9626平方公里的岛屿是菲律宾第七大岛，“民都洛”一词来自西班牙语，意为“金矿”。岛北端距马尼拉湾入口不到100公里，距预定登陆地点林加延湾300公里。该岛位于季风降雨带之外，美军工兵不用担心整天泡在烂泥里。肯尼夸口，他可以在最短时间里修建3座机场供战斗机使用，为登陆行动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援。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岛上

只有小股日军把守。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肯尼的建议。两人商议进攻行动12月5日发起，代号“守望者”。

攻打民都洛岛的行动遭到了金凯德的坚决反对。一个多月来，日军的“神风特攻”令金凯德头痛不已。第七舰队官兵寝食不安，精神高度紧张，时不时抬头眺望天空，担心日机突然从云层中钻出来。金凯德认为，掩护陆军登陆吕宋是第七舰队责无旁贷的任务，但在此之前，他可不愿把宝贵的舰船送到民都洛岛去冒险。莱特湾海战之后，尼米兹一直想把借给第七舰队的舰船调回去，以尽快发起硫黄岛战役。“借来”的东西一定要珍惜，金凯德可不愿让它们成为日军特攻的牺牲品：“在民都洛岛登陆，并在数周后对吕宋发动第二次突袭，就像让我去玩俄罗斯轮盘赌，或者连续扣动两次扳机。”

普赖斯庄园里，激烈辩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麦克阿瑟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和肢体语言能力，只见他时而踱步，时而挥舞手臂怒吼，时而伫立不动俯身对金凯德轻声低语。他的脖子抻得如此之长，以至于金凯德只能不断后仰，几乎靠在了床架上。一向木讷且寡言少语的金凯德即使再长五张嘴，也不可能在与麦克阿瑟的辩论中取胜。最后，精疲力竭的他只好无奈地说：“我要报告金上将，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拒绝接受我的专业建议。”

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一向对金深恶痛绝的麦克阿瑟更加怒不可遏：“你口口声声，要像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一样跑到金那里告状？这算什么忠诚？”金凯德辩解说“自己的确很忠诚”，但还是不能同意攻打民都洛岛的计划，因为那根本就行不通。

此时参谋长萨瑟兰走了进来，金凯德趁机溜号去和参谋商量对策。11月底，麦克阿瑟已经把12月5日进攻民都洛岛的计划电告了哈尔西，同时说明因为第五航空队尚未取得中菲律宾地区的制空权，快速航母的支援依然不可或缺。萨瑟兰刚刚收到第三舰队发来的电文，哈

尔西说飞行员和水兵实在太累，况且压制日军吕宋和台湾的机场需要更多准备时间，想知道麦克阿瑟能否同意把登陆时间推迟10天。人家哈尔西属于友情客串，并不归麦克阿瑟直接指挥，麦克阿瑟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哈尔西的建议。

第七舰队的参谋告诉金凯德，拒绝麦克阿瑟使用护航航母掩护民都洛登陆行动是非常不明智的。晚上，当金凯德来到普赖斯庄园吃晚饭时，再次遭到麦克阿瑟的严厉训斥。金凯德这次改变了态度，说他最后还是决定派护航航母支援陆军登陆民都洛岛的行动，同时建议将开战时间向后推迟10天。麦克阿瑟当即慨然允诺，他刚刚已经答应了哈尔西，恰好做个顺水人情。麦克阿瑟张开双臂热情拥抱了金凯德，然后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托米，我仍然爱你，咱们吃饭去！”

民都洛岛北部海滩登陆条件最为理想，但考虑到这里距吕宋南部日军机场太近，麦克阿瑟选择岛西南接近曼加林湾的圣何塞作为登陆地点。攻占民都洛岛的任务仍然由第六集团军承担，克鲁格决定动用罗斯科·伍德拉夫少将第二十四步兵师第十九团，伞兵第五〇三团将配合他们执行任务。由于航途和登陆过程面临较大的空中威胁，莫里森少将因此将本次作战称作“太平洋战争最大胆的行动之一”。老酒觉得莫里森明显言过其实，战争期间比这惊险的场面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12月1日，未及时接到通知的哈尔西率第三舰队浩浩荡荡驶出乌利西环礁，准备为民都洛岛登陆作战提供空中支援。舰队刚刚出港，哈尔西就收到了登陆行动推迟10天至12月15日的好消息。所有人都如释重负，哈尔西立即下令舰队掉头返航，出港晃悠一圈，凭空浪费了不少燃油。

10月30日，麦凯恩从米切尔手中接过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的指挥权。在乌利西环礁休整期间，他经常带领参谋人员前往“新泽西”

号，和老朋友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一起商讨今后的作战。和米切尔一样，满脸皱纹的麦凯恩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在水兵眼里，他头上那顶帽子比米切尔的棒球帽还要寒碜。麦凯恩在头盔里衬了一个绿色里帽，夫人还在上边缝了一个帽舌——要是咱们，肯定该笑话麦凯恩戴绿帽子了。由于使用时间过长，里帽已经开始脱线，帽舌上也结了一层铜锈。“麦凯恩的帽子，”哈尔西取笑说，“是我见过的所有海军军官里最不体面的。”

但是在麦凯恩眼里，那顶夫人送的破帽子比什么东西都金贵。一次舰队在埃尼威托克环礁休整时，“大黄蜂”号一群水兵在岸上喝多了酒，互相打闹起来，很多人被抬起来扔进了泻湖里，其中包括飞行大队长哈罗德·比尔中校。比尔对此毫不介意，“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找乐子，而且掉进水里能让喝了一下午的酒清醒过来”。刚刚游上岸的比尔惊讶地发现，一个白头发小个子也被抓住了双手和双脚，当他认出那竟然是一名三星中将时，麦凯恩已经被扔下去了。比尔赶紧带几个人跳下去，将司令官捞了上来。老头子气喘吁吁地说：“找我的帽子，孩子们，快找我的帽子！”帽子找回来后，一点儿都没生气的麦凯恩还用自己的专用汽艇将水兵送回了航母。

麦凯恩和大多数水兵一样迷信，在战区向来帽不离头，出了战区从来不戴。麦凯恩虽然烟瘾很大，但只抽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因为卷得不够紧，他走到哪里，烟丝就会跟着掉到哪里。一次，哈尔西派一名水兵拿着扫帚和簸箕跟在他的身后。“这搞的是什么鬼名堂？”麦凯恩对此大惑不解。“这样，你就不会我把整洁的战舰弄脏了！”哈尔西大笑道。

两人率众参谋重点研究了对付日军“神风特攻”的办法，这就是麦凯恩提出的“大蓝毯”战术。第一，将航母上的俯冲轰炸机减半，空出的地方补充战斗机。第二，加大战斗机载弹量，使其成为攻守兼备的双用途飞机，补充因减少俯冲轰炸机而损失的攻击力。第三，将

原来4个航母大队缩编为3个，集中使用防空火力和空中巡逻战斗机。第四，在飞机出击攻敌时，派驱逐舰在舰队侧翼前出100公里充当警戒舰，提前预警敌机的到来，周围部署一定数量巡逻机。第五，所有执行完任务返航的飞机，必须在某一艘警戒舰上空绕行，这样巡逻战斗机就可以干掉那些混在其中试图定位并攻击航母的日军特攻机。麦凯恩叮嘱执行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所有不按规定绕行试图靠近舰队的飞机，一经发现即被视作敌机，可以直接将其击落。

民都洛岛地理环境恶劣，至少日本人眼中是这样的。岛上丘陵起伏，泥浆遍地，只有沿海有少许平原。当年将美国人赶出菲律宾后，前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曾经试图在岛上修建机场，8次尝试均告失败。日本地质专家认为，该岛地质不适合修建机场。正因为此，日军认为美军不会大动干戈去攻占该岛。山下的目光紧盯着吕宋，他知道只要美国人愿意，他们可以集中兵力攻克像莱特岛那样的任何岛屿。在民都洛岛，他只象征性派驻了第一〇五师团第三五九独立大队的两个中队。加上那些因舰只沉没游水上岛的200人，岛上日军大约有1000人。

12月11日，哈尔西率第三舰队再次驶出乌利西环礁，前往执行瘫痪吕宋岛日军机场的任务。哈尔西和麦凯恩商定，12月14日到16日对吕宋空袭3天，17日舰队加油，19日到21日再轰炸3天。从14日开始，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出动舰载机，对吕宋岛日军机场连续实施了3天轰炸，声称在空中击落日机62架，地面摧毁208架，击沉日舰16艘，击伤37艘，日军油库、弹药库、营房等设施严重损毁。哈尔西的空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军登陆行动的空中压力。

12月12日清晨，一支运载地面部队12000人、航空兵和工兵部队9500人、后勤部队9000人的庞大船队驶出莱特湾，经苏里高海峡、保和海、苏禄海向560公里之外的民都洛岛徐徐进发，美军“守望者”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在8艘快速运输船周围，簇拥着轻巡洋舰1艘、坦克

登陆舰30艘、中型登陆舰12艘、步兵登陆舰31艘、扫雷舰10艘、扫雷艇7艘、护卫舰12艘。它们不远处是近距离护航大队的1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为保证船队绝对安全，金凯德出动了6艘护航航母、3艘老式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8艘驱逐舰。此外，为登陆船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还有第五航空队驻莫罗泰岛和莱特岛的陆基战机。登陆行动总指挥是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司令官亚瑟·斯特鲁贝尔海军少将。麦克阿瑟本拟亲自率队前往，被参谋长萨瑟兰和众参谋劝止。

尽管航行中严格实行灯火管制，但这样一支绵延长达数十公里的船队在560公里航行中不被发现似乎是不太可能的。12日傍晚，日军第十五飞行战队影山文武驾驶的1架侦察机发现了海上向西北航行的美军舰队，并立即发回接敌电报。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富永决定迎战，集中所有76架各型战机——第四飞行师团36架、第二飞行师团27架和军直属机13架——实施决死突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美军船队于海上。富永宣称，本次攻击能把美军登陆吕宋岛的时间至少向后推迟一个月。他甚至不顾第五飞行团小川小次郎的坚决反对，下令将仅剩的9架百式重型轰炸机全部投入特攻。

美军船队大举出动的消息被迅速通报海军基地航空部队，福留和大西立即下令，次日“神风特攻队”所有战机与陆军航空队联袂出击美军舰队。13日天亮之后，美军船队遭到日机的疯狂进攻。LST-472号坦克登陆舰首遭噩运，舰桥被1架特攻机撞得粉碎，很快翻转沉入大海，LST-733号接着被撞沉，两舰官兵伤亡超过1000人。尽管美军战斗机拼命拦截，以最大射速射击的防空炮管都打成了红色，依然挡不住日军飞行员的拼命进攻。1架零战扑向“西弗吉尼亚”号，被战列舰主炮打出的炮弹直接命中，机毁人亡。

轻巡洋舰“纳什维尔”号成为日机重点关照的对象。日军飞行员出击前被再三叮嘱，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可能就在那艘舰上，如果能

够把它连同麦克阿瑟一同撞到海底里去，“功劳大大的”！实际上麦克阿瑟并未随队出行，“纳什维尔”号现在是斯特鲁贝尔少将的旗舰。15时许，日军1架特攻机一头撞上“纳什维尔”号左舷，爆炸引发的大火迅疾蔓延到弹药库，随后诱发的一系列殉爆导致舰桥、战斗情报中心和通信室被严重毁坏，官兵133人阵亡、190人受伤，伤者中还包括地面战斗总指挥、第二十四师副师长威廉·邓克尔准将。被炸得面目全非的“纳什维尔”号只好在驱逐舰“斯坦利”号护卫下向莱特湾返航，斯特鲁贝尔少将登上“达希尔”号驱逐舰指挥编队继续前进。下午被撞重伤返航的还有驱逐舰“哈拉顿”号。黄昏时分又有多架日机来攻，均被美军顽强击退。

15日凌晨，美军船队驶入民都洛岛西南曼加林湾，随后发起的登陆行动几乎未遭遇像样抵抗。虽然船队上空有战斗机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逻，但在人员物资卸载期间，又有2艘坦克登陆舰被日机撞沉。驱逐舰“摩埃尔”号冒着到处飞溅的弹片，抵前救出LST-738号上的大部分水兵。登陆日傍晚，美军地面部队已向纵深推进11公里，日军稍为抵抗后遁入中部山区。虽然约300名日军曾在岛北警戒站一带与美军伞兵展开激战，但美国人仍然宣布48小时内占领全岛。日军毙命200人、受伤375人，美军阵亡18人、受伤81人。

前线战斗尚在进行，那些或叼着香烟或嚼着口香糖的美军工兵已经驾驶推土机开始修建跑道了。当年本岛8次尝试修建机场未果，美国人完成这一任务只用了13天，还一下子修成两个。到12月下旬，民都洛机场已停放了92架战斗机和13架B-25中型轰炸机。

在对待美军登陆民都洛岛的问题上，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和山下再次发生分歧。寺内严令山下立即组织反登陆作战，出动主力部队登岛把美国人赶下大海去。对莱特岛作战伤透了心的山下这次发了牛脾气，无论如何不同意派主力部队上岛送死，坚持要把手中宝贵的兵力用于今后的吕宋保卫战。但为了照顾寺内的面子，山下还是象征性地

派出100多名“挺身队员”，企图潜入圣何塞地区破坏美军机场。12月下旬，这支不起眼的小部队刚一上岛就遭到美军和菲律宾游击队的联合围剿，无疾而终。

12月17日，完成第一阶段空袭任务的哈尔西率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向东撤出，准备按计划进行海上补给。10时，在吕宋岛以东800公里处，12艘油轮开始为众多作战舰艇依次加油。海上刮起20节至30节的大风，加油作业异常困难。正在餐厅喝咖啡的哈尔西惊讶地发现，不远处的驱逐舰“斯彭斯”号在风浪中几乎失控，差点撞上旗舰“新泽西”号。哈尔西后来回忆说：“驱逐舰不断被冲上波峰，然后一头扎进浪里，如此周而往复。在汹涌海浪的影响下，它摇摆得非常厉害。”鉴于多根连接油轮的输油管在加油过程中被扯断，根据气象参谋乔治·科斯克中校的建议，哈尔西12时51分命令停止补给，次日清晨6时，在西北方向320公里处与补给船队会合后再加油。

1小时后，哈尔西收到了从乌利西发来的一封电报，5时从基地出发的1架侦察机在“新泽西”号14时位置东南方向360公里处发现了一个风暴眼，预计正以12节至15节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据此推算，18日清晨6时，风暴中心将从新加油会合点的附近经过。哈尔西临时决定将会合点改为西南方向，但由于油船编队在恶劣海况下不能及时赶到，哈尔西又确定了一个新的更近的加油位置。对民都洛岛登陆行动的支援要求航母舰队18日上午必须完成加油，且加油位置距离吕宋岛不能太远，以保证19日可以按计划发起第二阶段空袭。虽然风暴预警提醒的危险依然存在，哈尔西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事实上，这一风险比哈尔西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乌利西环礁的侦察机只观察到海上风暴，却没有辨别出实际上台风正在形成。17日夜间，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和油船编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艰难西进。午夜时分，试图找到一片安静水域的哈尔西下令航向由正西改为正南，这就导致舰队与正在逼近的台风不期而遇。

海况越来越差，但18日黎明的加油作业必须进行。这不仅是支援陆上作战的需要，也是为了舰队中那些小型船只的安全。之前的3天快速航行导致驱逐舰油料即将耗尽，舰体上浮使得重心升高，适航能力变得更差。为应对可能来临的危机，通常做法是往燃料舱中注入海水。但要将海水重新抽出来至少需要6个小时，一些心存侥幸的舰长轻易不愿采取这种变通措施。

18日清晨7时开始的加油行动因大风和巨浪几乎无法进行，此时美军舰队位于萨马岛以东290公里处。8时过后，哈尔西叫停了加油行动。他致电麦克阿瑟说“很抱歉”，当天无法按计划完成对登陆行动的航空支援了。此时不断有坏消息传来，部分驱逐舰已经无法操舵，不断有水兵落入海中。补给船队的护航航母和主力舰队的轻型航母出现险情，它们的飞机在甲板上来回移动。更糟糕的是，机库内固定装置散架，飞机不断翻滚撞击舱壁引发了火灾。战列舰和巡洋舰的水上飞机直接被吹进海里。连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都没见过如此狂暴的海洋，他们竭力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默默祈祷。

情况还在不断恶化。10时过后，气压计读数快速下降，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征兆——这次台风代号“眼镜蛇”，后来因本次事件被称作“哈尔西台风”。风速骤增至73节，掀起的巨浪淹没了驱逐舰的身影。哈尔西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当时恐怖的一幕：“没到过台风中心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它的凶狠的70英尺高巨浪从四面八方向你狂虐的情景。雨水混杂着狂风卷起的水雾使能见度急剧下降，眼前整个一片天昏地暗，你根本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中午时分，站在舰桥上根本看不清350英尺外的舰首。在这场风暴面前，硕大的‘新泽西’号简直就像一叶独木舟！我在‘新泽西’号上经历过遭5英寸炮弹击中的场景，那都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她的姊妹舰‘密苏里’号的1架飞机砸在主甲板上，造成的损失也不过是重新刷刷油漆而已。我们的椅子、桌子和所有活动物品都必须双倍固定。我

们自己也是在舱室内被晃得撞来撞去的。即使喊破了嗓子，也无法听清自己在说什么。”在海南工作过多年的老酒能够深深体会到哈尔西彼时的心情。

排水量45000吨的“新泽西”号尚且如此，那些吨位仅是它5%的驱逐舰就更不用说了。它们摆动的幅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最后露出了舰底，烟囱和海面几乎平行。大风卷起的海水经过通风口和进气口等有洞的地方向舱内灌入，电线短路、发动机熄火，舵、照明、通信等需要电力支持的一切功能全部丧失，它们只能像无助的树叶那样随波逐流。“赫尔”号、“斯彭斯”号、“莫纳汉”号简直成了大风浪的玩物，像小孩儿的玩具一样被抛来抛去，短短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还不像以往战斗中的倾覆，友舰还可以及时营救落水人员。虽然上百艘船就在遇难舰艇附近，但是风浪太大，友舰根本无法向落水者靠拢，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风浪中挣扎，一直到被巨浪吞没。同样缺乏油料的“西科克斯”号、“马多克斯”号由于采取了将海水灌入油舱的救急措施，最终幸免于难。

“波士顿”号重巡洋舰瞭望哨约瑟夫·普拉斯基目睹了1艘驱逐舰翻沉的情景：“我独自一人承担着瞭望工作，在岗位上对抗着狂风和高达100英尺的巨浪。我看见1艘驱逐舰在左舷不远处出现。一个大浪打来，‘波士顿’号剧烈向右倾斜了40度。我立刻面朝下紧紧抓住安全绳，并且不断祈祷自己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当船只姿态复原后，我联系了火控中心，询问刚才那艘驱逐舰到底上哪儿去了。他们冷冷地对我说：‘乔，那艘船已经沉没了。’”

台风中的英雄属于1艘护航驱逐舰。“塔伯尔”号不顾自身天线受损的危险，奋力在51个小时内救起“赫尔”号41人和“斯彭斯”号14人。“蒙特利”号等3艘航母因舰载机撞到舱壁引发爆炸起火，经紧急处置才化险为夷。“蒙特利”号上一名参加抢险的水兵后来成为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他的名字叫杰拉尔德·福特。“夸贾林”号一度失

去转向能力，那些轻型航母纷纷掉队，特混舰队根本谈不上什么阵型。麦凯恩命令所有舰只可以无视舰队命令，按照各自手册上的安全建议自行处理一切事宜。

幸好台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要这样刮上三天三夜，不用日本人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已经到海底去了。正午过后，风力渐减，那些体形硕大的战列舰和重型航母开始到处搜寻落水者。哈尔西放飞了众多飞机进行搜索，救援工作持续了整整三天。哈尔西称这是“海军史上最费劲的一次救援行动”。最终统计出的损失触目惊心：3艘舰沉没，全是没用海水压舱的驱逐舰，灾难中死亡和失踪人数达到790人。7艘舰船严重受损，一些舰载机因互相碰撞起火报废，不得不直接推入大海。加上直接被掀入海中的飞机，总损失达到186架。第三十八特混舰队遭遇重创，如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战列舰“衣阿华”号传动轴在风暴中受损，它和“蒙特利”号、“塔伯尔”号等9艘舰艇不得不返回基地维修。

舰队遭遇台风袭击出现重大损失的消息传到珍珠港，尼米兹上将慨叹地说：“这是自萨沃岛海战以来，我们在毫无战果的情况下在太平洋上遭受的最大损失。”

受台风和搜救行动影响，哈尔西取消了19日到20日轰炸吕宋的计划。21日空袭依然无法进行，台风正在侵袭菲律宾群岛。哈尔西索性率舰队直接返航，24日到达乌利西环礁。官兵借机进行休整，受损舰只立即开始维修维护。

1944年圣诞节，刚刚晋升不久的尼米兹飞抵乌利西环礁。“新泽西”号主桅上升起了五星上将将旗，这在美国海军史上还是首次。尼米兹在军乐声中登上战列舰。虽然已经成立了一个由约翰·胡佛中将主持的调查小组，但他还是想亲自了解航母舰队受台风袭击的原因和详细情况。

次日，尼米兹从乌利西飞往莱特岛，同麦克阿瑟会商第三舰队支援吕宋作战的相关问题。麦克阿瑟刚刚发布莱特岛日军有组织抵抗已经结束的公告，心情愉悦。但当他看到尼米兹肩上已出现了五颗星而自己还没有时，异常恼怒。当晚，他命令副官必须在第二天一早让他戴上第五颗星。

28日，尼米兹在返回珍珠港途中在乌利西做了短暂停留，向哈尔西传达了他同麦克阿瑟达成的协议：第三舰队仍将对西南太平洋战区进攻吕宋的行动提供必要支援。哈尔西请求司令官准许他率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进入中国南海，攻击在恩加诺角海战中侥幸逃脱的“日向”号和“伊势”号。来自新加坡和西贡的情报显示，日军这两艘航空战列舰曾经在南海一带多次现身。哈尔西保证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将对麦克阿瑟的林加延湾滩头给予充分空中掩护，同时保证莱特湾向林加延湾的海上通道不受威胁。尼米兹表示赞同，但规定快速航母舰队在完成支援林加延湾登陆任务前，不得冒险袭击菲律宾以西地区。

其间，哈尔西提到了那封一直令他痛苦至今的电报——“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现在何处？”尼米兹感到震惊，承诺要查明是谁干的并采取必要措施。哈尔西在自传中说：“当我把这事告诉切斯特时，他大为震怒。他查出了这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青年，并狠狠整了他一顿。”前文提到，尼米兹只是将卡斯特少尉调换了岗位而已。

胡佛小组很快出具了调查结果，认为舰队遭受台风袭击的大部分责任应当由哈尔西承担。报告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一些海军军官对哈尔西不太善意的评价——他缺乏指挥一支像第三舰队这样复杂舰群的才干，他的粗枝大叶和随意更改计划众所周知。1942年初，当他仅仅指挥一些小型航母编队时，这一缺点还不太突出。到1944年，他指挥的是一支拥有数百艘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他习惯突然改变计划的做法必然会带来混乱。

胡佛主张对哈尔西进行军法审判。但是尼米兹和金认为，哈尔西因台风造成的损失受到了严厉谴责，这已经够了。尼米兹在胡佛提交的“调查记录”上批示：“哈尔西的错误，是为实现自己掩护作战行动承诺的压力下所做出的错误判断，其出发点是为了尽可能满足军事需求。”金对尼米兹批示中的某些用词又做了改动，如把“良好愿望”改为“坚定决心”，在“判断”一词后边加上“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将“尽可能满足”改成“坚决满足”等。对两位领导的好心，哈尔西好像并不认可，他在总体来说还算坦率的自传中几乎没有提这件事儿。仅仅几个月后，一次更大的台风将再次邂逅哈尔西，届时详叙。

在重新审视了调查小组采集的证人证言和自己在乌利西的见闻之后，尼米兹向太平洋舰队所有部队发出命令：“每一名指挥官在军舰处于危急关头时，应立即解除无线电静默，并上报太平洋舰队总部。认为之后证明是没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就不屑于采用，这种做法对一个水兵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一千年来海上的安全靠的就是这种悲观哲学。”在指出“现在海军应对海上气象有更准确的预报”之后，尼米兹强调舰艇的安全“始终是舰长的第一职责，这一职责同时应由指挥作战的直接上级共同承担”。尼米兹上述命令隐含着对哈尔西的指责和批评。

山下向民都洛岛象征性派出的敢死队“挺身”未果，寺内只好向东京求援。大本营陆军部同样认为，民都洛岛落入美军之手乃心腹大患，力主海军断然实施反击。接到陆军“火速增援民都洛前线”的请求，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和参谋长草鹿颇感为难，两人手头并无多少舰艇和飞机可用。斟酌再三，丰田决定出动莱特湾海战中没怎么出力的第五舰队，对民都洛岛美军滩头阵地和圣何塞机场进行炮击，行动代号“礼号作战”。

第五舰队司令官志摩清英一向滑头，他并未亲自率队出击。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指派阿留申撤退作战“英雄”、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木村昌福出任“礼号作战”指挥官。大胡子木村以驱逐舰“霞”号为旗舰，随同出击的有重巡洋舰“足柄”号、轻巡洋舰“大淀”号，驱逐舰“清霜”号、“朝霜”号、“樫”号、“杉”号、“桎”号。这支舰队看上去略显寒碜，但已是莱特湾海战后日本海军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大川曾考虑出动已到南海的“日向”号和“伊势”号参战，因两舰航速太慢只好作罢。说实在话，海军出动这支象征性舰队只是想敷衍一下陆军，并不指望能够取得多大战果。

木村接到的命令是：击沉曼加林湾一带所有美军舰船，炮击滩头和圣何塞机场。木村清楚，凭手中的孱弱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一切只能依靠天神的保佑了。1944年平安夜，这支七拼八凑的舰队隐秘驶出了金兰湾。木村起初选择了前往马尼拉的伪装航线。日本人运气还算不错，凭借舰队上空的乌云和雷雨掩护，美军侦察机和潜舰竟未发现其行踪。26日中午时分，木村突然下令舰队航向转为正南，准备在当晚发动突袭后转身逃跑。

16时，从莱特岛起飞的1架“私掠者”远程巡逻机在圣何塞以西偏北290公里处发现了海上若隐若现的木村舰队。飞行员史蒂文斯上尉竟然把“足柄”号看成了“大和”号，迅速向圣何塞机场和第七舰队司令部发回接敌报告：“圣何塞以西180英里发现敌舰‘大和’号及巡洋舰1艘，驱逐舰6艘，航速28节，16时15分。”这架美机随后降落在圣何塞机场。确认基地已经收到报告后，史蒂文斯要求地勤人员以最快速度给飞机加油并挂上4颗227公斤炸弹，再次起飞前往追踪日军舰队的动向，一直到次日凌晨4时才因油料不足返航。

史蒂文斯匆忙中使用了明码电报。木村旗舰“霞”号舰桥上气氛肃穆，舰队行踪显然已被美军发现，预料中的空袭将很快来临。一名参谋回忆说：“突袭行动已被识破，我们不知道前方会遭遇什么，大

家都很失望。”两个月前，栗田强大的战列舰队就因无法承受美军空袭，在进入莱特湾的前一刻选择后撤。现在这支舰队非常弱小，敌人却一如既往地强大，怎么办？所有人都默默无语，眼巴巴看着正举望远镜眺望远方的木村。就在众参谋忧心忡忡之时，木村放下望远镜，以平和的语调下达了作战命令：“强行突入。”所有日舰开足马力朝目的地驶去，此时距预定突击时间还剩不到6小时。

突然杀出的日军舰队搞得美国人手足无措。为准备即将开始的吕宋作战，金凯德几天前把负责掩护民都洛作战的大型战舰全部撤回了莱特湾，曼加林湾一带只剩20艘鱼雷艇。圣何塞机场驻有第五航空队13架B-25和92架战斗机，但陆军战机明显缺乏海上攻舰的能力。

敌人正在不断逼近，麦克阿瑟越过肯尼，直接向岛上美军最高指挥官邓克尔准将下达命令：“航空部队不必等到编队完成后再展开行动。以单机为单位，准备好一架起飞一架，尽快向日军舰队发动攻击！”位于莱特湾的金凯德迅速派出3架“私掠者”和5架“水手”前往增援。由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明尼阿波利斯”号，轻巡洋舰“菲尼克斯”号、“博伊西”号和第五十六中队8艘驱逐舰组成的临时编队在西奥多·钱德勒少将率领下火速出击，以25节高速前往拦截日军舰队。此时受台风侵袭的哈尔西舰队尚在乌利西环礁休整，远水解不了近渴。

圣何塞登陆场万分危急，戴维斯少校鱼雷艇队也被紧急动员起来：法戈少校率4艘艇前往当冈角外18公里处，负责通报日舰动向并伺机攻敌；斯蒂尔曼上尉率3艘艇在伊林岛以北2公里占位；斯瓦特上尉的2艘艇奉命快速返回，他们之前受命前往岛西北与岛上菲律宾游击队联络。9艘鱼雷艇拉出一条长3公里的警戒线，艰难护卫着脆弱的滩头。

20时30分，美军B-25在圣何塞西北90公里准确捕捉到木村舰队。飞行员纷纷上前投弹，众多战斗机也跟上去向敌舰扫射。“朝霜”号20时45分挨了1颗近失弹，所幸损伤不重，并不影响航行。21时01分，“大淀”号相继被2颗227公斤炸弹命中，其中1颗竟然是哑弹，巡洋舰舰体只受到轻微损伤。21时15分，被连续命中2颗炸弹的“清霜”号出现航行困难。21时24分，1颗227公斤炸弹在“足柄”号中部左舷甲板炸响，当场炸死41人。由于鱼雷发射管下方起火，舰长三浦速雄忍痛将装填好的鱼雷抛入大海。

20时48分，法戈少校的鱼雷艇捕捉到了敌舰行踪。他一边将敌舰位置向斯瓦特通报，一边率队冲向敌舰。日军同样发现美军鱼雷艇在不断逼近，21时55分，法戈在卡拉维特角遭到日舰炮击。美军鱼雷艇加速到30节，采取曲折航行同时释放烟雾，避开了打来的所有炮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黑暗中不辨敌我的美军战机竟然向友军鱼雷艇扫射投弹，22时05分，“PT-77”号被1颗近失弹炸成重伤。法戈只好命令“PT-84”号护送友艇返回曼加林湾，其余2艘艇留在战场释放烟幕实施掩护。

一向冷静的木村非常清楚此行的目的，率队摆脱鱼雷艇纠缠沿海岸快速向南航行。22时15分，斯蒂尔曼艇群在距伊林岛9公里处发现了“大淀”号，狡猾的木村命令所有舰只保持在鱼雷艇警戒线之外，同时不顾美机扫射断然开炮。“足柄”号10门203毫米主炮、“大淀”号6门155毫米主炮对圣何塞市区、机场和“红滩”足足打了40分钟炮。由于美机起飞攻敌，机场跑道上空空如也。日军炮弹仅对跑道构成轻微损坏，一座油库起火，但美军官兵无一伤亡。

日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寻隙向附近的美军运输船射出8条鱼雷，击伤1艘，另2艘被炮火打伤。22时40分，木村舰队转向曼加林湾方向，对斯蒂尔曼艇群发起三轮齐射，未获命中。在日舰发起攻击数小时前，4艘美军运输船已经接到前往伊林岛避难的命令，其中3艘按要求离开，

仅“布雷斯特德”号因惧怕攻击违命逃往曼加林湾深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这艘运输船中弹起火被迫自沉。次日，美军在海滩上发现了3条未能引爆的九三式氧气鱼雷。

27日0时10分，见好就收的木村下达了撤退命令。0时50分，当舰队行驶至当冈角以北15公里处时，斯瓦特上尉的“PT-221”号和“PT-223”号赶到战场。“PT-221”号当即遭到日军探照灯照射和炮击，只好以25节速度向岸边撤退。“PT-223”号趁机抵前攻击，1时05分射出了右舷2条鱼雷，其中1条准确命中已受伤的“清霜”号舰体中部，该舰迅速在海面上消失。木村命令其他舰艇先行撤退，亲自率领旗舰“霞”号前往搭救“清霜”号的幸存者，之后以最快速度追上大队。12月29日，木村舰队顺利回到金兰湾，“礼号作战”宣告结束。

木村以损失1艘驱逐舰为代价，成功对美军登陆场和机场实施炮击，造成美机损失26架——它们大多是降落时坠毁的。这点儿损失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来说根本无关痛痒。虽然木村早已遁去，但是有关日军已经登岛的恐怖消息在岛上流传了很久，美军在惶恐不安中迎来了1945年新年。相比两年前日军战列舰对亨德森机场的炮击，区区2艘巡洋舰根本不可能对圣何塞机场构成实质性破坏。日军的胜利更多属于心理层面。

“礼号作战”取得“圆满成功”。在美军完全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木村再次展现出过人的冷静和决断，进退有度，对预定目标实施攻击后率大部分舰只全身而退，表现还算中规中矩。尽管取得战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先后经历了马里亚纳、莱特湾海战惨败之后，联合舰队竟然能以如此小的代价完成突击行动，难能可贵。东京甚至将本次突袭吹嘘为“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海军有组织战斗中的最后一次大胜”。和上层极度亢奋相反，一向圆滑的木村格外低调，再三强调“此战本应由领导亲自指挥，只是看我年龄大了，才给了木村一个面子”。这番话为木村赢得了更多赞誉。但事实正如他的老同学、

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所言：“本次作战对战局的影响，不过是一抹凉风吹过而已呀！”

27日14时，钱德勒少将率增援舰队抵达民都洛岛海域，木村已撤走12小时了。在西岸巡逻了一昼夜之后，钱德勒悻悻率队向莱特湾返航。日本人显然已不打算回来，也没有力量再回来了。日军对民都洛岛的海上威胁至此烟消云散，只剩特攻机不时前来骚扰了。不过这种令美国人心悸的袭击很快也停止了。随着美军大举登陆吕宋，小小的民都洛渐渐淡出了所有人的视线。

对美军采取的登陆行动，山下可谓心知肚明：麦克阿瑟醉翁之意不在民都洛，在乎吕宋和马尼拉也。民都洛岛不过是美军下一步大举进攻吕宋的跳板而已。送别寺内及南方军司令部后，山下立即命令参谋长武藤着手制订吕宋防御计划。为抗击美军登陆，山下还特意发明了一种被称作“山下地雷”的反坦克武器。听说是司令官亲自发明的，试验当天，司令部和兵器部的人员都来围观。对此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山下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辆被飞机炸坏的坦克被充当试验品，当另一辆坦克靠近它时，由炮塔中探出身来的士兵把“山下地雷”扔过去——从使用方法看，应该叫“山下手雷”才合适。

报废坦克当即被炸裂，试验成功！爆炸产生的气浪将几名参观者掀翻在地，和山下并排站立的兵器部部长横尾纹太郎右脚被飞溅的弹片打伤。桦泽看到山下拖着左腿向汽车走去，于是快步跟了上去。山下低声告诉副官：“只是稍微碰了一下，没什么大伤，对任何人都不准讲。”虽然伤势很轻，但这竟然是山下几十年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负伤。

在堀荣三和朝枝繁春的协助下，武藤很快制定出“吕宋作战指导要领”。武藤建议将兵力分成三部分，分别部署于吕宋北部、克拉克

机场以西和马尼拉以东山区，构筑坚固防御据点，形成“独立作战、永久抗战”之态势。

武藤指出，鉴于存在以下突出难题，东京大本营原来倡导的“吕宋决战”已不可能。第十四方面军只能依托山地构筑可以自给自足的据点，击退来犯之敌，才能尽量牵制美军，为本土加强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武藤坦言，这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案。

一、因为完全丧失了制空权，与优势美军在中部平原地区决战，势必被敌军的优势火力一举歼灭。

二、部队机动能力太差。目前运输只能靠分散全岛的3000辆卡车及马尼拉通往林加延的铁路，卡车数量一次不足以运送一个师团，燃料极度匮乏。铁路缺乏专人管理，火车头还是山下亲自派人督促修理，才具备15辆能够开动的能力。

三、粮食严重不足。吕宋岛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之前所需大米一直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和缅甸进口。由于制空权和制海权尽失，加上美军潜艇的严密封锁，海上交通已完全断绝。11月中旬开始，所有官兵粮食配给已减为每人每天400克，无法长久坚持下去。

四、当地人普遍亲美国人，菲律宾游击队遍布各地，无孔不入。自美军登陆莱特岛以来，他们变得更加活跃，连樱兵营军官俱乐部的地板下边都被埋上了炸药。一旦美军登陆吕宋，势必得到菲律宾人的全力支持。我军完全无法采用游击战术。

武藤推测，美军登陆吕宋的时间大致为1945年1月上旬，主力部队将在林加延湾登陆，另外一部可能在岛北端的阿帕里登陆，投入的兵力大约为10个步兵师。根据作战进展情况，美军很可能在马尼拉地区投入伞兵部队。武藤最后强调，时间紧迫，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展开部署。

作为日本陆军屈指可数的名将，山下是个现实主义者，莱特岛惨败使他对守住吕宋不抱任何希望。到12月中旬，岛上只剩不到200架飞机。海军情况更糕，由于在莱特湾海战和随后的“多号作战”中损失了大量运输船和作战舰艇，西南方面舰队在菲律宾海域只剩2艘驱逐舰、10艘小型潜艇和19艘鱼雷艇，稻田正纯第三船舶运输部队只剩12艘大发艇。山下能够依赖的只剩地面部队。尽管在莱特岛损失了10万精锐，但山下仍有27.5万人用来保卫吕宋。其中包括战车第二师团和第一挺进集团，他们都是日军在战争中唯一整建制投入的坦克和空降部队，之前布鲁恩会战中投入的伞兵就来自第一挺进集团。山下也曾考虑过像当年麦克阿瑟那样退守巴丹和科雷希多，但那里区域狭小，实在装不下几十万人的部队。因此对武藤提交的作战计划，山下当即予以批准。

东条下台后，他的第一心腹佐藤贤了越来越无法在东京立足。陆军大臣杉山元一纸电令将他发配到了南京，出任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陆军省军务局长由原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接任。12月中旬，新任作战部长宫崎周一莅临菲律宾，与留守马尼拉的南方军参谋长饭村穰一起听取了武藤关于“改决战为持久战”的专题汇报。原本认为很扯皮的事情，仅仅一天就达成三方谅解。会议结束时，曾经任陆大教官的宫崎告诉弟子堀荣三：“凡事都做悲观判断不好，我在陆大教过你们的。”

12月19日，山下正式发布了第十四方面军固守吕宋的作战计划。新计划一改以往的决战思想，把兵力部署重点由海岸转向内陆，作战由“决战”转向“持久”。

一、方面军以主力确保吕宋北部重要地区，以一部兵力确保马尼拉东部与克拉克西部山地，各自确立自战自存的长期抗战态势，同时互相策应将敌军主力牵制在吕宋岛，以消灭和消耗敌之战斗力。

二、第四航空军与海军航空队联手，消灭进攻吕宋的美军船队，侦察敌之登陆意图，同时在卡加延河谷构筑新的航空基地。

三、以第八师团（其中第五步兵联队在莱特岛）、第一〇五师团、马尼拉防卫部队、海军第三十一特别根据地部队等部共计8万人编成振武集团，固守马尼拉以东山岳地带及东南方向比科尔半岛。马尼拉宣布为不设防城市。该集团由第八师团师团长横山静雄统一指挥。

四、以第一挺进集团、第四飞行师团、第十师团第三十九步兵联队等部3万人编成建武集团，驻守中央平原以西三描礼士山脉地区，防卫克拉克机场群、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击溃来自林加延湾方面的来犯之敌。以上各部由第一挺进集团集团长少将塚田理喜智——1945年3月晋升中将——统一指挥。

五、其余主力部队15.2万人编成尚武集团，固守北吕宋地区。以碧瑶为中心，确保从林加延湾到东岸巴莱尔湾以北广阔地区。其中第二十三师团和第五十八独立混成旅团驻守林加延湾执行反登陆作战，形势不利时转入山区。第十师团（缺第三十九步兵联队）驻守圣何塞以北地区，随时对第二十三师团提供支援。第一〇三师团驻守阿帕里，防止美军从岛北登陆，形势不利时固守土格加老附近地区，确保卡加延河谷北口。即将到达的第十九师团集结于拉基良一线。拥有200辆坦克的战车第二师团分散部署，执行反空降机动作战。以上部队由山下本人亲自指挥。

即使已到了这步田地，山下依然口出狂言：“美国人必须为夺取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谷付出惨重代价。吕宋岛地域广大，我们可以尽情地打。第十四方面军将在这里为大东亚战争写下光辉的篇章！”

作为日军南方战线重要的中继补给地，菲律宾首都储存有大量军需物资。既然马尼拉决定放弃，就必须尽快将宝贵的物资运往三大战略集团的集结区域。武藤特意制定了“吕宋地区兵站紧急处理要

领”，在预计美军登陆的1月10日前，拟运往三大据点的物资如下：弹药3500吨、武器500吨、通信器材500吨、炸药200吨、汽车零部件1500吨、粮秣4500吨等，总计12760吨。这是武藤保守计算的最低数字。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物资最后“其他项目”列有纸币150吨和硬币50吨，其中“硬币50吨”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一度有人将之传为金条或金币，并在战后诱发了有关“山下宝藏”的美丽传说。尽管存在不同的版本，但传说的整体内容大同小异，都指山下在美军大举进攻之前将从东南亚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从马尼拉转移，藏在了北部山区一处隐秘场所。事实上，这种被称为“福丸”的金币作为日本战争后期铸造的贵金属货币，确实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和收藏价值。2008年前后，一枚“福丸”金币市值约为20万日元。在最后8个月作战中，区区775公斤黄金很可能早被山下的十几万大军消耗了。

即使到了今天，前往吕宋的寻宝者依然络绎不绝。鉴于来者实在太多，菲律宾政府甚至对寻宝者发售许可证，以此提升当地旅游业。坊间疯传连保罗·艾伦也抵挡不住黄金的诱惑，加入了寻宝者行列，探险船“章鱼”号就是为寻宝专门建造的。老酒以为，此言纯属无稽之谈，“章鱼”号的任务是探访海洋，山下是绝对不会将“宝藏”埋在海底的。况且按常理推论，以艾伦的身家，真不一定看得上那些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宝藏”。

在美军到来之前，将这么多物资运到指定位置绝非易事。方面军直属卡车不过260辆，其中60辆被指定运送大米，铁路平均每天只能运行四列火车，即使开足马力，每天也只能从马尼拉运出400吨物资。这个数字还排除了美军空袭和游击队袭扰等不确定因素。要完成武藤计划的运输数字，至少需要一个月以上时间。从12月17日以来运输作业的情况来看，主要阻力竟然来自内部。

10月初来到菲律宾后，山下一直居住在樱兵营。据副官桦泽回忆说，山下只去过两次马尼拉。一次是到任后的例行拜访，另一次是出席寺内的招待宴。山下对马尼拉并无多少留恋，但那些长久在此驻扎的军人特别是空军和海军部队，却对马尼拉繁华的都市生活流连忘返。凭借占领军权势和自己发放的军票，他们可以耀武扬威，频繁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住在日本国内只能站很远看看的好房子。现在让他们放弃城市到深山老林里风餐露宿，实在难以割舍。不愿撤离的代表人物当数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富永和海军第三十二根据地部队司令官岩渊三次。正是这些人从中作祟，导致物资搬运工作一直进行得拖拖拉拉，武藤对此大发脾气。

对海军和空军的软磨硬泡，山下竟然无可奈何。富永归南方军司令部直接指挥，海军更不可能听他的。斟酌再三，山下和武藤决定率先垂范。1945年1月3日，山下向东京皇宫方向遥拜后离开樱兵营，与海军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大川等人动身前往碧瑶。大川在离开前命令马尼拉海军守备队指挥官岩渊三次：“自1月6日零时起，你部地面军事行动接受振武集团司令官的指挥。”

“松之都”碧瑶是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下将新司令部设在军医院的二层楼上。早在12月22日，菲律宾傀儡政府总统劳雷尔携家眷和主要阁员在日军的护送下已由马尼拉迁至此地。果不其然，山下和大川的离开使一些人不再抱有幻想，物资调运效率因此提高了许多。

武藤并未与山下一起同行，他顺便视察了留在南方的两大战略集团。武藤认为，振武集团准备工作总体还算合格，但部署在克拉克机场以西的建武集团情况糟糕。该部主要由空军地勤人员组成，3万人中仅8500人属于作战部队。他们缺枪少弹，重武器极度缺乏。加上指挥官塚田刚刚到任，连最基本的防御阵地都还没开始修筑。

山下离开樱兵营当天，1月3日，1架日军侦察机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民都洛岛以南海域发现敌舰300余艘，航向正北，航速14节。”随后发回的第二封电报说：“在敌军第一支舰队以南，又发现了由数百艘舰艇组成的第二集群，航向正北，航速12节。”如此庞大的一支海上力量的目标毫无疑问正是吕宋。富永、福留立即命令所有特攻机准备出动，向美军船队发起攻击。

日军侦察机发现的正是美军吕宋岛攻略部队，登陆地点为马尼拉以北的林加延湾。3年前，日军进攻吕宋就是从这里登陆的。美军首批登陆部队是克鲁格中将的第六集团军，下辖第六、第二十五、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三步兵师，总计兵员19.1万人。负责运送登陆部队并提供护航的是金凯德第七舰队。考虑到吕宋岛日军航空兵力依然强大，仅凭护航航母为数寥寥的战机显然无法应对，必须动用哈尔西麾下第三舰队的舰载机。根据之前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达成的协议，肯尼第五航空队驻莫罗泰、莱特和民都洛岛的陆基战机负责压制吕宋岛南部日军航空部队，哈尔西第三舰队的舰载机则负责扫荡吕宋岛北部日军机场。

1944年12月30日，美军第三舰队再次驶出乌利西环礁。哈尔西和麦凯恩计划先轰炸吕宋岛北部机场，随后轮番攻击中国台湾和琉球群岛，阻止日军向菲律宾派出增援。1月3日，美军空袭中国台湾和冲绳的行动拉开了新一轮航空打击的序幕。天气条件极差，以至于美军机群根本找不到日军机场，也几乎没有日机升空迎战。尽管如此，哈尔西仍然声称在两天行动中摧毁超过100架停在地面的日机，自己损失22架。

1月5日完成海上加油之后，第三舰队和陆军第五航空队分别空袭了吕宋岛北部和南部机场。受恶劣天气影响，美军空袭效率不高。哈尔西损失了17架飞机，换来战果仅仅是击毁敌机32架。毫无疑问，日

军依然具备发起特攻的能力。同样因天气，肯尼和麦凯恩都无法为金凯德的第七舰队提供充分的空中保护。

1月4日，日军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首先撞中一艘油轮，拉开了持续数日疯狂特攻的序幕。尽管当天美军护航航母出动40架“野猫”配合陆军20架战斗机拼命拦截，并以水面舰艇编织了严密的防空火力网，但百密难免一疏，1架日机还是在黄昏时分撞上护航航母“奥曼尼湾”号舰桥右侧。除撞击引发的爆炸之外，日机挂载的2颗炸弹也在航母甲板上轰然炸响，舰载机、弹药库和航空燃料舱的连环爆炸造成93人当场阵亡、65人受伤。20分钟之内，“奥曼尼湾”号就被炸成一个空壳子。鉴于舰上残存弹药和燃油可能诱发新的殉爆，在接走舰上人员之后，驱逐舰“本斯”号受命出列发射鱼雷将“奥曼尼湾”号击沉。

虽然“奥曼尼湾”号最终沉没来自美军驱逐舰的“补刀”，但富永和福留都将击沉1艘美军航母列入自己的战功。海军坚称摧毁敌舰的是“旭日队”指挥官风间万年驾驶的1架“彗星”，陆军则提出风间在头一天的特攻中已经战死，击沉敌军航母的毫无疑问是陆军的1架九九式轻型轰炸机。当天被日机撞沉的还有弹药运输船“路易斯·戴奇”号，舰上69名水兵无一幸存。

1月5日，日军的特攻行动更加疯狂。17时刚过，1架日机撞上“路易斯维尔”号二号炮塔，当场造成60人伤亡。舰长雷克斯·希克斯上校也在伤者之列，副舰长威廉·麦卡蒂中校火线接过了指挥权。17时50分，2架日机分别撞上护航航母“马尼拉湾”号舰桥左后方和飞行甲板。损管队员吸取了“奥曼尼湾”号头一天被撞沉的教训，第一时间封锁起火的机库，然后分头控制住火源，“马尼拉湾”号仅24小时就恢复了战斗力。当天被撞伤的还有护航航母“萨沃岛”号，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驱逐舰“海尔姆”号，护航驱逐舰“斯塔福德”号，水上飞机供应舰“奥尔卡”号和远洋拖船“阿佩彻”号。

美方并非一味被动挨打。15时30分，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攻击了马尼拉湾正西方向的日军驱逐舰“枳”号、“桧”号。前者当场沉没，后者受伤逃逸，两天后被以“查尔斯·奥斯本”号为首的4艘美军驱逐舰联手击沉。

1月6日，美军船队驶入林加延湾，奥尔登多夫下令炮击滩头。日军特攻行动至此达到最高潮。根据日军记录，当天有40架飞机投入了特攻。多达15艘盟军舰船遭到撞击。11时，扫雷舰“朗”号最先遭殃，被2机撞中后歪着身子没入水中。12时整，1架特攻机撞上战列舰“新墨西哥”号舰桥左侧，舰长罗伯特·弗莱明上校重伤身亡，英军特别军事代表赫伯特·拉姆斯登陆军中将、《时代周刊》战地记者威廉·查克林也在撞击引发的爆炸中阵亡，同样在这艘舰上的第三战列舰分队司令官乔治·韦勒少将、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布鲁斯·弗雷泽上将幸运逃过一劫。

17时20分，1架零战一头撞上奥尔登多夫的旗舰“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导致45人阵亡、3人失踪。17时27分，“路易斯维尔”号发现6架日机来袭，立即开炮拦截。2架日机直接向“路易斯维尔”号俯冲，虽然防空炮奋力击落1架，但另一架还是撞上右舷驾驶舱和信号桥楼中间部位，剧烈爆炸造成84人伤亡。舰上第四巡洋舰分队司令官钱德勒少将肺部烧伤，次日下午伤重不治身亡，其职务暂时由“波特兰”号舰长托马斯·威廉姆斯上校代理。“路易斯维尔”号因伤重只好掉头向莱特湾返航。当天被撞伤的还有“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轻巡洋舰“哥伦比亚”号，驱逐舰“艾伦·萨姆纳”号、“沃尔克”号、“奥布伦”号，扫雷舰“苏萨德”号，运输船“布鲁克斯”号。

“纳什维尔”号在民都洛航渡中被撞伤之后，麦克阿瑟选择“博伊西”号轻巡洋舰为新旗舰。1架日机向“博伊西”号发起俯冲，未能命中。舰桥上的麦克阿瑟目睹了日机的疯狂进攻，心有余悸地告诉身

边的埃格伯格：“医生，好在他们的技术不如我们。但如果他们总是这样猛烈地攻击我们的军舰，我想我们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

7日之后，几乎耗光了所有飞机和飞行员的日军攻击力骤减，三天中仅撞中10艘舰船。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号，这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重巡洋舰好像格外受日本人青睐，在短短5天内竟然被撞中5次！早在10月21日，“澳大利亚”号就遭到日机撞击，连舰长埃米尔·德夏努上校都被撞没了。即使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谢绝了美军要求他们返航的好意，坚持“轻伤不下火线”。10日仅有2艘美舰遭到撞击，12日和13日日军取得12次命中，伤者包括护航航母“萨拉莫阿”号。13日的攻击成为日军“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战场的最后绝唱。当天大西撤出菲律宾，飞往中国台湾重建新的特攻队。综合10天战绩，日军特攻行动共造成盟军738名官兵死亡、1400人受伤。相对损失而言，美军受到的打击更多来自精神层面。

海军基地航空部队打光了几乎所有飞机，陆军第四航空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到1月9日，第三十飞行团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了，第四飞行师团只剩下4架联络飞机。作为陆军特攻作战的创始人，富永的表现可谓虎头蛇尾。此前每逢特攻队出发，富永总是摆出一副像煞有介事的样子，手握军刀亲自到机场为飞行员送行。他的讲话可谓慷慨激昂：“你们现在都是神！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本司令官将在最后一战中出击！”最让飞行员恶心的是，飞机因故障返航本是寻常之事，但富永对这种行为极不理解，时常加以严厉斥责。富永担任司令官期间，共下达特攻命令62次，超过400名飞行员战死。

眼看美军就要在吕宋登陆，富永不是像先前自己所说的那样亲自驾机投入特攻，反而两次向上级提出辞职，理由是“身心疲惫”，还羞答答地拿出了一张军医开具的“胃溃疡”证明。以中将军司令官之尊，富永要军医开出这样的证明应该不算难事。辞呈很快被南方军退回，富永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让我走，我自己走！

为隐匿自己的逃跑行动，富永装腔作势派出几百名地勤人员，在司令部周围挖掘反坦克壕，构筑机枪掩体。暗地里他却命令第七十五飞行战队指挥官土井勤安排逃跑事宜。1月7日凌晨，土井从马里基纳飞往台湾屏东机场，与航空补给厂交涉获得4架轻型轰炸机和1架运输机。1月16日，富永宣布将第四航空军地面部队交给第十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然后带上大量威士忌和艺伎挤上1架轰炸机向台湾飞去。

富永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南方军，寺内一纸诉状将他告到了大本营陆军部。考虑到前方战事正紧，东京也懒得再把富永派回菲律宾，干脆直接将第四航空军就地解散了事。富永留在菲律宾的数万部队除极少数人被遣返回国之外，大部分在随后的地面作战中命丧黄泉。

连日本国内都出现了嘲讽富永的诗歌：“惜命如富永，飞将趋台湾。神国敌机临，藏身弹舱里。”富永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太光彩，于是向驻台湾第十方面军提出加入该军序列的申请。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明确表示“你的申请我无法接受”，并当众痛斥了富永临阵脱逃的卑劣行为。1940年9月，正是富永和佐藤贤了共同策划了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行动，导致时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的安藤被东京解职。窝了一肚子火的安藤这回终于逮住了出气机会。在台湾赋闲期间，富永深居简出，因为很多看到他的士兵都拒绝向这位“逃跑将军”行礼。

按说富永的行为是要接受军法审判的，但日本陆军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样高级别军官的临阵脱逃。富永毕竟曾在高层摸爬滚打多年，东京最后网开一面，只是将他打入预备役就算了事。富永在日本人心中永远留下了一个“逃跑司令官”的印象。在《昭和之名将和愚将》一书中，史学家半藤一利和保阪正康直接将他和牟田口廉也并列，称为“愚将中的愚将”。

当年在东条手下担任陆军次官兼人事局局长时，仗势欺人的富永得罪了太多的人。有人趁机提出，这小子怕死临阵脱逃，把他转入预备役不就更安全啦？“贪生怕死之徒竟然可以通过转为预备役来逃避战争，岂不滑天下之大稽？”陆军高层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随着参谋本部一纸电令，1945年7月10日，富永被派往中国吉林担任刚成立的第一三九师团师团长，一个月后作为苏联人的俘虏被押往西伯利亚战俘营。经过10年劳动改造，富永在1955年获释回国。1960年1月14日，69岁的富永死于心力衰竭。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5月的“菊水特攻”中，富永长子富永靖驾驶1架战斗机与美军同归于尽，比他爹有骨气多了。

日军的特攻并非仅仅来自天上。1月9日是登陆日，随着美军舰船在林加延湾一字排开，凌晨3时20分，日本陆军“海上挺进队”第十二战队78名敢死队员在高桥功的带领下，驾驶70艘“四式肉搏攻击艇”，凭借暗夜掩护向美军登陆船队发起了自杀式攻击。一直在提防空中威胁的美军猝不及防，多达9艘舰艇被日艇击中，步兵登陆艇LCI-974号、LCI-365号爆炸沉没，3艘驱逐舰、3艘坦克登陆舰、1艘运输船受伤。日军自称取得击沉敌舰20 ~ 30艘的“显赫战果”。

9日清晨7时，奥尔登多夫火力支援大队向预定登陆区域实施了两个半小时炮火准备。9时30分，第六集团军下属第一军、第十四军在林加延湾南北相距27公里的两处滩头蜂拥上岸。第十四军由曾在新乔治亚岛、布干维尔岛战役中登场亮相的奥斯卡·格里斯伍德中将指挥，其下属第三十七、第四十步兵师登陆后将一路朝南，向吕宋中央平原快速挺进，兵锋直指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英尼斯·斯威夫特少将第一军下属第六、第四十三步兵师负责巩固滩头，之后向北攻击日军最强大的尚武集团，保护第十四军后方和侧翼的安全。

由于日军采取了放弃滩头的持久防御战策略，美军登陆几乎未遭多少抵抗，很多地方士兵几乎是跑步上岸的。9日日落时分，美军滩头

阵地向纵深扩大了6公里，5万多名官兵和大批装备物资上岸，伤亡官兵不到100人。美军情报部门对前方战况大惑不解，担心部队落入日本人精心设下的圈套。但1月10日同样轻轻松松过去，当晚先头部队已向纵深推进了15公里。

登陆行动之顺利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9日午后，在发出“解放菲律宾的决定性战役已经打响”的公告之后，麦克阿瑟率萨瑟兰、埃格伯格、莱尔巴斯等参谋登上1艘登陆艇，前往圣法比安附近海岸。海军工兵用推土机提前推出一道沙堤，这样司令官上岸时就不会被海水打湿脚了。但麦克阿瑟对“海蜂”的好意视而不见，依然大步流星从登陆艇斜板上走了下来，重现了莱特湾涉水而进的一幕。几百名菲律宾人向他欢呼雀跃，齐声高喊“玛布海”！菲律宾语“玛布海”就是“欢迎”的意思。

在滩头巡视几小时后，麦克阿瑟转身返回了“博伊西”号，岛上的战斗都交给克鲁格负责了。麦克阿瑟清楚，根据之前和尼米兹达成的协议，哈尔西第三舰队一周后就将撤出。在此之前，工兵部队必须修好机场跑道。斯维尔德鲁普和肯尼赌上了一瓶威士忌酒，说他能在登陆后7天内让一条1500米长的跑道投入使用。从现场情况看，肯尼马上要赢了。

当斯维尔德鲁普乘吉普车前往林加延检查那里的简易机场时，美军一个坦克营正准备横穿跑道，谢尔曼坦克将在上边留下一道道极难恢复的深坑。气急败坏的斯维尔德鲁普跳下吉普车，冲上跑道挥舞着手枪高声叫喊让坦克后退。麦克阿瑟听到此事后非常高兴：“我要提升斯维尔德鲁普，还要授予他1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他言出必行，斯维尔德鲁普不但得到了那枚勋章，几周后还成为二战期间美国陆军首位晋升少将的预备役工兵军官。他如愿地从肯尼手里赢得了那瓶威士忌酒：就在哈尔西率第三舰队撤出的当天，第五航空队一个中队的

战斗机进驻林加延临时机场。次日，第三〇八轰炸机大队的B-24已经从这里起飞，前往日军的头顶投弹了。

登陆前三天的战斗美军仅55人阵亡、185人受伤，击毙日军不到200人。11日，后续部队第二十五步兵师、第一五八独立步兵团、第六游骑兵团等预备队顺利登陆。对完全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美国人来说，登陆成功预示着岛上的胜利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谁也不会想到，山下的顽强抵抗竟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月12日，负责北方作战的美军第一五八独立步兵团、第四十三步兵师开始对盘踞在达摩蒂斯—罗萨里奥山区的日军第五十八旅团、第二十三师团发起猛烈攻势。崎岖地形和日军精心构筑的防御阵地导致美军只能在炮火的支援下缓慢推进，师长莱昂纳多·温少将一怒之下战场解除了第六十三团团长霍勒迪上校的职务，由副团长梅森中校取而代之。但换人对战场形势丝毫无补。

山下命令西山福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和佐藤文藏的独立第五十八旅团向美军滩头阵地发起反击。听到这个显然违背初衷的命令，武藤和众参谋频频摇头。但碍于山下的武断作风和暴躁脾气，谁也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武藤反而劝告不愿起草进攻命令的参谋田中：“我们难道不应该照顾一下大将的面子吗？”结果不难想象，1月16日晚，日军向滩头发起的近乎绝望的反扑被轻松击退，损失惨重。

前线攻击进展缓慢，斯威夫特少将下令预备队第六师第六十三团投入战斗。美军5个团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击据守山区的日军，在滩头反击中损失惨重的第二十三师团随时有被美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看到硬拼毫无希望，山下这才下令他们撤往山区边缘的二线阵地。1月28日，美军艰难攻占达摩蒂斯镇，夺取了可以俯瞰三号、十一号公路交会处的重要高地，为第十四军南下进攻马尼拉解除了后顾之忧。

与此同时，格里斯伍德的前锋部队已推进至中央平原。长176公里、宽64公里的中央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只有沿铁路陆基才有一条狭窄道路，极大限制了美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军速度。看到前线攻击顺利，“龙心大悦”的麦克阿瑟紧急召见了克鲁格：“不要顾虑重重，山下放弃滩头阵地，就是准备打持久战。快速向马尼拉进军吧，敌人不会有激烈抵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我就在陆军打仗。我了解吕宋每一条田坎和山丘，我的判断肯定错不了。”他要求克鲁格在1月26日之前攻占马尼拉：“别忘了，1月26日也是我的生日。”麦克阿瑟和克鲁格的生日是同一天。

克鲁格当然明白司令官的意思，他想把夺取马尼拉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用兵一向谨慎的克鲁格可没有麦克阿瑟那么浪漫，他现在满脑子都在想着如何巩固滩头，同时认为在更多增援到来之前，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的行动都是极其危险的。当他提出第十四军快速南下可能遭到两翼日军建武集团和振武集团的夹击时，麦克阿瑟摇摇头说：“你考虑得太多了！那里没有那么多日本人。”肯尼也在一旁敲边鼓，吵嚷着让克鲁格尽快夺取克拉克机场群，以使第五航空队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更多、更及时、更充分的空中支持。萨瑟兰甚至私下向麦克阿瑟建议“应该把克鲁格打发回国”，由他接管第六集团军，战区参谋长毕竟没集团军司令官那么威风。

“可是我的情报大都来自您的司令部！”克鲁格不服气地辩驳说。

坐在一旁的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忽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声叫道：“你的情报根本不可能是从我这儿来的！”

会谈最终不欢而散。麦克阿瑟告诉威洛比：“我想告诉你，我对情报军官的一些看法。美国历史上只有三位伟大的情报军官，但很可惜，我的情报军官不在其中。”老酒对麦克阿瑟最后一句话深表赞

同，印象中这个威洛比提供的情报从来没有准确过，大多数情况下与事实恰好相反。

早在1944年10月前后，哈尔西就多次请求率快速航母舰队扫荡中国南海，都因莱特岛战事紧张未能成行。随着美军在吕宋岛牢牢站稳脚跟而日军“神风特攻队”日渐式微，尼米兹终于给哈尔西开了绿灯，同意他“在确实发现日军主力舰队时可以便宜从事”。哈尔西迫切希望至少可以指挥一场海上舰队的对决。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这种机会似乎一直在有意躲着他。9日晚上，急不可待的哈尔西率领以14艘航母、900架舰载机、8艘战列舰、16艘巡洋舰、72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快速经巴林塘海峡首次驶入中国南海，第三十特混舰队第七大队、第八大队的护航航母和油轮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后援支持。

哈尔西认为，既然第三舰队的主要使命是保障民都洛岛和林加延湾之间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摧毁敌人可能威胁这条水路的所有舰只。有确切情报显示，日本联合舰队将近一半残余兵力都部署在中国南海，据传恩加诺角海战中侥幸漏网的航空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12月14日进入了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实际上在哈尔西发动本次攻击之前，两舰已转往新加坡了。

1月12日一大早，哈尔西发出了“让他们下地狱，你们知道怎么做”的命令。当天，麦凯恩共出动舰载机1437架次，对法属印度支那半岛海岸发起大规模空袭。第三大队舰载机发现一支由10艘商船和7艘军舰组成的日军船队，立即实施俯冲轰炸，一举击沉4艘油轮、3艘商船和3艘小型舰艇，训练巡洋舰“香椎”号也在归仁附近海域被炸沉，621人水兵随舰沉没。日军另两支船队同样遭到空袭，4艘油轮、2艘商船、6艘护卫舰艇和1艘登陆舰被击沉或受伤搁浅。

南下攻击金兰湾的美军机群错误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法国亚洲分舰队旗舰“拉莫特·皮克特”号轻巡洋舰（已被日军解除武装），同时击沉日军商船、油轮各2艘。攻击西贡的美军机群击沉5艘商船、2艘油轮、3艘登陆艇、2 ~ 4艘护卫舰、1艘扫雷舰、1艘巡逻艇。“埃塞克斯”号飞行大队深入内陆，攻击了停泊在湄公河中的日军船只。西贡周边油库和机场遭到轰炸。当天，美军以损失23架飞机为代价，击沉日军舰船44艘，总计132700吨，其中包括12艘宝贵的油轮。飞行员声称空中击落日机15架，港内摧毁20架水上飞机，炸毁停在机场上的日机77架。

“大黄蜂”号战斗机飞行员布莱克·莫兰维尔中尉的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伤，只好在西贡以南120公里处的一片稻田里迫降，被当地法军俘虏。莫兰维尔在战俘营里见到了“汉考克”号战斗机飞行员埃尔默·斯特拉顿中尉和“埃塞克斯”号、“圣贾辛托”号各1名飞行员。战争到了这个阶段，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看出日本人的失败已不可避免，4名美军飞行员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尊贵的客人。他们在战俘营里不但没有遭受虐待，还有烟抽、有酒喝。鉴于日军已觉察到西贡某处有美国人躲藏，4人随后被法国人送往河内，28日乘1架从昆明飞来的C-47运输机离开奠边府。莫兰维尔如此描述这段难忘的经历：“我不会为它收100万美元，但是谁也不能付给我这么多钱让我重做一次。”

由于并未找到那2艘日军航空战列舰，哈尔西觉得意兴索然，于是率舰队北上前往台湾方向，于1月15日7时30分再次发动攻击。日军“旗风”号驱逐舰、第十四号登陆舰被击沉在高雄港内，1艘油轮搁浅，“姆”号驱逐舰在马公港被击沉。美军飞行员声称击落16架日机、地面击毁18架，自身损失12架。

随后哈尔西掉头西进，前往扫荡香港、海南和广东的日军舰船。16日上午和下午，麦凯恩分别出动138架和158架舰载机空袭香港，击沉日军5艘油轮、1艘海军补给舰，启德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停在跑道

上的日机大部分被摧毁。几乎没有日机起飞迎战，但日军防空部队的表现给美军飞行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天美军损失的22架飞机全部是被防空炮火击落的。值得一提的是，几架美机轰炸了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澳门，造成2名士兵和几名平民死亡。战后美国向葡萄牙赔偿了有关损失。

执行空中扫荡任务的“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当天收获颇丰。在香港以东80公里处，中队长吉恩·费尔法克斯少校发现1架日军运输机，竟然有4架零战护航。他做出了运输机里很可能有日军大人物的判断，命令大家“不要管运输机，先把护航机敲掉”，因为速度很慢的运输机很难从“地狱猫”手中逃掉。

费尔法克斯如此回顾那场简短的空战：“1架零战转向我们，我顺势向他迎头射击，但没有命中。敌机飞得太高了，也可能我飞得太低了。日军其他护航机和运输机待在一起，于是我就从正后方攻击这个编队。护航机中的1架开始向左转向，这决定了他的命运。我切到他的内圈，在大约45度的高偏角下将它打起火。等我转回来时，所有护航机已经燃烧坠海。我们开始排队攻击那架运输机。我想这可能属于过度杀伤了。我和我的僚机飞行员杰克·萨德雷斯少尉都认为是自己先把敌机打起火的。最后我们用抛硬币的方法决定是谁击落了那架敌机，萨德雷斯赢了。”

“大黄蜂”号随舰记者基思·惠勒专门为这次战斗写了一篇报道，猜测日军很可能死了一位将军。他和费尔法克斯猜得都很准，日中国方面舰队副司令官畠山耕一郎在前往香港视察防务途中因座机被击落而毙命。

中国南海一带显然已无多少油水，天气突然恶化使哈尔西于1月19日率舰队离开。1月20日，美机在吕宋岛和台湾岛之间正好截住了撤离菲律宾的日军陆航机群，当场击落15架。21日，哈尔西再度对台湾发

起空袭，当天共出动战机1164架次，击沉包括5艘油轮在内的10艘舰船。美军飞行员声称空中击落敌机3架，地面摧毁104架，后一数字明显存在夸大成分。

驻台日军显然仍具备反击能力。12时，日军4架特攻机和3架护航机向美军舰队发起的反击异常犀利。1颗炸弹准确命中“兰利”号，2架特攻机撞上“提康德罗加”号，导致两舰水兵143人阵亡、202人受伤。13时10分，驱逐舰“马多克斯”号被1架特攻机撞上，所幸损伤不大。18分钟后，1架“天山”射出的鱼雷重创“汉考克”号，造成52人阵亡、105人受伤。美军3艘受伤航母只好连夜返回乌利西接受维修。

哈尔西还不愿就此罢休。1月22日凌晨2时，麦凯恩出动7架夜航“复仇者”突袭了冲绳岛，以损失3架为代价击沉日军1艘油轮，随后在昼间攻击中击毁28架停在机场上的日机。趁此机会，美机顺利完成对岛上日军防御部署的航空拍照。一系列空战打得看似非常热闹，但哈尔西希望打一场海战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虽然被打得灰头土脸不敢露头，但日本海军依然嘴硬，“东京玫瑰”的对外广播不但滑稽而且可笑：“美军第三舰队被我围困在中国南海无法逃脱，已成瓮中之鳖。”

1月25日，哈尔西率第三舰队回到乌利西环礁，斯普鲁恩斯、米切尔、特纳等人早就等在那里了。这支无敌舰队将更名为第五舰队，参加即将发起的硫黄岛战役。一众海军军官怀着复杂的心情观摩了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的交接仪式。轻巡洋舰“阿斯托里亚”号舰长乔治·戴尔上校说：“斯普鲁恩斯来到这里使我充满信心，而哈尔西在时我忧心忡忡。你在哈尔西手下工作时，从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干，因为指示从不按时到达，他从来不按计划行事。而在斯普鲁恩斯手下就能按时收到指示，一切行动均有章可循。”

哈尔西从来不会忘记在离开一支部队或者结束一场战役后向自己的部属致谢或给予表扬，第三舰队所有官兵都收到了他发出的告别电文：“我如此地为你们自豪，以至于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我的这种感情。这是一场硬仗，而且是在超出了你们忍耐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崇高的利益。因为敌人跟你们一样筋疲力尽。而且如果我们现在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在以后的进攻作战中挽救许多美国人的生命。我们已经在海上击垮了敌人，使他们从此进入内线防卫状态。干得漂亮！”

1月27日，准备离开“新泽西”号乘机前往珍珠港的哈尔西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一封电报：“你的离开，将给这个战场留下一条缝，而且只有你的再次回来才能将它缝合。”两人不愧是美国陆海军的头号煽情高手呀！

1月12日，大本营驻第十四方面军特派参谋朝枝繁春奉命回京。动身之前，朝枝特意拜访了山下：“将军，用不用我回东京时帮您带话？”此时美机已开始频繁空袭碧瑶，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空中航线随时有被掐断的危险。

“那就请你帮我带封信吧。”山下沉吟良久后开始动笔。他在给夫人久子的信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一、替我向父母问好。父亲米寿（88岁）、母亲喜寿（77岁），特送上1400日元贺礼。

二、关于九三夫养子入籍一事，请跟姐姐商量吧。

美军已经登陆，我真的很忙。我必须和士兵一起奋勇抵抗，粉碎美军的进攻。很久不见，而且通信不便，请多原谅。

山下无嗣，所以想让久子收养姐姐的孩子，信中口气颇有交代后事的意味。这是山下来到菲律宾后写给家中的第二封信，也是最后一

封。

朝枝走后，山下叫来了参谋长武藤，命令他到前线督促第二十三师团的反攻，尽力守住中央平原北部铁路枢纽圣何塞，为人员和物资向卡加延河谷调运争取宝贵的时间。27日晚，第二十三师团发起的夜袭被美军轻松击退，战车第二师团第三旅团旅团长重见伊三雄车毁人亡。

27日当天，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部被美机投下的炸弹炸毁，山下率众幕僚进入一座长六七百米、高30米的防空洞。山下命令卫兵把防空洞入口的一棵松树移走。有参谋提出，这样入口不就轻易暴露给美国人的吗？山下认为，美机从空中能看清楚入口就会放松警惕，这样洞中的司令部反而更安全。“如果藏在美军不知道的地方，反而更危险，”山下说，“因为美军会觉得咱们就藏在那里。”

山下的瞒天过海之计果然奏效。1月下旬，避暑胜地碧瑶几乎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和被连根拔起的树木，但美机始终没有向这处防空洞投下1颗炸弹。洞里没有电灯，日军只能使用乙炔气或松根油照明。时间久了，山下及众参谋的脸便被熏得乌黑。美军空袭间隙，洞里的人就会集中到洞口附近，如缺氧的金鱼一般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一名年轻参谋感慨地说：“从来没想过，原来空气是这么美味，这么重要。”

守卫圣何塞一线阵地的是冈本保之的第十师团和岩仲义治的战车第二师团主力。29日，美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团成功在乌明岸以西的佩米恩塔镇截住了向圣曼纽埃尔撤退的战车第二师团一部，日军在夜间突围时损失坦克8辆、105毫米榴弹炮8门。1月30日，日军战车第二师团主力占据了圣何塞以西和以南几处战术要点：市以南穆尼奥斯镇部署有第六战车联队52辆坦克和第一〇三师团第三五六联队2000名地面部队，市以西沿乌明岸、卢保和圣伊西德罗镇依次部署了46辆坦

克和1000多名步兵。塞班岛作战表明日军的薄皮坦克在与美军谢尔曼坦克的正面交锋中毫无胜算，岩仲只好下令将坦克半埋在工事里充当固定炮台，导致机动性完全丧失。

1月31日，美军第二十五师、第六师分别从西边和南边逼近日军阵地，登陆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美军在乌明岸和穆尼奥斯遭到日军坦克火力的顽强阻击。2月1日，美军第六师第二十团正面进攻穆尼奥斯镇，激战3天才攻入镇西南角，付出15人阵亡、90人受伤的惨重代价。同日，美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团对乌明岸的进攻也陷入停滞。日军坦克阵地异常隐蔽，缓慢推进的美军步兵只能使用火箭筒、反坦克炮逐个敲掉暴露出来的日军坦克。

正面强攻未果的美军使出迂回战术，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于2月2日从南边迂回乌明岸后方，担心遭到包围的日军只好放弃阵地撤往卢保。跟踪而至的美军发现卢保一带道路两侧全是稻田，无法展开。日军防御工事异常坚固，单凭炮击根本无法摧毁工事内的日军坦克。投入进攻的3个团全部裹足不前，美军两位师长不约而同地改变战术，以未投入作战的3个团迂回直取圣何塞。由于日军第十师团提前撤出，4日，美军第一团的两个连几乎未遭多少抵抗就冲入圣何塞，日军第二战车师团主力被美军两个师包围在圣何塞以南的几个防御强点之中。

7日清晨，日军战车第六联队强行突围。前方道路已被对方完全控制，美军坦克、反坦克炮、火箭筒和后方榴弹炮封锁了所有通道，日军突围行动逐渐演变成一场屠杀。慌不择路的日军坦克纷纷陷入小路两边的渠沟，成为美军倾泻火力的活靶子。在穆尼奥斯和圣何塞一线战斗中，美军第六师以90人阵亡、250人受伤为代价摧毁日军坦克52辆、卡车41辆、反坦克炮16门、105毫米榴弹炮4门，歼灭日军1500人。除少数步兵寻隙跳出包围圈外，战车第六联队几乎被全歼。在西边的卢保，日军损失33辆坦克、26辆卡车和3门火炮，超过900人阵亡。美军第三十五团的损失是95人阵亡、270人受伤。由于提前在2月5

日撤出，日军在圣伊西德罗仅损失100名兵员，却丢下了23辆坦克、18辆卡车和2门75毫米火炮。经此一战，日军战车第二师团220辆坦克损失殆尽，损失人员2250人，剩余残部撤入北部山区后被其他部队收编。

菲律宾战局江河日下。但在帝都东京，广大民众却被告知，“我们已经把敌人诱进吕宋进行决战”。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好忽悠，面对国会议员的严厉质问，1月21日首相小矶不得不承认，“太平洋战场的军事事态不容乐观”。随后小矶话锋一转，对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然而，敌人各条战线的供应线大大延长，很容易遭到我军的攻击。我认为，在这个事实中可以找到取得胜利的绝好机会。我一亿国民，发挥火热激情，踏着‘特别攻击队’勇士的足迹前进，在生产领域发扬必胜精神的时机已经到来”。

虽然斯威夫特第一军暂时消除了来自北方尚武集团的威胁，但谨慎的克鲁格依然顾虑重重，并未向格里斯伍德的第十四军下达快速南进的命令。他不愿让格里斯伍德领先斯威夫特太多，更害怕日军在自己的两个军之间发起反攻。克鲁格用后勤补给不足来搪塞麦克阿瑟，抱怨部队没有足够的卡车、活动便桥或其他装备，为前进中的战士提供足够的物资供应。

麦克阿瑟拒绝接受克鲁格的任何借口。他使出新的一招，说自己刚刚接到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一封电文，陆军部计划向总统上报一份晋升名单，询问西南太平洋战区需要推荐什么人。麦克阿瑟承诺，如果克鲁格能够在2月5日之前攻克马尼拉，就在推荐晋升四星上将那一栏填上他的名字。克鲁格果然动心了，下令第三十七师和第四十师向克拉克机场快速挺进。

麦克阿瑟的判断完全正确。此后南路美军的攻击就像推开了一扇没有上锁的门一样畅通无阻，部队沿三号公路以每天16公里的速度长

驱直入，几乎未遭遇像样的抵抗。中央平原属于人口密集地区，美军所到之处，数不清的平民走出家门向他们欢呼，用菲律宾传统的鸡肉、香蕉、椰子和米饼款待他们。平时隐匿不出的游击队员纷纷现身，帮助美军到处追剿逃跑的日军。正如麦克阿瑟战前所言，这里完全是美军的主场，日本人必须为之前的残暴统治付出代价。

1月20日，当美军前锋部队接近林加延湾以南80公里的打拉镇时，麦克阿瑟乘吉普车视察了前线。在经过路旁一个巨大的水泥工事时，他忽然大叫一声“停车”，然后带埃格伯格等人从车上跳了下来。麦克阿瑟一脸戏谑地告诉埃格伯格：“就在这个位置，医生，大约45年前，站在我父亲身边的副官被敌人打死了！”

埃格伯格对司令官的话一脸迷茫。不过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转身快速跑回车里，对司机狂吼道：“他妈的，赶快离开这儿！”

由于麦克阿瑟经常在战场上跑前跑后，他实际上已变成一名战地指挥官了。一天下午，肯尼到打拉镇向他汇报工作，随后两人共进晚餐。看到麦克阿瑟几乎什么都没吃，肯尼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不太舒服。麦克阿瑟回答道：“乔治，我累极了，实在吃不下去。”次日黎明，当肯尼准备去向麦克阿瑟道别时，值班军官告诉他：“两小时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已经上前线去了。”

距林加延湾仅100公里的克拉克机场群规模宏大，设施完善，因地处平原易攻难守，肯尼对之早已垂涎三尺。负责守卫机场群的是日军三大战略集团中实力最弱的建武集团。这支部队是美军登陆前匆忙拼凑出来的，30000名兵员中只有8500名作战部队。他们归属60多个作战单位，隶属关系复杂。除第一挺进集团的伞兵外，还有诸如第四飞行师团下属第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航空地区司令部，海军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部，第一一四、第一五三、第三四一航空队，第三十七警备队，第三一八、第三三一、第三三二设营队等部，大部分属于平

时吊儿郎当的海军基地工程人员、空军地勤人员，其余就有那些战舰或运输船被击沉后侥幸游泳上岸的水兵或步兵。很多人来的时候赤手空拳，连服装都破破烂烂。面对这样一支乌合之众，建武集团司令官塚田理喜智只能苦笑说，“我的部下几乎囊括了日本陆海军的全部兵种”。军官大多是临时抽调来的，连手下的士兵都认不全。各种武器普遍缺乏，重武器几乎看不到。这样一支部队，作战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就在美军登陆前一天，1月8日，刚刚抵达克拉克机场的塚田向各部下达了命令：“尽可能持久保住基地，必要时撤入西边高地，炮击阻挠美军使用机场。”

塚田深知，如果在克拉克机场跑道一带和美军交战，只有死路一条。他挑选战斗力最强的6000人编成一线部队，以三号公路的班班为中心构筑一线阵地：右翼由第十航空地区司令官江口清助指挥；中路是步兵混合部队，由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高屋三郎指挥；左翼指挥官为机动步兵第二联队联队长高山好信。在他们后方山梁上，是由15000名海军士兵守卫的第二道防线。至于这些部队能够坚守机场多长时间，塚田连想都没敢想。

1月23日，美军第四十师开始攻击机场东北方向山岭，第一六〇团、第一〇八团在南北两侧齐头并进。具有制空权和压倒火力优势的美军甫一遭到抵抗，就呼叫炮兵和飞机支援，然后在坦克带领下使用火焰喷射器将日军工事逐一攻克。25日、26日，美军第一〇八团、第一六〇团先后拿下日军第一道防线南北两端的500高地和600高地，以亡35人、伤115人的代价歼敌逾1000人。

就在美军第四十师突破日军第一道防线的同时，向南挺进的第三十七师于1月26日顺利占领机场一号跑道，机场上埋设的大量地雷减缓了坦克的进攻速度。29日，日军独立战车第六中队仅有的6辆坦克悉数出动发起反击，企图切断三号公路，被美军及时调来的谢尔曼坦克当场击毁4辆。战至2月1日13时30分，美军完全控制了克拉克机场，付出

的代价是150人阵亡、600人受伤，歼灭日军超过2500人。尽管蒙受了不小损失，但盘踞在机场西部山区的建武集团主力仍在。躲藏在山洞和沟壕里的日军用炮火就可以轻易封锁跑道。美军必须进入山区，逐一把山洞中负隅顽抗的日军“抠出来”消灭掉，才能保证机场的安全使用。

占领克拉克机场之后，马尼拉对美军来说已近在咫尺。但克鲁格不愿轻易前进半步。他确信埋伏在中央平原以北和以东山区的日军会突袭三号公路，一举切断自己的后路，在后援部队——精锐第一骑兵师和第三十二步兵师从莱特岛调来之前，克鲁格拒绝采取新的进攻行动。

在马尼拉庆祝生日的美梦彻底泡汤！四星上将同样吸引不了克鲁格，他还是像蜗牛那样在慢慢蠕动。气急败坏的麦克阿瑟早忘了之前赞扬克鲁格时使用的肉麻语言，开始冲他大喊大叫：“一刻也不能放松地冲向马尼拉！山下真敢出动，就把他揍得灵魂出窍！这是唯一的捷径，沃尔克！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是成功的捷径。不用怕，如果山下胆敢把部队派到平原地区来，就会被我们的坦克、飞机和大炮通通消灭掉。”

克鲁格确信，埋伏在中央平原以北的尚武集团和东侧的振武集团会突袭三号公路，威胁他的后方和左翼。麦克阿瑟认为克鲁格对形势的判断大错特错。他严厉训斥了威洛比，因为他无端夸大日军实力，无形中增加了克鲁格的心理负担。面对麦克阿瑟的严厉呵斥，克鲁格无力地辩解说：“通往马尼拉的路不好走，部队只能缓慢前进，一点点啃。如果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谁都可以领兵打仗，当将军了。”

“够了，克鲁格！”麦克阿瑟咆哮道，“我让你记住，当年我在菲律宾丛林里打仗时，你还在吃奶呢。必须冲向马尼拉，别忘了，我的孩子们还被关在水牢里。晚到一步，他们就会死，你知道吗？去攻

下马拉卡南宫和议会大厦，救出我们的所有战俘，你懂吗？”但克鲁格死猪不怕开水烫，对麦克阿瑟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

麦克阿瑟曾如此夸赞过克鲁格：“他进攻时敏捷坚实，防御时顽强果断，获胜时谦逊有节。我不知道他失败时什么样，因为他从没有打过败仗。陆军战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比克鲁格更出色的指挥官。”现在他承认，过去的那些赞美统统不算数了。在乘车回到达古潘的路上，他沮丧地连连摇头：“沃尔克太固执了，看来我得想想其他办法。”

菲律宾战役对美军来说有其他战场没有的一大难点，即投鼠忌器。麦克阿瑟于1942年败走巴丹和科雷希多，给这里留下了无数战俘，连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日本人向来是以虐俘或杀俘著称的。长期以来，东京一方面大肆诋毁盟国虐待轴心国战俘，另一方面宣扬盟军战俘在他们手下享受着优厚待遇。《日本时报》声称：“日本政府直到目前都出于人道考虑，尊重国际法关于战争行为的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优待政府拘押的许多盟军战俘，他们在各地战俘营中过着愉快的生活。”早在莱特岛战斗尚在激烈进行之时，大本营已经做出决定，将菲律宾的盟军俘虏押回日本本土，充当劳工和人质。

事实与日军的宣传恰恰相反。在马尼拉以北70公里的甲万那端战俘营，关押着大量盟军平民和战俘。占地1821亩的战俘营有一个别称，叫“东方的奥斯威辛”。严格地说，它不是一座单纯的监狱，更像一个大规模的劳改农场。营中的战俘都有编号，如果一个人胆敢逃跑，他号码前面和后面的5个人都要被处决。处决方式是刺死，还是枪毙，抑或斩首，全看当班日军看守的兴致。战俘极端缺少食物和医药，不得不以吃猫、狗和老鼠来维持生命，“平均体重减轻了至少55磅”。战俘营刚刚建立的几个月最恐怖，1942年6月和7月分别死亡503人和786人，直到12月15日才实现第一个“零死亡日”。在第一年里，

关押在那里的6500人中，有2644人死于饥饿、虐待以及疟疾、痢疾、白喉和其他疾病。

就在美军登陆莱特岛的前一天，10月19日，在巴丹战役中被俘的美军军医罗伊·博丁少校等战俘被从甲万那端转入了位于马尼拉的比利比德监狱。有可靠消息称，他们很快将被押往日本。12月12日，所有战俘都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表明确要出发了。“如果麦克阿瑟果真近在咫尺，却叫我们离开这里，我真的快要疯了！”博丁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3日上午，博丁和另外1618名战俘排着长队，沿奎松大街走出市区，在马尼拉湾七号码头登上了7362吨的运输船“鸭绿丸”号——美国战史专家格雷戈里·F.米切诺将这些运送战俘的船称为“地狱航船”。除战俘外，“鸭绿丸”号还搭载了1500名日本军人，547名日本妇女儿童，1127名来自其他沉船的水手和乘客，728名战死者的骨灰。14日15时，“鸭绿丸”号启航，博丁等300人被关在三层甲板下面的一个舱室里，另有700人挤在前舱，只有一个小舱口通风，几个供大小便的桶很快满了。一些人开始胡言乱语，借着舱口射进来的微弱亮光，曾在巴丹十几场丛林战中出生入死的艾德里纳斯·范乌斯坦少校看见身边一个人口吐白沫，舌头不停舐嘴唇，然后一头栽下去死了。

后舱600名战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热得火炉一般的船舱里，大家脱光衣裳，在黑暗中嚷嚷着要水喝，日军哨兵根本懒得搭理他们。舱内氧气几乎耗尽，有人因缺氧倒毙，有人因极度口渴去咬同伴的喉咙和手腕，吸他们的血。人们在黑暗中撞来撞去，滑倒在屎堆里，病号被人乱踩。有人拳打脚踢大打出手，有人在黑暗中用装小便的壶乱舞。舱内拥挤不堪，人一个挨一个，要活动就只能从别人的头上或身上越过。曾参加过巴丹战役的弗吉尔·麦科勒姆少校认为，“这是最可怕的经历，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先例的”。次日清晨8时，已经有80人出于不明原因而死，缺氧，或被失去理智的同伴杀

死。麦科勒姆少校挤到边上，用舌头去舐那些凝结在船体钢板上的水珠。

来自“大黄蜂”号和“汉考克”号的舰载机可不知道船上载有大量战俘，他们不会放过视野中出现的任何日军舰船。1颗炸弹准确命中“鸭绿丸”号船尾，甲板塌陷堵住了舱口通道，爆炸诱发的大火席卷全船，100多人被炸死，超过150人伤势严重。在距离苏比克湾奥隆加波海岸仅270米时，“鸭绿丸”号沉没，包括博丁在内的1333名幸存者奋力游水上岸。他们被赶进一个四周筑有篱笆的网球场，蹲在烈日下的水泥地上晒太阳。

从“鸭绿丸”号幸运逃生的战俘将再次出海前往日本，他们在圣诞节后分两批离开了林加延湾。包括麦科勒姆少校在内的1070人乘货轮“江之浦丸”号，博丁在内的236人乘较小的5860吨的“巴西丸”号。他们于27日出发，航途第一站是台湾高雄，途中又死了16个人。天气越来越冷，战俘从“鸭绿丸”号游泳逃生时穿的是破烂的夏季军服，或是上岸时因赤身裸体日本人发了薄衣裤，无法御寒。很快，“巴西丸”号的战俘也被转移到“江之浦丸”号上。

麦科勒姆、博丁同另外700多人被关押在后舱。大小便滴滴答答从阳台上掉到下边的人身上。食物和水几乎没有，死亡率上升到一天超过10人。就在美军登陆林加延湾的1月9日，船只再次遭到美机轰炸，博丁左臂受伤，后舱15人被炸死，几十人受伤。前舱500人中有300人被炸死。接连两天，他们缺水少粮没药物，博丁常常看到有人坐在尸体上吃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一小队日军医务人员来到后舱，他们只治疗轻伤者，对重伤者根本不予理睬。约400具尸体被用驳船送到岸上，堆上木头付之一炬。

1月13日下午，仅剩的约900名战俘被转移到“巴西丸”号上，之后两周对麦科勒姆来说好像是“永恒的恐怖”，发放的少许食物只能

使战俘勉强不被饿死。如果运气好的话，四个人可以分到一饭盒米饭，六个人分一杯水。为了保暖，他们一个挨一个躺在草垫底下，“相互紧紧拥抱以取暖活命”。当保持这个姿势时间太久大家腿背发麻时，有人会喊“翻身”，于是大家同时向另一侧翻身。不时有人违反口令，那些人通常因为死亡不会翻身了。雪花从敞开的舱口飘进来，数十人被冻死。早晨哨兵一喊“把死人抬出来”，就会有三四十具尸体被抬出去。

最难忍耐的是口渴。水越来越少，有时候每天只有一小匙，有时连一滴都没有。在1月20日的日记中，博丁记下了他和另外几个人深更半夜偷出船舱到甲板上去偷发动机汽缸里的水的情形：“最终弄到了半壶，喝了一杯，却被枪托揍了三下。上午想从肮脏的甲板上弄点儿雪来，遭到拳打脚踢。昨夜死的人没那么多。自星期五以来第一次通大便。身上失去的脂肪太多，括约肌失灵，即使是干大便也控制不住，衣裳内外之脏无法形容。”三天后，他继续写道：“昨晚是最冷的一夜。没饭吃，上午无水。下午吃了一点儿。一宵痛苦难熬。卡明斯神父归天，科瓦尔斯基也死了。我这组人只剩我一个。昨晚约40人死亡，未埋。”1月29日晚间，船在日本九州靠岸。乘坐“鸭绿丸”号离开马尼拉的1619人只剩403人，他们中最少有100人很快就会死掉。

随着美军不断逼近，日军杀俘事件逐渐呈肆虐之势。1944年12月12日，美军登陆民都洛岛的船队从莱特湾出航之后，日军错误判断他们将攻击巴拉望岛。第二飞行师团师团长寺田济一向普林塞萨港战俘营负责人小岛长义下达了处决当地150名美军战俘的命令——战后接受审判时，寺田拒绝承认下过命令，他被判处终身监禁。12月14日凌晨2时，战俘被赶起床，前往修复被美国人炸得坑坑洼洼的跑道。中午时分，还真有2架美军P-38在附近空中晃了几圈。14时，战俘被告知，数以百计的美军飞机正在来袭的路上，他们被拳打脚踢赶进了三个狭窄的防空壕。

5名日军士兵将汽油泼向A防空壕的棚顶和入口处，另2名日本兵扔出了燃烧的竹火把。火焰立即从壕沟的洞口蹿出。至少有7名美国人从烈火中冲了出来，他们随即被日军机枪扫倒。B防空壕也被点燃，一等兵厄尼·科布罗斯从壕沟尽头窜了出去，在日军子弹呼啸声中爬过了铁丝网，越过悬崖顺陡峭的石壁连滚带爬逃到了底下遍布岩石的海岸线，钻入一个小洞穴。B防空壕的两名一等兵阿尔贝托·帕切科、埃德温·佩德里带同伴逃到海滩，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日军射杀。2艘日军巡逻艇沿海岸线巡逻，朝发现的战俘开火。躲在洞中的科布罗斯看到，沙滩和浅水区都被同伴的鲜血染红了。

屠杀开始一小时后，战俘营中已找不到一个活着的美国人。绰号“秃鹫”的佐藤良和四处走动寻找生命迹象。山本祐一发现一个面朝下躺着的美国人还有呼吸，就拔出军刀高高扬起，用力挥下，砍下了那人的脑袋。小島命令将那些面目全非的尸体全部扔进壕沟，洒上汽油放火焚毁。两个月后，美军登陆巴拉望岛占领普林塞萨港。在被挖开的防空壕里，人们看到大量叠压在一起的尸体，其中不少仍保留着死时的姿势：两手前伸，手指深深地扒着墙壁。

竟有11人死里逃生！他们躲过了日军追杀，被岛上纳萨里奥·马约尔上尉的游击队成功解救。马约尔迅速与西南太平洋战区澳大利亚总部取得联系。1945年1月6日清晨5时05分，克拉伦斯·索兰德上尉驾驶1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从莫罗泰岛出发，11时10分在苏禄群岛上空与1架B-24会合后，一起飞往巴拉望岛布鲁克角，接走了一等兵科布罗斯、佩德里、帕切科以及吉恩·尼尔森，下士威廉·巴丘斯和威廉·史密斯等6个人，当天20时05分顺利返回莫罗泰岛。

1月21日，肯尼斯·布里塞特中尉的“卡塔琳娜”接走了中士道格·鲍格、下士马克·麦克多尔、无线电一等兵费恩·巴塔等3人。23日，3人得到第七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接见。丹尼尔·巴比中将——他于当年11月接替金凯德出任第七舰队第三任司令官——见到他们的

第一句话是：“你们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一样。”然后给每人递上了一罐啤酒。回国之后，有5位幸存者得到了参谋长马歇尔的亲自接见。

1945年1月下旬，美军先锋部队逼近甲万那端，关押在那座菲律宾最大战俘营里的人们处境堪忧，随时面临被集体枪杀的危险。为救出战俘和平民，克鲁格亲自策划了一次救援行动。他决定动用手中的两支特种部队——阿拉莫尖兵和第六游骑兵营，前者执行侦察，后者出手实施营救，他们将得到当地菲律宾游击队的全力协助。

阿拉莫尖兵是克鲁格1943年11月28日在新几内亚弗格森岛建立的一支特种部队，专事敌后侦察和袭扰等特殊任务。这支部队规模虽小，但兵员个个百里挑一，实力不容小觑。他们曾在新几内亚成功解救197名盟军战俘，在之前执行的多次任务中奇迹般未损一人。游骑兵部队是美国受英国哥曼德特种部队影响，专门从陆军部队中选拔精英士兵组建的，用于执行战场侦察、敌后渗透和破袭任务。当时美军共有6个游骑兵营，仅第六营在太平洋战场投入对日作战。前文提到，该营曾参加了莱特岛揭幕战，在苏禄安岛、霍蒙宏岛和迪纳加特岛上没遇上几个日本人。看到几个兄弟营在欧洲战场扬名立万，大出风头，自己却连像样的仗都打不上，营长亨利·穆西中校憋了好几肚子火。

1月27日，克鲁格亲自召见穆西，向他下达了突袭甲万那端战俘营、解救战俘和平民的任务。因为平时自高自大，爱好吹牛，且喜欢叼一个大烟斗，意大利人后裔穆西有个绰号叫“小麦克阿瑟”。执行这种特殊任务，兵不在多而在于精，穆西决定只带C连和F连一个排，共8名军官和120名士兵参加本次救援行动。4名摄影师自愿随队参加，为行动提供全过程记录。所有参战者被告知：此次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救走更多战俘，不是杀敌。

第六游骑兵营出发之前，阿拉莫尖兵的两支先遣队各5人已在威廉姆·内尔斯特中尉和托马斯·罗德斯维尔中尉的带领下潜入日军后方，侦察战俘营动态。28日早上，他们成功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并于30日摸清了基本情况：战俘营中只剩下500多名战俘和平民，有73名日军看守和大约150名士兵，甚至还有4辆坦克和2辆卡车。战俘营西侧6.4公里的甲万那端城区驻扎有日军7000多人，东边2公里的卡布河对岸驻扎有千余日军，营救行动必须快、稳、准、狠。

28日下午，穆西率127名游骑兵在菲律宾游击队的带领下穿越日军防线。29日，他们和胡安·巴霍塔上尉率领的250名游击队员顺利会合。战争初期，胡安是菲律宾第九十一步兵师的一名无线电操作员。巴丹保卫战失败之后，他潜回老家组织游击队，已经坚持抗战三年有余。

按照原定计划，穆西将在1月29日发起突击。胡安建议他最好推迟一天行动，因为有大队日军正在通过战俘营北边的公路。穆西接受了胡安的意见，同时责成C连连长罗伯特·普林斯上尉制订行动计划。普林斯毕业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以头脑冷静、思维缜密著称。根据阿拉莫尖兵和游击队提供的情报，普林斯很快制订出作战计划。

一、胡安所部游击队兵分两路：一部在公路和战俘营西南方向800米处设置路障，阻止甲万那端城内日军的增援；另一部在战俘营东北300米处卡布河公路桥上设置路障并埋下炸药，阻止卡布城内日军的增援。游击队还将承担切断战俘营对外电话线、保证突击行动之后撤退路线的任务。F连第二排军士长詹姆斯·怀特等6人组成的反坦克小组携带巴祖卡火箭筒，及时为游击队提供火力支援。

二、美军突击队同样分为两组：普林斯上尉带C连30名士兵负责攻击战俘营主体部分，营救并护送战俘逃离；约翰·墨菲中尉带F连第二排负责发出攻击信号，打掉战俘营多处防御设施。

三、所有战俘撤出之后，普林斯上尉发射第一颗信号弹通知游骑兵撤退；待游骑兵和战俘撤至战俘营1000米外后，普林斯发射第二颗信号弹通知游击队撤退。游击队还将负责后方和侧翼的掩护。

普林斯强调，营救行动必须在30分钟内结束，否则大家都可能被赶来增援的日军部队包了饺子。

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突袭部队必须以匍匐前进的方式穿越战俘营前一片开阔地。胡安建议，让美国陆军航空队派一架飞机，在战俘营上空盘旋以吸引日军。他的游击队员曾注意到，以往美军飞机的到来都会引起日军看守的高度关注。穆西立即致电后方，请求派飞机进行支援。

胡安要求游击队员担负起周边地区的警戒，还组织了一支由12辆水牛车组成的车队，用以运载被解救的战俘，同时在撤退路线沿途安排了650人的食物。附近居民接到了游击队员的通知，禁止外出和扣留外来客人，直至营救行动结束。村民受命把鸡关进鸡窝，把狗拴进狗舍并带上嘴套，以免它们在游骑兵通过时狂吠引起日军警觉。30日17时40分，穆西率游骑兵开始向战俘营方向摸索前进。

甲万那端战俘营里，那些可怜的人对即将到来的营救依然一无所知。胡安曾经安排两名菲律宾小孩儿向营中扔进去带字条的石头，上边写着“准备逃走”。但这一做法被战俘认为是恶作剧，并没引起应有的关注。他们倒是因此提高了对日本看守的警惕，据传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不断逼近，日本人很可能在美军到来之前集体枪杀他们。

按计划约定时间，18时55分，美军第五十七战斗机中队飞行员肯尼斯·施莱伯上尉和邦尼·拉科斯中尉驾驶1架P-61“黑寡妇”从战俘营上空450米高度掠过，故意弄出巨大声响引起日军关注。利用日军看守抬头看天的20分钟，美军游骑兵顺利通过了战俘营前方的开阔地。

由于墨菲F连距离战俘营较远，将晚于普林斯C连进入预定攻击位置，穆西中校命令由墨菲打响第一枪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由于墨菲检查部下是否就位耽搁了一些时间，进攻向后推迟了10分钟。当晚月朗星稀，草丛里等待中的游骑兵开始选择射击目标。一些队员举枪瞄准了阴影中忽亮忽暗的红火点，显然那是日军看守抽烟发出来的。

19时40分，墨菲朝距离最近一座日军营房的窗户打出了第一枪。听到枪声，普林斯C连立即从东侧围栏外向营区投掷手榴弹，游骑兵手中的所有武器一起开火。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短短30秒内，岗楼、警卫室日军被全部肃清。

普林斯率队冲进大门，大声呼喊战俘从房子里出来和突击队会合。F连趁机从后方迂回，日军2辆卡车被F连反坦克小组炸成碎片。遭到前后夹击的日军溃不成军，纷纷倒在美军枪口之下。游骑兵莱斯特·马龙用枪托打碎棚屋门锁，高声喊道：“我们是美国人，前来营救你们的！所有人到大门口去！”

突击队员只戴着软布军帽，穿着没有任何军衔和军种标志的训练服，他们报出的番号战俘连听都没听过。一些人误以为这是日本人的奸计，是想借机害死他们，拒绝撤离还趁乱躲藏起来。战俘营中美国人的头儿达克沃思上校迂腐透顶，他竟然认为这些游骑兵是在瞎搞，命令他们立即放弃行动。游骑兵不得不逐一进入营房拉人，许多人被连拉带拽强制撤离。一些人高马大的游骑兵索性抓起两名骨瘦如柴的战俘，不由分说扛在肩上就往外冲。美军并不知道战俘营里还关着少数英国人。当听到“美国人快跑”的喊声时，一些英国战俘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和美国人一起离开——这英国人可真够绅士的。

一名躲在暗处的漏网者做出了当晚日军最有效的抵抗，他用一具掷弹筒向大门口附近开了3炮，炸伤6人，游骑兵营军医詹姆斯·费舍

尔上尉因股动脉伤势严重在返回途中不幸阵亡。这名日军士兵很快被乱枪打死。令人无比惋惜的是，1名战俘在距大门口仅6米处因过度激动心脏病突发身亡。后来护送他的那位游骑兵感慨地说：“他失去了三年自由，现在离自由只有100英尺了。这对他来说太兴奋了，实在可惜！”另有一名战俘在返回美军基地后死于肺结核。在巡视整座战俘营确信没有被落下的人后，普林斯上尉于20时15分发射信号弹，通知胡安上尉营救行动结束。整个行动历时仅35分钟。

殿后的6名游骑兵在接近公路时遭到射击，罗伊·斯威奇下士中弹身亡。实际上，不幸的斯威奇是被一名同伴当作冲出营区的日军错误射杀的。事后，第六集团军战斗报告说他死于日军机枪子弹。费舍尔和斯威奇后来被安葬在马尼拉国家公墓。

日军增援部队闻讯赶来，试图通过卡布河增援战俘营。他们恰好落入菲律宾游击队的伏击圈——此时罗安手下的游击队员已经超过400人——最先踏上桥梁的日军被当场炸死，4辆坦克被巴祖卡火箭筒一一摧毁。看到普林斯上尉发射的信号弹，胡安下令游击队逐步撤出阻击阵地，阿拉莫尖兵负责断后。

事实证明普林斯上尉巡查漏了一个人。英军战俘埃德温·罗斯因疾病和受伤完全失去听力，还患上了夜盲症。美军发起突袭时，患腹泻的罗斯正在厕所出恭，对外边闹出的惊天动静竟然一无所知。当这位老兄拉完屎回到棚屋时，发现那里已空无一人。他索性躺下来美美睡了一大觉。次日清晨，当发现战俘营已人去楼空时，他悠然换上唯一那套干净的军装，刮掉胡子后以一个英国绅士的方式信步迈出战俘营。所幸战俘营附近还留有少量游击队员搜索接应可能的掉队者，罗斯有惊无险地被他们发现带走，很快与主力部队会合。

被解救者还包括一只叫“苏州”的小狗，它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1938年从上海苏州桥上收养的，然后被带到科雷希多一同成为日军的

俘虏。很难想象，它熬过了战俘营中的三年苦难岁月，竟然未被饥饿的战俘吃掉。“苏州”一直活到1948年，还被老兵私自授予了荣誉军衔。

4名随队摄影师拍摄了战斗前后的大量照片，但最激烈的夜间战斗一张没拍。穆西认为，闪光灯会暴露美军位置。一名摄影师遗憾地说：“我们就像斗志高昂的士兵，长途跋涉带着武器到达最关键的战场，却没有机会开一枪。”

20时整，穆西和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被告知美军已攻克16公里外的塔拉韦拉，要求他们前往此处与主力会合。撤退途中，一名身体虚弱的战俘坚强地表示：“我曾经完成了血腥的巴丹死亡行军，相信我也能完成这一次！”在菲律宾游击队和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他们乘坐51辆水牛车于次日12时进入美军刚占领不久的塔拉韦拉村，然后换乘卡车前往战地医院。营救行动至此胜利结束，美军以2人阵亡、4人受伤、2名战俘身亡、21名游击队员受伤为代价，成功解救出522名战俘和平民，击毙、击伤日军超过500人。

麦克阿瑟对营救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是“非凡的壮举和对所有相关方面的异乎寻常的回报”。2月初，他亲自探访了被解救的战俘。3月3日，麦克阿瑟向参加营救的一众官兵授勋：穆西中校、普林斯上尉被授予优异服役十字勋章，其余美军官兵和菲律宾游击队员都被授予银星奖章或铜星奖章。

3月8日，当这些被解救的战俘回到旧金山时，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同月，罗斯福在白宫亲自接见了参加营救行动的10名游骑兵和2名阿拉莫尖兵。当被问及那次行动的细节时，营救计划制订者普林斯上尉告诉总统：“真正的英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勇敢的战俘。”

2011年6月，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评出了史上6次最著名的特种作战，甲万那端大营救赫然在列。其他5次分别是：英军1942年3月28日实施的“战车行动”，1943年9月12日德国人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1970年11月21日营救被北越关押战俘的“中轴行动”，1976年7月4日以色列营救被劫人质的“突袭恩德培机场行动”，以及2009年4月12日营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船只的“突袭‘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行动”。

1945年爱德华·迪麦特雷克导演、约翰·韦恩主演的美国电影《重返巴丹》，以及2005年约翰·戴尔导演的电影《大偷袭》重现了当年营救的许多场景。

麦克阿瑟急于攻下马尼拉，除了可以取得对外吹嘘的资本外，还有一层原因：马尼拉市内和周边的集中营里关押着更多盟军战俘。如果美军能快速入城，就可以趁日本人尚未醒悟过来前拿下它们，解救那些可怜的人。如果马尼拉战斗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城市攻坚战，日军就会在战斗完全无望的最后时刻屠杀战俘泄愤，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既然连四星上将军衔都无法激起克鲁格进攻的热情，麦克阿瑟使出了最后的绝招：将艾克尔伯格的第八集团军从莱特调来吕宋，与第六集团军展开竞争，看谁能先拿下马尼拉。麦克阿瑟清楚，克鲁格一定不会让克复菲律宾首都的荣誉旁落他人之手，他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快进攻。

对执行扫荡莱特岛残余日军的窝囊任务，艾克尔伯格早烦透了。凭什么他克鲁格就可以到吕宋去吃肥肉，而自己只能留在莱特喝汤啃骨头？在他看来，第八集团军迟早会被调去吕宋参加战斗。在接到麦克阿瑟的命令之前，他已未雨绸缪地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使用精锐第十一空降师直接在马尼拉西南方向72公里处的纳苏格布湾登陆，向

北直插菲律宾首都。乔·斯温少将的第十一空降师虽然只有8000名官兵，但个个训练有素，作风顽强，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眼看同为空降部队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〇一空降师在欧洲战场大放异彩，扬名立万，斯温以下所有官兵都热切盼望能有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萨瑟兰告诉艾克尔伯格，“麦克阿瑟将军想派你去占领马尼拉，”同时暗示如果能先于克鲁格光复菲律宾首都，他的肩膀上将会再添上一颗星。听到这话，艾克尔伯格眼睛都绿了，现在他终于有了一次一举超越克鲁格的绝佳机会。

但随后的事实表明，艾克尔伯格和克鲁格一样属于平庸之人。肯尼建议他取消第十一空降师在纳苏格布湾的登陆行动，而把全师兵力直接投入马尼拉以南仅5公里的尼科尔斯机场——今天的马尼拉国际机场——这样他就可能在2月1日或其前后先于克鲁格进入马尼拉。之前无数次战例表明，空降兵作战的最佳途径就是尽可能接近目标，他们缺乏重武器，不足以长时间通过地面战斗向前推进。肯尼承诺，只要艾克尔伯格答应实施空降，他的第五航空队愿意提供一切所需的空中支援。但和克鲁格一样谨慎的艾克尔伯格认为，直接空降尼克尔斯机场风险太大，他宁愿先在纳苏格布海岸站稳脚跟，然后带领手持卡宾枪和机枪的空降兵一步步向马尼拉挺进。

1月31日清晨，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第一八七团、第一八八团在纳苏格布湾登陆，几乎未遭到多少抵抗，9时45分顺利夺取纳苏格布城和简易机场，占据了正面4公里、纵深5公里的滩头阵地。在菲律宾人的阵阵欢呼声中，他们用一条运糖的专用小铁路把给养和部队运往内地，虚张声势，摆出一副大兵团登陆的架势。在他们对面，是日军第八师团藤重正从第三十一步兵联队的2250名士兵。2月1日到3日，美军第一八八团对日军盘踞的塔盖泰岭发起猛攻，艾克尔伯格亲临一线指挥。3日上午，第十一空降师第五一一伞兵团直接向山岭实施空降，配合地面部队一举拿下扼守第十七号公路的军事重镇塔盖泰，日军在纳苏格

布地区的防线彻底崩溃。在接管了大约2000名游击队员后，美军继续向北挺进。正如肯尼所料，美军攻势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尼科尔斯机场外围戛然而止。

当初撤出樱兵营转进碧瑶之前，山下像麦克阿瑟1942年那样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最初坚决反对这一决定的是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富永。后来富永临阵脱逃，并不意味着马尼拉如山下所愿很快撤防，相反，随着更加决绝的海军第三十一特别根据地部队司令官岩渊三次接掌指挥权，一场血腥的城市攻坚战已不可避免。

1942年11月，日军快速战列舰“比叻”号和“雾岛”号双双战沉于瓜岛海域。当时“雾岛”号的舰长就是这位岩渊三次，不过那时的军衔还是大佐。人家“比叻”号舰长西田正雄用与舰同沉的方式赢得了足够尊敬，苟且偷生的岩渊辗转回国后受尽白眼，精神状态极不稳定。在出任舞鹤镇守府人事部部长时，岩渊曾对前来视察的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放厥词。1944年11月17日，原以为仕途已经终结的岩渊意外接到命令，前往吕宋岛出任海军第三十一特别根据地部队司令官。岩渊这一出山不打紧，菲律宾人可算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与大部分海军官兵一样，炮术专家岩渊既没有接受过山地丛林战训练，也不打算到深山密林里去挨饿，他要在菲律宾首都做最后的殊死抵抗，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哪怕马尼拉在战火中完全毁掉也在所不惜。他手下除所属海军部队之外，还云集了大量机关和后勤人员。在莱特湾海战以及11月13日的马尼拉大空袭中，大量沉没舰船上的数千水兵爬上岸后成为岩渊的部下。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人包括“武藏”号的约1000人，“最上”号595人，“那智”号220人，“熊野”号490人，其他“木曾”号、“曙”号、“初春”号、“冲波”号、“秋霜”号合计715人。

在将从事弹药生产和船舶维修的6000名基地后勤人员疏散至马尼拉东部山区之后，岩渊将手下海军士兵统编为7个大队。他还怂恿陆军留在马尼拉维持秩序的野口胜三，率三个步兵大队4000名士兵一起留下来与美国人拼个鱼死网破。美军逼近马尼拉时，负责守城的日军士兵达到10个大队2万人之众，仅从人数看几乎相当于一个满编师团。大川此前已经命令岩渊接受振武集团的指挥，山下电令横山静雄，要他命令岩渊撤出马尼拉。岩渊对此根本不予理睬：“我海军陆战队打巷战水平全球第一，怎能轻易放弃城市，跑出去和美军打野战？！”

马尼拉曾经是日本陆海军重点防御的中心城市，城内部署有海军43门高炮和250挺高射机枪。陆军仓促撤出时留下的46门迫击炮和步兵炮都成为岩渊守城的利器。为了与美军决一死战，岩渊下令毁掉所有影响防御的建筑，日军工兵和炮兵把雄伟的马尼拉大教堂、邮电大楼、繁华的圣克鲁兹商业街甚至穷困的托恩多贫民区统统夷为平地，巴石河上的桥梁包括中国式木桥、西班牙式石桥、美国式水泥桥和钢桥被悉数炸毁。各路日军被部署在城内各处工事和地下室里，每个路口都设置了障碍，街道上到处埋上了地雷，战损舰船上的大炮也被拖到岸上作为固定炮台使用。一切预示着太平洋战场最大的一场城市攻坚战即将上演。

对马尼拉以南地区的防御，岩渊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此部署了超过5000名士兵。尼科尔斯机场和附近的甲米地海军基地是重点防御对象，因此部署了大量岸防炮、高射炮甚至驱逐舰127毫米炮和轻巡洋舰152毫米炮，火力强劲。正如肯尼当初所料，2月4日，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的前进步伐在距尼科尔斯机场仅5公里的伊穆斯戛然而止。由于缺少大口径火炮等攻坚武器，美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攻入机场，更无法向马尼拉挪动半步。一名美军上尉连长在此留下一句名言：“请转告海军哈尔西将军，不要到处去找日本佬舰队了，它们就埋在尼科尔斯机场上！”

到2月10日，第十一空降师率先进入马尼拉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他们到2月17日才勉强攻克麦金莱堡，至于完全控制包括甲米地基地在内的马尼拉东岸地区，已经是3月3日之后的事情了。

本次挫败使艾克尔伯格失去了他的第四颗星。一直到战后的1954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一项特别法案，批准一些退休多年的老中将晋升上将，艾克尔伯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之中。艾克尔伯格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克鲁格能晋升上将，而自己不能。他将这一切归罪于麦克阿瑟，并把他看成大骗子和自己的头号敌人。

艾克尔伯格功败垂成！但他的加入还是给第六集团军带来了莫大压力，克鲁格调属下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参加和第八集团军的“劳动竞赛”。第一骑兵师受命1月27日在林加延湾登陆后不做任何停留，直接沿五号公路向南进军；第三十七师将从克拉克机场一带出发，沿三号公路向马尼拉攻击前进。克鲁格在自己的两个师中同样开展了“劳动竞赛”，看他们谁能率先获得进入马尼拉的殊荣。这两个师都是正常从海上登陆，拥有大量汽车和坦克，行军速度比仅靠两条腿的第十一空降师快多了。

事实上，第三十七师已位于林加延和马尼拉之间，处于极其有利的竞争位置。急于夺取马尼拉的焦急心情使麦克阿瑟不顾风险，经常乘吉普车四处督战。就在第一骑兵师登陆当天，麦克阿瑟就急不可待地找到了师长马奇少将：“去马尼拉！我不管你怎么去，到那儿就行，而且要快。要尽量避免人员伤亡。你可以绕过日本佬，超越日本佬，但一定要到马尼拉去，救出圣托马斯集中营中的战俘，占领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和议会大厦。”

为赢得和第三十七步兵师的“劳动竞赛”，马奇抽调第五骑兵团和第八骑兵团各一个连，与第四十四坦克营共同组成了一支800人的特遣队，在第一旅旅长威廉·蔡斯准将的率领下向马尼拉疯狂穿插。特

遣队于2月1日零时出发，所有人员轻装简行，只携带四天干粮。为保持进军高速度，特遣队受命尽可能避免与日军纠缠，将遇到的敌人留给后续部队去收拾。蔡斯率部迅猛夺取沿途的多座桥梁，1辆试图炸桥的日军自爆卡车被美军火箭筒及时摧毁，爆炸留下的弹坑被工兵迅速填平。

一旦前方某座桥梁被炸毁，美军工兵就会以最快速度架起应急浮桥，步兵则寻找浅滩涉水而过。在空中战机的掩护和支援下，他们仅用两天时间就到达马尼拉东北方向的甲万那端，击溃当地少许日军上了五号公路，随后6小时内急行军121公里，终于在2月3日18时35分突入马尼拉市区，成为第一支进入菲律宾首都的美军部队。全部突击过程仅耗时66小时，蔡斯凭此出色战绩很快调任第三十八步兵师师长。

美军一部直取菲律宾总统府，守卫马拉卡南宫的总统卫队以敬礼欢迎美军的到来。麦克阿瑟原来使用的那辆凯迪拉克轿车也被夺回。美军败走巴丹之后，这辆豪华轿车被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司令部征用，至今车况良好。虽然被打上了五星上将标记，但麦克阿瑟今后几乎不用它了，以免引发那些令人心酸的回忆。

当天20时50分，美军第四十四坦克营一辆谢尔曼坦克撞开了圣托马斯大学的大门。这一时刻对《生活》杂志摄影记者卡尔·迈登斯意义非凡。早在战争之初，迈登斯就被日军俘虏，在这里关押8个月在一次战俘交换中被释放。“我记得，”迈登斯写道，“当我看到那个大门的时候，我有多么惊讶。那个曾经在我和自由世界之间矗立了那么长时间的大门，现在像一个画出来的幻影一样塌了下来。”

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那些喜出望外的获救者就一拥而上，疯狂拥抱冲进来的美军士兵，庆祝自己获得自由。“一个妇女挥舞着双臂，”迈登斯回忆说，“很多双手抓住我，把我举了起来！”他看到很多熟悉的人，包括海军造船厂退休工人李·罗杰和矿工约翰·托

德，他们被3年来的饥饿折磨得几乎没了人形，“他俩体重分别减轻了55磅和76磅”。在得到解救时，集中营中成年男性平均体重仅50.8公斤，女性45.3公斤，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平均体重下降了27%。只有孩子看上去还不算太凄惨，他们的父母将大人的微薄定量食品大部分让孩子吃了。

集中营日军指挥官林敏夫率领63名部下，挟持267名人质躲入大学教学楼负隅顽抗。蔡斯决定进行谈判：“我们的任务是解救平民和战俘，而不是让他们被日军杀死。”留着两撇漂亮小胡子的查尔斯·布雷迪中校受命进入教学楼和日军谈判，出任翻译的是被拘禁的加拿大传教士欧内斯特·斯坦利神父。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天，双方在4日晚达成协议：日军看守释放所有人质，可以携带步枪、手枪和军刀等轻武器离开，美军将为他们提供护送。

5日黎明，一支看上去非常独特的队伍穿过校园走出大学校门。走在最前面的是布雷迪、林和斯坦利神父三人。在他们身后，日军士兵每三人一排跟着行进。一队美军士兵列队一旁，手持冲锋枪或步枪时刻警惕，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当这支队伍来到离日军战线还差几个街区时，布雷迪释放了林和他的士兵。迈登斯对此记载说：“他们恐惧地散开队形，然后连滚带爬地跑掉了。”

倒霉的林不知道总统府已经被美军占领，直接率队跑到这里来投奔友军。刚刚占领马拉卡南宫不久的美军对双方之前达成的协议一无所知，迎接林的是密集的枪弹。几名日军被当场打死，余者一哄而散。

虽然此前有466人在关押期间出于各种原因死亡，但从圣托马斯大学集中营中解救出来的平民和战俘仍有3700人之多。回家时间尽管遥远，但所有男人、妇女和孩子都自动加入进来，齐声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

美军第三十七师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儿。虽然他们紧赶慢赶沿三号公路快速进军，但还是比第一骑兵师晚到了12小时，于4日凌晨抵达马尼拉。美军先锋部队马不停蹄直取比利比德监狱。日军曾想炸掉通往监狱的一座桥梁，但疾驰的美军车队还是先于敌人将之攻占。他们未开一枪一炮顺利占领比利比德监狱，解救出1275名盟军战俘和平民，其中800人是被日军称为“好斗巴丹杂种”的美国老兵。

4日晚，马奇报告麦克阿瑟，司令官是否愿意随第一骑兵师主力5日清晨进入马尼拉。这正是麦克阿瑟求之不得的事情，他迅速做出了热情洋溢的肯定答复。但他随马奇一起入城的打算被来自华盛顿的几份紧急电报耽搁了。直到6日上午，他的吉普车才赶上马奇的部队，此时他们距马尼拉还有16公里。工兵传回了令人沮丧的消息，日军炸毁了行军道路上的一座桥梁，重新搭建简易便桥至少需要12个小时。麦克阿瑟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位于路易西塔种植园的临时司令部。

6日，美军两个师向日军盘踞的据点发起猛攻，以50人阵亡、150人受伤为代价歼敌1500人，基本肃清了巴石河以北城区。战斗尚未完全展开，麦克阿瑟已经迫不及待地距前线几十公里的司令部发出了胜利公报：“我军正在迅速肃清马尼拉的残敌！”这次表演明显穿帮了，他的胜利公报与接下来的残酷战斗形成了强烈反差。

毕竟被解放的是一个盟国首都，罗斯福和丘吉尔纷纷向麦克阿瑟发来祝贺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说：“在解放马尼拉的时候，谨向您个人和您的指战员表示庆贺。这是在远东重建自由和庄严的历史性时刻。这次战斗行动和兵力调配之迅速，使我们无限地增加了对您成功的赞赏。”

7日，麦克阿瑟率司令部成员驱车进入阔别三年的马尼拉。他首先来到比利比德监狱。一名瘦骨嶙峋的战俘立正向他敬礼，他连站立都非常困难，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欢迎您来到比利比德，长

官，我是陆军军医沃伦·威尔逊少校，负责狱中战俘的医疗事务。”麦克阿瑟和这个半人半鬼的家伙握了握手，感觉他的手上没有一点儿肉：“我很高兴能回到这里。”

随后映入麦克阿瑟眼帘的是一幅连但丁都无法描绘的悲惨场景：数百名战俘抬头凝视着他，他们虚弱得除了从躺着的地方努力向他微笑之外，其他什么都做不了。麦克阿瑟走上前去，或和他们握手，或拍拍他们的肩膀。“您成功了。”一名战俘低声说。“我来晚了，但我终于回来了。”麦克阿瑟的话语里充满歉意，“我尽可能快地赶到这里来，将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医疗照顾，治愈后就送你们回国。”

麦克阿瑟驱车前往圣托马斯集中营，这里的情况比比利比德监狱稍微好一些。战俘用仅有的力气穿上外套，伏在他胸前哭泣，欢天喜地地用他们棍子一样的手臂拥抱他。“要做拯救生命的人，”麦克阿瑟告诉埃格伯格，“不要做夺去生命的人！”

但是他的“家”——马尼拉酒店和大部分市区位于巴石河以南，仍在日军掌控之中。为保护平民和建筑物，麦克阿瑟下令，不许使用重炮或出动飞机轰炸城区。7日15时15分，美军第三十七师第一四八团、第一二九团从马拉卡南宫东西两侧强渡巴石河。前者2月10日攻占帕科火车站，后者直到11日才肃清了河中心普罗维索岛上的日军，对马尼拉至关重要的发电站就位于这个小岛上。

美军坦克最初冲入马尼拉时并未遇到多少抵抗。数不清的菲律宾人拥上街头，流着眼泪向美军士兵诉说日军的暴行。但当美军越过巴石河后，数不清的日军士兵幽灵一般从各处钻了出来，从残存建筑物内、瓦砾堆后向来犯者开火，给美军带来巨大杀伤。肯尼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派轰炸机向日军盘踞的据点投放燃烧弹。麦克阿瑟不予批准，他认为飞机投弹不可能有那么准，特别是凝固汽油弹会把市内几百年的古建筑付之一炬。作为变通，他同意地面部队使用重炮。

集中在圣托马斯大学广场上密密麻麻的美军重炮获准开火，它们射出的无数炮弹逐渐将马尼拉变成一片瓦砾。“火焰超过1000英尺，喷冒出来的大片黑烟则高达2000英尺。”一位美军飞行员如此记述从飞机上看到的情景。一些曾经目睹伦敦、华沙、斯大林格勒等城市毁于战火的战地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炮火数小时内便将宽阔的一大片聚居区夷为平地。“马尼拉血流成河，危在旦夕！”一些记者在战地报道中这样写道。麦克阿瑟下令停发了所有这种报道，并勒令记者们不得使用过于血腥露骨的字眼。

无数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他们或死于双方轻武器的交叉火力，或倒在美军重炮轰击之下。“死人和更多的死人胡乱、分散地躺在大道两旁，”一名幸存者回忆说，“空气中弥漫着非常恶心的臭味，以至于人们将胃里仅有的那么点儿食物都吐了出来。”决心顽抗到底的日军士兵因为菲律宾人对美国人的忠诚而恼火，他们肆意屠杀、强奸和折磨平民。在马尼拉古老城堡因特拉穆罗斯，超过1000名菲律宾人被杀害，类似事件在很多地方频频发生。

12日，日军残部收缩到南滨海区码头一带，隐蔽在医院、政府大厦、陆海军俱乐部、马尼拉酒店和圣地亚哥堡要塞中，依靠事先储备的大量弹药、食物和水，做最后的困兽之斗。14日，美军炮轰菲律宾综合医院，殊不知有7000难民藏在其中。一直到17日，美军才发现里边有大量难民，停止炮击，同时帮助生还者撤离。18日，美军第一四八团占领到处都是尸体和残肢断臂的医院。

就在第三十七师发起渡河作战的同时，美军第一骑兵师开始向东大范围迂回，12日与北上的第十一空降师顺利会合，至此美军三个师——骑兵师、步兵师、空降师各一个——对马尼拉形成合围之势。16日，第一骑兵师在哈里森公园遭到日军拼死抵抗，直到18日才肃清这一区域，以40人阵亡、315人受伤为代价歼敌750人。

19日，第一骑兵师左翼沿海岸北进，21日突击马尼拉酒店。战斗尚在激烈进行，麦克阿瑟就迫不及待来到第一线。酒店豪华顶楼曾经是他的“家”，那里有他精美的家具、积攒大半生的收藏品和数千册藏书。这些东西当初撤退时都未来得及带走，现在不知道还在否？酒店窗户不时向外吐出火舌，他被暂时挡在附近一栋建筑旁边。此时他看到了令人心酸的一幕：“那座楼顶层的豪华公寓突然间火光冲天，是日本人放火烧的。我看到了，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仿佛看到我一生积攒的私人物品都被毁掉了。”

夜幕降临之前，美军完全占领马尼拉酒店。麦克阿瑟推开卫兵，冲进了仍在冒烟的大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顶楼除灰烬外一切荡然无存。很明显这里曾是日军指挥所，那名日军大佐被击毙在烧焦的门槛上。门口摆放的两个花瓶被打碎了，那是1905年我父亲出使东京时日本天皇送给他的。当年我们撤走时，琼特意把它们摆在门口好让日军看见，或许可以使他们手下留情。但事实证明这毫无用处。指挥肃清残敌任务的一名年轻中尉手中提着冒烟的枪，脸上挂着微笑对我高喊：‘干得好，长官！’但是对我来说，此刻一点儿都不美妙。我可爱的家遭到毁坏，正在品尝苦涩的果实。”

还好，麦克阿瑟部分私人物品后来陆续被找到了。美军登陆莱特岛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村田省藏先是躲进马尼拉酒店，然后搬进一处被称作“白房子”的原属德国人的别墅。虽然同属轴心国，但日本人杀掉了别墅的主人巴赫拉赫，占据了她的漂亮房子。村田的行李中，有一大木箱从马尼拉酒店搜刮来的物品，其中一些属于麦克阿瑟。那套纯银茶具是明治天皇1905年送给老阿瑟的，另一对银烛台是琼的传家之宝，还有其他一些价值不菲的财物。木箱上写着“药品——运往东京”字样，显然是为掩人耳目。村田逃跑前没来得及带走他的“药品”。后来巴赫拉赫夫人通知一位美军军官，让他取走了那些物品。美军士兵还从酒店废墟中挖出了麦克阿瑟那套《剑桥现代历

史丛书》和其他一些藏书。数年之后在东京，琼经人指点，在一个当时关押在监狱里等候审判的日军将军家中，找到了装有麦克阿瑟书签的数百册图书。遗憾的是，那个摔碎的花瓶肯定粘不起来了。

2月13日，山下再次命令振武集团司令官横山撤出仍然留在马尼拉的陆海军部队，西南方面舰队司令官大川也打破沉默，2月15日连续向岩渊发出三道命令，要求他按照陆军的命令迅速撤退。2月15日前后，岩渊与横山取得联系。“逃脱？”他报告说，“已经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能了。”岩渊同时说明，牢固的阵地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一旦离开阵地，他们就会更加虚弱，“给您添麻烦了，感激不尽”。

马尼拉绝大部分城区已被美军攻占。2月14日，在发布“随便放弃阵地的指挥官是无能之辈、陆军主力还不如临时拼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的公告之后，岩渊率2000人退守西侧王城区，誓死不降。同日，日军振武集团司令官横山出动以第三十一步兵联队为主的6个步兵大队，从马尼拉东北侧高地一线从美军侧后发起攻击，经一周激战成功接应城内3000名守军突围。

尽管已经逐渐丧失对部队的控制，但岩渊仍不断下令“死守”。他甚至纵容部下肆意屠杀居民和烧毁民房：“我们守不住马尼拉，美国人也休想得到它。”整个2月下旬，马尼拉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每逢战斗吃紧，日军就把恶气撒到平民身上，滥杀无辜和毁坏设施的现象随处可见。

美军集中140门大口径火炮，对主城区持续轰击了大半个星期。23日8时30分，美军第一二九团、第一四五团联合发起最后攻击。日军释放了手中的3000名平民，迫使美军暂停进攻。但到24日，美军仍然粉碎了守军的抵抗。26日，岩渊将幸存部下召集到司令部地下室里，取出御赐美酒与大家分享：“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了！不过我们就算死了，灵魂也会永远与美国人战斗！”岩渊下令各部分头突围，他本人

却留了下来。谁都不能确认岩渊是否自杀，但他再没有走出那座地下室。

群龙无首的日军残部依然据守议会大厦、农业部和财政部大楼负隅顽抗。美军起先准备用围困的方式饿死里边的日本人。但被俘日军士兵和那些设法逃出来的菲律宾人质报告说，守军有足够粮食弹药可以无限期坚守。美国只好改变策略，24日到26日，他们用155毫米榴弹炮在150米近距离狂轰三座大楼。26日，美军第一四八团和第五骑兵团分别向议会大厦和农业部大楼发起猛攻。双方围绕议会大厦逐屋争夺，以至于美军曾一度放弃占领房间，撤出等炮火再次轰炸后重新攻入。28日，面目全非的议会大厦终于被美军攻克。即使整座大楼已被炮火削掉只剩地面一层，但据守农业部大楼的日军仍在顽强抵抗。为歼灭据守地下室的日军残部，美军第五骑兵团索性放弃攻击，3月1日直接灌入汽油放火点燃。随着3月3日财政部大楼被美军攻克，持续长达一个月的马尼拉之战终于宣告结束。

2月27日上午11时，美军在马拉卡南宫举行特别仪式，宣布菲律宾立宪政府恢复。麦克阿瑟在参谋人员陪同下走进贵宾接待室，奥斯梅纳和他的内阁人员早已等在那里了。与周围的断垣残壁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场空前浩劫之后，这座西班牙人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竟然完好无损。

麦克阿瑟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说：“总统先生，自从我将军队及装备撤出这个美丽的城市以后，3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是充满苦难、斗争和牺牲的三年。当年这里门户敞开，没有设防。根据战争法，这里的教堂、纪念碑和文化中心都可以免遭破坏。然而，我们的敌人却置若罔闻，我们所保存的许多东西都被他们在绝望中蛮横地捣毁了。现在，这一片灰烬已经决定了肆无忌惮的敌人将遭到同样的下场。当时我们只是一支很小的力量，但我们努力战斗，阻拦敌人铺天盖地的大部队的前进。这种斗争没有白费！上帝确实在保佑我们。美

军在盟国的支持下严阵以待，扭转了战争局势。我的国家信守诺言，现在，总统先生，我代表美国政府庄严宣告，把宪法规定的全部权力交还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这样，你们的国家又可以自立于光荣的自由民族大家庭之中，有机会掌管自己的命运。你们的首都虽然被摧残得满目疮痍，却重新获得了它名副其实的地位——东方民主的堡垒！”

奥斯梅纳发表了简短讲话。他回顾了日军在菲律宾犯下的种种罪行，高度赞扬美军为菲律宾解放做出的牺牲，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对这场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艰苦的马尼拉攻防战中，美军阵亡1010人，受伤5565人，消灭日军16665人。超过10万名菲律宾平民在战火中丧生，其中约一半人死于战火，另一半人被日军杀害。既然岩渊已经自杀，麦克阿瑟将这笔糊涂账全都记在了山下奉文头上，后文详叙。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如此描述道：“马尼拉灾难是二战中最大的悲剧之一：70%的公共设施、75%的工厂、80%的居住区和全部商业区化为乌有，10万名市民遇难，许多妇女儿童成为日军施暴的对象——当时马尼拉市区大约只剩70万人。整个城市一片狼藉，只有4栋公共建筑幸运地保存下来。”

入城之后，艾克尔伯格对着一片废墟感慨地说，“除了一些日军认为不值得防御或者被我们军队突然进入的地方之外，马尼拉已不复存在”。卡洛斯·罗慕洛从尸体和废墟间走过，“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感觉自己像是一座死亡城市里的一个幽灵。马尼拉简直就是一座停尸房，这些都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看到他们被折磨的身体。他们的脑袋被削掉，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刺刀一次次刺穿他们的身体。这个女孩儿无言地向上看着我，她的胸部被刺刀划成了十字形，她曾经和我的儿子一起上学”。一周之后，罗慕洛找到了妻子和四个孩子，他们都幸运地活了下来。

美军进入马尼拉后，战区司令部参谋拟订出了胜利大游行计划。日军的顽强抵抗迫使这一计划一拖再拖。鉴于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城市几乎化为废墟瓦砾且死尸枕藉，麦克阿瑟最终取消了胜利游行。

马尼拉战斗尚在激烈进行，麦克阿瑟目光已经转向了巴丹和科雷希多。两地曾是美军3年前坚守的最后阵地，当年自己死守巴丹的痛苦回忆恍如昨日。从战术上讲，夺取两地可以一举切断日军建武集团的退路，就精神层面而言，只有夺回巴丹才能洗刷当年的耻辱，一解心头之恨。

美军情报部门的敌情判断再次出现严重失误。威洛比估计半岛有日军6000到8000人，实际上巴丹只有日军第十师团永吉实展第三十九联队的2750人。1月29日，美军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四师第三十四团在巴丹半岛西北方向的圣安东尼奥突然登陆，几乎未遭多少抵抗于次日占领奥隆加波军港，距离不远的圣马塞利诺机场早已被菲律宾游击队控制。美军在“之字山口”遭到永吉部队的顽强阻击，一连三天逡巡不前。美军第三十四团实施迂回，毫无效果。

2月6日，美军重炮运抵前线，次日进驻圣马塞利诺机场的P-47战斗机开始对“之字山口”日军阵地投下凝固汽油弹。因指挥拙劣，第三十八师师长亨利·琼斯少将被火线撤职，师长职务由之前表现出色的柴斯少将取代——柴斯随后在1945年3月晋升少将，当年8月1日回到老部队出任第一骑兵师师长，成为二战结束后第一位踏足东京的美军军官。2月8日，美军终于突破日军第一道防线。此举恰似推开了一扇门，美军之后的进攻势如破竹。2月13日，美军第一四九团和一五二团胜利会师，通往巴丹半岛的大门被打开了。

2月14日，美军第三十八师第一团沿巴丹半岛东路向南扫荡，前方阻击的400名日军被迅速击溃。同日，第一五一团在巴丹半岛最南端的

马里韦莱斯港登陆，向北攻击合围残余日军。藏匿在科雷希多岛的日军30艘“震洋”自杀艇全体出击，18艘因故障折返，剩余12艘仅有6艘突破美军火力网逼近美军船队，与3艘炮艇同归于尽。

前线战事尚在激烈进行，麦克阿瑟就于2月16日率参谋和十几名卫兵乘6辆吉普车深入巴丹半岛。“我已很久没有带侦察兵进入前线地带了，”他告诉埃格伯格，“这让你有点兴奋，是不是医生？”

途中他们遇到了2名侦察兵，询问日本人究竟在哪里。侦察兵回答说，敌人就在前方不远处的丛林里。麦克阿瑟命令大家准备好卡宾枪，然后将车队减到2辆继续行进。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河上桥梁已被炸毁。他们被空中一个美军P-38战斗机编队发现。美军飞行员请示上级是否可以俯冲扫射地面上出现的一支“敌军吉普车队”。幸运的是，他们被严令不得发起攻击，因为有确切消息称麦克阿瑟的吉普车进入了巴丹半岛。如果贸然攻击造成误杀，那可真成天大的笑话了。

在麦克阿瑟的亲自督战下，美军两个团2月18日顺利会师并快速推进到半岛西岸，21日攻占日军位于巴丹半岛的最后据点。重夺巴丹的战斗波澜不惊，美军以阵亡50人、受伤100人为代价歼灭超过200名日军，剩下1000多人逃入丛林。他们后来大多死于饥饿或菲律宾游击队的围剿。

巴丹战事已定，麦克阿瑟的目光立即转向了马里韦莱斯港对面那个蝌蚪形小岛科雷希多。为阻止美军顺利使用马尼拉港和甲米地基地，日军在马尼拉湾口科雷希多、卡巴罗、埃尔弗赖莱、卡拉宝这4个小岛上布下重兵，仅科雷希多就有板垣昂率领的5400名陆海军士兵，且粮弹充足。更要命的是，战前美国人曾在岛上修建了包括马林塔隧道在内的许多大型掩体和地面炮台，日军稍加修葺即可使用。美国人当年投降时在地下仓库留下大量弹药，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日军造成了地雷。

因为大部分日军藏匿在隧道或洞穴之中，威洛比再次错误判断岛上守军只有600到800人。1月以来，包括B-24在内的美军轰炸机已向小岛累计投下3128吨炸弹。威洛比认为，岛上日军肯定被炸死得差不多了。既然岛上仅剩这么点人，参谋长萨瑟兰提出：“为什么不出动伞兵部队，配合陆军同时发起进攻呢？”肯尼对此心存疑虑，他不太相信威洛比的判断，建议麦克阿瑟不要采用这种危险的做法。出乎所有人预料，麦克阿瑟这次竟然采纳了萨瑟兰的建议。

科雷希多弹丸之地，缺少合适的空降场所，只有岛东端有一块相对平坦的地面，另一处是托普锡德阅兵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克鲁格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直接在高尔夫球场实施空降，日本人肯定想不到那里会有伞兵从天而降。乔治·琼斯上校第五〇三伞兵团受命执行夺岛任务，之前他们已经在纳扎布机场和农福尔岛成功进行过两次空降。琼斯的作战计划是：第三营在炮火掩护下空降夺取头部高地，其余两个营分别在当天下午和次日伞降。为配合伞兵作战，第二十四师第三十四团第三营将从岛中部南侧的“黑滩”登陆，与伞兵合力肃清岛上日军。理论上讲，用四个营剿灭岛上“几百日军”显然绰绰有余。

2月16日清晨7时15分，美军3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对弹丸小岛进行了40分钟炮火准备，随后70多架美军B-24、A-20、B-25飞临小岛上空投弹和低空扫射。岛上瞬间烟雾弥漫，日军通信中断，士兵纷纷钻入坑道或洞穴躲避。8时33分，51架C-47运输机运载约翰·埃里克森中校伞兵第三营飞抵岛屿上空实施伞降。由于伞降地点高尔夫球场极为狭小，为保证跳伞的准确性，美军改变了以往伞兵从飞机中一次跳出的做法。运输机编队在着陆场上空往返3次，每次有6~8名士兵在8秒钟内从舱门跳出。岛上日军大部分高炮被之前的舰炮打击和轰炸摧毁。虽然运输机无一损失，但仍有少数伞兵飘离狭小的着陆场，落在树干或废墟上摔伤或摔死，部分落水者被鱼雷艇救

起。琼斯上校率5名士兵从122米高度跳伞，同样跑偏。一组倒霉的8名伞兵正好落在日军据守的山洞跟前，瞬间被射过来的密集枪弹全部打死。

美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日军预料。感到意外的还有美军士兵，他们发现对面的敌人根本不是几百人的小股部队，而是躲在坚固隧道和岩洞里的5000多名死士。迅速集结起来的750名伞兵猛烈攻击周围日军阵地，在日军做出反应之前控制了至关重要的头部高地。幸运的是，战斗刚刚打响，日军最高指挥官板垣就被手榴弹炸死，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10时28分，美军第三十四团第三营乘25艘登陆舰在岛中部“黑滩”登陆，顺利登上马林塔山顶。12时40分，第二批美军C-47投下了凯斯基中校的伞兵第二营，他们与第三营会合后于傍晚时分控制了整个头部高地。当晚，战战兢兢的美军打退了日军的数次夜袭。

17日清晨，美军坦克登岛，开始向马林塔隧道口猛烈开火，超过2000名日军士兵被封锁在隧道里。8时32分，罗伯特·伍兹中校率伞兵第一营乘44架C-47飞抵小岛上空，被日军高炮击伤16架。美军索性取消空降，直接用登陆艇将伞兵送上滩头。接到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请求，“克莱斯顿”号驱逐舰驶抵近海，以127毫米主炮对岛上岩洞和隧道口进行直瞄炮击。

美军步兵和伞兵东西对进，迅速打通头部高地与马林塔山之间的通道。当晚，日军的夜袭再次被美军击退。18日凌晨3时，日军在反攻美军占领的惠勒炮台时引爆了地下弹药库，双方许多士兵在爆炸中阵亡。天亮之后，美军在岛上清点出日军尸体800多具，远远超过了威洛比之前的预计数字。

19日清晨6时，500名日军发起了万岁冲锋。列兵麦卡特打光了三支枪中的所有子弹，击毙日军37人，他被授予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美军以33人阵亡、36人受伤为代价全歼来袭之敌。随着美军的步步进逼，日军控制区域越来越小。21日23时30分，日军在马林塔隧道中的一次爆破操作失误，炸死了几名美军和数百名日军。冲出隧道的几百名日军全被打死在洞口附近。24日，隧道中残存日军以自爆方式集体自杀。

25日凌晨，最后600名日军发动了万岁冲锋，在美军炮火和机枪扫射下遗尸450具。26日11时，1辆谢尔曼坦克向岛尾部一处洞穴开炮。不知是炮弹诱爆还是日军自行引爆，随后发生的剧烈爆炸竟然将坦克炸出15米远，56名美军和超过200名日军尸骨无存。至此岛上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

战斗进行期间，试图游水前往巴丹的200名日军被美军驱逐舰和鱼雷艇击毙在水中。27日，琼斯上校宣布美军重新夺回科雷希多，击毙日军4700人，俘虏20人，超过500名日军渡海游上吕宋岛继续与美军周旋。美军付出的代价是223人阵亡、1107人受伤。3月27日到4月16日，美军第三十八师第一五一团相继拿下了湾口其余三个小岛。

3月2日上午，麦克阿瑟从海军调来4艘鱼雷艇，特意邀请当初和他一同逃离的人员沿当年航线重返科雷希多。他伤感地告诉身边众人：“诸位，回来的路程竟然如此漫长。”麦克阿瑟刚一登岛，琼斯就迎上前敬礼报告：“长官，我现在把科雷希多要塞交还给您！”

麦克阿瑟对琼斯在收复岛屿中的出色表现表示祝贺，并授予他优异服役十字勋章：“上校，我看见那根老旗杆还竖在那里，让你的士兵把国旗挂上去，绝对不能再让任何敌人把它降下来。”当星条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时，麦克阿瑟立正肃立，举起颤抖的右手敬礼。

虽然连续丢掉了克拉克机场群、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三处要地，但日军建武集团实力尚存，对美军侧后构成了致命威胁。美军必须尽快歼灭塚田部队，才能集中兵力对付北方山下亲自领军的尚武集

团。2月2日，美军第四十师、第三十七师开始向克拉克机场西北方向山区中的建武集团主防线发起进攻。山区复杂的地形导致美军的火力优势无法充分发挥，步兵的地面进攻举步维艰。不过日军时常发起“万岁冲锋”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战至2月20日，日军主防线在美军正面进攻和两翼包抄下全线动摇。

2月28日，美军第四十师继续发起进攻。3月2日，接替他们出战的第四十三师开始攻击海军部队防守的第三道防线，占领了日军五个主要防区中的四个。最后出场的是第三十八步兵师，日军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4月6日，濒临绝境的塚田——他已于3月晋升中将——下令放弃正面抵抗，残余各部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5月3日，接替第三十八师出战的第六师开始清剿建武集团残部。除面对美军的进攻和菲律宾游击队的袭扰之外，日军还要应对疾病和无休止的饥饿。战争结束时，曾有3万人马的建武集团只剩陆军1200人和海军2400人，在塚田带领下走出丛林向美军投降。

实力最弱的建武集团遁入山林已不足为虑。为集中兵力进攻山下的尚武集团，消除来自侧后的威胁，美军还必须消灭固守马尼拉以东山地的振武集团，何况该部还牢牢控制着马尼拉的水源。3月1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将振武集团改编为第四十一军，军司令官横山静雄中将手中有兵员8万人，其中作为主力的3万人作战部队来自第八师团和第一〇五师团。横山确定的作战方针是：“竭尽奇正攻防之手段，摧毁敌军战斗力，不得已时确保长期抗战所需重要地区，策应方面军主力作战。”他将手下兵力统编为三支部队。

河岛兵团：以第三十一步兵联队为基干共9000人，由第一〇五师团第八十二旅团旅团长河岛修指挥，据守伊波一带。

小林兵团：小林隆指挥的马尼拉防卫部队约12000人，据守伊波以南15公里的瓦瓦。

野口兵团：由第一〇五师团第八十一旅团旅团长野口进指挥的约9000名士兵，据守马尼拉以东20公里的安奇波罗。

鉴于振武集团控制着马尼拉的水源地，早在首都之战尚在激烈进行中的2月20日，格里斯伍德已经命令第六步兵师、第一骑兵师第二骑兵旅联合发起对振武集团的攻势。当日，美军左翼第七骑兵团强渡马利基纳河，沿二十一号公路一路前出至距东海岸仅6.4公里的泰泰，22日进至西埃拉马德勒山脚。右翼第八骑兵团渡河后几乎未遇抵抗占领塔基塔。23日，第二骑兵旅开始向安奇波罗一线发起猛攻，在日军野口兵团的顽强阻击下进展不大。虽然击毙敌军超过500人，但美军也付出60人阵亡、315人受伤的惨重代价。师长马奇少将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第二旅旅长休·霍夫曼准将火线代理师长职务。第六步兵师的两个团22日渡河后攻击顺利，随着日军阻击不断增强，美军推进步伐逐渐放慢。到3月4日，第六师以85人阵亡、255人受伤为代价歼敌1100人。

看到强攻效果不大，格里斯伍德变更策略，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同时选择日军野口兵团和小林兵团中间地带为突破口。第二骑兵旅和第六师在之前的攻击中疲态尽露，3月7日，格里斯伍德向前线投入第四十三师第一〇三团和第一骑兵旅，3月8日重启攻势。日军两个兵团被迫后退约1公里。

3月12日，横山放弃之前效果不错的严防死守战术，出动7个步兵大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楔入日军阵地的美军发起反击。因缺乏空中力量和重武器支持，仅靠步枪、机枪和小口径火炮的日军并未取得多大战果。美军第六师师长埃德温·帕特里克少将在战斗中重伤不治死亡，第一团团长里斯上校中弹直接阵亡。两人的职务分别被师炮兵指挥官赫迪斯准将和第一团一营营长科宾中校临时接替。

反击失败的横山不得不收缩兵力，龟缩到地形更加险峻的普洛山一带据守。这里森林茂密，道路崎岖，美军重型火炮和坦克部队行动不便，进攻因此停顿下来。3月14日，得到第四十三师主力增援的美军发起第三轮攻势。21日，第四十三师第一〇三团攻克塔诺安山，次日强渡博苏博苏河，26日占领野口部队的核心阵地，日军左翼防线支离破碎。肃清河西地区之后，美军第六师向北转向猛攻瓦瓦水坝。日军阻击使美军进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4月21日，美军投入生力军第三十七师第一四五团，从帕卡瓦干山对东面的瓦瓦水坝展开正面进攻，他们可以得到强大炮火的直接支援。5月4日，美军第三十八师对瓦瓦水坝展开猛攻，终于在5月9日攻克可以俯瞰大坝的比尼卡延山。横山纠集九个步兵大队发起反击，他们利用暗夜掩护潜入美军阵地展开白刃格斗，美军及时投入坦克部队，终于将日军反击击溃。5月21日，经过3个月苦战的美军成功攻占伊波水坝，保证了马尼拉的用水安全。

虽然几支主力部队被相继击溃，但横山第四十一军仍有26000名残兵败将游荡山中。他们完全失去食物来源，陷入人吃人的悲惨境地。6月的扫荡战中，继续向吕宋岛东岸推进的美军以110人阵亡、370人受伤为代价，消灭7540名日军，俘虏1105人。之后菲律宾游击队接管了最后扫荡任务。

守卫吕宋岛东南部狭长区域的是日军富士部队的13000人，其中仅3000名作战部队。2月24日，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第一八八团一营在菲律宾游击队配合下，以一个连伞降、两个连乘登陆艇强渡塔阿尔湖的方式突袭洛斯巴诺斯集中营，以4人阵亡、6人受伤为代价消灭日军看守70人，救出2147名盟国平民和战俘——本次突袭行动可以与甲万那端大营救媲美。3月23日，美军两个师沿塔阿尔湖东西两侧攻击前进，27日攻克利帕市。

在吕宋岛最南端，从2月19日到4月3日，艾克尔伯格第八集团军对圣伯纳迪诺海峡周围小岛展开一系列登陆作战，陆续肃清岛屿上的小

股日军。4月1日，美军第一五八独立步兵团在比科尔半岛东海岸黎牙实比港登陆，向南直趋半岛南端，肃清沿途日军控制了圣贝纳迪诺海峡。此后美军海运即可由此直接进入菲律宾内海，不必再绕道苏里高海峡了。

5月2日，南下美军第一骑兵师和北上的第一五八团顺利会合，与菲律宾游击队一起扫荡了吕宋岛东南部分。至此马尼拉周围的日军被全部扫清，美军完全占领了吕宋岛南半部分。

一个都不能少

吕宋岛激战正酣，莱特岛日军残部的肃清作战尚未完成，一向“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麦克阿瑟已经开始打菲律宾南部诸岛的主意了。在连续拿下克拉克机场、马尼拉、巴丹和科雷希多等地之后，美国第八集团军下一步作战方向值得商榷。从战略上讲，艾克尔伯格挥戈北上，与克鲁格合力进攻盘踞在吕宋北部的尚武集团是最佳选择。菲律宾南部诸岛日军各部早已被分割孤立，完全可以像对待特鲁克、拉包尔、新几内亚等处的日军那样任其自生自灭，这正是“蛙跳作战”之精髓所在。但对麦克阿瑟个人来讲，如果放过菲律宾南部诸岛不攻，就相当于一半菲律宾人仍处于日军控制之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只要有一处岛屿仍在日本人手中，菲律宾就称不上完全“解放”。麦克阿瑟经常告诉身边人员，任何小的失误都会违背自己对菲律宾人许下的诺言，“忽略那些岛屿，将他们的平民和任何美军战俘留给那些失败的残忍的日本人都是极度危险的”，必须把日军占据的地盘全部夺回来，“一个都不能少”。

负责菲律宾南部地区防御的是铃木宗作的第三十五军。该地区大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群岛西南侧的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和棉兰老岛西部的三宝颜半岛；第二部分是中部的米沙鄢群岛，包括班乃、内格罗斯、宿务、保和岛等；第三部分是地域广阔的棉兰老岛东部。上述诸岛有102000名日本人，包括53000名陆军、19400名陆军航空人员、15000名海军和14800名平民。人数看上去真不算少，但其中仅30000人属于经过训练的战斗部队。分散各岛的日军部队几乎没有海空兵力，只能各自为战，完全无法阻挡美军的登陆。从随后的战斗进程来看，美军在夺取南部诸岛时完全没了之前的矜持，他们往往直接选择在岛屿中心城市附近登陆，然后向外扩大战果。日军采取的防御模式大都是先固守中心城市，稍为抵抗后退守周边，利用地形骚扰美军以示存在，最后不得已时，遁入深山老林展开游击战。

最初华盛顿并不同意动用大部队去进攻这些价值不大的岛屿。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仅凭菲律宾人就能够完成上述任务，这一地区的最终解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战略上讲，只要美军占领吕宋，就完全可以达成切断南方资源区与日本本土海上交通线的最终目标。但麦克阿瑟时刻不忘他对菲律宾人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亲手“拯救”全部岛屿。华盛顿最终也只好迁就这位受命在外的陆军五星上将了。

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第八集团军制订了解放南方诸岛的“胜利者计划”。艾克尔伯格决定从西南方向发起攻击，先拿下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和三宝颜半岛，之后夺取米沙鄢，最后攻占棉兰老岛东部。艾克尔伯格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和三宝颜半岛战略位置相对重要，距英属婆罗洲、苏门答腊岛等石油产区最近。如果夺取上述岛屿并建立航空基地，就能彻底掐断南方资源区通往日本本土的海上生命线。麦克阿瑟对南方作战给予了充分重视，特意从克鲁格手中抽调3个师充实第八集团军。此外，艾克尔伯格还可以得到活跃在这些岛屿上的数万名游击队员的支持。

1945年2月28日，哈罗德·汉尼准将率美军第四十一师第一八六团及配属部队共8000人，在巴拉望岛中心城市普林塞萨港（又称公主港）附近卡尼加兰海滩登陆。那里刚好可以看到当初美军战俘修建的机场。驻岛日军只有两个步兵中队和少量航空部队地勤人员1750人，稍为抵抗后逃入港口以北16公里的山区。3月3日到8日，美军连续攻占数座日军占据的高地后不再追击，任由日军残部自生自灭。

美军登岛后，巴拉望大屠杀第十一名幸存者终于重获自由。在过去的47天里，波普·丹尼尔斯一直受到当地游击队的悉心照料。丹尼尔斯很快被送到普林塞萨港，3月6日被转往民都洛岛。他由二等兵连升两级为下士，5月14日踏上了回国的航程。3月15日到23日，美军对

战俘营展开搜查，在营区挖出79名战俘遗体，在另外一处洞穴发现26具尸骸，每具尸体头骨上都有弹孔或被钝器击打过的痕迹。

3月9日到4月21日，美军陆续拿下巴拉望岛周边岛屿。普林塞萨港以北280公里卡拉绵群岛的科伦岛曾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要锚地，前文多次提到过，美军出动一部兵力于4月9日加以占领。4月21日，美军第九十三师第三六八团接管巴拉望岛防务。巴拉望作战，美军以10人阵亡、45人受伤为代价消灭日军890人，俘虏20人。

棉兰老岛是菲律宾第二大岛，其西侧三宝颜半岛通过一条宽14公里的地峡与主岛相连。岛上几乎没有道路，通行困难，三宝颜半岛相当于孤立于主岛之外。驻守该地区的日军主力是北条藤吉独立混成第五十四旅团，下辖第三六〇、第三六一、第三六二等3个步兵大队，此外还有海上机动第二旅团、海军第三十三警备队各一部，总兵力5200人。

3月7日，美军第十三航空大队和海军舰艇开始了持续3天的炮击轰炸。10日，第四十一步兵师第一六二团、第一六三团在三宝颜市以西5公里处蜂拥上岸。日军稍为抵抗后撤出市区，依托西北山区构筑防线负隅顽抗。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20日日军防线土崩瓦解，残部4月1日化整为零逃入丛林，在游击队和美军的围追堵截下惶惶不可终日。其间3月15日，美军出动一部兵力占领三宝颜以南的巴西兰岛。北条藤吉5月26日战死于半岛西北山区。到战争结束时，仍有千余名日军走出丛林向美军投降。第四十一步兵师夺取三宝颜半岛的代价是220人死亡、665人受伤。

占领三宝颜半岛之后，美军兵锋立即指向苏禄群岛。该地日军主力为独立混成第五十五旅团的两个大队，另有陆军航空兵、通信人员和宪兵1000人，海军第三十三警备队700人，总计兵力6000人，主力驻扎在和乐岛。4月2日，美军第一六三团一个营登陆桑阿桑阿岛，该岛

与塔威-塔威岛之间有珊瑚堤道相连。4月6日，美军越过堤道占领塔威-塔威岛。桑阿桑阿岛曾是日本联合舰队主要油料储存地，塔威-塔威是海军主要锚地之一，当初参加马里亚纳海战的小泽舰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驻两岛少许日本海军部队被悉数歼灭。

4月9日，美军第一六三团在3艘驱逐舰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支援下登陆和乐岛中心和乐镇。日军两个中队在滩头的抵抗被迅速击溃。次日，美军顺利占领和乐镇和附近机场。撤出城区的日军盘踞在镇东南7公里的达霍山顽强抵抗，美军在菲律宾游击队协助下于17日发动总攻，激战10余日歼敌逾3000人。日军残部遁入图玛唐加斯山区苟延残喘。6月，美军第九十三步兵师第三六八团前来接防，与当地游击队继续开展围剿行动，日本投降时仅收容日军残兵135人。岛上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第五十五旅团旅团长铃木铁三、第三十三警备队司令官池田敬之助分别战死于1945年8月1日和14日。

就在第四十一师横扫西南诸岛的同时，美军第四十步兵师已经向米沙鄢群岛的班乃岛和内格罗斯岛发起进攻。3月18日，在轻巡洋舰“克利夫兰”号和3艘驱逐舰的火力支援下，第一八五团在班乃岛首府伊洛伊洛以西19公里处登陆。迎接他们的不是日军枪弹，而是马卡里奥·佩拉尔塔上校的游击队。在游击队协助下，美军迅速拿下伊洛伊洛和圣塔芭芭拉两处机场。3月20日下午，美军坦克驶入伊洛伊洛城，以第一七〇独立步兵大队为主的2750名日军逃入内陆，随后岛上作战大都由游击队承担，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未发生大规模交战，最终竟然有1560名日军侥幸活到战后。3月20日，美军轻松占领无人防御的吉马拉斯岛，这里也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一处重要锚地。

3月29日，美军第四十师第一八五团越过吉马拉斯海峡，在内格罗斯岛北部普卢潘丹登陆。岛上日军是以第一〇二师团第七十七旅团为主力的14800人。30日美军攻占巴科罗德，之后一路北上占领塔利塞市，4月2日完全控制了吉马拉斯海峡。退入山区的日军利用岛北复杂

地形和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美军肃清残敌的作战一度进展缓慢。一直到6月2日，日军有组织的抵抗才宣告结束，日本投降时幸存者仅1200人。美军夺取两岛付出的代价是390人阵亡、1025人受伤。

前文提到，3月26日美军第二十三步兵师登陆宿务岛的作战直接导致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外逃毙命海上。岛上日军有组织的抵抗一直到6月才结束。其间4月11日，美军第一六四团出动一个营轻松登陆并占领大部分地区已被游击队控制的保和岛。两岛作战美军共阵亡417人、受伤1700人，歼灭日军5700人。

最难啃的骨头当数日军重兵把守的棉兰老岛东部地区，这里的中心城市达沃是日军海空力量核心基地和中转站。据守此处的日军有两角业作第三十师团、原田次郎第一〇〇师团、土井直治海军第三十二特别根据地部队等部，共43000名士兵和12850名平民。铃木战死之后，侥幸逃生来到达沃的第三十五军参谋长友近晴美从4月起开始统一指挥上述部队。

4月17日，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主力在哥打巴托市以北15公里的帕朗、第二十一团在马拉邦登陆，当面日军第一〇〇师团第一六六独立大队1500名官兵未做抵抗退入山区作鸟兽散。4月22日，美军占领一号公路与赛瑞公路连接点卡巴坎，切断了北方第三十师团和驻达沃市第一〇〇师团的联系。美军之后兵分两路，第三十一师向北攻击第三十师团，第二十四师继续东进攻打达沃。

4月27日，快速东进的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三十四团攻克位于达沃湾的迪戈斯，然后向北挺进，直逼达沃。此前日军在达沃周围的防御火力几乎全部面朝大海，无法抵御来自内陆的攻击，只好无奈放弃市区。5月3日，美军第二十四师第十九团冲入已成一片废墟的达沃城。

日军第一〇〇师团依据达沃西部的阿波山高地顽强抵抗。美军并不急于发起进攻，只是利用炮火和飞机轰炸消耗敌军。双方在阿波山

交战月余，日军损失4500人，美军亡250人、伤1615人。日军有组织的抵抗于6月10日宣告结束，残部及15000名日侨撤入阿波山北部的二线阵地。一位美军士兵如此描述达沃战斗的艰辛：“此战是进攻菲律宾南部10座岛屿中最艰苦、最激烈和消耗最大的一战。一方面日军修筑的防御工事异常坚固，另一方面是岛上蕉麻田密不透风，视线不超过10英尺，很多人因高温在里边倒下。”

与此同时，美军第三十一师从卡巴坎出发沿赛瑞公路北上，向岛北的马卡哈拉湾快速出击。日军第三十师团出动第七十四联队两个大队和工兵第三十联队南下迎击，双方在卡巴坎以北迎头相遇，经一周激战后日军溃退。5月3日美军进抵基巴韦，继续沿赛瑞公路向北推进，5月6日抵达马拉马格，第一二四团经一周激战占领该城。

5月10日，美军增派第四十步兵师第一〇八团在马卡哈拉湾卡加延一带登陆，与北上美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23日，两部美军顺利会合并完全控制赛瑞公路，日军余部逃入马来巴来以东山谷。相比第一〇〇师团的顽强抵抗，日军第三十师团的表现可谓拙劣至极，主力部队未经战斗就掉头逃跑，遁入丛林。

7月12日，美军第二十四师一个营在棉兰老岛最南端的萨拉加尼湾登陆，轻松占领桑托斯将军城。美军对日军残部的扫荡一直持续到8月11日，此时距战争结束只剩下4天。巧合的是，麦克阿瑟最初拟订的反攻计划将萨兰加尼湾作为第一个登陆点，现在却成为美军在菲律宾夺取的最后一个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登陆作战。

美军在菲律宾南部诸岛的作战至此进入尾声，大部分扫荡工作交给菲律宾游击队了。艾克尔伯格高调宣称，第八集团军在米沙鄢群岛和菲律宾南部共实施了52次登陆作战。“从来没有哪支部队像他们一样，”艾克尔伯格在回忆录《荆棘之路向东京》中写道，“在战斗最

激烈的42天里，这些部队进行了14次主要登陆和24次较小登陆，达到了每一天半就登陆一次的平均值。在频繁行动的间歇阶段，我指挥的一些特遣部队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战役。大部分时间里，距离数百英里远的单个特遣部队在同时进行各自的战役。”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这一阶段的作战指挥“非常满意”，但是后者并不领情，因为克鲁格已晋升上将，而自己依然是陆军中将。

从军事角度看，美军针对南方岛屿的作战不过是一次大规模扫荡，他们是在与脆弱得几乎连局部反攻都发动不了的敌人作战。事实上，自尼米兹中太平洋部队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相继登陆之后，南方地区的所有作战都已不具有任何战略意义。对这些味同嚼蜡的“鸡肋”行动，老酒甚至都懒得提起。

看到美国人在前方大打出手，风头出尽，澳大利亚人显得有些不高兴了。托马斯·布莱梅中将指出，澳军不能只在后方布干维尔岛、韦瓦克等地干一些清剿日军残部的无聊活儿，必须参加前线的战斗。要知道在战争初期，澳大利亚人可是反攻巴布亚半岛作战中不折不扣的第一主力。1945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威胁麦克阿瑟，如果不让澳军参加前方的“解放战争”，就将他们遣散以缓解国内紧张的人力状况。他和布莱梅一致认为，澳大利亚人必须在战争后期有进一步表现，以免在即将到来的胜利时刻被忽略或边缘化。

麦克阿瑟想让澳大利亚人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对此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认同。既然日本本土通往南方资源区的交通线已被切断，那些重要石油产地如苏门答腊、英属婆罗洲就失去了战略意义，这些地方迟早会落入盟军之手，不必再浪费宝贵的兵员和物资去攻占他们。但麦克阿瑟认为，自己对澳大利亚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这麦克阿瑟真是个好负责任的人——当初如果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绝不可能在1942年下半年发起反攻。如果澳军想打仗的话，美国人不应

该加以阻拦。此外，荷属东印度属于西南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觉得至少应该从日军手中夺回一个重镇，在胜利后把它交还给荷兰人。

出乎所有人预料，麦克阿瑟的无聊想法竟然得到了他一生的死对头——金上将的大力支持。在老酒印象中，这好像是整个战争过程中金第一次赞成麦克阿瑟的观点。金支持并非因为他眼里的麦克阿瑟忽然变英俊了，而是另有难言之隐。早在1944年8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就力排众议，同意丘吉尔派英国太平洋舰队投入远东作战，一向对英国人极不感冒的金反对无效。作为变通，他打算把英国人派往某个次要方向作为抵制。出于这一原因，金全力支持澳大利亚人发起对英属婆罗洲的作战。人家澳大利亚人可是帮你们收复失地，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不去帮忙说不过去吧？另外，金还打算将文莱作为未来英国太平洋舰队在远东的主要基地。这样英国人就无须占用美军的资源，他们的舰队会被理所当然地用于远离日本本土的东南亚次要战场。

澳军攻打英属婆罗洲的作战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占领岛东部北端的打拉根岛，修建简易机场。第二阶段，夺取文莱港和附近油田。值得一提的是，未来这个港口的服务对象英国皇家海军从头到尾都反对这一计划。因为文莱港至少要到1945年末才能扩建成大型军港，大大晚于夺回新加坡——那里有条件更完善的樟宜海军基地——的时间，这一行动毫无现实意义。第三阶段是在巴厘巴板登陆，占领附近的油田和炼油厂。

布莱梅赞成进攻文莱，但坚决反对攻击巴厘巴板。他指出这一行动缺乏战略依据：巴厘巴板的主要意义在于用作进攻爪哇岛的跳板，但盟军完全没有夺取爪哇岛的意图，它除了人口众多更不具有战略意义。对布莱梅的抗议，麦克阿瑟根本懒得搭理，他现在要集中精力对付北吕宋的山下奉文。

受命攻打婆罗洲的是莱斯利·莫斯黑德中将的澳大利亚第一军，为地面部队提供海空支援的是美军第七舰队、澳大利亚第一航空队和美国陆军第十三航空队。巴西兰岛、塔威-塔威岛、和乐岛、巴拉望岛等地机场将在即将打响的作战中派上用场。

英属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面积仅次于格陵兰岛和新几内亚岛，岛上日军实力不容小觑。马场正郎的第三十七军是日本陆军中唯一没有师团级作战单位的军，下辖第五十六、第七十一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五联队，此外还有镰田道章的海军第二十二特别根据地部队，总兵力约31000人。由于盟军从4月开始逐步加大对婆罗洲的空袭力度，判断即将遭到攻击的马场开始调整防御部署，将岛东北部的守军撤往西部，并在撤退前破坏油田和炼油设施。

在婆罗洲东北部港口山打根，关押着2700名盟军战俘，他们大多是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被俘的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战俘的任务是为日军修建机场，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经常遭到日军看守的虐待和殴打。1943年8月，战俘中的高级军官被转移到古晋巴都林当战俘营，留在山打根的战俘生活条件更加恶化，口粮供给进一步削减，即使伤病者也必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到1945年1月，山打根战俘营中只剩下1900名幸存者。随着盟军不断加强对山打根机场的空袭力度，战俘营负责人星岛预感盟军的登陆即将来临，于是下令将战俘转移到山打根以西260公里的拉瑙。星岛宣称，这项命令来自第三十七军司令官马场。

第一次转移行军发生在1945年1月至3月，只携带4天干粮的470名战俘需要走完长达9天的行程。糟糕的路况、茂密的热带丛林、食物的匮乏让本来身体状态极差的战俘更加虚弱。日军不仅对行军途中的逃跑者直接射杀，甚至对生病或走不动的战俘也采取同样的手段，超过半数战俘死在途中。到达拉瑙之后，幸存者被命令修建临时营地。到6月26日，仅有5名澳大利亚人和1名英国人活了下来。

1945年5月26日，536名战俘开始第二次行军。1个月后，仅183名战俘活着到达拉瑙，与第一次行军中仅存的6名同伴会合。250名战俘仍留在山打根，他们中的75人受命进行第三次行军。截至日本投降前，留在山打根的战俘全部死于疾病、饥饿或射杀。1945年7月，日军将拉瑙活着的38名战俘全部杀死。骇人听闻的“山打根死亡行军”成为日军在远东犯下的又一战争罪行。

6名澳大利亚战俘侥幸逃生。在第二次行军中，欧文·坎贝尔、庞巴迪·布雷思韦特成功逃入丛林，在当地人帮助下找到盟军部队，最终获救。7月，纳尔逊·肖特、威廉·施提茨维奇、基思·波特里尔、兰斯·莫克塞姆同样在当地人帮助下逃跑。他们中有4人后来在远东军事法庭和拉包尔军事法庭庭审时出庭作证。

澳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婆罗洲东北部打拉根岛。发起登陆前数日，盟军出动舰艇清理航道。除出动战机轰炸预定登陆滩头外，4月28日、29日，2艘盟军巡洋舰抵前实施近距离舰炮打击。4月30日，澳军一部占领了打拉根和婆罗洲之间无人防御的萨道岛，在岛上部署炮兵阵地，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炮火支援。

5月1日清晨，福雷斯特·罗亚尔少将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第一大队将澳军第九师第二十六旅及两个工兵营共12000名兵员输送至打拉根外海。8时，旅长怀特海德准将率澳军在岛西南海岸登陆。岛上守军有日本陆军第四四五独立步兵大队860人和海军第二守备部队900人，加上其他辅助部队共2300人，指挥官为大队长常井忠雄陆军少佐。登陆日当天，澳军以11人阵亡、35人受伤为代价牢牢控制滩头。日军大部分工事、碉堡早已在盟军轰炸和炮击下化为灰烬。2日，澳军进攻打拉根镇和北边机场。尽管日军顽强抵抗，但澳军还是在压倒性火力的支援下5月5日占领两处目标，日军损兵400人左右。

常井率残部退守岛中部山区，他们甚至使用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来对抗进攻者。盟军一直有舰炮和飞机支援，战事进行得不慌不忙。到6月19日，日军有组织抵抗宣告结束。澳军对逃入深山老林中的日军展开围剿，仅300名日军活到战争结束。澳军付出251人战死、669人受伤的代价，赢得了没有多大价值的战利品：打拉根机场被盟军炸弹破坏得面目全非，不能用于支持之后澳军在婆罗洲的其他军事行动。

参加文莱作战的是澳军第九师师长乔治·伍滕少将率领第二十旅和第二十四旅，加上配属部队共3万多人。文莱守军是以明石泰二郎第五十六独立混成旅团为主力的8800人，第三十七军司令官马场亲自坐镇一线指挥，足见日军对此战的重视。

6月10日9时15分，在4艘轻巡洋舰和23艘驱逐舰的炮火支援下，罗亚尔少将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第一大队运送波特尔准将澳军第二十四旅在文莱湾东口纳闽岛登陆，粉碎日军第三七一步兵大队550名官兵的抵抗后，占领维多利亚镇和机场。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在肯尼和莫斯黑德陪同下视察滩头。看到战事进展顺利，麦克阿瑟高兴地说：“很少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战利品，以这样低的代价取得。”随后两天，澳军占领岛上另一座机场和小岛的大部分地区，以18人阵亡、42人受伤为代价消灭110名日军。

日军残部据守维多利亚镇西北方向一处坚固阵地负隅顽抗。波特尔准将没有贸然发起强攻，6月15日到20日，澳军炮兵向被包围的日军倾泻140吨炮弹。6月16日，澳军一个营在坦克的带领下发起试探性进攻，日军抵抗之顽强远远超过澳军预料。波特尔准将再次叫停进攻实施炮击，“什罗普郡”号重巡洋舰也加入了炮击行列。21日10时，澳军一个营在坦克的协助下发起总攻，到傍晚时分全歼岛上日军。

6月10日，澳军第二十旅在文莱湾南岸登陆，13日，攻克文莱市。日军撤退前点燃了诗里亚油田37座油井，大部分澳军士兵由战士变成

了消防员。6月16日，澳军第二十一旅在文莱湾北部登陆，27日占领波弗特镇。此役澳军共亡114人、受伤221人，歼敌1234人。日军主力遁入丛林展开游击战。盟军发起文莱之战的最后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油田被点燃破坏，为英国太平洋舰队准备的军港在战争结束前根本无法投入使用。7月1日，布莱梅宣布占领北婆罗洲。澳军并未继续向日军第三十七军司令部驻地西部港口古晋发起后续进攻。

夺取爪哇岛不在盟军计划之列，澳军攻打巴厘巴板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当初为封锁港口，美军在附近水道布下大量水雷，现在反倒成了自己的障碍。防御巴厘巴板的日军共3900人，分别来自海军第二十二特别根据地部队和陆军第五十六旅团第四五四步兵大队，由镰田道章统一指挥。

这个镰田道章在战争中并没露过几次脸，却因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大大出名。1943年9月，澳军通信兵伦纳德·西弗利特中士带着两名安汶人在新几内亚岛东北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土著围捕，他们被押往日军处请赏。三人被囚禁了好几周，遭到审讯和毒打。镰田对三人下达了处决命令。1943年10月24日下午，三人被蒙上双眼带到艾塔佩海滩，在日军和当地人的围观下砍头。

1944年4月，美军在奥朗德亚附近一名日本军官尸体上发现了三人被斩首的照片。这张照片很快被登在《生活》杂志上，随后被澳大利亚媒体广泛转载。虽然此前日军对待战俘的野蛮臭名昭著，但西方人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砍杀战俘。

爱德华·米尔福德少将率澳军第七师执行攻打巴厘巴板的任务。第七十八特混舰队第二大队执行运兵任务，第七十四特混舰队3艘护航航母、8艘巡洋舰——美军5艘、澳军2艘、英军1艘——和9艘驱逐舰执行护航和火力支援任务。登陆前20天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连续不断轰炸日军滩头阵地，火力支援大队进行了长达一周

的炮击。滩头出现了战争中最壮观的烟火。海军炮弹在炼油厂引燃巨大火球，储油罐爆炸后腾起铺天盖地的火焰。石油从破裂的输油管中四处流淌，围绕低矮的山丘形成一条条火龙。盟军共向巴厘巴板滩头倾泻了3000吨航空炸弹、7361发火箭弹、38052发舰炮炮弹。

7月1日清晨，盟军登陆船队到达巴厘巴板东口海岸。9时，澳军第七师乘两栖运兵车分17个波次陆续上岸。亲临现场的麦克阿瑟要求登岸指挥，第七两栖部队司令官巴比劝阻说：“海滩处于敌人迫击炮炮火控制之下，总司令去那里很不安全。”麦克阿瑟执意乘坐1艘登陆艇登上海滩。一名澳军少校跑过来说，附近山顶有一个日军机枪阵地，麦克阿瑟回答说：“我想，最好把那挺机枪干掉，免得伤着我们的人。”

澳军第二十一旅登陆后向东攻击前进，9日占领两座机场。第十八旅在7月3日占领巴厘巴板市区和港口。中路第二十五旅在推进过程中遭到日军顽强抵抗。经两周激战，日军战损1800人后撤离巴厘巴板。第二十五旅继续追击，日军退守三马林达。7月21日，澳军占领附近油田和炼油厂，它们已经被日军撤退前破坏。巴厘巴板之战，日军2032人死亡、63人被俘，澳军229人阵亡、634人受伤。澳军士兵流出的最后一滴血未能换来什么战果，等机场和港口修复时战争已经结束。

随着《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原定攻击婆罗洲南端马辰、西部沙捞越港口古晋的计划最终被取消。有人称巴厘巴板是二战最后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但从时间看，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7月12日登陆棉兰老岛南端萨拉加尼湾才应该算最后一次。

1945年9月8日，日本海军第二十二特别根据地部队司令官镰田道章登上澳大利亚护卫舰“伯德金”号，向澳军第七师师长米尔福德少将投降。9月10日，第三十七军司令官马场正郎、参谋长黑田茂向澳军第九师师长伍滕少将投降。

1947年8月7日，马场正郎在拉包尔被澳大利亚军事法庭执行死刑。同年10月18日，镰田道章在印尼坤甸被荷兰军事法庭以虐杀战俘和平民罪执行绞刑，死有余辜。

美军遭遇的最顽强抵抗，来自北吕宋山下奉文亲自领军的尚武集团。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迅猛攻势，头脑冷静的山下并没有奢望能取得胜利，他现在只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战：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拖住尽可能多的美军，为本土加强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他向部下解释说：“即将开始的不是一场要击败敌人的保卫战，而是为了拖延自己迅速灭亡的防御战。”即使在莱特岛和南吕宋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山下手中仍有15.2万人之众。他选择盛产稻米的卡加延河谷为中心防区。一旦能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日军就具备了长期抵抗、牵制美军的条件。

位于伊洛克斯山脉和西埃拉马德勒山脉之间的卡加延河谷长300公里，平均宽64公里，外界进入河谷的通道有三条：一是北部卡加延河入海处的阿帕里地区，二是南方五号公路上的重要隘口巴雷特，三是十一号公路东北端的避暑胜地碧瑶。除阿帕里之外，其余两条穿越于崇山峻岭间的通道很难通过重型装备。山下希望利用地理条件削弱敌人的装备和火力优势，将美军拖入血腥的持久战。

和当年本间雅晴登陆后直取马尼拉使美军趁机逃往巴丹和科雷希多类似，麦克阿瑟的目光始终紧盯马尼拉，给日军从容部署北吕宋防御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山下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卡加延河谷南方的碧瑶、班邦、邦都三角区域。其中西山福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佐藤文藏的独立混成第五十八旅团布防碧瑶，负责阻断十一号公路。尾崎义春的第十九师团在他们后方防御邦都，确保第十一号公路无虞。在南方，冈本保之的第十师团负责防御圣何塞以北的巴雷特山隘，岩仲义治的战车第二师团已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步兵部队，负责防御第十师团后方几条小路，防止美军迂回，彻底切断五号公路。在他们后方，是

津田义武的第一〇五师团，负责防御班邦到巴加巴格一线。村冈丰的第一〇三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扼守阿帕里地区，防止美军在北方发起两栖登陆。山下这种部署虽然堵住了美军进入卡加延河谷的所有通道，但完全属于防御性质。兵力分散使日军很难快速集中发起大规模反击，重新进入中部平原。

麦克阿瑟没有急于向北吕宋发起进攻，而是让格里斯伍德第十四军增援艾克尔伯格扫荡南菲律宾诸岛的行动。由于3个主力师被调走，克鲁格手中可用于北吕宋作战的兵力就只剩斯威夫特少将第一军的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二十五等3个步兵师，总兵员约7万人，仅有日军兵力的一半。克鲁格测算，不管攻击碧瑶还是班邦，都必须至少投入两个师兵力，他必须在两个攻击方向上做出选择。

按道理说从河谷最北端的阿帕里发起两栖登陆最为简捷，但美军到达阿帕里外海必须沿吕宋岛西海岸绕半圈，登陆船队势必暴露在驻中国台湾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打击之下。尼米兹即将发起硫黄岛战役，无坚不摧的快速航母舰队奉命向北出击，仅凭金凯德的护航航母绝对无法保证登陆船队的安全。麦克阿瑟和克鲁格只好放弃在阿帕里发起登陆的想法。

让克鲁格略感欣慰的是，1942年菲律宾陷落时，美菲军军官拉塞尔·沃尔克曼上校并未遵照温赖特的命令向日本人缴械，而是潜入北吕宋地区组织游击队。留有髭须的沃尔克曼在日军追捕下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为他赢得了极高声望。他的队伍在与日军周旋过程中不断壮大。美军登陆林加延湾时，沃尔克曼的游击队已发展到8000人之众。美军登陆后迅速与沃尔克曼取得联系，沃尔克曼得以用美军提供的装备物资大肆扩充队伍。短短一个月，他的部队就扩充到18000人，被编成5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人数上达到了一个师的规模。克鲁格决定在作战中充分使用这支队伍，牵制日军第十九师团。

斟酌再三，克鲁格最终选择班邦为主攻方向。日军已在班邦以南的圣塔菲建立起主防御阵地。圣塔菲地处山谷中间，南边狭长的巴雷特山隘是通往卡加延河谷的必经之路。山下希望据守五号公路的第十师团能凭借地形优势，挡住或至少迟滞美军的进攻。在班邦方向，克鲁格决定出动两个主力师，第二十五师向巴雷特山隘发动正面进攻，第三十二师沿圣塔菲西侧几乎无法通行的维拉维尔地小径发动偷袭，以两面夹击出奇制胜。

2月22日，美军第三十二师第一二七团开始顺维拉维尔地小径攻击前进，另外两个团掩护两翼并肃清小径两旁的山岭。在此据守的日军第十侦察联队抵挡不住美军的猛烈攻势。战至3月5日，1100名日军只剩下80人。第十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小沼治夫只好向山下求援。

山下迅速做出反应，总预备队战车第二师团残部4350人奉命前往萨拉塞克山隘实施阻截。日军在山洞中部署了大量重型火炮，火力强劲，接下来美军的进攻举步维艰。美国官方战史如此描述发生在这里的战斗：“我们每遇到一个山头，都会以正面强攻开始，然后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迂回，要么失败，要么演变成另一方向的正面强攻，要么成功之后在下一个山头重新开始。”美军第一二七团和第一二八团陆续披挂上阵，均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后休整。日军战损超过1000人，弹药补给消耗殆尽，士兵口粮供应减少到每天200克。

第十四方面军参谋在视察战车第二师团的阵地时意外发现，坚守在阵地上的很多士兵都只剩下一只眼或一条手臂。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方面军参谋开始调查其中原因。他最终得到的答案是，由于弹药极度短缺，日军士兵被迫去捡美军投过来的手榴弹然后扔回去，很多人因时机把握不准被炸死，被炸成独臂或独眼已经算幸运了。

4月5日，美军投入生力军第一二六团从北方迂回，终于突破萨拉塞克隘口日军第一道防线。慌不择路的日军对正面的第一二八团发动反击，损失惨重，到17日死亡达1125人，但美军也付出阵亡265人、受伤620人的不菲代价。日军残部据守山隘第二道防线拼死抵抗，并不时组织反冲锋。从4月17到5月4日，美军第一二六团和第一二七团分别发起迂回和正面强攻，在日军主阵地后方建起路障，一举切断日军的退路。5月10日，濒临绝境的日军发起反击，一度切断美军补给线达9天之久。凭借强大的兵力和火力优势，美军打通补给线后顺势突破日军防线，于5月29日进逼圣塔菲。

就在第三十二师进入维拉维尔地小径前一天，2月21日，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的三个团兵分三路向圣何塞发起进攻。虽然负责左翼迂回的第一六一团和沿五号公路正面进攻的第二十七团攻击受阻，但从右翼迂回的第三十五团经过艰苦的山中行军于3月3日突然杀出，一举攻克五号公路上的战术要点迪格迪格村，切断了小镇以南日军的退路。美军其他两个团也在27日击溃日军阻击后继续推进，3月5日与第三十五团顺利会合，全歼迪格迪格以南日军1250人，付出的代价是40人阵亡、165人受伤。

之后第二十五师故技重演，以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相结合3月10日攻占普特兰村，前方巴雷特山隘遥遥在望。但五号公路至此突然收窄，美军已无多大迂回余地，只能一步一步去啃日军据守的阵地。日军第十师团主力于3月中旬全部就位，静候美军进攻的到来。

面对严阵以待的日军，美军第三十五团再次沿东侧西班牙古道实施迂回，遭日军炮兵和步兵联合阻击被迫后撤。第二十七团沿五号公路逼近巴雷特山隘，在米奴里村遭到阻击无法前进。沿西侧山岭进攻的第一六一团仅在诺顿岭占据了一个落脚点。后来被史学家称为菲律宾“两大苦战”之一（另一个是马尼拉攻防战）的巴雷特山隘之战正式拉开序幕。

对由第二十五师和第三十二师执行主攻任务，第三十三师师长帕西·克拉克森少将一直颇有微词。3月7日，眼看日军主力已被吸引到班邦方向，克拉克森开始率部向山下司令部所在地碧瑶发起进攻，他们将得到沃尔克曼“菲律宾师”的全力支援。3月8日、19日，美军接连攻占卡巴和巴旺，进入十一号公路和图巴小道。“菲律宾师”第六十六团和第十一团趁隙切断了碧瑶地区日军第五十八旅团和第二十三师团的后勤补给线。但日军凭借精心构筑的工事死死守住了在山涧、河谷中蔓延盘旋的通道。到3月下旬，美军第一次攻击在凭险据守的日军面前戛然而止，克拉克森少将必须等待新增援的到来。

美军的不间断轰炸破坏了碧瑶2/3以上的建筑物，菲律宾总统劳雷尔的别墅也在其中。所有能搜罗到的部队都被派往前方堵缺口，山下身边只剩下一个步兵中队，碧瑶失守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山下劝劳雷尔离开菲律宾前往日本避难。起初劳雷尔还不愿走，但在山下、武藤和大使村田的反复劝说下，劳雷尔最终还是答应流亡。

3月21日，劳雷尔夫妇一家7口偕副总统阿基诺等4名阁僚，在村田大使等3人的陪同下乘汽车逃出碧瑶。武藤受山下委托前来送行。众人乘车沿即将竣工的碧瑶到阿利达奥的公路行驶，最终在土格加劳机场换乘海军飞机飞往台湾，最后辗转到达日本奈良。海军把劳雷尔出逃行动命名为“兔号”作战——果真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掉了。送走劳雷尔后，回到防空洞里的山下顿觉轻松了许多。碧瑶只剩下战斗人员，第十四方面军没有后顾之忧了。

劳雷尔的最终结局还算不错。对那些曾经勾结日本人的菲律宾人的处理，罗斯福态度非常明确：“他们背叛了菲律宾政府和美国，应该遭到逮捕，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接受审讯并接受惩罚。”麦克阿瑟认为这是菲律宾人的事，不应由美国陆军来处理。但奥斯梅纳根本无力逮捕数不清的“菲奸”，最终还是只能由麦克阿瑟代劳。到1945年夏

天，埃利奥特·索普准将已经逮捕了超过5000名有通日嫌疑的菲律宾人。

战时通日分子几乎全是菲律宾政界或商界的精英，大部分人与奎松和奥斯梅纳关系密切。奎松生前曾经极力证明通敌者无罪，声称他们与日本人的表面合作只是为了使菲律宾人免受更大伤害。奎松曾于1944年3月专程赶往佐治亚州温泉，劝说在那里休假的罗斯福改变政策。奥斯梅纳赞同奎松的观点，他的很多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曾经为日本人效力。罗斯福最终答应，只审讯那些曾发誓效忠日本的叛国者。不过他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杜鲁门让麦克阿瑟决定如何处置通敌者。

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生活多年，通敌者中很多人都曾和他称兄道弟。菲律宾将在1946年2月独立，调查和审讯通敌者至少需要几年时间。麦克阿瑟认为美国人很快就将撤出，这些事情应该由菲律宾人自己处理。日本投降之后，劳雷尔宣布解散菲律宾傀儡政府，他本人不久被占领军逮捕，以卖国罪等132项罪名收押于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1946年7月，劳雷尔被引渡回国，当时的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就是当初被执行死刑途中被生田寅雄和神保信彦偷偷放跑的那位——1948年赦免了他。1951年劳雷尔以第一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1959年因脑出血去世。

得到第三十七步兵师增援之后，美军4月12日重启对碧瑶的攻势。第三十三师第六十六团、第一二三团和第一三〇团分别进入十一号公路、图巴小道和加利亚诺山谷，第三十七师则集中兵力沿九号公路实施主攻。这次美国人带来了山岳丛林地帯作战的新武器推土机。动力强大的军用推土机挥动铁铲，把大树、灌木丛成片推倒，在密林深处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坦克和大炮便可以抵近日军阵地协助步兵进攻。

日军严重低估了来自西方的威胁，将第二十三师团完全集中在十一号公路上，第五十八旅团则分兵防御另三条道路，兵力分散。美军四路部队齐头并进。担任佯攻的第六十六团在十一号公路上遭遇顽强抵抗，进展缓慢。但执行主攻任务的第三十七师在九号公路进展神速，4月14日击溃日军抵抗攻占萨布兰镇。17日，美军前锋部队进抵伊利散峡谷，距碧瑶仅4.8公里。

当晚，在留下副参谋长宇都宫直贤——他之前任日本驻菲律宾使馆陆军武官——处理未了事务之后，山下率司令部成员乘汽车离开碧瑶。空中不断有美机来袭，山下一行只好昼伏夜出，3天后到达班邦。刚刚抵达新指挥所的山下接到噩耗，战车第二师团参谋长森严在阻击美军的战斗中死亡。

美军很快尾随而至。留守碧瑶的日军拼死抵抗，绝望的士兵甚至驾驶只剩最后一升油的轻型坦克撞向美军谢尔曼坦克，结果只能是白白送死。24日，美军占领碧瑶，第一二三团已于前一天攻克图巴小道终点图巴镇。

损失碧瑶对山下不能算致命打击，超过1万名日军利用美军的拖延成功撤出。此外在碧瑶和卡加延河谷之间还隔着数道山岭，美军若想逾越，绝非易事。5月5日，第三十七师在攻占碧瑶以北的特立尼达后停下了前进脚步。

横亘在美军主攻方向上的巴雷特山隘完全称得上易守难攻。首次攻击失利之后，美军3月16日变更部署，第一六一团继续沿五号公路西侧诺顿岭发动攻击，第二十七团则改为从东边通过甲胄山、妙高山等地直接绕至隘口。第一六一团首攻诺顿高地受挫之后，美军索性发射超万发高爆弹和白磷弹，将山上植被烧个精光。即使如此，美军又经过一周激战才在3月28日攻克诺顿山，以40人阵亡、155人受伤为代价歼敌150人。

3月22日，美军第二十七团对妙高岭实施迂回，经6天行军28日抵达日军主防线前沿，他们得到了第三十五团的及时增援。美军随后的攻击开始复制第一六一团进攻诺顿岭的模式——攻击未果就撤下步兵，以炮火覆盖敌军阵地。美军发起炮击时，日军士兵只能躲进山洞或事先构筑的坚固工事，等美军步兵冲锋时再钻出来与之肉搏。美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吉尔少将如此形容当时的战斗：“缺水、炎热、灰尘，在这三重苦难之下，面对从一个洞穴转移到另一个洞穴，从一个反坦克掩体跳跃到另一个反坦克掩体进行反击的日军，我们的前进只能以英寸为计算单位。”炮弹和子弹几乎用之不竭的美军在拉锯战中给日军造成巨大杀伤，一座山岭、一座高地慢慢消耗日军战力。4月8日，美军艰难攻克克伦普高地，但直到28日才将残余日军肃清。

3月28日到4月21日，美军以160人阵亡、480人受伤为代价歼灭日军1600人。但持续一个多月的苦斗还没通过山隘的一半。第二十七团团团长林德曼上校发现妙高岭以西路况较好且防御薄弱，遂出动第二营在4月22日向敌后渗透，一举拿下了卡平塔兰岭上的孤树高地。但他们很快被赶来增援的日军死死顶住，再也无法前进半步。

在山下眼里，吕宋战局已近乎绝望。1月底以来，据守克拉克机场地区的建武集团音信皆无。部署在马尼拉以东山区的振武集团因为遭到美军围攻，与尚武集团的联系时断时续。即使在北吕宋地区，山下与直接指挥的几支部队之间的联络也时常中断。5月8日，山下批准了副参谋长小沼起草的《北吕宋作战指导要领》。《北吕宋作战指导要领》指出，“我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确保曼卡延、邦都、巴卡巴克、土格加劳附近阿格诺河上游山岳地带，以图长期抗战”。为激励全军，山下于同日发布如下训示：“自敌军登陆吕宋以来，我部经四个月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但尚未使之完全丧失战斗意志。今碧瑶失陷，萨拉塞克、巴雷特要冲告急，战况实为严重。各级指挥官更应切实做好指挥，士兵亦应机智敏捷，先发制人，不屈不挠，上下一体，

紧密团结，在胜败关头发扬尽忠之大义，以期誓奏凯歌。”至于有多少人能够收到山下的训示，只有老天知道了。

鉴于多路美军正不断逼近，5月20日，山下率司令部成员乘车从班邦前往开延干。小沼奉调回本土出任第十二方面军副参谋长，另一位副参谋长宇都宫奉命留在班邦，处理未尽事宜。

山下的口头激励对前线的糟糕战局丝毫无补。五号公路西侧，美军第一六一团经血战于5月4日拿下建武岭，前来增援的第三十七师第一四八团12日占领妙高山。5月11日，卡平塔兰岭被美军第二十七团和第三十五团联手攻克。13日，巴雷特隘口插上了美国星条旗。27日，乘胜追击的美军第二十五师击溃日军残部的抵抗进入圣塔菲镇，次日与第三十二师胜利会合。美军两个师以685人阵亡、2090人受伤为代价，歼灭日军两个师团主力13500人。

占领巴雷特山隘之后，美军第三十七师马不停蹄直逼班邦。6月5日，副参谋长宇都宫率方面军参谋中泽胜三郎、渡边博、田口和夫及通信队、宪兵250人，离开邦都逃往开延干。前方四号、五号公路均已被菲律宾游击队控制，宇都宫只好率队进入西边密林绕道前往。一路行程困难到极点，错误百出的地图完全无法使用，经验丰富的渡边参谋走在前面带路，但走了半天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地。众人所带的一周口粮很快吃完，深山密林中连鸟和蛇都找不到，偶尔看见只猴子又不敢开枪射击，枪声会引来无处不在的菲律宾游击队。

幸运活到战后的中泽如此形容当时的惨状：“我们在密林中踏着前人走过的道路行进，到处都是因赤痢、腹泻排泄的粪便。当时官兵主食是薯类，菜是薯类藤叶，只要弄到好像能吃的野菜都要填进肚里去。加上官兵大多有病，拉出的大便气味实在难闻。天一下雨，粪便化成尿汤，脚下简直成了一条‘粪路’。难走的路需要用膝盖爬行，一面走，一面搅和尿汤，那无法形容的臭气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这

种‘粪阵’在其他战场是见不到的，这恐怕也是菲律宾战场的一大特色吧！”

一行人路过第一〇五师团司令部时，恰好赶上师团参谋长岛田永男伤重自决，正在忍受疟疾折磨的岛田不愿在师团转移时让士兵抬走，主动选择了切腹。当宇都宫等人经过一个月艰苦跋涉，于7月5日带着满身泥粪到达开延干时，山下早已率部离开了。

尚武集团东、西部据点相继失守，打破了山下依托险峻地形长期固守的美梦。美军先头部队正朝巴卡巴克猛扑过来，此地是日军坚持抗战的战术要点，日军弹药粮食都需要通过这里运输。参谋长武藤迅速制订出作战计划，在巴卡巴克给美军迎头一击。山下命令第一〇五、第一〇三师团快速出击，抢在美军到来之前在巴卡巴克一线设伏，歼灭美军先头装甲部队。但日军没有运输车辆，多日来饿得头晕眼花的士兵要靠双腿穿越山岭密林到达伏击阵位，谈何容易？6月8日，刚从巴雷特山隘撤出的第一〇五师团残部还在行进之中、岛北阿帕里地区第一〇三师团尚在集结兵力时，美军装甲部队已冲进巴卡巴克。武藤精心策划的反击计划就此胎死腹中。

攻占巴卡巴克之后，美军第三十七师沿五号公路北上，第六师沿四号公路向开延干快速挺进，完成碧瑶扫荡任务的第三十三师开始沿山下逃跑的路线向东攻击前进，日军即将陷入美军的三面合围之中。

山下面临着两难抉择：如果确保粮食供应，就应全力守住卡加延河谷，这里的稻米足够养活数万大军。但相对平坦的河谷地带无险可守，残余日军势必在美军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攻击下全军覆没。若想坚持持久战，就必须放弃山谷，进入西部山区腹地。但那里山高林密，没有粮食和弹药补充，就算勒紧裤带又能坚持多久？卡加延河谷春收季节已经结束，山下判断以现有兵力无论如何坚持不到秋收

了。为了尽可能将更多美军牵制在菲律宾，山下毅然决定放弃河谷转进山区，誓与敌人周旋到底。

6月17日，在向各部下达放弃卡加延河谷“转进”西部山区的命令之后，山下率司令部成员离开开延干，向西南方向河谷腹地深处的巴克坦移动。仅有的一条山间小路因连日阴雨泥泞不堪，所有人都在烂泥中蠕动，途中倒毙者不计其数。山下穿着军用皮鞋，打着绑腿，拄着副官桦泽用杂木制作的手杖艰难前行。7月，山下一行进入海拔1500米的山区，在阿辛山涧设立了最后的司令部。

克鲁格敏感嗅到日军有大举撤退的迹象。他立即变更部署，将经过短期休整的第三十七师和第六师派上五号公路，接替在巴雷特山隘之战中精疲力竭的第二十五师，经班邦突入卡加延河谷。同时第三十二师和第三十三师从碧瑶沿十一号公路北上，进攻日军集结的山区。沃尔克曼“菲律宾师”将从别桑山隘东进，拿下邦都。第三十三师第一二三团和第六游骑兵营组成特遣队，在康诺利上校率领下沿西海岸北上，直取卡加延河谷顶端的阿帕里，一举切断日军的退路。

日军各部均在后撤，美军第三十七师沿五号公路的攻击一路势如破竹，他们相继在6月5日、6日、7日、8日攻占战术要点阿里陶、班邦、巴云邦和巴卡巴克，几天内的推进距离相当于之前3个月的总和！日军在卡加延河谷只剩严重缺员的第一〇三师团。师团长村冈派第一七九联队前往封堵卡加延河谷的最后屏障奥里昂山隘。区区一个缺兵少员的步兵联队想阻挡美军一个师的攻击无疑是螳臂当车。经过三天激战，美军击溃日军的阻击于13日晚突入卡加延河谷。

在多路美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围绕卡加延河谷的防御体系瞬间土崩瓦解。6月11日，美军康纳利特遣队占领阿帕里。6月15日，“菲律宾师”第十一、第十四团扫清了卡加延河谷大部。美军第六师6月12日到14日击退日军战车第二师团残部，将其逐至五号公路西侧。从6月

11日开始，日军第十师团残部逐步被美军第二十五师赶入五号公路东边的深山密林之中。

6月23日，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第五一一团在吕宋岛北端的阿帕里实施伞降。克鲁格说：“要堵住这个缺口，杜绝日军在海上逃脱。”克鲁格明显多虑了，日本海军早已丧失了撤出孤岛守军的能力。美军伞兵降落的区域早已被菲律宾游击队控制，两军合兵一处沿五号公路快速南下，与从巴卡巴克北上的第三十七步兵师顺利会师。6月28日，麦克阿瑟高调宣布：“除几处孤立据点之外，美国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北吕宋作战，宣告结束。面积40420平方英里、人口800万人的吕宋岛全部光复。”

在吕宋岛北部巴布延群岛，驻有日军田岛彦太郎独立混成第六十一旅团，距阿帕里仅几十公里。美军占领阿帕里之前，巴布延群岛方向仍可通行，少数日军乘木筏或小艇经此逃往台湾。副参谋长小沼6月16日回国履新，走的很可能就是这条路线。美军占领吕宋岛之后，参谋本部命令田岛部队改隶属驻台湾第十方面军指挥。

北吕宋作战进入尾声，已将日军逼入绝境的克鲁格却无缘指挥最后的战斗。7月1日，他奉命将指挥权交给艾克尔伯格，自己转去制订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7月3日，克鲁格见到了视察南方战场返回马尼拉的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告诉他，菲律宾没他什么事了，请他去专心制订一个名叫“奥林匹克”的针对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

两天后，麦克阿瑟收到了两封重要电文。一份电文说明，他的老朋友澳大利亚总理柯廷不幸去世，再也看不到胜利那一幕了，实在可惜。另一份是马歇尔上将从华盛顿发来的，上面注明“绝密”字样。此前，尼米兹中太平洋部队已经占领冲绳岛，肯尼第五航空队正在向那里部署重型轰炸机，很快将发起对日本本土的空袭。马歇尔通知麦克阿瑟，肯尼的飞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轰炸京都、小仓、新潟和广

岛，具体原因只字未提。7月31日，卡尔·斯帕茨中将——他是唯一参加过德日两国投降仪式的人——飞抵马尼拉，向麦克阿瑟出示了一份绝密命令。8月2日，麦克阿瑟告诉肯尼，战争将在两周内结束。

7月1日，美军发起了对北吕宋的最后扫荡。“菲律宾师”第十五、第一二一、第六十六团联手击退一直与他们纠缠不清的第十九师团，使其退入阿辛河谷的托库坎。由于山谷骤然收窄，继续进攻的菲军无法取得重大突破，至战争结束离托库坎还有2.4公里。东路美军第六师7月12日攻克开延干，沿四号公路向西北前进，7月12日占领邦都前方的巴那韦。山下司令部及所能指挥的残部最终被包围在连接碧瑤—邦都—巴卡巴克—阿里陶约1000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域，最后覆灭近在眼前。

美军并未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持久包围的策略。侥幸活到战后的作战参谋田中如此描述当时的战场：“中间河水在哗哗流淌，对阵双方保持着棱形线，一到傍晚就停止射击，各自到河里打水。早晨却又‘啪啪啪’地互相射击起来。”

初看上去对垒双方似乎形成了僵持，实际情况却大不相同。美菲军粮弹充足，日军士兵用来守卫阵地的武器主要是步枪和机枪，还有用卡加扬煤矿储存炸药临时制作的简易手榴弹，重武器只剩普罗格山上的2门山炮。7月8日，其中一门炮的炮兵合掌礼拜，打出最后1发炮弹；另外一门炮还有十几发炮弹，就在它等待最佳发炮机会时，战争结束了。日军炮兵将最后这门炮连同十几发炮弹一起埋进了泥土。

阿辛河谷的温泉产盐，参谋长武藤主动承担了制盐工作。“靠这点儿盐，我们总算活下来了！”桦泽副官感慨地说。但只有盐没有粮食还是不足以维持生存，连山下都很少吃到大米了。有好几次，山下在皮带上打上新扣眼，抚摸着渐渐瘪下去的肚子自嘲：“如果家里人

知道了，可能会高兴吧？夫人曾说，再稍微瘦一点儿才精神！”山下脸上皱纹很深，胡子和头发都白了。

7月下旬，武藤和山下开始为“最后时刻”进行准备。“为了保持阁下的尊严，不得不做最后考虑。”武藤告诉山下，抵抗最多只能坚持到9月上旬。

军需官报告说，粮食只能勉强维持到8月底，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连进行一次有效战斗都无法保证。武藤据此拟订了一个饿死之前分路突围的计划。他将剩余兵力分为“精强部队”和“残留部队”，仍有余力的“精强部队”将突破美军包围逃到吕宋西北部，“残留部队”冲破包围去打游击，他自己和山下最后剖腹。山下认可这一方案，并特意交代厨次则参谋：“厨，在切腹场下要装上炸药，千万不要忘了！”

8月8日晚上，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一只鸡，山下用它在自己的茅屋里招待了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宇都宫后来回忆说：“虽说是鸡，但不管怎样搅和汤汁都碰不到肉，好像是很小的一只鸡。”桦泽取出山下珍藏的威士忌。几杯酒下肚，几个人开始说笑起来，似乎把眼前的窘境全都抛掷脑后了。

海上作战比陆上战斗往往更需要准确和及时的通信，海军通信设施通常比陆军好一些。8月15日，对面美军忽然不打炮了，这让精疲力竭的日军诧异不已。同日，第十四方面军司令部收到了位于土坎的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美国旧金山电台广播说，日本投降了。”

同日，东京广播电台断断续续传来天皇的停战诏书，随后就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自杀和铃木贯太郎的告示等。山下坐在收音机前闭目静听，最后他睁开眼，对众人做出指示：“不要轻举妄动，沉着待命。”

炮声骤停，两军对峙的山岭上一片寂静。南方军司令部在发来“保持现状，等待后命”的电报后音信皆无。空中不时有美军飞机飞过，投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漫天飞舞的传单，上边写着“日本已经投降”。一些被俘虏的日军士兵也在河对岸喊话，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山下采取的对策是不予理睬，沉默是金。

8月19日，南方军司令部正式发来停战命令。25日，来自西贡的另一封电报说，第十四方面军可以就停战问题与美军交涉，但没有授权山下和武藤签署投降书。

8月31日，美军飞机再次投下书信，勒令日军限期投降。武藤建议等等再说，山下却断然决定立即就去：“多拖一天，就会有更多人的死去。劳雷尔总统在碧瑶时曾经对我说：指导者不能自己做出决定，但仅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需要保住部下的名誉，一是代替部下负起责任的时候。我支持部下宁可饿死也要使之摆脱败北污名，从现在起就去执行！”

9月2日，山下摘掉大将肩章，在副参谋长宇都宫和几名参谋的陪同下下山前往碧瑶。需要处理未了事务的参谋长武藤稍后出发，将在次日前来会合。此时尚武集团还有50500名官兵。

山下一行到达开延干时，一队美军前来迎接。山下在美军士兵中享有较高声誉，一名带队的美军排长向他立正敬礼，表明“能够前来护卫大将，是我个人的无上光荣”。山下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他因攻占新加坡成为战争爆发后继山本五十六之后第二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日本人。一行人乘吉普车走出不远，就开始换乘美军第三十七步兵师师长贝特拉少将特意派来的轿车。到达碧瑶后，山下遭到大群美军士兵和新闻记者的围观，他的军刀被立即没收。

9月3日上午9时30分，日本陆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参谋长武藤章，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大川内传七、参谋长有马馨在

碧瑶高级专员别墅会议室里依次就座，等待盟军受降代表的到来。山下早没了当年征服马来亚时的霸气，几个月野外逃生生涯使“步兵炮”看上去略显疲惫。山下想到了作为战败者向美军投降的难堪，甚至想到了高举双手向对方呈上军刀的那一幕。他万万没想到，更大的耻辱已经近在眼前。

美军首席受降代表萨瑟兰中将首先走进会议室，跟在他身后的那个人让山下瞪大了眼睛。看到那带有明显特征的胡子和兔牙，以及高达两米的瘦削身材，山下不由得愣住了。那不是在新加坡被自己俘虏的英国陆军中将阿瑟·帕西瓦尔吗？双方互相介绍参会者，那人果然正是帕西瓦尔。山下一惊，邻座的武藤也耸了耸肩。

帕西瓦尔是奉麦克阿瑟的命令刚刚从战俘营被紧急送到菲律宾的。盟军受降代表中，有当初向本间雅晴投降的乔纳森·温赖特中将，他的出现因为与菲律宾战场密切相关显得理所当然。但英国人跟菲律宾战场没有半毛钱关系，看来将帕西瓦尔特意调来此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故意让山下在过去的败将面前低头，这对山下是难以忍受但也必须接受的屈辱。

双方对文件内容确认没有异议后签字，简单的投降仪式宣布结束。作为俘虏，山下和武藤旋即被押进马尼拉以南50公里利萨尔县门天鲁帕街的新毕利毕德监狱，所遗事务由副参谋长宇都宫处理。山下享受了单间待遇，伙食采用美军将领的标准。山下认为，自己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投降的，希望得到“体面俘虏”的待遇，这种希望看来实现了。

被俘之后，山下曾对囚犯教师森田说过“我在那时甚至想到过自裁”的话，但面对美国记者“为什么不切腹自杀”的提问，他却回答：“陛下没有下达让我自决的命令。”当时东京恰好传来东条英机

自杀未遂的消息，当记者就此事询问他时，一向与东条势不两立的山下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想回避责任的不忠行为。”

9月8日，日军建武集团司令官塚田理喜治在蒙塔尔万签署投降书。同日，日军第四十一军（振武集团）司令官横山静雄在马尼拉以东地区向美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霍尔少将投降。在随后漫长的时间里，散落各地的日军残部靠美军或菲律宾游击队的联系，陆续走出藏匿地向美军投降。当最后一名日军士兵小野田宽郎走出丛林向美军缴械时，已经是1974年3月的事情了，后文详叙。

关于菲律宾战役日军的死亡人数，各种资料说法不一。《日本陆海军事典》记载日本陆军战死36.87万人，海军11.79万人，合计48.66万人，加上军属共计死亡51.8万人。战败后向美军投降的陆军97300人，海军36151人，合计13.34万人。如此战死及投降总人数约62万人。毫无疑问，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菲律宾损兵最多。

9月15日，一名美军军官给山下送来了起诉书。上边写道：“日本帝国陆军大将山下奉文，于1944年10月9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在马尼拉及菲律宾其他各地，身为与美国及其盟国作战的日军司令官，对于美国国民及其盟国国民和所属领地市民，特别是菲律宾市民，任其部下进行野蛮暴行和其他重大犯罪。指挥官忽视了管制部下行动的义务。因此，山下奉文违反了战争法。”对山下的指控共64项，包括屠杀与虐待3.2万名菲律宾平民和美军战俘、强奸数百名菲律宾妇女及任意破坏私有财产。山下因此成为远东第一位受盟军审判的战犯。

美国法务军官哈利·克拉克上校、华尔达·亨得利克斯中校、詹姆斯·费尔德赫斯中校、乔治·盖伊少校、阿道夫·里尔上尉、密尔顿·山德巴格上尉6人组成的辩护团被指定为山下辩护。辩护团告诉山下，列举嫌疑事项的“详细起诉书”将由检察官方面提交。其内容是在马尼拉、巴拉望岛及菲律宾全部土地上的日军士兵对菲律宾市民的

屠杀、虐待、拷问、强奸、掠夺、破坏等情况。山下多次重复说：

“我肯定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命令部下实施这些暴行或容许他们犯罪。如果我知情，我会禁止这些暴行的发生。这一点我可以当众向上帝发誓。”

关押期间，一名负责看守的美军中士一再向山下索要签名，还说外边很多人都想要。给山下担任翻译的滨本正胜——他曾任劳雷尔的总统顾问——想出一个办法。当时香烟非常稀缺，滨本提出在已经不值钱的日本军票上签名去换香烟。宇都宫反对说：“这岂不是败军之将耻上加耻吗？”武藤却赞成这种做法。山下以前从不抽烟，下山后才学会吸。滨本担心签名太多会导致价格下跌，限定每天只签15张，从下士手中换3条香烟。没想到签名价格不降反升。后来宇都宫得知，那些签名竟然被中士以每张25美元价格卖掉了。

预测山下将被判处死刑的人占大多数。10月8日，军事法庭在马尼拉高级专员官邸对山下进行第一次公审。审判官席设在中央，左右分别是检察官和辩护团席，山下站在辩护团当中席位，此外法庭还设有300人的旁听席。进行完审判前的必要程序之后，山下提出让参谋长武藤、副参谋长宇都宫做自己的助理辩护人。尽管审判长罗塞尔·雷诺兹少将表示同意，但首席检察官罗伯特·科尔少校还是尖锐地说：“检察官不承认提出的两人为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山下拥有参谋长和副参谋长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正式审判将在10月29日进行。但在开庭前两天的10月27日，检察官突然增加59项新指控，连同原来的64项合计达123项之多。山下的罪状被列入以下三类。

一、对待战俘：令其挨饿，处决，虐待，未经审判屠杀。

二、对待菲律宾平民：酷刑，强奸，大规模杀害和处决包括妇女、儿童、宗教人士在内的平民，或实施斩首，或施以刺刀、棍棒，

或施以绞刑、火刑、爆炸物。

三、烧毁或毁坏房屋、宗教场所、公共医院，毫无军事之必要性，罪行遍及整个菲律宾地区。

对突然增加的指控，辩护团申请多给两周时间，以使他们根据增加的指控准备辩护词。法庭起初答应了，但很快做出了拒绝延期的决定。因为麦克阿瑟从东京来电说，他怀疑辩护是否有必要“拖长一些时间”，并“敦促”法庭迅速终结审判。

山下的罪状绝不只限于菲律宾。1941年2月14日，为使“新加坡市民产生恐惧心理”，他曾下令炮轰市区，导致许多无辜平民被炸死。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屠杀当地华人，身为最高指挥官的山下肯定脱不了干系。最骇人听闻的还是1945年初，日军在美军强攻马尼拉期间进行了疯狂破坏和屠杀。其中最恶劣的是在圣保罗大学一次杀害944名菲律宾儿童。虽然在屠杀发生前，山下曾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在整个屠杀过程中，他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在宣读指控山下的陈述时，首席检察官罗伯特·科尔少校愤怒地斥责他是“人民的公敌”。

不断有受害者出庭做证，“一个接一个证人。有做母亲的，叙述了亲眼看见日本兵当面刺杀了她的孩子；有的出示少女背上刺刀的伤疤；有的详细谈及日本兵对妇女的暴行；一个男人出示了差一点被砍掉脑袋而在颈上留下的伤痕”。法庭共传唤证人286名，收集了4055页证词和423件证物。

令人担心的是，无论是全面覆盖的指控还是123项罪名，都无法证明山下与那些犯罪行为存在直接关系。检方证人曾两次试图将山下与暴行直接联系起来。一次是曾在劳雷尔傀儡政府任职的纳西索·拉普斯，他指证山下命令手下“杀光所有菲律宾人”。另一次是拉普斯的姻亲兄弟华金·格朗，他自称亲耳听到山下关于杀光菲律宾人、摧毁

马尼拉的谈话。但在此后审理中，这两次指控均被证实为捏造。两位证人这样做仅为通过出庭做证换取美军赦免他们的通敌罪。

包括山下、武藤、横山静雄等战犯在内的辩方证人证明，第十四方面军既没有打算防卫马尼拉，也没有计划摧毁它。“防卫马尼拉是愚蠢的，战术上是不可取的，”山下解释说，当大部分暴行发生时，他已将马尼拉日军交给振武集团的横山静雄指挥，自己则率部进入北吕宋山区。

横山与其他证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暴行发生时的菲律宾，日军3个战略集团之间联系不畅，横山没有向山下汇报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即使他的指挥部就在马尼拉以东山区，他也没有获悉这些暴行的实施，也根本指挥不动海军的岩渊三次。

另外，发生在八打雁25000名菲律宾人被屠杀的罪行，被锁定在第八师团第十七联队联队长藤重正从身上。藤重承认，是他下达了镇压游击队的命令，理由是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儿童和男人一样具备潜在危险性，“山下和横山均未命令我执行大规模屠杀，我也从未向他们汇报过这件事情”。

11月28日之后的3天里，山下开始为自己辩护。起初他不打算这么做，但翻译滨本提醒如果他承认负有连带责任，很可能今后会涉及天皇。山下这才同意为自己辩护。他向法庭表明：“虽然我对上述事实并不知情，但我不会说我没有责任。我要不负责，谁来负责？”

当天审讯结束之后，山下见到了从新加坡专程赶来的英军上校怀尔德。当初帕西瓦尔向日军投降时，这位怀尔德高举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还担任了投降谈判的英方翻译。英军上校告诉山下：“如果马尼拉法庭判决你无罪，我们将马上把你引渡到新加坡，召开军法会议判你死刑。请做好思想准备吧！”可惜这位怀尔德在飞回新加坡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

美国人后来承认，山下一案最大漏洞在于对他的起诉被局限在菲律宾境内，使得这位陆军大将回避了更多本应承担的指控，包括日军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屠杀，在中国东北和中国华北地区欠下中国军民的累累血债。未能清算菲律宾以外罪行成为本案的一大缺憾。

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山下与屠杀直接有关，坊间有关山下可能逃脱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12月5日最后辩护终了时，美国INS特派通信员帕特·罗宾逊向美、英、澳三国特派员共12人询问山下是否有罪，请求大家无记名把票投到一顶帽子里。统计结果出人预料，12人全都投了“无罪”。

剧情似乎出现了翻转。1945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四周年纪念日——13时22分，山下出现在马尼拉军事法庭。14时，5位审判官入场。审判长雷诺兹少将叙述了审判官的判断：“由于部下一人犯了残杀或强奸罪，便把指挥官看成杀人、强奸犯是不合理的。但发现了这种犯罪行为，指挥官没有做出有效努力加以取缔，那么指挥官对部下的不法行为就必须负责。”雷诺兹宣布：“被告、首席辩护人及被告翻译，请到审判官前位置上来。”

山下请求在宣判前发表声明书，雷诺兹少将让滨本读了英文译稿。这是一份无罪声明和对法庭及辩护人表示感谢的短文。滨本读完之后，雷诺兹少将宣读判决书：

秘密投票结果，由于审判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法庭同意起诉书指控的情形判为有罪，宣告判处绞刑。

山下右耳听力较差，便向坐在左侧的滨本询问结果。滨本告诉他：“是上吊呀！”山下听完点点头，没有说话，带武藤和宇都宫一起离开法庭。庭审仅仅用时15分钟。

对最终判决结果，麦克阿瑟显然非常满意，说在审阅此案时“找不到有什么酌情从轻之处”，“审判完全是在司法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弄清全部真相，不受任何人为的狭隘的方法或技术上的武断束缚，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山下和武藤随即被转往马尼拉北部的战俘收容所。山下被单独隔离在周围带着有刺铁丝网的帐篷里，换上了蓝色囚服，老花镜也被没收了。

对军事法庭的判决，山下辩护6人团并不认可。他们曾于11月12日向菲律宾最高法院提出中止审判和人身保护的申诉，并于11月26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同样内容的请求。判决书下达之后，辩护团向美国陆军部发去了要求延期执行的电报，后者于12月9日指示麦克阿瑟延期处刑。

12月23日，辩护团成员克拉克上校、里尔上尉和山德巴格上尉飞往华盛顿。1946年1月7日，8位大法官出庭听取了三人的陈述。里尔后来在著作《审判山下》一书中写道：“就在几个月前，他曾处心积虑地想毁灭美国，现在法庭能够保证公平地对待这个敌人，这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光荣。”2月4日，首席大法官哈伦·斯通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出具判决书：“军事法庭的组建是合法的，有权审判山下奉文。军事法庭对山下奉文的审判，不违反任何军事法、成文法或者宪法。驳回当事人上诉请求。”

6名大法官同意维持原判，对山下的最后判决附有两名法官的反对意见。大法官弗兰克·墨菲气愤地指出，美国司法机构应当将公平审判的法则适用于每一位受控告的人，“个人的这些权利应该归属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不论战胜者或是战败者，也无关乎种族、肤色和信仰”。墨菲在判决书上签署的反对意见是：“以表面的司法程序为幌子，对败寇的指挥官实施报复和惩罚，由此引发的罪恶，可能比引

起复仇反应的那些暴行本身更为严重。这样的判决，将会损害我们的人民对法律公平性和客观性的信仰。”

另一位大法官威利·拉特利奇赞同墨菲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山下没有享受公平的审判和准备辩护所必需的时间。他引用了托马斯·佩因的一段话：“谁想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就必须保护他人甚至他的敌人不受压迫。如果违反了此项义务，他就创设了一个先例，他自己很可能因此成为受害者。”

战后，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历史学教授理查德·L. 雷尔在专著《审判山下奉文：战争罪与指挥官责任》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我确信墨菲和拉特利奇的观点是正确的。山下奉文的审判是对美国法律的歪曲，当时定义的指挥官责任概念不合法，以及在1945年到1946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山下奉文存在争议的起诉与死刑承担最大的责任。”

辩护团所做的最后努力是直接向总统提出减刑请求，2月8日被杜鲁门断然驳回：“对于显然属于军事指挥官职责内的事情，如职权范围内的军事司法，总统不干涉指挥官的权利。”里尔上尉对此感慨道：“我们是不公正的，伪善而带有复仇心理的。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却让敌人的精神在我们心中赢得了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均使用了山下奉文一案中确立的法律原则，马尼拉审判更像是东京审判的一次预演。法国历史学家艾迪安·若代尔在著作《东京审判——被遗忘的纽伦堡》一书中如此评论说：“尽管存在最高法院持不同意见法官指出的那些明显的司法不公，本案仍然是第一例涉及战争犯罪中指挥官责任制定义原则的判决。自那以后建立的所有国际法庭都将实施这个原则。”

2月22日8时，山下被从收容所用汽车送到马尼拉以南30公里的洛斯巴诺斯监狱。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同行的兵库县青垣正觉寺住持

问山下：“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山下回答：“一个人的本性在上学之前，完全是靠母亲培养的。我的遗言是，希望能提高妇女教育，培养好每一位母亲。请告诉祖国，我只有这一个愿望。”

23日凌晨2时50分，山下被带上由日军战俘垒砌的处刑台。他的两手和双脚被捆上绳索，眼睛蒙上黑布。山下问哪是东方，拉西德中尉扶他变换了方向，他就深深行了一礼。美军记录山下受刑时“沉着冷静”。处刑记录上这样记载：“山下奉文陆军大将，2月23日凌晨3时02分至3时27分气绝，年60岁。”

处刑是秘密进行的。次日清晨，宇都宫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山下出来散步，心想他可能感冒了。当天下午，不知从哪里传来山下已被处决的消息。25日中午，宇都宫率众人在一座帐篷里为山下进行了祷告。

久子正式收到山下的死亡通告已是3个月后的事情了。通告书上这样写着：“原籍：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番地。陆军大将山下奉文：昭和21年2月23日在‘吕宋岛、马尼拉’因系战犯被处死刑，特此通知。”

若论麦克阿瑟眼中的头号仇敌，那可能不是山下，而是开战之初让他首尝败绩、狼狈出逃澳大利亚的原日军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战争结束后仅两个星期，本间就被美军第八集团军关押，作为战犯送往马尼拉受审。

1946年1月3日，马尼拉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本间的战争罪行，最重要的是“巴丹死亡行军”中他作为执行者犯下了反人类罪。本间的辩护律师约翰·斯金提出审判缺乏公正性，因为“人人都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哪怕辩护方有充足的证据”。所有证据都表明，巴丹死亡行

军并不是本间的主意，而是大本营参谋辻政信背着本间自作主张下达的命令。

麦克阿瑟显然已经失去耐心，他在一份声明中这样说：“如果本间雅晴不值得被审判，那么这个世上就没有人会被审判了。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以军事权威或军事需要为借口来进行大规模破坏，来制造令人发指的和危险的罪行。如果这种罪行都不能被惩处，那么会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威胁。”

1946年2月11日，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本间死刑。和山下唯一不同的是，处决方式不是绞死，而是枪毙。一种说法是辩护方希望“本间应该像军人一样死去”，另一种说法是本间的第二任妻子富士子在出庭做证时，苦苦哀求法庭免除本间以日本最耻辱的绞刑被处死，这才最终选择了枪决。1946年4月3日，本间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战犯还有第十四方面军兵站监洪思翊，第八师团第十七步兵联队联队长藤重正从，驻宿务岛第一〇二师团第七十七旅团旅团长河野翊，驻巴布延群岛独立混成第六十一旅团旅团长田岛彦太郎，等等。

虽然山下和本间是方面军或军司令官，也只能作为乙级战犯在马尼拉被审判。参谋长武藤章被押往东京作为甲级战犯受审，“荣幸”成为7名被判处死刑甲级战犯中的一名，后文详叙。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著

困兽之斗

IX

- ▶ 硫黄岛战役——太平洋战场的“绞肉机”
- ▶ 东京大轰炸——李梅“火攻”东京城
- ▶ “大和”号之死——大舰巨炮时代的终结
- ▶ 冲绳战役——二战最后一场重大战役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雅尔塔会议

“阿戈尔人行动”

华盛顿1945年1月20日的清晨寒风凛冽，下了一整夜的大雪逐渐停歇。临近中午，白宫南回廊附近已经聚集了近8000人。远处的护栏之外，还站立着3000多名裹着厚实冬装的民众。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四次总统就职典礼即将举行。白宫削减了典礼预算的90%，对外的公开理由是战争时期应该一切从简，而不应该搞铺张浪费。但是知情人都清楚，总统已经衰弱到没有多余的力气经过宾夕法尼亚大街长长的游行路线举行就职典礼了。

正午时分，身穿蓝色西装的罗斯福在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海军陆战队上校的搀扶下走向了讲台，37岁的詹姆斯是特意从太平洋前线请假回国参加父亲就职典礼的。或许预感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罗斯福坚持让所有儿孙辈全部回白宫参加典礼，第一夫人埃莉诺为此花了不少钱为他们购买机票或车票。

众人的掌声稍稍平息之后，罗斯福开始在料峭寒风中发表第四次就职演说：“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致力于正义、光荣、持久的和平，犹如我们今天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努力奋斗一样。我们也将达成这样的和平，我们应力求和平臻于完美。我们不会立刻达成和平，但仍应全力以赴。我们可能会犯错，但不能因为怯懦或丧失道德原则而犯下错误。”随后他阐述了达成和平的途径，“我们已经知晓的事实，正如爱默生所说，‘交友之道是先成为他人的好友’。如果我们猜疑，不去相信，畏惧面对，我们就不会得到永久的和平。唯有以理解、信任以及来自信念的勇气，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最后他说：“因此我们现在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赐予我们远见，让我们看清前方的道路，一条使我们自己和全人类通向更加美好生活的道路，一条通往实现上帝意愿和世界和平的道路！”

这是罗斯福四次就职演说中最简短的一次，全文仅用了573个单词，恶劣的天气和虚弱的身体已经容不得他再做长篇大论的演讲。但简洁的演说更有助于强调他在最后一个任期内的奋斗目标：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不是通向另一场战争的序幕。几天后，总统将出一次远门，去数千公里外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年多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1944年3月到11月，他的血压从186/108mmHg逐渐上升到260/150mmHg，体重也减少了约40磅。他偶尔腹痛，经常因头疼而无法入眠。从1932年就开始担任总统医生的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建议，总统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这显然不太可能，需要美国总统处理的公务实在太多了，何况现在是战争时期。虽然大选前医生为他出具了健康无碍的诊断证明，但私下里，他们坦承对总统的病情已无能为力。这次罗斯福又要远渡重洋，参加注定将纠缠不清的马拉松会议，谁都不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活着回来。

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使欧洲战场的形势骤然一变。早在1944年7月16日，大英帝国首相就针对不断发展的战场形势写信给罗斯福，提议召开“三巨头”之间的高峰会议。丘吉尔建议，会议可以在8月底之前在卡萨布兰卡、罗马或德黑兰进行。几天之前，苏联在东线发起的白俄罗斯战役攻克了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红军已越过战前边界大举进入东欧。丘吉尔试图说服罗斯福，放弃原定在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改为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击，阻止苏军扩大在中欧的势力范围。他觉得必须和斯大林就欧洲的未来尽快达成协议，越快越好。

罗斯福大致赞成丘吉尔的观点，但他倾向于在9月的第二周会面。于是两人一起写信给斯大林，提议9月在苏格兰的北部举行会晤。罗斯福在信中说：“事态发展既快速又成功，我觉得，我们应该坐在一起当面谈一谈。”看到两人心情迫切，斯大林使出了擅长的太极推手，借口因红军正在配合盟军的西线攻势在东线展开一系列作战，他必须

坐镇莫斯科亲自指挥才能放心，目前会晤为时尚早。7月底，苏联军队逼近华沙。

欧洲第二战场开辟之前，最猴儿急的当然是斯大林。现在盟军已经登陆诺曼底并开始向纵深挺进，苏联人对盟国已没有太多的战略支持需求。斯大林想尽可能拖延“三巨头”会议，以便占领更多的领土，在未来的会晤中争取有利地位。哈里·霍普金斯坦白地告诉罗斯福，“很显然，‘乔大叔’希望推迟和您的会晤，一直推迟到德国崩溃之后”。“影子总统”极力主张罗斯福与斯大林直接会见，因为在莫斯科的多次经历使他确信，除了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直接打交道，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正自由的意见交换。与苏联其他人会谈纯粹是浪费时间，贻误青春，因为他们屁大点儿事儿都必须请示莫斯科。

据说斯大林不愿到非苏联控制的地区开会，更不喜欢飞行。上次参加德黑兰会议乘飞机回国之后，他的耳朵疼了两个星期。他对个人的安全极度敏感，不愿乘飞机飞越非盟国控制的领空，也不愿乘船经过德国潜艇可能出没的海域。针对上述情况，罗斯福提出峰会可以在阿拉斯加进行，那里离苏联远东重要的海军基地海参崴很近，时间可以选在11月下旬他参加第四次大选之后。由此看来，罗斯福对赢得大选信心十足。对这项提议，斯大林照样给予拒绝。他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他本人身体经不起长时间舟车劳顿，但他可以派莫洛托夫代表他本人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定的任何地点参加会议。

这明显是在忽悠人了，两位西方领导人对此大失所望。他们一点儿都不想和强硬的莫洛托夫碰头，而宁愿和能做出适当变通的斯大林打交道。况且没有斯大林的首肯，莫洛托夫几乎做不了任何决定。在阿拉斯加开会的构想就此被搁置。既然请你你不来，那我们就先开会吧，这就有了前文提到的仅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第二次魁北克会

议。不过那次会议很少涉及欧洲事务，因为只有斯大林参加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丘吉尔对欧洲的关注程度要远远大于罗斯福。眼看苏联军队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丘吉尔实在忍不住了。10月9日至18日，他率外交大臣艾登专程飞往莫斯科，而且一待就是10天，想就东欧问题与斯大林达成妥协。会晤结果喜忧参半，英国人保住了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但斯大林显然决心在东欧大多数国家扶植成立亲苏政权。此时美国总统选举如火如荼，民意调查民主党只领先共和党几个百分点，分身乏术的罗斯福只能派哈里曼大使出席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的部分会谈。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和斯大林，希望将他们的会见当作稍后“三巨头”会晤的预备会议。

霍普金斯认为，说服斯大林离开苏联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在德国战败前召开“三巨头”会议又迫在眉睫。他向罗斯福建议说，是否可以在克里米亚选择一处碰头地点。罗斯福提出，会晤必须在他赢得大选后进行。霍普金斯于是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提出，是否可以在克里米亚寻找一处合适地点举行首脑会晤。按说

“三巨头”中丘吉尔年龄最大，但身体似乎最好的他声明只要罗斯福和斯大林选好了地点，他都会排除万难欣然赴会。1944年10月至11月，三方提出的会晤地点用上所有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如雅典、比雷埃夫斯、萨洛尼卡、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罗马、亚历山德里亚、塞浦路斯、陶尔米纳、马耳他以及蔚蓝海岸，不一而足。

正如霍普金斯所料，斯大林在11月23日回复罗斯福，同意会议延期举行。苏联人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就在斯大林写信的同时，苏联红军已经深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占领了托卡伊著名的葡萄园。斯大林以个人健康为由拒绝接受黑海海岸之外的其他地点，他早已忘了自己在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承

诺——同意下次会晤照顾身有残疾的罗斯福，将会议放在靠近美国领土的地方召开。

实在没有办法的罗斯福只好致电哈里曼，询问黑海沿岸哪里最适合开会。哈里曼提出了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首次进入众人的视线。哈里曼解释说，塞瓦斯托波尔因战乱几乎化为废墟，而雅尔塔有一些条件不错的旅馆和疗养中心并未遭到破坏，那里一二月份的平均气温有4℃，不算太冷。斯大林看中的地点是敖德萨。但罗斯福12月19日致电哈里曼，说冬天在敖德萨飞行的天气条件不能确定，况且那里实在太冷了，“我对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非常感兴趣”。12月21日，哈里曼回电华盛顿“支持选择雅尔塔”，因为那里比较暖和，离最近的机场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而且住宿条件较好。罗斯福决定乘军舰穿越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然后换机飞往雅尔塔。12月27日，莫洛托夫得到了美国的正式通知，但他仍提到了敖德萨和巴统。哈里曼说就是雅尔塔，不能再改变了。之前寂寞无人知的黑海海滨小城雅尔塔，从此名扬天下。

丘吉尔历来喜欢为会议起名，莱希上将说“选择各种代号是他的一大乐趣”。丘吉尔在12月31日致电罗斯福：“这次会议，你准备给它起一个什么名称？如果还没有，我建议用‘阿戈尔人行动’。”这源于一个古希腊的典故，暗示对“金羊毛”的无畏追寻。罗斯福回信说“非常好”，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到黑海去寻找理想中的“金羊毛”。一向务实的斯大林欣然接受了这一名字。1945年新年的第一天，获悉罗斯福将在马耳他做短暂停留的丘吉尔特意给华盛顿发电报：“勿再踌躇，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勿再动摇！我将在马耳他港口恭候阁下的光临！”丘吉尔非常希望英美军事首脑能在“三巨头”会议前先碰个头。1月9日，罗斯福同意让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后改为劳伦斯·库特少将）等军方首脑先行出发，1月30日在马耳他与英国军方负责人举行一次临时会议。

1945年1月22日，罗斯福率随员乘专列隐秘离开华盛顿，23日黎明抵达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上午8时30分登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昆西”号重巡洋舰。美国民众对总统的出行给予了极大关注，对未来“三巨头”会晤时间和地点的猜测充斥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1月下旬，美国新闻界纷纷报道说，包括总统在内的众多要员参加完就职典礼就神秘失踪了。1月26日《华盛顿先驱报》指出，新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人间蒸发——此前连任12年的赫尔国务卿出于健康原因辞去了职务。《华盛顿明星报》报道说，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总统撰稿人山姆·罗森曼等人也踪影皆无。总统最信任的霍普金斯已远赴欧洲，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安娜·伯蒂格也不知去向。美国人甚至由此将注意力引到了大洋彼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都没有在1月23日的英国议会上露面。

作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中第一艘向德军阵地开火的功勋战舰，“昆西”号已为总统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一道由主甲板通向第一甲板的特殊通道架了起来，船上还加装了两部电梯，以使居住在舰长室的总统可以坐着轮椅到处活动。第一次陪同父亲出访的安娜异常兴奋，她终于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和丘吉尔等名人了。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年里，由于埃莉诺经常不在华盛顿，38岁的安娜实际上承担了第一夫人的职责——她的正式职务是总统机要秘书。华盛顿政治圈一度传言，她实际上掌控了“上达天听”的机会。安娜在“昆西”号上住高级军官舱房，那些年轻的水兵似乎并不太欢迎她，他们一贯迷信战时让女人上舰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舰长塞恩·沃森上校禁止所有人对此妄加议论，谁不听话就把他轰下去。为“昆西”号护航的是轻巡洋舰“萨凡纳”号、“斯普林菲尔德”号、“孟菲斯”号以及“萨特利”号等8艘驱逐舰。当“昆西”号驶离弗吉尼亚州海岸时，罗斯福指着远处的海岸线对女儿说，“那就是露西长大的地方”。露西是罗斯福年轻时的一个情人。

美国代表团的核心成员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海军上将，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贝尔纳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弗林，总统海军顾问威尔逊·布朗中将，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海军中将，绰号“老爹”的总统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少将，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贝蒂斯海军医院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中校等人。弗林是在最后时刻临时被抓上船的，连护照和签证都没有，他进入苏联国境靠的是代表团出具的一封介绍信。上次随罗斯福出访珍珠港而遭到共和党攻击的苏格兰小狗“法拉”未能随行。

1月30日，在远离美国海岸5600公里之外，罗斯福在海上度过了63岁生日。贵宾们聚集在甲板上为总统祝寿，水兵用诺曼底登陆当天“昆西”号发射炮弹的弹壳为总统制作了一个大烟灰缸。船上的厨师为总统烘焙了生日蛋糕，包括总统大厨亲自制作的蛋糕及随行人员带来的蛋糕在内，总统面前共被摆上了5个蛋糕。前4个象征他曾四度当选，第五个蛋糕上用冰激凌写着“1948？”，寓意“会不会五连胜”。丘吉尔于当天发来了祝寿电文：“阁下生日正值重大决定、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就在同日，苏联红军跨越奥德河，接下来几天里在距德国首都仅70公里处建立了桥头堡。虽然美国军事专家预测德国人很可能从北面对苏军侧翼发起反攻，但毫无疑问，第三帝国首都柏林已经向苏联人敞开了大门。

航程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如果必须对外发出信息，就将准备好的电报交给一艘护航驱逐舰。这艘舰将脱离编队，在一个确保不会暴露总统“特混舰队”行踪的安全位置向外发出。生日当天，罗斯福和安娜饶有兴致地观看了重要信息从“昆西”号传送给驱逐舰的全过程。那些信件被装进一个密封罐子里，从巡洋舰的船尾投入水中，漂向护航驱逐舰，然后再被打捞上去。据说这种古老的传递方式早在哥伦布航海时代就已经被采用了。

不管是在欧洲还是远东，轴心国的失败都已是板上钉钉。战争曙光在前，但战后的国际风云同样诡谲莫测。和以往历次会议不同，本次会议的主题将由军事转向政治。罗斯福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成立联合国，从根本上解决战争爆发的根源。苏联人已在1944年秋天承诺加入这一组织，但这个组织的所在地、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等核心问题尚未解决。罗斯福必须在战争结束前，即斯大林还有合作之意、美国民众依然关注国际事务之际，尽快就这些议题取得明确承诺。

罗斯福同样倡议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军事问题，欧洲东、西两翼正在向德国腹地快速逼近，盟军的军事行动必须协调一致。他脑子里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争取苏联加入对日作战。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登上了吕宋岛，尼米兹对硫黄岛的进攻也已箭在弦上，美军B-29超级空中堡垒正在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轰炸，莱希认为，“我们的对日战争已经进展到敌人落败指日可待的地步，我们并不太需要斯大林的帮助”。

但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高层并不赞成这种观点。提供给总统的会议资料汇编中，有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备忘录，主题是力主苏联尽快加入对日作战：“俄国进入对日战争是美国利益绝对需要的。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击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与驻东部西伯利亚的美国空军合作轰炸日本本土，尽量干扰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所有海上交通运输。”

这份资料说明，马歇尔在与金和阿诺德的博弈中最终胜出。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认为，只有登陆日本本土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但以金和阿诺德为代表的海、空军则认为，仅靠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够迫使日本屈服。换句话说，几个人都想在打败日本的大戏中唱主角儿。1944年11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认真研究后断定，不论美国人是否发出邀请，苏联人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迟早会加入对日作战。关键问题在于美国人不能无限期等下去，而希望苏联人尽快加入战局。马

歇尔和麦克阿瑟均认为，要征服中国东北地区70万关东军精锐，如果没有苏联人的帮助，美国势必要多牺牲几十万人。这份文件于1945年1月23日被呈交罗斯福总统。美国海军一些情报专家，包括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扎卡赖亚斯上校和他的参谋们准确预测到，今天的关东军已名存实亡，其精锐部队早已被调往中太平洋及菲律宾等战事吃紧的地区。他们这一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麦克阿瑟对日军宁死不降的顽强精神深有感受，加上只有登陆日本本土美国陆军才能派上大用场，他大力支持马歇尔的观点。1945年2月，他曾给三位听他发表意见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乔治·林肯准将在与麦克阿瑟谈话后报告说：“关于全盘计划，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在美国进攻日本本土之前，必须使最大数量的日军师团在亚洲大陆投入作战并被牵制住。”保罗·弗里曼上校的记录是，“麦克阿瑟将军强调说，除非俄军预先承诺在满洲参战，否则我们切不可入侵日本本土”。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麦克阿瑟说，他觉得应保留我们的力量用于日本本土，用于关东平原，但俄国人如果不能保证在满洲使日本投入大量军队作战，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不过在战后的1955年3月23日，麦克阿瑟却指责说雅尔塔会议前华盛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我本来会用最有力的语调，反对到那样晚的阶段还让苏联人加入远东战争的”。这话明显带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经历了11天长达8000公里的航程之后，2月2日上午，“昆西”号徐徐驶入马耳他瓦莱塔港。当它经过丘吉尔乘坐的“猎户座”号轻巡洋舰时，舰上的英国水兵列队舷侧，举手敬礼，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昆西”号乐队也回敬以英国国歌《天佑国王》。眼前这一幕深深打动了艾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乐队鸣奏、烟火飞舞之下，在舰桥上，依稀可以看到平民装束的美国总统端坐在那里，战争命运似乎在他那超凡之手的掌控之中。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

的身上，一瞬间鸦雀无声。那是这样的一刻，似乎一切都静止不动，唯能感到历史留下的印记。”

在马耳他，最急于见到罗斯福的莫过于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了。自1944年9月魁北克分别之后，两人已经四个多月没有见面了。那次会议两人都由夫人作陪，既然这次罗斯福带来了女儿安娜，丘吉尔也就带来了次女萨拉·奥利弗。30岁的萨拉是皇家空军妇女工作队成员，她表示，自己选择在1941年9月加入空军，是受制服颜色的影响。德黑兰会议期间，她就穿着这样一身制服站在父亲身旁让记者拍照。萨拉是第一次见到安娜，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她长得真像她妈妈，只是漂亮多了。她很随和，我喜欢她，但我认为她对这次随行感到相当紧张。”

丘吉尔1月30日飞抵马耳他时还发着高烧，他埋怨说，这是因为吃了医生莫兰勋爵的药才烧到38.9℃的。莫兰对此大呼冤枉，他已经总结出一条规律，每逢有重大外交事件发生，首相无一例外都会发次高烧。2月2日上午11时30分，感到烧退了的丘吉尔登上了“昆西”号。13时，罗斯福、斯退丁纽斯、莱希、贝尔纳斯和丘吉尔、艾登共进午餐。航途中的罗斯福同样饱受感冒之苦，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在马耳他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病情严重，艾登感到“总统的容貌苍老了许多，给人以大国式微的印象”。当天下午有噩耗传来，英国人前来马耳他的3架飞机中，有1架因大雾坠毁在兰佩杜萨海域，机上人员除5人外悉数遇难。所幸首相和外交大臣分别乘坐的那两架飞机都平安无事。

丘吉尔抱怨这次意外是“命运的吊诡”，他明白自己能活下来，除其他因素外，还应该感谢幸运。他经常乘机或乘船外出，开会或者视察战场。据统计，二战期间他飞行的总里程达到了17.2万公里。1942年8月，丘吉尔取道开罗和德黑兰飞往莫斯科，总里程达1.6万公里。对英国人并无太多好感的麦克阿瑟对此评论说，丘吉尔先生能够

独自踏上如此遥远的航程，本身就配得上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自1895年在古巴独立战争中遭遇到第一次枪击之后，丘吉尔一生中还有过数次类似经历。他在21岁生日那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子弹没什么可担心的，况且我也自负地认为，既然上帝创造出我这么一个有前途的人物，就不会让他平凡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危险依然无时不在，丘吉尔曾经给英王乔治六世留下了一封信，指定如果自己出现意外由艾登接替首相的位置。1945年1月，英王曾要求他提供一封新信函，说明一旦他和艾登都未能从雅尔塔回国，由谁接班。丘吉尔和艾登商议后回话说，两人将乘坐不同的飞机，以避免出现那种意外。由此可见丘吉尔对艾登有多信任。战后的1952年，艾登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丘吉尔的侄女为妻，可谓知恩图报，公私兼顾，不过原来的好兄弟变成侄女婿了。

当得知罗斯福将在马耳他作短暂停留时，丘吉尔强烈要求能和总统举行一次为期两三天的会谈，在与苏联人见面之前达成初步一致意见。像在德黑兰会议前一样，罗斯福对此并不认可，他不想让斯大林猜疑两个西方领导人在合伙儿算计他。罗斯福拒绝与丘吉尔过多亲密接触，除照顾斯大林的情绪之外，还在于美英双方之间的分歧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政治层面。英国人到雅尔塔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欧洲由单一大国主宰。历史表明，若单一大国控制了西欧，就会对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构成安全威胁。法国在战争中过早战败，退居幕后，而德国人又即将战败，来自更远地方的“红色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丘吉尔认为，波兰应该是主要议题，因为当初英国正是为了波兰才向德国宣战，一定要使波兰成为今后阻挡苏联人向西扩张的第一道屏障。丘吉尔的第二条策略是保持法国的强大，以牵制战后复兴的德国。美国人对上述问题兴趣不大，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组建联合国和邀请苏联对日作战，而不想过多地卷入欧洲政治。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必抬头，普通民众也不会允许自己的亲人在欧洲停

留过久。虽然丘吉尔外交经验极其丰富，但大英帝国如今已虚弱到必须依靠美国人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尽管罗斯福和他除金上将之外的主要幕僚都认为首先打败希特勒才是关键，但他们并不认为在珍珠港偷袭过他们的日本人就不重要。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已沦落为一支近海舰队，完全丧失了继续攻击的能力。但在日本本土及广大占领区，他们尚有数百万精锐陆军。如果说有哪个盟国能够在远东对美国人提供更大帮助的话，那应该是同样拥有强大陆军的斯大林，而不是海军还算强大的丘吉尔。前文提到，金和尼米兹对英国人在战争后期主动参与远东作战极度反感，只是由于总统的表态才勉强接受。美国最怕的事儿就是死人，他们宁愿对苏联人做出让步来让他们替代死亡。况且在成立未来世界和平组织时，美国也需要苏联人的合作。英国人想在远东积极表现，目的无非是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他们数不清的殖民地，一直推崇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人对之与其说是不感兴趣，不如说是反感。艾登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罗斯福和美国民众都对大英帝国心存疑虑。总统本人并不隐藏他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不悦，因为这是他坚信的原则。他希望从前的殖民地一旦脱离宗主国得到自由，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而不用害怕其他大国可能成为新的宗主。”

罗斯福像以往一样喜欢并钦佩丘吉尔，但对他的喋喋不休逐渐感到厌倦，越来越将其视为大英帝国贫弱状况的一种掩饰。斯退丁纽斯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早期对丘吉尔的那种痴迷减少了，他们对战后世界愿望的分歧日益扩大。不过两人彼此了解，相互钦佩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一起攀上了历史最高峰。他们的联盟有些弱化，而他们的友谊像一桩美好而持久的婚姻一样，尽管不如以往那样激情四溢，但依然深刻而且至关重要。”

但罗、丘两人毕竟风雨同舟一起走过了数年艰苦岁月，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罗斯福勉强同意让双方的军事代表和外交人员提前到

马耳他交换意见，却拒绝改变自己的行程，为双方提前会晤留出时间。当天下午，罗斯福并没有和丘吉尔会谈，而选择了观光览胜。他在马耳他总督夫妇的陪同下游览了瓦莱塔港。罗斯福的举动让英国人大失所望。艾登向霍普金斯抱怨说：“我们将要出席一场决定性会议，却尚未协调好我们将要讨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和那头胸有成竹的‘熊’打交道。”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双方之前气氛愉悦，但是完全谈不了公事。晚餐本来是为谈公事而安排的，结果也没能比午餐更有成效，想谈点儿跟公事沾边儿的事情都很难。”

双方外交和军事人员的会谈也出现了严重分歧。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多考虑联合国的组建而忽略了波兰。对英国人提出在地中海地区发动攻势的意见，马歇尔表示坚决反对。他指责英国人试图削弱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并对蒙哥马利表示出“彻底的反感和厌恶”，同时声称如果英国人的计划得到通过，他就建议艾森豪威尔辞职。马歇尔一度将所有参谋人员赶出会议室，只留下双方的参谋长吵架。双方关于远东战局的讨论同样陷入僵局，美国人对英国人事事以“收复”殖民地出发点感到反感，罗斯福特别不愿意让法国重新得到印度支那，别无选择的英方只好接受美方在整个西线发动攻势的战略。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一旦在意大利的德国人投降，盟军应该多占领一些奥地利领土，“最好别让苏联人在西欧占领太多的地盘儿”。

起初美英商定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各由30~35人组成，但由于不断有人向领导提出自己不可或缺，参会人员不断增加。到马耳他点着脑袋一数，包括辅助人员在内，需要前往雅尔塔的人员竟然超过了700人。从2月2日23时30分开始，美英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以每10分钟1架的频率从鲁卡机场起飞。当总统专机“圣牛”号3日凌晨3时30分起飞时，罗斯福已经在机舱里酣然入睡。丘吉尔的“空中霸王”——它是美国送给英国首相的特殊礼物——5分钟后出发。他们要飞行近7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描述这是一趟“又冷又长”的蹩脚旅

途，“即使我们再花上10年时间去寻找，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比雅尔塔更糟的地方”。他在1月间曾向霍普金斯抱怨说，“最好带上足够的威士忌，才能抵御那一地区盛行的斑疹、伤寒和虱子”。

首相和总统专机各有6架P-38战斗机护航，护航罗斯福的飞机中有1架因发动机故障中途返航。危险是现实存在的。一周之前，白宫卫队长迈克尔·赖利率先遣人员前往克里米亚布置安保工作时，曾在克里特岛上空遭到德军高射炮的射击，飞机的机尾差点被打掉。苏军高射炮火的威胁也同时存在。为保证重要客人的绝对安全，斯大林亲自下达命令，向黑海东部地区每个苏军防空基地派驻了美英协调军官。

2月3日中午12时10分和12时30分，总统和首相专机相继降落在沙基机场。在罗斯福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位美国在任总统踏上过苏联的领土。首先登上罗斯福专机的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莫洛托夫告诉总统，斯大林同志尚未来到雅尔塔，同时为他不能亲自前来接机请求谅解。和苏联人其他方面的许多话一样，莫洛托夫说了谎——这也是外交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事实上斯大林早已抵达附近的一处隐秘场所，暗中窥视着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到来，他是乘贝利亚安排的由11节车厢组成的专列抵达克里米亚的。苏联领导人很快接到了莫洛托夫打来的“贵宾安全抵达”的电话。

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保持着足够的警觉，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代表，尤其丘吉尔更加阴险，老奸巨猾，不易对付。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他曾告诉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万·吉拉斯：

“或许你以为我们是英国的盟国，我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也忘了丘吉尔是什么人。他们最喜欢欺骗盟友了。丘吉尔是那种你不提防，就会从你口袋里偷走一分钱的人。是的，从你口袋里偷一分钱！天哪，连一分钱都偷！罗斯福呢？罗斯福比他好一点儿，他只偷大一点的硬币。可丘吉尔呢？他可是连一分钱都要偷的人呀！”

用特制升降梯下机之后，罗斯福被抬上一辆美国人援助苏联的吉普车，在丘吉尔和莫洛托夫的陪同下检阅苏军仪仗队。丘吉尔眼中的罗斯福非常虚弱，让人感到悲伤，“他脸色蜡黄，毫无血色，没有生机，右胳膊放在吉普车一侧，手无力地垂在下边”。莫兰勋爵对眼前的一幕非常气愤，因为丘吉尔徒步跟在罗斯福的吉普车旁边，“仿佛一名上了年纪的印度仆役，陪伴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四轮马车，他们面前是一群一边拍照一边后退的摄影记者”。罗斯福的容貌同样把见过他很多次的莫兰勋爵吓坏了，“总统看上去衰老、瘦弱、憔悴，他披着一件披风，显得很瘦；他的嘴巴张开，眼睛注视着前方，呼吸好像很困难一样。我觉得他只能再活几个月了”。莫兰断定罗斯福将是“三巨头”中最早离世的人。霍普金斯觉得他“只有一半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皮肤是紧绷在骨头上的一层黄白色薄膜”。被派到机场的苏联军医也认为“美国总统很疲惫、健康状况欠佳”。不过艾登认为，健康状况还不至于影响到总统的判断力。13时过后不久，美英两国首脑乘车离开沙基机场，希望能在天黑前抵达雅尔塔。

傍晚时分，走过13842英里行程的罗斯福最先下榻里瓦迪亚宫，这里离雅尔塔城7公里，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所建，是他们夫妇最钟情的避暑胜地。1917年2月末代沙皇逊位时，尼古拉二世请求革命政府允许他在这里隐居，未获批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新政府将这里改成了一座收容沙皇时期被迫害人员的疗养地。后来，布尔什维克将这里改成一座收容肺结核病人的疗养所，也有人说是一座精神病院。德国占领雅尔塔后，这里成为第二十二步兵师司令部。希特勒后来将它奖赏给攻取克里米亚的功臣、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格尔德·伦德施泰特元帅。苏军1944年4月夺回雅尔塔时，伦德施泰特早已调往西线去了。这里已被洗劫一空，德国人离开时不但搬走了家具和工艺品，连水管、门把手和锁都拆下来带走了，他们没有拆毁地板倒有点出人意料。

苏联人为会议进行了大量准备活动。1月8日，随着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一声令下，里瓦迪亚宫变成了一个大地。庞大的施工队伍随即进驻，他们中有建筑工人、黑海舰队水兵、陆军的工兵，甚至包括罗马尼亚战俘。所有人被分成两个班昼夜施工。总共有1500节车厢被派往克里米亚，仅运去的床就有2000张。内务部官员向贝利亚报告说，现场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女人在吆五喝六，总统套房地毯在她的要求下被更换了4次，每次都要把所有笨重的家具全部移开。“在那个女人的要求下，总统专用浴厕的墙面油漆了7次，每次她都指着海面要求墙面的颜色要跟海水一样蔚蓝，可海水的颜色是会变的。”

贝利亚说，那人可得罪不起，她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27岁的女儿凯瑟琳，专门被父亲派来监工的。因为罗斯福、丘吉尔、哈里曼都带着女儿参会，战后曾有一本叫“雅尔塔会议的女儿们”的书出版。凯瑟琳对苏联人提供的住宿条件很不满意，因为“唯有国家元首和上将才有自己的卧室，其余人只能像病人一样挤着”。1月30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沙基基地和里瓦迪亚宫通过了美方人员的验收。苏联内务部4个团的部队被派往克里米亚，对附近地区的7.4万名居民进行了身份核查，逮捕了835名可疑人员。

当看到宫内的良好条件和无数美食、美酒时，罗斯福感慨地说：“我真不知道，温斯顿到底在担心什么，这地方舒服得很呀！”罗斯福、安娜、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被安排在一楼，二楼革命前是皇后和她4个女儿的起居空间，现在被分配给各军种参谋长和他们的助手。马歇尔住皇后的房间，分到皇后化妆室的金上将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他们的房间可以通往室外的楼梯，相传“癫僧”拉斯普京就是从这里进入和皇后幽会的。军衔更低的20多个上校被安排在两个大房间里，“床铺挨着床铺，就像军营里的美国大兵一样”。

霍普金斯也被安排在二楼，这位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会议期间一直抱恙工作。遵照医嘱，他没有出席所有宴会。除参

加全体会议外，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卧床休息。三楼供秘书和书记员居住，其他人被分到另一座宫殿。为美国人服务的专车超过了40辆，它们大部分是美国援助苏联人的。斯大林大度地提议，“为了照顾总统，所有会议都在里瓦迪亚宫进行”。会议室是原来沙皇的舞厅，这里的第一次公务活动是尼古拉二世为女儿16岁生日举办的大型舞会。对于苏联人这种“体贴”的安排，罗斯福和丘吉尔当然不会反对。

丘吉尔很喜欢分给英国人的沃伦佐夫宫，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用14页篇幅描述了宫殿及周围景色的美丽。这座建筑是抗击拿破仑的俄国英雄米哈伊尔·沃伦佐夫1830年到1848年修建的。后来它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人将这里改成了一座博物馆。克里米亚陷落之后，它曾经被当作德军指挥官埃里希·曼施泰因陆军元帅的指挥部。丘吉尔喜欢把大量文件资料铺在床上办公，英国先期抵达的安保人员特意向苏联人提出了申请，那张大双人床在丘吉尔入住前才刚刚运到。萨拉很高兴能使用父亲的专用浴室，她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你早上7时30分站在卧室走廊上一眼望去，就能看到三个元帅在排队等着上洗手间，其他元帅还没排上队。”

英国来人实在太多，68个房间、154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根本不够他们住的。代表团成员甚至6~9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24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还需要用杀虫剂去驱赶无处不在的虱子。还有另外一种恼人的“害虫”无处不在，在美英代表团驻地，甚至在花园中都布满了苏联内务人员安装的窃听器。那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元帅常常为使用洗手间而发愁，他们甚至派出卫兵替自己排队。一次，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元帅用木片撬开了洗手间的门锁，他认为前面那个人在里边蹲了半个多小时是极不友善的行为。花园被当作临时厕所使用，一向以绅士自居的英国人逐渐变得不知廉耻，公开讨论哪棵灌木可以逃过无处不在的卫兵的眼睛。

斯大林选择了原属于异装癖亲王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的宫殿作为苏联代表团驻地，这位王子就是当年谋杀“癫僧”拉斯普京的人。贝利亚命令建筑工人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屋顶足有2米厚，再加1米砂石覆盖的防弹、防毒气掩体，即使500公斤炸弹直接命中也无法摧毁它。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宫殿最外侧由红军士兵牵着警犬巡逻，除了领袖的贴身警卫，“还会有额外100名军人和5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队的特工”保障领袖的绝对安全。10架飞机随时待命，负责在雅尔塔和莫斯科之间传送文件。另外还有2架属于斯大林的私人飞机，配有专职机组成员，虽然领袖不太可能会使用它们。克里米亚空域的安全由244架飞机和周围部署的300门高射炮负责。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停有美英舰船各一艘。美国是两栖登陆指挥舰“卡托克廷”号，英国是改装邮船“弗兰克尼亚”号。这是两国特意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申请，允许各派一艘船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用于处理和国内的重要通信联络事务。

美国人对争取苏联对日参战格外上心。3日当晚，舟车劳顿的马歇尔刚刚入住，就第一时间致函苏军第一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大将，请他在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后前来交涉太平洋作战问题，对此苏方没有回答。

4日清晨，当国务卿特别助理兼翻译查尔斯·波伦走进餐厅准备吃饭时，现场的一名服务员突然冲上来抱住了他。波伦认出他是自己战前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时雇用的一个苏联人，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维尔尼·斯卢格”，俄语就是“忠实仆人”的意思。从这时起，波伦就享受到特殊待遇。“维尔尼·斯卢格”甚至在他房间里放了几听鱼子酱和几瓶伏特加酒，这是大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41岁的波伦是美国国务院的俄国事务专家，1929年到1969年的40年里，他都在外交部门工作，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重要会议都担任总统首席翻译。1934年美苏建交时，首批抵达莫斯科的美国外

交官中就有波伦。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波伦任美国驻东京使馆二等秘书，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是好朋友。战争爆发之后，波伦和大使格鲁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特使来栖三郎交换回国。他先后辅佐过五任总统，担任过美国驻苏联、菲律宾、法国大使等要职，还短期兼任过国务卿。可笑的是，文采斐然的波伦竟然不会打字，他在哈佛大学练就的怪异书法又没人能看懂，波伦只能用口授的方式出版了回忆录《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成为今天研究美苏关系的重要文献。

当天午后，斯大林乘崭新的“帕卡特12”型黑色轿车出了门。这辆汽车额外使用了总共4吨重的钢板进行过加固，车窗至少有3英寸厚，能够抵挡重机枪的持续扫射。和他一起坐在后排的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副驾驶上坐着身材矮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尼古拉·弗拉西克少将。他从1931年就担任斯大林的侍卫长，比任何人都更亲近领袖。苏联人的第一站是到沃伦佐夫宫拜访丘吉尔，双方的会谈非常顺利。丘吉尔的翻译阿瑟·伯斯少校认为，“他们似乎很高兴再一次碰头，像老朋友一样谈了起来”。丘吉尔急于了解苏联人1月12日在东线展开的攻势目标何在，如果希特勒放弃柏林向其他地方比如德累斯顿转移的话，苏联人会采取何种后续手段。斯大林表示红军将穷追到底，同时暗示如果盟军再不快速、果断采取行动，苏联自己就可以收拾掉第三帝国。

在走马看花参观了丘吉尔一直引以为豪的战情室之后，斯大林驱车前往里瓦迪宫，他发现几乎每棵树后和每一片灌木丛中都有红军士兵的身影。罗斯福在原沙皇贵宾接待室里等待苏联领导人的到来。斯大林由莫洛托夫和他钟爱的翻译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陪同，罗斯福则由查尔斯·波伦做顾问和翻译。波伦注意到，斯大林在手被罗斯福紧紧握住时罕见地露出了笑容，“尽管只是微笑”。原计划谈话半

个小时，两人却坐在沙发上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借机拍下了两人在沙发上亲切谈话的那张著名照片。

苏联人对细节的关注简直到了极致。罗斯福在招待斯大林喝酒时无意中說，“好的马丁尼酒一定要配上柠檬汁的”。第二天，贝利亚就派人送来了一棵至少结有200个柠檬的柠檬树，它显然是连夜空运过来的。在英国人的驻地，波特尔元帅在欣赏一个长着植物的大玻璃缸时说了一句“里边怎么没有鱼”，两天后那里便放入了由飞机空运来的金鱼。

1945年2月4日到11日的8天时间，后来被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研究专家沙希利·浦洛基称为“改变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八天”。每天的会议通常分成三个板块：上午是三方军事将领会商；外长会议一般安排在中午前后；16时是由“三巨头”亲自出席的全体会议，参会人员根据会议内容临时指定。可能感觉到自己来日无多，罗斯福要求莱希上将必须参加所有的下午会议，“比尔，我希望你能参加所有重要的会议。在我完全信任的人当中，要有人能够记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虽然罗斯福毫无保留地信任霍普金斯，但当时他同样重病缠身，生死难料。

虽然健康状况极度不佳，但罗斯福的记忆力仍令莱希惊叹不已。他在回忆录《身历其境》一书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日常会议中，总统有一个习惯，我常常好奇他是否有意而为之，即突然提起某件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讨论过，甚至一年多前的事情。他会询问我的意见，有时候我的脑筋没他转得那么快，不过我总会给他一个答复。结果他不止一次地戏谑我，‘比尔，一年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說，‘好吧，总统先生，如果我一年前所说的和现在的不一样，那肯定是错的，我现在对你说的才是对的’。”

改变未来世界格局的重要八天

1945年2月4日17时10分，举世瞩目的雅尔塔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里瓦迪宫长方形宴会厅召开。斯大林以东道主身份率先发言，他请美国总统主持会议。罗斯福欣然接受了这一荣誉：“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历史角度看，都不一定由我来宣布开会。在德黑兰是我主持会议开幕的，但那完全是偶然。首先，我想对苏联人给予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随后罗斯福话锋一转切入正题，他说三国首脑彼此已经非常了解，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互谅解还在不断增进，“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持久的和平”。罗斯福认为，马上开始的会谈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以往的经验表明，谈判中的坦率态度有助于尽快达成圆满的决议。“当红军深入德国境内25公里时，真不知道是苏联人民更兴奋，还是英美人民更激动！”丘吉尔随声附和道，“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我们一声令下，2500万人水陆并进。我们当时似乎是朋友！”

根据先前达成的一致意见，第一次会议仅涉及简单的军事问题，除罗斯福和三位外长之外，其他人都身穿军装。陪同丘吉尔出席会议的有陆军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空军总司令波特尔元帅、海军大臣坎宁安元帅及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官亚历山大元帅。波特尔元帅显然也被罗斯福的模样吓坏了，“他身材枯瘦，面容憔悴，布满深深的皱纹，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病痛的折磨，看上去一直心神不宁。他的心智也大不如前，看来杜鲁门是时候接手他的工作了”。美军将领除总统军事顾问莱希上将之外，还有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阿诺德出发前突然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迈阿密医院，代替他出席会议的是陆军航空兵助理参谋长劳伦斯·库特少将。苏联军事代表团中没有我们熟悉的那些名字，朱可夫、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等人都忙于前线作战，一个都没来。斯大林的首席军事代表是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大将——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

元帅一直在前线，此人其实是代行总参谋长职权——此外还有海军部长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和空军副总司令谢尔盖·楚贾科夫元帅。

只安排军人参加会议让美国战争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大发雷霆。野心勃勃的贝尔纳斯俨然以“助理总统”的身份自居，副总统位置被杜鲁门抢走已经让他非常生气了，现在重要的第一次会议竟然不让他进去，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初他被告知18时在会议室外等候，届时将被邀请进入。但在门口坐了45分钟冷板凳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之后，贝尔纳斯出离愤怒了。他扬言要预定飞机自己回国，以此抗议遭受的冷遇。当时安娜正在安排当天的晚宴，主桌的14个人里就有贝尔纳斯。“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儿，告诉你的父亲，我不会参加晚上的宴会。”安娜告诉贝尔纳斯，如果他走了，主桌只剩下13个人，“这个不吉利的数字一定会让迷信的总统晕过去10次”。贝尔纳斯说这是让他妥协的唯一理由，但发誓自己在晚宴上不会说一句话。

根据罗斯福的提议，安东诺夫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大地图，介绍了苏军1月12日在东线展开的攻势。目前苏军先锋部队距柏林只有70公里，共摧毁德军45个师，俘虏近10万人。安东诺夫强调，苏军比原计划提前发动进攻，正是为了缓解盟军在阿登山区遭到德军痛击之危，同时希望盟军能在西线尽快转入攻势，最好能在2月的上半月展开。斯大林特别指出，苏军发动的1月攻势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这跟德黑兰做出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安东诺夫并未提及苏军的下一步行动，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安东诺夫讲得很好，也很清晰，但他讲的事儿我们大部分都知道。”

丘吉尔对“苏联攻击的强大威力和取得的成功”表示感谢，随后提议马歇尔上将报告一下西线战况。罗斯福赞同丘吉尔的意见，指出以前盟军部队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作战，现在德国变小了，三国最高参谋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意义重大。马歇尔说，德军在阿登山区发

动进攻的后果已经被消除。几周以来，艾森豪威尔将军正在重新部署兵力，2月间西线将会有两场进攻行动，但是规模不会太大。3月前不会有大型攻势或渡过莱茵河的举动，“只要我军一进抵河边，就会试图强渡，但一般认为结冰会使在3月1日前的渡河行动变得相当危险”。让罗斯福和丘吉尔尴尬的是，此时美英军队距柏林尚有600公里之遥，远远落在了苏联红军后边。莫斯科的一家报纸公开宣称：“苏联红军光是在布达佩斯一地取得的战绩，就超过了西线迄今为止所有的一切。”19时50分，罗斯福宣布首日的会议结束，所有人对太平洋战场只字未提。

艾登对斯大林印象深刻，但对丘吉尔在会议首日的表现非常不满，“斯大林是‘三巨头’中唯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而且是个强硬的谈判对象。首相大人在大部分问题上全凭感情，而罗斯福含糊暧昧，还嫉妒另外两位。首相喜欢讲话，不喜欢聆听，他总是很不耐烦地等着轮到自己发言，而且绝不错过任何讲话的机会，外交赛场上的奖励可不一定发给最希望发言辩论的人。斯大林有时候故意引导他滔滔不绝地讲话。三十年的国际经验告诉我，如果要我带领一个人进入会议室，那么斯大林将是我的第一选择”。他的副手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与艾登的看法不谋而合：“我必须承认，‘乔大叔’是三位领导人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他的表现沉稳克制。会议第一天，他有一个多小时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没人要他这么做。总统在夸夸其谈，首相情绪激动，‘乔大叔’只是坐在那里仔细聆听，看上去还有点愉悦。但他插话时从不拖泥带水，而是直接切中要害。”

毫无疑问，希特勒在阿登山区的反攻让西线盟军脸上无光，减少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砝码。没人怀疑苏联人会率先进入柏林，斯大林的声望在会议期间达到了顶点，并因此成为2月5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为他配发的文章中写道：“伦德施泰特12月间突破阿登时，

西方盟国一片愁云惨淡。上周，斯大林的军队犁庭扫穴进入第三帝国东部，钟摆荡回光明的乐观，或许它又摆荡得太远了。”

第一天会议结束时发生了一点儿小意外，离开会场后的斯大林神秘失踪了，安保人员找遍了所有房间都没有找到他。弗拉西克惊恐万状，在走廊里跑前跑后不停地叫喊：“斯大林同志在哪里？他去哪儿了？”最后人们发现，他去了趟洗手间而已。离会场最近的洗手间丘吉尔先钻进去了，波伦就领着斯大林去了离会场第二近的一个洗手间。凯瑟琳在写给英国朋友的信中说：“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流言满天飞，我想他们肯定认为是美国人实施了绑架或者其他什么的。几分钟后，‘乔大叔’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场面才渐渐恢复平静。”

当晚的宴会进行得极不顺利。饭还没有吃上几口，三位领袖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胜利互相敬酒。美国人发现斯大林总是劝别人举杯，而自己喝得很少，还在别人不注意时偷偷往伏特加里兑水。斯大林拒绝以“共产主义者的名义”为英国国王祝寿，也无法接受战后小国同样可以发声的说法，“既然打赢了战争，三大国当然就取得了支配和平的权利，像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这种小国，就没有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权利”。当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大国要起决定作用、小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时，斯大林反驳说：“你希望阿尔巴尼亚和美国具有相等的权威吗？”丘吉尔引用莎士比亚名剧《泰斯特·安德洛尼克斯》中的名句作为回答：“听闻燕雀的叫声，雄鹰不会烦扰，更不关心其中的含义。”估计斯大林不知道剧中后边那几句，要不他一定会拿来反驳英国人的，“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铁翼，他可以随时叫这叫声消失”。

话题随后转向了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丘吉尔指出自己是在场唯一一个需要承担被选举赶下台风险的领导人。英国不久将进行大选，他提醒罗斯福和斯大林，议会任何时候都有权利通过不信任票来罢

免首相。“你好像挺害怕这种选举！”斯大林禁不住揶揄道。“不，一点儿都不，”丘吉尔肯定地回答说，“我不仅不害怕选举，还为英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适时候更换政府感到自豪。”

为了转移严肃话题，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自己和丘吉尔在通信或电话中都称呼他为“乔大叔”。斯大林对此更加生气，因为俄语里“大叔”有容易被糊弄、无用的老头子的含义。他一脸严肃地要罗斯福解释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表示亲密关系的称呼，”罗斯福说，“意思就是把你当成我们家庭的成员一样。”斯大林对这一解释显然很不满意，当罗斯福向侍者要香槟酒时，他看了看手表说该走了。此时那个发誓不说一句的贝尔纳斯说出的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场的紧张气氛：“既然讨论‘山姆大叔’都不成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讨论‘乔大叔’呢？”

在丘吉尔的劝阻下，斯大林又多留了半个小时，到23时10分方才离开。艾登在当天的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和美国人一起吃了个饭，我觉得真是个糟糕的宴会。总统散漫、松懈又无力，首相知道宴会正在朝着无意义的方向发展，拼命想把话题拉回正轨，但说得又太多了。斯大林对待小国的态度，让我觉得如果不能用恶毒来形容的话，也至少是冷酷的。最后宴会结束时，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月5日清晨，一位“浑身怪味的俄国上校”来到英国人住地，提出斯大林抱怨说首相心爱的地图室的图表没能反映出苏联军队的最新进展，并更正了不准确之处。好在随后前线传来的好消息令西方人稍稍挽回了一些颜面，麦克阿瑟的部队攻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功解救了数千名被关押的盟军战俘和平民。当天的午宴上，莫洛托夫提议大家一起举杯，庆祝美国人在远东取得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会议研究的是纯军事问题。2月5日16时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那个极易发怒的贝尔纳斯终于获得了一个位置。罗斯福提议讨论

德国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他的想法是让法国也参与这项工作，这是丘吉尔极力主张的。斯大林因为法国1940年的溃败而看不起他们。在他看来，这正是希特勒一年后大举进攻苏联的根本原因，他不接受法国有和“三巨头”平起平坐的权利，因为战败国只能由“始终坚持对抗德国、付出重大牺牲取得胜利的国家来治理”。

丘吉尔承认法国很快被打垮了，“而且后来也没做出多少贡献”。但他认为，“大国的命运不应由一国暂时性的技术状况决定”。不论法国战时是赢家还是输家，它在邻国眼中依然是大国，不能被当作二流国家来对待。在提出上述说法时，丘吉尔是否已考虑到日益衰弱的大英帝国呢？丘吉尔不停地抽雪茄，由此引发了会议期间的一个笑话——说首相的雪茄消耗量和焦虑度成正比。斯大林问罗斯福：“总统认为法国应该有占领区吗？请问是基于什么原因？”罗斯福承认，让法国加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理由仅仅是出于善意。

为促成问题的解决，罗斯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明智的步骤来保持和平，但不能花很大费用维持一大批驻在离本国上万公里的欧洲军队上。战争结束之后，美军滞留欧洲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国会和国内民众都不会同意让美军在海外驻留更长时间。这大大出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意料。丘吉尔对此大为震惊，这代表英国更加需要法国的协助监督占领德国的工作，否则局势就有失控的危险，这个任务远非现在虚弱的英国能胜任。

罗斯福说出这番话后，斯大林终于同意设置一个法国占领区。德国面积太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管理，即使苏联人也办不到。但随即就出现了新难题：三方都已同意的占领区分配图是依据英国人的意见划定的，一开始并无法国占领区。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法国占领区仅仅从“美英占领区”中划出，不影响原来划给苏联人的地盘儿。

在占领区问题上做出让步——其实苏联人并无损失——之后，斯大林立即抛出了另一颗重磅炸弹，他示意副外交人民委员伊万·迈斯基向会议介绍关于德国人战争赔偿的方案。迈斯基提出，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款不应低于100亿美元，因为与德国人入侵苏联造成的直接损失相比，这个数字实在不能算高，德国侵略给苏联造成的总损失估计在500亿美元左右。德国只允许保留20%的重工业，苏联要求分到德国所有拆下来的工业设备中的75%~80%。

丘吉尔对此不予认可，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只从德国人身上挤出10亿英镑赔偿，还是在美国人借钱的前提下德国人才有能力支付的。丘吉尔说，大英帝国在二战中同样蒙受了巨大损失，现在还背负着高达30亿英镑的债务。丘吉尔担心如果赔偿数额太大，英国就可能不得不替德国人付账，总不能让他们活活饿死吧？最后他说：“要马儿拉车，就必须喂它吃草。”斯大林立即反戈一击：“你得小心，免得马儿回头踢你一脚。”丘吉尔立即换了一个不用担心被马踢的比喻：“如果你有一辆汽车的话，想让汽车跑，就必须先给它加油。”

罗斯福表示，美国人不要德国的钱和设备，也不希望德国人因战争赔偿而饿肚子。除了可能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资产（当时估价不超过2亿美元）之外，美国不会采取其他动作。迈斯基再次强调100亿美元实在不多，只是美国1944年至1945年财政年度预算的10%，斯退丁纽斯说“很对”。尽管迈斯基列举了一大堆数据，丘吉尔仍然反对不切实际的赔偿数额。作为变通，“三巨头”答应成立一个由外长牵头的赔偿委员会，详细研究再提出最后的建议赔偿数字。

会上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罗斯福再次在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英国人对罗斯福自封为仲裁人感到很不高兴，有几个人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罗斯福对东欧历史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艾登觉得，罗斯福想“对斯大林开诚布公地说明，美国并

没有‘伙同’英国反对俄国”，导致“英美关系产生了某种有利于俄国的混乱”。丘吉尔的翻译伯斯少校认为，总统的精力似已耗尽，“以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坚定语调似乎没有了，他的声调好像是个疲惫不堪的人，这位慈祥乐活的大叔已经瘦得不成样子”。罗斯福明显衰老了，会谈期间他好几次垂下了头，看上去没有听大家讨论。

持续到20时的会议几乎未做出任何决定。“这种会议都是这样，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回到正事上，”贾德干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老大们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讨论什么，得教教他们，讨论方式要更加简洁。我想我们已经在进步了，但这个地方还是乱得像个精神病医院。”

罗斯福将他最关注的联合国议题在6日的会议上提了出来，美国人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1944年秋季，在华盛顿附近已经提前举行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该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由美、英、苏三国参加；第二阶段从1944年9月29日到10月7日，由中、美、英三国参加，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当时驻英国大使顾维钧。会议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协议，但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一直纠缠不休。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三大国，不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别拉拢的中国和法国。他预料到将来不仅会遭到美英的反对，还必须面对中、法的牵制，苏联处于以一敌四的绝对劣势地位。

2月6日16时开始的会议允许记者拍照，他们退场后正戏开始。罗斯福清楚如果美国的提案不被采纳，联合国就无法建立。他请大家翻开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出具的方案，然后提出表决权与联合国的未来生死攸关，关乎本次“三巨头”会议的最主要目标——确保未来的世界和平。最后他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

想见到至少今后50年没有战争的日子。我本人没有那么乐观会相信永久的和平，但确信50年的和平还是可行的、有可能的。”

这句话不仅使丘吉尔动容，也明显打动了斯大林，况且迈斯基告诉他苏联战后估计最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斯退丁纽斯已从前任国务卿赫尔那里继承了推动成立联合国的热忱，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方案——这一方案已于1944年12月5日提前呈送丘吉尔和斯大林——其核心内容是：一、安全理事会每一理事国都有一个投票权；二、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进行表决；三、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的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赞同票进行表决，但有一项例外，如果某一理事国为争端当事国，则不得参与投票表决。

事实证明，美国人对组建联合国一事纯属剃头挑子一头热。对于他们两个月前提交的文件，丘吉尔和斯大林并未认真阅读，后者更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莫洛托夫指出，苏联代表团非常重视这份文件，想再认真研究一下斯退丁纽斯的提案，建议到第二天再做讨论。对文件同样未做详细参读的丘吉尔随声附和，提出如此重要的问题不必匆忙做出决定。英国人对罗斯福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丘吉尔声称他对美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表决方案原本是有疑虑的，但在研究了美国的新方案后，认为这个方案已经保护了英国的利益。和平的确需要依赖大国，但若不允许小国宣泄不满是不公平的。贾德干对首相贸然加入辩论忧心忡忡，因为他并没有认真研究那份文件。听完丘吉尔的发言，他禁不住长出了一口气，“首相采纳了外交部希望他采取的路线，表现很好”。

丘吉尔拿香港作为例子，“如果中国依据新方案提出归还香港，那中国和英国就会被排除在外，不得就解决争议的方案进行表决”。斯大林一直对苏联1939年因入侵芬兰被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开除一事耿耿于怀，他表示大家都清楚，只要他们三个人仍然在世，就不会有

任何一人让国家卷入侵略性行为。但毕竟10年过后，说不定三人都已不在人世，届时新时代的领导人恐怕根本不晓得战争的可怕，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和他们三人不同，“那时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好像是至少要保证今后50年的和平吧，也许我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我们必须完成一份防止三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公约”。

讨论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的罗斯福及时介入中止了辩论。他向斯大林保证说，若要排除某一成员国，一定要经过安理会的一致同意。这番话成功安抚了莫洛托夫。斯大林提议次日继续讨论，罗斯福只好表示同意。他晓得如果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就不会有联合国，也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美国人显然非常失望，贝尔纳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感到非常困惑，斯大林显然不曾考虑或者研读我们对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文件，即使它们已经由外交邮包在前一年的12月5日寄给了他。”

雅尔塔会议花费时间最多的是波兰问题，八次全会有七次涉及这一问题。在英国人的记录中，“三巨头”有关波兰问题的发言超过了18000字。在6日剩余的时间里，三方关于波兰问题的会谈很快陷入僵局，有关波兰边界线和政府成立的问题扯起来就没完没了。因为过程太过烦琐且与太平洋战场关系不大，待今后有机会讨论欧战时咱们再说。

美国人关心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一直未能列入议程。2月5日，金上将告诉苏联首席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他将在次日就太平洋战局进行汇报，并乐于接受苏联方面的任何提问。安东诺夫表示非常乐于听取美国人的汇报，“但有关这件事的讨论，苏联总参谋部希望在政府首脑讨论过太平洋战争后再进行”。苏联的立场在6日的会议上丝毫未变，只有库兹涅佐夫对金的报告提出了问题，他问美军的计划是否包括在千岛群岛占领某一岛屿。金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库兹涅佐夫同样对美军潜艇在日本近海的巡逻作业表示出浓厚兴趣，仅此而

已。安东诺夫问布鲁克：“我们集中兵力在主战场先打赢德国，再把兵力调过来打日本，不是更好吗？”

美国人认为，2月7日的会议不可能出现令人满意的效果。波兰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尽管前一天斯退丁纽斯就联合国问题作了翔实报告，但表面上看丝毫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在7日上午的外交人员会议上，当斯退丁纽斯试图提出这一问题时，当天的会议主持莫洛托夫粗野地指出，联合国问题不在本次会议讨论范围之内。但就在下午全体会议召开前几分钟，丘吉尔突然凑到罗斯福的耳边小声说：“‘乔大叔’准备接受敦巴顿橡树园决议了。”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大为惊讶，莫洛托夫上午不是还拒绝谈论这一问题吗？

罗斯福宣布会议开始，首先讨论波兰问题。斯大林说他们为会议准备的文件正在打印，在此之前不妨先讨论其他问题，比如联合国问题，他请莫洛托夫就此事发言。莫洛托夫说：“听完斯退丁纽斯先生的报告以及丘吉尔先生的澄清说明之后，苏联政府觉得，这些方案完全保障了大国在维持和平这件事上的一致立场。苏联愿意接受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没有其他评论。”迈斯基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美英代表团顿时松了一口气，许多人脸上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微笑。”这无疑是罗斯福的重大胜利，而且是预料外的大胜。

美国人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莫洛托夫就抛出了另一个难题。虽然苏联放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16个加盟共和国全部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的要求，但希望有三个至少是两个共和国能成为会员国，“英联邦的自治领已经获得了参与国际事务的地位，三个或至少两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合理的，它们的牺牲和对战争做出的贡献使它们获得这一地位当之无愧。况且，我们刚刚在表决程序方案上做出了让步”。莫洛托夫的意图非常明显，英国人有6票，美国人有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苏联人必须争取更多的票数，才不至于在今后的决策中陷入孤立地位。莫洛托夫接着说，“乌

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应该加入联合国，它们在大战中牺牲最大，也最早遭到敌人的入侵。乌克兰的面积、人口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德黑兰会议之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成立了外交部，可以单独参加国际事务”。苏联人的本意只是要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提出立陶宛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

这显然违反了美国人倡导的“一国一票”原则。在给斯退丁纽斯递上一张上边写着“势头不妙”的字条之后，罗斯福还是决定把苏联同意安理会表决程序的事情先定下来。他说“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必将受到全体世人的欢迎”。当罗斯福告诫斯大林，美国国内可能会出现对苏联加盟共和国成为会员国的公开反对意见时，苏联领导人表示，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拥有两个或三个投票权，以帮助罗斯福平息国内的反对意见。斯大林显然认为，苏联获得两席远比美国获得两席要重要得多。在美国内部，贝尔纳斯希望将这三个席位分给波多黎各、夏威夷和阿拉斯加。这些棘手问题暂时无法做出决定，被交给外长会议讨论并提交报告，他们还将讨论在何时何地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

当天晚些时候，斯退丁纽斯与罗斯福进行了私下交谈。罗斯福告诉国务卿，从地理和人口角度来看，他不认为苏联人要求多两席有什么不合理。斯退丁纽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最有成果的一天，我们都很庆幸，在通向世界组织这条艰巨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美国后来在4月3日宣布，不再为自己谋求三个投票权。

2月8日15时，三方军事首脑在苏沃洛夫宫开始探讨在太平洋战场采取联合行动的方法和途径。莱希上将对谈判的前景非常悲观，但马歇尔认为双方能坐下来谈已经算不小的进步，“因为苏联人终于愿意谈论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了”。

莱希开门见山地指出，希望今天的会议专题讨论远东问题，“德国投降之后，我们必须尽早制订出对日作战的详细计划”。安东诺夫小心地表示，他接下来的发言仅代表个人意见，但他保证“所有重大问题他当天就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并尽快提供完整、权威的答复”。他表示苏军的作战计划是预备以主力部队攻打中国的东北地区，切断日本关东军与本土的联系。苏军需要美国海军的帮助，以保证堪察加和西伯利亚东部不受日本海军的攻击。此外，美国人还必须提供更多的装备和物资。

对美国人提出的在远东建立空军基地一事，安东诺夫坦言不能做主，连个人意见也不能表达。因为这一计划涉及一个重要问题，美军某些军事行动需要在苏联领土上进行，这肯定会引起日本的抗议，《日苏中立条约》还在有效期内。安东诺夫及其同僚认为，美国人的计划非常出色，也能体谅他们的急切心情。他坦承未经斯大林同志的允许，不能答复美国人提出的任何问题。虽然未得到任何答复，但莱希和马歇尔依然对当天会议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美国人和英国人再次确认了一个事实，斯大林确实每天都在发号施令，每次召开“三巨头”会议前他再三强调不能离开前线的理由非常充分，绝非搪塞。

就在军事首脑会议召开15分钟之后，8日15时15分，斯大林应约来到里瓦迪宫，罗斯福正在和国务卿谈论上午外长会议的情况。看到斯大林走了进来，斯退丁纽斯主动起身告退。罗斯福告诉斯大林：“外长已就今天的议程达成了协议。”斯大林问是否关于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事，罗斯福回答“是的”。

既然答应了苏联人的要求，罗斯福趁势将话题引向了美国人关心的第二大问题，邀请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他告诉斯大林，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刚刚攻入马尼拉，尼米兹的部队即将向硫磺岛发起进攻，远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迫切需要再建立几个空军基地，以强化对日本的轰炸，这样盟军或许不用派出地面部队就能打

赢对日本的战争。斯大林明白，美国人的意思是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空军基地。他回答说，苏联不打算让美国空军在堪察加地区建立机场，因为日本在那里有领事馆，而苏联和他们目前仍处于和平状态。但他允许美方在共青城或尼古拉耶夫斯克设置两个空军基地，前者位于阿穆尔河下游，后者则在河出海口。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两个在沿海地区的基地离日本更近一些”。当时在座的除两位元首外，还有莫洛托夫、哈里曼及两名译员波伦、巴甫洛夫。

罗斯福明显受到了鼓舞，他递给斯大林一份莱希上将精心准备的备忘录，请他授权苏联的参谋人员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起规划远东作战。斯大林表示，完全没有问题，他会立即下达必要的命令。罗斯福得到了清晰的信息，他到雅尔塔的第二项重大任务即将完成。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苏联人的条件是什么呢？斯大林断然不会只出工不要工钱的。

事实上苏联人对远东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隐忍不发，想让美国人先提出来再后发制人。如果美国人自始至终不提太平洋战场，他们一定会憋屈而死的。看到罗斯福终于开了口，斯大林也就毫不客气地说：“我想讨论一下，我们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

罗斯福对此早有准备。他回答说，俄国要取得库页岛——日本人叫它桦太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作为报酬是完全没有困难的。至于在远东给苏联提供一个不冻港的问题，是否可以从中国人那里租借大连，或把它变成一个自由港？斯大林对此不置可否。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中国东北地区铁路的使用权。罗斯福的答复大致相同，这一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直接租用，二是和中国共同经营，但必须和蒋介石商量。

罗斯福的答复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但他仍带着一丝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很难向苏联人民

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对日战争。他们很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和德国作战，因为德国进攻我们，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可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一个并未交恶的国家开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达成了，人民就会了解这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就十分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参战决定了。”

“我还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罗斯福又一次拿出了那个老掉牙的标准答案，“与中国人讲话的最大麻烦是，不论你对他们说些什么，不到24小时全世界都知道了。”波伦感觉，“很显然总统对当下所做的事情感到了不安”。

斯大林对罗斯福的话心领神会，他不认为“现在就有必要和中国人说”。他向罗斯福保证苏联人绝不会泄密：“最好是在这里把这些条件写下来，经三大国同意。”罗斯福对此表示认同。交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搞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换取从日本划让领土，以及在中国东北获得利益，外蒙古保持现状。

看到罗斯福还有些担心，斯大林向罗斯福担保“大可完全放心”，他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很好，4月间将有国民党代表来莫斯科，他乐于接见中国人。一旦苏联从欧洲调遣20~25个师到远东地区，就可以将上述内容告诉中国人，“关于不冻港问题，我们可以商量，我不反对把它变成国际自由港”。

两人开始直率地讨论中国的内部问题。罗斯福说，美国一直努力试图让中国生存下去。“中国会生存下去的。”斯大林微笑着回答，但他认为不可思议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什么不能维持抗日统一战线。罗斯福回答说，魏德迈和赫尔利在使重庆和延安联合起来的工作中正比他们的前任取得更大的进展，重庆的国民党对合作破裂应比共产党负更多责任。

会谈气氛“相当融洽”。罗斯福决定趁热打铁，利用双方达成的共识争取苏联人合作在亚洲建立新秩序。他提醒斯大林，自己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提议对朝鲜进行托管，现在他建议以美国、苏联和中国为托管国，没必要请英国人参加，托管时间为20~30年。斯大林回答道“越短越好”。

罗斯福提出如果不请英国人参加，丘吉尔可能会不满意。“他肯定会非常生气的，”斯大林装出相当关心的样子，“事实上，首相可能会宰了我们。”接下来他的话大大出乎罗斯福意料，“我认为，我们应该邀请英国人。”罗斯福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先确定三个托管国，倘若英国人闹得太凶，再邀请他们参加。斯大林表示认可，朝鲜问题就这样说定了。

罗斯福得到了斯大林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这一承诺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的。但他当时关心的是美国的利益，如何在少死人的前提下尽快结束战争。苏联人在雅尔塔会议的前几天拒绝谈论远东问题，这使罗斯福相信只有答应斯大林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和苏军在远东进行合作。这显然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以苏联人的胃口和常年对远东的觊觎，如果罗斯福再耐几天性子，苏联人就会迫不及待主动提出来的。

时间已接近16时，每天的正式会议即将开始。当丘吉尔抵达会场时，他吃惊地发现罗斯福和斯大林正在进行秘密会谈，连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都被要求回避。丘吉尔气愤地让助手告诉美国人自己到了。虽然罗、斯会谈仅用时不到30分钟，但依然导致8日的大会比平时晚了15分钟。

正式大会开始之后，外长们提议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1942年在华盛顿参加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国家以及3月1日前对轴心国宣战的国家都将被邀请参会。斯大林对此

表示反对，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让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创始成员国参会后才勉强同意。随后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一直到19时30分休会都未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当天晚上，斯大林在苏沃洛夫宫设宴招待美英代表团。莱希上将数出参加宴会的贵宾有30人之多，安娜、萨拉和凯瑟琳三位女士应邀出席，大大活跃了晚会气氛。斯大林显得兴致很高，他坐在一张长桌子的中央，左边是丘吉尔、右边是罗斯福，莫洛托夫、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分别坐在他们对面。会议已进入第五天，“三巨头”开始初步评估己方的成败得失。美国人以牺牲中国利益的高昂代价换来了苏军参加远东作战的承诺，但成立联合国、波兰问题、法国参与监管、战争赔偿等问题都远未能达成协议。斯退丁纽斯将会议至今没有谈崩归功于没有设定正式议程，一旦三方在某一问题上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暂时搁置先谈论另一个问题。斯大林在晚宴上举杯致辞：“在同盟中，盟友不应该相互欺骗。我提议大家为三国同盟的坚固干杯。愿同盟坚强、稳定，愿我们彼此永远坦诚相待！”

一个被安娜称作“看上去像最险恶的伪君子”的男人开始殷勤地给女士们倒伏特加，“他又矮又胖，秃顶圆脸，无框眼镜后边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波伦觉得这人像一个中学校长。这个叫维辛斯基的男人甚至博得了萨拉的好感，她在第二天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那位把数以千计的斯大林的所谓敌人送进坟墓的人非常不错，很好相处，在他们优雅地享用烤乳猪的时候，那个人用一种叫‘纳尔赞’的带气泡的矿泉水稀释我们的伏特加，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

罗斯福指着桌子对面那个“戴夹鼻眼镜的人”问斯大林，这是贵国的哪一号人物。斯大林毫不避讳地回答说：“哦，那是我们的希姆莱，他的名字叫贝利亚。”后来葛罗米柯报告说，罗斯福对这个比喻“明显感到了不悦”。上次在德黑兰，贝利亚只是幕后随员，这次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会议，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和罗斯福、丘吉尔、

哈里曼、霍普金斯不同，斯大林并未带子女与会，苏联代表团中只有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到了雅尔塔。但他不能像上述几位大人物的子女那样公开露面，他的特殊任务是负责监听美英代表团成员的所有谈话。在德黑兰会议上，他也负责这项业务。斯大林每天听取监听内容的汇报时间达到了1到1.5个小时，甚至连被窃听者的说话语气都要详细询问。毋庸置疑，坐镇主场的苏联人在情报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参加了大部分会议的美国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阿尔杰·希斯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1950年因伪证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希斯在1957年和1988年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在舆论法庭里》和《一生的回忆》中都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宴会自然少不了敬酒和相互恭维。斯大林频频向丘吉尔举杯，“我提议，向大英帝国领导人敬酒，他是全世界最有勇气的首相。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政治经验与军事领导相结合的典范。当全欧洲都向希特勒屈服时，他说即使举目无亲，没有盟国并肩，英国也要独木撑天与德国人奋战到底。让我们向百年才出一个的伟人致敬，他勇敢地撑起了大不列颠的旗帜。我是打心底里说出这番话的”。

斯大林的赞美让丘吉尔有点飘飘然，他起身举杯回敬道：“当我说我们全心全意把斯大林元帅的生命视为最宝贵的财富时，绝对不是夸大，也不是奉承。历史上有过不少胜利者，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政治家，而且大多数人在随着战争而来的困难中把胜利果实抛弃掉了。我由衷希望能向苏联人民租借斯大林元帅，来协助我们摆脱过去的幸，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与这位伟人有交情而越发有勇气、有信心。他在整个苏联声望正隆，更在全世界声名远播！”

斯大林变换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赞美罗斯福：“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成功干杯，为战争压力下诞生的同盟敬酒，愿它在战后更坚强、更长久。”他再次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一个人的

勇气对全世界的未来历史显得如此重要的，几乎史无前例！我和丘吉尔先生在各自的国家里，相对来说下定决心比较简单，这两个国家都是为它们自身的生存而同希特勒的德国作战。这里还有第三个人，他的国家未曾遭受侵略的严重威胁，但也许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成为引导全世界动员起来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缔造者。”斯大林动情地谈道，总统最突出的成就是促成了《租借法案》，苏、英、中才得以在逆境中坚持下来，才有了今天盟军的大好局面。

斯大林的敬酒遍及了所有人，他建议为那些“当我们都在自得其乐时还在辛勤工作的人”干杯，并祝所有翻译人员身体健康。几名翻译推举波伦出面答谢，可能已经喝了不少伏特加，波伦乘酒兴用改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作为回敬：“全世界翻译工作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老板！”全场静默，然后是大笑，斯大林举杯绕过餐桌同波伦碰杯，对他的“机智”倍加称赞。

宴会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的罗斯福显然来了兴致，他赞美“这场晚宴的气氛犹如一场家庭聚会”，然后号召大家通力合作，“让地球上的男女老幼都能获得安全和福祉”。他这番话并未打动所有宾客，波特尔元帅在日记中就抱怨罗斯福说的“比我以前听到的所有废话都多，瞎煽情，没有任何智慧火花”。

晚宴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莱希统计其间起立敬酒干杯多达38次——实际上是45次。正菜足足有20道之多，以至于很多菜端上来时已经凉了。所有还没喝醉的人都往酒里兑水以保持清醒，或者趁人没注意直接将酒倒入花盆里。

莱希有大量公务需要处理，他认为参加这样毫无意义的宴会纯属浪费时间。英国陆军参谋长布鲁克有着与莱希类似的感觉，“谈话水平极低，大部分都是没有诚意的巴结和奉承！我越来越觉得无聊，越来越困，但宴会总是结束不了”。回到里瓦迪亚宫之后，精疲力竭的

罗斯福告诉斯退丁纽斯，在两个最具争议的问题——成立波兰政府和德国赔偿问题上缓和立场，向苏联人做出让步。

2月9日上午11时，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具了联合军事报告，并很快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

一、总体战略思想不变，一致同意在苏联及其他盟国的配合下，尽快促成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二、在太平洋其他国家的配合下，保持并不断加强对日本的攻势，削弱其军事力量，占据能够促成其最终投降的有利局面。

三、打败德国的最早时间定在1945年7月1日，最晚1945年12月31日。对日战争将在德国崩溃18个月后结束。

四、在欧洲已解放地区，对能够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各种力量提供必要援助。

五、一旦对德作战局势允许，在顾及其他已约定或必须兑现的承诺之外，优先将欧洲战场的兵力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战场。

六、持续对日本的攻势，为尽早实现登陆日本本土创造条件。

七、从地中海抽调兵力，充实欧洲西线战场。

当天午饭后，工作人员在里瓦迪亚宫的一片草地上铺上了地毯，中间摆上了三把椅子。罗斯福居中而坐，斯大林在他左侧，丘吉尔在摄影师全部就位后才走过来，只能坐在罗斯福右侧。三位领导人面带笑容，好像一母同胞的三兄弟一般。出于父亲霍普金斯的缘故，23岁的罗伯特与“三巨头”早已熟识，卡萨布兰卡会议他就是现场摄影师。他这次是受命从德国前线赶到马耳他再辗转来到雅尔塔的，并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私下会谈时入场拍照的摄影师。除三位外交首长按罗伯特的指挥就位之外，将军和官员都想在“三巨

头”身后找到一个显眼的位置，现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布鲁克为此抱怨说，“拍照活动是最欠缺组织的一幕，没人引导各个政治、军事分组的人各就各位”。参加过头一天晚上斯大林宴会的客人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一位昨晚服侍过他们的服务员现在摇身一变，身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制服和大家站在了一起。

罗斯福亲昵地向年轻人招手：“罗伯特，你打算怎么拍？”“总统先生，”罗伯特说，“我希望斯退丁纽斯先生站在您的身后，莫洛托夫先生站在斯大林先生身后，艾登先生站在丘吉尔先生身后。”

斯大林招手让罗伯特过去，和他亲切握手，并问上次分别后是否一切都好。年轻人慌不迭地点头：“我希望成为第一个进入柏林的美国摄影师，但看样子无法实现了。因为您的部队已经逼近柏林近郊，而我们的军队还在200公里之外。”斯大林问他愿不愿意跟随红军一起进城：“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第一个记录攻占柏林的美国摄影师了！”

罗伯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个提议几乎令我停止了呼吸，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当然愿意！您能替我安排吗？’我竟然忘了在苏联，只要这个人一声令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他说，‘你处理好你那头的事情，这头归我负责好了’。”可怜的罗伯特并未实现自己的愿望。虽然罗斯福、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都愿意为年轻人开绿灯，但由于父亲霍普金斯坚决反对，他随苏军入城的想法最终只能泡汤。

2月10日中午的外交会议结束后，莫洛托夫请哈里曼14时到尤苏波夫宫会谈。美国大使拿到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外蒙古现状必须维持，1905年日本武力夺取的地方——库页岛南部、旅顺和大连必须归还，斯大林还要求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和千岛群岛。作为报答，苏联除对日宣战外，还将与蒋介石缔结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说，总统“希望做三点修改后再接受”。大连和旅顺应该是自由港，中国东北的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除此之外，我有把握认为，对这两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如果没有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总统是不会处理的。”回到里瓦迪亚宫后，哈里曼把斯大林的提议草案连同他所做的修改呈交总统。罗斯福批准了修改意见，并让哈里曼把它交给莫洛托夫。

斯大林对此并不认可。他在休会期间把哈里曼拉到一边，告诉他关于加入对日作战问题，他准备就总统提出的协议做出让步，“我完全愿意把大连变成自由港，但旅顺港完全不同，苏联要把它作为海军基地，因此必须租借”。

“为什么阁下不亲自与总统讨论这件事呢？”哈里曼建议。过了一会儿，斯大林和罗斯福便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两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罗斯福显然忘记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同意苏联租借港口，就更难说服丘吉尔放弃香港。现在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如何和何时把这个协议告诉蒋介石。罗斯福问斯大林，是否想与在莫斯科的宋子文讨论这些事情，还是让他直接与蒋介石谈。

斯大林说，自己是有利害关系的一方，还是由总统去谈更好一些。“什么时候与委员长谈呢？”罗斯福问。斯大林说，待我在远东再部署25个师之后，到时我会告诉你的。此时丘吉尔走了过来，两人立即闭上了嘴。搞得丘吉尔一脸狐疑，认为两人又在背着他搞什么阴谋诡计。

哈里曼将协议拿给军方首领看，马歇尔显然非常满意，“为了取得这个成绩，要我再在这里待一个月我都愿意”。金上将说，“我们刚刚挽救了100万名美国年轻人的生命”。莱希上将认为有了这项协议，就可以不虚此行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总统和斯大林签

字的协议托付给我保管，就存在白宫我的秘密档案里。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仍处在和平状态，因此这份文件必须绝对保密。”

一直到11日早晨，丘吉尔才得知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有了一个暂时不能公开的协定。罗斯福不希望英国人在远东协议上插上一脚，斯大林却想把丘吉尔也拉进来。或许他认为英国是苏联战后的主要竞争者，希望他们承认苏联得到的新领土。莫洛托夫10日在拟定协议草稿时已把英国列为签署国之一。虽然一直到11日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文件，丘吉尔还是打算在上边签上名字，“我们欢迎苏联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苏联在日苏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对他来说，英国并不打算在进攻日本本土的战斗中派出陆军，那么这些事儿就交给苏联人去办吧。况且斯大林想要的是中国的东西，而不是英国的。

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丘吉尔曾经告诉艾登，“靠苏联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战争，毫无疑问会为我们节约数十亿英镑，参谋部认为苏联成为太平洋大国并没什么坏处。我不会反对你所提到的苏联人的野心，你尤其高估了他们的要价，比我们可能要撤出中国的损失还要大”。艾登对此不予赞同，反对丘吉尔在协议上签字。他在2月1日曾告诉斯退丁纽斯，如果苏联人加入太平洋战争，那是因为他们想获得利益，不想让美英独吞胜利果实，我们不必要为了他们的加入而开出高价。艾登当着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面说，这种幕后交易是“本次会议极不体面的副产品”。

贾德干爵士被临时叫来提供咨询，他也不赞成首相在这个秘密协议上签字。但丘吉尔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在协议上签了字。丘吉尔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不签，就会削弱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威望，使伦敦被排除在未来有关远东问题的讨论之外。波伦对此的评论是：“对这一协定的中肯批评是，它是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订立的。”

这一标题为“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的文件全文如下：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及大不列颠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一、维持外蒙古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1. 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邻岛屿归还苏联；

2. 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3. 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归还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给予满足。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1945年2月11日

虽然在艾登和贾德干的反对下在协议上签了字，但是战后，丘吉尔还是在回忆录中费尽心机为自己的行动开脱：“我必须说明，我虽

然代表大不列颠签署了这个协定，但不论是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这被认为是一件美国的事情，当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有巨大利害关系的事情。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这样做了。对苏联的这些让步，在美国曾有许多谴责。责任是在他们自己的代表身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关系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除非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原定2月10日20时30分的宴会轮到英国人做东。当天21时，丘吉尔在沃伦佐夫宫接待室里静候贵宾的光临，客人却迟迟没有来到。几小时前罗斯福突然宣布，要在次日15时之前离开雅尔塔。赖利已派出一个特工小组前往中东，为总统会晤埃及、沙特和埃塞俄比亚领导人进行筹备。罗斯福的决定让英国人非常吃惊。安娜告诉萨拉，总统必须告辞去赴重要的约会。萨拉不满地告诉莫兰医生：“这话说得好像雅尔塔会议就不重要一样。”丘吉尔对此非常恼火，他对罗斯福匆忙结束会议赶着去地中海会见几个无足轻重人物的做法非常不满，那里可是英国人的后院。

贵宾姗姗来迟，轮椅上的罗斯福再三向丘吉尔道歉，斯大林几乎紧跟在罗斯福之后来到。丘吉尔举杯提议向“英王陛下、美国总统及苏维埃主席三位国家元首致敬”。宴会同样离不开谈公事。斯大林告诉丘吉尔，他现在很怕回莫斯科，“我不知道怎么去告诉苏联人民，因为英国的反对我们得不到任何赔偿”。几分钟后丘吉尔说，他原则上是同意赔偿的，但不要忘记一战结束后德国无法支付赔偿的效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两人同意会议公报可以提到赔偿，并配上一段声明，苏联和美国同意接受以200亿美元为未来讨论的基础，其中半数归苏联所有。

这回斯大林彻底高兴了。丘吉尔提议敬酒，祝斯大林寿比南山，“我以前多次敬酒祝贺元帅政躬康泰，这次的祝愿比以往更加热切，

我希望见到苏联光明、繁荣、幸福的未来”。随后大家的话题转到了英国大选。丘吉尔解释说，“在不列颠有两个政党，而我们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斯大林说，“一个政党要好得多”。丘吉尔说，在座三位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位会被自己的政府“在某一天赶下台的人”。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开始为老大哥打气。罗斯福动情地建议为丘吉尔干杯，“当我28岁开始从政时，丘吉尔先生已经有了为其国家服务的长期经历。他在政府内外工作了许多年，以两种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着重提到了丘吉尔对绥靖主义的抵制，指出丘吉尔在野时甚至做出的贡献更大，“因为他迫使人们思考”。斯大林认为丘吉尔过于悲观了：“人民一定会了解他们需要领袖，有谁比得上带领他们赢得战争的领袖呢？”刚刚赢得大选的罗斯福介绍了一些对付左派的经验供丘吉尔参考。丘吉尔提前向斯大林示警，“对不起，我没有其他选择，必须痛批共产党才能赢得更多选票”。当深夜0时30分斯大林离开时，许多英国代表团成员聚集在别墅客厅里，丘吉尔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大家都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当天晚上，三个代表团的成员几乎通宵未眠，忙着准备次日供“三巨头”签字的文件。最后一次大会11日12时15分在里瓦迪亚宫召开，三国领导人仅对文件做了很小幅度的修改。15时45分，“三巨头”按照之前排好的顺序签字，丘吉尔领衔，罗斯福居次，最后是东道主斯大林。罗斯福告诉苏联领导人，“我们很快将在柏林见面”。几分钟后，“三巨头”就乘车离开了里瓦迪亚宫。

签署最后的文件之后，三位外长走入里瓦迪亚宫门廊。莫洛托夫看到了那棵柠檬树上边还结着不少柠檬，提议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各取一枝留作纪念，两人果真那么做了。其他外交官蜂拥而上，一名苏联外交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可怜的树！它能被折的枝丫全被折掉了，只剩下能用斧子砍或锯子锯掉的部分”。代表们完全没意识到，他们从雅尔塔带回的应该是橄榄枝。

离开里瓦迪亚宫后，罗斯福并未直接前往地中海，而是前往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卡托克廷”号上住了一夜。总统行程日志上记载，“舰上水兵列队舷侧，于总统登舰时给予最高的崇敬礼”。赖利记得当天吃的是得州牛排，“舰上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在连吃了8天俄国菜后，这可真称得上珍馐美味。”罗斯福看上去疲惫至极，霍普金斯累得几乎爬不起来了。莱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这是我经历过的最为紧张忙碌的一周，有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连续工作20个小时以上，其中包括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宴会。虽然那些菜肴十分丰富，但对于我们这些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人来说，并非一种享受”。当晚有一件突发事件发生，罗斯福最信任的人、“老爹”沃森少将突发心脏病倒下，生命垂危。总统时常拿他作幽默取笑或捉弄的对象。

看到斯大林和罗斯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者甚至没有询问他次日有什么安排——丘吉尔突然决定不按原计划在次日离开，想现在就走：“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今晚就走？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多待一分钟，立即走，50分钟内全体出发！”

所有人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很多送洗的衣物被要回来，其中一部分已洗过了，只能拎着，湿淋淋地上路。萨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爸爸就像一个放学后完成了作业的小男孩儿，蹦蹦跳跳，在各个房间里进进出出，嘴里喊着‘快点快点再快点’！不管你信不信，1小时20分钟后，大约17时30分，车队就已经满载着鼓鼓囊囊的箱子出发了。尽管我们的行动已经足够迅速，但还是最后一个离开。总统一个小时前就走了，不过他是几天前就决定好的。斯大林像个精灵一样消失了。在最后一次握手3个小时后，雅尔塔已被完全抛弃，除了那些总是在宴会过后留下清理残局的人。”2个小时后，英国代表团登上了停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邮船“弗兰克尼亚”号。

12日上午11时，罗斯福乘专机飞往埃及。接下来两天里，总统与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和沙特国王伊本·绍德分别进行了会谈。沙特国王是美国派驱逐舰“墨菲”号专门接过来的。安娜被提前安排在甲板下边，因为沙特人不允许会见时有女人在场。罗斯福建议埃及国王多种棉花，还给了他一架双引擎运输机。他送给塞拉西4辆装甲侦察汽车。在同沙特国王就石油和植树造林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之后，罗斯福开始切入主题，希望沙特国王允许更多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遭到伊本当场回绝：“阿拉伯人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把土地拱手让给犹太人。”

2月15日，“昆西”号驶入埃及亚历山大港。午后，丘吉尔来到船上与罗斯福进行了半小时私人会谈，并留下来共进晚餐。“总统似乎很平静，很虚弱。我感受到了他生命力的微弱，我很可能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充满深情地互道珍重。”丘吉尔的判断非常准确，这是他和罗斯福的最后一次见面。毫无疑问，雅尔塔会议加速了罗斯福的死亡。2月27日18时30分，“昆西”号入泊纽波特纽斯军用码头。安娜收到了一份账单，使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罗斯福一行乘火车28日清晨抵达华盛顿，结束了为期5周的雅尔塔之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他的亲密伙伴沃森已于2月20日去世。

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大厅做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长篇演说。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着向议员发表演说。他请大家理解，“这对于我，要比不得不在我两条腿的下部戴上差不多10磅钢架要方便得多。另外，我刚从行程14000英里的旅程归来”。总统的憔悴令在场所有人感到无比震惊。当罗斯福谈到自己归来后顿感“精神振作，灵感丛生”时，大家已看出总统的健康状况在急剧恶化：他的吐字含混不清，念稿时结结巴巴，时而停顿，时而插入一些无关的枝节问题；他的右手颤抖，艰难地用左手翻演讲稿；灰蓝色的眼睛有些迷蒙，脸上肌肉松弛，背也更驼了。但是当罗斯福描述雅尔塔会议取得

的成就，并要求国会接受“永久性和平结构”——联合国时，激情使他的脸上重现光彩。往昔那种站在讲坛上的自信状态又恢复了，但很快又消逝得无影无踪。

在谈及太平洋战场时，罗斯福说：“日本军阀们应该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忽视。他们已经感受到我们B-29的远程轰炸，他们已经感受到美国海军的强大力量，他们不那么着急再出来尝试一次。日本人现在知道，听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我可以再加上一句，如果算上硫黄岛，‘形势已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就在罗斯福一行回国途中的2月19日，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已经向位于东京和塞班岛中点的一个弹丸小岛发起了猛烈攻势。它的名字叫硫黄岛。

| 第二章 |

血沃硫黄岛

“人人必须以死前杀敌10名为己任”

从东京湾南侧入口，一直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以北550公里处，有一条绵延长1400公里的岛链叫南部群岛。该群岛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岛群，自北向南依次为伊豆群岛、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最南方的火山列岛由三个小岛组成，居中的是硫黄岛，南北两小岛分别叫作南硫黄岛和北硫黄岛。1673年，英国人戈尔率先来到这里。因岛上到处充斥着浓烈难闻的硫黄味儿，戈尔便将它命名为硫黄岛。1805年俄国探险家克劳斯滕森经过此地，他和戈尔一样认为贫瘠的列岛不值得开发，未曾向国家建议将这里开辟为殖民地。1887年11月，日本东京府知事首次登上硫黄岛，1889年9月宣布将其纳入日本版图，归东京府直接管辖。

硫黄岛位于北纬24度44分、东经141度22分，距东京1250公里、塞班1100公里，几乎位于两者的中点。从横滨港出发，乘船沿伊豆群岛南下前往硫黄岛约需要4天，乘机仅需4.5个小时。从海上望去，硫黄岛像一条半浮半沉的鲸鱼；从空中俯瞰，它则像一块肥猪排。岛屿从东北到西南的长轴长8.3公里，东西最宽处4公里，最窄处千鸟原南部仅宽800米，总面积20.1平方公里。岛上最显著的地理特征是南端那座高169米的死火山，名叫苏里巴齐山——日语则称作折钵山。山脚以北那片宽阔平整的高地被称为中部高地，再往北地形逐渐起伏，有数座海拔超过百米的险峻山峰，被统称为元山地区。虽然折钵山已多年不再喷发，但整座岛屿依然烟雾弥漫，大部分地区覆盖着厚厚的火山灰，沸腾冒烟的硫黄坑随处可见。岛上居民时时有这样一种不安，担心小岛随时会在汪洋大海中消失。硫黄岛在战前鲜为人知。即使到了开战之前，大部分日本人仍不知道他们的南方有这样一座重要岛屿存在。

截至1944年6月1日，岛上共有居民1029人，居住在摇摇欲坠的日式平房中。岛上种植有蔬菜、香蕉、菠萝、木瓜和甘蔗供居民消费，主要经济是一家榨糖厂和一家硫黄加工厂。因经营不善，那座榨糖厂后来改为草药加工。岛上那所学校有7名教员，还有一家叫“太平轩”的小旅馆，以及一间有3名女侍的小酒吧。由于土质和气候，稻米在岛上无法种植，必须从日本内地输入。每年都会有6班船从本土来到这里，给岛民带来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硫黄岛没有港口，南海岸和西海岸建有两个卸船场，浅滩、无处不在的暗礁导致卸载作业异常困难，岛民往往需要用驳船才能将运来的物资拖到岸上。

岛上同样没有河流。因土质关系，落下的雨水只需一两个小时就会渗入沙土之中，完全无法在地表储存。井水通常因含盐分和石灰无法饮用，日常用水全靠居民修建的500个储水槽。幸亏这里年降雨量有2500毫米之多，4月到6月雨水较多，给居民储水提供了较大便利。尽管如此，淡水在这里仍属于珍贵的管制物品。除饮用外，居民日常洗脸、洗涤只能用海水替代。硫黄岛地处亚热带，但岛上气温近似热带，最高气温接近40℃，年平均气温22℃。岛上天然植被稀少，野草和多瘤树木为了生存，要常年与恶劣的环境搏斗。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作战参谋堀江芳孝少佐曾这样形容这里的恶劣环境：“岛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物产，地理书上写下的就是一个遍地硫黄的小岛，没有水，没有麻雀，也没有燕子。”硫黄岛战役结束之后，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这样告诉随军牧师：“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一定是用剩下的所有肮脏的灰烬和瓦砾随手堆砌了这个该死的岛屿。”

日本在硫黄岛驻军最早可追溯到1914年，当时海军只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气象站。1933年，日本海军开始在岛南折钵山一带修建机场，这就是拥有一条长800米、宽200米南北跑道的千鸟机场。1940年，日本海军在千鸟机场的北端又修建了拥有东西跑道的元山机场。硫黄岛战役打响之后，美军称千鸟、元山和未竣工的北机场分别为一号、二

号和三号机场。1941年春，日本海军派出94名士兵到这里修筑岸防炮台，随同他们前来的还有约2000名朝鲜劳工。太平洋战争初期，处内线的硫黄岛并未显示出太大军事价值，因缺乏适合大型船只停泊的港口，这里仅作为向东南和中太平洋中转飞机的临时基地使用。战争爆发之后，大部分日军陆基战机经本土—硫黄岛—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拉包尔飞抵前线，硫黄岛属于它们途中歇脚的第一站。

1944年2月美军登陆马绍尔群岛之后，东京在努力向马里亚纳群岛派出增援的同时，开始逐步加强小笠原群岛、硫黄岛和南鸟岛的防御。大本营此时突然发现，之前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苦心经营的所谓“父岛要塞”“母岛要塞”，在今天“航空制胜”的大背景下已经过时，毫无用处。受地形限制，这两座岛屿均不具备建设大型机场的条件。要强化小笠原地区的防御，只能在地形相对开阔的硫黄岛上大做文章。

1944年2月25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布了第三十一军战斗序列，驻小笠原地区所有日军被统编为小笠原集团，集团长由“父岛要塞”守备队司令官大须贺应陆军少将出任。该集团于3月10日脱离东部军司令部指挥，直接转入第三十一军麾下。3月23日，大须贺应命令以八个要塞步兵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共4883人组成“伊支队”，在厚地兼彦陆军大佐的率领下于3月27日登上硫黄岛，与和智恒藏海军中佐硫黄岛警备队的1362名官兵会合。当时，岛上还有横须贺镇守府派遣队的800名官兵正在扩建千鸟和元山机场，以使它们具备起降一式陆攻机的能力。岛上的第三个机场北机场也已经动工。4月上旬、中旬，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中将、中太平洋方面舰队副参谋长田村义富少将、小笠原集团长大须贺应先后登岛视察，提出了积极组织海滩防御的具体要求。

5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大陆令第1014号》更改第三十一军战斗序列，驻小笠原群岛所有陆军部队被重新整编为第一〇九师团，下辖

驻父岛立花芳夫陆军少将第一混成旅团、驻硫黄岛大须贺应第二混成旅团、驻母岛第一混成联队、驻南鸟岛第十二混成联队、驻父岛第九重炮联队等部。5月27日，在东部军司令部赋闲的栗林忠道陆军中将受命出任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兼任小笠原集团集团长。

在东京陆相官邸，内阁首相、陆相兼陆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他在两个月后才黯然下台——对53岁的栗林忠道进行了出征前的谆谆教诲：“形势严峻，国难当头，军部就靠阁下去守卫这个重要岛屿了。栗林君，拜托了！无论如何，都要像山崎保代君在阿图岛那样大干一场！”

即将赴硫黄岛上任的栗林忠道，1891年7月7日出生于长野县西条村，幼时志向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14年5月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毕业之后，栗林被分配到第十五骑兵联队任骑兵少尉。1915年12月栗林进入天津陆军骑兵学校深造，1916年11月毕业，1918年7月晋升骑兵中尉。1920年12月栗林进入陆大第三十五期学习，1923年8月晋升大尉，同年11月以军刀组次席的优异成绩毕业——该期首席是1942年病死的陆军总体战研究室技术部主任藤室良辅。

1923年12月8日，刚从陆大毕业的栗林与长野县的同乡义井洋子结婚，真可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个特殊家庭似乎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栗林的生日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日，洋子的生日8月15日是日本的投降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恰好与日军偷袭珍珠港是同一天。

1928年3月，陆大优等生栗林奉命前往美国，出任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助理陆军武官。其间，栗林曾到哈佛大学深造，还曾在得克萨斯州布利斯炮台接受过短期训练。这段难得的旅美经历使栗林成为日本陆军中少有的“美国通”。栗林对美国强大的工业实力印象深刻，深知“美国少爷兵贪生怕死”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与之相反，他对美国

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和活力充满了敬重。1930年2月栗林受命回国，次月晋升陆军少佐。1931年9月，栗林再次前往北美，出任日本驻加拿大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以上经历开阔了栗林的国际视野，并导致他后来强烈反对日本向英美开战。栗林曾说过“日本最不该与之交战的国家就是美国”之类的话，这在以癫狂著称的日本陆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1933年8月，栗林晋升陆军中佐，回国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马政课课员。1936年8月，栗林调任第七骑兵联队联队长，率部参加了诺门坎战役。1937年，晋升陆军大佐的栗林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马政课课长。因诗文俱佳，他和本间雅晴一样被称为陆军中能文能武的“诗人将军”。在任职马政课课长期间，栗林创作的《爱马进军曲》《拂晓的祈祷》等军歌在军中被广为传唱。他在《爱马进军曲》中这样写道：

战马呀，我的坐骑！离开皇国数月矣，生死与共和你战斗在一起。

前进在山川大地，双手紧收的缰绳里，涌动着你的热血和朝气。

战马呀，我的坐骑！全凭借你，我跨越深沟激流，冒着枪林弹雨。

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喜极而泣，报答你的是满槽的饲草充饥。

战马呀，我的坐骑！凯歌高奏入城时，你的脊背插着太阳旗。

战士们心境的灿烂，远胜过晴朗的天气，你的功劳将永远不能忘记。

1940年3月，栗林成为同期生中首位晋升少将的陆军军官，后相继出任第二骑兵旅团、第一骑兵旅团旅团长，驻扎地在中国内蒙古。1941年9月19日，栗林调任驻广东地区日军第二十三军参谋长，辅佐酒井隆中将谋划香港作战。前文提到，栗林在“杉坂事件”中表现出惊

人的分析判断力，最终促成东京按期开战。1943年6月10日，栗林晋升中将并出任第二近卫师团师团长。1944年4月6日，栗林因师团厨房失火被追责，引咎辞职后调任东部军司令部赋闲，一个月后临危受命前往硫黄岛。在这座孤岛上，栗林将率部下打出让美国人瞠目结舌的出色防御，并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成功做到了太平洋战场上其他日军指挥官未能做到的事——使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超过己方。

在日本陆军中，栗林和今村均一样享有较高的声誉，有关他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据说在骑兵学校任少尉军官期间，那里有一匹无人驯服的烈马“典渡号”。栗林第一天上马三次，三次被摔下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十五天都是如此。刚开始还有人围观，但大家逐渐失去了继续看热闹的兴趣。连大正年间日本马术专家游佐幸平都劝他放弃，栗林只是苦笑着摇头。一个月后的一天，忽然有人高喊道：“大家快看，栗林少尉正轻松自如地骑在马背上呢！”很多人因此向他请教驯服烈马的诀窍，栗林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虽然只是一匹马，但是也懂得一个‘诚’字。”栗林极为爱马，部队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他告诉自己的司机“把车拴在那边吧”。

栗林生活俭朴。从上尉一直到中将，栗林都是自己动手理发。他能用左手麻利地摆弄着头发，右手拿推子给自己剪出一个漂亮的发型。他还有一个特殊习惯，从不吃被日本人视为美味佳肴的生鱼片。实际上他本人很喜欢吃，一是他认为吃惯了美食的身体在战场上很容易闹毛病，二是他母亲也喜欢吃，在家乡根本吃不到，栗林因此也就不吃。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栗林喜欢喝酒，但从来没有喝多过。栗林关爱家人，连女用人都非常照顾。他家里的女用人和家人一起吃饭，吃同样的饭菜。栗林有时还会哼着小曲与女用人一起洗刷饭后的餐具。

栗林司令部有个叫贞刚的裁缝，从他在广州任职时就一直跟着他。贞刚说，他敬仰栗林就像敬仰自己的父母一样。一次，他听到栗林对建议设立禁闭室的参谋说：“这件事回头再议，或者根本就不用设。我的部下都很守规矩，没必要设禁闭室。”这显然不符合陆军的规定，禁闭室最终还是设立了。很快一名犯错的19岁抄写员藤森被关了禁闭。按照日本人的习性，如果被上司训斥的话，这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切腹自杀。栗林特地交代他的上司，不要训斥他。当晚他拿出一条毛毯交给贞刚：“夜里很冷，把这个给藤森送过去吧。”

贞刚曾说：“世界是如此丑陋，但只要和将军在一起，我就能感受到这世间的美好。”只要看到栗林到街上去买水果或营养品，贞刚就知道他手下肯定有了患病住院的士兵。栗林受命奔赴硫黄岛时，贞刚因生病住院留在了父岛。后来只要有船从二见港——该港是小笠原地区唯一良港，几乎所有运往硫黄岛的物资都要经这里中转——去硫黄岛，贞刚就想办法乘船前往，但最终未能成行。贞刚将未能陪栗林一起去死视为终生的遗憾。

真正赶到硫黄岛与栗林一起赴死的是副官藤田正善中尉。栗林任第二近卫师团师团长时，藤田任他的副官。藤田是青山学院的毕业生，父亲是一位牧师。栗林对藤田非常严格。每天藤田都会开车去接栗林。如果他早30秒或晚30秒，栗林都会有说辞。他告诉年轻人：

“胜负往往取决于最后5分钟的说法，已经是拿破仑时代的事情了。现在决战的胜败往往取决于30秒。30秒时间里，几发炮弹打过来，就会有几百人因此倒下，你计算过吗？”奔赴硫黄岛之前，藤田的父母刚刚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藤田说他要跟司令官去硫黄岛，断然拒绝了那门亲事。栗林不同意让他上前线，藤田就每天到参谋部去软磨硬泡，最后获得了许可。

1944年6月8日，是栗林出发前往硫黄岛的日子。似乎预示着本次出行会一去不返，一向乖巧的小女儿高子一直哭闹不停，她当时是五

年级的小学生。栗林一边哄着高子，一边将她交到夫人手中。他未告诉洋子自己要去的地点，目前这属于军事机密。他只是故作轻松地说了句：“这次，很可能会埋骨他乡了。”儿子栗林太郎被允许前往木更津机场为父亲送行。登机前，栗林用平淡的语气告诉儿子：“妈妈和妹妹们就托付给你了。”

同日下午，栗林的飞机在硫黄岛南部的千鸟机场安全降落。东京大本营认为，父岛是小笠原群岛的指挥、补给和通信中心，栗林理应将指挥部设在那里。栗林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拥有机场的硫黄岛才真正具备战略价值，敌人的攻击目标毫无疑问将指向这里。“作为守岛部队最高指挥官，我必须出现在敌人必然要进攻的地方”，栗林说，“我的司令部必须设在硫黄岛。”

走下飞机的栗林默默环顾四周，他清楚这里就是自己的葬身之所。即将打响的战斗不是“背水一战”，而是“背死一战”。从这一刻起，直到1945年3月26日战死，栗林一步都不曾离开过硫黄岛。

“从空中俯瞰，硫黄岛真像浩瀚大海中漂浮着的一把大勺子！”栗林对前来机场迎接的厚地说。

“是的，将军。”厚地回答，“从目前形势看，敌人似乎有登陆塞班岛的企图。”

“我有同感，美国人肯定不会放过那几个重要的岛屿。”栗林指的是塞班、提尼安和关岛。果不其然，仅一周后，美军就在塞班岛率先登陆。

“如果塞班岛落入美军之手，我们这个‘大勺子’意义就不同凡响了呀。”厚地说。

栗林没回答厚地的问题，反问道：“美军陆基战斗机中，腿最长的是什么？”

“是P-51‘飞蛇’战斗机。”师团参谋长堀静一大佐接过了话头。

“问题就在于P-51的腿呀！”栗林说，“硫黄岛几乎位于东京和塞班的中点。如果美军远程轰炸机从塞班出发前往轰炸东京，距离太长，即使P-51也不能为之护航。但如果P-51从硫黄岛起飞，这一切就成为可能。”

在得知岛上海军的伙食标准远高于陆军之后，无法左右海军的栗林当即下令，取消师团长特别伙食，与所有官兵同甘共苦。

塞班岛战况急剧恶化，自顾不暇的第三十一军司令部完全丧失了指挥小笠原集团的能力。一旦塞班失守，小笠原群岛和硫黄岛立即升级为本土防卫的一线阵地。鉴于此，大本营陆军部于6月26日颁布《大陆令第1038号》：发布小笠原兵团战斗序列，该部直接隶属东京大本营，隶属关系转移时间为1944年7月1日0时。7月1日颁布的《大陆令第1045号》赋予小笠原兵团如下任务：

一、大本营对小笠原群岛方面的意图为击败来攻之敌，确保其要域，以此达成防卫皇土之目的。

二、小笠原兵团应与海军协同，确保小笠原之要域。

三、其余细节，由参谋总长另行指示。

随着中太平洋舰队逐渐丧失机能，大本营海军部认为，有必要对驻硫黄岛的海军部队实施统一指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航空战力。海军军令部于7月20日颁布命令，将新编成南方诸岛航空队的629人、井上左马二海军大佐原属父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部队的硫黄岛警备队1362人、饭田藤郎海军大尉第二〇四设营队1233人，全部编入驻硫黄岛第二十七航空战队麾下，由市丸利之助海军少将统一指挥。市丸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1926年在一次试飞时坠机摔断了腿，成了瘸子。

栗林登岛刚刚一周，6月15日，硫磺岛就遭到美军舰载机的大规模空袭，攻击发起者是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一、第四大队。克拉克少将的任务是摧毁刚刚入驻硫磺岛的日海航精锐八幡部队，阻止他们攻击塞班岛海域的美军船队。日军在持续两天的航空作战中损失惨重。6月23日，参加完马里亚纳海战的克拉克少将在返航途中再次空袭硫磺岛，完全消除了日军从北方增援塞班的可能。出于天气原因及日军战机的拦截，美军空袭对岛上军事设施造成的损失不大，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连续两次空袭使栗林顿时警觉起来，原来敌人的距离已如此之近。尽管如此，在下属面前他仍然装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6月29日，师团作战参谋堀江芳孝来到岛上。堀江是个书生气十足的年轻人，智商很高，情商很低，说话从来不看人脸色。他口才不错，对自己的看法十分执着。从陆大毕业之后，堀江曾以船舶参谋的身份在第一海上护卫队工作，之后在高雄任职半年。1944年初，他又转到东京新设立的海上护卫总司令部，在及川古志郎的手下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堀江经常到世谷台和陆军部联络，阅读过大量机密电文。他自认就知晓世界战况这一点来说，“恐怕本人至少是日本的第一人”。正因为了解大部分内幕情况，堀江认为日本绝对没有打赢战争的可能，悲观情绪已经明显写在了他的脸上。他也因此被众人讥讽为“悲观参谋”或“胆小鬼”，他特立独行的言论被大家视为“怪人”。在当晚的餐桌上，栗林和堀江发生了激烈争论。

“我从东京出发时，参谋次长后宫淳大将曾叮嘱说，美国人一定会向硫磺岛发起进攻。堀江君，你怎么看？敌人来时，我想我们能够牵制住他们。”栗林一边喝酒，一边和堀江聊天，“然后，我们的联合舰队就会从内地或冲绳赶来，猛揍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的作用是大规模的牵制行动。”

“将军，”堀江一脸沮丧地说，“没有什么联合舰队了，只剩下一些零星分散的海军力量，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攻击能力。”

栗林埋怨堀江喝多了酒：“堀江，别忘了，我们这个岛归东京都管辖，它是帝国首都的一部分！”

“您没听说‘阿’号作战的结果吗？”堀江详细介绍了联合舰队10天前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的惨败。“‘阿’号作战之前，我们还有一丝胜利的希望。但是那场决战让这点儿希望完全消失了。铃木宗作将军常说，太平洋战争的主角儿是联合舰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今天联合舰队已经步入末途，不可能再来救援我们了。”

“哪有不用联合舰队就不能打仗的道理？这样的话，我们只能在东京大门口等死吗？”栗林有点不以为然，“以我的经验看，你还太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

“将军是陆士第二十六期，我是第四十八期，差了22期。阁下是纯种马，我不过是匹驽马而已。”堀江丝毫不做让步，“但我是在陈述事实，驽马眼中的事实依然是事实。”

“我向后宫次长亲自询问过的。”

“那是‘阿’号作战之前的事情了，日本的死期就是6月19日，第一机动部队败亡的那一天。如果美军现在前来攻击，硫黄岛恐怕坚守不了一个月。今天我在空中仔细观察了这个岛，”堀江说，“为阻止敌人利用该岛，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沉入海底，只要有足够的炸药就行。”堀江这话还真不是说说就算了，他炸沉硫黄岛，至少炸毁千鸟机场的意见，大本营还真有人感兴趣。堀江一度接到过“先试着计算一下炸沉该岛所需炸药量”的指示。因为计算出来的数量太大，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行。

“你醉了！”栗林说，但他的语气显然已经不那么自信了。30日上午，两人一起来到折钵山下的海滩。“这片海滩很宽，”栗林说，他用铜手杖指指北边的千鸟机场，“敌人必然会在这里登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栗林带着堀江用2个小时巡视了机场一带的地形。堀江认为，师团长的思想顽固不化，认知水平同一个小尉中队长差不多，尽管他曾经是陆大军刀组的次席。

栗林显然对堀江头一天的说法产生了兴趣。当天的晚餐从18时开始，一直吃到22时左右——还是那张桌子，同样的饭菜，同样的清酒。几杯酒下肚后，堀江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讲述了海军在中途岛和瓜岛的失败，以及海军航空兵在拉包尔、特鲁克和帕劳的悲剧，还有海上护卫作战的可怜境况。

栗林不得不相信堀江的话，因为他说出了大部分的舰名，以及它们的沉没时间、地点甚至搭载的物件。堀江提到，大岛浩大使从柏林发来电报说，德国已经来日无多。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那里有确切消息表明，苏联人最后似乎不会严守中立，很可能会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以雪当年战败之耻。堀江最后把头伸过来，同时压低了声音：“据说，东京那帮重臣正在试图颠覆东条内阁，并暗中开展了‘终战工作’。”——看来这堀江小伙儿知道得真不少，都快赶上老酒了。听完上述一番话，栗林的脸色变得铁青，只说了句：“原来是这样啊！”

“6月19日标志着联合舰队和日本的末日，”堀江眼里闪烁着泪花，他清清嗓子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死前都能杀敌10人，那么全世界就会知道，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将是我们！”

“啊，”栗林叹了口气，一口菜都吃不下去了，“这些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

6月25日，联合舰队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遇惨败的消息得到证实，塞班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栗林清楚，美军肯定会在那里部署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唯一能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就是脚下的这座小岛。预知活着离开已成为不可能，栗林开始给夫人写信交代后事：

“我的墓地选在哪里都可以。如果在东京的话，就选在豪德寺吧，那里挺方便的。如果在家乡的话，哪里方便就选在哪里。至于法号什么的，怎样都可以。我的遗骨可能回不了日本，所以墓地问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往后放一放也是可以的。

“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我想陪伴在你和孩子们身边，所以只要在家里供着我的牌位就可以了。

“就此搁笔。一定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希望你的人生之路能够很长。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无微不至地伺候着我，我真的很感谢你。最后，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了。”

塞班岛局势江河日下，东京开始竭力向硫黄岛派出增援。7月10日，被编入小笠原兵团的饭田雄亮大佐第十七独立混成联队、西竹一中佐战车第二十六联队、第二十独立白炮大队、第二机枪独立大队等部乘运输船“日秀丸”号、“根川丸”号从横滨出航，前来增援硫黄岛。搭载主力部队1600人的“日秀丸”号当天因故障返航，“根川丸”号顺利将所载兵员物资送上了硫黄岛。7月14日，搭载主力部队的“日秀丸”号再次从横滨出航，它显然没有“根川丸”号那样的好运气。

“海鲋”号是一艘1943年11月28日下水的美军潜艇。1944年6月3日抵达珍珠港之后，“海鲋”号于当月26日出海执行第一次任务。艇长阿尔伯特·贝克尔少校此行斩获颇丰。7月13日，“海鲋”号发现一艘单独航行的商船，这是日本海军征用的大阪商船社2813吨的“大慈

丸”号。贝克尔当然不会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下令射出两条鱼雷将其击沉。

7月18日清晨6时05分，在父岛西北290公里处，“海鲷”号的雷达再次捕捉到一支船队的信号，那正是第二次从横滨出航的7785吨的“日秀丸”号及其护航舰只。贝克尔命令向块头最大的“日秀丸”号射出4条鱼雷，其中2条准确命中左舷，“日秀丸”号很快沉入海中。贝克尔再次发射鱼雷，击沉851吨的“云海丸”号后下潜逃逸。除96人死亡之外，日军护航舰船救起了大部分落水士兵，次日19时将他们送上父岛。虽然精锐战车第二十六联队只有2名士兵死亡，但他们的28辆坦克、火炮及弹药全部随船沉入海底。

战车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西竹一在日本可谓鼎鼎大名，他在美国的名气可能比日本更大。1902年7月12日出生于东京的西竹一，是明治时期外交家西德二郎的第三子。西德二郎曾经考察过中亚与中国新疆地区，因为代表日本处理义和团问题获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后来他担任过伊藤博文、黑田隆清两届内阁的外务大臣。出身名门的西竹一从小贪玩调皮，热衷打架。1912年西德二郎去世后，才10岁的西竹一继承了丰厚的遗产，并依照父亲的遗嘱于1915年4月进入东京府立第一中学。仅仅一年之后，西竹一就转往广岛陆军幼年学校。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战马，并对马术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西竹一转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同学中就有臭名昭著的“豺狼参谋”辻政信。

1921年，西竹一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学习，毕业后在独立骑兵第一联队服役。家境殷实的西竹一到处寻找名马。1930年，他在骑兵课的好友今村安在意大利发现了一匹好马，西竹一闻讯后立即远赴重洋赶往那里，以1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这匹身高1.81米的法国棕马。由于马的头部有一颗星形痣，故取名为“天王星”。买下这匹名马之后，西竹一开始带着它参加欧洲马术比赛，促进磨合的同时提高

自己的马术水平。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西竹一和“天王星”一举夺得马术个人障碍赛金牌。

当时日本因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名誉扫地，西方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反日浪潮。然而，西竹一的出色表现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他们高呼“西男爵”，不遗余力地为他助威加油。赛后在接受采访时，西竹一兴奋地高喊“We won”，而不是“I won”。之所以用“We”，而不是“I”，是因为他把“天王星”看成了真正的搭档，完全做到了人马合一。身高1.75米的西竹一相貌英俊，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他赢得了足够的印象分。洛杉矶市特别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还邀请他参加该市圣塔安妮塔赛马场的建设动工仪式，授予他“终身荣誉会员”资格。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西竹一在比赛中不幸落马，最终仅获得第六名。

西竹一属于典型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国内并不怎么受待见。他性格豪放，曾有骑马飞跃长官汽车的“不良”记录。他对天皇至高无上的神权表示怀疑，在朝皇宫遥拜时甚至不肯低头。虽然出身陆军，但西竹一并未像大部分人那样剃光头，而是留着三七分的长发。上述做法使他在军中的仕途一直平淡，并一度遭受冷遇。1936年骑兵课减员时，西竹一被迫离开心爱的骑兵部队，被派往驻牡丹江的战车第二十六联队任中佐联队长，直到本次奉命增援硫黄岛。

和栗林一样，西竹一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奉调前往硫黄岛前，他告诉儿子西泰德：“你的父亲绝不会死得毫无价值。”8月初，为补充航途中损失的坦克，西竹一得到栗林许可后返回国内。在东京逗留期间，他抽空去世田谷区“马事公苑”，看望了已进入暮年的“天王星”。西竹一总说理解自己的人太少，只有“天王星”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他剪下马的一缕鬃毛，包好放入贴身衣袋之中，流着眼泪与爱马告别。1944年12月，战车第二十六联队终于等来了补充的11辆九七式坦克和12辆九五式坦克。

7月3日到20日，栗林下令将小笠原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遣返回本土。硫黄岛居民除200名青壮年被海军第二〇四设营队征用之外，其余均于7月14日乘船回到内地。

为推进岛上备战工作，1944年7月中旬，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来到硫黄岛，在师团司令部营帐里见到了栗林。两人之前早已认识，栗林说话一点儿都不避讳：“朝枝君，美国人有容易自豪的国民性，所以对美作战指导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努力与其相协调。如果他们在第一战中取胜的话，就会更加有劲头，后面会让对手无法阻挡。但如果一开始就遭遇挫折，他们就会变得软弱。如果不在硫黄岛给他们以沉重打击，未来本土作战将更加困难。我认为大本营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栗林给朝枝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深谋远虑，性格相对拘谨。作为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经常到前线视察。所到之处，守军无一例外地会提出增加兵力、物资等要求。让他颇感意外的是，“栗林从来没有提出过类似要求，即使次年2月硫黄岛遭到敌人攻击时也是如此”。栗林不要求增援的原因可能在于，他清楚如果没有海空军增援，小岛即使有再多几倍的地面部队也难逃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

8月10日，驻父岛的堀江回到硫黄岛，建立紧急补给运输体系。他带来了两瓶水和一些新鲜蔬菜作为送给师团司令部的礼物。清水在这里可是稀罕物事。每天早上，勤务兵会在师团司令部的会议桌上摆上一杯清水，栗林拿这杯水轻轻清洗双眼，尽量不弄脏里边的水。然后轮到参谋长，其余人员按职务和军衔依次进行。每天司令部所有人的洗眼问题就是用这杯水解决的。

堀江看到，栗林悠然自得地坐在门廊里晒太阳。虽然不久前西竹一的坦克遭美军潜艇袭击坠海，但栗林还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6月28日，池田正雄大佐第一四五步兵联队乘“能登丸”号运输船从横滨出

发，一帆风顺地登上了硫黄岛。这支原隶属第四十六师团的部队原本从本土奉调澳北的第十九军，驻守小巽他群岛松巴哇岛，因海运途中受阻暂时留在横滨，最后奉命转运硫黄岛。之前登岛的那些部队大多来自不同方向，老的老、小的小，根本称不上能征善战。只有池田的这个联队才称得上是精锐部队。

当天吃晚饭时，喝了几杯清酒的栗林开始对堀江诉起苦来，说他无法依靠自己的参谋人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他看似柔弱的防卫计划。

“他们对一切都反应很慢，我可耐不住性子。父岛那边形势怎样？”

和硫黄岛一样，父岛也有很多超龄军官。一名年过六旬的陆军中佐曾经问堀江：“挖这么多洞穴干吗？反正最后大家都得死。”

“日本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栗林好像若有所思，给堀江斟上了一杯酒。

8月11日上午，在师团司令部门前举行传统的朝礼时，栗林出人意料地对手下人员厉声呵斥，甚至批评师团参谋长堀静一鬃毛一样的大胡子。当天上午，堀江前往第一〇九师团规模最大的那支部队——第二混成旅团司令部，遇见了旅团长须贺应和堀静一。两人向他发了20分钟的牢骚，抱怨栗林武断地坚持放弃海岸，这意味着千鸟机场不经战斗就被放弃，只有该机场的跑道足以容纳轰炸机的起降。

堀江明白，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来自自己。岛上军官对6月19日的海上大败一无所知，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地认为，战斗打响后联合舰队一定会赶来支援。堀江什么都没说，他知道把真相告诉大家是很危险的。

岛上海军最高指挥官市丸同样反对栗林的计划。当天13时，他和另三名海军军官一起，当着堀江的面与栗林舌战了一番。“绝对不能那么做！”市丸说，“我们就是为了守卫机场才到岛上来的。现在竟然不战就把它让给敌人，不管是从战术方面还是从鼓舞士气方面，都是完全不可取的。”

刚从东京飞来的第三航空舰队参谋浦部圣海军中佐明确指出，他的发言等于转达海军军令部的意见：“海军会运输武器和材料到岛上，希望陆军能提供兵力，在千鸟机场四周修建数重碉堡，本土准备为此送来300挺25毫米机枪和必要的建筑材料。在千鸟机场以外没有适合敌人登陆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阻止敌人在这里登陆，硫黄岛将是不可攻克的。”浦部曾在陆军步兵学校深造，在海军中以专攻陆地作战而闻名，有“海军炮兵中佐”的绰号（炮兵中佐军衔只有陆军才有）。战后浦部曾担任陆上自卫队武器学校校长，最终以陆军少将军衔退休。

对浦部做出回答的是堀江而不是栗林。“身穿海军军服的人，竟然不了解舰炮的威力，实在令人可笑。在塞班和关岛海滩，我们的枪炮支持了多久？请你告诉我，塔拉瓦的海滩碉堡发挥了多大作用？在数以百计的军舰大炮轰击下和飞机轰炸下，正面防守注定徒劳无益。塞班、提尼安和关岛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好的防御毫无疑问是从山洞里阻击敌人。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死守滩头。”堀江接着说，“敌人军舰的大口径舰炮可以摧毁任何碉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硫黄岛能坚守多久？”他建议利用海军的机枪和材料加强折钵山和元山地区的防御。

“我完全赞同堀江少佐的意见。”栗林再一次亮明了自己的观点。

浦部请栗林重新考虑，然后把脸转向堀江，苦笑着说，“令我万分惊讶的是，一向被认为对海军友好的堀江少佐，竟然反对我们。”

“要是我没有看到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塞班和关岛的战报，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海军的意见，”堀江丝毫不让步，“但是现在，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栗林反对坚守海滩，但他需要海军的合作，需要他们的武器和物资，尤其是机枪、炸药和水泥。第二天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海军守备部队沿海滩构筑永备发射点和坚固碉堡进行防御，陆军主力则集中在折钵山和元山地区，实施纵深防御，海军和陆军各使用半数的材料。浦部对此非常高兴：“如果阁下能够巧妙利用这次机会的话，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昨天我已答应给你们足够建筑300个碉堡的材料。等我回到东京，就会想方设法帮你们弄够修筑350个碉堡用的建筑材料。”

讨论中还涉及海军部队的部署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擅长地面战斗。堀江主张将海军分别配属到陆军的五个防区，分散使用。市丸声泪俱下地恳求说：“我们海军拥有独特的习惯，‘死也要死在一起’。请让我们集中在一个地区战斗。”市丸的哭声令人动容，堀江为自己的鲁莽向他道了歉。栗林最后一锤定音，海军主力部队集中在从玉明山到南地区队和东地区队中间的地带组织防御。

有关硫黄岛防御策略的争论一度闹到了东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专家为此咨询了柏林，他们刚刚抗击过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德国人的意见是支持栗林，认为“固守滩头毫无希望”。参谋本部于是决定全力支持栗林，并撤换了大须贺应和堀静一，他们的职务分别被千田贞季少将和高石正大佐接替。栗林把两人送进岛上的地下医院去“恢复健康”，仅保留师团司令部部附和第二混成旅团部附的闲职。不过栗林奈何不了海军，市丸依然指挥岛上的所有海军部队。

8月9日、10日，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中泽佑少将来硫黄岛视察防务。8月27日，大本营以《大陆指第2144号》指示小笠原兵团陆海军的指挥关系：在地面作战中，各岛屿首席指挥官统一指挥除航空兵之外的当地陆海军部队。

因为势必将遭到美军毁灭性的海空打击，栗林决定将岛上所有兵员全部安排到地底下去。他的想法是大胆的，几乎没什么地方比硫黄岛更不适合进行地下工程建筑了。在地下约10米深的地方，热度之强使士兵工作超过5分钟就必须返回地面做短暂休息。即使戴上防毒面具，地下作业也坚持不了半小时。到处弥漫的硫黄气味使人整天都晕乎乎的。在元山地区，有人挖一尺深度把白薯埋进去，两个小时就能烤熟。蒸白米会慢一点儿，但有3个小时也足够了——放在今天，连电饭锅都省掉了。后来美军登陆之后，陆战队员就利用这种地热烧洗澡水或煮咖啡。

尽管条件异常恶劣，但随着栗林一声令下，岛上的人开始用任何可以获得的工具和机器向岛上的岩石挖去。日本兵早已经习惯了岛上的孤寂苦闷。除挖掘工事外，他们也找不到其他事情来消磨时间，只能集中精力把工事挖掘得尽善尽美。从本土来的工程专家设计了地下防御工事体系，钢筋、水泥等货物被源源不断地从父岛运来。日军士兵惊喜地发现，岛上比比皆是的火山灰可以轻易被加工成混凝土，用于构筑工事和掩体。海军设营队砍伐树木来支撑山洞。令栗林颇感欣慰的是，由于塞班、提尼安和关岛过早失守，原计划运往那里的人员、装备和物资很多被就近运上了硫黄岛。尽管美军曾出动飞机和潜艇实施拦截，但日军以父岛为中转站采用小艇驳运方式转运，美军的封锁效果不佳。

岛上平坦的中心地带没有提供多少天然据点，建设者不得不从零开始，在一个整洁的格子中建起地下防御工事的每一部分。在大多数防御系统中，多个出口使日军士兵可以从看似不可能的地方突然出现

并发起反击。防御者能够从侧翼包围前进中的进攻者，他们主要通过隧道其他出口迂回到进攻者背后而不被发现。当美军炮击或空中轰炸时，他们会像鼹鼠一样钻到地下深处。

栗林花了6个月时间监督岛上无数防御工事的建设。在岛上的一处工事修筑现场，两名士兵在边干活边聊天：“喂，今天一个奇怪的高个子大叔来视察我们炮台了，外表看上去不简单哪。”栗林1.70米的身高在当时的日本人中的确不能算低。

“你看到肩章了吗？”

“是金色的，有点脏，我不知道是什么级别。”

“有几颗星呀？”

“好像两颗星，中间没数有几道杠。”

“笨蛋，那是我们的师团长阁下。全金色并且有两颗星的肩章，这个岛上除了师团长没有第二个人。”

“不会吧？他说话口气很温和啊，还给我烟抽了呢。”

“放屁！谁说师团长就必须粗暴？难道见了就踹你两脚的人才能是师团长？”

“听说师团长上岛就取消了将军餐，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

栗林视察阵地时兜里总是揣着烟卷，时不时给那些士兵递上一根，并送上一句“辛苦了，拜托了”。他破例做出了一项规定，部队在构筑阵地作业时下级不必向上级敬礼。栗林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挖的这些阵地，最终将成为我们的坟墓。”“要严格控制用水，一滴水就是一滴血。”栗林到下边视察时，禁止下属用茶水接待他。但是也有例外。一次，岛上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栗林不得不向他奉上一杯

充斥着硫黄味的茶水：“非常抱歉，这里连水都是一股火药味。即便如此，我一天也只能分到一小杯。”这位客人就是大西泷治郎。

在栗林的亲自督促下，日军的地下防御工事挖得是如此仔细和彻底。在地面上，防御工事终止于规模宏大的混凝土碉堡。这些碉堡周围和顶上堆满了厚厚的土层，用于隐蔽和作为受炮火打击时的缓冲物。这种半地下式的阵地尽管牺牲了部分视界，却大大提高了抗击猛烈炮击的能力。栗林共有约800个机枪阵地，包括深挖的迫击炮坑道，墙壁上粉刷了指南针度数以便于定位。碉堡发射端口是倾斜的，以便炮台不会被来自海上的火力直接击中而被摧毁。在构筑防御阵地的过程中，栗林不仅对阵地选点和配置进行具体指导，而且对主要工事一一查看，对机枪射击方向、射击孔大小及倾斜角度等细节进行研究校正。士兵经常看到他站在一座碉堡的发射口处，举起手杖像举起步枪似的向外瞄准。

比起地上的混凝土碉堡，地下坑道作业才是硫黄岛防御体系真正出神入化的部分。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这样形容说：“如果说贝里琉之战日军将坑道作业发展成了一门艺术，那么硫黄岛的坑道作业就是一门科学。”日军在北部山区和折钵山下方构建了巨大的地下掩体，从医院、弹药库、藏兵洞到地面火力点一应俱全，每个坑道体系都有众多出入口和通风口。大部分重武器都被移至山洞或隧道中，以厚重的钢门遮蔽射击口，只有开火时才打开。大部分地上工事、火力点以地下坑道连通，哪怕美军消灭了个别火力点，日军还可以通过坑道重新将其占据，从背后向美军发起偷袭。岛上通信中心建在地下23米处，必须经过蜿蜒曲折的150米隧道才能到达。

最能代表日军防御坚固程度的是栗林位于岛北地下20米深处的师团指挥部，其地上部分是一个巨型碉堡，顶部钢筋混凝土厚达3米，四面混凝土墙厚达1.5米。全岛制高点折钵山几乎被掏空，筑有坑道九层之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原计划元山地区将修筑28公里坑道工事，

因时间紧迫，美军发起登陆时日军只完成了70%的18公里，且折钵山和元山地区之间的联络坑道并未修通，给未来作战的通信联络造成了极大困难。

栗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北部山区，在元山机场一线布设主防线，然后在北机场一线依托山脊和山洞布设第二道防线，另以一部兵力固守南端折钵山。以驻岛九个步兵大队为基干，栗林将所有兵力分为6个地区队。

东地区队由伯田义信少佐独立步兵第三一四大队、井上左马二硫黄岛海军守备队的600人组成。北地区队为独立混成第十七联队藤原环少佐的第三步兵大队。预备队为第一四五步兵联队安武末喜大尉的第二大队、安庄宪珑少佐的第三大队及西竹一的战车第二十六联队。以上几支部队由师团司令部直接指挥。

西地区队为辰己祭夫的独立步兵第三一一大队。负责中部地区（千鸟机场）的是第一四五步兵联队原光明的第一大队。南地区队为栗津胜太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三〇九大队。预备队是岩谷为三郎少佐的独立步兵第三一〇大队。以上几支部队由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千田统一指挥。

折钵山地区队由长田谦次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三一二大队和海军一部共1860名兵员组成，指挥官为第二混成旅团部附厚地兼彦。

硫黄岛位于日本本土陆基航空兵的作战范围之内，美军一旦来攻，驻日本本土陆军第六航空军和海军第三航空舰队将出动战机前来支援。但栗林清楚，凭日军现有孱弱的航空力量，与美军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希望渺茫。他严令各部：

一、美国水面舰艇炮击期间，各部不得开火还击，以免暴露自身位置。

二、美军首批部队登陆期间，严禁开火。

三、待美军向纵深推进到500米时，机场附近自动武器一起开火，折钵山和元山地区的大炮同时从南北两侧集中炮击滩头密集的美军部队。

四、给美军造成重大杀伤后，部署在千鸟机场一带的重武器立即向北部山区撤退，保存战力做持久抵抗。

五、严禁发起“万岁冲锋”，保存每一分有生力量。

为执行上述计划，栗林特意积攒了足够两个半月使用的粮食和弹药，准备在硫黄岛和美国人大干一场。

岛上生活枯燥至极。闲暇之余，颇具文采的栗林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给家里写信。他在信里抱怨夫人串门儿太多，责备大女儿洋子字写得不好，还净写错别字。栗林太太来信抱怨说，东京的生活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他回信说硫黄岛的生活更苦：“我们唯一的给养来源是雨水。我只有一杯水洗脸——实际上只是擦擦眼睛，然后让参谋长和藤田中尉他们用。最后这杯脏水还要留着上厕所使用。一般来说，士兵还没有这么多水。每天当我视察完防御阵地后，就梦想能喝到一杯清水。这里苍蝇很多，蟑螂到处乱爬。它们脏极了，幸亏没有蛇或其他毒虫。”

9月12日，他写信让夫人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敌人不久就会在这个岛登陆，届时我们必定逃脱不了阿图岛和塞班岛守军的命运。我们的官兵非常明白什么叫‘死’。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为了同美国打仗而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要尽可能久地守卫这个岛屿，推迟敌人对东京的空袭。啊！长期以来，你是我的贤妻，三个孩子的良母。你的生活将更加艰苦，更不稳定。请保重身体。孩子们的未来不会轻松，我死后，请照顾好他们。”

他写信告诫长女洋子和儿子太郎，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敌人在我岛登陆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这个岛屿失守，东京就会遭到空袭。空袭时的混乱、恐怖、破坏以及惊慌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那些悠闲地住在东京的人连想象也想象不到。所以如果遇到空袭，最重要的是一家人不要走散。谁要与家人失散就可能死在路旁。这种情况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确实发生过。你们必须把母亲当作核心，时刻想着家。不管学校有什么规定，你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你们不必谨小慎微地遵守校规，因为局势之危急已顾不得校舍的安全。如果你们为了救学校而到学校去，自己的家却被破坏，母亲被炸死，你们能想象吗？你们那时怎么办？你们必须与母亲同甘共苦。如果东京遭到空袭，那就意味着硫黄岛已经陷入敌手，也意味着你们的父亲已经死去。换言之，你们——失去父亲的姐弟——必须依靠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如果再失去母亲，你们怎么办？从今以后，你们就得习惯去过没有父亲的生活。”

在单独写给太郎的信中，栗林强调他作为儿子的责任：“你父亲的生命犹如风中残烛。很明显，我的命运必然与塞班、提尼安和关岛的指挥官一样，已不存在活下去的可能。所以，你必须成为家中的中心人物，帮助你的母亲。直到现在，你一直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我在东京时，试图让你经受某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可能你还不理解，我这样做是真正的父爱。将来你会懂的。”他劝太郎用功读书，刻苦学习，不要抽烟、饮酒，在家里说说笑笑让大家高兴。最后，他叮嘱太郎今后写信纸两面都要写，不要空格或空行。

他写信告诫老家的兄弟，不要让别人拿自己去做宣传：“请在我的墓上放上一块石头，简单刻上‘陆军中将栗林忠道之墓’就可以了。别让记者或杂志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渲染我。即使在死后，我也要保持清白的名声。”

1944年10月下旬，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的超级空中堡垒陆续进驻塞班和提尼安岛机场。从11月24日开始，美军出动B-29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此前从中国成都地区起飞的B-29曾经轰炸过日本南部，东京深知以现有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这种四引擎飞机比登天都难。一旦美军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本土四岛将永无宁日。为消除或减弱来自海上的威胁，日本陆海军罕见地采取联合行动，准备在美军B-29在马里亚纳基地形成规模战斗力之前，以硫黄岛为跳板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日本海军和陆军分别抽调大量战机如一式陆攻、银河陆攻和四式重爆进驻硫黄岛千鸟机场和元山机场。

1944年11月2日凌晨1时30分，日本海军第七〇三飞行队9架一式陆攻机飞抵塞班岛伊斯利机场上空实施偷袭，美军P-61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击落日机1架，另有2架日机不明原因损失。同样在当晚发起突袭的9架日本陆军四式重爆5架被击落，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1月7日，5架日军四式重爆再次空袭了伊斯利机场，美军声称击落日机3架，日军则记录所有飞机均安全返航。

11月24日东京遭到B-29大规模空袭之后，日军于11月27日再次组织了两次反击。当天凌晨，2架日机掠海低空潜入，被击落后坠毁在跑道上的美军B-29机群中，导致3架B-29全毁，多架受损。美军原本计划天亮后执行的轰炸东京行动被迫取消，改为清理跑道和维修受损飞机。

同日，日本海军第二五二航空队的12架零战各挂载1颗250公斤炸弹发起单程自杀式攻击。日机采用超低空飞行，在2架侦察机的引导下对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机场实施轰炸。除1架日机因故障在飞往帕甘岛的途中被美军P-47击落之外，中午12时30分，其余11架日机突入机场上空投弹，当场炸毁3架B-29，炸伤2架B-29。1名日军飞行员居然驾机强行降落，掏出手枪与美军对射，最终被打成了马蜂窝。美军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司令官海伍德·汉塞尔准将目睹了这一疯狂举动。护卫机

场的美军P-47击落日机4架，地面高射炮火击落剩下的6架，还误伤了己方的1架P-47。这是日军对塞班岛实施的最后一次昼间空袭，此后他们开始转入夜间轰炸。

宝贵的B-29竟然在日军偷袭中遭受如此大的损失，阿诺德上将怒不可遏。他特意协调海军调来2艘驱逐舰为塞班岛机场提供预警，还派出2架加装雷达的B-24担任空中预警。前者所起作用有限，后者则完全没能派上用场。

12月7日，日军再次来袭，本次奉命出击的是海军第七〇三飞行队的一式陆攻机和陆军第一一〇战队的四式重爆。执行偷袭任务的日机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位于高空吸引美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火，另一组则趁隙从低空突入投弹。这一战术取得了不俗战果。机场上停放的美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日机几乎不用瞄准，投弹就能获得命中。当晚美军3架B-29被炸毁、23架受伤。日军损失6架四式重爆，一式陆攻机损失数量不详。

1944年圣诞节前夜，日军积聚力量实施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突袭，奉命出击的陆海军战机达到了25架。日机在22时10分掠海进入塞班岛低空。此时机场上的B-29正在加油挂弹，准备次日的出击行动。日军在突袭中使用了铝箔条，试图干扰美军雷达。日军本次突袭完全达成了突然性，美军1架B-29被炸成碎片，3架遭重创报废，另外11架严重受损。被日军炸毁的那架飞机已装载了3吨炸弹和8000加仑燃油，该机起火爆炸后，引燃了附近一辆装有2200加仑航空汽油的油罐车。机场上接二连三的爆炸和燃烧映红了夜空，美军地勤人员乱作一团。美军战斗机声称击落日机3架，另有1架日机被高射炮火摧毁。

此番攻击之后，日军大部分航空兵被调往菲律宾方向实施“特攻”。自1945年1月2日1架日机夜袭塞班岛机场击毁1架、击伤3架B-29之后，日军再也未能成功空袭马里亚纳美军机场。

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日军共对美军机场发动80架次空袭，击毁11架B-29、重创8架、击伤35架，造成美军士兵45人阵亡、超过200人受伤。日军自身损失战机37架。相比同期的本土防空战来说，这种交换比对日军来说已算可以。日本陆军曾计划出动空降兵突袭塞班机场，最终因硫黄岛失守而告吹。日军的航空攻击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更加坚定了美国人夺取硫黄岛的决心。此前珍珠港曾有人提出放弃硫黄岛不攻，转而攻取小笠原地区最大的岛屿——父岛。塞班岛频频遭空袭之后，这种声音很快消失了。

1945年新年第一天，栗林率各部列队阵地之前，向天皇所在的东京方向遥拜。他教导手下的士兵：“现在我们日夜遭受的轰炸，都是替东京及本土的人们承受的。我们是天皇陛下和首都的守卫者。”

为提高驻岛官兵士气，非常重视精神教育的栗林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激励口号，其内容为：

“树立日本精神五誓”：

一、日本精神源于敬神崇祖的观念。我们必须以纯洁无瑕的心境，努力培养这种观念，决心把我们的全部身心贡献给我们从事的伟大事业。

二、日本精神的根本点源于我们长达3000年的尊贵国体，为消灭践踏日本精神的敌人，我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三、日本精神的内涵是贯彻天皇陛下教诲的精神，我们必须严格军纪，严格训练，增强必胜信念。

四、我们身处国防第一线，必须以作战为第一要义发扬日本精神，上无愧天皇，下不负全体国民的重托。

五、我们是国民的表率，必须自觉尽职尽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光大日本精神。

“培养敢斗精神六训”：

一、我们要尽全力抵抗到底。

二、我们要敢于身负炸药，炸毁敌人坦克。

三、我们要勇于舍身冲入敌阵，全歼敌人。

四、我们要弹不虚发，每发子弹都要消灭敌人。

五、人人必须以死前杀敌十名为己任。

六、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人，我们也要使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到底。

上述激励口号被印成小册子发放到每名士兵手中，并做成标语张贴在工事上。战役结束后，美军在很多日军尸体上发现了这种小册子。栗林的苦心经营给美军带来了巨大困难，使硫黄岛之战成为太平洋战场最残酷、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截至1944年底，硫黄岛上共有日本陆军13586人、海军7347人，总计20933人。加上1945年初获得的少许增援，美军登陆时岛上总兵力在2.1万人至2.3万人。日军主要武备包括：75毫米以上口径重炮120门，备弹10万发；81毫米以上迫击炮130门，备弹1.17万发；320毫米白炮20门，备弹800发；47毫米速射炮40门，备弹2万发；25毫米以上口径高射炮300门，备弹15万发；轻型坦克23辆。

1945年2月5日，大本营海军部根据1月下旬截获的电报判断，美军正在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积极筹备下一步作战。

一、自1月26日以来，在吕宋岛林加延湾一带活动的美军航母舰队似乎正在向乌利西环礁转移。

二、2月3日，美军中太平洋地区电信呼号全面改变，似乎预示着下次作战即将发起。

三、美军航母舰队与菲律宾方面联系逐渐减少，同小笠原方面、西南群岛方面联系不断增加。

四、美军主要指挥官逐渐向前线进抵，判断尼米兹将军应该在马里亚纳群岛一带出没。

五、中太平洋方面敌军舰船调动异常频繁。

东京高层据此判定，美军的新一轮攻击已经迫在眉睫。2月7日清晨，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向各部发出提醒电报：

根据通信情报，2月初以来，美军似在马里亚纳、马绍尔地区积极备战，其指向和时间尚未判明，但应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2月下旬，向小笠原群岛发起进攻。

二、2月中旬以后，以机动部队空袭我本土地区。

三、3月以后实施大规模进攻作战，很可能针对西南群岛地区。

2月11日纪元节当天，栗林亲自谱写的一首由六段歌词组成的军歌——《硫黄岛防卫之歌》诞生。其中第四段歌词这样唱道：

皇国依靠有骨气的武士！

他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燃烧起歼灭敌人的怒火，

日夜不停地进行训练，

在硫黄岛上等待战斗的到来。

2月13日，联合舰队司令部下令启动之前因燃料不足暂停的索敌飞行。当日，驻硫黄岛第二十七航空战队从元山机场起飞了2架“天山”。1小时后，森笃美海军少尉的飞机发回了接敌报告：“美军一支大型舰队正从塞班岛北上之中。”美国人果然大举出动了，森发现的正是约翰·布兰迪海军少将率领的美军第五十二特混舰队。

14日黎明前，第一〇二飞行队成田诚次郎海军少尉驾驶1架“彩云”侦察机从千鸟机场起飞。11时15分，成田向第二十七航空战队司令官发回紧急电报：“塞班岛以西80海里、330度方向发现敌舰约170艘，前往硫黄岛的可能性最大。”

东京判断美军此次行动的目标很可能是冲绳岛，立即下令西南群岛方面部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潜艇和航空部队受命随时向琉球方向出击。但14日傍晚从硫黄岛起飞的另1架“天山”发回了新的接敌电报：“硫黄岛东南160度方向，150海里处发现美军舰队。”15日清晨，从木更津机场起飞的1架侦察机再次发现了这支舰队。从舰队航向判断，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硫黄岛。

上午10时，第一〇九师团作战参谋中根兼次中佐接到了海军第二十七航空战队司令部打来的电话。在向参谋长高石正汇报之后，中根驱车前往海军司令部。侦察机再次发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敌舰队中似有大量运输船存在。”中根匆忙赶回师团司令部，发现参谋长高石、情报参谋西川猛雄中佐、后勤参谋吉田纹三少佐和山内保武少佐等人已经聚集在栗林身边。13时45分，巡逻机发来了最新电报：“敌军大船队正在向硫黄岛快速驶来！”

栗林一脸肃穆：“他们终于来了！”

分遣队行动

早在战争中期的1943年9月，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军事计划机构——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就已经开始制订夺取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作战计划。此后，由于美军在中太平洋先后实施了针对吉尔伯特、马绍尔和马里亚纳群岛的一系列行动，这一备战计划被暂时搁置，一直到1944年夏天才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

1944年6月，美军发起的“征粮者行动”旨在为未来B-29轰炸日本本土取得前进基地。但该行动夺取的塞班岛和提尼安岛距离东京较远，没有一种美军战斗机可以从那里起飞为B-29的行动提供全程护航。7月，阿诺德上将指示陆军航空兵司令部向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提出，如果陆军P-51“野马”战斗机以火山列岛中的硫黄岛为出发基地，就可以将东京纳入有效的作战半径之内。8月12日，联合战争计划委员会正式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攻占小笠原群岛中的父岛或火山列岛中的硫黄岛，理由如下。

一、如果B-29从该地起飞，其航程就可以减少一半，载弹量则相应增加一倍，甚至连B-24、B-17也能一起参与空袭。

二、如果P-51“野马”战斗机从该地起飞，可以为B-29提供全程护航。

三、该地还可以作为B-29的备降机场，供受伤轰炸机紧急降落或加油使用。

四、夺取该地，可以使敌军失去战略前哨。因为岛上日机不但可以随时起飞拦截我攻击机群，部署在那里的雷达还能为东京提供两小时的宝贵预警，导致我空袭行动失去战术突然性。

五、夺取该地，可以杜绝日军利用该处机场偷袭马里亚纳群岛。

美军前线作战将领中，对硫黄岛和冲绳岛情有独钟的当数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1944年7月11日和12日尼米兹陪同金上将视察塞班岛期间，当力主进攻台湾的金询问他，下步作战目标应该指向何处时，一向惜言如金的斯普鲁恩斯简洁地回答说“硫黄和冲绳”。9月上旬，在将第五舰队指挥权交给好友哈尔西回国度假之前，斯普鲁恩斯接到了尼米兹上将“组织有关参谋人员，制订攻打台湾作战计划”的命令。斯普鲁恩斯坦诚地告诉顶头上司，“我不喜欢打台湾”。面对尼米兹“你想打哪儿”的反问，他依然明确地回答说：“我想打硫黄，然后是冲绳。”在珍珠港，以太平洋舰队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为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都支持这种观点。

在1944年9月29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经过尼米兹、斯普鲁恩斯、谢尔曼、哈蒙、巴克纳等一众陆海军高级将领的努力争取，倔强的金上将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放弃台湾转而进攻硫黄和冲绳，此节前文已有所述。10月3日，刚刚回到珍珠港的尼米兹就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新命令：

一、支援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1944年12月20日进攻菲律宾群岛的行动。

二、太平洋战区部队1945年1月20日进攻小笠原群岛至火山列岛一线1至数个岛屿，3月1日进攻琉球群岛1至数个岛屿。

毫无疑问，美军在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一线夺取的目标肯定只能是硫黄岛。该岛虽然没有适合大型船舶停泊的良港，但那里拥有两座已竣工的机场，且第三座机场正在动工修建之中。尼米兹将夺取硫黄岛的作战命名为“分遣队行动”。10月7日，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发布计划报告，列举了“分遣队行动”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削弱日本本土海空力量和工业设施；摧毁日军在小笠原群岛的海空力量，攻打并占领硫黄岛；在该岛布防，将之发展成一个航空基地。

“分遣队行动”总指挥依然由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上将出任，两栖舰队和登陆部队分别由里奇蒙德·特纳中将和霍兰·史密斯中将指挥。从吉尔伯特群岛战役开始，这三人就紧密合作，堪称尼米兹手下最得力的“三驾马车”。特纳选择曾指挥过埃尼威托克环礁之战的哈里·希尔少将担任副手，霍兰则挑选58岁的哈里·施密特少将为第五两栖军司令官，负责指挥地面作战。施密特曾作为陆战四师师长参加过马绍尔群岛和塞班岛战役，后作为第五两栖军司令官指挥了被誉为“最完美登陆战”的提尼安岛战役。为登陆船队提供护航的是马克·米切尔中将领军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统算以上各部，参加本次行动的美军舰艇总计超过800艘，舰载及陆基战机2000架，总兵员25万人。随斯普鲁恩斯一起出征的有5名海军中将、31名海军少将、7名海军准将、1名海军陆战队中将、4名海军陆战队少将和3名海军陆战队准将。可以看出，尼米兹为“分遣队行动”出动了手中最豪华的阵容。

此前从瓜岛一直到贝里琉，海军陆战队总是和陆军协同作战。由于中太平洋的陆军部队即将组建为第十集团军发起针对冲绳岛的战役，本次“分遣队行动”的地面作战全部由海军陆战队担纲，他们包括格雷夫斯·厄斯金少将的陆战三师、克里夫顿·凯茨少将的陆战四师以及凯勒·罗基少将的陆战五师，总兵员70647人。

1944年秋天“分遣队行动”尚在筹划阶段之时，结束关岛之战的陆战三师已经开始就地休整，为参加下一步行动积极备战。该师师长厄斯金少将才47岁，是海军陆战队中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以性格坚韧不拔著称。厄斯金一战时期曾参加过贝勒伍德、蒂耶里堡和圣米耶尔战役，之后陆续在海地、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中国服役。作为霍兰第五两栖军的参谋长，他组织策划了中太平洋以往历次两栖登陆行动。1944年10月晋升少将之后，厄斯金从艾伦·特内奇少将的手中接了陆战三师的指挥权。

和陆战三师类似，凯茨少将的陆战四师也是一支实战经验丰富的作战部队。他们曾参加过罗伊—纳摩尔之战，随后参加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战斗。进攻硫黄岛将是该师13个月内第四次参加军事行动。7月12日师长施密特接替霍兰出任第五两栖军司令官后，凯茨少将接替了他的师长职务。当年瓜岛战役时，在泰纳鲁河畔向日军一木先遣队打出第一枪的正是时任陆战一团团长的凯茨上校。战后的1948年1月1日，凯茨以上将军衔接替范德格里夫特，出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九任总司令。

相比两位已立下无数战功的“老大哥”，“小兄弟”陆战五师直到1943年11月11日才在加利福尼亚的彭德尔顿军营组建，硫黄岛之战可谓他们的处女秀。师长罗基少将也是一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1918年曾在法国蒂耶里堡参加战斗，后来还参加过尼加拉瓜战役，两次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罗基师从兄弟部队充实了不少骨干老兵——其中就有在瓜岛战役中获得荣誉勋章的战斗英雄约翰·巴斯隆——使具有实战经验的官兵超过了50%，多少弥补了战斗经验的不足。1944年8月，这支以老带新的部队从加利福尼亚移师夏威夷，在毛伊岛与参加完塞班和提尼安岛之战的陆战四师合兵一处，展开了紧张的战前训练。

最初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夺取弹丸之地硫黄岛难度不大，明确提出希望保留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三师不动，用于随后展开的冲绳岛战役。后来霍兰这样说：“有人提议，将陆战三师当作预备队留在关岛。根据对敌情的深入研究，我认为让这个师和其他部队在登陆日一同进入目标地区，充当随时可以动用的海上预备队更加合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兵马未动，情报先行。为制订翔实的作战计划，美军急需硫黄岛的第一手情报。1944年夏天在塞班岛缴获的文件，让美国人对日军在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防御部署有了初步认识。6月和7月，克拉克

少将率航母舰队两度空袭硫黄岛时又拍摄了大量航空照片，为美军绘制军用地图和研究滩头情况提供了最新资料。随后，陆军第七航空队出动B-24重型轰炸机，在空袭硫黄岛的同时拍摄了大量航空照片。这些宝贵资料第一时间被送往第五两栖军司令部，供施密特少将和参谋长威廉·罗杰斯上校使用。

1944年11月29日到12月2日，美军潜艇“旗鱼”号奉命前往硫黄岛外海实施近距离侦察。水兵借助潜望镜记下了看到的所有情况。他们距海岸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深入折钵山底部的洞穴，“一个神色沮丧的日军士兵坐在洞口，懒洋洋地晒太阳”，不远处还有一辆日军装甲车在运动。但日军工事修筑得非常隐蔽，视野有限的潜艇无法发现位于高处山坡上的碉堡和炮台。潜艇侦察结果表明，轮式车辆在松软沙滩上运动将会非常困难，但履带车应该不会有什问题。1944年12月6日，第五两栖军司令部完成了第一份联合态势地图，1945年1月下旬编制下发了最终版岛上防御设施图。

战争到了收尾阶段，美军上上下下出现一些松懈情绪。情报部门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在三个问题上仍然出现了较大失误。第一，情报中心1945年1月10日提交的硫黄岛战情报告中指出，岛上守军应在1.3万~1.4万人，实际上开战日岛上日军竟然有2.3万人之众。航空侦察表明1944年秋冬季节日军正在向硫黄岛大量增兵，可情报中心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军守岛部队已得到加强”。虽然对小笠原群岛日军各部指挥官的姓名及履历进行了详细了解，但美军错误判断第一〇九师团司令部设在父岛，师团长栗林在父岛统一指挥火山列岛和小笠原群岛的作战（硫黄岛与东京的电信联络都是通过父岛转发），硫黄岛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大须贺应。第二，美军大多数情报人员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日军在硫黄岛仍将采用原来的滩头防御战术。他们在评估日军的战斗力时这样说：“敌人可能会在我军滩头阵地稳固之前进行局部小规模反击，以歼灭我们的滩头部队。日本人的军事学说通常

是不能让敌人在滩头获得稳固立足点，那么他们为了分割我军，肯定会让主力部队倾巢而出，用大规模反击来消灭我们。”后来的事实与美军的判断正好相反。第三，情报人员对硫黄岛的复杂地形只字未提。

航空拍照的结果表明，日军在硫黄岛筑有大量碉堡和防御工事。第五两栖军司令部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特别提出，“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编队，用10天时间削弱岛上的重点目标”。10月24日，施密特向特纳提交了海军舰炮火力支援需求报告，提出至少需要7艘老式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越多越好的驱逐舰组成一支火力支援编队，在登陆日之前连续实施10天的舰炮火力准备。

11月15日特纳的回复让霍兰和施密特大惊失色：“火力支援舰队将对硫黄岛进行3天系统而彻底的炮击。”也就是说，海军陆战队的要求被一下子压缩了7天。特纳的理由看似非常充分，水面舰艇的火力支援必须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同步进行。一旦水面舰艇对硫黄岛的炮击提前打响，航母舰队的空袭就会失去战术的突然性。

在霍兰的支持下，施密特再次送出一份海军陆战队做出重大让步的提议：请求海军舰炮火力准备从登陆前4天开始。霍兰指出，根据以往历次作战的经验，4天是取得成功必需舰炮火力准备的最短时间。他郑重向特纳提出警告：除非日军坚固的防御阵地被火力准备摧毁或至少无力化，否则此次作战的人员伤亡将超过此前中太平洋的任何一场战役。

11月30日，看似特纳已经准备接受海军陆战队的请求，将舰炮火力准备的时间延长一天，前提是必须得到战役总指挥的批准。但是斯普鲁恩斯不同意做出这一变更，他驳回海军陆战队请求的理由有三。

其一，对硫黄岛的舰炮火力准备必须与快速航母舰队对东京的空袭同步进行，空袭行动时间是3天，也可能仅仅持续2天。

其二，美军在硫黄岛和塞班岛的作战条件不同，后者无法得到陆基战机的支援。而在登陆日，硫黄岛日军及其防御设施将会遭到相当长一段时间陆基航空兵的轰炸，应该视作至少与陆战队建议增加一天海军舰炮火力的支援同样有效。

其三，火力支援舰队携带的弹药不足以支持4天持续炮击，一部分弹药必须留在登陆日当天使用。同样数量的弹药分成4天使用，还不如集中在3天使用更有效果。

最高指挥官一锤定音，海军陆战队只能接受只有3天舰炮火力支援的结果。霍兰对此大为光火，却又无可奈何。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痛苦地写道：“仅有3天火力准备，看来做不了任何事情，但只能尽力争取好的结局。一群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基于以前多次岛屿作战、充分认识到海军舰炮火力必要性的陆战队战士，再度被海军的思路挫败了。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于是竭尽全力去启发高级指挥部，认为我们的判断力会得到尊重，可海军的利己主义算盘最终打赢了。”

为弥补舰炮准备火力的不足，特纳想用更多406毫米巨炮去轰击日军的防线。未经斯普鲁恩斯允许，他悄悄从米切尔那里调走了2艘快速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北卡罗莱纳”号，让它们参加登陆日前3天的炮击行动。特纳的小动作很快被发现，斯普鲁恩斯立即取消了上述调动。他反对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这两艘新式战列舰的炮弹供应有限，携带的大部分是用于对付敌人舰船的穿甲弹，而不是对地攻击的高爆炸弹。其二，他希望这两艘舰跟随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一起前往日本近海，其防空火力是对付日军“神风特攻”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照顾老朋友的面子，斯普鲁恩斯答应特纳，让这两艘舰参与登陆日的对岸炮击。

1944年11月底，尼米兹率主要幕僚飞往旧金山，同来自华盛顿的金上将一起参加两月一次的例行会议。因美军在莱特岛的战斗迟迟无法收场，麦克阿瑟已将进攻吕宋的时间由1944年12月20日推迟到了1945年1月9日。这同时意味着计划参加硫黄岛作战的大部分船只特别是快速航母舰队被拖在菲律宾海域无法抽身，“分遣队行动”不得不延期进行。登陆日先被推迟到1945年2月3日，2月6日再度被推迟到2月19日。虽然麦克阿瑟在吕宋岛的战斗远不如人意，但这一时间已无法再推，台风季节的来临势必影响美军对冲绳岛的军事行动。金告诉尼米兹，陆军正在制订1945年秋天登陆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两人一致认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肯定会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确信仅凭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打败日本，阿诺德对此举双手赞成。

尼米兹指出，目前快速航母舰队战斗机飞行员严重不足，原因是不合时宜地削减了飞行员训练计划，而对战斗机支援地面作战特别是防范日军“特攻”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金批准这样一项建议，将海军陆战队飞行员随同他们的“海盗”一齐配属给快速航母舰队。

金告诉尼米兹，根据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在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一支配备有快速航母的英军舰队将于1945年初来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这支舰队的司令官是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他对舰队拥有行政指挥权，但下达作战命令必须向尼米兹报告。英军将与美军共同使用马努斯、莱特湾和乌利西海军基地。至于其他事宜，将由英国人自行解决。金特别指出，鉴于英国皇家海军缺乏航母舰队作战经验的实际状况，最好让他们独立作战，不要与美军舰队一起行动。

事实上此时英军舰队已在驶往太平洋的途中。1944年12月10日，弗雷泽上将在澳大利亚悉尼设立了司令部。12月16日，弗雷泽率部分参谋人员飞抵珍珠港。尼米兹与这位英国海军上将重温旧谊，并邀请

他到自己寓所做客。10年前尼米兹在远东担任“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舰长时，弗雷泽曾登舰访问，两人当时的军衔都是海军上校。弗雷泽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他知道美国人不喜欢英国人的加入，自己面临的棘手任务是如何当好他们的小伙伴儿。

英军太平洋舰队下辖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实力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一个大队大致相当，舰队战术指挥官是伯纳德·罗林斯海军中将，菲利普·维安海军少将负责指挥航母作战。弗雷泽、罗林斯、维安之间的关系颇似美军太平洋舰队中的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虽然英军航母的排水量和美军“埃塞克斯”级航母大致相当，但载机量仅有美舰的一半，其封闭式机库在热带海域作战可能令人不适。但英军航母具有独特的装甲飞行甲板，比美军航母的木质甲板更能承受日军“神风机”的攻击。

尼米兹坦率地向老朋友提出：如果两国舰队一起行动，在不返回基地的情况下，英军舰队可以在海上停留多久？弗雷泽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英军舰队有自己的油轮，可以在海上为作战舰艇补充燃料。众所周知，英军当时使用的是耗时的越过船尾海上补给方法，一艘油轮只能给一艘军舰加油。美国人则可以使油轮两侧的舰船同时接受燃料，英国人还没学会这种方法。英军油轮普遍较慢的泵油速度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他们的海上加油效率只有美国人的1/4。

以前都是大英帝国皇家海军满世界去帮助或指导别人，但是现在，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要向后起之秀美国人学习。德国和意大利海军太弱，英国人不需要做出多大改变就足以应付他们。日本海军则相对强大，美国人在与他们的作战中进步神速，已将原来的海上老大远远甩在身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英军航母上超过80%的舰载机都是美国人提供的，诸如“地狱猫”“海盗”和“复仇者”。在1944年6月21日发起的一次航空作战中，英军航母“光辉”号一次性出动39架舰载机已经成为皇家海军的最新纪录，而这在美军航母上是再平常不过

的事情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那句名言，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强大的敌人。

看到弗雷泽顾左右而言他，尼米兹要求英国人对他的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弗雷泽这才羞羞答答地指出，他的舰队一个月可以在海上航行8天。尼米兹认为这根本不行，他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我和弗雷泽将军进行了长谈，最终我们达成协议，一个月最少出海20天。”

根据金上将的授意，尼米兹不想介入英军的作战指挥。他建议弗雷泽去袭击苏门答腊岛日本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设施，或者暂时随金凯德第七舰队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这显然不是英国人想要的方案。弗雷泽认为，如果将英军太平洋舰队部署在相对安静的印度洋或中国南海，英国战后的国际形象势必受到灾难性影响。尽管仅就英军太平洋舰队的规模而言，短期内在次要地区作战也许更加合适。他知道美国海军正在进行高强度、高效率和极具威力的进攻作战，除非一支强大的英军舰队参与其中，否则皇家海军的存在将会被人们忽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弗雷泽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说服尼米兹改变观点。此前他不顾海军大臣坎宁安元帅的坚决反对，已经在许多方面对美国人做出了巨大让步，如英军舰队使用美式信号规则，水兵穿美军作战训练服等。弗雷泽做出的一系列努力都是为了向美国人表示，英军非常希望“能够在正确的战场、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和美国人并肩作战。最终尼米兹同意做出适当让步，答应将英军舰队用于进攻冲绳岛的战斗。他把此事交给了斯普鲁恩斯，指令由他和第五舰队参谋部去通盘考虑。鉴于第五舰队现在已经以乌利西、塞班为主要基地，第七舰队后勤支援船队已移驻荷兰迪亚，尼米兹大度地表示“英国人可以使用美军位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马努斯基地”。弗雷泽对此感激不尽。

1945年新年第一天，尼米兹飞往关岛，视察了正在兴建的太平洋舰队新司令部。返回夏威夷之后，他破天荒地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将相信，类似招待会在珍珠港应该最后一次了。

一名记者并没有提出问题，而是类似在说明事实：“将军，在我看来，1945年对日本本土的那些人来说将是煎熬的一年。他们要么被轰炸、枪杀、烧死，要么流离失所。”

“噢，你说得一点儿没错。”尼米兹回答，“我现在能够预见那一幕。虽然我不是预言家，但我能够预见1945年对日本人而言是难过的一年。我能预见，我们的潜艇、空军和水面舰艇接近他们的商船并对其进行持续打击后，他们的航运会大幅度削减。我能预见，当日本军舰离开港口时，我方数量不断增加的潜艇会越来越对他们构成威胁。我还能预见，今年我们对日本本土的空袭节奏将越来越快。从日军最高统帅部的观点来看，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乐观的理由。”

“您认为我们无法采用断粮和轰炸的方式迫使日本人投降吗？”记者问。

“我不知道。我无法判定他们承受惩罚的能力。”

“将军，您是否欢迎苏联人加入太平洋战场，成为我们的盟友？”

“当然，我为你说的最后一点感到高兴。”

“将军，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在太平洋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哪一场战役收获最大？”

“我认为毫无疑问应该是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它不仅极大打击了日本人的声望，也打击了他们在加罗林群岛和日本本土之间自由往返

的能力。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的心境与3年前刚到这里时完全不同。那时我们前途渺茫，而现在我们前景乐观。”

1945年1月25日上午，经过11天漫长的海上航行，美军第五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入泊西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环礁。远看过去，组成环礁的30多个小岛又低又平，似乎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小岛和边缘的珊瑚礁连在一起，就围成了一个椭圆形的深水潟湖，成为一个天然泊地。到1945年初，这里已取代珍珠港成为太平洋舰队的核心锚地，最多时停泊的各类舰船达到了四位数。

美国人为官兵的休养可谓煞费苦心。他们征用了60英亩的矛格岛，修建休闲娱乐场所。岛上的首领矛格王——实际上就是矛格村村长或矛格村民小组组长——被说服带着约300名属下移居到另一个小岛上。海蜂部队在岛上修建了礼堂、影院、酒吧等娱乐场所。每天13时，会有多达五位数的水兵被送到岛上，玩到18时离开。如此多的人在岛上四处乱窜，以至于海军的一份报告称“矛格岛就像一块被丢弃在一群蚂蚁身边的三明治”。啤酒免费但限量供应，一名水兵领到的配给券刚好可以换两罐啤酒，但每天依然有人喝得酩酊大醉，这些人往往花大价钱从同伴那里购买了配给券。海军军官可以购买到任意多的啤酒，还能品尝到20美分一杯的苏格兰威士忌。如果能在岛上遇见一两位漂亮的女护士，那就算前三辈子的祖宗都烧高香了。岛上虽然设施简陋，但大部分水兵都同意一名海军军官的说法，“在打垮日本帝国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过程中，它的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绿洲”。

当天下午，远方海面上出现了“新泽西”号战列舰威武雄壮的轮廓。巨舰缓缓驶入潟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不远处抛锚。斯普鲁恩斯率新参谋长阿瑟·戴维森少将及众幕僚乘小艇登上了战列舰。哈尔西看上去精神很好，他率参谋长卡尼少将及众参谋在后甲板会见了老朋友一行。两位海军上将的谈话不仅仅局限于作战，哈尔西拿出

一摞照片，向好友炫耀最近儿子举办的婚礼。卡尼和戴维森及职务对等的军官也进行了工作交接。第三舰队从这一天开始更名为第五舰队，前往参加即将发起的“分遣队行动”。

根据金和尼米兹之前达成的协定，斯普鲁恩斯新换了飞行员出身的戴维森为参谋长，这是一位干瘦、粗俗、很有野心的51岁的老参谋。戴维森行事果断理智，和尼米兹的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关系很僵。戴维森和斯普鲁恩斯早就认识，他敬佩司令官的智慧，认为海军上将温和、害羞、谦逊、无私。“他是一个真正具有超级能力的人，”戴维森说，“为了不让他过多分心，我下决心用尽自己的所有力量处理尽可能多的日常事务，让他集中精力去应对更重要的事情。”与尼米兹和麦克莫里斯、哈尔西和卡尼、米切尔和伯克类似，两人之间配合默契。人们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的女人，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司令官背后总有一个甘为人梯的参谋长呢？

中太平洋部队即将北上攻打硫磺岛。近段时间，尼米兹一直想把借给麦克阿瑟的舰船调回来，以充实第五舰队的力量。第七舰队司令官金凯德中将认为，至少目前，他还需要指挥全部舰艇，保护从莱特湾通往林加延滩头的海上交通线。尼米兹最后准许金凯德保留4艘老式战列舰，而把被“神风机”撞坏，亟待修理的“新墨西哥”号和“加利福尼亚”号调回来，同时允许第七舰队暂时保留太平洋舰队的2艘重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尼米兹做出上述让步的原因在于，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包括4艘老式战列舰在内的众多舰艇将从大西洋或地中海回到太平洋，使他有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随着盟军的进攻不断逼近日本本土，珍珠港已沦落为一个二线基地。尼米兹准备将司令部前出至刚刚夺回的关岛，这样做表面看是为了靠前指挥，实际是为摆脱马卡拉帕日益拥挤的嘈杂环境。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总部大楼的顶上又加盖了一层，依然不敷使用，工作效率极

其低下，尼米兹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处理与作战无关的日常事务。他宁愿带一个精干的参谋班子到前线去，而且尽可能只带那些与作战有关的人员。留守珍珠港的大部分属于行政和后勤人员，包括一直与尼米兹不太融洽的副司令官陶尔斯中将军和陆军的理查森中将军。

激战几乎毁掉了岛上的所有建筑，新司令部只能重建。1944年8月视察关岛时，尼米兹已经选定河岸陡壁顶上一块地方作为总部新驻地，这里后来被称为“太平洋舰队总部山”。谁也不会想到，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指挥中枢就位于一座不起眼的两层小木楼上。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完成交接两天后，1945年1月27日，尼米兹上将乔迁新居。在随后一段时间里，由他精心挑选的参谋人员分5批相继前来报到。

新司令部里的工作和生活比以往都显得轻松融洽，比如在珍珠港从不离身的领带，在这里平时就可以不戴。司令部很快颁布了一条新规定，所有官兵日常可以穿军服短裤，尼米兹率先垂范。英国皇家海军驻太平洋舰队联络官哈罗德·霍普金斯上校2月2日抵达关岛，看到那里的美国人都穿短裤上班大为惊讶。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除我之外，这里其他人都不穿长裤。看见有人穿着短裤走来，露出两条毛茸茸的长腿，有时令人好笑，有时令人作呕。这就要看你能否忍受了。”

尼米兹常常利用早餐前的一段时间光着膀子到外面跑步。在珍珠港，他从不容许自己有这种违反军容风纪的行为，因为那里有很多女性文书或打字员。关岛人烟稀少，女性几乎看不到，这样做似乎无伤大雅。一天清晨，一名精神病人只穿着短裤溜出了医院。海军陆战队军医罗伯特·施瓦布中校带领两名护理人员 and 一名携带武器的陆战队士兵——关岛仍有零星日军出没——前往“抓捕”，他们远远看见一个只穿短裤的人在跑步。就在几人准备上前抓人时，不远处开来一辆插有五星上将旗帜的吉普车，上边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

“幸好我们看见了那面旗，于是就悄悄溜走了，”施瓦布医生心有余悸地说，“我们差点把司令官当作精神病人给抓走了。”

8名身强力壮的陆战队员专门负责尼米兹的安全保卫，因为岛上的零星日军仍未肃清。一天晚上，一名出来觅食的日军士兵摸进了尼米兹的前院，被站岗的卫兵发现后开枪射击，但那名日军士兵还是摸黑逃掉了。一次驻岛海蜂部队在看电影，竟然发现有日本兵混在里边一起看，日本兵最后还成功逃脱了。霍普金斯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个日本人穿着一身陆战队制服，到被发现那天为止，一直混在领饭菜的队伍里生活了好几个星期。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但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马里亚纳群岛，唯一不受尼米兹指挥的盟军将领是陆军航空兵少将柯蒂斯·李梅。他的第二十航空队掌握着几乎所有的B-29重型轰炸机，受阿诺德上将直接指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尼米兹在战术急需时可临时调遣这支部队，这一度引起李梅的强烈不满。

2月中旬，关岛新总部来了一位神秘兮兮的客人，从华盛顿专程飞来的弗雷德里克·埃什沃斯海军中校。他坚持要将一封密信亲手交给上将本人，而且旁边不能有人。尼米兹支走副官拉马尔后，埃什沃斯脱下制服外套，小心翼翼解开衬衫纽扣，抽出了一只贴身腰包，从中拿出一封沾满汗渍的信件交到尼米兹手中。信上有金上将的亲笔签名，但埃什沃斯认为这封信的执笔人应该是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曼哈顿工程”的军方负责人。

信件内容让尼米兹确信，自己在元旦新闻发布会上的预言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它描述了原子弹的特点及其史无前例的爆炸当量，并授权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将此事告知手下一名军官，由他负责协调与投放这种炸弹相关的所有事宜。提尼安岛被选定为原子弹的出发地，那里的机场设施优于塞班，且离日本本土更近。

尼米兹叫来了参谋长麦克莫里斯少将，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他告诉埃什沃斯，如果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要满足信中的一切要求，那么作战参谋汤姆·希尔中校也应该看看这封信。最后他问埃什沃斯：“难道华盛顿那帮人不知道，8月之前我们还有很多恶仗要打吗？能不能将这种炸弹投入实战的时间提前？”埃什沃斯解释说，格罗夫斯将军认为这是由研发进度决定的，他判断8月是最早能实现的时间。

尼米兹走到窗前，眺望窗外沿阿加尼亚延伸到海岸悬崖的绿色山坡。最后他转过身告诉埃什沃斯：“非常感谢你，中校，我觉得我早生了20年。”

1月28日，李梅少将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与斯普鲁恩斯共商陆军航空兵对硫黄岛作战的支援问题。海军上将首先向李梅提出了一个令他大伤脑筋的问题：“我们将花费大力气去占领的这座岛屿，究竟有多大价值？”李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价值非常大——它可以作为护航战斗机的前进机场，可以供受伤B-29避难时紧急降落，可以避免岛上日军向本土发出预警，并出动战机偷袭我们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机场。最后他说：“没有硫黄岛，我就无法有效地轰炸日本。”

斯普鲁恩斯如释重负：“李梅的话，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

虽然战斗一直到1945年2月19日才打响，但美军对硫黄岛的预先海空火力准备早在1944年6月就已经发起。8月10日之后，驻扎在塞班岛的美陆基航空兵开始对小笠原群岛地区的日军发起空袭，重点是硫黄岛机场和父岛的二见港。8月到10月，美军共实施了48次空袭行动，投弹超过4000吨。由于栗林将大部分兵力和装备藏于地下，空袭对日军造成的损失极其轻微。

美军航母也不时前来凑热闹。8月31日到9月2日，美军出动6艘航母的450架舰载机大举空袭小笠原地区。8月31日14时到16时，美军出

动舰载机144架，对硫黄岛、父岛和母岛实施轰炸。次日5时30分至13时40分，美军出动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炮击父岛，120架次舰载机对硫黄岛发起了5轮空袭，重点攻击机场、简易码头和岸防炮阵地。9月2日，美军出动30架飞机轰炸父岛，140架次飞机对硫黄岛实施了7轮空袭。日军声称空战和地面炮火击落美机18架，己方伤亡115人、损失飞机24架和小型舰艇14艘。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华尔街银行家普雷斯科特·布什的二儿子乔治·布什决定推迟在耶鲁大学的就读计划，投笔从戎，为国效力。1942年6月12日，布什18岁生日当天在波士顿宣誓加入海军，选择了二战时期美军事故和伤亡率最高的海航舰载机部队，成为一名鱼雷机飞行员。布什先后驾驶过3架“复仇者”，他用未婚妻芭芭拉的名字将它们依次命名为“芭芭拉一号”“芭芭拉二号”和“芭芭拉三号”。布什随轻型航母“圣贾辛托”号的第五十一鱼雷机中队参加过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战，还曾驾机在威克岛、马库斯岛、贝里琉岛、关岛和塞班岛上空执行过数十次作战任务。1944年8月1日，布什晋升海军少尉。

一个月后的9月1日，布什驾机轰炸了日军父岛简易机场、机库和高射炮阵地。9月2日清晨7时15分，布什再次驾机起飞，攻击目标是父岛无线电通信站。由于执行攻击陆上目标的任务，他的“复仇者”并未携带鱼雷，而挂载了4颗227公斤炸弹。当天天气晴朗，天空时而飘过几朵白云，空中和海上能见度极佳。美军机群由24架飞机组成：“圣贾辛托”号4架“复仇者”、“企业”号8架“地狱俯冲者”和12架“地狱猫”。

上午8时15分，美军机群飞抵父岛上空，很快发现了夜明山和朝日山阵地的日军无线电通信中心和天线铁塔，他们遭到日军高射炮火的猛烈反击。布什在1987年出版的自传《展望未来》一书中这样写道：“父岛是我经历过的防空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军看来早有准备，

严阵以待。我们的飞机开始俯冲投弹时，高射炮紧盯着我们射击，爆炸时散发出的浓黑烟雾布满了整个天空。”第一架发起俯冲的美机冒出一股黑烟坠海，紧接着第二架也被击落，第三架俯冲的就是布什的战机。

布什驾机冲进日军的密集弹幕。突然间，他感到机身猛烈震动了一下，1发炮弹准确命中机腹，机舱内顿时烟雾弥漫，火焰闪动着越过机翼折缝朝油箱方向迅速蔓延。

“上帝啊，它马上要爆炸了！”布什回忆说。

布什继续驾机俯冲，投弹手冷静投出了所有4颗227公斤炸弹。随后布什快速拉起，驾机直奔海上逃生。机舱内浓烟滚滚，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他命令机组成员立即跳伞。布什最后跳伞时，降落伞顶盖碰撞到飞机尾翼，他的头部也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海上跳伞成功的关键在于落水时不要被降落伞缠裹入海。布什被撞得头昏眼花，但他仍牢记临近降落时解开扣带。即将接触水面时，他甩掉了降落伞背带。

布什跳伞的海域距父岛约8公里。他在海上举目四顾，没看到另两名机组成员，也没看到从飞机弹射出来的橡皮救生筏。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感谢战友的救援：“如果不是中队长唐纳德·梅尔文少校驾机疾飞而下，然后上升，发信号弹把橡皮救生筏的具体位置指示给我，我在海上永远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说能游向它了。”父岛的日军发现了布什，2艘巡逻艇快速驶来想抓活的。布什想起了澳大利亚战俘伦纳德·西弗利特被日军斩首的那张照片，便拼命朝远离父岛的方向划水。如果知道那些落入日军手中的战友最后竟然被杀了炖汤吃肉，布什一定会划得更快的。他回忆当年距日军巡逻艇的最近距离不到500米，自己是憋住气使出吃奶的力气游开，才幸运逃过一劫。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距被日军“分而食之”的悲惨下场仅仅500米远。

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不断扫射日军巡逻艇，日军最后退了回去。鱼雷机飞行员杜格·韦斯特上尉低空飞过，向头部受伤、满脸是血的布什投下了一个急救包。布什将它捞起来，在前额涂上了红药水。不幸的是，橡皮救生筏上的应急水箱摔裂了，没有淡水。更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当时海面风力很大，橡皮筏上没有桨，用手臂划水无济于事。美军攻击机群已经返航，橡皮救生筏竟然载着布什向父岛的方向漂去，焦急万分的布什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也算布什命不该绝。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前方海面90米处冷不丁冒出来一个黑点。那个逐渐变大的物体显然是一台潜望镜，随后驾驶指挥塔、一艘潜艇的艇身从水下慢慢浮出。一个满脸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在指挥塔上，手里摆弄着一个闪烁黑色金属亮光的東西。潜艇逐渐靠近时，布什看清那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大胡子正在给营救现场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前方出现的正是美军潜艇“长须鲸”号。美军攻击机群指挥官用无线电向舰队报告了布什跳伞的具体位置。9时33分，艇长威廉斯海军中校接到命令，以最快速度赶往指定海域，搭救落水飞行员。根据潜艇航海日志记录，布什获救时间是9月2日中午11时56分。在潜艇上，布什还邂逅了3名同样被搭救上来的飞行员。指挥塔上的大胡子是恩比格·爱德华兹海军准尉，一名业余摄影发烧友。他手持刚买不久的摄影机，无意中拍摄到了未来总统获救的珍贵画面。

后来布什才知道，他的两名同伴杰克·德拉尼少尉、威廉·怀特少尉都已阵亡，尸骨无存。据战友观察，前者没能及时跳伞，与飞机一起坠入大海。后者虽然跳伞，但降落伞没能打开，从空中直接跌入大海。怀特原本是中队的枪炮军官，当天是临时顶替炮塔炮手利奥·纳德奥出战的。战史资料表明，美军轰炸父岛期间共有14名机组成员跳伞，5人阵亡，8人被俘后遇害，唯一幸存的就是布什。被俘者遇害的情况后文详叙。

“长须鲸”号还需要执行巡逻任务。虽然布什希望尽快返回航母，但在潜艇结束巡航回到中途岛基地以前，他只能耐心等待。1944年11月，跳伞逃生8周后的布什重返“圣贾辛托”号鱼雷机中队，立即投入轰炸马尼拉湾和吕宋岛的作战行动。

1944年12月，第五十一鱼雷机中队和一个从本土调来的中队换防。布什奉命返美，不久改调第一五三中队。1945年1月6日，21岁的布什利用短暂的假期和20岁的芭芭拉喜结良缘，第五十一中队的战友米尔特·莫尔前来参加了婚礼。短暂的婚假结束之后，布什加紧训练，准备参加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布什转入海军预备役，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55年以中尉军衔正式退役。参战期间，布什共完成了58次飞行任务，在航母上安全降落126次，被日军高射炮击落一次，因油箱漏油在海上迫降一次，积累了1228小时的飞行经验，荣获卓越飞行十字勋章1枚、空中英雄勋章3枚，获得总统嘉奖1次。

战后出访日本时，布什提出想知道当年击落自己的炮台在哪里，炮长是谁，如果仍健在，希望能够见面。当年父岛炮台由海军馆山炮术学校预备学生第三期的学员负责，9月初出任乳头山120毫米防空炮台长的玉木邦夫等几名活到战后的炮台长聚集在一起探讨了半天，也没弄清击落布什座机的究竟是哪门炮，仅判断他的飞机被25毫米机炮炮弹击中的可能性最大。

2009年1月10日，以布什名字命名的美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布什”号正式服役。军旅生涯和跳伞逃生的经历给布什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后来成为一名跳伞发烧友。他庆祝生日的最佳方式就是跳伞。一次在缅因州埋葬母亲的教堂墓地附近跳伞时，布什幽默地调侃媒体记者，万一降落伞没能打开，处理后事会非常方便。

说些题外话。战后1953年到1993年的40年中，美国共选出了8位总统，其中有7人参加过二战。第三十四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陆军五星上将是盟军欧洲战区统帅，大名鼎鼎，不再赘述。第三十五任约翰·肯尼迪曾任PT-109号鱼雷艇中尉艇长，该艇在夜战中被日军驱逐舰“天雾”号撞沉，肯尼迪最终死里逃生。第三十六任林登·约翰逊曾以海军预备役少校军衔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作战，他的飞机差点被日军王牌飞行员板井三郎的零战击落。上述情节前文已有所述。第三十七任理查德·尼克松1942年8月加入海军获中尉军衔，在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岛、布干维尔岛和格林群岛服役，1943年10月晋升上尉，1946年3月10日以少校军衔退役。第三十八任杰拉尔德·福特1942年4月成为一名海军少尉，后任“蒙特利”号轻型航母炮术军官，参加过空袭特鲁克、塞班岛和菲律宾战役，1946年2月以少校军衔从海军退役。唯一未参加过二战的是第三十九任总统吉米·卡特，他于1943年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1946年毕业时战争已经结束了。卡特随后在海军一直服役到1953年。第四十任罗纳德·里根1942年4月加入空军时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他并不在一线部队作战，只负责拍摄一些军事教育片，1945年以上尉衔退役后重返好莱坞。布什是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继任者威廉·克林顿不可能参加二战。1946年8月19日克林顿出生时，日本已投降一年多了。

1944年11月下旬，进驻塞班岛机场的B-29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日军随即发起一系列反击行动，导致多架B-29被炸毁、炸伤。为压制硫黄岛日机的侵袭，12月8日，美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海空突袭，出动陆基战机192架次，向硫黄岛投弹814吨。同日，阿伦·史密斯少将率第五巡洋舰分队重巡洋舰“盐湖城”号、“彭萨科拉”号、“切斯特”号及7艘驱逐舰驶抵硫黄岛近海，向岛上发射203毫米炮弹1500发、127毫米炮弹5334发。如此猛烈的海空打击也无法完全瘫痪硫黄岛的日军机场，仅能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12月间，美军又相继组织了4次类似的海空突击，收效甚微。

从12月9日开始，黑尔少将出动陆军第七航空队的B-24长途奔袭硫黄岛，进行了连续74天不间断轰炸，战役开始前最后3周之内更是每天出击多达30架次。李梅的B-29偶尔也会来友情客串。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提出让陆军轰炸机降低高度，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同时攻击向硫黄岛运送人员物资的船只。陆军对此提出抗议，因为岛上日军防空炮火非常猛烈，低空飞行势必造成更大损失。况且陆军轰炸机没有进行过专业的海上攻舰训练，日军出动的又大多是几十吨的小驳船，很容易就能避开美军投下的炸弹。

随着登陆时间的日益临近，美军不断加大对硫黄岛的空袭力度。2月1日到16日，第七航空队昼间出动战机283架次，向岛上投下602吨炸弹和1111颗凝固汽油弹，夜间袭击233架次，投弹504吨。特别是在2月12日，第三一三轰炸机大队的21架B-29向折钵山投下了84吨炸弹。美军2月1日首次投下凝固汽油弹后，岛上日军匆忙将武器弹药、粮秣等转入地下。栗林因此做出判断，“美军很可能在2月末或3月初进攻硫黄岛”，并立即发出一道冷酷指令：“战斗之前，所有人不能持有妻儿的照片等。”

截至1945年2月19日登陆日，美军共出动舰载机1269架次、陆基战机1479架次、水面舰艇64艘次，向父岛和硫黄岛投弹6800多吨，发射127毫米以上炮弹2万多发——其中406毫米炮弹203发、203毫米炮弹6472发、127毫米炮弹15251发。美军火力打击如此猛烈，却因日军防御工事异常坚固效果有限。千鸟、元山两大机场总能在空袭后迅速修复投入使用。美国陆军航空兵不得不沮丧地承认：“硫黄岛所有机场跑道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无法运作，也没有任何一条跑道会一整天无法使用。”美国人的炸弹反倒提醒日本人将坑道挖得更深一些。

1945年1月，参加“分遣队行动”的美军3个陆战师针对日军可能采取的防御战术进行了最后的强化训练。1月12日至18日，陆战四师、陆战五师在夏威夷进行了多次两栖登陆演习。负责攻克折钵山的陆战

第二十八团特意寻找了一处类似地形，进行模拟攻击训练。2月上旬，参战各部在马里亚纳群岛进行了一次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模拟演练。

2月2日，尼米兹飞抵乌利西环礁，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与斯普鲁恩斯商讨即将打响的硫黄岛战役。由米切尔中将领军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此时也在泻湖里集结，5个航母大队共计16艘快速航空母舰、8艘新式战列舰、17艘巡洋舰和81艘驱逐舰，载机量达到空前的1283架。为参加即将展开的“分遣队行动”，众多舰船或补给或维修忙得不亦乐乎。那些在菲律宾战役中累得精疲力竭的水兵和飞行员因此获得了几天难得的喘息时间。

最初提议攻打硫黄岛时，斯普鲁恩斯和尼米兹一致认为，夺岛行动不会遇到太多麻烦。现在空中侦察表明，这个由熔岩和火山灰形成的荒岛很可能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坚固防御。霍兰在认真研究航拍照片后宣称，“此处是我们必须攻占的最难攻占的地方”，并忧心忡忡地预测美军的伤亡很可能会超过2万人。他为此专门写信给海军陆战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上将：“我曾在两个不同场合提出舰炮火力准备不足，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但在我看来仍然远远不够。为了做好准备，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我相信我们最后将会取得成功。但一想到我们必须为此承受的巨大伤亡，我就极不愉快。还是祈祷上帝取消本次作战吧！”

斯普鲁恩斯向尼米兹建议，出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日本本土特别是关东地区发起大规模空袭，削弱日军航空力量并瘫痪他们的航空基地群，阻止日军对硫黄岛可能的增援。这是自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以来，美军第一次出动航母舰队袭击日本本土。斯普鲁恩斯计划用3天时间完成这次作战，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可以在乌利西环礁完成补给，2月16日驶到日本外海发起空袭行动。同日，海军舰炮对硫黄岛的火力准备同时打响。尼米兹同意斯普鲁恩斯的做法，他随后飞往塞班岛视察了刚从珍珠港调来的两个陆战师的演练。霍兰随尼米兹一

起到了塞班岛。虽然他的新职务为战区陆战队总司令，职位高于施密特，但尼米兹希望他不要干预第五两栖军的战术指挥。这对霍兰是一个令人难受的限制，金曾说“他是个一心只想打仗的人”。

2月9日，一份提交给第五两栖军司令部的报告这样尖锐地写道：“截至1月24日的摄影报告说明，从1944年12月3日到1945年1月24日，空中轰炸对硫黄岛各种设施造成的损坏总体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打击显然没能阻止敌人改善其防御阵地。到1月24日，日军的各种设施数量都有显著增加。现在，这个岛上的炮兵阵地和野战工事要比1944年10月15日大规模轰炸开始时更强，防御更严密。”对上述报告，霍兰和施密特只能报以摇头和苦笑。

2月10日清晨，马克·米切尔中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隐秘驶出乌利西环礁，前往执行空袭日本本土的任务。2月14日，威廉·布兰迪少将率由6艘老式战列舰、12艘护航航母、5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组成的第五十二特混舰队驶离塞班，将为登陆部队提供3天的炮火准备。15日和16日，由哈里·希尔少将领军的第五十三特混舰队陆续拔锚启航，数不清的运输船上装载着首批登陆部队陆战四师和陆战五师。16日晚到17日晨，运载总预备队陆战三师的第十一运输中队从关岛出发。美军针对硫黄岛的“分遣队行动”终于拉开了序幕。

2月15日，特纳中将旗舰“埃尔多拉多”号两栖登陆指挥舰上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人。身穿一身卡其布外衣的贵客没有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他登舰的动静很小，以至于水兵把他当成了一位来自民间的普通随军记者。此人就是美国现任海军部长詹姆斯·弗雷斯特尔，他将以观察员身份亲自观摩血腥的硫黄岛战役。

海军陆战队未来五百年的荣誉

为“分遣队行动”打头阵的，依然是无坚不摧的美军快速航母舰队。1945年2月10日清晨，坐镇重型航母“邦克山”号的米切尔中将率舰队隐秘驶出乌利西环礁，取道马里亚纳群岛以西和小笠原群岛以东航线直扑日本本土。对海军发起这样一次突袭行动，霍兰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所有兵力都应集中使用于硫黄岛，在战役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分兵空袭东京完全属于不务正业。

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核心打击力量是16艘快速航空母舰，包括重型航母“黄蜂”号、“大黄蜂”号、“本宁顿”号、“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汉考克”号、“约克城”号、“列克星敦”号、“伦道夫”号、“企业”号、“萨拉托加”号，轻型航母“圣贾辛托”号、“贝露森林”号、“兰利”号、“卡伯特”号和“考彭斯”号，上述航母共携带有舰载机1365架。随航母一起出征的还有8艘快速战列舰，它们分别是“马萨诸塞”号、“印第安纳”号、“华盛顿”号、“北卡罗莱纳”号、“南达科他”号、“新泽西”号、“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为主力舰船护航的是17艘巡洋舰和81艘驱逐舰。如果放在战争初期，对这样一支庞大的舰队，老酒一定会不吝笔墨大肆渲染的。但是现在，老酒实在没有兴趣再去列出每一艘舰的名字了。不过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海空打击力量。

与莱特湾海战时相比，美军舰队中又出现了几张新面孔——重型航母“本宁顿”号、“伦道夫”号以及新型战列舰“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此前在战斗中受伤或遭台风损伤的航母“无畏”号、“提康德罗加”号、“富兰克林”号、“蒙特利”号以及新型战列舰“衣阿华”号已回船厂维修。以中途岛海战前美军用68小时修复遭重创的“约克城”号的强大技术能力，上述舰船均可以在短时间内重返

战场。但今天日本联合舰队已日薄西山，美军又不断有新战舰加入战场，他们实在没必要通过加快维修来增加战力了，可谓多它们不多，少它们也不少。

为应对来自日军“神风特攻队”的巨大威胁，莱特湾海战之后，美军大大提高了航母各航空大队中战斗机的比例。参加“分遣队行动”16艘航母携带的1365架飞机中，战斗机数量达到惊人的994架——其中“地狱猫”820架，“海盗”174架，占战机总数的72.8%。各鱼雷机中队只保留了10多架“复仇者”，只有极少数重型航母还保留为数寥寥的“地狱俯冲者”。战斗机数量的急剧增加给管理带来了极大难度，美国人采取的办法是将扩大了很多的战斗机中队一分为二，一半组成战斗轰炸机中队。战斗机中队专注于空中格斗以夺取制空权，战斗轰炸机中队则侧重进攻，以此弥补因减少轰炸机和鱼雷机数量而损失的攻击力。

这是自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以来，美军航母舰队第一次攻击日本本土。对比当年哈尔西率领的那支仅由2艘航母组成的小舰队，今天的美国人可谓鸟枪换炮，旧貌换新颜。对功勋战舰“企业”号来说，本次属于故地重游。米切尔计划率舰队16日抵达日本近海，对东京及关东地区实施3天压制性打击，然后快速南下支援硫磺岛作战。

斯普鲁恩斯上将并未随米切尔一起行动，他乘“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提前2天于2月8日离开乌利西环礁，10日上午抵达塞班。11日中午，斯普鲁恩斯登上了“埃尔多拉多”号两栖登陆指挥舰，准备与特纳“澄清最后一刻的关键问题”。他发现好朋友在司令官舱室里睡着了。特纳的副手希尔少将告诉他，发高烧的特纳正在休息。“过去两年，他一直在埋头工作，实在太累了。他糟糕的背部剧烈疼痛，支架也起不了多少作用。他不仅瘦了许多，而且气色很差。”希尔还说，特纳患肺炎已经将近1个月了。在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中，他很可能卧

病在床无法参与。“我从未看到他病得如此厉害，”希尔说，“我担心他的病情，美国海军不能没有特纳。”

斯普鲁恩斯同样为特纳的病情担忧，但他并不担心作战。战争到了这个阶段，美军各军种间的协同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缺谁都不会影响打胜仗，包括他本人。他让特纳继续卧床休息，并就登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希尔充分交换意见，然后动身去追赶大部队。让人颇感欣慰的是，两天后特纳成功恢复健康并随舰队远征硫黄岛。

2月13日，在硫黄岛东南800公里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汇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气象参谋伯恩斯中校预测近期东京上空会有好天气，这主要基于对俄罗斯和中国天气预报的估计。突袭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斯普鲁恩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避免惊动敌人。空袭行动发起之前，他禁止布兰迪少将第五十二特混舰队提前炮轰硫黄岛。除舰队前方实施警戒的潜艇和驱逐舰之外，一支来自塞班岛的由10架B-29组成的轰炸机分队在1000米高空沿一条长180公里的侦察航线飞行，及时发现并摧毁前进航线上可能出现的日军舰船。航母同时出动大量舰载机，在舰队周围海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防空反潜警戒。舰队航途中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所有电报只收不发。

正是因为采取了以上防范措施，加上恶劣天气的掩护，美军舰队16日拂晓安全抵达东京东南230公里海域——此处距最近的日本海岸线仅110公里——仍然未被敌人发现。舰队从乌利西出发时，大部分官兵认为此行的目的地是硫黄岛，因为海军陆战队将在2月19日对那里发起两栖登陆。轰炸日本首都的命令让所有人都惊喜异常，“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作战日志上这样写道：“我们真的感到震惊，第一个空袭目标竟然是东京。队里那些新来的人相当焦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美军航母舰队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为数不少的航空大队是新来的，很多飞行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新拆分的战斗机中队和战斗轰炸机中队都是首次投入战斗，空袭日本本土的第一次战斗将检验大多数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尽管存在以上不利因素，米切尔对取得开战以来的最大胜利依然信心十足。他告诉年轻的飞行员们：“比起你们害怕他们，他们可能更害怕你们。”2月12日，他在发给各航空大队的命令中这样写道：

一、即将发起的空袭东京的行动对你们来说，将带来战争中最伟大的空中胜利。

二、战斗主要是战斗机之间的空战，敌人会被迫出动以保护首都。他们富有攻击性，而且渴望在国民面前展示自己的 ability。他们急切而缺乏经验，这只会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迎来末日。但前提是你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及最大限度的团队配合。

三、在战斗机扫荡削弱敌军空中力量之后，我们的轰炸机和鱼雷机将会起飞，给敌人最痛的地方造成一些永久性伤害。

四、攻击目标优先度：空中敌机、地面敌机、机库及机场设施、高射炮阵地。

2月16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按惯例在黎明前出动战斗机扫荡编队。一众航母迎着20节的东北风开始放飞“海盗”和“地狱猫”。起飞时空中的低云导致能见度降低，当攻击机群在晨曦中摸索到半途时，天气变得越发恶劣。

日军雷达及时发现了来袭机群。在东京湾以东的千叶半岛，超过100架日机起飞迎战。“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赫伯特·霍克少校率队俯冲扫射香取机场，声称击毁日机8架、疑似击毁6架、击伤12架。在茂原机场上空，他们遭到日军机群的围攻，霍克的僚机飞行

员威廉·爱默生中尉的飞机被击落。美国人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寒冷的天气，飞机机枪很多被冻住，造成火力不足，很难直接击落敌机。亨利·钱皮恩中尉沮丧地说：“我的机枪只有3挺能够打响，我至少对准了12架敌机开火，却只取得了1个战绩，被我击伤的日机至少有6架。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猎物从我的身旁逃走了。”当天“列克星敦”号飞行员声称在空中击落敌机25架，自身仅损失3架。不幸的是航空大队长菲利普·托里中校在空战中机毁人亡，和他同样遇难的还有“兰利”号的飞行大队长。

“大黄蜂”号两个战斗机中队上午空袭了八丈岛和滨松、立山机场，下午又轰炸了横须贺海军基地。他们在空中取得的战果不多，和“黄蜂”号总计只有15个击落。“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取得了23个战果。随着日军战斗机逐渐退出天空，当天下午，美军轰炸机和鱼雷机大举出动，对东京湾附近的日军机场实施狂轰滥炸，“约克城”号航空大队还攻击了中岛飞机制造厂。由于空中阴云低垂，美军的攻击效果极不理想。

16日美军出动的战机超过了1000架次。当天战斗结束时，各舰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中队共上报击落敌机250架，其中3/4以上战绩由“地狱猫”取得。当天上报战绩数最多的是“汉考克”号航空大队，大队长阿尔伯特·沃尔斯少校声称共击落71架日机，还有15个疑似击落数。“圣贾辛托”号航空大队排名第二，声称战绩为28架，中队长戈登·谢克特中校击落5架日机成为一日王牌。同以往恶劣天气下的大规模混战一样，飞行员声称的击落数远远超过了日机的实际损失数。美军同样损失不小，除阵亡两位大队长之外，“黄蜂”号损失5架战斗机和5名飞行员，“本宁顿”号4架“地狱猫”在厚木机场被日机击落。保罗·斯普拉德林少尉的飞机在空战中受伤，他试图迫降时遭友军驱逐舰误击身亡。“伦道夫”号3名飞行员因相撞或飞行事故丧生。

17日天气持续恶化，舰队上空低云高只有45米到60米。目标区域上空也是如此，只有少数美军战斗机穿越云层找到了攻击目标。“大黄蜂”号航空大队攻击了多个机场和横滨港内的船只，“伦道夫”号和“卡伯特”号的“地狱猫”空袭了立川飞机发动机厂和武藏野工厂。“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日机11架。日军王牌飞行员武藤金义顽强驾机升空迎战，“东京玫瑰”宣传他一人就击落了12架美机，将他塑造成“孤胆英雄”的形象。实际上当天还有9名日军飞行员起飞参战，与他们交战的“本宁顿”号战斗机中队只损失了4架“地狱猫”。

在当天的混战中，美军“地狱猫”声称取得68个战绩，“海盗”报告击落日机29架。合计两天战果，美军共击落日机332架，地面摧毁177架，击沉或重创敌舰船33艘，万吨级民用油轮“山盐丸”号沉没。这也许是美国海军航空兵战果判定最离谱的一次，因为日军记录在空中被击落的飞机只有78架。日军受到的打击更多来自精神层面。国土上空出现了大量敌机，甚至连东京都遭到轰炸，保卫本土的战斗机部队却完全无法挡住敌人。美军航母舰队已经逼近到眼皮底下，不安和惶恐开始在民众中迅速蔓延。

“卡伯特”号几名飞行员奉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们在东京上空打开弹舱门，割开了精心印制的一捆捆传单。成千上万张传单洋洋洒洒飘向地面。传单正面是一幅漫画，画中的裕仁拔剑挥舞，身后跟着一只长着骷髅头的蛇形怪物，怪物身下是许多日本妇女和儿童。漫画旁边写着几个日本字：“战争带来疾病。”传单的背面这样写着：“轰炸机将炸毁水管和电线，居民无法获得食品和日用品，会变得体弱多病。你们要奋起反抗军阀，制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投向东京的传单共有2.7万张，父岛上空也投下了4000张。

战争结束之前，共有超过一亿张传单或报纸被投放日本本土，其中大部分是B-29投下的。东京电台的评论指出，日本政府最担忧的是

“传单炸弹”所引发的“心理战”。从1945年3月开始，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心理战部和战时新闻处每周都会出版报纸《马里亚纳评论》向日本投放，极大涣散了敌人的战斗力。

17日中午时分，所有美军飞机均已返航。由于天气不断恶化，斯普鲁恩斯下令舰队离开日本近海向南返航，前往支援硫黄岛登陆作战。撤退行动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在一天半的战斗中，美军共损失战机60架，其中因事故损失多达28架，阵亡或失踪机组成员45人。

“卡伯特”号战斗机飞行员罗伯特·布坎南少尉的飞机在格斗中受伤，少尉只好驾机在东京湾迫降。同伴阿尔弗雷德·费克上尉联系50公里外的救生潜艇前来救援。为配合本次空袭行动，洛克伍德中将特意在附近海域部署了5艘潜艇，专事打捞落水飞行员的任务。日军在这一水域很可能布下了水雷，近海浅水航行对潜艇来说危险极大，在附近80公里范围内还有两位数的日军机场。尽管危险无处不在，“鲔鱼”号艇长约翰·赫斯中校依然决定执行救援行动。在救起布坎南的返航途中，他们还顺带救起了“大黄蜂”号的一名飞行员。17日夜间舰队经过小笠原群岛时，米切尔下令出动战机轰炸了父岛简易机场，摧毁了停在父岛和母岛外海的部分驳船。

发起本次突袭之前，美军对日本本土的防空力量缺乏可靠的情报。一些人甚至认为有5000架战斗机在保卫东京，美军攻击机群将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事实上他们遭到的抵抗远远低于预期，2天内没有1架日机出现在特混舰队的视野之内。早知如此，斯普鲁恩斯还不如大方地把“华盛顿”号和“北卡罗莱纳”号借给特纳算了，不但少跑路，还能节约燃油。尽管被打得灰头土脸，但东京电台的宣传依然高调：“美军在损失了142架飞机和20艘舰船——包括1艘重型航空母舰——后仓皇逃窜。”

16日黎明，位于关岛新总部的尼米兹正焦急等待着前方传来的消息。他知道海军部期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当天发布炮击硫黄岛和空袭

东京的新闻公报。前者他大可不必担忧，司令部已指示布兰迪少将尽早报告。但斯普鲁恩斯则不然，他总是要在他对事实有相当把握后才做出报告。

尼米兹首先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东京遭空袭的消息。东京广播电台上午7时播发消息，“小股敌机”袭击东京，因此响起了空袭警报，广播还说近海发现了敌军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已经得知，上午7时07分海军已对硫黄岛发起炮击，B-24轰炸机正飞往北方进行日常的空袭。尼米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第259号战报：“米切尔将军率太平洋舰队一支强大的特混舰队正在袭击东京及周围敌人的飞机、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目标。这是经过长期筹划和太平洋舰队全体官兵一心向往的一次行动。太平洋舰队海上部队正在轰击硫黄岛。太平洋战区战略轰炸机正在轰炸硫黄岛和小笠原群岛的敌军阵地。上述各部是在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指挥下作战。”

18日上午，《纽约时报》头版使用了如下通栏标题：“美国舰队1200架飞机空袭东京，同时大批舰只和飞行员轰炸硫黄岛。”《时代》周刊发表评论员文章说：“在日本近海集结了美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开始以航空母舰袭击日本本土。距离之近，足以使‘地狱猫’‘海盗’对东京的街道进行扫射，实施惩罚性袭击。这是太平洋战争以来最果敢的作战行动。”

19日黎明，尼米兹终于收到了斯普鲁恩斯发来的第一份战报：“特混舰队在完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目标地区，直到攻击开始并几乎击中目标时敌人才发出警报。两天来的天气情况是，特混舰队上空云层低，有风暴。目标上空气象不能令人满意，大部分目标区被遮掩。两天的战果为空中击落敌机332架，地面摧毁击毁177架，可能还有多架被击坏或击毁（包括第一天的150架在内），摧毁许多机场和航空站机库、机棚等设施。我部正星夜兼程南下。”18日傍晚，第五十

八特混舰队逼近了硫黄岛，准备为海军陆战队19日的登陆行动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

几乎就在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放飞舰载机空袭东京的同一时间，2月16日清晨，布兰迪少将的第五十二特混舰队已经逼近了硫黄岛。布兰迪麾下包括伯特兰·罗杰斯少将的舰炮火力支援大队，加尔文·德金少将的护航航母大队，亚历山大·夏普少将的布雷大队，霍尔·汉伦上校的水下爆破大队，迈克尔·马拉纳费中校的两个炮艇支援中队。另外，埃尔顿·帕克上校将指挥陆基航空兵配合水面舰艇的炮击行动。

罗杰斯少将奉命利用3天时间摧毁岛上日军防线最强大、最具威胁的部分。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需要优先摧毁的目标多达724个。这一艰巨任务将由6艘老式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6艘驱逐舰承担。老式战列舰分别为“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得克萨斯”号、“纽约”号、“内华达”号和“阿肯色”号，后三者都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它们将得到重巡洋舰“切斯特”号、“盐湖城”号、“彭萨克拉”号、“塔斯卡卢萨”号以及轻巡洋舰“维克斯堡”号的火力支援。特纳原拟让新式战列舰“华盛顿”号、“北卡罗莱纳”号的406毫米巨炮参加3天炮击行动，被斯普鲁恩斯以米切尔需要更强大的防空力量为由否决，它们只能参加登陆日的炮击行动。

第五十二特混舰队旗舰“埃斯特斯”号两栖登陆指挥舰上，海军陆战队炮术军官韦勒中校已将硫黄岛划分成6个地区，由参与炮击的舰船分片包干。已查明的目标均在海图上标识出来，击毁后还要一一核对，新发现的目标将被随时标入海图。护航航母“威客岛”号负责出动舰载机为炮击提供指示和校正，那些飞行员都受过专业的观测训练。一个精心设计的无线网络已经建立，用于协调炮击分队的行动。所有火力支援单位得到指令，在舰载机到位能够识别具体目标并观察炮击效果时才能开火。

美军无疑正在逼近。15日晚，栗林紧急致电东京：“请求联合舰队迅速出击，在海上阻击美军舰队。”东京的答复让岛上的人哭笑不得：“现阶段帝国舰队不宜贸然出击，他们将在4月1日突然杀出，将美军一路赶回老家去。”彼时硫黄岛早已易主多日了。

美军对岸炮击在16日上午8时准时打响。“炮击是缓慢的，是在小心探索几乎看不见的目标，发射间隔时间很长。”《哈波斯》月刊记者约翰·马昆德在笔记本上写道，“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想起拳击运动员在第一回合开始时采取闪避和佯攻以寻找对手的破绽。换句话说，我们的特混舰队好像一群狩猎者，包围着一头受了轻伤但很危险的野兽，他们慢慢地向野兽逼近，不敢等闲视之，努力削弱它的力气，同时诱惑它采取行动”。

当天的天气对舰炮打击极端不利。云层很低，使舰上和空中观察员都无法履行职责。岛上日军防空炮火偶尔还会发起反击，使观测飞机必须保持900米以上高度，极大影响了观察效果。天气原因同样影响了空袭行动。当天上午，美军护航航母出动8架“地狱猫”用火箭弹袭击了千鸟机场，还有几架鱼雷机向折钵山的炮兵阵地投弹。德金少将当天共出动舰载机158架次，几乎未取得多大战果。中午过后，来自塞班岛机场的42架B-24飞临岛屿上空，云层厚到飞行员根本看不清岛上目标，布兰迪少将只好命令他们带弹返航。

当天下午，美军出动3艘装着高音喇叭的巡逻艇——上边各载一名在塞班岛俘虏的日军士兵——开始向岛上日军喊话：“致岛上的守军兄弟。我们不是第二代日本移民，是纯粹的日本人。在故乡，还有可爱的父母和妻儿在等着你们。你们不应该因为一名小队长的命令，就舍弃宝贵的生命。美军为你们准备了气派的房子、温暖的衣服和美味的饭菜。请你们马上扔掉武器来到岸边，这座岛屿将在一周内陷落。胜败已成定局，请手持白旗前来岸边。否则，你们的生命将在数日内

完全消失。”这样的劝降注定起不到任何效果，只能换来岛上日军的几发炮弹。

栗林严令各部禁止向挑衅的美军开炮。18时，布兰迪少将下令收队，美军舰队秩序井然撤往远海。忙活了一整天的美国人取得的战绩惨淡至极：724个目标仅摧毁了17个，岛上日军战死22人、受伤2人。当晚美军驱逐舰持续发射照明弹，试图妨碍敌人的夜间行动。日军根本不予理睬，加紧修复白天被破坏的工事。

17日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一切预示着当天的炮击将取得比前一天更大的成果。8时刚过，美军12艘扫雷艇率先驶入海岸700米范围之内，搜索可能存在的水雷和其他障碍物。8时40分，战列舰“内华达”号、“爱达荷”号、“田纳西”号前出至距岸2700米范围，准备为上午11时出动的水下爆破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由于离岛实在太近，3艘战列舰的巨炮几乎是平行向岸上发炮。虽然栗林严令不得发起反击，但几门日军岸防炮忍不住开了火。9时差几分钟，1发准确命中“田纳西”号的炮弹造成4名水兵负伤，所幸舰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

9时30分，“彭萨科拉”号缓缓靠近硫黄岛东海岸悬崖。在1500米的最佳射程上出现了1艘万吨级重巡洋舰，的确让守岛的海军士兵手痒难耐。北地区海军负责的一处150毫米岸防炮台无视栗林的命令向敌舰开火，第一颗炮弹差50米就打中了。“彭萨科拉”号紧急驶向外海，但在短时间内逃离日军岸防炮的射程似乎不太现实。日军炮手的射术惊人，在之后短短3分钟里，连续有6发炮弹在重巡洋舰上轰然炸响。“彭萨科拉”号战斗信息中心被摧毁，右舷弹射器上1架水上飞机起火，17名水兵阵亡、153人受伤。舰长约翰·休兹上校一边反击，一边灭火，操舰快速驶出日军岸炮的打击范围。美军3艘战列舰立即还以颜色，对这处炮台进行了集中炮击。

11时差几分钟，美军4支水下爆破队的100多名蛙人在12艘步兵登陆炮艇的掩护下向硫黄岛游去，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海滩和海浪状况，寻找水下障碍物并将之摧毁。日本海军南炮台的4门120毫米炮率先开火，随后折钵山炮台的4门140毫米炮也加入了炮击行列。日军几乎弹无虚发，美军12艘登陆炮艇全部中弹，仅6艘可以依靠自身动力返航。美军对此大为震惊，岛上日军竟然还有如此猛烈的反击火力，战列舰和巡洋舰立即对新暴露的目标进行炮火压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违令反击的全部来自日本海军的炮台，陆军严格遵守了栗林的命令。

登陆炮艇LCI-449号被日军炮弹命中，12名水兵当场阵亡。身负重伤的艇长鲁弗斯·赫林坚持驾驶30分钟，竭力操艇躲避日军炮火，一直坚持到艇上所有水兵疏散后才最后离开。赫林因此获得“分遣队行动”颁发的第一枚荣誉勋章。

美军12艘炮艇上共有44人阵亡、152人受伤。LCI-474号被击沉在“卡普斯”号驱逐舰不远处。“洛伊策”号驱逐舰也被1发炮弹命中，舰上水兵7人阵亡、33人受伤。令人颇为惊讶的是，截至12时20分，蛙人除1人失踪外，其余全部安全返回。他们带回的消息令人振奋，近海和海滩没有障碍物和雷区，海浪条件对登陆作业非常有利。仅1名蛙人在海滩发现了1颗地雷，将它成功引爆。

在元山机场，日军仅剩2架装有60公斤炸弹的零战可以投入战斗。这2架飞机隐藏在水泥护墙里才得以幸存。飞行员受命撞击可能发现的任何敌舰。其中一名飞行员迟迟不愿登机。“反正我们都得死，”另一名飞行员劝他，但那名飞行员坚持说头很痛，无法起飞。指挥官又找来了几名飞行员，问谁愿意主动报名出击。一人艰难地爬上了飞机，两架零战顽强升空。他们在飞越折钵山时，被美军舰船的高炮相继击中，坠入大海。

17日美军投入作战的舰载机达到226架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机场和海滩周围的高平两用炮和防空炮。8架“地狱猫”投下凝固汽油弹，42架B-24在1500米高空投弹。就侦察机观察的结果来看，他们对日军造成的损害极其轻微。日方记录当天战死54人、伤26人，损失120毫米平射炮3门、120毫米高射炮3门、喷进炮1门、25毫米机枪6挺，另有2台雷达遭到破坏。

栗林认为，守岛部队已挫败了美军的登陆行动，便把成功的消息电告东京。当天傍晚，美军收听到东京电台广播说，“我硫黄岛守备队击退了美军登陆行动，击沉包括1艘战列舰在内的5艘敌舰”。

不相信东京广播的除美国人外，还有一位日本高官，他就是小矶内阁的外务大臣重光葵。作为一名纯粹的文官，重光清楚美军的炮击往往意味着登陆行动已迫在眉睫。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美国人进攻硫黄岛的行动，将使日本人知道战争已来到了家门口。”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重光这样的“觉悟”。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向岛上海军最高指挥官市丸发去了祝捷和激励电报：“虽然敌人的轰炸和炮击非常强大，但坚守硫黄岛之贵部冷静判断出敌方意图，挫败了他们首次登陆的企图，沉着等待敌军卷土重来，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守卫硫黄岛。本职获悉后不胜欣慰，希贵部继续保持高昂士气，不管敌之攻击如何炽烈，都要击溃来犯之敌，确保本土外围防线。”

汇总战果，美军两天的轰炸和炮击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预定炮击准备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当晚，在“埃斯特斯”号指挥舰上，海军陆战队炮术军官韦勒中校建议，最后一天将所有可用火力全部用于能够打击登陆滩头的日军阵地，布兰迪少将慨然允诺。他下令负责登陆区域——岛东南海滩的战列舰“田纳西”号、“内华达”号、“爱达荷”号、“纽约”号及重巡洋舰“切斯特”号除留下登陆日所需弹药外，可以在次日的炮击中用光所有弹药。

可惜天公不作美，18日并未延续前一天的好天气，阵雨导致能见度极低。清晨7时45分，美舰抵近到距海岸仅2300米处，纷纷开火。

“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奉命集中火力炮轰折钵山脚下的日军炮兵阵地和位于南卸船场以北350米处采石场边缘的岸防炮，部署在这两处的日军火炮将对美军19日的登陆区域构成致命威胁。在短短4分钟时间里，“田纳西”号发炮333发，“爱达荷”号也打出了280发炮弹，岛屿南部几乎被炮弹掀起的沙尘淹没了。

下午天气略有好转，美舰开始转向折钵山、南海岸、千鸟机场、南地区集中炮击，直至18时30分。美军声称摧毁或重创滩头附近201个主要目标，包括11座海岸炮台、22座127毫米高平两用炮台、16座大型碉堡和93座小型掩体。受天气影响，德金少将当天仅派出舰载机28架次，其中3架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伤，所幸飞行员均安然无恙。

3天时间里，硫黄岛几乎完全被美军炮击或轰炸的硝烟淹没，日军龟缩在坑道里连头都不敢露。据统计，从1944年8月到1945年2月18日，美军对硫黄岛的海空火力准备共消耗弹药24000余吨，相当于岛上每平方公里承受1200吨。但日军凭借坚固的地下工事，损失轻微，总计伤亡104人。换算一下，相当于美军消耗近24吨弹药才能打死或打伤1名日本兵。这些炮弹就是不爆炸，胡乱扔下去也能砸死砸伤几个。记者马昆德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炮击的精彩过程，他在报道结尾处借鉴了丘吉尔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舰队，向如此小的岛屿发射过如此多的炮弹。”

登陆日前夜，布兰迪少将致电特纳中将：“虽然天气条件让我们无法全部打完用于先期火力准备的弹药，无法得到更多一天时间发现和摧毁更多敌军设施，但我还是相信，登陆行动可以在明天按计划进行。不过，我建议在岛东岸及其两侧登陆前和登陆期间，要特别注意压制敌军的火力，必要时应该立即使用白磷弹。”

对海军持续3天的火力准备，第五两栖军远远不能满意。施密特对此抱怨说：“34个小时的白天时间里，我们只得到了约13个小时的炮火支援。”霍兰在登陆日前夜同样通宵未眠，他发现“行动的迫切性和为我们所进行过的最为令人震惊的作战要承担的责任实在太沉重了”。几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确信，我们将在硫黄岛损失15000人，这是我们在珍珠港制订计划时计算出来的最小数字，虽然我手下的一些军官希望这个数字能够更低。就海军陆战队而言，我们已经为尽可能迅速而经济地占领这个小岛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登陆部队每4人就会有1人伤亡，我从未忘记这一点。我对战役结果毫不担心，我们一定会赢，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赢。可是想到要付出那么多年轻的生命，我就有很多个夜晚无法入眠。”

同一天晚上，守卫玉明山阵地的日军工兵小队队长大曲觉少尉也在恼火。2月14日，上司立川命令他在千鸟机场和通往那里的敌方坦克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大曲率几十名部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完成了任务。但就在18日上午，立川的新命令又到了，要他当晚带人冒着美军的炮火把之前埋下的地雷再挖出带回来。军令如山，17时，骂骂咧咧的大曲召集30名部下再次出发。美军当天的轰炸和舰炮打击已接近尾声，大曲率部在17时30分顺利到达千鸟机场。

天还未完全黑下来。不经意间向海上望去的大曲大惊失色，连呼吸都几乎要停止了。他还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一支舰队，“好像全世界的所有船都集中到这里了”。围绕岛屿的舰船足足有数百艘，它们距海岸如此之近，似乎弯腰捡块石头扔过去就能砸中敌人。大曲依稀看到离岸最近的那艘船上，一个脖子上缠着毛巾的美国大兵正在悠闲地抽烟。

大曲回头向跑道望去。他想经过3天的轰炸和炮击，那里肯定已经坑坑洼洼，面目全非。但他眼中的跑道几乎毫发无损，连一个弹坑都看不到。大曲双腿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清楚美国人不向跑道打炮并非

因为心地善良，而是准备将它们留给自己使用。这只说明一个问题，美国人的登陆已经迫在眉睫。大曲意识到从此刻开始，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实际上他侥幸活到了战后。

2月18日傍晚，希尔少将领军的第五十三特混舰队抵达硫黄岛外海，与打了3天炮弹的布兰迪少将顺利会合。希尔的运输船上运载着3个陆战师的逾7万名官兵，大曲远远看到的很可能就是他们。19日清晨6时，完成空袭东京任务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在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的率领下进抵硫黄岛西北海域。大曲如果看到这支舰队，一定会当场吓晕过去。一时间硫黄岛以东海域舰船云集，桅樯如林，多达800多艘舰船——还不算那些大船上放下来的小船——围成一个半圆，在海上绵延数十公里之远。用记者马昆德的话就是：“登陆日黎明，硫黄岛海域就像纽约港一样繁忙。”

登陆日——2月19日——终于降临。凌晨3时30分，那些早早起床的陆战队员就开始列队领取食物，他们吃的是传统的战前早餐牛排煎蛋。队员们仔细检查了背包、用具和武器弹药，并没有明显的紧张情绪，人人表现得与头一天一样。等他们登上甲板时，天已放亮。晨雾中的硫黄岛孤单落寞，荒无人烟，折钵山被一大片不祥的低云笼罩，在雾霭中若隐若现。数不清的舰船上，成千上万双眼睛在盯着那陡峭的圆锥形山体。当天硫黄岛出现了少有的晴朗天气，天高云淡，微风轻拂，气温20℃，北风8~10级。

清晨7时，一众陆战队员开始换乘。“当我钻进那辆水陆牵引车时，我吓坏了，”医护兵沃农·帕利斯回忆说，“我是新兵，但我能感觉到就算是老兵也很害怕。”他身旁的一位老兵凝视着远方的海岛，喃喃地说：“你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在战斗开始的5分钟里，你学到的东西比在彭德尔顿训练营一年学到的东西都多。”一位随军牧师的祈祷语让陆战队员感到了不安：“仁慈的上帝，我知道您今天也很忙。但即使我忘记了您，也希望您千万不要忘记我。”

甲板上的马昆德也在举目远眺。他觉得从美学观点看，硫黄岛丑得不能再丑了：“它的影子就像海中的一只怪兽，那个小小的死火山是头，海滩是脖子，其余部分连同灌木丛和棕色的悬崖峭壁则是躯体。它具有日本式小花园的那种小巧精致。岛上的岩石奇形怪状，久经风吹雨打和海水冲刷，就像日本人喜欢用来装饰庭院的鹅卵石。”

6时40分，美军登陆前最后一轮炮火准备轰然打响。除罗杰斯少将的舰船之外，新式战列舰“华盛顿”号、“北卡罗莱纳”号也加入了炮击行列。一颗颗重磅炮弹脱膛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落在岛上，那里随即升起了滚滚浓烟，尘土四起。重型舰船炮击5分钟后，9艘装备127毫米火箭炮的登陆炮艇开始用火箭弹猛轰元山高地，更多炮艇则用迫击炮轰击折钵山山坡。当天上午，42艘登陆炮艇共打出19500发炮弹。虽然当天的火力准备时间较短，但因天气晴朗，目标清晰可见，取得的效果远比前3天要理想得多。

8时03分，水面舰艇的炮击暂停。从快速航母上飞来的12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分成两个波次，对预定登陆海滩和周边区域进行扫射轰炸。当天陆基战机表现欠佳，从塞班岛飞来的44架B-24只有15架飞抵硫黄岛上空，对日军东部防线投下了19吨炸弹。8时25分，空袭暂时告一段落，水面舰艇的炮击再次开启，多达两位数的驱逐舰加入了最后的炮击行动。在步兵登陆前的半小时里，美军水面舰艇共打出了8000发炮弹，整座海岛烟尘弥漫，火光冲天。日军对此的记录是：“当美军炮火准备的硝烟散去之后，岛上没有一棵树木上还留有叶子。”

《时代》周刊特约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声称，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可怕的一次炮击”。“虽然类似炮击我曾看到过许多次，”他在采访本上这样写道，“但我不由得想起了‘谁也活不成’这句话，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一点。”谢罗德对海军陆战队的勇敢无畏充满敬意，几天前在“贝菲尔德”号运输船上，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确实，很容易判断美国这个工业大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但目睹过

塔拉瓦和塞班岛之战的人都会感到，美国锻造的钢铁不全在舰船、枪炮和子弹里，冲上海滩的战士们的坚强意志同样是钢铁般的。”

就在水面舰船和空中战机火力准备的同时，美军第一批登陆部队已完成换乘。登陆艇不停地从运输船上“吐”出来，马昆德对此形象地写道：“好像全世界的所有母猫都一齐生崽儿了。”8时前后，运载8个海军陆战队营的482辆两栖履带车已在距岛东南海岸3600米处就位。出发线两端各有一艘船标定界线，另一艘船占据中间的出发线位置。陆战四师副师长富兰克林·哈特准将、陆战五师副师长莱奥·赫梅尔准将在出发线的两端就位，随时准备向师长汇报前线的登陆情况。

美军登陆滩头位于硫黄岛东南海滩，从折钵山山脚沿东海岸向西北延伸到采石场，总长3150米。每450米海滩被划分为一个滩头，从西南到东北依次为绿滩、红一滩、红二滩、黄一滩、黄二滩、蓝一滩和蓝二滩。初涉战阵的陆战五师将在左翼即南端的3个滩头登陆，其第二十八团将穿越岛南的最狭窄部分，孤立、包围并夺取折钵山，其余两个团沿岛东半部分向北攻击前进。作战经验丰富的陆战四师负责右翼即北面的4个海滩，他们登陆后将首先夺取千鸟机场，然后转向，从岛西半部向北快速推进。

作战任务对任何人来讲都困难重重，但可能位于最右翼的第二十五团三营担负的任务是最艰巨的——夺取布满重兵和坚固工事的一处山头，其顶端是一个布满碉堡的采石场。运输船上，师长凯茨少将感慨地说：“如果知道最右翼三营最得力的连中最得力的班的班长的名字，我会在出发前提前授予他一枚勋章。”

8时30分，随着特纳中将“登陆开始”号令的发出，中央控制船降下了预示出发的信号旗。里德·法韦尔中校率第二两栖装甲营的68辆两栖装甲履带车从出发线鱼贯而出，向登陆海滩快速挺进。他们将冒

险突入滩头45米，用车载的1门75毫米炮和3挺机枪为第一拨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掩护。2分钟后，运载1360名陆战队员的两栖登陆车冲过出发线。随后8个波次共9000人的突击部队各间隔5分钟出发，每波次之间保持240米至280米的间隔。上述人员将在45分钟内全部登岸。

在岛北端的第一〇九师团司令部里，栗林通过望远镜目睹了海上发生的恐怖一幕。他形容美军登陆部队恰似一群“张牙舞爪，边喷火边前进的黑色蚂蚁群”。

直到此时，登陆艇上的许多美军士兵还以为即将打响的战斗不会遇到多大麻烦。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18岁新兵吉姆·布坎南回头问身后的一位老兵：“你以为岛上还会有日本人留下来等我们吗？”没人回答他的问题。谁会料到，眼前这个遭受过无数炮火洗礼的弹丸小岛，一辆时速60公里的汽车330秒就能从一端开到另一端，但3个精锐陆战师走完这段距离足足用了35天时间。

登陆艇距岸只剩360米时，海军舰炮开始打击内陆和滩头两侧的目标。第一拨登陆部队在8时59分到9时02分成功靠岸，第二拨部队2分钟后顺利抵达。他们在靠近海滩时没有遭到任何阻击，日军不见丝毫动静，只有零星的枪声响起。一些新兵禁不住心里嘀咕。“看来我们的狂轰滥炸奏效了，”唐纳德·豪威尔回忆说，“当登陆门落下、我的脚踏上海滩时，我非常自信，我的周围全是自己人，我想这场战役也就到此为止了吧！”另有一些人在想，也许敌人的力量被夸大了，也许猛烈的炮击早已迫使日本人转入地下了。

麻烦很快就来了。两栖登陆车向内陆挺进不到20米，就被海滩正后方一道高4.5米的高坡挡住。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由于滩头全由火山灰堆积而成，土质松软，登陆车全部陷入其中难以前进。大部分登陆车处于坐底倾斜状态，部分登陆车甚至灌进了海水。后续登陆车撞

在先到的已破损的艇上，有的碰坏了螺旋桨，有的撞穿了艇底，开始在海面或浅滩上团团打转，狼狈不堪。

艇上的那些美国大兵只好涉水上岸。对这些负重超过100磅的陆战队员来说，在登上那道4.5米的陡坡之前，他们同样要和无处不在的火山灰作战。士兵甫一迈动步子，就会陷进齐踝深的黑沙之中，每挪动一步都异常艰难。陆战四师爱德华·哈特下士惊呼道：“沙子太软了，我们简直就像在松软的咖啡粉地面上奔跑一样。”在最左翼的绿滩，陆战五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绰号“大马”的哈里·利弗塞奇上校向副师长赫姆利准将发出了关于滩头情况的第一份报告：“抵抗轻微，地形糟糕极了。”膘肥体壮、身高1.93米的利弗塞奇上校因指挥新乔治亚岛北部作战获授海军十字勋章，1920年曾以14.15米的成绩获得安特卫普奥运会男子铅球铜牌。

拥挤不堪的滩头几无立足之地，美军后续车辆只能重新退回海上，转过身子向内陆开火。9时07分，第三拨登陆部队的1200人上岸。4分钟后，第四拨的1600人也到了。虽然不时有流弹袭来，但仍未发现日军有组织抵抗的迹象。首批坦克在9时30分成功上岸，在松软的火山灰中蹒跚前行。只有少数坦克艰难越过了沙丘，大部分深陷黑沙中动弹不得，后来被日军反坦克炮一辆接一辆击毁。到10时30分，美军已有8个步兵营和1个坦克营顺利登上了海滩。

早已严阵以待的日本人绝不会如此孱种。10时整，随着栗林一声令下，仿佛地狱之门在一瞬间打开了。一时间从左侧折钵山、右侧山区高地和前方火力点3个方向，日军各种炮弹、步机枪子弹、火箭弹铺天盖地向聚集在海滩上的美军砸来。隐蔽在暗处的日军炮口不断喷射出火焰，四处飞来的炮弹冲散了美军前进部队。折钵山斜坡上炮火闪闪，巨大的山体恰似一棵挂满了闪光饰件的圣诞树。不同的是，这棵树带来的不是欢乐和喜庆，而是飞溅的鲜血和死亡。

日军的密集炮火几乎覆盖了整个海滩，美军的伤亡人数每一分钟都在攀升，众多陷在火山灰中的登陆艇、坦克、车辆被接连击毁。陆战队员们发现，他们根本无法在松软的火山灰中挖出散兵坑。一名陆战队员愤怒地吼道：“想在地面上挖个坑藏起来，简直就像在一桶麦子中挖一个洞一样困难！”登陆各部歇斯底里向后方要求运送沙袋。向前推进的陆战队员没有意识到日军火力点大部分以坑道连通，他们常常遭到来自背后的偷袭。6200名美军士兵被压制在不到3公里宽的滩头阵地上，日军炮弹伴着此起彼伏的哀号声阵阵落下。身上的装备成为士兵的沉重负担，很多人选择丢弃它们，首先是根本用不上的防毒面具。一些人决定把背包丢掉然后再回来取，只带上必不可少的枪支和弹药。

虽然内心极不情愿，在船上观战的两名美军军官，还是对日军炮手的精湛射术给予了高度评价。陆战四师第十四炮兵团作战训练科长卡奇少校慨叹道：“这是战争中最惨烈的场面之一。日军炮兵让那些炮火弹幕在海滩上到处翻滚，我真不知道，我们的人要怎样才能穿过如此密集的弹幕。”约瑟夫·斯图尔特中校被滩头的一幕惊呆了，“那些日本人真是一流的炮兵，他们每次开火，都有我们的人被击中”。仅10分钟内，首批登陆的4个团都向旗舰发回了遭遇可怕炮击的消息：

第二十五团：采石场方向威胁太大，密集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10时36分。

第二十三团：伤亡惨重，我部暂时无法行动，迫击炮正在杀死我们，10时39分。

第二十七团：各部完全被敌军炮火压制，伤亡惨重，各处都需要坦克速来支援，10时42分。

第二十八团：遭到敌重火力密集打击，停止推进，敌机枪火力和炮火之猛烈，有生以来从未见过。

二等兵艾伦·马修斯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刚才踏上登陆艇时，他还觉得自己是永生不灭的。当他嚼着口香糖踉踉跄跄地爬上海滩时，他的这一想法在瞬间完全改变了。他对自己说：“快跑，赶紧离开这片海滩，可恶的日本兵正在向这里瞄准，他们一定会打死我的。”沉重的装备使他陷在沙子里动弹不得。马修斯口渴得厉害，口香糖把牙齿和舌头粘住了。他一边蹒跚着前进，一边试图把口香糖吐掉，但它粘住嘴唇和下颌，就是不下来。马修斯看到左边不远处躺着3具同伴的尸体。

保尔·布拉德利神父随第三批部队一起登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还很年轻，没想到会碰上什么危险，何况我要迅速从一个濒死的伤员爬向下一个伤员。总能听到有人在喊：‘神父，到这儿来！’我跪在沙滩上为中弹的士兵包扎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他又中弹了，这回他合上眼睛，真的走了。这时我又听到了喊声，于是爬向下一个伤员。”

美联社记者乔·罗森塔尔对日军密集炮火的形容更加贴切：“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而没有中弹，简直就像在暴雨中行走而没有被淋湿那样不可思议。”趴在斜坡上的军医格列格·艾默里不经意间回头望去，眼前那恐怖的一幕令他终生难忘：日军的机枪子弹雨点儿般泼向一辆刚刚登陆的运兵车，车上20多名陆战队员被弹雨撕碎，无一幸存——海水、沙子和人体肉块被抛向30米高的空中。

到处都是阵亡美军的尸体或尸体的一部分。记者谢罗德发回的报道异常血腥：“到处弥漫着很浓的焚烧肉体的气味！眼看日本佬的炮弹落入弟兄们的队列中，令人揪心。海滩一带躺着许多尸体，无论那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被最残酷的方式杀

死。在其他战场，我从未见过损坏如此严重的尸体。许多尸体被整齐地切为两半，腿和手臂相距15米远。只有腿部可以辨认身份，用卡其布绑腿的是日本兵，裹帆布护腿的就是我们的人。就在沙滩上，离我最近的几具尸体旁边，我看到了一串长4.5米的血肠子。”

日军炮火在海滩上留下了无数弹坑。新兵盖伊·卡斯托里尼和几个同伴跟在老兵兰兹福德的身后，一起躲进了一处弹坑。他听到一名同伴惴惴不安地问：“兰兹福德，你觉得这场战役会很困难吗？”兰兹福德回答说：“这是一场该死的杀戮！”老兵话音刚落，一发迫击炮弹落入他们藏身的弹坑。盖伊感到一个球状物体狠狠砸在后背上弹了出去。他回身一看，禁不住毛骨悚然，那竟然是兰兹福德的大脑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遭受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但美国大兵抬头四顾，却看不到一个日本兵。他们简直是在和幽灵作战。

一名战士用舍生忘死的壮举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陆战五师空中观察机在拉升时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中，莱恩·多林斯少校在飞机向下坠落时竭力提升高度，避免飞机坠毁在陆战队员聚集的沙滩上。插旗六勇士之一约翰·布拉德利清晰看到了那悲壮的一幕，“我可以看到他坐在驾驶舱里，应该尝试了所有办法，他的飞机朝一队满载陆战队士兵的登陆艇飞去。最后关头，他毅然驾机朝两队登陆艇中间的海面开去。飞机在海上爆炸，激起的水花飞舞在空中”。

舰船上监听无线电联络的人员不仅看到了多林斯壮烈牺牲的全过程，还清晰地听到他对麦克风说出的最后一段话：“多么美丽的早晨，多么美丽的一天呀！我却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所有事情都在向我走来。”多林斯在8天前刚刚得知孩子出生，是个女儿。

危急关头，美军舰炮为登陆部队提供了及时有力的炮火支援。本次登陆，美军每个营都配备了舰炮火力控制组，可以随时呼叫舰炮给予支援。空中校射飞机发挥了重大作用，日军隐秘的炮兵阵地一旦闪

出亮光，美军空中观察员就能将它们的准确位置发往舰上，并引导舰炮将其消灭。在以往历次登陆作战中，舰炮火力支援从未像在硫黄岛这样有效。登陆日当天，海军舰艇共消耗127毫米以上口径炮弹38550发，从航母上飞来的606架次舰载机也投弹124.5吨、发射火箭弹2254枚和凝固汽油弹100枚。海空火力支援之强大，史无前例。

继续滞留滩头只能等死。陆战队员们纷纷起身，踩着松软的火山灰艰难向前推进。9时35分，在营长钱德勒·约翰逊中校的带领下，在最南侧绿滩登陆的第二十八团二营冒着弹雨奋勇冲出，面朝折钵山展开兵力，掩护全军的最左翼。日军的炮弹纷纷落下，各连按建制组织冲锋困难重重。E连二排排长埃德·佩内尔中尉一边大吼“跟我上”，一边快速冲上海滩，继而卧倒在沙滩上匍匐前进，很多士兵就这样大笑着跟他冲了上去。

新兵劳埃德·汤普森被迎面射来的密集子弹吓傻了，卧倒在火山灰里不敢动弹。他侧头向右一看，只见班长迈克尔·斯特兰克中士正旁若无人地坐在沙滩上，脱掉鞋子往外倒沙子，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1919年11月10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特兰克，1939年10月6日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是插旗六勇士中唯一战前入伍的老兵。被大家亲昵地称为“老人”的斯特兰克非常爱护部下，平时他最喜欢对大家说的话就是：“仔细听我的命令，并执行这些命令，我会尽力把你们安全带回去交给你们的妈妈。”只见弹雨中的斯特兰克从容不迫地穿上鞋子，一边往前冲，一边招呼身后的兄弟们：“散开一点儿，别都挤在一起，搞得跟一串儿香蕉似的。”新兵比尔·拉纳斯忍不住对班长击节赞叹：“不愧为一条汉子！”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摩洛·乌兹曼和伙伴们顽强越过了沙丘。即使身边子弹嗖嗖，美国大兵仍不忘记开玩笑。有人高喊：“特纳中弹了！”“哪儿中弹啦？”乌兹曼喊道。另一人高声回答说：“在屁股上。特纳是个大块头，如果他中弹，肯定是大屁股遭殃。”

杰克逊·巴特菲尔德中校一营的任务是在二营的掩护下向西推进650米直到西海岸，孤立并包围折钵山。他们的进攻完全暴露在山上日军居高临下的炮火之下，推进路上遍布日军火力点。B连连长德怀恩·米尔斯上尉身先士卒，手提冲锋枪向多个日军碉堡发起突击，最终重伤不治而牺牲。在攻打日军一处坚固设防的堡垒时，C连连长菲尔·洛奇上尉阵亡。关键时刻，美军技术精湛的60毫米迫击炮手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精准火力逐个摧毁或压制日军的火力点。10时35分，B连一排排长弗兰克·赖特中尉率部穿越千鸟原抵达西海岸，他的身边只剩下4名同伴。11时整，韦斯利·贝茨中尉率仅剩7人的二排前来会合。鉴于一营在战斗中伤亡太大，团长利弗塞奇上校请求被抽走当作师预备队的三营重归建制，师长罗基少将慨然允诺。

11时，风向转为东南，风力渐大，美军的登陆更加困难。此时各团预备队正在登陆，许多登陆艇被强劲的阵风吹得失去控制，甚至倾覆。加上日军炮火的精准打击，海滩上到处都是被打坏的装备。后续物资和人员源源不断上岸，一眼望去，整个海滩“怎一个‘乱’字了得”，特纳中将在13时前后一度叫停了登陆行动。“海蜂”第一一三营及时上岸，准备用推土机开辟出一条可供坦克、大炮和运输车通行的道路，同时救助陷入沙滩的登陆艇。机械师阿尔菲尼克·伯纳德看到许多战友横尸在前方，他没办法绕过，只好闭上眼睛开着推土机碾压他们的尸体上岸。

登陆区域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海上军舰上的人根本看不清那里的情况。“埃尔多拉多”号上的特纳因此向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去电报：“在海上猛烈炮火与空中轰击之后，由坦克支援的我8个步兵营于10点20分顺利登陆。虽然一些日军迫击炮和大炮轰击坦克登陆艇和其他舰船，但登陆从一开始并未遭遇太大抵抗。各团预备队正在登陆，伤亡轻微。”这封电报给了尼米兹一个错误信息，使他误认为登陆行

动正在按计划顺利进行。包括参谋长麦克莫里斯少将在内的众参谋一度乐观地认为，硫黄岛有望在预定的4天时间内轻松拿下。

接到规建命令之后，查尔斯·谢巴德中校率第二十八团三营在12时10分到13时之间冒着日军的炮火登上绿滩。15时45分，他们和二营在第五坦克营C连14辆谢尔曼坦克的支援下向折钵山艰难挺进。2辆坦克很快被日军的反坦克炮摧毁，另8辆因陷入火山灰、触发地雷等失去进攻能力，美军的攻击无果。因为侧翼暴露，奋力向前推进150米的二营在夜幕降临前被迫撤回出发阵地。

“好吧，让我们立刻离开这个该死的鬼地方！”托马斯·沃纳姆上校命令第二十七团各营向前攻击。左翼约翰·安东内利少校的二营最初只遇到零星抵抗，但很快遭到原光明第一四五联队第一大队的顽强阻击。美军巧妙绕过日军大部分火力点，艰难推进至俯瞰西北海岸的一处悬崖。右翼的一营得到了威廉·柯林斯中校第五坦克营A连的支援，在营长约翰·巴特勒中校的率领下向千鸟机场南部边缘推进。在瓜岛一战成名的战斗英雄约翰·巴斯隆率一个机枪排率先越过了机场南端。10时30分，当他率部继续向西海岸突进时，1发炮弹在他身后1米处轰然炸响，巴斯隆和4名同伴倒在血泊之中，很快伤重不治身亡。巴斯隆随后被追授海军十字勋章，成为二战史上唯一同时获得荣誉勋章和海军十字勋章的海军陆战队战士。据身边的战友回忆，巴斯隆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冲上去啊，你们这帮家伙，我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机枪干掉！”

意大利裔巴斯隆1916年11月4日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市郊一个小镇上，在10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16岁中学毕业后，他在一家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当球童。1934年巴斯隆加入陆军，先后服役于第十六步兵师和第三十一步兵师。在菲律宾服役的3年期间，他成为当地一名著名的拳击手。退役后的巴斯隆在马里兰州做了一名卡车司机，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几个月后弃车重返马尼拉。1940年7月，巴斯隆在马里兰

州加入海军陆战队，随陆战一师参加了血腥的瓜岛战役。1942年10月24日在奥斯汀山，陆战七团一营C连机枪手巴斯隆中士交替使用两挺机枪向日军射击，当晚共打出26000发子弹，率仅剩的2名战友牢牢守住了阵地。此战为巴斯隆赢得了“机枪之神”的美誉，并获授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

从瓜岛载誉回国之后，巴斯隆作为宣传大使参加了战争债券的募集活动。军方特意为他配备了宣传队，专事形象设计及撰写演讲词等。他的英勇事迹被广为传颂。1943年9月19日当他回到故乡时，小镇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庆典，参加者达数千人之众，《生活杂志》《福克斯新闻》等报刊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尽管获得了莫大荣誉，但无时不在想念战友的巴斯隆多次请求重返战场，最终获批。1943年12月27日，巴斯隆来到加利福尼亚彭德尔顿军营，负责新兵的训练。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大他3岁的意大利裔丽娜·瑞吉预备役中士，她当时是一名军营厨师。1944年7月10日，两人喜结连理。一个月后，巴斯隆随部队离开军营，前往参加硫磺岛战役并一去不返。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待在妻子身边时，他回答说：“我要和我的战友们在一起，他们需要我。”

巴斯隆的遗体被送回国内，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海军特意将一艘驱逐舰命名为“巴斯隆”号。该舰1945年11月21日下水时，巴斯隆的遗孀瑞吉应邀参加了掷瓶礼。瑞吉未再婚，一直到1999年以87岁高龄去世。为纪念这位战斗英雄，美国五号洲际公路的一段及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军营附近约17英里长的高速公路都被命名为巴斯隆路，新泽西州有多座桥梁被命名为巴斯隆桥，在其家乡还有多座与巴斯隆有关的建筑。2005年，美国邮政特意为海军陆战队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约翰·巴斯隆赫然在列。2020年1月10日，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斯隆”号举行了龙骨铺设仪式。

11时30分，团预备队、唐·罗伯逊中校的三营登上了红滩，在二营后方200米处跟随，一路扫清被友军绕过的火力点。副团长普莱恩上校在战斗中手臂负伤，连同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往后方救治。15时，师预备队第二十六团一营登陆，营长丹尼尔·波洛克中校受命率部从红一滩进入内陆约270米处的集结点。15时02分，波洛克接到命令，他的营被配属给第二十七团，在该团二营后方构筑防御阵地。

登陆日当天，切斯特·格雷厄姆上校的陆战第二十六团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等待。尽管军司令官施密特少将早在9时55分就已下令该团回归陆战五师建制，军预备队由刚刚抵达的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承担，但是因海滩上异常拥挤，该团一直到17时30分才全部登上红一滩，随后进入千鸟机场以南的集结区。17时44分，罗基少将命令登陆各部就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过夜。虽然距登陆日的目标0-1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但陆战五师好歹在岸上建起了稳固的登陆场。

上午10时30分，陆战五师炮兵第十三团团长沙姆斯·沃勒上校就派出小分队登岛，却发现事先选定的炮兵阵地仍在日军掌握之中。直到14时，亨利·沃勒中校的三营才开始登陆。等到四营于19时30分摸黑上岸时，先期登陆的两个营已经开始为步兵推进提供炮火支援了。

在陆战第二十七团右翼，陆战四师第二十三团、第二十五团相继在黄滩和蓝滩登陆，开始向0-1线奋勇迈进。他们正面的敌人是日军南地区队，以栗津胜太郎第三〇九独立步兵大队和松下久彦少佐第十独立反坦克大队为基干组成，此外还有第二混成旅团司令部、旅团预备队和海军各一部。在黄一滩登陆的第二十三团一营起初进展顺利，但在到达第二道斜坡时遭到日军精准火力的打击。9时30分艰难推进230米后，他们被来自千鸟机场的密集弹幕死死拦住，动弹不得。二营的境况和一营类似，两位营长拉尔夫·哈斯中校和罗伯特·戴维森中校不约而同向团长沃尔特·温辛格上校请求坦克增援。理查德·施密特

中校第四坦克营的16辆坦克登陆前就损失一半，其余8辆坦克因火山灰和无处不在的弹坑阻碍迟迟无法赶到前线。

等不来坦克支援的陆战队员只能拼命穿越日军的火力网，于11时30分突破日军海滩阵地，进至千鸟机场第一跑道东南边缘至南卸船场一线。12时，一营已向内陆突进460米，距机场仅180米之遥，处境更加艰难的二营只推进了360米。13时，接到团长命令的詹姆斯·斯凯尔斯少校率预备队三营在黄一滩登陆，向内陆挺进了180米，同时用81毫米迫击炮支援二营的进攻，最后在17时进抵机场边缘。16时15分，师长凯茨少将出动预备队第二十四团二营，替下了伤亡惨重的第二十三团二营。

美军首批登陆的4个团中，情况最险恶、伤亡也最惨重的是在最右侧蓝滩登陆的陆战第二十五团，他们甫一登岸，就直接暴露在正面和右侧山崖上方日军火力的打击之下。美军原定该团首批上岸的两个营分别在蓝一滩和蓝二滩登陆，因最右翼的蓝二滩位于日军炮火的眼皮底下，太过凶险，在团长约翰·拉尼根上校的强烈要求下，第五两栖军司令部最终勉强同意让两个营都在相对“安全”的蓝一滩登陆。

一营营长霍利斯·穆斯坦中校受命登陆后从左翼直插内陆。到11时30分，他们已向前推进了550米，与机场跑道延伸线平齐。右翼的B连开始转向北方进攻，左翼的A连留守原地，与在黄二滩登陆的第二十三团二营保持联系。面对敌人隐蔽而密集的炮火，B连排长达伦·科尔中士独自带着手榴弹和手枪，一连摧毁了6座地堡，最后被一颗落在脚边的手榴弹炸死。他随后被追授荣誉勋章，美国海军特意将1996年6月8日服役的一艘伯克级驱逐舰命名为“科尔”号。随着正面战线不断拉长，穆斯坦命令预备队C连前往填补可能出现的任何缺口。13时30分，B连开始在机场东侧高地上构筑临时防御阵地。

第二十五团三营的三个连以纵队上岸。当陆战队员在遍布海滩的弹坑中寻找藏身之所时，遭到日军的精确射击，伤亡惨重。作为6人海军火力引导组组长，本杰明·罗塞尔少尉直到13时才在战线最右端吃力地登上沙丘。无线电操作员掉队了，罗塞尔把他的发报机捆在背上继续前行。一发迫击炮弹在身边爆炸，罗塞尔的左脚脚踝几乎和腿部断开，只剩一丝肉吊在上边。一名同伴一边给他扎止血带，一边讲笑话。又一发炮弹打来，两名同伴当场阵亡，罗塞尔那条好的右腿又中了不少弹片。

此时罗塞尔身边只剩下一名同伴，两人趴在地上纹丝不动。一小时后，第三发炮弹在他们头顶炸开。同伴的右腿被炸断，一言不发，拖着断腿爬下了沙丘。罗塞尔第三次受伤的部位是肩膀。他想起了远在密歇根州的父母，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活着见到他们。又一阵迫击炮火打来，炮弹沿海岸线一直炸上沙丘。罗塞尔觉得身子被抛向空中又掉了下来，灼热的弹片撕裂了他的大腿。他想知道现在是几点，就抬腕看表，又一发炮弹在他身旁几米外爆炸，手表从手腕上不翼而飞，他的前臂又被炸开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后来他说：“我开始明白，被钉上十字架大概就是现在这样子吧！”罗塞尔被一支医疗队抬走，送到海面用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医疗船上。军医帮他接上断开的胳膊，截掉了他的左脚。

战至下午，三营K连、L连和I连分别伤亡军官8名、5名和6名，完全靠士官在指挥战斗。本应前来增援的陆战第五坦克营A连被雷区阻止，只能在远处开炮助战。即便如此，三营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后续登陆二营的掩护下于14时对右侧山崖和采石场发起突击。正面强攻的美军在居高临下的日军火力打击下损失巨大，营长加斯提斯·钱伯斯中校觉得，日本人仿佛在从所有的方向朝自己射击，“你拿起一支烟，飞过的子弹就能把它点着”。17时30分，他被迫请求预备队陆战第二十四团增援一个步兵连才能勉强维持作战。陆战队员深知这片俯

瞰滩头的高地至关重要，反复组织了多轮进攻，居然在17时成功拿下了山崖和采石场。18时45分，团长拉尼根上校接到钱伯斯报告，原本有954人的三营仅剩150人，短短一天内就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最惨的一个连原来有240人，现在只剩18人。拉尼根只好请求师部再调拨一个步兵连，加强全军脆弱的右翼。

登陆日陆战四师炮兵团——路易·德哈文上校的第十四团几乎未给步兵提供帮助。14时05分开始陆续上岸的7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无法登上台地，美军直接用人力将75毫米炮推上去。105毫米榴弹炮过于沉重，运载车只能退入水中，然后冲刺冲上台地。到傍晚时分他们具备作战能力时，几个步兵营已经在掘壕准备过夜了。

天色渐暗，登陆日的血战暂时告一段落。一片狼藉的海滩上，到处都是燃烧、冒烟、满身窟窿甚至倾覆水中的车辆和装备，火山灰上遍布尸体和强忍伤痛的陆战伤员。美军当天上岸兵力达到了6个步兵团、6个炮兵营和两个坦克营，总兵员超过3万人，占领了连接折钵山最窄处——千鸟滨——机场南部——南卸船场北侧——蜡烛岩前方一线正面宽3500米、纵深500米至1200米的狭小区域。陆战五师副师长赫梅尔准将是登陆日唯一上岛的美军将官。14时30分，他在机场南端正东一处相对安全的位置建起了前线指挥所。鉴于日军重炮火力威胁太大，建立起顺畅的通信联络困难重重，赫梅尔建议师长凯茨少将暂缓登陆。

在当天的战斗中，美军初步统计有566人阵亡或失踪，1858人负伤，伤亡人数占总人数的8%，实际伤亡数字可能更大。上岸的56辆坦克有28辆被摧毁或失去战斗力。战斗之血腥程度堪比塔拉瓦、贝里琉滩头。在一整天的战斗中，美军竟然未能抓获哪怕是一名俘虏，甚至连日军士兵的尸体都没看到几具。陆战队员们憋屈极了，觉得似乎在和一些看不见的幽灵交战。

在认真研究了当天的作战报告之后，和特纳同处“埃尔多拉多”号指挥舰的霍兰对登陆日出现的巨大伤亡感到悲伤，他明白自己的队员“只能一码一码地占领硫黄岛”。霍兰告诉身边的一大群战地记者：“我现在尚不知道岛上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哪位，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他绝对是个狡猾的浑蛋！”战斗已经打响，连对方指挥官是谁都没弄清楚，美军情报工作的拙劣由此可见一斑。

夜幕降临，陆战队员，尤其是那些在塞班和提尼安岛经历过日军夜袭的陆战四师的老兵精神高度紧张，战战兢兢等待着日军夜袭的来临——日本佬的夜袭实在太有名、太恐怖了。登陆日的夜晚，杰里·科普兰下士是跟两具同伴的尸体和4具日军的尸体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度过的。他不停地祈祷：“上帝，如果你能救了我的命，我保证这一辈子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永不中断——那是我第一次跟上帝在一起。”

为防止日军发起夜袭，几艘美军驱逐舰驶抵近海，持续向岛屿上空发射照明弹，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战役期间，美军平均每晚发射的照明弹超过了1000颗。驱逐舰上一名水兵在家信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诡异景象：“看照明弹从白云中落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们会在云中点亮，令云彩发出白雪般的光芒，然后缓缓穿过一层层云，最后穿出云底，照亮整个岛屿。”

出乎所有人预料，登陆日夜晚日军竟然按兵不动，那令人心悸的夜袭始终没有发生。栗林对他的兵力如同对弹药一样节省，他深知美军势大，自杀性冲锋只能使岛屿尽快陷落。他告诉身边的参谋们：

“很显然，我们有反攻滩头的机会。但如果我们发起反击，美军的飞机和舰炮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损失。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敌人向我们的阵地靠近，给他们以最大的杀伤。”不出击不等于就无所事事，栗林采取的办法比单纯的夜袭要有效得多。他命令向美军占据的狭小区域实施炮火袭扰。日军的精准炮击一度迫使特纳在当天23时暂时关闭

了黄滩和蓝滩。陆战第二十三团一营的指挥所就设在两个大弹坑里，几发日军炮弹接连落入其中，营长拉尔夫·哈斯中校和几名参谋当场阵亡，副营长路易·布里萨德中校火线接替了营长职务。

当天23时15分，第二十八团一营报告在西海岸击退了敌人一次驳船反登陆行动，击毙日军25人。20日凌晨3时45分，第二十七团一营报告，一部日军的反击波及面达到了450米，他们在陆战十三团一营和二营的炮火支援下顽强将敌人击退。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日军爆破小组偷袭得手。20日凌晨4时，陆战第二十五团弹药库遭到日军爆破小组突袭，整整2艘登陆艇上的81毫米迫击炮弹、火焰喷射器燃料瞬间炸响，冲天火光将海滩映照得一片通红。

日军炮火之精准令人匪夷所思，好像美军阵地上有人在指示目标似的。一名陆战队员听到，近海一艘搁浅的日本运输船内传出了轻微的嘀嗒声，于是招呼几名同伴爬上了那艘废船。里边闪出一个鬼魅般的身影，那是一名身背无线电报机的日军士兵。在几个人的围攻之下，日本兵很快被打死，日军炮火准确率随之显著下降。但是海滩上人实在太多，日军的炮击仍然给美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在硫黄岛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只能称作地狱里的一场噩梦！”记者谢罗德这样写道。

在美国人眼中，敌人的炮火已经够密集了。但日军炮手采用的是节奏射击，岛上许多炮台根本没有开火。“弹药必须节省，一发都不能浪费”，这是战斗打响前栗林下达的命令。登陆日当晚，栗林向东京发报说：“我硫黄岛守备队冒着敌人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以岸边阵地部队和炮兵火力果敢发起反击。我独立速射炮第十二大队大队长早内政雄大尉奋勇操炮亲自射击，击毁敌军坦克数辆，最终怀抱炸药包逼近敌坦克与之同归于尽。我独立速射炮第八大队第二中队小队长中村贞雄少尉击毁敌坦克20多辆，壮烈殉国。在此，我特意请求分别追

晋两人为中佐和大尉军衔。”栗林同时下令，嘉奖一名步兵军官和第一四五联队全体人员。

除向东京发报之外，栗林还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他划着火柴点燃了一大堆纸币，总数大约12万日元，按当时汇率折合2.8万美元。这些钱对岛上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用处不大，但栗林还是不想让它们落入敌人之手。他再次致电东京说：“战友们手头的钱共有12万日元，这是注定将‘全员玉碎’的硫黄岛守备部队向大藏省致以的最后敬意。”

对登陆美军来说，首先需要攻克的目标是制高点折钵山，日军从山顶可以俯瞰美军的一切行动。如果美军主力部队向北攻击，身后这座山如芒刺在背，美国人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拔掉这颗硬钉子。登陆日当天，折钵山已被陆战第二十八团完全孤立。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栗林对此早有预料，提前为山上的守军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同时通过深埋地下的电话线与之保持联络。他对折钵山守军的期望颇高，希望他们能至少坚守一到两周，拖住并大量杀伤滩头的美军。负责守卫折钵山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三一二步兵大队和独立速射炮第十大队，指挥官是57岁的厚地兼彦。他几乎是日本陆军最年长的大佐了，一些人戏称他是“可怜的退休业余军官”，认为“东京将这样一位年迈生锈的军官派往硫黄岛是完全错误的”。据说栗林也不看好战术思想陈旧的厚地，但苦于无合适人选，只好在18日晚派厚地前往折钵山指挥战斗。临危受命的厚地早已做好了率部“全员玉碎”的准备。

对奉命攻克折钵山的陆战第二十八团官兵来说，眼前这座并不太高的死火山看上去就令人毛骨悚然。不仅因为通往山顶的道路上有数百座山洞、碉堡和火力点，更因为折钵山怪异的山体确实阴森可怖。一名陆战队员形象地形容他眼中的那座山：“它就像一条大毒蛇的头，其毒牙时刻准备向四面八方喷射毒液。”团长利弗塞奇上校具有

丰富的实战经验，他知道贸然强攻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于是决定先行包围折钵山，逐步消灭日军火力点，再慢慢寻找上山的通道。陆战第二十八团二营、三营奉命一左一右向折钵山发起钳形攻势，一营留作总预备队。

2月20日晨8时30分，在舰载机、榴弹炮、驱逐舰、登陆炮艇对折钵山实施饱和火力准备之后，美军两个营按计划发起进攻。正如利弗塞奇所料，日军依托坚固隐蔽的防御工事拼命抵抗，美军上午的进攻仅推进了可怜的50米，他们主要依靠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摧毁日军的碉堡和工事。上午11时，8辆谢尔曼坦克前来增援，帮助陆战队员封死了40多处洞穴，但也仅前进了200米而已，付出的代价是亡29人、伤133人。17时，接近山麓的二营开始掘壕过夜。三营沿西海岸一路向折钵山推进，沿途击毙日军73人。令陆战队员们略感欣慰的是，他们终于看到日军士兵的尸体了。

实际上折钵山上的日军处境比美国人还要尴尬。尽管防御体系还算完整，但厚地仔细清点人数后发现，1860名部下只剩不到800人。折钵山已被美军团团包围，厚地电告栗林，部队伤亡惨重，“目前敌人正在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我军。如我们继续坚守阵地，必定被优势敌人消灭。我们想冲出去，做最后的‘玉碎攻击’”。电报刚发出不久，折钵山通往北方的通信线路就被美军完全切断。

厚地没得到栗林的回复，可能因为通信中断无法回复，也可能因为之前早已下达“严禁自杀式冲锋”的栗林认为根本无须回复。即便如此，栗林还是尽可能去支援折钵山的守军：北部日军炮兵整晚都在向陆战第二十八团的阵地开火，尽可能削弱折钵山当面的美军实力。次日，倒霉的厚地在地下指挥所坑道入口处指挥战斗时，被美军坦克开炮直接命中死亡。他死前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让一个小队的日军设法向北突围，向栗林汇报折钵山的战况。厚地死后，折钵山地区队残部由独立反坦克炮第十大队大队长松下久彦指挥。

就在利弗塞奇向南进攻折钵山的同时，美军主力部队向北的攻势业已发起。美国人由西向东依次排开了陆战第二十六团一营，第二十七团三营，第二十三团三营，第二十四团二营和第二十五团一营、二营、三营，首要目标是攻占千鸟机场，随后进抵横跨元山机场的0-1线。就在攻击发起前的清晨7时，1发日军迫击炮弹准确命中第二十五团二营指挥所，营长路易斯·赫德森中校、副营长肯普弗少校和作战参谋唐纳德·埃利斯少校重伤，前来商量当天作战的第四坦克营B连连长当场阵亡。团长拉尼根上校命令三营副营长詹姆斯·陶尔中校火线接过了二营指挥权。之后持续月余的血腥战斗将会证明，海军陆战队营长绝对属于一个高风险的岗位。登陆日上岸的25个营长中，伤亡数字竟达到了惊人的19人。

例行的炮火准备之后，20日清晨8时30分，美军7个营同时发起进攻。第二十七团团长沃纳姆上校指挥左侧的两个营沿岛西北岸攻击前进，他们立即遭遇雷区和日军火力点的阻碍，带来更多伤亡的是来自北部山区的日军炮弹。机场区域的日军大口径火炮以最低仰角连续射出的炮弹在攻击部队的头顶爆炸，在开阔地上无遮掩冲锋的陆战队员伤亡惨重。第五坦克营A连、B连及时跟进支援，帮助步兵顽强推进800米，进抵千鸟机场西北角。

1942年8月，14岁的杰克·卢卡斯冒充母亲的签名骗过征兵人员——小伙子当时身高1.73米，体重82公斤，看上去也像是成年人——成功加入了海军陆战队。20日上午，第二十六团一营一等兵卢卡斯和3名同伴穿过一条弯曲的峡谷，向机场方向摸去。前方出现了一处日军炮兵阵地，几人迅速跳进附近的战壕躲避。他们遭到不远处另一条战壕中11名日军的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交火。看到一颗手榴弹落入自己的战壕，卢卡斯迅速冲上去把它按在火山灰中，用头盔扣住后用身躯压住了它。就在第一颗手榴弹落地几秒钟后，第二颗手榴弹又落了

下来，卢卡斯迅速把这颗手榴弹也拉到自己身下。幸运的是，第二颗手榴弹是颗哑弹，没有爆炸。

第一颗手榴弹将卢卡斯炸得血肉模糊，3名战友误认为他已经阵亡，在消灭了当面日军后继续前进。很快跟进的一支友军意外发现，浑身是血的卢卡斯竟然还活着，立即将他送往海上医疗船“慈善”号。第二天傍晚，这艘医疗船运载着623名重伤员驶往关岛。在接受了21次手术之后，卢卡斯奇迹般活了下来。余生他身体里残留着近200块金属弹片，甚至在机场通过安检时，金属探测器都会因此而发出警报。1945年10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向卢卡斯颁发了荣誉勋章，他因此成为二战中获得最高勋章的最年轻的军人。2008年，80岁的卢卡斯与友人合作出版了自传《坚不可摧》。2021年6月5日，美国海军将新下水的一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命名为“杰克·卢卡斯”号，舷号DDG-125。

陆战第二十三团团长温辛格上校率2个营冒着日军的炮火向北推进，他们右翼是陆战第二十五团拉尼根上校的3个营。战至中午，陆战第二十三团一部冲到千鸟机场北部，在日军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无处不在的瓦砾和地雷妨碍了坦克的快速前进，他们最终向前推进500米攻抵机场北部边缘。15时前后，“华盛顿”号战列舰驶抵近海，用406毫米巨炮对采石场周围的悬崖实施炮击，造成的山体滑坡封死了几十个洞口。

陆战第二十五团仅以左翼的第一营随第二十三团推进，中路的第二营负责攻克当面高地，右侧配属陆战第二十五团作战的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在原地待命。在恶劣地形和正面高地日军火力的双重打击下，陆战第二十五团伤亡惨重。原地待命的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突遭飞来横祸，几架航母舰载机的误击造成人员阵亡5人、受伤6人。1艘巡洋舰的两轮齐射全落在B连的阵地上，连友军炮兵都莫名其妙地向他们发起了炮击，官兵伤亡达90人。当天，陆战第二十五团仅向前推进了

200~300米。因部队伤亡实在太大，施密特少将一大早就命令预备队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登岛投入战斗。因天气恶劣，加上滩头异常拥挤，他们在登陆艇上待了6个小时后再次返回运兵船。

战至20日晚，陆战五师伤亡达1500人，陆战四师伤亡达2000人，美军成功拿下了千鸟机场，还抓获了3名俘虏。当晚，日军依然向美军阵地不断发起炮击，几次小规模渗透均被美军轻松击退。蹲在掩体内的一名美军士兵忽然觉得脚下的地面似乎在震动，“好像有人在楼下敲暖气片”。记者谢罗德听到一名中士的叫喊声：“天哪，日本人已经挖到我们底下来了！”

2月21日8时25分，美军第二十八团在飞机和舰炮火力准备后重启对折钵山的攻势。在反坦克炮、自行火炮和车载火箭弹的支援下，沿西岸进攻的一营接连摧毁了大量半山腰和山脚下的日军工事，成功于12时进抵西侧山脚，三营也在14时攻抵北侧山脚。沿东岸推进的二营起初进展顺利，但在进入开阔地后突然遭到日军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该营E连21岁的一等兵唐纳德·鲁尔登陆后表现出色。开战当天，他冲向一座碉堡干掉了9名日军士兵——开枪射杀8名、用刺刀解决1名。20日清晨，他冒着炮火将一名受伤的队友从前线拖回到40米外的安全区域。21日当天，鲁尔和副排长亨利·汉森中士趴在弹坑里向敌人射击，一颗手榴弹恰好落在两人中间，鲁尔以血肉之躯扑向手榴弹，以自己的牺牲挽救了同伴的生命——他和卢卡斯一样被追授荣誉勋章。两名伤兵被困在山脚下，急需送往后方治疗。足智多谋的医护兵就地取材自制木筏，将他们直接送往海上的医护船。18岁新兵泰特姆慨叹道：“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开战两天我们共挺进了900米，我们肯定不会因为超速而违章。”截至当晚，陆战第二十八团的战斗力已经下降了25%。

当天黎明，在2艘巡洋舰、12艘驱逐舰、68架舰载机和33门榴弹炮的炮火准备之后，美军北方部队的攻击在8时10分全面发起。横在美军

面前的日军主防线及前哨阵地由不计其数的工事、掩体和超过1500座山洞构成。左翼陆战五师第二十七团的攻击正面相对平坦，他们在第五坦克营的支援下向前推进了约1000米。战线中央陆战四师二十三团二营和第二十四团二营在日军的猛烈阻击下仅前进了100米。右翼陆战第二十五团得到了第四坦克营的支援，尽管一营营长霍利斯·穆斯坦中校上午10时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但他的部队还是继续向前推进了50米至300米。当天下午，陆战五师师长罗基少将率司令部成员登岸，在千鸟机场南端建起了前线指挥所。

施密特少将再次下令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从黄滩登岛增援。即使战斗已进入第三天，美军的登陆行动依然困难重重。一直到18时，陆战第二十一团团部和3个营才完成登陆，在千鸟机场的边缘集结，次日他们将配合陆战四师一起战斗。一营C连21岁的赫谢尔·威廉姆斯下士在登陆过程中表现出色，他背负32公斤重的火焰喷射器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在4名步枪手掩护下，威廉姆斯连续战斗4个小时——其间多次返回加装燃料——将前方碉堡中的日军全部肃清。威廉姆斯因此获得荣誉勋章，杜鲁门总统赞扬他“高度无畏且超越自身义务的行为”。威廉姆斯由此成为海军陆战队最后一位健在的二战荣誉勋章获得者。2017年10月21日，美国海军将新下水的一艘海上基地船命名为“赫谢尔·威廉姆斯”号，舷号T-ESB-4。威廉姆斯带两个女儿出席了新船的下水仪式。

战至当晚，美军总伤亡已达4500人，陆战四师的战斗力下降至68%。陆战第二十四团二营G连连长、绰号“跳跳乔”的约瑟夫·麦卡锡上尉感慨地说：“登陆时我的连队有257人，后来又接收了90名补充兵，总人数达到347人，最后仅有35人活着离开了硫黄岛。”

21日晚，栗林再次颁布命令：“每一名士兵都必须把阵地当成自己的坟墓，战斗到死，给敌人以最大杀伤！”毫无疑问，他的部下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当晚东京广播《家庭与帝国》节目特意提到了美军

在硫黄岛的登陆，节目一改往日的谩骂，反而以钦佩的语气评论了美军高级将领：“根据敌人发表的报告，指挥美军在硫黄岛登陆的是海军中将特纳，他是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得力助手。特纳在美国海军中被称为‘短吻鳄’。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的工作与短吻鳄相似。这种动物既能生活在水里，也能生活在陆地上。它的真正天性是只要咬住什么就决不松口，特纳的天性也是如此。斯普鲁恩斯具有强烈的进攻精神，特纳则有出色的决断力。他们已经率领部队来到确实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困境之中，既无法前进，也无法撤退。特纳要对我们无数宝贵兵员的死亡负责，他别想活着回去——我们决不能也一定不会让他活着回去。为了让做出最大牺牲的许多官兵的英灵安息，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让特纳活着回去就是眼下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斯普鲁恩斯被日本人的幽默宣传逗乐了。他在给玛格丽特的信的结尾处写道：“请你注意一点，我并没有被他们处决。”

战斗打响刚刚3天，美军已经付出了阵亡或失踪1204人、负伤4108人的惨重代价。美国国内媒体指出，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的表现比在塔拉瓦还要差劲。华盛顿的一家报纸建议，“让我们的部队喘口气——给日本人放毒气”。当时美国储存有大量化学武器。诚然对付隐藏在坑道或洞穴中的日军来说，毒气既实用又比火焰喷射器更“仁慈”，况且美日双方都未签署禁止使用毒气的《日内瓦公约》，但罗斯福和尼米兹还是不愿越雷池一步。当初曾建议对某些特殊目标使用毒气的英国人此时也开始装“高尚”，坚决反对使用毒气，他们害怕因此招来希特勒的疯狂报复。斯普鲁恩斯最初在使用毒气问题上有些犹豫，因为岛上没有平民，并无太多道德约束，“但如果那么做的话，我们就被贴上了首先发动毒气战的标签，也让日本人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报复”。最后罗斯福一锤定音，不在硫黄岛使用化学武器。

战后在接受战史专家约翰·托兰采访时，尼米兹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当时出于道义上的顾虑，我们牺牲了大批优秀的陆战队员。”

栗林在率部殊死抵抗，海军仅发几封电报以示勉励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有所行动。由于主要水面舰艇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失殆尽，残余军舰因燃料不足无力出海，丰田暂时能动用的也只有陆基航空兵和潜艇部队了。鉴于第一、第二航空舰队在菲律宾保卫战中完全丧失战斗力，驻扎关东地区的第三航空舰队尚在重建之中——这支部队主要用于未来的本土防卫战——大本营海军部决定：仅出动少量飞机和潜艇实施“特攻作战”，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

就在美军炮击硫黄岛当天，2月16日，第三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瑾平海军中将向第六〇一航空队司令官杉山利一海军大佐下达命令，在香取空军基地成立以自杀机为主的“第二御盾特别攻击队”。第六〇一航空队原配属第一航空战队的大型航母作战，飞行员技术和士气都远高于其他航空队。现在将这支还算精锐的部队拿出来用于“特攻”，可见日本海军已无心或无力重建机动部队了。接令之后，杉山有意延缓了对志愿者的招募，想让手下飞行员对关东空战失利的愤怒先升升温。2月18日，他终于宣布“特攻队”成立，名额一下子被情绪激昂的飞行员报满了。“御盾队”下设五支“特攻”分队，由32架飞机和60名机组成员组成，指挥官是村川弘海军大尉。他们20日发起的首次进攻出于天气原因半途而废。

21日上午，“御盾队”从木更津基地转场至八丈岛，中午加油后分批出击。17时许，第一攻击波的6架飞机在硫黄岛西北65公里处发现了美军航母“萨拉托加”号。美军雷达提前发现180公里外出现了不明身份目标，雷达员却将之误认为友机。当17时辨明来者是敌非友时，最佳截击时机已经错过。仓促前往拦截的6架“地狱猫”击落敌机2架，其余4架日机断然发起俯冲，2架被高炮当场击落，剩余2架接连撞上“萨拉托加”号。航母舰体虽然起火，但伤势不重。

18时50分，美军水兵刚刚控制住火势，日军第二攻击波的5架自杀飞机已拍马杀到。前4架日机均被击落，第五架受伤飞机一头撞上了“萨拉托加”号，在甲板上翻了几个跟头后落入大海。飞机上携带的那颗炸弹把飞行甲板炸出一个直径7.6米的大洞。36架飞机被爆炸诱发的大火焚毁，或者被直接推入海中，另有6架在海上迫降，其余飞机受命前往护航航母“威克岛”号和“纳托马湾”号上落脚。两次撞击造成“萨拉托加”号水兵阵亡或失踪123人、受伤192人。舰长卢西恩·莫巴斯上校组织人员全力抢险，才使航母逃脱了沉没的命运。因为伤势太重，“萨拉托加”号只好撤出战场，直接返回西海岸的布雷默顿船厂大修。

这艘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太平洋战场打拼的资深航母可谓命运多舛。珍珠港事件后仅一个月，它就遭到日军潜艇的鱼雷袭击，被迫回到船厂大修，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虽然在东所罗门群岛海战中偶露峥嵘，击沉了日军航母“龙骧”号，但随后它再次遭到日军潜艇的鱼雷攻击回厂大修，因此错过了圣克鲁斯海战。在随后大部分时间里，它仅奉命执行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务，其间还被借给英国人很长一段时间，最终错过了马里亚纳和莱特湾两次大战。本次遭遇重创之后，“萨拉托加”号一直到5月22日才完成维修。随后开往珍珠港作为训练舰使用，直到战争结束。

战后“萨拉托加”号参加了“魔毯行动”，从太平洋上运送29204名军人回家。战前美国海军建造的8艘航母中，仅它和“企业”号、“突击者”号——主要在大西洋作战——挺过了战争。与几乎打满全场且战功卓著的“企业”号相比，资历更深的“萨拉托加”号几乎错过了所有顶级对决，可谓憋屈至极，倒霉透顶。正是有了上述不太光鲜的经历，战后“萨拉托加”号一度被认为是多余的，被指令参加“十字路口行动”。1946年7月25日在比基尼环礁，它作为一艘靶船被

核弹击沉。由于残骸距海面仅10多米，今天静卧水下的“萨拉托加”号成为一些潜水人士的打卡地。

日军“特攻机”还攻击了硫黄岛以东20公里处的一支美军舰队。19时刚过，1架日机向护航航母“俾斯麦海”号发起俯冲，附近护航驱逐舰“劳伦斯·泰勒”号的发报员塞西尔·根特瑞回忆说，“当时我在甲板上看到一架日机从头顶飞过，我可以看到日军飞行员的脸，你都能看出来他非常恐慌，双唇咧开，露出了牙齿”。日机撞上航母后部升降机，随后在机库中剧烈爆炸，引爆了那里已加油挂弹的飞机。当时海上风速高达22节，大火借助风势迅速蔓延到弹药舱，诱发了连环爆炸。看到航母已无法挽救，舰长约翰·普拉特上校下令弃舰。在海上熊熊燃烧了3个小时后，“俾斯麦海”号于午夜时分沉入北纬24度36分、东经141度48分的海底，舰上943名水兵有218人阵亡或失踪。

遭到日机攻击的还有“隆加角”号护航航母，它击落了4架敌机，毫发无损。坦克登陆舰LST-477号和LST-809号同样遭到了攻击，所幸并无大碍。货船“凯奥库克”号遭日机撞击后起火，船上水兵17人阵亡、44人受伤。美军记录共击落日机18架，仅3架逃往父岛简易机场。日军的本次“特攻”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那些由“老鸟”驾驶的护航战斗机也开始试图撞击敌舰。

除组织自杀机发起攻击之外，日军还出动潜艇实施“特攻”作战。2月19日，第六舰队司令官三轮茂义海军中将以“伊-368”号、“伊-370”号、“伊-44”号——前两者各携带5条、后者携带4条“回天”人操鱼雷——组成“千早特攻队”，于2月20日从濑户内海的大津潜艇基地出发，对硫黄岛海域的美军舰船实施偷袭。2月23日，三轮又命令16日从吴港出发，原拟前往琉球群岛一带活动的“吕-43”号改变航向，前往攻击硫黄岛海域的美军舰队。

日机的“特攻”大大鼓舞了岛上守军的士气。当晚，日军小股部队不断对美军阵地发起渗透夜袭，均被美军轻松击退。黎明时岛上落下大雨，火山灰顿时变成了遍地泥浆，为美军当天的进攻带来了更大难度。对饮水严重不足的日军来说，这场大雨不啻为天降甘霖，守军的士气陡然为之一振。

由于在前两日的作战中伤亡惨重，美军被迫向前线再次投入预备队。左侧陆战五师以陆战第二十六团接替第二十七团，此前担任预备队的第二十七团二营配属他们一起作战。中央疲惫不堪的陆战第二十三团被刚刚登陆的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接替。在陆战三师师长厄斯金少将登陆之前，他们暂归凯茨少将统一指挥。右翼伤亡最大的陆战第二十五团只能咬牙坚持，拉尼根上校只好把撤往后方休整的三营重新投入战斗。

22日上午的例行炮火准备之后，美军在8时35分重启攻势。左翼陆战第二十六团在日军炮火的阻击下一上午推进了360米。9时40分，三营营长汤姆·特劳蒂中校和作战参谋戴伊少校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双双阵亡，G连连长库克上尉临时接过了指挥权。一直战到中午，师部才派来了新营长理查德·费根少校。当天下午，第二十六团的攻击遭到来自左、中、右三个方向日军炮火的联合阻击，被迫在14时放弃取得的360米成果，重新退回原出发阵地。

当天刚刚投入中部战线的新锐陆战第二十一团在日军碉堡、火力点构成的交叉火力网中推进，二营顽强前进了230米，一营仅取得可怜的45米进展，营长马洛·威廉姆斯中校反被日军迫击炮弹炸伤，一直坚持到傍晚才将指挥权交给副营长穆雷少校。战至17时，团长哈特洛·威瑟斯上校命令各部暂停进攻，就地掘壕据守过夜。

在陆战第二十一团右翼，陆战第二十五团一营上午推进了180米，因左翼暴露只好停止前进。15时30分，三营营长贾斯蒂斯·钱伯斯中

校刚刚离开前方观察所，就被日军机枪子弹扫中左锁骨部位，被立即送往后方医治。钱伯斯在塞班岛战役中就曾经受伤，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因两次负伤及登陆日仰攻悬崖的英勇行为被授予荣誉勋章。鉴于副营长陶尔中校已被派到二营出任代理营长，三营营长的职务只能由詹姆斯·海德利上尉临时出任了。

在南方战线，美军第二十八团正在逐渐收紧对折钵山的包围，雨水混合火山灰让美军的自动武器因发射不畅变成了单发武器。双方阵地犬牙交错，飞机、军舰和陆基炮兵都无法继续为步兵的进攻提供火力支援。中路进攻的三营只能依靠炸药爆破和火焰喷射器，逐步蚕食日军阵地。美军坦克进至日军地下坑道入口仅10米处近距离炮击，先后封闭了7处洞穴。陆战队员们利用凿岩机从坑道上方打洞，然后灌入汽油点燃，将洞内的日军烧死。战至16时30分，美军两个营在岛南端顺利会合，成功合围了折钵山。

让美军略感欣慰的是，日军中开始出现了自杀现象，说明守军的精神已到了崩溃边缘。三营I连的一名士兵寻隙爬上了北面山坡，返回后报告团长，那里未发现一个日本人。一切预示着折钵山之战的胜利已近在咫尺。看看天色已晚，利弗塞奇上校决定将占领折钵山的任务留到次日完成，让山上的日本人再活一晚上，如果他们不愿缴枪投降的话。

当天下午，在黄一滩和元山机场之间的陆战四师公墓开始为阵亡官兵举行葬礼，机场正南是陆战五师的公墓，那些在船上已经牺牲的官兵将统一实行海葬。在路易斯·纳廷上尉的带领下，丧葬队几乎一刻不停地将阵亡同伴的尸体在浅坑中排列，依次采集食指指纹，记录身份识别牌。很多士兵被炸得身首异处，只能通过牙齿、伤疤、文身、胎记、衣服或首饰来判断身份。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就只能根据尸体来自哪个区域、什么时间来判断其原来的单位了。

裹着雨披的尸体被一排排整齐安放，“就像木材一样堆着”。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丧葬兵鲍勃·施密特意识到这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战役，“我曾在塞班岛埋葬过牺牲的士兵，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尸体的残缺不全程度。在塞班岛，每位牺牲战友都被埋在一个单独的墓穴里。但在这里，我们根本不可能那么做。我们只好挖一个长100英尺、宽10英尺的集体墓穴，将他们一排排而不是一具具地掩埋，我们有测量员在做标记”。张伯伦·盖奇神父流着泪告诉记者：“一次，我们在一块墓地里埋葬了55名队员。我不知道他们信奉什么宗教，只能进行一个通用的祷告仪式：‘我们把你们交付给大地，由仁慈万能的上帝庇佑。’我总共埋葬了1800多名队员。”战役期间，纳廷丧葬队也出现了5人伤亡。

当天日落时分，斯普鲁恩斯留下“企业”号、2艘巡洋舰和第五十四驱逐舰中队继续为登陆部队提供夜间战斗机护卫，自己亲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主力再次北上空袭东京。从23日开始，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只剩下德金少将护航航母上的舰载机了。当晚，霍兰再次统计了伤亡数字：陆战四师2517人，陆战五师2057人，总计4574人。装甲部队同样损失惨重：登陆的两个坦克营被摧毁坦克24辆，12辆坦克严重受损等待修理，可以继续投入进攻的坦克只剩下62辆。

23日清晨7时30分，在例行的空中和舰炮火力支援之后，美军主力开始向北攻击元山机场，这里是日军主防线的核心支点。负责守卫机场及周边高地的是池田增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战斗力居守军之首，池田还可以得到西竹一战车第二十六联队坦克火力的支援。面对日军的坚固防御，美军进攻各部很快裹足不前。右翼接替陆战第二十五团的第二十四团以3个营齐头并进，顺利向前推进了270米，因左翼友军推进缓慢只好暂时停下脚步。由于左侧友军未能跟上，15时，团长沃尔特·乔丹上校下令停止进攻，准备过夜。

左翼陆战第二十六团面对日军重兵把守的悬崖毫无办法，在前进180米后被迫退回出发位置。日军一发迫击炮弹命中二营指挥部，营长约瑟夫·赛耶斯中校重伤被抬了下去，副营长雷亚少校火线接过指挥权。在当天剩余的时间里，他们发起的数次进攻均无果。

在战线中央，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的攻击同样伤亡惨重。刚接任一营营长的穆雷少校在打电话下达命令时，手中的话筒被日军的一梭子机枪子弹打得粉碎。2颗子弹穿透穆雷左脸颊，从张开的嘴巴中射出，5颗牙齿被打碎，左耳朵也被子弹撕开。罗伯特·泽豪少校成为两天以来该营的第三任营长。二营两个突击连的冲锋曾一度到达机场西南入口，但在日军重机枪和速射炮火力的阻击下未能进入元山机场。伤亡惨重的第二十一团只好在机场南部边缘巩固阵地，准备过夜。当天上午，陆战四师师长凯茨少将登岛，在千鸟机场西北—西南跑道正东建起了师指挥所。

23日，美军取得的最大战果来自南方的折钵山，它因不断喷发令人作呕的烟雾被陆战队员称作“热岩”。这座死火山四面陡峭，表面铺满了棕色火山灰，缺乏植被，山体内部几乎被日军掏空，修筑有数以千计的碉堡、坑道和火力点。设在山顶的日军观察哨可以俯瞰美军的一切行动，准确指引、校正炮火实施打击，在战术上和心理上对美军构成了极大威胁。22日晚，陆战第二十八团团长利弗塞奇上校颁下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次日拿下折钵山，为岛北主力部队的攻击扫清后方障碍。

头天傍晚，在折钵山北麓宿营的陆战二营的一名士兵意外发现，山北坡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可以直接通往山顶。营长钱德勒·约翰逊中校临时决定，先派几支小分队去侦察一下。清晨天刚亮，F连谢尔曼·沃特森中士率领乔治·马沙尔、泰德·怀特、路易斯·查尔洛等4人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就开始爬山，8时整顺利爬上了山顶，居然没有吸引来日军的任何火力。他们发现了一个日军重机枪火力点，一些弹药堆

放在火山口附近，但并未发现一个敌人。几个人随即一路滑下山去向营长汇报。

看到沃特森小分队正在一步步往下滑，约翰逊中校觉得可以派更多兵力，将星条旗插上山顶。他抓起野战电话猛摇曲柄，向在折钵山东南角的E连连长戴维·塞沃伦斯上尉吼叫着发出命令：“立即给我调一个排过来。”塞沃伦斯看了看自己部队的情况，当时二排正在山脚一带巡逻，于是就命令距营长最近的布茨·托马斯少尉的三排前去执行任务。

副连长哈罗德·希勒中尉受命指挥这支部队。当时三排仅剩下25人，希勒又从机枪排调来了12名士兵，还叫来2名迫击炮手，总算凑起了一支40人的小分队。部队准备时，约翰逊中校叫住了希勒，让副官格雷利·威尔斯少尉从地图箱里取出一面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星条旗交给他：“如果你们爬上山顶，就把它给我竖起来。”这面国旗长1.37米、宽0.71米，是威尔斯少尉特意从送他们来硫黄岛的“米苏拉”号运输舰上带过来的。《海军陆战队员》月刊摄影记者刘易斯·罗沃利中士苦苦要求随队出发，参加这次可能记入史册的行动，约翰逊中校慨然允诺。

希勒小分队以蛇形曲折前进。刚开始他们走得很快，随着山路逐渐变得陡峭，他们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慢，有时甚至是手脚并用。路上他们曾经发现了几处洞口，但是洞里空无一人，只在路边发现了一具日军的尸体。在爬行大约2/3路程之后，希勒向两侧派出了警戒分队。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这支小分队逐渐吸引了包括约翰逊中校在内的更多人的注意。登陆海滩和北部作战的一些陆战队员都把目光集中到他们身上，甚至连近海军舰上的水兵也开始用望远镜观察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愿上帝保佑，他们一定能攀上山顶”。但当时山路上的这些人都异常紧张，医护兵约翰·布拉德利在想，“这些人中到底有几个人还能活着回来”。

仅仅用时40分钟，10时15分，希勒小分队顺利抵达火山口。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三大机场、元山台地、登陆滩头以及海上绵延数十公里的庞大舰队一览无遗。在战役最初的4天里，日军占据着这座极具战术价值的制高点，现在它终于属于美国人了。希勒分出一半兵力在周围警戒，自己率剩下的人进入火山口，日军依然悄无声息。罗伯特·里德的话或许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我对列奥·罗泽说，我要撒尿了。”罗泽大声回答说：“好主意！”大家一起解开裤子，居高临下朝山下放水。里德大声宣布：“我们把美国宝贵的尿素资产无偿捐赠给折钵山。”

希勒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件东西充当旗杆，把营长给的那面旗帜升起来。两名陆战队员从瓦砾堆中抽出了一根6米多长的铁管子，它一头连着蓄水池，一头连着山顶下方的一座碉堡，显然是日本人收集雨水时使用的。在两名陆战队员的帮助下，希勒将国旗绑在铁管上，与排长布茨·托马斯少尉、奥利弗·汉森中士、路易斯·查曼中士——他是一名印地安人——共同于10时20分竖起了旗帜。罗沃利中士准备拍照，但16岁的詹姆斯·罗伯逊一等兵拒绝了摄影师要他摆出特殊姿势的请求：“那是好莱坞电影里的陆战队员！”

旗帜在硫黄岛的最高点迎风飘扬。从海滩或海面向上望去，那面小国旗几乎看不清楚。远处的坡地和散兵坑里，仍在接受日军炮火洗礼的陆战队员纷纷回头。他们一个个胡子拉碴，疲惫不堪，此刻却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阵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一些人还挥动着手中的钢盔。罗纳德·托马斯中尉回忆说：“每个人都欢呼起来，我想一些人还哭了。”陆战五师副师长赫梅尔准将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最大场面之一。岛上目力所及之处，无不欢声雷动！”海上众多舰船上的人显然也看到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几乎所有军舰都拉响了汽笛，与岛上的欢呼声遥相呼应，此起彼伏！

在战斗中身受重伤的诺顿少尉正从小艇被放入吊篮，准备前往医疗船“慰藉”号，他觉得突然间一切都停住了。诺顿急忙侧身问“怎么了”，身边的人激动地告诉他，“请看那里”。诺顿循着手势望去，看到了山顶飘扬的那面旗帜。诺顿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一幕简直太美了”。他看到医疗船上，那些满身血渍的伤员纷纷艰难地用双肘支起身子，抬头望向折钵山顶的那个点。

在距陆战第二十八团指挥所不远处的红一滩，一群美军高级军官正在一个陆战排的护卫下由登陆艇踏上海滩，“在他们站立之处100码的范围内至少有20人或死或伤”。眼前历史性的一幕深深打动了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他转身告诉霍兰及大批随行军官：“霍兰，折钵山上的那面旗帜，意味着海军陆战队未来500年的荣誉！”

弗雷斯特尔说这番话另有深意。美国人取得战争的胜利已毫无悬念，海军部长在硫黄岛之行中不时提醒海军和陆战队的军官们，不久将会爆发军种合并和重组的惨烈斗争，战后海军陆战队能否存在还未可知。弗雷斯特尔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将有助于海军陆战队在战后的国防体系中争取独立地位。

山顶的希勒小分队可没时间欢呼。罗沃利刚刚按下快门，就有2名日军士兵从附近一处洞穴中冲了出来。那名军官挥舞军刀向旗帜砍去，罗伯逊敏捷地射杀了他。另一名日军士兵朝罗沃利投出一颗手榴弹，他只好就地卧倒，一下子扑到火山口边缘，向下滚落了15米之远。照相机被摔坏，所幸罗沃利本人和底片都无大碍。那名日军士兵很快被击毙。罗沃利安慰自己“是该换一架新相机了”。

3个小时后，E连二排迈克尔·斯特兰克中士率哈伦·布洛克下士、一等兵富兰克林·索斯利、埃拉·海耶斯带着一面更大的旗帜爬上了山顶，一等兵雷尼·盖格南携带步话机电池跟在他们后边。新国旗是约翰逊中校派阿尔伯特·塔特尔上尉从LST-779号坦克登陆舰上取

过来的，尺寸比刚才那面旗帜要大一些，长2.43米、宽1.42米。坦克登陆舰的海军少尉阿伦·伍德告诉随军记者：“一名满身灰土的陆战队员过来要一面旗帜，我们给他的这面旗帜是从日军偷袭珍珠港时一艘被击沉的舰上抢救出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一天它竟然成为二战最血腥战场的象征。”约翰逊中校特意交代斯特兰克：“你们到达山顶后，告诉希勒中尉把这面旗帜升起来，并保管好那面小的旗帜。”

随斯特兰克一起上山的还有身高仅1.67米且高度近视的美联社记者约瑟夫·罗森塔尔——他曾为关岛和贝里琉战役拍过照——以及战地摄像师鲍勃·坎贝尔、摄影师比尔·格瑙斯特中士。他们途中遇到了相机摔坏正在下山的罗沃利。后者说旗插上去了，自己已经拍下了这一场景。罗森塔尔犹豫是否继续往上爬，最后还是决定加紧赶路，无论如何也要拍张照片回去。

到达山顶的罗森塔尔看到一群士兵在拖一根长铁杆，便好奇地问“你们在干什么”。一名陆战队员告诉他，“我们准备插上这面更大的旗帜，小的换下来留作纪念”。罗森塔尔开始调试手中的相机，从余光中他发现6名陆战队员正在竖起第二面旗帜，就立即转身，在来不及对焦的情况下抓拍下太平洋战争最著名的一张照片。罗森塔尔后来回忆说：“我看见他们在竖国旗，就下意识地按下了快门。拍摄过程非常简单，我从不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拍摄，当时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格瑙斯特录下了插旗的珍贵影像。

海军部长弗雷斯特明确提出，要拿走第一面旗帜作为纪念。听到这一消息后，约翰逊中校狠狠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某些人想要那面旗，但他不会得到它，那是我们的旗！”他赶忙将旗帜保存起来。被替换上去的新旗帜在山顶飘扬了3个星期，直到最后被强风吹得破破烂烂。约翰逊中校在随后的战斗中阵亡，他保存的旗帜也被收

缴，和被吹破的那面旗帜一起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被海军陆战队博物馆永久收藏。

意犹未尽的罗森塔尔还想再拍几张，毕竟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在他的指点下，一名陆战队员在飘扬的国旗下摆好姿势，然后又上去了3名队员。罗森塔尔说服20名陆战队员在旗帜下一边欢呼，一边挥舞枪支，拍下了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回到“埃尔多拉多”号指挥舰上后，他把胶卷交给了每日飞往关岛的邮政飞机。幸好美联社驻关岛图片编辑约翰·博德金慧眼识珠，他对我们熟知的那张照片赞不绝口：“我相信，这将是一张永恒的照片！”他说的正是罗森塔尔匆忙抢拍下的那一张。

一直到3月4日回到关岛，罗森塔尔才知道此事。当他走进报社总部时，一名同事走了过来：“乔，祝贺你，是关于硫黄岛升旗的照片。”罗森塔尔致谢之后，同事说“那是一张伟大的照片”，接着问“姿势是摆好的吗”。罗森塔尔回答说“当然是”，他以为同事指的是那张他最钟意的20人欢呼的摆拍照片。很快有人把照片拿给他看。“我的天！”罗森塔尔惊呆了，“是我拍的，但这一张不是摆拍！”

拍摄17.5小时后，美联社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3日清晨7时发布了这张照片，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第一时间进行了转载，它瞬间让巴顿将军横扫德国以及罗斯福总统出席雅尔塔会议正在归国途中的重大新闻黯然失色。《美国摄影杂志》对此评论说：“那一刻，照相机记录了一个国家的灵魂！”很多人愿意花3美分多买一张报纸拿回家收藏，向《纽约太阳报》申请加印者多达4.8万人，很多报社为此出版了“特别增刊”。一些人打电话给报社要求用厚纸印刷，以便他们拿回去加上相框挂在墙上。当天所有加印的报纸全部售罄，一时间华盛顿纸贵。

“分遣队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上将也看到了这张照片，他给玛格丽特寄去了照片的影印件，并在信中称它是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带给我们的最优秀照片，“当我们静下心来，我会弄一个相框把它装起来，一些一流的雕塑家可以用青铜做一个雕像，因为它是如此完美”。

照片的戏剧性构图确实令人过目难忘，它既象征着英雄行为，也象征着苦难和功绩——它因此成为当年拍摄当年就夺得普利策摄影大奖的唯一照片。没人知道照片上的陆战队员是谁，摄影师罗森塔尔却在一夜间名扬天下，他的大幅照片登上了2月27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回国之后，罗森塔尔受到了总统杜鲁门的接见，还不断受邀外出演讲，风光无限。一次主持人在介绍他时甚至错误地宣称：“眼前这位，就是在硫黄岛折钵山竖起星条旗的罗森塔尔先生。”罗森塔尔立即进行纠正：“我想说，是各种因素促成了这张照片。我的角色是不重要的，这最能概括我的心情。我们的战士为了升起国旗，不仅在硫黄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在其他岛屿、海岸和空中都献出了生命。谁拍下这张照片并不重要，我只是拿下了一张照片，而海军陆战队员拿下了硫黄岛。”2018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最具影响力的100张照片，《国旗插上硫黄岛》赫然在列。

照片上的6名陆战队员分别是：前面从左至右的埃拉·海耶斯、富兰克林·索斯利、约翰·布拉德利、哈伦·布洛克，后边的迈克尔·斯特兰克和雷尼·盖格南。硫黄岛插旗过程成为那个岛、那座山、那场血战，甚至二战美军士兵英勇作战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经历了两次插旗且参与人员太多，照片上的6个人被搞错了2个，包括最右边的布洛克。公开发表的照片很快就被布洛克的母亲看到了，她发誓说：“我给这孩子换过不知多少次尿布，我肯定，那就是我儿子的屁股！”

3月1日，斯特兰克被日军的一发迫击炮弹炸死——后来证实他死于美军驱逐舰舰炮的误击。当天黄昏，暂时接替他班长职务的布洛克也战死了。3月2日14时前后，二营营长约翰逊中校被日军的一发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他的锁骨在这儿，而另一段在那儿”。3月3日，布茨·托马斯少尉阵亡。3月4日，用摄影机拍下第二次插旗过程的格瑞斯特在山洞中被射杀。3月21日，索斯利死在日军狙击手的子弹之下。其余3人中，布拉德利重伤被抬离硫黄岛，最后得以善终。海耶斯1955年1月24日因饮酒过度去世，年仅32岁。盖格南1979年10月12日因心脏病死于曼彻斯特市，享年54岁。

这张充分显示陆战队员大无畏精神的照片，成为二战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它频频出现在各种不同场合，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100万家商店、30万个车站、20万家工厂、1.6万家电影院、1.5万家银行和5000块巨型广告牌曾经张贴过这张照片。应广大民众请求，美国邮政总局于1945年7月11日以照片为蓝本设计发行了邮票，首日就售出40万枚，一举打破了邮票发行纪录。1995年为纪念硫黄岛战役胜利50周年，美国再次发行了纪念邮票。

杜鲁门总统命令查出插旗六勇士的名字。4月20日，活着离开硫黄岛的三个人受到了总统的亲自接见。杜鲁门称赞他们是“美国英雄”，印第安人海耶斯对此深感不安：“我所在的排45人仅5人生还，我所在的连125人中只有27人活了下来。他们做得远远比我好，却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不会来到白宫。我怎么会认为自己是英雄呢？”

海耶斯曾收到数百封崇拜者的来信，人们见到他时都会问：“你就是那个在硫黄岛竖起旗帜的印第安人吗？”一向沉默寡言的海耶斯承受着别人意想不到的痛苦。每次见到那张照片，他就会痛苦不堪，“我宁愿没有人拍下这张照片”。在战斗中腿部受伤的布拉德利登陆后第三天曾冒着弹雨将一名陆战队员拖到安全之地，并因此获授海军十字勋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人们都把我看成英雄，我并

不这样认为。我只不过是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出现在了一个特定的地点而已。”

三位幸存者受到了战争债券发行委员会的邀请，像当初巴斯隆那样作为战斗英雄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大城市做巡回演讲。海耶斯拒绝领取发给他的奖金。为摆脱“幸存者内疚”，他靠酒精麻醉自己，因天天喝得酩酊大醉被提前送回部队，另外两人一直坚持到7月4日才重返前线。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向联邦政府提议，为硫黄岛战役修建一座纪念碑。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无数人的响应。正如斯普鲁恩斯当初的预言，著名雕塑家费利克斯·韦尔登依据那张著名的照片，花费72个小时制作了黏土模型。然后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6人的裸体塑像，又用3年给他们配上了军服、军械等装饰。1954年11月10日——当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179周年纪念日——以照片为母版的巨大青铜雕像在与华盛顿特区隔江相望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罗斯林镇建成。6名升旗手平均高10米，他们挎着的来复枪长1.83米，旗杆高18.3米，星条旗高23.8米。这座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青铜塑像总造价85万美元，全部来自私人捐赠。当天参加雕塑落成典礼的有近7000人，插旗六勇士中的三位幸存者紧挨着牺牲战友的母亲在前排就座。罗森塔尔当然不会缺席，他还带来了夫人和两个孩子。仪式由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主持，升旗手由布拉德利担任，参加的官员还有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海军陆战队前总司令范德格里夫特上将、当时的总司令莱缪尔·谢泼德上将等人。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美国空军曾试图在这座纪念碑的附近建造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这一行为引发了极大争议。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如此近距离建造一座大型的新纪念碑，海军陆战队纪念碑就会显得不够突出庄

严。经过军种之间无数次的博弈之后，空军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地点。

海耶斯此前就因酗酒被拘捕过51次。仪式结束2个多月后，1955年1月24日，海耶斯死了。他的尸体在寒冷家乡亚利桑纳州巴普楚勒的一条水沟中被发现。验尸官断定他死于酒精中毒后的冻伤，他因醉酒掉进沟里爬不上去而被冻死。美国媒体对此栩栩如生地描述说，他的手臂向上伸展，就像在折钵山升旗时那样。32岁的海耶斯被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终于和无数的战友团聚了。海耶斯因升旗成为家乡的名人，今天小镇还挂有他的巨幅画像，上边写道：“我们希望，埃拉·海耶斯死后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和平，一种他在这个世界上所不能找到的和平。”

与归国时受到的热烈欢迎相反，战后的盖格南在一家公司做门卫，默默无闻，1979年10月12日死于心脏病。六勇士中活得最久的是布拉德利。战后他在家乡威斯康星州的安提戈小镇开办了一家殡仪馆，1946年5月和小学三年级就已暗恋的女伴贝蒂·戈普结婚，两人共育有8个子女。布拉德利对以往的荣誉闭口不谈，他的家中也从未出现过那张著名的升旗照片。1994年1月11日14时12分，布拉德利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全球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最后一位插旗手离世的消息，他家乡小镇的报纸《安提戈日报》编辑弗雷德·伯尔尼对此评论说：

约翰·布拉德利在遥远太平洋岛屿的山顶上英勇的插旗行为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分钟，却被人们永远纪念。如果说硫黄岛战役中著名的插旗行动象征了美国人的爱国精神和英勇，那么，约翰·布拉德利宁静、谦逊的性格，博爱的胸怀，则是一位美国小镇人价值观的完美典型。

在布拉德利的教导下，他的子女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拒绝媒体记者的电话采访。对类似电话，孩子们统一回答说父亲钓鱼去了，虽然布

拉德利从来没有去钓过鱼。布拉德利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壁橱里有3个沉甸甸的纸盒子。虽然外观非常陈旧，但盒子里的东西依然保存完好。打开纸盒，詹姆斯发现了许多照片和文献资料，都是有关父亲作为插旗英雄的见证，还有海军授予他的那枚十字勋章。

纸盒子里一封1945年2月26日——应该是升旗后的第三天——从硫磺岛寄出的信引起了詹姆斯的极大兴趣。信中写道：“我该把我左胳膊上的皴好好洗一洗了，还要刮刮脸，因为我已经6天没刮胡子了。自上岛以来，我还没有接触过肥皂和水呢。我从未料到我能够不吃、不喝、不睡挺过3天。不过我现在知道了，我能应付。”在信纸旁边还有另外一行字，“你们应该知道这里战斗的进展情况。我在打了胜仗的E连做医护兵，我们连率先登上了折钵山山顶。我参与了升国旗行动，那几分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詹姆斯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探寻他父亲及其他5名升旗手的过去。1998年，在时任海军陆战队总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的帮助下，詹姆斯得到日本政府的特批，陪母亲和3个兄弟重返硫磺岛。2000年，詹姆斯出版了著作《父辈的旗帜》一书，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该书200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著名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监制。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在北方战场，指挥作战的扩音器里传出了令人振奋的声音：“陆战五师已经把国旗插上了折钵山，干得漂亮，弟兄们！”筋疲力尽的陆战队员们吃力地爬出掩体，面对飘扬在火山顶的国旗肃然站立。扩音器里继续广播说：“我们只要再前进2630码，就可以攻下全岛了。”“只要？”一名陆战队员嘟囔着说，“说得轻巧！”

得到折钵山陷落的消息之后，远在父岛的堀江目瞪口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天然要塞折钵山仅3天就被美军攻克，根据日军的计划，那里至少是要坚守2周以上的。美军占领岛上制高点，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对驻守北方地区的日军主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23日下午，陆战第二十八团开始逐一爆破山上的坑道。眼看大势已去，盘踞地下的折钵山地区队队长松下久彦和独立第三一二步兵大队大队长长田谦次郎决定，当晚率残部向北突围，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主力会合。23时前后，日军残部约300人分散潜入美军阵地，很多人身上绑着炸药与美军同归于尽。30名日军乘夜突袭了第二十八团一营指挥所和急救站，营部所有人员包括医护兵，均操起手头的所有武器与日军展开搏斗。激战持续了整整一夜，日军除水野庄八军曹等25人（陆军20人、海军5人）突出重围，与玉明山、狮子岩一带的主力会合之外，其余人员被全部歼灭。

在海军硫黄岛守备队司令部里，侥幸逃出的一名海军大尉向井上左马二报告了折钵山陷落的消息。愤怒的井上拔出了佩刀：“你这个懦夫，你为什么还能活着到这里来？你回到这里来真是丢脸！丢脸！丢脸！你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你是一个逃兵，我要亲自斩下你的头颅。”那名大尉跪下，羞辱地低下了自己的头。但井上挥舞的刀并未落下来，几名参谋冲上前夺下了刀。井上开始号啕大哭：“啊！折钵山陷落了！折钵山陷落了！”

经4天激战，陆战第二十八团以亡115人、伤375人为代价，全歼折钵山日本守军，共清点出日军尸体1231具，另有数百具被掩埋在坑道中。协同作战的陆战第五工兵营同样功不可没，他们共摧毁165处掩体、15座大型碉堡和超过200处山洞。清剿山上日军残兵的工作尚未完成，陆战第十四炮兵团就急着在山顶设立了观测点，开始支援绞肉机一般的北部作战。陆战第二十八团稍作休整后，将参加北方的战斗。

23日下午，第五两栖军司令官施密特少将和陆战四师师长凯茨少将登岛，与前一天上岛的罗基少将共同商讨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业已上岸的陆战三师沿中部进攻元山机场，陆战五师和陆战四师分别沿西海岸和东海岸向北推进。为集中使用装甲力量，施密特决定3个坦克营由第五坦克营营长威廉·柯林斯中校统一指挥。记者谢罗德问施密特少将，战役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取胜。“5天，今天不算！”施密特少将回答说，“上个星期我曾说过，这次战役需要用时10天，现在我没有改变这个想法。”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海军部长弗雷斯特离开硫黄岛向关岛返航。尽管美军在4天的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预示着他们已控制了岛南1/3地区，日军已没有任何可能再将美国人赶下大海，部长大人可以安心地离开了。在美国国内，民众乐观地认为，折钵山升旗预示着硫黄岛战役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事实上，对岛上的陆战队员来说，真正的恶战才刚刚开始。对前段战斗进行分析后，陆战四师情报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迄今为止，敌人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反击，说明他们为长期的纵深防御积蓄了大量兵力。”

就在23日晚上，岛上日海军最高指挥官市丸致电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为自己未能在水际滩头消灭美军表示歉意。在电报最后，市丸说：“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部每一名兵员都充分意识到此战对国家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座岛屿，履行自己的光荣使命！”

三路并进

就在陆战五师第二十八团奋力攻占折钵山的同时，岛北美军主力部队也已将主战线推进至元山机场一线。这里的海拔比千鸟机场稍高一些，元山高地黛色穹隆形的石山在机场背后巍然耸立，阴森可怖。美军要想攻克这里，陆战队员就必须攀上密密麻麻布满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的阶梯状火山岩台地。霍兰形容此处是“大纵深筑垒地带，从岛屿一侧海岸一直延伸到另一侧，有许多可以相互支援的碉堡，不少几乎埋于地下”。岛北的地形没有可供侧翼迂回的足够空间，陆战队员别无选择，只能实施正面强攻。第五两栖军作战参谋约瑟夫·斯图尔特中校将未来的战斗称作“乏味的挤压战”，任何高明战术在这里都无法施展。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形象地用橄榄球比赛的术语来形容今后的作战，“你完全无法直接冲到底线，胜负全部依靠抢断”。

目前美军在岛上占据的区域仅1/3弱。施密特少将登岛之后，将第五两栖军司令部设在折钵山以北不远处，这里是一片被沙袋包围的帐篷群，随时可能遭到日军的炮击。斯图尔特中校承认，日本人是技术精湛的优秀炮兵，“他们每次开火，都有我们的人应声倒下”。虽然临时搭建的沙袋掩体越垒越高，但日军的炮击依然无比恐怖。爱德华·克雷格上校感慨地说，“当日军炮击来临时，我们只能在帐篷里摆出三人纵深防御的姿势，趴在地上一一直坚持到炮击结束”。跟随施密特少将一起登陆的还有对空协调军官韦尔农·梅基上校，他在离军司令部不远处设立了自己的通信帐篷。

凯茨少将陆战四师的指挥所位于军司令部以北800米处，是用一处被摧毁的日军碉堡临时改建的。厄斯金少将陆战三师的指挥所位于元山机场南侧，建在一处日军废弃炮位上。师部参谋们用防水布挂在一门120毫米高平两用炮上，围住一片空间就算是师司令部了。罗基少将

陆战五师的指挥所设在东海岸的一处悬崖旁边，那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建筑，似乎一发炮弹就能让它彻底坍塌。

登陆美军三个师中，厄斯金少将的陆战三师战斗力无疑是最强的。他们奉命在24日实施中路突破，向北穿越元山村废墟和尚未完工的三号机场，占领元山高地中央台地。施密特少将下令第五两栖军半数以上的炮兵部队为他们提供炮火支援。清晨8时，在硫黄岛西近海游弋的战列舰“爱达荷”号开动356毫米主炮，全力对机场周围日军的防御地带发出了多轮齐射。在岛东外海，重巡洋舰“彭萨科拉”号带着几天前折钵山日军重炮打出的累累弹痕，以203毫米主炮猛轰机场以东日军阵地，由两位数驱逐舰参与的舰炮打击持续了一个小时。陆战队榴弹炮和来自护航航母的舰载机分别于8时45分和9时加入攻击行列。9时10分，美军左、中、右路分别以陆战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一团和第二十四团为先锋，同时发起攻击。

按照计划，集中使用的美军坦克将分两路从东西两个方向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从西边进攻的第五坦克营遭到日军炮火的精确打击，冲在最前方的亨利·摩根中尉的指挥坦克不慎触雷，履带断裂动弹不得。他身后欧伯特·理查德中尉的坦克运气更坏，触发了日军用海军鱼雷改造的地雷，剧烈爆炸将坦克的车腹彻底炸穿，炮塔飞向十几米高空，4名车组成员当场阵亡，仅约翰·库里一等兵像火炬一样冲了出来，侥幸捡了一条性命。在日军反坦克炮的精准打击下，很快又有4辆坦克被打瘫在地动弹不得，剩余坦克只好转向东侧，继续发起攻击。

地面上到处都是弹坑，坦克来回机动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9时30分，等不来坦克的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率先发起了冲锋。中路的三营攻势凌厉，冒着日军的炮火冲过元山机场两条跑道的交叉点，顺势冲上了机场以北高地。日军动用大型武器进行阻击，他们47毫米反坦克炮的射击精度足以击中几百米外的一个人。1连连长威廉·凯查姆上尉的腿和胳膊相继中弹。在简单处理伤口之后，上尉依然率部继续冲

锋，还不忘嘲笑日军狙击手的糟糕枪法：“他们向我打了至少12枪，只有两枪擦破点儿皮。”

冲上山顶的陆战队员与守军展开肉搏战。他们两次被赶下山去，又两次重新冲了上来，依靠枪托、刺刀、匕首、石头和工兵铲艰难将日军赶下高地。12时，看到高地即将陷落，附近高地的日军炮兵竟然不顾友军仍和美军搅在一起，悍然对山顶实施无差别炮击。高地上瞬间血肉横飞，其状“怎一个‘惨’字了得”。13时30分，美军舰炮和地面炮火集中轰击机场以北的日军炮兵阵地，日军火炮暂时哑火，三营艰难占领了尸体遍地的山顶。

虽然得到了坦克的支援，陆战第二十一团二营在日军炮火的阻击下未能越过跑道，试图强行跨越跑道的美军坦克被日军反坦克炮打瘫在地。左翼陆战第二十六团艰难攻抵悬崖旁边，却遭遇来自峭壁山洞的“手榴弹雨”，在陆基炮兵的支援下艰难推进了270米。当天战斗结束时，陆战第二十六团和第二十一团主力均攻抵元山机场边缘，但只有第二十一团三营占据了机场以北的高地。

当天，沿岛东岸发起进攻的陆战第二十四团一头撞上了日军全岛防御最坚固的阵地。美军将机场东南方向的南北山岭命名为“查理犬岭”，山岭北端是岛北制高点382号高地。这个高地南端呈月牙形，开口朝南，后来被称为“半圆形剧场”。“查理犬岭”南方完全处于日军火力的近距离打击之下，西侧则是双方激战正酣的元山机场，东侧是几乎无法穿越的碎石场。11时30分，陆战第二十四团左翼前进至机场以东150米区域时，岭上近在咫尺的日军机枪、步枪和反坦克炮突然开火，来自山岭后方的炮弹也一股脑儿地砸了过来。遭到突然打击的美军没有慌乱，立即呼叫炮火支援。二营迅速将4挺机枪和1门反坦克炮转向右侧，压制山岭上的日军火力，随后组织突击队以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逐一攻克日军据点。二营和三营主力虽然顽强冲上了“查理

犬岭”山顶，但在日军炮火的猛烈反击下无奈放弃艰难取得的成果，于16时遗憾撤退。

日军一发迫击炮弹准确落入了三营指挥部，3人当场阵亡，营长的双腿均被炸伤，副营长斯托特少校火线接过了指挥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营的中校营长小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是现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的独生子。

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试图从右翼迂回，他们很快陷入一片乱石之中，遭到日军炮火的密集打击。5辆水陆两栖坦克奉命前来助战，其中2辆因找不到合适的登陆点只好在水中向日军开炮。总计这一天的战果，陆战第二十四团左翼推进500米，右翼推进100米，直接面对“半圆形剧场”的中路部队只推进了50米。

美国大兵对这座岛屿的痛恨甚至超过了他们对面的日本人。陆战四师泰德·艾伦下士回忆说：“这里简直就是月球的一部分掉到了地球上。”陆战队员试图在地上挖坑以躲避日军炮火，地下却冒出了难闻的硫黄蒸气，这种气味和腐烂或烧焦尸体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弥漫全岛，令人作呕。地面热得烫手，越往下挖温度越高。埃尔顿·施罗德把罐装口粮埋入地下，“半小时后再挖出来，我就有一份热腾腾的C型口粮可以吃了。这是我在这座破岛上找到的唯一好处”。

截至2月24日傍晚，美军伤亡已达到7758人，32辆坦克被摧毁。如此重大损失换来的成果，仅仅是进抵横跨元山机场的日军主防线。岛上的复杂地形将未来战场分割为相对独立的三部分：左翼陆战五师沿岛西岸面对一道道东西走向的山岭，中路陆战三师直接面对元山机场和它背后的元山台地，右翼陆战四师沿东海岸面对以“查理犬岭”为核心的日军山地防线。

连日激战使日军同样伤亡惨重。24日当天，第三〇九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栗津胜太郎致电旅团长千田：“指挥部与下属各中队的联络

完全断绝，大队部被围困已达三天之久，但官兵斗志依然旺盛。我们将尽可能多地造成敌人的损失，直到‘全员玉碎’为止。为国家的最终胜利和安全祈祷。”

当天晚上，日本海军第七五二航空队的4架一式陆攻机从木更津基地隐秘出发，却只有根本正良少尉的飞机飞抵硫黄岛上空，投下了12颗60公斤炸弹，造成美军阵地8处起火。次日凌晨0时23分，完成攻击任务的根本正良驾机安全返回木更津机场。虽然只来了区区1架飞机，栗林还是特意向第三航空舰队司令部发去了致谢电报：“感谢贵部昨晚的轰炸，我守岛部队士气为此更加高涨。”

24日当天，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在北上途中遭遇风暴，一艘驱逐舰不幸沉没，另一艘严重受损。战列舰和巡洋舰情况尚好，航母却遇到了大麻烦。巨浪冲上“伦道夫”号飞行甲板，7架飞机受损，舰首一个40毫米炮组和侧舷的走廊被风暴摧毁，米切尔只好叫停了本拟在当天发起的空袭行动。

25日拂晓，美军舰队抵达东京东南190公里海域。天气状况略有好转，但大部分作战计划仍然无法执行，仅少数执行扫荡任务的战斗机到达了目标空域。“伦道夫”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在空战中击落日机8架，“约克城”号飞行员上报战绩9架，“黄蜂”号取得了4个战果，这样的成绩只能用惨淡来形容。米切尔不愿轻易撤走，但26日天气更糟，他也只好率舰队转往冲绳岛方向。3月1日，美军对冲绳首府那霸发起了空袭，同时对该岛、庆良间列岛、奄美大岛等地进行了航空拍照，为即将开打的冲绳岛战役进行准备。3月4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顺利驶入乌利西环礁。

岛上美军三路进攻部队中，陆战三师当面的地形相对开阔。施密特少将对中路进攻寄予厚望，希望厄斯金少将能够快速实现突破，一路攻抵硫黄岛北岸，将岛上的残敌分作两半。敌之急所即我之急所，

栗林对元山机场和元山台地的重要性同样心知肚明，在这里部署了守军中最精锐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和战车第二十六联队。协助池田增雄和西竹一防守的还有第二混成旅团下属的第三一〇、第三一一、第三一五步兵大队。依托当地复杂地形，日军构筑了不计其数的火力点、洞穴、碉堡、坑道、反坦克壕和雷区，静候美军前来碰壁。

25日，在师属第十二炮兵团尚未登陆的情况下，厄斯金命令霍华德·凯尼恩上校的陆战第九团向元山机场发起进攻。前一天陆战第二十一团的攻击并未取得多大战果，仅三营占领了机场以北的高地。在舰炮火力和1200发榴弹炮炮弹的火力准备之后，陆战第九团于9时30分启动攻势。协助二营攻击的3辆坦克瞬间两毁一伤，很快又有9辆坦克在跑道上被日军反坦克炮击中，跟随进攻的步兵同样损失惨重，右翼的一营经5小时激战仅仅推进了90米。二营于14时30分重启攻势，几分钟内就有两名连长阵亡。该营17时一度处于溃退边缘，进攻只好提前结束。不过他们总算穿越了机场跑道，与孤军奋战的陆战第二十一团三营阵地连成一片。

当天，陆战四师进攻的区域后来被美军形容为“绞肉机”。上午9时30分，凯茨少将以第二十三团在左、第二十四团在右同时发起进攻。恶劣地形和日军强大的反坦克炮火给美军坦克的推进造成了极大难度。第四坦克营巧妙从左绕过陆战三师，从侧面摧毁大量日军反坦克炮和机枪火力点。美军工兵在下午开辟出一条通道，使坦克可以支援陆战第二十三团从元山机场向东推进至“查理犬岭”侧面。陆战第二十四团的正面进攻虽然得到了足够强大的炮火支援，也仅向前推进了100米，当晚就因伤亡过大被陆战第二十五团接替。截至当天傍晚，陆战四师的战斗力下降至55%。

在前4天的战斗中，陆战五师在相对平坦的左翼进展较快，24日前锋已超过陆战三师400米。他们在25日暂停进攻，等待友军把战线拉平。从这一天开始，他们面前原来相对平坦的地形逐渐化作一道道东

西走向的陡峭山岭。美军每次进攻，必须沿一道斜坡越过山顶，然后进入下一道峡谷。右侧居高临下的362-A、362-B高地由日军第三一一独立步兵大队、第十七独立混成联队第三大队驻守。相比中路和右翼日军，左翼守军虽然缺乏足够数量的重武器，但火力点更加分散隐蔽，防御纵深更大。美军攻击路线右翼的362-A高地是日军防御的重中之重，其北坡是一座直上直下24米的悬崖，日军在山棱线上部署了大量狙击手，视野囊括了直至折钵山的整个西海岸。24日当天，陆战五师师属炮兵第十三团向日军防区打出近600发炮弹，确定击毁3门火炮、数辆运输车和1座弹药堆，取得的战果仅此而已。

为救治前线抬下来的伤员，25日当天，美军在西海岸开设了一座拥有200个床位的战地医院。陆战四师的17名外科大夫分成4个小组，在千鸟机场北部靠近前线的位置设立了战地手术室，一刻不停地救治伤兵。陆战五师也在千鸟机场南部设立了战地手术室。同日，陆军第三十八战地医院的204名医护人员登岛，在东海岸开设了战地医院。因为充分意识到战场急救的关键在于有充足的血浆，美军直接开辟了从本土西海岸运输冷藏血浆到硫黄岛的空中航线。一名志愿者献出的血，8天后就会输进万里之外战场受伤的陆战队员体内。美军在整场战役中使用的血浆超过了6000升，挽救了无数陆战队员的生命。停在近海的5艘医疗船同样功不可没，战役期间，有多达13737名伤员通过海运送往后方，空运到马里亚纳群岛的伤员也达到了2449人。

26日，经过45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陆战五师切斯特·格雷厄姆上校的第二十六团开始向700米外的362-A高地发起猛攻，遭到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打击，双方多次展开近距离的手榴弹大战。10时投入战斗的二营F连及第五坦克营B连迫使当面日军放弃阵地，很多人在向后撤退的过程中被美军的机枪子弹直接扫倒。右翼第三营在第五坦克营A连的支援下接连摧毁了数个火力点，向前推进100米。左翼陆战第二十七团二营起初进攻顺利，2个小时内推进了400米之远，随后遭到日军

炮火压制，逡巡不前。当天陆战五师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成功夺取了日军手中的最后两口水井，从此岛上日军用水只能依靠现有储备和老天赏赐的雨水了。

当天，陆战四师的右翼攻势在上午8时准时发起。日军382高地居高临下的炮火给美军带来了巨大伤亡，一度攻上高地西南坡的陆战第二十三团三营被迫撤回山脚下。陆战第二十四团三营和第二十五团一营在攻入“半圆形剧场”150米后遭遇弹雨，2辆坦克瞬间被毁。14时，一营C连的一个排在3辆坦克的支援下试图迂回“火鸡高地”，在一片开阔地带遭到日军迫击炮的毁灭性打击，伤亡惨重。只有沿海岸推进的陆战第二十五团三营成功推进了500米。日军第三〇九独立步兵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当天日军发动了多轮夜袭，均被严加提防的美军成功击退，仅陆战第二十五团一营阵地正面就发现日军尸体103具。

在中路，陆战三师九团一营、二营的进攻在坦克的支援下并未取得多大进展。厄斯金少将对海军空中火力支援不足颇有微词，认为仅8架鱼雷机和8架战斗机支援进攻实在太少。事实上，美军不顾死活的进攻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日军元山机场前沿阵地大部丧失，左翼美军陆战五师已渗透到日军西地区队的一线主阵地，地区队队长辰己祭夫战死。栗林被迫将主要精力放在重整守军西侧的防御上，再无余力为元山机场正面的守备部队提供急需的支援了。

26日，硫黄岛附近海域也有零星战斗发生。为偷袭美军登陆船队，24日之后一直在岛西140公里水域游弋的日军潜艇“吕-43”号，于当天清晨被美军发现，遭到航母舰载机的反复攻击后沉没。同日清晨，“伊-370”号在岛南180公里海域被美军护航驱逐舰“芬尼根”号的声呐发现，日军潜艇迅速下潜试图逃逸。6时59分，“芬尼根”号再次用声呐锁定日军潜艇位置，投下大量深水炸弹，“伊-370”号于上午10时前后沉没。次日，美军护航航母“安奇奥”号出动舰载机，向潜伏在岛西的“伊-368”号发起攻击，深水炸弹造成日军潜艇艇身开

裂，沉入海底。“伊-44”号同样被美军驱逐舰发现，被迫下潜长达46小时。虽然并未遭到攻击，但长时间深潜水下导致艇内二氧化碳含量超过6%，艇员处于被闷死的边缘，艇长不得不放弃攻击直接返航。3月11日回到吴港之后，这名“战意不足”的艇长被当场免职。日军“千早队”的“特攻”行动至此完全归于失败。三轮之后还不愿就此罢休，3月1日又派出由“伊-36”号、“伊-58”号组成的“神武”队前往执行“特攻”任务，后因岛上战局渐趋绝望提前召回。

27日，美军集中一半以上地面炮火支援陆战三师的中路进攻，在短短45分钟内打出600发炮弹。罗伯特·库什曼中校率陆战第九团二营快速穿越跑道，仅仅推进150米就损失了11辆坦克，随后遭到日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右翼卡里·兰德尔中校的一营刚出发就遭到日军隐蔽炮位迫击炮和轻武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顽强冲上了“彼得山”山顶，却无法夺取日军严密设防的反斜面，局面一时陷入僵持。当天下午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12时50分开始的10分钟炮火准备之后，美军两个营之后的进攻竟然势如破竹，二营一口气推进了700米，一营更是一举占领“彼得山”反斜面，并顺势攻占“双簧管”高地，顺利向前推进达1500米之多。究其原因，在于防守这一地区的日军第一四五步兵联队第三大队经多日激战已损耗殆尽，大队长安庄宪珑手下的可战之兵已不足50人，但美军剿灭他们至少还需要2天时间。

经过3天激战，陆战三师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元山机场及正北的两座高地已经攻陷，等一脚踹开了元山台地的大门。陆战第九团团团长凯尼恩上校对交战双方这一阶段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军表现出超常的战斗技能、决心和进攻性，坦克给予步兵决定性的帮助，各支援单位与步兵的机动协同极佳。敌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韧性，防御时足智多谋。”

在陆战三师右翼，凯茨少将的陆战四师在45分钟炮火准备后，在8时整重启攻势。一名中尉连长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军官们再

把士兵送上前线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他们自从这个师成立以来就认识的人很多已经死去了。向前爬同样需要勇气，一天爬上100码，第二天早晨起来数数少了多少人，再往前爬，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有时我们的感觉是，要想活着离开这里，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受点儿伤，”帕特里克·卡鲁索说，“罗伯特·格拉夫下士的屁股被弹片击中，这可是价值100万美元的伤。他被抬回海滩上，不仅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可以立刻离开这个该死的岛屿。”

陆战第二十三团三营从西南方向猛攻382高地，一营同时向北迂回。前者遭到日军轻重火力的集中打击，伤亡惨重，可战之兵已不足一个步兵连。后者寻隙登上了382高地西北坡，用火箭筒击毁日军坦克2辆。14时，得到坦克支援的美军重新发起进攻，奋力冲上山顶的一营与日军展开近身肉搏。眼看高地即将失守，日军炮兵悍然对高地实施无差别炮击，搅在一起的双方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陆战队员被迫后撤。当天陆战第二十五团虽然取得了150米至300米的进展，却未能突破日军防线，只好在天黑前退回出发位置。当天22时之前，陆战四师指挥部被日军火炮命中多达15次。凯茨少将对挡在面前的382高地深恶痛绝：“占领这片怪胎高地，是一项代价巨大的耗时任务。”

当天上午8时，陆战五师罗基少将以托马斯·沃纳姆上校的陆战第二十七团替下第二十六团，前线依次展开的3个营在海军舰炮的火力支援下发起进攻。中路一营仅推进180米就陷入日军交叉火网之中，得到坦克支援后勉强又推进了180米。左翼二营面对的是以悬崖峭壁为主的地形，坦克完全无法通行，他们只能通过爆破缓慢推进，当天竟取得了450米进展。右翼三营对362-A高地入口山脊的第一轮进攻被日军轻松击退。G连组织一支30人的突击队从侧翼包抄，却突然遭到来自反斜面冰雹一般的手榴弹雨，因距离太近来不及躲避的陆战队员被当场炸死10人。枪炮军士威廉·沃尔什带领6名同伴进入一处洞穴躲避。日军一颗冒烟的手榴弹落在众人中间，沃尔什为掩护战友，毅然纵身扑了

上去。他随后被追授荣誉勋章。陆战队员誓死不退，在得到连主力的增援之后，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占领了这座山脊。截至当天中午，陆战五师共有724人阵亡或失踪，2494人受伤。

27日当晚，日军出动战机为守岛部队空投物资，这是栗林战役期间得到的唯一支援。飞机成功投下了装有药品和弹药的降落伞包。美军夜航战斗机声称击落日机3架。栗林为此特意致电第三航空舰队司令部：“我们必须向这些勇敢的飞行员致敬！我真不知道，岛上那些即将面临死亡的年轻斗士看到这些勇敢的飞行员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动心情！”

美军在硫黄岛伤亡惨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关于军种的争吵再度复活。2月26日，美军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攻占科雷希多岛。麦克阿瑟在新闻公报中骄傲地写道：“这是一座设防坚固的岛屿堡垒，被装备精良、头脑狂热的敌人防守得密不透风。我们通过突袭、巧妙的战略战术和战斗技能以及和海空支援力量的完美协同，在短短12天内就拿下了它。”公报公布的数字是全歼日军6000人，自身仅伤亡675人。前文提到，科雷希多之战日军实际被歼4700人、被俘20人，美军的代价是亡223人、伤1107人。谁都能看出麦克阿瑟究竟想说什么：只要有了高明的指挥，美国人就能以更少的伤亡打赢硫黄岛战役。

当天晚上，麦克阿瑟的忠实拥趸、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他的绰号叫“新闻界希特勒”和“黄色新闻大王”——在加州海岸圣西米恩山顶的豪华别墅里，用电话给旗下《旧金山观察家报》的总编辑口授了一份社论。27日，这份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的社论说：“有确凿迹象表明，美军进攻部队为硫黄岛付出的代价也许太惨重了。在真正打到日本要害地区之前，美军有被拖垮的危险。”

社论暗示，美军在硫黄岛的惨重损失是因为领导指挥无方，“这同塔拉瓦和塞班岛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它绝不会发生在麦克阿瑟将

军指挥的战斗中”。社论高度赞扬麦克阿瑟是美国最杰出、最成功的战略家：“他达到了自己的全部目标，他的智力和策略都远胜对手，能够猜透日本人的心事，能比他们想得更远。他拯救了部下的生命，不仅是为了在打败日本以前必须打的重要战役，也是为了使他们在赢得和平后能够重返家园和亲人团聚。在太平洋战争中，有像麦克阿瑟将军这样的战略家，我们真是三生有幸。我们为什么不更加重用他呢？说真的，我们为什么不把太平洋战争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他，不最大限度利用他能打赢重要战役而又不会牺牲过多宝贵生命的罕见军事天赋呢？”

在吕宋岛作战的美军第十一空降师师长乔·斯温少将怒气冲冲地给国内写信，因为他听说华盛顿要把进攻日本本土的指挥权交给尼米兹，而不是麦克阿瑟。斯温指出，尼米兹是海军陆战队拙劣作战方式的代表人物，他个人对这种战法非常看不起：“通过阅读对攻打硫磺岛造成的伤亡数字有所了解之后，我打心眼里感到厌恶。这场战役本来可以干得更加科学的。我们嘲笑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万岁冲锋’是最愚蠢的战术，但我们同时允许这种疯狂的事情在海军陆战队中发生。”

斯温点名批评了霍兰·史密斯，认为他“莽撞冲锋、草菅人命”。这种跨军种的点名批评在美国军史上极为罕见，也可以看成陆军对霍兰前一年在塞班岛解除第二十七步兵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职务的一种公开反击。值得指出的是，斯温第十一空降师1月31日在吕宋岛纳苏格布湾登陆之后，很快在尼科尔斯机场外围被日军的一支杂牌部队死死拦住，一直到3月3日才控制了马尼拉东岸地区。正因为他迟于北路的第一骑兵师几乎一个月进入马尼拉，才导致顶头上司、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失去第四颗星。身处战场一线的斯温不去反思检讨自己的战术，反而有余暇写信对另一战场的指挥指手画脚，这事儿本身就让人觉得奇怪。

对那些在国内休假的陆战队员来说，这是极度难堪的事情。27日下午，约100名陆战队员涌进了《旧金山观察家报》办公大楼，要求总编辑威廉·雷恩就此事道歉。一名吓坏了的工作人员因此报了警，但几分钟后他又打电话让警察别来了，因为那些当兵的非常冷静，没有威胁工作人员或破坏办公场所。他们只是想见总编辑，向他解释报社不了解的真实情况。雷恩向大家解释说，这篇冒犯海军陆战队的社论是从老板赫斯特那里听来的，“瞧，我不过同你们一样在听从上级的命令办事”。

28日，旧金山另一家报纸《纪事报》开始为海军陆战队辩护：“夺回菲律宾当然是正当的，是激发力量的，对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都有激励作用。为一次作战所采取的方式就中伤海军陆战队，把他们的方式与麦克阿瑟将军指挥战斗的方式令人憎恨地加以比较，是邪恶的空想。说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死人太多，进展缓慢，原因是指挥战斗的陆战队和海军领导人不称职，这是企图欺骗美国人民的卑劣行径。本报并不准备提议就各战区美国战斗部队的有关优点进行辩论。但是，当海军陆战队或其他战线上的任何部队在国内被人幸灾乐祸地加以宰割或误解时，本报不想保持缄默。”

此时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已经从前线回到了国内，他强令尼米兹和范德格里夫特对新闻媒体采取更友善的态度。数十名战地记者奉命从现场发回报道，一大批头版报道保证了民众对硫黄岛战役的高关注度，让他们充分理解日军地下堡垒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战术难题，而美国人还不能违规使用毒气。人家海军陆战队拼着老命夺岛毕竟是在为自己夺取航空基地，阿诺德上将命令陆军航空队的高级军官频频在报纸上做出呼应，强调夺取硫黄岛对支援B-29轰炸日本本土的绝对必要性。罗森塔尔那张折钵山插旗的照片振奋人心，它起到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数十篇报道。

后方高层和媒体在打嘴仗，前线的战事一刻也不能停歇。28日，美军中路的陆战三师以陆战第二十一团替下了损失惨重的陆战第九团，从9时开始在炮火支援下顺利推进了400~500米。三营的进攻发起不久，前方突然冒出来几辆日军坦克，它们来自西竹一的战车第二十六联队第三中队。猝不及防的陆战队员纷纷退让，不知所措。危急关头，曾在关岛战役中表现出色的I连连长爱德华·史蒂文森上尉沉着冷静，集中所有火箭筒将3辆日军坦克摧毁，听到呼叫及时飞来的“地狱俯冲者”从空中投弹，炸毁了剩余2辆，日军的装甲反击被彻底粉碎。西竹一辛辛苦苦从东京搜罗来的23辆坦克至此只剩下3辆。日军使用反坦克炮和轻武器顽强阻击，迫使美军停止前进。厄斯金少将13时再次下令出击，左翼一营未能取得新的进展。15时30分投入战斗的二营进攻受阻，但右翼三营意外占领了元山村和俯瞰北机场的一处高地，斩获颇丰。

当天，陆战四师的右翼进攻依然举步维艰。陆战第二十三团二营、一营两面夹击382号高地，击毁日军坦克2辆，却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陆战第二十五团一营试图夹击“火鸡高地”，两支进攻部队均被致命的炮火阻止，伤亡惨重。二营对“火鸡高地”的正面进攻同样无果而终。陆战四师对“绞肉机”连续五天的进攻战果寥寥，损失巨大。

当天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左翼的362-A高地。上午8时15分，罗基少将命令陆战第二十七团三营从右翼正面进攻高地，一营从中央攻击高地向西延伸的山岭。虽然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阻击，美军两个营还是顽强推进了200米，至中午时分攻抵山脚之下。日军轻武器的打击虽然动静不大，却精准异常，居高临下的狙击手几乎弹无虚发，几乎每一声枪响都伴随着一名陆战队员倒下——这是战场上最令人心悸的时刻。强攻不成的美军只能派出小股侦察队，I连的一支小分队居然在16时30分摸上了山顶，但在无数从坑道中冲出的日军围攻下被迫撤退。

当晚，日军对陆战第十三团阵地的一次精准炮击成功引爆了一座弹药库，接二连三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周边区域如放礼花一般壮观，滚滚浓烟一直弥漫到海面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陆战五师因此损失了1/5的储备弹药，却没有一名美军士兵在爆炸中阵亡。日军打出的另一发炮弹差点把第五两栖军炮兵指挥部给一锅端了。

近海支援的海军舰艇当晚同样遭受了损失。“特里”号驱逐舰在经过岛北端时，被藤原良七中尉海军大阪山炮台群的瞭望哨发现，日军打出的炮弹准确命中“特里”号，导致驱逐舰主甲板和前动力舱严重受损。在“内华达”号和“彭萨科拉”号的掩护下，“特里”号仓皇撤出日军的岸炮射程，舰上水兵11人阵亡、19人受伤。“科尔霍恩”号驱逐舰同样在岛东北水域被日军岸防炮击中，一支鱼雷发射管被毁，鱼雷气罐爆炸造成水兵1人阵亡、16人受伤。

3月第一天，在水面舰艇和陆基炮兵分别进行了30分钟和15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中路美军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于8时30分重启攻势，激战半日后，占领了北机场的西半部分。下午他们攻击受阻，一无所获。由于推进速度远远快于两翼的友军，陆战三师在战线的中央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厄斯金少将进展如此“神速”，首先应该归功于施密特少将将过半数炮火都用在了这个方向。其次，陆战三师的作战区域相对狭窄，两个陆战团得以轮番上阵，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冲击力。

但是从这一天开始，陆战三师的快速推进势头得到遏制。横亘在他们前方的是元山台地以北的弧形山地，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362-B、357、331和362-C号高地。高地背后就是大海，栗林在此精心构筑了第二道防线。尽管在火力配置上稍弱于第一道防线，但这里的地形更加复杂，天然洞穴无处不在，进攻通道极少。突然拓宽的战线迫使厄斯金不得不将两个陆战团同时投入进攻，哈特洛·威瑟斯上校的陆战第二十一团负责左翼，霍华德·凯尼恩上校的陆战第九团负责右翼。

值得指出的是，战役总预备队——詹姆斯·斯图亚特上校的陆战第三团自始至终未能登岛，他们于3月5日奉命返回关岛。这就相当于陆战三师在“分遣队行动”中仅仅投入了两个陆战团和炮兵团。早在2月28日，施密特和厄斯金就提议让陆战第三团登岛参战，加快中路的推进速度。但是特纳坚持认为，已经登陆的部队足以占领全岛，投入新预备队只会因过于密集而难以展开，进一步加剧交通的拥堵。

这一说法明显站不住脚。战役后期，美军陆续投入了7188名补充兵，远大于陆战第三团3000多人的规模。这些临时补充的新兵缺乏实战经验，在战斗中伤亡极大。第五两栖军作战训练处长克雷格上校对特纳的做法公开表示不满：“我对岛上的战况非常清楚，陆战第三团上岛根本不可能造成拥堵。投入这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团将大大缩短战役时间，减少我们的伤亡。”厄斯金少将对补充兵的战斗力的备感头疼：“他们一上战场就会被敌人杀死！关键在于我们派的是‘补充兵’，而不是‘整建制的轮换部队’。”被补充到机枪分队的一名新兵指着一挺机枪问老兵约翰·莱恩：“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开火？”听到这话，莱恩差点都哭出来了。

在战线右翼，凯茨少将以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二营替换下陆战第二十三团一营、二营，从南北两个方向继续向382号高地发起猛攻。担任主攻的二营数次冲上山顶，都被日军的反冲锋顽强击退。虽然大队长安庄在前一天的战斗中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死，日军火炮早已对高地实施无差别炮击，但日军第一四五联队第三大队残部依然死战不退。陆战第二十四团一营以惨重的伤亡代价拿下382高地东南方向的一座山岭，将“火鸡高地”和“半圆形剧场”彻底分割开来。陆战第二十五团再次尝试包抄“火鸡高地”，在日军炮火的阻击下未能前进半步，只好后撤。

在岛屿东侧，罗基少将用利弗塞奇上校的第二十八团替下了减员严重的第二十七团，在45分钟炮火准备后于9时出动全部3个营发起进

攻。对陆战第二十八团的官兵来说，前方的362-A高地仿佛是折钵山的翻版。利弗塞奇仍然采用了攻打折钵山的战术，以二营和一营分别从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当他们10时30分攻抵横跨高地的山岭时，却发现北侧是一座高达30米的峭壁。峭壁后方是一道峡谷和后来被命名为“西岭”的日军主阵地，上面密布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地形崎岖的峡谷中央还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反坦克壕，这里正是日军岛西的主防御阵线。

一营营长巴特菲尔德中校出动两个连从右侧迂回，遭到日军弹雨的打击，两位连长瞬间一死一伤。来自俄亥俄州的托尼·斯坦恩下士是一位业余拳击冠军，曾经参加过瓜岛战役。在布干维尔岛作战时，他在一次战斗中击毙了5名狙击手，因此赢得了“日军狙击手猎人”的美誉。1944年7月，才新婚三天的斯坦恩告别爱妻随陆战五师再次奔赴战场。在夏威夷训练时，他把一架毁坏的“地狱猫”上的12.7毫米机枪拆下来，改装成可以单手击发的枪，并给这支自制机枪起名叫“毒刺”。登陆日当天，斯坦恩用“毒刺”的强劲火力掩护部队前进，接连摧毁了5个日军火力点，杀死至少20名敌军士兵。“毒刺”弹药的消耗量极大，斯坦恩不得不8次返回海滩补充弹药，每次都顺便背回一名伤员。看到前方攻击受阻，肩部受伤的斯坦恩自告奋勇，率20名战友前往消灭日军狙击手占据的山脊，最后活着回来的7个人中没有斯坦恩。在追授斯坦恩荣誉勋章的仪式上，他的母亲这样评价儿子：“托尼一直在英勇战斗，他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做到，那就是他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原因。他确实做到了！”

二营在10辆谢尔曼坦克和2辆喷火坦克的支援下强攻“西岭”，遭到日军火力反击。E连斯特兰克中士率自己的班在穿越一片开阔地时，遭到日军的密集射击。一颗炮弹在陆战队员中间爆炸，弹片从斯特兰克的胸口穿过，这位插旗英雄倒下了。事后经验证，那发炮弹竟然来自近海的友军驱逐舰。19岁的梅尔文·邓肯冲上前将班长抱在怀中，

高声呼喊他的名字，但斯特兰克永远不会答应了。1998年，72岁的邓肯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境时，忍不住老泪纵横：“假如有什么方式能让我站在他的位置上去死，我宁愿代替他去牺牲。”斯特兰克的手表戴在了哈伦·布洛克下士的手腕上。当天黄昏时分，代理班长布洛克也阵亡了。邓肯对此回忆说：“布洛克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他被炸飞到半空，周围到处是尘土和尸体的残骸。”

布洛克写给母亲贝尔的那封信还带在身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只能写几行字，让你知道我还好。我没有打草稿，随手写来。哦，对了，就在我们开战之前，我遇上了查尔·西姆斯，他也很好。我猜你们都急切想要在这时收到我的来信。这要求并不过分，但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全部。下封信我争取多写一点儿。”3月14日，战友们帮布洛克给母亲寄出了这封信件。

由于得到了海上登陆炮艇的火力支援，三营的进攻相对顺利，向前推进320米。由于右侧的团主力停滞不前，为避免位置过于突出，营长查尔斯·谢巴德中校下令停止前进。两天激战下来，陆战五师在362-A高地一带阵亡和失踪325人、伤750人，战斗之血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当天16时，东京大本营就硫黄岛的战斗对外发布公告：

一、我硫黄岛守备队继续在猛烈的敌炮击轰炸下，大致在南码头、元山机场中央、城山一线与优势之敌勇敢战斗中。

二、该方面最高指挥官是陆军中将栗林忠道，海军航空部队指挥官是海军少将市丸利之助，海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是海军大佐井上左马二。

3月2日上午8时，中路美军陆战三师在15分钟陆海空立体炮火打击后发起进攻。陆战第九团遭到高地上日军轻重武器的联合压制，毫无

进展。陆战第二十一团在跨越机场跑道时遭日军机枪和反坦克炮的迎头痛击，只有最左侧的陆战第九团三营在坦克的支援下攻占了362-B高地正斜面，形成一个深达700米的突出部。15时30分，美军再次发起进攻，依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陆战第二十一团二营营长洛厄尔·英格利什在战斗中负伤，副营长帕西少校火线顶上。当天美军的最大收获是在一名日军军官的尸体上发现了敌军的布防图。

当天取得重大突破的是凯茨少将的陆战四师。上午8时，陆战第二十四团3个营同时向382号高地发起猛攻，很快陷入日军交叉火力网之中。二营营长理查德·罗斯韦尔中校派E连的一个排和两辆坦克从右侧迂回，此时理查德·莱克少尉率领的一个排已经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激战。E连本次进攻代价巨大：连长罗兰·凯里上尉被机枪打伤后撤出，接替指挥的副连长帕特·多尼安上尉很快被迫击炮弹炸伤。排长斯坦利·奥斯本中尉刚刚接过指挥权，连部就被1发迫击炮弹命中。奥斯本中尉当场阵亡，多尼安上尉左腿被齐膝炸断，另外1名军官阵亡、2人受伤。全连仅剩的军官莱克少尉责无旁贷接管了指挥。在沃尔特·里德隆上尉F连的支援下，E连终于在15时30分顽强攻克382号高地。同日，陆战第二十五团的攻击令人失望，只有沿东海岸进攻的三营向前推进了300米。

在战线左翼，陆战第二十八团继续猛攻362-A高地，他们得到了师属第十三炮兵团全部火力的支援。第五工兵营用推土机填埋了部分反坦克壕，14时第五坦克营C连接替B连投入进攻。在“西岭”山脚下，1发炮弹将夺取折钵山的功臣、二营营长约翰逊中校炸得粉身碎骨，“他的锁骨在这儿，另外一段在那儿”。中校保管的那面旗帜也被收缴了。副营长皮尔斯少校火线接替营长职务，率部在天黑前拿下了362-A高地。当天，缓慢推进的三营摧毁了多达68处洞口。当天负责右翼的陆战第二十六团收获最大，推进450米后接管了陆战三师当面362-B高地的战斗。

当晚，陆战第二十八团一营的威廉·哈里尔中士和卡特一等兵藏身于“西岭”山脚的一处散兵坑，监视日军随时可能发起的夜袭。当晚小雨淅淅沥沥，两人轮换着一人休息，一人警戒。卡特忽然发现前方出现了可疑身影，便轻轻推醒了哈里尔，两人一起朝可疑目标快速射击，接连打倒了4名日军。卡特的枪械出现了故障，只好转回去取另一支枪。2名日军士兵接近了哈里尔的散兵坑。其中一人将手榴弹投到哈里尔身旁快速逃离，被他立即开枪打死。就在哈里尔捡起手榴弹试图扔回去时，它爆炸了。哈里尔的右手只剩一点儿肉还连在胳膊上，左腿也被弹片划伤，重伤的他晕倒在散兵坑里。几分钟后卡特归来，哈里尔也苏醒了。此时又有2名日军士兵来袭，卡特刺杀了其中一人，另一人被哈里尔开枪击毙。两人一直坚守到天亮，一队担架兵前来抬走了重伤的哈里尔。他们据守的阵地后来被称作“两个人的阿拉莫要塞”。卡特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双臂残疾的哈里尔则于1945年10月15日来到白宫，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颁发荣誉勋章。杜鲁门将勋章别在他的胸前，动情地说：“这枚小小的勋章对于你为国家所做的贡献而言，只是个极小的奖励，谨以此表示美国对你的谢意！”

哈里尔很快克服了残疾给生活带来的不便，他学会了用假肢打电话、驾驶汽车，甚至点雪茄。战后，哈里尔回到家乡得克萨斯州成为一名农场主，还是一家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专门为在战争中因伤致残的退伍军人提供帮助。

同一天晚上，陆战第二十六团一营下士查尔斯·贝利和2名同伴同样在“西岭”附近的一处散兵坑中据守。一股日军实施夜间渗透，他们的散兵坑中落下了一颗手榴弹。贝利立即纵身扑上，以自己的牺牲挽救了战友的生命，他同样被追授荣誉勋章。这天，仅陆战五师获得的荣誉勋章就多达5枚，可谓史无前例。

“分遣队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夺取硫黄岛机场，从那里起飞战斗机协助B-29的对日轰炸。原计划岛上机场的重建任务由雷蒙德·墨

菲少校的“海蜂”第一三三工兵营负责。但这支部队在登陆过程中伤亡惨重，只好由多米尼克·埃米利奥少校的“海蜂”第三十一工兵营接手。从24日开始，他们开始在查尔斯·克拉克中校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工兵营的协助下重修千鸟机场，仅用一天半时间就修好了一条长450米的跑道。施工期间，他们不时遭到北方日军远程炮火的打击。26日，陆战四师2架炮兵观测机顺利在这里降落。弗兰克·坎贝尔少校的“海蜂”第六十二工兵营很快也投入了整修行动。

2月28日，千鸟机场迎来了第一架受伤迫降的“复仇者”。3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四、第五观测机中队的16架飞机从护航航母“威克岛”号移师千鸟机场。3月3日，从塞班岛飞来的一架C-47运输机安全降落在千鸟机场900米长的跑道上，机上满载急需的药品和邮件。路透社女记者芭芭拉·芬奇步出机舱，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大惊失色：“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他冲上前去将女记者推到一辆吉普车底下。3月4日，马尔科姆·麦凯中校驾驶1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在千鸟机场，机上运载着前线急需的2.5吨迫击炮弹。从这天开始，美军开始直接向硫黄岛空运物资，补给效率远远超过了空投。

3月3日，陆战第二十四团从382号高地乘胜前进，向东北方向日军严密布防的山区突进了350米。陆战第二十三团接替前一天伤亡惨重的陆战第二十五团，但仍对“火鸡高地”和“半圆形剧场”束手无策。4日，陆战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五团的进攻毫无结果，仅陆战第二十四团向前推进了100米。

东方不亮西方亮，陆战五师当天的进攻意外取得了重大进展。陆战第二十八团经过2个小时激战攻克“西岭”，左翼沿海岸推进达500米之远。陆战第二十六团二营、三营对362-B高地发起猛攻，中路二营F连在第五坦克营B连的支援下突破了日军防线，穿越一片开阔地后向前推进了600米。D连和E连接替高地正斜面上的陆战三师九团三营，16时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肉搏战。虽然付出了两位连长伤亡的代价，他

们还是牢牢控制了高地，当晚消灭了100余名试图偷袭的日军。至此陆战五师伤亡人数高达4960人，罗基少将不得不将部分炮兵、师部参谋、文书甚至炊事员临时编入一线部队。

连日进攻使美军各部疲惫不堪，4日，3个陆战师的攻击全线陷入停滞。突如其来的大雨对日军来说如天降甘露，却使美军的士气完全跌入谷底。当天17时，3位少将师长同时接到了施密特少将发来的命令：“除有限几处阵地邻近地区之外，各部5日暂停进攻，休整一天，为6日的进攻积蓄力量。”

这道命令受到了前线部队的一致欢迎。“好吧，我们会一直揍他们，”凯茨少将对谢罗德记者说，“他们不可能永远撑下去，我们会不停地压迫他们，直到把他们彻底压垮！”

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硫黄岛的特殊价值已在4日下午得到体现。近海的一艘船上，美军一名无线电联络官突然收听到一个要求提供紧急帮助的信号：

“你好，门柱，我是奈·艾伯！我的飞机出现故障，能告诉我硫黄岛的方向吗？”

“你好，奈·艾伯，我是门柱，”联络军官回答说，“你是谁？”

“我是‘怪物’，我的飞机需要紧急降落，请尽快给我明确指示！”

“怪物”是B-29的隐语。毫无疑问，这架肯定遇到了麻烦的“超级空中堡垒”，正在试图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在快速检查空中海上密码索引证实来机的身份之后，联络军官第一时间向B-29发出了硫黄岛的详细位置。

“我们看见它了，看见它了！”飞行员呼喊道。

“知道了，离167号目标28英里，你想迫降海上还是在岛上降落？”

“我们想降落在陆地上。”

远方飞来的正是1架B-29，“黛娜·迈特”号隶属第九轰炸机大队第一中队，刚刚轰炸完东京向关岛返航，途中因副油箱转换阀门失灵需要紧急降落。当弗雷德·马洛中尉驾机飞越折钵山时，映入他眼帘的是肮脏不堪的千鸟机场，他开始怀念关岛那2600米长的沥青跑道了。两次接地失败之后，第三次马洛终于使飞机沿折钵山的西部边缘降落下来。飞机在跑道上扬起了大片尘土，一侧机翼刮倒了一根电线杆，落地后滑行900米才徐徐停下，前方只剩下150米跑道。当它停止滑行关闭4台引擎之后，约200名陆战队员和“海蜂”工兵围了上去。B-29的到来成为这场血腥战役令人难忘的里程碑，对岛上美军官兵的士气也是一个巨大鼓舞。它展示了这场血战的宏伟目标——在能够轻易轰炸东京的距离上夺取一个航空基地。

飞机故障是由一个燃气阀引起的，它很快就被修好了。30分钟之后，“黛娜·迈特”号再次升空飞往关岛，马洛中尉等11名机组人员衷心为岛上奋战的同伴们献上祝福。可惜一个月之后，马洛机组除一人外都牺牲了——一些人死在日本的川崎，其余则在提尼安岛降落时坠机身亡。

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后甲板上，斯普鲁恩斯上将满意地看到了岛上的这一幕，一向紧绷着的脸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这证明他向金和尼米兹提出占领硫磺岛的建议是正确的，小岛的价值从这一刻开始体现，陆战队员们的巨大牺牲没有白费。

3月6日，在欧内斯特·摩尔准将的率领下，第十五战斗机大队的28架P-51“野马”以及第五四八夜间战斗机中队的12架P-61“黑寡妇”进驻千鸟机场。3月8日和9日，海军陆战队第二四二鱼雷机中队飞抵硫黄岛。美军护航航母编队终于可以撤出战场，今后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由陆基航空兵承担了。3月20日、3月23日和5月11日，摩尔准将分别得到了陆航第五四九夜间战斗机中队、第二十一战斗机大队和第三〇六战斗机大队的增援。

美军的三路进攻大大削弱了日军的防卫力量。6日当天，栗林清点了自己的队伍，发现可战之兵只剩下约4100人，65%以上军官战死，大部分火炮和坦克已被摧毁。虽然官兵士气依然很高，但高温下饮用水的极度匮乏使他们生不如死。午前，栗林通过父岛电台向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发出了一封长电文：

“我部正在尽一切努力消灭敌人。但是我们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火炮、坦克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军官。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大困难。因我司令部及通信中心已完全暴露在敌军之前线，我们与东京的联系随时会被切断。当然，还有一些据点能坚持若干时日，打拖延战。即使这些据点溃灭，我们也希望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到底。对不能成功保卫本岛，我们确实深感遗憾。

“卑职相信，敌人将从本岛入侵日本本土。本人非常遗憾，因我能想象到帝国的惨状。然而，我能聊以自慰的是，我部官兵与拥有许多坦克、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寸土必争的战斗，遭到难以形容的狂轰滥炸后，都死无怨言。

“虽然卑职死期已临，我们仍镇静地祈求神，保佑祖国前途美好。由于战局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无线电通信可能断绝，我现在谨向上级长官和同僚将佐致歉，本人未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敌军入侵。我确信祖国永远不会毁灭，我的魂魄将始终攻击仇敌，永远保护皇土。

“最后，我谨向上级长官和同僚在我生时所给予的友好援助表示感谢。我还要说，直至最后时刻，我们与海军都合作得很好。”

接到栗林的电文之后，大本营向岛上日军残部发出激励电文，表达了“政府、军方及国民对他们顽强战斗的钦佩之情”。市丸回话说：“敌人正在全力攻击我们，但我们一定会发起反击。”栗林更是口出狂言：“如果没有飞机轰炸和军舰炮轰，我们丝毫不惧美军区区三个陆战师的攻击。如果能够得到海空支援，我一定能守住这座岛屿。”对栗林看似非常合理的请求，陆军高层只能回以“沉默是金”。只有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回电市丸：“我非常遗憾，除全力用潜艇助战和一些航空支援外，我们无法向硫黄岛派出水面舰艇。不过着眼于大局，我衷心希望你能保持平静，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奋战。”市丸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得到增援，此时索性接受现实安心等死，能熬一天算一天。

5日美军攻势暂停，三个陆战师开始休整、补充兵员和装备。弹药和补给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后方刚落成的面包房给一线官兵送来了热腾腾的咖啡和甜甜的面包圈。施密特少将要求各炮兵营节约炮弹，因为弹药储存量已下降到令人揪心的程度。这种看似合理的要求对美国大兵来说注定不会起到多大作用，节约概念在他们脑子里从来没有停留过。一些伤亡过大的部队被替换下来，美军占领区内到处隐藏着小股渗透的日军或躲过搜查的残兵，他们随时会钻出坑道发动袭击，返回后方休整的人员也要时刻保持警惕。没人将暂时停战的消息通知日本人，来自北方的日军炮弹仍不停向美军阵地倾泻。当天美军的伤亡高达400人，2辆坦克毁于地雷和日军反坦克炮之手。陆战第二十七团一营营长约翰·巴特勒中校乘吉普车到前线检查防务，日军的1发炮弹将他连人带车送上了天。

3月6日，美军继续发起进攻。提供地面炮火支援的12个炮兵营在67分钟时间内射出了22500发炮弹，最近的仅落在美军出发线100米之

外。海军的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打出了50发360毫米炮弹、400发203毫米炮弹和四位数的127毫米炮弹。从护航航母上飞来的“复仇者”和“海盗”向日军阵地扫射并投下凝固汽油弹。陆战五师8时开始的进攻很快遭到日军的阻击，陆战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七团仅向前推进了50~100米，陆战第二十八团更是未能前进一步。右翼陆战四师的攻击于上午9时发起，担任主攻的陆战第二十三团各营分别推进了100米至300米。日军士兵极少露头，他们牢记栗林的教诲，依托工事和堡垒对抗美国人的进攻，并通过地下通道四处机动。一名叫戴尔·沃利的陆战队员对此慨叹道：“362高地快被我们炸得从地图上消失了。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到处弥漫着烧焦尸体的糊味儿！”陆战第二十四团克服恶劣地形挣扎着前进了150米，陆战第二十五团基本原地不动，仅一营在坦克的支援下攻占了“查理犬岭”山脚下的南村。

中路的陆战三师同样未取得多大进展，仅陆战第二十一团一营向前推进了200米。在令人失望的战斗中，莫维中尉率三营G连的两个排艰难杀上一道山脊的顶部，他们欣喜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蔚蓝海面——莫维估计自己立足之处距大海“不到1/4英里”。好消息迅速传开，美军士气陡然为之一振。但是好景不长，日军很快发起了反攻，得到友军增援的莫维无法守住艰难取得的阵地，在付出两位数伤亡代价后被迫撤退。

当天，美军的最大利好是第一三三海军工兵营建起的6套海水蒸馏系统正式投入运营，这些高能耗设备可以把海水变成可饮用的纯净水，然后装进5加仑水桶送往前线。从这一天开始，每一名陆战队员每天都能领到3壶饮用水。与此同时，躲在洞穴或坑道里的日军淡水储存消耗殆尽，干渴已成为他们除美军之外的最大敌人。

部队休息了一整天，随后发起的孤注一掷的攻击竟然未能撼动日军分毫，厄斯金少将有点出离愤怒了。一切表明，迄今为止美军所采

取的战术完全无法让对面的日军屈服。厄斯金少将认真总结了之前的作战：美军往往是以舰炮和陆基炮兵轰击作为新一轮进攻的前奏，此时日军却躲在深洞里一声不吭，等炮击停止后再快速进入阻击阵地，速度之快几乎可以用分秒来计算，导致美军步兵的地面进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痛定思痛，厄斯金少将决定打破常规，冒险对日军重兵把守的362-C高地发起一轮夜袭。开战以来，这种战术一直属于日本人的专利，美军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厄斯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不定能收到奇效。他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施密特少将的批准，受命执行夜袭任务的是哈罗德·伯恩姆中校的陆战第九团三营。

伯恩姆中校在电话中对副团长斯莫克中校下达的命令提出异议：“截至目前，我还从来没有观察过362-C高地的地貌呢！”斯莫克中校保证说，一营营长豪泽少校会给他介绍相关情况，“别担心，豪泽一下午都在观察地形，他会对你说明白的”。伯恩姆带领3位连长来到了一营指挥所，豪泽少校向前方大约270米外的山头一指，说那里就是他们将要进攻的目标。伯恩姆对此半信半疑，“不会吧，你的阵地离那座山头太近了”。但是豪泽一口咬定，362-C高地就是前面那座山头，他的几位连长均表示认同。伯恩姆只好据此制订作战计划。

预定攻击发起时间为3月7日清晨5时。陆战三师司令部里，到处弥漫着焦灼不安的紧张气氛。大家不停地翻腕看表，厄斯金每过几分钟就要询问一次前线的情况。远方传来的炮声放在以往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此时都会引起众人脸上肌肉的抽搐。由此看来，美国人的心理素质确实比不怕死的日本人差多了。炮兵联络官和海军约定，当晚位于近海的驱逐舰千万不能释放照明弹。此时天空忽然升起的一颗照明弹让厄斯金少将勃然大怒：“所有照明射击不是都停止了吗？给我把负责海军炮火联络的家伙叫来！”原来那颗照明弹是应陆战四师的要求临时发射的，凯茨少将并不知道友军当晚要发起夜袭。

凌晨5时，陆战第九团三营隐秘出动，摸黑前进360米后突然发起冲锋，用轻武器和火焰喷射器消灭了大量在山洞里酣睡的日军。直到5时30分，日军的一挺轻机枪才匆忙打响，迅速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消灭。6时前后，伯恩姆中校报告夜袭大功告成，二营成功占领了362-C高地，消灭了大量慌不择路逃出坑道的日军。厄斯金闻讯仰天大笑，众参谋纷纷击掌相庆。美军以日本人惯用的夜袭战胜了敌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快变成“姑苏慕容复”了。

乐极生悲！天色渐亮，发回捷报的伯恩姆中校突然发现，三营占领的只不过是331高地，真正的目标362-C高地竟然还在前方230米开外。硫黄岛各山头暗夜中看上去非常相似，伯恩姆搞错也情有可原，再说那个目标是一营豪泽少校指定的。牛皮已经吹出去了，7时15分，三营只好硬着头皮向真正的362-C高地发动强攻。他们遭到前方、两翼高地上日军火力的联合打击，伤亡惨重。伯恩姆中校知耻而后勇，率部于13时30分冲上了真正的362-C高地。山上日军没料到美军来得竟然这么快，在美军不要命的拼死冲锋下迅速溃散。歪打正着的伯恩姆中校算是捡了个大便宜。成功攻占362-C高地，意味着美军终于突破了栗林的第二道防线，日军防御体系的最终崩溃已成定局。

就在陆战第九团三营发起夜袭的同时，一营、二营在他们右翼摸黑前进了200米。天色放亮，他们遭到西竹一战车第二十六联队残部的猛烈阻击，二营一度被日军切断退路，直到次日才在坦克帮助下成功突围。

当天上午，罗基少将出动陆战第二十六团一营和三营H连，向西村部落北面一个9米高的小山梁突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摸上了山顶，打死了几名没来得及逃跑的日军。就在美军为意外收获得意之时，整座土丘突然在一声巨响中山崩地裂，无数陆战队员被抛上天空，当场阵亡者达43人。早在3月4日，栗林已决定将指挥部向北转移，这场爆炸正是他设计的。陆战第二十六团三营主力发动

的进攻仅推进150米就戛然而止，伤亡巨大。中路出击的陆战第二十七团二营顺利推进一段距离后陷入山岭沟壑之间，在日军两个方向机枪火力的打击下伤亡惨重，试图迂回包抄的一个排几近覆没。陆战第二十八团三营和暂归他们指挥的陆战第二十七团二营意外取得了最大战果，在恶劣地形中一口气推进450米，拿下了日军未设防的215号高地。他们距北方海岸线仅剩690米，胜利已经近在咫尺。

当天，右翼陆战四师的攻击成果不大。清晨7时刚过，日军1发炮弹落入陆战第二十三团二营指挥所，营长戴维森中校及副营长等人受伤，通信军官阵亡。副团长迪伦中校临时接过了二营指挥权。陆战第二十三团当天仅取得140米进展，陆战第二十四团推进不到50米。陆战第二十五团索性放弃进攻，转身有条不紊地摧毁那些被绕过的日军工事。

3月8日，施密特少将下达给3个陆战师的命令异常简洁：“继续进攻，占领岛屿剩余部分。”战线左翼，陆战五师第二十七团团团长沃纳姆上校调来推土机为坦克开道，二营在坦克支援下缓慢推进了100米，沿途摧毁了数个日军火力点，E连报告在最初2个小时战斗中击毙日军75人。职业橄榄球明星杰克·拉默斯中尉率领他的排冲在最前面。一颗冒烟的手榴弹突然落在他的脚下，拉默斯迅速捡起来掷还日军。又一颗手榴弹在拉默斯的身边炸响，他的肩膀被弹片炸伤，但仍举枪将2名日军击毙。受伤的拉默斯继续率领部下冲锋，突然间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烈火硝烟将他的身影完全淹没了！

硝烟散尽之后，战友们发现拉默斯竟然还活着，他高大的身躯忽然矮了一大截。起初大家还以为他站在一个弹坑里，实际上拉默斯的双腿已经被炸飞。几名战士飞奔到他身边。看到排长痛苦不堪的样子，一名士兵甚至悄悄说，“索性补一枪让他解脱算了”。拉默斯拖着血淋淋的断肢，大声激励战友：“继续前进，不要停！”下午晚些时候，在陆战五师战地医院，拉默斯用一只胳膊艰难地支起身体，告

诉军医格雷厄姆·埃文斯：“医生，看来纽约巨人队要失去他们最好的队员了。”黄昏时分，拉默斯因伤势过重阵亡，他后来被追授荣誉勋章。

相比沃纳姆的部队来说，格雷厄姆上校陆战第二十六团遇到的麻烦更多，一营不得不在黄昏时分放弃白天艰难取得的330米战果。当天，利弗塞奇上校陆战第二十八团取得了可喜进展：二营沿海岸的突击几乎未遭遇像样的抵抗，一口气向前推进450米，一营也取得了270米收获。

夜袭战术虽然有效，但毕竟不能天天使用。8日当天，厄斯金少将的陆战三师以常规战术继续发起进攻。左翼陆战第二十一团一营在9辆坦克的支援下推进了270米，其余两营进展一般。陆战第九团三营从362-C高地向海滩突进了360米，日军抵抗越来越微弱。

当天，右翼陆战四师的主攻方向转为东南。6时20分开始攻击的陆战第二十三团起初只遇到轻微抵抗，朝东南方向的立岩鼻推进了数百米距离。陆战第二十四团遭到的抵抗要顽强得多，当天取得的进展微不足道。最右翼陆战第二十五团的3个营并未发起进攻，继续巩固原有阵地，以防日军绝境下的突然反击。天气异常阴冷，当陆战队员蜷缩身子准备在散兵坑中过夜时，之前一直龟缩不出的日军竟然发起了孤注一掷的疯狂反扑。

美军累得气喘吁吁，对面的日军同样筋疲力尽。8日傍晚，栗林再次向东京汇报了当天战况：“玉明山和北据点的我军部队仍在坚守阵地，一直在大量杀伤敌军。他们的战斗英姿足以令人相信，国家的胜利必将得到天佑。”2个小时后，栗林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非常抱歉，我们竟然让敌人占领了帝国的一片领土。但官兵们的英勇作战让敌人遭受重大损失，令我欣慰。”

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千田认为，局势已经毫无希望。虽然栗林严令禁止发起自杀式攻击，千田还是与海军的井上商定，以手头残存的800人在8日18时发起一次全面反击，穿越元山和千鸟机场冲上折钵山，在山顶重新升起太阳旗。井上是性格刚烈的剑道高手，一直对栗林的防御战术嗤之以鼻。在未向岛上海军最高指挥官市丸汇报的情况下，井上毅然决定率部和千田一起发起“玉碎攻击”，夺回折钵山。

在向栗林发出总攻击的请示之后，7日傍晚，头缠带有太阳旗图案白头巾的千田将下属各部指挥官召集到旅团司令部所在山洞，宣读了总攻击命令：8日18时，先用榴弹炮、火箭炮和迫击炮轰击当面美军阵地，然后各部向折钵山发起总攻。海军从两翼实施炮火支援，“我本人将始终冲在诸位之前”。众军官把一杯水彼此传递，用干杯表示接受命令。千田拱手谢过众人：“这些日子，诸位辛苦了。”

对那些无法移动的重伤员，千田要求参会军官向他们讲述目前的战况，请他们在攻击发起后自行了断。各部队指挥官商定不劝重伤员自杀，只给每人发放一颗手榴弹。重伤员们在接过手榴弹的那一瞬间仿佛明白了什么，纷纷流着眼泪向长官点头。山洞里到处弥漫着末日来临前的悲壮气氛。

接到千田的请示之后，栗林愤怒复电“立即中止‘玉碎攻击’”，各部继续坚守现有阵地。栗林特意强调，“离开山洞，只会加速岛屿的陷落”。但陆海军的通信联络已完全断绝，千田无法将命令及时传达给井上。况且以井上的脾性，即使接到这种命令也不会执行。在附近的一处山洞里，大曲觉少尉——他尚不知道自己已经在3月1日晋升中尉——召集了自己的所有部下：“今天18时突击南方之敌，经硫黄岛神社从西海岸迂回南下，一举收复折钵山。”

8日傍晚，美军陆战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阵地前方出现了一些轻微骚动，没有明显迹象表明晚上将有异常情况发生，日军类似小规模袭扰美国人见得太多了。23时，无数日军士兵幽灵般钻出山洞，向美军阵地匍匐前进，他们中很多人在生命最后几星期里没有见过太阳。每名日军士兵携带步枪1支、手榴弹5颗、干鱼片1条和饮水1壶。剑道高手井上比任何人都更牵挂折钵山，美国人的星条旗正在那里高高飘扬。他告诫身边的士兵，进攻目标是折钵山，沿途要尽可能多地破坏敌人的飞机。

日军并非像往常那样号叫着冲过去，而是试图做大规模渗透。23时30分，日军潜行至陆战第二十三团二营指挥所前方仅10米处，突然一齐起身投掷手榴弹，随后高呼“万岁”，挥舞刺刀向美军阵地冲去。高度警惕的美国陆战队员立即以机枪、步枪和迫击炮成片“收割”日军，后方炮兵和近海驱逐舰连续发射照明弹，让日军士兵无处可藏。井上高举军刀狂呼：“万岁！冲啊！”这是一名日军俘虏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另一名俘虏则遗憾地说：“可惜他没能冲入美军阵地就倒下了，无法施展高明的剑术。”

黑暗中到处都有激战发生，战斗甚至波及邻近的2个陆战团。当晚仅二营E连就消耗了20箱手雷、200发迫击炮弹和200发照明弹，近海军舰也射出了193发照明弹。战至次日凌晨1时，美军一度出现了弹药短缺。一辆吉普车拖着一车弹药及时赶到，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经一夜激战，除西大筱大尉——他是3月1日刚刚晋升大尉的——率约200名残部退回玉明山外，其余日军悉数被歼。当3月9日的太阳徐徐升起时，564具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卧在美军阵前，其中也包括头缠白布的井上，至此日本海军硫黄岛守备队不复存在。战斗中美军阵亡90人、受伤257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日军不贸然出击，美军歼灭这些人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伤亡和更多的时间。

大曲的部队被美军火力完全压制。黑暗中，他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只能朝枪声稀疏处奔跑。众人不停地卧倒奔跑，奔跑卧倒，连一枪都没来得及放。黎明时分，大曲发现前方黑暗中闪出了一个身影。他喊出口令“决死”，对方回答“敢斗”，证明双方是友非敌。和大曲对话的是据守万部落地下坑道的战车第二十六联队的一名哨兵。

“喂，大曲，你小子还活着呀！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不知何时，这里已聚集了十几名走散的海军士兵。向大曲喊话的是他的同学吉田健一和中村穰。能在这里戏剧性相聚，这同学缘分也算够深了。

对面坑道里一名陆军军官伸出头来，大声呵斥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胡乱走动，会妨碍作战的！”大曲说自己属于海军硫黄岛守备队，根据昨晚的总攻命令从敌阵中突围来到这里的。“我是战车第二十六联队斋藤大尉，总攻命令已经取消了。”大曲闻言怒不可遏，指责陆军是怯战，想临阵脱逃。两人的争吵惊动了战车联队的一名少佐军官，他解释说不再有什么总攻了，“栗林军团长已经取消了千田少将的命令”。

随陆军进入坑道之后，大曲见到了联队长西竹一。他知道西是个大名人，奥运会马术金牌的获得者。“现在大家已经没有陆海军之分了，”西诚恳地说，“我请求你们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大曲仍然不相信总攻已经取消，坚持要出去参加战斗。“如果谁要想死，”西说，“随时可以去死，这里离美军阵地只有50米。”

大曲气呼呼地离开了山洞，等他把手下集合起来时，天已大亮。他发现当晚同伴们发起夜袭的区域已经变成了堆尸场：“我见到很多没有四肢的尸体，数不清的腿、胳膊、手，还有内脏散落在岩石上。”大曲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山洞，决定率部在西竹一的指挥下战斗到死。

3月9日清晨7时，陆战四师继续发起进攻。陆战第二十三团一鼓作气推进了300米，其余两个团的攻击仍然十分艰难，进展不大。由此看来，以守为攻的确是日军应该采取的最佳战术。但是脑子一根筋的日军并不这么想。虽然栗林严令中止前一天的“玉碎攻击”，但千田在审视了己方战力之后，仍然决定违令在当晚再次发起总攻击。18时，旅团炮兵将残存的炮弹全部砸向了美军阵地。由于弹药所剩无几，这轮炮击仅持续了几分钟。千田率残部倾巢而出，向美军阵地猛扑过来。千田站在右翼最前方，左手握手榴弹，右手高举军刀。

许多来袭者踩响了地雷，或者在试图剪断铁丝网时被击毙。尽管损失惨重且完全陷入混乱状态，但残余日军还是在当天23时30分冲入美军一线阵地。一名军官高呼“跟我来”，说完点着香烟挥舞军刀冲了上去，殊不知香烟的红火头正是美军绝佳的射击目标，他很快被美军子弹打倒。肉搏战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在留下几百具尸体之后，千田率剩余不到百人退回玉明山阵地或神山东海岸地区继续顽抗。千田的死亡时间存在不同说法。根据第二工兵中队中队长武藏野菊藏中尉的回忆，千田3月9日黎明时分在屏风山南端死亡。但也有俘虏日军供述说，千田及司令部成员从东海岸突破到东北方海岸，他本人战死于3月15日。

9日夜间，陆战四师幸运抓获了一名俘虏，他战前是日本一家大型报纸的出版商兼总编辑。这位显然文化程度不低的日本人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不是一场日本会赢的战争，它不可能赢，但它正在尽最大努力拖延自己的失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散兵坑中的陆战队员看到空中有一大队巨型战机呼啸而过。当天晚上，来自马里亚纳群岛的334架“超级空中堡垒”将把东京变成一片火海，后文详叙。

当天美军的最大成果来自中路的陆战三师。陆战第二十一团一营A连的保罗·康纳利中尉率领一支28人的小分队率先攻抵海岸。此时A连与18天前上岛的那支部队已经完全不同，原来的200多名队员只剩下不

到50人。陆战队员们用海水洗了脸，光着脚丫在海浪中嬉戏。日军迫击炮弹打了过来，众人赶紧躲到一处悬崖后边。康纳利用军用水壶装满海水送给团长威瑟斯上校，它旋即经厄斯金少将转交到施密特少将手中。水壶上贴着一张标签：“只供检查，请勿饮用。”到当天黄昏时分，美军已占领了一段宽800米的海岸。这一行动虽然不像折钵山竖旗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意义同样重大。它预示着岛北日军从此被分割包围在两个相互独立的狭小区域，最终的覆灭已指日可待。

陆战三师率先完成任务，让两翼的陆战四师和陆战五师很不服气，因为他们得到了超过一半的炮火支援。一些人甚至说，陆战三师是由一些争功好胜之徒组成的，他们不顾一切向前进攻，绕过了大量未攻克的据点，兄弟部队不得不跟在后边帮他们擦屁股，这的确属于实情。但是施密特少将认为，这是岛上各部队犯下的通病，不能因此过多去责备厄斯金。日军防御工事部署得如此周密，彼此之间有地道相连，想一次性将他们完全肃清是不可能的。况且人家陆战三师也不是直接下海坐船走了，而是转身帮助友军消除侧翼的威胁：陆战第九团向东转向陆战四师的负责区域，陆战第二十一团则向西转，与陆战五师夹击位于岛西的日军残部。

同日，左翼陆战五师第二十七团遭遇飞来横祸。中午刚过，一营营长杜里埃中校、二营营长安东内利少校一同到前线视察。杜里埃招呼不远处坐在岩石上的通信员跟上，年轻人刚刚迈出一步，就踩上了一颗埋在地下的152毫米炮弹，日本人已经把它改成了地雷。通信员被当场炸成碎片，杜里埃的左臂被一块巨大的弹片齐肘切去，左膝受伤。安东内利双眼负伤，耳膜破裂。两位副营长威廉·图贝尔斯顿少校和杰拉尔德·拉塞尔少校同时接过了指挥权。此前进展顺利的陆战第二十八团遭到当面山岭上日军的顽抗，寸步难行。

前线伤亡实在太大，罗基少将下令从炮兵第十三团、第十一两栖牵引车营、第五摩托化运输营抽调355人充实一线作战部队。3月10

日，陆战第二十八团向前推进了180米，陆战第二十六团只取得可怜的90米成绩。第二十七团虽然摧毁了许多洞穴和碉堡，但几乎没能前进一步。一天激战下来，陆战五师阵线和前一天几乎没什么区别。

10日取得最大战果的是凯茨少将的陆战四师。千田和井上前两天夜晚分别发起“玉碎攻击”，导致已无多少兵力守卫的日军防线在陆战第二十三团和二十五团的联合攻击下土崩瓦解。战至15时，陆战第二十三团向前推进了700米，距东海岸只剩最后500米。二营先头部队一举攻抵立岩鼻附近海岸，完成了对当面零星日军的分割包围。日军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据守15天之久的“半圆形剧场”“火鸡高地”“查理犬岭”阵地接连被美军攻克。在连续2个星期裹足不前后，陆战第二十五团一举向前推进了600米之远。

当天陆战五师取得的战绩不大，陆战第二十八团推进200米、第二十六团推进100米，第二十七团原地未动。他们前方是岛上日军最坚固的阵地——北之鼻海角。残余日军被分割进两个口袋，分别位于岛屿东北和西北海岸。东边突出部被陆战四师包围，千田和井上的反击失败之后，凯茨少将巩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北之鼻的崎岖海岸地带，美军将面临更多困难，栗林的兵团司令部就设在此地深处的地下堡垒中，持续数日的舰炮打击和空袭毫无结果。栗林手中还有战斗状况良好的3000名士兵，在这里，美军将遭遇登岛以来最后也是最顽强的抵抗。

困兽之斗

从3月11日开始，岛上的战斗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在美军三个陆战师各自负责的区域内，日军已不再有统一指挥，只能据守几个孤立据点各自为战。攻守双方完全搅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于海军舰炮和舰载机无法提供有效支援，连陆基火炮也逐渐无法使用。陆战队员只能在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下，使用手中的步枪或火焰喷射器一个个攻克日军的掩体，实现拿下全岛的最终目标。

为减少部队伤亡，陆战四师向日军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发出了劝降信。在信中，凯茨少将首先向联队长池田增雄及其部下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作战表示了敬意，然后说明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取得胜利毫无希望，再牺牲更多的生命毫无价值。凯茨承诺，如果池田和他的部队放下武器，美军将保证他们按国际法享受完全的人道待遇。劝降信送出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陆战三师推进区域内仅有的有组织抵抗来自日军战车第二十六联队，西竹一据守的最后阵地被美军以陆战第九团二营营长罗伯特·库什曼中校的名字命名为“库什曼口袋”。29岁的库什曼在日记中这样形容眼前的战斗：“最让人气馁的是，在雷鸣般的齐射炮火中，居然还能听到日本佬的机关枪声。很显然，我们的炮火没能摧毁敌人的掩体。我们的人只能凭借步枪、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把他们一个个从地底下或山洞中挖出来。”库什曼的营曾经有过两次更换全部排长的经历，兵力最少时锐减到仅200人。“当我发出冲锋命令时，没有人走出散兵坑，”库什曼说，“我拿起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跟他们来硬的，这才让他们出了坑，协同坦克一起前进。几乎所有步兵都是补充兵，他们完全没有和敌人近战的意愿。”

为支援陆战第二十一团三营的推进，美军将183毫米火箭炮安装在雪橇上，由坦克或人力拉到日军阵地前方实施齐射。他们发现尽管大

口径火箭弹的10轮齐射气势恢宏，但摧毁日军工事的能力非常有限，最终还要依靠工兵用炸药包挨个儿爆破数不清的山洞或坑道。到3月11日晚，“库什曼口袋”周长已被压缩至1300米。12日，美军装甲推土机为坦克开路，后者以精准炮火对日军火力点逐个“点名”。美军喷火坦克在战斗中大放异彩，在相对安全的距离上以烈焰烧死绝望的日军。到13日傍晚，“库什曼口袋”周长仅剩250米。

11日晚，躲在山洞中的大曲等待夜幕降临后前去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午夜时分，他背上一箱炸药幽灵般钻出山洞。在一条小溪附近，大曲发现了5具同伴的尸体。他爬进臭不可闻的尸堆之中，把血抹在军装和脸上，拉过死者的内脏盖在身上，准备趁美军坦克经过时与之同归于尽。装死的大曲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天，太阳晒得他浑身冒汗。尸臭令人恶心，绿豆大的苍蝇在头顶盘旋，甚至爬到了他的脸上，美军坦克却始终没来。天黑之后，大曲重新爬回山洞躲藏起来。第二天他重新回到战场上去，又在尸堆中度过了一天，痛苦地思考着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当晚他再次爬到山洞时，大部分幻想消失了。但有一点大曲清楚：他再也不想去当“人肉炸弹”了。

14日美军发起总攻，日军的抵抗依然顽强。上午，一辆美军喷火坦克被日军榴弹直接射入舱内，所有乘员非死即伤。从陆战五师借来的一辆喷火坦克经过特别改装后射程可达100米，当它从“库什曼口袋”一端开到另一端后，日军有组织抵抗终于宣告结束。

同日，继续向东进攻的美军在可以俯瞰东海岸的一处山脊遭遇顽强抵抗。拥有兵力和火力绝对优势的美军发现，这里的洞穴实在太多了。他们在攻击一个目标时，很可能被数米外另一个洞口突然伸出的枪支射出的子弹击倒。美军发现整座山岭已被日军掏空，建成了一座地下堡垒。陆战队员用火焰喷射器同时向各个入口喷火焰，终于迫使40名日军出来投降，他们中大部分是朝鲜劳工。但仅几个小时后，又有日军通过地道重新占据了这处坑道。

午夜时分，山岭下方突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座山岭几乎塌了下去。5名陆战队员被当场炸死，山脊上到处燃起了大火。一些陆战队员被火山灰和碎石埋到只剩下头还露在外边，要靠战友将他们挖出来。山洞中的日军士兵大部分被炸死或活埋，冒火蹿出的5名日军被打死在山脊上。天亮之后，美军才发现日军工兵在坑道内引爆了大量航空炸弹，所幸如此严重的塌方竟然只造成美军1人重伤。

在随后的两天里，陆战第二十一团一营、二营继续向北进攻，日军的抵抗一如既往地顽强，很多人抱着炸药包冲向美军坦克或步兵与之同归于尽。16日下午，上述两个营攻抵北之鼻附近海岸，他们随后的任务转为清剿残敌。当天傍晚，厄斯金少将宣布陆战三师负责区域内日军成建制的抵抗全部结束。

事实上有约450名日军在西竹一的率领下仍在顽强抵抗，他们中超过2/3是移动困难的重伤员。战役期间，西竹一曾命令把极为短缺的药品用于救治一名美军重伤俘虏，未能成功。在得知对面的日军指挥官竟然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西竹一男爵时，陆战三师情报参谋萨利·巴特利特少校主动叫停了进攻。两名俘虏通过高音喇叭试图劝降陷入绝境的西，称若不放下武器投降，“全世界都将为失去马术高手西男爵而万分痛惜”。美军的劝降语言是如此诚恳，以至于连对面阵地上的日军士兵都为之落泪。但西自始至终没有做出任何应答。

美军终止劝降发起强攻，西竹一的一只眼睛被手榴弹炸成重伤。19日，看到防御崩溃在即的西竹一，命令尚能移动的60余人突围。据俘虏供述，西竹一因受伤不愿拖累部下，于21日在银明水一带自杀身亡，死时手中还紧紧攥着赢得奥运会金牌时使用的那根马鞭，贴身口袋里装着“天王星”身上的一绺鬃毛。

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宣扬西竹一战死的“悲壮”：重伤的西最后拼凑出一个车组，驾驶一辆缴获的谢尔曼坦克在岛上到处伏击落单的美

军士兵，直到被敌军数辆坦克合围，西最后战死在被击毁的坦克上。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任何美军官方史料的佐证，更可能是日本人为了鼓舞士气而杜撰的“神话”故事。

西战死时年42岁，按规定追晋一级为陆军大佐。今天硫黄岛东海岸建有“西大佐战死墓碑”。西的爵位由长子西泰德继承，他后来出任硫黄岛老兵纪念协会副会长。西生前曾感慨理解自己的人太少，只有“天王星”才是“真正的知音”。西战死一周后，“天王星”也死了，仿佛有意去追随主人一般。

在战线右翼，陆战四师3月11日的任务已转变成扫荡残敌。清晨7时30分，美军2个陆战团同时出击。陆战第二十三团一路突破日军残余阵地，随后跟进的工兵部队使用推土机和挖掘机将发现的坑道口碾压、堵塞或填充，以防日军再次返回。这种战法后来被美军命名为“土木工程式”作战。当晚团主力顺利攻抵海岸，出动多支巡逻队围剿日军散兵游勇或遗漏的据点。

陆战第二十五团当天的推进遇到了不少麻烦，他们出发不久就遭到日军迫击炮和轻武器的联合阻击。下午抓获的一名俘虏告诉美国人，“包括千田将军在内的约300名日军士兵就藏在前方的山洞里”。12日早上美军暂停攻击，试图用扩音器进行劝降。令人略显尴尬的是，心理战小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无法在2个小时内启动那台为扩音器提供电力的发电机。团长拉尼根上校逐渐失去了耐心，9时下令发起强攻。交战区域极为狭小，以至于连坦克都无法提供炮火支援。发电机修好之后，美军一直努力试图劝降，无人应答。3月15日，美军终于在日军阵地的左翼取得突破。当天晚上，千田命令尚能行动的50多名士兵乘夜突围，6人被当场射杀后其余人员再次返回洞内。

16日清晨6时30分，陆战第二十五团重启攻势。美军很快发现，日军的阻击已毫无组织可言，只是小股部队依托阵地各自为战。美军两

个营势如破竹一路杀上了海滩公路，日军最后盘踞的据点被逐一攻克。上午10时30分，拉尼根上校向凯茨少将报告说，“我陆战四师负责区域内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美军认真检视战场，始终未能发现千田的尸体。有俘虏供述他头一天已自杀身亡。至此日军岛东最后两个据点分别被两个陆战师攻克，只剩下陆战五师对面由栗林亲自指挥的北据点了。发生在日军最后阵地上的战斗将更加血腥，更加残酷。

日军最后盘踞的区域面积约2.6平方公里，位于西北海岸的北部落和北之鼻之间，地形在整个硫黄岛上最为险恶，这里后来被美军命名为“死亡峡谷”。日军以他们的一贯效率在这里挖掘了大量工事，每座地下工事都有多个出口。即使一个或多个出口被美军封死，他们仍能够找到逃生之路。栗林早将这里当作了自己的葬身之所，提前于此储存了大量物资，如弹药、食物、淡水和药品等。只有司令部的少数人员才了解全盘防御部署，大多数士兵只知道自己负责的区域，根本不清楚栗林的兵团指挥部究竟在什么位置。其间，许多基层部队宣称要对敌人发动最后的“万岁冲锋”，但栗林严令他们坚守现有阵地，直至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每个人都想死个痛快，”栗林说，“但岛上每一名军人的职责是尽量活得久一些，重创敌人。”

坚守在山洞或坑道里的日军基本不会因为无休止的炮击或轰炸而死亡，但巨大的轰鸣声和爆炸冲击却无时不在敲打他们的神经。很多尸体无法掩埋，只好和活人待在一起，高温和通风不畅使洞中的恶臭始终无法散去。最让人难受的是缺水：人们开始无休止地谈起水，谈起家乡的山泉和小溪，地面上任何一点儿水渍都会立即被干渴的士兵吮吸掉，一些人去舔舐岩石上的水滴，甚至喝自己的尿液。第二十独立炮兵大队的一名士兵说：“我想我永远也忘不掉夜晚隧道地面上积聚的雨水有多甜，我们紧紧趴在地上，就是为了能喝上一口。”

3月11日，陆战五师在陆战三师第二十一团的策应下对北之鼻发起最后的攻势。由于其他各处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基本结束，罗基少将获得了所有12个炮兵营、飞机和舰炮的火力支援。在例行半个小时炮火准备之后，陆战第二十八团的3个营在左翼，陆战第二十七团的3个营及配属作战的陆战第二十六团一营从右翼同时发起攻势。最后的战斗恰似之前遇到各种困难的延续，恶劣地形让这些困难进一步加剧。日军无路可退，他们的殊死抵抗使美国人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当天右翼美军艰难取得了180米进展，左翼面对日军重兵据守的山岭仅前进了不到30米。21时，数十名日军猛攻陆战第二十八团防线，在迫击炮的反击下扔下26具尸体后仓皇撤退。

3月12日天刚放亮，美军的攻击就再次发起。飞机投下的一颗227公斤炸弹未能命中目标，落入了附近一处洞穴。很快与这处洞穴连接的一系列坑道口都喷出了火焰和浓烟。一颗炸弹击中另一个洞口，剧烈爆炸使200米外的好几处洞口都升起了烟尘。当天陆战队员的推进是前一天战斗的粘贴复制。日军的诱敌深入战术运用得越发娴熟，最后幸存的这些老兵个个冷静异常，往往等待最佳时机来临才突然开枪，几乎每一声枪响都会有人应声倒下。得到坦克支援的第二十七团一路摧毁了18座碉堡，回头望去才发现不过推进了几十米距离，陆战第二十八团几乎寸步难行。当天下午，第五两栖军直属侦察营B连的6名军官率94名士兵登上了硫黄岛以西近海的两个小岛釜岩和监狱岩。虽然岛上有日军曾经出过的痕迹，但少许守军显然早已撤走。情报部门报告施密特少将：“仍有超过1000名日军士兵在防御岛屿北端，那里人力、武器和弹药似乎并没有短缺。”

日军的殊死抵抗让美军的伤亡数字持续攀升。各连普遍萎缩到排级规模，军官伤亡比例高得惊人，很多连队只能以少尉或上士代理连长。陆战第二十六团二营军官伤亡率高达108%。从后备部队抽调的14名军官奉命去接替那些阵亡或受伤的人，他们中有10人在随后的战斗

中伤亡。陆战第二十八团一营B连先后更换了8任连长，陆战第二十四团三营I连登岛的133名步兵只剩9人。伤亡最大的当数陆战第二十八团二营。该营登陆日上岛1400人，其间陆续接受了288名补充兵，总计1688人中伤亡竟达1511人，仅177人最后活着走出硫黄岛。这177人中有91人至少负伤过一次，是被治愈后重返前线的。

13日上午，陆战第二十六团的一支巡逻队险些抓到了栗林，他们逼近到距日军兵团指挥部仅十几米的距离。一名日军传令兵听到不远处传来了美军的脚步声，一名陆战队员的身影很快被投射到山洞入口处。这名传令兵机警地吹灭了蜡烛，在栗林身上裹上了一条毛毯。

“谢谢。”栗林轻声说，然后他披上毛毯走入洞穴深处。几名美军陆战队员进入山洞，向前摸索了一段距离，他们中有一个人手持火焰喷射器。他们没走多远就停住了，最终转身离开了山洞。躲在暗处的传令兵长出了一口气，栗林侥幸逃过一劫。

3月14日，日军的抵抗较前一天有所减弱。罗基少将命令陆战第二十八团原地固守，陆战第二十七团在推土机和喷火坦克的支援下从东向西攻击日军的薄弱环节，一举取得了500米进展。中午时分，5架美军战机轰炸和扫射了陆战第二十七团三营前方的日军阵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日军盘踞据点之小已使他们因怕误伤友军而不敢轻易出手。厄斯金少将的陆战三师奉命前来增援。罗基少将认为，岛上血腥的战斗即将结束。

在率舰队向乌利西环礁返航之前，斯普鲁恩斯登岛看望了作战部队。他和陆战队员们亲切交谈，小伙子们好奇地看到，眼前这位瘦弱男子的衣领上，有他们从未见过的四颗将星。当斯普鲁恩斯和参谋长戴维森少将准备离开时，一名陆战队员鼓足勇气问道：“将军，您认可我们在岛上的战斗吗？”“非常认可！”斯普鲁恩斯不假思索地回答。

在施密特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斯普鲁恩斯到战地医院看望了伤员。“看到他们痛苦不堪的样子，”他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特别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残疾，使我对作战成功失去了很多乐趣。”在认真考察了日军的防御工事之后，他认为只能使用步枪或火焰喷射器才能最终将敌人消灭，不论海军发射多少舰炮炮弹都无济于事。但是以霍兰为首的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都不接受这种观点。

为了平息国内民众对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的恐慌情绪，3月14日上午9时30分，第五两栖军司令部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提前宣布美军已占领硫黄岛。一小队陆战队员围着一个被摧毁的日军碉堡立正列队，一名上校军官代表尼米兹上将宣读了告示：“本人指挥的美军部队已经占领了火山列岛中的硫黄岛和另一处岛屿，日本帝国政府在该岛的权力到此终止。”这一情形的讽刺意味有目共睹，从岛北清晰传来的隆隆炮声完全压住了上校的声音。“海军上将以为他在和谁开玩笑呢？！”刚从前线撤下来的鲍勃·坎普贝尔二等兵讥讽说，“我们仍然在流血牺牲！”

参加仪式的高级军官包括海军的希尔少将，海军陆战队的霍兰中将、施密特少将和3个陆战师的师长，以及代表陆军卫戍部队的詹姆斯·切尼少将。在众人的注视下，折钵山山顶那面已被吹破的星条旗缓缓降下。3名陆战队员爬上了碉堡，将一面崭新的旗帜拴在一根长24米的杆子上。号兵吹响了小号，旗帜在乐声中徐徐升起。仪式结束后，众人默不作声转身离开，没有人交头接耳。霍兰含泪告诉副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打过的最艰苦的一仗！”

霍兰本人的处境非常不妙，他的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由他参加的战役总是死人多多——而他自己又不能亲自上岛指挥战斗。由于性情太过暴躁，“号叫的疯子”甚至无法赢得自己下属的爱戴或尊重。事实上参战部队并不欢迎霍兰插手战术指挥，正如施密特少将所

言，“他参加这次远征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我在战斗中发生意外”。

在战役的前半阶段，特纳让霍兰待在自己的旗舰“埃尔多拉多”号上，只允许他偶尔上岸“视察”战况。3月8日特纳离开之后，霍兰只好将人员很少的司令部转移到希尔的旗舰“奥伯恩”号两栖登陆指挥舰上。他的情绪极为沮丧，大部分时间待在舱室中沉默不语。希尔很同情这位将军，有时会坐下来和他一起玩一会儿克里拜吉牌。霍兰清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战斗，下一步不管是进攻冲绳还是日本本土，地面作战都将由陆军担纲。美军在硫黄岛升旗的第二天，霍兰率众幕僚乘飞机离开，在关岛稍作停留后直接飞往珍珠港。1945年7月，在将太平洋战区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职务移交给罗伊·盖格中将后，霍兰回到他无比熟悉的加州彭德尔顿军营，继续负责训练业务。1946年5月，霍兰结束了41年戎马生涯，晋升上将后从海军陆战队正式退役。1967年1月12日，霍兰病逝在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医院，终年85岁。

当晚在离美军升旗不远的一处山洞里，日军也进行了一面旗帜的处理仪式。傍晚时分，栗林派传令兵前往位于北野岬南部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指挥部，询问池田手下还有多少人。传令兵很快带回了消息，“池田大佐身边只剩6个人了”。栗林让传令兵再辛苦一趟，命令池田焚毁军旗，“千万不能让它落入美军之手”。3月5日已经重伤的池田纠集了身边的几名部下，当着他们的面将联队军旗点火烧毁。

3月15日，东京广播电台向岛上最后的守卫者播放了《硫黄岛之歌》，以激励他们战斗到底，光荣“玉碎”。这首歌是由一群来自栗林家乡长野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合唱的，歌中唱道：

天地苍茫，恶浪滔滔。

岛屿如磐，声震群魑。

忠勇之士，捍卫国门。

旭日初升，硫黄之岛。

即使没有东京的激励和家乡的歌声，栗林也会率部下和美国人决战到底。当天凌晨2时，超过100名日军企图渗透陆战第二十七团三营阵地，15人被当场击毙。另有一小股日军悄悄逼近陆战第二十六团二营阵地，并向美军投掷手榴弹。黎明时分的一场战斗发生在陆战第二十六团三营防区，大约30名日军企图潜入北之鼻西南的洞穴，他们中的半数被当场击毙。

15日昼间，陆战五师继续向前进攻。右翼陆战第二十七团向前推进了360米，只遇到日军轻武器的零星抵抗；中路陆战第二十六团只推进了180米；左翼陆战第二十八团当面日军依托山岭和峡谷顽强抵抗。当天栗林得到了一条令人惊喜的消息，飞上折钵山山顶的一颗炸弹将美国人的星条旗炸得不翼而飞，洞内的人为此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殊不知那面旗帜是美军主动降下来的，他们已在岛北升起了另一面旗帜。

16日，陆战五师继续压迫日军的最后据点，前来增援的陆战三师于14时攻抵岛北温泉滨海岸。日军的抵抗依然顽强，当天陆战第二十六团仅推进了180米。陆战第二十八团干脆按兵不动，耐心逐个消灭日军的火力点。战至当晚，陆战五师已阵亡2213人、受伤5959人，战斗力仅剩30%！当天18时，施密特少将宣布硫黄岛战役胜利结束。3个小时后，陆战第十三团射出最后一轮炮弹后从前线撤出，清剿日军残部的任务完全由两个陆战师的步兵承担了。这显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即使战斗已到了收尾阶段。

此时栗林手中的兵力只剩下900人左右，他们被包围在八海岸西端—北部落—天狗岩之间南北长700米、东西宽200米至500米的狭窄区域

内。栗林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16日17时35分，他向东京发出了他又一次认为是诀别的电报：

战局已到了最后关头。自敌人登陆以来，我部官兵之英勇敢斗足令鬼哭神嚎。卑职特别高兴的是，虽然我军装备不足，近乎赤手空拳，但仍与拥有海陆空绝对优势之敌屡做决死之战。然而我部官兵已逐个牺牲。卑职深感遗憾的是，竟然让敌人占领了帝国一块领土。目前弹尽水涸，尚存全体官兵将参加最后的总攻。想起祖国待我恩重如山，粉身碎骨亦毫不后悔。除非夺回本岛，否则帝国将永无宁日。我真诚希望，我的魂魄在皇军卷土重来时担任先锋。祈祷祖国必胜安泰，别矣，不朽！最后以下述拙作聊供一哂。

为国肩重任，今朝终得完。

弹尽粮亦绝，饮恨在九泉。

敌仇终未报，此身弃荒原。

但愿生七度，执戈再当先。

犹念一芥草，蓬生岛上时。

皇国将何在，此心不胜思。

栗林的上述说法显然犯了大忌，好像东京的领导没给他发武器似的。这封电报在东京报纸上出现时已面目全非，“装备不足”与“赤手空拳”之类字句都被删掉了，最后一句被改成栗林发誓发起“玉碎”进攻，“并与全体官兵衷心祝愿天皇陛下万寿无疆”。

16日22时，栗林下令以17日24时为最后期限，所有人员前往第一四五联队指挥部所在洞穴与池田会合。63岁的冈和三少佐奉命率5名通信兵留下，以兵团指挥部的名义不断对外发出电报以迷惑美军，策应主力部队转移。与冈一起留下的还有大约9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洞

外的美军仍在用高音喇叭不停劝降：“栗林阁下，你的士兵们难道不可怜吗？战争已经结束了，请快些放下武器吧！”日本人对此一概不予理睬。栗林通过无线电告诉父岛的堀江，“我们对美国人这种幼稚的伎俩嗤之以鼻，我们是永远不会投降的”。

当天下午，海军司令部的山洞里同样在焚烧密码本和机密文件，通信器材也被砸毁。傍晚，市丸集结了尚能战斗的约60名部下。“直至今日，”市丸说，“诸位克服重重困难，服从命令，与物资供应方面占压倒性优势之敌英勇作战。本岛失陷，意味着美国佬的军靴不久将踏上我们的国土。然而，诸君是天皇陛下的武士，切不可急于求死。要趾高气扬地活下去，尽量杀敌，为七生报国而战。谢谢。”

高级参谋间濑武次海军中佐上前一步，高声朗读市丸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信的英文版本是一名出生在夏威夷的通信下士翻译的，他的父母是广岛人，至今仍居住在檀香山。市丸在信中指责罗斯福“诬蔑日本是黄祸，是嗜血成性的民族，是军事集团的原形质”，同时指出是美国发动了战争，而不是日本。

“从你的所作所为来看，白种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正以牺牲有色人种为代价，独占世界之成果。为什么你们，一个业已繁荣昌盛的国家，要把东方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解放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呢？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要你把原属于东方的东西归还给东方而已。

“如果说要靠暴力来决定由谁来统治世界，那么战争就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就永远不会有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当你实现独占世界的野蛮目标时，请你记住，你的前任威尔逊总统就是在他权力顶峰时失败的。日俄战争时期，你的伯父对日本关照有加，对结束战争尽了最大努力，日本人对此无不知晓。作为他的侄子，现在的你同他有云泥之别，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守卫硫黄岛的我军官兵即使弹尽粮

绝，也会战斗至最后一人。即使这座岛屿不幸被你们肮脏的军靴践踏，我大和民族仍会降生七次为贯彻初衷而奋斗不息！”

市丸在抗议书的两个版本上都签了名字。那份日文版被存放在通信官村上的腰带里，英译本则由赤田邦男少佐保管。这封信后来被美军缴获，现存放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博物馆。

17日晚，栗林下令烧毁文件和个人物品，随后举行了最后告别会。现场的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酒和两支香烟。在昏暗的烛光中，所有人都在轻松交谈，谈论的事情大多与眼前的战斗无关，反正大家都是将死之人了。据第二混成旅团炮兵中队长玉田猛中尉——他一直坚持到9月30日或10月1日才向美军投降——回忆说，栗林左手紧握军刀，发表了最后的演说：“即使我们啖草食土，风餐露宿，也一定要在战斗中死里求活。事到如今，只能以一杀百，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本官相信诸君的忠诚，请随我来！”

就在栗林动身的差不多时间，市丸率约60名部下离开了山洞。近百名伤员被留在洞内，他们都领到了用于自杀的手榴弹。市丸率部刚出山洞，就遭到美军机枪火力的扫射，大部分人当场毙命，仅市丸率十几人冲出重围与栗林会合。

虽然凯茨少将之前的劝降毫无效果，厄斯金少将仍试图再做一次尝试。他知道栗林曾经向全体部属下达过死战到底的命令，劝降他的希望实在渺茫，于是将突破口对准了第一四五联队联队长池田。他写给池田的信很长，足足用了两页信纸。信中这样写道：

“硫黄岛上，除北之鼻正南的一片狭小区域还是由英勇的日本军人死守之外，美军对该岛已经获有了完全的控制和运动的自由。日本军队在硫黄岛上的无畏精神和英勇战斗，已经使所有军人都表示敬仰。你对于你部队的运用，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但是当这样勇敢的部队被迫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时，我们实在不忍心将他们歼灭。所以我

诚恳建议，请阁下马上下令停止一切抵抗。在你的指挥之下把部队集合在一起，经过我们的防线开入一个安全区。你和你所属的全体官兵，都将根据战争法享受到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

在劝降书的结尾处，厄斯金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了日军投降时应该办理的具体手续。最后他声明，如果池田接受条件，那么在明天上午8时前应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厄斯金将劝降书交给了刚被俘虏的第一四五步兵联队的两名士兵，他们说知道池田联队长指挥所的大致位置，并愿意去执行这项危险任务。被俘后受到的优待使他们感动，认为劝降战友并不违背良心。厄斯金少将粗中有细，特意在劝降书的末尾处加上了几句话，说明这两名日军士兵是在失去武器和知觉的情况下被俘虏的，“如果有必要时，他们还有为祖国牺牲的决心”。他发给两人一个最新式报话机，两人中领头的那个人的呼号被确定为“史密斯·朱”。两名俘虏用了1个多小时才学会操作这个新鲜玩意儿。之后，他们在口袋里塞满美国人给的粮食和香烟出发了。

厄斯金的做法遭到师部几名参谋的反对，他们认为师长实在太善良了，完全没必要去相信这两个日本人。他们一旦脱离掌控，就会转过身来继续和我们的人战斗。况且他们带去的报话机的内部构造对日本人来说还是秘密。但厄斯金认为，从他们身上已榨不出新的情报。即使两名俘虏反水，他们也不可能将报话机带出硫黄岛，冒险试试还是值得的。随后的事实证明，厄斯金少将还是有一定眼光的。

从“史密斯·朱”断断续续发回的信息中，师部通信人员大致了解了两人的境况。他们走出美军防线不久，就遇上了一名饿得半死的日本兵，并立即用美国人给的K式口粮和香烟将这人的收服。“史密斯·朱”要求师部办理这个人的投降手续，很快这名日本兵就向美军阵地走来，被俘虏时嘴里还嚼着美国人的压缩饼干。

两名“特使”继续前行，他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6名日本兵。看到他们坚决抵抗的样子，“史密斯·朱”谎称自己是从美国人那里逃出来的，手里的报话机和食物都是从敌人那里抢来的，居然还真混过去了。在50米外的一个山洞里，他们看到了2名军官和约17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是重伤员。“史密斯·朱”的同伴不慎摔断了腿，他只好一个人继续前进。虽然日军指挥所距美军防线只有550米，但“史密斯·朱”走完这段距离还是用了6个小时。随后一整夜没有消息，师部参谋们一致认为，这位日军俘虏肯定又“叛变”了。

第二天拂晓时分，“史密斯·朱”再次开始呼叫。他报告说找到了联队指挥部，山洞里到处都是人，他很难接近联队长。他找到了一个传令兵，就将信件交给他代为转送。半个小时后，那名士兵回来说，池田大佐正在开会，信件无法递交。“史密斯·朱”又把信件交给了联队的一名副官，副官答应立即传送。就这样待在洞里实在危险，“史密斯·朱”寻隙溜出来，走上了回头路。

他在半路上找到了受伤的同伴。既然过了规定时间还没有答复，看来池田根本不打算投降，美军很快会发起进攻。两人索性留下来为美军指示炮击目标。炮弹不时在他们的周围落下，两人的工作相当危险。傍晚时分，“史密斯·朱”用报话机通知师部，他们准备回来，请转告前沿敌阵不要朝他们开枪。

之后很长时间没了“史密斯·朱”的消息。午夜时分，陆战五师师部打来电话说，看到两个日本人走入他们的防线，就把他们俘虏了。两个不会说英语的日本人通过翻译说，自己是陆战三师的人，还拿出报话机说“是厄斯金将军亲手交给我们的”，拒绝上缴。“史密斯·朱”还说，“除非接到厄斯金将军的命令，否则宁死也不服从”。

厄斯金少将立即回答说：“没错儿，他们是我们的人，立即派人将他们送过来。”一幕轻喜剧就这样结束了。至于池田是否看到厄斯金的信件以及做出了何种反应，就没有人能知道了。反正最后他和栗林一样，没有投降。

岛上的战斗进入尾声，从3月17日开始，海军陆战队陆续撤出。最早登船的是第五两栖军军属炮兵。此后几天里，除陆战三师第十二炮兵团四营继续留岛支援地面作战之外，3个陆战师的师属炮兵团相继撤离。18日，凯茨少将关闭了岛上指挥所，2天后率陆战四师全体官兵乘船前往夏威夷休整。同日，罗伯特·约翰逊上校的陆军第一四七步兵团登岛，他们被配属给厄斯金少将的陆战三师作战，随后将负责清剿岛上残敌的任务。值得指出的是，陆战五师登陆前将22艘运输船塞得满满当当，战役结束时幸存者乘8艘运输船离开，船上宽宽敞敞的。没有一名美军士兵不愿离开硫黄岛，一名“海蜂”工兵发誓说，自己绝不会从岛上拿走任何纪念品：“我只想忘掉这里带给我的一切痛苦记忆。”

3月18日清晨，留守父岛的堀江接到了东京发来的电报：“特晋升栗林忠道为陆军大将。”时年53岁的栗林因此成为日本当时最年轻的陆军大将。栗林1943年6月才晋升中将，至今不到2年，远远不到晋升时间。由此看出，东京认为栗林已经战死，大将军衔属于追晋。堀江与硫黄岛守军早已失去了联系，无法将这个“好消息”及时通知给栗林本人。接下来的2天里，硫黄岛没有发来任何消息。堀江和东京一样推测，栗林和守岛部队已在之前的总攻中“全员玉碎”了。

18日傍晚，一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岛上的美军陷入狂欢，“德国投降”这个未经证实的假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全岛。1小时内，这里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陆战队员和炮兵部队纷纷对空鸣枪放炮，凭空浪费了不少弹药。很快有确切消息说，希特勒还在像岛上的栗林那样顽强抵抗，枪炮声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19日，美军继续向前攻击。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先前日军兵团司令部一带。美军“谢尔曼”坦克的75毫米炮无法撼动这座混凝土碉堡分毫，爆破小组使用40磅炸药包爆破，同样无济于事。工兵部队只好出动推土机，封住了碉堡北侧的1个出口和4个通风口，在5处分别埋下了800公斤炸药同时引爆，才将这个日军指挥中心彻底摧毁。究竟有多少日军丧生其中，就没有人知道了。留守此处的冈少佐率部突围，试图与主力部队会合，遭美军围攻后全军覆没。当天，罗基少将将清扫残敌的任务交给副师长赫姆利准将，率众幕僚离开前线。

21日，一直守候在电报机前的堀江再次收到了硫黄岛发来的消息：“兵团长以下官兵正在和敌人英勇战斗，我部斗志依然旺盛。”堀江立即把17日大本营发来的电报发往岛上：栗林中将晋升陆军大将，市丸少将晋升海军中将，井上大佐晋升海军少将，西竹一中佐晋升陆军大佐。可惜井上和西不可能听到上述消息了。

3月21日中午12时，东京大本营发布了硫黄岛守军“全员玉碎”的消息：

一、自敌登陆一个月来，我硫黄岛守军一直坚持奋战。特别是在3月13日以后，他们凭借北部落和东山一带预备阵地持续进行壮烈战斗。战局终于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发出了“定于17日午夜由最高指挥官率领，在祈求皇国必胜与安泰的同时全体人员实施壮烈总攻”的电报，此后通信断绝。

二、敌军自登陆以来到3月16日，蒙受了约33000人的损失。

内阁首相小矶国昭同时对外宣布：“由栗林将军指挥防御的硫黄岛失守，这是整个战争中最不幸的事件。但我英勇的大和民族绝不会就此屈服，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彻底粉碎敌人的野心！”

当天岛上的战斗和之前一样血腥残酷。日军拒绝放弃最后的阵地，实际上他们已经无处可去，除了投降只有战死。天黑之前，陆战第二十八团一营在峭壁边缘艰难推进360米，二营前进90米后到达悬崖边缘，途中歼敌约20人。陆战队员用尽了一切战斗手册上没有的办法：用绳子将炸药从悬崖上放下去，将日军从山洞里炸出来；打开汽油桶推入山谷后开枪点燃；大型推土机将火箭弹推至前线，直接将日军士兵从斜坡上炸出来。连空中巡逻机都刻意降低高度，机上人员打开座舱向日军阵地投掷手榴弹。22日，在推土机和喷火坦克的协助下，陆战第二十七团三营又向前推进了270米。日军的最后阵地只剩下边长为50米的一个正方形。

已经连续2天没有岛上的任何消息，一刻都不离开电讯室的堀江心急如焚。3月23日上午，沉默再次被打破，电报忽然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敌军正在用扩音器劝降，我官兵对之嗤之以鼻。”“我部已断水断粮5天，但仍坚持与敌作战！”“我部战斗精神依然高昂，我们将坚决战斗到底！”

电报很快陷入沉寂，堀江认为这是守军发出的最后电报。但日落之前，电报机又嘀嘀嗒嗒地响了起来。硫黄岛发出了最后一封明码电报：“父岛全体官兵，永别了！”堀江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在随后3天里，他一直尝试与栗林取得联系，毫无结果。

3月24日，尼米兹上将的专机降落在千鸟机场。当听说迄今为止已有65架B-29出于特殊原因在岛上紧急降落后，尼米兹非常高兴。他在对外发布的公告中说：“硫黄岛战役已经取得胜利！海军陆战队依靠单兵和集体勇气征服了这座岛屿，这是一个我们继续向最终胜利迈进必须占领的地方，对企图摆脱失败命运的敌人同样至关重要。海军陆战队3个师和第五两栖军其他部队为国家取得了一笔只有历史才能充分评估的宝贵财富。在硫黄岛战斗的美国人中，非凡的勇气是他们共同的美德！”尼米兹最后这句话被刻在六勇士插旗雕像的基座上。

有关本次视察情况，尼米兹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战斗仍在岛西北角的一些小山谷和沟壑中进行，这里的一小股日军——估计有200人或更多一些——仍在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只有亲眼看到硫黄岛，你才能知道它的地质特点、防御工事及火山尘埃。我们走动数分钟后就全变成了运煤工。岛上原有的少量植物和树木现在都没有了。我对攻占硫黄岛感到高兴，但希望不会收到过多因伤亡惨重骂我的信。现在，我每天都要收到两三封以‘陆战队员母亲’名义写来的信，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伤亡使我痛心不已，但又找不到减少伤亡的办法。”

日军成建制的抵抗一直持续到25日。当天，陆战第二十六团、第二十七团、第二十八团进入“死亡峡谷”，向残存日军的零星据点猛烈开火。当天傍晚，罗基少将宣布占领“死亡峡谷”，硫黄岛北部的作战正式结束。

美国人显然高兴得太早了。24日傍晚，预感末日来临的栗林向残部下达了向元山和千鸟机场发起总攻击的命令。各部通信早已断绝，日军残部分居各处使命令的传达困难异常，只能在夜间才能出动的传令兵往往有去无回。此时栗林身边有岛上海军最高指挥官市丸、兵团部附大须贺应、师团参谋长高石正、第一四五步兵联队联队长池田、作战参谋中根兼次及陆海军官兵约400人。水和粮食全部被发放下去，留下它们已经完全没必要了。

25日日落时分，栗林下达了总攻击令。他将标志军衔的肩章扯下来扔在地上，众人纷纷效仿。栗林手持军刀，向部下做了最后的演说：“我们即将在战斗中倒下，诸君战斗至今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消亡。即使国家在这场战争中败北，广大国民也将牢记诸位的功勋。总有一天，他们会用热泪为诸位的灵魂祈祷洗礼。请诸君安心殉国吧！”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栗林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和理智，决心以手中的有限兵力给美军以最大杀伤。午夜时分，栗林和市丸头缠白布钻出山洞，在北部落边缘集结了约300人。这些活到最后的日军老兵个个身经百战，枪法精准，他们在栗林的率领下沿漂流木海岸向南摸去。日军并不像以往那样在冲锋前发出“万岁”呼叫，而是悄无声息地避开美军巡逻队，渐渐逼近了美军营地。美军显然认为日军残部已被包围，因而丧失了应有的警觉，完全没料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

27日清晨5时15分，日军分三路从北、南、西南突入美军营区，这里属于陆战五师第五工兵营、“海蜂”第九十八工程营、陆航第二十一战斗机大队、第五〇六高射炮营和第四六五飞行中队的防区。日军士兵推倒帐篷，用刀砍死熟睡中的美军士兵，向停放在北机场上的飞机疯狂投掷手榴弹。

战场一片混乱。美军最大的困难在于敌我难辨，部分日军士兵使用缴获的美军武器——甚至包括1具巴祖卡火箭筒——到处射击，引得美军胡乱开枪，导致误伤事件频频发生。一小股日军闯入美国陆军第三十八野战医院，用军刀砍断电话线，用机枪扫射救护车和伤病员。第五工兵营本来负责滩头管理的简单任务，但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他们首先接受的是战斗训练，第二步才是专业技术训练，因此懂得如何应对突发的危机。黑暗之中，他们据守各自阵地顽强反击，附近第八野战仓库负责物资管理的黑人士兵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合力将突袭的日军击溃。

第五工兵营B连的哈里·马丁中尉带领几名黑人士兵临时构筑一条防线，顽强地挡住了日军的进攻。马丁不但组织疏散了大批伤员，还射杀4名日军机枪手，在两度中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至最后被日军手榴弹炸死。马丁被追授硫黄岛战役中第二十七枚也是最后一枚荣誉勋章。

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他们投降的1364天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参加了世界各地的战斗，仅有353人获得了荣誉勋章，其中84人来自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战役短短36天的时间里，竟然有27名美国军人获得了这一最高级别的勋章，其中13枚属于追授。海军陆战队得到了27枚中的22枚，海军得到5枚。在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战斗都没有这样的纪录。

枪打刀刺、拳打脚踢的殊死搏斗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到黎明时分，日军的反击被完全击溃。在第五工兵营的防区，美军清点出日军尸体196具，邻近地区被击毙的日军有66人，另有18人被俘虏。遗体中检出的军刀多达40把，可见参加攻击的日军中军官占了很大比例。美军在夜战中同样伤亡惨重，陆军航空部队阵亡44人、受伤88人，第五工兵营阵亡9人、受伤31人。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对此写道：“这次攻击不是‘万岁冲锋’，而像一场经过精心筹划，旨在造成最大限度混乱和破坏的行动。”

美军搜遍了日军尸体，但所有人的军衔都被摘掉，也没人携带任何文件，无法确定究竟哪具尸体属于栗林、市丸或池田。栗林之死扑朔迷离，存在多种不同版本。东京发布公告说栗林已经战死，但详情始终没有公布。美国战史专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这样描述栗林之死：“27日清晨，栗林和中根来到山洞口。栗林脸向北朝皇宫方向跪了下来，庄严叩拜三次。他用军刀刺进腹部，头渐渐垂了下来。中根举起军刀朝栗林的脖子砍了下去。在一名军曹的帮助下，中根掩埋了栗林的尸体，爬回山洞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市丸和参谋长高石，随后与高石一起回到栗林切腹的地点举枪自杀。当天23时许，市丸带领10余人走出洞外，一阵机枪撂倒了市丸和他身后的两名军官。”

栗林太郎对父亲的死是这样描述的：“好像就在3月25日日落后到26日天亮前的这段时间，面对美军的强大攻势和密集火力，日本帝国

的残余力量已无力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栗林左手拿着军刀，命令身边的参谋长高石大佐，‘派狙击手向敌人开火’。军曹小山听到了这句命令。小山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后被美军救治，最后作为战俘回到日本。他向我证实了关于那个可怕夜晚发生的事情。我的父亲认为被敌人发现自己的尸体是一种耻辱，即便是死后。因此出发前他命令两名士兵拿铲子跟着他，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如果他战死就当场掩埋。父亲和手下的士兵好像被美军的炮弹命中，最后被埋在千鸟部落一棵大树下边，这个部落位于大阪山附近的沙滩旁边。后来，霍兰·史密斯将军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重，想找到他的尸体将其埋葬，他们花了一整天寻找，却毫无结果。”栗林太郎的叙述肯定有不准的地方，前文说过，霍兰已提前离开了硫黄岛。

大须贺应、高石正随后分别被追晋中将、少将。原师团参谋长堀静一随第二旅团司令部行动，据说在3月17日战死，这一日期的真伪难以确定，他也被追晋陆军少将。市丸战死后，海军第二十七航空舰队的编制随即被撤销。

栗林的表现确实赢得了美国人的尊敬。霍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与太平洋突击战》一书中，对他不吝赞美之词：“在太平洋战场与我们交过手的日军指挥官中，栗林将军是最勇猛之人。岛屿战的日军指挥官中，有的仅仅留下了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就战死了。栗林的姓名被硫黄岛留下的地下工事记录下来，印象深刻。他在被我们逼到绝境之前一直在极近距离阻击我们，据守在北之鼻的洞穴里。硫黄岛从最初几天就开始的有组织抵抗并未崩溃，反而因为一直持续到最后而举世闻名。他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对手！”海军陆战队一位不知名的上校军官——推测很可能是陆战第二十八团团长利弗塞奇——如此评价栗林：“你完全可以说，对他的国家，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所有职责！”

2006年，人们在硫黄岛的一处洞穴中发现了数百封信件，那是当年岛上日军写给家人的诀别信。在拍摄《父辈的旗帜》时，伊斯特伍德对硫黄岛之战日军最高指挥官栗林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不断挖掘他的资料。在《“玉碎”总指挥官的信》一书中，他看到了栗林寄给家人的多封信件，还附有很多有趣的插图。伊斯特伍德据此拍摄了电影《硫黄岛家信》，剧中的栗林由渡边谦扮演。该片曾获第六十四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第七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效奖等。

3月26日上午8时，在关闭了岛上的指挥所后，施密特少将乘飞机离开硫黄岛。当天下午，第五两栖军司令部其余人员乘“门罗总统”号运输船离开。约翰·胡佛中将接管了岛上肃清作战和机场开发等任务。

截至当日，美军在战斗中阵亡6821人，其中海军陆战队5931人、海军881人、陆军9人；战伤21865人，其中海军陆战队19920人、海军1917人、陆军28人；总伤亡28686人。日本陆军战死12858人，被俘743人；海军战死6681人，被俘274人；总计战死19539人，被俘1017人（日本战史丛书《小笠原兵团的最后》披露被俘数字为1033人）。美军为攻占这座岛屿付出的伤亡比日军还多，硫黄岛战役因此成为战争中登陆方伤亡超过防御方的第二个战例，首个战例正是极易被忽略的威克岛之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参战43个月，在硫黄岛36天的阵亡人数就占去阵亡总人数的1/3，陆战五师第二十六团更是创下了单次作战伤亡2675人的最高纪录，之前的纪录1749人是陆战一师第一团在贝里琉岛创下的。两个月后，陆战六师第二十九团将在冲绳岛创下伤亡2821人的新纪录。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留下了战争中最大的公墓，数千个家庭没能向亲人的遗体告别：他们仅收到了海军陆战队寄出的简要通知，告知亲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并被葬在某区某

排某号。插旗六勇士阵亡的三个人中，斯特兰克的墓是3区5排694号，索斯利的墓是8区7排2189号，布洛克的墓是4区6排912号。

但美军夺取硫黄岛无疑极具战术价值。从3月4日第一架B-29紧急降落在千鸟机场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共有2251架次B-29在岛上迫降，这就意味着有24761人次陆军航空队机组成员至少在岛上降落过一次。据美军统计，尽管海军出动潜艇、水上飞机和驱逐舰竭力展开救援，也只能救起迫降人员的约25%。如果不占领这座小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消失在日本本土到马里亚纳群岛之间2100公里的茫茫大海上了。

驾驶“伊诺拉·盖伊”号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保罗·蒂贝茨上校对此评论说：“如果我们英勇的陆战队员没有攻下硫黄岛，如果我们的‘海蜂’部队没能及时修好跑道，那么我们的无数战友就会因飞机坠海而丧生。”陆航的一名飞行员参加过11次轰炸日本的行动，竟然有5次紧急在硫黄岛机场降落。他在接受谢罗德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每次当我在硫黄岛机场降落时，我都衷心感谢上帝和那些攻占了这座岛屿的海军陆战队员。”金上将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美军占领硫黄岛拯救的生命，远远超过了攻克它所牺牲的生命。”

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上述观点。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飞机受损或油料告罄最后迫降硫黄岛的美军飞行员，远比夺取这座岛屿牺牲的陆战队员要多得多，因为简单用迫降飞机数乘上11的计算方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美国人没有拿下硫黄岛，飞行员就会刻意控制油量，一些飞机就会竭力飞回马里亚纳群岛。即使飞机迫降海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可以被潜艇或水上飞机救起。美国战史专家罗伯特·布莱尔在《硫黄岛阴影》一书中指出：驻马里亚纳群岛陆军第二十航空队的B-29从未达到过四位数。如果按美国官方战史所说曾有2251架次B-29在硫黄岛降落，那么平均每架B-29至少要在岛上迫降2次以

上。布莱尔认为官方战史在玩文字游戏，那些飞机中的大部分不能称为“紧急降落”，而是为了中转加油或者训练。布莱尔还提出一个观点，后来硫黄岛并未真正发展成P-51战斗机为B-29轰炸日本护航的出发基地。到战争结束时，从这里起飞的P-51还不到1200架。首先，因为李梅变更战术，B-29的出击已不再需要战斗机的护航。其次，日军航空和防空力量在战争的最后6个月里急剧衰竭，已无派出护航机的必要。布莱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军在硫黄岛大动干戈并非‘绝对必要’”。类似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海军陆战队在撤出时告诉来接班的陆军，岛上残余的日军不会超过300人，实际上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顽强抵抗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4月的第一周，约200名日军凭借暗夜的掩护，突袭了南卸船场正北的一个美军指挥所，成功爆破了6000箱弹药，引发的连环爆炸震动全岛。4月16日，美军在岛东光部落一带发现了地下30米处的第二混成旅团野战医院，里边有包括院长野口严军医大尉在内的72名幸存者。美军派出翻译对地下喊话，要求活着的人出来投降。日军中军衔最高的稻冈胜少佐决定，让所有人投票决定是否投降，最终愿意投降者以69:3的绝对优势胜出。三名反对者除小岛九太郎自杀之外，其余两人也跟着稀里糊涂地投降了。院长野口无法摆脱众多战友战死而自己还活着的愧疚，和大部分被俘者一样选择远涉重洋移民巴西，余生再未回日本。

藏匿于地下的日军士兵既不想冲出去进行徒劳的自杀式冲锋，也不想和上司那样切腹自杀。求生的本能使他们躲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靠吞食蜗牛、老鼠和饮带有强烈硫黄味的水苟延残喘。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如幽灵一般披头散发，在洞中摸来爬去，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或者在暗夜里钻出山洞去抢劫美国人的物资。

在美军爆破山洞时侥幸逃生的海军少尉大野利彦不愿就此丧生孤岛，他入伍前的理想是经商或当一名外交官。现在，他试图造一艘小

船出海逃回日本去。4月2日，大野用电话机上的磁石磁化了一根掏耳勺当指南针，带领4名部下收集到足够做一个木筏的材料。美军遗弃的半块帐篷被制成风帆，另外半块被撕成细条搓成绳子。大野认为，如果在第一个无月之夜做好筏子，就能以6节速度出海向北行驶，12小时后黑潮就会将他们带往日本。

当第一个无月之夜来临时，5人带上少量干粮和水匆匆来到沙滩开始制作筏子。原计划2小时装好的筏子一直到深夜才勉强完成，北海道渔民出身的北瀉负责掌舵，他说风浪太大无法出海。大野抽出军刀架在北瀉的脖子上，威胁若不出海就砍下他的脑袋。当晚海上风高浪急，木筏刚驶出30米就被巨浪掀翻。埋葬了一名死亡的同伴之后，大野带其余3人重新钻入山洞。造木筏逃走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

一天晚上，大野的两名部下山阴光福和松户利喜妇外出寻找食物，一去不返，洞中只剩下他和北瀉两人。洞外不远处一支美军工兵部队正在施工，不时有人从外边走过，两人甚至清晰地听到喇叭里播放的美国爵士乐。一次北瀉不慎放了个屁，被大野狠狠骂了一顿：如果被美国人听到就完蛋了。

大野一厢情愿地认为，5月27日海军节那天，联合舰队一定会从海上发动反攻。那天早晨，两人把偷来的一听火腿鸡蛋罐头和一瓶果汁全部吃掉以示庆祝，但联合舰队始终没有来。5月29日，两人带着仅存的3颗手榴弹离开山洞，决心与美军同归于尽。岛上漆黑一团，他们竟然碰上了两个“美国兵”。大野还未扔出手榴弹那两人便跑掉了，实际上他们是山阴和松户。

两人没精打采地重新钻入山洞睡觉。他们显然已被发现，美军向洞内投入了磷火弹和炸药包，然后用推土机把洞口封死。两人急忙爬到另一个隐秘出口处，到黄昏时分重回地面。大野决定用手榴弹攻击前方美军的一排帐篷，北瀉却拒绝执行命令。大野把3颗手榴弹挂在脖

子上，朝帐篷周围的铁丝网爬去，那里竟然没有人站岗。他爬进最大的一个帐篷，不远处的吊床上一个美国兵正在睡觉。让大野无比沮丧的是，那3颗手榴弹因引线潮湿无法炸响。天色将亮，大野慌忙溜进另一座帐篷，里面4个吊床有2个吊床有人，打出的呼噜震天响。

有人吹着口哨朝帐篷走来，大野刚闪身躲在一个空吊床后面，那人就进来了。以为自己被发现的的大野猛地站起身来，那个又高又大的美国人显然被突然出现的“野鬼”吓坏了，尖叫着跑了出去。睡在吊床上的两个人纵身下床按住了大野。那个吹口哨的人很快又带来五六个人，大野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吹口哨的人叫什么名字，那人回答说“比尔”。一旁的美国兵都笑了，其中一个人满不在乎地劝大野投降。

大野问比尔：“加里·库珀还好吗？”库珀是好莱坞著名影星，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大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美国人的俘虏。1946年11月30日，大野的父亲收到了写着儿子名字的骨灰盒。同日，在夏威夷战俘营囚禁了近一年半的大野辗转回到家里。他的父亲先是惊讶，然后喜出望外地抱住了大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突然间我有了两个儿子！”

根据堀江回忆录《魂断硫黄岛：小笠原兵团参谋之回想》记载，到5月中旬，岛上潜伏的日军仍有1500人之多。4月19日，仅第二工兵中队中队长武藏野菊藏身边就聚集有大约220人。因人数天天有变化，武藏野也不知道自己身边到底有多少人，反正他们在美军的围剿下越来越少。6月8日，他和多崎中尉摸到了旅团防空壕，看到千田的司令部里到处都是尸体，头部全朝向日本的方向。在那里待了3天之后，两人在6月11日离开，准备制作木筏逃离荒岛。

多崎回忆某处坑道里还藏有一些压缩饼干，两人于是决定带上那些食物再走。他们在试图穿越铁丝网时遭到美军重机枪扫射，多崎头

部中弹死去。武藏野一人藏在东海岸的一处岩石下，既无军刀，也无手榴弹。他打算就这样饿死算了。6月16日，极度虚弱的武藏野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昏睡中的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有狗在刨他身边的土。他睁开眼看，发现周围有70多名美国大兵。这些人将武藏野用毛毯包起来送到医院，他就这样被俘虏了。武藏野后来说：“对美国人超越父母的关爱，我感到无比惊讶和感激。”

在岛屿最南端的折钵山，美军将海水灌入一处山洞。里边最后20名幸存者中，上等兵平川清实倒数第二个钻了出来，身子刚露出一半洞口就塌了。平川在沙土里拼命挣扎，试图挣脱，但最后那个人抓住他的双脚不放，平川靠洞外人的帮助才得以脱身。心地善良的平川试图扒开洞口，救出抓他脚的那个人，未能成功。逃出去的那些人遭到美军伏击，拂晓时分仅5人逃了回来。其中3人重新钻入地下，平川和另一人拒绝回去，外边的空气实在太新鲜了。“即使用手榴弹自杀也在所不惜。”平川说。

不远处的地面上有一个美国人吸剩的烟头，两人爬过去捡起来，点燃后悠闲地坐在一块岩石后边你一口我一口轮着抽。离他们仅20米的地方，美国人从帐篷里出来洗脸刷牙。看到岩石后面有烟冒出，他们便示意两个日本人过去。平川和同伴一动不动，想把美国人引过来再用手榴弹和他们同归于尽。几名美军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先扔过来两支香烟。平川捡起其中一支，这是他一个月来第一次见到整支的香烟。接着又有两包烟扔到他们的脚下。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平川和同伴便一支接一支地抽起来。美国人的烟劲儿真大，平川吸得头直发晕。很快又有两个苹果扔了过来，已被烟熏得头昏脑涨的平川捡起来大口大口吞了下去，根本没吃出是什么味道。

一名美军士兵拿着两个啤酒瓶子朝他们走过来。平川伸手去摸手榴弹，那个美国兵却在10米外停住了脚步，放下瓶子示意他们去喝。他离得有点远，平川没把握把他炸死。两个日本人爬过来，那个美国

兵便往后退。平川把瓶子放到嘴边，发现是水，纯净的水！比起在洞中支撑他们生命的硫黄水，这简直称得上玉液琼浆了。

正当他们大口大口喝水之时，一名穿美军军服的日本兵跑了过来，告诉两人，幸存者已全部被列入阵亡者名单。“我们干吗还要再死一次呢？”那人说，“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平川脑海里突然产生了继续活下去的念头，他决定不再使用那颗手榴弹，带着同伴一起投降。两人洗澡后换上了干净衣服，平川看见一名美国军医正在给一个受伤的同伴治腿，脓血溅得他衣服上到处都是。眼前这一幕使平川觉得不可思议，他承认日本军医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现在他开始为之前躲在山洞内的举动后悔了。

在两次试图炸毁美军坦克无果之后，大曲觉决定自杀。他把手枪塞进嘴里扣动扳机，枪里竟然没有子弹。很久以前他就允许部下向敌人投降，但那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待在地面上实在危险，大曲决定带领部下到海军航空兵的山洞里去。一位大尉军衔的飞行队长拒绝他们进入洞穴分享有限的粮食和饮水。但大曲和部下还是在夜间乘哨兵不注意时冲了进去，洞内至少有150名水兵。他们围在大曲周围，好奇地询问地面的情况。两个月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阳光。飞行队长对部下实行恐怖统治，常派士兵出去执行袭击任务并不准回来，以免把美国人引过来。众人怂恿大曲把那个大尉赶走，劝他去偷1架美国飞机逃离该岛。飞行队长还真听信了大曲的话，趁夜带着4人出洞去寻找飞机。当他们行动失败试图重回山洞时，却被洞内的士兵堵在外边。大曲当上了这帮人的新头头，他告诉大家可以各奔前程，军纪瞬间彻底涣散。

几天后，美军发现了这处山洞。他们劝降失败后声称要往洞里灌水。当海水被水泵抽进洞内时，还活着的人争先恐后地爬上比水面高的地方。大火沿水面烧了进来，美军往水面上倒了汽油，还把汽油点燃了，只有爬在高处的少数人活了下来。第二天，山洞里来了3名身穿

美军军装的日本人。领头的那人给大家上烟，说美军待他们还不错，很多同伴都当了俘虏，其中还有一名陆军少佐。他们说完就走了，让洞内的人自己做出决定。

一名水兵说“我想出去”。大曲告诉众人，如果想活的话就去投降。还活着的人一个接一个恭恭敬敬地朝大曲鞠躬，然后向洞外走去。洞里只剩下大曲和重伤的菊田少尉。“怎么办？”大曲问他，“咱们一起自杀吧？”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的菊田突然醒了过来：“我不想死！”大曲也是同样的心情，就搀扶菊田出洞向美军投降。

那名劝降者并没有说谎，他说的那名少佐很可能是第一四五步兵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原光明，3月末他在南海岸一带向美军投降。5月7日或8日，企图逃出硫黄岛的第十反坦克炮大队大队长松下久彦同样在南海岸一带被美军俘虏。根据美国陆军第一四七步兵团的记录，仅4月和5月两个月，他们就击毙日军1602人，俘虏867人。

岛上仍有数以百计的散兵游勇不愿投降，他们中就有大曲的部下山阴和松户。两人一直坚持到1951年，成为硫黄岛最后的投降者。山阴告诉立川空军基地战地记者斯图尔特·格里森，逃亡期间自己一直坚持写日记。格里森于是带着他重返硫黄岛，仔细搜查了山阴所有的曾经藏身之地，一无所获。第二天两人登上折钵山准备照相，山阴突然朝俯瞰大海的一处悬崖跑了过去，高声叫喊着，纵身跳下悬崖。格里森跑到崖边探头望去，下方110米的一个岩石的突出部上，横卧着山阴血肉模糊的尸体。

占领硫黄岛之后，美军并未对附近的父岛、母岛等岛动手，而是向冲绳岛绝尘而去。3月底，东京大本营在父岛重建小笠原兵团和第一〇九师团司令部，原第一混成旅团旅团长立花芳夫升任兵团长兼师团长，第一、第二混成旅团的编制被撤销，由师团直接指挥6个独立步兵大队。

块头很大的立花芳夫以凶恶残暴著称，侵华战争期间曾在宜昌等地作战，以严格执行“三光”政策而闻名。白天，所有父岛上的人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晚上，他往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出口成“脏”，甚至动手打人。“他常常酗酒，”曾在立花身边干了6个月的勤务兵镰田松尾说，“我经常被指派去给他拿酒，他总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在立花眼里，“美国人比中国人还浑蛋”。如果有哪个美军飞行员落到他的手里，他肯定会像在中国对待战俘那样对待他们的。

1944年7月4日6时40分，“约克城”号1架“地狱俯冲者”在父岛上空被高射炮火击落，飞行员欧文·欣茨当场阵亡，投弹手迪克·沃尔霍夫跳伞后被日军俘虏。8月5日，1架美军陆航B-24在轰炸父岛时被击落，除1人跳伞被俘外，其余机组成员全部在飞机坠毁引发的大火中丧生。

8月6日，立花下令处决两名美军俘虏，并命令所有没有任务的人到现场观摩。跟随立花多年的东木成二大佐说：“将军曾讲过，他在东北当大队长时，就认为观看处决战俘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在第三〇七步兵大队射击场上，监督行刑的伊藤菊次中佐命令士兵，用刺刀刺杀两名被绑在树上的美军战俘。日军士兵两人一组，依次将刺刀扎入俘虏的身体。两人的肺和胃被刺破，嘴和鼻孔不断冒血，头也渐渐垂了下来。最终伊藤砍下两人的头颅时，他们还没完全断气。8天前刚刚度过20岁生日的沃尔霍夫和那名陆军飞行员的尸体和头颅被埋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表面上看，这两名美军飞行员的命运已经够悲惨了。但比起后来那些被杀掉的人，他们应该还算“幸运”。当然，最幸运者当数9月2日跳伞后被潜艇救走的乔治·布什。

1945年2月18日，为配合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的行动，美军航母舰队出动舰载机轰炸了父岛。“伦道夫”号1架“复仇者”被高射炮火击

落，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无线电军士马弗·马尔尚跳伞后被日军俘虏。机枪手格伦·弗雷泽奋力游上了兄岛，后被俘虏并押回父岛。

当天，“本宁顿”号鱼雷机飞行员鲍勃·科斯比驾驶的“复仇者”右机翼被高炮打掉，飞机在坠落过程中撞上了鲍勃·金的鱼雷机。金的左机翼被友机的螺旋桨切掉一半，机尾被撞弯，科斯比和机枪手卢·格里克、无线电军士吉尔·雷诺阵亡。看到飞机完全失控，金呼叫身后的无线电军士詹姆斯·戴伊、机枪手格雷迪·约克跳伞逃生，两人随后被父岛的日军俘虏。当金解开安全带准备跳伞时，他发现原来打转的飞机又正过来了，于是顽强驾机返航，最终在航母附近迫降被救起。

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折钵山升旗的当天，2月23日，“本宁顿”号1架“海盗”在父岛上空被击落，飞行员沃伦·厄尔上尉跳伞后被俘。这样，除已经被杀掉的两个人外，父岛日军手中就有了6名美军飞行员。当天，马尔尚和弗雷泽在父岛的一处刑场被处决后掩埋，其中弗雷泽是被用棍子持续猛击头部打死的。

24日，立花和第三〇八步兵大队大队长的场末勇少佐到第三〇七大队参加酒会时，发现餐桌上的肉太少。立花表示，“一个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的场是“豺狼参谋”辻政信的“铁杆粉丝”，他曾炫耀说“把3000颗中国人的头颅挂在路边示众，吃战俘的肉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看到立花嫌肉不够，的场命令外科医生寺木把马尔尚的尸体从地下挖出来，取出肝脏，砍下一条大腿并割出“长1英尺、宽4英寸、重6磅”的一块肉。肝脏被用来做成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小片调汤。立花命令在场的人都必须吃：“人肝是一种良药，要成为一名强悍的士兵，就必须吃这种肉！”那些不愿吃的人被当场训斥，并被讥讽为“胆小鬼”。立花和的场等人觥筹交错，以“胜利者”的姿态唱起了军歌。

事后美军的调查表明，作为日军对外物资中转站的父岛补给充足，蔬菜、水果和粮食应有尽有，甚至有其他岛屿上被视为奢侈品的大量清酒。很显然，立花吃人肉并非因为饥荒，只是为了提振士气，给士兵灌输憎恨美军的观念。

26日，日军士兵用两支竹矛和三把刺刀捅死了约克。当天，兴致很高的的场将前天吃人肉的“开心事儿”告诉了海军的吉井静雄大佐。吉井突然来了“灵感”，决定将自己关押的战俘也如此处置。15时，无线电军士戴伊被带到吉井的司令部斩首。军医佐木受命将尸体剖开，取出肝脏做成菜肴送到饭桌上。吉井还特意留下一些带回房间，有人造访时客气地请人品尝。

3月14日，美军宣布取得硫黄岛战役的胜利，他们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很可能就是父岛，岛上日军加快了处决并烹食战俘的进程。17日上午，吉井派人从看护战俘的堀江芳孝处带走了厄尔。厄尔被蒙上双眼跪在一个弹坑边上，多达150名日军士兵在现场观摩。吉田少尉挥刀砍下了厄尔的头，他的尸体向前倾倒在弹坑里。吉井命令一个叫菜子的医生将尸体肢解，取走肝脏烹食。

至此，未被杀掉的战俘只剩下霍尔中尉了，他已经在堀江处待了一个月。堀江曾经告诉立花和的场，他本人反对这样杀害美军飞行员。立花对堀江的说法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堀江曾向霍尔学习英语，同时也教他一些日语。一名日军士兵回忆说：“霍尔和堀江少佐相处得很好，他对所有人都很友善。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堀江能去美国，他一定会陪他玩个痛快。他说他也想访问日本，向堀江学了不少日语。”霍尔不但没有挨打，还享有一定行动自由，日本人并未用绳索捆绑他。美机来袭时，他也会和日军士兵一样钻进防空洞。如此看来，似乎霍尔活下来的希望很大。

实际上早在3月9日，的场已经下达了处决霍尔的命令。堀江能力有限，随着他上调师团司令部，的场调走霍尔的命令最终得以执行。23日，和霍尔共进最后晚餐的堀江告诉美国人，他很快就会被转移，但并未说明他将被处决的事。堀江还特意打电话给第三〇八大队的藤原大尉，说即使处死霍尔，也尽可能显得人道一些。

25日上午11时，24岁的霍尔被带到警卫室外的一处弹坑里，父岛医务兵和一些海军士兵奉命到场观看。一名姓中村的下士砍下了霍尔的头颅，一些士兵受命用刺刀对尸体进行刺杀训练。医务官拉吉走上前去，对站成一排的医务兵说：“现在开始解剖尸体，你们都要认真学习。”霍尔的肝脏和大腿肉共约8磅被送到的场那里，这个杀人恶魔告诉厨师，“用竹枝刺穿，配上酱油和蔬菜一起做”。立花、吉井、的场等人杀俘吃肉的暴行后来被称作“父岛事件”或“小笠原事件”。

1945年9月3日，在父岛附近海面的美军驱逐舰“邓拉普”号上，已晋升中将的立花芳夫与父岛方面海军特别根据地部队司令官森国造中将向美国海军的马格鲁德准将投降，当时小笠原兵团尚有陆军14996人，海军7735人。

10月6日，美军驱逐舰“特瑞波”号缓缓驶入父岛二见港。舰上普雷斯利·里克西海军陆战队上校的任务是解除岛上日军的武装，并把他们送回本土。堀江带着翻译卡德特·奥亚马来到舰上。双方就上述事项沟通之后，里克西上校突然问堀江：“你们在这里抓获的我们的飞行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的，我们抓到了6个人，”堀江回答，“我们对他们都很好。有2个人被潜艇送到了日本，其余4人非常不幸，他们在你们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他们的尸体火化后被埋葬了，这是我们日本的传统。”堀江对骗过美国人很有信心。日本投降之

后，立花立即命令将美国人的尸骨挖出来，浇上汽油火化后连同骨头一起扔进了大海。

里克西对此半信半疑，他命令堀江带负责看守战俘的的场一起到驱逐舰上来。7日，里克西问随堀江一起登上驱逐舰的的场：“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在防空掩体里保护自己和你们的士兵那样，保护我们的飞行员呢？”里克西眼中的的场一脸凶相，长着一双他从未见过的冷酷眼睛。

“阁下，我为我手下的疏忽感到遗憾！”的场说，“我的副官收到严肃的命令，去合理保护这些美国人。但是你们的攻击来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出积极反应。”

“作为指挥官，你应该对所有战俘的安全负责，”里克西说，“你的失职行为违反了国际法，我将追究你的个人责任。对此我们将做进一步调查。明天，请你提供事实上负责看管战俘的人员名单。”

次日，里克西登岛查看了几名飞行员的墓地，墓前的十字架显然是刚用新木头做成的。他提审了的场提供名单上的4个人。“对几名飞行员的不幸死亡，每个被审讯的人讲出了完全相同的故事，”里克西说，“他们讲出的细节一模一样！但当我问及飞行员们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时，他们个个一言不发，不断摇头。显然，这个问题的场少佐忘记交代他们了。”

1945年12月，日本海岸警备队的一艘小艇来到父岛，运回了两年前从这里疏散到本土的一些平民。他们中一个叫弗雷德·萨沃里的人——他是父岛开拓者纳萨尼尔·萨沃里的曾孙，曾在1853年接待过马休·佩里准将——告诉里克西，“我在日本从那些打这儿遣送回去的士兵口中得到一些传闻，他们的上司曾经下令处决了一些美军飞行员。还有传闻说，的场少佐命令医务官取出了飞行员的肝脏，他们在第二天的宴会上吃掉了它们”。

“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里克西说，“我当时想，他们可能会被砍头，这应该是最严厉的惩罚了。但我绝对想不到，他们竟然遭同类相食。”

听说堀江对美军飞行员非常和善，还曾向霍尔学习英语，里克西准备从他这里打开突破口：“你在‘特瑞波’号上向我撒了谎。你或许不知道，有关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包括他们被处死后发生的事情。我还知道，你并未参与其中，那些真正的罪犯必须受到惩罚。我会保护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之前对我说谎我并不计较，但是现在，以我们个人间的友谊以及作为一名真正的、勇敢的军人的荣誉，我请求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堀江答应了。1946年1月1日，包括立花、吉井、的场在内的众多嫌疑人被一个个投入监狱。

1946年8月5日，由美军约翰·墨菲海军少将主持的盟军关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25名日军军官和士兵被起诉。由于从未考虑到现代战争中竟会出现如此野蛮的行为，《日内瓦公约》中居然没有如何惩罚食人者的条款。法庭最后只能以“杀俘”和“毁坏遗体并妨碍其有尊严下葬”的罪名进行审判。

被告律师以东西方道德差别、父岛粮食不足不得已为之等理由进行辩护，均被辩方逐一驳回。法庭出示了海军陆战队逮捕被告时的照片，立花满脸横肉，大腹便便，一个缺少食物的岛屿是不可能养出这样肥头大耳的胖子的。登岛美军早已查实，父岛地下仓库和洞穴中储存着大量食物和清酒，因缺粮杀人吃肉的谎言被彻底戳穿。

法庭传唤了包括堀江在内的43名证人。立花当庭斥责堀江是“叛徒、走狗、卖国贼”，并对所有犯罪事实一概否认。“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一事，可能存在，”立花说，“但我本人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吃过人肉。”

随后的场的供词将立花的谎言彻底戳穿。“我吃人并非因为饥饿，我们有足够的食物，”的场说，“我之所以吃人，是因为战争让我变成了疯子，这是我能给出的吃人的唯一理由。”

被的场启发“吃人灵感”的吉井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仅提交了一份陈诉书：“战胜国没有一名战犯受审，审判战犯只是对战败国情绪化的报复行为。在审视你们自己的行为之前，请不要对别人进行审判。因此在你指控别人之前，请先指控你自己。”

给立花、吉井、的场定罪毫无争议。但是那些具体杀人的士兵认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不应该因此受到追究。参与刺杀沃尔霍夫的竹野指出：“我没有杀害任何俘虏的意愿，只是在默默执行命令。我完全相信我的上司，从未在执行命令时有过一丝犹豫。”另一名参与杀害沃尔霍夫的士兵谷山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由，来判断接到的命令是否正确，我们只是被剥夺了个人意志和自由的木偶。”砍下霍尔脑袋的中村说：“我是在前线接到命令，我很清楚，拒绝执行命令对我意味着死亡。”砍死戴伊的内田有纪提醒法庭，要注意“在日本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罪行的严重性”。所有被指控者只有砍掉厄尔脑袋的小山桥雄畏罪自杀，死前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我承认那样做是错误的。但我坚信，作为一名军人，我没有错。对军人来讲，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比死还要重要的事情。”

关岛法庭最终判处立花、吉井、的场绞刑，三人于1947年9月24日被绞死。执行前的立花被扒光衣服，只剩一条小裤衩以示羞辱。与三人一起被绞死的还有海军大佐田中正治和关岛督查民警阿川中雄。田中在特鲁克未经审判处死了7名美军飞行员，阿川斩首了一个关岛老年居民，理由是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25年。以上5人的尸体被埋葬在关岛一处没有任何标记的荒凉之处。海军中将森国造先是被关岛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后被荷兰军事法庭以杀害平民罪判处绞刑，1949年4月22日在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执行。至于负责斩首和肢解美军飞行员的15名

日军士兵或军医，全被作为战犯判处五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为避免惨死飞行员的家属过分难过和悲伤，美国政府只公布了他们遇害的消息，所有恐怖细节一律当成“超级机密”予以隐藏。1997年，关岛审判的有关文件才获准解密。

在撰写《父辈的旗帜》一书时，折钵山6名插旗手之一的布拉德利的儿子詹姆斯·布拉德利对硫黄岛战役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认真研究。他注意到，前总统布什参加父岛作战和幸运获救的经历已经广为人知，但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8位被俘飞行员的生平及惨死日军手中的情况一直是个谜团。2001年2月初，詹姆斯收到了畅销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女士发来的邮件，建议他和一个叫比尔·多兰的人联系，他那里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詹姆斯特意走访了已经76岁的多兰，1946年刚刚从海军学院毕业的多兰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过关岛审判。

在听取了多兰的讲述并得到他提供的详细资料之后，詹姆斯历时数年走访了8名遇害飞行员的亲属及军中伙伴，最终弄清事实真相。他告诉记者：“所有人听到上述事实的第一反应是沉默，无语的沉默。但我认为不管怎样，他们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怎么惨死的。”詹姆斯还透露，当时前总统布什的第一反应是长时间沉默和不住地摇头。詹姆斯说：“老布什没有太多震撼或惊恐反应，他毕竟是一名老兵，是经历过残酷战火洗礼的人。”鉴于布什幸运地逃过了被日军吃掉的命运，后来人们根据他名字的谐音编了一个冷笑话。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名字就叫“不食”。这显然属于中国人开的玩笑了，英语中“Bush”根本没有这种意思。

詹姆斯认为，虽然事实极度恐怖，但有必要公开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真相，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日军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2002年6月，詹姆斯陪布什一起去了父岛，寻访了厄尔等飞行员被斩首的地点。布什特意在海上投放了两个花圈，祭奠当年战死于此的两名同

伴。6月17日，两人登上硫黄岛，在折钵山插旗点合影留念。2003年，詹姆斯出版了《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一书，详细披露了“父岛事件”的全过程。可能因为太过血腥，这部作品从未被搬上荧幕。

布什并非最早登上硫黄岛的美国总统。1952年11月30日，刚刚当选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视察朝鲜战场途中，曾短期造访过硫黄岛。陪同他的大腕儿包括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上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阿瑟·雷福德海军上将。雷福德曾参加了硫黄岛战役，当时他是米切尔中将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下属第四大队的少将司令官。

走下飞机举目四望，艾森豪威尔对当年海军陆战队能在这个弹丸小岛登陆6万人感到无比震惊。在把这个荒芜小岛和“拥有大片开阔地的诺曼底海滩”进行对比之后，艾森豪威尔感慨地说：“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在如此局促的地方，竟然会有那么大规模的一场战役！”

在前往朝鲜半岛之前，艾森豪威尔一行拜谒了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公墓。一名士兵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铭文：

你回国之后，请替我向父老乡亲捎上一句话：为了你们的明天，我们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 第三章 |

火烧连营

马特霍恩行动

1943年2月18日，一架体形庞大的四引擎轰炸机从西雅图波音公司试飞场拔地而起。飞机升空仅20分钟后，机上波音公司首席试飞员埃德蒙·艾伦就向指挥塔台发出了“发动机起火”的报警信号。第一场大火被顽强扑灭，但很快燃起的第二场大火迅速蔓延到机翼油箱。庞大的机体失去高度，在基地附近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坠毁爆炸。随艾伦一起遇难的是项目最优秀的试飞机组和工程师共11人，另有21名加工厂的员工在事故中丧生。当匆忙赶来的消防队员奋力灭火并解救滞留在厂房里的工人时，一大群猪站在破烂的围栏上嗷嗷乱叫。那架坠毁飞机的型号叫B-29，它还有一个唬人的名字叫“超级空中堡垒”。

1944年1月12日，堪萨斯州波音公司威奇塔工厂来了一群不同寻常的客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气宇轩昂，面带微笑。他就是美国陆军副参谋长、航空队总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陆航订购的第一百架B-29将在这天下线，阿诺德率众幕僚亲自莅临工厂，正是为了见证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阿诺德将“超级空中堡垒”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他曾说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我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这些飞机能够大批量生产并投入实战中去，而不是等下次战争才能看到它们。”阿诺德坚持认为，击败日本的关键是使用这种飞机，对其本土四岛实施大规模战略轰炸，摧毁其生产能力和继续抵抗的意志，最终迫使敌人投降。这样就可以避免美军在日本本土发起登陆作战必然带来的巨大伤亡，从而改变陆军航空兵在战争中的配角地位。B-29对日战略轰炸行动因此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阿诺德30亿美元的豪赌”。

出乎众人意料，阿诺德似乎对新下线的第一百架飞机并无太大兴趣。他询问厂方负责人，目前第一百七十五架飞机的生产情况如何。让他略感欣慰的是，这架飞机机身的主体部分已完成组装，正在等待机翼和机尾的拼接。阿诺德拿出笔在飞机的机身上写道：“这正是我

想要的飞机，我必须在3月底之前拿到它。”阿诺德如此关心这架飞机，原因在于175架是组建一个重型轰炸机联队所需要的最低数字，已于1943年6月1日成立的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急需它的加入。

波音公司为B-29的生产投入了两座大型工厂——华盛顿州的兰顿工厂和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工厂。美国其他多家顶尖航空公司也都加入了为B-29提供零部件的行列，如贝尔、费舍尔、马丁和莱特公司等。比猴儿还急的阿诺德现场干起了战时生产管理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的活儿，他要求所有有关工厂迅速调派人力，凑足600名航空工程师和技师，与陆航抽调的2000名维修技师和地勤人员一起到威奇塔改装中心，完成已下线飞机的改造工作。所有厂商在完成本批总数175架飞机之前，一律不得生产与此无关的设备。领导重视比什么都管用，这架后来被厂家特别命名为“阿诺德将军”号的B-29于2月28日顺利下线，工厂为此还特意举办了一个庆祝仪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架飞机后来在执行任务时因故障迫降在海参崴机场，成为苏联人研发图-4重型轰炸机的仿制样板，后文详叙。

阿诺德一行发现，威奇塔工厂生产线上有大量女工在勤奋工作。珍珠港事件一个月后，有60名战争寡妇走进了加利福尼亚州飞机工厂，应征厂内空缺的岗位。她们提出的口号是：“为了给死去的丈夫报仇，我们不能让飞机停止翱翔。”随着大批青壮年男性应征入伍奔赴战场，美国很多工厂出现了人手短缺。政府、企业和媒体号召更多女性进入企业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越多妇女参加工作，我们就能越快赢得战争”。直到一张身穿工作服、头扎碎花围巾的“铆工罗西”的海报以“我们能做到”的口号问世，这个群体才有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名字和形象。美国《生活杂志》的调查显示，1941年女性员工只占航空公司员工总数的1%，1943年已攀升到惊人的65%。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空袭东京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军并未对日本本土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事实上自1943年底海军第五舰队组建

以来，美军完全有能力出动快速航母舰队前往日本近海，对日本本土发起一轮或数轮空中打击。但类似空袭不可能持久进行，这样的行动更多仅具有政治意义而缺乏军事价值。1943年7月，随着首批B-29走下装配线——8月末已有14架飞机交付陆军航空队——美军对日战略轰炸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初，陆航高层一度希望B-29能够从阿留申群岛起飞前往轰炸日本。但在阿图岛或基斯卡岛上部署“超级空中堡垒”，总要和无法预测的风暴及永远驱之不散的大雾做持续斗争，阿诺德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塞班岛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时美军针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军事行动尚未被排上议事日程，这种意见同样被搁置。马歇尔提出，B-29可以从亚洲大陆的中国出发前往轰炸日本。罗斯福非常欣赏这一想法，他迫切希望尽快为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提供有效帮助，鼓励他们继续和日本人打下去。

由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敌手，阿诺德最初选定的地点是广西桂林，那里是美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的主要基地，陈纳德手下那些富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可以保护驻扎此处的B-29免遭日军的攻击。这一提议遭到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中将的坚决反对。他辩解说，至少需要50个受过强化训练的中国步兵师，才能保证桂林机场的绝对安全。因为那里距离最近的日军只有550公里，没人相信蒋介石能够或愿意拿这么多部队去保护桂林。史迪威建议，最好将B-29部署在印度东部，将中国的成都地区作为备降机场和轰炸日本的前进基地。史迪威强调说，成都位于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遭到日军地面攻击的危险很小。况且蒋介石已承诺说，会抽调10个精锐步兵师保证成都机场的绝对安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并最终做出决定：为B-29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南110公里的克勒格布尔地区设立后方基地，以中国的成都为前进基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日发起战略轰炸。

众所周知，成都机场存在诸多先天性不足：从这里起飞的B-29只能轰炸到九州东南部，无法覆盖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本州岛核心区域。飞机需要的炸弹和燃油必须从印度经驼峰航线空运到中国，后勤补给压力巨大，而打通中印公路绝非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事情。罗斯福对此表态说，攻击必须尽快发起，轰炸区域狭小总比什么都不炸强！与阿诺德希望通过发挥B-29的作用争取空军的独立军种地位不同，罗斯福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在其位谋其政，脑袋最终还需要屁股来决定。

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具了备忘录《打败日本的战略计划》。备忘录明确指出，盟军的目标是“通过位于中国的空军基地对日发起大规模空袭后攻入日本”。会议决定，最迟在1944年秋天对日本本土关键目标实施有效轰炸。有了这份备忘录，阿诺德为其倾注无数心血的B-29所构想的“全球使命”——战后他出版的回忆录《全球使命》，与莱希上将的《身历其境》、魏德迈中将的《胜利计划》并称为“二战美军三大文件”——才能转变为切实的军事行动。

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保证，将有数百架最新、最大型的B-29轰炸机进驻中国，对日本发动持续轰炸。“我个人坚信，”罗斯福说，“空袭一定能如你我所期望的那样，给日本人以致命一击。”之前重庆政府曾多次抱怨盟军对中国的支援不够，罗斯福希望借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蒋介石的不满情绪，鼓励他继续战斗下去。本次会议还收获了另外一项成果：一旦盟军能够拿下日军占据的马里亚纳群岛，将把它作为对日战略轰炸的另一个据点。罗斯福迫切希望，B-29能够在1944年1月轰炸日本。对此阿诺德只能无奈地说：

“非常抱歉，总统先生，受诸多因素限制，‘超级空中堡垒’5月后才能投入作战。”

开罗会议结束后第二天，1943年11月27日，阿诺德迫不及待地在堪萨斯州组建了拟派往中缅印战区的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司令官由肯尼斯·沃尔夫准将出任。第二十轰炸机部队下属第五十八、第七十三联队，各下辖5个飞行大队，装备至少300架B-29。拉维恩·桑德斯准将受命执行飞行员的招聘和训练任务：所需机组成员从现B-17、B-26机组中优选。在拿到新下线的B-29之前，他们暂时使用原机进行模拟训练。1943年12月，沃尔夫派出先遣人员前往中国和印度，协调监督机场建设。阿诺德对外高调宣称，一旦有足够数量的B-29投入作战，日本的战争工业必将遭到毁灭性打击，盟军很可能在1945年中期就能赢得战争。

同月，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决定，不再向欧洲战场部署B-29，集中所有力量专注于对日战略轰炸。B-29巨大的作战半径是辽阔太平洋上不可或缺的必然条件。因为已经在英伦三岛和北非获得了大量空军基地，超大航程对欧洲战场已不那么重要了，B-17和B-26已足以应付那里出现的任何情况。

1944年4月4日，美国陆航第二十航空队在华盛顿宣告成立，总部设在五角大楼。航空队司令官由阿诺德亲自兼任，参谋长为海伍德·汉塞尔准将——他是那份重要的备忘录《打败日本的战略计划》的制订者之一。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阿诺德，“负责实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第二十航空队部署、作战甚至包括攻击目标在内的主要决定”。华盛顿同时命令各战区司令官，“及时派出战区空中力量，协同B-29部队的一切行动，帮助他们建设并防卫空军基地，提供所有后勤支援”。命令明确，各战区司令官无权指挥或干预B-29的作战：“若情况紧急，需要动用B-29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以外的其他任务时，战区指挥官有权动用这支部队，但必须报华盛顿批准并备案。”这一史无前例的关于B-29指挥权的安排，使陆航在各战区拥有了与陆军和

海军平起平坐的地位。航空队首任参谋长汉塞尔准将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是美国空军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陆航总司令的身份亲自兼任一支航空队的司令官之职，阿诺德可谓煞费苦心。他深知B-29目前仍处在磨合阶段，尚未形成真正的战斗力。如果将它们交给某个战区司令官指挥，他们很可能根据自己的习惯去支配它们，用它们去攻击战区内的战术目标，并可能因指挥或使用不当带来意外损失。阿诺德认为，自己必须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在手里。“一般军人都有最基本的战争原则，”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没错儿，这些原则很多时间内被践踏了。假如我们空军不与这种分离主义现象做斗争的话，这些原则将会一次又一次被践踏。”

第二十航空队下设3个轰炸机司令部。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驻中国和印度，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驻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十二轰炸机司令部以吕宋岛为基地，分头执行对日战略轰炸任务。后因麦克阿瑟无法承诺按时建好航空基地，第二十二轰炸机司令部胎死腹中。有人推测，这很可能是阿诺德为避免“宝贝”落入贪得无厌又不听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手中，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措施。

一周后的4月10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使用中印基地打击日本的作战命名为“马特霍恩行动”。海拔4478米的马特霍恩峰是欧洲的一座著名雪山，因地势险峻成为阿尔卑斯山脉最后被征服的一座山峰。美国人用这座山的名字作为对日战略轰炸的行动代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项任务所面临的挑战性和困难程度。

B-29向印度的转移行动原定在1944年3月10日展开。根据计划，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的150架飞机将以每天9架至10架的速度离开美国前往印度，5天总航程18600公里：堪萨斯州的萨利纳到纽芬兰4150公里，纽芬兰到马拉喀什4350公里，马拉喀什到开罗3800公里，开罗到

卡拉奇3900公里，卡拉奇到加尔各答2400公里。如果航途顺利，上述飞机将于3月底前全部抵达印度。

陆军航空队急需B-29加入现役，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激进措施。在1架飞机都未上天的1942年9月21日，陆军部就破天荒地向波音公司下达了交付1644架飞机的巨型订单。那些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问题，只能等飞机上天后再做进一步改进。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但危险，且浪费很大，却是能让B-29在1944年参加战斗的唯一办法。陆军部的上述决定，当然离不开罗斯福总统的全力支持。在效率和速度面前，节约和安全完全被置之脑后。第一批B-29在踏上飞往印度的漫长航程之前，都需要前往威奇塔工厂附近的一座机场，接受多达数百项的技术改进。许多飞机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后，仍收到了数百项需要改进的命令。

这种情况下，改装和维修备件就必须和工程师一同被空运到埃及、巴基斯坦或印度的机场。美军为此特意在开罗和卡拉奇设立了两个大型改装中心。即便是在中国和马里亚纳群岛基地已开始实施大规模作战之后，也必须采取多种改装来纠正原始的设计缺陷，而非例行维护维修。美国陆航传奇将领柯蒂斯·李梅对此评价说：“这项工作异常困难而危险，B-29这样和那样的毛病，和史密森尼博物馆昆虫分馆的小虫子一样多。无论我们纠正这些毛病的速度有多快，都会有新的毛病从引擎罩底下爬出来。”

由于多个维修小组提前出发，导致很多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当阿诺德3月9日赶到萨利纳机场，询问次日有多少飞机可以出发时，竟被告知1架都没有。“快乐的阿诺德”瞬间不快乐了，他怒不可遏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以确保所有B-29在4月15日前能够出发。3月26日，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司令官、绰号“金发”的拉维恩·桑德斯准将率首批飞机从萨利纳出发，辗转近2万公里于4月2日抵达印度，突然降落的庞然大物使基地的所有飞机都相形见绌。当月中下旬，沃尔夫准将率

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司令部成员分批抵达印度。截至5月8日，盟军在印度境内已集结了130架B-29。即使经过了无数次改造，漫长航途中出于各种原因损失的B-29仍多达7架。同一时间，中国成都地区的广汉、邛崃、新津、彭山机场也已基本具备了使用条件。

被华盛顿寄予厚望的B-29必须尽快有所表现！1944年6月5日，沃尔夫准将下令发动了B-29历史上的首次出击。在桑德斯准将亲自率领下，98架B-29从印度出发，前往轰炸日军占领下的泰国曼谷，目标是拉玛六世纪念桥和市郊发电站，攻击距离约1600公里。B-29的处女秀远远称不上完美。因机械故障或出于天气原因，不断有飞机掉头返航，最后仅77架飞机飞抵目标上空。当天曼谷上空乌云密布，飞行员无法目视瞄准，只能依靠雷达投弹。仅有18颗炸弹落在了曼谷市区，需要摧毁的发电站和大桥毫发无损。阴错阳差，美军炸弹倒是把泰国著名的拉嘉布拉那寺炸得面目全非，寺内珍贵的古代壁画付之一炬。泰国显然不是美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此次攻击不过是试试手而已。但突然落下的炸弹依然使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大惊失色，断然下令将政府机关遣往易守难攻的碧差汶府“避难”。

美军对曼谷的攻击成效不大。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对出现在8000米以上高空的B-29，日军战斗机根本无力拦截，只能任其从容投弹后掉头返航。虽然日军高射炮火和战斗机未能击落1架敌机，但美军的首次行动竟有多达6架B-29因各种故障损失，14名机组成员死于非命。如此重大损失，似乎预示着“马特霍恩行动”之艰辛和未来的命运多舛。

6月6日，沃尔夫准将接到阿诺德发来的紧急电令：华盛顿迫切希望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能够打击日本本土的目标，“迅速而有力”。阿诺德给出的理由是：减轻日军在华东地区带给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巨大压力，对一项不知名但相当重要的中太平洋两栖登陆行动做出呼应，那无疑正是尼米兹旨在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征粮者行动”，目

的也是给B-29取得在太平洋上的前进基地。沃尔夫回电说，会尽最大努力，6月20日前尽可能让超过50架B-29从成都出击。阿诺德一改往日的儒雅，他的回复粗暴且不容置疑：“至少70架飞机必须在6月15日之前出击，完毕！”

军令难违，沃尔夫只好硬起头皮，向所有4个大队下达了全军出击的命令。6月14日，92架B-29从印度出发，其中13架在飞抵成都前掉队。第四十大队降落在新津机场，第四十四大队降落广汉，第四六二大队降落邛崃，第四六八大队驻足彭山。沃尔夫亲自来到新津机场，对即将出发的飞行员进行战前动员：“今晚，我们第五十八联队将发起对日本本土的首次空袭，目标是九州八幡帝国制铁所。偷袭我们珍珠港的炸弹，就是用它生产的钢铁造出来的。兄弟们，给我彻底炸毁它们！”

重新补充燃油之后，75架B-29于15日16时30分依次起飞，朝日本九州福冈县的八幡帝国制铁所隆隆飞去。飞机需要飞经广阔的日战区域，美军飞行员都随身携带了写有“来华参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的“血幅”，以备在途中紧急迫降时求助使用。航途中不断有飞机因故障返航，最终飞抵九州上空的B-29仅剩47架。其中15架依靠飞行员目视瞄准投弹，另32架通过雷达投弹，共投下炸弹221吨。暗夜加上天气不良导致投弹命中率极低，仅有1颗炸弹命中了目标，另有1颗炸弹炸毁了一个发电站，小仓兵工厂和其他一些设施轻微受损。

在当天的行动中，杜善·伊万诺维奇上尉驾驶的“敏捷的杜根”号被日军飞行员木村贞光的零战击落，另有6架B-29受伤。返航途中，又有5架因故障坠毁，1架紧急降落在内乡机场，被追杀而至的日军战斗机摧毁在地面上。此次出击，美军共损失飞机7架。轰炸行动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美国人终于将战火烧到了日本本土。临时新闻发布会上的阿诺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是真正全球空中战争的开端。B-29是一种极其复杂且拥有最致命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能够对敌人实

施迄今为止最沉重的空中打击。”他当即致电沃尔夫，命令对日本九州实施第二次轰炸。

沃尔夫的答复令阿诺德极度失望：一次行动，已把此前2个月花费无数精力运往成都的燃油和弹药消耗一空，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目前暂不具备轰炸九州的客观条件，“现在成都机场只剩下5000加仑燃油，甚至不够1架B-29加满油箱”。沃尔夫所说的确实是实情。在“马特霍恩行动”期间，美军每飞1架次轰炸任务，就需要运输机在印度和成都往返12架次。每8桶从印度运往成都的燃油中，多达7桶在运输的途中消耗掉了。整个5月，美军4个轰炸机大队总计飞行2867小时，其中2378小时用在了物资运输上。一切表明，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没有能力解决自身的燃油和弹药需求，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挤占中国军队和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本已捉襟见肘的燃料和弹药供应。

阿诺德对此非常恼火。国内媒体刚刚大肆渲染了B-29轰炸日本的惊人消息，现在那些巨型飞机却躺在印度的机场上无所事事，岂不让陆军和海军笑掉大牙？尽管清楚沃尔夫面临巨大的补给困难，但阿诺德还是认为，沃尔夫的领导能力和执行力严重不足，无法胜任轰炸日本本土的艰巨任务。

7月4日，华盛顿一纸电令解除了沃尔夫的职务。他奉命回国“晋升”少将，担任B-29项目的生产和训练负责人。这次调动很可能是明智的，沃尔夫是飞机建造专家，在去印度之前从未参加或指挥过一场战斗，现在干的才是他最拿手的活儿。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的职务暂时由桑德斯准将代理。阿诺德的做法得到了参谋长汉塞尔的高度认可，他同样认为沃尔夫消极、悲观，缺乏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殊不知仅仅半年之后，汉塞尔本人也将面临与沃尔夫一样的悲惨命运。

临危受命的桑德斯同样无可奈何。没有油弹，那些看上去无比优雅的B-29和废铁没有什么区别。毫无疑问，“马特霍恩行动”需要强大的后勤支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初听说国内生产出这种超级轰炸机时，尼米兹、麦克阿瑟、肯尼纷纷要求将它们优先分给自己，连远在印度的蒙巴顿都请求支援他几个B-29中队。但当了解到B-29仅被用于战略轰炸，而不执行战术任务后，肯尼主动提出，他的第五航空队不需要装备B-29。作为一个老资格的陆航指挥官，肯尼清楚这种飞机的维护保养和后勤供应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他不希望把自己的有限资源用在一支对地面作战并无直接关联的部队上。B-29一旦被派往西南太平洋战区，第五航空队的飞机恐怕就没有足够的燃油和炸弹起飞作战了。

军令难违，桑德斯只好下令所有能起飞的战机全部出动，加紧向成都输送物资。经过3周紧急筹备，7月7日夜，桑德斯下令对日本本土发起第二轮轰炸。燃油和弹药奇缺导致此次行动规模不大，仅17架B-29轰炸了佐世保、大村和火加田，对日军造成的损伤轻微，2架B-29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因机械故障损失。

又经过3周的筹备之后，7月29日，桑德斯出动72架B-29轰炸了日本控制下的鞍山制钢所。95颗炸弹给这座工厂造成了较大损害，彻底修复至少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工厂职工被炸死约100人，炸伤170人，鞍山制钢所125万吨的年产量因本次轰炸减产约30万吨。美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1架B-29被日军高射炮火击落，另有1架在返航途中因伤势过重坠毁在中国的丽江一带。

第七七〇中队的“邋遢的流浪汉”号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伤。飞行员霍华德·贾雷尔上尉判断，他的飞机只能向西南飞行4个小时，那里是日军占领区。贾雷尔最终做出决定，驾机飞向西北方仅2个小时航程的海参崴。美国人天真地认为，只要轰炸机能够得到维修并补充燃油，就可以重新飞回成都基地。像许多美国飞行员一样，贾雷尔觉得

苏联是与德国作战的潜在盟友，肯定不会为难他们。他的判断有对有错。自斯基·约克中尉1942年4月随杜立特空袭东京后驾驶B-25意外降落海参崴以来，所有进入远东领空的美军飞机无一例外地被苏军扣留，人倒是没多大事儿。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后，担心苏联人不友好的贾雷尔下令撕毁包括代码备忘录在内的所有机密文件。苏军雷达提前发现了远方飞来的不速之客，14架战斗机紧急升空“护航”，将“邈邈的流浪汉”号驱赶到中乌戈洛瓦亚基地降落，那里距海参崴只有30公里。“螺旋桨还开着，”贾雷尔后来回忆说，“我们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撞碎了栅栏，几乎划到水边才停下来。”机组成员被分开关押，一名苏联将军单独提审了每一个人，询问这是什么飞机，已经造出来多少架，载弹量多少等。将军起初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而大发雷霆，但后来他咧着嘴笑了，还亲昵地拍了拍贾雷尔的肩膀。苏联人不但向贾雷尔等人提供食宿，还供应他们伏特加、香烟等奢侈品。贾雷尔等人被送往中亚名城塔什干附近的一处秘密营地。一直到1945年1月取道阿什哈巴德从伊朗回国，贾雷尔再没见过自己的那架B-29。

当时苏联也在研制远程轰炸机。他们也曾向美方要求提供B-29，华盛顿对提供中型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非常慷慨，却拒绝了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要求。斯大林指示情报战线尽一切可能搞到B-29的详细资料。可是苏联特工只搞到B-29的全套驾驶说明书，对制造飞机用处不大。自194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轴心国的战败已成定局，盟军之间各种矛盾已逐渐显现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美国深知苏联是未来的潜在对手，保持远程轰炸机的对苏优势是完全必要的。

今天1架B-29从天而降，无异于给正在打瞌睡的苏联人递上了枕头。根据苏联飞行员瓦西里·雷谢尼科夫回忆录中的说法，“我们将先后突降到我们领土上的3架B-29视为意外的收获，称它们是‘从天而降的礼物’”。斯大林下令将“邈邈的流浪汉”号送往莫斯科。1945

年6月22日，苏联正式启动了“B-4计划”（后改为“图-4计划”），负责人是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1947年春，苏联喀山飞机制造厂的第一架图-4下线，5月进行了试飞和转场飞行。新飞机据说是苏联著名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的作品。1947年8月3日的莫斯科航空节上，3架图-4的突然亮相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一些西方使馆驻苏联武官甚至认为，那就是美国人的B-29，他们甚至给这种飞机起了个绰号叫“超级空中堡垒斯基”。“那种飞机看上去真像我们的B-29！”贾雷尔后来回忆说，“我知道，那家伙（指那名将军）肯定把我们的飞机交给了苏联人”。贾雷尔这话明显不对，那人本来就是苏联人。

在阿诺德的一再催促下，8月10日，桑德斯出动24架B-29轰炸了长崎，取得的战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幸出击的飞机无一损失。同日，54架B-29从锡兰的亭可马里机场起飞，前往轰炸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的普拉德炼油厂。来自英军的情报显示，日本舰船和工业用油的22%、航空燃油的78%都来自这座工厂。考虑到巨港石油均需通过慕西河向外运出，部分轰炸机受命在河道上投掷水雷以阻断运输。英国皇家海军东方舰队特意出动轻巡洋舰“锡兰”号、驱逐舰“棱堡”号和2艘潜艇前往执行救援任务。

31架B-29尝试轰炸普拉德炼油厂，部分飞行员声称看到了爆炸和火焰。但轰炸机拍下的照片显示，只有一幢建筑确定毁于此次空袭，另几幢“可能被毁”。8架B-29低空向慕西河投下了水雷，后来据信它们炸沉了3艘，炸伤了4艘，日军直到1个月后才完成排雷恢复航运。本次行动为今后美军实施大规模布雷的“饥饿行动”积累了经验。15架未能飞抵巨港空域的B-29转而攻击了其他目标，其中2架轰炸了苏门答腊北部产油小镇庞卡南布郎丹，1架空袭了占碑附近的机场。美军飞行员声称共看到了37架日机，部分日机顽强追击达560公里之远，仍未能击落1架美机。1架B-29在距锡兰仅140公里处油料告罄迫降海上，除1名机枪手丧生之外，其余10人8月12日清晨被安全救起。

几次出击均未取得显赫战果，桑德斯准将坐不住了。8月20日，他亲自率88架B-29前往空袭八幡。毫不例外，日军部署在中国大陆的雷达提前捕捉到美军机群大举出动的消息。16时32分，日军西部防空指挥部下令陆军4个飞行战队、海军2个航空战队的约100架战斗机升空拦截。B-29在6000米至8000米高度进入八幡上空，每机投下6颗227公斤炸弹。日军高射炮火击落了“准备就绪的泰迪”号，另有8架B-29被击伤。

日军第四飞行战队第三中队揳出勇中尉——他有个绰号叫“B-29击坠王”，自称击落26架B-29，最终得到确认的只有7架，其余均为击伤或误报——率日军战斗机向美机发起殊死攻击。第四六八轰炸机大队第七九四中队中队长罗伯特·克林克斯凯尔斯中校驾驶以母亲名字命名的“格特鲁德”号参加攻击任务，还带上了中队吉祥物可卡犬“萨利”。开战之初，他曾是麦克阿瑟B-17的专机飞行员。根据阿诺德设定的严格标准，只有在四引擎飞机上有过至少400个小时飞行经验的人，才有资格申报B-29飞行员。隆隆飞来的美军编队很快被揳出勇及僚机发现，2架二式屠龙使用37毫米航炮发起攻击，收效甚微。当揳出勇再次从美军编队两点钟方向进入时，僚机飞行员野边重夫军曹通过无线电报告说，将驾机对美军长机实施撞击。揳出勇当即大声制止，但野边仍带着无线电员高木传藏，一头向“格特鲁德”号撞去。

当时美机刚刚完成投弹，正准备关闭弹舱。野边倾斜机身，二式屠龙的右机翼像快刀一样切进“格特鲁德”号左翼翼尖与一号发动机位置，B-29翼内油箱瞬间爆炸，两架飞机在空中解体坠落。“格特鲁德”号的11名机组成员和小狗“萨利”无一生还。日军清理坠机现场后，将他们的骨灰就地草草埋葬。1949年，他们的骨灰被送回美国安葬。

唐纳德·汉弗莱少校的“邮政速递”号跟在“格特鲁德”号右后方，他紧急拉升才避免与前方两机相撞。飞在“邮政速递”号右后方

的是奥尼尔·斯塔夫上尉的“灾难克星”号，相撞两机的残骸高速掠过“邮政速递”号，撞掉了“灾难克星”号的水平尾翼，后者立即翻滚快速下坠，坠毁在折尾町永犬丸林间。斯塔夫上尉及5名机组成员当场阵亡，遗体被清理现场的日军就地掩埋，1946年接回美国安葬。副驾驶詹姆斯·韦恩中尉、领航员欧文·纽曼少尉、机械师奥斯丁·肖特少尉、机电员沃尔特·当斯比技术军士和机枪手杰克·摩尔中士跳伞。8月24日，摩尔因伤重不治死于小仓医院，另外3人被送入大森战俘营侥幸活到了战后。韦恩中尉跳伞后在山中隐藏多日，8月31日试图冲进日军芦屋机场抢夺飞机逃走。被日军哨兵发现后，韦恩用手枪击毙3人后中弹阵亡。战后，他的遗骸被接回安葬于檀香山。

与美国人同归于尽的野边和高木立即成为日军重点宣传的对象，野边特获晋升两级军衔为陆军准尉。日本画家中村研一以本次战斗为主题，绘制了油画《北九州上空野边军曹机撞击击落B-29二架》，在东京美术馆“战争记录画展”上公开展出。

第三九五中队的“凯特·鲍马特”号在战斗中机体严重受损，雷达系统失灵，飞机在飞越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后失控。机长罗杰·麦克格林上尉下令跳伞，飞机最终坠毁在伯力以东希霍特山脉一带。麦克格林等人像贾雷尔机组一样被扣留，飞机残骸被苏联人笑纳并秘密送往莫斯科。

美军在本次行动中共损失飞机15架——3架被击落、1架毁于防空炮火、1架与友机残骸撞击坠落、9架因各种故障坠毁、1架受伤迫降苏联境内，另有8架被击伤，战损率达到了惊人的22%。克林克斯凯尔斯中校、理查德·卡迈克尔中校等高级军官战死，使本来就不太高的士气更加低迷。美军飞行员声称在空战中击落日机17架，疑似击落13架。第二次轰炸八幡的效果稍稍好于第一次，投下的96吨炸弹仅摧毁了2座炼焦炉。

桑德斯的指挥同样不能让阿诺德满意，况且他本来就是临时代理。就在桑德斯亲自率队出击八幡的当天，印度空军基地来了一位个子不高、满脸冷峻、嘴上叼着大雪茄的陆军少将。他就是美军战略轰炸思想的信奉者与践行者、绰号“冷战之鹰”的陆航传奇将领柯蒂斯·李梅。他此行的目的，是接替沃尔夫出任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对此次临阵换将，阿诺德给出的说法是：“虽然我同样尊敬沃尔夫，但我依然认为，相对李梅的新战法和新思维，沃尔夫的那一套显得非常业余。”

1906年11月15日，柯蒂斯·李梅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与诸多高级将领出身名门不同，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的儿子。由于得不到有政治影响的议员推荐，李梅无缘进入著名的西点军校，只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28年李梅加入陆军航空队，1929年10月在得克萨斯州凯利基地完成飞行训练后，成为一名预备役少尉飞行员。1930年2月1日转入现役后，他最初在第二十七中队飞战斗机，1937年调入第二轰炸机大队转飞轰炸机。因训练刻苦，技术精湛，李梅逐渐被认为是“集飞行、工程和导航技术之大成的飞行大师，一位要求严格的培训师和纪律执行者”。

二战爆发之后，李梅于1942年受命组建第三〇五轰炸机大队，并率领赴欧洲参战。他率先提出的“无规避行动”和“交错式”飞行编队大大提高了轰炸效率，因此引起阿诺德等高级将领的关注。1943年6月，李梅出任第四轰炸机联队指挥官，9月升任第三轰炸机部队司令官，组织实施了著名的“雷根斯堡”空袭行动。李梅军衔晋升之快令人咂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仅是一名少校，从这一军衔晋升到少将——1941年3月21日到1944年3月3日——只用了短短不到3年时间，38岁的李梅因此成为美国陆军最年轻的两星少将。

从出身来说，李梅并非来自军人世家；从学历而言，他没有上过著名的西点军校；从为人处世来说，李梅性格孤僻，待人冷若冰霜，

少言寡语，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好像全世界人都欠他200块钱似的。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他面部的一侧肌肉偏瘫，以致无法做出笑容。一个突出例证是，李梅在与他人——不管上级、同僚或者下属——吃饭时从来一言不发，只顾闷头往嘴里扒饭。飞行员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而不是喜欢，还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外号叫“铁屁股”。坊间一个有关李梅的故事流传甚广。一次，他开着吉普车在一架正在加油的飞机旁边停下来，嘴里还叼着大烟斗。一名地勤人员不得不小心翼翼上前提醒他：“长官，您嘴上那东西可能会引发火灾的。”李梅对此回答说：“小子，有我在，它敢！”

凡事细究必有其因，李梅能够如此迅速晋升，必有其过人之处。他办事一向讲求效率，无所畏惧，劲头十足，在战术上颇具创新精神，是将战机变成杀人机器的不世出天才。平时当同伴们闲聊取乐时，他总是静静躲在一隅，脑海中思索着硝烟弥漫的战场，考虑未来战术的改进。李梅渴望战死沙场，执行任务时必亲自带队。每当飞机起飞时，他的胃就会剧痛难忍。此时他总是用牙紧咬雪茄，尽力装出一副生气而不是疼痛的样子。李梅惧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败。他近乎残酷地训练自己的飞行员，以至于那些年轻人都渴望去参加战斗：相对于平时的魔鬼训练，战斗反倒成了一种休息。

阿诺德将李梅视为陆航在太平洋战场打破僵局的秘密武器。最初接到前往中缅印战区的命令时，李梅还以为自己要去指挥一支战术部队，心里一直不太情愿。但当得知未来的任务是指挥B-29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时，李梅欣然表示愿意前往远东。作为一名资深飞行员，李梅有自己的信条：“如果我要去指挥某种飞机组成的部队，那么我首先就要成为驾驶这种飞机的老手。”即使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掌握B-29的驾驶技术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飞抵印度的李梅受到了老朋友桑德斯准将的热烈欢迎。桑德斯对新上司的到来并无抵触情绪，首先在于自己本身就是代理，其次阿诺

德几乎天天发来的催促电报让人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李梅的到来终于能使他喘一口大气了。但是桑德斯后来的经历比沃尔夫还不幸。在9月的一次飞行事故中，1架B-25不幸坠毁。虽然李梅亲自驾机组织营救，机上的桑德斯还是永远失去了一条腿。他在陆军医院治疗了长达两年半时间，1947年2月从陆航退役。

来到印度的李梅很快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个地道的“烂摊子”和一些“毛病多得数不清的糟糕飞机”，他对好友沃尔夫被免职的遭遇感到同情。战后李梅曾经说，阿诺德本人就是B-29项目最大麻烦的来源，沃尔夫接受的是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诺德迁怒于他是绝对不公平的。新官上任的李梅立即对下属部队进行了走访。几天下来，他对印度和成都基地的现状极为不满，当然也包括飞行员的训练、实战和精神状态。李梅立即以其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对航空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

一、通过强化训练，提高所有机组的飞行和战斗能力。

二、取消之前采用的四机菱形编队，改为在欧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十二机盒形编队。

三、建立目标引导机制，由经验相对丰富的机组负责发现并标记目标。

在一次动员大会上，李梅明确向众参谋和飞行员指出：“我们的每次出击任务，就像一名商人要好好利用手中的本钱一样，务必追求最大收益。在提高出击效率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他明确提出，飞行员和工程师必须认真学习节约燃油的相关知识，“在去八幡过程中用掉7600加仑燃油的乘员，必须向执行同样任务但仅消耗6100加仑燃油的乘员学习”。

李梅用大约3周时间来完善内部管理和训练。之前飞机事故率高得惊人大多是因为B-29那4台R-3350发动机引起的。由于大量采用新技术且研发周期较短，这种发动机在设计、制作工艺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虽然从1943年1月到11月已经进行过超过2000次改进，它仍因容易起火而被称作“机械师的噩梦”。飞行员杰克·考德威尔对此描述说：“当飞机升到25000英尺高度，我总感觉每个铆钉都达到了极限似的。”综合之前的作战经历，李梅下令各机组在起飞滑跑时尽量加速，使气缸顶部温度尽可能保持在警戒线之下，充分利用跑道长度使飞机加速到230公里才以低角度起飞。起飞后的B-29不立即爬升，在低空继续飞行，在达到320公里速度时才逐渐爬升，以降低气缸的顶部温度。他还把原来每大队四个中队的编制缩减为三个中队，原来独立的维修保养单位拆散分配到各大队之中。李梅还采取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拒绝接受阿诺德分配给他的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他认为既然现有补给连一个联队的作战都无法满足，再增加一个联队，只能使这种糟糕的状况雪上加霜。以往战场指挥官总习惯要求领导派给自己尽可能多的作战力量。事实上早在李梅到达印度一个月前，华盛顿已经在1944年7月做出决定，驻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将获得新飞机的分配和物资供应的优先权。11月之后，再没有新的B-29飞往印度或中国。

8月29日，李梅亲自率95架B-29轰炸了日军占领下的鞍山。这是一次严重违纪事件，美国陆航不容许他这一级别的军官亲自带队执行任务。但李梅坚持要“追求真相”，他要亲自看看日军战斗机在对付没有护航的轰炸机时，到底有多大能耐。90架B-29对鞍山制钢所投下了炸弹207吨，另有5架飞机轰炸了沈阳铁路调车场。9月8日，李梅再次率95架B-29轰炸了鞍山和本溪制钢所。虽然损失的飞机多达4架，但只阵亡了1名机组成员。两次行动让鞍山制铁所的炼焦产量降低了35%。返航后的李梅告诉当时还没出事的桑德斯：“日本人的战术的确很臭！他们就停在一个可以袭击我们的位置上，然而他们转错了方向，

只有一个家伙打了短暂的几枪，其他人从来没有赶上我们。”听他的口气似乎很遗憾。

现场的一切似乎都不能令李梅满意。他在9月12日写给第二十航空队新任参谋长——汉塞尔已经受命前往马里亚纳群岛组建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劳里斯·诺斯塔德准将的一封信中说：“他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作战团体，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每个人好像都很忙，但忙的都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一直在尝试通过试错方式，弄清战争之初我们的首批轰炸机飞行员是如何作战的。我认为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驾驭B-29。”一周之后，他在另一封信中伤感地提到机组成员和参谋军官的素质，并要求华盛顿派给他更多具有实战经验的人，“这里充斥着大量在国内一直坐办公室的人，飞行员会从糟糕的跑道上驾驶沉甸甸的飞机起飞，那种心惊胆战的感觉比遭遇敌人时还要强烈”。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导致国军控制的机场一个个丧失，“在本战区现有条件下，”李梅说，“本司令部所有作战基本上都是不安全的。”

为配合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战区部队登陆莱特岛的行动，10月14日，李梅下令109架B-29从成都起飞，前往轰炸高雄以北32公里的冈山战机工厂，这是“超级空中堡垒”首次以三位数的规模出击。本次攻击给日军造成的损失不大，仅炸毁了7座飞机修理仓库和16座建筑，却收到了一项意外战果：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错误判断，美军出动B-29是为了掩护航母舰队的撤退，极度虚夸的“台湾海空战大捷”完全打乱了日军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御部署，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10月25日，李梅下令执行对大村的轰炸行动，那里的日本海军空技厂第二十一分厂主要生产水上飞机和发动机设备。行动一开始就出师不利，1架飞机在起飞时坠毁，机组成员全部丧生。前往执行攻击任务的77架B-29仅59架找到目标实施了投弹。由于李梅特意变更了装弹

结构，采用每2颗高爆弹搭配1颗燃烧弹的组合方法，本次的攻击效果明显好于上次。

在本次作战中，杰克·莱德福特上尉的“无限二十世纪”号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箱，大量燃油泄漏使他们已无法飞回成都基地。上尉命令机组成员跳伞，重伤的机械师亨利·米勒被同伴用毯子包好，系上开伞绳推出飞机，其余机组成员逐一跳伞。莱德福特降落在一片稻田中，满身是泥水和鲜血。一群中国人好奇地围了上来，莱德福特一直重复着学会的那句中国话：“你好，我是美国飞行员！”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人来到他身边，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姓杨，是镇里的邮政局长。莱德福特问自己在哪里，姓杨的中国人说：“距老河口70英里，距重庆500英里，距最近的日本军队仅8英里。”镇上的一名外科医生给莱德福特包扎了伤口，随后他被送到附近中国军队的驻地，与其他机组成员会合，不过米勒还是因伤重阵亡了。一行人返回印度后，莱德福特机组特意将新分配的1架B-29命名为“亨利·米勒”号，以使战友能陪伴他们继续战斗。

10月31日，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抵达重庆。他很快致电马歇尔上将，中国大陆的军事局势正急剧恶化，蒋介石的军队在日军的猛攻下丢城失地，溃不成军，桂林机场陷落在即，昆明即将成为日军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实际上9月刚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并无这么大的胃口，东京无意西进重庆，再占领中国地盘儿已无太大意义。但华东的空军基地则不然，占领它们就能有效阻止美军B-29对日本本土发起远距离空袭。陈纳德讥讽阿诺德的B-29工程是“宏伟但愚蠢的主张”，B-29的糟糕表现似乎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11月11日，李梅再次下令出动100架B-29轰炸大村。美军机群在飞临目标上空时遭遇到恶劣天气，几乎看不到地面目标，只好临时决定取消行动。29架飞机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对大村实施了雷达瞄准轰

炸，取得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1架B-29改为轰炸南京等日战区目标，取得的效果同样不大，反而损失了4架宝贵的B-29。

第七九四中队维斯顿·普莱斯上尉的飞机返航途中出现燃油危机，副驾驶约翰·弗拉纳根中尉提出飞机要么迫降在日战区，要么只能飞往海参崴。普莱斯上尉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在从基地起飞12小时45分钟后，这架B-29在海参崴附近的中乌戈洛瓦亚基地降落，它的最后一段航程有10架苏军战斗机护航。和贾雷尔机组一样，飞机被苏联人扣留，普莱斯等人被送往中亚秘密基地，后取道伊朗于1945年2月2日回国。被苏联人扣下的那架飞机正是大名鼎鼎的“阿诺德将军”号。

11月21日，李梅下令出动109架B-29轰炸大村，61架找到目标的飞机共投下近200吨炸弹。飞行员声称在战斗中击落27架日机。美军损失同样惊人，6架飞机被日军战斗机击落，2架飞机在起飞时相撞坠毁，另有2架飞机在降落时坠毁。理查德·麦克米兰上尉的飞机遭到日机撞击受伤，两台发动机停止运转并燃起大火。麦克米兰命令机组成员跳伞逃生。4人成功跳伞后，中部机枪手发现降落伞被飞溅的碎片破坏，剩余机组成员决定留下来陪伴他。麦克米兰顽强驾机在平汉铁路附近的一处空地迫降。附近地区的日军前来围捕，麦克米兰等3人在战斗中阵亡，其余机组成员被俘。重伤的副驾驶弗农·薛福中尉被日军误认为已经死亡，丢弃在附近一个大土坑里，最后竟奇迹般活了下来。3名被俘者被秘密处死，尸体火化后丢弃在汉口附近的一处湖泊里。1946年，18名参与屠杀美军战俘的日军士兵被判定有罪，其中4人被判处死刑。之前跳伞的4名机组成员幸运地落在共产党军队的防区，被游击队救走后辗转送回了成都基地。

第七九四中队威廉·米克里希中尉的“顶好”号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追逐，被打坏一台引擎后选择了飞往苏联的逃生之路。他们没过多久就遇到了苏联空军，被几架战斗机押往中乌戈洛瓦亚基地。这样在

短短4个月里，苏联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3架完整堪用的B-29，另加1架飞机的残骸。

可怜的“阿诺德将军”号被苏联人转运到喀山第二十二飞机制造厂肢解，拆下来的所有零件依次进行称重、测量、照相，并配上描述性说明复制使用。苏联人在拆解仪表和控制系统时格外小心，无数管线被一一编号，贴上标签记录在案。这些部件被仔细包装送往不同的工厂仿制。“邈邈的流浪汉”号被运往莫斯科南部的拉明斯克试飞中心，用于对飞行员和维修人员的培训，“顶好”号则被当作样品封存。

自B-29进驻成都以来，美军驻中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少将就多次提出，使用威力无比的“超级空中堡垒”空袭日军占领下的汉口。有确切情报显示，那里储存着为日军“一号作战”准备的大量物资。他的提议遭到了史迪威和阿诺德的双双拒绝。史迪威认为，轰炸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势必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可见史迪威对中国人民是有真感情的。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的阿诺德认为，B-29是战略轰炸机，执行这种战术任务纯属不务正业。当初他紧紧抓住B-29的指挥权不放，就是害怕出现类似情况。对此陈纳德一直愤愤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1944年10月底，魏德迈接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终于给陈纳德开了绿灯。李梅对执行轰炸汉口这样的任务提出质疑，认为魏德迈没有权力向自己下达作战命令，同时认为这一任务陈纳德的战术空军就能做到。魏德迈向阿诺德做出请示，行动最终获得批准。当时阿诺德正在为高空精确轰炸战绩不佳而苦恼，希望选择一座城市测试燃烧弹的攻击效果，于是便顺水推舟答应了魏德迈的请求。成都到武汉航程仅1000公里，B-29可以减少携带燃料以装载更多炸弹。美军在攻击前曾出动飞机投放了传单，重庆政府也以秘密张贴告示的方式，警告汉口百姓早日外出避难。

12月18日，李梅出动89架B-29空袭了汉口。84架飞机顺利飞达目标区域上空，12时7分从7000米高空开始投弹，511吨最新式M-69燃烧弹落向汉口码头、修船厂、机场、仓库、车站及居住着大量中国百姓的平民区。汉口城区从王家巷到民族路之间的所有建筑被大火笼罩，从江边到铁路线形成一片长3公里、宽5公里的燃烧带。14时30分左右，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33架B-24和149架战斗机拍马杀到，扫射、投弹以进一步扩大战果。驻武汉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仅少量战机仓促升空迎战。美军声称在空战中击落日机42架，自己竟然无一损失。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焚毁了日军控制下的码头和仓库区域。对本次空袭的战果，陈纳德在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指出：“在长江流域，敌人空军主力被彻底摧毁，日军赖以生存和进行战斗的大批物资被毁，汉口仓库完全变成了一堆废墟。”然而陈纳德从未提及的是中国人民在轰炸中付出的巨大牺牲。有资料表明，轰炸导致近2万名无辜百姓伤亡！

12月19日，李梅出动36架B-29再次前往轰炸大村。仅17架飞机发现并轰炸了目标，13架迷航B-29转而轰炸了上海的日军军事目标。本次作战中共损失3架B-29，所幸坠毁在中国大陆的2架飞机机组成员均成功获救，1架飞机在沈阳上空遭日军战斗机撞击坠毁，机组成员全部阵亡。截至1944年底，从成都机场起飞的B-29因战斗或故障损失数达到了惊人的147架。

为减轻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李梅有意减少从成都起飞的飞机架次，转而更多从印度基地出发去攻击一些次要目标，如中国台湾、新加坡、英属婆罗洲、马来亚、苏门答腊、法属印度支那等。对新加坡的多次轰炸一度引起东南亚战区司令官蒙巴顿的强烈不满，因为英国人希望将来返回后还能使用那里的船坞和基地。对非日本本土目标的攻击显然不能让华盛顿高层特别是罗斯福和阿诺德满意，这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马特霍恩行动”的基本宗旨。

1944年11月10日，日军两路部队攻陷桂林和柳州，从那里出发的日军轰炸机已经严重威胁到驻成都B-29的安全。在12月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魏德迈强烈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制止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发自成都的活动，这个基地绝对不能算安全”。他以相当充分的理由指出，“马特霍恩行动”远远未能达到阿诺德的期望。陈纳德也极力撺掇让B-29从中国撤走，这些看上去很厉害的飞机对他几乎没有多大帮助，还占用了大量本应划拨给他的燃油和物资，而他还需要抽出一定的空中力量去保卫成都机场免遭日军的袭击。

到1944年底，形势渐趋明朗化，后勤和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马特霍恩行动”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随着塞班、提尼安和关岛陆续落入美军之手，“马特霍恩行动”已变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显而易见，太平洋岛屿上的航空基地几乎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除少数日机的零星偷袭之外，日军地面部队对那里完全不构成威胁。岛屿基地还能依靠海军的大吨位运输船，建立起顺畅高效的后勤补给系统。即使不考虑飞越驼峰的因素，美国运输船从西海岸出发，到马里亚纳群岛也比辗转到印度要少跑许多航程。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成都起飞的B-29只能攻击到九州岛的西半部分，而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的B-29就能将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主要城市区纳入攻击范围，暂时够不着的北海道本来就没什么东西可炸。一切表明，将所有B-29集中到马里亚纳群岛，才是最明智、最现实的选择。阿诺德于12月初断然下令，将李梅拒绝接受的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直接派往塞班岛。

1945年1月中旬，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就B-29的部署出具备忘录，要求陆航集中使用第二十航空队下属的两个轰炸机司令部，其中含义不言而喻：美国人断然不会将已经部署在马里亚纳群岛的B-29调往印度，想那么做他们早做了，更不会付出重大的牺牲去夺取三岛。驻印度的李梅很快接到指令，1945年4月中旬之前，将驻中国和印度的B-29全部转往中太平洋方向。

作为阿诺德的心腹爱将，李梅对华盛顿的指示了然于胸。对目前面临的糟糕状况，他早已忍无可忍了。在将下一步作战及转移事宜交给副手罗杰·拉梅准将之后，1945年新年刚过，李梅就径直飞往塞班。1月27日，驻印度B-29开始分批向马里亚纳群岛转移，航程3820公里，约需飞行17.5个小时。3月29日，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执行了最后一次任务，出动战机轰炸了日军新加坡油料基地。之后拉梅准将打包行李，连同飞机和货物，包括宠物猴子和黑熊幼崽，向马里亚纳转移。5月的第一周，在印度和中国受尽磨难的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于提尼安岛西机场重新完成了集结。

在从印度和成都基地发起对日轰炸的10个月里，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共执行大小任务49次，出动“超级空中堡垒”3058架次，却仅投下了1万吨炸弹。其中对日本本土的攻击9次：大村5次，八幡2次，其他零星目标2次。9次行动共损失125架B-29，其中被日军击落29架，其余大部分飞机是因为机械故障或事故损失的。

在战后的回顾中，美国人坦承“马特霍恩行动”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将8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了补给物资的运输上。很多年以后，李梅回顾在中国和印度走过的那段弯路时，感慨地说：“我从未能成功说服阿诺德将军，放弃他自己都相信是不可能有效的‘马特霍恩行动’。很显然，来自总统的政治压力使他没有其他选择。‘马特霍恩行动’没能起到多大作用，没有人能让它起作用。它的后勤基础完全不行，这种作战方式仅仅是个幻想，就像《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国那样。”

困难重重

“马特霍恩行动”半途而废，美军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行动同样困难重重。燃油和补给物资倒是可以从海路运来，但这条海运线格外漫长——从旧金山到塞班往返要9300公里——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不得不和其他部队争夺有限的船运和资源。从塞班、提尼安或关岛出发，日本本土大部分攻击目标都处在B-29极限作战半径的边缘。经验相对不足的飞行员要飞越超过4800公里没有任何指示物的海面——从印度和成都出发就有陆上参照物——有时还需要在夜间飞行，往来全程持续15小时甚至更久。当时世界上没有一种战斗机拥有足以执行这种长距离任务的航程。在美军拿下硫磺岛之前，他们在更接近日本的地方没有其他机场可用，因此B-29最初的所有任务都是没有战斗机护航的。尽管被称作“超级空中堡垒”，但出于节约重量的目的，这种飞机的结构相当轻巧，在空中飞行时被弹面很大。陆航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军官警告说，这种飞机在日本上空遭遇的损失，可能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

阿诺德对这些劝告全然不顾。就在李梅出任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的前一天，1944年8月28日，他点名自己的参谋长、“负鼠”汉塞尔准将出任驻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首任指挥官。和大多数陆航将领一样，41岁的汉塞尔并不算老，他本人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早在1929年就获得了飞行证书。值得一提的是，他是最早将马里亚纳群岛看成B-29最合适潜在基地的人，被阿诺德派往那里非常合乎逻辑。当被问及丈夫“负鼠”绰号的来源时，汉塞尔夫人说“因为他长得很像老鼠”——老酒从照片上倒是没看出来。汉塞尔亲自驾驶一架叫“约尔廷的约西”号的B-29飞往塞班。当飞机经夏威夷、夸贾林三级跳于1944年10月12日顺利降落在伊斯利机场——它以“征粮者行动”中不幸战死的“列克星敦”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罗伯特·伊斯利少校的名字命名——时，无数地勤人员拥挤在跑道旁以示

迎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从未见过“超级空中堡垒”。现场一名“海蜂”工兵回忆说：“当那架飞机隆隆飞来时，机场欢声雷动。大家都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徐徐降落，个个兴奋得手舞足蹈。”

塞班的情况让汉塞尔大失所望。根据计划，工兵部队要在岛上建设两条2600米长的跑道和80个硬化停机坪，他发现现在仅有的那条跑道仅长2100米，仅一部分进行了硬化，另一条平行跑道刚刚把地面清理出来，跑道铺设还没有开始。硬化停机坪只建成了40个。10月20日，当埃米特·奥唐纳准将率七十三轰炸机联队的飞机——就是被李梅拒绝接受的那批飞机——飞来时，只好2架挤在一个停机坪上。因为没有足够的油库，航空燃油只能临时存储在油罐车里。按计划基地年底将接收180架B-29和1.2万名机组和地勤人员，但这里没有军营、办公楼和仓库，汉塞尔和他的先头部队不得不临时住进帐篷。简易食堂是用匡西特板临时搭建的，即便汉塞尔本人也不得不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这一延误并非由于工兵部队不努力，伊斯利机场上的推土机早在6月24日起就开始轰鸣，那时美军的夺岛战斗才刚刚开始。所有工兵分成两班轮换作业，每班工作长达10个小时，剩下的4个小时用来维修和保养设备。岛上的土著居民全都被动员起来，参与机场修建或从事物资搬运工作。

10月5日，汉塞尔特意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拜了码头。尼米兹上将对战区里竟然有这样一支部队不归自己指挥非常不满，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汉塞尔：“我必须告诉你，我对华盛顿的这种安排表示反对，这是对军事指挥体系的一种破坏。”但既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尼米兹同样无可奈何。他只保证会尽最大努力支援汉塞尔：“我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你最大的帮助和协同，愿上帝保佑你取得成功。”

在随后几个星期里，平均每天都有3到5架B-29飞抵塞班。绝大部分飞行员都是首次进行这样的远洋飞行。即使他们年轻的身体正处于最佳状态，也无法摆脱长途高空飞行带来的疲劳。在艰难完成15个小时飞行之后，一名飞行员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腿和后背都麻木了，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我们拂晓时就起飞了，天黑后几小时才落地。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轰炸目标花不了多少时间，飞往目标和返回基地的航程才是最严酷的考验，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和驻中印地区的友军一样，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也必须尽快有所行动。汉塞尔决定以战代训，让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先试试手。10月28日，他亲自率队向曾经令人生畏的特鲁克环礁实施了第一次战术轰炸，攻击目标是日军的潜艇基地。从军事价值而言，特鲁克已经不值得浪费炸弹了。此前陆军第七航空队的B-24和海军航母的舰载机已对那里发起过无数次空袭，特鲁克的地面被炸得跟月球似的。但是汉塞尔认为，这正是让他的小伙子们知道什么是战争而又避免出现重大伤亡的最佳练兵场。

陆军航空队禁止将军亲自参加战斗，这是汉塞尔最后一次带队执行任务。当天共有18架B-29奉命出击，每机各携带3吨炸弹。4架飞机因故障陆续返航，其余14架飞机在8800米高空向目标投弹。日军的高射炮火根本够不着美国人，只能胡乱放上几炮以示存在。东南方面舰队司令官草鹿任一海军中将放飞了仅有的1架零战，日军飞行员得到的指令是升空观察美机轰炸，并不对敌发起攻击。10月28日、11月2日，汉塞尔又对特鲁克发起过两轮空袭，日军几乎没有反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将特鲁克作为新到飞行员的练手场地，先后实施了32次轰炸。日本人对美军的攻击简直不屑一顾，美国人也不在乎在那里取得多少战果。汉塞尔选择的另一个训练目标是硫黄岛，那里日军的防空炮火要猛烈得多，但依然够不到高空飞行的B-

29。先后发起的3次空袭竟然未损失1架飞机，只有1架飞机被友机投下的白磷弹砸伤，仅此而已。

10月30日，1架专门改装执行远程照相任务的F-13型“超级空中堡垒”飞抵塞班。次日拂晓，东京周边出现了难得的好天气。拉尔夫·斯蒂克利上尉提出飞一趟照相侦察，汉塞尔准将批准了。这架名为“东京玫瑰”号的F-13从东京上空9800米处飞过，机上4台照相机忙个不停。斯蒂克利在东京和横滨上空缓缓沿8字航线飞行，然后向西飞越富士山，前往名古屋核心工业区。这是自1942年4月杜立特空袭之后第一架飞临东京上空的美军飞机。约100架日军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其中仅2架短暂爬升到9800米高度，更不要说发起攻击了。日军高炮打出的炮弹根本够不到美国人，“东京玫瑰”号不慌不忙完成拍照后掉头绝尘而去。

日本本土防空指挥部作战参谋奥宫正武海军中佐对美国人突然出现在空中颇感无奈：“11月1日13时30分，敌人的B-29就从我们首都的上空飞过，并未投放炸弹或传单，显然是为了侦察。这种巨型飞机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震动，我们的战斗机完全无法达到它们的飞行高度。很难想象，今后如果有大批这样的飞机出现并投下炸弹时，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在少见的晴朗天气中飞行14小时之后，斯蒂克利机组带着数千张航拍底片安全降落在伊斯利机场。冲印组没日没夜地忙碌了几天，冲印出7000张高清晰度照片，它们成为今后美军制订作战计划的基础资料。斯蒂克利机组的探路之旅，对未来整个战略轰炸带来的价值难以估量。

20世纪30年代，美国陆军航空队斥巨资开发了一种可以在高空进行精确瞄准的秘密武器，并以设计者荷兰人卡尔·诺顿的名字将之命名为诺顿瞄准器。卡尔·诺顿公司总裁西奥多·巴特高调宣称，如果

陆航轰炸机使用这种瞄准器，就可以从高空将炸弹投入一个小小的腌菜桶里：“我们从不认为，从30000英尺高空命中一个15英尺见方的目标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巴特说这番话的背景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正在大批装备该公司生产的瞄准器。后来实战的结果表明，巴特的话明显属于吹牛。

新武器的使用进一步巩固了位于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机场的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精心构建的“高空精确轰炸理论”。早在战前的1940年，陆航总司令阿诺德少将就公开宣称：“陆军航空队将致力于在高空精确轰炸军事目标的战略。”1941年在制订“彩虹五号计划”时，有关陆航的作战计划是由战术学校的4位军官共同起草的，他们是哈罗德·乔治中校、肯尼思·沃克中校、海伍德·汉塞尔少校和劳伦斯·库特少校——就是前文顶替阿诺德参加雅尔塔会议的那位。毫无疑问，包括汉塞尔在内的这4位军官是倡导并践行高空精确轰炸战术的“领军人物”。总体上看，美军B-17和B-24使用这种战术在欧洲战场对德作战中是成功的。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3月初，B-29部队启动的对日战略轰炸也使用了这种战术，包括驻印度和驻马里亚纳群岛的两支轰炸机部队。

汉塞尔准备在首次轰炸日本时出动至少三位数的B-29，在确保战果的同时追求最大的新闻效应。11月16日，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计划发起第一次攻击，目标是东京西北18公里的武藏野中岛航空发动机厂。有可靠情报显示，该厂产量占日本航空发动机总产量的30%~40%。但是15日夜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塞班岛，汉塞尔只好下令行动向后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天气没有好转，而且连续5天强台风带来的无休止降雨使机场完全无法使用。此后台风虽然离开了塞班岛，但潜艇和侦察机发回的报告显示，强热带气流就在塞班到东京之间的洋面上肆虐，其宽度和高度都是B-29无法绕过或逾越的。这样的坏天气持续了整整一周。每天晚上，B-29的机组人员都要参加出击前的准备

会议，每次都被告知按兵不动。“我们来聊聊那些制造紧张情绪的人，”一名年轻飞行员在日记中写道，“你可以强装镇定，但任何人如果说自己不害怕，那他一定是在说谎！”

11月24日是感恩节，潜艇报告东京上空的云层散开了。众多机组成员凌晨3时就早早起床用餐。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排成一条长龙的B-29已经在滑行道上暖机了。出于宣传考虑，汉塞尔特意邀请了24名战地记者或通信员亲临现场拍照观摩。这是B-29首次对日本核心区域实施攻击，行动由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司令官奥唐纳准将亲自指挥。在一阵阵闪光灯的闪耀之下，罗伯特·摩根少校驾驶“无畏的多蒂”号于6时15分率先升空，他身边坐着本次行动的总指挥奥唐纳准将。摩根少校曾驾驶B-17执行过25次作战任务，他的前座驾“孟菲斯美女”号可能是陆航最著名的空中堡垒了，现存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在他们身后，110架B-29以30秒为间隔依次升空，每架飞机都装载了8070加仑汽油和2.5吨炸弹，总重达到了极限升空重量14万磅。庞大的机群徐徐向东爬升，然后左转，沿着被飞行员命名的“裕仁公路”向东京隆隆飞去。途中6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返航，另有11架飞机遭遇浓密云层偏航提前退出。

日本人早就知晓了B-29在塞班岛的集结，提前为迟早会到来的空袭做好了充分准备。6月以来，从中国成都出发的B-29已多次空袭九州，日军对这种大型飞机及其出色性能并不陌生。几星期前拦截“东京玫瑰”号无果之后，日军特意对执行阻击任务的战斗机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了它们的爬升速度和实用升限，以便在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更大推力。他们最激进的措施是建立了对空撞击部队，这支部队的飞机都被拆除了机枪和装甲板，以便在更高的高度也能有良好表现。这些飞行员也可以被视作“神风特攻”队员，他们平时的主要训练科目是高空撞击技术，目标是B-29相对脆弱的尾部。日本海岸雷达

站提前发现了来袭机群，125架战斗机奉命紧急升空迎战，其中第四十七航空队的10架“钟馗”将全部使用撞击战术。

美军机群在8200米至9700米高度进入日本领空，他们的编队被东京上空的急流完全打乱。每小时240公里的顺风使B-29的对地速度达到了惊人的720公里，汉塞尔精心策划的昼间高空精确轰炸瞬间化为泡影。薄薄的云毯使中岛工厂变得模糊不清，仅24架B-29依靠目视瞄准对武藏野投下炸弹。侦察照片难以评估战果，战后美国人才得知，只有48颗炸弹落在了工厂大致区域，其中包括3颗哑弹。其余64架B-29则攻击了备选目标东京港。

美国人的飞机飞得实在太高，日军战斗机要花费整整1个小时才能爬升到这一高度。与在欧洲拦截美军第八航空队的德国同行相比，日军飞行员在技术和战术上都相形见绌。他们的攻击既无配合也无章法，大家一哄而上胡乱开炮，攻击效率极其低下。第四十七航空队三田义雄三等飞曹用撞击战术取得了当天的唯一战果。他从后上方接近了一支美军编队，然后剧烈俯冲滚转，驾机撞上了塞缪尔·瓦格纳中尉的“幸运爱尔兰人”号尾部，将B-29的升降舵和右水平尾翼生生切掉。三田的飞机瞬间炸成了一团火球，拖着长长的浓烟坠向地面。

“幸运爱尔兰人”号依然坚持飞行，瓦格纳竭力转向试图返航，但飞机已经支撑不住了。它在东京湾外海32公里处坠毁，机组成员无一幸存。

对其他B-29的机组成员来说，向塞班岛返航同样是一种漫长的煎熬。夜幕降临时，返航机群还在伊斯利机场以北几个小时的航程处。地勤人员只好在跑道旁边燃起篝火用来导航，幸好除1架飞机因燃油耗尽迫降海上之外，其余飞机都安全降落了。很快赶来的水上飞机救起了迫降机的机组成员。谁都不会料到，汉塞尔出手即是巅峰。在随后的3个月里，美军每次出击的飞机数量从未超过111架。

美军首次攻击并未取得多少战果，武藏野工厂损伤轻微，东京港区甚至未被炸弹直接击中。幸运的是美国人只损失了2架飞机，另有8架飞机受伤，机组成员阵亡12人、受伤4人。飞行员报告在战斗中击落日机7架，疑似击落18架——日本人只承认被击落5架。仅仅损失2架飞机让汉塞尔觉得，昼间高空精确轰炸是一种相对安全的战术。

虽然战果远远谈不上辉煌，但这毕竟是杜立特空袭东京后日本首都再次遭到轰炸。阿诺德在临时新闻发布会上高度评价说：“东京的军事工业严重受损，日本人播撒了风种，就让他们收获旋风战吧！现在，日本帝国没有哪个部分不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但阿诺德私下里也承认，这次在报纸上被宣传为“大捷”的行动实际上是失败的。

汉塞尔本拟趁热打铁，在11月28日发起第二次攻击，却因天气被迫取消。此举变相促成执行救援任务的美军潜艇“射水鱼”号击沉了日军超级航母“信浓”号。11月30日，汉塞尔再次下令对武藏野工厂发起空袭。70架B-29投下的炸弹16%落在目标300米范围之内，炸毁了工厂20%的建筑，246名技术人员或工人被炸死，105人受伤。中岛工厂的月产量从发动机1600台骤降至1200台。美军为本次攻击付出的代价是4架飞机未能返航，31架飞机受伤。

对美国人日益频繁的空袭，沮丧的奥宫正武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2月，美军B-29连续对东京、名古屋一带的飞机制造厂实施密集轰炸，昼间和夜间持续不断。虽然他们的轰炸完全算不上精准，但仍对我们的飞机生产造成重大影响。厂房和设备被接连炸毁，人员也有不小的伤亡。无论是三菱还是中岛，都是日本陆航和海航的主要供应厂家，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12月3日天气晴朗，汉塞尔出动59架B-29又一次轰炸了武藏野中岛工厂，其余飞机则向东京港区投弹。此次轰炸效果仍不理想，反而付

出了损失5架飞机的惨重代价。罗伯特·戈尔斯维奇少校的飞机遭到日军第二四四飞行战队队长小林照彦大尉“飞燕”的正面射击受伤，随后两机在空中相撞，跳伞逃生的小林成为日军撞击B-29的最高级别军官。在遭到第五十三飞行战队泽本政美飞曹“屠龙”的再次撞击后，这架B-29坠毁在千叶县香取郡神代村。第五〇〇大队大队长理查德·金上校和第七十三联队作战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都在这架飞机上，机上人员跳伞后有8人被日军俘虏。布莱克上校很快病死，只有金上校、戈尔斯维奇少校和另一名机组成员侥幸走出了战俘营。

拜伦·布鲁日中校的飞机一侧机翼被高射炮火打掉，燃成一团大火后坠向地面。跳伞的布鲁日被当地居民抓住后活活打死。唐纳德·杜福德上尉的飞机三号发动机被打坏，上尉依靠三台引擎艰难飞回了塞班岛。当天最幸运的当数休·麦克尼马尔中尉的机组。他们的B-29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中，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很快招致低空日军战斗机的猛烈打击。麦克尼马尔拼死杀出重围，驾驶伤痕累累的飞机顽强飞回了伊斯利机场。虽然飞机彻底报废，但机组成员无一伤亡，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日本设计师、零式战斗机的设计者堀越二郎目睹了当天的空袭，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今天下午，美军B-29再次轰炸了三菱飞机制造厂。警报响起后，我们立即疏散进入防空掩体。即使身在地面，我似乎也能听到B-29发动机的轰鸣，随之而来的是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地下掩体里灰尘弥漫，声响之大震耳欲聋。在之后数小时里，我完全听不到别人说话，耳朵一直在嗡嗡作响。”

多次出击效果不佳让汉塞尔压力骤增，“我十分担心，这种状况会损害和危及我们正在推进的对日本列岛的独立作战”。他清楚阿诺德承受的压力只会比自己大，不会比自己小。只有尽快兑现B-29重创日本核心工业区的承诺，阿诺德才能顶住将它们用于其他作战的巨大压力。在奥唐纳准将主持的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的战术研讨会上，应

邀出席的汉塞尔情绪突然失控，对在场200多名参谋军官和飞行员大发雷霆之怒：“我非常失望！我认为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雇用。如果你们不能做得更好的话，这个行动注定将彻底完蛋！”司令官的无名之火惊得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说实话，飞行员们承受的压力一点儿都不比领导小。曾执行过多次作战任务的斯坦利·塞缪尔森上尉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没有办法，我们无疑都受到了惊吓，而且被吓得还不轻。每次行动我们都会损失几名飞行员，这种事情跟药丸一样让人难以下咽。如果这些损失仅仅是由敌人造成的，那还不算什么。但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损失是由于发动机故障或其他机械故障而不得不迫降在太平洋中央造成的。要在夜间将价值60万美元的飞机和机上的10名同伴降落在一片离陆地1000多英里、风浪不定的大海上，光想想这个问题，就会让人不寒而栗。在这里一天就像是一辈子，没人有日历，也没人想要日历。我们只是一天接一天、一次空袭接一次空袭地打发时光。有人说后天是圣诞节了，但似乎没人对此特别上心。”一名机枪手沮丧地告诉随军记者：“我们都不是合格的战士，都在盘算着自己怎么才能活下去，都希望能够回到国内的兵工厂上班。”

除故障频频的飞机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之外，美军始终挥之不去的最大敌人是日本糟糕的天气。高空精确轰炸需要晴天，但是这种天气在日本并不多见。尤其是冬季的几个里，本州岛海岸常常笼罩在阴云之下。即便是太平洋上最杰出的气象专家，也无法准确预测目标上空何时会是晴天。负责侦察的飞机可以提前出发去观察气象——事实上每次行动之前，汉塞尔都会派出3架多带燃油不带炸弹的飞机，它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汇报现场的天气情况——但就在编队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飞往日本的七八个小时里，天气就可能天翻地覆。飞行员在日本上空会频繁遭遇所谓“喷流”，即超过每小时160公里有时甚至是每小时320公里的风速，这是轰炸德国时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如果B-29顺

风飞行，它们的对地速度最高会达到每小时800公里，投弹手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去纠正狂风带来的弹道偏差。在比较糟糕的天气里，1颗从9100米高空投下的炸弹可能要穿越五层不同方向、不同速度的劲风才能落到地面，投弹手面临的是在弹道学上不可能实现的高空精确轰炸。据美军统计，东京上空适合高空精确轰炸的晴朗天气每月不会超过5天，天气已经取代日本人成为美军的头号劲敌。

太平洋战区陆军航空队司令官米勒德·哈蒙中将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评价天气因素造成的影响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塞班和东京之间的天气状况通常都很糟糕，我从未经历过有如此多麻烦、如此多出乎意料和如此多突发因素的地区。在东京的万米高空，风速极快，超过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甚至比珠穆朗玛峰上空的风速还快，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而且气流中温度很低，通常低于-40℃。”

哈蒙本人很快就成为这种糟糕天气的受害者。1945年3月3日，他的飞机在从关岛飞往珍珠港的途中失事，哈蒙像当初的古贺峰一那样神秘失踪，一直到战后才被宣布死亡。就在哈蒙失踪前一周，2月26日，陆军航空队詹姆斯·安德森准将乘坐的B-24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坠毁，机上乘员全体遇难——今天关岛美军安德森空军基地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早在和平年代的1932年，美国空军的前驱威廉·米切尔准将——他和意大利人朱利奥·杜黑、英国人休·特伦查德被并称为现代制空权理论的三大奠基人——就曾经宣称，“美国一旦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对敌人实施燃烧弹攻击，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太平洋战争打响前夕，1941年11月15日，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如果与日本的战争来临，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B-17播撒的燃烧弹会把纸糊建筑的日本城市化为灰烬。未来如果有必要轰炸日本平民，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马歇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B-29刚刚投入前期研发。

借鉴英国人的成功经验，1942年9月，阿诺德在华盛顿成立了陆航作战分析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陆航高层的参谋军官外，还吸纳了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参加，甚至包括一位建筑师。他们的职责是确定美军轰炸机的攻击目标和使用战术，对战果进行评估并适时提出改进方案。委员会的最初目光紧盯欧洲和北非，1943年才开始关注对日轰炸。当年3月底，委员会以昼间高空精确轰炸为基本战术，出具了需要攻击的日军目标清单。两个月后，他们开始研究对日实施燃烧弹轰炸的可能性，并于10月出具了备忘录《以燃烧弹攻击日本目标弱点》，列出了日本城市相比德国城市更宜使用燃烧弹的四大理由：

一、无论是建筑格局还是建筑材料，日本的城市建筑比德国的城市建筑更易燃。

二、日本城市建筑更加拥挤。

三、日本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通常与民用住宅混合。

四、日本主要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区域之内。

根据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4年4月4日批准成立第二十航空队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未来对日战略轰炸不仅局限于高空精确轰炸，也可以实施区域燃烧弹攻击”。为了验证委员会的研究成果，1943年5月，美国陆军航空队邀请熟悉德国和日本建筑的工程师，使用与两国木材近似的材料，在犹他州大盐湖沙漠达格威试验场费时44天搭建了一个叫“德日小村”的小村子。村子分成三个小区，其中一个小区是德式建筑，另两个是日式建筑。为了强化实验效果，美国人还在房间内摆放了家具，甚至包括日本人喜欢的榻榻米。在对三个小区投放凝固汽油弹后，实验人员在300米之外进行观察，详细记录了火势的相关数据。测试结果表明，德国建筑外墙防火性能较好，只有突破房顶才能让建筑从内部燃烧，其可燃性主要取决

于内部装潢。而日本小区几乎没有应对凝固汽油弹的能力，因为超过70%的建筑都属于易燃材料。

根据战前及战时掌握的情报，委员会判断日本航空工业严重依赖分散的家庭作坊式作业，这些一般不超过30人的小作坊大都密集分布在城市居民区内。高空精确轰炸对这些零散小目标起不到太大作用，“除非进行足够威力的区域性轰炸以扫平整个地区”。根据对历史气象数据的综合分析，委员会认为对日本城市实施燃烧弹攻击的最佳时间是每年3月和9月。1944年5月9日，委员会再次向陆航司令部出具备忘录，“应集中对日本东京、横滨、川崎、名古屋、神户和大阪六大城市实施连续轰炸，尽可能多地烧毁城区。如果攻击部队兵力足够的话，一个月集中轰炸就能摧毁上述目标”。委员会原本提出的目标还包括京都，被陆军部长提笔画掉了。史汀生认为“它是世界上的圣城之一，具有突出的宗教意义”。

汉塞尔赴塞班岛履新之后，第二十航空队参谋长的职务由诺斯塔德准将接任。诺斯塔德对东京建筑物防火性能差的特性印象深刻，他在11月29日写给阿诺德的信中建议，“对日本皇宫实施一次轰炸，以纪念珍珠港事件三周年”。这封信很快被退了回来，阿诺德在信上批示说：“暂时不宜轰炸宫城，我们现在对日本工厂、码头的轰炸非常有效。早些时候，我们将摧毁整座城市。”由此看出，阿诺德似乎并不反对使用燃烧弹攻击，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为试验燃烧弹的攻击效果，阿诺德甚至屈尊答应魏德迈，命令李梅对中国汉口实施燃烧弹轰炸。

12月18日，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对汉口的攻击效果良好。诺斯塔德在第二天写信给汉塞尔：“如果100架B-29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就请马上使用燃烧弹对名古屋实施轰炸。”诺斯塔德在这封有阿诺德亲笔签名的信中强调，“此项任务对我们未来的规划极为重要”。

作为高空精确轰炸的忠实拥趸，汉塞尔对使用燃烧弹一点儿都不热心。汉塞尔和诺斯塔德一向不睦，尽管看到了阿诺德的亲笔签名，但他仍将改用燃烧弹看成是诺斯塔德的个人意见。他在回信中抗议说，“燃烧弹不是用来摧毁定点目标的”。但诺斯塔德代表的毕竟是陆航司令部，对他的命令置之不理也说不过去。12月22日，汉塞尔违心出动78架B-29，对名古屋实施了昼间燃烧弹攻击。由于主要目标三菱发动机工厂上空浓云密布，仅有48架飞机从高空依靠雷达瞄准投弹，它们大部分偏离了目标，给日军造成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4天前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对汉口实施的燃烧弹轰炸效果显著，对比起来，李梅的执行力无疑显得更强。虽然汉塞尔和李梅都属于自己的心腹爱将，但阿诺德心中的天平已经开始明显向李梅倾斜。

汉塞尔急于通过战场表现改变上层对高空精确轰炸的看法。12月27日，奥唐纳准将亲自率领72架B-29对武藏野中岛工厂发动了1944年的最后一次攻击。仅有52架飞机进入目标区域上空，投入阻击的日军战斗机多达270架，B-29只能在10300米高空躲避攻击，投下炸弹的准确度更加无法保证，仅6架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瞄准点300米范围之内。所幸本次行动仅有2架飞机被击落，另1架因故障在返航途中坠海失踪，它们全都来自第四九八轰炸机大队。

1944年的最后2个月里，汉塞尔的部队对日本发起了5次攻击，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415架次，损失19架，战损率为4.58%。5次行动仅2次战果勉强被评价为“合格”，没有一个日军目标完全达到被摧毁的程度。美国人的巨大投入和惨淡产出完全达不到令华盛顿满意的比例。

每次行动都有不同数量的飞机损失，其中大部分属于非战斗原因。当时1架B-29造价达60.5万美元，3倍于B-17空中堡垒。就这样无所谓损失下去，连财大气粗的美国人都承受不起，更无法向国内的纳税人交代。阿诺德为此非常担心，他在写给汉塞尔的信中指出：“在我

看来，B-29是不能像对待普通战斗机、双发轰炸机甚至B-17那样去看待的，我们必须把它看成一艘主力舰。海军可不会无缘无故地在航行中损失他们的舰只。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或减少这种损失。”

汉塞尔认为上司的说法极端荒谬，他很快给阿诺德回信，为损失过多飞机辩解，同时指出阿诺德的逻辑出现了问题：“如果海军的驱逐舰像B-29机群那样一个月被派出去执行五六次作战任务的话，他们的损失绝对不会比我们小。现在我们的轰炸无法取得满意效果的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技术不过硬，并非战术。”读到这封信的阿诺德应该不会太高兴。

短短不到2个月，汉塞尔就损失了188名机组成员，其中116人因为迫降永远消失在大海上。虽然有潜艇、水上飞机或驱逐舰执行救援任务，但能够被救回来的机组比例依然很低。在广袤的海洋上搜索一个小小的橡皮救生筏，成功的希望实在渺茫，尤其是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临时宿舍里空出来的床铺越来越多，成堆没有打开就将退还给寄信人的信严重打击了官兵的士气。“我们感觉那样做是值得的，我们必须相信那是值得的，”一名飞行员告诉《时代》周刊战地记者谢罗德，“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牺牲了很多优秀的机组成员，尤其是像大队长或中队长那样的高级军官。”

尽管战斗中不断出现损失，但汉塞尔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每一周都在增加。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正从印度转场而来，国内新组建的第三一四、第三一五轰炸机联队很快也将到位。1945年新年刚过，1月3日，知耻而后勇的汉塞尔出动97架飞机，对名古屋港口和工业区实施轰炸。与前一年行动的最大区别是，B-29携带燃烧弹的比例明显提高。18架飞机因各种故障陆续退出。相对而言，名古屋的防空火力远远比不上东京猛烈，但仍有1架B-29被日军战斗机击落，另有3架在返

航途中损失。美军取得的战果是约3个足球场大小的地区被烧光，目标区内出现了75处起火点。

第四九七大队的“美国女仆”号在8800米高空遭到攻击，日军战斗机的航弹打伤了尾部机枪手唐纳德·威尔逊中士，还击碎了机身左侧的水泡型观察窗。机身内外骤然出现的压力差把中部机枪手詹姆斯·格朗兹中士从破口吸了出去。格朗兹后来形象回忆了当时那恐怖的一幕：“一分钟前我还在战斗岗位上，一分钟后就飞到了空中。我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是安全带把肩膀重重扯了一把。飞出去的时候，我想办法把左腿卡在观察窗孔洞边上，我的另一条腿和脑袋都悬在外边。手枪从枪套里掉了出来，手套和氧气面罩都被吹走了。我真切感受到了彻骨的寒冷，当时的气温是-9℃。两三分钟之后，我就晕过去了。后来大家告诉我，副驾驶富兰克林·克洛维少尉和顶部机枪手赶来营救，和投弹手惠特尔少尉一起把我拉回机舱里。邻近的1架B-29上，1名机组成员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他说我在外边挂了大约15分钟。大家都不理解的是，我被拉进机舱后竟然还活着。”除手部和一条腿严重冻伤及肩膀错位之外，格朗兹没有其他大伤。大难不死的格朗兹此前已参加过7次行动，在随后的战斗中再未遭遇过任何危险，战后平安回到了故乡堪萨斯州。

在华盛顿，以阿诺德为首的陆航高层对汉塞尔继续实施昼间高空精确轰炸的疑虑与日俱增。一些人想在B-29挂载的高爆弹中混入一些燃烧弹，个别人甚至提出采用更激进的战术——对日本发动全面火攻，将整座城市烧成灰烬。这样的任务可以在夜间进行，日军防空炮和战斗机的威胁将随之降低许多。但汉塞尔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战术，坚持认为高空精确轰炸可以在实战中不断改进：“我确信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一些耐心。磨炼技术、建造机场和支援设施，以及从美国本土派来更多的B-29和飞行员，这些当然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阿诺德显然等不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在制定一项代号“奥林匹克”的军事行动，雄心勃勃的陆军渴望以直接登陆的方式结束对日战争，留给陆军航空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陆航司令部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到目前为止，第二十航空队对日本战略轰炸是不及格的。”阿诺德认为：“如果不能展现出巨大的改变，来扭转目前的可怜战果，B-29很可能沦为一种昂贵的战术轰炸机，转而去支援海军和陆军的作战。”1945年新年刚过，积劳成疾的阿诺德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迈阿密陆军医院，这次犯病几乎要了他的老命。除去身体原因，B-29项目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也是他发病的主要诱因。阿诺德因此未能参加重要的雅尔塔会议，只能派助理参谋长库特少将代为出席。他在医院里一直躺到3月15日才康复，其间很多重要军情都是在病床上处理的。

诺斯塔德将马里亚纳群岛发回华盛顿的消息过滤了一遍，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汉塞尔办事不力，“是个十足、彻底的无能之辈”。诺斯塔德特别强调说，汉塞尔和某位精明能干的下属严重不和，他无疑是指奥唐纳准将。奥唐纳对高空精确轰炸一直持怀疑态度，更看不惯汉塞尔的为人。其间，他曾多次提出试验燃烧弹的建议，均遭到汉塞尔的断然拒绝。阿诺德对诺斯塔德得出的结论表示认可，他咬牙做出一项决定：解除汉塞尔的指挥权，并由李梅取而代之。

在中缅印战场，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已经接到了“不再发起新行动”的命令，部署在那里的B-29都要转往马里亚纳群岛，李梅受命在关岛设立新司令部。先前在欧洲作战时，李梅曾经是汉塞尔的下属，但现在他的肩上已比老上司多了一颗星。1945年1月6日，李梅飞抵关岛，名义上是为第二十轰炸机部队的搬迁进行前期调研。他拜会了汉塞尔和当天由华盛顿飞来的诺斯塔德。就在同一天，诺斯塔德向两人颁布新命令：华盛顿决定将所有B-29全部转至马里亚纳群岛，归属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指挥，新司令官由李梅出任。他和汉塞尔的交接

时间是1月20日。和当初在印度的沃尔夫一样，倔强的汉塞尔尴尬地被战场免职。

会后李梅立即飞回印度进行交接，阿诺德要他两周后必须返回关岛就任。临行之前，诺斯塔德私下里告诉李梅：“如果你也搞不定的话，那么你也会像沃尔夫和汉塞尔那样很快走路的。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战略轰炸摧毁日本的战争能力，最终迫使陆海军必须采取大规模两栖登陆的办法去战胜敌人，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50万名乃至更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

汉塞尔曾经是阿诺德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陆航总司令做出这一决定实属忍痛割爱。阿诺德强调自己并未对汉塞尔失去信心，只是由于战术必须做出调整，不愿使用燃烧弹战术的汉塞尔只能被撤销职务。阿诺德并未像对待沃尔夫那样将汉塞尔发配到一个闲职上，而是让他继续留下来，担任李梅的副手。

李梅离开之后，汉塞尔利用留给自己的有限时间继续发起空袭行动，9日夜间出动B-29攻击了武藏野中岛工厂，14日昼间轰炸了名古屋三菱工厂。受恶劣天气影响，两次行动均未取得明显战果，反而损失了11架飞机。1月中旬，戴维斯准将率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进驻提尼安岛，立即对特鲁克等目标实施轰炸进行热身。1月下旬，托马斯·鲍尔准将率第三一四联队进驻关岛，美军可用于战略轰炸的力量不断加强。

1月19日，李梅返回关岛。次日，他和汉塞尔在颇有些尴尬的气氛下会面。汉塞尔对阿诺德安排给他的新职务一点儿都不领情。他致电华盛顿，表示自己对李梅充满信心，觉得他“并不需要一个副手来掣肘，我自己也不乐意去充当傀儡”。阿诺德很快发来了新命令，汉塞尔回国接管B-29飞行员的训练工作。很多人认为阿诺德对汉塞尔的处理过于严厉，因为在他的努力下，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各方面工作都

有了不小的起色。但对缺乏建树的高级军官加以撤换是美军战时的一贯策略，阿诺德的做法无可厚非。

就在两人交接前一天，2月19日，汉塞尔下达了任内最后一次命令：出动80架B-29攻击明石川崎飞机制造厂，1944年该厂出产的机身和发动机分别占到日本总产量的17%和12%。62架B-29顺利飞抵目标上空，投下了155吨炸弹。可能老天也在为汉塞尔的即将离开感到惋惜，当天明石上空天气晴朗，B-29投下的炸弹将工厂40%的厂区夷为平地，包括发动机车间在内的重要厂房和大量设备被摧毁，产量因此暴跌90%，可以说近乎停产。一直到战争结束，该厂也未能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

颇具戏剧性的是，本次作战美军竟然未损一机，堪称汉塞尔指挥B-29战果最佳、损失最小的一次行动，也算为汉塞尔的指挥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日，在将指挥权交给李梅之后，汉塞尔乘水上飞机黯然飞离塞班，取道珍珠港回国负责飞行员的培训工作。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从此进入了李梅时代。虽然在欧洲大名鼎鼎，但飞行员们对这位新上司似乎并无太多好感。一名飞行员毫不避讳地告诉同伴：“看，那个一脸冷酷的家伙来了！他迟早会把我们这些人全都害死的。”

李梅对新岗位的评价，并不比他对驻印度第二十轰炸机司令部的看法更好一些。在给参谋长诺斯塔德的信中，他写道：“或许前边的路总比后边的路更糟糕，但在这里任职10天之后，我感觉这份差事比我刚离开的那份差事要困难得多。这里的参谋人员实际上根本就不顶事儿，士气糟糕透顶，任何措施都不起作用。”

在印度和关岛的两任前任无一例外在极短时间内被解职，让李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1月23日，屁股尚未坐热的李梅下达命令，对名古屋三菱发动机工厂发动攻击。当天目标上空天气恶劣，厚

厚的云层使目视瞄准完全无法进行，受命出击的73架飞机仅28架完成了对目标区的投弹，效果自然极不理想。本次行动B-29的中途折航率达到了惊人的18%，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尽管遭到日军战斗机的疯狂围攻，却仅有1架B-29被击落。返航飞行员声称在战斗中击落日机33架，这一数字是值得怀疑的。

天气已成为制约轰炸行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1月27日，2架F-13被提前派往武藏野和名古屋侦察天气情况。根据它们发回的信息，李梅最终将攻击目标锁定为武藏野。但当60架B-29飞临目标上空时，天气已经完全改变，武藏野地区被厚厚的云层完全遮盖。美军只好变更目标，以雷达瞄准方式对东京市区投下了炸弹。

在德国上空，B-17机群通常都有战斗机护航。但在1945年4月P-51战斗机从硫黄岛起飞之前，前往轰炸日本的B-29都是没有护航的。日军战斗机给无护航的B-29带来的麻烦远比陆航高层估计的要多。美军的攻击模式相对固定，B-29在白昼一次次以约9000米高度飞到同一片区域上空投弹，日军防卫军司令部很快摸清了这一规律，并制定了相应的阻击战术。海岸雷达一旦发现来袭机群，日军战斗机就会在高空集结，他们通常能组织起超过200架战斗机去迎击两位数的美军机群。日本关东地区的防空主要由横须贺附近的厚木基地负责，四国岛的松山基地还驻扎有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这支部队由军令部作战课航空参谋源田实大佐亲手组建。日本南部的防空由宇垣缠中将负责，他是新组建的第五航空舰队的指挥官，司令部设在南九州的鹿屋基地。日本海军剩余的最好的战机和最老练的飞行员全都集中在这里了。

毫不例外，美军此次攻击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疯狂反击。第四九七大队的“哈雷彗星”号被日军高射炮火击中后掉队，小林雄一军曹驾驶1架“屠龙”一头撞了上去，两机同时解体坠落。小林和机枪手鲤渊夏夫飞曹长当场毙命，“哈雷彗星”号机组成员除2人跳伞被俘侥幸活到战后外，其余9人全部阵亡。“人狼”号的弹药舱位置中弹爆炸，

机体断为两截后坠毁，7名机组成员阵亡，4人跳伞后死于战俘营。

“绯闻女士”号同样遭日机撞击后坠毁。日军飞行员铃木精飞曹长战死，机枪手坂本勇跳伞逃生，而“绯闻女士”号11名机组成员无一幸存。

当天表现最出色的当数罗伯特·海茵斯中校的“重击者”号。它是二战最著名的B-29之一，可以与B-17中的“孟菲斯美女”号齐名。该机在战斗中被打坏了一台发动机，接着又遭到市川忠一中尉飞机的撞击。海茵斯毅然驾驶受伤的飞机冲入日军机群，与敌展开殊死搏斗，击落6架、击伤12架敌机后傲然返航。此次战斗使“重击者”号威名远扬，它随即被调回国内参与战争债券的发行宣传。

劳埃德·艾弗里中尉的“爱尔兰少女”号也遭到围攻。1架日机突破美机的拦截，一头撞上B-29左翼两个发动机的中间部位，遭到洞穿的机翼油箱燃起大火。小林照彦驾驶另一架日机从机尾方向猛扑过来。尽管机尾炮手马里根打出的航弹频频击中敌机，但小林还是驾机一头将B-29的左水平尾翼撞断。小林当场眩晕了几秒钟，恢复清醒后跳伞逃生。飞溅的日机残骸在“爱尔兰少女”号的机身上射出无数孔洞，原本密闭的机舱瞬间失去压力，机舱内温度急剧下降，将困在尾部机枪塔里动弹不得的马里根冻成重伤。中央和侧翼机枪手冲上前去，用安全斧砸开机枪塔舱门将马里根拖出来，然后用衣物把他包起来才使他捡回了一条性命。艾弗里驾机继续向下俯冲，顽强摆脱日机的追击，驾驶伤痕累累的飞机返回塞班。虽然重重拍在跑道上的飞机被做报废处理，但机组成员全部幸免于难，马里根因严重冻伤被截去双手。当天最幸运的当数弗兰克·卡利科中尉的机组，他们的“杨基佬的荣耀”号在战斗中被打坏了两台发动机，仍然安全返回塞班，成为第一架仅靠两台发动机飞回基地的B-29。

第八七八中队的“漫游男孩快车”号从9800米高空飞越日本海岸线，在距目标约100公里处遭到阻击。日军王牌飞行员樫出勇打出的航

弹导致B-29机首受损，驾驶舱内一片狼藉，四处飞溅的钢铁碎片将机长爱德华·史密斯中尉和投弹手波比·格雷斯少尉打成重伤，领航员雷蒙德·“哈普”·哈罗兰少尉双脚受伤。机械师威利·弗朗茨少尉无奈关停了一台受损发动机，导致飞机高度快速下降，距离大部队越来越远。他们很快遭到10~12架日机的围攻，又有2台发动机中弹起火。机舱内瞬间烟雾弥漫，刺骨的寒风从机首被打开的大洞中汹涌灌入。通信系统完全失灵，重伤的史密斯中尉一边竭力操控飞机，一边命令机电员凯·克努佩尔下士穿过机身向众人传达“弃机”命令。尾部机枪手塞希尔·拉特已经趴在瞄准器上悲惨死去，其余8人陆续跳伞逃生，机上只剩下哈普和机长两人。哈普抓起准备好的午餐火鸡三明治大啃几口后跳了下去，最后跳伞的是机长史密斯。“漫游男孩快车”号载着拉特的遗体坠毁在茨城县鹿岛郡息栖村一带。

因为美军飞行员普遍传说日军飞行员经常射杀跳伞人员，从6900米高空跳伞的哈普并未立即打开降落伞，而是一直保持自由落体状态，直到下落到距地面1500米时才打开降落伞。他惊讶地发现，七八百米远处上空有3架战斗机正在不断逼近，那显然是日本人的飞机。哈普心想“吾命休矣”。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加令他惊讶。那3架日机并未开火，只是围着他转了2圈。其中2架掉头飞向远方，另1架继续向他靠近。哈普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此时他清楚地看到，对面机舱里的那名日军飞行员竟然向他行了个军礼！当时两手都抓着降落伞的哈普赶紧腾出一只手向对方回礼。那架日机打了个盘旋飞走了，哈普看见了对方飞行员灿烂的笑容。这次诡异的邂逅给了哈普精神上的莫大鼓励，他想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活下去。

战后，哈普这样告诉记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在每次接受采访、演讲或出版回忆录时，我都会详细提到那次敬礼，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位日军飞行员的骑士行为。1945年1月27日，在那个寒冷的

冬日，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空，在我将要放弃一切的时候，他给了我最后的希望。”

哈普看到的那3架飞机都来自日本陆军第三十九教育飞行队，3名飞行员分别是大石代三郎少尉、森胁公之伍长和海法秀一伍长。后来海法回忆说，当时大石在完成两次盘旋后径自飞走，森胁在向哈普挥手后跟随长机而去。海法在第二次盘旋时向哈普敬礼，祝他好运。海法坦承，他们的做法来自飞行队长绵部彻夫少佐的教育。队长经常告诫他们：“对跳伞的敌军飞行员，不应该用机枪去射击他们。不要光想着什么武士道武士道的，也要多学学西方的骑士精神！”等到哈普和海法再次会面时，已经是2000年10月23日的事情了，后文详叙。

哈普落地后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就有数百名日本平民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哈普困难地解下降落伞，靠他最近的日本人以为他有枪，吓得直往后退。不过他们很快明白，面前的这个美国大兵没有武器，于是一哄而上对哈普一顿暴打。哈普只好双手抱头，任身上挨了无数拳脚。很快有当地日本驻军赶来，哈普被绑住手脚，用黑布蒙上眼睛后丢进一辆卡车。在东京郊外的一处军用机场，他口袋里的10根口香糖也被日本人搜走分吃了。从这一天起，他将在战俘营里度过7个月2天又9小时的苦难人生。

审讯室里，哈普被详细询问了出生地点、年龄、军衔等，绝大部分问题还是集中在B-29部队和塞班岛的情况上。或许他的回答不能令对方满意，哈普挨了不少耳光和枪托。随后他被卡车送往宪兵队监狱，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屋里，和其他战俘完全隔绝。频频遭到审讯并不断挨打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伤口渐渐溃烂化脓。他被命令头朝房门的一端睡觉，这样看守就可以在晚上随时用棍子或枪托敲打他的头。仅有两名看守还算和善，他们不但不虐待战俘，还想尽办法为他们提供方便。哈普记住其中的一个人叫小林金幸。

日军声称在17日的阻击战中击落美机22架，实际上美军仅损失了9架——这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67名机组成员阵亡，11人被俘。美机投下的炸弹未能准确命中目标，东京市区仅遭到轻微伤害。新官上任的李梅前两把火都没能点着。

接二连三的惨重损失让美国人几乎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损失最大的第八七三中队17架飞机只剩7架，80名机组成员阵亡。飞行员用“刺激”来形容日军战斗机的拦截。约翰·恰尔迪少尉在B-29机身侧面的气泡形窗口处操作一挺12.7毫米机枪，他击落过几架前来攻击的日机，也目睹了一些友机被敌人击落。“一次，我们和另一架B-29并排飞行，友机被击中后开始坠落。我看到了它最顶部大型气泡窗口里的机枪手，他就在我们的不远处。他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根本够不着他。这样的痛苦经历会让你大受震动。”

在欧洲战区，由于德国空军的抵抗越来越弱，轰炸机机组的损失率很快降了下来。陆军航空队调整了此前执行25次任务就可以轮休的政策，把这一数字提高到了30次，后来又增加到35次。当这一政策在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被推行时，遭到了飞行员的一致反对。两大战场面临的环境和敌人威胁存在巨大差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关岛飞东京往返至少需要15个小时，而从伦敦到柏林飞个来回只需要9个小时就足够了。一个机组在欧洲战场完成35次飞行，平均只需要300个小时，同样的出击数字在B-29部队就至少是500个小时。况且在欧洲战场作战，飞机大部分时间是在陆地上空飞行，可以以地面目标作为参照物。而在茫茫的太平洋上，飞机迷航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飞机受伤需要跳伞，机组成员落在地上的生还率要远远高于落在海面上。

自1944年12月以来，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的人员损失率平均为5%。如果扣除那些提前返航的机组，这一数字就飙升到5.6%。飞行员个个都会算账：如果每次任务损失率按照较低的5%来计算，那么他们平均可以活过不超过20次任务，飞35次的死亡率是175%。更糟的是，

B-29的训练体系尚不足以训练出数量足以保障人员例行轮换的新机组，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飞行35次还远远不够。如果损失率无法快速降下来，那么所有B-29的机组人员就可以认为，自己会一直飞到死了。“我们都在撞大运，”恰尔迪说，“一定数量的飞机肯定要损失掉的，我们只能赌自己的飞机不在其中。”约瑟夫·马耶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在执行10次任务后，我们的一名机枪手对大队长说，‘我不在乎你会不会枪毙我，但我绝对不会再踏上那架飞机半步’。这个人被解除了军衔，换了一份相对安全的地勤工作。”“目前，没人知道我们要执行多少次任务，”斯坦利·塞缪尔森上尉说，“一些人会精神崩溃，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可能。”2月19日，塞缪尔森的飞机在日本上空被击落，机组成员全部阵亡。人们在遗物中发现了他一周前写的一篇日记，“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每天我的厌恶情绪都在增长”。

执行作战任务间隙，飞行人员几乎无事可干。他们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躺在帆布折叠床上睡觉，或盯着棚房天花板上的弧形钢架发呆。在不执行任务时，他们会利用一切时间好好休息。即便对这些身体状况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年轻人来说，在往返日本的飞行中所消耗的精力，也需要四五天时间才能补上。在执行任务前的夜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睡不着，躺在那里忧心自己第二天能不能活着回来。

2月12日，李梅出动118架飞机轰炸了大田飞机制造厂，这是迄今为止B-29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轰炸并未取得多少战果，反而损失了12架飞机：1架在起飞时坠毁，2架因相撞损毁，7架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报废，1架失踪，真正被日军击落的只有1架。损失如此惨重，李梅心痛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在美国国内，波音公司的第一千架“超级空中堡垒”已经于2月17日顺利走下了生产线。可以参战的飞机越来越多，取得的战绩却只能用“可怜”或“惨淡”来形容。一切预示着李梅必须审时度势，尽快

改变现有战术。若非如此，他很快就会被召回华盛顿，找沃尔夫和汉塞尔一起玩“斗地主”了。

李梅火攻

陆军航空队对日战略轰炸迟迟无法打开局面。但在美国国内，新闻媒体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正在不断展示他们希望看到的新内容——我们的“超级空中堡垒”泼洒的“复仇之火”，正在从日本的这一头燃烧到那一头。李梅对此感到愧疚，他向自己的新闻官圣克莱尔·麦凯尔韦少校抱怨说：“我们这支部队在国内被吹得神乎其神，但我们该死的战果始终未能跟上。”

在此之前，无论是从成都还是塞班出击，B-29主要以高爆弹作为武器，仅有的一次例外是1944年12月18日对汉口的那次燃烧弹攻击。思忖再三，李梅决定选择一座日本城市再进行一次尝试。他选定的目标是神户，这座港口城市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3.8万人，城区90%的民房是用木头或纸张建成的。另外还有一点，神户市区几乎没有大的河流穿过。一旦B-29从空中纵火，火势很容易连成一片。

1945年2月4日，美军第七十三、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联袂出动110架B-29，前往轰炸神户。与以往挂载高爆弹不同，本次行动每架B-29都携带了3.1吨燃烧弹。尽管日军出动205架战斗机升空拦截，但仍有69架B-29顽强飞抵目标上空，从7500~8200米高空投下了160吨燃烧弹。完成攻击后的美机从容掉头返航，仅1架飞机返航途中在海上迫降，另1架在降落时因事故坠毁。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神户有1039幢建筑受损或被毁，24万平方米城区被夷为平地。

对汉口和神户的两次燃烧弹攻击成效显著，进一步坚定了李梅摒弃高空精确轰炸，转而采用燃烧弹实施区域攻击的决心。2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硫黄岛，这一天对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来说同样意义重大。华盛顿发来了最新命令：“将试验性燃烧弹区域轰炸提到最高优先级别！”这就等于给李梅变更战术提供了尚方宝剑。与几位

联队长交换意见之后，李梅决定在2月下旬再发动一次针对东京的燃烧弹攻击，进一步观察轰炸效果。

2月25日，托马斯·鲍尔准将领命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3个联队的229架B-29全部携带燃烧弹，仍采用高空轰炸战术。其中1架B-29上出现了一位参加过1942年杜立特空袭行动的老兵，当年埃德加·麦克尔罗伊上尉曾驾驶第十二号机轰炸了停泊在横须贺军港内的“龙凤”号轻型航母。由于在那次行动中身受重伤，麦克尔罗伊是经过多次申请才被允许参加本次行动的。上尉特意带上了当年随杜立特出击时使用的那把手枪，不过此举更多只具有象征意义。

单次行动出动229架B-29创下了一项新纪录。因东京上空天气恶劣，仅有202架B-29飞抵目标上空，使用雷达瞄准投下了454吨燃烧弹。侦察机拍回的照片表明，攻击效果远远超过预期：东京约2.5平方公里的城区化为灰烬，被摧毁的建筑物达到了28000栋——战后日本人提供的准确数据是27970栋。天皇居住的皇宫遭到波及，侍卫兵营、图书馆及部分建筑物被毁。

鲍尔准将提交的战斗报告对日军防空火力的描述是：高射炮火，轻微；战斗机拦截，无。奉命出击的3个联队中，2个联队的自卫武器一弹未发，另1个联队唯一的一次开炮是机群进入日本领空前的试射。行动中仅2架B-29因机械故障损失，战斗损失为零。李梅显然对这次燃烧弹攻击取得的战果非常满意。3月3日，他致电华盛顿的诺斯塔德准将：“我正在策划几个创新应用武力的方法。在完成几次实验之后，我会尽快提交作战方案，等候点评。”

现在，美军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避开日本高空频繁出现的所谓“喷流”，这是凭借人力无法改变的。李梅咬牙做出决定，对现有战术做出一项最大也是最危险的改动：将投弹高度由原来7600~9100米下调到1500~2400米。惹不起咱总躲得起吧？东京上空1500米高度的风速

只有25~30节，令人无比纠结的投弹飘移将不复存在。这种战术改变还带来了一个附加效果：B-29低空飞行相对省油，同时不采用密集编队又能节省更多油料，省出的重量就可以装载更多的炸弹，从而大大提高轰炸效率。此外，低空飞行使B-29的发动机无须承受长时间爬升带来的沉重负荷，进而降低因事故损失的飞机数——之前美军大部分损失正来源于此。念及此处，李梅简直要为自己的“创新思维”喝起彩来。

在此之前，美军采用昼间高空精确轰炸战术损失不大，原因在于日军战斗机根本飞不了那么高，地面高炮打出的炮弹也够不着。如果刻意降低飞行高度，B-29势必遭到日军战斗机和高炮火力更大、更猛烈的联合攻击。李梅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变昼间攻击为夜间轰炸，这样就能极大抵消日军战斗机和高炮的攻击能力，况且日本的夜间天气通常要比白天好。之前的多次攻击表明，日军的夜间防空能力更差：他们的雷达缺乏夜间预警能力，夜航战斗机更是屈指可数。李梅可以依靠的另外一点是战术的突然性：除当初在成都对八幡的一次攻击之外，B-29从未在日本上空2400米以下高度出现过。

在此期间，李梅从新搬迁到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处得知，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遭遇日军的顽强抵抗，每天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四位数。地面部队付出如此大的伤亡，正是为了给B-29部队夺取一个中转基地。如果B-29部队的战略轰炸还不能有起色，自己还有何脸面去面对友军和江东父老？既然日军的夜间防空能力极弱且区域轰炸不需要太高精度，李梅索性下令拆除B-29装备的诺顿瞄准器及除尾炮外的其他武器，省出更多重量来装载炸弹。“这样做，至少能够保证我们的机枪不会误伤到自己人。”这等于在战斗之前，B-29自动解除了防卫武装。飞行员出身的李梅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险，但他认为，战术突然性应该可以帮助完成攻击后的B-29全身而退。经详细测

算，以上几项措施综合使用，节约的重量可以使每架飞机的载弹量提高到7吨左右，而不是此前的区区三四吨。

出乎李梅意料，他的“创新思维”得到了参谋长奥古斯塔·基斯纳准将和三大联队长奥唐纳、鲍尔、戴维森的一致支持。奥唐纳之前曾多次向汉塞尔建议采用燃烧弹区域轰炸战术，均遭拒绝，这回他总算遇到了“知音”。奥唐纳甚至向李梅建议，将轰炸高度再降低一些，以进一步扩大战果。几名联队长联袂建议，在未来行动中派出能力最强的“老鸟”——可以就是他们本人——驾驶“探路”飞机，用投下的燃烧弹标示目标，随后跟进的大部队只需把燃烧弹朝火光处投下去就OK了。

新战术无疑蕴含着极大风险。李梅有过长期在欧洲作战的经历，他清楚如果在德国上空1500米处发起攻击，“我们的飞机肯定会被敌人的空军打到骨折”。现在，他只能赌日本人没有他们的盟友那么厉害。根据麦凯尔韦少校的说法，多个轰炸机联队的高炮军官警告说，“东京高炮部队能像射击游戏里打胶合板鸭子那样，把我们低空飞行的轰炸机打下来！日军的地面机枪也有可能打中我们的飞机”。有人甚至预言，每10架B-29就可能会损失7架。“如果你是对的，”李梅对麦凯尔韦说，“那我们低空飞出去，就剩不了多少飞机能回来了。”

李梅清楚一旦任务失败，自己将被解除兵权并降回永久军衔，作为一个小小上校结束职业生涯了。李梅声明，自己曾预想过走向灾难性失败的结果，“我们可能损失300架飞机和3000名经验丰富的机组成员，这次轰炸可能会被戏称为‘李梅最后一次头脑风暴’而被记入史册”。

为避免改变战术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而给陆航司令部尤其是阿诺德带来责难，李梅决定独自承担这一决定带来的所有风险。诺斯塔德明显清楚李梅在变更战术，但并未询问具体细节，也没提出反对意

见。上司的态度似乎表明，华盛顿特别是阿诺德已经默许李梅尝试新战术。战后阿诺德表示，虽然在病床上并未听到李梅的详细汇报，但自己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依然心知肚明。实际上此前陆航司令部已对实施燃烧弹攻击表现出浓厚兴趣，一个无可辩驳的例证是，自B-29进驻马里亚纳群岛以来，这里已经储存了可供执行五六次任务使用的大量燃烧弹。

二战爆发之初，美国高层曾坚决反对对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1939年9月，罗斯福曾经发电报给各交战国，敦促各方不要做出轰炸平民的“非人道野蛮行为”。阿诺德本人也在1940年高调宣称：“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战略是对军事目标实施高空精确轰炸，对城市使用燃烧弹，与我国仅攻击军事目标的政策是相悖的。”持续5年的全球性灾难以及轴心国的暴行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日本和德国率先向无辜民众发起投弹，前者轰炸了上海、南京和重庆，后者则轰炸了鹿特丹、伦敦、考文垂和其他许多英国城市。到1945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落在日本和德国土地上的炸弹都是他们罪有应得。

英国皇家空军率先发起反击。盟军对德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的顶峰是1945年2月13日对德累斯顿的燃烧弹空袭，约有3.5万德国平民被烧死。由于对德累斯顿的轰炸似乎并无明显的军事价值，以至于在美国和英国都引发了广泛争论。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盟军航空兵指挥官终于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大型人口中心进行有意识轰炸，作为一种加快希特勒灭亡的残酷冒险。”不过新闻记者出身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很快否认了这种露骨说法，他指出盟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是有军事价值的：“我们的政策，从来都不是向城市居民进行轰炸，我们的努力仍局限于攻击敌人的军事目标。”

即便战争已到了收官阶段，出于不愿背负道德责任的考虑，美国高层仍不愿承认自己放弃了反对无差别轰炸的政策，至少在口头上如此。对日本城市实施火攻，必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陆航作战

分析委员会负责目标选择的人员说，日本的许多工业生产，特别是航空工业生产大都是在居民区进行的，那些手工作坊或“屋檐下工厂”承担着为飞机制造厂提供零部件的“重要任务”，它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攻击目标。李梅后来坦承，是日本的战争行为为这样的轰炸提供了一些正义性，至少在心理上是个安慰：“我并不希望那么做，但我也不会特别顾虑火攻带来的平民伤亡。我不会让这一点影响我做任何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是如何对待被俘虏的美国人的，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两周前日本人在马尼拉的暴行已经曝光在世人面前，给李梅发动火攻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方针既已确定，马里亚纳三岛立即开始了实施燃烧弹攻击的各种准备。飞行员受命抓紧训练夜间低空飞行技术，高度不得高于1500米，这显然违背了陆航的作战条令。很多有心思的官兵对此心存疑虑，第七十三联队的一名上尉飞行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一直在进行低空特殊飞行训练。这使我觉得，我们很可能正在谋划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失败。”

投入的军事力量越多，取得的战果越大，遭受的损失就越小。这是人类自有战争以来，所有参与者都清楚的道理。李梅决定，在首次攻击中出动尽可能多的战机。在以往历次行动中，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出动的飞机从未超过总数的60%，这意味着有超过1/3的战机处于维修保养状态。李梅黑着脸颁下了命令，地勤部队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让能够飞的飞机全部飞起来。所有地勤人员连续36个小时昼夜奋战之后，可以出击东京的飞机达到了惊人的334架，占飞机总数的83%。这同样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李梅选择的攻击目标是东京的下町区，它属于隅田川河岸较为低洼的部分。那里街道狭窄，遍布小型工厂和家庭作坊。在4.8平方公里~6.4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住着超过75万人，完全称得上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他们大部分属于平民，居住在河两岸的板条房子

里，两间楼房之间的间隔不会超过1米，使这里比日本首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易于燃烧。居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在从事军工生产，他们生产的零配件将被送进大工厂，装配成飞机、坦克、火炮等攻击性武器。李梅对这种可能造成无数平民死亡的作战方式有他自己的解释，他告诉记者说：“不管你选择怎么下刀，总会有许多平民被杀，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也有一些特殊区域被列入禁炸区，包括医院、学校和天皇居住的皇宫。

3月8日，第二十航空队参谋长诺斯塔德准将飞抵关岛，他是在夏威夷参加关于冲绳岛作战的专题会议后特意赶到这里来的。听完李梅汇报，诺斯塔德特意致电华盛顿第二十航空队的新闻官哈特泽尔·恩彭斯上校：“做好准备，最近几天，可能有重大新闻爆料！”

就在诺斯塔德抵达关岛的当天，奉命出击的各机组人员在拥挤的匡西特板棚房里听取了任务的介绍。出于保密需要，变更战术仅李梅等少数高级军官知道。当作战参谋介绍完情况，人们顿时安静下来。一名上校告诉自己的手下：“我们把教科书都扔了吧，这次不飞编队了。”

飞机需要挂载更多炸弹，却要把机枪和机枪手都留在地面上，在一般人眼中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发疯。驻塞班岛第四九八大队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当听说要在夜间轰炸东京的消息后，现场“一片死寂”。当作战军官进一步说明要在1500~2400米高度飞越东京上空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嘘声”。“一股凉飕飕的恐惧感瞬间涌上了我们心头。在不足10000英尺高度实施轰炸，说老实话，我们根本就不指望能全身而退，”罗伯特·拉默说，“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闹情绪，闷闷不乐，大家觉得李梅肯定是疯了。”同一机组成员之间大多关系融洽，那些被强迫留在地面上的机枪手也在为同伴的命运忧心忡忡。

“你们将放出日本人从来未见过的大爆竹！”李梅宣称。为尽可能减轻飞行员的紧张情绪，他解释说：“日军夜间防空力量极弱，实施夜间轰炸不会遇到大量战斗机的拦截，B-29强大的攻击火力反而会在暗夜中误伤友机。”但接下来他的话就让所有人不寒而栗，“一旦你们的飞机被击落，请尽量飞到海上跳伞。那样，你们就会有更多机会被我们的潜艇救起。如果万不得已必须在陆地上空跳伞，落地后也要尽快设法让日本军方俘虏，他们的平民会因为愤怒当场打死你们的。”

针对飞行员普遍惧怕恶劣天气的心理，李梅宣布：“让我们把鬼天气全忘了吧。我们已经证明，即便是最蹩脚的雷达员，也能让我们根据陆海分割线飞到东京。如果我们派一些老手在前面带路，他们就会找到目标点火，后来的人就能看见火光并向那里投弹。”飞行员对李梅的话半信半疑。领导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既然事实无法改变，大家不如马上回帐篷里躺下呼呼大睡。至于明天能否活着回来，只能拜托上帝的保佑了。

日本本土遭遇到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连帝都东京都落下了好几轮炸弹。奇怪的是，对此无比揪心却束手无策的大多是像梅津美治郎、东久迩宫、奥宫正武那样的职业军人，日本普通民众对此并未产生太多的紧迫感。相反，他们对突然现身的“超级空中堡垒”充满了好奇乃至仰慕。当那些体形硕大、举止优雅的巨型战机在头顶飞过时，很多人往往会涌上街头，伸长脖子向空中眺望。一次三岛太太到郊区购买食品时，恰逢美军空袭来临，她竟然大胆驻足观望：“在东方天际，出现了一群又一群飞机，它们的屁股后面拖着长长的白烟，在碧蓝的晴空里排成整齐的队形，像一群珍珠色的鱼在海里游动。”“美军刚开始轰炸时，我们都有一种好奇的感觉，”东京一名新闻记者日记中写道，“在这种冒险感中，往往还伴随着一丝得意：虽然我们不是战斗人员，但一样替前线将士分担了战争的危险。”后来当得知

这种飞机的型号叫B-29时，他们甚至给它起了个雅致的绰号叫“B桑”——日语中“B先生”的意思。

美军轰炸带来的恐惧诱发了更多迷信。有人说，如果吃裹大葱的米饭团，或者将米和红豆一起煮着吃，炸弹就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源自一对年轻夫妇的迷信更有意思：某天美军投下的炸弹就在他们附近爆炸，两人竟奇迹般毫发无损。随后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两条被炸死的金鱼，就判定是金鱼替自己死了。两人小心翼翼地把金鱼带回了家，放在神坛上供奉起来。这种说法迅速传播出去，市面上很快买不到活金鱼了。一些精明的商家借机推出了陶瓷金鱼，高价出售供人们辟邪。

自古以来，毁灭性大火一直都是日本城市的心腹大患。最严重的一次当数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及随后引发的火灾。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那次灾难导致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超过了14万。帝都东京极易燃烧，鳞次栉比的商务楼和工厂周围密布着居民区，许多房屋是用木头、纸板和薄石灰墙建成，屋顶还覆盖着草席。东京大部分居民还在使用煤油灯或灯笼照明。人们在炭火盆上做饭，燃气通过浅埋地下且极易受损的管道通往千家万户，低垂的供电线路密如蛛网且严重老化。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必然会迅速蔓延开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与现实存在的威胁相反，上自日本政府，下至普通民众，都对这种潜在的危险缺乏足够重视。1945年初，只有包括东京在内的6座大城市设有全天执勤的消防队，其余城市完全依靠志愿者。东京消防员的制服和装备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的1880年。可笑的是，每名消防队员还配备了一把只具象征意义的军刀，它对救火毫无用处。与德国城市普遍建有大量公共防空掩体不同，日本城市很少有这种大型设施。建造它们需要消耗大量的钢筋水泥，这些东西前线比后方更需要。日本政府对建设类似设施好像并不热心，包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

高层人士认为，构筑过多防御设施会给民众带来恐慌，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进而影响军工企业的生产效率。全日本唯一例外的地方是皇宫。早在开战前的1941年4月，宫内省就未雨绸缪，为裕仁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防空设施，还起了个文雅的名字叫“御文库”。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后，日本政府逐渐加大了消防体系建设。但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首先满足军事，消防人员的征募同样必须让步于征兵。年轻力壮的消防队员都被征召派往前线，留在后方的大多属于老弱病残，甚至出现了少数妇女。质量不够，人数来凑，各地消防人员的数量倒是比战前有了不同幅度的增加。以东京为例，消防人员数量从战前的2000人猛增到1945年的8100人——还准备进一步扩大到12500人——他们被分散部署到市区的287个消防站。与人员老龄化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设备和物资的极度短缺，用于高层建筑灭火的云梯，东京有且仅有一具可以运作，1117辆消防车仅20%具备出动能力，配备的燃油只能使用2个小时。说实在话，连飞机升空作战乃至后来“大和”号的濒死出击都缺乏足够的燃油，给消防车配2个小时用油已经算特殊照顾了。消防水管短得可怜，自来水管道的压力全靠电力水泵。一旦电路被切断，就会立即陷入瘫痪。

在政府的号召下，东京市民组织了超过14万个社区消防互助会，名义上拥有275万名业余消防队员。他们被要求发誓“遵守命令、抛开私念、防空时相互扶助”，并在住宅附近挖掘简易防空掩体。为挖掘阻止火势蔓延的防火道，仅东京就有61.5万座民居被拆除。政府发放的消防材料告诫说，居民要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遇到火星乱飞或碎物落下时要用衣服裹住头脸以防受伤。每个家庭必须准备铁桶、梯子、铲子、拖把和湿毯子，以备大火来袭时使用。上野动物园的管理人员要求对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食肉猛兽处以安乐死，以免它们在空袭时摧毁笼子跑到街上伤人。防空演习日益频繁，让民众的反感与日俱

增，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参加演习只会徒耗体力。每隔三四个晚上，空袭警报都会响起，人们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钻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那里狭窄简陋，没灯也没地方坐。由于警报响得过于频繁，人们的警惕性也不断降低。有时当警报和木头梆子响起来时，更多的人选择充耳不闻，用被子蒙住头继续呼呼大睡。

从1943年底开始，政府开始采取疏散措施，让非战斗人员和非关键岗位的工人撤离城市。大规模疏散人员可以部分化解空袭的危险，同时也是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有效手段，还能减轻从农村收集粮食的负担。政府鼓励老人、儿童、孕妇及身体虚弱的人搬到乡下亲戚家住。根据日本内阁1943年12月一份官方声明的说法，“撤离的市民并非仅从城市撤退和疏散”，而是“为我们战斗力的提高做出有益贡献”。那些在军工厂或其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则不允许离开，除非工厂整体搬迁。一列列“疏散列车”从东京开出，里面满载着脸色阴郁的市民。他们把所有能带的值钱东西都带在身边，大部分家当则被丢在原地。截至1945年2月底，东京已有超过170万人被转移到乡下，但是市区的居民仍然超过了600万人。

美军日益频繁的空袭给政府的宣传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难题。大部分人都目睹过美机的来临，隐瞒看来是行不通了。新闻报道只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左右摇摆：既要对美国人表示蔑视——对B-29空袭带来的损失轻描淡写，说他们的空袭劳而无功——又要片面夸大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敌机的数量。另一些报道则旨在激起民众的复仇心理，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投入生产。《每日新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这样说：“只有炸弹落在东京中央，才能惊醒我们所有的人。”另有报道说，美军轰炸机专门瞄准学校和医院投弹。《朝日新闻》指责“这是敌人残暴的野蛮行径”和“真正的恶魔本性”。

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对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访谈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空袭是摧毁日本民众士气的最重要原因。敌

人的飞机在头顶频频出现，开始让日本民众怀疑国家究竟能否取得胜利，并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对日本城市的战略轰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为日本在盟军登陆前便投降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如此，每当空袭来临时，普通民众会更多去责怪自己的领导人，而非敌人。调查团在最后出具的报告中指出：“闭关锁国给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带来的狭隘性，使他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遭受攻击，本土防御坚不可摧。B-29粗暴地把他们从安全幻梦中唤醒了。”

3月9日的东京街头依然一片祥和。第二天是“陆军节”，由于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参军，东京市民开始相互问候，“希望远在前线的亲人平安，最后能够活着回来”，殊不知致命的威胁正在向他们悄然逼近。

当天下午，美军关岛北机场热闹非凡。午餐之后，第三一四轰炸机联队的飞行员就乘卡车早早来到停机坪上的飞机旁边，开始为登机做最后的检查。第一架飞机预定起飞前30分钟，B-29的发动机点火，飞机舱门、舱盖和炸弹舱陆续关闭，领队机缓缓滑出停机坪驶入跑道。如此多大型发动机同时发出轰鸣，螺旋桨卷起的漫天尘土使地勤人员不得不眯上眼睛，他们脚下的整座岛屿仿佛都在颤抖。一名陆战队员坐在跑道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我的感觉就像在欣赏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李梅携参谋长基斯纳准将早已来到这里，亲自给出击的飞行员壮行。提前出发的侦察机发回了报告，东京上空天气晴朗，云层密度1/10到3/10，能见度16公里。老酒猜测李梅心中肯定这样想：“真乃天助我也！”

攻击行动总指挥是第三一四轰炸机联队司令官鲍尔准将，李梅认为他是自己手下最出色的联队长。18时15分，指挥塔台上方升起了一颗绿色信号弹，鲍尔的那架B-29开始滑跑。当时速达到260公里时，飞机前轮缓缓抬起，后轮也逐渐离开了跑道。第一架飞机刚刚升空，第二架飞机就接着滑跑，如此循环往复了超过1个小时。飞机飞出海岸线

后，飞行员会通过轻微压低机头来加速，之后缓缓放出襟翼。飞机贴着海面掠过，螺旋桨在海上吹出4条清晰可见的白色尾流。接下来飞机开始缓慢爬升，参加本次行动的B-29都达到了极限起飞重量70吨。

第一批起飞的是驻关岛北机场的第三一四轰炸机联队下属第十九、第二十大队的飞机。关岛距日本最远，这里的飞机要最先起飞。18时55分，驻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领队机也开始滑跑。其中一架飞机达不到足够速度，它的制动器无法松开，摩擦使降落装置发热导致制动器液油起火。它最终冲出跑道撞在珊瑚礁上，在一声巨响中炸得粉碎。

从关岛的第一架飞机到塞班岛的最后一架飞机升空，全部起飞过程耗时2小时45分钟。当天色完全黑透时，333架B-29已经升空完毕，踏上了前往东京的漫长航程。既然不需要编队飞行，也就无所谓集结了。飞行员们只要向北爬升到足够高度，再按预定方向飞行就OK了。导航员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在黑暗中与友机相撞，这样的事故之前已发生过很多次。沉沉睡意也是所有机组成员的潜在敌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用抽烟、喝咖啡来提神，或者打开收音机收听“东京玫瑰”的广播。这些措施并非完全有效。“我第一次睡着的经历也是最后一次，”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的同伴们都睡着了，飞机由自动驾驶仪驾驶，幽灵般在空中游荡。”

庞大的机群沿“裕仁公路”缓缓北行。前方漆黑的海面上突然迸发出一串火光。在这个时间点上，硫黄岛上的千田正在纠集残部发起徒劳的“玉碎”总攻。忧心忡忡的飞行员们对这个激战中的弹丸小岛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他们的飞机一旦受伤，就能暂时飞到这里避难。尽管岛上机场的条件很差，但落在那里总比落到大海里强。5天前，3月4日，弗雷德·马洛中尉的“黛娜·迈特”号已经在那里降落过了。

机群逐渐逼近本州南部海岸线。除寥寥几片浮云外，夜空异常清明，实行灯火管制的本州海岸线显示在领航员的雷达屏幕上。“黎明前的那一刻最黑暗！”大本营陆军部新闻发言人松村秀逸大佐在预报次日上午陆军节游行时的气候将是艳阳天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当天的广播。

9日22时30分，东京上空响起了空袭来临的警报声。灯火管制命令立即下达，被从睡梦中惊醒的市民纷纷起床，钻入室外的简易防空掩体之中。但警报很快就解除了，市民们于是骂骂咧咧地钻出掩体，重新回到屋内休息。午夜时分，海岸观察哨再次发出警报，听到了大量飞机飞行的发动机噪声。但接到报告的防空指挥部认为，美国人的空袭目标不会是东京。在美国人之前夜间发起的行动中，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机群从低空飞入。毕竟在3月10日之前，所有针对东京的空袭行动只造成该市1292人丧生。

东京近在咫尺，鲍尔准将命令所有人穿戴好防护用具，机组成员纷纷穿上了鼓鼓的防火服，戴上沉重的头盔，以防被高射炮火所伤。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探路机”飞临陆地上空后转向正北，依次飞过东京湾、隅田川入海口和码头，投弹手毫无困难地找到了瞄准点。飞机发动机提高扭矩，速度飙升到300节。炸弹舱门打开了，3月10日凌晨0时15分，首批M47燃烧弹全部被投了下去。它们在距离地面30米处轰然炸开，迸发出燃烧的白色镁条。火焰组成了一个巨大耀眼的X形，标示出长6.4公里、宽4.8公里的目标区。当后续飞机逐渐接近目标时，已经远远看到了东京地面的火光。除提前返航或偏航的机组之外，279架B-29飞临东京上空，从1500~2800米低空在X形的不同侧面投下1665吨燃烧弹。采用这种战术，是为了避免投弹手将燃烧弹过于密集地投放到某一区域而忽略了其他区域，无法将火焰连成一片。

正如李梅事先预料，日军夜间防空体系对低空进入的轰炸机毫无办法。虽然探照灯光束极力在夜空中捕捉美机的踪影，但B-29往往在

光束中一闪而过，地面高射炮手完全无法瞄准射击。第十次执行战斗任务的第四九九大队大队长亚瑟·布拉希尔少校如此形容日军反击的孱弱无力：“夜间燃烧弹轰炸，高度5000英尺。偶尔有探照灯划过我机，地面高射炮火完全缺乏准度，没有弹片击中我机，也没发现敌战斗机。”

“丁字尺十二”号飞过隅田川入海口时，查尔斯·菲利普斯上尉看到了一片飞舞着的火烧云，下方一条条暗线纵横交错，那无疑正是东京的街道。菲利普斯和机组成员能够闻到烟味，“我们这些坐在前乘员舱里的人，真的能看到门框、窗框的碎片被气流吹上了天”。

当菲利普斯驾机飞入火烧云时，飞机突然被甩向上方。在强劲的上升气流推动下，飞机在4分钟内升高了超过1800米。菲利普斯把全部4台发动机的节流阀全都收到空转，但B-29的庞大机体仍在上升。“我们就像风暴中的一片树叶，”菲利普斯说，“这是我在超过7000个小时飞行经历中见识过的最狂暴的飞行、最可怕的乱流，机翼似乎马上就要从机体上被扯掉了。”被卷入上升气流的飞机除顺势爬升之外，已无其他选择，不少B-29被掀得底朝天，机组人员全靠安全带才没撞伤脑袋。一位飞行员报告说，他的速度超过了每小时720公里。波音公司的工程师认为，这种速度会要了B-29的命。

“丁字尺十二”号投下了全部燃烧弹。由于重量骤然减轻7吨，飞机被气流向上抛出的速度更快，高度表指针像疯了一样转起圈来。当飞机升高到4300米高度时，上升气流突然消失了，飞机又猛地转入俯冲。菲利普斯和副驾驶没有系肩带，两人从座椅上飘了起来，就像零重力环境下的宇航员那样。“我们紧紧抓住座椅把手，保命要紧，”菲利普斯说，“这种情况持续了仅仅几秒钟。之后我们落回座位，重新控制了飞机。在进行了一次大坡度左转后，我们开始掉头返航。”

一名返航飞行员在战斗日志上这样写道：“这场大火将永远萦绕在我心头，那是世界上最可怕景象。请上帝原谅我吧，但这也许是最好的。”

凄厉的警报响彻东京夜空。民防人员立即走上街头，敲击木头梆子通知市民各就各位。最初许多人不愿离开床和家，认为这不过又是一次虚惊罢了。但当美军第一批“探路者”飞机以比往日低得多的高度飞临城市上空时，那巨大引擎的轰鸣声还是把人们吸引到大街上。他们纷纷抬头去看空中出现的不速之客，美机飞行高度只有以前的1/5到1/4。“那些飞机看上去真大，”一名幸存者回忆说，“仿佛伸手就能够着它们。”

丹麦驻东京外交官拉瑞斯形容B-29引擎发出的巨大声响，“就像夏日的滚雷一样在空中回荡”。他决定暂时不进入防空洞，继续留在外边观摩这次空袭。探照灯明亮的光束在空中无助地划来划去，拉瑞斯看到有五六架巨型飞机在光束中一掠而过。即使有B-29被及时捕捉到，日军的高射炮弹也无法准确命中它们。B-29投放的燃烧弹呼啸而下，长长的棉布飘带在后面飞舞，投下炸弹的美军飞机迅速消失在夜空之中。

当晚的东京刮起了大风，火势在超过每小时32公里的风速的推动下迅速蔓延。根据东京消防局的记录，在“探路者”投下第一批炸弹仅半个小时后，火势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消防队员立刻投入战斗，“但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空袭开始1个小时后，消防部门就完全放弃了救火，改为救援被困居民，引导大家向相对安全的地点转移。至少有125名消防队员和超过500位民防队员在大火中丧生，96辆消防车被烧毁。新闻广播呼吁平民尽快撤离，但陆续到达的B-29投下了雨点般的燃烧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迅速包围了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密集居民区，如风暴一般席卷而过，从一座房屋烧到另一座房屋，吞噬了沿途所有的可燃物。民房附近挖出的简易防空掩体根本

无法抵御大火和暴风，大部分藏身其中的平民被活活烧死，或窒息身亡。

眼前的恐怖一幕使维希法国驻东京记者罗贝尔·吉兰目瞪口呆，他是在岛田以西相对安全的高地上观摩这次空袭的。吉兰1981年出版了《我目睹了东京在燃烧》一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明亮的闪光照亮了夜空，仿佛白昼突然降临。圣诞树在深夜开放出火焰花，然后大串烟火呈闪电形、锯齿形猛然落下，发出阵阵噓噓声。空袭开始后仅15分钟，大火就乘风势蔓延到全城的木屋。幸运的是，我居住的地区又一次没有遭到直接袭击。炸弹使城市中心上空出现了一大片亮光，现在显然那亮光正在赢得战斗，黑暗被赶走了。天空中这儿出现了一架B-29，那儿又出现一架B-29。它们是第一次以这样低的高度飞行。城市开始升起一股股歪斜的烟柱。在这些烟柱中，人们可以看到B-29长长的金属机翼，在火光的反照下亮得刺眼。东京3月的夜晚原本是有些寒冷的，现在一下子变成了炙热的感觉。”

美军攻击的重点区域下町火势最大，燃烧区中心温度超过了1000℃。灼热的空气向上涌动，周围温度较低的空气迅速流过来填补，形成了强烈的吸入效应，就像自然界的龙卷风那样。除葬身火海的人之外，更多人死于缺氧和燃烧产生的有毒气体。人和建筑物都自发着火，沥青路面渐渐变得黏稠、起泡，甚至连金属都熔化了。一些幸存者回忆说，他们陷入一片突如其来、持续不断的混响之中，噪声之大使人不得不大声吼叫才能让别人听到。火星、未燃尽的木块及着火的各种东西被旋风卷起，落在人们的头上、肩上和背上。日本内务省下发的防空手册中明确指出，“在对付燃烧弹攻击时，第一分钟往往是最关键的”。这一说法完全正确！但手册接下来要求市民留下来救火，而不是逃离，“要向你们附近的可燃物泼水，以防止火灾迅速蔓延”。在如此大规模的灾难面前，上述措施完全无济于事。民众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就是逃离，而且在选择逃跑方向时有足够好的运气。

六年级小学生船户和代已经在1944年8月11日按政府的指令被疏散到乡下，她是3月2日刚刚返回东京的。和代清晰记得，3月9日那天很冷，风很大。因为东京晚上实施灯火管制，一家人早早已经就寝。22时刚过，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不过很快就解除了。次日凌晨响起了第二次防空警报。当和代被母亲叫醒时，外边到处都是可怕的喧嚣声。和代叫醒了小妹浩子，母亲则背起最小的弟弟孝久，大家匆忙躲进了玩具店下方的防空洞。这时她的大哥光一跑过来告诉大家，要趁逃生道路尚未被完全切断之前赶紧往学校方向逃跑。当他们匆忙跑出去时，西面已经一片通红。北风凛冽，空中飞机引擎发出的嗡嗡声汇聚成一股剧烈的轰鸣，震颤着地面和天空，四面八方都有燃烧弹不断落下。

和代的二哥稔跑到奶奶家去找大妹旭子，未果返回。几人躲入学校后面的一处避难所，但很快又被大火逼了出来。有人高喊“逃到砂町就安全了”。和代的父亲和三哥价旦赶来会合，一家人一起向猿江恩赐公园跑去。当他们赶到时却被禁止进入，因为里面已经挤满了从深川方向逃来的人。于是他们只好朝砂町方向逃去。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摇摇欲坠的电线噼啪作响，迸发出火花。几个人在新开桥走散了，和代和大哥光一、二哥稔、小妹浩子躲进了桥下的一片灌木丛中，这里显然并非安全之所。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可以看见路边的一条壕沟，光一攥着浩子的手，和代紧紧抓住稔，一起穿过火焰朝路对面冲去。浩子的帽子燃烧起来，里边填满了棉花。几人跳入壕沟，试图把帽子摘掉，但浩子为了不让风把帽子吹掉，戴得很紧。她想把头上火扑灭，结果双手都被烧伤，头发也烧了起来。最后他们终于把那顶帽子取掉，几个人脸朝下趴在壕沟里。稔发出一声尖叫跳了出去，火焰从他的背后突然蹿出，光一起身高喊弟弟的名字，追了过去，他们瞬间被火焰吞没。

与和代和浩子一起躲在壕沟里的还有一名女学生，她告诉和代：“我和家人也走散了，咱们一起努力吧！”和代觉得她可能比自己大两三岁。被严重烧伤的浩子不停哭叫喊疼。和代在沟底挖了个洞，让她把双手放进去。她们就这样在沟里躲了一夜，等火势减弱、各种声音消失后才一同离开。新开桥旁有许多被烧死的人，那些没冲过街道躲入壕沟里的人都跳到了河里，水面上到处都是尸体。

和代再次跨过昨晚跨过的那座桥，她看到许多被烧成黑炭一样的人。一些人的衣服还在冒烟，但身体一动不动。和代带着妹妹来到一片已彻底烧毁的街区，这里曾是她们的家，她认出了房子前面那个硕大的水泥蓄水池。大哥光一最早回来，他趴在地上靠一道小小的路缘活了下来，父亲和三哥价旦也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去，和代才发现不远处蹲在地上的那个人就是妈妈。她光着双脚，衣服和头发都烧焦了，身上裹着一条毛毯，她背上没有了弟弟孝久。严重烧伤的浩子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但大多数医院都被烧毁，他们赶到小松川的一所小医院。只有注射血清才能救回浩子的命，但几天后和代的父亲找来血清时，浩子已经死了。几十年后，当接受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博士田谷治子采访时，和代一直坚称，是自己让妹妹把手放进土里才导致她死去的。和代的母亲88岁时还能走动，当和代带她去弟弟妹妹的墓地祭奠时，她一边朝墓地浇水，一边不停地喃喃自语：“小浩子，你肯定烫坏了！小孝久，你肯定烫坏了！”

大久保美智子当时只有12岁，还带着一个和家人走散的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她们手拉手一起跑起来。美智子抬头看见一颗燃烧弹正落向她们，“火焰喷射而出，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女孩儿的手从她手中滑脱了。她回过身去，看见几个被火焰吞没的人：“小女孩儿棉头巾的一块残片飘到了空中。”几十年后，美智子在回忆起往事时低下头说：“我永远忘不了她柔软的小手握在我手中的感觉，就像一片枫叶。”

17岁的高桥进是一名东京医科大学的学生，空袭警报响起后家人都躲进了防空洞，只有他还留在屋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考试。一块冒着火焰的碎片落在房顶上，高桥连忙操起“灭火拍”——长棍一端捆着许多破布条——上房拍打。邻居的房子像煤气炉一样爆炸开来，高桥很快发现，周围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他跑回房内捡起了考试用的三本书，然后去佛坛寻找祖宗牌位。牌位已经不在，他猜测是母亲提前拿走了。高桥习惯性地关上房门，跑到了大街上。右面的一切都在燃烧，他只好跑到左边的一条大道上。一辆救火车停在那里，但水龙带是瘪的。四周都是冒着大火的建筑物，唯一通向安全地点的道路是神田川上的那座桥。烧焦的树木和电线杆像火柴棍似的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消防队员喊叫他们向桥上跑，要不然全都会被烧死。年轻的高桥一马当先，纵身跳过了一条条树干，其他人排成单行紧跟上来。高桥的眉毛和头发都被烧光，慌乱中他被一根倒下的电线杆绊倒，他索性趴在地上向大桥爬去。虽然身上多处烧伤，但他还是顽强爬上了那座桥。天放亮时，高桥从地势较高的牙科医学院观看了仍在冒烟的东京市，除石像、水泥柱、铁框架及稀稀拉拉的电线杆外，原来的那些建筑物都不见了。

关村一家人住在离交叉线中心不到3公里的地方。当看到连东京火车站都燃起了大火时，他们匆忙用棉被做的防火斗篷把4个孩子包起来，跟着人群朝隅田川的一条支流跑去。关村太太想起了1923年大地震后的那场火灾，当时她才12岁。为了逃避“像一头野兽似的”追在身后的烈火，他们推推搡搡地过了桥。烈火引起的大风卷起地面的小石子打在脸上，他们连忙把脸转过去背对大风。一家电缆厂的油桶像火箭似的穿过房顶，在几十米的空中爆炸，形成一团团明亮的火球。

这时人的本能是盲目向远离高温的地方跑，但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做出理智选择的人，诸如跑向最宽阔的街道、游泳池、河流或公园。数千人涌向运河或隅田川，在狭窄的古桥上，无数人同时从两端

涌上来想要去往对岸，结果因拥挤动弹不得，大火在不断向他们逼近。燃烧耗尽了空气中的氧气，一些人开始窒息倒地，更多的人选择跳下桥去，试图在水中寻找解脱，其他跳下来的人很快砸到他们身上。有幸幸存者回忆说，水里挤满了晃动的人头。“那是一幅地狱般的凄惨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消防队员加世勇回忆道，“人们都跳进了运河，那里的河水全部因高温而蒸发，死尸堆积如山。”

小烟正毅是一家小型加工厂的老板，他的工厂负责为三菱发动机厂提供支架。作为一名志愿防空警戒员，小烟曾多次参加过消防培训。美军炸弹落下来后，小烟迅速组织家人和正在工作的7名工人，抛弃一切财物朝隅田公园撤离。小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通知了周围邻居后才去追赶家人。一颗燃烧弹在正前方落下，一团燃烧的凝固汽油恰好打中他的头部，小烟顿时昏迷倒地。当他在疼痛中苏醒过来时，发现裤子和鞋子都烧没了，大脚趾也快被烧掉了，胳膊上还闪着几朵小火苗。受过专业训练的小烟就地打了几个滚，将身上的火扑灭后站了起来。周围到处都是尸体，他捡起一根树枝当手杖，艰难朝隅田公园走去。前方道路被大火截断，小烟折向河岸继续前进。河岸斜坡上到处都是死人，河面上漂满了浮尸。

清晨火势渐熄时，小烟踉踉跄跄走进了一处收容所，希望能得到医生的救助。那名医生看了他一眼，然后告诉旁边的几名士兵：“把这个人抬到楼下停尸房去，他没有救治的必要了。”小烟母亲倔强地一个救助点接一个救助点去寻找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三天之后，她终于在地下停尸房里发现了被扔在一张草席上的小烟，儿子竟然还没断气。几天来小烟没吃没喝，也没人来过问他。母亲的坚持让小烟得以活了下来，他后来才知道，妻子、4个孩子和2个姐妹都在逃往公园的途中被烧死了。

浅草观音寺是日本著名的一座寺庙，即使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大火都未能将它摧毁。数千人涌进了寺庙宽敞的大殿，还

有人在不断涌进来，直到把这里堵得严严实实。当大火逼近庙宇时，火星和余烬开始落在恐慌的人群身上。凝固汽油弹不断从庙宇上方飞过，有些直接落在屋顶的瓦片上。这座宏伟的木制建筑开始燃烧，火势快速蔓延，烧得通红的大梁从房顶掉落到人们头上。想要冲出去的人和想要冲进来的人迎头撞在一起，许多人死于拥挤和踩踏，他们最终和寺庙一起被烧成灰烬。

当大卫·布雷登上尉驾机飞抵东京上空时，大火已经燃烧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陷入火海的东京哀鸿遍野，被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臭味随上升气流扑面而来，一些同伴开始恶心呕吐。强烈的上升气流不断冲击飞机，导致机身颠簸不停。布雷登让大家系好安全带，戴上护目镜。透过红色镜片，他看到探照灯在空中飞舞，浓烟中有两架友机撞在一起，在下坠的过程中完全解体，机组成员全部阵亡。

接到空袭警报之后，日军第十飞行师团第五十三飞行战队的小林克己中尉立即驾机升空拦截，根岸延次军曹等4架飞机紧随他起飞。根据日方记载，第五十三战队当晚击落了超过10架B-29，这一战绩明显带有浮夸成分。根岸两度驾机杀入美军机群，从后下方进入贴近肉搏，声称击落2架B-29。

在强光照射和地面炮火的拦截下，乔治·萨维奇中尉感觉机身猛然一震，他觉察到飞机的左翼被炮弹击中，一号引擎停止工作。很快投弹手报告说，四号引擎也着火了。这架动力不足的B-29突然翻转。

“引擎起火后，灭火的办法有30多种，第一个办法就是切断燃油供给。我遭遇过很多次引擎起火，都一一化解了。”萨维奇竭力将飞机调转恢复到正常飞行姿态，身后的同伴们顽强扑灭了引擎的大火。完成这些动作之后，他欣喜地发现地面的探照灯已经照不到自己了。领航员用了30分钟进行定位，并顺利找到了前往硫黄岛的方向。5个半小时后，他的飞机紧急迫降在元山机场，先后撞上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

车才停了下来。经历了上述劫难之后，机上竟无一人受伤。当天下午，岛上一架运输机将他们送往塞班，随后返回关岛。

在东京宪兵队监狱里，酣睡中的哈普被外边突如其来的喊叫声惊醒。他听到了隆隆的爆炸声，紧接着几架飞机低空从牢房屋顶掠过。起初哈普认为那是日本人的飞机。但当他通过小窗户看到被火焰映照成橘红色的天空时，立即想到了那是自己人的B-29。飞机源源不断地飞来，外边的骚动声和喊叫声不绝于耳。哈普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也被烧死，更吃不准那些愤怒的民众是否会冲进监狱，把他和被俘的同伴就地活活打死。

隅田电话交换中心是东京六大交换台之一。40年后，业务主管富沢贵美还清晰记得这里共有8399个插座。当时东京平均几十户人家才能有一部电话，一般人申请根本不给布线。富沢1921年进入电话局工作时才12岁，“像我这样的普通女孩儿，所能找到的工作无非是到纱厂去当一名女工，或者给人当保姆。对一个小姑娘来说，接线员是一份非常好且体面的工作”。大火突然来临时，她选择和大家一起救火，保护设备。小林弘泰是一名机器和设备管理员，经常连续工作24个小时以上。通信至关重要，即使铁路运输中断这里也不能停。小林后来回忆说，3月10日凌晨，当周围火焰四起时，上级仍未下达撤离命令：“你只能坚守岗位，至死方休！”那些操作员都是些十几岁的小姑娘。大楼起火燃烧后，一些人仍在操作交换机，更多人则试图灭火。室外巨大的电线杆紧靠建筑物而设，这样既能保护窗户，也能承受炸弹的爆炸。此刻在燃烧弹的攻击下，它们像一根根木柴棍一样倒塌下来。楼顶有个大水箱，理论上通过水管可以为整座建筑投下一道水帘。但是阀门打开之后，水箱里的水片刻被耗尽，最后连茶壶里的水都用光了。玻璃在烈焰中炸裂，夜班主管松本修治被烧死，他曾是一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

小林以为自己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他们没能打开大门，只能从侧墙翻过去。荒川河上的桥梁被堵得水泄不通，对岸的人想逃过来，这里的人想逃过去，双方被堵在桥面上动弹不得。人是贪婪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还携带了不少东西，甚至包括紧缺的大米和豆子。小林攀住电缆一点点爬过去，身体浸泡在河水之中，那情景简直像在做马戏表演。他的行为后来遭到上司的质疑：为什么只有你们这些男人逃了出来？“当他们来查看，发现连公共电话的硬币盒子都完全熔化了时，也就不再责怪我了。”第二天小林返回时，发现粗大的电缆都被烧化了，窗框荡然无存，所有金属物件不是被熔化就是被烧得变了形，交换机和其他一切木头制品全烧毁了。

战后，富沢告诉田谷治子：“我不知道战争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不想谈论战争的胜败，只为那些死难者痛心。那些端着枪的士兵被打死，这完全没有问题。可那些孩子没有任何武器呀，她们有的只是自己的胸膛，她们的结局太惨了。我不知道战争给谁带去了幸福。坚守岗位的遇难者被晋升两级，还获得天皇的奖章。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的父母甚至没得到抚恤金。”

数百人逃进了两国火车站宽阔的铁路调度场。那里有一片开阔地，周围是无法燃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家庭主妇筱田友子匆忙跑过押上站时，有消防队员要她待在那里别动。“那里又闷又热，我把脸紧紧贴在地上，地面附近的空气还算凉爽干净。”友子和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过了一夜。拂晓前她站起身来，那个陌生人却倒下了。“我晃晃他，发现他已经死了。他们说死于大火带来的浓烟和高温。”

美军轰炸开始后，在一家小配件厂工作的土仓秀明第一时间带着家人逃跑，这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跑出住宅区的土仓很快发现，他们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他想到了附近双叶学校的那个大游泳池，学校的校舍都是混凝土和砖石结构，抵御大火的能力更强。于是他带着家

人向学校奔去。怀着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快汇入了向学校逃跑的人流之中。游泳池里人满为患，土仓带领家人跑上了校舍楼顶的一处平台。火焰在不断向他们逼近，孩子们却哭闹着要回家。土仓打开屋顶蓄水箱，舀出水浇在孩子的身上，还浇灭了自己衣服上的火。蓄水箱中的水很热，但还远远未被煮沸。土仓把两个孩子轮流泡到水里。“在接下来的90分钟时间里，我们一直如此反复。空气太热了，当我把孩子浸到水里又捞出来时，他们衣服上的水几乎立刻就蒸发干了。”空袭结束，校舍周围的火势渐渐熄灭之后，土仓惊讶地发现，除了他们家这3个人，周围还有12个活人，他们也是躲到楼顶才幸免于难的。后来土仓这样回忆映入他眼帘的那恐怖一幕：“整个校舍有三层楼。当我们从楼顶走下来时，发现学校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到处都是类似木乃伊或焦炭状的尸体。房间门口和楼梯口尸堆如山，他们显然是在试图离开时互相践踏而死的。可能超过1000具尸体堆积在已经被烤干的游泳池里。”

投完炸弹的美国人绝尘而去，10日凌晨2时37分，东京防空警报解除。天亮之后，日本首都几乎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到处弥漫的烟雾呛得活着的人都无法睁眼。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街上穿行，他们的皮肤被烧伤起泡，满面污垢，衣服被烧得破烂不堪，眼睛红肿。有人蹲在地上却不敢坐下，因为地面依然很烫。到处都是灰烬和废墟，其间散布着一些被熏黑、损毁的混凝土墙壁、砖石烟囱和钢质护栏。一些幸存者走向自己的家，或者说是曾经住过的地方。但很多地方都被夷平了，地标不知去向。他们看到了城市远方的景观，那些前一天还根本看不见的遥远建筑。

凌晨3时50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师久保田茂德博士接到通知，速率一支医疗小分队，前往现场实施救援。久保田从语焉不详的命令中得知，现场需要救治的人很可能超过了1000人，他可以征调任何民间医疗人员加入自己的救援队。当久保田带着9名医生和11名护士

进入下町区时，眼前的一幕惊得他目瞪口呆。到处是冒烟的废墟，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人肉烧焦后散发出的恶臭。他看到两国桥——它是建于1659年的隅田川上最老的桥——已经被黑乎乎的尸体堵死了，桥面几乎被烧断。“在黑色的隅田川中漂浮着无数尸体，有穿衣服的，有赤身裸体的，个个黑得像木炭。远看上去，不管男女或大人小孩儿都是一个样子。那些肿胀乌黑的尸体顺着河道流向东京湾。你根本说不清那些漂过去的是胳膊是腿，还是烧焦的木头块。”久保田估计，就这样漂入大海的尸体至少有几千具。

医疗组在西北区的本庄设置了临时救护站，这里很快被蜂拥而至的伤员塞得满满当当。包括博士在内的区区21名医护人员，根本无法应付数以万计的重伤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随时有可能死去。久保田目睹了数以千计的人在当天因伤重死去。他们手头的医疗器材是如此短缺，以至于连绷带都要从已经死去的人身上拆下来，蒸煮后重新使用。战后久保田以这段痛苦经历为蓝本，出版了回忆录《东京大轰炸——救护队长的记录》一书。

关村太太背着孩子，试图回去把埋在地下的东西找回来。地面散发的热气使清新的三月热得像初夏一般。她发现自己熟悉的地方全都消失了，唯一能认出的是那家电缆厂，它现在已扭曲得像块熔化的糖。她看到小学校的院子里尸体堆得很高，上面盖着稻草。她最终找到了已化为灰烬的家，但地面太烫无法挖掘，只找到了一个烧饭用的小锅。她用棍子小心翼翼地把锅挑了起来。对周围的悲惨景象，关村太太似乎早已麻木。她从邻居的尸体旁走过，一滴泪也流不出来。尸体中有住在街对面的一对母女，她们除了眼眶是白的之外，全身焦黑，之前她们是很爱整洁的。她茫然走过医院和蓄水池，池内堆满一层又一层四肢伸开的尸体。一个男人拦住了她，说自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大家都死了，”他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却奇迹般活着，甚至连一点儿伤都没有。”有人在用长杆挑开尸体，寻找亲人。

一个老太太尸体怀中露出了一些钱，但谁都没有去动它。不远处的瓦砾中伸出了一条腿，令人心悸。每到一处，关村太太都能看到以痛苦姿势死去的人——母亲试图保护孩子被烧成焦炭，夫妻在最后一次拥抱中融化在一起。

虽然被严令不准向皇宫投弹，但裕仁的财产也受到了损失。皇宫东御苑管理马匹、汽车的主马寮本馆，内阁文库，低级女官宿舍及通向明治宫殿的长廊均被大火波及，“御文库”屋顶铺设的草坪也被烧得精光。

在关岛的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作战室里，来回踱步的李梅在不停翻腕看手表，焦急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他的牙齿紧紧咬住雪茄的一端，似乎想把硕大的雪茄咬成两段。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即使鲍尔没能完成任务，这时也该发回电报了。“上帝，但愿他们没有遭到麻烦，否则我们这次行动就全完蛋了。”

时间已到了10日凌晨1时15分，前方仍无消息传回。“他们一定遇上了麻烦，”李梅告诉参谋们，“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个人做出的，我当然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现在，我必须向五角大楼报告。”

恰在此时，值班通信参谋像旋风一样冲了进来，递给司令官一份急电：“鲍尔将军发来的！”李梅默默地看完电报，竭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以平静的语气向众人念道：“已完成投弹，目标地区一片火海。高射炮火稀疏，极少有战斗机出现。”此时是10日凌晨1时21分。司令部作战室里瞬间一片欢腾，众参谋纷纷击掌相庆：“感谢上帝，我们赢了！”

前方发回的消息令人惊喜，看来飞机的损失数量比预期要少得多。7个小时后，第一架返航的B-29平安落地。地勤人员惊讶地发现，原本它的银白色机腹已经被熏成了暗黑色。飞行员报告说：“东京就像松树林被点着了火。”

为了更好地观察攻击效果，空袭行动总指挥鲍尔准将座机从1500米提高到了3000米，最后再提升到6000米。他的飞机上有专业人员负责标记火势范围。鲍尔的飞机最后返航，机上观察员盯着身后，那一片火海直到飞出240公里才完全消失。上午11时，这架最先起飞的飞机安全降落在关岛北机场。它带回了更多关于东京大火的照片，鲍尔兴奋地告诉李梅：“这真是一次让人受不了的好任务。”

10日中午，3架执行远程侦察的F-13飞临东京上空，再次拍下了数千张照片。当天深夜，紧急冲洗出的一摞摞照片就摆在了李梅案头。照片显示，沿隅田川两岸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损毁区域。嘴里叼着雪茄的李梅面无表情，指着照片中的损毁区说：“这里全毁了。”他的手指顺灰白色带状地带不断滑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日本首都战略目标图上被摘下了21面小旗，预示着这些目标被全部摧毁。虽然受伤飞机多达42架，但只有14架B-29未能返航，折损率为4.2%，和李梅之前预计的5%基本吻合。90名机组成员阵亡，6人被俘。官兵持续低迷的士气瞬间高涨起来，尤其当他们看到照片中东京1/5的区域化为灰烬之后。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照片被放大后标上箭头，钉在各飞行大队的公告栏里。

飞行员休息室里，一名年轻机长在破口大骂：“我想知道，是哪个家伙想出的这种鬼主意。这种大飞机的飞行高度是23000英尺，而我们执行任务的高度只有5000英尺。昨天晚上，我损失了2名僚机飞行员。”飞行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看到李梅走了进来，对那名年轻机长怒目而视。“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他厉声质问对方，“你失去了你的僚机飞行员，我和你一样难过，因为是我派他们去执行这次任务的。我也上过战场。但你要知道，你只是损失了你的僚机飞行员，我们却摧毁了大半个东京。”麦克纳马拉后来回忆说：“以前我从未见过李梅说过两个字以上的话，他基本上只说‘对，不，是的’，这次竟然一下子吐出来这么多词儿。”

就在美国人纷纷击掌相庆的同时，东京已开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清点、收拢和掩埋工作。它们被像积木一样摞起来，个个被烧得如焦炭一般，大小只有生前的3/4，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男人和女人完全无法区分，稍小一点儿的尸体无疑属于孩子。它们要么被就地焚烧，要么装上卡车送到郊区集中火化。筱田友子在回家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双黑手套。她停下来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是一个人烧焦的手。她身旁的一辆红色消防车车身熏得乌黑，里边的消防队员全被烧死了。小川寿美回忆说，隅田公园变成了一个坟场，“人们将尸体放入一个大坑，然后倒上煤油火化”。政府打开各处被用作庇护所的学校和其他建筑的门，结果只找到成百上千的尸体。双叶学校游泳池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只有无数大人和小孩儿的遗体。

与这一悲惨场景极不协调的是，当天日本陆军节的盛大游行照常进行，以纪念40年前的今天他们战胜了俄国人，占领奉天。但道路两侧那些惊慌失措的幸存者肯定无心驻足欣赏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威武雄姿”了。

根据东京警视厅统计，本次空袭共造成首都83793人死亡，40918人受伤，1008005人无家可归，许多家庭无一生还。东京共有267171栋房屋被毁，占城市建筑总量的1/4，包括18%工业区和63%商业区在内的40.9平方公里城区被夷为平地。日本政府后来修正的数据显示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还有资料估计死亡人数高达12.5万。如果最后这一数据属实，那么空袭东京杀死的人，比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造成死亡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日本政府清理尸体的行动持续了25天之久。

实际死亡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一方面大火烧毁了大部分官方户籍资料，另一方面军警人员不愿去清点遗体的准确数量，况且那些流入大海的尸体如何计算呢？战后，东京一名地方官员向美军战略轰炸调查团人员坦承：“当时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我已无法用语言来

描述。空袭之后，我本应该去做详细调查。但是我没去，因为不愿看到那可怕的场景。”

首相小矶国昭迅速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军方高层根本拿不出应对空袭的有效办法，会议做出的唯一决定是控制舆论，不能让其他地区的民众知道首都大片区域被毁的消息。实际上如此重大的消息是根本封锁不住的。通过这次惨痛经历，民众倒学会了如何应对空袭：听到警报就立即逃离，绝不能留下来试图灭火。

日本各大媒体刻意隐瞒了灾难规模，报道时特别强调皇宫未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东京电台将美军的空袭称作一次“屠杀”，“被熊熊烈焰包围和吞噬的居民区和商业区，令人想起公元64年传说中尼禄的罗马大火灾”。《读卖新闻》的社论说：“面对敌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我们相信日本人民的斗志将会被激起。”《朝日新闻》11日的头版头条这样写道：“130架B-29对帝都实施盲目轰炸，15架敌机被击落，约50架被击伤。军事机构、政府部门和民众应该共同面对敌人鲁莽的盲目轰炸。我们为本土决战所做的战力积累，不会因敌人的这种攻击而受阻。相反，这将激励起我们消灭敌人的斗志和决心。”

真正的明眼人并不这样认为。陆军参谋本部大沼春雄在评估空袭损失时说：“对帝都的轰炸，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组织的安定，迫使我们对工厂和工人进行疏散，从而大大影响了军需品生产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和意志。”在东京郊外的荻洼庄，前首相近卫文麿告诉女婿细川护贞：“东京大轰炸将使国家真正开始考虑如何去终止这场战争。”

没有最黑，只有更黑！就在10日当天下午，李梅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让刚刚返航的飞机黄昏时分重新出发，赶在日本人做出积极反应之前再发动一次闪电攻击。这显然是不可行的，刚经历了至

少15个小时飞行的小伙子们实在太累了，况且飞机维护、维修和加油挂弹也必须留出一定时间。在三大联队长的一致请求下，李梅勉强同意，将出击的时间向后推迟24小时。第二次行动的攻击目标是名古屋。自1944年12月以来，B-29曾对该市的三菱飞机制造厂——它正在为日本陆海军生产14种飞机，发动机产量占全国的40%——发起过多轮空袭，收效甚微。李梅想用同样数量的燃烧弹摧毁更大范围内的目标，命令将单束燃烧弹之间距离从15米提高到30米。

3月11日下午，313架B-29依次起飞，其中286架在当晚飞临名古屋上空，投下1790吨燃烧弹。全部战斗过程波澜不惊，日军稀疏的防空炮火仅击落美机1架。虽然美军依然采用了低空区域轰炸战术，但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诸如风速较低、日军消防队反应还算敏捷以及美军刻意扩大了弹束间的距离，名古屋没有遭受像东京那样的大灾难。数以千计的起火点燃起来了，却无法填满相隔30米的空隙地区，最终未汇成一整片火场，“仅仅”烧毁了5.2平方公里城区，城市多处工业目标受损或被毁。李梅坦承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对我来讲，或许我们在东京的密集爆炸比实际需要的紧迫得多。轰炸名古屋证明我的错误太大，我们需要那种密集的设置”。

48小时内连飞两次作战任务，查尔斯·菲利普斯上尉感觉自受训以来从未像今天这么疲惫过。“两个晚上之前，我们就见识了这种大火，”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因此看到像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陷入火海，也就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但这次和上次一样令人敬畏，我们低头数着被抹平的一个个街区，浓烟翻滚而上。我们坐在飞机里，都能闻到地面燃烧散发的气味。”

名古屋红十字会对美军空袭的评价是：“在B-29的空袭之后，恐惧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人们不敢再在家中逗留，纷纷离开城市躲到农村去。他们害怕美军再次光顾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工厂出现了严

重的人员短缺，即使工厂未受损或损失轻微，也难以恢复到之前的生产水平。”

李梅将第三个攻击目标选定为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早在一周前，3月4日，美军已出动2架B-29到大阪上空投下了数十万份传单，宣称将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军工企业、火车站和港口实施轰炸。传单上用黑体大字警告大阪市民：“极度危险，尽快逃离，或者远离军事设施！”大阪警察局紧急出动，收缴了其中82592张，但仍有数量惊人的传单落入民众之手。恐慌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一些人开始收拾细软连夜逃离城市。当东京和名古屋连续遭到燃烧弹攻击并出现重大伤亡的消息传来之后，这种趋势加剧了。

李梅还真没忽悠日本人，他选择的攻击目标是大阪的北区、西区、港区和浪速区，那里是城市的工业中心和人口密集区。3月12日傍晚，美军3个轰炸机联队共出动298架B-29，前往轰炸大阪。13日0时过后，率先抵达的“探路者”投下1300颗M47燃烧弹以指示目标。从0时57分开始，274架B-29陆续飞越大阪湾进入城市上空，从1500~2900米低空投下了燃烧弹。吸取上次轰炸名古屋效果不佳的教训，李梅特意要求各机组将弹束距离重新拉近到15米。

日军探照灯快速划破夜空，不时捕捉到来袭者的身影，地面的157门高炮也在第一时间疯狂射击。由于军方高层未将东京和名古屋的遭袭情况及时通报给大阪方面，日军高射炮仍按之前的习惯向7000米以上射击，几乎未对美机造成多大伤害。日军25架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战，面对暗夜里的美军机群，它们根本无能为力，仅1架B-29在空战中被击落。

尽管当晚大阪上空乌云密布，但美机仍然依靠雷达瞄准投下了1733吨燃烧弹。此番轰炸“更加密集、更加集中”，大阪上空的上升气流比几天前的东京更加凶猛。一名飞行员形容说：“巨大的蘑菇状

浓密黑烟几秒钟内就升腾到了5000英尺高空。”因为未按要求系好安全带，一名投弹手在飞机剧烈颠簸时头部被撞开了一个大口子，也因此获得了一枚紫心勋章。

美军空袭来临时，13岁的大岛高子和家人连忙躲入一个用木板覆盖的简易掩体里。外边传来了“美国人正在投弹”的呼喊声，好奇的高子摸出掩体，发现西边的天空已被大火映得通红。消防队员拖曳水管奋力灭火，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燃烧弹一颗接一颗从天而降，高子被爆炸掀起的巨大气浪掀翻在地，她一度认为自己死了。当她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腿烧了起来，全身都被火苗包围。高子机警地跳入屋旁的蓄水池，总算把身上的火扑灭。她发现自己右手的皮肤开始脱落，像碎布条一样一片一片挂下来。高子打来两桶水，按消防员先前的训导将水泼在房子上。这时她听到了父亲的声音：“这没用的。”当她和父亲一起回到蓄水池时，发现7岁的弟弟大岛三郎静静地浮在水面上，全身只剩下一条皮带。美军机群撤走之后，高子发现母亲在房内窒息而死。她和父亲带着三郎来到附近一家医院。3天之后，全身烧伤超过90%的三郎也死了。

美军此次攻击摧毁了大阪市内134744幢建筑物，21平方公里城区被夷为平地，13135人被烧死，约占城市人口1/4的50万人无家可归。被摧毁的重要目标包括大阪兵工厂，日本陆军使用的炮弹超过20%是这里生产的。战斗中美军损失飞机2架，另有13架不同程度受伤。

第九大队有一架飞机叫作“颠倒”号，这个名字果真名副其实。它被风暴彻底掀了个底朝天，机组人员全都被倒挂在肩带上。飞机向下快速俯冲3000米，几乎栽到了地面上。斯坦利·布莱克上尉竭力将飞机拉起，最终安全返回提尼安岛基地。但幸运并未始终陪伴着他们，在5月的一次行动中，布莱克机组悉数阵亡。

经过3天休整之后，3月16日晚，美军330架B-29又造访了日本第六大城市神户，凭借暗夜掩护从1400~2700米高度进入了投弹航线。多达280架日军战斗机升空拦截，他们显然吸取了前几次夜间战斗的教训，大部分攻击从美机编队上方和水平方向发起。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的“印第安纳”号遭到日军第二四六飞行战队藤本研一大尉驾机撞击后坠毁。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的“阿尔伯克基任务”号命运相同，与日军第五十六飞行战队绪方淳一大尉驾驶的“飞燕”号同归于尽，第三一三大队另有一架飞机被地面高射炮火击落。飞行员拍回的照片显示，美军投下的2300吨炸弹破坏了神户7.8平方公里的城区，占城市总面积的21.4%。神户码头和川崎造船厂遭到严重破坏，后者是日本海军主要的潜艇生产基地。大火还造成2598人死亡，8558人受伤，65万人无家可归。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东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当局已经意识到他们之前严重低估了燃烧弹攻击的威胁，因此准备得更加充分。

东京大本营发布特别公告，宣称17日凌晨4时前后神户遭到60多架敌机的攻击，“我军击落了其中20架，其余美机几乎全被击伤，空袭造成损失轻微”。为配合军方的宣传，《朝日新闻》头版列举了一组数据：“敌人在空袭东京时出动的飞机有130架，随后130架轰炸名古屋、90架轰炸大阪、60架轰炸神户。这个数字之所以在快速削减，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和高炮部队狠狠打击了他们，使敌人遭受了无法及时补充的惨重损失。”

3月美军的最后一次行动依然将目标锁定了名古屋，李梅对上次的攻击效果显然不太满意。19日夜，290架B-29向名古屋港口以北地区投下了2000吨炸弹，燃起了超过200处大火。由于之前的4次攻击将库存的燃烧弹几乎耗尽，此次出击，1/3的飞机只能携带高爆弹。本次攻击的效果明显好于上次，名古屋兵工厂、货运码头、爱知飞机制造厂、山田电机发动机工厂遭到严重破坏，又有7.7平方公里的城区被摧毁。

仅1架B-29在返航途中因发动机故障迫降海上，机组成员第二天被执行救援任务的潜艇成功捞起。

在李梅的强烈要求下，洛克伍德中将向B-29惯常的飞行航线上部署了4艘潜艇，配合驱逐舰、水上飞机一起执行救援任务。三者之间的大体分工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一段由潜艇负责，中间一段归水上飞机，靠近马里亚纳群岛的海域则由驱逐舰执行搜救任务。

短短10天之内发起5次高密度攻击，把美军所有参战人员——包括后方参谋和地勤人员——都累坏了，攻击只好暂时告一段落。首先，必须让大家先喘口气，否则攻击效率势必大打折扣，事故率也会大大提高。其次，5次攻击已将马里亚纳群岛储存的燃烧弹用得一千二净。尽管李梅向华盛顿发出了紧急调运燃烧弹的请求，但补充弹药从海路运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最早一批4月9日才能到达。在新弹药到来之前，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不得不回到原来使用高爆弹实施高空精确轰炸的老路上去。“那时我们真的没有炸弹了，千真万确，”李梅告诉身边的参谋，“你们去向华盛顿的长官解释，因为我要去钓鱼了。”最后，李梅已经接到命令，太平洋战区即将发起针对冲绳岛的“冰山行动”，B-29需要对日本本土特别是九州的机场进行压制，以减轻日军“神风特攻队”对登陆部队的巨大威胁。李梅对执行这样的战术任务毫无兴趣，认为这纯属不务正业。对他并无直接指挥权的尼米兹通过金上将给阿诺德施压，后者只好命令李梅暂时停止战略轰炸，无条件支援冲绳作战。

马里亚纳群岛并非只有李梅一支部队，它同样是美军攻打冲绳部队的主要集结地。3月28日，尼米兹颁布命令，“严格限制”出于其他目的而开进马里亚纳群岛的船运，为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所需物资留足运力，货物分配也转变为“最大限度保障‘超级空中堡垒’所需的弹药和物资”。这一命令引起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强烈不满。在华盛顿，金的助手理查德·爱德华兹海军中将嘲讽说：“阿诺德想要

从华盛顿操控第二十航空队的所有事情，直到把他在前线的人搞得一团糟，然后再指望战区指挥官出来拯救这种局面。”

在10天内发动的5次燃烧弹攻击中，美军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1565架次，投下近1万吨燃烧弹和高爆弹，烧毁日本4座城市82.9平方公里城区。尽管实施的是低空轰炸，但5次行动中美军只损失了21架飞机，损失率仅1.34%，机组成员损失率0.9%，远远低于之前的平均值。

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上，刚刚赶回国内的第二十航空队参谋长诺斯塔德准将高调宣称，美军的空袭使日本人遭到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任何一个民族从未遭受过的惨重损失”。他对李梅赞誉有加，说他“将B-29做低空飞行，在短时间内投下了大量炸弹，解决了一个重要的战术问题”。《时代》周刊称李梅用燃烧弹轰炸东京是“梦想实现了，是该烧的，今后要把日本城市像秋天的落叶那样一一烧掉”。一位牧师在《纽约时报》读者来信栏里说：“既然上帝给了我们武器，那就用吧！”

但火攻行动毕竟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对此李梅战后曾说：“杀日本人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使我不安的是战争的结束。所以我不在乎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我们的行动中被杀。如果美国输掉了战争，我相信我会因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只要看看日本人是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杜立特空袭的被俘美国飞行员就知道了。”

李梅很快收到了阿诺德寄来的亲笔信：“我想让你和你的部下知道，我对你们取得的卓越成就非常敬佩。你们最近的火攻行动计划周密，执行也非常漂亮。在适当有利的条件下，你们有能力大规模摧毁更多的日本城市，这是敌人未来可预料的前景。此次任务，证明你和你的手下有足够的胆识去成就一切。祝你们好运，好好去炸吧。”随信寄来的还有一盒高级哈瓦那雪茄。李梅是陆航有名的“烟枪”，他个人的私藏雪茄在一次台风带来的暴雨中毁于一旦，而他又不喜欢抽

临时小卖部里的普通雪茄。阿诺德亲自寄来雪茄，是对他取得辉煌战绩的最佳褒奖。

李梅的新战术充分证明，B-29的战略轰炸代价虽然高昂，但完全是值得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通过更频繁地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减少未来登陆作战可能付出的巨大代价。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一度认为：“在战略轰炸的巨大压力下，即使不投放原子弹，即使苏联人不在远东出兵，即使不实施已经计划的对日本本土的登陆行动，有可能最早在1945年11月1日之前，或者肯定在1945年12月31日之前，日本就会投降！”

18个月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鼓励人们从东京和其他城市疏散。现在这一行动变得更加紧迫。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除离开城市之外别无选择，许多人出于担心灾难再次降临也加入了撤离的人流。从1945年1月到8月，东京的人口减少了一半。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全国离开城市的逃难市民可能超过了1000万人。那些工厂负责人开始千方百计阻止工人旷工。东京消防队给出了确信无疑的意见：首都这样的空袭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市民开始意识到，一旦再遭遇空袭，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逃跑。

日本人对来自空中的威胁束手无策，只好将怒气撒在被俘美军飞行员身上。哈普的担心一点儿没错，4月1日，他被押往上野动物园，脱光衣服装在笼子里像猴子一样供民众参观。4月3日，关押在东京宪兵队监狱里的全部美军战俘都被转送到著名的大森战俘营。这时哈普的体重已经减轻了39公斤，从原来的96公斤减少到57公斤，连走路都非常困难。和他一起被押解的36名战俘中，有32人来自B-29机组。他遇到了同机组的4位兄弟：机长史密斯、驾驶员爱德华兹、机电员克努佩尔和雷达手尼克逊，所有人都和他一样瘦得皮包骨头。

大森战俘营里的环境比宪兵监狱稍好，至少战俘可以互相说话。哈普见到了几位高级军官，第五〇〇大队大队长理查德·金上校，第七十三联队作战参谋拜伦·布莱克上校，以及第四六二大队大队长理查德·克米盖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王牌飞行员波音顿中校也被关在这里。因为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布莱克上校很快就去世了。哈普和金上校成了好朋友。日本投降之后，提前回国的金上校特意赶往哈普位于俄亥俄州的家中，告诉他母亲“您的儿子很快就要回来了”。

战俘被允许短时间出门放风，5月间，他们还开垦了一片菜地。打扫户外垃圾是战俘必须完成的一项工作，他们为此专门成立了收集日军看守丢弃烟头的“烟草委员会”。平时不管是谁捡到烟头都要立即上交，由委员会主席负责将烟丝抽出，重新卷成香烟。每次吸烟就像举行一次庄严的仪式。36名战俘中有32杆烟枪，大家集体围坐成一个圆圈，第一个人拿到香烟后吸一口向下传，就这样一圈圈传下去，直到把烟吸完。如果有人不自觉吸的一口太大，就会被剥夺下一次吸烟的权利。

在对日战略轰炸中，约有550名美军机组成员因飞机被击落在日本上空跳伞后被俘。其中29人落地后立即被打死，132人死于狱中的饥饿和虐待，94人死于美军的对日轰炸。5月26日美军轰炸东京时，投下的炸弹误落入战俘营，造成62名机组成员死亡。最终侥幸活下来的有283人，哈普属于其中一员。后文详叙。

铃木内阁

1945年东京的新年北风凛冽，寒意逼人。元旦凌晨4时20分，裕仁就起了床。在侍从武官的引导下，身着陆军大元帅服的天皇登上汽车，准备按惯例在天亮前到神嘉殿前庭举行新年的第一次祭拜——四方拜。天皇乘坐的奔驰车刚刚驶出几百米远，黑暗中就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坐在汽车后排的侍从长藤田尚德海军大将建议返回御文库暂避，一脸愁容的裕仁点头表示同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外边的空袭警报一直没有解除。裕仁显然有点等不及了，四方拜必须在天亮前完成，这是祖宗定下的老规矩。虽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但祭祀皇祖神灵的大事是万万不能耽搁的。经紧急商议，侍从们决定临时在御文库前的草坪上举行祭拜仪式。众人在草坪上铺上了蓆草席，四周支起屏风围出一片空地。时间紧迫，所有程序一律从简。裕仁来到屏风入口处，先由侍从解下军刀，然后脱下长靴只身进入屏风之内，在警报声中完成了战争最后一年的四方拜。

自1944年下半年以来，美军对日本的空袭日益频繁。面对B-29的空中打击，日本政府、军方高层乃至新闻媒体只能用嘴皮子来应对。元旦当天，《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这样写着：“B-29的送葬之路！”接下来的报道说，“自敌人空袭关东地区以来，已有550架这种大型轰炸机化为火焰坠落下去”。实际上截至当时日军实际的击落数尚不到50架。美军空袭造成的损失往往被形容为“轻微”，却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报道。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报道结尾处都会强调，“皇宫未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

所有媒体报道都没有提到皇太子。早在1944年5月，明仁就被疏散到静岡县的沼津行宫躲避空袭。宫内省的官员很快发现，沼津行宫恰好位于美军B-29的航线下方，况且7月初沼津附近海面竟然出现了美军潜艇的行踪。为确保皇太子的绝对安全，明仁很快被转移到栃木县日

光的田母泽行宫。原以为这个群山环绕的新地点会很安全，但不久从一架被击落的B-29驾驶室里的地图上发现，离行宫仅几公里的古河矿业炼铜厂也被标上了红圈，说明这里很快也将成为美国人的攻击目标。警卫队长田中义人匆忙将皇太子转移到里日光温泉湖畔的南间酒店，明仁就是在这里听到了父亲广播的“战败玉音”。

日本《皇族身分令》第十七条规定，“皇太子或皇太孙满10周岁后，即被同时任命为陆军和海军军官”。裕仁是11岁时被任命为海军和陆军少尉的。出生于1933年12月23日的明仁到1945年已过了11岁，各方面都在为皇太子的军官任命进行筹备。按照惯例，陆军少尉明仁将成为近卫第一师团第一步兵联队的一名军官，第一联队特意在驻地用白木搭建了供皇太子站立的台子。从1944年底开始，连续两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和阿南惟几曾多次上奏天皇，同时催促内大臣木户幸一，尽快落实皇太子的军官任命事宜。但一直到战争结束，裕仁都没有发布任命皇太子为少尉军官的命令，因此明仁是没有军队履历的。对这一明显违反祖训做法的唯一解释是，裕仁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担心日本一旦战败，作为陆海军军官的皇太子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

前线战局江河日下，更加深了裕仁对未来前途的担忧。思忖再三，他决定征询那些担负辅弼责任的重臣对当下时局的意见。1月6日14时25分，裕仁主动叫来了内大臣木户：“有报告说，麦克阿瑟的部队正企图在吕宋岛的林加延湾登陆，菲律宾战况越来越严重，后果将会如何呢？我想就目前的严峻局势征询重臣的意见。”天皇召集重臣讨论除遴选新首相之外的重大事项，之前有且仅仅发生过一次，即战争前夕决定是否对英美开战的重大问题。对此木户回答说：“臣想，陛下应该先同陆海军首长商谈，看看他们是否有‘真正的决心’，然后再征询内阁阁僚的意见。如果真的有必要决定最高方针时，再召集重臣及阁僚举行御前会议不迟。”裕仁对内大臣的答复显然很不满

意。1月13日上午10时35分，他再次叫来木户，仍然提出要与重臣进行商谈。

进入1945年以来，裕仁夫妇几乎整天都躲在御文库里。这是一座占地1350平方米的建筑，地上一层，地下两层。裕仁这样安慰自己说：“我们终于也赶上了这场战祸。这样至少可以让国民知道，我们并没有受到神灵的特别保护，而是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伙伴。”平时裕仁的身边除皇后外，只有一些女官，连皇族成员都很难接近。即使贵为皇弟的高松宫，在东条下台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也只见过哥哥一次，还一句话都没顾上说。高松宫为此发牢骚说：“偶尔想向天皇谈谈自己的想法，或者听听天皇的高见，但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他只是一个人待在宫里担忧。”

毫无疑问，对木户尽可能避免他人接近裕仁的做法，以近卫文麿为首的重臣中的主和派非常恼火。近卫认为，让天皇疏远皇族和重臣，在裕仁周围制造壁障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木户来负。木户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的亲孙子。前文提到，孝允辅佐睦仁，幸一辅佐裕仁，“爷爷对爷爷，孙子对孙子”也算专业对口。木户是先经近卫推荐从农商务省调任内大臣秘书官长，然后在1940年6月接替汤浅仓平出任内大臣的。从这一点看，近卫可以说是对木户有恩。但1944年近卫好几次想见见天皇，都在木户那里碰了钉子。以近卫为首的这些重臣认为，大家毕竟都是担任过首相的人，在台上时和裕仁抬头不见低头见，现在下台了连见一面都不让见，木户你小子实在太过分了。况且重臣想见裕仁，并非为了私事，而是为了帝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实上当时在近卫、冈田启介、平沼骐一郎、若槻礼次郎之间已经建立了每月一次的“例会制度”，定期商讨有关时局的重大问题，商讨结果往往通过内大臣秘书官长松平康昌或由近卫直接呈交木户本人。几人甚至怀疑，木户是否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私自贪污或截留了。

现在裕仁坚持要见，木户也只好做出让步，他决定从2月初安排重臣觐见天皇。考虑到一群人集体进宫声势太大，很可能引起军方的猜疑，况且大家一起讨论也不利于个人畅所欲言，木户决定采取分别谒见的办法，安排秘密会见。这样就可以对外宣称，“是重臣新年进宫叩问圣安”，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正事办了。根据木户和松平的安排，平沼、广田弘毅、近卫、若槻、冈田和东条分别于2月7日、9日、14日、19日、23日、26日进宫，奏陈个人对时局的意见。除上述重臣之外，2月19日木户还特意安排了前内大臣牧野伸显进宫面圣。小矶国昭出任内阁首相之后，他之前担任的朝鲜总督职务由阿部信行接任，木户并未安排阿部专程回国。此外，同样身为重臣的米内光政是现任内阁的海军大臣，同样不在谒见之列。

六位重臣及牧野均对天皇的忧虑深表“惶恐”。除近卫外，其余人都说“有必要加强战争指导以取得战果”。平沼和若槻强调，“有必要更加有重点地集中国力和采取相应对策”。外交官出身的广田指出，对重庆已无进行和平工作的余地，有必要维持并增强和苏联的中立关系。牧野提醒，对罗斯福、丘吉尔前往克里米亚半岛与斯大林会晤一事，应该给予高度重视。若槻和冈田试探说，“除大力推行战争之外，是否有必要创造并寻找对我有利的时机，探讨媾和的办法和途径”。若槻在日记《古风庵回顾录》中这样写道：“亲眼看到天皇陛下的英姿，怎么也说不出劝他‘投降’之类的语言。”

众人中独树一帜的是出身陆军的东条英机。在对敌情做出一番分析之后，东条指出，同盟国预定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主题肯定是讨论对日政略和战略，他们必将采取一切手段迫使帝国屈服。东条认为，目前战况大体上看应该是势均力敌，前景虽不乐观，但也没必要过分悲观，必须竭尽全力将战争进行到底。

东条特别提醒裕仁，不必过分担心B-29的空袭。他判断美国人不可能再增加这种飞机的数量，甚至无法保持目前的轰炸力度。“这种

攻击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只有当东京日复一日受到来自日本附近数千架飞机的轰炸，才能与盟友德国的情况相比。实际上我们目前面临的仅仅是每周一次来自两千多公里之外的一百多架飞机的袭击。如果这样一件‘小事’就使国民失去信心的话，那么要实现大东亚圣战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做好打一场保卫本土的‘决定性’战役的准备”。

近卫对本次觐见可谓煞费苦心，他把自己的意见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誊写在8页的《建白书》上，头一天晚上还特意征求了吉田茂的意见。由于曾3次受命组阁，近卫在天皇面前完全没有拘束。因为年龄差别不大，近卫是天皇能开怀畅谈的重臣之一。

“危机遗憾之至必将到来”，这是近卫《建白书》开头的第一句。其实文中写的是“败战”，近卫朗诵时临时改成“危机”，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裕仁。木户靠墙一侧站立，手中不停做着记录。

近卫的《建白书》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的判断出发，强调必须尽早与英美媾和。也就是说，近卫的观点与东条正好相反。“虽然战败必将成为我国国体上的污点，但英美舆论至今尚未涉及国体变更。因而如果仅仅是战败，相信无须忧虑国体问题。近来战局日益吃紧，‘一亿玉碎’的呼声甚嚣尘上。拥护这一想法的都是那些所谓右翼分子，他们都是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工具。他们想让国家陷入动荡之中，从而引发共产主义革命。”近卫强调，目前东欧各国相继解散了支持希特勒的组织，将建立“苏维埃政权”至少是“亲苏容共政权”，且大部分已经获得成功。而在日本不可或缺的殖民地朝鲜，“朝鲜独立联盟”和“朝鲜义勇军”正日益得到民众的支持，势力日增。从莫斯科派出的野坂参三——他的中国名字叫林哲——也在延安成立了“日本解放同盟”，已与“朝鲜独立同盟”和“台湾先遣队”取得了联系。近卫强调，日本国内爆发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一些陆军高层亲苏情绪强烈，他们敦促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结

盟，一些人则要求与延安的毛泽东合作。最后近卫说，“在结束战争的工作上，必须立即肃清这些强硬分子”。

听完近卫的长篇大论，裕仁若有所思：“对实现上述目标，你是否有具体方案？”

看到天皇有了兴趣，大受鼓舞的近卫接着侃侃而谈：“现在最好是起用宇垣一成、香月清司、真崎甚三郎、小畑敏三郎、石原莞尔这些人。实在不行，希望能起用阿南惟几和山下奉文大将。”很显然，近卫提出的这些人选都属于不折不扣的反苏派。

裕仁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听说美国想取消皇室，是这样吗？”

“现在肯定还不到那种时候，”近卫凭自己的判断分析说，“但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很可能出现这种危险。”

裕仁接着问道：“你的看法是美国不准备变更我们的国体，但梅津参谋总长的看法与你正好相反。对此，你有何感想？”

近卫答道：“那不过是军部为了激发国民的斗志，所进行的过度宣传而已，我坚信这并不是格鲁助理国务卿的本意。格鲁大使在离任前，从其对秩父宫（裕仁大弟）夫妇的态度和言语来看，我相信大使夫妇对我皇室具有充分的敬意和认识。但美国是重视民意舆论的国家，随着今后战局的发展，将来如何变化尚不敢断言。从这点出发，我认为立即考虑如何终结战争的策略才是重中之重。”

裕仁继续问道：“梅津总长和海军表示，如果能够把敌人诱至台湾，就能给予他们沉重打击。所以我认为，也可以在那之后再采取必要外交手段。如果我们能够在冲绳获胜，就可以趁此机会谋求和平。”

“陆军有把握在冲绳取胜吗？”近卫问。

“统帅部说，这次绝对没有问题。”裕仁回答说。

“他们的话，有哪一次兑现过吗？”近卫反问，这话多少已经显得有些不礼貌了。

“这次他们好像很有把握，”裕仁对近卫的无礼好像并未生气，“如果不打一次大胜仗，和谈恐怕不好进行。”

“如果能取得那样的战果，实在再好不过。但最近一段时期，我们会有那样的机会吗？”近卫边说边摇头，“如果再等上半年或者一年以后，恐怕就没有任何用处了。”

很明显除了东条之外，大部分重臣对时局的判断持悲观态度，隐晦地表明“若照此下去或将战败”。只有近卫态度鲜明，明确指出日本必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谋求和平”。在日本内部提到的所谓“和平”，在盟军这边就叫“投降”，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回到私宅荻洼庄后，近卫告诉女婿兼秘书细川护贞：“陛下极为老实地听取了军部的各种上奏，认为事态好像并不那么悲观。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呀！”近卫上奏几周之后，他的高参吉田茂就被宪兵带走并关押了44天。

3月10日，美军B-29大举空袭东京。小矶内阁对此竟然束手无策，首相本人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在现场出现，由此引来了一片非议声。3月12日，日本本土防卫军总司令东久迩宫视察火灾现场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悲惨情境绝非笔墨所能表达。现场清理工作毫无进展，东京都、警视厅、运通省等部门的救灾措施毫无成果，民众对内阁的非难日益高涨，情况实为可悲，国民无不失魂落魄。”

面对来自军方和民间的双重责难，小矶只好“屈尊”走访了各地的难民收容所，说了一些诸如“我来晚了”“大家受苦了”之类无关

痛痒的话。3月15日，小矶内阁发布《加强大都市疏散纲要》，提出从防卫和粮食供应的角度出发，迅速彻底疏散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和各类物资，“促进国内自给自足态势，东京都等地可据此《纲要》试行誓死防卫的对策”。

3月18日，在内大臣木户、侍从长藤田及一众陆海军武官的陪同下，身着陆军大元帅服的裕仁走出皇宫，巡视了汐见桥、东阳公园、锦系町、驹形桥、上野一带地区。裕仁闪闪发光的奔驰车以30公里时速缓缓从街上驶过。那些在路边清理尸体和废墟的人可能实在太累了，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天皇座驾的经过。按照礼仪，他们要停下手头的活儿向专车鞠躬致敬的。不过此时的裕仁显然已经没有心情去在乎这些细节了。

途中裕仁不时下令停车，下车在残垣断壁中行走。陪同巡视的侍从武官吉桥戒三少佐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境：“到处都是废墟中挖掘什么的受灾者，他们脸上似乎充满了怨恨，也没有人向御车鞠躬。虽说没像平时巡幸那样事先发出公告，但看到三四辆带有皇家菊花纹章的汽车经过，我想国民应该知道是天皇在巡幸。失去了亲人、烧毁了家当的受害者是在怨恨陛下，还是处在一种极度麻木的虚脱状态？我感到了陛下近距离看到这些不幸的人时无以言状的心理感受。”

巡视持续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虽然那些烧焦的尸体在天皇到来前已被移走或就地掩埋，但目睹了现场惨状的裕仁还是恐惧地告诉侍从长藤田：“大正十二年(1923)关东大地震之后，我曾骑马巡幸过市区，这次远比那次更惨。那时虽然也烧毁了不少房屋，但大型建筑较少，没有如此强烈的悲痛感。这次许多高楼都被炸毁或烧毁，实在令人心痛。这样下去，东京迟早会变成一片焦土。”

3月以来，各方面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坏消息。3月3日，麦克阿瑟的部队攻克马尼拉，山下奉文率残部龟缩在吕宋北部山区负隅顽

抗，朝不保夕。3月9日，斯利姆中将的英国第十四集团军攻占缅北重镇曼德勒，仰光门户洞开，缅甸战局江河日下。3月10日，东京遭遇B-29的燃烧弹攻击，其状惨不忍睹。3月14日，尼米兹中太平洋部队占领硫磺岛，兵锋直指冲绳。战局对日本来说，堪称“怎一个‘惨’字了得”。

早在1944年12月大本营陆军部做出放弃莱特岛的决定之时，小矶就知道自己的内阁时日无多了。前文提到，他竟然是从裕仁口中得知莱特被放弃的，充分说明军方根本没把他这个内阁首相放在眼里。后来在关押甲级战犯的东京巢鸭监狱，小矶向审问他的美军官员抱怨道：“在任职首相的9个月里，他们甚至不让我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不知道军事方面究竟是什么情况。关于我辞职的问题早有种种传闻，可以说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和当初不愿轻易下台的东条一样，小矶也想为挽救内阁做出最后努力。他认为如果由自己兼任陆军大臣，就能名正言顺地参加大本营会议，并使战争指导有所好转。这种想法着实可笑，当时的糟糕战局绝非小矶这样一个预备役大将参与进去就会有根本好转的。考虑到陆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而自己的预备役身份兼任陆相存在难度，小矶于3月8日晚上单独造访了梅津私宅，再次提出了“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的请求。梅津表示他本人原则上没有异议，但做出上述变更需要修改《大本营令》，可能还会涉及修改宪法的重大问题。经与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协商，两人一致认为，由小矶列席大本营会议“可以作为战争期间的特殊事项来处理”。小矶对此非常满意。

3月16日，小矶、梅津和及川一起入宫上奏：“为进一步加强战争指导，乞以特旨准许小矶内阁总理大臣在大本营熟悉作战情况。”天皇当场慨然允诺。裕仁回答得这么爽快，内心可能已经有了换掉小矶

的意思。这一变更，实际上是在为小矶的后任能够参加大本营会议开辟道路。

除积极谋求参加大本营会议之外，小矶还想在对外和谈上做出积极尝试。他执意认为，与蒋介石言和是实现与美英谈判的关键所在。小矶挑选的掮客是远东有名的阴谋家缪斌，南京汪伪政府的一名官员，自称与重庆高层有着秘密无线电联系。

大汉奸缪斌，字弼丞，号丕成，江苏无锡人。1922年从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缪斌加入了国民党，陆续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北伐军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1927年，26岁的缪斌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1年因贪污被免职。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缪斌投靠日本人，出任汉奸组织华北“新民会”副会长。1939年6月缪斌赴日，专程访问了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拓务大臣小矶国昭、文部大臣荒木贞夫等要员，并与阴谋策划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伪政权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会面。1940年5月，缪斌又与石原莞尔、东久迩宫等人勾结，推行所谓“东亚联盟运动”，积极鼓吹“中日满”三国合作。

南京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缪斌于1941年2月受命出任立法院副院长要职。后见战事对日军渐趋不利，缪斌又秘密与重庆政府要员何应钦、戴笠等人接上了头。为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日军情报机关默许他使用无线电台与重庆联系。后经日本驻上海记者田村介绍，缪斌认识了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后者将他介绍给顶头上司小矶国昭——事实上两人几年前就已经认识。缪斌吹嘘和重庆高层交情深厚，能够以中间人身份实现日本与重庆全面媾和。小矶对此很感兴趣，要求绪方盛情邀请缪斌访日。绪方遂写信给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请他代邀缪斌访日，却被东京派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出面制止。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对东京与缪斌接洽如此重大事项表示怀疑。负责秘密谈判事宜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以缪斌人品低下为由，反对东京与他接触。今井通过监听得知，缪斌与重庆的来往电文只涉及几宗物资的倒买倒卖，并无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今井据此认为缪斌完全不能指靠，“希望政府不要扑到偶然拾得的缪斌路线上”。这事儿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外务大臣耳朵里，重光葵对小矶避开外务省，私自对外尝试和谈非常恼火。他毫不客气地警告小矶，那个声名狼藉的缪斌不过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已，“如果相信他能够充当调停角色，那是极端天真幼稚的行为，只能表明首相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

看到正常渠道无法走通，小矶于是派自己陆士的同班同学、72岁的山本初男大佐前往中国与缪斌接洽，两人共同商定了“和平方案”的初步框架。1945年2月初，小矶密令缪斌携无线电台及随从7人乘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由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坚决反对，驻上海日军横加阻挠，缪斌最终只能孤身一人化名“佐藤”前往日本。3月16日，缪斌从上海虹口机场乘军用飞机直飞东京。航途中的缪斌豪情满怀，口吟一诗以明志：“全局黑白愈分明，挽救狂澜在此行。保得东海一角在，休愁西洋百万兵。骄横便觉仇人多，患难方知兄弟情。独惜伊藤早谢世，谁来与我订誓盟。”由此看来，缪斌是把自己当成了李鸿章，而他眼中的小矶却非伊藤博文之类的杰出人物，其狂傲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抵达东京之后，缪斌开出了据称是已得到蒋介石本人认可的“和平条件”，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处理“伪满洲国”问题，双方另行协商。

二、日本陆海军从中国撤兵。

三、取消南京政府，于南京设立看守政府，配合重庆政府于三个月内还都南京。

四、看守政府由重庆方面重要人物组织。

五、南京政府要人在东京由日本政府收容。

六、协调日本与英美媾和。

正如缪斌诗中所言，事实上他对费尽心机安排自己赴日的小矶并不看重，反而要求前来接洽的绪方安排自己先与皇族东久迩宫会面。3月17日，缪斌来到日本防卫军总司令部，东久迩宫问他：“你是小矶首相特意请到东京来的，为何不首先与首相见面，而来晤我？”缪斌宣称：“重庆方面认为，日本除天皇之外没人值得信任。但我不可能见到天皇，希望将这一重大问题向殿下提出，再由殿下转达天皇陛下。”缪斌强调：“在占领菲律宾之后，美军下一步将进攻冲绳。到了决定性时刻，苏联人也会入侵满洲。而重庆方面愿意日本保留天皇制。”当东久迩宫将缪斌所言通告给参谋总长时，梅津对此不以为然：“中国人讲的话，怎能轻易相信？”

3月18日夜，缪斌和小矶进行了首次会谈。听缪斌介绍完方案，兴奋异常的小矶确信找到了拯救内阁的最佳机会。但小矶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尴尬，他告诉缪斌：“如此重要的方案，必须经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我本人没有决定权。”缪斌大度地表示：“我与蒋委员长公谊私交均极深。此案如能通过，我将在东京直接与重庆方面联络，谅必无问题。”

3月21日，小矶临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负责与缪斌接洽的绪方竹虎特邀列席，向与会众人介绍了缪斌的来日经过及提出的《中日全面和平案》。小矶补充说，欲以此案为基础，准许缪斌在东京使用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联系，“请各位就此发表高见”。

一向没有原则、绰号“厕所门”的陆军大臣杉山元竟然率先开口，他斥责首相的做法实在荒唐：“缪斌是重庆和南京都不堪大用的

角色，有何种资格当此重任？”参谋总长梅津立即随声附和：“陆军坚决反对从中国撤军。即使缪斌策动成功，在美军威胁下我们的撤军也势必凶险万分，与缪斌接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因为受命与小矶共同组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对小矶一贯持支持态度，这次却罕见地发表了反对意见：“一国首脑轻易与缪斌这种小人物进行会谈，结果只会让对方耻笑。日本与其会谈，并不能有搜集情报的便利，反而有泄露立场的危险。”

吆喝嗓门最大的当数外务大臣重光葵。要不是少了一条腿，老酒估计重光说不定已经蹦起来了：“就缪斌的地位来看，他提出的方案要求日本让步，只会被他个人及重庆方面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何况驻南京大使谷正之来电说，利用缪斌进行谈判既违反了过去的决定，也轻视了南京政权，绝无成功的希望。”重光声称，首相撇开外务省直接插手外交活动侵犯了外相权利，“首相如果违背外相的意见一意孤行，即使倒阁也在所不惜”。

除小矶和绪方之外，与会众人一致认为，拿不出委任状的缪斌很可能就是个江湖骗子。重庆方面当然清楚目前战局对日本不利，根据常识判断，完全依存西方的重庆政府如果不与美英谈妥，绝不会单独和日本媾和。蒋介石断不至于那么傻，他之前已经坚持了那么久都不投降，又怎会在形势一片大好时提出求和呢？会议最终未能形成任何结论，仅开了40分钟就宣布散场。

在众人的一片责难声中，小矶于4月2日单独入宫，将与“重庆政府代表”和谈的情况报告了裕仁。3日，裕仁命木户召杉山、米内和重光入宫商议，然后借三人之口诏谕小矶：“关于缪斌问题，已经充分听取了陆相、海相和外相的意见，他们三人均不赞同。可速命缪斌回国。”“缪斌事件”——日本则称作“佐藤事件”——极大损害了小矶的声誉，他保全内阁的最后一线希望至此完全破灭。

被下了逐客令的缪斌并未立即走人，而是到处游玩了一个多月才恋恋不舍地回国，在日本共待了40天之久。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军在接收小矶内阁的档案资料时，意外发现了有关缪斌活动的内容及《缪斌与东久迩宫和平会谈记录》。后来东京审判时，日方举出的辩护材料《木户日记》中也有“缪斌事件”的相关记录，并立即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苏联方面因此指责“重庆政府联络美国派遣缪斌到日本策划对日妥协”。麦克阿瑟遂致电重庆政府，询问“为什么要隐瞒盟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还准备传缪斌到东京去做证人。根据“开罗会议”的有关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盟国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蒋介石复电表示“绝无此事”，并立即下令逮捕缪斌。1946年4月3日，缪斌受审。4月8日14时，法庭审判长石美瑜少将当庭宣布：“被告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5月21日17时50分，缪斌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被执行死刑，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13天，并就此成为战后被审判处决的第一个大汉奸。他的尸体被葬在苏州郊外。据称，缪斌临刑前曾写绝命诗云：“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好像他自己多么高大上似的。

“缪斌工作”功亏一篑。对小矶而言，可谓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裕仁的信任。但是说“缪斌事件”是压垮小矶内阁的最后一根稻草，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小矶内阁最终倒台，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他试图兼任陆军大臣的图谋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彻底破产。

1945年4月1日，美军登陆冲绳岛。为进一步巩固本土防御，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撤销原防卫军总司令部，分别在关东和关西地区设立第一总军和第二总军，分别由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教育总监畑俊六任总司令，同时成立的本土航空总军由河边正三任总司令。随着杉山元就任新职，他的老位置就空了出来。这对一直觊觎陆军大臣之位的小

矶无疑是个绝佳机会。4月3日，小矶直接向杉山提出，希望他卸任后由自己接任陆军大臣。

杉山对此不置可否，并立即叫来了参谋总长梅津和教育总监畑。陆军三巨头会议给小矶的答复是，“陆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身为预备役大将的首相不适合出任这一职务”。杉山同时指出，三巨头会议一致推举陆军航空总监兼军事参议官阿南惟几接任陆军大臣一职。

这回小矶彻底绝望了。4月4日14时，痛感走投无路的小矶独自进宫找到木户：“虽然得到陛下允许，可以参加大本营会议，也曾就战争指导发表过意见，但现在看来还是不行。今后的内阁不是大本营内阁的话，就应该是战争指导内阁。正好陆军为了加强本土决战准备，拟以杉山元和畑俊六两元帅担任总军总司令，推举阿南惟几大将为新陆相，这种人事安排将在6月实现。如果在陆相更换时再提出辞职，怎么说也有损陆军的面子。今天经与米内海相商量，考虑立即内阁总辞职。”

看到小矶决心已定，木户问道：“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总辞职呢？”

“就在今天！”小矶似乎在一瞬间下定了决心，“我想现在就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将大家的辞呈收上来。”

虽然知道小矶内阁倒台是迟早的事，但木户完全未料到小矶会突然撂挑子。这一刻竟来得如此之快。他告诉小矶：“这的确令人感到困惑！因为还须上奏陛下，所以辞呈还是明天上午提交为好。你意下如何？”

小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转身出宫，瞬间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木户慌不迭地将小矶辞职之事向裕仁做了详细汇报。

1945年4月5日上午10时30分，小矶将全体阁员的辞职书呈交天皇，历时8个月的小矶内阁就此垮台。木户对小矶内阁早已失去了信心，此时却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向小矶征求对下一届内阁的建议。小矶指出，新内阁应该是一个大本营内阁，总理大臣必须是大本营成员，才能参与统帅部的工作。看来小矶对之前军方的刁难一直不能释怀。

小矶内阁总辞职的消息迅速传开，东京大部分军政高层好像并未感到意外，更多表露出一一种“终于辞职了呀”的释然，毕竟“木炭巴士”是跑不快也跑不远的。在任职短短的8个月里，小矶大部分时间不过是个徒具象征意义的橡皮图章，既无掌控内阁的威信，更无左右全局的能力。他是被有意识扶植上去充当过渡首相的。从任职的那一天起，他的方向就不明确，也得不到任何派系的支持，对战争如何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对暗中进行的求和活动同样无能为力。他的内阁倒台确属“众望所归”，小矶本人也算完全解脱了。他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被当作甲级战犯抓捕，到巢鸭监狱专心写回忆录《葛山鸿爪》了。

就在小矶内阁总辞职的4月5日，从莫斯科传来了一条令人无比震惊的消息。当天14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意义，对1946年4月到期的这一条约的有效期，苏联政府决定不再给予延长。”之所以提前一年通知佐藤，在于该条约第三条规定：“本条约自缔约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通知废止时，则条约应视为自动延长五年。”几乎就在莫洛托夫召见佐藤的同时，苏联驻东京大使雅科夫·马立克来到群龙无首的外务省，呈交了有关终止条约的正式文件。

这俄国人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头一年的11月7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庆祝大会上公开宣称日本为“侵略国”，外务大臣重光指示大使佐藤探询其讲话的真实含义。当时莫洛托夫敷衍佐藤

说，斯大林的意思仅指日本过去的行为，对东京现有政策并无指责。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佐藤奉命再次进行试探。2月22日，莫洛托夫在回答佐藤的询问时向日本大使保证说，雅尔塔会议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日本担心的事情，因为根本就没有讨论远东问题。莫洛托夫强调，苏日关系是建立在中立基础上的，这种关系仅同苏日两国有关，就像日本同正在与之交战的英美的关系仅与英美日三国有关一样。当时东京还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俄国人这一不动声色的说法。

此前，东京曾多次向莫斯科提出《中立条约》的续约问题。莫洛托夫总说“不急不急，到时候再说”，没想到今天却等来了这样的结果。已经递交辞呈的重光显然觉悟不低，他第一时间致电佐藤：“苏联不打算续约，意欲何为？”佐藤很快做出了回复，莫洛托夫声称，“苏联政府认识到该条约有效期还有一年，他的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将取决于这一法律事实”。莫洛托夫还保证说，苏日关系在整个五年期限过去前，不会恢复到订约之前的状态，这一声明纯属技术问题，“我们在欧洲打的仗已经够多了，现在必须着手处理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日本人万万想不到，在雅尔塔，斯大林已经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做出了“欧洲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参加远东对日作战”的承诺，秘密协议早已签字画押了。

内大臣木户现在还管不了这些事儿，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推出新内阁，老让人家重光离岗办公也不是长事儿。事实上早在几周之前，木户对小矶内阁的垮台已有所预料，他脸上的惊讶只是给小矶留点儿面子而已。就下届内阁的性质和首相人选，木户和近卫、冈田、若槻和平沼已经达成了如下默契：新内阁必须是一个采取媾和方针的内阁，担任首相者必须是接受媾和主张之人，而且深得天皇和国民信任。木户的“意中人”是被称作“不死之鬼贯”的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近卫等人的大力支持。几人达成以下默契，在即将召开的重臣会议上，不公开提出媾和以安抚军方，新首相

从表面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必须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军人，不论海军和陆军都可以，也可以是预备役军人；二、与战前和战后这段政治没有联系，能够取得国民的信任。可以看出，上述两条基本是为铃木量身打造的。

小矶在辞呈中特意提出要建立大本营内阁。因与推荐后任首相有关，内大臣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木户立即忙碌起来，分别找来了梅津参谋总长、米内海相、杉山陆相和及川军令部总长，分别就政局变化听取众人的意见。

木户强调，现在的确到了建立“大本营或战争指导内阁”的时候了，小矶前首相辞职时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新首相当然应该由军人担任，这样他不但能掌握国务，还可以控制最高统帅部。出乎木户预料，陆海军大臣和两总长对此均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将政务和作战统一起来是明显违反宪法的。

根据《木户日记》记载，当时总长梅津说：“战争形势严峻，美军已经在冲绳登陆，岛上激战正在进行。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继续作战，希望组建一个能够鼓舞国民士气的新内阁。”

杉山即将卸任陆军大臣，到第一总军履任新职，他想推举梅津出任新首相：“战局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运力下降，欧洲战场进入最后阶段，德国大概只能向盟军投降了。一旦盟友德国战败，苏联不可能就此提出和平倡议。面对如此局势，如果从陆军中选择新首相，除梅津大将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合适人选了。”

小矶上台以来，陆军就一直指责他的内阁软弱无能。早在小矶辞职前的3月30日，陆军已经未雨绸缪，提前拟定了《小矶国昭内阁辞职指导要领》《新内阁组阁要领》《天皇命令陆军现役军人组阁时的措施要领》等秘密文件，为推举畑俊六或梅津上台做好了充分准备。

及川军令部总长坦承，目前战局极端不利，他不相信冲绳之战如果打赢就能结束战争的说法，“敌人肯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发起进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组建既要继续战争又要处理国内政治的大本营内阁非常困难，我认为还是现内阁的形式最好”。

海相米内的回答直奔主题：“以目前战局来看，即使组成强有力的内阁，也拿不出更好办法。我个人认为，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是出任新内阁首相的最佳人选。至于新海相，我想推举井上成美海军中将。和他曾有过几次沟通，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这样我只好推举长谷川清海军大將了。”

虽然事先并未商量过，但米内提出的新人选正是自己的“意中人”铃木，木户不由得心中窃喜。木户清楚，米内一直在秘密鼓吹和平，他推荐的井上和长谷川都属于主和派。米内在海军中的资历和威望都远远高于井上和长谷川，木户想如果他能留任海相辅佐铃木，就足以和主战的陆军对抗，这实在是个再理想不过的阵容了。

在征求了军部首脑的意见之后，5日15时20分，木户又单独和冈田进行了会谈，进一步坚定了推举铃木出任新首相的决心。17时，遴选首相的重臣会议在皇宫谒见厅召开，木户责无旁贷地担任了主持人。出席者都是曾经担任过首相的人，包括近卫文磨、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冈田启介、东条英机及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他是前议长原嘉道1944年8月7日去世后接替议长一职的。因火车晚点，若槻礼次郎迟到了约1个小时。阿部信行远在朝鲜，来不及赶回来参加会议。小矶刚刚下台就邀请人家参会，势必造成不必要的尴尬。当初近卫和东条下台时，都未参加推选下届首相的重臣会议。

除广田、东条和铃木之外，其他参会者就新首相的人选已经暗中达成了默契。众人坐定之后，主持人木户首先通报了政局变动的经

过，朗读了小矶前首相的辞呈，然后把它递给大家传阅。木户提议，现在请各位就新首相的人选发表意见。

木户话音刚落，东条就急不可耐地张开了嘴：“小矶前首相在辞呈中说，无论是国务还是统帅机构都需要改正，这具体是指什么意思？”东条是第一次以重臣的身份出席会议，他认为自己8个月前被狼狽赶下台，正是面前这帮家伙合谋串通的结果。此刻的他满脸杀气，目光凶狠，从一开始就让人看出是个铁杆的主战派。那些主和的重臣都反对他，却不敢公开表露，生怕因此惊动了那些好战分子，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木户解释说：“小矶首相并无做出特别说明。”

“战争期间，频繁更换内阁不好！”东条以挑战的口吻说，“同盟国即将在旧金山召开会议，这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事项。新内阁必须是战时最后一届内阁。目前，国内存在两股思潮。一派人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战斗到底。另一派人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在确定新首相人选之前，必须首先确定是战是和的重要问题。”

冈田：“下届内阁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将背负国家的命运，它将集结国家的全部力量。关于和与战的问题，非稍事等待，实难判断。此类问题，我想应该经过充分研究后再做决定。”

室内一时沉默下来，气氛显得颇为尴尬。平沼想抚慰东条一番，于是便说：“当下战局紧迫，国内会有各种议论，有必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说到底只有继续坚持战争。这次政局突然变动令人困惑。如果可能的话，想充分了解一下小矶和米内的意见。但既然他们已经提出辞呈，也就没有办法了。东条和冈田两位提出的问题，希望能够充分加以讨论。”

东条：“大臣由我们决定的话，组阁后不就成了陛下的责任吗？”

平沼：“不能让陛下直接任命。”

东条：“组阁的好坏，要避免把责任归于陛下。”

广田显然也想抚慰东条：“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一定要打赢。所以下届内阁，是要能够赢得胜利的内阁。内大臣和军部首脑进行了会谈，这非常恰当。现在不是很有必要确认一下军部的意见吗？”

木户：“已经征求了他们的看法，但没有特别有价值的意见。”

近卫：“事发突然，也想不起什么来。东条阁下所提意见，在军事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实难决定。现在如同上次一样，必须先确定新首相是否由军人出马，然后再决定由陆军还是海军出任。逐渐缩小范围来讨论，如何？”

铃木：“想问一下内大臣，个人觉得召集范围未必必须固定吧。记得西园寺公望公爵有时候会根据情况，征求山本权兵卫伯爵或东乡平八郎元帅的意见。这次若能得到旨意，召牧野伸显伯爵参会，听听他的意见如何？”

木户显然不赞成铃木的提议，那样会浪费很多时间：“重臣会议是根据旨意来确定的，现在无法马上请牧野伯爵来参加。”

广田：“内阁变更的话，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是否还要继续下去？此外，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是否只有小矶首相被允许，或者是今后的首相也能列席呢？”

木户：“因为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也有人认为，就没有必要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了，这个问题今后还要深入探讨。第二点具体还不清楚，但觉得今后内阁首相还是能够列席会议的。”

东条：“首相加入大本营会议的策划，不可介入国防和用兵问题。”

近卫：“我还是认为，应该首先缩小范围。上次推举首相考虑以统帅为中心，因此最终得出了推举军人的结论。这次也同样办，如何？”

广田：“推举陆海军大臣中的一位，这样可以吧？”

平沼：“国内关于结束战争有两种意见。这次必须选出能够战斗到底的人，不能推举和平论者。发挥总体战力，必须用民间有号召力的人。广田君的意见是，从国务和统帅的关系看，要推举现役军人吗？”

广田：“如果不是现役，会有很多不便。如果允许首相列席大本营会议，不是现役也未尝不可吧。”

平沼：“但至少应该是预备役。”

铃木：“日清战争时，伊藤博文首相就参加了大本营会议，所以没必要非军人不可。”

平沼：“至少应该是预备役，不然不懂战争，而且应该以有战斗到底的决心为前提。”

近卫：“总而言之，就是说以决心战斗到底的军人或预备役为好。”

平沼：“近卫公有何意见？”

近卫：“考虑还是选择至今为止和以往政治没有关联的人为好吧。”

平沼：“深得国民信赖，近年来和政治无关的军人，这两点是关键。”

木户：“铃木先生有何意见？”

铃木：“诸位都是重臣，就再加把劲儿如何？为天皇陛下甘为马前卒，战死疆场，大家都有这样的觉悟，难道不是吗？做首相要劳身劳神，必须要有好的身体。我的意思，是想请这里最年轻的近卫公出马，大家一起来做后援，四位重臣都参与，怎么样？原嘉道议长在世时就曾有过这种提议，本人聆听后非常钦佩。近卫君，务请出马，诸位意见如何？”

近卫当场谢绝，他曾因为自己过去三届内阁所犯的错误和施政不当而名誉扫地：“这明显违背了刚才确定的原则。”

平沼立即随声附和，反对近卫第四次出山，同时重申战争必须继续打下去——最后这句话显然是说给东条听的。随后平沼话锋一转，提出了几个人密谋过的人选：“近卫公属于毫无瓜葛之人，这点毋庸置疑。但如果必须由军人出任的话，从维护国民信任的角度出发，我希望铃木大将能够接受任命。”

近卫频频点头表示认可：“本人完全赞同！”

恰在此时，若槻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他为自己的迟到向众人道歉，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之前的谈话，就上气不接下气地接过了近卫的话茬儿：“平沼君和近卫公的意见很好，实在找不到比铃木大将更合适的人选了。”

铃木闻言，大惊失色。讨论了半天，怎么把我这个老家伙弄到火炉上烤？他坚决反对由自己出任新首相：“我已经答应过家里人，不接受这一职位。记得我曾对冈田君说过，军人参政，必将把国家引向失败。罗马帝国的灭亡正是这样，德皇的下野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悲

惨命运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我参与政治，从自己的主义、信仰来看都很困难，所以我不能接受这种荣誉。况且我年龄大了，耳背，但愿辞谢。”

平沼请铃木重新考虑一下：“这些话，从前议长原嘉道那儿曾经听说过，但今天已不能再顾虑这些。铃木先生是最得陛下信任的人，这点毋庸置疑。另外国民都清楚，铃木先生和之前的事情没有任何瓜葛，他们信任你的正直和忠勇。”毫无疑问，铃木与引发太平洋战争毫无关系。他在海军服役时，日本与英国是盟国，与美国同样关系融洽，铃木曾在美国发表和平演讲就是最佳例证。木户、平沼等人选择铃木出任新政府首脑，本身就是向英美表示和平愿望的一种姿态。

连东条也难以反对铃木。他是个虔诚的道教徒，没有野心，他的兄弟铃木孝雄和女婿藤江惠辅都是赫赫有名的陆军大将。但他和小矶一样缺少一种资格，两人都不是现役军人。“铃木大将的胸襟的确宽广！”东条先是赞扬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提出了反对意见，“但考虑到战争的发展，容不得我们有丝毫大意。敌人早已丧心病狂，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在我们本土的某地登陆。届时保卫本土将是生死存亡之事，政府和统帅部必须融为一体，因此新首相必须是现役军人才行。谈到历史，确实如此。但日本和欧洲不同，他们在国务中包括了统帅，我国从国体上就大不一样。从这个观点看，我提议由畑俊六元帅出任新首相，他是组织抵抗盟军登陆的最佳人选。”

东条的话可把众人吓坏了，谁当也不能让畑当呀！当年若不是他擅自辞职搅散了米内内阁，形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一定要和美英开战的地步。木户立即把话头引开：“广田先生，你的意见呢？”

广田对众人密谋力推铃木上台一事一无所知：“我想，还是以军部的人来担当为宜。但我不知道选谁好，如果是能统率陆海军的人，那么选谁都行。”

木户：“请发表意见，冈田将军。”

除铃木之外，冈田不愿意推荐任何人，而东条又断然拒绝铃木。和铃木一样出身海军的冈田不想过多刺激陆军的东条，于是愤愤不平地说：“我不知道除了铃木君之外还能有谁，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木户承认，本土不久将成为战场，新内阁必须取得国民的信任。然而在这点上，他与东条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我个人的意见是，希望铃木阁下能够奋起，承担重任。”然后他把脸转向东条，“我们必须以大视野来看待时局。”言外之意是说东条视野不够开阔，或者说存在本位主义。

东条恶狠狠地瞪着木户，心中对这位昔日的“盟友”充满憎恨。东条觉得，之前自己尴尬下台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木户来负。“在本土即将成为战场的今天，如果不特别慎重的话，陆军或许会不听指挥。陆军若不听从指挥，新内阁随时就会垮台。”东条话中明显带有威胁成分。

东条的话与其说吓倒了木户，倒不如说是激怒了他。“陆军不服后果会非常严重，你自己是否也这样想？”

“我不能说我不这样想。”东条丝毫不做让步。

木户立即反戈一击：“国民已经厌恶了战争，开始敌视军事统治。如果陆军再采取破坏内阁的手段，那么国内民众将会奋起，造陆军的反！”

若槻：“今天还有这样的担心太过分了。只要是日本国民，我相信他们根本就不会有此念想。”

东条的飞扬跋扈彻底激怒了冈田，他霍然起立，大声呵斥道：“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对一个曾经拜受大命担任过首相的人，竟然

敢说陆军会不服，成何体统！保卫国土到底是谁的责任，难道不是陆军吗？！”

东条自知话过了头，他向冈田道歉说：“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东条明显被孤立了，会议的整个趋势不利于他。此时他肯定想到了远在朝鲜的阿部。如果他在，陆军断不至于如此孤单。东条相信“深明大义”的阿部一定会帮自己，不会和亲家木户站在一边的。

“我会牢记这一切，”木户总结说，“向陛下陈述我的见解，请陛下定裁。”

20时，木户宣布散会，重臣们一起到附近的一间房内进晚餐。饭还没吃完木户就回来了，请铃木同他一起再回到会议室。“如果由你组阁，”木户说，“我们将要你担负起重大任务。”铃木固辞不受，他依然认为自己不宜担任此职，也缺乏信心。

木户坚持要他出任。时局艰险，不容许他以军人不得过问政治的话来推辞。“还不止如此，铃木阁下，我们必须向陛下举荐他最信赖的人。”

木户最后这句话显然打动了铃木，他投降了。“如果陛下命令我组阁，”铃木说，“我就接受。”

22时，铃木佝偻着老迈的身躯走进了天皇书斋。除侍从长藤田外，室内只剩下天皇和铃木两人，连内大臣木户都回避了。面对侍奉自己多年的老臣，裕仁只简单说了句：“命卿组阁！”按照惯例，天皇对新首相总会说一些勉励之语，诸如好好工作、克己奉公之类。但此刻裕仁只是殷切地望着铃木，一言不发。

“陛下器重，老臣不胜荣幸。但正如今天下午重臣会议上那样，臣恳请辞去。”铃木在1个小时内又变卦了，“臣不过是陛下阶前一介

卑微的海军军官，毫无政治经验，也无任何政见。臣的座右铭是先皇（指明治天皇）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格言。臣已经78岁，老了，耳朵也背了。因此恳请陛下宽恕，臣不能领受大命。”

铃木作为侍从长曾在裕仁身边侍奉长达7年10个月之久，深得天皇和皇后的信赖，裕仁曾当众人之面亲切称他为“亲父”。铃木夫人足立鹰子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裕仁出生仅70天就作为皇太孙被明治天皇送往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他是日本海军元老，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首任校长，在硫黄岛战死的奥运冠军西竹一就是他的孙女婿——家中寄养。3年之后川村去世，担负起皇太孙生活和教育责任的就是当时21岁的足立鹰子，她一直陪伴裕仁到15岁成人。裕仁战后曾回忆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是比自己母亲还要亲的人！”此言应当不虚。

看到铃木坚辞不受，裕仁笑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也理解你的处境。但在此紧要关头，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够担此重任，我委你以大任正是此意。”

天皇的诚意使铃木再次改变了主意，于是他缓步退出：“如陛下准许，容臣再全盘考虑一下。”

由于担任过多年的侍从长，铃木能够理解裕仁话语中的深刻含义：“临危受命，收拾残局，尽快结束战争。”战后裕仁曾明确告诉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一开始我就知道，当我指派铃木出任首相时，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同样我相信他也理解我的心情，因此我完全不急着对他表达我对和平的期望。”

铃木贯太郎1867年12月24日出生于大阪府堺市，1871年回到祖籍千叶县野田市关宿城。1877年，因父亲铃木由哲前往群馬县任职，遂举家迁往关东前桥市，铃木在那里读完了中小学。1884年铃木考入海兵第十四期，1887年7月25日毕业后获授海军少尉军衔。1892年12月21日晋升大尉后，铃木参加了甲午战争，作为鱼雷艇艇长冲入威海卫军

港击沉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1898年12月19日，从海大毕业的铃木获授少佐军衔并留校出任教官。1901年7月到1903年12月，铃木被委派到日本驻柏林使馆任海军武官。1903年9月26日晋升中佐之后，铃木以海军第四驱逐舰战队司令官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在举世瞩目的对马海战中，铃木率4艘驱逐舰以29节高速从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前方横切，一举打乱了对方阵形，为日军取得对马海战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铃木因此被同学、“日本的马汉”秋山真之誉为“举世无双的优秀舰长”。

1907年9月28日铃木晋升大佐，1910年7月25日出任海军水雷学校校长。1913年5月24日晋升少将之后，铃木先后出任第二舰队司令官、海军人事局长、大隈重信内阁海军次官等要职。一战期间，铃木曾率舰队在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1917年6月1日晋升中将。其间率队赴美国访问时，铃木曾发表了和平演说：“要使太平洋成为和平的桥梁，谁要蓄意发动战争，必遭天谴！”

1918年12月1日，铃木出任海兵校长，同秋山真之、佐藤铁太郎一起被誉为日本海军的“三大理论家”。1920年之后，铃木先后出任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吴港镇守府司令官之职，1923年8月3日晋升海军大将，次年1月27日出任联合舰队司令官，1925年4月15日出任海军最高军职军令部部长（军令部总长的称谓1933年才有），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铃木担任要职期间，天下太平，因此他的名气远不如黄海海战、对马海战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伊东祐亨、东乡平八郎和山本五十六。

1929年1月22日，年过六旬的铃木从海军退役，接替病逝的珍田捨己出任皇宫侍从长。因在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中身负重伤，他侍从长的职务1936年11月20日被百武三郎接替。1940年6月24日，铃木出任枢密院副议长，1944年8月接任病逝的原嘉道出任议长，直到此时受命组阁。就在铃木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濒死出击冲绳的“大和”号在九

州以南海域被美军舰载机击沉，自此联合舰队名存实亡。可以说，铃木的一生，经历了日本海军的组建、兴起、壮大和最终覆灭。

作为日本海军中的传奇人物，铃木一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868年1月27日，明治政府军和幕府军在伏见鸟羽展开激战，大阪弹药库被引爆，他家的门窗都被震塌，刚出生一个多月的铃木险些夭折。3岁时他随家人去江户，路上差点被一匹受惊的马踢死。后来一次在钓鱼时，他被大鱼拖入河中，差点淹死。又一次在舰船夜航中，掉入大海的铃木竟然奇迹般被救了上来。最惊险的当数在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中，铃木被近距离命中三枪，竟然在夫人的保护下侥幸生还。铃木因此赢得了一个唬人的绰号——“不死之鬼贯”。

5日23时，迷迷糊糊的铃木从皇宫回到位于小石川丸山町的家中。当时在农商务省任山林局长的大儿子铃木一虽未料到父亲会拜受大命，但已隐约感到了不安，和母亲一直在家中等候。铃木在门口嘟囔了一句“为难啊”，然后走进了客厅。在家人面前，铃木把从重臣会议到拜受大命的经过详细重复了一遍，一脸凝重。听完丈夫的叙述，夫人鹰子说：“如果能帮，你就帮他一下吧，这孩子也真不容易。”当时在日本，鹰子是可以非公开场合叫裕仁“孩子”的唯一一人。

当晚，小铃木和父亲一样彻夜未眠。老铃木在“二二六”事件中奇迹般生还，那颗穿过胸膛的子弹至今仍深嵌在他的后背上。毫无疑问，这次他又将时刻面临被少壮派军官刺杀的危险。小铃木觉得，自己应该勇敢站出来保护父亲。第二天清早用餐时，他告诉老铃木，准备辞去农林局长的差使，来给父亲当私人秘书。“你别陪着我去死，”老铃木说，“我离黄泉路已经不远，你的日子还长着呢。”但是，小铃木不为所动，毅然辞职来到了父亲身边。作为一名政府官员，从局长到秘书无疑是大大降级了——各省的局长都是敕任官，而大臣秘书不过是奏任官而已。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前者是直接任命，后者只是任命后报备。

夫人和儿子的鼓励使铃木决定放下一切，尽快确定阁僚人选。出身海军的铃木对陆军高层还略知一二，对政界人物却两眼一抹黑。6日清晨，冈田接到了铃木的电话，请他在新内阁出任军需大臣。铃木的建议使冈田吃惊不小，他已退出海军7年，但仍是激进派军官诅咒的主要对象。冈田于是马不停蹄赶往铃木家中，那里乱糟糟的样子令他惊讶。铃木周围全是一些好心但办不了事的外行人，连电话都用不好，更不用说帮他挑选阁僚了。冈田想，如果让外人知道大日本帝国的组阁中心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他们一定会笑掉大牙的。

上午10时，冈田给女婿、大藏省银行保险局局长迫水久常——就是“二二六”事件中把他从官邸救出来那位——打去了电话：“我现在在铃木大将的组阁本部，这里能帮他组阁的人一个都没有，你快来帮他组阁吧！”

1902年出生的迫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大藏省工作，先后担任过总务局长、企划院第一课长等要职，冈田任首相时他就是首相秘书。头一年冈田密谋颠覆东条内阁时，促成冈田、米内、末次在藤山家聚会的正是迫水，后来出面策反岸信介、内田信也、重光葵反对东条的，也是这个迫水。冈田认为迫水混迹官场多年，既了解政界又了解军界，是帮助铃木组阁的不二人选。

接电话的迫水有些犹豫，他听出岳父的声调很高，显然事态非常紧急，于是答复说：“我明白了。但我现在是大藏省职员，必须先去跟大臣汇报一下，要得到正式批准才行。能不能帮忙组阁，到那里再说吧。”电话另一头的冈田显得极不耐烦：“铃木大将是我的好朋友，一名杰出的海军军人。这次你不要考虑个人的事情，一切以国家大事为重。拜托了！”

迫水起身去找津岛寿一大藏大臣，把岳父电话中的事情详细告知。已随小矶和米内递交了辞呈的津岛当然知道事态的轻重，慨然允

诺。一小时后，迫水已经到了铃木家中。他现在的职务是内阁书记官长，相当于内阁秘书长。迫水看到新首相和岳父对面而坐，桌上放着一页纸，上边标记着内阁总理、外务大臣等主要官职，后边填上名字的只有首相和自己两人。迫水顿觉任务繁重，额头上不由得冒出了汗珠。

冈田指出，组阁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取得陆军的支持。东条在重臣会议上曾威胁说，如果得不到陆军的支持，新内阁根本就组建不起来。铃木决定亲自带儿子前往陆军省，洽谈确定最难的陆相人选。

对铃木以老迈之躯首先造访陆军省，即将卸任的杉山非常感动。铃木向杉山提出了请求阿南惟几入阁的请求。杉山和阿南私交甚笃，在他转任第一总军总司令之前，陆军三长官会议已经做出了推荐阿南继任陆军大臣的决定。杉山让铃木喝茶稍候，自己立即召集三长官会议，现场研究给予答复。这边铃木一杯茶还未喝完，那边杉山就回来了：“经与梅津参谋总长和土肥原贤二教育总监协商，一致同意推荐阿南出任新陆相。铃木君若能答应以下三个条件，陆军就同意阿南入阁。”杉山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一、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必须将战争进行到底。

二、尽快实现陆海军一体化。

三、为达成本土作战必胜，陆军决定的各项政策，政府要毫无保留地给予配合。

杉山提出的第二个条件属于东条内阁时期的遗留问题。1944年2月，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在由陆海军大臣、两总长参加的会议上突然抛出一项议案：将陆海军合并为国防军，或者先努力将陆海军统一为一个整体。这一提案遭到了海军上下的一致反对。海军在与陆军的竞争中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再合并就更没说话的机会了。1945年2月

26日，陆军再次提出这一问题。由于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失了大量作战舰艇，海军认为，陆军借机提出统一，实际上是想吞并海军。即使裕仁亲自出面垂询，并由皇族的朝香宫鸠彦拟订了《大本营总长方案》，仍被海军大臣一口回绝。米内不想海军在自己的手中被兼并。铃木此次主动上门求助，陆军想借机将他一军，趁机解决这一难题。

听完上述三个条件，铃木不假思索地保证说：“完全明白，将根据尊意尽力而为。”对陆军提出的苛刻条件，海军出身的铃木竟然全盘接受，完全出乎陆军的预料。铃木弄这一出让本来准备争论一番的杉山张不开嘴了。

离开陆军省后，铃木径直前往陆军航空总监部拜访阿南，把与杉山会谈的情况详细告知并邀请他入阁。阿南爽快地答应了。组阁最困难的陆相人选轻易得到确认，连铃木都觉得不可思议。东条之前叫嚣“陆军不予协力”的威胁至此烟消云散。

即将出任新内阁陆军大臣的阿南1887年2月21日出生在大分县。据说读中学时，他父亲阿南尚的好朋友第十一师团师团长乃木希典来他家串门儿，考查了阿南的剑道后大加赞扬，告诉阿南尚“有子若此不枉生平”，并劝他将阿南送入军队。阿南从此将乃木视为毕生崇拜的精神导师。1905年从陆士第十八期毕业后，阿南考了4次才进入陆大第三十期，可见脑子不太灵光。但阿南毕业时排在60人中的第十八位，可见在校期间还是非常用功的。毕业后的阿南曾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任职，1925年8月晋升中佐，1927年8月出使法国，任日本驻巴黎使馆陆军武官。

阿南仪表端正，身材不高，但腿很长，当时这在日本人当中并不多见。由于在广岛陆军幼年学校学习时个子最矮，为了跟上训练节奏，阿南跨步格外高远，走路的姿态特别好看。正因为此，1929年8月

1日阿南被选入皇宫，出任侍从武官达4年之久。当时的侍从长就是铃木贯太郎。1933年8月1日，已晋升大佐的阿南出任近卫师团第二步兵联队联队长。1935年3月15日晋升少将后，阿南先后出任陆军省兵务局长、人事局长等要职。因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交恶，已晋升中将的阿南1938年11月9日被外放到中国山西任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负责同蒲路北段防务。据说阿南治军虽严，对俘虏却非常宽大，不但足额给他们提供食物，对战死者还能体面地给予埋葬。1939年10月板垣下台之后，阿南再次奉调回国，出任陆军大臣畑俊六的次官。

1941年4月10日，阿南再次前往中国出任十一军司令官，指挥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次年7月1日，阿南调任关东军下属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当时关东军总司令是梅津美治郎，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就是山下奉文。1943年5月1日晋升大将之后，阿南和他的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于同年10月奉调新几内亚战场，与麦克阿瑟率领的美澳联军对抗，此节前文已有所述。1944年12月，阿南奉调回国，出任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至今。

一句题外话，阿南共有6个儿子，其中3个与中国有关：次子惟敬是清史专家，曾经出版有《明清决战——萨尔浒之战》《清初军事史论考》等作品；三子惟晟，1943年11月20日死于常德会战；六子惟茂是“中国通”，曾是日本“中国学派”的领袖人物，主张中日友好，2001—2006年任驻华大使。

当初一起在宫中听差时，铃木经常点拨、关照阿南。他眼中的阿南小伙儿为人坦诚，从不搞什么阴谋诡计，而且对天皇绝对忠诚。铃木据此认为，由阿南出任自己的陆军大臣，可能对未来促进“和平工作”大有裨益。后来在决定日本投降的关键时刻，阿南还真帮了铃木的大忙。

铃木起初就有让米内留任海军大臣的想法。由于东条倒台后是米内和小矶共同组阁，铃木于是先向小矶征求意见，后者对米内留任并无异议。小矶自认在和米内短期的合作中还算愉快。但米内不愿接受铃木的邀请：“前内阁成立时，我和小矶大将一起拜受大命。小矶内阁总辞，我应该负有一半的责任。留任其他大臣或许可以，但我认为，我应该和小矶大将同进同退。”米内随后向铃木推荐了新海相人选，“我首先推举井上成美中将。如果他不愿接受，长谷川清大将可以作为第二人选。我近来身体欠佳，请允许我退出内阁。但我即使退居幕后，也会不遗余力对新内阁给予协助。”

铃木清楚，米内推荐的井上和长谷川都属于主和派。于是他接受米内的建议，分别走访了井上和长谷川。大家都是海军的人，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避讳。两人一致认为，铃木留任米内才是最佳选择，拒绝接受入阁邀请。铃木回过头来再次找到米内，强烈要求他留任海军大臣。犹豫一番之后，米内最终还是决定接受铃木的邀请。

陆海军大臣人选确定之后，铃木开始遍访重臣，听取大家对新内阁的意见。铃木在重臣会议上就主张他们应该奋起，希望有人出山成立举国一致内阁。他先去了近卫私宅，接着走访了若槻、广田、平沼等人，众人都不愿在新内阁任职。虽然除米内之外再无重臣入阁，但铃木此次走访并非毫无意义。小矶内阁成立时，就因为没有听取重臣的意见，引起平沼等老家伙的强烈不满。从这种意义上说，铃木遍访重臣，无形中大大有利于组阁工作，至少那些人不会在背后对新内阁指指点点了。除平沼外，其余重臣在铃木的眼里都是小毛孩子。

铃木眼里大藏大臣的第一人选是胜田主计。胜田曾任寺内正毅、清浦奎吾两届内阁的大藏大臣，理财经验丰富，和铃木的私人关系很好。迫水立即派人到埼玉县找到了胜田，胜田是为了躲避美军的空袭暂时被疏散到乡下的。很快来到组阁本部的胜田并未接受铃木的邀请，理由是自己年龄太大——当时他已经75岁——身体欠佳。但胜田

说：“如果你找不到合适人选，我的女婿广濑丰作怎么样？如果让他入阁的话，我不入阁也可以给他提供支持和帮助。”

广濑长期在大藏省工作，理财局长、主计局长、资金局长等重要职务他都干过，还曾出任过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大藏次官。铃木虽然从未和广濑见过面，但觉得好友的推荐肯定不会错，当场拍板决定由广濑出任大藏大臣。

接下来是农商务相的人选。这一位置在和平时期无足轻重，但在日本本土已被封锁了海上通道的紧要关头显得尤为重要。铃木与“日本军医之父”石黑忠惠——就是当年李鸿章赴日谈判遭枪击时给他治伤的那位——是多年的挚友，于是邀请他的儿子、有日本“农政之神”之称的石黑忠笃出任这一职务。7日早上，迫水用车将石黑接到组阁本部。石黑斟酌再三后愿意接受邀请。但他提出，目前的粮食供应非常糟糕，国民中有许多人已在忍饥挨饿，自己完全没把握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铃木对此表示理解：“我本人也没有成算。国难当头，像我这样的老迈之人还被起用，你也站出来帮我一把吧。”

铃木原拟邀请冈田出任军需大臣，冈田虽然拒绝，但推荐了贺屋兴宜。被接到组阁本部的贺屋拒绝接受邀请，但和冈田一样推荐了丰田贞次郎。丰田和铃木非常熟悉，曾经担任过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现任日本制铁社长的他对军需产业非常熟悉。当时丰田正欲外出，迫水派车在东京车站截住了他，告知铃木的意图并把他带回了组阁本部。有名的“官迷”丰田提出，要与米内和阿南商量一下，但很快就答复愿意接受任命。一句题外话，这些看似不太重要的人物，未来都将在决定日本投降的重要关头登场亮相。

其余人选都未遇到多少麻烦，看起来还算顺利的组阁行动最终在外务大臣人选上卡了壳。铃木深信自己是最有资格谋划结束战争的人，这项行动必须取得外相的全力支持。铃木知道，如果宣布新内阁

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媾和来结束战争，哪怕只是在内阁的小范围内宣布，自己也会被迫离职或遭到激进派的暗杀。思忖再三，铃木决定玩弄“腹功”，即表面上假装支持战争，私下里却积极谋求和平。最理解铃木的当数米内，虽然从1944年出任海军大臣后一直秘密领导着议和派，他同样无法向同僚直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我而言，我想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很难向任何人提起结束战争的话题。”即使对铃木，他也只能“抽象”地说，“我想我们这样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铃木内定的外相人选是长年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前首相广田弘毅。但广田在中国人那里臭名昭著，在英美人眼中早已成为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的代名词。广田本人也清楚此时出任外务大臣无异于坐在了火山口上，与英美谈判之艰辛难以想象。在坚决谢绝出山的同时，老辣的广田极力推荐由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东乡同样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以驻莫斯科大使的身份主持过《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任命他为外相，本身就是向苏联示好的一种暗示。开战前夕，担任东条内阁外相的东乡曾竭力反对向英美开战，后又因反对东条的“独裁”愤然辞职。客观上说，东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形象都比广田要好。

从4月6日开始的组阁工作不时因美军的空袭而中断。即便如此，到7日傍晚，除外相之外的内阁成员大致已经确定。当天22时30分，铃木内阁的亲任仪式在皇宫举行。日本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总理大臣 铃木贯太郎

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 铃木贯太郎暂时兼任

内务大臣 安倍源基

大藏大臣 广濑丰作

陆军大臣 阿南惟几

海军大臣 米内光政

司法大臣 松阪广政

文部大臣 太田耕造

厚生大臣 冈田忠彦

农商务大臣 石黑忠笃

军需大臣 丰田贞次郎

运输大臣 小日山直登

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 下村宏

国务大臣 樱井兵五郎

国务大臣 左近司政三

内阁书记官长 迫水久常

就职仪式结束之后，铃木于当天22时40分向国民发表广播讲话：
“拯救帝国存亡之危局，除依靠一亿同胞外别无他途，全体国民应为
防卫光荣国体之后盾。我以老迈之身，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处理国
务。希诸君踏越我尸，奋勇前进，以安圣虑。”

初看上去，铃木似乎抱定了与美国人战斗到底的决心，即使牺牲
自己也在所不惜。实际意义远非如此。战后，铃木在回忆录中这样解
释道：“国民诸君踏越我尸前进之本意，是因为已料到此次战争毫无
胜利的希望。既已接受大命，只好见机引向停战，否则会被陆军激进

分子刺杀。当然首先要缓和陆军的敏感神经，才发表了看似踊跃进军号角的声明和广播。”

事实上铃木的狐狸尾巴早已被陆军少壮派军官察觉。不时有人向阿南谏言，希望采取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夺取政权，都被阿南以“铃木大将是伟大人物，似乎还抱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为由搪塞过去。早已赋闲在家的松井石根曾向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提出，要防止铃木内阁“巴多格里奥化”，应该为维护陆军利益时刻做好推翻政府的准备。

新内阁已经举行了成立仪式，但重要的外相还由铃木暂时兼任。当时还在轻井泽乡间的东乡很快接到了长野县知事打去的电话，向他转告了铃木邀请入阁的意图。东乡的回答非常干脆：要同新首相商谈并“取得一致看法”后，才能决定是否出山。东乡提出，除非让他放手开展工作，否则不准备再出任公职。“我想你肯就任首相，心里一定是有主见的，”很快回到东京的东乡用浓重的九州口音对铃木说，“对战事紧迫之今日时局，作为首相处理起来绝非易事，当然需要相当的决心。我曾为防止战争发生而殚精竭虑，现在愿为尽快结束战争而效力。我想先从首相这里受教对战局的考虑和认识。”

铃木的回答使东乡大失所望：“我想，我们应该还能再打上两三年。”

东乡对此怫然不悦：“我认为，近代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物资的消耗，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看来，战争几乎难以为继，我确信此后一年内都不可能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我和首相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即使接受外交重任，今后恐怕也难以做到同心协力。请原谅，本人不能接受邀请，请阁下另请高明吧。”尽管铃木再三恳请东乡慎重考虑，东乡还是愤然起身，扬长而去。

4月8日，东乡拜访了与本次组阁关系密切的冈田，把头天与铃木的会谈情况详细告知。冈田提出，目前铃木的战局观未必是确定的，“你入阁后可以启发他，而且如果你不接受邀请，铃木内阁将立即陷入困境”。冈田表示，他本人热切希望东乡能够出任外相，并希望他能与铃木多多沟通。

回家的路上，东乡遇上了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随后专程前往拜访了老前辈广田弘毅。松平和广田都极力规劝东乡入阁。当天下午，迫水亲自来到东乡私宅，他是代表铃木上门规劝的。迫水替铃木辩解说：“初次见面就谈论早日实现和平，对首相来说实在太过冒险。这种话如果从首相的口中说出，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响。”东乡依然气愤难平：“如果铃木阁下同意我尽快实现和平的意见，为什么在私下交谈中也不向我透露呢？既然无法取得首相的完全信任，出任外相就毫无意义。”迫水只好悻悻而退。

9日上午，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造访东乡私宅，苦口婆心劝他入阁。松平显然代表了内大臣木户，说不定背后还有天皇的支持。松平指出，铃木关于战争的认识未必就是确定的，东乡入阁后可以好好劝导他。看到东乡仍在犹豫，松平使出了最后一招，“感觉陛下本人也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即使松平搬出了裕仁，东乡依然不为所动——这老头确实够倔的。

当天下午，松平给东乡打去电话，说木户内大臣迫切希望东乡入阁。东乡刚放下电话，外边就传来了迫水的敲门声。迫水说首相想和他再谈谈，于是两人一起去了首相官邸。铃木显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坦率。“对战争前途的看法，”铃木说，“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外交方面的事务，你可以放手去办理。”

东乡仍然不愿出任，他要求得到明确保证：如果研究结果表明战争不能再打上两三年，内阁就要全力支持和谈。铃木终于丢掉一切矫

饰，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接受东乡的条件。东乡这才勉强接受了入阁邀请。对东乡的亲任仪式是在组阁结束2天后的9日补充举行的。

组阁结束后，铃木专程来到大宫御所看望了皇太后。节子特意赐座，用恳切的语调对铃木说：“你们夫妇都是看着天皇长大的。现在因为战争，年轻的陛下正处在国家兴废的紧要关头，并为此日夜苦恼。这次战争从开始起就非陛下本意，现在前线败仗一个接着一个，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日本危若累卵。铃木君对陛下的心情最为了解，请像父辈一样为他排忧解难。此外，众多国民正面临生灵涂炭，要从困苦中拯救他们。”据说讲完这番话后，节子的脸颊上挂满了泪水。

战后，铃木告诉同属海军的左近司政三，他当时深切感受到节子作为一名母亲的复杂心情，“抛开天皇暂且不提，即使为皇太后，我也要为结束战争而竭尽全力”。

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铃木最终做到了。

| 第四章 |

“大和”号之死

“三驾马车”守冲绳

在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有一条绵延长1300公里的半月形岛链，它就是由约14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群岛。这一群岛又可以分成三部分——北边距九州最近的奄美诸岛、南边靠近台湾的先岛诸岛以及中间的冲绳群岛。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佩里准将试图前往日本建立贸易关系时，曾将冲绳作为临时停泊地。“帝国的大门！”当时佩里是这样称呼冲绳的。1855年，回到美国的佩里曾建议在冲绳建立一个永久性海军基地，无人理睬。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将北部的奄美诸岛划归九州的鹿儿岛县，南部其余岛屿共同组成冲绳县。该县下设五郡：冲绳岛北部2/3山区属于国头郡，中部平原为中头郡，南部丘陵地带为岛尻郡，此外还有先岛诸岛的宫古郡和八重山郡。

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是冲绳岛。它南北长108公里，东西最宽处28公里，最窄处的石川地峡仅3公里，总面积1220平方公里，人口约49万人。石川地峡以北的地区地形崎岖，森林密布，人烟稀少。战前约80%的人口居住在岛南1/3的区域之内，两座主要城市那霸和首里都位于南部。冲绳的主要经济包括渔业、农业和畜牧业，农作物包括甘蔗、水稻、甘薯、甜菜、大豆、卷心菜等，山羊和生猪的饲养量居日本第一。冲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冬季夜间最低气温4.4℃。美军发起进攻期间，白天的气温在21℃~27℃。受黑潮和小笠原暖流的影响，冲绳常年湿度很大，雨水频繁且没有规律，每年5月至9月降雨较多，降水量可达2400毫米。5月至11月间，几乎每月都会有一两次台风光顾。岛上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一些简单的土路宽度仅够马车通行，人口数十人到数百人的小村庄散布四处。岛上最典型的建筑是那些七弦琴状墓碑，它们大多用坚固的石料建成，日军稍加改装就能成为一座完美的防御工事。在后来的战斗中，这种古怪的工事给美军造成了不小麻烦。

虽说冲绳属于日本的一个县，但岛上的原住民在文化、血统和语言上与本土的日本人都存在明显差异。冲绳人比日本人个子更矮，脸更圆一些，他们总是被日本人视为下等人。日本吞并琉球之后，冲绳的年轻人开始在学校学习日语，而且往往说得比较流利，但是那些老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还是只会说冲绳话。1944年7月，东京要求将数十万名冲绳人撤往中国台湾或日本本土。到1945年3月战役打响前共撤走了约8万人，另有约6万人被疏散到岛北的荒凉地带。

相比硫黄岛而言，冲绳岛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硫黄岛周边没有可供大舰队停靠的港口或港湾，而冲绳岛西岸就有重要港口那霸和糸满，东海岸两个天然港湾——金武湾和中城湾，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要锚地，前文多次提到过它们。硫黄岛上只有元山和千鸟两个简易机场，北机场尚在建设之中。冲绳岛上则有读谷、嘉手纳、小禄（属于海军）和与那原四大机场。与冲绳一水之隔的伊江岛上，那座即将竣工的机场有“东洋第一机场”的美誉。冲绳中心城市那霸距鹿儿岛、台北和上海的距离分别为550公里、550公里和580公里，飞机如果从这里起飞，就能将上述地区轻松纳入自己的攻击范围。硫黄岛面积仅20.1平方公里，且无淡水供应，面积是它61倍的冲绳岛足以容纳数百万大军及供他们作战的大量物资，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最佳的集结和出发地。冲绳岛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被誉为日本“最后的国门”，美军针对冲绳的军事行动因此也被称作“破门之战”。

尽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但在太平洋战争的前3年里，冲绳几乎是不设防的。截至1943年底，这里只有防御兵力约600人，还大多数属于二线部队。1944年2月，日本海外最大的军港特鲁克遭到美军舰载机的空袭，损失惨重。1944年3月，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强化包括琉球群岛在内的西南诸岛及台湾方面的防务。3月中旬，东京派出以大本营情报参谋杉田一次大佐为组长，梶山一郎中佐、神直道中佐、三冈健次郎少佐、齐藤春义少佐等人为成员的考察组，对上述地区进行实地考

察。考察组还带有两名特别随员——预定出任负责冲绳地区防御的第三十二军参谋长北川洁水少将、高级参谋八原博通大佐。杉田一行于3月15日从东京出发，一路考察了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地，3月20日返回日本。考察组向大本营出具的报告包括以下三点结论。

一、绵延千余公里的西南诸岛，将在未来本土防卫战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二、目前，急需在上述岛屿修建尽可能多的机场。

三、保卫西南诸岛，至少需要投入一个军以上的陆军部队。

1944年3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下令组建第三十二军。该军直属大本营管辖，负责北纬30度10分以南、东经122度30分以东地区的防务。军司令部成员包括司令官渡边正夫中将——当年率第五十六师团直插腊戍，导致中国远征军败走野人山的那位——和参谋长北川洁水、高级参谋八原博通。4月1日，渡边在冲绳旧都首里挂出牌子，第三十二军司令部正式开张营业。

与渡边和北川到冲绳晃悠一圈就走人不同，八原从此就在岛上住了下来，一直到次年6月被美军俘虏。八原1902年10月2日出生于日本鸟取县，自小便有才子之名。1926年八原进入陆大第四十一期学习时，只有24岁，以军刀组的优异成绩毕业。1933年，八原以陆大优等生的身份赴美留学三年，成为日本陆军中少有的“美国通”，英语说得比日本话还顺溜。归国后的八原历任陆大教官、大本营作战参谋、驻泰国使馆武官等职，参与了日军进攻马来亚和缅甸作战计划的制订。第一次缅甸战役期间，主张“果断进攻”的八原与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多次发生争执，最终被以“患登革热”为名遣送回国。病愈后的八原未能重返前线，而是再次回到陆大担任教官。由于有过不短时间的留美经历，八原对日本陆军倡导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万

能”嗤之以鼻。性格内向、思维缜密的八原认为，“玉碎攻击”实际上就是“无谓牺牲”的代名词。因为恃才傲物，且与陆军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才华横溢的八原屡遭排挤，到1944年还只是个陆军大佐。

第三十二军成立之初，日军仍占据着马里亚纳群岛，战火也未波及菲律宾地区。除奉命修建机场之外，渡边、北川和八原等人并无多少事情可做，实际上他们是被当作航空基地设施部队来加以使用。1944年5月3日，大本营下达第1001号大陆令，将独立混成第四十四、四十五旅团，独立混成第二十一联队，独立高射炮第二十七大队等部编入第三十二军作战序列。5月31日，独立高射炮第二十七大队率先登陆冲绳。6月15日，独立混成第二十一联队主力登上德之岛。

同年4月10日，大本营海军部在原驻岛部队的基础上成立冲绳方面根据地部队，司令官新叶亭造少将兼任第四海上护卫队司令官，负责岛上防御兼顾九州、冲绳之间航线的护航任务。陆续加入新叶麾下的部队有：棚町整大佐的西南诸岛航空队，第九五一航空队，第二十七鱼雷艇队，第二二六、第三二一〇设营队，第二十二、第四十二震洋队及第二蛟龙队等。他们大部分属于航空地勤部队或工兵部队，野战能力普遍不强。

1944年6月19日，联合舰队主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惨败，东京随后于6月24日做出了放弃塞班的决定。当时日军在西南诸岛并无驻扎多少部队，除德之岛部署有独立混成第二十一联队主力之外，冲绳、宫古和石垣岛近乎门户洞开，连对付美军小股兵力登陆的能力都没有。如果美军乘马里亚纳之胜快速挥戈西进，则西南诸岛岌岌可危也。痛定思痛，大本营陆军部做出决定，立即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务。6月26日，参谋本部下令将以下部队编入第三十二军作战序列：步兵第九师团，战车第二十七联队，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独立速射炮第三、第七大队，第四十四、第五十六、第六十九机场大队等。渡边手中终于有了一支师团级的主力部队。

这边渡边还没来得及高兴，那边就有噩耗传来。6月25日，独立混成第四十四、第四十五旅团主力登上6000吨的大型运输船“富山丸”号，从鹿儿岛启航前往冲绳。29日清晨7时20分，他们在德之岛东南海域被美军潜艇发现。5分钟后，“鲟鱼”号射出的3条鱼雷准确命中，剧烈爆炸将“富山丸”号当场炸成两截，很快消失在德之岛东南12公里的海面上。

由于运力严重不足，“富山丸”号上搭载有2个旅团的兵员约4600人，下层甲板还装载了1500桶汽油，属于典型的违章加超载。鱼雷爆炸引燃了泄漏的汽油，导致逃生更加困难。除3724人或随舰沉没或死于大火外，船上装载的步兵炮、速射炮等重武器丧失殆尽。但两个旅团的司令部成员已提前于5月22日乘飞机抵达那霸。因海难造成的损失太大，“富山丸”号的死亡数字一度对外严格保密。

7月1日，在大本营参谋木村正治中佐的陪同下，陆军参谋本部部附长勇少将飞抵冲绳，于7月7日正式出任第三十二军参谋长，北村则履新台湾军副参谋长。随着参谋林忠彦少佐等人的陆续到来，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阵容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在之前的章节中，通常由少将出任的军参谋长大多属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露脸的机会少之又少，这位长勇却属于例外。长勇1895年出生于福冈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后毕业于陆士第二十八期和陆大第四十期，成绩平平。1930年初，长勇调入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中国课中国班，受班长根本博、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影响，长勇成为青年军官激进组织“樱会”的核心成员。1931年3月，长勇追随根本博和桥本欣五郎策划军事政变，企图迫使滨口雄幸内阁总辞，由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组建军人内阁，最终流产。同年10月，长勇再次追随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和西田税等人策划军事政变，拟出动近卫师团刺杀首相若槻礼次郎、外相币原喜重郎、内大臣牧野伸显等人，拥戴陆军的荒

木贞夫出任首相，因计划泄露再次失败。奇怪的是，两次参与政变的长勇并未因此受到多大惩罚。

1933年8月，长勇下派近卫师团第一联队大队长，当时的师团长就是朝香宫鸠彦王。此后长勇先后担任第十六师团参谋、参谋本部情报部中国课参谋、陆大教官、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武官等职。“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后，长勇紧急调任上海派遣军情报参谋。南京陷落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下达了“杀掉全部俘虏”的命令，当时起草并向下属各师团发布命令的正是长勇，由此引发的“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

1938年3月1日，长勇调任驻朝鲜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步兵联队联队长，当年7月晋升大佐，参加了张鼓峰战役。战役期间，长勇竟然躺在苏联人炮火可及的山坡上呼呼大睡，以示蔑视。

1939年3月9日，长勇调任驻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参谋长，次年8月1日调任台湾军部附，9月6日调驻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参谋长。1941年6月底，长勇调任第二十五军副参谋长，辅佐饭田祥二郎制订攻打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作战计划。1942年11月10日，长勇调任关东军第十师团步兵指挥官，1944年3月1日任司令部部附，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梅津美治郎。当年7月东条内阁垮台之后，梅津回国出任参谋总长，长勇随之被调回参谋本部。梅津调长勇回京，原拟让他负责塞班夺回作战。随着东京做出放弃塞班的决定，长勇改派冲绳，出任刚组建不久的第三十二军参谋长。

长勇为人飞扬跋扈，心狠手辣，喜欢醉酒后当众抽下属耳光，连大佐联队长都不能幸免。他在睡梦中经常高喊“突击、突击”，被参谋们背地里说成“睡觉都能和别人吵起来的人物”。功利心极强的长勇对他人的毁誉极度敏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来不会反省自己。日本记者伊藤正德在《帝国陆军的末日》一书中这样评价长勇，“他

做事很有计划性，也很有勇气。但他具有勇夫的通病，缺乏耐心，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7月11日，长勇飞回东京汇报情况，向老上司梅津提出了“至少需要6个师团加1个联队才能守住西南诸岛”的建议。后来他向八原吹牛说，“我恐吓大本营说，如果不采纳我的意见派出上述兵力，最终导致冲绳陷落，参谋本部必须集体切腹以谢天皇和国民”。事实上从大本营最终向冲绳派出4个师团和5个独立混成旅团的情况来看，东京大体上还是答应了长勇的增兵要求。

就在长勇飞回东京的当天，大本营发布第1057号大陆令，第三十二军脱离本土西部军序列，转归台湾军——后扩编为第十方面军——管辖。新命令引起了第三十二军上上下下的极度不满。渡边和长勇当然希望直接隶属大本营，这样就能得到更多增援，并避免或减少与台湾军之间的扯皮与摩擦。

随着参谋本部一道道命令下达，各路部队开始陆续增援西南诸岛。第二十八师团第三十六步兵联队原拟投入塞班作战，6月6日奉命编入驻菲律宾的第十四军。7月4日该部突然接到命令，乘船于7月10日抵达冲绳，奉命转往大东岛驻守。

鉴于“富山丸”号被击沉造成了极大的人员损失，7月6日至11日，正在等待海运的独立混成第十五步兵联队主力1438人被分批空运至冲绳岛，其余380人乘船前往，编入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驻守冲绳中头地区和伊江岛。

7月11日，第三十二军主力第九师团乘船抵达那霸，立即奉命前往岛尻地区构筑防御阵地。7月14日，原驻中国哈尔滨地区的第二十四师团奉命编入第三十二军作战序列，8月5日至7日陆续运抵冲绳，被部署在中头地区，原负责这一地区的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移防岛北本部半岛和伊江岛。7月24日，原驻中国山西榆次、长治、阳泉地区的第六

十二师团奉命加入第三十二军战斗序列，从上海乘船于8月20日抵达那霸，被部署在第九师团和第二十四师团的中间地区。这支部队1944年3月曾参加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在京汉铁路一线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实战经验。至此，冲绳岛日本陆军主力达到了3个师团加1个旅团。

除冲绳之外，第三十二军在西南诸岛部署的兵力还有：驻宫古岛第二十八师团主力（欠第三十六步兵联队），独立混成第五十九、第六十旅团；驻石垣岛独立混成第四十五旅团；驻奄美群岛独立混成第六十四旅团；驻大东岛第二十八师团第三十六步兵联队等部。

1944年8月10日的冲绳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天午后，一向宁静的小禄机场上人声鼎沸，跑道旁早已聚集了数百人之众。他们大多身穿高级军官制服，少数便装者也属于岛上的头面人物，诸如冲绳县知事、官员和有名士绅等。远处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众人不约而同举头向东北望去，空中那几个黑点逐渐变大。末了，一架大型运输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徐徐降落下来。

机舱门打开，沿着舷梯走下来一位身材高大、脸色潮红的高级军官。此人正是第三十二军新任司令官牛岛满，他是特意前来接替因胃下垂需要回国休养的前任司令渡边的。机场上等待的那些人或敬礼，或拱手，或鼓掌以示欢迎。举手还礼之后，牛岛慢条斯理地说：“对诸位百忙之中亲临机场迎接，本人不胜感激。今后务请多多关照。”随着牛岛的最终到来，陆军参谋本部为守卫冲绳精心构建的“三驾马车”——牛岛、长勇和八原——终于凑齐，从此“斗地主”不缺人了。

1887年7月31日，旧日本帝国陆军最后一位大将牛岛满出生于东京，是萨摩藩武士牛岛实满的第四子。牛岛出生不久，36岁的父亲就意外去世。丈夫早逝、长子早夭的牛岛母亲十分要强，她抱着襁褓中的牛岛，带着他7岁、5岁的两个哥哥和3岁的姐姐离开东京，回到家乡

鹿儿岛市的春日町。后来他们一家又迁徙到甲突川畔的加治屋町，牛岛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身材高大的牛岛膂力过人，精通剑术和柔道。据说他在尚未成年时，就曾因手刃两名成人强盗而名震乡里。1901年，牛岛继承父亲遗志进入熊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迈出了军人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1908年5月，牛岛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期，同年12月晋升少尉。1916年11月从陆大第二十八期毕业后，牛岛以中尉军衔参与了西伯利亚出兵。1924年3月，牛岛晋升少佐，任第四十三步兵联队大队长之职。1932年8月8日晋升大佐之后，牛岛于1933年3月18日出任陆军省高级副官，1936年3月28日转任第一步兵联队联队长。1937年3月1日晋升少将后，牛岛出任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牛岛先在热河和河北等地作战，后于11月5日率部在杭州湾登陆。日军侵占上海后，牛岛率部从太湖南岸向南京进犯。12月13日南京城陷，牛岛所部成为大屠杀的主要元凶之一。他执行的正是长勇起草的“杀俘”命令。1938年7月牛岛参加武汉会战，率部长途奔袭，于10月24日侵占黄陂。1939年8月1日，牛岛晋升中将，12月1日出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驻防黑龙江的虎林地区。1941年10月15日，牛岛调任陆军公主岭学校校长，1942年8月8日升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

牛岛擅长作秀。当年在华北作战侵占保定后，牛岛带着几名参谋外出巡视，在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一名受伤的中国老太太。牛岛亲自背上她到部队卫生所治疗，类似“善举”为他赚取了不少“好名声”。牛岛还以“爱兵如子”著称，对部下的身体情况和生活起居关怀备至，训示一般都非常简洁且充满“人情味”。在任职大佐联队长期间，牛岛曾发布过这样的训示：“不要忘记任务，不要感冒，不要喝生水，不要发生火灾。”如果发现某位士兵脸色不好，牛岛就会上前主动询问：“你的脸色可不太好，是不是病了？千万不要太勉强

啊。”士兵眼中的牛岛非常仁慈，他本人也认为“发怒是一种劣等的感情”。

东京对牛岛的指挥才能非常赏识，决定由这位“稳重而得人心”的高级军官取代病恹恹的渡边出任第三十二军司令官，再由“猛将”长勇和“战术精英”八原辅佐，必能达到“红花配绿叶”、相得益彰的最佳效果。东京大本营坚信，以牛岛为首的“三驾马车”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第三十二军的战斗力，出色完成防御西南诸岛的重任，为本土加强防御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由于在冲绳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美国人对牛岛和长勇评价颇高。战后，美国战史丛书一度将两人与一战时期德军的那对黄金搭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相提并论。

登岛后的第二天，牛岛在军司令部召见了已到任下属各部的高级军官。他们包括军参谋长长勇，第九师团师团长原守中将，第二十四师团师团长雨宫巽中将，第二十八师团师团长纳见敏郎中将，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本乡义夫中将（1945年3月1日调任本土西部军司令官，由藤冈武雄中将接替），炮兵专家和田孝助少将，第六十三旅团旅团长中岛德太郎少将，第六十四旅团旅团长有川主一少将，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繁二少将，独立混成第五十九旅团旅团长多贺哲四郎少将，独立混成第六十旅团旅团长安藤忠一郎少将，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司令官新叶亭造（1945年1月20日由大田实接替），还有以八原为首的司令部参谋人员。首次见面会上，牛岛只是同大家一一握手，语重心长地告诉众人：“诸位辛苦了，今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当天晚上，第三十二军在波之上大街的冲绳高级饭店举行了欢迎新司令官上任的豪华宴会。除白天的参会人员之外，包括冲绳县知事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各学校校长及社会名流应邀前来助兴。几杯酒下肚之后，参谋长长勇诗兴大发，频频吟唱并翩翩起舞，风头出尽。相比较而言，宴会主角儿牛岛反而显得有些沉默。牛岛酒量不大，几杯酒下肚脸就会变成猴子的某个部位。牛岛喝多了酒会唱小曲儿，甚

至脱成光屁股裸舞。今天场面很大，座中还有少数女宾，牛岛不得不收敛一些。

与硫黄岛上的栗林忠道事必躬亲相反，牛岛习惯将大部分事务放手交给手下去做，责任则由自己大包大揽。据八原回忆说，一次他拿着起草好的命令前往司令部请示，牛岛对命令的内容看都不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问八原应该在哪里签字，得到指点后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八原被司令官的这一举动惊呆了，深感今后必须慎之又慎，经反复思考后才能起草命令。这种状况，颇似开战之初机动部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和航空参谋源田实。

1944年的前10个月里，冲绳的军事建设项目一直聚焦于扩建和升级岛上的机场，西南诸岛一度有18个机场在同时施工。东京大本营的目的，是试图将冲绳打造成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日军高层一直没注意到这一计划的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套岛屿机场网络体系，怎样才能在美国军陆海空三军的猛烈打击下保全自己？在攻占他们看中的岛屿时，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失过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升级机场，只会提高它们对盟军的价值，未来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落入盟军之手，并被用来对付日本。军司令部一名参谋这样说：“我们的部队汗流浹背，累死累活地建设机场，就像是要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敌人一样。”

1944年9月中旬，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时发起了针对贝里琉和莫罗泰岛的作战。9月21日，东京大本营做出判断，下一步美军进攻菲律宾的可能性最大，战役发起时间为10月下旬之后。东京要求驻台湾和西南诸岛的日军加强警惕，随时提防美军的进攻，不久果真就有了台湾海空战。

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9月下旬，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对美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做出如下判断：

一、敌军很可能会经菲律宾和台湾抑或省略其部分步骤，直接进攻西南诸岛。

二、预计攻击发起时间在1945年春季之后。

对此，第三十二军确定未来整体作战的指导方针是：

一、决战地点定于冲绳，其他岛屿采取持久战策略。

二、冲绳岛防御重点在于岛南半部，集中优势兵力于美军登陆地点一举歼灭之。

根据以上判断和指导方针，八原很快制订出《第三十二军冲绳本岛防御计划》，决定以军有力一部确保伊江岛及本部半岛，主力部队在岛南占领阵地，与海空军协同以最大限度消耗敌军战斗力，伺机集结主力转入反攻，歼敌于本岛南半部地区：

一、战斗准备重点在大山、那霸、糸满町一线沿岸以及读谷机场西方和北方沿岸。

二、实施海上特攻的船舶部队藏匿于庆良间列岛和本岛，在敌军登陆前夕，对其运输船队实施突袭。

三、在敌登陆时，以其正面之兵团阻止敌扩大桥头堡，并在敌登陆次日晚之前将军主力集结于登陆场正面。

四、敌登陆次日晚前半夜，集中所有炮兵对桥头堡实施破坏性炮击，后半夜由军主力实施攻击，彻底歼灭敌人。

从以上计划可以看出，此时第三十二军采用的仍然是依靠滩头阵地的岸边歼灭主义。彼时贝里琉之战刚刚打响，中川州男对新战术的实验尚在进行之中，硫黄岛战役5个月后才打响，八原制订出这样的计划确属情有可原。

八原的计划，对炮兵的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牛岛为此将岛上所有的炮兵整合为第五炮兵部队，司令官由和田孝助少将——其间在1944年10月26日晋升中将——出任。和田与在菲律宾战役中大显身手的北岛骥子雄一起被誉为日军炮兵中的“双璧”。他手下的主要部队包括山根忠野大佐战重炮兵第一联队，神崎清治大佐野战重炮兵第二十三联队，樋口良彦大佐重炮兵第七联队，入部兼康中佐独立白炮兵第一联队，河村秀人中佐重炮第一〇〇大队，以及迫击炮第四十二、第四十三大队等部，共有各型火炮910门（其中野战炮110门、山炮120门、反坦克炮80门、重型迫击炮100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冲绳岛拥有日本陆军训练最好、经验最丰富的炮兵。战后美军战史丛书坦承，“在历次地面作战中，冲绳岛日军的炮火最猛烈、最准确”。

1944年10月5日中午12时，第三十二军司令部接到了台湾第十方面军发来的紧急电报：“敌机动部队正自菲律宾一带北上，有进袭台湾及西南诸岛的可能，需严密警戒。”根据上述提醒，牛岛下令从6日开始疏散重要军需物资，8日上午10时各部进入一级战备，一线防空部队进入临战状态。9日夜间，佐世保镇守府司令官小松辉久中将再次发来预警电报：“九州南部及西南诸岛方面部队，务必遵照指挥官指示，在黎明时分严密防空警戒，减少损失。”

开战以来，冲绳还从未遭受过任何攻击，上级的多次提醒并未引起第三十二军的充分重视。根据预定计划，牛岛准备从10日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兵棋推演，由参谋长长勇亲自主持。虽然情报参谋药丸兼教少佐建议推迟军演以应对可能到来的空袭，但长勇和八原没有接受。9日下午，各部指挥官及作战参谋按计划在那霸女子师范学校校园集合，准备参加第二天的正式军演。当天晚上，牛岛在冲绳酒店设宴款待参会人员，并未料到美军的攻击已经迫在眉睫。几杯酒下肚之后，长勇借着酒劲儿起身慷慨陈词：“美国人胆敢前来进攻，定叫他

们有来无回，海面上来，海底里去！”八原被灌得不省人事，回宿舍后一头栽倒，呼呼睡去。

10日清晨，酣睡中的八原被参谋千叶准尉晃醒，报告说雷达发现大批美军来袭机群。八原断然下令拉响空袭警报，随即打电话向牛岛和长勇做了汇报，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5时45分至6时10分，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米切尔海军中将出动50架“地狱猫”对冲绳各机场发起扫荡，随后由298架鱼雷机和轰炸机组成的第一攻击机群接踵而至，对冲绳岛、伊江岛和宫古岛等地的日军基地实施狂轰滥炸。9时20分，由272架战机组成的第二攻击机群也出现了。

美军第一轮空袭主要轰炸掩体内的飞机和机场跑道，第二轮空袭目标除机场外还加上了码头和港内的舰船。11时30分参加第三轮攻击的193架飞机轰炸了那霸、渡久地、名护、运天港、与那原等港湾设施，第四轮攻击的202架飞机集中轰炸那霸，并投下了少量燃烧弹。18时05分，米切尔宣布收工，率舰队徐徐向南撤退，前往扫荡台湾和吕宋岛的日军航空基地，于是就爆发了前文提到的台湾海空战。美军本次空袭极大削弱了冲绳岛日军的防御力量，顺势拍下的大量照片还为下一步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米切尔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损失飞机21架，机组成员9人。

日军在空战中损失飞机7架，另有28架严重受损。陆军第二十五飞行战队第二十三中队的10架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除马场圆大尉的飞机因故障降落在伊江岛机场之外，其余飞机6架被击落，3架中弹迫降时严重损毁。美军空袭几乎将停泊在冲绳海域的日军舰艇一网打尽，陆军损失大小船只约120艘，海军排水量5180吨的潜艇母舰“迅鲸”号、第五十三号驱潜艇、第一五八号运输舰、“鹰岛”号布雷舰、13艘鱼雷艇、2艘小型潜艇及4艘商船沉没，另有2艘商船严重受损。

那霸90%的城区被美军炸弹夷为平地，11500座房屋被毁，空袭引发的大火几天后才被扑灭。岛上平民死亡450人、受伤525人，军人死亡218人、受伤243人。陆军冲绳联队区司令官井口骏三大佐在指挥对空射击时被“地狱猫”射出的机枪弹当场打死。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物资方面的巨大损失：步枪子弹27.1万发，手枪子弹1.6万发，机枪子弹39万发，各型炮弹27200发，地雷1200个，水雷1100个，卡车53辆，小汽车2辆，辎重车24辆，主食白米3275吨，副食罐头、干鱼、干野菜156吨，调味品豆酱、白糖、酱油等138吨。仅损失的大米一项，就可供那霸市民一个月食用。

上级提前发出了预警，岛上守军却因疏于防范遭遇重大损失。长勇深感难辞其咎，主动申请关禁闭10天以示惩戒。八原等参谋亦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主动请求处分，均被长勇厉声制止：“都给我闭嘴，所有责任都应由参谋长一人承担！”

随后发生的“台湾海空战大捷”以及美军登陆莱特岛的重大消息成功转移了大家的视线，冲绳“10·10大空袭”造成损失的责任追究随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西南太平洋部队大举登陆莱特岛。受虚假的“台湾海空战大捷”误导，东京大本营决定改变“捷一号作战”陆上对决仅限于吕宋的既定方针，转为在莱特与美军进行决战。除从第十四方面军调集兵力紧急增援之外，另有多支部队奉命快速驰援莱特，包括驻中国东北的第一师团和第二十三师团，驻朝鲜的第十九师团，驻中国台湾的第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十八旅团等精锐部队。

这样驻中国台湾的第十方面军就只剩下两个刚编成不久的师团——第五十师团和第六十六师团。一旦美军趁隙攻台，后果不堪设想。东京存在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金上将就曾为了攻打台湾奔走

呼号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因“众叛亲离”无奈放弃。看看手头实在无多余兵力可调，大本营陆军部用上了惯常的“拆东墙补西墙”之法，决定从中国东北抽调第十二师团和第七十一师团，另外再从冲绳抽调一个师团加强台湾的防御。1944年11月4日，前往菲律宾指导作战顺便经停台湾的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致电八原：“为协商从第三十二军抽调一个师团转用于台湾问题，请速来台北参加会议。”

对突然接到的调兵电令，牛岛禁不住仰天长叹，八原则报以几声冷笑。长勇远没两人那么冷静含蓄，他一边用拳头猛擂桌子，一边咆哮道：“竖子不足与谋！大本营这帮浑蛋，个个只会纸上谈兵。要与他们为伍，这仗简直没法打了。告诉他们，如果硬要抽走一个师团，第三十二军不能担负起守卫冲绳的重大责任！”

当天傍晚，飞抵台北的八原马不停蹄赶往第十方面军司令部，参加了当晚举行的紧急会议。参会的除来自东京的服部之外，还有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副参谋长北川洁水、高级参谋木佐木久大佐、作战参谋市川治平大佐以及情报参谋村泽一雄大佐等人。市川首先向会议阐述了守卫台湾的重要意义，以及岛上兵力捉襟见肘的状况，之后八原一脸严肃向会议汇报了第三十二军的具体设想。

一、若坚持同时确保冲绳岛和宫古岛的方针，从第三十二军调走一个师团的做法是完全不适宜的。

二、若决定从本军调走一个师团转用于台湾，再从其他地区调一个师团补充冲绳，则建议将后者直接补充给台湾方面。

三、从全局看，若菲律宾方面战况不容乐观，则美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势必指向西南诸岛，这一点毋庸置疑。

八原最后补充说：“以上是牛岛军司令官的坚定决心！”说完，八原闭上嘴一言不发。出发前牛岛曾叮嘱他说：“在会议上不要做任何评论，只把意见提出来即可。”

看到第三十二军态度强硬，服部、谏山、北川等人面面相觑。会议最终并未形成任何决议，可能因为服部一个小小大佐不够权威吧。

服部和八原分头飞回东京和冲绳。11月13日，第三十二军接到了陆军参谋本部发来的紧急电令：抽调第九师团或第二十四师团前往台湾；具体抽哪支部队，由牛岛和长勇自主决定。第二天又有新电令发来，补充抽调第五、第六迫击炮大队前往吕宋，充实第十四方面军的炮兵力量。这两个大队编有150毫米迫击炮24门，被凭空调走，无疑使第三十二军赖以制胜的滩头歼灭炮击威力大打折扣。

虽然心中有几百个不情愿，但军令难违，牛岛斟酌再三后于11月17日断然决定放行第九师团。从表面看，历史悠久的第九师团是公认的精锐部队，这就给足了第十方面军——毕竟人家现在是第三十二军的顶头上司——和陆军参谋本部的面子，实际上狡猾的牛岛和长勇自有自己的小九九。第九师团所属炮兵部队共有75毫米山炮36门、联队炮12门、速射炮12门和曲射炮24门，而第二十四师团则有150毫米榴弹炮12门、100毫米榴弹炮16门和75毫米野炮8门，实力远远强于前者。由此看出，在未来的防御作战中，牛岛和长勇更看重炮兵作用的发挥。

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上旬，原守率第九师团乘船分批前往台湾，1月10日正式编入第十方面军战斗序列，驻守台湾新竹地区。因金上将多方努力未果，美军对台湾弃而不攻，最终第九师团未经一战争建制向中国军队缴械。牛岛和长勇这一决定变相挽救了该师团万余官兵的性命，而被留下来守卫冲绳的第二十四师团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平白无故被调走了一个主力师团，第三十二军自牛岛以下无不沮丧万分，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八原认为，凭现在手头的2个师团加1个旅团，根本无力制止美军在渡具知以南的广阔海滩登陆，也无力守住中部平原及东京强调需要确保的各个机场。八原和牛岛在美军登陆地点的选择上观点完全一致，美军的第一选择肯定是岛西南的渡具知海滩，之前将重兵部署在这里正因为此。美军备选登陆地点很可能是岛东南的港川地区。但受自然条件限制，那里一次登陆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个步兵师，兵多将广的美国人大概率不会采取这种方案。长勇认为，美国人的最大弱点就是怕死，哪怕死很少人也不行。

八原据此做出了正确判断：放弃北部有利于美军舰炮、坦克和飞机取得绝对火力优势的2/3地区，让“侵略者全部登陆”，将之诱入得不到舰炮有效支援的纵深地区，凭借预设阵地打一场消耗战。看到司令官和参谋长还在那里唉声叹气，八原只好强打精神，在现有兵力的基础上就未来作战制订出4套不同的方案。11月22日，他的第二套方案得到了牛岛和长勇的首肯。其核心内容为：

一、彻底改变以往的决战思想，变滩头歼灭主义为在岛南展开长期持久战。

二、放弃包括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在内的中头地区，该地区的象征性防御由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承担。

三、将军队主力集结于南部的岛尻地区，之前驻守中头地区的第二十四师团挥师南下，接管原来第九师团的防区。

四、岛北国头地区的防御，由以独立混成第三十四旅团第二步兵队为基干组成的国头支队承担，同样只进行象征性防御。

五、为阻碍美军使用读谷和嘉手纳机场，部署于南部主阵地的第五炮兵部队负责对机场跑道实施压制。

六、以第二步兵队第一大队守卫伊江岛机场，必要时对跑道进行彻底破坏，使美军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即便尚未得到东京的正式批准，1944年11月26日，八原在取得牛岛和长勇的同意后还是将新计划发了下去。此举近乎违抗命令，但冲绳守军早已有了犯上之意。不管是一线普通士兵还是牛岛身边的高级军官，提到东京的那帮领导都是骂不绝口。大家说那些官老爷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只知道害怕美军的飞机和潜艇，根本不敢亲自来岛上察看情况。一名年轻参谋甚至揶揄说，“或许他们根本没理由来，因为那霸的红灯区已经被美军的炸弹彻底摧毁了”。

八原的计划相当于第三十二军不经一战就轻易放弃了读谷和嘉手纳两大机场，这一方案立即招致东京、第十方面军及陆海军航空部队的一致谴责。但是在第三十二军内部，除航空参谋釜井耕辉中佐之外，其余人均表示赞同。可以说，岛上包括牛岛在内的高级军官都在为东京调走第九师团赌气。牛岛向大家解释说，新计划将迫使美军舰队长时间滞留在冲绳岛海域，为“神风特攻队”发起攻击创造绝佳机会：“头上包着白色丝围巾的红光满面的勇士们，静静地坐在心爱的飞机里，到时候生气勃勃地冲出来猛攻，天就会慢慢亮起来了！不要依赖你们的精神去征服敌人，要以数学的精确性策划战斗方法，然后再考虑精神的威力。”

随后八原视察了换防后的各处阵地。他认为岛尻地区主阵地的防御太过薄弱，正面过于宽广，一个步兵大队的防御正面至少应收缩至2000米以内。1945年1月上旬，第三十二军再次变更部署，部署在中头地区的第四十四旅团奉命南撤知念半岛，原驻守半岛的第六十二师团第六十四旅团向北移动至师团主力正北面。第六十二师团在中头地区只留下一个步兵大队对抗美军登陆，装装门面来糊弄上级。师团长本乡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独立第十二步兵大队的1233名官兵。因该大队的大队长是贺谷兴吉中佐，该部通常也称为贺谷支队。贺谷得到的

指令是，“负责警戒中头地区，与当地军直属部队协同，严密防御该方面以欺骗敌人”。

新计划预示着岛上80%以上的兵力都被集中在以首里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八原为即将前来进攻的美军精心设计了三道防线，从北到南依次是：

一、牧港防线：西起牧港，东至中城湾的西原町。

二、首里防线：西起那霸，中间经首里，东至中城湾的与那原町。

三、与座岳防线：北起小禄机场以南，向南经糸满町到达港川，沿海岸由北而西至首里以南。

随着新命令的下达，大部分可用劳动力和物资都被调往岛屿南部。日军精心设计了一整套野心勃勃的建设和挖掘计划，构筑了一系列包括相互连接的隧道、碉堡、战壕、炮兵阵地及狙击手藏匿点在内的庞大防御体系，仅挖掘的洞穴阵地就达100公里。几乎全部日军官兵都能够携带武器、弹药、补给和淡水遁入地下，躲过美机的轰炸扫射及近海战列舰大口径舰炮的轰击。日军中表现最出色的当数第二十四师团第三十二步兵联队第一大队，伊东孝一大尉率领他的900名部下挖掘的洞穴阵地超过了10公里。牛岛地下指挥所的入口位于首里附近一座山岭的反斜面，周围三个方向都布置了同心圆状的防御碉堡，射界足以覆盖所有可能接近的道路，彼此间通过掩蔽的交通壕和隧道相连。长勇对外夸口说：“我第三十二军守卫的冲绳，堪称太平洋上的凡尔登要塞。”

日军每支部队都要挖掘和构筑自己的防线，牛岛发出的口号是“深沟高垒必胜”。和硫黄岛上的日军一样，第三十二军同样缺乏足够的设备和炸药，他们不得不使用锹和铲来干活儿。由于缺乏水泥和

钢筋等建筑材料，隧道不得不用原木加固。大部分原木从冲绳北部的森林里砍伐，然后使用本地人的小船运到南部。第五炮兵司令部的重炮被集中部署在防线中央，这样它们就可以向任何交战处射击。所有火炮阵地均得到了精心伪装，轮式大炮可以快速退入山洞，再通过隧道移动到射击阵地上，减少其暴露在反制火力下的时间。牛岛规定在美军炮火准备期间，所有火炮一律不准还击，以免被美军发现后摧毁。这一决定和硫黄岛上的栗林可谓不谋而合。除常规作战外，日军还在本部半岛和庆良间列岛部署了由900人组成的“破晓特攻队”，该部装备的400多艘“震洋艇”将利用暗夜掩护，寻隙对美军运输船队发起自杀式攻击。

岛上为数众多的平民一直是让牛岛挠头的一大难题。长勇毫不避讳地告诉冲绳县政府：“岛上平民越少，战斗部队的机动空间就越大。”早在半年以前，冲绳县政府先是鼓励，后来强迫岛民大规模向中国台湾和日本本土撤离。疏散工作始于这样一场灾难。1944年8月22日，约翰·柯布斯中校指挥的美军潜艇“弓鳍鱼”号在冲绳以南巡逻时，发现了一支正在做Z字形反潜航行的日军船队，由3艘商船和驱逐舰、小型护卫舰各1艘组成。柯布斯趁日军船队拐弯变更航向之际连续射出了18条鱼雷，自信已经将日军船只全部击沉。据战后日军的档案记载，当时被击沉的仅有6754吨的运输船“对马丸”号，船上搭载了1661名冲绳平民，其中834人是学生。“对马丸”号沉没导致1508人丧生，其中包括777名学生。“对马丸”号事件成为战后美日双方争论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遇难者家属曾集体提出索赔，被美国以未提前告知且该船未悬挂醒目标志为由断然拒绝。

冲绳人不相信美军会进攻冲绳，他们不愿轻易离开故土，拒绝疏散。美军10月10日的大空袭将首府那霸几乎夷为平地，疏散工作这才加快了许多。但是在那次空袭中，贪生怕死的冲绳县知事泉守纪像兔子一样跑到了相对安全的普天间避难，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履职，随后

在1944年12月去东京出差后一去不返，翌年1月12日竟然调任香川县知事。到1945年1月31日新知事岛田勲到任的1个多月时间里，岛上的疏散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岛田到任后为居民避难和确保粮食供应四处奔走，并利用学校教师、社区组织及村民会议向民众施压，强迫他们离开，但效果不佳。撤离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3月中旬，动用了大小187艘船只，共向日本本土转移6万人，向中国台湾转移2万人，另有6万人被转移到岛北的荒凉地区。但当3月最后一周美军舰队出现在冲绳外海时，仍有约30万名民众滞留在岛屿南部。他们中的很多人拼命想躲到日军防线背后，那里的粮食根本不够这么多人吃，一场人道灾难即将来临。

精锐第九师团被无端调走，导致岛上的防御力量严重不足。牛岛和长勇决定“就地取材”，针对当地人的总动员令在1945年元旦当天正式下达。所有17岁至45岁的冲绳男性被直接征入“自卫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此再没见过自己的家人。1月27日，长勇在《冲绳新报》上发出呼吁：“无条件全盘接受军方的指导，全体县民都要成为战士！为了不妨碍作战，老人、妇女和儿童要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以免成为作战的障碍。我们不能为了保护民众而输掉战斗。”2月中旬，《冲绳新报》再次发表社论：“狂妄的美国人已将我们控制下的西南诸岛作为攻击目标。尼米兹即将开始新的行动，这是彻底歼灭敌人的天赐良机。全县所有居民，请拿出你们的特攻精神！”

被勒令加入作战部队的冲绳成年男性达到了25000人。这些人的素质良莠不齐，如果把他们分散编入正规部队，和那些日军老兵混杂在一起，他们中的少数人还是能打得很勇敢。但假若让他们独立作战，则大多数人对战争不感兴趣，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更是冷淡。他们常常会集体向美军投降，或稍一交锋就四散逃命，消失在人群之中。

冲绳学校的那些在校生同样无法幸免。多达四位数的在读初高中生被迫在3月提前举行毕业仪式，“主动”加入学生军，担任通信员、厨师、劳工或护士。

由男学生组成的部队被称作“铁血勤皇队”，由牛岛的副官山城宏中佐指挥。这支部队参战和战死人数如下。

冲绳师范学校：参战380人，战死288人。

冲绳县立第一中学：参战320人，战死266人。

冲绳县立第二中学：参战200人，战死163人。

冲绳县立第三中学：参战55人，战死42人。冲绳县立工业学校：参战140人，战死116人。

冲绳县立农林学校：参战89人，战死66人。

冲绳水产学校、那霸市立商业学校、那霸市立第二商业学校：合计参战171人，战死145人。

“铁血勤皇队”的具体分工是：第二野战筑城队负责协助挖掘工事；军司令部配属的“菊水特攻斩入队”由特别选拔的身体强健、成绩优异、战斗思想顽强之学生组成，负责进行爆破和阵地保护；军司令部配属“千早队”负责宣传和情报传送。第二十四师团配属的特别小队由100人组成，其中30人负责军需品转移和通信联络，另70名负责防御与警戒。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各部队的教师战死者超过60人。

由于冲绳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徽是“姬”，县立第一女子高中的校徽是“百合”，由女学生组成的部队因此被叫作“姬百合部队”。这支部队又被分作数支小分队，以护士身份加入作战部队，负责照顾和运送伤员。这些15岁至19岁的女学生都接受了包扎伤口和注射药液等简单培训，她们参战和战死的人数如下。

由冲绳女子师范学校和县立第一女子高中学生组成的“山丹队”：参战298人，战死204人。

由县立第二女子高中学生组成的“白梅队”：参战44人，战死33人。

由县立首里女子高中学生组成的“松线队”：参战71人，战死49人。

由积德女子高中学生组成的“积德队”：参战34人，战死29人。

另外，县立第三女子高中参战和战死人数不详。

战役打响之前，冲绳岛上共有日本陆军69199人，大田实手下的海军约8000人。加上临时征集的25000名岛民，第三十二军对外号称守岛部队有10万人之众。

牛岛向下属各部发出的战斗口号丝毫不逊色于硫黄岛上的栗林忠道：“一机撞一舰，一艇撞一舰，一人换十敌或一辆坦克！”

就在第三十二军在冲绳岛上消极调整部署的同时，日军高层也在为应对美军的下一步进攻积极进行谋划。东京大本营对1945年战局的基本判断是：美军将在2月进攻小笠原群岛——首选目标很可能是硫黄岛，3月和4月进攻台湾北部地区，5月和6月进攻西南诸岛尤其是冲绳。预计敌人越过台湾在3月和4月直接进攻冲绳的可能性也很大。大致在8月和9月，美军将完成包围和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态势。此外，苏联很可能在美军完成进攻日本本土的准备即秋季之后参加对日作战，以优势空军和装甲军团突击中国东北、朝鲜、中国华北和库页岛等地区。根据上述分析，大本营于1945年1月上旬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月19日，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及川进宫汇报，《大纲》在次日获得裕仁批准。对此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评论说，“如此日本的战略，作为

通向本土决战（决号）的过程，从菲律宾决战（捷一号）转到了东中国海周围的航空决战（天号）”。

《大纲》明确指出，未来冲绳的战斗必须坚持持久战，为本土备战争取时间。根据《大纲》的要求，大本营陆军部于2月6日以大陆指第2383号下发《关于昭和二十年上半年航空作战陆海军协定》及陆军航空部队《东中国海周围航空作战指导要领》，决定将在九州以南地区展开的航空战命名为“天号作战”。

1945年1月22日，八原再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电令，参谋本部拟将在姬路待命的佐久间为人中将的第八十四师团调往冲绳，顶替12月上旬被调往台湾的第九师团。军部的一名年轻参谋因此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如此看来，东京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呀！”牛岛等人还没高兴够24小时，23日就有新电令传来，原第八十四师团增援冲绳的命令取消，“具体原因，随后将有电报告知”。包括牛岛在内的所有人面面相觑，感觉大家都被东京的那帮官僚忽悠了。

向冲绳增派一个师团是原作战课长服部的主意，并且得到了参谋总长梅津的认可。拒绝放行第八十四师团的是新任作战部长宫崎周一中将，他是在1944年12月14日莱特岛战局濒临绝境之际出任新职的。前任作战部长真田穰一郎调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前军务局长、东条的大弟子佐藤贤了则去中国派遣军担任冈村宁次的副总参谋长。

“把一切可用兵力集中于本土，期望在本土决战中取胜从而体面结束战争”，宫崎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来制订《大纲》的。得知要将第八十四师团派往冲绳的消息后，宫崎第一时间拜会了梅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立即终止将第八十四师团派往冲绳的决定。”

梅津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此事已得到陛下认可，终止已上奏的决定，在之前还从未发生过。”

“昨晚我想了整整一夜。虽然这一想法已通知到第三十二军，但思忖再三，我觉得还是应该收回这一决定！”眼睛通红的宫崎分辨说，“把一个师团运往冲绳的行动是极其危险的。目前为了本土决战，我们要珍惜一兵一卒。把部队送往海上，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敌人的潜艇干掉，理性告诉我绝对不能那么做。我当然知道，现在中止这一决定会对冲绳守军造成不良影响。但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仍然坚持个人的意见。”看到宫崎态度坚决，梅津只好改变初衷，表示“那就照你的意见办吧”。看来，为了筹备本土决战，冲绳在陆军高层眼中已经变成了鸡肋。

上述决定通知到作战课，负责冲绳方面事务的作战参谋羽场安信少佐勃然大怒，径直赶到总长办公室进行抗议：“在冲绳部署一个师团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本土作战时的两三个师团。我们已经发电报告知第三十二军，这么快就出尔反尔，大日本帝国陆军的尊严何在？虽然部队在前往冲绳的途中可能遇到风险，但总不至于全军覆没，我估计最多只会丧失1/3的力量。希望总长能够坚持增援冲绳的决定。”

梅津并未接受羽场的请求。羽场于是又来到宫崎的办公室：“第三十二军之所以变更作战部署，正是因为我们抽走了第九师团。现在我们又放空炮，害得他们空喜欢一场。这种做法，势必严重打击守岛官兵的士气。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已经被东京抛弃。”尽管羽场声泪俱下，但宫崎既然能费尽心机说服梅津，自然不会采纳一个小小参谋的建议。在将羽场打发走之后，宫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关于中止派遣一事，主管作战参谋想不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能够给予配合的。”

向冲绳调兵一事很可能最后牵连到了服部。1945年2月，服部被调往中国衡阳，出任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步兵联队末任联队长。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之后，服部焚烧联队军旗，1946年回国后与占领军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因此被任命为第一复员局史实调查部

部长，1953年完成了三卷本《大东亚战争全史》。服部作战课长的职务被宫崎的亲信天野正一少将接任。一句题外话，这个天野是陆大第四十三期军刀组首席，同期的第三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豺狼参谋”辻政信。

第三十二军主动放弃机场的做法很快传到了军令部。海军原计划在冲绳周边海域与美军展开航空决战，保住岛上的机场至关重要。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少将第一时间拜访了宫崎，对冲绳的兵力部署提出了海军的希望：“我们知道，第三十二军是因为兵力不足才无奈放弃机场的。但从一开始就这样轻易放弃，海军航空部队对敌人实施特攻，就像在往没底盖的桶里打水一样。务请贵部排除万难，满足第三十二军的增兵请求。”

人家富冈虽然只有少将军衔，但职务同样是作战部长，况且富冈代表着海军，不像羽场小伙子那么容易被打发走。宫崎于是敷衍说：“关于加强冲绳兵力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台湾抽调一个步兵联队给他们，这个问题就由第十方面军从内部解决吧。”富冈离开后，宫崎还真煞有介事地给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发去了一封电报，随后以个人名义给老同学长勇写了封信——两人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的同学——希望他能抽调兵力去守卫机场。

此前，回本土参加作战会议的谏山归途中曾特意经停冲绳，向第三十二军传达了东京方面希望能够坚守机场的意见，牛岛和长勇不置可否。3月12日，谏山派作战主任参谋井田从台北专程飞往冲绳，传达了东京和第十方面军的意见。途中飞机因故障迫降石垣岛，井田改乘船经宫古岛在15日抵达那霸，向长勇传达了第十方面军的意见：将从台湾调来第三十二步兵联队，务请第三十二军变更部署，坚守机场一个月左右，因为预计围绕冲绳的海空大战将持续一个月左右。井田指出，绝不能让美军轻易得到岛上机场，重蹈当年第十七军在瓜岛的覆辙。

对此长勇只能报之以几声冷笑。区区一个步兵联队，守住包括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在内的中头地区一个月之久，完全是痴人说梦。长勇扳着手指头告诉井田，从1943年美军发起反攻以来，他们在两日内无法占据滩头的例子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一个步兵联队能坚守滩头一周时间，那简直能用“奇迹”来形容了。井田对第三十二军的境遇深表同情，他也知道长勇的话的确是实情。回到台北之后，井田将与长勇协商的情况向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做了汇报。当安藤提出是否将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从知念半岛重新调回中头地区时，井田摇摇头说：“我个人认为，那么做是不合适的。”

日本陆军决定将作战重点放在本土，外围作战仅限于迟滞和牵制。与之相反，海军对实施“天号作战”的热情远比陆军要高。这可能恰好与两军的作战特点吻合。一旦美军地面部队在日本四岛登陆，联合舰队就基本失去了作用，轮到陆军唱独角戏了。马里亚纳和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遍体鳞伤，特别是作为舰队核心攻击力量的机动部队已经名存实亡。由于燃料极端缺乏，现存的少数水面舰艇几乎从海上消失了。1944年11月15日，大本营海军部下令解散了在恩加诺角海战中损失了全部4艘航母的第一机动部队。12月5日，军令部总长及川发布《水上兵力使用相关方针》，决定将有限的人力和燃料集中用于航空战、运输、护航和反潜作战，战列舰、巡洋舰等大型舰只不再出动，几乎没有舰载机的航空母舰被转用作运输舰。受损驱逐舰的修理在栗田健男中将第一游击部队返回本土后立即进行，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维修被安排到1945年3月之后。为集中使用残存兵力，1945年元旦，大本营海军部发布了《大海令第36号》：“中国方面舰队、海上护卫部队、各镇守府、各警备府部队归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大将统一指挥。”

由于“金刚”号在返回本土的途中被美军潜艇击沉于台湾海峡，第三战列舰战队的编制也被撤销，完成修理的“大和”号、“长门”

号、“榛名”号被合编为第一战列舰战队，由第二舰队司令官直接指挥。新完工的航母“天城”号、“葛城”号及完成维修的“隼鹰”号、“龙凤”号被整编为第一航空战队，同样隶属第二舰队指挥。原本负责北方防御的第五舰队宣告解体，一向滑头的志摩清英转任高雄警备府司令官。1945年2月5日，第一战列舰战队奉命解散，“长门”号、“榛名”号被分别疏散至横须贺和吴镇守府，孤零零的“大和”号被编入第一航空战队。由此看出，联合舰队大部分作战舰艇都归属第二舰队了。兵败莱特湾返回本土之后，栗田被赶去海军兵学校当了校长，1944年12月23日接替他出任这支衰兵司令官的是伊藤整一中将，伊藤军令部次长的职务被小泽治三郎中将取代。

1945年初，日本海军基本上叫停了所有舰船的建造，集中全部资源生产简单廉价的“特攻飞机”，准备用这种“低值易耗品”抵御美军的进攻。3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正式下达大海指第513号《帝国海军当前作战计划纲要》，明确指出“以‘决号’作战为从、‘天号’作战为主，以冲绳航空战为重点，集中航空兵力彻底消灭前来进攻之敌军主力”。为筹备“天号作战”，联合舰队于2月11日在九州方面新设立第五航空舰队，3月1日于本州新设立第十航空舰队。这样丰田麾下联合舰队的主要作战舰队包括：

一、第一航空舰队，负责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方面，司令官大西泷治郎。

二、第三航空舰队，负责铃鹿以东区域，司令官寺冈瑾平。

三、第五航空舰队，负责铃鹿以西区域，司令官宇垣缠。

四、第十航空舰队，负责本州、四国、九州方向，司令官前田稔。

五、第二舰队，由现在所有水面作战舰艇组成，适时实施机动作战，司令官伊藤整一。

六、第六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官三轮茂义。

七、第十二航空舰队，负责青森和北海道方向，司令官宇垣莞尔海军中将。

经多轮协商，日本陆海军高层终于就未来在琉球群岛和中国东海统一运用航空兵力达成一致意见：海军航空兵重点攻击敌军战舰，陆军飞机则以敌运输船队为主要目标，因为他们平时缺乏海上攻舰的战术训练。两大军种将同时发动常规和“神风”攻击，但“重点放在组建和运用特攻力量上”。陆军拟动用的基本兵力为各型战机1175架，其中本土菅原道大中将的第六航空军飞机735架，驻台湾第八飞行师团飞机440架。增援兵力为驻中国第五航空军飞机175架，驻海南和法属印度支那第三航空军飞机40架。海军拟出动兵力为各型战机3175架，其中第三航空舰队570架、第五航空舰队520架、第十航空舰队2000架、第一航空舰队85架。增援兵力为西南方面第十三航空舰队飞机80架。上述4645架飞机中，约2000架为“特攻机”。

数字看上去真不算少，但大部分飞机性能堪忧，日本人翻箱倒柜把诸如教练机之类的老古董都翻出来了。比飞机性能更让人揪心的是飞行员素质，他们大部分属于刚从飞行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2月6日大陆指《特号所需人员学术教育课程表》指出，参加“特攻”的飞行员必须至少经过26天训练，其中“操纵10天、射击4天、轰炸10天、导航法2天”。由于燃油极度短缺，飞行员实际升空的时间为平均每天40分钟，区区17小时20分钟，别说培养合格飞行员，连一个熟练汽车驾驶员都培养不出来。

那些完成缩水训练计划的年轻人将被直接派往一线部队，在那里被要求“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当地面作战陷入漫长的持久战

时，美军舰队将不得不在冲绳海域滞留长达数周时间，这就给日军反复发动“特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东京大本营希望，“特攻”行动能够削弱美军“在舰船、飞机和人力上的巨大优势，阻挠他们建立前进基地，打击敌人士气，由此大大拖延敌人对日本本土的最后攻击”。

从各舰队的分工可以看出，攻击美军舰队的主要任务由司令部设 在南九州鹿屋基地的第五航空舰队承担。宇垣手中的520架飞机——其中超过60%是“特攻机”——属于各种类型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大杂烩，仅机型就达20多种，它们分散部署在九州和四国的20多个航空基地上。在美军B-29和航母舰载机的持续攻击之下，鹿屋及其他基地的地勤人员都在费力将修理车间、弹药库和燃油储备搬入地下掩体，跑道周围到处都在进行挖掘作业。和冲绳一样，大部分挖掘都要靠铲子和铁锹进行。人手不够，连飞行员都必须参与，反正他们也没有燃油可供训练。小型机场被伪装成简单的乡间土路，废弃的兵营和机库被留在原地，当作诱饵吸引美军飞机前来轰炸。

在《战藻录》中，宇垣常常透露出对部队糟糕状况的失望。他缺少飞机和飞行员，更缺燃油，甚至连九州南部海域正常的空中巡逻都无法维持。坠机及其他事故损失之多令人揪心，宇垣不得不取消了大部分训练任务。虽然位于第一线的第五航空舰队在燃油分配上具有优先权，但美军潜艇的封锁使本土已运不来多少油了。2月27日，有人向宇垣介绍了一种从松树根中提炼燃料的方法，据说国内的学生已被派到森林里去收集松果、松根用来炼油。这种做法的确很有创意，但缺乏实用价值，因为提炼1个小时飞行所需的燃油就要耗费1000个工时。当天，宇垣视察了一支“特攻”部队，当晚在日记里写上了这样一段与战争似乎无关的话：“时值春暖花开，柳莺在灌木丛中纵情歌唱，百灵鸟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热得有点出汗了。无论战事如何，大自然照样来去如初。”

鹿屋基地司令部设在跑道旁边的一座兵营里，极易遭到美军的空袭。2月28日，宇垣下令将司令部搬入了一处地下掩体。有人建议把飞机送到朝鲜和中国东北，以免美军突袭时被摧毁在地面上。第五航空舰队3月17日的作战日志反映了大家对未来前景的极度悲观：“在攻击敌特混舰队时，我方精选的这些力量会很快损失殆尽。”尽管如此，宇垣在部下面前还是装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他会在下午拿起霰弹枪独自去爬山，捕猎当地特有的绿雉鸡。一次外出归来后，宇垣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大自然在数日里展现出的伟力，足以耻笑不起眼的小小人世，而我们还在为战争和敌特混舰队之类的琐事而庸人自扰。”

由于在莱特湾海战中损失了大量舰船，现在日本海军完全处于只守不攻的尴尬状态。痛定思痛，丰田决定发起一次类似当年偷袭珍珠港那样的进攻行动，迟滞美军下一步的攻势。他选择的偷袭目标是乌利西环礁。据可靠情报，美军航母特混舰队每经过一段外出作战，必会回到那里休整，这为日军发起偷袭提供了客观条件。此项任务被命名为“丹号作战”，由宇垣集中有海航大部分精英的第五航空舰队承担。

2月16日和17日，日本关东地区遭到美军航母舰载机的大规模空袭。美军此举实为硫黄岛登陆战做准备。联合舰队据此推断，美军舰队返回乌利西环礁的时间大致为3月上旬。17日当天，丰田向宇垣下达了3月上旬发起“丹号作战”的命令：“把握太阳下山能见度尚可且美军防卫相对松懈的薄暮时分，在日落后1小时，对乌利西环礁发动偷袭特攻作战，一举重创在此整備的美特混舰队。”

2月20日，宇垣下令以第七六二航空队的“银河”为基干组建“梓特别攻击队”，被编入这支攻击队的还有第八〇一航空队的5架川西二式大艇，这些体形壮硕的水上飞机将负责为“银河”准确到达乌利西

环礁导航。谁也不曾料到，这支部队实施的“特攻”将拉开冲绳岛战役的序幕。

“冰山行动”

日军在精心构筑防御，美国人同样在积极谋划进攻。1944年10月3日，太平洋盟军两大战区司令部同时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电令。尼米兹受命在1945年1月20日进攻小笠原群岛至火山群岛一线一至数个岛屿，3月1日进攻琉球群岛一至数个岛屿；麦克阿瑟则在1944年12月20日攻打吕宋。经过长达数月的争吵和辩论，盟军太平洋战场最后一年的作战次序终于敲定，其曲折决策过程前文已有详述。

接到华盛顿的命令之后，尼米兹立即召集人员组织制订攻打冲绳的作战计划。参与者当然包括最早提出攻打冲绳的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太平洋战区两栖部队司令官特纳海军中将、陆军第十集团军司令官西蒙·巴克纳中将等人。自1943年12月发起反攻作战以来，美军沿中太平洋的历次两栖登陆作战无一例外地由斯普鲁恩斯、特纳、霍兰·史密斯这“三驾马车”担纲：斯普鲁恩斯通常出任总指挥兼顾海上作战，特纳负责海上输送和两栖登陆，霍兰·史密斯则负责最后的地面战斗。海军陆战队出身的霍兰对陆军的战斗力一直颇有微词，在针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征粮者行动”中，他史无前例地将第二十七步兵师师长拉尔夫·史密斯少将战场免职，由此引发了军种之间的激烈矛盾。未来美军针对冲绳岛的地面作战主要由陆军承担，由出身陆军的巴克纳取代霍兰也属情理之中。

由陆军出任攻打冲绳的主力确属迫不得已。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只有6个师，其中陆战三师、四师和五师即将参加2月开打的硫黄岛战役，可用于冲绳之战的只剩下陆战一师、二师和刚组建不久的陆战六师。冲绳岛是中太平洋部队开战以来需要攻克的最大岛屿，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表明，岛上日军多达10万人，仅靠3个陆战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抽调相当规模的陆军部队，并由他们在未来岛上的作战中唱

主角儿。正因为此，尼米兹让霍兰出任硫黄岛地面作战的名义指挥，而将冲绳岛作战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巴克纳陆军中将。

在美国陆军中，通常被称作“小西蒙”的巴克纳，1886年7月18日出生于堪萨斯州。他的父亲“老西蒙”是美国内战时期南军的一名将领，最终战败，向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投降。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老西蒙返回家乡，1887年出任肯塔基州州长达4年之久。1896年，老西蒙还参加过民主党副总统提名选举，不幸落败。将门之后巴克纳，早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1908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曾两度赴菲律宾服役，一战时期就职于航空信号兵部队。一战结束后，巴克纳相继到西点军校、美国军事学院出任教官，1939年晋升少将后出任第六步兵师参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巴克纳调到北太平洋出任阿拉斯加防卫军司令官，1943年5月指挥了阿留申群岛战役，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并凭军功晋升中将。1944年7月，巴克纳奉调夏威夷负责组建第十集团军，并于9月出任该集团军司令官。

在美国陆军众多高级将领中，巴克纳以彪悍、刚勇著称，爱走极端。在军校担任教官期间，他曾经率领学员一次远足56公里，还不许他们在腋下使用除臭剂，因为“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味道”。在气候寒冷的北太洋服役期间，他平时就睡在一张草席上，只盖一条薄薄的被单。为训练自己不戴眼镜就能够看书，他常常斜着眼看东西，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巴克纳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持枪围捕凶猛的阿拉斯加棕熊，令人敬畏。从个人经历看，巴克纳从未担任过任何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实战经验相对缺乏。

美军第十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加三个独立师。其中，约翰·霍奇少将指挥的陆军第二十四军由阿奇博尔德·阿诺德少将的第七步兵师、詹姆斯·布拉德利少将的第九十六步兵师和安德鲁·布鲁斯少将的第七十七步兵师这三个师组成。霍奇少将曾经参加过瓜岛、新乔治亚岛、布干维尔岛和莱特岛作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罗伊·盖格少

将的第三两栖军全部由海军陆战队师组成，包括佩德罗·德尔瓦尔少将的陆战一师和莱缪尔·谢泼德少将的陆战六师。盖格少将曾参加过瓜岛、布干维尔岛、关岛和贝里琉岛作战，和霍奇一样属于实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此外，归集团军直辖的还有乔治·格里纳少将的陆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和托马斯·沃特森少将的陆战二师。他们将根据集团军的命令，执行特定任务或充当战役预备队。此外，驻新喀里多尼亚的陆军第八十一步兵师被指定为战役总预备队。一旦前方战事需要，师长保罗·缪勒少将将随时率部登船前往增援。

虽然第十集团军组建不久，但其下属各部队均属久经战阵的精锐之师。陆军中第七步兵师的资历最深，他们最早参加了收复阿留申群岛之战，随后还参加过夸贾林和莱特岛战役。这个师一路从北太平洋打到中太平洋，然后再到西南太平洋，可谓战功卓著。参加冲绳岛战役之前，该师共有官兵21929人。陆军第七十七师曾参加过关岛和莱特岛战役，当初在奥尔莫克港突然登陆一举切断莱特岛日军退路的正是这支部队，大家可能还记得师长布鲁斯少将向肯尼中将要酒喝的那个桥段。由于在关岛战役中作战勇敢，他们被一向轻视陆军的海军陆战队冠以“第七十七陆战师”的美誉。该师参加冲绳岛作战的官兵有20981人。第九十六步兵师同样参加过莱特岛战役，当时属于第一批登上杜拉格海滩的先头部队，此次他们的参战兵力为22330人。参战的几个陆军师中，稍显窝囊的当数第二十七步兵师。但即使当初被霍兰骂得狗血喷头，这支部队也先后参加过马金、马绍尔和塞班岛战役，实战经验同样丰富。由于担任的角色是战役预备队，该师参战兵员只有16143人。最后一支陆军部队第八十一步兵师实际上并未登岛参加战斗。

参加冲绳岛战役的三个海军陆战师中，拥有26274名官兵的陆战一师是咱们的老熟人了。当初，盟军在瓜岛率先发起反攻的正是这支部队。凭借在该役中的出色表现，陆战一师赢得了“瓜岛屠夫”的美

名，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更是因此步步高升，最后官至海军陆战队上将总司令，风光无限。陆战一师随后参加了格罗斯特角作战，出力不小，功劳不大，稍显窝囊。在之后参加的贝里琉战役中，他们被日本陆军精锐第七师团第二步兵联队狠狠打了一记闷棍，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被迫撤往鲁塞尔群岛的帕伏伏岛休整。师长威廉·鲁普图斯少将被变相解职到海军陆战队学校当了校长，从此郁郁寡欢，在冲绳岛战役打响前的1945年3月24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此次陆战一师在新师长德尔瓦尔少将的率领下重出江湖，志在通过冲绳之战一雪前耻，重现老一师的无上荣光。

陆战二师虽然也参加过瓜岛战役，但真正使他们扬名立万的是无比血腥的贝蒂奥之战。陆战二师随后又参加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之战。就战斗力而言，他们丝毫不逊色于老大哥陆战一师。但拥有22195名官兵的陆战二师在冲绳岛战役中仅被作为预备队使用，最后只有陆战第八团一部参加了战斗，可谓美中不足也。

作为海军陆战队中的一支新军，以陆战暂编第一旅为基干的陆战六师1944年9月7日才在瓜岛的塔萨法隆加组建，现有兵员24356名。其下属陆战第四团由各突击营合编而成，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另一主力团陆战第二十二团先后在埃尼威托克和关岛作战。最后一个陆战团第二十九团中的一营也曾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对日作战。统算下来，该师的9个步兵营中，有7个营具有实战经验。

根据航母舰载机拍摄的航空照片，特纳和巴克纳一致选定冲绳岛西南的渡具知海滩为登陆地点，其优点如下。

第一，渡具知海滩距岛上重要的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1800米左右，步兵一个冲锋就能抵达机场边缘。一旦美军占领机场，随队前往的陆基战机就可以快速进驻，为地面作战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缓解海上舰队的压力。

第二，渡具知海滩长度达13公里，具备4个步兵师同时登陆的条件，更利于作战物资和补给的快速卸载。虽然冲绳岛东南的港川地区同样适宜登陆，但因过于狭窄，只能登陆1~2个步兵师。航拍照片显示，那里是日军重点布防的地区，仅登陆两个师无法在短时间里取得战术优势。

第三，渡具知海滩距离冲绳岛的最狭窄处石川地峡很近，便于登陆部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岛上日军分为两半。

第四，渡具知海滩对面是相对平坦的中头地区，对日军组织反登陆防御及发起反登陆作战极为不利。

第五，渡具知外海水域宽阔，便于海上舰队为登陆部队提供最大强度的舰炮火力支援。

第六，渡具知海滩西南方向17公里处，有一座叫庆伊瀬的小岛，岛上日军并无多少驻军。美军可提前占领此处迅速建立炮兵阵地，为主力部队的登陆提供陆基炮火支援。

巴克纳计划首批登陆4个步兵师，从北到南依次是陆战六师、陆战一师、第七步兵师和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两栖军和第二十四军的作战分界线是比谢川。最左翼陆战六师的登陆区域被称作绿滩和红滩，他们的任务是快速占领读谷机场，然后向岛屿最狭窄的颈部石川地峡挺进，确保登陆部队的左翼安全。陆战六师南侧的陆战一师登陆后，一路向东攻击前进，横穿全岛到东海岸的胜联半岛，随后巩固滩头阵地。陆战一师南侧的陆军第七步兵师将沿比谢川河口东进，尽快夺取嘉手纳机场，然后向东海岸挺进，将冲绳岛拦腰分为两段。最南侧的陆军第九十六步兵师将攻占南方和东南方向俯瞰滩头的高地，然后沿海岸公路南下，夺取北谷町附近的几座桥梁，保护全军的右翼安全。

占领岛屿中央区域、建立起稳固的登陆场之后，美军第二十四军将向南突进——第七步兵师居左、第九十六步兵师居右——夺取冲绳岛南部地区。随着攻击正面的不断加宽，预备队第二十七步兵师将登岛加入战斗。第三两栖军在北方策应第二十四军的进攻，陆战一师继续巩固岛上已占领区域，陆战六师则挥师向北，肃清岛北包括本部半岛在内的2/3区域。

冲绳岛西南方向距那霸约28公里处，是由10余个小岛组成的庆良间列岛。日军认为，列岛诸岛地形险峻，不适合建立航空基地，美军不可能对它们产生兴趣，只在这里部署了包括3个陆军海上挺进队在内的少数部队。美军制订作战计划时，特纳特意提出在主力部队登陆之前，应以一部兵力率先攻占庆良间列岛。这一提议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一致反对。大家均觉得庆良间列岛地形崎岖，根本无法修建机场，对冲绳主岛的作战帮助不大。如果贸然实施登陆，必将遭到日军猛烈的空中打击，日军在周围100公里范围里有多达5处机场，航空兵力雄厚。一旦攻击行动受挫，势必影响随后进行的冲绳岛作战。

但是独具慧眼的特纳认为，庆良间列岛主岛渡加敷岛与以西的5个小岛所围成的庆良间海峡水域开阔。如果在海峡的两端布设反潜网，就能形成一片天然的避风锚地。此处水深达数十米，足以容纳上百艘大型舰艇。渡加敷岛以东还有一片较小的开阔海域，是建立水上飞机基地的绝佳场所。虽然各岛居民不多，却有充足的淡水供应。在此建立锚地不但能使舰队就近获得补给，受伤不重的舰艇还可以及时得到维修重返战场。特纳强调，从以往历次作战的经验来看，在靠近战场的海域取得一个避风锚地是绝对必要的。虽然反对声音多多，但尼米兹上将力排众议一锤定音，主力部队登陆冲绳前，以一部兵力率先拿下庆良间列岛。此项作战连同夺取包括伊江岛在内的冲绳以西诸岛的任务，由战役预备队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承担。后来实战的进程表明，特纳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美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两栖战专家，特纳几乎参与指挥了自1942年瓜岛战役以来的历次登陆作战。“恐怖特纳”今天已经身心俱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休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缓解背部的剧烈疼痛，特纳几乎每晚都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这是海军明令禁止的。斯普鲁恩斯、尼米兹和金都知道特纳泡酒坛子的事儿，但他们都认为没人会比特纳干得更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喝了。特纳的副手希尔少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海军缺谁都行，但是不能没有特纳”。

特纳接着提出，在集团军主力登陆渡具知海滩的同时，派出一部兵力在岛东南的港川一带外海实施佯动，摆出一副马上要登陆的架势，牵制日军不敢将岛南的部队向北方调动。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此项任务，由战役另一支预备队陆战二师承担。一旦主力部队建立起稳固的滩头阵地，该部将结束佯动前往渡具知方向，视岛上战况随时准备登陆加入战斗。

1944年11月底，尼米兹率谢尔曼少将等主要幕僚飞往旧金山，同来自华盛顿的金上将一起参加两月一次的定期例会。因美军在莱特岛的战斗迟迟无法收场，麦克阿瑟已将进攻吕宋的时间推迟到1945年1月9日。这意味着计划参加硫黄岛作战的大部分船只特别是快速航母舰队被拖在菲律宾海域无法抽身，美军登陆硫黄岛的“分遣队行动”只能推迟到2月19日进行，相应的冲绳岛作战只能推迟到4月1日。这一时间已无法再推，琉球群岛台风季节的来临势必影响美军的登陆行动，并给海上舰队带来极大的风险。

金和尼米兹商定，将针对冲绳的作战命名为“冰山行动”。选择这样一个名字，旨在表明如此庞大的参战兵力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冰山水下部分的更大规模部队将在登陆日本本土时出现。

1945年2月9日，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提交的“冰山行动”作战计划。2月中旬，尼米兹正式颁布了参与“冰山行动”的各部队编制及指挥官。战役总指挥依然由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上将出任，盟军具体参战各部包括：

一、第五十一特混舰队，即联合远征军，指挥官为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官特纳海军中将。

二、第五十二特混舰队，即两栖支援舰队，下辖18艘护航航母，载有各型战机539架，另有4艘护航航母搭载海军陆战队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航空大队的战机。一旦登陆部队占领岛上机场，海军陆战队的两个航空大队就可立即进驻，为地面作战提供空中火力支援。该部所辖扫雷舰队及水下爆破队负责为登陆行动扫清障碍。舰队指挥官为太平洋舰队第一两栖大队司令官威廉·布兰迪海军少将。

三、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即由两个运输大队组成的北部攻击部队，负责在登陆日前将第三两栖军下属陆战一师、陆战六师送上渡具知海滩比谢川以北地区。舰队指挥官是太平洋舰队第四两栖大队司令官劳伦斯·赖夫斯奈德海军少将。

四、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即舰炮火力支援舰队，下辖老式战列舰10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23艘和护航驱逐舰8艘，负责为登陆部队提供舰炮火力支援。指挥官是第十三巡洋舰分队司令官莫顿·迪约海军少将（5月5日由第五巡洋舰分队司令官艾伦·史密斯海军少将取代）。

五、第五十五特混舰队，即由两个运输大队组成的南部攻击部队，负责在登陆日之前将第二十四军下属第七、第九十六步兵师送上渡具知海滩比谢川以南地区。舰队指挥官为太平洋舰队第十二两栖大队司令官约翰·霍尔海军少将。

六、第五十六特混部队，第十集团军直属部队及下属七个步兵师，共计182821名官兵，指挥官西蒙·巴克纳陆军中将。

七、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一大队，即西部岛屿攻击部队，负责运送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攻占庆良间列岛、庆伊瀨岛和伊江岛。指挥官为太平洋舰队第七两栖大队司令官英戈尔夫·基兰海军少将。

八、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二大队，即佯攻大队，负责运载陆战二师在冲绳岛东南的港川一带外海实施佯动。指挥官为太平洋舰队第五两栖大队司令官杰拉尔德·莱特海军少将。

和以往历次作战一样，确保登陆部队绝对安全的仍是由马克·米切尔海军中将领军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该部下辖约瑟夫·克拉克少将的第一大队、拉尔夫·戴维森少将的第二大队、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以及亚瑟·拉福德少将的第四大队。4个航母特混大队共有重型航母11艘、轻型航母6艘，搭载舰载机1308架，由新式战列舰8艘、战列巡洋舰2艘、巡洋舰18艘和驱逐舰46艘提供护航。这支快速航母舰队的任务共有三项：第一，对日本本土特别是九州岛的航空基地实施轰炸，削弱日军陆基航空力量，将“神风特攻队”对登陆部队的威胁降至最低；第二，对第十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提供空中火力支援；第三，准备随时迎击并歼灭前来挑衅的日军海上力量。

进入1945年以来，美军新下水的航母多得简直数不过来了。除了前文提到的“本宁顿”号和“伦道夫”号，太平洋舰队又迎来了新成员“香格里拉”号和“好人理查德”号，还有更多的新航母即将加入对日作战的行列。即将在1945年上半年下水服役的“安提坦”号、“拳击手”号、“查普兰湖”号、“奇尔沙治”号和“塔拉瓦”号都是清一色的埃塞克斯级新型航母，新型中途岛级航母的前两舰“中途岛”号、“富兰克林·罗斯福”号也将于3月和4月下水，后者是为纪念当月逝世的罗斯福总统特意更名的，它原拟使用的名字是“珊瑚

海”号。1945年下半年，埃塞克斯级航母还有“普林斯顿”号、“莱特”号、“福吉谷”号、“奥里斯坎尼”号、“菲律宾海”号下水。如此看来，从大西洋匆忙赶回的“突击者”号被放在珍珠港当训练舰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在建造的航母还有很多，美国海军部3月主动取消了另外6艘埃塞克斯级和2艘中途岛级航母的建造计划。相对于“企业”号、“约克城”号等前辈而言，这些战争末期下水的新航母显得默默无闻，很少或根本找不到露脸的机会，大部分在战后被勒令退役或直接解体处理，可谓生不逢时也。

莱特湾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日渐式微，特别是水面舰艇已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日军陆基航空兵实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神风特攻”简直让美国人伤透了脑筋。斯普鲁恩斯用兵一向谨慎，他始终将两栖部队登陆前取得目标区域的制空权视为第一要务。对日本人的“特攻”行动，他认为“这是一种实用、经济的战争方法，而且符合日本人的性格”。在之前的历次作战中，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往往几天内就能摧毁作战区域内的日军陆基航空力量，之后专事迎战敌军海上舰队。而冲绳则完全不同，它位于日本本土和台湾机场的攻击范围之内。日军在东北方向的九州岛有55个机场，在西南方向的台湾则有65个机场。在它们之间，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还有多条跑道。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预测，日军可能使用本土和中国台湾的3000~4000架飞机，对美军登陆部队发起大规模特攻作战。

但斯普鲁恩斯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尼米兹的积极协调下，为“冰山行动”提供战术支援的友军有如下这些。

一、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肯尼中将承诺，一旦吕宋岛局势允许，他的第五航空队将倾全力空袭台湾岛上的日军机场。

二、以印度和中国成都为基地的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将出动宝贵的B-29，对台湾的日军机场实施压制。

三、驻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将协同空袭冲绳和九州岛南部，登陆战打响后进一步轰炸日本本土任何薄弱环节。

四、驻中国陈纳德少将的第十四航空队将出动战机在中国沿海实施巡逻，必要时空袭台湾和香港的日军机场。

五、威利斯·黑尔少将的中太平洋陆军航空兵负责压制加罗林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的日军航空基地，必要时参与轰炸日本本土和冲绳，并随时准备为参与作战的B-29提供战斗机护航。

六、约翰·胡佛海军中将的中太平洋海军航空兵负责执行反潜任务，使美军已跳过的日军基地完全无效化，并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援。

七、洛克伍德中将的潜艇部队负责监视日军水面舰艇的动向，封锁日本本土和中国台湾之间的所有航线。

在参战部队前冠以“盟军”二字是因为参加“冰山行动”的还有一支新军，即由英军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伯纳德·罗林斯中将领军的第五十七特混舰队。该部下辖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和驱逐舰15艘，搭载各型战机260架。英国人的任务是压制台湾和先岛群岛的日军基地，切断日军从西南方向对冲绳岛的任何增援。

前文提到，为了搭上对日作战的末班车，丘吉尔可谓煞费苦心。尽管包括金、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在内的大部分美军高级军官都不欢迎英国人，但罗斯福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力排众议，答应了丘吉尔的参战请求。1944年12月10日，英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布鲁斯·弗雷泽上将在澳大利亚悉尼港设立司令部。一周后，12月16日，弗雷泽率参谋人员飞抵珍珠港，就两军协同作战细节及基地使用问题进行协商，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1945年1月16日14时30分，英军太平洋舰队最后一次从锡兰的亭可马里启航，准备取道弗里曼特尔前往悉尼，参加盟军针对冲绳岛的

“冰山行动”。英军舰队在航空母舰“不挠”号（旗舰）、“胜利”号、“光辉”号、“不倦”号为核心，辅以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巡洋舰“亚尔古水手”号、“黑王子”号、“欧尔亚拉斯”号，以及“格伦威尔”号等9艘驱逐舰。巡洋舰“锡兰”号和驱逐舰“韦塞克斯”号将在接收雷达备件后前往追赶大部队。

尼米兹向弗雷泽提议，英军舰队在前往澳大利亚途中，能否顺手向苏门答腊岛扔点儿炸弹，以战代训的同时毁掉日本最后的石油来源。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英国人的热烈响应。美国人从反对英军加入远东作战，到今天变成主动下达任务，这无疑是个极好的兆头。负责战术指挥的菲利普·维安少将据此精心制订了“子午线行动”计划，作战目标是“使巨港周围的日军炼油厂停止运转”。

针对普拉杰炼油厂——它是日军航空燃油的主要供应基地——的“子午线一号行动”原计划1月22日凌晨发起，却出于天气原因被迫推迟。24日6时15分，英军航母放飞了由16架“地狱猫”、24架“海盗”、45架“复仇者”组成的第一攻击机群。7时20分，由24架“海盗”、4架“复仇者”、4架“地狱猫”和12架“萤火虫”组成的第二攻击机群也出发了。在当天的战斗中，英军声称空中击落日机11架，地面击毁34架，还摧毁了机库、部分建筑设施以及停在帕亚卡朋火车站的一列货车，付出的代价是2架“复仇者”、6架“海盗”和1架“地狱猫”未能返航。英军飞行员战后的汇报和航拍照片显示，行动总体上是成功的，普拉杰炼油厂的产量下降了50%。

英国人蹩脚的海上加油使补给行动整整持续了两天，加上往来航行又花费了两天时间，使得日军有充裕的时间调集更多飞机来加强巨港防御。29日，英军舰队对巨港索恩给吉荣炼油厂发起了代号为“子午线二号”的空袭行动。由123架战机组成的英军打击机群遭到日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顽强阻击，17架“复仇者”、8架“海盗”、1架“地狱猫”和1架“萤火虫”被击落或因重伤迫降海上，另14架飞机在降落

时损失，日军仅损失战机14架。战后日军提供的资料显示，此次空袭导致索恩给吉荣炼油厂生产完全陷入停顿，直至5月才逐渐恢复。

日军并非一味被动挨打。上午11时52分，7架日机准确捕捉到英军舰队的行踪，并断然发起殊死的“神风特攻”，被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英军战斗机全部击落。英军仅损失飞机1架，飞行员被驱逐舰成功救起。反击中，巡洋舰“欧尔亚拉斯”号打出的两发炮弹误中“光辉”号，导致航母舰岛轻微受损，水兵阵亡12人、受伤31人。英军本打算对巨港发起第三轮打击，但是只随舰队出行半程的油轮已向亨可马里返航，舰队所余燃油只够勉强开到悉尼。罗林斯中将只好取消了这次行动。

这种局部的小规模战斗简直不值一提，但“子午线行动”中的两轮空袭竟然是英国皇家海军舰载航空兵在整个二战期间执行的最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行动。统计数据显示，英军在攻击地面目标时，承受的战损明显高于他们的美国同行。尽管如此，维安少将对作战过程和取得的战果依然非常满意，他在给弗雷泽上将的作战报告中这样写道：

“无论本次作战暴露了哪些缺点，在执行作战计划时，各部都尽了最大努力。在面对难以接近且有重兵把守的敌军目标时，各中队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证明对全体官兵在未来作战中的巨大期望并非妄想，且极有可能得到实现。”

1月29日22时，英军舰队放弃攻击继续向东航行，2月4日清晨6时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港。他们经简单休整后继续出发，2月10日抵达悉尼，与1944年12月提前来到这里的战列舰“豪”号会合，标志着英国皇家海军正式进入了太平洋战场。美国人对此讥讽说，“那支摘桃子舰队终于来了”。

初次在太平洋战场亮相的英国人还面临诸多实际困难。首先，此前皇家海军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北大西洋、北冰洋和地中海，这意味着

他们的大部分舰船并不完全适合在炎热的太平洋上作战。其次，由于之前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德军潜艇，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执行护航任务的英军驱逐舰普遍具有强大的反潜能力，但水面作战和防空能力相对逊色。英军舰船大量使用了20毫米厄利孔高炮，却缺乏更加有效的40毫米博福斯高炮，导致舰队防空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将来需要面对日军疯狂的“神风特攻”时。但他们拥有一项巨大优势，英军航母的装甲甲板使他们比美国人更能抵御“特攻机”的直接撞击。

英军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后勤补给。根据弗雷泽与尼米兹达成的协议，英国人可以使用的基地如下：主基地在悉尼，中转基地在马努斯港，尼米兹还特意在乌利西环礁和莱特湾为英军设立了前进基地。但是英军的补给船只特别是油轮严重不足，海上加油技术又比较落后，弗雷泽只能指望美国人在关键时刻能拉兄弟一把了——这正是金和尼米兹最担心的事情。

除上述问题之外，英军还需要在诸多方面适应美国人的习惯，如穿美军制服、使用他们的作战术语等。这对一向自视甚高的英军官兵来说，并非一件愉快的事情。但不管怎样，英国皇家海军总算勉强赶上了冲绳岛战役。让弗雷泽和罗林斯揪心的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收到美国人参加“冰山行动”的正式命令。

英国人积极要求参战却得不到回应，美军中竟然有一位对作战命令扭扭捏捏不愿接受的人。在太平洋战区，陆军少将李梅是唯一不受尼米兹指挥的盟军将领，他领导的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与驻印度和中国的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共同组成了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这支掌握着所有B-29的特殊部队归华盛顿的阿诺德上将直接指挥，成为太平洋战区的一个独立王国。后文我们还将提到，这个独立王国中还有一片禁区，连李梅都不能随便干涉，它就是由保罗·蒂贝茨上校领军的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第五〇九大队。

自1944年下半年进驻马里亚纳群岛以来，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之间经常因物资和人力分配而唇枪舌剑。李梅并不归尼米兹直接管辖，类似官司往往要打到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李梅认为，美军花费无数人力物力拿下马里亚纳群岛，目的就是以此为基地出动B-29去轰炸日本，岛上所有建设和开发都应围绕这一中心目标进行。海军对此反驳说，马里亚纳群岛同样是1945年即将进行的大规模两栖进攻的出发基地，厚此薄彼的做法是严重不适宜的。因为所有资源都供不应求，费老大力气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双方最终都不能满意。李梅对他在关岛南部和沿岸看到的那些奢侈休闲娱乐设施大为光火，“他们甚至为岛上的高级军官修建了网球场，还修建了水兵休闲中心和陆战队员疗养中心。花费大量人力和物资修建了这些世界上所有无关紧要的该死玩意儿，唯独忽略了他们拿下这些岛屿的最初目的”。他甚至挖苦说，在他的第二十一轰炸机司令部得到合适的指挥部前，岛上可能还需要修建一个“旱冰场”。

李梅抵达关岛不久，就应邀前往尼米兹的寓所参加晚宴。尼米兹居住的漂亮小楼坐落在一座可以俯瞰阿普拉港的小山坡上，周围种满了花草和灌木，还修建了一个专供尼米兹休闲使用的掷马蹄铁赛场。和李梅一起受邀的还有一些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高级军官。“我走进去时，看到树枝形的吊灯亮着，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餐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边摆着高杯鸡尾酒和点心，精美的银质餐具闪闪发光！”李梅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所有人都站起来，他们都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大家一起举杯共饮，就像在华盛顿高级酒店的贵宾房间那样。”晚餐非常丰盛，有例汤、鱼、烤牛肉、甜点，饭后还有咖啡、白兰地和雪茄。李梅曾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他很快就回请海军军官到他的临时司令部吃饭，大家在匡西特板棚房食堂里站成一排，每人发一份罐头口粮。接到告状的阿诺德对此进行了干预。感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之后，尼米兹采取措施加快了B-29航空基地的建设进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矛盾。

对尼米兹下达的出动B-29压制九州、台湾日军机场的命令，李梅当然不愿接受。他坚信使用“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日本的重点城市和工业中心更加有效，使用它们去攻击一些机场之类的战术目标，纯属贻误青春。尼米兹搬出了华盛顿的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他在战术和战略急需时调遣驻马里亚纳的B-29力量。虽然内心极不情愿，李梅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命令，比人家英国人的觉悟差远了。

尼米兹准备发起的另一项行动同样与李梅有关。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本土资源极度贫乏的岛国，日本的大部分物资都需要从海上运入。进入1945年以来，虽然日本的海运已经从太平洋上逐渐消失，但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航运仍然源源不断。为封锁日本港口和航线，达到彻底破坏其海上运输的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尼米兹，制订使用水雷封锁日本的作战计划。因预见到最终结果将使日本国民因粮食供应断绝而忍饥挨饿，这项作战便有了一个形象的代号叫“饥饿行动”。

显而易见，出动潜艇或水面舰艇进入日本近海或内海航道布雷，难度和危险极大。随着越来越多的B-29投入前线作战，使用“超级空中堡垒”实施航空布雷的客观条件业已成熟。尼米兹下达的新任务让李梅怒不可遏：我才刚刚接受了空袭机场的任务，你就又让我去布雷，你们海军到底有完没完？官司再次打到华盛顿，在金上将的积极斡旋之下，阿诺德只好命令李梅，积极协助海军完成封锁日本的任务。军令难违，李梅只好再次违心地表示接受。幸好1945年以后不断有新的飞行队加入，使李梅有足够的兵力同时兼顾轰炸日本和空中布雷两项艰巨的任务。

1945年1月，李梅命令戴维斯准将的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协助海军实施布雷，具体执行军官是詹姆斯·戴维斯上校。当月，海军水雷专家抵达提尼安岛并建起了装配中心，对水雷的触发引信实施改进，进一步增加了日军的清扫难度。为了减缓空投时的下落速度，避免水雷

入水时因速度过大而提前爆炸，专家们还特意给水雷加装了降落伞。同月，驻印度第二十轰炸机部队出动B-29，在越南金兰湾、西贡和新加坡海域布下了593颗水雷，为即将开始的针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布雷进行实战演练。“饥饿行动”第一阶段作战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布雷区域集中在日本内海最繁忙的水道——九州和本州间最窄处仅600米的关门海峡，以及日本海军残余舰艇的主要泊地吴港和佐世保军港。美军针对冲绳的登陆将于4月1日发起，3月27日发起的布雷行动本身就带有支援“冰山行动”的战术性质。

3月1日，尼米兹在谢尔曼少将和拉马尔中校的陪同下从关岛启程，取道珍珠港和旧金山前往华盛顿，参加与金上将两月一次的例行会议。凯瑟琳提前来到旧金山，同丈夫会合后一起飞往华盛顿，下榻杜邦广场附近马萨诸塞大街的费尔法克斯饭店。5日，尼米兹用大部分时间拜会了刚刚从雅尔塔归来的参联会成员。欧洲战争进入尾声，尼米兹感觉包括马歇尔在内的一众大腕儿对太平洋的关注度大大增加，之前这一战场主要是他、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在主导。参谋长联席会议听取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关于冲绳作战的专题汇报。因作战计划1月份已经获得批准，本次汇报更多属于通报性质。

陆军计划在冲绳岛战役结束后发动对日本九州的进攻，时间大约是1945年秋季。金和华盛顿的海军高层认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势必造成大量伤亡，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确信，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可以最终打败日本。一旦欧洲战争结束，将有更多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转场远东参加对日作战。前线的高级军官中，包括尼米兹、斯普鲁恩斯、谢尔曼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这一观点。赞同者还包括阿诺德、斯帕茨、李梅等陆航高级将领，因为陆军航空兵特别是B-29部队将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哈尔西显然不属于战略家之列，他不赞成对日本“逐步包围并收紧绞索”的想法，认为这纯

属“浪费时间”。在海军高级军官中，支持陆军登陆九州的哈尔西确属“鸡立鹤群”。

如果真的按金和阿诺德的想法行事，未来对日作战就没有陆军什么事儿了。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高层认为，制胜之道在于“进攻和占领”，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仅靠海上封锁和空中打击就能赢得战争的例子。况且美国民众绝对无法忍受对日封锁的旷日持久，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早日回来。一贯看不上马歇尔的麦克阿瑟这次却举双手赞成他的观点，主张早日进攻日本。在强调靠封锁和轰炸无法击败日本的同时，麦克阿瑟还举了德国的例子，他们在自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后都不肯投降。“日本最强大的军事部门是他们的陆军，只有击败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这点只有使用大规模地面部队才能做到。和德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击败日本陆军。我们的战略必须要创造路径和手段，以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让敌我双方地面部队决一雌雄。”麦克阿瑟在致马歇尔的电报中特意强调，他用太平洋上的现有部队就能拿下九州。如果必须进攻本州并占领东京，他就需要得到来自欧洲和本土的增援。

莱希、金和阿诺德最后不得不屈从于陆军的意见，“应该尽早制订进攻日本的作战计划”。登陆九州的行动代号“奥林匹克”，预计在1945年11月发起；进攻东京平原的作战代号“王冠”，预计1946年3月实施。虽然尼米兹对上述两项作战能否付诸实施表示严重怀疑，但一向顾大局识大体的他还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一起讨论了未来他与麦克阿瑟如何进行合作的意见。

3月7日，罗斯福总统邀请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和尼米兹到白宫共进午餐。因为总统接见加拿大总理、伊拉克国王和纽约民主党委员会花费了太多时间，午餐不得不推迟了好一会儿。总统用80分钟时间同两人讨论了前线战事，以及打败日本后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尼米兹注意到，自去年7月在珍珠港见到总统以来，罗斯福显得更虚弱了。他

看上去苍白无为，说话含混不清，双手也一直抖个不停。尼米兹衷心希望接下来的战斗能够顺利一些，让总统活着看到最后的胜利。实际上这是尼米兹最后一次见到总统。

美军在太平洋上发起的每一场登陆作战，规模都比前一场更大，这已经成为一个铁律。作为战争中最后一次两栖作战，冲绳岛战役的规模超过了先前任何一次登陆。综合统计，参加“冰山行动”的盟军官兵总数达54.8万人。支援作战的各类物资多达746850吨，大到飞机、大炮、弹药、燃油，小到卫生纸、可口可乐、冰激凌和口香糖，应有尽有，仅香烟就准备了270万包。

1500余艘各型舰艇负责将上述部队和物资运抵战场，并确保航途中的绝对安全。用于兵力和物资集结的港口或泊地多达12个，包括西雅图、旧金山、圣埃斯皮里图、新喀里多尼亚、瓜岛、夏威夷、塞班岛、关岛、莱特湾、埃尼威托克、鲁塞尔群岛、乌利西环礁，就这还不包括新服役舰艇的出发地圣迭戈海军基地。冲绳岛距离旧金山9800公里，运输船以10节的航速行驶，需要花费26天时间。即使距离冲绳只有6500公里的珍珠港，运输船也要走17天。因为码头上堆满了各类作战物资，关岛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太平洋超市”。刚从欧洲来到太平洋战场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这样描述他在奥罗特半岛看到的那些半圆形屋顶的巨大仓库：“你在这里可以找到K型口粮、木材和炸弹，它们的数量足够养活一座城市，建造一座城市，或者炸掉一座城市。”虽然工作量大得令人咋舌，但美军经过前几年的作战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天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特纳的精心调度下，各项准备工作杂而不乱，井井有条。

战役正式发起之前，参战美军各部均按计划抓紧时间进行针对性训练。按说全部参战部队集中进行联合演习效果最佳，但因为战役涉及参战部队数量过大，各部驻地分散再加上时间限制，联合演习根本不可能进行。由于已经确定由陆战三师、四师和五师联袂出战硫黄

岛，参加冲绳岛作战的三个陆战师相对来说获得了较宽裕的训练时间。陆战一师驻地鲁塞尔群岛训练设施相对有限，只好以团为单位前往面积较大的瓜岛，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火炮和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本来就驻扎在瓜岛的陆战六师也进行了类似训练。3月2日到7日，第三两栖军在瓜岛组织了由上述两个师参加的联合演习，对暴露出来的各类问题及时进行解决。驻扎在塞班岛的陆战二师具有最好的训练条件，他们可以同仍盘踞在洞穴中的日军残部进行真刀真枪的实战。这种以战代训的不良后果是，战斗中出现的人员损失无法得到及时补充。

相比较而言，陆军第二十四军的训练组织更加困难。霍奇少将一直到1945年2月10日才接到正式命令，解除在莱特岛的作战任务，部队迅速在杜拉格集结，准备北上参加冲绳岛战役。此时离战斗最后打响只剩下50天时间了。参战各部队只能一边恢复体力，一边见缝插针地安排演习和训练。虽然时间异常紧迫，但霍奇还是在3月15日到19日组织第七步兵师和第九十六步兵师在莱特湾进行了一次联合登陆演练。作为第一批登岛部队的两个师各两个团在同一时间登陆，向内陆推进了1000米距离。3月9日至16日，第七十七步兵师在莱特湾单独进行了登陆训练，他们攻打庆良间列岛和伊江岛的行动都不需要友军的协同。陆军中训练最充分的当数一向名声不佳的第二十七步兵师，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3月25日出发，格里纳少将一直率部在圣埃斯皮里图进行强化训练，出发前5天又进行了4次登陆演习。

冲绳岛上有数十万名平民。为避免出现类似塞班岛那样的大批平民自杀事件，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决定加大心理战力度，并在登岛后尽快建立军管政府，妥善解决平民的安置问题。情报部门为此印刷了570万份传单，由航母舰载机或陆基战机飞到岛屿上空投放。临时军管政府的负责人是弗雷德·华莱士少将，他的任务是让冲绳居民尽量远离

前线，并提供必要的食物和医疗救助。美军向冲绳岛调运的各种物资中，就有为约30万名平民准备的可供40天食用的口粮。

一些新技术和新装备被特许在冲绳战役中使用。一种新型的火焰喷射坦克载油量大幅提升，拥有比以往更远的攻击距离。参战各师都领到了110副狙击眼镜和140副夜视眼镜，可以帮助美军士兵在夜间观察日军的动向并实施精准射击。陆军炮兵和高射炮兵将首次使用近炸引信，一种新型迫击炮定位装置GR-6声响定位仪也将在冲绳首次亮相。美国人准备将冲绳当作新武器的试验场，以使它们在未来进攻日本本土的战斗中发挥更大作用。谁也没想到，冲绳竟是它们在二战中的绝唱。

1945年2月28日，预定参加“冰山行动”的另一支部队——英军太平洋舰队从悉尼出发，3月7日抵达马努斯港，简单加油补给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前训练。美国人那边一直没有动静，这让留在悉尼的弗雷泽上将焦急万分。英军迟迟接不到命令的原因来自华盛顿。即使已到了这个时候，金上将仍不愿让英国人参加太平洋上的主要战斗，他提出将英军舰队用于支援澳军在英属婆罗洲的军事行动。由于航母在硫黄岛战役中出现了大量战伤，美军快速航母大队的数量已经从5个减少到了4个。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向金分辩说，“让英国舰队出任第五舰队必需且重要的灵活预备队”是非常必要的。金这才勉强同意，让英国人参加冲绳岛战役。由此看出，到了即将取得胜利的战争后期，美国人的战争计划已丧失了必要的严谨而出现了随意性。

3月14日，留守悉尼的弗雷泽和在马努斯训练的罗林斯同时接到了参加“冰山行动”的正式邀请。实际上就在英国人接到命令的当天，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已经离开乌利西环礁，开始向北隐秘进发了。16日，头一天刚刚返回关岛的尼米兹亲自致电英国人，“美国太平洋舰队欢迎英军航母特混舰队及所属部队，贵部的加入，将大大增强我们抗击敌人的力量，表明我们在对日战争的目标下团结一致”。英军

接受的任务是压制先岛群岛、台湾的日军机场，防止日军从西南方向增援冲绳，确保登陆作战的右翼安全。

这是史上皇家海军舰队首次在他国将领的指挥下作战，接到命令的罗林斯第一时间致电斯普鲁恩斯，“将毫无保留地执行您的所有命令”。实际上位于前线的罗林斯中将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作为航母特混舰队的现场指挥官，维安少将将从米切尔或麦凯恩那里直接接受战术命令。得到美国人的明确指令之后，罗林斯立即率舰队前往乌利西环礁，进行战前的最后补给。英军4艘航母的所有舰载机都已经按照美军的要求喷涂了新的“太平洋”圆形识别标记，它们被授予新番号“第五十七特混舰队”，这个名字将伴随英国人一直到5月27日。届时由于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换班，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将改用第三十七特混舰队的番号，直至战争最后结束。

3月12日，美军针对冲绳岛的“冰山行动”悄然拉开了序幕。当天清晨，负责运载第三两栖军的第五十三特混舰队已经从瓜岛和鲁塞尔群岛拔锚启航。他们将于3月21日抵达乌利西环礁，经4天短暂休整后踏上前往冲绳的最后一段航程。同日，运载佯攻部队陆战二师的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一大队驶离塞班。之前在3月18日，运载陆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的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二大队驶出了莱特岛圣佩德罗湾，他们将在主力部队到达前率先拿下庆良间列岛。3月25日，第五十五特混舰队运载陆军第二十四军的慢速运输船率先出港，其余快速运输船将在两天后出发。

登陆部队抵达指定位置之前，由斯普鲁恩斯上将亲自领军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将率先对日本本土机场发起数轮海空打击。谁也不会想到，最先对这支无敌舰队发起攻击的竟然是已日薄西山的日本人。

九州以南海空战

1945年3月4日，完成硫黄岛支援作战的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驶入乌利西环礁，为参加“冰山行动”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参加冲绳岛作战的各路部队正在向这里陆续集结，数不清的舰船将看似宽阔的潟湖塞得满满当当。尽管战时的夜晚严格实行灯火管制，但锚泊的许多军舰上都能看到明亮的灯火，甲板上几乎每晚都会放映电影。随着战线的不断北移，令人讨厌的灯火管制在乌利西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此前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已经在海上连续征战了25天，自米切尔中将以下，舰队所有官兵无不感到身心疲惫。在参加下一次更加残酷的大战之前，他们实在太需要几天休息时间了。白天，无数只小艇在湛蓝的潟湖中来往穿梭，将一群群美国大兵送上岸去。岛上的酒吧大都用棕榈树叶盖顶，大小规格同好莱坞的酒吧类似。令水兵们无比沮丧的是，大多数时间里服务生都会回答没酒，甚至连啤酒都无法供应，岛上也几乎看不到任何女性。尽管如此，仍有很多水兵愿意光顾这些名不副实的娱乐场所，为的就是脚踏实地地在岸上消磨几个小时。关于舰队即将启航的谣传不绝于耳。几天之后，这些谣言逐渐变得有鼻子有眼了，人人都认为下一个出征的目标是冲绳岛。战争到了这个阶段，美国大兵个个都成了预言家，能够准确猜出下一个目标的名字。回想当年“电流行动”启动时，他们100个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能猜出目标是马金和塔拉瓦。

3月9日，“冰山行动”总指挥斯普鲁恩斯上将在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上迎来了米切尔中将、威利斯·李中将与他们的幕僚，就未来冲绳作战的具体细节进行会商。会议决定，舰队3月14日从乌利西出击，18日至20日攻击日本本土机场，3月23日开始对冲绳岛及周边岛屿展开持续不断的空袭，支援地面部队的登陆作战。会后，斯普鲁恩斯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在收到我这封信之前，你可

能已经通过消息知道我们将再次出动。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应当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做一切的高潮。这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事情，我们必须预计到会有大量人员伤亡。”

2月中旬，日本关东地区多次遭到美军舰载机的轰炸。3月1日，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在空袭冲绳后绝尘而去，不知所终。综合以上情况及近期乌利西环礁美军通信量急剧增加的实际状况，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判断，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将于3月上旬回到乌利西休整，发起“丹号作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为确定锚地内美军舰船的驻泊情况，3月9日，第三航空舰队第四侦察飞行队的1架“彩云”奉命从特鲁克出发，对乌利西实施隐秘侦察。这名日军飞行员从7000米高度潜入瀉湖上空，完成拍照后悄然离去。联合舰队司令部很快收到了从特鲁克发来的紧急电报：“经侦察确认，乌利西锚地停泊有包括23艘航空母舰、18艘战列舰、32艘巡洋舰在内的数百艘舰船。”丰田立即将上述电报转发鹿屋基地的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宇垣当即做出决定：“次日启动‘丹号作战’，‘梓特别攻击队’向乌利西环礁断然发起突袭。”

9日当天下午，“特别攻击队”的75名队员在鹿屋基地指挥所前集中，第二六二飞行队长黑丸直人大尉宣布“出击时间就在明日”。10日凌晨3时，一同参加“特攻”的川西二式大艇从鸭池基地起飞实施天气侦察。5时45分，72名出击队员在基地指挥所前喝下了壮行酒。前方发回的消息显示天气状况不佳，宇垣决定将“特攻”行动推迟到11日进行。

11日早上8时55分到9时10分，“梓特别攻击队”的24架“银河”从鹿屋基地依次起飞，每机挂载1颗800公斤炸弹。9时25分，突击部队在九州最南端的佐多岬与执行引导任务的第八〇一航空队的川西二式大艇会合，向乌利西方向隆隆飞去。10时20分，第九小队一号机报告，无法从副油箱汲取燃油，只能向鹿屋基地返航。之后不断有飞机

报告出现各种故障，在抵达冲之鸟礁之前，日军编队中竟然有7架飞机陆续返航。

藤井顺太郎上等飞曹驾驶领队长机飞在编队的最前面。出发前司令官宇垣交代说，如果“特攻队”在13时之前未能通过冲之鸟礁，则断然取消本次行动。时间已过了13时30分，仍未在海面上发现冲之鸟礁的影子。黑丸向负责导航的川西二式大艇询问预定到达雅浦岛的时间，对方回答是18时30分。乌利西的日落时间是17时45分，按目前情况测算，“特攻队”到达雅浦岛已是日落后1小时了。尽管成功的希望大大降低，黑丸还是决定发起攻击，于是率队继续向乌利西环礁飞去。

新意外很快就发生了。17时10分在距雅浦岛220公里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支美军运输船队。为避免行踪提前暴露，黑丸下令“特攻队”转向90度实施规避，结果又浪费了十几分钟时间。17时50分太阳落下时，领航的川西二式大艇倾斜机身，指示已到达雅浦岛。18时整，“特攻队”与引导部队分离后向乌利西方向飞去，川西二式大艇则直接向沃莱艾环礁返航。

从雅浦岛到乌利西直线飞行约需30分钟，黑丸确认当时身边尚有15架“银河”。幸运活到战后的藤井回忆说：“为避开美军的雷达，我们只能在500米以下的低空飞行，到攻击前再提升高度。”当日军编队18时55分艰难逼近乌利西时，太阳已下山1个小时了。18时58分，领队长机福田幸悦中尉提前向鹿屋基地发出了“我部奇袭成功”的电报，然后在19时03分发出了“全军突击”的号令。黑丸与第一小队的2架“银河”位于编队末尾，准备观察攻击效果。

当晚的乌利西环礁呈现出一派和平景象。虽然原则上要执行灯火管制命令，但航母和其他许多舰只的甲板上都能看到一个个电影屏幕上荧光闪动。当天“伦道夫”号放的什么电影，已经没有人记得

了，据说好像是一部侦探片。电影放到中途时，水兵们突然感到航母舰体出现了剧烈震动，随后传出的一声爆炸把电影里人物的说话声全淹没了。凄厉的警报声迅速响起，所有人都奔向自己的战斗岗位。远看过去，航母的甲板上好像有一处起火，船尾响起了几声爆炸，但远不如第一次爆炸的动静那么大。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可能是1架“地狱猫”因故障不幸在“伦道夫”号上撞毁了。

第一大队旗舰“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饭后正在散步的克拉克少将隐约听到头顶传来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抬头望去，他看到一架绿色双引擎轰炸机——机翼上有红丸机徽——快速向停泊在400米外的“伦道夫”号俯冲过去。那架自杀飞机撞中了航母右后方飞行甲板下部，在甲板上撕开了一个直径12米的大洞，机械车间和舰尾40毫米高炮弹药被引爆并诱发大火，烧毁了停在甲板上的14架飞机，另有27名水兵丧生。所幸日机发起俯冲时燃油几乎耗尽，才没酿成更大的灾祸。半小时后，另一架日机撞上了附近的索伦岛并爆炸起火，当场炸伤14人，并使岛上的部分设施受损。这名日军飞行员很可能把岛上一座灯火通明的足球场当成航母甲板了。此次超远程攻击彰显了“神风特攻”的战术优势：无须留下返航燃油，作战半径凭空提高了一倍以上。克拉克少将坦承“攻击胆大包天，有日本特色”。

“伦道夫”号的灭火系统并未损坏。在损管队员的奋力扑救下，舰上的大火在次日0时15分被完全扑灭。水兵们在清理甲板时发现，那竟是一架日军的飞机，有3具尸体被确认为日本人。那具戴有海军中尉徽章的尸体应该属于福田，其余两人分别是井贝武志、太田健司上等飞曹。福田因此获特晋两级为海军少佐。次日，斯普鲁恩斯亲自登舰查看。航母受损的情况表明，“伦道夫”号无法按期出战冲绳了。事实上仅20天后，4月1日，完成维修的“伦道夫”号就随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一起北上，随后单独出列，再向北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会

合。也就是说，丰田和宇垣费尽心机策划的“丹号作战”取得的战果，仅是耽误了“伦道夫”号半个多月的作战而已。

“伦道夫”号上因撞击引起的大火不仅被黑丸亲眼看到，连正在撤退的川西二式大艇也观察到了。第一架“银河”成功撞上目标后，美军“立即”实施灯火管制，整个锚地陷入一片黑暗。此后陆续又有几次亮光闪现，藤井共观察到了8处火光。但除了第一次撞击有明显的火柱，其余几次火光都极暗淡且转瞬即逝。

19时25分，黑丸下达了返航命令，和他一起飞往雅浦岛的“银河”至少还有5架。黑丸座机降落时起落架发生了严重故障，机身严重破损。出山秀树上等飞曹因高度测算错误驾机撞上了山坡，虽然机身损毁，但2名乘员均安然无恙。另一架“银河”在雅浦岛以北鲁蒙岛附近海域迫降，被岛上日军误认为美机而猛烈射击，导致机组成员2人死亡、1人受伤。落合胜飞曹长的“银河”是唯一平安着陆的飞机。后来日军计算，“丹号作战”日机的实际飞行距离达到了2930公里。3月14日，幸运降落在雅浦岛的9名机组成员加上迫降鲁蒙岛的那位幸存者，一起挤进落合胜那架完好的“银河”从雅浦返回鹿屋基地。

攻击编队出发之后，宇垣等人焦急地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接连收到“我部奇袭成功”和“全军突击”的电报之后，宇垣不由得喜上眉梢。为进一步确认战果，他在第二天派出1架“彩云”前往乌利西侦察。飞行员拍回的照片显示，除海上漂浮的一些油污以外，美军主力战舰的数量丝毫未少，舰船数似乎还有所增加。宇垣清楚，“丹号作战”很可能已经归于失败。当天晚上，他在《战藻录》中心有不甘地总结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前一日的天气侦察使次日的出发延迟了1个小时，导航川西二式大艇因起飞困难又延迟了30分钟，途中为避开敌人的船队又耽误了一些时间，再加上需要配合缓慢的川西二式大艇而不得不降低速度，以至于错失了最佳的攻击时机。指挥部为此要负大部分责任。如按预定计划实施薄暮攻击，将完全成为一次奇袭

战斗。即使不能消灭四五艘航母，也至少能使敌军特混舰队一两个月内不能出港，为战力整備赢得宝贵的时间。此次作战失败，确实令人惋惜。”

3月14日清晨7时，经过短暂休整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再次从乌利西拔锚启航，前往为冲绳登陆作战扫清障碍。4支特混大队依次穿过穆盖水道，足足花费了大半天时间。美军舰队的核心是15艘快速航母。它们分别是克拉克少将第一大队的重型航母“大黄蜂”号、“本宁顿”号、“黄蜂”号以及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戴维森少将第二大队的重型航母“汉考克”号、“富兰克林”号以及轻型航母“圣贾辛托”号、“巴丹”号，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的重型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米切尔旗舰）以及轻型航母“卡伯特”号，拉福德少将第四大队的重型航母“约克城”号、“无畏”号、“企业”号和轻型航母“兰利”号。

为两位数快速航母提供护航的，除我们熟悉的那些新式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之外，还有两个看上去像战列舰、而被美国人称作“大型巡洋舰”的大家伙，它们属于美国海军阿拉斯加级巡洋舰的前两艘“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实际上“阿拉斯加”号此前已参加了硫黄岛战役。该级巡洋舰原本是美军为了对付德军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和日本的最上级重巡洋舰而专门设计建造的，单舰标准排水量27940吨，最大航速33.4节，装有9门三联装305毫米主炮。该型舰原拟建造6艘，分别以美国6处海外领地阿拉斯加、关岛、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和萨摩亚命名。有趣的是，美军战列舰通常以州的名字命名，巡洋舰则用城市名字命名，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大型巡洋舰则采用了介于州和城市之间的海外属地命名，也算实至名归。可惜这种所谓的“大型巡洋舰”生不逢时，加入现役时已没有了原定对手。在战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的今天，连最新锐战列舰衣阿华级都只能沦为海上新贵航空母舰的贴身护卫，它们也只能充当更次要的远身保镖

了。两舰最终的命运相同，战后很快被退役封存，最终卖给拆船公司当废铁处理了事。该级的三号舰“夏威夷”号命运更惨，只建了一半就宣布终止。后边3艘舰的建造计划直接被海军部取消了。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此行的任务是打击九州、四国和本州南部的日军机场，最大限度地降低日军陆基航空兵对两周后打响的“冰山行动”的威胁。舰队离港后，米切尔向水兵们正式通报了作战任务，人人都觉得攻克冲绳岛将是一场无比艰巨的战斗。日本电台一再声称，美军越接近日本本土，就会遇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顽强的抵抗，最终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这些话绝非信口雌黄，海军陆战队在硫磺岛的悲惨遭遇已经提供了最佳的例证。日军现在是在他们的基地附近作战，肯定会派出大量自杀飞机“热情欢迎”美国人的。3月16日完成海上加油后，美军舰队以25节的高速向北驶去。大家心中有这样一个共同忧虑：“在出动机群攻击日军机场之前，舰队是否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这一问题很快就有了准确答案。17日21时40分，“企业”号的雷达在142度方向、133公里之外准确捕捉到了不明身份的目标，那显然是日本人的飞机，而且绝对不止一两架。那几架日机甚至挑衅性地投下了照明弹。“企业”号战斗机引导官立即命令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地狱猫”前往猎杀，罗伯特·华登伯格上尉和卫斯理·威廉姆斯中尉各击落了1架敌机，另两名飞行员也报告有所斩获。遗憾的是，1架“地狱猫”竟被友舰的高炮当成敌机打了下来，所幸飞行员被驱逐舰及时救起。毫无疑问，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行踪已经被日军发现，美军的攻击完全丧失了突然性。

鹿屋基地的日军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里，司令官宇垣、参谋长横井俊之少将及众幕僚正襟危坐，一脸肃穆。早在米切尔率队出航的第二天，3月15日，驻特鲁克日军远程侦察机就已确认美军主力舰队离开了乌利西环礁，去向不明。3月17日日落时分，日军夜间侦察机准确定

位了美军舰队。宇垣判断，此日清晨，势如排山倒海般的空中打击就会随时降落在自己头上。

两周之前，东京大本营确定了保守使用现有航空兵力的策略：最好和最具经验的飞行队要留到美军登陆船队接近日本海岸时再行出击，仅“航母空袭”时不得动用他们。即便美军舰载机出现在本土上空，航空部队也应竭力避战，“避免主动出击以保存实力，除非条件格外有利或迫不得已”。

3月17日夜，美军航母舰队露出行踪，日军高层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以宇垣为首的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认为，这是美军为实施冲绳作战而进行的预先航空火力准备，应当立即予以反击。但以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为首的保守派则认为，应当按照既定方针，在美军发起登陆作战后再进行反击，情况未明之前不宜轻易出击，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丰田拿大本营出具的“天号作战”计划压制宇垣，提出如果敌机动部队没有带登陆船队的话，则不能发动总攻击，保存实力。对此宇垣并不买账，他笑话丰田根本不懂如何打仗。宇垣提出：敌机动部队是否带有登陆船队，很难及时做出判断，等得到确认时战机早已错过了，“美军舰载机的空袭肯定会没完没了，我们即便想保存实力也保不住，绝不能坐等有限的飞机被窝囊地摧毁在地面上”。宇垣将上述意见发往联合舰队司令部，同时指出将现有战机向朝鲜或本州转移的办法并不可取，因当地机场准备不足并不具备接收条件。丰田难以批驳宇垣的观点，只好让他见机行事。宇垣随即做出决定，一旦确定美军航母舰队的准确位置，第五航空舰队将“全力以赴发动攻击”。

宇垣的判断完全正确。3月18日清晨5时45分，当美军舰队驶抵九州东南150公里海域时，米切尔下令放飞了130架执行扫荡任务的“海盗”和“地狱猫”。40分钟后，由60架轰炸机和鱼雷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也出发了，40架战斗机负责为攻击机群护航，它们的攻击目标覆盖

了日本南部的45个机场。由于事先已经获得预警，日军机场跑道上空空如也。大部分日机向南迎击美军机群或攻击航母舰队，少部分已向北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机场。

“大黄蜂”号的20架“地狱猫”在战斗机中队中队长马歇尔·毕比少校率领下攻击了鹿屋机场，声称击毁停在跑道上的日机15架。他们很快遭到一群日机的围攻，毕比声称击落2架零战和3架“疾风”，罗伯特·科茨上尉声称击落了5架敌机，全都是零战。这样该中队一天时间里就诞生了两位“一日王牌”。上午战斗结束时，该中队声称击落敌机32架，疑似击落3架，自己竟然无一损失。美机顺带投下了上万份描绘裕仁带领军队屠杀无辜的漫画，旁边还配上这样一句话：“战争带来疾病！”

“约克城”号航空大队负责清扫九州东北部的三座机场。第一空袭编队由16架“地狱猫”、12架“地狱俯冲者”和13架“复仇者”组成，赫伯特·霍克上尉率队穿越云层向大分机场投弹，空袭宇佐机场的第二编队同样未遭遇日机抵抗，声称摧毁停在地面的敌机3架，击伤15架。在筑城机场上空，“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总算遇到了几架日机，仅仅取得击落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的战绩。

“敌人的空中抵抗软弱无力，不足为虑。”米切尔对飞行员发回的战报非常满意，随即下令各部继续向内陆挺进，攻击原定在次日轰炸的九州北部机场。飞行员们返航后声称，在空中击落敌机102架，地面摧毁275架，日军机场跑道、机库、维修车间及其他辅助设施损毁严重。

宇垣绝不会只守不攻，当天对美军航母舰队发起反击的日机多达193架。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处于低垂的浓云之下，云底距航母的飞行甲板仅150米左右，这在战术上是极度危险的。借助云层的掩护，日机可以轻易地避开空中巡逻的美军战斗机，在舰上高射炮做出反应前突然

俯冲投弹。清晨7时许，“企业”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敌机的影子。7时37分，日军1架俯冲轰炸机突然从云层中蹿出，朝“企业”号猛扑过来。舰上水兵不约而同产生了同样的疑问：“这不会是一架自杀飞机吧？”日机稍稍提升高度，就被舰上的高射炮火击中坠落下来。但它投下的那颗炸弹落了下来。19岁的雷达兵阿诺德·奥尔森当时在甲板上，正在左舷飞机弹射器上的1架“地狱猫”上干活儿。“敌机呼啸着从甲板上空飞过，”小伙子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它投出的炸弹命中了前方升降机，但炸弹的导火线熄灭了，停在舰岛旁边的甲板中央。几个大胆的水兵把它滚到船尾，然后抛到海里。”日机此次攻击仅造成1名水兵负伤，舰体受到轻微损坏。给“企业”号造成更大伤害的是来自护航驱逐舰上的1发127毫米炮弹，2名水兵被误伤阵亡，4人受伤。

8时07分，1架日军一式陆攻机向“无畏”号发起俯冲，被高射炮火击中后在空中解体，飞溅的碎片造成舰上2名水兵阵亡、43人受伤，机库引发的小火很快被扑灭，并不影响继续作战。15时刚过，“约克城”号遭到3架日机攻击，1颗炸弹准确命中右舷信号台，向下贯穿一层甲板在舰体内爆炸，造成水兵5人阵亡、26人受伤，航母在紧急抢修后继续作战。面对日机如此决心坚定且技术娴熟的常规攻击，美军官兵心里直发毛，这意味着日本人为战争最高潮保留了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当天整个白天，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一直这样遭到日军单机或小机群的频繁攻击，所幸各舰均无多大损伤，“神风特攻”始终没有出现。

日军飞行员仍然改不了爱吹牛的老毛病。傍晚时分，宇垣汇总了当天战果，他的部下竟然击沉了美军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艘和驱逐舰2艘，另有2艘航母起火。上述“捷报”传到日吉台地下室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一众年轻参谋纷纷击掌相庆，参谋长草鹿脸上

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丰田喜不自禁，心中也不免有一丝愧疚：看来之前阻止宇垣主动出击的做法并不明智，真错怪人家了。

美国人猜得真准，宇垣手中还真有这样一支精锐部队，番号是海军第三四三航空队。这支1944年12月25日才于横须贺基地新组建的部队装备有日本海军最新型的战斗机“紫电”或“紫电改”，还专门配备了高性能的“彩云”侦察机，司令官是大名鼎鼎的源田实，飞行长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志贺淑雄海军少佐——就是在偷袭珍珠港途中办画展的那位。这支部队最初由3个战斗机飞行队组成，分别驻扎在松山、大分和出水基地。得知美军舰队大举来袭的消息之后，源田立即命令所有战机向松山基地集结。

只要看看这支部队的队员名单，我们就知道这里几乎聚集了日本海航的所有精锐。他们中的王牌飞行员多达16人，如第七〇一飞行队长鸳渊孝大尉，第四〇七飞行队长林喜重大尉，第三〇一飞行队长菅野直大尉，第四〇一飞行队长浅川正明大尉，侦察第四飞行队长桥本敏男大尉（中途岛海战击沉“约克城”号的功臣之一）。其他如藤田怡与藏大尉（中途岛海战中单日击落美机7架）、矶崎千利大尉、坂井三郎少尉、宫崎勇少尉、本田稔飞曹长、杉田庄一上等飞曹（山本战死时的6名护航飞行员之一）、武藤金义少尉等，无一不是身经百战、大难不死的海航精英。为鼓舞士气，源田特意给这支部队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剑部队”。宇垣清楚，美国人绝不会打一天就轻易跑路，于是命令“剑部队”在次日提前出击，打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

3月19日，米切尔下令攻击停泊在濑户内海沿岸的日本船只，特别是吴港的大型作战舰艇。“大黄蜂”号战斗轰炸机中队的20架“地狱猫”早晨6时18分就早早出发，完成空中编队后向吴港隆隆飞去。他们本来可以得到16架“海盗”的护航，但后者因为速度更快，在“地狱猫”到来之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了战斗。美军机群在4000米高空逐渐接近了目标，前方一队日机气势汹汹迎面飞来。罗伯特·克拉克中尉

一开始就被日机的气势吓到了，他发现的正是源田的“剑部队”。后来克拉克中尉如此描述当时的作战场景：“我们的人在无线电里叽里咕噜地叫个不停，有人呼叫援助，有人大声提出建议。一架‘地狱猫’从我的不远处呼啸而过，它的机腹副油箱起火了。有人在无线电中狂叫：‘扔掉它，你着火了！’天空因燃烧的飞机变成了万花筒，还有一闪而过的机徽和长枪一般的曳光弹，四五个降落伞同时在空中缓缓落下。”

日军的“紫电改”具有高度优势且背对阳光，美机不得不拉起机头向上仰攻，处于相对不利的攻击阵位。双方甫一接战，两架“地狱猫”就接连中弹，拉出长长的黑线坠向大海。在随后展开的混战中，日机丝毫不落下风。他们往往以两机为一组向下俯冲，然后爬升后重复同样的动作，偶尔还从两侧同时发起攻击。美军飞行员立即意识到碰上了硬茬儿，今天的空战绝非往日那样可以轻松取胜。

查尔斯·韦斯上尉在混战中不停向周围的飞机射击，声称击落敌机3架，击伤2架。1架日机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将他的仪表盘击碎，本能的规避机动使他从战斗中活了下来。另一架“紫电改”向他冲了过来，两架飞机同时击中了对方，韦斯最后的记忆是两机的机翼撞在了一起。被甩出机舱的韦斯瞬间失去了知觉。当他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挂在降落伞下边，正在向海面悠悠飘荡。

理查德·摩尔上尉先咬住了一架敌机，僚机飞行员盖洛德·埃德灵少尉紧紧跟在他的身后。2架“紫电改”突然冲到两人中间，埃德灵少尉在270米距离上瞄准射击，将一架敌机揍入大海。与摩尔失散的埃德灵在返航途中两次遭到日机攻击，幸运逃脱。摩尔同样将一架“紫电改”打得碎片乱飞，敌机翼根起火后开始坠落。摩尔欲上前终结对手时，他的飞机也被另一架日机击中，只好掉头向航母返航。途中他再次遭到一架“紫电改”的攻击，右机翼起火、发动机停转使摩尔不得不驾机在海上迫降。幸运的是，他迫降的海域恰好有一艘美军潜艇

在巡逻，摩尔只在海上漂了15分钟就被救起，这可能是落水飞行员获救的最快纪录了。事实证明，即使机型不够先进，日军精锐飞行员还是能够在与美军同行的正面对攻中完全不落下风。

双方果真是惺惺相惜。“大黄蜂”号战斗轰炸机中队随后提交的战斗报告对敌人充满了敬意：“今天遇到的日军飞行员显然更具有实战经验，这些参加过狗斗——指战斗机为争夺制空权而进行的近距离混战——的飞行员显然比在东京地区遇到的那些人要厉害得多。他们操纵飞机的能力很强，特别具有攻击性，组织、纪律、战术各方面都值得称道。”日军“剑部队”对敌人同样赞誉有加：“美军飞行员大多是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手下的老兵，他们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这点从他们被击落的飞机上就能看得出来，因为上边涂有大量象征击落数据的胜利标记。”

在当天的战斗中，日军“剑部队”共损失战斗机15架，战死飞行员13人，另有一架“彩云”在执行侦察任务后未能返航。“剑部队”声称击落美机57架，这显然带有浮夸成分。实际上美军仅损失了14架战斗机和10名飞行员。3月24日，丰田特意向“剑部队”发去了祝捷电报：“战略丰富的战术指挥，精锐的战斗力，击落敌机60余架，全军士气高昂，战功卓著！”

源田对部下取得的战绩非常满意。但从长远看，战斗结果显然对他极端不利。美国海军航空兵拥有科学完善的训练和替换制度，后方基地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合格的飞行员。美军所有舰载机中队都以新老搭配的方式编成，能够保持相对均衡和持久的战斗力。而日军第三四三航空队几乎集中了日本海航的所有精英，战死一人就少一人，源田别想得到任何补充。即使在单次战斗中能与对手打成平手，但在战术和战略层次，对日军来说只能算是败仗。源田当天的战术安排显然欠妥，日军战斗机更应该去拦截美军的鱼雷机和轰炸机，避免他们攻击己方的舰船和机场，而不应该和数量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战斗

机一味斗狠。可能仗打到了这个时候，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的源田已开始破罐子破摔了。

在当天的空战中，“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报告有6名飞行员曾与20架至30架敌机展开混战，声称击落日机6架，还有1架疑似击落。其他“地狱猫”向机场发射了57枚火箭弹，自身仅3架飞机负伤，只有一架飞机因燃油耗尽坠海。“大黄蜂”号战斗轰炸机中队声称在九州上空击落敌机25架，成绩在所有中队里排名第一。“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敌机9架。加上其他中队的战果，美军的声称击落数达到了63架。

当天米切尔向吴港及周边地区共派出了超过300架战机，其中包括12个战斗机中队的111架“地狱猫”和52架“海盗”。15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和鱼雷机中队的攻击机突入吴港、神户上空，这是自恩加诺角海战之后美军飞行员第一次看到日军的航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美机纷纷降低高度，向日舰俯冲投雷或投弹。不久前从新加坡返回日本本土的航空战列舰“日向”号运气最差，3颗直接命中弹导致舰体严重受损，水兵37人死亡、52人受伤。被命中两弹的“伊势”号伤势较轻。其他如战列舰“大和”号、“榛名”号，重巡洋舰“利根”号，轻巡洋舰“大淀”号均有不同程度损伤。航空母舰“龙凤”号被命中三弹，“海鹰”号和“凤翔”号舰体轻微受损。“葛城”号右舷舰首部位中一弹，“天城”号也被命中一弹，两舰随后被拖往吴港之外的三子岛停泊，在舰身上以树叶、土石覆盖伪装，当作固定防空炮台使用。让日军稍感欣慰的是，并无一艘大型舰艇被击沉。虽然已经彻底失去了出海作战能力，但日军舰艇和机场的高射炮火依然犀利无比，当天被高射炮火击落的美机多达60架。幸运的是，由于完全掌握了作战地域的制空权，客场作战的美军能够从容组织救援，7名因战损或燃油耗尽迫降海上的飞行员被潜艇或水上飞机救起。

当天，日军俯冲轰炸机队取得的战果远超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与美军攻击机群的表现相比，日军的反击显然更加凌厉。就在米切尔放飞攻击机群的同时，宇垣断然下达了全线反击的命令。日本近海的海龙王显然没有偏袒远道而来的美国人，当天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所处海域气候恶劣，视野范围仅万米左右，头顶600米处始终挥之不去的断云为日机的突袭提供了绝佳掩护。米切尔沮丧地形容当时的天气情况，“对敌机来说堪称完美，我们的雷达完全无法应对”。

日军反击机群在四国岛南岸不远处准确捕捉到了戴维森少将的第二大队。7时10分，1架日机冲开美军战斗机的拦截，在“黄蜂”号上方俯冲投弹，炸弹穿透水兵舱在机库甲板轰然炸响。当时舱内挤满了正在吃早饭的夜班人员，剧烈爆炸导致多人当场死伤。在损管人员的奋力扑救下，爆炸诱发的大火在15分钟内被迅速扑灭。8时整，“黄蜂”号重新恢复了飞机起降能力。几分钟后，另一架试图撞击“黄蜂”号的日机在舷侧升降台数米之外被击落爆炸。日军两次攻击造成“黄蜂”号水兵阵亡101人、受伤269人。在返回乌利西维修之前，顽强的“黄蜂”号拖着伤体又连续作战了好几天。

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7时刚过，“汉考克”号雷达员发现1架“不明型号的飞机”正在向“富兰克林”号快速逼近。他立即向友舰发出示警，但明显已经来不及了。7时08分，从距离“富兰克林”号900米之外、600米高的云层中突然蹿出1架“银河”，虽然航母舰桥前部的防空炮在瞬间打响，但已经完成俯冲动作的日机还是从30米高度投下两颗250公斤炸弹。攻击得手后的“银河”立即爬升高速脱离，很快消失在美军视野之外。这架给美军带来重大伤亡的“银河”来自日本海军第七六二航空队，飞行员姓名及军衔不详。

日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穿透航母前部甲板在机库内炸响，导致第二、第三层甲板燃起大火。机库内存放的弹药被相继引爆，一举扫平了不远处的情报室。日机投下的第二颗炸弹命中航母后方，同样穿过

飞行甲板在机库内爆炸，将航母的通信系统悉数摧毁。四处飞溅的弹片横扫机库，一些人甚至没意识到遭袭就已命丧黄泉。接二连三的爆炸撼动着航母巨大的舰体，“富兰克林”号完全被冲天的火光和浓烟吞噬了。

舰桥上的舰长莱斯利·格雷斯上校被爆炸产生的剧震掀翻在地。重新爬起来后，他立刻组织检查航母的受损情况：“我发现右舷已经起火，于是立即命令战舰右转让左舷迎风，并且减慢到2/3航速。”格雷斯想向右转以驱散前部甲板右侧的浓烟，方便消防队员灭火，但风向改变导致后方机库火灾产生的烟雾喷涌而出完全吞没了舰桥。格雷斯只好命令航母重新左转让右舷迎风，一直到7时25分才完成转向。损管和消防队员进入前端机库区，试图扑灭甲板上的烈火。

遭到日机偷袭之前，“富兰克林”号正在执行起飞作业。飞行甲板上31架战机已经完成了加油挂弹，机库内的22架飞机中有16架已加满燃油，其中5架挂上了炸弹。迅速蔓延的火势将它们像火把一样一架接一架引燃，温度过高使飞机上的机枪开始走火胡乱射击。站在舰桥上的导航员朱里卡中校回忆说：“甲板上起火的飞机断断续续传出12.7毫米机枪走火的声音，抬头就能看到四处横飞的曳光弹。”几架“地狱猫”挂载的火箭弹被点燃，从燃烧的飞机上不断射出。副舰长乔·泰勒中校回忆说：“呼啸着的火箭弹有些射向右舷，有些射向左舷，有些沿飞行甲板射出去。这些武器从身旁呼啸而过，是一个有幸能看得见的最恐怖的场景。每次有火箭弹射出，前方救火队员就会本能地卧倒在地，这严重妨碍了他们正在执行的灭火作业。我真希望有什么办法能够记录下来每个消防员的名字，他们的英雄气概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事物。”

“最可怕的事情”才刚刚开始，那些舰载机上挂载的炸弹在高温下相继爆炸。大火向弹药库快速蔓延，库存弹药开始陆续殉爆。爆炸声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远在第三大队“邦克山”号上的米切尔都听

得一清二楚。格雷斯下令开动水泵向弹药库注水，却因管路被爆炸损坏无法执行。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富兰克林”号上至少有60颗227公斤炸弹和7~8颗113公斤炸弹被引爆，舰上腾起的烟柱高达600米，直冲云霄！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其他船上，人们纷纷举起望远镜看向爆炸起火的友舰。19公里之外，“约克城”号上的拉福德少将看到了蘑菇云和自己所见过的单舰升起的最高烟柱。“我们完全无法相信，遭受如此劫难的那艘船上还能有人活下来，”拉福德说，“我心里已经在对我的同学戴维森将军和我那身为‘富兰克林’号舰长的好朋友格雷斯上校告别了。”在他的身边，第四大队的一名参谋数出了至少9次剧烈爆炸，另一名参谋摇着头说：“就这样了，兄弟们！我们似乎可以和‘大本’说再见了。”因为是以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字命名，“富兰克林”号被水兵亲昵地称作“大本”。

第二大队司令官戴维森少将找到了格雷斯舰长，与他讨论如何做进一步处置：“这艘船显然已经没救了，上校，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弃舰，火势明显已失去了控制。”格雷斯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爱舰，他认为只要能够得到必要的支援和掩护，“大本”看上去还有救。况且他清楚在甲板的下方区域，还有许多被大火围困的水兵。如果此时选择弃舰，他们将很难找到逃生的机会。劝不动格雷斯的戴维森只好率司令部人员撤离，并通过无线电向米切尔中将做了汇报，请求一切可能的援助。米切尔命令参谋长伯克上校：“告诉戴维森和格雷斯，我们要救他们！”

“圣达菲”号轻巡洋舰驶抵航母右舷，接走了戴维森和他的参谋班子，顺便捎走了一些重伤员。在“汉考克”号上升起将旗之后，戴维森命令驱逐舰“亨特”号、“马歇尔”号、“希科克斯”号、“米勒”号和“廷吉”号近前执行救援任务。上述五舰环绕在“富兰克林”号周围缓缓行驶，一边搭救落水人员，一边为航母提供保护。

“圣达菲”号用钢缆紧紧拉住“富兰克林”号，以防其倾斜倒入水中。

数百名水兵被大火围困在航母后方，他们只能选择跳海逃生。

“他们就像一群牛被推下悬崖，”随军记者麦科伊如此回忆当时看到的恐怖一幕，“一名水手显然不怎么会游泳，他抓住一条绳子跳入水中，试图以此浮在水面上。不幸的是绳子卷住了他的大腿，使他整个人头朝下倒挂在水面上，最终溺毙而亡，附近驱逐舰上打捞落水者的船员及跳入水中逃亡的人都目睹了这令人心悸的一幕。”

仓库管理员爱德华·米塞尔二等兵被困在一个燃烧的隔间里，他感到呼吸非常困难，于是找到通往舱口的通道来到了甲板上。“我听到人们向我嚷着说爬过船的一侧，登上来接伤员的驱逐舰。我努力尝试，但我的腿再也不能动了。我只能躺在那里，祈祷上帝给我力量。航母巨大的船体向右舷倾斜，我翻了个跟头，恰好掉在了‘圣达菲’号的甲板上。”

“大本”的情况在持续恶化，下层甲板轮机舱内的水兵仍在坚守岗位，确保轮机正常运行。9时30分，肆虐的大火蔓延到锅炉舱内部，他们只好关闭轮机快速撤离。此举导致“富兰克林”号的航速逐渐下降，10时15分完全在海面上停了下来。不断灌入的海水使航母出现了13度右倾，甲板边缘几乎触及海面。“圣达菲”号已经无力控制其庞大的身躯。为防缆绳将自己拖翻，巡洋舰只好斩断缆绳驶远一点儿，伤员转移工作也只好暂时停止。

“富兰克林”号的甲板上，到处都是阵亡水兵的尸体和在血泊中苦苦挣扎的伤员。随军牧师约瑟夫·奥卡拉汉不顾个人安危，在爆炸不断的甲板上到处游走，为躺在地上的伤员和即将离去者祷告。副舰长泰勒中校称这一幕“撼人心魄”，“奥卡拉汉牧师似乎无所不在，为那些死者和临终者施行涂油礼，并敦促幸存者和他一起取出消防软

管，竭尽全力挽救航母。他如此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头盔上用油漆涂的红十字，还因为他那看似超然的神态。只见他的头低垂着，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似乎在冥想和祈祷”。

这位英勇的神职人员所做的努力明显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他召集一批健全的水兵组织起临时灭火队，带领他们冲入地狱般的机库，手动打开了灌水阀门，淹没了即将被引爆的弹药库。多架飞机被烧成残骸，一颗颗航空炸弹在火堆中滚来滚去。一旦它们发生爆炸，在场所有人必将尸骨无存。奥卡拉汉找来了水管，靠上前去淋水使弹体冷却，最终奇迹般控制住了局面。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舰上的许多官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崇高的互助精神。唐纳德·加里中尉的行动与奥卡拉汉牧师一样神勇。爆炸突然发生时，他和另外约300名水兵被困在第五层甲板下方的一个舱室里，爆炸将他们通往上方的通道完全切断。通信已经断绝，照明设备也被破坏，他们被浓烟和烈火团团包围了。在近两个小时里，他们无法与救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看来只能坐等死神的降临了。勇敢的加里摸索着站起来，奋力穿过浓烟，跌跌撞撞寻找有新鲜空气的通风道。这种通风道一般都在烟囱附近，他在烈焰和热浪中一点点向烟囱靠近，制服袖子被大火点燃都全然不顾。终于他找到了那个通风道，顺利从一个被炸开的洞口钻到了上层甲板的一个安全炮台上。

狠狠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之后，加里顺着来路返回了烟雾弥漫的第五层甲板。“当我重新进入舱门时，我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那种焦急和希望的表情，这种表情令我终生难忘。我告诉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如果大家能保持镇静，忍耐浓烟和灼热，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加里一连往返三次，组织受困人员手牵手构成一条人链，带着300名陷于绝境的水兵沿通风道奇迹般逃了出来，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险境的人。带领同伴逃出生天之后，加里迅速组织起一支队伍，继续参加灭火工作。

在众多像奥卡拉汉、加里那样无所畏惧的水兵的拼死抢救下，“富兰克林”号上的火势逐渐得到控制。到中午12时，舰上的爆炸声开始逐渐减少。为帮助受损航母尽快离开险境，米切尔中将派出“匹兹堡”号重巡洋舰前来执行拖曳，这艘被打得破烂不堪的航母很快开始以3节航速向南航行了。除此之外，米切尔还派出“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大型巡洋舰为航母提供防空掩护。

12时54分，日军1架“彗星”来袭，毫无悬念地被美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击落。14点35分，另一架日机试图再次突袭“富兰克林”号，同样在美军的防空火力网前折戟沉海。因为受到了舰队的重点保护，舰上那些幸存水兵感到十分安心。朱里卡中校回忆说：“严重受损的‘富兰克林’号被一大批军舰包围，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夜幕即将降临时，航母上的大部分火势已被扑灭，只有轮机舱附近的大火仍在燃烧。为尽快启动轮机以恢复动力，加里再次带领一支小分队冲过火海进入三号锅炉舱。22时30分，轮机人员成功启动了锅炉，带动舰上的发电机运转。到次日中午12时，航母已有4个锅炉恢复工作，航母自身的航速达到了16节，执行拖曳的“匹兹堡”号切断了牵引索。

斯普鲁恩斯上将命令“圣达菲”号护卫重伤的“富兰克林”号直接向乌利西环礁返航。返航途中，格雷斯上校清点了伤亡人数，807名水手在浩劫中丧生，487人受伤。阵亡者中包括即将出任“约克城”号舰长的阿诺德·伊斯贝尔上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奥卡拉汉牧师不眠不休，为众多死难者主持了葬礼。格雷斯舰长盛赞奥卡拉汉“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3月24日，“富兰克林”号依靠自身动力缓缓驶入乌利西环礁，经紧急抢修后前往珍珠港。4月9日，“富兰克林”号再次启程向东航行，17日穿过巴拿巴运河，28日回到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它必须回到

东海岸修理，因为西海岸的大部分船厂塞满了被“神风机”撞坏的军舰。在它途经的每个港口，人们都排队向它行注目礼。这艘下水不久的新航母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被熏得乌黑的舰体破烂不堪，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正如尼米兹上将最后总结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在整个历史上，没有其他哪艘受到如此重创的船，还能浮在水面上。”“富兰克林”号是太平洋战争中受创最重但没有沉没的航母，它的抢救经验对战后美军航母的舰体设计和损管配置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它的战斗生涯就此结束，1945年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富兰克林”号传奇》及2011年的纪录片《“富兰克林”号：荣誉的恢复》记录了它那段起死回生的传奇经历。

为表彰水兵的英勇无畏，两位在抢险过程中表现出色的舰员——奥卡拉汉牧师和加里中尉被授予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奥卡拉汉战后出版了《我是“富兰克林”号上的牧师》一书，向人们讲述了那段难忘的经历。1945年7月，奥卡拉汉牧师转往“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母服役，1953年退出海军。1938—1940年，奥卡拉汉牧师曾在麻省圣十字学院担任数学系主任。1964年在马萨诸塞州去世后，他被葬在学院教堂旁的墓地中，学院的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1968年7月，美国海军将一艘加西亚级护卫舰命名为“奥卡拉汉”号以示纪念，舷号DE-1051。1984年，美国海军一艘佩里级护卫舰以加里的名字命名，舷号FFG-51。包括舰长格雷斯上校在内，“富兰克林”号上共有18人获颁海军十字勋章，22人获银星勋章，115人获铜星勋章。格雷斯本人于1945年7月30日卸任“富兰克林”号舰长，8月6日出任圣迭戈海军航空站指挥官。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米切尔决定取消第二天的空袭行动，直接率队向南返航。傍晚时分，8架日机前来追杀，在150公里外遭到“地狱猫”的截击。其中5架被当场击落，另外3架掉头快速遁去。汇总当天取得的战果，美军宣称舰载机和高炮共击落日机97架，另外225架日机

在地面被摧毁或击伤，本州、四国和九州的约20座机场因遭到轰炸陷入瘫痪。

日军返航飞行员报告说，遭遇重创的美军航母舰队正在狼狈向南逃遁。当晚，宇垣再次向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捷报：“我部官兵浴血奋战，当日击沉敌航空母舰3艘，损失惨重的敌机动部队正在仓皇南逃之中。”丰田当即下令，第五航空舰队次日继续对逃跑的美军舰队实施追击。

20日晨，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以15节航速徐徐向南行驶，以免被拖曳航行的“富兰克林”号掉队。14时刚过，日军追击机群现身了。恶劣的天气给美军战斗机的阻击带来了极大难度。14时54分，1架日机突破“地狱猫”的拦截，向“汉考克”号发起自杀式俯冲，被航母和近身护卫的“哈尔西·鲍威尔”号驱逐舰联手击落。这架空中被肢解的日机改变了撞击路线，一头撞上了“哈尔西·鲍威尔”号舰尾，导致驱逐舰的舵机完全卡死。舰长道格拉斯·梅里尔海军中校紧急处置，才避免驱逐舰与“汉考克”号一头相撞。在前一年12月18日的台风中，不幸的“哈尔西·鲍威尔”号就因受创严重，不得不返回乌利西临时修理。这次遭日机撞击受创之重，使它不得不返回本土大修了。和“富兰克林”号一样，等它修复完毕准备重新出海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功勋战舰“企业”号遭到日机的集中攻击。日机投下的1颗250公斤炸弹钻入舰体15米深处，却并未炸响，仅给航母造成轻微伤害。但护航驱逐舰为防御敌机打出的几发127毫米炮弹却落在了舰桥前方，导致水兵7人阵亡、30人受伤。甲板上6架完成加油挂弹的“地狱猫”被击中，燃油泄漏引发的大火将一段木质甲板烧焦。损控指挥官约翰·蒙罗少校率领队员全力灭火，他们完全称得上美国海军——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最具经验的损管队员。舰长格罗弗·豪尔上校掉转船头使侧面迎风，吹走了船体内的大部分烟雾。经过一小时浴血奋

战，舰上火终被扑灭，洪福齐天的“企业”号有惊无险躲过一劫，高炮手还忙里偷闲击落了两架日机。其间，“约克城”号、“巴丹”号和“兰利”号也遭到攻击，所幸日机投下的炸弹均被各舰成功避开。

返航日军飞行员报告说，当天的追击作战再次取得显赫战果。鉴于前3天攻击已对美军造成了重大杀伤，宇垣决定将追击战进行到底。他断然决定在21日打出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被海军上下寄予厚望的“神雷部队”，对美军舰队发出最后致命一击。

1944年8月，在航空本部的一次会议上，大田正一海军少尉提出了自爆炸弹的创意，立即得到了军令部军备部部长黑岛龟人、作战部航空参谋源田实及航空兵器总局局长大西泷治郎的高度赞许。很快上马的自爆炸弹项目，由三木忠直技术少佐担任设计师，他曾领导过“银河”机的开发。航空本部伊东裕满海军中佐特意将这种炸弹取名“樱花”，就是希望它能以毁灭自身为代价，在一瞬间重创敌舰。为节约资源、减轻自身重量以装载更多炸药，“樱花”的大部分部件都采用了木质结构。这种自爆炸弹重2.14吨，机首战斗部重1.2吨，内装518公斤高爆炸药。一旦获得命中，它对任何舰船造成的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樱花”庞大的战斗部后边，是异常简陋的乘员舱。飞行员需要在舱内操纵炸弹高速撞向敌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鉴于“樱花”射程只有30~35公里，它必须由轰炸机挂载飞向敌舰，进入有效射程后再发射出去。由于其飞行时速达到惊人的650公里——俯冲时高达1000公里——美军“地狱猫”或“海盗”都无法实施有效拦截，高炮也很难做出及时反应。在身居要职的黑岛龟人的大力支持下，“樱花”于1944年9月投入量产，到1945年3月已经制造出600多条，完全具备了投入实战的条件。

为成规模地使用“樱花”实施“特攻”，日本海军于1944年10月1日在茨城百里原空军基地组建了第七二一航空队，冈村基春大佐受命

出任司令官。冈村特意给自己这支部队起了个响亮的绰号叫“神雷部队”，其下属第七一一、第七〇八飞行队各装备有30~40架一式陆攻机来充当“樱花”的挂载机。事实上，一式陆攻机技术上早已落后，加挂沉重的“樱花”后，其航速、航程和机动性都大大降低。一旦遭到美军战斗机拦截，它们逃生的概率几乎为零。“神雷部队”还特意编入了装备零战的第三〇五、第三〇六、第三〇七飞行队，负责将脆弱的陆攻机送达距美军舰队30公里的攻击阵位。1945年2月，被编入第五航空舰队的“神雷部队”进驻九州南部机场，成为宇垣手中出奇制胜的秘密武器。

令人无比尴尬的是，“樱花”取得的首个“战果”不是敌舰，而是自家的航母“云龙”号。1944年12月，菲律宾战事告急，“云龙”号奉命执行紧急运输任务，12月18日从吴港运送30条“樱花”和1500吨军用物资前往马尼拉。19日16时27分，在上海以东200公里海域，“云龙”号被美军潜艇“鲑鱼”号发现。艇长麦克格雷格中校在1400米距离向敌舰射出了4条鱼雷，其中1条于16时35分准确命中航母轮机舱部位，汹涌灌入的海水导致“云龙”号出现右倾。16时51分，爆炸诱发的大火将船舱内运载的“樱花”引爆，一系列连环爆炸几乎将航母的舰首炸飞，“云龙”号于16时57分沉没于舟山群岛以东海域，舰上1172名水兵仅146人获救。“樱花”果真威力惊人！

21日上午9时，1架执行搜索任务的日军“彩云”侦察机再次定位了克拉克少将的第一大队。宇垣下令“神雷部队”立即出击，执行“樱花”突击作战。行动总指挥是野中五郎海军少佐。野中出身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野中胜明官至陆军少将，二哥野中次郎是陆军中佐，四哥野中四郎陆军大尉是“二二六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曾率领500名部下占领警视厅，事变遭平息后切腹自尽。登机之前，野中告诉前来送行的同伴：“战斗至最后一滴血，化太平洋为血海。”据说他还特意带上了四哥的照片，看来是没打算活着回来。

11时许，18架挂载“樱花”的一式陆攻机陆续起飞，由30架零战提供护航。14时左右，美军雷达发现了113公里外不断逼近的“神雷部队”。战斗机引导官命令“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和战斗轰炸机中队紧急起飞各8架飞机前往截击，“贝露森林”号也出动8架战斗机前来增援。后者负责牵制并驱逐护航的零战，前者则直取挂载“樱花”的一式陆攻机群。

因为提前得到了雷达预警，美军“地狱猫”提前爬升至高空守株待兔。当日军机群出现在视野中时，美机突然从5500米高空背阳发起俯冲，一次掠袭就将数架零战打成了火球。美机一遍又一遍地发起进攻，有条不紊地将笨拙的一式陆攻机一一送入大海。战斗完全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大黄蜂”号战斗轰炸机中队亨利·米切尔上尉手起刀落，接连击落了4架日机。看到又1架日机俯冲到海面高度试图掉头逃跑，米切尔于是飞到日机头顶，向下压制日军飞行员，直到把日机直接挤进海里。莫雷·温菲尔德上尉也声称击落4架陆攻机，其他飞行员则合力击落了9架。完全称不上激烈的空战，在短短20分钟内宣告结束，美军以损失1架飞机为代价，击毁全部18架一式陆攻机和它们携带的“樱花”。“贝露森林”号战斗机中队声称击落12架零战，只损失1架“地狱猫”。

包括野中在内的160名日军机组成员战死，甚至没能看到美军航母的影子。此次“樱花”突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所有搭载“樱花”的一式陆攻机尚未进入有效射程就被歼灭，连发射的机会都没有。此后“神雷部队”一改集体行动战术，变为单机游猎的攻击方式，但也仅仅在4月12日取得了击沉“艾贝尔”号驱逐舰的惨淡战绩。美国人为“樱花”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八嘎弹”，以讽刺这种既傻又无用的自杀行为。

一句题外话。有“樱花之父”之称的大田正一虽然也加入了“神雷部队”，但从来没有随队出击过。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1945年8月

17日，已晋升中尉的大田驾驶一架教练机出海后不知所终，留在基地的一封信上写着“我要去往东方的海上”。大田失踪几天后，日本海军宣告他在一次“特攻”中“不幸殉职”，并追晋他大尉军衔，同时做了包括注销户籍在内的相关处理。1994年初，一名自称“大田正一儿媳”的女人向战史学家神立尚纪提交了一张战后拍摄的照片，神立一眼认出，照片上的那个人正是早已被宣布死亡的大田正一。

原来大田并没有死，飞机坠海之后，他被北海道的一位渔民救起——如果大田真的实施了“特攻”的话，他将抢走宇垣“最后特攻队员”的名头。回国后的大田没有去找留在老家的妻儿，而是另外组建了家庭，化名横山道雄在大阪过上了隐居生活。1994年，大田跑到高野山南纪白滨的景区三段壁自杀，被一名路过的警察救了下来。随后他在医院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在疼痛和诸如“对不起”之类的叫喊声中，大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3个月。1994年12月7日，82岁的大田死去，到死都没有恢复户籍和原名。而“神雷部队”司令官冈村在1947年卧轨自杀。

从吉尔伯特群岛一直打到不久前的硫黄岛战役，美军快速航母舰队还从未受过如此大的损失。在征得斯普鲁恩斯的同意之后，米切尔于22日清晨6时对舰队实施了重组。受伤的“富兰克林”号、“黄蜂”号和“企业”号被编入第二“伤残”大队，回到乌利西环礁与一周前受伤的“伦道夫”号执行同样的任务。一切表明，伤势最重的“富兰克林”号只能返回本土大修了。多达3艘重型航母接连退出作战，美国人应该为他们答应英国人参战感到庆幸。不难想象，当3月25日英军的4艘航母抵达战场时，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一定会备感欣慰。后者曾说，“第五十七特混舰队是我们最灵活的预备队”。

22日上午，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与补给船队在冲绳岛东南240公里海域会合，随即展开的加油作业持续了整整一天。快速主力航母从护航航母上接收了补充飞机和飞行员。米切尔借机统计了几天的战果：

摧毁日机528架，击伤水面舰艇16艘，大批日军机场跑道、设施、仓库和码头遭到破坏。美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昂贵：航母和驱逐舰各1艘遭重创，另有4艘航母受伤，损失舰载机116架。幸好美军现在的实力足够强大，上述损失完全称不上伤筋动骨。当天下午，在将一部分夜航战斗机分派给其他航母之后，轻伤的“企业”号掩护重伤的“富兰克林”号、“黄蜂”号向南驶离战场，24日顺利入泊乌利西环礁。

在九州岛的鹿屋基地，宇垣同样在统计战果。截至3月21日，日军共出动战机246架，其中161架未能返航（含“特攻机”69架），目前第五航空舰队能够出动的战机仅剩100架左右。显而易见，等美军向冲绳岛发起大规模登陆时，本应在航空战中担任第一主角的第五航空舰队已经无法发挥重要作用了。令宇垣无比“欣慰”的是，如此重大损失换来了绝对称得上“丰硕”的战果。丰田很快收到了鹿屋基地发来的汇总“捷报”：“九州以南海空战共击沉敌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舰种不详舰只1艘。”这份报告旋即登上了东京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而“神雷部队”近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则被严密封锁。东京大本营据此判断，遭受重大损失的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势必返回基地休整，他们针对冲绳岛的军事行动也会相应推迟，“台湾海空战大捷”的闹剧重演了。

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注定无法休息，即将于4月1日打响的冲绳岛战役绝对离不开航母舰载机的支援。

“我可能疯了”

1945年3月23日，完成海上加油的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抵达冲绳岛以东海域。冲绳距旧金山9800公里，距硫黄岛1379公里，距马尼拉1480公里，距关岛和乌利西环礁都是2250公里，但距日本本土只有650公里。盟军部队将在补给线的末端，处于敌人不间断空袭下的危险水域，连续作战达2个月之久。“赖着不走的舰队”——水兵们这样自嘲——每月耗费的燃油就达600万桶，其他作战必不可少的炮弹、炸弹、粮草、装备等物资都需要运输船和油轮远涉重洋送到作战区域。

黎明时分，米切尔下令出动舰载机355架，对冲绳岛、先岛群岛、大东岛及奄美群岛的日军设施发起空袭。美军飞行员投弹扫射之余，还拍回了大量照片。众所周知，冲绳是一个人口大岛，但飞行员从飞机上向下看时，几乎找不到一个人影。在岛屿南部首里周围山峰的上空反复盘旋之后，目光锐利的飞行员还是辨认出一条由严密伪装的堡垒组成的横跨岛屿东西海岸的隐秘防线。米切尔特意给特纳发去了一封提醒电报：“从航拍照片看，整座岛屿似乎布满了洞穴、隧道和火炮阵地，尤其是道路沿线能看到坦克和装甲车出入山洞。这个岛估计会很难打。”

美军舰载机的大规模空袭立即引起了岛上日军第三十二军的高度重视。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说，除上午10时30分在冲绳岛东南海域发现美军快速航母舰队之外，岛东100公里处还出现了另外一个舰种不详的大型舰艇群。牛岛和长勇据此判断，美军对冲绳的两栖登陆很快将会发起。接到岛上发来的预警电报，东京大本营一众大腕儿不以为意。他们相信宇垣刚刚呈送的“捷报”，认为这不过是美军航母舰队在返回乌利西环礁途中，对在九州以南海空战中遭受重大损失进行的一次泄愤行为而已，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

日军侦察机发现的第二个目标正是布兰迪少将的第五十二特混舰队，由18艘护航航母、15艘驱逐舰、19艘护航驱逐舰、70艘扫雷舰及众多炮艇、猎潜艇等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扫清航道上的水雷和障碍物，清扫预定登陆海区和佯攻区域至海岸线的敏感水域。水下爆破队的“蛙人”将随扫雷艇一起行动，对各登陆滩头阵地实施侦察，爆破和清理海滩一带的障碍物。

23日当天，美军扫雷艇率先出动，对庆良间列岛及冲绳岛附近的航道实施扫雷作业。与此同时，护航航母出动舰载机协助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对冲绳岛、庆良间列岛的日军阵地进行轰炸。截至3月29日傍晚，美军扫雷艇共出动75艘次，7700平方公里可能布雷的海区被清扫干净，同时布设浮标指示安全通道。由于需要近岸作业，这些扫雷艇理论上极易遭受日军岸炮的打击。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日军并未贸然朝它们开火，这很可能是惧怕暴露位置从而招来毁灭性反击。

美军首个攻击目标庆良间列岛，由座间味、阿嘉、渡嘉敷、屋嘉比、庆留间等小岛组成，194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上述诸岛共有居民3725人。因各岛均不具备修建大型机场的客观条件，日军认为美国人不可能在这里大动干戈，只在各岛驻扎了第一、第二、第三海上挺进战队。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手中的400多艘“震洋”特攻艇，在美军主力部队登陆冲绳主岛时寻隙从背后发起偷袭，力争能重创美军登陆船队。3月25日傍晚，完成水雷清扫的美军扫雷艇在庆良间列岛南方和西南方，标记出了两条13公里宽的安全水道。

3月26日天气晴朗，美军第七十七师的4个步兵营在阿嘉岛、庆留间岛和座间味岛同时登陆。第三〇五团第三营8时04分登上阿嘉岛南海滩，他们对面的日军是野田义彦少佐的海上第二挺进战队。这支部队虽然号称有700人之众，却只装备了掷弹筒数具、重机枪2挺、轻机枪10挺和200支步枪，大部分人连手榴弹都没分到一枚。日军稀稀拉拉的枪声根本无力阻止美军登陆并快速向内陆挺进，野田率部稍作抵抗后

退入中央山区丛林。到17时，美军已占领全岛2/3以上地区。22时，野田下令对美军已占领区域发起夜袭，由当地小学六年级以上学生组成的义勇队同样参加了战斗。夜袭被严密戒备的美军轻松击溃，野田丢下16具尸体后率部重回山上阵地。

当天上午8时25分，美军第三〇六团第一营登陆庆留间岛，经3个小时战斗，歼灭守军约20人，率先完成了作战任务。

美军第三〇五团第一营上午9时登上了座间味岛。看到美军来势凶猛，驻守该岛的海上第一挺进战队指挥官梅泽裕少佐，稍作抵抗后率部逃往内陆。次日凌晨，第一中队中队长伊藤达也少尉、第二中队中队长安部直胜少尉，率部向美军发起反击，爆发了登陆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美军宣称以阵亡7人、受伤12人为代价歼敌200多人。日军第一中队全军覆没，第二中队仅少数人凭借夜色的掩护逃脱。美军惊讶地发现，参与攻击的日军中竟然出现了少量女青年。27日上午，美军两栖坦克登岛，将日军最后盘踞的山洞炸得支离破碎。第一营于当天傍晚宣布占领全岛。

26日中午时分，第七十七师师部陆续接到了各营发回的消息，“登陆顺利，敌人抵抗微弱”。布鲁斯少将对前线战事的进展非常满意，断然下令第三〇七团第二营提前进攻列岛西北端的屋嘉比岛。该部13时登陆后，未放一枪就完成了任务。27日，美军又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控制两处锚地的安室岛及列岛西南角的古场岛。

27日当晚，美军供应舰、油船、修理船、补给舰等后勤辅助舰只陆续驶入庆良间海峡。至31日，庆良间锚地已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补给维修基地，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大量被日机撞伤的舰船因为能就近得到维修最终幸免于难。事实证明，特纳当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守卫渡嘉敷岛的日军是赤松嘉次大尉——同年6月10日晋升少佐——的海上第三挺进战队。27日上午，美军第三〇六团第一营、第二营在该岛登陆。他们只遭遇到微弱抵抗，原本充当预备队的第三营受命在岛南登陆夹击日军。赤松所部不战而逃，退往山中丛林藏匿。经过两天零星战斗，美军在29日宣布占领渡嘉敷岛。美国人的目的是在庆良间建立一处锚地，并未组织对残余的日军进行清剿。赤松因惧怕美军的报复，不但没有主动出击，连炮弹都没打出一发，双方“和平共处”一直到战争结束。

在攻打上述小岛期间，美军发现了多起平民集体自杀事件，其中渡嘉敷岛的规模最大。美军登陆一周前，岛上的一些年轻人已经领到了两颗手榴弹。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将一颗投向敌人，另外一颗用于“玉碎”。日军向岛民宣传说：“如果被敌人抓获，你们就会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剁掉手指，再用坦克从你们身上碾过去，妇女们毫不例外会遭到强奸。”美军发起登陆之后，守军强迫岛民离开藏身的洞穴，到一个叫“恩纳河原”的地方集中，那里最后竟然聚集了约一千人。集结地先是遭到美军的空袭，接着是迫击炮的轰击。岛民金城重明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一名村里的首领将小树折断，像疯子一样用树干击打他的妻子和孩子，直到把他们全部打死方才罢手。

就像一场连锁反应，这种自残行为迅速蔓延，从一个家庭传到另一个家庭。手榴弹在各处爆炸，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和婴儿在爆炸中血肉横飞，鲜血将恩纳河水都染红了。人们纷纷对亲人下手。金城当时只有16岁，和比他大2岁的哥哥以及母亲、弟弟和妹妹待在一起，父亲在集结途中已经走散了。金城和大哥用绳子对母亲动手，还用石头猛击她的头部。打死母亲、弟弟、妹妹之后，两人开始讨论谁先死的问题，最终决定拿着棍棒去和美国人同归于尽。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究竟在哪里，只是胡乱地往前走。他们最早遇到的竟然

是几名日军士兵，军方此时已经下达了处决阿波连村剩余居民的命令。

阿波连村约有300名居民，其中124人在“集体自决”中幸免于难，最终成为美军的俘虏。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在各岛共收容了1195名平民，并将他们全部移交给军管政府安置。当美国大兵将食物交给岛民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时，一名亲手将女儿打死的老人号啕大哭。金城侥幸活了下来，战后成为冲绳基督教大学宗教系的一名教授。他终生都在为亲手打死母亲和弟弟、妹妹的行为忏悔，并致力于通过课堂向学生讲述日军当初是如何残酷对待冲绳居民的。

对岛上居民的集体自杀事件，日军海上第三挺进战队指挥官赤松可谓“厥功至伟”。他在4月27日公开宣称，“持久战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因此必须让非战斗人员尽快死去，军队才能确保留有岛上剩余的全部粮食。事态发展要求岛上居民必须全部死去”。28日，赤松向还活着的居民发布了自杀命令：“局面既然已经恶化到此等地步，全体岛民应该在祈愿皇国万岁和日本必胜后自杀。”1945年8月21日，赤松在率部投降前还以间谍罪处死了6名平民和2名少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岛上大约210名朝鲜劳工战后集体失踪。

3月29日傍晚，布鲁斯少将宣布第七十七师经15次登陆作战，全部占领庆良间列岛，击毙日军530人，俘虏121人。美军付出的代价是阵亡31人、受伤81人。战斗期间，美军共摧毁或缴获了350多艘“震洋”特攻艇。牛岛原本指望这些玩意儿在美军登陆前夕对他们的运输船队发出致命一击。布鲁斯少将感慨地说：“仅摧毁日军特攻艇一项战果，就对得起我们为占领庆良间列岛付出的代价。”

早在3月26日，布鲁斯少将已经出动一部兵力对庆伊瀬岛实施侦察，岛上竟无日军驻守。31日上午，第十集团军军属野战第五三一、

第五三二炮兵营的16门155毫米榴弹炮及配属部队安全登岛，迅速建立起炮兵阵地，开始对美军预定登陆的渡具知海滩实施炮火准备。冲绳岛侧翼来自美军陆基炮火的威胁让日军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牛岛之后曾派出几支敢死队，欲上岛爆破美军炮兵阵地，均告失败。

冲绳岛周边海域出现多支美军大型舰队，且他们登陆前惯常的扫雷作业已经全面展开。东京大本营终于明白，美国人这次绝非打几枪就走，他们针对冲绳岛的登陆随时可能发起。事态紧急，但是目前日军航空部队尚处于无法集中投入作战的尴尬状态。预计在未来作战中担任第一主力的第五航空舰队在九州以南海空战中损失惨重，已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击。海军第三、第十航空舰队及陆军第六航空军仍在进行战前训练，还未将主力推进到九州地区。尽管如此，丰田还是在3月25日20时提前下达了“天号作战”命令：寺冈瑾平的第三航空舰队、前田稔的第十航空舰队划归宇垣统一指挥，主力立即进驻九州各机场。在主力完成集结之前，驻本土菅原道大的陆军第六航空军——该部3月19日划归丰田统一指挥——驻台湾山本健儿中将的第八飞行师团协同第五航空舰队一起作战，以现有兵力对冲绳岛近海的美军舰队实施突袭，为主力部队集结争取宝贵的时间。

在登陆前一周的时间里，日军从南九州和台湾基地向美军发起的空袭虽规模不大，却连续不断。24日，在冲绳外海执行警戒任务的“鲁兹”号驱逐舰遭到2架“特攻机”撞击后爆炸沉没。25日，驱逐舰“特维格”号同样被“特攻机”撞沉。26日傍晚，在那霸以西海域巡逻的“哈利根”号驱逐舰被日军微型潜艇发射的鱼雷命中弹药舱，爆炸导致162名水兵阵亡。在海上漂流了19公里之后，“哈利根”号在渡嘉敷岛近海的一处珊瑚礁搁浅，最终因伤重被迫弃舰。当天午夜刚过，驱逐舰“金伯利”号遭到日军2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攻击。虽然舰上高炮及时击落了其中一架，但另一架撞中尾炮炮塔的日机还是导致50名水兵伤亡。在庆良间锚地简单修补之后，重伤的“金伯利”号撤

出战场，返回加利福尼亚船厂大修。27日当天，日军“特攻机”接二连三的攻击，还造成了美军战列舰“内华达”号、“田纳西”号，轻巡洋舰“比洛克西”号不同程度受损。

27日，又有一支生力军加入战场，他们就是装备“超级空中堡垒”的美军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闪电周行动”用光了马里亚纳群岛储存的所有燃烧弹，新弹药要到4月下旬才能运来。其间，李梅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出动B-29前往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压制“神风机”对登陆舰队的攻击。当天B-29每次出动8-12架，以中队为单位对日军九州的7处机场各投下15吨炸弹。为阻止日军连夜整修被破坏的跑道，半数以上的B-29都携带了延时引信炸弹。从3月27日开始，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连续出击13天，投入作战的B-29达到265架次。事实证明，美军采用高空精确轰炸攻击陆上机场的战术并不高明，宇垣对此嗤之以鼻：“胆小的美国人从高空投下的炸弹，远远地落在我们机场周围的田野上，唯一受害者是田间耕作的一位老农。”

同日，美军“饥饿行动”第一阶段作战正式拉开序幕。该阶段重点关照的对象是濑户内海西部及重要水道关门海峡，目标是阻挠日军从吴港和广岛派出兵力增援冲绳。当晚，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的103架B-29在联队长戴维斯准将的亲自率领下隐秘出动，其中92架在指定海域投下了1350颗水雷，3架飞机因机械故障未能返航。30日夜，美军再次补充投下了450颗水雷。截至5月2日第一阶段行动结束，戴维斯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246架次，在关门海峡、吴港、佐世保军港等处投下水雷2030颗。航空侦察显示，日本关门海峡的航运量因此锐减了75%。

日军出动大量人力物力，也无法扫清美军布下的水雷，只好在4月27日关闭了名古屋港口。今后日军水面舰艇再想出海作战，就只能选择丰后水道了。“饥饿行动”除打击日本航运的战略意义之外，还明

显带有支援冲绳作战的战术性质。以B-29为主力的布雷行动，严重打击了日本摇摇欲坠的航运体系，加速了其经济崩溃。

就在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出动舰载机大规模空袭冲绳的当天，3月23日清晨6时30分，完成加油作业的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在罗林斯中将的率领下驶出乌利西环礁，向西北方向迤邐而行。舰队核心是“不挠”号（维安少将旗舰）、“胜利”号、“光辉”号和“不倦”号4艘航空母舰，共搭载各型战机218架，由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罗林斯中将旗舰）、“豪”号，轻巡洋舰“敏捷”号、“冈比亚”号、“黑王子”号、“亚古尔水手”号、“欧尔亚拉斯”号，以及“格伦威尔”号、“大胆”号等11艘驱逐舰提供护航。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英军航母舰队主要指挥官罗林斯中将、维安少将及4艘航母的上校舰长均非海军航空兵出身。

英军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压制日军先岛群岛的6处重要机场——石垣岛的石垣、宫良、边木名以及宫古岛的平良、野原、须隈机场，切断台湾日军增援冲绳的海上航线，并将“神风特攻队”对登陆船队的威胁降至最低。这一作战属于“冰山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战役相对独立的一环，斯普鲁恩斯给予罗林斯中将独立于美军舰队之外的充分活动空间。英军对此极为重视，一定程度上有些感恩戴德。他们清楚战争已进入收尾阶段，欧洲的敌人即将消失，皇家海军在航母和舰载机的运用上与战后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人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通过对力所能及的次要目标展开一系列攻击行动，英军太平洋舰队就可以从中积累实战经验，在战后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上不至于被对手甩得太远。英军的最大弱点依然是后勤补给，他们在短时间海上作战后必须退往后方加油。斯普鲁恩斯承诺，在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后撤加油期间，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或第五十二特混舰队将抽调快速航母或护航航母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

3月26日黎明时分，第五十七特混舰队驶抵宫古岛以南290公里指定出击阵位。从罗林斯手中接过战术指挥权后，维安少将率先放飞了执行扫荡任务的48架战斗机，随后出发的是由战斗机护航的两个“复仇者”打击机群，将对日军6处机场的跑道和辅助设施进行轰炸。当天并无日机起飞迎战，英军声称除顺利投下炸弹之外，还攻击了停在地面上的32架日机，其中至少12架被确认为真实目标。英军投下的炸弹一部分安装有延时引信，以防日军连夜整修机场。当天英军付出的代价是战斗中损失飞机4架，另5架在起降作业时损失。黄昏时分，完成攻击任务的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向东南方向徐徐撤退。

27日日出时分，重返攻击阵位的维安少将再次放飞了由24架战斗机组成的扫荡机群，随后出发的两个攻击机群各由24架“复仇者”号、4架“萤火虫”组成。攻击目标除前一天的机场跑道和设施之外，还增加了雷达站、兵营和停机坪。当天英军共损失战机8架。第八五四战斗机中队中队长诺丁汉少校的“复仇者”在平良机场上空遭到日军防空炮火的猛烈反击，飞机右翼中弹起火。少校命令机组成员跳伞，但只有他本人成功跳出了座舱，后座机枪手和通信员随机坠海丧生。维安少将派出驱逐舰“水精灵”号前往救援，未能找到诺丁汉少校，却救起了3天前在冲绳海域被击落的一名美军飞行员。颇具戏剧性的是，诺丁汉少校被在该水域活动的美军潜艇“王鱼”号救起，双方交换人员，互不拖欠。

天气预报显示，29日台风将影响到英军舰队的预定补给水域。考虑到美军登陆冲绳岛的准确时间是4月1日，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必须在3月31日到4月2日身在战场，罗林斯决定提前一天前往指定的“侏儒”点加油，主动叫停了28日的攻击行动。持续两天的空袭给先岛群岛的日军航空兵力和机场设施造成了一定损失。至此，在美军登陆船队到达作战海域之前，第五十八、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已有效削弱了日军在

冲绳南北两个方向的航空兵力，进一步孤立了冲绳守军。3月31日返回作战区域后，英军又对先岛群岛的日军机场发起了一轮突袭。

3月26日清晨，美军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即舰炮火力支援舰队驶抵冲绳海域。迪约少将的老式战列舰将在一众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协助下，对主登陆点渡具知海滩及佯动牵制点岛东南的港川一带实施摧毁性炮击，为地面部队的登陆扫清障碍。当天的炮击显然还带有掩护第七十七步兵师登陆庆良间列岛的性质。

海军舰炮火力支援编组对舰队的参谋人员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美军的一支炮击分队通常由2艘老式战列舰、2~3艘巡洋舰、4~5艘驱逐舰组成，根据划定区域分片包干，重点打击日军岸防炮阵地和直接威胁滩头的碉堡和工事。鉴于硫黄岛作战海军舰炮火力准备仅仅3天导致海军陆战队在滩头付出了重大伤亡，第十集团军提出，此次舰炮和空中火力准备不能少于7天时间。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答应了这一请求，这就对海军舰队的后勤补给提出了更高要求。幸好26日当天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全占领硫黄岛，可以集中全部兵力、装备和物资用于冲绳作战。

在布兰迪少将的部队完成扫雷作业之前，26日到28日，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只能实施远程火力打击，目标定位困难，所以被摧毁的日军目标寥寥无几。29日傍晚，近海扫雷作业大功告成，火力支援大队终于可以摆脱之前的尴尬，驶抵近海甩开膀子实施近距离精准打击。在登陆前的72小时里，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将高爆炸弹无休止地倾泻在主攻和佯攻滩头上。和以往历次火力支援一样，所有舰艇中出力最大的仍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式战列舰。它们虽然年事已高，速度太慢，无法跟随快速航母一起机动，但打出去的重拳一点儿都不含糊。除10艘老式战列舰之外，参与炮击的还有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117艘装有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的步兵登陆艇。美军的炮击昼夜不停，无休无止，有时并没有瞄准任何特定目标，只是随机选择一块区域肆

意倾泻炮弹。驱逐舰上的一名新兵想知道为什么要整夜进行这种凌乱的炮击，一名老兵告诉他：“我们这样做是要让日本人睡不着。”这种炮击看上去气势恢宏，几乎将岛南的所有村庄夷为平地，但由于牛岛采取了放弃滩头的消极战略，大部分日军士兵在坑道中龟缩不出，美军的炮击效果并不理想，大部分炮弹被白白浪费掉了。

3月31日中午，在向冲绳打出406毫米炮弹1033发、356毫米炮弹3285发、203毫米炮弹3750发、152毫米炮弹4511发、127毫米炮弹27266发之后，布兰迪少将骄傲地宣布：“舰炮火力准备已足以保证地面部队登陆成功。”令美军大惑不解的是，在舰炮火力准备期间，岛上日军的岸防炮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一炮未发。

舰炮火力准备期间，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快速航母和第五十二特混舰队的护航航母联袂出动舰载机3095次，对岛上日军机场及军事设施发起狂轰滥炸。25日前，它们主要打击冲绳岛和庆良间列岛的地面航空设施，26日重点轰炸日军自杀艇、微型潜艇、机场和炮兵阵地，27日开始对发现的兵营投掷炸弹或凝固汽油弹。根据第十集团军的要求，航母舰载机29日集中打击冲绳岛南部的日军炮兵阵地和桥梁，被炸断的桥梁达10座之多，大大降低了岛上日军的机动能力。

岛上日军只能无奈地看着美国人的船在近海肆意游荡，不停地向自己打来炮弹，因为牛岛严令不能随意还击。唯一发起反击的依然是日军航空兵。3月31日上午，日本陆军的1架“隼式”战斗机向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发起俯冲。虽然舰上的20毫米炮立即开火并连续命中敌机，但这名日军飞行员还是在低空投下了炸弹，随后驾机撞向甲板左后部。这架日机翻滚着坠海，并未对巡洋舰造成严重损伤。但它投下的那颗炸弹击穿了冷凝器舱和食堂，在军舰的油槽旁爆炸，直接导致9名水兵阵亡。斯普鲁恩斯第一时间命令两名中尉参谋，前往舰长查尔斯·麦克维上校那里了解军舰的受损情

况，并查看已解体的敌机是否带有密码本。参谋们很快汇报说，旗舰左螺旋桨被炸坏，舰体后部进水，日军的密码本没能找到。

损管和消防队员迅速扑灭了大火，暂时修复了破损的舱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小心翼翼地启动右螺旋桨，缓缓驶向庆良间锚地。当晚斯普鲁恩斯被告知，旗舰将无法参加登陆日的战斗。维修队长沮丧地走向正在船尾甲板来回踱步的海军上将：“很抱歉，将军，我们的人把螺旋桨拆了下来，但它沉到海底去了。”这名军官想很可能会受到责备，但斯普鲁恩斯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这太糟糕了”，然后继续在甲板上来回踱步。根据副官查尔斯·巴伯少校的说法，斯普鲁恩斯展现出标志性的超然态度：“他只是对在登陆之前失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及自己无法在这艘舰上观察战斗十分失望。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

4月5日，斯普鲁恩斯率参谋长戴维森少将及众幕僚登上了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庆良间锚地条件简陋，“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将启程回到本土的梅尔岛海军船厂维修。斯普鲁恩斯相信，它将很快重返前线并再次担任自己的旗舰，事实上，这艘巡洋舰上再未升起过他的将旗。伤愈归队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顺便将原子弹及装配部件带到了提尼安岛，在随后前往莱特湾的途中被日军潜艇“伊-58”号击沉，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损失的最后一艘大型舰艇。这场悲剧及随后引发的一系列官司后文详叙。

4月1日是西方的复活节和愚人节，也是美军登陆冲绳岛的日子。天还未亮，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二大队运载陆战二师的船只已经抵达冲绳岛东南海岸的港川外海，这是一次精心伪装的“海上大游行”，他们将以模拟登陆的方式牵制日军将岛南主力调往北方主登陆点。这是整个战争期间美军规模最大、最逼真的一次佯动，也只有到了太平洋战区运输船和登陆舰艇非常宽裕的战争后期才能做到。天亮之前，停泊在外海的佯攻部队就意外遭到了日军“神风机”的攻击。虽然护

航舰只用高射炮击落了大部分敌机，但仍有2架日机撞上了运输船“欣斯代尔”号和坦克登陆舰LST-884号，导致陆战第二团三营8人阵亡、8人失踪、37人负伤。美军在“冰山行动”中最早损失的地面部队竟然来自并未上岸的佯攻部队。陆战二师作战训练科长塞缪尔·塔克西斯中校对此抱怨说：“我们早就申请为佯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但领导只是告诉我们，空中威胁纯属偶发事件。”

美军的佯动组织得像模像样，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8时整，运载陆战二师的7批登陆艇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依次向岸边突进。8时30分，当第四批登陆艇越过出发线时，前三批登陆艇突然掉头，从容不迫地返回原地，美军登陆日的牵制行动到此结束。让舰队司令官莱特少将和陆战二师师长沃特森少将郁闷的是，第二天他们还要将上述动作再重复一遍。后来岛上日军报告说，他们在那一段海岸击退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军登陆部队。事实上，牛岛和八原并未因此变更岛上的防御部署，美军的佯动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相较而言，渡具知海滩主登陆区域的气氛就凝重许多，云集在这里的各型舰艇达1300多艘。出于保密原因，只有像特纳这样的高级将领才知道究竟有多少艘船参加了本次作战。那些中下层官兵只能靠猜，他们试着数清海面上密密麻麻的船只，但这就像在晴朗的夜空中数星星那样完全不可能。对岛上的日军来说，眼前这一幕绝对称得上震撼，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一名后来被俘的日军士兵夸张地说：“你们的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当时几乎无法看到海面。”

拂晓之前，那些真正需要登陆的美国大兵就早早从床铺上爬起，开始熟悉的登陆日流程——收拾背包、卡宾枪、弹药、饭盒和其他装备，然后到餐厅狼吞虎咽地吃下被他们称作“死刑犯早餐”的煎蛋牛排。几乎每支部队都由百战老兵和新兵蛋子混合而成，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是如此。大部队军官都打过至少一场两栖登陆战，许多人打过两次甚至更多。他们很清楚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的经验分享给身边的新兵。突击部队被告知，要做好在海滩上遭遇日军火炮、机枪和迫击炮打击的思想准备。有准确情报显示，日军在登陆区至少部署了一个拥有坚固工事的精锐联队，他们的其他部队很快就会赶来增援。陆战一师在贝里琉滩头曾经遭遇重创，陆战第五团三营K连的迫击炮手尤金·斯莱奇在听取作战任务时被告知，“要做好在海滩上伤亡80%~85%人员的准备”。后来斯莱奇根据自己在岛上的作战经历，写出了《血战太平洋之决战冲绳岛》一书，出版之后非常畅销，老酒的手头就有一本。

4时06分，特纳发出了那道著名的命令：“登陆行动开始！”5时30分，迪约少将麾下的一众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登陆炮艇开始向渡具知海滩发出怒吼，一口气打出44825发127毫米以上舰炮炮弹、33000发火箭弹和22500发迫击炮弹，“滩头平均每100平方码区域承受的炸弹是25颗”。这是迄今为止太平洋战区为一支登陆部队提供的最猛烈、最密集的舰炮火力支援。即便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也被眼前这宏大的一幕惊呆了，他们怀疑是否有活物能从如此凶猛的炮火下幸存下来。一名陆战队员自豪地告诉身边的同伴：“我们舰队的巨大规模足以让我信心十足！”7时45分，500架舰载机黑压压地飞抵岛屿上空，向预定登陆海滩和附近的战壕发射火箭弹或投掷凝固汽油弹，渡具知海滩瞬间被美军海空打击腾起的大火和烟雾完全笼罩了。

这天风和日丽，有轻微东北风，气温23.3℃。那些曾在热带高温和南太平洋雨季丛林中打过仗的美军士兵很喜欢这种凉爽天气。当岛屿东方露出第一道曙光时，突击部队开始换乘，官兵纷纷沿吊绳网来到下方排队等候的登陆艇上，紧挨着战友在长条凳上就座。水兵操纵着满载士兵的登陆艇前往攻击出发线。所有登陆艇排成整齐的5排，每排长达13公里。无数只舰船在海面上来回穿梭，看似杂乱无章却井然有序。战役的巨大规模和复杂性令所有参与者都惊叹不已。美国人已

将两栖登陆升华为一种精妙的艺术，很可惜这是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表演了。

上午8时整，随着登陆信号旗从指挥舰上徐徐升起，执行突击任务的登陆炮艇和两栖坦克鱼贯冲过了出发线，以4节速度向登陆滩头挺进。它们一边前进，一边用火箭弹和76毫米炮向岸上开火，庆伊瀨岛上两个陆军155毫米榴弹炮营也适时加入了炮击行列。根据美军既定部署，距离海岸1000米内的登陆场将使用127毫米舰炮、114毫米火箭弹和107毫米迫击炮实施地毯式打击。战列舰“田纳西”号的舰桥上，奉旨现场观摩战斗的美国战史专家塞缪尔·莫里森少将看到了眼前激动人心的恢宏场面。他形容，40毫米曳光弹“就像一团团白色的火球，看起来似乎就要落在登陆艇中间了，但它们低伸的弹道还是令其准确地飞到了海滩上”。

在美军舰炮火力支援转往内陆之后，从航母上起飞的128架舰载机再次飞临滩头上空，以机载12.7毫米机枪扫射所有登陆区域。一名美军空中观察员发现，第一批登陆部队“带着一股中世纪战争的色彩和宏伟感，看不到边的部队打着旗帜向前推进，在早晨静谧的阳光下，这真是一幕令人难忘的壮观景象”。8时28分，当第一拨登陆艇距岸边只剩下70米时，“田纳西”号发出了“停火”命令，美军舰炮和空中打击瞬间停止。一艘艘登陆艇加速冲向滩岸，日军的反击火力稀稀拉拉，水面上偶尔会溅起一股白色水柱，证明岛上确实有敌人存在。只有一挺日军机枪嗒嗒嗒地叫个不停，很快就被美军的舰炮火力打哑。一切看上去就像美国人在进行一次大规模两栖登陆实弹演习。

8时32分，第一拨登陆艇顺利上岸。美军沿13公里长的海滩划分了20个登陆区，由北到南，依次是陆战六师负责的绿一、绿二滩，红一、红二、红三滩，陆战一师负责的蓝一、蓝二，黄一、黄二滩，陆军第七步兵师负责的紫一、紫二滩，橙一、橙二滩，最南侧的第九十六步兵师则负责白一、白二、白三滩和棕一、棕二、棕三、棕四滩。

美军登陆时间选择了最高潮位，暗礁的影响大大减弱，况且水下爆破队已提前清理出可以通行的航道。第一批登陆艇靠岸之后，突击部队立即竖起彩旗，标示出不同的登陆区域：两个陆战师在比谢川河口以北，两个陆军师则在以南。

美军第一批登陆部队携带了大量木梯子，准备用来攀爬海滩尽头可能存在的防波堤。他们登上海滩后，却发现航拍照片上显示的防波堤比预料中的要矮，大部分已被舰炮和空中火力夷平。神经兮兮的美国大兵早已做好了迎接敌人轻重火力的充分准备，奇怪的是，他们几乎未遭遇任何反击。斯莱奇只看到有2颗迫击炮弹落在不远处，渡具知海滩上一片平静，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子都看不到，他称这是“战争中最大的惊喜”。随同陆战六师登陆的《纽约客》战地记者约翰·拉德纳形容，登陆就像是“抓捕持枪歹徒的警察勇敢地冲进一间房屋，却突然发现那里只不过是闹鬼而已”。对日军的消极反应，美军士兵普遍将之归功于登陆前持续数日的海空火力准备。一些老兵的心中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日本人正躲在暗处，用黑洞洞的炮口和枪口朝自己瞄准呢！

9时太阳高高升起，阳光驱散淡淡的晨雾，海面上数不清的登陆艇排着整齐的队形，一拨一拨，川流不息，秩序井然地向滩头挺进。登陆过程之顺利出乎所有人意料，日军的抵抗一如刚才，几乎不存在。当第二拨登陆艇靠岸时，那些美军士兵索性挺直了身板，大摇大摆地走上海滩，甚至连腰都懒得猫一下。第一批部队登陆后仅1个小时，已经有超过16000名美军士兵登岛。他们按计划分头向内陆推进，遇到的抵抗依然轻微。爬上比谢川正南的一座小山丘后，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一名士兵禁不住感慨道：“我已经活得比预想的要长多了！”

刚从欧洲转来太平洋战场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随海军陆战队一起上岸。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大为震惊：“我从未见到过在冲绳那样登陆海滩的，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伤亡，医务兵坐在他们成包的

绷带、血浆和担架中间，无所事事。没有一艘起火的船只，没有一艘船因为受到损坏而搁浅在珊瑚礁或海岸线上。在这里惊人但幸运的是，根本不存在因登陆带来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大卫·布朗海军陆战队中尉的话支持了派尔的观点：“登陆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一首牧歌。难道岛上的日本佬都死光啦？”一些自认很聪明的人说，很可能是陆战二师在港川一带的佯攻，把日军主力全部牵制到岛南去了。

很显然，此时牛岛和他的10万名部下都还健在。8时刚过，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同时向东京大本营和台湾第十方面军发去电报：“敌军于8时开始登陆本岛，在嘉手纳正面有2~3个师，港川正面约1个师。”在渡具知海滩以南19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上，牛岛、长勇、八原率众参谋正悠闲地观摩美军登陆。他们一个个气定神闲，从容镇定，毫无大战来临前的紧迫感，好像置身事外在欣赏一部精彩的战争大片。有的人谈笑风生，有的人在抽烟，也有人轮流用望远镜观察渡具知海滩全景。见到美军如此密集的炮弹和炸弹落在被自己主动弃守的海滩上，八原脸上露出了一丝略带嘲讽的狞笑。根据预定计划，守岛日军要等敌人推进到内陆深处预设主要交战区域后才投入重兵实施阻击。此外，第五炮兵部队的重型火炮都隐蔽在山洞口或伪装网之下，直到能够发挥最大杀伤力的时候才会突然开火。

越过海滩边缘的小山丘后，美军士兵开始小心翼翼向内陆挺进。未遭遇预料中的顽强抵抗使士兵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前方遇上陷阱。在这种惶恐不安的气氛中，上午10时，第七步兵师第十七团前锋部队冲入嘉手纳机场，发现它早已被日军废弃，美军成功缴获了敌人来不及破坏的4条“樱花”。半个小时后，该团已将战线推过机场跑道200米远。11时30分，陆战六师四团占领了设施更完善的读谷机场，其间只遭遇到零星抵抗。美军原计划用3天时间攻占两大机场，没想到仅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当天下午，1架零战竟然意外地

降落在读谷机场。日军飞行员跳下飞机向机库走去，当发现情形不对时，他警觉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这一动作使他很快被射过来的密集子弹打倒，美国人本来打算捉活口的。

负责岛屿中部地区防御的日军是青柳时香中佐的特设第一联队和贺谷兴吉的独立第十二步兵大队，前者专门负责两大机场。特设第一联队虽然号称有3473人之众，但大部分由航空地勤人员和工兵组成，还有170名县立农林学校的学生。这支部队3月20日才成立，是牛岛和长勇为敷衍东京和台湾要求坚守机场的命令仓促组建的，本身并非战斗部队。连日本人自己都看不起这支士气低落的部队，给他们起了个“饿鬼队”的难听绰号。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武器，青柳因缺乏必要的通信工具甚至无法联系到自己的部队。面对迎面冲杀过来的如狼似虎的四个美军师，脆弱不堪的特设第一联队甚至连破坏机场之类的简单任务都没完成就一哄而散，机场上到处散落着日机的残骸和来不及带走的物资。

登陆日做出正式抵抗的只有还称得上精锐的贺谷支队。贺谷得到的命令是，迟滞美军进攻，且战且退，将美军引向南方的第一道防线。贺谷手下仅有1233名兵员，显然无法挡住数万名美军排山倒海般的迅猛攻势。位于最前线的第一中队稍一接敌即向后撤退。顽强抵抗的第四中队在与优势美军的交战中伤亡惨重，中队长吉村馨中尉重伤，指挥权暂时由副中队长太田俊朗中尉接替。贺谷通过第六十三旅团司令部向军司令部提出请求，希望能得到第五炮兵部队的火力支援，被八原以“炮兵阵地不宜过早暴露”为由断然拒绝。

前方进展实在太顺利了！美军各团、师指挥部纷纷提前上岸，在滩头建起临时指挥所。下午晚些时候，工兵部队的推土机已经开始平整海滩，清理出通往机场的道路。急救所里，一众医护兵蹲在地上谈天说地，他们几乎无事可做，送来一个伤兵都能围上去一大群人。登陆日夕阳西下时，美军滩头登陆场已扩大到长13.7公里、纵深4.6公

里。包括4个师的预备队在内，超过6万名美国大兵牢牢在岛上站稳了脚跟。所有师属炮兵部队提前登陆，当晚就建起了炮兵阵地，准备为第二天步兵的进攻提供炮火支援。在他们之前，坦克部队已经早早随步兵向前突进了。更令人可喜的是，嘉手纳机场的一条跑道当天傍晚已经具备了供飞机紧急起降的能力。除了在瓜岛登陆未遭遇像样抵抗之外，冲绳岛登陆是任何一次大规模两栖作战中付出代价最小的，美军仅阵亡28人、失踪27人、受伤104人。“我们在规定登陆时间开始后一个半小时上岸，没有人向我们开枪，甚至连鞋都没有湿，”记者派尔在发给国内的战地报道中这样说，“在冲绳登陆，的确是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在东南2600公里之外的关岛新司令部里，尼米兹及众参谋以轻松的心情在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特纳的报告一直到下午才姗姗来迟：“在猛烈的海空打击之后，我第十集团军各部于上午8时30分开始在渡具知滩头登陆。各部仅遭遇轻微抵抗，船只与舰艇实际上均未遭遇炮火袭击。许多坦克和大炮都已上岸，各师预备队正在登陆，部队正在向纵深发展，我们无疑已经在岛上牢牢站稳了脚跟。”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前线已经很难有事情让尼米兹揪心了。

日军在登陆日并非毫无收获。继前一天重伤“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之后，日军“神风机”再次出击，进攻停泊在冲绳近海的美军舰船，获得击伤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以及运输舰、坦克登陆舰各2艘的战绩。“神雷部队”的6架一式陆攻机只有2架返航，宣称射出的“樱花”准确击中了“西弗吉尼亚”号炮塔，还炸伤3艘驱逐舰，后一战果并未得到美军的确认。

当天，位于冲绳岛以南320公里处的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首次遭遇“神风机”攻击。1架零战不顾身后英军战斗机的追击，穿越防空火力网于7时25分扫射了“不倦”号飞行甲板，造成英军水兵1人阵亡、5人受伤。随后该机又扫射了“英王乔治五世”号，未能造成人员伤亡。

亡。7时28分，另一架日军“特攻机”撞上了“不倦”号舰岛，造成水兵14人阵亡、15人受伤。“不倦”号的装甲飞行甲板受撞击后下凹，最深处达76毫米，停放在那里的2架“萤火虫”和1架“复仇者”受损。尽管飞行甲板被一度封闭，但经过损管队员快速高效的修理之后，“不倦”号在撞击发生37分钟后就恢复了飞机起降能力。眼前这一幕让派驻英军舰队的美军联络官爱德华·尤恩上校——他是莱特湾海战时轻型航母“独立”号的舰长——等人大开眼界，他们早习惯看到在这样的攻击下，木质甲板的美军航母遭到重大伤亡和严重损坏，不得不撤出战斗进行维修。17时30分，另一架携带重磅炸弹的“天山”向“胜利”号发起俯冲，舰长丹尼上校亲自操舵，老练地在敌机俯冲前完成转向，惊险避开了敌机的撞击，翻滚入海的日机仅对航母飞行甲板边缘造成轻微破坏。

4月2日，在对日军先岛群岛的六大机场进行一轮扫荡之后，第五十七特混舰队离开一线，前往指定海域加油。尼米兹上将专门从关岛发来了祝贺电报，赞扬友军为冲绳作战“做出了‘光辉’贡献”。罗林斯中将迅速回电，表示“英军将继续‘不挠’‘不倦’地去追歼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两位将军在电报中用上了英军所有4艘航母的名字，文化程度的确不低。

登陆日的战斗不仅仅局限于冲绳一带。为策应第十集团军的登陆行动，李梅命令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出动120架B-29，轰炸东京中岛发动机工厂。机群起飞不久，当初汉塞尔抵达塞班时驾驶的那架“约尔廷的约西”号就因机械故障在海上坠毁，机组成员无一幸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又有2架B-29被日军高炮击落，另有2架受伤在迫降时坠毁。

对出动“超级空中堡垒”攻击普通机场这样的目标，李梅一向缺乏兴趣。得知第十集团军在冲绳顺利登陆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尼米兹上将：“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支援任务，别的方面也帮不上

什么忙。我们是否可以回去袭击我们的战略目标啦？我认为，我们在那边会起到更好更大的作用。”

“是的，李梅，”尼米兹答道，“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想，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回去执行原来的任务了。但在答应你的要求之前，我还要问一下谢尔曼将军。”

谢尔曼少将强烈反对尼米兹放走B-29部队，他认为九州的日军机场虽然遭到了破坏，但那不过是暂时的。日本人肯定会在最短时间内将它们修复，有确切情报显示他们正在向那里集结更多的飞机。谢尔曼说，用不了多长时间，日本人就会纠集起一支强大的力量，对冲绳外海的美军舰艇发起大规模自杀式攻击。尼米兹赞同谢尔曼的意见，他让李梅回去重新制订出一个袭击九州机场的行动计划。

李梅对此很不服气，并立即向华盛顿的第二十航空队司令部告状。官司一路打到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金上将大发雷霆之怒。他指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付出重大牺牲去夺取硫磺岛，正是为了给B-29部队夺取备降机场。现在冲绳之战刚刚打响，那些身处冲绳近海的舰船无时无刻不处于日军“神风机”的威胁之下，铲除这一威胁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摧毁他们的机场。如果陆军航空队这样不顾大局，不愿支持冲绳岛外的海军，他将撤离所有舰队，不支持在岸上作战的陆军部队。一向大度的马歇尔显然不愿与海军闹僵，也在一旁替金说话。阿诺德只好致电李梅，“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必须无条件执行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命令”。

李梅第二次告状再次以失败告终！在随后1个多月里，他不得不动B-29共1600架次，对九州和四国的日军机场实施压制，直到5月11日才从这一勉为其难的任务中解脱出来。李梅在回忆录中声称，这项任务不但可耻，而且并不具有多少价值：“B-29不是一种战术轰炸机，也没打算起这种作用。无论我们怎样收拾那些小机场，也不可能

把‘神风机’的威胁降低到零，它或多或少总会存在。”4月4日，在空袭东京和川崎的行动中，当初第一个降落在硫黄岛千鸟机场的弗雷德·马洛中尉机组未能躲过噩运，“黛娜·迈特”号因伤重在降落时坠毁，机组成员仅一人生还。

根据巴克纳中将下达的计划，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军将横穿冲绳岛，将岛屿一分为二并控制东部海岸，之后北转占领并肃清岛屿中北部地区。与此同时，陆军第二十四军将向南面令人生畏的山峦进军，攻占冲绳重镇那霸和首里，全歼盘踞在岛屿南部的日军主力。整个战役预计耗时45~60天。

4月2日和3日天气状况依然良好，仅遭遇微弱抵抗的美军各部推进极快。在读谷机场以东的喜名地区，陆战六师四团遭到特设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的阻击，日军只能用步枪和手榴弹与美军坦克缠斗。上午11时，大队长黑泽严少佐下令突围。在随后的战斗中，黑泽所率小针三男中尉的警备中队在座间味高地附近全军覆没，第一大队彻底溃散。当天下午，联队长青柳接到了军司令部的电令：“特设第一联队向北突围，在国头支队支队长的指挥下展开游击战。”青柳不愿轻易率部进入北部荒凉地带，当晚他下令各部向南突击，试图与主力部队会合。分散突围的各部日军途中遭到美军阻击，伤亡惨重，只好掉头遁往北部山区。

当天，陆战一师继续向石岭久得和北谷一线推进，途中只遭到小股日军的零星骚扰，他们遇到的最大麻烦的是岛上复杂崎岖的地形。在海军陆战队南方，陆军第七步兵师第十七团于当天14时在岛东海岸中城湾的高地上建立阵地，前锋部队进抵海岸，将岛上的日军拦腰斩为两段。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八一团在桃原一带遭到贺谷支队第五中队的顽强抵抗，攻击受阻。在飞机、坦克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第三八三团攻克了贺谷支队第一中队驻守的普天间东北一带山岭。当晚，

贺谷下令各部退后重新部署，在荻道至普天间一线构筑新的防御阵地，继续迟滞美军的进攻。

当天19时，在庆良间列岛以南海域，美军遭受了战斗打响以来的最大损失。1架携带炸弹的日军“特攻机”撞上了运输船“亨利克”号，船上运载的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三〇五团团长、副团长、人事科长和情报课长集体罹难，共计86人失踪或伤亡。

3日，美军两翼部队分别向冲绳南部、北部双向进击。陆军第二十四军进抵东岸后改道向南，攻击日军重兵盘踞的地区。第七步兵师第十七团负责肃清并巩固已占领地区，第三十二团沿中城湾南下，推进5000米后顺利占领久场村。其间，第三十二团的阵地上落下了约10发炮弹，证明登陆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日军炮兵终于投入了战斗。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八一团尽量与在左翼的第三十二团保持协同，他们在165高地遭到贺谷支队第五中队的拼死抵抗。路上美军遇到的平民和抓到的少量俘虏供述，原驻守此地的日军已向南撤走，霍奇少将根据战场的进展情况调整了两个师的边界线。

攻克贺谷支队指挥部所在地岛袋村之后，美军遇见了两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儿，他们不断向美国人鞠躬。其中一个人是村长，另一个是村议员喜纳昌盛。学校老师喜纳曾经说服1300名村民留在村里，不要逃入山区或丛林去冒被饿死的危险。“美国绅士们，”喜纳高喊道，“我们是冲绳的基督徒！”美国大兵警惕地用枪对准这两个冲绳人。紧张对峙几分钟后，充当翻译的日裔美国人托马斯·比嘉赶到了。“老师，”比嘉冲上去抓住了喜纳的手，“喜纳老师，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比嘉太郎，您的小学学生。”

在北部战线，陆战一师、六师分别沿东西两岸向石川地峡艰难推进，沿途只遇到向北溃散的日军第一特设联队一些散兵游勇的抵抗。陆战第五团士兵斯特林·梅斯这样描绘战场的情景：“碧蓝的大海波

涛起伏，纯净的沙滩像水晶一般洁白，被主人抛弃的冲绳骏马在水边尽情地奔跑。”每走几百米，陆战队员就会见到一座由几间房子组成的小村庄，那些屋顶覆盖着茅草的石头小屋紧紧挨在一起。尤金·斯莱奇在书中写道：“冲绳美如一幅田园风景画！”敌人到底在哪里呢？陆战十五团副团长詹姆斯·布朗中校写了张便条给师后勤主任奥古斯塔·拉尔森：“中校先生，请您给我们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吧，我的许多部下还从未见过日本人呢！请放心，我们一定会替您把他埋葬掉的。”

美军在推进过程中不时会遇到一些当地居民，他们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几乎见不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光着脚，身上脏兮兮的，看上去明显营养不良。那些年长者似乎非常害怕，对美国人畏畏缩缩，好像一副马上就要挨打的样子。倒是那些小孩子面对美国兵的笑脸很快就没了畏惧心理，他们甚至跑过去，伸手接受征服者给予的稀罕物品——糖果、口香糖或C型口粮。“孩子们几乎都很机灵，面露喜色，”斯莱奇这样写道，“他们的脸圆圆的，黑眼睛。小男孩儿通常都剃着板寸头，小女孩儿则把黑得发亮的头发剪成那个时代日本小孩儿常见的齐耳短发，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孩子。”

眼见孩子们很快就和美国大兵混熟了，大人们也就放下了担忧。和日军宣传人员说的恰恰相反，这些入侵者并非是食人兽或魔鬼，冲绳老百姓居然没有被强暴、摧残或杀害。他们反倒为平民送来了粮食，而且打算等安全时尽快把他们送回家里。登陆48小时后，岛上难民就开始排成纵队，向路过的美军吉普车和坦克招手或敬礼。那些暂时没仗可打的大兵也可以伸手去摸路过小孩儿的脑袋了。

对陆战队员们来说，冲绳战役的第一个月只是一段平静的序曲。他们能够清晰听到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但眼下那只是陆军的事情，他们暂时还插不上手。一些新来的“补充兵”会责怪他们的前辈，说

老兵们讲的有关太平洋岛屿作战如何恐怖的事情都是虚张声势，故意吓人。每晚扎营时，他们都会像训练时那样挖掘散兵坑。炮兵开始使用当地的骡马驮运武器弹药，有人看见陆战队员不用马鞍就直接骑在骡马上四处遛弯儿。还有一些人索性脱掉军装，光着屁股跳到附近的小溪里洗澡。战地记者派尔记录说：“几十个脏兮兮、胡子也不刮的陆战队员，在一栋被摧毁房屋的废墟里找到了几件粉红色和蓝色的日本和服，他们洗军服时就会换上它们，显得不伦不类。”一名18岁的陆战队员告诉记者谢罗德，他希望能尽快碰到日本兵，“我扛弹药早扛烦了”。那些有幸遭到零星抵抗的陆战队员心中并不觉得惊慌，反倒感到了一丝慰藉，“总算遇到敌人了”。这话说得一点儿都不夸张。

3日太阳落山时，陆战六师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石川地峡入口处，陆战一师右翼进抵中城湾。第三两栖军仅用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15天才能完成的任务。盖格少将收到了巴克纳中将发来的嘉奖电令：“我祝贺你和你的部队，极为出色地实施了这次登陆行动，进而在敌境内取得许多收获。我完全相信，骁勇善战的陆战队员会以标志性的勇敢、气魄和效率，完成本次战事的每一项要求。”

4日，北部陆战一师三个团全部抵达东海岸，陆战六师进抵预定登陆16天后才到达的仲泊至石川一线。南部第二十四军前锋4个团均已通过岛狭窄的腰位置，第七步兵师第三十二团、第一八四团在右翼，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八二团、第三八三团则在左翼活动。后者即将一头撞上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在神山和大山一带的主阵地，真正的恶战一触即发。5日夜间，日军贺谷支队奉命撤退。贺谷声称以战死243人为代价，换取击毙美军600人、击落飞机2架、击毁坦克10辆的“显赫”战果。这一战绩明显带有很大水分。

美军登陆冲绳岛当天，读谷和嘉手纳两大机场就相继失守，东京高层对此感到无比震惊。在2日上午召开的临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

首相小矶怒不可遏，要求参谋总长梅津做出解释。梅津对此不置可否，也许他不知道该如何向首相解释参谋本部和第三十二军的作战方针为什么不一致，也许他根本就懒得搭理即将下台的小矶，现场气氛颇为尴尬。

一阵令人心悸的沉默之后，列席会议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接过了小矶的话头：“我来替总长回答首相的问题。因为美军握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与敌人进行的离岛作战中，我方不可能做出及时增援和帮助，最终结果必然是美军占领冲绳，并以它为立脚点进攻日本本土，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现在宫崎正一门心思在筹划本土决战，对冲绳的守卫持超然态度。一定程度上说，他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小矶两天之后辞职的决心。

当天下午，两总长梅津和及川进宫汇报战况时，天皇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机场失守如此之快，陆军为什么不发起反击？”对待裕仁，梅津显然不能像对小矶那样敷衍了事。他只能模棱两可地说，美军只是占领了机场的一部分，岛上我第三十二军正在筹划进攻，很快会将进入机场的少许美军赶出去。及川汇报了海军“天号作战”的筹备情况，后文详叙。

接替服部卓四郎出任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认为，牛岛第三十二军在岛上的作战是消极的，是得过且过的自我生存主义，必须立即予以纠正。“现在不趁敌军立足未稳之时一鼓作气夺回机场，更待何时！听任美军占领并使用机场，不是彻底承认失败了吗？”3日清晨，天野起草了要求第三十二军夺回机场的催战电报准备发出，被部长宫崎阻止。当年瓜岛争夺战时，宫崎是第十七军参谋长，有过一段极端痛苦的难忘经历。他知道东京的命令未必符合战场的实际状况，类似战术细节指导往往会使前线将士更加无所适从：“战场当地既然有负责指挥的司令官，作为大本营，就应避免进行过多干预。”

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一贯主张水际歼灭抗登陆作战的方针，他责成参谋长谏山致电长勇，要求第三十二军立即发起反击，夺回机场。同日，驻台湾第八飞行师团也向岛上发去电报，提出了夺回机场的要求。

对第三十二军丢失机场反应最强烈的是海军。4月3日上午9时，军令部、联合舰队及第五航空舰队在鹿屋基地召开专题会议，会商下一步作战计划。虽然陆军高层倾向于本土决战，但海军仍未放弃冲绳，准备在这里投入最后的战力。“天号决战”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在美军占有并使用读谷和嘉手纳机场之前，给予其登陆船队毁灭性打击，现在海军在积极调兵的同时，每天都在进行艰苦的航空作战。根据以往经验判断，美军快速航母舰队在近海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但美军陆基战机一旦进驻岛上，就会像当初他们占有瓜岛亨德森机场那样，永远赶不走了。会议最后做出决定，以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的名义致电第三十二军，希望能尽快发起反攻，夺回机场：“敌军一旦在机场部署陆基战机，鉴于敌我基地航空兵力和飞机性能的差异，我军将无法从远距离攻击冲绳周边的敌军舰船和截断敌军后方，对冲绳实施补给亦无可能，并影响到即将发起的‘天号作战’。希望贵军克服一切困难，出动主力部队夺回机场。”

各方电报纷至沓来，着实让牛岛无比头大。3日晚上，参谋长长勇召集众参谋在首里城堡军司令部的坑道里开会商议对策。在宣读了各方发来的电报后，长勇指出，应趁美军立足未稳之际，以军主力转入攻势，歼灭敌军夺回机场。他的说法立即得到了以航空参谋神直道为首的大部分人的支持。长勇进而指出，反攻要领是利用暗夜掩护进行大规模渗透，将敌我双方混淆在一起，封锁敌军的炮火打击，以我擅长之贴身近战法将美军一举赶入大海。

唯一持反对意见的是高级参谋八原，他指出我军已根据持久战方针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精心准备，现在轻率地抛弃既定方针，贸然出

击，面对占绝对优势且已在滩头站稳脚跟的敌军，实无胜算。没有特别理由就放弃倾注无数心血构筑的洞穴阵地而发起反击，纯属不负责任的自杀行为。八原建议，按既定方针龟缩不出，只以重型火炮封锁机场，可以在不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对机场实施更长时间的压制。

两种意见截然对立，长勇明显占据了上风。牛岛不顾八原的反对，于4日致电大本营、第十方面军和联合舰队司令部：“我部将于7日夜间向北转入攻势。”当天下午，大本营即回电予以肯定和鼓励：“压制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对我第三十二军的未来作战至关重要，这已为最近的硫黄岛战例所证明。特别是粉碎敌军海空基地的设立，不仅是冲绳作战的根本目的，对实施该方面航空作战也具有重大意义，务必尽快发起反攻。”

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亲自发来了激励电报，这回不经过参谋长谏山周转了：“联合舰队、第六航空军、第五航空舰队、第八飞行师团将集中全部兵力，攻击冲绳周边地区的敌军舰船，时间预定为6日和7日，有关细节联合舰队将专电告知。希第三十二军与上述目标相呼应，竭尽全力完成原本任务，特别是能够与海空军部队的壮举相匹敌的地面部队，要采取积极勇猛的战斗。期待贵部的出色发挥！”

在作战参谋长长野英夫少佐的协助下，八原违心地按照牛岛的意图连夜制订出作战计划，反击发起日定在4月7日夜晚。但就在4月4日当晚，军司令部收到了“16时30分那霸南方150公里处发现敌军3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及90艘运输船”的重大军情。本来就不太赞成反攻的牛岛决定，总攻暂时推迟，只派小股部队予以象征性出击。上述意见同时向各方发电通报。

早在美军进攻部队在冲绳外海集结的3月25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已经下达了发动“天号作战”的命令。这一计划要求出动陆海军航空兵的所有力量，对美军舰队发动大规模轰炸和自杀式攻击。但第五

航空舰队在不久前的九州以南海空战中损失惨重，几乎失去了继续攻击的能力，需要一定时间来调集新的部队。从3月26日至31日，日军只出动了少量飞机进行骚扰式攻击，截至4月5日仅取得了击沉美军快速运输舰1艘，击伤战列舰2艘、护航航母1艘、巡洋舰3艘等39艘各型舰艇的战绩。

4月5日，日军在九州基地已经集结了一定数量的战机。丰田觉得，面对美军数千艘舰船，少量飞机出击根本无济于事。为配合岛上第三十二军夺回机场的反攻行动，丰田决定在6日和7日投入海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十航空舰队及陆军第六航空军、第八飞行师团的主要兵力，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艇实施大规模攻击，作战代号“菊水行动”。“菊水”即“水上菊花”的缩略语。冲绳战役期间，日军共发起了10次“菊水行动”。为方便叙述，我们通常称为“菊水N号作战”。

“菊水”是日本14世纪武士楠木正成的纹章图案。楠木曾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立下了“七生报国”的誓言，意为即使死去七次，也要转生尽忠。他因在战斗中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为后世所推崇。从这一代号可以看出，日军本次攻击显然以自杀式“特攻”为主。联合舰队以“菊水”作为行动代号，就是希望参战将士能够像楠木那样，以死报国。此外，联合舰队最后残余的水上力量第二舰队（包括“大和”号战列舰）也将从濑户内海出击，发动海上“万岁冲锋”。两支部队的指挥官得到的命令完全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歼灭位于冲绳外海的各路美军舰队。”

一时间九州及台湾各机场陷入一片忙碌之中。看到无数年轻人跑来跑去筹备即将展开的决战——他们中的很多人注定将一去不返——宇垣禁不住感慨万千。在《战藻录》里，他坦承自己为派出如此多的飞行员去送死感到痛苦和内疚：“总有一天，我要追随这些孩子而

去，我乐见我极易落泪的脆弱心灵已经来到了这个阶段。”后来的事实证明，宇垣果真没有食言。

对日军随时可能发起的大规模自杀式攻击，美国人早有预料。日军战机向九州南部机场大量集结，自然逃不过美军侦察机的眼睛。

“冰山行动”绝非短期内就能结束，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及大量运输船必须停留在冲绳附近的危险水域长达数月之久，使赖着不走的舰队称谓名副其实。由于位置相对固定，日军战机很容易就能够找到它们。为了给舰队做出反应留出足够的时间，米切尔中将在舰队外围不同距离设置了16个“站点”，部署驱逐舰充当雷达哨舰。冲绳岛西岸陆地尖端的残波岬被命名为“博罗点”，其余15个“站点”都以这里为基点，它们距“博罗点”的平均距离为96公里：最近的第十三号“站点”仅29公里，最远的八号“站点”则有153公里。每个“站点”通常有2艘驱逐舰实施巡逻，同时配属2~4艘登陆炮艇提供防空火力支援。“站点”的任务是对可能来袭的日军飞机或潜艇实施不间断雷达、声呐和目视搜索，及时将敌情通报给主力舰队。白天，每个“站点”上空都会有战斗机协助值勤。驱逐舰上也配备了经过严格训练的战斗机引导小组，负责调度“地狱猫”和“海盗”进行作战。这些雷达哨舰及配属炮艇被临时授予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八大队的番号，指挥官是第一〇五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哈里·贾勒特海军上校。

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军官愿意公开承认这样一个残酷事实：雷达哨舰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早期预警，它们本身就是诱饵，可以吸引走相当一部分来袭的敌机。相对来说，驱逐舰和登陆炮艇比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以及滩头那些满载人员物资的运输船价值更低，它们相对经得起损失。这种做法，用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就是“丢车保帅”。在长达2个月的战役过程中，这些雷达哨舰始终在“神风机”的威胁下承受着巨大压力。“站点”上空的防空巡逻时有时无，尤其是在恶劣天气的情况下或日落之后。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

小小的雷达哨舰只能依靠高速机动和高射炮来保护自己。即使头上有一支还算强大的战斗机队来拦截日机，舰上的雷达也很难分清敌我，日军“神风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从空中格斗中摆脱出来，突然冲向海上的军舰。这些驱逐舰的舰长通常都是操舰高手，他们往往凭借高速机动来应对空袭。他们在做任何动作时都要保持最大航速，以提高军舰的机动性。一旦敌机来袭，他们往往会变换航向用侧舷面对敌机，这样就可以用最猛烈的高炮火力向目标开火。雷达哨舰一旦被击中，哪怕只遭受一次有损伤的近失，都会损失一部分机动性。这会让它们在抵御下一批“神风机”的攻击时变得更加脆弱。

4月6日天气微凉，风大，海上波浪起伏。随着丰田一声令下，日军精心策划的“菊水一号作战”终于拉开序幕。从上午10时15分到12时30分，日本陆海军的699架飞机——海军462架、陆军237架，其中355架为“神风机”——从九州南部的鹿屋等机场陆续起飞，向美军舰队所在海域隆隆飞去。出击日机的任务分工是：海军飞机集中攻击作战舰艇，陆军则重点攻击运输船队。15时10分前后，米切尔、特纳、布兰迪相继接到了数个“站点”发回的紧急电报：“数不清的日机正在朝你们快速飞去。”

当时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正在冲绳岛东南近海游弋，为岸上地面部队和岛屿另一侧的登陆船队提供昼夜不间断的空中掩护。拉福德少将的第二大队正在后方加油，位于第一线的只有谢尔曼少将的第三大队和克拉克少将的第一大队。米切尔第一时间向所有航母下达命令，将全部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收进机库，腾空飞行甲板供战斗机起降使用。所有能够出击的“地狱猫”和“海盗”以最快速度升空，增援空中的战斗机巡逻队，或前往指定方向实施拦截。战斗机引导官的无线电频道里瞬间热闹起来，呼叫声、怒吼声、咒骂声不绝于耳。最兴奋的当数那些战斗机飞行员，刷数据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大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最先遭遇到大群日机。“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的17架“地狱猫”截住了“一窝蜂似的准备自杀的日本入”，它们正朝着登陆场的方向飞行。美军飞行员一波冲锋就敲掉了其中的33架，威利斯·哈代上尉声称击落1架零战、2架“彗星”和2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最后仅剩1挺机枪里还有子弹。下午晚些时候，“大黄蜂”号两个执行空中巡逻的四机编队在舰队以北截住了一个日机编队，击落全部8架日机。当天战斗结束时，“大黄蜂”号战斗机中队和战斗轰炸机中队上报的战绩分别为25个和21个。

“贝露森林”号战斗机飞行员将6日的空战形容为“第二次猎火鸡”。15时30分，吉莱斯皮上尉率领14架“地狱猫”到达指定空域后，遭遇到多个日机编队。在持续2个多小时的空战中，他们声称与超过60架日机混战。美军飞行员发现日本同行似乎毫无空战经验，所有参战者都声称没有空手，共获得26.5个战绩。其中卡尔·福斯特少尉6个、肯尼斯·达姆斯少尉5.5个、尊尼·米勒少尉5个、米歇尔·马佐科少尉4.5个，另外还有3名少尉各击落了4架敌机——当天这个战斗机中队似乎是少尉当家。当天战斗结束时，“贝露森林”号战斗机中队的24架飞机上报的总战绩是47.5架，付出的代价仅是1架“地狱猫”身上被打出了16个弹洞。这架飞机在航母上降落后地勤人员惊讶地发现，那些弹洞竟然来自友机的误击。“贝露森林”号舰长威廉·汤姆林森上校向克拉克少将报告说：“怎么样，超过捕猎限额了吗？”“不，”克拉克迅疾做出答复，“没有限额，现在是自由捕猎季节，干得漂亮！”

“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取得的战绩更加唬人，竟达到了惊人的56个，其中4架夜间战斗机共取得了9个战果。15架“地狱猫”和12架“海盗”奉命执行搜索任务，途中共与53架日机交战。13名“地狱猫”飞行员声称击落26架6种不同型号的日机，自身只损失飞机1架，另有8架飞机受伤。“海盗”飞行员声称击落日机6架，将执行本次搜

索任务的击落数增加到32架。另2架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地狱猫”发现前方飞来了9架零战，长机飞行员休·巴腾中尉率僚机飞行员塞缪尔·布罗卡托中尉借助云层掩护，从日机后方悄悄逼近，一轮俯冲就击落了4架敌机。等其余零战反应过来时，两人又通过机动配合击落了另外4架，共耗费子弹1500发。上述战果都有照片和目击者提供佐证。

当天最高兴的当数“埃塞克斯”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萨瑟兰中校。虽然只击落了2架“飞燕”，但他终于将个人战绩提高到5架，顺利跻身王牌飞行员行列。早在瓜岛战役期间，在“企业”号上服役的萨瑟兰就开始与敌机格斗，还曾与日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单兵对战过。两年多时间过去了，眼看着手下的小伙子个个超越自己成为王牌，萨瑟兰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有点抬不起头，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汇总“圣贾辛托”号的23.5个、“本宁顿”号的27个及其他航母的战绩，当天美军飞行员声称共击落日机257架。

但此番日军“菊水一号”攻击的规模实在太大，仍有多达三位数的日机突破美机拦截，向美军舰队猛扑过去。“它们究竟都是从哪儿来的？”运输船的一名美军军官吼叫道，“它们或单枪匹马，或两两成对，或三五成群，下滑、俯冲、垂直冲下，有些还一头栽进了水里，它们看上去似乎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克拉克少将坦承，日军一拥而上的攻击“实在太恐怖了”。天空布满了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无数烟团，曳光弹从薄暮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一道道红色和黄色的耀眼光芒。

许多舰船上，战斗机引导官和飞行员之间的对话被通过大喇叭播放出来，水兵们似乎在收听一场精彩的空战现场直播。在特纳的旗舰“埃尔多拉多”号两栖登陆指挥舰上，记者谢罗德目睹了1架日机冲向渡具知外海1艘坦克登陆舰的全过程。“可怕的‘嗒嗒嗒’的弹雨从两英里内的每一艘舰船上喷向那架日机，”谢罗德写道，“那架日本佬的飞机在距离目标300英尺时着了火，翻滚落入浅水之中。”

当天上午，在一号“站点”执勤的“布什”号驱逐舰就曾遭到4架日机的攻击，并宣称击落其中的1架。14时30分，“布什”号发现北方65公里处有敌军机群在快速逼近，它们是来自日军第七二一航空队第三建武队的19架飞机。14时55分，舰上的战斗机引导官指挥“地狱猫”前往拦截，瞬间击落日军2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15时13分，日军1架“天山”突破“地狱猫”和防空炮火的双重拦截，向“布什”号发起自杀式俯冲，2分钟后准确撞中驱逐舰右舷两根烟囱中间部位，将轮机舱内的鼓风机直接炸飞，雷达天线也被扯掉。撞击和爆炸导致两个锅炉舱和前轮机舱进水，“布什”号很快出现了10度倾斜。16时35分，驱逐舰“科尔霍恩”号以35节高速前来救援，但18公里至27公里外的云层中闪出的10多架日机正在快速逼近，“科尔霍恩”号只好放弃救援专注于防空作战。

17时30分，第二架日机擦过“布什”号舰桥，击中两根烟囱中间左舷甲板，诱发冲天大火。17时45分，第三架日机撞向“布什”号二号炮塔左舷附近甲板，再次引发了新的火势。眼看战舰已无法挽救，舰长罗林·韦斯特霍尔姆中校18时30分下达了弃舰命令，“布什”号最终沉没在北纬27度16分、东经127度48分海域。21时30分，“卡辛·扬”号驱逐舰带领炮艇和拖船各一艘赶到现场，积极展开救援行动，共捞起“布什”号的19名军官和227名士兵，其余87人阵亡。

前来救援未果的“科尔霍恩”号同样未能逃过噩运，它被日军筑波航空队的3架挂弹零战相继撞中，23时20分舰体倾斜超过了23度，舰长乔治·威尔逊中校无奈下令弃舰。在接走舰上水兵之后，“卡辛·扬”号补射鱼雷将友舰击沉。“科尔霍恩”号共有35名水兵阵亡、21人受伤。

雷达哨舰“纽康姆”号同样遭到“神风机”的集中攻击。第一架日机撞中驱逐舰的后部烟囱，第二架日机在即将撞上军舰前被高炮撕得粉碎。接下来的2架日机接连撞上军舰中部和前部烟囱。在短短6分

钟时间里，“纽康姆”号已经被大火和浓烟笼罩。驱逐舰“柳特兹”号不顾自身安危，勇敢近前施救，第五架被击中的日机斜着掠过“纽康姆”号，一头撞上“柳特兹”号舰尾，引爆了舰尾存放的深水炸弹。一系列殉爆将“柳特兹”号舵机炸毁，多个舱室进水，舰尾开始徐徐下沉。舰长李特·格拉博斯基中校率领官兵奋力抢救，丢光了舰上的所有鱼雷和深水炸弹才使军舰免于沉没。当天晚上，面目全非的“纽康姆”号和“柳特兹”号被救援船只拖往庆良间锚地维修。

到6日战斗结束时，有多达26艘美军舰船遭到日机的攻击。除“布什”号和“科尔霍恩”号之外，被击沉的舰船还有驱逐舰“洛伊策”号，坦克登陆舰LST-447号，满载弹药的胜利轮“洛根”号、“霍布斯”号。遭重创的舰船包括驱逐舰“莫里斯”号、“梅兰利”号、“豪沃斯”号、“海恩斯沃思”号、“海曼”号，护航驱逐舰“威特”号，高速扫雷舰“罗德曼”号、“埃蒙斯”号。被击伤的还有驱逐舰“哈钦斯”号、“哈里森”号，护航驱逐舰“费伯林”号，扫雷舰“设施”号、“赎金”号、“防御”号、“毁灭者”号、“格劳斯”号和“罗宾”号等。上述包括驱逐舰在内的众多小型舰船的牺牲，有力地掩护了美军主力舰队。除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挨了1颗近失弹轻伤之外，其余大型舰船均未受到严重损伤。第二天中午，特纳中将向全军发出如下电报：“如果这就是敌人压箱底的招数，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能够稳步推进了！”

尽管早已预料到敌人可能发起可怕的自杀式攻击，但本次日军攻击之疯狂、美军损失之大，仍令美国人不寒而栗。比损失更要命的是，日军这种攻击方式大大削弱了美军官兵的士气。连一向意志坚定的斯普鲁恩斯都心有余悸地向尼米兹汇报说：“虽然这种撞击战术成功的概率很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这种攻击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变成一种灾难。”

对日本人这种不要命的战法，尼米兹同样无可奈何。他下令对所有关于日军“神风特攻”的报道实施新闻管制，太平洋舰队对外战报一律不准提及“神风特攻”造成的损失。由于参加“特攻”的日机大部分有去无回，而少数幸存者又经常会夸大战果，日军往往无法准确估计美军的损失数字。

但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确信，6日的大规模攻击给美军舰队带去的损失肯定是毁灭性的。宇垣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军1架侦察机至少在海面上数出了150根烟柱，冲绳周边海域已沦落为屠宰场。几乎可以肯定，我们至少摧毁了4艘美军航母。”通过监听美军舰船及舰机间的慌乱通信——诸如“请求战斗机掩护……遭到第二次攻击……请求拖船和医疗船前来救援”，“右舷被自杀机命中……正驶向庆良间锚地”，“前桅遭自杀机撞击，引发火灾、爆炸，损失惨重”——日军高层对“特攻”能令敌军“手忙脚乱”感到非常满意。在听取了岛上第三十二军的报告之后，东京大本营估算：至少有35艘美舰被击中，其中22艘沉没。这一明显夸张的战果令日军高层相信，大规模自杀式攻击具有打垮美军舰队的潜力，甚至有可能迫使敌人放弃冲绳作战。4月9日，丰田下令从全日本航空基地抽调兵力增援九州机场，准备发起“菊水二号作战”。

在特纳眼里，冲绳岛上的战斗看上去似乎还算顺利。在获悉日军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前一天被美军舰载机击沉的好消息之后，踌躇满志的特纳于4月8日中午时分给尼米兹发去了一封电报：“我可能疯了！不过，看来日本佬已经放弃了战争，至少在这一地区是如此。”

尼米兹立即回电说：“把‘疯了’之后的其余字全部删掉！”

坊之岬海战

1945年4月2日，在与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进宫报告冲绳战况时，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特意对海军拟出动全部航空兵力实施“天号作战”的情况做了专题汇报。一向如老僧入定的裕仁这次难得地张开了嘴：“参加战斗的就只有航空部队吗？海军的作战舰艇哪里去了？”及川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随口敷衍说：“海军舰艇也将投入本次作战。”

出宫之后，及川立即将天皇的话原封不动地发给了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从天皇的话中不难听出，裕仁明显对海军水面舰艇部队龟缩不出、消极避战的方式不满，也可以理解为是命令它们出击，与航空部队联袂作战。裕仁这句话成为战后一段有名的公案，一直主张对天皇进行审判的澳大利亚人欲以此为借口将裕仁牵扯进来，最终被麦克阿瑟以及川“假传圣旨”模糊处理了事。

4月5日，丰田在日吉台地下室召开会议，讨论“菊水作战”的主要方略。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中将未能参会，他提前和作战参谋三上作夫中佐前往鹿屋基地，视察第五航空舰队“菊水一号作战”的筹备情况去了。首席参谋神重德大佐抛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方案：在航空部队发动大规模作战的同时，出动战列舰“大和”号、“长门”号冒死突入冲绳海面，对美军运输船队和登陆滩头发起毁灭性炮击。军舰弹药耗尽后直接冲上滩头搁浅，一众水兵登岛成为海军陆战队，和岛上守军并肩作战。神特意指出，“为抱定必死决心，所有出击舰船只携带单程燃料”。

“美军已经兵临城下，”神高屋建瓴地指出，“值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作为帝国海军象征的‘大和’号却龟缩内海，而不主动出击寻找歼敌良机，上愧天皇，下愧国民。”神还引用了栗田莱特湾海战前劝导部下说过的那句名诗，“国破山河在！但如果国破了军舰还

在，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耻辱”。既然“大和”号没能死在莱特湾，它就必须死在冲绳或者前往冲绳的路上。神进而强调，即使“大和”号无法完成突入，其出击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诱饵，可以引出美军航母战斗群，由陆基航空部队予以歼灭，“此后，我海空部队协同打击敌运输船，必收奇效也”。

日本海军的神重德与陆军的辻政信都属于行事癫狂、不计后果的精神病人。前文提到，早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期间，时任海军省教育局课长的神重德就突发奇想，请求担任“山城”号战列舰舰长对塞班实施突入作战，被当时的作战部长中泽佑当场否决。现在他再次提出这样一个疯狂计划，一点儿都不出人意料。

司令官丰田却对神的提法当场予以首肯。也许这正是他的本意，只不过借神的嘴说出来罢了。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中，丰田为当年自己的决定做出如下辩解：“冲绳一旦失陷，本土决战势必如城门失火，危在旦夕。当此危急关头，海军必须穷尽一切办法挽救困局，有效使用当时尚完好的‘大和’号战列舰。当时我认为，尽管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到50%，但万一成功就是奇迹。在当时的情形下，留下尚能效力的战列舰不用，而目睹岛上官兵被敌虐杀，实不能忍。留在港内的巨舰早晚必为美军缴械，这是军人荣誉所不能容忍的。话虽如此，对这般毫无胜算的作战，仍将继续付出重大牺牲，实乃一大痛苦。但成功之算虽微乎其微，主动出击也可算聊胜于无。此乃当时之心情。”

自己的疯狂提议竟然得到了领导的首肯，可能连神本人都觉得意外。神继而申请，亲自跟随第二舰队一起出征，为国效命。这一申请照例没能获得批准：按照惯例，日本海军不允许计划制订者直接参与作战，以免事先做出有利于己的计划。此外，彼时“长门”号远在横须贺基地，因为缺乏燃料无法及时赶到第二舰队的集结地。况且“长

门”号的速度太慢，如果加入“特攻”作战，势必影响整支舰队的行动速度。这样前往送死的就只剩“大和”号一艘主力舰了。

和半年前的“捷一号作战”一样，实力已经大大削弱的第二舰队被要求以自我毁灭的方式维护帝国海军的最后荣誉。但“捷一号作战”毕竟还存在理论上成功的可能，这次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参会的一名海军参谋私下里揶揄道：“这甚至称不上一次‘神风’攻击，因为‘神风’攻击至少还有机会干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可以看出，神的计划明显是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从海图上看，“大和”号冲向冲绳的航程并不算太长。但是舰队完全缺乏空中掩护，考虑到美军航母舰队占据压倒优势的舰载机，“大和”号到达冲绳的希望几乎为零，它的本次出击注定将一去不返。

时间紧迫，“菊水一号作战”第二天就将发起。在丰田的授意下，神带上“特攻”计划马不停蹄前往军令部报批。听完神简明扼要的介绍之后，作战部长富冈定俊当即表示反对。富冈指出，海军没有足够的燃油可供本次行动使用。鉴于目前本土与南方资源区的交通线已被完全切断，手头有限的宝贵燃油必须省下来用于今后更重要的“本土决战”，而不能在毫无胜利希望的自杀行动中白白浪费掉。神的第一站就遇上了红灯。

狂热的神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从富冈处出来之后，神径直来到了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的办公室。常年征战海上的小泽一眼就看出计划完全不可行，但一向圆滑的他表示：“既然联合舰队司令官有如此决心，亦无不可。”

受到小泽鼓励的神于是直奔总长办公室，听完汇报的及川装聋作哑，一言不发——这是及川的一贯做法。开战之初，山本力主的珍珠港偷袭作战就是在时任海军大臣的及川模棱两可的表态中勉强通过

的。况且及川曾经当面聆听圣谕，虽然心里清楚神的计划根本行不通，但秉承圣意、拼死一搏的想法使他不得不闭口不言，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幕后推手的角色。这个荒唐透顶的计划就这样在军令部的不作为中勉强通过，“大和”号及数千水兵的生命就这样在众人的推诿扯皮中被出卖了。

战后，神重德被日本史学家称为“大和”号的“掘墓人”，那么丰田等于给“大和”号的棺材盖上了盖子，及川又给钉上了钉子。一句题外话，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9月15日，神重德作为日苏协调北方停战使团的成员前往北海道，返回时他所乘坐的飞机在津轻坠海。同机5人都被美军驱逐舰救起，唯独神本人神秘失踪。海军方面最终认定，神因飞行事故殉职，追晋他海军少将军衔。

1945年4月5日14时，停泊在山口县三田尻冲的第二舰队旗舰“大和”号突然接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紧急电令《GF电令作第603号》：

一、第二舰队司令官率领麾下舰队，包括“大和”号战列舰、“矢矧”号轻巡洋舰、“雪风”号等8艘驱逐舰4月6日从德山起锚，7日黎明由丰后水道出击，8日清晨突入冲绳岛近海，配合航空部队一举歼灭嘉手纳附近的美军舰队。

二、所有舰船只携带单程燃料，全体官兵都要有特攻作战的觉悟和决心。

三、幸存舰只抵近海岸当作固定炮台使用，全力协助陆上作战，炮弹告罄后官兵弃船登岸加入地面部队作战。

四、舰队全程无空中掩护，依靠自身防空武器自卫。

五、本次行动属于“菊水作战”的组成部分，与航空特攻战一并执行。

随命令一起发来的，还有司令官丰田亲自起草的一封激励电报——该电报也被同时发给联合舰队所有作战单位：“帝国命运确实在此一战。卑职已号召组织一支海上特攻部队，以壮烈无比之英勇实施突入作战，以此一举振奋我帝国海军声威，发扬帝国海军海面战斗之光辉传统，荣光后世。各部队，不论是否是特攻部队，都要下定决心殊死奋战，彻底消灭敌军舰队，为皇国奠定永恒基础。”

上述命令同时被发往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正在鹿屋视察的草鹿见令大惊失色。还算清醒的参谋长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到日吉台，指出“大和”号的本次出击毫无意义，它本来可以在保卫本土的作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一番争吵之后，神祭出了撒手锏——天皇的训示。满腹怨气的草鹿只得放弃抗争，表示服从。更荒诞的是，丰田还要求草鹿次日飞往德山，劝说同样反对冒险突入的第二舰队司令官伊藤整一接受命令。老酒猜不出，当时接到这一指示的草鹿老兄究竟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按照神的说法，“大和”号本次出击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策应第五航空舰队的航空攻击，按理说直接受益人宇垣应该支持才对。但与此相反，宇垣和草鹿一样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宇垣曾担任过不短时间的联合舰队参谋长，长期在“大和”号上驻扎使他对这艘巨舰有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他不愿巨舰在一场毫无胜利希望的作战中白白葬送掉。宇垣素来看不起丰田。自“第二次浑号作战”以来，他心里对丰田一直憋着一口气，对其相关作战部署也往往语带讥讽。宇垣于是致电日吉台地下室，不希望因为要和水面舰艇配合而耽误了航空兵的决战大计。他本人要专注“特攻”作战，不可能出动战斗机为突击舰队护航。日吉台的答复很快就到了，命令上已经说明“出击舰队全程无空中掩护”，你可以专心组织你的航空作战，其他事情就不必操闲心了。这回宇垣彻底闭嘴了。

冲绳岛上的第三十二军同样接到了“大和”号实施突入作战的电报。八原认为，目前制空权和制海权完全在美军人手中，敌人由两位数航母和战列舰组成的强大舰队正在冲绳海域游弋，日军海面作战舰艇突破拦截抵达冲绳绝无可能。即使它们能够侥幸接近，也势必陷入美军的重重包围自顾不暇，对岛上的作战毫无帮助。八原在接到电报10分钟内就起草了回电，请求放弃“大和”号的突入作战，为帝国海军留下最后的一点骨血。回电须经参谋长签字、司令官认可后方能发出，由此看来，连一向鲁莽的长勇也反对此项作战。之后，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再也没收到官方有关“大和”号的任何消息。后来牛岛等人听说，它不出预料地被美军舰载机击沉了。战后日本有关部门对八原的回电进行了调查，海军方面都说没有收到这封电报。侥幸活到战后的八原发誓，他的确发出了这份电报。也许东京高层觉得公开这封电报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影响，故意隐瞒了这封电报。

对组成以“大和”号为核心的海上“特攻”舰队，海军内部自然会有不同声音。海军省教育局长高木惣吉在战后著作《太平洋海战史》一书中指出，“彻底丧失制空权之后，‘大和’号的出击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此项作战计划是在参谋长外出的情况下仓促制订的”，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在回忆录中特意做出了以上说明，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

行动的具体执行人、第二舰队司令官伊藤整一对实施这样的“特攻”极为不满。1944年底刚刚就任新职时，他就对私交甚笃的联合舰队作战参谋三上作夫表示：“第二舰队是帝国海军最后的水面力量，希望不要做毫无意义的拙劣使用。这是一支力量严重失衡的舰队，所以要考虑综合发挥其威力的使用方法，诸如与潜艇部队、航空部队配合使用。”现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出击命令，伊藤顿感无所适从。

伊藤立即在“大和”号上召开了由各战队司令官及舰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不出预料，作战命令一经宣布，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对此次“特攻”作战持强烈反对意见。完全没有空中掩护的舰队，向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敌方手中的海域发动进攻，其结果势必是全军覆没，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实。自舰队回到本土锚泊以来，美军B-29几乎天天前来拍照，舰队必经之路丰后水道美军潜艇活动频繁，命令还要求舰队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突进，使得偷袭作战变得毫无可能。联合舰队只提供单程燃料，足以说明作战命令一开始就承认了舰队必然遭到全歼的悲惨结局。就是说，参加会议的这些人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大概率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一贯以冷静著称的驱逐舰“朝霜”号舰长杉原与四郎中佐大声叫喊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怕死，但本次作战，我们肯定会在中途就被敌机击沉。我断然否定这次作战，坚决反对无故抛弃国民这笔最后的财产。”一向敦厚的第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新谷喜一大佐拍案而起：“这次作战，我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只有同在本土登陆的敌人相拼杀而死，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什么特攻作战，简直浑蛋透顶！”第二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小滝久雄大佐说话时往往连讽带刺，他在会上高声叫喊道：“联合舰队司令部设在日吉台的防空洞里，面对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他们究竟在想什么？看看东乡元帅，看看纳尔逊将军，我想请他们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直接指挥作战！”

驱逐舰“雪风”号舰长寺内正道中佐直接质问伊藤：“为何要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贸然出击？”伊藤不无悲壮地回答说：“‘大和’号是帝国海军的象征，现在我们只是在为它选择一处墓地罢了。”不愿就此罢休的寺内直接表达了对“特攻”作战的不满：“口口声声说是联合舰队的最后作战，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些官老爷却躲在日吉台的防空洞里不愿露头？正如小滝君所言，他们难道不应

出来亲自指挥我们出击吗？”“矢矧”号舰长原为一大佐也称，联合舰队的这项计划“简直荒谬透顶，如以卵击石”。

与大多数人大放厥词相反，“大和”号舰长有贺幸作大佐似乎显得非常平静。他是在1944年11月24日“大和”号返回本土第二天，接替森下信卫少将出任末任舰长的。有贺和现任第二舰队参谋长森下是海兵第四十五期的同班同学，人家森下半年前参加莱特湾海战前就已经晋升少将，同期的富冈定俊一年半前就是少将了，有贺到现在还只是个海军大佐。换句话说，他是因为资深才“有幸”出任“大和”号末任舰长的。有贺平时不修边幅，才47岁头发就掉光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水兵中的威信。这个人似乎永远都是笑嘻嘻的，不管大家吆喝什么，他总是在那里拍着自己的大肚皮，好像眼前的一切都和他没多大关系一样。有贺是个大烟鬼，因为脚癣不能穿皮鞋，在军舰上也都穿着草鞋。可能他觉得既然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还不如开开心心上路走人，说多了反而显得不那么潇洒。

奉命出击的日军第二舰队编成如下：司令官伊藤整一，参谋长森下信卫，首席参谋山本祐二大佐。

第一战列舰战队：战列舰“大和”号，舰长有贺幸作。

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官古村启藏少将。下辖：

轻巡洋舰“矢矧”号，舰长原为一。

第四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吉田正义大佐。“冬月”号，舰长山名宽雄中佐。

“凉月”号，舰长平山敏夫中佐。

第十七驱逐舰分队：司令官新谷喜一。

“矶风”号，舰长前田实穗中佐。

“滨风”号，舰长前川万卫中佐。

“雪风”号，舰长寺内正道。

第二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小滝久雄。“朝霜”号，舰长杉原与四郎。

“初霜”号，舰长酒匂雅三少佐。

“霞”号，舰长松本正平少佐。

对潜扫讨队：第三十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鹤冈信道少将。

“花月”号，舰长东日出夫中佐。

“樞”号，舰长岩渊悟郎少佐。

“楨”号，舰长石冢荣少佐。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除第三十一驱逐舰战队的3艘舰之外，其余无一不是久经战阵、九死一生的“沙场老舰”。鹤冈的3艘舰并不参与出击，仅负责舰队出港时的先导索敌和反潜任务。

即将率第二舰队出征的伊藤整一前文已多次亮过相，大部分时间都只充当配角儿。伊藤1890年7月26日出生于福冈县三池郡高田町，1911年毕业于海兵第三十九期，学习成绩在同期148人中排第十五名。他的同学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远藤喜一、高木武雄、山县正乡、冈敬纯、角田觉治、原忠一等人。伊藤学习成绩优异，1923年从海大第二十一期毕业时位列次席——首席为前文多次出现的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并获授天皇御赐军刀。优等生伊藤随后被送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27年5月出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中佐副武官。最初他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山本五十六，后来换成了坂野常善。回国之后，伊藤先后出任巡洋舰“木曾”号、“最上”号、“爱宕”号舰长，1936

年12月任战列舰“榛名”号舰长。1937年11月15日晋升少将之后，伊藤先后出任第二舰队参谋长、海军省人事局长、第八战队司令官等要职，1941年4月10日出任联合舰队兼第一舰队参谋长，他的接班人就是咱们熟悉的宇垣缠。

在山本五十六的大力举荐下，开战前夕，1941年9月1日，伊藤以少将军衔出任海军军令部次长。按照惯例，该职务一般由海军中将出任，军令部史上以少将军衔担任这一要职的仅两人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和山本一样，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伊藤同样是反对日本对英美开战的。在任职次长达3年4个月的时间里，伊藤先后辅佐过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及川古志郎三任总长，颇得海军上下的信任。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铩羽而归之后，栗田被免职去海兵当了末任校长，伊藤知道，自己上前线的时候终于到了。开战3年多以来，他把数十万将士送上了战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去不返。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本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伊藤再不上战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1944年12月23日，54岁的伊藤正式接替栗田出任第二舰队司令官。不过彼时的联合舰队已经几乎没有几艘船，基本上能出海作战的舰艇都在伊藤手里了。

在日本海军高级将领中，伊藤以善于准确把握形势、处事公正著称。虽然身居高位，他却允许下属和同事畅所欲言，一旦做出决定就勇往直前，绝不回头。伊藤平时沉默寡言，既无私心也不结党，虽很少流露喜怒哀乐，却是个充满人情味的人。在担任“榛名”号舰长时，一名刚入职的勤务兵给他倒茶，因紧张错把食盐当成了砂糖。伊藤把咸茶喝完后什么都没说。那名勤务兵意识到错误后吓坏了，伊藤只是一笑了事，并没有因此责备他。1944年5月伊藤的母亲去世，海军省提出愿意为葬礼提供车辆和其他帮助，被伊藤以“荒谬”为由严词拒绝。众人对他的评价是，“讨厌公私混淆，贯彻洁身自好、无欲无求的生活，在高级将领中属于独树一帜的存在”。

伊藤育有一子三女。他对女儿非常宽容，但对寄予厚望的独子伊藤叡则极其苛刻。一家人出门旅行时都坐二等舱，唯独伊藤叡只能坐三等舱。1940年12月，伊藤叡考入海兵第七十二期，那届毕业生625人战死者337人，死亡率高达54%。就在伊藤赴吴港上任的前一天，夫人伊藤千岁特意吩咐还在读女校一年级的小女儿贞子第一次动手给父亲做了顿饭。饭后伊藤支开贞子，把二女儿淑子——大女儿纯子已经出嫁——叫到了客厅：“按照规矩，母亲是不能继承家督之位的，叡也一定会在特攻作战中阵亡。现在就请淑子继承家督之位，好好守护妈妈和贞子吧。”淑子当时吓傻了，后来她回忆说：“当时我突然觉得，父亲这是准备去死的节奏啊！”第二天早上伊藤动身赴任，夫人伊藤千岁在送他出门时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记住，打了败仗，是不准再进这个家门的。”事实上伊藤早已下了决心，作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之一，他不可能在战败后再活下去，环境也不容许他再活下去。后来在东京遭到空袭时，伊藤特意写信叮嘱夫人：“我们家绝对不能疏散，连家具都不准搬走。如果军人的家庭疏散或变卖家产的话，一定会给周围的邻居带来不安。”

伊藤离家几天后的一个凌晨5时，在海军筑波航空队担任零战飞行教官的伊藤叡突然回到了家中，他已经接到了从宫崎县富高海军基地转往鹿屋的命令。伊藤叡此行是偷偷回来与母亲和妹妹道别的。筑波航空队已经组建了“神风队”，伊藤叡和母亲聊了半天，却并未讲到自己将要参加“特攻队”的事情。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他是不能向家人透露作战计划的。当天下午离开时，伊藤叡把用纸包好的头发和指甲递给了千岁：“妈妈，你把这个当成我，好好收起来吧。”

作战会议结束后，舰队各指挥官匆匆离开“大和”号回到自己的舰上准备。一些舰长在巡视战舰时，发现水兵们除了例行作业之外，已经准备好了刺刀。一旦他们成功让军舰在滩头搁浅，这种武器在加入岛上地面部队后有很大用处。年轻人可不像他们的上司那样信心不

足，他们相信登陆一定能够成功，也必定会爆发白刃格斗。如果能拿刺刀扎死几个美国兵后再死，那实在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

此行注定将一去不返。17时30分又有新命令传来：最近分配到“大和”号和“矢矧”号的海兵第七十四期、海军经理学校第三十五期共74名候补海军少尉全部离舰，他们是在4月2日刚刚登舰的。做出让候补生离舰决定的是森下和有贺。但是这些年轻人求战心切，不会轻易答应离开。

见此情景，有贺只能含泪劝说道：“这次战斗，决定只让有实战经验的人参加。你们还没有战斗经验，对未来作战将是一个累赘，因此才决定让你们上岸。现在让你们离开‘大和’号，为的是让你们今后登上第二、第三艘‘大和’号，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力。请务必珍惜自己的生命，你们就是帝国海军未来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磨炼自己的战力呀！”在“大和”号舰长有贺、副舰长能村次郎大佐，“矢矧”号舰长原的一再劝说下，这些人才勉强接受了离舰命令。不久，他们分乘小艇垂头丧气黯然离去。其中一些人在岸上列队站立，两眼呆呆地望着舰队，直到太阳落山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帮你折了枝樱花回来。”前去护送候补生上岸的“矢矧”号第四分队内火艇艇长中村回舰后，交给信号兵土屋初八一枝樱花，其实那不过是尚未绽放的花骨朵儿而已。这样的樱花枝条，中村给每个分队都带去了一枝。巡洋舰上到处飘荡的歌声没完没了，连绵不绝。众人围着一枝枝樱花小枝条齐声高唱：“你我是同期的樱花，同在兵学校的校园内绽放！”最后侥幸生还的土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看上去明明是很平淡的一句歌词，为什么如今却让人听得如此血脉偾张。是因为心中还有疑惑吗？想到这里，我只觉得一股热流猛地涌上了胸口。”

最令众人气愤难平的是，所有出征舰船都只能装载单程的燃油，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人活着回来。神一向举止癫狂还罢了，难道贵为海军大将的丰田司令长官脑子也进水了？事实上丰田虽然昏庸，但还不至于无能到如此地步。丰田不给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真的没有。联合舰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仅仅收集到2500吨燃油，还不到“大和”号燃油舱容量6400吨的一半。“大和”号是从驱逐舰“花月”号、“朝霜”号上临时抽取燃油，才于3月29日勉强来到三田尻冲锚地的。

后世一些资料介绍，“大和”号出击仅携带了单程燃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毕竟是有着帝国海军象征的“大和”号亲自出征，上自海军省、军令部和联合舰队，下到各镇守府、燃料基地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和”号出征只携带单程燃料的消息甫一传出，众皆哗然。联合舰队航空参谋千早正隆中佐——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战死的那位侦察能手千早猛彦的亲哥，战后出版过8本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专著——闻讯拍案而起：“如果说没有往返燃料的话，我现在就去找。”千早认为，“大和”号断不至于就这样光屁股走出门去，区区一块兜裆布我们还是能供应上的。

千早斗胆敢说这话，心里肯定有底，他清楚各基地都有一些账簿外的油料。在实际操作中，燃料罐底的最后一点儿油是很难抽出来的，因此油罐到了一定数量，就被认为已经清零。随着燃油供应情况的日益恶化，各燃料基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把油罐底部的少许燃油抽出来。这些油账簿上一般不会记账，通常被称为“簿外油”，用咱们的俗话讲就是“小金库”。现在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小金库里的钱也只好动用买个馒头点补点补了。

但是千早和补给参谋关政一中佐一起找遍了所有基地，也只找到3000吨油。将其中2000吨给“大和”号，剩下1000吨仅够轻巡洋舰“矢矧”号使用。谁都清楚，最耗油的是被称作“油耗子”的驱逐

舰。关立即去找了机关参谋小林仪作中佐，小林跑去找吴港军需部长岛田藤治郎少将。岛田气愤地说：“死刑犯人行刑之前，还让吃顿饱饭才上路呢！”为了“大和”号的最后一次出征，岛田下令把德山燃料基地各储油罐底部的油全都抽了出来，竟然有13000吨之多。岛田将其中的10475吨给了关和小林。

“大和”号幸存副舰长能村战后著作《恸哭的海》一书记载，“大和”号出击前携带的燃油为4000吨，足够在基地和冲绳之间来回3趟了。其余各舰的加油量为：“矢矧”号1250吨，“冬月”号、“凉月”号各900吨，“矶风”号、“滨风”号、“朝霜”号各599吨，“雪风”号588吨，“霞”号540吨，“初霜”号500吨。也就是说，除“大和”号之外，其余各舰出击前基本都是满油。正因为此，战斗结束后幸存的4艘驱逐舰能轻松返回基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天晚上，“矢矧”号约1000名水兵在甲板集合，听取舰长原宣读丰田的激励电报：“帝国命运在此一战。”众人高呼“万岁”之后，原又做了一次不同凡响的训示：“我们的任务看起来像是自杀，而且的确也是。但我想强调说明的是，自杀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胜利。一旦本舰遭受重创或被击沉，你们要毫不犹豫地逃生，以便再战，仗还是有的打的。你们切不可轻易轻生，你们要把敌人打败！”

一名海军大尉立即提出了异议：“当初在海兵学习时，教官曾教导我们要与军舰共存亡。”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那是过去的封建时期，生命被轻易地浪费。我们现在处在二十世纪。‘武士道’的经典学说是，真正的武士要准备随时去死，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应该毫无意义地去死。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要总想到死。”听完舰长的这番话后，众人又开始高喊“天皇万岁”“‘矢矧’万岁”。原听出，这次的喊声是发自肺腑的。有了舰长的命令，一旦舰船遇险后大家活着回去，就不会被轻视和责备。

真到了必死无疑的时候，众人反而无所顾忌了。出海前的一晚，有贺下令把小卖部和食堂里的酒、烟和其他好东西全都免费发放下去，领到大量清酒的各分队自行组织开怀畅饮。副舰长能村通过舰上的广播高喊：“神风‘大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神风！”在第一礼堂，有贺站在一群年轻军官中间，举起一大瓶清酒直接灌了下去。无数只空酒瓶在甲板上乱滚，无数只手放肆地伸过来拍舰长的光脑门，有人甚至故意用力搥几下。同样喝下不少清酒的能村干脆脱光膀子，和年轻军官在甲板上玩起了相扑游戏。

“矢矧”号上，古村为第二驱逐舰战队的军官举行了最后宴会。以古村为中心，“矢矧”号舰长原、各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及舰长围坐在一起，尽情地说，尽情地说，以此度过很可能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众人一口气喝光了30多瓶酒，却无一人醉倒。宴会渐入佳境，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开始高唱《樱花之歌》：“万里长空白云起，美丽芬芳任风飘。”

古村和原悄悄离开现场，随意到舰上各处看看。在水兵船舱，两人发现有些人已提前休息，在吊床上睡得很安宁。在轮机舱，他们看到一等机械兵山本身穿满是油污的军服，一脸漆黑在给发电机加油。原走过去问：“你为什么不去喝酒？”山本一脸严肃地回答：“长官，今晚非比寻常，万一明天发电机出现故障造成停电，那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啊！所以我与爱喝酒的战友换了班，自愿来承担发电机房的维护和值班任务。”

原听后大受感动，喝得醉醺醺的他爬上甲板，靠着一根柱子站定，心中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大日本帝国万岁！”原一边高喊，眼泪一边流了下来，“‘矢矧’号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冷静下来后，原在黑暗中向故乡北海道方向默默眺望了许久。他想起了家中的老母和妻儿。老母亲今年正好80岁，几年前他就答应回

家给母亲祝寿的，看来这机会永远不会有了。回到舰长室之后，原给家人写了自认是最后的一封信：“在这次出击冲绳的行动中，能够担任舰长，既无上光荣又责任重大。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也为此感到无比自豪。请为我骄傲吧，再会！”

当天晚上，“大和”号上的伊藤同样在给家人写信。他在给夫人千岁的信中写道：“这次被赋予光荣的任务，当英勇出击，立志必成，誓死奋战，以报答帝国恩典之万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的过去充满了幸福。而我作为一名军人，在已经做出重大觉悟之时可将身后之事托付于你，使我无后顾之忧，这是莫大的恩惠，由衷地感谢你。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如果你认为我到最后都是快乐的，那么我想，你余生的寂寞就会减轻几分。衷心祝愿你幸福，心疼你，我最爱的千岁。4月5日，整一。”

在给女儿淑子、贞子的信中，伊藤写道：“我现在想念着可爱的你们。我想让你们的父亲成为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也许以后不会再写信了，但我最后的指导是：长大后要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保重身体！”

看看还有一些时间，伊藤提笔给已出嫁的大女儿纯子和女婿又写了几句：“我想了很多很多。不过，我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导你们的，就像现在这样好了。祈祷你们过上和睦幸福的生活！”

伊藤出发前交给留守副官的书信只有太太千岁和三个女儿的，唯独没给他最看重的儿子勲留信。伊藤知道儿子在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服役，目前虽然还不是“特攻”队员，但离参加最后“特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几天以来，从九州、台湾各基地有大批“特攻机”起飞前往冲绳，儿子应该也去了，说不定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伊藤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比儿子更早参加“特攻”。

出征前的伊藤除了留下信件和遗物之外，还特意留下了天皇御赐的那把军刀。德山基地的工作人员向伊藤副官出具了收条。但当伊藤战死之后，送到他家的遗物中包括书信在内的其他物品都在，唯独缺了那把军刀。原来它被宇垣私吞掉了。德山基地归第五航空舰队管辖，伊藤的遗物后来被送往鹿屋基地，宇垣发现并留下了这把军刀。有关这把军刀的结局，后文详叙。

本次作战代号“菊水行动”，日军参战各舰纷纷在舰体醒目部位悬挂出象征特攻的“菊水纹章”，唯有三大祥瑞舰之首“雪风”号卓尔不群。舰长寺内正道不但未悬挂菊水标志，还下令水兵不许给家人寄出书信、头发、指甲等象征诀别的遗物：“一切如往常就好。”寺内命令补给军官打开小卖部，好酒美食敞开免费供应，全舰官兵不分军衔高低，尽情痛饮欢歌，将一切烦恼都抛之脑后。寺内本人也亮出了拿手绝活，边敲碗边唱起了家乡的八木节歌，引来了众弟兄的一片叫好声。

寺内性格耿直豪放，是日本海军中有名的“酒豪”。为人坦荡的寺内极具人格魅力，对下属从来不摆架子，深受各级官兵爱戴。出征头一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前往“大和”号参加会议的寺内因迟到了1分钟——日本海军的规矩是必须提前5分钟到会，寺内提前了4分钟而已——就被舰队首席参谋山本祐二当众打了耳光。人家山本是海兵第五十一期，毕业时吊床号是第二名，海兵第五十五期的寺内只好立正挨打，左脸被打后主动把右脸递过去。这件本来并不大的事儿很快传回了“雪风”号，一众水兵个个义愤填膺：“咱们舰长竟然被首席参谋那个美国人的俘虏打了。”一些人就撺掇着要去旗舰找山本闹事，被寺内当场骂了个狗血喷头：“八嘎！这事本来就是本官不对，挨打活该。再说，你们这些家伙平时挨本官的耳光难道还少了，如果都来算账，这仗还怎么打？各位要是想活着回来，都给我好好准备去！”1943年12月10日接替菅间良吉出任“雪风”号第五任舰长

时，寺内就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雪风’号永远不会沉，因为我寺内正道是舰长！”

日本海军中素有“吴港‘雪风’、佐世保‘时雨’”的传说，这两艘舰与补刀王“野分”号并称海军的“三大祥瑞”，很多日军水兵甚至以它们谁能坚持到最后为赌局下注。“野分”号在莱特湾海战中被出离愤怒的哈尔西撕成碎片，“时雨”号也在1945年1月24日7时15分在马来半岛科塔尔东方150公里被美军潜艇“黑鳍”号击沉。“三大祥瑞”已折其二，日军水兵现在已经开始以“‘雪风’号能否活过战争”下注了。一句题外话，“雪风”号舰名来自日本平安朝女歌人藤原道纲母《蜻蛉日记》中的名句，“雪风锐兮，终日不歇”，仅从字面看就能给人以过目不忘的感觉。

自3月29日“大和”号由吴港转往德山待机以来，美军B-29就像钟点工一样每天上午10时准时前来打卡，6日自然也不例外。日军各舰也会一如既往地拉响空袭警报，等美机飞走后再停止，双方配合非常默契。当天飞来的那架“超级空中堡垒”照例并未投弹，在9300米高空完成拍照后，B-29从位于泊地后方停泊的用绿色枝叶伪装起来的“榛名”号上方一掠而过，向东扬长而去。这架美机拍下了“大和”号此生最后一张清晰的照片。这张照片2006年3月才由德山高等专科学校工藤洋三教授在美方资料中发现，成为判读“大和”号最后状态的重要证据。此时距“大和”号率队出击还有整整5个小时。

美机前脚刚走，10时30分，1架零式水上侦察机后脚就从北方飞来，徐徐降落在“大和”号舷侧。舰上的小艇靠上前去，接走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和作战参谋三上作夫。上次“捷一号作战”由首席参谋神前往马尼拉传达命令，可能因为级别不够，最终导致栗田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功亏一篑。这次丰田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派出参谋长草鹿亲自到德山兜售自己的“特攻”计划。

草鹿本人是坚决反对这次“特攻”作战的。但是军令难违，现在他不得不违心抛弃自己的观点，前来说服同样反对“特攻”作战的伊藤放下包袱，带队出击。战后草鹿在回忆录《联合舰队》一书中这样写道：“关于残存的第二舰队的使用方法、使用时机、场所等一系列问题，我们都伤透了脑筋。一部分人（应该指神参谋）焦急地想早点儿将它们派上用场，而我早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但是希望能死得其所。所以一直在再三考虑，期望我们的牺牲能够有所意义。而就在我暂时离开日吉台到鹿屋出差期间，‘大和’号战列舰出击了……”

伊藤看上去非常平静，微笑着来到舷边迎接参谋长一行。从年龄看，1890年出生的伊藤比草鹿还大两岁。草鹿毕业于海兵第四十一期，成绩是118人中的第十四名，而伊藤是第三十九期148人中的第十五名。就海大履历来说，伊藤是第二十一期次席获授天皇御赐军刀，毕业于海大第二十四期的草鹿毕业名次老酒没能查到，但是肯定不会高于次席——这期的首席就是咱们熟悉的福留繁。伊藤晋升中将远比草鹿要早，还在军令部当了三年四个月的次长，说伊藤是草鹿的师兄或前辈一点儿都不过分。

但是草鹿此行并非来叙旧的，他必须完成丰田司令官交代的任务。草鹿向伊藤解释说，这次“海上特攻”不但是日本的最后机会，也是联合舰队的最后机会：“‘大和’号倘若作为海上特攻队出动，不但能维护海军的荣誉，也能使海军免受陆军‘懦夫’的指责。”草鹿希望，伊藤及众将士能够理解使命之伟大：“总之，第二舰队要成为‘一亿特攻’的先驱，拜托了！”当时就在鹿屋基地的日本战史专家山冈庄八在三卷本《太平洋战争》中的描述，从侧面印证了草鹿的说法：“这一计划乍看上去愚蠢无比，实则是在停战及停战后民族复兴的祭坛上，帝国海军献上的最后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贡品！”

一切再明白不过了。草鹿语气虽然委婉，但他此行不是来和伊藤商榷，而是下达作战命令。伊藤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途中遭受重创，不能继续前进，怎么办？”

草鹿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踌躇片刻后回答说：“这要由你们自己做出决定。”当初草鹿随南云出征中途岛时，也曾向时任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宇垣提出过类似问题，宇垣当时的回答和今天草鹿的话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现在心情轻松多了。”伊藤仿佛在一瞬间窥破了生死，“草鹿君，请不必为我感到不安。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心甘情愿地率队出征。”说完上述一番话后，伊藤脸上竟然露出了几年来久违的笑容。他客气地请参谋长代他向丰田司令长官问好，草鹿慨然允诺。

三上参谋请求留下来随舰队一起出征。还没等草鹿做出答复，第二舰队首席参谋山本祐二立即拒绝了这一请求：“请放心，没有你们的督战，第二舰队也会按命令准时出击！”这位山本前文多次出现过，当初因乘坐福留繁的二号机曾被菲律宾游击队俘虏过，他是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的女婿。草鹿走后，三上还是留在了德山。后来当他前往佐世保军港迎接侥幸逃回的4艘驱逐舰时，差点被舰上愤怒的水兵撕成碎片。事实上，三上和伊藤、草鹿一样是反对“特攻”作战的，他不过是在替神受过而已。

“草鹿君从东京来，上野的樱花开了吗？”看到现场气氛凝重，伊藤主动岔开了话题，“我真想去赏樱啊！”

在李梅燃烧弹的攻击之下，东京早变成了一片废墟，哪里还有人去赏樱呢？况且现在才4月上旬，远不是赏樱的最佳时节。但草鹿显然不忍扫伊藤的兴，急忙答道：“开了！开了！可真是妩媚多姿，绚丽多彩呀！等你们归来，可带上夫人一起去看。”面对这一群将死之

人，草鹿也乐得做个送水人情。况且即使他们侥幸活着回来了，去看花也不用他草鹿出门票。

“预祝你们胜利归来，干杯！”众人于是干了最后一杯酒。

4月6日15时，日军“特攻”舰队从德山三田尻冲拔锚启航。原的“矢矧”号一马当先，紧随其后的是4艘驱逐舰和“大和”号，另4艘驱逐舰负责断后，帝国海军最后残余的10艘战舰就此踏上了一去不返的征途。远远望去，行驶在舰队中央的“大和”号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座小山，与驱逐舰之间巨大的体形差异使整支队伍显得极不协调，就像一头雄狮带了几只兔子，“矢矧”号充其量只能算一只山羊而已。舰队上空出现了一架水上飞机，草鹿一直跟随到燃料不足才向舰队挥手告别。那架小飞机孤零零地飞了回去，草鹿终于可以回去向丰田司令官复命了。作为帝国海军的高级将领，谁不想多看“大和”号几眼呢？它这次远行注定不会再回来了。

关门海峡已被美军B-29布雷，第二舰队进入太平洋只有丰后水道可走。鹤冈信道第三十一战队的3艘先导驱逐舰“花月”号、“榎”号、“楨”号迎着渐起的海风在阴霾的濑户内海破浪前进，主力舰队的航速逐渐提升至14节。10艘舰船排成一字长蛇阵，忽左忽右穿越一座座小岛间的狭窄水道，不断调整方向前行。岛屿间那些渔民的小船也受到波及，在舰队掀起的浪花间飘来荡去。渔船上的人不明所以地朝舰上水兵挥手示意，预祝他们“凯旋”。16时，“大和”号向先导驱逐舰发出感谢信号，随后向鹤冈下达了解散命令。16时11分，3艘驱逐舰驶离主航道，以长久的“站坡礼”为“特攻”舰队的出击送行。

16时45分，“特攻”舰队上空突然闪出2架美军的B-29，扔下了两颗炸弹。B-29的攻舰技术甚至远不如B-17，它们投下的炸弹命中敌舰的可能性比中500万元大奖的概率还低。美国人投弹等于在告诉日本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出动了”。伊藤对此并不十分担心，他对隐

匿舰队的行踪不抱任何希望。明天上午10时，美军勤奋如钟点工的B-29一定会发现“大和”号已经不在港内，他们肯定会出动大量飞机和潜艇来定位舰队的准确位置。况且现在舰队还没走出多远，美军无法准确判断出舰队的最终去向。

傍晚时分，“大和”号收到了第五航空舰队发来的“捷报”，当天的“菊水一号作战”取得显赫战果，“至少击沉敌舰30艘，另20艘起火燃烧”。伊藤紧张的心情顿感轻松了许多。但随后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报又让伊藤担心起来：“据侦察机报告，2艘敌潜艇可能于丰后水道出口东西两侧设伏，另一艘位于日向滩一带。”

日军侦察机发出的报告很准，在丰后水道出口活动的2艘美军潜艇分别是“线鳍鱼”号和“淡水鲨”号。接到B-29发回的日军舰队已经出港的消息，刚刚乔迁新居——关岛潜艇部队的新司令部和李梅的司令部是隔壁邻居——的洛克伍德中将第一时间发出电令，要求在日本近海活动的所有潜艇加强戒备，发现敌情立即上报。事实上，在“冰山行动”发起之前，洛克伍德已未雨绸缪，在日本本土海域的每一个出入口都部署了巡逻潜艇，与B-29的空中侦察形成了双保险。

18时45分，“线鳍鱼”号的雷达率先捕捉到2艘大型船只和至少4艘驱逐舰的影踪，距离从6400米到8700米不等。“线鳍鱼”号当时处于绝佳的攻击位置，艇上水兵个个兴奋异常，终于逮住出手立功的机会了。但艇长福迪中校仍保持着足够冷静，敌舰队有大量驱逐舰存在，并且正在高速行驶。一旦攻击失利，势必遭到他们的猛烈反击，现在比攻击更重要的是尽快把敌情发出去。等福迪发完电报后，高速行驶的日军舰队已绝尘而去。其间，日军先导驱逐舰“矶风”号曾3次出列，试图攻击或驱走“线鳍鱼”号。但是为了跟上快速行驶的主力舰队，“矶风”号的几次反潜尝试都只持续了很短时间。

19时30分，潜伏在丰后水道另一侧的“淡水鲨”号同样捕捉到了日军舰队的行踪，但因敌舰航速较快无法及时找到合适的攻击位置。艇长简尼中校发出的接敌报告中明确使用了“大和”号的英文名字，该电文被“矢矧”号通信兵、美国出生的日裔二代山田重夫准确截收并发往旗舰。伊藤清楚，舰队行踪已经暴露。倘若此时日本海军高层尚存一丝理智，这次行动应该立即被取消。但丰田和神等人显然不这样想，“大和”号必须作为“一亿玉碎”的先驱去死，它不能忍受战败投降的耻辱。

摆脱美军潜艇的纠缠之后，日军舰队沿九州东海岸继续南下，全程严格实施无线电静默和灯火管制。伊藤计划穿过九州南端佐多岬和种子岛之间的大隅海峡后向西偏西北方向航行，做出一副前往朝鲜或佐世保军港的样子来迷惑美军，在接近冲绳正北方时再转舵南下，直接驶向目的地。冲绳岛外海云集的无数运输船将是“大和”号460毫米巨炮绝好的攻击目标。伊藤坚信，自己不会再犯三川在瓜岛或栗田在莱特湾那样的低级错误，如果舰队能够突破重重险阻进抵渡具知外海的话。23时33分，“霞”号通报120度方向发现疑似敌潜艇发射的鱼雷航迹，后被友舰确认不过是一群调皮的海豚而已。7日凌晨2时，日军舰队以16节速度驶入大隅海峡。

洛克伍德立即将潜艇发回的接敌报告上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并电令所有在附近海域蛰伏的潜艇前往拦截，及时报知敌舰动向并寻隙发起攻击。1943年圣诞节那天，“鲐鱼”号潜艇曾用两条鱼雷将“大和”号击伤，洛克伍德希望这次自己的部下运气能够好一点儿。可惜美军潜艇的速度太慢，等它们抵达战场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只有“鬼蝠”号潜艇顺手牵羊，从海里捞起了“埃塞克斯”号3名迫降的机组成员，还算不虚此行。米切尔为此特意向洛克伍德发去电报，表达了航母舰队对潜艇部队的感激之情：“也许这些对你们来说只是例行公事，但你们对我们飞行员的营救行动在全军部队中都非常出色。”

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出海的消息经尼米兹之手传到第五舰队新旗舰“新墨西哥”号之后，战列舰的作战室里出现了一阵因激动而引发的轻微骚动。年轻参谋们甚至从司令官冷酷而睿智的双眼中看到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兴奋。虽然以指挥航母作战举世闻名，但斯普鲁恩斯和老酒一样属于巨舰大炮派的忠实拥趸。世界第一战列舰出现在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怎能不让斯普鲁恩斯激动万分？貌似一场战列舰之间的精彩对决即将在冲绳岛以北海域隆重上演了！

当情报参谋确认来袭日军舰队的司令官是伊藤整一时，斯普鲁恩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前文提到，伊藤曾在日本驻美国使馆担任过两年助理海军武官，当时斯普鲁恩斯任职于华盛顿海军情报办公室，主要职责就是监视各国驻美使馆海军武官的一切行动。由于美国和日本互相将对方视为未来最大的假想敌，与日本外交官特别是海军武官打交道就成为斯普鲁恩斯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当时日本驻美使馆海军武官是刚刚接替山本五十六的坂野常善——老酒猜测，斯普鲁恩斯如果能早点儿到海军情报办公室工作，一定会和极具人格魅力的山本成为好朋友。为了从坂野手中获得日本的第一手资料，玛格丽特曾经亲自出面，帮助武官夫人为儿子找到了合适的学校。1930年初，坂野任期结束回国时，斯普鲁恩斯夫妇亲自到洛杉矶机场为他送行。坂野回国后晋升海军中将，后来作为条约派成员在“大角清洗”中和堀悌吉、左近司政三等亲西方军官一起被打入预备役。他曾专门写信劝导当时任军令部次长的伊藤，反对日本向英美开战，毫无结果。战后的坂野一贫如洗，1946年与斯普鲁恩斯再次相见，重叙旧情。1950年，当小玛格丽特和丈夫前往日本时，坂野还热情接待了他们。

通过坂野，斯普鲁恩斯成功进入日本使馆的社交圈子，结识了很多海军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其中当然也包括伊藤。两人认识时斯普鲁恩斯41岁，伊藤37岁。虽然都属于沉默寡言的性格，但两人出人意料

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时美国正实行禁酒令，唯独外交部门享有特别豁免权，因此那个年代可能是各国驻美外交机构举办宴会最频繁的时期。美国军政要人先是前往外交使团那儿合法蹭酒喝，然后以回礼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请老外来喝酒，这样一来一回就能混两次酒喝了。斯普鲁恩斯自掏腰包冒着风险去黑市买酒，回家练习调酒手艺，成为当时华盛顿外交界酒会上享誉盛名的调酒大师，要知道这老兄平时可是滴酒不沾的。斯普鲁恩斯中校主要的服务对象就包括比他小4岁的伊藤。但是伊藤的酒量实在太好，从没在斯普鲁恩斯面前喝多过。为了从伊藤嘴里套出有价值的情报，斯普鲁恩斯没事儿就带着他瞎转悠。斯普鲁恩斯和坂野、伊藤经常互访，举办晚宴。平常总是面带微笑的玛格丽特经常随丈夫一起出席，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她弥补了丈夫性格上的弱点，充分发挥了贤内助的作用，对坂野的家人和只身赴美的伊藤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日本使馆举行的舞会上，身着晚礼服、操一口流利英语的敦厚绅士伊藤是玛格丽特的最佳舞伴。据说连伊藤从美国寄给女儿纯子的童装，都是玛格丽特精心帮他挑选的。

伊藤的英语一级棒，但在日本国内从来不说。一次，二女儿淑子无意间向坐在一旁看书的父亲请教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上女子学校的时候，想起父亲曾有在美国工作的经历，就突然向他问起了英语。他流利的发音令我大吃一惊，说话方式和发音都很漂亮，比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师强多了。”

斯普鲁恩斯和伊藤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吃鸡肉。斯普鲁恩斯是因为少年时代家里破产贫穷吃不起，伊藤则是因为在农村长大，作为长子的他在家有喜事的时候往往操刀杀鸡。生性木讷的斯普鲁恩斯好像并不是干特工的料儿，他在伊藤身上花费的工夫似乎并没取得多大效果，倒是从坂野和伊藤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日本的新知识。斯普鲁恩斯后来这样回忆他对日本人的感受：“自从日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以来，我回顾了对日本人的理解，发现自己并未受到美国人共同的

种族歧视观点的影响，而对日本人有着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承认自己很难理解日本人内心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但我认为，自己能够对日本有深刻的理解，无疑要归功于坂野大佐和伊藤中佐。”谁能想到在18年后，昔日的老朋友要在日本近海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老酒相信，伊藤肯定更清楚，在前方等待他的就是当年一直灌不醉自己的那个斯普鲁恩斯。

敌人既然已经出动，就必须做出积极应对。斯普鲁恩斯迅疾向迪约、米切尔和布兰迪发出作战命令：

一、尽可能引诱日军舰队向南行驶，使其既得不到陆基航空兵的支援，也不能迅速撤回本土。

二、迪约少将第五十四特混舰队暂停对岛火力支援，抽调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整理战列线，与“大和”号来一次刀对刀、枪对枪的公平决战。

三、米切尔中将第五十八特遣舰队继续执行空中巡逻任务，集中力量应对日军的“神风”特攻，确保滩头阵地的安全。

四、布兰迪少将第五十二特混舰队所属护航航母做好战斗准备，所有“复仇者”一律挂载鱼雷，随时准备出击迎敌。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斯普鲁恩斯对前一天“神风机”给舰队造成的巨大损失仍心有余悸，并未出动最强大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前往迎击日军舰队。如果一切按照他的命令执行，击沉世界最大战列舰的荣誉将属于迪约的老式战列舰部队。此处老酒以小人之人度君子之腹：斯普鲁恩斯上述命令难逃自己想亲自上阵，与敌近身肉搏的嫌疑，他前一天才更换的新旗舰“新墨西哥”号就属于迪约的第五十四特混舰队。这位老兄又想像在特鲁克那样赤膊上阵吗？！

接到司令官的命令之后，迪约少将激动万分，他是奥尔登多夫因意外事故受伤才临时接过老式战列舰指挥权的。如果可能，他当然希望能够在世界海战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光辉篇章——成为二战最后一名和敌人实施战列舰对决的美军指挥官。迪约迅速排出了次日迎击日军舰队的阵容。

中路主力舰队：战列舰“田纳西”号（迪约少将旗舰）、“爱达荷”号、“新墨西哥”号（斯普鲁恩斯上将旗舰）、“西弗吉尼亚”号、“科罗拉多”号、“马里兰”号。

右翼助攻舰队：轻巡洋舰“伯明翰”号、“莫比尔”号、“比洛克西”号，驱逐舰“巴顿”号、“拉菲”号、“波特菲尔德”号、“卡拉汉”号、“卡辛·扬”号、“欧文”号、“普雷斯顿”号、“朗肖”号、“霍尔”号、“特威格斯”号、“哈钦斯”号、“本尼恩”号。

左翼助攻舰队：重巡洋舰“旧金山”号、“明尼阿波利斯”号、“塔斯卡卢萨”号、“波特兰”号，驱逐舰“理查德·利里”号、“海沃德·爱德华兹”号、“安东尼”号、“毕勒”号、“沃兹沃斯”号、“皮金”号、“威廉·波特”号、“查尔斯·巴杰”号、“鲁克斯”号、“泽勒斯”号。

由于“大和”号不可能在4月8日前到达登陆区域，迪约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莫里森少将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度过了一个急切而焦虑的夜晚。熟悉射表的参谋军官竭力提醒大家，‘大和’号的460毫米主炮最大射程可达45000码，而第五十四特混舰队中使用406毫米主炮的战列舰（科罗拉多级）最大射程不过42000码，‘田纳西’号356毫米主炮的最大射程仅37000码。此外，美军老式战列舰速度太慢，‘大和’号的速度足以使其进行‘迂回’并攻击运输舰队。”如果“大和”号与迪约的老式战列舰

迎面相遇的话，后者还必须花点儿力气才能消灭对手，能否取得完胜尚未可知。

在冲绳岛以东海面，“邦克山”号上的米切尔中将接到命令后气愤难平。虽然前段时间因为损失不断被迫解散了第二大队，但他手中第一、第三、第四大队的实力依然雄壮，共有重型航母“大黄蜂”号、“本宁顿”号、“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米切尔旗舰）、“汉考克”号、“约克城”号、“无畏”号等7艘，轻型航母“贝露森林”号、“圣贾辛托”号、“卡伯特”号、“巴丹”号、“兰利”号、“独立”号等6艘，新式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印第安纳”号、“华盛顿”号、“北卡罗来纳”、“南达科他”号（威利斯·李中将旗舰）、“威斯康星”号、“密苏里”号、“新泽西”号等8艘，大型巡洋舰（别人都说它们是战列巡洋舰）“关岛”号、“阿拉斯加”号，以及巡洋舰14艘和驱逐舰46艘。可以说，这支舰队的力量比迪约第五十四特混舰队要强大得多。由他们出手，拿下仅由10艘舰艇组成的日军第二舰队完全不在话下。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米切尔和哈尔西、陶尔斯一样属于美国海军航空派的中坚，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水面舰艇军官就未来海战的主要方式进行着不懈争论，其中当然也包括大舰巨炮派的忠实拥趸斯普鲁恩斯。尽管航空母舰已经承担了太平洋战区大多数海战的主要任务，但航空力量能否独立战胜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半年前在锡布延海，美军航母舰载机干脆利落地击沉了“大和”号的姊妹舰“武藏”号，反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声称，击沉“武藏”号也有他们的功劳。为此米切尔没少和洛克伍德打嘴官司，谁都拿不出充分的证据。现在“大和”号突然出现，米切尔十分兴奋。为击沉这艘超级战列舰，他甘愿冒违抗军令的风险，“它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证明飞机优越性的大好时机——如果

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谁都清楚，日渐式微的日本海军已经没有几艘船，这个最佳机会同时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现在唯一阻挠米切尔发起攻击的，是斯普鲁恩斯刚刚发出的命令。命令要求引诱日军舰队继续南下，以便迪约少将的水面舰艇与之交战。米切尔得到的指示是强化空中巡逻，应对日军的神风特攻。米切尔叫来了参谋长伯克和作战参谋詹姆斯·弗拉特利中校，三人仔细研读了斯普鲁恩斯的命令，试图从中找到可钻的空子。他们在斯普鲁恩斯麾下任职的时间已经足够长，对司令官的性格非常了解，他并不是像哈尔西那样斤斤计较的人。这道命令只要求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去做什么，并没有禁止它做什么。如果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最早发现敌人并发起攻击，严格说并不算违反命令——总不能碰上敌人把手背在屁股后边挨打吧——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米切尔相比迪约有更大优势，他的舰载机速度更快，打击范围也更广。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准确锁定日本舰队的具体位置和航向，以先于迪约舰队发起攻击。米切尔预感到“大和”号可能会采取欺骗行动，向西航行，然后在行驶至冲绳岛正北方向时突然左转南下。于是他命令刚刚完成海上加油的谢尔曼少将以及身边的克拉克少将、拉福德少将，3个航母特混大队同时向冲绳岛东北海域挺进，占据有利出击位置。4月7日拂晓时分，上述3个大队13艘航母的甲板上已经排满了完成加油挂弹的舰载机，只等米切尔一声令下了。

4月7日清晨6时，一夜航行无事的日军第二舰队顺利穿过了大隅海峡，按照第三警戒序列以24节高速向西疾进。该序列采用的轮形阵以“大和”号为中心，其前方1500米处是先导舰“矢矧”号，其余各舰保持1500米间距环绕在“大和”号周围，按40度夹角依次展开，在海上形成了一个漂亮的菊花图案。伊藤下令“大和”号弹射了1架水上侦察机，对航线前方实施反潜巡逻。天色渐亮，日军各舰水兵开始换班

用餐，他们吃的是饭团、咸萝卜就绿茶。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是今生的最后一餐。

6时30分，“矢矧”号瞭望哨井上兵曹高喊道：“我方零战9架，右60度方向。”信号兵土屋初八抬头望去，只见云隙中闪出了一架零战，正晃动着机翼向舰队接近。这个不大的战斗机编队不久便在舰队右侧上空转入爬升状态，消失在不远处的云层之中。土屋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直到舰队冲入冲绳岛近海将全部弹药和燃油消耗完为止，空中一直能有零战的掩护。

当天，相继来到第二舰队上空执行护航的零战共有20架，这已经是宇垣违反命令能够私自派出的最大力量了。对动辄出动数百架战机的美国人来说，区区20架零战只具有象征意义。当得知舰队已经启航的消息之后，宇垣知道“大和”号完了，伊藤也完了。宇垣临时决定，派手头寥寥的战斗机去送“大和”号最后一程。伊藤非常感谢宇垣，但他认为除了同在兵学校学习的袍泽情谊之外，宇垣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但如果知道头顶这支小机队的队长就是儿子伊藤叡时，他一定会备感欣慰的。伊藤叡知道这是在送海面上的父亲前去“特攻”，伊藤整一却不知道空中的儿子是在为自己送行。伊藤叡4月28日战死于伊江岛上空，就在同一天，伊藤千岁收到了丈夫的阵亡通知书。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6时47分，位于轮形阵右侧一号位的“朝霜”号突然发出“我舰轮机故障”的旗语信号，之后渐渐脱离战列。右侧第二位的“霞”号快速跟上，占据了先发位置。古村命令“矢矧”号发出旗语信号，命令“朝霜”号就近向佐世保军港返航。虽然“朝霜”号很快发回信号，表示“我舰尚可维持12节航速，将继续跟随主力舰队行动”，但由于双方航速相差太大，古村只得将它丢弃在茫茫海雾之中。

执行海上作战时，再没有比一艘舰单独行动更令人揪心的事情了。“朝霜”号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本队试图寻求庇护的焦急心情，让在场所有人都心痛不已。后来信号兵土屋回忆说：“‘朝霜’号的轮廓逐渐变成了一个黑点，突入冲绳的艰巨使命，使我们没有多余舰船去护卫一艘掉队的军舰。不久，即便是站在舰桥左舷的信号甲板上，也无法通过望远镜观测到它的影子了。”

7时左右，舰队左方不远处一艘日军运输船缓缓驶过。“大和”号副舰长能村回忆说：“那艘不知来历的运输船发来了‘祝成功’的信号，‘大和’号也做出了‘祝航行安全’的回复。”双方渐渐消失在彼此视野之中。

8时15分，“大和”号打出了预防空袭的警报旗语。“矢矧”号左前方1000米左右的云隙之中，1架显然故意放慢了速度的美军侦察机若隐若现。瞭望哨黑岩兵曹报告说，“在前进方向水平线上，发现美军水上飞机2架，正向右侧飞行中”。很快又有人报告说，远方空中出现了数架美军的“地狱猫”。它们并未前来攻击，只是躲在射程之外的空中盘旋、观察。它们肯定在干着同样一件事——不断向主力舰队发出接敌电报。

为了从迪约手中掠走击沉“大和”号的至高荣誉，米切尔可谓煞费苦心。7日黎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奉命出动执行搜索任务的舰载机达到了惊人的42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海战中执行搜索任务的飞机数量。凌晨5时38分，“埃塞克斯”号就早早放飞了8架“海盗”和11架“地狱猫”，对西北方向海域实施半径600公里的搜索。分成3个小队的“地狱猫”执行搜索任务，分成两个小队的“海盗”以每间隔180公里4架的分布执行中继通信任务——以前这项工作通常由“地狱俯冲者”承担。自莱特湾海战以来，美军为抵御日军“神风机”的攻击，刻意提高了各大队战斗机的比例，与之相对应的是俯冲轰炸机和鱼雷

机的数量大大减少。现在米切尔要把所有“地狱俯冲者”留下来用于进攻，中继通信任务只能由“海盗”临时友情客串了。

8时15分，美军一个“地狱猫”小队发现了正在向西疾行的“大和”号。因天气状况不佳，美军飞行员直到8时23分才发出接敌电报：“敌舰队位于北纬30度44分、东经129度10分海域，正以12节速度航行，航向300度。”虽然飞行员报出的航速有误，但这并不影响米切尔做出正确判断。此时日军舰队已经穿越了大隅海峡，正向西偏西北方向航行，似乎是要开往佐世保或者朝鲜半岛。完成搜索任务后，美军这拨飞机于10时38分返回母舰，其中4架“海盗”因恶劣天气迷航迫降海上，1名飞行员失踪。5时45分，“汉考克”号也起飞了23架“海盗”执行搜索任务，并未找到日军舰队，它们于10时28分顺利返回母舰。9时07分，“埃塞克斯”号再次起飞了8架“地狱猫”和8架“海盗”前往追踪日舰，但是等它们12时30分发现敌舰时，战斗很快打响了。

10时过后，负责空中掩护的最后2架零战因燃油不足掉头返航，日军第二舰队上空已经看不到一架友机。“大和”号雷达兵吉田满少尉后来在书中郁闷地写道：“看不到一架护航零战了，我们被无情抛弃了。”吉田原本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是应东条“学徒出阵”的号召临时应征入伍的。侥幸逃过一劫的吉田战后出版了《战舰大和之临终》《战舰大和》等专著，成为今天研究坊之岬海战的重要依据。

“大和”号记录10时14分——“矢矧”号记录为10时16分——在舰队230度方位、45公里外发现2架美军“水手”水上飞机，正不紧不慢地在舰队不远处的空中盘旋。10时16分，伊藤下令舰队右转180度，并以“大和”号460毫米主炮向敌机发射三式烧霰弹，美机迅速逃出“大和”号的主炮射程之外。但它们并未就此飞走，而是继续在舰队周围盘旋，显然是准备为前来攻击的美机导航。伊藤清楚，平静很快就将过去，一场你死我活的紧张厮杀即将来临。他也清楚，对面美军

指挥官就是自己多年前的好友斯普鲁恩斯，一个友好而不善言辞的人。

那2架“水手”来自停泊在庆良间锚地的水上飞机母舰“钱德勒”号。美军第五十一特混舰队第二十大队司令官、水上飞机母舰“哈姆林”号舰长亚历山大·麦克林上校报告说，飞行员詹姆斯·扬上尉、理查德·西姆斯上尉在坊之岬266度方向150公里处，发现了一支由“1艘大和级战列舰、1艘阿贺野级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的日军舰队。发现目标之后，这2架隶属第二十一巡逻机中队的“水手”开始从“地狱猫”的手中接过监视任务。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它们一边和“大和”号保持谨慎接触，一边用云层隐蔽自己，不断向后方发回现场的最新消息，一直坚持到15时40分战斗结束。

伊藤在半小时内3次改变航向，试图摆脱美机的跟踪。11时10分，15分钟前刚刚完成转向的“大和”号在180度方向、50公里外再次发现了美军侦察机。既然舰队位置已被美机准确定位并持续跟踪，继续西行迷惑敌人已变得毫无意义。11时29分，伊藤索性下令舰队左转取205度航向，取最短的航线直冲冲绳。11时52分，伊藤向日吉台地下室里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电报：“8架‘海盗’、10架‘地狱猫’及大型水上飞机2架在我舰队周围盘旋，尚未发起攻击。我部位置在坊之岬灯塔250度，航向205度，航速22节。”12时35分，在接到伊藤发出的“我部与超过100架敌机正在战斗中”的电报后，丰田和草鹿就与“大和”号永远失去了联系。

接到侦察机发回的接敌电报之后，分别位于“新墨西哥”号、“邦克山”号和“埃尔多拉多”号上的斯普鲁恩斯、米切尔和特纳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判断：日军舰队向西偏西北方向航行，是为了躲避美军的侦察和拦截，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绕道东海，迂回攻击位于渡具知外海的登陆船队。斯普鲁恩斯第一时间致电迪约，第五十四特混舰队放弃支援岛上作战的任务，立即北上对日军舰队实施拦截。

根据日军舰队的航速测算，“大和”号不可能在4月8日之前到达登陆区域，迪约少将有充足的时间排兵布阵。现在最令他担心的不是敌人，而是友军。既然发现日军舰队的是航母舰载机，那么米切尔肯定会比自己更早得到有关敌舰位置的准确消息。他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些该死的“航空派”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抢走所有荣耀。但米切尔显然不是他能管住的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上午10时30分，迪约离开“田纳西”号前往特纳的旗舰“埃尔多拉多”号两栖登陆指挥舰，在那里召开了专题会议。他计划集结手下的6艘老式战列舰、7艘巡洋舰和21艘驱逐舰，于当天15时30分从渡具知外海北上拦截日军舰队。如果能在一场传统炮战中击沉“大和”号，他就可以超越前任，在苏里高海峡一战成名的奥尔登多夫，成为美国海军最声名显赫的战列舰指挥官。

迪约的担心一点儿都不多余，米切尔如何会轻易把荣誉让与他人？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距“大和”号只有380公里，舰载机起飞接敌仅需1个半小时。早在清晨派出搜索机的同时，美军3个特混大队13艘航母的甲板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完成加油挂弹或挂雷的攻击机。10时整——此时距迪约召开作战会议尚有半个小时——随着米切尔一声令下，美军所有航母全部转往逆风方向，克拉克少将第一大队“大黄蜂”号、“汉考克”号、“本宁顿”号、“贝露森林”号、“圣贾辛托”号的113架战机——其中“海盗”和“地狱猫”52架、“地狱俯冲者”21架、“复仇者”40架——从飞行甲板上腾空而起。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巴丹”号、“卡伯特”号的167架战机——其中战斗机80架、俯冲轰炸机29架、鱼雷机58架也在依次起飞。稍晚一点儿，10时45分，拉福德少将第四大队的106架战机——其中战斗机48架、俯冲轰炸机25架和鱼雷机33架——也出发了。出击攻击“大和”号的美军战机共386架。虽然部分战机出于天气原因未能找到目标，最后实际参加攻击的飞机仍有227架，足够伊藤和他的部下喝好几壶了。

美军俯冲轰炸机各挂载1颗454公斤穿甲弹和2颗113公斤通用弹，鱼雷机挂载1条MK-13航空鱼雷，战斗机则挂载了1颗227公斤通用弹和长程外挂副油箱。侦察显示，日军舰队上空并无任何战斗机护航，所有“海盗”和“地狱猫”都以战斗轰炸机的身份出场。美军飞行员个个兴奋异常。他们已被提前告知，此次攻击目标是日本海军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它比我们最大、最新型的‘衣阿华’号还要大上许多哩”。他们中最兴奋的当数“复仇者”飞行员，一切预示着今天以后，大家很难找到发射鱼雷的机会了。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美军攻击机群中“复仇者”的比例大大提高——可以说几乎是倾巢而出。对付像“大和”号这样皮糙肉厚的战列舰，鱼雷显然比炸弹或火箭弹更具杀伤力。克拉克少将站在飞行甲板边缘为部下壮行，他亲自告诉鱼雷机飞行员，期望他们能够一举击沉那艘据说是永不沉没的战舰：“用你们的鱼雷砸开那艘强大的战列舰的舰体，让海水不停地灌进去！”

遥望庞大的攻击机群隆隆消失在北方天际，米切尔顿觉如释重负。11时，他扭头告诉参谋长伯克：“请通知斯普鲁恩斯将军，除非另有指示，否则我提议12时对‘大和’号发起进攻。我们的攻击机群已经出发了。”随后伯克发给斯普鲁恩斯的电报异常简洁：“你攻，还是我攻？”

对米切尔这种名为请示实为“追认”的滑头行为，斯普鲁恩斯丝毫不以为忤。在斯普鲁恩斯的眼中，米切尔和迪约都是自己人，手心手背都是肉，谁立功最终都会算到自己头上。一向吝啬且惜字如金的斯普鲁恩斯连张纸都懒得浪费，微笑着提笔在电报空白处写道：“你攻！”

上午11时07分，“大和”号的雷达在最大探测距离117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大型飞机编队正在不断逼近。从数量看，那无疑正是美国人的

飞机。雷达兵吉田瞪大了眼睛，试图对它们进行甄别。只见屏幕上那一大队机群逐渐分离成3个稍小的黑色斑点群，它们分别对应战斗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和鱼雷机队。11时15分，敌机已逼近到70公里。此时“大和”号收到了奄美诸岛喜界岛观察哨发出的迟到报告，“10时50分，发现超过150架美机正朝你们的方向飞去”。“大和”号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各舰第一时间关闭了水密舱门，水兵们纷纷奔向自己的战斗岗位，所有舰炮及高射炮褪去炮衣，齐刷刷地昂起了头，黑洞洞的炮口指向美机的来袭方向。一组信号旗在“大和”号的主桅上徐徐升起，“各舰距离拉开至3000米，保持第五战斗速度前进”。“矢矧”号舰桥上，一脸冷峻的古村告诉身边的原：“看，他们终于来了！”

12时08分，因轮机故障失速掉队的“朝霜”号报告说：“13时可基本完成故障修理，在130度方向发现敌机。”两分钟后，它再次报告说“我部正在与敌机交战”，此时“冬月”号在30度方向发现了“朝霜”号对空开火的迹象。12时21分，“朝霜”号发出了第三封电报，“探测到90度方向有30多架敌机”。这是“朝霜”号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之后再也没有了消息。

落后主力舰队约30公里的“朝霜”号最早遭到攻击。“邦克山”号的10架“地狱俯冲者”率先俯冲投弹，“朝霜”号一号、二号烟囱之间，二号烟囱后方及舰尾相继中弹，三号炮塔弹药库被引爆，从舰尾方向徐徐下沉。几分钟后，“圣贾辛托”号的“复仇者”发射鱼雷，给了它致命一击。12时30分，“朝霜”号沉没，舰上第二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小滝久雄、舰长杉原与四郎以下326名官兵葬身鱼腹。战斗结束后，日军幸存舰只在“朝霜”号沉没的海域实施搜索，仅捞起1名幸存者。随着“朝霜”号的沉没，日本海军19艘夕云级驱逐舰悉数战沉。

12时20分，第一批来袭美机出现在“大和”号的视野之中。舰上瞭望哨发出惊呼：“前方发现超过100架敌机！”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并未贸然发起进攻，而是在日军舰队周围悠闲地绕着圈子，等待更多同伴跟上来。天空能见度较差，透过900~1500米高度的碎云向下看去，“大黄蜂”号鱼雷机飞行员哈里·琼斯少尉完全看不清海上的那支舰队。他竭力左右扭动脖子，终于透过一处云隙看见了“大和”号：“那艘超级战列舰看起来就像纽约帝国大厦平躺着犁开海水破浪而行，它真大呀！”

美机携带有足够燃油，且没有日军战斗机前来袭扰，美军空中指挥官得以有条不紊地组织进攻。各个攻击编队到达目标附近之后，纷纷在云层底部和海面之间的狭窄空域中寻找有利的攻击位置。参加攻击的飞机实在太多，友机相撞的危险几乎与被敌人击中的概率一样大。“邦克山”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钱德勒·斯文森少校最担心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飞机要从各个方向在目标的上空交会，这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必须避免撞上自己人的飞机。飞机太多了，机动空间又那么小。最终我们竟然没有出现一起碰撞事故，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

战争到了收尾阶段，美军舰载机的攻舰战术已臻化境。通常情况下，“地狱猫”和“海盗”会率先向敌舰发起进攻，扫射敌舰并投掷重磅炸弹，最大限度地杀伤高炮手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紧随其后的是“地狱俯冲者”，它们将向敌舰投下454公斤重磅炸弹。最后出场的“复仇者”则要算准时间，尽可能与俯冲轰炸机同时发起进攻，寻隙从最危险的低空向敌舰发射鱼雷。美军从锡布延海击沉“武藏”号的实战中获得了宝贵经验，对付像“大和”号这样的超级巨舰，应集中攻击一侧，以求造成更大更快的进水。出击之前，鱼雷机飞行员受命尽可能瞄准“大和”号的左舷射雷，希望令其朝这个方向倾覆，以往传统的两舷夹击战术被暂时抛弃。

空中聚集的美机越来越多，它们犹如一群在腐尸上空盘旋的嗜血秃鹫。“大和”号于12时34分率先开火，日军其余各舰纷纷开炮，阴沉的天空中瞬间绽放出无数黑色烟团。美军一名“地狱猫”飞行员见状惊呼道：“天哪！看上去我们根本穿不过那些弹幕，这简直就是一场谋杀！”但率先投入进攻的美军战斗机还是顽强飞过了那些烟团。由于敌舰毫无空中掩护，一众“海盗”和“地狱猫”可以舍弃护航任务，用携带的轻磅炸弹或机枪从容发起进攻。虽然它们携带的轻武器不足以对敌舰构成致命伤害，却可以吸引大部分高射火力，为“地狱俯冲者”和“复仇者”创造更好的进攻机会。

12时37分，“本宁顿”号的4架“地狱俯冲者”向“大和”号舰尾发起俯冲，这里是防空火力最薄弱的地方。美机投下的2颗炸弹准确击中战列舰主桅杆附近右舷部位，摧毁了一座127毫米高射炮塔，在甲板上撕开了一个大洞，这一区域内几个25毫米高射炮位也被摧毁。1架俯冲轰炸机在攻击过程中中弹坠海。

“大黄蜂”号的14架“地狱俯冲者”紧接着俯冲投弹。几分钟内，接连又有2颗炸弹命中“大和”号舰尾左舷155毫米副炮炮塔之前部位，穿透数层甲板在主甲板层爆炸。由此诱发的火灾很快蔓延至155毫米副炮炮塔底部的弹药准备室，随后引发的一系列殉爆将炮组成员除一人外全部炸死。幸好弹药准备室和弹药库之间的防火门阻止了火势的进一步蔓延，才未酿成更大灾祸。在“大和”号沉没之前，该区域的大火一直在熊熊燃烧。此外，美军此轮攻击也将“大和”号后部雷达控制室和数个25毫米高射炮位悉数摧毁。吉田奉命前往查看舰尾的受损情况，他发现“电探室内有8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有的流出肠子，有的断臂缺腿，其状惨不忍睹，副炮炮塔中仅一人幸存”。

攻击像“大和”号这样拥有厚重装甲的巨型战列舰，鱼雷显然比炸弹的破坏力更大、更致命。首先向“大和”号发起雷击的是“大黄蜂”号鱼雷机中队。“复仇者”飞行员哈里·琼斯少尉形象地描述了

攻击的全过程：“我们并没有爬升得太高，我的飞机高度最多只有3700米。在发射鱼雷前，我们通常要爬升至5500米高空，然后实施大角度俯冲，在接近水面时进入小角度滑翔状态，投放鱼雷后立即离开那个鬼地方。这时俯冲轰炸机应该也开始俯冲了，所以理论上我们会同时命中目标。我们的飞机分散开来，而我继续朝着高射炮弹爆炸形成的浓烟冲去，这其实没有多大危险。我下降高度射出了鱼雷，然后从‘大和’号舰首飞过。它当时正在回转规避，但我们射出的鱼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扇面，无论它怎么转向，都无法逃脱最终被击中的命运。”

12时43分，包括琼斯少尉在内的8架“复仇者”开始向“大和”号左舷逼近。这些鱼雷机虽然行动迟缓，但是绝非善男信女。随着距离不断拉近，“大和”号上射程较小的高射机枪纷纷加入了阻击行列。1架美军鱼雷机在投射鱼雷前机翼中弹起火，拉起后直接坠入海中，剩余7架飞机射出的鱼雷向“大和”号猛扑过去。吉田惊讶地看到，“数条鱼雷的银白色航迹从多个方向汇聚而来，那一幕实在恐怖极了”。舰长有贺指挥军舰竭力规避，但“大和”显然无法避开所有鱼雷。美军飞行员报称至少有4条鱼雷准确命中了目标：1条击中舰桥后部舰体，另一条击中主桅杆之后部位，还有一条击中了三号炮塔后部舰体。“大和”号的一些幸存者说，确实有第四条鱼雷击中了军舰。但从实际受创情况看，这条鱼雷是否命中值得商榷。每一次鱼雷命中爆炸，“大和”号庞大的舰体都会剧烈颤抖一次。接连中雷导致“大和”号左舷外侧舱室大量进水，战列舰出现了5~6度左倾。通过向对侧舱室注水，倾斜很快被纠正到1度。在美军第二拨攻击发起之前，“大和”号左舷轮机舱进水得到有效控制。8号锅炉舱无法使用导致“大和”号航速下降到22节，但它的战斗力几乎未受到多大损失。虽然美军飞行员声称有更多鱼雷或炸弹命中了目标，但后来证实这些“声称”大多数跑偏或属于近失弹。

舰长有贺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驱逐舰上服役，仅担任过重巡洋舰“鸟海”号5个月的舰长，就转到“大和”号上来了，担任现职也只有短短不到5个月时间。按照日本海军的惯例，一名海军军官至少需要18个月以上巡洋舰舰长的履历才能掌控战列舰。也就是说，现在有贺是以硕士的身份在干博士——操控“大和”号或“武藏”号绝对称得上“博士后”——的活儿。“大和”号在他的操纵下笨拙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以躲避四面八方投下或射来的炸弹和鱼雷，全无半年前“捷一号作战”中在前舰长森下信卫——他有日本海军操舰第一人的美誉——指挥下表现出来的敏捷与从容。

事实上有贺到“大和”号接的就是森下的班。现在作为第二舰队参谋长的森下就在舰桥上，几乎和有贺并肩站立。但森下自始至终目光冷峻，一言不发，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首先，目前人家有贺是现任舰长，他和伊藤都属于客人。按照海军的规矩，即使丰田司令官现在来了，也不能对有贺的指挥说三道四。其次，森下也看到了天空中蝗虫一般的美军机群，现在“大和”号面临的难题绝非熟练操舰就能解决的。森下清楚，就是自己亲自出掌握舵，也不可能改变“大和”号最终覆灭的悲惨命运。战后幸存的航海长茂木史朗中佐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森下少将亲自操舰，‘大和’号也一样会被击沉的。”既然如此，森下索性放手让有贺指挥，自己落个眼不见心不烦。在此期间，舰队司令官伊藤双手抱在胸前，默默伫立，一脸漠然地看着医护兵把受伤或战死水兵的尸体抬起运走。由于大火、伤亡和战损，舰桥对多个部门和战位的指挥和控制已完全中断。

美军的攻击一浪高过一浪。“邦克山”号的14架“海盗”继续以小角度俯冲发起攻击，向“大和”号投下了重磅炸弹或发射火箭弹。它们虽然无法对“大和”号的舰体造成致命伤害，但弹片和子弹像镰刀一样，无情地收割着高射炮手的生命，导致日军的防空效率大大降低。

大部分美机理所当然地将块头最大的“大和”号锁定为攻击目标，但“矢矧”号显然也未被他们遗忘。实际上因为参加攻击的美机实在太多，都去攻击“大和”号根本排不上队。一些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矢矧”号作为攻击目标。土屋眼中的美机是如此之多，“简直就像蜘蛛产卵，不，就像一大群蜜蜂搬家一样”。抬头发现竟有多达40多架美机穿过低厚的云层俯冲过来，狡猾的原立即操舰以35节高速冲进了附近的一片雨区。此刻连老天都在和日本人作对，短短10分钟内暴雨骤停，“矢矧”号再次暴露在美机的直接攻击之下。美军“地狱猫”和“海盗”蜂拥而上，低飞扫射轻巡洋舰舰桥和甲板，对此原后来回忆说：“它们把子弹和螺旋桨气流打在我们身上，随后从桅顶高度快速脱离。”看到美军“复仇者”冒着密集的弹雨低空掠海而来，原禁不住慨叹道：“由此看来，敌人的飞行员和我们的人一样英勇！”

“矢矧”号在一个接一个水柱中来回穿梭，水柱炸裂后形成的巨浪反复冲刷着甲板，溅起的海水泼洒到发红的炮管上，顷刻间化为滚烫的蒸气。12时45分，一颗准确命中的炸弹导致“矢矧”号舰体剧烈震动。1分钟后，一条鱼雷准确击中右舷轮机舱，爆炸不仅导致轮机班人员集体死亡，还将螺旋桨彻底炸坏。紧接着又有六七颗炸弹接连获得命中，排水量仅6652吨的“矢矧”号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它渐渐变成了一具燃烧、倾斜的残骸，停在水面上动弹不得。原突然觉得，在美军凌厉的攻击面前，他的这艘轻巡洋舰“就像纸糊的一样脆弱”。看到日舰渐渐丧失了还手能力，1架“地狱猫”竟然选择超低空飞近，从容不迫地对准“矢矧”号频频拍照。一名日军高炮手见状，抓起1颗小炮弹朝空中的美机砸去。可惜它飞到半途就已势尽，只能转头坠入海中。

原仔细查看了遭受重创的“矢矧”号，显然它已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古村想转移到驱逐舰上继续前往冲绳，原于是向不远处的

“矶风”号发出旗语信号，让它开过来接走舰上还活着的人。当“矶风”号缓缓驶近这艘不幸的巡洋舰时，却被云端突然蹿出的一群美机拦住，挨了一两颗炸弹后舰体燃起大火。古村拒绝登上小艇逃生，他宁愿死在“矢矧”号上，也不愿死在一条无名小艇上。

身材苗条的驱逐舰显然比战列舰和巡洋舰更为灵活，当然也更容易被直接击中。但有一利就有一弊，它们瘦小的身板非常脆弱，一颗炸弹或一条鱼雷就能把它们干净利落地送入海底。空中的美机太多了，有34架战斗机和22架攻击机将目标锁定了驱逐舰。位于舰队左侧的“滨风”号处于“大和”号的左正横位置，直接面对着美军机群。舰长前川万卫指挥官兵全力反击，12时45分，“圣贾辛托”号1架“地狱俯冲者”投下的炸弹命中右舷舰尾部位，导致“滨风”号舵机故障失去航行能力。仅2分钟后，“本宁顿”号1架“复仇者”射出的鱼雷准确命中“滨风”号右舷中部，剧烈爆炸直接将驱逐舰炸成两截，12时48分消失在东经128度8分、北纬30度47分的海面上，“只留下一圈翻卷的白色泡沫”。舰上水兵战死105名、受伤45名，幸存者漂流5个小时后被日舰收容。“冬月”号被两发火箭弹击中舰首，所幸这两颗哑弹均未炸响，仅第一轮机舱和主炮射击指挥所受到轻微损坏。侥幸逃过一劫的“冬月”号这天运气似乎很好，其较大的舰体使美军飞行员将其误认为一艘巡洋舰，至少5条鱼雷因定深过大从舰底一掠而过。

在舰长平山敏夫指挥下，位于轮形阵右后方的“凉月”号拼命向空中来回穿梭的美机射击。美军“地狱俯冲者”借助云层的掩护向其俯冲投弹。1颗227公斤炸弹准确命中“凉月”号右舷前部，剧烈爆炸将驱逐舰右舷外侧的钢板炸飞，撕开一个长8米、宽4米的大洞，一号、二号主炮塔破损并诱发大火，完全失去了射击能力。爆炸还导致驱逐舰一号、二号锅炉舱进水，“凉月”号的速度很快降了下来。很快该舰右舷后部又连续被命中2颗炸弹，舵机和电力设备全部失灵，结构不良的舰首因不堪重负断裂开来。这3颗炸弹共造成“凉月”号上水

兵57人死亡、34人受伤。平山率水兵全力展开抢修，再也无力对空射击了。

说几句题外话，这已经是“凉月”号职业生涯里第三度被“斩首”了。1944年1月16日10时45分，“凉月”号在冲之鸟礁海域遭美军潜艇“美洲鲟”号伏击，头尾各被命中一条鱼雷，舰首34米和舰尾46米舰体丧失，只剩下躯干被拖回吴港船厂大修。1944年10月16日22时10分，“凉月”号在宫崎县外海再次遭到美军潜艇“西班牙鲷”号攻击，舰首第二次被鱼雷切掉，又回到吴港船厂住院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第三次被斩去舰首，似乎预示着命运多舛的“凉月”号在劫难逃了。

第一拨美机完成攻击后从容返航。坊之岬海面上到处是一片凄惨场景：“滨风”号已经不见了踪影，它沉没的那片水域漂浮着黑压压的人头；动力全失的“矢矧”号向右倾斜，燃油正从鱼雷撕开的破洞汩汩流出；失去了舰首的“凉月”号正在全力抢修。虽然“大和”号遭到的攻击最多，但看上去伤势并不严重，只舰尾处的大火仍在燃烧，在“冬月”号、“初霜”号和“雪风”号的簇拥下仍可维持22节航速。伊藤下令舰队取180度航向，继续向冲绳奋勇前进。

日本人绝不会只守不攻。当天宇垣仅派出20架零战为伊藤护航，在于他要将主要兵力用于“菊水一号作战”。比“大和”号遭攻早一点儿时间，中午12时12分（美军防空记录为12点06分），美军航母“汉考克”号发现1架“彗星”正从右前方5000米处快速袭来。航母舰首防空炮立即火力全开，但敌机依然俯冲投弹并一头撞中了飞行甲板中部。日机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左舷弹射器，爆炸导致前部机库甲板起火。舰长罗伯特·希基上校立即率损管和消防队员全力投入抢救，12时30分将大火扑灭。日机本次攻击共造成“汉考克”号上62名水兵阵亡、71人受伤。16时30分，“汉考克”号恢复了飞机起降能力，成

功回收了上午放飞的20架战斗机、14架鱼雷机和4架俯冲轰炸机。受恶劣天气影响，这些飞机并未发现“大和”号。

其间，14时21分，日军1架“彗星”向“华盛顿”号发起俯冲，被“汉考克”号的右舷防空炮火击落。因前部甲板严重受损，4月9日，在给阵亡水兵举行了海葬仪式之后，“汉考克”号和“卡伯特”号驶出大队，经乌利西环礁于4月21日抵达珍珠港进入干船坞维修。

当天向美军舰队和登陆船队发起攻击的日机超过了100架。虽然大部分日机被击落，但仍有1架神风机准确撞上了战列舰“马里兰”号，这已经是“好斗的玛丽”继前一年11月29日在莱特湾海域遭撞击后第二次蒙受劫难了。当天被神风机击伤的还有驱逐舰“本内特”号、“朗肖”号，护航驱逐舰“韦森”号等。

在北方主战场，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于12时59分飞抵日军舰队上空，它们分别来自第三大队重型航母“埃塞克斯”号、“邦克山”号以及轻型航母“巴丹”号、“卡伯特”号。“埃塞克斯”号俯冲轰炸机中队率先发起攻击，“地狱俯冲者”从1900米高空向下俯冲投弹。与美军声称的命中数相反，这些飞机投下的炸弹并未击中“大和”号。与此同时，“复仇者”则继续向“大和”号左舷发起鱼雷攻击。“埃塞克斯”号鱼雷机中队的15架飞机在本次攻击中表现活跃，其中9架在“大和”号缓慢转向时“占据了发射鱼雷的完美方位”，飞行员声称射出的9条鱼雷全部获得命中。“邦克山”号鱼雷机中队也声称射出的13条鱼雷至少有9条命中目标，“卡伯特”号鱼雷队中队声称有4条鱼雷获得命中，“卡伯特”号上报的战绩为7条鱼雷中的。统算下来，第三大队飞行员声称共有29条鱼雷命中了“大和”号。战绩果真不同凡响呀！

如果真有这么多鱼雷击中同一艘军舰，即使彪悍如“大和”号这样的超级战列舰，也肯定被撕成碎片了。实际上，美机射出的鱼雷只

有3条被确认命中：其中一条从左舷方向击中舰桥底部，第二条击中左舷靠近主桅杆的部位，第三条13时09分击中右舷舰桥底部，它很可能是“巴丹”号鱼雷机射出的。本轮攻击使“大和”号的左倾加大到15~16度，舰上大口径火炮完全无法使用。所幸随后1条鱼雷“错误”命中右舷，“大和”号通过对侧注水很快将左倾纠正到5度。为纠正倾斜，所有右舷空舱室都被注满了海水，进水失控且一根推进轴严重受损使“大和”号的航速逐渐下降到18节。

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飞走之后，伤痕累累的“大和”号已经低伏在水面上，下部舰体被海水淹没，上层建筑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在露天炮位作业的防空炮手因缺乏必要的防护伤亡过半。有贺通过大喇叭高喊：“所有人都起来修补军舰！”损管队员同样伤亡惨重，舰桥已很难和舰底的下层岗位取得联系。副舰长能村报告说：“倾斜已经无望纠正！”意识到巨舰随时面临倾覆的危险，犹豫再三的有贺咬牙做出决定，放水淹没所有右舷轮机舱。凄厉的警报声响了起来，底舱水兵接到了迅速撤离的命令，但时间完全不够他们安全离开。阀门被打开几秒钟后，汹涌而入的海水很快淹没了轮机舱，坚守在那里的约300名水兵被活活淹死。吉田对此感慨道：“这对于一连数天在酷热高温和震耳欲聋的噪声下辛苦工作的他们而言，真是个不近人情的结局。”

其间，13时25分，驱逐舰“霞”号遭到美机的集中攻击，被命中两弹后轮机舱进水，逐渐丧失了航行能力。

当美军第三拨攻击机群——它们来自拉福德少将第四大队的“无畏”号、“约克城”号和“兰利”号——飞抵战场时，“大和”号的倾斜已经肉眼可见。13时42分，美机发起了最后攻击。“无畏”号14架“地狱俯冲者”率先发动俯冲，它们投下的炸弹有3颗命中“大和”号左舷中间部位。不过这些炸弹在命中舰体的一瞬间就炸响了，并未对舰体造成太大伤害。

但接下来美军的鱼雷攻击更加致命。在空中1架“地狱猫”的座舱里，“约克城”号航空大队长赫伯特·霍克中校正在从容调度攻击。他命令鱼雷机中队中队长汤姆·斯泰森少校率领12架“复仇者”前往终结“矢矧”号。但是斯泰森认为，奄奄一息的“矢矧”号不值得派出那么多飞机，他看到状态不佳的“大和”号左倾严重，脆弱的舰底露出了水面。斯泰森向大队长报告说，想分出一半“复仇者”攻击战列舰。霍克立即表示同意，并提醒斯泰森将鱼雷定深从3米提到6米，这样它们就可以避开“大和”号舷侧的装甲带，去破坏缺乏防护的下部船体。

约翰·卡特中尉属于这6架飞机中最后一个双机编队。他看到前面4架“复仇者”快速掠海飞行，将鱼雷射向了“大和”号右舷。卡特后来回忆说：“幸运的是，这艘大船正在向左倾斜，从而使她巨大船体的整个宽广侧面都暴露在鱼雷的前进路线上。”卡特看到至少3条鱼雷击中了“大和”号船体中前部，其中2条的命中点是如此接近，以至于看上去它们像是同一次爆炸。卡特迎着曳光弹从战列舰船尾方向发起攻击，在“大和”号之字形尾流上方射出了鱼雷。随后他将飞机拉起，尽量把自己缩进驾驶舱，以免被日军高炮弹片所伤。14时10分，他射出的鱼雷撞上了“大和”号的左后部。

就在卡特的鱼雷击中“大和”号之前，先后被命中7条鱼雷、12颗炸弹的“矢矧”号提前到了弥留之际。侥幸活到战后的原如此回忆当时的情景：“事实证明，这艘英勇的战舰已经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站在巡洋舰舰桥上，层层拍打的海浪越来越向我逼近。古村少将就站在我的身边，我们眼前的景象是如此残破不堪，到处都是战死水兵的尸体和残肢断臂。在经历了敌机毁灭性的打击之后，舰上几乎已没有任何完好的部件。它现在已经左倾30度，并在迅速下沉。古村少将并未受伤，我的左臂却在流血，但我并未察觉到自己曾经被击中。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看见前方6000米处的‘大和’号仍在浴血奋战。8

艘驱逐舰中的两艘已经沉没，另有3艘在熊熊燃烧，漂在海上无法航行，剩余的3艘仍在拼死作战，不停用Z字航线规避美军的鱼雷和炸弹。”

“我们走吧！”古村对原说，原点头表示同意，两人于是脱掉鞋子纵身跳入海中。14时05分，伤痕累累的“矢矧”号终于坚持不住，缓缓沉没在北纬30度47分、东经128度08分的水域。原被沉船产生的漩涡卷了进去，但救生衣又将他重新拉回水面上。当他在浮着一层厚厚油污的海水中游动时，他看见前方一个人满脸乌黑，那人竟是古村。在被巨浪抛上浪尖时，原看到远处的“大和”号竟然还在移动，美机正像蚊子一样围着它转。“多美的景致啊！”原禁不住感慨道。除原和古村外，“矢矧”号上还有501名水兵最后被打捞上来，其余446人随舰沉没。

“大和”号左倾已经加大到22~23度，速度只剩下可怜的8节，所有主炮和副炮均已停止射击，只有零星几门25毫米炮还在拼命顽抗。到了战舰即将沉没的最后时刻，那些高级军官还能勉强保持冷静，少数水兵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混乱中有人在高声叫喊：“把少佐以上的军官全都杀光，拯救海军唯此一途！”更多的人因为绝望开始放弃无谓的努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抽烟或者吃起压缩饼干。

“大和”号舰桥上，副舰长能村发现警报器上的红灯在不停闪烁。他慌忙上前查看情况，竟然有6盏灯同时亮了，它们分别代表一号炮塔和5个弹药库，这预示着毁灭性的殉爆随时可能发生。“大和”号出击时虽然没能加满燃油，但是弹药却是满载——1170颗460毫米炮弹、1620颗155毫米炮弹、13500颗127毫米炮弹及150万颗25毫米机关炮弹。现在那1170颗主炮炮弹只打出去3颗，如果剩下的炮弹被引爆，“永不沉没”的“大和”号必将万劫不复。此时他听到有贺在朝自己高声叫喊：“副舰长，不能将水抽到弹药库去吗？”能村知道有贺的方法虽然有效，但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注水系统已被打坏无法使

用。无计可施的能村只能听天由命，静静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想着想着，能村竟然有点心满意足的感觉，“可能武士切腹就是现在这样子吧”。

14时12分，又有4架“复仇者”冲出云层从容发起攻击，其动作之娴熟如同在进行鱼雷攻击表演。其中1条鱼雷准确命中“大和”号左舷后部，能村觉得这倒是缩短痛苦的“慈悲一击”。他奇怪的是，为什么有贺此时还不发出弃舰命令，于是就沿着狭窄的螺旋状扶梯爬上了第二舰桥，那里可以观察到全舰的情况。正常情况下最高甲板离水面7.6米，但此时左舷的甲板已经浸水。看到一群水兵坐在舰首悠闲地抽烟或吃着饼干，能村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恼火，不过现在已没有工夫对他们发火了。能村向上扫了一眼。原来高高飘扬的军旗哪里去了？他再仔细看了看，原来桅杆已经不见了。此刻他想到了天皇御像，有人报告说，第九分队分队长服部信六郎大尉已经捧起天皇御像，走进自己的舱室并反锁了门，这样军舰沉没时照片就不会漂走了。

“大和”号打出了紧急求救信号旗，通知驱逐舰靠上来接走还活着的人。但驱逐舰显然知道“大和”号随时有殉爆的可能，都不敢过于靠近它。“大和”号的左倾在不断加大，水兵们已经无法站立，还活着的人不得不紧紧抓住栏杆以寻求支撑，很多人不等舰长下达弃舰命令就自行跳海逃生。能村给有贺打了个电话。“快完了，”他说，“是要求全体乘员到甲板集合的时候了”。有贺通过传声管通知司令官伊藤：“再没有希望纠正倾斜度了，司令长官身体贵重，请跟乘员一同离舰，我一人留下。”有贺下令全体官兵到甲板集合，然后给仍在第二舰桥的能村打去了电话。“副舰长，请立即离舰，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报告战斗的详细经过。”能村连声抗议，有贺丝毫不加理会，“我留在舰上，你一定要活着回去。”

“舰长，”能村坚持说，“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副舰长，请记住，这是命令！”有贺吼完后挂断电话，让一名通信兵把自己绑在罗经仪上。有贺知道自己水性很好，不绑起来就不会被淹死。一名瞭望哨将4块饼干递给了舰长，有贺笑笑收了下来。一些水兵开始学舰长的模样互相把自己绑在舰上。“你们在干什么？”有贺生气地大声呵斥道，“年轻人快往下跳，游泳逃生！”

伊藤和有贺一样拒绝离舰，他转身看到了以左臂支撑罗经仪的参谋长，默默举手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森下慌忙立正还礼。伊藤随后与首席参谋山本、水雷参谋末次信义中佐、通信参谋小泽信彦中佐、军医长寺门正文大佐分别握手后转身离去。众人望着伊藤在倾斜的甲板上不断摇摆双肩以平衡身子向前走去，把螺旋扶梯门打开后消失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伊藤本来有逃生的机会，但他像当初“威尔士亲王”号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菲利普斯中将一样选择了与舰同沉。他后来被追晋海军大将。

伊藤的副官石田恒夫中佐——他战后曾任“战舰大和会”会长——迈动脚步，试图跟上前去。森下朝他怒吼道：“年轻人要活下去，继续为天皇陛下的伟大事业效忠！”随后森下带领石田副官、炮术参谋宫本鹰雄中佐、航海长茂木史朗等人摘掉望远镜，脱下鞋子后从前甲板跳海逃生。

“大和”号沉没之后，第二舰队司令部侥幸生还的只有参谋长森下、副官石田及炮术参谋宫本3人，其他诸如首席参谋山本、军医长寺门及其他5名参谋悉数战死。宫本虽然被“冬月”号救了上来，却因头部受伤住了很长时间医院。4月28日，森下和石田拜访了伊藤在东京的家，给千岁送去了伊藤的阵亡通知书，详细介绍了他“光荣”战死的全过程。不知道千岁在拿到通知书时，是否想起了送丈夫出门时说的最后那句话，“打了败仗是不准再进这个家门的”。就在千岁收到伊藤阵亡通知书的同一天，日军第五航空舰队的35架战机从鹿儿岛机场

出发，向冲绳海域的美军舰队发起攻击。当天14时45分之后，伊藤叡在伊江岛上空与美机交战时失踪。

东京不断遭到空袭，伊藤一家人只好暂时移居防空洞。后来伊藤千岁决定，带着两个还在读书的女儿前往福冈老家避难。她们1945年6月上旬离开东京时，还对伊藤叡的生存抱有一线希望。为了不让儿子回家时迷路，千岁特意在防空洞入口处立了一块告示牌，把回老家消息及新地址写在上边。1946年3月4日，第二复员局（海军省）正式发布了伊藤叡战死的公报：“在时间不详的西南诸岛方面战死。”千岁并没有像伊藤信中祝愿的那样幸福地活着，她在伊藤战死半年后郁郁而终，终年44岁。按照这个时间计算，千岁并没能看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书。

有贺战死也凑成了另一个圆满。日本海军大和级战舰仅仅建成了“大和”号、“武藏”号和“信浓”号3艘，其舰长有贺幸作、猪口敏平、阿部俊雄无一例外全部随舰沉没。有贺死后被特许追晋两级为海军中将，今天日本长野县还建有他的纪念碑，其碑文写道：“祈祷你们为国捐出的躯体啊，将永远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石。”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到14时23分，动力全失、倾斜超过30度的“大和”号终于迎来了最后时刻。海浪渐渐漫过了舰桥，汹涌灌入的海水将零星的“万岁”呼喊声完全淹没。此时正值中午，但舰上冒出的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宛若黄昏。吉田紧紧抓住舰桥上的一根栏杆，他后来记录了当时看到的那恐怖一幕：“海平面似乎出现在一个疯狂的高角度上，当受损军舰的倾斜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80度时，黑色的海浪拍过来打在了我的身上。”舰体深处传来机器设备滑落时的隆隆声和撞击声。“大和”号前主炮炮膛里的460毫米炮弹滑落下来，撞穿弹药舱甲板，引爆了舱中的炮弹。剧烈爆炸将巨舰炸得四分五裂，快速消失在北纬30度22分、东经128度04分水域。海面上一股烈焰冲天而起，翻滚的蘑菇状

烟柱竟高达1000米，连200公里之外鹿儿岛的居民都看到了大爆炸产生的火光与浓烟。几分钟后，“大和”号后主炮炮塔里的弹药开始爆炸，钢铁碎片从水下喷溅而出，无情收割着漂浮在海面上的无数水兵的生命。统算下来，“大和”号上自伊藤和有贺以下共有3063名水兵战死，仅269人幸运获救。

副舰长能村觉得身子忽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入海中，他在海水中看见无数水兵在漩涡中挣扎。脚下是个深蓝色的无底洞，头上亮光渐渐消失，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弹药在水下爆炸掀起的巨浪将他托出水面，能村在海上彻底躺平，心里想着“‘大和’号完了，帝国海军完了”。

在水里挣扎的不仅是日本人。“贝露森林”号鱼雷机中队飞行员德兰尼中尉的“复仇者”被日舰的高射炮火击落，电信员和后座机枪手失踪。根据德兰尼本人的描述，14时30分，他看到1艘日军驱逐舰开始向他不断逼近，但在距离他仅剩400米时忽然转向了。大约15时刚过几分钟，他看到1架水上飞机向自己飞来。西姆斯上尉的“水手”在空中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扬上尉的飞机直接降落下来实施救援。“冬月”号向美机打了几炮，飞机上的人说有几发炮弹就落在200米范围以内。“水手”在15时15分起飞，整个救援过程用时不到5分钟。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原远远看到了这一幕，“当那架水上飞机像一只老鹅一样呼呼飞离海面时，我羡慕极了，要知道这里可是日本近海”。美军这两架水上飞机18时30分降落在庆良间锚地，德兰尼中尉被送上了“尚德卢尔”号，随后在13日上午离开水上飞机母舰，经一番波折后重返“贝露森林”号。

1983年，日本共同社发布新闻：“大和”号的沉没地点已经探明，位于鹿儿岛以西160公里的中国东海、水深345米处。东京电视台特意播放了一组水下拍摄的镜头：巨舰呈侧卧状，泥沙湮没了大半个舰体，靠底部舷甲板上几个鱼雷撕开的大洞清晰可见，一群群不知名

的深海鱼类在穿梭进出。沉睡海底的“大和”号舰首微抬，似乎死不瞑目也。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和日吉台地下室的联合舰队司令部里，及川、小泽、丰田、草鹿等一众大腕儿正襟危坐，焦急等待着前线发回的消息。13时55分，“初霜”号发回了第一条电报：“与敌200架以上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正交战中。‘矢矧’号被命中2条鱼雷无法航行，‘大和’号被多颗炸弹和多条鱼雷命中，伤势严重。驱逐舰除‘初霜’号、‘冬月’号和‘雪风’号之外，其余均遭重创或者沉没。”一切表明，最令他们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5时刚过，通信兵又送来一封电报，是“大和”号12时51分发出的——“我舰队正遭受连续空袭”。这封迟到的电报显然早已过时了。令人无比震惊的消息以及混乱的发报时间，使这些自诩专家的海军高层目瞪口呆，不知所以。十几分钟后，通信兵再次送来一封“初霜”号14时47分发出的电报：“‘大和’号再遭多条鱼雷命中，在弹药库被诱爆后瞬间沉没！”虽然早知“大和”号此行有去无回，但真正收到巨舰战沉的消息后，在场所有人都默默低下了头。

仅仅几分钟之后，“初霜”号上的第四十一驱逐舰分队司令官吉田正义发来最新消息：“自11时41分开始，我舰队数次遭到敌舰载机大编队的攻击。‘大和’号、‘矢矧’号、‘滨风’号沉没，‘矶风’号、‘凉月’号、‘霞’号重伤无法航行，其余各舰均有不同程度损伤。‘冬月’号、‘初霜’号、‘雪风’号在完成救援工作后，将继续向冲绳方向快速突进。”谁都清楚，上述电报既然由“初霜”号上的吉田发出，说明中将伊藤和森下、古村两少将很可能已遭遇不测，至少目前仍在海里游泳。

鉴于“大和”号和“矢矧”号已经战沉，区区3艘受伤驱逐舰的突入变得毫无意义。16时49分，丰田下达命令：“第二舰队中止突入作

战，在救助各舰落水人员后，就近向佐世保军港返航。”

为掩饰“大和”号战沉、“特攻”作战半途而废的尴尬，17时07分，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出通报：“继今日航空部队特攻作战取得辉煌战果之后，我第二舰队奋勇强韧之突入作战，又给予残敌沉重打击。本次作战目的已完全达到。”写到这里，连一向还算矜持的老酒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就在后方一众高层为掩饰失败精心研究措辞之时，前方的吉田正在竭尽全力收拾残局。完全失去航行能力的“霞”号明显已无挽救希望，吉田命令“冬月”号在收容舰上的水兵后向它补射鱼雷。16时57分，“冬月”号射出的2条鱼雷将“霞”号击沉于东经127度57分、北纬30度51分水域，舰上水兵17人毙命。随着“霞”号的战沉，日本海军10艘朝潮级驱逐舰全部葬身海底。

日军残存舰只中最顽强的当数“凉月”号驱逐舰。看到“矢矧”号和“大和”号相继战沉，舰长平山敏夫决定率重伤的“凉月”号单独回航。不知是因为旧伤复发，还是因为新伤加重了舰体的前部进水，“凉月”号的舰首几乎没入海面，舰体中部甲板距海面仅有几十厘米，航行变得极为困难。只要平衡稍稍被打破，“凉月”号随时面临倾覆的危险。经过紧张的损管作业和抢修，“凉月”号恢复了部分动力。为防止脆弱的舰首在航行中突然解体，机警的平山操纵“凉月”号倒车前进，依靠两个螺旋桨的转速差异调整航向。在向不远处的“初霜”号询问了佐世保军港的准确方位之后，瞎子一般的“凉月”号开始缓慢倒航。当天晚上，“冬月”号接到第二驱逐舰战队司令部发来的命令，“寻找并护卫‘凉月’号返航，如果不能，则收容乘员后将之击沉”。经仔细搜寻，“冬月”号并未发现姊妹舰的行踪。从那时起，所有人都认为“凉月”号肯定在返航途中伤重沉没了。

17时42分，古村和原被“初霜”号驱逐舰捞起。古村不慌不忙地擦净脸上的油污，将水兵拿来的一套干净制服从容换上，从吉田手中接过了舰队指挥权。同时被救起的还有“矢矧”号的信号兵土屋，他看到驱逐舰后甲板上的铁皮洗衣盆里，从幸存者身上脱下来的沾满油污的军装堆得像小山一样。土屋用脱下来的军装试着擦拭身体，沾在身上的那些褐色重油怎么擦都擦不掉。土屋显然颇具文采，后来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回忆文章《天号作战——轻巡洋舰“矢矧”号的最后战斗》，成为后人研究坊之岬海战的重要资料。

19时10分，“矶风”号因持续进水且舵被卡死，完全失去航行能力，舰长前田实穗请求收容舰上水兵后予以处分。受命执行这项倒霉任务的是第一祥瑞“雪风”号。舰长寺内不愿轻易放弃友舰，试图对“矶风”号实施曳航。为避免次日清晨遭美军潜艇或舰载机的再次攻击，古村于20时50分再次下令对“矶风”号进行处分。在将前田以下324名水兵接上“雪风”号之后，寺内下令对“矶风”号实施炮击。22时40分，“矶风”号沉没在东经128度09分、北纬30度47分水域，舰上水兵20人战死。

22时50分，古村率仅存的3艘驱逐舰“初霜”号、“雪风”号、“冬月”号以20节速度向佐世保军港凄凉返航。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2月7日凌晨5时30分，时任“筑摩”号重巡洋舰舰长的古村下令放飞了第一架水上飞机，对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军舰船实施侦察，就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今天，他在经历了日本海军的最后一次出击后幸运活了下来，这恰好又是一个轮回。古村等于亲眼见证了战争的始末。“我算是够了！”古村喃喃自语。

借助夜色的掩护，日军幸存三舰8日上午顺利驶入佐世保军港。“雪风”号的一名水兵惊讶地发现，粮仓中竟然躺着一颗未爆的美军炸弹。这颗炸弹一旦爆炸，很可能将“雪风”号的船底炸穿，导致军舰直接沉没，所幸它只是一颗哑弹。事实上在“大和”号受攻期间，

美机射出的1条鱼雷就从“雪风”号舰底一掠而过。因为驱逐舰吃水较浅，而美军“复仇者”为攻击“大和”号将鱼雷定深设置为6米，才使“雪风”号再次侥幸逃过一劫。后来在回忆起这场令人无比郁闷的“特攻”作战时，寺内怒骂道：“7日简直是佛灭之日！因为愚蠢的政治决断，无数热血青年就这样被白白葬送掉了。”

所有人都认为，三度被“斩首”的“凉月”号肯定已在劫难逃。7日晚上，黑暗中倒行的“凉月”号正经历着痛苦的煎熬。舰首破损导致海水大量灌入，如果海水挤破舱壁冲入锅炉舱，驱逐舰将面临灭顶之灾。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凉月”号脆弱的锅炉舱壁不仅没有开裂，且一路都没有遇到近海活跃的美国潜艇——如果此时遇上，“凉月”号只能就地等死了。8日上午9时32分，佐世保海军航空队的1架飞机在佐多岬以北260公里的海面上发现了倒行的“凉月”号。中午时分，附近1艘日本渔船发现并靠近“凉月”号，打出了“我会护卫贵舰侧翼”的旗语。看到作为一艘战舰的自己竟然沦落到需要渔船来护航的尴尬场面，死里逃生的平出舰长及众水兵只能露出一脸苦笑。

8日14时30分，“凉月”号以9节航速艰难倒入佐世保军港。惊喜之余，港内所有舰船鸣响汽笛表示欢迎，拖船立即前往帮助“凉月”号缓缓进入干船坞。平出检查了全舰，在锅炉舱的隔壁舱室发现了3名水兵的尸体。正是他们在军舰进水后没有擅自逃离岗位，临时对舱壁进行了加固，才避免它们被水压撕破，3名水兵以个人的牺牲挽救了军舰。包括3人在内，“凉月”号共有57名水兵战死。

“大和”号出击是日本海军发起的最后一次海上作战，它的战沉预示着联合舰队的终结。日军残存舰艇之后几乎没有再参与战斗。4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宣布解散第二舰队和第二驱逐舰战队，剩余舰艇分别列入联合舰队直属和其他各战队名下。

由于损伤太过严重，“凉月”号只进行了一些应急修理，之后被当作固定防空炮台使用，直至战争结束。在此期间，它还曾击落过1架美军P-51野马战斗机。“初霜”号于1945年7月30日在舞鹤近海触雷沉没，它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第一百二十九艘，也是最后一艘沉没的驱逐舰。“冬月”号虽然得到了修理，但在1945年8月20日再次触雷大破。战后的1948年5月，“冬月”号、“凉月”号和“柳”号3艘驱逐舰被拖往佐世保军港，将上层结构及船体隔间全部拆除后，空船壳拖往福冈县若松港凿沉坐底，灌入水泥和沙土作为防波堤使用。今天这个“军舰防波堤”仍在，还被日本土木学会列为“近代土木工程遗产”之一，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唯一真正活到战后的是“三大祥瑞”之首“雪风”号。在坊之岬海战中，“雪风”号损坏高射炮1门，3名水兵战死，15人受伤。寺内对上述伤亡数字并不认可，他只承认炮手井上杉义腹部中弹身亡，伤者8人。日本战败投降之后，“雪风”号被解除武装改作运输舰使用。到1946年12月28日完成第十五批复员运输为止，它共运送了13000名日军士兵回国。1947年7月6日，它作为赔偿舰被移交给中国海军，以“丹阳”号为名一直到1966年11月16日退役。由于在一次台风中严重受损，被作为训练舰使用的“丹阳”号1971年12月8日被拆解。日本有关人士非常希望台湾当局能将这艘传奇战舰“返还”永久保存，牵头人正是前舰长寺内正道。但彼时的“雪风”号损毁过重，日本方面仅带回了它的舵轮与船锚，存放在江田岛海上自卫队第一术科学学校校园之内。战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为第一艘新驱逐舰命名时，“雪风”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选择。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曾组织36名旧日本海军军官票选联合舰队最有名的战舰，“雪风”号以一票之差落在“瑞鹤”号之后排名第三，排名第一的无疑正是“大和”号。

在日本国内，有关“大和”号战沉的消息并未向外界公开。4月30日，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向天皇报告了“天号作战”的具体情况。裕仁

死死盯着米内，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海军舰队的状况如何？”米内咬牙向裕仁道出了实情：“现在舰队没有了，帝国海军已经不复存在。”

1952年8月，侥幸逃生的“大和”号信号兵吉田满出版了回忆录《战舰大和之临终》一书。1953年6月，新东宝公司根据该书拍摄了电影《战舰大和》，由导演阿部丰执导。此时距战争结束仅仅8年，参与拍摄的许多演员都有在海军服役的经历。该片顾问由“大和”号前副舰长能村次郎担任，设计者松本喜太郎——他著有《战舰大和的设计与建造》一书——协助拍摄。后来高升至银行监事的吉田于1979年9月病逝，他终其一生都没弄明白一个问题：当初“大和”号沉没时，他是怎么被漩涡甩出水面的。

7日17时01分，“新墨西哥”号上的斯普鲁恩斯收到了米切尔发来的电报：“从上午至今，我舰载机攻击了敌舰‘大和’号、‘阿贺野’号（实为‘矢矧’号）及8艘驱逐舰，敌战列舰、巡洋舰及3艘驱逐舰被击沉，2艘驱逐舰起火，另3艘逃逸。我部损失战机10架——战斗机3架、鱼雷机3架、俯冲轰炸机4架——阵亡机组成员12人。”

斯普鲁恩斯立即将上述电报转发关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虽然下令封锁了有关日军“神风特攻”的所有消息，但尼米兹还是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了击沉“大和”号的喜讯。

7日当天，美军第五十四特混舰队的作战报告上这样写道：“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击沉‘大和’号的消息，在我们等待日舰送上门来时突然传来。我们在22时重新编组了阵形，当晚无接触。虽然我们所有人对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的优异表现感到满意，但显然都对自己无法亲自消灭‘大和’号一事感到失望。”迪约少将超越奥尔登多夫彻底无望了。

得知日军“大和”号战列舰被美军击沉的消息之后，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非常眼红。“友军捞到了这么一票刺激的好买卖，而我们只能日复一日去干一些轰炸机场的无聊事情，”罗林斯中将在写给弗雷泽上将的报告中说，“根据我们了解，在对‘大和’号编队的攻击过程中，美军舰船与敌舰距离从未低于400公里。在充满敬意的同时，我们也抱有相当的嫉妒之心。”

7日晚到8日晨，戴维森少将率完成维修的“企业”号和“伦道夫”号前来与主力舰队会合。米切尔决定重组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克拉克少将第一大队和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保持不变，拉福德少将第四大队的“独立”号调给戴维森，这样重新编组的第二大队就有了“企业”号、“伦道夫”号和“独立”号3艘航母。当晚，志得意满的米切尔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徐徐向南行驶，准备在第二天继续支援岛上第十集团军的作战。

对功勋战舰“企业”号来说，晚到一天，使它遗憾地错过了围剿“大和”号之役。

| 第五章 |

攻占冲绳

肃清岛北

1945年4月3日，美军登陆冲绳岛后的第三天，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军军长罗伊·盖格少将收到了第十集团军司令官西蒙·巴克纳中将来发的电令：“关于你部北上的所有限制取消。”按照美军原来制订的作战计划，攻占本部半岛、使冲绳北部完全无效化的作战将在占领岛南地区之后进行。鉴于登陆行动进展异常顺利，巴克纳决定将计划时间提前，允许第三两栖军在陆军第二十四军攻打岛南日军主防线的同时，用最短的时间肃清岛北地区，然后挥戈南下，支援陆军在岛南的作战。

如果根据美军登陆的渡具知海滩将冲绳岛分成两大部分，则北部山岳丛林地带的面积约是南部平原丘陵地区的3倍。岛北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属于国头郡，守卫这里的日军因此被称作国头支队。因为支队长是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第二步兵队队长宇土武彦大佐，因此也称作宇土支队。这支部队以1944年6月29日“富山丸”号遇难事件中的约500名幸存者为基础，加上少数本土补充兵和岛上居民共约3000人，于9月13日在名护县立三中重新编成。第三十二军司令部下达给宇土的命令是：“倾全力保卫伊江岛，同时以主力确保本部半岛，策动国头郡内的防御行动，为岛南主力部队与敌决战创造有利条件。”根据上述指示，宇土命令井川正少佐的第一大队守卫伊江岛，佐藤富夫少佐的第二大队防御本部半岛，其他广袤区域只派出小股游击队，从事侦察、袭扰等活动。

跟大多数日本陆军军官不同，宇土脑子里并无多少武士道情结，他认为高喊口号、端着刺刀冲向敌阵的人“不是武士道而是傻瓜”。日本陆军资深大佐宇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七期，比长勇还要早上一期。但人家长勇现在已经是中将军参谋长了，宇土才不过是个步兵队队长，连个联队长都没能混上。对此极度不满的宇土索性破罐

子破摔，将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女人和酒精上。在位于八重岳险峻山腰一处洞穴中的支队司令部里，陪伴他的不是参谋和卫兵，而是数不清的酒精和走哪儿带哪儿的3个女人。宇土的奢靡生活引起了部下的诸多非议，有人说“上级委派这种军官，简直就是陆军的耻辱”，还有人揶揄疏于防务的宇土是“美国人派来的奸细”。

宇土清楚，凭自己手下这帮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未参加过战斗——根本无法防御广袤荒凉的北部地区，甚至连战术要点本部半岛和伊江岛都守不住。岛北地域广阔，丛林密布，只有几条可供单人行走的小路，前来进攻的美军大部队势必面临难以克服的补给困难。宇土要求各部，绝不能在开阔地带与敌人硬拼，要设法将他们诱入山区丛林，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以最大杀伤。宇土显然深谙游击战的精髓，坚决不允许士兵奉行与阵地共存亡的死板教条。他严令各部一旦阵地丢失，就必须立即转移到其他阵地上继续战斗。宇土特别强调，撤离时要尽可能将伤兵和尸体一起带走，实在带不走就一把火烧掉，以免美军从中找到可利用的信息。他还下令大量囤积粮食弹药，准备跟美军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

从登陆一直到4月7日，一路向北攻击前进的陆战六师只遭遇到小股日军的零星抵抗。左翼陆战第二十九团于当天傍晚占领名护，右翼陆战第四团抵达大浦正北的指定阵位，他们在推进过程中分别得到了陆战第十五团各一个炮兵营的支援。8日，师属第六侦察连率先进入本部半岛。9日，兵分三路搜寻日军主力的第二十九团逐渐逼近日军主阵地，小规模近战时有发生，双方损失极其有限。当天牛岛发给大本营的战报中甚至出现了“岛北我国头支队损失轻微”的字句。

4月10日，陆战第二十九团二营占领运天港。这里曾是日本联合舰队一处重要的潜艇、鱼雷艇基地，陆战队员发现了大量被日军丢弃的装备和物资。当地居民惊讶地发现，美军并非像传说中那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主动告诉美国人，之前据守在这里的约150名海军

士兵已经提前逃往内陆。12日夜，陆战第二十九团先头部队遇上了几个会说英语的岛民，他们是早些年从夏威夷迁徙过来的。经过盘问，美军得知日军主力集结在八重岳地区，人数至少有1000多人，其中还包括少数炮兵部队。从11日开始，美军舰炮及舰载机开始对八重岳地区实施必要的炮火准备。

事实上从4月7日到11日，宇土对美军的大部分行动都心知肚明，无处不在的日军侦察兵将美军行踪及时上报给支队司令部。几支美军巡逻队走进了日军预先设计好的“杀戮区”，有时甚至距离敌人的藏身之处只有几米远。宇土严令不准对美军贸然开火，他在等待着一个最佳时机——放长线钓大鱼。

宇土支队最强大的火力来自炮兵中队那两门150毫米加农炮。在芭蕉敷炮兵阵地上，中队长平山胜敏大佐多次向支队司令部请示开炮。宇土对此的答复是：“虽然已经向首里的军司令部发去了是否开炮的请示，但是由于通信困难，至今未得到军部的指示。我们的大炮只要发射，就有暴露阵地的危险，我看还是继续等下去吧。”宇土这些话把炮兵中队的官兵气得咬牙切齿。4月12日，宇土支队发生了一起“叛逆事件”。炮兵中队一向看不惯宇土言行的松田伍长，喝醉了酒到司令部闹事，竟然向厨房扔出了手榴弹，把支队长的那几个女人吓得嗷嗷乱叫。松田很快被守备队队长瓜生中尉一刀砍死。平山气得大骂宇土啥都不管，整天就知道喝酒唱歌玩女人。在美军进攻八重岳期间，日军这两门大炮自始至终一炮未发。

陆战六师师长莱缪尔·谢泼德少将认为，日军依托593米的八重岳主峰严密布防，显然不是一个团的兵力就能轻易攻克的。他决定在进攻中一次性投入陆战第四团和第二十九团，从东西方向实施夹攻，一举歼灭日军主力于八重岳地区。14日清晨8时，在海陆空三重火力准备之后，艾伦·沙普利上校的陆战第四团（配属第二十九团三营）向东、维克多·布利斯戴尔上校的陆战第二十九团一营、二营向西南偏

西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八重岳地区地形复杂，荆棘灌木密布，便于日军组织防御。美军很难找到日军的主阵地发起集中攻击，而日军能化整为零，躲在暗处守株待兔。他们往往会放过整连整排的美军士兵，专挑美军连部或营部指挥所发起突然袭击，美军军官的伤亡比例急剧攀升。

在半个小时都未发一枪的一处地点，日军机枪突然打响，陆战第四团一营营长伯纳德·格林少校当场中弹身亡。团长沙普利上校只好让副团长弗雷德·比恩斯中校火线接过了营长职务。小股日军经常以一挺重机枪为核心火力，配以狙击手进行支援，在植被茂密的山岭上频繁交叉换位展开反击，令进攻的美军防不胜防，许多人连子弹从哪儿射出来都没能看见就已经被射杀。一名陆战队员被日军这种游击战术弄得狼狈不堪：“我们简直就是在和幽灵战斗！”战至16时30分，美军各部被迫停止进攻，就地掘壕据守过夜。

15日清晨7时开始的战斗和头一天没多大区别。当天陆战第四团二营G连伤亡达到了65人，连长也在阵亡之列。由于补给完全无法跟上，美军16日的进攻一直到上午9时才勉强发起。陆战第二十九团主力继续向西进攻，陆战第四团在陆战第二十九团三营的配合下向西南偏西方向艰难推进，陆战第二十二团一营向北填补两支友军之间的缺口，将战线完全连成一片。战至12时，陆战第二十九团三营艰难攻克日军的炮兵阵地，共检尸体147具，一度给美国人带来无数麻烦的日军山炮早已被美军105毫米榴弹炮摧毁。美军每拿下一处阵地，都会发现数量惊人的补给品。但他们即使再渴再饿，也不敢去动它们，因为害怕狡诈的日本人在里边下毒。

12时30分，陆战第四团一营开始进攻令人望而生畏的八重岳主峰。A连负责正面强攻，C连寻隙从右翼迂回。盘踞峰顶的宇土支队第五中队手中只有轻武器，他们一直等到美军逼近到几米外才突然开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A连只好撤出，重整阵线。双方的近距离激战

一直持续到17时30分，A连和C连才在陆战第四团二营的支援下占领峰顶，人员伤亡达到了惊人的三位数，弹药和饮水基本告罄。

日军随时可能发起反扑，代营长比恩斯中校亲自率营部人员背负弹药和饮水向峰顶输送，野战医院那些还能走路的伤兵也纷纷加入了输送队伍。这次输送非常及时，18时30分，大约75名日军向峰顶发起了一次真正意义的“玉碎冲锋”。在陆战第四团二营的配合下，及时得到弹药补充的A连和C连将日军敢死队全部消灭。当天晚上，沙普利上校宣布占领八重岳制高点。站在山顶，整个本部半岛一览无遗。

当天15时，看到大势已去的宇土下达了撤退命令：日落后各部借助暗夜掩护突围，到多野岳领取粮食补给后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游击作战。因撤退命令一度撤销加上战场极度混乱，命令并未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最终导致了更大的混乱。日军各部只能三五成群穿越美军封锁线，趁夜色向多野岳“转进”。约30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被遗弃在野战医院里。宇土曾经下达了“将无法行动的伤员集中爆破”的命令，但不知何故，医院竟然没有执行。

宇土本人于当天19时前后出发，20日夜间顺利抵达多野岳。第二大队大队长佐藤在撤退的途中战死。4月20日，陆战第四团、陆战第二十九团相继进抵本部半岛北岸，预示着战斗进入了最后的肃清阶段。多野岳于23日遭到美军攻击，宇土24日晚下令各部撤出，“转进”至国头北部丛林地带展开游击战。

由于陆战六师很快接到命令南下协助陆军作战，对残余日军并未花大力气进行围剿，宇土等人得以通过掠夺平民的粮食一直苟活到战争结束。1945年10月2日，宇土率残部99人走出丛林向美军投降。村上治夫大尉领导的第三游击队拒绝缴械，在名护岳一带坚持抗战。1946年1月2日，美军派出日军军官携带八原的亲笔书信前往劝降。八原在信中劝说村上，“为了努力重建已获得新生的日本，请放下武器

吧”。在得知自己无比崇敬的八原仍然活着且已经成为美军的俘虏之后，村上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1月3日，他率部下山向美军投降。冲绳北部的游击战至此落下帷幕。在岛北的战斗中，陆战六师共阵亡236人、失踪7人、受伤1061人，宣称击毙日军2500人，俘虏46人。

鉴于岛方战事进展顺利，4月11日，巴克纳中将向完成庆良间列岛作战的布鲁斯少将下达命令，第七十七步兵师4月16日攻打伊江岛。这个面积约24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本部半岛以西5.7公里处，大致呈椭圆形，东西最长处约8公里，南北最宽处3.2公里，比硫黄岛稍大。全岛除中部海拔185米的城山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非常适宜修建大型航空基地。美军夺取伊江岛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并扩建岛上机场，为进攻冲绳主岛乃至日本本土提供有力支援。

驻守伊江岛的日军包括井川正的宇土支队第一大队、田村真三郎大尉的第五十机场大队、宜保丰猛中尉的第五〇二警备工兵队及岛民义勇队等部共2700人。从1943年秋天开始，日军已经着手在岛上修建有着“东洋第一”称号的伊江机场，到1944年9月底完成了东机场和中机场的修建。1945年3月10日，美军进攻冲绳的迹象明显，驻岛日军只好忍痛爆破了刚刚花费了无数心血建好的机场。

4月12日夜，詹姆斯·琼斯少校的第三侦察营未遇任何抵抗，顺利在伊江岛东南6公里处的水纳岛登陆。截至4月15日，美军3个炮兵营已经在水纳岛建起了炮兵阵地，准备为即将发起的登陆行动提供炮火支援。从13日开始，“得克萨斯”号战列舰领衔由7艘军舰组成的火力支援分队开始对伊江岛实施舰炮炮火准备。从这一天一直到15日，美国海军共出动战机292架次，向岛上发射火箭弹830枚，投掷炸弹35吨，岛上日军炮兵阵地被悉数摧毁。

4月16日黎明时分，美军13艘战舰和水纳岛陆基炮兵率先对伊江岛实施了炮火准备。8时整，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三〇五团一营在岛南顺利

登陆。8时03分，三营在一营以西600米处的海滩登岸。8时07分，第三〇六团先头部队在岛西南角建立了宽600米的登陆场。仅3个小时后，几路美军已向内陆挺进1800米抵达机场边缘。当天下午，第三〇六团占领机场。

面对美军绝对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猛烈攻击，守岛日军只能且战且退。当天晚上，井川组织了20个小分队对美军临时营地发起夜袭，宣称摧毁坦克7辆。次日黎明，仅美军三营就在阵地周围发现了152具日军士兵的尸体。17日上午，美军第三〇七团二营、三营在岛南伊江村南侧新码头一带登陆后向内陆攻击前进，形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

战地记者厄尼·派尔暂时离开海军陆战队，去同他最亲近的陆军待在一起。18日，他坐上第三〇五团团长约瑟夫·库里奇上校的吉普车前往一线采访。当车子在伊江村郊外一处十字路口减速拐弯时，路边几米外浓密灌木丛中的一挺日军机枪突然开火。司机和车上的人立刻跳车，躲进了道路对面的一条沟渠之中。日军机枪的第一次射击没有打中任何人。几秒钟后，派尔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想抬头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日军一梭机枪弹恰好出膛，沿钢盔下沿射入了他的太阳穴，派尔当场倒地身亡，此时是上午10时15分。美军随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围剿，终于在3小时后摧毁了这处日军机枪阵地。

派尔被埋葬在第七十七步兵师伊江岛墓地。刚开始他的墓上只插着一个简单的标志物，后来换上了一块墓碑。碑文刻着：“1945年4月18日，第七十七步兵师在这里失去了一位战友，厄尼·派尔。”当天晚上，一众美国大兵团团围坐，背诵着派尔作品中他们最喜欢的段落。“真可惜，”一名美军下士说，“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竟然在这么一个可恶的小岛上牺牲了。”大家检查了派尔留下的铺盖卷，里面只有一件私人物品——一串五光十色的贝壳。他们把它仔细包好，寄给了派尔的遗孀。

被称作“士兵之友”的派尔1900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作为独生子的派尔喜欢富有挑战性的生活。一战期间他曾参加海军，不过还没来得及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在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派尔立志成为一名记者。毕业后他陆续在《印第安纳学生报》《每日先驱报》和《华盛顿每日新闻》工作，足迹遍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地。1940年，派尔赴伦敦报道不列颠空战，随后采访过北非战役、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和解放巴黎之战。

长期随队行军使派尔身心交瘁，“再听到一声枪响，或者再看到一个死人，我就要发疯了”。回国静养数月之后，他又动身来到了太平洋战场。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派尔说他喜欢步兵，因为“他们是弱者”。他习惯用战场一线的视角向普通民众讲述海外士兵的真实生活。士兵们都喜欢他，成群结队地去找他，向他诉说自己的故事。

《纽约时报》认为“他是用美军士兵所希望的方式向世界报道美军士兵的事迹的人”。派尔认为，那些平凡又勇敢的士兵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却不乏苦中作乐的幽默感，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派尔战时的其他三部著作是《厄尼·派尔在英格兰》《这是你的战争》和《最后一章》。

1944年，派尔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他的照片下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他热爱人们，憎恶战争！”同年，他的战争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派尔不幸阵亡时，他的文章已经出现在400份日报和300份周报上，这些报纸的总发行量高达1250万份。伊江岛之战本是他执行的最后一次任务，他甚至已经在一架回国的C-54运输机上拿到了一个座位，不料最终未能成行。

派尔不幸阵亡的噩耗传到国内，杜鲁门总统禁不住慨叹道：“他是建立丰功伟绩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全国很快将因为他的牺牲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彼时距罗斯福总统去世刚刚过去6天，所以杜鲁

门才用上了“再”字。在欧洲忙得焦头烂额的艾森豪威尔也为派尔的不幸阵亡感到惋惜，“所有在欧洲作战的美国大兵——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失去了我们最好、最善解人意的朋友”。

伊江岛上，兵力占绝对优势的美军不断收缩包围圈。到20日黄昏，日军阵地已缩小到以城山为中心的半径300米的范围之内。17时，日军第三中队只剩下17名可战之兵。19时，井川下达最后总攻击令：“敌登陆以来之五日间，我官兵面对拥有优势装备之十余倍之敌，连日连夜奋勇战斗，予敌以极大打击。然我官兵亦相继牺牲，弹药告罄。因此决定于今日夜间以残存全部兵力给予敌人最后一击。”

当晚参与攻击的日军约160人，连女子救护班的妇女都背着孩子、手持竹枪参加了最后战斗。战况虽然惨烈但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天亮战斗结束时，仅第三〇七团二营G连就在防区内检尸体280具，这个连也只剩下36人还能继续战斗。井川在战斗中受伤后自杀身亡。4月21日17时30分，布鲁斯少将宣布美军全部占领伊江岛：“在岛上最后三天的作战，是我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艰苦的战斗！”

在攻克伊江岛的战斗中，美军声称击毙日军4706人，俘虏149人。日军资料显示岛上的守备部队只有2700人，其中1000人为临时征召的平民。由此推算，日军死亡人数约2550人，岛民死亡约2150人。美军登陆时岛上居民约4000人——之前提前疏散了约3000人——其中2100人被美军转入难民营妥善安置。美军共阵亡172人、失踪46人、受伤1120人。

4月21日，盖格少将宣布，冲绳岛北部战事全部结束。

突破首里防线

就在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军轻松横扫岛北的同时，陆军在岛屿南部业已陷入苦战。从渡具知滩头向南做试探性进攻时，约翰·霍奇少将的第二十四军在那霸以北的多山地区遇到了坚固设防的日军阵地。第七步兵师负责岛屿的东半部分，该师第一八四团在攻克日军重兵布防的平纳克尔要点后继续向南推进，遇到的阻击越来越顽强。7日傍晚，师长阿奇博尔德·阿诺德少将登上平纳克尔山顶，用望远镜观察许久后，告诉身边的参谋们：“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撞上了日军的主阵地！”

从4月8日开始，日军牧港防线由西至东的一系列战术要点宇地泊、嘉数、我如古、南上原、和宇庆相继遭到美军的猛攻。继前一天攻占北上原后，第一八四团继续向和宇庆西北约1公里的155高地及该高地西北1公里的南上原发起攻击。经过血战，他们成功拿下了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第五中队据守的南上原阵地，却在155高地铩羽而归。在坦克部队的支援下，美军在9日艰难攻克了这个高地。由于山坡上躺满了双方阵亡官兵的尸体，155高地很快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坟墓山”。

在岛屿西半部分，挡在美军第九十六步兵师面前的是著名的嘉数高地。这个高地位于宜野湾村南部，是一道高90米、绵延长1000米的孤立山岭，据守这里的日军是原宗辰大佐的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远远看上去，嘉数高地似乎并不可怕，然而，这道矮小丑陋的小山岭是日军守卫首里的关键点。因为前段的推进太过顺利，美军乐观估计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攻占嘉数高地，一脚踹开通往南方的大门。8日，第三八三团团长梅上校下令第一营、第三营务必在第二天拿下高地。之后的实战进程表明，梅上校明显低估了日军的抵抗力和战斗意志。

9日凌晨6时，拜伦·金中校的第一营和爱德华·斯泰尔中校的第三营各出动了两个连，对嘉数阵地实施偷袭。因为美军并未按照惯例在攻击前进行炮火准备，他们在摸上山顶前一直未被守军发现。夜袭本是日军惯常使用的战术，现在被美军偶尔使用，反倒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发现敌人已到眼前的日军立即组织反击，不少从睡梦中惊醒的士兵仅穿着兜裆布就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近距离肉搏战使双方的重武器都不敢射击，唯恐误伤自己人。随着日军援兵的不断到来，美军第一营A连和C连伤亡惨重，渐渐不支，被迫于10时撤下山岭。冲上嘉数高地的第三营L连，在连长维拉德·米切尔中尉的带领下死战不退。战至16时，最初攻上高地的89人已战死15人，未受伤者仅剩3人。弹药即将用完的美军士兵只能从阵亡者或重伤者的身上搜寻弹药，他们现在终于不再大手大脚了。日军仍在不断增援，米切尔中尉只好率余部退下山去。当天美军第三八三团阵亡23人、失踪47人、受伤256人，第一营几乎丧失了进攻能力，第三营L连仅剩38人。梅上校一怒之下解除了金中校的营长职务，由副营长肯尼·埃里克森少校火线取而代之。

当晚，第九十六步兵师副师长克劳迪斯·伊斯利准将到达前线。闻听首次进攻失利的消息之后，伊斯利准将勃然大怒，立即叫来了第三八一团团长哈洛伦上校。既然1个团拿不下嘉数高地，那就投入2个团的兵力。山岭地形极不利于坦克作战，美军两个步兵团罕见地得到了7个炮兵营的火力支援，海军舰炮和三个战斗机中队奉命支援他们的作战。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在之前的战斗中同样伤亡惨重，第六十三旅团旅团长中岛德太郎少将——他于4月30日晋升中将——急调下田直美大尉的独立步兵第二七二大队星夜驰援。

4月10日，在3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美军第九十六步兵师的两个团重启攻势，立即遭到日军炮火的猛烈阻击。日军步兵趁势发起反冲锋，多处阵地几易其手。美军这才意识到终于遇上了硬骨头，登陆以

来的好心情一扫而光。激战持续到12日仍毫无进展，美军只好就地挖掘战壕，战况逐渐演变为久拖不决的持久战。日军选择的战场对他们非常有利，防御计划也相当高明，他们不再发动损失巨大且效果不佳的“万岁冲锋”，而是蹲在战壕里静等美军前来进攻。和此前的战斗相比，日军步兵与炮兵的协同作战近乎无懈可击。第五炮兵部队巧妙利用反斜面上的阵地和防御工事，使火炮免遭美军炮兵和坦克的攻击。尽管日军炮手在弹药的使用上远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吝啬，但他们打出的每一发炮弹几乎都能发挥作用。在第九十六步兵师的左翼，美军第七步兵师在11日艰难拿下和宇庆后同样被日军死死顶住，裹足不前。截至12日傍晚，第二十四军损兵2890人，其中战死451人、失踪241人、战伤2198人，声称歼敌5750人。但日军记录己方仅战死1174人、战伤1105人。双方沿牧港防线暂时形成对峙。

这正是八原希望看到的结果，他试图通过一场持久战让美国人流尽鲜血，为本土加强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4月8日，参谋长长勇旧事重提，强令八原制订反攻计划，要求投入兵力不能少于一个旅团6000~8000人的规模，发起日定在4月12日。既然长勇决心已下，八原也只能强压怒火，去违心制订作战计划。

八原认为，既然反攻注定将以失败收场，那么投入的兵力越少越好，以免在一次失败后彻底崩盘。八原计划投入反攻的兵力包括第六十二师团独立步兵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七二以及第二十四师团第二十二联队的两个大队，总计5个步兵大队。攻击发起前，八原悄悄找到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吉田胜中佐——他于战役接近尾声的6月10日晋升大佐——提醒攻击应以小股部队实施穿插突破为主，不要一次向前线派出太多兵力。八原并未将此事告知牛岛和长勇，他希望回来的人能够尽可能多一些。作战命令下达之后，牛岛同时致电东京大本营、台湾第十方面军及联合舰队司令部，将第三十二军12日晚发起反

攻的情况做了专题汇报，同时恳请出动航空部队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船发起一轮大规模攻击，策应岛上的地面攻势。

“大和”号不幸战沉预示着联合舰队水面作战力量已经基本溃灭，但是“菊水一号作战”取得的“显赫”战果又大大鼓舞了人心。东京高层一度认为，仅用“神风”战术就能打赢冲绳战役。海军军令部公开宣称，目前美军舰队处于不稳定状态，“双方的胜率是五五开”。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继续发动更多、更大规模的“菊水特攻”，将对手一击出局。时间紧迫，“神风”部队必须赶在美军运输船队卸下物资撤离前发起攻击。4月9日，丰田下达总攻击令：

一、综合各项情报，敌人出现了军心不稳和动摇迹象，战机十有七八已经成熟。

二、联合舰队决心乘此时机，投入全部航空战力发起总攻击，坚决完成“天号作战”。

接到牛岛发出的请援电报之后，丰田立即致电宇垣，“第五航空舰队于4月12日发起‘菊水二号’作战，策应岛上陆军的进攻”。随着作战命令的下达，大批补充飞机和飞行员从本州、四国等地源源不断南下九州，进驻第五航空舰队各个前进基地。

在九州的鹿屋基地，那些即将赴死的“神风”队员被安排在条件最好的兵营里。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了大量清酒，还有饥谨时代很难见到的稀罕食物，如鸡蛋、鸡、猪，甚至有牛，供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享用。当地的一些年轻姑娘主动为他们洗衣、做饭、整理内务，她们有个别致的名字叫“勤皇少女”，和“神风”队员互相以“哥哥”“妹妹”称呼。每次出击之前，这些女孩子会彻夜工作，将飞机的座舱打扫干净，放上布娃娃或折纸人偶，在机身上装饰樱花等物品。她们还会参加起飞线上的送行仪式，流泪向出发的飞机和飞行员挥舞樱花枝条或太阳旗。她们还会收集飞行员剪下来的头发和指

甲，附在自己写的感谢信里一起寄给他们的家属。“神风”队员都戴着白色围巾和旭日头带，他们的出击被赞誉为“神鹰一去不复返”。

在鹿儿岛的知览机场，“勤皇少女”还被派去修复被美军破坏的跑道。她们把泥土和石子填进弹坑，很多人的手掌被磨出了血泡。一天，美军一架“地狱猫”飞临机场上空，肆意扫射停放在跑道上的飞机。“我可以看见他们粉红色的脸和蓝色的眼睛，以及方形白边的护目镜，”“勤皇少女”鸟滨玲子说，“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我们确实佩服他们的自信，竟然敢飞得这么低。我到现在都不敢确定，他们究竟是勇敢，还是心里看不起我们。我觉得他们没什么好怕的。”

前往鹿屋基地支援的还有从台湾转来的中岛正中佐。半年多前在菲律宾，正是他协助大西泷治郎成立了第一支“神风特攻队”。4月上旬，中岛来到鹿屋基地，加入了冈村基春的“神雷部队”。据中岛回忆，某天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从东京来到飞行员驻地，看望女孩的未婚夫。他的最后一封信说要前往鹿屋，此后她们就再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两人因为担忧辗转来到基地看他。母女俩不知道他是一名“特攻”队员，几天前已经飞往冲绳，履行了自己的“神圣使命”。飞行员的一位好友接待了两位女访客，却不知道怎样向她们解释，于是就找到中岛问计。中岛建议他对两人说，那名飞行员几天前被临时调往海岛上的一处前进机场去了。他带她们参观了飞行员宿舍，还特意去了那位飞行员住过的房间。女孩抚摩了未婚夫几天前睡过的那张小竹床。两人再没有提过任何问题，中岛从她们脸上看出，她们似乎什么都明白了。

日军发起“菊水一号作战”之后，美军情报人员做出了一个错误判断：敌人的飞机储备近乎枯竭，已经无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至少短时间内如此。他们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参加空袭的日军飞机包括许多杂七杂八、多年未见过的老旧机型，甚至连破烂教练机都出动了。这一结论明显过于乐观，4月6日的“特攻”只不过是冲绳战

役期间日军十次“菊水特攻”的序幕。在这些大规模空袭间隙，日军并非毫无作为，少数日机对美军舰队的零星袭扰昼夜不断，搞得美国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无时无刻不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在冲绳岛东北方向约160平方公里的防御区内，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已在海上连续征战了近一个月，从未得到一次休整机会。舰队中1/3以上的航母都受过伤，还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员伤亡。噩梦般的战斗昼夜难分，各级官兵的精神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舰队医务人员警告说，大部分飞行员出现了过度疲劳症，导致攻击效率大大降低。克拉克少将同样身心交瘁。出于对他健康的担忧，第一大队的参谋们一般不在夜间打扰司令官休息，军情都在他早上洗漱用完早餐后再统一上报。体壮如牛的克拉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骨瘦如柴、形同骷髅的米切尔了。虽然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机早在4月7日就已进驻岛上机场，但出于种种原因，陆基航空兵仍然无法承担起支援地面作战的艰巨任务。

米切尔曾多次派遣各大队轮番北上，空袭九州日军机场。美军飞行员轰炸跑道，击落防空战斗机，扫射所有能找到的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但他们一直未能从源头掐断日军的空中威胁。美军无法像在吕宋岛那样直接把“大蓝毯”铺到九州上空。九州岛太大，机场太多且过于分散，防空力量也远比吕宋岛更加令人生畏。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还能把飞机分散部署到附近的四国和本州南部机场。由于尼米兹上将的坚持，李梅被迫在4月到5月间出动宝贵的B-29去攻击九州和四国的机场，但这些行动从来没能让第五航空舰队彻底消停下来。日军飞机分散藏身于伪装网下或灌木丛中，在黎明前利用夜色的掩护被推到起飞位置，天亮之后就能起飞。那些手持简单工具和设备——诸如手推车、篮子和铲子——的劳工队伍很快就能填平跑道上的弹坑。美军舰载机和B-29也会投下延时引信炸弹，最长爆炸设定时间达到了72个小时。但无论那些炸弹能炸死多少人，日军很快就能弥补劳动力的损失。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日本的平民和他们的军人一样，一点儿都不畏惧死亡。

由于台湾日军也在不断放飞“神风机”，而驻菲律宾的肯尼上将——他已于3月9日获得晋升——第五航空队攻击台湾机场效果不佳，4月9日，斯普鲁恩斯致电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暂停轰炸先岛群岛，转而执行中途拦截从台湾起飞的日军神风机的任务。罗林斯中将愉快接受了命令。当天傍晚，完成海上加油的英军舰队掉头驶往台湾方向。

4月11日下午，仍有不少日机从九州起飞，前往袭击美军舰队。14时05分，“企业”号的防空炮击伤了1架冲向“埃塞克斯”号的日机，该机随即掉头向“企业”号快速飞来，在距离航母不远处的海面上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企业”号的一名水兵掀入大海，幸好他很快就被救了上来。15时前后，“企业”号再次遭到“神风机”的攻击。日军1架挂载炸弹的“彗星”从云层中俯冲而下，被航母密集的高射炮火击落在舰首左舷25米处。机上携带的炸弹轰然炸响，将大量飞机残片和燃油洒上甲板并诱发了大火。虽然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但“企业”号仍被迫中止飞行作业长达48小时，舰上水兵1人阵亡、18人受伤。当天下午，“巴丹”号也挨了几颗近失弹，所幸伤势并不严重。

日机的两次攻击导致“企业”号雷达、发电机和油箱受损。17日，伤势不轻的“企业”号和“汉考克”号一起驶离大队，在戴维森少将的率领下返回乌利西环礁维修。米切尔只好再次解散了刚编组的第二大队。进入1945年以来，一向吉星高照的“企业”号运气似乎越来越差。

“密苏里”号同样遭到日机的自杀式攻击。1架零战紧贴海面冲破高射炮火形成的弹幕撞向战列舰，飞机左翼撞上军舰后依照惯性翻到甲板上，爆炸后引发大火。绰号“小鬼头”的水兵坎贝尔抓拍到了日机撞向军舰最后时刻的惊险一幕。日机的撞击仅给战列舰舷侧造成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

据说这名日军飞行员在飞机撞上“密苏里”号前已经死亡。飞机坠毁后，机上的机枪倒插在战列舰的博福斯高炮炮管上，形成一道别致的景观。舰上的大火被扑灭后，这名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在零战机舱内被找到。水兵们本打算将他抛进海里，却被舰长威廉·卡拉汉上校断然制止。此刻骑士精神突然附体的卡拉汉固执地认为，眼前这名日军飞行员已经出色地履行了职责，作为敌人他同样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应该为他举行正式的葬礼”。

4月12日上午9时，日军飞行员的葬礼仪式在“密苏里”号上隆重举行。他的遗体被用帆布包裹，上面覆盖着美军水兵仓促缝制的日本国旗。舰员们排队注视着那具遗体被6名水兵从医务室缓缓抬到甲板昨天遭撞击的地方，5名海军陆战队员朝天鸣三枪，水兵们一起举手敬礼。一名军乐队成员出列用军号吹响了安魂曲，随军牧师罗兰德·福尔科用祈祷词结束了这场特殊的葬礼：“我们愿你在大海深处安息。”随后日军飞行员的遗体被抛入大海，和他曾经驾机穿越的太平洋完全融为一体。战后查明，这名来自日军第五建武队的二等飞曹叫石野节雄，入伍前是一名铁路工人，战死时年仅19岁。直到今天，“密苏里”号右舷因撞击导致的变形仍未修复，保持着原貌。在夏威夷的“密苏里”号纪念馆里，还陈列着石野节雄的一些遗物，那枚金质纽扣很可能来自他的军服。

4月12日天气晴朗，海上风平浪静，能见度近乎无限。就在“密苏里”号为日军飞行员举行葬礼的同时，宇垣下达了发起“菊水二号作战”的命令。由于在“菊水一号作战”中损失的大量飞机还未得到及时补充，此次奉命出击的日机数量比上次少了很多，共有185架神风机、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兵力严重不足的日军在战术上进行了改进，先出动战斗机与美军的同行缠斗，待它们燃料耗尽准备返回母舰时，攻击机才飞临目标上空发起撞击或投弹。

13时刚过，位于一号“站点”“棺材角”的美军驱逐舰“普尔蒂”号、“卡辛·扬”号——它的舰名来自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战死的“旧金山”号重巡洋舰舰长卡辛·扬海军上校——及LCS-33号、LCS-57号、LCS-114号、LCS115号登陆炮艇率先发现了日军来袭机群。约30架日机朝他们猛扑过来，美军驱逐舰和登陆炮艇立即用炮火拉起了一道火网，12架日机应声中弹坠入海中。1架日机从桅杆高度向“卡辛·扬”号发起俯冲，中炮后在军舰上方15米处爆炸，飞溅的碎片造成舰上水兵1人阵亡、59人受伤。更不幸的“普尔蒂”号被1颗炸弹直接命中，舰体严重受损，水兵17人阵亡、27人受伤。15时，登陆炮艇LCS-33号遭到2架日机夹击，撞上右舷中部的那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引爆了弹药库，登陆炮艇瞬间炸成了一团火球，只好由“普尔蒂”号补炮将之击沉。LCS-57号相继遭到5架日机的攻击，舷侧被炸出一个直径3米的大洞，3门高射炮被摧毁，舵机失灵，2名水兵战死。因损控得力，严重右倾的LCS-57号最终幸运避免了沉没。当天仅一号“站点”，美军就有20人阵亡、175人受伤。“普尔蒂”号舰长弗兰克·约翰逊中校在战斗报告中这样写道：“对于被派往雷达哨站执勤的驱逐舰的水兵们来说，即便有持久光辉的职业前景，也不会太令人期待。这个岗位极其危险，令人非常劳累，极不愉快。”

迪约少将的第五十四特混舰队同样遭到了日机的围攻。13时26分，战斗机引导网络传出了急促的呼叫声：“全体舰艇注意！向视野里一切逼近的敌机开火。”3架日机快速低空逼近，向舰队中央的战列舰猛扑过来。1架日机被40毫米炮弹击中后一头撞上驱逐舰“杰拉斯”号左舷，剧烈爆炸夺走了舰上29名水兵的生命。“田纳西”号战列舰遭到5架日机围攻，它们从“杰拉斯”号上空的浓烟中突然蹿出，一架接一架被“田纳西”号和“爱达荷”号的交叉火力击坠于海中。几分钟后，又一架日机向“田纳西”号发起下滑攻击，在军舰的正上方被凌空击落。左前方出现的1架日军俯冲轰炸机直接撞向“田纳西”号的上层建筑，准确将一座40毫米四联装高炮摧毁，炮组成员无一幸存。

这架飞机挂载的113公斤炸弹穿透甲板，在军官舱室轰然炸响。此次攻击造成“田纳西”号水兵23人阵亡、106人受伤。2架日军鱼雷机从“爱达荷”号左后方发起进攻，1颗127毫米炮弹将第一架日机撕成碎片。第二架日机狡猾地躲入被摧毁同伴留下的烟团之中，美军1门20毫米炮在距舰体仅6米的地方将它击中。日机携带的炸弹轰然炸响，飞机残骸和弹片导致舰上8个隔舱进水，12名水兵受伤。

当天，屡遭挫折的日军“神雷部队”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冈村派出的9架一式陆攻机有6架携带了“樱花”。14时45分，土肥三郎中尉驾驶“樱花”准确命中十四号“站点”的“艾贝尔”号，剧烈爆炸将驱逐舰当场斩为两截，3分钟后在海上完全消失，这是“樱花”整个服役生涯中取得的最大战果。二号“站点”的“斯坦利”号驱逐舰同样遭到两条“樱花”的攻击，它这天的运气相当不错：第一条“樱花”击中舰首，却因驱逐舰防护甲板太薄，直接穿过舰体坠落到另一侧的海里去了；第二条“樱花”擦过军舰桅杆，却未爆炸，直接落入海中，仅造成舰上3名水兵负伤。

美军“沃恩”号护航驱逐舰先后遭到4架日机的攻击，虽然该舰奋力击落了2架，但仍被1架日机撞上舰体右舷后部，它携带的炸弹在锅炉舱内爆炸，导致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护航驱逐舰“拉尔”号遭到4架日机攻击后起火，舰上水兵21人阵亡、3人受伤。布雷艇“林赛”号——它的舰名来自中途岛海战中英勇战死的“企业”号鱼雷机中队中队长尤金·林赛少校——被日机炸掉了舰首，动力全失，水兵8人阵亡、46人失踪、60人受伤。所幸两舰及时得到友舰的援助或拖曳，最终死里逃生。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美军另有自由轮“米诺特”号、护航驱逐舰“怀德赫斯特”号、“康纳利”号等8艘舰只受伤。幸运的是，第五十八特混舰队所有的船都安然无恙。美军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144架，仅“大黄蜂”号两个战斗机中队就取得33个战果。“贝

露森林”号声称击落了15架，其余航母的击落数都是个位数。“约克城”号航空大队运气最差，只击落了3架敌机。

当晚在庆良间锚地，“拉菲”号驱逐舰——为纪念1942年11月13日在瓜达尔卡纳尔海战中英勇战沉的“拉菲”号而命名的同名舰——在一大群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友舰中找到了“卡辛·扬”号，接走了舰上战斗机引导小组的2名军官、3名士兵连同他们的通信器材。“拉菲”号完成交接准备离开时，“卡辛·扬”号舰长厄尔·施里贝尔中校一脸严肃地告诫接班的弗雷德里克·贝克顿中校：“你要不停地机动射击，用你最快的速度把炮弹打出去，要以最大的力气撒腿跑起来！”同样因受伤来到锚地的“普尔蒂”号枪炮长也把当天自己的恐怖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拉菲”号上的水兵们：“也许你们有机会把敌机揍下来，并且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但仍会有一条漏网之鱼在敲响地狱之门时，在门票上把你和他的名字写在一起！”其实根本不用听这些故事，锚地里那些友舰的凄惨模样已经让“拉菲”号的水兵们腿直哆嗦了。

美国人绝不会只守不攻。12日当天，李梅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出动“超级空中堡垒”250架，对日本郡山的化工联合区实施轰炸，在弱化敌人军工生产能力的同时减轻冲绳近海舰队的压力。从4月7日开始，李梅的“超级空中堡垒”开始得到从硫黄岛起飞的P-51野马战斗机的护航，B-29如虎添翼，战场形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当天B-29的攻击重创郡山的两座化工厂和一家铝厂，11架飞机因迷航攻击了伊豆地区的三菱发动机厂，摧毁了86%的生产区，可谓战果辉煌。

当天的风云人物非“洛杉矶”号的无线电操作员亨利·欧文中士莫属。作为第二十九大队第五十二中队的引导机，“洛杉矶”号负责投掷信号弹为友机指示航线，这是他们第十一次执行战斗任务。当美军攻击机群逼近日本海岸时，机长乔治·西梅尔上尉下令欧文投掷信号弹，欧文准确投出了第一颗。当他准备按程序投掷白磷弹时，意外

发生了。因为第一颗信号弹留下的残片造成了堵塞，第二颗白磷弹竟然未能投出去，在投掷槽内轰然炸响。迅速蹿出的火焰沿投掷槽扑向欧文脸部，超过1300℃的火苗瞬间将他的眼睛灼瞎，脸上的皮肤也被烧焦，鼻子、右耳朵和右手的皮肤大量脱落。

欧文强忍疼痛，摸索着奋力打开投掷槽，空手将燃烧在白磷弹拖出。四处滚动的火焰冒出大量白烟，使西梅尔根本无法看清仪表盘上的数据。欧文知道机舱铝合金的熔点只有几百摄氏度，完全无法抵御白磷弹燃烧产生的高温。如果弹舱内装载的3吨炸弹被引爆，“洛杉矶”号及其机组成员势必粉身碎骨。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年轻人勇敢俯下身来，用毫无防护的右手抓起了正在冒白烟的白磷弹，挣扎着朝副驾驶的位置摸去。后来他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像“太阳在自己手中融化”。欧文准备打开机首右前方的舷窗将白磷弹投出去，丝毫不顾右手早已被烧得露出了骨头。操作台挡住了他的去路，欧文把滚烫的白磷弹夹在腋下，奋力将操作台推开，跌跌撞撞摸到了驾驶舱位置，同时高喊“打开舷窗”。由于眼睛已经失明，欧文倒在副驾驶罗伊·斯特布尔斯的身上。副驾驶竭力撑住他的身体，大声叫喊“舱门已经打开”。欧文艰难地摸到舷窗跟前，使出最后的力气将白磷弹投出后，重重倒下，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12秒钟之内。欧文后来回忆道：“感觉仿佛过了好几个世纪。我在飞机上仅挪动了大约4米，但那段距离似乎格外漫长。”

不幸再次发生。一头栽倒的欧文恰好撞上了机上的节流阀操作柄，“洛杉矶”号瞬间失去控制，尖叫着向海面俯冲了3000米，西梅尔在距海面仅100米处才勉强将飞机控制住，然后掉头向硫磺岛飞去。此时的欧文早已烧成了一团火炬，机械师弗恩·席勒中士用灭火器将他身上的大火扑灭。为减轻同伴的痛苦，机枪手威廉·洛施中尉临时客串了急救员角色。欧文的手臂被严重烧伤，根本无法找到血管，洛施费了好大劲儿才在他脚踝上注射了吗啡，但这似乎丝毫不起作用。

为了挽救欧文的生命，同伴们决定给他注射血清。但这架飞机的急救员正是欧文本人，只有他才知道注射方法。欧文不得不指导队友将血清注入自己体内。当“洛杉矶”号跌跌撞撞降落在千鸟机场之后，早已等在跑道旁的医护人员立即对欧文实施急救。他很快被一架海军飞机连夜送往关岛医院。医生认为，欧文绝对撑不过一个星期。

得知勇士欧文身受重伤、随时可能不治身亡的消息之后，一向冷血的李梅大为感动。他紧急下令从夏威夷调来最好的医学专家，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欧文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李梅同时决定，为小伙子申请美国军人的最高嘉奖——荣誉勋章。1架飞机专程飞往夏威夷，李梅给随机军官下达了死命令：“如果拿不到这枚勋章，你就永远别回来了！”

通常情况下，由总统亲自签发并经国会批准的荣誉勋章从申请到审批再到颁发至少需要数月时间。鉴于欧文随时可能失去生命，李梅直接给远在地中海视察的阿诺德上将发去了电报，请他及时给予援手。在阿诺德的亲自斡旋下，为欧文颁发荣誉勋章的紧急报告一路绿灯，很快就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成为杜鲁门接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批文件。国会仅用数小时就走完了冗长的审批程序，陆军部迅速向关岛空运去一枚荣誉勋章。在关岛海军第103医院，第七航空队司令官威利斯·黑尔少将来到病床前，亲手将荣誉勋章挂在了全身打满绷带的欧文的脖子上，而官方的相关文件3个月后才正式送达。幸运的是，经历了长达30个月住院、多达41次手术之后，欧文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他不但恢复了大部分视力，而且一只手臂也成功康复。1947年，欧文从陆军航空队退役，进入退伍军人管理局工作，一直到2002年1月16日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

4月12日19时，随着两颗信号弹划破寂静的夜空，日军第一次反攻正式拉开序幕。首先发难的是之前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沉默的第五炮兵部队。随着司令官和田一声令下，日军炮兵部队一起开火，无数发

炮弹在美军的攻击阵地上轰然炸响。前线美军各团纷纷报告说：“日军火炮弹幕之密集程度，前所未有！”在第九十六步兵师的防区，第三八一团、第三八三团阵地上分别落下了超过1000发、1200发炮弹。幸好美军步兵的土木作业水平不低，事先挖掘的散兵坑和战壕质量很高，日军的炮击才未给他们造成太大伤亡。

21时30分，日军第二十四师团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在大队长鹤谷义则大尉的率领下，向美军占据的“坟墓山”发起进攻。冲在最前面的第一中队立即遭到美军交叉火力的疯狂反击，伤亡惨重，中队长铃木义男中尉以下数十人瞬间倒毙。跟在他们身后的第三中队也遭到美军的炮火压制，动弹不得。鹤谷无奈于23时30分下令撤退。美军的火力既猛又准，撤退途中的第一大队又遭受了不小损失，才艰难退回到安全地带。

日军第六十二师团独立步兵第二十三大队大队长山本重一少佐仅象征性地派出了几组挺身队，在嘉数高地和墓碑岭之间进行穿插渗透，遭到美军密集炮火打击，损失百人以上。当晚攻击最卖力的是独立步兵第二七二大队。13日3时之后，大队长下田直美亲率主力从嘉数高地西侧发起攻击。美军步兵立即呼叫海军支援，近海驱逐舰发射的照明弹将战场照得如同白昼。经一夜激战，日军被迫后退，独立步兵第二七二大队遭毁灭性打击，大队长下田以下317人战死，遭攻击的美军第三八一团、第三八三团损失约50人。当晚受命出击的独立第二十二步兵大队索性放弃攻击，停在原地。这正是八原希望看到的结果。

零星战斗持续了大约一天，到14日黎明，日军的第一次反击以彻底失败告终。战斗结果完全印证了八原的观点：无论夜间渗透攻击有多大好处，但日军部队只要离开洞穴和堑壕，美军在火力上的巨大优势就会给他们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后来在得知八原暗地对进攻部队下达私人指示后，参谋长长勇大发雷霆，一度想撤掉八原高级参谋的职务，但因为牛岛的反对最终并未执行。

在之后一周的时间里，前线并未爆发大规模战斗，交战双方暂时进入对峙状态。由于第九十六步兵师在前一段的攻击中伤亡过大，巴克纳中将命令留船预备队第二十七步兵师——他们已于4月9日在渡县知海滩登陆——投入南线作战，接管第九十六步兵师的右翼战线。日军同样在调兵遣将，因第六十三旅团减员较多，牛岛只好让第二十四师团第二十二步兵联队前出，增援第六十三旅团的右翼阵地。

就在美军上千艘舰船云集冲绳岛外海的3月31日，罗斯福总统来到了乔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温泉别墅——它有一个别称叫“小白宫”——准备进行为期3周的康复疗养。雅尔塔之行使罗斯福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埃莉诺和麦金太尔坚决要求总统疗养一个较长的时期。当白宫卫队长迈克尔·赖利将72公斤重的罗斯福从专列车厢抱上汽车时，他感觉总统“死沉死沉的”。罗斯福的头无力地垂在一边，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揪心。陪同总统一起前往“小白宫”的行政助理威廉·哈西特将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医生霍华德·布鲁恩海军中校——他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贝塞斯达医院的心电图仪部主任——拉到一边，低声对他道：“总统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尘世间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住他了。”布鲁恩对此深表赞同：“我确信，总统已经无药可医了。除非让他摆脱工作压力，专心静养，否则他的病情没有任何希望。”哈西特说“那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大国的总统，而且现在是战争年代，不可能享受绝对的清静。哈西特知道总统的体重减轻了25磅，他现在那“无力的签名”几乎看不清楚，“以前那种有力的书写和浓重的笔墨全消失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总统消瘦虚弱、满面倦容的模样令我震惊。他动作无力，没有胃口，而且很容易疲劳。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总统是否会离我们而去，而是他会在何时离去。”

4月初的乔治亚州温泉草长莺飞，阳光明媚。摆脱繁忙公务的罗斯福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他的脸色好了很多，而且兴致也很高。每天都

会有大量的邮件送到这里，主要是头一天或当天的报纸以及需要总统亲自批阅的文件。各大战场捷报频传：欧洲战事进展顺利，胜利在望；麦克阿瑟在攻占马尼拉后正在扩大战果；硫黄岛也在3月底被海军陆战队攻克；4月1日，规模浩大的冲绳登陆战正式开启，绝望的日军正在死守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

4月9日，罗斯福驱车远赴130公里外的梅肯市，看望露西·拉瑟弗德。他们在距温泉72公里的地方遇上，一起回到了沃姆斯普林斯。露西还带着好友伊丽莎白·邵曼托夫夫人，她是一名苏联画家。大约在1916年夏天，罗斯福发生过一段婚外情，对象就是时任埃莉诺社交秘书的露西。这段地下情在1918年11月被埃莉诺发现，她在罗斯福的手提箱里发现了露西写给丈夫的情书。罗斯福一度打算和埃莉诺离婚，迎娶露西。但在权衡政治得失和母亲的强大压力之下——她威胁儿子如果离婚，将失去继承家族遗产的权利——他只能割舍与露西的情感，发誓从此不再与她见面。但在露西的丈夫温斯洛普·拉瑟弗德1944年4月去世之后，两人旧情复燃，重新恢复了见面。

罗斯福的女儿安娜对此非常清楚。她和露西逐渐成为好友，露西和父亲的很多次见面都是她出面安排的。安娜认为“体态优美的露西是一个美丽端庄、聪明、安静和谨慎的女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和沉稳”。她与母亲最大的不同是，“露西是一个绝佳的倾听者，也是一个知道问题真正所在的聪明倾听者，而母亲只会打断父亲的话，‘我觉得你错了，富兰克林’”。

早在罗斯福前往“小白宫”前的3月12日，露西、安娜夫妇就曾经陪着罗斯福一起愉快地共进晚餐。13日，当他们一起遇到加拿大首相麦肯齐·金时，罗斯福向客人介绍说，露西是自己的“一个亲戚”。麦肯齐对老朋友和这个陌生女人间的感情纠葛显然毫不知情，但他承认，“她的确是一个可爱、有魅力的女人”。

就算躲到“小白宫”休养，罗斯福也无法完全摆脱埃莉诺。他到达后不久，就接到了埃莉诺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劝他给南斯拉夫游击队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两人在电话里争论了45分钟。电话打完之后，布鲁恩给总统量了血压，发现比先前读书时骤升了55mmHg，“他的额头青筋暴出”。

4月11日，罗斯福从《亚特兰大宪政报》上看到了这样的大标题：美国第九集团军距柏林只剩57英里，美苏军队会师的时间将大大提前。太平洋方面的消息是：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岛北部进展顺利，双方正在岛南激烈交战；150架B-29轰炸了日本本土，此次昼间空袭持续长达2个小时。前线战事已不需要他过多担忧，罗斯福心里盘算着，两周后5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齐集旧金山，共同宣告联合国的成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伟大事业。他还知道，原子弹试爆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些天来，他总在考虑4月13日将要发表的那篇演说稿，它是为纪念民主党精神之父托马斯·杰斐逊诞辰202周年集会而精心准备的。12日早上，他在演说稿的末尾处加上了一句话：“我们要怀着坚强和积极的信念前进。”这竟是罗斯福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4月11日，顺道造访温泉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夫妇与罗斯福、露西等人共进晚餐。考虑到摩根索夫妇和埃莉诺关系密切，罗斯福让他们知道自己和露西在一起明显是不恰当的。当初他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母亲的压力才与露西一刀两断，现在母亲已经去世，而他也铁定不会参加第五次大选，罗斯福显得有点无所畏惧。

摩根索和总统早在1913年就已经相识，从1934年开始担任财政部长，是罗斯福的铁杆亲信。罗斯福拿出了一大碗鱼子酱，说这是两个月前在雅尔塔时斯大林送给他的，他还坚持自己动手调制鸡尾酒。摩根索看到总统非常憔悴，手不停地颤抖，以致将玻璃杯都打翻了。

“当他倒鸡尾酒的时候，”摩根索后来回忆说，“我不得不去扶稳每一只杯子，以防它们被碰倒或被打碎。”他还发现总统的记性变得很

差，经常叫错一些人的名字，他从轮椅上起身换到普通座椅上的过程异常艰难。“看到他这样，”摩根索说，“我心里痛得很！”

4月12日的沃姆斯普林斯天气晴朗，暖风和煦。罗斯福衣着整齐地坐在手扶椅上，微笑着与露西和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利、劳拉·德拉诺愉快地聊天。露西请来的肖像画家邵曼托夫夫人开始给总统画像。13时，罗斯福看了看手表，对画师说：“我们只剩下15分钟了。”邵曼托夫夫人当时还没画多少，因为总统一直在埋头处理文件，她不方便也不敢要求总统摆正姿势，只好利用这点儿时间给画像上色。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里，点燃了它。邵曼托夫夫人看到总统抬起左手按了按太阳穴，好像还想捏捏额头，但手慢慢滑了下来，好像在摸索什么东西。萨克利走上前问道：“你掉了什么东西吗？”罗斯福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轻声说：“我的头很痛。”他的声音小得只有萨克利才听得到。说完这句话，总统的头在左胸前垂了下来。此时是1945年4月12日13时15分。

萨克利慌忙打电话给布鲁恩医生，并让邵曼托夫夫人去叫离得最近的白宫特勤人员。这位肖像画家听完，立即向她的车走去，露西也匆忙跟出去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可不能让埃莉诺知道自己和总统在一起。几乎是跑步赶来的布鲁恩看到总统深陷在椅子上，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变得十分急促。他脖子僵直，血压飙升到300mmHg以上。布鲁恩判断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了适量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然后给他穿上了蓝色条纹睡衣。在黑人男仆阿瑟·普雷蒂曼和一名负责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师的帮助下，三人一起将总统轻轻抬到了床上。

布鲁恩立即打电话向华盛顿的麦金太尔中将做了汇报，后者认可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打电话求助于亚特兰大的一位专家詹姆斯·鲍林医生，恳求他尽快赶到沃姆斯普林斯。鲍林马不停蹄地抄近道全速前进，仅一个半小时便赶到了现场。正如他后来所言：“我随时可

能因为超速被警察扣留。”他在随后写给麦金太尔的一份报告中解释道：“我到达时总统已经病危。他一身冷汗，面色灰暗，呼吸困难，胸腔中发出许多杂音。我进入房间不到5分钟，他身上所有生命的迹象都已消失。当时是4月12日15时35分。”盟军即将取得战争的胜利，联合国很快也将成立，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将看到之时，它们的主要缔造者永远看不到了。

罗斯福的宠物狗法拉一直静静地蹲在那里，现在连它都感觉到了异样，突然从房屋角落里一跃而起，咆哮着跑上附近的一座山丘。它在那里停止了吠叫，站着一动不动，仿佛在为已经去世的主人默哀。

第一个向罗斯福遗体告别的是格雷斯·塔利，“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一句话或看一眼，我走到床前，俯身下去，轻轻吻了吻总统的前额”。塔利现在最急迫的任务是通知第一夫人埃莉诺和副总统杜鲁门——他现在已经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了。塔利和哈西特请麦金太尔中将帮助拨通白宫新闻发言人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后者要求他们在未得到埃莉诺的准许之前，不得向外界透露只言片语。

同一时刻，埃莉诺正准备在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萨尔格拉夫俱乐部的年会上发表演说。15时刚过，劳拉·德拉诺从“小白宫”打来电话，“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中将的电话来了，说已经调遣1架海军飞机准备载大家一起前往温泉。埃莉诺问是否需要取消演说，麦金太尔说无须如此，因为这很可能会招致谣言或混乱。埃莉诺听从医生的建议，完成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讲。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开始演奏经典选曲，此时厄尔利的电话来了，请求第一夫人尽快赶回白宫。厄尔利极度悲伤的语气使埃莉诺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出于礼节，她还是在听完一曲演奏后道歉起身告辞。

总统的专车停在门外。“我坐进车内，紧握双手，一直到白宫，”埃莉诺后来回忆说，“我内心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

一个人还是不敢确认这可怕的想法，直到有人告诉我，那是真的。”在白宫二楼起居室，埃莉诺叫来了厄尔利，“我想立刻见到哈里·杜鲁门先生。”随后她给在部队服役的四个儿子发去了电报：“总统于下午不幸逝世，他恪守职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也正是他对你们的希望。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爱你们。母亲。”

4月12日是杜鲁门出任副总统的第八十二天。当天下午，他正在参议院议事大厅主持一场关于美国和墨西哥签署水务协议的辩论。表面上看，主席台上正襟危坐的杜鲁门是在主持会议，实际上他根本无心去听参议员们“蜜蜂一样嗡嗡的发言”，他正在利用会议时间给远在家乡农场的母亲和妹妹写信。威斯康星州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他是麦克阿瑟的“铁杆粉丝”，曾对马歇尔吼过“你还是上校时，他已经是陆军参谋长了”的话——发言之后，肯塔基州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第二天再继续辩论。16时56分，杜鲁门结束了一天的乏味工作——他尚不知道自己1个多小时前已经是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了——独自一人穿过国会大厦，来到了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要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办公室里有些灰暗，但没有人想要开灯。

雷伯恩告诉杜鲁门，白宫新闻秘书正急着找他，“史蒂夫·厄尔利让你马上给他打电话”。杜鲁门呷了一口酒，坐下来拨通了白宫的电话，“我是副总统杜鲁门”。电话那头厄尔利的话异常简洁，声音里似乎透出一丝紧张，“请副总统先生尽快悄悄前来白宫，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大门”。“耶稣基督，杰克逊将军啊！”杜鲁门在挂断电话时大喊了一声，然后纵身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抓起帽子就出了门。外面小雨淅淅沥沥，杜鲁门吩咐司机汤姆·哈蒂开车。天气不好加上堵车，他们花了10多分钟才赶到白宫。

杜鲁门知道，总统要在乔治亚州温泉疗养一段时间，难道他提前回来啦？担任副总统82天以来，他与罗斯福私下里只见过两次面，杜

鲁门记得一次是3月8日，另一次是3月19日，“那两次似乎都没谈什么大事儿”。事实上在大选结束之后，罗斯福很快将自己的竞选搭档遗忘到萝卜地里去了。1945年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罗斯福完全将副总统排除在重要事务之外，尤其是关于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的作战。现在，杜鲁门找不到罗斯福急着要见自己的任何理由。17时25分，他的黑色轿车冲进了白宫。在二楼总统的私人书房，他看到了第一夫人埃莉诺，她身边站着女儿安娜、女婿约翰·伯蒂格中校及新闻秘书厄尔利，两位女士都是一袭黑衣。埃莉诺走向杜鲁门，轻轻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

时间过去了至少10秒钟，杜鲁门才勉强稳住了摇晃的身子。他问道：“夫人，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现在是您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埃莉诺说，“真正有麻烦的人是您了。”

17时47分，新闻秘书厄尔利通过白宫总机召集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参加紧急电话会议。三家新闻社的记者接起电话后，只听到这样一段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猝然离世，具体时间是15时35分。”

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旗下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急电：“国际新闻社4月12日17时47分华盛顿报道，罗斯福总统去世。”

30秒后，合众社发电：“急电，华盛顿报道，罗斯福总统于今天下午去世。”

两分钟后，17时49分，美联社发电：“急电，华盛顿报道，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乔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温泉去世。”

18时整，杜鲁门打电话给住在康涅狄格大道的妻子贝丝。担任副总统期间，杜鲁门一家一直住在4701号二楼的一套公寓里，月租金120

美元。接电话的是女儿玛格丽特，她还没有听到新闻，就像往常一样跟父亲开起了玩笑。杜鲁门严肃地打断了女儿，让她叫妈妈来接电话。杜鲁门告诉贝丝，罗斯福总统去世了，他已派车去接她们母女及同住的岳母玛奇·华莱士，希望在自己宣誓就职时她们能在身边。贝丝大为震动，自去年夏天丈夫接受副总统提名以来，她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罗斯福没能活到第四届任期结束，现在丈夫和家人都被抛入了让她恐惧的无底深渊。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国亦不可一日无主。因为总统外出度假而略显寂寥的白宫瞬间热闹起来。18时15分，紧急内阁会议召开，杜鲁门第一个来到议事厅的大桌子旁坐了下来。他身边很快就坐满了人。一位罗斯福的老部下这样描述他眼里的新总统，“杜鲁门在硕大皮椅上等待时，看起来就像个小矮人”。当身在华盛顿的内阁成员到齐之后，杜鲁门起身大声说：“我希望你们全都留下来，继续干，而且我万事都要秉承罗斯福总统的意愿。”就职仪式不能马上举行，因为首席大法官还未赶到，杜鲁门的家人也要从公寓楼外聚集的人群中挤过来。白宫职员到处搜寻，最后在接待处处长的办公桌里找到了一本国际基甸会免费发放的《圣经》。

19时09分，杜鲁门与首席大法官哈伦·斯通站在内阁议事厅的壁炉架前，他的家人和一众高官在两人身后站成了一个半圆。“本人，哈里·杜鲁门。”首席大法官开始领誓。“本人，哈里·杜鲁门。”杜鲁门紧跟着念道。誓词全部念完后，斯通告诉杜鲁门，应该用左手托着《圣经》，把右手放在上面。刚才的宣誓程序有瑕疵，必须重来一遍。第二次宣誓结束后，杜鲁门低头吻了吻《圣经》，然后亲吻了夫人和女儿。

宣誓仪式结束之后，杜鲁门与内阁成员进行了简短交谈，重申自己将延续罗斯福的执政方针。他希望内阁成员能够坦率谏言，同时明确最后决定权属于他。一旦决定做出，希望大家能够全力执行。厄尔

利进来问，新闻界想知道旧金山会议是否按期召开。杜鲁门立即回答说：“会，这是我就任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他同时授权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继续执行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家大会的计划。第一次内阁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杜鲁门也没准备讲更多的话。

众人纷纷起身离去，只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磨磨蹭蹭不愿意走。他请求与新总统单独谈话，汇报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史汀生说，他会长话短说，因为事情非常紧急而且复杂。他说美国目前正在执行“一项宏大的计划”，目的是开发“一种破坏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型炸弹”，知道此事的仅寥寥数人。他说过几天等总统安顿好了，再来向总统做详细汇报。

眼下的杜鲁门焦头烂额，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太多了：罗斯福逝世，全国民众的反响，突然落到头上的领导欧洲与太平洋两个战场的巨大责任。相比之下，史汀生的“重要计划”不过是另外一件现在归他管的琐事而已。史汀生走后，杜鲁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全世界都向我压来的一天，我觉得最好还是先回家，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然后面对现实。”离开办公室前，他还没忘记给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91岁老母亲打去电话：“妈妈，我实在太忙了，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给您写信了。”

听闻总统突然去世的噩耗，美国民众震惊之余，开始变得疑虑重重。罗斯福带领他们已经这么长时间，现在有谁会接手呢？《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境：“当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白宫记者团惊呆了：‘天哪，杜鲁门将成为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参加竞选时，《时代周刊》曾这样轻蔑地介绍他，“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灰头发参议员”。

美国总统去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去。当天下午，远在欧洲作战的三位美军高级军官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布莱德雷参观了奥尔德鲁夫集

中营，并于当晚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结束后准备休息时，巴顿突然想起忘记给手表上发条了，便打开收音机核对时间。里边传来了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缓慢深沉的声音：“我们遗憾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去世。”巴顿立刻前去叫醒了布莱德雷，两人又一起去找了艾克。三人熬了大半夜谈论罗斯福，并推测杜鲁门会是哪一种人。讨论的最终结果令人沮丧。“从远处看，”布莱德雷摇摇头说，“杜鲁门没有一点儿可以与罗斯福相提并论的地方。”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乔治亚州梅肯市附近的一条公路上，露西询问邵曼托夫夫人是否可以打开车上的收音机，画家点头。她们收听的音乐节目突然中断，“我们暂且中断播出，给大家播报一条急电，罗斯福总统去世”。露西喘息着用双手紧紧捂住了脸。她患白血病于1948年7月31日去世，离世之前销毁了与罗斯福之间的所有通信。

白宫周围很快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没打算看到什么，也不可能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怅然若失。一些人开始小声哭泣，不仅为了引导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更为自己失去了这种依托之后无法预知和把握的前途。罗斯福的得意门生、现任参议员、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前大放悲声：“他一直待我情同父子，他是我所知道的在任何时候都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啊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人的重担都挑在自己肩上的啊！”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去世之后，纽约爱乐乐团第一次取消了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会。

那些曾经反对过罗斯福或专门与他作对的人蓦然发现，对手忽然间消失了。当一切成为回忆时，他们和总统之间的距离竟然如此之近。罗斯福在国会山上的强硬对手、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动情地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且在事业巅峰期离世。他是作为战斗英雄死去的，因为他名副其实地为服务于美国人民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个总是批评罗斯福的密歇根州参议

员阿瑟·范登堡——一年前积极撺掇麦克阿瑟与罗斯福竞争总统的那位——也说，“已故总统在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朽印记”。一向反对罗斯福的《纽约时报》破例发表了由安妮·麦考密克撰写的长篇社论：“正值强大而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多亏有罗斯福坐镇白宫。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人们都会跪下来感谢上帝，赐给他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领他们渡过了难关。他的一生鞠躬尽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尊重。他任职总统长达12年时间，就连其他国家的人也尊称他为‘总统’，就好像他是全世界人民的总统一样。他从不奴颜婢膝、巴结讨好，也从不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他遇事从容、泰然自若，不屑于阿谀奉承或抨击报复任何人。他的去世，令这些伟大品质显露无遗。”

在纳粹德国尚未被攻占地区的一条乡间小路上，一小队正在转移的美军战俘从德国看守那里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军衔最高的那名军官带着一把军号，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他告诉身后的同伴：“晚上军士一定会吹响熄灯号，让我们一起为总统默哀。”B-17机枪手比尔·利文斯通——他是1944年11月2日轰炸洛伊纳炼油厂时因飞机损伤跳伞被俘的——回忆说：“那是我听过的最悲痛的熄灯号。当时我泪流满面，其他人也在流泪。当军士吹完熄灯号后，我们全都默然肃立，深深地低头致哀。悲恸之后，我们遵照总统的遗训，继续前进。”

在莫斯科，华盛顿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清晨3时得到了总统去世的消息。他知道斯大林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于是穿好正装，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看上去惊呆了。“他看上去极度悲伤，”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写道，“默默地紧握我的手长达30秒，还没有请我坐下。”斯大林凝重而详细地询问了总统去世的经过。和大多数外国领导人一样，他对美国新总统几乎一无所知。杜鲁门唯一的海外经历是一战时作为炮

兵上尉在法国待过7个月。哈里曼用外交辞令简单介绍了新总统，说他“肯定是您会喜欢的那一类人——实干而不空谈”。

“罗斯福总统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大业必须长存，”斯大林一脸严肃地说，“我们会以全部的力量和信念，支持杜鲁门总统。”

哈里曼趁机提出，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重和对新总统的支持，苏联最好能派人出席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莫洛托夫可以在华盛顿停留，会见新总统，然后再从那里直接去旧金山。”哈里曼说，美国可以提供一架专供莫洛托夫使用的大型C-54运输机，这种飞机连艾森豪威尔都没坐过，哈里曼自己回国也只能坐B-24轰炸机。之前在3月27日，斯大林曾写信给罗斯福，明确拒绝参会。但此刻斯大林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说如果能接到邀请，就派莫洛托夫率苏联代表团前往参会。

13日，莫斯科红场下半旗，所有旗帜围上黑边，这是苏联人首次给予非本国领导人去世享受的特殊待遇。斯大林安排莫斯科电台广播了给埃莉诺的私人吊唁信，称罗斯福总统是“热爱自由的国家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组织者，是主张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领袖”。在当天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斯大林率参会者集体起立，为罗斯福默哀。他在4月15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身上，苏联人民看到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一个促进三国密切合作的不屈不挠的斗士。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的友好态度，将永远受到苏联人民的最高评价和怀念。就我个人而言，我格外深刻地感觉到失去这个伟大人物的沉重心情，他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戴高乐与罗斯福关系一直很僵，因为后者支持亨利·吉罗，并把他称作“丘吉尔养活的不听话的孩子”。但在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

之后，戴高乐还是第一时间对外表示了惋惜：“我真心对他的去世感到悲痛，他令我钦佩。”

听闻罗斯福去世的不幸消息，远在山城重庆的蒋介石怔怔地坐了很久，随即吩咐筹办悼念事宜。

中共《新华日报》14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社论：“罗斯福忠实地继承了华盛顿、杰斐逊、林肯以来最优秀的民主传统，从他开始从政的时候起，一直就本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和一切反民主的敌人进行了坚决而不倦的斗争。”

南斯拉夫铁托向杜鲁门发去唁电：“这是联合国家的极大损失。”

苏联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在莫斯科电台广播说：“罗斯福总统辞世了，这个悲痛的消息让全体波兰人都震惊无比。我们仿佛听到历史篇章在沙沙作响。作为最伟大的美国人之一，他进入了先贤祠。在美国历史上，这位个性无比强大的人物将和华盛顿与林肯并肩。我们活在罗斯福时代，所以我们活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英国伦敦，丘吉尔在步入唐宁街10号的书房时，获知了这条惊人消息，“我仿佛感到被重重的一拳打在身上，犹如五雷轰顶”。在当天上午11时召开的下院会议上，丘吉尔只说了简短几句话：“为悼念我们卓越的朋友，我们应该立即休会。”这种因一个外国元首去世而采取的特殊做法，显然是符合全体议员一致愿望的。众人仅开了8分钟会，便鱼贯走出了会议室。

丘吉尔旋即向弟妹埃莉诺发去了电报：“请接受我对于你悲痛损失的最深切的哀悼。这也是英国和全世界自由事业的重大损失。我对你们全家深表同情。对我个人而言，我失去了在战争烈火中锤炼出来

的一种亲爱而宝贵的友谊。我相信，你会从他的伟大功绩和光荣声望中得到安慰。”白金汉宫《宫廷公报》当天发表讣告，此前还从未有一位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讣闻在该报获得登载。《泰晤士报》称，“英国人在奔走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

在4月17日的议会会议上，丘吉尔发表了长篇演说，以纪念逝去的好友——老酒愿意相信两人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在回顾了两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往来1700多封信件、战时一起参加过9次重大会议、一起待过长达120多天（但没有说一起钓鱼）——及罗斯福的伟大历史功绩之后，丘吉尔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好几度：“我钦佩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实干家和军事领导人。我极其信赖他的正直、品格和见识，我对他还有一种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个人尊重——我应该称它为情谊。他爱他的祖国，尊重宪法，他判断变化不定的舆论倾向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此外，还要加上他那颗跳动不已的宽宏大量的心，这颗心经常因见到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和压迫而愤怒，并采取了相关行动。如今这颗心永远停止了跳动，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全人类一个痛苦的损失。当死亡突然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做了一生他应该做的那份工作。他的死是值得钦佩的！他已经把国家从最大的危险和最沉重的苦难中挽救过来。胜利确定而可靠的光芒已投射在他的身上。”

丘吉尔提议，捐款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门前的格罗夫纳广场为罗斯福竖一座雕像，“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如果他失败了，西方文明将遭受奴役；而华盛顿或林肯如果失败，后果仅仅局限于美国”。这座在罗斯福去世三周年落成的雕像底座上刻着这样一段话：“个人捐款不允许超过5英镑，以使英国各阶层的人们都有机会纪念这个最伟大的朋友。”

丘吉尔冲动地想立即飞越大洋去参加葬礼，且已经准备好了一架专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伯爵来电报说，霍普金斯和斯退

丁纽斯对首相可能要去的想法大为感动，都表示热烈欢迎。后来杜鲁门又请大使转告说，他个人非常希望早日与丘吉尔见面，“杜鲁门先生的意思是，参加完葬礼之后，他可以跟您进行两三天的单独会谈”。但繁忙的公务使丘吉尔最终未能成行，他因此特意致电杜鲁门：“十分遗憾，我现在不可能改变今晨经英王和内阁批准的行程计划，我竭诚盼望早日跟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清楚我们共同事业的全部情况。”受丘吉尔委托，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立即启程飞往美国。

在第三帝国首都柏林，苏军的炮弹已经纷纷落在元首的居所外面。兵临城下的纳粹德国还指望罗斯福之死能使他们在最后时刻挽回败局。柏林电台广播说：“罗斯福将在历史上成为这样一个人，就是由于他的煽动，现在的战争蔓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终于做到使他最大的敌人、布尔什维克苏联得势的这样一个总统。”

“我的元首，祝贺您，罗斯福已经命赴黄泉！命运夺走了您最大的敌人的生命，上帝还没有抛弃我们，”戈培尔在电话中兴奋地对希特勒说，“上帝曾两次把您从野蛮的暗杀者那里拯救出来，敌人在1939年和1944年对准您的死神，今天却把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打倒了。这简直是奇迹！4月的后半月，我们将苦尽甘来。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这正是我们的转折点！”4月20日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没有任何为他庆祝的计划。十几天后，戈培尔和他的元首就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自绝于人类。

与德国人的态度相反，日本新首相并未因此欢欣鼓舞。铃木贯太郎向美国广播说：“我必须承认，罗斯福确实领导有方，美军今日之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他的领导。考虑到这一点，我很理解他的辞世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巨大损失，我本人对此深表同情。”随后东京电台播放了几分钟哀乐，以示“对一位伟人去世的敬意”。铃木是带着结束战争的重任走上前台的。战争已毫无打赢的希望，日本的最终结局只

能是取得尽可能体面的媾和。铃木这种表态，可以看成是新内阁对美国人的一种友好暗示。

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有铃木这样的觉悟。军方宣传者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谎称罗斯福是因为极度苦恼而死去的，并把他生前说的最后那句话“我的头很痛”篡改成“我的错误很重”。“这是天罚！”

《每日新闻》的评论文章说，“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化身，罗斯福在全人类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朝日新闻》引用了曾在华盛顿为和平做过不懈努力的前大使野村吉三郎的话，“说来也许可笑，四五天前，我确实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在白宫。当我走进罗斯福办公室时，看见地上放着一口棺材。副官指着棺材告诉我，罗斯福就躺在里边。现在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但不管谁死了，美国的战争策略都不会改变，我们必须下决心战斗到底”。野村果然是名副其实的

“美国通”，他的话一点儿没错。仅仅4天之后，1945年4月16日，杜鲁门在美国参众两院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日本的政策都是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

在美国各地，无数哀悼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迭戈市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罗托帕帕扎基斯的人，向当地法院申请将名字改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罗托帕帕扎基斯。一些与罗斯福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向记者约翰·甘瑟倾诉说：“我们从未见过他本人，却感觉像突然间失去了最要好的朋友。”纽约全市消防队举行了“四五长鸣”仪式——这是他们哀悼同伴因公殉职的一种纪念方式。得知总统去世的消息之后，格罗顿中学全体师生没有吃晚饭，跟随校长前往礼堂，哀悼这位1900届的师兄。多年以来，罗斯福一直为未能在战时穿上一套真正的军服而窘迫，此刻他应该无比自豪。作为1300万名官兵的总司令，他的名字出现在13日《纽约邮报》阵亡者名单的第一行：

姓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性别：男；

年龄：63岁；

职务：武装部队总司令；

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住址：华盛顿白宫。

4月13日的华盛顿风和日丽。清晨6时30分，新总统杜鲁门就早早醒来，他觉得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在催促自己。这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现在已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了。杜鲁门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忙穿戴好行头，直奔白宫。这时他想起了罗斯福说过的那句话：“当总统就如同骑老虎，要么你紧紧抓住它不放，要么被它吞进肚子。我从未觉得自己放松过，哪怕仅仅是一秒钟。”

昨天以前，还很少有人提到杜鲁门。由于罗斯福突然去世，意外入主白宫的杜鲁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缺乏准备的总统之一。罗斯福的光环无人可及，他的继任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到华盛顿串亲戚的乡下表弟，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杜鲁门回忆说，当上总统的第一天，白宫特勤人员来到住处接他下楼，他竟然不觉得自己已经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一位新闻记者客气地叫他“总统先生”，他却回答“我倒希望你别这样叫我”。在新总统任期之初，白宫记者室里总能听到这样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为了人民，而哈里·杜鲁门就是人民。”一些民众也揶揄说：“如果杜鲁门能当总统，那么我的隔壁邻居也能。”一名记者被指派去写一份关于新总统的“有特色的报道”，结果他回来后告诉总编辑：“这个人的特色就是完全没有特色。他就是个凡人百姓，你可以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碰见他，在杂货店、冷饮柜台遇到他坐在你旁边，美国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百万。”杜鲁门第一次向全国发表演说时，竟然忘记了让议长先介绍自己，雷

伯恩只好硬着头皮打断他的话：“哈里，等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在他潜意识里，那位已经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的男人仍然是自己的“总统”。

杜鲁门入主白宫的第一天早晨就遇上了尴尬。他在办公室里足足坐了1个小时，也没人来向他汇报工作。一个显得有点手忙脚乱的工作人员终于把莱希上将和威尔逊·布朗中将——他是罗斯福的海军顾问——带了进来，两人站在杜鲁门面前，开始介绍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前需说明的事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请坐下来！”杜鲁门打断了莱希的话，“你们这样站着，我很紧张！到有光的地方来，这样我才能看清楚你们。”莱希和布朗于是拉椅子坐了下来。杜鲁门认真看着他们的脸，布朗后来回忆道：“他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也在仔细观察他。”

宣誓就职16个小时后，13日上午11时，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了自已参加的第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彼时他对战争的认识不比《华盛顿邮报》的日常读者更多，事实上这份报纸是他获得战事信息的主要来源。罗斯福从未向他透露过任何战况，他也从未踏入白宫作战室半步。除了莱希、马歇尔和金，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雷斯特也列席了本次会议。阿诺德远在地中海里维埃拉未能赶回——他也给埃莉诺发去了唁电——代他出席会议的是巴尼·杰尔斯中将。

一众军届大腕儿痛苦地发现，尽管新总统看上去非常敬业，但他的脑子根本跟不上趟儿。他对战争的进度好像一点儿都不清楚，无论是欧洲还是太平洋，而且对最近美国开始和苏联进行的地缘战略博弈一无所知。老酒以为，对新总统的手足无措，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罗斯福健康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当然清楚杜鲁门随时可能坐上总司令之位。

几位高级军官的一致观点是，德国在6个月内还不会被彻底打败，日本将至少顽抗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听完众人言简意赅的汇报之后，杜鲁门知道迄今为止美军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是196999人，受伤或被俘899390人，平均每天伤亡900人，超出一战3倍还多。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胜利的代价越来越大。杜鲁门说，他为美国陆海军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希望众人能随时告知他战争的有关情况，明白他肩负的重任并全力辅佐他，并遵循前总统在任时的规程行事。众人同声慨然允诺。杜鲁门还授权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发出官方声明：“我们将与其他联合国家携手走向胜利，剥夺德国和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手段。我们还将建立一个世界组织，赋予它世代维护世界和平、为全人类提供安全保障和更广泛机会的能力。”

会议结束之后，莱希主动留了下来。他向杜鲁门说明，自己和罗斯福有着长达36年的私人友谊，他的去世令自己很“悲伤”。“罗斯福总统设立总统参谋长，这是一个与总统关系非常亲近的职位。建议您允许我辞职，并安排您熟悉的人接任。”“海军上将，”杜鲁门断然拒绝了莱希的请求，“我非常希望您能继续留任，把战争事务的方方面面扛起来，因为我必须掌握有关战争的情况。对此您十分熟悉，而我恰恰相反。”

莱希进一步解释说，之前当自己和罗斯福意见不一致时，都会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并且罗斯福也很喜欢他这么做。“如果我继续担任您的参谋长，”莱希说，“我不可能改变这种习惯。如果我认为您是错的，就会坦诚相告。”

“这正是我希望的！”杜鲁门说，“如果您认为我错了，我希望您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也许不会总是同意我的决定，但我知道，您会忠实地执行它。”杜鲁门心里清楚，年近七旬的莱希是众所周知的“直肠子”。

莱希于是诺诺而退。起初他认为，自己最多不过再干几个月，杜鲁门在熟悉情况后一定会很快换人的。事实上莱希又干了将近4年，他真正离职，已经是1949年3月21日的事情了。由此看来，莱希能在这么长时间里担任主席要职，果真不止有两三把刷子。实际上莱希此时担任的只是一个临时职务，美国国会法案确定建立永久性参谋长联席会议是1947年，1949年8月才正式设立了主席职位。前三任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亚瑟·拉福德和内森·特文宁前文都曾经出现过。作为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四大队司令官的拉福德此时就在冲绳前线。

但是莱希很快发现，新总统常常会对自己不够了解现状讳莫如深，即便在和贴身顾问、参谋长私下里开会时也是如此。有人注意到杜鲁门不愿轻易问问题，担心这会暴露无知，即便在他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或新知识时也是如此。当有人提出一项对策时，新总统常常会说他已经在考虑这么干了，似乎不愿让人觉得他只是在照别人说的去做。莱希私下里觉得新上司还是个“二等选手”，尚不具备面对他的顾问时所需要的自信和独立性。莱希告诫马歇尔、金和阿诺德，今后所有向总统提建议的人，都要承担比以往更重的责任，尽量保证自己的提议是正确的，因为新总统暂时还不具备罗斯福那样的决策或纠错能力。而在1945年春夏之际，他需要做出的决策都非常重要，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2日当天，《我的日子》专栏作家埃莉诺未能按时“更帖”，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当天23时25分，埃莉诺、麦金太尔和厄尔利乘机赶到了“小白宫”。第一夫人同塔利等人聊了很久，劳拉·德拉诺小姐一不小心说漏了嘴。她说总统去世时，露西请来的画家正在为他画像，这显然是最不恰当的时候。埃莉诺气得浑身颤抖，回到卧室平静5分钟后才重新露面。罗斯福的葬礼由她全权负责，总统的灵柩上装饰着厚厚的乔治亚松枝，盖有海军陆战队的深绿色毛毯，停放在总统

专列的最后一节车厢上。在征得埃莉诺同意之后，一面星条旗盖上了灵柩。

4月13日上午9时25分，在本宁堡乐队低沉的鼓乐声中，送葬队列开始缓缓向火车站前进。道路两旁全副武装的美军伞兵列队肃立，一位年轻士兵在灵柩经过时竟然因为过度悲伤昏厥在地。罗斯福最喜欢的黑人手风琴家格雷厄姆·杰克逊奏响了《回家》的旋律，这动人的一幕被摄影师埃德·克拉克及时抓拍到。列车沿途聚集着前来送行的人群，据说达200万人。列车行驶1300公里，于14日上午10时20分驶入华盛顿。6匹白马拉着载有总统灵柩的炮车前往白宫。估计有50万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侧排队，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还有数千人，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让他们退后。14日当天，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林林兄弟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取消了当天所有演出，仅纽约就有700家电影院主动停业。股票交易和棒球比赛被暂时取消，到处回荡着教堂的钟声。一支海军军乐队奏响了《星条旗》，仪仗队护送灵柩进入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遗孀埃莉诺。

16时，罗斯福的葬礼仪式在东厅举行。所有在华盛顿的美国文武高官都出席了。来自盟国的代表有加拿大首相麦肯齐、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柯。罗斯福生前使用的轮椅摆放在灵柩旁边。圣公会华盛顿教区安格斯·邓恩主教、圣多马教堂霍华德·威尔金森牧师、圣约翰教堂约翰·麦基牧师共同主持了葬礼仪式。邓恩在悼词中引用了罗斯福首次就职演说中说过的那句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它会使我们变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入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邓恩说：“这是总统最初讲给我们的话，我确信他还希望把这句话作为他的最后遗言。”

新总统杜鲁门走进东厅时，人们竟然忘记了起立，他只好带着贝丝和玛格丽特静静地站在一边。但是当埃莉诺出现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一袭黑衣的埃莉诺胸前佩戴着订婚时罗斯福送她的金质胸花，

人们听不到她低头轻声对丈夫说了些什么。最后她轻抚了一下丈夫的脸颊，把一束玫瑰花放了进去，灵柩从此被封盖起来。

根据罗斯福的生前遗愿，他将被安葬在家族位于海德公园史普林伍德宅院的玫瑰花园里。14日当晚，灵柩由专列送往那里。15日早上，在被高大的铁杉树和篱笆密密围着的玫瑰园里，总统家属、朋友、仆从和士兵肃立在墓穴四周。由西点军校学员组成的仪仗队鸣枪致礼，上午10时许，富兰克林·罗斯福魂归故里。牧师乔治·安东尼低声吟诵道：“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航海的人终于上岸休息。靠上帝的仁慈托庇，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将他的身体交还大地，土归土，尘归尘。”根据罗斯福的生前遗愿，墓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埃莉诺对围拢过来的记者只说了几个字：“一切都结束了。”17年后，78岁的埃莉诺将前来这里和丈夫会合。

同一天清晨，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曼哈顿工程”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召集了科研人员、军人以及他们生活在这座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秘密城市里的家属，为总统举行了一场悼念仪式。虽然能熟练说6种语言，但此刻站在讲台上的奥本海默略显笨拙，他身后是一面降下的美国国旗：“3天前，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传遍四方，许多不常哭的人都哭了。我们中有许多人看向未来时怀着深切的愁苦，我们中有许多人不再笃定自己的工作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们所有人都被提醒：伟人何其珍贵。罗斯福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师，杜鲁门或许会是个好木匠。”他不知道新总统将执行何种政策，但他知道，鲸吞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多年攻关该出产品了，而且要尽快。

在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当初被罗斯福破格提拔的尼米兹同样深陷于悲痛之中。“就我来说，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个人的巨大损失，”他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他的全部言行

和主张——他始终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他始终对我十分亲切友好。我刚刚发出了一份唁电，代表太平洋战区全体官兵向罗斯福夫人及家人表示哀悼。”

4月13日上午，在冲绳岛外海，“田纳西”号战列舰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注意！全体舰员请注意！罗斯福总统去世了。重复一遍，我们的最高统帅，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大到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小到护航驱逐舰和步兵登陆艇，所有舰艇上的水兵连同岛上作战的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记事时起，就不知道白宫里边还有别人。渡具知外海运输舰上的一名水兵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境：“我们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抬头互相去看彼此。我们默默地散去，似乎是本能地想找一个地方独自待着。一些人在祈祷，更多的人掩面而泣。”《纽约客》战地记者拉德纳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陆战队员：“他们都惊呆了。有些人震惊到一言不发，做起事来如同梦游。我从来没见过有哪条消息能起到这么大的效果。”像那些国内的民众一样，大部分征战在外的美国大兵甚至不知道新总统的名字。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通信员威廉·邓恩羞羞答答地承认：“记不住现任副总统的名字。我似乎被打上了这样一个标签，成为连这个大国掌舵人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播音员。”尤金·斯莱奇在日记中说，他和战友对杜鲁门“感到有点好奇，还有点担忧”：“我们当然不希望白宫里的什么人来把战争不必要地延长哪怕只是一天。”

罗斯福和埃莉诺共育有一女四子，其中四个儿子全部在军中服役。因为身份特殊，他们如果被分派不危险的工作或被破格晋升，就会引来风言风语。他们都自觉申请到一线战斗岗位服役，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晋升或争取荣誉。长子詹姆斯是一名资深海军陆战队员，在老酒浓墨重彩描写中途岛、瓜岛、吉尔伯特战役中多次登场亮相，此时已晋升上校军衔的他在菲律宾收到了父亲的死讯。次子埃利奥特

生性桀骜不驯，战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因视力不好本可以免于服役，他却主动签署了一份残疾豁免书，在1940年9月参军入伍。埃利奥特打破了罗斯福家族参加海军的传统，意外地加入了陆军航空兵，据说他是得到阿诺德的暗中疏通才得偿所愿的。埃利奥特在加拿大、欧洲和北非执行过300多次飞行任务，战斗中曾经两次负伤，并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战争期间，他陪父亲参加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战争结束后以准将军衔退役。

罗斯福另外两个儿子此时全在冲绳前线。13日当晚，在第一大队旗舰“大黄蜂”号上，克拉克少将来到了老三约翰·罗斯福中校的住舱，把总统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克拉克特许他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将军的这一好意被约翰婉言谢绝：“我应该待的地方是这儿。”约翰1941年初加入海军时只有25岁，在“大黄蜂”号上服役15个月的经历曾为他赢得过一枚铜星勋章。1945年初，已晋升中校的约翰担任了克拉克少将参谋部的一名后勤供应军官。

老四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选择加入海军，最初在驱逐舰“马伊兰特”号上服役，参加过北大西洋护航行动以及盟军在北非和西西里岛的登陆作战，并因作战勇敢和负伤获得过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1944年3月小罗斯福晋升中校，出任护航驱逐舰“穆尔”号舰长转战太平洋，先后参加了菲律宾、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

13日当晚，驱逐舰上的小富兰克林向航母上的约翰发去了询问：“你回家吗，哥哥？”

“不，”“大黄蜂”号上的约翰回答，“你呢？”

小富兰克林说：“也不，让我们先把这里清理干净再说吧。再见，哥哥。”

根据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的命令，参加冲绳岛战役的所有舰艇都要在4月15日为总统举行特别悼念仪式：全体水兵默哀5分钟，仪仗队排队齐放三枪为老总统送行。同日，罗林斯中将下令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所有舰船降半旗，以示对罗斯福的哀悼。前一天即14日，英军以“可畏”号替下了“光辉”号，后者在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取道莱特湾返航悉尼，从此退出了太平洋的战斗。

罗斯福的死讯传到岛上，首里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部所处的地堡里一片欢腾。八原回忆说：“许多人看上去好像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定了似的！”一些人牵强附会地说，肯定是我们4月12日的地面反攻和“菊水作战”使罗斯福中风而死。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第三十二军的宣传人员印制了许多传单，把罗斯福之死与岛上美军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份题为“美国的悲剧”的传单上这样写着：“罗斯福之死给冲绳的入侵者造成了‘美国的悲剧’。你们必定已经看到，你们70%的航空母舰、73%的战列舰或沉没或遭受重创，你们的伤亡已经超过了15万人。不仅是你们的前任总统，任何人听说这一毁灭性的消息后都会因过度忧虑而死。吓死你们前领袖的可怕损失，将会让你们成为岛上的孤儿。我们的特攻部队将击沉你们的所有舰船，连最后一艘驱逐舰都不放过。在不远的将来，你们将会目睹这一切变成现实。”在嘉数前沿阵地，一名美国大兵看完捡到的传单后破口大骂：“日本佬从哪里弄来的这破玩意儿？”

为配合岛上日军的宣传攻势，东京大本营于4月14日发布公告：对冲绳外海美军舰队的攻击已使至少326艘敌舰遭到重创，其中“完全确定”被击沉的有6艘航母、7艘战列舰、34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以及大量辅助船只，这一可怕损失已令美军“堕入混乱与痛苦的深渊”。公告最后特别指出，真实数字“应该更高一些”，“但出于谨慎考虑，以防忙中出错，未确认的战果暂未发布，以待进一步确认”。上述报道令东京先前吹过的那些牛皮“黯然失色”。

在九州的鹿屋基地，美国总统去世的消息并未给宇垣带来多大冲击。他在《战藻录》里语带讥讽地写道：“最近的大规模神风攻击和冲绳岛上的地面作战就这么推翻了小矶内阁，也坑死了罗斯福，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开战以来一直在前线作战的宇垣知道，东京发布的战果肯定含有大量水分，他为此专门询问了参谋长横井俊之。横井解释说，各战队指挥官受到了来自下级的巨大压力，他们要求上司确认那些明显夸大的战果。当横井对一份类似报告提出质疑时，一名佐级军官不满地说：“若如此低估我们取得的战果，我就没有理由要我手下的飞行员去送死。如果司令部不认可这些战绩，我将切腹以示反对和谢罪。”横井认为，出于鼓舞士气或招募“特攻”队员考虑，适当吹吹牛皮也是可以理解的。

宇垣认为，真正的军人不应该过多关心政治——这在当时日本高级将领中确属凤毛麟角——而应把主要精力用在作战上。美军的反击无时不在，九州机场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遭到美军B-29和舰载机的空袭。B-29投下的重磅炸弹落在跑道中央，它们中很多带有延时引信，跑道上到处插满了标示未起爆炸弹位置的小红旗。宇垣认为，“它们相当麻烦，因为无法被当作哑弹立刻处理掉，有些炸弹爆炸时间的设置长达72小时”。

更让宇垣担忧的是日渐低落的士气。“神风队”在成立之初从来不缺乏志愿者，但随着“特攻”规模的不断扩大，宇垣发现新来的飞行员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中约一半是从大学生中强拉来的，很多人是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要求“志愿”加入的，其中一些人并不想去送死。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或明或暗的反抗者越来越多。参谋长横井汇报说，“特攻”队员的态度“渐渐从待宰羔羊的绝望到公开挑战上级军官，各种都有”。在最后出击前的夜晚，“神风队”通常会组织酒宴，那些喝多了酒的年轻人往往举止癫狂。他们打砸家具，用军刀打碎电灯泡，搬椅子、砸窗户或将白色的桌布撕成碎条。一些人

仰天长啸，另一些人则大声哭泣，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晚。飞机起飞后，一些飞行员会低空掠过长官的宿舍，做出一副准备扫射或撞击的样子。但只要他们接下来执行了自己的使命，这些行为就会既往不咎。

联合舰队司令部曾一度邀请最精锐的“剑部队”加入“特攻”行列，遭到大部分王牌飞行员的坚决反对。已经调走的源田曾几次前往游说，接替他出任航空队长的志贺淑雄粗暴地回复说：“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第一架特攻机就请源田君亲自驾机，我本人出马提供护航！”后来志贺回忆说，听完这番话，源田脸色苍白，几分钟后匆匆告辞，之后再没提过让第三四三航空队参加“特攻”的事。

相比志贺的软对抗，第一三一航空队队长美浓部正少佐公开拒绝执行“特攻”命令。美浓认为，这种战术即使能够取得战果，飞行员也大多有去无回，损失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飞行员才是最可怕的。飞行员都死完了，以后的仗还怎么打？战争末期，日本海航王牌坂井三郎也曾受命率一群“菜鸟”前往实施“特攻”。坂井的做法更绝，他远远看到美军战斗机就直接带队返航了。

到冲绳战役后期，越来越多的“神风机”选择了逃避战斗。飞行员往往编造谎言说发动机出现故障，或者说无法找到敌舰。一些人则选择九州和冲绳之间某个小岛的附近海面迫降，希望能逃到岸上，支撑到战争结束。一些飞行员会在计划出发前的晚上溜上跑道破坏飞机，或者将油料偷偷放掉一部分，然后以燃油不足为借口放弃“特攻”返航。一名飞行员甚至直接驾机撞在鹿儿岛他家附近的一处铁路路基上，似乎是想死得离家更近一点儿。陆军“万朵队”队员佐佐木友次参加过9次“特攻”，每次行动前他都会拍着胸脯积极报名，但每次都会找借口如天气恶劣、迷航、飞机故障等返航。上级知道他要滑头，最后干脆命令护航机，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就直接将他的飞机击落。幸运的是，佐佐木还没等来第十次命令，日本就投降了。

佐佐木一直活到92岁才死。日本作家鸿上尚史根据他的经历，写成了《不死之身的特攻兵》一书。但像佐佐木这样的幸运者毕竟只是少数。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一名年轻飞行员在一连9次返回基地后，被宪兵队处以极刑。

4月16日，日军共出动战机498架——海军391架、陆军107架，其中“特攻机”196架——发起了“菊水三号作战”。当天在十四号“站点”值勤的是美军驱逐舰“普林格尔”号、“霍布森”号和2艘登陆炮艇，由来自冲绳岛机场的6架“海盗”负责空中掩护。上午8时15分，“普林格尔”号率先发现了来袭机群。9时整，它打出的127毫米炮弹在距舰2000米处准确击落了1架零战。9时10分，3架日军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向“普林格尔”号发起攻击，第一架戏剧性地撞上了炮弹激起的水柱坠毁，第二架穿越美军防空炮火坠毁在驱逐舰烟囱后部。日机挂载的500公斤炸弹给了“普林格尔”号致命一击，剧烈爆炸直接将驱逐舰炸成两截，舰长约翰·凯利中校匆忙下达弃船命令，5分钟后“普林格尔”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舰上水兵65人阵亡、110人受伤。“霍布森”号虽然将迎面飞过来的1架日机击落，但它携带的100公斤炸弹穿透甲板在舰体内部炸响。所幸这颗炸弹分量较轻，“霍布森”号虽然受伤但并未沉没，舰上水兵4人阵亡、8人受伤。

13时36分，2架日机从舰尾方向朝美军“无畏”号发起俯冲，第一架被击落在航母的右舷外侧。第二架日机中弹后继续飞行，一头撞上了航母的飞行甲板，它携带的那颗250公斤炸弹将飞行甲板撕开一个直径4米的大洞，随后在机库甲板上轰然炸响，摧毁了现场停放的40架飞机。“无畏”号的三号升降机被损坏无法使用，舰上水兵10人阵亡、87人受伤。虽然由此引发的大火1个小时后就被扑灭，但伤势严重的“无畏”号显然已经无力再战。第二天“无畏”号驶离大队，经乌利西环礁、珍珠港于5月19日进入旧金山海军船坞维修，一直到6月29日才重返前线。在“无畏”号附近巡航的“密苏里”号同样遭到了日机

的攻击。1架零战朝战列舰的舰尾发起俯冲，撞上起重机后坠毁爆炸。所幸“密苏里”号皮糙肉厚，舰体并未受到损伤，也未出现人员伤亡。

当天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一号“站点”。上午8时15分，雷达员报告16公里外一大群敌机正在快速逼近，“拉菲”号驱逐舰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为“拉菲”号提供空中掩护的10架“海盗”纷纷爬升准备迎击，但是日机的数量实在太多，它们完全应接不暇。战斗机引导官呼叫请求更多支援，却被告知增援飞机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到来。在增援到来之前，“拉菲”号和2艘登陆炮艇只能独立应对进攻。约50架日机蝗虫般飞临“拉菲”号上空。双方战斗机展开缠斗，舰长贝克顿中校为避免误伤暂时不准开炮。8时27分，日军4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向“拉菲”号猛扑过来，被舰上的高炮接连击落。日军2架“彗星”从驱逐舰的两舷发起夹击，扑向右舷的那架被很快击落，另一架被击落在左舷50米之外。但是第二架日机投下的炸弹在驱逐舰的桅杆上炸响，破坏了对空搜索雷达并导致几名水兵受伤。接下来又1架特攻机从舰尾炮塔上方擦过坠海，杀死了一名高射炮手，另一架冲向右舷的“彗星”也被击中油箱坠落海中。

8时45分，日军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从“拉菲”号左舷舰首方向突入，一头撞上了驱逐舰左舷中部20毫米炮位，不但使2门40毫米和2门20毫米高炮变成了哑巴，还造成3名炮手阵亡。日军不间断的攻击使“拉菲”号上燃起大火，通信失灵。2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趁机向舰尾冲来，第一架日机连同携带的炸弹一起摔在后甲板上。第二架日机将炸弹投向后甲板之后一头撞上了舰尾三号127毫米主炮塔，驱逐舰的尾部爆发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滚滚浓烟直冲60米高空。炮长拉里·德里维斯奇上尉被爆炸掀起的气浪抛向空中，落海后竟然毫发无损。位于后甲板的水兵非死即伤，一些被烧成火炬的人干脆纵身跳入大海。紧接着1架日机投下的炸弹导致驱逐舰尾舵卡死在26度位置，又有2架

“特攻机”相继撞上舰桥后方部位，导致舰尾的3个起居舱起火。接下来1架“隼”式战斗机在“海盗”的追击下撞上“拉菲”号主桅杆，将对空搜索雷达和星条旗全部撞落到甲板上。通信兵汤姆·麦卡锡冒着炮火爬上桅杆，升起了另一面崭新的旗帜。通信官弗兰克·梅森上尉寻隙爬上了舰桥：“舰长，舰尾伤势已无法挽救，您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弃舰？”贝克顿中校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弗兰克，只要还有一门炮能够开火，我们就一定要战斗到底！”

又接连击落4架日机后，“拉菲”号甲板再次被1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撕开一个直径3米的大洞，这架日机迅疾被紧追不舍的“海盗”击落。又一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摧毁了舰桥附近的一个20毫米炮位，它同样被尾随而至的“海盗”击落。随着增援的不断到来，“拉菲”号上空已经有了24架“海盗”和“地狱猫”，防空压力大大减轻。当最后1架“彗星”被高射炮火和“海盗”合力击坠于大海后，经过80分钟殊死搏斗的“拉菲”号依然巍然屹立在海面上。它先后被5架特攻机撞中，还被4颗炸弹命中，舰上水兵阵亡32人、受伤71人，几乎占到全体官兵的1/3。与“拉菲”号并肩作战的2艘登陆炮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LCS-51号左舷被炸出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3名水兵受伤；LCS-116号甲板严重受损，水兵阵亡17人、受伤12人。

失去动力的“拉菲”号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战斗结束3个小时后，“麦科姆”号驱逐舰前来拖曳，随后拖船“帕卡纳”号、“塔瓦可里”号赶来援助。后者靠上“拉菲”号舷侧，帮助排出舱内积水。前者从“麦科姆”号手中接过任务，拖曳着“拉菲”号以4节航速向庆良间锚地徐徐返航。

17日清晨6时14分，“拉菲”号艰难驶入被破船烂舰挤得满满当当的庆良间锚地，美军水兵给这里起了个新名字叫“破船湾”。《纽约时报》战地记者汉森·鲍德温在发往国内的报道中这样写道：“敌机

的攻击昼夜不停，庆良间锚地几乎被受伤船只埋没，太平洋上受伤的舰船队列一直向东延伸到看不见。”特纳早先关于夺取这片岛群的决定此刻得到了完美验证。如果美军没能在冲绳岛周围拿下一片相对安全的水域，许多受损严重的船只将不得不做自沉处理。现在有了庆良间锚地，像“拉菲”号这样遭遇重创的船只可以就近得到维修船的应急处理，然后再用自身动力前往乌利西、珍珠港或者本土大修。从4月6日到6月22日，有超过200艘盟军舰船在战斗中受伤，但只有36艘被击沉或自沉，庆良间锚地功不可没。

面目全非的“拉菲”号所到之处，周围美军舰船上的水兵无不目瞪口呆。它受创如此之重，竟然还浮在水面上，简直就是一大奇迹。当天上午，舰队的一名牧师登舰，为阵亡者主持了海葬仪式。经过简单维修，动力部分恢复的“拉菲”号于4月22日前往塞班，然后经埃尼威托克、珍珠港于5月25日缓缓靠上了西雅图托德船厂第四十八号码头，受到了船厂人员的热烈欢迎。

“拉菲”号九死一生的战斗经历立即引起了海军高层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欧洲战事接近尾声，华盛顿急需树立一个新典型，提醒民众远东战事还远未结束，以保持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和军工厂的定货。媒体也需要英雄人物来激发热情，“拉菲”号无疑是最好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当时不管是前线还是国内，都是谈“神风”色变，“拉菲”号英勇抗击“特攻”并幸存下来的传奇故事，将大大鼓舞官兵和民众的士气。这艘进入船坞大修的“不沉战舰”获准对外开放，允许媒体和民众自由登舰参观。“拉菲”号舰体上的累累伤痕及幸存水兵的生动讲述，让后方民众真切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前方将士的英勇无畏。“拉菲”号更是因此获得了总统集体嘉奖，18名水兵获授铜星勋章，16人获授银星勋章，舰长贝克顿中校和另一名水兵获授海军十字勋章。

4月16日的一次战斗足以使“拉菲”号名垂青史。当它结束长达3个月的维修，于1945年9月6日重新出海时，日本已经投降了。由于在二战中立下的不朽功绩及后来的大肆宣传，1975年3月1日正式退役的“拉菲”号并未像大多数同伴那样被残忍拆解当废铁回炉，而是被改建成一艘战争纪念舰，1981年被拖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帕特里奥茨角，与另一艘名舰“约克城”号一道对公众开放，继续向人们诉说自己“永不沉没”的传奇故事。

日军为“菊水三号作战”付出的代价是182架飞机未能返航。美军除了上述战损，还有包括驱逐舰“布赖恩特”号、“谢伊”号、护航驱逐舰“鲍尔斯”号在内的12艘舰船受伤，水兵阵亡171人、受伤299人。从前三次“菊水作战”中可以看出，美军最大的损失和伤亡来自最外围的雷达哨舰。在整个冲绳战役中，共有206艘舰艇执行过这项危险任务。它们中有15艘被击沉、50艘遭到重创，水兵1348人阵亡、1586人受伤。驱逐舰上的水兵调皮地在甲板上画了一个指向后方的箭头，旁边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航空母舰在那边！”

“我们必须连续抗击日军对我们舰船的空袭，从黄昏到夜晚，再到拂晓！”斯普鲁恩斯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这很讨厌，我们的船只遭到袭击。但他们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影响战役的最后胜负。”

冲绳岛上，巴克纳中将决定用一次排山倒海般的总攻一举打破僵局，为此他不惜花费将近一周的时间进行充分准备。第二十四军的3个步兵师将并肩向前推进。东侧的第七步兵师先攻占178高地，之后向南夺取那霸—与那原公路一线。中路的第九十六步兵师主力——该师第三八三团留作军预备队——将直取日军防线核心首里城。鉴于第一阶段作战出现了大量人员伤亡，上述两个师共得到了1200名补充兵。他们的攻击将在19日清晨6时40分准时发起。4月15日才投入南方战场的生力军第二十七步兵师负责战场右翼，他们将比两支友军推迟50分钟

出发，目标是之前一直未能攻克的嘉数高地及浦添绝壁。霍奇少将对本次总攻寄予厚望，但也充分预见到未来战斗的艰巨性：“这将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动。在岛南端，有6.5万~7万名斗志昂扬的日本佬躲在山洞里等着我们！除了一码一码把他们炸出来消灭，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捷径。”

19日清晨5时12分，美军佯攻部队率先出动。在5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对港川地区实施舰炮火力准备之后，从护航航母飞来的48架舰载机又对目标海滩进行了25分钟扫射和轰炸。7时42分，执行牵制任务的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三〇七团第一营乘登陆艇越过出发线，35分钟后一起掉头返航。美军配合岛上总攻在南部海滩实施的又一次佯攻行动至此结束。

破晓时分，美军陆基炮兵和海上舰炮联袂发起了“冰山行动”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6时整，第十集团军27个炮兵营共324门105毫米~203毫米大口径火炮打出了第一轮炮弹。美军火炮的密度是如此之高，竟然达到了惊人的每21米1门。短短40分钟之内，它们就向日军阵地打出了1.9万发炮弹。美军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向预定目标倾泻了大量高爆炸弹。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舰载机650架——其中300架来自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也用炸弹和火箭弹加入了“大合唱”。日军牧港防线霎时间烟雾弥漫，火光冲天。

初看上去，美军的立体炮火打击似乎惊天动地，气势恢宏，但实际效果实在不能令人恭维。日军步兵藏身于山洞和坑道之中，凭借天然石灰岩的保护轻松将美军的攻势化解。第二十四军炮兵指挥官约瑟夫·希茨准将预测，清晨的炮火准备打死的日军士兵不会超过200人，“每100发落到他们防线上的炮弹，炸死的日军不会超过1个人”。

在30辆谢尔曼坦克的带领下，美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向嘉数高地发动猛攻。当美军坦克来到山坡陡峭处时，众多隐藏的日军火炮突然开

火，将美军的前进道路死死封住。几辆坦克瞬间被日军47毫米反坦克炮命中，瘫在原地冒起青烟。数百名日军步兵号叫着从山坡上猛冲下来，他们顽强将美军步兵击退，然后用手榴弹和炸药包对坦克发起肉弹攻击。美军22辆坦克被摧毁，其中4辆是首次投入战斗的火焰喷射坦克。4月19日因此成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单日损失坦克数量最多的一天。第二十七步兵师虽然艰难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但他们占领的大多数是无法据守的低洼地带，而对悬崖后坡日军的攻击全线受阻。

在他们西侧，第七步兵师的进攻同样被日军的火炮和机枪火力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无法向前挪动半步，只好在16时20分退回原地。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八二团、第三八一团向位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区中央的西原高地和墓碑岭发起攻击。他们的两个尖刀连顺利攻上了山脊，却被更高处打来的日军炮火死死压制，动弹不得，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仓皇撤退。在仔细审视了战场之后，一名美军军官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你绝不能绕过任何一个日本兵，因为当他被你绕过时，他并不知道。”在19日的进攻中，美军的3个师付出了伤亡720人的惨重代价，也未能在日军防线的任何位置打开一个突破口。日军顽强守住了每一处阵地，迫使美军只能退回进攻发起线。

前线糟糕的战况使巴克纳中将意识到，前方一场漫长、艰苦、血腥的战斗正在等着他的部队。日军防线横跨岛屿东西两岸，地形决定这里几乎没有可供迂回的空间，许多地段陡峭崎岖，坦克完全无法通行，制空权和优势火力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第二十四军面临的困境和海军陆战队在硫黄岛的遭遇类似，只是规模更大而已。美军只能依靠蛮力实施正面强攻，而日军借机将顽强的战斗意志发挥到了极致。日军盘踞的每个山头、每座碉堡、每处坑道甚至每块岩石，美军都必须经过多次血战才能攻克。一战老兵布鲁斯少将对敌人的顽强充满了敬意：“眼前的战场使我想到了凡尔登，日军的战术防御和当年的德国人一样机动灵活，协调一致。”

19日的总攻失败之后，对阵双方在整条战线上的厮杀又持续了整整5天。在嘉数高地周围的局促地形上，攻击接连受挫的美军只能一个营又一个营向前线增兵，平均每600米攻击正面就能塞进去1000人。日军寻隙发起反冲锋，许多高地多次易手，有时甚至多达十几次。战场上双方士兵的尸体一具挨一具躺在一起，那些此前树木茂盛的山岭全都变成了弹痕累累、光皮没毛的荒原。战斗之惨烈，使美军士兵因精神崩溃撤出前线的人比之前任何一场战役都多。随步兵一起向前推进的战地记者拉德纳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一名美军士兵在两名医护人员的搀扶下撤出一线，这名显然并未受伤的士兵瞪大了眼睛，声嘶力竭地不停叫喊：“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

4月23日，霍奇少将从3个师中抽调4个步兵营，配属火焰喷射坦克、自行火炮和107毫米迫击炮等支援单位，一起交给第二十七步兵师副师长威廉·布拉德福德准将指挥，这支临时集结的队伍因此被称作布拉德福德部队。布拉德福德率部向嘉数高地发起最后总攻击，终于在24日9时30分艰难拿下了高地，战场上检出的日军尸体超过了600具，这还不算那些被直接封死在洞穴里的人。

在美军不要命的轮番攻击之下，截至23日傍晚，日军牧港防线多处遭到突破。第六十二师团战力损失2/3以上，日军抵抗力正在快速衰减。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战况之后，牛岛认为，继续死守已经支离破碎的牧港防线意义不大，不如退到第二道防线据守更为有利。当晚牛岛下达命令，前线各部在炮兵的掩护下向首里防线“转进”。第三十二军战报称：19日到23日的战斗共杀伤敌军约6000人，击毁坦克80辆；我方战死2490人、受伤2885人。4月22日，第二十四师团师团长雨宫巽接到了牛岛率部北上、与第六十二师团合力坚守首里防线的命令。根据命令，第二十四师团将守卫防线的东半部分，第六十二师团

专心负责前田高地以西的防御。他们随时可以得到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两个步兵大队的增援。

日军主动撤防，24日美军3个师的推进比之前顺畅了许多。沿东海岸进攻的第七步兵师顺利登上178高地。除发现少数尸体之外，守军早已不知去向。战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看来日军的撤退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路第九十六步兵师只遭遇到少数断后日军的零星抵抗，顺利攻占棚原村和西原高地，先头部队越过五号公路在浦添绝壁东端山脚占据了一块地盘儿。沿西海岸推进的第二十七步兵师运气最差，他们一直到27日才肃清了一号阵地的日军残部。美军第二十四军终于艰难突破了日军第一道防线。

半年前的莱特岛战役中，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曾在日军大后方的奥尔莫克港突然登陆，不但将敌人的增援通道一举切断，还对岛上日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从而大大加快了美军占领莱特岛的进程，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在奉命加入南方主战场之前，布鲁斯少将就向巴克纳中将提出，能否在敌军背后实施一次登陆，策应主力部队在北方的作战。伊江岛战役结束后，布鲁斯少将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希望率自己的第七十七师在岛南港川一带登陆，之后向北攻击前进，“如果顺利的话，我们10天后就可以在首里以北和主力部队会合”。

巴克纳一向用兵谨慎，他宁愿以稳健的正面进攻来争取胜利，也不愿采取海军陆战队经常使用的侧翼运动方式去冒更大的风险。布鲁斯的建议很快遭到了否决。第十集团军司令部的理由如下。

一、经过对港川一带地形的考察，这里甚至不能为哪怕仅仅一个步兵师提供足够的物资运输支持。

二、港川一带有大量港湾河口，均被西面悬崖和知念半岛的台地俯瞰，对登陆兵力和物资的展开非常不利，登陆部队极易遭到日军炮兵的密集打击。

三、有可靠情报显示，日军主力第二十四师团和第四十四旅团仍在南部地区，可以快速向港川一带机动，登陆行动危险极大。

四、靠南方的港川地区位于第二十四军远程炮兵射程之外，登陆部队无法得到地面炮火的支援。

由于其他3个步兵师在前段攻击中伤亡惨重，为尽可能维持对日军的强大压力，巴克纳有意让布鲁斯率领这支生力军去替换其中的一个师。况且第七十七步兵师并非整师兵力可供调遣，布鲁斯还必须留下一些部队，执行庆良间列岛和伊江岛的守卫和清剿日军残部任务。综合上述因素，巴克纳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以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在岛南登陆，很可能酿成1944年初盟军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那样的悲剧，除非登陆部队可以在48小时内与北方的主力部队取得联系，否则在岛南登陆的建议不予考虑。

巴克纳的理由似乎合乎逻辑，但并不正确。事实上当时牛岛和八原最忌惮美军在南方发起登陆行动。八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如果真的那样（指美军在岛南登陆），战斗恐怕很快就会结束。”八原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先后在港川一带实施过多次佯动，而最终并未真正成行。早在4月22日，牛岛已经下达了第二十四师团北上参战的命令，港川一带留下的警戒兵力只有2000多人。

包括布鲁斯少将在内，美军很多高级军官都不赞成巴克纳的说法。第二十四军作战训练处长约翰·格拉德上校认为，“在前几天的战斗中，我们已经从日军尸体上发现了第二十四师团下属部队的身份标识，看来该部已前出至首里一线。我觉得完全可以让海军陆战队在南部的港川一带登陆，策应主力部队的北方进攻”。当他把上述建议告诉军司令官时，霍奇少将当即表态：“让海军陆战队在南方登陆，在战术上是完全可取的。”霍奇以军司令官的名义再次向集团军司令部提出建议，巴克纳对此的答复是：“现在首里前线急需生力军，海

军陆战队应该去那里替换三个疲惫不堪的陆军师，南方登陆行动在战术上或后勤上都是不可行的。”在拥有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情况下，还不敢冒哪怕一点点风险，可见巴克纳的指挥水平跟麦克阿瑟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在此之前，特纳也曾向第十集团军提出过在岛南登陆的建议，同样遭到巴克纳的断然拒绝。支持特纳、霍奇和布鲁斯观点的还有陆战一师师长德尔瓦尔少将和陆战六师师长谢泼德少将。谢泼德的意见是让战役总预备队陆战二师执行在岛南登陆的任务。事实上此时陆战二师已经返回塞班，准备执行7月攻打喜界岛的任务——该项作战后来被华盛顿取消了。

登陆行动结束之后，特纳中将近段时间虽略显休闲但心情郁闷，因为巴克纳并未采纳他的合理化建议，而日军的“神风特攻”对运输船队的威胁越来越大。特纳给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寄去了28张雷达哨舰遭受重创的特写照片，其状惨不忍睹。在和照片一起寄往关岛的一封信中，特纳说：“这些照片会让您理解，我们的小伙子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能把船开回来已经算奇迹了。但他们的态度仍然非常积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船留在这里，而不是被送回后方。士气看起来似乎很高，即便是在那些知道自己是在为我们整个舰队挡刀的雷达哨舰上也是如此，他们愿意按此方针打下去。”在信的末尾，特纳对陆军在岛上的缓慢进展表示了担忧，指责巴克纳的指挥和战术过于保守，战役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危险。

早在美军刚刚登陆冲绳的4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总司令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上将已经到了关岛，准备前往视察参加冲绳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此时硫黄岛战役刚刚结束，范德首先前往看望了返回塞班的陆战三师和陆战四师。他们在硫黄岛伤亡惨重，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一段休整才能重返前线。范德还看到，作为第十集团军预备队

的陆战二师正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他们的运输船已经装满了物资，只需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启航。

对陆军在冲绳岛上如同龟步的推进，尼米兹同样感到担忧。现在，斯普鲁恩斯的第五舰队被迫在岛屿附近海面执行支援地面作战的任务，他们在日军“神风机”的无休止攻击中伤亡惨重。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军种矛盾，尼米兹提议范德暂时不去冲绳，而是前往视察硫黄岛上陆战五师。范德对此不很乐意。“我想，我知道什么事使司令官苦恼，”范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塞班岛争端可能是霍兰·史密斯在珍珠港坐冷板凳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尼米兹心中是这样考虑的，担心一位陆战队高级将领突然闯入冲绳岛可能会搞乱指挥关系。我机智地设法使他放下心来，我不会和陆军发生争执，但同时也让他知道，我非常想去那里看看我的部队。”范德接受了尼米兹的建议，率两名参谋飞往硫黄岛。在折钵山山顶，他看到驻岛部队正在扫荡洞穴，并设法劝藏在里边的日军出来投降。

范德走后，尼米兹接到了斯普鲁恩斯发自前线的电报：“敌人拼死空袭的技巧和效果及对舰只击沉击伤的比率相当高，应该使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的进一步攻击。为阻止敌人以特攻手段对我舰队造成更大伤害，建议以全部航空兵力对九州和台湾的机场进行攻击。”尼米兹清楚，连一向坚毅的斯普鲁恩斯都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前线危机已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现在那里的一切都使人非常敏感，”尼米兹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我不愿派我的人去那里干预——甚至我本人也是如此——但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想到那里视察一番。”

当范德结束硫黄岛之行返回关岛时，却意外地接到了尼米兹一起前往冲绳视察的邀请。美军南线陆军部队几天以来裹足不前，尼米兹终于憋不住了。他认为目前岛上战局已经构成了“非常局势”，自己亲自出面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4月22日清晨，尼米兹、范德搭乘1架C-47运输机，在1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冲绳，陪同前往的有太平洋

舰队作战处长谢尔曼少将、范德的参谋长吉拉尔德·托乌斯少将及尼米兹的副官拉马尔中校等人。当天18时刚过，尼米兹的专机顺利降落在读谷机场。

尼米兹一行乘小艇前往“新墨西哥”号，斯普鲁恩斯率众幕僚亲自来到舷侧迎接。冲绳战役打响以来，死神对斯普鲁恩斯的威胁比任何人都大。他的前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被打成重伤回国住院，现在日军“神风”队员手中的照片已经换成了“新墨西哥”号，旁边注明这是敌军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旗舰。每一名“神风”队员心里都清楚，如果谁能驾机撞上这艘战列舰，捎带把斯普鲁恩斯炸死或撞死，他肯定会被当作“战神”而“名垂青史”。斯普鲁恩斯不能惧怕，更不能退缩，他的海军上将将旗在“新墨西哥”号高大的主桅上迎风飘扬。斯普鲁恩斯认为，这对数十万参战官兵来说本身就是一种鼓舞。但当得知尼米兹、范德、特纳等一众大腕儿准备一起登舰时，他心里真的有点毛了。在尼米兹到来之前，斯普鲁恩斯已经给米切尔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击落试图靠近“新墨西哥”号的任何敌机，必要时采用日本人的撞击战术与敌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斯普鲁恩斯的担心一点儿都不多余。就在一众美军高级将领坐下来准备吃晚餐时，日军发动了一次空袭。“在那种情况下，”尼米兹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中说，“没有一架敌机能够飞到我们的锚泊地上空。53架敌机被我军战斗机或护航舰只的高炮击落。遗憾的是，我们没能感受到目睹日机坠落时的兴奋之情。”

4月23日，在斯普鲁恩斯和特纳的陪同下，尼米兹一行乘吉普车视察了岛上美军已占领的区域，并与相关人员会晤。机场建设人员汇报说，仅冲绳就可以开辟出18个机场，刚刚拿下的伊江岛还可以再开辟4个机场，这些机场足以容纳即将从欧洲转场来的所有飞机，部分跑道

还可供“超级空中堡垒”使用。此外冲绳还可以再建几座良港，在琉球群岛或中国沿海开辟新基地似乎已无必要。

尼米兹心里一直怀疑，陆军采取逐步推进的稳健战术只是为了减少伤亡，而将冲绳海域海军舰队的安危置之脑后。在和巴克纳简单寒暄之后，尼米兹略带不满地说：“西蒙，请你加快进攻速度。我的舰队被迫留在冲绳海面上挨日本人的揍，他们的特攻机闭着眼睛就能轻易撞沉我们一艘军舰，简直就像在养鱼池里钓鱼一样。”

对此巴克纳并不买账：“我的部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敌人非常顽强。我们不能着急，一急就要死很多人，这是一次地面作战。”巴克纳的言外之意是说，岛上地面作战是陆军的事，海军最好不要插手。

“是的，战斗固然发生在地面上，”尼米兹冷冷扫了巴克纳一眼说，“但我每天都要损失一艘半军舰。如果这条战线在5天内不能取得突破，我将调别的部队来突破它。这样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愚蠢的空袭中抽出身来了。”

巴克纳此前曾向盖格提出，抽调陆战一师和陆战六师的两个师属坦克营，南下支援陆军的作战，遭到盖格断然拒绝。盖格回话说，要调就调一个整师，一个营一个营地调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添油战术，还不如不调。可以肯定，范德在来冲绳之前已经和盖格交换过意见。他甚至认为，巴克纳把两个陆战师——特别是陆战一师登陆以来只是据守冲绳中部地区，几乎没参加过像样的战斗——放置不用，是为了让陆军独吞夺取冲绳岛的荣誉。在第三两栖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巴克纳说，计划几天后将岛北的陆战一师和陆战六师全部调往南方战场。范德立即接过了话茬儿：“这正是我们陆战队来冲绳的目的，我们的每一名战士都渴望打仗！”范德继而提出，为什么不使用在塞班岛待命的陆战二师，在敌人侧后发起一次两栖登陆，而一定要在敌人

主防御阵地前与他们死死纠缠呢？一直没吭声的谢尔曼少将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那样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将陆战二师从塞班运过来。范德立即反将一军，说他亲眼看到陆战二师已整装待发，只需6个小时即可登船上路。

“这是一个早已被否决的方案，”巴克纳重述了他的那一套理论，“那里将会成为又一个安齐奥，可能更糟。”他坚信使用大规模炮击、舰队炮火支援、火焰喷射坦克及从北边调来的2个陆战师，就可以很快把敌人从洞穴中赶出来。巴克纳放弃在南方登陆的做法引起了诸多争议，即使他在战役末期不幸阵亡之后，仍有很多人对此提出疑问。为避免引发军种间的矛盾，尼米兹最后表态说，如果能尽早取得战果，他同意巴克纳现在使用的战术。

高层关于是否在岛南实施登陆的争议不脛而走。《纽约先驱论坛报》战地记者霍默·比加特率先发难：“我们在冲绳的战术十分保守，为什么只知道正面进攻，而不对敌人的屁股踢上一脚？”专栏作者戴维·洛伦斯的话更加直白：“此间的某些海军高级军官认为，冲绳战役中出现了一个严重错误。陆军军官是否采取了一个缓慢推进的方针？有无其他登陆地点可供利用？为什么那些在登陆作战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海军陆战队军官，没有机会采用另一种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意味着开始会出现较大伤亡，却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取得最后的胜利。”在随后的一篇专题报道中，洛伦斯甚至说，冲绳岛战役对美军是一次惨败，“一次在军事上比珍珠港更无能的失败战例”。美国国内各大媒体纷纷加入辩论，舆论哗然。

在即将发起对日本本土的进攻，需要陆海军比过去更加紧密配合的关键时刻，军种之间却出现了新的矛盾，的确令华盛顿头疼无比。为平息争论，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特意发表了一项声明，“我陆海军的团结亲密无间，坚若磐石”。从前线返回关岛之后，尼米兹破例召开了一次有76名记者参加的专题新闻发布会，告诉大家“冲绳战役打

得非常漂亮”，同时将巴克纳不宜在南方登陆的理由又重述了一遍：“我们海军坚决配合陆军战斗到底！”迫于压力，斯普鲁恩斯、特纳和米切尔相继发表了支持陆军的声明，总算将这场风波平息了下去。

4月27日、28日，日军出动战机317架——其中“特攻机”115架——发起了“菊水四号作战”。本次“特攻”战果一般，仅仅取得击沉胜利轮“加拿大”号，击伤运输船“拉思伯恩”号，登陆炮艇LCS-37号，医疗船“平克尼”号、“慰藉”号，驱逐舰“本尼恩”号、“戴利”号、“特维格”号、“沃兹沃思”号、“拉尔夫·塔尔伯特”号的惨淡战绩。

4月25日之后的4天里，美军两翼进攻的两个师推进缓慢，取得的战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沿东海岸推进的第七步兵师在幸地、小波津一带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一连数日逡巡不前。阻击他们的是日军第二十四师团第二十二联队小城正大尉的第一大队、第三十二步兵联队伊东孝一的第一大队。右翼的第二十七步兵师在26日推进到仲间南侧一线后，再次因伤亡惨重停下了脚步，等待陆战一师前来换防。中路的第九十六步兵师艰难向前推进了约1000米，逐渐逼近首里防线的核心地带。那里的山岭，陡峭的岩壁如同被刀削出来一般，此即美军进逼首里中央通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前田高地，它一度被称为美军“进军东京的出发点”。前田高地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钢锯岭”，2016年因一部好莱坞大片而举世闻名。守卫此处的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大队。由于在前段作战中损失惨重——其中贺谷的第十二大队更是从渡具知滩头且战且退一直支撑到现在——上述3个大队合计兵力只有约一个大队。

4月26日，美军向前田高地发起猛攻。第三八一团G连在几分钟内就被打倒了18个人。F连采用搭人梯的办法逐渐到达崖顶，最靠近山顶的3个人立即被机枪点射撂倒。贺谷率大队仅剩的约一个中队兵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在前田高地东端，美军第三八三团相继

占领了150高地和152高地。他们发现山下有大量日军活动，人数至少有600人。美军士兵立即以机枪和自动步枪实施精准打击，一名自动步枪射手宣称他打死日军逾30人。美军火焰喷射坦克进入前田村东端，将成群的日军士兵逼出山洞后射杀，当天日军第十一大队在战斗中损兵过半。

美军第三八三团的顺利推进使前田高地上的日军腹背受敌。26日16时，牛岛给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藤冈武雄下达命令：“自13时许，敌步兵以坦克为前导向前田高地南部和东部战线推进。贵师团须向两个方面派出增援部队，攻击向前田防线推进的敌军，坚决击退之。”牛岛还命令第二十四师团的雨宫打破界限，协助友邻部队封住缺口，“今晚将主力部署在首里防线之东南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首里的门户前田高地”。

4月27日上午，美军集中步兵和火焰喷射坦克，再次对前田高地东端日军残余阵地发动猛攻，天黑前占领了两个山头。由于前田高地东部已全部落入美军之手，牛岛命令第二十四师团出动第三十二步兵联队肃清高地东部的敌人。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大尉，24岁的志村常雄，他的第二大队约有800名士兵。志村大队午夜过后才抵达出发线。凌晨3时，志村用两个中队发动进攻。日军士兵冒着美军的炮火小心翼翼推进，当他们在晨曦中爬上陡坡时，突然出现在右侧五号公路上的美军坦克猛烈开火，100多名日军顷刻倒毙。剩余日军或爬进附近冲绳人特有的中国式坟墓里边，或躲在岩石后面避开美军的打击。志村率7名部下在一座坟墓里整整蹲了一天。

黄昏时分，几乎打了一整天炮的美军坦克隆隆离去。走出坟墓的志村发现，他1/3的部下已经战死。联队长北乡格郎大佐严令要他当晚攻下悬崖，志村只好在背上绑了一块白布作为标志，率部沿一条干涸的河床前进。在一处陡坡的半山腰，志村掉进了一个伪装得很好的洞穴，洞内藏匿着约50名日军士兵，他们属于贺谷大队残部。看到终于

有友军来到，贺谷流着眼泪和志村紧紧拥抱：“今后，全靠老弟你了！”志村谢绝贺谷端来的清酒，离开山洞，带领部下来到高地边缘。黎明时分，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志村率部端起刺刀高喊着冲过山梁，乘势冲上了高地顶部。他们消灭了守在那里的少数美军，然后散开藏在岩石后面或小山洞里，构筑了一条长约200米的临时防线。

4月28日，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意外地出现了诙谐的一幕。一名美军牧师主持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特殊婚礼。新郎官是日军第六十二师团中队长木村纳夫吉中尉，新娘是护士新川。两人在激烈战斗间隙竟然藏到一处山洞里搞对象，不想被美国人逮了个正着。木村向美军投降，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作为答谢，美军还真为他俩举办了一个佛教式婚礼。这条新闻曾轰动一时，不但成为战争中的佳话，也为美军随后的招降工作树立了良好榜样。冲绳县志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

4月30日，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全面接手第九十六步兵师的防线，继续对前田高地发起猛攻。美军士兵背着炸药包，用绳子和抓钩攀登山峰。但每次他们刚一露头，就被山洞里冲出来的日军顽强击退。战斗异常惨烈，第三〇七团一营36小时内损失了8位连长，短短7天内从800人减员到324人。在美军持续不断的攻击之下，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尽管得到独立步兵第二七三大队的增援，但到5月2日，志村大队和贺谷大队已处于四面被围、完全孤立的绝望境地，粮食弹药即将告罄。

在争夺前田高地的战斗中，第三〇七团B连医护兵德斯蒙德·道斯一等兵一战成名。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道斯曾因不愿持枪参战而受到军法审判，最终勉强回到部队，成为一名不拿武器的医务兵。5月5日，日军向B连据守的阵地发起疯狂反扑，伤亡上百人的B连不得不退到断崖下边，崖上只剩下道斯和来不及撤走的伤员。在随后5个小时里，道斯冒着日军不时打来的枪弹，凭借一根绳索和断崖旁的一根树桩，逐个背起伤员，艰难将他们送到崖底。连长认为他至少救出了100

人，道斯却谦虚地表示只救出了50人。后来给道斯颁发荣誉勋章的颁奖词取了两者的平均数75人。1945年10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亲自授予道斯荣誉勋章，赞扬他“以伟大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同胞和上帝，是一位真正的国家英雄”。道斯不赞同总统的说法，他坚称“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勇士才是真正的英雄”。他用自己的言行完美诠释了另外一种勇敢，“勇敢不一定是杀戮，也可以是拯救”。道斯一直活到2006年3月23日，以87岁的高龄去世。

南线战事一时陷入僵持。4月30日，巴克纳向盖格下达了第三两栖军南下参战的命令。前段作战损失惨重的第二十七步兵师奉调北部，从海军陆战队的手中接过了清剿日军残部的次要任务。完成攻占伊江岛任务的第七十七步兵师将接替同样伤亡惨重的第九十六步兵师投入南线作战，后者休整10天后再轮换第七步兵师。

5月1日，位于岛中部地区的陆战一师开始南下——更靠北的陆战六师将随后出发——和刚经历过血战撤下来的第二十七步兵师迎头相遇。“悲伤的神色揭示了他们的凄惨经历，”尤金·斯莱奇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灰头土脸，眼神空洞，神情紧张。自贝里琉战役以来，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愁苦的面容。”部队扎营期间，一名陆军士兵告诉斯莱奇和他的同伴，他们将要加入的战场是个什么样子：“毫不夸张地说，那里简直就是地狱，陆战队员们。”一名年轻的陆战队员刚说了一句嘲笑的话，就被身边的老兵制止：“说不定我们自己——要是我们还能活着回来的话——也是他们这样一副狼狈相。”14时，陆战一师正式接管了第二十七步兵师的防区。后者声称在此前的战斗中击毙日军5019人，自身伤亡2661人，其中316人战死。截至当天，冲绳岛上的美军已增至17万人之众。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天皇裕仁的44岁生日。在首里地堡深处的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里，参谋长长勇正在主持一次会议。参会者除高级参谋八原之外，还有后勤参谋木村正治、航空参谋神直道、情报参谋

药丸兼教、通信参谋三宅忠雄、作战参谋长野英夫等人。长勇率先发表高论：“根据目前局势的发展来看，我军的战力正如蜡烛般消蚀，最终灭亡的命运不可避免。我军应趁尚有战力之时采取积极攻势，努力扭转命运！”长勇提出，以前段作战损失较大的第六十二师团确保攻势支撑点仲间至前田一带，以第二十四师团、第四十四独立混成旅团从右翼发起反击，“制造混乱，以我军擅长之近战，一举消灭敌人”。长勇的观点立即得到了几乎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同意。

和此前的多次会议一样，只有八原持相反观点。八原指出，最近3周采取的防御消耗战术已将敌军向首里的推进速度控制在每天100米左右，现在让部队离开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直接暴露在敌人炮兵、舰炮和航空兵强大的联合火力之下，“是鲁莽的，最终必定招致失败”。但除八原之外，所有人都支持长勇。众人对目前采用的防守战术感到窝憋，渴望发动一次凌厉的进攻来提升日益低迷的士气。

听取长勇的汇报之后，牛岛决定发动一次反攻。除提升士气之外，也算对来自东京、台湾多次催战的变相交代。长勇流着眼泪走到八原的面前，请求下属支持自己反攻的观点。八原对此深受“感动”，只好点头表示同意，并率长野和药丸共同制订出如下反攻计划。

一、左翼反登陆部队：由船舶工兵第二十六联队、海上挺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战队各一部共700人组成，3日晚乘大发艇、独木舟从那霸出发，沿西海岸向北挺进，在美军后方的大山附近实施反登陆，爆破敌军炮兵阵地和高级指挥所。

二、右翼反登陆部队：由船舶工兵第二十三联队、海上挺进第二十七战队一部共500人组成，3日晚从与那原出发，沿东海岸挺进，在津霸一带实施反登陆，策应军主力的反攻作战。以上两路进攻策略由药丸提出，被八原采纳。

三、第六十二师团极力保持现有阵地，特别是前田、仲间高地，随时转入反攻作战。

四、第二十四师团4日凌晨4时30分发起反攻，攻占南上原后进至普天间东西一线。

五、第四十四旅团3日晚前出至首里东北地区，待第二十四师团取得战果后，从第六十二师团左翼楔入，切断美军退路并与第六十二师团合力歼灭敌人。

六、第五炮兵部队4日4时40分对第二十四师团正面美军阵地实施炮火准备，之后协同该师团的攻击。

七、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编组成四个步兵大队，随时投入一线作战。

4月30日正式下达的作战命令最后一条特别强调：“各部必须展示团结力量，每人必须至少消灭一个美国人”。牛岛将上述反攻计划致电东京大本营、台湾第十方面军及联合舰队司令部，请求发动一次大规模航空攻击，策应地面部队的反攻作战。

对日军即将发起的反击，美军竟然毫无察觉。5月2日，第二十四军情报处长塞西尔·尼斯特上校忽然发现，对面日军的炮击数量和强度似乎减少了，详细测定发现敌火炮阵位在步兵对峙线以南14公里之外。尼斯特据此推断，日军炮兵阵地正在南撤，可能预示着敌人将实施一次总退却。巴克纳中将对尼斯特“敌人将撤退”的说法半信半疑，但他认为目前日军所采取的刚性防御策略，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发起大规模反攻。由此看出，日军此次反攻完全达成了战术上的突然性。

为了隐匿反攻企图，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精心伪装。当美军飞机实施白昼空中侦察时，日军后方无战斗区域一直悄无声息，所有准备工

作都在黄昏之后展开，到次日黎明告一段落。3日傍晚，日军各路反攻部队均已进入指定出击阵位。首里地下坑道内的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军司令官牛岛、参谋长长勇特意宴请作战部队的司令官，以壮声威。这些人包括第二十四师团雨宫、第六十二师团藤冈、第六十三旅团中岛、第六十四旅团有川、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铃木、第五炮兵部队和田及海军的大田，清一色的将级军官。简陋的木质餐桌铺上了洁白的绒布，酒水预备得非常充足，罐头食品也都经过军部厨师的精心加工。几杯酒下肚，所有人都变得异常兴奋，开始围绕当晚的反攻谈笑风生，好像胜利唾手可得似的。与宴会现场一帘之隔的作战室里，八原透过帘幕缝隙目睹了众将军觥筹交错、互祝胜利的滑稽一幕，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5月3日，威廉·斯利姆中将率英国第十四集团军光复不设防城市仰光，标志着缅甸战事进入清剿日军残部的收尾阶段。当天还有一项重大事件发生，李梅启动了第二阶段“饥饿战役”。美军从本阶段开始使用水压水雷，给日军的扫雷作业带来了更大难度。从3日到12日，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出动“超级空中堡垒”195架次，除继续在关门海峡补充布雷外，还在东京、大阪、神户等重要港口和濑户内海的主要航道投下了水雷1422颗，以期切断日本主要工业城市间的海上交通。本次作战取得圆满成功，由于濑户内海遭到水雷封锁，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驶来的许多船只，被迫改往九州或本州西北部港口卸货，海上航运效率大大降低。这对已濒临绝境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中送冰、火中送炭”。

为配合岛上日军的反攻作战，5月3日和4日，日军出动战机449架——其中“特攻机”160架——发起了“菊水五号作战”。3日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十号“站点”。当天傍晚时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美军“地狱猫”和“海盗”掉头返航，日军攻击机群趁隙杀出。驱逐舰“阿伦·沃德”号、“利特尔”号及4艘登陆炮艇遭到50多架日机的轮

番进攻。“阿伦·沃德”号接连被5架“神风机”撞中——其中3架携带炸弹——进水严重几乎沉没，舰上水兵45人阵亡、49人受伤。它随后被赶来救援的“香农”号驱逐舰拖往庆良间锚地维修。“利特尔”号遭到18架“神风机”的攻击，至少被4架飞机撞中。其中1架日机垂直撞在“利特尔”号舰体后部鱼雷发射管处，将驱逐舰的龙骨直接撞断，舰长麦迪逊·豪尔中校无奈下达了弃舰命令。在被第一架日机撞中仅12分钟后，18时55分，“利特尔”号在海面上完全消失，舰上水兵30人阵亡、79人受伤，随后赶到的“尼科尔森”号驱逐舰和LCS-83号救起了其余幸存者。同位于十号“站点”的LSM-195号也被日机撞沉，艇上水兵8人阵亡、16人受伤。此外，LCS-25号、LCS-14号也被相继撞伤。当天该“站点”的幸运者只有LCS-83号，它巧妙地避开了日机的3次撞击，毫发无损。

当天晚上，正在庆良间锚地加油补给的护航航母“桑加蒙”号也遭到了日军的攻击。19时33分，1架日机成功避开美军战斗机的拦截，一头撞上了“桑加蒙”号飞行甲板，它携带的炸弹穿透甲板在机库内轰然炸响。剧烈爆炸导致航母的飞行甲板隆起变形，停在附近的10架“地狱猫”起火燃烧，迅速蔓延的火势将暗夜中的“桑加蒙”号烧成了一团火球。在附近水域巡逻的“哈德森”号驱逐舰率4艘登陆炮艇前来援助，航母上的大火终于在22时30分被全部扑灭，舰上水兵46人阵亡、116人受伤。

4日黎明时分，在一号“站点”执勤的驱逐舰“莫里森”号、“英格拉哈姆”号及4艘登陆炮艇迎来了“约克城”号和岛上海军陆战队第二二四中队的32架战斗机，心中稍安。7时32分，一大群日机前来围攻。“莫里森”号战斗机引导官发出紧急呼叫，附近“站点”的友机纷纷火速前来支援，使空中护航的美军战斗机达到了48架，以至于美舰不敢肆意对空开火以免误伤友机。8时25分，1架零战突破美军战斗机的拦截，一头撞上了“莫里森”号的三号主炮塔。9分钟后，第二架

日机撞中驱逐舰的一个40毫米高炮组，并引爆了主炮弹药库，剧烈爆炸直接将一门127毫米主炮炸飞。几分钟后，第三架日机撞上舰尾后向前滑行，最后撞上四号主炮诱发了又一次大爆炸。舰长詹姆斯·汉森中校发出了弃舰命令，8时40分，“莫里森”号舰首朝天没入海中，152名水兵随舰沉没。另一架掠海而来的零战向“英格拉哈姆”号发起俯冲，在驱逐舰的左舷留下一个直径9米的大洞，舰上水兵14人阵亡、37人受伤。

十二号“站点”的“卢斯”号4日上午8时05分遭到2架日机的夹攻，第一架被击落在右舷30米外，第二架撞向左舷尾部的日机使驱逐舰在3分钟内严重右倾，舰长雅各布·沃特豪斯中校下令弃舰。8时15分，“卢斯”号在海上完全消失。由于下沉速度过快，通信系统失灵导致弃舰命令无法及时传递出去，轮机舱内的大部分水兵随舰沉没。屋漏偏逢连夜雨，3分钟后，“卢斯”号携带的深水炸弹在水下炸响，又使浮在水面上的许多水兵阵亡或负伤，一艘小小的驱逐舰上竟然出现了149人阵亡、94人受伤的惊人数字。当天，协助它执行警戒任务的LSM-190号也被撞沉，艇上水兵13人阵亡、18人受伤。

当天在十四号“站点”，日军“神雷部队”再次取得战果。大桥进中尉驾驶的“樱花”命中“谢伊”号驱逐舰的右舷，穿过舰体后在5米外的水中爆炸，造成水兵27人阵亡、91人受伤。轻巡洋舰“伯明翰”号也被1架日机砸中舰体前部，舰桥严重受损，主甲板被撕开一个长5米、宽6米的大洞，船体右舷向外凸起。日机携带的炸弹将医务室彻底摧毁，舰上水兵47人阵亡、4人失踪、81人受伤。这是“伯明翰”号继在奥古斯塔皇后湾和莱特湾海战后第三次遭到重创。当它在珍珠港完成大修8月1日重返战场时，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巧合的是，它的每次大修都是历时3个月。

在莱特湾经过短暂休整之后，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5月4日凌晨5时40分重返作战海域，他们得到了美军4艘护航航母的增援。罗林斯中

将决定改变战术，除日常空袭及在目标机场上空维持战斗巡逻之外，出动战列舰和巡洋舰对机场实施舰炮打击。此举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鼓舞水面舰艇上众多水兵的士气。虽然美军舰队中战列舰、巡洋舰沦为配角儿已经成为习惯，但他们的英国同行显然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上午10时整，“英王乔治五世”号、“豪”号率5艘巡洋舰驶出队列，2艘战列舰在23000米距离上对宫古岛的野原机场和平良机场发起炮击，巡洋舰则抵近16000米距离猛烈开火。英军水面舰艇上的水兵总算对日本人开了荤。

由于大部分重型舰只离队，能够为英军航母提供额外防空火力的就只剩下驱逐舰上的火炮了。上午11时31分，日军1架零战突然从积雨云中俯冲而下，“可畏”号的防空武器立即开火，日机依然从舰尾方向一头撞上了飞行甲板。撞击点附近燃起大火，不远处停放的1架“海盗”和10架“复仇者”被引燃，造成8名水兵阵亡、50人受伤。英军航母的装甲甲板显示出足够的坚韧性，只被撞出了一个长3米、宽0.6米的凹坑。损管和消防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舰上的火势12时54分得到控制，航速也由14节恢复到24节。损管队员用木头和混凝土修补了甲板上的破洞并在上面焊上薄钢板，“可畏”号17时就恢复了飞机的起降能力。当天“不挠”号也遭到2架日机的“特攻”，仅雷达天线轻微受损。美军驻英军舰队联络官本杰明·赫奇斯中校感慨地说：“如果我们的航母被日本人的神风机撞上，它很可能要回珍珠港待6个月。但如果神风机撞上了英国佬的航母，舰上就会传来命令，‘清道夫们，快拿起你们的扫帚吧’。”5月8日，英军航母舰队指挥官维安少将火线晋升海军中将。

4日0时刚过，日军出动60架战机轰炸了美军后方阵地。与此同时，在船舶工兵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佐藤小十郎少佐的率领下，日军左翼反登陆部队乘大发艇、独木舟或特攻艇从那霸出发，沿海岸向东北方向8公里的大山挺进。由于登陆点计算失误，反登陆部队在那霸北

方约4公里的小湾一带被美军巡逻艇发现。近海美军驱逐舰立即发射照明弹，暴露在海上的日军登陆部队立即招来了密集炮火的打击，主力部队被歼，仅少数士兵成功突围，在那霸以北10公里的伊佐上岸，天亮后遭到优势美军的围攻后全部战死。美军抓到的唯一俘虏是一只信鸽，海军陆战队员在放走时还在它的腿上绑了一封信：“我们把鸽子归还给你们，非常抱歉，我们不能把你们的爆破工兵也还给你们。”

日军右翼反登陆部队约500人早在3日20时就已乘70艘独木舟从与那原出发，目的地是东北6公里的津霸地区。他们在中城湾一带被美军巡逻艇发现，美军驱逐舰一边发射照明弹，一边用舰炮火力将日军独木舟全部击沉。几十名日军士兵挣扎上岸，立即遭到美军第七步兵师侦察连和第七七六坦克营的围攻，全军覆没。至此日军的反登陆作战完全归于失败，不但损失了大量兵员，所有登陆工具全部被摧毁。

4日凌晨4时50分，随着第五炮兵部队司令官和田一声令下，日军数百门火炮在寂静的暗夜里同时发出吼叫。伴随着空中划出的一道道亮光，美军一线阵地瞬间烟雾弥漫，炮声连天。在整个太平洋战争过程中，美国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日军如此猛烈的炮火，一些新兵干脆扔掉武器抱头鼠窜，军官大声叫喊也无法制止。日军炮击共持续了3个小时，打出13000发炮弹。气势恢宏的炮击，竟然使八原一度忘记了自己反对反攻的那一套理论。

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日军各路反攻部队纷纷钻出洞穴，在夜色和烟幕的掩护下向美军阵地冲去。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很快收到了前线发回的零星报告，诸如“我步兵第八十九联队正在向小波津北方高地斜面快速进击中”，“突破美军第一道阵地”。司令部地下坑道里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参谋长长勇频频举杯，一众年轻参谋纷纷击掌相庆。满脸通红的牛岛兴奋地找到了高级参谋：“八原君，我们是不是该把军司令部前出至前田高地了？”上午11时，兴奋过度的长勇迫不及待地向东京大本营、台湾第十方面军及联合舰队司令部发去了电

报：“我军攻势正在按计划顺利进展之中，右正面之敌似有动摇迹象，确信攻击定能取得成功！”

事实很快就会证明，在美军占绝对优势的立体火力打击下，那些离开洞穴或坑道工事的日军步兵简直不堪一击。中路先锋第二十二步兵联队第十一中队5时开始发起攻击，遭到美军第七步兵师第十七团交叉火力的扫射，中队长木口恒好大尉以下全体战死。跟随他们出发的联队主力天亮后遭到美军阻击，无法前进，只好在幸地一带转入防御。右翼第八十九联队第三大队在大队长和田博大尉的率领下进攻内间、挂保久内侧美军第七步兵师第三十二团的阵地，在冲过一片开阔地时遭到美军的火力覆盖，伤亡惨重。第十一中队在挂保久村全军覆没，中队长清冈良一中尉腹部重伤后举枪自杀。24岁的大队长和田的一条腿被齐根切断，成了“金鸡独立”。次日傍晚，和田召集重伤者围成一圈，引爆20公斤炸药集体自杀，他在1947年被追晋少佐军衔。丸地军次大尉率第一大队主力向美军第一八四团据守的小波津阵地发起猛攻，因后续部队无法跟上反被美军优势兵力包围，25岁的丸地自爆身亡，少许幸存者退往运玉森地区。日军第八十九步兵联队是以拥有诺门坎战斗经验的独立守备队改编成的“善战之师”，大队长皆为20岁出头的新锐少壮派军官，没想到反攻第一天两个大队就近乎全灭。

日军左翼第三十二步兵联队前方是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的阵地，村上乙第二十七战车联队的23辆坦克将协助他们进攻。拂晓时分，第三大队满尾安二率部在9辆轻型坦克的支援下进攻美军前田村南方第三〇六团阵地，一天激战后损兵约150人，只好退回原来的出发位置。协助他们攻击的坦克没有一辆跟着回来。

4日午后，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陆续收到前线发回的坏消息，诸如“我第八十九联队被压制在上原高地山脚无法前进”，“我部遭到敌舰炮和迫击炮的联合打击，死伤甚众”。军司令部内很快晴转多云，

除长勇大口大口喝酒之外，其他人都默不作声。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繁二提出孤注一掷，由他本人亲率旅团主力投入前线以打开缺口。八原认为，即使投入这支最后的新锐力量也不可能扭转战局，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日军各路反攻部队中，真正取得突破的是第三十二步兵联队伊东孝一第一大队的约600人，他们同样得到了战车第二十七联队的支援。伊东率部在黎明之前突破了美军防线，却被迎面射来的密集枪弹死死拦住。日军9辆轻型坦克冲上前去，瞬间被美军大炮一辆接一辆打成火炬。失去坦克支援的伊东决定继续发起攻击，率部朝预定目标，棚原附近的一座山头冲去，那里位于前田高地东北2400米处。经过浴血奋战，伊东率部连续突破美军的两道防线，艰难走完了通向棚原的1600米路程，5日5时抵达棚原155高地，天亮之前在山坡上构筑了一条弧形阵地。大泷康一少尉指挥的一支敢死队摧毁了棚原北侧的一座美军补给仓库。由于电报员在突击中战死，伊东于清晨6时向后方发出明码电报：“我部约450人于5日黎明占领棚原155高地。”这竟然是日军本次反攻取得的最大战果。

美国人很快发现了这支突入自己背后的孤军，第七步兵师第十七团立即围攻过来，副团长阿尔伯特·哈德中校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经一天激战，伊东大队艰难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双方阵地最近处仅50米。

除伊东大队被美军团团包围之外，其余各路日军反攻部队全线受挫。到5日中午，即使是极力主张发起反攻的长勇也已清楚，反攻完全归于失败。还在赌气的八原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时以轻蔑的目光扫视众人。所有人都低头不语，最后还是牛岛打破了尴尬，他朝八原招手道：“八原君，请过来一下。”

从长勇身前走过时，八原还不忘给参谋长敬了个礼，然后来到牛岛身前站定。“我受命出任军司令官从东京出发时，”眼中含泪的牛岛语气异常凝重，“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参谋总长再三叮嘱我，避免使用‘玉碎’战术。现在，我决心以现有兵力转入持久防御作战。贵官关于反攻必然招致失败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将不再像以往那样束缚贵官手脚，所有事情听凭贵官处理。为整理战线以达成我的新决心，请尽快制订撤退计划吧。”军司令部里到处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此时长勇已有了自杀之心。正如八原后来所言：“5月4日惨败留下的深刻创伤，哪怕用神药也无法医治。”

5日18时，终止进攻转入防御的命令正式下达。参与反攻的8个步兵大队中，7个被彻底打残，损失兵员约6000人。第二十七战车联队只剩下6辆中型坦克，被派往首里西北方向当固定炮台使用。刚刚投入前线的第一主力第二十四师团元气大伤，唯一完好的部队只剩下铃木的第四十四旅团，还是八原力排众议艰难保存下来的。5月6日，第四十四旅团从第六十二师团手中接过了首里以西地区的防御，至此牛岛已用完了所有预备队。最让八原头疼的是，第五炮兵部队在本次作战中损失惨重。被推出坑道的大炮因位置暴露，竟然有59门被美军反击炮火摧毁。因为打出去的炮弹完全无法得到补充，牛岛当晚命令和田，今后每天每门炮最多只能发射10发炮弹。与日军的损失惨重相反，美军遭到攻击的两个步兵师仅伤亡714人。在同一时间，陆战一师对牧港以西日军阵地的进攻损兵649人。可见谁率先发起进攻，谁就会付出比对手更大的伤亡代价。

随着撤退命令的下达，日军各路反攻部队迅速转入守势。他们本来就没有攻出去多远，执行撤退并不困难。只有攻得最远的伊东大队仍然坚守在棚原北方的小山上。6日上午，美军继续发起猛攻，伊东身边只剩不到300人，后续增援部队迟迟没能跟上来——他们注定不会来了。

黄昏时分，一块小石头飞进了伊东藏身的掩体。石头外面包着一张纸，上边写着报务员刚刚收到的命令，“情况有变，贵大队应向米内北侧转进”。在给数十名重伤员发放了用于自杀的手榴弹之后，伊东带着尚能移动的所有人摸黑在山脚下集合。7日3时30分，他们凭借暗夜的掩护悄悄南下，在通过纵深1600米的美军阵地时又倒下去30多人。黎明来临时，他们终于突围至146高地南方300米处，进入第二十二步兵联队的阵地后方。5月13日，牛岛特意向伊东大队授予“感状”，其中出现了“毙敌千余”的夸张字句。据说连远在东京的裕仁都知晓了伊东大队的“光荣事迹”。5月23日，陆军省授意东京的各大媒体对伊东大队进行了专题报道。

日军反攻以惨败收场，巴克纳中将下令乘势发起全线进攻。他告诉手下的军长和师长，希望他们再用两周时间攻占首里。右翼的陆战一师一团猛攻60高地，这是日军防线最西端的一处主要阵地。双方在6日到9日展开激战，山头两次易手，陆战队员才最终占领了这座山头。在他们左侧，陆战第五团以坦克和步兵协同杀入阿波茶镇以南复杂地形的区域。在东海岸，陆军第七步兵师第一八四团于5月7日占领被日军放弃的我谢高地，8日开始向锥形山发动猛烈进攻。中路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继续沿五号公路推进，打垮了日军在沿途山岭上的疯狂抵抗。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已经被鲜血染红的前田高地。在美军不要命的轮番攻击之下，日军渐渐不支，志村当初带来的600名援兵只剩下不到150人，而且多数人身负重伤。5月9日，第六十二师团藤冈向守军下达了撤退命令。当天午夜时分，贺谷率独立步兵第十二大队、第十四大队残部钻出洞穴，向平良町方向“转进”。倔强的志村拒绝撤退，他死也要死在大部分部下战死的地方。师团司令部派人给他送来一封信：“要死也要找个值得死的战场。”志村把命令告诉大家，自己则要留下来坚持打游击。“想留下的跟我留下，我们要在这个山头上坚

持到死。”志村率约50人转入地下洞穴，其余人按命令后撤。前田高地终于落入美军之手。

5月8日，后方传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重大喜讯。正午12时，冲绳前线美国所有陆海军大炮朝距离最近的日军阵地连发三炮以示庆祝。看上去兴奋似乎只属于欧洲战场的官兵和华盛顿高层，太平洋战场的参战者所能做出的反应不过是苦笑或者耸耸肩而已。对他们来说，欧洲战场是那么遥远，不可能跟眼前的尴尬处境发生直接关系。虽然德国投降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部队和装备前来支援，但那些听起来令人兴奋的事情要很久以后才能到来。陆战一师的一名军官对此感慨地说：“德国人战败，没有改变我们的战线位置及脚下泥土和天空的颜色，也没有改变我们每个人斗篷里的弹药数量。”另一名陆战队员则说：“纳粹德国远在欧洲，那里和在月亮上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飞行员戈登·罗伯森也说：“毫无疑问，我们在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个好消息。但是没有人因此庆祝，也的确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战场，我们还有许多恶仗要打呢！”在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唯一感到惊讶的是德国人竟然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才缴枪投降。他认为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对解决太平洋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帮助，同时确信在更多的部队从欧洲调来之前，自己依靠封锁和轰炸就能够迫使日本人投降。

5月9日，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再次出动舰载机，对先岛群岛的日军机场实施轰炸。16时45分，舰队以西35公里外发现了掠海而来的不明目标。4架“海火”飞往距舰队24公里处截击敌机，却被敌机群中的1架飞机引开。虽然这架诱敌日机很快被“海火”击落，但其余日机得以继续向英军舰队逼近。1架日机突破舰队防空火力网，一头撞上了“胜利”号飞行甲板，它携带的炸弹轰然炸响。损管部门迅速扑灭了撞击点附近的火势，但日机的撞击还是造成飞行甲板下陷，弹射器受损无法工作。几分钟后，又一架日机冲进停放在甲板后部的机群，4架

“海盗”被当场炸毁，造成4人阵亡、15人受伤。第三架对“胜利”号发起俯冲的日机在最后一刻转向“豪”号战列舰，因多次中弹坠毁在舷侧90米外。第四架日机一头冲入停放在“可畏”号飞行甲板后部的舰载机群，爆炸及诱发的大火摧毁了18架飞机。所幸“可畏”号舰体损伤轻微，仅15分钟后就恢复了飞机起降能力。

为提高舰队应对日军“神风特攻”的能力，罗林斯中将决定改变巡航阵形，同时借鉴友军的做法在舰队西北和西南方向20公里处设置了雷达警戒哨。他们不像美国人有用不完的驱逐舰和登陆炮艇，每个“站点”只能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

尽管在前5次“菊水作战”中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日军“神风特攻”队员并未因此丧失战斗精神。5月10日，宇垣下令发起“菊水六号作战”，奉命出击的217架飞机中有104架是“特攻机”。当天在十五号“站点”巡逻的驱逐舰“埃文斯”号、“哈德利”号及4艘登陆炮艇率先遭到攻击。虽然他们得到了“香格里拉”号16架“海盗”和海军陆战队第三二三战斗机中队2架“海盗”的支援，却依然无法挡住日军的凌厉攻势。“哈德利”号舰尾被1条“樱花”击中，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迅速蔓延的火势引爆了主炮弹药库，舰长巴伦·穆兰尼中校下令弃舰，自己却率50名水兵留下继续挽救徐徐下沉的船。他成功了！重伤的“哈德利”号被拖回伊江岛，之后辗转回到美国，后因伤重做报废处理。日军的攻击导致舰上水兵28人阵亡、67人受伤。

在8时30分之后的15分钟时间里，“埃文斯”号先后躲过了7架日机的撞击，其间舰长罗伯特·阿彻中校还成功避开了1条鱼雷。“埃文斯”号的好运到9时07分戛然而止。日军1架“彗星”撞上驱逐舰左舷舰首吃水线处，导致前部舱室进水。4分钟后，又一架日机撞在左舷吃水线以下部位，海水汹涌灌入了后部轮机舱。第三架日机发起垂直撞击，它投下的炸弹摧毁了前部的两个锅炉舱。最后一架日机从右舷发起撞击，剧烈爆炸引发的大火足足有数十米高。接连遭到4机撞击的

“埃文斯”号仅失去动力，被前来救援的拖船“阿里卡拉”号、“科瑞”号拖回伊江岛锚地，舰上水兵30人阵亡、29人受伤。

由于雷达哨舰成功吸引了日军的大部分注意力，美军航母、战列舰和巡洋舰等大型舰船很少遭到直接攻击。但百密难免一疏，10日上午，终于轮到米切尔中将的旗舰“邦克山”号中枪了。日军第七昭和队的6架零战——每机携带1颗250公斤炸弹——盯上了它。9时20分前后，美军密集的防空炮火先后击落了高桥三郎少尉、筱原惟则少尉、皿海彰一等飞曹的零战。10时04分，安则盛三中尉（毕业于旅顺师范学校）和小川清少尉（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零战借助低云掩护，在美军炮手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前突然蹿出。安则的零战率先被美军防空炮火击中，但他依然驾驶燃成火球的飞机向“邦克山”号发起俯冲，他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飞行甲板，穿透左舷在舷侧爆炸。完成投弹的安则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驾机冲入甲板后部由34架完成加油挂弹的“海盗”排成的机队之中，引发了连环爆炸和冲天大火。仅半分钟之后，小川驾机掠海向“邦克山”号最脆弱的舰桥和升降机接合部发起撞击，并在10时10分发出了诀别电报：“我正必中敌空母突入中！”小川投下的炸弹穿透飞行甲板在机库内炸响，停在附近的飞机、航弹、燃油被相继引燃，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殉爆将无数水兵炸得血肉横飞，数百人被大火逼到舷外通道和高炮走廊上等候救援，或者直接纵身跃入大海。

“邦克山”号上大火肆虐，快速升腾的滚滚浓烟足足超过了300米。不远处的“企业”号上，战地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如此描述遭受重创的友舰：“军舰整个后部都陷入无法控制的烈火之中，看上去它很像新闻短片里燃烧的油井，只是更加猛烈——因为大火是由高度提炼后的汽油和未发射的弹药引燃的。翻滚的黑烟从舰尾升起，猛烈地喷吐着橙红色的火舌。耀眼的白光不停从中闪现，那是燃烧的飞机或炮位上的弹药被引爆了。在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里，烈火完全没有减

弱的迹象。随着受伤舰体内发生更多的爆炸，火势更加贪婪地向舰体前部蔓延。”就在航母上的水兵匆忙救火之际，10时18分，茂木忠少尉（毕业于台北帝国大学）突然驾机冲向“邦克山”号舰桥，被航母和护航驱逐舰的高射炮手联手击落。日军第七昭和队全军覆没。

剧烈爆炸溅起的弹片飞入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部所在舱室，杀死了3名军官和10名水兵，其中也包括米切尔的军医官雷·海吉上校。当灾难突然降临时，机库里的很多人没来得及爬上梯子就窒息而死。最不幸的当数第八十四战斗机中队，22名正在待命室里接受任务的飞行员全被烧死在里边。阵亡人员实在太多，医务人员不得不在单个尸袋里装上两具尸体。轻巡洋舰“威尔克斯·巴里”号冒险撞向“邦克山”号右舷炮座，以使被困在里面的高炮手可以直接逃生到巡洋舰上，另有4艘驱逐舰驶近帮助救人灭火。经历了8个小时灭火和抢修之后，面目全非的“邦克山”号终于免于沉没，舰上水兵353人阵亡、43人失踪、264人受伤。由于飞行甲板损毁严重，“邦克山”号之前放飞的战机全部由“企业”号收容。所幸航母轮机舱和发电机大部完好，“邦克山”号仍能以20节速度徐徐向乌利西环礁返航。

舰上大火被扑灭之后，美军水兵意外发现小川飞机的残骸还停在舱底，因一半淹没在水中而躲过了大火。美军潜水员罗伯特·休克发现，舱内小川的遗体保存完好，就像睡着了一样。休克取下了小川身上的怀表、合影照片、降落伞扣和少许日元，并保存这些遗物一直到2000年11月7日他去世。2001年3月27日，休克的孙子通过公司上司的日籍妻子联系上了小川亲属，在旧金山将小川的遗物归还给他们。

15时，米切尔将舰队指挥权暂时移交第三大队司令官谢尔曼少将，率幸存幕僚离开“邦克山”号前往“企业”号上立足。后者是5月3日结束维修后离开乌利西环礁，6日刚刚加入第三大队的。记者亚当斯如此描述艰难爬上“企业”号的米切尔：“他看上去又老又累，简

直就要发疯了。他轮廓鲜明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就像是河川侵蚀过的尘暴旱区一样——但他的双眼闪耀着复仇的火焰。”

“企业”号舰长格罗弗·豪尔上校和主任参谋威廉·卡布勒中校腾空了一些舱室，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暂时安顿下来。除身上的那身军服之外，米切尔的其他行李全烧光了。次日，“邦克山”号为超过300名阵亡水兵和飞行员举行了海葬，斯普鲁恩斯特意前来参加了仪式。“邦克山”号依靠自身动力于14日抵达乌利西环礁，后经珍珠港于30日进入布雷默顿海军船厂大修，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能出来。

由于岛上机场迟迟无法完全投入使用，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始终被牢牢钉在冲绳岛近海，机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战役期间，日军曾集中发起过10次“菊水特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余时间里就无所事事。只要天气允许，他们每天都会组织小批飞机出击，前来跟踪并寻隙攻击美军舰队，投下鱼雷、炸弹或直接实施撞击。从4月6日到6月22日，零星出击的日机数量高达4109架次，其中自杀机917架次。虽然大部分日机会被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美军战斗机拦截并击落，但少量漏网之鱼向航母或战列舰发动俯冲的事情仍时有发生。那些在甲板下方如轮机舱执勤的水兵尤其紧张，统计表明，他们的伤亡率要高出许多。因为不能及时撤出，他们很容易被大火围困或被浓烟直接熏死。米切尔抱怨说，自己的舰队已经成了“日军航空兵的死靶子”。持续长时间高度紧张让人变得暴躁和易怒。舰队里的一个公开秘密是，许多水兵会到弹药库里偷喝高酒精度的“鱼雷汁”来麻醉神经。舰队医生提醒说，水兵和飞行员中患疲劳症的人很多，如得不到及时休整或轮换，将会导致操作事故急剧升高，进而大幅度降低战斗效率。

相对而言，这些大型舰只上的人已经很幸福了。最辛苦的当数那些雷达哨舰上的官兵，他们昼夜在战位上执勤，吃厨房送来的速成食品如三明治或熟鸡蛋，一杯接一杯地喝浓咖啡。“压力大到让人几乎

无法忍受，”登陆炮艇的一个艇长说，“我们衣服又脏又破，浑身散发出难闻的臭味，眼睛血红。船上乱得一塌糊涂，到处堆满了射击后留下的空弹壳。我的脸上被燃烧的火药颗粒烧出了无数麻点，因为有一门厄利孔高炮就在距我仅3码的地方不停地开火。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遇上坏天气，这大概是抵御日军神风特攻最有效的手段了。”另一艘炮艇上的一名水手说：“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战友们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脸红脖子粗。一次，有人把扳手掉在了甲板上，发出‘咣当’的声响，我就像被高压电打到那样蹦了起来。”

对日军的“神风特攻”不太厌烦的很可能是那些美军战斗机飞行员。大批日机前来攻击，给他们刷新数据提供了绝佳机会。特别是最近上阵的日军飞行员大都属于菜鸟中的菜鸟，他们能够驾驶飞机飞出来已经算很不错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格斗技术。他们驾驶的大都是一些老旧的机型，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教练机，和美军彪悍的“地狱猫”和“海盗”根本不属于一个等量级的选手。日军著名的“神雷部队”装备的一式陆攻机早已过时，又因挂载了沉重的“樱花”变得更加笨拙，它们不被击落的唯一希望就是不被美军飞行员发现。11日当天，“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可谓战果丰硕。早在国内训练期间，尤金·瓦伦西亚海军中尉——空袭特鲁克时声称如果“地狱猫”会做饭就娶它当老婆的那位——就精心挑选了3名同伴，组成了一个精锐四机小队。狡猾的瓦伦西亚经常自掏腰包请航空基地的人喝酒，以此换取更多燃料进行训练。他的小队每人每月的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个小时，这是美国海航战斗机飞行员平均训练时间的3倍以上。由于瓦伦西亚小队成员个个技艺高超，他们获得了一个“空中马戏团”的别致绰号。在11日的战斗中，“空中马戏团”共击落日机10架，使他们在“冰山行动”中的总战绩达到了43架，其中34个战果来自最近的3场空战。1943年到1944年瓦伦西亚随“埃塞克斯”号作战时已经取得了7个战果，这样“马戏团”的总战绩就达到了惊人的50架：哈里斯·米切

尔10架、克林顿·史密斯16架、詹姆斯·弗伦奇11架和瓦伦西亚23架。他们因此成为美国海航最成功的一个小队。当天的战斗结束后，“约克城”号的摄影师专门给他们拍照以示留念。

如果真要在舰队中找一个不太忙的人，那自然非斯普鲁恩斯上将莫属。这位“冰山行动”的总指挥仍和往日一样坚韧镇定，宠辱不惊。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的海军上将每天都要在战列舰甲板上悠闲散步长达数个小时。即便“新墨西哥”号的火炮彻夜轰鸣，他也一样能睡得很香。一天晚上，日机突然来袭，一名年轻的值班参谋急匆匆跑进司令官舱室把上将叫醒，惊讶地报告说敌机来了。斯普鲁恩斯摸着惺忪的眼睛反问道：“那我现在能做些什么呢？”年轻参谋认真想了想，说：“好像也没什么事情需要您做的。”“那就好。”说完这话，上将躺下去继续呼呼大睡。后来他这样解释说：“我能设法睡着，是因为火炮射击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并非所有时间里都是如此。有时军舰上会有很长时间的平静，然后突然打出去数发炮弹，这往往是最烦人的。”

第五舰队司令部资深军医戴维·威尔卡茨博士——他是尼米兹为保证斯普鲁恩斯的健康特意派到前线来的，实际相当于上将的私人医生——回忆起4月底发生过的一件事儿。当时斯普鲁恩斯和几名参谋站在后甲板上，看到一群日机从西北方向飞来。1架“特攻机”向“新墨西哥”号发起俯冲，大家纷纷躲进舱室寻求掩护，只有斯普鲁恩斯站在栏杆旁边，用望远镜观察冲过来的敌机，连腰都没有弯一下。日机被战列舰上的高炮摧毁坠落海中，“最近的碎片距我们真的只有几英尺远”。威尔卡茨抱怨司令官不该这样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斯普鲁恩斯对他说：“博士，你如果是个好的长老会信徒，就会知道除非轮到你死，否则是不会有危险的。”

斯普鲁恩斯的话很快得到应验。就在“邦克山”号的悲剧发生仅仅一天之后，他的新旗舰“新墨西哥”号也不幸中招。当时这艘战列

舰刚刚在庆良间锚地补充完弹药，正在返回渡具知近海的途中。19时刚过，2架日机低空掠海从舰尾方向飞来。1颗127毫米炮弹准确命中第一架日机，它坠落在“新墨西哥”号左后方400米处。第二架日机在密集的高射炮火中穿行，绕了一圈后一头撞上了战列舰右侧前桅后部。机上携带的炸弹轰然炸响，飞机残骸直接冲进烟道，在烟囱壁上撕开了一个长9米的大口子。航空汽油罐开裂引发的大火吞没了舰岛，40毫米和20毫米高炮炮弹从炮位护栏处掉落，滚进烟囱后相继爆炸。损管和消防队员迅速行动起来，大火在1个小时内被全部扑灭。

突如其来的攻击导致舰上一片混乱，人们惊讶地发现司令官失踪了。参谋长戴维斯少将和副官巴伯少校匆匆赶到了指挥舰桥，但是斯普鲁恩斯不在那里。他们最后在二层甲板上找到了上将，他正手持一根水管和水兵一起灭火呢。巴伯后来回忆说：“将军就像他常常做的那样，总会从容不迫地把手头的事情做完。”威尔卡茨博士忍不住击节赞叹：“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勇士！在战斗中，他沉着、勇敢，拥有必胜的信心。某种程度上能够让身边的人获得勇气和慰藉。他镇定自若的神态鼓舞人心，我为此感到很自豪，很欣慰。而且我敢肯定，在斯普鲁恩斯将军的领导下，第五舰队是不可战胜的，冲绳岛必将为我军攻陷，日本也必定像德国那样以战败收场。我们必将赢得这场悲惨的战争！”

日机的攻击导致“新墨西哥”号水兵55人阵亡、122人受伤。虽然烟囱被撕开了一个“大得可怕的洞”，但航行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斯普鲁恩斯告诉参谋长，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更换一次旗舰：“我相信，我们可以留在这里，完成修复后继续战斗。”第二天上午，斯普鲁恩斯写信给他的前任参谋长查尔斯·穆尔上校：“高炮开火时我正准备到舰桥去，于是我就走向二层甲板的隐蔽处，没走多远我们就被击中了。从我所在的地方通往舰桥的两条路刚巧都被飞机和炸弹打到了，所以我没有走过去实属万幸。”和以往一样，第五舰队司令官在

评论敌人的战术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自杀机是一种有效的攻击武器，我们绝对不能低估。我不相信那些没有在它们作战范围内待过的人，能体会到它对舰攻击的巨大潜力。”

根据参谋长伯克和作战参谋弗拉特利的建议，米切尔于11日亲率两个特混大队前往攻击九州和四国的日军机场。5月12日是“企业”号服役七周年的纪念日，当晚航空大队长比尔·马丁中校发动了战争中第一次夜间轰炸，出动16架“复仇者”攻击了九州的日军机场，击落日机8架。13日晚，“企业”号的夜航战斗机又击落4架敌机。在两天的攻击行动中，美军声称至少有72架日机被击落，另有73架被击毁在地面上。

14日清晨6时23分，“企业”号刚刚完成夜航战斗机的收容，雷达屏幕上就出现了敌机的影踪。来袭日机约有26架，其中16架陆续被空中巡逻的战斗机击落，另有6架毁于航母和护航舰只的防空炮火。6时50分，“企业”号的雷达发现远方出现一个孤零零的“幽灵”，距舰约36公里，方位西南200度，高度2600米。舰上高炮一齐指向了这个方向，很明显那是1架零战。7分钟后，那架日机突然冒着至少55门高炮的炮火以30度角向“企业”号发起攻击，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俯冲。日机显然已经中弹，机尾拖出长长的火焰和黑烟。但它依然无所畏惧地朝航母猛扑过来，一头撞在了“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上，发出惊雷一般的巨响。一道强光闪过之后，航母的飞行甲板翘起，长达40米的一块钢板像香蕉皮一样翻卷起来。爆炸将重15吨的升降机抛入120米高空，剩余部分轰然落入机库之中。这惊险的一幕被右侧“华盛顿”号战列舰上的摄影师永远定格。舰上25架飞机被摧毁，滚滚浓烟喷涌而出。

自1943年以来，约翰·蒙尼少校就在“企业”号上服役，说他是美国海军最出色的损控军官一点都不为过。危急关头，蒙尼率领身穿石棉服的损控和消防队员冲入烟雾之中，仅17分钟“企业”号就赢得

了胜利，火势最猛烈的部分得到有效控制。2个小时后，船上的大火被完全扑灭。舰上水兵14人阵亡、68人受伤，被爆炸气浪掀入大海的8个人被“沃尔德伦”号驱逐舰及时救起。其间在8时03分，又有2架零战向“企业”号发起攻击，均被击落。10分钟后，“企业”号还忙里偷闲击落了1架正在向“巴丹”号俯冲的零战。8时17分，最后一架从舰尾方向发起俯冲的零战同样被击落。

战斗至此告一段落，“企业”号显然受到了严重伤害。虽然修复破损甲板和升降机至少需要几周时间，但毫无疑问，“大E”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再次渡过危机，大难不死——只有它才真正称得上“永不沉没”。美军一些资深军官对此感慨说，“企业”号是在时间相对宽裕的和平时期建造的，那时每艘船“都像制作竖琴那样精雕细刻”，此言不虚也。

升降机中的海水被抽干之后，水兵们找到了那架该死的零战。日军飞行员的尸体几乎完好无损，水兵从他身上找到了身份证明和卷在一起的几张日元。这名飞行员是日本海军第七二一航空队第三〇六战队的富安俊助海军中尉，和3天前撞击“邦克山”号的小川清都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两人也都是22岁。当天下午，美军为阵亡水兵和富安一起举行了海葬仪式，他被装入空气垫从船尾抛入大海。损管队员诺曼·扎夫特收藏了富安机的残留碎片和螺旋桨的一部分。50年后，他决定把这遗物归还富安的亲属。2003年7月上旬，遗物被送往东京交给富安的后人，今天被收藏在筑波海军航空队纪念馆。

15日清晨，米切尔率伯克及众幕僚登上了“伦道夫”号，这是他5天内更换的第三艘旗舰。在艰难攀上“伦道夫”号的舷梯时，他转头对作战参谋弗拉特利中校说：“吉米，告诉我的特混大队的指挥官们，如果日本佬再这样搞下去，我的头上马上就要长头发了。”博根少将慷慨地借给他们几名参谋军官。

富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终结了“企业”号九死一生的战斗生涯。开战之初，和它并肩战斗在太平洋上的大部分姊妹——除大部分时间都在船厂维修或去英国人那里串门儿的“萨拉托加”号外——都已瞑目于大海，它的首批对手也都悉数毙命，最后一个毁灭者“瑞鹤”号沉没于恩加诺角海域，只有“企业”号依然傲然屹立于大海之上，现在围在它身边的全是一群“新兵蛋子”。

5月30日，受伤的“企业”号缓缓驶入了珍珠港。两支军乐队在岸上奏乐，港内所有舰船拉响汽笛，欢迎英雄的归来。珍珠港距离前线如此遥远，看到“企业”号身上的累累伤痕，人们仿佛才意识到战争尚未结束。48小时后，完成加油补给的“企业”号出海向东北方向驶去，6月7日抵达布雷默顿海军船厂。维修工人以一面升到578英尺的三角旗帜欢迎它回家。从1943年11月1日离开这里算起，“企业”号已经出海征战了578天。

和以往每次受伤都能很快重返前线不同，“企业”号这次彻底休息了。在长达三年半的战斗生涯中，“企业”号参加了除珊瑚海海战——彼时它正护卫“大黄蜂”号上的杜立特前往执行空袭东京的危险任务——和围剿“大和”号的坊之岬海战之外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它的战斗航程达到442475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转11圈。它共击沉敌舰71艘，击伤192艘，击落敌机911架，损失384名官兵，在所有航母中排在“富兰克林”号、“邦克山”号之后，列第三位。它是同时获得过海军部队嘉奖和总统集体嘉奖的唯一一艘航母，它获得了20颗战斗之星，位居所有舰船榜首——并列第二的是获得17颗星的重巡洋舰“新奥尔良”号和“旧金山”号，并列第四的是获得13颗星的航母“埃塞克斯”号和战列舰“华盛顿”号。1995年5月15日，美国国防部特别向“企业”号追赠了第十六特混舰队嘉奖。它的功绩，美国海军中没有任何一艘军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938年10月3日下水时，行掷瓶礼的前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的夫人露西，曾用莎士比亚《奥赛

罗》中的名言为“企业”号壮行：“希望她也能怀着荣耀宣誓，我曾为国尽过绵薄之力。”事实证明，“企业”号的确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多。

长期征战海上使“企业”号为美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人才。曾经在“企业”号服役的水兵中，有2人晋升海军上将，其中托马斯·摩尔上将1970年到1974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海兰德上将1967年到1970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晋升中将有刚刚提到的比尔·马丁和吉姆·弗拉特利，晋升少将有中途岛海战的英雄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麦克斯维尔·莱斯利、伯尔尼·斯特朗和道格·拉梅奇。美国海军有多达44艘舰船以“企业”号水兵的名字命名，其中中途岛海战中阵亡的兰道夫·霍尔德中尉和詹姆斯·谢尔顿少尉的名字分别被使用过两次。最近一艘是2004年服役的“平克尼”号导弹驱逐舰。在圣克鲁斯海战中，“企业”号的黑人厨师威廉·平克尼从燃烧的锅炉舱中奋勇救出了一名同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功勋战舰“企业”号未能出席最后的投降仪式，实属遗憾。它最后出海担负的任务，是运送在海外服役的美军士兵回家，此即规模宏大的“魔毯行动”。“企业”号分4次共运回了13779名官兵。1946年5月，“企业”号进入干船坞待命。此时1938年登舰的首批船员中有4人还在，他们是山姆·布鲁尔、斯坦利·卡特、詹姆斯·马丁和拉尔夫·塔克。最后一位离开者是塔克。当第十四任舰长康拉德·克雷文中校送给他一块纪念手表并请他发表感想时，塔克一言未发，在这里度过的8年半时光的确无法用语言表达。1947年1月，第十五任也是末任舰长里维斯·戴维斯中校从克雷文手中接过了“企业”号的守护任务。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大规模削减军备，“企业”号的前途也未可知。与那些新建航母相比，它舰体太小，无法满足供新型喷气式飞机起降的需要。那24艘新型埃塞克斯级航母尚无法处理，新一代的中途

岛级航母已经下水，对爷爷舰“企业”号进行大幅度升级改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947年2月17日，“企业”号被宣布退役并封存。此前，“企业”号的一些老兵和国内民众建议将它永久保留。1945年8月，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向总统建议，以战争纪念馆的形式保留功勋战舰“企业”号，杜鲁门表示同意。当时美国海军还没有保留军舰的传统，海军部先后向纽约、新奥尔良、波特兰及西雅图等地提出了捐赠“企业”号的意向，都被以维护成本过高为由婉言谢绝。1948年11月，新任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只好向杜鲁门提出延迟捐赠计划。金凯德上将1950年退役时，还特意选择在自己的老旗舰“企业”号上举行典礼。

1956年10月2日，美国海军宣布“企业”号正式从海军名册上除籍，准备拆解出售。这在“企业”号的老兵中引起了轩然大波。1942年到1946年在“企业”号上担任损管队员的佩德罗·桑多瓦尔回忆说：“听到她将被卖给拆卸公司的消息之后，我哭了。”另一名队员艾德·苏乔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觉是“撕心裂肺”。以哈尔西为主席的“企业”号老兵组织第一时间向海军部和国会提出抗议。哈尔西曾对新闻界说，“有生之年一定要保住我的老旗舰”，但他很快因心脏病突发退出了前台，只保留“名誉主席”的虚职。1957年5月22日，美国参议员、“企业”号老兵沃伦·麦格努森向国会提出了第九十六号联合决议案，要求海军部将“企业”号转交给老兵组织，在华盛顿特区永久保留。这项议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生效。但决议案同时要求老兵组织必须在半年内筹募到200万美元，以支付舰艇的保存费用，否则海军部将在半年后出售“企业”号。

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筹款行动最终失败。老兵组织最终与海军部达成协议：放弃保留“企业”号，正在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必须以“企业”号命名；老兵组织以10万美元在海军军官学院体育馆竖起有舰上特有的三角桅标志的“‘企业’号塔”，海军部向老兵组织捐

赠“企业”号可以作为纪念的相关物品。但由于“企业”号的拆解地点位于新泽西州科尼市海军后备船厂，航母必须通过布鲁克林大桥的高度限制才可抵达，“企业”号的三角桅因此被提早拆毁，保存桅杆的希望最终落空。1958年7月1日，“企业”号以561333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纽约利普塞特公司，同年秋季开始拆解。看到服役多年的战舰粗大的龙骨被切成一块一块废铁搬走，“企业”号老飞行员阿尔文·克尔南痛不欲生：“听到有人叫卖糖果盒冰激凌，孩子们便会跑过去……这种做法真的很丢人。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位真正的淑女，一名无所畏惧的战士！我不想看到她被拴在那里的样子。”1960年3月“企业”号的拆解结束，一代名舰就此香消玉殒！

虽然最终未能保留下来，但“企业”号的舰名和战斗精神依然与世长存。1961年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就以“企业”号命名，首任舰长文森特·波伊克斯上校曾是瓜岛战役期间“企业”号第六战斗机中队的上尉飞行员。波伊克斯将老“企业”号的5个舷窗安装到新舰上，代表“企业”号的战斗精神代代相传，永不泯灭。“企业”号在圣克鲁斯海战中升起的那面战旗，今天被存放在彭萨科拉国家海军航空博物馆。2000年12月，刻有“企业”号名字的尾板被捐赠给新泽西州溪谷镇，它的舰钟也被海军军官学院永久保存。

5月22日，伤愈复出的美军航母“提康德罗加”号抵达乌利西环礁，加入在那里临时休整的第四大队。一艘航母的临时加入此时已经算不上大事，但舰上战斗轰炸机中队中队长波特·麦斯威尔中校的座驾绝对值得一提，它是格鲁曼公司生产的第一万架“地狱猫”。这架具有特殊意义的飞机还在生产线上装配时就已得到了特别关照。它的机尾挂着一个小圆桶，飞机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就会往圆桶里扔一些零钱，数量不限。最终积攒下来的几百美元将作为福利基金，赠予接受这架飞机的飞行中队。第八十七航空大队特意在“提康德罗加”号的飞行甲板上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格鲁曼公司的代表拉尔夫·克

拉克将工人捐献的现金亲手交给了麦斯威尔。顺带提一句，尽管进入1945年后美国各大飞机制造商都刻意减少了生产量，“地狱猫”的总产量还是达到了12681架，略低于B-17的12731架。由于有了威力更大的B-29，B-17在1945年4月9日已经停产。

到5月上旬，美军马里亚纳群岛的军火库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燃烧弹。5月11日，尼米兹主动叫来了每过几天都会来发一通牢骚的李梅，告诉他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攻击日军九州机场的任务解除，B-29可以用全部时间去干那些“焚烧城市、烧死普通平民的事儿”。尼米兹私下里对这种作战方式并不赞成，他认为通过海军舰艇特别是潜艇封锁就可以迫使日本投降，如果B-29能协助实施空中布雷那就更完美了。

尼米兹终于开恩放行，李梅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就在“企业”号受伤退出战斗的5月14日，李梅命令4个轰炸机联队全部参战，出动480架B-29昼间对名古屋投掷燃烧弹，一举摧毁了8平方公里城区。日军70架战斗机升空迎战，仅击落1架B-29，但因日军高射炮火或机械故障损失的美机多达11架。恼羞成怒的日军将11名跳伞被俘的美军飞行员送上军事法庭，7月12日，他们以“无差别轰炸”为罪名被集体处死。5月16日夜间，450架B-29再次造访名古屋，烧毁了18平方公里城区，城内多个飞机制造车间被摧毁。名古屋总计1/4的区域被彻底抹平。经过对侦察机拍回照片的分析，李梅和参谋们认为，这座城市已经不值得再浪费炸弹了。

从5月13日开始，美军“饥饿行动”第三阶段正式拉开序幕。本阶段主要针对濑户内海遭封锁后，日本船只改往九州或本州西北港口卸货的实际状况，集中在上述港口或通往这些港口的重点航道上布雷。截至6月6日，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209架次，布下水雷1313颗，当月就炸沉日本运输船80艘。从本阶段开始，美军使用了一种新开发的低频音响水雷，给日军扫雷作业带来了更大难度。鉴于水雷带来的巨大威胁，日本无奈于5月14日、23日、27日相继

关闭了清水、横滨和东京港，使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运往日本的物资数量急剧下降。

冲绳岛上，美军第二十四军军长霍奇少将5月11日在视察完前线后发现，尽管各路攻击部队离他设定的目标线还有一段距离，但好歹已经拿下了许多日军阵地。总体来说，美军基本巩固了从东海岸和宇庆到西海岸安谢川口的一线阵地。在付出损失超过2万人——包括非战斗减员——的惨重代价之后，美军终于将阵地推进到前田、幸地和安波茶一线，后方通往渡具知滩头的补给线更加安全。但首里要塞令人生畏的高大堡垒仍然矗立在前方，要想拿下它，还需要更多更艰苦的战斗。从这一天开始，美军第十集团军几乎将所有兵力都投入了南方战场：西边是第三两栖军的陆战一师和陆战六师，东边是第二十四军的第七十七步兵师和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七步兵师留作预备队。开战以来一直表现不佳的第二十七步兵师执行守卫岛北已占领区域并肃清残敌的次要任务。

在战线最西端，陆战六师在第二十二团二营营长霍雷肖·伍德豪斯中校命名的糖块山——日军则称“安里五十二高地”——被死死拦住。驻守此地的日军是刚刚顶上一线的生力军，美田千惠藏大佐的独立混成第十五联队。这座由珊瑚岩和火山灰构成的山岭长约270米，高30米，其两侧分别由半月山和马蹄山拱卫，形成了易守难攻的三足鼎立之势。陡峭的悬崖几乎全部被日军挖空，到处布满了隧道和射击孔，所有试图接近的路线均被日军多重交叉火力覆盖。对阵双方都非常清楚，这里是首里防线的关键环节。如果能够突破此地，前方便是一片坦途，美军就可以对首里要塞实施包抄迂回。牛岛和长勇从首里观察所可以清晰看到发生在这里的战斗。美军每发动一轮新的进攻，他们就会向这里调入新的增援部队。交战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以至于美军舰炮和舰载机无法对地面进攻部队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日军的炮火支援竟然如此得力，陆战六师官方战史承认：“敌人炮火的准确

和协调程度极其出色，为太平洋战场首次遭遇。”一名陆战队员夸张地形容“日本人甚至能将炮弹打到一只奶瓶里”。山岭上无处不在的日军狙击手专挑高级指挥官放枪，美军军官不得不因此取下象征军衔的肩章。截至13日下午，陆战六师付出伤亡逾800人的惨重代价，也未能撼动日军阵地分毫。

5月14日，陆战六师副师长威廉·克莱门特准将亲临一线督战。陆战队员利用暗夜的掩护，端起刺刀向日军阵地发起了“万岁冲锋”——以前这都是濒临绝境的日本人才使用的蹩脚战术——经一夜激战，被日军顽强击退。16日，师长谢泼德少将带着作战训练主任维克多·克鲁拉克上校前来与副师长会合，现场研究进攻方案。谢泼德少将很快被日军狙击手的子弹打伤，一只胳膊被绷带吊了起来。18日傍晚，美军终于攻克糖块山，付出了伤亡2662人、非战斗减员1289人的不菲代价。19日黎明，日军残部向安里北侧台地撤走。

挡在陆战一师面前的是首里以北的大名岭和泽岷岭。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藤冈向据守此地的第六十四旅团旅团长有川主一下达死命令：决不能放弃一寸阵地。经过3天激战，陆战七团基本控制了泽岷地区。旅团长有川亲临一线，与美军互掷手榴弹。通信兵送来了师团长藤冈亲手书写的命令，要他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能向后撤退一步。师团参谋长上野贞臣大佐不好直接干预师团长的命令，只好悄悄打通了军司令部的电话。八原亲自出面干预，藤冈才勉强同意有川率残部突围，14日凌晨撤至首里以北地带。尾随而至的美军向大名岭发起猛攻，至14日黄昏切入日军主阵地。此时美军一线部队已经出现了补给不足，日军“菊水作战”相继击沉了美军3艘弹药船。巴克纳中将下令对前线实施空投。20日，陆战一师经激战攻占大名岭，首里城已经遥遥在望。

在日军5月7日的一次反击战中，陆战一师迈克尔·芬顿一等兵阵亡。之前在一个残破的冲绳农舍之前，他遇到了父亲弗朗西斯·芬顿

上校。两人还谈到了同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迈克尔的哥哥小弗朗西斯。收到儿子不幸阵亡的消息之后，弗朗西斯上校来到儿子的牺牲地点，跪下来为他祈祷。站起身后，弗朗西斯看着其他陆战队员的尸体说：“这些可怜的灵魂，他们的父亲都不在这儿。”幸运的是，弗朗西斯和大儿子都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战后，迈克尔的遗体被从临时坟墓中迁出，安葬在夏威夷太平洋战争国家纪念公墓。

战场尸横遍野，腐尸散发的恶臭挥之不去，令人作呕。丧葬兵根本无力把尸体运走，只能任由它们在太阳的暴晒下或在暴雨中肿胀腐烂。炮弹扬起的尘土会将一些尸体埋葬，但随后打来的炮弹又会再次将它们从泥土中翻出来，炸成肉块泼撒到战场上。冲绳的卫生问题比太平洋其他任何战场都更严重。威廉·曼彻斯特说：“如果把超过25万人在一条战线上放3个星期，却没有处理排泄物的设施，就要遇上大麻烦了。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巨大的粪池中作战睡觉。”如果有人摔倒后再爬起来，就会发现身上沾满了蠕动的白色蛆虫，它们几乎成为压垮尤金·斯莱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被迫在腐尸中翻来滚去，这几乎超过了我们所能忍受的极限。”7个月前在贝里琉，斯莱奇本来认为那时遇到的已是自己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战场了，“但是现在，我度日如年，有时甚至想还是死了更好。在贝里琉乌默布罗格山周围的战斗中，我曾因看到人命如草芥而感到沮丧。但在首里要塞前的泥泞和暴雨之中，我们甚至已经被蛆虫和腐尸包围。人们在挣扎、战斗、流血，环境如此恶劣，我觉得我们是被扔进了地狱的粪坑之中”。

在陆战一师左翼，一路磕磕绊绊艰难前行的第七十七步兵师第三〇五团终于在15日看到首里城了，付出的代价是一线战斗人员减少到编制的1/4。当天下午，第三〇七团攻占巧克力糖高地，当晚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反攻。在他们右翼，陆军第九十六步兵师第三八二团12日对迪克山区的攻击被吉田胜的第二十二步兵联队死死顶住。暴雨中的激

战一直持续到20日夜晚，日军因伤亡惨重陆续撤出阵地，奉命前来增援的伊东大队只剩25人。在战线最左翼，第三八三团、第三八一团在巴克纳中将的亲自督战下于21日攻克锥形山，总预备队第七步兵师已经可以沿东海岸迂回，直插首里核心阵地侧背。古城首里已处于美军三面合围之下。第二十四军情报处长尼斯特上校这样总结5月11日以来的战斗：“在过去的10天里，我们的部队在杀入敌军主防御阵地时，敌军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宁可全部战死也不愿放弃一寸阵地，战斗模式在这一时期没有丝毫变化。”

从5月21日开始，一场持续10天的特大暴雨将战场化为无边无际的泥潭。坦克和车辆陷在烂泥里动弹不得，挖在山坡上的掩体塌陷，美军士兵藏身的临时散兵坑灌满了水，需要不停用头盔将它们舀出去。大雨导致补给和弹药输送异常困难，能够送上前线的食物少之又少，完全不够饥饿的士兵果腹。他们身上的皮肤因长期浸水起皱发白，脚泡在破烂不堪、永远也干不了的鞋子里，拿出来皮肤就会一层一层往下掉。读信的时间要抓得很紧，以免墨水被雨水冲掉。暴雨中能见度有时会下降到只有数米，还要时刻提防日军的偷袭，他们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扑过来——前方、两翼，甚至已经被占领或越过的后方阵地。空中不时传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美国大兵都会警惕地抬头往上看，上司提醒他们要时刻警惕来自空中的日军伞兵。后来事实证明，美军这种担心一点儿都不多余。

5月24日，日军出动陆海军战机387架——其中“特攻机”107架——发起“菊水七号作战”，却仅仅取得击沉快速运输舰“巴特斯”号，击伤快速运输舰“巴里”号、“洛普”号，护航驱逐舰“威廉·科尔”号，驱逐舰“斯托姆斯”号、“盖斯特”号，扫雷舰“斯派克特”号，登陆炮艇LSM-135号，高速扫雷舰“福里斯特”号的惨淡战绩。相比之下，陆军第六航空军发起的一次空降作战绝对称得上“惊艳”。

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之后，负责本土防卫的日本陆军就开始策划建立一支伞兵部队，对驻扎在那里的B-29部队实施偷袭。1944年11月27日，日军以第一挺进团第四中队的70人为基干，补充其他伞兵部队40名精兵、陆军中野学校——战后在卢邦岛打了29年游击的小野田宽郎就来自这所学校——的10名谍报人员，共120人组建了“义烈空挺队”，队长由26岁的奥山道郎陆军大尉出任。身高1.70米、体重80公斤的奥山被认为是一名天生的军人，曾因“体格健硕”被拒绝参加跳伞训练。奥山生性豪放，体恤下属，深受部下的信任和尊敬。据说在某次跳伞事故发生后，奥山高喊着殉难部下的名字，独自到事故现场收集残肢遗体庄重收殓，在部队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负责执行输送任务的是諏访部忠一大尉的第三独立飞行队，他们装备有12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飞行队的36名机组成员受命在飞机着陆后加入奥山部队实施突袭作战，因此他们配备的服装也和空挺队员相同。1945年1月17日，因计划作为中转站的硫黄岛机场屡次遭到美军轰炸无法使用，原定偷袭马里亚纳的任务1月27日被迫取消。日军曾计划将奥山部队用于硫黄岛，但美军只在那里的机场进驻了战斗机部队，实施“特攻”意义不大。3月26日硫黄岛失守之后，这项计划被再次取消。

美军登陆冲绳岛之后，陆续在攻占的读谷和嘉手纳两大机场进驻了战机。第六航空军司令官菅原道大提出，使用“义烈空挺队”对美军占领机场发起突袭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提议5月2日得到了参谋总长梅津的首肯，参谋本部特意将本次突袭命名为“义号作战”。奉命出击的人员包括126名空挺队员、10名中野学校特工、第三独立飞行队的32名机组成员，总计168人。5月22日是原定出击时间，因天气恶劣只好向后推迟一天。23日17时，全体人员在九州南部熊本县的军健机场集结，举行出征仪式。第六航空军司令官菅原亲临现场，训话勉励。为增强宣传效果，仪式还特意邀请了几名记者到场拍摄，为本次行动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为与宇垣发起的“菊水七号作战”相呼应，出击时间又推迟一天为5月24日。

接到“义烈空挺队”和航空部队准备联手发起突袭的消息之后，牛岛于23日晚特意发出了感谢电报：“向英勇顽强的‘义烈空挺队’和参加‘菊水七号作战’的勇士们致谢，衷心祈祷你们能够取得胜利。我军会尽最大努力，集结当前所有力量支援你们，希望能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24日18时40分，日军全体突袭队员喝下壮行酒，向家乡鞠躬致意后开始登机。起飞过程中，原定由渡部利夫大尉乘坐的九号机因引擎出现异常声响而被弃用，渡部等人立刻换乘预备机继续出击。很快八号机也出现了故障，引擎根本无法启动。此时其他飞机早已升空开始编组，时间紧迫，八号机乘员干脆直接登上了刚被渡部弃用的九号机升空，快速追赶主力部队。按原定计划，奥山将率指挥班及3个小队分乘8架飞机空降后攻击读谷机场，副队长兼第三小队队长渡部利夫率2个小队分乘4架飞机攻击嘉手纳机场。预计飞行时间为3个半小时，航程期间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为防止被美军雷达提前发现，所有飞机飞出陆地后几乎贴着海面超低空飞行。

日军攻击机群出发不久，竟然接连有4架飞机出现故障，五号、十号机只好返回熊本隈之庄机场降落。被渡部换下来的八号机仍然无法正常飞行，返回福冈县大牟田市迫降。十一号机同样因机械故障返回，在熊本县八代市郊外的水田里迫降时撞上水泥桥墩，副驾驶水上清孝飞曹长当场死亡。一系列意外事件使“义烈空挺队”还未真正投入战斗，就已经损失了1/3的攻击力量。

当天22时11分，第六航空军收到了奥山发回的“全队突入”的电报，司令部里顿时一片欢腾。但此后就完全没有了空挺队的任何消息。22时45分，日军无线电监听站陆续截获美军发出的多封明码电文，诸如“读谷机场发生异常情况，有不明身份飞机强行降落”，“附近飞机不要在读谷及嘉手纳机场降落”等。菅原及众幕僚判断，“义号作战”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支援奥山伞兵部队的作战，菅原和宇垣曾制订出一个联合作战方案。当晚陆军第六航空军出动战机22架、海军第五航空舰队出动战机42架，分别对美军伊江岛、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实施压制，制造混乱，为奥山安全空降创造条件，宇垣还特意命令飞机携带了定时炸弹。当晚日机分7个波次来袭，第二拨日机对伊江岛机场的攻击造成60名美军伤亡。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三三、第五四三夜间战斗机中队的拦截，日军对读谷和嘉手纳机场的压制效果不佳。

20时前后，美军雷达发现大批不明身份的空中目标在快速逼近。刚刚进驻读谷机场的海军陆战队第五三三夜间战斗机中队中队长马里恩·马格鲁德中校立即率6架“地狱猫”升空拦截，这些飞机都装备有机载雷达。遗憾的是，马格鲁德中校座机在前往预定拦截点的途中出现故障，电子设备无法使用，夜间敌我识别装置失灵。中校只好驾机返回读谷机场，降落时竟然遭到地面友军防空炮火的射击，所幸未能命中。21时05分，詹姆斯·斯穆尔中尉在冲绳岛以北56公里处发现了1架日军一式陆攻机，双方展开对攻，日机最终被斯穆尔中尉击落在伊江岛附近海域。

21时15分，托马斯·特拉梅尔中尉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击落了1架一式陆攻机。当晚收获最大的当数艾伯特·德拉马默中尉，他先是在21时40分发现并击落1架一式陆攻机。10分钟后，他又击落不明机型的敌机1架。很快他又发现了1架日机，中尉这次认定它是1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那明显属于“义烈空挺队”。

22时20分，德拉马默中尉一轮点射将日机打起火，翻滚坠入伊江岛附近海面。如果德拉马默中尉的后两个战果都来自“义烈空挺队”，那他一人就消灭了28名日本兵，可谓厥功至伟。此外，第五四三夜间战斗机中队也报告击落了1架日机。结合“义烈空挺队”有3架飞机失踪海上的实际状况，这很可能也是1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

22时25分，读谷机场突然警报声四起，黑暗中几架不明身份的飞机急速飞来。部署在机场周围的美军防空炮立即开火，当场将其中1架日机打成火球。根据战斗结束后在机场周围搜索到的残骸，有5架日机成功冲到了机场边缘。其中4架被击落，另外一架坠落在美军一个防空炮组阵地上，将8名炮手当场砸死。

原田宣章少尉的四号机成功穿越美军高炮编织的火网，来不及放出起落架就一头扎入机场跑道实施机腹紧急着陆。在一阵短暂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之后，飞机在距机场塔台仅73米处的跑道中段停了下来。十几条黑影从机身前部损坏的玻璃窗和中部舱门闪出，然后猫着腰快速散开。受过特殊训练的日军伞兵单兵作战能力极强，他们一边举枪射击，一边向停在跑道的美军飞机投掷手榴弹。读谷机场瞬间枪炮声、爆炸声四起，一名当时在场的美军记者形容眼前的一幕“犹如地狱一般混乱”。海军陆战队基地航空兵军官罗纳德·萨尔蒙上校说，“相当可怕，这是我在战争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

不久前因飞机故障返回机场的马格鲁德中校立即组织反击，但他身边大多属于平时只负责飞机驾驶或维护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普遍缺乏地面作战经验，更不要说夜战了。况且谁也不知道日军究竟来了多少人，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大兵在突如其来的攻击下惊慌失措，四处逃散。马格鲁德中校纵身跳入了一处散兵坑，已经躲在里边的一名美军士兵慌乱中竟然举枪向他射击。也算马格鲁德中校命不该绝，这次近在咫尺的射击竟然又没打中。那名士兵丢下枪大叫道：“天哪，长官，我真的没看清楚是你！”

日军伞兵乘乱在黑暗中跑来跑去，四处爆破。美军地勤人员和防空炮手胡乱射击，误伤了不少自己人。当时在塔台值班的梅纳德·凯利中尉是被1颗12.7毫米弹打死的，日军伞兵只装备了7.7毫米口径轻机枪和8毫米口径冲锋枪，可以肯定凯利是被己方火力误伤的。1个小

时后，增援的海军陆战队抵达战场，与残余日军激烈交火。战至25日凌晨3时40分，突入机场的10名日军全部被击毙。

在距自己帐篷约100米的地方，马格鲁德中校发现了一具日军军官的尸体，此人正是唯一迫降成功的四号机领队军官原田宣章。在四号机的残骸里，美军还发现了另外3具日军伞兵的尸体，他们是在着陆前就被防空炮火打死的。天亮之后，美军组织了大规模搜索，在机场周围坠毁的4架日机里及附近发现尸体56具，他们没来得及落地就被打死或烧死。机场防空炮没能打中马格鲁德中校，打日本人还是挺准的。美军从原田身上还找到了一张地图，上边清晰标示出机场的各处目标，准确度之高令美军瞠目结舌。美军开始怀疑机场周围的原岛民中有日本人的奸细，于是将方圆数公里之内的所有闲杂人等全部驱离。25日13时，美军在机场西北角的残波岬附近又打死了1名日军，至此四号机人员全部战死。同年6月12日，第六航空军收到了第三十二军从岛上发来的电文，1名空挺队员穿越美军重重防线，潜逃至岛尻南部具志岛一带与主力会合。他应该战死于随后的战斗中。

虽然突入机场的只有区区10名日军伞兵，但他们的破坏力的确惊人，一举摧毁“海盗”3架、C-47运输机4架和B-24重型轰炸机2架。另有29架飞机严重受损，包括2架B-24、3架“地狱猫”、22架“海盗”和2架C-47运输机。被击毁的飞机中甚至包括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指挥官詹姆斯·摩尔少将的座机，他是受尼米兹上将指派特意到冲绳督促战机进驻的。两座仓库中的600桶燃油被点燃，70000加仑汽油付之一炬。混战中2名美军士兵阵亡，18人受伤。

因为仅有一架日机强行降落在跑道上，美军强大的施工能力使机场到25日上午8时就具备了飞机起降能力，5月27日14时机场功能完全恢复。连在岛南坚守的第三十二军都认为，这次“特攻”行动对岛上总体作战“帮助甚微”。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计划突入的嘉手纳机场没有发现敌机的踪影，因此推断除中途返航的第十、第十一号机之

外，另2架负责突击嘉手纳机场的第九、第十二号机也在海上失事或被美军提前击落。

5月25日，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对先岛群岛进行了第十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空袭。随后罗林斯中将率“英王乔治五世”号在3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前往关岛，当面向尼米兹汇报前阶段的作战情况。其余英军舰船在维安中将的率领下经马努斯向悉尼返航，准备休整后参加对日本本土的决战。斯普鲁恩斯对英国人在战役中的表现非常满意，况且人家叫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讲任何条件。27日，航途中的罗林斯收到了斯普鲁恩斯亲自署名的致谢电报：“在贵部以第五舰队下属一支特混舰队的身份完成为期两个月的作战、支援盟军成功夺取冲绳之际，我谨希望向阁下及阁下麾下的官兵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贵部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良好的合作精神。对于第五舰队的美军而言，第五十七特混舰队代表了皇家海军悠久的优良传统。”这是斯普鲁恩斯发给英军的最后一封电报。次日，罗林斯收到的美国人的另一封电报称，因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例行换班，从即日起，第五十七特混舰队更名为第三十七特混舰队。

在冲绳作战期间，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共出动舰载机4893架次，其中2073架次直接用于对日攻击，202架次因故障返回，其余架次用于执行空中战斗巡逻任务。各机共对日军目标投弹958吨，发射火箭弹950枚。英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损失舰载机160架——空中作战仅损失26架，其余损失来自操作事故或日军的“神风特攻”。皇家海军机组成员阵亡或失踪41人，舰艇水兵阵亡44人、受伤83人。比起美军舰队近万人的巨大伤亡，这一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东京已被摧毁了88.6平方公里城区，但包括皇宫在内的西部区域几乎完好无损。5月23日，李梅决定对东京再进行一次“热情访问”，奉命出动的550架B-29携带了3300吨燃烧弹。美军飞行员被特别告知，皇宫仍不在攻击之列，“虽然现在它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敌

人，但未来可能是可利用的资产”。日军夜间战斗机的阻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面防空炮火的反击一如既往软弱无力。美军此次攻击再次获得成功，燃烧产生的烟柱一直升到2100米的高空，东京又有13平方公里城区被夷为平地。

美军B-29隆隆飞去，就在东京警察、消防队员和临时组织的市民抬走死难者尸体、救治伤员和清理废墟之时，仅26个小时后，460架B-29再次飞临东京上空，肆无忌惮地投下了3252吨燃烧弹和高爆炸弹。东京又有44平方公里的城区被抹去，连外务省、海军省、大东亚省办公区和商业金融街都未能幸免。热空气形成的飓风卷过了护城河，引燃了皇宫内的多座建筑。天皇和皇后紧急进入御文库避难。虽然东京消防队已沦为垃圾清运班，但天皇的安全还是必须保证的。28人在对皇宫进行的长达14个小时的灭火作业中丧生。

听说连皇宫都燃起了大火，首相铃木立即钻出防空洞，登上了附近一处屋顶，一边长久向皇宫鞠躬遥拜，一边擦拭眼泪。首相官邸也遭受了燃烧弹的洗礼，在将铃木拉进防空洞后，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发现使用防火材料的官邸本馆虽免于被烧毁，但首相住处日本馆和他居住的书记官宿舍全被烧塌了。迫水的家已在4月13日的空袭中被烧毁，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搬进了官邸旁边的书记官宿舍。这次宿舍被烧毁使迫水损失了所有物品，只剩下身上那件旧国民服。随后迫水找了张床放进办公室，今后办公睡觉都在这一个地儿了。让迫水感到庆幸的是，4月13日那次空袭之后，他就打发老婆带着老母亲和5个孩子回了新潟县老家，这回可以一心一意工作了。

“一天天地，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前外相重光葵对此讥讽道，“大家听从响亮的号角声，只要天皇下达命令，他们就会立即跳进火里去。”现在嘴硬的只剩下东京广播电台，依然在鼓励那些尚未逃到乡村去的市民要坚强不屈：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空袭？

偌大的天空有铜墙铁壁的保护。

青年人和老年人正是挺身而出的时机，

我们肩负保卫祖国的光荣天职。

来吧，敌机！

来再多次也不害怕！

美军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东京已经彻底失去了攻击价值。从这一天开始，B-29再未大规模光临过日本首都，东京人也算提前结束了被轰炸的噩梦。在这两次攻击中，美军共损失“超级空中堡垒”43架，其中被击落的只有10架，其他均因机械故障或事故损失。在对日战略轰炸中，美军约有550名机组成员跳伞后被俘虏。他们中有29人落地后即被打死，132人死于狱中饥饿或虐待，94人死于自己人投下的炸弹。25日对东京的夜间轰炸中，美机投下的燃烧弹误中战俘营，导致62名美军机组成员死亡。战争结束后，有283名美军飞行员和7名英军飞行员幸运走出了战俘营。

破烂的东京已经从李梅的目标名单上被画掉，但剩下的日本城市还有许多。4天之后，5月29日，李梅出动454架B-29携带2000吨燃烧弹，在97架P-51战斗机的护航下前往轰炸横滨。约50架日军战斗机升空拦截，设法甩掉P-51的拦截，直接攻击或撞击B-29。河田清治少尉驾机撞落1架B-29，机上2名机组成员跳伞后被日军处决，其余9人和河田同归于尽。美军另有3架B-29被击落。

当天的轰炸摧毁了横滨42%的城区，14157人死亡或失踪，79017栋建筑被毁。空袭过后，大量市民仓皇逃往乡下，工厂生产及港口运作陷入瘫痪。美军仅用一轮空袭，就使横滨完全丧失了军事价值。谁也

不会想到，李梅此次出击反而使横滨因祸得福，原因后文详叙。关于“超级空中堡垒”造成强大破坏力的报告使李梅和阿诺德坚信，现在只需要几个星期，顶多一个月时间，他们倡导的战略轰炸就会迫使日本人投降，海军的封锁和陆军的登陆统统不需要了。

与美军海航飞行员喜欢斗狠刷数据不同，太平洋战场执行远程护航任务的陆军战斗机飞行员渴望成为空战王牌的欲望不强烈。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护好B-29，要尽量避免在与敌机的格斗中阵亡，毕竟战争快要结束了。即使如此，在29日轰炸横滨的护航行动中，他们仍声称击落敌机28架。23岁的肯塔基州小伙子托德·摩尔上尉一人就包办3架，他在18次护航行动中的总战绩是11架。参加当天护航行动的另一名飞行员值得一提，他就是第十五战斗机大队指挥官约翰·米歇尔上校。3年前在布干维尔岛，时任第三三九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的米歇尔少校曾指挥过一次精彩的伏击战，导致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坠机身亡。现在战争接近尾声，已晋升上校的米歇尔还未在空战中开过荤，这让他在自己年轻的下属面前多少有点抬不起头。在当天的战斗中，米歇尔终于击落1架敌机，到战争结束时个人总战绩为4架，差一点儿进入王牌行列。

从5月22日起，冲绳岛上连绵不断的暴雨给美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难度。在中路，由于得不到装甲部队和其他兵种的支援，陆战一师进攻大名岭的战斗很快陷入停滞，一直到28日才勉强拿下了首里岭低端的松川高地。在他们右翼，第七十七步兵师的进攻同样毫无起色，他们在首里正北方向的推进一直非常缓慢，先头部队第三〇七团A连甚至被包围在三姐妹山，一直到30日才被友军救出。到5月底，美军中路进攻一时陷入僵局，日军防线近乎岿然不动。

东方不亮西方亮，美军两翼进攻意外取得了显著战果。沿西海岸推进的陆战六师在攻打半月山后山坡阵地未果后，突然转向西南，朝冲绳另一重镇那霸快速挺进。5月25日，师属第六侦察连主力度过安里

川下游进入那霸城西北，未遭遇多少抵抗。从几个藏身废墟中的冲绳居民口中得知，过去一周，只有少许日军巡逻队在城中出现过。27日，陆战第二十二团深入城西半部，当日谢泼德少将宣布陆战六师占领那霸。28日，相对完整的陆战第二十九团开始向首里西南方向攻击前进，至29日黄昏时分推进至距离国场川仅730米位置。

就在右翼陆战六师占领那霸的同时，美军的左翼进攻也取得了称得上“重大”的进展。第九十六步兵师攻占锥形山，使美军沿东海岸向首里南方迂回包抄成为可能。刚刚经过10天休整的第七步兵师——其间他们得到了1691名补充兵，另有546名老兵伤愈归队——奉命在21日从我谢岭南下，一路连克与那原、雨乞森等战术要点，开始向首里以南地区攻击前进。首里守军三面受敌，随时面临被切断后路的危险！

美军从3个方向步步逼近，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部所在地堡的洞口似乎已经被他们的远程火炮锁定，人员进出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极大风险。持续不断的雨水从各通风口灌入，所有人不得不蹚水走动，合力把床和家具垫高。通风不畅导致坑道内到处充斥着挥之不去的恶臭，令人难以忍受到近乎窒息。现在牛岛终于明白，他的部队已无法再守住坚守了月余的首里防线。日军防线的东西两翼在美军连续不断的猛攻下相继塌陷，使以首里为核心的防线中部向北形成了一个800米的突出部，牛岛再也没有预备队可以填补前线出现的缺口了。5月21日晚，在牛岛和长勇的授意下，八原在军司令部作战室召开了由军参谋及各部队参谋长参加的会议。八原就下一步作战提出了以下3种方案。

第一，继续以首里为中心实施集中防御。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首里城中构筑有完善的防御工事。缺点是地域过于狭窄，直径仅1公里的区域里挤进来多达5万人的部队，极易遭到美军优势炮火的集中打击，且第五炮兵部队的大部分火炮无法及时收容到复廓阵地之内。

第二，全军移防知念半岛。其优点是周围几乎被大海和断崖包围，对反坦克作战非常有利。缺点是这里洞穴较少，难以容纳数万人的大部队，况且该地囤积粮草较少，目前与那原方向在美军的攻击下已露出破绽，糟糕的道路交通也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转移。

第三，退守喜屋武半岛。此地有天然屏障与座岳和八重瀬岳，海岸断崖使美军无法实施两栖登陆，大量人工和天然洞穴足以容纳所有部队，且已提前囤积了大量粮食弹药。但这里也有一个明显缺点，部分地区地势平坦，有利于美军坦克部队发挥最大的进攻威力。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案，都无法改变冲绳战役的结局，第三十二军终究要烟消云散，这一点所有参会者都心知肚明。但是南撤或许能够拖延战斗，让美军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为本土加强防御争取宝贵的时间。毫无疑问，一直倡导持久防御的八原是赞成第三种方案的。但第六十二师团参谋长上野贞臣赞成第一种方案，他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几乎声泪俱下：“我师团已有数千名官兵在防守首里的战斗中失去了生命，他们的战友也想死在同一个地方。况且坑道里还有数千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将他们擅自留下是不符合武士道精神的！”

第二十四师团参谋长木谷义雄大佐赞成八原的第三种方案，同时提出该师团中村卯之助大佐的第二十四辎重兵联队还保存有约80辆汽车，可以在撤退中发挥积极作用——后来的实际情况印证了木谷的说法，中村因此受到通报全军的嘉奖。第五炮兵部队参谋砂野中佐也赞同向喜屋武半岛撤退的方案。代表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参会的京僧彬少佐则赞成退往知念半岛据守。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作战参谋中尾静夫指出，地面作战以陆军为主，海军并无特别意见，将无条件服从军司令部做出的任何决定。

列席会议的冲绳地方官员则担心首里地区岛民的命运，许多岛民将试图跟随军队南下，他们肯定会陷入双方的交叉火力之中，势必出

现重大伤亡。出乎众人意料，一贯与八原唱反调的长勇竟然也赞成撤往喜屋武半岛的方案，这让憋足了劲儿准备与参谋长大吵一场的八原兴致索然。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牛岛断然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我们还保有一定的战力，”牛岛最后一锤定音，“还可以得到岛民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我们将要在最南边的山区战斗，坚守最后一寸土地，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牛岛命令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各部伤员和军需品的后送工作立即展开，作战部队的撤退大致定在5月29日。

5月26日，牛岛致电东京大本营和台湾第十方面军司令部，首里核心阵地即将被美军攻破，“目前我军之战力极度低下，难以维持现有战线，打算后撤至喜屋武半岛，以岛尻南部玻名城、八重濑岳、与座岳各处北端、国吉一线和海岸要点构筑新的防线”。他还请求出动航空部队，对冲绳海域的美军舰队再发动一轮“神风特攻”，策应岛上部队的撤退。27日，牛岛率军司令部成员分批离开了首里地堡。洞外日军士兵和冲绳平民的尸体随处可见，其中许多在雨水的浸泡下肿胀腐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军官们爬上了一辆未开灯的卡车，摸黑从撤退的日军士兵和大群难民组成的长纵队旁驶过。后来八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整体上看战况似乎还算稳定，实际上从5月28日之后就已经如同晚期肺结核病人一般，或许看起来一切正常，但胸腔已经空了。”牛岛率部于29日抵达津嘉山，31日在首里正南约15公里处的摩文仁89高地建立了指挥所——此处将成为他和长勇的最后葬身之地。

日军使出各种瞒天过海之术来隐蔽撤退企图。一部分被选定的断后部队向美军发动“表演性”进攻，军主力则乘夜撤出阵地南下。第六十二师团5月24日至25日夜间撤出，同时派出后卫部队向美军第七十七步兵师发动猛攻。第二十四师团在3天后的夜晚撤退，独立混成第四

十四旅团在5月31日撤走。每一名向南撤退的日军士兵都带上了尽可能多的弹药和补给，平均负重达到59公斤。

撤退中最难处理的是数不清的平民和重伤员。到5月下旬，首里、津嘉山一带的日军野战医院收容的伤员已经达到了五位数。长勇对重伤员的处理做出特别指示：“应该进行妥善处置，以使他们作为日本军人免于蒙受耻辱。”这其实是逼重伤员自杀的隐晦说法。那些医院里的重伤员都被发放了用于自杀的手榴弹、炸药或掺氰化钾的牛奶。在真壁村新城的一处天然洞穴里，日军卫生兵将500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全部枪杀和用刺刀捅死。现场一名最后被俘虏的军官回忆说：“虽然这种方式看上去很残忍，但想到反正我们迟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一下子就释然了。”

很多人不愿就这样轻易死去，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人互相搀扶着爬出坑道，试图追随大部队南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倒毙途中，晕倒被美军收容算是最幸运的了。能够坚持活下来的可以被称作“铁人”，独立第十五步兵大队小队长北风政雄少尉堪称“铁人”中的“铁人”。他因脚部重伤被丢弃在首里北方的一处洞穴里，也同样领到了用于自杀的手榴弹。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北风鼓起勇气携带军刀爬出洞穴，独自一人在泥泞中艰难爬行，一路经津嘉山、东风平、志多伯、真壁，花费数天时间，爬行了长达20公里，顽强回到了原部队。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脚伤竟然在几天后奇迹般痊愈，能够起立行走的北风被晋升中队长，继续参加战斗。

5月25日，“姬百合部队”队员宫城喜久子（县立第一女子高中的学生）所在的医疗队接到了撤退至伊原的命令。开战以来，医疗队已经有12人丧生，包括2名老师和10名学生。看到护理的伤员都被留在原地，一名女学生问一名军官：“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伤员？”那名军官回答说：“别担心，我们会让他们更轻松一些。”喜久子后来听

说，那些被留下来的人都领到了掺氰化钾的牛奶，然后被告知“像个日本士兵那样光荣阵亡吧”。

通往伊原的道路泥泞不堪，无处不在的弹坑里漂浮着大量死尸，已肿胀成原先的两三倍大。喜久子所在的医疗队只能在夜间行进，有时美军发射的照明弹反而为他们指明了道路。沿途到处都是手足并用、在绝望中爬行的人，那些受伤的人绝望地朝他们高喊：“学生们！学生们！”成千上万的平民像蚂蚁那样慢慢蠕动，他们中大部分是孩子和老人。负伤的孩子被抛弃在路边，“这些孩子知道我们是学生，就朝我们哭喊着，叫‘Nei, nei’，并试图抱住我们的腿。他们喊的是冲绳方言，意思是‘姐姐’，”喜久子后来这样回忆说，“实在太可怜了！一直到今天，他们凄惨的叫声仍不时在我耳边响起。”6月10日，他们终于到达伊原，“今天坐车只需要30分钟的路程，当时我们走了整整10天”。所有人的面孔都黑黢黢的，喜久子把手插进头发，发现里边全是虱子。

为配合岛上第三十二军的撤退，5月27日，宇垣下令发起“菊水八号作战”。由于与“菊水七号作战”间隔时间太短，本次出动的战机只有208架——其中“特攻机”110架。前一天下午在鹿儿岛万世机场，《每日新闻社》记者为陆军第七十二振武队17岁的“特攻”队员荒木幸雄伍长和4名队友拍下了太平洋战争很有名的一张照片——《怀抱小狗的少年兵》。照片中间是抱小狗的荒木，他身后的高桥峰好也是17岁，其他三人分别是18岁的早川勉、千田孝正和高桥要。荒木等人称呼照片上的小狗为“次郎”，并对它说“要打起精神长大啊”。1928年3月10日出生于群馬县桐生市的荒木是应东条“学徒出阵”的号召从商业学校退学入伍的，1945年3月31日正式加入了“特攻”部队。

5月27日清晨，日军第七十二振武队的9架“特攻机”从万世机场起飞，准确锁定了在五号“站点”巡逻的美军驱逐舰“布雷恩”号、“安东尼”号及4艘登陆炮艇。LCS-123号击落了1架试图冲向“布雷

恩”号的日机，第二架日机被2艘驱逐舰联手击落。随后“布雷恩”号虽奋力击落了第三架日机，却被第四架、第五架日机相继撞中了二号轮机舱和舰体中部，驱逐舰上瞬间大火肆虐。经过紧张的损管和消防作业，“布雷恩”号最终幸免于难，舰上水兵66人阵亡、78人受伤，其中一些人是落水后被鲨鱼活活咬死的。

荒木的飞机属于撞中“布雷恩”号那2架“特攻机”中的一架。一年以后，荒木家人才收到了他的阵亡通知书和出击前写下的绝命书。

一次，美军一艘驱逐舰上的军医詹姆斯·金看到1架“特攻机”未能撞中目标后坠入大海，那个被从飞机残骸中救出来的16岁少年飞行员双臂折断，奄奄一息。虽然深知他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但面对肢体残缺、大口大口吐血的年轻人那张稚气的面孔，动了恻隐之心的金还是忍不住俯下身子，将少年紧紧抱在怀中，试图给他最后的慰藉。少年口中喃喃重复着几个单音节字“奥……卡……桑，奥……卡……桑，奥……卡……桑”。金牢牢记住了这几个字，却无法读懂它的真实含义。最初他想，“桑”在英语中是“太阳”的意思，而“太阳”又是日本国旗的标志，这个年轻人或许是在念着民族的图腾而死。十几年后，金有幸前往日本访问。当听到街上小孩子对着母亲大声叫喊“奥卡桑”的那一瞬间，他突然明白了。这个词在日语中与太阳和图腾都没有关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日军少年飞行员是在呼唤自己的妈妈。

尽管日军飞行员丝毫不畏惧死亡，但因为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量太少，“菊水八号作战”取得的战果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击沉美军驱逐舰“德雷克斯勒”号；击伤驱逐舰“布雷恩”号、“舒布里克”号，快速运输舰“洛伊”号、“雷德诺”号、“塔图姆”号，水文测量船“达顿”号，登陆炮艇LCS-52号、LCS-119号，胜利轮“布劳恩”号，货轮“利弗莫尔”号、“斯内林”号、“桑多瓦尔”号。

在日军5月发起的“特攻”行动中，美军共有74艘舰船被击中，9艘沉没，官兵1620人阵亡、2073人受伤。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月的某次行动中，来自陆军的富永靖中尉驾驶1架“疾风”撞上美舰战死。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逃跑将军，被称作“愚将中之愚将”的前第四航空军司令官富永恭次。

极端恶劣的天气给日军撤退行动提供了绝佳掩护，持续不断的暴雨和低垂的云层即便在白天也会遮蔽他们的行踪。透过云隙，美军飞行员偶尔能瞥见有大群日本人向南走去，但他们觉得这些应该都是躲避战乱的平民。对那些在首里要塞之前苦战的美军指挥官而言，日军主动放弃这一价值巨大的坚固堡垒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四军的情报部门，也判断日军肯定会在首里防线上奋战到死。到6月4日，日军主力顺利完成了向喜屋武半岛的撤退行动。战后，冲绳战史专家大田嘉弘在总结原因时指出：首先，撤退决定做出较早，至具体实施有一周相对宽裕的准备时间，对撤退企图也做到了完全保密；其次，大雨造成美军的搜索极不充分，导致判断失误，泥泞给他们的追击带来了极大难度；最后，第六十二师团最后发起的退却攻势非常有效。

牛岛和长勇清点了队伍，退守最后一道防线的残兵有大约3万人：第二十四师团及配属部队1.2万人，第六十二师团7000人，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3000人，第五炮兵部队3000人，军直属部队5000人。人数看上去还不算少，但实际战斗力已经相当低下，各部队战斗兵员锐减至开战时的20%左右。大撤退中武器的损失相当严重，只有1/3人员还保有步枪。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各部后撤时携带了大约可供一个月吃的粮食，加上事先的储存，喜屋武半岛的粮食可供全军两个月食用，断不至于出现第十七军在瓜岛那样的尴尬。

5月下旬，美军各路攻击部队都在向首里艰难挺进，其中西北方向的陆战一师和正北方向的第七十七步兵师距离首里最近。日军撤退时

留下的断后部队根本不存任何生还的念想，他们为阻击美军的推进往往奋战至最后一人，前线部队发回的报告无不说明“日军守卫首里的决心丝毫不见动摇”。太平洋战场之前的历次战役说明，海军陆战队的行动速度往往比陆军更快。5月28日，陆战一师五团团长约翰·格利贝尔上校忽然收到前线巡逻队发回的一份令人震惊的消息：“敌人在大名溪谷以南首里高地的守卫似乎稍有松懈。”29日上午7时30分出发的查尔斯·谢尔本中校的一营一路进展顺利，几乎没费多大力气就拿下了之前久攻不克的一座山岭，此处距首里只剩下区区700米。一切迹象表明，首里东半部防御空虚。谢尔本中校立即请示团长，允许他的部队越过两个军的边界线进入第七十七步兵师的作战区域，在最短时间里拿下首里古堡。

在任何情况下，越界争功都会引发诸多争议，何况他们的邻近部队不是陆战六师而是陆军。格利贝尔上校不敢擅自做主，立即致电师长请示。德尔瓦尔少将认为，当时陆战一师的位置远比第七十七步兵师更为有利，布鲁斯少将的部队至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突破日军防线夺取首里城堡。既然敌军防线露出了明显破绽，就一定要及时抓住难得的机会。德尔瓦尔第一时间回复批准了陆战第五团的建议。接令之后，杜森伯里上尉立即率陆战第五团A连沿一条泥泞的山脊线前进，一路消灭了少数没来得及撤走的日军，于10时15分拿下首里城堡。当天第七十七步兵师原拟对陆战队已占领区域实施大规模炮火准备，所幸陆战一师的通知来得还算及时，才未酿成遭友军炮击的惨祸。5月30日，陆战一师一团三营营长理查德·罗斯中校将星条旗插上了首里废墟的最高处，这是他在格洛斯特角和贝里琉岛之后第三次奉命执行这一任务。

与大部分陆军部队不同，第七十七步兵师在此前的历次战斗中与海军陆战队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们曾一度被冠以“陆战第七十七师”的雅号。既然陆战一师拿下城堡已成既定事实，自己也没必要再派一

支部队把他们赶出去，大度的布鲁斯少将并未追究陆战一师越界争功的责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陆战一师在官方战史中也高度赞扬了第七十七步兵师，“若没有他们的突击和火力支援，并坚持不懈地攻击敌人的防线，陆战第五团不可能获得拿下首里的荣誉”。

5月的最后一天，第七十七步兵师越过大名东端的100高地进入首里。当天夜幕降临时，他们和陆战一师在首里南方胜利会师，美军的铁钳终于在业已被削弱的首里防御阵地上合拢了。超过20万发炮弹将首里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全城只剩下两座残缺不全的混凝土建筑——西南角的首里师范学校和城中那座建于1937年的基督教堂。一名美国大兵形容这里简直就像月球，只有无处不在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提醒大家这里仍是人间。战斗漫长而艰苦，倾盆大雨令能见度下降到数米之内。车辆无法爬上被冲毁的道路，前线补给出现了短缺。美军运输机低空飞来，向被火焰和浓烟标记出来的地区空投粮草和弹药。

截至5月底，美军统计已击毙日军62538人，但抓到的俘虏只有218人——其中第三两栖军俘虏128人，第二十四军俘虏90人。一直在中路与日军激战的第七十七步兵师只抓到了9名俘虏。几乎每名日军士兵都抱有战斗到死的信念，美军抓到的俘虏大都处于重伤无法自杀或者昏迷状态。美军为攻克首里防线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截至5月31日，海军陆战队两个师共1718人战死、101人失踪、8852人负伤，第二十四军的对应数字分别是2871人、183人和12319人。日军视生命如草芥，美军却认为人才是战争中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伤员会被尽快送往后方医院，伤兵治愈率超过了90%。战役期间，仅被送往马里亚纳群岛后方医院的伤员就高达30848人，他们中一半走海路，一半靠空运。老兵伤愈归队及不断加入的补充兵使经过两个月激战的美军仍在南部保有相对充裕的作战人员，其中第三两栖军45980人，第二十四军51745人。美军各主力师甚至能够轮换到后方短期休整。与之相反的是，兵力本

来就居于劣势的日军战死的老兵毫无希望得到补充，炮弹每打出去一发就少一发。尽管战斗到5月底尚未结束，但胜利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指日可待。

日军放弃首里防线让巴克纳欣喜若狂。“日军选择了放弃，牛岛可算打错了算盘，”巴克纳在5月31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高调宣布，“现在除对付一些零星抵抗之外，大功已经告成。当然这并不是说没仗可打了，而是说日本人没有办法再筑起另一条防线了。”巴克纳当然知道兵败如山倒的道理，“我们突破首里防线就像推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必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荡平岛南日军占据的最后区域。”

巴克纳的判断完全错了。在前方的喜屋武半岛，牛岛率领的3万名死士早已严阵以待，决心对抗美军的进攻直至最后一兵一卒。美国人必须为最后的战斗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包括他们最高司令官的生命。

最后的疯狂

1945年4月下旬，赋闲期的哈尔西到关岛做了一次短期旅行，太平洋舰队新司令部是他必须去的地方。按照原定计划，哈尔西团队将在冲绳岛之战结束后接管第五舰队。但尼米兹突然告诉他，不管冲绳岛战役还要持续多久，哈尔西都将于30天内从斯普鲁恩斯手中接过指挥权。尼米兹在电报里说，面对日军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神风特攻”，海军前线指挥官承受的压力太大，他的好朋友斯普鲁恩斯和米切尔精神都快崩溃了。闻听此言，哈尔西咧开大嘴笑了，这对时刻渴望战斗的他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由于战列舰“新泽西”号正在国内升级设备，他不得不选择它的姊妹舰作为新旗舰。这一调整，变相成就了“密苏里”号的一世英名。

但如果让哈尔西知道让他提前接班的真正原因，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虽然这一原因从未被官方在任何场合公开过，但海军高层的大部分人都知道，金和尼米兹希望用他们的“首发阵容”斯普鲁恩斯、米切尔和特纳在接下来11月1日针对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中担任指挥官。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哈尔西还不能完全放心。为保持5个月一次的轮换频率，尼米兹就必须让哈尔西、麦凯恩和希尔提前回来。5月18日在关岛外海，哈尔西在从冲绳前线匆匆赶回来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升起了自己的四星上将将旗。他告诉舰长斯图亚特·默里上校：“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天！41年前，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密苏里’号上开始的，当时我还仅仅是一名海军实习少尉。今天，我哈尔西又回来了。”

哈尔西原拟于5月25日抵达冲绳。但斯普鲁恩斯来电说，希望他能将行程推迟两天，因为日军“神风队”即将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击。尼米兹命令已经从关岛启航的“密苏里”号暂时加入唐纳德·比尔少将的第六后勤中队，避避风头。之前比尔舰队一直在冲绳岛东南海域游

戈，负责为第五舰队提供补给、油料、弹药乃至补充飞机。24日，在听取了比尔的汇报之后，哈尔西率“密苏里”号在2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于26日清晨抵达冲绳渡具知外海。斯普鲁恩斯率副官巴伯少校最先登舰和老友寒暄，戴维森少将率众参谋随后来到，与卡尼少将及他的手下洽谈、交接。哈尔西看到老朋友的精神还算不错，但他手下的那些军官明显都坚持不住了。斯普鲁恩斯对英军第五十七特混舰队前阶段的表现非常满意，但提到驻菲律宾肯尼第五航空队对冲绳之战的支援时频频摇头：“据说，他们已摧毁了台湾的大量糖厂、火车皮，还有其他设施。”哈尔西对此大发雷霆：“糖厂又不会威胁我们的舰队，他们为什么不去摧毁日本佬的机场和飞机呢？！”

当天下午，哈尔西马不停蹄地登上冲绳岛，会见了地面作战总指挥巴克纳中将。他要求陆军立即在已经占领的岛屿上建立雷达站，尽快将快速航母舰队从冲绳海域解放出来，“让他们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这件事斯普鲁恩斯早就抱怨过很多次了。可能是哈尔西那图腾似的模样实在吓人，也可能是岛上的作战取得重大突破让他觉得宽慰，巴克纳承诺立即着手改进目前的状态。“我一直主张，”哈尔西得理不饶人，“如果你想要尽快解决一件事，5分钟的商谈远比一篇一式三份的5000字报告要管用得多。”

5月27日午夜12时，哈尔西正式从斯普鲁恩斯的手中接管第五舰队。次日，麦凯恩从米切尔手中接管了快速航母舰队的指挥权，希尔则接替特纳——他已于5月24日晋升海军上将——出任两栖舰队司令官。第五舰队、第五十八特混舰队、第五两栖舰队分别更名为第三舰队、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和第三两栖舰队。

最让哈尔西震惊的是米切尔的模样。他一向很瘦，现在已经几乎变成一具会动的人体骨架了。米切尔的体重还不到45公斤，虚弱到连爬上舷梯都需要人搀扶。他病了，但没人知道他的病到底有多重，因为他的军医官雷·海吉上校在“邦克山”号遭袭时不幸阵亡了。一切

预示着米切尔已不太可能重返前线指挥战斗了。哈尔西代表第三舰队给米切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告别电报：“带着深深的遗憾，我们看着一位伟大的战士转身离去。我同我的参谋及舰队的全体官兵祝福你和你超级棒的参谋班子一切好运！”

米切尔回国后的新职务是海军作战部主管航空作战的副部长，他的前任菲奇则出任海军军官学院院长——这是该院第一位中将院长，也是第一位航空兵院长。由此可见，经过太平洋战争的历练，海军航空兵取得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战争结束后不久，1946年3月1日，米切尔晋升海军上将并出任第八舰队司令官，9月转任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战争透支了他的健康，米切尔于1947年2月3日去世时只有60岁。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以他的名字命名，舷号分别是DDG-35和DDG-57。前一艘驱逐舰建成时，还特意邀请了米切尔的遗孀主持了新舰下水仪式。

临阵换将让各特混大队司令官颇感意外。除谢尔曼少将之外，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都喜欢和斯普鲁恩斯共事，因为在哈尔西手下从来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他们也更喜欢指挥精干高效的米切尔，而不喜欢磨磨蹭蹭的麦凯恩。很多人认为，麦凯恩是因为抱住了金上将的粗腿才获得这一重要职位的。博根少将认为，米切尔能将航空力量掌管得很好，麦凯恩却只会把所有事情搞得一团糟。最典型的例子是，一次麦凯恩曾经在夜间为清晨的空袭更换过三次炸弹。不管别人开不开心，麦凯恩还是在刚刚参战的新航母“香格里拉”号上升起了将旗。

海军另一项人事变动是威利斯·李中将将于6月18日回国。李坚持在国内的行程结束后重返前线行使指挥权，因此约翰·沙弗洛斯少将只是暂时指挥战列舰部队。米切尔虽然身体欠佳，但他的参谋长伯克只有44岁，年轻体壮，有劲儿没处使。6月15日，伯克被调往缅因州卡斯科湾的美国舰队总司令部领导一个特别防御处，“负责找到应对日

本人神风特攻的有效办法”。金授权伯克，可以在海军范围内以他的名义调动任何人员、舰船或飞机。伯克乘机提出要调一个人，他就是正好要回家探亲的李中将。两人抽调了几艘具有战斗力的真军舰，临时编组成第六十九实验特混舰队，试验了应对日军“神风特攻”的最佳机动方式及高射炮的设置，在7月31日出具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研究成果《自杀攻击应对总结》。虽然它被第一时间印发太平洋前线所有用得着它的指挥官，但确实没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敌人很快就消失了。8月25日，57岁的“神枪手”李中将在用餐时突发心脏病，在其老旗舰“怀俄明”号上不幸去世，不过好歹也算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后来美国海军将一艘密兹契级驱逐舰命名为“威利斯·李”号以示纪念。

28日清晨，斯普鲁恩斯乘“新墨西哥”号在2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离开冲绳，6月1日抵达关岛。在那里举行的中途岛胜利三周年庆典上，他与29岁的爱德华·斯普鲁恩斯少校不期而遇，儿子刚刚卸任“狮子鱼”号潜艇艇长的职务。回国短期休假后，斯普鲁恩斯将重返关岛，率领自己的参谋班子为登陆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制订作战计划。斯普鲁恩斯内心是反对在日本本土直接登陆的，他认为通过海军的封锁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由于日本提前投降，属于斯普鲁恩斯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就在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换班的差不多时间，日本海军高层同样做出了重大变更。5月20日，丰田副武接替及川古志郎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后者退居幕后任军事参议官。29日，丰田腾出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一职由小泽治三郎接任。据说裕仁就此还向海军大臣提出了质问：“连联合舰队司令官都干不好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当军令部长？”米内以“年轻军官都支持他”为理由搪塞过去。或许米内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年轻军官都支持小泽，与其让丰田这样的庸才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让他高升一步，把位置让给显然更有能力的小泽。从

后来的实际进程看，米内这一招纯属“恶手”。丰田后来和陆军的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合穿一条裤子，坚决反对日本投降，让主和派——其实就是投降派——的米内伤透了脑筋。后文详叙。

作为联合舰队的末任司令官，小泽名义上的权力比他的所有前任都大。他不但要负责联合舰队，还要指挥包括海上护卫总队、各镇守府、警备府在内的所有海军部队。可惜此时的日本海军已日薄西山，仅有的几艘舰船也因为缺油窝在港内无法出海，能参与作战的只剩下臭名昭著的“特攻”部队了。米内提出要晋升小泽为海军大将，被一贯理智的小泽婉言谢绝，或许此刻破败的海军已让他无脸接受晋升。有人为此感慨说，“联合舰队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司令长官”，其内在含义是战时的前三位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丰田副武统统不合格。说句吹牛不报税的话，这时候就是让老酒去当司令长官，和丰田、小泽也没多大区别，昔日威镇寰宇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面临谢幕了。

对日本海军坚持在冲绳与美军决战的做法，陆军一直颇有微词。这次海军高层人事变动，给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反击机会。小泽资历比陆军的菅原道大要低，5月26日，大本营陆军部宣布菅原的第六航空军脱离联合舰队作战序列，改由河边正三的陆军航空总军指挥。河边同时接到命令：今后应密切关注九州及朝鲜海峡方面，积极为本土的航空决战进行准备；对冲绳方面，只投入有限兵力协助海军作战。这意味着陆军高层已经彻底放弃了冲绳，也正是日军“菊水作战”出动战机数量越来越少的一大原因。

哈尔西可不愿像斯普鲁恩斯那样，将舰队全部留在冲绳近海等日本人来撞，他命令谢尔曼少将第三大队前往莱特湾休整，拉福德少将第四大队北上攻击九州的日军机场，他本人和麦凯恩随克拉克少将的第一大队在冲绳外海就位，继续执行支援陆上作战的任务。拉福德第四大队6月3日下午归来后，哈尔西命令克拉克第一大队前往冲绳东南

220公里处，找比尔的第六后勤中队加油。见鬼的是，之前天气一向喜欢和哈尔西作对，这次好像也没打算放过他。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即将再次遭遇台风危机。

6月1日，舰队南方帕劳群岛附近海域已经显露出台风生成的迹象。关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气象中心收集汇总了来自舰船、潜艇和远程巡逻机的报告，密切跟踪着正在北上的“热带扰动”。6月4日，中途岛海战胜利三周年之际，从关岛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消息：台风“康妮”正在扑向位于冲绳岛以东海域的第三舰队。“康妮”的准确行进路线无法预测，但没有人会忘记1944年12月的那场灾难。舰队上下立即行动起来，飞机被召回航母送入机库，用双股和三股钢缆固定起来。驱逐舰匆匆加满了燃油，以免出现上次那样的空舱倾覆事件。气象参谋乔治·科斯克中校——1944年舰队遭遇台风时他也在场——结合自己在图表上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冲绳岛不在台风的行进路径上，建议舰队原地不动以规避风险。

“你可能是对的，”哈尔西对科斯克说，“但是我怕万一。如果到时候我必须向西躲避的话，舰队将进入没有机动纵深的浅海区域，还会进入部署在中国的日本战机的攻击范围。如果可能，我想躲到台风南面去。”他同时命令，从冲绳启航前往苏比克湾的“安肯”号由原来的正南改为东南偏东航向，时刻监视并报告新出现的气象情况。

“安肯”号是一艘新型两栖登陆指挥舰，配备有最新的雷达和电子设备。

6月4日晚上，美军两个特混大队和比尔的后勤补给舰队会合，哈尔西选择让舰队往110度东南偏东方向航行，预计这样就可以使舰队远离风暴，同时与冲绳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太远。与此同时，“安肯”号报告说舰上的雷达已经发现了风暴，可以确认就是台风，他们离台风中心只有80公里。遗憾的是，“安肯”号发报时使用了密码，哈尔西直到5日凌晨1时才看到这份报告，宝贵的5小时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哈尔西立即召集科斯克中校和众参谋开会。看来台风现在的位置比“安肯”号报告的位置靠北了许多，舰队已经不可能躲到台风的南面了。此时气压计读数开始下降，气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哈尔西问科斯克，现在的110度航向是否可行，气象参谋回答说“不”。按照科斯克的建议，哈尔西于1时34分下令改航向为300度，相当于舰队从东南航向直接转为向西北航行。突如其来的变向让克拉克和比尔备感沮丧，参谋长卡尼也怀疑这种变向是否明智，口中喃喃自语道：“我们这种盲目机动，终究有一天会正好撞进台风里去的。”那些6个月前就经历过风暴的人已经觉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祥之兆。哈尔西后来解释说，改变航向是为了使舰队进入正在来袭的台风的所谓安全半圆，在北半球向北移动的台风安全半圆是西半圆，舰队可以横越风暴前方，在台风到来时从其风力较弱的西半圆通过。接下来哈尔西将战术指挥权交给了麦凯恩，老酒觉得此举难逃甩锅的嫌疑。

凌晨3时14分，比尔向麦凯恩报告说：“请相信我，这个航向会把我们带进风暴中心的。”此时美军3支舰队排成一路纵队航行，拉福德的第四大队在前——哈尔西的“密苏里”号和麦凯恩的“香格里拉”号都位于其中——克拉克的第一大队在他们后方24公里处，再往后30公里是比尔的后勤补给舰队。继续向北航行20分钟后，比尔再次致电麦凯恩：“我的护航航母在这个航向上颠簸得非常厉害，我们将恢复原来的航向。”比尔现在执行的300度航向正好将舰队带入了台风中心，一如他之前的预言。

与此同时，克拉克旗舰“大黄蜂”号的雷达探测到一个紧密的圆形“台风眼”直奔自己而来，这是大威力台风即将到来的标志。巨浪中的“大黄蜂”号摇晃得如同驱逐舰一般，那些真正的驱逐舰则时刻面临被风浪吞没的危险。凌晨4时20分，克拉克致电麦凯恩，请求允许他向南转向，这样他的舰船就可以赶在台风到来之前逃走。麦凯恩对

此回复说：“在我们的范围内，根本没有风暴的遗迹。”克拉克立即回复说：“我们确实发现了，我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就发现了。”

拥有战术指挥权的麦凯恩不敢擅自做主，只好临时向哈尔西请示，后者回答“保持阵位”。麦凯恩又花了一些时间和自己的气象参谋约翰·塔托姆中校争辩了一番，“你看看我们是否知道一些克拉克将军不知道的事情”。4时40分，麦凯恩给克拉克回话说：“我们将继续保持现在的航向，你们自行决策。”“至于这延迟的20分钟会带来什么不同，”后来麦凯恩在面对法庭质询时说，“我只能说对不起。”

克拉克并未改变航向，他认为领导肯定拥有比自己更可靠的信息，实际上哈尔西和麦凯恩掌握的气象信息还不如他全面！早晨5时07分之前，克拉克大队一直徒劳地保持着原来的航向以避开台风，之后才开始采取机动寻找更好的航向。他的所有舰船已被牢牢卷入呼啸的狂风之中。一座“巨大的水山”撞上“大黄蜂”号舰首，“我的天哪！”副舰长罗伊·约翰逊中校叫喊道，“那一定有10层楼那么高，当全部的冲击力落在飞行甲板上时，所有东西都被卷走了。飞行甲板的边缘塌了，所有天线都不见了，全部侧舷走廊和部分飞机掉进了大海，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5时35分，克拉克不得不命令所有舰船自由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听天由命，各自看各自的造化吧”。7时整，克拉克大队进入了台风眼，而拉福德大队在凌晨4时幸运地避开了台风。哈尔西对参谋长卡尼说，“有可能这场风暴根本就不是台风”。

在经受了23米高的巨浪和时速235公里狂风的洗礼之后，5日下午，克拉克大队终于驶出了台风区。比尔的后勤补给船队并没有像他预先担忧的那样遭到严重破坏，他的48艘舰船只有4艘——护航航母“温德姆湾”号、“阿图”号，另有1艘油轮和1艘护航驱逐舰——受伤。第一大队的33艘船都报告遭到重创，包括全部4艘航母，所幸没有

一艘船沉没。“大黄蜂”号和“本宁顿”号的飞行甲板前部拐角折了下来，就像书页上为了标记看到的地方而折的角那样。“圣贾辛托”号舰体变形，进水严重。“贝露森林”号右舷水兵通道被大浪卷走。重巡洋舰“匹兹堡”号30米舰首被从舰上整个撕下来。幸运的是，所有前舱人员都已及时撤出，断裂面之后的水密隔舱早已用木料撑住，才未酿成更大的灾祸。“巴尔的摩”号重巡洋舰也遭到重击，后来在干船坞中进行了维修。克拉克和比尔舰队共有6人落水失踪，4人重伤，损失飞机达76架——它们中有些被巨浪直接卷走，其余因撞坏无法修复被推入大海。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比尔后勤补给船队中的拖船“蒙西”号、“巴卡纳”号报告说：“我们发现了‘匹兹堡’号的舰首，并对其实施了拖曳。”两艘船还真把重巡洋舰的“头”给拖了回来，那一幕简直滑稽极了。

再次遭到台风袭击之后，美军第三舰队满目疮痍，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损失报告很快摆上了哈尔西的案头，半年内两次误入台风眼使他的指挥权命悬一线。哈尔西决定以攻为守，恶人先告状，他第一时间给关岛的尼米兹发去了一封怒气冲冲的电报。电报中说天气预报简直烂透了，而且接到的内容前后矛盾，使用密码电文又导致信息严重滞后，浪费了做出正确决策的宝贵时间。哈尔西强烈建议海军应该建立常备的气象侦察中队，同时倡议改变常规做法，允许重要的台风警报用明文加急的形式发出。总之一句话，我老哈和第三舰队在本次事故中并无多大责任。

重新整理好队形之后，美军两个航母大队恢复了对岛上地面作战的支援。舰首严重受损的“大黄蜂”号好像已经不能放飞战机了。急于参加战斗的克拉克少将决心试一试，但第一架试图在缩短甲板上起飞的“海盗”就一头栽进了海里，所幸飞行员很快被驱逐舰救起。损管队员竭尽全力想把飞行甲板损坏的部分切掉，但他们忙了整整一天，也只切除了一小部分钢质结构。在克拉克的鼓励和怂恿下——他

在旗舰上的身份是“客人”而不是舰长，不能插手具体指挥——“大黄蜂”号舰长奥斯汀·多伊尔上校尝试从舰尾放出飞机，美军航母还从未试过这种杂耍般的把戏。在众人的注视下，“大黄蜂”号开始迎风“倒退”，轮机人员把锅炉开到了超负荷状态，飞机还真摇摇晃晃艰难地飞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黄蜂”号成功用这种方法从舰尾放出飞机，从受损的舰首回收飞机。“本宁顿”号舰首同样伤势严重，舰长詹姆斯·西克斯上校照葫芦画瓢运作。所幸在6月6日，第一大队迎来了携带第九十一夜航大队的新航母“好人理查德”号——它前来顶替受伤退出的“企业”号——舰队实力得到了加强。

进入6月以来，前来攻击的日机数量明显减少。宇垣于6月3日到7日发起的“菊水九号作战”仅出动了50架“特攻机”。在长达5天时间里，仅取得了击伤战列舰“密西西比”号、护航航母“纳托马湾”号、重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驱逐舰“布拉德福德”号、布雷艇“威廉·迪特”号和“哈里·鲍尔”号、登陆炮艇LCI-90号的惨淡战绩。从飞机数量和时间跨度来看，日军此次攻击规模比前8次“菊水作战”大大缩小。6月7日，哈尔西再次挥师北上，次日出动舰载机轰炸了九州的日军机场，几乎没有日机起飞迎战。6月上旬美军针对九州的航空作战共摧毁日机77架，代价是14架舰载机未能返航，它们大部分毁于日军的防空炮火。8日当天，克拉克少将命令在台风中受损的“本宁顿”号提前返回莱特湾维修。9日，美军出动舰载机，向大东岛上的日军阵地投下了凝固汽油弹。10日，暂时接替李中将指挥战列舰队的沙弗洛斯少将出动“南达科他”号、“马萨诸塞”号和“印第安纳”号炮击了南大东岛。

10日在十五号“站点”，美军又一艘“传奇”战舰不幸战沉。1架日军九九式俯冲轰炸机被美军驱逐舰“威廉·波特”号、“奥立克”号联手击落在前者舷侧。正当所有人都在为这次出色的防御拍手叫好时，那架日机携带的炸弹却戏剧性地在“威廉·波特”号舰底正下方

炸响。这艘重达2700吨的驱逐舰被抛到空中，然后又重重砸回海面。虽然附近的“科格斯韦尔”号驱逐舰率4艘登陆炮艇围过来全力实施救援，但舰长查尔斯·凯斯中校还是在3个小时后下达了弃舰命令。11时20分，“威廉·波特”号舰首朝天没入海中。一年前在北太平洋，该舰1门主炮意外击发，127毫米炮弹正好落在基地指挥官的家里。所幸当时家中无人，才没酿成更大的灾祸。鉴于它还有在护航罗斯福参加开罗会议的途中向总统座舰“衣阿华”号发射鱼雷的“不俗”经历，“威廉·波特”号赢得了“最倒霉驱逐舰”的美名。迄今为止，美国海军没有任何一艘军舰愿意继承它的舰名。更加诡异的是，此次“威廉·波特”号遭攻击，有多达61名水兵受伤，竟然没有一人阵亡。

其间，美军从菲律宾调来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陆续进驻读谷、嘉手纳和伊江岛机场，更多雷达预警站也在冲绳及附近岛屿上建立起来。近期日军“神风特攻”的规模越来越小，每次出动的战机不过区区两位数。一切预示着日本人已经准备放弃冲绳，将更多宝贵的飞机用于未来的本土决战。岛上第十集团军的攻击越来越顺利，尼米兹认为第三舰队终于可以从前线解脱出来，前往莱特湾进行必要的维修、补给和休整了。持续作战已使舰队筋疲力尽，台风又带来了新的创伤，他们真该回去喘口气了。6月11日，哈尔西率舰队向莱特湾返航。

6月13日舰队刚刚入泊，就有意外发生。两架陆军P-38战斗机飞临舰队上空，好像是想观摩一下停泊中的航空母舰。其中一架因飞得太低，竟然一头撞上了“伦道夫”号飞行甲板前端，愤怒的高射炮手猛烈开火，将第二架P-38赶走。飞机撞击在航母的甲板上，引发了火灾，所幸现在是休战期间，舰载机都抽干了油，也未挂弹，才未酿成更大的事故。不算很大的火势在20分钟内得到控制，“伦道夫”号的飞行甲板被撞出了一个大洞，几个20毫米高射炮组受损，10架飞机被大火烧毁。事故还造成水兵4人死亡、14人受伤。未出现更大人员伤亡简直称得上奇迹。稍早一些时间，撞击点附近有一大群光膀子的水兵

正躺在那里享受日光浴。一片云彩飘过来遮住了阳光，他们刚刚起身离开，意外就发生了。

锚地里一时谣言四起。有人推测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又一次“特攻”行动。有人揶揄说，看到我们海军立功太多，陆军竟然向我们宣战了。几天之后，陆军航空队才找到了撞伤航母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是1架由P-38改装的F-5侦察机，由第五航空队第六侦察大队第八中队的里维斯·吉莱斯皮上尉驾驶。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命令，执行完本次任务就可以回国度假。可惜由于这次操作失误，吉莱斯皮永远回不去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航母上空进行特技表演，有人给出的合理解释是，他弟弟就在这艘航母上服役，他想飞低一点儿看看弟弟。“伦道夫”号出征前就因遭到“特攻”不得不推迟出发，现在好不容易回家了，又意外遭到自己人一轮“特攻”，老酒建议它干脆按谐音改叫“轮倒霉”号算了。

哈尔西在换班时就听斯普鲁恩斯说过，陆军第五航空队在冲绳战役期间的表现非常差劲，比人家英国人差远了。现在“伦道夫”号又因意外受伤，哈尔西立即向陆军提出了抗议。谢尔曼少将更是向第三大队所属各舰舰长发出命令，击落任何试图接近军舰的飞机。远在关岛的尼米兹立即取消了这道命令，并极力使头脑发热的谢尔曼冷静下来。其他人可不愿去管这种事，第四大队旗舰“约克城”号在圣彼得罗湾下锚之后，拉福德少将一头栽在床铺上，没吃没喝也没拉，睡了整整24小时都没醒过来。谢尔曼大队已经在海上滞留了79天，其中52天都在执行作战任务，这创下了美国海军的又一项新纪录。

舰队刚刚下锚完毕，哈尔西、麦凯恩、克拉克和比尔就接到了到“新墨西哥”号上报到的通知，看来这艘舰送完斯普鲁恩斯后很快回来了。6月15日，美国海军关于台风事故的调查法庭在战列舰的军官餐厅正式开庭。庭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胡佛海军中将，半年前那次台风之后判定责任的调查法庭同样由这位目光锐利的老水手主持。胡

佛曾因脾气暴躁、冷酷而不近人情获得了一个“温柔约翰”的讽刺性绰号。两位副庭长同样身手不凡，是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官乔治·默里海军中将——开战时的“企业”号舰长——和潜艇部队司令官查尔斯·洛克伍德海军中将，前者曾出席过1944年的那次质询。从法庭正副庭长的构成可以看出，海军高层对这次庭审极为重视。

克拉克和拉福德在出庭做证时，都对上司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1953年8月接替布莱德雷出任美国第三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拉福德认为：“此番哈尔西将军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疏忽不可原谅。”他指出哈尔西和麦凯恩在国内待了很久后刚刚回到舰队，他们因过于骄傲没能听取更有经验的下级的建议。拉福德承认天气预报不太靠谱，但认为即便只靠最基本的航海技术，也应当让两位将军做出更好选择：“我很难理解，哈尔西将军为什么硬要让3支特混大队待在一起，独立行动的大队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别管我们，我的大队就能避开风暴。”

哈尔西指出，是缺乏必要的信息和通信延误才导致他的舰队最终遭遇灾难。法庭虽然部分同意他的观点，但也听厌了这套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法庭最后得出结论，第三舰队受损是哈尔西在6月5日凌晨1时34分将航向从110度改为300度的“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所致，主要责任应当由哈尔西、麦凯恩和科斯克承担，并建议将三人调离现岗位，另行安排工作。克拉克和比尔负次要责任，建议留岗察看，以观后效。胡佛特别强调，上次台风事故之后，尼米兹将军对舰队遭遇大风暴时应该如何处置已经做出了专门指示，哈尔西和麦凯恩却置若罔闻，不能原谅。

最终裁决同时上报关岛和华盛顿。尼米兹对此感慨地说：“台风影响对第三舰队的打击，比在任何非重大行动中所预期的都要严重。”金上将认可他的说法，也同意法庭做出的结论：“文件记录明确显示，他们在获取、分析以及利用气象信息方面非常拙劣。已经有

了前一次的教训，哈尔西和麦凯恩完全能够避免这一最坏结果。他们只要具有普通熟练水手的气象知识，就能在状况恶化时做出正确反应。”

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已经准备把哈尔西赶回家去，但金和尼米兹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士气，并未将法庭形成的结论公布出去。在详细复盘了两次台风事件之后，金得出结论：“两次事故中，因台风蒙受的破坏和损失首要责任在第三舰队司令官哈尔西。”由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负责气象预报，尼米兹也要负“次要责任”。鉴于哈尔西先前为战争做出过突出贡献，就此让他退休实在有点残酷。哈尔西在水兵和国民心目中威望极高，将他战场解职势必挫伤广大官兵的士气，国民那里也不好交代。1945年夏季，他的照片和喋喋不休的演讲都是美国媒体上的重头戏。就在法庭提交调查结论不久，7月23日，哈尔西的名言“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更多日本鬼子”就和他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仗已经打到了这个阶段，主动将家丑外扬也会使海军在胜利时刻的光芒变得暗淡许多，凭空惹人笑话。金最后提出“赦免”哈尔西，弗雷斯特支持他的决定。既然哈尔西留了下来，就必须有人为事故背锅。麦凯恩将被召回华盛顿，出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副局长的闲职。但麦凯恩还没等到上岸战争就结束了，他在到任新岗位前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上次在莱特湾海战中弃收圣贝纳迪诺海峡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又接连两次遭遇台风危机，无论如何，哈尔西在战争期间无法在肩膀上增添第五颗星了。尽管好朋友麦克阿瑟特意请他到马尼拉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也无法改变哈尔西的沮丧心情。除“蛮牛”之外，他又有了一个新绰号叫“风暴之子”。

进入6月，李梅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继续对日本城市狂轰滥炸。继3月12日首次空袭之后，6月1日，李梅再次出动509架B-29轰炸了大阪。由于可以得到P-51战斗机的后半程护航，美军将此次轰炸改在白

天进行。令人意想不到的，P-51在前往与B-29会合的途中遭遇恶劣天气，27架飞机坠毁，3名飞行员阵亡。另外94架P-51因迷航返回硫黄岛，继续执行护航任务的战斗机只剩27架。美军机群进入目标区域上空时正值中午，良好的天气状况给地面日军的高射炮提供了反击机会。5架B-29被击落，2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另有2架因机械故障损失。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将大阪9平方公里的城区化为灰烬，两次攻击使大阪被毁的面积达到了1/4。

6月5日，李梅出动“超级空中堡垒”527架，继2月4日、3月17日后第三次造访神户。计划出动的P-51护航机队因天气恶劣取消。日军150架战斗机升空迎战，美军飞行员声称当天遭到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抵抗”。除日比重少尉亲驾机撞落第七十三轰炸机联队的“火箭”号之外，美军当天还损失了10架B-29，被高射炮击伤的飞机竟然高达139架。美军付出如此代价取得的战果是烧毁了神户11平方公里的城区。

从6月7日开始，李梅启动了第四阶段“饥饿战役”，攻势布雷规模进一步扩大。至7月8日，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共出动404架次B-29，布雷3542颗。本次作战在对关门海峡、神户、大阪等港口进行补充布雷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九州和本州西北部港口的全面封锁。同一时期，美军驻冲绳陆基航空兵也在朝鲜半岛沿海布雷186颗。为恢复海上交通，日军海军投入340余艘小型舰艇、2万余人实施扫雷作业，却因缺乏有效设备和手段落后收效甚微。部分绝望的日本商船试图强行穿越雷场，其中很多就此消失在巨大的白色水柱之中。布雷行动导致日本海运量大幅降低。以神户和大阪港为例，5月的卸货量尚有32万吨，到7月就减少到仅4.4万吨，降幅达86%。

哈尔西的舰队在海上纵横驰骋，李梅的“超级空中堡垒”在空中肆意投弹。进入1945年以来，美军中最郁闷的当数洛克伍德中将的潜艇部队了。联合舰队剩下的少许舰船在港内龟缩不出，日本本土通往

南洋地区的海上运输线已被完全切断，导致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军潜艇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随便什么类型的日本船只都所剩无几，想要闯回本土的满载物资的肥肉船队早就不见了，”洛克伍德对此慨叹道，“那些堆满了军火，连士兵都挤到栏杆上的从本土南下的巨型运输船，完全消失了。”这种现象直接导致潜艇部队的战果大幅度跳水。4月，在西太平洋游弋的数十艘潜艇仅19艘有所斩获，击沉66352吨的18艘日本运输船及13651吨的10艘军舰。到5月，这一数字猛跌到30194吨的15艘商船和4484吨的5艘军舰，这些战绩是13艘潜艇取得的。

大部分潜艇在海上转悠数月后两手空空，那些艇长逐渐变得饥不择食，开始越来越多地猎杀苏比克湾、爪哇海、马来半岛沿岸甚至孟加拉湾中的日军破旧的小型拖网渔船、帆船和舢板，过去这些目标他们根本是不屑于出手的。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在沿马来半岛东岸的一次巡逻中，美军潜艇“鲑鱼”号竟然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用两门甲板炮击沉了63艘小船——他们认为这些船根本不值得去浪费宝贵的鱼雷。当然在大部分时候，艇长威廉·哈泽德中校都会在开火前向船上的人发出警告，允许他们乘救生筏离开。但并非每次都是如此，特别在他心情不舒畅的时候。

眼看单靠破交作战再难有丰厚斩获，美军潜艇部队只好投入密切配合其他部队的新任务中。硫黄岛和冲绳岛战役期间，潜艇部队委屈地承担了一些侦察、对“神风特攻”提供预警的次要任务。洛克伍德关岛新办公室的隔壁就住着李梅，从1945年2月开始，他开始应邻居的邀请出动潜艇，执行B-29落水机组成员的搜救任务。每次B-29大举出击时，洛克伍德都会在航线沿途至少部署4艘潜艇，实施救援。这种任务虽乏味无聊，但有事儿干总比在家里躺着好得多，连洛克伍德本人甚至都有余暇去莱特湾客串审判法庭的副庭长了。洛克伍德觉得，到了胜利近在咫尺的关键时刻，之前战功卓著的潜艇部队快要被人们遗

忘了。如果再不闹出一点儿大动静来，潜艇部队“沉默军种”的雅号就更名副其实了。

把地球仪拨转了无数圈之后，洛克伍德终于将目光停在西太平洋最后一片还算安静的海域，被称作“裕仁私人浴盆”的日本海，这里是日本本土通往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海运线的必经之路。自1943年10月11日古怪而富有进攻精神的明星艇长达德利·莫顿中校和他的“刺鲅”号在此折戟沉海之后，还没有任何一艘美军潜艇试图闯入这片危险的海域。其间，日军升级并强化了3条主要出入航道的反潜防御。海域北部狭窄的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有飞机和小型舰艇巡逻，还有岸防炮协助把守。九州和朝鲜半岛之间仅64公里宽的对马海峡是全世界雷场最密集的水道之一，据称日本人在那里设置了4道水雷防线。幸好现在美军潜艇已普遍装备了新型调频声呐系统，洛克伍德认为，这种技术可以帮助它们穿越对马海峡的重重雷障。

在征得金上将和尼米兹的批准之后，洛克伍德制订了一个叫“巴尔尼行动”——计划制订者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巴尔尼·西格拉夫中校——的强行突破计划。参加本次行动的“角鲛”号、“长面鰩”号、“鳅鱼”号、“黑鰩”号、“北梭鱼”号、“鳐鱼”号、“金枪鱼”号、“飞鱼”号、“泥鱼”号等9艘潜艇被分成3个分队，由“角鲛”号艇长厄尔·西德曼中校统一指挥。5月27日、28日、29日，美军3个潜艇分队依次从关岛阿普拉港出发。6月初，洛克伍德命令“黑鰩”号到指定海域搜救1架坠海的叫“摩天楼一号”的B-29，“黑鰩”号很快找到它并救起了机上的10名机组成员。飞行员们得知“黑鰩”号还要前往日本海执行特殊任务后，原本庆幸自己得救的他们一致认为，与其跟潜艇一起走，还不如重回救生筏继续等待其他友军的救援。洛克伍德只好安排另一艘准备返回基地的潜艇前去把人接回来，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

6月4日、5日、6日，美军3个潜艇分队相继穿越4层雷障，顺利进入了日本海。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的日军运输船基本上都是单独航行，船上灯火通明，根本没有舰艇护航。潜艇上的一个美军鱼雷兵打趣说：“我们艇长好像急着要去参加一次丰盛的宴会，馋得直咂嘴。”

6月9日，抵达各自攻击阵位的美军潜艇开始发威。9艘潜艇虽然编成了3个“狼群”，但各艇的活动相对自由，几乎是单独在海上作战。当天下午，“黑鲔”号在朝鲜半岛沿海击沉2200吨的运输船“若松丸”号后，扬长而去。同日，“长面鰩”号在北日本海击沉了2艘运输船，“角鲛”号摧毁了1186吨的“佐川丸”号和2211吨的“松阳丸”号。当天夜间，美军设在珍珠港的监听站发现日军电台之前的通信变得异常活跃，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一向安全的日本海有大量美军潜艇出现，正在调兵前往。从6月10日开始，日本海军出动部署于对马方向的第一护卫舰队，在舞鹤镇守府、大凑警备府的配合下积极展开反潜行动。但此时日本海军已没有几艘船且缺乏燃油，能出动的仅有“响”号、“柳”号、“橘”号这3艘驱逐舰，以及19艘海防舰。在反潜声呐等装备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于茫茫大海上寻觅美军潜艇的踪影，谈何容易。

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军潜艇像猎人一样在日本海四处游弋，将遇上的日本船只统统变成海底的一堆堆废铜烂铁。美军潜艇公然浮出水面，用甲板炮击沉小型舰船，节约鱼雷以用来对付大家伙。10日上午11时44分，“鳐鱼”号在800米近距离射出的4条鱼雷有2条准确命中目标，将日军潜艇“伊-122”号一举击沉。估计这艘潜艇上的日本同行做梦都没想到会在家门口遭到美军潜艇的攻击。顺便提一句，5月1日，日军第六舰队司令官已由三轮茂义更换为醍醐忠重。

经过15天的肆意“狩猎”，西德曼中校认为，突入日本海的作战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6月21日，他发出了所有潜艇到宗谷海峡预定海

域集结的命令。6月24日，在宗谷海峡以西海域，浮出水面的美军潜艇只有8艘，唯独不见“北梭鱼”号的身影。西德曼于25日率队返航。26日清晨，美军潜艇依次通过宗谷海峡，7月4日顺利回到珍珠港，大家一起为“北梭鱼”号及其艇员默哀。用1艘潜艇为代价换取击沉日军54784吨共28艘舰船的战绩，美国人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本次作战，对濒临崩溃的日本战时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

根据日军的作战记录，“北梭鱼”号被证实已经沉没。6月19日在富山湾海域，排水量5488吨的“金山丸”号运输船被美军鱼雷击中沉没。迅速赶到事发海域的海防舰“冲绳”号、第六十三号、第七十五号、第一五八号、第二〇七号准确捕捉到尚未离开现场的美军潜艇的影踪，在狠砸了一通深水炸弹之后，次日通过海面上漂浮的残骸和油污确认的确有所斩获。这艘被击沉的美军潜艇正是“北梭鱼”号。

洛克伍德对“巴尔尼行动”取得的战绩感到满意。他于1955年出版了《海上“悍妇”：“巴尔尼行动”及在日本海上的作战任务》一书，详细记述了这次作战。1957年，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将这本书改编成同名电影《海上“悍妇”》，男、女主角分别是后来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戴维斯。当时已经退役的洛克伍德参与了编剧。据说该片严重偏离洛克伍德的原著并加入不少感情戏，被认为是一部“平庸的电影”。洛克伍德对此深感失望，拒绝出席该片在好莱坞举行的首映式。

6月，英军潜艇同样取得了不俗战果。8日在苏门答腊岛以东的邦加岛北岸，阿瑟·赫兹利特中校指挥“锐利”号潜艇于12时09分射出的8条鱼雷有5条准确命中目标，在苏里高海峡夜战中侥幸逃脱的日军重巡洋舰“足柄”号中雷，于12时39分沉没，853名水兵及舰上运载的400名陆军士兵与舰同沉。为其护航的驱逐舰“神风”号寻隙逃逸。

“锐利”号也算为在泗水海战中被“足柄”号击沉的英军重巡洋舰

“埃克塞特”号、驱逐舰“遭遇”号和美军驱逐舰“波普”号报了仇。

此前在5月17日，曼利·鲍威尔海军上校指挥英军第二十六驱逐舰分队的“索马里兹”号、“维鲁拉姆”号、“维纳斯”号、“维吉兰特”号和“维拉戈”号以群殴的方式击沉了从新加坡向安达曼群岛运送物资的日军重巡洋舰“羽黑”号，第五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中将、舰长杉浦嘉十少将以下400余名水兵与舰同沉。“神风”号打捞起320名幸存者后仓皇逃走。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克死2艘重巡洋舰，“神风”号几乎可以与“雪风”号媲美了。本次海战被称为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场水面战斗——马六甲海战。当年在马来半岛哥打巴鲁外海，当坐镇“川内”号轻巡洋舰的桥本信太郎下令向岸上英军阵地开炮时，南云忠一机动部队偷袭珍珠港的第一拨攻击机正准备起飞。

冲绳岛上，日本陆军向喜屋武半岛的撤退总体上说还算顺利，但是据守小禄半岛的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的撤退出现了意外。根据第三十二军制订的计划，小禄海军部队的撤退时间是6月2日。但可能因为误解了命令，大田实早在5月26日就下令各部退往南方，并在撤离之前对大部分无法带走的重武器和防御设施进行了破坏。大田及其司令部成员当天就转移到了与座岳南方2公里处的真荣平。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在得知海军“擅自提前撤退”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为了使现有防线不再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牛岛28日命令大田率主力部队重返小禄半岛。

事实上，海军根据地部队撤退到指定地区后，发现分给自己的那些洞穴大部分已经被逃难的平民占据。大田没有像陆军那样把冲绳人赶出来，而是率部在28日重返原来阵地，于29日完成了防御部署。包括大田在内的大部分海军官兵都抱有这样一种心态，“反正最后都是死，还不如死在自己修筑过阵地的小禄为好”。重武器几乎被破坏殆尽，大田于30日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请求空投10门迫击炮及弹药，

最终因美军防备严密未能成功。大田所部虽然号称有万人之众，但之前已经抽调了4个主力大队和大部分炮兵前往增援陆军在首里防线的作战，现在他手下只剩约5500人，还大都属于缺乏野战经验的地勤人员、工兵以及临时召集来的岛民。他们中只有1/3的人持有步枪等轻武器，更多人只能手持竹枪，或者在腰里挂上两颗将炸药灌到空罐子里制成的“土手榴弹”，属于不折不扣的“长矛部队”。

6月4日，陆战六师四团、二十九团从那霸渡海，对小禄半岛发起两栖登陆。他们声称这是太平洋战场最后一次登陆作战，但从时间看明显早于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7月12日在棉兰老岛南端萨拉加尼湾的登陆。日军“长矛部队”完全挡不住美军的猛烈攻势，只能将阵地让出，且战且退。位于半岛根部长堂附近的美军陆战第二十二团向西进逼，小禄日本海军部队腹背受敌。

5日，大田致电牛岛：“我海军部队已经陷入优势敌军的重重包围，无法撤退，决定在小禄战至最后一兵一卒！”6日，大田致电海军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余统领部队迎击敌军已两月有余。虽与陆军紧密协同，为击灭敌军尝试了一切方法，仍然毫无用处。根据地部队已将四个步兵大队及一切可用的火炮派遣到陆军的指挥之下，导致我部战力日益低下。如浪潮一般涌上来的敌军有优于吾等好几倍的装备。本官无法尽到护卫皇国的责任，只好深深向陛下请罪。或许冲绳山河可以改变，然而我部官兵对陛下的忠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吾等祈念皇国永远发展，高兴万分地为陛下赴死。最后吾等三呼天皇万岁，并祈祷皇国基业千年不坠。”

随后大田又向海军次官多田武雄中将发出了太平洋战争中很有名的一封电报：“冲绳县民遭受美军激烈炮击，房屋被毁，财产丧失。然而全部青壮年积极响应防卫召集，年轻妇女不仅承担护士、炊事等任务，还参与搬运炮弹，甚至参加挺身攻击队。希望后来的人对冲绳县民给予特别照顾。”

战至9日，日军小禄防御阵地全线崩溃，大田所部被包围在一个直径2公里的圆形狭小区域之内。11日，陆战六师出动8个步兵营发起最后攻击，当晚大田向牛岛发出了诀别电报：“敌坦克群正在攻击我司令部洞穴，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将于今天23时30分玉碎。感谢往日厚谊，祝愿贵军奋勇战斗到底。”12日下午，大田所在坑道的顶部传来钻孔的声音，显然美军准备灌入汽油将洞内的人统统烧死。20时，大田召集坑道内幸存的约270人传达命令：“司令官及幕僚将于本日自杀。虽与诸位共同奋战至今，终不能免于战败。相信友军一定会实施反登陆，光复冲绳。可独自行动者请坚持活到最后，熟悉地理者请协助反登陆行动；无法独自行动者请自杀。从现在开始，各部自由行动。”

300多名无法移动的重伤员被军医以注射氰化钾的方式处置。司令部坑道里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到处充斥着尖叫声、呻吟声。混乱中传出几声清脆的枪响，大田及幕僚自杀身亡，日军官方记载的准确时间是13日凌晨1时。虽然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在12日宣告结束，但一直到14日，小禄半岛上的日军残部仍在顽强抵抗。除了大部战死，少数人突出重围转入游击战。陆战六师在小禄半岛共击毙日军5000人，俘虏200人，自身也付出了伤亡1608人的惨重代价。

6月15日，美军在坑道内发现了大田等6人的尸体。司令部墙壁上写有“神州不灭”“丑米覆灭”等字样，很可能出自大田的手笔。随大田一起自杀的有根据地部队首席参谋前川新一郎大佐、西南诸岛航空队司令官棚町整、第九五一航空队小禄派遣队司令官羽田次郎大佐，其余两人身份不明。大田的幕僚中，只有参加过5月21日撤退会议的中尾静夫拄着拐杖逃离山洞，组织残部继续抵抗。7月17日，孤身一人的中尾遇上了一辆美军吉普车，车上坐着一群美国大兵和一名日本记者。记者和中尾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他笑着招手说：“中尾君，上来吧。”中尾半推半就，被带到了岛上的美军野战医院。

6月3日，日军在喜屋武半岛的防御大致部署完毕。这条宽8公里、纵深6公里的防线横贯半岛东西，从西边的国吉山脉越过与座岳、八重濑岳，一直延伸到东海岸的中城村和95高地。镇守国吉到八重濑岳一线的是第二十四师团第三十二、第八十九步兵联队，第二十二联队留作预备队，雨宫的师团司令部设在真容平。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负责八重濑岳到东海岸的防御，铃木的旅团司令部设在摩文仁沿岸的一处峭壁上，和牛岛的军司令部相距不远。前阶段战斗中损失最大的第六十二师团被部署在半岛最南端，留作战役总预备队，随时准备顶上填补前线出现的缺口。

美国人已经尾随而至，但由于补给无法跟上并未立即发起进攻。6月5日，持续长达半个月的暴雨骤停。6日，美军开始沿八重濑岳、与座岳悬崖向日军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发动试探性进攻。美军用野战炮炸掉那些伸出地面的珊瑚岩，为随后跟进的喷火坦克清理道路，后者直接将火焰喷进周围天然石灰岩洞的洞口。6月9日在东海岸，美军第七步兵师猛攻八重濑岳和95高地东北地区，11日艰难拿下了95高地。当天夜间，美军第十七团三营成功实施了一次夜袭，将日军特设第六联队赶出八重濑岳东部山脚地带。到6月12日，美军已经突破日军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的防线两端，给第二十四师团的右翼构成严重威胁。牛岛匆忙派出一支预备队前往堵漏，这支约6个中队规模的部队系军部从炮兵、工兵、后勤部队临时抽调人员组成，根本无法挡住美军的迅猛攻势，八重濑岳于12日落入美军之手。为保证第二十四师团的右翼安全，牛岛抽调独立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大队发起反攻，被已在八重濑岳站稳脚跟的美军轻松击退。

战至6月15日，日军第四十四旅团的两翼防线已支离破碎，牛岛只好命预备队第六十二旅团顶上去，铃木所部由藤冈统一指挥。第六十二师团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遭遇美军密集炮火的打击，加上地形不熟，移动缓慢。16日，位于第四十四旅团最右翼的独立混成第十五联

队完全失去联系，美军坦克已经在向铃木的司令部猛烈开炮。17日，铃木只好再次后撤，据守与座岳向东南延伸到海边的一条新防线。由于兵力严重不足，这条防线到处都是缺口。18日，移动缓慢的第六十二师团终于顶了上来，牛岛命令藤冈在铃木身后1公里处建立一条新防线，由第六十四旅团镇守从与座岳向东南延伸到真容平东部的区域，第六十三旅团负责从真容平东部到摩文仁东部及海边地区。

铃木的第四十四旅团节节败退，雨宫第二十四师团的防线同样岌岌可危。受陆战六师在小禄半岛作战的影响，陆战一师和陆军第九十六步兵师的攻势直到6月12日才迟迟发起，比第七步兵师的右翼进攻晚了整整6天。第二十四师团不愧为岛上日军的第一主力，第三十二、第八十九步兵联队凭借国吉高地和与座岳上的洞穴阵地，顽强击退了美军坦克和步兵一轮又一轮的进攻。15日，第八十九联队的中路防线被美军突破，三个大队长田中信造、深见八千代、佐藤长丸相继毙命，全联队可战之兵已不足百人。

当天晚上，联队长金山均大佐把还活着的军官全部集中到新垣的地下坑道里。他站在一个小高台上说，联队迄今剩下不足百人，有组织进行战斗已不可能。金山给联队军旗浇上汽油，然后擦着火柴点燃。军旗徐徐燃烧时，金山对部下发表了最后讲话：“在过去三个月中，你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诸位打得非常出色，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我现在宣布联队解散，你们可以自谋出路。想回本土的可以试试。我是要死在这里的，你们不应分担我的责任。”说完，金山拔出军刀，一声不响地把腹部切开。随着鲜血喷涌而出，金山的脑袋逐渐耷拉下来。副官佐藤举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之后朝自己开了一枪。另一个叫安达的中尉军官拔出手枪高喊“天皇陛下万岁”，随即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与此同时，13日奉命增援一线的第二十二步兵联队从17日开始遭到陆战六师的猛烈攻击，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十四师团只剩下北乡格

郎的第三十二步兵联队还在负隅顽抗。17日黄昏，美军向南穿过真容平，迂回到第三十二联队左侧，随即向北乡盘踞的洞穴发起猛攻。战至22日，第三十二联队大部被歼。只剩雨宫率师团司令部还在真容平一带顽抗。

6月17日，美军投入新预备队陆战二师八团——他们得到了陆战十团二营的加强。这支生力军在冲绳南端喜屋武一带登陆，协同正面和侧翼的友军清剿残余敌军。局势对日军来说越发绝望，他们的最后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为避免出现更多伤亡，巴克纳中将开始向日军劝降，他亲笔写给牛岛的劝降书被空投到日军防线后方：“阁下的部队作战英勇顽强，您的步兵战术已经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与我一样，您也是一名长期钻研和实践步兵作战的将军。因此我相信您和我同样清楚，彻底摧毁本岛日军的抵抗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巴克纳的信在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里引发了一阵哄笑。牛岛对此讥讽道：“美国人让我当上步兵战专家了。”一边的长勇突然大哭起来。濒临绝境使长勇变成了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在洞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喝醉酒后抓起军刀胡乱挥舞。牛岛相对冷静，外面的战斗好像与他没多大关系。他竟然还有余暇坐下来看书、写诗，或铺开白纸给部下写嘉奖书。近期他似乎对在身边担任勤务兵的冲绳青年特别关心，会像父亲一样抚摩他们的头，询问他们的成长和家庭情况。

6月中旬以来，之前一直愁眉不展的巴克纳心情大好。各路美军攻势如潮，岛上日军节节败退，他们最终的覆灭已经指日可待。18日午后，巴克纳率几名参谋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前一天登陆的陆战二师八团指挥所，在团长克拉伦斯·华莱士上校的陪同下前往一线视察战况。13时15分，当他举起望远镜观察时，隐藏在真壁的日军野战重炮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的2门150毫米炮打出了最后8发炮弹。其中1发在观察所正上方炸响，一块飞溅的珊瑚碎石直接命中巴克纳的前胸，美国陆军中将在10分钟内宣告阵亡。

实际上，当时日军的炮火已极其微弱。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几个小时都没落下过1发炮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日军偶然一次发炮竟然把美军最高指挥官炸死了。诡异的是，日军此次炮击仅造成巴克纳一人阵亡，他身边的那些人竟然毫发无损，连轻伤者都没有。

巴克纳就此成为美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阵亡的最高军衔将领。在他的阵亡之处，美军竖起了一座墓碑，上面写道：“1945年6月18日13时15分，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官巴克纳中将阵亡于此。”后来，他被移葬于肯塔基州法兰克福的家族墓地。1954年7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特别法令，追晋巴克纳陆军上将军衔。美军还特意将中城湾更名为巴克纳湾，以示纪念。1972年5月15日美军撤出冲绳后，日本人又将名字改了回来。

日军的抵抗异常顽强。就在巴克纳阵亡的第二天，第九十六步兵师副师长克劳迪斯·伊斯利准将在八重濑岳一带战死。伊斯利是一位经常亲临一线指挥的优秀军官。就在他给部下指示日军机枪阵地的位置并部署进攻时，对面射来两发机枪弹，准确击中了他的前额，伊斯利当场倒地身亡。

尼米兹火线任命盖格临时代理第十集团军司令官，第二天晋升中将的盖格因此成为指挥陆军部队最多的海军陆战队将领。可惜盖格只过了4天集团军司令官的瘾，6月23日，匆忙赶到的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从他的手中接过了第十集团军的指挥权，可惜当时岛上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了。

美军在冲绳岛比在太平洋其他任何战场都更努力劝说敌人放下武器，劝降对象既包括军人，也包括平民。从3月25日开始，一直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束，美军飞机共向日军阵地及后方投下了800多万份传单，仅6月12日一天就投下了3万份。美军吉普车、卡车和近海游弋的巡逻艇上都架设了高音喇叭，由日裔“美二代”拿着劝降信反复朗

诵。电池供电的袖珍收音机被挂在降落伞上投放下去，日军即使躲在洞里也能收听到美军的广播。新劝降信写得比以前更加通俗易懂，也更符合日本人的习俗和思维方式。“投降”成为禁忌词，改为“邀请日本军人起来反抗军人政府，加入志同道合的人中间，这是走出绝境的唯一办法”。日军士兵被告知，他们非常勇敢，仗也打得很好，但现在他们已“竭尽所能……战争结束后你们的国家还需要你们去建设”。

众多劝降者中，21岁的日裔美国人比嘉武二郎表现最为出色。他虽然出生在夏威夷，但2岁到16岁的这段时期都是在冲绳度过的，英语、日语和冲绳方言都说得无比流利。2014年，比嘉在夏威夷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跑了许多洞穴，劝藏在那里的平民出来：‘美国人不是野蛮人，你们快出来，我们有吃的喝的。如果受伤了，我们的医疗队会照顾你们。请出来吧，尽快出来吧。’这些话我用日语说一遍，然后用冲绳方言再复述一遍。一天到底喊了多少遍，连我自己都数不清了。”2014年6月22日，《今日美国报》发表了《揭秘二战日裔美军：一个人用冲绳方言喊话救出了3000人》一文，详细记述了比嘉立下的丰功伟绩。

正是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美军在冲绳的劝降比此前太平洋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在战役最后阶段，走出洞穴或坑道向美军投降的日军士兵高达数千人，有时甚至是高级军官率领部下整建制向美国人投降，这在其他战场还从未出现过。日军的投降逐渐呈现出滚雪球之势，走进美军防线的日军越多，效仿他们的人也就越多。许多勇敢的日裔“美二代”自愿孤身走入洞穴，对日军士兵实施面对面劝降。一些日军俘虏也愿意戴罪立功，主动转身返回山洞或地堡，劝说自己的战友投降——那些人躲在哪里，他们比美国人更清楚。战役前70天，美军平均每天只能抓到4名俘虏，6月12日至18日这一数字猛增到50多人。6月19日，仅陆战六师和第七步兵师抓到的俘虏就达343

人。6月20日，美军抓到977名俘虏，成为太平洋战场上的单日最高数字。美军万万想不到，在战役的收尾阶段竟能抓到这么多俘虏。“海蜂”不得不放下手头整修机场的重要活儿，临时去扩建战俘营。一名负责战俘管理的美军中尉对此慨叹道：“你需要一辆吉普车，才能从战俘营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受日军虚假宣传蛊惑，随军人一起向南撤退的岛民多达数万人，美军估计很可能超过了10万人。除了马尼拉，美国人还从未在其他战场遇见过这么多平民。濒临绝境的日军军纪涣散，常常把平民赶出山洞，使他们直接暴露在美军的炮火之下。他们还抢走平民的食物，逼迫妈妈带着哭闹的婴儿走开，让她把自己的孩子杀死，或者直接下手杀害婴儿。数不清的成人和孩子死在炮火、轰炸或步兵武器的交叉火力之中。日军下令对不会说日语的平民直接当作间谍处死，一些从未说过日语的老人因此被无辜杀害。

那些四处游走的平民往往在接近美军阵地时被打死，尤其是在夜间视野不良时。美军哨兵在无法辨别来者是日本兵或平民时，往往会按第一种判断直接开枪。日军甚至驱赶平民走在他们前面，挡住美军射来的枪弹。为尽可能减少误杀，美军向全岛各处投放了传单，上边用图画和简单的日语和冲绳语写道：“远离飞机！远离道路！远离阵地！不要靠近弹药库！哪怕你只是偶然忽略了上述某个警告，下场都可能会很惨。”陆战六师的诺里斯·布彻尔回忆说，许多日军士兵穿上平民衣服，甚至化装成女人，混在成群结队的难民中试图蒙混过关，“非常不幸，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打死他们。许多可怜的冲绳人就这样被打死了，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可怜牺牲品。虽然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但不得不这么做，我们首先要保住自己的命”。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负责夜间警戒的第七步兵师约翰·加西亚二等兵突然发现一条黑影正穿越一片稻田向这边摸来，便直接开了枪。天亮后他走过去，发现那里躺着一个女人，背上绑着一个婴儿，子弹

打穿了她，从婴儿的背后穿了出来。“那一幕至今仍然在困扰着我，阴魂不散。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你在黑暗中只能看见一个人影弯着腰，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个日本兵还是老百姓。”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加西亚这样为自己的过失忏悔，陆战六师的查尔斯·米勒就说，他的一些同伴射杀过冲绳的老百姓，“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一些美军士兵会主动去救助老百姓，这当然要冒极大的风险。海军医疗队路易斯·托马斯中尉所在的野战医院驻扎在冲绳北部的名户附近，由一个海军陆战队连负责护卫。一天夜晚，火光中有一大群人沿着道路蹒跚走来。一名陆战队哨兵向同伴高喊道：“不要开火，他们是平民！”随后他跳出掩体，跑进黑暗之中。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身后跟着一群老人、妇女和儿童。“我想不会有人去记录他的举动，但如果我们有权授予他荣誉勋章的话，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托马斯中尉回忆道，“那时候，我们都鼓起了掌，欢呼起来。我们纷纷对他说，‘你是一名伟大的海军陆战队员’。”

战役的最后几天，多达六位数的劝降传单被投放到日军据守的狭小区域内。6月17日，美军第七步兵师师长布鲁斯少将干脆下令，停止进攻1个小时，由翻译用便携式扬声器向日军劝降，换来的结果是1名翻译被子弹打伤，1个大喇叭被打出了3个窟窿——这一细节让老酒忽然想起了电视剧《亮剑》中劝降山崎大队的那个有点啰唆的李云龙的兵。不过他们安置在仲座东南悬崖上的那台扬声器取得了良好效果，成功诱使躲藏在靠海峭壁洞穴中的500多名平民出洞走入美军阵地，翻译从中辨认出70多名试图换装逃逸的日军士兵。

6月18日，“铁血勤皇队”和“姬百合部队”同时接了解散突围的命令。日军士兵告诉这些还活着的冲绳青年，美军正在不断逼近，集体行动太引人注目，所以必须分散逃离。那些受伤被留在原地的人都领到了手榴弹或掺氰化钾的牛奶。包括宫城喜久子在内的19人一起

离开了藏身的洞穴，他们中3人是老师，16人是学生。美军一发炸弹突然落了下来，这支队伍立即少了4个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美军坦克包围了，只好趴在路边一动不动。喜久子听到一声巨响后晕了过去。醒来后她发现自己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完全覆盖了，前方有两名同学倒在血泊之中，三年级的亚纪子已经死去。美军坦克喷着火焰冲了上来，在场唯一的一名老师高喊“跟我来”，还活着的12个人都跟在他身后爬行。20日，他们被逼上了一处悬崖，女学生们开始互相承诺：“要是我无法动弹，或者你动不了的话，我们就互相喂氰化钾。”

虽然知道起身就可能被打死，但大家还是站起来直立行走，美国人竟然没有朝他们开枪。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峭壁上，开始朝大海的方向爬行。海岸上到处都是逃难的人，连坐的地方都很难找到。远处美军军舰放出的一艘小艇朝他们驶来，喜久子第一次听见了美国人的声音。“会游泳的人，游过来吧！我们会救你们。不会游泳的人，朝港川走！在白天走，夜里不要行走！我们有食物，我们会救你们的！”

喜久子认为他们肯定是在骗人，那些都是“魔鬼”的声音。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被灌输了仇恨敌人的思想：美国大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会把姑娘的衣服扒光后肆意妄为，然后再用坦克把她们碾死。他们转身继续朝山上爬去，但悬崖顶部正在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扫荡，他们攀附到山崖中段就停了下来。21日早上，最后的12个人终于爬回崖顶，一个个瘫倒在地上哭了起来。“我们再也受不了了！”那些三年级的学生哭得最厉害：“老师，杀了我们吧！用手榴弹杀了我们吧！”“我想见到妈妈！”欢子抱着喜久子说，“我想见妈妈，哪怕只见一次！”

海滩上终于沉寂下来，海上的美国军舰没有朝他们开火，依然在喊着让人游过去的“废话”。喜久子看到一名日军士兵朝悬崖下爬

去，另一名蹲在岩石后边的日军士兵举枪将他打倒，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日本人杀日本人。喜久子和一个叫比嘉的同伴跌入了一个山洞，她听见有人用怪异的日语喊道：“出来！出来！”一阵密集的轻武器火力射来，美国人在近距离内开火了，1名日军士兵和3名学生被当场打死。她被压在4具尸体下面。枪声突然停了，美国兵肯定已经发现倒在他们枪口下的都是些小姑娘。

喜久子跟着老师走了出去，一直攥在手里的手榴弹被拿走了。一名美军士兵用冒烟的枪管捅了捅她，示意朝他指示的方向走。喜久子不会说英语，只能按他的命令行事。她看到3名受伤的高年级学生被抬了出来，美国人开始给她们清理和包扎伤口，还给她们注射了生理盐水。喜久子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这似乎不是“魔鬼”该干的事情。她清晰地记得那是1945年6月21日中午，烈日当空，瘦得皮包骨的她，哭着随美军来到了一处临时营地，吃完美国人给的那些不好吃的食物之后，又躺在沙滩上哭了整整一晚上。后来她被转往北部国头村的难民营。两个月后的一天，她竟然遇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妈妈光着脚从营地的一座帐篷里冲出来，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你还活着！我的女儿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

在岛南某处，8岁小女孩儿比嘉富子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在逃难中走散，最后躲进了一处山洞。洞内一对老年夫妇看到孩子实在可怜，就把自己极少的食物分给她吃。很快有几名日军士兵来到洞里，将一些青壮年带了出去，洞内只剩下老幼妇孺。洞外的美国人在不断喊话。老奶奶从老伴的白色兜裆布上撕下一块，绑在一根树枝上递给富子：“你举着这个棍子出去，不要害怕，只要你举着白旗，美军就不会向你开枪。”

洞外的美军突然发现，从山洞里钻出来一名穿得破破烂烂的日本小女孩儿，手里举着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边绑着一片白布。她警惕地观察着美军，不停挥动着手中的白旗。美军战地摄影师约翰·亨德

里克森举起相机准备抓拍，小女孩儿看到他举起相机竟误以为是拿枪瞄准，连忙挥手示意他不要射击。约翰迅速按下快门，一张名为“白旗少女”的经典照片就此定格。洞内的人看到美军没有开枪，就慢慢跟富子一起走了出来，他们安全了。日本投降之后，美军的宣传使富子的名字广为人知。小女孩儿长大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一直为呼吁和平而奔波努力。她多次在刊物上看到当年亨德里克森给自己拍的那张照片，于是决定写回忆录。在二战胜利40周年之际，富子的回忆录终于完成。1987年《白旗少女》一书出版，富子在书中呼吁人们正视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牛岛的最后几天是在一张小写字桌旁度过的。仗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命令可以下达了。牛岛读书，写诗，借着暗淡的烛光给各部队写嘉奖信。隔壁山洞里的长勇一边抽着大烟斗，一边阅读——看来这第三十二军司令部里的学习气氛还是挺浓厚的。18日18时20分，牛岛向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和台湾的第十方面军发出了诀别电报——球兵团（第三十二军代号）第635号电：“奉天皇大命，率麾下官兵与强敌周旋已近三个月。虽不顾生死拼命抵抗，但仍不能击溃强敌。今战局已面临最后关头。自敌军登陆以来，我陆海军地面部队始终与航空部队相呼应，倾尽一切力量防卫本岛。但由于卑职无德无能，导致事与愿违。如今本岛即将沦陷敌军之手，已无力继续抵抗敌军巨大的压力。对上有负于天皇陛下，对下有愧于万千国民。到这种地步，卑职只好率残存兵力展开最后一战，以死谢罪。不过，当卑职想起不能尽责之时，总会萌生千载难消除的怨恨。面临最后决斗之前夕，吾等祈祷皇室兴荣，并为那些战死沙场的英灵祈福。吾等虽然身死，然而灵魂将永远保护祖国。在此特向各位长官及同僚的协力表示真诚谢意。最后，容卑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

虽然战役已接近尾声，但日军的抵抗依然顽强，仅陆战一师6月11日到18日的伤亡就达到了1150人。19日，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坑道所在

的摩文仁89高地开始遭到坦克炮击，美军步兵已推进到仅数百米远的距离。牛岛在山洞里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他先是赞扬了各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随后指出鉴于武器弹药消耗殆尽且通信即将断绝，各部指挥官一旦战死，现场最高级别军官不必等待军司令部命令即可直接接过指挥权。最后，他要求部下“战斗到底，为永恒事业而牺牲”，“切记，不能进行自杀性冲锋”。长勇在电文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勿受被俘之辱，汝等可永生。”那些残余的散兵游勇被告知要争取渗透美军防线，到岛北山区打游击。远处美军巡逻艇上大喇叭的劝降声音清晰传来，一些死硬的日军军官对此不屑一顾，说“美国人成天在胡说八道”，但他们已经看到许多平民甚至军人跳入海中，向那些巡逻艇游去。

得到特别豁免的是军部的年轻参谋们。之前药丸曾经强烈建议在 有组织的抵抗结束之后，派遣参谋潜往北方美军占领区纠集残部打游击。长勇赞成这种观点，提出自杀传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各处战场损失了大量的优秀参谋，才导致了今天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牛岛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八原，“参谋们并非作战指挥官，没有必要死在这里”。八原声明自己的身份与一般参谋不同，一定要留下来与司令官和参谋长同生共死。牛岛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八原君，你要想办法冲出去。冲绳作战证明你的战术是正确的，对未来本土的作战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你死在这里非常容易，但东京就永远不知道冲绳战役的真相了。要忍辱负重，请记住，这是命令！”长勇将自己的诀别信交给八原，希望他能面交参谋本部，“我军运用了一切能用的战略和战术，浴血奋战，但是在物质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这些都没有多大效果”。最后长勇说，自己在离开人世时“并不遗憾、惊慌，不觉得可耻或内疚”。

当天晚上，牛岛用剩余的罐头和清酒举办了诀别宴会。出席者除牛岛、长勇、八原之外，还有木村、药丸、长野、三宅等参谋共13

人。牛岛指派木村和药丸潜往岛北组织游击战，三宅和长野设法逃回本土汇报战况。每两名参谋配备“铁血勤皇队”下属情报组“千早队”队员一人负责带路，这些人对岛上的地形和道路情况非常熟悉。

宴会结束之后，除八原之外的众参谋及少数司令部人员共约20人逃离了洞穴，不过仍有部分军官出于对牛岛的忠诚，决定留下来一起自杀。所有离开的人都脱掉军装，换上了便服，一些人甚至穿上了冲绳老妇常穿的那种黑色和服。大家都被指定了新职业，如三宅是冲绳师范学校的剑道教师，长野是汽车司机等。上述人员都未完成牛岛赋予的任务。根据战后幸存者的供述，三宅20日夜在八重濑岳东麓战死。在南风原町的喜屋武一带，企图强行越过道路的木村被美军自动步枪射杀。药丸、长野逃出后一直下落不明。

第二天中午，冲绳岛民比嘉仁才给牛岛理完发，收拾工具准备离开，长勇走到了牛岛的面前，一脸诚恳地对他说：“非常感谢您。”

牛岛一脸狐疑地反问：“为什么？”

长勇：“当我本以为您不会听从我的意见时，您却听了，按我的意见发起了反攻。”

牛岛：“我想那样会容易些，我向来主张让部下自己做出决定。”

长勇：“我曾想过，如果您不批准我的计划，我就切腹。但您依了我，还是笑着答应的。所以我想在分手之前，再感谢您一番。”

6月21日至22日，宇垣下令发起“菊水十号作战”，30架海军、15架陆军“神风机”奉命执行最后一次“特攻”任务。投入越少，收获越小，此次攻击仅取得击伤高速扫雷舰“伊利森”号，击伤登陆炮艇LSM-213号、LST-534号的惨淡战绩，对岛上美军作战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几天前，6月16日，日军1架“天山”在一次突袭中先

发射鱼雷击中“特维格”号左舷，继而直接撞上这艘倒霉的驱逐舰。尽管舰长乔治·菲利普中校率领水兵积极展开损管作业，但最终“特维格”号还是沉入了海底，包括菲利普中校在内的184名水兵阵亡，34人受伤。

6月21日，除了第二十四师团司令部驻地真容平和摩文仁两处孤立阵地，其余各处日军成建制的抵抗已经不复存在。美军估计，包围圈中的残余日军仍有1.5万~1.8万人。当天晚上，牛岛收到了陆军大臣阿南和参谋总长梅津联名发来的电报，内有“第三十二军在人格高洁的牛岛将军的统率下，勇敢奋战达三个月，击毙敌军总指挥西蒙·巴克纳，并对其麾下的八个师予以严重杀伤”等字样。听到巴克纳的死讯，洞穴里的人都惊讶不已。还没离开的八原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境：“得知巴克纳战死于牛岛军司令官之前的消息，所有人都非常高兴。我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打败敌将的愉快之感。但牛岛将军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倒不如说是满脸困惑。我当时想，这位将军的为人真是不一般！”

22日凌晨2时前后，第六十二师团师团长藤冈武雄、参谋长上野贞臣，第六十三旅团旅团长中岛德太郎在摩文仁军司令部不远处的阵地上自杀，第六十四旅团旅团长有川主一也在米须一带切腹。同日，第五炮兵部队司令官和田孝助自杀身亡，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

当天上午，在嘉手纳机场附近的第十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在《星条旗》的旋律声中，美军仪仗队升起了一面星条旗。盖格中将宣布，冲绳岛已经被美军攻占。老酒以为，盖格如此猴急地宣布胜利，是因为史迪威第二天就将到达。

同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争夺冲绳岛的史诗式战斗，将列入军事史上最激烈、最著名的战斗流传后世！”

6月22日正午时分，摩文仁村的枪声逐渐停歇。长勇判断，守卫此地的军直属卫队已全军覆没，那里距军司令部所在坑道只有400米距离。大约1个小时后，司令部坑道的一个出入口被美军发现，随后投入的手榴弹将10人当场炸死。这是整个战役期间，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第一次出现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牛岛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明天黎明时分，所有战士向摩文仁地区发起突袭。其间军司令官、参谋长在山顶自尽！”

23日凌晨4时30分，从洞窟通道向晨风中走去的第一个人是长勇。他穿着纯白色的日式衬衣，上面有他亲手写下的“忠则尽命、尽忠报国、长勇”字样。随后走出洞穴的是一身戎装的牛岛，两人脸上看不出有多少悲伤情绪。

长勇：“昨晚您休息好了吗？”

牛岛：“你鼾声如雷，我能休息好吗？”

长勇：“咱们谁先动手？我先来吧，让我来给您带路。”

“不，还是我先行一步吧。”牛岛一边笑着，一边在摆放在通道口的席子上坐了下来。

长勇也笑了：“我明白了，原来我无法为您带路呀。阁下去的是极乐世界，而我则是下地狱，我们的目的地不一样呀。”

洞口地方过于狭小，两人最终没能完成面朝日本皇宫的祭拜仪式，美国人就在约50米之外。两人开始吟唱辞世歌。牛岛歌云：

未及秋风度，岛上春草枯。

皇国春天里，犹望再复苏。

弹尽弓矢绝，鲜血天地涂。

魂其归来兮，守望皇国土。

长勇歌云：

丑敌停滞南西地，飞机覆空舰压海。

敢斗九旬一梦中，万骨枯尽走天外。

“冲绳人一定会恨我的！”牛岛边说边拉开衣服，挥刀插入自己的腹部，旁边的长勇照此运作。剑道五段的坂口胜大尉挥刀将两人的首级砍下，第三十二军经理部长佐藤三代治主计大佐等7名参谋集体用手枪自杀。

东京随后追晋牛岛大将军衔，他因此成为旧日本帝国最后一位陆军大将，4月19日在内格罗斯岛一带被美军航弹击毙的第三十五军司令官铃木宗作是倒数第二。巧合的是，1872年第一个晋升陆军大将的西乡隆盛和牛岛都是萨摩藩人。美国人对牛岛评价颇高，认为他和日本海军的田中赖三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

看到两人相继倒下，八原换上打高尔夫专用的旧夹克衫，率两名随从逃离洞窟。他以教师身份在美军盘查中蒙混过关，6月26日被收容到知念半岛的屋必久难民营，7月15日被由冲绳县民担任的审讯官识破后，被转往战俘营做特别收押。战后八原出版了回忆录《冲绳决战——高级参谋之手记》一书，对冲绳之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各种设想：如果第九师团未被中途调走，冲绳还能坚持更长时间吗？如果牛岛军司令官能更多听取自己的意见，或许美国人会流下更多鲜血吧？如果参谋本部的判断能够准确一点，情况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吧？

“铁血勤皇队”队员大田昌秀早先是冲绳师范学校的学生，他加入的“千早队”隶属第三十二军司令部情报组，主要负责宣传和情报传送工作，归情报参谋药丸直接指挥。6月19日，当解散命令被下达给

“铁血勤皇队”和“姬百合部队”时，负有特殊使命的“千早队”并未解散，被指定到岛北名护地区打一场“情报战”，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抽去给提前逃走的军参谋们带路。大田和另外3名队友奉命潜往岛北的国头村，他在试图穿越美军防线时受伤，几名队友很快不见了。大田还带着一支步枪、120发子弹和2颗手榴弹。因为没有皮带，他腰里只系着一根麻绳，也没有穿鞋。他记得当天好像是6月23日。为了寻找食物，他爬上了摩文仁山顶，发现了牛岛和长勇的墓地。牛岛墓地只有一个人长度，上边薄薄地抹了层水泥。墓地上竖着一块木板，上写“牛岛司令官之墓”。那块木板上还插着一把美军的短匕首，上边刻着一些字。大田看不懂那些英文，但记住了字母的形状。后来他问了懂英语的白石，才知道上面刻的是：“妈的，去死吧！”

大田把步枪、子弹和手榴弹找了个地方埋进去，带它们行走实在危险。随后他找到了一个山洞，在里边躲藏了很长时间。再后来他设法来到海边，但还没游出去多远就昏过去了。海浪将他冲回海岸，他就这样在海滩上昏迷了两三天。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不远处有一名妇女面朝下趴在沙滩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她已经死了。大田想看看那个布包里是否有他急需的食物，但他怎么都扳不开她的手指。海浪把女人的尸体冲走又冲了回来，他终于捡到了那个布包，里边只有几根蜡烛和一把梳子，没有吃的东西。大田有点失望，但他还是把那些宝贵的蜡烛收了起来。

大田遇到了一个叫白石的日军士兵，他入伍前是东京文理大学的学生，身上还带着一本韦氏词典。两人成了生死相依的好伙伴。大田几次想觅死，都被白石极力劝住，两人互相鼓励着要坚强地活下去。一天，美国军舰和岛上同时腾起了红色和黄色的火球，那些火球在空中炸开，好像是在放烟花。起初大田认为是日军部队发起了反击，并为此欣喜不已。但白石指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日军当时的状况已无力发起这种攻击。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一次大田在偷窃美国人的食

物时顺手给喜欢阅读的白石带回了一份画报。“大田，你看！”懂英文的白石惊呼起来，“日本战败了，几天前我们看见的火球是美国人欢庆胜利的炮火齐射。”两人不敢对外透漏这一重要信息，担心被其他散兵游勇当成奸细杀死。

每天都会有美军士兵爬上摩文仁山丘，他们斜挎着自动步枪，光着膀子在山上吃饭。大田留意美国人一般都会在傍晚时离去，他和白石就会去寻找他们扔下的残羹剩饭。一天，一个由日军士兵组成的“宣抚班”带着美军士兵朝他们叫喊：“我们被打败了，日本战败了。你们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大田发现，自己竟然认识“宣抚班”中的那个冲绳籍士兵，他以前是军司令部的哨兵。那人看到大田后也非常惊讶：“你怎么还在这里？你的同学和老师们在战俘营里。”大田问战俘营里都有谁，那人竟然一口气说出了好几个他认识的人的名字。大田藏身的山洞里还有140人到150人，众人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二天，“宣抚班”给他们带来了一份天皇的《终战诏书》。所有人都半信半疑，请求再给一天时间认真考虑，美国人还真答应说明天再来。有人指出诏书很可能是伪造的，大田和白石都认识的一名中尉军医开了口：“诏书里的语句不像普通人写的，风格很独特，我个人认为它是真的。”尽管还有反对的人，但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中尉军医的观点。最后大家决定投降，向美国人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成为战俘前能洗一次澡，美军答应了。鉴于危险已不再存在，大家就痛痛快快到海里洗了一次澡。10月23日，他们随美国人来到了战俘营。大田发现美军对战俘的管理是分类的，冲绳人待在一顶帐篷里，来自冲绳之外的战俘待在另一顶帐篷里，那些朝鲜劳工则占据了另外一顶帐篷。

死里逃生的大田战后重回学校学习，相继从冲绳文教学校、冲绳外国语学校毕业。在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深造之后，

大田于1968年成为琉球大学的教授。1990年他从大学辞职，击败西铭顺治当选战后冲绳县第四任知事。2001年至2007年大田当选日本参议员，2017年6月12日上午11时50分因呼吸衰竭在那霸医院去世，终年92岁。作为研究冲绳战役的专家，大田一直持反美和反战立场。

从6月23日开始，美军两个军开始在各自的防区里展开清剿活动。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或炸药有条不紊地对付每一处可能有日军藏身的洞穴，有时甚至直接用推土机掩埋了事，无数日军士兵和平民葬身其中。其间，他们还与一些企图渗透美军阵地前往岛北地区的小股日军发生过零星战斗。顽抗时间最长的是驻守真容平的第二十四师团。6月30日，师团长雨宫巽和参谋长木谷义雄在宇江城窟内切腹自尽。同日自杀身亡的还有独立混成第四十四旅团旅团长铃木繁二。到6月底扫荡作业完成时，美军统计又击毙日军8975人，俘虏2902名军事人员和906名劳工，付出的代价是伤亡783人。

7月2日，尼米兹上将正式宣布“冰山行动”胜利结束。由于战事太过血腥，人员伤亡太大，美军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

美军在冲绳岛战役中的伤亡数字的确惊人：总伤亡49151人，其中12520人阵亡或失踪，36631人负伤。陆军相对应的数字是22774人、4675人和18099人，海军陆战队为16646人、2928人和13708人，海军为9731人、4907人和4824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有15613人、10598人因“战斗神经症”退出战斗。海军总计有36艘舰艇被击沉，368艘受伤，其中43艘因损毁严重彻底报废，它们大都拜日军10次“菊水作战”所赐。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的阵亡数字竟然超过了负责地面作战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且阵亡人数罕见地大于受伤人数。这证明很多人在遭到攻击的很短时间内就失去了生命，否则以美军强大的医护能力——海军通常比陆军更强——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可以领取紫心勋章的。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历次战役中加诸美国海军的最大伤亡。另外，美国陆海军共损失战机763架。

日军准确的伤亡数字确实很难统计。美国第十集团军的统计数字是击毙日军107539人，估计另有23764人被封死在洞穴或坑道之内，俘虏10755人（其中约7400名被认定为战斗人员），总计142058人。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日军部署在冲绳及周边岛屿上军事人员的总和。美军坦承，上述数字包括约42000名在战斗中被误伤的冲绳平民。减去这一数字，美军在冲绳歼灭日军人数在10万以上。此外，美军还击沉包括“大和”号在内的日军舰艇16艘，击伤4艘，摧毁敌机7830架。

日军对上述数字并不认可，只承认约65000名军人战死，损失飞机4200架。1980年，冲绳县公布的经日本厚生劳动省确认的详细死亡数字是：日本本土士兵65908人，冲绳籍士兵28238人，战斗协力者55246人，普通平民38754人，总计188146人。1995年，冲绳县政府在最后的战场摩文仁和平祈念公园立下了“平和之础”纪念碑，无差别地列出了所有在战斗中死亡的外国、本国官兵及平民的名字。截至2008年6月23日，共列出了240734个名字。而到了2021年6月23日，碑上列出的名字增加到241132个——其中冲绳县民149233人，来自冲绳之外的日军77327人，美军、朝鲜人、中国台湾人等外来人14572人。这一数字今后还会不断增加，但速度会大大减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7日，在冲绳嘉手纳机场，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官史迪威上将主持了西南诸岛日军的投降仪式。牛岛和长勇自杀后，东京并未任命新的司令官和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的番号并未被取消。第三十二军主力在冲绳被歼之后，该军余部尚有驻宫古岛的第二十八师团，独立混成第五十九、第六十旅团，驻石垣岛的独立混成第四十五旅团等部，各岛还驻有海军冲绳方面根据地部队的少许兵员。驻奄美群岛德之岛的独立混成第六十四旅团原本隶属第三十二军，冲绳失守后改隶属第十六方面军，而盟军《第一号命令》又规定奄美群岛日军在冲绳投降，于是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日军将领多达三人：第二十八师团师团长纳见敏郎，第六十四旅团旅团长高田利贞陆

军少将，原海军冲绳根据地部队参谋长陆军少将（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副司令官）加藤唯雄。当时美军第五舰队就停泊在冲绳以东的“巴克纳湾”，当年“冰山行动”总指挥、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特意登岛观摩了受降仪式，也算补上了缺席“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仪式的那一课。

日军的零星抵抗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除了岛北宇土武彦的国头支队，在岛南主战场，坚持战斗的日军成建制部队至少还有三支，全都来自第二十四师团第三十二步兵联队。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该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防守真容平东侧洞穴阵地——该坑道原由第九师团修筑，不但坚固，还储存有大量物资——伊东孝一的第一大队防御国吉岭一带。6月23日之后，美军的攻势逐渐减弱。6月下旬，联队长北乡格郎及本部幸存者约80人与第一大队取得联系，此时伊东手下也只剩下约100人。两人合兵一处，开始靠掠夺美军弹药和粮食坚持战斗。其间，美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师长格里纳少将曾组织过多次围剿，都被他们侥幸逃脱。7月18日，北乡试图率部北上与国头地区的宇土支队会合，因路途太过遥远和美军的重重拦截最终放弃。

伊东试图抢夺美军军车突围到北方去。8月15日傍晚，他忽然发现无数曳光弹在空中飞舞，那情景好似在放烟花，美不胜收。伊东想：会不会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反攻到来啦？但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那是美国人在庆祝胜利。他们在饮酒作乐，还朝天空胡乱放枪。伊东对此一点儿都不信，日本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投降的。

8月18日，空中飞来了几架美机——最近它们已很少来了——并未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投下了大量传单，上边说日本已经投降。北乡和伊东对此不屑一顾，用自己破烂的军鞋将那些传单踩烂。伊东还要求全军振作起来，不要受美国人的蛊惑和欺骗，“我们离战斗到最后一人还早着呢”。当天晚上，他甚至派出小股部队对美军的营地实施了夜袭。

8月22日，在一名投降日军军官的带领下，美军陆军中尉莫斯来到了伊东藏身的洞口。他用非常流利的日语向伊东介绍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裕仁15日下达投降诏书的详细经过，要求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投降。最初伊东完全无法相信，但对方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况且随他前来的那名日军军官也随声附和，伊东答应两天后再给予答复。莫斯走后，伊东立即前往联队本部向联队长做了汇报。北乡同样是半信半疑，决定当莫斯再次到来时由伊东随他前往美国人的营地，确认日本投降是否属实。

8月24日，莫斯再次来到伊东藏身的洞口。伊东孤身一人登上了莫斯的吉普车，前往美军司令部核实情况。在那里，他听到了裕仁结束战争的“御音”，看到了日本报纸的相关报道。当莫斯问他是否已经明白时，伊东回答说“不明白”。因为他从未听过天皇的声音，谁能保证那些录音和报纸不是伪造的？

哭笑不得的莫斯于是决定带伊东去见一个人。当伊东和那人面对面时，两个人都惊呆了。那人竟然是八原。他因遭岛民指认成为美军的“高级”俘虏，拥有自己的单独帐篷。

“这个人你认识吗？”莫斯问伊东。

“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熟悉。”

“那么，请你好好听他解释吧。”

“真的非常遗憾！”八原终于开了口，“一切都结束了。请按照美国人的要求解除武装吧，不能再让士兵被无辜杀害了。”当晚伊东没有走，就和八原住在一起，两人谈了整整一夜。25日早上，伊东起身乘美国人的吉普车返回自己藏身的洞穴。

既然消息的确属实，又有军高级参谋八原的命令，北乡最后决定向美军投降。26日，前往接洽的伊东见到了美军代表特莱因少校，提

出了维护军人尊严的三项条件：第一，解除武装时间为8月29日；第二，27日到29日，允许日军在藏身洞穴周围2公里范围内自由活动；第三，美军可以在2公里之外部署警戒，但严禁进入这一区域。美国人拍着胸脯全部接受下来，事实上，对这些顽抗到现在才不得不投降的日本人，他们内心还是佩服的。8月28日晚，北乡烧毁了那面1898年由天皇“御赐”的联队军旗，次日带队钻出洞穴向美军投诚，这支队伍的规模已经扩大到300多人。他们每三人才拥有一支步枪，每支枪只配发5发子弹。

北乡和伊东尚不知道，在前田高地以东4公里的南上原地区，志村常雄率领第二大队约200名残兵在和美军周旋。6月底，志村从联队本部的几名幸存者口中得知以下不幸消息：联队长北乡在国吉一带的洞穴中自杀，大队长伊东“亲率仅存的部下突入敌阵，壮烈战死”。志村于是决定，率残部向北“转进”到国头地区打游击。7月中旬，当部队进发到首里东北约8公里的新垣地区时，遭到美军优势兵力的伏击，志村的队伍被彻底打散。当志村7月底返回南上原的老阵地时，部队人数并没有减少。志村清点队伍后发现，撤退途中又有很多失散士兵不断加入自己的队伍。9月4日，志村看到自己藏身的洞口出现了一名老熟人，那人竟然是伊东，原来他和联队长北乡都还活着。听完伊东的介绍之后，志村率队走出洞穴，向美国人投降。

艰难拿下冲绳之后，美军离未来在日本九州的登陆点只剩563公里了。

太平洋战争

青梅煮酒——著

东京审判

⑩

历时九年 青梅煮酒“太平洋战争”系列完结篇

- ▶ 核击广岛、长崎
- ▶ 日本天皇和政府内阁接受无条件投降
- ▶ “密苏里”号见证日本投降签字
- ▶ 日本战犯东京审判全过程

天涯社区
1999—2016
经典原创作品奖

现代战争启示录，还原战争细节，揭秘历史真相
多国史料，展现多国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斗争
多角度解读日本自明治维新兴起，至二战战败投降全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 第一章 |

核击日本

与虎谋皮

冲绳岛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在东京首相官邸，刚刚接替小矶国昭出任日本第四十二任内阁总理大臣的铃木贯太郎毫无履任新职的兴奋感，他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推上这一高位的。就在新内阁宣誓就职的当天，1945年4月7日，帝国海军的象征“大和”号战列舰战沉，预示着联合舰队在未来战争中彻底沦为配角。美军已经在冲绳岛上牢牢站稳了脚跟，这座对本土防御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最终的沦陷，已进入倒计时。美军“超级空中堡垒”对本土四岛的空袭越来越猛，日本帝国陆海军束手无策。

在欧洲战场，日本昔日强大的盟友德国即将迎来覆灭的命运。4月20日，铃木组织召开新内阁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这一会议形式由前首相小矶创立，参会人员有铃木、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会议历时一天，最终形成了《德国失败时必须采取的措施纲要》。

一、方针：在德国最终屈服时，制定防止国内动摇的措施，树立起在一亿民众更加坚定的团结下，确信必胜、保卫国土、彻底完成战争的决心。

二、对外措施：废除《防共协定》《三国同盟条约》等日、德之间的所有条约，努力促进对苏政策。防止大东亚各国动摇，确保与日协调。力图通过巧妙运用宣传策略，加剧美、英、苏之间的分化，涣散美、英的战斗意志。

三、对内措施：由于德国失败和敌人反攻，应更加强调一亿民众具有特攻队的觉悟。对苏联的新闻报道要特别注意与外交政策相符。

为避免反战和平运动高涨，应加强对言论和阴谋活动的取缔，严防海外的策动谋反。

4月21日下午，外相东乡觐见天皇，就当前局势向裕仁做专题汇报：德国失败已成定局，主要原因在于遭到猛烈空袭，而美军对我国的空袭力度正不断加强，这是危险的征兆。一旦德国在欧洲战败，苏联向东进攻的可能性就会骤然变大，有必要对国际关系进行全局讨论。东乡指出：“从我方目前的战局来看，冲绳方面毫无希望挽回颓势。应该抓住德国失败的机会，趁我方还有余力时收拾残局，尽早结束战争方为上策。”裕仁难得开了口：“战争还是尽早结束为好啊！”

告退之后，东乡转身来到内大臣办公室，与木户幸一就战局、外交政策及如何结束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两名主和派一致认为“日本现在的唯一出路只有和平，我们恳切希望陛下在关键时刻能够有所决断”。

4月22日，东乡办公室里来了几位不同寻常的客人。领头的是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他刚从秦彦三郎手中接过这一职务，秦彦三郎调往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总参谋长。之前出入外务省的都是些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几名身披参谋绶带的陆军高级军官突然光临，引人注目。陪河边来访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忧心忡忡地告诉外相：据关东军发来的可靠情报，大批苏军正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向西伯利亚方向调动，这种动向对战争全局特别是即将到来的本土决战影响极大。大本营陆军部希望外务省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苏联对日参战，陆军将全面支持这一对策。河边还交给东乡两份文件，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大佐草拟的《今后对苏施策意见》《对苏外交谈判纲要》。

东乡不悦：陆军历来将外务省抛在一边，如今战局无可挽回，才想起我们外交官？东乡告诉河边等人，除非你们能在冲绳战役中取胜，使日本的外交地位有所改变，否则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明确承诺，是极其困难的。

河边到访第二天，海军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破例走访了外务省，表达了与河边类似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请求：欧洲战争接近尾声，苏联人手中有大量闲置的战斗机，能否通过外务省斡旋，用停泊在内海的“长门”号战列舰、“利根”号重巡洋舰、“凤翔”号轻型航母及5艘驱逐舰，从苏联人那里交换一些战斗机和燃油，用于今后的“特攻作战”？东乡哭笑不得，向小泽解释说目前两国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还在有效期限之内，苏联向日本供应武器不合国际法，总算把小泽等人打发走了。

随后登门拜访的是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表达了河边、小泽的大致意思之后，梅津提出，现任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在前阶段斡旋德苏媾和的工作中毫无作为，能否考虑更换大使，促进日苏关系改善。东乡的态度由此前的不满变成了生气：陆军的手伸得真长，竟干涉起了外务省的内部事务。东乡强压怒火解释说，找到一个比佐藤大使更优秀的人不容易，即便能够找到，人家愿不愿意赴任还说不定。目前形势日益紧张，驻苏大使的位置空缺一周都会给工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梅津最后表态说，为了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有必要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慎重研究，他可以就此问题游说陆军大臣阿南。

阁僚中和东乡持有类似意见，希望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不在少数。农商务大臣石黑忠笃就是激进的和平论者。他在回忆录《农政落叶笼》中写道：“因德意志投降，我们再无束缚，我认为提出和谈没有任何障碍。和一两个人谈了，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在内阁会议上也没做任何议论。我不太了解最近的外交和军事情况，东乡外相什么

都不说。现在回想，当时确实应该尽早考虑。”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战败，我们败战的命运无可动摇。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今后还有无收拾残局的机会或能否抓住机会？我们日夜盼望冲绳哪怕能取得局部的胜绩。日本迄今为止都在被德国牵着鼻子走，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太软弱迁就了。”

一旦德国战败，接下来日本就与全世界为敌，首相铃木不可能不清楚。他内心倾向寻找合适时机对美、英取得体面的媾和。铃木在回忆录中说：“随着德意志的投降，对我国施加的压力是包含苏联在内的联合国国家。苏联于4月上旬通告废弃《中立条约》。如果他们参战，想要抓住结束战争的机会和努力又都会远去。”令人费解的是，日本高层中这些主和派互相并不沟通，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心事，无法形成强大的合力。

5月1日，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在《大本营机密日志》中形象地描绘出当时日本的矛盾心理：“今天终于有了希特勒战死和墨索里尼被打死的悲痛消息。由于都在意料之中，大本营只采取了一些事务性措施，表面上看很坦然。实际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成为全世界敌人的日本，只有孤军奋战，且战争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铃木老首相此时在想些什么？是和，是战？即使想决定也决定不了，即使决定了也不可言传。这其中的奥妙，又有谁能知道呢？”

陆海军高层接连登门拜访被东乡视为“天赐良机”，他的真实意图是不但要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苏联参战，还要通过他们的斡旋尽早“实现和平”，尽管他内心完全不相信苏联人。5月8日德国投降，东乡认为开会时机成熟，于是向铃木提出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请求。东乡建议说，鉴于要研究的事项过于重大，让四干事列席可能会导致机密泄露，况且这些干事在场，大臣们无法畅所欲言，参会人员是否仅局限于“六巨头”？小矶内阁时期，在总长梅津的提议下多次

召开这种限定成员的会议，东乡的提议立即得到“五巨头”一致赞同。

5月11日至14日，由铃木、东乡、米内、阿南、梅津和及川六人参加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13日休会一天），研究不可谓不充分也。陆军在会议上明确提出，为了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有必要对之采取积极的外交方策。海军则希望在“诱致苏联善意”的同时，购买或用军舰换取燃料和飞机。东乡强调指出，争取苏联的善意必须在美、英、苏召开下次首脑会议之前进行，“由于罗斯福意外猝死，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之前的会议可能会推迟，但迟早还是会开的”，如果等三方达成一致协议后再开展工作，一切都来不及了。东乡最后补充说，日本目前处境尴尬，到了不得不认真考虑结束战争的时候。

会议迅速对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苏联参战达成一致意见。米内继而提出：能否请苏联人出面调停，结束战争？东乡求和的心情比参会的其他人都迫切，但他仍对米内大放厥词：“如果海相认为苏联真的会帮助日本，那只能说明米内君对苏联人还不够了解，他们历来是不可信的。”然后他将目光转向众人：“我敢断定，日本问题一定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我们的情报部门效率太低，根本搞不到有用的情报。现在要把苏联拉到我们这边，没有多大希望。我认为要苏联不参战都难办到，更不要说请他们帮忙了。最好还是直接找美国人谈判。”

阿南立即反驳说：“议和条件应该根据目前战况来决定。日本尚未战败，而且我们占领的敌国领土，远较敌人占据的日本领土更大。”

东乡嗤之以鼻：“那种条件根本谈不上议和条件。我们不仅要考虑目前战况，还应考虑将来可预见的战况，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和平这一禁忌话题终于打开了。在密谋般的氣氛中，众人开诚布公地讨论了通过瑞士、瑞典、葡萄牙、罗马教皇甚至中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通过上述渠道必然导致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梅津认为，苏联的大国地位以及它刚刚战胜德国获得的威望，使之成为日本与英、美媾和的最佳中间人。阿南强调讨论只限于目前范围，以免消息泄露，“严重动摇军队士气”。

仍在玩弄“腹功”的铃木表面上支持军人，提出没有理由不去探探苏联人的口风：“斯大林的体格很像西乡隆盛，都是大肚子，肯定是个重情义的好人。如果我们请他，相信他会为日本做出努力。”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与大久保利通、内大臣木户的亲爷爷木户孝允，并称“维新三杰”。

东乡提醒众人，“按照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去揣摩苏联人的心理，是极其危险的”，斯大林的要价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5月14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乡抛出了通过苏联斡旋和平的备忘录，要点如下。

一、时下日本与美、英间的战争仍在持续。如果苏联直接参战，将置日本于死地。为此无论对美、英的战争呈何种状况，都要尽一切努力阻止苏联参战。

二、获得苏联的善意中立，由其斡旋结束战争为最上策。为达此目的，应迅速开展日苏会谈。

三、应向苏联人强调以下观点。首先，他们在对德战争中取胜，是因为日本始终保持中立立场，未按照盟友德国的要求在远东向苏联发起进攻。其次，在不远的将来，美、英与苏联之间的对立是确切无疑的——现在东欧已经出现这种迹象——保持日本的大国地位对苏联人是有利的。日、苏、中（指南京汪伪政权）通力协作，将会在未来与美、英的对峙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必须充分意识到苏联在对德战争取胜后，认为自己国际地位提高，而日本国力明显下降，野心急剧膨胀，提出的价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苏联大概企图让日本废弃以《朴茨茅斯条约》为中心的条件，日本则要竭力减少让步。为使谈判顺利进行，我国要有以下心理准备：一是归还南库页岛，二是取消渔业权，三是开放津轻海峡，四是转让在“北满”的铁路权利，五是承认苏联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六是不惜出让旅顺和大连租借权，七是万不得已时割让千岛群岛北部。

五、我方最后的底线是：朝鲜必须继续为我方所有，“南满”可作为中立地带，尽量维持伪满洲国的独立。

一下子放弃这么多权利和土地，东乡以为军方一定会暴跳如雷。但出乎他的意料，“六巨头”都默不作声地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并要求东乡尽快开始交涉。看来阿南、梅津等人虽然嘴硬，心里对日本所处的尴尬境况还是非常清楚的。5月25日，美军B-29大举空袭东京，这份由六人集体签名的重要文件，因为外务省大楼着火被烧掉了。细心的东乡重新制作了一份，请与会人员重新签名，然后发给每人一份。5月底，前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接替及川出任军令部总长，东乡又专门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份。

第二天，5月15日，日本宣布废除包括《防共协定》《三国同盟条约》在内的日、德、意之间的所有条约。这些举动毫无实际意义，但可以看成是东京对苏联甚至英、美做出的一种友好暗示。

早在小矶内阁时期，日本除了尝试通过中国（缪斌）与盟军讲和，还进行过其他一些尝试。前外相重光葵曾与瑞典驻日公使维德·巴耶进行过接触，建议由瑞典替日本向英、美说情。5月10日巴耶回国后，特意拜会了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冈本季正，双方就和谈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但后来冈本向东京请示时，重光已经下台了，新外相

东乡指示他暂时按兵不动。冈本的电报表明，影响力有限的小国瑞典对日本的议和倡议仅能起到传达作用。东乡断定此类接触除了得到一个无条件投降的答复，不可能有新的实质性内容，况且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已做出明确指示，所以他决定放弃苏联之外的其他途径。

通过瑞典的另一条途径，来自日本驻斯德哥尔摩陆军武官小野寺信。小野寺被英国军情五处誉为“闪亮的轴心国情报官”，当年只有他准确判断出希特勒的攻击目标是苏联，而不是英国。小野寺从波兰流亡伦敦政府处获悉了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承诺“将于德国战败三个月后参加远东作战”的绝密情报，并立即电告了参谋本部。可惜这份重要的情报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日本高层忙于恳求苏联斡旋和解，不相信小野寺发回的情报。老酒推测，参谋本部并未将这份重要的情报转交外务省，才有了前文东乡对情报工作不力的抱怨。

确信日本必将战败的小野寺找到了瑞典国王的侄孙贝纳多特·卡尔亲王，希望通过瑞典国王协调英国，实现日本与盟军媾和。卡尔亲王将这一计划透露给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蒂安·京特。因秘密行动绕过了正常渠道巴耶公使，京特很不高兴，向冈本提出了抗议。小野寺的努力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他很快收到了参谋本部命令他停止继续接触的秘密电报：“日本的政策是将战争进行到底。我们获悉有人在北欧为和谈斡旋，务必对此进行调查，并将结果速速报来！”

在中立国瑞士，也有两股力量试图为结束太平洋战争而努力，他们都与大名鼎鼎的艾伦·杜勒斯——美国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有关。杜勒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实际上是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驻瑞士（总部设在伯尔尼）的头儿，主要负责德国、法国、东南欧和意大利地区的情报业务。第一股力量是由同东京有着广泛商业联系的德国人费里茨·哈克博士发起的。哈克一直对日本抱有同情，认为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纯属“愚蠢透顶”的行为。哈克得到了日本驻伯尔尼使馆海军武官藤村

义郎中佐的支持。和小野寺一样，藤村早就意识到日本将在这场战争中败北，觉得自己应该为实现和平尽一分力，不管为此要冒多大的风险。有两个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并愿意不遗余力地协助他。他们分别是大阪航运公司驻欧洲代表津山重美和《朝日新闻》驻欧洲记者笠信太郎。笠信担任过前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是近卫早餐会“水曜会”的主要成员，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

四位密谋者与杜勒斯手下的特工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晤，并避开正常的外交渠道，用海军密码同海军省直接联系。5月3日，杜勒斯手下的人通知哈克博士，美国国务院愿意与藤村等人进行接触。5月8日，德国投降当天，这些自告奋勇的人绞尽脑汁，草拟了一份致海相米内和军令部总长及川的电报，告诉他们杜勒斯愿意充当调停人，并称他与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沃尔特·李普曼都有密切联系，“为了进行正式谈判，请速派一名海军大将到瑞士来，与杜勒斯先生面谈。美国将保证东京来使的绝对安全”。接下来的8天，他们秘密发出了6份电报，报告了德国投降及英、美军队正准备从欧洲调往远东的重要情报，呼吁尽早实现和平，切勿错失良机。15天后，几个人终于收到了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中将发来的电报：“尔等与杜勒斯先生之谈判要旨已详悉，但有若干点表明这是敌人的阴谋。尔等务必万分小心行事。”

藤村等人不相信海军高层提出所谓“阴谋论”，多次回电进行辩解，声称杜勒斯是促成意大利北部德军投降的关键人物，但毫无回音。事实上，他们的电报在东京海军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教育局长高木惣吉以及军令部作战部长富冈定俊都强烈要求接受藤村的建议。富冈直接找到了总长：“哪怕是骗局也不要紧，派哪位海军大将去接触一下吧！”及川对此厉声呵斥：“研究好你的作战就行了，军人别谈政治！”后来接任总长的丰田更加反对与美国人直接接触：“杜勒斯的建议，要么是试探日本战斗精神的探测

气球，要么是降低我军士气的重大阴谋。”为人一向尖酸刻薄的丰田讥讽藤村：“他不过是个小小的海军中佐而已。”

藤村主动提出飞回日本，当面说明在两个交战国之间建立的高级接触中，杜勒斯所处的重要地位。东京拒绝藤村回国，不过米内还是将他的建议转给了外务省，然后回了一封语焉不详的电报：“与此有关的电报均已转交外务省，请你与外相及你处其他人员紧密合作，妥善处理此事。”电报措辞含糊且表明和谈事宜已转外务省处理，但这封电报还是给予藤村等人极大鼓舞。时间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他们仍然得不到东乡或米内的任何指示，热情慢慢消退。东乡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已经做出了通过苏联斡旋“和平”的决定。

在瑞士的另一项和平行动，同样与杜勒斯有关，发起者是日本驻伯尔尼使馆陆军武官冈本清福中将，他担任过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冈本告诉日本驻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两位银行家北村考治郎和吉村宽，愿意和美国人就停战展开会谈，“参谋总长梅津是我非常亲近的朋友，在诺门坎事件中，他是我所在军队的司令官，我的话他一定会听的”。北村和吉村找到了银行的一名董事——瑞典人佩尔·雅各布松，后者和杜勒斯的副手格罗·格韦尼茨取得了联系。但美国人再三强调无条件投降的必要性，不肯在保留天皇问题上给出明确承诺。格罗·格韦尼茨解释说，他和杜勒斯的官太小，只有杜鲁门和丘吉尔才有权力那么做。随后雅各布松找到了杜勒斯，后者怀疑这是日本人为了提高士气玩弄的阴谋诡计。负责伯尔尼—东京线路的美国“魔术”情报小组的监听表明，不管是冈本还是藤村，都没有取得东京高层的信任和支持。由冈本运作的这次尝试再次无果而终。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当天，冈本在瑞士苏黎世自杀身亡。

5月14日的“六巨头”会议结束之后，心事重重的东乡直接去了广田弘毅私宅。资深外交官广田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1906年以第一

名的优异成绩通过外交官考试后进入外务省。1907年他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其间参与了《日英通商条约》的签订。1919年广田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回国后，广田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等要职，之后任日本驻荷兰大使，1930年转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广田曾担任过斋藤实、冈田启介、近卫文磨三届内阁外务大臣，1936年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外交经历极其丰富。小矶内阁时期，1944年9月4日的“六巨头”会议做出让广田出使苏联的决定，因对方不接受未能成行。1945年2月，广田以重臣身份觐见天皇时，曾向裕仁强调对苏工作的重要性。东乡因此认为，与苏联外交官关系密切的广田，是担负斡旋和平重任的不二人选。向广田介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精神之后，东乡请广田去试探苏联驻东京大使雅可夫·马立克的口风，任务是尽量说服马立克，让苏联改变新近做出的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的决定，并请他们斡旋结束战争。东乡最后说：“至于代价，尽量不要由我们先提出。非需要提出不可时，可以暗示。”

东京频频遭到空袭，大部分驻日外交人员都已从首都疏散到轻井泽和箱根地区。马立克的疏散地是箱根的疗养胜地强罗饭店，离东京只有90公里。5月25日，东京再次遭遇大规模空袭，广田私宅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广田只好前往好友星制药社长在强罗的别墅暂住，正好和马立克居住的强罗饭店是邻居。虽然因美军空袭耽搁了行程，但广田借住好友私宅正好可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

6月3日傍晚，广田以避难者的身份假装在这个小山村散步，并装作无意的样子在强罗饭店门前停下脚步，信步走进了这座欧式建筑。果不其然，他真的与老朋友马立克“不期而遇”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场大部分大国都卷入的战争中，日本和苏联始终没有打起来！”马立克眼中的广田显得格外亲切，“尽管苏联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最后仍然战胜了强大的希特勒，可喜可贺。在目

前变幻的事态下，我国衷心希望亚洲能够安全。我本人认为，在亚洲拥有很大一部分领土的贵国是亚洲安全的基本保证，能够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次战争中，我只不过完成了一个大使力所能及的任务。”马立克是1942年到东京出任大使的，当时只有36岁。别看小伙子年纪不大，但绝对称得上“小奸巨猾”。他完全不相信广田是因为躲避空袭才和他邂逅的，并始终对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个人保持着足够的警觉。对广田提出的问题，马立克根本不予回答，而是反问：“我认为日本有许多努力受到了外国的影响，现状如何呢？”

广田解释说：“日本国内完全统一在皇室周围。对外，全体国民希望与苏联和中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马立克笑了：“日本的军人和政治家中，不是也有人受到他国影响，对苏联产生了敌对情绪吗？”“现在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对苏提携论者，”广田当即否认，“我本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过去，诸如伊藤博文公爵、后藤象二郎伯爵，不都提倡对苏友好吗？”谈话似乎不太投机，第一天的会见到此结束。广田提出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饭，马立克答应了。

事实上，早在两个月前回国述职时，马立克就知道了雅尔塔会议的全部内容，清楚苏联很快就会对日开战。莫洛托夫指示他尽力与日本人周旋，竭力制造出苏联不会在远东用兵的假象，必要时可以发出虚假电文迷惑对方。身在明处且占据了有利位置的马立克小伙儿，将67岁的广田叔叔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4日的晚宴上，广田开门见山地提出：“应该看到，苏联战后必然致力于复兴，并且在欧洲收复失地，特别是努力改善和邻邦的关系，即使在东方也肯定有类似考虑。日、苏两国目前都遵守着《中立条约》，没有必要担心什么。但条约一年后就要到期，需要提前考虑将来的安排。即使在有效期内，也希望能更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好关

系。日本现在已经在研究具体的方法和途径，想知道苏联方面对此的大体意向。”

马立克立即反将一军：“尽管苏联始终如一地对外奉行和平政策，可是因为存在像德国这样的好战分子，所以也不得不和敌人开战。在东方，我们对日本同样奉行和平政策。但由于日本国内反苏势力不断增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彼此之间缺乏一种互相理解的感情。为消除这种障碍，日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呢？”

广田说：“目前日本国内对苏联有好感的人正在不断增多。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着手以前就想根本改善日苏关系的有关事宜。苏联在旧金山会议上倡议印度等国独立，这也和日本正在东方施行的政策一致。日本希望能够找到与苏联长期和平相处的途径。”马立克问：“这是广田君的个人见解，还是贵政府的意向？”广田回答说：“我想告诉您的是，我刚才所说的，不但反映了帝国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全体国民的态度。”马立克沉思片刻，说：“经过昨天和今天的会谈，已经大体了解日本方面的意向。苏联国内对日本不信任的呼声很高。我想认真研究后再陈述个人意见。”

广田心急如焚，但嘴上只能说“不急”。他问大概多久能答复，马立克说“至少一周”。广田对此大受鼓舞，他与苏联人打过多年交道，知道他们谨慎多疑。

和马立克告辞之后，广田立即向东乡报告说：“会谈气氛友好，苏联方面的反应令人满意，这次交谈看来很有希望。”

东乡心中泛起的一丝希望之火，很快被6月8日来自莫斯科的一封长电浇灭。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和广田的看法截然相反，他在电报中说：“通告废除《中立条约》后的苏联的态度，看上去与以前一样。但根本不能期待他们会进一步表现为对我方有利的态度，这些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之前苏联为熬过与德国的战争，不得不力求

远东的稳定。但在德国溃灭的今天，他们会牺牲苏美关系来增进日苏关系吗？他们从《中立条约》里已经捞不到油水。虽然未来存在美苏关系恶化的可能——某些方面今天已经显现——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现在仍具有合作关系。日苏中立关系就如一道屏障，随着战局的发展就连维持都异常困难。假设苏联从长远角度考虑苏美关系不可持续，有必要强化日苏关系，就不会主动提出废弃《中立条约》，因为如果不通告，条约就将自动延续。认为苏联可以在日本和美、英之间斡旋和平，这样的认识是否太过一厢情愿？也许是绝望所致。苏联和美、英政治体制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也有人认为战争结束后苏联要以日本作为和美、英对抗的防波堤，就不至于弱化日本，这种认识实在太过表象。根据战局的发展情况，他们甚至连中立都难以保证。苏联很可能会乘我之危，不惜动用武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望通过他们媾和势必难有作为。”

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1882年出生于大阪，为弘前藩士冲绳县警察部长田中坤六的次子，后过继给外交官佐藤爱磨为养子。佐藤爱磨是破译大清密码，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的关键人物。佐藤尚武的外交履历丰富，先后担任驻哈尔滨总领事、驻瑞士代理公使、驻法使馆参赞、驻波兰公使、驻苏临时代理大使、驻比利时大使、驻法国大使等职，1935年以任外交官满30年为由提出辞职，次年退休。1937年，他应邀出山任林銑十郎内阁外务大臣，任内倡导中日协调。1940年，佐藤出任驻意大利大使，1942年因东乡推荐转任驻莫斯科大使。63岁的佐藤外交经验丰富，精通法、俄、英、汉四国语言，身高只有1.52米，却以异于一般日本人的坦率而闻名。在他看来，日本通向和平的道路有且只有一条——无条件投降。后来事实证明，佐藤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身处东京的东乡仍然抱有一丝希望，试图从苏联人那里找到突破口。一周时间很快过去，马立克依然无回音。在东乡一再催促下，广

田于17日派人给马立克送去了晚餐请帖，被对方以没时间为由婉言谢绝。日本频繁遭遇空袭，被疏散到乡下的各国使馆基本处于半停业状态，苏联人无暇参与晚宴的说法明显是托词。但外交官出身的广田必须保持应有的礼仪，不能贸然闯进饭店。他只能有事没事就在强罗饭店周围转悠，却一次也没能遇上他亲爱的马老弟。

早在新内阁成立后第二天，4月8日，铃木首相就叫来了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对今后的战争指导，我们不得不重新做出特别考虑。阿南陆相入阁时，陆军曾经提出过三大条件，其中两条都是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但今天的日本究竟还有没有继续战争的能力，有必要做进一步调查。未来无论是战是和，政府都必须准确把握自身的现状和实力。因此我想劳烦你尽可能广泛地展开国力调查。”

接到指令之后，迫水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其余三千事——陆军省军务局长吉积正雄、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秋永月三，反复就如何调查进行研讨。四干事以下设有几名助理，调查工作就由他们具体执行。这些人包括代表内阁的毛里英於兔，代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种村佐孝，代表海军省的军务局第二课课长末泽庆政（拿海军残存的军舰跟苏联人换燃油和飞机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代表军令部的战争指导班班长柴胜男，以及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课长曾祢益。4月中旬，5个人就开始忙碌，到5月中旬取得了初步调查结果。根据5人上报的资料，四干事多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对不充分的地方进行二次调查后补充完善，终于在6月5日出具了完整的调查报告，分成“国力现状”和“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两大部分。

其一，国力现状。

第一，由于战局紧迫，海陆交通和重要生产日益遭到阻碍，粮食恐慌日益严重，要综合发挥物质性战力已经非常困难，民心动向也成

为急需关注的问题。各项施策必须刻不容缓，争分夺秒。

第二，在民心动向方面，国民深深抱有忠诚之心，显示出抵御敌人侵略的决心，同时也希望局势能够有所好转。但他们对军部和政府的责难之声日渐高涨，对领导阶层的信任动辄产生动摇倾向，国民道义也出现颓废征兆，自我保护观念增强，勇敢战斗和克己奉公精神严重不足。

第三，人力资源在战争中消耗不大，与物质资源相比还有一定余地，但使用上效率不高。今后如大规模征兵情况未必乐观，出生率降低、体质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平均一名国民每天需要的热量为2400大卡，而目前政府只能提供产生1200~1400大卡的口粮。

第四，运输和通信问题。能够使用的船体量急剧下降，现约有100万吨能力。因为燃料严重不足及敌人的百般阻挠，运载能力日益低下，推算到年末可用于运输的船体量接近为零。由于敌机频繁空袭，港口很可能陷入瘫痪。铁路运输因车辆设施老化加之空袭破坏，运力也在不断下降。预计本年度中期以后，运输的连贯性将遭到破坏，很可能陷于只能进行局部运输的尴尬境地。通信方面，由于资材和专业人员不足以及空袭的破坏，其功能也逐渐遭受损害。本年度中期以后，各种通信联络将面临巨大困难。

第五，物资供应。钢铁生产因原煤和铁矿石难以获取，下降到去年同期的1/4。煤炭供应随生产和运输力不足而显著下降，相当多地区不排除被迫停止生产。从大陆运入的工业盐不足，造成化工生产急剧萎缩。储存油见底，航空燃料奇缺，对中期以后作战势必造成重大影响。以战机为中心的现代兵器生产由于空袭加剧对交通和生产的破坏，以及上述原材料难以保障等问题，不久将变得更加困难。举例说明：钢铁年产量目标300万吨，但1945年1月以来每月只能生产不到10万吨，不足计划的1/3；铝和铝矾土严重不足，铝合金库存见底，飞机

月生产目标1000架，实际生产不到500架，9月以后预计生产量为零；石油库存告罄，海军舰船使用的柴油是加了大豆油搅拌而成的。

第六，国民生活。粮食紧张日益加剧，国民只有严格限制的基本口粮和维持生命必需的最低限度食盐供给，局部地区有发生饥荒的危险。这种状况年底将进入危急状态，“部分偏远地区将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稻米产量是1905年以来最低的，估计明年粮食情况与今年相比会更加困难。“政府制订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者要完成收集500万石橡子的目标”。供应不足引发物价快速上涨，黑市横行，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状态。“城里人苦难最深，每周末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物品到乡下换白薯、蔬菜和水果。”预测今后通货膨胀将达到极限，战时经济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因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害比想象的更为严重，美军1架B-29平均烧毁270户人家。照此推算，估计到9月末，全国3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将不复存在。

其二，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

第一，敌情。当前主要敌人美国存在伤亡累增、罗斯福病死以及欧战结束引发的倦怠厌战情绪，但仍将凭借丰富的物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战意旺盛。其主要盟友英国居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向世界显示其与美国的协调性及确保战后在东亚的发言权，会继续参加对日作战，并逐步在远东增强兵力。在中国大陆，重庆政府正在与延安的共产党对抗、争斗，对苏联的动向也感到忧虑，但同时寄希望利用美国完成对日战争，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对美国在大陆或对日本本土的作战，他们可能做出呼应，展开积极的反攻。

与上述不利因素对应，美、英与苏联在欧洲的角斗渐趋表面化，美、英和重庆之间的战争目的也不尽相同，反轴心国的联合呈现出弱化倾向。但目前他们会相互妥协以掩盖矛盾，同盟国阵营近期不会出

现明显破绽。我国若毅然决然推进长期战争，迫使敌人付出重大流血牺牲，本年后期可能使敌阵营继续战争的意志产生动摇。

第二，苏联的动向。随着欧洲战事结束，不排除苏联窥测机会以图在“满洲”和中国方面扩充势力的可能。前方传来的情报是，苏联正在把欧洲的兵力向“苏满”边境集结。判断苏联在9月末开始，可以完成随时向“满洲”出兵的态势。苏联人正不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备，对我形成极大的战略压迫。如果苏联判断无须付出太多代价，对日启动武力以实现其野心的可能性就极大。就“北满”作战的气候条件以及苏联在运动兵力集结的状况来看，本年夏秋之际需要加以特别警戒。

第三，东亚形势。在太平洋方面，美、英在迅速切断日本本土和大陆之间联系的同时，势必继续加大对本土的空袭力度，然后一举进行短期决战。美、英很可能在6月下旬直接在九州、四国或从朝鲜海峡方面实施强行登陆，接着很可能在初秋以后指向关东地区进行决战。欧洲战争结束，“预计夏季以后美军在欧洲战场的约60个师中会有一半调过来对付日本”，将有更多的大型轰炸机参与空袭行动。随着战局推移和敌之谋略的强化，大东亚地区各国对日不合作态度将会逐渐表面化，部分甚至直接转化为敌对态度。

6月6日9时，首相铃木主持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除了“六巨头”和四干事，农商务大臣石黑忠笃、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列席会议。因为军需和粮食生产与探讨战力问题密切相关，迫水向铃木提出的由两大臣列席会议的建议获得批准。参谋总长梅津出差大连，正在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协调从关内调兵支援“满洲”，从“满洲”调兵强化本土防御等事宜，代替他出席会议的是参谋次长河边。持续到18时的会议针对迫水提交的两份文件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不是如何结束战争，而是怎样排除万难将战争进行到底。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份文件《今后应实行的战争

指导基本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感于忠贞不渝之信念，加之地利与人和，必能为发扬我国体、保护皇土、实现征服之目标而殊死战斗到底。”

《大纲》列举了一系列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扩建部队和组织国民义勇军等。外相东乡一边读着迫水的报告，一边发愣，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份重要的文件，“上述两份报告讨论的结果产生了《大纲》，硬是把减法做成了加法，实在令人费解”。东乡清楚，如果接受《大纲》的内容，日本必然走向覆灭。

患有恶性贫血症5年多的东乡痛苦地站起身。“读了这份文件，”他挥舞着迫水的报告告诉众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还要继续进行战争。依我看，你们的报告与最后形成的《大纲》没有任何关系。”他讥笑军方提出的所有理论，诸如战场越接近日本便越有利的说法，“如果负担极重的国民不愿意，该怎么办？”

接替及川出任军令部总长的丰田副武再也按捺不住，起身厉声呵斥：“即使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陆相阿南立即随声附和：“如果我们不能尽辅佐天皇之职，就应该切腹，真诚向陛下和国民谢罪！”

东乡孤立无援，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大纲》就这样勉强通过了。东乡知道米内的内心是赞成和平的，但他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会议结束，众人准备离开时，东乡气呼呼地走到米内的面前，质问道：“今天，我原指望能够得到海相的支持，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战后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提审时，“六巨头”中三名强硬派之一丰田告诉美军审讯人员：“报告上的统计数字说明，日本的战争潜力正在持续锐减。但参加会议的人没有勇气提出日本要根据盟国的条款接受失败。在那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成员都很

难提出我们应当求和，因此决议就成了必须做些什么让战争持续下去。”

6月8日10时05分，有裕仁亲自参加的御前会议正式召开，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形成的《大纲》呈送天皇裁决。由于宫殿被焚受损，会议是在宫内省第二厅拜谒厅举行的。出席会议的除了天皇和两天前的那帮人，还邀请了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他是铃木担任首相之后从他手中接过议长职务的。梅津尚未返回，依然由河边代为出席。

会议主持铃木首先让综合计划局长秋永宣读“国力现状”，然后由迫水宣读“关于世界局势的判断”。代表梅津参会的河边起身慷慨陈词：“最近，形势已经严峻到敌人想要占领我们本土四岛的地步。陆军认为，如果敌人强行登陆，我们将动用所有兵力与之展开决战。这次和以前在孤岛的历次战斗不同，我们确信在本土可以打败敌人。”

军令部总长丰田代表海军表态：“我们认为，主要敌人美国将首先夺取九州和四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建立航空基地，然后向关东进军的可能性很大。从时间上判断，敌人登陆九州和四国会七、八月，关东应该在初秋之后。海军全体将士将发挥‘特攻队’的牺牲精神，誓死捍卫皇土！”

裕仁毫无思想准备，只是板着面孔，默默地坐在御座上。大部分参会者都默不作声，只有东乡发表了保留意见：“很显然，苏联做好了随时对日本帝国采取敌对行动的一切准备。应该越过苏联对日善意的想法，谨慎决定今后的指导方针。”东乡如此轻描淡写，显然是顾及天皇就在现场。

铃木做了最后的会议总结：“综上所述，今后应该实行的战争指导大纲，我认为是6日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审议的结果，请内阁书记官长宣读《大纲》。”迫水宣读完毕，铃木再次起身发言：“那好

吧，我可以这样认为，大家对这个《大纲》没有什么特别反对意见。”

在御前会议上，天皇不发言成为惯例。裕仁没说话，起身离开，13名与会者随即鱼贯而出。裕仁径直来到内大臣办公室，木户从他脸上读出了一丝不安。

“他们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议！”裕仁把《大纲》扔到了木户桌上，转身离开。作为侍奉裕仁近5年的内大臣，木户明白裕仁话中的特殊含义——事态严重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裕仁之前从不会把御前会议通过的文件直接交给他。

仔细阅读了《大纲》之后，木户同东乡一样感到异常震惊。他对自己精心推出的新首相铃木非常失望。一切表明，即使有了东乡的大力支持，他也不能再依赖年迈的首相去主动谋和了。作为天皇的心腹股肱，传统要求他不得过问政治，过去木户曾有意无意地规避这个限制。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设法采取积极行动。木户对眼下的时局非常清楚，一个积极促使结束战争的特别小组经常避开宪兵追踪秘密聚会，互通情报。小组成员包括首相铃木的首席秘书松谷诚陆军大佐（当初因为出具日本不可能打赢战争的研究结论而被东条发配到中国派遣军接替辻政信），东乡外相的秘书、资深外交官加濑俊一，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战后木户被当作甲级战犯拘捕，他接任内大臣一职），最后一名是米内的代表高木惣吉，之前策划过刺杀东条的行动。这四名主和派最喜欢去的密谋地点，是国会大厅一个不大有人注意的偏僻小房间。

当天深夜，木户用2个小时起草了文件《收拾时局初探》，并于9日13时30分直接晋謁天皇。这是内大臣具有的最大便利条件。“在目前的局势下，”和天皇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的木户说，“臣认为，任何

求和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陛下恩允，臣将亲手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是臣的想法。”

裕仁仔细阅读了木户提交的文件。开头四段总结了时局，以及关于生产方面的报告说明，结论是战争不大可能持续到年底。木户提出的对策是：

一、基于以上所述，臣认为日本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坚决采取行动恢复和平。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这是一个需要谨慎研究的问题。

二、从敌人在和平攻势中发表的公告、讲演和文章看来，几乎可以肯定，敌人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所谓的军阀，即军人集团。

三、虽然开始谈判时习惯上是由军方提出和平提案，然后由政府去谈判，但在日本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如果我们只是坐等比较有利的机会，可能会因此错过最佳时机。这样日本便可能遭遇德国同样的命运，甚至我们的最低要求——保持皇室安泰，维持国体——也可能得不到满足。

四、必须采取断然的前所未有的措施。臣等确实诚惶诚恐，但臣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请陛下为万民着想，出面干预，用以下方式结束敌对行动：由陛下亲函某一调停国开始谈判，信中应引用1941年12月8日宣战时的“诏敕”，强调陛下历来的和平愿望以及以合理的条件结束战争——鉴于我们已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忍不住，也得忍。

五、和平的最低条件是：体面的媾和。如果能保证太平洋确实太平，如果太平洋各民族能取得独立，日本将放弃对所有占领地区的领导权，主动撤出在这些地区的武装力量。至于限制军备问题，日本必须准备接受相当大量削减的要求，必须以国防需要最低限度的武装为满足。

六、这是臣坦率发表的个人意见，所谈的只是要点而已。

读完木户的文件，裕仁似乎“非常满意”。木户请求允许他与首相及其他领导人讨论这一建议。在天皇公开出面干预之前，他需要得到内阁及军方关键人物的支持。这回裕仁难得地做出了明确指示：“请立即着手，越快越好！”

当时正值第八十七次临时议会召开期间，内阁大臣异常繁忙。大部分时间待在宫里的木户无法直接到会场去找，只能焦急地等待着会议闭会。

6月10日，裕仁听取了刚刚从大连赶回的参谋总长的专题汇报。梅津奏称，关东军现有兵力号称有24个师团之众，但如果折算成精锐师团，只相当于8个。中国派遣军现有弹药和补给只够一次会战数量，再无力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

6月11日，海军特命检阅使长谷川清大将进宫，他奉裕仁之命对军需供应和军火生产进行了一次微服私访。长谷川毫不避讳地向天皇讲述了日本面临的绝望处境：联合舰队近乎全军覆没，国家不再拥有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装备，唯一实际增长的战备工业是竹矛的生产，陆海军好像都是依靠坚强意志作战。长谷川给裕仁讲了一个私下里流传很广的笑话：“即使大本营被赶上了富士山顶，他们依然会说自己居高临下，形势对他们非常有利。”

长谷川走后，裕仁第一时间叫来了木户，将梅津和长谷川的上奏情况一五一十向木户学了一遍，催促他尽快行动。接下来的两天，裕仁因胃痛卧床不起。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体重从140磅下降到123磅。

6月13日上午，木户终于在铃木前往国会大厦的途中拦住了他，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和平计划。铃木答应下午会议结束后立即前来详谈。

随后木户找来了海相米内。他认为与军方有关的陆海军大臣和两总长中，只有米内的内心是主和的，他一定会赞成自己的计划。仔细看完木户的计划书，米内并未表现出过多热情，而是谨慎地问道：

“当然，内大臣的意见很好。不过我不知道首相对战争结局到底怎么看。”木户坦承他也太不清楚。米内知道木户敢把计划给自己看，肯定得到了裕仁的首肯。此前，米内因痛感和平无望，正准备辞职，以心腹高木惣吉接替海相一职。现在有了天皇和木户的主动参与，米内终于打消了辞职的念头。老酒以为，就是米内辞职也轮不到高木接班，他资历太浅，和陆军关系很僵，还背有阴谋刺杀前首相东条的“嫌疑”。

当天下午散会之后，铃木如约来到了木户的办公室，认真阅读了内大臣和平计划的全文。铃木答应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一个和米内一样的问题：“我想知道海相对此有何看法。”“米内也是这样对我说起你的！”木户显得有些生气。铃木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木户却感到异常痛心。局势到了这种地步，首相和海相还在打哑谜。

6月15日，木户请来了东乡。他知道外相肯定会支持这一计划，所以特意将他放在了最后。木户告诉东乡，上次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令天皇“极度不安”。东乡对此愤愤不平，指出在此前召开的“六巨头”会议上，他本人就公开反对陆军那个自杀性的《大纲》。

“这个我知道。关于和平，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木户说天皇有可能公开站出来呼吁和平，然后他把自己的计划拿给东乡看。

“我完全赞成内大臣的意见！”东乡看完文件有点激动，“可是前几天的御前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下一步工作难以开展。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木户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以内大臣的身份参与进来。今后的工作我来做，希望能得到你的协助。”

东乡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尽一切努力促成和平：“如果陛下说现在我们应该刻不容缓地为结束战争而努力工作，那实在是太好了。没有什么能比天皇讲话更能帮助我们达到目标了。”

木户知道，“六巨头”中其他三人是坚决反对“和平”的，就没打算将计划拿给他们看。6月18日，刚刚从松代和新潟视察防务归来的陆相阿南参加完内阁会议，顺便到内大臣办公室串门，离开时忽然冒出来一句：“听说您要辞职，是真的吗？如果您辞职，那就太遗憾了。”很多年前木户任内大臣首席秘书官时，阿南是宫内的侍从武官，两人私交甚笃。阿南问话的一瞬间，木户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计划告诉阿南：“我不打算辞职。但如果我把心事告诉你，你也许就会劝我辞掉内大臣吧？”

“究竟什么事？”木户的话勾起了阿南的好奇心。木户便把和平计划拿给阿南看，同时说明天皇同意了。完全出乎木户意料，阿南没有表示出明显的敌意，还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阿南对时机问题有所保留：“最好等美国在日本的某一处海滩遭受重大损失后再去求和，较为有利。”

木户不赞同阿南的说法：“不要那样想。即使遭受了一次挫折，美国人仍然具备发起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的能力。不能等到美军登陆作战布置就绪才开始行动，必须在此之前进行。因此，无论如何请你同意我的看法。”

阿南点点头说：“这个我明白，是要想点儿办法。”离开之前，阿南善意地提醒木户，陆军内部的一些好战分子觉察到内大臣在暗中策划议和行动，正在密谋撤换内大臣，请木户务必小心戒备。

阿南的表态令木户大喜过望，“六巨头”已争取了4个人。即使阿南有所保留，也至少是3.5人，是时候推进自己的和平计划了。

6月22日13时，裕仁突然把“六巨头”召至御文库。会议室里的座位被特意摆成了“V”字形，和以前历次的御前会议都截然不同。裕仁首先开口讲话，以示本次会晤是非正式的：“此非朕之命令，只是一次简单讨论。上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一项新政策，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但朕认为，很有必要考虑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早日结束战争。请你们立即采取行动，去实现朕的愿望。”

事前木户没通过气的梅津和丰田闻听，不禁一怔。所有人都默不作声，裕仁直接点了首相的将。老迈的铃木吃力地站了起来：“听完陛下之言，臣不胜惶恐。当然应该努力把战争进行到底，与此同时，臣认为也有必要在外交上采取一些特殊措施。”

接下来裕仁让米内发言，他知道海相一直是主和的。万一让主战派的阿南或梅津先放上一炮，再纠正可就困难了，于他们面子上也不好看。米内于是起身说：“臣认为应该先从外务大臣开始发言，既然陛下点了名，就从臣先开始吧。近期多次会议讨论的苏联问题大致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步是维持中立关系，第二步是争取善意中立，第三步是依靠苏联居间调停，结束战争。鉴于现在时局严峻，我建议第三步应迅速着手进行。”

东乡和盘托出了广田与马立克对话的详细情况：“倡导和平，如果不在我国还有相当战力的情况下提出，难以取得任何效果。作为斡旋办法，也曾考虑过中立国，诸如重庆、罗马教皇、瑞典。重庆受《开罗宣言》约束，通过他们是不恰当的。通过瑞典等国，也只能得到敌人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样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回答。目前，除了通过有相当危险的苏联，别无他途。但是通过苏联斡旋，前提是必须符合对方的利益，在媾和条件上我们要高度的思想准备。”

“什么时候可以派使者到苏联去？”裕仁问，“有没有成功的可能？”

东乡回答：“使者或许可以在7月中旬之前抵达莫斯科。”

裕仁把头转向陆海军代表：“军部是什么意思？”

阿南恪守对木户许下的诺言，他不反对“拯救局势”的任何尝试，但表示担心如果显示出急于结束战争的样子，“很可能被对方错误理解为我们在示弱”。

梅津公开表达沮丧：“任何倡导和平的建议，都会在国内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应万分谨慎。”

“万分谨慎？是不是意味着只能在给敌以一次重大打击后再采取行动？”

梅津回答说“不是”。

“谨慎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过分谨慎，就会坐失良机。”裕仁说。

看到天皇的脸上露出了不满，梅津让步了：“那就越早越好。”

裕仁并未征询军令部总长的意见——丰田就任新职时，裕仁就曾对米内说过“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都当不好的人，怎么又变成军令部总长了”之类的风凉话——而是直接给出了结论：“那么就按照既定方针，立即进行交涉。”

铃木起身鞠躬：“理解圣意，定当竭诚努力。”

裕仁起身离开的时间是15时35分，决定如此重大事项的会议仅用时35分钟。

回到首相官邸之后，铃木叫来了书记官长迫水：“今天，陛下把我们内心想了许久都无法说出口的话直接说出来了，实在令人感激。陛下说不是命令，仅仅是恳谈。这显然是顾及内阁的立场，真令人感到惴惴不安。”

就在木户、东乡等人艰难进行和平努力的同时，东京大本营关于本土防御的“决号作战”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未来用于“特攻”的飞机达到了惊人的9000架，大部分属于老旧机型或匆忙改装的教练机。其中2/3的飞机用来保卫九州，其余留下来用于击退在东京湾附近登陆的敌军。6月上旬，日军航空兵基本放弃了对美军空袭的抵抗，转而把残余的飞机保存起来用于最后决战。各飞机厂被勒令在9月底前再拿出2500架用于“特攻”的飞机。飞行员的训练被简化到最低限度，一些人除了起飞什么都不会。航空汽油极度缺乏，大部分人只能待在地面上，坐等最后一次出击机会的到来。

美军对日军机场的轰炸一直未停，大量暴露在外的飞机被摧毁，不少是用来迷惑敌人的用胶合板制作的假飞机。美军炸弹可以把跑道炸得坑坑洼洼，但“神风机”只要能起飞就行，它们没有返航和降落的打算，况且陆上机场的跑道修复比较容易。在攻击前来登陆本土的美军舰队时，“神风机”拥有两项在冲绳岛或硫磺岛完全不具备的战术优势：飞行距离更短；可以从不同的机场起飞，从不同方向同时攻击美军舰队。联合舰队叫停了所有舰船的制造和维修，转而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回天”“蛟龙”“海龙”“震洋”等自杀性武器，总数超过了3300只。其他参与决战的海上力量还有19艘驱逐舰和38艘潜艇，包括“长门”号战列舰在内的其他重型舰船因缺乏燃料，只能当固定炮台使用。

军令部总长丰田声称：“美军胆敢前来进攻我本土，虽然不可能将之全部消灭，但确信可以在他们到达海岸之前消灭其近半数。”参

谋次长河边也放出豪言：“我国独特的空中和水上‘特攻’攻击，在本土决战中预期可获得巨大战果。”

装备不够，人数来凑。陆军参谋本部计划在防卫本土的作战中投入53个步兵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警备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独立战车旅团、4个高射炮师团，总计兵员225万人。他们准备与海军的130万人一道，合力在海滩击溃美军。除了上述部队，参加战斗的还有特种卫戍部队的25万人和2800万名民兵。就在裕仁召集“六巨头”密谋和平的同一天，《义勇兵役法》正式颁布，规定全国15~60岁的男人和17~40岁的女人必须成为义勇兵，2800万名民兵这支看似庞大的力量，就是根据这项法律临时纠集起来的。

2800万名义勇兵的装备需要本人自行筹备。日本人开始翻箱倒柜，条件好的找来了甲午战争时代的村田式步枪、单发土枪，条件差的只能找到幕府乃至更早年代的弓箭、双股叉、铁锹、镰刀和菜刀等，更多配备的是竹枪。因为日本盛产竹子，拿刀削尖就能一下子捅死人。战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冷兵器时代。“竹枪制胜论”最早是由前陆军大臣、“皇道派”总瓢把子荒木贞夫提出的，荒木因此获得了一个“竹枪将军”的绰号。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找到的武器是木匠用的钻子。陆军教官教她如何用钻子去杀死敌人：“要像武士那样维护自己的荣誉。如果不至少杀死一个敌人，那么你就死得不值得！”这种备战有了一个新口号，叫“一亿玉碎”。应陆军高层邀请，铃木率众阁僚视察了义勇兵和他们使用的武器。文部大臣太田耕造后来回忆说：“简直令人目瞪口呆。尽管我们有比别人宽宏一倍的气度，但在现代战争中，还是第一次看到陈列出这样的武器。”

6月21日通过的另一项法律《战时紧急措置法》规定，政府在保障军需生产、保障粮食和其他必需物资，维持并加强运输通信，加强防卫及维持秩序等所需事项上，可以不受其他法律限制，临时发布必要命令或进行处置。

6月23日，小矶内阁于3月28日公布的《军事特别措施法案》开始全面推行，政府和军部可以随意拆迁、征用所有建筑物和物资，要求居民搬迁或从事其他临时指定的任务。

可能预感美军一旦登陆，东京绝对无法守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一个将大本营转移到长野县松代的计划开始秘密推行。陆军参谋本部为本土决战修建的临时指挥所由一系列地下坑道组成，总长超过13公里，可承受10吨重炸弹的攻击。“松代大本营”工程于1944年11月11日正式开工，计划投入2亿日元资金和300万人次的劳动力。为了不打击官民士气，对外宣称只是建设大型军事仓库，附近居民都被强制搬迁。坑道内还有专门为裕仁和皇后良子修建的居所。阿南在见到木户之前到松代视察，正是为了督促工程的施工进度。由于美军尚未发起两栖登陆日本就投降了，“松代大本营”一天都没使用。这里后来成为收留战争孤儿的场所，1953年正式对外开放后成为松代一处旅游景点。

御前会议上裕仁的圣谕令外务大臣信心倍增。在东乡的一再催促下，广田抛开外交礼仪，于24日下午闯进强罗饭店马立克的房间。广田开门见山地要求与苏联签订一项新约，代替一年后到期的《中立条约》。马立克支支吾吾地说没必要再搞一个新约，因为第一个条约现在仍在有效期内。

绝望之下，广田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铅和钨去换苏联的石油。广田说：“如果苏联陆军和日本海军能够联合起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马立克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他清楚日本海军的大部分舰船早已在海底找到了栖身之所。他辩解说，交换石油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石油还不足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最后马立克公然表态说，除非日本能够拿出让莫斯科感兴趣的“具体计划”，否则恐怕没有必要再见面了。广田提出第二天请苏联人吃饭，被马立

克以患痢疾拉稀、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断然拒绝，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了。

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6月28日，东乡咬牙草拟出一个《妥协案》亲手交给广田，其主旨是提议在日、苏之间缔结一个两国在维护东亚和平中相互支持、互不侵犯的协定，日本的让步是使伪满洲国中立化，以苏联提供石油为条件放弃渔业权。如果苏联提出其他条件，另行协商。可以看出，东乡还不愿把手里的底牌一次全部打出。

6月29日，广田拿着东乡的《妥协案》再次找到了马立克。此时冲绳岛已经失守，屡战屡败使日本人在苏联人面前显得低三下四。马立克一味搪塞说，可以把上述条件电传莫斯科，在得到明确答复后才能回复广田。

占尽优势的马立克质问广田，日本与美、英通过瑞典和瑞士进行和谈一事是否属实。“当然不是！”广田失态地高声叫喊起来，“如果日本要搞什么和平谈判，肯定会在开始前向我们最好的盟友苏联打招呼的。”对小野寺、藤村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和伯尔尼进行的秘密媾和活动，广田确实并不知情，况且那两次和平试探都已被东京严词拒绝。由于与马立克频繁接触，广田的行动受到了军方的跟踪。宪兵一度闯入他借住的家中盘问，甚至威胁说要直接去找马立克对质。东乡对此极度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军方坚决反对“和平”，像他这样稍微谈及“和平”或对战争持有悲观情绪者，会立即遭到逮捕，因此被关进宪兵队的就有400多人，其中包括前日本驻伦敦大使吉田茂和国际法律学家泽田法官。

广田迟迟无法在马立克处取得突破，东乡决定另辟蹊径，直接与莫斯科进行接触。就在将《妥协案》交给广田的当天，东乡向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出电报：“本月初开始，托广田前首相数次与驻日大使马立克会晤，但是事态难有进展。很难了解苏联方面的具体意图，

请尽力探清，速速答复为盼。政府将派遣有力人物作为特使，以转达我方的真实意图。请确认斯大林对此事的态度。特使计划由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出任。”

对外相发来的电报，佐藤迟迟不予回复。外交经验同样丰富的东乡并未催促，而是采取了谨慎态度。但首相铃木等不及了，他无奈地告诉书记官长：“迫水君，外交这玩意儿，比想象的要花费时间啊！东乡君为了探究对方的意图，说暂时还需要耐心等待。如果准备不充分，也很难有满意的结果。外务省究竟都在干些什么呢？”

裕仁的担心也在与日俱增。7月7日，他让木户召铃木进宫：“苏联方面好像还是没有消息，这之后的交涉究竟怎么样呢？切勿错过探求苏联真正意图的最佳时机，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请他们出来调停呢？为什么不能派一名特使，带上朕的亲笔信前往苏联呢？”铃木惶恐地回答说：“关于特使问题，现正由东乡外相赶赴轻井泽，与近卫公在洽谈之中。”

就在裕仁召见铃木的同时，东乡已驱车前往轻井泽，8日早晨与前首相近卫文麿进行了洽谈。近卫答应临危受命，出使苏联。在10日晚上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铃木传达了裕仁的旨意，“六巨头”一致同意尽快向苏联派出特使，人选暂定近卫文麿。

7月12日，近卫被从轻井泽避暑别墅召到东京。为使近卫能坦率讲话，木户特意安排他与天皇单独会面。裕仁问近卫作为重臣，对战争的前途如何考虑。

“国民厌战，”近卫直言不讳地回答道，“他们都希望陛下能屈尊代表他们采取行动，想法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有人甚至说陛下应该负起责任，尽快采取断然措施，结束战争。”

裕仁叫近卫做好准备，随时启程前往莫斯科。当初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时，裕仁警告时任内阁首相的近卫，那样做必将导致与英、美开战。

“那时承蒙陛下告诉我，不管结果好坏，我必须与陛下同舟共济，”说到这里，近卫哭了，“现在陛下有令，臣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

天皇对近卫的表态非常满意。近卫走后，他告诉前来询问的木户：“这次近卫的态度似乎很坚决。”

在莫斯科，佐藤大使求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请求被苏联人一推再推。莫洛托夫正在为斯大林与杜鲁门、丘吉尔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进行筹备。一直到7月11日，莫洛托夫才对佐藤提出的签订和平条约及派特使访苏一事明确表态：在未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无法回答上述问题。

佐藤垂头丧气地回到使馆。莫洛托夫的外交辞令背后隐藏着一个赤裸裸的真相：苏联人对此不感兴趣。当晚，他再次接到东乡发来的催促电报：“我方认为，维护东亚和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日本帝国对于结束战争的想法，是希望建立并维护持久的和平，毫无凭战争吞并占有领土之意，望与另一电文之宗旨合并说明。望将莫洛托夫对此问题的答复火速回复。同莫洛托夫的会谈，希望能在一两日之内进行。”随后发来的解释电文强调，要试探苏联在停战工作中能够利用的程度，不要给他们留下日本想利用苏联结束战争的印象。

12日晚间，佐藤再次收到东乡发来的紧急电报：“天皇陛下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深感痛心，渴望尽早结束战争。然而在大东亚战争中，如果英、美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为维护帝国的名誉及祖国的生存，日本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由此

增大彼此交战国国民的牺牲，实非所愿。因此，帝国政府出于对人类幸福的真诚关怀，希望能够早日谈判，使和平尽早得以恢复。天皇拟派近卫公爵为特使，携带陛下亲笔书信前往莫斯科。请协调苏联政府，给予近卫公及随行人员办理入境签证、安排飞机到满洲里或齐齐哈尔转接等具体事宜。务必赶在斯大林前往与杜鲁门、丘吉尔会晤之前，转达天皇陛下关于结束战争的真实意图。”东乡在电报结尾处再次训令佐藤抓紧工作，尽快找到莫洛托夫，最好能见到斯大林本人。

佐藤很了解苏联人，他不相信今天采取这样的行动会产生好的结果。之前莫洛托夫对广田和马立克之间的对话没有表现出兴趣，为什么现在突然感兴趣？但国内的催促太急，佐藤只好硬着头皮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要求紧急约见外交人民委员。他的估计完全正确，莫洛托夫即将启程前往波茨坦参加会议，根本没时间接见他。佐藤索性直接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只见到了副外交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洛佐夫斯基。佐藤呈交了天皇关于结束战争及派近卫特使来访的文件，请求洛佐夫斯基速速转交莫洛托夫或斯大林先生。洛佐夫斯基闪烁其词，称苏联政府不太清楚近卫前首相来访的意图，希望日方能做出更详细的说明，还说最近莫斯科所有位高权重的人物都将启程前往德国，等他们回来才能做出决定。就在两人会见24小时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登上了前往波茨坦的装甲专列。

佐藤将上述情况向东乡做了汇报。他讽刺说，如果近卫公来莫斯科只是为了阐述“以前说过的那些抽象的话，而没有新的具体内容”，那他还是待在国内为好。第二天，他追加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劝告：“通过谈判方式去缔结和约，是得不到苏联人支持的。归根到底，如果我国真正希望结束战争，除了接受无条件投降或诸如此类的条件，别无他途。”

接到佐藤的回复之后，东乡判断至少苏联领导人在前往与美、英会晤之前，已经知道了天皇的停战意图和派遣特使一事。苏联人态度

冷漠，但日本人还是在14日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近卫赴莫斯科携带的“和平条件”及随行人员进行了专题研究。拟随近卫出访的人员，包括外务次官松本俊一，驻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船夫，代表海军的高木惣吉，代表陆军的松谷诚和酒井镐次中将，近卫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以及近卫的老朋友伊藤述史、松本重治、细川护贞（近卫女婿）等人，连前外相重光葵都出现在了候选名单里。

为促成特使近卫访苏，东乡共向佐藤发出过11封加急电报，佐藤回复的电报达到了13封，其他还有表明个人观点的电报4封。在其中一封电报中，佐藤说：“十月革命之后的日苏关系犹如荆棘丛生，有消有长。但各个时期就没有根本的邦交改善，反而是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招致苏联的轻蔑。虽然最终缔结了《中立条约》，但又遇上德苏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双方只不过是在勉强维持两国间的条约而已。苏联在美、英的帮助下终于打败了劲敌德国，加上我方前线战况不利，他们更加趾高气扬。苏联人终究是苏联人，《朴茨茅斯条约》对他们永远是永远无法忘却的国耻，这种心理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从以上历史观点看，未来日苏关系至多只能是维持现状。在战局进展濒临危殆之际，请允许我屡次申诉如上。”

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苏联人早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向美、英做出了德国战败3个月后参加对日战争的承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研读了佐藤提交的每一份文件，还准备将它们带到波茨坦，作为和美、英谈判的筹码。斯大林同样没想到，早在太平洋战争打响之前，美国的“魔术”系统已经可以完整地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东乡和佐藤之间的来往“密电”，苏联人可能还没看到，就摆上了杜鲁门、史汀生和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案头。美国国务院远东情报专家在分析报告中写道：“第一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裕仁在亲自推动这些发往莫斯科的外交请求。”

对日本人的苦苦哀求，苏联人心知肚明，却没有给出答复，但也没有立刻回绝，目的在于争取时间。1945年5月之后，参加过对德作战的无数苏军精锐部队及坦克、大炮被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往中国东北边境。斯大林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试图在最后一战中以最轻微的代价获取最丰厚的利益。

日本人苦苦等来的，竟然是美、中、英共同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以及苏联的突然宣战。

“曼哈顿工程”（1）

哈里·杜鲁门一向敬业勤勉，当上总统后更是无以复加。他白天忙得不亦乐乎，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如同超市。下班后他也不会立即回家，而是读报告或备忘录，一直读到眼睛刺痛，腹中乱响。在4月17日的日记中，杜鲁门写下的一句话充分表达了他的心情：“我觉得，我做总统的头五天时间感觉比五辈子还长。”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自4月12日以来，事情的发展快得可怕，没有哪一天不是在做出重大决议中度过的”。纳粹德国战败在即，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强势崛起，如何整合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难题多多。即便已经到了战争末期，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盟军是否要登陆日本，抑或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迫使他们投降？苏联还有无参战的必要？前总统“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是否要继续执行？能否让裕仁保留皇位，他是否具备结束战争的强大权力？打败日本之后，如何在远东建立新秩序？还有英、法、荷在远东殖民地的处置问题，件件都令人头大。

4月25日，在旧金山，51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成立联合国的第一次大会。罗斯福把建立这一国际机构看成保障未来和平的主要希望，可惜这一盛景他本人永远看不到了。杜鲁门不准备亲自出席，只计划在会议结束时去发表一次重要讲话。参加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为团长，随行人员包括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参议员康纳利、范登堡，众议员布卢姆、伊顿及明尼苏达州州长史塔生等人。因为罗斯福突然去世，斯大林才勉强答应派代表团参加会议。苏联代表团团长是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个令杜鲁门极不愉快的人。

4月23日17时31分，莫洛托夫在苏联驻美国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陪同下造访了白宫。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告诉远道而来的客人，美国

和英国正在忠实执行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所有协议，但信守承诺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同样忠于自己的诺言。杜鲁门立即反戈一击，指出他们并非如此。莫洛托夫有个绰号叫“石臀”，因为他能坐在椅子上一连数小时纹丝不动，就像一尊雕塑。但杜鲁门仅用24分钟就打发了他，两人完全称得上“话不投机”。苏联历史学家将这次简短的会面当作罗斯福去世后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从此他们在与苏联人发生矛盾时不再采取妥协政策。

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礼貌地送莫洛托夫出门，一众记者在闪光灯中焦急地等待。莫洛托夫一言不发，分开众人后扬长而去。

后来陪同杜鲁门一起会见客人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忆说：“总统对莫洛托夫的态度非常强硬，我当时有点担心。但不得不说，我为这位新总统感到自豪。他告诉我，他不怕苏联人，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在此之前，哈里曼对新总统几乎一无所知。莫洛托夫离开之后，他仅和总统交谈了几分钟就发现，杜鲁门对形势了如指掌，几个月来他从莫斯科发回国内的报告他都看过，还读了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的所有通信，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看来外界有关新总统啥都不懂的传闻与事实不符。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时也在场的莱希上将，他对总统不带任何外交辞令的强硬声音倍加赞赏。

但是现在，由前总统发起的另一项宏大计划的可怕含义即将降临新总统的头上。将莫洛托夫打发走后的第二天，4月24日，杜鲁门在任期的第十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递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望商讨高度机密事务一件。”史汀生在字条上提到了总统宣誓就职当天内阁会议后两人的那次简短对话，现在他希望做详细汇报：“我认为您应该马上了解此事，不能再拖。”史汀生拖了这么多天，是害怕过早地将重担放在他的肩上，将总统彻底压垮。杜鲁门在字条末尾处写上“放到明天的待办事项中”，交给了日程秘书马特·康纳利。

说杜鲁门就任总统之前完全与这场战争无关明显不准确，他服役的是另一条战线。1940年初，因欧洲战事不断扩大，美国开始大规模征兵。当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深知部队缺乏合格的军官，而自己一战时已是炮兵上尉，目前晋升陆军预备役上校，就直接来到参谋长马歇尔的办公室，希望即刻入伍为国效劳。

“马歇尔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不停擦拭，”杜鲁门后来回忆说，“他说，您年纪太大了，与其入伍，还不如留在参议院做事对国家贡献更大。”当时杜鲁门已经过了57岁，上阵杀敌确实有点跑不快了。

有选民向杜鲁门举报说，密苏里州中南部利奥纳德伍德军区的新建工程中，很可能存在违规行为。杜鲁门驾驶自己的那辆破道奇车，从华盛顿一直向南开，到了佛罗里达，然后向北又绕到密歇根州，沿途走访了不少陆军军营和国防工厂。他发现各地都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一些工地上有好几百人，分工混乱，很多人闲坐在那里，白拿工资不干活”。于是他直接前往白宫，将所见所闻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汇报。1941年3月，依据国会刚刚通过的第七十一号决议案，杜鲁门成立了一个由7名参议员组成的国防计划特别调查委员会，他本人亲自担任主席。特别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国防事务中可能存在的渎职和浪费问题。杜鲁门等人的工作卓有成效，美国后勤部队司令官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对此极度不满——他本人不得不多次出庭为下属的行为做证——但也不得不承认“仅他们针对军方营区建设的调查，就为政府节约了2.5亿美元支出”。截至1943年底，委员会已经完成了21份调查报告，纠正了大量违规现象。杜鲁门因此成为1943年3月8日《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1943年6月17日，杜鲁门为一项据称叫作“曼哈顿工程”的军工项目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史汀生，因为有人举报在田纳西州和华盛顿州突

然冒出了大片设施，据传正在进行耗资巨大的神秘实验，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史：“全世界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杜：“我懂了。”

史：“这是一项非常重要且秘密的研究计划。”

杜：“我了解这个情况，部长先生。所以，你不用再跟我多说什么，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告诉我。”

史：“那好。”

杜：“我只想知道，你确定的这个计划有明确的目标，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

史：“这个计划不但目标明确，而且非常了不起。”

杜：“那好吧。”

史：“非常感谢你。”

但后来杜鲁门不讲“武德”，又向史汀生提出让委员会成员弗兰克·洛威去参观汉福特工厂——那里生产原子弹必需的重要原料钚——遭到陆军部长断然拒绝。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参议员杜鲁门威胁说，如果我不答应，后果会很严重。我告诉他除了拒绝，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杜鲁门这人真讨厌，不值得信任。他说起话来温文儒雅，做起事来蛮横无理。”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弗里茨·施特拉斯曼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

破，使原子能为人类利用在理论上成为可能。1939年9月26日，纳粹德国率先启动了研发核武器的“U计划”，引起了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高度重视。这位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认为，凭借德国拥有的大量优秀科技人才和强大的工业能力，一定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由于当时欧洲战乱以及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很多欧洲的顶尖科学家被迫逃往美国，其中也包括曾在德国从事核研究的奥地利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博士。玻尔告诉西拉德和同样逃到美国的费米，一旦希特勒率先获得核武器，盟国是没有有效对抗手段的。即便纳粹独裁者的军队在常规军事方面一败涂地，他也可以凭借这种超级武器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全世界。自由国家唯一的防卫措施，是抢在德国人之前开发出这种新武器。

欧洲战争不断扩大，法国陷落，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朝不保夕。放眼全球，具备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雄厚经济实力、完备科研设备、大量科学人才及相对安定社会环境的，只剩下大洋彼岸尚未参战的美国。纳粹德国正在研制核武器一事让科学家感到担忧，费米、西拉德、尤金·威格纳、爱德华·泰勒等科学家开始四处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启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是这些知晓核裂变强大威力的物理学家，大多属于新来的外籍人士，在美国既无权势又无人脉，一些人甚至在学习英语，他们的呼吁不可能引起高层的充分重视。美国军方当时正在集中力量研制新的常规武器，以应对日益增大的战争威胁，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科学家所说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新玩意儿。

迫于无奈，西拉德想到了当年在柏林学习时的导师——名满天下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9年7月，他叫上匈牙利天才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格纳——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开着后者那辆破道奇车，前往长岛找到了老师。西拉德希望爱因斯坦能写一封信给罗斯福，说服总统尽快组织力量着手研制原子弹。同样

流亡美国的爱因斯坦深知此事的重要性，答应下来。根据爱因斯坦的口授，西拉德草拟了一长一短两封信，并用白纸打印出来。

在信中，爱因斯坦描绘了一种可能出现的“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它空运起来也许太沉重，大概只能靠船来运载投放，但仅需1颗就可以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周围的地区。爱因斯坦警告说，柏林威廉大帝研究所在核试验方面获得的进展已经构成了现实威胁，敦促总统确保铀矿石的供应来源，“美国只有很少适合使用的铀矿石，有一些好的矿石在加拿大和捷克斯洛伐克，但最好的铀资源在刚果”。信末尾的日期是1939年8月2日，一向谦逊的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名字签得和正文的字体差不多大小。

这一行动后来使爱因斯坦追悔莫及。1947年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我早知道德国未能研制出原子弹，那我什么都不会做。”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在写给好友莱纳德·鲍林——他被誉为营养学界的爱因斯坦，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信中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下了今生最大的一个错误！”

考虑到总统一般情况下都很忙，对新知识的认知和接受能力不会太高，三人最后决定呈送那封短的信件。现在如何把它交到总统手中又成为一个新难题，通过正常渠道层层审批似乎不太现实，拖的时间也可能很长。西拉德找到了自己当年在柏林时结识的一位老朋友——《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古斯塔夫·施托尔普，后者将西拉德引荐给第一威廉大街莱曼公司的银行家亚历山大·萨克斯。罗斯福上任之初大力推行新政时，萨克斯是他的首席经济顾问，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可以找机会见到总统。更加难得的是，这位萨克斯——用乐器当名字比较好记——之前曾经在科学杂志上阅读过很多有关原子裂变的文章，至少不算是门外汉。听完西拉德和施托尔普的介绍，萨克斯满口答应将爱因斯坦的信送给总统，并竭力说服他。

但罗斯福不是随时都能见到的。西拉德8月15日交给他信，萨克斯一直到10月11日才被领进白宫二楼的总统书房。萨克斯啰啰唆唆地讲了1小时，总统除了爱因斯坦几个字，什么都没听明白。罗斯福和爱因斯坦并不陌生，他之前曾邀请这位大科学家到白宫做过客。罗斯福逐渐变得不耐烦，最后他说，自己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这项耗资巨大的项目。萨克斯明白总统这意思就是“端茶送客”，他问自己明天能不能再来一趟，罗斯福便邀请他第二天过来一起吃早餐。

萨克斯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找到了说服总统的好办法。第二天天刚放亮，他就急匆匆直奔白宫。当罗斯福问他又有什么高见时，“我只想给你讲一个故事，”萨克斯说，“故事的主人公叫拿破仑·波拿巴。当他迫不及待地准备去征服英格兰时，美国蒸汽船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向他建议说，建立一支由这种汽船组成的舰队去进攻敌人，事半功倍。拿破仑不由分说地拒绝了他。他最后的结局，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萨克斯念了一位英国科学家最近做出的预言：原子弹的问世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它的出现不可避免，唯一希望是人们“不要拿它派上轰炸邻居的用场”。

听到这里，罗斯福笑了：“你打算做的是阻止纳粹将我们炸掉？”

“一点儿没错！”萨克斯也笑了。

罗斯福叫侍者取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把面前的两只杯子斟满。

两人开始呷酒，罗斯福派人叫来了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少将：“老爹，看来我们得采取行动了！”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时，英国在核武器开发领域实施的“合金管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由于英伦三岛频频遭遇德国的轰炸，已

不再安全，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联合两国力量在美国开展此项工作。1942年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命令，启动工业化制造原子弹的整个系统。项目被赋予3A的最高优先级别，有权要求得到充足的资金、资源和人员，无须向任何人说明用途。如果需要写项目名称，参与人员就统一填写“曼哈顿工程”。这显然属于障眼法，因为项目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设在曼哈顿所在的纽约。

为了给“曼哈顿工程”提供充足的资金，起初史汀生和马歇尔使用的都是各种传统武器研发项目的名义。但到了需要在田纳西和华盛顿州建立庞大而昂贵的同位素分离工厂时，他俩终于意识到，再这样糊弄下去不行了，因为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比大部分常规项目的总额都高，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

“曼哈顿工程”（2）

1944年2月，史汀生、马歇尔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博士来到了国会大厦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向他和多数党领袖约翰·麦克马克、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披露了战争中的最大秘密。美国正在倾全力研究一种可怕的武器，需要支付大笔资金。史汀生稀里糊涂地讲了一些自己都不怎么懂的深奥的科学原理，不过，他说议员同样不明白，所以谈细节有何必要？他声明陆军部需要6亿美元，现在就要，不久还要更多，具体数字到时再说。他强调出于保密需要，拨款的详细用途不能明说，连面前的几位大佬都不能说。换句话说，他们仅凭两片嘴唇就想为一个不知能否成功的大项目索取一张金额可以任意填写的签名支票，却的确要到了。“曼哈顿工程”最终的投资超过了20亿美元。

马歇尔后来回忆，史汀生对这些人说：“请务必相信我们的话，给我们这笔额外的钱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只需要明白，如果让德国先得到这种武器，他们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赢得战争。”马丁对此的记录是：“美国想在德国研究出原子弹之前，执行一项开发这种秘密武器的计划。他们告诉我们需要增加6亿美元预算来制造这种武器。因为此事需要绝对保密，他们要求我们在拨这笔钱时，一定不要询问去向。”在国会两党的领袖中，有7个人大约知道军方在搞一个大工程，这7人中显然没有杜鲁门。

时至今日，陆军部长终于要向总统汇报这个即将成功的大项目。两年前，他曾拒绝这个人了解该项目的任何情况。1945年，史汀生77岁，比日本新首相铃木贯太郎还大4个月。作为美国政坛的常青树，他辅佐过6位总统。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纽约州南区地方检察官。1911年，他出任威廉·塔夫脱总统的陆军部长时，杜鲁门还在密苏里州的老家种地。1927年，史汀生奉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

命赴尼加拉瓜调停纠纷，随后调任菲律宾总督，其间和麦克阿瑟关系闹得很僵。在菲律宾任职期间，他数次携夫人访问日本，京都最终逃过原子弹的劫难，就因为他这段经历。1929年，他在大萧条时期出任赫伯特·胡佛总统的国务卿，其间率美国代表团出席了伦敦裁军会议和日内瓦裁军会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中国东北，他发表了“史汀生主义”，建议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史汀生和赫尔关系密切，1940年罗斯福再次命令他掌管陆军部。史汀生成为内阁中极少见的共和党人。

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拥有许多荣誉头衔，但他还是喜欢别人称他“史汀生上校”，这会让他回忆起一战时在驻法国野战炮兵部队服役的经历，那是他悠长公职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时期。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变得很差，常因周期性偏头疼和肠道疾病而彻夜不眠，偶尔安稳地睡上一觉都被他得意地写入日记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歇尔上将通常把与史汀生有关的重要公务安排在上午，因为这位风烛残年的陆军部长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但谁都不能否认，刚正不阿的陆军部长对工作还是充满热情的，特别是到了战争最后的关键阶段。

如前文所述，史汀生对杜鲁门的印象并不好，但他现在必须屈尊前来向他汇报。4月25日中午，史汀生如约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递给杜鲁门一份经过字斟句酌的仅3页纸共700字的简短备忘录，然后坐下来耐心等待总统阅读。

备忘录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让总统头直发蒙。“在四个月内，我国将极有可能完成一件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怕武器，一颗就能毁灭一座城市的炸弹。”备忘录简要介绍了美国与英国合作研发该武器的过程，目前美国掌握着所有制造和使用这种炸弹的资源，而且若干年内不会有其他国家达到同等程度。文件还指出，其他国家无疑也能发展这项技术，最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取得成功的是苏联”。另

外，对这种武器进行国际控制难上加难，“到现在为止，考虑过的控制系统没有一个足以控制这个危险的怪物，这种武器可以秘密建造和研发，可能导致一个强大、无戒心的国家被一个小得多的国家在几天内征服的可怕后果。同其他国家分享它，以及如果分享的话按照什么条件，凡此种种都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首要问题”。史汀生在文件末尾处写道：“根据目前的道德水准与技术发展的对比状况来看，世界的最终命运将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种武器。换言之，现代文明有完全被毁灭的可能。”

史汀生坦承，新炸弹可以暂时保证我们在与对手的博弈中稳操胜券，“美国现在拿到了一把‘同花顺’，绝对不能在如何打这手牌时犯傻”。史汀生拿“同花顺”做比喻，是为了引起总统的注意，他知道杜鲁门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坐在桌边和朋友打牌。如果杜鲁门喜欢下中国象棋，史汀生的说法可能就改成“双车错”或“马后炮”。

杜鲁门阅读文件之时，陆军工程兵少将莱斯利·格罗夫斯从后门经地下通道进入白宫，5分钟后被带到了总统办公室。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对这次会见精心安排，他们担心记者看到史汀生和格罗夫斯一起进入白宫，会凭空引来无端的揣测。本来陆军参谋长也将参加这次汇报，出于同样的原因，马歇尔主动回避了。当格罗夫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刚刚将史汀生的备忘录读完。

史汀生最早知道原子弹研发是在1941年。当“曼哈顿工程”正式启动时，史汀生被罗斯福安排负责这一项目。1942年9月23日，格罗夫斯开始接管原子弹的制造环节。这位西点军校1918年成绩排名第四的毕业生身高1.83米，体重114千克，壮硕的体形给人一种气势逼人的感觉，两撇薄薄的小胡子更平添了几分威势。他之前的职务是陆军工程兵建筑部副部长，曾于1941年到1942年主持过一项大工程，用时16个月就建好了五角大楼。格罗夫斯在中校军衔上停留了10年之久，46岁时还是陆军中资历最深的上校。他认为获得晋升的最好途径是到海外

服役，留在国内实在太憋屈了。当他拒绝到华盛顿从事另一项后方工程时，美国后勤部队司令官布利恩·萨默维尔中将——他于1945年3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工程兵上将——告诉他：“你是经过陆军部长精心挑选的，而且总统已经同意。如果你能干好这项工作，我们就会赢得战争。”一个小小上校的调动竟然需要陆军部长和总统亲自出面，那肯定是个重要且体面的活儿，格罗夫斯这才勉强应承下来。作为弥补，他立即获晋准将军衔，并于1944年晋升少将。如果干“曼哈顿工程”相当于高级工程师，那么干五角大楼充其量只是个乡镇级别的包工头。到1945年4月，受他领导在“曼哈顿工程”各处设施中供职的人员已经超过了12.5万人。

史汀生呈给总统的备忘录不过是个提纲，格罗夫斯递交了一份长达24页的详细报告。杜鲁门单独看一份，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合看另一份。老酒猜测美国人这样做的原因不是省纸，而是要把泄密的可能降到最低限度。

报告开篇是“研发目的”：“研发成功后，原子裂变炸弹将成为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能够对加快结束战争、挽救美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起到决定性作用。”格罗夫斯详细列出了新武器令人难以想象的攻击力：“一颗炸弹的威力预计相当于5000吨至2万吨TNT炸药，最终有可能达到10万吨。”报告通过大量技术细节解释了原子裂变的原理，描述了炸弹的制作工艺，回顾了“曼哈顿工程”几年来走过的艰辛历程：从1939年的起源到制造阶段，再到确保整个计划处于“最高机密状态”的“非常安保措施”。

报告说明，工程主要有三处地点，每一处专攻一个方面。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西北方向29公里处的橡树岭基地生产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铀，华盛顿州汉福德基地生产另一种材料钚。新墨西哥州小城圣达菲56公里外还有一处秘密营地洛斯阿拉莫斯，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那里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数千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工程

师及各领域的顶尖人才。其中很多人来自欧洲，逃避第三帝国的“虎狼之师”来到美国。这里正是后人熟知的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当时有一个别致的名字叫“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营”，据说这座由5000多人组成的小城镇的平均智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由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负责。如果将罗斯福或杜鲁门比喻成业主，那么史汀生就类似项目经理，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分别对应总监理和总工程师。

报告部分内容与史汀生的备忘录稍有重复，但介绍得更加详细：自1943年以来，“未来最大的潜在对手苏联对我国的研发活动表现出浓厚兴趣”，并通过在美国的外交、情报、间谍组织企图获取“曼哈顿工程”的相关信息。报告还给出了德国核物理领域的研究人数，“随着纳粹政权即将覆灭，德国在这场战争中似乎已不可能再使用这种炸弹了”。报告得出的最后结论和史汀生差不多：“如果由热爱和平的大国掌控，原子弹可以确保未来数十年内世界和平。但如果被滥用，人类的文明将毁于一旦。”

格罗夫斯介绍说，第一颗原子弹可能在德国战败之后和日本战败之前诞生。奥本海默和团队确信年中之后能拿出3颗炸弹——1颗铀弹和2颗钚弹。因为聚爆装置存在失败的风险，计划于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对第一颗钚弹进行核爆试验。科学家们对简单的枪式起爆装置有足够的信心，认为铀弹不需要试验。8月1日前后，第一颗名叫“小男孩”的枪式铀弹将具备投放条件，第二颗名叫“胖子”——为了向合作盟友丘吉尔致敬而以他的体形命名——的爆聚炸弹亦有望在同月内组装完毕。去年已经组建的一支装备B-29的空军特别部队正在进行严酷训练，届时将担负起投掷炸弹的艰巨任务。

对史汀生的备忘录，杜鲁门勉强能看下去，但对格罗夫斯技术性很强的详细报告很快失去了耐心。其间他停顿过好几次，说很难一次

搞懂。“我不喜欢看论文，”总统边抱怨边想努力搞清大量新信息蕴含的意义，“这真是个大项目！”

杜鲁门的上述反应早在两人的预料之中。上个月，当格罗夫斯试图向史汀生介绍详细情况时，部长向他恳求说：“饶恕我吧，你讲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陆军参谋长一向以聪明睿智著称，但当格罗夫斯向他呈上文件时，马歇尔上将硬着头皮阅读了3个小时，然后将它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因为他根本看不懂。

格罗夫斯抱歉地告诉总统，文件不能再简化了，“我们无法用更简短的语言来说清楚它”。杜鲁门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最后说这种武器还要多久才能投入使用。史汀生重复了自己在备忘录里说过的话：“4个月内。”

杜鲁门表示，自己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项目。他决定不保留自己手中的报告副本，因为那样做“极不明智”，又多了一个泄密的途径，反正自己再也不愿意去看它了。总统指示，为了给控制这种炸弹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科学建议，授权陆军部长牵头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由史汀生亲自担任主席，詹姆斯·贝尔纳斯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居于次要地位，其他人员由主席负责指定。

在参加罗斯福葬礼归来的途中，杜鲁门已经盛情邀请同车的贝尔纳斯出任自己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个人履历覆盖了美国三权分立的各个代表机构：在众议院任职14年，又在参议院干了10年，最后从法庭速记员一步步攀升到大法官的高位。由于和罗斯福关系密切，他先后出任过前总统的筹资人和撰稿人，然后是战争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长期以总统特别助理的身份自居，并把自己当成罗斯福的合法继承人。罗斯福在参加第四次大选时并未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杜鲁门。后来杜鲁门这样回忆说：“我成为总统之后，我知道吉米（贝尔纳斯的昵称）每

次对我说他觉得事情不应该这么做时，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他应该坐在我的位置上。”美国没有选举新副总统的制度，国务卿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一旦杜鲁门出现意外，贝尔纳斯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至于斯退丁纽斯，杜鲁门打算让他参加完旧金山会议后直接留在那里，作为美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以保存颜面。

杜鲁门要求两人按照目前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并尽可能加快，权当不加限制地使用这种炸弹的做法是前总统生前的既定国策。殊不知罗斯福在去世之前，并未就原子弹的使用做出过任何明确指示。杜鲁门听取汇报、阅读及下达指示共用时45分钟。战后，格罗夫斯以他惯有的心直口快回忆说：“当时的杜鲁门就像一个乘上雪橇的小男孩，踩在一项能够改变一切的发明上，在历史的雪坡上向下快速滑行。”两名下属离开后，杜鲁门告诉一名助手：“我将不得不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决定。一想到不得不做出的是怎样的决定，我就不寒而栗！”

既然总统已经做出了明确指示，那么与此相关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加快进行。如果炸弹最终艰难问世而敌人已经消失，那将是多么没意思的事情啊！现在看来，德国人已不具备挨这种炸弹的条件，原子弹只能用来对付日本人，如果他们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的话。就在向总统汇报后的第三天，4月27日上午8时40分，格罗夫斯在五角大楼主持召开了由他自己担任主席的目标委员会会议，这一机构的职责是为投放原子弹选择合适的目标。参会的除格罗夫斯和他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还有工程总军械师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和他的助手诺曼·拉姆齐博士。时年29岁的拉姆齐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未来提尼安岛前哨基地的首席科学家，198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据说他是没有挨过格罗夫斯训斥的仅有的几名科学家中的一个。参会的还有目标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密执安大学教授大卫·丹尼逊博士，英国炸药专家威廉·彭尼博士（战后他曾出任英国原子能协会主席），数学家约翰尼·纽曼博士，罗伯特·威尔逊博士等人。列席会

议的还有格罗夫斯的几名手下，诸如威廉·费舍尔上校、约翰·德里少校等军方的几名高级军官。

特邀出席会议的陆军第二十航空队参谋长劳里斯·诺斯塔德准将向参会科学家、气象专家出具了冷冰冰的最新数据。自东京3月9日遭到毁灭性火攻以来，在短短6周时间内，已经有461平方公里的日本市区被夷为平地，B-29的低空燃烧弹攻击没有一天不在向敌人展示美军战争机器不容置疑的强大威力。在这个晚春的上午，围坐在桌子边的这些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日本地图上找到还能轰炸的地方，供一种更厉害的新武器发威。诺斯塔德开列的初选名单包括17座城市——东京、川崎、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广岛、吴、下关、山口、八幡、小仓、熊本、福冈、长崎和佐世保。

格罗夫斯指出，为了确保轰炸效果，投弹必须采用目视瞄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雷达。因为有效的目视轰炸必须依赖晴朗的天气，首席科学家丹尼逊博士忧心忡忡地提出：“日本夏季天气是一年中最糟糕的。7月最多只有7天好天气，而且3/10时间里多云。8月最多只有6天，也许只有3天。东京的天气尤其恶劣，这个城市在5年时间里只会出现一次连续两天以上的晴朗夏日可供目视轰炸。”法雷尔准将指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可以交给最好的气象学家负责。至于东京，它作为一个轰炸目标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最近的夜间燃烧弹攻击已使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堆废墟。附近的横滨及其海军设施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目标，八幡的钢铁工业也在考虑之列。广岛看上去最合适，但这个城市的详细资料至今未拿到，“它是李梅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优先考虑名单上暂时未触及的最大目标”。

从作战角度来说，目标的重要性越强，震慑效果就越好。但这是人类第一次将原子弹投入实战，遴选标准还要综合文物保护、科研、战后管理等诸多因素，尤其是对爆炸现实破坏力的测量。首先，城市目前被破坏的程度至关重要，程度越小，越能准确评估原子弹的威

力。其次，投放的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最好将破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方便专家事后评判效果。16时散会时，参会者就目标选择达成了一个原则共识，“它应该是一些人口稠密、直径不小于3英里的城市”。

5月11日上午9时，在异乎寻常的安全保卫措施下，目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召开。奥本海默的办公桌上第一次铺上了远东的地图。根据第一次会议确定的原则，东京、大阪、名古屋等面积过大、遭破坏严重的城市最先被剔除，而吴、佐世保这样的城市又因为太小，放一颗炸弹太浪费，不再予以考虑。目标最后缩减到5座城市，陆军航空部队同意将这些城市作为核武器的“保留地”，不再进行常规空袭。格罗夫斯情有独钟的京都被列为第一攻击目标，级别AA级。和京都一同享受AA级待遇的只有一座城市——广岛。另两个被列为A级的城市是横滨和小仓，第五个候选城市新潟被列为B级。委员会在讨论原子弹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影响时，京都赢得了最高的呼声。因为这里的居民“知识水准较高”，城市幸存者的抗议肯定会更具说服力。会议要求，陆军航空队在对上述目标实施进一步航拍后再做最后决定。

格罗夫斯手中还有另外一支特殊队伍，代号“阿尔索斯”的特别情报小组，领导人是鲍里斯·帕什上校。最初情报小组的任务是防止泄密，对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人员进行“政审”和跟踪，连奥本海默都不例外。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他们又被赋予了一项新使命，直接前往欧洲追踪并检查纳粹德国的核设施、核材料和科学家。7名科学家受聘成为小组成员，他们负责现场翻译并评估发现的文件。这些入选科学家必须自始至终未参与过“曼哈顿工程”，以确保他们万一被俘虏也不会泄露秘密。

情报小组首席科学家是荷兰裔塞缪尔·古德斯密特博士，他在1935年到1966年曾经数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可惜均告失败。

古德斯密特通晓数国语言，交际甚广，似乎和欧洲科学界的所有人都很有交情。古德斯密特被选作首席科学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和美国最想得到的德国核计划负责人沃纳·海森堡博士是交往多年的好朋友。战前海森堡经常去他的家里吃饭，两人关系不是一般的好。古德斯密特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研究刑事侦查方面的新技术，正好与他现在从事的工作吻合。

1944年11月23日，美军攻克斯特拉斯堡，“阿尔索斯”情报小组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物理实验室。古德斯密特需要寻找的对象冯·魏茨泽克3周前就逃走了，他们居然在实验室里找到了这位理论物理学家没来得及带走的一些私人文件。伴随着莱茵河右岸传来的大炮轰鸣声，古德斯密特和他的助手们借着蜡烛的亮光，开始翻译这些文件。他们突然高兴得跳了起来，原来那正是德国“U计划”的全部资料，而且已经有3个月没有更新。直到那晚之前，盟国科学家都认为德国物理学家已经领先他们一大步。在一个废纸篓里，古德斯密特发现了一封魏茨泽克写给海森堡的信，信中抱怨德国核反应堆令人失望的进展。根据这些文件，古德斯密特认为，敌人还在为格罗夫斯的部下们两年前就已闯过的难关发愁，他们连所谓的铀反应炉都没有。

当他致电华盛顿报告这些发现时，有人提醒他说，魏茨泽克的文件很可能是一个诱饵。他回复说，文件里的证据都是真实的。陆军部提醒他，可能有其他德国人在其他地方制造了原子弹。古德斯密特尖锐地反驳道：“一个使用假支票的工人可能会幻想他一夜之间变成军事天才，一个喝着香槟酒的游客也有可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外交家。但是，那样的门外汉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科学知识来制造原子弹的。”

根据文件提供的线索，美国人的首个目标是位于奥拉宁堡的奥尔化学工厂，帕什上校怀疑那里藏有大量的铀矿石。但这个工厂位于柏林以北24公里，在划定的苏战区深处，美、英军队完全没有可能首先

到达那里。得到帕什发回的重要情报之后，格罗夫斯通过马歇尔上将，再通过阿诺德上将，联系上了美国驻欧洲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官卡尔·斯帕茨中将，告诉他“那个工厂正在制造一种稀有金属，可以用于生产现在还未使用过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秘密炸弹”。

1945年3月15日，第八航空队司令官杜立特中将——三年前驾驶B-25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轰炸东京的那位矮个子老兄——下令出动B-17、B-24重型轰炸机1347架，在762架战斗机的护航下轰炸了奥尔化学工厂，共向目标投下了1506吨高爆弹和178吨燃烧弹。为掩盖行动的真正意图，美军还分出一部分兵力轰炸了邻近的一个铁路枢纽，对外声称是摧毁德国的军事工业。德国战败在即，已不可能开发出原子弹，本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是防止宝贵的铀矿石落入未来最大的潜在敌人苏联之手。但这些超级秘密只有马歇尔、阿诺德等高层才知道。斯帕茨向阿诺德汇报说目标已被有效摧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绝非如此。

随后帕什上校得知，纳粹德国从比属刚果得到的大部分铀矿石储存在黑兴根施塔斯富特的一家工厂内，离德国北部城市马格德堡很近，这里属于未来的法国占领区，但很接近分界线。不能留给苏联人的东西，同样不能留给法国人。消息传回华盛顿，马歇尔带上格罗夫斯来找史汀生。部长办公室里有一幅几乎占满了整面墙壁的大地图。可笑的是，三人从左看到右，又从上看到下，竟然找不到黑兴根究竟在哪里。史汀生叫来了副官威廉·凯尔上校，他终于在距地面约60厘米的地方找到了要找的目标。四个人撅着腓趴在地上，去仔细观察那个小黑点，仿佛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就是东京抑或柏林。格罗夫斯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一幕如果有摄影师拍下来，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的。

马歇尔让作战处长赫尔少将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指示务必配合“阿尔索斯”小组的特殊行动。远征军司令部的布尔少将甚至建议

出动两个装甲师和一个伞兵师，配合第六集团军拿下黑兴根地区。帕什建议采取一次突袭行动，夺取宝贵的铀矿石。第十二集团军情报处长西伯特准将担心此举会引起苏联人的强烈抗议，但司令官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坚决支持帕什：“让苏联人统统见鬼去吧！”

4月17日，帕什率部突入施塔斯富特，果真在一处盐矿中找到了1100吨铀矿石，装宝贝的那些木桶近乎腐烂。

4月19日，临时雇来的几百名德国人使用从附近制造厂找来的铁丝和纸板厂的材料，重新将这些铀矿石打包并装上卡车，运往160公里外汉诺威附近英军控制的一座机场。这些矿石一部分直接走空运，一部分用火车转运到安特卫普，走海路运往英国。由于执行的是特别护送，沿途看到的人一度猜测是在偷运黄金。这些矿石最终全部被运往美国。

很快帕什又收到一条消息，在斯图加特南部阿尔卑斯山顶的风景小镇海格洛赫，藏匿着大量德国物理学家。帕什率部于4月22日赶到此处，在一处教堂的山洞里找到了德国一个尚处于实验阶段的“核反应堆”。科学家据此判断，德国目前还不具备造出原子弹的能力。帕什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这样写道：“确认德国的原子弹不会对我们造成危害，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情事情报。仅靠这份情报，就足以肯定我们小组的存在价值。”

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尔索斯”小组在黑兴根一带相继“抓获”了包括奥托·哈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马克斯·劳厄（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冯·魏茨泽克、瓦尔特·格拉赫、库尔特·迪布纳在内的一大批德国优秀科学家。有人向帕什汇报说，德国国家研究院设计部主任、核计划负责人海森堡博士4月20日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离开了，朝他的出生地巴伐利亚绝尘而去。

海森堡在德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他的导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同样属于“曼哈顿工程”的核心人物。1939年海森堡到美国参加一次国际科技会议时，他的好朋友费米、古德斯密特都劝他留下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此都抛出了高薪，最后海森堡还是拒绝了。在他的办公室里，美国人还找到了一张1939年的照片，上面海森堡和古德斯密特正在纽约港握手道别。格罗夫斯电令帕什，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回来：“对我们而言，他比10个德军精锐师还重要。”

当时濒临战败的德国一片混乱，盟军战机在空中投弹，大批难民到处逃荒，纳粹党卫军的狂热分子正在就地处决他们认为不忠于元首的人，海森堡随时有可能死在战乱之中。这位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真不容易，白天躲在树丛中睡觉，夜晚赶路，其间成功爬上了一列飞快的火车。他奇迹般用3天时间走完了240公里路程，4月23日到达自家位于乌费尔德湖边小镇的一处别墅。帕什率队于5月2日赶到这里，当时美军大部队还未到达。一名德军少将要求帕什接受他一个师几千名部下的投诚，但帕什知道自己的使命不是受降一个溃散的德国师，而是抓获“10个精锐师”。他毅然放弃了接受数千名德军投降的荣誉，继续执行自己的特殊任务。他告诉德国少将，自己的长官很快就到，明天接受一名将军的受降，比现在向上校投诚更体面。不久又来了一名德国军官，要求帕什接受他和800名部下的投降。帕什故技重演，也把他们忽悠走了。

第二天清晨，帕什率第一二七九工兵营进入乌费尔德。海森堡见到美国人并不害怕：“我一直在盼着你们的到来。”此话不假，他连行李都收拾好了。科学家被护送上一辆装甲车，在一辆坦克的带领下从大街上隆隆驶过，后面跟着一辆坦克和一长溜满载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吉普车。有人笑称斯大林也不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抵达美国人驻地的海森堡，与古德斯密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抓走了这么多科学家，缴获了大批物资，古德斯密特得意忘形了。他告诉新近调来充当联络官的一名陆军少校：“德国人没有了原子弹，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也不需要用我们的原子弹了。”

“古德斯密特，你太不了解格罗夫斯了，”少校兜头给他泼下了一盆冰水，“如果我们手头有了这种武器，他肯定会把它派上用场的。”

美军“阿尔索斯”小组积极活动的同时，苏联人也在干着类似的事情。他们的“史汀生”是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他们的“奥本海默”是长着一脸大胡子的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苏联人认为最重要的战利品是铀矿石，这与美国人之前的猜测吻合，苏联放射性金属的供应有限。得益于隐藏在伦敦的间谍发回的机密情报，莫斯科得知纳粹控制的大量从比属刚果运回的铀矿石已被运往德国东部。就在朱可夫攻陷德国首都的当天，一名苏联内务部将军率领30名身着上校军服的科学家飞抵柏林。在库尔恰托夫的首席助手、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的带领下，他们直奔位于达勒姆西南郊区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从那里缴获的文件中，苏联人发现德国的原子弹研究甚至落后于自己，更不用说和美国人比了。哈里顿命令将所有东西席卷一空，连“门把手、水龙头和洗脸盆”都不放过。行动必须干脆快捷，因为这里已经被指定为美国占领区。

“上校”们分成几个小队，开始搜寻苏联占领区内所有和制造原子弹有关的物资和资料。施塔斯富特储备的铀矿石已经被美国人提前运走，在柏林西北240公里诺伊施塔特镇的一个制革厂仓库里，他们幸运地找到了100吨处理过的铀氧化物。库尔恰托夫如获至宝，因为此前他拥有的铀氧化物才不过7吨。

另一位苏联内务部“上校”、时年33岁的物理学家格奥尔吉·弗廖罗夫接管了被美军炸毁的奥拉宁堡奥尔化学工厂。5月中旬，他找到

了住在乡间的德国物理学家尼古拉斯·里尔，邀请他去莫斯科做几天科学讨论。在得到性命安全、优良的科研设施和生活条件的保证之后，包括里尔在内的几十名德国科学家半推半就加入了苏联核研发团队。后来里尔因功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们去讨论的时间不是几天，而是数年乃至更长。前往苏联之前，里尔陪弗廖罗夫检查了被美军炸毁的奥尔化学工厂，竟然发现了完好无损的100吨高品质铀氧化物。它们被精心打包，连夜空运到莫斯科。加上哈里顿在诺伊施塔特发现的矿石，苏联人研发原子弹的原料足够了。后来库尔恰托夫感慨地说，在欧洲解放后的几周里，从德国缴获的铀矿石使苏联研制原子弹的进程至少节约了一年时间。

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这天恰好是杜鲁门61岁生日。上午9时，新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这是一个庄严且荣耀的时刻，我真心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够活着看到今天。”他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记盟军为了“让世界摆脱希特勒及其邪恶团伙”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我们不要忘记，身边的许多邻居所遭受的悲伤与心痛。唯有努力，唯有不懈地献身于前方的责任，我们才能偿还自己对上帝、对死者、对子孙后代的债。如果用一个词来作为未来几个月的口号，那就是努力，努力，继续努力。我们必须努力结束战争，现在我们只走完了通向胜利的一半道路。”总统最后说：“远东地区仍处在背信弃义、残酷暴虐的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只有当最后一个日本师团无条件投降时，我们的战斗任务才算完成。”

杜鲁门的讲话用时仅2分半。第二天，美国各大媒体纷纷推出了标题加粗加大的号外。《匹兹堡新闻》首先宣布：“欧洲胜利日宣告，下一个就是日本。”《哈蒂斯堡美国人》高声疾呼：“日本该为下葬时穿的和服量尺寸了。”纽约《每日新闻》标题简单明了：“一切都要结束了。”

在大洋彼岸，大英帝国首相同样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经验老到的丘吉尔显然比杜鲁门想得更远，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我在欢呼的人群中走动时，看到饱尝忧患的人们正沉浸在得来不易的欢乐之中，心中却充满着对未来的忧虑和困惑。希特勒的危害以及随之而来的考验和艰难，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已消失在光荣的火焰之中。然而日本还没有被征服，原子弹还没有制成，世界还处在混乱之中。共同的危险这条纽带曾把伟大的盟国联合起来，今天这条纽带却在一夜间消失殆尽。在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德国，但与之相抗衡的伙伴关系尚未形成。”

经过长达数年高强度的工作，丘吉尔现在已筋疲力尽。午睡的时候，他常常需要几名士兵把坐在椅子上的自己抬到楼上的卧室去。他告诉身边的幕僚：“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力气坚持下去。”一些内部人士认为，首相萎靡不振是因为主要的敌人消失了，“逆境最能激发丘吉尔的潜在能力，胜利却剥夺了他力量的源泉”。一些人认为，在与希特勒全力对抗了5年之后，“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的天性已经不适合平常的政治环境了”，这可能正是丘吉尔在2个月后的大选中败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丘吉尔眼中，纳粹的威胁已被红色苏联取代，“胜利和悲剧”成为他战争回忆录最后一卷的标题。首相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为刚刚开启的新时代命名为“和平时期的战争”。

丘吉尔一直是面对面外交的坚定拥护者，他嘲笑电报或现代通信手段“和真人之间交流相比就像隔着一堵无趣、空洞的墙”。5月4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在我看来，事情几乎已经不可能再以通信的方式进行下去了，因此要尽快召开三国首脑之间的会议。同时，我们必须坚守南斯拉夫、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阵地，守住美军主要中间阵线上和英军阵线上直到吕贝克的包括丹麦在内的已取得的或即将获得的阵地。”丘吉尔同时希望，杜鲁门能在参加“三巨头”会议的途中经停伦敦，共同研究对付苏联的方略。

杜鲁门于5月9日回电说：“非常赞同您的意见，首脑会议将有利于着手解决三国政府共同关心的且尚未做出决定或达成谅解的问题。我很愿意这个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的要求由斯大林元帅提出，而不是由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发起。至于会谈时间，在本会计年度结束之前（6月30日），我很难抽出时间离开华盛顿。但在这个日期之后，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德国投降后第三天，5月11日，丘吉尔再次给杜鲁门发去电报：“我想，我们应该联名或分别在同一时间向斯大林发出邀请，在彼此同意的某一未遭破坏的德国城市同我们会见，召开一次三国会议。我们不应当在苏联军队目前占领区中的任何地点会见，因为之前我们两次长途奔走去会见他。现在我不知道我国的大选将在何时举行，但我认为只要公职需要，就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因这件事影响你我的行动。如果您有意在7月初到我这里，英王陛下将向您发出最热忱的邀请，您将受到不列颠民族的盛大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您提到的贵国会计年度的关系，我本想建议在6月举行这次会议，因为我觉得一分钟也不能轻易放过。最后我还想补充一句，通过我们最近的通信，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极大的信心。”

在12日发给杜鲁门的另一封电报中，丘吉尔陈述了担忧。丘吉尔开门见山地说：“我非常担心欧洲局势。我得悉美国在欧洲的航空部队已有半数开始移往太平洋地区，报纸上满版都是美军从欧洲大批开拔的消息。我们的军队按照以前拟定的办法，很可能也要有大幅度裁减。加拿大军队也确定要撤走，法国人的薄弱力量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复杂局面。任何人都看得出来，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武装力量，除了留下少量部队用来管制德国，将在很短时间内消失。由此留下的军事真空很可能被东方的极权势力利用，一道铁幕正在他们的边境落下！总之，在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完全消散之前，跟苏联人协商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铁幕”一词，就是丘吉尔

此时提出来的。丘吉尔清楚，如果美国把军队撤往远东或本土，让筋疲力尽的英国在欧洲独自面对坚如磐石的苏联，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我现在最怕他拖延时间，等到我们的军队解散时，他就可以留下来在欧洲称霸。”丘吉尔对美国新总统的活力和决策能力刮目相看，也对他在欧洲事务知识方面的极度贫乏而烦恼，“最近一段时间是由致命的停滞和悲哀的空白组成的”，他形象地比喻自己和杜鲁门的处境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一无所知”。

杜鲁门的效率显然颇高，他在当天就做出了回复：“我还是很希望能由斯大林来提议开会，并且希望由我们的大使去劝他做出这项提议。在我看来，为了避免任何有关我们‘伙同一气’的嫌疑，我们分别前往会晤地点是较为有利的。等会议结束以后，如果国内工作容许，我将十分高兴去访问英国，和您充分讨论涉及我们共同利益的问题。”

5月13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对三国首脑会议，我希望越快越好，并且在哪儿开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将会议放在6月举行，并且希望不要因为你们的会计年度而把它推迟。我十分希望你随后能到英国来。我同意让我们的大使尽力去劝斯大林来发起开会，我们当照此发出指示。我很怀疑他是否会同意。正当我们的力量冰消雪化之时，他却在巩固自己的地位，时间对他们是有利的。”

在华盛顿，莱希上将5月14日向总统建议说——他当然没看过首脑间的来往通信——应当尽早安排一次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会晤，设法解决欧洲出现的危机，同时落实好打败日本的作战方略。莱希指出，自己2月离开雅尔塔时心里就很不踏实。“更不幸的是，时间才刚刚过去3个月，形势已经恶化到比我最悲观的估计还要危险得多的地步，”莱希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美、英、苏以及其他小一些的盟国正在走向分崩离析，德国崩溃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以至于盟国都没做好

准备去填补一个大国消失后出现的政治真空。”不过莱希私下认为，由外交经验极度缺乏的新总统主动提出召开“三巨头”会议，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

“曼哈顿工程”（3）

5月23日，杜鲁门分别向英国和苏联派出了特使。出使伦敦的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派往莫斯科的是哈里·霍普金斯。两位特使将代表总统分别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面，就最近大家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以及召开“三巨头”会议的具体事项进行沟通。早在杜鲁门宣誓就职后第四天，4月16日，霍普金斯向总统提出将在5月12日辞职的请求。像当初挽留莱希那样，杜鲁门劝他再坚持一段时间，自己非常需要他的帮助。现在，病魔缠身的霍普金斯奉命飞往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重大使命，说服斯大林同意在7月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霍普金斯和苏联人的深厚友谊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在他1946年病逝之后，还被一些美国人怀疑为苏联安插在美国的代理人。本次出访结束时，斯大林派人给霍普金斯送来了很多昂贵的礼物，精美毛皮、纺织品、珠宝，应有尽有。苏联人劝陪同出访的霍普金斯夫人路易斯把她想要的东西都带回美国。但对行为不当类指控很敏感的霍普金斯要求夫人把大部分东西退了回去。路易斯接受了一块质朴的乌拉尔次等宝石，他本人要了两罐鱼子酱。

5月26日，霍普金斯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双方的会见正如预料的非常融洽。霍普金斯向杜鲁门汇报说，苏联人仍然愿意遵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在总共7次中的第三次会晤中，斯大林主动提到了日本问题。他告诉霍普金斯，苏联向远东集结兵力的行动将在8月完成。但如果盟军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那他们就会战斗到底，不得人像粉碎德国那样去粉碎他们。如果日本人愿意投降并争取较为宽大的条件，那么盟军最好能放弃业已宣布的要他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准备接受另外一种投降形式，从而在实质上收到通过无条件投降所能获得的效果。斯大林向霍普金斯透露，“日本

高层的某些人”正在进行“和平试探”。从时间看，此时广田弘毅尚未走访马立克。

5月28日，霍普金斯从莫斯科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份长电，要总统不必再为苏联人“担忧”。斯大林说对“满洲”和新疆没有领土野心，红军为打击日本而进入的地区，都会尊重中国的主权，红军也欢迎蒋介石的部队一起进入“满洲”，同意由美、英、中、苏共同行使对朝鲜的托管。斯大林说，在柏林郊区举行一次会议是适宜的，他愿意在任何时间欢迎好朋友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到来。

杜鲁门给霍普金斯回电说，他认为7月15日开会合适的。同样内容的电报6月1日被发往伦敦，丘吉尔立即答复说，将很高兴带领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但总统提议的7月15日对要求彼此注意的紧迫问题来说，实在太晚了。他在电报中说：“虽然我正处于火热的竞选活动之中，但我并不认为我在这里的任务的重要性可与我们三人之间的会晤比拟。如果6月15日不可能，为什么不在7月上旬，1日、2日或3日呢？”杜鲁门不愿做出让步，因为只有到那个时间才能完成原子弹的首次爆炸试验。如果试验能够成功，美国人就可以坐在会议桌边打出“王牌”了。最后三方一致商定，7月15日在柏林郊区的波茨坦举行代号“终点站”的高峰会议。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一代号的确名副其实。

杜鲁门内心并不想去参加这次会议，但包括贝尔纳斯、莱希、马歇尔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幕僚都怂恿他去。欧洲的一揽子问题需要通过会议解决，对如何结束亚洲战争的问题同样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杜鲁门认为，在波茨坦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不能在会议上讨论，而需要在私下里会见斯大林，说服苏联尽早加入对日战争，即使现在已经知道那种可怕的新武器即将问世也是如此。

美国人还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份呼吁日本投降的共同宣言。宣言草案是在一个曾致力于阻止战争爆发的职业外交家约瑟夫·格鲁的倡导下拟出的，具体执笔人是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尤金·杜曼。

杜曼的父亲出生在大阪，担任过奈良教会学校的校长。杜曼的童年时代是在日本度过的。他先是在九段的晓星小学读书，毕业后就读于奈良郡山中学，一直到13岁才回到美国。1932年前后，他应格鲁的邀请到美国驻东京使馆工作，一直到开战后随格鲁一起被交换回国，可以说是美国一流的“日本通”。杜曼起草宣言的核心内容是，以保留天皇为条件，促使日本人尽快投降。

这份重要文件早在5月5日就拟出了，此即后来《波茨坦公告》的基础。“超级空中堡垒”轰炸东京引起大火的报告使格鲁大吃一惊，他担任过长达10年的美国驻日大使，对那个最终将他驱逐出境的国家有着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5月28日，他以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正在参加旧金山会议，贝尔纳斯尚未上台，作为助理国务卿的格鲁暂时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的身份找到了杜鲁门，将杜曼草拟的文稿拿给总统看。格鲁请求总统发一文告通知日本，美国不想使它完全毁灭，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终结天皇制。格鲁强调，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日本是不是会投降很值得怀疑。这种承诺或许能加强东京主和派的力量，甚至可能让裕仁直接做出决定。天皇必须在战争最后阶段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要求所有本土和海外的日军放下武器的权力，这种影响应该被充分利用起来，它或许能够挽救我们数万名甚至数十万名战士的生命。最后格鲁说，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杜曼、约瑟夫·巴兰坦、乔治·布莱克斯利等人都支持这一观点。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在5月31日发表，越早越好。

杜鲁门告诉格鲁，自己已经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似乎是一种“真知灼见”。但他要格鲁先不要急于发表，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先与陆海军高层沟通一下，听取他们对此事的意见。

格鲁对说服史汀生和弗雷斯特尔很有信心。早在5月1日的一次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首脑联席会议上，弗雷斯特尔就对两位同僚说：“现在，的确到了我们对在远东的政治目标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鉴于斯大林在东欧的一系列做法，三人对苏联在远东的渴望有所警觉也就理所当然。弗雷斯特尔指出：“我们是否想要制衡他们的影响？制衡点应该在中国还是日本？”三人一致认为，如果选择后者，美国必须拿出一份计划，重建日本的经济能力和区域地位。

正是有了上次会议的铺垫，5月29日上午在五角大楼史汀生办公室召开的会议上，陆海军部长一致承认“颇喜欢格鲁的这个想法”，马歇尔也表示原则上赞同这份文件。金上将因为有事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史汀生强调，公告如何措辞，应该根据原子弹的试验结果而定。几个人讨论了杜鲁门是否应该发表一次讲话，澄清“无条件投降”的具体含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战后日本皇室的地位。会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发表有点早了。冲绳岛上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这时发表声明，恐怕会使日本人误认为美国是在示弱，使岛上日军负隅顽抗。

格鲁显然有点失望，但并未放弃努力。6月18日9时30分，他再次找到杜鲁门，希望总统考虑将文件与攻占冲绳的公告一并发布。杜鲁门虽然承认格鲁的想法很好，但还是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上发布这份公告。

就在格鲁找总统讨论公告的5月28日，目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五角大楼4E200会议室召开。9时整，格罗夫斯少将、法雷尔准将及其他委员会成员鱼贯进入会议室，一名军官关上门后呈上了“目标情况介绍”。厚厚的文件夹里装着备选目标的大比例尺地图、航拍照片、相关数据，最后是一份详细的海空搜救方案，谁都不敢保证任务在执行过程中不出任何差错。

除了以往的那些参会人员，会场出现了两张新面孔。原子弹攻击计划的制订者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斯海军中校，就是2月中旬飞往关岛向尼米兹上将汇报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并申请协调起飞机场的那位。另一张新面孔来自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负责炸弹投掷的独立第五〇九大队大队长保罗·蒂贝茨上校。本来还应该有第三张新面孔的，蒂贝茨的部下雅各布·贝塞尔中尉——他是陆军航空队顶尖的雷达专家——原本也要来，由于蒂贝茨周末放了他一天假，让他去找巴尔的摩的老伙计们玩耍，贝塞尔因为火车晚点迟到了5分钟，被挡在了会议室门外。接待处一名很漂亮的女军官告诉他：你肯定找错地方了，区区一名小中尉不可能被邀请参加“有那么多高级军官和科学家”出席的重要会议。

在仔细研究了一大堆地图和航拍照片之后，与会者发现，第一候选目标京都出现了新情况：城内的一座喷漆厂已经转产炸药，另一座人造纤维厂可能在生产硝酸纤维。这座城市的工业区面积多达245.7万平方米，预定弹着点——梅小禄货场圆形车库以西1500米范围内有4座工厂。火车站以西3200米处有一座新建厂房，可靠情报显示那里每月可以生产400台飞机引擎。第二候选目标广岛的条件也非常理想，它“南北长4英里、东西宽3英里”，面积适中，各兵种指挥部、数不清的军需仓库及25000名陆军士兵使它成为一座不折不扣的“军事城市”。数学家约翰尼·纽曼博士——他后来被称为“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据说有过目不忘的天赋，6岁能心算八位数以内除法、8岁精通微积分、12岁就读懂并领会波莱尔大作《函数论》的要义——经过一番计算后提出，这座城市的唯一瑕疵是城郊周围的山脉稍远，在增强轰炸效果方面恐怕不能令人满意。会议最终确定，将以下5座城市列为候选攻击目标。

京都：日本古都，市内有大片工业区，人口约100万。“由于其他城市相继遭到空袭被毁，大量人口与军工工业正在陆续迁往这里，使

之成为日本战时最重要的兵工生产中心。城市够大，足以保证炸弹破坏地区不会超出城市范围。从心理角度看，京都的优势在于它是日本的思想文化中心，当地居民更容易认识到新武器的含义”。

广岛：城市大小完全适合投弹，恰好属于“可以被大规模破坏”的那种规模，“城郊的多座山丘可以发挥集聚效应，从而显著增大爆炸的损害”。尽管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用强化混凝土建成，但郊区的商铺和住宅大多数属于木质结构。这里是日本陆军最重要的军运港口，也是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点，畑俊六元帅第二总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杉山元第一总军司令部设在东京，由此可见广岛地位之重要）。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历次对外用兵相当一大部分的地面部队，都是从市区的宇品港登船出发，因此市内建有规模巨大的军需品仓库和军用码头，城东还有铁路中转枢纽和船舶维修等设施，其重要军事意义足以减轻因原子弹对30万居民的可能影响而给人带来的良心不安。还有一点，据说这里没有关押盟军战俘，事后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误。

横滨：至今仍算完好的重要工业城市和港口，其工业涵盖飞机制造、电气设备、石油精炼等多个方面。

小仓：拥有日本最大的兵工厂，是生产炮弹、轻武器、防空武器、反登陆装备的重要生产基地。城市工业发达，拥有铁路车辆厂、机械工厂和发电厂。但这座城市的知名度不高，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新潟：具有一定战略地位的港口城市，“随着其他港口相继被毁，新潟港显得越发重要”。市内的炼铝厂、钢铁厂、炼油厂和油港码头都是值得攻击的目标。新潟的缺点是，距美军的出击基地提尼安岛比其他城市远。正因为此，美军实际发起的两次攻击都未将新潟列入备选名单。

虽然现阶段雷达瞄准已足够精准，但格罗夫斯坚持认为，原子弹还将在晴朗天气下以目视投掷，这样就可以从空中看到核爆的全过程并实施拍照。由于上述城市彼此相距甚远，即便天气各不相同，也可以保证至少一两个目标的天气符合攻击条件。至于谁能最终获得原子弹的“光顾”，完全由行动当日的天气决定。

会议室外，迟到的贝塞尔仍在焦急等待，他猜会议结束后大队长肯定会揍自己一顿。不知道过了多久，会议室里走出一名少校军官，直接来到了他的身旁：“你是贝塞尔中尉吗？”贝塞尔回答说“是”。“那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少校呵斥道，“里面正找你呢！”贝塞尔走向会议室时，还没忘记示威式地对阻拦他的那名女军官笑笑。

贝塞尔还没来得及小声向大队长解释迟到的原因，法雷尔准将就让他解释一个专业问题。攻击行动拟请海军出动一艘潜艇到日本海岸5公里之外，发射一种叫“罗兰”的波束协助飞机接近目标。一旦飞机出现意外，波束还可以引导B-29飞向潜艇寻求海上救援。法雷尔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贝塞尔回答“不行”。他认为潜艇不可能固定在近海的某一个地方，潮水会将它拉跑。发射波束只能在海面上进行，贝塞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下了几个数字和希腊字母——他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高才生——用一个物理学等式证明自己的观点，“潜艇绝无可能浮在日本近海5公里而长时间不遭到攻击”。会议接受了这位迟到的小伙子的观点。

在会后发往关岛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的紧急命令中，上述5座城市被排除在攻击目标之外。美国人的目的非常明显：让它们远离李梅的火攻，留下来别碰，保持完整，这样就可以让原子弹一击摧毁。

就在目标名单初步确定的第二天，5月29日，李梅出动454架B-29向横滨投下了2000吨燃烧弹，摧毁了包含79017栋建筑在内的42%城

区。由于时差，李梅还没接到有关城市不得实施常规轰炸的命令。横滨显然失去了攻击价值，格罗夫斯只好“含泪”将它从名单上划掉。陆航司令部再次严令李梅不得违反规定，擅自轰炸留给原子弹一显身手的目标。后来由于陆军部长史汀生不愿意轰炸京都，另一座城市于7月24日登上了末班车，它的名字叫长崎。

就在格罗夫斯召开会议的同一天，5月28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斯帕坦堡，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家中——日本人则叫私宅——来了三位不同寻常的客人。领头的是匈牙利籍科学家西拉德博士，就是6年前和爱因斯坦一起写信劝罗斯福研制原子弹的那位。另两位，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副校长沃尔特·巴特基博士，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罗德·尤里博士——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氙”的发现者，在“曼哈顿工程”中主要负责铀分离项目。

原子弹研制工作不断深入，越来越多有良知的科学家心中的不安和恐慌情绪与日俱增。他们知道这种新武器具有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强大威力，希望原子能可以造福人类，而不是用于军事目的去一次性杀死数不清的人。政治家和军人往往是冷酷无情的，尼尔斯·玻尔起初和西拉德一样呼吁美国尽早研发原子弹，现在他认为德国人不可能提前造出这种武器，用常规武器就可以将他们打败。早在1944年6月15日，玻尔就到唐宁街10号拜访了丘吉尔。这位丹麦物理学家知识丰富，却实在不擅长辞令。丘吉尔听他讲了半小时，生气地问带他进来的私人科学顾问查韦尔勋爵：“他到底在说什么？是政治，还是物理？”丘吉尔很生气浪费了这么多时间，那边诺曼底登陆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去研究呢！

丘吉尔不行，就找罗斯福，现在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就这两人。1944年8月26日16时，玻尔被带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科学家啰唆了一个半小时才勉强进入正题，但前一天他儿子艾格——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为父亲精心准备的7页纸备忘录还是把问题讲清楚了。它呼

吁这样一件事必须给予刻不容缓的重视：拥有这种炸弹毫无意义，除非在适当时候达成某种协议，控制使用这种新型放射性材料，否则任何暂时性优势——无论它有多么巨大的威力——都迟早会被对于人类安全的永久性威胁抵消。玻尔最后说：“立即采取以下行动将受益无穷，即在不碍于当前军事目的的前提下，一项旨在预防可怕核竞争的提议将能杜绝大国之间彼此猜忌的根源，未来几代人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大国之间的携手合作。”

罗斯福明显比丘吉尔斯文，他说自己和玻尔一样对原子能的前景非常乐观，他将在随后召开的魁北克会议上与英国首相商讨此事。但后来罗斯福显然被丘吉尔说服了，两人甚至派出特工对玻尔的行为进行调查。罗斯福去世之后，玻尔辗转找到杜鲁门，建议他不要使用原子弹，只拿它吓唬吓唬日本人，敦促放下武器就可以了。杜鲁门认为玻尔的话纯属“书生之见”。

当年那个跑前跑后替西拉德和爱因斯坦送信并说服罗斯福启动“曼哈顿工程”的银行家萨克斯也后悔了，他现在和玻尔的意见一致。1944年12月，萨克斯到白宫拜访了总统，据说与罗斯福谈了很久。由于没有第三个人在场，谈话的内容不得而知。萨克斯后来回忆说，总统同意如果第一次试验成功，就邀请同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共同进行第二次试验，也可以请德国人和日本人列席，让他们看看这种武器到底有多牛。如果他们还不投降，即刻撂弹予以歼灭。先礼后兵，从道义上也站得住脚。但罗斯福不久就去世了，萨克斯的说法无法得到印证。一些萨克斯的朋友根据他的人品判断，他的话有很大可能是真的。

随着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德国并未成功制造出原子弹的事实变得越发清晰。更多科学家开始相信，盟军根本无需核武器就能获得胜利。他们向高层建议停止“曼哈顿工程”，反对向最后一个还没投降的国家——日本投放原子弹。因为1945年日本

在物理学理论和科技方面并不先进，既然他们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就不该用这样的武器去攻击他们。这一问题的提出相当于把政治和物理提升到了科学治国的高度。科学家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性格倔强的一根筋，来自英国团队的37岁波兰流亡工程师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在得知德国并无核武器后立即提出了辞职，“我继续待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所有目的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我恳请允许我离开并回到英国”。战后，罗特布拉特一直在为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奔走呼号，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科学家中反水最彻底的当数最早提议开发原子弹的西拉德。1945年春天，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为争取罗斯福的支持，他于3月25日再次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了爱因斯坦，就像1939年他做过的那样。爱因斯坦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从事秘密核试验的科学家和您那些负责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西拉德博士对此甚感不安。世界局势已经改变，我们曾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证实并非如此，且不再是相关的理由。美国利用核武器可能获得的任何短暂的军事优势，都会被政治与心理上的损失以及对美国声誉的损害抵消，并可能触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武器竞赛。”

西拉德担心直接找总统，人家罗斯福不见他，就把信交给了埃利诺。第一夫人约他5月8日到白宫与总统会面。在给总统的一份长篇报告中，西拉德预言今后40年世界将面临新的危险，高度城市化的美国较之中心城市人口稀疏的苏联，更易遭到原子武器攻击，美苏的核竞争将导致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4月12日，西拉德来到埃卡特办公大楼208号办公室，将准备呈送总统的报告拿给亚瑟·康普顿过目，这位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与费米等人协作建起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的科学家，完全支持西拉德的做法：“我希望你能让总统看到它。”西拉德还没来得及高兴，康普顿的助

理诺曼·希尔伯里就进来报告一条刚刚从广播中听到的惊人消息：“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西拉德非常沮丧，决定去找新总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通过一个曾经在彭德格斯特——民主党领袖汤姆·彭德格斯特是杜鲁门走向政坛的领路人——集团工作过的年轻数学家介绍，与新上任的白宫日程秘书马特·康纳利见了面。但是杜鲁门不愿意接见西拉德，他实在不想去听那些晦涩难懂的枯燥内容。之前连史汀生和格罗夫斯这些只和科学家接触过的人的报告他都看不下去，更不用说去听一位真正科学家说出的话了。他让康纳利带话给西拉德，希望他把自己的想法先去跟贝尔纳斯谈谈。

西拉德当晚就叫上了巴特基和尤里，一起登上了去往斯帕坦堡的火车。对政治一窍不通的西拉德实在想不通，总统为什么让他跑那么远去见一个年迈的南方政客。西拉德当然不会知道，那人即将出任国务卿。他还不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与他一向交恶的格罗夫斯的高度重视乃至愤怒，他已经派出6名特工24小时换班跟踪监视西拉德的所有行动。

西拉德与贝尔纳斯的对话一开始就极不愉快。科学家告诉贝尔纳斯，自己在许多个不眠之夜都在思考“试验与使用原子弹的合理性”，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开展核计划，几年内就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眼下最紧迫的危险可能是，原子弹的“亮相”会引发美苏之间的核武器竞赛，并且可能因此灭绝全人类。随后他呈上了一份自己手写的备忘录，指出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只有那些“在相关工作中有亲身体会的人，也就是少量积极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才能准确理解。他建议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为总统提供核政策方面的建议。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这些人不懂科学，要根据我们专家的意见进行决策。

对西拉德这种政治领导人不配做原子弹方面决策的说法，贝尔纳斯简直嗤之以鼻。西拉德的话也许戳到了他的痛处。贝尔纳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4岁就辍学打工，通过大半生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这样的人通常忌讳别人说他没文化，尽管西拉德的话很可能并不是针对他，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没文化”。贝尔纳斯说，原子弹是军事武器，同时也是政治武器，可以为美国对付越来越不守规矩的苏联人提供绝对优势。原子弹代表美国的力量高于他国，“我们挥舞挥舞原子弹，就会使苏联人更加顺服”。贝尔纳斯坚信原子弹会击败日本，同时阻止苏联在亚洲和欧洲的势力扩张。两人的谈话异常别扭，彼此思路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用俗话说就是“鸡同鸭讲”。

“格罗夫斯将军亲口告诉我，”贝尔纳斯完全不赞同西拉德所说苏联很快就能赶上来的观点，“他们没有铀矿。”西拉德立即反驳说，苏联国内的确缺少高品质的铀矿，但他们拥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小规模富铀矿，另外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能够得到大量的低纯度铀矿，短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不能给他们展示花掉那么多钱取得的成果，你要怎么说服国会调拨资金用于原子能研究，又如何向纳税人交代我们已花掉的钱？你是匈牙利人，不会想让苏联人无限期留在匈牙利吧？”西拉德无言以对，他哪里考虑过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贝尔纳斯问西拉德对奥本海默的印象如何。后者回答“非常钦佩”。贝尔纳斯转向尤里：“几天之后，奥本海默将在华盛顿参加一个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的重要会议，你们是否放心？”尤里说，有他参加，我们就放心多了。

会谈不欢而散。坐火车返回的路上，西拉德想，假如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家，而贝尔纳斯是匈牙利物理学家，世界可能会变得好一点儿，“那样既不会有原子弹，也不会有军备竞赛的风险”。他后悔当年向罗斯福建议研发原子弹了。

送走客人的贝尔纳斯却非常开心，“西拉德的风度举止，还有他想要参与政策制定的强烈欲望，都给我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贝尔纳斯根本没工夫跟这些“无聊的人”闲扯，他要立即赶往华盛顿，参加他刚才说的那次重要会议。

尤里说放心，但西拉德不放心。他没有回芝加哥，而是到华盛顿找到了奥本海默，直接向他提出向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是极端错误的，这将引起苏联人对核威力的高度关注。

“原子弹就是个骗人的玩意儿。”奥本海默不以为然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西拉德问。

“原子弹是一种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武器，它只会给人以强烈的刺激——非常强烈的刺激，但它不是在战争中能起作用的武器，”奥本海默解释说，“苏联人不会为此吃惊，他们会被告知美国向日本城市投放原子弹的意图。”

两人的争论毫无结果。西拉德明白，他根本不可能说服奥本海默。正如贝尔纳斯想向国民和国会证实那些钱没白花一样，奥本海默对原子弹投入了太多精力，他想通过轰炸日本来显示自己取得的“显赫成就”。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陆军部长心力交瘁。他胸口疼痛且睡眠很差，夫人梅布尔又不慎摔了一跤，伤势看上去不轻，但史汀生不能留在家中照顾夫人，他担负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根据总统的指令成立临时委员会，研究与原子弹有关的所有问题，为领导决策提供建议。除了他本人和总统指定的私人代表贝尔纳斯，这个委员会还有以下成员：陆军部长特别助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乔治·哈里森；主管经济工作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海军部副部长拉尔夫·巴德；总统科学顾问、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主

席万尼瓦尔·布什博士——他被誉为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奠基人，掌管政府的所有科学活动；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博士；科学研究发展局地方服务部主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博士——卡尔的父亲伊莱亚斯·康普顿是伍斯特学院院长，大弟弟威尔逊·康普顿是华盛顿大学校长，小弟弟亚瑟·康普顿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长，一门四校长即使在美国也非常少见。陆军中尉戈登·阿内森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负责会议记录和资料保管，他战后曾出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核问题顾问。

临时委员会下设一个由四人组成的科学顾问团。团长由奥本海默亲自出任，另外三人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恩里科·费米博士，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刚刚提到的那个卡尔·康普顿的弟弟亚瑟·康普顿博士，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主任欧内斯特·劳伦斯博士。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尽管手下有很多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奥本海默本人没能拿到。当初任命他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人时，很多人因此提出过异议，都被格罗夫斯断然否决。

5月31日8时40分，史汀生摇摇晃晃地来到了办公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夜都没睡好，感觉不佳，打不起精神来。”不过今天他必须振作起来，主持召开临时委员会和科学顾问团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5月9日、14日、18日召开过三次会议。在9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史汀生强调了委员会面临着严峻挑战：“先生们，我们的责任是提出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行动建议，这点非常重要。不能仅仅把原子弹当作一种新式武器，这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次革命性变化，它很可能意味着现代文明的末日。”

马歇尔和格罗夫斯作为军方代表出席当天的会议。“诸位，”史汀生致开场白，“我们的新武器即将研制成功，不久就将进行试爆，其破坏力将是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们要面对的首要事实是战争，我

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结束战争。可以设想，新武器会使我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用我们拥有的最大智慧来运用这个力量，是在座各位肩负的重大使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新武器可以用来完善国际文明，也可以转变成一个‘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小说《科学怪人》中的人物，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自己最终被它毁灭。

奥本海默率先说：“科学家仍不能确定原子弹的威力，爆炸当量可能相当于2000至20000吨TNT炸药，它带来的视觉效果会非常壮观，冲击波会带来一道1万至2万英尺的耀眼光芒，爆炸会危及至少2/3英里半径范围内的一切生命。这是对付密集部队或兵工厂的理想武器，一次爆炸预测可能造成2万人死亡。”

史汀生大吃一惊，他说新武器的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而不是平民的生命。之前李梅的B-29对东京的燃烧弹攻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使史汀生非常生气。

考虑到研制原子弹耗费了巨额资金，美军空袭给敌人带来惨重伤亡已习以为常，以及登陆日本遭遇顽强抵抗势必带来的巨大伤亡，会议是在这样一种想当然的气氛中进行的：原子弹是一种合法武器，厌战的美国人希望早日使用它，在谈判桌上削弱苏联人的锐气并促使日本人尽快投降。格罗夫斯显得比任何人都更加激动，他认为投放原子弹完全没必要顾忌那么多问题，关键是要尽快。海军部副部长巴德对使用这种炸弹感到担忧，但没有坚决表示反对，他内心倾向于投弹前给予警告。后来他在写给史汀生的一封信中解释说：“这一考虑，主要是出于美国作为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以及我们人民的公平竞争精神。”卡尔·康普顿在备忘录中写道：“当时的情形，就像使用原子弹已成为定局似的。”

马歇尔不反对使用原子弹，但他不愿用自己的威望去影响委员会，于是便说自己也希望用不着投放原子弹就能赢得战争，因为过早使用会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接下来众人重点讨论了如何对付苏联人的问题。布什和科南特认为，苏联至少需要4年时间才能研制出这种武器，卡尔·康普顿认为要6年，格罗夫斯则认为需要20年以上。

13时20分，会议暂停，众人一起到会议室对面的一个餐厅吃饭。劳伦斯博士问坐在左手边的史汀生，是不是可以搞一次非军事示威，吓唬吓唬日本人。“如果他们因此缴枪投降，就可以取得和投弹一样的效果。”阿瑟·康普顿在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原子之探索》一书中说，这个建议是他提出来的，当时他就坐在史汀生的另一边。

大家边吃饭边讨论劳伦斯提出的问题。如果预先宣布新武器要投放在日本的某个偏僻地方，敌人就会提前出动战斗机拦截，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很可能被击落。还有，原子弹爆炸的情形目前不为人知，即将在沙漠进行的试爆是静态的。即使试爆能够获得成功，谁又能保证B-29投放的那颗炸弹就一定会爆炸？如果在向日本人发出警告后投下的是一颗哑弹，只会让敌人的士气更加高昂，增强他们孤注一掷、战斗到底的决心。如果放在中立地带进行试验，狂妄的日本人很可能认为那是假的。如果在日本上空试验而又不能迫使敌人投降，那么不仅会丧失出其不意的有效打击机会，还会促使日方做好抵御原子弹攻击的一切准备。

还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事实，美国没有多余的原子弹可供浪费。除了用于沙漠试验的那颗，剩下来能立即投入使用的仅有两颗。史汀生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多余的炸弹，必须利用手头的这点儿东西迅速充分地达到效果。”卡尔·康普顿的回忆是：“讨论结果很明显，没人能提出这样一种方案，仅凭一次演习就能有效地结束战争。大张旗鼓地演习，若造成这样的后果（指哑弹），那还不如不演

习。”劳伦斯也回忆道：“奥本海默想不出足以使日本人放弃抵抗的演习方式，只能选定一个实际建筑群作为实战攻击目标。”

贝尔纳斯——他是在老家一结束和西拉德等人的辩论就连夜赶过来的——令人沮丧的一席话，结束了餐桌上本就意义不大的讨论：

“日本人如果得知原子弹将在某一地点投放，就会提前把我们的战俘和同胞带到那里。”所有人都清楚，虽然贝尔纳斯的身份是杜鲁门的私人代表，但他的话很可能代表了总统本人。

顾问团的四名成员承认，虽然在科学家中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似乎“我们无法拿出任何足以结束战争的技术展示，除了直接用于实战，我们找不到其他可接受的选项”。持续两天的冗长会议最终形成了以下结论：

一、应该尽快对日本发起原子弹攻击。

二、袭击不针对居民区，但必须对尽可能多的平民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最理想的目标是一座拥有众多工人，附近有工人住房的极其重要的兵工厂。

三、事先不发出警告。

贝尔纳斯深知本次会议的重要性。1日下午的会议结束之后，他直接前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将会议情况向杜鲁门做了详细汇报。之前他提醒过总统，这种武器具有实施外交讹诈的巨大潜在用途。美国如果愿意，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投掷到任何地方，“它能使我们处于一种在战争结束时发号施令的地位”。杜鲁门对会议最后形成的结论表示赞同。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尽管有点勉强，他还是不得不承认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后来贝尔纳斯在回忆录中说，杜鲁门接受这个观点完全出于他的敦促。好像干这事有多光荣似的，别人想推还推不掉呢！

一直到5天之后，史汀生才就临时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向总统做了正式汇报。他同时指出，会议建议在对日轰炸成功前不向苏联人透露任何信息。如果总统要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提到这项计划，如何处理？杜鲁门说，自己之所以把首脑会议日期推迟到7月15日，就是为了给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沙漠举行的第一次试验留出宽裕的时间。史汀生感到稍稍轻松了一些，但时间依然是紧迫的。万一试验被拖到7月15日之后或者失败，那些恣意妄为的苏联人就更难对付了。史汀生对李梅实施无差别燃烧弹攻击本来就持有异议，现在又要去投放一次杀死这么多人的炸弹，心中着实有些不安。但他知道，公开反对使用原子弹只能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

在芝加哥大学，回到冶金实验室的西拉德发现到处是都是争论之声。和他一起去游说贝尔纳斯的巴特基博士被格罗夫斯叫去臭骂了一顿——这位飞扬跋扈的工程兵少将训斥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像训斥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并要求亚瑟·康普顿就西拉德等人的“出轨行为”写出书面检查。一向彬彬有礼的亚瑟·康普顿在长达4页的辩解书中说：“科学家们的举动，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责任心要胜于对军队的责任心。他们要宣传自己的主张，力争使这种新能源得到合理应用。他们不大相信那些决定国家政策的人能够认真考虑原子能的广泛应用问题。他们既要对公众负责，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同属芝加哥大学的德国难民詹姆斯·弗兰克博士——这位19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曾经和费米、亚瑟·康普顿共同建起了人类第一座核反应堆，几年后却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讲学中被自己的学生奥本海默讥讽为“愚蠢可笑的人”——被人称作“神父”，他腼腆、谦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现在连他这样的老实人都坐不住了。弗兰克在一封长达7页的备忘录中写道：“政治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原子弹将使各国之间的传统竞争成为过去。未来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比目前进行的战争残酷一千倍，科学家作为一个公民的良心和恪守保

密誓约的忠心正在进行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亚瑟·康普顿违反保密规定，将弗兰克带到华盛顿面见了亨利·华莱士。罗斯福的前副总统现在是杜鲁门的商务部长，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弗兰克的备忘录经华莱士之手落入万尼瓦尔·布什手中，被放在文件夹中再也没有拿出来。

第一份报告石沉大海，用英文书写仍觉费劲的弗兰克，让助手尤金·拉宾诺维奇在西拉德的帮助下起草了第二份文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弗兰克报告》：“用原子弹突然袭击日本而得到的种种军事上的好处和拯救美国军人免于牺牲，要是与因此而激起遍及全世界的恐怖、厌恶情绪相比，是得不偿失的。如果美国首先对人类投下这种毁灭性武器，它将丧失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助长军备竞赛，损害有朝一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可能性。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相信，用原子弹对日本进行一次早期袭击是完全不可取的。这种新武器至少应该当着所有联合国国家的面，在沙漠或荒岛上展示一下，为将来合理控制和使用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荒诞，但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核武器的有利因素，就必须采用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除了弗兰克，还有唐纳德·休、詹姆斯·尼克逊、拉宾诺维奇、格伦·西博格（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伊斯·贝尔斯登和西拉德等6位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在报告上签了名。

虽然匆忙中只买到了一张去华盛顿的夜班上铺火车票，已经63岁的弗兰克还是决定亲自爬上去，连夜到华盛顿去找史汀生。亚瑟·康普顿为了参加一次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的会议，已经提前到了那里。两人会合之后，一起去五角大楼求见陆军部长。陆军部的一名秘书说部长不在。两人又要求见史汀生的特别助理哈里森，得到的答复是“也不在”。他们只好把报告交给了临时委员会秘书阿内森中尉。虽

然明知毫无用处，阿内森还是例行公事地将报告交给了哈里森。后来有充分证据表明，史汀生本人从未见过这份报告。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拉宾诺维奇感慨地说，“等啊等，我们有种不如把报告扔进密歇根湖的感觉。”战后，拉宾诺维奇创立了《原子科学家公报》，得到包括爱因斯坦在内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力支持。《原子科学家公报》特意设立了“末日时钟”，所取时间为11时45分到12时的那一段。如果分针指向12时，就意味着世界毁于一旦，以此来提醒人们地球面临威胁的严重程度。

《弗兰克报告》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走投无路的西拉德开始破天荒地研究起美国宪法，他刚刚成为一名美国公民。随后他起草了一份《致美国总统请愿书》（以下简称《请愿书》），敦促总统在未认真考虑相关道德责任的情况下，不要贸然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现在西拉德受到了格罗夫斯派出的特工的持续跟踪，他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封，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记录。

67名科学家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他们大部分来自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1942年，正是这座实验室在大学的壁球场上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让人类步入了原子能时代。

为了使抗议的呼声能够传递到橡树岭，西拉德把老朋友威格纳——当年开道奇车拉他去找爱因斯坦的那位——也拉了进来。威格纳刚刚征得了88名科学家的签名，就被军方严令制止。一名上校军官将威格纳叫去臭骂了一顿，理由是他违反了安全条例，他的做法暗示原子弹即将被投入使用。至于西拉德委托年轻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博士带去洛斯阿拉莫斯征集签字的《请愿书》，刚进入实验室就被奥本海默没收了。他公开的说法是“科学家不应该掺和政治”。

即使签名的人不算太多，西拉德还是想让杜鲁门看到它。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有传闻说总统已经出国，去向不明。感

觉形势危急的西拉德没有通过白宫的正常渠道递交《请愿书》，那样很可能在辗转波茨坦的途中被延误。他把《请愿书》交给了科学顾问团成员亚瑟·康普顿，请他立即把它寄给杜鲁门。西拉德还附上了6份副本，“你可以把它们提供给其他你认为应该得知其内容的人”。

虽然在之前的会议上已经同意了无须警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但亚瑟·康普顿还是遵照西拉德的请求，将《请愿书》交给了他认为应该提交的人——格罗夫斯，这等于把举报信交给了被举报的人。格罗夫斯拒不接受，叫亚瑟·康普顿将《请愿书》交给自己的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上校。康普顿干这点儿事又用了整整5天。7月24日，接到《请愿书》的尼科尔斯转手又把它交给了格罗夫斯，附上的一份建议说，“应该促请那些签署它的科学家，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不致危及项目保密的合理范围之内”。格罗夫斯将《请愿书》连同尼科尔斯的建议随手塞进了一个抽屉，之后再也没有去动过它。至于杜鲁门，他永远不会看到这封《请愿书》了。跟政治家和军人斗心眼，这些满腹经纶的科学家连给人家提鞋子的资格都没有。

6月12日上午，当格罗夫斯向陆军部长汇报工作时方才被告知，第一攻击目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史汀生问目标委员会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格罗夫斯回答说“是的”，相关文件将在第二天上午呈送马歇尔上将审阅。

“这就是说，报告已经写完了，是这样吗？”史汀生问。

“是的，部长先生。但我还要再仔细审查一遍，以保证内容完全准确。”

“我很想看看这份报告。”史汀生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报告在波托马克河对面我的办公室里，取过来要花费不少时间。”格罗夫斯磨磨蹭蹭，不愿就范。

“我今天一整天都有空，桌子上有电话。不需要你自己去取，给你办公室打个电话，让他们马上送过来。”史汀生一点儿都不给格罗夫斯留面子。

两人等候时，格罗夫斯解释说，这份报告马歇尔将军还未看过。越过参谋长直接向陆军部长汇报工作，似乎是不符合程序的，况且这是一份军事行动计划。格罗夫斯的言外之意是，作为文官的史汀生不应该插手有关作战的具体事情。

“这正是我要亲自解决的问题，”史汀生说，“马歇尔将军不做那种决定。”

报告很快送了过来，史汀生看了开头就发飙了：“我坚决不同意轰炸京都！”

在日本，京都被称作一部流动的历史，其地位与中国西安和老酒现在居住的中国洛阳相仿。史汀生对这座城市的好感并非心血来潮。20年前他担任菲律宾总督时，曾和夫人梅布尔3次访问过这座城市。1926年10月2日，柯立芝总统派他前往菲律宾，史汀生和夫人就曾在京都郡宾馆的18号房间居住。有人说史汀生此行是去度蜜月，老酒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史汀生已经59岁。夫妇俩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赞不绝口，为那里众多的寺庙、神社等精美的建筑深深陶醉，以至于他们10月30日特意重返京都郡宾馆，进行了为期5天的参观游览。1929年，史汀生被胡佛总统任命为国务卿。在回国途中经停日本时，他没有选择在东京停留，而是又到京都住了一晚。史汀生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中心，有着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那里数千座寺庙和神社等名胜古迹独一无二，它们的毁灭不仅不能使日本投降，还有可能适得其反，坚定他们与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如果用原子弹将京都从地球上抹去，不但会给日本的战后管理带来极大难度，也将

大大损害美国仁义之师的“光辉形象”。史汀生越想越生气，起身走出办公室，回来时身后跟着马歇尔上将。

“乔治，”史汀生斜着眼看参谋长，“格罗夫斯刚才把有关轰炸目标的报告拿给我看，我不赞成轰炸京都！”

格罗夫斯对此非常恼火。首先，史汀生这种做法给马歇尔造成的印象是，他直接越过了参谋长来向陆军部长汇报。如果参谋长心眼小的话肯定会不高兴的——实际上完全没有，格罗夫斯完全是以少将之心度五星上将之腹，大度的马歇尔绝对不会因此和他计较的。其次，他最钟情的那个目标，被一个自诩为很有文化的老家伙否定了。格罗夫斯决定用数据说服领导。他极力辩解说，京都市区包括264公顷已查明和195公顷待查明的工业区内，正在生产机床、精密机械、飞机零件、无线电发射控制装置、发炮定向装置等军工产品，是最具价值的攻击目标。马歇尔显然不会站在格罗夫斯这边，他认为京都上不上名单无关紧要。虽然没有反对史汀生的说法，但他也没有表示出太肯定的意见。格罗夫斯的感觉是，“他大概认为京都是否作为目标都无太大关系”。

但性格倔强的格罗夫斯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后来关于是否将京都列入首选目标的官司，一度打到了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那里。遗憾的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格罗夫斯再次败诉。京都最终免于毁灭纯属好运。要不是陆军部长夫妇碰巧访问过它且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天，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书籍，就可能改成《京都上空的蘑菇云》了。京都人真应该找座寺庙给史汀生夫妇塑一座雕像。一句题外话，鉴于京都有100万人，而广岛只有30万人，史汀生的坚持使更多人免于丧生在原子弹的剧烈闪光之下。

京都的幸运还远不止于此。在此之前，驻关岛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已经接到了禁止轰炸包括京都在内的5座目标城市的命令。史汀生拒

绝将京都列为轰炸目标的6周之后，格罗夫斯突然意识到，李梅是否已经把京都从禁止轰炸的名单上划掉，而实施了常规燃烧弹攻击。根据之后格罗夫斯的具体做法，老酒认为，他依然想将原子弹投向京都。格罗夫斯立即去找阿诺德上将，经前线核实，李梅的部队仍将它保留在禁止轰炸的名单之上，连驻冲绳的空军部队也接到了类似通知。相当于格罗夫斯、李梅、杜立特都将攻击有意避开了这座城市。

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一书中，格罗夫斯这样评论说：“事实证明，史汀生先生的决定是明智的。但是我想他没有料到，他这样谨慎地力求避免的很多批评会来自美国国民。的确，他从未向我谈到过这种可能性。战争突然结束后，我很高兴，我已经被驳倒了。”这话听起来根本不像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说出来的，而更像是鳄鱼的眼泪。

在美国军界，大多数海军和陆军航空队高级军官认同这样一点：登陆日本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应该尽量避免，因为那样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人员伤亡代价。他们强调通过长期的海空封锁，就一定能够实质上切断日本已经微不足道的海上运输。一旦失去最后那点儿石油、原材料和粮食，日本的经济必然停转，国民就会大面积挨饿，最终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可走。以莱希、金、尼米兹三大五星上将为首的海军高层认为，仅凭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足以使日本屈服。他们这种想法当然有私心，使用这种战术海军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成为海军的胜利。但是以阿诺德、斯帕茨、李梅为首的陆航高层认为，对日战略轰炸即将达到一个空前的新高度。数不清新服役的B-29正从美国飞往太平洋战区，杜立特中将第八航空队的数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从欧洲移师冲绳。即使海军和陆军撒手不管，仅凭空军就完全能使日军屈服。李梅斗胆放出豪言，他可以用大约100天时间“解决”日本30~60座大中城市。

与海军和陆航的意见相反，麦克阿瑟主张尽早登陆日本。他提出，仅靠封锁和轰炸无法击败敌人，因为日本的盟友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在自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后仍不肯投降。“日本最强大的军事部门是陆军，只有击败他们的地面部队，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这一点只有大规模使用地面部队才能做到。为了这个目标，我们的战略必须要创造路径和手段，以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让敌我双方的地面部队决一雌雄。”麦克阿瑟从他在马尼拉的司令部发电报给马歇尔，说他仅用太平洋上的现有部队就能拿下九州。如果必须进攻本州并占领东京，他就需要来自欧洲和本土的增援部队。

马歇尔赞同麦克阿瑟的观点。他认为海军和陆航的说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但轰炸和封锁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奏效。在欧洲战场即将获胜的大背景下，美国民众不可能容忍再花两三年时间去“等待”日本投降。除去时间方面的因素，陆军坚持要对日本本土发动直接进攻，也不无争权夺利的因素。倘若对日决战是以空中轰炸、海上封锁这样的“间接路线”进行，陆军将完全沦为配角。这样不但好大喜功的麦克阿瑟无法容忍，连一向矜持内敛的马歇尔也无法接受。他的背后是美国陆军的数百万部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金上将起初反对陆军的做法，“直接登陆日本本土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人对制海权完全缺乏了解”。但在4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金上将突然改变态度，答应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意将登陆日本的提议上报杜鲁门做最后定夺。

6月17日，史汀生和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他后来曾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世界银行第二任行长等要职，朝鲜半岛三八线的划定也与他有关——正在准备参加一次由总统主持的重要会议，以决定是否对日本发起登陆作战或原子弹攻击。麦克洛伊对上述两项计划均持反对态度，尽管当年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征用的那一块地就是他具体操办的。近段时间，他一直私下里与格鲁探讨日本的前途，

两人得出了一致结论：应该向他们提出体面的投降条件，其前提是允许保留天皇。麦克洛伊答应格鲁，劝说史汀生接受这种观点。现在他觉得机会来了，便对顶头上司说：“动武绝非必要，如果我们考虑不出一套政治解决的方案，那么就该好好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头脑。”

史汀生说“愿闻其详”。麦克洛伊解释说，总统应该以自己的名义致函日本劝其投降，同意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保留天皇。但这种劝降必须伴随一种威慑：若不乖乖放下武器，我们就会使用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麦克洛伊强调，这种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在最短时间里体面地结束战争。如果日本人拒不投降，那么美国动用原子弹在道义上就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即俗话说的“先礼后兵”或者“丑话说在前头”。

史汀生内心显然是赞同这种方案的。在此前召开的两次小范围会议上，他都明确表示赞成格鲁的建议。他告诉麦克洛伊，“这么做才真正具有政治家风度”。史汀生对此曾说过一段有趣的话：“当你惩罚你的狗时，罚完后也不能整天厌恶它。如果你还想得到它的好感，惩罚就必须有限度。”他答应麦克洛伊，在第二天决定对日方略的会议上提出上述主张。

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他给麦克洛伊打去了电话。“杰克，明天我不能去参加那个会了，”史汀生正在遭受偏头痛的折磨，“我会跟白宫提出，请你代我出席会议，把我们今天讨论过的意见反映上去。”

6月18日15时30分，麦克洛伊按照部长的要求准时来到了白宫。参加会议的除了总统杜鲁门，还有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莱希、金、马歇尔三位五星上将。阿诺德因为到关岛公出不在华盛顿，由陆军航空队副总司令艾拉·埃克中将代为出席。会议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尽早结束战争。会议就

要开始时，史汀生急匆匆赶了过来，他是硬撑着病体勉强下床的。这也说明，他前一天晚上让麦克洛伊替他参会绝对不是耍滑头。

总统说明会议的目的之后，陆军参谋长率先发言。马歇尔指出，当前太平洋局势“基本上等同于诺曼底登陆前美国在欧洲面临的局势”。看到大家的注意力已经集中过来，马歇尔接着解释说，对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势在必行，越早越好，“以将日本准备防御的时间削减到最少限度”。战役总代号“没落”，行动将需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大战区的所有部队联合作战，同时可能需要英国及其他盟国军队的参与。与欧洲战场相比，美国陆军在历时3年半的太平洋战争中投入的兵力简直微不足道，现在需要向这一地区调集更多的地面部队，旨在18个月内征服日本。“没落”行动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针对日本最南端九州岛的“奥林匹克”行动，由沃尔特·克鲁格陆军上将久经战阵的第六集团军负责，他们都是打过菲律宾战役的老手。第六集团军下辖2个陆军加强军和由3个海军陆战师组成的第五两栖军。陆军第一军登陆地点为岛东部海岸的宫崎，陆军第十一军登陆地点为岛南部的有明湾，海军陆战队第五两栖军的登陆地点为西海岸的串木野。以上3个军共计14个师，总兵力766700人。预计日本在九州部署的兵力可能多达35万人。按照1945年3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初步方案，“奥林匹克”登陆战将在1945年12月1日打响。之后根据尼米兹上将提出的建议，考虑到冬季风暴可能给海军舰队带来的不良影响，行动发动日提前到1945年11月1日。马歇尔强调，“奥林匹克”行动“对绞杀战略至关重要”，它能够进一步收紧海空封锁，同时为在关东平原展开更大规模的下一步行动提供一个后勤支撑点。

第二，决定性的第二阶段“王冠”行动，将指向人口稠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关东平原，该行动将使一年前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相形见绌。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的第八集团军将出任前锋，他的部队

将在相模湾北端的滩头登陆。后续部队是约瑟夫·史迪威上将的第十集团军以及从欧洲转场而来的考特尼·霍奇斯上将的第一集团军。3个集团军总计有25个步兵师参加地面作战。登陆行动将在1946年3月1日发起。在大举登陆本州之前，我军空中轰炸的密度将达到最高点。假如向东京发动的压倒性钳形攻势仍不能迫使日本屈服，盟军就将占领其首都，然后以东京为中心向所有方向展开进攻，一个府一个县地扫清所有有组织的抵抗，直到整个日本认输臣服为止。马歇尔指出，战争可能陷入令人讨厌的持久战和消耗战，可能会拖几个月，也可能几年。

马歇尔最后的总结颇有点高屋建瓴的感觉：“一个严酷的事实是，赢得战争没有轻而易举、不流血的办法。对外保持坚定形象，对内坚定国民决心是领袖的使命，而且是得不到任何感谢的神圣使命！”这句话显然是针对杜鲁门说的。

站在海军的立场，金上将认同当前全方位推进“奥林匹克”行动和“王冠”行动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慨然表态，海军将全面配合陆军的登陆行动。准备投入战斗的有哈尔西上将的第三舰队、斯普鲁恩斯上将的第五舰队以及金凯德上将的第七舰队。“奥林匹克”行动的负责人是斯普鲁恩斯，“王冠”行动的负责人是哈尔西。海军参战舰船总数将超过3000艘，其中战列舰22艘、快速航母27艘、护航航母36艘、巡洋舰50艘和驱逐舰458艘。海军陆基航空兵、潜艇部队都将全力参加战斗。海军的联合封锁很可能将使日本船只无法在本土四岛的任何地方靠岸。

代表阿诺德出席会议的埃克中将表示，原驻太平洋战区的陆军第五、第七、第十一航空队及装备B-29的第二十航空队将全力投入对日作战。此外，驻欧洲第八航空队的大部分战机也将在杜立特中将的率领下进驻冲绳，加入远东的最后决战。阿诺德上将前往关岛，就是为

了跟尼米兹协商，为在马里亚纳群岛部署四位数的B-29提供足够的场地。

接下来埃克介绍说，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常规轰炸的规模和力度将达到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高度。预计1945年秋季轰炸行动达到高峰时，平均每月将有34402吨高爆弹和燃烧弹被投放到日本本土，9月单月的投弹量将达到10万吨，随后还将逐月增加。到1946年初，如果日本人还在坚持战斗，陆军航空队将有80个轰炸机大队投入前线作战，各型轰炸机总数超过4000架。1946年1月，他们将向日本投下17万吨炸弹，单月的投弹量就超过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实际投向这个国家的炸弹总数。到计划发动“王冠”行动的1946年3月，单月的投弹量将超过20万吨。彼时“毁灭之雨从天而降，将使这个国家的交通彻底瘫痪，经济停转，大部分城市陷入饥荒”。

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希，其最后的总结和金上将类似，他提出登陆日本可能既无必要也不可取，但自己不反对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订登陆计划同时进行积极准备。

马歇尔话锋一转，坦言“行动的损失将是异常惨重的”，进攻日本本土很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流血事件。陆军参谋部对“奥林匹克”行动的预计是，登陆后，前90天伤亡数字是陆军15.6万人、海军17.5万人，其中阵亡3.8万人。他同时指出，关于伤亡数字的估计，不同单位存在较大差异。担任第一主力的第六集团军根据塞班岛伤亡数字的测算是，登陆九州前4个月伤亡将达到124935人，其中阵亡2.5万人。陆军副参谋长托马斯·汉迪上将6月4日出具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打败日本，至少需要再付出50万~100万人的伤亡代价。之前战争的推进过程表明，距日本本土越近，其抵抗就越激烈。麦克阿瑟特意致电华盛顿做出提醒，大量日本军人甚至平民可能转入乡间、丛林展开游击战，战争可能持续长达10年，盟军的伤亡实难预计。“唯一能确定的是，”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说，“日本军民会一如既往地顽强战

斗到最后一弹一人。”有人甚至预估“没落”行动的阵亡人数会超过美军之前在欧洲、太平洋两大战场阵亡人数的总和。杜鲁门要莱希给出他自己的伤亡估计。莱希指出，目前参加冲绳战役的美军部队伤亡比例约35%，以马歇尔提供的参战人员数量，伤亡数字大约是26.8万人。

没有人会对上述数字提出质疑。攻占面积仅仅20.1平方千米的弹丸之地硫黄岛，美军就付出了伤亡28686人的惊人代价，那里的日军才不过是一个师团。冲绳岛战役尚未结束，美军伤亡数字已经直逼5万人。日军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但岛上仅存的数千名官兵，宁愿把手榴弹揣在怀里拉响，都不愿意投降。就在本次会议召开之前，前线刚刚传来了地面作战总指挥巴克纳中将不幸阵亡的噩耗。据说日军的“神风特攻”已击沉和重创了海军的300多艘舰艇，尼米兹上将都快患上抑郁症了。如果日军在外围小岛就能给美军带来如此重大的伤亡，那么在本土37.8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数百万名日本军人及数不清的平民又将给美军带来多大的伤亡数字？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总统转向陆军部长，问他是否认为“白人的入侵会让日本人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史汀生的回答是“很可能会”。他建议探索其他途径：“我的确认为，在日本有一大批潜伏的不赞成这场战争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影响目前还没有被认知。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把他们动员起来，发挥他们可能有的影响力，最终避免与敌人直接交手。”史汀生的话非常隐晦，只字未提总统致函天皇一事，这让麦克洛伊非常生气。史汀生昨天承诺过将在会上把这种观点提出来。

杜鲁门接下来征求莱希的意见：“海军上将，您的看法呢？”杜鲁门总习惯这样称呼莱希，而不是像罗斯福那样直呼“比尔”，不知道同为海军上将的金对此有没有意见。莱希像往常一样率直生硬，尽管他和罗斯福私交甚笃，但他完全不认同前总统的说法：“有人曾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便要输掉这场战争。我完全

不同意这种看法。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并不害怕日本会有什么威胁。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只会促使他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杜鲁门清楚，用任何方式放宽投降条件在政治上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以前罗斯福在各种场合都是这样呼吁的，公众对放宽投降条件在思想上还没做好接受的准备。6月初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保留天皇，哪怕仅仅是作为傀儡；3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人认为应该抓起来审判，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自1943年1月24日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首次抛出“无条件投降”的概念以来，美国对德、意、日一直坚持这样的要求，除此之外的其他做法都会被视为“绥靖”。

关于登陆九州的动作——麦克洛伊认为总统在这方面的表态有些勉强——杜鲁门说，他“确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会着手进行”。但在未与他磋商之前，不能入侵主岛本州。“如果我理解得不错，”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发展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早在他表态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于5月25日下达了“奥林匹克”行动的预备令。看来几位陆海军大腕儿也知道杜鲁门不太懂军事，大概率不会否决他们提交的方案。在罗斯福时代，他们是绝不会也不敢这么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杜鲁门上任短短两个月就换掉了内阁的大部分人，但陆海军部长和军方首脑一个都没换。

总统已经做了总结发言，似乎预示着会议该结束了。令人诧异的是，没有人在会上提到那种新武器，就像原子弹根本不存在似的。众人纷纷起身准备退席，杜鲁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伸手示意大家重新坐下：“要是不表明态度，谁也不准离开这个房间。麦克洛伊，你还

没有发言呢！除了刚刚做出的决定，你觉得还有其他合理的选项吗？”

麦克洛伊用征询的眼光瞧了瞧陆军部长，史汀生朝他点点头：“怎么想就怎么说吧！”麦克洛伊便把前一天他对史汀生讲过的那番话又重述了一遍，连“如果我们考虑不出一套政治解决的方案，那么就该好好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头脑”这句话也说了。麦克洛伊简要阐述了对日本的劝降条件，并提出了一些谈判决点，核心内容是在答应保留天皇的前提下促成日本尽快投降。

杜鲁门对此显然颇感兴趣：“噢，这正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想你应该把它写下来交给国务卿，看看到底该怎么办。”

“我非常高兴能提出这个问题。”史汀生说。似乎他一直想说，只是一时忘了。

麦克洛伊还不愿就此罢休，接着发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无坚不摧的新炸弹，而且正准备使用它？”

“新炸弹”三个字使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麦克洛伊感到听到的人无不“周身打着寒战，冷入骨髓”。“我一提到‘新炸弹’，大家都震惊了，”他后来回忆说，“会场陷入了一片沉寂，仿佛谁提到那种炸弹，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一样。”

参会的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炸弹，但谁也没在公开会议上提到过它。金上将是1943年底才知道“曼哈顿工程”的。当时马歇尔向他透露了这一绝密计划，同时承诺每隔3个月会将最新的进展通报给他，前提是金上将要守口如瓶。金上将的嘴也真够严的，他连尼米兹都没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官是2月中旬从海军中校埃什沃斯的口中得知原子弹计划的，后者到关岛是为了协调未来装载原子弹的B-29从马里亚纳群岛的起飞基地。

会议陷入冷场，麦克洛伊硬着头皮说下去：“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给日本一个特定的警告，将来一旦需要使用这种武器，从道义上说将对我们更加有利。”

有人立即提出了质疑，内容和史汀生召开临时委员会时那些反对意见差不多，诸如原子弹如果不爆炸怎么办，日本人如果不理睬怎么办。麦克洛伊毫不退缩：“大部分科研人员告诉我们会顺利。况且，我认为我们占有的道义地位，将消除‘臭蛋’可能导致的短暂不利影响。”

杜鲁门说，原子弹“现阶段还是暂时不提为宜”，但使用它是“很有可能的”。他命令麦克洛伊、格鲁以及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杜曼、巴兰坦等人着手草拟对日宣言，进一步阐明投降条件。该宣言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名在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发出，此即史上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事实上，杜鲁门知道宣言早就起草好了，他在这里提出来只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

6月21日，临时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史汀生卧床不起，会议由他的特别助理哈里森主持。会议决定完全抛开《弗兰克报告》，再度提议对日本发起原子弹攻击。在布什和科南特的敦促下，会议对提案进行了微小修改，“在适当时由总统通知苏联人，我们正在研制一种武器，而且可能在对日作战中使用”。

在历次会议上很少发言的海军部副部长巴德不赞成这种观点，他确信对日作战必胜无疑，仅用封锁手段就可以迫使饥饿的日本人投降，“没有必要暴露我们的核武器现状去刺激苏联人，让他们在我们尚未使用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巴德听说有很多科学家正在联名上书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他给哈里森打去了几次电话，说明“美国使用原子弹偷袭日本将使国家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毫无结果。6月27日，在提交了一份与临时委员会意见相反的

绝密备忘录后，巴德于7月1日宣布辞职。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危险是巨大的，即使使用（原子弹）也必须提前两三天警告日本，这样才能显示出美国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国家和光明磊落的民族。也许警告无效，但万一有效呢？我认为，我们不会因此而失掉什么！要想知道是否可行，唯一的办法就是试一试。”

为了使自己的建议能够得到重视，巴德在离职前去了一趟总统办公室。“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组织军队去进攻日本，那要杀死100万人，太荒唐了。海军知道日本人吃了败仗，陆军也想赶去杀人。”急于动身前往波茨坦的杜鲁门礼貌地听完了巴德的陈述，然后对他说，进军日本以及对日警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巴德看得出来，总统说这些话不过是在搪塞自己。

就在巴德辞职的第二天，7月2日，杜鲁门大体批准了由杜曼、格鲁、麦克洛伊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文本。其中第十二条至关重要，涉及是否保留天皇：“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一旦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和平倾向和负责的政府，盟国占领军就将从日本撤出。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确信这样一个政府真正决心奉行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成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在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当天刚刚宣誓就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对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话提出了质疑。前国务卿赫尔也认为它听起来“对日本人太姑息迁就了”。赫尔告诉贝尔纳斯，“必须剥夺天皇及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使之在法律面前与其他人平等”。杜鲁门决定暂时搁置这一问题，距开会还有半个月，还有充分时间进行讨论。后来在乘“奥古斯塔”号重巡洋舰前往波茨坦的途中，杜鲁门与贝尔纳斯决定把最后一句有争论的话删掉。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还面临一个棘手问题。随着太平洋上的两路大军逐渐向日本会合，最后的战区只能变成一个，陆军和海军划分太平洋作战区域的做法明显行不通了。再保持两大战区指挥官平起平

坐不太现实，“没落”行动不可能同时设两个总指挥。但在1945年春天，太平洋上各军种之间的内讧和争斗不仅没有丝毫缓解，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麦克阿瑟强烈要求任命他为太平洋战区最高总司令，并公开指责尼米兹仅仅为了岛上的机场就牺牲数千名美军士兵的生命去占领整个岛屿的“可怕做法”。太平洋战区陆军最高指挥官理查德森中将请求前往菲律宾参加一次会议，尼米兹拒绝批准他前往，说明他也在暗中与麦克阿瑟较劲儿。4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一项折中的解决办法：在进攻日本的作战中，麦克阿瑟将指挥太平洋地区的全部地面部队和航空兵（驻马里亚纳群岛第二十航空队除外），尼米兹则指挥全部海军。附带的一项说明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仍需按照旧的指挥关系，完成当前各自承担的战斗任务。向新体制的过渡应逐步进行，共同协商。

4月13日，西南太平洋战区参谋长萨瑟兰飞抵关岛，提出要接管太平洋战区的所有陆军部队，同时将金凯德的第七舰队交还给尼米兹。萨瑟兰强调说：“冲绳战役之后，不能再有陆军部队在海军将领的管辖之下了。”尼米兹告诉萨瑟兰，他的陆军部队只能在完成现有作战任务后才能移交给麦克阿瑟。萨瑟兰接着说，麦克阿瑟要求将冲绳岛作为肯尼第五航空队的基地，以支援针对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尼米兹答应在完全占领该岛后移交。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新指示，移交还可以提前。尼米兹外表谦让，实际态度强硬。他谢绝了请他指挥第七舰队的建议，因为那意味着他在事实上成为麦克阿瑟的下属。麦克阿瑟一定会插手指挥快速航母舰队的一切行动，那是金上将绝对不会答应的。尼米兹委婉地告诉萨瑟兰，虽然他不负责指挥第七舰队作战，但将一如既往在这类战斗中提供海上掩护，并把海上直接参战部队调归麦克阿瑟指挥。萨瑟兰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4月16日他离开关岛时，几乎两手空空。

官司再次打到了华盛顿，如此重大事项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才能定夺。正如莱希后来说的那样：“太平洋战场的指挥问题是那种就算做出一连串‘协议’也安稳不下来的事情。”但怎么能够把麦克阿瑟摆在尼米兹下面，或者相反，把尼米兹摆在麦克阿瑟下面呢？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任命麦克阿瑟为驻莫斯科大使——他真去了，一定会和莫洛托夫上演全武行的——由马歇尔亲自指挥作战。凭马歇尔的崇高威望，尼米兹应该不会拒绝接受他的指挥。但当胜利的桂冠就要戴到头上时，麦克阿瑟打死都不会走的。更多的人仍然认为，马歇尔必须留在华盛顿。当初欧洲战场那么多兵力他都没去，最终才派去了艾森豪威尔。现在战争已接近尾声，他更没有必要去太平洋了。为避免陆海军走向彻底决裂，华盛顿下达了一项新指示，麦克阿瑟如愿得到了“美军太平洋陆军部队总司令”的头衔。在一份发给麦克阿瑟的“严禁外传”的电报中，马歇尔指出，“关于陆海军的分歧，国内出现了大量不利的谣言和非议，新任总司令要做出最大努力，压制下级中出现这种致命的议论”。

这边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那边的瓢又漂起来了。“没落”行动的指挥关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尼米兹想使用自1943年11月“电流”行动以来一直沿用的指挥模式：进攻部队在海军指挥下实施登陆，地面部队司令官在建立岸上指挥所后接管指挥权。麦克阿瑟对此不仅一口回绝，甚至拒绝做进一步讨论，坚持要把此事直接提交华盛顿裁决。海军还提议，在开赴登陆滩头的过程中和登陆的最初阶段，由海军负责“陆海军所有的宣传事务”。麦克阿瑟对这一提议深恶痛绝。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初他在塔克洛班滩头发表的那些诸如“我回来了”的重要讲话都变成违法行为了。

以前太平洋上的陆海军发生争执时，大度的马歇尔通常会谦让倔强的金上将。那时他的眼睛紧盯着欧洲，太平洋上的事儿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金上将在操心。现在欧洲的仗终于打完了，马歇尔终于有时间

来关照远东战事了。马歇尔于是撕破脸皮告诉金上将，两人对“没落”行动指挥结构的观点完全不同，他坚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应该立刻选择“一位对此次战役承担首要责任的指挥官”。其中威胁的意味不言自明，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下次会议上无法就此达成一致，那就必须提交总统亲自裁决。麦克阿瑟的资历远比尼米兹更老，他的公众人气和声望也无可匹敌。日本联合舰队已近乎全军覆没，但陆军还有数百万精锐之师，登陆后的大部分战斗肯定将由陆军承担，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还有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但都不会从嘴里说出来。罗斯福年轻时担任过海军助理部长，对海军情有独钟的他，处处都在偏袒海军。现在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新总舵主杜鲁门可是陆军炮兵上尉出身，对海军没有多大兴趣，他一定会站在老东家陆军这边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弱点，金上将退让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再次下达命令，指定麦克阿瑟为“没落”行动的“主要责任人”。为了保全海军的颜面，命令同时明确尼米兹或者其指定的舰队指挥官将在战役的两栖登陆阶段拥有较大的自主权，甚至是独立行动权。这样，太平洋上的美军部队还是两头指挥，只不过情况稍稍改善。战役打响之后，麦克阿瑟留在马尼拉指挥，尼米兹则继续坐镇关岛，两人只是在到滩头阵地视察时会面。

5月15日，尼米兹屈尊飞往马尼拉。麦克阿瑟按照正常的礼仪接待了他，并请他住在自己的寓所里。通常情况下大领导一碰头，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尼米兹在会晤中发现，麦克阿瑟还是非常理智的。两人共同签署了以前会议上制订的各项作战计划，并在两天的会谈中解决了大部分遗留问题。两人很快否决了关于任何陆军部队不得归海军指挥的提法，同时决定采用原来的指挥模式：设置两名全面领导的指挥官，由一名陆军将领和一名海军将领出任。5月19日两人签署的一份文件中，对未来的指挥权是这样描述的：

第五舰队司令官将通过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指挥登陆作战，后者依次指挥各路攻击部队或大队指挥官，对各自目标实施两栖作战；

各突击师或各独立登陆部队指挥官在岸上建立指挥所后，向相应的海军攻击大队指挥官发出准备担负登陆部队指挥的通报，随后指挥陆上各部队；

陆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官在向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宣布他已做好准备承担对登陆部队的指挥时，登陆部队应交由第六集团军司令官指挥。

6月底，尼米兹率副参谋长谢尔曼少将等幕僚飞往旧金山，与金上将进行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会晤。可供研究的内容很少，会议仅一天就宣告结束。金上将告诉尼米兹，杜鲁门总统已经批准了针对九州“奥林匹克”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海军就此项登陆进行准备。会议如此简单，在于金上将和尼米兹已经成竹在胸，两人一致认为“没落”行动的两阶段作战最终都不会付诸实施。鉴于第三舰队6月遭遇台风事故的调查报告已经出具，两人商定对哈尔西暂时做留岗察看处理，麦凯恩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回国出任退役军人管理局副局长，其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由约翰·陶尔斯中将出任，后者空出来的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官的职位由约翰·胡佛中将接任。鉴于米切尔的糟糕身体，他已无法承担前线指挥的繁重任务，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职务由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少将接任。金上将是因讨厌陶尔斯才将他从华盛顿赶到珍珠港的，尼米兹对野心勃勃的陶尔斯同样没有丝毫好感，两人曾经因为航空兵的使用发生过多次顶牛。但大度的尼米兹认为这个人精通业务，在任何烦冗的工作中都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才向金上将提出了由他接替麦凯恩的建议。金上将勉强表示同意。

虽然认为对日本的登陆作战不太可能实施，但毕竟华盛顿下达了正式命令，回到关岛的尼米兹还是命令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组织参谋人员制订配合陆军进攻九州的作战计划。斯普鲁恩斯与金上将、尼米兹的观点一致，他认为现在费劲制订方案最终只会是浪费时间，因此并不特别上心。但是为了应付领导，他还是命令第五两栖舰队司令官特纳上将前往马尼拉，与克鲁格共同制订作战计划。战争进入收尾阶段，美国人明显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种严肃和兴奋劲儿。

力主对日本本土发起两栖登陆的麦克阿瑟同样不相信“奥林匹克”行动最终会付诸实施。看到克鲁格的参谋人员在研究九州南部的航拍照片，以确定哪个师具体在哪个海滩登陆时，麦克阿瑟告诉萨瑟兰：“迪克，你去跟克鲁格说，不要在‘奥林匹克’或‘王冠’计划上花太多精力，这两个计划很可能来不及实施日本就投降了。如果你能设法拖延时间，就拖下去，因为我们从来不需要直接进攻日本。”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原子弹的事儿，但麦克阿瑟确信这一点。麦克阿瑟骄傲自大，不太招人喜欢，但其超人的战略战术水平是不能被低估的。

1945年7月1日，经过短期休整的美军第三舰队从莱特湾拔锚起航，在哈尔西海军上将的率领下兼程北上，直奔日本本土四岛驶去。哈尔西此行的任务是向日本列岛发起攻击，力争彻底歼灭躲藏在东京湾和濑户内海的日军海军残余舰船，击毁在空中和地面发现的任何日军战机。第三舰队将在海上盘桓数周，依靠在预定时间和地点前来会合的第六后勤中队提供油料和弹药补给，对目标发动一轮接一轮攻击，为未来盟军针对九州的“奥林匹克”登陆行动扫清障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企业”号受伤退出，参加最后阶段作战的美军航母没有一艘是珍珠港事件之前下水服役的。

7月4日，航途中的哈尔西收到了英国皇家海军罗林斯中将从马努斯发来的电报：“我特代表第三十七特混舰队向您报到，非常期待执

行阁下向我部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哈尔西立即回电：“很高兴收到贵部040023Z号电。请准备于贵我两部首次会合时乘驱逐舰到‘密苏里’号参加作战会议。第三十八特混舰队指挥官亦将出席，建议您携相应参谋军官一道参加，以便讨论航空兵作战细节。”

7月10日拂晓之前，第三舰队抵达东京东南方向270公里预定攻击位置。美军一众“地狱猫”和“海盗”率先升空巡逻，紧张地等待着日军随时可能发起的“神风特攻”。美国人在菲律宾、中国台湾、硫磺岛和冲绳岛等地已多次领教过“神风机”的厉害，现在到了他们的眼皮底下，又怎能不心惊胆战？出乎意料，只有2架日机进入了美军视野，立即被空中等待已久的美军战斗机一拥而上，撕成了碎片。美军随后发起的第一轮战斗机扫荡令日军措手不及，紧随其后的鱼雷机和轰炸机向东京附近地区的工业设施、码头、桥梁、电站和机场投下了454吨炸弹，射出1648发火箭弹。美军飞行员惊讶地发现，天空竟然如此安静，几乎没有日机起飞迎战，即使在飞临东京上空时也是如此。

日军拱手让出制空权，确属迫不得已。美军的大规模登陆已经迫在眉睫，与其让那些只会起飞不太会降落的“菜鸟”在面对彪悍的“地狱猫”或“海盗”时白白损失，不如避而不战，待美军大型登陆船队出现时再一拥而上，发出致命的最后一击。他们有意让飞机避开美机的飞行航线，或藏在事先挖好的山洞中，或停在田地里用干草覆盖隐藏起来。日军的防空炮火还算猛烈，竟然打下来10架美机，另有5架美机在事故中损失。

飞行员上报的战绩为击沉战舰11艘、商船20艘，击伤战舰8艘、商船21艘，空中和地面击毁敌机25架。战果差强人意，但铆足了劲儿的哈尔西肯定不会就此满足。日军水面舰艇完全没有出战可能，他希望用战列舰的406毫米重磅炮弹作为挑逗日本人的红布，诱出更多日机。此前他“保守”地估计日本人10月就会屈服，但是第一天的战斗结束之后，他相信日本的投降肯定会更早到来。

气象参谋报告说，东京湾一带将持续几天恶劣天气，哈尔西率舰队继续北上，准备攻击本州东北海岸和北海道地区。这里位于B-29极限作战半径之外，开战以来从未遭遇攻击。北上途中，哈尔西从护航舰只中抽调部分水面舰艇，临时组建了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八大队第一分队——简称第一炮击舰队——由约翰·沙弗洛斯少将指挥，麾下包括“南达科他”号、“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战列舰（以上三舰均属南达科他级）、“昆西”号、“芝加哥”号重巡洋舰以及“英格索尔”号、“斯托克姆”号等10艘驱逐舰。沙弗洛斯的攻击目标是岩手县釜石。这座小城市人口仅有4万人，却拥有日本最大的钢铁厂。由于缺少铁矿石和焦煤等原料，该厂产能只有鼎盛时期的一半。因劳动力极度短缺，部分盟军战俘被押送至钢铁厂充当苦力，集中居住在釜石市区的两个战俘营内。

7月14日中午时分，美军第一炮击舰队驶抵釜石外海，战列舰和重巡洋舰排成纵队进入与海岸线平行的炮击阵位，驱逐舰则从旁执行护卫。12时10分，沙弗洛斯少将下达了攻击命令。美军战列舰主炮在27000米距离向钢铁厂打出了第一轮齐射，半分钟后，岸上才传回滚雷般的巨响，打破了炎热夏日正午的宁静。美军舰队完全不必担心岸防炮的威胁，日军很早就放弃了沿岸的防御。作为一个纯粹的岛国，日本人认为与其耗费宝贵的资源在漫长的海岸线上修筑炮台，不如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御敌于海上更加实际，这显然是一种正确的战略。正因为此，日本沿海只有少数几个战略意义重大的港口才配备有少许岸防炮，其中大多数还是小口径火炮。这一情况早已被美军的侦察机和潜艇摸得一清二楚，哈尔西和沙弗洛斯的手头就有攻击目标的清晰照片。

敌人毫无还手之力，美军舰队开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一边缓缓向岸边靠近，一边以稳定的射速持续输出火力。随着距离不断拉近，重巡洋舰和驱逐舰也纷纷加入了炮击行列。美军舰队中并无辅助舰只

如扫雷艇，由于担心日军在近海的浅水中布雷，美舰不敢过于逼近岸边。炮击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美舰在釜石港外来回折返6次，共向岸上发射802发406毫米炮弹、728发203毫米炮弹和825发127毫米炮弹。大多数炮弹准确落在钢铁厂之内或周围地区，爆炸激起的烟尘笼罩了整座城市，以至于美军飞机难以实施有效的校射，也无法通过航拍判定炮击效果。战后，美军才确认釜石钢铁厂因遭受此次炮击被迫暂时停产，至少损失了4周的生铁产量和2个半月的焦炭产量。423名平民在炮击中丧生，5名美军战俘被自己人的炮弹炸死。更令日本人气愤的是，美国人还对炮击过程进行了现场直播，以使国内民众也能看到前线敌人挨打的狼狈模样。美中不足的是，哈尔西和麦凯恩“翘首以盼”的日军战机自始至终杳无踪影。

日军高挂免战牌龟缩不出，让哈尔西觉得意兴索然。憋了一肚子火的他随即下令组建第二炮击分队，那些航空母舰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护航舰只。14日至15日夜间，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八大队第二分队宣告组建，姑且称为第二炮击舰队。由奥斯卡·巴杰海军少将率领的这支舰队包括“衣阿华”号、“密苏里”号、“威斯康辛”号战列舰——三舰都是衣阿华级——“亚特兰大”号、“代顿”号轻巡洋舰和“里米”号、“蒙森”号等8艘驱逐舰。要知道“密苏里”号可是第三舰队旗舰，哈尔西本人就在这艘船上坐镇。看来他也想像好朋友斯普鲁恩斯在进攻特鲁克时那样，过一把亲自上阵杀敌的瘾。第二炮击舰队完成编队之后，立即向北海道西南海岸快速进发，攻击目标是拥有两座大型钢铁厂的工业重镇室兰市。当天晚上，美军另一支由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在本州岛东北海岸游弋，试图碰碰运气逮个晕鸡，却一无所获。

7月15日拂晓时分，美军3艘最新式战列舰将令人生畏的主炮炮口齐刷刷地指向了晨雾笼罩下的海岸线，成吨成吨的炮弹伴随着第一道曙光落在遥远的日本北方领土上。停火命令下达之前，第二炮击舰队

在26000~29000米距离共向室兰的日本钢铁公司和轮西冶铁厂倾泻了860发406毫米炮弹。受雾气和爆炸烟尘的影响，美军飞机依然难以进行有效的观测和校正，仅有170发炮弹落在两厂区域之内，造成的损失使焦炭生产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恢复，但生铁生产仅仅受到轻微影响。偏离目标的炮弹给室兰城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民房变成碎石瓦砾。炮击引发的大火蔓延到邻近的钏路市，烧毁了大约20个街区。

“密苏里”号亲自出列炮击，哈尔西得以坐在舰桥“前排VIP佳座”，观赏这场“无比壮观的精彩大戏”。第二炮击舰队在北海道近海滞留6小时，完全暴露在日军陆基航空兵的攻击范围之内。尽管战列舰有2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的护航，且两位数的快速航母就在后方不远处，哈尔西依然担心舰队遭到日机的“神风特攻”。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这话连鬼都不信，老酒不用翻书就能记起来，他说类似的话至少有两次：一次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前夜，一次是栗田率重巡洋舰向奥古斯塔皇后湾突进之时。

像前一天一样，日军战机始终没有露面。哈尔西据此判断，日本人对这种有伤尊严的行动并未进行任何报复，是为了积蓄残存的飞机对付美军终究会来的登陆船队。根据参谋长卡尼少将的说法，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敌人的飞机，日军岸炮的零星还击也显得软弱无力。他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人快要完蛋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列舰开到沿岸任何能炮击到的地方，他们也无力做出有效抵抗。很明显，我们打或不打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美军航母自然不会对战争即将结束时让战列舰客串主角。就在两支炮击舰队大发神威的同时，麦凯恩也频频出动舰载机，对攻击范围内的所有目标发起狂轰滥炸。在战斗机扫荡本州西北部机场，取得绝对制空权之后，美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开始对因水雷封锁滞留在港内的日军船只大开杀戒。虽然大雾极大地影响了攻击效率，但美军的

航空打击仍然击沉日军驱逐舰“橘”号，重创“柳”号，还击沉2艘护航驱逐舰和8艘辅助舰只。他们还摧毁了停放在岛北端机场上的一些飞机，击毁多座弹药库、大楼、无线电台、工厂和仓库。一部分飞机攻击了铁路设施、编组站和桥梁，将火车头和车厢碾为齑粉。

美军舰载机取得的最大战果是摧毁了青森到函馆之间12个火车轮渡中的7个，它们是连接北海道产煤区和本州工业区运输线的咽喉要道。此处位于美军B-29攻击范围之外，常年被大雾笼罩，日军的煤炭运输得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顺利进行。当天的攻击导致从北海道到本州的煤炭运输量骤减80%。油料库存见底，现在煤炭又没了来源，迫水在呈送“六巨头”报告中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出于天气原因取消了多次打击行动，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还是设法在日落前完成了871架次出击。拉福德少将的说法是：“飞行员没有遇到任何空中抵抗。”

到战争最后阶段，日军的海岸侦察近似于无。美军潜艇和舰载机击沉了日军大部分海岸警戒舰艇，他们的侦察机和飞行员也所剩无几。“他们一派出飞机来侦察舰队，我们就把他们打下来，”“贝露森林”号战斗机飞行员阿瑟·霍金斯自豪地说，“第二天他们还会再来。日军指挥官把飞机派出来，如果它回不去，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舰队原来在这里。”美军发现，自己即便在日本海岸外目力可及处行动都不会受到打击，便不再花费精力去隐蔽行踪了。“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霍金斯说，“天上根本没有敌机，我们只能改为轰炸，飞过去投下炸弹，然后在周围盘旋，追着屁股扫射地面上四处乱跑的人。”

日军地面防空炮火的反击依然凌厉无比。在两天的空袭行动中，美军共损失舰载机44架，26名机组成员阵亡或被俘。14日，美军最诡异的伤亡来自“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理查德·克罗姆林少校的“地狱猫”在穿越浓密云层时，机翼撞上了友机，不幸机毁人亡。1943年3月28日，他的哥哥查尔斯·克罗姆林少校同样作为“约克

城”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以同样的意外事故阵亡，他们都是美军海航出类拔萃的飞行员。

7月15日，“香格里拉”号的1架“地狱俯冲者”被日军高射炮火击落，美军飞行员霍华德·伊格尔顿中尉随机坠入山中阵亡，后座机枪手奥利弗·拉斯姆森中士成功跳伞。这位有着印第安血统的23岁小伙子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一无所知。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他想尽可能往海边跑，这样就有更大的可能被飞入内陆的友机发现。凭借出色的野外求生技能，拉斯姆森用了整整17天时间逃到了海边，沿途只能靠野果果腹，其间还逃过了日本士兵和平民的多次追捕。7月31日，他在一处小村庄外发现了1头奶牛，就在附近隐藏下来。接下来的9天里，他就靠偷偷挤牛奶喝维持生命。但发现奶牛产奶量急剧下降的牛主人很快加强了看管，拉斯姆森不能暴露自己，只好离开，继续逃亡。

小伙子在海边用木头扎了一个木筏，因缺乏风帆几次尝试出海都被海浪卷回了岸边。失望的年轻人再次潜回丛林，靠偷盗农民田地里的土豆、洋葱等物为生，偶尔抓只青蛙、掏个鸟蛋就当过年了。在他的飞机被击落后的第三十二天，8月16日，拉斯姆森被附近一个日本农民发现。他不知此时日本已经投降，选择了立即逃跑。他早先接受过多次教育，被日本军方抓到强于落到平民手里，后一种情况会被当场活活打死。拉斯姆森寻找了一个新的藏匿地点，用树枝搭建了一个简易窝棚。他的新藏身处附近有一条小溪，解决了喝水问题。附近农民经常把挤出来的牛奶放在桶里，泡在溪水中保鲜，数量很大。拉斯姆森每次只从一只桶里取一点点，以防被发现。其中一次他甚至搞到了9品脱，相当于5.11升。

9月5日，蓬头垢面的拉斯姆森被一群狗发现了，很可能是他身上的臭气被狗闻到了。他只好再次逃离这个条件还算不错的“住所”。经仔细观察后他发现，最近低空飞过的美军飞机越来越多，却从未见它们扫射投弹。9月19日，拉斯姆森主动走进北海道南部海岸苫小港的

一处警察局。看到来的的是一个美国人，知道自己已投降的日本警察给他拿来了食物和香烟。他满心欢喜地吃到了68天以来的第一顿热饭。日本警察告诉他：“你们赢了，我们投降了。”拉斯姆森向他讲述了这段时间的传奇经历，警察才知道最近一系列偷奶案不用再侦破了。

7月15日傍晚，回收了所有舰载机之后，美军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开始向东机动，前往指定海域与唐纳德·比尔少将的第六后勤中队会合。哈尔西的105艘战舰一口气“喝”下了379157桶燃油，有6369吨弹药和1635吨补给物资被从运输船送进了作战舰艇的弹药库和贮藏室。另外，还接受了99架补充飞机和412名替换人员。整个补给过程用时18个小时，拉福德少将称这是“公海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后勤壮举”，此言不虚也。

同日，哈尔西和麦凯恩接到了海军部发来的一封电报：8月14日第三舰队回到埃尼威托克环礁之后，由约翰·陶尔斯中将接替麦凯恩出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麦凯恩回国出任奥马尔·布莱德雷上将的副手，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副局长。麦凯恩知道这意味着自己海上生涯的结束，并猜测这是军事法庭对他在6月那次台风中采取的行动调查后得出结论的直接后果。他的猜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麦凯恩从未在新岗位上待过一天，他回国4天后就去世了。

英国战史专家克拉克·雷诺兹对哈尔西和麦凯恩这对搭档的评价不高，在著作《航母崛起：争夺海上霸权》一书中写道：“鉴于两人在指挥快速航母舰队时的表现，只能认为他们在中太平洋进攻中属于第三流的英雄。他们不应该来到这里，而应该把指挥岗位交给更有才华的将领。”老酒以为，雷诺兹的话明显言重了：即使算不上超一流，至少也算是第一流，说第三流明显不太客观。

当天，罗林斯中将率英军第三十七特混舰队的28艘军舰前来会合。如果放在战争初期，有4艘航母和2艘战列舰前来支援，美国人一

定会激动得不能自持。但是现在，他们对友军的到来感到可有可无，海军是迫于前总统的面子才勉强同意英军参战的，美军水兵戏称姗姗来迟的英军舰队是“来摘桃子的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管是哈尔西还是斯普鲁恩斯，都对英国人保持着礼貌和一定距离，分配给他们的也是一些简单的、次要的且没什么油水的任务。

卡尼提醒哈尔西说：“派第三十七特混舰队来太平洋，主要是为了提高英国的声望，丘吉尔希望用在地球另一端这个地区的胜利，去弥补他们1942年在东方节节败退的耻辱造成的消极影响。他们现在来，就是证明自己参加了击败日军的最后行动。我们这些前线指挥官无法左右这些问题。”

“我讨厌在军事问题上掺杂政治因素，”哈尔西气呼呼地说，“我很尊重罗林斯将军和他那支优秀的舰队，这让我对这种政治的掺杂更加憎恨。但麦克（卡尼的昵称）提醒我政治家的目标有时候和军事目标的分歧相当大，但为了美国的利益，有些攻击必须由美军单独进行。”

当天罗林斯中将和维安中将——他已于5月8日获得火线晋升——率参谋团队登上了“密苏里”号。哈尔西给了英国人三个选项：第一，第三十七特混舰队作为美军的一个特混大队联合作战，“贵部不会从我处直接接受任务，但我对第三十八特混舰队下达的命令也会对贵部公布，我将以‘建议’的形式向贵部下达作战要求”；第二，第三十七特混舰队在距离美军100~110公里的距离上独立作战；第三，英军完全独立作战，美军只向英军提供打击目标。

罗林斯中将当即表态：“我们当然接受第一个选项，在美军指挥下联合作战。”

“从那一刻起，”哈尔西说，“他便赢得了我足够的敬意。”

7月17日，美、英两支特混舰队对东京以北地区发起联合空袭。傍晚，第二炮击舰队再次出列向海岸靠近，准备对茨城县日立市实施炮击。巴杰少将的阵容更加豪华，除了原有的3艘衣阿华级战列舰，又加入了“北卡罗来纳”号、“亚拉巴马”号和“英王乔治五世”号，护航的是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代顿”号以及8艘美军驱逐舰和2艘英军驱逐舰。英军战舰被安排在美军编队后方，由英国人单独指挥。哈尔西继续在“密苏里”号上坐镇，英、美航母出动夜航战斗机实施空中掩护。日军不大可能在夜间出动战机，这一行动实在没有多大必要。

巴杰舰队夜间炮击的目标是日立市周边的9处工业设施。当夜恰逢降雨和浓雾，美军校射飞机无法起飞，炮击舰队只能利用雷达和无线电定位实施盲射。炮击于17日23时1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18日凌晨1时10分。美军战列舰共发射406毫米炮弹1238发，英军战列舰发射356毫米炮弹267发，2艘轻巡洋舰也向日立南郊的雷达电子仪器厂发射了292发152毫米炮弹，炮击距离保持在21000~32000米。联军的炮火虽然猛烈，但准度不佳，9处目标仅3处遭到明显破坏，其余6处损伤轻微。日立市区倒是落下了不少炮弹，加上18日夜间李梅B-29也来“光顾”，造成日立市79%的城区被毁。

7月18日，美、英航母出动舰载机1200架次——“不屈”号因故障直到7月24日前都无法参战——再度空袭了东京地区，主要目标是停泊在横须贺军港的日军战列舰“长门”号。侦察机拍回的照片显示，“长门”号停泊在靠近山坡的一片大型起重机附近，近3/4的桅杆已被截除，甲板上铺满了用于伪装的植物，周围有高射炮台约250座。虽然现在“长门”号已沦落为一座海上浮动炮台，但哈尔西还是不愿轻易放过它，因为它曾经是前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旗舰。美军航空兵决心了结这笔拖欠了44个月的旧账，飞行员待命室的小黑板上清晰地写着“为珍珠港复仇”。

“随你怎么说，”参谋长卡尼少将说，“这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心声。珍珠港之耻永远都不会消弭，除非他们付出足够代价，除非他们被彻底消灭。”痛打落水狗的时刻到了。

当天下午，美军舰载机对“长门”号发起背阳攻击。“埃塞克斯”号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欧内斯特·赫托少尉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舰桥，将包括舰长大冢干、副舰长渡边在内的13人当场炸死。另一颗可能是詹姆斯·克劳福德上尉投下的炸弹击中战列舰三号炮塔基座，摧毁了4个25毫米高炮炮位，炸死了25名炮手。战列舰终究皮糙肉厚，美军三位数舰载机的攻击竟然没能将“长门”号彻底击沉。其中一大原因是该舰停泊位置使美军无法发起鱼雷攻击，而航空炸弹又无法对战列舰构成致命伤害。美军的攻击还击沉日军1艘扫雷舰、1艘老式巡洋舰、1艘报废驱逐舰和其他一些小型船只，付出的代价是7架飞机未能返航。美军对吴港其他目标的攻击损失飞机21架，“汉考克”号出现降落事故，损失飞机4架，18名机组成员阵亡或失踪。当天美军攻击结束后，日军撤走了“长门”号上的高射炮手，等于将该舰完全放弃。此后美军再未对它发起攻击，好像是特意为1946年在比基尼岛进行的核试验留下它。英国人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被指令不得攻击“长门”号。

18日夜间，哈尔西宣布以第十七巡洋舰分队的“阿斯托里亚”号、“帕萨迪纳”号、“斯普林菲尔德”号和“威尔克斯·巴里”号轻巡洋舰及6艘驱逐舰临时编成第三十四特混舰队第八大队第三分队——按惯例称为第三炮击舰队——在卡里·琼斯海军少将的率领下对房总半岛最南端野岛崎的一处海岸雷达站进行了5分钟短促炮击，发射152毫米炮弹240发，好像没有命中记录。但他们差点取得了另一项“战果”。

当晚，友军比尔·帕哈姆中校的“牛鼻鲢”号潜艇正在距日本海岸线60公里海域执行海上搜救任务，意外被琼斯舰队的2艘驱逐舰发

现。虽然洛克伍德已经提前告知哈尔西潜艇所在的准确位置，但总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个消息。两艘驱逐舰对“牛鼻鲢”号猛烈开火，大惊失色的帕哈姆中校发射绿色信号弹以亮明友军身份，反而招来驱逐舰更加猛烈的炮击。帕哈姆后来说，他指挥潜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经历了多次规避躲闪，眼看要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时，终于成功下潜到300英尺深度，然后转向快速逃离。“感谢上帝，”帕哈姆中校心有余悸地说，“我们的动作还算迅速，总算幸存下来了。”当时这艘潜艇上还携带着15名获救的美军飞行员。

战后美军的调查显示，战列舰406毫米炮弹的破坏力远不如舰载机投下的900公斤或450公斤航空炸弹。但是考虑在当时环境下舰队近岸炮击风险较低，炮击行动仍被认为是合理的。对日本平民而言，舰炮打击远比空袭更加令人恐惧。美军舰队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驶抵近海发起炮击，这一事实让很多日本人相信战争已经输了。相比炮击造成的物资损失，这一行动的心理效果更为明显。即使那些损失轻微的工厂，也因为工人担惊受怕拒绝上班而导致停产或产量下降。

当天的攻击结束之后，美、英两支舰队再次前往指定海域加油补给。哈尔西将下一轮攻击目标锁定为吴港，那里停泊着日本海军残存的大部分舰只。从第六后勤中队过来的尼米兹上将的特使威廉·珀内尔少将——他的正式职务是“曼哈顿工程”的海军负责人——给哈尔西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陆军第二十航空队准备向日本的几座城市投掷原子弹。哈尔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炸弹，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之前尼米兹给出的禁令，有4座城市被禁止轰炸，它们包括京都、广岛、小仓和新潟。随后珀内尔少将出具了尼米兹的书面命令：“8月1日之后，所有舰载机离上述目标城市的距离不得低于50英里。”

就在哈尔西率舰队在近海大摇大摆地活动的同时，李梅于7月9日启动了“饥饿行动”第五阶段也是最后一阶段战役。其间，第二十航空队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474架次，布雷3746颗。除了在日本本

土港口布雷，美军还在朝鲜半岛的釜山、马山、元山、兴南和清津等港口布下水雷，阻止滞留在这些港口的日本船只出海。截至日本战败投降，美军历时4个半月的“饥饿战役”，共出动B-29轰炸机1528架次，布雷12053颗，炸沉炸伤包括“海鹰”号航母在内的军舰65艘、其他舰只600余艘，总吨位140余万吨。美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极其轻微，损失15架飞机和103名机组成员。

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分析总结认为，这一致命行动应该更早启动，规模也应该更大：“在针对敌人航运的所有作战形式中，布雷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是最经济的。”日军扫雷部队指挥官田村和熊的话，印证了美国人的上述说法：“从4月开始，贵军开始大规模布雷，这样一来，水雷就从一个麻烦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空投布雷造成的损失是如此巨大，如果你们早点儿展开这样的攻势，我们投降的时间还会提前很多。”

在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上将对前线战事早已没了之前的关注度。金上将从华盛顿发来电报说，7月中旬破译的日本电报表明，他们正在试图通过苏联伸出和平触角，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的工作重点应该从制订“奥林匹克”计划，转到为日本可能提前投降进行各项准备。随后不久，国内有关建立民事政府、处理战犯、战后重建方面的专家，陆续来到关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波茨坦会议（1）

7月上旬，比哈尔西稍晚出海的还有另一支美军舰队。它并不是奉谁的命令，因为名义上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就在舰队中的一艘船上。它驶入的不是仍有战事发生的太平洋，而是已经“太平”的大西洋。它出海的目的是不是作战，而是开会，由海军少将阿兰·麦凯恩指挥的这支舰队临时编号为第六十八特混舰队。

7月7日清晨6时，杜鲁门率领由53名重要官员、众多顾问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庞大队伍，乘专列抵达纽波特纽斯港，美国海军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已在六号码头等候多时。

“奥古斯塔”号完全称得上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首任舰长是开战前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第二、第三任舰长分别是战时的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罗亚尔·英格索尔海军上将和尼米兹海军上将。作为美国亚洲舰队前旗舰，“奥古斯塔”号曾在远东服役长达8年，在诸多港口如上海、青岛、香港、马尼拉、广州、厦门、秦皇岛、泗水等地频频亮相，还访问过东京、横滨、神户，甚至连悉尼、墨尔本等港口也出现过它的身影。尼米兹担任上校舰长时，夫人凯瑟琳和小女儿玛丽就居住在上海，二女儿南希也在那里的美国学校上学。他们一家多次到北京、哈尔滨等地游览，也算与中国颇有缘分。“奥古斯塔”号还是一艘外交名舰，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1941年8月，罗斯福乘这艘船去和丘吉尔约会，共同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奇怪的是，战争时期它竟然没有在太平洋上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仅有的3颗“战斗之星”全部在欧洲获得——美国海军舰艇每参加一次战斗就能换来1颗“战斗之星”，获得最多的是拥有20颗星的功勋战舰“企业”号。

詹姆斯·福斯克特海军上校率众水兵在舷侧列队迎接，将总统领到腾出来的舰长舱室。1个小时后，轻巡洋舰“弗拉德尔菲亚”号率先

启航，“奥古斯塔”号紧随其后驶入大海。这支仅由2艘巡洋舰组成的舰队一点儿都不“特混”，唯一“混”的地方不过是2艘巡洋舰一重一轻而已。欧洲战事结束2个月有余，大西洋上早就没了德国潜艇的身影，日本人又跑不了这么远——据说他们没有几艘船了——护送杜鲁门及一众要员前往欧洲的这支舰队竟然没有一艘驱逐舰护航。谁能料到，这竟然是1919年4月9日参加完一战的杜鲁门乘“齐柏林”号邮轮回国后26年来第一次离开美国。

出发前的几天里，杜鲁门恶补了大量国际知识，内容包括三国首脑将要探讨的一系列议题：苏联在东欧令人警惕的主宰地位，德国破碎后的管理，犹太复国主义，打赢对日战争的最后战略等。最后一项议题是杜鲁门最关心的，因为斯大林尚未履行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对日作战的承诺，杜鲁门想要取得苏联参战的绝对保证，尽管目前他们参战的重要性已大大减弱。杜鲁门还有一层担心，自己能不能和那两个人合得来。罗斯福和丘吉尔关系好得跟双胞胎似的，两人在战争时期多次见面。他们会彻夜畅谈军事和政治问题，也会分享漫长人生中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罗斯福似乎也和斯大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他们只在德黑兰和雅尔塔有过两次亲密接触。杜鲁门有点惧怕这次会晤，认为自己比不上丘吉尔和斯大林这样的世界级领导人，声望与他们相距甚远，自己只是因为罗斯福突然病逝才坐上总统宝座的。但他对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认为那些复杂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大家坐下来当面讨论，分歧终究会消除。话虽这样说，但他登上的毕竟是全世界最宏大的历史舞台，之前自己从来没登上过，更别提要扮演第一男主角了，这不免让他心中惴惴。总统的一些随行人员觉得，他们这位上任不久的总司令还没有为新岗位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经历也不够多，缺乏前任那样的专业性、自信心和灵活手腕。

要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坐在一起博弈的想法，让杜鲁门发愁了好几周。在出发前一天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他说：“我准备好去见斯大林和丘吉尔了。我必须带着我的燕尾服、黑色大外套以及各种各样的帽子，我的手提箱里装满了过去会议的资料，以及提醒我该怎么做、怎么说的建议文件。我真希望我不用跑这一趟。”就在出发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和前天晚上都跟贝丝聊过，她不高兴我去见俄先生和英先生——我也不高兴。我真痛恨这趟旅程，但我必须去——要么赢，要么输，要么和——我们一定要赢！”

“奥古斯塔”号以20节以上高速在大西洋上破浪前进，整个航程需要花费大约9天。航途中的第三天，福斯克特上校特意组织了一次实弹演习，供总统和众大腕解闷儿。“奥古斯塔”号以“弗拉德尔菲亚”号为目标进行炮击，炮弹在同伴身后500米处激起了一道冲天水柱。舰桥上的杜鲁门大开眼界，举起望远镜眼都不眨地看着，陆军炮兵出身的他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呢！

随行人员足够多且都有共同语言，漫长的航途并不觉得无聊。白天，杜鲁门经常与新国务卿贝尔纳斯——他已于7月2日正式宣誓就职——在甲板上边绕圈边交谈。“看到我那能干的、配合默契的国务卿也在船上，”杜鲁门在日记里写道，“我才能稍微平静一些。”18时，舰上那支由30人组成的出色乐队都会演奏餐前音乐。20时，贝尔纳斯的舱室往往会播放一部电影，很多人挤进去看。

杜鲁门不太感兴趣，他的娱乐方式是回到自己的舱室，和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总统特别军事助理哈里·沃恩准将等人玩扑克牌。打牌也不耽误谈正事，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7月5日启动的英国大选。因为要统计在海外服役的军事人员的选票，大选结果的公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杜鲁门和他的大部分幕僚都认为，丘吉尔将毫无争议地取得胜利，毕竟他带领英国人民度过了数年艰难岁月并取得了欧洲战场的最后胜利。至于远东，对英国人来说只是一个次要战场，况

且击败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其间，杜鲁门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一封电报，“相信我的政府会获得大多数选票。但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竞选活动总是充满意外的”。丘吉尔还说，他会在7月25日临时退出会议，以等待国内的选举揭晓，“即使失败，我也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在波茨坦逗留到8月5日到6日。不论英国大选的结果如何，波茨坦会议都不能仓促从事”。

大家谈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子弹。如果国内试爆成功，“我可有了一把锤子，”杜鲁门说，“就可以敲打敲打那些伙计了。”换句话说，苏联人参不参加对日作战就不那么重要了。贝尔纳斯完全赞成总统的观点，莱希不以为然，他对原子弹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是厌恶。莱希一直认为，原子弹不过是科学家的梦幻，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觉得自己起初对原子弹的错误认知，是基于我长期在海军对炸弹的了解。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舰炮，还担任过海军部军械署的主官。对这种新型武器，用‘炸弹’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它不是炸弹，它不是爆炸，它是一种有毒的东西，使用致命的放射性反应杀死人类，远远超过了爆炸的威力。一想到将来仍可能使用毁灭性的原子武器，我就毛骨悚然。”在莱希眼中，原子弹和毒气一样是应该被禁用的。他更不赞成使用这种武器去攻击平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要是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就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标准一样了。我这样的老水手没有受过这种作战教育，战争绝不能以残杀妇孺来换取胜利。是我们第一次拥有了这种武器，并第一次使用了它。可以肯定的是，将来我们的敌人也会拥有它，在某一天原子弹也会被用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名为政府工作了半个世纪的职业军人，到临退休时还要把自己的战争故事讲出来，供后人借鉴。这些新型、恐怖、不文明的武器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野蛮，将永远为基督徒所不齿。一位参与设计的科学家曾对我说，他多么希望原子弹没能研制成功，我也希望他是对的。”莱希一直认为，“某些人”坚持使用原子弹，是因为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太多的钱。

半年之前，有一次格罗夫斯到莱希办公室汇报项目进展，被他兜头泼了一大盆冷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能搞出什么惊人的东西！从历史角度看，从未有过一种在某次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武器对那次战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莱希还说，他对格罗夫斯这样年轻的“小伙子”去干这种工作感到遗憾，如果他到别的部门工作，一定会很有出息。言外之意是，干这个“很没出息”。格罗夫斯在科学家面前说一不二，在莱希跟前却不敢放肆，只能诺诺而退。莱希直截了当地对杜鲁门讲：“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大的一件蠢事，纯粹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以爆炸物专家的身份讲，那是一个永远点不着的哑弹。世上最愚蠢的事莫过于此！”

7月14日，经过8天航行的美军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英国皇家海军“伯明翰”号轻巡洋舰，率“塞拉皮斯”号、“顽强”号、“服从”号、“热忱”号、“西风”号和“黄道”号等6艘驱逐舰前来迎接。舰队驶过多维尔海峡后靠近海岸行驶，以观赏“白崖”的壮观景色。舰队驶入北海时，在前方开路的英军舰队掉头返航。每艘舰与“奥古斯塔”号擦肩而过时，英军水兵都会列队于舷侧向美舰“三呼美国总统先生万岁”。英军护航舰队司令官肯宁汉姆·格拉汉姆少将给杜鲁门发来了告别电报：“能护送您通过英吉利海峡，我们感到无上光荣。我谨代表舰队的全体水兵，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良好祝愿！”杜鲁门也向格拉汉姆少将表达了谢意，赞赏他们出色和周到的护航和送行。7月15日上午10时04分，“奥古斯塔”号在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抛锚，全部行程历时9天，航程6273公里。

港口早已站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他们中有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查理斯·索耶尔及夫人，盟军欧洲战区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上将，前海军作战部长、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司令官斯塔克上将，以及诸多官员和高级军官。一行人登上47辆轿车，浩浩荡荡直奔56公里外的布鲁塞尔机场，沿途由美军第三十五步兵师第一三七团提供护卫。为了给还

没见过面的新总统留下深刻印象，艾森豪威尔可谓煞费苦心。第三十五步兵师能获此殊荣是有特别原因的，一战时期，杜鲁门就是该师第一二九炮兵团第二营D连的上尉连长，管辖4门大炮和194名士兵。

美国代表团抵达机场时，第一三七团军乐队和精心挑选出来的400名“五星战士”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杜鲁门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服役过的老部队。一阵忙乱之后，众人在总统专机“圣牛”号和两架大型C-54运输机上坐定。在飞越德国上空时，杜鲁门透过舷窗向下俯瞰，映入他眼帘的是残破的桥梁、铁路、工厂和被烧焦的黄土，到处一片狼藉。他看到沿途的卡塞尔和马格德堡两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正午时分，飞机在柏林郊区的加托机场安全降落，前来迎接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陆军副参谋长阿诺德上将，苏联驻美国大使葛罗米柯，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詹姆斯·邓恩，美军驻德占领军副司令官（司令官由艾森豪威尔兼任）卢修斯·克莱中将等要员。

史汀生的突然出现让杜鲁门颇感意外。因为在大部分问题上与国务卿的意见相左，贝尔纳斯撺掇总统不让史汀生参加本次会议。杜鲁门告诉78岁的陆军部长不必“过分操劳”，波茨坦那么远，舟车劳顿，您就不必亲自去了，在家陪陪受伤的夫人吧。史汀生不听，杜鲁门一行出海之后，他随身携带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直接乘机飞往欧洲，反而比杜鲁门早一天到达波茨坦。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他赶回去，况且人家来也不是为了私事，杜鲁门只好做出让步。他内心非常清楚，这次旅程对这位即将退休——史汀生在两个月后的1945年9月宣布退隐——的老政治家有多么重要，于是权当之前的事情没发生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从机场到目的地的16公里路程全在苏军控制区内，沿途每隔20英尺，就会有一名荷枪实弹、头戴绿帽的苏军卫兵伫立路边。参加会议

的三个代表团都将下榻柏林近郊巴伯尔斯贝格，这个被称作德国“好莱坞”的小镇奇迹般避开了战火，成为接纳“三巨头”及众多头面人物的最佳场所。会议之前，这里的原住民被勒令消失，与附近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人待在一起，并被严令不准随意到大街上去。美国代表团下榻地是恺撒大街二号格里布尼茨湖畔一栋三层灰泥别墅，他们被告知原主人是纳粹电影行业的领导人，“现在已被我们关进一处劳改营”。阿诺德上将被告知，让原住民离开时几乎没人反对。但他很快就听说情况不是这样。一名倔强的妇女拒绝离开，负责清场的苏军士兵朝她开了枪。她的尸体被埋在自家的前院里，这样所有人都乖乖地离开了。

这座别墅的实际主人是出版商古斯塔夫·米勒-格罗特，他的父亲于1896年修建了这座房子。多年以来，这里一直是欧洲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聚会的场所。许多年以后，格罗特的儿子专门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在您入住这所房子10个星期之前，住在里边的人就处在惊慌和恐惧之中。来抢劫的苏军士兵不分昼夜地进进出出，当着父母和孩子的面强奸了我的妹妹们，毒打我的父母。所有家具、衣橱和箱子等物品都被用刺刀和枪托戳烂、打烂，里边的东西散落一地，然后用极其野蛮的方式毁掉。苦心经营的家庭财富几小时内就被悉数毁灭。5月中旬，就在我们国家投降不久，房屋的主人和住户被下了在1个小时内搬出去的最后通牒，只允许携带最少量的生活必需品。”

占领军当然不会毁掉一切，格罗特家里原来使用的那些精美的家具和大师的油画都被取走，然后用从附近别墅和城堡里没收来的家具重新装饰了房间，其中最复杂的工程当数安装窃听器，包括计划留给杜鲁门的房间。“窃听依然在我们的计划之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报告说，“服务人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人。”根据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多布斯《1945年的6个月：从盟友到对抗》一书中的说法，在苏联占领德国的最初几个月里，共有40万节车皮的战利品

被运走。其中包含但不限于60149架钢琴、458612台收音机、188071条地毯、941605件家具、3338348双鞋和1052503顶帽子。与这些家庭用品一起被运走的还有24节车皮的博物馆藏品、154节车皮的毛皮和珍贵器皿、200多万吨谷物和2000万升酒。到1946年，共有2885家德国工厂被拆除送往苏联。

从看到这栋建筑开始，杜鲁门就觉得很不舒服。别墅的装修虽然豪华，但品位很糟，看上去没什么地方是调和的。“楼是红色和黄色的，脏兮兮的，”他在日记里写道，“一栋被毁掉的法国城堡式建筑，是被德国人掩盖法国风格的做法毁掉的。无一处协调，地下室被用作厕所。”颜色以红黄格调为主，这里却因杜鲁门的入住有了一个临时称呼叫“小白宫”。别墅周围景色宜人，美中不足的是来的人太多而房间太少。美国代表团的人数比在雅尔塔增加了4倍，连杜鲁门和莱希都只能共用走廊尽头的洗手间，其他随从往往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应该有人打地铺。临时修好的供水系统总是出毛病，最突出的问题是：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纱窗，酷暑季节从湖面飞来的蚊子比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出动的轰炸机还要密集。不过由于长途跋涉带来的劳累，杜鲁门当晚还是睡得很早、很香。

和杜鲁门如临大敌不同，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并无多少紧张感，他临时决定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让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享受一周假期。7月7日，大选投票日后两天，丘吉尔带着夫人克莱门蒂娜和女儿玛丽一起到波尔多海滨度假，用上午游泳、下午画画的方式优雅地度过了一周。作为一名水平还不错的业余画家，丘吉尔一生留下了超过530幅作品，据说在欧洲战争时期只画过一幅画。其间对伦敦或其他地方发来的那些没完没了的电报，丘吉尔基本无视。他告诉医生莫兰勋爵：“我什么都不想干，缺乏干劲，我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其间他唯一发出的一封电报是给蒙哥马利元帅的，“请注意不要摧毁德国人从事研究开发的设施，很多设备可以给我们自己的科

学家和工程师使用”。丘吉尔认为，自己无须为即将召开的“三巨头”会议进行准备，因为头脑里装满了东西。7月1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乘汽车前往波尔多，转乘一架“空中霸王”直飞柏林加托机场。在那里迎接他的有副首相艾德礼，外交大臣艾登，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亚历山大等人。“我见到他时大吃一惊，”蒙哥马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与我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看上去至少苍老了10岁。”

众人驱车前往巴伯尔斯贝格，英国代表团入住的后环形大街二十三号粉色别墅，同样可以俯瞰湖面的美丽景色。美、英代表团居住地仅相距550米，斯大林远在2000米之外，似乎预示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将在会议上产生激烈纷争。

7月16日是星期一，生活习惯很好的杜鲁门如往常一样在6时30分就起床了，来到阳光照耀下的前廊用餐。美国代表团从国内带来了11名厨师，保证所有人吃上可口的饭菜。天气好得出奇，杜鲁门吃完饭到外边逛了逛。美国总统系着小圆点领结，穿着漂亮的双色凉鞋，轻松随意的模样就像一个来欧洲度假的时髦游客。美军在“小白宫”周围设置了18处岗哨，由腰束白色皮带、打着绑腿的卫兵把守。苏联人为新住户提供了周到的日常服务，通宵干洗、擦鞋、修脚、理发等应有尽有，早晚还各有一次邮政服务。不管杜鲁门走到哪里，新上任的总统卫队长弗雷德·康费尔总是如影随形，片刻不离左右。“他尽职尽责，”总统对康费尔的表现非常满意，“会议期间，他总是两臂交叠站在窗边，对每一个经过的人怒目而视。如果那些人胆敢冒犯美国总统，他一定会生吞了他们。”

康费尔是接替前文多次出现的迈克尔·赖利担任这一新职务的。杜鲁门貌似忠厚，但动起刀来并不手软，这是一个成功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罗斯福的亲密战友霍普金斯告诉他：“保留前总统时代的内阁成员是不明智的，一个总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人马。”

不管霍普金斯说这些话出于何种目的，杜鲁门深以为然，很可能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从上任第四天用1901年在独立城高中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查尔斯·罗斯换掉史蒂夫·厄尔利出任白宫新闻秘书至今，罗斯福内阁中除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商务部长华莱士和内政部长伊克斯，其余人被换了个遍。

至于史汀生，杜鲁门已有意让他在战争结束后告老还乡，只是因为他现在负责的事情太过重要，没人能够立即接手才暂时留任。离职的人有的是主动辞职，有的是被婉言劝退。杜鲁门派人打电话给罗斯福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劝他辞职。后者在电话里说：“如果杜鲁门希望我辞职，他应该亲自向我说明，这是对一个内阁成员最起码的尊重。”杜鲁门于是请比德尔到白宫来，向他承认自己之前做法欠妥，然后提出要他辞职。“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比德尔后来回忆说，“我站起身，走上去拍拍他的肩膀，‘你看，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难’嘛！”后来比德尔成为纽伦堡审判的美国法官，接替他出任司法部长的是杜鲁门熟悉的参议员托马斯·克拉克。

财政部长摩根索向杜鲁门提出要参加波茨坦会议，以推行他将德国完全变成农牧业国的“摩根索计划”。史汀生坚决反对摩根索的意见，他认为一个经济富强、具有活力的德国是未来欧洲稳定的基石，“战犯可以严加处置，武器可以永久剥夺，政府行为可以监管，直到受纳粹教育的那一代人从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但不能限制德国人民从事任何与军事无关的建设”。杜鲁门显然赞成史汀生的观点，苏联人在东欧的做法使他认为保持一个经济繁荣的德国是完全必要的，就像美国后来扶持日本以防止苏联在远东扩张一样。他冷冷地告诉摩根索，美国国内比波茨坦更需要一位财政部长。这位罗斯福的发小说，如果不让去，他就辞职。杜鲁门正等着这句话呢，立即以自己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文森取而代之。杜鲁门说过：“我一向持有这样的印象，罗斯福先生是自己做财政部长的。”此前摩根索在一次汇报工作

时问：“是总统生前的决定吗？”杜鲁门瞪着眼睛回答：“是总统刚刚决定的！”

上午11时，一辆由漂亮女士驾驶的小轿车在“小白宫”门前停住，车上跳下来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后边跟着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助手贾德干爵士，那位女司机是首相的女儿玛丽中尉。丘吉尔以前到美国时，杜鲁门见过他，只不过没有机会说话。但丘吉尔不认识杜鲁门，就像他当初和罗斯福见面时，罗斯福也说见过他，他却对罗斯福没有任何印象。因为当时丘吉尔是英国的海军大臣，罗斯福只是美国的海军助理部长。

之前两人有过多次通信和通话，算得上比较熟悉了。现在出现在“小白宫”的丘吉尔貌不惊人，身穿皱巴巴的白色夏季西装，上面沾有不少雪茄的白烟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他疲惫而无精打采的样子，符合一个衰落中的民族与帝国的形象。杜鲁门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了对丘吉尔的第一印象：“我们之间的谈话再愉快不过了，他是个极富魅力和非常聪明的人。我说的聪明是英国人的那种聪明，不是肯塔基人说的这种。他显然具有决断力，充满自信与决心。他给我灌了很多迷魂汤，讲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个多么值得敬爱的领袖，以及他和我的感情将如何紧密地发展等。好吧，我尽我所能给了他最热情的欢迎，扮演出一副天生——我希望是那样——讲究礼貌和好脾气的样子。我确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只要他不对我说太多奉承的话。”

陪同杜鲁门一起接待英国人的还有国务卿贝尔纳斯。众人在宽敞的客厅落座，虽然杜鲁门起初显得拘束，但两人很快就相谈甚欢。总共2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里，社交寒暄占去了一大部分。杜鲁门说，自己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了一份议程，希望知道丘吉尔想讨论什么。丘吉尔回答说完全用不着，一切尽在我心中，随机应变即可。两人随后谈到英国大选，杜鲁门认为丘吉尔一定能获胜。后者却说不一定，

“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只能算半个人。我听说女人都支持我，而男人都反对我”。玛丽告诉总统的特别军事助理沃恩准将——他被大家戏称为除了搞笑什么都不会的人，杜鲁门却把他提升为准将并委以要职，因为他对自己绝对忠诚——为了能和杜鲁门先生会见，他的父亲多年来第一次在上午10时就起了床。丘吉尔、斯大林都是夜猫子，白天萎靡不振，晚上精神头十足。分手之前，两位领袖用威士忌“为伟大的自由事业碰杯”。意外的是，杜鲁门并没有留丘吉尔一起吃饭，丘吉尔也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来，要知道他之前是强烈要求在“三巨头”会面之前能够和杜鲁门单独沟通的。

丘吉尔后来承认，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杜鲁门并无太多好感，但2个小时后他完全改变了想法，“他的愉快的、一丝不苟的、神采奕奕的风度和明朗的决断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女儿，自己很喜欢杜鲁门，确信未来可以与他一起共事。当莫兰勋爵问美国新总统是否很有能力时，丘吉尔回答说“是的”，“而且他意志坚强，做事脚踏实地”。玛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说：“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这似乎是上天的庇护，或许是罗斯福总统的遗惠。父亲终于从最近情绪低沉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再次变得轻松和自信。”

会议原定于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但斯大林还没有现身，苏联方面也没说他何时会到。下午无事，杜鲁门临时决定去参观第三帝国首都柏林。15时40分，在贝尔纳斯和莱希的陪同下，他乘一辆克莱斯勒敞篷轿车从“小白宫”出发了。就在他们出发前70分钟——柏林时间14时30分、华盛顿时间5时30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荒漠上被成功引爆，不过消息现在还没有传过来。

几名白宫特勤人员乘坐另一辆敞篷车在前方开路，车上悬挂着二星少将标志，据说是为了糊弄“那些也许会将总统座车当作射击练习目标的人”。离城区还有一半路程时，众人看见绰号“铁轮地狱”的

美军第二装甲师全副武装排列在公路一侧，接受总统检阅的坦克和装甲车足足有1200辆之多。杜鲁门换乘一辆敞开的装甲牵引车从队列前驶过，从头到尾共用时22分钟，说了些慰问的话。“英勇的士兵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装备排成1.5英里长的队伍，我们从它们面前缓缓驶过，”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为攻占柏林做出了重大贡献。看到如此令人振奋的武装力量，我真为当初没能穿上军服参战而深感惋惜。”都怪几年前马歇尔嫌他年龄太大了。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有战斗力的地面部队，”海军出身的莱希上将对眼前这支威武之师赞誉有加，“我不知道有谁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阻挡，”师长约翰·科利尔少将立正敬礼，挺胸回答道，“我想今后也是这样！”

柏林的损毁程度令所有人震惊，这座世界第四大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好像每堵墙都遭受过炮火轰击，每扇窗都是敞开的大洞，每条街道上散落着弹坑、瓦砾和扭曲的金属，7月的酷热中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味。车队缓缓驶过蒂尔加滕市中心公园，杜鲁门发现那里的树光秃秃的，树皮都被饥饿的人们剥下吃掉了。胜利大道路边的长椅上，依然写有“犹太人禁用”的字样。车队来到国会大厦废墟和勃兰登堡门前，这里是通往苏管区的入口，一队苏联士兵向他们敬礼后挥手放行。汽车在威廉大街的帝国总理府外停住，杜鲁门没下车。“他们自食恶果，”他告诉簇拥在车周围的记者，“这只证明了一个人索求过多时将会如何。”

让美国总统感触更深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透过车窗，他看到逃难队伍长到似乎没有尽头，其中有“年迈的男人、年老的妇人、年轻的女人，从蹒跚学步的孩子到背着包裹的青少年，或推着车，或拉着车，沿着城市的偏僻街道行走，带着一切能够带上的财产，朝着任何

能找到食物和庇护的地方行进”。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表情，既没有愤怒和哀戚，也没有惊慌和恐惧。队伍中几乎没有年轻男子，他们或已为希特勒扭曲的幻梦送命，或被关押在盟军的战俘营里。杜鲁门记得，一战结束，威尔逊总统来到巴黎时，兴奋异常的民众把他当救世主一样欢迎。但是现在，那些人连抬起头看看他的兴趣都没有。

“一个人的自我无限膨胀会导致什么，这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野心家不自量力的结果，”杜鲁门感慨地告诉莱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从中学到了什么。希特勒对领土的贪欲太大，超出了自身的限度。他不讲道德，而人民支持他。我从不曾见过比这更惨淡的景象，也不曾见过如此彻底的报复。”当晚他的日记罕见地有了些哲学意味，“我希望和平，但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的白蚁。也许，如果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挖得太深，那里就会有某种报应。谁知道呢？”

杜鲁门离开总理府刚刚10分钟，丘吉尔也在艾登的陪同下乘敞篷吉普车来到了这里。英国首相的兴致显然颇高，他决定下车进去看一看。出乎英国人的预料，除了一个德国老头儿一脸怒气地朝身穿上校军服、叼着雪茄的丘吉尔摇头，其余人竟朝他欢呼，“他们的臣服让我心中恨意顿消，其表现让我感动，众人憔悴的外貌和身上的破烂衣衫也深深触动了我”。在苏联士兵的引导下，丘吉尔参观了希特勒的书房，苏联人在墙上写满了“侮辱性的言辞”。希特勒的书桌被砸成碎片，苏军一人拿一块留作纪念。艾登想起1935年希特勒在旁边的餐厅请他吃过饭，不久德国军队就开进了莱茵兰非军事区。“安东尼，”丘吉尔调侃自己的外交大臣，“你可算是为那顿饭付足了钱。”

众人继续下行，进入希特勒和爱娃自杀的地堡，“地板上遍布毁坏的家具、散落的书本和纸张，还有从桌子里掉出来的私人物品，毁坏的保险柜门、打碎的照明灯和碎玻璃”。重返地面之后，丘吉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用手抹掉额头的汗水，“希特勒肯定是到这里来透

一下气，结果听到枪声越来越近”。离开之前，丘吉尔凝视着传说是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被烧毁的地方，用右手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如果是他们赢得了战争，眼前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地堡里死去的将是我们”。丘吉尔真不该去坐元首的那把椅子，可能希特勒在冥冥中对这个与他战斗时间最长的人的屁股上使了把暗劲，丘吉尔十几天后就丢掉了首相宝座，变成了一个退休老头儿。

“我真后悔去这种地方观光！”陪同丘吉尔一起参观的莫兰勋爵说。医生回到寓所后洗了一个热水澡，还在水中放入了大量消毒剂，喝下了烈性酒试图掩盖嘴中的怪味。“整个下午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噩梦，”贾德干也埋怨说，“这次观光组织得非常糟糕。”

不请自来的史汀生并未受邀去参观柏林，他甚至未能在“小白宫”里获得一张床位，只能住在与总统行营隔湖相望的一所公寓里。16日下午，这位老眼昏花的陆军部长正在阅读刚刚送来的机密文件，每份文件抬头都标注着“‘魔术’外交情报摘要”，并且附有编号和日期。每隔两三天，“魔术”摘要就会更新并提交给总统和他的重要顾问，当然包括史汀生。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和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的往来密电，每封都经过精心解密和翻译后送给他们。无论是东乡要求苏联人出面调停，还是佐藤会见洛佐夫斯基碰了钉子，美国人都一清二楚。

作为原子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史汀生惧怕这种威力巨大的东西，它的存在将使世界时刻处于被毁灭的威胁之中。史汀生认为，现在摆在桌子上的这些文件表明日本人有了“求和”的意愿。史汀生了解东方人的习性，相信日本人并不都是狂热分子，也有像他这样文明的体面人，只不过他们现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东乡在给佐藤的电报中说，“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深感痛心，渴望尽早结束战争。如果英、美坚持要求我们无条件投

降，为维护帝国的名誉及祖国的生存，日本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史汀生知道“无条件投降”是通向和平的最大障碍。尽管现在离原子弹首次试爆只剩几个小时，但和平的机会仍然存在。他相信如果美国人同意让日本人保有天皇，他们很可能会拱手送出美国人想要的胜利，那样美军在日本登陆肯定会带来的重大伤亡以及使用原子弹给平民带来的杀伤就不存在了，莱希、麦克洛伊、格鲁、杜曼等人显然都赞成这种观点。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美国将联合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发布最后通牒。现在史汀生必须说服总统接受他们的观点，那样就无须发起登陆，更无须使用原子弹。由此看来，日本人试图通过苏联斡旋的举动也算取得了效果，尽管是通过密电被破译这样一种方式。

波茨坦会议（2）

“小白宫”里的杜鲁门和丘吉尔愉快交谈的同时，8850公里之外的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试验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爆试验进入了最后阶段。7月15日19时，“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少将在临时委员会成员瓦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的陪同下，赶到位于洛斯阿拉莫斯以南210公里的试验场。这片荒漠的名字叫“霍尔纳多-德尔穆埃托”，西班牙语原意是“死者之旅”，很多人经过这里时会因干渴而丧命。核爆试验代号“三位一体”属于基督教中的概念，大意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唯一的神。格罗夫斯就这一命名特意问了奥本海默，他回答说：“我不确定为什么选用了这个名字，当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约翰·多恩《神圣十四行诗》中的一句：‘三位一体’的神呀，请击碎我的心脏！”

核爆试验现场一片混乱，过去几天接连发生的意外事件让奥本海默脑袋都要爆炸了。康奈尔大学年轻爆破专家肯尼思·格雷森博士携带的200套原子弹引爆器差点没能送达现场，他因驾车超速被警察扣留，幸好行李箱里的引爆器没被发现，军方出面协调才安全过关。13日从汉福德运来的13.5磅钚被做成两个表面光滑的半球。由于电镀技术不过关，两个半球相接面鼓起了许多气泡，一大群科学家开始用牙科医生使用的器械修补表面的瑕疵。冶金专家西里尔·史密斯博士提出，最后时刻可以在球面相接处插入一片金箔，包括他在内的现场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种办法是否管用。14日发生的一次意外把现场所有人吓死了，原子弹在被绞上测试塔顶小铁皮屋的过程中，一根钢缆忽然松了，原子弹差点掉落到15米下方的一堆垫子上。还好偏差很快得到纠正，它最后被摆正吊了上去。

最令奥本海默揪心的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电话。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库洛伊兹组织的一次为确认围绕原子弹核心的高爆

炸药组能否正常工作的测试完全失败。在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未装原子弹核心的精确复制品未能被引爆。精神濒临崩溃的奥本海默将所有愤怒都发泄到内爆室主任、爆炸专家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战后他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的身上，怒斥他的失误丢了所有人的脸。这位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一个关键部分，即通过内爆炸药产生的聚焦作用均匀压缩钚或铀，以达到原子弹爆炸的链式反应所需要的临界质量。“喂，奥比，”这个曾在西伯利亚与苏联红军打过仗的乌克兰人不服气，他不是那种面对批评就轻易屈服的人，“我愿意拿一个月工资和你的10美元打赌，”基斯塔科夫斯基说，“赌炸弹肯定能够爆炸！”奥本海默急得快哭了：如果原子弹不爆炸，我要你一个月工资何用？但他居然接受了这个赌局，可见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有多糟糕。幸好理论物理部主任汉斯·贝特——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很快从洛斯阿拉莫斯打来电话说，那次测试的计算有误，因为测量试验结果的仪器一开始就设置错了。测试本身谈不上失败，也算不上成功。这意味着试验现场的真原子弹可能会爆炸，也可能不会。

对原子弹是否能被引爆，以及爆炸后会产生多大威力，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明显信心不足。洛斯阿拉莫斯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从制造臭子的实验室里，
一只只脖子朝杜鲁门的板斧伸去。
哦，胸有成竹的大科学家，
用一颗哑弹闻名全世界。

多达103名科学家将不同数量的美元扔进了奥本海默那顶卷边平顶帽里，就炸弹威力的大小打赌。设计爆炸力为2万吨TNT炸药当量，只

有狂热的“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预测的4.5万吨超过了设计数字。伊西多·拉比预测1.8万吨，汉斯·贝特预测8000吨，基斯塔科夫斯基预测1400吨，奥本海默自己预测300吨，负责组装原子弹核心部件的加拿大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斯洛汀预测200吨——1946年5月21日，斯洛汀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次临界实验中遭受大剂量辐射，5月30日不幸身亡。最可气的是炸弹投掷组组长诺曼·拉姆齐，他和莱希上将一样，赌炸弹根本就不会爆炸。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英国的近亲美国的近邻，一些加拿大科学家也参加了“曼哈顿工程”。

7月15日，早上天气看上去还不错，但下午风云突变。乌云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离爆炸中心16千米的基地上空雷声阵阵。傍晚时分，格罗夫斯等人到达现场时，天气状况已成为人们焦虑的核心。格罗夫斯看到原子弹已组装成功，被安放在一个高31.4米的铁塔顶上。格罗夫斯不接受将试爆推迟的任何借口，他知道杜鲁门为了给试验留出足够时间，特意推迟了会议日期。现在总统正眼巴巴地在波茨坦等着呢。科学家在试验场没日没夜地工作。傍晚时沙漠的气温达到37.8℃，他们挥汗如雨，在调试原子弹铸造模具以及测量核爆效果的众多仪器，很多人直接睡在办公桌上或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格罗夫斯看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奥本海默。陆军工程兵少将绝对称得上彪形大汉，军服被他的大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他的黄金搭档奥本海默弱不禁风，身高1.82米，体重只有61千克，66厘米的腰围称得上杨柳细腰了。格罗夫斯烟酒不沾，酷爱巧克力，保险柜里只存放着两种东西，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文件和重达几磅的巧克力。他抽空打网球来减轻体重，效果不佳。奥本海默动辄狂饮马提尼酒，每天至少抽5包雪茄。奇怪的是，如此大的性格差别并不影响两人一起密切共事。现在出现在格罗夫斯面前的奥本海默因焦虑和劳累几乎变了形，皱巴巴的西装松松垮垮地挂在皮包骨头的瘦长身体上，他的体重从61千克下降到52千克，41岁的他看上去比70岁的人还苍老。虽然在不断服用西

可巴比妥，但最近几天奥本海默几乎没有合眼，大部分时间都在猛灌黑咖啡和抽雪茄。他不停地咳嗽，还是那种发自胸腔的深度咳嗽。格罗夫斯知道奥本海默随时有可能倒下去，心中物色好了一个接班人，就是前一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伊西多·拉比，他后来被称作核磁共振之父。这位经常戴着一顶汉堡帽的物理学家外表就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颇具戏剧性的是，拉比能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进而被吸纳进“曼哈顿工程”，还是德国原子弹项目的负责人海森堡博士推荐的。

现场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只有大物理学家费米没心没肺地四处找人开玩笑。他让大家猜原子弹会不会点燃大气层，若点燃了，新墨西哥州乃至全世界会不会毁于一旦，进而毁灭这个星球上的一切生命。没人愿意和他对赌，如果真是那样，赢的钱谁都拿不走。费米的话让格罗夫斯非常恼火，但现在明显不是发飙的时候。在和提前几天赶到这里签收原子弹的法雷尔准将沟通之后，格罗夫斯认为，自己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尽可能稳定现场的情绪，而发怒无疑会增加紧张气氛。在巡视了周围的环境之后，格罗夫斯指出放置原子弹的塔顶必须有专人看守，日本人很可能会实施空降破坏——到底是没在前线打过一天仗的人，竟然会有这种可笑的想法。

21时，24岁的爆破专家唐纳德·霍尼格博士奉命爬上塔顶陪伴原子弹。引爆炸弹的电触发器就是这位小伙子设计的。梯子很高且湿滑，好在年轻人的身体足够强壮，霍尼格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一级一级地向上爬。途中他停下来喘了一两次气，低头向下俯视，塔底那5名卫兵也正抬头看着他，他们看上去就像沙地上的小蚂蚁。塔顶一个简易波纹马口铁小屋坐落在方形平台上，这间单薄的廉价建筑显然不是为了长期使用而建造的。霍尼格在小屋旁走下梯子，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屋内卧着一个模糊不清的巨大物体，在屋顶那盏60瓦电灯的照射下反射出诡异的亮光。托架上的庞然大物是一只4吨重的灰色钢桶，

大到几乎占据了小屋的大部分空间。一堆奇形怪状的电缆像肠子或血管一样从桶体上伸出来，看上去它像一个有机的活物，一个正在等待诞生的胚胎。即使在白天，它看起来也怪吓人的。外边雷声大作，狂风不停地拍打着铁皮墙，昏暗的灯泡在屋顶晃来晃去。开阔沙漠地帯上的钢塔就像一根巨型避雷针，如果被闪电击中会发生什么情况，霍尼格连想都不愿去想。

霍尼格从“怪胎”边上侧身挤过去。他知道几小时后，另一名科学家乔·麦吉本将启动倒计时45秒的爆炸按钮。房间里除了自己和原子弹，还有一部电话，它是霍尼格与外界交流的唯一工具。爆炸前基斯塔科夫斯基会通知他，自己有30分钟时间逃离到安全区域，至少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如果真的出现差错，他也许连接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只要雷雨能停下来，试验就会马上进行。与身在地球另一边的杜鲁门一样，霍尼格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

霍尼格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优秀年轻化学家，战争初期在新英格兰研究水下爆破。1943年，他和20岁的新婚妻子莉莉一起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霍尼格是引爆原子弹的电触发器的设计者，现在由他来陪伴原子弹的最后一程也算说得过去。他随身带着《荒岛十日谈》一书，他记得这本艾伦·史密斯写的幽默故事集并不好看。和即将爆炸的原子弹挤在一个小空间里还能看书，小伙子的定力果然惊人。他不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以南160千米的桑迪亚峰，他的妻子莉莉——她也是一名化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负责提取纯化钚——也在等待观摩原子弹的爆炸。她绝对想不到丈夫被指派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此刻离那颗即将被引爆的炸弹只有几十厘米远。

试爆原定在16日凌晨4时举行。确定这一时间基于以下想法：彼时附近地区的居民几乎还在睡梦之中，不太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虽然预料到爆炸会产生强烈的闪光，但科学家认为它不至于亮到让几十千米

甚至上百千米之外的人惊醒。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全部过程拍摄下来，爆炸最好能在黑暗中进行。

此刻，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站在营地餐厅外面，看着来到的暴风雨发愁。费米冲过来要求将试验延期举行，他固有的冷静消失无踪。旁边有人随声附和，主张应该至少向后推迟24小时。时间已近午夜，从那群焦灼不安的科学家中抽身出来，两人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取消凌晨4时的起爆计划，凌晨2时与首席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碰头后再做决定。实验现场总指挥、哈佛大学实验物理学家肯尼恩·班布里奇博士坚决反对试验推迟，他手下所有人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精神处在崩溃边缘，他们一旦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格罗夫斯叫奥本海默去休息一会儿，奥本海默顺从地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但他没有睡觉，现在哪里能睡得着？他只能在那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格罗夫斯带着布什和康南特钻进了一座被大风吹得噼啪乱响的帐篷。后来两位科学家告诉格罗夫斯，他们根本就睡不着，也不理解格罗夫斯为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将呼噜打得震天响——只有没心没肺的人才能这样。

2时将重新做出决定，留给哈伯德博士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位31岁的首席气象学家缩在原爆点附近的一所移动小屋里，正忙着记录最新的读数。小屋里到处塞满了最先进的气象设备，简易办公桌上还摆着新墨西哥州近50年来的气象报告。哈伯德有14位经验丰富的气象学家担任助手，甚至包括为诺曼底登陆准确选择日期的人。这些训练有素的人以及尖端设备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天气非常恶劣。

当哈伯德赶到营地参加凌晨2时的碰头会时，迟到了8分钟，大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哈伯德刚下吉普车就挨了格罗夫斯一顿训斥。

“这鬼天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下雨是哈伯德有意安排的。格罗夫斯每一分钟都比前一分钟更加生气，他将恶劣天气归咎气象预报员，

并要求哈伯德给出一个可以进行试爆的准确时间。哈伯德刚开始解释形成暴风雨的气象过程就被格罗夫斯打断，“我不要任何解释，我只要一个确切的时间”。哈伯德辩解说，他正在努力把气象过程和具体时间讲清楚。他接着说，暴风雨会在清晨第一缕阳光到来时消散，黎明时分天应该会放晴。连奥本海默都过来劝暴跳如雷的格罗夫斯，这位陆军工程兵少将对哈伯德和他的团队怒吼道：“你最好给我预报准了，不然我会吊死你。”

格罗夫斯现场宣布解散气象团队，“从那以后，气象预测这个我难以胜任的领域也得靠我自己了”。这一情景让老酒想起了从马夫韩枢手中夺过缰绳亲自执鞭的齐景公。不过在回忆录中，格罗夫斯这样写道：“我们召来几个气象学家，他们显然对这一次远期天气预报的失败而心情沮丧，我也立刻原谅了他们。此后，我只得亲自来做天气预报，而我对这一领域所知道的不过是些最普通的常识。”从格罗夫斯的性格判断，前一种说法真实的可能性更大。

在2时15分的会议上，格罗夫斯取消了4时的引爆计划。哈伯德当然不会真的撂挑子，他预测5时至6时会有一场暴风雨。2时30分，暴雨袭击了原爆点，主观察灯被毁坏，试验塔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3时刚过，奇迹突然出现，暴雨竟然停了。4时前后，空中云层逐渐散开，风力变弱。4时45分，格罗夫斯在征求了奥本海默的意见后咬牙做出决定：5时30分准时引爆！

在塔顶陪伴原子弹的霍尼格终于接到了组长基斯塔科夫斯基打来的电话，“快速撤离”。霍尼格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大家伙，它依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小伙子转身快速离开，带着那本没看完的小说，像猴子一样从塔顶溜了下来。5时整，他和塔底的5名士兵会合，乘坐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快速驶开。塔底给他们预备的吉普车有好几辆，即使所有车都出现故障，30分钟时间也足以保证他们跑到足够远的安全地带。

在原爆点西北约32千米的坎帕尼亚山上，《纽约时报》资深科技记者威廉·劳伦斯正哭丧着脸生闷气。这位立陶宛难民本名叫莱布·西韦，参加过1905年反对沙皇的暴动，他的塌鼻子就是当时警察用枪托砸伤后留下的后遗症。为了不让儿子被军警逮捕，母亲将他装在一个大腌菜桶里从俄国偷运到德国，最后辗转来到美国，用新名字开始了新生活。一贫如洗的劳伦斯通过给富人的孩子做家教读完了哈佛法学院的课程，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成为美国最具才华、最有影响力的科学记者。他是共同赢得1937年普利策科学报道奖的跨报社报道团队的一员。作为一名科幻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他对物理学和宇宙有着天然的好奇心。1940年9月，劳伦斯对核物理领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主动去旁听奥本海默的物理学课程，还利用职务便利采访过费米和玻尔等大科学家。他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核问题的文章一度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

格罗夫斯认为，劳伦斯在原子方面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把他留在“曼哈顿工程”之外是非常危险的。他知道到某个时候，政府肯定要向公众披露原子弹的细节，索性将这个人拉进“组织”，为我所用，免得生出不必要的事端。在派出情报人员对劳伦斯的背景进行详细调查之后，1945年4月，格罗夫斯带着自己的律师，来到《纽约时报》的办公大楼，找到了总编埃德温·詹姆斯。他直接向总编辑提出，自己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需要借用劳伦斯一段时间，而且在项目完成之前不能发表任何内容。《纽约时报》并不能因此获得独家报道权，劳伦斯的文章必须共享给其他新闻机构。格罗夫斯还说，出于保密需要，劳伦斯将继续留作《纽约时报》雇员，埃德温还要安排其他人撰写文章以劳伦斯的名字发表，以表明这人还在从事原来的工作。格罗夫斯最后说，这不是提议，而是命令，你同不同意我都要把人领走，薪水还得你们来开。

除了遵命，埃德温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派人把劳伦斯叫过来，格罗夫斯把刚才的话对记者重复了一遍：“你会从地球上消失几个月，不仅将在政府的许可下工作，还要在政府的管控下工作。不许有一篇文章、一个句子甚至一个单词泄露出去，除非我本人亲自点头同意。如有需要，你还要起草媒体通稿和其他官方通信稿。”劳伦斯很讨厌这些条件，但他从格罗夫斯的话中嗅出了一个新闻的味道，即将从事的工作很可能与原子弹有关。他向格罗夫斯提出了唯一一个条件：他要有完整的通行权，可以采访想采访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格罗夫斯同意了，劳伦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喜欢就是最大的动力——就像老酒写战争史，同样因为喜欢，熬眼磨屁股到天快亮也不觉得太累一样——被强行征调走的劳伦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工作之中，快乐得简直无以复加。他先后参观了橡树岭庞大的铀分离车间、汉福德的钚生产环节、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等与“曼哈顿工程”相关的单位，最后来到了它的神经中枢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短短两个月，他采访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到两位数，至少和三位数的科学家混成了脸熟。劳伦斯竭尽全力去收集尽可能多的背景和辅助资料，没日没夜地拼命写作，从中享受报道历史上最重大新闻带来的独特快感。离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还有好几十天，劳伦斯已经凭想象写好了28篇文章，其中甚至包括投弹之后总统向媒体发布的声明草稿，唯一的空白处是那座被轰炸城市的名字。劳伦斯忘我的工作热情让格罗夫斯非常满意——能从这位老兄处得到认可的人十根手指都数得过来——他慨然允诺，让记者参加一次对日本的原子弹投掷任务，亲眼见证梦想中的核力量究竟会给一座城市带来多么大的破坏。劳伦斯清楚，又一个普利策奖正在向自己健步走来。

劳伦斯是7月14日赶到试验场的。他在这里给总编辑写了一封信：“这个新闻，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发表后将成为第八日奇迹，某种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故事。发表那天，请提前给我留下大约20个专栏的

篇幅。”《圣经》中耶稣用七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劳伦斯用“第八日奇迹”来形容原子弹爆炸可能在大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他提前写好的28篇文章中，第二十三篇的题目就叫“第一次原子弹测试目击者描述”。他甚至给自己写了一份讣告，交代如果自己在测试中不幸“阵亡”，就由其他人代为发表。但是此刻，他被安排在如此远的山岭上，根本看不到现场的任何情况。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就此错过职业生涯最大的独家新闻，劳伦斯简直目眦欲裂。身边的一位科学家安慰他说：“别担心，你会看到全部要你看的东西，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记录人能够活下来而已。”

原爆点以南8800米的一个混凝土掩体里，试爆总指挥班布里奇博士将钥匙插入了一只上了挂锁的金属盒。现在是清晨5时10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萨姆·艾利逊最后一次对了表，他负责最后20分钟的倒计时。艾利逊夫人几天前刚刚从圣达菲的一家修理店把表取回来，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修好这块表，艾利逊没有告诉她。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选择从两个不同的位置观看试爆。这样如果两人死掉一个，项目还可以继续下去。如果两个人都死了，项目也就没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格罗夫斯的不远处站着菲利普·莫里森博士，正是他将装在吸震箱里的钚核从洛斯阿拉莫斯一路运到现场来的。莫里森伸手将袜子往上拉，将裤脚尽量往下放，以确保皮肤不会直接暴露在外面。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这位奥本海默的得意门生当然知道这种方法完全无用，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他知道今晚不过是原子弹的一次测试，但也许很快会用于实战，那就会杀死无数的人。莫里森有点希望试爆失败，像他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西拉德、弗兰克等人在此，他们一定也会这样想的。此刻的莫里森陷入欲望和恐惧的夹缝之中。作为亲自参与其中的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试爆成功，但他人性的一面则希望试验最终失败。

很多人都在往事先挖好的堑壕或掩体里钻。一名陆军中士借着手电筒的微弱灯光，向众人宣读了现场须知：当两分钟倒计时开始时，所有人员都要卧倒，头不能朝向铁塔方向，“像这样低伏在地面上可以降低爆炸带来的危险，飞石、玻璃和其他东西可能从爆点直接飞到你们这里”。爆炸之后，人们可以转过头来看铁塔上方的云层，但不要直接凝视火球，以防强光刺伤甚至灼瞎眼睛。

闪光肯定会非常耀眼，但到底有多亮谁也不知道。那些不要命也要观摩爆炸的人都被发放了焊工使用的护目镜或黑色玻璃，他们被要求把它挡在眼前观看。所有人都要穿上长衣长裤以遮盖皮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一瓶瓶防晒油发了下去，人们把它抹在暴露的脸上和手上。所有汽车的窗户都要打开，到了能安全站起来的时候会有警报提示。格罗夫斯趴在布什和科南特中间，他看到爱德华·泰勒正在往胳膊和脸上涂防晒油，很多人在执行同样的操作。过去两年里，泰勒一直在研究氢弹。

只有一个人完全无视禁令。费米躲在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后边，他要站着看到自己的杰作最后产生的效果。只见他快速地撕着纸片，还在计算尺上飞快地计算着。他笑着对离他最近的28岁的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说：“看着吧，年轻人，我会比其他所有人都先计算出爆炸当量。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眼睛肯定坏不了。”

核爆试验即将进入倒计时，远方飞来了2架B-29观察机。在透过舷窗向外凝视的观察员中，就有“曼哈顿工程”的总军械师威廉·帕森斯海军上校。一天前，他刚刚把用于实战的那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送上一艘叫“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重巡洋舰。这艘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的前旗舰，将全速驶向提尼安岛，把运载的东西——包括舰长在内的所有水兵并不知道运载的是什么——交给第五〇九大队。3周之后，帕森斯将搭乘另一架B-29，亲自飞往日本上空执行投掷任务。现在他迫切需要了解从7600米高空看到的

原子弹爆炸究竟是什么样子，然后提前讲给第五〇九大队的飞行员听。5时23分，轰炸机在空中拖着一道美丽的蓝光缓缓飞向东北。试爆前5分钟，一阵短促的警报声在寂寥的沙漠上响起。几秒钟后，一颗绿色信号弹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最后5分钟！”艾利逊拖长声音高喊道。引爆前2分钟，警报再次响起，引爆前1分钟升入空中的是1颗红色信号弹。7月16日5时29分15秒，原子能时代到来前的45秒，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家乔·麦吉本轻轻拨动了主发射器，原子弹的所有电路都接通了。气氛异常紧张，时间仿佛凝滞了，科南特博士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过一秒钟会这么长”。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作为武器的这颗炸弹，这些科学家都已把数年宝贵光阴投入其研发和制造中，为此赌上了现代物理学的全部声誉。现场有人评论：“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宗教信仰或无信仰，可以肯定地说，在场大部分人都在祈祷，比以往任何一次祈祷都更加虔诚，更加努力。”格罗夫斯相信，此时爆点附近已不会有破坏人员，谁现在去那里，简直就是活腻了想找死。

5点29分50秒，还差10秒试爆时，最后一颗绿色信号弹升起，艾利逊的声音变得越发清晰：“倒数10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倒数计时。每个人都在默数着——51秒，52秒，53秒，54秒，55秒，56秒，57秒，58秒，59秒——5时30分！人类根本无法辨别出百万分之一秒，所以没有人见识到原子弹发出的第一道闪光，但他们的确看见了远处山坡上耀眼的反光。所有人都为之震惊，法雷尔准将注意到奥本海默似乎是为了稳住身体，突然抱住了一根柱子。有人听到他在喃喃自语：“上帝，这些真让人心脏受不了。”

一个炽热、光彩夺目、不断膨胀的火球冲天而起！在最初1毫秒里，它像个可怕的怪物喷吐着烈焰，天空好像突然被它撕裂开了，耀眼的光芒将黎明前的黑暗驱赶得无影无踪。地平线以内的整个沙漠都被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大部分光芒被吸回到爆炸的旋涡之中，至少在

观察者眼中是如此。巨大的火球升入天空，变成一根烟火交错的巨柱，升腾到1万英尺、2万英尺、3万英尺，最高到达4.1万英尺的高空，烟柱顶端出现了一朵巨型蘑菇云，方圆65公里内的新墨西哥荒原被笼罩在蓝紫色的光芒之下，山丘、沙坡和沟壑纤毫毕现。几秒钟内，它就吞噬了周围的所有物体：成千上万吨沙子、尘土、灌木蒿、刺柏、响尾蛇、长耳兔、青蛙以及化为齑粉的铁塔。

坎帕尼亚山上，科南特看到的那道白光是如此明亮，如此持久，以至于让他产生了一种“全世界都陷入一片火海”的错觉。爱德华·特勒惊讶地说，爆炸就像“撕开暗室中厚厚的窗帘，让强烈的日光突然照射进来”。科技记者劳伦斯飞速记下了看到的那惊人一幕：

这是人类前所未见的日出！眨眼间，一轮绿色巨日爬上了8000英尺高空，越来越高，直到触及云端，炫目的光辉点亮了大地和天空。这个直径有1英里长的巨大火球不断上升，颜色渐渐发生变化，从深紫色到橘黄。球体不断上升，也不断变大，如同某种自然力挣脱了千万年的困顿。转眼间，颜色变得异常幽绿，如同日全食时的日冕一样。似乎地球已被打开，天空像被撕裂。如同创世之时上帝说：“让世界有光！”

原子时代的最初几秒在近乎诡异的寂静中悄然而去，紧跟在光之后的是声音。法雷尔准将永远忘不了它呼啸而来的情形，“就像上百万只铁锤砸到了我站立的山峰上一样，把人的感觉震得完全麻木了”。190千米范围内大部分建筑的窗玻璃被震碎。1万米外的一处混凝土掩体里，包括基斯塔科夫斯基在内的几名科学家被震倒在地，事实证明，他的聚爆式钚弹起爆装置的设计是信得过的。

基斯塔科夫斯基从地上跳起来，兴奋地猛拍奥本海默的后背：“喂，奥皮，你欠我10美元！”奥本海默茫然地掏出钱包翻开让他看：“里面没钱，看来你得等等了。”这笔账一直欠到日本投降日那

天，那天奥本海默不仅将10美元给了基斯塔科夫斯基，还奖赏他一个亲吻。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约40秒后到达山丘。费米将右手举到约1.8米的高度，扔下了一直攥在手中的碎纸片。风已停息，碎纸片在冲击波的作用下飘出了大约2.5米远。他事先计算过不同爆炸力碎纸片飘走的不同距离，所以当他量过地面距离之后，很快说出了本次爆炸的强度——1万吨TNT炸药，后来核实的实际值为2万吨TNT炸药。拉比的预测1.8万吨最接近实际值，他拿走了投在奥本海默帽子里的所有赌金。军方观察员完全被原子弹展示出的强大力量惊呆了。在那一刻，格罗夫斯明白今后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以前我曾骄傲地宣称，五角大楼对所有炸弹免疫，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B-29观察机上，帕森斯上校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戴上了护目镜，仍然感到一阵强光突然笼罩了整个天空。轰炸机距原爆点约40千米，正在朝东北方向飞行。升腾而起的蘑菇云很快超过了轰炸机所在的7600米高空。帕森斯开始记笔记，48小时后，他将飞往中太平洋的提尼安岛，向蒂贝茨上校和他的飞行员讲述舷窗外可怕的景象。下次再看到这种景象时，他应该在某座日本城市的上空了。不过彼时原子弹将被装在一架B-29的弹舱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放置在地面上。在主、副驾驶员中间，跪在那里的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看到了眼前的惊人一幕。他想把这难忘的景象拍下来，却忽然意识到自己没带相机。凭借出色的机械制图本领，科学家迅速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蘑菇云的粗略模样。

科南特和布什站起身来，走上去和格罗夫斯握手，布什说爆炸的闪光比一颗星星还亮。希望能借此晋升中将的格罗夫斯指着自己肩上的两颗星说，“比两颗星星还亮”。他和法雷尔乘吉普车回到营地。

“我为你们全体人员感到骄傲！”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说。

“谢谢。”一向口若悬河的奥本海默此次的回答异常简洁。

法雷尔告诉格罗夫斯：“战争结束了。”

“对，”格罗夫斯回答道，“等我们把两颗这样的炸弹投到日本之后。”

在发出最初的胜利欢呼之后，观看者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爆炸之外的更多东西。欧内斯特·劳伦斯记得，“自己是带着一种敬畏之心，招呼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记者劳伦斯在咖啡厅的角落里截住了基斯塔科夫斯基，请他谈谈对试爆成功的感想。这位桀骜不驯的乌克兰人嘴里吐出的话让劳伦斯异常震惊：“核爆炸是最接近人们所能想象的审判日的事情。我确信在世界终结之时——地球存在的最后几毫秒——最后一个人类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当众人上车准备离开时，太阳从东方地平线悄悄探出了头。菲利普·莫里森发现它照在脸上的热感和此前爆炸时如出一辙，“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两次日出”。在许多人眼中，它更像刚才那个人造太阳的拙劣复制品。

“一开始我非常激动，”拉比很快陷入了沉思，“一切都像在做梦似的。几分钟后，当我意识到爆炸对人类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鸡皮疙瘩立即遍布了我的全身”。此时他看到奥本海默大步流星地穿过营地，之前的萎靡不振完全消失无踪，他步态里显示出的气宇轩昂让拉比不寒而栗，“因为现在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感到恐惧，而不是他这个样子。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走路的样子，那是一种意欲毁灭世界者的阔步，绝不是普通人的脚步。毫无疑问，他成功了”。

核物理学界老前辈查尔斯·克里奇菲尔德对自己反应之强烈感到震惊，以至于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看到暴风雨中的闪电就浑身哆嗦。试爆总指挥班布里奇博士此刻显得疲惫而麻木。奥本海默伸手

向他表示祝贺，班布里奇的话就像一大盆冷水兜头而下：“奥皮，现在我们都成狗娘养的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试爆成功之后，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那些人完全没有了以往的工作热情。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景让他想到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谭》——他称这是塑造他生命哲理的最重要典籍——中的一句话：“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广岛核爆两个多月后，10月25日，奥本海默应邀前往白宫。他告诉首次见面的杜鲁门：“总统先生，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血。”杜鲁门怒气冲冲地记下了自己的回答：“我告诉他，血是沾在我手上的——我担心就行了。”奥本海默离开之后，杜鲁门告诉身边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我不想再在办公室里见到这个浑蛋。”

原子弹在试爆和实战中的成功使奥本海默突然发现，自己瞬间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那个平顶卷边圆帽就此举世闻名。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奥本海默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但最终获奖的是美籍奥地利裔科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博士。1951年和1967年，他又两次获得提名，均告败北。在飞机上手工绘制草图的阿尔瓦雷斯认为，如果奥本海默能活到他的预测经试验证实，他很有可能因为在引力坍塌上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最具先见之明的警告也许出自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时的讲话：“如果原子弹加入这个好战世界的武器库，那么终有一天，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这两个名字。”

至少有两个应邀前往观摩的人因为没去而感到庆幸。哲学家大卫·霍金斯博士受奥本海默之托负责撰写“曼哈顿工程”的历史，他觉得自己很难正视这个毁灭性的事件，婉言谢绝到现场参观。在听到试爆成功的消息后，故意缺席的“内向爆炸之父”塞思·内德迈耶博士——奥本海默答应试验成功就奖励他一瓶威士忌——对自己的发明感到恐惧：“我多么希望那个该死的东西不会爆炸！”

在原爆点以北80千米处，18岁的女孩乔治娅·格林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姐夫乔·威利斯正开车送她去阿尔伯克基上早间音乐课。当汽车沿着空旷的85号公路通过莱米塔镇时，一道耀眼的闪光突然笼罩了天地。格林猛地一把抓住了姐夫的胳膊，大声叫喊道：“那是什么？”威利斯惊讶地扭头看着妹妹，因为她是一个盲姑娘。在原爆点以北的阿尔伯克基，早起的市民纷纷停下了脚步，想要知道南方地平线上的那道闪光究竟来自哪里。整个新墨西哥州南部、得克萨斯州西部以及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听到了爆炸的巨响。约瑟夫·希斯菲尔德博士在爆点40千米外发现了一头瘫痪的骡子，它永远不会再站起来了。在65千米外的卡里索索，很多人认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在新墨西哥州的另一边，原爆点以西200千米的银城附近，一名护林员也认为发生了地震。巴罗山上的史密森天文台记录到了这次震动，但有些数据看上去不太对劲，它们与以往任何地震的记录都截然不同，令人费解。圣达菲铁路公司工程师埃德·莱恩看到了闪光，当时他正前往原爆点以南110千米的埃尔帕索，那情景就像太阳突然从大地上升起，不过方向完全不对。卡里索索居民刘易斯·费里斯吓得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高声叫喊：“日本佬打过来了！”随后几个月里，新墨西哥州的很多农场主报告说，牛羊开始脱毛，身上长出了灰色的斑点。

强光和巨响引起了基地附近居民的不安，很多人给军方打来了电话。美联社记者告诉基地负责人，他再也压不住这些消息了。如果陆军再不出面，他就要拍发电报自行报道。当天上午，格罗夫斯的情报军官托马斯·琼斯上校以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司令官威廉斯少将的名义对外发布了早已拟好的公告：

关于今天上午在空军基地发生的一次大爆炸，接到了几次询问。有一所位于远处的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烟火的军火库发生了爆炸。未发生任何人员伤亡，军火库以外的财产所受损失轻微。恶劣的天气使

爆炸造成的毒气有所扩散，可能使陆军当局认为，把少数居民暂时遣离他们的住所，是适宜的。

上午7时，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乘坐一辆衬铅的谢尔曼坦克缓缓驶向原爆点，车上携带的测量放射量的便携式盖革计数器当场爆表。坦克只好停了下来，安德森通过一个严密防护的潜望镜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四周一种略带绿色的奇怪物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好像是玻璃。这是一种奇怪化学反应的结果，被吸入火球的沙子在落回地面前融化成了玻璃，这种物质后来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核融玻璃”——在玻璃企业有着20多年工作经历的老酒可知道，将沙子变成玻璃是需要很高温度的。安德森旋转潜望镜扫视四周，那座31.4米高的铁塔消失得无影无踪，塔底几座巨大的水泥墩被压进地下2.1米。800米之外，另一座32吨重、6层楼高的钢塔像玩具一样倒在地面上。原爆点出现了一个直径370米、深7.6米的巨型弹坑。1600米范围内，兽虫草木无一幸免。尽管提前衬了铅，但坦克里面的辐射量也在快速上升。安德森不敢停留，在弹坑边缘用一只特别设计的抓钩铲起一些土样和核融玻璃样本后，命令坦克手掉头返航。

可能是为了寻找安全感，现场大部分人在试爆之前都下意识地选择和同伴待在一起，黄泉路上至少有个做伴的，唯独有一个人例外。就在众人趴在坎帕尼亚山脊上惴惴不安等待试爆开始时，不远处一座小山丘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人。他戴着眼镜，面庞瘦削，前额凸出。这个一脸严肃的人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开口时话里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真有人看到他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他在洛斯阿拉莫斯非常出名，是项目中一名杰出的数学家。他没有像别人那样趴在地上，首先因为他想看到更多的东西，其次那些数据大部分都经过了她的计算，他知道在这样的距离上是绝对安全的。这个人名叫克劳斯·福克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苏联间谍。

作为一项投资如此巨大、意义如此重大的跨时代军工项目，“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做到了极致，之前贵为副总统的杜鲁门长时间毫不知情就是最佳例证，因为项目遵循的是“非必要不告知原则”。只是因为需要他为运载原子弹的B-29提供基地，尼米兹才在2月中旬“必须被告知”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秘密。其他诸如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哈尔西等高级将领知情时，原子弹的投放已进入倒计时。作为项目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当然知道安保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他利用项目的最高优先等级编织了一个无处不在的供他专用的情报网，连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都无权干预他的行动，连前副总统华莱士的电话他们都敢窃听。

“我是一场耗资20亿美元的宏大歌剧的经理，管理着几千个脾气很大的大明星。”格罗夫斯经常这样自嘲，实际上那几千个人的脾气加起来都不一定有他大。这位陆军工程兵少将专横跋扈，好发号施令，不会变通且不近人情，他的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上校都说他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浑蛋”。他以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别人为乐。格罗夫斯曾当着众多下属的面儿把衬衣脱下来扔到盆子里，让尼科尔斯拿去洗。在这样残酷无情的人的管理之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家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所有人的邮件必须经过检查后才能寄出，他们的电话遭到监听，其中自然包括奥本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到处张贴着这样的警示标语：“在此地的所见、所作、所闻，你离开时请留在这里！”

情报小组负责人就是前文提到的四处抓捕德国科学家的帕什中校——后晋上校。项目刚刚启动时，将安保工作的重点放在防备德国间谍方面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只有纳粹才有利用美国技术或情报的科技水平和工业能力，日本和意大利没有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材料和工业基础设施。另一个不能明说的潜在对手是苏联，它同样具备所有要

素，虽然是盟友，却不值得信任。在格罗夫斯出任项目负责人的第一周，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发现了苏联特工，他们试图利用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来获取宝贵资料。格罗夫斯立即制定了自己的安保目标：避免美国核计划的所有信息落入德国或苏联之手，确保原子弹首次投放的绝对突然性。

细致的背景调查是反间谍行动关键且有效的一环。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事情都会引起格罗夫斯的高度警觉。他知道很多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都了解这种意识形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到处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想者，其中不乏知识渊博的大教授和大科学家。最受关照的当数奥本海默，帕什中校和约翰·兰斯代尔中校相继出马跟踪他。奥本海默的过往言行表明，他受到特别关注不冤枉。虽然从未有确切证据表明他加入过共产党，但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通过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朋友向自由主义事业积极捐款。他不但订阅过共产党机关报《人民的世界》，还对外公开声称在一次出差的途中用3天时间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全三卷。

1936年，奥本海默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文学教授的女儿迷住了。共产党员琼·塔特洛克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曾积极为共产党报纸《西部工人》撰文，她以投身共产主义为由花奥本海默的钱。患有抑郁症的琼多次去精神病院治疗，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也患有抑郁症。其间有两次，两人差不多要结婚了，每次都是琼出尔反尔，还拿自己与其他男人相好的事情来刺激他，两人于1939年正式宣布分手。

在当年8月的一次游园会上，奥本海默认识了曾经的共产党员凯瑟琳·普宁。这个女人有过三任丈夫，第二任丈夫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作为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骨干成员在西班牙内战中阵亡。她的第三任丈夫当时还在，凯瑟琳和奥本海默的交往一度被传为丑闻。1940年11月1日，她以怀孕为由逼第三任医生丈夫理查德·哈里森离婚，并

于当天与奥本海默举办婚礼，奥本海默就此成为她的第四任丈夫。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的叔叔就是希特勒的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很多人不理解奥本海默为什么要和这个嗜酒如命、满嘴脏话的三婚泼妇结婚。凯瑟琳在洛杉矶臭名昭著，她会闯入邻居家中拿走冰箱里的鸡，理由仅仅是自己请的客人看上去比邻居的客人更有身份。那里没几个人喜欢她。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两人最终白头到老。凯瑟琳在1941年5月生下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彼得，1944年12月7日在洛杉矶生下了女儿小凯瑟琳。

前情人和现夫人都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的亲弟弟、物理学家弗兰克·奥本海默同样也是，他因此被明尼苏达大学解除了物理学教授职位，到一所普通中学当了老师。奥本海默的弟媳、房东及在伯克利分校带的几名研究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有充分证据表明，苏联人曾经对奥本海默产生过浓厚兴趣。在伯克利分校任教时，奥本海默参加过一个讨论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法语文学教授哈康·谢瓦利埃、戈尔顿·格里菲斯后来都承认，那是员工中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分部。调查显示，奥本海默于1940年12月在谢瓦利埃家中参加过一个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加州共产党书记威廉·施奈德曼和财务负责人伊萨克·沃尔科夫。苏联职业间谍、驻旧金山副领事彼得·伊万诺夫通过英国工程师乔治·埃尔坦顿找到了谢瓦利埃，请他出面说服奥本海默为苏联提供情报。奥本海默对此一口回绝，他认为同苏联人共享原子情报只能通过官方渠道。但这至少表明，他曾经和苏联人或他们的代理人接触过。几年之后，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承认了这一点。奥本海默的传记作者、南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雷·蒙克历时11年完成的《中心之内：奥本海默传》一书中描述：“他从实际意义上就是一名共产党的支持者。而且从他在共产党的活动上所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坚定的支持者。”

虽然和凯瑟琳正式结婚，但奥本海默和琼依然藕断丝连。1943年6月，奥本海默来到琼的住处，接她出去吃饭，当晚在她的家中过夜。他说自己要出去工作一段时间，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见面，工作内容和地点都不能告知，随后奥本海默神秘失踪。由于一直得不到他的消息，1944年1月4日，激进的琼在绝望中吞服了大量安眠药，把脑袋深深地浸入放满了水的浴盆里窒息而死。两人约会时帕什就在不远处盯着，他完全误解了两人的会面，认为奥本海默是在悄悄地给共产党传递情报。他告诉上司自己识破了奥本海默的鬼把戏，建议将他“从这项工程中彻底开除，从政府部门中解雇”。格罗夫斯不会那么做，首先他需要奥本海默，其次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他亲自出面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担保，“不管你搜集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他在这个计划中都必不可少”。话虽如此，格罗夫斯仍要求帕什等人一刻都不能放松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以防万一。

在奥本海默那里碰了钉子，但苏联不会就此收手，格罗夫斯表面称得上“百密”的安保工作出现了“不止一疏”。针对美国的“曼哈顿工程”，苏联驻纽约副领事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构建了极其专业的间谍网。雅科夫列夫主要通过哈里·戈尔德活动，这个邋邋遢遢、一脸苦相的生物化学家出生于瑞典，是一名专业的工业间谍。通过纽约的同行朱利叶斯·罗森堡——他的公开身份是新泽西州陆军信号兵工程实验室研究员——的牵线，戈尔德买通了他的夫人艾瑟尔·罗森堡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这个1922年3月2日出生的年轻人大学没读完就参军入伍，军衔仅仅是陆军中士，凭借拥有的机械师技能和纯粹的运气，格林格拉斯于1944年受命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被指派加入用于引爆核心的高爆透镜制作精确模具的团队。

戈尔德买通格林格拉斯使用的手段非常简单。当年轻人看到戈尔德拿出来美金时，他什么都答应了。格林格拉斯能够接触到大量有价值的图纸和文件，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足够精明，能够看出哪些文

件是苏联人最需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搜集，1945年中，格林格拉斯交给姐夫一份引爆原子弹使用的扁平透镜模型实验图解及12页的技术细节资料。苏联人有了这些东西，就能省去昂贵且耗时的实验阶段。戈尔德为此付给格林格拉斯500美元。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是戈尔德的终极目标，格林格拉斯层次太低，无法弄到更有价值的情报，戈尔德经常安排手下人和他接头而非亲自出马就是最佳证明。

苏联人眼中真正的重量级人物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博士。1941年春，英国核物理学家奥托·弗里希、鲁道夫·皮尔斯在从事“合金管项目”——两人曾在1940年共同设计出原子弹爆炸的理论架构——研究时，需要有人在复杂的计算上助一臂之力。皮尔斯想到了自己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认识的29岁的德国难民，他看上去是从事这项年薪275英镑的精细又烦琐的工作的最佳人选。这个人在1937年获得数学物理博士学位，似乎没有政治倾向，希特勒一上台他就逃难到了英国，他对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对英国的忠诚从未受到质疑。作为一名英国自然归化公民，他得到了官方的绝对信任。这个人正是福克斯。

福克斯的工作让皮尔斯博士非常满意。他谨慎细致，一丝不苟，撰写的文章条理清晰，文字流畅。更难得的是他的工作态度：每天上班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还主动承担繁重的加班任务，常常工作到深夜也没有一句怨言，而且平时说话极少。老酒年轻时，工作态度和福克斯一样，唯一的不同是爱发牢骚，经常有怨言，还不止一句。皮尔斯甚至让年轻人住到自己的家中长达两年多，皮尔斯夫人还亲手为他缝补衣服。

皮尔斯万万没有想到，福克斯是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30年至1932年，福克斯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基尔大学学习，其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成为所在大学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家人因批判第三帝国的暴政遭到迫害，父亲被送入集中营，母亲自杀。福克斯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是，他觉得只有它才有能力对抗纳粹。一次，他被

盖世太保毒打一顿后扔进河里，差点丧命。福克斯无奈逃离了德国，最后辗转流亡到英国。“我坚信苏联的政策，我相信西方联盟是在故意让苏联和德国拼个你死我活，而他们则渔翁得利，”很多年后，福克斯这样说，“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我能搞到的任何情报。”

1942年，福克斯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得到批准，正式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一名熟悉的共产党人给他引荐了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男人，此人的真实身份和名字是苏联驻伦敦使馆武官秘书西蒙·克列维尔上校。截至1942年6月，福克斯至少向“亚历山大”提供了4次英国“合金管项目”约200页的秘密资料。后来“亚历山大”被调走了，从1942年7月开始，与他接头的变成了一个叫“索菲亚”的中年妇女。这个美女间谍的真名叫乌尔苏拉·库钦斯基，是1932年在中国被苏联天才特工理查德·佐尔格吸收进组织的。

事情在1943年12月出现重大转机。按照英、美领导人1943年8月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查德威克（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皮尔斯等38位英国科学家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加入了奥本海默的研发团队，福克斯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被英国当局认为是完全可信赖的成员，美国方面没有对福克斯做进一步深入调查。起初他被分配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铀分离工作。1944年1月，根据“索菲亚”给他的新指示，福克斯与一个叫“雷蒙德”的人重新接上了头，把搞到的最新材料交给他，这个人就是戈尔德。

1944年3月到7月，福克斯和戈尔德共接头4次，他提供的情报的重要性绝非小小的陆军中士格林格拉斯能比。这些情报包括铀弹的设计方案、橡树岭的生产计划、整个项目的进度时间表和规模，还逐一回答了雅科夫列夫通过戈尔德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戈尔德拿出1500美元给他作为报酬时，福克斯拒绝了。他是为理想中的伟大事业献身，不是为了金钱。他不能被金钱收买，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境界显然比格林格拉斯高太多了。与福克斯有着同样理想的人不在少数。1945

年2月，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专事科学技术情报的二号人物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在提交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进入我们情报网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具有相当工作能力的，技术水平很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基于对我国的友好态度。”福克斯提供的资料技术性很强，远远超出了戈尔德的理解范围。莫斯科在得到这些资料后非常高兴，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德转达了来自国内的指示：“两方面的情报都非常优秀，价值极高。”

新变故很快出现。连续几次前往接头落空之后，惴惴不安的戈尔德找到福克斯租住的公寓打听，房东说他突然搬走了，去向不明。戈尔德辗转打听到福克斯有个姐姐叫克里斯泰尔，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便以她弟弟好朋友的名义去拜访她。间谍找人的水平一般不低，戈尔德还真找到了。克里斯泰尔也不知道弟弟的准确去向，只知道他去了东南的某个地方，地名不详。一直到1945年初，戈尔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叫洛斯阿拉莫斯。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乔迁洛斯阿拉莫斯102号单身宿舍新居的福克斯，很快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和好感。那里的女人都喜欢他，因为他是那么乐于助人。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是她们舞场上的最佳舞伴，尽管他只会跳华尔兹，而且容易手心出汗。小孩子们也都喜欢他，因为他是那么富有耐心，一些年轻妈妈有事情时都会把孩子送给他看管。福克斯平时沉默寡言，比尔斯太太称他为“自动售货机”，因为只有当别人问他话时他才会开口。福克斯讨厌抛头露面，最不愿意让人拍照，走路时不走路中央而是紧贴墙边，好像随时准备找个地方藏起来。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受到了几乎所有美国科学家的欢迎，但他是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忠于苏联，而不忠于美国。

到“三位一体”实验结束时，福克斯向苏联人提供了7次重要情报，诸如钚的生产过程、钚弹和使其爆炸的爆聚透镜情况等。6月2日

16时，就在格罗夫斯安保人员的眼皮底下，他和戈尔德竟然在圣达菲卡斯蒂鲁桥上进行了第七次接头。福克斯在他的蓝色“毕克”车——这辆车少了一个示速器，还经常需要修补轮胎——里打开公文包，将一个信封递给戈尔德，里面是关于“胖子”的详细信息，包括它的钚核、启动器和高爆炸药引爆系统，还有一张他亲手绘制的原子弹草图。福克斯告诉戈尔德，美国将在7月初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如果成功的话，另一颗将很快投入实战。

福克斯最终身份暴露纯属偶然。1949年上半年，联邦调查局特工兰菲尔破译了一份苏联领事馆发出的关于气体扩散理论的电报，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福克斯。美国调查人员不清楚福克斯的动机是什么，况且这时他已回到英国。联邦调查局只好请英国军情五处协助，希望能暂时稳住福克斯。1949年9月苏联原子弹试爆成功，当年12月21日，军情五处最富审讯经验的资深特工威廉·斯卡登约见了时任英国哈鲁艾尔原子能科研中心理论物理组组长的福克斯。出乎意料，福克斯直率地承认，正是自己向苏联人提供了有关原子弹的绝密情报。更令英方震惊的是，他们原以为福克斯只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向苏联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情报，而实际上福克斯的间谍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福克斯后来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并被取消英国国籍。他在服刑九年后得到赦免，之后到东德担任核物理中心研究所所长。

福克斯的暴露牵出了戈尔德。1950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对戈尔德实施抓捕，并在其藏身之处搜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戈尔德供述他还与一名美军的年轻士兵联系拿过资料。他不知道此人的名字，只知道他25岁，体格健壮，身高约5英尺7英寸，长着一头黑发，他的妻子可能叫露丝。联邦调查局根据上述条件提供了20个人的照片，戈尔德从中认出了格林格拉斯。戈尔德本人于1950年12月被判处三十年监禁。

朱利叶斯的警惕性显然很高。1950年5月24日，他拿着登有头一天戈尔德被捕消息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找到了小舅子，希望他尽快逃走，还分两次为他提供了5000美元费用。他为格林格拉斯夫妇设计的逃亡路线是，先出境到墨西哥城，飞往瑞典，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苏联。朱利叶斯不厌其烦地劝说：一路上都有我们的同志接应，抢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动手之前溜出去就万事大吉。格林格拉斯没有立即走，理由是露丝病了，直到7月16日特工上门把他抓走。

格林格拉斯告诉警方，自己只是被人利用，幕后主谋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但没牵连他的姐姐艾瑟尔。7月17日，格林格拉斯的妻子露丝供出了艾瑟尔，说朱利叶斯在餐桌上让她说服格林格拉斯为苏联提供情报，当时艾瑟尔一直在场，就是说她也参与了间谍活动。两天后，为进一步证明自己被蒙骗，格林格拉斯指控了姐姐，并向警方表示愿意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指证。当天朱利叶斯被捕，8月11日，艾瑟尔也进去了。格林格拉斯向法官揭发：在戈尔德间谍案发生后，朱利叶斯多次怂恿他逃亡苏联，都被自己坚决拒绝。朱利叶斯给的用于逃跑的钱被他用胶带粘好藏在壁炉的烟道里，特工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那些钱。格林格拉斯还说自己1945年秋天准备退伍时，朱利叶斯力劝他在洛杉矶阿拉莫斯找一份文职工作，留在那里继续为他提供情报。

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格林格拉斯作为证人出庭。4月9日，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被判处死刑。上诉被驳回，两人于1953年6月19日被以叛国罪遭电椅处决。案件基础大部分维系于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他在法庭上说，一次他同朱利叶斯见面，姐姐艾瑟尔做了打字记录。

由于同控方合作良好，格林格拉斯只获判十五年监禁，服刑九年半后于1960年获释出狱。《纽约时报》记者萨姆·罗伯茨对他进行了50个小时的采访，出版了《解密罗森堡案》一书。格林格拉斯承认，为了让妻子露丝免遭起诉，他做证说是姐姐做了打字记录，实际上他

记不清是谁打字了。格林格拉斯说：“我根本不记得，说实话，我认为打字的是我妻子，但我记不清楚了。”他称自己不后悔，“对我来说，妻子比姐姐更重要，比我的母亲或父亲都重要，不行吗？因为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他活到2014年7月1日，在纽约去世，终年92岁。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格林格拉斯的名字就是“无耻”的代名词。后来苏联解密的档案表明，他姐夫是间谍毫无争议，但他姐姐是无辜的。

简单认为打入“曼哈顿工程”的间谍只有福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两人，那未免太小看苏联人了。出生于1925年10月20日的西奥多·霍尔，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最年轻的物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被联邦调查局审讯后移居英国。1997年，霍尔承认自己从1944年10月就开始将核情报泄露给苏联人，因为“苏联获得核武器将带来力量的平衡和相互威慑，而美国的垄断将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此外，为苏联人提供情报的还有英国核物理学家阿伦·梅博士，苏联驻加拿大使馆武官处密码员伊戈尔·古津科叛逃西方后将他供认了出来。梅博士被判处十年监禁，服刑六年八个月后提前出狱，后到非洲被聘为加纳大学物理学教授。还有具体行为不为外界所知，连年龄都存在不同说法的乔治·科瓦尔，他死后被普京总统追授英雄勋章。这些人提供的情报究竟给了苏联多大帮助，科学家也说不清楚。情报只是让苏联缩短了制造原子弹的时间，他们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技术人才，研制出原子弹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说过：“我们原子弹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情报人员。”

书归正传。7月16日清晨5时55分，在办公室留守的执行助手琼·奥利里夫人苦苦等待了2个小时，终于收到了格罗夫斯从试爆现场发回的绝密电报。将电报译完，奥利里立即前往五角大楼乔治·哈里森——他被指定为史汀生外出时有关原子弹事务的唯一代表，与奥利里夫人在格罗夫斯那里的角色类似——的办公室，将格罗夫斯的电报拿给他看。两人迅速起草了给陆军部长的第一封电报并立即发出。

当天下午，格罗夫斯与布什、康南特、劳伦斯等人飞回华盛顿。格罗夫斯第一时间找到了哈里森，两人一起给史汀生发出了第二封电报。17日中午，哈里森找到格罗夫斯，提出如果出具一份更加详细的书面报告派人直接送给在波茨坦的陆军部长，是适宜的。格罗夫斯也意识到之前发出的电报内容过于简单，不能给史汀生和总统提供足够的信息，哈里森的提醒非常必要且及时。

时间紧迫，格罗夫斯和法雷尔进行了分工，各自完成需要撰写的部分。奥利里夫人和一名经过严格政审的助手边啃三明治边反复打印送来的文稿。35岁的奥利里自1941年起就给格罗夫斯当行政助手，已经成为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漂亮的小寡妇是陆军部打字组里唯一敢公开对抗格罗夫斯的人。格罗夫斯对她态度粗野时，她采取的方法是直接顶回去，或干脆不予理睬。这种做法反而赢得了格罗夫斯的绝对信任，并为她自己赢得了“奥利里少校”的美名。到1945年夏天，奥利里对原子弹计划的了解程度远远超出格罗夫斯本人以外的任何人。深夜时分，12页纸的报告终于打印出来，由专人携带登上18日凌晨2时飞往波茨坦的一架运输机，这架飞机应格罗夫斯请求特意推迟了起飞时间。

就在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参观柏林废墟的同时，在“小白宫”对面的临时住所，陆军部长史汀生正在起草一份备忘录。在职业生涯的最后时刻，史汀生决定进行一次困难的尝试，阻止由自己主持开发的原子弹被用于实战，这正是他冒违抗命令的风险来到波茨坦的原因。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备忘录里，他建议总统立即发出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对日本人采取一项重大外交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看来，他们很愿意进行谈判。如果最后通牒能使日本人相信天皇可以被接受为国家宪法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份通牒将更加有效。”当天下午，他前往“小白宫”，亲手将备忘录交给刚刚从柏林回来的贝尔纳斯。

19时30分，吃完晚饭的史汀生收到了哈里森和奥利里夫人发来的第一封电报《绝密战字第32887号》，陆军部长副官凯尔上校亲启：

“今晨手术，诊断未完，结果似可满意，且已超过预期。因招来远方的关切，有必要在当地媒体发布。格罗夫斯博士非常满意。他明天返回。我会保持与你通信。”

史汀生知道试爆已经获得成功，立即给哈里森回电：“向博士和他的助手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史汀生立即起身前往“小白宫”。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正在客厅里四处打蚊子，看到陆军部长后一起坐了下来。“我感觉非常不错，”杜鲁门浏览了史汀生递上的电报，“心头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对杜鲁门说来，这个时机再好不过。现在他不再怀疑，自己将是本次峰会的第一主角，他有了制约苏联人的最佳底牌。美中不足的是，电报的内容过于简单，含义模糊，无法从中读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杜鲁门要史汀生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丘吉尔。

在环形街二十三号，丘吉尔仔细阅读了史汀生递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孩子满意地生下来了。”看史汀生的神色，丘吉尔知道有一桩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史汀生解释说：“这意味着我们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进行的试验获得了成功，现在原子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了。”丘吉尔闻听，大喜过望，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并不知道关于这个决定性试验的准确日期，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现在我们知道，‘孩子’满意地生下来了。然而还没有人能衡量这种发明在军事上的直接后果，也没有人估计到关于原子弹的其他一切。”

向丘吉尔汇报完，史汀生回到自己的寓所，看到当天早些时候读过的“魔术”系统截获的电报还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现在局势又有了新的发展，美国人有了原子弹，这种可怕的武器不再是一种想象中的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无情实体。史汀生认为，如果能在这种武器投入使用前促使日本人投降，才不失为万全之策，目前这种可能性依

然存在。他已将报告递交了贝尔纳斯，希望以保留天皇为条件促使日本人尽快投降。

但次日上午，国务卿的单独约见给史汀生兜头泼下一盆冷水。贝尔纳斯告诉他，目前向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不适宜，对他们的任何警告都要暂缓。无论怎样，对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起着令人憎恨作用的天皇，应该采取缄默的态度。贝尔纳斯强调，前国务卿赫尔告诫说，允许日本人保留天皇就等于在搞绥靖。如果通牒无效，将会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可怕的政治反响。最后贝尔纳斯说，杜鲁门也是这么想的。

苏联疆域辽阔，斯大林的世界却很小。战争时期，这位苏联领导人很少离开莫斯科，他克服万难到德黑兰和雅尔塔去，算给足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子了。他只在1943年8月到过一次前线，为了向红军战士表明他正在前线指挥战斗。当地那处领袖住了一晚的农舍后来挂上了牌匾，成为一处红色旅游景点。斯大林对冒险离开由苏联掌管的土地一直持否定态度。这次他选择还不算太远的波茨坦，是因为它位于柏林西南50公里的苏占区内，未受轰炸的影响。1949年拍摄的影片《攻克柏林》描述他的出场，斯大林搭乘一架大型民航班机，在一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前往德国首都。飞机飞越柏林，无数红军战士冲上街头向空中欢呼，很多德国人也纷纷加入，挥舞着手中的红色条幅来到机场。斯大林最喜欢的格鲁吉亚演员米哈伊尔·格洛瓦尼扮演的“斯大林”，身穿白色军服，缓缓走下舷梯，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向迎接他的人群频频挥手。

电影上的那一幕实际并不存在。斯大林对坐飞机出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他唯一一次坐飞机是从巴库乘美国人赠送的C-47运输机前往德黑兰。途中飞机遭遇强烈气流，有人传说他当时不停地流鼻血，耳朵疼了两个星期。随后政治局做出规定，禁止领袖战争期间外出时再乘坐飞机。7月16日中午，一列由11节车厢组成的列车将苏联代表团直

接送到了波茨坦火车站。车厢中有4节是沙皇御用列车的一部分，是特地从博物馆里拉出来重新装饰后供代表团使用的，斯大林乘坐的那节编号是FD3878。为了给斯大林省去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换乘的不便，波兰和德国境内的830千米铁路全部被改成与苏联轨距相同的宽轨铁路。从莫斯科到波茨坦的1924千米铁路沿途，有1.7万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精锐部队负责警卫。专列前后各有4辆装甲列车在不停地来回巡逻，驱逐所有可疑的人。

16日中午，斯大林的专列缓缓驶入了波茨坦车站。据说他特意晚到一天，是为了凸显重要性，苏联人显然明白贵客晚到的道理。在火车站迎接领袖的只有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寥寥数人，其他还有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维辛斯基、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大将、海军上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等人。朱可夫这么做，是因为斯大林亲自下达了不能有“伴随军乐队的仪仗队”的命令。斯大林很少与部下握手，只对几个人挥挥手就登上了装有厚厚防弹玻璃的帕卡德豪华轿车，直奔巴伯尔斯贝格恺撒大街二十七号的住所。这座房子比杜鲁门的“小白宫”和丘吉尔的别墅都要小一些。斯大林问这里原来的主人是谁，有人回答是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与那两位领导人不同，斯大林显然更加务实，对参观已被苏联人占领的德国首都丝毫不感兴趣。

杜鲁门和丘吉尔已在柏林高调亮相，离波茨坦最近的斯大林迟迟没有露面，不能不引起猜疑。当天伦敦《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这里的官方一直没有证实斯大林大元帅的消息，因为他的行踪属于高级机密。可以设想，他很可能今天已到达。”报纸的另一则消息披露，“除了杜鲁门和丘吉尔突然从波茨坦的院子里出去参观被破坏的柏林，昨天‘三巨头’会议外表上没有显示出有活动的迹象”。

斯大林抵达波茨坦丘吉尔不知道，但杜鲁门是清楚的。随杜鲁门一起来参会的戴维斯于1936年11月至1938年6月曾担任美国第二任驻苏

大使，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他一度对外宣称“大清洗”运动是非常合理的。他在回忆录《莫斯科使命》中这样描述斯大林，“小孩子会满心欢喜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小狗们则会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侧身走过”。这本书1943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当它在克里姆林宫放映时，连苏联领导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在出任大使的20个月里，戴维斯的夫人玛乔里·波斯特收集了大量价值不菲的俄国瓷器和艺术品，其中很多是从国家博物馆中“低价”购入的。1945年初，戴维斯被授予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苏美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

杜鲁门对戴维斯非常信任，称他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三位外交家之一，其余两位分别是霍普金斯和前国务卿赫尔。但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眼里，“戴维斯是个自负的门外汉，天生的绥靖者，抱着和张伯伦一样的错误和幻想，只是把德国换成了苏联”。上次戴维斯奉杜鲁门之命出使伦敦，丘吉尔在他离开后告诉手下，“我得赶紧去冲个澡，把这个美国人喷出来的污泥和黏液洗掉”。斯大林抵达波茨坦当天下午，有“克里姆林宫万能外交纠纷调解员”之称的维辛斯基就找到了戴维斯，提出斯大林想于当晚会见杜鲁门。戴维斯自信地告诉维辛斯基，“总统将非常乐意与大元帅提前会见”，自己只需确认一下即可。当他向刚刚会见完史汀生的杜鲁门提出这一要求时，总统却对当晚会见苏联人毫无兴趣。杜鲁门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他认为以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好消息作为这一天的结尾很完美。他告诉戴维斯，可以把与斯大林的会见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戴维斯目瞪口呆，只好驱车前往仅3分钟车程的苏联人住所。以往对他非常友好的维辛斯基在听完他的话，“脸瞬间变得像冰一样”。时间过了22时，看到维辛斯基失望的样子，戴维斯答应回去再做做总统的工作。戴维斯回到“小白宫”告诉杜鲁门，总统这种推迟会见的做法让苏联人很没面子，很可能会给下次会见带来不良影响。杜鲁门让步了，同意立刻与斯大林见面。但当戴维斯再次找到维辛斯基时，

苏联人却告诉他“大元帅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第二天见面也不错”。感觉没意思极了的戴维斯又回到“小白宫”，将苏联人的意思告诉了总统。看到杜鲁门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戴维斯自嘲说：“如果您已经失去了对我的信任，我可以一句话不说就回国，保证您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我正在尽力挽救和平，”杜鲁门说，“我还希望在会议桌旁有你陪伴在我的身边。”

美国现任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一向主张对苏强硬，与戴维斯正好相反。此前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晚宴上，哈里曼告诉苏联领导人自己非常喜欢骑马，并对一次庆典活动中苏军总参谋长骑的那匹纯种棕马赞不绝口。第二天，那匹马就送到了美国大使馆，附带送给大使女儿凯瑟琳另一匹好马。千万身家的哈里曼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礼物，但对苏强硬的立场丝毫未变，“因为这些马不过是苏联人给我们的反向租借物资而已”。哈里曼对戴维斯跑前跑后的越俎代庖行为非常不满，他认为这应该是现任大使而不是前大使干的事情。

17日将近12时，伴随着一阵阵警卫摩托车的轰鸣声，一辆帕卡德防弹轿车在“小白宫”的门口停住。总统军事助理沃恩准将一溜小跑迎上前去，其殷勤程度让苏联警卫人员吓了一跳。杜鲁门正在能看到湖面美景的办公室里恭候贵客到来。当沃恩领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翻译巴甫洛夫进入他的房间时，杜鲁门从雕刻精致的木质书桌前起身迎了上去，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想起两个多月前在华盛顿和莫洛托夫闹的那次不愉快。

在贝尔纳斯、莫洛托夫、波伦和巴甫洛夫的环绕之下，美、苏最高领导人双双落座。在杜鲁门眼里，出现在面前的苏联领导人“像个小毛孩”。斯大林为自己迟到道歉，说自己有心脏病，医生建议不要坐飞机。两人交谈的亲密程度赶不上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那样，但看上去还算友好。杜鲁门说自己期盼这次会面很久了，斯大林表示“我也一样”，同时说明“这种私人接触是非常必要的”。为了缓和

现场气氛，杜鲁门试着效仿罗斯福的做法讲了个“乔大叔”的笑话，但斯大林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贝尔纳斯又用斯大林晚起的习惯打趣，这让斯大林身后的莫洛托夫明显感到不安。杜鲁门告诉斯大林，自己不喜欢在外交场上玩游戏，一般是先听完所有观点，然后直接说行或不行。斯大林似乎很喜欢这一点，他的表情显得轻松了一些。

两人谈到了战败后的德国。斯大林忽然语出惊人，“我确信希特勒还活着，他很可能就躲在西班牙或阿根廷的某个地方”。一个月前霍普金斯出访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这样说过。还没等杜鲁门醒过神来，斯大林就抛出了第二颗重磅炸弹：苏联人将严格遵守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8月15日对日宣战。杜鲁门对此非常惊讶，同时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来波茨坦的重要目的之一。本来他想还需要费一番周折，没想到会还没开，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杜鲁门在当晚给贝丝的信中写道：“我已经得到了我此行想要的东西，斯大林将在8月15日对日作战，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到时候日本就能被一举拿下。”

斯大林继而指出，日本人想请苏联出面调停，他还未做出明确答复，因为东京不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对日本人的态度一清二楚——东乡与佐藤的来往电报就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但两人还是假装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露出一脸惊讶的样子。

沃恩走了进来，趴在杜鲁门的耳边小声说：“是否请客人留下吃饭？”杜鲁门低声问中午准备了什么菜。沃恩说有鹅肝和培根。“鹅肝和培根我们能吃，”杜鲁门说，“客人应该也能接受。”

杜鲁门盛情邀请客人留下来一起吃饭，前一天来访的丘吉尔可没享受这种待遇。斯大林说“万万不可”。“只要您肯赏光，有什么不可以呢？”杜鲁门诚恳地说：“就请留下来吧。”看到美国人真不是说客气话，斯大林半推半就，答应留下来吃饭。没时间准备更多菜肴

了，白宫“御膳房”“急急忙忙增加了鹅肝和培根的数量”和不少精致的菜品。菲律宾侍者端上来的第一道菜是奶油菠菜汤配全麦黑面包，之后还有烤火腿、洋芋、青豆、果酱、水果切片、糖果等。

杜鲁门本来担心这些菜品不能让客人满意，但斯大林吃鹅肝和培根时满意地摸着小胡子，看上去非常开心。他对美国人端上来的美酒赞不绝口，特地问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一称赞正合时宜，一名侍者正把毛巾从酒瓶上移开，露出了加利福尼亚的商标。杜鲁门心领神会，苏联人走后，他立即挑选30瓶尼尔施泰因白葡萄酒和摩泽尔白葡萄酒，派人送往他们的住地。用餐过程中，斯大林再次提到希特勒可能没死的话题，却只字没提苏联的那份验尸报告。

用完餐，众人在“小白宫”合影留念。双方握手告别时，斯大林说今天的会见非常惬意，并请杜鲁门回访他，后者答应说一定会去。苏联人离开之后，杜鲁门很快对斯大林的特点做出了总结，他觉得身高1.65米的斯大林虽然看上去很矮小，但这个1.8亿人的统治者实际上“有点妄自尊大”。他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我觉得自己能和斯大林打交道。他很坦诚，但精明得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包括礼貌、幽默感以及同你讲话时看着你眼睛的做法”。

7月17日17时10分，“三巨头”最后一次会晤在塞琪琳霍夫宫召开。这座建于1917年的宫殿是德皇为威廉皇储及其妻子塞西莉娅建造的。宫殿分为4个区域，共有176个房间。大门口飘扬着三国的国旗——星条旗、米字旗和镰刀锤子旗。在开阔的庭院里，苏联人用数千株天竺葵——也有说是秋海棠——摆成了一个巨大的红星形状。红军战士手持装着刺刀的步枪，列队站在长长的车道两旁。三国代表团都有临时下榻处和各自的入场口。杜鲁门从前厅进入，丘吉尔从有宽阔环形车道的庭院进入，斯大林则从后门进入。英国官员竭力想说服苏联人，允许丘吉尔使用一道双扇大门，这样首相就不必绕行一段昏暗

的走廊直接到达会场。苏联人的答复是“不可以”，因为三国领导人使用的门必须大小一样。

会议在宫殿的迎宾厅举行。厅中央摆着一张直径3.65米的大圆桌，上边铺的呢子桌布是从莫斯科卢克斯工厂紧急定做的。桌子中间插着小号的三国国旗，还为与会者提供了烟灰缸。苏联人为这张桌子费了不少心思。有人向斯大林建议说，会议应该用圆桌而不应用有棱角的方桌，棱角意味着争吵，圆桌则象征着和谐。况且大家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就会处于平等地位，不会有上下席之分。斯大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满目疮痍的柏林找不到这么大的圆桌。贝利亚立即向卢克斯工厂紧急订货，工厂全部停工也必须把这张桌子做出来，然后紧急运到柏林。

每个代表团在圆桌前都有五张座椅，领导人用的三把扶手椅一模一样，都带有小丘比特的图案。杜鲁门坐在美国代表团的中央，他右边是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海军上将莱希，左边是前大使戴维斯和翻译波伦。杜鲁门让戴维斯而不是哈里曼坐在前排，一定程度上是在向苏联人示好。美国总统对会场的安排非常满意，这让他想到了一张大牌桌。英国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艾德礼，一个被丘吉尔称为“披着羊皮的羊”的人，美、苏代表团中的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

40名摄影记者用闪光灯对会场进行了10分钟密集“扫射”后退场，第一次会议正式开始。以东道主身份自居的斯大林率先发言，提名由杜鲁门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是在场唯一的国家元首。丘吉尔欣然同意，他的翻译阿瑟·伯斯少校也说，“美国新总统看上去就像个文质彬彬且很有决心的董事会主席”。

杜鲁门是第一次登上如此大的舞台，他对两人推举自己担任主席表示感谢。接下来他提出了美国的第一个议案，成立一个外长会议，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不知

道为什么讨论欧洲问题还需要让中国来参加。杜鲁门说，让中国参加是考虑到他们是联合国五大安全理事国之一。丘吉尔也承认外长会议非常必要，但他指出让中国参会只会使事情复杂化，“我怀疑，让世界另一边的那个国家参加会议是否明智，况且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没有任何贡献”。

在一口气抛出德国管制、承担对被解放欧洲人民的某些义务以及改变对意大利政策三大问题之后，杜鲁门说：“能够出席本次会议，我十分愉快。我是抱着惶恐的心情前来参加会议的。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继承一个人的工作，而这个人的确是他人无法代替的。我知道，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大元帅都极为友好，我也希望能够获得同样的友谊和善意。”

丘吉尔立即接过话头，说他愿意代表英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杜鲁门总统能前来参加这个重要会议并清楚地表达美国人民的心声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他确信自己和斯大林都愿意和杜鲁门先生继续他们与罗斯福总统那种彼此关怀的感情。他极其希望且坚信，“我们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必将日益增进，而且掌握的问题越关键，彼此的往来就越紧密”。

斯大林发言异常简洁：“苏联代表团和丘吉尔先生有着同样的感受和心情。”

丘吉尔建议对议事日程中简单的问题直接讨论，下次会议议程应该留给外长们去决定。

斯大林发言声调极低，句子很短，句子与句子间隔很长，就像等着巴甫洛夫翻译似的。他一口气提出了八项议题。

在第一次会议休会之前，杜鲁门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建议。斯大林再次提出苏联不赞成中国参加外长会议。丘吉尔附议，“因为在日

本人被打败之前，中国在处理欧洲的问题上很难起到重要作用”。杜鲁门说，他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暂不参加会议，“如果外长们决定将中国排除在外，我也不反对”。

听到这里，斯大林开玩笑说：“既然一切问题都由外长们来讨论，那我们无事可做了。”全场哄堂大笑。

丘吉尔提出，外长们每天必须提出三四个要点，供“三巨头”研究：“这样一来，就够咱们忙活的了。”

“我不想只是单纯讨论，”杜鲁门亮明观点，“我希望每天都能有结论。如果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就打算回去。”

“你希望每天都能有确定的结果？”经验老到的丘吉尔清楚，一些问题讨论多久都不会有结论的。

“当然。我还希望今后会议能提前1个小时，也就是在16时开始。”杜鲁门习惯早睡早起，而那两位都是出名的夜猫子。

“悉听尊便。”身穿上校军服的丘吉尔回答道。1895年初，丘吉尔以少尉军衔进入英军第四轻骑兵团服役，并于1941年成为该团荣誉团长，授上校军衔。和史汀生一样，他本人对此深以为荣。

斯大林立即将脸转向了英国首相：“如果丘吉尔先生今天这么好说话，那我真该趁机问问，您是否愿意和我们分享德国人的舰队？”

波茨坦会议（3）

丘吉尔说那些船要么平分，要么销毁，战争武器都是可怕的东西。目前德国海军残存的3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12艘鱼雷艇全在英国人手中。美、英都属于海军强国，根本看不上德国人的这些东西，他们自己的很多舰船战后都会直接拆解或送给一些小国使用。苏联的陆军强大，但海军相对弱小，斯大林很看重德国人的舰艇。他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讲过，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现在苏联海军与陆军相比简直就是侏儒。

“那就平分好了，”斯大林说，“如果丘吉尔先生愿意，可以大方地沉掉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可我没打算沉掉属于我的这部分。”

第一次会议仅用时1小时45分钟，18时55分，杜鲁门宣布休会。回到寓所的丘吉尔告诉莫兰勋爵，“斯大林和蔼可亲，但他的嘴巴张得很大”。他注意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改抽雪茄了，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后做出的改变。“他说他喜欢雪茄，不愿抽香烟。假如他抽着雪茄跟我一起照相，大家肯定会说那是受了我的影响，我这样对他说了。”莫兰问首相，是否认为杜鲁门有真才实学。“我认为他有。不管如何，他是个有着巨大决心的人。他不顾地面松软，坚定地把脚踩上去。”为了说明这一点，丘吉尔光着双脚在地板上重重地踩了几下。

就第一天的会议来说，杜鲁门的表现还算不错。他的讲话言简意赅，直奔主题，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丘吉尔冗长且华而不实的发言连自己人都很不满意。贾德干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自从离开伦敦，首相就不愿意做任何事或阅读任何东西，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这样他就没有变通的余地了。如果他对所要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时，就应该免开尊口或由外交大臣替他发言。可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动不动就插嘴，说了很多不相干的废话，把我们在每个问题上的意图都暴露了。”贾德干对杜鲁门印象很好：“美国总统的反应最快，

也最有条理。他在首次会议上只是在努力建立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每提及一个问题，丘吉尔都要发一次脾气，杜鲁门和安东尼（艾登）两个人合起来都拦不住他。”

当天表现最出色的当数斯大林。“他讲话沉着简练，语句有点断断续续。而他的年轻译员巴甫洛夫立即把它翻译成铿锵有力的语言，”贾德干说，“他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得很幽默，从不冒犯别人，直率而不妥协。”“他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谈判大师，”坐在第一排的戴维斯这样评价自己的偶像，“他坐在椅子上，几乎是闭着眼睛倾听。他发言时简明扼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所有修饰辞藻。他的见解犹如机关枪一样发射出来，他的记性真好。在陈述反对意见时，他总是先分析和叙述对方的要点，然后再逐一用反面论据进行反驳。”戴维斯最后也没忘记评价自己的领导，“杜鲁门的主要优点是谦逊和果断，他警觉、敏锐、头脑清醒、积极而坦诚”。

尽管第一次会议的气氛还算融洽，但在多次会议上充当总统翻译的波伦仍然对未来的前途感到担忧，“罗斯福对丘吉尔和斯大林友善热情，杜鲁门则保持着礼貌的距离。虽然大家表面上很友好，但三方明显都有所保留，而这就意味着根本上的不信任”。

当晚，斯大林在无忧宫设下豪宴，盛情款待来自远方的朋友。一张长9米、宽6米的大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精美的食物——鹅肝、鱼子酱、干酪、鸡、火鸡、鸭和数不清的其他肉类，还有品种繁多的葡萄酒、香槟和伏特加。宴会大厨戈伯里奇是特意从莫斯科请过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雅尔塔掌管过罗斯福的厨房。那些在德黑兰、雅尔塔认识的老朋友开始叙旧，互相敬酒。杜鲁门似乎不太喜欢这种场面，刚过19时他就要回“小白宫”了。回程10分钟路必须经过苏管区，杜鲁门、莱希和贝尔纳斯同乘一辆车。他们的车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苏军中尉拦住。几分钟后，几位赶过来的苏军高级军官呵

斥了那名中尉，向杜鲁门敬礼后放行了美国人的车。坐在前排的莱希转身小声告诉总统：“我敢打赌，这个中尉绝对活不到明天上午。”

杜鲁门对第一天会议的情况感到满意，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我害怕极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按照套路出牌。不管怎么说，会谈已经开始，而且我达到了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斯大林答应在8月15日参战，不会有差错。要我说的话，我们会提前一年结束战争。想想那些免于被杀命运的孩子吧，这可是件大事。”

18日上午，陆军部长旋风一般冲进了“小白宫”，递给杜鲁门一封哈里森刚发来的电报：“医生刚刚回来，心情振奋，信心百倍。自信弟弟会和他的哥哥一样健壮。他眼中的光亮从这里到海霍尔德都能听见，他的啼哭声从这里一直传到了我的农场。”美国代表团通信中心的译电员禁不住浮想联翩：难道78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如果能休会一天以示庆祝，那就更好了。

史汀生为总统解释了电文中的暗语：“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试爆成功的钚弹，“哥哥”则指将要投放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医生”指格罗夫斯，他相信两天前试验的钚弹与尚未试验的铀弹威力一样强大。海霍尔德是史汀生位于长岛亨廷顿附近的一处庄园，距华盛顿250英里，而哈里森在弗吉尼亚州上威尔的农场距华盛顿50英里。

杜鲁门原定与丘吉尔共进午餐，现在为电报展示的新内容激动不已。13时15分，他把电报揣进口袋，徒步6分钟去了英国人的别墅。总统和首相单独吃饭时，杜鲁门给丘吉尔看了史汀生的电报。“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合作，双方将共同分享项目成果，对英国人根本无须隐瞒。前一天下午，史汀生已奉总统之命来到这里，与首相分享了哈里森的第一封电文，现在杜鲁门又带来了更多细节。

看完电报，丘吉尔和杜鲁门一样兴奋。在此之前，美、英原计划用可怕的轰炸和大军登陆来攻占日本。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一个人一个人地消灭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地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我们很可能会丧失100万名美国人和50万名英国人的生命。现在这个恐怖的梦境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一两次剧烈震动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是光明而美丽。我立即想到素以勇敢使我敬服的日本人，自从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武器出现以后，或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来挽回他们的面子，并且推卸他们战至最后一人的责任。此外，我们不再需要苏联人了，无须乞求他们的恩惠。因此那一连串的欧洲问题，可以就他们本身的利害并且按照联合国的规则来处理。我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上帝恩赐的良机，可以减轻东方的杀戮，并且在欧洲得到了幸福得多的前途。”丘吉尔将上述意思表达出来，杜鲁门当即表示赞同。

现在两人又面临着一个新问题：该不该把这个大秘密透露给斯大林？如果需要，什么时间合适？杜鲁门觉得，最好等会议结束后再说。丘吉尔则认为越早越好：一是可以让苏联人在会议上变得听话；二是表明我们心地坦荡，根本无意对苏联人隐瞒。如果斯大林问“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们”，就解释说一直在等待试验的结果。杜鲁门同意上述说法。丘吉尔进一步提醒说，应该只告诉斯大林“原子弹存在的基本事实”，但“具体细节”不要说：“最好是在某一次会议之后告诉他，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炸弹。这种炸弹超乎常规，我们认为它对日本继续把仗打下去的想法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丘吉尔再次强调，原子弹让苏联参战的承诺变得无关紧要，估计早在苏联进军中国东北之前，战争就结束了。杜鲁门再次深表赞同。

丘吉尔还提出了一条建议，“无条件投降”这句话一直使他感到不安，它可能使美国人和英国人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丘吉尔说，不能换一种表达方法，以便使盟国得到“未来和平和安全不可缺少的

所有条件，又向日本人表明他们可以保住军事上的某种名誉，给他们一些民族生存的保证。不过他们必须遵守征服者必需的所有保证条款”。看来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希望适当放宽“无条件投降”，以最小代价换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认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名誉可言了！”杜鲁门说，“总而言之，他们有某种目的，为此他们必须准备面对必然要遭受的大量死亡。这个目的对于我们，也许不像对他们那样重要。”说完上述一番话，杜鲁门起身向丘吉尔告别。两人走到门口时，杜鲁门发现旁边摆着一架钢琴，便兴致盎然地坐下来弹了一会儿，随后与丘吉尔寒暄几句，急匆匆地出了门。

杜鲁门原计划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礼节性回访斯大林，因为前一天苏联领导人访问“小白宫”时诚恳地邀请过他。总统车队——杜鲁门徒步离开“小白宫”时，他们一直跟在后边，领导坐不坐是一回事，车队跟不跟上去是另一回事——从丘吉尔的别墅出发，2分钟后就停在了苏联代表团住所门口。杜鲁门沮丧地发现，面前又一桌丰盛的酒宴在等着他，尽管他刚刚在丘吉尔那里吃饱了饭。主人盛情邀请尊贵的客人入席，杜鲁门只好又吃了一些。接下来是无休止的敬酒。杜鲁门饶有兴致地看到，斯大林用白葡萄酒换掉了杯子里的伏特加。

两位领导人离开众人，私下找个地方聊天。“我得把这样一个消息告诉你，”当两人站在可以俯瞰湖面美景的窗前时，斯大林说。他递给杜鲁门一页纸，是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几天前提交洛佐夫斯基的备忘录，敦促苏联尽快同意派特使近卫文麿访问莫斯科。美国的“魔术”系统早已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杜鲁门早知这些消息。但在斯大林面前，他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斯大林问杜鲁门要不要答复这封信。杜鲁门谨慎地回答“不相信日本人的诚意”。斯大林说，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对这封电报“做一个一般性模糊答复”，“哄日本人入睡”，因为苏联“最终要对日本宣战”。他准备指示莫斯科

回复日本说，日方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特使访苏的具体使命，“让日本人放松警惕”也许不失为一个良策。杜鲁门点点头说：“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令人满意的答复一定要语意模糊。”

波伦后来回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对斯大林竟然如此大方地向他们透露日本有意求和，还讨论了应对方略一事，感到非常欣慰，这表明苏联或许有意与盟国开诚布公地会谈。杜鲁门诚恳地邀请斯大林访问美国，“如果您愿意来，我会派‘密苏里’号来接您，它是我们最大、最新的战列舰”。会谈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在阳台上拍了几张照片。两位领导人笑得非常开心，尤其是杜鲁门，一副充满信心的慈父模样。他的确有很多事值得开心：原子弹试爆成功，战争也已胜券在握。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入局前屈服。我确信，当原子弹来到日本上空时，他们一定会屈服的。”

在莫斯科苦苦等待了5天的佐藤终于在18日夜间收到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正式答复：“本官确已收到尊函及日本天皇之通电。兹奉苏联政府之命，本官荣幸地提请贵大使注意，关于日本天皇通电中所述仅具一般形式，而无任何具体提议，苏联政府对派遣特使之使命所在亦不明了。根据上述理由，苏联政府觉得，无法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谨向贵大使表示敬意。”

佐藤立即将苏联的回复向东京做了汇报。在后来发给东乡的电报中，佐藤劝政府应该认识到战争已经输掉，日本别无选择，“只剩下无条件投降或以近似于此的形式投降”。佐藤判断，日本唯一可以和盟军商谈的条件是保留国体，保证让裕仁继续留在皇位上，“本人深知这种提法是弥天大罪，因为我知道这与政府的见解完全相反。但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做法”。

东乡知道佐藤是对的，但他只能反复重申此前的指示，即请求克里姆林宫尽快协助安排议和。他在电报中这样说：“此时确实急需和

平。但另外，国内很难立刻确定可实施的和平条款。”佐藤能读懂东乡的言外之意：政府内部的分歧无望化解，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憎恨类似“无条件投降”的任何字眼。他知道东乡现在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还不够彻底。在战争最后几周里，那些公开谈论和平的人随时面临着死亡威胁。东乡的双手是被束缚着的，他的反战倾向已使自己成为那些狂热的少壮派军官仇恨的对象。他每走一步都须极为谨慎，在言语上尽量模棱两可或旁敲侧击，而不敢直白地表达观点。佐藤知道自己也一样，但他远在莫斯科，受到的生命威胁比在东京的东乡要小得多。

18日16时，“三巨头”重新回到了会议桌前，现场气氛骤然为之一变，刚才还在推杯换盏的亲兄弟瞬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杜鲁门一脸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的发言干净利落，切中要害。英国首相的讲话依然啰唆，跳跃性极强，往往从一个话题突然转到另一个话题，让人无所适从。丘吉尔好像事先没有进行准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认为凭自己的雄才大略根本不需要那么做。在谈到战后德国的处置时，英国人和苏联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我们说的德国究竟指的是什么？”丘吉尔问。

占有德国东部大片领土的斯大林答复：“德国就是今天的德国，没有别的德国。”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直言不讳表示钦佩，写了一张字条偷偷传给戴维斯：“乔，我干得怎样？”

戴维斯在字条上写了字传回来：“百分之一千好。整张桌上就你表现最好。”

18时，杜鲁门宣布散会。会议刚刚开了两天，美国总统就对大国外交蜗牛般的节奏感到灰心丧气。“丘吉尔总是说个不停，斯大林只

在那里小声嘟囔，但你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杜鲁门在当晚的日记中抱怨道，“我可不想整个夏天都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听他们没完没了地演讲。要是想听，我回国去参议院听就可以了。”

7月19日的会场辩论更加尖锐，当天涉及的德国、西班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问题统统陷入僵局，几乎每个问题都是在前一个问题讨论无法进行时被迫转移的。脾气还算不错的杜鲁门第一次发了火，他说自己是以一个美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讨论世界大事的，并不是来设立法庭去审理“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件或者终究将为联合国所解决的事件”。他坦承自己不愿浪费时间来听别人诉苦，而是想讨论必须由三国首脑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不接触到主要问题，我就要收拾行囊回家去了”。斯大林听完，哈哈大笑，说自己不责怪总统想回家，他自己也想回家。大家一致同意将上述事项交给外长们先议，再做出最后结论，总算结束了当天的会议。

仅仅在波茨坦待了三天，杜鲁门就厌透了。他在当晚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每天我至少得向他们非常明白地讲一次，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就别老想着有圣诞老人的好事，美国的利益在我这里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想赢得对日战争，还想他们都参与进来，然后我想要和平——世界和平，我会尽我所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当然，我不会在这里再成立一个欧洲政府，赔付赔款，养活世界，最后除了遭到嘲弄，什么都得不到。”

当天会议结束之后，杜鲁门在“小白宫”设下酒会，宴请斯大林、丘吉尔和他们的重要幕僚。大家围绕饭桌坐定，仇人瞬间又变成了亲兄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众人的嗓门明显提高了许多。斯大林和丘吉尔展开了一场赞扬普通人的竞赛。苏联领导人称，胜利应该归功于劳苦大众，他们包括“普通的士兵和水手”。欧洲战争已经打赢，斯大林开始用隐晦的方式贬低朱可夫等主要将领的贡献。丘吉尔举起双手，做出一副投降的样子：“向劳苦大众敬酒，不管他们是士

兵、水手还是工人，黑人还是白人，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抑或共产党。”两人互相看着，咧开嘴大笑。

当天宴会的亮点是两名美军的年轻士兵。陆军中士尤金·李斯特用钢琴弹奏了肖邦的《降A大调圆舞曲》《华尔兹变奏曲第四十二号》和几首小夜曲，另一名不知军衔的士兵图尔特·肯尼则演奏小提琴，他们是杜鲁门下令从巴黎紧急空运过来的。由于波茨坦找不到肖邦圆舞曲的曲谱，飞机又专门回巴黎跑了一趟。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喜欢音乐，他被李斯特的精彩表演深深打动。他起身提议大家共同为陆军中士的出色演奏干杯。李斯特自小就很有音乐天赋，1934年16岁时就赢得了费城钢琴大赛的年度总冠军。1942年3月加入美国陆军之后，他经常和其他音乐家在欧洲各战场慰问演出。杜鲁门在他演奏时亲自上前为他翻乐谱，李斯特因此赢得了“总统钢琴家”和“波茨坦钢琴家”的美誉——今后再演出，肯定身价倍增。

受音乐家的演奏感染，老当益壮的杜鲁门赤膊上阵，亲自弹奏了帕德列夫斯基的《G大调小步舞曲》，将宴会气氛推向了高潮。看到斯大林欣赏音乐时那如醉如痴的神态，杜鲁门感到格外满足。但他私下里认为钢琴质量不好，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高超技艺。当晚他写信对贝丝说：“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喜欢音乐。他告诉我，明天他会替我将苏联最伟大的钢琴家请来。我们哥儿几个相处得很好！我们的战士真了不起，他们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多才多艺。”美国人的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1时才宣告结束。

谈判桌上鲜有进展，关于日本尚有多个重大议题需要决断。“小白宫”里酷热难耐，蚊子又不时结队前来袭扰，这些都使杜鲁门觉得冷静正在逐渐远离自己。7月20日上午，杜鲁门前往柏林美军管制区委员会司令部，参加升国旗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除了一支军乐队和第四十一步兵师仪仗队，陪他一起参加典礼的人还有陆军部长史汀

生、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美军驻德占领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上将、副司令官克莱中将，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布莱德雷上将等人。

当天中午，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共进午餐。布莱德雷的名气比艾森豪威尔稍小，但同样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杰出将领，他还是杜鲁门密苏里州的老乡。布莱德雷是第一次见到新总统，他眼中的杜鲁门“直率、不做作、头脑清晰、富有力量”。艾森豪威尔将一个地球仪送给总统作为纪念，这是他在欧洲指挥作战时经常使用的工具。三人在餐桌上讨论了欧洲局势和太平洋战略，总统提到了原子弹。他给布莱德雷留下的印象是，总统决心要使用这种超级武器。

总统并没有征求两人的意见，但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主动进谏。他三天前从陆军部长口中得知美国有了这种新武器，“当时我陷入了一种消沉的感觉之中”。现在他将自己的“深切忧虑”向总统做了汇报：首先，日本已经战败，动用如此可怕的炸弹毫无必要；其次，美国应该避免成为第一个动用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从而让战争性质大大升级，“美国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我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艾森豪威尔还建议说，美国不应该邀请苏联人参加对日作战，这会使他们重提对远东领土的要求。不过他也认为，“除非胜利在红军加入前降临，否则没有谁能阻止苏联人参战”。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杜鲁门一条都没有采纳。

回程路上，杜鲁门忽然来了兴致，告诉身边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你想做的事，只要能帮得上忙，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这当然包括1948年的总统大选。”布莱德雷努力保持面无表情，艾森豪威尔却大惊失色。“总统先生，”他慌不迭地辩解说，“我不知道您下任总统大选时的对手是谁，但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说几句题外话。1945年11月20日，杜鲁门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随后任命艾森豪威尔接替他出任陆军参谋长。两人表面上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朋友。这种完全称不上牢固的个人关系在1952年彻底破裂。艾森豪威尔认为，杜鲁门喜欢拉帮结派，缺乏判断力，趣味低下，行为有失尊严，最糟糕的是他降低了美国总统的声誉。杜鲁门则称“艾森豪威尔对政治的了解就像猪一样稀里糊涂”。1952年11月18日两人的交接过程仅用时20分钟，杜鲁门毫不客气地将艾森豪威尔在波茨坦送他的那个地球仪还给了对方。

就在杜鲁门和两位高级将领一起用餐的差不多时间，回到寓所的史汀生收到了副官凯尔上校送来的格罗夫斯和法雷尔共同撰写的那份关于原子弹试爆结果的详细报告。因为内容太过重要，用密码电报又不够安全，这份报告是格罗夫斯派专人乘运输机从华盛顿一路越过大西洋送到波茨坦来的。史汀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份12页纸的报告，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份威力无比的文件。”过去三年多，他一直监管原子弹研发工作。是他哺育了原子弹，看着它长大，小心守护它的秘密，他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史汀生将报告放进公文包，迈着矫健的步伐绕过门前的那片湖。他准备从头至尾再读一遍报告，这次是读给杜鲁门听。在收到哈里森发来的前两封电报之后，杜鲁门一直想了解更进一步的详情。

不巧总统不在，他在贝尔纳斯的陪同下上街购物去了。15时之后，史汀生才进入杜鲁门的房间，他身旁还坐着贝尔纳斯。史汀生开始读报告。因为激动，他读得磕磕巴巴，用了近1个小时才读完。格罗夫斯在报告中说，试验完全超出预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核爆炸。何其伟哉！据我估计，爆炸当量达到了1.5万吨至2万吨TNT。”报告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对爆炸的物理描述，“短时间内，在20英里范围内出现了相当于多个正午太阳之和的光亮；一个巨大的火球形成，持续了数秒。爆炸产生的亮光在阿尔伯克基、圣达菲、银城、埃尔帕索等

180英里外的多处地点都清晰可见。一个巨大的云团带着巨大的力量升起，直达41000英尺高空”。法雷尔准将在报告结尾处写道，“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真正的目的还没达到，战斗试验将是我们对日本交战中使用的那次了。我们知道凯尔上校将会按照他以往的好习惯，小心地保存这份文件”。

史汀生朗读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一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认真聆听。杜鲁门忍不住击节赞叹：“这真是一份出色的报告，让人百听不厌。”总统好像突然不恨自己当初投身政界了。“他极为满意，”史汀生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总统听到后精神振奋，一次又一次和我谈到它。他说原子弹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感。他还感谢我特地赶到此地来，给予他如此大的协助。”杜鲁门当晚也写了日记：“格罗夫斯的报告令人震惊，让我想起了《旧约全书》中的洪水。这也许是诺亚及其大方舟之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预见到的毁灭之火。”

向总统汇报完，史汀生回到湖对面自己的寓所。他很快收到了哈里森发来的又一封电报：“病人情况迅速好转，待做最后手术，8月初最佳。”这个时间比史汀生预计的要早一些。再次前往“小白宫”与总统商量之后，史汀生给哈里森回电说：“闻病情迅速好转，甚感欣慰。”史汀生没有忘记格罗夫斯是个倔强之人，他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京都，于是他在电报的末尾处强调，“需要再次明确目标城市，我已决定不准轰炸的城市必须排除在外，我的决定已由最高当局批准。”

史汀生走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乘车前往塞琪琳霍夫宫开会。突然间变得意气风发的杜鲁门一上来就主导了会议，语言变得铿锵有力。莫洛托夫介绍会议议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丘吉尔惊讶地看到杜鲁门直接向斯大林发起了猛烈攻势：“现在的他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人物：犀利、自信、固执、坚定，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直接告

诉苏联人，哪里归他们，哪里不归他们。他基本上掌控了整个会议。”

“我们明确察觉到总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国务院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说，“他看上去自信多了，更倾向于进行激烈的讨论，挑战斯大林的一些主张。可以肯定，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得知事情的原委，陆军助理部长麦克洛伊的评论更加精准：“毫无疑问，原子弹给总统撑了腰。得到格罗夫斯的报告之后，他像身上藏了一只大红苹果的小男孩一样赶往下一场会议。”

杜鲁门对苏联人的强硬态度让坐在他身边的戴维斯非常难受，他匆忙写了一张字条塞给总统：“我觉得斯大林先生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请对他友善一点儿。”同样坐在第一排的艾登凑近莱希的耳朵说：“这是迄今为止总统表现最好的一天。”莱希点头表示认同，但他认为不管杜鲁门怎么说，斯大林都不会改变他们控制东欧的既定目标。

7月21日早晨，史汀生将那份详细报告拿给丘吉尔看。大英帝国首相手中挥舞着雪茄，抑扬顿挫的话语中带有他那无法模仿的历史情怀与戏剧色彩：“史汀生，火药算什么？根本不值一提。电力又算什么？毫无意义。原子弹才是‘愤怒的基督第二次降临’。”丘吉尔确定新武器将完全改变目前的外交均势，他梦想能与斯大林这样谈条件：“如果你坚持要做这做那，我们可以直接抹平莫斯科，接下来是斯大林格勒，然后是基辅，再然后是古比雪夫。”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儿，“我现在终于明白，昨天的杜鲁门是怎么回事了。那时我还不不懂。读了这份报告后去参加会议时，他完全变了。他以最引人注目和果断的方式与苏联人对抗。他对苏联人指指点点，把整个会议都垄断了。读完这份报告，连我都觉得腰杆突然硬朗了不少。”

7月21日的第五次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在苏联人的住地举行晚宴。杜鲁门显得格外兴奋，而丘吉尔非常苦恼，因为宴会又增添了许多音乐元素。美国人的宴会上请来了一位钢琴家和一位小提琴家助兴，斯大林不甘示弱，有意提高宴会文娱节目的规格，叫来了比美国多一倍的人。“斯大林专门派人回莫斯科带来了他们最优秀的两位钢琴家和两位女提琴手，他们的演奏非常精彩，演奏了肖邦、李斯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我向艺术家祝贺，尽管他们脸上不太干净，而那两位姑娘显得胖了点儿，估计每个人的体重都能有200磅重。”莱希承认两位女提琴手的演奏技艺高超，但相貌差了点儿，穿着打扮也一般，“他们表演的节目让杜鲁门非常开心，乐曲一首接着一首，好像永远都不会结束似的”。

坐在斯大林身边的杜鲁门看到，苏联领导人用一个小玻璃杯饮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然后顺手拿过瓶子再斟满一杯。杜鲁门以为那是伏特加，就问斯大林怎么能喝那么多烈性酒。斯大林大笑，斜着身子对巴甫洛夫说：“请告诉总统，这是法国葡萄酒。自从我患上心脏病，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量喝烈性酒了。”

时间已到了凌晨1时，躲在一边的首相和莱希实在坚持不住了。丘吉尔起身走到杜鲁门身旁，低声在他耳边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正在兴头上的杜鲁门哪会轻易离开，他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吗？这么美妙的音乐，我正听得开心呢。我想继续留下来，一直到主人宣布演出结束。”

“好吧，”丘吉尔一脸沮丧地说，“我快累哭了，我不喜欢这里的音乐，我要回家去了。”话虽这样说，丘吉尔并没有立即就走，那对主人来说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丘吉尔继续回到角落里和莱希抽烟、聊天。他一边聊，一边皱眉头，并不时发出大声抱怨。杜鲁门后来告诉波伦，“躲在角落里的那两个人一会儿怒目而视，一会儿低声骂人，一会儿嘟嘟囔囔，彼此尽力互相安慰”。

苏联顶尖艺术家的表演结束之后，杜鲁门起身演奏了一支肖邦的曲子。英方翻译伯斯少校回忆说：“斯大林起身带头热情鼓掌，并说自己是三位领导人中唯一没有任何天赋的人。他说他知道首相擅长绘画，而现在总统又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伯斯少校鼓起勇气，大胆赞扬了美国总统的高超技艺。这回杜鲁门可算找到了知音：“小伙子，我对音乐一向非常感兴趣。我恨不得当初不搞政治，而把音乐作为终身职业。”

凌晨1时30分，晚会散场。丘吉尔怒气冲冲地告诉莱希，接连几天听了这么多音乐，他一定要和斯大林、杜鲁门较量一番。回到驻地，他立即叫来了空军参谋长，命令他马上派专机将皇家空军军乐团的全部人员一个不落地连夜空运柏林。这应该是波特尔元帅下达的最搞笑的命令。

回到“小白宫”的杜鲁门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破天荒没有早睡，而是铺开纸张给母亲和妹妹写信：“斯大林的国宴非常成功。开始是鱼子酱和伏特加酒，结束时是西瓜和香槟酒，中间还有熏鱼、鲜鱼、鹿肉、鸡、鸭和各种各样的蔬菜。每隔5分钟敬一次酒，一直敬到第二十五次。我吃得很少，喝酒也不多，这真是一次丰富多彩和愉快的宴会。”

特殊时期的柏林到处兵荒马乱，各占领军之间不时有冲突发生，甚至升级成流血事件。7月31日下午，美军宪兵接到报警，几名苏联士兵正在柏林格尔利茨火车站打劫从西里西亚逃来的难民。他们对难民强制搜身，拿走了所有值钱和有用的东西。火车站位于柏林美占区之内，美国人对这种“越界”抢劫行为异常愤慨，觉得保护这些难民是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当美军宪兵17时赶到现场时，苏联人已经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里占据了一个房间。苏联军官拒绝美军宪兵搜查，声称正在休息。应宪兵召唤而来的美军装甲车立即将宾馆团团包围起来。三名苏联士兵试图离开，毫不理会美国人发出的命令。“站

住！”一名美军宪兵高声喊道，三名苏联士兵中的两人停下脚步，米哈伊尔·科洛梅茨少校继续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美国人再次高喊“站住”，试图伸手抓住少校的肩膀。他看到少校把手伸进了衣兜并“用滑稽的眼神看着我”。“住手！”美国人在叫喊的同时开枪了。科洛梅茨少校腹部中枪，倒在血泊之中，两天后不治身亡。

柏林一家夜总会因为全副武装的美军和苏军发生流血冲突而被迫关闭。双方大打出手时，早将100天前在易北河畔说出的那些要世代友好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大部分冲突都会以高层军官的相互指责而告终。苏联人一直抱怨说，美国人来到苏管区时，他们就不会轻易开枪。而美国人恰恰相反，动辄就开枪射击，甚至不发出任何警告。美国人解释说：“率先开枪是我们多年养成的习惯。在开拓边疆时代，只有先开枪的人才有可能活下来。”类似事件不仅仅发生在美、苏之间。一名英军上校是位音乐发烧友，他邀请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家列夫·博尔夏德参加晚宴，深夜开车送他回家，上校没有发现前方有处美军哨所。那名被车灯闪花了眼的美军士兵误以为有人驾车闯卡，就朝汽车的轮胎开枪。可能由于枪法太臭，子弹误中博尔夏德的头部，音乐家不幸当场身亡。

美国人在类似冲突中占尽便宜。在各国占领军进驻柏林的前5个月里，苏军被射杀10人、受伤7人，美军无一伤亡。美国驻柏林军管政府一名叫豪尔的上校军官总结出以下原因：苏联人只是将武器当作武力胁迫的工具，他们大部分时间并不想真正开枪，即使开枪也只朝天，而不对人；苏联的小型手枪只有巴掌大，威力太小，射击精度太低；在大部分冲突中，苏军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根本无法实施精准射击。

昔日被公园和林荫道环绕的蒂尔加滕已成为柏林著名的黑市。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各国军人聚在这里做买卖，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美国商品在黑市里最抢手，什么

东西都可以买卖，小到口香糖和香烟，大到军用吉普车，不过没人买卖飞机、坦克和航空母舰。一条价格仅1美元的美国香烟在这里可以卖出100美元的高价。美国军管政府的一名官员说，如果有能力运输，几条香烟换来的钱就能买到一架质量上乘的钢琴。军人服务社里标价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被苏军士兵以500美元的价格抢购一空。一部照相机可以卖出1000美元天价甚至更高，回国后简直可以买一辆二手小汽车了。因为美军士兵领取的马克回国后可以兑换成美元，但苏联人回国后不能兑换成卢布，只能在离开前把钱全部花光。

克里姆林宫侍卫长尼古拉·弗拉西克中将对斯大林一直忠心耿耿。从1927年开始，他就负责斯大林的安保工作，一直到1952年。在三国首脑三次会晤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三枚勋章：在德黑兰会议荣获一枚列宁勋章，在雅尔塔会议荣获一枚库图佐夫一级勋章，在波茨坦会议再度荣获一枚列宁勋章。会议期间，他亲自“收集”了一些战利品，回国时带走了一套100件装的瓷器，还有几十个水晶瓶和酒杯，甚至包括一匹马、两头母牛和一头公牛。1952年被贝利亚抓起来之后，他声称参加会议的安全部门高级官员都收到了瓷器礼品，水晶器皿是别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塞进行李箱里的。

大规模黑市活动的触角伸到了巴伯尔斯贝格。杜鲁门的军事助理沃恩准将用自己的军服和苏军士兵交换了上千美元现金。杜鲁门并不是每天都会上天，总统专机“圣牛”号的机组成员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自然不会放弃如此好的发财机会。陪同总统出行的大型C-54运输机里，到处塞满了从黑市购买的物资，光摩托车就有好几辆。美军一名机组成员骄傲地宣称，他仅靠出售手表和其他货物就净赚了650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算一个小数目。连杜鲁门本人都被军人服务社里那些物资的价格吸引，他在写给贝丝的一封信中说：“你最喜欢的香奈儿5号香水卖光了，但我想办法搞到了另外一种，价格是每盎司6美元。这个和香奈儿5号一样好，在国内至少要卖35美元。即使你不喜欢

它，也可以卖掉赚点儿钱。”上次人家史汀生一溜小跑过来向领导汇报，杜鲁门却在贝尔纳斯的陪同下上街购物去了，真可谓工作生活两不误。

黑市中少不了皮肉生意。一天会议结束，杜鲁门准备乘车回去时，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冲到车窗前，问能不能搭个便车，一向随和的杜鲁门慨然允诺。当时负责开车的白宫特工弗洛伊德·鲍林竖起耳朵，想听听年轻人究竟和总统说了些什么。只听那名军官对杜鲁门说：“您有任何方面的需要，只管开口。你知道，任何需要，比如说女人。”当车最后在“小白宫”门口停下时，杜鲁门告诉年轻人：“听着，孩子，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太太对我非常忠诚，我也对她忠诚，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这种事。”鲍林看到总统连“再见”都没说，就气呼呼地转身离去。

美国总统的心里有点烦，英国首相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7月21日清晨史汀生告退之后，丘吉尔驱车前往柏林，参加了驻德英军的阅兵仪式。当受检阅部队向他发出欢呼时，丘吉尔回敬以他惯常使用的“V”字手势。但当听到之后明显高出许多的欢呼声送给了艾德礼时，丘吉尔把手放了下来，怒气冲冲地直视远方。他身边的人显然也受到了意外打击，大家认为，要不是这位伟大的战时领袖，英国人不可能来到柏林，而现在他得到的欢呼竟然明显少于之前毫不起眼的艾德礼。但鉴于艾德礼本人也在现场，谁都没把这种不满情绪明显表露出来。

回到住处的丘吉尔一度把不满发泄到卫兵头上。他抱怨他们在自己居住的房间周围巡逻时的脚步声太重，钉靴底踩踏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音让他无法入睡。卫兵因此全都换上了胶底鞋子，并撤离到足够的地方。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2日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光临波茨坦，大街上到处都是倾倒的树木。首相房外的一棵百年老菩提树被连根拔起，顺便带出了树下面的一根水管，丘吉尔因为泡不上

热水澡而大发雷霆——首相的三大爱好，除了雪茄和威士忌，就是泡澡。“这难道预示着首相将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败北吗？”丘吉尔的一名随从在日记里写道，“他说这是上帝最无礼的行为。”

波茨坦会议（4）

7月23日晚，终于轮到丘吉尔设宴请别人吃饭了。即使已呈现明显的衰落景象，大英帝国最起码的外交风范绝对不能丢。丘吉尔晚宴的规模比美国人和苏联人都要盛大。他特意安排工兵打造了一张能坐28人的大台子。杜鲁门和斯大林不是只请政府官员吗？我连军事将领都请。当发现为晚宴准备的菜肴不够丰盛时，他又特意下令派专机从伦敦运来了几道冷餐。皇家空军军乐团的全体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待多时。

苏联代表团的车队率先来到，一脸严肃的斯大林生硬地举手，向手上握着刺刀长枪的苏格兰仪仗队敬礼。美国人显得稍微低调，杜鲁门率众幕僚徒步前来。三位领导人在门廊前站定，面带微笑供记者拍照。除了相貌不太相似，那亲热劲儿跟三胞胎没什么差别。接受完闪光灯的“扫射”，众人相继落座，开始上菜。

三杯酒下肚，惯常的敬酒和赞美声再次响起。丘吉尔称赞美国总统“真诚、坦率、有决断力”，杜鲁门则自谦“一个胆小的密苏里州乡村小男孩”，被自己身边“像首相和大元帅这样的伟人”完全压倒。斯大林立即接过话头，称这种个人谦虚是“一个人品质的真正体现”，“与之相结合的还有实力和诚实守信的宗旨”。

在波茨坦首次参加首脑宴会的金上将把身子歪向莫兰勋爵，小声对医生说：“你看我们总统。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新鲜的，但他能够对付。他比罗斯福更像一个美国人，他不仅能为美国，而且能为全世界干出一番事业来。”

祝酒和讲话常常被皇家空军军乐团演奏出的震耳欲聋的乐声淹没。丘吉尔可不喜欢那些软绵绵的协奏曲或小夜曲，他亲自给乐队安排了大量气势磅礴的进行曲。开场曲就是《啊！啊！啊！》，然后是

《斯凯岛船歌》，接下来是《带我回到绿色的草原》。首相严令乐队指挥，必须一首曲子接一首曲子演奏，一分钟都不能间断，所有乐手都要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看到一些人因此捂住了耳朵，丘吉尔感觉非常开心，非常解气。他一脸坏笑地对莱希说，这是对自己在杜鲁门和斯大林那里听那些“烦得流泪”的古典音乐的报复。丘吉尔的目的显然并未达到，杜鲁门和斯大林一点儿都不烦，还频频上前跟音乐家们亲切握手，亲手给他们端上美酒，点播自己喜欢的曲目。莱希感慨道：“到会议闭幕时，我听了太多各种各样的音乐，把我这方面很长时间的文化需求都满足了。”

祝酒词逐渐变得越来越奔放。丘吉尔再次称呼苏联领袖为“斯大林大帝”，斯大林回敬的“为下次在东京会面干杯”一语，使在场所有人都暗暗吃惊，因为苏联和日本此时仍处于和平状态。尽管现场有不少侍者和卫兵，但斯大林毫无顾忌。同样首次参加首脑宴会的阿诺德上将在回忆录《全球使命》中写道：“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苏联将对日本宣战。这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到更接近日本的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我们就真的可以把日本炸个稀巴烂。”阿诺德起身告诉三位首脑：“如果我们的‘超级空中堡垒’继续现有攻势，将来的聚会地点东京就可能什么都剩不下了。”

斯大林看上去非常开心，他告诉丘吉尔的翻译伯斯少校，自己非常喜欢英国晚宴的典雅风格，还把在场的英、美将领和苏军将领做了一番善意的比较。“我们的将领还缺乏教养，”他指着桌子另一头的朱可夫说，“他们不懂礼貌，我们的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吃过最后的甜食，斯大林开始挨个儿请方桌周围的人在他的菜单上签名。受他影响，所有人都开始向其他人索要签名，作为本次会议的留念。看来这些明眼人心里都清楚，今后类似会议很可能不会再有

了。丘吉尔心里一直在惦记着选举结果，他向艾德礼举杯提议，“祝福反对党的下一任领导人，不管他是谁”。

史汀生并未被邀请参加英国人的宴会。就在众人纷纷举杯祝酒之时，美国陆军部长接到了哈里森发来的紧急电报：“根据病人情况和气候条件，手术可以在8月1日以后的任何一天进行。仅从病人自身而言，8月1日到3日都可以考虑，8月4日到5日把握更大。在8月10日之前，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旧病复发。”

7月24日是会议的关键一天，将有许多重要事情发生。早上9时20分，史汀生步行来到“小白宫”，将哈里森的电报内容向总统做了详细汇报。杜鲁门非常开心：“这正是我想要的！”杜鲁门说，现在终于可以发出最后通牒，让日本人在“无条件投降”和“迅速彻底毁灭”之间做出选择。杜鲁门提到的“最后通牒”，就是由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杜曼起草，助理国务卿格鲁把关，史汀生和贝尔纳斯审核，最后由杜鲁门批准并与丘吉尔和蒋介石联名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杜鲁门说，如果日本人不接受公告条件，就断然对他们使用那种新型炸弹。

史汀生趁机提出，不能把炸弹丢到日本旧都京都，因为这座城市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杜鲁门赞同这种观点，指出京都和东京都不应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他在日记里写道：“新武器会用来对付日本海军和陆军，而不是妇女和儿童，美国人不会堕落到和敌人处于一个道德水平线上。就算日本人凶暴、残忍、无情又疯狂，我们作为世界共同福祉的领头人，也不能把那种可怕的炸弹丢到他们的老首都或新首都去。目标将是纯军事性的，而且我们会提前发出警告，要求日本人投降以避免伤亡。我确定他们不会这么做，但我们会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史汀生知道，自己现在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说服总统考虑使用原子弹以外的另一项选择，即在盟军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中，允许他们保留天皇。史汀生知道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可以促使日本人接受最后通牒的所有条件。如果日本人因此接受条件向盟军投降，那原子弹就完全不会使用。但贝尔纳斯告诉他没有机会了，公告文本已经发给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史汀生还不愿轻易放弃，他提出即使在正式文本上不那样提，也可以在正式会谈开始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他们做出口头保证。在巴伯尔斯贝格那个星期二上午的短短几分钟里，不使用原子弹达成和平的最后机会就这样悄悄溜走了。

上午11时30分，有杜鲁门和丘吉尔参加的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小白宫”的餐厅举行。会议并没有多少内容可供研究，登陆日本被批准为未来主要的军事行动，双方一致同意于1945年11月1日发起针对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英国人提出，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决策可以由美国人掌握，但要与英国人定期商量。他们同意双方意见不一致时，由美军参谋长们做出最终决定。将来如果苏联人参战，这种战略磋商的办法仍将继续。击败日本有组织抵抗的日期暂定为1946年11月15日，这个时间应经常校正，以适应战局发展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始终未谈及那种超级武器。

英国人承诺按以下约定事项参与远东的最后战事：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将继续在美军第三舰队的指挥下作战；皇家空军将调遣10个远程轰炸机中队加入对日战略轰炸，一俟能找到更多机场，这支队伍将进一步扩大到20个中队；原则上同意在对日作战中使用英军地面部队，究竟投入多少兵力，根据作战计划再研究确定。英军参谋人员将分别会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随后向联合参谋长会议提交详细作战计划。

阿诺德和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元帅是多年的好友。会议间隙，波特尔提醒阿诺德两人1942年曾设下的那个赌局。当时阿诺德认

为，战争期间华盛顿肯定会落下敌人的炸弹，现在事实证明波特尔赢了。两人随即又设下了另一个赌局，阿诺德赌对日战争将在1945年12月前后结束，最迟不会拖过1946年情人节。后来事实证明，这次是阿诺德赢了。

当天下午，由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共同参加的唯一一次军事会议在塞琪琳霍夫宫正式召开。苏方参会人员是阿列克谢·安东诺夫陆军大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和费多尔·法拉列耶夫空军元帅。会议主持人莱希上将首先向苏联人介绍了美军攻打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然后询问他们对参加对日作战有何建议。安东诺夫说，苏军大部队正在向远东隐秘集结，为的是8月中旬之后对日本展开军事行动。至于行动的具体日期，将取决于同中国方面的谈判何时圆满结束。苏军的目标是消灭盘踞在伪满洲国的日军部队，占领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预计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为日军约30个师团和伪满洲国军约20个师。安东诺夫承诺，“打败日本之后，苏军将与盟国军队统一行动，适当时候从占领地区撤走所有军队”。

安东诺夫继而指出，苏军很想知道，美军能否阻止日本本土及中国关内的部队对关东军进行增援。马歇尔、金和阿诺德保证说，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合封锁打击之下，日军不可能从本土转移走任何部队。如果有，也只是从中国关内抽调少许师团，目前美国陆军和空军尚不足以完全阻止敌军从那里派出增援，而海军舰船又无法直接开到陆地上去。

安东诺夫对美军是否会在千岛群岛和朝鲜半岛登陆表示出浓厚兴趣。金上将明确答复说，美军目前没有在千岛群岛登陆的计划。即使不占领其中的任何岛屿，美军也能维持一条通往那里的交通线。马歇尔做了进一步说明：“美军目前暂时不会对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按我们的观点，这类行动需要耗费极大的运输量。我方专家深信，一俟我们的飞机能从日本九州机场起飞，控制朝鲜毫无问题。”双方很

快就互派联络小组、及时通报军情、划分作战区域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杜鲁门并未参加这次会议，当晚莱希向他汇报“会议开得非常友好”。

杜鲁门和丘吉尔没有参加下午的军事会议，另有其他重要公务需要处理。美国人来波茨坦时带有一份敦促日本人尽快投降的最后通牒，现在杜鲁门把它拿出来征求英国人的意见。丘吉尔对通牒的原则表示赞同，并说自己将带一份副本回去认真研究。两人一致认为，公告有必要邀请重庆的蒋介石联名签署，因为中国对日作战的时间在所有盟国中最长，而斯大林不能参与签署，因为苏联还没有向日本正式宣战。

在向丘吉尔征求意见之前，贝尔纳斯已将公告文本发给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指示他在最短时间内取得蒋介石的意见。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为保险起见，陆军电讯部门又重发了一次。24小时后，杜鲁门还是未能得到赫尔利的回复。丘吉尔实在等不及了，必须在第二天回国了解大选结果。他对公告的措辞表示赞同，同意由杜鲁门自行决定发布公告的相关事宜。

既然确定如果日本人不接受最后通牒就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决定在当天下午将美国成功研制这种炸弹的重大秘密告诉斯大林，此举一定程度上是让丘吉尔离开前能看到一出好戏。下午会议结束后，19时30分，杜鲁门随意地收起面前的文件，绕过桌子缓步走向斯大林。他特意不带翻译波伦，以示这次谈话只是临时起意。斯大林身边站着翻译巴甫洛夫。“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丘吉尔后来回忆说，“我离他们只有5码远，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一瞬间的交谈。我知道杜鲁门要说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看看斯大林有何种反应，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贝尔纳斯也在不远处用余光瞄向这里，他也清楚总统究竟要做什么。

杜鲁门假装很“随意”地告诉斯大林，美国研制出了一种破坏力非凡的新炸弹。虽然声音不很大，而且之前和史汀生、贝尔纳斯预演过一次，但他还是运足了丹田之气才说出这番话的，因为不知道斯大林究竟会做出何种反应。他会为美国开展如此重大的研发项目并已制造出新炸弹却对盟友隐瞒这么久而发怒吗？他会询问武器的性质并提出分享研究成果吗？杜鲁门没有指明这种新武器究竟是什么，也没使用“原子弹”一词。出乎杜鲁门的预料，斯大林听完，莞尔一笑，说他“很高兴知道盟友有了这种新武器”，希望美国“能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谈话戛然而止，那些猜想中的戏份儿统统没有上演。不远处的丘吉尔惊讶无比，这么好的戏，怎么几句话就演完了？

杜鲁门在大门口准备上车，丘吉尔一脸戏谑地走了过来：“情况如何？”

“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问。”杜鲁门摇摇头，显得有些意兴索然。

离开塞琪琳霍夫宫时，两人就像一对刚刚搞出一桩绝妙恶作剧的学生，深信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他听到的消息有多么重要，他对那件即将投向日本的新武器竟然一无所知，很可能巴甫洛夫根本就没翻译清楚。可能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描述这一细节时仅仅用了三行半字。丘吉尔却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我深信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理解其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中，原子弹这件事显然不曾使他操过心。如果他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世界事务的重大变革略有所知，他就应该有明显反应。他最可能的回答应该是：‘非常感谢你，把有关你们新型炸弹的事情告诉了我。我当然没有技术知识，能不能派我们这方面的科学专家在明天上午去看看你们的专家？’因此我可以肯定，在那一天，斯大林对英、美两国长期以来从事的这项庞大的研究过程没有特别了解，也不知道美国在生产原子弹这一豪迈的冒险事业上押上了20亿美元的赌注。”

站在不远处的波伦也认为，“巴甫洛夫很可能没有把总统的意思翻译清楚，如果他明白这项革命性的发展对世界会有多大影响，他的表情应该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才是”。

杜、丘确信斯大林被愚弄了。但如果他们听到斯大林随后对莫洛托夫说出的那番话，就会明白被愚弄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如果连这么重大的问题都不感兴趣，那斯大林就完全不配叫斯大林了。苏联领导人的举重若轻是装出来的，尽管他当时心中波澜起伏。福克斯等人为莫斯科提供的大量信息，使斯大林对原子弹的了解比杜鲁门和丘吉尔两个人加起来还多，他可以定期得到原子弹的最新报告。就在苏联代表团出发前，7月10日，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就放着这样一份“绝密”报告，不但说明“美国原子弹的第一次爆炸试验日程已排定”，还详尽描述了试验过程安排及试爆炸弹的具体情况。这份报告上端标注着两个情报来源，“查尔斯”和“姆拉德”分别是福克斯和霍尔的代号，两人都现场观摩了“三位一体”试爆的全过程。24日当天，斯大林很可能知道了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

斯大林一直在等待杜鲁门告诉他这个重大消息。权衡再三，他决定“装作没听懂”，表现得一点都不好奇。他不想让美国人感到自己因此受到了很大震动，并受到政治上的胁迫，因为美国 and 英国想利用原子弹来压制苏联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这只真正的老狐狸用自己举重若轻的精彩表演，彻底将自认聪明的另外两只老狐狸愚弄了。

事实上苏联的核计划开展三年了。在苏联中亚山区，无数的矿工正在开采铀矿石。苏联内务部特工从德国奥尔化学工厂和诺伊施塔特镇制革厂仓库弄到了足够的铀氧化物，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众多德国顶尖的核物理学家。在莫斯科南方40公里的波多利斯克市，一个绝密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正在一所废弃的农场上拔地而起，它是一个类似洛斯阿拉莫斯风格的独立实验室，有自己的测试场、机场和一个以福克斯提供数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铀分离工厂。苏联的“奥本海默”是42岁

的核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他们的原子弹研发机器正在高速运转，现在斯大林准备将它开到最大马力。

关于斯大林听完杜鲁门讲述的真正反应，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描述道：“大元帅返回住所后，当着我的面把他刚才和杜鲁门的谈话告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当即说：‘他们是在给自己抬高身价。’斯大林笑着说：‘让他们抬去吧！今天要和库尔恰托夫谈谈，要加紧我们的工作。’我终于知道了，两人所谈是关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斯大林接下来对西方的伪善大加鞭挞，他确信杜鲁门在会上突然变得无比强硬以及丘吉尔的煽风点火，都与这种新武器有关。“我们正在被欺骗，”苏联领导人气呼呼地说，“杜鲁门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作公正。”

众人七嘴八舌，用一些粗俗的语言咒骂杜鲁门和丘吉尔，连已在地下安息的罗斯福都捎带上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将英国首相描绘成一个色狼：“丘吉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穿着完美制服的女交警，看得衣服上都撒满了白色的雪茄烟灰。”他这句话终于把大家都逗乐了。

波茨坦会议结束之后，回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很快召见了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助手。“同志们，我对你们的唯一要求，就是在最短时间里拿出我们的原子武器。你们知道，广岛震惊了整个世界，平衡已经遭到破坏。搞出原子弹将会消除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斯大林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美国人的核垄断，一支由50万人组成的劳工队伍将投入建造有关工厂和处理铀矿石的工作。杜鲁门想欺骗苏联人，反而加强了苏联人的偏执心理，促使他们越发致力于得到自己的原子武器。库尔恰托夫因此成为斯大林的贵客，不受任何限制随意出入克里姆林宫，那里甚至为他开设了一个禁止其他人进入的房间，只容他一个人在那里阅读情报部门获得的最新资料。这位苏联核物理学

家对间谍发回资料的重要性感到震惊，他坦言苏联成功制造出原子弹有一半功劳应该归属于情报部门。战后的苏联满目凋敝，百废待兴。库尔恰托夫为原子弹研发项目使用了如此多的宝贵资源感到不安。

“如果孩子不哭，母亲就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斯大林的话完全打消了他的顾虑，“你需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不会拒绝你的。我只要求一个回报，在最短时间内给我们提供核武器。”很多人因此羡慕甚至忌妒库尔恰托夫。

苏联人的“格罗夫斯”是贝利亚。由他出手，所有工作都会事半功倍，因为在他手下不好好干或者好好干了效果不佳都会掉脑袋。核竞赛开始了！后来一位历史学家写道：“20世纪的核军备竞赛，是于1945年7月24日19时30分在塞琪琳霍夫宫开始的。”在冷战的日子里，苏联这样宣传：“美国人将原子弹投放到广岛和长崎，是对日本人的警告，同时也是有意对苏联做出的含蓄威胁。”

1946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伍思采访了莫洛托夫，询问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人是否把原子弹一事告诉过苏联人。莫洛托夫好像有点吃惊，沉思片刻后回答说：“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真正的答案既可说是‘告诉了’，又可以说‘没告诉’。他们说那是一颗‘超级炸弹’，一颗‘从来没有过的炸弹’，但没有使用‘原子’这个词。”

史汀生没有参加会议，看不到杜鲁门和斯大林之间的特别互动。晚饭前，他再次接到哈里森发来的秘密电报，内容是格罗夫斯请求授权使用原子弹的指令草案。既然总统做出了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史汀生只好在午夜过后不久做出如下回复。

绝密紧急，自：总站

致：陆军部，胜281号，1945年7月25日

关于你7月24日的战字第37683号电，陆军部长批准格罗夫斯的指令。

波茨坦时间25日凌晨0时35分，华盛顿时间18时35分，格罗夫斯得到了他一直盼望的答复。虽然电报只有简单一句话，但相当于史汀生签署了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命令。核武器的控制权从政治家的手里转到了军方手中，实际上是格罗夫斯。现在能够阻止原子弹使用的只有那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前提是顽强的日本人必须接受它，这项通牒计划在36小时之后发出。

当晚，杜鲁门破例睡得很晚，重新审视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这称不上什么‘重大决定’，”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项决定没什么需要你担心的。”作为一名参加过一战的陆军炮兵上尉军官，杜鲁门一直认为“原子弹和大炮一样不过是一件武器”，仅此而已。美国人并没有邀请日本人来偷袭珍珠港，是他们背信弃义，引发了这场战争。现在如果他们拒绝投降，用原子弹作为唯一回应是天经地义。“它的道德考量最终被简单的数字替代，”杜鲁门后来说，“在我看来，我们可能会损失25万名好青年，绝对值几座日本城市。”

丘吉尔对原子弹一旦准备就绪就可以投放这一点毫不怀疑，早在7月4日，他就将使用权完全委托给美国人。“最后决定当然取决于拥有这种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丘吉尔说，“但我始终没有怀疑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没有对他做法的正确性表示过任何怀疑。”从某种意义来说，杜鲁门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格罗夫斯认为，“他的决定是个不干涉的决定——基本上是个不打乱原有计划的决定。杜鲁门先生承担的责任，本质上相当于某个外科医生。当病人的腹腔被打开，阑尾露出并被切掉一半，这个医生走进来说，行，我认为应该切除他的阑尾，我决定了。”

1958年，美国战史专家约翰·托兰为此事专门拜访了杜鲁门：

“这个重大决定是不是您绞尽脑汁做出的？”杜鲁门回答说：“根本不是，我做那个决定时就像（他弹了弹指头）这样！”1959年4月28日，杜鲁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说：“使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是在战争期间使用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东京投下燃烧弹烧死的人，要比两颗原子弹炸死的人还要多。它不过是正义武库中另一种强大的武器而已。两颗原子弹结束了战争，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它就同我方的大炮一样，拿破仑说过，胜利总是在大炮一边的。它全然是为了结束战争而做出的纯军事决定。”讨论会即将结束时，一个学生再次提到这个问题。“那是不用你去操心的决定！”杜鲁门显得有点生气，“它不过是像使用比对方更大的大炮以取得战争胜利一样，用它的目的就在于此。它不是别的什么特殊武器，只是一件大炮武器而已。”

历经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杜鲁门对此从未动摇。和杜鲁门不同，史汀生对自己主持创造的这种新武器一直心存矛盾。美军将原子弹投向长崎的头一天，1945年8月8日，史汀生因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后来健康状况有所恢复，但他的政治生涯显然走到了尽头。9月21日，史汀生在78岁生日当天宣布退隐。他做出的最后努力是出具一份备忘录，敦促杜鲁门对核武器实施国际控制。史汀生已意识到美国与苏联核军备竞赛的危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将会摧毁全人类。”他的提议仍未被采纳，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原子弹实在太珍贵了，没人愿意主动放弃它。

二战进入最后阶段，丘吉尔的个人表演同样接近尾声。25日清晨苏醒后，神情恍惚的首相告诉医生莫兰勋爵，“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的生命突然终止了。我看到我坐在一个空房间里，我的尸体就停放在这个房间的桌上，上边覆盖着白布，我认出我的从白布下

伸出来的光脚丫，确实跟真的一样。”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竭力思考梦的含义，“也许，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结束了。”

和往常不同，当天丘吉尔早早就起了床。上午10时45分，“三巨头”来到塞琪琳霍夫宫，那里聚集了一大群摄影记者。按照计划，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议提前到11时召开，三人商定在宫殿花园里合影留念，并允许记者进行拍照。阳光下的草坪上，早已摆好了三把藤椅，椅子之间的距离精确地设置为1英尺。作为会议主席的杜鲁门坐在中间，丘吉尔在转身面对摄影师时有意将椅子向杜鲁门挪动了一点儿，以示两位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杜鲁门对此非常敏感，试图把椅子重新移回中间，但因为完全坐下去了，他的几次努力都未成功。站起身来挪椅子又太明显，他的脸色看上去有点不自然。斯大林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目光冷峻，凝视远方。丘吉尔似乎对自己的小聪明非常得意，“就像一个把老师拉回到自己这一边的调皮学生一样”。

之后的会议沿袭了之前的格调。“丘吉尔和斯大林互相对牛弹琴，杜鲁门则尽力裁决，每个人都在重复着先前说了无数次的老话，就像固执地忠实于剧本的演员，”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他总会有点经典语言——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一个比任何事情都更加明白不过的事实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后，‘三巨头’再也不会被共同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敌人即将消失，开完这次会，他们将由盟友变为潜在的敌人，他们在握手的同时已经准备好了无影脚。

12时15分，杜鲁门宣布“暂时休会，直到星期五17时”。众人像往常那样疲惫不堪地站起来，收拾文件准备离场。没有人怀疑48小时后丘吉尔会重新回到这里，继续以英国首相的身份参加会议。一些人开始拿英国大选的结果打赌，赌的不是谁能赢得竞选，而是丘吉尔究竟胜出多少席位。斯大林向艾德礼打了个招呼，“在我看来，艾德礼

先生不像是个对权力有着强烈欲望的人，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银行经理，而不可能是英国首相”。艾德礼从一开始就是英国代表团成员，面相有点像老鼠，秃头，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丘吉尔喜欢称艾德礼是“披着羊皮的羊”，认为副首相不可能对自己构成真正威胁。他想不到的是，虽然艾德礼不会，但是英国人民会。

“三巨头”再次来到宫外合影，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影。杜鲁门站在中间，双臂交叉，以便同时与其他两位领导人握手。三人在摄影师和录像师前面带微笑，掩盖内心的真实情绪。对美、英领导人来说，会谈进行得极不顺利。在欧洲战后道路的问题上，斯大林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众人挥手告别之后，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急匆匆赶往加托机场。1时23分，他的“空中霸王”升空飞往英国。2小时20分钟后，飞机在伦敦附近的诺索尔特空军基地降落时，首相夫人克莱门蒂娜、政治助手约翰·科尔韦尔等人在机场等候多时了。丘吉尔被告知，工党总部的竞选气氛相当低迷，预计保守党将以30席的多数席位赢得胜利。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准备上床睡觉时，心里依然想着“相信英国人民会希望我继续为他们工作”。

26日黎明时分，丘吉尔突然感到身上像被戳了一刀似的猛醒过来，被一种不曾有过的恐慌紧紧攫住，心中有了一种吉凶未卜之感。“一种迄今一直存在的失败感从潜意识里冒出来，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过去许多重大事件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依靠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我也将快失去重心而跌倒了。塑造未来的力量被剥夺，我积累的知识 and 经验，我在如此多国家获得的权威和友善，都将烟消云散。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立即又睡着了，直到9时再次醒来。”

上午10时，地图室主管理查德·皮姆上尉接到了第一批投票的统计结果，保守党落后工党10个席位。他立即去找丘吉尔，“首相正在泡澡，”皮姆回忆说，“他看上去即使不是大吃一惊，也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他让我给他拿一块毛巾。几分钟后，首相穿着蓝色工作服，叼着雪茄，来到地图室的椅子上坐下。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将获得的最新信息填到墙壁上的图表里，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保守党选区落入工党之手。起初丘吉尔看上去没有明显的惊讶和激动，助手们宽慰他说，只要乡村选区的选票计算完毕，首相一定会反败为胜，但这一情形始终没有发生。中午时分，一切宣告结束，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当莫兰勋爵说英国人民“忘恩负义”时，丘吉尔说：“我不会这么说，他们刚刚度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谁都不愿先开口，最后还是克莱门蒂娜打破了沉默：“温斯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丘吉尔勉强对夫人挤出一丝苦笑：“现在确实是马失前蹄了。”丘吉尔强调选举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我向他们求爱，他们却唾弃我，我应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这个的”。《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发回美国的评论说：“这是民主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选举结果。”

根据英国宪法，丘吉尔本可以以首相身份重返波茨坦，在几天后议会召集时再宣布正式离职。“我未尝不可根据宪法等待几天以后议会开会，然后接受下院的解职。这样使我可以在辞职以前，把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全国。但当时波茨坦会议上所有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正待处理，急需一位不列颠的全权代表出席，因此任何耽搁都将损害国家利益。还有，选举人的抉择既已这样以压倒多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我不愿再耽搁一小时，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事务。”当天19时，丘吉尔驱车前往白金汉宫，向国王乔治五世递交了辞呈，并请英

王召见艾德礼先生。从这一刻起，主政英国长达6年的丘吉尔变成反对党领袖了。

两小时后，丘吉尔在从白金汉宫的回家路上口述了一份声明，并通过广播对外公布：“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检得的选票之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日本最后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预料的要快得多。现在，唯有向在危难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给予我的百折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表达的许多厚意。国内和海外的巨大责任落在了新政府的肩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他们能成功肩负起这个重任。”

就在杜鲁门艰难做出对日使用原子弹决定的同时，完成海上加油补给的美军第三舰队重返日本近海。哈尔西计划对日军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吴港发起大规模攻击，将分散在周围的日军残余舰船一网打尽。斯普鲁恩斯并不赞成老朋友这种做法，他希望快速航空舰队更多地打击日本本土的机场，因为几乎所有日军的“神风机”都是在那里起飞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麦凯恩中将和大部分幕僚也反对袭击日本舰船，它们因极度缺油已无法出海作战，不可能对美军舰队构成任何现实威胁。沦为一座座固定炮台的日军舰船只剩下最后的防空武器可以使用，它们恰恰是用来对付舰载机的。麦凯恩认为，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再让飞行员冒生命危险去攻击并无多大价值的目标，实在没有太大必要。

哈尔西自有充分理由。其一，美国海军的自尊心在珍珠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抚慰创伤的唯一方式就是彻底摧毁日本海军，方能一解心头之恨。其二，一旦苏联人参加对日作战，缺乏强大海军的苏联红军及其后勤物资便须从堪察加半岛经海路运往北海道，目前这条航线非常脆弱，“日本人只需要几艘巡洋舰便可完全控制这一路线”。其

三，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舰船，作为他们战后讨价还价的资本，或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组一支新的舰队。也就是说，斩草必须除根。哈尔西还有一个更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命令我们摧毁日本联合舰队，单这一条理由就已足够，所有日军的战舰都必须去死！”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况且麦凯恩几天前接到了回国履任新职的命令——实际上等于变相退休——也就懒得再去跟哈尔西争论了。

飞鸟尽，良弓藏。随着日本海军日渐式微，美国海军的潜在危机正随之而来。哈尔西的脑子不算十分灵光，但这个大道理他还是懂得的。拉福德少将这样告诉随军记者：“快速航母的角色完全变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保证后勤运输线的畅通，并确保对日本的封锁。我们和B-29并肩作战，我们可以对小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陆军那些大轰炸机则轰炸城市或大型工业设施。”到1945年下半年，海军的表现已不如陆军航空兵那么耀眼，重要性逐渐退居次席。哈尔西对此显得有些消沉，他在写给尼米兹的一封信中坦承：“现在B-29是进攻性力量，而航母则是防御性的。登陆九州的舰队需要不间断的战斗机掩护，以抵御凶猛而强大的‘神风特攻’，快速航母舰队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防御作战，而且要连续很多个星期为大规模登陆行动提供直接支援，就像我们在冲绳岛时那样。”带着一丝不舍，哈尔西无奈承认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航空母舰在太平洋大进攻中一马当先的光辉岁月一去不返了。当我们像利剑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时，值得攻击的目标已寥寥无几。”

既然哈尔西将空袭吴港当成是对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最后报复，英国人的飞机就有必要被排除在外，他们被分配的攻击目标是日本的陆上机场。7月下旬的一系列联合作战充分暴露出美英同盟关系中自私的一面。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有必要防止英国在日后宣称他们参与了歼灭日本联合舰队的最后一击。”换句话说，美国海军不

想与其他任何人分享最后消灭日本海军的功劳。罗林斯中将心知肚明，但必须装作一副不生气的样子，接受美国人指派的次要任务。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役长达33年的英国战史专家、舰队空军博物馆馆长大卫·霍布斯在《英国太平洋舰队》一书中写道：“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检讨，哈尔西这一言论对英国都堪称无礼。毕竟大英帝国从太平洋战争之初便承担起了对日作战的共同责任，并在战争最初的若干小时内就付出了包括‘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两艘大舰及舰上大部分水兵生命的巨大代价。此后作为忠实的盟友，大英帝国先后出动若干大舰，跨越半个地球去和美国人并肩作战。”

7月24日凌晨4时40分，美军对吴港日军残舰的空袭行动正式发起。当天麦凯恩共出动舰载机1363架次，对吴港和濑户内海一带的日军目标发起狂轰滥炸。日军继续将大部分航空兵力隐匿不出，以备将来盟军发起登陆时发出最后的致命一击。清晨7时58分，“圣贾辛托”号8架“地狱猫”和9架“复仇者”升空后加入了庞大的攻击队伍。由于事先预料到不会有多少日机起飞迎战，其中7架“地狱猫”各挂载1颗454公斤炸弹，其功能相当于俯冲轰炸机。日军并未束手待毙，得知美军机群大举来袭的消息，日军最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剑部队”）于9时04分放飞了24架“紫电改”。在丰后水道上空，他们与“本宁顿”号战斗机中队展开混战。“圣贾辛托”号战斗机中队完成投弹后顺利返航，看到前方空域有战斗发生，就立即飞来加入战团。

轻松击落一架日机之后，杰克·吉布森中尉发现前方另一架日机的机身和水平翼上涂有白色色带，那显然是一架带队长机。2000年，吉布森这样告诉记者：“那架日机试图切入我的内圈，但是每次它开始转弯，我都会在它的前方打出一个短点射，把它逼回水平直飞。参军前我经常到野外打猎，懂得射击必须有一定的提前量，这对我提高空战技巧帮助很大。经过几轮缠斗，我终于打中了它的座舱。那架日机开始冒烟，一侧机翼下沉，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入了大海。”吉

布森后来知道，他击落的是日本海航王牌、第七〇一飞行队长鸳渊孝的座机。随后追晋少佐军衔的鸳渊没留下任何遗物，其部下山田良市大尉——1979年至1981年担任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军职幕僚长——把自己的手表当成鸳渊的遗物送给了他的妹妹光子，并在1949年成为鸳渊的妹夫。

日军另一名王牌飞行员武藤金义攻击了落后于大编队的2架“海盗”。刚刚出任“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的马尔康姆·卡格尔上尉率僚机飞行员肯尼思·内尔中尉前来增援，遭到几架日军“紫电改”的俯冲攻击。两人刚开始做出“萨奇剪”动作，内尔的飞机就被击中坠海，机毁人亡。罗伯特·阿普尔盖特中尉与武藤金义在大约300米的距离上对射，互有命中。当飞机接近150米时，双方不再射击，因为航弹全打光了。武藤很可能已经中弹，驾机朝阿普尔盖特迎头撞来。后者紧急推杆避开，双方仅差3米就会撞在一起。阿尔普盖特看到那名日军飞行员倒在座舱之中，飞机一头栽入大海。向前飞行一段距离之后，阿尔普盖特发现自己的发动机也不转了。中尉跳伞后在海上漂流了一晚，第二天被“蒙特利”号的一架“地狱猫”发现，后者迅速唤来潜艇将他捞了上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能击毙日军王牌飞行员，这位来自俄勒冈州的23岁小伙子下海游趟泳也算值了。对武藤之死，最感愧疚的是日军另一名王牌飞行员板井三郎，当天武藤是替他出征。

在当天的战斗中，日军“剑部队”共损失6名飞行员，鸳渊和武藤的战死对日军士气打击很大，后者通常被认为是无敌的飞行员。“剑部队”声称击落美机16架，美军只承认被击落1架“地狱猫”和3架“海盗”，其余损失均来自日军的防空炮火。美军当天总计损失3架“地狱猫”、6架“海盗”、13架“地狱俯冲者”和6架“复仇者”，其中包括“提康德罗加”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波特·麦斯威尔中校的“地狱猫”，中校跳伞时因降落伞未能打开不幸身亡。

“贝露森林”号飞行员赫布劳少尉奉命轰炸本州岛的四日市机场。“跟往常一样，我们扫射，发射火箭弹，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后来他回忆说，“到最后我只剩下那颗炸弹，准备找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正当我从低空准备拉升时，我的飞机被子弹接连击中。一开始我认为子弹来自地面的防空炮，但是后方突然闪出的一架日机让我大吃一惊，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我的发动机完全熄火，敌机又在我的飞机上做了一通射击练习。”由于飞行高度太低，无法跳伞，赫布劳只好驾机在一片稻田里迫降，然后爬上机翼查看腿部的伤势。第一个向他冲来的是一个日本妇女，朝他打光了手枪里的子弹，所幸一发都没有打中。仅10分钟后，他被随后赶来的一大群人俘虏了。赫布劳被押送到大阪的一处看守所，“连续三天时间里，我没有吃上一口饭，也没喝到一滴水。他们没日没夜地用拳头和棍棒打我，用皮带抽我，还把点燃的香烟翻过来塞到我的嘴里。一个人经受了这么多折磨居然还能活下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这真是个奇迹。”

日军大部分残余舰只都停泊在紧靠海岸的浅水区，这样即使不幸被击沉，也只会坐底搁浅而不会完全沉入水下。舰船无法出海作战使日军有了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伪装作业。仅存的几艘航母除了进行欺骗性涂装和敷设伪装网，还在飞行甲板上种植了树木，搭建了一些假建筑，甚至用沙子撒出了一些假道路。这些伪装使它们很难从高空被轻易发现。需要指出的是，在舰船停泊地周围的山丘上，日军部署了大量高射炮。

由于并无多少日机起飞拦截，美军攻击机群得以充分施展本领，对日军舰船发起攻击。日军航母自然成为美军飞行员重点关照的对象。能够熟练进行舰上起降的飞行员极度缺乏，日军航母“天城”号自1944年8月服役以来就没有配备过航空队，更谈不上参加战斗，此时舰上只保留有维持军舰正常运转所需的最少数量舰员。25日上午，

“天城”号先后遭到30架美机攻击，多颗近失弹使航母舰体出现倾斜。10时整，美机投下的一颗454公斤炸弹直接命中飞行甲板中心位置，剧烈爆炸将甲板炸得大幅度翘起。眼看轮机舱大量进水完全失去控制，舰长平冢四郎下令弃舰，率幸存水兵快速撤离，他登岸后很快被解除了舰长职务。尽管下午该舰又遭到了20架美机攻击，不过通过对侧注水纠正倾斜等措施，当天美军的空袭结束时，“天城”号依然顽强地浮在水面上。

“天城”号吸引了美军大部分火力，另一艘新完工的航母“葛城”号仅遭到10至12架美机攻击，只有1颗227公斤炸弹直接获得命中，舰上一座防空炮台被彻底炸毁，13名高射炮手被炸死，舰体并未遭到严重破坏。“凤翔”号航母仅被命中1颗炸弹，舰体受到轻微损伤。当天运气最好的当数在“马里亚纳猎火鸡”之役中侥幸逃脱的“龙凤”号。大部分水兵奉命离舰，舰上留下的少数防空炮手自始至终未放一炮，“龙凤”号竟然未遭到攻击。

停泊于别府海域的航母“海鹰”号挨了好几发美军战斗机发射的火箭弹，伤势并不严重。为躲避美机空袭，“海鹰”号一边奋力反击，一边快速向室津港转移，却在四国岛最西端的佐田岬一带撞上了美军提前布下的水雷，舰体严重受损，舰尾完全被淹没，彻底丧失了航行能力。“夕风”号驱逐舰冒着美军的猛烈炮火前来拖曳，“海鹰”号最后搁浅在别府的日出町城下海岸。

日舰中最让哈尔西牢记于心的是在恩加诺角海战中侥幸逃脱的那两艘航空战列舰。后来他亲率主力舰队一路从中国南海追杀到越南近海，仍被两舰侥幸逃脱。所有奉命出击的美军飞行员都接到了哈尔西亲自颁发的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两艘舰击沉！”从早上6时15分开始，“伊势”号相继遭到30架美机的攻击，除了被3颗炸弹直接命中，还挨了多达两位数的近失弹。中午时分又有30架美机来袭，1颗炸弹直接命中“伊势”号舰桥，将三号主炮塔和烟筒附近的高

炮悉数摧毁。舰长牟田口格郎及50多名水兵战死，100多人受伤，“伊势”号重伤的舰首徐徐下沉触底。美军空袭结束之后，日军水兵经过3天努力，将舰体内的大部分进水排出，舰首才又重新浮起。

向“日向”号发起攻击的美机超过了50架，投下的炸弹有10颗直接获得命中，另外有约30颗取得近失。“日向”号舷侧被震出了好几道裂缝，大量海水汹涌灌入。3颗接连命中舰桥附近的炸弹将正在指挥对空射击的舰长草川淳当场炸死，另有204人在空袭中死亡，600多人受伤。伤势严重的“日向”号从舰尾方向徐徐下沉。由于泊地水浅，26日清晨，“日向”号以水平状态坐沉水底，仅有部分甲板和上层建筑还露在水面上。

除了“伊势”号和“日向”号这两艘舰，当天吴港还停泊着一艘货真价实的快速战列舰“榛名”号。日本4艘金刚级快速战列舰中的“比叡”号、“雾岛”号、“金刚”号已陆续战沉，运气还算不错的“榛名”号“硕果独存”。此刻的“榛名”号早已没了开战之初的威风八面，美军空袭来临之前，该舰的主炮塔都被刷上了迷彩条纹，舰上152毫米副炮和127毫米高炮全部拆除，运往岸上当作固定炮台使用。发电机也被移置吴海军船厂，舰上必需的照明只能靠临时从岸上拉来电线凑合提供。大部分水兵奉命撤离，舰上只留少数基干人员。当天“榛名”号沿袭了之前的好运，只受到约10架美机的攻击，舰体后部水线以上部位被炸开了一道大口子。不过，这条裂缝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

和“榛名”号一样大名鼎鼎的重巡洋舰“利根”号当天先后遭到美机7轮攻击，至少挨了3颗炸弹和7颗近失弹。第一颗227公斤炸弹命中烟筒左侧根部，穿入锅炉舱后猛烈爆炸，导致“利根”号部分动力丧失。第二颗454公斤炸弹从左舷二号高炮和主桅处穿透上层甲板在底舱爆炸，导致左舷严重进水。第三颗454公斤炸弹命中左舷舰尾甲板并诱发大火。14时，舰长冈田有作下令撤离。当天美军的攻击结束之

后，冈田率部分水兵重新登舰，奋力将大火扑灭。“利根”号因左舷进水出现严重倾斜，吴镇守府只好派出拖船将其拖往西能美岛岸边，歪斜着坐沉于浅水之中。

重巡洋舰“青叶”号同样遭到30架美机攻击，被1颗227公斤炸弹直接命中，另有1颗454公斤近失弹在其左舷一号和三号轮机舱间炸开了10米长的破口，水线以下舰体严重受损。尽管舰员拼命排水，“青叶”号还是徐徐下沉。22时前后，“青叶”号以右倾姿态坐沉在约7米深的海底。

锚泊在江田岛西侧的联合舰队前旗舰“大淀”号轻巡洋舰遭到约50架美机轮番攻击，先后被5颗炸弹命中。其中2颗在上层甲板炸响，在舰尾弹射器左侧炸开一道长4米的大口子。另2颗炸弹命中舰体中部右舷，使主机舱和四号高炮严重受损。最后一颗炸弹命中舰桥右舷前部，将第二电信室完全摧毁，诱发的大火直到26日才被扑灭。尽管如此，在当天的空袭结束时，“大淀”号仍然顽强地浮在水面上。由于日舰大部分停泊在浅水区，美军主动放弃了鱼雷攻击，所有“复仇者”均改为携带重磅炸弹，导致攻舰效率大大降低。

1921年服役的老式轻巡洋舰“北上”号也未能避开攻击，10颗近失弹将该舰仅剩的前部主机震坏，动力全失。当天下午，美机的扫射又造成舰上32名水兵死亡、7人受伤。1912年下水的无畏舰“摄津”号遭到30架“地狱猫”的攻击，3颗直接命中弹炸死、炸伤水兵各2人，5颗近失弹造成右舷轮机舱破损进水，舰长大藤正直只好让军舰触礁搁浅，以免沉没。当天日军被击沉的最“年长”的舰，当数1901年下水服役的“磐手”号装甲巡洋舰，3颗近失弹让这艘年久失修的老舰毫无悬念地坐沉海底。肉少狼多，实在找不到舰船的美军飞行员开始将目光转向陆地，对进入视野的一切有价值目标大开杀戒。他们当天共摧毁16台火车头、4座油库、20座机库和其他一些诸如兵营、仓库、发电厂等次要目标。

虽然内心对美国人分配的次要任务极不情愿，英国人还是压制不满，出动舰载机416架次对大阪地区发起了多轮空袭。英国飞行员发现并攻击了隐藏在四国岛香川县高松附近志度湾的护航航母“岛根丸”号，3颗命中弹和多颗近失弹导致该舰舰尾折断沉入海底。英军战机还协助美军对日军航母“海鹰”号发起攻击，这竟然是皇家海军航空兵唯一一次攻击敌军航母。此外，英军还击沉了日军第四号、第三十号海防舰及若干艘小型舰船，并击毁日机15架。

当天晚上，在纪伊水道巡逻的美军第三炮击分队在卡里·琼斯少将的率领下，炮击了位于和歌山县东牟娄郡串本町的一处水上飞机基地和潮岬附近的一座雷达站。炮击仅持续了4分钟，对日军造成的破坏轻微。

为配合航母舰队的攻击行动，当天詹姆斯·格兰特中校的“托罗鱼”号潜艇奉命在四国海岸一带巡逻，执行落水飞行员的搜救任务。18时，负责空中掩护的战机撤离，留下“托罗鱼”号在美军特混舰队即将经过的航线上待命。19时整，格兰特艇长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自己的处境。洛克伍德中将立即将潜艇的准确位置发给了第三舰队。但就在当晚，美军驱逐舰“科拉汉”号在16500米距离上发现了“托罗鱼”号，并迅速靠近观察。“科拉汉”号试图通过无线电信号确定潜艇的身份，“托罗鱼”号也尝试用探照灯与驱逐舰进行联系，但因当时海上能见度极差均未获得成功。“科拉汉”号舰长弗兰克·惠伦中校在6800米距离果断下令开炮。看到海面上出现舰炮射击闪出的亮光，高度警觉的格兰特中校立即下令紧急下潜，所幸驱逐舰打来的炮弹未能获得命中。惠伦中校误认为击沉的是1艘日军水面舰艇，并未赶来继续投下深水炸弹，“托罗鱼”号这才得以侥幸逃脱。

7月25日，美军继续对濑户内海周围区域发动空袭，攻击范围扩大到了名古屋和大阪地区。尽管气象条件不佳且有持续恶化的迹象，但美军还是出动舰载机655架次，直到13时才结束了当天的攻击行动。舰

载机投下的185吨炸弹和发射的1162发火箭弹击沉了约8000吨的9艘商船，炸伤1艘驱逐舰和约35艘小型舰船。美军飞行员还声称击落18架日机，另有61架日机被摧毁在地面上。

鉴于天气越来越差，哈尔西下令舰队撤出战场，前往指定海域补给。27日，完成海上加油的加拿大皇家海军“乌干达”号轻巡洋舰驶出第三十七特混舰队队列，取道埃尼威托克环礁向加拿大的埃斯奎莫尔特港返航。按照加拿大皇家海军相关规定，欧洲战事结束之后，该舰730名水兵中有576人面临退役。“乌干达”号奉命返回国内，接收志愿预备役人员，在进行维修后重返战场，参加即将在11月1日发起的“奥林匹克”行动。加拿大人此举显然失算了，他们根本想不到两周后日本就投降了。“乌干达”号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前线，意味着加拿大皇家海军失去了在东京湾与美、英舰队一道接受日本投降的崇高荣誉。

当丘吉尔动身准备离开波茨坦时，发往中国的文件仍未得到回复。电报在发送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夏威夷和关岛通信站在传送时出现了耽搁，这封重要的电文一直到重庆时间24日20时35分才到了赫尔利手中。赫尔利发回电报说，对日本的重要公告已送交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但此时蒋介石不在重庆而在黄山：“电报到深夜才译出，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船渡过长江也有困难。宋院长不愿在深夜同我一起前往黄山。25日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官邸。委员长仔细阅读了电文，吴国桢对急等回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的内容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到了，于是有必要将整个事情经过再向他重述一遍。顺便提一下，王博士即将接替宋院长出任外交部长。当蒋委员长对这份电报表示赞同之后，我们又发现那里的设备坏了，因此我只能回到重庆后才能向您转达。”

蒋介石对公告内容表示完全赞同，但附有一项建议条件：希望在发布公告时，把三国首脑名字的次序调换一下，将他的名字放在丘吉尔前面。这样他在国际上会更有面子，在国内也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鉴于丘吉尔已全权委托美国人处理一切后续事宜，为了迎合蒋介石，杜鲁门大度地同意了。

柏林时间7月26日21时20分，杜鲁门下令将《波茨坦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正式对外公布。《公告》全文共十三条：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大英帝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大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此项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所有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是否仍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绝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迟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把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秩序，势不可能。

七、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时，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

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允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杜鲁门命令华盛顿战时情报局，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让尽可能多的日本国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知公告内容。华盛顿时间16

时（东京时间7月27日凌晨5时），美国西海岸短波发报机用英文播报了《公告》全文，5分钟后开始用日语广播——日语文本是战时情报局旧金山支局翻译并经国务院语言专家确认后播发的。华盛顿时间18时（东京时间27日上午7时），美国西海岸第十一号短波发报机、檀香山短波发报机、塞班岛中波发报机停播所有预定节目，一遍接一遍重复播放《公告》内容，其中西海岸广播使用了20个国家的不同语言。在日本近海游弋的哈尔西上将及驻关岛的李梅少将得到一项紧急命令，使用航母舰载机和“超级空中堡垒”向日本投掷传单炸弹。

柏林时间7月26日深夜，莫洛托夫收到了贝尔纳斯派人送来的《公告》全文，上边有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的签名。蒋介石不在波茨坦，中国人的同意是通过电报方式确认的。可以想象当时苏联人的惊讶和恼火。苏联人认为，蒋介石参与公告签署没问题，但把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人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合适的。况且斯大林主动向杜鲁门和丘吉尔说明了日本试图通过莫斯科进行和平试探的重大秘密，对盟友绝对无愧于心。现在美、英又背着苏联搞这一出，意欲何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莫洛托夫立即组织人马起草一份四方宣言，确认“苏联准备加入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23时55分，巴甫洛夫给“小白宫”打去了紧急电话，强烈要求将《公告》推迟到3天后播发，以便对其内容进行更详细的讨论。27日0时15分美国人回话说，实在不好意思，来不及了，美国西海岸电台柏林时间23时对外播出了《公告》全文，且用英语和日语轮番播出好多遍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觉得他们被美、英合伙出卖了。

对于是否将苏联列入《公告》的发起国，美国人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史汀生就曾建议让斯大林在公告上签字。他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日本人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联的中立上，那么看到苏联参战，希望完全落空的他们就会很快向盟军投降，原子弹也就没必要再使用

了。马歇尔上将和前国务卿赫尔也赞成这一观点。还有人提出在《公告》中明确保证不废除天皇制，或者指出将给日本带来“迅速完全毁灭”的是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就可以促使日本人尽快投降。上述观点都被杜鲁门断然否决，他认为仅仅做出暗示就可以了。

从表面看，《公告》确属一个古怪无比的文件。其一，虽然与波茨坦会议密切相关，但其内容从未在任何一次会议上正式讨论过。其二，身在现场的斯大林没有签名，远在中国黄山的蒋介石反倒签了名。其三，在《公告》对外发布的那一刻，其中一个签署人已经离职，英国广播公司在柏林时间22时的晚间新闻中正式宣布丘吉尔卸任。

7月27日因英国人的离席暂时休会，无事可做的杜鲁门前往法兰克福，检阅了多伊尔·希基少将的美军第三装甲师和亚历山大·布林少将的第八十四步兵师——这个师的参谋长刘易斯·杜鲁门上校是总统的远房堂弟——还与诸多来自密苏里州的官兵亲切会面。18时，贝尔纳斯接到了莫洛托夫打来的怒气冲冲的抗议电话，“斯大林同志对其排除在《公告》之外异常愤怒”。贝尔纳斯为美国人找到了一个不太高明但又完全说得过去的理由：“非常抱歉，我们没有咨询贵国政府，是因为你们和日本还处在和平状态。我们不想让你们为此觉得尴尬。”换句话说，我发表后及时通报给你，正是因为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吃了个大哑巴亏的莫洛托夫只能冷冷地回答说：“我无权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7月27日真正忙碌的地方是日本东京。由于在之前的大空袭中官邸被毁，现在外务省只能借用文部省四楼的几间房子临时办公。在外务省旧址地下室里，原来的收发报工作仍在正常进行，那里配备有最先进的德国产海氏电报机。在都下布町国领的YM旅行招待所，还有一个由40多个美籍二代日本人组成的语音研究机关在从事同样的工作。在埼玉县的川越小学，还有一个同盟通信社的接收所。在爱宕山，另有

一个同盟通信社和NHK共用负责的接收站。除了外务省，日本陆军在东上线福冈、海军在西武池袋线东久米留等地都设有收听所。毫不例外，上述机构都在第一时间听到了美国人广播的《公告》全文。

当天上午的外务省一片慌乱。收到夜班人员打来的“收到重要情报”的电话之后，负责情报工作的外务省调查局第三课课长太田三郎——他和起草《公告》的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杜曼是认识多年的好朋友——匆忙赶到外务省原址防空洞内的接收室时，看到外相东乡茂德已经站在电报机前，亲自取下了正往外走的电文校样，急不可耐地仔细阅读。和外相一样，在场所有人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

对当时的情况，东乡在回忆录《时代的侧面》一书中写道：“我通读了宣言文本，第一感觉这是参考我们的条件而制定的，因此明显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这也许正是天皇的大慈悲心传到了美、英方的结果，其态度不是多少有所缓和吗？另外，应该看到对于日本经济立场也给予了相当的善意。大致上关于经济方面的条项，与得以了解到的对德国极为苛刻的摩根索案相比，略微令人安心，而且贯穿始终避免了苛刻的赔偿。关于占领，也是地方性和保障性占领，并不意味着实施行政，这点与对德国投降后的处理大相径庭。对东京等大城市是否包含在占领范围之内，以及解除武装、战争犯罪处置等也尚存疑虑，于是我指示外务次官，立即从法律角度加以探讨。”

外务次官松本俊一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条约局局长涩谷信一指出，公告并未直接涉及天皇，这一点值得关注。政务局局长安东义良提醒与会人员注意，正在波茨坦参加会议的斯大林并未在公告上署名，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苏联有意插手进行调停？莫斯科对我方提出的近卫公爵访苏之事一直态度暧昧，因此即便公告内容利于日本接受，但马上接受又显得过于草率。另外，公告第一条只提到“结束战争”，而没有使用“投降”字样，最后一条只是要求“日本

武装部队投降”，而不是“国家投降”，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变化。

东乡判断，《公告》的条件无疑是苛刻的，特别在关于削减日本领土方面更是如此。但鉴于目前战局正在极度恶化，这已经是日本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大限度条件。东乡指出，虽然《公告》提出所有条件均无让步余地，但如果苏联政府接受日本居间调停的委托，其中部分条件适当放松并非毫无可能。会议最后形成如下一致意见：首先，为了给今后的和平谈判留下余地，对三国公告不予拒绝是必要的；其次，应俟苏联对派遣近卫特使一事做出明确答复后再表明态度，暂时观望事态发展不失为一个明智选择。

上午11时东乡进宫，毕恭毕敬地向裕仁呈上了《公告》的临时译文及外务省研究后提出的意见。东乡向裕仁解释说，以下几点应该引起特别注意：公告没有斯大林的签名；关于日本国体和天皇地位的说法非常含糊，似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无条件投降只是针对军队而言。东乡指出对公告的处理，对内对外都要慎重，如果断然拒绝的话有引发重大后果之虞：“《公告》留下了进一步探究落地条款的空间，我们计划通过苏联详细了解这些条款。”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裕仁终于张开了口，并难得地一连说出了好几句话：“不管怎样，这样一来，离战争结束也就不远了吧？单从这一点看，就必须支持你们呀。虽然说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原则上说，除了接受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不接受的话，战争就将持续下去，不能再让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天皇的一番话让东乡信心倍增。在向裕仁汇报了丘吉尔因选举失败黯然下台的消息之后，东乡躬身告退。

出宫之后，东乡立即向铃木提议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13时30分，“六巨头”讨论《公告》及苏联调停可能性的专题会议在皇宫召

开。东乡告诉与会众人，《公告》可以被解读为对先前要求的软化，或许预示着一种保留颜面的“有条件”投降。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日本皇室，但其所言“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给予了保留天皇的希望，日本国人还有谁不愿意接受天皇的领导呢？东乡最后警告说，立刻回绝公告或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外务省的意见是在试探出苏联人的态度之前，不对此做出任何官方回应。

陆相阿南和参谋总长梅津还未开口，军令部总长丰田率先提出反对意见：“现在需要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发布最高命令，宣布日本政府认为这个宣言是荒谬的，不予接受。”阿南和梅津明确支持丰田的观点，但铃木和米内支持东乡。会议最终勉强采纳了外务省提出的意见：应视苏联的态度如何再行处理。

这边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刚刚结束，那边讨论同样内容的内阁会议紧接着召开。参会人员除了“六巨头”中的铃木、东乡、阿南、米内，其他阁员并不知道日本正在寻求苏联斡旋之事。会议首先由东乡就广田和马立克的会谈情况做了介绍，然后就《公告》内容进行解释。东乡说明，刚刚结束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已经达成以下方针，“应在判定苏联态度之后，再决定相应对策较为妥当”。

对东乡提出的上述方针，参会人员并无不同意见。会议围绕《公告》是否应该在国内发表展开了激烈争论。东乡宣称，鉴于《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宜将之公布于众。厚生相冈田忠彦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指出既然《公告》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播，国民不可能收听不到，日本人民理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同意冈田的观点，“推迟宣布《公告》的做法，有可能被外国视为日本政府过分担心目前的局势”。主战派阿南认为，倘若把《公告》内容公之于众，政府就必须表明“拒绝接受”的态度。会议最终

达成一个折中方案：既然政府不能对《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能决定立场前把它公布出来，就只能含糊其词地发表这条消息。政府不公开表明立场，各新闻媒体尽量避免渲染，报纸可以发表经过删节——第九到第十二条可能涣散国民斗志的内容必须去掉——后的公告文本，且不能发表任何评论。

然而到了第二天上午，日本几家主要报纸竟然不顾政府的指示，擅自发表了社论。《每日新闻》用大标题称《公告》属于“可笑事件”。《朝日新闻》则宣布“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宣言，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读卖报知》以“荒唐！对日投降条件”为题刊登了公告提要，宣称“迈向战争最后阶段，帝国政府不将此视为问题”。外务省对此异常恼怒，东乡认为军方应该对此负全部责任，因为报纸主编和记者没有军方撑腰，是不敢擅自与政府对抗的。军方对东乡的指责反咬一口，再次坚持要用明确的言辞公开拒绝《公告》。

对政府做出的怯懦决定，军方表示了强烈不满，战争一线源源不断地发回了表示质问或抗议的电报。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劝说铃木，应该坚决向盟国奋起反击，“激励官兵斗志”。陆军对此也做出了积极呼应。7月28日上午，在皇宫举行的内阁与大本营情报交换会议上，代表陆军的阿南、梅津和代表海军的丰田、米内将首相叫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提出既然公告已经发表，政府就应该立即表明“拒绝接受”的反对立场，否则前线将士绝不会答应。虽然米内表示无须再多说，但迫于压力的铃木还是同意由他本人宣读一个声明，蔑视盟国条件但又不明确加以拒绝。

在16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提问，铃木回答道：“我认为，《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必须mokusatsu（默杀）之。”但铃木接下来

的一句话显得有些画蛇添足，“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得知铃木竟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上述答复，东乡暴跳如雷。他表示铃木的讲话显然不符合之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做出的决定。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此已无能为力。首相的话既已出口，那就覆水难收了。

“mokusatsu”一词经过了铃木的精心挑选，但它模棱两可的含义所造成的后果让人始料未及。“mokusatsu”在日语中可以作“保持缄默”或“不予理睬”两种解释，铃木对儿子铃木一的解释正是第一种意思。战后日本内阁成员在接受审讯时，也说他们的本意是做出一种“不做评论”的温和姿态。但西方人不会和日本打这种哑谜，他们选用的恰恰是后一种，“不予理睬”不就是变相“拒绝”吗？况且还有铃木最后那句“继续进行战争”作为佐证。日本媒体也在为这种解释进行注释，30日在被日军占领的新加坡，日刊《昭南新闻》刊文宣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就请他们向日本投降，指望日本向他们投降的想法是荒谬的。”

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注意到，铃木使用“默杀”一词，是在小心翼翼地避免立刻回绝最后通牒，他们认为铃木这句话是说给军队中那些强硬分子听的，而不是回应发出最后通牒的三国政府。但有这种正确理解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30日当天，《纽约时报》使用了这样的大幅标题：《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杜鲁门本人对此的解读是：“他们要我们去死，就是这个意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日本人丧失了避免原子弹劫难的最后机会，他们将很快知道“迅速完全毁灭”之后的真正含义。

日本海军还用实际行动向政府的“不作为”表示抗议。28日晚，他们示威性地向在冲绳岛海域游弋的美军舰船发起了一次“神风

特攻”，遭到攻击的是在九号雷达站点执行巡逻任务的驱逐舰“卡拉汉”号、“普里切特”号、“卡辛·扬”号，以及登陆炮艇LCS-125号、LCS-129号和LCS-130号。29日0时30分前后，1架日军教练机断然向“卡拉汉”号发起俯冲。虽然“卡拉汉”号与“普里切特”号的高射炮火都准确命中了敌机，但它还是一头撞上了前者的主甲板，机上携带的那颗100公斤小炸弹穿透甲板在后轮机舱轰然炸响。当时在这艘舰上的第五十五驱逐舰中队司令官贾雷尔上校如此描述看到的一幕：

“当我来到外面时，整个船的后半部分都在燃烧。事实上该舰从第118号肋骨到第150号肋骨部位都起火了。我被告知前方消防主管道遭到破坏，大部分损管和消防人员在舰上发生的第二次爆炸中丧生。附近几艘登陆炮艇纷纷上前协助灭火，但驱逐舰的船尾还是慢慢没入水中，海水漫上甲板，连前部的深水炸弹投掷器都被淹没了。”

舰长查尔斯·贝尔托夫中校下达了弃舰命令。到凌晨1时50分，大部分伤员和水兵都转移到登陆炮艇上，只留下少数人员在奋力抢险，试图将驱逐舰拖回庆良间锚地。不幸在1时55分突然降临，甲板下方的弹药库被大火引爆，一系列殉爆导致救援工作完全无法进行，剩余舰员只好撤走。2时34分，这艘以瓜岛海战阵亡英雄卡拉汉少将命名的驱逐舰，沉入了180米的冰冷水底，舰上水兵阵亡47人、受伤73人。其间，另一架日军老式双翼教练机撞中“普里切特”号，给舰体造成轻微损坏，这艘驱逐舰还寻隙击落了2架敌机。“卡辛·扬”号也击落了1架日机，另外几架日机遁入暗夜逃逸。威廉·菲勒中尉的LCS-130号表现神勇，救起了27名幸存者，还击落了1架日机，菲勒中尉因此被授予银星勋章。

30日凌晨3时，将“卡拉汉”号幸存水兵送回锚地的“卡辛·扬”号再次遭到2架日机的撞击。其中一架成功撞上驱逐舰右舷，使舰体遭到严重损坏，舰上水兵阵亡22人、受伤45人。在驱逐舰“奥立克”号的护卫下，舰长威廉姆斯·埃尔斯中校艰难驾船返回锚地。快速运输

船“霍勒斯·贝斯”号也遭到一架日机攻击，舰上水兵1人阵亡、15人受伤。鉴于宇垣缠8月15日的最后“特攻”并未取得任何战果，日军这次攻击被视为最后一次还算成功的“特攻”行动。

日本一众高官中，最忙碌的当数外相东乡。从接到《公告》的那一刻起，东京的催促电报就像连珠炮一般砸向了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莫斯科同样可以收听到美国向全球广播的《公告》，负有艰巨使命的佐藤异常震惊。不等东乡发出新的训令，佐藤就在27日清晨主动向外相发出了第1458号电：“关于近卫特使的使命，根据本国训电说：近卫公入苏后自己申明意图，在此之前所提内容暂不宜公开。这是前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做法吗？可以肯定，在提议结束战争这样的大问题时，没有毅然决然的决心，仅靠闪烁其词，是不能说动苏联人的。日前公开发布的《公告》是威吓我国的巨弹，表明了三国进行对日最后攻势的决心。在这种决心面前，无法想象身为同盟国成员的苏联会出面进行调停。还有，我本人认为，这个《公告》也是对日本通过苏联进行和平试探的强烈反击。”

佐藤的电报刚刚发出，东乡的第952号电报就到了：“关于《公告》，苏联人知道详情吗？由于本国正在等待苏联关于派出近卫特使一事的答复，所以想了解这与《公告》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苏联是否已经向美英讲述近卫特使出访之事？另外，国内已形成这样的结论，关于对《公告》的处理方针，要等待苏联对我方的要求做出答复后再进行研究。望尽快回答上述问题！”

尽管知道包括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内的大人物都在波茨坦还没有回来，佐藤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要求苏联尽快对日本提出的派遣近卫特使一事给予明确答复。洛佐夫斯基告诉佐藤，这样的大事在电报或电话里根本说不清楚，在大领导从德国回来之前，“我本人无法也无权对此做出任何答复”。佐藤明白，洛佐夫斯基的话是对的。

东乡当然知道，斯大林回国之前洛佐夫斯基不能做出任何答复，但他也只能一封接一封电报地催促佐藤尽快采取行动。在7月30日发给外相的第1484号电报中，佐藤明显有点火了：“我们不得不认为，斯大林肯定提前知道了《公告》的内容，美、英也肯定知道我们拟派出近卫特使一事。可以说，《公告》就是三国对日本态度的表示。最重要的是，《公告》强调要求日本投降，即便是斯大林，对这点也不会有丝毫动摇。试图解释陛下要避免更大流血的仁慈，而把斯大林捧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是不现实的。从英、美的角度看，他们会说如果日本马上无条件投降，这种意图才会实现。我估计斯大林还想在日本投降之际，通过满、中、朝问题向美、英施压，使其贯彻自己的主张。苏联有那样的实力，现在它还有必要和日本缔结和约吗？我想，在这一点上你的观察，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佐藤的猜测有对有错，美、英的确知道日本准备向莫斯科派出特使。但在《公告》正式发布之前，斯大林完全不知道。

8月1日，东乡收到了日本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发来的第837号急电。在比较了《波茨坦公告》及盟军要求德国投降的《克里米亚宣言》之后，加濑指出：“盟国对我国和对德国的态度相比有明显不同：一是没有触及天皇和国体；二是公开承认日本享有主权；三是承认行使主权的国土范围；四是在使用所谓的无条件投降字句时，只局限于日本军队，并非针对国民和政府，似乎有考虑维护我国体面的迹象；五是承诺军队解除武装后，可以返乡生产；六是保护我们的和平产业，允许取得必要的原料和参加世界通商。相比以上条件，目前德国国土被美、英、法、苏分别占领，首都柏林也被分割，德国现在既无主权也没有政府，所有权利都被移交给各占领国最高指挥官。把以上两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我们难道不觉得其中的差别是如何显著吗？我们还应该想到，如果我国像德国那样惨败时，这种差别就有不复存在的危险。”

在电报的最后，加濑建议：“德国溃败后的欧洲形势暗淡，复兴毫无着落。粮食和燃料极度缺乏，使人们在担心如何度过和平后的第一个严冬，其结果必将是陷入需要美国大规模援助的状态，同时任由苏联的势力继续扩张。据此可以认为，美国人想尽快结束对日战争，并未打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招牌，事实上等于放宽了条件，希望早日与日本重归于好。可能正因为此，美国人争取到主动权发出了三国公告，这应该看作美国的政治动向。如果片面地将此看作美国在战争中疲劳了或断定为是离间日本军民的阴谋，是非常有害的！”

东乡知道佐藤和加濑都是对的，但还是在8月2日对佐藤发出了第973号电报：“从数次贵电中，我清楚了你的意见。战局急迫，在敌人登陆本土之前，留给我们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时间不多了。目前在国，马上决定和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为了‘终战’，只有争取苏联调停一事在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决定了下来。根据这一决定，关于具体条件，正在努力收集各方面意见。外务省认为，尽管军方坚决反对，但仍应该把《公告》作为‘终战’条件的基础。所以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就是让苏联同意派遣特使一事。你好好考虑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吧？但不管怎样，希望竭尽全力去激起苏联人的热情。”东乡电报中的最后一句话近乎绝望中的呻吟：

“今天失去一日，明天我们将悔恨千古！请速洽莫洛托夫，最好能见到斯大林本人。”

在名古屋火车站，“零式战斗机”的设计师堀越二郎正在送妻子到乡下老家避难。列车缓缓驶向远方，看着站台上那些背着大包小包仓皇逃难的人群，堀越禁不住潸然泪下：“我们中那些对美国强大工业实力有所了解的人，从未真正相信日本会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深信，政府必然会推出某种外交举措，力挽狂澜，使形势不至于发展成为一种灾难。但是现在，我们感觉不到政府会推出什么令人信服的措施，让我们能逃离这场苦难。我们正在被赶上一条绝路！”

7月27日，美、中、英三国向日本联合发出了《波茨坦公告》，与政治攻势相呼应的军事行动随即发起。在战争最后几周里，仍坚持对日本本土发起持续攻击的盟军部队除了哈尔西的第三舰队，还有驻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国陆航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德国战败投降之后，大量盟军战机特别是美军战机开始从欧洲转往太平洋战场。在阿诺德的极力斡旋下，7月16日，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司令部在关岛成立，总司令由卡尔·斯帕茨上将出任，参谋长就是大家熟悉的李梅少将，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司令官的职务由内森·特文宁少将接任。鉴于斯帕茨从欧洲抵达关岛还需要一段时间，B-29的战术指挥仍然由李梅暂时负责。

随着大量转场和增援的飞机源源不断从中国、印度和美国国内飞来，到7月下旬，李梅手中已拥有5个轰炸机联队的超过1000架B-29，总兵员达到8.3万人。在战争的收尾阶段，每次前往轰炸日本城市的B-29达到了六七百架的惊人规模。美军飞行员查尔斯·菲利普斯如此记述作战任务：“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一座日本城市，轻易将它夷为平地，无论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无论是目视投弹还是使用雷达。”后勤保障系统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令人头疼无比的莱特R-3350发动机平均寿命从250小时增加到750小时，使出击B-29的折返率降到10%以下。从硫黄岛起飞的P-51“野马”战斗机还可以为B-29提供必要的护航，可以轻易击落或驱散前来截击的日军战机，双方空战的交换比达到了惊人的8:1，使B-29的战损率骤降到0.3%。李梅为此骄傲地宣称：“从统计数字看，在日本上空执行一次轰炸任务，比在国内飞一趟训练还要安全。”

进入7月，美军飞行员很难在空中遇到日本同行。肆无忌惮的美国人开始发动一种新的心理战，向即将遭受攻击的城市投下警告传单，提醒市民尽快撤离。传单投下去一两天后，蝗虫一般的B-29机群如约而至，投下无数的燃烧弹和高爆炸弹。美国人言而有信，从来说到

做到，不放空炮。就在东京收到《波茨坦公告》的7月27日，B-29共向日本11座大城市投下了60万份警告传单，上边写道：“请仔细阅读这些传单，因为它可能会挽救你或你的亲戚朋友的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传单背面列举的4个或4个以上城市将被我们的空军摧毁。很抱歉，炮弹无眼，依照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们警告居住在名单上的城市的居民尽快离开。”果不其然，第二天传单上的6座城市就挨了炸弹。

虽然日本官方和新闻媒体竭力阻止这种预警的扩散，但美国人即将前来投弹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恐慌很快在落下传单的城市中蔓延，大量居民开始像堀越二郎的妻子那样离开城市到乡间避难，导致城里的军工企业因缺乏劳动力而停产。少数日本人将美国人的提醒视为“体谅和同情”。长冈市的一名妇女说，是美国人的传单救了她的命，“我们的政府从来不会把城市已被列入轰炸目标的致命信息发布出来，但诚实的美国人通过传单让我们知道，空袭即将来临”。在她逃离3天之后，长冈果然遭到了大规模火攻，她认识的很多人不幸罹难。秋田的一名工厂工人也指着从头顶飞过的B-29说，“美国人明显不是强盗，他们提醒我们了，要求我们尽快撤离”。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总结说，大约一半日本人见过这种传单，或从别人口中听说过传单上的内容，“攻击前发出预警，是我们战争期间最令人赞叹的心理战行动之一，因为它彰显了日本航空兵的无力，进而让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确信，自己国家的失败已经近在眼前”。

为了加强对日本的宣传攻势，美军战争信息办公室特意在关岛设立了传单制作部门。这个特殊部门拥有专职写手和数百名工人，配备有最先进的印刷机，规模相当于一份大报纸。美国人的传单炸弹由227公斤航空炸弹改制而成，只要将里面的炸药换成新鲜出炉的传单就可以了。这种炸弹会在距地面1200米的高度炸开，一颗炸弹撒下的传单，就能覆盖整座城市。哈尔西的舰载机同样担负投掷传单的使命。

据估算，在战争最后3个月里，哈尔西和李梅联手向日本投放的传单达到6300万份，快人手一份了，捡来卖废纸都能发一笔小财。

7月底的一天，10岁的日本少年绵贯洋一听到前方树林里突然传出了一声巨响，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空中掉下来了。上前查看一番，他发现地上一个裂开的铁容器里装着一捆捆传单。洋一抽出一张观看，只见上边是一幅漫画：两个外国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前面拉车的正是日本天皇，最上边还有一行简短的标语“结束战争”。洋一对那些复杂的事情不太明白，只是觉得纸张的质量真不错，比他之前见过的所有纸张都好。他搬了好几捆回家，用它们烧了水，然后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预警传单毕竟只占少数，美国人投下更多的是政治传单。传单上写着：“你们的军事失败已不可避免，你们的军国主义政府邪恶、虚伪且自私，和平将会令你们的人民过得更好。”“日本正在面临危局，你们的伙伴德国和意大利都已投降，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将用来对付你们，你们不觉得孤单吗？”“你们可以要求更换领导人，让那些善良的领导人来结束战争，以此达到恢复和平的目的。”“我们不想伤害你和你的家人，也不想要你们的国家，我们想要的只是终结侵略和世界和平。”所有传单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完全不提及天皇，将所有指责指向“军阀”。一方面天皇将来可能还有用，另一方面这样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起初传单上只有文字，后来配上了一些日本人喜欢的图案，比如富士山或刚刚盛开的樱花。早期传单上的语句过于官方或晦涩难懂，因曲高和寡难以取得实效。后来在一些日裔美二代或战俘的帮助下，传单的内容逐渐变得流畅和通俗易懂，一般民众都能看懂并理解。

7月28日，完成海上加油补给的哈尔西率美、英两支特混舰队卷土重来，准备对日本人无视《波茨坦公告》的无礼行为发起“惩罚性”打击。此次空袭的目标依旧是吴港，意在彻底歼灭日本海军的残余力

量。哈尔西发出的命令一如既往地解恨，“即便那些在24日空袭中已经坐沉的舰艇，也要将其炸沉到更深的淤泥中，让日本人的战舰统统去死！”清晨4时30分，盟军两支舰队抵达神户以南300公里出击阵位，麦凯恩中将和罗林斯中将下令放飞了打击机群。

日军航母“天城”号在24日的空袭中已经严重受损，28日又遭到80架美军舰载机的轮番攻击，至少被命中1颗重磅炸弹和多颗近失弹。由于舰上大部分水兵已经撤走，人员严重短缺导致损管作业无法有效展开，水兵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巨舰没入水中。29日10时，“天城”号以向左翻转70度的姿态坐沉在浅海之中，大部分舰体仍露在水面上。看着飞行员拍回的照片上日军航母的那副狼狈模样，哈尔西开心地哈哈大笑，“‘天城’号的飞行甲板简直可以用来滑雪了。”

上次空袭中轻度受损的“葛城”号也遭到了15架美机的攻击。1颗454公斤炸弹准确命中舰岛后部，飞舞的钢铁碎片将舰桥上包括副舰长在内的12名水兵全部炸死。另一颗454公斤炸弹穿透甲板在机库中炸响，飞行甲板瞬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葛城”号的上层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但水线以下部分基本完好，航母仍然顽强地停在水面上。战争结束之后，作为日本海军残存最大吨位船舶的“葛城”号经修补后化身运输船，从南洋地区运回了49390名军人和侨民。

在24日的攻击中进水严重的“海鹰”号已被拖曳到别府湾，当天再次遭到“埃塞克斯”号舰载机的攻击。美机声称射出的54发火箭弹至少有16发命中目标。英军航母“胜利”号的舰载机随后赶来，向“海鹰”号的伤口上撒盐。由于发电机舱被摧毁导致电力完全中断，舱内大量积水无法排出，舰长大须贺秀一无奈下达了弃舰命令，“海鹰”号就这样原地坐沉。

美军24日的攻击导致“伊势”号舰首沉底。通过拆卸127毫米高炮及连续三天的排水作业，“伊势”号的舰首刚刚浮出水面，美国人就

又来了。当天日落之后，“伊势”号连续遭到60架美机群殴。由于在24日的防空战中消耗了400多发主炮三式弹，该舰356毫米主炮只能偶尔发出几声吼叫。袭击“伊势”号的美机大多选择从火力最弱的舰尾方向突入，投下的炸弹至少有11颗获得命中，另有多颗取得近失。虽然代理舰长（原炮术长）师冈勇少佐率众水兵奋力反击，但“伊势”号舰体再度遭到严重破坏，于11时向右倾斜15度坐沉于仓桥岛北部音户町西岸海面，舰上水兵伤亡多达573人。14时，从冲绳岛读谷机场飞来的美军第七航空队的24架B-24再次向面目全非的“伊势”号发起补充轰炸，没能获得命中记录。“伊势”号最后坐沉时，其二号炮塔右侧炮管仍以43度的最大仰角昂首朝天，炮膛里残存着最后一发三式弹。这发因电器故障未能射出的主炮炮弹，成为日本海军“十二战舰”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后一弹。在24日空袭中已坐沉的“日向”号又被命中多颗炸弹，宣布彻底弃舰。当天美军陆航的B-24向“日向”号投下的炸弹同样无一命中。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美国陆航的攻舰水平依然没有多大提高，不过无碍大局了。

28日当天，躲过无数次劫杀的快速战列舰“榛名”号终于用光了之前积攒的好运气。美机向它投出的炸弹有13颗获得命中，10颗近失。“榛名”号很快出现了侧倾，海水沿24日被炸开的裂口汹涌灌入，该舰最终坐沉于小用港11米深的海水中，65名水兵死亡。美国陆航的B-24也参与了对“榛名”号的攻击，按惯例仍未取得命中。值得一提的是，“榛名”号的高射炮火竟然击落了8架美机，其中包括2架B-24。更不幸的是，这两架飞机的机组成员被俘后被押往广岛，除一架飞机的机长因被送往东京受审侥幸躲过一劫，其余机组人员全部死于8月6日的广岛核爆。

靠岸坐沉的“利根”号再度遭到攻击，美机投下的炸弹至少有6颗获得命中。次日清晨，“利根”号左舷进水已无法控制，舰长冈田有作试图通过右舷注水的方式恢复平衡，毫无结果，“利根”号只好以

左倾21度的方式瘫痪在泊位上。20架美机向遍体鳞伤的“青叶”号投出的炸弹有4颗获得命中，在战争中经历三次“大破”而不沉的“青叶”号，只能以坐沉姿态迎来战争的结束。

40架美机的攻击让轻巡洋舰“大淀”号又挨了4颗命中弹和多颗近失弹，右舷五号锅炉舱和前部主机舱被炸毁，舰长田口正一大佐下令反向注水试图纠正倾斜，毫无结果。田口的弃舰命令显然下达晚了，“大淀”号在25分钟时间里倾斜就超过了80度。12时，“大淀”号彻底翻沉海中，223名水兵死亡——很多人被扣在水下活活淹死——180人受伤。当天下午，美军战斗机还发射火箭弹对其暴露在外的左舷进行攻击。得知“大淀”号被击沉的消息，哈尔西得意地评论道：“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还可以到达他在‘大淀’号上的小舱，但必须穿上潜水服。”

羊少狼多！不再挑肥拣瘦的美军飞行员开始对能发现的所有目标发起攻击。参加过对马海战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出云”号挨了3颗近失弹，寿终正寝。当天在山口县近海，搭载“回天”进行演习的“梨”号驱逐舰被一架“地狱猫”射出的火箭弹击中舰尾弹药舱，一系列殉爆将这艘1945年3月15日下水的新式驱逐舰当场炸沉，超过60名水兵丧生。英军舰载机则击沉了第四号和第三十号海防舰。值得一提的是，“梨”号战后被打捞出水修复使用，重新命名为“若叶”号，一直到1971年3月31日才退役。它因此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唯一曾在旧日本海军服役过的作战舰艇。

更多美机选择去攻击陆上目标。美军飞行员声称轰炸了30座日军机场，空中击落日机21架，地面摧毁115架。当天最大规模的空战由“伦道夫”号战斗机中队领衔执行，他们声称在小月机场上空击落日机13架。这场不起眼的战斗造就了美国海航最后两名王牌：约翰·巴托尔上尉击落1架日机，刚好把个人战绩提升到5个；克利夫兰·诺尔上尉击落3架日机，使个人总战绩达到了7个。其他飞行中队共击落了9

架日机。美机的摧毁还包括14台火车头、4辆油罐车、2个车库、3个油罐、3座仓库、1座机库和1个变压器站，等等。略显清闲的美军战斗机飞行员常常驾机从日本人的头顶飞过，双方甚至可以看清彼此的相貌，这给日本平民的精神造成了极大打击。

克拉克少将惊讶地发现，一名“地狱俯冲者”飞行员竟然在降落前将炸弹扔进了海里，仅仅是因为大雾无法向目标准确投弹。“我给他布置任务时，他说不想杀害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克拉克对此非常生气，“现在是战争时期，敌人遭遇的任何损害，都有助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我告诉这位飞行员，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将炸弹扔到富士山上，而不是白白浪费掉。”

“到28日傍晚日落时，”哈尔西对外高调宣称，“日本帝国海军已不复存在！”在回收了所有舰载机后，19时30分，美、英两支舰队以23节航速徐徐向东南撤走。途中哈尔西向全军发出了激励电报：“7月28日大家表现良好。致海空搜救单位和救援单位，致空中战斗单位及水面舰艇官兵，致我军右翼英勇作战的英军舰队，干得好！致在日本上空奋勇杀敌并赢得大胜的飞行员，他们用勇气、鲜血和生命赢得了切实的胜利记录，对此荣耀我无以言表！”

哈尔西通过美联社随军记者向国内表达了必胜信念：“我们第三舰队的任务，就是经常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直到他们完全被消灭。我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的军舰没有轮子。否则我们从海岸追赶日本人时，就可以一直把他们驱向内陆。”

一向口无遮拦的哈尔西常常向随军记者发表一些爆炸性言论。他公开威胁说，日本人想要和平就必须接受复仇。在被问及日本的投降条件时，他说裕仁必须“为冒充神灵付出代价”。接受《科利尔》杂志记者的采访时，哈尔西说日本“不适合留在文明世界之中”，指出要为每一位死于战俘营的美军战俘处死一名日本军官。华盛顿禁止轰

炸皇宫的禁令一度让哈尔西非常恼火。参谋长卡尼少将说，第三舰队司令官根本不想理会关于裕仁在战后可能对盟国有用的腔调：“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抓到这个头号鬼子，毫不犹豫地把他干掉。”

哈尔西还公开宣称要拿到裕仁“白雪”马作为战利品，“我不愿派我的飞行员去杀死裕仁的那匹白马，因为我非常想骑它”。哈尔西要骑裕仁白马的新闻立即登上国内媒体的头版头条。里诺商会为此特意给他寄来一个漂亮的马鞍，加利福尼亚蒙特斯狮子会附带送来一个，主动表示要送一匹北美野马过来，让哈尔西先练练骑术。世界大战骑士团给他送来了一匹木马，得克萨斯州一名警长则送来了一个马刺。马具礼物不断从国内寄来，哈尔西的住舱快变成马术用具店了。哈尔西这些好斗言论让记者、媒体和民众大呼过瘾，却与盟军的主要宣传思路相悖。史汀生、格鲁、莱希等人都在试图通过保留天皇促使日本尽快投降：既然只有天皇有权命令臣民放下武器，就不应该随意取笑他。哈尔西很快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特殊命令：“管好自己的嘴，不许再到处信口开河。”

29日夜间，沙弗洛斯少将率第一炮击分队前往执行炮击静冈县滨松市的任务，英军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率“水精灵”号、“乌拉尼亚”号、“尤利西斯”号3艘驱逐舰随同美军一起作战。当天23时19分，“英王乔治五世”号在18350米距离向已转产飞机螺旋桨的日本乐器株式会社（今天的雅马哈）二号工厂猛烈开火，27分钟内打出265发炮弹，美军战列舰“马萨诸塞”号则炮击了一号工厂。炮击效果并不理想，但仍造成该厂因工人大量旷工而停产。其他美军舰船炮击了日本国立铁路机车厂，导致该厂此后3个月无法生产。滨松地区的铁路线亦被美军的炮击切断，火车停运66小时。30日夜间，路德维希上校率美军第二十五驱逐舰中队“约翰·罗杰斯”号等4艘驱逐舰前往骏河湾搜寻攻击日军舰船，未能发现任何目标。这些驱逐舰索性在31日凌晨

晨直接驶入海湾，对清水市铁路机车厂和制铝厂发起炮击，7分钟内射出1100发127毫米炮弹。

舰队气象参谋指出，随后几天舰队所在海域很可能有台风来袭。吃过两次大亏的哈尔西这次有了高度警觉，立即下令舰队暂停攻击，前往与比尔少将的第六后勤中队会合，一起退往安全水域。在7月下旬的攻击行动中，美军共损失舰载机133架，阵亡或失踪机组成员102人，这一数字堪称恐怖。幸运的是，日军飞机没有前来攻击盟军的两支舰队。日本半个月后就投降了，这些行动令包括麦凯恩在内的很多人对哈尔西都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毫无价值的作战。

7月，美军陆基航空兵和航母舰队在甩开膀子痛打落水狗，而潜艇部队的战绩则延续之前几个月不断衰减的趋势：仅14艘潜艇击沉了13艘总吨位28452吨的日军船只，其中只有9艘总吨位6505吨的作战舰艇。上述战绩大部分是在远离日本本土的黄海、暹罗湾和爪哇海一带取得的。美军大部分潜艇都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以至于在鄂霍次克海执行第十二次巡逻任务的“鲑鱼”号开始另辟蹊径。7月5日，这艘二战时期击沉敌舰吨位排名第三的美军潜艇，在库页岛南部海域击沉了日军1艘运输船和1艘海防舰之后，再也没能找到可供攻击的目标。当“鲑鱼”号靠近库页岛海岸线巡逻时，艇员们对岸上一列快速行驶的火车发生了浓厚兴趣。可惜潜艇和哈尔西的水面舰艇一样没有轮子，不能直接上岸发起攻击。怎样才能摧毁日本人的火车及其运载的物资呢？

艇长尤金·弗拉基中校没看过《铁道游击队》，但还是准备和部下一起实施这种做法。仔细观察附近地形之后，他们选定一处靠近海滩的铁路线作为行动地点。潜艇上有2艘能载8人的橡皮艇，原来那包被用来在紧急情况下炸毁潜艇自沉的55磅炸药被转用于破坏火车和铁路。弗拉基中校决定，本次行动完全由志愿者参加。因为应征者实在太多——一名被美军水兵起名为“神风”的日军俘虏也积极报名，他

当然不会获得批准——最后只能用抓阄儿的方式确定人选。这8人将获得首次登陆日本国土的崇高荣誉，并获得每人200美元的“巨额”奖金。弗拉基本拟亲自带队出击，遭到全艇官兵一致反对。大家说艇长是属于潜艇的，如果他利用职权坚持参加这次冒险行动，军官将联名向洛克伍德将军发起投诉。弗拉基无奈放弃，特别行动小组组长由威廉·沃克海军中尉出任。7月22日晚，天空阴沉无月，正是出击的好时机。“鲑鱼”号靠近距海岸仅1000米处，特别行动小组乘橡皮艇准备登陆。临行前弗拉基叮嘱说：“如果行动失败，就沿着山脉向北走，200千米之外就是苏占区，到那里至少可以保命。祝你们好运！”

事实证明，美军潜艇兵实施两栖登陆不在行。潜艇导航定位偏离目标，行动小组选定的陆上标记又被薄雾笼罩，他们的实际登陆地点恰好位于一户日本人的家门口。幸运的是，他们未被那家居民发现。绕过房屋，行动小组继续摸黑向内陆挺进。穿越距海岸线约180米的一条公路之后，沃克中尉率队又前进了100米，顺利到达铁道线旁边。为了不使镐和铲子挖掘发出的响声惊动居民，他们改为徒手挖掘。一列火车从远方驶来，众人立即隐匿在路旁的灌木丛中。将炸药安放好，众人立即返回橡皮艇。他们离潜艇还剩1/3距离时，后方传来了一声巨响。回头望去，只见一列火车的车头被炸得粉碎，16节车厢扭曲着撞到一起，纷纷滚落到铁轨两旁。传奇就此诞生，“鲑鱼”号竟然“击沉”了一列火车！几天后，他们抓获的一名日军俘虏供述，当地报纸报道“列车爆炸是一架飞机投掷的炸弹造成的”，这一度让弗拉基和弟兄们非常生气。

弗拉基不愿就此罢休，开始谋划攻占鄂霍次克海上的一座小岛。日本人在岛上建有一个海豹饲养场，美军水兵都想给母亲、妻子或女朋友带回一件珍贵的海豹皮大衣，因此此次行动的悬赏金额达到了300美元。但他们通过潜望镜侦察后发现，日军在这个小岛上部署了重兵，还构筑了大量碉堡和炮兵阵地。如果再像上次那样派8个人上岛，

他们除了战死或被俘，不会有第三条路可走。斟酌再三，弗拉基忍痛下令取消了这次行动。“鲑鱼”号只好驶抵近海，在630米距离对岸上的日军仓库和营房打出几轮炮弹后扬长而去。在对日本北海道和库页岛的岸上目标又进行了4次炮击后，弗拉基中校带着抓获的4名俘虏顺利返航。

战后弗拉基继续留在海军服役，1960年晋升少将，负责指挥太平洋战区所有潜艇部队。1972年退役之后，弗拉基写了一本关于“鲑鱼”号的书《水底惊雷》。战功卓著的“鲑鱼”号于1954年8月改造后租借给了意大利，并有了一个新名字“恩里科·塔佐利”号，与弗拉基一样，一直到1972年才从意大利海军退役。

7月下旬，英军XE型袖珍潜艇同样取得了不俗战绩。这种潜艇排水量仅33吨，水下航程130千米，艇员4人，可携带装载1820千克炸药的舷侧炸弹或水下爆破弹2颗。尽管这种武器1943年9月22日曾在挪威北部喀峡湾取得过重创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不俗战绩，但潜艇兵出身的尼米兹上将对这种武器并不感冒，甚至认为它不应该出现在盟军的作战序列之中，因为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接受这种类似“自杀式”的攻击。尼米兹一度向英国海军部和弗雷泽上将建议，将在太平洋上作战的6艘英军XE潜艇全部拆毁。英国人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建议，反而精心制订了一项代号“拼搏”的作战行动计划，出动袖珍潜艇对停泊在新加坡基地的日军重巡洋舰“妙高”号和“高雄”号发起攻击。

7月26日，约翰·斯马特中尉的XE1号和伊恩·弗雷泽中尉的XE3号分别在潜艇“火花”号和“幽暗”号的拖曳下驶出了文莱湾，在霍斯堡灯塔附近脱离母艇，隐秘潜入柔佛海峡。由于“妙高”号停泊在海峡深处，2艘英军潜艇只好将停泊在实里达港的“高雄”号选为攻击目标。7月31日退潮时，斯马特中尉将炸弹安置在“高雄”号附近后快速离开。弗雷泽中尉的表现更为出色，他直接将潜艇开到了“高雄”号

舰体下方。蛙人吉姆·莫根尼斯中士用锤子、凿子和撬棍将炸弹安放在重巡洋舰第三炮塔右舷舰底下部后快速撤离。当天21时30分，英国人安置的炸弹轰然炸响，“高雄”号舰体被炸开了一个长18米、宽9米的大口子，直接下沉坐入海底，只剩下上层建筑还矗立在水面上。战争到了这个阶段，重创一艘敌重巡洋舰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战绩，但这次小胜还是让皇家海军上下欢欣鼓舞，并开始对外大肆宣传，他们太想让人们看到英国为打败日本做出的贡献了。战后，弗雷泽和莫根尼斯都被授予英国最高级别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整个二战中，颁发给皇家海军的这种勋章才区区28枚。

8月1日，美军发起了太平洋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853架B-29向日本西部各城市投下了6486吨燃烧弹和高爆炸弹。“再有6个月，日本就将被打回黑暗时代，”刚刚出任陆军战略航空兵参谋长的李梅说，“无论如何，都会是这样！”

就在哈尔西高调宣布“日本帝国海军已不复存在”的同时，7月28日傍晚，英国人在暮色中重返波茨坦。其代表团少了三人，增加了一人：没来的三人是丘吉尔、艾登和莫兰医生，新增的是接替艾登出任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爵士。一位即将离任的保守党官员评论说，不起眼的艾德礼接替丘吉尔出任英国代表团团长，现在“三巨头”变成“两个半”了。贾德干显然赞成这种说法，看来英国人私下也承认，艾德礼与丘吉尔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加上罗斯福已于4月去世，斯大林因此成为会议上唯一带领国家走完战争全程的领袖。

当天21时15分，在外交副大臣贾德干的陪同下，艾德礼、贝文走访了“小白宫”。美国人对艾德礼已经非常熟悉，他参加了之前的历次会议。英国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隆重推出贝文。美国总统率贝尔纳斯、史汀生、莱希和马歇尔等人接待了客人。在写给女儿玛格丽特的信中，杜鲁门将艾德礼和贝文形容成两个讨人嫌的家伙，“艾德礼远不如丘吉尔敏锐，而作为外交部长的贝文先生形象似乎过于浑圆，他

的体重至少有250磅。我习惯和又老又肥的温斯顿待在一起。尽管他喜欢夸夸其谈，但他讲的半小时话里至少有一句能引起重视，也许还会有两个新想法，虽然这些话用4分钟就能表达清楚。我是真的喜欢丘吉尔，而现在这两个人整天都阴着脸”。不过，几天之后，杜鲁门又在日记里这样描述贝文，“起初我认为他是一个不容易打交道的人，但当我和他比较熟悉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头脑清醒且通情达理的人”。

简单寒暄之后，双方话题很快聚焦在波兰边界和赔偿两大核心问题上。“贝文的言语生硬粗糙，对情况也不完全熟悉，”莱希在回忆录中写道。客人离开后，莱希告诉总统，贝文所讲恰恰证明他对波兰知之甚少。杜鲁门赞同他的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对艾德礼和贝文的主动来访，不管是杜鲁门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进行礼节性回访。此后不管任何事情，他们既不与艾德礼商量，也不向英国人征求意见，只是将既成事实通知英国人。

毫无疑问，丘吉尔败选离开之后，杜鲁门想尽快脱离这个“被上帝抛弃的城市”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头天晚上和贝丝通完电话后，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正在努力寻找结束谈判尽快回国的理由”，杜鲁门抱怨贝丝和玛格丽特写给他的信太少，“你告诉那位年轻女士，她的爸爸还能看字”。

原定17时召开的会议因英国人被迫推迟。22时15分，艾德礼和贝文在第十次会议的圆桌旁就座。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变更政府稳定且和平方式的深刻表现。”苏联人对此难以理解，斯大林一脸疑惑地盯着艾德礼和贝文，惊讶的不仅仅是英国人民忘恩负义，而是丘吉尔竟然轻易接受了失败。他私下里告诉丘吉尔，希望他继续担任首相，而且坚信这位和自己吵架最多的“老朋友”至少能以80个席位的绝对优势当选。尽管几乎在每件事上都与苏联人作对，但斯大林和他的高参对丘吉尔依然敬重。莫洛托夫对英国人的选

举结果“非常不悦”，挥舞着肥胖的双手对着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尔爵士连声吼叫：“为什么？为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克尔发现自己周围的苏联人“议论纷纷，不知所措”。克尔在写给丘吉尔夫人克莱门蒂娜的慰问信中说：“对苏联人来说，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人民竟然被允许刻意让这样一个人下台，这个人带领他们度过了国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莱希也发现苏联人对艾德礼的态度比对丘吉尔冷淡许多。

重返会议的斯大林一脸愠怒，原因显然来自两天前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翻译巴甫洛夫宣读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关于派遣近卫特使访问苏联寻求“和平”的电报，随后斯大林的表态明显带有讽刺意味：“苏联已经从日本那里收到了和平意向，尽管某些人在制定关于日本的最后文件时没有预先告知我们，但我们仍有义务将上述情况告诉盟友。”随后他态度强硬地宣布，“苏联将拒绝日本人的和平请求，信守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在8月中旬对日开战。”此时苏联显然已经意识到，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能够获悉东京和莫斯科之间的所有通信内容。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话表示了谢意。在艾德礼为“英国国内的事情耽误了会议进程”表示歉意并说明自己将根据要求完成今后的工作之后，杜鲁门宣布正式开会。在三方关于意大利的赔偿及承认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的议案全部陷入僵局之后，杜鲁门于29日0时05分宣布休会。在场大部分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缺少了丘吉尔的会议黯然失色，被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笼罩，虽然大家之前是那么讨厌他啰唆。美国代表团的一名官员说：“自从把丘吉尔、艾登换成艾德礼和贝文之后，斯大林明显失去了兴趣。他曾因同丘吉尔隔着桌子面对面吵架而享受到无限乐趣。”

斯大林坚信，杜鲁门正在背弃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承诺，拒绝战败国向苏联做出赔偿。莫洛托夫对一贯对苏联人友好的戴

维斯抱怨说：“你们似乎更关心被击败的德国人的福祉，而不是苦难深重的苏联盟友。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竟然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们信赖你们的罗斯福总统，所以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你们的新总统！”

7月29日并未开会。当天上午，莫洛托夫来到“小白宫”，告诉美国人斯大林同志感冒了，医生不允许他离开房间。莫洛托夫提出他想代表斯大林同志与美国人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即苏联用何种理由参加对日作战。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认为，最好是美、英、中、澳、荷等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盟国联合起来，向苏联发出参加对日作战的正式邀请，这个邀请可以用日本拒绝向盟国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和缩短战争、拯救人类为根据。杜鲁门说，他将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走后，莱希向总统建议说，他不认为美国有义务发表这样一份邀请，美国在英国、中国等现有盟友的帮助下，完全有能力打败日本，根本无须苏联人的参与。当天下午，杜鲁门把上午和莫洛托夫的讨论情况及苏联人的请求告诉了来访的艾德礼、贝文和贾德干。

放在以前，美国人一定会开心地在第一时间向苏联人发出邀请，这是他们几年努力才换来的结果。但是此刻，美国人对苏联人参加远东作战的迫切性已大大降低。杜鲁门故意拖延了两天，才在7月31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在列举了一大堆文件和条款之后，杜鲁门说：

“在我看来，根据1943年10月30日签订的《莫斯科宣言》的条款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苏联表明它愿意同目前在对日作战的其他大国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来维护和平和安全，是适当的。”在信的末尾处，杜鲁门说，“如果你决定利用它，那很好。然而如果另搞一个声明，在其他基础或以其他任何理由作为你行动的根据而不愿利用这封信，我也表示满意。请你裁定。”

莱希对杜鲁门的做法非常满意，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苏联人的请求。后来有历史学家评论说：“杜鲁门的这些话，听起来更像出自一个提醒健忘的小学生该做作业的老师之口。”实际上，斯大林并未使用杜鲁门的信件，盟友邀不邀请，都不会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斯大林显然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的合理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完全可以收回40年前因日俄战争失败损失的全部权益，或许还会有更大的收获。

7月31日7时48分，用完早餐的杜鲁门接到了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绝密电报。在波茨坦已无事可干的陆军部长于前一天回到华盛顿，得到了日本人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原子弹的使用是无法避免了。实际上，史汀生的电报前一天深夜就到了，白宫工作人员不愿打扰总统的美梦，到他起床吃完早饭才呈上来。史汀生在电报中说：“格罗夫斯将军的计划进展神速，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媒体通稿应不晚于8月1日周三之前准备完毕。”杜鲁门把粉色电报纸翻过来，拿起铅笔在上边写道：“同意。写好后即可发表，但不应早于夏威夷时间8月2日。”总统要海军副官乔治·埃尔西上尉将上述内容发给史汀生。埃尔西明白总统的意思，他想在原子弹投放之前离开波茨坦，以免斯大林发出诘问或提出更多不好回答的问题。杜鲁门决定在第二天会议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家。

谁都不想在波茨坦再多待一分钟，8月1日竟然安排了两次会议。在会议最后一天，塞琪琳霍夫宫里外挤满了记者。三国首脑在花园里坐定，摆好姿势供记者拿照相机“扫射”。与几天前不同的是，原来丘吉尔的那把椅子上坐着艾德礼。

在15时30分召开的第十二次会议上，杜鲁门和斯大林展开最后一次交锋。美国人提议将欧洲范围内的内陆水道航运纳入国际管辖，被斯大林以不切实际为由拒绝。杜鲁门屈尊说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做了妥协”，自己在这里向斯大林先生提一个“私人请求”，要求至少认

为自由通航的说法在波茨坦会议上讨论过。斯大林不做让步，冷峻地告诉美国人：“这个问题在会议上没有讨论过。”杜鲁门提醒说，自己在三个不同场合详细提过这个问题。斯大林立即话锋一转，指出公告中并未提及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要塞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对苏联的安全来说，比欧洲水路的国际化要重要得多”。杜鲁门提出将这两个问题都加进去，斯大林用俄语厉声回答：“不！”然后他说出了在波茨坦用英语说出的唯一一句话：“不！我说的是不！”杜鲁门还想做最后努力，说自己回国向国会汇报时必须就通航问题做出说明。斯大林的回答不容置疑：“那是你自己的事！”杜鲁门的脸瞬间变得通红，嘴里嘟囔着“真搞不懂这个人”，然后自嘲地将脸转向右手边的贝尔纳斯：“吉米，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17天？整整17天，什么事情都应该定下来了！”

为了给各代表团留出充分时间起草议定书和公告，原定于当天21时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十三次会议延迟到22时40分举行。莱希因肠胃不适未能出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到场了。会议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文字的更改和推敲上。当所有内容经过辩论确定下来时，苏联人突然提出，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都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先签名。

“按照循环的办法，”斯大林说，“在波茨坦的文件上，应该由我首先签字。”

“你愿意什么时候签就什么时候签，”杜鲁门说，“我根本不在乎。”

艾德礼开玩笑说他赞成按字母顺序签字：“用这种办法，我一定能击败朱可夫元帅。”按英文字母顺序，朱可夫（Zhukov）肯定排得比较靠后。

8月2日凌晨0时30分，杜鲁门宣布波茨坦会议胜利闭幕。斯大林向贝尔纳斯表达了私人谢意：“他可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人都更努力地想让会议取得成功，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并协助我们达成了一系列决议。”贝尔纳斯回话：“大元帅的恭维使我深为感动，但愿我和我的同事一道对这次会议的工作能够有所裨益。”杜鲁门说：“我想对其他外长和所有那些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的人表示谢意。”艾德礼立即表示赞同。

杜鲁门表示，希望下次首脑会议能够在华盛顿召开。“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斯大林接话说。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握手告别，从此再也没见过面。

三国领导人公开表示对会议结果“非常满意”，但暗地里藏着厌烦和失望。“我从未见过像苏联人那样顽固的人，”杜鲁门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将来再也不同他们开会——但是，会当然还得开。”莱希尖锐地评估新的权力平衡：“如今苏联已成为欧洲毋庸置疑的霸主。一个现实因素是大英帝国的衰落，会议期间领导人突然更换，不过是让这一现实显得更富戏剧性。英国位列战胜国，但经济疲软，军事与美国相比力不从心。法国正在尽力维持稳定，但就算在战前他们也没能实现这一点。在中国，内战阴云笼罩了天空。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大国，那就是苏联和美国。这是‘冷战’的起点！”

8月2日清晨7时15分，美国人的车队鱼贯驶出“小白宫”，直奔机场而去。当了解到乘飞机比乘巡洋舰从安特卫普到英国能节约24小时后，杜鲁门命令“奥古斯塔”号提前到英国港口等待他的到来。8时05分，总统专机“圣牛”号从加托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英国普利茅斯。归心似箭的杜鲁门取消了原定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但在登上巡洋舰踏上返美旅程之前，他还必须与英国国王吃一顿饭，这是他从美国出发前就答应过丘吉尔的事情。

“欢迎您到我国访问。”杜鲁门在贝尔纳斯和莱希的陪同下登上英国海军“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时，当天早上坐火车赶来的英王乔治六世向他致意。杜鲁门记下了当天午餐的菜单，“汤、鱼、羊排、豌豆、马铃薯、巧克力酱和冰激凌”。两位领导人“天南海北地聊天，讲了一些政治笑话和波茨坦会议上的趣闻，就是没谈什么正经事情”。英国国王为王后和两位公主向杜鲁门索要了三张签名，还特意提到了原子弹，并对原子能未来在民用领域的使用表现出浓厚兴趣。陪同杜鲁门出席午餐会的莱希再次表达对原子弹能否奏效的担忧：

“我不认为它的实际效果能达到预期，我听着它更像是一个科学家的幻梦。”乔治六世并不赞同：“海军上将，你愿意和我打个赌吗？”事实很快将会证明，莱希的判断是错误的。午餐之后，乔治六世回访了“奥古斯塔”号，检阅水兵并在宾客名单上签名。

杜鲁门谢绝了延长在英国访问的时间以及丹麦、挪威和法国的邀请：“我觉得尽快回国是我的责任。”与英王告别，“奥古斯塔”号拔锚启航。舰队驶入公海时，“奥古斯塔”号收到了乔治六世从“声望”号上发来的电报：“英王致总统：您在为盟国所恪守的伟大事业付出诸多艰辛之后，随即对我国进行极其短暂的访问，我感到无限喜悦。祝您在回国途中一帆风顺。”杜鲁门立即回复：“美国总统致英王：对您的诚挚谢意，我表示衷心感谢。在访问您及贵国的过程中，我深感愉快。我相信，我们两国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也会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卓有成效。”

两艘美舰取最大航速26.5节驶入浩瀚的大西洋，它们本来可以跑得更快一些。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的燃油足够，由于并无补给舰跟随，轻巡洋舰“弗拉德尔菲亚”号现有燃油只能跑出这样的速度。

原子弹将在航途中某一天投向某一座日本城市，杜鲁门将几名记者叫到自己的舱室，向他们介绍“曼哈顿工程”的详细情况，并说原子弹将很快投入使用。这些媒体人被禁止使用舰上的无线电设施，不

会有泄密的危险。杜鲁门讲话速度很慢，语气凝重。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的感觉是，“总统为我们手中有了一件能加快结束战争的武器感到高兴，同时又对这种破坏力巨大的武器心存恐惧”。当晚，史密斯在日记中写道：“这将是自火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新闻报道，而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1）

1927年夏，美国寇蒂斯糖果公司佛罗里达州总经销沃菲尔德·蒂贝茨准备搞一次促销活动，请一战时期老飞行员道格·戴维斯驾驶一架小型韦科九式飞机，前往人员密集的海厄利亚海滩向围观的民众抛撒一种叫“露丝宝贝”的新型巧克力棒。当戴维斯操纵飞机隆隆升空时，他身旁那个激动的小男孩向下望去，只见地面上无数人头攒动，他不禁觉得此刻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当飞机从人群上方飞过，小男孩开始将巧克力棒向他们撒去。为了参加这次活动，头一天他几乎彻夜未眠，精心将几百个糖果的尾部都绑上了纸制降落伞，以便它们能够轻柔落地。从飞机升空的那一刻起，小男孩就梦想未来有一天自己也能飞上蓝天，作为一名飞行员而不仅仅是抛撒糖果的“投弹手”。

这个当时12岁的小男孩叫保罗·蒂贝茨，是糖果商老蒂贝茨的独生子。18年后，他将驾驶一架以母亲名字命名的“超级空中堡垒”，向日本城市广岛投下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实战原子弹。多年后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蒂贝茨打趣说，当年投下巧克力棒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轰炸行动，“我的准头非常好，许多巧克力棒直接落在了赛马场的看台上”。蒂贝茨最早和最晚的两次“投弹”取得的结果截然相反——第一次带给世界的是美好和甜蜜，最后一次却是杀戮和死亡。

尽管老蒂贝茨和后来的杜鲁门总统一样在一战时期担任过陆军步兵上尉，但他不愿宝贝独生子从军，而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可惜这个儿子不听话，先是进入伊利诺伊州北奥尔顿西部军事学院就读，1933年又考入了佛罗里达大学。课余时间，蒂贝茨经常到学校附近的盖恩斯维尔机场观看飞行。一天，他终于决定学习驾驶飞机，报名参加了一个飞行培训班，学费每小时14美元，这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最昂贵的学费。幸运的是，作为一名为飞行而生的天才，他的驾驶水平

很快就超过了所有教练。如果像老酒这样考个C照都要补考N次，估计老蒂贝茨都要破产了。

读完大学二年级，蒂贝茨遵照父亲指示转往辛辛那提大学学习医学，临时寄住在父亲的好友、外科医生艾尔弗雷德·克拉姆的家中。每逢周末，他都会到医生开设的私人诊所担任护工。但在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溜去不远处的伦肯机场观看飞行。从第一次升上天空开始，他与那架小小韦科九式飞机的“初恋热情”就从未熄灭，他真的想飞！幸运的是，注意到小伙子对飞行有着浓厚兴趣的克拉姆医生，不但不遵照好友的嘱托加以制止，反而鼓励年轻人大胆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但蒂贝茨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

1936年底，蒂贝茨在《大众机械》杂志上看到一则广告：“你想学习开飞机吗？”事实上，当时蒂贝茨已经是一名老练的飞行员了，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广告下边那行小字：陆军航空队正在招收飞行员。在克拉姆医生的鼓励下，时年21岁的蒂贝茨第二天就寄出了申请书。放假回家之前，蒂贝茨幸运地收到了入选通知书，他即将成为一名陆军飞行员。现在他必须告诉父母，自己要投笔从戎。

果不其然，看到儿子准备弃医从军的老蒂贝茨大发雷霆：“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学，买了好几辆车供你泡妞，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从今天开始，你就靠自己吧。你想死就尽快去死，我什么都不管。”老蒂贝茨挥舞着双手向儿子高声咆哮时，一头红发的伊诺拉·盖伊坐在旁边静静聆听，一言不发。丈夫发完火停下来喘气时，她轻声对儿子说：“保罗，你想开飞机也没问题。我知道你能行，儿子。”蒂贝茨对此备感宽慰，因此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后来每当他遭遇挫折时，母亲的话都会鼓励他奋勇前行。1937年2月25日，蒂贝茨在肯塔基州托马斯堡宣誓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当他离家前往报到时，父亲甚至拒绝和他说再见，而母亲鼓励他说：“儿子啊，总有一天，我会为你骄傲的！”

在美国陆军航空队，自信、俊朗、有轻微兔唇的蒂贝茨平步青云。用一位将军的话说就是，“他是我们陆航最厉害的飞行员”。后来跟随蒂贝茨一起前往广岛投弹的导航员范·柯克说：“我很难用语言形容，保罗是一名多么优秀的飞行员。他可以用飞机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飞行动力学，更懂得如何更好地掌控飞机。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对飞机的掌控远在其他人之上。”同机机枪手乔治·卡伦的话更绝，“我发现蒂贝茨能像有些人与动物交流一样，与飞机交流”。可以说，蒂贝茨就是为飞行而生的人。

1942年6月，蒂贝茨前往欧洲作战，当年8月晋升中校，出任第九十七轰炸机联队第三四〇中队中队长。1942年8月17日，他驾驶一架叫“红地精”的B-17执行了盟军对法国沦陷区的首次昼间轰炸行动，这架飞机陪伴他执行过25次战斗任务。在北非和欧洲服役期间，他曾于1942年10月16日驾机将马克·克拉克少将从伦敦送往阿尔及尔——老酒在这座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并未在街上碰到过克拉克——筹备盟军反攻北非的“火炬行动”。虽然他的飞机被德军的高射炮和机关枪打得起火，可他依然做到了顺利着陆。11月4日，他又冒着恶劣天气将艾森豪威尔将军送到了直布罗陀，途中还击退了一架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在那之后，每当他运载盟军将领穿越敌占区时，都会有人对客人说：“嗨，别担心，今天的飞机是蒂贝茨驾驶的！”他出色的飞行技艺甚至得到了第十二航空队司令官杜立特中将的高度赞誉。

但蒂贝茨的职业生涯很快遭遇危机。当年12月底部署轰炸突尼斯比塞大港——这里是轴心国北非最重要的后勤基地——的一次作战会议上，蒂贝茨与第十二航空队作战参谋劳里斯·诺斯塔德上校（第二十航空队参谋长）发生了激烈冲突。为挽救更多飞行员的生命，他拒绝派飞行员在1800米低空实施精确轰炸，蒂贝茨告诉诺斯塔德：“上校先生，如果你来给我当副驾驶，我会亲自率队这样的高度发动突

袭。”蒂贝茨承认诺斯塔德是一名精干的作战参谋，但他只是一个从未参加过空战的办公室军官，一个擅长结交权贵的投机分子，“他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自高自大的军官之一”。诺斯塔德怒不可遏，与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准将商议，准备以拒绝执行命令为由将蒂贝茨送上军事法庭。

范登堡准将是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侄子，在华盛顿极具政治影响，即使航空队司令官杜立特中将也无力阻止这对野心勃勃、互相利用的搭档对蒂贝茨进行恶意报复。杜立特叫来蒂贝茨，准备打出手中隐藏的一张王牌。得知参谋长即将把自己送上法庭而司令官又无力阻止的消息，蒂贝茨目瞪口呆。但随后杜立特说出的话让蒂贝茨觉得，自己的前途柳暗花明。将军告诉这个自己非常欣赏的飞行员：“我刚刚接到阿诺德上将的电报，他让我把手下一名飞B-17经验最丰富的一线军官调回国内。陆航在开发一种更大的新型轰炸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这事就交给你了。”这项调动很快得到了批准，蒂贝茨一个月后就返回了国内。

杜立特所说的那种新型轰炸机就是B-29，当时还处于研发和测试阶段。1943年2月，蒂贝茨刚刚到华盛顿报到，就听到了波音公司首席试飞员埃德蒙·艾伦首次试飞失败，机组成员及地面上20名工人集体罹难的噩耗。新飞机尚未出炉，蒂贝茨只好暂时到密尔沃基的第十九运输机大队接受模拟飞行训练。当年夏末，蒂贝茨奉命到堪萨斯州威奇塔波音飞机工厂报到，随后到工厂以北130公里的斯莫基希尔陆军基地负责飞行员训练。1944年3月，他被调往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基地负责训练B-29飞行教官，不久又转往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帮一些专家计算B-29对战斗机的防御能力。他的任务是验证模拟战斗场景中提出的各种假设，研究B-29在高空防御敌军战斗机时有什么弱点。在一次测试中，他驾驶一架拆除所有机枪的B-29飞行，发现飞机在减重3.5吨后性能发生了可喜变化。经过多次试验，蒂贝茨发现

拆掉机枪的B-29更容易操控，而且飞得更快、更高。这就意味着如果遭到敌机追逐，这种看似笨重的轰炸机完全可以通过急转弯来躲避敌机的攻击。

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及无数科学家不懈努力，可能在必要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但他们显然不具备将炸弹投放到敌人头顶的能力。将它投入实战倘若需要空运，陆军航空队势必承担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为即使是海军最先进的舰载机也不具备挂载重达数吨巨型炸弹的能力。1944年春天的一天，“曼哈顿工程”负责人格罗夫斯少将特意拜访了陆航总司令阿诺德上将。在详细汇报了项目进展之后，格罗夫斯提出，用B-29作为原子弹的载运飞机可能是合理的，只需对飞机的弹舱和投弹装置进行适当改装。格罗夫斯强调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怎样努力，我们也许不能把炸弹装上B-29。阿诺德问“那怎么办”。

格罗夫斯适时使出了激将法：“如果那样，我们将不得不考虑使用一种英国人的飞机，名字好像叫‘兰开斯特’，丘吉尔一定非常乐意为我们提供这种飞机。”

听到这话，阿诺德肺都要气炸了。美国投入那么多钱开发出来的新炸弹，竟然要用英国人的飞机进行投放？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阿诺德立即拍胸脯做出承诺，陆军航空队砸锅卖铁也要保证为投放原子弹提供适用的飞机。两人商定，陆军航空队应当承担以下三项主要责任：提供一些能运载这些炸弹的飞机，必须具有足够的载重能力、足够的弹舱容积、足够大的炸弹舱门及足够远的航程；在原子弹投入实战之前，必须组织、装备并训练好一支高水平的精英战术部队；必须保证炸弹准确无误地投中目标。其中后两项任务要求陆航必须提供具有高超技艺的飞行员。阿诺德整天四处乱跑不可能事事过问，他当场指定罗科斯·威尔逊上校专职负责陆航与“曼哈顿工程”所有相关业务。

格罗夫斯告辞之后，阿诺德立即下达命令：第一，今后陆航凡涉及“曼哈顿工程”的业务，必须特事特办，“别的什么地方可能出岔子，但绝对不能让人说空军方面没有竭尽全力支持‘曼哈顿工程’”；第二，尽快提供一份包含三名超级飞行员在内的人员名单及其详细资料，从中挑选出投放原子弹的飞行员，并由他组织建立一支特殊的飞行队。

8月29日，陆航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巴尼·贾尔斯中将给阿诺德拿来了一个短名单。排在前面的两名上校分别是弗兰克·阿姆斯特朗——蒂贝茨在欧洲作战时是他的属下——和威尔逊。阿诺德认为，超过40岁的阿姆斯特朗年龄偏大，且在1943年一场火灾中受重伤，无法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威尔逊常年在华盛顿工作，缺乏实战经验，已被指定为格罗夫斯的联络军官。他提笔在第三个人的名字后边画了一个圈。这个人正是蒂贝茨。

在阿诺德和贾尔斯眼中，29岁的蒂贝茨年轻又不太稚嫩，在欧洲和北非执行过43次作战任务。他也许是陆航最具有经验的B-29试飞员，在如何操纵重型轰炸机对付敌军战斗机方面有独到见解。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以能独立解决问题著称。两人一致认为，蒂贝茨是执行史上第一次原子弹轰炸任务的不二人选。

这天训练结束，一身疲惫的蒂贝茨突然接到父亲从老家迈阿密打来的电话——看来两人并未断绝父子关系——语气中似乎透出一丝惊慌：“保罗，你小子是不是又惹事了？”“绝对没有！你为什么这么问？”老蒂贝茨说，他们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告诉他，一些不知道来自哪里的神秘人物最近走访他们，询问有关蒂贝茨的事情。起初蒂贝茨并不在意，他向父亲保证说，自己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基地训练，不可能出任何事。但在8月底接到前往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与第二航空队司令官乌扎尔·恩特少将会面的通知时，他突然意识到，父亲之前的那次来电早有预兆，很可能有异乎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

1944年9月1日上午，蒂贝茨如约来到第二航空队司令部。在恩特少将办公室门前，他被一位陌生人拦住，带到了附近一个小房间。陌生人是一名中校，军装上别着一枚独特的徽章，上边写着“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一行小字。两人坐定，军官开始一脸严肃地对蒂贝茨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他的私生活、从军记录及参军前的经历等，看上去他似乎比蒂贝茨更了解蒂贝茨。他甚至知道蒂贝茨评论过美国在欧洲战场的策略，并让他对此做出解释。蒂贝茨对中校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那名军官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令他目瞪口呆：十年前的某个晚上，有人在佛罗里达州瑟夫赛德镇海滩附近的一辆私家车上，看到蒂贝茨和一个女人在车后座上厮混，当时车窗上蒙着一层水汽，是这样吗？

蒂贝茨的脸瞬间变得通红，他确实因那次不检点行为被监禁了几天，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才被释放。这位不知名的中校怎么会清楚一件连自己都很难说清是哪一天发生的丑事？蒂贝茨立即意识到这场对他自尊心突如其来的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样粗暴地提出问题也是仔细斟酌过的。他清楚在这种场合，谁都无权过问他军人生活之外的私生活。他不一定要做出回答，自己矢口否认或一言不发便可以像来时那样自由地离开这个房间，再没人敢向他这样一个胸前挂满勋章的杰出飞行员提出如此令人尴尬的问题。但蒂贝茨预感到，是否诚实回答这一问题事关重大。最后他断然决定毫无隐瞒地将那次难堪的经历告诉眼前这位中校。

这位工程兵军官是约翰·兰斯代尔中校，来自格罗夫斯的特别情报小组，曾奉命对奥本海默实施过长期跟踪。蒂贝茨的话让兰斯代尔觉得，他是一个坦白诚实的人，而且很有主见。至于他多年前私生活方面的不检点，这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能说谎。确信这一点后，兰斯代尔带着蒂贝茨走进了恩特的办公室，并向将军点了点头。

恩特将军将现场的两个陌生人介绍给蒂贝茨，“这位是我们最好的爆破专家”。他说的这人是位秃顶的海军上校，名字叫作帕森斯，就是在一架B-29座舱里现场观察“三位一体”核爆实验的那位海军军官。蒂贝茨当时还不知道，这人的真正身份是“曼哈顿工程”的军械组组长。恩特介绍的另一位看上去身材瘦高（实际为1.83米）——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年轻人叫诺曼·拉姆齐，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帕森斯上校的得力助手。蒂贝茨对此稍感惊讶，他印象中的科学家一般都是头发斑白或弯腰驼背的老头子，眼前这位年轻人只有29岁，仅比他小半岁——蒂贝茨出生日期是1915年2月23日，拉姆齐则出生于同年的8月27日。如果蒂贝茨能穿越到战后，知道他在50年代能担任北约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现场突然出现一名物理学家，蒂贝茨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将要接受的任务必定不同凡响。

“你有核物理方面的知识吗？”拉姆齐博士率先发问。

“有。”蒂贝茨如实回答。

“你是从哪里获得这方面知识的？”

“在大学学到的，我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

“你知道核能方面的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吗？”

蒂贝茨看了恩特少将一眼，将军毫无表情，显然不会替他回答问题。蒂贝茨又看向兰斯代尔，此刻他似乎成了自己最可信赖的人。看到中校朝他点头表示鼓励，蒂贝茨鼓足勇气说：“我只知道，德国人正在试图用重水完成原子裂变。”

“很好！”拉姆齐热情而略显激动的语气让考场气氛瞬间轻松了许多，蒂贝茨知道这是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完成了原子裂变工作，它是我们目前正在制造的一种新型炸弹的基本原理。这种炸弹的

爆炸当量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是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武器。很可能到明年夏天，这种炸弹就可以投入实战。”蒂贝茨非常吃惊，很难想象1架飞机投下的单颗炸弹相当于2万吨炸药。到目前为止，至少需要2000架重型轰炸机合力投下的炸弹，才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恩特少将接下来的话让蒂贝茨惊呆了：“你就是我们选中的投掷这颗炸弹的人。”

“蒂贝茨中校，我想请你注意一个重要问题，”兰斯代尔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些严格的安全措施。在工作中，请你不要留下任何笔迹。对你的部下，你只能下达一些看来是绝对必要的指示，千万不能走漏任何消息。任何泄密行为都可能将你送上军事法庭，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中校。”蒂贝茨说。

恩特少将进一步说明，现驻扎在内布拉斯加的精锐第三九三重型轰炸机中队将交由蒂贝茨指挥，“你将以这个中队为基础组建一个轰炸机大队，你的15个机组将组成空军历史上第一支原子别动队，它还将是世界上第一支能够使用核力量打击德国或日本的部队，正式番号是第五〇九混成大队。你承担的任务代号‘银盘行动’。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阿诺德将军亲自下达了命令，给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今后如果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只要说出‘银盘行动’四个字，就会换来一路绿灯”。

蒂贝茨领命准备离开时，恩特少将说出了几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中校，请记住。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你将成为美国的英雄。如果失败，你将成为可怜的替罪羊，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狱！”蒂贝茨的正式加入，标志着“曼哈顿工程”的最后一块拼图顺利完成。

恩特少将为即将成立的第五〇九大队提供了三个训练场所，分别是犹他州的温多弗、堪萨斯州的格利本德和爱达荷州的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蒂贝茨最终选择了温多弗。其一，这座位于盐湖城以西200公里沙漠中的空军基地足够偏僻，距它最近的温多弗小镇只有103名居民，荒凉的自然环境便于采取安保措施。其二，这里距离洛斯阿拉莫斯及未来模拟投弹的索尔顿湖都不算太远，便于联络和组织训练。其三，基地现有设施基本可以满足训练的需要，部队进驻即可立即投入使用。其四，一条铁路支线可以直接进出基地，非常适合秘密货物的运输。与恩特少将会面一周后，9月9日，抵达温多弗的蒂贝茨组建了大队指挥部。三天之后，在训练中成绩优异的第三九三重型轰炸机中队脱离第五〇四大队战斗序列，全部装备、机组和地勤人员抵达温多弗，成为第五〇九大队最核心的打击力量。

训练基地落实，蒂贝茨马上开始为团队募集人员。第一个奉命前来报到的是领航员、绰号“荷兰人”的范·柯克上尉，一个聪明绝顶的化学专业毕业生。从他稚气的娃娃脸上，谁也看不出这个24岁的年轻人执行过57次作战任务。第二个被选中的是投弹手托马斯·费尔比少校，他执行任务的次数达到了惊人的63次，比蒂贝茨多出20次。投弹手的任务是将炸弹准确投向目标，蒂贝茨认为没人能比费尔比做得更好。这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英俊小伙儿上高中时是个棒球明星，曾代表波士顿红袜队参加过棒球职业联赛。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年轻人很可能去圣路易斯红雀队打球了。两人都是蒂贝茨飞“红地精”时的机组成员。当年在欧洲作战时，三人闲暇时经常结伴到伦敦街头闲逛、喝酒、赌钱。

随后来报到的是陆军中尉雅各布·贝塞尔，他被称为陆航最顶尖的雷达专家，就是前文提到和蒂贝茨一起去五角大楼开会迟到的那位。蒂贝茨选择来自布鲁克林的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做自己的副驾驶。当初他任B-29飞行教官时，刘易斯是他的得意门生。李梅少将第

一次上B-29时，坐的就是刘易斯的飞机。小伙子娴熟的驾驶技术赢得了“老鸟”李梅的高度赞誉。飞机刚刚在跑道降落，李梅就现场宣布将刘易斯从中尉晋升为上尉。遗憾的是，刘易斯从未执行过任何一次战斗任务，实战经验相对欠缺。另一位飞行员查尔斯·斯威尼上尉同样技艺精湛，他是第三九三重型轰炸机中队的中队长，曾被指派为李梅学驾驶B-29的教练，最后驾机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正是这位。之后前来报到的是机械师怀亚特·杜岑伯里军士，他对B-29的复杂引擎了如指掌，以至于大家都将这种引擎称作“杜岑的引擎”。机枪手乔治·卡伦上飞机时总是戴着一顶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棒球帽，他是大家在目标城市上空的唯一一道防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选中的这些人要么曾在欧洲与蒂贝茨并肩作战，要么在B-29试飞项目中与他有过共事经历。因此有人戏言，这是一支属于蒂贝茨个人的空军部队。

由于阿诺德上将保证这支新部队的所有需求在陆航具有最高优先权，蒂贝茨实际上是被赋予了无限量的资源来完成他承担的艰巨任务。第五〇九大队有权要求得到所有装备、物资和他们看中的任何人，而无须给出任何解释。随着人员、装备和物资不断到来，1944年12月17日，由蒂贝茨任大队长的第五〇九混成大队在温多弗基地正式挂牌开张营业。被冠以“混成”二字，说明这支完全独立的部队的确不同寻常。这个承担特殊任务的飞行大队可谓五脏俱全，除核心第三九三重型轰炸机中队之外，蒂贝茨的麾下还包括第三二〇运输机中队、第三九〇空勤中队、第六〇三航空工兵中队以及第一〇二七航空器材中队。从第三二〇运输机中队身上，就能看出这支部队与众不同。该中队竟然装备有5架大型四引擎C-54运输机，和总统专机“圣牛”号属于同一机型，连欧洲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上将还没有用上这种飞机。

除了上述单位，1945年初，又有一个特殊单位加入第五〇九大队，即专门为原子弹服务的第一军械中队。让人颇觉诡异的是，这个中队的大部分官兵看上去都文质彬彬，说起话来斯斯文文，鼻梁上架着厚厚的眼镜片，和通常见到的那些四肢发达、行事粗犷的美国大兵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或各大学的博士，因执行特殊任务被授予临时文职军衔征召入伍的。蒂贝茨甚至拥有一支专业的医疗队，配备有美国最好的放射科专家。包括蒂贝茨和这些假军人在内，第五〇九大队共有225名军官和1542名士兵。

12月中旬，在温多弗基地礼堂，站在一个空肥皂箱子上的蒂贝茨对部下发表了重要讲话：“我认真考察过你们，你们应该也考察过我。我不打算把你们全部留下，但留下来的人一定要跟我一起战斗到底。不要问我们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问太多问题的人哪怕技术再出色也会被立即送走。不准向任何人提起我们的任务和基地，包括父母、妻子、女朋友、兄弟姐妹和家人。切记，好奇心不要太强。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我们共同完成的这项任务将提前结束这场战争。”

为进一步强化保密工作，温多弗基地周围拉上了密密匝匝的铁丝网，所有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能到如此荒凉地带来的人，确实都是自己人。和洛斯阿拉莫斯类似，基地很多建筑上都刷有提醒人们管好嘴巴的标语，其中大门附近那幅最大的标语上这样写道：“你在这里听到的和看到的，当你离开时，请把它们留在这里。”老酒猜测，蒂贝茨这招很可能是从洛斯阿拉莫斯学来的。除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蒂贝茨还有一支被他称作“盖世太保”的特殊部队，威廉·尤安纳少校率领第一三九五宪兵连的30多名特工，在疾风劲吹的基地里隐秘出没，像贼一样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及时发现那些爱吹牛的大嘴巴并立即把他们打发走。在基地之外，他们还能得到格罗夫斯特意针对这个大队的50多名情报人员的密切配合。几个回家度假没能管好嘴巴的倒霉蛋回到基地几小时后，就收到了调往北太平洋阿拉斯加、阿留申

群岛等地的命令，并被严令战争结束前不准回国。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某日在某地对某人说了某些不该说的话，事实上，很多泄密都是特工人员主动诱导的。留下来的人大部分变成了哑巴，对熟悉的人都不敢轻易说话。蒂贝茨送给那些离开者的临别赠言是：“到那里，你们可以将心里话掏给任何愿意倾听的海象或北极熊。”

美军保密工作卓有成效。1945年5月8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具了一份有关美国国内外军事单位的评估报告，在提到一支神秘部队时说：“另外还有一支特殊部队，他们的身份和任务无法确定。”这正是第五〇九大队。直到原子弹从头顶落下，日本都不知道实施这次特殊打击的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既然第五〇九大队的任务是发动核战争，蒂贝茨就必须在最短时间里了解原子弹的奥秘。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考察时，蒂贝茨总是要事先乔装打扮一番。走进实验室大门前，他会摘掉制服上的陆军航空队徽章，换上陆军工程兵的黄金城堡徽章。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这一做法，有助于避免激怒一些敏感的科学家的。他们愿意倾尽全力去研制原子弹，却又从内心反对使用这种武器。这些科学家心思敏锐，他们知道自己在为军队工作，但认为自己效力的仅仅是非战斗部门。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明白，肯定会有军人去做投掷原子弹这件事，他们往往选择有意去忽略这一事实。”

经常造访洛斯阿拉莫斯让蒂贝茨结识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我对他们充满了敬畏之情，”蒂贝茨说，“但是时间一长，我便和他们成了朋友。随着友谊不断发展，敬畏逐渐被钦佩取代。我发现这些懂得利用原子能的科学家同样尊重我，他们也很欣赏我的飞行特长和制定空袭策略的能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奥本海默博士的敏捷反应，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他为人亲和，谦虚谨慎，知道怎样做能让我这种科学门外汉不觉得尴尬。他身材纤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和我一样烟瘾极大。他说话时语速极

快，你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听明白他的话。他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当他跟你谈话时，他的脑子里同时还在思考其他事情。我感觉这个人的大脑可能被分成了好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能根据需求提取相应的知识，就像电脑显示储存的信息一样。因为时常处于思考之中，他往往会忽略身边的一些事情，他的太太甚至要及时提醒他吃饭、吃药或者洗澡。”

虽然充分意识到承担任务的重要性，但原子弹的研发制造显然并非蒂贝茨应该关心的问题：“我不是科学家，对中子、质子、电子和伽马射线这些陌生事物知之甚少，但这并不重要。有一个问题曾让包括恩特少将在内的众多高层担忧，它成为我现在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那就是在投下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之后，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它对投弹飞机带来的损伤甚至毁灭。”奥本海默直言不讳地说，他不能保证蒂贝茨最后能活下来。即使从9000米的最大高度投弹，也不一定能确保飞机和机组成员的安全，原子弹强大的冲击波也许会像巨人的手拍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将B-29震成碎片。

一些科学家诸如费米博士曾经担心，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太大，足以将地壳炸出裂缝。蒂贝茨认为，如果真是那样，自己就没必要去考虑携带原子弹的飞机能否逃出生天了。他无疑做好了为国家去冒这种风险的充分准备：“但我并不想轻易去死，我们的国家并不崇尚自杀式攻击。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当我们的飞机起飞时，它们安全返回的概率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八九十。”蒂贝茨必须把参与行动的飞行员的安全问题放到首位。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2）

一次，在造访洛斯阿拉莫斯时，蒂贝茨竟邂逅了一位熟人，那个曾经在恩特少将办公室里出现过的秃头海军上校，当时帕森斯没说几句话。之后奥本海默的介绍让蒂贝茨大吃一惊，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竟然是“曼哈顿工程”的军械组组长，将来原子弹能否顺利引爆与他密切相关。但当听到奥本海默说帕森斯将与他一起执行首次原子弹的投掷任务时，蒂贝茨开心极了。“太好了，上校，”他笑着对帕森斯说，“那样的话，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我就可以都赖在你身上了。”对面的帕森斯一脸冷峻，接下来说的话让蒂贝茨不寒而栗：

“如果真出了什么差错，中校（蒂贝茨到1945年1月才晋升上校），我们两个谁都不会有机会活下来去责怪对方。”帕森斯认为，投放原子弹的B-29若想避开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波，“飞机至少要距离爆心8英里远”。蒂贝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想办法在投弹之后制造出这样一段距离。

1945年的前几个月里，第五〇九大队各机组的任务是飞往阿拉莫戈多或索尔顿湖靶场，从9500米高空投下一种叫“南瓜”的模拟炸弹，它的尺寸、重量和弹道特性都模拟了分别被称作“小男孩”和“胖子”的铀弹和钚弹。包括费尔比在内的投弹手，会瞄准地面上直径300英尺的一个圆圈投下哑弹。在开始的几周里，大家投下的“南瓜”弹都偏出目标很远。经过练习，所有人都能将炸弹投在目标200英尺范围之内。即使这种结果相当惊人，但蒂贝茨仍不满意：“那时我所做的，就是让各机组不停训练，训练，再训练，直到他们中的佼佼者能够命中靶心25英尺之内。”费尔比在所有人中排名第一，准度仅次于他的是一位来自欧洲前线的叫克米特·比汉的老兵，大家形容他的投弹技术就像一个大艺术家，并用这个名字命名了一架B-29。

在向地面投下炸弹之后，B-29需要立即实施规避机动。尽管原子弹的威力目前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但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都赞同帕森斯上校的评估结果，即B-29至少需要距离原子弹爆心8英里，才能避开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从投下炸弹那一刻起，倒计时就开始了。炸弹从9000米高空下坠，下落到距地面600米左右的爆炸高度约需43秒，B-29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飞出去8英里远。受惯性影响，脱离弹舱后的炸弹会继续保持原速度与飞机一同飞行。帕森斯和蒂贝茨的计算显示，飞机必须以155度俯冲转弯，才能顺利逃出足够远距离。随后的实际演练表明，采用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驾驶一架四引擎巨型轰炸机做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需要很高的飞行天赋，没人知道B-29的飞行翼面能否承受由此产生的巨大张力。蒂贝茨亲自带队进行训练。当他驾机急转弯时，整架飞机都在失速的边缘尖叫战栗，好像每一秒钟都可能解体。如果操纵杆拉得稍重，导致飞机多转几度，机翼很可能会瞬间折断。“这比花25美分坐旋风过山车还刺激，头儿！”每当进行这种训练时，在机尾被甩得晕头转向，气都喘不过来的卡伦就会这样呼叫蒂贝茨。蒂贝茨则会笑着告诉卡伦：“你已经欠了我很多个25美分。”蒂贝茨不能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驾驶重型轰炸机玩这种看似毫无用处的飞行特技，他只能要求全部15个机组一次接一次不断练习。没人知道有多少原子弹需要投掷，也许每个机组都要投下一两颗。蒂贝茨不止一次告诉大家：“你能不能活下来，全有赖于能否把弯转好。”

蒂贝茨需要解决的另一个挑战性课题是海上导航。他采取的办法是，每次挑选5个机组前往古巴的巴蒂斯塔机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越海训练，采用高空目视和雷达指引的方法对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小岛模拟投弹。“银盘行动”赋予蒂贝茨的特殊权力使这些被派出的人员在出入境时都能免于审查，他们可以“走私”一些古巴酒水和上等雪茄回温多弗，酒的价格只有美国国内的1/5。

进入1945年以来，欧洲战局对德国越发不利，一切预示着第五〇九大队将失去欧洲的攻击目标，原子弹只能用来对付亚洲的敌人。

“超级空中堡垒”从温多弗出发显然无法直接飞到日本本土——当时还没有今天先进的空中加油技术——蒂贝茨和他的弟兄必须尽快离开温多弗，到距离日本更近的地方寻找前进基地。晚春时节，所有人整理好行装，准备长途跋涉前往中太平洋的一座小岛。

1944年底，原本宁静的小岛提尼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基地。约102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接近一半被改造成机场或机库，以接纳更多的B-29和各型战斗机。北机场和西机场各有4条专供B-29使用的3200米超长跑道，宽度相当于10车道高速公路。从空中俯瞰，小岛就像“一艘巨型航空母舰，甲板上停满了各型战机”。一名思乡心切的“海蜂”工兵偶然发现，提尼安岛的形状与曼哈顿非常相似，于是就按照纽约的样子布设了街道网络。岛上两条主要南北道路被命名为“百老汇”和“第八大街”，东西向道路有“华尔街”“42街”“110街”等，岛中央一块未开发的动物保护区则被称作“中央公园”。奇怪的是，岛上竟然还有一条“唐人街”，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住有华人。

5月6日，第五〇九大队的1200名地勤人员乘坐“胜利角”号运输船从西雅图出发，经珍珠港和埃尼威托克环礁于29日抵达提尼安岛，入住位于第八大街和第125街交叉口的新营房。在纽约，这里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校区，这所大学正是最初启动原子弹研究的几个重要机构之一，“曼哈顿工程”终于回到了“曼哈顿”。6月上旬，蒂贝茨率大队全部18个机组驾机前来会合。

在提尼安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B-29从印度或国内飞来，加入轰炸日本的行列，一个普通飞行大队的入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第五〇九大队到来不久就引起了“岛民”的高度关注。其一，这个大队的名字中带有独特的“混成”二字。人人都知道轰炸机大队是怎么

回事，但混成大队是什么玩意儿？好像只有日本人那里才有。其二，其他大队来到后马不停蹄前往轰炸日本，这支新来的部队悄无声息，从不与别的大队一起飞行，好像战争跟他们无关。其三，他们似乎拥有一种特权，甫一登岛就占据了最好的营房。其四，他们装备的飞机看上去很像B-29，却具有奇怪的特征。比如，这种飞机拆除了所有前部机炮，只保留了机尾那门；其炸弹舱门驱动不是传统的液压式，而是更先进的气压式，眨眼就能关闭或打开；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飞机竟然还能向后滑行，因为它拥有其他飞机都没有的反距螺旋桨，飞行员可以用它将飞机轻松倒回机库，而其他飞机则要笨拙地转上一大圈；这种飞机的炸弹挂钩也不同寻常，一些曾在欧洲征战的老兵认出，这种飞机使用的G型挂钩仅在携带巨型炸弹的英国皇家空军“兰开斯特”轰炸机上才出现过；这种飞机使用的不是大家熟悉的高爆炸或燃烧弹，而是一种重达5吨的臃肿庞大的椭圆形炸弹，酷似南瓜。

更令人咋舌的是这支部队近乎变态的安保措施，他们的营房与其他建筑都隔着很远的一段距离，还被两层铁丝网团团围住，周围有全副武装的宪兵昼夜把守。营房门口那些大红色和黑色的指示牌警告称，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靠近，否则宪兵不发出警告就可以直接开枪。阿诺德和格罗夫斯对这支部队青眼有加，但远在华盛顿的他们不可能直接管理这个飞行大队。第五〇九大队名义上隶属第二十航空队下属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再下属的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可是他们好像从来不跟上级单位打交道。一天，联队司令官约翰·戴维斯准将尝试靠近第五〇九大队的停机区，被一名宪兵及时阻止。戴维斯愤怒地质问对方：“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宪兵毫不含糊地回答：“知道，您是戴维斯将军。但是如果您再向前走一步，我就不得不遵照命令向您开枪。”这是戴维斯和第五〇九大队那种怪异的B-29距离最接近的一次。

岛上其他人如果知道营房内发生的那些事情，一定会气炸肺的。

第五〇九大队想要的任何享受和每个看似不合理的要求，都会得到及时满足。他们拥有其他单位想都不敢想的诸多特权：这个单独的营区内到处装饰着漂亮的花坛，后院建有标准垒球场，拥有自己的爵士乐队，还有一座拥有上千个座位的叫“南瓜剧场”的电影院。所有官兵宿舍都配备有高档卫生间和淋浴器，每名官兵每月可享用24瓶啤酒、每周7包烟，还有5台洗衣机和数台电冰箱供他们使用。大队司务长威廉·佩里总能端上令人意想不到的美食，餐厅里随时供应连国内都很难见到的新鲜水果、蔬菜以及鸡蛋、牛奶、牛排等。只要报出“银盘”二字，这些稀缺物品就会从数千公里以外源源不断地运来。佩里甚至吹嘘说：“我们的士兵吃得比将军还好。”这话不假。假如有人心血来潮想吃冰激凌，他们就会把牛奶和糖等材料装进密封桶放入弹舱，然后起飞升上9000米高空。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下，桶内的材料很快就会冻成冰块，落地后打碎稍加搅拌，就变成了美味冰激凌。小伙子们将这种代价昂贵的冰激凌称为“价值2.5万美元的高级甜点”。

更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支过着神仙般日子的部队竟然从来不去打仗。其他部队日复一日冒着危险，驾机排成密集队形去轰炸日本，他们往往飞得很低，很多人因为日机的拦截或高射炮打击受伤，甚至失去生命，这支新部队却从来不干这种事儿。他们偶尔也会上天，但只是在9000米以上的高空飞行。起初他们的飞机连炸弹都不挂，每次就是到设置在无人区的目标上空晃悠一圈就掉头返航，如同观光游览一般。从7月初开始，他们挂上了一种怪异的炸弹，也只不过是飞到日军防务空虚的特鲁克、马库斯或罗塔岛上空，将炸弹扔下去就算完事，只投下一颗炸弹，简直就是在闹着玩儿。心理上的巨大不平衡使这支新来的部队很快招来了憎恶和奚落，还被赠送了一些诸如“光荣战士”“纨绔子弟”的诨名。其他部队的官兵路过他们的营房，往往会捡起石头朝他们投掷，把铁皮屋砸得叮当乱响，还有人在外墙上涂

写一些谩骂、鄙视的语句或图案。不久，据说是一名投弹手所作的打油诗就在岛上广泛流传：

秘密小队飞上天空，欲去何地无人知情。除非你想得罪上司，最好不要四处打听。但消息灵通人士说，五〇九将赢得战争。

每当第五〇九大队的飞机从机场起飞时，都会引来阵阵嘘声和怪叫声。这让大队的官兵备感委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执行什么样的特殊任务。他们也想像其他部队一样去轰炸日本，但被告知绝对不允许。一名队员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我们当时只能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我们感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非常郁闷。”即使享受着别人都羡慕的优厚待遇，这些被圈起来不能随便外出的人还是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麻风病人。真正知道秘密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但这个人守口如瓶，想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比登天都难，还要冒随时去北太平洋和北极熊做伴的风险。能够严守秘密可能正是蒂贝茨被选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主要原因。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学会忍受孤独。我真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但我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由于有命在身，我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上级告诉我‘如果成功执行任务，就能使战争尽快结束’，这么说来，我忍受孤独是完全值得的。”

从上岛那一天起，蒂贝茨就多次前往关岛，与包括尼米兹、斯普鲁恩斯、李梅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一起开会。尼米兹不希望将原子弹用于实战，他认为投掷这种炸弹是不道德的，是一种不正当的战争手段。李梅同样看不出原子弹究竟有何意义，他认为有了轰炸机群，投放原子弹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如果不是那些来自华盛顿的禁令，包括广岛在内的那几座城市早被他夷为平地了，“无需一粒放射性同位素来污染空气”。还有一个无法明说的原因，李梅认为一旦原子弹投放成功，就会让他的部队之前取得的那些战绩黯然失色。

迫于来自华盛顿的压力，尼米兹和李梅还是勉强答应给蒂贝茨提供他需要的必要帮助。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尼米兹谈到了盟军进攻日本本土的“没落行动”。蒂贝茨因此更明白了自己承担任务的重要性，“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些周密的登陆计划很可能不会投入实施。我们这支由1800人和18架飞机组成的小部队，将要承担200万名士兵才能承担的使命！我们要结束这场战争，拯救美国和日本数十万人的生命，我们对此信心满满”。

那次在第五〇九大队营房门前碰了钉子，戴维斯准将一直气愤难平。他将蒂贝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询问他的大队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蒂贝茨回答无可奉告，这是纪律。李梅出面为蒂贝茨做了解释，戴维斯还是不能释怀。此后凡是有蒂贝茨在场，他就会无端发火，骂骂咧咧，指桑骂槐。一天，戴维斯告诉蒂贝茨，他的部下具有丰富的对日轰炸作战经验，第三一三联队正在组织系列经验报告会，作为下属部队的第五〇九大队必须派人参加，从中获益。蒂贝茨耸了耸肩，派出三名部下参加其中一次报告会。当天下午，戴维斯再次叫来了蒂贝茨。

“你手下的机组人员都像今天上午来上课的这帮人吗？”戴维斯问。

“是的，长官。”蒂贝茨回答。

“噢，真该死！”戴维斯忍不住骂了一句，“他们让我们的讲师都很有挫折感，把整个培训班都弄消沉了。跟我们的讲师相比，他们对飞机、飞行技能和其他事情的了解都要深入得多。”从那以后，戴维斯再没找过蒂贝茨的碴儿。

想找第五〇九大队麻烦的人绝对不止戴维斯一人。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军需主任比尔·欧文上校提出，他要对岛上近千架B-29进行统一维护：“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支部队要另外搞一套。在我看来，B-

29就是B-29，没有什么特殊的。”欧文坚持要收编蒂贝茨的维修中队，第五〇九大队的飞机也要由他统一维护。蒂贝茨严词拒绝：“除了我自己的机械师，我不想让其他人在我的飞机周围闲逛。”李梅知道蒂贝茨身后站着阿诺德和格罗夫斯，甚至有马歇尔、史汀生乃至总统，这些都是惹不起的狠人。他只好命令欧文不要再干预第五〇九大队的任何事务。

在抵达提尼安岛仅一个月，蒂贝茨就三次奉命回国参加会议。7月15日，他准备顺路到新墨西哥州亲眼见证“三位一体”核爆实验，突然接到了费尔比打来的紧急电话，要他在最短时间内返回基地。费尔比没有说出细节，但蒂贝茨知道他一向沉着冷静，能让他大呼小叫的事儿一定非同小可。他决定放弃难得的观摩机会，立即飞回提尼安岛。当他走下飞机时，费尔比已在跑道旁等候多时。

“坏消息，头儿，真的是坏消息。”费尔比说，有人想越俎代庖，将我们承担的特殊任务交给另一个作战单位。事情原委很快查明。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作战主任威廉·布兰查德上校从司令官李梅那里得到了一些有关原子弹的消息。这位精明且颇具政治头脑的参谋清楚，原子弹一旦投放成功，便会让一支刚刚来到太平洋上的新部队赢得终结战争的崇高荣誉，他显然希望由自己的部队来获得这份殊荣。于是他怂恿司令官将原子弹的投放权从第五〇九大队手中夺过来。很可能李梅本人早就有这种想法，于是立即就同意了。

蒂贝茨清楚，李梅和布兰查德并不真正了解这项任务，更不了解第五〇九大队成立以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这项特殊任务而言，蒂贝茨拥有18名水平远高于李梅手下任何人的飞行员。如果自己直接把状告到华盛顿，问题也许瞬间就能解决。1942年，他和诺斯塔德之间的那场争吵差点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现在蒂贝茨在处理重大分歧时明显成熟冷静。鉴于他和李梅已经建立了友谊，他不想越级向阿诺德报告此事。他径直来到李梅的司令部，询问有关流言是否属实。酷爱

抽雪茄的李梅反问烟斗不离手的蒂贝茨：“第三一三轰炸机联队有一支身经百战的机组团队，他们为什么不能承担你们的任务？”蒂贝茨“礼貌而坚定”地回答说：“我想亲自执行这项任务。第五〇九大队需要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执行任务，这支队伍就是为了独立完成这项任务而特别组建的。如果您的部下有人想见识一下我们的本领，欢迎他们随时来参观我们的飞行训练。”

7月16日，布兰查德上校亲自来到第五〇九大队驻地，准备参加蒂贝茨安排的一次特别飞行训练。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不远处仍在日本控制下的罗塔岛，任务是将“南瓜”弹投向岛上的一座机场。布兰查德爬上飞机，系好安全带，蒂贝茨启动引擎，向A组发出了“全体出动”的号令。为了给李梅和他的部下留下深刻印象，蒂贝茨亲自驾驶飞机，他身旁坐着副驾驶刘易斯上尉。他们将用实际行动给布兰查德上一堂生动的训练课。

蒂贝茨驾机抵达目标上空的时间与领航员范·柯克的预估时间分毫不差，接着费尔比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了目标。蒂贝茨立即来了个155度转向——这套动作他已操练过无数次——旋转产生的巨大推力将布兰查德死死按在座位上动弹不得，脸色煞白。“够了，”他喘着粗气高声喊道，“我满意了！”“可是我们还没完呢！”蒂贝茨边说边驾机玩出一系列空中杂技动作，尽管这样，他还是在范·柯克预估时间的15秒内驾机回到了提尼安岛。

飞机刚刚在跑道上停下，布兰查德就拉开舱门蹿了出去，像兔子一样一溜烟不见了。蒂贝茨后来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李梅或其他人讨论我们是否有资格携带原子弹去轰炸日本。”就在当晚，他收到格罗夫斯从华盛顿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诉他阿拉莫戈多核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蒂贝茨准备就寝时，意识到“下一次原子弹的爆炸将是一次真正的爆炸”。

就在同一天，7月16日的午夜时分，在7辆轿车的前后护卫下，两辆黑色军用卡车缓缓驶上了旧金山海军船厂码头，在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泊位旁停下。轿车门打开，从中跳出来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将两辆卡车团团围住。重巡洋舰上，夜间执勤的水兵好奇地趴在舷侧，伸长脖子看着岸上发生的一切。按照惯例，装卸作业一般都在白天进行。眼前这一幕表明，从卡车运上军舰的物资必定不同寻常。从第一辆卡车上搬下来一只约1.5米高、1.5米宽、4.5米长的木板箱，它被舰上的起重机吊往空中，越过船舷后放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推入水上飞机机库中固定起来。装卸作业还在紧张进行，那些喜欢热闹的年轻水兵开始为木箱里的货物下注。猜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卷筒卫生纸，其次是影星丽塔·海华斯——她的玉照是美国大兵出征海外必不可少的携带品——的性感内衣，也有人猜是细菌武器。

从第二辆卡车里搬出来的物品体积很小，是一个仅0.6米高、直径0.45米的小圆桶。圆桶上有个金属把手，但没有人能把它提起来。它足有136公斤重，其中90公斤属于铅绝缘体，需要两名身强力壮的水兵用撬棍才能抬起来。小圆桶后边，两名身穿炮兵制服的陆军军官亦步亦趋，形影不离。一些细心人发现，他们肩上的炮兵徽章好像戴反了。这两名军官跟着圆桶，和水兵一起进入一间提前腾空的军官舱室，水兵将圆桶固定在地板上后随即离开。其中一名陆军军官从随身携带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台仪器对准圆桶，仪器立即发出了缓慢而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就像人的心跳一样。

除了这两名陆军军官，舰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箱子和圆桶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包括舰长查尔斯·麦克维海军上校。“印第安纳波利斯”号3月31日在冲绳岛海域被日军自杀式攻击打成重伤，现在已完成维修，准备重返前线。一天前，麦克维上校突然接到了推迟出发，立即到威廉·珀内尔海军少将处接受新任务的命令。珀内尔少将是海军

作战部特种武器部副部长，被金上将指定为“曼哈顿工程”的海军总负责人。能担当如此重任者，必有过人之处。格罗夫斯认为，珀内尔大部分时间里默默无闻，但他提出了“只需要两颗原子弹就能结束战争”的独到见解：第一颗是为了证明它的存在；第二颗要紧接着投掷，以表明美国拥有大量这样的武器。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珀内尔的判断完全正确。

在旧金山海军军区司令部，珀内尔将一名40多岁的秃头海军军官介绍给麦克维——这个叫帕森斯的爆炸专家似乎无处不在。帕森斯向麦克维下达了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你要以最快的速度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太平洋的提尼安岛，将两件货物交给在那里接收的人。你不必知道货物是什么，但即使你的船翻了，第一条救生艇也必须留给这两件货物，它比舰上包括所有水兵生命在内的任何东西都重要。”珀内尔少将接着强调，“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只能依靠自身航速和强大的续航力独自航行，海军将不派出护航舰只。因为驱逐舰在不进行途中加油且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跑不完从旧金山到珍珠港以及从珍珠港到提尼安岛的任何一段航程。珀内尔的最后一句话让麦克维顿感压力倍增，“你们在路上少走一天，战争就将早结束一天。”

重巡洋舰的舰桥上，麦克维上校默默看着两件特殊货物一一就位，满腹狐疑。随货物一起上船的一名陆军军官前来致谢。他遵照帕森斯的叮嘱告诉舰长，自己不是真正的炮兵军官，而是一名医生，“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诺兰。我以医务人员的身份向您保证，这些敏感货物对船和船上的人没有任何危害。”麦克维不信，犹豫片刻后问道：“我想，我们该不会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吧？”这个叫诺兰的军官显然有些迟疑，但还是没有说一句话，敬礼转身离开了舰桥。此时是1945年7月16日凌晨3时。西北方向1900公里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这两件货物的真正主人正在暴跳如雷，格罗夫斯声称要将气象学家哈伯德博士和他的同伴统统吊死。黎明前的寂静中，人类历

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将在两个半小时后轰然炸响。不管试验成功与否，第二颗实战原子弹的主要备件已经装船准备启程，它将给无数人带来恐惧和死亡。

留在舱室里看管圆桶的那个人同样不是炮兵军官，罗伯特·弗曼工程兵少校是“曼哈顿工程”海外情报部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打探纳粹德国制造原子弹方面的所有情报。弗曼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机械系，组织过多次骇人听闻的特别行动，包括绑架德国物理学家和夺取铀矿石等。他曾率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突入比利时，冒着德国狙击手的射击抢走了31吨铀矿石，并把它们安全送到港口运回美国。德国战败投降，在欧洲已经没有业务的弗曼奉命回国，被格罗夫斯安排执行这次押送任务。

弗曼以工程兵冒充炮兵还不算太离谱，诺兰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冒牌货。实际上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学过妇科癌症的放射疗法，1942年被以放射科专家的身份征入“曼哈顿工程”。此前诺兰在洛斯阿拉莫斯医院担任外科主治医师，职责是测量和研究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兼管妇科。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他接生过43名婴儿，其中包括奥本海默的女儿小凯瑟琳。两人不了解炮兵，也不了解海军，重巡洋舰雄伟的上层结构和203毫米主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格罗夫斯认为，由他最信任的弗曼出马辅以诺兰协助，“货物”输送必当马到成功。这个奇怪的组合7月14日在洛斯阿拉莫斯碰面，共同执行押送任务。前往旧金山途中，两人遇到的一起事故险些酿成大祸。车队刚刚离开洛斯阿拉莫斯才5分钟，装运货物的车子就爆胎了。卡车倾斜着冲向山路边缘，在刺耳的刹车声中艰难停了下来。负责护卫的安保人员警惕地举起了枪，受命向任何企图拦截车辆的人射击。司机下车顶起车轮更换轮胎，车队重新出发。两人押送的货物中，机库那个木箱里装的不是卷纸或内衣，而是重达半吨的原子弹起爆装置——如果麦克阿瑟用它擦屁股，后门一定会开花。固定在两人舱室甲

板上的圆桶里装的也不是细菌武器，而是原子弹大约一半的武器级铀。三周之后，它们将在广岛上空炸响，开启人类的核武时代。

清晨8时整，“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拔锚启航。“三位一体”核爆试验刚刚结束两个半小时，第二颗实战原子弹已经在路上。36分钟后，当重巡洋舰从金门大桥下缓缓驶过时，舰上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完全称得上美国海军的一艘名舰。和平年代，罗斯福曾在这艘舰上检阅海军，还曾乘它出访过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开战之后，它参加了太平洋上大部分重大战役，因战功卓著成为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上将的旗舰。现在，它载着一只木箱、一个圆桶及两名冒牌军官奔赴前线，木箱和圆桶里的货物将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麦克维上校下令全速前进，没有舰只护航的重巡洋舰，孤身劈波斩浪驶入浩瀚的太平洋，舰尾留下一条泡沫翻滚的白色尾迹。谁都没料到，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提尼安岛上，竭力保住投放原子弹权的蒂贝茨认为，初来乍到的第五〇九大队必须尽快用表现来平息舆论。他采取的办法是在7月20日发动一轮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在提高导航、投弹等关键岗位配合度的同时，也让岛上其他兄弟看看他们这支部队绝不是只吃干饭的。蒂贝茨很想亲自率队出击，却被李梅严令禁止。陆航总司令部明令禁止蒂贝茨飞越敌方空域，除非最后真正投掷原子弹那次。阿诺德和格罗夫斯担心他因飞机被击落成为日本人的俘虏，这个人知道得太多了，美国人承担不起提前泄密的风险。

还有一个人也不能参加，他就是雷达专家贝塞尔中尉。禁止他出击的人是蒂贝茨，他不能冒在真正投放原子弹前失去贝塞尔的风险，小伙子是避免日军无线电信号在B-29抵达目标之前引爆核武器的保险。

看到出击名单上没有自己，贝塞尔旋风般冲进了大队长的办公室，高声叫喊道：“保罗呀，我就想参加这一次任务，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贝塞尔，”蒂贝茨的嗓门比他还大，“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赶快滚出我的房间，干你自己的事情去。今后你再有事情来求我，记住要说蒂贝茨上校，懂了吗？你这个浑蛋！”

贝塞尔垂头丧气地走出木板房，告诉门口卫兵：“今天老头儿情绪不好。”

20日当天，第五〇九大队奉命出击的B-29共有10架，各携带1颗5吨重的“南瓜”弹。克劳德·伊萨里上尉“同花顺”号的攻击目标是东京以北190公里的郡山市铁路编组站。当伊萨里驾机飞抵目标上空时，天气变得异常恶劣，厚厚的云层掩盖了地上的一切目标。19岁的助理机械师杰克·毕文斯中士灵机一动，建议机长去东京轰炸皇宫：“如果能把天皇炸死，战争不就打赢了吗？”伊萨里立即表示赞同：“惊天一击，天皇毙命，历史将永远记得是我伊萨里拯救了整个世界！”东京上空同样覆盖着厚厚的云层，投弹手不得不使用雷达投弹。“南瓜”弹翻滚着向下坠落，伊萨里和同伴们大呼小叫着掉头返航，他们不清楚炸弹是否命中了目标。

“同花顺”号投下的炸弹真落入了皇宫。所幸当时天气不好，那颗炸弹只在后花园里炸出了一个坑，这是整个战争期间裕仁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如果这颗“南瓜”弹真的把天皇炸死了，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包括杜鲁门、史汀生、格鲁、莱希在内的美国高层正在试图利用天皇来结束战争，陆航总司令部严令各部不准向皇宫投弹。

“同花顺”号在北机场降落之后，蒂贝茨将伊萨里追出去好几百米远，给他来了一顿“破口大骂”。当天日本的恶劣天气简直在故意和蒂贝茨作对，其他飞机大多遭遇与“同花顺”号类似的难题。汇总10

架飞机的战果，包括伊萨里在内的7个机组汇报无法观察到效果，1架报告“差”，1架报告“很差”。唯一没有报告的是“大艺术家”号，他们自动解除了任务。当飞机飞到距日本海岸还有6分钟的地方时，飞机的一台引擎故障，他们索性将宝贵的“南瓜”弹——每颗造价相当于一辆凯迪拉克高级轿车——直接扔进了太平洋。

蒂贝茨的沮丧可想而知。不管以什么标准衡量，第一次任务都堪称一场惨败。20日夜间，其他部队的B-29集体出动，在日本城市上空投下了4280吨高爆弹和燃烧弹。与他们相比，在岛上享受最优厚待遇的这个大队在首次任务中竟然不能取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战果，情何以堪？笑话很快传遍全岛，蒂贝茨知道，第五〇九大队必须再次出击，直到接到执行真正任务的命令为止。蒂贝茨清楚记得10个月前在第二航空队司令部接受这项任务时恩特少将对他的忠告。他不想死，也不想去蹲大牢。

7月21日正午时分，一路狂奔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驶过国际日期变更线。麦克维上校严格执行了接到的秘密指令：从旧金山到珍珠港的3872公里航程，这艘重巡洋舰只用了74.5小时，创下美国海军的一项新纪录。在珍珠港，全体水兵被禁止下船，重巡洋舰仅用5小时就加满了燃料，匆忙补充粮食、淡水后以29节的高速上路。所有人被要求只能用海水洗澡，因为八台高速运转的锅炉消耗了船上的全部淡水。诺兰晕船晕得厉害，海上疾驶的巡洋舰不断起伏摇摆，更加剧了这种状态。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躺在床铺上，那只圆桶始终未离开他的视线。每隔两个小时他就拿出那个叫“盖革计数器”的仪器检查它的放射指数。他是放射专家，不是水手。他了解盖革计数器——那才是他的真正武器——却一点儿不了解船。

弗曼到底属于军人，适应能力比诺兰强。他不时溜出舱房透气，看到机库甲板上那些武装卫兵24小时不间断守卫着大木箱，“箱子每个角上都站着一名荷枪实弹的水兵，看上去就像守着一个灵枢台”。

一次外出放风时，他遇到了舰上的一名炮术军官。看到弗曼身穿陆军炮兵制服，那人热情地上前搭讪，询问他陆军操作的大炮和炮弹口径。弗曼一句也答不上来。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只能伸出双手胡乱比画：“噢，大概有这么大。”从那以后，弗曼只好选择和诺兰一样待在舱室里，免得生出不必要的事端。

7月24日，在五角大楼格罗夫斯的办公室里，目标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由于陆军部长坚决反对且已得到总统的首肯，大家只好将京都从原定目标城市的名单上画掉，加上了长崎这个有着若干工业设施的港口城市。当时这座城市远不及京都闻名，然而出于极其可怕的原因，它未来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过京都。一直对京都“情有独钟”的格罗夫斯非常郁闷，但他必须克服不满情绪，亲自为未来原子弹的攻击起草一份正式命令。

7月25日，刚刚被任命为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上将到陆军部报到。马歇尔上将正在波茨坦参加会议，副参谋长托马斯·汉迪上将暂时代行参谋长职责。斯帕茨从汉迪口中得到了关于投掷原子弹的命令。“如果必须杀死10万人，”老奸巨猾的斯帕茨说，“我绝对不会只发布一些简单的口头命令。我要有一个书面文件。”“好的，看来你是对的，”汉迪说，“我想你需要一纸命令，而我就是那个给你下命令的傻瓜。”看来两人都知道原子弹将杀死很多平民，很可能会引发争议。究竟是谁下达的命令，未来至少会被历史学家深入追究。

格罗夫斯刚起草好的命令适时派上了用场。当天18时35分，这道命令被发往波茨坦，6小时后就得到了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批准。

致：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

一、陆航第二十航空队第五〇九混成大队大约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当气候条件允许进行瞄准轰炸时，应立即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下

列目标城市之一：广岛、小仓、新潟、长崎。另一架飞机伴随携带炸弹的飞机之后，以便载着陆军部的军事与文职科学人员，前去对炸弹的爆炸效果进行观察和记录。进行观察的飞机应距离炸弹爆炸点数英里之外。

二、另外一些炸弹，在本计划人员将它们准备就绪时，也应立即投放到上述目标。关于上述以外的目标，将另有指示。

三、所有任何有关使用这类武器攻击日本的消息，只能由陆军部长和美国总统发布。未经事先特别授权，战地司令官不得发布与此有关的文件或新闻。任何新闻内容，都必须送交陆军部做特别审查。

四、上述命令，系按照美国陆军部长和参谋长的指示所写，并已得到他们的批准，现在向你转达。希将此命令的抄件转交麦克阿瑟将军一份，尼米兹海军上将一份，以使他们了解情况。

拿到有汉迪亲笔签字的书面命令之后，斯帕茨立即乘机飞往关岛。

7月25日，之前出镜率颇高的帕森斯上校乘机飞抵关岛。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他为尼米兹上将、斯普鲁恩斯上将、麦克莫里斯少将、李梅少将及挑选出来的少数参谋放映了一部短片，内容正是“三位一体”核试验从爆炸到蘑菇云升空的可怕过程。除了他本人，在场其他人无不大惊失色。放映结束，尼米兹单独留下情报参谋莱顿上校——他和副官拉马尔中校是尼米兹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以来从未离开过他身边的人——共同谈论当下的局势。

尼米兹认为，投掷原子弹这样残酷的武器是不道德的，属于不正当的战争手段，更不赞成将它投向拥有大量平民的中心城市。“日本通”莱顿并不赞同司令官的观点，认为美军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完全必要的。莱顿指出，只有天皇才有权命令日本人放下武器，但这也绝

非轻而易举。“在日本，天皇的权利至高无上。如果他让所有妇女剪去头发，或叫所有人用手走路，他们都会照办不误。如果他命令所有男人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接下来莱顿话锋一转，“但他命令军队投降是另外一回事。即使天皇下达这样的命令，也不会产生决定性作用。除非他能用事实向他们说明，不投降日本就会毁灭。原子弹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事实。”尼米兹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表示认同。

7月26日一大早，“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缓缓驶入提尼安岛近海，在离岸约800米的反潜网内下了锚。这艘军舰的表现无懈可击，从金门大桥到提尼安岛，仅仅用了10天。一队小艇快速驶出，将重巡洋舰团团围住。舰上的水兵惊讶地发现，小艇上站着许多军衔高得出奇的军官，甚至出现了几位将军。那个神秘的木板箱被移出机库，但吊运它的钢缆短了大约2米，导致装卸作业无法进行。这一尴尬场面换来水手的阵阵嘲笑声。更换了一根新钢缆后，货物才被小心翼翼地吊起，越过船舷放到下方的一艘小艇上。箱子完全没有当场打开的迹象，不管它里面装的是卫生纸、内衣或细菌武器，当初大家设定的赌局注定没有结果了。不过麦克维和他的水兵非常高兴，神秘货物顺利卸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终于可以轻装上阵，继续参加战斗了。

就在木板箱被卸载的同时，另一艘汽艇悄悄靠近舰尾。艇上站着的埃什沃斯海军中校——年初来到关岛向尼米兹通报原子弹的情况并寻求协助的那位老弟——是“曼哈顿工程”的军械组副组长，帕森斯上校的得力助手。在诺兰和弗曼的帮助下，一名水兵将圆桶吊起慢慢越过船舷，就在此时，意外突然发生：钢缆打滑，那个足有136公斤重的圆桶来了个自由落体运动，重重地砸在汽艇的甲板上。埃什沃斯惊呆了，“有那么一刻，我一度认为这个无价之宝砸穿甲板，掉入了海底”。他非常清楚圆桶里装的是什么。幸好美国军舰打造得还算结实，甲板令人难以置信地没被砸穿。埃什沃斯战战兢兢地将圆桶扶

正，汽艇飞快驶回港口。两件特殊货物被运上停在码头上的一辆平板车，盖上油布，在几辆轿车的护卫下沿第八大道绝尘而去。

在提尼安岛西北海岸一块孤立的悬崖上，有一座长30米、宽21米的灰色建筑，看上去像是一座普通仓库。围绕它三面而建的土制防爆墙又高又厚，显然是为了承受一场大规模意外爆炸而特意修建的。它的周围有5座坚固的机枪碉堡，所有通往这里的道路都设立了检查点，由武装宪兵昼夜把守，任何未经允许走近的人都会遭到无情射杀。建筑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传出了持续而低沉的嗡嗡声，那里面有一套大型空调装置，目的是保证建筑内部恒温、恒湿。这座任何人都不会多看第二眼的神秘建筑，正是原子弹的组装车间。

平板车在建筑门口停下，钢门缓缓打开，里面一大群人早已严阵以待。他们都穿着一种特制的无钉鞋，手中的工具看上去也非常特别——它们都是用极其昂贵的铍制成，使用时绝对不会产生电火花。他们大部分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少数是从陆军和海军中临时抽调的技术精英。这支由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雷达专家、爆破专家组成的队伍，正式名称叫第一技术服务分队。一些人5月初就已入驻，更多人则是在“三位一体”核爆试验后陆续抵达。在格罗夫斯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上，时间一刻也不能浪费。核爆试验刚刚结束，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准备行李，就被人催命似的赶着飞越大洋来到了提尼安岛。到第一颗原子弹投放时，这个分队成员已达到51人。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组装“小男孩”，有人负责组装“胖子”。诺兰和弗曼随平板车一起来到这里，也将加入这支分队。如释重负的两人将押送单交给一位将军，刚刚抵达提尼安岛的法雷尔准将仔细阅读后在上边签上了名字。

随后法雷尔准将前往关岛，专程拜会尼米兹上将，请求海军在执行原子弹投放任务的轰炸机发生意外、飞行员被迫跳伞或飞机迫降时提供必要救援，特别请求在飞机航线沿途部署潜艇，附近基地的水上

飞机也要做好充分准备。答应采取上述措施之后，尼米兹把法雷尔叫到窗前，指着北方海平面上的一个小点。

“那里有一座小岛，”尼米兹说，“它的名字叫罗塔岛，岛上有约3000名日军，他们都是纯粹的军人。虽然已被饿得半死，他们仍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他们有电台，可以时刻观察我们的行动，并将情报发送回日本。你们有没有可以轰炸罗塔岛的小炸弹？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值得再进行一次登陆行动，但这个小岛确实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将军，不行，”法雷尔苦笑着回答，“我们的炸弹都是大的。”

离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法雷尔马不停蹄地飞往马尼拉，向麦克阿瑟简要汇报“曼哈顿工程”的有关情况，同时解释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准轰炸那几座日本城市。法雷尔告诉麦克阿瑟，这种新炸弹的爆炸当量估计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美国初步准备向日本投放两颗这种炸弹，这项任务将由位于提尼安岛上一个特别航空大队执行。麦克阿瑟的面子显然够大，5天后，31日，又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飞来。新官上任的斯帕茨上将亲自来马尼拉，向麦克阿瑟出示了代理参谋长汉迪上将签署的命令。“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斯帕茨说。麦克阿瑟断定这种炸弹将使日本退出战争，8月2日他告诉肯尼，战争将在两周内结束。

与诺兰和弗曼一样感到如释重负的还有麦克维上校。26日午后，卸载完神秘货物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向南航行，27日上午10时到达关岛的阿普拉港，进行例行加油补给。15时35分，不远处的登陆艇修理船“潘德莫斯”号上，摄影师古斯·布诺拍下了它此生最后一张照片。

麦克维接到的新命令是继续西行，穿越菲律宾海前往莱特湾，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然后加入奥尔登多夫海军中将的第九十五特混舰队，准备参加拟于11月1日发起的针对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是一艘服役了14年的老舰，其间进行过多次改装，但作为一艘重巡洋舰，它并未安装声呐等反潜设备，因为反潜往是驱逐舰才会承担的任务。长期在这艘舰上驻扎的斯普鲁恩斯明确指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太过脆弱，多次改造导致它头重脚轻，一条鱼雷就足以使它倾覆沉没。”从旧金山到珍珠港，再到提尼安岛的两段航程，相对安全，但从提尼安岛到莱特湾的2170公里航程无疑危机四伏。日本海军水面舰艇龟缩不足，但潜艇在这一水域活动频繁。麦克维向上级请求派出驱逐舰进行护航，却被答复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将要经过的海域绝对安全，“你只需进行‘Z’字航行即可”。28日9时10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拔锚启航，取262度航向和17.5节航速踏上了此生最后一段航程。

重巡洋舰运到提尼安岛的只是铀弹“小男孩”的部分组件。为运载它的剩余部分，格罗夫斯准备选择更便捷的空运。为了减小运载数量虽少但价值极高的铀-235的飞机遇难失踪的风险，7月中旬，格罗夫斯特意来到陆航运输部队司令官罗伯特·乔治中将的办公室，请他派出两架性能良好的大型运输机和技术最好的飞行员执行本次运输任务。

格罗夫斯告诉乔治：“我们货物的数量微乎其微，而且第二架飞机只是为了必要时把第一架飞机在什么地方坠毁的消息——如果它真失事了——及时告诉我们。”乔治的回答异常简洁：“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立即照办。”几天后，乔治打电话给格罗夫斯：“刚才在这里，我的一位高级军官跟我说到你们要用两架C-54运输机运几百磅货物，所用的最温和的词语是‘不合理’和‘发疯’。我告诉他，格罗夫斯将军的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必须提供什么，请立即闭上

你的嘴。” 格罗夫斯表达了感谢。放下电话，他开始思索，阿诺德上将给乔治下达命令时究竟使用了什么语言。

7月27日，阿尔伯克基柯特兰机场的地勤人员见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怪事。为筹备针对日本本土的大型登陆行动，C-54大型运输机近期异常走俏。这种陆航最大的运输机最多能装86人，每次起飞时总是装得满满的。但现在停在跑道上暖机的那两架C-54上，除了机组成员，各只装了一个人和一件货物。那货物是一只高0.6米、直径0.3米的小圆桶，还装有特制的降落伞。两个人、两只桶、两架大型运输机，这种配置与其说是奢侈，不如说是败家。

9时10分，第一架C-54呼啸升空，向西飞往1900公里外的旧金山汉密尔顿机场。机舱里坐着28岁的皮尔·德席尔瓦陆军工程兵中校，他是格罗夫斯部署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安保负责人。德席尔瓦的任务是将两只小圆桶送到提尼安岛。其中一只桶里装的是两块特殊浇铸的铀-235环，加起来仅25.4公斤重。另一只桶里装的是“小男孩”的剩余组件。当天早上，这两只圆桶被装在一辆密闭的黑色卡车里，15名荷枪实弹的特工人员将它们从洛斯阿拉莫斯一路护送到机场。两架飞机被严令在飞行途中密切保持联系，如果其中一架坠落，另一架要及时告知坠落地点，并在上空盘旋到获得救护为止。

第一段的国内航途一帆风顺。但这两架飞机从旧金山起飞45分钟后，德席尔瓦乘坐的那架C-54发动机出现故障，不得不重返机场。德席尔瓦系紧安全带，双手紧紧抓着圆桶。飞机在机场刚刚降落，一大排消防车就呼啸而至。幸好更换发动机只花了几个小时，德席尔瓦得以迅速起飞，继续第二段航程。

格罗夫斯严令两架飞机必须结伴飞行，但由泰罗少尉——他也是格罗夫斯派驻洛斯阿拉莫斯的情报人员——押送的那架飞机还是径自向檀香山飞去。这架飞机刚刚在希卡姆机场降落，就围上来一群军衔

明显不低的高级军官。他们期待机上能走下来一位将军，没想到只是一名工程兵少尉。泰罗并未随身携带命令，命令在返航的德席尔瓦身上。发现这么大一架飞机没装什么东西，机场人员竟然想把一些运往关岛的物资顺便装上去，被泰罗和机组成员死死拦住，幸好德席尔瓦很快赶到了。格罗夫斯交代过他遇到意外情况时该怎么做，德席尔瓦于是告诉要求装货的军官，他执行的是一个由马歇尔将军亲自掌握的极端机密的任务，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向马歇尔将军求证。显然，现场所有人谁也不敢去打马歇尔上将的电话。两架飞机加油后立即起飞，顺利抵达提尼安岛。

当天启程飞往提尼安岛的C-54，还有运载不同货物的另外两架。其中一架飞机由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年轻物理学家雷默·施赖伯押送，他身边的一只小手提箱里，装的是两个被金箔包裹的钚半球。到达提尼安岛后，这两个半球会被极其小心地合在一起，形成“胖子”的球形有效裂变核心。另一架飞机由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博士——就是“三位一体”核爆试验时在空中那架B-29上观察并手绘蘑菇云的那位——负责押送。陪同一起执行任务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劳伦斯·约翰斯顿，这个出生在一个中国传教士之家的年轻物理学家，保有一项世界纪录，唯一一个在阿拉莫戈多、广岛、长崎亲眼见证三次原子弹爆炸的人。两人都属于第一技术服务分队成员，刚刚被任命为陆军航空队军官，身份由平民变成了军人。除了施赖伯的飞机途中遭遇一次热带风暴出现颠簸，两架飞机均平安飞抵提尼安岛。它们装载的人和“货物”被第一时间送往组装车间，美军准备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的所有材料终于到齐。

事实上，从关岛到莱特湾的这片海域称不上安全。从7月中旬开始，日本海军第六舰队下属的一支“特攻”部队“多闻队”就在这一带隐秘出没，伺机对经过的美舰发起攻击。“多闻队”由“伊-47”号、“伊-53”号、“伊-58”号、“伊-363”号、“伊-366”号、

“伊-367”号这6艘潜艇组成，各艇都携带有不同数量的水下“特攻”利器——人操“回天”鱼雷。7月24日中午时分，在吕宋岛恩加诺角东北460公里海域，一支从冲绳岛启航前往莱特湾的美军船队就遭遇险情。这支船队主要由坦克登陆舰组成，负责运载刚刚经历恶战的陆军第九十六步兵师前往菲律宾休整。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这支美军舰队，并将其准确位置及时发送给在附近海域游弋的日军潜艇“伊-53号”，大场沙一海军少佐的这艘潜艇携带有6条“回天”鱼雷。

美军护航驱逐舰“昂德希尔”号上，舰长罗伯特·纽科姆少校被告知，运输船队很可能遭到日军潜艇的跟踪。14时15分，舰上瞭望哨发现了一颗水雷，炮手立即向其开火。几分钟后，驱逐舰的声呐装置探测到附近有敌军潜艇活动，PC-804号巡逻艇甚至侦听到了潜艇螺旋桨的声音。就在“昂德希尔”号投下深水炸弹的同时，大场下令射出了由荒川正弘上等兵曹、胜山淳中尉驾驶的两条人操鱼雷。荒川的“回天”被“昂德希尔”号奋力撞沉，胜山操纵“回天”直接向LST-991号撞去，却因坦克登陆舰吃水太浅从舰底穿过。胜山于是改变方向，操纵“回天”于15时15分准确撞上了“昂德希尔”号舰首右舷。重达1360公斤的战斗部引发的剧烈爆炸造成的损伤是致命的，这艘美军护航驱逐舰被当场炸成两截，舰首部分很快消失在海面上，包括舰长纽科姆少校在内的112人阵亡。巡逻艇PC-803号、PC-804号将幸存者救起之后，其他美舰补炮将“昂德希尔”号后半部分舰体击沉。1946年4月1日，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的“伊-53”号被凿沉于五岛列岛附近的后藤湾。

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离开旧金山的7月16日，日军“多闻队”的又一艘潜艇隐秘驶出了平生基地，桥本以行海军少佐的“伊-58”号同样携带有6条“回天”。27日，桥本根据命令驶近关岛与莱特岛之间的交通线，自东向西开始巡航，正好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相向而行。28日14时，在帕劳群岛以北550公里处，桥本从潜望

镜中发现了一艘大型油轮，仅由一艘驱逐舰提供护航。14时31分和41分，桥本相继发射由小森相岛上等兵曹、伴秀治中尉操纵的两条“回天”。15时21分和31分，海面上相继传来两声巨响。“伊-58”号浮出水面，并未发现敌舰的踪影。当时大雨滂沱，海面能见度极差，桥本还是将击沉油轮和驱逐舰各一艘的“辉煌战绩”记在了那两条“回天”头上。随后桥本一边索敌，一边向莱特岛至关岛、帕劳群岛至冲绳岛两条交通线的交叉点驶去。

遭到“伊-58”号攻击的不是油轮，而是美军武装货轮“荒野猎人”号和护航驱逐舰“洛瑞”号。桥本射出的第一条“回天”被“洛瑞”号用主炮击沉，第二条“回天”获得命中，但仅给6214吨的“荒野猎人”号造成了轻微损坏。其间，“荒野猎人”号两次发现海面上探出的潜望镜，用舰上临时加装的76毫米炮进行反击。几轮炮击之后，潜望镜神秘消失了。

不知此次美舰遭遇潜艇攻击的消息有无及时传到关岛基地，但24日“昂德希尔”号遭潜艇攻击沉没的事实板上钉钉。后来有人解释说，他们误以为“昂德希尔”号的沉没是因为触到了日军事先部下的水雷，但美舰看到的潜望镜又做何解释？关岛基地指挥官认为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将要经过的海域绝对安全”，理由何在？在发给麦克维上校的敌情通报里，根本没有提到“昂德希尔”号被击沉一事。

7月29日白天，菲律宾海气候异常恶劣。到19时，海上能见度几乎为零。桥本命令“伊-58”号下潜航行，自己回舱室小憩。22时30分，值班军官叫醒了他。来到指挥室的桥本命令潜艇上浮到18米深度，升起潜望镜进行观察，航速从2节逐渐提高到3节。发现四周空无一物，桥本命令潜艇浮出水面。指挥室升降口盖打开，航海长田中弘本、信号员和值班军官相继登上舰桥，开始用夜视望远镜观察海面。田中突然高喊：“右舷90度，好像发现一艘敌舰！”桥本放下潜望镜迅速爬

上舰桥，用望远镜朝田中指示的方向看去。此时海上大雾渐散，月光下的水天线上的确出现了一个黑点。桥本一边下令“速潜”，一边率舰桥上的三个人快速返回舱内。整个过程中，桥本的眼睛始终紧盯远处的目标，生怕它突然消失。

潜艇刚一潜入水下，桥本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发现敌舰！所有鱼雷发射管做好准备，操纵手准备出击！”此时是29日23时08分。桥本发现，那艘敌舰正在朝潜艇继续驶来，很可能并未发现自己。“这会不会是一艘已经发现我们，并准备对我们发起攻击的驱逐舰？”一分钟后，桥本再次高声下达了命令：“准备六雷齐射！六号操纵手就位，五号操纵手做好准备！”桥本所说的操纵手就是“回天”鱼雷的驾驶员。

美舰若不改变航向，很快就将从“伊-58”号的头顶驶过。皎洁的月光使敌舰轮廓变得越发清晰，桥本甚至可以看清舰尾那几座高耸的炮塔。日军大型水面舰艇早已龟缩不出，在这一海域出现的只有美舰！那艘舰的桅杆足足有27米高，桥本判断那是一艘美军爱达荷级战列舰，正在海面上孤独行驶。桥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撞上这样的大运。开战以来，日军潜艇击沉过包括航母在内的多种美舰，唯独战列舰一艘都没。今天，这一纪录很可能要被打破了，而填补这一空白的竟然是他桥本以行。桥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全身瑟瑟发抖。

双方距离很快拉近到3650米。桥本设定1830米为齐射距离，方向右舷角45度。通过目力观察，他发现美舰速度并不很快，只有20节左右。虽然操纵手纷纷请求出击，桥本还是认为在暗夜中出击的命中率不大，最终决定先发起普通鱼雷攻击，一旦失手，再出动“回天”。美舰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艇内寂静异常，只能听到操纵手不断催问的声音：“敌人究竟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为什么不派我们

出击？”除了艇长，谁都不知道海面上发生的情况，只能紧张地等待着艇长发出下一道命令。

出现在“伊-58”号视野中的正是完成“小男孩”重要配件卸载，准备前往莱特湾与主力舰队会合的美军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由于并无任何一艘驱逐舰护航，从阿普拉港出发之后，保持高度警觉的麦克维上校一直采用“Z”字航行，试图将来自潜艇的威胁降到最低限度。出航后的第二天即29日，天气骤变，海上风大浪急。傍晚时分，雾霭渐起，数十米外无法目视。麦克维遂决定取消“Z”字航行，利用夜色的掩护高速驶向目的地。美国海军的标准操作程序规定，在没有已知潜艇威胁的情况下，在能见度较低的夜晚，可以不采取“Z”字航行。22时，麦克维照例登上舰桥，开始入睡前的最后一次巡查。随后他又与领航员一起审读了当晚的航行指令，在上面签字后交给值班军官。上床休息之前，麦克维特意留下话，一旦天气情况好转，立即恢复“Z”字航行。半小时后，当这位海军上校准备上床休息时，对面一艘日军潜艇上的艇长正好醒来。午夜前的这段时间里，天气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月亮从渐渐散开的云层中悄悄探出头来，将明亮的月光毫无保留地洒向海面。

桥本认为最有利的攻击时刻已经到来。在1370米距离上，桥本终于大声发出了攻击命令：“预备——放！”6条鱼雷每间隔2秒依次射出，鱼雷舱报告：“所有鱼雷均已射出，一切正常！”6条威力惊人的九五式氧气鱼雷形成一个巨大的扇面，以47节速度冲向敌舰。桥本用潜望镜仔细观察，看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下令转向与美舰平行的航向上，焦急等待前方传来的爆炸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每一分钟都好像无限之久。突然，一股水柱在敌舰右舷舰首炮塔附近升起，很快又有一股水柱在舰尾炮塔附近升起，紧接着出现了火焰的强烈闪光。之后，在二号炮塔附近又升起了一股水柱，敌舰已被爆

炸笼罩。每当有鱼雷命中敌舰，我就高喊：‘命中了！命中了！’艇员都高兴得手舞足蹈。”

桥本再次升起潜望镜，发现美舰已经瘫在水面上，动弹不得。不久，前方又传来了一声巨响，比鱼雷命中的爆炸声还要大上许多。随后又听到三声爆炸，紧接着又是六声爆炸。一些人惊恐地高喊道：

“深水炸弹攻击！”听到这话，桥本笑了。他告诉大家，这是被鱼雷击中的美舰发生了连环爆炸，“附近没有其他敌舰，我们不会受到攻击”。

桥本从潜望镜中看到美舰已起火，但还不像立即要沉的样子，于是准备再进行一轮齐射。他不相信3条鱼雷——实际上只有2条命中——就能将一艘巨型“战列舰”击沉，补枪是完全必要的。操纵手不断请求说：“敌舰还没有沉没，长官，快让我们出击吧！”桥本知道一旦放他们出去，就完全没有回来的可能。斟酌再三，他决定暂不使用“回天”。反正美舰已无法逃脱，自己可以从容不迫地收拾它。于是他断然下令潜艇下潜，重装鱼雷。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数百名躲避甲板下酷热的水兵睡在露天甲板上。右舷的一间前舱里，一次聚会即将结束。图书馆里，随舰牧师正在听人忏悔。由于舰上并未安装声呐设备，舰桥上正在换岗的值班人员对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毫无察觉。7月30日凌晨0时02分，日军第一条鱼雷准确命中重巡洋舰舰首之后9米、第7肋骨处，导致舰首前部12米舰体直接断裂。第二条鱼雷命中舰桥下部50号肋骨处的弹药库和燃油舱，诱发了一连串连环爆炸。冰冷的海水从鱼雷撕开的破洞汹涌灌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很快出现了15度右倾。海水迅速淹没了发电机舱，导致全舰电力中断。第一次剧爆将舰长麦克维上校从睡梦中惊醒，他来不及穿上军服，就跌跌撞撞地冲出舱室，很快被第二次爆炸引发的剧震掀翻在甲板上。麦克维挣扎着爬起来冲上舰桥，当时那里的13个人中最后活下来的只有3个人。他来不及下达弃舰命

令，就和许多水兵一起被巨大的水流裹挟落入大海。现在他最想知道是否有人在落水前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

军舰遭遇攻击时，中班和夜班的执勤人员正在换班，许多人还没有入睡。第一时间选择跳入大海的约有850人。他们有的被爆炸抛入海中，有的被依然飞速旋转的三号螺旋桨搅得粉碎。在军舰没入大海之前，一些幸存者听到了困在舰体内的水兵发出的绝望呼叫声。7月30日0时14分，遭袭仅仅12分钟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倾覆于北纬12度02分、东经134度48分水域。与船同沉的还有约300名来不及逃生的水兵，很多人尚在睡梦之中。

当“伊-58”号完成鱼雷装填重新上浮升起潜望镜时，海面上已经没有了美舰的踪影。时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桥本判断美舰很可能沉没了，“它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是无法高速逃跑的。即使逃跑，也一定还在我们的视界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找到一些能证明它沉没的东西。但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我们很难发现什么漂浮的碎片。”凭以往经验判断，桥本认为，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不可能让一艘“战列舰”孤零零地出海，附近海域很可能还有护航舰只。他下令迅速转向，以最高航速脱离现场。“我们带着遗憾的心情向东北方向驶去，以免遭到与该舰一道航行的其他舰艇或飞机的追击。在水面航行1小时后，我们潜入水下，准备下一次行动。”

凌晨3时，桥本竭力按捺心中的兴奋，向第六舰队司令部发去电报：“击沉敌一艘爱达荷级战列舰。”当天中午，全艇官兵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庆祝胜利。他们吃的是蚕豆大米饭、红烧鳗鱼和五香牛肉，都是罐头装的，但所有人吃得很香。

8月1日晚，接到新命令的桥本开始向北航行。15时，瞭望哨发现18000米外出现一艘万吨商船。即使“伊-58”号浮出水面，以15节高速航行也无法追上，只好作罢。2日，桥本收到八幡通信枢纽站发来的

敌情通报：“近日，敌无线电通信频繁，似乎出动大量兵力正在寻找一艘失踪军舰。”由于那艘“战列舰”三天前已被自己击沉，桥本压根儿没意识到这一情报与自己有关。

一直到后来参加美国军事法庭对麦克维上校的庭审时，桥本才知道，被自己击沉的不是什么战列舰，而是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1949年3月，桥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原子轰炸机的广岛之行》一文，文中谈到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由几部分组成，一些部件由飞机输送，但最大、最重要的部分，正是由自己击沉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运送的。

行凶者绝尘而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之处，海上浮着一层厚厚的燃油。麦克维舰长和他的水兵漂浮在菲律宾海中央，距离最近的陆地也有450公里之远。约850名幸存者散落各处，一些人努力聚在一起，一些人只能独自漂流。船沉得实在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带上足够的救生设备和补给，很多人只穿着内裤。有人发现了舰上遗落的救生筏，迅速爬了上去，上面装有少量淡水、口粮、捕鱼用品和手电筒，他们属于不幸中的幸运者。

包括麦克维在内的所有人都坚信，救援船只很快就会来到，帮助大家脱离苦海。大家互相鼓励，努力照顾伤员，合理分配稀缺的物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水兵期待的救援始终未来，而另一群不速之客——凶猛的鲨鱼从水下悄然出现。最初，它们只是好奇地前来围观，不断顶撞在海面上浮动的船员。当意识到这些“猎物”毫无还手之力后，它们开始大开杀戒。幸存水兵乔尔·考克斯后来在接受BBC节目采访时，回忆了遭鲨鱼袭击的可怕一幕：“这些鲨鱼会浮起来撞你，我都被撞了好几次，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起攻击。有人在被鲨鱼咬住的时候会无助地拍水、踢脚或大叫。经过商讨，大多数人认为，集中在一起才是对鲨鱼最好的防御。但随着鲨鱼每一次攻击，无助拍水的水手、飞溅到海中的血液都会引来更多鲨

鱼。透过清澈的海水，你可以清楚地看见鲨鱼直奔你而来。不断有人被鲨鱼吃掉。一次，我旁边的一个水手被鲨鱼拖走，我目睹了他尖叫、大喊并且被咬死的可怕情形。”另一名幸存水兵马丁也说：“为了抵御鲨鱼的攻击，我们挤成一团，外圈的人大喊大叫，想把它们吓走，但这显然无济于事。伴随着无处不在的号叫声，周围的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一个晚上就死去了一百多人，我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少条鲨鱼，也许至少有上千条吧。星期四早上，我发现了我的一个叫罗宾森的朋友，他是克利夫兰人，曾经是一个出色的棒球手。我以为他睡着了，就游过去想叫醒他，结果发现他只剩下上半截身子还浮在水面上，下半身腰以下的肉都被鲨鱼吃光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丧生鲨鱼之口，更多的人死于赤道阳光的暴晒、脱水及因绝望而引发的自杀行为。在物资短缺、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人性的光辉与丑恶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时呈现出来。有人把救生衣让给更需要它的战友，有人却将受伤的同伴从救生筏上推下去。有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幸存者迈克·库里拉如此描述当时所处的尴尬处境：“你只能勉强地把脸浮在水面上。我所穿的救生衣在我的肩膀上磨出了一层层水泡，暴晒和缺水比鲨鱼更糟糕。白天时被烈日烘烤，祈祷黑夜快快来临。到了夜间，我们在冰冷的海水里冻得直哆嗦，又渴望太阳早早现身，能让我们暖和暖和。如果放弃，你就死定了。一个家伙对我说：‘我们会再相见的。’后来他游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美国海军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遭遇的灾难竟然浑然不知。重巡洋舰已经在提尼安岛卸下了重要货物，它的关注度因此大大降低，没人再去关注一艘并不执行作战任务的单舰的具体行程。“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未按预计时间在31日到达莱特湾，当地值班人员只是将它写在晚一天将到达的舰船名单上。毕竟战争快要结束了，多这么一艘舰不多，少这么一艘舰也不少。更诡异的是，桥本发送的关于击沉一

艘“战列舰”的信息——他在电报中还明确说明了击沉敌舰的详细位置——被美军多个情报站截获并破译，但在查阅事发海域并无战列舰活动之后，他们并未采取下一步行动，如派一艘船或一架侦察机到现场去进行核实。之前有不了一条情报表明，那一海域确实有不了一艘日军潜艇出没。仿佛是命运有意捉弄，有关“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击沉的所有信息都被忽略了，其结果是那些幸存者只能一直在海上绝望地漂流。

8月2日上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五二巡逻机中队飞行员威尔伯·格温中尉驾驶一架PV-2反潜巡逻机在菲律宾海上空飞行，任务是测试一种新型天线。测试结果很不理想，天线被拧成了一股麻花。威尔伯让副驾驶操纵飞机，自己到机舱调试天线。其间，他不经意地向下望去，发现海面上出现了一条五光十色的东西。仔细观察几秒钟，他发现那竟是一条长长的油带。这一发现令他顿时警觉，这通常表示附近存在一艘准备上浮给蓄电池充电的日本潜艇！格温立即降低高度顺着油带追踪而去，在向东飞行了约24公里之后，他的眼睛猛然瞪大了：下方海面上，到处散落着绝望的幸存者，竟然有数百人之多！在将机上的救生艇及补给品全部抛入海中的同时，格温向基地发回了紧急求救信号：海上发现大批漂流人员。此时是8月2日上午10时25分，距“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过去了82个小时。

收到格温发回的信息，美军贝里琉基地立即派阿德里安·马克斯中尉驾驶一架“卡塔琳娜”水上飞机前往核实。在驾机赶往现场的途中，马克斯发现了正在海上行驶的“塞西尔·多伊尔”号，立即向这艘护航驱逐舰发出了“指定海域发现大批遇险者”的消息。救人如救火，舰长格雷厄姆·克莱顿少校毅然决定放弃原定任务，掉转船头紧急赶往事发海域，参与救援。这位勇敢、果断的海军少校1977年至1979年曾担任美国海军部长。

及时传达消息后，马克斯中尉继续驾机飞往事发地点。映入眼帘的是他终生都不能忘记的恐怖场景——海面上到处都是苦苦挣扎的幸存者，鲨鱼正在一个个地把他们拖走吃掉。按照规定，他应该立刻返回基地汇报情况，再由基地派船前来救援。但马克斯清楚，这些幸存者中的很多人很可能熬不到援救船到来。于是他断然决定违反命令，将飞机直接降落在水面上，滑行救起最有可能被鲨鱼袭击的掉队者和单独浮在水上的人。在马克斯中尉和机组成员共同努力下，这架小小的水上飞机上竟然挤上来56个人。所有地方都被占满，一些幸存者只好选择在机翼上暂时栖身，另一些人则被用降落伞绳绑在机翼上。因为载人实在太多，这架机翼严重变形的“卡塔琳娜”再也飞不起来了。马克斯中尉对此毫不介意，至少鲨鱼不会蹿到飞机上来咬人了。

机舱内的马克斯中尉一刻都没闲着，不断用无线电向“塞西尔·多伊尔”号通报位置，克莱顿舰长回复“正在以最快速度赶往现场”。水上飞机降落后仅1小时，“塞西尔·多伊尔”号就赶到了，立即将水上飞机上的幸存者转移到驱逐舰上。暗夜降临，搜救工作变得越发困难。克莱顿少校竟然不顾日军潜艇的威胁，将舰上的大功率探照灯垂直射向天空，形成一束划破夜空的醒目光柱，使落水人员获知救援舰船的详细位置。那些海面上漂浮的幸存者循着光柱努力滑水，终于找到了在海上抛锚的“塞西尔·多伊尔”号。“这个航标成为大多数生还者的第一象征，”一名幸存者感慨地说，“我们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

很快又有快速运输舰“林内斯”号、“雷吉斯特”号、“巴塞特”号及3艘护航驱逐舰从莱特湾和乌利西环礁相继赶来，积极投入救援行动。此后几天，美军几乎动用了所有空中和海面救援力量，在附近海域展开地毯式搜索。当“小男孩”4天后在广岛上空炸响时，救援船还在到处打捞尸体。到8月8日救援行动结束时，美军已昼夜不停地搜索了附近160公里范围内的海域，仅救起全舰1196名官兵中的321

人，其中又有4人在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日军偷袭珍珠港击沉“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曾导致1177人阵亡，但那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而今胜利就在眼前，一艘重巡洋舰因救援不力竟然出现了排名第二的单舰伤亡数字，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这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灾难，也是耻辱。舰长麦克维上校也在获救者之列，但他还不如当场死去，更大的苦难在等待着他。

幸存者先是被送到贝里琉基地，随后被转移到“安宁”号医院船上进行紧急救治。8月8日，“安宁”号载着获救的人抵达关岛。斯普鲁恩斯上将亲自登舰，探望了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水兵，并将“紫心奖章”亲自颁发给受伤官兵。“你们知道，看到你们脱险，我有多么高兴！”斯普鲁恩斯说，“唯一的遗憾是，我们不得已失去了那么多兄弟，我曾经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亲人。”

在华盛顿，格罗夫斯同样收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日军潜艇击沉的不幸消息。这位铁石心肠的“曼哈顿工程”负责人不会为死难者而伤心，他首先想到的是，幸亏这艘船在遇难前卸下了宝贵的“货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办公桌上正放着一份准备呈送马歇尔上将的报告，内容是阐述8月之后的原子弹生产计划：“9月我们准备生产3~4颗，10月再生产3~4颗，11月至少5颗，12月准备把生产数量提高到7颗。到1946年初，上述数字还会有显著增加。”格罗夫斯认为，只要日本人拒不放下武器，原子弹就会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到他们头上。他现在心里想的是，海运不是最好的办法，必须选用更稳妥的运输手段。

在事故发生地以北海域，日军“伊-58”号潜艇还在继续战斗。8月7日，桥本从无线电中得知，美军投下的一颗炸弹使广岛遭到了巨大破坏。经常收听美国电台的西村中尉说，那不是一颗普通炸弹。桥本大约在1944年3月就已听说过原子弹，从那时起，他就希望日本能够尽快拥有这种武器，并利用它来扭转战局。很快，长崎遭原子弹攻击以

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相继得到了证实。桥本有意封锁这些消息，艇上水兵的士气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8月10日上午8时，在吕宋岛北端阿帕里东北420公里海域，“伊-58”号又发现一支由3艘驱逐舰护航的运输船队。桥本立即下令射出三号、五号、六号“回天”。两条“回天”出现故障，只有中井启的五号“回天”在距舰船5000米处射了出去。随后视野中又出现一艘美军驱逐舰，桥本射出了水井嘉夫少尉驾驶的四号“回天”。桥本认为这条“回天”准确命中了目标，“鱼雷爆炸之后，敌人整个护航船队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听到另一声爆炸后，我从潜望镜里发现一艘驱逐舰从水面上消失了。我们为那些离开的勇士祷告后，浮出水面继续向北航行”。

桥本此次攻击的风险极大。美军护航舰船除了护航航母“萨拉莫阿”号，还至少有5艘护航驱逐舰。11时43分，美舰“约翰尼·哈钦斯”号在2000米外发现敌踪，舰长胡戈·格德赛少校一边开炮，一边全速向敌艇冲去。声呐兵报告700米处发现新的目标，格德赛命令以主炮攻击第一条“回天”，同时向第二条“回天”投下深水炸弹。在约100米距离上，中井的“回天”中弹沉没。水井的“回天”成功下潜，美舰继续投出深水炸弹，驱逐舰声呐测定三声爆炸之后，水下目标消失了。13时32分，“哈钦斯”号再次发现12000米外出现了疑似敌军潜艇的潜望镜，冲上前去投下深水炸弹。其他4艘护航驱逐舰纷纷赶来支援，但狡猾的桥本操纵“伊-58”号成功避开了所有攻击。

8月12日17时16分，向北行驶的“伊-58”号再次捕捉到了新目标。桥本认为那是一艘15000吨的水上飞机母舰，仅有一艘驱逐舰护航。17时47分，桥本射出了林义彰上等兵曹驾驶的三号“回天”。通过潜望镜观察，桥本发现敌舰正在对“回天”实施火炮和深水炸弹攻击。18时42分，桥本看到一股巨大的水柱和几股浓烟从水面升起，随后又传来了一声巨响。黑烟消散以后，水上已经没有了水上飞机母舰

的踪影，只见那艘驱逐舰急匆匆向失事地点驶去。事实上遭到攻击的是美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和护航驱逐舰“托马斯·尼科尔”号，林的“回天”在联合攻击下自爆，美军舰船均安然无恙。

8月18日，辗转回到吴港的“伊-58”号奉命向美军投降。9月5日，桥本晋升海军中佐。11月19日，他被任命为“雪风”号驱逐舰第七任舰长，任务是运送中国大陆和南洋的日军士兵和侨民归国。不过桥本没有执行过这项任务，后文详叙。桥本战后写了《伊-58号归投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直接参与的事件，还根据其他当事人的口述及部分官方文件，系统记叙了日本潜艇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主要作战行动，成为今天研究日军潜艇作战的重要历史文献。这本书在日本出版时，前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特意撰写了结束语。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故事远未结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美国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胜利，《华盛顿邮报》第二版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小豆腐块”，登载内容与欢庆的主格调截然相反：“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属‘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西太平洋关岛以西海域失事，近900名舰员丧生。”海军部选择在这一天发布公告，显然是为了将沉船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纸终究包不住火。战争中被敌人击沉一艘战舰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一艘舰上竟然有这么多人丧生的事情还真不多见，何况还是在胜利即将到来的这一特殊时刻。“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瞬间沉没，损失官兵1177人；重型航母“富兰克林”号被打得不成样子，有724人丧生。人家都是名副其实的重型战舰，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是一艘重巡洋舰，879人丧生，占舰上全体水兵的比例远远超过上述两舰。在不怕丢舰就怕死人的美国，这是比天都大的事情。一时间各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举国震惊。

最义愤填膺的当数遇难水兵的家属。简·亨利的丈夫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一名军医，他们的儿子两个月前刚刚出生。丈夫最近的一封信里通篇写的是他未曾谋面的儿子，信末尾写道：“如果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回国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那该多好呀！”战争确实结束了，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简的丈夫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的儿子也永远见不到父亲了。战争胜利与丈夫失踪——军方将无法找到尸体的人一律定性为失踪——的消息同时传来，怎能不让简悲恸欲绝？像简这样失去亲人的人还有很多。“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悲剧成为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灾难。媒体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要求海军对此次灾难负责。迫于压力，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下令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早在救援行动刚刚结束的8月10日，尼米兹上将就下令成立临时调查法庭，就“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潜艇击沉一事进行详细调查。8月13日法庭开庭，法官质问麦克维上校：“舰船沉没之前，是否在进行‘Z’字航行？”麦克维的回答异常简洁：“没有，长官。”一些幸存者的证言称，在遭到袭击当晚，海上能见度极低，根据海军操作规范，舰长有权下令停止‘Z’字航行，但这样的证言没被重视。临时法庭最后建议，对麦克维上校以下列两项指控执行军法审判：一是在危险海域航行时未进行‘Z’字航行；二是未及时下达弃舰命令，忽视下属的生命安全。

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均反对公开审判麦克维。9月6日，尼米兹特意给海军部军法署写了封信，表明自己不主张公审的主张。在美国海军史上，从未有过一位舰长，因为军舰在执行战斗任务的过程中被击沉而受到审判。他的建议最终被否决。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认为，为平息新闻界的责难并使遇难官兵家属满意，军法审判必须进行。

1945年12月3日，在华盛顿宪法大街的海军大楼里，一场别开生面的审判正式开庭。除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外，旁听席也被挤得水

泄不通。他们中有海军军官，陆军和陆军航空兵代表，还有部分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美国各大电台和媒体也都派出了新闻记者。因为尚未被正式定罪，被告席上的麦克维还穿着海军上校制服。他面临的两项指控是：未遵守命令采用“Z”字航行导致军舰处于危险之中，未及时下达弃舰命令造成更多人死亡。

公诉人向麦克维提出，为什么不按照上级的命令实施“Z”字行驶？麦克维坦诚，当天白天军舰一直是这样行驶的，只是因为傍晚之后天气恶劣，海上能见度极低，这才恢复了正常行驶。麦克维还强调说，自己在休息前交代过值班军官，一旦天气情况好转就立即恢复“Z”字行驶。公诉人问：“那就是说，军舰在遭遇攻击时并无施行‘Z’字航行？”麦克维的回答是肯定的。

公诉人指出，军舰在白天采用了“Z”字行驶，所以一直是安全的，说明上司的命令准确无误。同样，正是由于晚上没有严格执行命令，才导致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悲剧。接下来应法庭传唤出席的一名证人令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他竟然是击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罪魁祸首——日本海军“伊-58”号潜艇艇长桥本以行。说来可笑，一直在潜艇上服役的桥本1945年11月19日刚刚被任命为大名鼎鼎的驱逐舰“雪风”号第七任舰长，第二天就被美国宪兵“请走”，直接押送华盛顿出庭作证。

桥本的突然出现在现场引起一片哗然。现在，被害者成了被告，施害者反而成了证人。旁听席上的那些死难者家属情绪激动，恨不能冲上前去将桥本一把掐死。桥本详细介绍了事发当晚自己操纵潜艇击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全部经过。公诉人提问：“你怎么知道出现在你视野中的是一艘美国军舰？”

桥本：“到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几艘大型军舰了。即使还有，也因为缺油停泊在内海。在这种地方出现的只可能是你们的船。”

公诉人：“在黑夜里，你是怎么发现远远驶来的军舰的，难道军舰上亮着灯吗？”如果“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有灯光，说明麦克维没有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对他的指控将会追加新的内容。

桥本：“军舰上没有灯。傍晚海上气候状况非常糟糕。但将近午夜时，下弦月出来了。海上风平浪静，能见度很好。”

公诉人：“你使用什么武器发起的攻击？”

桥本：“鱼雷。第一次我发射了六条，听到了三声爆炸。为了将它彻底击沉，我做好了第二次攻击的准备。等我们重装好鱼雷再次上浮时，那艘船不见了。虽然我向基地发回了‘击沉敌一艘爱达荷级战列舰’的电报，但我的确不知道它究竟是沉没了，还是趁乱逃跑了。”

公诉人：“你确认当时那艘舰没有实施‘Z’字航行吗？”

“是的。”但桥本接下来说出的一番话显然违背了公诉人的初衷，“即使它按照这种路线行驶，我也一定能击沉它。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它完全无法避开我扇形发射的鱼雷。我的潜艇技术性能良好，我做好了第二次攻击的准备。还有一点，我的几条‘回天’鱼雷随时可以出击。可以这么说，当判定它是一艘战列舰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击沉它。”桥本的证词间接说明，麦克维停止“Z”字航行与军舰被击沉没有直接关系。他的话无法解除对麦克维的指控，但无疑可以减轻他的罪责。在法庭还原事发现场之后，桥本被宪兵带出了法庭。

公诉人：“对没有及时发出弃舰命令的指控，被告做何解释？”

麦克维：“在短短12分钟里，我认为我做了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组织抢险堵漏，抢救伤员，在彻底无望时下令弃舰，还命令报务员一

遍遍发出求救信号。但是后来没有一艘军舰、一架飞机、一个监控站收到我们的信号，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通过查阅43名幸存者的证词，法庭大致了解了军舰被击沉、官兵在海上漂泊数日未得到及时援救的全过程。进一步调查表明，重巡洋舰在沉没之前曾成功发出了求救信号，且至少被三个无线电监听站截获。但第一个监听站的接收员在接收信号时处于醉酒状态；第二个监听站的接收员及时上报了信息，却被上司痛斥“不要来打扰我”；第三个监听站则把这个重要信息看作日军混淆视听发出的假信号完全忽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本应于7月31日抵达莱特湾，它未能准时到达并在随后4天里杳无踪迹，莱特湾基地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日军潜艇发出的“击沉敌一艘爱达荷级战列舰”的电报也被美军几个监听站截获并破译，位置刚好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航线附近，却无一处基地派出军舰或飞机前往核实。试问，如果“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运载的特殊货物还没卸载，也会失踪好几天无人过问吗？至少华盛顿的格罗夫斯得跳起八丈高！一切表明，美国海军包括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驻扎在莱特湾的第七舰队，对此次灾难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真追究，连尼米兹本人都难辞其咎。这只能说明在胜利即将来临时，美军自上而下都失去了应有的警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灾难不能仅归咎个别军官的失职，更应归因胜利到来之前美国海军的大意和懈怠。

时年49岁的麦克维出身一个海军世家，其爷爷、父亲都是老水手，因此通常称他“麦克维三世”。1929年至1931年，他的父亲麦克维二世曾在马尼拉服役，官至美国亚洲舰队上将司令官。麦克维承认，他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沉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指挥一艘军舰，就要对它的命运负全责”。舆论也认为他作为一名舰长，由于失职导致大量水兵丧生，法庭应该判他有罪。在另一些人眼中，作为一名舰长，在战舰沉没、数百名水兵身亡——他们中的许多

人更是被鲨鱼残忍地咬死——的情况下，麦克维本人能生还，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经过13天冗长的审判，法庭认定麦克维被指控的第一项罪责不能豁免。但鉴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被击中后通信完全瘫痪，第二项指控可免于起诉。此外，在此次事件中同样负有责任的莱特岛地区的4名海军军官也受到“书面警告”处分。

毫无疑问，麦克维被判有罪只能使海军蒙羞，而让陆军和正在闹独立的陆军航空兵看笑话。包括尼米兹在内的海军高层开始积极出面干预，斯普鲁恩斯更是四处奔走，为老部下麦克维说情。1946年4月23日上午，已接替金上将出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尼米兹在宪法大街海军大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事件经过及最后的处理情况。在散发了名为《美国海军关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遇难情况说明》的书面材料之后，尼米兹做了进一步解释：“我们不愿，也无意否认我们的任何错误。军事法庭成员曾经向复审部门建议，对麦克维进行宽大处理，熟悉麦克维业务能力的高级军官也都赞成这一建议。海军部长已经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考虑免除对麦克维的处分，释放出狱，恢复职务。”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3）

新闻记者早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名记者起立发问：“请问将军，麦克维官复原职，是否意味着美国海军史上将出现这样的先例：一个曾经被军事法庭审判过的上校军官，还有可能晋升将军？”

尼米兹笑了：“这不算先例。1908年7月7日，在菲律宾马尼拉湾南面的八打雁海域，我们海军一位22岁的少尉舰长因为疏忽，导致驱逐舰‘德凯特’号搁浅。随后他以‘在执行任务中犯有失职罪’被传讯到‘丹佛’号轻巡洋舰上受审。虽然被免去了舰长职务，但他只受到当众警告处分。这位少尉舰长今天已经晋升为将军。”

记者瞬间都来了情绪，纷纷发问：“这人是谁？海军中还有这样的牛人？”

尼米兹又笑了，指了指肩上的五颗星，说：“此人不但晋升海军五星上将，还出任过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和海军作战部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正是本人！”

1958年，美联社记者理查德·纽科姆写了《弃船！》一书，详细记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遇难及麦克维受审的全部经过。战时的纽科姆是海军记者，在海军中人脉极广，且一直对麦克维抱有极大同情。为了写好这本书，纽科姆走访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幸存者，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因此得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在书中指出，海军军事法庭对麦克维的审判很可能是一个阴谋，对他的指控是完全不公正的。麦克维实际上充当了海军高层失职行为的替罪羊，成为他们应对批评的挡箭牌。

纽科姆的书在社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间接促成了另一个事件。有人开始提议并筹备一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幸存水兵的聚会，一方面悼念失去的战友，另一方面让生还者缓解长期压抑在心头的郁

闷。幸存者之一、海军陆战队员贾尔斯·麦科伊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看过那本书，我才有了聚会的念头。”1960年，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如期举行，上百名幸存者从全国各地甚至从海外赶回华盛顿参加聚会。新闻记者闻讯赶来，准备发布这个继当年麦克维受审之后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有关的又一大新闻。

人陆续都来了，但大家心中的那个关键人物仍未出现。麦克维自然也在被邀请者之列。从感情上说，他渴望见到昔日的战友。但从理智上讲，他又不愿前往参加。由于曾在法庭上受到指控，那些死难者家属至今不肯原谅他。很多人写信咒骂他，向他讨要儿子、丈夫或父亲，他不知道自己去参加会受到什么样的指责和冷遇。但在夫人和儿子的鼓励下，踌躇良久的麦克维还是决定前往。

出乎麦克维意料，他的出现迎来了阵阵掌声。那些老部下热泪盈眶地向他敬礼，和他热烈拥抱，告诉他自己作为他的手下有多么自豪，告诉他永远忘不了那四天海上共同经历的磨难。大家一致认为，法庭对舰长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他永远是他们心目中勇敢睿智的舰长。正是从这次聚会开始，以吉尔斯·麦考伊为首的一些人开始为恢复舰长的名誉奔走呼吁。但麦克维劝大家不要那样做，因为海军高层肯定不会同意。在四年后又一次聚会上，备受折磨的麦克维终于同意了麦考伊的做法，但他也知道希望渺茫。

生还者可以原谅他，但那些遇难者亲属不依不饶。麦克维仍然不断收到死难者亲属寄来的充满咒骂语言的信件。那些指责让他痛苦万分，陷入愧疚中不能自拔。在妻子因肺癌去世之后，麦克维的精神更加萎靡。1968年11月6日，当打开一封来信，看到一对老夫妇再次向他讨要儿子并质问他为什么还活着时，麦克维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决定彻底了结这些痛苦，于是换上笔挺的海军制服，在自家庭院用右手把手枪枪管放入口中，扣动了扳机，同时左手握着一个陈旧的水兵玩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麦克维仍不能对数百名部下的牺牲释怀。

1995年8月2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被发现50周年之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郊外的运河沿岸，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庆祝“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纪念碑落成，碑身上镌刻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当时尚在人世的127名幸存者中有107人出席。但是此时，他们的舰长仍未获得昭雪。

1997年，为麦克维恢复名誉一事终于出现了转机，起因竟来自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的一个八年级——也有人说是七年级——学生。在观看电影《大白鲨》时，只有12岁的亨特·斯科特偶然听到电影主人公猎鲨人昆特讲述自己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当水手时遭遇鲨鱼袭击的悲惨经历，于是决心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社会调查。根据《弃船！》一书后记里列出的幸存者名单，小男孩凭借一己之力走访了150多位幸存者，查阅了800多份官方档案，其中有些刚刚获准解密。斯科特经过思考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海军不给在危险水域航行的重巡洋舰派出护航舰只，仅一句“按‘Z’字行驶”就算了事？为什么“昂德希尔”号等舰遭遇潜艇袭击的消息不提前告诉麦克维？为什么军舰没有按期到达基地，而那里的负责人不闻不问？为什么三个基地都收到了求救信号，却无所作为？为什么收到了日军潜艇发出的电报，却不派船或飞机进行核实？根据以上疑问，斯科特提出，对麦克维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

1999年6月，斯科特的调查活动在电视上播放，“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悲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更多事实的披露使民众对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为麦克维平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斯科特到处奔走的行为感动了一位州议员，并主动将他引荐给参议员鲍勃·史密斯。史密斯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他曾在1972年到1977年担任过美国海军部长，还曾在1976年至1982年短期出任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七任丈夫。沃纳认为，海军很早之前就做出了结论，何必再去捅这个马蜂窝呢？史密斯不停地对

好友进行游说。当年9月初，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使沃纳最终做出决定，再召开一次有关麦克维的听证会。

在1999年9月14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上，除了斯科特，几乎所有还能行动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幸存者全到场了。幸存者代表保罗·墨菲表示，海军为了逃避责任，才让他们的舰长麦克维背黑锅。证人们还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证据与证词，沃纳出示了几天前收到的时年90岁的桥本以行从东京寄给他的信。桥本在信中写道：

“我和许多‘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勇敢的幸存者见过面，我要和他们一道敦促贵国的立法机关，为他们的舰长麦克维先生正名。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把他送上法庭。虽然经历了可怕的战争，但我们两国人民已相互原谅。我相信，你们的人民也会原谅你们曾经给麦克维舰长带来的冤屈。”战后，桥本转到商船上工作，经常在美国和英国的港口锚泊。后来他离开海运部门，到京都一家神道院当了院长。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在为麦克维的平反奔走呼号。在去世前数月的一次采访中，桥本说：“我感觉这件事（指麦克维受审）从一开始就是人为的。”

2000年10月20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免除麦克维“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沉没责任的H.R. 3710号决议，克林顿总统随即签署生效。此时距麦克维自杀过去了32年。可惜桥本已在5天前去世，没来得及将这个好消息带给那边的麦克维，实属遗憾。不过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位舰长可以安心地坐下来聊聊。毕竟那里没有杀戮，没有战争。

2017年8月18日，在菲律宾海5846米深处，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和他的水下探测团队发现了已沉寂72年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残骸。艾伦感慨地说：“能发现这艘在二战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的舰船，并对舰上勇敢的水兵及他们的家人致以敬意，我非常荣幸和振奋。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永远感谢那些在骇人听闻的恐怖环境中表现出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的水兵。在我们继续搜索剩余

残骸的同时，我希望所有与这艘舰船有过羁绊的人，都能通过这一望穿秋水而终于到来的发现感到一丝慰藉！”

7月29日，提尼安岛上的蒂贝茨准备出动9架飞机，用“南瓜”弹对日本本土发起第四次攻击，这是第五〇九大队投掷原子弹之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演习。黑曾·帕耶特中校公布了各机组的任务：刘易斯上尉负责摧毁郡山的一个工业联合企业，弗雷德里克·博克上尉将向大阪投弹，伊瑟利上尉将轰炸舞鹤车站停车线，其余6架飞机分别攻击神户、下田、宇部、名古屋、和歌山和日立的目标。“南瓜”弹尽管块头不小，但区区一颗炸弹不可能对目标造成致命伤害，本次行动实际上相当于以战代训。

蒂贝茨和贝塞尔依然不在出击之列，他们必须等到最后时刻再登场亮相。天尚未亮，军用卡车就载着81名机组成员来到跑道旁边，众人纷纷下车登机。刘易斯座驾“维克多82”号正在维护，他今天驾驶的是斯威尼少校的“大艺术家”号，这架飞机排在出击队列中的第四位。塔台刚刚发出信号，伊萨里上尉的“同花顺”号就迫不及待地率先起飞，他想在飞行时间上创造新纪录，以便尽快回来打完那局中断的扑克牌局。几分钟后，博克上尉的“博克之车”号也顺利起飞。当排在第三位的詹姆斯·霍普金斯少校的“奇怪货物”号开始滑行时，刘易斯明显听到前方传来了金属摩擦地面发出的刺耳响声。轰炸机底舱门上的特种铰链在重压下吱吱作响，“奇怪货物”号的投弹舱门缓缓打开了。霍普金斯只好紧急刹车，飞机上携带的那颗5吨重的“南瓜”弹咣当一声掉在了跑道上。刘易斯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那颗硕大的炸弹就在他座机前面不远处的跑道上。一旦它爆炸了，方圆数百米内的一切事物都将不复存在，他机上的9个人也只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刘易斯清晰地听到霍普金斯通过无线电向塔台求助的声音。塔台很快向尚未起飞的7架飞机发出了指令，所有人不准离开飞机。探照灯

光柱扫了过来，将跑道照得一片通明。几辆消防车和救护车疾驰而来，消防队员用专门扑灭爆炸物的干冰盖住了炸弹，刘易斯发现它的尾翼摔弯了。一小队自愿报名的排险工兵推着绞车，钻到飞机已张开的肚皮底下，用链条仔细将炸弹绑好，再一厘米一厘米地吊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到一辆推车上。一辆小型牵引车倒退着就位，小心翼翼地将推车和上边的炸弹拖离跑道。

塔台上很快传来令人宽慰的声音：“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可以放松了。”刘易斯用惯有的大嗓门怒吼：“连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起航！”几分钟后，“大艺术家”号顺利升空。和前三次任务一样，往返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让所有人精疲力竭。所幸战斗过程有惊无险，出击的9架飞机均完成投弹后顺利返航，无人员伤亡。

刘易斯驾机刚刚在北机场降落，就看到大队长已在跑道旁等候。蒂贝茨刚从关岛回来，他去那里参加斯帕茨上将出任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的就职仪式了。今后斯帕茨将主管对日战略轰炸及至关重要的原子弹投放任务。早在欧洲服役时，蒂贝茨就认识斯帕茨，当初就是他命令自己驾机将艾森豪威尔将军送到北非的。蒂贝茨听说了早晨机场上发生的意外事故，他对刘易斯处乱不惊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7月31日，美军第二十航空队发起了对日本本土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李梅共出动“超级空中堡垒”853架，向日本西部各城市及主要航道投下了6486吨燃烧弹、高爆炸弹和水雷。即使将所有跑道全部用上，这么多飞机升空也需要整整两个小时。当最后一架飞机离开跑道时，最先升空的那架飞机已在700公里之外了。被蒂贝茨严令不准出击的贝塞尔带着第五〇九大队的几名飞行员，舍弃了司务长佩里制作的花样不断翻新的午餐美食，去观看飞机升空的壮观场景。他非常渴望能登上其中的任何一架，要他干什么都行。

当天上午，蒂贝茨驾驶一架B-29提前起飞，同行的还有范·柯克和费尔比。这架飞机并未飞往日本，而是中途在硫黄岛降落。一项将该岛作为临时“救生沟”的计划几个月前已开始实施。倘若装载原子弹的飞机中途出现故障，就必须在硫黄岛临时降落，将原子弹转到另一架备用飞机上继续执行任务。在项目负责人威廉·尤安纳少校——最早他曾在温多弗基地负责安保工作，第五〇九大队离开之后，他被格罗夫斯钦点到硫黄岛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陪同下，蒂贝茨等人视察了当地的准备情况。他们发现，工兵部队已经在千鸟机场一片围起来的场地中央挖出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明沟，规模和北机场那条相仿。一旦故障飞机在硫黄岛迫降，就可以利用这条明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换弹。机场新建了一个专用通信中转站，以保障载有原子弹的飞机可以通过它与提尼安岛取得联系。另外，这里还提前培训了一批懂得采取特殊防护措施的地勤人员，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自已接受特种培训究竟为了什么。

蒂贝茨一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没带走一片云彩。在返回提尼安岛960公里的航途中，他们看到无数B-29正向日本隆隆飞去，在“裕仁公路”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堵塞。蒂贝茨心想，“这一切不久便会结束，至少当我们的炸弹准确发挥作用后将是如此”。

8月1日上午，蒂贝茨正式向李梅提交了第五〇九大队原子弹投放作战计划。经过科学家和工程师昼夜不停的持续努力——因组装车间人员过于拥挤，负责人帕森斯上校不得不向大家发出了安全提醒——第一颗实战原子弹“小男孩”也在这一天组装完毕。傍晚时分，法雷尔准将接到了格罗夫斯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关于第一次投掷行动，是否还有未办事项？”法雷尔的回电异常简洁，全文只有两个字母和一个标点——“NO.”。

8月2日午餐之后，蒂贝茨带着费尔比来到关岛司令部，听取李梅对蒂贝茨前一天提交的作战计划的补充意见。刚被任命为战略航空兵

参谋长的李梅看上去情绪很好，当时在场的还有作战参谋威廉·布兰查德上校，就是一周前准备从第五〇九大队手中夺走原子弹投掷权，被蒂贝茨带到空中戏耍了一顿的那位老兄，蒂贝茨和费尔比都很讨厌他。

蒂贝茨和费尔比都想知道，李梅个人最愿意轰炸哪个目标。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李梅也不喜欢格罗夫斯提出的首选目标京都，“那并非一个军事目标，只不过是一大片庙宇及类似建筑而已。无论如何，轰炸老百姓都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没有一点好处。”听这些话，似乎官当大了的李梅连觉悟都提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铁石心肠了。与此相反，广岛倒很合李梅的胃口，他知道那里有不少驻军和兵工厂。李梅好像有点漫不经心地告诉蒂贝茨：“保罗，广岛是头一个。”

蒂贝茨立即接过话头：“我完全赞同，我始终认为它是最理想的攻击目标。”

李梅把两人领到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巨幅地图跟前，地图旁边摆满了最近从空中拍摄的广岛照片。这些光面的黑白照片76厘米见方，是从9600米高空拍摄的。蒂贝茨和费尔比弯腰仔细查看，他们以前就多次研究过广岛城区的地图，这次离得更近。这是一个由黑白街道、房屋、工厂和兵营构成的拥挤都市，城区被七条河流隔开，三面被深灰色犬牙交错的山脊包围，南侧的宇品港清晰可见，它之外是深色的大海。城市中心有三条自东向西纵贯全城的防火带，从照片看，就像三条粗大的白色裂口。

布兰查德指出在9500米高空投弹，侧翼气流很可能导致偏差。几人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一会儿。费尔比说：“我们的目的是击中目标，我们过去是投弹的，不是求稳的。”几个人再次将目光投向地图。

“你要瞄准哪个点？”李梅问费尔比。后者的手指缓缓滑过照片，最

后在一座显眼的“T”形桥上停下。这里是太田川一分为二的地方，不同于城市中其他的桥，这个人造地标位于市中心，从空中寻找目标时谁都不会错过它——在广岛，它的名字叫相生桥。“这里！”费尔比肯定地说。李梅点头，蒂贝茨也表示赞同：“自从这场讨厌的战争开始以来，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瞄准点。”

当天晚上，法雷尔准将致电华盛顿的格罗夫斯，这次破例使用了很多词：“关于第一次投弹的所有工作均已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待天气状况允许。”

8月4日13时30分，哈尔西上将向在日本近海游弋的第三舰队发出命令，下次补给作业将于8月6日在北纬33度36分、东经147度海域进行，下次攻击时间将不早于8月8日。当天18时，美军驱逐舰“贝纳姆”号奉命出列，将英军驻第三舰队联络官拉芬努中校送上了英军第三十七特混舰队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由于情报过于重要和敏感，不适宜使用无线电传送。罗林斯中将从拉芬努中校口中得知，美军对日本的第一次原子弹攻击迫在眉睫，舰队有必要远离日本海岸。当晚“贝纳姆”号跟随英军舰队一起航行，次日清晨9时15分靠近“英王乔治五世”号，接走拉芬努中校并将其送回“密苏里”号。当天，英军航母持续放出舰载机进行训练，以保持飞行员的战斗水平，但舰队航向一直指向后勤补给海域。

就在哈尔西向第三舰队发出命令半小时后，4日14时，一队手持加兰德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对第五〇九大队的会议室实施了武装警戒，禁止所有无关人员进入这座狭长的建筑。会议室里，情报官帕耶特中校和约瑟夫·布谢尔上尉把三座城市的放大照片固定在黑板上，然后用布帘全部遮住。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些“言语不慎害死人”之类的警示标语。

14时30分，帕森斯上校走进会议室，身后跟着助手莫里斯·杰普森少尉，还有拉姆齐、阿尔瓦雷斯等几位科学家。帕森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盘录像带，操作员将带子放进正对着白色屏幕的放映机里。14时35分，会议室里走进来两名英国人。其中一位是满头银发的数学家威廉·彭尼，格罗夫斯目标选择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他有一个更容易被记住的绰号叫“英国原子弹之父”。另一位是皇家空军王牌飞行员伦纳德·切希尔上校，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2002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史上最伟大英国人的评选中，切希尔名列第三十七位。“曼哈顿工程”属于英美合作，英方提出，第一颗实战原子弹投掷时必须有他们的人在场，美方答应了。在波茨坦会议上，双方高层再次确认此事，杜鲁门表示“原则上同意”。彭尼和切希尔提前来到提尼安岛，相信自己一定能登上一架飞往日本的飞机。但就在两人参加会议之前，李梅突然通知他们，飞机上位置不够，他们不能参加原子弹的第一次投掷任务。如果将来需要投掷第二颗，再做考虑。两个英国人一脸不高兴，在几位美国科学家身后坐了下来，希望最后时刻会有奇迹出现。接下来走进来的是法雷尔准将，他在帕森斯的身边坐了下来。

蒂贝茨刚刚亲自驾机完成了一次训练，任务是向罗塔岛投下1颗“南瓜”弹。天气炎热异常，空气湿度接近100%，尾炮手卡伦的飞行服被汗水湿透了。飞机落地，卡伦摘下自己珍爱的棒球帽用袖子擦汗时，有人上来通知他，“15时开会，带上身份证”。有传言说，只有7个机组的成员被请去开会。卡伦马上意识到有大事要发生了，很可能就在今天。卡伦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自从10个月前到温多弗，他们一直在为这项任务进行着残酷训练，一显身手的时候终于到了。

卡伦快步走过停机坪，守在门口的陆战队员反复检查身份证后，放他进入了会议室。室内几乎坐满了人，一些人在窃窃私语。卡伦发现所有窗帘都拉上了，明亮的午后阳光被隔在外边。他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将棒球帽从额前往上推了推。一位从未见过的高级军

官在他前面坐了下来，卡伦赶紧把棒球帽摘下来，放在膝盖上。蒂贝茨平时只注重能力而不重视军容风纪，像卡伦这样不穿军服是会受到责罚的。这顶棒球帽对卡伦来说可是宝贝，他到哪里都戴着它，就连机组成员应该戴飞行帽执行任务时也是如此。

卡伦能得到这顶帽子，着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作为一名布鲁克林道奇队的忠实拥趸，年初，他给球队总经理布兰奇·里基写了封信：“我是道奇队的铁杆球迷。从出生起，就一直住在离埃贝茨球场（道奇队主场）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听说大联盟俱乐部会给在外征战的机组人员送球队的帽子，我就想，我们机组能不能从大联盟最棒的球队——道奇队手里拿到几顶帽子呢？”里基并未回信，他的助理鲍勃·芬奇回信说，球队没有多余的帽子了，所以无法送出。尽管如此，卡伦还是给芬奇回了信：“得不到我喜爱球队的帽子，我真的有点失望。但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肯定收到了好多类似的请求，都满足实在太难了。有个伙计建议我另外找一家俱乐部，但我要是找了，就倒霉了。哪怕我三年都没有回家看一场道奇队的比赛，我的妹妹还在帮我守着那个座位呢！”

卡伦的信让道奇队深受感动，谁会忍心对这样的“铁杆粉丝”无情呢？就在德国投降那天，卡伦终于收到了芬奇寄来的棒球帽，一同寄来的信中说：“任何一个人，他先写了一封信，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然后在失望中还能再写出这样一封信，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他都值得拥有。希望有一天，你能戴着它走在东京的大街上。”老酒敢肯定，如果里基和芬奇知道卡伦服役的是一支什么样的特殊部队，以及他们将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他们一定会送给机组成员每人一顶帽子的。后来蒂贝茨机组回国后作为英雄在各城市频频亮相，如果他们都戴着一顶道奇队的棒球帽，那将会是什么影响？

看到芬奇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卡伦笑了。他对去东京完全不感兴趣，他只想戴着棒球帽回家，和妻子凯和小女儿莱迪待在一起。

雷达军官贝塞尔中尉也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对他来说，“这次会议很可能意味着我将结束在装配车间那种令人讨厌的生活”。由于和蒂贝茨一起去过很多次洛斯阿拉莫斯，贝塞尔和不少科学家都至少混了个脸熟。在会议室门口，科学家爱德华·多尔对他说：“你还要做好参加第二次飞行的准备。”贝塞尔问他预计要搞多少次行动，多尔回答：“需要多少次就搞多少次，直到日本人投降为止。”

15时整，蒂贝茨大步跨上讲台。卡伦看出大队长特意回去换了一套新军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会议室里有80多人，大家停下交头接耳，准备听大队长发表重要讲话，一切预示着很快就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是我们登场的时候了，这是我们一直为之努力的时刻！”蒂贝茨说，“最近，需要我们投放的一种新式炸弹在国内试验成功，并且已运抵基地，我们接到了把它投向敌人的命令。”

现场气氛异常紧张！7月20日以来已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四次模拟攻击，但谁都不知道真正任务是什么。蒂贝茨向帕耶特和布谢尔做了个手势，两人立即拉开盖在黑板上的幕布。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三座日本城市的地图。“这就是我们将要攻击的目标，”蒂贝茨说，“首选目标是广岛，小仓是第一候选，第二候选是长崎。”由于新潟城市较小且距离最远，在第一次攻击时暂时排除在外。“气象部门预测，过去三天袭扰日本南部的台风即将向北走远，明天夜间预计天气将会转晴。第五〇九大队决定，在8月6日早上对上述目标的其中一个发起攻击。”

一片静默之中，蒂贝茨继续发布命令：将有7架飞机参加本次行动，就是在座的7个机组。气象侦察组由3架飞机组成，将在攻击编队起飞前1小时出发，用无线电报告三座目标城市上空的天气情况，以决定究竟攻击哪一个目标。轰炸必须采取目视瞄准，因此天气好坏将成为决定任务成败的关键，“我们没有更多炸弹可供浪费”。一旦广岛天气状况不佳，就按顺序依次选择。如果三个目标城市都不符合攻击

要求，随机前往的军械专家将拆除引爆装置，飞机带弹返回基地。气象侦察组的具体分工是：约翰·威尔逊少校的“贾比特三世”号负责侦察小仓，拉尔夫·泰勒少校的“满堂红”号负责长崎，克劳德·伊萨里上尉的“同花顺”号负责广岛。

“同花顺”号助理机械师杰克·毕文斯中士明显看出机长情绪极差。伊萨里一直梦想着能亲自投下那颗炸弹，现在得到的只是枯燥无味的气象侦察任务。显然，此前向日本皇宫投弹的违规行为使他失去了蒂贝茨的信任。伊萨里上尉在训练期间多次违纪，四处泡妞，还曾不请假就偷偷跑回家里。费尔比和范·柯克多次建议蒂贝茨将他扫地出门。若非驾驶技术出色，他很可能已经被打发到北太平洋去了。

蒂贝茨接着宣布，查尔斯·麦克夸特上尉的“绝密”号将提前飞往硫黄岛，作为携带新炸弹飞机的备用机。一旦载弹机途中出现故障，就立即飞往硫黄岛机场降落，更换炸弹后由“绝密”号继续执行轰炸任务。

随后公布的是需要飞往目标城市上空的三个机组。乔治·马夸特上尉的“必要的邪恶”号将携带必要的摄影装备，负责拍摄轰炸效果；查尔斯·斯威尼少校的“大艺术家”号运载科学家和测量仪器，负责记录包括爆炸当量在内的各项数据。最后蒂贝茨说：“我本人将驾驶‘维克多82’号执行投弹任务。”

“一股寒意瞬间透过了我的全身，”35岁的“大艺术家”号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下士在心中默念道，“假戏演完，该真唱了。”

蒂贝茨将坐在前排的一名秃头海军上校介绍给大家：“这是我们海军最出色的爆破专家，他将在飞往日本途中照料新炸弹，全程陪同我们完成第一次攻击。”

帕森斯大步走上讲台，开始侃侃而谈。他说出的话更加令人震惊：“我们将要投下的炸弹，是战争史上最新型的武器，也是人类目前所能制造出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科学家相信，它能摧毁3英里范围内的一切物体。它的爆炸规模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2000架满载的B-29同时在同一地点投弹，才能达到这一效果。我所说的上述数字不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几周前在新墨西哥州试验中得出的真实数据。当时我就在离现场不远的一架B-29上，目睹了这种武器爆炸时迸发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威力。”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甚至包括蒂贝茨本人。由于要保住第五〇九大队的投弹权，蒂贝茨并未到现场观摩核爆试验。帕森斯向操作员点头示意，后者打开放映机，录像带开始旋转并发出嘶嘶的声音，加速转动后却停了下来。操作员过来摆弄放映机，但胶片缠在链轮里动弹不得，卡带了，幸好上次给尼米兹上将放映时没有出现这种意外。室内的人都笑了，气氛变得轻松了许多。现场有两位开发全世界最复杂武器的爆炸专家——帕森斯和他的助手杰普森少尉，还有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姆齐和阿尔瓦雷斯，却没人会维修一台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放映机。

帕森斯让操作员停掉放映机，开始用语言描述影片内容，即“三位一体”核爆试验的全部过程。“我只能说，它是创世纪以来这个地球上最亮、最热的物体。它爆炸发出的闪光，在10多英里外都能看见，”帕森斯说，“一名站在1万英尺外的士兵被气浪掀翻在地，一名5英里外的士兵一时不能视物。在很远处的一个小镇上，一名天生失明的女孩看见了光芒。有人在50英里外听到了它的爆炸声。因为它太亮了，亮得灼人眼目，因此参加任务的所有人都必须戴上这种特别着色的焊工护目镜，鼻梁上的旋钮必须调整到最高一级，否则佩戴者仍有可能致盲。”

就在帕耶特和布谢尔分发护目镜的同时，帕森斯转身在黑板上画出了一朵蘑菇云，“预计爆炸会升起一团至少3万英尺高的蘑菇状的云，之前是一道比太阳明亮得多的光，所有飞机必须尽可能远离它。为了减少风险，只有负责投弹的飞机才会飞到目标上空，冲击波可能会让飞机遭到严重损坏，甚至将飞机摧毁。飞机投弹后要尽快撤离。虽然生还可能性很大，但没人敢保证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需要强调的是，蒂贝茨和帕森斯讲话中自始至终未提及“原子”二字。台下那些人显然想得更多。范·柯克想：“这是一次自杀式攻击吗？”他还有妻儿在宾夕法尼亚州乡下老家等自己回去。还有一些年轻人想：爆炸会不会影响生育？但至少现在他们明白为什么之前要进行那么残酷的训练了。

蒂贝茨重新起身说：“与即将要做的事情相比，我们目前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微不足道。为了一项未知的任务，我们辛苦训练了这么久，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能够参加这次行动，我个人深感荣幸。并且我敢肯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成果就会缩短战争至少6个月，挽救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

说完，蒂贝茨宣布散会，众人鱼贯走出会议室。“大艺术家”号副驾驶查尔斯·阿尔伯里中尉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大家的情绪，“我们都很安静，非常安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静”。

8月5日，气象专家预测，第二天日本本土将出现难得的晴朗天气。上午10时整，一个被戏称为“提尼安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临时组织召开会议，谋划次日的攻击行动。参会者包括格罗夫斯的驻岛代表法雷尔准将，“曼哈顿工程”海军负责人珀内尔少将，军械组组长帕森斯上校、副组长埃什沃斯中校，第五〇九大队大队长蒂贝茨上校以及科学家代表拉姆齐博士等人。会议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达成共识，

一封电报迅速发往关岛第二十航空队司令部。14时，法雷尔收到了李梅回复的批准电报：“8月6日凌晨2时45分，第五〇九大队出动战机，对已确定的目标城市实施首次打击。”

就在李梅回复电报的同时，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实战原子弹“小男孩”已被脚前头后地拉出了装配车间，用吊车小心地放在一辆平板车上，再用油布盖上。在几辆载满海军陆战队员的吉普车的簇拥下，一辆牵引车拖着平板车，沿珊瑚礁铺就的道路驶向装弹坑——有人形象地形容那就像一支送葬队伍。14时30分，装弹开始。“小男孩”被放入一个长5米、宽4米的装弹坑内，“维克多82”号缓慢倒车，将弹舱对准装弹坑后停了下来。天气异常炎热，两名工程师光着膀子跳入装弹坑，拉开油布后露出了原子弹。一些人开始用粉笔在“小男孩”的弹体上签字，出生在中国科学家劳伦斯·约翰斯顿写道：“我的中国朋友送给日本的礼物。”还有一句话是写给裕仁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小伙子们送给你的礼物。”显然此时关于那艘重巡洋舰的噩耗已传到了岛上。而在1600公里之外，海上救援行动仍在紧张进行之中。

一只吊钩从弹舱里缓缓放下，工程师细心用它钩上了原子弹的吊耳，“小男孩”被一厘米一厘米地提升到弹舱里牢牢固定，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不远处停着一长溜消防车，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手持水管和灭火器，严阵以待。如果原子弹真爆炸的话，他们根本没有使用那些工具的机会。实际上，此时尚未安装引爆装置的“小男孩”是不会爆炸的。装弹完毕，飞机前起落架上立即挂上了“危险，弹药上膛”的标牌，周围也摆上了一些红色警告牌：“严禁靠近，100英尺内禁止吸烟。”此时是8月5日15时45分。

蒂贝茨一直站在旁边，监督装弹的全过程。看到有人在炸弹上涂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飞机还缺少一样东西——名字。第五〇九大队的大部分飞机都有着花里胡哨的名字，诸如“博克之车”“满堂

红”“大艺术家”等，其他一些如“恶臭”“同花顺”虽然粗俗，但也会被人们轻易记住。美国陆航素来就有给四引擎大型轰炸机起名的传统，自己在欧洲作战时使用的那架B-17，就有个别致的名字叫“红地精”。此次奉命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更应该给飞机起个响亮的名字。如果投放获得成功，这架飞机注定会青史留名。全世界第一颗实战原子弹绝不能是一架叫“维克多82”号——它只是飞机的无线电呼号——的飞机投下去的。这架飞机需要一个带点儿威严和诗意的名字，但又不能太过沉重。

蒂贝茨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此时此刻，我突然想起留着一头红发的母亲，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小时候，她的沉着自信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力量的源泉，这一点在我的心灵探索时期尤为明显。当时我决定放弃医生事业，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飞行员。父亲觉得我失去了理智，但母亲很支持我。她对我说：‘儿子，我知道你能行。’之后每当我遇到紧急状况，比如在北非或欧洲执行作战任务时，总会想起母亲的那些安慰话语。当我确实忧心时，母亲的声音总会让我不再去想。一次，我从温多弗飞往迈阿密，途中遭遇雷雨天气，但最终我还是完成了那次艰难的飞行。我到现在还记得母亲脸上露出的喜悦和兴奋。从那时起，她开始明白，正是这种飞行带来的兴奋感，促使我全身心地投入飞行事业。她甚至愿意和我一起分享这种感觉。我的母亲叫伊诺拉·盖伊（Enola Gay），这个名字很动听。”

蒂贝茨找到了正在打牌的范·柯克和费尔比。几个月前，母亲来温多弗看望他时，他们都见过她。“用我妈妈的名字命名我们的飞机，你们看行吗？”两人都说完全没有问题，也许还能带来好运呢！当时在场的杜岑伯里也完全赞同。蒂贝茨于是将母亲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找来一个正在打垒球的油漆工，“把这漆在我的飞机上，要漆得又大又漂亮”。油漆工跟着蒂贝茨来到飞机旁边，登上活梯，将8个英文字母漆在飞机驾驶舱下方。每个字母约30厘米高，用黑漆刷成倾

斜30度的方形。对蒂贝茨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举动，甚至可以说有点感情用事。但蒂贝茨从来没后悔过，母亲是他生命中的至爱。今夜，他将把她的名字带上战场——伊诺拉·盖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困扰着帕森斯。虽然自1945年下半年以来B-29的故障率大大降低，但坠机事件仍时有发生，尤其当飞机满载燃油和炸弹的起飞阶段，它比整个航程中的任何时刻都更重。提尼安岛各机场的跑道尽头，因坠毁烧成空架子的飞机残骸随处可见。仅8月4日当天，帕森斯就亲眼看到北机场有4架飞机在起飞时滚到跑道外起火燃烧，其中一架飞机的机关枪还打死了前来救援的地勤人员。一周前，7月29日，“奇怪货物”号起飞前挂载的“南瓜”弹也曾掉落在跑道上。一切表明，在飞机安全升空之前，完成原子弹引爆装置的安装是需要冒极大风险的。

一想到可能会出现的最坏情况，帕森斯就不由得浑身颤抖。“小男孩”重达4.4吨，加上往返日本所需的7000加仑燃油，载弹机势必严重超重。这架飞机携带的可不是普通的燃烧弹或高爆炸弹，而是一颗随时可能被引爆的原子弹。如果飞机在起飞时不慎坠毁，被摧毁的将不仅仅是携带它的飞机和机组成员。如果坠毁时产生的火焰和燃烧的汽油将“小男孩”引爆，半个提尼安岛包括数百架飞机、数万名军人连同“曼哈顿工程”的那些科学家都将不复存在。如果爆炸再将停在装配车间里的钚弹“胖子”引爆——这种可能性显然是有的——今后地球上很可能就没有提尼安这座岛屿了。

避免出现这种灾难的办法只有一个：待飞机升空后，在机上为“小男孩”安装引爆装置。这样一旦飞机起飞时出现事故，原子弹也不会炸响，损失的仅仅是飞机和机上的人员。早在来提尼安岛之前，帕森斯就曾向格罗夫斯提出建议。但“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认为，“这种做法不但脱离实际，而且是完全不明智的”。格罗夫斯认为，即使在地面飞机平稳的状态下，执行这一系列操作已足够精巧复

杂，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带来的噪声、震动、颠簸将使装配作业难以进行。一旦出现意外或差错，后果不堪设想。帕森斯的想法被格罗夫斯当场否决。

不过现在格罗夫斯并不在岛上，帕森斯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围观人群散去，他将法雷尔准将拉到一边，将担心告诉了他：“如果出了差错，飞机着火了，就有发生横扫半个提尼安岛的核爆危险。”

法雷尔皱起眉头，嘟囔道：“那我们只能向上帝祈祷那种事情不会发生。”

帕森斯说：“祈祷并非每次都灵验。如果等飞机起飞后再由我安装引爆装置，即使飞机起飞时出现意外，损失的只有飞机和机组成员，而不会危及原子弹和提尼安岛。”

“你以前在飞机上安装过这种装置吗？”法雷尔问。

“没有，”帕森斯回答，“但我有几个小时可以练习。”

“弹舱太小了。”法雷尔说。

“我觉得我行，”帕森斯说，“别的人都不行。”

法雷尔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既然帕森斯都说行了，他实在没理由再质疑。最后他终于开了口：“行，你快去试吧。”

帕森斯叙述了自己向格罗夫斯建议最后被否决的经过，法雷尔点头说知道了。向华盛顿报告可能遭到否决，而不报告又可能挨训，狡猾的法雷尔自有他的解决办法。一直到19时17分，他才给格罗夫斯发去了一封电报：“‘法官’请求起飞后再安装起爆装置，我同意了。”“法官”是帕森斯上校的代号。格罗夫斯收到消息太晚了，已无法进行干预。前方行动已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只好默认了这一事实。

参与出击的7架飞机都在积极准备。机枪手在地勤人员的配合下登上机尾，给唯一的那挺机枪装上1000发12.7毫米子弹。机械师在反复检查发动机——为保证不出或少出故障，每个机组都配备有两名机械师。地勤人员用橡胶管在给飞机加油，每个油箱都必须加得满满的。除载弹的“伊诺拉·盖伊”号是7000加仑之外，其余飞机载油量都是7400加仑。奉命一同出击的科学家也在忙碌。执行拍摄任务的“必要的邪恶”号的机舱里，物理学家伯纳德·沃尔德曼正在安装摄影机，他的胶片将记录下核爆的全过程。在跑道另一端的“大艺术家”号上，科学家阿尔瓦雷斯、约翰斯顿和哈罗德·阿格纽顶着38℃酷热，正在机舱里安装数不清的电子仪器，以至于机舱中段必须侧身才能通过。他们的任务是用三个专门设计的铝罐测量并记录原子弹包括爆炸当量在内的所有数据。机长斯威尼少校抱着双臂，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观看。阿尔瓦雷斯告诉他，飞机将在目标上空投下三只降落伞，上边带着大小轻重与灭火器差不多的圆筒，安装在里边的发报机将向飞机传回各种数据。斯威尼立即意识到，要想让圆筒降落到预定区域，他就必须和蒂贝茨进行完全同步的飞行。

准备工作完成，离正式出击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往往最难熬。一些人在听音乐，还有一些人在阅读或写信。“伊诺拉·盖伊”号机组选择打一场垒球来减压，参加的人有副驾驶刘易斯上尉、投弹手费尔比少校、领航员范·柯克上尉、机械师杜岑伯里上士、助理机械师罗伯特·舒玛德中士、雷达员约瑟夫·斯蒂博瑞克中士、机尾射手乔治·卡伦上士以及电报员理查德·尼尔森一等兵。除年龄最大、32岁的杜岑伯里之外，其余人都在不断取笑卡伦的新发型。头天晚上，舒玛德催促卡伦在执行任务前理个发，喝晕了酒的卡伦就请杜岑伯里帮忙。同样喝了不少酒的杜岑伯里还请来另一个也喝大的大兵帮忙。事实证明，杜岑伯里是个出类拔萃的机械师，但理发技术并不高明。他给卡伦理出了一个“黑脚印第安人发型和一块冒出新芽的草

原的混合体”，连那顶漂亮的棒球帽都没法替他遮丑。拿镜子照过之后，气急败坏的卡伦差点将杜岑伯里和他那伙计揍一顿。

16时15分，蒂贝茨过来叫走众人，一名摄影师准备给他们照相。按照惯例，范·柯克、费尔比、刘易斯、蒂贝茨4名军官站在后排，其余5名士兵蹲在前排。有人让卡伦摘下棒球帽，遭到他断然拒绝。他说，只有大队长给他下正式命令，他才会摘下帽子。蒂贝茨根本懒得下这样的命令。9个人在阳光下眯着眼睛，竭力做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摄影师为他们拍下了出征前的第一张照片。

当晚随“伊诺拉·盖伊”号出击的共有12个人，其中3人没来参加照相。其中之一是雷达电子对抗战军官贝塞尔中尉。虽然他将参加当晚的飞行，但严格来说，他并不属于该机组成员，他一直到晚上才被获准参加这次行动。这是贝塞尔一生中最忙碌的一天，他要将合适的雷达干扰天线装到除气象侦察机之外的其他4架飞机上，而安装每个天线都需要有不同的设备。如果“伊诺拉·盖伊”号不得不在硫黄岛降落，他需要一套新工具才能把设备重新安装到新飞机上。他必须确保硫黄岛备用机的飞行技师有拆除天线罩和压力密封垫所需要的工具，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今天解决。平时贝塞尔看上去吊儿郎当没什么事可干，但今天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还有两人没参加照相，同样因为太忙。其中一个是在机舱内安装原子弹仪表板的杰普森少尉。这个仪表板就像“小男孩”的心电图，上边的指示灯显示它的当前状态。在飞往目标城市途中，杰普森少尉的主要职责就是时刻观察原子弹的状态是否正常并及时采取对策。另一个没参加照相的人是帕森斯。法雷尔离开之后，帕森斯一刻都没有停止工作。在“伊诺拉·盖伊”号的酷热弹舱里，汗流浹背的帕森斯艰难地拿着手电筒和各种工具，蹲在那里练习装配引爆装置。他身边放着一张纸，上边详细记录着装配的11个步骤。“小男孩”占据了弹舱中的大部分空间，他连转身都非常困难。傍晚时分，法雷尔准将前

来查看，发现帕森斯的双手沾满了黑乎乎的石墨润滑剂，还被锋利的零件和工具割出了一道道口子，鲜血淋漓。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伙计，”法雷尔说，“你用我的猪皮手套吧，它很薄的。”

“我不敢戴，”帕森斯说，“我需要那份真实的手感。”

在飞来提尼安岛之前，帕森斯忙里偷闲去了趟圣迭戈海军医院，看望比他小很多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鲍勃，他隶属利弗塞奇上校的陆战第二十八团。在攻克折钵山的战斗中，日军的一发迫击炮弹在他的身边炸响，鲍勃的下巴被弹片撕开，右眼重伤，在医院抢救时无奈摘除。看着满脸缠着绷带的弟弟，帕森斯知道这个已在医院里躺了4个月的19岁小伙子今后只能肢体不全地生活下去了。多年以后，帕森斯回忆法雷尔借他手套的那一幕时说：“我知道将军是一片好意，但我真的不敢冒险。如果我的组装出了问题，导致宝贵的原子弹没能炸响，那就是我使战争被拖延了。更多的美国小伙子就会像我弟弟鲍勃那样受伤，甚至阵亡。与之相比，我手上这点儿伤又算得了什么！”

傍晚时分，一直渴望能够升空的贝塞尔中尉终于获准加入“伊诺拉·盖伊”号机组，职务是电子对抗军官。他的任务是在到达目标城市上空的途中监测日军的雷达频率，以防他们提前引爆原子弹。

对攻击组的34名成员来说，晚餐后这段时间最为难熬。卡伦选择躺在铺位上想妻儿。尼尔森翻阅《读者文摘》。舒玛德选择呼呼大睡。范·柯克吃了两片安眠药还是睡不着，干脆起身和同样睡不着的费尔比打扑克。杜岑伯里去了教堂祈祷一路平安。斯威尼选择到停机区散步，顺便看看自己的飞机。他预言第二天的行动将以失败告终，因为日本人的炸弹总是提前炸响，而美国人的炸弹常常根本就不会爆炸，这种炸弹的复杂性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科学家阿格纽溜回技术

区，搜了一部摄影机和一些胶片，准备拍下爆炸的全过程。阿尔瓦雷斯到南瓜剧场看了场电影，他后来说怎么都想起那部电影的名字。

忙了一整天的贝塞尔累得散了架，20个小时没合眼的年轻人想找个地方眯一会儿。但他现在还不能睡觉，一名地勤人员过来告诉他，大队长叫他立即去一趟。可能觉得贝塞尔经常跟自己在外跑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蒂贝茨给他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在军官餐厅，蒂贝茨向他引荐了《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威廉·劳伦斯：“陆军部安排他负责我们的全部报道。你们俩有很多共同点，随后几小时就由你陪他。”

贝塞尔清楚蒂贝茨话中的含义，就是“给他找点事儿做，别让他来烦我”。劳伦斯非常沮丧，他当天下午才乘一架C-54运输机从国内赶来，急着参加当晚的飞行。为了在运输机上抢到一个座位，他在旧金山机场整整蹲了3天。但他来得太晚了，蒂贝茨说，飞机上没有位置了，他只能和英国人那样等待下一次飞行。

贝塞尔没能睡成觉，从记者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起初他对劳伦斯浓重的斯拉夫口音很不习惯，不过很快就适应了。两人谈了好几个小时，贝塞尔意识到劳伦斯“拥有一个能够理解最复杂的科学理论然后将其简化成普通人语言的聪明头脑”。劳伦斯喋喋不休地向贝塞尔描述了“三位一体”试爆的全过程，还阐述了未来利用原子能为人类造福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不合理加以利用，它也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的毁灭”。对年轻的贝塞尔来说，这些话题明显太沉重了。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4）

有人来叫贝塞尔去队部，参加战前最后一次动员会议。他告诉劳伦斯，真希望在执行任务前还能再跟他谈一次。在会议室门口，科学家多尔拦住贝塞尔，递给他一张折起来的用米做成的纸，上边写着一行数字。贝塞尔知道，这是原子弹下落时测量距地高度的雷达使用的无线电频率。“怎么用这么奇怪的纸？”贝塞尔问。“一旦出现意外，你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日本人抓住时，就把它团起来吞下去。”多尔这句话让贝塞尔打了一个寒战。这美国人的脑洞真大，到这时还在考虑贝塞尔被俘时吃纸的口感，也可能是怕日本人剖腹把纸取出来。

午夜时分，蒂贝茨对三个攻击机组的成员进行了最后的战前动员：“我们半年多来进行的严酷训练即将接受实战的考验，成败在此一举，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会改变历史。我们的任务是投下一颗新型炸弹，它与你们任何一个人见过的、听过的炸弹都不相同，它蕴含的破坏力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这些话上次会议上帕森斯都讲过了，大家看上去并没多大反应。

接下来蒂贝茨公布了飞行航线：第一阶段，从提尼安岛向西北方向飞行970公里到硫黄岛，飞行高度1500米；第二阶段，从硫黄岛直飞日本四国海岸，约1290公里，其间缓慢爬升到9500米高度。去时航程2260公里，约需花费6个半小时。投弹机计划起飞时间是凌晨2时45分，预计投弹时间为上午9时15分。轰炸航路从目标城市郊区的起始点直到市区瞄准点：“伊诺拉·盖伊”号领头，“大艺术家”号跟在约100米之后。两机投弹或投下测量仪器后立即急转飞离：“伊诺拉·盖伊”号向右，“大艺术家”号向左。负责拍照的“必要的邪恶”号保持在几公里之外。3架气象侦察机将于1时45分出发，提前1小时传回目标城市的天气情况，发回的信息将决定炸弹最终投向哪座城市。派往

硫黄岛的备用机“绝密”号也将提前出发。现在这4个机组的成员去吃夜宵了。

蒂贝茨说尼米兹将军将提供最高级别的海上救援。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潜艇和水上飞机大举出动，从提尼安岛一路排到日本近海，随时对迫降的飞机或跳伞的人员实施有效救援。为保险起见，“伊诺拉·盖伊”号的电台呼号即时起由“维克多”更改为“酒窝”。今天行动的代号是：第十三号特别任务。会议最后，蒂贝茨再次强调，投弹前所有人必须戴好护目镜，并且要调到最高挡位。

人人都知道，此次任务凶险异常。危险可能来自敌人，更可能来自飞机携带的那颗炸弹。蒂贝茨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口袋里装着一个小纸盒，里面是12粒氰化物胶囊。当天下午，大队军医唐·扬把它交给了上校，“我希望你们永远用不上它们”。几天前，扬和各机组成员讨论飞机出现意外时该怎么办。谁都知道一旦成为俘虏，日本人肯定会想法子折磨他们，让他们开口，那是比死都恐怖的事情。有人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时通常都带着手枪，可以用手枪把自己打死。但扬说：“吞下胶囊，比用手枪打爆脑袋要更简单、更人性，而且不会有任何痛苦。”只有蒂贝茨和帕森斯知道胶囊的存在，前者没将它们提前分发下去，因为他觉得使用它们的可能性不算很大。

众人一起抬腕对表，现在时间是8月6日凌晨0时15分，离出发还有两个半小时。蒂贝茨走下讲台，25岁的随军牧师威廉·唐尼走了上去。他让屋里的每个人都低下头，自己看着手中一个信封的背面念道：“万能的主，勇士在您的天空高飞，将战火烧向敌人。请您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执行指派的飞行任务时，我们祈祷您能守护和保卫他们。愿他们和我们知道您的坚强和力量，愿他们借助您的神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贝塞尔是犹太人，他信奉的犹太教的惯例是“凯旋后再感谢神”。但他还是满怀虔诚地仔细聆听，因为他知道祈祷总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众人静悄悄走出动员室，在将个人物品交给那些指定不参加飞行的战友之后，一起来到餐厅吃战前夜宵，也可以说是早餐。“五星级司务长”佩里为准备这顿特殊的早餐，倾其所有。四面墙上挂着纸折的南瓜，酷似各机组训练时携带的练习弹。食物摆满了餐桌，有30种，包括燕麦片、羊排、牛排、香肠、培根、鸡蛋、苹果酱等，还有蒂贝茨最爱吃的油炸菠萝馅饼。之前他特意交代佩里，“从8月3日起，餐厅必须保证有充足的油炸菠萝馅饼供应”。蒂贝茨每次飞行前总要吃上几块，认为它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一些人因过度紧张吃不下饭，贝塞尔恰恰相反，他面前的几个大盘子都装得满满的。全部干掉之后，他又喝了至少1夸脱牛奶，吃了几片抹黄油的面包，“就算是死，也不能当饿死鬼”。贝塞尔狼吞虎咽的样子让范·柯克想起死刑犯在行刑前往往都会享受这样的“优厚待遇”。

北机场的A跑道被选定为载弹机的起飞跑道，跑道两旁每隔15米就停有一辆消防车。一旦发生意外，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小组会负责监测放射性污染。凌晨1时37分，3架气象侦察机率先升空。14分钟后，备用机“绝密”号也起飞了。负责侦察广岛天气的“同花顺”号上，21岁的尾炮手吉隆·奈斯利中士在胸口画了个大大的十字，默默祈祷自己的飞机和同伴都能平安回来。助理机师杰克·毕文斯不经意间回头望去，跑道上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大群人，他们显然是来为投弹机送行的。

蒂贝茨率领“伊诺拉·盖伊”号机组成员乘卡车来到跑道上时，立即被现场一大群人围住了。这是格罗夫斯少将的主意。既然本次行动注定将被记入史册，就很有必要记录下载弹机出发的场面。“伊诺拉·盖伊”号是明星，它的机组成员无疑也是，它携带的原子弹更是超级明星。明天晚上，有关新武器的新闻将传遍全世界。如果一切如愿，执行本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将成为英雄。为了记录每一个细节，就

有了这么一大群摄影师。格罗夫斯甚至命令在飞机上放置一台录音机，将机组成员的每一句对话都记录下来。

面对蜂拥而来的这一大群人，蒂贝茨惊呆了。他知道现场会有人拍照，但没料到会来这么多人。蒂贝茨平时注重能力而不太重视军容风纪，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些部下有些衣衫不整。闪光灯在他们脸前闪个不停，有人高喊“看这边，看那边”，也有人在喊“转过来，这样做，那样摆”，到处充斥着无休止的吵闹声和叫喊声。“就差一块红地毯了，”蒂贝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会看到米高梅公司的狮子走向停机坪，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标志照亮天空，这太疯狂了。”为了交差，蒂贝茨和他的兄弟只能在镜头前强颜欢笑，忍受了长达几十分钟的闪光灯照射。蒂贝茨同时也在担心，因为岛上还有零星日军出没。他们如果有一部电台并看到了这一场景，就可以将消息及时发出去。一旦日军提前出动战机实施拦截，整个行动就将面临失败的危险。

蒂贝茨的担心并不多余。在远处拉索山顶的一处洞穴里，仍在坚持打游击的日军残兵金井喜三就目睹了机场上的喧嚣一幕，以及随后蒂贝茨驾机起飞的全过程。金井曾参与北机场基础部分的建设。日军主力被歼之后，他一直躲在洞穴中与美军周旋。就在伊萨里机组向日本皇宫投弹的那天晚上，金井利用美军士兵看电影的时机，偷偷潜入第五〇九大队的厨房，偷走了两只烧鸡。此前他多次观摩过飞机的起飞，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幸好金井手里没有发报机，不可能把这一情况电报东京。9月某日，金井走出洞穴向美军缴械，回国后经过奋斗成为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很多年之后，他看到了有关原子弹攻击的详细资料，心中的疑问才终于解开。

欢送人群中少不了劳伦斯记者。贝塞尔主动和他握手，劳伦斯对能登上飞机艳羡不已，祝这位结识几个小时的年轻朋友一帆风顺。他告诉贝塞尔，如果还有下一次行动，李梅将军答应让他上飞机，“但

是我觉得，第二次总没有第一次好”。劳伦斯知道贝塞尔承担的任务要专心致志，于是找到副驾驶刘易斯，交给他一个本子和一支钢笔，请他帮忙记录“伊诺拉·盖伊”号的全部行动过程，“今后这些记录都会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劳伦斯没谈报酬，但精明的刘易斯发现这是个难得的发财机会，满口答应。1971年，他将记录以37000美元的价格卖给珍本图书手稿商人戴维·基尔申鲍姆。2002年3月27日，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这份记录拍出了39万美元的天价。

帕森斯一向讨厌抛头露面，对这个不合时宜的混乱场面深恶痛绝。当一名摄影师突然把他推到“伊诺拉·盖伊”号主轮前面，喊着“你要出名了，笑一个”时，帕森斯怒目而视。现场一位科学家讥讽说，这场面就像毒品店开张一样。混乱持续了大约45分钟，机组成员又被叫到一起，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它几乎是下午那张照片的翻版：5名军官在后，5名士兵在前。这次贝塞尔加入了，但帕森斯和杰普森依然缺席。10人在飞机前摆好姿势。范·柯克站在后排，他飞行服的拉链随意拉开到腰部，手插在口袋里。站在他旁边的费尔比一脸严肃，右手搭在范·柯克肩上。刘易斯则是一脸微笑，他显然是机组里最魁梧的人。蒂贝茨看上去轻松自如，很难让人相信他一天多没睡觉了。蹲在前排的卡伦仍然拒绝摘下棒球帽，如果他怪异的发型被众人看到并登上报纸就太丢人了。忽然他觉得有人在踢自己的屁股，回头看去，只见范·柯克咧着大嘴，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

“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告别！”一名摄影师高喊道。

“最后的告别？见鬼去吧！”贝塞尔答道，“我们还要回来的！”

拍完这张照片，忍无可忍的蒂贝茨挥手示意摄像师离场，然后招呼机组成员：“好了，我们可以开工了。”

凌晨2时20分，蒂贝茨率机组成员转身登机。有人将一些小物件交给他们，将它们带上飞机，再带回来，沾沾喜气。卡伦本想带上自己的相机拍些照片回来显摆显摆，但可能因为过于兴奋，他现在才发现竟然把它忘在宿舍了，再去取肯定来不及了。正瞌睡呢，立即有人递上了枕头。第五〇九大队摄影师杰罗姆·奥西普上尉冲上前来，将一架相机塞到他的手里。奥西普显然清楚炸弹爆炸时，尾炮手卡伦的视野最佳，就请他拍几张照片回来。“拉快门上的扳手，就像这样，”奥西普飞快地向卡伦演示了相机的使用方法，“别调光圈，拍下你所看到的一切，越多越好。”卡伦抓起相机登上了飞机。谁也不会想到，奥西普此举最终收到奇效。机组成员带上了属于自己的吉祥物，舒玛德带的是一只小布偶，卡伦是棒球帽、妻子和女儿的照片，蒂贝茨则是与他形影不离的大烟斗。帕森斯上校是唯一忘记带手枪的人。“你的枪呢？”法雷尔准将在他准备登机时问他。帕森斯愣了一下，从旁边一个人那里借了把枪，别在腰上，然后转身登上了飞机。

蒂贝茨打开舷窗，向跑道旁的人群挥手，这一幕被摄影师永远定格。“伊诺拉·盖伊”号最大起飞重量是61吨，今天达到了68吨。这不仅仅是因为携带了原子弹，飞机后方还装载了更多燃油，目的是平衡前方弹舱中“小男孩”的重量。蒂贝茨素以冷静稳健著称，但今天当他握住操纵杆时，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感，手掌心也汗津津的。在和刘易斯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前的检查之后，蒂贝茨示意启动引擎。杜岑伯里拉起启动器手柄，引擎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并喷发出火焰。蒂贝茨逐渐加大油门，听着引擎发出低沉的隆隆声，看着机油压力表读数缓慢上升后保持稳定。确认已拉上手刹，他双手竖起拇指，示意地勤人员移走机轮下的垫木，然后开始呼叫塔台：“‘酒窝82’号呼叫北塔台，已在A跑道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塔台迅速做出回复：“准许起飞！”

凌晨2时45分，蒂贝茨转向刘易斯说：“咱们走吧。”然后他将操纵杆向前推，“伊诺拉·盖伊”号开始在跑道上轰鸣着前进。快到跑道尽头了，飞机引擎转速仍然达不到每分钟2550转。如果到了跑道尽头速度仍不够快，飞机就无法离开地面，而北机场跑道末端之外就是海洋。离跑道尽头仅剩30米时，蒂贝茨收起起落架，“伊诺拉·盖伊”号摇摇晃晃升上了天空。范·柯克长出了一口气，在领航员日志上潦草地写道：“往外能看到海水，所以我们肯定已离开陆地了。”

法雷尔准将、劳伦斯记者和唐尼牧师等人一起在塔台上观看起飞。看到飞机艰难升空，法雷尔如释重负：“我从没见过一架飞机起飞需要这么长的跑道，我还以为蒂贝茨永远也无法把它拉上空中，我们几乎在用祈祷和期望把飞机托举起来。”2时47分和49分，“大艺术家”号和“必要的邪恶”号分别从B跑道和C跑道升空。看到3架飞机渐渐消失在夜空，法雷尔给华盛顿的格罗夫斯发去电报：“帕森斯和蒂贝茨指挥的机组于051645（华盛顿时间）离开提尼安岛，一切正常。2架观察机随行，阿尔瓦雷斯、阿格纽和约翰斯顿在第一架上，沃尔德曼乘第二架。负责观察目标城市天气的3架飞机已于1小时前离开。”

2时55分，“伊诺拉·盖伊”号飞过塞班岛北端，朝西北沿“裕仁公路”向那个还未确定的目标飞去。另2架飞机跟在它身后，沿同一航线单独飞行，到硫黄岛才会重新集合。范·柯克在导航日志上做了第二次记录：“位置：塞班岛北端；相对速度：每小时213公里；航向：336度；温度：22度；与硫黄岛距离：1065公里；高度：1310米。”

卡伦想试试唯一那挺机关枪是否正常，就通过内线电话呼叫机长。得到蒂贝茨的批准之后，卡伦操纵机枪打出了50发子弹，并清晰地看到子弹闪着亮光落入身后的大海之中。一阵清脆的枪声响过后，尾炮塔里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机上共带有1000发子弹，现在只剩950发了，卡伦认为这足够了。

3时整，“伊诺拉·盖伊”号爬升到1200米高度。帕森斯磕了磕早已熄灭的烟斗，拍拍蒂贝茨的肩膀说：“伙计，我们要开始了。”蒂贝茨点头，按下操纵杆上的通话按钮：“‘法官’要工作了。”提尼安岛上法雷尔也收到了这条消息。

杰普森少尉打开舱门，小心翼翼地钻进弹舱。他手中拿着手电筒和一张纸，上边写着帕森斯书写的11个安装步骤。帕森斯紧跟着也钻进去了。弹舱里漆黑一团，巨大的噪声震耳欲聋，一个人即使大声叫喊，另一个人也无法听到。两人侧身挤过狭窄的步道来到“小男孩”跟前。这颗外表丑陋的原子弹呈球形，装有四个控制降落方向的方形尾翼。杰普森想，“它真丑，可能这种设计只考虑到性能，并不在乎它外表有多么难看”。“小男孩”被一套装置固定在那里，两边的支架使它不能左右晃动。帕森斯站在装置后面的狭小通道上，他需要照明才能看清手头的工作，这项任务当然由杰普森来承担。

弹舱没有护栏，两人也没穿救生衣。帕森斯跪下来打开工具箱，在身边铺开了一张橡胶垫。杰普森将一根通话线插入插孔，以便将安装情况及时传回机舱。尽管演练过好几个小时，帕森斯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不只是原子弹爆炸的危险，如果有一个人不慎滑倒，他与天空和大洋之间只隔着一道完全承载不了一名成年男子重量的薄铝门。他的安装必须完美无缺，任何一点细小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行动功亏一篑。帕森斯低头仔细操作每一个步骤，杰普森则用手电筒将灯光从他肩头送过去。帕森斯每执行一个步骤，杰普森都要在正确的时间递上正确的工具，那情景像极了一对合作多年的医生、护士在做一台复杂的手术。“只要有他在身边，你就肯定会信心十足，”杰普森后来告诉记者，“他总是那么棒！”机舱内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着杰普森回话，同样焦急的还有提尼安岛上的法雷尔。“这是最让我们担心的时刻，”范·柯克说，“在飞机上为特种炸弹装引爆装置，而我们就在这架飞机上。天哪！”

帕森斯加入海军的最大梦想是到海上去指挥一艘战舰，但命运的捉弄让他成为海军首屈一指的爆破专家。凭借炉火纯青的技艺，帕森斯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引爆装置的安装。3时15分，装弹完毕，两人收拾工具离开，杰普森将消息及时传回了机舱。刘易斯上尉在劳伦斯给他的日志上做了如下记录：“帕森斯上校顺利完成了全部11个安装步骤。”实际上两人的工作尚未完成，在“伊诺拉·盖伊”号爬升到最终投弹高度之前，还需要用三个连通信号的红色插头替换那三个阻断引爆信号的绿色插头，到那时“小男孩”才算做好了所有准备。

4时20分，刘易斯在日志上写道：“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天，连人称‘老公牛’的蒂贝茨上校也显露出了疲态。他忙碌了一整天，也该休息一会儿了。因此我会抓紧吃上一顿，照料自动驾驶仪‘乔治’。”飞机上大部分人睡着了。无法入眠的电报员尼尔森在看《提防威利·卡特》，这是一部关于一名年轻拳击手的小说。

蒂贝茨并没有立即入睡。4时25分，他让刘易斯驾驶飞机，自己解开安全带离开座位，准备到机舱后部看看弟兄们。穿过连接飞机前部和后部增压机舱的密闭通道后，他找到了斯蒂博瑞克和舒玛德。卡伦也离开了冰冷无聊的机尾枪位，过来跟他们三人碰头。

“你知道我们带的是什么炸弹吗？”蒂贝茨问卡伦。

“鬼才知道，上校。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免得惹上麻烦。”卡伦回答。

“现在不会有麻烦了，”蒂贝茨笑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你可以随便猜。”

“不会是去扔化学炸弹吧？”卡伦说。

“不完全是，但答案很接近了。”蒂贝茨还在卖关子。

几个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当蒂贝茨准备返回驾驶舱时，卡伦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腿：“上校，我们今天是要去分裂原子吗？”

“这次差不多了。”蒂贝茨笑着说。

回到驾驶舱后，蒂贝茨让刘易斯盯一会儿自动驾驶仪，他想睡一会儿。帕森斯和杰普森跪在降落伞上，正对着监控板上的一排排指示灯指指点点，它们此刻都是绿色的。范·柯克越过两人肩膀看着监视板，问杰普森：“少尉，如果绿灯灭了，而红灯亮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杰普森回答说。蒂贝茨躺回座椅合眼入睡。刘易斯在日志中写道：“‘老公牛’蒂贝茨在打盹儿，刘易斯在看着绰号‘乔治’的自动驾驶仪。”

星光渐淡，预示着黎明即将来临。太阳从海平面上悄悄探出头来，将“伊诺拉·盖伊”号正在穿越的散落云朵染成满眼金黄。刘易斯在日志中继续写道：“凌晨5时，黎明迹象初现。之前的30分钟，飞机一直在避开巨大的积雨云。现在这一景象令人高兴，似乎我们将会在晴朗的天空中飞行很长一段时间。”

清晨5时52分，远方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无疑是硫黄岛，攻击组三架飞机的会合点。刘易斯将飞机慢慢提升到2800米。范·柯克的导航堪称完美，在浩瀚的太平洋上飞行3小时07分钟后，飞机抵达集结地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伊诺拉·盖伊”号稍向左转，绕着岛南端的那座火山兜了个圈子，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叫折钵山。为了攻占这座不起眼的小山，海军陆战队在那4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并因此诞生了太平洋战争中一张著名的照片。帕森斯特意起身，透过舷窗朝那里望去。5个月前，他的弟弟鲍勃就是在攻打这座山时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半张脸，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恰在此时，“大艺术家”号和“必要的邪恶”号的身影在南方不远处出现，并向“伊诺拉·盖伊”号缓缓靠拢。这是一次完全称得上

教科书式的会合，3名领航员的表现均完美无缺，这是持续数月艰苦训练换来的结果。3架飞机在空中编成“V”字形，彼此相距2800米，绕着岛屿飞行了约12分钟。蒂贝茨致电尤安纳少校，后者正在岛上一处为本次任务特意修建的通信中心：“伙计，一切按原计划进行。”尤安纳的回复异常简洁：“祝你顺利！”站在少校身边的“绝密”号机长麦克夸特上尉知道，他的机组登场亮相的机会已不复存在。范·柯克给出了下一步的新航向：向左转13度到327度，前方1050公里就是日本四国岛。此时是8月6日清晨6时07分30秒。

6时30分刚过，杰普森少尉再次进入冰冷的弹舱，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少尉从“小男孩”身上拧下来3颗绿色螺丝——每颗长7.6厘米，直径1.3厘米——换上了3颗尺寸相同的红色螺丝，原子弹的最后引爆电路便接通了。杰普森仔细确认所有插头都已插好，最后又拧了一遍第三颗螺丝。“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后来他回忆说，“‘小男孩’现在有生命了。”走出弹舱之前，杰普森又回头望了一眼，他和帕森斯上校都不会再过来了。那3颗换下来的绿色螺丝被少尉精心地保存起来，战后送给了科学家爱德华·多尔。多尔后人将它们拿到了拍卖行。美国《每日邮报》2020年1月5日报道说，这些螺丝被以7.6万英镑的高价售出。

听完杰普森的汇报，帕森斯通知蒂贝茨一切准备就绪。蒂贝茨认为终于到了揭开谜底的时候，通过话筒向大家宣布：“我们即将投向目标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三位一体”核爆的那颗才是真正的第一颗——但“原子”一词首次被正式说出来，机上除帕森斯之外的其他人还是不免有些惊讶。刘易斯在日志上写道：“已经上了膛，那个叫‘原子弹’的玩意儿终于可以使用了。当想到它就在身后时，你不免还是有点惴惴。愿上帝保佑！”

进入1945年以来，尽管许多日本城市都在美军燃烧弹的攻击下化为片片废墟，但广岛的战事似乎来得很晚。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习惯了忍受凄厉的警报声和空袭带来的伤亡，这座日本第八大城市好像还过着宁静的生活。广岛居民一直纳闷周边所有地区包括吴港、岩国和德山都遭到美军频繁攻击，唯独广岛完好无损。越来越多的美军战机从城市上空一掠而过，但仅仅是飞过而已，并没向城市大规模投弹。上半年出现的意外只有两次。一次是在3月19日上午7时30分至8时，2架美机向广岛投下了小炸弹，其中1颗造成2人死亡。那2架飞机显然来自美军航母舰队，因为块头很小。另一次是在4月30日清晨6时55分，1架B-29投下的几颗227公斤炸弹落入大手町地区，导致11名平民丧生。军方随后发表声明说，这次轰炸并非针对广岛，要不怎么会只来一架飞机呢？那很可能是一架迷航的B-29，因为找不到目标，胡乱将炸弹投向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广岛再没遭到轰炸。美军陆军总司令部严令李梅不得攻击广岛，哈尔西也从尼米兹那里接到了同样的命令，这些通知当然不会抄送一份给日本人。李梅知道其中的原委，哈尔西只是简单地接受命令，并不知道原因何在。

广岛是一座军事重镇，驻本土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第一总军司令部设在东京，由此可见这座城市的重要地位。向上追溯到甲午战争，一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日军出征海外的大部分军队都是从城南的宇品港登船出发，美国人又怎能轻易放过这座城市？大家纷纷为幸运寻找理由，城内一时间谣言四起。最早的传闻是，这座城市和美国有着藕断丝连的密切关系。自1899年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居民移民美国，城内数以千计的家庭在美国都有亲戚，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旧金山和洛杉矶。有人说，这些亲戚联名给罗斯福写了封请愿书，请求他能够宽恕广岛，罗斯福为了“表示友好”，就接受了。后来听说罗斯福去世了，传言又转向了杜鲁门。说新总统的一个姑妈就居住在广岛某处，他怎么可能下令向自己的亲姑妈投弹呢？杜鲁门真想那么做，他爹还不愿意呢——殊不知杜鲁门的父亲安德森·杜鲁门

早在1914年11月2日就去世了。还有一种传闻是，因为广岛美丽且适宜居住，美国人想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作为战后自己的居住地。两天以前，美军B-29从空中投下了72万份传单，警告他们除非日本立即投降，否则这座城市与其他城市一样将会被全部毁灭，市民并不怎么在意。

已有多达12万名平民——大部分属于老幼妇孺——疏散到乡下，但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前，广岛市内仍然居住着大约24.5万人。毕竟现在是战争时期，美军的空袭随时可能来临。广岛90%以上的建筑属于木质结构，是美军B-29投燃烧弹的完美燃料。城市的消防设备严重缺乏且破旧不堪，整个城区只有16辆消防车。市长栗屋仙吉为此做了最坏打算，不情愿地下令拆除了5000栋建筑，隔出三条从东到西贯穿市中心的防火带，另外能依靠的就只有流过市区的那7条河流了。栗屋和居民一样心存侥幸，7月最后一周，他甚至把小外孙女接到了广岛，因为他相信这座城市比东京更加安全。8月3日，城里发生了一起诡异事件：广岛大学钟楼上那座可以俯视整个市区的大钟忽然罢工了，指针恰好停在上午8时15分。因为市内没有修理它所需的备件和材料，那座大钟的指针上只好暂时静止在那里，谁也不知道那个时间点究竟预示着什么。

8月5日至6日夜间，广岛城里两次响起了防空警报，都是关于过路往返其他目标的B-29编队的。一些老实人乖乖地爬起来钻进防空洞，更多的人则选择在刺耳的警报声中继续“呼呼”。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警报天天都有。军方和政府整天都在吆喝狼来了，但狼始终都没有来。从7月下旬开始，美军经常派出B-29三三两两地飞越日本上空，短距离飞行后又很快返回，因此日军对3架一组的B-29编队早已司空见惯。清晨7时刚过，在广岛南郊的一个地下通信掩体里，值班军官再次发现了异常情况，一架美机孤零零地朝城市飞来，距离已不到16公里。这架飞机飞得很高，至少超过了9000米。它应该是一架执行

侦察任务的飞机，因为只有拍照机才会飞得那么高。这种飞机一般不会给城市带来多大危害，不过这名显然很负责任的值班军官还是在第一时间打通了广岛广播电台的电话。28岁的播音员古田正信——他的声音在这座城市非常有名，据说还带有稳定人心的特殊功能——中断了早间的音乐节目，用他沉稳、浑厚的声音向市民发出了空袭警告，“1架敌机正从南方接近城市”。就在古田播音的同时，外边凄厉的警报声已经响起。此时是6日上午7时09分。

警报声打乱了这个工作日的开始——此时人们或在用餐，或在前往上班的路上。像以往一样，少数居民老老实实躲进防空洞，更多的人在忙着手头的事儿。在一些地区，电车确实停了下来，但只是一小会儿而已。短促的警报说明预警程度很低，而不是全面警报。从南面飞来的不是密集机群，而是一架B-29。区区一架飞机能给这么大一座城市带来多大伤害呢？况且那架美机看上去非常悠闲，在空中晃悠几圈后径自飞走了。警报持续了约22分钟，7时31分宣告解除。

日军值班军官发现的正是执行广岛天气侦察任务的美机“同花顺”号。当飞机距广岛还剩下30分钟航程时，前方出现了一片几乎没有空隙的厚密云层，机长伊萨里上尉命令继续前进，一切预示着“伊诺拉·盖伊”号采用目视投弹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贾比特三世”号在小仓上空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只有“满堂红”号发现长崎上空天气晴朗，似乎广岛即将躲过一场劫难了。

当伊萨里驾机抵达瞄准点以东26公里处时，云层中忽然裂开了一道足有16公里宽的缝隙。在9000米高空从缝隙中望去，广岛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众人面前。领航员艾拉·威瑟利少尉适时报出了高空风速：东南风15节，完全在投弹允许的范围之内。投弹手弗兰克·韦伊上尉透过舷窗向下望去，费尔比选定的目标相生桥清晰地出现在视野之中。为进一步确认目标，伊萨里再次驾机掉头穿过城市。没有高射炮火，也没有日机升空拦截。伊萨里命令报务员帕斯奎尔·巴尔达萨罗

上士向“伊诺拉·盖伊”号发出了密码电报。7时25分，当“同花顺”号准备返航时，地面日军的高射炮才姗姗来迟，象征性打出的几发炮弹都在飞机下方很远处爆炸，仿佛特意为远道而来的美机送行似的。

按计划完成任务的“同花顺”号应该立即返航，但此时机长伊萨里的心中忽然有了个新想法：“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等蒂贝茨超过我们，然后跟在他们后边，观察投弹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少数人愿意，“如果冲击波摧毁了蒂贝茨机组，我们还可以说出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包括机械师尤金·格伦南少尉在内的多数人则不愿意，因为这不但违反命令，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争论持续了几分钟，伊萨里忽然改变了主意：“小伙子们，给我听着。如果不能在14时之前返回提尼安岛，那我们下午就打不成扑克了。”反对的人纷纷附和说，投弹没什么可看的。“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伊萨里边说边操纵飞机掉头返航。

收到“同花顺”号的电报时，“伊诺拉·盖伊”号刚刚爬升到8800米高空。报务员尼尔森迅速译出电报内容：“中低层云量：二成；4500米高度云量：二成；建议：轰炸首选目标。”蒂贝茨通过内部通话器发出指令：“目标广岛！”同时命令尼尔森致电硫黄岛上的尤安纳少校：“一号目标。”现在其余2架侦察机发回的气象报告已不重要，“伊诺拉·盖伊”号右转15度，“大艺术家”号和“必要的邪恶”号紧随其后，朝前方的四国海岸线飞去。刘易斯在日志上写道：“现在我们距离日本还有40公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希望。”此时是6日上午7时30分。

3架飞机以每小时527公里的速度前进。领航员范·柯克给出了新的预计结果，飞机将于8时12分到达广岛。“必要的邪恶”号将在广岛以南指定位置停下，“伊诺拉·盖伊”号、“大艺术家”号继续飞往广岛以东26公里的起始点。飞机将从那里进入攻击线路，搜索目标并投下原子弹，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分钟。在“伊诺拉·盖伊”号后方约

900米的“大艺术家”号上，3名科学家对测量仪器进行了最后检查。原子弹投下之后，测量爆炸数据的机会有的且仅有一次。在更远处，“必要的邪恶”号开始调整方向，选择合适的拍摄角度。

透过“伊诺拉·盖伊”号的花房式机头，蒂贝茨清楚地看到了下方的海岸线和濑户内海中的一座座小岛。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空中有零星碎云。飞机从龙虾状的江田岛上空飞过。岛上那座学校非常有名——江田岛海军兵学校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并称世界三大海军高等学府。吴军港从飞机右下方滑过，广岛人口稠密的扇形三角洲出现在视野之中。这是一座宽阔且平坦的城市，位于太田川分叉的潮汐河口上。城市一侧临濑户内海，其余三面都被青翠的山岭包围。8时05分，范·柯克高喊道：“10分钟后投弹！”刘易斯又在日志上写下了一条：“轰炸目标前的短暂间歇。”

天空云层稀薄，视野中的广岛变得越发清晰。距起始点还有2分钟，助理机械师舒玛德透过舷窗观察，依然没有日军战斗机的身影。在他身边，贝塞尔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敌方的雷达频率上，寻找任何可能与原子弹雷达引信冲突的信号。他截获了一些自己人的无线电信号。当天，哈尔西率第三舰队正在东京以东500公里海域加油。贝塞尔发现，美国海军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交流非常奇怪。这显然不是他现在应该研究的事情，贝塞尔伸手将录音机打开，蒂贝茨告诉全体人员：“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每句话都将作为历史被记录下来，注意文明用语。”

距起始点还有1分钟，范·柯克最后一次测算了风速：南风8节。窗外云量正像“同花顺”号报告的那样低，这是一个完美的投弹条件。蒂贝茨将飞机转到265度航向，目标就在前方26公里处。投弹手费尔比正式就位，终于到他登场亮相的时候了。费尔比将左眼压在诺顿瞄准器上，两撇八字胡左右翘起。现在是上午8时12分，留给费尔比纠

正偏差的时间还有3分钟，这是他第六十四次执行作战任务。距目标还剩16公里时，费尔比高声叫喊道：“我看到那座桥了。”从飞机上向下看去，蒂贝茨看到了市中心一幢幢的白色建筑，甚至看到了许多缓慢移动的小点，那无疑正是步行去上班的人们，“我的双眼紧盯着市中心，那里因清晨阳光的照射而闪闪发光”。

美机的行踪早已被日军发现。上午8时06分，广岛城东山顶上的松永观察所报告说，发现2架高空向北飞行的大型美机。3分钟后，观察员补充报告说，数公里后还有第三架敌机——那无疑正是“必要的邪恶”号。8时13分，广岛以东30公里的西条预警站也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通信中心一名女学生立即打通广岛广播电台的电话：“8时13分，发现3架大型敌机从西条向西，最高戒备。”

就在女学生打通电话的同时，8时13分30秒，蒂贝茨将飞机交给费尔比：“现在它归你了。”费尔比左眼紧贴着瞄准器：“瞄准目标了！”投弹前1分钟，蒂贝茨发出了最后命令：“戴上护目镜。”机组中有9人立即执行命令，只有蒂贝茨、费尔比和贝塞尔的眼镜还架在额头上。费尔比必须这么做，否则无法进行操作。刘易斯戴上眼镜前没忘在日志上记上：“投弹时候到了，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投弹前30秒，“伊诺拉·盖伊”号弹舱门打开，“小男孩”沐浴在明亮的晨光之中。8时15分02秒，费尔比拨动开关，电波传递出一阵低沉的警告声，表明投弹手已经启动了投弹前最后15秒的自动同步装置。3架攻击机上所有人都听到了它，甚至南面320公里处正在返航的“同花顺”号上的人也听到了。硫黄岛上同样收到这一信号的“绝密”号机长麦克夸特上尉告诉尤安纳少校：“爆炸只不过是几十秒钟后的事情了。”

8时15分17秒，钳在原子弹上的夹子突然松开，“小男孩”滚出弹舱，落入空中。费尔比看到它先是轻微摇晃了一下，然后头朝下快速

掉落。它的弹道相对陡峭，很快从视野中消失了。“成功脱离，目视清晰！”他高声叫喊道。不远处的“大艺术家”号上，机长斯威尼少校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从投弹机上落了下去。“木已成舟，”斯威尼说，“那上面没有绳子或钢缆，无论它起不起效，我们都拉不回来了。”

费尔比根本无须发出炸弹投出的信号，机上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由于突然减少了4吨多重量，“伊诺拉·盖伊”号机首突然向上抬起了3米多。蒂贝茨紧握操纵杆，做出那个练习了9个月的高难度动作：操纵飞机快速右转，巨大的离心力将所有人都紧紧压在座位上动弹不得。“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帕森斯想。杰普森在心中开始默默计数。根据计算，“小男孩”将下落43秒，在相生桥上空563米处爆炸。早在7月23日，奥本海默向提尼安岛发来了计算结果，“起爆高度暂定为1850英尺，这个数据非常适合最大化地摧毁轻型建筑”。蒂贝茨再次命令大家“把护目镜戴好”，炸弹投出35秒后，他自己也戴上了护目镜。

在他们后方，“大艺术家”号几乎同时投下了三只铝罐，它们一脱离弹舱就打开了直径5米的降落伞。斯威尼立即操纵飞机像“伊诺拉·盖伊”号一样急转，但它的方向是向左。两架飞机加足油门快速脱离，与广岛的距离以每分钟11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大。蒂贝茨和斯威尼都小心翼翼地盯着仪表，戴着护目镜看仪表盘实在不易，二人都快要把额头贴上去了。在南方30公里处，马夸特操纵“必要的邪恶”号兜了一个大圈，沃尔德曼博士将高速摄影机对准了广岛。

卡伦所在的机尾部位视野最佳，可以在飞机脱离时看到整座城市。因为戴着护目镜，有段时间里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你能看见什么？”蒂贝茨高声呼叫卡伦。尾炮手在炮塔里四仰八叉，好几倍重力让他头部失血，“什么都没有！”卡伦喘着粗气回答道。贝塞尔也因为急转被甩到了隔板上。“小男孩”继续朝相生桥坠去，越来越

快。杰普森已经数到了43，“是颗哑弹吗？”他心里想。由于过度紧张，他数得显然太快了。蒂贝茨又在呼叫卡伦：“你看见什么了吗？”回答依然是没有。就在此时，一道闪光——比正午的太阳还要明亮许多——让飞机沐浴在白光之中。那一刻，一切都改变了！

卡伦被突然出现的可怕闪光照花了眼，此刻“伊诺拉·盖伊”号距爆心的斜线距离是18.5公里。闪光充斥了所有空间，尽管背对爆炸方向，费尔比同样感受到闪光的强烈。蒂贝茨也注意到了闪光和口中的金属味：“我看到了剧烈的光亮，还尝到了它。是的，我能尝到，那味道就像铅，这种感觉就落在我的牙齿上。它可能来自辐射，因此我尝到铅味时，大大松了口气——我知道它爆炸了。”“大艺术家”号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下士觉得，“看起来就像是太阳从空中掉了下来，落在地上”。距爆心30公里的“必要的邪恶”号上，一名机组人员发现机舱里明亮至极，戴着护目镜也能清晰地看到袖珍《圣经》上的小字。

话筒里传来了卡伦的叫声，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透过护目镜，他惊讶地看到“仿佛一个远处星球的光环脱落了，正朝我们飞奔而来”。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就在14.5公里处追上了飞机。“伊诺拉·盖伊”号的庞大机体像碎纸片一样被抛向空中，表面出现了明显而猛烈的扭曲，就像外面有人挥舞着巨大的铁锤敲打机身，蒂贝茨估计这一击的力量至少有2.5吨。机组成员高声喊叫起来，他们不知道“伊诺拉·盖伊”号会不会被凌空撕成碎片。

“高射炮！”范·柯克高喊道，“上帝呀，这帮狗杂种在向我们开炮！”刘易斯感觉有一个巨人在用电话线杆猛砸飞机。贝塞尔被剧震抛下了座位。飞机在冲击下剧烈颠簸，蒂贝茨紧握操纵杆，拼命保持对飞机的控制，所幸飞机最后没有解体。“大艺术家”号上，3名科学家看到仪表上的指针一下子向右摆到了底。示波器屏幕上的一个脉冲在冲击波通过时记录了它，后来测得爆炸当量为1.5万吨。

众人惊魂未定，机尾处的卡伦再次叫喊起来：“天啊，它又来了！”又一个冲击波朝飞机袭来，这是第一次冲击波碰到地面后向上反弹而形成的回波，力道比第一次小了许多。刘易斯后来回忆说：

“那股力量冲击着飞机，就像一支棒球棍在击打一只垃圾桶。”观摩过“三位一体”核爆试验的帕森斯上校显然比大家冷静得多，他笑着向众人解释：“这是冲击波和反射波，现在好了，不会再有了！”奥本海默和帕森斯的计算完全正确，“伊诺拉·盖伊”号和“大艺术家”号按照155度高速转向，成功脱离危险，进入相对安全的空域。

蒂贝茨小心翼翼地操纵飞机在8800米高度平飞。卡伦脱掉护目镜，透过风挡玻璃惊讶地看着外边的一切。从地面腾空而起的是一朵壮观而可怕的蘑菇云，它至少有1600米宽，核心鲜红似火。它以每分钟16公里的惊人速度翻滚着上升，直冲云霄。下方的广岛完全消失了，那里的一切似乎都在燃烧。浓密的黑烟覆盖了整座城市，如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席卷了周围的山岭和谷地。卡伦忽然意识到眼前这一幕非常难得，他抓起奥西普上尉给他的相机，一口气拍下了7张照片。

蒂贝茨将飞机转了个圈，以让飞机上的每个人都能看见。大家纷纷拥到窗前，看到那朵巨大的蘑菇云上升到7600米，仍在不断上升。“那块云里除了死亡，什么都没有，”舒玛德说，“只有那些升上天堂的日本灵魂。”范·柯克形容笼罩在一片黑烟中的城市就像一口“黑油滚沸的大锅”。“一朵蘑菇状烟云逐渐形成，我们看着它开放，”蒂贝茨后来回忆说，“在蘑菇状烟云下面的情景，使我想起一壶正在沸滚的沥青，我再也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来形容它。”卡伦目不转睛地盯着蘑菇云，“它的内核是红色的，看起来像熔岩覆盖了整座城市”。费尔比看到“云中真的有残缺的东西正在上升——部分建筑物、垃圾以及沸腾的尘土”。尼尔森眼中的蘑菇云“那么大，那么高”，简直就要将飞机吞没。贝塞尔拿出录音机，让每人录了一句话，但没人说出什么深刻的内容，大家显然都被眼前的恐怖场景吓傻

了。眼看着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在瞬间消失，刘易斯在日志里写道：“上帝啊，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就算能活到一百岁，我也永远忘不了这几分钟。”

烟柱已上升到比飞机更高处，机组成员需要抬起头才能看到它。除了水面上几条长码头的外端，从空中已看不到广岛的任何部分。城市北面和西面的绿色山岭在灾难面前岿然不动，但浓密的烟尘沿着蜿蜒的河谷向内陆铺开。“我没去想地面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不能想这个，”蒂贝茨想，“不是我下令要扔这颗炸弹的，我只是在执行任务。”“我们最好转弯离开，上校，”卡伦在通话器里发出警告，“蘑菇云似乎正在顺风朝我们飘来。”“伊诺拉·盖伊”号和“大艺术家”号绕广岛三圈，以螺旋形航线逐步降低高度，机组人员则一直盯着下方难以言表的灾难，个个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说一句话。

飞机开始向东南返航，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最危险的时刻已过去，炸弹成功投出去了，而大家都活着，最令人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此。但众人没有欢呼庆祝，“我们都经过专业训练，自然不会在执行任务时做出那样的举动，”范·柯克说，“想想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贝比·鲁斯打出全垒打之后也只是绕垒跑一圈，并没有其他庆祝动作。我们不是不喜欢张扬，而是因为自律感到自豪。”

“我觉得战争这就该结束了。”蒂贝茨一边对刘易斯说话，一边将烟草塞进烟锅，拿火点上。他给尼尔森写了几句需要发回基地的信息：“首选目标，目视轰炸，效果良好。没有敌战斗机，没有防高炮火。”几分钟后，帕森斯也给提尼安岛发回了电报：“结果干净利落。各方面看上去都很成功，目测效果大于‘三位一体’。投弹后飞机状况良好，正在向基地返航中。”

几公里外，“大艺术家”号上的三位科学家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记录仪。“必要的邪恶”号上，沃尔德曼博士坐在投弹手位置上，操纵着他的高速摄影机。飞机掉头返航时，领航员拉塞尔·加肯巴赫上尉也用自带的袖珍相机拍下了几张照片。卡伦在机尾盯着蘑菇云，看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偶尔会评论一下蘑菇云底部闪耀的火光。终于，他看到火光消失在北方海平面之外的烟雾之中。

距相生桥约1000米的广岛广播电台内，古田正信正准备吃早饭，离他不远处的那碗米饭正在炭火炉上煨着。昨天以来，这名播报员就粒米未进，现在确实有点饿了。他向窗外正在修自行车的一名同事喊道：“早饭好了。”“谢谢，”那名也没吃饭的同事回应道，“我这就来。”恰在此时，警报室里那只旧钟响了。古田离开窗前，匆匆跑过走廊，一名工程师将那个女孩子的口授信息写在纸上交给了他。古田向上面瞟了一眼，然后推开播音室的门，拨断了干扰正常播音的黑色蜂音器，用他那“能够打消所有人焦虑的声音”对着麦克风开始播报：“军方通告，有3架大型敌机正在……”他的话至此戛然而止，电台大楼突然倒塌，古田也被抛向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费尔比并未发挥出最佳水准，“小男孩”在43秒内下落了约8000米，8时16分在相生桥东南168米、570米（1969年综合测算为 580 ± 15 米）的空中轰然炸响。对这种杀伤范围极广的大杀器来说，上述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链式反应使核爆中心的温度高达 1000000°C ，引燃了周围1000米范围内的空气。一个巨大的火球迅速吞没了市中心，火球下面的人什么也没听见。后来他们也无法说清闪光究竟是什么颜色——蓝色、淡红色、红色、暗棕色、黄色、紫色，各人说法都不相同。高温和辐射令距离火球1000米内的约2万人瞬间死于非命——他们要么死于灼烧，要么五脏六腑被震得粉碎，甚至将附近的花岗石都熔化了。调查人员后来在爆心附近发现了很多人影，他们在刹那间被气化，身体在地面或残留的墙壁上留下了模糊的轮廓。

在万代桥的栏杆和柏油路面上，有10个人在那里永远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随之而来的冲击波以每平方米近7吨的压力横扫整座城市。参天大树被连根拔起，数万幢建筑被瞬间推倒，人和各种重物被卷起落下，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巨手将人和东西四处投掷。有轨电车被从轨道上吹了下来，像小孩子玩具一样翻倒在路旁，连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扯掉了。飞散的砖头、瓦砾、玻璃碎片造成了二次杀伤，倒塌的建筑物又活埋了许多当时还没死去的人。冲击波和光辐射的综合作用在方圆13平方千米范围内引发了大火。爆心附近的热空气急剧上升，周围的冷空气从四面八方流入，形成的飓风速度高达每秒18米。2300米之内，几乎所有木质建筑都被夷平，距离3200米的此类建筑至少被摧毁了一半。

在万代桥西南侧加古町区的市长官邸，粟屋仙吉正在和家人吃早饭，那里距爆心只有1000米。突如其来的劫难导致粟屋和14岁的三儿子、3岁的外孙女当场身亡。他的夫人和女儿随后被送往广岛红十字医院，前者于9月7日身亡，后者的死亡日期稍晚一些，具体不详。值得一提的是，他3岁的外孙女是三天前从东京接到广岛的。在确认市长身亡之后，副市长重忠森临时担起了市长职责。1945年10月22日，木原七郎被任命为广岛新市长。

当天清晨，朝鲜李朝末代国王纯宗的侄子李镆骑马前往司令部，当时他的职务是畑俊六第二总军的中佐参谋。当他途经距爆心710米的福屋百货商店时，“小男孩”突然从天而降。当天傍晚，血肉模糊的李镆被人发现，并立即送往似岛的陆军疗养所。7日凌晨5时05分，33岁的李镆死亡。他因此成为第一个战死在“国内”的“日本皇室成员”，并被追晋大佐军衔。副官吉成弘中佐本应与李镆一起同行，却乘汽车比他先一步到了位于地下掩体中的司令部，幸免于难。濒死的李镆曾经担心地问副官：“你呢？身体没有问题吧？”就在日本投降

当天，8月15日，李鍋的遗体被空运回朝鲜隆重安葬。自责的吉成弘来到疗养所前的草地上，用李鍋的手枪自杀身亡。

21岁的田冈英子抱着她的男婴坐在一辆开往市中心的有轨电车上，车里突然充满了“奇怪的气味和声音”。她低头看见一块碎玻璃划破了孩子的头，他似乎并不知道疼，还带着一脸血向妈妈微笑。33岁的北山双叶被抽调到防火障拆除队，正在工作的她被埋在一座房屋的废墟之下。从碎砖破瓦中爬出来后，她发现自己正在流血，头发上落满了还在燃烧的木块，肉里扎进了很多碎玻璃。她拿来一条毛巾擦去脸上的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我发现脸上的皮肤也被毛巾擦了下来，手和胳膊上的皮肤也脱落了。我右手从胳膊肘到指尖的整块皮肤都脱落了，奇怪地挂在那里。我左手的皮肤也落了下来，五根手指就像手套一样”。

中村初代也是个年轻母亲，她疯狂地想把孩子从家里的废墟中挖出来。她5岁的女儿痛得大叫。“没时间管疼不疼了，”她边说边奋力把女儿拉出来。她自己身上也有几处划伤，但伤势看上去不算重。浓烟和尘埃笼罩在城市上空，遮天蔽日。两人逃离时，女儿一直问妈妈：“天怎么黑了？我们的家怎么塌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看到无数人在大火中奔逃，一瘸一拐，张着胳膊，因为大部分皮肤剥落，张着胳膊才能避免和身体摩擦时的剧痛。大部分人赤身裸体，几乎所有人都光着脚，鞋子都被燃烧的沥青路面扯掉了。那些困在废墟下的人朝身边跑过的人高喊：“水！水！水！”

市政电信局的混凝土结构大楼坐落在爆心东南约1000米的地方，5名职员冒着大火冲到四楼一扇上锁的大门前，里面放着一幅天皇的巨幅肖像，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把它转移到安全地带。几个人都没有房间钥匙，情急之下，他们拿斧头劈开了门。其中一个人背起肖像下楼，其余人或为他开道，或在旁边扶持一起来到了大街上。几个人抬起肖像边走边喊：“天皇肖像！天皇肖像！”听到喊声的人都主动为他们

让路，那些浑身是血的人立刻向画像致敬或鞠躬，伤重无法起身的人则双手合十默默祈祷。肖像被抬过浅野泉邸公园来到河边，那里停着一条小船。河两岸那些裸体或半裸的人们立即停止了喧哗，肃穆站立。一些受伤等待急救的陆军士兵挣扎着站起身，立正向画像敬礼。几个人将画像运上小船，在乱舞的火星中溯江而上，驶向安全地带。

上午11时07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从天而降。雨滴又大又重，颜色乌黑，质地黏稠，落在身上砸得人生疼，还在皮肤上留下了洗不掉的黑色斑点。这是由于水滴凝结时吸收了升腾的灰土和尘埃。这阵神秘而可怕“黑雨”——实际上它的颜色并不是真正的黑色，而是一种混浊肮脏的颜色——使还活着的人魂飞魄散。有些人为了缓解极度的口渴，竟然把它看成天降甘露，张嘴大口大口喝起来。他们将来会知道，这些不祥的雨滴都含有放射性。

31岁的松重美人是中国新闻社《广岛日报》摄影记者，也为陆军一个新闻单位服务，该单位设在广岛一个步兵师团司令部内。6日0时30分前后，城里响起第一次防空警报，松重骑着自行车来到师团司令部，那里和他工作的报社与爆心距离都是900米。当晚又有一次警报响起，搞得松重没怎么睡觉。太阳升起时，迷迷糊糊的松重觉得离上班时间还早，就选择回妻子开的理发店吃早饭。这个不经意间的决定救了他的命，那个理发店距爆心足有2700米远。当伊萨里驾驶“同花顺”号从城市上空飞过时，松重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和大部分人一样，松重也没怎么在意第三次响起的空袭警报。匆忙吃完早饭，松重背上照相机骑着自行车出了门。还没骑出多远，松重突然又想上厕所。看到离开理发店才几百米远，他选择掉头回去。

蹲在马桶上的松重突然看到了一道极其明亮的白光，“满眼雪白，就像我拍照时使用的镁光灯那样”。他感觉好像有无数的针扎在自己身上，随之而来的冲击波把他重重地抛到地上，他连裤子都来不及拉上。松重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他连滚带爬地走出家门，呈现

在眼前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昔日繁华的街道变成了一片瓦砾，理发店对面那栋四层消防队大楼完全倒塌。奇怪的是，他妻子纯江的理发店的窗户都被震碎，几堵墙壁也已倒塌，可是屋顶竟然还在，怀孕几个月的妻子也奇迹般毫发无损。

松重发现脸和胸口都被飞溅的玻璃片刺伤了，所幸流血很快止住。最要紧的事情是尽快返回司令部搞清楚发生了什么。松重将衬衫上的玻璃碴儿抖掉后穿上，又从瓦砾中扒出了照相机，它竟然没损坏。停在门口的自行车扭曲变形，松重选择步行。几分钟前他骑车经过的街道已面目全非，居民住房、办公楼、商店等建筑全部消失了，一些地方连路都认不出来了。越往前走，松重距离爆心越近，看到的尸体越多。一团团黑色的像人一样的物体散落在路旁，那些还活着的人如鬼魅一般从他身边走过，个个手臂抬得高高的，如同僵尸。

松重在市中心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拍摄眼中的悲惨景象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局禁止拍摄带尸体的照片，而他现在看到的几乎全是尸体。无处不在的火焰阻断了通往报社和司令部的道路，大火正一间一间吞噬着那些木质房屋。松重转身沿来路走去，最终来到距爆心2200米的御幸桥，那里已成了一个临时避难所。成百上千的人或躺或蹲在桥上，大部分是广岛第一初级中学和女子商业学校的学生。原子弹爆炸时，他们正忙着拆除建筑建立防火带，几乎所有人都伤势严重，一些人奄奄一息，一些人已死去。松重拿着相机从他们中间穿过，他看到那些女孩子的脸上、背上、胳膊上和腿上都是水疱，足有网球大小，其皮肤像破布一样挂着，一些人的鞋丢了，只能赤脚从熊熊燃烧的大火里跑出来。松重在桥上站了大约15分钟，“人们的尸体都肿胀起来，他们的皮肤被烧掉，一条条挂了下来。他们的脸都被熏得乌黑，我把手放在相机上，但那地狱般的鬼魅之景令我实在不忍心按下快门”。

迅速蔓延的大火越烧越旺，逐渐汇聚成火焰风暴，横扫城区，四处追逐并吞没奔逃的人群，顺便把屋顶、房门、榻榻米和各种碎块全部卷走。“人肉烧焦的恶臭弥漫全城，人体脂肪被灼烧时会起泡而且噼啪作响，”松重后来回忆说，“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烤人肉。”许多原本可能生还的人由于吸入过多尘土和浓烟而死，本能驱使人们向桥和河岸奔跑，他们要么想清洗伤口，要么想找水喝。河两岸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严重受伤的北山双叶径直来到附近的鹤见桥上，“数以百计的人在河里挣扎，分不清是男是女，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面孔浮肿而苍白，头发乱作一团，都举着手痛苦地呻吟着。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想跳下去，但我不会游泳，只好忍住了”。

在御幸桥东头，松重终于狠心拍下了第一张照片：一群人蹲或站在一个已经塌了顶的警察岗亭旁边，大部分人背对着镜头，他们用胳膊抱着膝盖，远处可以看到毁坏的建筑，一缕黑烟正在升上天空。一个不知是男是女的人正在弯腰捡东西，一个警察——从靴子可以看出他的身份——正用油为烧伤者提供急救。照片中的那些女人头发被烧得卷曲起来，还光着脚，因为鞋子已陷在熔化的沥青里。一个半裸的女人将孩子抱在臂弯中来回奔跑，不停叫喊：“快睁开你的眼睛吧！”她的孩子已经死了。“在这张照片中，你可以看到她的腿有些模糊，”松重说，“当时拍摄时快门有点慢，所以你能看出她在跑动。”

向前走了四五米，松重拍下了第二张照片：与警察在一起的那一群人的近景。警察背对镜头，看不出他在干什么，实际上是在分发食用油。一个男孩伸出了胳膊，一个女人似乎在他的胳膊上抹油，那些人也都背对着镜头。“时至今日，”几十年后松重说，“我还记得我的眼泪模糊了取景器的样子，当时是11时。”桥梁上游一侧，人们躺在坍塌的栏杆旁边，把栏杆当作枕头使用。桥梁下游一侧的人没有这种奢侈待遇，他们干脆直接躺在道路上。松重臂上的袖章写有“军事

记者”字样，一个人误以为他是军人，就用微弱的声音喊他：“士兵先生，请给我点儿水喝吧。”松重自己也口渴无比，却不知道去哪里找水。他只好回答道：“救援单位很快就到，请再坚持一下。”

在纸屋町，松重看见一辆烧焦的电车停在拐弯处，里面似乎还有人。他踏上电车踏板朝里边张望，车里的十五六个人都已死去。这里距原爆点只有250米，爆炸的冲击波导致这些人内脏破裂，很可能当时就送了命，然后和电车一起燃烧。所有人都赤身裸体，“我的脚踩在后车门处，没有继续看他们，只是惊恐地向后退缩。车门和窗户都已烧焦，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松重后来回忆，“不记得那辆电车是否被烧得滚烫，朝里面张望时，我好像没有抓住门框。我想拍张照片，手放在相机上了，但那场景实在太可怕，以至于我始终无法按下快门。”

午后，松重拍下了第三张照片。照片中那个坐着的警察头上裹着脏兮兮的绷带，正在给一群人填写食物配给证。凭这份证明，他们可以从救援队那里领取口粮或登上一列离开广岛的火车。看见有人在分发硬饼干，松重上去领了一袋，晚上和妻子一起吃掉了。回到家，松重又拍了第四、第五张照片：一张是理发店窗外的场景，街对面是消防队的废墟；还有一张理发店内景，在远端的角落里，他妻子纯江在一片瓦砾中打开了一只五斗橱。松重感到庆幸的是，早在一个月前，他就将父母和孩子送到了乡下的大舅哥家里，他们因此躲过了这场劫难。

8月9日，松重回到报社遗址，没有能够刊登这些照片的报纸了。11日，他将当天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五张照片对松重来说是一生难遇的独家新闻。一年后，1946年8月5日，这五张照片出现在新的《广岛日报》上。几天之后，他和为这些照片撰写文章的记者一起被叫到占领军司令部。出乎意料，接待的那名美军军官并未对他们发火，还说刊登它们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只是希望今后

发布类似照片前先交给他们审查。那个美军军官问松重这样的照片有多少张。松重说只拍了这么多。那人问能不能送给他一套，松重就回到家中又冲洗了一套。他把照片交给那名美军军官，他请松重在照片上签上名字。起初松重把名字签在照片背面，那人却说：“不，不，请签在正面，最好用日文。”松重就在照片正面再次签上自己的名字。松重和妻子纯江幸运地活到了战后，他继续为《广岛日报》工作了很多年，还到世界各地讲述核爆当天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到联合国总部去演讲。2005年1月17日，松重在广岛去世，享年92岁。

松重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上，一个男人靠在警察岗亭旁边的墙壁上。他的光头背对镜头，看着桥另一边的黑烟。从照片无法辨认身份，很多年后松重才知道，他是当时广岛工业学校的三年级学生，战后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理事长坪井直。“小男孩”在空中炸响时，20岁的坪井位于距爆心1200米的市政厅附近，幸运地避开了无人生还的“500米恐怖半径”。一道亮光闪过之后，坪井被气浪直接抛到10多米外的街道对面，当场晕厥。在他的记忆中，“原子弹砸下来的声音是一种奇怪的滑动声，伴随着银白色的、像照相机那样的闪光”。

不知道过了多久，坪井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衣服被烧掉或吹走了。他发现自己双手乌黑，暗红色的血正从指尖不断滴下。他的皮肤已脱落，脸前伸出了一个黑色管状的怪东西。他花了点时间才弄清楚，那原来是自己肿胀的嘴唇。他隐约看到腰部有蚯蚓似的东西在蠕动，仔细看才知道是裸露在外的血管。坪井艰难爬地起来准备离开，周围映入眼帘的是无比惨烈的场景：不远处一名女学生的眼球掉出了眼眶，挂在脸颊上；看起来像幽灵一样的人全身是血，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便倒毙路旁；到处是焦黑的尸体和皮肉烧糊的气味，河里漂着无数尸体。最让坪井恐惧的是一个紧紧捂住腹部的男人，他试图阻止肠子流出来。极度虚弱的坪井穿过废墟和烈火，终于来到市区南部姨妈家。姨妈家的房子倒了，姨妈无助地坐在一堆碎木

头旁，惊愕地瞪着坪井。“她差点没有认出我来，”这是坪井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烧伤有多严重。

姨妈想挽留他，但坪井离开了，他不想死在姨妈家里。坪井听说御幸桥附近有个临时救援中心，那里离这里只有几百米。他向御幸桥走去，不知道摔了多少跤，实在走不动了就爬。中午之前，坪井终于到了御幸桥。他看到栏杆边有一大堆人，很多是烧伤的女学生。他还看到那个塌了屋顶的警察岗亭，他不知道不远处拿相机的人就是松重美人。筋疲力尽的坪井倒在地上，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9月25日了。坪井被送到似岛一个救治中心，经紧急抢救后幸运地活了下来。从那时起，坪井先后住过11次医院，3次被下达死亡通知书。受辐射影响，他和许多幸存者一样成为癌症病房的常客。坪井还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每周都要接受一次静脉血液注射才能维系生命。

战后，坪井成为一名中学数学老师。他贫血住院时，同事和学生经常为他捐助或献血。“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得以幸存，”坪井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事，我想把生命投入回馈中。”坪井因热心向学生分享原爆经历、进行反核和平教育而被称为“原子弹老师”。2000年，坪井出任日本原子弹受害者协会代表委员，2004年任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团体协会理事长，应邀出访过美国、法国、英国、朝鲜和越南等12个国家，每年都要讲述个人经历数十次。坪井说：“我相信，如果不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超越国界和种族，人类将会消亡。我们绝不能再造成像我这样的人。”2016年5月27日奥巴马访问广岛，这是美国第一位在任总统到访这座城市，91岁的坪井和另两位核爆幸存者87岁的岩佐干三、84岁的田中熙已受邀参加纪念活动。2021年10月24日10时35分，坪井因贫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在广岛医院去世，终年96岁。坪井的临终遗言是：“即使原子弹受害者之名被人们逐渐遗忘，但我希望我对和平的热情被保留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

15岁的山冈美智子就读于广岛女子高等学校三年级，是电话局的一名接线员。6日早上7时45分，听到警报解除的美智子走出家门，前往单位上班。她家距爆心约3000米，可上班的地方离爆心只有500米。上班路上，她看到一群中学生正在离爆心800米的地方拆除建筑物。走到河边，空中隐约传来飞机的声音，声音不算很大，但美智子还是听到了。她抬头向空中望去，“就在那一刻，事情突然发生了！原子弹爆炸时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非常强大。眼前有很多颜色，不是高温散发出来的颜色，不太像黄色，也不是蓝色。我能够感觉到它的色彩，但是温度并不炽热。那一刻我想，我将是唯一死去的人。我在心中默默说道：妈妈，永别了”。美智子很快昏迷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美智子渐渐苏醒过来。她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只是被埋在石块下动弹不得，“我的衣服被烧掉了，皮肤也是。我的头发原本扎了辫子，现在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乱”。她听见不远处传来哭喊声：“救命！水！”她想叫喊，嗓子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赶来救她的人是她的妈妈，她知道女儿每天上班的路径，赶过来大声呼唤她的名字。美智子终于叫出声来。周围到处都是火光，无法将她从瓦砾中挖出来的妈妈恳求他人：“我的女儿被埋在下面了，她一直在帮你们军队工作。”附近几名陆军士兵过来帮助挖掘，美智子被拽着腿拉了出去。

第一眼看到她的脸时，妈妈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情有些惊讶。美智子没有感觉到疼痛，尽管身上扎满了碎玻璃和木头碎块。她的母亲也在流血，一块木头穿过了她的手臂。母亲叫美智子赶紧逃命，她还要去救两个被埋在房子下边的亲属。美智子眼睛还能看见，就朝还没起火的西治山逃去。途中她看到一个电话局的同事，叫她的名字，那人完全没有反应，美智子的脸肿胀到连熟人都无法认出来。那人问：“你是谁？”“我是美智子呀！”对方听出了她的声音：“山冈小

姐，你的鼻子和眉毛都没有了！”美智子摸了摸脸，发现自己肿得连鼻子都消失了。她看看自己的手，发现皮肤都挂了下来，红色的肉裸露在外边。实在走不动的美智子在一块水泥地上躺了几个小时，附近到处躺着人。她听到不远处有人说“这个人死了”，两个人过来把一个人抬到一个高高的尸体堆上。妈妈再次赶了过来，美智子被用担架抬到了宇品港，和坪井一样被转运到似岛。距广岛海岸只有8公里的似岛未受爆炸影响，那里有一座医疗用品仓库，现在被当作临时救灾中心。送到似岛的伤者达到了五位数，伤势稍轻的人只好安排在马厩或其他容身之处。

接下来一年，美智子一直卧床不起，头发也掉光了。她的脸和脖子上满是疤痕，脖子根本无法扭动，因嘴唇被烧掉而不停地流口水。只有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并通过按摩等方式减轻她的痛苦。对美智子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周围人的孤立。后来她和母亲去投靠亲戚时，他们因为害怕被感染而拒绝接纳。走在街上的美智子会被一些人扔石头，孩子们也哭闹着要从这个“怪物”身边逃离。连唯一留下来陪伴她的母亲，也曾试图把有着可怕面容的女儿杀掉，要知道当初正是她拼命将女儿从瓦砾堆中挖出来的。在不得不面对外人时，她只是把右侧面孔露出来，因为这边的伤势轻一些。

像美智子这样遭到歧视的人很多，她们自发成立了“广岛少女”自救组织，通过各种渠道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女孩们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愿意接受整容手术。但当时日本技术落后，缺少整形医生，她们只能去国外接受整形，技术先进的美国成为首选。在美国留学的日本卫理公会清藤清先生很想帮助她们，建立了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发动民众捐款。1953年，清藤清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诺曼·卡森斯取得联系，决定在纽约西奈山医院——他们同意提供免费医疗设备和床位——给“广岛少女”实施手术。1955年5月，包括山冈美智子、仓本美津子在内的25名日本少女抵达纽约，美国媒

体因此拍摄了真人秀节目，让她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美国有很多人捐款，“其中包括当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那架飞机的副驾驶”。以此推断，这个人应该是刘易斯。在美国停留的18个月里，阿瑟·巴斯基博士和伯纳德·西门博士免费为她们做了129次手术。美国共济会物色了一些家庭，在她们接受手术前后提供免费食宿。1955年8月6日，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十周年那天，少女们聚在一起给家里打长途电话的场景让卡森斯教授备受感动。“我不是因为高兴才哭，”一个姑娘边说边哭，“我哭，是因为我能用自己的手拿起话筒了。虽然你们看不到，但我的胳膊肘能动了。就这样，我的手指也能动了。”除了接受治疗，她们还利用时间学习今后的谋生技术。美智子回国后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她在离开美国时流着泪告诉卡森斯：“我将带回去一颗复苏的心，这比形体上的复元要重要得多，它为我重新开辟了崭新的生活。”

那些从原子弹爆炸中幸存下来的人后来被称为“被爆者”，能从死神手里捡回一条命，靠的是足够好的运气。当天早晨，在爆心以东1800米一个无轨电车站上，等车的人排成一条长队，内科大夫重藤文夫排在最后一个。突然到来的闪光把前面的人全变成了白色，重藤立即在人行道上卧倒，用手捂住眼睛和耳朵。一块大石板砸在他的背上，重藤没觉得疼。第二次冲击波到来时，重藤赶紧掏出手绢捂住嘴巴。一阵微风将浓烟吹散，出现在重藤眼前的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车站前面的建筑物全部倒塌，地面上全是半裸身子冒烟的尸体。等车的人只有他没有受伤，因为他站在最后，被车站大楼的一个角挡住了。

重藤拔腿朝医院跑去，却被前方的一堵火墙挡住了道路。他连忙转身跑向车站后边的陆军练兵场，发现有几个幸存者在里面团团打转，他们的双臂高高抬起，臂下长长吊着一卷卷皮肤。一个护士向他跑来，她认为他肯定是个医生，因为重藤拿着一个黑色皮包，小胡子

也修得平平整整。她哀求他去给一个医生和他的妻子治疗。“你先给我妻子治治吧，”那个受伤医生说，而他本人正在大量出血。重藤给她注射了一支治休克针，接着又打了一支止血针。他重新整理了一下那个护士扎的绷带，然后转身去给其他伤员治疗，一直到药物全部用完为止。

在城市另一端，三菱造船厂16岁的工人大野木明被冲击波抛到半空中，摔回地面后不省人事。苏醒之后，走出家门的大野看到，自己的邻居正赤身裸体地站在房屋废墟上，浑然不顾自己身上还吊着烧焦的肉。“我开口和他说话，但精疲力竭的他并没有回答我，他正在绝望地寻找自己的家人。”

一个小女孩哭泣着哀求大野，请他帮助救出自己的母亲，她母亲的双腿被压在塌落的房梁之下。大野和旁边几个人合力试图把木头抬起来，未能成功。“周围的大火在不断逼近，我们随时有被火苗吞噬的危险，因此不得不把她母亲留在那里，”很久以后大野回忆说，“那时她的母亲还有意识，我们在离开前双掌合十向她深深鞠躬，以示歉意。”

后来每当看到电车发出火花，大野都会颤抖不已。他再没在车窗旁坐过，因为目睹了太多被破碎的玻璃穿透的尸体。小女孩向他求助的那一幕成为他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30年后，他创作了一幅画：画作中右下角那个人是他自己，双手紧紧合在一起，而那个哭泣的小女孩正在苦苦哀求他救自己母亲一命。

距爆心最近的男性幸存者应该是广岛燃料分配管理协会47岁的员工野村英三，他和爆心的距离只有170米，“小男孩”几乎就在他的头顶炸响。幸运的是，当时野村正好走进建筑物的地下室取一份上司忘带上楼的文件。即使身处地下室，野村还是当场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周围变成了废墟。从地下室钻出来后，野村看到原来

繁华的街区面目全非，暗棕色的色调笼罩着爆心附近的平地，看上去就像没有烧制好的陶瓷。他沿着河边向远处走去，在一处河堤上坐着哭了一会儿。附近有个防空洞，野村发现里边有四五个人躺着一动不动，很可能已经死了。野村一直活到1982年，才以84岁的高龄去世。

距爆心最近的女性幸存者可能是东面260米处云备银行（今广岛银行）的女店员高藏信子。爆炸发生时，19岁的信子正整理桌上文件，同事、18岁的宇佐美君子拿抹布擦桌子，两人被突然来临的爆炸震晕。银行的石头墙壁和钢铁防盗窗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率先醒来的宇佐美叫醒信子，两人逃了出来。她们惊恐地发现街上许多人在一瞬间失去了生命。“那些尸体的手指头上好像都起了火，火苗正慢慢地从指尖蔓延到身上，”高藏后来回忆说，“实在太可怕了，没想到人的手指和身体能那样燃烧和变形。”两人逃到了西练兵场，在一座倒塌的破屋前过了一夜。第二天，宇佐美被赶来的父亲救走，不到一个月她就死了。8月10日，信子被母亲找到并带回老家。信子后背被飞散的玻璃片割开了102处伤口，还有两处严重烧伤和不计其数的瘀青，但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她的画作《受害者烧焦的指尖》《广岛黑雨》现存广岛和平纪念馆。

长崎风筝商森本繁由最近几个月一直待在广岛，为军方制造反航空器风筝。他的手头积攒了一批风筝，只剩下刷漆这最后一道工序。原子弹爆炸时，他正在离爆心820米的地方买油漆刷。他从闪光下得于幸免，多亏了那家小铺子厚厚的墙。森本看到周围的一切被夷为平地，没有门，没有柱子，没有墙，也没有篱笆。想去哪里，你直接走直线就可以了。森本回到自己的店里，带着三名店员像兔子一样窜到火车站，爬上了一辆开往长崎的运煤车。森本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原子弹一定会跟着到他家里去，他必须尽快回去带妻子离开那座城市。

和森本有着类似经历的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船舶设计部的海军工程师山口疆。5月5日，29岁的山口与同事岩永明、佐藤邦芳奉命到广岛短期工作，协助进行新油轮设计。8月6日是他们留在广岛的最后一天。这天早上，顺利完成工作的三人准备乘车返回长崎。在前往车站途中，山口忽然发现自己有东西遗忘在宿舍里。在返回取东西途中，山口听到空中有轰炸机飞过的声音。抬头望去，他看到一架美机投下了两个小降落伞——那应该是“大艺术家”号投下的圆桶，山口“眼误”只看到两个——随后空中突然爆发出一团烈火，山口后来将其形容为“巨大的镁光照明弹发出的闪电”。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山口甩到附近一块土豆田里，他当时与爆心的距离大约是3000米。

“我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山口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昏迷了一段时间。我睁开眼睛时，周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在空白帧刚开始闪烁而没有声音也没有画面的那种感觉。”随后他看到空中出现了不断上升的蘑菇云。他的脸和前臂都被严重烧伤，左耳也失去了听觉。头上刮来了一阵冷风，山口连忙伸手摸去，发现头发都不见了。山口恍恍惚惚回到船厂，取回东西后和同事会合。在防空洞里度过了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之后，三人于8月7日早上直奔火车站，登上了一趟开往长崎的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是遍体鳞伤的乘客，山口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总算是脱险了。

爆炸过后仅几分钟，浜井新三就离开家人和郊区被炸毁的房子，前往市政厅自己的办公室，他是政府食品分配部门负责人。早在城市被破坏之前，这里的粮食供应就出现了严重短缺。浜井清楚，除非采取紧急措施，饥荒将很快蔓延。道路完全无法骑行，浜井推着自行车绕了许久才来到市政厅，那里已是一片火海。副市长说市长已在府邸殉难，政府人员死亡280多人，正常管理城市的职能完全丧失。浜井将几个幸存人员编成一个小队，自己担任组长。36岁的浜井毕业于东京

大学，性格内向且有点书卷气，平时不显山露水。人们惊讶地发现，危难时刻的浜井表现出了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果断和干练。他留下几个人在市政厅附近建立应急指挥部，自己直奔城南宇品港的陆军装甲车训练中心，因为调运粮食急需那里的车辆。中心一名军官以没有司机为由拒绝派车，况且他们马上就要下班回家吃午饭。一向温顺的浜井怒吼：“你们的自私是不可饶恕的，难道你们看不到那么多难民正在挨饿吗？你们平时训练究竟是为了什么？”

浜井的话感动了训练中心帮忙的两位大学生，他们自告奋勇开车跟浜井一起参加救援。15时，浜井终于排除万难，带着两辆卡车回到了市政厅对面的广场，车上满载他紧急调集来的干面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浜井四处奔波分配食物，为下一步粮食的筹措和运输进行交涉，还安排郊区三个县的妇女自愿蒸熟米饭向市区供应。“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浜井后来回忆说，“我仿佛是在梦中工作。”在市政厅门前，一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拦住浜井，她的脸、腿、双手都被严重烧伤，乞求浜井提供帮助。浜井搬来一把椅子，让她坐下，答应马上就回来送她去医院。女孩坐到椅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几分钟后浜井回来，发现她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浜井把女孩抱起来，发现她已经死了。

这时浜井才想起，早上离家出门时，妻子叮嘱他一定去看看居住在爆心附近的岳父母，但他现在实在脱不开身。第二天下午，得不到丈夫消息的浜井夫人两手牵着8岁和6岁的女儿，身后背着3个月大的儿子来到了市政厅广场，发现丈夫正往卡车上装小木箱，里边装的是郊区妇女送来的熟米饭团。浜井告诉夫人，她妹妹托人带来了一张便条，说岳母失踪，伤势严重的岳父在不断叫喊浜井的名字。他们翁婿关系一直很好。浜井说已带去了口信，这里的任务结束后马上回去，现在正在装的食物就是运往岳父家附近地区的。浜井夫人带着两个女

儿开始帮他干活儿，当他们20时赶到岳父家时，他已经去世了。“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然深深感到不安。”浜井很多年后还这样说。

广岛市政厅约有1000名工作人员，第二天来上班的只有80人。浜井要管自己负责的粮食分配，还要为活着的人找衣服。很多人衣衫褴褛，半裸甚至一丝不挂。通过与军方多次交涉，浜井从陆军那里弄来了1万套军服，以及一些内衣、帽子和鞋。海军提供了大量棉布，浜井立即组织人员裁成裙子、外罩和外衣。因为脚上水疱感染，浜井只能光着脚一瘸一拐地坚持工作。后来经过化验，他的白血球数仅为正常值的一半，那显然是辐射造成的。1947年4月，38岁的浜井在选举中胜出，当选为广岛第一任民选市长。在当年举行的广岛和平纪念仪式上，浜井向全体市民呼吁：“联合起来，共同从地球上清除战争的恐怖，为和平而不懈努力。”浜井还写了一本书《原爆市长》，遗憾的是老酒没有看过。

在浅野公园的空地上，数万名市民席地而坐。原子弹攻击导致广岛16家医院中的14家被摧毁，298名主治医生270人伤亡，1780名注册护士中的这一数字达到了1654人。公园旁边的红十字会医院部分坍塌，幸存的6名医生和10名护士仍在工作。医院挤进高达五位数的伤者，他们对伤重者无能为力，哪怕只是脱下伤者的衣服，也会把其皮肤一起撕下来。战争不断扩大，国家物资短缺，军方掌管了大部分医疗用品的配给，医院中少量的仪器、敷料、药品大多被摧毁了，很多伤者除了涂点儿碘酒，未能得到更多救治。有人当面斥责一名医生对躺在公园地上的一大群人闻不问。医生答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施救，尽可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些重伤者没有希望了，他们会死，我们不能被他们拖累。”

抢救工作必须依赖外来的卫生队伍，但他们赶到现场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每一小时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绝望中死去，那些临时搭建的急救站根本无能为力。7岁的井浦静子奄奄一息，

既不啼哭，也不抱怨，只是不断地要水喝。她母亲不听看护人员的劝告，不断拿水给她喝。“爸爸离我们很远，他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静子在幻觉中好像看到了爸爸。他的爸爸是个水手，正在太平洋的某个偏僻小岛上驻守。“妈妈，你一定要活下去。如果咱们俩都死了，爸爸会很孤单的。”她把所有亲戚的名字都说了出来，当数到爷爷和奶奶时，她说“爷爷和奶奶待我真好”。接着她又喊了几声“爸爸”，头一歪就死去了。

1945年8月约有5.3万朝鲜人生活在广岛，大部分属于强征的劳工，最新研究表明至少有2.5万人丧生。遇难者中有少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具体数字不详。格罗夫斯的情报并不准确，在原子弹落下的那个早晨，至少有23名美军战俘被关押在广岛。1970年，战俘营的看守、日军宪兵少尉柳田预备向一家报纸透露，有22名俘虏死于核爆，第二十三个人被从瓦砾下拖出来后被一群日本人打死。8月7日，29岁的农民升正一进城时看到两名美军战俘。一人被绑在一棵大树上，奄奄一息。另一人被用电线绑在桥柱上，全身血肉模糊，脚下散落着许多石头和瓦片，显然是被砸死的。18岁的矶子玉进城寻找16岁的妹妹，看到一名高大的穿着军服的美国人被绑在桥柱上，周围几十个人一边叫喊，一边朝他身上投掷石块。不知道两人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日本同盟通信社驻广岛记者、37岁的中村哲，居住的地方距爆心只有300米，那是一栋房子二楼的一个房间。幸运的是当天早上中村没住在那里。头天晚上，他去城外一个朋友家吃饭——那里在爆心以西13公里——因喝多而借宿在朋友家里。6日早上，他正在吃早餐，房屋朝东的玻璃窗突然被震得粉碎，中村和朋友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他艰难地爬起来跑到外面，看到一大块黑色的烟雾在市中心快速升起，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球。中村连忙骑上自行车向市区奔去，沿途景象令他触目惊心。市内通信完全断绝，中村骑车经过破坏最严重的地

区，遇上了那场黑雨。风雨太大，中村只好步行。他踉踉跄跄来到广岛以北5公里的波良镇时，已是12时20分。小镇上有个小广播电台和一部通往冈山的有线电话，冈山距广岛只有90公里。中村抓起话筒向另一端的人高喊：“请立即把我讲的信息转达冈山同盟通信社，拜托了。今晨约8时15分，1架或2架敌机飞越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特别炸弹。这座城市被完全摧毁，伤亡人数估计高达17万。”这个数字只是猜测，中村对具体伤亡数字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取了心中广岛总人数的一半。他认为就看到的情景而言，这个数字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究竟有多少人因核爆丧生，已不可知。由于爆炸时有人瞬间蒸发，有人被埋在废墟中，有人葬身江河被冲入大海，所以各方统计数字存在较大差异。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一书中给出的数字是：“全部人口中约有78150人丧命，51408人负伤或去向不明。军方损失未包括在这些数字之内，但比较轻微。建筑物总数76327幢中，约有48000幢全毁，22178幢半毁。罹灾人数达到176986。”前广岛大学地质学家、广岛和平纪念馆馆长长冈省吾教授的结论是，死于原子弹的人数至少有20万。由此可见，中村的估计不算离谱。

稍稍稳定情绪，中村准备提交一份更详细的报道。冈山分社负责人对中村提供的消息提出质疑，说那些伤亡数字可能不准确。广岛这么大一座城市，怎么可能被区区一颗炸弹摧毁，还造成那么多人伤亡？他希望中村再发一条更合理、不含任何夸大成分的报道，否则军方永远都不会相信。中村在电话里怒吼道：“你告诉军方那些傲慢的浑蛋，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蠢货！”他开始口述第二篇报道，浑然不觉眼泪不断地滴到笔记本上。中村知道，如果东京不接受这些事实，广岛乃至日本便永远无法得救。

提尼安岛上，目睹了“伊诺拉·盖伊”号艰难载弹升空的人度过了一个难熬的漫漫长夜。“时间对我们来说，”《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说，“就像脚下灌了铅似的踟蹰不前。”天亮前几小时里，他与

法雷尔准将和几位科学家聚集在第五〇九大队的通信室里，焦急等待着前方发回的消息。一些人试图休息一会儿，但怎么都睡不着。大家不停抽烟，或大口大口喝黑咖啡来保持清醒。天色一亮，房间里到处都是一张张紧张、疲惫、憔悴的面孔。时钟嘀嘀嗒嗒走向了“伊诺拉·盖伊”号预计到达目标上空的时间——上午9时15分（广岛时间8时15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一些人脸上明显流露出了不安，难道前方出了什么差错？

9时19分，电报员尼尔森的第一份简报终于传来，众人总算放下了压在心上的大石头，纷纷握手表示庆贺。9时33分，帕森斯的长电报到了，法雷尔禁不住叫喊起来：“我们成功了！”一些人开始互相拍打后背，“大家高兴得都要飞上天了，”劳伦斯写道，“与蒂贝茨上校和他英勇的机组一起飞了起来。”房间里到处充满了兴奋的讨论，仿佛疲惫在一瞬间都消失无踪。法雷尔立即给华盛顿的格罗夫斯少将发去了电报：“结果明确，全面成功。来自所有人的祝贺，建议全面启动新闻发布程序。”“曼哈顿工程”持续数年的新闻封锁即将解除，几小时后，全世界都将知道广岛究竟发生了什么。

“伊诺拉·盖伊”号要到15时前后才能返回，基地官兵迫不及待地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第五〇九大队的餐厅里，“五星级司务长”佩里向一众厨师高喊“开饭”，几千块烤牛排、红肠或蒜肠三明治等美味食品被端上餐桌，还有好几大盆水果和甜薯沙拉。一箱箱啤酒从冰柜里抬出来，每人可以喝4瓶且不用付钱，不爱喝啤酒者足量供应汽水。地勤人员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支乐队，在没有女伴的情况下，士兵开始两两结合，在跑道旁边跳起了吉特巴舞，还举行了吃馅饼、扔鸡蛋和两人三足跑比赛。53岁的法雷尔当然不会和年轻人一起疯玩，他和几位科学家选择利用这段时间找个地方睡一会儿，大家几十个小时没怎么合眼了。

“伊诺拉·盖伊”号上，蒂贝茨和他的弟兄也在为顺利完成任务喜悦。在返回基地的漫长航途中，大家开始向大队长询问憋了好几个月的问题，蒂贝茨倾其所能解答了其中一大部分。他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曼哈顿工程”，以及科学家如何利用长达数年的时间，将晦涩的物理理论变成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密的闸门终于打开，“原子弹”一词被毫无禁忌地挂在嘴边。刘易斯认为，日本人肯定会在美军大举登陆前缴枪投降，在目睹了核爆的恐怖场景之后，“我觉得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遭到这样一颗炸弹打击之后还能继续战斗”。费尔比有些忧心忡忡，他在强光闪亮之前没有戴上护目镜，不知道视力会不会受损。他更担心的是那朵巨大的蘑菇云以及原子弹内部的放射性，它们会不会导致不育？大家曾经离它如此之近。听到这话，帕森斯笑了：“绝对不会，否则我也不会进入弹舱，和它近距离接触那么长时间，杰普森少尉还去了两次。”杰普森也笑了，大家都如释重负地跟着两人笑了起来。费尔比后来结婚并生了四个儿子。

“伊诺拉·盖伊”号飞出四国海岸线时，地面日军的高射炮才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炮弹在飞机下方很远处爆炸，仿佛特意在为美国人送行似的。10时03分，范·柯克发现一架日军战斗机正尝试向他们逼近，但很快就掉头飞走了。这是整个行动过程中他们看到的唯一一架敌机，前方显然已是一片坦途。10时41分，帕森斯在飞行日记中写道：“已经无法看到烟云，距广岛363英里，飞行高度26000英尺。”蒂贝茨将飞机设置为缓慢下降模式，打开了自动驾驶仪。回头望去，他看到“必要的邪恶”号和“大艺术家”号远远跟在后边。返回基地至少还要5个小时，大家激动的心情逐渐平复，纷纷选择找个地方睡觉。大部分人超过24小时没合眼了，回去后肯定要热闹一番，谁也不准下次睡觉是什么时候。刘易斯在日志上记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们的飞机无疑有一支快乐而迷糊的机组”，然后签上名合上了本子——可以回去给劳伦斯交差了。

“大艺术家”号上，那位未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显然比大家想得更多、更远。阿尔瓦雷斯博士没有睡觉，他在28000英尺高空的飞机上给儿子沃尔特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我很抱歉，自己参加了今天早上这场杀死或致残成千上万日本平民的行动。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创造的这种可怕的武器，能让世界各国团结起来，阻止今后的战争。”

由于投下炸弹且用完了大部分燃油，轻装的“伊诺拉·盖伊”号在北机场安全降落。范·柯克在导航日志上记下了最后一条：“返回基地，14时58分。”他们在天上共度过了12小时13分钟，总航程4764公里。飞机缓慢转向驶离A跑道，迎接他们的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景象：数百名官兵排列在滑行道上，鼓掌欢呼。“伊诺拉·盖伊”号如凯旋的英雄般缓缓滑过，机首那8个英文字母在耀眼的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大艺术家”号和“必要的邪恶”号故意减速落在后面，让“伊诺拉·盖伊”号率先降落，而它们降落时几乎没有几个人注意。

蒂贝茨将飞机转到停机坪上，关掉发动机。至少有200人一拥而上，将飞机团团包围。飞机舱门打开，蒂贝茨第一个走下舷梯，跟在他身后的是帕森斯和杰普森，其他人依次走出。最后一个人脚刚落地，众人就听到一声断喝：“全体，立正！”大家笔挺地站成一排，蒂贝茨向前一步出列，向现场军衔最高的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斯帕茨上将敬礼。当他要与将军握手时，斯帕茨摆手示意不要，上前将一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别在蒂贝茨皱巴巴的飞行服上。蒂贝茨完全没料到还有这一出，当斯帕茨走上前给他佩戴勋章时，他只好把手里的烟斗握起来藏在后边——就像咱们小时候偷着抽烟而老师突然出现了那样。

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蒂贝茨等人被领进会议室，每人先喝了一杯医用威士忌，然后等待全面体检。曾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负责押送原子弹备件的冒牌陆军炮兵军官诺兰仔细检查了所有人的眼

睛，特别是蒂贝茨、费尔比这种原子弹爆炸时没有戴上护目镜的人。诺兰用盖革计数器检测了众人的衣服和身体，还将“伊诺拉·盖伊”号特别是弹舱部位也检测了一遍，全都没事。费尔比再次提到了他最担心的“不育问题”，诺兰向他保证说不会有事，检查过的所有地方放射水平都不会给人体造成危害，他还给每个人开具了书面的健康证明。

汇报会持续了大约两小时。参会高级将领除了斯帕茨上将和法雷尔准将，还有新任第二十航空队司令官内森·特文宁中将，副司令官巴尼·吉尔斯中将，以及蒂贝茨的名义顶头上司、第三一三联队司令官戴维斯准将。会议气氛轻松，众人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香烟、柠檬汁和威士忌，大家边吃喝边谈论。机组人员详细描述了目睹的一切，情报官哈赞·派厄特认真记录了所有发言。一名情报官问范·柯克：“准确投弹时间是多少？”范·柯克答道：“9时15分17秒，比原计划迟了17秒钟。”那人继续问道：“那你为什么迟了呢？”大家都笑了。会议结束后，法雷尔立即给华盛顿的格罗夫斯发去了详细报告。

记者劳伦斯从刘易斯那里取回了本子，希望借此写出职业生涯最惊人的独家新闻。大队摄影师奥西普上尉从卡伦那里取走了相机和胶卷，另一名情报官从贝塞尔处拿走了内部通话器的交谈记录和录音机。一名摄影师又过来给他们拍照，卡伦决心不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怪异发型，拒绝摘下棒球帽。斯帕茨向机组表示祝贺，除了蒂贝茨，其他人后来都获颁了银星勋章。

当天提尼安岛上最沮丧的人当数摄影师奥西普上尉。“必要的邪恶”号刚一落地，沃尔德曼就将他拍摄的照片送到了冲印室。因为冷气机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温度过高，胶卷上的感光乳剂脱落，这些底片全部曝光了。这时他突然想到了自己交给卡伦的那部相机。他检查了卡伦拍摄的底片，在上边7次看到了不断变大的蘑菇云，每一幅都画面清晰、曝光完美。业余摄影师卡伦胜过了真正的专家，“伊诺拉·盖

伊”号这个近视眼的小个子尾炮手捕捉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标志性影像，这些照片很快将出现在美国的每一张报纸上。此时奥西普尚不知道，阿格纽也从“大艺术家”号上偷偷拍摄了一些照片，加肯巴赫上尉用袖珍相机拍的那些照片效果也很好，它们要到几个星期后才会现身。

华盛顿时间8月4日上午，格罗夫斯收到了法雷尔准将从提尼安岛发来的电报：“天气预报情况对计划有利；如果天气没有明显变化，携带炸弹的飞机大约在提尼安岛时间6日凌晨2时45分起飞。”格罗夫斯马上将上述情况向马歇尔上将做了汇报，并通过哈里森通知了刚刚返回国内的陆军部长史汀生。

5日清晨，格罗夫斯比以往更早来到办公室。华盛顿时间比提尼安岛晚14个小时，格罗夫斯希望，不迟于14时就能接到飞机按时或延期起飞的报告。上午将手头的公务处理完之后，他只能坐在办公室里傻等。当天是周末，但是来办公室加班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什么工作要干，只是为了第一时间得到前方发回的消息。“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发电报询问法雷尔，”格罗夫斯后来回忆说，“除非是因为这么做可能被认为是信任不足。像这样的事，如果能不做，我总是不那么办的。”

整个上午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格罗夫斯不知道起飞是否成功，甚至不知道任务有没有按计划进行。他只能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办公桌前无所事事，这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实属不易。格罗夫斯的任务是掌控“曼哈顿工程”的方方面面，这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也是他存在的最重要意义。但是现在，工程已进入最关键阶段，作为总指挥的他只能坐在后方，对前方发生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

15时，前方依然杳无音信。“我感到坐在那里发急无济于事，”格罗夫斯说，“我决定不再待在那里。我出去打一小时网球，办公室

里的所有人都会心情好一些。”这话不假，下属都希望领导不在身边——老酒当年在单位时总盼望领导出差——何况格罗夫斯是一个容易发火的人。告知值班军官杰克·德里少校如何与自己联系，格罗夫斯带着两名参谋去了网球场。他将球抽向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就抱着电话坐在网球场边上，每隔15分钟就打一次电话给留守的德里，询问是否有新消息。格罗夫斯像疯子一样在球场上跑来跑去，不时将目光投向场边那位参谋，每次看到的都是摇头，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此时“伊诺拉·盖伊”号飞越了四国海岸线，格罗夫斯对此依然一无所知。

17时，大汗淋漓的格罗夫斯回到办公室，依然没有提尼安岛的消息，没有起飞信息，没有取消或推迟的电报，也没有轰炸报告，什么都没有。德里少校过来说马歇尔将军打来询问电话，他已告诉参谋长还没有任何消息，还说格罗夫斯将军就在这里，是否请他亲自接电话，“马歇尔将军说，‘我不愿你去打扰格罗夫斯将军，他就是不回答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也有足够多的事情需要考虑’”。

格罗夫斯确实心急如焚，只是强装镇定，没有将不安表露出来。17时30分，他驱车前往法拉格特广场的陆海军俱乐部，和夫人格雷丝、女儿格温——她们对格罗夫斯从事的具体工作一无所知——及陆军部长特别助理哈里森共进晚餐。两人不得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内心比谁都急。陆军副参谋长汉迪上将——投放原子弹的书面命令就是他在马歇尔出差期间以代理参谋长的身份签发的——恰好在不远处一张桌子上吃饭，摆手示意格罗夫斯跟他一起到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悄悄问有没有什么消息。格罗夫斯无奈地摇摇头。

大家继续坐下来吃饭。18时45分，一名参谋过来叫格罗夫斯去接电话。格罗夫斯起身离开时，注意到哈里森和汉迪都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针一般扎在我的后背上”。电话那头是德里少校，他刚刚收到提尼安岛发来的电报：飞机已经按

规定时间起飞。这条消息延误了6个小时。之前法雷尔给格罗夫斯发电报，一般是先从提尼安岛发到关岛，从那里再经陆航的绝密线路转往华盛顿。这次从提尼安岛发出的电报不知为何转到了陆军的通信线路上，错误地发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再发往华盛顿，于是造成了上述延误。由此看来，美军出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那样的惨剧绝非偶然。战争到了最后阶段，美军上上下下都出现了不应有的懈怠。幸好这次延误只是导致后方领导猴儿急，并未酿成多大恶果。格罗夫斯重新回到饭桌前，将夫人和女儿支开，悄悄将上述消息告诉了汉迪和哈里森。30分钟后，华盛顿时间19时15分，“伊诺拉·盖伊”号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对此一无所知的格罗夫斯正在吃饭。

在回陆军部的车上，格罗夫斯告诉夫人和女儿，自己必须一整晚都留在办公室里。“尽管这是战争以来我第一次这么做，但并未引起她们的询问和评论。她们和陆军军人生活了一辈子，早已养成了不多提问的习惯。”两人把格罗夫斯丢在陆军部大楼门口，开车返回位于克利夫兰小区的家。

格罗夫斯拖着肥胖的身躯——他声称自己与体重顽强搏斗了一生，最终也未能瘦下来，因为他经常拿成磅的巧克力当饭吃——吃力地爬上五楼，回到5120室，发现有十几名参谋等在那里。他让德里少校给马歇尔上将的副官弗兰克·麦卡锡上校打去电话，请他转告参谋长“飞机已经按规定时间起飞”。

格罗夫斯坐下来，脱下领带，解开衬衫领子并捋起袖子，“这并不是我平常在办公室的习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营造一种轻松的气氛，现场实在太压抑了”。他处理一些文件时，秘书奥利里夫人和几名参谋压低声音开始打扑克，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悄悄过去，”格罗夫斯写道，“比我想象中要慢得多，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23时15分，一名参谋旋风般冲进格罗夫斯的办公室，手里拿着法雷尔发来的报告，内容是帕森斯发给他的：“结果明确，全面成功。可见效果大于‘三位一体’测试！”格罗夫斯竭力压抑心头的兴奋，打电话向马歇尔上将的副官麦卡锡上校汇报。麦卡锡又打电话给已回家的马歇尔，陆军参谋长的回答简单而平静，“谢谢你打电话来”，然后挂下电话安然就寝。奥利里等人开始欢呼庆祝，格罗夫斯并未参与其中。他回到桌前草拟了第二天交给马歇尔上将的报告，交代有新情报立即叫醒自己，然后爬上办公室的一张小床倒头睡去。

当格罗夫斯被法雷尔的第二封电报叫醒时，已是华盛顿时间凌晨4时30分。出于保密原因，电报收件人写的是奥利里上校。五角大楼的解密员凭猜测给奥利里加上了军衔，根本不知道她只是一个文职人员，而且是位女士。格罗夫斯睡觉时，奥利里打了大半夜扑克，从同事那里赢了一大堆钱，可谓“名利双收”。

法雷尔的详细电报让格罗夫斯心花怒放：“下列报告，是帕森斯及飞行人员返回提尼安岛后提供的。听取汇报的人员除了我，还有斯帕茨、特文宁、吉尔斯和戴维斯几位将军。他们证实未遭到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攻击。由于有明亮的日光，所以闪光不如新墨西哥州试验那么耀眼。先有一团火球，数秒钟后变成紫色烟云和火焰，并翻滚旋转。烟云在其顶部形成蘑菇状，至少上升到4万英尺。飞机上感到了两次明显的震荡，其强度相当于靠近的高射炮火。除了两端的码头区，整个城市被深色的尘埃层覆盖，估计直径至少有3英里。有一个观察员说，看起来好像整个城市正被炸得四分五裂，有若干个尘埃圆柱从靠近城市的山谷中升起。由于空中布满了尘埃，用肉眼观察不到建筑物被破坏的情况。帕森斯和其他观察人员感到，这次爆炸甚至比新墨西哥州试验还要巨大和可怕。日本人可能认为爆炸效果是巨大的陨石造成的。”

根据上述详细报告，格罗夫斯修改了之前的草稿。然后他特意修剪了那两撇小胡子，换上一套崭新的军服，直奔参谋长办公室——露脸的机会终于到了。马歇尔上将每天早上7时都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手持报告的格罗夫斯6时58分就在门口蹲着了。两人一起走进室内，还没等格罗夫斯开口，航空兵总司令阿诺德上将就进来了，身后跟着陆军部长特别助理哈里森。四人进行了简短商讨。现在紧迫的问题是尽快向全球公布原子弹的消息，让日本人知道遭遇的不是陨石，而是一种最新型武器。如果他们拒不投降，还将遭受更多、更猛烈的这种打击。7时45分，马歇尔把电话打到了位于长岛海霍尔德庄园的陆军部长私宅，刚刚回国的史汀生还没能从波茨坦之行的疲惫中恢复过来。史汀生向马歇尔表示“热烈祝贺”，并批准在11时向新闻界发表两个月前已由劳伦斯拟好的关于投放原子弹的总统特别声明。

放下电话，马歇尔对身边的三个人说，声明在发表时不应该表现出过多喜悦，因为日本人一定遭受了重大伤亡，其中大部分属于平民。格罗夫斯对此异常恼怒，一反常态地反驳说，自己现在更多想到的不是日本人的伤亡，而是他们的暴行，比如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马歇尔让格罗夫斯当天不要离开五角大楼到他河对岸的办公室，暂时就在隔壁史汀生的房间办公。因为总统声明一旦发表，就会有大量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三人告别参谋长走到大厅里时，阿诺德开心地拍了拍格罗夫斯的肩膀。“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位陆航总司令如他的绰号那样“面带微笑”，“因为我的感觉跟你完全一样。”

坐在陆军部长办公室里，格罗夫斯顿觉踌躇满志，豪情满怀。和奥本海默一样，权力欲极强的格罗夫斯极度渴望成功和被人重视，“他总是喜欢将自己摆在历史的地位上”。当天上午，不断有人进来向他请教总统声明中的一些措辞及其他细节，格罗夫斯不厌其烦地一一给出解答，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

在纽芬兰以南的平静海面上，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正以26.5节的高速行驶，舰上的美国总统早已归心似箭。5日晚上，杜鲁门观看了米高梅公司最近热播的新电影《疑云风波》，领略了当红影星威廉·鲍威尔和玛娜·洛伊的绝世风采。6日上午，在重巡洋舰的前甲板上，总统又欣赏了舰上管弦乐队特意为他演奏的古典乐曲。此时“奥古斯塔”号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半岛以南320公里，距目的地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港只剩一天航程。临近中午，兴致颇高的杜鲁门破例带上国务卿贝尔纳斯来到了水兵餐厅，与海军官兵共进午餐。12时还差几分钟，白宫地图室值班军官弗兰克·格雷厄姆上尉快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和一幅日本地图，上边的广岛被用红笔圈了起来。杜鲁门飞快地浏览了史汀生发来的电报：“大型炸弹于华盛顿时间8月5日19时15分投在广岛，初步报告表明轰炸完全成功，这次比前次试验更有成效。”杜鲁门一把抓住格雷厄姆的手，兴奋地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件事。”

几分钟后，第二封内容更详细的电报到了：“广岛的轰炸赫然可见，盖在052315A点上的云量只有1/10。没有敌机反击，没有高射炮火。帕森斯上校报告投弹15分钟后的情况如下：‘轰炸结果在各方面都获得显著成功。可看到的效果显然比试验更大，飞机在投弹后情况正常’。”

重巡洋舰的航海日志上记录说：“当时总统好像从座位上蹦了起来。”他用手中的叉子敲了敲面前的一只杯子，请大家静下来听他讲话。正在吃饭的水兵都安静下来。“我有个消息要现在宣布，”杜鲁门说，“我们刚刚在日本投下了一颗威力超过2万吨TNT当量的炸弹，这是一次压倒性胜利。我们花费了20亿美元，投入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技赌局之中，我们赌赢了！”周围立即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一些人猛烈拍打桌子。其中一名水兵高声喊道：“总统先生，我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早点儿回家了。”

杜鲁门拿着地图和电报离开水兵食堂，直接来到军官餐厅，后面跟着一群欢呼的水兵。“我们赌赢了！”他激动地对正在那里吃饭的贝尔纳斯和一群海军军官说。合众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永远忘不了总统当时的表情，“他没有大笑，但脸上是一个大大的微笑。从他对舰上人员挥舞的小小电报纸上，他看到了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杜鲁门召集舰上随行记者举行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但除了电报上的内容以及在华盛顿发表的正式声明，他没有新的内容披露。发布会草草结束，合众社记者罗伯特·尼克松问总统军事顾问莱希上将：“您是否认为原子弹会让未来的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莱希对这种新武器一直持怀疑态度，即使事实说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老头儿依然不肯轻易认输。海军上将不服气地对记者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敢肯定，这种新炸弹将来一定会遇到克星。”莱希在回忆录《身历其境》中写道：“整个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准备使用致命的毒气。但就算疯狂的希特勒和裕仁天皇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最后也没敢使用毒气——他们害怕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在我看来，原子弹就属于同样类型的武器。”

华盛顿时间上午10时50分，白宫新闻发布室里聚集了一大群人。早些时候，华盛顿各大媒体和通信社突然接到通知，白宫将在11时发布一条重大新闻。这则在周日发出的通知并未引起多大关注。所有人都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大官儿都去欧洲开会了，家里都是些说了不怎么算的人，又能发布什么了不起的新闻？那些大牌记者甚至懒得跑一趟，很多单位只派去了初级记者或实习记者。

11时整，白宫新闻秘书助理埃本·艾尔斯——正式秘书查尔斯·罗斯还在“奥古斯塔”号上呢——走上了讲台，手里拿着一份总统声明的副本：“我手里有一条了不起的大新闻。这是一份总统声明，它的开头是这样的：16小时之前，一架我们的飞机对日本重要陆军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的威力超过了2万吨TNT炸药，比人类

战争史上使用过的最大炸弹——英国‘大满贯’炸弹的威力还要大2000倍，‘大满贯’使用的炸药量不过22000磅……”

他还没读到下一句，发布室里已经炸开了锅。众人一窝蜂挤到放有总统声明文稿的桌子跟前，抓起一张或几张，你推我搡地夺门而出，去找距离最近的电话或以最快速度赶回单位。这无疑是整个战争期间突然冒出来的最大新闻。来报道的大部分都是助手或实习记者，一个天赐良机落到了他们手里！一个人激动地高喊道：“这消息绝了！”

下边乱成了一锅粥，只有艾尔斯还在台上恪尽职守地念着：“它是一颗原子弹！这是对宇宙基本力量的运用，从太阳获得能量的力量，被用来对付那些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我们现在准备更迅速、更彻底地消灭日本拥有的生产企业、船坞和交通枢纽，彻底摧毁他们发动战争的能力。为了使日本人民免于遭到彻底毁灭，我们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了最后通牒，但他们的首脑很快拒绝了这一通牒。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将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景象。继这些空中打击之后，将是力量无比强大的海上和陆上部队，这是敌人不曾遇到过的。而我们的作战技巧，则是他们充分领教过的。”读完，艾尔斯发现发布室里没有几个人了。

几分钟之内，总统声明通过电台进行广播。在克利夫兰小区家中，格罗夫斯的夫人和女儿正在凝神聆听。上午早些时候，格罗夫斯忙里偷闲打电话给夫人，叫她在11时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重要新闻。他没说明原因，只说自己派了一名军官到家里，派了另一名军官把正在学习打字课程的女儿接回家。总统声明播出时，母女都坐在客厅里仔细收听。后续报道里出现了格罗夫斯的名字，两人惊呆了。此时家里的电话响了，一个接着一个，打进来的全是新闻记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相信格罗夫斯的夫人和女儿对过去几年里格罗夫斯从事的工作竟然一无所知。“这的确是真的，”格雷丝向记者解释说，“当他的炸

弹投下去时，我们和日本人一样感到意外。”在保密工作方面，格罗夫斯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

突然发表的总统声明使美国民众沉浸在兴奋之中，特别有亲人在前线的人。这预示着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家人的归来指日可待。对在太平洋战场服役的几百万军人和正准备从欧洲乘船前往这个战场的人来说，这个好消息意味着他们活着回国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未来美国的著名作家保罗·富塞尔，当时只有21岁，是驻法国第一〇三步兵师的一名陆军中尉，他的腿和后背在欧洲战场上受伤，被判定为40%残疾，但仍受命转场参加进攻日本的战斗。富塞尔回忆当时的心情：

“虽然我每次从车上跳下时都会因腿脚不灵便而摔倒在地，但仍被认为适合参加未来的作战行动。广岛事件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需要装出一副男子汉的模样，在枪林弹雨中冲上东京附近的海滩了。我们如释重负，高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将会活下去，终于可以长大成人了！”

除了那些政界和军界大腕，还有一个人也在时刻关注着前线发回的消息。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得到最新信息，奥本海默提前将物理学家约翰·曼利博士派往了华盛顿。时已过午，曼利那边依然悄无声息。奥本海默无意间打开了收音机，惊讶地听到了有关原子弹成功投放的总统声明。就在他准备向曼利兴师问罪之时，电话响了，是曼利打过来的。他说自己早已收到帕森斯上校发来的电报，说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奥本海默非常恼火，训斥道：“我让你去华盛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尽快打回电话？”曼利说，是格罗夫斯不让他打，说要等到总统声明发表后才能打。这回奥本海默不吭声了，格罗夫斯他肯定惹不起。

奥本海默刚挂下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格罗夫斯打来的：“我为你和你手下的所有人感到骄傲！”奥本海默刚说完“谢谢”，外边的大喇叭就响了：“大家请注意，请注意，我们制造的一个装置

已在日本成功投放。”基地内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听到有人在高喊：“广岛完蛋了！”

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大礼堂里，奥本海默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平时做学术报告时，奥本海默都很准时，总是从侧门随意地进入。今天故意迟到的奥本海默选择从礼堂大门昂首阔步地穿过中央过道，迈着大步走上讲台。礼堂里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叫喊着跺脚。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他后来与奥本海默反目成仇——记得有一名同事高喊：“达阵得分！”奥本海默将双臂举过头顶，挥舞着拳头，就像一名刚刚在麦迪逊花园广场打赢了卫冕战的拳王。人群平静下来，奥本海默告诉大家，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项目取得了成功。“现在评判原子弹造成的后果为时尚早，”奥本海默说，“但我敢肯定，日本人肯定不喜欢它。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早些完成原子弹研制，扔到纳粹德国的头上。”

当晚，在军人俱乐部里举办的一场庆贺舞会是另外一番景象。20时已过，俱乐部稀稀拉拉来了50多人，只有几对在跳舞。“其他人或在闲聊，或在沉默饮酒，似乎迷惘于是否应该在这一天进行庆祝”，在舞厅的一个角落里，奥本海默正在给副手汉斯·贝特博士看一份刚刚从华盛顿发来的关于广岛遭受破坏情况及出现大量平民伤亡的详细报告。在5月召开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被问到用原子弹攻击一座城市时会造成多大死亡，当时他的估计数字是2万人。现在看来，这个数字被低估了。贝特边看边摇头，两人的神色都有些不安，继而一起离开了舞场。时间刚到21时，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我想你应该看到了今天的报纸，”西拉德博士在广岛被毁当天给一个朋友的信上写道，“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我费尽心力想要阻止它，但正如今天报纸报道的那样，没能成功。”西拉德当时还不知道杜鲁门从未看到过他和科学家一起签署的那份请愿书。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之后，西拉德又组织了一次为广岛和

长崎幸存者的募捐活动，重新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请愿书，说“这两次轰炸公然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请求立即停止使用原子弹。但直到战争结束，那封请愿书还是没能发出，就算发出也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

伦敦时间8月6日19时15分，在离剑桥不远的法霍尔姆庄园，英国陆军少校里特纳提着一瓶杜松子酒，敲响了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的房门。他告诉这位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英国广播公司刚刚宣布美军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1938年12月，在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正是哈恩和弗里茨·斯特莱斯曼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核裂变，使原子弹的制造成为可能——历史学家认为莉泽·迈特纳应该被视为核裂变的共同发现者，怀疑是因为性别，她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哈恩半信半疑。“我最初不相信这是事实，”哈恩在日记里写道，“但少校说这是来自美国总统的官方消息，重复播放了很多遍。我大为震惊并备感沮丧，因为那么多包括妇孺在内的平民死亡，这是不能容忍的。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哈恩喝了几口酒稳定情绪，走下楼用餐。消息迅速传递给了一起吃晚餐的人，其中包括德国核计划负责人海森堡，以及马克斯·劳厄、卡尔·魏茨泽克——其弟理夏德·魏茨泽克1984年至1994年任德国总统——等科学家。海森堡问哈恩：美国人提到原子弹时，使用“铀”这个字没有？哈恩说好像没有。海森堡说，那就与原子弹无关。他自负地认为德国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他本人比美、英的任何科学家都更高明。连天才的自己都造不出原子弹，美国人不可能制造出来。当天21时，众人一起收听了美国总统的声明全文，海森堡才相信美国人真的造出了原子弹，于是哀叹自己没有像冯·布劳恩研究V型火箭那样，为德国核计划贡献出全部精力。

哈恩说：“如果美国人真的有了原子弹，那么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的确不错。”海森堡说：“我感到十分羞愧，我们这些研制原子弹的人，竟然连美国人是如何制成原子弹的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居住地都安有窃听器，他们的谈话内容很快传往华盛顿，格罗夫斯为此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殊不知他的保密措施在苏联人那里千疮百孔。看到哈恩精神恍惚，海森堡等人害怕他自杀，不停地到他的房间门口查看动静，直到次日凌晨2时听到他开始打呼噜。

卢森堡一处战俘营里，一群德国高级战俘在讨论广岛原子弹事件。他们中有第三帝国副元首戈林、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陆军元帅凯特尔等“名人”。大家都认为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转折点。里宾特洛甫甚至说：“从今以后，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战争，人类应该趁此机会永远结束战争。”果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并非只有科学家才有这样的觉悟。

《芝加哥论坛报》在全文发布总统声明的同时发表社论：“原子能的发现，是本次战争期间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但这同时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随着这项发现成为可能。”

《华盛顿邮报》说：“听到这则新闻，我们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敬畏。我们必须互相关爱，否则人类的故事将成为一个小星球上短暂而不愉快的插曲。”该报社论《闹鬼的森林》说：“随着新型炸弹的发展，所有科幻小说中虚构的最丑恶恐怖的事物似乎都变成了真的。”

《纽约时报》军事分析员汉森·鲍德温警告说：“原子弹的负面效应，会让从爆炸中活下来的人受伤、残疾、失明、失聪、生病。昨天，人类投放原子弹来摧毁人类，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在这一页中，怪诞、奇异和恐惧变得陈腐和显而易见，美国人已成为毁灭的代名词。今天，我们首次动用了一种影响未卜的新武器，它或许能让我

们更快取得太平洋上的胜利，但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新武器的使用也许会使战争提前结束几天，但也不过是几天而已。”该记者西德尼·沙莱特报道说：“杜鲁门总统以无比庄严的语气向全世界宣读的声明，表明20世纪科学的一个里程碑已经树立。原子能时代——原子能是一种既可以推动文明发展也可以毁灭人类的惊人力量——即将来临。”

布鲁斯·布利文在自由派杂志《新共和》上撰文：“就其潜力而论，原子弹的使用无疑是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至少有一点是真真切切的：人类整体或者学会和平共处，或者面临规模宏大到荒诞的毁灭。”

《圣路易斯邮报》警告说：“科学已经签发了哺乳动物世界的死亡证书，并订立契约，把地球的废墟转让给蚂蚁。”

促成“广岛少女”赴美治疗的诺曼·卡森斯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评论文章《过时的现代人》：“人类的自我毁灭，随着揿电钮战争的出现已成为可能。按一下电钮，便可能导致全球性灾难，所有其他国家都会冲向毁灭的电盘。”

《美国新闻》创始人大卫·劳伦斯的批评最为严厉：“我们不能轻易摆脱这种普遍存在的负罪感。面对批评声音，我们可以常常用军事上的必要性来作为回应，但不可能抹掉那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在使用毒气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却毫不犹豫地将迄今为止最具毁灭力量的武器无差别地用在妇孺身上。不论我们为今后其他国家开了什么样的先例，先看看我们为今后的道德良知和理想做了怎样的示范！”

英国外交官皮尔逊·狄克逊的评论很简洁：“这是乌托邦的黎明，或者是世界的末日。”

梵蒂冈教皇提出抗议，“它是战争本身孕育着的可怕的突然袭击事件的灾难性结局”，对科学家没有“为人类利益而毁掉自己的发明创造”的行为感到遗憾。

美国基督教会秘书长塞缪尔·卡维特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说：“因为必要的无差别的毁灭性破坏，因为它们的使用，为人类的未来开创了极其危险的先例。对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使许多基督徒深感不安。加菲尔德·奥克斯纳姆主教和公正持久和平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勒斯正在准备一份关于日本原子弹爆炸的声明，可能在明天发表，敦促人们对人道和日本人给予尊重和信任。我谨敦促在原子弹对日本人民造成进一步破坏之前，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重新考虑我们的最后通牒。”杜鲁门迅速给出答复：“没有人比我对使用原子弹更感到不安，但我对日本人向珍珠港的无端攻击和他们对我们的谋杀更加感到不安。我们轰炸他们，似乎才是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当不得不和一头野兽打交道时，你必须把他当作野兽。这令人遗憾，却是事实。”

消息传到菲律宾，第六集团军一些刚从关岛返回马尼拉的联络军官非常恼火。李梅的手下在关岛设立了一个奖池，金额高达1万美元，打赌战争在10月前结束。他们知道针对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11月1日才能发起，于是赶忙在空军的奖池中投下重注，心中还在窃喜。克鲁格的情报参谋克莱德·埃德尔上校懊恼地说：“从我们掌握的情况以及我们认为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赢下这笔赌注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我们投入了很多的钱。现在发现，我们肯定要输掉这些钱，因为广岛被那帮浑蛋投下的大炸弹炸没了！”

和艾森豪威尔、尼米兹类似，麦克阿瑟同样不赞同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好像大部分美军高级将领都持这种观点。一方面，他坚信日本到了崩溃边缘，投降是迟早的事儿，没必要使用这种极易引发争议的武器。另一方面，他是不久前才从法雷尔和斯帕茨那里得知美国有

这种新武器的。这充分说明华盛顿那帮官僚对他这样一位战区总司令根本不重视。原子弹从研发到投入实战肯定需要很长时间，自己完全不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这样告诉记者：“麦克阿瑟意味深长地说过，他认为原子弹的爆炸就是一场悲剧。你们要知道，麦克阿瑟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他认为军事力量只应该使用于军事目标，这就是原子弹的事情一直让他感到厌烦的原因。”美国记者诺曼·考辛斯说：“麦克阿瑟将军曾亲口告诉我，他找不到投掷原子弹的任何正当理由。”

开战之前，《时代》记者西奥多·怀特在马尼拉采访过麦克阿瑟。后来麦克阿瑟被赶到澳大利亚，他们在墨尔本又见过一次。战争接近尾声，怀特再次来到了马尼拉。麦克阿瑟问记者：“怀特，你知道广岛被炸意味着什么吗？”“您指什么，长官？”怀特问。“我这样的人已经过时，”麦克阿瑟双手掐腰，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后不会再有战争了，怀特，不再有战争。现在，战争掌握在那些政治家和科学家手里，而不是军人手里。个人的勇气在原子弹面前有什么用？有没有战术都没有关系了，步兵注定消亡，炮兵将被超过，装甲兵也过时了。”他将脸转向坐在一边的肯尼上将：“下一场战争的胜利者，将是某个拉下原子弹引线的少尉军官——他应该被立刻授予上将军衔，因为打赢一场战争绝对值四颗星。”麦克阿瑟显然没有看过核爆，还认为原子弹和手榴弹一样需要拉线。

广岛遭原子弹摧毁在苏联引起的冲击绝不小于日本。尽管信息极度匮乏，苏联人还是很快意识到原子弹的重要性。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在发回伦敦的报道中说：“原子弹已经成为莫斯科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唯一话题。消息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人人都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大国政治中的新事实，原子弹对苏联构成了极大威胁。”“几个苏联悲观主义者在同我谈话时忧郁地表示，苏联不顾一切取得了德国人的胜利，现在就像被浪费了一样，”沃斯在写给朋

友的一封信中说，“从上到下，苏联人都确信原子弹的真实意图是在威胁他们。”苏联核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回忆说：“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这件事看作对苏联的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新的可以说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8月20日，一个制造原子武器的特别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正式成立，并提高到“由全党来进行的高度”。这意味着该项由贝利亚亲自负责的计划，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美军使用原子弹肯定包含威慑苏联的成分，至少贝尔纳斯是这样认为的，并多次对杜鲁门说过类似的话。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恰当地揭示了他们当时的情绪。1945年9月15日，格罗夫斯发给陆航战略航空兵参谋长劳里斯·诺斯塔德少将的备忘录中附有3页绝密报告《对摧毁苏联战略区域所需原子弹的估计》。文件包含3栏：第一栏是66座苏联城市的名单，从莫斯科开始，到乌赫塔结束；第二栏列出了每座城市的详细面积；第三栏写明了摧毁它们需要的原子弹数目。莫斯科要6颗，摧毁名单上的所有城市共需要204颗。二战结束才一个月，美国战略决策者的眼光已经盯上了原来的盟友苏联。

8月6日晚，在莫斯科郊外的昆采沃乡村别墅，斯大林得到了广岛被原子弹摧毁的惊人消息。他从波茨坦带回的好心情瞬间踪影全无，连掌上明珠斯维特兰娜给他看自己刚出生的儿子，都勾不起他的兴致。他发现广岛事件震撼了整个世界，平衡已被彻底打破。莫洛托夫完全赞同：“美国人投放原子弹的目标，不是摇摇欲坠的日本，而是如日中天的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原子弹是否会促使日本立即投降？虽然早已做出欧战结束三个月加入对日战争的承诺，但斯大林一直在等待最佳的出兵时机。现在，他下定了决心，必须得到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的在远东的一切权益，苏联绝不能在瓜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果实时被排除在外。

“1905年的失败是我们永远的耻辱，”斯大林说，“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代人已经苦苦等待了40年。”局势急转直下，现在已

经不是苏联人拿着架子，等美国人再三恳请出兵的时候了，苏联军队必须抢在日本被美国人的炸弹恫吓投降之前占领中国东北。

| 第二章 |

帝国末日

四面楚歌（1）

8月6日上午，有关广岛突发灾难性事件的消息零零星星传到了东京。8时16分，日本广播协会一名设备工程师发现，连接广岛广播电台的线路突然中断。几分钟后，东京铁路信号中心发现通往广岛的电报线路被切断。爆炸发生15分钟后，8时30分，海军省接到了吴海军船厂发来的紧急报告，“相邻城市广岛似乎遭到一种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打击，详情不明”。上午10时，距广岛128公里一处航空基地报告陆军参谋本部，“一颗巨大的特殊炸弹攻击了广岛，爆炸时发出炫目闪光，冲击波似乎夷平了3000米范围内的一切”。但大本营始终未能收到驻广岛第二总军司令部的任何消息。

13时前后，广岛城郊打出的一个电话传递的信息经同盟通信社冈山分社传到东京总部，“广岛被一两架B-29投下的一颗或数颗炸弹完全摧毁，伤亡人数高达17万人”。这显然是中村哲边哭边发出来的。

东京陆军高层中，最早对广岛事件给予高度关注的是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他曾受陆军委托，协助理化学研究所物理学家仁科芳雄博士悄悄进行过核武器研究。日本陆军的核研究计划提出于1940年5月，1941年陆军立川航空技术研究所与东京理化学研究所共同展开了代号“二号计划”的研究工作，军方负责人是航空技术研究所所长安田武雄中将。因为具体执行者是理化学研究所的仁科，该计划通常称作“仁计划”。

仁科有过8年海外留学经历，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深造，是丹麦物理学家玻尔的高足，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诸多欧美科学家有过密切交往。回国之后，仁科曾邀请玻尔、保罗·狄拉克——量子力学奠基者之一，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及德国核计划负责人海森堡等人访问日本。仁科还与史汀生临时委员会成员、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放射实验室主任欧内斯特·劳伦斯是好朋友，正是他在1938年帮助仁科建起了日本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珍珠港遭袭前夕，劳伦斯还在旧金山请仁科吃了顿日本鸡素烧，可见关系很好。仁科的得意门生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也都参与了“仁计划”，战后两人分别于1949年、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原子弹研发方面，日本并未给予太多重视，到1945年初才完成了热扩散法生产浓缩铀的研究，还制造出少量重水。1945年4月13日晚，美军160架B-29大举空袭东京，仁科团队专用的理化学研究所49号楼被彻底炸毁，大量资料和实验器材化为乌有。5月14日，仁科召集所有部下在49号楼的残垣断壁上宣布“仁计划”暂时终止。

人力、物力和财力匮乏，日本的核武器研发还被人为地分成两套班子。日本海军的“核物理应用研究委员会”也于1942年开始了独立研究。陆军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大多来自东京大学，海军就去找东京大学的对头京都大学。由该校物理学教授荒胜文策博士负责的项目取名“F计划”（取自英文裂变“Fission”一词）。在研发过程中，陆军高层指示仁科“无论如何都不能输给海军”，“理研所的人都顶住”。海军高层也要求荒胜“绝不能把信息泄露给陆军”。日本海军还想与纳粹德国合作，试图获得宝贵的氧化铀和浓缩铀，未获成功。就在美国“三位一体”核爆实验成功5天之后，1945年7月21日，“F计划”被迫终止。

日本人这种弄法说好听点儿叫“双管齐下”或“两条腿走路”，说难听点儿就是各自为战，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双方相互竞争，相互排挤，日本陆海军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在研制经费上，陆军先后拨给“仁计划”200多万日元，“F计划”也收到了海军95万日元的“巨款”。这些钱与美国人的20亿美元无法相比。美国“曼哈顿工程”参与者高达13万人，仅洛斯阿拉莫斯的科研人员就超过了8000人，日本两大团队的参与人员加起来都不超过200人。日本确

实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甚至因信奉马克思主义而被抓进监狱的物理学家武谷三男都得到特许，一边坐监，一边研究铀-235分离。

1945年11月20日，美国陆军第八工程营一众大兵身背撬杠，手持割枪，充分发挥专业技术职能，强行拆除了理化学研究所、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从事核研究的相关设施，其中当然包括劳伦斯博士帮仁科建立的那台在内的所有5台回旋加速器——东京2台、大阪2台，京都的1台属于荒胜文策。仁科前往占领军司令部，向麦克阿瑟提出强烈抗议。麦克阿瑟之前答应保留这些仪器用于民用研究。仁科的抗议最终无效，因为拆除命令是格罗夫斯以新任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名义从华盛顿发出的。11月24日，眼看自己那些“宝贝”被当成废铜烂铁装上驳船直接抛入东京湾，55岁的仁科哭成了泪人。此前他仅仅哭过一次，那是因为母亲去世。包括一些美国科学家在内的许多科学界人士纷纷出面谴责美军。迫于压力，帕特森发出一份致歉声明，“我为陆军部采取的这一草率行动表示遗憾”。格罗夫斯则称这一意外事件是因为他工作的疏忽造成的。

在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格罗夫斯如此描述这个被自己轻视的对手：“我们没有花多少精力去获取日本在原子能发展方面的情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根本不可能有制造原子弹必需的材料——足够数量的铀或铀矿石。其次，生产原子弹所需的工业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所具备的能力。最后，我们的原子物理学家对日本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非常了解，他们认真讨论过，最终结论是日本的合格人才太少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根本不可能制造出有效的核武器。”还有一点原因，日本的原子弹研发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没有与盟友德国进行技术和信息共享，而美国人得到英国、加拿大不遗余力的支持。仅在1944年的一次交易中，美国就从比属刚果购买到1560吨铀矿石，而日本人获得的铀矿石始终停留在公斤量级。

“曼哈顿工程”国外情报负责人罗伯特·弗曼少校——就是“印第安

纳波利斯”号上冒充炮兵军官的那位——认为，与美国庞大的计划相比，日本人的核武器项目不过是“小儿科”：“据我们所知，没有人能够在核武器研制速度上比我们更快。”美国人根本不屑于将日本人作为对手。

8月6日下午，仁科博士被请到了参谋本部。军方一名负责人向他简要介绍了广岛遭破坏的情况，仁科初步判断美国人使用了原子弹。接下来那名负责人问他日本的原子弹研究进度如何，能否在一年内研制出用于实战的炸弹。陆军在长野县松代的深山中修建了长达13公里的地下防御体系，准备用作美军登陆后的最后抵抗基地。如果仁科他们在一年内制造出原子弹，军方就可以把他们和天皇一起转移到那里。陆军继续拼命抵抗，为他们争取一年时间。仁科对陆海军核计划终止的情况心知肚明，他心中的真实想法是至少10年。但他不敢把这话直接说出来，只能委婉地表示一年内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

6日傍晚，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从陆军省得到了广岛遭到特殊炸弹攻击的消息。作为文官的迫水对原子弹不陌生，1944年2月，他陪高松宫参加过荒胜文策主持的一次有关“核裂变”的讨论。迫水立即向铃木做了汇报。就在同一时间，内大臣木户幸一也向天皇报告广岛被某种秘密武器夷为平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向不可避免的事态屈服，”裕仁说，“不管朕本人会有什么遭遇，我们都必须尽快结束战争，这个悲剧不能再重演。”不过两人都认为，在内阁和军方明确表态之前，天皇亲自出面干预的做法是不慎重的。

广岛遭到了实实在在的攻击，东京军方高层仍然对美国能否制造出这种新武器持怀疑态度。对由海军主导的“F计划”终止的现状，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心知肚明。他认为即使美国人能凑够制造一颗新炸弹需要的材料，也只可能造出一颗，最多三颗，根本不足以从空中摧毁像日本这样的大国。海军技术专家也认为，即使美国人造出了原子

弹，也无法把这种“不稳定武器”用空运或海运送到马里亚纳群岛，而从美国本土起飞的飞机不可能直接飞抵广岛上空投弹。

军方高层一致认为暂时保密完全必要。消息一旦泄露，对国民士气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下午晚些时候，同盟通信社和东京五家最大报纸的负责人被召集起来，大本营报道部一名军官做出了以下说明：“我们相信，美军对广岛投放的炸弹与众不同，但我们目前还缺少足够的情报。一旦得到最新消息，就将做出相应声明。各新闻单位在发布这一消息时，不能有别于这是一次一般性空袭的说法，尽量淡化对广岛遭到轰炸的任何描述，切记不能出现‘原子弹’一词。”

根据官方指示，NHK于18时发布极简的新闻：“一、今晨8时20分前后，广岛遭数架B-29袭击，敌机投下燃烧弹后仓皇逃遁；二、伤亡情况尚在调查之中。”

广岛的毁灭使日本更加迫切而不现实地希望通过苏联出面为和谈斡旋。据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从波茨坦回到莫斯科，17时，外相东乡向驻莫斯科的佐藤大使发出了紧急指示：“或许会有各种不便，但望紧急会见莫洛托夫，督促其尽快对派出近卫特使一事做出明确答复。”苏联方面已明确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续签，尽管莫斯科给东京提供的答复大多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词，但东京这些大人物包括天皇在内，仍将全部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就在他们等待斯大林答复的过程中，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当晚，大本营终于收到驻广岛第二总军司令部通过海军吴镇守府转来的报告：“美军使用了具有空前破坏力的高性能炸弹，广岛近乎一座死城。”有末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派出专业人员前往广岛核实情况。他找到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开战以来，河边一直在航空部门工作，先后担任航空总监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军司令官、陆军航空总监部次长等职，1945年4月才接替前往关东军任参谋长的秦彦三郎出

任参谋次长。由于陆军主导的核武器研究一直由航空本部负责，河边对“仁计划”有相当清晰的了解。赴参谋本部上任之前，河边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要真正进行研究，至少需要1亿~2亿日元资金。陆海军都不可能轻易搞到这么多钱，这真是令人愁苦之事。”听完有末的汇报，河边当即做出指示：“如果要去现场，一定要带上仁科博士。”

8月7日凌晨1时，东京郊外埼玉县同盟通信社的大型无线电监听站率先收听到美国广播的总统声明。在这个天线杆林立的监听站里，50名监听员不分昼夜地收听美国广播，许多是在美国出生的日本女孩。一名监听员第一时间叫醒了站长木下秀夫，告诉他美国正在广播一份声明，一个叫“原子弹”的东西已投到广岛。木下对“原子弹”一无所知，但通过声明的内容很快有了基本认识：“它利用了宇宙中最根本的力量，现在被释放到在远东点燃战火的那些人身上，如果日本人拒不投降，就会挨到更多这种可怕的炸弹。”木下立即打电话给在附近一家旅馆休息的同盟社外信部长长谷川才次，已经睡下的长谷川非常恼火，但木下的话让他瞬间睡意全无。长谷川起身穿好衣服，直奔监听站。看完美国声明的全文，他第一时间打通了好友、内阁书记官长迫水的电话。

自5月25日宿舍被美军燃烧弹摧毁之后，将妻儿送回乡下老家的迫水就一直暂住在首相官邸的内阁书记官办公室里。接到长谷川打来的电话，半睡半醒的迫水瞬间清醒过来。大为震惊的迫水立即意识到，这是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扛得住原子弹的攻击，“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把打败仗的原因归咎军方或军火商”——看来尼米兹的情报参谋莱顿上校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迫水立即拨通了首相私宅的电话。

外务省、海军省和陆军省也相继听到了美国的广播。外相东乡认为，“这种武器彻底改变了军事形势，为军界提供了体面结束战争的

绝佳理由”，同时建议“按照美国总统声明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形式结束战争”。“这种举动是完全不妥当的，”陆相阿南坚决反对东乡的观点，“目前我们尚不知道落在广岛的究竟是不是原子弹。这很可能只是杜鲁门虚张声势的宣传手段，目的在于削弱我军民的战斗意志。关键时刻，我们切不可被敌人的欺瞒宣传迷惑。在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核实之前，擅自做出任何决定都是草率的。”

7日中午聚餐时，侍从武官长莲沼蕃把美国总统声明文本呈交给内大臣木户。13时30分，木户前往御文库向裕仁做了汇报。

“既然到了这般地步，”裕仁听完后说，“如不早点儿结束战争……”

7日14时，以有末为组长、仁科为顾问，配以航空本部、陆军军医学校部分专家组成的7人考察组，乘两架飞机从所泽机场升空直飞广岛。仁科听说广岛已全面停电，就只携带了一台盖革计数器。飞机飞经富士山，仁科乘坐的第二架飞机引擎出现故障，只好重新返回所泽机场，更换引擎的工作到第二天才能完成。当晚，仁科回到理化学研究所的办公室，给助手玉木英彦——他在“仁计划”中负责链式反应的理论研究和数据计算——留下这样一封信：“如果杜鲁门说的是真话，我认为我们这些从事‘仁计划’的人都应该切腹谢罪，自杀时间等我从广岛回来后在再定。我感到杜鲁门说的很可能是事实，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我们面前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他们的性格远在我们的性格之上。”

15时30分，大本营就广岛遭袭事件发布正式公告：“一、敌军几架B-29于8月6日袭击了广岛，当地蒙受了巨大损失；二、关于敌军在攻击中使用新型炸弹一事，目前正在调查中。”为安定人心，军方随后发表了一系列应对新型炸弹的注意事项。诸如穿白色或浅色衣服——因为黑色或深色衣服吸收热量，白色或浅色衣服则反射热量——

可以免受伤害，进入防空洞就能确保安全，以及少数敌机来袭也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等。

大本营公告发布仅10分钟后，15时40分，未能及时得到佐藤回复的东乡，再次致电莫斯科：“局势急转直下，务必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即复告。”这是战争期间日本发往苏联的最后一封电报。

18时30分，有末乘坐的第一架飞机顺利飞抵广岛上空。自美军对日本本土发起大规模空袭以来，有末见过很多被燃烧弹烧成废墟的城市。一般说来，这样的城市多少有些余烬，临时搭建的厨房也会冒出炊烟。但是现在，出现在他视野中的广岛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漠，“犹如地球表面上突然出现的一块伤疤，这种不同寻常的破坏，绝非一般燃烧弹所能造成”。

“将军，下边就是广岛，怎么办？”飞行员向有末请示。

“着陆！”有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飞机在宇品港以北一片草地上徐徐降落。有末走下飞机，发现地上的草呈现出奇异的泥土色，统一向濑户内海方向倒伏。前来迎接的一名陆军中佐恭恭敬敬地向有末敬礼，这人显然因闪光而灼伤了，当时他正侧脸对着爆心，被完全烧伤的半边脸伤势非常严重，另半边脸却完好无损。有末向他表示慰问，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中佐似乎不在乎：“被烧伤的只是露在外面的部分，只要有遮挡，哪怕只是轻微的遮挡，就不会有事。因此，我们不是找不到对付这种炸弹的办法。”

有末一行乘汽艇来到陆军船舶司令部，在那里等待的是他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马场英夫。马场报告说，广岛无水无电，只能屈尊考察组一行。两人在露天的一张长木桌旁坐了下来，借助一支蜡烛照明。

马场非常激动，说女儿在上学路上被炸死了：“不仅仅是我的女儿，还有成千上万无辜的孩子被杀死。这种炸弹简直就是魔鬼，它实在太可怕、太残暴了！”

有末起身将同学抱在怀里：“请记住，我们都是军人！”

马场为自己的失态抱歉，他接下来的话让有末异常震惊：“有谣传说，美国人正准备向东京投下一颗这样的炸弹。”

仁科乘的飞机于次日下午抵达广岛。飞机还在被摧毁城市的上空盘旋时，仁科就看出来了，“除了原子弹，没有任何武器能造成如此破坏”。通过对一名防空炮兵中队长的询问，仁科将爆心确定在岛川医院大门以东22码。在左区町19号的废墟前，仁科采集了一些土壤、岩石、电线和木头标本，准备带回东京做进一步研究。他发现河中漂浮的死鱼背部都被烧焦了，可能是因为核辐射。仁科最终出具的结论是，“只有原子弹才能造成这样的惨象”。他告诉有末，美国人投下的是一颗铀弹，与他之前研制的武器是同一种类型。他问自己是否应该重启之前的研究，有末沉默不语，这显然不是他能回答的。

7日和8日两天，铃木的官邸异常忙碌，前来求见的人络绎不绝。迫水 and 一众秘书官忙得脚不沾地儿，竭力劝阻来人不要去打扰首相。求见人大致分成两类。少数人认为既然美国已使用这种“大杀器”，就应该迅速结束战争。更多的人则扬言要进一步加强国民团结，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底。

8日晚上，有末、仁科的调查结果从广岛传来，铃木第一时间叫来了迫水：“投在广岛的是原子弹，这一点已确定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准备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阐述结束战争的意见，请你提前准备。”

8日下午，外相东乡入宫觐见天皇，详细汇报了广岛遭到特殊炸弹攻击以及美国公开发表的总统声明，并建议“应该以遭原子弹攻击为理由，断然结束战争”。这次裕仁难得地说出了好多句话：“战争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需要动用这样残酷的杀伤性武器，那么还想继续战争的想法简直荒唐至极。我们要抓住有利时机，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尽快以最少的损失结束战争。条件经过协商，不会谈不拢的。希望尽快推进‘终战’进程，以早日看到战争的结束。请把朕的上述意图转达木户内大臣和铃木首相。”

向天皇鞠躬告退，东乡转身来到内大臣办公室，将裕仁的话原封不动地对木户学了一遍。离开皇宫之后，东乡直奔首相官邸，将天皇的意图向铃木做了传达，并提议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迫水立即发出了通知，却被告知“六巨头”中有一人“因要务外出”无法参加，会议只能推迟到次日举行。这样，首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整整48小时就被白白浪费了。

当天，日本人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莫斯科方面终于有了回音。12时过后，外务省终于等来了佐藤大使的回复：“因莫洛托夫已经回国，我立即提出了会见要求，并请洛佐夫斯基副外交人民委员进行安排。现在已得到通知，莫洛托夫同意在莫斯科时间17时（日本时间23时）会见。”

东乡立即将上述消息告知铃木和木户。根据迫水当时的回忆，“整个东京都处于翘首以盼的状态之中，期待从苏联那边能够传回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或许能让日本通过外交途径退出战争，从而获救”。特使近卫文麿和他庞大的出访团队严阵以待，做好了随时出发的一切准备。一旦有好消息从苏联传来，他们将立即从高崎市军用机场登机直飞满洲里，再转机飞往莫斯科。

几天以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一直心神不宁。最近一段时间，对东京派出近卫特使斡旋和平一事，苏联人一直态度暧昧。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总是闪烁其词，正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干脆避而不见，而来自东乡外相的催促电报又是一封接着一封，口气变得越发严厉。8月6日，佐藤终于从广播里听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波茨坦回国的消息。佐藤认为，虽然苏联人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但如果就此认为斯大林去波茨坦只是为了研究战后德国的处理问题、完全不涉及上述对日最后通牒，是极其幼稚的。事实上，佐藤真“冤枉”苏联人了，人家尽管答应参战，却的确没有参加对日最后通牒的讨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此还向美国人提出了抗议。佐藤认为，如果《波茨坦公告》本身就有苏联人在掺和，还扯什么协助调停？佐藤依然坚持以前的观点，日本除了无条件投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能保住天皇的地位，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8日上午，佐藤意外接到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一名官员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当天20时莫洛托夫约见，有重要外交事务相告，语调和平时没有两样。几分钟后，电话再次打来，不加解释地把会见时间提前到17时。莫洛托夫意欲何为？佐藤心里实在没底。还不到17时，他就急匆匆来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的警卫礼貌地走上来检查证件，摆手示意可以进入。佐藤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可能有不利于日本的事情发生。但事到如今，他只好强作镇定，走一步算一步了。他径直来到莫洛托夫办公室，里边只有外交人民委员一人，显然是在等他。佐藤还来不及用俄语向这位打了3年多交道的人致意，莫洛托夫就把手一挥，表情严肃地打断了他。莫洛托夫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我这里有一份以苏联政府名义发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在这里向阁下转达。”

41年外交官生涯培养出的职业第六感告诉佐藤，莫洛托夫手中拿的很可能是一份宣战书。莫洛托夫起身离开办公桌，在另一张长桌的

一端坐下，然后示意佐藤在另一端坐下来。莫洛托夫以他固有的表情开始宣读手中的文件：“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之后，日本是依然坚持战争的唯一大国。美、英、中三大国本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建议，并参加盟国本年7月26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稍作停顿，莫洛托夫有意加重了语气，“由于以上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这不出佐藤所料，但预想终于变成事实，对佐藤仍属重大打击。他竭力抑制内心的情绪，彬彬有礼地对苏联在《日苏中立条约》还有近一年才到期就违反条约表示遗憾：“这在两国关系上是一种片面的毁约行为。苏联把对日本宣战说成是为了拯救日本国民苦难，完全没有道理。不进行战争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摆了摆手：“请从总体上理解这一意义。”

佐藤追问：“所谓自8月9日进入战争状态，就意味着8月8日仍是和平状态，自9日起进入战争状态吗？”

“你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莫洛托夫说。

“我可以把这个消息通知我国政府吗？”

“当然可以，你想发什么样的电报，就发什么样的电报，甚至可以用密码。”

莫洛托夫接着说，就个人而言，他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对于过去几年你作为大使的行为，我一直深为满意。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我们遇到了种种困难，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两国政府还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对贵国政府之善意和款待，我谨表示感谢，”佐藤用俄语说，“这使我在这个异常困难的时刻，仍然能够留在莫斯科。我们就要作为敌人分手，确实是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无论如何，让我们握握手再分别，如何？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

莫洛托夫把手伸了出来，于是两人握手告别。后来佐藤无论如何都想不起当时自己是怎么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日本使馆与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约10分钟路程，当佐藤17时30分回到使馆时，发现内部电话已被全部切断，电台设备也被没收。佐藤用日文起草了一份明码电报，派人送交电报局。就在他送出电报的差不多时间，苏联人对关东军的进攻作战已经打响。

事实上，佐藤发不发电报实际意义都不大。莫斯科和东京有6小时时差，莫斯科的17时，就是东京的23时，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读战书时，离苏联发动进攻只剩下1小时。佐藤听莫洛托夫念完，再赶回使馆起草电报送出去，1小时已经过去了。此时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边界已是午夜，从1945年8月9日0时0分起，苏联战机就会起飞，坦克也会滚滚向前。苏联人突然发动进攻时，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和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处在同一状态，这也可以看成对当初日本人背信弃义偷袭珍珠港的报应。其相同点是，两次作战都是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进行谋划的。不同点是，莫洛托夫属于主场作战，文件准备得非常充分并能及时传达。当年在华盛顿的野村三郎和来栖三郎是客场作战，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况且当时他们和美国人一样被东京蒙在鼓里。如果日本人回忆起开战前自己对宣战书呈交时间

的特殊安排，就会意识到苏联人选择在临近9日午夜1小时之前召见佐藤可能有某种特殊含义。

10多天前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向美、英承诺的出兵时间为8月中旬。毫无疑问，美国人对广岛的原子弹攻击，使他们把参战时间提前了。9日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两国大使，莫洛托夫告诉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尔爵士，苏联信守在雅尔塔做出的“打败德国三个月后参加远东战争”的承诺，对日战争将于8月9日0时发起。来自西方的两位大使发现苏联领导人一反常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与以往的沉默寡言截然不同。

“斯大林说，他的前进部队已从东西两面越过了满洲边境，”哈里曼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各条战线都没有遭遇重大抵抗，而且已在某些地区前进了10~12公里。他说：‘谁能料到事态进展得如此迅速呢！’他还说，从西方主要有三个攻势，一是向南直扑海拉尔，二是从外蒙古以东进攻索伦，三是一支骑兵部队通过戈壁直攻南满。在海参崴，还有一支军队西进攻击格罗迪科沃。斯大林解释说，各个方向的进攻都以哈尔滨和长春为目标，他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军队准备在防守这一线的日军被迫缩减时发起进攻。他又说，他们暂时还没有进攻库页岛，但准备以后这么做。”

四面楚歌（2）

虽然苏军称本次作战为“中国东北战略进攻战役”，但也包含了夺取朝鲜、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辅助作战内容。进攻千岛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直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发起，苏联军队还将迅速占领岛链的其余部分，其进攻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2日苏联代表在“密苏里”号上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还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前拿出8月19日登陆北海道的作战计划，因为“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在日本本土的某个地方获得一块占领区，就会让我们的舆论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日本人的提前投降让这一计划最终落空。假如他们再晚投降哪怕几周，其本土最北端的岛屿可能就要在“铁幕”的另一边待上不短一段时间了。

在回答克尔爵士“17时将宣战书交给日本大使，对方反应如何”的询问时，莫洛托夫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佐藤先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双方谈到日本局势，就不可避免地会谈谈到原子弹。莫洛托夫脸上露出了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戏谑美国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哈里曼的助手乔治·凯南，1952年他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你们美国人想保密，就尽管保密去吧”。哈里曼后来说：“莫洛托夫的表情使我确信，原子弹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的确如此，包括福克斯在内的多位间谍早已把“曼哈顿工程”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及时通报给了苏联人。

哈里曼问：“大元帅，您认为我们轰炸广岛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日本人正在寻找借口，成立一个准备投降的政府，原子弹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借口。”斯大林说，“原子弹意味着战争和侵略者

的终结，这个秘密必须好好守着。”接下来斯大林的一番话让哈里曼颇感意外，“我们苏联的科学家也一直在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但目前还不能解决它。我们在柏林的实验室里发现，德国人正在进行原子分裂工作，但并没有发现他们取得任何成果。”

哈里曼说：“苏联能站在研制原子弹成功的一方，是多么幸运！这个计划是我们和英国共同实施的，动用了庞大的队伍和装置来进行实验。”

“那一定花了不少钱吧？”斯大林问。

“20亿美元！”哈里曼给出了一个自认保守的数字，实际上截至1946年底，“曼哈顿工程”的总花费是219100万美元，“在鼓励实施这一计划方面，丘吉尔先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丘吉尔先生是伟大的革新者，他执着而无所畏惧！”尽管当时英国大使克尔也在场，但老酒坚信，斯大林的话绝不是官面上的恭维，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他始终将丘吉尔视为最值得尊重的强劲对手！

华盛顿时间8月8日午后，杜鲁门收到了苏联参战的消息。他并未显得特别开心，扭头问身边的莱希上将：“他们在抢跑，不是吗？”

“是的，该死的，”莱希说，“原子弹起作用了，他们希望在一切结束前插手。”

在莱希和贝尔纳斯的陪同下，杜鲁门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发言只有短短四句话：“我只简单宣布一件事。我今天不能举行一般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但这个宣布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要召集你们。苏联已向日本宣战。就是这件事。”

8月7日一整天，美国各大电台都在不断播放杜鲁门的总统声明，每15分钟循环一次。塞班岛上，战时情报局不分昼夜印刷劝告日本投降的传单，由李梅派出B-29投放。仅7日当天，美军轰炸机就对选定的47座日本城市投下了600万份传单，一些传单上印着卡伦拍下的“蘑菇云”照片。传单上的文字写道：

告日本人民书

我们要求你们立刻注意我们在这份传单上所说的话。我们已经掌握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我们新近发明的原子弹的爆炸力，相当于2000架巨大的B-29轰炸机执行一次任务时所携带炸弹的爆炸力。这个可怕的事实是值得你们思考的。我们庄严地向你们保证，我们的投弹是极其准确的。我们在你们本土使用这种炸弹刚刚开始。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怀疑，请了解一下广岛挨了仅仅一颗这种炸弹之后的情况。

在利用这种炸弹摧毁军方拖延这场毫无用处的战争的一切资源之前，我们要求你们，现在就向你们的天皇请愿，结束战争。我们的总统为你们概述了体面投降的13项条件，我们敦促你们赶快接受，开始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爱好和平的新日本而努力。你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停止军事抵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这种炸弹以及其他一切优越武器，立刻强行结束战争。

现在就从你们居住的城市中疏散开！

在一些日裔美二代或俘虏的帮助下，美军传单的制作水平越来越高，不但文字通俗易懂，还配上了一些日本人喜欢的图案或漫画。这在战后差点引发了小官司。横山隆一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漫画家，他创作的“健少爷”“小阿福”等系列漫画在日本家喻户晓。美军重返菲律宾后，麦克阿瑟从一些日本人遗留的《朝日新闻》上看到了“小阿福”漫画——很可能是小阿瑟和琼先看到的——非常喜欢，特意叮嘱

将它们剪下来，印在传单上。这样就给躲到长野农村避难的横山带去了不少麻烦。一些人拿着传单找到漫画家，说他是美国人派出的奸细，这些传单就是最好的证明。横山百口莫辩。

战争结束之后，横山开始琢磨调查美国人使用他漫画的情况。咨询好友吉田健一（吉田茂的儿子）之后，横山直接来到占领军司令部。他向美国人提出严正抗议，因为他们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他的漫画，属于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并要求美国人为此支付一定数量的版权使用费。接待他的斯坦利是一位澳大利亚人，这位牧师在东京大学读过书，日语说得非常流利。斯坦利告诉横山，自己战前就曾通过“小阿福”学习日语，但他不能决定是否支付横山这笔钱。他请横山稍等片刻，“我必须去跟我的上司谈谈”。没过多久，斯坦利回来告诉横山：“我的上司说，战争期间，不存在版权使用费一说。”横山没能如愿拿到钱，但他这一举动让朋友们震惊，他们一个个眨着眼睛问横山：“我们都怕美国人，他们没找你麻烦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敢跑去问他们要钱呢？”

书归正传。到8月8日，美国总统声明发表了一天多，日本方面仍然毫无反应。五角大楼里，史汀生和马歇尔私下里开始担心，炸弹是否没能取得预期的震撼效果？当天下午，史汀生给杜鲁门看了一张生动说明广岛“被全部毁灭”的照片。“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劝日本人尽快投降。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日本人。”接下来他再次说出了自己的那句名言，“当惩罚你的狗时，惩罚完也不能整天厌恶它。如果你想得到它的好感，惩罚就必须有限度，对日本也是这样。从天性上讲，他们也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民族，因此我们也要学会用笑脸与他们相处。”史汀生一直想在原子弹投下之前促成日本人投降，未能成功。对此他既不难过，也不怨恨，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的：“我们不能代替日本人做出投降的决定，他们需要亲自去做这件事。”

杜鲁门对那张照片并非无动于衷，他的确认识到“这样的毁灭给我们这里的人和我本人带来的可怕责任”。美国人不久就将使用第二颗原子弹，在返回美国途中，杜鲁门给斯帕茨发出了补充命令：“除非另有指示，须依照计划进行。”这就为美军投下第二颗甚至更多颗原子弹打开了绿灯。

格罗夫斯原拟在8月20日投下第二颗原子弹。7月底，这个日期被提前到了8月11日。格罗夫斯曾多次和“曼哈顿工程”的海军负责人珀内尔少将谈论过第一颗原子弹投下后紧接着就投放第二颗的重要意义。珀内尔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只需两颗原子弹就能结束战争；第二，两颗原子弹投掷时间的间隔要尽可能短，这样不仅表明我们有很多颗这种炸弹，还能使日本人来不及扭转惊慌失措的被动局面。气象专家报告说，只有8月9日的天气适宜投弹，之后有连续5天的恶劣天气。格罗夫斯决定，将出击时间从8月11日再次提前到8月9日。战后有人问蒂贝茨第五〇九大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蒂贝茨说“捉摸不定”。他从来不知道到第二天，第一天制订的计划是否仍然有效。

8月7日，斯帕茨在关岛正式批准对日本发起第二次原子弹轰炸，攻击目标依次为小仓和长崎。首要目标小仓是位于九州最北端的一座工业城市，正面对着下关海峡。第二目标长崎是九州西海岸的一座大型港口和造船中心。在和李梅、法雷尔等人商议之后，斯帕茨从名单中画掉了新潟。理由是该地距提尼安岛较远，一旦投弹不能成功，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另外新潟市区面积太小，不利于测试原子弹的攻击效果。

同时，第五〇九大队的装配车间里，第二颗原子弹正在进行最后的安装调试。内爆式原子弹的结构比枪式原子弹复杂得多，因此无法在起飞后再进行组装，投弹机必须携带装配好的炸弹起飞。此前B-29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发生过多起事故，如果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在跑道

上坠毁，被诱爆的原子弹很可能将大半个岛屿摧毁。提尼安岛空军基地负责人对此忧心忡忡，要求签署一份保证装有原子弹的飞机起飞时绝对安全的保证书。虽然帕森斯和拉姆齐博士勉强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但心里没有一点把握。不过拉姆齐博士认为：“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故，我们都会被炸飞上天，也就用不着去做任何解释了。”

与投在广岛的炸弹不同，这次将被投下去的是一颗球形钚弹。它长3.23米，直径1.52米，总重量超过5吨。为了向合作伙伴丘吉尔表示崇高敬意，这颗炸弹依照他的体形命名为“胖子”。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操作11磅重的钚核时小心翼翼，唯恐出现什么差错。这玩意儿看上去普普通通，摸起来却热乎乎的，就像具有生命一般。8日下午，“胖子”被吊放在手推车上，由三个人战战兢兢地推出了装配车间。之前安置“小男孩”的过程又重演了一遍，不过这次蹲在装弹坑上方的不是“伊诺拉·盖伊”号，而是一架叫“博克之车”的飞机，它的名字来自机长弗雷德里克·博克上尉。

起初李梅以为，代号“第十六号特别行动”的第二次任务也将由蒂贝茨亲自出马：“你不想去执行这次任务吗？”蒂贝茨回答：

“不。我自己执行轰炸广岛的任务，只是为了证明原子弹的可行性。现在关于我的宣传够多了，我手下的其他人也都在勤奋工作，他们也能干得和我一样出色。”蒂贝茨后来这样告诉劳伦斯记者，他要给团队里其他人青史留名的机会，自己只负责作战计划的制订。

蒂贝茨本来想派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他的“大艺术家”号执行投弹任务，但由于攻击计划由11日提前到9日，这架飞机的准备时间就不够了，它还装载着执行广岛任务时提前安装好的大量测量仪器。阿尔瓦雷斯博士说，将它们拆下来再安装到另一架飞机上，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作为变通，蒂贝茨将“博克之车”号派给斯威尼做投弹机使用，由博克上尉驾驶“大艺术家”号执行测量任务，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蒂贝茨选择斯威尼驾驶投弹机的决定让许多人吃惊。25岁的斯威尼是第三九三轰炸机中队的中队长，是一名极具天赋的飞行员，他曾被指派为李梅学习驾驶B-29的教练就是最佳例证，很多人认为他的驾驶技术仅次于蒂贝茨。况且斯威尼已执行过轰炸广岛的第一次任务，当时他驾驶的是“大艺术家”号。但斯威尼的最大缺点是他从未在德国上空飞行过，实战经验相对缺乏。蒂贝茨对斯威尼和他的机组人员说，“胖子”将使第一颗原子弹变成过时货，并预祝他们一切顺利。斯威尼在心中一次次向上帝祷告，希望自己也能有大队长那样的好运气。

目标城市从上次三个减为两个，本次任务出动飞机6架就够了。除了斯威尼少校的投弹机“博克之车”号和博克上尉的测量机“大艺术家”号，其余4架飞机的任务是：詹姆斯·霍普金斯少校——就是上次驾驶“奇怪货物”号将“南瓜”弹掉到跑道上那位——驾驶“恶臭”号负责拍照；乔治·马夸特上尉驾驶“伊诺拉·盖伊”号负责侦察小仓气象，查尔斯·麦克夸特上尉的“喧龙”号负责长崎；拉尔夫·泰勒少校的“满堂红”号飞往硫黄岛，当作备用机使用。李梅此前答应过让英国人参加第二次任务，未来英国的“原子弹之父”彭尼博士和皇家空军王牌飞行员切希尔上校这次如愿地登上了“恶臭”号，陪同他们的是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塞伯博士。雷达军官贝塞尔中尉再次出现在“博克之车”号上，他因此成为两次行动中都在投弹机上的唯一一人。

6架飞机的大部分机组成员都参加过轰炸广岛的第一次任务。一些人因此抱怨说对还要去投掷第二颗原子弹感到吃惊，之前他们认为一颗原子弹就足以迫使日本人投降了。“大艺术家”号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下士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失望心情：“没必要再执行更多的任务，投放更多炸弹去造成更多的恐惧和死亡了。上帝啊，连傻子都会这么认为。”和斯皮策的感觉类似，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的很多

科学家都不赞成发起第二次攻击，广岛轰炸证明了他们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不需要第二次证明，何况还要杀死那么多人，况且这次投掷的“胖子”和“三位一体”实验中使用的炸弹是完全一样的。

和英国人一样，《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劳伦斯得偿所愿，获准登上“大艺术家”号为全世界撰写新闻报道。“在过去两天里，我观看了这颗‘人造陨石’的组装过程，”劳伦斯写道，“而且有幸与科研人员和陆海军代表共同参加了昨晚将原子弹装入‘超级空中堡垒’的仪式。在令人害怕的漆黑夜色下，偶尔有巨大的闪电撕裂夜空。这个‘装置’看上去很美（他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而老酒看它一点都不美），它的设计工作耗费了数百万个工时，它无疑是历史上最浓缩的智慧结晶。从未有如此多的脑力劳动聚焦到一个问题上。”由于没人告诉劳伦斯飞机进行了最后调整，他在后来被广为阅读的报道中称“大艺术家”号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殊不知他自己就在这架飞机上。由于劳伦斯的错误报道，官方公报也跟着出现了一系列错误。1946年，美军在制订“大艺术家”号的退役计划时偶然发现，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飞机实际上是“博克之车”号。总体来说，美军对长崎的攻击称得上是一次错误百出的蹩脚行动。

和上次一样，观测机“大艺术家”号又搭载了沃尔特·古德曼、杰西·库弗伯格和劳伦斯·约翰斯顿这三位科学家，后者因此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现场观摩过三次原子弹爆炸的人。除搭载了大量测量仪器外，这架飞机还携带了一封信，上边有阿尔瓦雷斯、菲利普·莫里森和罗伯特·塞伯三位科学家的签名。这封信将和测量仪器一起装进圆桶里投下去，每个信封上都写着嵯城根辽吉教授收。嵯城根是日本核物理学家，正是他于1940年上书当时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日本才有了“仁计划”。这三位美国科学家和嵯城根都认识，20世纪30年代，他们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辐射实验室一起共事。美国人在信中写道：

致嵯城根教授

寄自：阁下以前在美国工作期间的三名科学界同僚

我们以个人名义发出这封信的目的，是敦促阁下运用作为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影响，使日本大本营相信，如果你们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你们的人民将遭受的可怕后果。

若干年以来，你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国家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去准备必要的材料，原子弹是可以造成的。现在，既然你看到了我们建立起生产它的工厂，你心中必然毫无疑问，昼夜开工的工厂一定会把它们的所有产品送到你的祖国的土地上空爆炸。在三个星期中，我们在美国沙漠里试爆了第一颗，在广岛投下了第二颗，今天早上又爆炸了第三颗。

我们请求你向你的领导人证实这些事实，尽最大努力去阻止生命的毁灭和浪费。如果我们继续轰炸下去，其结果只能是你们的全部城市被摧毁。作为科学家，我们对一项出色的科学发现被这样利用感到遗憾。但我们向你保证，除非日本立刻投降，否则原子弹就会愤怒地像雨点一般不断落下。

遗憾的是，直到日本投降一个月后，嵯城根才读到这封信。如果当时能及时收到这封信，他本来可以说服一群有影响的科学家与他一起向高层提出建议。捡到这封信的军方故意将信藏了起来。长崎遭到攻击后的第二天，8月10日，一名海军军官——他曾是博士过去的学生——告诉嵯城根，几名美国科学家给他写了一封信被海军高层没收了。随后又有一名陆军军官告诉他，不要相信有这样一封信的谣言。当然，军方高层根本不可能因为科学家的规劝就放下武器。1949年，和嵯城根再次重逢的阿尔瓦雷斯在他保存的那封信上再次签上自己的名字。

8月8日23时，蒂贝茨召集参加第二次攻击的所有人员，进行了战前的最后动员。受恶劣天气影响，攻击组的3架飞机将不再采取编队飞行。为节约燃油，此次攻击不再飞经硫黄岛，而是直接飞往日本海岸，集结点为九州岛以南的屋久岛。投弹机在集结点等待的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如果照相机和测量机未能按计划前来会合，“博克之车”号则直接飞往第一目标小仓上空实施投弹。蒂贝茨特意强调说：只能采取目视轰炸，如果两个城市的天气条件都不允许采取这种攻击方式，就将炸弹原封不动带回基地。

从战术角度来说，美军在广岛执行的首次投弹任务堪称完美。与之相比，斯威尼少校的本次出击从一开始就饱受混乱和错误的困扰，几乎导致任务失败。麻烦在“博克之车”号起飞前就出现了。

9日凌晨2时15分，机械师约翰·库哈雷克中士在最后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飞机备用油箱的一个螺线管坏了，导致机尾的800加仑燃料无法使用。斯威尼立即命令所有人下机。更换螺线管大概需要几个小时，任务势必因此推迟。随后几天气候恶劣不适宜攻击，这一推就要推上五六天。

法雷尔准将、珀内尔少将、蒂贝茨以及斯威尼在停机坪上临时碰头，紧急商议对策。斯威尼说他没有能力卸掉多余的燃料，这很可能会带来麻烦。“你用不着那些该死的燃料！”蒂贝茨厉声呵斥，他觉得这些燃料并非必不可少，“预备燃油主要是用作压舱物，用来平衡机体前方的炸弹重量。在执行广岛任务过程中，我们根本就没有使用备用燃料。你要么干，要么走，你看着办。记住，我说的是走！”看到大队长要开除自己，斯威尼犹豫片刻，下定了决心：“我要干，我们上。”这意味着投弹机要在缺乏燃油的情况下起飞，还必须在从提尼安岛到日本的往返航途中额外负担800加仑燃油的重量。

珀内尔少将问斯威尼：“你知道机上那颗炸弹值多少钱吗？”

斯威尼回答：“大约2500万美元吧！”

珀内尔说：“小伙子，请让我们的钱花得有价值！”

斯威尼没有再说话，转身带着兄弟们依次登机。现场完全没有了上次“伊诺拉·盖伊”号出发时的欢庆气氛，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高兴。

由于出现了上述延误，飞机出发时间延迟了1个多小时。提尼安岛时间9日凌晨2时58分，执行气象观测任务的“伊诺拉·盖伊”号和“喧龙”号率先起飞，分别飞往小仓和长崎。一直到3时40分，“博克之车”号才滑行到起飞线上。天气恶劣，提尼安岛以北海域风雨交加，海平面上不时出现闪电发出的亮光。气象专家的预报显示，航线沿途也都是这样的暴雨天气。此时“博克之车”号的重量是77吨，比波音公司建议的最大起飞重量高出了30%。当四台引擎的转速达到每分钟2600转时，斯威尼放下襟翼，向前推动节流阀并松开了刹车，“博克之车”号开始长距离滑跑，几乎要把跑道的每一寸路面都用上。3时49分，这架带着“胖子”的超重飞机才在距海岸仅60米处勉强升空。3分钟后，观测机“大艺术家”号和拍照机“恶臭”号也起飞了。最后起飞的是备用机“满堂红”号，它于3时55分升空，取不同航线直飞硫磺岛。

“博克之车”号渐渐爬升5100米高度，向北飞行。天上看不到几颗星星，机舱外的气温是-30℃。“起飞约1小时后，暴风雨就降临了。飞机在漆黑的夜空中时而下沉，时而抬起，但跃动幅度比大型客机要小多了。你感觉它是在‘滑翔’，而不是‘颠簸’。”“大艺术家”号上的劳伦斯写道，“我注意到一道奇特的、令人恐怖的亮光从驾驶舱上方的小窗射了进来。透过黑暗，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情景：旋转着的巨大推进器不知怎的变成了大的跳跃着的蓝色光焰。这种蓝

色光焰既映照在飞机鼻顶的有机玻璃窗上，又在机翼顶端闪闪发光。我们宛若驾驭着燃烧的列车在无垠的太空中纵横驰骋。”

5时刚过，飞机右舷海平线上一道紫色光芒的升起宣告了黎明来临。爬升到9100米的集合高度时，飞机下方布满了棉花团般的云层。“置身这无边无涯的太空之中，驰骋在云海之巅，我融化在无垠的沉思之中，”窗外的壮观景色让劳伦斯“诗兴大发”，“发动机在身后吼叫，但与周围的茫茫太空相比，它的声音显得微不足道，顷刻间就被吞没。空间也吞没了时间，人生活在永恒之中，感到迫人的孤独，仿佛地球上一切生命在一瞬间都消失了，而你是唯一的幸存者，一个浪迹在无边无垠宇宙中的孤独幸存者。直到此刻，我们还不知道哪座城市将成为投弹目标。命运之神将做出最后的选择，日本上空的气流将做出决定。”

劳伦斯记者果真文采斐然，比刘易斯上尉强太多了。1946年，劳伦斯凭借报道《原子弹坠落长崎目击记》再次获得普利策奖。1945年9月26日到10月9日，他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连载文章，介绍了原子弹从研发到诞生，最后到使用的全过程，并因此赢得了“原子比尔”的绰号。

“博克之车”号上，“胖子”并不需要像“小男孩”那样进行精细的安装操作。帕森斯和蒂贝茨一样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任务，替代他出场的军械师弗雷德里克·埃什沃斯海军中校，只需要爬进弹舱，把绿色安全栓摘掉，换上红色起爆插头。虽然在提尼安岛进行了那么多认真准备，错漏还是出现了。7时前后，埃什沃斯和助手菲利普·巴恩斯中尉发现控制台监视器上一个本应关闭的红灯在不停闪烁，越闪越快，还发出嘀嗒嘀嗒的可怕声响。两人顿时陷入了恐慌，觉得机舱里的那颗炸弹很可能马上要爆炸。这对“博克之车”号和机上的人员来说，可不是件好事。危险必须尽快排除，两人立刻行动，打开设计图纸认真研究电路。随后他们钻进弹舱，拆开炸弹外壳检查各项开关，

发现有两个开关的位置装反了。两人小心翼翼地把开关换回正确位置，红灯熄灭了。两人重新装上炸弹外壳，返回机舱，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这段细节几十年后才被披露出来。

7时45分，“博克之车”号抵达屋久岛上空，飞行高度9100米。3分钟后，“大艺术家”号钻出云端，如约来到投弹机右翼位置，但“恶臭”号不见踪影。由于两机距离较远，而B-29从外形看都差不多，斯威尼和埃什沃斯无法判断前来会合的究竟是必不可少的携带仪器的观测机，还是重要性不大的照相机。斯威尼接受的命令是只能在屋久岛停留15分钟，但20分钟过去了，还是看不到“恶臭”号的影子，两架飞机在盘旋等待的过程中又消耗了不少燃油。此时斯威尼做出了一个后来引起无数争议的决定——继续等下去。25分钟又过去了，“恶臭”号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后来才知道，那架没来的是拍照机，错误地飞到1.2万米高空去了。投弹前各机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他们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络确认。

斯威尼对副驾驶弗雷德里克·奥利弗少尉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在白白浪费了45分钟燃油之后，斯威尼最终决定向北飞往此次任务的首选目标小仓。太阳完全升出了海平线，“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由南向北穿越九州岛，其间依然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由于未能及时和友机会合，“恶臭”号机长詹姆斯·霍普金斯少校擅自打破无线电静默，接连向基地发出了几次呼叫，都是“斯威尼放弃任务了吗”“‘博克之车’号坠毁了吗”之类的询问。这种询问本身就容易产生误解，恶劣天气又导致提尼安岛收到的信号残缺不全，于是就变成了“‘博克之车’号坠毁”这样的错误信号。在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提尼安岛上的法雷尔、珀内尔和蒂贝茨一度沮丧地认为，“博克之车”号和它携带的那颗炸弹很可能葬送在大海上了。蒂贝茨心里暗自决定，如果还有下次任务，必须由自己亲自出马。

在此之前，负责气象侦察的“伊诺拉·盖伊”号发回报告说，小仓的天气适宜投弹。但是当“博客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飞临目标上空时，小仓笼罩在一片云雾之中。克米特·比汉上尉是第五〇九大队仅次于费尔比的二号投弹手，“大艺术家”号的名字就是用来形容他精湛的投弹技艺。比汉入伍前是一名橄榄球明星，在欧洲执行过40次作战任务。巧合的是，这天恰好是他的27岁生日。透过玻璃机头向下望去，比汉怎么都找不到原计划的瞄准点小仓兵工厂。美军的作战协调明显出了问题，就在头一天下午，224架B-29轰炸了距离小仓仅7公里的八幡市，燃烧了一整夜的大火至今尚未熄灭，滚滚浓烟随风飘到了小仓上空。此外，小仓炼钢厂的焦炉也在全力运作，同样施放出大量烟雾——日本人有意将它当成一种有效的防空手段，目的是降低空中的能见度。这种方法既有效又节约成本，至于是否污染环境，也暂时不予考虑了。

两架美机的行踪显然已经被提前发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猛烈的高射炮火，而且炸点越来越高。斯威尼和博克只好爬高到9400米，继而再升高到9700米，以躲避越来越近的炮弹。根据命令，投弹必须以目视方式进行，但是斯威尼连续三次掉头进入投弹航线，比汉都说无法找到瞄准点，必须重新再飞一圈。机械师库哈雷克中士报告说：“燃料告急，仅够飞回硫黄岛之用。”

机组人员后来回忆，许多人都觉得这次任务很可能归于失败，“或许这两架飞机都会完蛋”。贝塞尔向斯威尼报告说在敌人频率上监听到日语对话，10架战斗机很快升空前来拦截。“知道了！”斯威尼说完，转身告诉军械专家埃什沃斯中校：“如果你同意，咱们就飞往第二目标。”埃什沃斯点头。“改飞长崎！”斯威尼向机组成员下达了命令。负责长崎气象侦察的“喧龙”号报告说：“该市上空只有2/10云层，但是云雾在慢慢增加。”“博客之车”号于是在箕岛上空掉头，“大艺术家”号紧随其后，劳伦斯在本子上写道：“命运将长

崎选为了最终目标！”在广岛和长崎的惨剧背后，小仓幸运地躲过了两次核爆，以至于“小仓的运气”成为战后日本的一句流行语，寓意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避开了灾祸。

紧行无善踪。根据埃什沃斯中校后来的说法，由于转弯过快，“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差点撞在一起。慌乱中，斯威尼的胳膊肘不小心碰到座舱内一个按钮，将通话器从机内通话切换到命令发送，一道原本发给本机组的例行询问被对外发送了出去，无线电静默被打破了。这条因失误发出的信息，恰恰被之前踪影皆无的“恶臭”号捕捉到，机长霍普金斯少校立即回复道：“查克，是你吗？查克，你到底在哪儿？”收到信息的斯威尼没有回复，他知道日本人肯定在监听这一无意中泄露的通话，即使联系上了，“博克之车”号根本没有足够燃油等待“恶臭”号，或前往与之会合。

1945年的长崎是个拥有25.3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美国的旧金山一样，这座城市是建在一些陡峭的小山上的。市中心面朝港湾，浦上川从北面流入大海。从1571年起，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来到这里，协助将长崎从一个小渔村建设成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还带来了烟草、军火业和基督教，长崎因此成为日本最欧化、信奉基督教人数最多的城市。与广岛相比，长崎的防御体系相对完善。早在1944年9月，这里就设立了防卫指挥部，1945年2月又建立了总动员警备协议会。救护体系以市医师协会为中心组建，下设22个救护所，如新兴善国民学校、胜山国民学校、伊良林国民学校、红十字会长崎分会、磨屋国民学校和稻佐国民学校等，327名主要医护人员被分散在各救护所充当骨干，还在长崎医科大学和三菱医院设立了救护中心。9日早上7时50分，长崎第一次发出了空袭警报，8时30分暂时解除。10时53分，设在城郊的一处地面观察哨再次发现有2架大型敌机飞来，却误判其仅为侦察行动，并未及时发出警报，殊不知那两架美机携带的正是最致命的新型武器原子弹。

从小仓飞往长崎的160公里航程，美机仅用时20分钟。东京时间上午10时50分，“博克之车”号来到第二目标长崎上空，比原计划的投弹时间晚了2小时。飞机已在空中飞行了8个多小时，剩余燃油肯定不够返航了。厄运似乎如影随形，就在他们抵达目标上空时，天气忽然变坏。低头望去，斯威尼和副驾驶阿尔伯里中尉失望地看到长崎被阴云笼罩，“6000到8000英尺高度的云量达到了80%~90%”。剩余燃油只够飞一次投弹航线，但比汉死活找不到瞄准点。无奈的斯威尼说他要临机决断，下令使用雷达投弹。但当“博克之车”号最后进入投弹航线时，比汉突然说他通过目视锁定了目标：“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11时01分，“胖子”从“博克之车”号的弹舱里滚落下去。斯威尼随即向右急转，快速脱离，“大艺术家”号则用同样的动作转向左侧。“所有炸弹都投出去了，”比汉很快又纠正自己的话，“炸弹投出去了。”就在“博克之车”号投弹的同时，“大艺术家”号也投下了三个用于数据测量的铝罐。它们随风向东飘落，大约在正午时分落在距爆心11.6公里的户石村、12.5公里的田结村和13.3公里的江之浦村。铝罐里除测量仪器之外，还装有三位科学家写给嵯城根博士的信。

“大艺术家”号上，记者劳伦斯看到前方那架飞机——他以为那是“大艺术家”号——的肚子下边掉出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博克机长迅速调转机头，向爆炸杀伤范围外飞去。”劳伦斯写道，“然而，尽管我们背对着原子弹，机舱里又充满阳光，但我们所有人都同时感到一股极其炫目的光芒穿透了我们的护目镜。第一次闪光之后，我们摘掉了镜子。光焰依然接连不断，一种蓝中带绿的光芒充满了天空。一股巨大的气浪袭来，使飞机全身剧烈颤抖起来。紧接着又袭来了四次爆炸气浪，每次都使我们感到似乎有大炮从四面八方朝我们轰击！”

“先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倾发出大量白烟，”劳伦斯继续写道，
“接着一道巨大的紫色火柱以极快的速度上升到大约1万英尺高空。待我们再次向原子弹爆炸方向飞去时，那道紫色火柱已上升到与飞机同样的高度。这时距爆炸发生才过去45秒钟。我们惊异地注视着火柱向上升腾，它像一颗流星，然而不是从太空朝大地飞来，而是从地球向外飞去。随着它穿过白云，向上生长，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它的形体像一座巨型图腾柱，底部大约有3英里宽，向上逐渐变细，顶部只有1英里宽。它的底部是棕色的，中间是琥珀色，顶端是白色。这是一座有生命的图腾柱，身上刻满了许许多多怪诞的面孔，仿佛在对着大地狞笑。正当这东西似乎已经凝固起来时，从它顶端突然又冒出来一朵庞大的蘑菇云，使它的高度长到了4.5万英尺。这个东西像头怪兽，怀着巨大的愤怒在挣扎着，仿佛要极力挣脱将它捆绑于大地的羁绊。仅仅几秒钟后，它就摆脱了柱体，迅猛地向上飞去，直达6万英尺的同温层。与此同时，又一朵稍小的蘑菇云从柱体中冒了出来，就像被砍了头的怪物又长出了一个新头来。”

正如劳伦斯所言，由于爆炸点下面的地面周围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谷，美机遭受的冲击波多达五次，而不是三天前的仅仅两次。它们似乎比在广岛时来得更加猛烈，飞机在空中剧烈摇摆，一名机组人员回忆说他觉得“博克之车”号仿佛就要被撕碎了。在飞机下方，长崎已经消失在一片密不透光的烟雾、尘土和火焰之中。透过有机玻璃俯瞰过去，斯威尼说：“我们只能看见一团浓厚、污浊的褐色烟毯，间或能看见一片片火光。”

在广岛经历过一次核爆之后，风筝商森本繁由已成惊弓之鸟。9日上午将近11时，几乎被吓破了胆的森本终于回到了他位于长崎市中心的家。森本上气不接下气地用他那张乌鸦嘴对妻子说，广岛挨了一颗可怕的炸弹，恐怕下次就该轮到长崎了。他比画着把广岛闪光的情形描述了一番：“首先是一道蓝色的闪光……”说到这里，又一道令人

炫目的蓝色闪光将他的话突然打断。森本对那闪光再熟悉不过了，他顾不上说话，慌忙蹲下身子掀开了通向地窖的活板门。将妻儿塞进去后，他自己也纵身跳了进去。当他把沉重的盖子拉下来时，外面突然地动山摇，好像发生了地震一般——及时钻入地下的森本再次逃过一劫！

投弹点是按照能最大限度毁灭长崎来选择的，爆点下方恰恰就是森本的风筝铺。如果比汉投弹准确，森本店铺势必化为齑粉。空中云层的干扰导致比汉的投弹出现了偏差，“胖子”在森本店铺西北1210米、503米的高空轰然炸响。根据美军后来的测量，爆心位于浦上天主教堂附近、松山町交叉点中心东南90米，爆炸准确高度1945年测量为 490 ± 25 米，1966年为 500 ± 9 米，1969年为 504 ± 10 米，1976年综合分析的最后结论是 503 ± 10 米。爆心恰好位于三菱制钢所和三菱鱼雷工厂——日本海军令人胆寒的氧气鱼雷就是这里生产的——中间，无坚不摧的冲击波把两座工厂瞬间夷为平地。所有距爆心800米之内的户外者当场蒸发，长崎原样重现了广岛三天前的恐怖场面。当时躲藏起来逃过一劫的人随后发现，周围如同地狱一般，太阳突然消失，大火四处蔓延，烟尘遮天蔽日，全城到处都是可怕的红色光芒。爆心周边区域那些传统的木质建筑被完全夷平、蒸发或烧毁，残垣断壁中到处都是扭曲、熏黑的波纹板和钢架。

在爆心东南方向700米的长崎医科大学里，主楼和基础教学楼被完全摧毁，正在那里上课的580名一二年级学生414人当场身亡，20名教授14人身亡、4人重伤。带有一层地下室的附属医院钢筋混凝土三层大楼只剩下外部框架，内部设施被完全破坏并燃起了大火，楼内人员非死即伤。一名从防空洞里走向学校的少女向同行的同学高喊道：“我们进防空洞时那里的房子去哪里了？”

中学生岩永肇第二天将满14岁，当时他正在三菱鱼雷工厂附近的浦上川里游泳。空中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抬头望去，他看见一

架飞机丢下了一个圆桶状的东西，后边的降落伞随即打开——那显然是“大艺术家”号投下的测量仪器。他朝不远处的一个同伴喊道：

“那是我们的飞机！”然后高兴地一头扎进水里。恰在此时，闪光出现了。几秒钟后，当岩永把头伸出水面时，发现四周完全变成了一个漆黑的世界。他觉得左肩热辣辣的，伸手一摸，皮肤竟然掉了下来。天越来越黑，岩永拼命向岸上游去。当他伸手准备去拿衣服时，发现快速飞来的两个蓝黑色烟球中的一个打中了它们，衣服立即燃烧起来。天空落下了黑色大雨点，岩永光着屁股冒雨朝家里跑去。四周到处都是全裸或半裸的人，他这样跑一点都不显眼。

8日中午，在广岛经历过一次核爆的山口疆终于辗转回到长崎，立即被送入三菱公司附属医院进行治疗。9日上午，自认伤势并不严重的山口回到公司，汇报广岛之行。上司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的话：“不过区区一颗炸弹，怎么可能把广岛那样的大城市全部摧毁，你的脑袋是不是被美国人的炸弹炸坏了？”山口后来回忆说：“上司的话刚刚说完，窗外就闪过了一道亮光，又一颗原子弹爆炸了。这让我一度认为，它是从广岛一直跟着我过来的！”巧合的是和上次一样，山口所处位置距爆心仍然是3公里。山口并未在这次爆炸中受伤，但短短三天内经历两次核爆，还是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可怕的变化：头发不断掉落，皮肤化脓，左耳失聪。在医院里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高烧折磨之后，山口终于回到单位上班了。白血病、白内障等一系列后遗症将伴随他的余生。

日本战败投降，山口工作的三菱重工造船厂因涉嫌在战争期间为军队提供武器而被查封。为了养活一家人，英语很好的山口在驻长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营谋得了一个翻译职位。占领军撤走后，山口又转入一所中学做了7年英语老师。20世纪60年代，三菱重工重新开工，山口回到原单位担任坦克设计师，一直干到退休。2005年，山口次

子、60岁的山口捷利因幼年遭受核爆和病魔斗争了几十年后去世，山口本已平静的内心再次翻腾，开始出山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2006年7月，90岁高龄的山口出演了纪实电影《双重被爆》，这部影片收录了8名经历两次核爆的日本老人的证言。当年8月3日影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山口应邀在首映式上发表演讲：

“我是为了揭露真相，才顽强活到今天的，我想在临死前把所有的话都讲完。就原子弹爆炸来说，虽然很可能有二就有三，但我绝对不想再经历第三次。”2009年3月，日本政府认定山口为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双重受害者”，这在日本尚属首次。正如他女儿在接受《独立报》记者采访时所说：“总共约有165人在这两次爆炸中幸存下来，而我的父亲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人。”2010年1月4日，山口去世，终年94岁。

松尾幸子当时只有11岁。在长崎遭到攻击之前，她的父亲偶然间捡到美军投下的一张传单，警告市民立即从居住的城市中逃离。出于防范，她父亲在一座俯瞰城市的小山上建造了一座临时小屋，白天一家人携带饭团、急救箱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躲到山上，晚上再回原来的家里。广岛被炸两天后，8月8日，大家都以为平安无事了，幸子的母亲和姑姑不想再到山上去了。她父亲要求大家依旧到小屋去，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结果是大家按照父亲的安排再去小屋躲上几天。9日上午，就在他们回到小屋几小时后，“胖子”降临了。

遗憾的是，原子弹爆炸时，幸子的父亲不在小屋里，而是作为民防队员驻扎在一个军工厂里。当天下午，他拄着拐杖回到了小屋，头、手和腿部都严重受伤。随后几周里，幸子的父亲因辐射的影响出现了腹泻和高烧，头发也渐渐脱落，皮肤上出现了一大块黑斑。8月28日，他死了。幸子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最后，我们家失去了我的父亲、两个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嫂子和两个阿姨，共7个人。”

9日上午，17岁的下村修和几位同学正在距爆心15公里的一家军工厂里干活儿。当熟悉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时，他们像没事人一样走出厂房，爬上附近一个小山丘四处观望。下村看到2架美军大型飞机朝南边市中心方向飞去，就和同伴一起回到工厂继续干活儿。他们刚刚回到车间，窗外就出现了耀眼的闪光。“大约有30秒钟，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下村后来回忆说，“闪光之后约40秒，又传来了巨大的声响，并随之感受到了气压的突然变化。我们确定是发生了剧烈爆炸，但不知道是哪里发生了爆炸。”他们当时所处位置距爆心很远，下村和同伴未受伤，但他在随后几周内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下村在回家路上淋了一场黑雨，他把自己没有受伤归功于祖母庇佑，是她坚持要下村赶紧洗个热水澡。

因为就读中学的所有档案都被烧毁，未能拿到中学毕业证的下村两次报考高等学校或技术学校均告失利。在核爆中被夷为平地的长崎大学医学院在下村家附近建起了临时校区，对医学并不感兴趣的下村只好就近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因为这是他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机会。1951年从长崎大学毕业后，下村进入名古屋大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陆续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名古屋大学副教授、波士顿大学教授等职。2008年，下村和马丁·沙尔菲、钱永健——钱学森之堂侄——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作为一名长崎核爆的“受害者”，下村在接受采访时说：“即便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向广岛投放原子弹可以算作正当的理由，三天后将炸弹再次投向长崎，就明显是在试验新武器了。这种做法是没有正当性的。”

“大艺术家”号的测量仪器发回的数据显示，“胖子”的爆炸当量达到了2.1万吨，至少比“小男孩”大了30%，浦上河谷的碗状地形更加剧了爆炸的威力。和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的广岛不同，长崎城区被山岭分隔，浦上河谷西侧的陡峭山岭吸收了大部分辐射和冲击波，使

其余大部分城区免受其害。山岭面向爆心的一面化为焦土，大部分建筑和植被都被烧毁。但在山岭另一面，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草木青翠依旧，大部分建筑完好无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地区被限制在南北长3.7公里、东西宽3.1公里的范围之内。爆炸对事前制定的医疗救护体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因而无法对伤者进行有效紧急处理。在这种混乱情形下，日本国铁的4辆救护列车在爆炸3小时后冒险接近仍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爆炸中心，下午到午夜从沿途的道尾、谏早、大村、早岐、浦上各站运出14000多名伤员。傍晚时分，附近地区医院组织的救护队抵达现场投入救援，周围地区的地方和军方医院尽其所能收治伤者，不少人因此得救。

虽然“胖子”对与爆心距离相同的相似建筑造成的破坏更严重，但长崎的人员伤亡远远少于广岛。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记录的数字是死亡23753人、受伤43020人；1951年美日调查团统计的死亡人数在29570人至39214人；长崎市的统计是有40000人至75000人在8月9日或其后不久死去，另有70000人在1945年底前死亡。市区48950幢建筑物中，12900幢全毁，5509幢受到严重破坏。格罗夫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接到关于轰炸情况的报告，得知死伤人数比我们预计要少得多的时候，我内心得到了很大安慰。因为到这时我可以肯定，日本完蛋了，过不了几天战争就会结束。”老酒认为以格罗夫斯的铁石心肠，上述语言不像是发自肺腑，更像是在为自己开脱。

长崎受害者不全都是日本人。在三菱制钢所，一群由盟国战俘组成的劳工队刚好遇上了爆炸，另外1600米外的一处战俘营也遭受重创，估计有60名至80名英国和荷兰战俘在爆炸中死亡。64公里外的千流战俘营里，在巴丹被俘的美军军医朱利恩·古德曼大夫也感觉到了冲击波，澳大利亚军医约翰·希金认为“一定是大规模舰炮打击开始了”。爆炸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战俘被集中到食堂，他们被告知，暂时不用再下矿井挖煤了。

在城市边缘，“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仍在空中盘旋。由于“恶臭”号未能一同前来，它们责无旁贷地充当起了拍照机的角色，一张接一张拍下了不少照片。当蘑菇云顶盖向外展开时，距离最近的“博克之车”号似乎马上就要被烟云吞没了。视野最好的机尾炮手阿尔伯特·德哈特中士朝斯威尼高喊道：“少校，我们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蘑菇云朝我们冲过来了！”斯威尼第二次向右急转，飞向远处，这次机动又耗费不少燃油。

当飞机准备向西南方向离开时，副驾驶员阿尔伯里向投弹手高喊道：“喂，比汉，你刚才杀死了10万日本人。”比汉一声没吭，1982年7月25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愿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

飞机逐渐远离长崎，机组人员开始从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斯威尼命令斯皮策向提尼安岛发出第一份报告：“9日上午11时1分58秒，以目视方式轰炸了长崎，没有战斗机迎击，也未遇到高射炮火。轰炸结果从技术上说是成功的。但从其他因素来看，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有必要开会进行讨论。目测效果与广岛差不多。我们现在正在飞往冲绳，所余燃料只够飞到那里。”

正如斯威尼在电报中所言，燃油严重不足的两架美机完全没可能飞回提尼安岛了，连飞往硫磺岛都不能。最近的己方机场位于冲绳，飞行距离约740公里。机械师库哈雷克中士适时给出了计算结果，“博克之车”号将在距冲绳岛80公里处耗尽燃油。绝望的斯威尼对外发出了求救信号，想通知附近区域内任何一架美机或执行救援任务的潜艇。尽管提尼安岛上的蒂贝茨收到了这一呼救信号，但他帮不上忙。“博克之车”号想要平安降落到冲绳岛，只能靠自己了。

斯威尼努力节约每一滴燃油，以飞出尽可能远的距离。幸好“博克之车”号此时的飞行高度为9100米，他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拿来交

换。斯威尼将引擎转速从平常每分钟2000转下调到1800转，继而再降低到1600转，这已经低于发动机的设计指标了。如此低的转速会使引擎承受更大的应力，甚至可能造成意外损坏。但如果飞机在抵达冲绳之前耗尽燃油，发动机完好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埃什沃斯中校下令所有人都穿上救生衣，以免在海上迫降后被海水淹死，副驾驶奥利弗少尉甚至在考虑海水会不会太冷了。

博克上尉驾驶“大艺术家”号，紧紧跟在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架飞机后边，准备随时实施营救。飞机飞出了很远，记者劳伦斯还在奋笔疾书：“当我们从320公里之外最后一次转头眺望时，蘑菇云还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在这个距离，还能看见处于痛苦之中的柱体，五颜六色，翻滚蒸腾，如同无数杂色彩虹组成的大山。在这些彩虹中融入了许多有生命的物质。柱体颤颤悠悠的顶部穿过白云，活像一头史前怪兽的脖子上镶上了羽毛。纵目望去，只见羽毛朝四面八方飞展开去。”

在冲绳岛以北96公里处，“博克之车”号的油量指针逼近零线。斯皮策下士尝试呼叫读谷机场指挥塔台，无人回应。斯威尼再次发出呼救信号，并进一步降低发动机功率，此时“博克之车”号已经在滑翔了。读谷机场终于出现在视野之中，斯威尼惊讶地看到，机场上空有不少飞机正盘旋着等待降落。不知何故，指挥塔台对呼叫竟然置若罔闻，由此可见战争末期美军是何等松懈。如果现在飞来的不是自己人，而是一架满载炸弹的“神风机”，机场上那些人就要大祸临头。

“博克之车”号没有燃油去飞复杂的降落航线了，斯威尼准备对准跑道来一次毫无退路的滑翔降落。“随便联系上哪个该死的冲绳塔台！”斯威尼朝斯皮策怒吼道，同时命令掀开头顶舱盖，向外发射信号弹。阿尔伯里问应该发射哪种颜色的信号弹，“把机上所有该死的信号弹全都打出去！”阿尔伯里打开舱盖，向高空射出了8颗信号弹。不同颜色的信号弹代表的含义截然不同，比如告诉塔台飞机起火、燃

油耗尽、机上有重伤员等。但阿尔伯里此时发出所有信号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机场的注意。白昼导致信号弹并不显眼，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博克之车”号对准跑道时，其他飞机纷纷避开。“博克之车”号最右侧那台发动机已停转，斯威尼说，“我此时就像脱轨列车的车厢一样直冲出去”。他竭力将飞机瞄准跑道中央，死死抓住驾驶盘，使出吃奶的力气抓住应急制动器让飞机减速滑行。13时51分，“博克之车”号终于重重地降落在跑道上，向上弹起七八米后再跌回地面，这时最左侧那台发动机也熄火了。

“博克之车”号向左偏航，冲向一处停满B-24轰炸机的停机坪。斯威尼立即反转螺旋桨——这种功能只有第五〇九大队的飞机才具备——以紧急刹车，飞机重新对准跑道中心线，喘着粗气停了下来。当飞机驶入滑行道时，第三台发动机也停转了。斯威尼关闭了第四台发动机，用力踩住刹车。筋疲力尽的他瘫在座位上，满头大汗，剩下的事儿都交给拖车处理。地勤人员随后发现，飞机油箱里只剩下7加仑燃油。机场上瞬间警报四起，几台救护车和消防车疾驰而来。斯威尼刚刚打开舱门，一个脑袋就探了进来：“死者和伤员在哪里？”此时斯威尼竟然还有心情玩幽默，指了指北边长崎的方向：“在那儿，我们背后。”20分钟后，“大艺术家”号和失踪的“恶臭”号也相继来到机场降落。

在不远处的跑道边上，一位小个子美国将军目睹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狂暴降落”，他一度认为那架飞机要坠毁了。“博克之车”号停稳之后，小个子将军走了上来：“你们是哪支部队的？”看到对方肩膀上有三颗星，斯威尼立即立正敬礼：“将军，我们是第五〇九航空大队的‘博克之车’号，我们刚刚在长崎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的特殊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正是美军轰炸日本的首和尾。1942年4月18日，第一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正是眼前这位叫杜立特的人率领的，当时他的军衔只有陆军中校，现在的

职务是第八航空队中将司令官。当年杜立特对东京投下了第一颗炸弹，斯威尼则刚刚投下了能够促成战争结束的那颗炸弹。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实际上在此后几天里，李梅的B-29和哈尔西的舰载机仍在不断对日本四岛发起攻击。

在机场食堂饱餐一顿后，斯威尼率众弟兄重新登上已加满燃油的“博克之车”号，17时整从读谷机场再次起飞，还要5个小时才能返回提尼安岛。当天22时30分，“博克之车”号顺利降落在提尼安岛北机场，本次任务持续时间长达19个小时。机场上没有欢迎的人群，没有记者，也没有任何庆祝活动。随即召开的总结会就像是一次军法审判，每一个令人担忧的细节都值得认真剖析：炸弹本身的技术问题，投弹机供油系统故障，会合失败，混乱不堪的无线电通信，几乎撞机以及气象机发回的信息不准等。斯威尼平庸的决断能力以及他和埃什沃斯之间不清不白的指挥关系，都令这些问题雪上加霜。李梅和蒂贝茨一致认为，斯威尼一些糟糕透顶的决定几乎毁掉了整个任务，他们一度认为投弹机和它携带的珍贵货物彻底消失了，没有酿成更大灾难只能归功于上帝的保佑。

李梅两眼瞪向斯威尼：“你把事情搞砸了，对不对，查克？”他和蒂贝茨商议是否应该把斯威尼送上军事法庭，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干脆不管了，因为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人和飞机都安全返回，原子弹也投下去了。至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长崎轰炸成功了，他们也乐得保持这种状况。那些让“博克之车”号和“胖子”几乎毁灭的可怕细节，几十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为了推卸责任，参战人员在媒体上进行了尖刻的相互指责，甚至包括斯威尼和蒂贝茨。斯威尼在回忆文章中对当年投弹机组的人员进行了逸事“爆料”，蒂贝茨则说他胡说八道，也写了文章进行反驳，说斯威尼根本不懂飞行。有一点可以肯定，第五〇九大队应该是二战所有参战部队中战损率最低的。他们投

下的两颗炸弹共导致六位数的人丧生，自己无一阵亡，仅有一名宪兵在拆解一颗旧炮弹时伤到了手指。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军记者乔·奥唐纳奉命来到日本，对广岛、长崎等地的损坏情况进行拍摄。9月上旬的一天，奥唐纳正在长崎郊外的一座小山上进行拍摄，山脚下一群工作人员正在将一具具尸体搬进火葬场火化，那所谓的焚尸炉不过是将一些燃料丢进山洞里临时搭建而成。火葬场外排满了等待火化的尸体。其中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光脚踩在焦黑的土地上，双手紧紧地贴在两腿外侧——那是标准的日本军姿——背上还背着一个更小的男孩。奥唐纳起初以为被背着的小男孩是睡着了。但一名摄影师的职业直觉告诉他，这件事绝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就拿起相机将眼前的一幕拍了下来。

“在日本，我们经常看到孩子背着弟弟妹妹玩耍，但这个男孩显然有所不同。可以看出他是出于某个重要原因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奥唐纳后来回忆说，“他光着双脚，表情严肃，背上的婴儿小脑袋向后倾斜，好像睡着了。男孩僵硬地站在那里5~10分钟，当戴着白色面具的工作人员走近慢慢解开绳子，我才意识到他背上的婴儿死了。工作人员将婴儿放在火上，男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火焰，嘴唇上咬出血来。当夕阳般的火焰熄灭之后，男孩才转身默默离开了火葬场。”

后来经调查得知，这个男孩叫上户明宏，一个居住在长崎的六年级学生。他背上的小男孩是他的弟弟，在长崎核爆中不幸遇难，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母亲。奥唐纳拍下的这张名叫“火葬场外站立的少年”的震撼人心的照片，后来成为反战和反核武器的经典作品。

8月9日凌晨1时，内阁书记官长接到了同盟社外信部长长谷川打来的电话，急促的声音中透出了一丝惊慌：“不得了啦，迫水！美国旧

金山广播电台宣称，苏联人好像对我们宣战了！”迫水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有种眩晕的感觉。竭力定下神来之后，他问道：“是真的吗？请再好好确认一下。”“应该不会有错，”长谷川说，“从刚才开始，已经反复播放了好多遍。”

放下电话，迫水怒火中烧，全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子冲上了头顶。极度愤怒令他简直无法冷静，双手也微微有些颤抖。匆忙完成首相交代的有关当天内阁会议的文稿，迫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直奔小石川丸山町的首相私宅。听完迫水的汇报，铃木显得异常平静，只是简单地说了句：“该来的终于来了。”

就在迫水接到长谷川电话的同时，东京外务省也听到了美国人的广播。这意味着铃木内阁一直竭力主张的通过苏联进行和平斡旋的最后一线希望，瞬间化为泡影。东乡认为，之前自己对苏联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别说让他们出面调解，想让他们不参战都难。日本没有预先得到任何警告，被暗算了。就像珍珠港遭偷袭当天的美国国务卿赫尔一样，东乡同样怒不可遏。可惜赫尔的背后有强大国力的支持，而现在东乡面临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他对苏联人的“背信弃义”也只能表示愤怒而已。东乡叫来几名主要幕僚，说将向内阁提议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附上一项声明，“和平不应对皇室地位造成任何影响”。

之后东乡选择的做法和迫水相同。当他清晨5时赶到铃木私宅时，迫水已经到了。东乡把苏联人宣战的消息又向铃木叙述了一遍，同时抱怨首相头一天没能及时召开“六巨头”会议。

铃木没有辩解，盯着外相的眼睛说：“东乡君，让我们一起来结束战争吧！”

东京主和派把外交停战的所有鸡蛋都装在了一个篮子里，莫斯科的突然宣战浇灭了他们最后一点通过谈判谋求和平的希望。按以往惯

例，因为决策出现重大失误，负有辅弼责任的铃木内阁应该集体辞职。1938年8月28日，仅因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欧洲局势判断失误的平沼骐一郎在丢下一句“欧洲局势复杂奇怪”的话之后，就断然实施了内阁总辞。迫水向首相提出了这一点，但铃木丝毫没有辞职的打算，依然决心打破惯例，在自己手中结束战争。

东乡走后，铃木第一时间叫来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纯久：“关东军能够击退苏联人的进攻吗？”

担任过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的池田回答：“毫无希望。这支曾经精锐的重兵集团早已把它最好的部队、装备和军火调往增援本土、台湾和太平洋上的其他战场了。现在，它只是以前那支关东军的一具空壳。”

“关东军如此虚弱了吗？”铃木长叹了一口气，“那就彻底没戏了。”

“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越恶劣。”池田提醒说。

“你的判断完全正确！”铃木说完，起身更衣前往皇宫。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他必须首先征得天皇的同意。

离开铃木私宅之后，东乡没有回单位，而是直接去了海军省，他知道海相米内一直是主张和平的。果然不出东乡所料，米内对苏联人的突然参战并不感到意外，他向东乡保证说：“将积极配合首相和外相，在最短时间内促成和平的到来。”

东乡走后，米内对心腹高木惣吉说：“我想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合适，但是美国人对广岛的轰炸以及苏联人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实为天佑。这样，就不用迫于国内的形势来停止战争了。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或可用来打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僵局的时机，也为军方提供了接受战败仍能保全颜面的台阶。”

东乡刚刚回到办公室坐定，就有人前来汇报说，之前疏散到箱根温泉躲避空袭的苏联大使马立克已回到东京，要求会见外相。东乡当然知道马立克此行是来递交战书，当即表示拒绝接见。但有着多年外交经验的东乡很快意识到这样做不恰当，况且他内心既然认为日本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那就不能与苏联人完全闹翻——日本目前也的确没有那样的资本。他让人通知马立克，将会见时间推迟到次日上午11时——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不满了。

上午9时，从御文库回到首相官邸的铃木叫来了迫水：“刚才，我已经向陛下做了详细汇报，也征询了陛下的意见，决定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形式来结束战争。请你立即安排与此相关的各种手续和文件。”

当天上午，铃木前脚刚走，参谋总长梅津后脚就进来汇报苏联突然宣战的消息，这些裕仁刚才听铃木汇报过了。梅津接下来说，为了应对突然出现的危机，大本营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一、以驻国境方面的现有兵力，摧毁敌人的进攻，同时准备迅速发动对苏联的全面作战；二、现驻朝鲜的第十七方面军立即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调动隶属时间为8月10日清晨6时；三、中国派遣军从关内紧急抽调6个师团和6个旅团，增援关东军在满洲和朝鲜的作战。

梅津同时表示：“我全体将士将奋勇作战，击败苏军，誓死保卫皇土。”

梅津鞠躬告退之后，9时55分，门外又走进来了内大臣。木户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见：“这次拜谒时，从陛下那里初次听到了苏联参战的消息。大为震惊的同时，我也觉得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尽快完成‘终战’。派近卫特使访苏的最初提议者虽然是我，但因为潜在地认识到苏联是个不值得信赖的国家，因此并没有感到意外。在此之前，干脆直接说出‘终战’之事相当困难。我想，现在机会终于来

了。”裕仁指示木户，“关于如何收拾残局，觉得有火速研究的必要，要与首相进行充分研讨”。

10时30分，因凑不齐人数推迟了一天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终于在皇宫召开。参会者除“六巨头”首相铃木、外相东乡、陆相阿南、海相米内、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之外，还有列席会议的四位干事。他们分别是内阁书记官长迫水、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陆军省军务局长吉积正雄、内阁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纯久。10人围坐在铺有绿色台布的桌子前，讨论眼前的危机。由苏联出面调停达成体面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美军轰炸机正在投下数不清的传单，威胁若不就范就投下更多的原子弹。6名决策者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继续战斗，要么接受盟国提出的条件，两者必居其一。

会议主持人铃木率先发言：“从广岛遭到原子弹攻击和苏联参战这种两面受击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再继续战争已不可能。现在唯一办法，就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数分钟里，所有人都闷不吭声。“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海相米内终于开了口，“除非大家坦率讲话，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看到仍然没人接腔，米内继续侃侃而谈：“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就先谈谈自己的意见。如果我们接受《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接受呢，还是提出几个我们希望的附加条件？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慎重讨论。如果需要附加条件，要审议的不就是这些问题吗？第一，坚决维护国体；第二，由我方自主处理战犯；第三，解除武装的具体办法；第四，占领军的进驻问题。”

老奸巨猾的米内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动声色就将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转到了“接受但应附加何种条件”的问题上。这一高明的“政治手腕”得到了后世日本历史学家的高度赞誉。

阿南、梅津、丰田虽然对米内愿意讨论“和平事宜”的态度非常不满，但苏联人出兵显然比美国人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更令他们胆寒，也许三人心里早已明白，投降是不可避免的。战后丰田在回忆录《最后的帝国海军》一书中说：“我认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比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加速日本投降方面起了更大作用。”英国官方史料《对日战争》支持丰田的观点：“因为它（指苏联参战）使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认识到，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除接受盟国的条件外已经没有其他路可走。”

东乡不赞成米内的“四条件”论：“国体维护另当别论，若另外附加其他条件，就会把局面重新拉回到《波茨坦公告》发布前的状况，妨碍谈判的顺利进行。我认为，后边三个条件还是尽早放弃为好。”参会六人一致认为，维护国体是“绝对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由此看出，主和派与主战派都决心维护国家的根本体制，为此不惜以身殉道、以死报君。在这一点上，似乎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才完全一致。

对米内提出的第二条“战犯处理”问题，梅津指出，“《波茨坦公告》只是说‘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并未说明由哪方来处理”。他这句话近乎狡辩了，盟军的言外之意肯定是由他们来处理，哪有罪犯由罪犯自己审判的道理？不容东乡插言，梅津继续说：“鉴于此，我们应该主张战犯由我们自己处理。即使退一步讲由盟国处理，也应该在审判方法上取得不至于造成不公正的相关保证。”

对第三条解决武装问题，阿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士兵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失去武器，就用双手去战斗，手足不好用就用嘴咬，都不行了就咬断舌头自杀。对于接受这种教育的军队，即使命令他们缴械投降，前线究竟能不能实行都令人怀疑。如果我们无条件接受敌人的条件，盟军就会立即进入我方阵地。不管我们发出什么样

的命令，前方指挥官是否会执行也未可知，无视命令重新进入交战状态的可能性极大。因此，解除武装最好由我们自己执行，我们应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梅津和丰田立即表示赞同。

关于最后一个占领军进驻问题，阿南和梅津强调，最好不让盟军部队进驻日本四岛。即使万不得已必须进驻，也必须将东京及周边地区排除在外，而且应当尽量限制在“较小的范围、较少的兵力和较短的时间”之内，也就是所谓的“象征性驻兵”，外务省应就这一问题取得对方的谅解。

对三名军方首脑提出的问题，东乡不耐烦地明确指出，如果将后三个条件一并提出，势必导致谈判直接破裂，盟军就会在本土登陆，日本最后就不得不在较现在更苛刻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东乡提出，不妨将后三个条件作为希望，随后再通告对方求得谅解。也就是说，先争取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其余随后再谈。

梅津指出日本至今还没有战败，“关于本土决战的前景，纵然并无绝对取胜的把握，但我们毕竟尚可一战。假使我军能在九州击败敌军，或使其遭受严重损失，就足以使他们认清日本军民的顽强战斗精神。果能如此，则可希望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东乡揶揄道：“你们果真能阻止敌军登陆吗？”

“要是运气好，我们能在侵略者上岸前击退他们。”梅津说，“无论如何，我敢说我们能把入侵部队的大部歼灭。我们未到无条件接受敌人条件的那种地步。”

“要是运气又不好呢？”东乡讥讽道，“即使敌人第一次登陆失败，以美国人的脾性，必然会发起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你们都能把他们击退吗？我认为，除了提出维护国体的最低要求，没有其他办法。”

阿南指出，即使四项条件敌人都能接受，也不过是勉强将国体维持下去。如果连这些条件都无法保证，只是一味地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无论对天皇还是对国家，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作为一国之臣，把天皇拱手让与敌人，哪怕是捍卫了国体，对我来说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的！”说到激动处，阿南霍地站了起来，“苏联是个不守信用的国家，美国完全不知人道为何物，我坚决反对随随便便就将皇室交给他们！”

东乡反问：“如果因提出其他三个条件进而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放手一搏了！”阿南面露悲壮之色，“虽然没有必胜把握，但我们也未必就一定会失败！”

其间，铃木和米内很少发言，后者似乎也希望至少提出四个条件。会议虽然在原则接受《波茨坦公告》这点上达成了共识，但对附加条件的意见截然相反。争吵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毫无结果。因原定下午要召开内阁会议，铃木在13时宣布休会，待内阁会议结束后再议。其间，美国人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只不过坏消息暂时还没有传过来。

8月9日当天，除了对长崎投弹的美军第五〇九大队，向日本发起攻击的还有另一支盟军部队。广岛核爆发生之后，哈尔西接到了尼米兹从关岛发来的命令：第三舰队须远离日本南部，以防放射性粉尘给空气和海水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危及舰队。同尼米兹一样，哈尔西也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消耗殆尽，不用多久就会因没有其他选择而缴械投降，完全没必要再投下原子弹。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错误信号，许多人因此认为是原子弹结束了战争，而不是美国强大的武装力量，尤其是海军部队付出的艰辛努力。战后哈尔西喜欢引用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的一句话：“我不认为美军使用原子弹和苏联出兵是战争结束

的直接原因，但这两个因素确实让我们在没有引起国内太大骚乱的情况下把战争带向终止。”

在此之前，哈尔西接到了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有情报显示，日军在本州北部的三泽航空基地集结了大量飞机，并有疑似伞兵的小股部队活动，据信他们正准备对冲绳发起大规模自杀性攻击，第三舰队最好能北上提前把他们干掉。值得一提的是，冲绳现在已交给麦克阿瑟管理，成为美军下一步登陆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最重要的兵力集结地。苏联人则认为，这股日军准备攻击的目标是他们远东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海参崴。总之，谁都觉得自己的地盘最危险。

麦克阿瑟和苏联人的情报有对有错，对的是日军确实在那里集中了约200架战机，还有海军吴镇守府第一〇一特别陆战队的250名队员，准备发起一次代号“剑号作战”的“特攻行动”。8月5日，联合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和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刚刚到那里视察，并授予这支部队“天雷特别攻击队”的称号。错的是这支部队的任务并不是突袭冲绳或海参崴，而是驻扎有大量B-29的关岛和塞班岛。日军原定出击时间为7月中旬，不巧美军第五十八特混舰队于14日攻击了三泽基地，日军用于运输“特攻”部队的大量一式陆攻机被摧毁，只好将出击时间推迟到8月18日以后。8月6日广岛遭到原子弹攻击，日军临时将提尼安岛追加为攻击目标。可惜日本人一直到投降都没能凑足运输飞机，“剑号作战”最终胎死腹中，这支部队也在8月22日解散了。

四面楚歌（3）

哈尔西认为，不管这支日军部队的攻击目标是海参崴还是冲绳，干掉就啥事都不存在了。他立即率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向北快速机动，英军第三十七特混舰队紧随其后。8月8日的攻击计划因天气恶劣被迫取消。9日黎明，抵达女川湾以东210公里出击阵位的美英舰队纷纷放飞了舰载机，攻击目标是包括三泽基地在内的本州北部机场、北海道及上述地区各港口的航运。受浓雾影响，盟军当天未能攻击北海道的目标，所有舰载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州北部的机场上。成群结队的“地狱猫”和“海盗”对三泽基地发起扫荡，“地狱俯冲者”和“复仇者”紧接着前来投弹，几乎所有日军“神风机”都被摧毁在掩体之中。

由于并无多少飞机升空迎战，美军飞行员在空中取得的战绩惨淡，“约克城”号1名“地狱猫”飞行员报告在9150米高空击落1架日军“月光”侦察机。汇总飞行员上报的战绩，哈尔西宣称当天共击毁或击落日机近400架，这一战果明显带有很大水分。

美军误判7月间对釜石的炮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哈尔西决定9日再次炮击该城。就在铃木宣布休会众人吃饭的差不多时间，美军第一炮击舰队驶抵日本近海，以重炮向釜石钢铁厂和船坞猛烈开火。由约翰·沙弗洛斯少将指挥的这支舰队除了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重巡洋舰“芝加哥”号、“昆西”号及“英格索尔”号、“斯托克姆”号等10艘驱逐舰，还得到了重巡洋舰“波士顿”号、“圣保罗”号的进一步加强。当天清晨，布林德少将率英军第四巡洋舰中队“纽芬兰”号轻巡洋舰、新西兰皇家海军“冈比亚”号轻巡洋舰以及“顽强”号、“泼妇”号、“歌舞女神”号驱逐舰前来增援。4根主轴中的2根无法正常运行，导致最高航速低于炮击舰队的编队速度，英军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缺席了本次

作战。从12时54分开始，盟军炮击持续了近2小时，各舰平均射击距离13000米，在4轮炮击中共打出406毫米炮弹803发、203毫米炮弹1383发、152毫米炮弹733发，总重量740吨。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轮齐射是由新西兰皇家海军轻巡洋舰“冈比亚”号打出的。

炮击期间，美军“南达科他”号和“印第安纳”号战列舰出动水上飞机，为英军巡洋舰提供校射服务。其间有数架日机前来袭扰，2架被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盟军战斗机当场击落，其余逃散。哈尔西特意在“衣阿华”号上架起了无线电天线，对国内进行现场直播，使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众也能亲耳听到新式战列舰的雷鸣之吼。由于昼间炮轰的火控计算和校射效果均优于夜间，此次炮轰精度比之前有较大提高，造成的破坏也更大，釜石钢铁厂的生铁生产能力被彻底摧毁。但一些炮弹误中当地战俘营，导致27名盟军战俘身亡，另有271名平民丧生。由于日本提前发出了乞降信号，哈尔西取消了原定13日的炮击计划，9日对釜石的炮击成为盟军对日炮击的绝唱，“冈比亚”号最后那轮齐射显得更有意义。当天黄昏时分，盟军炮击舰队从近海返航，解散之后各回各家。

9日当天，除了派出5艘水面舰艇配合美军炮击，英军的4艘航母共放飞舰载机407架次，其中140架次执行防御任务，267架次配合美军的空袭行动。258架次发现目标的英机共发射或投出120吨各型炸弹，创下皇家海军二战期间单日投弹最高纪录。当天“胜利”号的15架“复仇者”和37架“海盗”共完成了82次起降，总飞行378小时，这对皇家海军来说又是一项新纪录。战争到了收尾阶段，英国皇家海军跑到一个原本不太重视的战场玩起破纪录的游戏。

当天的战斗英雄既非美国人，也非英国人，而是第一八四一中队加拿大皇家海军28岁的飞行员罗伯特·格雷预备役上尉。当他率8架“海盗”——每机各挂载2颗227公斤炸弹——准备从“可畏”号上起飞时，情报官向他传达了一道紧急命令：原定攻击目标松岛机场遭到

友机轰炸，可能已无攻击价值，侦察机发回的最新消息显示女川湾停泊有大量日军舰船。8时10分起飞之后，格雷率队直扑女川湾，1小时后发现那里果真停有大量舰船。其中2艘驱逐舰泊在近岸，另有1艘扫雷艇及其他舰船正准备逃往外海躲避。格雷立即率队发起攻击。日军海防舰“天草”号、第三十三号扫雷艇、第四十二号猎潜艇及“大滨”号靶舰立即用防空炮发起反击，格雷座机引擎下部中弹起火，机上挂载的一颗炸弹也被打掉。但他毅然驾机向一艘驱逐舰发起俯冲，投出的唯一那颗炸弹准确命中目标。当他驾机带着浓烟和火焰从日舰上空掠过时，船上的日本人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的面孔。几秒钟后，他的“海盗”倒扣过来，最终坠毁在海面上，仅30米的低空飞行使格雷根本来不及跳伞逃生。被格雷击沉的并非一艘驱逐舰，而是日军870吨的海防舰“天草”号。格雷投下的炸弹引爆了该舰的后部弹药库，“天草”号在短短5分钟内迅速沉没，舰上157名水兵无一幸存。当天，英军以损失7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为代价，声称击毁松岛机场上的日机44架，击沉“天草”号、靶船“大滨”号和第三十三号扫雷艇，击伤猎潜艇第一六一号。

此前在攻击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战斗中，格雷就因作战勇敢和展示过人攻击技巧被授予优异服役十字勋章。鉴于他在9日战斗中的出色表现，罗林斯中将提名追授他英国最高级别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945年11月12日，伦敦海军部正式批准了这一追授。给格雷上尉的嘉奖书上这样写着：

鉴于1945年8月9日率“可畏”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对日本本州岛女川湾内的日本驱逐舰所展现的英勇行为，特颁发本勋章。面对岸上炮位以及来自多达5艘敌舰的密集防空火力，格雷上尉坚持攻击，并确保攻击成功在很低的高度飞行。尽管本人中弹，其座机也着火，但上尉仍然至少取得一次直接命中并击沉了敌驱逐舰。格雷上尉一直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热情以及富于鼓舞性的领导才能。

格雷因此创下多项纪录：唯一获得维多利亚勋章的加拿大皇家海军飞行员，最后一个获得该勋章的加拿大人，二战中最后一位战死的加拿大军人。他展现出的英勇气概甚至折服了对手。1989年，日本在女川湾崎山公园为8月9日的战死者建立慰灵塔时，顺便为格雷建起了一座纪念碑。2006年加拿大海军驱逐舰“渥太华”号访问日本时，舰长特意带领水兵前往女川湾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

当天下午，日军出动20架“神风机”对盟军舰队发起反击，大部分被当场击落。但是日军并非一无所获。在第三十八特混舰队西南方向80公里海域，日机准确捕捉到美军一支小舰队，由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驱逐舰“博里”号、“汉克”号、“约翰·威克斯”号和“本纳”号组成。14时56分，日军1架俯冲轰炸机穿越美军驱逐舰射出的弹幕，一头撞在“博里”号主桅杆和127毫米主炮之间。日机携带的炸弹穿透甲板在舰体内炸响，对驱逐舰的右舷造成了严重破坏。虽然舰上火势在20分钟内得到了控制，但也付出了48人阵亡、66人受伤的惨重代价。15时22分，日军1架零战向“汉克”号发起俯冲，被高射炮火击落在左舷之外。15时49分，又一架日军“疾风”向该舰俯冲，在失去机翼后坠落在舰上。两次攻击共导致“汉克”号水兵1人阵亡、5人受伤。

当天下午，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攻击的消息传到第三舰队。傍晚又传来苏联对日宣战的新消息。哈尔西决定，为掩护和支援苏军对日本北部展开的战斗，第三舰队继续当前作战。他迅疾向全军发出命令：“为支援苏联人的攻击行动，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应于8月10日之后继续对本州北部及北海道的敌军部队、航空设施及其他有价值的目标进行至少为期两天的攻击。明天继续执行当前的攻击。8月11日补充油料，12日和13日按计划实施攻击，具体计划随后下达。请第三十七特混舰队指挥官评估该部是否可以参加上述战斗，并向我汇报。”

哈尔西上述命令让罗林斯非常为难。根据第三舰队原来制订的作战计划，各舰队将于8月中旬返回基地休整，以崭新姿态投入计划于11月1日展开的“奥林匹克”行动。罗林斯已为返回悉尼进行了相应安排。8月11日之后，英军后勤支援船队及长达数千公里的补给线将不再向前线输送物资，且跟随舰队活动的油船已提前返航。美国人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可以连续在海上征战数月都不用担心油料补给。罗林斯致电哈尔西，因缺乏燃料，英军第三十七特混舰队在参加完第二天的攻击行动后只能撤出战场。哈尔西命令双方旗舰“密苏里”号和“英王乔治五世”号8月11日同时从美国油轮“色宾河”号两舷接受燃料，其间，罗林斯可以通过支索前往“密苏里”号上面谈，共同商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就在美英联合舰队炮轰釜石的同时，13时30分，铃木驱车来到皇宫，将上午的会议情况向内大臣木户做了通报，此举相当于报告裕仁。与铃木、东乡一样，同属主和派的木户同样主张利用目前的窘境尽快结束战争。1966年4月6日，木户在参加一次访谈时说：“全体都做好了（投降的）心理准备，所以原子弹爆炸并没有感到多少震动。如果是在全面出击时吃了原子弹，那才叫真麻烦呢，不可能马上就投降的。毋宁说，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对投降产生了促进作用。如果没有这两项因素，说不定还不能成功呢。”一年之后，他再次“夸耀”说：“可以说，正是因为苏联和原子弹‘帮忙’，日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复兴。”

铃木离开之后，木户立即把相关情况告知同为主和派的近卫文麿。比起向西方势力投降，日本高层中的许多人更担心苏联影响力的增长，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近卫。他最担心来自苏联的威胁最终导致日本“赤化”，若不尽快结束战争，势必增加苏联人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上的发言权，更不利于维持天皇制。近卫认为，“苏联参战，实为抑制陆军之天佑，这一绝好时机必须牢牢抓住”。放下木户的电话

之后，近卫第一时间来到皇宫，恳请内大臣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奏请天皇亲自出面迅速决断”。木户面露难色，他认为这属于内阁的责任，天皇直接出面干预是不适宜的。

看到没能说动木户，近卫出宫后立即将上述情况连同自己的担心透露给天皇二弟高松宫和前外相重光葵。近卫的秘书兼女婿细川护贞立即前往面见高松宫，劝他接受“单条件”并向哥哥施加压力。毫不例外，这些人和近卫一样都属于主和派。1936年8月至1938年9月，重光在莫斯科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当年诺门坎事件的停火协议就是他斡旋签订的。之前木户向他抱怨为什么总是等不来苏联人的答复时，重光就说：“答复终究是会来的，但是内容恐怕与我们的期望恰恰相反。”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重光对屈尊前来拜访的近卫说：“如果我们提出了‘四条件’，敌人很可能会坚持无条件投降，或者提出比《波茨坦公告》更为苛刻的条件。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方不但仍然必须接受敌人的任何条件，而且立场会对我们更加不利。”近卫介绍了自己刚才游说木户的经过，重光立即前往皇宫劝说木户请求天皇亲自出面裁定。

战后披露的《木户日记》中记载：“9日14时45分，高松宫打电话说，如果强加上另外三个条件，联合国恐怕会断然拒绝，还是提出单条件为妥。16时，重光前外相来到我办公室，论及如附上另外三项条件，必然导致谈判破裂。一步走错，军部与主和派的纠纷恐怕就会被敌人利用。若是再经过一个时期，大局恐怕难以收拾，反而会误了整个国家。现在内阁完全无力控制军部，必须请天皇亲自出面，才能迫使军方就范。重光特意指出，苏联军队正以破竹之势侵入满洲、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地，还准备进攻北海道地区。我终于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终于同意恳请天皇出面，收拾时局。”

当天和近卫、重光一样暗地里四处奔走的主和派人士，还有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海军省教育局长高木惣

吉、首相秘书松谷诚等人。高松宫本来对“单条件”还心存疑虑，听了高木等人的规劝才临时改变主意。相对于那些慷慨激昂的主战派，相对理性的主和派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他们时刻面临被暗杀的危险，还可能因主和被误解，从而背上“软骨头”的骂名。

由于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拖延了时间，原定13时召开的内阁会议被推迟到14时30分进行。外务省编纂的《终战史录》详细记录了本次会议。铃木宣布会议开始之后，东乡外相首先介绍了通过苏联斡旋和平最终失败的全部经过，然后请阁员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发表各自的意见。现在东乡最担心的是阿南突然提出辞职导致内阁垮台，那么成立新内阁又需要一段时间，如果陆军拒绝派出陆军大臣则需要的时间更长，也许会陷入不能组阁的混乱状态，而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人的进攻绝不会停下来等待他们。

陆相阿南率先发言：“我方绝不能接受敌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意大利有过先例，我们不能在被解除武装后重蹈其覆辙。当然，在原子弹攻击和苏联参战的情况下，我方实在难操胜算。但是在为大和民族的荣誉继续进行的战斗中，总会找到机会的。解除武装，完全办不到，对驻外部队尤其如此。实际上我们只有继续战斗下去一条路可走。如果能够施展死里求生战术，我们就不会彻底失败，反而有一举扭转战局的可能。”

海相米内一改在上午会议上的沉默态度，对阿南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我认为，我方对美、英没有取胜希望，对苏联也是如此。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来看，都没有取胜的可能。正如陆相刚才所言，我们可能会有一次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此刻是接受盟国条件以挽救国家，还是孤注一掷硬着头皮继续打下去，应该冷静地做出判断。我们必须丢开所谓的‘面子’，尽早接受条件，立刻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把我们的国家保存得最好。”

东乡明确表态支持米内：“《波茨坦公告》并不包含不接受天皇的内容，我认为除了接受以图结束战争，别无其他办法。”

阿南依然不肯罢休：“一旦敌军进驻，言行就不会再有自由，对方就会为所欲为。目前战局难分上下，不互相角逐，怎能就轻易说已经战败了呢？”

米内揶揄道：“自布干维尔岛作战以来，塞班、莱特、吕宋、硫磺、冲绳，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我们失败的只是单场战役，还没有输掉整场战争，”阿南反驳说，“在这一点上，你们海军的理解与我们陆军完全不同。”

离15时还差几分钟，迫水急匆匆出了会场。松本外务次官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上午11时前后，美国人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具体损失和人员伤亡数字正在调查。松本说：“时间紧迫，我们一刻都不能耽误了。我们必须分别催促外相和首相，仰求天皇出面圣断，打破僵局。”迫水对此深有同感：“就按这一方针去办，彼此努力地干吧！”两人紧紧握手。

长崎再次遭到原子弹攻击的消息传入会议室，举座皆惊。这说明美国人的原子弹绝对不止一颗，丰田之前的判断完全错误，尽管他目前不在现场——梅津、丰田并非阁员，不能参加内阁会议。阿南随后说出的话显然对自己的观点不利：“从美军战俘的口供中得知，接下来美国人很可能对东京发起原子弹攻击。”

这一传言是有末从广岛带回的，并被一个在大阪附近被俘的美军战斗机飞行员“证实”。这个叫马库斯·麦克迪尔达的美军中尉根本不懂什么叫原子弹，但是审问他的日本军官举着军刀，说不招供就砍下他的脑袋。麦克迪尔达害怕极了，为了保命，他用自己浓厚的佛罗里达口音将原子如何分裂成正电子和负电子像模像样地描述了一番，

比画着如何用铅把原子弹封起来：“它被放在一个长36英尺、宽24英尺的箱子里，当这个箱子从飞机上投下去后，外边的铅便会融化，正负电子再次结合，就产生了剧烈爆炸。这种爆炸可以将一座城市彻底毁灭。”

被吓得够呛的日本军官追问：“你们的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麦克迪尔达随口说道：“我们还有超过100颗原子弹，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个目标不是京都就是东京。几天之后，我们就会对东京投下这种炸弹。”

因为供述的情报太过重要，麦克迪尔达被立即押往东京，由几名物理学家出面审讯。在真正的专家面前，麦克迪尔达很快露馅了，说出来的话根本不沾边儿。但当东京高层得知真相时，日本已经投降了，麦克迪尔达也因此保住了小命。

正在广岛现场调查的仁科博士奉命直接赶往长崎，随后他发回的消息更加令人绝望。美国人在长崎投下的炸弹属于内爆式钚弹，这种技术方案是日本科学家从未尝试过的。在研制原子弹的竞赛中，日本彻底出局了。当仁科从长崎回到东京时，日本已经投降，他再也未向任何人提到过切腹自杀一事。

律师出身的文相太田耕造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首相：“政府因为缺乏预见，出现了重大失误，对苏交涉失败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内阁自身意见不统一也是显而易见的。按道理我们不是应该集体辞职吗？首相对此意见如何？”太田曾任平沼内阁书记官长，此时他很可能想到了7年前那次总辞职。

众目睽睽之下，铃木睁开了一直半闭着的眼睛，看似漫不经心却语气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打算辞职！我想我们内阁应该有这样的决心，亲自出手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而不是推给其他人。”

几名阁员的目光立即投向了阿南。如果他借机和太田站在一起，向铃木发难或仅仅提出个人辞职，内阁将瞬间垮台。但阿南就像没有听到首相和文相的对话，依然端坐，丝毫没有呼应的意思。迫水据此判断，陆相大概是在玩“腹功”，如果他的话真正代表了自己的思想，那么只需要辞职就行了，内阁就会因此解体。迫水和东乡的担心一样，现在时间是一刻都耽搁不起。

看到铃木态度坚决，太田表态说：“既然首相这样说，那么除了保留国体，我赞成外相提出的方案。”

米内提出，既然大本营提出接下来要进行一场总体战，就需要从军需、粮食、运输等方面做出通盘考虑，希望相应阁员就上述方面5月、6月、7月的情况做出说明。军需相丰田贞次郎的发言令人沮丧：“自6月中旬以来，美军的空袭日益加剧，敌军舰队在我近海如入无人之境，肆无忌惮地炮轰我们的沿海城市。上述因素导致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还可能变本加厉。加上受7月青森函馆联络遭受损失的影响，军需生产确实难以为继。”实际上就在丰田发言的同时，哈尔西的第一炮击舰队正在炮轰釜石，只不过消息暂时还没传过来。

农相石黑忠笃的发言沿袭了丰田的悲观格调：“水稻长势是1931年以来最糟的一年，中国东北地区受霜害影响粮食减产，国家已经无力再战。依靠再削减主食一成的做法，虽然可以勉强度过年底青黄不接的时期，但明年各地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饥馑，不排除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运输相小日山直登指出，不仅通往朝鲜和满洲的航线危机四伏，就连本州与北海道之间的交通也日益困难，下关门式海底隧道的安全也不一定能保证，“本州岛最终陷入孤立的可能性不是存在，而是极大”。

“够了，够了！”阿南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小日山的话，“这种情况谁都知道。但不管形势对我们多么不利，我们都非要打到底不可！”

会议开了3小时，连原则上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都未形成结论。17时30分，铃木宣布休会，1小时后继续。

18时30分，匆忙填饱肚子的众阁员重新回到会议室，继续下午未开完的会议。铃木再次做出说明，现在到了接受或者不接受三国公告，二者必选其一的紧要关头：“在上午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参会人员认为除接受外别无良策，并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他指示东乡，向内阁报告上午会议的经过。

东乡首先介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关于“单条件”和“四条件”的争论，然后坦承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我认为既然不能继续战争，就应该接受公告的条件，”东乡首先亮明观点，“对于保留皇室问题，我们必须寸步不让。只要能够置于皇室领导之下，大和民族就不会泯灭。我认为只要能够维护政体，其他任何痛苦我们都能忍受——这才是拯救日本的道路。我也渴望能实现全部四项条件，但不管怎样，不能认为那是关系日本生死存亡的绝对条件。公告中明确指出，对日本的占领不是永久性占领，解除武装的方式可以在接受公告之后的停战谈判中协商。至于战犯的处理，很遗憾，难以认为那就成了继续战争的重要条件。”

阿南立即反驳：“如果认为方才外相的说明就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意见，是错误的。过半数的意见是，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英、美提出四项条件，如对方接受就同意媾和，否则继续进行战争。只有附带四项条件全部得到保证，我们才能维护国体。试想，如果我们的手脚全都被束缚了，又拿什么去维护国体？如果就这样结束战

争，大和民族在精神上就名存实亡了！除了继续战争，我们确实没有别的法子。”

会议始终争论不休，似乎再开三天也无法得出一致结论。铃木提议所有阁员对东乡主张的“单条件”和阿南坚持的“四条件”明确发表意见。农相石黑忠笃、军需相丰田贞次郎、运输相小日山直登、文相太田耕造、国务相左近司政三赞同东乡的“单条件”，因为国家实在无力再战。海相米内表示，撤回自己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的意见，改为全力支持东乡。赞同阿南“四条件”的有法相松阪广政——他弟弟松阪政文战死在中国，长子松阪广次作为一名“神风”队员战死在冲绳——和国务相安井藤治。后者从维持国内治安的角度出发，对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方式结束战争显露难色。安井提请会议注意，如果内阁决定以这种方式结束战争，他无法保证国民会绝对服从。安井特意提到了1936年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他当时的职务是东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当年那惊悚一幕至今犹在眼前。铃木在那次事件中死里逃生，至今身体里还嵌着叛军射入的子弹。其余阁员诸如内相安倍源基、藏相广濑丰作、厚生相冈田忠彦、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国务相樱井兵五郎表示还未考虑成熟，想要滑头，两边都不得罪。

22时30分，一直小心避免卷入直接纷争的铃木宣布休会。很明显，内阁本身根本无法做出决定，铃木心中的最后一招就是请出天皇，请他直接进行裁决。他宣布所有阁员不准离开，待随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之后再重新开会，“以谋求政略和战略的最终统一”。

铃木使出拖刀之计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不过是缩小争吵范围而已，支持“单条件”的他本人、东乡、米内与支持“四条件”的阿南、梅津、丰田势必再次形成3:3的僵局。他指示迫水安排一次临时御前会议。召开这种会议必须先取得内阁首相、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的签章。迫水早有预见，当天上午就找到梅津和丰田，

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请求，“最近很可能会随时召开御前会议，如果每次发生紧急情况都为了拿到签章去麻烦两总长，时间肯定来不及。请总长现在就在召开会议的文件上签字。当然在正式开会时，我们肯定会遵照以往的程序提前告知总长，以求万无一失”。梅津和丰田认为只有在大家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御前会议才能召开，就爽快地在迫水的文件上签了字。

23时，铃木和东乡一起来到内大臣办公室——特殊时期，知道内阁正在开会的木户当然不会提前下班回家——把毫无结论的会议情况向木户做了报告。“现在只剩一个办法，”铃木说，“我们只能提请召开御前会议，请陛下亲自出面裁决。”按照惯例，只有在内阁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呈请天皇裁决，内阁本身就有分歧是不能惊动天皇的——这正是梅津和丰田愿意签字的原因。因为不能胜任天皇的嘱托，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内阁只能集体辞职另请高明。但铃木决心不提出辞职，他的内阁要负起结束战争的责任，因此才向木户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建议。铃木同时提出请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列席会议。因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质上属于缔结条约，最终结果如得不到枢密院的咨询就无法生效。让平沼直接参加会议，就能节省大量时间，这是迫水向首相做出的及时提醒。

这无疑是一个极大胆的建议。天皇权力虽大，却不包括提出政策。但木户此刻认识到只有天皇采取破例行动才能拯救日本，于是将两人直接带到了御文库。当天10时50分、11时25分和15时10分、16时35分，木户四次觐见天皇，汇报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上的僵局，以及高松宫、近卫、重光等人建议以“单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见。听完铃木和东乡的汇报，裕仁也认为“特殊时刻必须打破传统”，允诺立即召开由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参加的御前会议，请平沼列席。铃木委托文相太田带车前往议长家接平沼，并在回

来途中向他介绍白天会议的情况和需要研究的事项，这样又能省去一些时间。

时间已近午夜，参会者一个个满腹狐疑来到了皇宫。除了铃木、东乡和迫水，其他人并不知道到这里来干什么。一名宫内侍从带领众人来到一个铺有草席的楼梯口，楼梯下边一条长长的地道直通皇宫地下防空壕御文库。那里共有6个房间，其中那个约50平方米的最大房间就是会议室。虽然墙壁上安有通风设施，但在这个盛夏的夜晚，这里依然又闷又热，大家不停拿出手帕扇风或擦汗。

在休息室等待时，军方代表把怒气全发泄到迫水身上。两军务局长吉积和保科杀气腾腾地质问迫水为什么要用说谎的方式骗取签章。迫水解释说自己刚刚才接到会议通知。“我想，”迫水撒谎说，“好像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并不准备做出什么决定。”幸好等待时间不长，与会者很快被侍从领进会议室，迫水得以擦拭着额头的汗水脱身——这些人总不能当着天皇的面继续指责吧？室内摆着两排相对的长桌和椅子，长桌顶端摆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镶金边织锦缎，小桌后面是一把椅子和一个六扇金边屏风——那显然是裕仁的位置。

23时50分，天皇在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大将陪同下进入会议室。迫水眼里的天皇一脸凝重，几缕头发低垂在前额上。天皇略显吃力地在御座上坐下，众人一起起身鞠躬行礼然后也坐下，谁都不敢直视天皇。几个像平沼那样的老人不时发出几声干咳，更平添了几分令人不安的气氛。根据铃木的指示，迫水起身将《波茨坦公告》念了一遍，“其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措辞使我几乎喉咙哽咽”。

铃木回顾两次会议的情况：赞成外相“单条件”阁员6人，赞成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四条件”阁员3人，未表态5人，因此将代表多数意见的外相提案作为原案提出。两套备选方案的文稿由迫水分发众人，裕仁面前最早摆上了一份。

铃木请“六巨头”逐一发言。虽然室内酷热难忍，外相东乡却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对我们国家来说，这种不体面的公告实难接受，但在今天这种局势下却又不得不接受。原子弹的出现以及苏联参战使时局急剧恶化，对方态度越发强硬，我们已经失去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从目前情况来看，提出过多条件势必遭到全盘否定。所以应当只提一条，即皇室的维护和安泰。解除武装问题，可以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予以考虑，保障占领是不得已的，战犯问题也不是绝对条件。臣以为，只要皇室依然存在，大和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所以一切都应集中到保留皇室这一核心问题上来。”

铃木指名海相发言。“我完全赞同外相的意见。”米内平静地说。

米内毫无保留地支持东乡，使接下来被指名发言的阿南勃然大怒。“我坚决反对外相和海相的意见！”他叫喊道，“我们应该为坚决战斗到底向前迈进，应当允许陆军去击退入侵的敌人。打赢这一仗，我们就有资本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即使接受公告，至少也要具备四项条件，这些条件作为维护皇室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对方拒不采纳，我一亿国民就应该誓死战斗，死里求生。我们一定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即使战败，我一亿国民也准备为荣誉而死，使大和民族的事业名垂青史。”

参谋总长梅津起身支持阿南：“我完全赞同陆相的意见，确信本土决战已经准备就绪。尽管苏联突然参战导致局势对我们不利，但不能就此放弃给予美英最后一击的机会。如果无条件投降，我们如何能对得起那么多阵亡的英灵？‘四条件’已经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了。”

接下来本该轮到丰田发言，铃木好像有点糊涂地点了平沼的名。很可能他是故意装糊涂，因为他知道丰田是支持阿南和梅津的。平沼

表示仓促列席会议，未经充分研究，只能提点肤浅意见供大家参考。首先他表明赞同外相的观点，维护国体是绝对的：“如果对方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我一亿国民将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止。”但他同时认为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主张似乎也合乎情理，希望外相能与对方努力交涉。平沼最后询问军方：“你们有没有能力继续打下去？”

梅津保证可以用防空措施对付原子弹的攻击：“我们一直在为未来的决战保存实力，我们预期总有一天要发起反攻。”

法治观念很强的平沼转向天皇：“按皇祖皇宗遗训，陛下也有责任防止国内不安，请陛下做出圣断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铃木最后点名丰田发言。军令部总长明确表态支持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意见，并特别强调“前线将士中充满了特攻精神”，如果不是由本国自主解散部队，他不能保证下属的行为。丰田最后说了句没任何用处的话：“我们不能说一定就能取得胜利，同时我们也不相信会完全失败。”看来铃木不让他先发言是有道理的。

丰田讲完，铃木缓缓站了起来。迫水觉得首相终于要透露他压抑已久的信念了。然而铃木说出的话使在场所有人都大为震惊：“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个钟头，依然无法得出结论，也看不到达成共识的希望。时局严峻，我们没有时间去白白浪费了。虽然没有这种先例，我也觉得难以启口，不过我现在必须仰请天皇陛下圣断。”

铃木转身面向天皇，令人不解地离开座位朝天皇走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首相！”阿南喊道，声音中微微带着一丝颤抖。但铃木似乎并没有听见，径直来到天皇那个简陋的御座下面。他宽大的双肩因年迈而前倾，驼背也更加佝偻了。他在离天皇仅两三米远的地方停下，深深鞠了一躬：“一切正如陛下刚才所听闻的，微臣无能，敬请陛下赐予意见。”

裕仁会意地点点头，示意首相回座位上坐下。年迈耳背的铃木似乎没听清天皇的话，把一只手挡在左耳朵后边，做出了一个认真倾听的姿势。天皇做了个手势，再次示意让他回到座位上。

裕仁极少亲自出面打破类似的僵局，上次出现类似情况，是因为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此时阿南等人本可以流程不合规为由提出反对，在天皇发声前强制休会。但此举明显是对天皇不敬，还将导致内阁垮台，从而加剧眼前的危机。也可能正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主战派实际上也希望天皇能够亲自出面裁决投降，这样才能制服那些不听话的下属。

铃木刚刚坐下，天皇就站了起来。通常裕仁的语调是不带什么感情的，这次却与以往不同，有了抑扬顿挫，并且鲜见地对军方提出了严厉批评：“自大东亚战争以来，陆海军所做之事，大多事与愿违，计划和实际表现之间总是有天壤之别。你们说正在准备本土决战，还说我们有取胜的机会，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前几天，听参谋总长介绍过防卫对策，却与侍从武官从现场带回的报告截然不同，据说九十九里滨的防御工事要到8月底才能完成。关于增编部队的装备，你们报告说已经完毕，实际上很多士兵连刺刀都没拿到。在这种状况下，又何谈进行本土决战？我已经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继续战争只能意味着日本民族的毁灭。那样的话，从皇祖皇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国家，就不能传给后世子孙了。我不忍目睹无辜国民再受苦受难，恢复世界和平、解除国家之可怕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结束战争！”裕仁提到的九十九里滨，是本州关东地区千叶县房总半岛太平洋沿岸、北起刑部滨南至太东崎的约60公里海岸，属于防卫首都东京的战术要点，前文多次提到的犬吠埼就位于此处。

裕仁停住了，仿佛在竭力酝酿一种情绪。迫水的泪水夺眶而出，雨点般洒落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连记录都无法正常进行。他看到邻座的吉积和再邻座的梅津面前的文件上也留下了泪水的痕迹。与会者已

不像先前那样笔挺坐着，而是倾身向前，有些人竟然伸开双臂，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裕仁重新镇静下来，继续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讲下去，但又一次不得不停下来。迫水几乎要喊出声了：“陛下圣意，我们已经领会了，请勿屈尊再讲！”

裕仁接着说下去：“每想到那些忠心耿耿为朕效劳的人，想到那些在遥远战场上阵亡或负伤的陆海军将士，想到那些在国内因空袭而失掉家业——往往还因此丧失性命——的家庭，不胜痛心。不言而喻，我不忍看到我忠勇的将士被解除武装，我同样不忍看到曾经献身于我的人，反被作为战争的煽动者而受到惩罚。然而，现在我们必须忍不能忍之所忍，耐不能耐之所耐。在这种时候，大家也许会为我担心，但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当年‘三国干涉还辽’时的悲壮心情，我也只能咽下眼泪，按外相所述，批准接受《波茨坦公告》。”

裕仁话音刚落，包括铃木在内的所有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

“臣已聆听陛下圣言！”铃木说。

裕仁好像还想说，最终忍住了。他朝众人微微点头，起身缓步走出会议室。

“圣裁已下，”铃木说，“我认为这就是本次会议的结论。”没有人再提出异议。对室内这11个忠诚于天皇的人来说，裕仁的话就是命令，容不得有任何质疑——甚至有这种想法都是不能原谅的。迫水很快将会议记录呈上，心神不定的与会者依次签上名字。平沼最后签完时，已是10日凌晨2时30分了。

裕仁离开后，军方把怨气发泄到铃木和东乡身上。众人一起走到防空壕门口时，陆军军务局长吉积挤过前面的人，靠近首相高喊：

“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首相阁下！现在你终于高兴了吧？”铃木侧

过身来，似乎想听清吉积的话。走在他身边的阿南上前挡在两人中间，厉声呵斥：“够了，吉积！”

现在还剩下一道程序，全体内阁成员的批准。凌晨3时，暂时休会的内阁会议在首相官邸重新召开。东乡向会议报告说，“单条件”案经平沼议长修正后正式通过，这一重大决定系根据天皇陛下的决断而定。阿南向铃木提问说：“如果敌人对保留天皇的态度还是非常模糊，是否要继续战争呢？”“毋庸置疑！”铃木斩钉截铁地回答。阿南又向米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了和铃木一样的回答。阿南于是在文件上签上了名字。

所有人不再吭声，纷纷效仿阿南默默在文件上签上名字。凌晨4时，铃木宣布散会。清晨6时之前，外务省完成了发给盟国的照会文本，并于6时45分和7时15分分别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前者负责发给中国和美国，后者负责发给英国和苏联。照会全文如下：

日本天皇希望促进世界和平，早日结束战争，以使天下生灵得免持续战争而陷入浩劫。日本政府遵从天皇意旨，已于数周之前请当时居于中立地位的苏联政府出面斡旋，以便同诸敌对国恢复和平。而此促进和平之努力，不幸归于失败。日本政府为遵从天皇全面和平的意旨，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造成之惨祸，做出如下决定：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首脑于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发表、后经苏联政府赞同的联合公告所列条款，并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关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能够获得保证，且切望迅速得到关于对此的明确表示。

帝国政府请求瑞士及瑞典政府，将上述照会转达美国、中国、英国及苏联政府，不胜荣幸。

9日的夜晚似乎显得格外漫长。同样出身陆军的国务相安井藤治非常同情阿南，悄声问自己这位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阿南君，最近一定很辛苦吧？像你这么操心的陆军大臣，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了。”

“但是，安井君，”阿南说，“我一定不会在这届内阁在任时辞职。我总觉得拯救这个国家的必须是铃木内阁。所以我决心与他同舟共济，一直坚持到底。”

铃木上楼就寝，迫水倒在办公桌前的扶手椅里，很快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精疲力竭地穿过东京黎明前的黑暗街道，黯然回家。除了东乡，大家都走了。恶性贫血导致东乡衰弱不堪，他可能是所有人中最累的一个。当他处理完发给盟国的公告回到家中，东方已呈现鱼肚白。东乡没有休息，而是叫来了养子兼秘书东乡文彦，含泪背诵了裕仁的发言，由文彦一一记录下来。

一句题外话，东乡和他的德国夫人伊迪丝·德拉兰德只有一个独生女伊瀨，就招养子文彦做了上门女婿。战后文彦曾担任外务次官和日本驻美国大使等要职，他和儿子后来都参与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和起草工作。

日本愿意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发往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途中即被美国“魔术系统”截获。华盛顿时间8月10日上午7时33分，照会文本摆上了美国总统的案头。杜鲁门让日程秘书马特·康纳利发出通知，请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9时到椭圆形办公室，共商对策。彼时史汀生正在驱车赶往机场的路上，准备飞往纽约郊外的阿迪朗达克湖区，享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几天假期。陆军部立即派车追赶，将部长从半路上追了回来。史汀生一溜小跑赶到总统办公室时，贝尔纳斯、弗雷斯特、莱希都已在总统身边坐下。

杜鲁门让四人传看日本人的照会：“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文件看成东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呢？我们有许多人认为，天皇是日本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曾保证要摧毁这种制度。现在，我们能不能一面保留天皇，同时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呢？为了达成日本投降的目标，我们需要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吗？”虽然杜鲁门没有提名字，但在座的人都知道，诸如哈里·霍普金斯、科德尔·赫尔、迪安·艾奇逊、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头面人物都在积极敦促总统废除日本的天皇制。

史汀生过去多次明确表示保留天皇对美国有利，现在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如今陷入如此窘境，还在拼命地争取天皇制的存续，可见天皇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既然只有这个人才有权命令他的臣民停息干戈，那么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保存天皇是切合当前实际的。”陆军部长说，“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日军投降，我们需要裕仁的帮助，省得我们在中国境内、东南亚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再碰上几十个硫黄岛和冲绳岛，付出更多的无谓牺牲。让日本军人尽快投降，只有裕仁才具备这样的能力。”

史汀生接着解释说，目前时间对盟国来说极其不利，因为苏联在亚洲的地盘每一小时都在扩大。苏联红军在远东的迅猛攻势，决定美国在战争的最后一轮博弈中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赶在苏联人有资格提出关于占领和托管日本本土的任何实质性声音之前，确保日本本土全部在我们手中，是非常必要的”。毫无疑问，苏联人占领的地盘越大，他们在战后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就相应越大。苏联人对朝鲜的高度关注也令人担忧，军方有人提议派遣一支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阻止他们继续向南挺进——看来麦克阿瑟5年后在仁川实施登陆的做法并非原创。史汀生最后强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洲的未来就取决于东京和华盛顿化解僵局的速度。在促进这一点上，裕仁对我们和日本人都至关重要。”

“相比没完没了的战争，天皇制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建议接受日本人的提议。”莱希上将显然赞成史汀生的观点，“但这不等于我就赞成保留天皇的全部特权，我完全不同情裕仁小皇帝。我认为，有必要利用他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发挥积极影响。如果现在把他处决掉，我们很可能就必须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一直打到所有日本军人都战死为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在日本本土、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战场，还有超过500万名日军士兵。保留天皇，只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付出的一个小小代价，我认为有必要利用他来保证日本的真正投降。”

贝尔纳斯不赞成两人的观点，坚决反对美国从无条件投降的立场后退。“我们在之前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过这句话，我确信这也是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甚至成为我们全民族的一个口号。”贝尔纳斯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比在波茨坦时做出更多的让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苏联人也还没有参战。如果要接受任何条件，我希望是美国而不是日本先提出来。总统要认真考虑此事的政治后果，接受日本的条件，意味着把您架在火炉上烤。”

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杜鲁门犹豫不决。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提出了解决办法：盟国不必明确接受或拒绝日本的条件，直接给他们一个“确认声明”，展示盟国视天皇为从属地位的姿态即可。这份声明可以对日本的附加条件不做正面回答，但含蓄地向他们表示可以把裕仁留在皇位上。弗雷斯特尔这招实在高明，立即得到了与会众人的一致赞同。贝尔纳斯认为即使如此，也一定要让世人明白，天皇的幸存是因为美国人宽容大度，而不应被视为日本不屈不挠争取来的结果。尽管未收到日本官方正式文件，杜鲁门仍然命令贝尔纳斯依据上述原则起草一份答复。时间紧迫，这份文件在发给日本之前，还需要得到盟国的一致认可。

助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长达10年，是高层中最早提出保留天皇的人。自5月以来，格鲁付出了无数努力，试图说

服总统在保留天皇的条件下促成日本人尽快投降，一直未果，广岛和长崎还因此挨了原子弹。得知一群大领导最后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格鲁禁不住揶揄道：“我们口口声声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投下原子弹之后，却接受了有条件投降。”

战后，得知格鲁当年曾为保留自己的皇位四处奔走呼号，裕仁大为感动。他叫来了战时外务省调查局第三课课长太田三郎：“难道我们不能邀请格鲁先生到日本来吗？”太田知道格鲁与麦克阿瑟素来不睦，便回答说：“麦克阿瑟将军还在日本，格鲁先生大概是不愿意到日本来的，哪怕是作为旅行者也不愿意来。”1960年5月17日，日本授予在《波茨坦公告》初稿中最早提出保留天皇制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尤金·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勋章。同年9月29日，在日本驻华盛顿使馆，正在美国访问的明仁皇太子夫妇代表天皇授予格鲁一等旭日重光勋章。当时80岁高龄的格鲁因年老体弱未能出席领奖。

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似乎预示着和平即将来临。心地善良的史汀生——之前他一直主张对日强硬——提议，暂停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原子弹攻击，作为一种人道主义姿态。当时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和李梅的B-29依然在轰炸日本。“美国民众对原子弹的忧虑和误解与日俱增，”史汀生说，“反对使用这种武器的呼声很高。”弗雷斯特尔赞成史汀生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大家越来越对使用原子弹感到后怕。我们必须记住，美国一定会成为日本人仇恨的焦点”。

杜鲁门没有全部采纳陆海军部长的建议，说常规轰炸“以现有频度”继续实施，持续不断的压力才会使日本不敢再要求新的让步。但他答应暂时停止使用原子弹，除非东京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再摧毁一座城市的想法实在太可怕了，”杜鲁门说，“尤其是屠杀妇女儿童，更是令人发指。”显然，他刚刚接到爆炸成功时那种欢天喜地的心情逐渐黯淡，毕竟有那么多来自各方的不同声音。杜鲁门在写给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塞尔的一封信中说：“就我个人而言，我

并不想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愚昧顽固’，就灭绝他们的整个民族，我想要的是尽量挽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但与此同时，我又想让日本的妇女儿童少受些痛苦。”会后，接到史汀生通知的马歇尔上将给格罗夫斯下达命令：“8月13日之前，暂停装运一切可裂变物质。如果到这一天日本还不投降，就恢复装运。”

日本人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不胫而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在求和了。就在杜鲁门和几名重要幕僚研究对策的同时，白宫大门外挤满了人，齐声高喊：“哈里！哈里！我们要见哈里！”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传来了阵阵欢呼声和汽车喇叭声，美国各个城市都出现了民众自发组织的庆祝活动。在太平洋各处战场，军人拿起武器朝天开枪以示庆祝。盟军军舰纷纷拉响汽笛，“向天空打出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和高射炮弹”。在冲绳岛渡具知锚地，军舰打到天上的炮弹太多，落下来后竟然导致几名水兵丧生。岸上的人匆忙钻进散兵坑或防空壕，躲避来自自己人的“意外攻击”。当地海军基地负责人向舰队官兵发出指令：“收到此电文后，所有出于庆祝目的的发射行为应当立即停止。”

12时差几分钟，贝尔纳斯再次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手里拿着瑞士驻美国公使赫尔·格拉斯利刚刚收到的从伯尔尼转来的日本政府照会，同时呈上了国务院远东司起草的答复日本文稿，供总统定夺。杜鲁门留贝尔纳斯一起吃饭，同时宣布14时召开内阁会议。两人边吃饭边草拟了一份发给英、苏、中三国的照会，就准备发给日本的答复征求意见。莱希上将也参加了照会的起草工作。

在14时召开的会议上，杜鲁门向内阁成员宣读了日本照会的原文，接下来贝尔纳斯宣读了给日本答复的草案全文：

日本政府已经答应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但声明：“附有一项谅解，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的皇权

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立场如下：

一、从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利，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以便采取他认为适宜于执行投降条款的步骤。

二、日本天皇和最高统帅部须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所必需的投降文件，向日本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停止作战、交出武装的命令，并发布最高统帅执行投降条件时所需要的其他命令。

三、一经投降，日本政府应立即把盟国战俘和被拘留的公民移至指定安全地点，使他们能迅速登上盟国的运输船只。

四、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

五、盟国武装部队将留驻日本，直至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目标为止。

贝尔纳斯回复中的“最高统帅”一词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强调执行对日占领的只是一名军官，而非一个盟国的联合组织。就在当天，杜鲁门终于确认由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出任日本占领军盟军最高指挥官。

史汀生对文稿中的和解语调颇为高兴，“这是一个相当明智而谨慎的声明，比直言不讳的声明更容易被日本人接受”。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答复使日本人对天皇未来的地位可以放心，又不损害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将上述文件发往伦敦、莫斯科和重庆，三位大使接到指示后立即送交三国领导人，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拿到是否同意的回复。

在山城重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收到电报后第一时间找到了蒋介石。8月11日清晨7时35分，由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回复摆上了美国总统的案头：“杜鲁门总统：我同意您的一切条件，并支持您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所做出的答复。我尤其同意，须由日本天皇和日本最高统帅部签署投降条款并发布执行投降条款的命令。我也同意，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应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之，后者是我多年前曾经表示过的条件。”蒋介石此言不虚。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当罗斯福向他提出“日本战败后天皇制是否应该废除”的敏感问题时，蒋介石当时的回答是：“此次日本战争的祸首为其若干军阀，我认为日本军阀必须从根本上予以铲除。至于它的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盟国在此次大战中，总不要造成民族间永远的错误。”

毕竟美国人与英国人联系最多，业务最熟，15时45分从华盛顿发出的电报，16时58分就到了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手中。17时28分，怀南特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呈上美国代盟国起草的给日本的答复。艾德礼和贝文原则上都表示同意。但作为一个拥有皇室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两人怀疑由天皇——对英国人来说就是国王——亲自出面签署投降书是否明智。英国的答复于当天21时48分到达华盛顿，其中附有这样一项说明：建议将第二条“天皇和最高统帅部须签署……”修改为“天皇将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签署……”建议签字不需要天皇本人亲自去，派代表签即可。怀南特大使在发回华盛顿的另一封电报中特意指出，“丘吉尔先生曾经打电话给我，说他完全赞成杜鲁门先生的做法”。

中国人和英国人都比较好说话。果然不出杜鲁门之预料，美国人在莫斯科遇到了麻烦。当收到使馆人员送来华盛顿的紧急电报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和英国大使克尔爵士恰好就在苏联外交部。莫洛托夫问两位大使，伦敦和华盛顿对日本的答复将采取何种态度。具

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两位大使看得出来，日本人的固执和拖延正合苏联人的心意，后者现在需要时间拿下更多的地盘，他们对开拓远东帝国版图的兴趣远远多于击败日本。莫洛托夫说，苏联对日本建议所持的态度是“怀疑的”，因为这根本不是所谓“无条件投降”，也没什么具体内容。鉴于日本人顽固不化的死硬态度，苏联部队仍将继续向满洲纵深挺进。

哈里曼把使馆送来的电报翻译给苏联人听。莫洛托夫不置可否，提出第二天给予答复。哈里曼说必须在今晚最好是现在就给予回复。不过他心里也清楚，莫洛托夫是无法当场答复的，他必须去向斯大林汇报。莫洛托夫说，他要回去研究一下，尽可能在当晚回话。哈里曼说：“如果不能在适当时间内得到您的答复，我会不停地给您打电话，直到得到您的答复为止。”

回到使馆不久，哈里曼就接到了要他再去见莫洛托夫的电话通知。当他匆忙赶到克里姆林宫时，克尔爵士已经到了。莫洛托夫交给两人一份声明，内容如下：

一、苏联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就日本乞降照会所提出的盟国答复草稿。

二、苏联政府认为，上述答复应以对日作战主要国家的名义联合发出。

三、苏联政府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做出肯定答复，盟国应就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所应隶属的代表盟国最高统帅的一位或一位以上人选，尽快达成协议。

苏联人回复的第三条内容让哈里曼怒不可遏：“据我所知，我的政府绝对不会同意这一点。这正是苏联政府接受我们建议的一个保留，等于给予苏联政府在选择盟国最高统帅一事上具有否决权。”

莫洛托夫建议：“最高统帅可以是两个人，你们美国出一个，我们的人选是华西列夫斯基陆军元帅。”

哈里曼宣称：“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单独出任是不可思议的。”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辩论。哈里曼说，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担子美国挑了4年，苏联才免于担心背后日本的进攻。而苏联参战还不到3天，就要求在远东取得和美国人平起平坐的地位——可能哈里曼心里有句话当时没说出来，英国人参战时间比你们长得多，人家克尔爵士啥话都没说呢——因此由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担任最高司令，都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坚持要哈里曼将上述意见电告华盛顿。

“我当然可以那么做，”哈里曼说，“但我认为，我的政府绝对不会接受的。”

怒气冲冲的哈里曼刚回到使馆，就接到莫洛托夫秘书巴甫洛夫——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为斯大林充当翻译的那位——打来的电话，说莫洛托夫请示过斯大林同志，两人核对后发现误解之处：原来的意思是“磋商”，不一定是“批准”。哈里曼再次向巴甫洛夫提出警告：“美国政府不可能接受‘或一位以上人选’的字样，请把这一意见立即转告莫洛托夫。”

几分钟后，巴甫洛夫再次打来电话：“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把这句令人不愉快的话去掉，苏联随后将出示书面文件予以确认。”

哈里曼在发给国内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因此，最后一段改为‘苏联政府并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做出肯定答复，盟国应就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所应隶属的代表盟国最高统帅的人选进行磋商’。至于经修正后的苏联答复能否接受，请给予指示。”杜鲁门对哈里曼的表现非常满意。

杜鲁门授权贝尔纳斯，根据英国人的建议对回复进行修改。8月11日，贝尔纳斯将正式答复发往瑞士和瑞典，再由他们转发东京。同日，华盛顿向中、英、苏三国发出电报，准备选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同时建议最高统帅指令日本在东南亚所有武装部队向该地区英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海军上将投降，与苏联对峙的日军部队向苏联远东最高指挥官投降，在中国的日军部队向蒋介石投降。次日，艾德礼、蒋介石、斯大林发来电报，同意由麦克阿瑟出任最高统帅以及关于投降事宜的相关安排。

即使忙得脚不沾地，杜鲁门还有余暇给贝丝写信，他本来可以通过打电话解决这一问题：“自上星期二给你去信之后，我连一分钟空闲的时间都没有。演说、苏联人参战、日本人提出投降条件，以及总统办公室的日常事务使我日夜忙个不停。看来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几乎每一场危机都像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但时过境迁，又觉得并不太糟糕。”

战争显然仍未结束。根据总统指示，阿诺德向驻关岛的斯帕茨上将发出命令，继续向日本发起轰炸，并向人口集中的地区投放传单，将和平谈判的情况通知日本人民。与此同时，尼米兹也向太平洋舰队发出命令：“绝不允许因日本人就《波茨坦公告》公开发表的结束战争的建议而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盟军都没有停止战斗。即使突然宣布局部或全面投降，也必须采取足够的警戒，以防敌人的背信行为。保持目前一切的侦察和巡逻，除非另有特别指令，攻势仍须继续进行。”

8月10日，美军第三舰队继续对日本本州北部地区发起猛攻。21时有消息传来，日本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在试探达成和平的可能性。“约克城”号航母上，舰长弗雷德里克·布恩上校通过大喇叭宣读了这一消息，“黑暗的飞行甲板上传来了一阵欢呼声，那里满是正在排布飞机的水兵”。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哈尔西和参谋正在观看影星埃斯特·威廉斯主演的音乐剧《出水芙蓉》。一名通信军官过来，在参谋长卡尼和哈尔西耳边轻声传达这一消息。哈尔西挥手要他退下：“我们先看电影。”电影放映完，哈尔西起身问卡尼：“我们还有足够燃料在他们停战前转身给这帮混球来一次狠狠的打击吗？”

很快尼米兹要求继续攻击的命令到了，哈尔西下令取消第三舰队回撤埃尼威托克环礁的计划。这是麦凯恩最欢迎的，他回去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接替他出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陶尔斯中将已带着他精心组建的参谋班子，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翘首以盼。哈尔西命令第六后勤中队司令官比尔少将要随时备足油料，以应对任何需要舰队继续在日本近海保持存在的突发情况。补给物资出现短缺，舰上厨师不得不使用“脱水的胡萝卜做沙拉”。鉴于第三舰队是目前距日本最近的一支盟军部队，哈尔西下令将各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编组成一个陆战团，又紧急抽调水兵组成了四个暂编营——英国人也奉命组建了一个类似的营——以便以第一批占领军的身份踏上日本本土，第七航母分队司令官约翰·巴伦廷少将奉命出任这支部队的临时指挥官。这当然是麦克阿瑟绝对不允许的。

临时组建登陆部队一事还闹出了一个小笑话。哈尔西发给英国人的信息误将人数指标确定为2000人。罗林斯异常兴奋，但经清点后发现，2000人不成问题，但只能凑够可供1500人使用的轻武器。罗林斯遂致电哈尔西表示难以执行命令，能否适当减少人数，1500人组建一个陆战营也绰绰有余。美国人才发现命令弄错了，要求英国人组建的部队实际上是200人。这对正在兴高采烈组建部队的英军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200人充其量是一个加强连，这么点儿人上岸能干啥？遇见抵抗的日本人，连自保的能力都不具备。罗林斯再次致电哈尔西，询问能否适当增加人数。哈尔西这次非常慷慨，“可以将这一数字翻倍”。

气象参谋报告说，又一场台风即将来临。哈尔西取消了原定12日的攻击任务，他现在真的怕台风。11日凌晨4时40分，美英两支舰队的海上加油同时展开。“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密苏里”号如约来到“色宾河”号油轮两舷接受燃油。舰上一名美军水兵回忆说，“这一场景足以让所有目击者都难以忘怀”。哈尔西告诉登上“密苏里”号的罗林斯中将及其参谋人员，战争很可能在几天内就将结束。鉴于英军舰队缺乏燃油准备撤回悉尼，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至少英国太平洋舰队的一部分应该在战争结束时留在现场。两人分别向尼米兹和弗雷泽进行电报请示，商讨留在现场的英军舰队规模。

15时30分，罗林斯中将率参谋人员返回旗舰。半小时后加油完成，“英王乔治五世”号重新回到第三十七特混舰队编队中的位置。17时，弗雷泽上将的指示到了：建议保留一支由1艘航母、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及相应护卫驱逐舰组成的象征性舰队，与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合作完成对日占领任务。弗雷泽说，这一建议已征得尼米兹上将同意。恰好此时弗雷泽也在关岛，8月10日，他受英王之托在“约克公爵”号上授予尼米兹上将“巴思骑士大十字勋章”，斯帕茨上将作为观礼嘉宾出席了授勋仪式。仪式结束之后，尼米兹佩戴着勋章到军官和水兵住舱接受盟友的致意，英军水兵在沿途布置了大量美酒。

“我们只能一路喝过去，喝得酩酊大醉，红光满面，”弗雷泽上将后来回忆说，“最后尼米兹将军偷偷地跑上了他的交通艇。”

尽管知道未来10多天美军舰队的燃油同样非常紧张——他们原本准备撤回埃尼威托克环礁补充物资——罗林斯中将还是希望有更多英军舰船留在现场，见证“日本帝国的最后覆灭”，尤其是近期一直充当第一主力、劳苦功高的航空母舰。罗林斯派参谋长再次前往“密苏里”号向哈尔西求情，看能否分出一些燃油给英国人，使第三十七特混舰队整体留下来见证日本投降仪式。哈尔西拒绝了请求：我没有多余的油，这些都是大领导商量过的，不能轻易做出变更。

8月12日的攻击因台风取消。当天，罗林斯需要在舰队中选择留在日本近海代表大英帝国出现在日本受降仪式上的船只。遗憾的是，“乌干达”号轻巡洋舰不久前刚刚离队返航，加拿大皇家海军不可能有舰船出席受降仪式了。最终确认留下来的舰只包括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航空母舰“不倦”号，轻巡洋舰“冈比亚”号、“纽芬兰”号以及“泼妇”号等10艘驱逐舰。这些舰船重新编组为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五大队，由罗林斯中将亲自率领，归麦凯恩中将统一指挥。13时，所有未被选中加入第五大队的舰只在维安中将的率领下，失望地向马努斯港返航。最值得同情的当数“胜利”号，这艘航母参加了自英军太平洋舰队组建以来的几乎所有战役。

当天下午又有新消息传到关岛，四国政府原则上接受了日本的投降条件。弗雷泽上将立即登上旗舰“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在驱逐舰“幼崽”号和“赌注”号的护航下前往日本近海，与哈尔西的第三舰队会合。至于尼米兹，他打算在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后直接乘机飞往现场。

8月10日天刚刚亮，市谷大本营陆军部的地下防空洞里聚集了50多名少壮军官。之前他们接到通知，陆相阿南将在上午发布重要消息。大家都知道头一天召开了一连串重要会议，陆相肯定有重大信息公布。上午9时30分，练习完射箭的阿南在秘书林三郎大佐的陪同下走下长长的地道来到地下室，手执马鞭跨上了讲台。诸将佐环绕他，围成了一个半圆形，准备聆听阿南讲话。

“诸位，”阿南用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说，“昨晚，御前会议做出决定，准备接受敌人提出的《波茨坦公告》。”

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声：“不！”

阿南举手示意众人安静：“我不知道有什么借口。但既然这是天皇陛下的意思，那就没什么办法了。讨价还价的文件已经发往盟国，

根据对方的反馈，陆军才能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以保存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你们都是帝国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维持军内秩序。让我们严整军纪，不乱一丝一毫地团结在一起吧！”

一名少佐军官高声质问：“我们陆军不是有保卫国家的义务吗？”

阿南一向性子温和，此时将手中马鞭朝那个少佐一挥：“谁敢违抗天皇的命令，就先把我砍倒！”

同样参加了御前会议的军务局长吉积向众人详细传达了天皇圣谕，要求“全军必须保持一丝不紊的秩序”。阿南继而指出，关于维护国体这一条件，同盟国方面是否接受还不明确，所以不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陆军必须做好战与和的两手准备。军事课课员稻叶正夫提出，为了表示绝不后退的决心以维持士气，有必要由陆军大臣发布训示，“不管是否结束战争，我们都必须发出继续作战的指令，特别是要顽强抗击正在向满洲纵深挺进的苏联人”。军事课课长荒尾兴功对此深表赞同。“把训示写出来！”阿南说。

在陆军参谋本部，传达完御前会议精神的梅津沮丧地告诉次长河边：“天皇毫不隐晦地说，他对我们的作战结果彻底失望，我们已经失去了陛下的信任。”河边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这一奇耻大辱令他深感痛心，但也不得不承认天皇的批评是“真实写照”。日本陆军确实毫无希望击退正在进攻的苏军，更无力抵抗即将到来的美军对本土的登陆，而陆军大部分人拒绝承认日本面临的绝望处境。“我被这样的感觉包围：‘我不愿意投降，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哪怕是面对死亡。’我正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指导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作战。”

上午11时，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克如约来到外务省，15分钟后东乡接见了。马立克向东乡朗诵了苏联对日宣战书的全文。东乡强压

心头怒火，语调徐缓而锐利：“我知道了。日本希望和苏联保持长期友好关系，迄今为止，还在努力进行外交交涉。之前，我们特意请广田前首相与你交谈，但莫斯科方面一直没有答复。为了从战争惨祸中拯救人类，我们根据天皇陛下迅速结束战争的仁厚之心，拟将此意传达给苏方，就结束战争进行商讨。我们甚至决定派出近卫特使，但苏方始终未做出任何明确答复。我方准备根据苏方答复来决定本国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但你们公然声称我们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我倒想知道，你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拒绝的？在未做出任何答复的情况下，苏联突然宣布断交，随即进入战争状态，令人费解。对东亚的将来，我感到万分遗憾。我相信对上述事实，历史终将做出公断，其他的话不必多说。现在，日本政府根据天皇陛下期望回避人类在战争中的惨祸、尽可能迅速恢复和平的仁厚之心，在对《波茨坦公告》不包含变更天皇统治权的基础上准备接受之，对此已通过中立国瑞典和瑞士转告各盟国政府。你如果没有异议，就请将上述意图准确转告本国政府。”

对东乡所说“历史终将做出公断”这句话，马立克非常不满。对东乡提出的“你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拒绝的”这句话，马立克立即声称美国总统有关投放原子弹的声明中就是这么叙述的——美国人的声明中还真有这么一句。

东乡用严厉的语气指责了苏联：“截至昨天零时之前，日苏两国还在协商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你们单方面撕毁尚在有效期内的《中立条约》，并断然向我们宣战，还美其名曰是接受了美、英、中等国的邀请，着实令人难以理解。”

马立克半晌没有说话。考虑到继续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他起身向东乡告辞，临出门前说：“日本准备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我会按照阁下的要求，及时转告本国政府。最后我还想说一句，

历史自然会证明，苏联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日本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毕竟是一件大事，按照惯例，必须接受重臣的垂询。13时，铃木和东乡在皇宫召集了重臣会议。参会人员中，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若槻礼次郎等人属于主和派，自然不会提出异议，纷纷对政府的方针表示赞同：只要能够保证天皇制的延续，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同属重臣的米内是现内阁成员，并未参加本次会议。

反对意见当然也有。4个月前刚刚下台的小矶国昭怒火中烧，他显然不知道当天凌晨召开过御前会议：“今天开的是哪门子会？就是做出决定后再来通知我们一声。这究竟是遵照了谁的意思？”好像他在台上时多么尊重这些重臣似的。

铃木一如既往地如老僧坐禅，半闭着眼睛默不作声，似乎不屑于回答小矶的问题。在座的人除了平沼比铃木大3个月，其他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字辈，年龄最小的近卫比铃木小了24岁，算是两代人了。看到首相没有张嘴的意思，一旁的东乡回答了小矶的质问：“当然是遵照了天皇陛下的旨意。”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小矶悻悻地闭上了嘴。

东条英机不愿就此罢休，起身大声质问：“我同意小矶大将的说法。”这回连东乡都不愿接他的话茬儿了，铃木干脆直接宣布散会走人。

紧随重臣会议之后的内阁会议于14时在首相官邸召开。同前一日相比，当天的会议没有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盟国的答复不会这么快就来，当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应在何时用何种方式向国民公布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一事。如果公布，应该公布到什么程度。这

的确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军方反对正式对外公布，“当一向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万一谈判陷入破裂，就很难再恢复士气，并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混乱”。会议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折中方案：只发表一个含糊声明，使国民提前对投降有思想准备，使国内的紧张空气逐渐转变到停战方向。会议决定，由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其他人出面太过敏感——在16时30分发表一次谈话，19时向民众广播，并在次日的报刊上全文刊登，为未来接受盟国的条件制造舆论。

这份由下村起草并经铃木、阿南、东乡、米内审定的声明内容如下：“最近一段时期，美、英对我空袭骤然加剧，并在积极筹备对我本土的登陆作战。对此，我陆海军精锐部队已经做好了迎击准备。现在，全军正以敢死的旺盛斗志，为一举击溃骄敌严阵以待。在此期间，全体国民均能克服残暴的敌机轰炸，正以义勇奉公的精神向前迈进，着实令人感动。但美、英最近竟然使用了新发明的新型炸弹，对无辜的老幼妇孺给予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凶残暴虐的戕害。加上昨日与我处于中立关系的苏联竟然加入敌方阵营，在发表片面宣言后悍然向我发起进攻。我军自当立即迎击，阻止敌人的进攻。”在做出上述一番铺垫之后，声明终于进入正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国家已经真正到了最危急状态。为维护国体，保持民族荣誉，政府正在进行最大的努力。同时希望一亿国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共同为维护国体而努力。”

相对于下村四平八稳的文章，由稻叶中佐起草的《陆军大臣告全军将士书》激情四溢：“苏联终于入侵皇国。不拘表面文章如何粉饰，其侵略与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昭然若揭！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只有将维护神州的圣战坚决进行到底。纵令食草啖泥，露宿荒野，亦须断然奋战，相信死里自能求生。此即‘七生报国’的伟大楠公救国精神，也是时宗以‘莫烦恼、葛直前进’精神粉碎蒙古入侵者的战斗气魄。全军将士俱应体现楠公精神，并为再现时宗斗志勇往直前！”

军事课长荒尾对稻叶起草的文稿非常满意，经陆军次官若松只一审核之后，稻叶亲自拿着文稿去找陆相审批，当时阿南正在参加内阁会议。荒尾刚走不久，两个颇觉不安的陆军军官闯进稻叶的办公室。其中一人是大本营报道部的亲泊朝省大佐，另一个是军务课课员竹下正彦中佐，他是陆相阿南的亲小舅子。两人带来了最新消息，内阁正在准备向国民发表一个“暗示投降”的声明，这样势必在军中引起混乱，陆军大臣训示必须马上发出。

稻叶对他们说训示原稿已由荒尾拿去找陆军大臣审批。他把纸篓里的废纸全倒在地上，找到最初那份草稿，凭记忆修改，力争与送给大臣的那份稿子相同。稻叶指出，既然训令是以陆相名义发出，未得到阿南批准之前，擅自发表是不适宜的。但亲泊和竹下说没有时间了，便将训示初稿立即送往了各电台和报社。

两个几乎同时发布、内容却截然相反的声明，使各电台和报社都颇感困惑，他们并不清楚陆军的训示并未经过阿南的批准。东乡对此勃然大怒，因为陆军的声明毫无疑问会使盟国相信日本决心继续战斗下去。通知各盟国日本愿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正式照会正在通过外交途径送出，送到盟国手中还需要一段时间。东乡断然做出决定，将照会的英文版用莫尔斯电码发出去。即使随后被军方新闻检察官发现，生米已经做成熟饭。这一艰巨任务由迫水的好友、同盟社外信部部长长谷川执行。东乡多虑了，他不知道日本外交密码已被美国破译，在瑞士和瑞典收到日本公使送来的公文之前，这些文件已摆在美国总统的办公桌上。至于陆军那份声明，由于日本之前发布类似声明太多，根本未引起盟国的注意。

8月10日对盟国来说是忙碌的一天，美国对日本的回复在中、英、苏之间来回穿梭，相互交换意见。对那些毫不知情的日本人来说，从8月9日苏联参战到8月15日最后投降的紧张一周中，8月11日这天就像中场休息，平静得近似空白。参谋次长河边在日记中写道：“从今天早

上开始，办公室里始终弥漫着一种茫然若失的气味。”外交官加濑俊一的记述更加形象：“连秒针的嘀嗒声，都像是在讲述这个行将毁灭的帝国悬而未决的命运。”眼巴巴等待盟国回复的铃木用读书和闭目养神打发上午时间，下午就一些细节问题与几名亲信进行了沟通，就这样度过了难熬的一天。

11日唯一显得忙碌的可能是内阁书记官长迫水。10日4时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结束之后，迫水开始起草诏书。他手下有一大群笔杆子，但这一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机密文件，迫水不敢委托他人，要亲自操刀。迫水汉文基础很好，老家鹿儿岛对士族子弟入学前就有强迫诵读汉文的风俗。迫水还在幼年时，父亲久成就将四书五经当作启蒙读物教他背诵。在府立一中上学时，迫水整天盼着上汉文课，起草诏书对他来说并不算难事。当晚毫无成果，“我将纸笔铺开之后，却因悲伤几乎无法动笔，白天又因公务繁忙、人来人往无法写作”。趁11日相对轻松，迫水用3小时完成了诏书的初稿，其中2小时都用在了棘手的开头上——这点老酒深有体会，每场战役的叙述都是开头最难。

迫水并未像往常那样将稿子交给秘书官山下谦治，而是直接找到打字员山本喜代子小姐。“迫水书记官长将用铅笔写成的原稿交给我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叮嘱，”喜代子后来回忆，“我一读才知道是‘终战诏书’，当时我就想，‘啊，应该到来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读完草稿的第一印象就觉得写得比较易懂，没用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大量使用了日常普通的词语。我把手稿打成铅字后，书记官长又做了几次加工。修改后的原稿，用括号标明新加的文字，有的地方就把补充的内容写在另外的纸上，再贴在原稿上。这样反复打了好几遍。我深深感觉到，书记官长为了完成这份诏书，真正是绞尽脑汁。”

第二天，迫水派车接来两名内阁嘱托——老酒猜测这一职务可能类似顾问——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木原通雄和战时生活洽谈所常务理事小川一平。木原以前是《日本时报》记者，小川和迫水是中学同班同学，和铃木长子铃木一也是小学同学。两人对迫水起草的诏书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间，大东亚省次官田尻爱义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平静中往往蕴藏着危机。位于市谷的陆军省恰似一座徐徐冒烟的活火山，随时都有喷发出炙热岩浆的可能。一些少壮派军官在公开谈论政变，甚至在酝酿造反。当天，《大本营机密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陆军大臣要利用其维持治安的兵力使用权，断然发动实质性政变，各位将士情绪激昂。有人扬言，应该处死铃木、平沼、近卫、米内这样的投降派人物。”东京街头不时响起手榴弹的爆炸声，东乡家门口就被扔了一颗。首相和外相官邸门前的警卫人员比以往明显多了，以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当天美军战机像钟点工一样按时出勤，向城市上空投下劝告市民尽快逃离的传单炸弹。不知何故，竟然有人传闻新潟将成为美军原子弹接下来的攻击目标。当天上午，市政府紧急发出“原爆疏散”命令，市民扶老携幼仓皇出逃，新潟瞬间变成一座空城。

当天上午，陆军省地下防空洞里聚集了十几名少壮军官，讨论如何让战争继续。他们计划动用驻扎在东京周围的军队包围皇宫，切断通信联络，占领电台、报社和重要政府部门，逮捕铃木、东乡、木户、米内、平沼等投降派人物，劝说天皇改变主意。会议主持人竹下中佐警告大家这样做会被判死刑，建议先将天皇和怂恿他投降的人区分开，尽力争取他姐夫阿南的支持。如果行动失败，大家就一起进山打游击，将战争继续下去。密谋者接受了这个计划。

竹下对争取阿南加入行列很有信心，下一步就是把参谋总长梅津也拉进来。到那时，负责东京地区防卫的两名主要将领——近卫第一

师团师团长森赳和东部区司令官田中静一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竹下说：“只要大鱼入网了，小鱼自然就会尾随，东部军和近卫第一师团一定会呼应我们的行动。”有了陆相、参谋总长及两名带兵将领的支持，政变就一定不会失败。大家一致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才这么做的。因为天皇听从错误的意见，进而做出了错误判断，大家正是因为对天皇的真正忠诚才暂时不服从天皇陛下。

当天参加密谋的军官除军务课的竹下，还有同课的椎崎二郎中佐、畑中健二少佐，以及军事课的稻叶正夫中佐、井田正孝中佐、南清志中佐等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阿南平时最信任的人。此外，近卫第一师团参谋古贺秀正少佐、石原贞吉少佐答应作为内应，陆军通讯学校湊田兼三少佐，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的上原重太郎大尉同样答应共同举事。畑中和椎崎后来成为这次阴谋活动中的核心人物。散会时大家都很乐观，觉得政变成功把握很大：“政变”两个字听上去大逆不道，但一旦获得成功，他们就会因在关键时刻拯救天皇和大和民族而名垂青史。

12日0时45分，秘密播发日本对《波茨坦公告》答复的同盟社外信部长长谷川再次给密友迫水打来了电话：“美国旧金山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盟国对日本的答复了，我们还没有收到全文，但总感觉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啊！”

凌晨3时，坐卧不安的迫水终于等来长谷川派来的安达鹤太郎，他手里拿着盟国答复的全文。仔细阅读完文件，迫水稍稍松了口气，情况似乎并不像长谷川说的那么严重。此时，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也到了，三人开始认真推敲答复中的文字。文中并无断然拒绝保留天皇的字样，但天皇最终命运究竟如何也没有明确表示，总让人觉得心里不太踏实。三人一致认为，答复中的第二、三、五项完全没有问题，其余两项值得商榷。

看到迫水和安达一脸沮丧的样子，更具外交经验的松本劝慰说：“从字面上看，敌方至少是因为暂时承认天皇存续而发出的这份答复，前后参照，等于默认了我们的照会。”然后他告诉迫水：“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交涉，只会导致谈判彻底决裂，于事无补。除了完全接受，我们再无其他办法。我去说服外务大臣，请迫水君去说服首相阁下。”两人于是一起出门，迫水驱车直奔首相私宅，将上述情况和松本的推论做了汇报。

铃木仍是那副样子，只简单说了句：“总之，我们必须尽快结束战争。”

和迫水挥手告别，松本于5时30分来到东乡私宅，看到条约局长涩泽信一、政务局长安东义良也到了。四人一起研究盟国的答复，一致认为这份答复虽然不理想，但不是最差的。经过对其中语句颇为费力的解读，这份文件可以被理解为不会对裕仁及皇族成员进行逮捕、罢免或其他伤害之举的保证。东乡认为，第一项无须担心，但第四项很成问题，需要好好研究。涩泽指出，第一项中“**subject to**”一词如何翻译至关重要，因为军人根本不懂外交辞令，肯定会按照他们的观点去翻译，其结果必然是不利于接受盟国的答复，外务省的翻译显得更加重要。涩泽建议，避开“从属”“隶属”“附属”等刺激性词语，将之意译为“在……的限制之下”。而对第四项，可以用“政治形态或政府状态与国体不同”这样的解释强行排除。由涩泽执笔的《外务省关于盟国答复的解释报告书》内容如下：

一、答复文是《波茨坦公告》的重复，因此我方要求进行修正交涉，是与之前准备接受的立场相矛盾的。

二、问题中的第一项理所当然。

三、第四项明确敌方没有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可以接受。

四、外务省的最后结论：应该接受盟国的条件，若再提出修正，势必导致谈判破裂。

松本次官奉命前往听取首相的意见。在首相官邸的客厅里，松本和迫水边吃早餐边商谈。迫水告诉松本，首相准备以接受盟国条件的方式尽快结束战争。松本立即回去将首相的决心向外相做了汇报。

“那么就这样接受这些条件吧！”东乡说。

迫水和松本对军方的担心并不多余。既然同盟社和外务省能够收到盟国的答复，那么军方同样也能。这次陆军决定坚决不再上外务省的当，由军务课亲自出手翻译盟国答复。果然不出外务省所料，陆军直接将“subject to”一词译为“隶属”，这样盟国答复的第一项就成了“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隶属盟军最高司令官”。陆军认为，如果接受这样的条件，就意味着“作为国体根基的天皇陛下的尊严被赤裸裸地亵渎，大日本帝国将不复存在，皇国即将走向消亡”。当天《大本营机密日志》中记录：“鉴于9日御前会议造成的被动，陆军次官若松只一、军务局长吉积正雄、军事课长荒尾兴功奉命前往向侍从武官长、外务次官、内阁书记官长表明态度，盟国做出的答复陆军断然难以接受！”

当天一大早，陆海军两总长的办公室里就拥进一大群少壮军官，强烈要求拒绝盟国答复，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梅津和丰田似乎也从盟国的答复中找到了继续战争的借口，准备来一招“恶人先告状”，抢在铃木和东乡之前取得裕仁的支持——两人拥有直接觐见天皇的“帷幄上奏权”。上午8时22分，梅津和丰田一起进宫，向天皇表明了军方的态度：“统帅部认为，盟国答复所列出的和平条件，应该断然予以拒绝。其中第一项等于把帝国变成了附庸国，其他如第二项解除武装、第四项由国民选择政体、第五项军队进驻日本，均难以接受。从盟国的答复可以看出，敌国意图显然在于名副其实地要求我们无条

件投降，特别是在冒渎我国体基本的天皇的尊严。如果在这种条件下媾和，内则作为忠诚的国民臣下实难忍受，终将引起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态；外则将使以决死战斗、身殉大义为无上光荣的数百万将士迷失前进方向，终将带来国体的破坏和皇国的灭亡。我等确信，以上并非言过其实。”两人最后表态说，“我们随后将与政府达成完全一致之意见，再来请求陛下圣裁。”

听完两人的慷慨陈词，裕仁说：“现在还没有收到盟国的正式答复，关于译文还应加以确证，等收到后一定会认真研究。我们也许就有疑问的各点再询问一下，不要草率做出结论。”几句话就把两人打发走了。

海军方面早上的上奏并未事先得到海相的许可，米内大为震怒。丰田和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被传至海军大臣室，被米内骂得狗血喷头。“年轻人”大西还想争辩几句，平时一向沉默寡言的米内怒不可遏，大声呵斥大西“准备把日本带向灭亡之途”。其声音之大，连走廊里的那些年轻参谋隔着门板都能听到，米内在海军中的威望可见一斑。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米内在日本投降前后有过两次大动肝火，这是其中的第一次。有关他第二次发火的情况，后文详叙。

海军有米内坐镇还算平静，陆军那边是另一番模样。上午10时在陆军省，12名少壮军官冲进了大臣办公室。带头的竹下指着阿南，高声质问道：“我们绝不能接受所谓的《波茨坦公告》，而应该继续战斗！陆军大臣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切腹谢罪！”不知竹下说这话时有没有问过他姐。军务课课长永井八津次在美军5月7日的空袭中受伤，至今躺在医院里，课长职务暂由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代理，现在军务课是竹下说了算。作为陆大第五十一期军刀组成员，竹下他爹是陆大第六期的竹下平作，陆大第三十九期军刀组成员奥田千里、第五航空军参谋长中西良介都是竹下的姐夫，即使阿南死了，

他爹依然有人照顾。面对一大群最信任下属的质问，阿南紧闭双唇，一言不发。

枢密院议长平沼当然也看到了盟国的答复，竭力反对“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应隶属盟军最高司令”的说法，也不喜欢“日本政府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决定”，认为这是在诱导“旨在颠覆君主制政府的破坏性活动”。平沼认为天皇是神，不能从属于臣民的意愿，接受这样的条款必将导致国体丧失。平沼直接来到首相官邸找到了铃木，“应该向对方进行确认，关于天皇制存续的问题，必须得到对方的明确答复”。铃木只是默默地听着，因为陆相阿南刚刚也向他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主张由盟国再次确认。阿南还提出，第二项解除武装问题和第五项占领军问题都必须再进行交涉，要求盟国必须撤回这些内容。平沼是“再度确认论者”的消息传出，一大群军人拥向平沼私宅，鼓励议长再度加油，平沼家瞬间变成了主战派的大本营。

平沼那边前脚刚走，东乡这边就上门了。铃木问外相：“如你所知，平沼议长和阿南陆相等人都提出再次照会盟国，确认一下，有这种可能吗？”

东乡此时满脑子都想着以现有条件结束战争，于是明确回答说：“此刻再照会很难了，搞不好就会如捅草丛一样把蛇赶出来，我是不想再照会确认的。”

东乡心想：受阿南和平沼等人蛊惑，铃木是不是出现了动摇？上午10时30分，他来到皇宫面见木户，说明上述情况后请内大臣帮忙做铃木的工作。在两总长觐见2小时后，东乡来到御文库觐见天皇，提出应该接受盟国的答复。裕仁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盟国的建议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接受。如果再继续讨论，恐怕又会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尽管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结局，但是绝对不能让战争再继续下去

了。这对我来说已足够，你赶紧去办理那些必要的外交手续。另外，请向首相和内大臣讲明我的上述意图。”听完裕仁这番话，东乡信心倍增。向天皇鞠躬告退之后，他立即将裕仁的话向木户做了传达，又去向铃木学了一遍。

东乡告辞之后，木户来到御文库，就盟国的答复向天皇做了解释。“我想，在盟国答复中有‘自由表明的国民意志’之意，这完全不应该成为问题，”裕仁说，“如果国民的心远离了皇室，即使联合国能够承认，皇室也不会安泰。反之，如果国民依然信赖皇室，皇室的存否由国民自由表决，皇室的安泰才会更有保障。所以这些问题干脆由国民自由表决，我想这是件好事。”

裕仁这番话让木户大为感动。“听了天皇这些话，我的烦恼瞬间消失无踪，眼前豁然开朗，”木户在日记里写道，“那真是直接简明、彻底的意见，而且渗透了对国民纯真无瑕的信赖。在我侍奉天皇左右长达5年半的时间里，我所经受的最深刻的铭感，就在这一瞬间。”

12日15时，裕仁组织的皇族会议和铃木主持的内阁会议在皇宫和首相官邸同时召开。在御文库防空洞3天前召开御前会议的那个房间里，皇室成员按照位次面对长弧形会议桌围绕天皇坐定。除了天皇二弟高松宫和三弟三笠宫，参会的还有东久迩宫、闲院宫、贺阳宫、梨本宫、朝香宫、竹田宫等人，坐在末尾的是朝鲜皇室成员李王垠和李键公。同为朝鲜皇室成员的李镕公一周前死于广岛核爆，就不能再来开会了。此外，天皇大弟秩父宫和海军元帅伏见宫都因为身体状况欠佳缺席了本次会议。虽然贵为皇族成员，但包括高松宫和三笠宫在内的大部分人都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天皇了。

裕仁首先介绍了9日晚御前会议准备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的决定，以及对方的回复情况，还谈到了自己对军方的不信任及尽快结束

战争的决心，然后请皇族成员就此发表意见。高松宫和三笠宫都明确表示，赞成皇兄接受“贝尔纳斯答复”。闲院宫起初有点犹豫，但看到高松宫和三笠宫都表态支持了，也只好说：“既然陛下已做出决定，我也没有新的意见。我只是有一丝担忧，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还有没有未来。”东久迩宫和闲院宫一样流露出对国体存续的担忧，除了这两个人，其他人都表示无条件赞同。朝鲜皇族李垠和李键的回答“谨遵圣断”给在场正宗皇室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议最后，年龄最大的梨本宫代表众人向天皇表态：“我等自当团结一致，协助陛下渡过难关。”

皇族会议开得波澜不惊。会议最后，侍从端上了冰镇红茶和精美点心，大家围着天皇而坐，边吃边喝边谈，话题逐渐自由。众人争先恐后地向天皇汇报近况以及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裕仁脸上终于露出许久不见的笑容，不时对众人的发言点头表示赞许。会议于18时20分宣布结束，参会者参加完晚宴纷纷离去。

同时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内阁会议自始至终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当天的会议重点是讨论是否接受盟国的答复，东乡逐条说明了外务省的解释，其中第二项原则上并未损害天皇的地位，第五项则允许日本人民自由选择政府形式，“即令对方企图通过人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政体，但不可能设想占压倒多数的忠诚臣民不想维护我国的传统制度”。东乡特别强调，如果要求修改措辞，可能会引起盟国中的强硬派再次提出废黜天皇制。最后他说出了外务省的结论，盟国的答复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现在日本所处的尴尬地位还是只能委屈接受。

和以往历次会议一样，陆相阿南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强硬指出，关于国体的第一项和第四项以及解除武装和保障占领等问题，都有必要再次向对方提出照会。尽管梅津和丰田未能参加内阁会议，但阿南并非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观点得到了列席会议的平沼议长以及内相安倍源基、法相松阪广政的支持。赞成东乡的人占大多数，但只有

海相米内站出来公开表示支持。经过1个多小时毫无结果的辩论，一直沉默的铃木终于开了口：“在这一答复文本中，并未明确保留国体。另外，解除武装也完全按对方的意见行事，这当然是军人难以忍受的，我们需要再次照会联合国。如果对方不答应，我们没别的办法，只好继续战斗。”

东乡万万没料到，铃木竟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况且上午自己刚刚把天皇的真实意图转达给他。如果会议按照目前的格调继续开下去，很可能当场做出“拒绝照会”的结论，这显然是违背天皇旨意的。东乡竭力控制不满情绪，设法拖延做出决定的时间。“既然盟国的正式答复还没有收到，”东乡像裕仁早上忽悠两总长时那样说，“我们最好还是等收到正式答复后再进行讨论。”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担心如果会议持续下去，自己很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与本意完全不同的主张，而这都要负责任。17时20分，铃木宣告散会，比皇族会议还早了1小时。

散会之后，东乡直接跟着铃木来到他的办公室，大声向首相提出了抗议。“现在已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提解除武装问题！除非我们准备使和谈完全破裂，否则就必须接受目前这样的条件！”东乡威胁说，“首相难道不知道天皇要尽快结束战争的意愿吗？现在争论的焦点不是有关皇室的存亡吗？如果你坚持这种态度，我可能要单独上奏天皇！”东乡这番话让铃木意识到自己刚才似乎表错了态。对东乡的指责，他一言不发。如果外相提出辞职，内阁同样会瞬间倒台。

东乡还真有这样的想法。回到外务省，怒气未消的东乡叫来了松本次官，声称自己要提出辞职，因为在执行圣谕的过程中得不到首相支持。得知事情原委，松本劝东乡不要意气用事：“虽然盟国的正式答复随时可能收到，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明天上午之前当作没有收到呢？今晚先请回家休息，冷静一下。”东乡点头表示同意，没精打采地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松本的判断非常准确，18时10分至40分，外务省陆续收到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发来的华盛顿通过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转来的正式答复。松本指示电信课长大江，将收到时间改为第二天早晨7时40分，让它们在公文筐里再睡一晚上，反正照会内容大家都知道。显而易见，松本此举意在为主和派争取时间，以便统一思想，重新组织自卫。

东乡没有马上回家，他必须找个人把肚里的苦水倒出来，最佳人选当然是与天皇最接近的内大臣木户。听了外相关于“首相突然反水”的诉苦，木户和松本一样耐心劝东乡不要轻易辞职，不能辜负天皇的信任和期望。木户表示，自己将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并亲自出面劝说铃木“回心转意”。当时在场的内大臣书记官长松平康昌也力劝东乡不要仓促辞职，协助天皇和内大臣达成和平意愿。

东乡走后，木户给首相官邸打去电话，请铃木前来皇宫会面。铃木在电话里说现在无法脱身，忙完手头的事务立即就来。木户等了整整2小时，当他越来越感到不安时，铃木在21时30分终于到了，嘴里嘟囔着对那些把自己打扮成“国体卫道士”的平沼等人的不满。

“我不想贬低那些渴望护卫国体的论点，”木户说，“经过仔细研究，外相向我们保证，对盟国照会中有争论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在目前阶段，假如我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千千万万无辜的日本人民就会死于轰炸和饥饿。如果我们努力去争取和平，我们当中可能会有四五个人被暗杀，不过这也是值得的。咱们还是毫不动摇地执行陛下已定的政策吧！”

首相似乎突然下定了决心。“咱们干吧！”铃木高声叫喊道。

13日凌晨2时10分，从斯德哥尔摩发来的一封密电让松本次官的精神为之一振。在电报中，驻瑞典公使冈本详细叙述美国代表四国政府答复日本的有关内幕消息，谈到四国关于是否保留天皇制的商讨经

过。冈本在电报中特意指出，答复原文由美国草拟，中、英两国表示赞同，苏联的反对意见被美国人最后排除。这相当于四国最终的一致意见是承认日方所提的条件，这一结果是来之不易的。松本立即赶往东乡私宅，将这一重要消息向外相做了汇报。东乡命令松本连夜将电报呈送铃木首相和木户内大臣。很显然，这一内幕消息对主和派非常有利。

当天下午，参加完内阁会议的阿南，在秘书林大佐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处防空洞。在御殿被美军空袭摧毁之后，这里成了天皇三弟三笠宫的临时住所。阿南试图通过三笠宫说服皇兄改变主意，将战争继续打下去。阿南知道三笠宫参加了下午的皇族会议，未料到他已明确表态支持天皇的决定。三笠宫一脸严肃地接待了陆相，这使阿南非常沮丧。“自满洲事变以来，陆军时常不按天皇的意思行事，”虽然只是机甲本部一名小小的少佐参谋，但身份特殊的三笠宫对自己的领导不客气，“事态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还要继续进行战争，这是极其不适宜的。”

1943年在中国战场视察时，三笠宫就怒斥当地日本驻军军纪败坏，“不是皇军，而是‘蝗军’”。战后，三笠宫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每日坚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被称作“电车通勤”。1998年11月，在东京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一次晚宴上，三笠宫就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对江泽民主席说：“我的良知现在仍在令我心痛，借此机会，我想向中国人民诚恳道歉。”三笠宫一直活到2016年10月27日，以101岁高龄去世，是日本皇室鲜见的高寿者。

阿南悻悻而去。不久，又有几名陆军军官前来拜访三笠宫，其中一位是其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他们的大声争吵惊动了防空洞里的三笠宫妃百合子，她担心丈夫的安全。幸好这些人只是争论，并未做出出格的事情。三笠宫那位同学最后显然被说服了，安慰三笠宫

说，阿南陆相一定能控制那帮桀骜不驯的军官，“在陆相的领导下，陆军一定会遵守军纪，殿下不用担心会发生叛乱”。

阿南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他不仅要应对本土驻军，还有驻外的多达数百万部队。当天14时25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发给阿南和梅津的电报中说：“阁下为维护国体和保卫皇土，费尽心血，不胜感佩。苏联参战本在意料之中，而700万名皇军仍于本土和大陆健在。我派遣军百万精锐日益振奋斗志，正在踊跃歼灭顽敌。而今陆军实为帝国之股肱，他们绝不会为敌方的和平攻势和国内的消极言论迷惑，坚信目前正是不惜全军覆没为实现战争目的而迈进之时。值此皇国兴亡之秋，忧国之情难以抑制。敢陈愚见，切望阁下坚定决心。”

当天20时10分，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也发来了类似内容电报：“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自开战之初就决定的完成圣战的意志受挫，可能甘心在敌方提出的条件下屈服吗？在失去战斗力之后，皇土的保卫谁来保证？因此仍应引导国民之舆论，坚决为完成圣战而迈进。不管局势发展如何，我南方军全体将士均将贯彻‘楠公精神’，顽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为消灭宿敌誓死前进，以显皇军之本色。我们决心维护国体，绝不甘受旷古未有的耻辱以求瓦全，此系全军尤为一线皇军之共同心愿。无法考虑靠一时的屈辱就能确保富有尊严的国体的维护，确信只有一亿臣民战斗到底才有这种可能。”

在寺内发来电报不久，冈村又发来了第二封电报：“我数百万精锐部队未经交替决战就向敌人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战争史上都很少见。我派遣军8年以来连战连捷，即使一个小分队在全军牺牲之际，也要把武器全部毁掉，不使它们落入敌人之手。而今百万雄兵仍在，竟然向手下败将重庆军投降，这是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听从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三千年尊严国体，应尽全体国民的死力来维护，决不能以向敌国乞求来实现。”

阿南几乎彻夜不眠。凌晨4时，他派秘书林大佐去找自己坚定的同盟者梅津，说自己正准备请陆军元帅畑俊六出面，代表陆军高级将领呼吁天皇拒绝盟国的答复，并就此征求总长的意见。“请原谅，”梅津边背着手来回踱步边对林大佐说，“请转告陆相，我现在准备遵从圣意，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

梅津戏剧性地“叛变”，阿南仍未死心。13日清晨7时10分，他闯入宫中找到正吃早餐的木户。“盟国的条件将会毁灭我大和魂，我们应该打一场决战，”阿南说，“你难道就不能再请求一次陛下，重新考虑接受公告的问题吗？”

“很抱歉，我确实不能那样做！”木户的语气非常坚定，“御意已决，且我们的意见已经通告了盟国。假定天皇现在突然改变主意，取消之前的和平建议并发布决战公告，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盟国会把天皇看成蠢人或者疯子。让他受到这样的侮辱，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阿南承认木户的话有一定道理，“处在你现在的地位，你当然应该维护天皇。”

“今天的陆军依然很强大，”木户对阿南目前的处境表示了同情，“你要把它控制住，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

“你根本想象不到，”阿南苦笑着摇头，“现在的陆军省是个什么样子。”

随后阿南来到御文库觐见裕仁，表达了对天皇地位存续问题的担忧。看着一脸愁云的阿南，裕仁反而笑了：“算了吧，阿南。”天皇称呼其他人一般都用职务，比如首相、外相、内大臣，唯独对阿南是直呼其名。从1929年8月阿南担任侍从武官开始——阿南一直到1933年8月才离开皇宫，到近卫步兵第二联队担任了大佐联队长，等于在裕仁

身边整整服侍了4年——裕仁就这样称呼他了，“你能这样为我担心，我很高兴。但你不用再担心了，我已有确凿的证据。”

裕仁这番话确实将阿南心中的斗志浇弱了。如果继续和首相、外相唱反调，不就变成和天皇作对了吗？天皇竟然说他有确凿证据，阿南非常想知道那证据究竟是什么，直接问明显是不合适的。既然天皇不主动说明，阿南也只好鞠躬行礼转身离开。至于裕仁是否真正得到了盟国关于保留天皇制的保证，没有人知道。后人猜测，这很可能是裕仁采取的一种策略。

阿南没有回陆军省，直接去了首相官邸，他现在惧怕那帮少壮派军官无休止的纠缠。上午9时，在首相官邸的地下防空洞里，由“六巨头”参加、四干事列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继续讨论内阁会议前一天无法解决的问题。会议沿袭了之前内阁会议的格调，陆军大臣和两总长坚决主张对国体、保障性占领和解除武装问题再次照会盟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东乡对此严词拒绝，指出如果没有彻底决裂的思想准备，就应该避免再次照会。东乡向会议通报了外务省当天凌晨收到的冈本公使的电报，指出现有条件还是美国排除了苏联的反对艰难争取来的，“我们应该多考虑好的一面，”东乡说，“至少天皇陛下的皇位保住了！”

一向很少发言的米内终于忍无可忍，起身大声争论道：“御前会议不是已经决定了吗？事到如今，如果旧事重提，岂不是在和天皇陛下对着干吗？”

“我们并没有反对陛下的决定，”梅津已经动摇，但又不愿公开背弃阿南，“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些必须弄清楚的事情。”

从御文库打来的一个电话导致会议暂时中断，天皇要紧急召见两总长。裕仁指出，在进行外交谈判之际，应该把敌对行动控制到最低限度。梅津和丰田代表大本营向天皇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起

主动进攻，只进行必要的抵抗。梅津回答的原话是“人若犯我，我再犯人”。裕仁点头表示赞许。

两总长返回之后，“六巨头”会议继续召开。包含午饭时间在内，会议持续了整整5小时，仍未取得任何进展。一直默不作声的铃木打断了喋喋不休的争论：“我觉得军部就是在不停地利用贝尔纳斯答复的解释，试图颠覆政府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和平成果。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按照外务省专家的想法，来对答复做出解释呢？”然后首相断然宣布散会，回头再议。

会后，东乡外相直接进宫向天皇汇报了会议结果。裕仁再次明确指示：“我认为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尽快结束战争才是最佳选择。请将这些话转给木户内大臣和铃木首相。”

和东乡吵了半天的阿南刚刚回到陆军省，就被一群少壮派军官团团围住，他们草拟了一个清除主和派、拯救国家的计划。这些人先找到了陆军次官，若松只一听完他们的计划，频频摇头，看表情似乎不太同意这个激进计划。此时恰好阿南回来了，众人一起冲进大臣办公室，当时在场的还有若松次官、人事局长额田坦和战备课长佐藤裕雄。一群人拉住佩带好军刀准备出门的陆军大臣，让他留出时间听他们介绍行动计划。一名青年军官正说到兴头上，却被佐藤突然打断：“就目前形势来看，我不同意你们实施这样的计划！”

站在后排的畑中健二脸色铁青，用手指着战备课长大声呵斥道：“陆军出了叛徒，必须将他立即撤职！”

室内气氛骤然紧张，阿南举手示意众人安静：“像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互相信任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借口参加内阁会议起身离开。出门时他听到身后有人高喊：“大臣，省部内的军官不管是右倾还是左倾，都决心以您为中心不乱一丝一毫地采取行动，这点请您放心。”

阿南前往首相官邸参加内阁会议的同时，近卫第一师团参谋古贺秀正骑着摩托车来到岳父家，今天是他妻子满喜枝的生日。和岳母胜子寒暄了几句，古贺直奔岳父书房，发现有客人后又折了回来。古贺抱起11个月大的儿子，对妻子说：“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两人下到原来作为酒窖的防空洞，不一会儿就上来了。看到客人还没走，古贺对满脸疑惑的岳母说：“我回来是想问问她有没有留下我的头发和指甲。”这往往是赴死前的征兆。古贺告诉满喜枝：“我马上就走。记住，天塌地陷都不要怕，睁大眼，抬起头，迎上去。”古贺走后不久，他岳父的客人也告辞了。母女二人把古贺的反常表现描述了一番，东条听后沉吟良久。他知道自己为次女精心挑选的这个陆大高才生很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思忖片刻，东条给首相官邸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内阁书记官长，迫水问大将有什么事，东条说，听说接到了联合国的答复，有些疑问想与铃木首相当面谈谈。迫水知道东条是死硬的主战派，他的掺和只会给当前的混乱局面增添新的混乱，加之内阁会议马上要召开，迫水以首相准备参加会议为由拒绝了东条。

15时，内阁会议在首相官邸再次召开——日本人这几天开会上瘾。内阁组建4个多月，铃木很少在会议上率先发表意见，大多数情况只做总结发言。可是这天，铃木一反常态地先开了口，声调也比以往高出很多：“首先，请外相就联合国的正式答复进行说明，然后报告今天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情况，请大家好好听一下。”东乡通报完毕，铃木有意加重了语气：“终于到了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请大家畅所欲言。”铃木直接点名坐在他左侧的法相松阪广政发言。

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迫水怕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就向铃木建议说：“我觉得今天的会议不要开得太长。首相能否提醒大家不要再陈述具体理由，直接说出自己的结论？”铃木点头表示赞同。但在正式开会时，铃木好像又把迫水的提醒忘了，说让大家“畅所欲言”。

不等松阪法相发言，迫水率先站起来提醒道：“在大家陈述意见之前，请允许我代首相说明一点。本次会议之后还有许多事务，所以请在发表意见时无须陈述理由，直接说出结果。拜托了。”

从法相松阪开始，各大臣纷纷陈述己见。松阪一开始主张再次照会，但最后还是表示愿意遵从天皇的决定。大部分阁员对盟国的答复不满，但依然表示赞同外相的意见。安倍内相提出了一个问题：“按这种状况结束战争，国内很可能会发生混乱。作为内务大臣，我对国内治安可能无法承担责任。”安倍主张再次照会，最后又说听凭首相处理。对那些不愿表态企图蒙混过关的人，铃木以少有的严厉语气直接发问：“你的结论究竟是什么？赞同哪种意见？”等这人明确表态后，再转向下一个人。

表面看是铃木在主持会议，实际上当天唱主角的是外相东乡。在其他阁员发言期间，东乡几次出言解释：“再继续战争毫无成算，所以才有了陛下10日凌晨的圣断。现在再提出照会确认，不排除切断停战谈判的可能，这明显违反了天皇陛下的旨意。我今天中午再次觐见了天皇，陛下反复强调要按既定方针行事，加快推进结束战争的进程。”

梅津和丰田无法参加内阁会议，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的阿南仍在竭力维护军方的观点：“说到底，令人不安的还是国体问题。自主解除武装才是捍卫国体的最低条件，提出这样的条件一点都不过分。如果就这样接受答复，就很难再期待天皇制能够维持下去。倒不如抱着拼死一搏的决心，战斗到底。”

会议期间，阿南示意迫水跟他到隔壁房间，当着迫水的面给脾气暴躁的军务局长吉积正雄打电话。“我在参加内阁会议，”阿南说，“正向各大臣做说服工作，要他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大家不要走，等

我回来。”阿南说话时向迫水眨了眨眼，“内阁书记官长就在我身边，如果你想听听内阁会议情况，我可以让他来说。”

迫水被阿南的这番话吓了一跳，因为内阁会议的气氛分明与阿南所说相反，阿南明显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迫水暗忖陆相为什么要这么说，突然间醒悟过来，原来阿南是在玩“腹功”，用这种方式平息陆军内部那些桀骜不驯的属下。迫水后来回忆：“我很敬佩陆相的勇气。如果军务局长真的要和我通话，我决心配合陆相的说法。但对方说没必要，陆相挂断电话，和我一起重新回到了会议室。”

迫水刚回到会议室坐下，就被首相秘书松谷诚叫了出去。真正找迫水的不是松谷，而是《朝日新闻》的年轻记者柴田敏夫。他递给迫水一份稿子：“书记官长知道这件事吗？”迫水一看稿子的内容，头都要炸了。纸上写着：“帝国大本营于13日16时发布公告：皇军拜受天皇新敕令，已重新开始对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发动进攻。”迫水一把抢过稿子冲进会议室，当着众人的面将那张捏得皱巴巴的纸递给阿南。“这我根本都不知道，”阿南喊道，“大本营对外发表公告必须有我和参谋总长的联合签字。为保险起见，你最好找梅津总长确认。”

迫水知道，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纯久和梅津是同乡，私交甚笃，便将他带出了会议室。池田立即驱车前往参谋本部，看到公告内容的梅津勃然大怒，看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梅津当即下令废除这项声明。后经调查得知，这又是那群少壮派军官在暗中捣鬼，冒充大臣和总长发布命令。如果公告发表出去，势必捅出更大的娄子，会给正在进行的投降工作造成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16时还差几分钟，迫水终于接到池田打来的电话：“梅津总长已下令取消公告的发表，各报社和电台均已安排妥当。”迫水松了口气，拿出手帕将额头的汗水擦去。

18时30分，内阁会议依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铃木大怒：“军方是不是想故意用挑剔贝尔纳斯答复的办法，来推翻我们为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的理解去解释它？我一直在仔细观察内外局势的变化，也因为陛下的圣断才下定决心要终结战争。这次联合国方面的答复，有些部分看似难以接受。但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并无恶意，他们并不想改变天皇的地位。日本和美国在国情和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如果一味纠缠于文字，那什么都无法进行。继续战争是危险的，类似死中求活的翻盘已不太可能。陛下已做出圣断，我理解那肯定是从更高的角度出发，抱有宏大的对国民的怜悯和仁爱之心做出的。我认为必须立即结束战争。今天内阁会议的情况，我会如实向天皇上奏，再请陛下做出圣断。”铃木断然宣布散会。

阿南将文件收拾好交给林大佐，好像突然下定决心似的走进首相办公室，当时海军军医小林尧太也在。“在召开下次御前会议之前，您给我两天时间，行不行？”阿南问首相，“就两天时间。”

“对不起，”看着眼前毕恭毕敬、一脸诚恳的阿南，铃木依然硬起心肠，尽管他内心很喜欢这个人——铃木比阿南大19岁，当年他担任侍从长时，阿南是侍从武官，他甚至将阿南当成自己的儿子——“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它，请你原谅。”

阿南还想再说什么，犹豫片刻后忍住了：“很抱歉，首相，打扰您了。”他朝首相敬了个军礼，转身迈着大步出了房间。

“首相，”一脸同情的小林军医问铃木，“如果可以等等的话，您就不能给陆相两天时间吗？”

“小林君，真的不行，”铃木对医生说，“如果我们错过今天，苏联人拿下的就不仅仅是满洲、朝鲜和库页岛南部，北海道也将被他们据为己有，日本就会像德国那样被瓜分得干干净净。我们数千年的

基业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必须趁着对手还是美国人时，抓紧采取行动。”

“不过，”小林哭丧着脸说，“阿南将军会自杀的。”

“我知道，”铃木说，“对此，我只能说抱歉。”

就在内阁会议召开的同时，陆军省少壮派军官的政变活动也在进行。密谋者的头领看上去是军事课课长荒尾兴功，实际上是军阶比他低两级的畑中健二。关于畑中，日本《东部军终战史》描述：“平和温良之士，言语态度极其温和。凡是与之有深交之人，最后皆不愿离开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连铁石都能融化的激情之人。”畑中陆军省的上司、同事和朋友都评价他是一个“无比纯情的青年”。国务相下村宏在回忆录中说他“虽然纯情，却是一匹单纯得过了头的拉车的马”。有一点毫无疑问，对天皇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及永不妥协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威信，并最终成为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

20时，开完内阁会议的阿南刚刚回到办公室，几名军官立即围了上来。除了荒尾，其余5人是军事课课员稻叶正夫、井田正孝，军务课课员竹下正彦、椎崎二郎、畑中健二。政变能否获得成功，陆军大臣的支持是关键因素，因为各级指挥官都信任他。几人呈送给阿南的是这样一份政变计划：

一、兵力：东部军及近卫第一师团。

二、方针：切断皇宫和主和派要员及外界的一切联系，动用兵力抓捕铃木、木户、东乡、米内等主和派人物，并严加监视。

三、目的：在得到确信能够满足我方捍卫国体的条件之前，绝不投降，继续战斗。

四、方法：使用陆军大臣实施警备时所拥有的应急局部地区出兵权，发动政变。

五、实施该计划时，必须征得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部军司令官、第一近卫师团师团长的一致同意。

荒尾向阿南解释说，他们预计于次日上午10时闯进内阁会议，监禁主和派要员，强迫天皇改变圣断，即使因此背上“逆贼”的骂名也在所不惜。“这是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还是说根本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计划呢？”阿南问。对计划本身，他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暧昧态度让荒尾等人认为大臣实际上是支持他们的，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为避免同密谋者形成对立，阿南提出他将于24时在陆军省给荒尾秘密指示。听到这话，青年军官们才逐渐散去。阿南瞻前顾后的模糊态度让副官林大佐非常恼火，他无礼地对大臣说：“从你刚才说话的样子看，我搞不清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的计划。”

24时，荒尾准时来到陆相办公室。阿南说，14日早晨他将与梅津总长做最后商议，决定是否实施这项计划。阿南最后说出的一句话让荒尾非常吃惊：“如果发动政变，陆军就不可能再得到国民的支持，本土决战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并未直接遭受来自密谋者的压力，但他们同样无法把关于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疑虑压下去。和阿南一样，他们手下也有一帮誓死不降、宁愿战斗到底的少壮派军官。散会后迫水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了梅津打来的电话：“关于对美国再次提出照会一事，还想认真协商一下，能否安排我和丰田总长与外相再进行一次会谈？”迫水知道外相和两总长意见相左，不可能协商出什么结果，东乡甚至可能拒绝会见。但两总长毕竟属于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思忖片刻，迫水还是给外务省打去了电话。出乎他的意料，

东乡爽快地答应了会见请求：“既然两总长有这样的要求，那就谈谈吧。”

21时，迫水在首相官邸的地下室安排了这次特殊会见。为缓和现场气氛，他特意安排给三人送去了红茶和威士忌。迫水并未在现场陪同，当晚他请来了汉学家川田瑞穗和安冈正笃，对投降诏书初稿进行修饰、校订。他还要根据首相的要求去安排次日的御前会议。上次迫水用欺骗的方式拿到了两总长的签章，这种方法不可能再用第二次。迫水向铃木建议说，扩大第二次御前会议的人员范围，最高战争会议成员10人和内阁成员全部参加，枢密院议长平沼列席，力争通过这次会议解决所有问题。铃木欣然认同，要迫水抓紧时间准备。

首相官邸地下室里，梅津、丰田和东乡之间的争论仍在持续。迫水后来得知，两总长几次三番要求进行再次照会，东乡严词拒绝。会谈持续了近3小时，毫无结果。将近0点，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来了，说有要事求见丰田。迫水带着他去了三人谈话的地下室。大西用哽咽的声音向丰田汇报：“我刚刚从高松宫处回来。我几次三番恳请殿下改变主意，劝说天皇继续战争，他无论如何不肯答应。不仅如此，殿下还训斥说，我们海军已失去了陛下的信任。”和大西一起频繁活动的还有一些海军少壮派军官。当天，海军高级将领永野修身、及川古志郎、近藤信竹、野村直邦等人家中，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来者劝告这些资深人士出面阻止接受盟国的条件，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大西向两总长建议说：“我们必须向天皇呈交一个取得胜利的计划，请求陛下重新做出决定。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面采取‘特攻’办法。如果能够牺牲2000万人的生命，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大西痛哭流涕，梅津和丰田低头默不作声。大西转而向外相求情，东乡说：“假如我们有获胜的希望，谁都不会想去接受《波茨坦公告》。然而，一役之捷并不能为我们赢得整个战争。”

外边响起了空袭警报，东乡借机逃离现场。他驱车经过漆黑的街道，不禁想起了大西以牺牲2000万人为代价争取胜利的建议，感到骨头里都在发冷。“必须在明天做出实现和平的最后决定，”东乡在回忆录中写道，“只要国家有希望恢复，我们就能够忍受一切，而军人所炫耀的弓箭和竹矛不能带来任何希望。”

东乡走了，梅津和丰田悻悻离开。大西没有马上就走，握着迫水的手哭着说：“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至今仍在拼命努力。现在已到了最后阶段，书记官长有使战争继续下去的好办法吗？”迫水苦笑着摇头。

最长的一天（1）

盟国对日本照会的答复已发出两天，东京方面依然悄无声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幻想，哈尔西和斯帕茨相继接到金上将和阿诺德从华盛顿发来的电令：对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猛攻，促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缴枪投降。苏军在远东的攻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占领的地盘每一分钟都在扩大。华盛顿高层一致认为，只有攻击才能促使日本人尽快做出最后决策：是战是降，给句准话。

8月13日6时刚过，位于日本近海的美英两支特混舰队纷纷放飞了打击机群。由于大部分主力舰船撤往悉尼，英军舰队的规模已大大缩小，现在的正式番号是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五大队。在当天的攻击中，美军声称在东京周边地区击毁日机250架。“汉考克”号战斗机中队共上报了61个战绩，仅在长野机场就击毁日机49架，还摧毁了包括两节火车头、一个储油罐、数个机库在内的大量设备和设施，仅使用了28颗227公斤炸弹、4颗454公斤炸弹和113发火箭弹。“黄蜂”号1架“地狱猫”在9750米高空击落日军1架“月光”，这可能是“地狱猫”的最高高空击落纪录。少数日机对美军舰队发起反击，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斗机共上报了22个战果。当天英军取得的战果是击沉4艘小型舰船、若干建筑物和数节车皮。傍晚时分，回收所有舰载机之后，盟军舰船驶往北纬31度45分、东经144度海域，准备在次日进行海上补给。由于后勤补给船队已提前返航，英军舰船所需燃油只能由美军暂时提供。

8月13日下午到翌日晨，在第三一五联队司令官弗兰克·阿姆斯特朗准将的亲自率领下，美军749架B-29从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机场倾巢而出，分两个波次轰炸了日本七大目标。其中418架飞机负责轰炸城市和铁路枢纽，另311架攻击了东京以北480公里处的土崎炼油厂。加上护航战斗机在内，阿诺德说他实现了千架战机空袭日本的雄伟目

标。斯帕茨声称“要把结尾声势搞得尽可能大一点儿”，但内心并不赞成发起这种攻击。据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投降，他不能保证出击的人员一个不少地回来。从欧洲转场而来的第八航空队已进驻冲绳，司令官杜立特同样不喜欢这种带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一名下属建议，战争结束前至少要安排B-29袭击一次日本。杜立特说，如果战争真的要结束，就没必要让手下任何一名飞行员冒生命危险为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指挥生涯锦上添花。

所有飞机受命在出击的航途中时刻关注来自后方的消息，据说日本人随时都会投降。攻击机群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土，机组成员在焦虑中等来的命令依然是“继续轰炸”。美军对土崎炼油厂的轰炸创下了一项新纪录，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往返航程6020公里，飞行时间17个小时。蒂贝茨的第五〇九大队也出动了7架飞机，对名古屋兵工厂及附近的爱知县投下了“南瓜”弹。谁也不会料到，战争将在第二天结束。

正在进行海上加油的第三舰队的水兵看到了从头顶飞过的滚滚铁流。“海盗”飞行员迪克·迪蒙特中尉感慨地说：“当天有很多谣传，也有一些官方消息，说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接受我们的《波茨坦公告》。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热切盼望真的是那样。我可以听到从头顶飞过的B-29发出的巨大声响。这么晚了，陆航的小伙子还在给日本人送去问候，真希望他们送去的礼物能够让日本人的脑袋开窍点儿。”

美国人送来的不只是炸弹。14日天刚刚亮，东京上空就飞来一架孤零零的B-29。这架飞机投下的并非令人闻风丧胆的原子弹，而是数十万张飘飘洒洒的传单。美国人在传单开头这样写道：“今天，我们不向你们投掷炸弹，投下的只是传单。因为你们的政府已经提出了投降，每一个日本人都有权知道，你们提出的投降条件以及美国代表美、英、中、苏四国政府对它的答复。你们的政府现在有了立刻结束

战争的最佳机会。”传单正文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和盟国答复的全文。东京警察和宪兵闻风出动，从民众手中抢走传单，并威吓“谁拿它就拘捕谁”。但仍有不少人把传单偷偷带回了家，拿给家人和亲友传看。

美国人之前的投弹都有意避开皇宫，现在投放传单完全没有这种禁忌。清晨外出散步时，木户内大臣捡到落入皇宫的一份传单，顿时惊呆了。8时30分，木户一溜小跑来到御文库禀报天皇，如果这些传单落到对和谈一无所知的地方的部队手中，势必引发一系列混乱，后果不堪设想。“陛下应火速召开御前会议，”木户说，“以便让与会者知道陛下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心。”草草浏览传单内容后，裕仁指示木户立刻去找铃木。

14日清晨5时，早早醒来的首相铃木一脸愁云。他现在面临一个大难题，怎样才能在拿不到两总长签章的情况下提议召开御前会议。迫水建议说：“已经通知在上午10时召开内阁会议。但如果继续像昨天那样讨论，将不会取得任何结果。首相，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招。我知道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我们实在没有其他办法，能不能由陛下亲自出面召集所有人进宫，举行一次特别御前会议？”铃木顿觉茅塞顿开，一边高喊“说得对”，一边更衣直奔皇宫。

回到办公室的木户刚准备与首相联系，铃木就走了进来，这下子连电话费都省了。“在目前情况下，”铃木说，“取得两总长签章花时间太长。陆军参谋本部答应13时给予答复，海军军令部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现在只剩下一办法，请求天皇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用他的权力提议召开御前会议。”木户深表赞同，决定打破以往惯例亲自陪铃木一起去拜谒天皇。之前天皇与首相会面时，内大臣从来不在场。8时40分，两人一起在御文库见到了天皇。8时42分，裕仁命令宫内省发出紧急通知，上午10时30分在宫中召开特别御前会议。

裕仁向铃木承诺，如果会议出现僵局，他亲自出面将之打破，命令内阁接受盟国的答复。

当天早晨，阿南刚刚来到陆军省，就被一群少壮派军官团团围住，逼他对上午10时准备发动的政变表态。上午7时，阿南带着荒尾一起拜会了梅津，交流了对政变计划的看法。梅津的态度和上次一样，不赞成发动这样一次行动，“这与天皇陛下的意见是完全相悖的。在皇宫内动用军队，是会亵渎神明的。在此敏感时刻，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原本就摇摆不定的阿南对此表示赞同。

在回陆军省的途中，阿南再次被密谋者拦住，干脆表态说：“在与参谋总长磋商之后，我决定不支持你们的行动。”阿南拒绝讨论，直接驱车前往首相官邸，准备参加10时召开的内阁会议。由于遭到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一致反对，叛乱分子原定“7时大臣与总长会谈，7时30分大臣与东部军司令官和近卫第一师团长会谈，8时高级课员以上人员集合，10时发动政变”的计划瞬间胎死腹中。

阿南来到首相官邸时，发现准备参加会议的阁员基本上到齐了。此时宫内省突然发来了通知，所有人员立即前往宫中，参加紧急会议，还特别强调“陛下传话因事情紧急，不必换装，便服即可”。通常大臣觐见天皇都有特殊服装要求，8月中旬的东京酷热难耐，阁僚中穿轻便服装者居多。万万没想到会突然进宫拜谒天皇，军需大臣丰田贞次郎只穿了一件开襟衬衫。他一边连呼“不好不好”，一边拉来首相官邸一位并不熟悉的职员，从人家脖子上揪下一根质量一般的领带，却手忙脚乱怎么都打不好。厚生相冈田忠彦笑着上前帮忙，帮他将领带系好。

御前会议如期召开，内阁书记官长如释重负。消息迅速传开，迫水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迫水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是内阁书记官长迫水吧，我是陆军省的军官。你又在背后捣

鬼啊！记住，从今天开始，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原来是一个恐吓电话。军方这次真“冤枉”迫水了，人家并未像上次那样用欺骗手段谋取两总长的签章。但说他完全无辜也不准确，毕竟由天皇亲自出面召集御前会议的主意是他提给首相的。

利用御前会议召开前的一点点时间，上午10时12分，裕仁在御文库召见了陆海军三元帅永野修身、杉山元和畑俊六，询问他们对接受盟国答复的意见。永野主张战斗到底，“只要我们保持旺盛的斗志，就应该能一举击溃美军的登陆”。杉山表示赞同。开战以来，永野和杉山一直待在东京的机关部门，并未在前线指挥过任何一次作战。不久前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身份指挥过“一号作战”——我们称作豫湘桂战役——的畑俊六就没有这么乐观：“很遗憾，臣以为我们的军队无力阻止美军的正面登陆。但即使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我们也要尽力交涉，至少保留10个师团的近卫部队。”听完上述建议，裕仁明确自己的观点：准备以接受盟国条件的方式结束战争，陆海军三元帅要保证军队服从命令。看到裕仁决心已下，三人一致表示尽力辅佐陆海军大臣和两总长做好军队的抚慰工作。

根据迫水的建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及干事、全体阁员、枢密院议长都将参加本次会议。这种会议自1941年12月1日决定对美英开战那次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会议室只有50平方米大小，而参会人员多达24人——再加上天皇和侍从就是26人——宫内侍从只好将原来的长桌撤下，取而代之三排椅子。参会者依次进入会场，找个适合自己的位子坐下。从天皇的位置看下来，首相铃木坐在前排的最左端，他旁边是枢密院议长平沼，最右端是参谋总长梅津和军令部总长丰田。四干事坐在最后第三排，迫水选择的位子距离天皇较近，以便听清天皇的话并准确记录。

地下室里潮湿异常，水珠从入口处阶梯的墙壁上不断滴下，室内几乎变成了桑拿浴室。10时50分，身穿军装、戴着白手套的裕仁走进

会议室，他身后跟着侍从武官长莲沼蕃。所有人低头站了起来，不敢直视天皇的眼睛。裕仁走到前方那张靠背椅上坐下，面前是一张铺着金丝锦缎的小桌子，背后立着一道金色屏风。天皇入座，众人一起鞠躬后重新坐下，寂静的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气氛。铃木起身再次向天皇鞠躬，对9日晚御前会议之后的重要事项进行了简要说明，最后他说：“在内阁会议上，虽然八成阁员赞同接受联合国的答复，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劳烦陛下再次亲临。作为臣下，对此深感罪孽深重，诚致歉意。但兹事体大且非常紧急，请持有不同意见者一一陈述，大家认真听取，最后请陛下赐予圣断。”

说完上述一番话，铃木指名陆相发言。阿南弓腰起身，他的发言沿袭了之前的格调：“臣对国体能否护持深感不安，因此认为需要再度向联合国照会确认。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不反对内阁现在进行的‘终战’程序。如果对方拒不接受，那么我们也只有死中求活，继续战斗下去。我们打赢的机会还是有的，即使没有，我们至少也能在更好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对阿南的发言，天皇微微点头表示明白。铃木接着指名参谋总长，梅津的发言和阿南差不多：“如果投降不能维护国体，那么全体国民就应该在最后的决战中牺牲。”接下来被指名的是军令部总长。由于主和的米内在海军中具有较高威望，海军内部倾向接受同盟国条件的人越来越多。丰田的发言多少有些照顾陆军情绪的意思，只说不赞成以现在的状态迎来和平。三人中阿南的发言较长，用时五六分钟，梅津和丰田只说了一两分钟。

还有人准备发言。迫水看到坐在他前面的安倍内相手里拿着一份稿子，还不时拿铅笔在上边添添改改，显然是做了精心准备。但铃木在丰田发完言直接宣布：“陈述反对意见到此为止。”赞成军方意向的安倍只好作罢。

看到没有人继续发言，裕仁微微点了点头。“如果没有新的意见，那我谈谈我的看法，我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结论。”裕仁刚一开口，座中一些人哭出了声。裕仁也用白手帕擦了擦眼睛，才继续说下去。裕仁的以下发言来自有着“记录狂魔”之称的国务相下村宏的记录——下村还参照了左近司、太田、米内的手记，最后得到了铃木的确认。

“几天以来，我听了很多反对者的观点，但我并不打算改变之前的想法。我充分考虑了国内外情况，认为不可能再将战争持续下去。当然，我也在担心国体的捍卫问题。但是我认为，对方的答复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还在于全体国民的信念和心理准备，所以这次我主张无条件接受对方的答复。我也清楚地知道，对于陆海军官兵来说，解除武装和保障占领是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同时，我也深深地理解国民宁可玉碎也想要为君国献身的心情。然而，不管我自己会怎么样，我一定要挽救全体国民的生命。”

稍作停顿，裕仁继续说道：“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一片焦土。我难以接受继续让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次就算是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我想也很难予以对方全面的信赖。但比起日本全盘毁灭这一结果，哪怕只是留下一点点种子，也可以看到复兴的希望。我缅怀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还辽’时的苦楚，克难克之事，忍难忍之物，期待着未来国家能够光复！今后，重建之后的日本将会是一个和平国家。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也会花费很长时间。但只要全体国民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定能够做得到！这一次，我也将同全体国民一道努力。”说到这里，裕仁再次停了下来。两名大臣因过于激动，从椅子上滑倒在地板上。

裕仁再次开口显然费了很大气力：“一想到那些战死沙场的勇士、在本土死于非命的人以及他们的遗属，我就感到无比痛心。我非

常担忧那些在战争中负伤、蒙受战灾甚至失去家业的人们今后的生活。”他再次用白手帕擦了擦眼，“这一次，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愿意全力以赴。国民现在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消息想必会让他们大惊失色。但是如果需要我亲自向国民呼吁，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站在话筒前。特别是陆海军士兵，一定会感到极为震惊。如果陆海军大臣想要安抚他们，虽然很困难，但是我可以亲自到任何地方去说服他们。现在，请内阁立即起草‘终战’诏书！”

因为极度悲痛，与会者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似乎这样就会觉得好受。铃木艰难起身，走到御座前深深鞠躬：“因臣无能，几次三番劳烦陛下圣断，深感歉意。作为臣下，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现在承蒙陛下赐语，日本的方向更加明确了。深念陛下心意，臣等决心为日本的重建竭尽全力。”

天皇缓缓起身，侍从武官长莲沼打开房门，裕仁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门外。天皇在场时，众人还只是小声抽泣，现在则无所顾忌地一齐大放悲声。到了中午，宫内省送来了午餐鲸鱼肉和黑面包，所有人都无法下咽。随后众人一起乘车前往首相官邸，内阁要立即开会批准天皇的“决定”。根据宪法规定，不管“鹤鸣”之声多么响亮，也只有经过内阁批准后才能成为国家的声音。

陆军省里，那帮少壮派军官不肯就此罢休。从荒尾口中得知因梅津总长反对而政变计划泡汤的消息之后，竹下立即炮制出第二方案：“调动近卫第一师团包围皇宫，切断皇宫与外界的交通和通信；调动东部军在都城重要地区部署兵力，保护要员，控制广播局；即使天皇颁布圣旨，也要坚持以上阵势，等待圣意改变；实现以上内容，必须以大臣、总长、东部军司令官及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积极一致的意见为前提。”

就在梅津离开大本营准备前往宫中参加会议之时，两名密谋者突然闯入他的办公室，大放厥词。为抚慰他们，梅津敷衍说自己“并不是绝对反对政变”。这两人欢天喜地地跑到竹下的办公室。“梅津总长支持我们啦！”其中一个人高声喊道。竹下激动得差点流下眼泪，立即拿着第二方案前往首相官邸：既然参谋总长改变了主意，那么只要得到陆相认可，兵力调动计划不就可以执行了吗？

紧赶慢赶来到首相官邸的竹下发现，内阁会议并未召开，大家都往皇宫参加御前会议去了，据说连参谋总长也去了。竹下立即赶往皇宫，坐在宫内省等阿南出来。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得知，大臣又回首相官邸地下室开会去了。竹下只好回到陆军省坐等，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又上当了！”

内阁会议13时才召开，阿南决定利用会前一点时间回趟陆军省。步入陆军省大门时，他想起军中那句名言：“严整退兵，方为名将。”他经过会客室时，看到了正等在那里的竹下，手里拿着那份草制订的第二方案。

“大臣，梅津将军改变主意啦！”竹下朝姐夫高喊道。

阿南脸露喜色：“是吗？”但他忽然意识到一切都已成定局，便沉下脸补充道，“陛下做出了最后决定，不要再做徒劳无功的事情了，军人必须遵从圣断。”

“在内阁会议上，你还是大有可为的，”竹下说，“如果你提出辞职，铃木内阁就会解体，那又怎么能结束战争呢？”在竹下看来，这是免受投降之辱的最后一招。

但阿南的回答让他彻底绝望：“就算我辞职，‘终战’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况且如果那样做，我就再也见不到天皇陛下了。”

阿南回到办公室坐下，20多名少壮派军官蜂拥而入。“御前会议刚刚开完，天皇圣断结束战争。全体陆军必须遵守这个决定，”阿南说，“日本未来的日子会很不好过，但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我要求你们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国体。”

井田向前跨出一步，质问阿南：“我想听一下，大臣改变初衷的理由。”

阿南痛苦地闭上眼睛，缓缓说道：“陛下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不能反对。他双眼含泪对我说：‘阿南，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你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阿南突然睁开双眼，厉声说道，“圣断既出，唯有服从！不服从者，请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阿南此言一出，室内顿时鸦雀无声，然后抽泣声渐渐充斥整个房间。畑中健二突然大放悲声，简直撕心裂肺，然后转身踉踉跄跄离开了房间。

14日13时，内阁成员再次来到首相官邸的一张大圆桌前坐定。所有人看上去精神萎靡，好像刚刚承受过重大打击，一些人眼睛红肿，脸上带着明显的泪痕，其悲苦之状如丧考妣。除了15名阁员，参会的还有书记官长迫水、法制局长村濑直养和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纯久，铃木一也以首相秘书身份坐在父亲身后。老铃木年迈耳聋，常常听不清会上的快速舌战，铃木一可以适时对父亲做出“翻译”和提醒。

会议刚刚开始，铃木就表达了愤怒和不满：“实在不胜惶恐，是我们不够努力，竟然两次劳圣上费心做出裁决。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是对陛下的大不敬。这是我们内阁的失职！”对铃木的训斥，众人低头不语，谁也不敢出言反驳。

说完上述一番话，铃木又恢复了老样子。始终如一的坐姿和微微闭上的双眼一度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认真聆听别人的讲话，很少有人

能看透首相心里的真实想法。有日本“小说之神”之称的作家志贺直哉这样描述铃木：“对日本来说，彼时只能找寻一条更好的道路，否则就会走入死胡同。把目标放得更高，最终如愿以偿，铃木首相正是这样一个人。在那种场合下，如果他稍稍透露出一点点和平意愿，军队马上就会变本加厉，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铃木首相将自己的本意隐藏起来，最终将一艘破烂不堪的船划进了‘终战’的港湾。铃木根本不会玩什么政治手腕，即便如此，还能发挥出这样的政治力，追根溯源就在于他的无私精神。正是因为无‘我’，他才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避免了本末倒置。在那个现在看来根本无法想象的疯狂年代里，铃木首相也因此能够保持清醒态度，从而做到游刃有余。”

内阁会议的主题是商定投降诏书的措辞，然后众大臣在上边签字。迫水向会议报告说，先前完成的一稿必须加入天皇上午的讲话内容，稍后才能呈上，内阁可以先审议其他有待讨论的次要事项。会议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准备接受盟国条件的决定告诉国民。之前铃木曾经提议，由他代表政府通过电台诵读诏书。但现在他已成为军方激进派分子的暗杀对象，由他出面只会适得其反，很可能引发新的混乱。国务相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建议，由天皇亲自出面广播一个诏书，尽管这令人极度不愉快，但只有从天皇口中说出来，才能令人信服。既然在上午的会议上天皇说过“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站在话筒前”的话，请他亲自宣读顺理成章。内阁一致通过了下村的意见，但附有一项条件：让天皇陛下直接向臣民进行广播是不适宜的，最好的办法是播放录音。一名阁员抹着泪说：“一想到陛下亲自站在话筒前的样子，就不胜惶恐，光想哭。”

下村旋即离开会场去安排录音，这项任务交给了日本广播协会即NHK。接到下村的紧急通知，协会会长大桥八郎、国内局长矢部谦次郎、技术局长荒川大太郎、技术局现业部部长熊川严大为震惊。除了抽调最好的设备，由现业部副部长近藤泰吉为组长，协会最出色的录

音技师长友俊一、春名静人、村上清吾、玉虫一雄为成员组成的5人小组立即前往皇宫，随时执行录音任务。他们接到命令，要对行动严格保密。宫内省同时接到通知，总务局长加藤进和庶务课课长笈素彦一致认为，“一定要采用绝密的方式进行录音”。二楼御政务室是个理想场所，位置和大小都很合适，录音设备可以就近放在隔壁的一个空房间里。

由于不断有阁员离场回本部门安排工作——其中离开次数最多的当数米内和阿南，因为投降过程中他们的任务最重——当天下午的会议时断时续。继做出播放天皇录音的决定之后，内阁又通过了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的建议：严禁在殖民地的破坏行为。按照以往惯例，日军在撤退时为避免军事设施和物资落入敌手，都要将其彻底破坏。但现在这种行为被严令禁止。内阁对此的考虑是：可以将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封存好，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赔偿问题。米内和阿南承诺说，立即向驻外陆海军发出上述指令。

其间，一名宫内侍从来到会议室，带来木户内大臣和莲沼武官长转达的天皇口信：陛下表示，愿意亲临陆军省和海军省，劝说那些心怀不满的少壮派军官，两大臣认为有无必要？米内起身高声叫道：“我愿为海军的行为担保！不能再麻烦陛下了，军人要勇于承担责任，请这样回复天皇陛下！”阿南马上跟着说：“我愿为陆军提供同样的担保！”与会众人一致认为不能再为这种琐事惊动圣上。

既然天皇做出了接受盟国条件的决定，陆军省里，军事课长荒尾决定直面眼前的悲剧。他坚信只要全军团结一致施行道义，战败后的日本就一定能从瓦砾堆中振作，获得重生的机会。在征得阿南和次官若松的同意之后，荒尾把在京主要陆军将领全都召集到陆军省。除了参谋总长梅津、次长河边虎四郎、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还包括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第二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及陆军省、参谋本部各

部、课负责人。14时40分，阿南暂时从内阁会议上离开，回陆军省主持了这次特别会议。

若松次官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陆相请在场诸位签署这份关于陆军方针的声明。”阿南率先起身签字，接下来是梅津，再下来是土肥原，其他人也都一一签上名字。声明上只有简单一行字：“陆军的方针：严格谨遵圣断采取行动。”

签字仪式结束，梅津总长提议说：“协调航空部队的行动也很重要，卑职认为，有必要拿到航空总军司令官的签名。”这一提议得到与会众人的一致赞同，谁都清楚天上的飞机比地面的步兵更难控制。会议结束之后，若松次官将文件送到航空总军司令部，河边正三听完解释，在文件上补签了名字。

开完陆军会议的阿南没有立即回首相官邸，而是在第一会议室召集了陆军省所有军官。15时30分，阿南大步登上讲台：“如今圣断已下，吾辈也多次蒙受天皇的恩赐。刚才陛下提出，他要亲自到这里与你们会谈，我回答说何必如此。”阿南环顾四周，继续说道，“我向陛下保证说，陆军将和全国其他人一样服从天皇的命令，这是拯救日本的唯一希望。天皇确信国体能够保全，已经向陆军元帅表达自己的信念。为此，陆军三长官和众元帅几分钟前在这幢大楼里已宣誓紧随天皇。在场所有人不得违抗圣命，不得藐视陛下和政府，妄评国家决策。”

稍作停顿，阿南继续说道：“确实，眼下形势非同一般，但服从乃军人的最大美德，这点丝毫未变。今后皇国的苦难将越来越深重，请诸位牢记在心：过早的‘玉碎’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死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你们的责任是活下去，竭尽全力帮助国家走上复兴之路。纵令食草啖泥，露宿荒野，也要为捍卫国体奋斗到底！”听阿南

说出“诸位”一词，竹下惊讶地抬起了头。按以往惯例，阿南通常会说“我们”。这次有意将自己排除在外，可见他已有了必死之心。

在场所有人默不作声。同样参加了御前会议的军务局长吉积起身，简要复述了天皇讲话的要点。若松次官用洪亮的声音代表众人向阿南保证，在场所有人都将绝对服从陆相的命令。

并非所有人都现场听取了阿南的训示。在陆军省的地下防空洞里，军事课课员井田正孝故意缺席这次会议。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时，井田看到很多重要文件正在往外搬运，堆放在一个稍微凹下去的地方，浇上汽油付之一炬。回到办公室，井田对几位满脸落寞的同事说：“万事俱休矣！我们军人应该真正承担起战败的责任。我认为，市谷台的所有将佐都应该切腹，以此向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谢罪。对我们来说，这是唯一应该选择的道路，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姿态了。怎么样，我说得对吧？”刚刚听过阿南训示的人都没有接他的话茬儿。

畑中和椎崎也没有参加会议。阿南走上讲台时，畑中正在酷热中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最后来到日比谷第一生命大厦六楼的东部军司令部。畑中在门外大声通报姓名，求见军司令官田中静一。为避免意外事件发生，副官塚本清手扶军刀来到司令官办公室门口，实施警戒。带火的畑中进入房间还未开口，不带火的田中就给他来了一通暴风雨般的当头棒喝：“你来我这儿干什么？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我一句话都不想听，马上离开，滚！”

笔直站立的畑中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动，最后机械地敬了个军礼，一言不发转身离开。塚本将手从军刀把上放了下来。正好向他走过来的田中说：“塚本，这次要是稍有闪失，就可能重蹈永田铁山的覆辙呀！”10年前，1935年8月12日，由于疏于防范，统制派核心人物、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前来拜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活活劈死在办公室里，此节前文已有所述。

畑中不会善罢甘休，骑着破自行车回到陆军省，走进了井田的房间。井田正在打扫卫生，为最后的自杀做准备。他眼中的畑中满脸尘土，军装都被汗水湿透。畑中目光如炬，同几小时前在陆相办公室里痛哭的那个畑中判若二人。得知井田准备自杀谢罪，畑中叫他跟自己一起到楼顶的平台上，说有“重要事情”相告，在那里说话不受影响。两人是陆军大学校友，井田比畑中高了一届，但他们是莫逆之交，平时无话不谈。畑中说，他计划在当晚占领皇宫，这一计划已得到近卫第一师团大部分大队长、中队长一致赞同。

“现在如果有人率先起事，整个陆军都会群起响应。我们肯定能够成功，因为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干吧，中佐！你难道不觉得这比切腹更有意义吗？”

“你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井田说，“天皇已经做出了决定，阿南将军也命令我们服从。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的态度怎样？”

“我不知道森中将的态度，”畑中说，“但我们可以想办法把他拉进来。”井田对此表示怀疑，畑中解释说，“任何一个日本军人，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不挺身而出，都会玷污帝国军人的荣誉。这就是我决心断然采取行动的原因。如果政变失败，那就证明天皇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成功，那就证明我们是对的。我们必须做点事情，而不是坐等，即使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井田打心底里感到敬佩，但并不赞同畑中的做法。“如果陆军起事不成，引发内战，日本又将如何呢？我认为，陆军必须服从圣断。我准备让世人看看，我并没有顺服地放下武器，而是手握军刀切腹自杀。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各自采取不至于危及国家的解决办法。如果你真心实意要干，就去干吧，”井田说，“我不拦你，反正明天我也要死的。”

但畑中来找井田，并非只是为了取得他的认可。他用热切的目光盯着井田：“中佐，我急切需要你的帮助。实施我们的计划，毕竟还有成功的希望，不比中佐提出的集体自杀更合理吗？中佐，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畑中，我钦佩你的勇气，这种钦佩实在难以言喻，或许还有点忌妒，”井田说，“因此我才对你说，干吧，我不拦你。但我不愿跟你一起干，我注定会在明天死去。再见，畑中。”两人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次谈话毫无结果。

畑中告别井田走下楼梯时，遇见了草拟陆军大臣“食草啖泥”训示的稻叶正夫。他请求支持，但稻叶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将接受天皇的决定，不会参与他的计划。“内阁正在起草和签署投降文件，天皇明天就会宣布，”稻叶摇头说，“一切都来不及了，少佐，请放弃吧。”

阿南返回首相官邸，暂时中断的内阁会议继续进行。16时，迫水向与会众人分发了油印的诏书草稿。前一天晚上，就在外相和两总长激烈辩论的同时，迫水请来了两位内阁外聘专家，一名早稻田大学教授、汉学家川田瑞穗，另一名是被称作“昭和教祖”的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请他们对诏书的初稿进行修饰、校订。安冈是汉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阳明学权威，战后被四任首相视为精神导师。对迫水原稿中使用的“期待确保永久和平”一句，安冈提出：“虽然看上去通俗易懂，但有点不像日语的汉文。中国北宋大儒张载‘横渠四句’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正蒙》）你写的可能正是‘为万世开太平’之意。我想，还是直接用这句为好。”迫水于是就按安冈的意思进行了修改。当天上午御前会议结束之后，安冈和木原再次来到首相官邸，根据天皇的讲话内容协助迫水对诏书的草稿进行补充完善。

最长的一天（2）

当迫水将匆忙印好的稿子发给参会人员时，这些显然上了年纪的阁员都毕恭毕敬地接过来，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开始仔细阅读。文相太田耕造显然文化程度不低——他战后曾出任亚细亚大学的校长——看完一遍，率先表态：“我认为这个稿子很好，就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吧。”太田这样说事出有因，他自己也起草了一份诏书草案揣在兜里，看迫水写得实在不错，就没拿出来。综合计划局参事毛里英於兔也起草了一稿，同样因时间仓促未能拿出来作为参考。

阿南对诏书里的一句话提出了异议。“战局日渐不利，”阿南说，“这样说，不就意味着大本营之前发布的公告全是谎言吗？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有输掉战争，战局只是还没有变得对我们有利而已。”

米内揶揄道：“令人万分遗憾的是，我们在冲绳和缅甸都打了败仗。你现在还在谈的本土决战，我们也会输掉的。我们战败了，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只是在某一些局部打了败仗，”阿南说，“但我们还没有输掉整场战争，这正是陆海军的分歧所在。”

阿南提议，把“战局日渐不利”改成“战局并未好转”。米内和其他几位大臣对此表示异议，坚持认为原句没错，不必更改。阿南坚持一定要改。内阁在一个句子的措辞上陷入了僵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其间宫内省打来了几次电话，天皇催问何时才能进行录音。迫水离开会场向总务局长加藤进解释说，18时以前录音看来不可能了。

“知道了，”加藤说，“不过，你能告诉我一个大概时间吗？”“大概19时吧，”迫水说，“我想19时应该没有问题。”放下电话，迫水苦笑着对身边的国务相下村说，“如果19时能录音，我情愿切腹。”

迫水走进会议室时，恰好米内要回海军省处理紧急事务，准备离开。他趴在迫水耳朵旁说：“迫水君，那个地方非常重要。我离开时，绝对不能订正。”迫水只好点头，然后回到桌边落座。想到又要同陆相进行无休止的舌战，迫水顿觉心灰意懒。此时的迫水只能用心力交瘁来形容，几天以来，他没睡几小时觉，累得上下楼梯都要有人搀扶。而阿南精气神十足，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就在迫水发放诏书草案的同时，16时，近卫第一师团第二联队第三大队在联队长芳贺丰次郎的率领下，从乾门开入了皇宫。阿南和井田都和第二联队有着不解之缘。前者1933年8月1日到1934年8月1日曾任该联队大佐联队长，后者曾任联队旗手。平时皇宫的警备工作由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轮流负责，14和15日正好轮到第二联队执勤。这个联队由三个大队组成，通常换班方式是一个大队在皇宫执勤，一个大队随时待命，最后一个大队休整或训练。早些时候，北畠畅男大尉第一大队进入了皇宫，此时芳贺带领原计划待命的佐藤好弘第三大队也加入了警戒行列，而当天没有空袭警报下达。

宫内侍从户田康英对此心怀疑虑：以往宫里只驻扎一个大队，现在却有两个大队，为什么宫内省和御文库之间的道路两旁出现了这么多士兵？他心里有点害怕，但又自我安慰地想，既然天皇做出了重大决策，派出更多卫兵肯定是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变故。但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他身边走过时，户田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

17时刚过，木户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的近卫文磨。近卫刚才给木户打来电话，希望能见见内大臣，说有要事同他商量，电话里不太方便说。木户便请近卫直接到宫中来。“我听到了一些谣传，但愿不是真的，”近卫说，“我担心近卫第一师团会出事，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没有！”木户摇头。

“那就好，但愿那只是谣传而已。”

“能告诉我，你从哪儿听来的吗？”木户问。

近卫笑了：“啊，可能只是谣传。不过，密切监视近卫第一师团的动向，也许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然，”木户说，“不过，我对近卫第一师团还是非常放心的。”

“我总是忘不了‘二二六事件’。”近卫说，“我好像记得，今天下午陛下要召集一次重要会议。”

木户告诉近卫御前会议在上午开过了，然后详细叙述他和铃木果断争取由天皇主动召集会议以及会议的全过程。

在首相官邸，处理完海军事务的米内重返会场。在和邻座的阿南低语交谈之后，米内扭头对迫水说：“刚才议论的焦点‘战事日渐不利’，还是按照陆相的意思改为‘战局并未好转’吧。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两者的意思都差不多，因此我赞成陆相的意见。”

“可是，您刚才……”迫水话还没说完，就被铃木用手势打断：“书记官长，此事就这样吧。”

接下来的争议出现在“义命之所存”一句，这是安冈特意加上去的。“义命”出自《春秋左传·成公八年》之“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安冈加上这句话时特意交代迫水：“这是为了说明我们并不是因为战败力尽、不得已才投降，而是出于道义考虑、良心至上而做出的决定。这句话非常重要，不能轻易改动。”但现在阁僚中有人说根本没听过这句话，不明白其中有何含义，“连我们这么有文化的人都不懂，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所以必须加以修改”。

迫水根据安冈的原意进行说明，现场立即有人搬来《历代诏书集》《内阁告谕集》《汉和大辞典》《广辞林》等大厚书，翻了半天，还真没找到“义命”一词。有人就说：“你在辞典上都找不到的词语，国民能明白吗？”迫水只好答应将这句改为“时事之所趋”。投降诏书发表以后，安冈特意找到迫水：“我花了那么大功夫才加入‘所奉之大义’，竟然被你们改掉了。这样就变成我们不是因为道义，而是因为战败才投降。修改这句话是诏书中的重大败笔，令人遗恨千古。怎么说也斗不过没学问的人啊！”安冈的语气中颇有点秀才遇见兵的味道，他认为只是因为内阁诸大臣没有文化，才导致天皇最终蒙羞。事实上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大川周明有过密切交往的安冈，才是在自欺欺人、胡说八道。

农相石黑对诏书中“朕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奉神器与尔等臣民共在”一句提出了异议。文中出现的“神器”是指草薙剑、八咫镜、八咫瓊勾玉和八咫镜，据说是天照大神授予日本天皇代代传承的三件宝物。石黑提出，诏书不仅仅是对国民，还要发给联合国。写上“神器”一词，那些脑子一根筋的美国人说不定会借题发挥，真要是我们交出这些东西，最好将这句话直接删掉。大家也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常奉神器”一句就删掉了。阿南认为，保留国体至今仍未得到对方明确认可，我们可以在诏书中主动加上一句，于是这句话最后变成了“朕于此得以护持国体，朕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等臣民共在”。

少数阁僚——迫水回忆录中说是一两个——提出，“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国民中盛传的“卧薪尝胆”一词，是否要加入诏书之中。但更多人指出，这个源于中国的成语是为了报仇而忍辱负重的意思，天皇做出圣断时并没有说将来要复仇，只提出日本要为和平而重建。万一美国人那边有个懂中国文化的人就糟了，他们就是不懂，中国人也会提醒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词还是不加为好。

18时40分前后，阿南利用休会的间隙回官邸更换湿透的衣服。他起身准备返回会场时，被两位不速之客堵在了门内，他们是前首相东条英机和第二总军司令官畑俊六。东条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言语中依然充满蛮横：“倘若投降的话，我们都将作为战犯受到军法审判，这点自不待言。届时我们必须同心同德，直言不讳地阐明我们的观点：大东亚圣战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打的是一场自卫战争！”阿南只是点点头，并没多说什么。畑羞羞答答地提出，既然不打仗了，能否允许他辞去陆军元帅的头衔。阿南没有余暇去考虑这两位前辈的问题，况且他下定了自杀的决心，于是借口参加内阁会议夺门而出。

宫内省里，广播协会的一帮领导连同录音小组正在焦急等待来自内阁的消息。时间到了迫水承诺的19时，那边依然音讯皆无。与天皇声音相似的侍从户田拿起一张报纸朗诵，供录音小组调试效果。每隔10分钟就有人提出：“诏书怎么还没来？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都无法回答，大家只有耐心等待。

19时，经过数小时辩论和妥协，内阁成员终于在诏书措辞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全文合计删除23处共101字，修改18处58字，新增4处18字。内阁理事官佐野小门太奉命钻进总务课长办公室的隔壁房间，将涂改得面目全非的诏书重新誊写。另一份同样内容的稿子被紧急送往宫内省。奉总务局长加藤进之命，课员佐野惠作——巧合的是两个誊写者都姓佐野——带上毛笔和两张奉书纸来到宫内省次官办公室。

“把这份诏书誊写一遍，”次官大金益二郎说，“陛下录音时要朗读这份文稿。录音班的人下午就来了，一直在等待这份文稿，要尽快完成。”誊写如此重要的文件当然不能龙飞凤舞，加上必须在文末留出7行空白来加盖御玺，每页写多少行、每行写多少字都要经过仔细计算，才能将结尾誊写在计划好的地方。天气过热再加上超重的心理压力，两名佐野拿毛笔的手都在颤抖。

诏书内容定稿之后，内阁又开始讨论天皇录音的播放时间。下午讨论时间过长，只能放弃原定当晚播放的方案。东乡外相建议翌日清晨7时播放，米内表示赞同。两人都认为大局已定，越早公布越有利。阿南提出异议：“我们必须向海外的部队发布命令，并确保这些命令能够得以执行。事实上我们必须说服士兵放下武器，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请求推迟一天播放录音。”

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国务相下村的一番话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早晨广播效果不好，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农民，已经下地干活儿，很可能因此听不到广播。如果拖延时间太久，又可能会引发暴力事件。最妥善的办法是在今晚做好充分预报，正式播放时间定在收听率最高的第二天中午为宜。众人纷纷表示赞同，铃木特意叮嘱阿南：“陆相务必要把广播一事提前通知到前线部队。”

“一定尽力而为！”阿南答道。

在宫内省，侍从武官长莲沼蕃正在和武官中村俊久少将和清家武夫大佐谈话，房门忽然被推开，走进来两位佩戴参谋肩章的年轻军官。

其中一人问道：“听说天皇今晚要录广播讲话，几点开始录音？”

看到莲沼一脸疑惑，那个军官说，他们是近卫第一师团参谋，需要提前安排好警戒兵力。看到武官长和两位武官都不说话，脸上还露出诧异的表情，这名参谋追问道：“还是说录音已经完成了？”

“没有，”清家回答道，“我们只是听说有这件事，并不了解详细情况。”

这位参谋还想追问，被同伴及时制止：“别问了，长官们可能真不清楚。”两人举手敬礼后转身离去。

“这两人是谁？”莲沼问。

旁边一名武官说：“我想，其中一位很可能是古贺秀正少佐。”

“古贺秀正少佐是谁？”莲沼追问。

“近卫第一师团参谋，这错不了，他是东条大将的女婿。”——老酒替他回答另一半问题，跟古贺一起的是近卫第一师团参谋石原贞吉。

时间到了20时，满头大汗的两名佐野终于完成了诏书誊写。要照本宣读的裕仁提出来想看一看，木户便将惠作誊写的那份拿给天皇，裕仁看完又提出了5处修改意见。按照常规，诏书应该再誊写一遍。但这份诏书多达815字，用毛笔誊写一遍需要1个多小时。这样会推迟录音，还将推迟外务省向盟国发出照会的时间。宫内省决定不再重抄，只用小纸条把需要修改的地方贴上，然后在上边写上新内容。

在侍从德川义宽的帮助下，佐野终于完成了修改工作。但他在校对时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原来诏书中间竟然抄掉了一句。也许是被催得太急，在抄写到大约1/3处时，“敌方新使用残酷之炸弹”之后本应写“频杀无辜”，佐野漏看了这一句，直接跳到了“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内阁官房总务课长佐藤朝生危难之时显身手，断然决定不再誊写，“现在只能把漏掉的内容用小字加上。虽然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但在这种紧要关头出现特殊情况，恐怕也是可以允许的。”佐藤亲自出手将漏掉的字补上，这份史无前例的诏书总算完成了。

修改完的诏书由佐藤呈交给首相。看到污渍斑斑、贴满小纸条还加有小字的诏书，铃木那张饱经沧桑、沟壑纵横的老脸不由自主地皱成了一团，连站在旁边的铃木一都说不清父亲这副怪相究竟是尴尬还

是心酸。后来有史学家称，“这份满是修改痕迹的诏书，倒是非常适合用来形容当时战败的日本”。

铃木宣布暂时休会，21时30分继续。他手持诏书进宫觐见天皇，请他最后定稿刚刚“誊写好”的诏书。20时30分，木户内大臣侍立一旁，天皇在诏书的下方手书“裕仁”二字，然后加盖御玺。铃木拿着有天皇签字并加盖御玺的诏书急匆匆赶回官邸，继续参加21时30分的内阁会议。根据宪法规定，诏书只有在全体阁员签字后才能生效。

利用内阁休会的时间，阿南回了趟陆军省，将办公桌上的文件认真整理了一遍。秘书林上前帮忙，阿南说不用，让他去将竹下找来。林未能找到竹下，阿南又叫他去找荒尾。阿南知道第二天中午将播放天皇“玉音”，如果陆军省不向前方官兵发布命令，那是他陆军大臣的失职。他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准备以自己和梅津的名义联合发出：“圣断已下。全军上下皆遵从天皇旨意，直到最后一刻，绝不有辱光荣传统与赫赫战功。以采取令我后世民族感佩之举为紧要，一兵一卒皆不可轻举妄动。盼望诸君向国内外彰显皇军永远的名誉和光荣。鄙人饮万斛之泪而传达此令。诏书将于明日即15日公布。预计正午陛下将通过广播进行播放。万望诸位体察天皇之苦心。”随后阿南又写了一份辞呈，揣进怀里。此举并非逼迫内阁辞职，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所有文件都有始有终。

阿南一边等荒尾，一边精心修剪着胡须。离内阁会议召开时间还差几分钟，荒尾喘着粗气跑进来了。两人默默对视片刻，阿南终于开了口：“荒尾，希望你能想办法，让我们那些优秀的青年军官不要做出任何孤注一掷的蠢事来。国家需要他们，他们要想办法活下去。不要切腹，明白吗？跟他们认真谈一谈，把我的这些话都告诉他们，帮他们转入警察部队也可以。”

听到这话，荒尾知道大臣准备上路了。阿南缓缓起身走到窗前，向外凝视了一会儿，转身对荒尾说：“即便将来没有了军队，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日本不会灭亡，因为我们还有勤劳的国民。日本一定会振兴，届时你们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就这样吧，我要回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阿南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烟，用报纸包上夹在腋下，两人一起走出房间，一前一后默默走下了楼梯。在楼梯口分别时，阿南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从腋下的烟盒中抽出两支雪茄递给荒尾：“对了，这个给你。”荒尾慌忙接过去。阿南笑着说：“那么再会了，荒尾。”荒尾看到阿南大步走出陆军省大门，身影消失在暗夜之中。

回到会议室，阿南发现天皇签署的那份诏书已摊开放在桌子上，旁边放着砚台和毛笔。尚有半数左右阁员未到，阿南弯腰施礼后坐下等候。时间接近22时，大多数阁员已到会。铃木拿起毛笔蘸了蘸墨，俯身在诏书“内阁总理大臣男爵”下边签上了“铃木贯太郎”五个字。一众阁员个个疲惫不堪，无精打采，默默坐等签字。轮到者接过诏书时，往往先挺直腰板躬身施礼，然后坐下来仔细阅读，好像从未看过或听说过有这份诏书，一些阁员甚至读了好几遍。铃木之后签字的是海相米内，随后是法相松阪，接下来是陆相阿南。与所有人不同，阿南接过诏书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挥笔在陆军大臣下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国务相下村签字后鞠躬退席，他要立即入宫组织天皇录音。22时55分，运输相小日山最后一个签上了名字。后世通常把8月15日作为日本投降日，因为天皇录音的播放时间是这天正午12时，实际上投降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4日23时。老酒手头也有一份投降诏书，可惜不是原版。老酒对它的最深印象是，铃木内阁诸大臣的字个个写得像模像样。佐藤课长立即给外务省打去电话，松本次官每隔半小时就会打电话过来催促一次。

23时整，接到佐藤课长电话的松本次官指示电信课长大江，把早已拟好的电文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和驻瑞典公使冈本，由他们经两中立国政府转交美、英、中、苏四国。外务省的电报全文如下。

关于8月10日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以及8月11日由贝尔纳斯国务卿发出的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复文，帝国政府对上述四国政府荣幸通报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颁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

二、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和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必要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天皇陛下还准备对日本陆、海、空当局及其所属不管驻何处之所有部队下令，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并发布盟军最高司令认为在执行上述条款中有必要发布的其他命令。

会议室里，众阁僚茫然若失围桌而坐，似乎已用尽了所有力气，却又有一种虚脱般的轻松感。最后一桩大事已毕，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辞职，让位于一个新的和平内阁。铃木起身率先离开。阿南大步走到东乡面前，鞠躬行礼：“卑职刚刚拜读了外相准备发给盟国有关占领军和解除武装问题的照会，对此感激不尽。如果先前知道这些内容，我就不会在御前会议上激昂陈词，和外相针锋相对了。”在外务省8月15日15时发给盟国的一份照会中，明确提出了以下四项谅解。

一、盟国舰队或军队进入日本本土时，因日本方面需要提前有所准备，希望预先将进驻计划通知我方；同时希望将占领地区限于最低限度，选择地点时希望切实考虑，例如能否将东京排除在外，派驻兵力也希望限于象征性程度。

二、解除武装牵涉驻外三百多万部队，由于涉及官兵荣誉，帝国政府认为最有效、最妥善的办法是根据天皇的命令，由帝国军队自主

进行，希望盟国在其顺利解除武装后再接收武器。关于大陆方面的武装解除问题，希望由前线逐步向后方分阶段实施。大批军队驻留在外，恐将发生对彼此双方都不愉快的各种复杂问题，切望盟国为将其尽快撤回本国提供舰船和运输便利。

三、因天皇命令需要向远离本土的军队传达，希望对停战实施日期多少留有余裕。

四、为给驻守太平洋各零星岛屿的部队输送最低限度的粮食和医药等必需物资，以及将伤病员运回国内，希望与盟国方面共同研究措施，或为我方提供方便。

对阿南的鞠躬致谢，东乡报之以苦笑：“对陆军所提条件，我本人始终给予极大关注和同情。在作为我方希望向盟国提出这一点上，我和陆相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方式和时机有所不同。关于这一问题，我向您解释过很多次了。”

“一直承蒙您的各种关照，”阿南再次鞠躬施礼，“我在火头上可能使用了很多过激语言，请阁下见谅。”

这次东乡也躬身还礼，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平安无事地结束了，真是太好了！”两位宿敌大笑着分手，从此再未相见。

23时刚过，阿南腋下夹着纸包，大步走入了首相办公室。“打扰您了，很对不起，”阿南把军帽端放在左小臂上，笔直地站在铃木面前，以军人之姿深深鞠了一躬，“自商议停战事宜以来，我作为陆军意志的代表，屡屡提出强硬的反对意见，给首相添了很多麻烦，在此谨表歉意。我的初衷本是想助您一臂之力，不想招致了意见的对立。作为一名内阁成员来说，实属不该。不过还望您能够理解，我的心愿只有一个，那就是捍卫国体，除此之外别无他愿。”

铃木起身，从桌子后边绕过来，把手放在阿南的肩上，好像这人就是铃木一：“阿南，真辛苦你了。我完全相信你。谢谢你能直抒己见，我一直都乐于倾听。那些意见，都是源自爱国的赤诚之心！长期以来，真是非常感谢你。”阿南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频频点头。“我说啊，阿南，”铃木接着说，“请放心，皇室将绝对安泰。天皇陛下春秋两季祭祖时，总是为和平而祈祷。”

“我也相信，陛下不会有任何危险。”阿南说。

“对日本的前途，我并不感到过分悲观。”铃木说。

“说得对，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只要君臣一体，日本必将振兴。”阿南说。

两人凝视片刻，阿南从腋下拿出纸包交给铃木：“请收下这些烟，这是南部前线带给我的。我不吸烟，就把它给您带来了，希望您能尝一尝。”说完，阿南敬了个礼，将雪茄放在办公桌上，转身迈大步出了门。

将阿南送出门外，迫水重新回到办公室。“阿南君是来告辞的！”铃木说。屋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迫水知道年迈的首相疲惫已极，就请他暂时回私宅休息，这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铃木确实应该感谢阿南。如果陆相中途提出辞职，他的内阁瞬间就会倒台，投降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战后，迫水在回忆录《大日本帝国的最后四个月》一书中写道：“今天回想起来，我深深感到，完成‘终战’这一大转折第一是天皇舍身取仁的圣断，然后是断然将此付诸实施的铃木首相和东乡外相，还有将海军整合起来走在‘终战’第一线的米内海相，然后就是表面与政府方针相左、为压制陆军暴走、最后舍弃性命来协助铃木首相的阿南陆相，这五个人是成就这

一转折的关键。如果没有他们，日本民族说不定已经在地球上被抹去了。”

23时25分，阿南在三宅板的陆相官邸门口下车，从秘书林手中接过两张“半纸”。特殊时期物资供应紧张，这两张厚纸是阿南下午特意叮嘱林找来的。阿南刚刚走进房间，女用人就过来问道：“您平时打的针现在马上打吗？”阿南明显愣了一下，但好像立即醒悟过来，大笑着说：“打，当然马上打了。”最近一段时间，内外交困的阿南每天都要借助打维生素针来维持体力。他之所以迟疑了一下，是因为他准备在当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事儿当然不能提前告诉女用人。

在田中和井田处接连碰壁，丝毫未减弱畑中心中的旺盛斗志。美国战史专家约翰·托兰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描述日本陆军这名军官：“从外表看，他好像是革命的对立面，是个文静、勤奋好学和稳健的人。但他对国体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和永不妥协的执着态度，使他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威信。”此时的畑中得到了军衔比他高一级的椎崎二郎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俩人的名字中都带“二”，干出的事情也完全没辜负这个字。

15时前后，在近卫第一师团参谋室里，畑中、椎崎与师团参谋古贺秀正、石原贞吉聚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接受《波茨坦公告》只能导致帝国的毁灭，这很可能并非天皇本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保护天皇，不让他受那些打着谏君幌子、把国家和天皇出卖给敌人的叛徒的伤害，是他们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畑中清楚，时间如此紧迫，一旦天皇诏书的录音播放出去，则万事休矣。随后，答应一起举事的陆军通讯学校教官湊田兼三少佐、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第一学生队第三中队中队长上原重太郎大尉、陆军士官学校藤井政美大尉等人陆续前来会合，很多人都是初次见面，显然居于中心地位的畑中给大家相互做了介绍。由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些平时并不熟悉的人迅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团体。

畑中对说服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森纠缺乏信心，将突破口对准当天负责皇宫执勤的第二联队联队长芳贺丰次郎。从20时开始，畑中和椎崎就一直在振振有词地劝说芳贺，希望他同意动用自己的部队“保护天皇”，让他不受身边的卖国贼左右。换句话说，就是把天皇和皇宫与外界隔绝起来，这样陆军就能举事，天皇就会因此而改变投降的主张。看到芳贺一脸犹豫，畑中对他撒谎说，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部军司令官和师团长森纠都赞同并参与了这一计划，“如果你拒绝合作，不但会错过一个大好机会，而且可能惹祸上身”。实际上前三者都已明确表态反对，森对此甚至一无所知。畑中和椎崎认为，只要把芳贺抓到手里，将天皇隔离起来，那四位高级将领就会回心转意。芳贺说可以考虑采取行动，但必须拿到师团长的正式命令。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把师团长森争取过来。畑中认为，说服森的任务由井田出面最好。22时30分，他和椎崎再次回到陆军省，找到了正准备休息的井田。最近一段时间，陆军省大部分军官都在单位办公室过夜。井田对两人深夜来访非常恼怒，自己已是将死之人，连最后睡个好觉的机会都没有。

椎崎率先开口说：“中佐，你下午拒绝了畑中少佐，现在我们特意前来，再次请求你同意并加入我们的计划。”

“近卫第一师团全都站在了我们这边，”畑中撒谎说，“包括第二联队联队长芳贺大佐在内的所有人都支持我们，要说服的就只剩下师团长一人了。森中将是陆大时的教官，现在和我说话时还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然是把我当成学生。古贺少佐虽然颇得师团长信任，但他太年轻，森一直当他是小孩子。如果中佐赞成我们的计划，就请你去说服森中将。相信如果中佐出面，森中将就一定会转到我们这边来。有了他的支持，我们会稳操胜券。”

井田不相信自己能有那么大面子：“即使我去，也不一定能说动他。森中将要是不肯呢，你们作何打算？”

“那我们就放弃，”畑中说，“眼前的问题不是森愿不愿加入，而是我们有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必须付出最大努力。”

井田犹豫不决。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叫醒同课课员岛贯重节，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听完井田的简要介绍，岛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现在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了，陛下已经下达命令，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对不起，我要休息了。”

岛贯下了逐客令，井田只好转身离开。“你们看，”他对畑中和椎崎说，“我连同事都说服不了，怎么能说服森将军？如果森不赞成你的计划，又将如何？”

“我们确信至诚通天，”畑中说，“苍天不会辜负我们对天皇和国家的赤诚之心。作为最后一着棋，我们也许会杀人。为了国家，难道不值得杀掉一两个人吗？”

井田只好改变了话题：“东部军的态度如何？”

“我们不敢说田中大将一定会支持我们，”畑中当然不会把田中让他滚蛋的那些情节说出来，“不过我相信，一旦近卫第一师团举事，东部军必将步其后尘，这一点毫无疑问。”

井田说：“那么说，你的全盘计划就完全押在近卫第一师团控制皇宫、暂时软禁天皇这一着棋上。如果师团长不同意，你们杀了他，计划就会成功吗？杀掉他只会失去大义名分，使你们的行动变成一次纯粹的暴动。我想，你们的初衷不是引发社会动乱吧？”

“绝不是！”畑中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如果中佐亲自出马，也不能说服森将军，这件事就一笔勾销。”

“说话算数？”井田问。

“君子一言！”畑中回答。

“那好吧，”井田说，“我尽力而为。”

对于叛乱目的，井田还是支持的，他现在必须说服自己与畑中一起行事。如果能说服森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对自己说，“那就证明我们是对的”。另外，一旦出现麻烦，我井田还可以随时去阻止他们。三人一起离开了陆军省，在暗夜里骑着自行车直奔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寂静中突然传来一声爆响，原来是井田自行车的车胎爆了，似乎也预示着他们此行必将困难重重。

23时25分，在侍从入江相政和三井安弥的陪同下，裕仁身穿大元帅军服乘车来到宫内省。预定录音地点御政务室内，设备均已调试完毕。所有窗帘都放了下来，屋子中间放着一个立式话筒，两扇刺绣狮子图金屏风立于两边。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侍从长藤田尚德、国务相下村宏等人站在走廊里恭候天皇大驾。裕仁进入房间时，室内所有人不约而同起身，向他深深鞠躬。

天皇走到话筒跟前，问：“我该用多大的声音讲？”

下村回复说，用平常的声音就行。他上前一步，举起了戴着白手套的手，这是事先约好的开始录音的信号。

裕仁开始说话：“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

第一次录音时长4分45秒。“这样行不行？”裕仁读完后问。

庶务课课长笈素彦小声问了声长友俊一技师，长友的回答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有几个字不太清楚。”

裕仁知道自己中间有过几次停顿，同时也觉得刚才的声调太低，感觉不太好，于是便说：“可以再录一次。”

下村把天皇的意思转达给录音小组，再次举起了戴白手套的手。这次天皇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更加紧张，音调不是太低而是太高了，还漏掉了一个连接词。裕仁朗读时，所有人都低着头几欲落泪。情报局第二部长加藤祐三郎清楚地看到天皇眼中也噙着泪水。

裕仁显然担心第二遍录音也不行。“再读一次也可以。”他说。

笈课长问长友技师“怎么样”，他的实际意思是“是否已经做好了第三次录音准备”，长友却误解为“要不要录第三次”，便回答道：“这次可以了，不必再录。”根本无须长友回答，下村、藤田、石渡不约而同走向前去，一起阻止了第三次录音。众人一致认为，那样做实在太过分了，不能让天皇再受一次折磨。裕仁转身离开，在入江和三井侍从的陪同下登上楼前停着的轿车。此时是14日23时50分。10分钟后，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裕仁回到御文库就寝。宫内省里，技术人员试播了刚刚录好的两次录音。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次录音的效果较好，于是决定第二天播放时就用这一稿，另一稿留作备用。技师们把两套“玉音”盘放进金属盒子里，可盖子怎么盖都盖不紧。笈课长拿来两只45厘米见方的装防空服的卡其布袋，玉音盘装进去刚刚好。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距录音播放时间还有12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把它们放在哪里最安全？

宫内省认为，“玉音”盘当然应该由广播协会负责保管。但以大桥会长为首的广播协会人员认为，深夜将天皇“玉音”盘带回电台，

是一种“大不敬”行为。况且此时外边已有传闻，陆军中一些人正在谋划叛乱，还是存放在宫内省比较安全。石渡宫相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荒川局长便将“玉音”盘交给矢部局长，后者再交到笈课长手里。笈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合适的保管场所，恰好宫内侍从德川和户田在场，他便问道：“‘玉音’盘能否由侍从保管一下？”德川侍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从笈手中接过两只布袋。后来事实证明，将“玉音”盘交到勇敢而机智的德川手中，是当晚最明智的决定之一。德川将两个袋子拿到皇后宫职事务办公室，放入杂物架旁边一个放文件的小保险柜里。在将柜子锁上之后，他还在柜子前面堆上了一些文件以遮挡视线。

看到德川侍从拿着两只布袋离开，下村立刻给首相官邸打去电话。铃木已回家休息，接电话的人叫来了书记官长。“都办妥了，”下村说，“陛下录音完成，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一切顺利。”“但愿如此！”迫水答道。他马上给铃木私宅打去电话汇报情况。“连续数日都很忙碌，终于告一段落了，”铃木说，“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你也早点儿休息。”迫水累得实在够呛，就在办公室的床上躺下了，殊不知新的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就在迫水接打电话的差不多时间，在横滨鹤见区总佛寺背后的警备司令部，东京警备区横滨警备队队长佐佐木武雄大尉正在和手下四名中队长激烈争吵。佐佐木说，据说东京正在筹划向敌人投降，皇军词典里根本就没有“投降”二字，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天皇身边出现了一批贪生怕死的老政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铃木：“现在，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去东京把这一群人，特别是铃木干掉。”如果佐佐木多一点文化，可能会说出“清君侧”这样的文雅词了。

奇怪的是，佐佐木极具煽动性的讲话竟然未引起共鸣，四名中队长拒绝执行他的命令。他们提出，必须看到东京警备区第三旅团长原田督亲自发布的命令才会那么做，因为横滨警备区归他指挥。佐佐木

气得浑身颤抖，他没有时间和这些人争论了：“我们现在需要战斗！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你们为何不挺身而出？你们还称得上帝国的军人吗？”

“不管你怎么说，”一名中队长镇定地回答说，“我们都不会执行你的这种命令。”佐佐木还不知道，顶头上司原田知道他性格鲁莽易冲动，是个干事从来不考虑后果之人，提前对各中队长下达了密令，“未经我的允许，一律不得执行佐佐木下达的非常规命令”。

“维护帝国尊严，难道不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吗？”佐佐木大声咆哮道。

“对不起，没有原田将军的命令，我们什么也不会干。何况还是这种袭击政府要员的叛乱性质的命令，恕难从命。”另一名中队长回答道。

“那好吧，你们这群懦夫，那你们就什么都不做吧！”佐佐木叫嚷道，“但是，请不要妨碍我的行动，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骑着匆忙修好的自行车，井田、畑中、椎崎三人一起来到近卫第一师团参谋室。畑中向他介绍了古贺、石原、湊田及上原等人。师团长森的办公室有客人，他们只能暂时等候。来访者是第二总军参谋、森的小舅子白石通教，他将于第二天清晨随畑俊六一起返回广岛，特意来向姐夫辞别。时间到了15日0时15分，森终于答应接见井田等人。就在此时，畑中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你一个人进去，”他对井田说，“我要去动员竹下中佐去说服他的姐夫阿南。如果有了陆相的支持，我们成功的概率更大。”不等井田回话，他就带着上原大尉匆匆离去。井田非常恼火，差点想就此罢手，回陆军省继续睡觉。犹豫片刻，他还是带着椎崎进入办公室，在森的对面坐了下来。森的背后站着他的小舅子白石中佐。

森根本不想给井田说话的机会，他知道这些深夜的不速之客为何而来。还不等井田开口，森就开始大谈人生哲学，仿佛这里是大学的哲学课堂。井田几次想插嘴，都被森用手势制止。井田满头都是汗水，他觉得森至少讲了几个小时，实际上不过15分钟。不足9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闷热异常，森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满腹心事的井田越听越不耐烦。

在骏河台的陆军营房里，正准备休息的竹下迎来了满头大汗的畑中。“截至目前，我们的计划进展一切顺利，近卫第一师团第二联队举着军旗进入了皇宫，”畑中特意提到“军旗”二字是在提醒竹下，别忘了你曾经是第二联队的军旗手，以唤起他的荣誉感，“他们预定在凌晨2时举事。只有师团长森还没站到我们这边，井田中佐正在游说他，他的同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我们急切需要竹下中佐的帮助。”

畑中的请求极具诱惑力，况且竹下本来就是政变计划制订者之一，他也理应为那面他高擎过的旗帜献身。“可是，森还没有争取过来，”竹下说，“我们还没能争取到陆军四大巨头中任何一人的支持。”

“那是因为他们和自己的大多数部下一样摇摆不定，”畑中说，“他们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这些中坚力量能够果断决断、冷静而又毅然地举事，全军都会群起响应。我们相信，忠勇的帝国军人绝不会对现在的非常事态袖手旁观、置若罔闻。”

“但是阿南将军不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定过的事情都会矢志不渝。”

“一旦我们的行动成功，他就不会再冥顽不化。只有你可以向他讲明这些情况，也只有你才能说服陆相加入我们的行列！我必须立即赶回近卫第一师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也许等我们的计划有了

新的进展以后，中佐会加入我们的。”说完，畑中起身带着上原朝门口走去。

“等一等，”竹下起身，一边穿军服，一边说，“我也去。”

“你去哪儿？”

“你知道我去哪儿，”竹下笑了，“我去陆相官邸。”

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里，一直在滔滔不绝的森终于说累了。当他停下来试图喘口气时，井田终于“抢答”成功：“一个忠诚的日本人，通常都要服从天皇陛下的任何命令，这是一种美德。但是，今天忠诚臣民的责任是向天皇献计，请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盲目服从天皇并不是真正的忠诚。如果你绝对相信盟国能保证维持我们的国体，那就服从天皇。如果你没有把握，难道你不该去谏阻天皇陛下吗？”井田敦促森，立即动员近卫第一师团的兵力封锁皇宫。

“你的话也许有点道理，”森说，“事实是陛下已经做出了圣断。身为近卫第一师团长官，我必须服从天皇的旨意，我的部下也必须这样做。”

井田仍然不死心：“南美巴拉圭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战争整整打了5个年头，足足死了80%的国民。再看看芬兰和中国，他们对抗苏联和我们坚持了那么长时间都不肯投降。可是我们，吹嘘什么神圣大日本帝国不可战胜，却不经本土决战就甘心投降，这简直是最大的耻辱，是对无数战死者英灵的无耻背叛。将军，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帝国军人都不会这样做。现在正是复兴日本精神的紧要关头，您和您的近卫第一师团肩负着保卫天皇的神圣职责，理所当然应该走在最前列。”

“我同情你们，”森说，“也赞赏你们的目标。说心里话，我也很看重你刚才所说的话。甚至可以说，如果换一换位置，我也会和你

们一起干。可是现在不可能了，我已宣誓要遵从天皇的圣断。作为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现在想到明治神宫去洗一洗自己不纯净的思想，然后我才能说谁正确，究竟是你们还是我。”森是真打算去神宫还是以此作为拖延之策，没人知道准确答案，因为他的生命很快就会终止。但从森的绰号“大和尚”来看，作为一个虔诚之人，很可能这两种目的兼而有之。恰在此时，参谋长水谷一生走了进来。“你来得正好，”森对井田说，“你去问问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井田只好鞠躬告辞。他刚要走进水谷办公室，畑中、湊田和上原突然走了进来。三人气喘吁吁，满身尘土，大汗淋漓。畑中说因为自己的劝说，竹下同意前去动员陆相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井田微笑着让畑中在森的办公室等他，说完便去会见水谷。畑中显然以为井田刚才的微笑意味着一切顺利。

“这全都是在浪费时间。”畑中怒气冲冲地说。

“时间不会很长，”井田说，“我马上就过来。”

但畑中不愿耽误。他大步跨进森的办公室，身后跟着湊田和上原。畑中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森加入自己的行列，立即动员近卫第一师团展开兵力，森坚持要去神宫之后再做决定。剑道五段的上原拔出军刀走上前去，白石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挡在森的身前。上原挥刀把他砍倒，湊田又上去狠狠补了几刀，白石的脑袋几乎被砍了下来。畑中掏出手枪，对准森扣动了扳机，森瞬间倒毙在血泊之中。

师团参谋长室里，井田刚刚和水谷说了几句话，就听外边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那显然来自森的办公室。井田和水谷跳将起来，一起冲到走廊上。门打开了，一脸阴沉的畑中走了出来，他手枪的枪口还在冒烟。

“没时间了，”畑中说，“我把他杀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井田和水谷冲到门口朝屋里望去，只见上原正在擦拭沾满血迹的军刀，椎崎茫然若失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地上躺着森和白石，后者几乎头首分离，地面和四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的血迹。

“八嘎！”井田朝畑中怒吼道，“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呢？去过明治神宫后，森将军很可能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啊！”

“我是因为没有时间才这样干的，”畑中低着头说，“对不起。”森已经死去，而水谷懦弱无能，现在近卫第一师团实际上归畑中指挥了。

畑中等人站成一排，向两具尸体鞠躬行礼，然后迅速行动起来。原定凌晨2时发动的政变因为出现意外不得不提前。井田知道森之死意味着政变失败，自己已成为杀人犯的帮凶。但现在他无路可走，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他告诉畑中，自己最好和水谷一起前往东部军司令部，争取田中司令官的支持，畑中答应了。由此更能看出叛乱的实际指挥者是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畑中。

井田和水谷开车前往东部军司令部。近卫第一师团参谋室里，畑中仔细审阅了古贺和石原两参谋以师团长森的名义匆忙拟订的《第五八四号作战命令》，行动时间是8月15日凌晨2时：

一、师团之使命是摧毁敌人谋略，维护天皇陛下，捍卫我国国体。

二、第一步兵联队长以其主力，占领东二、东三营内空场（含东部军管区作战室周边）及本丸马场附近，奉对外守护皇室之命。另以一中队兵力占领东京广播局，封锁广播。

三、第二步兵联队长以主力占据宫城吹上地区，奉对外守护之命。

四、第六步兵联队长，继续现任务。

五、第七步兵联队长，切断二重桥前宫城外周。

六、骑兵联队长，令坦克中队前进至代官町大街，主力在此共同待命。七、第一炮兵联队长待命。

八、第一工兵联队长待命。

九、机炮大队长以现态势，奉护宫城。

十、通信长切断宫城至师团司令部之外的通信网。

十一、余据守师团司令部。

畑中从抽屉里取出森的私章，盖在一份份命令上，然后由传令兵送交所有与命令有关的人员。畑中同时命令上原前往航空学校集结更多人。湍田则去陆相官邸通报这里的情况，同时声援竹下。畑中坚信，如果井田能说服东部军司令官田中，竹下又能说服陆相，政变计划就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念及此处，畑中顿觉踌躇满志，豪情满怀，两小时前骑的破自行车也不要了。他和椎崎一起登上一辆近卫第一师团的汽车，威风凛凛地朝皇宫方向疾驰——真可谓鸟枪换炮也。古贺和石原奉命留守师团司令部，随时对外联络并发出必要命令。古贺已向第一联队联队长渡边多粮——这名字看上去不会被饿着——口头传达了师团命令，占领分给他的那些地区，重中之重是封锁广播电台。

在第二联队部，畑中向芳贺联队长出示了盖有森师团长印章的《第五八四号作战命令》，谎称他和椎崎已作为大本营增补参谋正式被派来近卫第一师团，监督执行保卫皇宫的特别命令。脑子不太灵光的芳贺下令封锁皇宫。短短几分钟，皇宫所有大门都被关闭，宫内省通信所的电话线被用斧子砍断，所有通往皇宫的重要道卡都架起了轻机枪。不管职位高低，任何人没有畑中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皇宫。

东部军司令部里，值班参谋不破博——此君已从缅甸调回国内——突然接到了第一近卫师团司令部打来的电话：“我是参谋古贺少佐！皇家近卫第一师团拒绝投降！东部军愿意加入这次行动吗？我再重复一遍，东部军愿意加入这次行动吗？近卫第一师团是在反对政府里的那些胆小鬼，东部军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吗？请田中军司令官立即发布命令吧！这次行动事关重大。我再说一遍，皇家近卫第一师团……”他的声音因嘶哑而中断了。

此前不破已听到一些有关政变的传闻。14日下午，军司令部田中曾召集专题会议，下令按天皇的圣断执行停战命令。当时近卫第一师团森也在场，他明确表示要严格执行军司令官的命令。尽管内心不太相信第一近卫师团会发生叛乱，不破还是立即来到司令官办公室，向田中做了汇报，当时参谋长高岛辰彦也在。和不破一样，两人都不相信由忠诚的森坐镇的近卫第一师团会出现这种意外。东部军司令部并未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也许是那个古贺参谋喝酒喝多了。

参谋长高岛刚刚回到办公室坐下，房门就被人猛地撞开，水谷和井田未经通报就闯了进来。“森被杀了！”水谷大声叫喊道，“近卫第一师团正在占领皇宫，我来这里接受新命令……”话未说完，水谷就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高岛叫人将水谷抬到隔壁房间的长沙发上，然后问井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井田本想隐瞒森被杀的事实，先劝说东部军赞同政变计划——他现在和畑中完全成为一根绳上的蚂蚱了，水谷的突然叫喊让这一切彻底落空。他向高岛详细介绍了政变计划，希望东部军能够赞同这一行动，并出动部队对近卫第一师团进行支援。“只要东部军能够奋起，那么全军都会行动起来，陛下也就会改变想法。拜托了！”

“你究竟想要东部军干什么？”高岛问。

“赞同我们的行动，”井田声音沙哑，“增派部队加入近卫第一师团的行列。”

“只有田中军司令官才能认可近卫第一师团的命令。”高岛说，“关于增派兵力一事，不是主管参谋无法了解详细情况，我建议你去和作战参谋板垣徽中佐磋商此事，我去向军司令官汇报。”当年的“二二六事件”中，板垣曾充当过谈判人员，由他来应付井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高岛此举在于暂时稳住井田。

当板垣被叫过来时，井田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看起来，与畑中相比，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至少在决心上如此。从东部军的态度，井田看出一切都完了。天皇的话是万能的，它宛如风吹残烛一样扑灭了日本军人的斗志，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井田想，自己现在是否应该竭力阻止这场政变，以避免自己人相互残杀呢？他在精神上缴械投降了。当板垣声明田中军司令官绝对不会违抗天皇的命令支持叛军的行为时，井田彻底崩溃了。回到现实中的井田告诉板垣：“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劝说畑中在天亮前把军队全部撤出来。”谈判高手板垣没费多大劲儿就完成了参谋长交给的任务。

在司令官办公室里，听完高岛汇报的田中决定立即亲自率部前往皇宫平叛。东部军最终没有起义，并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断然镇压的态度。高岛建议司令官先不要轻举妄动，等摸清相关情况后再做定夺，暗夜里用兵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田中对此表示认可，并指示高岛尽快收集该方面的情报。

高岛回到参谋长室，劝说井田立即前往皇宫，以畑中朋友的身份尽力阻止这场叛乱。恰在此时，近卫第一师团第七联队联队长皆美贞作闯了进来，他已接到古贺的口头命令。皆美多了个心眼儿，先到军司令部来询问情况。

“他命令你干什么？”高岛问。

“占领二重桥前宫城外周，”皆美说，“切断皇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近卫第一师团正在组织政变的事实板上钉钉。在征得军司令官的同意之后，高岛立即下达了数道命令：

“一、东部军宪兵队立即派遣一队宪兵前来军司令部，负责田中大将前往现场平叛的警卫工作；二、不破、板垣两中佐火速前往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探明情况后尽快回报；三、卫戍部队所有指挥官立即前来军司令部报到。”

就在高岛发出命令之时，皇宫已完全落入叛军之手。所有宫门都被封锁，宫内警察的武装被解除，天皇落到了那些曾誓死保卫他的人手中。宫内省里，在将“玉音”盘委托给德川侍从保管之后，同样累得够呛的下村准备出宫。当他的汽车通过坂下门时，被一名士兵用着刺刀的步枪拦住。几名士兵跳上汽车两侧踏板，一个人伸头朝车里张望：“情报局总裁下村宏是否在车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总裁秘书川本信正回答道：“是的。”

士兵们命令司机倒车，在一座小山顶停了下来。包括下村在内的所有人被用步枪指着下车，川本秘书看到那座破旧小屋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近卫第一师团大队部”几个字。小屋前面站着两排士兵，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几个人跟在一名军曹后边，来到一间空房子里，那里摆着几张桌子和两条长凳。他们被命令只能站着，不许说话，一名士兵在旁边看守。不一会儿门打开了，又一群人被押了进来。川本秘书抬头看去，进来的这些人都很熟悉，他们中有大桥会长、矢部局长、荒川局长和长友技师等，正是刚才一起给天皇录音的那帮人。大桥等人是在庶务课长笈护送他们出宫时被拘留的。叛军还想押走笈，笈说：“你们懂什么，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宫内的人！”士兵竟然没敢对他动粗，笈得以转身重新返回宫内。

被押进小屋的16个人开始互相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许说话！”负责看守的那名军曹训斥道。屋里闷热难耐，所有窗户关着，还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我们至少可以脱掉外衣吧？”川本秘书问。“不行，不准脱，”军曹吼道，“这是命令！”又一名士兵走进来，把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扔在桌子上：“写下你们的姓名和职务，不准撒谎！”大家都写上名字和职务后，纸和笔被拿走了。随后进来的一名少尉军官稍显和气：“你们不许说话，不许吸烟，但可以坐下。”两条长凳根本坐不下16个人，广播协会的年轻技术员轮换着坐下休息。此时是15日凌晨2时。因为职业关系，广播协会的人都戴有走时很准的手表。

宫内大臣石渡从犬井门出宫时被叛军拦住，只好回头。他派总务局长加藤进带一名侍从前往近卫第一师团指挥所查看。此举等于自投罗网，两人的结局是前来与下村等人做伴，小屋里的被拘押者就这样增加到了18人。

凌晨1时30分前后，竹下来到位于三宅板的陆相官邸。门口卫兵及女用人看到他后都如释重负，竹下从他们的脸上就能明显看出来。竹下知道自己来得正是时候，这里很可能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从陆相15时的讲话中，竹下已听出他有自杀之意，难道就在今晚不成？

竹下深夜来到陆相官邸有双重因素。首先，他受畑中之托，前来劝说陆相支持他们的政变行动。其次，于公陆相是他的上级领导，于私阿南是他的亲姐夫，即使没有畑中托付之事，他也应该在陆相临上路前过来陪他最后一程。在前来陆相官邸的路上，竹下打定主意，见到阿南之后再决定是否跟他谈政变之事。

竹下来到起居室门口，高声询问能否进入。室内传来阿南低沉的声音：“你来干什么？”接下来的声音明显抬高了，“你来得正好，请进来吧。”

竹下走进房内。他看到陆军大臣席地而坐，背对壁龛，面前的矮桌上好像放着几张纸，旁边的托盘上放着小酒壶和酒杯。

阿南将桌上的文件折好，转身放在背后的多宝槁橱架上，然后转身对竹下说：“你也许知道，不久前我已决定切腹，我想就在今晚进行。”

“您自杀也许是合适的，”竹下说，“但不一定就在今晚，您说呢？”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阿南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你突然到来，我担心你会阻止我，我很高兴你不准备那么做。欢迎你来，你来得正是时候。”阿南拿起酒壶，给竹下面前的杯子里也斟上了酒，两人举杯一饮而尽。

阿南心事已了，既然决定驾鹤西去，就别无牵挂。平时几乎不喝酒的他频频举杯与竹下共饮。与此相反，他对面的竹下心事重重，屡屡陷入沉思之中。时间已逼近凌晨2时，那是畑中预定的举事时间。竹下为自己没能阻止这场政变而感到内疚，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

“虽然我已是将死之人，但刚才侍女要为我打针时，我还是坦然接受了。”阿南并未看出竹下满腹心事，大笑着说，“我总不能说，我已是将死之人，就不需要注射了。这样的事情，能告诉他们吗？”

“我来这里，打扰您了。”一脸愁云的竹下频频摇头。他心里想，将死之人反而比准备活下去的人更加快乐，真乃怪事，“您刚才在写东西吧？”

“是的，我已经写好了。”阿南转身拿过那两张纸，犹豫片刻后递给竹下。

上边的字是用浓重的墨汁写成的。第一张纸上写着一首辞世歌：

蒙君厚泽，死而无憾。陆军大将惟几

另一张纸上写着遗书：

一死以谢大罪。陆军大臣阿南惟几

阿南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提笔在遗书的背面又写了一句：“确信神州不灭。”

两人半晌沉默不语。阿南举杯一饮而尽，竹下马上又给他斟上。

“我知道现在2点多钟了。今天是8月15日，但我仍把它当成14日。我本来准备20日自决，因为那天是惟晟的忌日，但我实在等不了那么久。14日是家父的忌日，所以就选在这一天吧。天皇陛下的录音将在今天中午播放，我怕听了会受不了。”阿南从怀里拿出另一张纸，“所以，辞呈上的日期也要写上14日。”阿南口中的惟晟是他的第三子，1943年11月20日死于他亲自指挥的常德会战。

“我想告诉您一件事，”竹下最后还是没忍住，“畑中少佐正准备带队占领皇宫，随后再鼓动东部军反叛，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真的吗？”阿南一惊，摇了摇头，“不过，东部军绝不会参与叛乱的。”

“我想请你帮个忙，”阿南显然不愿再谈这个问题，“万一我未能杀死自己，请你给我再补上一刀。”说完，阿南从抽屉里拿出两把匕首，这是他的传家之宝。他从刀鞘里拔出一把，用手指在刀刃上试了试，“就用这把。我不想用军刀，那会玷污我作为军人的荣誉。”他把另一把匕首递给竹下，“你留下它，做个纪念。”

最长的一天（3）

女用人进来报告说，外边有人找竹下。竹下出门后发现来人竟是湊田。

“畑中少佐派我来通知中佐阁下，”湊田气喘吁吁地说，“我们的行动正在按计划顺利进行。”

“这么说，森中将同意了？”竹下问。

“他实际上没有同意，畑中少佐开枪打死了他。当时在场的一位参谋想阻止我们起义，也被我们杀掉了。其他一切进展顺利。中佐还有什么事情要转告畑中少佐吗？”竹下摇摇头，送走了湊田。

回到室内，竹下发现阿南仍在喝酒，就把森被杀的消息告诉了他。阿南明显愣了一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是一桩罪孽！”接着又缓缓吐出了几个字，“把米内干掉！”

皇宫内的近卫第一师团指挥所里，畑中越来越感到不安。政变计划成功的关键完全取决于井田和东部军司令官田中、竹下与陆相阿南正在进行的两次谈话，至今两方面均无消息。畑中决定，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提审“俘虏”。最先被带到他跟前的是最后“被俘”的宫内省总务局长加藤。畑中问内大臣和宫内大臣在哪里。加藤说：“木户侯爵肯定在离陛下不远的地方，尤其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至于宫内大臣，我和他分手不久就被你们关在了这里，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呢？”让加藤稍感欣慰的是，既然畑中如此问话，那就说明两大臣都不在叛军手里。随后大桥会长、矢部局长等人被一个个带过来审问，畑中从他们口中得到的结果只是天皇的录音已完成，而且不在被关押在小屋里的这些人手中。

派出去了解情况的加藤局长一去不回，宫内省地下室里，宫内大臣石渡、次官大金益二郎、庶务课长笈和大臣秘书石川忠试图通过电话与近卫第一师团师团长森取得联系，接电话的人既不通报姓名，也不透露森的去处。很快就有几名士兵冲了进来，用消防斧子将电话线砍断后扬长而去。“这和当年的‘二二六事件’简直是一模一样啊！”石渡宫相嘴里嘟囔道。地下室显然已非安全之地，石川秘书把石渡带到楼上，关进了一个夜间值班室。

已入睡的三井侍从被宫内省次官大金晃醒，他被告知近卫第一师团已经占领了皇宫，所有对外联络被完全切断。听到两人的说话声，在隔壁房间休息的户田侍从也赶了过来。三人悄悄来到窗前向外望去，外边到处都是近卫第一师团的士兵。他们的肩上都系着白色布条，步枪上的刺刀在暗夜中闪闪发光。三井匍匐前进，接连叫醒了侍从德川、武官清家和中村，大家一起来到侍从武官长室叫醒了莲沼蕃。

“森亲口对我说过近卫第一师团完全不会有任何问题。”莲沼起初还不相信，“森还告诉我，他可能要进行一次调防，他说的可能就是这些吧？”

“看上去恐怕不是调防那么简单，”武官清家说，“近卫第一师团已经占领皇宫，我们的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对外联系也被切断。现在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出不去，这里的人都成了俘虏，连陛下也是。”

三井侍从试图前往御文库将叛乱的消息禀报天皇，刚一出门就被一名士兵用刺刀指着退了回来。他看了看手表，此时是凌晨3时15分。

德川侍从认为石渡宫相暂时藏身的夜间值班室并不安全，他叫上石川秘书一起去那里把石渡领了出来。“我有一个更隐蔽的藏身之所。”德川说，然后他带着石渡、石川等5人来到三楼女官库房，经一条暗道进入一处地下室，这里平时被侍从称为“金库”。

户田侍从蹑手蹑脚来到二楼，把已休息的木户叫醒，报告说叛军进入了大楼，正在搜寻内大臣和天皇录音。“我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木户看上去还算镇定，这时他肯定想到了近卫下午的提醒，“陆军这群该死的笨蛋。”皇宫之外很少有人认识木户，户田建议内大臣暂时躲到宫内省侍医夜间值班室去。如果被叛乱士兵发现，就冒充是值班医生。两人在黑暗中向侍医值班室摸去，木户突然停下来：“我屋里还有一些重要文件，千万不能落到叛匪手里。我去把它们拿过来。”两人又一起折了回来，楼下传来了士兵走路的皮靴声，把文件拿走是不可能了。木户把它们拿到盥洗室，撕成碎片扔进马桶按水冲下去。帮木户销毁完文件，户田把他带回侍医值班室，从外边把门关了起来。

当户田再次回到内大臣办公室时，那里出现了一个手提军刀的军官和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地面上到处散落着从抽屉和柜子里拉出来的文件。那名军官问户田知不知道木户和录音带在哪里。户田回答：“我只是一个普通侍从，怎么会知道那么重要的事情呢？”说完，户田闪身离开，那几名士兵没有阻拦。

和德川侍从会合之后，两人都觉得内大臣藏身的侍医值班室不安全。木户绝对不能落入叛军之手，他手上保管着天皇御玺。两人一起到值班室把木户领出来，通过三楼女官库房经暗道进入地下室“金库”，与宫相石渡等人会合。为掩人耳目，急中生智的德川在离开时特意在库房门口放上几件女官衣服，还把“女官浴室”的牌子摆在入口处，后来搜查的士兵远远看到牌子和衣服直接离开了。

近卫第一师团指挥所前，井田擦着汗水跳下汽车。畑中满怀希望上前迎接，井田的话对他是当头一棒：“全完了，畑中。没有任何指望了，东部军坚决反对我们。承认失败，撤兵吧。如果继续占领皇宫，我们就是在和整个东部军作战了。”

“我不怕，”畑中说，“我们已经占领了皇宫，背后还有天皇陛下，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手中有一大群俘虏，甚至包括下村国务相。”

“别犯傻了！”井田高声叫嚷道，“你怎么能同东部军对抗呢？你觉得杀了师团长，就能团结起近卫第一师团吗？一旦他们知道了长官死亡的内情，就会群起对付你的！难道你不明白这一点吗？假如硬着头皮继续干下去，就会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听我的话，畑中，拂晓前撤兵，让我们来共同承担后果。”畑中试图插嘴，井田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要面对现实，畑中少佐，政变已经失败了。如果你迅速将部队撤走，国民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就会像‘仲夏夜之梦’那样悄然过去。反正他们正在忙着投降的事，无暇来为这场未遂的政变烦恼。明白吗，畑中？”

“是的，”畑中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是的，我明白。”

“我去向陆相汇报这里的情况。”井田钻进了汽车。车子准备启动时，井田把头从车窗伸出来，再次叮嘱畑中，“记住，拂晓前撤兵。”

井田一走，他说的那番话立即失效。畑中能成为叛军首领，正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轻易认输的人，他心中的叛逆精神仍跟先前一样炽热。此时古贺让石原留守师团司令部，已经来到皇宫与畑中和椎崎会合。三人商定继续占领皇宫，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那盘录音带。一旦“玉音”被播放出去，则万事休矣！

古贺决定亲自提审矢部局长：“天皇诏书录好了吧？”

“是的。”矢部回答。

“录音带现在何处？”

“在宫内省里。”

“何时广播？”

“明天正午12时。不，应该说是今天正午了。”

“在哪里广播？宫内省还是广播电台？”

“当然是广播电台，宫内省没有这种设备。”

“那你们为什么把录音带放在宫内省？”

“夜里美军可能会来空袭，我们怕录音带在送出的过程中出现意外，只好请宫内省暂时保管。”

“你敢肯定，录音带现在还在宫内省？”

“毫无疑问。”

沉吟片刻，古贺叫来了一名大尉军官：“相浦中队长，让此人带领你们进入宫内省，找出那盘录音带。找到后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这个东西极其重要。”

40多名端着步枪的士兵在相浦的率领下，跟随矢部朝宫内省正门走去，大搜查开始了。士兵用皮靴破门而入，拉开抽屉将东西全都抛到地上。让他们最气愤的是宫内省那些人员，上自宫内大臣，下到普通职员，全都穿着一样的深蓝色翻领制服。对这些习惯以肩章金线和星星数量判断身份的士兵来说，这种衣服发挥了重要的迷彩功能，他们永远也分不清楚谁是谁，即使打过多次照面，也会以为是初次见面。一名士兵指着户田问矢部：“是不是他保管着录音带？”“不是，那个人要高得多，鼻子很大。”矢部说。事实上户田是所有侍从中身材最高的，而真正知道录音盘在哪里的德川侍从又瘦又小。

在偌大宫内省大楼里搜寻一盘小小录音带，谈何容易？其一，宫内省大楼就像一座由许多几乎一模一样的房间组成的迷宫，让人看上去就眼晕。其二，所有房间都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诸如式部职、掌典职、侍从职、宗秩寮、内匠寮、藏寮、内舍人室、缝手室等，士兵根本看不懂其中的意思，只能一间挨一间搜查，工作量大大增加。其三，宫内省大楼建立在原江戸城西之丸的坡地上，出于地形原因，大楼一面是两层，另一面却是三层。原本在三楼进行搜索，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二楼，让这些通常驻扎在二重桥和坂下门内壕线外、不熟悉内部建筑布局的士兵如同梦游一般。其四，为了躲避美军空袭，皇宫严格实行灯火管制，士兵只能使用手电筒照明。以上因素综合作用，使叛军的搜查作业变得困难重重。参与搜查之人逐渐变得浮躁，无名之火只能导致他们的工作效率变得更低。

奉参谋长高岛之命，东部军参谋板垣和不破来到了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黑暗中不断有人询问口令，两人回答是东部军参谋，有权通行。在师团参谋室里，他们看到一名年轻军官正坐在桌子前写东西。不破上前亮明身份，问这里是否发生了意外情况。年轻军官把椅子向后退，霍地站起身来，椅子砰的一声翻倒在地。年轻军官手扶军刀，对两人怒目而视。后来不破得知这人正是叛军首领之一石原，他现在留守师团司令部负责对外联络。不破和板垣来到师团长办公室门口，被卫兵伸手拦住。跟在他们身后的石原示意卫兵让开，走进室内的不破和板垣看到了森和白石的尸体，地面和墙壁上到处溅满了鲜血。

在东部军司令部里，田中向奉命前来报到的军官下达了命令：

一、第一近卫师团师团长已被叛军杀死。

二、在接到新命令之前，第一近卫师团所有各部直接归东部军司令官指挥。

三、第一近卫师团今天发布的命令属于伪造，全部撤销。

四、所有包围皇宫的部队立即撤离。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形势对叛军越发不利。争取东部军的行动完全归于失败，前往劝说陆相的竹下一去不回。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芳贺产生了怀疑。畑中骗他说陆相很快会亲自来到皇宫，劝说天皇改变主意。古贺也说森支持政变计划，很快就会发来新的命令。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不但森的命令没来，陆相更是不见人影。

芳贺两眼瞪着畑中质问道：“陆相究竟在哪里？为何他还没有来？”

畑中只好撒谎说：“我现在就去打电话，看阿南将军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古贺突然对芳贺说：“森将军已经死了，现在近卫第一师团归大佐指挥。”

“我？”芳贺一脸诧异，“为什么归我指挥？参谋长水谷大佐呢？”

“水谷参谋长到东部军司令部劝田中大将给我们派增援去了。”

“你说森将军死了，”芳贺追问，“他是怎么死的？”

畑中和古贺都撒谎说不清楚。

宫内省通往御文库的电话线已被叛军切断，户田侍从认为必须尽快把近卫军叛乱的消息报告天皇。从宫内省到御文库的路共有三条：第一条最大的路是先到右边的乾门，然后左转前往御文库；第二条是从左边的内苑门通过贤所，然后再到御文库；第三条则是从正中的红叶山隧道再经由道灌壕的一条新路。前两条大路肯定会有士兵把守，户田和德川决定选择第三条小路，两人拿着一只手电筒出发了。通阳

门前有几名士兵把守，没等对方询问口令，德川主动上前大声说：“我们是到御文库办事的侍从，可以进去吗？”那些士兵犹豫了一下，竟然放行了。

从东门进入御文库，两人发现值班侍从入江相政的呼噜声竟然打得震天响。户田上前把入江晃醒：“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呼呼大睡？”入江把两人带到在拜谒室值班的永积寅彦侍从那里，向女官长保科武子做了汇报。

“眼下暂时不必惊动陛下，”户田对她说，“不过陛下一旦醒了，一定要把外边发生的情况奏明。”

叛乱已经发生，侍从们决定关闭御文库的所有大门和百叶窗。由于长年不用，那些窗户因生锈无法关上。侍从们叫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兵，绕着房子把窗户一扇扇关上。入江感到实在可笑，这些窗户在美军空袭时都不曾关过，如今关上它们竟然是为了对付自己人，而这些人职责恰恰是保卫天皇。德川和户田返回宫内省时，一名少尉军官命令他们站住，两人拔腿就跑，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成功逃脱。

回到宫内省，德川将御文库暂时安全的情况通报给武官室。听说天皇平安无事，众武官总算暂时放了心。德川刚刚离开武官室，就被刚才命令他站住的那名少尉军官拦住。少尉命令走廊上的一名士兵把德川带走，士兵用枪捅了捅他。德川体弱瘦小，却并非懦夫。

这名祖辈统治过日本250多年的侍从傲慢地说：“如果你们找我有事，就在这里说好了，我哪儿都不去。”

“我们在找天皇陛下的录音带，”少尉说，“你肯定知道在哪里，也知道内大臣在哪里，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德川背靠墙站着，倔强地说。

两人的争吵声惊动了附近三名军官，其中一人是第一大队大队长北畠畅男，他朝着德川怒吼道：“不说，就杀了你！”

“你当然可以杀了我，”德川毫不畏惧，“但杀了我，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

“他说得对，”另一名军官说，“他的血只会玷污我们的军刀，饶他一命。”

三名军官离开之后，现场只剩下德川、少尉和几名士兵。少尉向德川解释说：“我们占领皇宫是必要的。天皇身边的奸臣把他引入歧途，要除掉这些人，我们就必须暂时违抗天皇的命令。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有救。你难道一点爱国精神都没有吗？”

德川愤怒地回答道：“保卫国家的不只是你们，作为天皇侍从，我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合力！”

机关枪中队的若林彦一郎军曹上前给了德川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眼镜被打歪，挂在一只耳朵上。同一中队的藤田忠志军曹上去阻拦：“够了，若林，别打了！”德川这才幸运脱身，他的脸因此肿了好几天。15年后，若林特意拜访了德川，为当年那记耳光向他道歉，还赠送他一把茶壶。若林说，这个茶壶是用一只铜镜打成的，那个铜镜是他的传家之宝。为了表示诚意，他毁掉了那只铜镜。

在横滨通往东京的二号公路上，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正向首都疾驰而来。几名中队长拒绝合作，佐佐木还是说服了一个机枪小队的30名士兵，跟他一起前往东京“清君侧”。虽然他们之前并不熟悉，但佐佐木现在急需人手，只要有人愿意跟着就行。佐佐木还前往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之前参加时局恳谈会时，他去过这所学校，和很多学生都有交往。应用化学专业的5名学生尾崎喜男、石井孝一、上田雅绍、村中谕、川岛吾郎愿意追随他，一起执行拯救

日本的伟大计划，他们都属于“必胜学生联盟”成员。佐佐木还得到了东方会横滨青年队队长山口仓吉和队员福田重夫的大力支持，两人开来了佐佐木急需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佐佐木为这支临时纠集起来的队伍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国民神风队”，他希望所有队员都能像前线那些真正的“神风队员”一样不惜生命，为国捐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武器不足，佐佐木只搜集到两挺轻机枪、几把手枪和军刀，那几名学生根本不知道枪的使用方法。

“今天就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了，那些所谓的重臣只知道吝惜自己的生命，对国家的灭亡无动于衷。此事一旦宣布，我们美丽的祖国将不复存在。”佐佐木一边流泪，一边对他的队员说，“我们的祖国永远不会灭亡。只要我们抵抗到底，就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首相铃木曾经吹嘘‘踏着我的尸体前进’，现在，就让我们去逼他这样做吧。我已经和东京、犬山、九十九里滨等地的防卫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将和我们共同起义。我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学生尾崎喜男代表众人表态说：“尽管我们力量薄弱，但是我们绝不会退缩，让我们为祖国的未来大干一场吧！”佐佐木选择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首相官邸，刺杀铃木是他拯救国家系列行动的第一步。他对首相恨之入骨，把铃木看作头号卖国贼：“倘若内阁碰巧正在开会，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同一时间在首相官邸，阿南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差不多了，准备开始吧。”上半身赤裸的阿南放下酒杯，他的腹部缠着几层纯白色布条。

“阁下，还有什么话要留给家人吗？”竹下问。

阿南点头：“告诉绫子，我对她很感激，很信任，她做得很好。然后一定要告诉惟敬，千万不要鲁莽从事。惟晟下面还有三个男孩，我无须担心，可以安心赴死了。我就要到惟晟那里去了。有他在同一

个世界里，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绫子是阿南的夫人，也就是竹下的姐姐。

此时，井田的汽车在官邸门前停了下来。井田跳下车快步准备进门，门口值勤的卫兵拦住了他，说陆军大臣准备自刃，谢绝会客。井田刚要转身上车，大门开了，走出来的是竹下。他听到汽车声音出来，于是带着井田一起见阿南。

看到上身赤裸的陆相跪在走廊尽头通往后室的草席上，井田泪水夺眶而出。

“井田，你来得正好，”阿南高兴地向他招手，“过来，过来！”

井田跪着向前挪动，直到两人的膝盖几乎顶在一起才停下。

“我决定切腹，”阿南对井田说，“你觉得怎么样？”

沉默片刻，井田决定不再将外边的那些烦心事告诉陆相，让他畅快快上路。“我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井田边哭边回答道。

“你这样说，我很高兴！”阿南说。

井田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我稍后也会随您而去的。”

井田的话刚刚说完，脸上就挨了两记响亮的耳光，打得他赶紧闭上了眼睛。“别说傻话。”阿南朝他咆哮道。当井田再次睁开眼时，看见阿南正朝他微笑。“不要再说那种傻话，”阿南的语气就像父亲责备儿子那样，“你没有必要去死，我一个人死就够了，懂吗？听好了，你不许死，这是命令！”

阿南张开双臂，将井田紧紧抱在怀里，井田感到泪水滴到阿南赤裸的胸口上。“明白了吗？”阿南重复说，“你绝不能死，懂吗？”虽然井田自杀的决心坚定不移，但他还是撒谎说：“我明白了。”

“好，好，那就好！”阿南说，“日本的未来就托付给你们了，活下去比死更需要勇气！好了，来吧，鼓起勇气，我们一起来喝酒吧。不知道哪天，我们才能再聚在一起痛饮——不过是在另一个地方。”阿南说完，大笑起来，三人开始频频举杯，阿南的脸涨得通红。

“喝得太多，您的手会发抖的，”竹下提醒说，“出什么差错就麻烦了。”

“别担心，”阿南说，“我喝得不多。再说酒能让血流得更快，一定会成功的。别忘了我是剑道五段，放心吧！”此时是15日凌晨4时20分。

就在三人举杯痛饮之时，佐佐木率“国民神风队”来到了首相官邸门前。37名队员纷纷跳下汽车，两挺轻机枪对准大门，佐佐木下达了射击命令。综合计划局局长秘书赤羽宏志郎被暗夜里突然响起的枪声惊醒，爬起来朝窗外望去，只见一群士兵趴在门外，正用机枪朝官邸扫射，子弹打在墙上突突作响。

住在赤羽隔壁的迫水刚躺下不久，就被外边清脆的枪声惊醒。内阁书记官长一跃而起，起初他认为这是敌机在扫射。这时弟弟迫水久良跑了进来：“哥，外边开枪的是我们的兵。”迫水亲身经历过“二二六事件”，当年那惊悚一幕犹在眼前。现在他才意识到之前自己让首相回家休息的决策是多么英明。迫水仔细想想又觉得有些窝囊，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却要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实在有些不甘心。迫水叫来了内阁官房总务课长佐藤朝生：“我从地下通道出去避难，你暂时指挥官邸职员，外边那些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如果他们进来打

砸抢，就任其所为，不要抵抗。另外，请把这里的情况立即报告铃木首相。”佐藤说：“已经给首相家里打过电话了，书记官长，您快跑吧！”迫水带着弟弟久良和保镖中村袈裟男钻进地道，从楼后一处隐秘出口逃出了官邸。赤羽透过一扇小窗户看到了外边的惊险一幕，“那情景就像在看一部武打电影”。

天色微亮，街上没几个行人。三人逃到附近迫水的好友美浓部亮吉家里，用他家的电话联系上了警视厅，随后步行前往。警视厅总监町村金五中将告诉迫水，凌晨1时过后，通往皇宫的电话线就打不通了。迫水又给宪兵司令官大城户治三郎中将打去电话，才知道森已被叛军所杀，东部军正在全力平叛，详情不明。

看到对面无人反击，佐佐木下令停止射击，率部冲到大门前，高声叫喊要卫兵开门。好汉不吃眼前亏，卫兵开了门，还小声告诉佐佐木：“我非常赞成你们的做法，必须铲除那些奸臣。首相回了位于小石川丸山町的私宅，你们去那里抓他。”佐佐木连声向卫兵道谢，然后命令士兵把油泼在走廊的地毯上，纵火点燃。可这帮临时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费老大劲儿带来的竟然是重油，很难点燃。“国民神风队”队员费了不少力气，油才燃烧起来。佐佐木率部跳上汽车，朝首相私宅绝尘而去。看到叛军的汽车拐过路口不见了，总务课长佐藤立即组织人员灭火，本来就没有燃起来的火很快就被扑灭。

东部军参谋不破和板垣回到司令部，向参谋长高岛汇报了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特别是森和白石被杀的详细情况。高岛向田中建议，目前需要采取的最紧急措施是尽快与守卫皇宫的第二联队联队长芳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为保持与师团司令部的联络，畑中留下了唯一一条电话线路。多次拨打电话之后，另一端终于传来了芳贺不太清晰的声音。高岛向芳贺喊话说，有师团长盖章的命令是古贺一伙伪造的，立即撤出包围皇宫的军队，并派传令兵来司令部接受新的命令。

“你旁边还有其他人，是吗？”听到芳贺说话有点支支吾吾，高岛对着话筒高喊，芳贺说他身边就是畑中。“让他接电话！”畑中从芳贺手中接过话筒，用颤抖的声音说：“参谋长阁下，我是畑中少佐！恳求参谋长能够理解我们的热忱，我们强烈希望……”

“我完全理解！”高岛打断了畑中的话，“但这一点都不顶用，你们是孤立的，毫无希望的，东部军不会跟你们一起下水。你以为你们占领了皇宫，就算大功告成？你们已经彻底失败，继续顽抗没有任何出路的。听我说，不要草率从事，这样只会造成更多的无谓牺牲。我尊重你们的个人感情，畑中，但是作为军人，你们必须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日本人最大的美德就是服从，你听见了吗？”

“我在听，将军！不过，请让我再考虑考虑！将军！”稍作停顿之后，畑中继续说道，“我们还有一个请求，在天皇录音播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10分钟时间，我希望至少让普通国民听听，我们是抱着何种心情发动这次事件的。只要10分钟，将军，请务必答应我们的请求！”

“这是一种不坚决的表现，你们还打算顽抗到底，”高岛说，“我们已经到了无从改变结局的地步，畑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畑中没有再说话。他放下话筒，转向芳贺，脸色苍白。芳贺的脸都气变形了，冲畑中、古贺和椎崎怒吼道：“我终于明白阿南陆相和森将军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你们一直在欺骗我！原来你们企图叛乱，我不想介入。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按你们的指示行事。你们想继续干下去，就先把我杀掉，你们这群……”芳贺显然用了很大力气才将即将出口的“叛徒”或“奸贼”二字憋回去，“请你们立即离开这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畑中口头上认输，心里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占领广播大楼，阻止天皇录音播放，然后向全国发出呼吁！

凌晨4时，日本广播协会夜班技术员保木玲子小姐隐约听到楼前的大路上传来杂乱而沉重的军靴声。玲子知道当天中午12时要播放天皇“玉音”，难道美国人这么快就到东京了？玲子从三楼值班室的窗口悄悄向下望去，当看到那些人穿的都是熟悉的军装时，放心了。天皇“玉音”的播放可是比天都大的事儿，这些当兵的很可能是被临时调来加强安保工作的。由于大多数男性技术员被征召入伍，很多像玲子这样的年轻姑娘得以有机会参加培训，然后负责以前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设备管理和调试等工作。

半小时后，当玲子走进第十三播音室，准备为5时的新闻广播测试线路时，她惊讶地发现室内竟然出现了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正在拨弄那些播音设备，而平时机房重地是严禁外部人员进入的。玲子尚不知道，此时广播大楼已被近卫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这支部队看上去确实很牛，番号中有这么多的“一”字——团团包围，中队长小田民生中尉下令切断所有出入口并占领了全部播音室。以生田武夫常务理事为首的60多名夜班人员都被关进了第一播音室，不得外出和随意走动。

“我们要讲话，”那名军官命令玲子，“把设备调好，马上广播。”恰在此时，外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空袭警报响起时，电台是不准对外广播的。”玲子借机推托道。“见你的鬼！”那名军官怒吼道，但他并未继续为难玲子。她趁几名士兵不注意时偷偷溜掉了。

广播大楼里一片混乱。国内局报道部副部长柳泽恭雄被一支手枪顶住了头，持枪人要求他协助他们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那人的语气与其说是命令，不如说是哀求。在另一间办公室里，业务部庶务课课员朝仓正宪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趁隙从大楼中逃了出来。他飞快跑上了附近第一饭店的五楼，告诉住在那里的报道部部长高桥武治，广播大楼已被军方占领，他们正在要求对外进行广播。高桥认为现在最要

紧的事情是尽快将发生的意外通知大桥会长，他带着一大帮技术人员进宫录音至今未回，就是宫内请吃饭现在也应该吃完了。演艺部课员森永武治在宫内省工作过一段时间，高桥命令他前往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森永冲破无数艰难险阻进入了皇宫。当他到达那里时，大桥会长等人刚刚被从小黑屋里放出来，别说吃饭了，连口水都喝不上。

5时还差几分钟时，畑中在一名少尉和两名士兵的陪同下走进广播大楼。他直接来到第十二播音室，用枪指着播音员馆野守：“5时的新闻时间由我来广播。”“空袭警报尚未解除，”馆野拒绝和叛军合作，“没有东部军司令部的命令，不能广播。况且如果是对全国广播，我们还必须与各地方广播局进行技术上的磋商，这是惯例。”畑中显然不相信，因为他本人现在就坐在话筒跟前，不就是准备马上开播吗？大家都长着会说话的嘴，为什么你能播，我就不能？馆野只能一遍又一遍重复刚才说过的话。畑中一手握枪，一手拿着用铅笔草草写成的广播稿，馆野瞄见了第一行字：“我们的部队始终在保卫皇宫……”

清晨5时10分，在副官塚本、参谋不破的陪同下，东部军司令官田中亲自来到了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他看到全副武装的第一联队正在联队长渡边多粮的带领下，准备按照“第五八四号命令”向皇宫进发。渡边远远看到有一辆插着大将军衔旗帜的汽车开了过来，从车上跳下来的不破高声喊道：“军司令官阁下到！”渡边慌忙向汽车跑来，立正敬礼后陪田中等人进入师团司令部。不破告诉渡边，师团长森已被杀死，他手中的命令是古贺和石原伪造的。渡边说，命令正是石原参谋传达给他的，他本人现在就在隔壁房间里。

田中命令不破把石原带过来。来到众人面前的石原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你好大的胆子！”田中吼叫道，“作为一名帝国军人，圣断已下，就必须服从。你今天的背叛行为，罪不容赦！”石原仍然紧咬双唇，既不解释也不道歉。“把他抓起来！”田中叫道。门外进来

的几名宪兵将石原押走。田中驱车前往皇宫，渡边立即给宫内的芳贺打去了电话，军司令官田中将亲自进宫平叛。

消息很快传到陆军省，众人一致认为阿南肯定是在少壮派军官的胁迫下才领导了这场叛乱。若松次官和兵务局长那须义雄简单碰头后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大臣从叛军手中夺回来，不能让他背上国贼的污名。那须丝毫没有迟疑，立即驱车直奔陆相官邸。在走廊另一头，两名军官正在激烈争吵。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天野正一——辻政信同期的军刀组首席，辻是第三名——认为，既然军队已经出动，这就属于作战范畴，平叛工作应该归参谋本部负责。荒尾课长反驳道，这只是陆军的内部事务，理应由陆军省出面解决。

此时在陆相官邸，阿南起身穿上了一件白衬衫。“这是我做侍从武官时，天皇亲手赐给我的。陛下本人也穿过它，再也没有比这更荣耀的事情了，所以我想穿着它死去。”随后阿南把所有勋章都别在一件军服上，穿上后又脱下来，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壁龛前面。“我死之后，请把它盖在我身上。”竹下点头。阿南又拿出了三儿子惟晟的一张照片，放在军服的两袖之间。

清晨5时30分，陆军宪兵司令官大城户三治来到陆相官邸，准备向阿南汇报近卫第一师团叛乱一事。此时的阿南哪里还有心思听这些，他让竹下去应付大城，同时命令井田在走廊外边放哨，自己则把床上的席子拉到了走廊上，盘腿朝皇宫的方向坐下。阿南缓缓拿起匕首，突然插入自己的腹部，然后又割了两刀——一刀向右，一刀向上。阿南笔直地端坐在那里，血慢慢流到了席子上。

竹下送走大城回来时，看到阿南开始摇晃，但并未倒下。井田跪在不远处的地面上，低头哭泣。

“需要我帮忙吗？”竹下上前低声问。

“不用，走开吧！”阿南说。

此时兵务局长那须来到了院内。他满以为这里肯定到处都是叛乱的军官和士兵，却只看到了竹下和井田两人。阿南面对皇宫方向而跪，身子轻轻摇晃了一下。

“我来接您回陆军省。”那须走上前说。

“你来干什么？”阿南怒斥道，“滚！别妨碍我！”

那须低头仔细一看，发现阿南的喉咙里正在朝外冒血，才明白陆相正在自杀。那须愣了一下，然后双手合十，在阿南的身后跪了下来。

1小时过去了，阿南依然直挺挺地跪在那里，伤口还在不停流血。“痛吗？”竹下上前小声问道。没有回答，阿南好像失去了知觉。竹下拾起他身旁的匕首，用力深深扎进了陆相的右颈，阿南终于扑通一声倒了下去。竹下起身，把佩戴满勋章的军装披在即将死去的阿南身上。那须和井田起身离开。竹下给陆相私宅打去了电话，告诉他姐姐绫子，陆相已切腹自杀。阿南夫人对此显然早有思想准备，她平静地回答说，将立刻前来官邸料理丈夫的后事。

黎明时分，睡得迷迷糊糊的铃木一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了加藤急促的声音，“叛军正在攻击首相官邸！如果发现首相不在这里，他们很可能会开车赶往您那里。叫醒首相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不等铃木进一步询问，加藤已挂断了电话。

小铃木赶紧放下电话，急匆匆来到父亲房间帮老人穿好衣服，然后带着铃木夫人一起朝停放在私宅门前小巷子里的汽车跑去。匆忙中他没忘抓起父亲的一套礼服带走，老铃木当天上午还要进宫参加枢密院组织的一个重要会议。也算铃木一家人命不该绝，平时司机停车时总是将车头朝向里边，唯独这天不知何故停成了便于逃跑的车头朝

外。铃木一家三口挤在车子后排，前排坐着司机、首相的侄子铃木武和一名警卫。新难题很快出现了，汽车使用的汽油质量低劣，司机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都无法将它发动起来。铃木武赶紧跳下车，叫来私宅值班的几名警卫合力前拽后推，顺着坡势下滑的汽车终于发动起来。更富戏剧性的是，由于对附近地形不熟，佐佐木的汽车错过了岔路口，驶入了前面那个小巷子。他发现不对掉头折回时，十几分钟过去了。倘若首相的汽车按照以前的方式停放，而佐佐木又不错过岔路口，在8月15日那个黎明，叛军和首相的车子就会迎面相遇——老铃木“不死之鬼贯”的绰号果真不是白叫的。

佐佐木率部冲入首相私宅，发现这里只剩下女用人原百合子一人。佐佐木用军刀指着她，问首相藏到哪里去了。“他不在这里。”原本来还想保持镇定，但被军刀指着鼻子的她忍不住全身颤抖，“我当时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佐佐木率士兵和学生搜遍了所有房间，连柜子和壁橱都用刺刀戳穿，依然不见铃木的踪影。学生尾崎对原说：“我们不想伤害你，你干吗不到外面去？”倔强的原站在原地，拒绝离开。

恼羞成怒的佐佐木下令纵火。原竟然跑到厨房里用桶装水跑出来准备救火。“你敢灭火，”一个士兵威胁她，“我们就杀了你。”首相私宅属于木质建筑，大火很快烧了起来，原只好跑出大门来到一处安全地带，眼睁睁地看着房梁倒落，屋顶逐渐向右倾斜，最终倒塌。她想，这座房子没有被美军轰炸毁掉，却被这样一帮亡命徒烧了。几辆消防车闻讯赶来，被佐佐木等人用机枪和刺刀拦住，叫嚣谁敢救火就杀死谁。铃木私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化为一片灰烬。

老铃木的逃难之路还未结束。匆匆逃到本乡西片町妹妹家的首相一家惊魂未定，小铃木迫不及待地给私宅打去了电话，告诉他们已逃到本乡。没料到电话那边竟然反问道：“啊，原来你就是铃木贯太郎呀！”小铃木这才知道私宅已被叛军占领，现在这个落脚点也不安全

了。众人立即起身再度逃亡，逃到铃木弟弟铃木孝雄陆军大将位于芝白金的宅邸才算脱离了险境。

将首相私宅付之一炬之后，佐佐木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原计划第二步杀死前首相阿部信行，现在又突然改变了主意，新目标是位于西大久保的枢密院议长平沼私宅。7时还差五六分钟，“国民神风队”的两辆汽车在平沼家门前停下。“平沼老贼是主谋之一，是美英的忠实走狗！”佐佐木高声叫喊，“他想把我们神圣的祖国奉送给敌人。”佐佐木下令放火焚烧。终身未婚的平沼无儿无女，晚年收养的养女娴子已嫁到外地。佐佐木下令放火的同时，平沼带着女用人从尚未被封锁的花园后门逃走，躲进隔壁国本社本部的一栋建筑物内。因为走得匆忙，平沼连放在枕边的假牙都没来得及戴上。看到火势越来越大，佐佐木直接率队返回了横滨。大火过后，偌大的平沼私宅被烧得只剩下汽车库一角。

在宫内省，户田侍从通过唯一留下的那部电话得知“东部军司令官将进宫平叛”的消息。户田认为，这一好消息应该尽快传递给御文库。他沿不久前走过的那条小路摸去，再次遇到了一名少尉军官的拦截。碰巧经过这里的小山唯雄准尉替户田求了情：“他不过是个普通侍从，进入御文库也不会给我们增添什么麻烦的。”户田这才得以继续前行，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几辈子都没想到会遇见这种怪事，日本的士兵竟然去攻打自己的皇上！”

在御文库，户田竟然见到了侍从长藤田尚德，他刚从家中来到皇宫。藤田进宫的过程更具戏剧性，一路上他不停地朝士兵打招呼并赞扬他们：“干得好，勇士们，干得好！你们辛苦了！”没有一个人出面拦他，藤田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御文库。那些士兵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个干瘦小老头儿就是天皇侍从长藤田。

户田告诉侍从长，在平叛部队到来之前，叛军随时有可能冲进来，也许会爆发激烈冲突：“我们最好把陛下叫醒，让他提前有所准备。”藤田点头，户田和三井朝天皇的卧室走去。听到叫喊声的裕仁立即起身，他早已听到外边的动静。三井躬身禀报天皇，皇宫已被叛军占领，目前御文库危在旦夕。“这么说，外边发生了叛乱？”裕仁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户田启奏说，近卫第一师团的一些士兵正在四处搜查录音带，还在搜捕内大臣和宫内大臣。户田还说，不过到目前为止，叛军一无所获，录音带还在我们手中，两大臣藏到了一个安全之所，东部军正在全力组织平叛。

沉吟片刻，裕仁说：“难道他们还不理解我的真实意图吗？通知近卫第一师团全体官兵集合，我亲自晓谕。你们去把武官长找来，我有话对他说。”莲沼武官长此时被困在宫内省，御文库通往宫内省的路上都有士兵把守。户田和三井互相推托，最后决定由性格相对温和的三井前去。

此时田中从乾门进入皇宫。他告诉前来迎接的芳贺，“第五八四号命令”是伪造的，森将军已被叛军杀死。“从现在开始，近卫第一师团所有部队由我直接指挥。”随后田中急匆匆赶往御文库，准备向天皇报告情况。他远远看见一名侍从快步走了过来，那人显然也看见了他，两人都有意放慢了脚步。

两人即将擦肩而过时，田中突然向那人问道：“请问侍从长在吗？”

“不在。”侍从站住回答道。

“那侍从武官长呢？”

“也不在。”

“那么，陛下呢？”

“陛下在，”侍从说，“陛下在御文库。”

看到侍从浑身哆嗦的样子，田中笑了：“你用不着这么害怕，叛军已被镇压，不用再担心了。部队很快就会全部撤出，政变过去了。这个给你！”田中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对方，侍从认真看了看，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了，之前他还以为眼前这个人就是叛军首领。侍从长出了一口气，躬身回赠田中一张自己的名片。两人再次互相躬身致意。

“啊！原来是这样，”三井说，“那实在是太好了！”

“陛下在，为什么侍从长和武官长都不在，”田中说，“这太奇怪了。”

三井挠挠头笑了：“实际上侍从长就在陛下身边，武官长不在，我正奉陛下之命去宫内省找他，他被你们的人困在那里了。”

田中继续前行，入江侍从为他打开了御文库的门。“一切都平安无事了，”田中说，“很抱歉，发生了这么多不该发生的麻烦事。”侍从长出现了，田中向藤田深深鞠躬：“请您转达我对陛下最诚恳的歉意。由于我的延误，给陛下带来了这么多不安。我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表。”藤田躬身还礼，总算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离开御文库的田中直奔宫内省，那里仍在叛军的包围之中。竟然有人上前拦路。“统统给我让开！”田中厉声呵斥道，“我是东部军司令官田中大将！”所有人闪向一旁，让开了中间一条路。不远处，仍留在宫内的椎崎看到局面已完全失控，拔出军刀朝路边一棵松树劈去，刀陷进去半天都拔不出来。

一句题外话。10天后，8月24日23时10分，在东部军司令官办公室，身穿军服的田中用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急匆匆跑进来的塚本副官朝他高喊道：“请您坚持住！”田中只是对副官说：“万事拜托了！”塚本看到田中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摆着5封遗书，分别写给他、

杉山元、参谋长高岛、各直属部队指挥官及家人。此前因为宫城、大宫御所、明治神宫这些东部军负责防御的重要区域被美军燃烧弹烧毁，田中因自责多次向顶头上司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提出辞职，未获批准。他在遗书中说：“东部军任何人都不准自杀，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虽然屋门和窗户紧闭，被关押在小黑屋里的下村等人还是通过手表上的时间知道黎明已经来临。6小时里，不能抽烟和说话还能忍耐，但盛夏里的口渴实在忍受不了。他们对外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每当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门外那些当兵的坐在树下悠闲地喝茶，口渴就变得越发难以忍耐。7时刚过，几名士兵打开了屋门。“诸位，请出来吧，”一名好像叫三曹的士兵说，“让你们等了这么久，请多多原谅。”秘书川本蹕出门外，吼叫的第一句话就是：“水！给我们水喝！”那个受命前来送信的森永终于见到了大桥会长，向他汇报了广播大楼被占领的情况，总算艰难完成了任务。

在广播协会大楼里，畑中找到报道部副部长柳泽：“我必须向国民传达我们的感情。”他的语气中恳求多于强求。柳泽依然用空袭警报时不得进行广播的理由搪塞。为了防止畑中强行对外广播，技术局现业部主管西岛实偷偷切断了广播会馆和广播塔之间的联络线路。现在即使有东部军的批准，也无法对外广播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畑中时而威逼，时而哀求，他的精神濒临崩溃。此时电话铃突然响了，竟然是东部军司令部打过来的。馆野拿起话筒，电话那边的人要求与占领广播大楼的军官直接通话。畑中从馆野手中接过电话，馆野听见畑中对着话筒再次陈述他认为唯有继续战斗下去才能保全日本的理由，但口气已不像以前那么坚决，声音里不知不觉也带出了一丝胆怯。他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将对外广播的时间缩短到5分钟。馆野看出电话那头明显不同意。

“那好吧，”畑中说，“实在没有办法了。”畑中失望地放下话筒，抬头望着屋顶发呆。他仿佛突然失去控制，往后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站住。最后，他背对众人用拳头擦了擦眼睛，转身对屋内军官说：“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到此为止吧。”

东部军宪兵队很快包围了广播大楼，楼内叛军开始悄无声息地陆续撤出。

7时21分，馆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运足丹田之气向全国播送了特别通知：“谨此传达：诚惶诚恐，蒙陛下颁布诏书，天皇陛下将于今日正午12时亲自进行广播。不胜惶恐，请全体国民收听‘玉音’。再强调一遍，请全体国民收听‘玉音’。”稍作停顿，馆野继续广播，“届时即使白天不供电的地方，在正午广播时间也会特别供电。请各政府机关、事务所、工厂、停车场、邮政局等做好安排，尽量利用便携式收音机使更多人能收听‘玉音’。请全体国民以严肃的态度收听‘玉音’，广播将在正午12时开始。”中午之前，这项通知被馆野重复广播了很多遍。他心想，这恰好正是一个轮回，1941年12月8日那天，馆野正是在这个话筒前发布开战消息的。

宫内省里，见到侍从武官长的田中连连鞠躬致歉，然后把外边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做了汇报。莲沼向田中表示感谢：“我对森将军的死深感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人。”“对此我深感内疚。”田中说。

辞别侍从武官长，田中乘车来到乾门。他看到第二联队两个大队正高擎军旗，排着整齐的队形开出了皇宫。从士兵脸上看不出有一丝刚刚参加过一场未遂政变的样子，他们只是在简单执行命令而已。此时宫城内只剩下刚刚接班的第一大队，一切看上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田中知道，叛乱之火还未被完全扑灭，但局面无疑得到了有效控制。

看到叛军陆续撤出，三井侍从急匆匆走下楼梯来到了“金库”门前，那扇大铁门依然紧闭。三井用拳头在门上敲了三下，这是他与宫内大臣秘书石川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里面没有任何回应，可能大铁门太厚了。三井索性脱下鞋子，拿起来在门上重重地敲了三下。门终于开了，石川的头探了出来。“没事了，叛乱已经被平定了。”三井说。石川喜出望外，终于可以出来搞点儿吃的东西了。石川饿坏了，昨晚他几次想出来找吃的，都被宫内大臣石渡制止。

走出地下室，木户和石渡两大臣看见了迎面走来的肿着脸的德川，大家都为自己逃过如此大的一场劫难感到庆幸。石川忽然插嘴说：“我们的早餐在哪里吃呢？”石渡扭头狠狠瞪了他一眼：“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

8时10分，侍从长藤田应诏来到御文库书房，看到天皇深深地靠在椅子上。

“侍从长，”裕仁说，“那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朕的一片苦心呢？”

就在佐佐木和他的“国民神风队”架起两挺轻机枪朝首相官邸大门疯狂扫射的差不多时间，15日凌晨4时15分，头一天完成海上加油补给的美英联合舰队抵达东京东南240公里的预定出击海域。麦凯恩中将下令放飞了第一拨打击机群，总计103架舰载机预计将在日出前后抵达东京上空，对指定目标发起攻击。一小时后，第二攻击波的73架战机也升空了。

在关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情报参谋莱顿上校一大早就被自动电铃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看到那部仅允许他一个人使用的电传机正在咔嗒作响。莱顿把专用纸带放进去，机器打出一份来自华盛顿海军作战部的紧急电文，内容正是日本通过中立国发出的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新消息。电传刚刚结束，莱顿就按键表示收

到，然后叫来通信技师：“用连续数字回一封明码电报，表示收到，留下原稿。”然后他一把扯下机器上的电报纸，飞速向司令官办公室跑去，此时是关岛时间15日清晨7时20分（东京时间6时20分）。从拉马尔中校身旁跑过时，莱顿没忘记朝他叫了声：“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消息！”自尼米兹出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以来，莱顿和拉马尔是从未离开过他身旁的两个人。

一头冲进司令官办公室的莱顿看到，尼米兹上将正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审阅一份文件。他抬起头问莱顿：“发生了什么事？”

“您看这个！”莱顿气喘吁吁地将手中的电报递给上将。

尼米兹眯缝着眼睛，认真将电报看完，抬头笑道：“谢谢你，上校，我刚刚从金上将那里收到了一份。”金的电报内容更加简洁，直接说日本人投降了。“我让人给哈尔西将军发去了电报，要他取消原定今天的攻击行动，”尼米兹抬腕看看手表，“按照之前他提供的作战计划，我们的飞机应该已经起飞了。”

莱顿后来回忆：“听到日本投降的好消息，尼米兹将军不像我碰到的其他人那样欢呼雀跃，像往常一样沉着镇静，只是微微笑了笑，好像早知道这件事会发生，我相信他是这样想的。他知道日本已经失败，最近他对我这么说过好几次。”

尼米兹没忘记给在威克岛近海游弋的重型航母“安提坦”号——美军埃塞克斯级航母第十八号舰——舰长詹姆斯·泰格上校发去电报，“停止对岛上日军的空袭行动，前往埃尼威托克环礁与等在那里的‘无畏’号会合”。按照惯例，1944年下半年之后服役的新航母在参加正式战斗之前，都会在前往与主力舰队会合的途中向拉包尔、特鲁克或威克岛等日军仍然占据的岛屿投弹，作为战前最后训练。8月12日从珍珠港启程的“安提坦”号本拟于15日对威克岛发起一轮空袭，然后前往日本近海加入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参加11月1日登陆九州的

“奥林匹克”行动。日本在15日当天投降，“安提坦”号未能在战争中投出哪怕是一颗炸弹，相当于说这艘航母并未参加过二战。全舰官兵为此遗憾了好长一段时间，早知道这样，从珍珠港出发后跑快一点儿。

“安提坦”号的运气实在不能算好。实际上这艘船早在6月19日就到了珍珠港，7月19日在近海的一次训练中，1颗127毫米防空炮弹刚刚发射就在炮口附近炸响，造成水兵2死16伤，在甲板上引发的小火还烧毁了20架飞机，这才导致行程推后。攻击威克岛的计划被取消之后，该舰于8月19日抵达埃尼威托克环礁。21日，“安提坦”号、“无畏”号和“卡伯特”号一同前往日本，准备参加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由于航母内部机件出现故障，它又不得不于26日返回关岛检修，最后连投降仪式也没能赶上。9月之后，该舰只从事了一些较为简单的扫雷和运兵作业，总算为战争做了些许贡献。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在吃早餐的哈尔西看到副官道格拉斯·莫尔顿中校旋风一般冲进餐厅，边摇着手里一份电报边高喊：“将军，日本投降了，就是这个！”此时是东京时间清晨6时14分。莫尔顿手中拿着的正是尼米兹刚刚发出的ALPAC-579号命令：“停止对日军的进攻，继续保持搜索和巡逻，保留最高级别的防御和内部安全措施，警惕敌军部队或个人在最后关头发起的反击。”

“谢谢上帝，太棒了！”哈尔西深吸一口气，使劲拍着莫尔顿的肩膀说，“我再也不用命令任何一个人去送死了！我很高兴，在战争结束时，我能以第三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待在这里。”这时哈尔西忽然想起来，1941年12月7日他在“企业”号上用早餐时，正是这个莫尔顿来告诉他“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这恰好又是一个轮回。

当美军第二拨攻击机群穿越海岸线准备进入日本上空时，飞行员突然收到后方发来的紧急电令：“所有攻击机请注意，这里是硝酸盐

基地。放弃攻击，所有飞机立即返航。战争结束了！”

“香格里拉”号战斗机飞行员迪克·迪蒙特中尉已经进入日本上空，“在朝东京飞去的途中收到这条好消息，怎能不叫人欣喜若狂”。“汉考克”号战斗机飞行员理查德·纽哈弗中尉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带来了救世主赐予的所有希望和莫名的高兴，让人欢笑着流下了眼泪，还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麻木感。可能对于现在和平世界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当时对于我们来讲那简直就是奇迹。”回国退役之后，纽哈弗成为一名小说家和剧作家。哈尔西的停火命令日军显然不可能收到，同样来自“汉考克”号的赫舍尔·帕尔上尉率领四机小队在返航飞经相模湾上空时，遭到7架日军战斗机阻击，他们声称至少击落敌军1架零战和2架“雷电”，自己无一损失。

对双方部分飞行员来说，好消息来得稍晚了。参加第二拨攻击的美机纷纷将炸弹抛入大海，掉头返航。但第一攻击波的大部分飞机完成了攻击，“圣贾辛托”号战斗机中队在水户机场上空击落了7架零战。受恶劣天气的影响，“提康德罗加”号战斗轰炸机中队的12架“地狱猫”未能找到千叶半岛上的攻击目标，只好转向铎子机场投弹，攻击了那里一所射击训练学校和一个大型军工厂。中队长查尔斯·冈纳尔斯少校率先发起了60度俯冲投弹，将机头拉起准备脱离时收到了停火命令。这时他看到同伴相继进入了俯冲，最后投下炸弹的是排在队尾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23岁小伙子约翰·麦克纳布中尉，他的那颗227公斤炸弹很可能是二战中在日本土地上爆炸的最后一颗炸弹。

二战中最后一场空战发生在东京湾上空。“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的12架“地狱猫”在霍华德·哈里森上尉的带领下执行空中扫荡任务，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来自“香格里拉”号和“黄蜂”号的各12架“海盗”。美军机群在穿越一大片云层时失散，哈里森机队只剩下6架

飞机。他们到达所泽机场上空时收到了停火命令，此时一大群敌机正朝他们猛扑过来。它们是从厚木机场起飞的由森冈宽大尉率领的第三〇二航空队的8架零战和4架“雷电”，随后加入战斗的还有日高盛夫大尉率领的从茂原机场飞来的第二五二航空队的9架零战。哈里森立即率队迎击，声称在第一次交火中就击落了4架敌机。数量明显居于劣势的美军机群很快被日机冲散。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莫里斯·普罗克特中尉尝试呼叫其他同伴，只收到了僚机飞行员西奥多·汉森中尉的回话。两人飞回航母后报告共击落9架敌机，但哈里森上尉——一周之前，他的飞机被击落后跳伞获救，但8月15日这天他显然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约瑟夫·萨洛夫中尉、霍布斯少尉和曼德伯格中尉等4人机毁人亡，而那天恰好是霍布斯少尉的23岁生日。除了这4架飞机，美军在当天的空战中损失了另3架飞机，还有2架毁于飞行事故，其余飞机都平安返航。到11时，参与攻击的美军战机全都回到航母上降落。

“约克城”号损失的4架“地狱猫”中，其中1架属于森冈宽的战绩，他因此成为日本海航“最后的击坠王”，很可能也是二战最后一位王牌。1945年1月23日夜晩，在阻击美军B-29空袭名古屋的战斗中，森冈将1架“超级空中堡垒”击伤起火，自己左手也被打断，血流如注。他竟然用双脚夹住操纵杆控制方向，用右手操纵节流阀奇迹般降落在陆军的松滨机场。因为左手被截肢，森冈奉命转入学校担任飞行教官。他多次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最终感动了第三〇二航空队司令官小园安名。小园顶住压力破例留下了森冈，联系东京一家医院为他装上了一只假手。此前有过飞行员安装假腿重新驾机升空的例子，如日本陆航的桧与平在空战中失去右脚，装上假肢重回前线，因此获得“义肢王牌”的称号，但从未有人尝试过用假手驾驶飞机。4月23日，在负伤整整3个月后，经过艰苦训练的森冈成功用假手操纵零战飞上了天空。

在战争最后3个月，森冈表现活跃。5月26日，森冈参加夜间截击作战击伤1架B-29，7月24日在馆山湾海域击伤1架执行警戒任务的美军巡逻机。8月3日在相模湾一带，森冈击落美军陆航第四五七战斗机中队的1架P-51“野马”。8月13日在房总半岛上空，森冈再次击落1架正在执行搜救任务的美军“卡塔琳娜”。受伤之前，森冈只击伤过1架B-29，装上假手后却创下了个人击落2架、合作击落1架、击伤2架的战绩。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战绩还达不到王牌标准，但考虑到他的大部分战绩都是在使用假手的情况下取得，日本海航还是授予他王牌称号。战后森冈回归平民生活，一直活到1993年7月死去。

早美国人15分钟，英军航母“不倦”号在清晨4时放飞了打击机群。最先起飞的是4架“萤火虫”，紧随其后的是8架“海火”和6架“复仇者”，攻击目标是东京附近的木更津机场。目标上空天气状况不佳，英机转而攻击小田湾一家化工厂。在东京湾上空，英军机群与前来截击的14架日机展开激战，它们来自日本海军第三〇二和第二五二航空队。第八九四中队弗雷德·霍克利少尉的“海火”出现无线电故障，未能及时接到僚机警告，飞机在与零战的第一次交火中就被击中，霍克利只好跳伞逃生。鲍德温上尉的“复仇者”右侧水平尾翼和升降舵被打飞，右翼和副翼也被击伤，只好选择在一艘驱逐舰附近迫降，机组成员被成功救起。在二战最后一次空战中，英军声称击落敌机4架、疑似击落4架。

在战斗中被击落的霍克利少尉的经历堪称悲惨。霍克利跳伞后降落在千叶县境内东村附近，被一名负责防空监视的民防队员发现。霍克利向对方示意自己没有武器，民防队员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两人走近后握了握手，对方还接过霍克利递上的香烟。随后霍克利被带到日本陆军第一四七师团第四二六联队位于东村公立学校的联队部。上午8时，联队长田村泰一给师团司令部打去电话，报告抓获一名英军

飞行员，问如何处置。接电话的人说，很快将会派车来，将俘虏押送至位于舞鹤的师团司令部。

当天12时天皇“玉音”播放之后，得知日本投降的田村再次打电话给师团司令部，问为什么接俘虏的车到现在还没来，是否另有新的指示。师团参谋平野伸男说，司令部不打算保留俘虏，被俘飞行员请第四二六联队“自行处置”。18时30分前后，田村命令藤野正三在附近挖个大坑，天黑后避开所有人将俘虏带到坑边杀死后埋掉。19时，霍克利被押送至大坑前，藤野亲自向其胸部连开数枪，少尉一头栽倒在大坑之中，藤野和一名军曹又上前在霍克利的尸体上连捅数刀方才离去。霍克利少尉因此成为英国皇家海军二战中最后一位阵亡者。

战后面面对盟军的调查，田村等人将霍克利的尸体挖出来烧掉，骨灰埋在附近实本寺地下，但有目击者向英军调查人员提供了目击证词。英军在调查中发现，第四二六联队在其驻地附近层层设防，严格限制人员出入，非军事人员进出时必须用黑布蒙住眼睛。而在押解霍克利少尉的过程中，他们并未采取蒙眼措施，“其结论显而易见，他们事先已知道霍克利少尉不会有机会活着出去，向其战友告知观察到的情况”。1946年2月至4月，田村和藤野先后被召至设在东京千代田区明治生命馆的远东空军司令部接受审讯。藤野很快承认了杀俘事实。他在供述后第二天自杀未遂，被英军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看到藤野招供，田村只好承认是他下令处决了霍克利，但同时声称他只是在执行师团司令部的命令，这样师团参谋平野也被拖下了水。1947年初，田村、平野、藤野被押往香港。同年6月13日，香港军事法庭判处下令处决霍克利的田村和平野绞刑，9月16日执行。具体负责执行的藤野因是奉命且有自首情节，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霍克利的骨灰被迁往横滨英联邦阵亡官兵公墓安葬。

霍克利绝非当天唯一被杀死的盟军俘虏。在日本九州的福冈，16名被俘美军B-29机组人员被装上卡车，运至附近一座火葬场小山旁。

美国人被迫脱光衣服，一个接一个被带入附近树林处决。4天前，他们有8名同伴在这里被砍了头。

正午12时，就在天皇“玉音”播放同时，“密苏里”号上汽笛和警报一起长鸣1分钟，主桅上升起了四星上将将旗。哈尔西向全军发出信号：“干得漂亮！”附近各舰纷纷效仿，一起拉响汽笛并升起了庆祝胜利的信号旗。哈尔西随即颁布命令，将所有鱼雷机和俯冲轰炸机放空燃油，卸载炸弹后收回机库固定，将飞行甲板全部腾出来供战斗机使用。哈尔西完全不相信日本人，况且即便日本政府真心想投降，也难保不会有日军飞行员抗命前来发动“神风特攻”。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地狱猫”和“海盗”接到了这样的命令：“发现并击落所有偷窥者——不是以一种报复心态，而是用一种比较友好的方式。”一名美军飞行员对这道奇怪的命令大惑不解：“怎样才算比较友好的方式？”他的僚机飞行员回答：“我想哈尔西将军的意思是让我们只用3门机炮射击，而不是把全部6门都用上。”

哈尔西的警觉理所当然。仅20分钟后，美舰的雷达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来袭敌机。在接下来2小时里，战斗空中巡逻队和驱逐舰共击落了8架日机。14时，“贝露森林”号战斗机飞行员克拉伦斯·摩尔少尉击落日军1架“彗星”，这是当天美军34个战绩中的最后一个，也是二战中最后一个正式空战记录。从14时45分开始，第三舰队的火炮就再也没有吼叫过。

在南方海域，罗林斯中将也在“英王乔治五世”号上打出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旗语。水手欢呼着冲上飞行甲板，将钢盔高高抛入空中。他们高兴得显然太早了，1小时后，1架日军俯冲轰炸机突然窜出云层，向“不倦”号俯冲并投下了2颗炸弹，所幸未获命中，在附近巡逻的1架美军“海盗”追上来将敌机击落。当天下午，还有几架日机试图对英军舰队实施攻击，均被护航驱逐舰和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斗机击落。

13时整，哈尔西向第三舰队全体官兵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说：“战争业已结束！对此最终结果，诸位，以及与诸位并肩作战的各军种袍泽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的战士最终击败了凶狠、狡诈和野蛮的敌人，并迫使他们惨淡地投降。这也是日本民族历史上首次被迫品尝投降的耻辱。早在1942年，我就断言日军并非超人，你们的努力最终使得这句断言在1945年成真。你们的威名将光荣地载入史册，永世不朽。无论是在海上、空中，还是在陆地上，你们在与敌人的交锋中总是占据上风。从战争初期依靠如破鞋带一般脆弱的后勤补给线作战，直至如今以历史上最强大的联合舰队结束战争，战斗的结果总是相同——胜利便是对你们浴血奋战的赞誉。正义之师、堂堂之师获得了最终胜利。此时此刻，我们的思绪转向了我们欢乐且幸运的家园，转向我们的爱人。在所有人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抱着同样的期望：混乱的战争业已结束，我们的一切努力换来了胜利——无条件而绝对的胜利。现在，终于到了我们回家的时候。”

回顾过去的战斗历程并对未来提出希望之后，哈尔西对友军的支援表达了谢意：“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兄弟们，请容许我就贵部高效而无私的战斗致以永恒的感激之情！对能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指挥贵部作战，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所有了解你们的人，都对你们的作战素质抱有很高的期待，而你们的实战表现满足乃至超出了我们的期待。在贵我两部在海上和空中协同展开的进攻和防御作战中，我们实际上是作为同一团队在并肩作战。”

讲话最后，哈尔西对所有官兵表示了感激之情：“致负伤乃至致残的战士，请容许我致以感激之情，幸而你们今后再无须承担重担，愿对你们所做的一切充满感激之情的国家，永远铭记你们为全人类福祉而做出的牺牲。致已经献出一切、做出最大牺牲的兄弟们，向你们致敬，在上帝身边安息吧！与你们有关的记忆将永不磨灭，你们的英名和功绩将与世长存，并将激励所有正义的人类。对你们的爱人，我

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愿时间能平复你们的哀伤，并充分展现你们爱人不朽的威名。致所有对胜利有所贡献的人们，我将尽我所能，使你们得到应有的赞誉。再一次，愿主保佑你们，干得好！”

随后哈尔西率队驶向北纬32度45分、东经143度20分的“就绪点”，等待有关占领日本的新指示。稍晚，他接到了尼米兹上将发给太平洋舰队下属各部队的一项命令：“随着对日战争的结束，全体军官都有责任在对待日本人和与日本人相关的公开言论中，以尊严和礼貌指导自己的行为。日本人仍然是那个以不道德行为发动了这场战争，袭击太平洋舰队的民族，让我们的兄弟遭受折磨、饥饿和谋杀。但是，和日本这个民族或个人打交道时，再使用侮辱性语言或称谓，就不符合美国海军军官的身份了。太平洋舰队的军官要逐步要求下属在这件事上有高标准的行为，随意虐待和责骂都是不允许的。”

在关岛一处海滩，第五舰队司令官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正在儿子的陪同下悠闲地散步。他们路过几间铁皮活动房，听见里面传出阵阵吵闹声和欢呼声。18年后，爱德华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过去问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广播里刚刚宣布日本投降了。父亲显然很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继续散步，他看上去有点兴奋，但还是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上午8时前后，一路奔波逃难到弟弟家中的铃木吃完早餐味噌汤面。小铃木觉得是时候提出那个令人尴尬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了。“天皇诏书正午时分就要播放，”他对父亲说，“这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应该是提出内阁总辞职的时候了吧？”一直迷迷糊糊的老铃木似乎突然来了精神：“你说得太对了，怎么把这么大一件事忘了呢？立即给我起草一份辞呈，现在就写。”

小铃木拿来笔墨纸砚，几分钟后把起草好的辞呈读给父亲听：“先前拜受大命，臣殚精竭虑，昼夜不辍，以期拯救国家于危局。然

微臣力量绵薄，终至仰仗天皇陛下下达结束战争之大诏，作为臣子，不胜惶恐。如今正当帝国新建之秋，有待于少壮有为之士者极多。臣已老迈，不堪其任……”铃木听完，睁开眼说：“写得不错，很好，就这样！”然后，他闭上眼继续养神。过了许久，他又睁开眼对儿子说：“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不中用了。一想到曾两度仰仗陛下圣断，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今后，国家前途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9时刚过，同样奔波一夜的迫水辗转来到首相藏身之处。谈起前一晚各自不同的逃难经历，几人禁不住唏嘘。迫水告诉首相，阿南已于今晨切腹，这是他从宪兵司令部得到的可靠消息。“正如您昨晚所言，”迫水提到了阿南前一晚带着雪茄访问首相时的一幕，“那果然是最后的告别。”铃木半晌沉默不语。至于阿南送的雪茄，他根本不可能拿来抽掉，而是后来在阿南忌日当作供品烧掉了。

“迫水，这段时间你辛苦了，”铃木告诉书记官长，“我想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将全体阁僚的辞呈收上来，内阁总辞职，你没有什么意见吧？”闻听此言，迫水又惊又喜。惊的是知道辞职只是早晚之事，但没料到来得如此之快。喜的是他早厌倦了无休止的争吵，终于可以甩下包袱轻松一下，否则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中年早逝”。“我完全赞同首相的意见！”迫水脱口而出。“那就好，”铃木看着他说，“迫水君，我看你近来瘦了许多。内阁总辞职后，你找个地方静养一段吧。”与首相商量完当天需要办理的事项，迫水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首相弟弟家。4个月前他就任内阁书记官长时体重是66公斤，现在降到了只有58公斤多，不过体重减轻反而使迫水感到高兴。

同一时间，海军大臣在去往陆相官邸的路上。坐在后排的米内长久没有说话，最后长叹一声，对秘书麻生孝雄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汽车在陆相官邸门前停下，在阿南夫人绫子和副官美山要藏的陪同下，米内走进了安放阿南遗体的内室。阿南的尸体上盖

着一条被子，看不见一滴血迹。阿南的面容十分安详，丝毫看不出死前曾有的痛苦迹象。米内走上前，一言不发地坐在地席上，向那张脸行注目礼。最后他起身走出内室，和麻生一起回到汽车上。“是啊，”沉默许久后，米内再次对麻生说，“这个人死得真是太可惜了。”

当天早上，东乡刚刚来到外务省，就从松本次官口中得知阿南的死讯。“是真的吗？”东乡感慨地说，“头天晚上阿南还对我说，他作为陆军大臣同我争论了好久，承蒙关照。当时他脸上还带着微笑。是切腹吗？阿南是条汉子！”

宫内省里，刚刚进宫上班的冈部长章侍从正在和庶务课长笕、三井侍从商量如何把录音带安全送出宫。第一步先把它从保险柜里取出来送到庶务课，这也许是最危险的一段路。宫内省大楼里到处都是又黑又窄的回廊，叛军名义上全部撤离，但说不定还有哪个亡命之徒埋伏在暗影之处，试图抢走或破坏录音带。冈部提出的瞒天过海加调虎离山之计立即得到笕和三井一致赞同。最先录制的那盘放在一个盖有天皇纹章的精致方形漆器盒里，盖上华丽的紫色绸巾，由笕课长恭恭敬敬端在手里，穿过走廊直接前往庶务课，此乃疑兵之计。第二次录制的那盘放入冈部的便当盒——当然要把盒里的午餐大豆团子先取出来——再装进他装便当盒的一个大袋子里。笕课长大摇大摆走出去几分钟后，冈部再漫不经心地把袋子斜挎在肩上，沿着走廊悄悄带出去，双方一起在庶务课碰头。此计果然管用，两盘录音带都安全抵达庶务课，它们还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被送往广播协会。

10时30分，大本营发布了开战以来第八百四十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报：“8月13日下午，在鹿岛滩以东25海里处，我航空部队向以4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敌机动部队发起猛攻，破坏并摧毁1艘敌航空母舰。”许多国民对这一战况的公布感到纳闷，因为电台正重复提醒12

时准时收听天皇“玉音”。一些人认为坊间传出的投降只是谣言，或许天皇广播的内容是对苏联宣战，勉励臣民战斗到底。

枢密院全体会议定于11时在御文库召开。与首相告辞之后，迫水直接来到皇宫为会议做提前准备。在宫内省门口，迫水看到总务局长加藤斜背着一个大袋子正准备出去，他双手紧紧抓着那个袋子，表情看上去非常紧张。迫水立即意识到袋子里边装的很可能就是天皇“玉音”盘。

“您这是去哪儿呢？”迫水问。

加藤把头伸到迫水耳边，指着手中的袋子小声说：“让书记长官担心了，天皇陛下的‘玉音’盘最终安然无恙，我现在把它送到广播协会去。”

迫水感到无限感慨，1小时后，天皇的声音就会传到全体国民耳中。“辛苦你了，拜托！”迫水说。

在迫水的注视下，加藤飞身跳上一辆等在门前的警视厅专车，他手中那个袋子里装的正是冈部的便当盒。笈手中的那盘录音带由宫内省派车运送，在广播协会大门前靠近日比谷的地方交给一直等待的荒川技术局长，荒川再转交现业部长熊川，然后带入第一生命大厦地下的预备播音室。此时加藤手里的“正盘”已交到大桥会长手中，即使出现意外，地下室里的“副盘”也可以立即播放。

在枢密院顾问室里，迫水看到了平沼。他纳闷昨晚还在一起开会，怎么平沼一夜间变得苍老了许多。“今天早上真是惊险，首相和议长的家都被烧掉了。但是二位都平安无事，这比什么都好。”迫水上前热情地和平沼打招呼，“不过阁下，恕我冒昧，您最近身体有什么大疾吗？”

平沼哈哈大笑：“原来你也这么认为，原因就在于这口假牙。”平沼边说边张开大嘴，迫水才意识到他刚才说话因漏风而模糊不清，果真与以往不一样。“平时我晚上休息，会把假牙摘下来放在枕边。今早暴徒突然来袭，我只能匆忙跳起来逃跑。跑出房门后才意识到忘记戴假牙了，再回去已不可能。相较而言，命还是比假牙重要得多。现在房子被烧掉了，假牙肯定也找不到了。我看起来苍老，一定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我除了再买一幢房子，还得重配一副假牙了。”

10时30分，德川在会议室隔壁的小房间里摆上一台美国生产的RCA手提式收音机。他将天线拔到最长，打开试了试，收音效果还算不错。他在收音机旁边专门为天皇安放了一张座椅，中午12时整，裕仁将在这里收听自己12个小时前录下的声音。德川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到时间过得真慢，每一秒钟似乎比一分钟都要漫长。他一度怀疑自己的手表坏了，但仔细看发现秒针仍在走动，贴到耳朵上也能听到时间嘀嗒流逝的声音。

11时整，以平沼议长为首的14名枢密顾问官在前一天召开御前会议的地下室里坐定。投降诏书在公布前必须经过枢密院咨询，现在只剩下最后这道程序。加上受命向会议汇报的首相铃木、外相东乡和法制局长村濑直养，参会者共17人。老铃木身上的那身礼服还是早晨小铃木从混乱中带出来的。11时20分，天皇在侍从长藤田的引导下进入会议室，10分钟后会议正式开始。平沼起身向天皇深深鞠躬，然后代替裕仁宣读了指示书：“朕已敕令政府告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相关条款。此事本应事先由枢密院咨询，因情况紧急，只命枢密院议长预先审议，望各位谅解。”

平沼议长念完，慢慢将指示书卷起高高举过头顶，再次朝天皇深鞠一躬。在座的人也都起身鞠躬后重新坐下。平沼大声说道：“首相！”铃木应声起立，用严肃的语调说道：“关于结束战争的处置……”

从广播大楼撤出之后，畑中并未去往陆军省。他撤出皇宫的同伴椎崎会合，两人一起来到皇宫外的广场上，进行最后徒劳无益的努力。宪兵队并未对两人实施抓捕，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肯定会自我了断。畑中骑着一辆跨斗摩托车，椎崎骑着马，开始向路过的行人散发传单。匆忙印制的粗糙纸张上写道：“为维护国体，吾等将士于15日拂晓时分发动起义。特此通告全军将士及各位国民：吾等针对敌人阴谋，欲拥戴天皇，护持国体。成败利钝，并非吾等关心之事，唯愿忠诚大义长存。望皇军所有将士及各位国民将吾等起义之本义铭记于心。除君侧奸佞，破敌人阴谋，坚决保卫国体，直至最后一人倒下。”两人把传单塞到路人手里，号召他们一起来阻止投降。几乎没人停下脚步，大多摇摇头后继续向前走去。

天皇进入会议室的11时20分，畑中和椎崎来到二重桥和坂下门之间的草坪上。畑中用军刀切开腹部，然后用打死森的那支手枪对准脑门扣动了扳机。同一时间，椎崎把军刀扎进肚子，又把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头部。

井田在手记中写道：“听到陆军大臣的死讯，畑中和椎崎也从容赴死。”当天下午，竹下来到广场为两人收尸，在他们的口袋里发现了提前写下的遗书。椎崎的遗书只有四个字：“死生通神。”畑中留下了一首辞世歌：“如今无一憾，因乌云已散，天皇万事安。”两具尸体连同从陆相官邸运出的阿南尸体被一起安放在陆军省军官会议厅里，当晚举行了通宵守灵仪式。16日上午，陆军省院内再次升起一团烟雾，三具尸体被一起火化。双眼哭得通红的梅津主持了火化仪式。

稍早一些，在近卫第一师团司令部森的棺木之前，古贺成功切腹。当天早上，田中在看到古贺时训斥说：“该凋谢的时候就果断地凋谢吧，这是日本陆军的最后姿态。”古贺忠实执行了军司令官的命令。当天下午，东条在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放下话筒，他对站在一旁的次女说：“秀正大约1小时后回来。对我的话，你不会感到突然

吧？他已经切腹自杀了。”“不，爸爸，”古贺遗孀满喜枝怀里抱着11个月大的儿子对父亲说，“我早就有了思想准备。秀正永远是个少佐了。”

两天后，8月17日，水户陆军航空通讯学校一部分学生据守上野公园，誓死不向敌人投降。东部军司令部派出两名参谋前往劝说叛军归顺，其中一名参谋被叛军首领林少尉开枪击中，当场身亡——他就是古贺的忠实伙伴、第一近卫师团参谋石原贞吉。包括与他一起前往劝说叛军的神野参谋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石原是因为心存内疚才主动去寻死的。

同样参与叛乱的上原回到航空士官学校后，与第三中队区队长本乡英雄纠集了200多名学生，打开武器库，全副武装后乘坐卡车准备前往宫城，中途被宪兵队及时拦住。上原很快接到了宪兵队要求其出庭的命令。负有斩杀森罪名的他不愿前往法庭受辱，8月19日凌晨2时，24岁的上原在航空士官学校后面的航空神社切腹自尽。

相对于畑中、椎崎、古贺和上原来说，那个到处纵火的佐佐木“境界”就差远了。15日中午天皇“玉音”播放之后，跟随他一起纵火的5名学生在当天傍晚主动到位于九段的宪兵队本部投案自首。当时宪兵队里乱作一团，一名年轻的宪兵军官接待了他们：“对于诸君的爱国精神，我深有同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你们都回去吧。”众人在宪兵队门前齐声高喊几声“天皇陛下万岁”就离开了。

不久，他们接到了来自警视厅的通知，“希望几位民间人士能够来一趟，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尾崎喜男等5名学生一边叫嚷着“就让你们听些有意思的事情”，一边抖擞精神前往警视厅。到那里后他们立即遭到逮捕，最后审讯结果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在千叶监狱服刑一年半后，尾崎等人被提前释放。他们的带头大哥佐佐木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但这个敢做不敢当的人神秘失踪了。至于随他一起

纵火的那些军人，在接受审讯后全部释放，因为陆军高层不愿把战败时的各种违规行为视为犯罪。

经历类似的还有湍田。据称他曾准备前往皇宫前的草坪，与畑中和椎崎一起自杀。但当看到海军厚木航空队投下的呼吁战争到底的传单之后，他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畑中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湍田藏身于第二联队单身宿舍，聚集志同道合之人，准备伺机活捉麦克阿瑟当作人质。时间一天天过去，他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去，最后只剩他孤身一人。8月24日下午，湍田带领陆军预科士官学校的学生占领了川口广播所，试图向全体国民申诉。叛乱被东部军镇压，湍田也被宪兵逮捕，但不久又被释放，原因与佐佐木手下那些军人被释放的理由相同。30年后，湍田参与斩杀森和白石的事情才被披露出来。

14年后，1959年，铃木、米内、东乡、平沼等人早已作古。某天，日本马术联盟协会会长铃木一家中突然来了一个叫大山量士的人，前来为当年带队烧毁首相私宅的行为道歉，这人正是佐佐木。和“豺狼参谋”辻政信一样，他在刑期失效后适时出现了。佐佐木向小铃木表示歉意，铃木一安慰他说：“一切都过去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果你不这么做，别人会认为你是懦夫。”这个大山量士后来竟然还担任了亚细亚友之会的理事长。

15日上午，几乎所有听到预告的日本人都在窃窃私语，相互打听正午的广播究竟会是什么内容。在此之前，天皇对全国发表讲话的事情还从没有发生过。大部分日本国民都只知道天皇的存在，甚至连“裕仁”二字都没听说过，因为直接提到天皇的名字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和以往一样，我们无从知晓真相，”战后日本剧作家竹山道雄回忆说，“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看见、听见的狭小半径内的事儿。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流言蜚语来揣测和总结。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报纸上看出来，肯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小说家、剧作家长与善郎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感受：“两三天前我还在想象，到了日本即将面临灭亡的生死攸关之时，除了陛下亲自广播，别无他法。这是镇压暴动、救国图存的唯一道路，也是最后一张王牌。但这只是空想，我简直无法相信，现在它竟然实现了。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使日本历史为之颠覆的重大事件。”

为了迎接天皇“玉音”的播放，从前一天22时起，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娱乐节目一律停播，直到录音播放完毕才部分恢复。由于电子管等通信器材奇缺，从8月1日开始，日本全国停播了约70%的广播电台，现在它们接到了立即恢复工作的紧急通知。那些白天停止供电的地区也将获得额外的电力。为了使更多人能听到“玉音”播放，日本广播协会特意将输出功率由平时的1万千瓦提高到6万千瓦。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区，一个村子或许只有一台小收音机，整村的人都主动聚集到户外某个开阔地，如广场、公园、学校操场等。在城市里，社区组织把收音机接到大喇叭上。工厂在当天上午提前停工，工人获准回家和家人一起收听广播。在工厂、写字楼、学校和兵营里，聚集在收音机旁的人个个毕恭毕敬，神情严肃，很多人甚至直接跪倒在地面上。

西方因诺曼底登陆将1944年6月6日称作“最长的一天”，由于此前的御前会议及叛军占领皇宫的“宫城事件”使日本投降的最后过程显得额外曲折，日本作家半藤一利将8月14日到8月15日的这段时间称作“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在听到电台广播的预报之后，半藤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几天前我曾经说过，没有其他途径能够拯救日本免于毁灭。实际上几年前我就这样想过，也这样说过：避免革命、保存日本的唯一办法，就是天皇亲自出面向国民发表广播讲话。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但我从来不相信高层真

的会这样做！我知道，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困难重重。可是几小时后，那就要成为现实。我明白这样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将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天皇没有亲临，“玉音”广播现场依然如临大敌。11时30分，“玉音”盘由报道部长高桥武治从会长室直接送到第八播音室，昨夜关在皇宫小黑屋的那些人基本全在这里了，包括国务相下村、秘书官川本、第一部长加藤，宫内省总务局长加藤、庶务课长笈，以及广播协会大桥会长等所有高层人员。室内寂静无声，谁发出一声咳嗽都会换来注目。除了这个工作室，其他所有广播室都停止了工作。由于昨晚发生了意外事件，现场保卫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东部军副参谋长小沼治夫亲自坐镇现场指挥。在回东京之前，小沼是山下奉文第十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6月16日才从吕宋岛逃出来。之前奉命包围广播大楼的第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小田敏生中尉刚刚撤出就接到了新命令：“你之前接到的命令是伪造的，现在你的任务是保护广播大楼，确保天皇‘玉音’正常播放。”第一中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身份瞬间从叛军变成了保卫者。小田命令负责第八播音室的富冈茂太少尉，不让一切闲杂人等靠近播音室。广播大楼外的安保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小沼指挥部队和宪兵封锁了通往大楼的所有街道。

随小沼一起执行警戒任务的东部军通信参谋铃木重丰发现，播音室外走廊上有一名军官形迹可疑，他的眼睛死死瞪着天花板半天没动。

机警的铃木上前问道：“天皇陛下的录音马上就要播放，加强戒备。”

他的话音刚落，那名军官突然拔出军刀号叫：“让他们播放‘终战’消息，那还得了？让老子把那帮家伙统统砍死！”说完，他就向第八播音室冲去。

见势不妙的铃木猛扑上去抓住他的手腕，反剪他的手臂试图制服那名军官，同时大声呼叫周围的宪兵帮忙。“你给我听着，再敢放肆，我毙了你！”铃木大声警告说，几名宪兵上前帮他把那人制伏后扭走。

在御文库地下室里，枢密院会议暂时中断，首相、外相、议长及众顾问官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天皇来到会议室隔壁房间，在德川为他提前准备的椅子上坐下，准备收听。第八播音室里，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播音员和田信贤脸色苍白，紧张地坐在麦克风前，两眼直勾勾盯着时钟的分针与时针。当它们在12时整重叠时，和田运足丹田之气说：“从现在开始，播放重要广播，所有听众请起立。”

所有日本人站了起来，当时这个国家里能站而未站的人唯有裕仁自己。下村走上前去，对着话筒恭恭敬敬地行礼，他身后的所有人也跟着深深鞠躬。

“现在，天皇陛下向全国人民宣读诏书，”和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收听‘玉音’。”广播里播放了大家熟悉的《君之代》音乐，稍后响起那令人敬畏、忧虑而又平静的所谓“鹤鸣”，之前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声音。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忠良臣民：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举国上下全神贯注，凝神聆听，那几乎失真的声音使人忍不住浑身战栗。收音效果不佳加上裕仁使用晦涩的语言，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很难听懂，普通民众更是听得一头雾水。

23岁的海军技术中尉、未来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听不懂录音内容，但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来自天皇：“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理解

每一个字的含义，但天皇说的大意我还是明白了。之前我们非常紧张，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

《朝日新闻》记者中村正吾在其著作《永田町一番地》中写道：“天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令人忍不住热泪盈眶。这眼泪既不是欢呼战争的结束，也不是哀伤战败的事实，而是对身处日本这一巨大转换之中的感动之泪。”

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中写道：“我在青森县弘前的郊外听到诏书时，一时间感觉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时人们将这种状态形容为‘虚脱’，我想这再确切不过了。明天将不会再有轰炸，取而代之的是连内心的张力都没有了。”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士骁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新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海军飞行员前田武觉得“那一刻仿佛连蝉都停止了鸣叫”。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身材高大的平沼弯下腰来开始恸哭。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之意。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

之哀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其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未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以此相期许，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天皇“玉音”播完那一刻，一片寂静。几秒钟后，或站或跪的听众抽搐着，齐声痛哭，人数超过之前任何一次同一时刻哭泣的人数。在羞辱与悲痛之余，他们无可否认获得了某种得救之感，连年战祸、死亡和破坏造成的可怕重担终于卸掉了。宫内省里，听完“玉音”的内大臣木户百感交集，为自己努力的“和平事业”终得实现暗自庆幸。在大本营一个昏暗的礼堂里，以梅津为首的数百名将佐身穿整洁的军服、戴着白手套，佩戴勋章和军刀肃立恭听，泪流满面。

在日本核计划研究机构理化学研究所里，参与过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聚在一个会议室里，围着一台笨重的立式收音机聆听。“生疏而酷似上帝的声音”，让他们流下了眼泪。天皇“玉音”刚播放完，门外走进仁科博士，他刚刚完成广岛、长崎核爆调查任务回来。大家拥上去迎接，发现仁科没有多少悲戚之情，众人心里好受了许多。仁科好像完全忘记了原子弹研发失败的事情，绝口不提自杀一事。当得知回旋加速器安全无恙时，仁科笑了，这说明他还可以把研究继续下去。前文提过，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哭得痛不欲生。

在广岛废墟一条街道中央，一张大桌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15岁的中学生三满光夫和邻居收听了那模糊的声音。光夫哭了，不是因为广岛遭受的劫难，而是因为天皇遭受的耻辱：“为什么要让他经受这

样的折磨？”当天中午，市政官员浜井新三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了广播。收音机信号太弱，他和同事无法听清天皇所讲的全部内容。城市里各种传闻都有，他们猜想战争结束了，这种猜测被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的内容证实。浜井痛哭失声，精神瞬间垮了下来，“我感到我的所有力量突然脱离了我的身体”。在广岛电信医院，一名病人高声叫喊：“我们怎么能输掉战争，现在懦夫才会放弃！我宁死不屈！我们受了这么多罪，究竟为了什么？”另一人高声附和：“我宁肯去死，也绝不投降。”在郊区一所军队医院里，山冈美智子被烧得面目全非，觉得自己遭受的所有苦难都是天皇的责任，他早应结束战争，那样广岛就不会遭到原子弹轰炸。收音机关掉后，一些病人愤怒地把枕头扔到空中，山冈用唯一能动的左手狠狠砸向床边的窗户。

1944年9月2日，浅草小学六年级学生佐佐木直方和同学一起疏散到宫城县，住在一家小客栈里。8月15日清晨6时，他们跟往常一样出早操。学生们光着膀子边挥舞手臂边有节奏地高喊口号：“消灭美英，一二三四！消灭美英，一二三四！”做完早操，他们回一楼食堂吃早饭。食物少得可怜，吃完饭，他们把水倒进碗里一起喝下去，这样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当天上午，佐佐木和同学到山坡上的南瓜地劳动，当天干活的时间比平时短，因为老师要带他们返回客栈聆听天皇讲话。收音机的状况很糟糕，天皇的话难以听清，他们听不明白，老师也没听清。接下来两天，他们继续在做早操时高喊“消灭美英，一二三四”。第四天，老师才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佐佐木才知道那天天皇说了什么，他从未想过日本会输掉战争。“唯一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佐佐木说，“我们班很多人失去了父母：有7人失去了一名家长，9人失去双亲，还有10人全家都没了，只剩下自己一人。这就是我所在的浅草小学六年级85名同学的情况。”

14时，铃木召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参会者比前一天少了一人。望着陆军大臣空出的座位，铃木怅然若失。沉吟良久，他说：“阿南

陆军大臣忠实执行了政府的决策。若他中途辞职，我们内阁立即土崩瓦解。阿南将军顾全大局，没有提出辞职，我们得以达成结束战争的重要目标。在此，我向陆军大臣表示深深的谢意。阿南是个真诚的人，是世间罕见的军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大臣，我为他的死感到痛心不已。”包括与阿南吵架最多的东乡在内，所有人都默默低下了头。

综合计划局局长池田提出：“现在国内各类物资极度匮乏，但为了准备本土决战，还储存有一些物资。占领军一旦进驻，物资处理就由他们来进行。不如现在就把物资发放给民众。”没人提出异议，会议很快通过综合计划局参事毛里英於免起草的决议：将军队保管的物资移交民间团体，立即停止以粮食和砂糖为原材料的燃料生产，军需生产全部停止，原材料全部转用于民需资料的生产。

最后铃木说，自己对“两次烦请天皇陛下出面圣断”感到万分羞愧，现在有必要尽快组成新的内阁。全体阁僚一致赞成，很多人像铃木一样早就把辞职书揣在兜里了。15时，铃木进宫向天皇提出内阁总辞，4个多月来始终为体面投降而不懈努力的铃木内阁至此画上句号。

15日清晨天还未亮，在九州的大分空军基地，第五航空舰队首席参谋宫崎隆就被叫到了司令部。值班军官田中武胜向他报告说，司令官宇垣缠准备出动轰炸机前往攻击冲绳一带的美军。宫崎感到不安，他想宇垣很可能准备亲自带队发起最后一次“神风特攻”。舰队司令部设在山坡上的一个山洞里，一道屏风隔出的空间就成了宇垣的住处，里面只摆着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张长沙发。宫崎走进时，发现宇垣面色阴郁地坐在沙发上。

“值班军官告诉我您命令轰炸机准备出击，我可以问问您的作战计划吗，长官？”

宇垣抬头看看宫崎，语气和以往一样：“今天，我要亲自率队出击，请你去传达我的命令。”宇垣此举并非临时起意，三天前，8月12

日，他就特意叫来了第七〇一航空队参谋佐藤，问尚有多少架“彗星”可以出击。在得到“11架”的回答之后，宇垣当时说了句谁都不明白的话：“5架即可。”宇垣觉得自己应该对山本五十六之死负责，他永远忘不了司令官坠机死亡的那一幕。不久前，他写信给山本亲信渡边安次：“我必须为司令官之死殉葬。”东京高层准备向盟军投降的消息宇垣早有耳闻，他觉得现在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义务去步那些被他派去送死的“特攻”队员的后尘。

“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但我还是想请您重新考虑，长官，”宫崎对此提出抗议，“我个人认为，您的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用处。”

“你已经得到了我的命令，”宇垣语气非常坚定，“请执行吧，大佐。”

宫崎只好退出房间，转身找到了参谋长横井俊之。他本来不打算这么做，因为横井抱病卧床好几天了。但是现在情况紧急，宫崎不得不把司令官决定亲自出击的消息报告给参谋长。

听完宫崎的汇报，横井拖着病体下了床，在宫崎的搀扶下来到宇垣住处：“我很欣赏您准备‘玉碎’的决心，但即使我们最后投降，还有很多重要事情等您去做。比如说，命令部下停止攻击，安排他们复员，这是您作为司令官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我郑重地请求您，撤销刚刚做出的决定。”

“横井君，人一旦丧失死的时机，就只能羞耻地苟活在这个世界上，请让我有选择自己如何去死的权利。”宇垣笑了笑说，“现在是我的最后机会。每次在为出征的‘特攻’队员送行时，我都会在心里说，我不会只让你们去死。总有一天，我会踩着你们的足迹奔向同一个战场。今天，终于到了我实现诺言的时候。”

横井无言以对。碰巧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长山本亲雄也在基地，横井就找他商议。山本认为自己不一定能劝动宇垣，两人一致认为第十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宇垣的同学和挚友城岛高次才是有可能说服他打消出击念头的最佳人选。

接完横井的电话，城岛立即赶了过来。巧合的是，当初山本五十六准备飞往肖特兰视察前线时，时任第十一航空战队司令官的城岛就专程飞往拉包尔流泪面谏，恳请山本取消视察计划。山本不听，最后在布干维尔岛遭伏击后机毁人亡。城岛和宇垣平时无话不谈，他直言不讳：“我非常理解你想亲自出击的迫切心情，但是作为司令官，你要为第五航空舰队负全责。除了过去的事，你还必须考虑将来。我对你的心境极为同情，但为了所有官兵的利益，我敦促你取消本次出击。”

“8月10日我已经调任第三航空舰队司令官了，这个任命你应该是知道的。继任者草鹿龙之介中将很快就到，他会处理我身后的一切事务。”宇垣说，“这是我作为一名战士去死的最后机会，我应该被允许去利用这个机会。”

看到宇垣决心已定，也可能受到了朋友的感染，城岛于是不再规劝，转身离开。第七〇一航空队第一〇三俯冲轰炸机分队分队长中津留达雄大尉很快收到了司令部下达的命令：“出动3架俯冲轰炸机，前往攻击冲绳海域的敌军舰队，此次作战由宇垣司令官本人亲自率队出击。”

从前一天晚上到当天上午，大分基地多次接到通知，中午12时要准时收听天皇“玉音”。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那会是一次关于投降的播音。12时整，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全体人员来到会议室，怀着沉重的心情集中收听。虽然收音机效果很差，很多地方听不清楚，但大意众人领会到了，就是放下武器投降。随后联合舰队司令部从日吉台地下

室里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宇垣此前还抱有希望，觉得天皇会号召全军抵抗到底，现在这一丝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我从未觉得如此惶恐。作为一名备受天皇信赖的军官，我竟然会有这么痛苦的一天。我从未自觉如此羞耻。唉！东京的那群领导人不过是一群自私的弱者，他们从不会认真替这个国家的未来考虑，而只知道寻求眼下的好处”。

宇垣将私人日记的最后三册交给了参谋，并附上这样一张纸条：一、日记自开战前到今天共14册，其中前11册在我故乡冈山县赤磐郡瀧瀬村大内宇垣弘一手中保管；二、记事只是混杂私事的密录，其中包含有军机事项。之后的处理交给海兵第四十届校友会干事，绝对不能落入敌手。宇垣在日记序言中自嘲它是“战争废纸篓”，不过最后将之定名“战藻录”。

《战藻录》详细记录从开战前1941年10月16日，直到宇垣死这天即1945年8月15日的所有经历。宇垣日记忠实反映了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和他的内心感受，至今仍是研究太平洋战争重要的文献之一。日记时间跨度覆盖战争全过程，以山本1943年4月18日战死为基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记述了珍珠港、珊瑚海、中途岛、瓜岛等系列血战，这段时间里宇垣担任联合舰队参谋长要职，记录侧重于战略和“面”。此后，宇垣指挥了日本海军最重要的包括“大和”号和“武藏”号在内的战列舰部队，参加了诸如马里亚纳、莱特湾海战等重大战役。1945年之后，他又担任第五航空舰队司令官，指挥了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神风特攻”，最有名的当数10次“菊水作战”，这部分记录偏重于战术和“点”。在记录的全部过程中，宇垣把所见所闻及个人的想法全部写进日记。由于很清楚这本日记就是历史，宇垣记得特别上心。即使因为指挥作战忙碌暂时无法记录，他也会在战斗结束后第一时间及时补上。一句题外话，宇垣绝佳的文笔使这本关于战争的私人日记可以与很多文学作品相媲美。

当天上午，宇垣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死吧！你们都去死了！我也要追随你们的脚步。我意已决，纵使魂归天国，也要继续为国效力。战败后的日本将面临长期的苦难，我期待所有日本人都能够比以往更加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全力以赴复兴这个国家，以雪今日战败之耻。”

在司令部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宇垣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对自己的努力未能取得期望的结果表示遗憾。他语调不疾不徐，微笑着要求在场所有人在他离去后同心协力，将剩下的工作做好。16时整，在和参谋们饮下最后一杯壮行酒之后，宇垣摘掉军服上的金色绶带和象征中将军衔的肩章，只带上望远镜和好友伊藤整一的那把御赐军刀乘汽车来到了跑道旁。一直跟在宇垣身后的宫崎走上前去，说道：“请把我也带上吧，将军。”宇垣笑笑，回答道：“你留下来，这里还有干不完的事。”宇垣的拒绝使宫崎痛苦万分，他当众号啕大哭。

宇垣看到11架“彗星”整齐地排列在起飞线上，22名机组人员头上系着旭日扎带在飞机旁笔直站立。随同一起来到机场的参谋长横井对此惊讶不已，他问分队长中津留：“不是命令只出动3架飞机吗？”

中津留立正敬礼回答道：“当司令官亲自上阵去冲撞敌舰时，谁能忍心看着他只带3架飞机前去？我手下的所有飞机都会跟着他前去。即使命令不做变更，我们明知抗命也要一同前往。”战后宇垣受到了很多陪葬者家属的指责，中津留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咬牙切齿地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宇垣还要带着我的儿子去送死呢？！”

宇垣登上一个小台子，向部下发表最后讲话：“这的确令我感动万分！你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去死吗？”所有飞行员都举起右手齐声高喊道：“是的，长官！”

登机之前，宇垣在飞机前留下了此生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平静而坚决，脸上带着微笑。宇垣挥手示意准备出发，然后直

接走向中津留的飞机，躬身爬进了后座舱。这架飞机的电讯员兼领航员远藤秋章飞曹长对此非常为难，他把头伸进机舱对宇垣说：“这是我的座位，长官，你占了我的座位！”宇垣笑着对他说：“我解除了你的任务，你留下吧。”

远藤可受不了这种屈辱。众人惊讶地看到他倔强地爬上飞机，硬是挤进了宇垣坐的那个座位。宇垣笑着摇摇头，挪动身体为年轻人让出一点空间。一切准备就绪，17时整，11架“彗星”依次升空，横井等人向他们挥手做最后告别。

途中有3架飞机因机械故障返航或迫降，其余8架直接飞往冲绳。19时24分，远藤发回了宇垣充满激情的告别电报：“本职谨为未能捍卫国土及粉碎傲慢之敌承担一切罪责，对过去6个月中我部官兵做出的英勇努力表示高度赞赏。我将赴冲绳进行攻击，我的部下已在那里如凋谢的樱花般坠地。我将以真正的武士道精神，怀着坚信日本帝国永存的信念，冲撞并毁灭不可一世的敌人。相信我麾下官兵能够了解本职之动机，克服未来一切艰难困苦，为重建伟大的国家并使之万世长存而努力奋斗。天皇陛下万岁！”几分钟后，远藤电告飞机正在朝目标俯冲，这是宇垣机群发回的最后消息。

当天20时25分，在冲绳岛边户岬西北方向40公里的伊平屋岛上，驻扎在那里的7000名美军官兵正在举行庆祝活动，日军1架“彗星”突然从远处向他们俯冲过来，惊得一众美国大兵魂飞魄散撒丫子逃开。幸好那架飞机缺乏准头，坠落在1公里外的沙滩上。

几年以后，美军LST-926号坦克登陆舰上一名叫丹尼·罗斯韦尔的水兵揭开了宇垣最后一刻的秘密。他对一位日本史学家说，当时他看到好几架日机在冲绳北部被击落。第二天，他和几名同伴在沙滩上发现一架还在冒烟的飞机残骸，检查后发现这架双座飞机内有三具尸体，其中一具身穿深绿色军服，头部碎裂，右臂缺失，身上佩有一把

精致的短剑，这个人正是宇垣。三具尸体后来被美国人草草埋在沙滩上。驻守伊江岛、伊平屋岛等地的陆战二师八团的战斗日志记载，当天有1架“特攻机”坠入伊平屋岛，2架坠入伊江岛，造成2名美军士兵负伤。

此即史称的“宇垣私兵特攻”。1944年10月15日，日本海军第二十六航空战队司令官、49岁的有马正文驾机实施“特攻”，机毁人亡。55岁宇垣的本次出击，一举打破了有马保持的最高军衔、最大年龄“特攻”队员两项纪录。他的这次行动让东京海军高层非常为难，因为攻击发生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属于不折不扣的违令行为，对美国人来说就是失信。

16日清晨，得到宇垣私自率队出击消息的联合舰队末任司令官小泽治三郎对航空参谋渊田美津雄说：“我们是奉谕旨在统领军队，不能因私情动用一兵一卒。在‘玉音’播放后再带兵出击，是完全不可取的，自己要‘特攻’，就一个人干好了。”相对理智的小泽对下属说：“谁都不能随便去寻死！战争是由我们这一代人发起的，如果我们都去死，责任谁来承担？”

美国人还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出当天冲绳一带并无舰船遭到“特攻”的糊涂结论，此事不了了之。如果宇垣那几架飞机真的取得显赫战果，麻烦就大了。

15日晚是和平后的第一夜，防空管制取消后的东京之夜出现了久违的灯光，人们终于可以取下窗户上的遮光罩。家住东京的文员吉泽久子想知道邻居怎样看待这个重大变化，她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脸上明白无误的笑意回答了一切”。当晚，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的家中来了不少客人，其中包括他在菲律宾时的得力助手，与他一起创立第一支“神风队”的猪口力平，他现在的职务是军令部的航空参谋。“那时，我曾战战兢兢地报告了宇垣长官的战死，以及其他一些

战况，”猪口后来回忆说，“当时大西将军与平时没什么两样，仍旧谈笑自若与我们举杯畅饮，气氛显得相当愉快。我们这些笨拙之人以为所有担心的事情都过去了，于是顿时萌生安全之感，一直到深夜始才离开了他的家。事后我才感觉到将军送我们离去时神情有异，他诚恳地握着我的手说：‘尔等就为再建的新日本效力吧！’说罢神情似乎有些黯然。翌日早晨大西自刃的消息令我非常惊讶，我在深深悲泣之余，也对自己不曾察觉到中将的真意而深感羞耻。”

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凌晨2时，大西用刀切开了腹部，还在胸部和喉部戳了几刀。他叫副官去叫好友儿玉誉士夫，因为他切腹使用的刀就是借儿玉的。匆忙赶来的儿玉发现，大西已经血肉模糊，连肠子都露在外边，但神志依然清醒。

大西抓住儿玉的手说：“我要对你说的话都写在遗嘱上了，它就放在书桌上。还有一封给我妻子的信，她在乡下。”大西笑了笑，“我原来以为你的刀会锋利一点儿，可切得也不怎么样。”

儿玉把掉在地上的刀捡起来：“将军，我跟你一起走。”

大西像阿南临走前训斥井田那样怒吼道：“你现在死能得到什么？书桌上还有一封信，你应该立即把它送到厚木基地去，把那些任性的小伙子控制住。这比你死在这里更有价值。”

大西的额头上全是汗水，张大嘴巴，继续对儿玉说：“许多国家主义者会冒出来，制止他们！”

儿玉在书桌上找到了大西的遗书，上边写道：“我谨向无畏的特攻队员的英灵致以深深谢意。他们怀抱着必胜的信念英勇捐躯，我未能实现这一胜利，深为自责，在此我希望以死来向这些战殁飞行员的英灵及他们的遗属谢罪。”

信的旁边有一句“俳句”，是大西写给好友增谷梨花的一首诗：

冷然一新，

感觉有如暴风雨后的，一轮粲月。

大西开始大口吐血，儿玉请他坚持住，说他已派人到乡下接他夫人淑惠，最迟5个小时就能到来。“一个军人自杀，故意拖延死亡时间，是为了等老婆来，”大西笑了，“还有比这更愚蠢和可笑吗？”他伸手握住儿玉的手说，“再会！”

当天有许多海军军官过来看大西。为了表示歉意，大西拒绝任何人上前“介错”，15个小时之后才血尽而死。

荣耀“密苏里”号（1）

8月11日对日本照会做出回复之后，接下来的两天里，华盛顿没有收到来自东京的任何消息。有关日本即将投降的谣言漫天飞舞，焦急的民众开始在白宫周围聚集，准备随时迎接“战争结束”重大新闻的发布。那些24小时守候在白宫新闻发布室里等待第一手资料的记者发现，总统杜鲁门的表情还算镇定，国务卿贝尔纳斯就很毛躁，不时像狼一样背着手在走廊里来回踱步。13日晚上，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告诉记者们，美国各军种仍然处于攻击状态，“哈尔西将军和斯帕茨将军正在出动战机，对日本本土发起促使其尽快投降的最后空袭”。14日清晨，白宫新闻秘书助理埃本·艾尔斯发现记者的等待仍在持续，“他们把新闻室和大厅挤得满满当当。因为熬不住长时间等待，一些人干脆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透过走廊窗户朝外望去，艾尔斯发现聚集在白宫外的民众越来越多。

早上8时刚过，贝尔纳斯就来到杜鲁门办公室，两人对一旦日本接受投降条件应该采取的措施初步交换了意见。午后不久，实在耐不住性子的贝尔纳斯给美国驻瑞士公使哈里逊打去电话，因为据称早晨有一封从东京发往伯尔尼的密码电报，他请哈里逊尽快落实电报内容是否涉及日本投降。哈里逊很快回话说，日本人那封电报谈到的只是一般事务，跟投不投降毫无关系，美国“魔术”系统破译的结果也证实哈里逊的说法是正确的。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只能继续等下去。

午餐之后，百无聊赖的杜鲁门干脆来到白宫游泳池，纵身入水畅游了好几个来回，顿觉神清气爽了许多。15时，贝尔纳斯报告说，刚刚获悉伯尔尼又收到一封发自东京的密码电报。16时05分，国务卿再次主动打电话询问哈里逊，后者的回复异常简洁：“日本已经投降。”18时，瑞士驻华盛顿公使赫尔·格拉斯利将日本答复的正式文本送达贝尔纳斯手中。

19时还差几分钟时，所有内阁成员都已被召集到椭圆形办公室。身穿双排扣海军蓝正装和蓝衬衫、打着银蓝双色条纹领带的杜鲁门站在办公桌后面，他的右手边坐着贝尔纳斯和莱希，左手边是罗斯福任期内大部分时间担任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他因对组建联合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194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被后人誉为“联合国之父”。除了内阁成员，总统夫人贝丝以及来自密苏里州独立城《调查报》的记者休·金特里也在现场。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这位来自总统老家的记者与第一夫人一起喝了下午茶。杜鲁门请她留下来，因为“没准儿会有什么重大新闻要宣布呢”。长11米、宽8.8米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到处挤满了手持纸笔、弧光灯或照相机的文字和摄影记者。时值夏季，天色犹亮。透过窗户向外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拉斐特广场上聚集的民众已达万余之众。

看到人基本上到齐了，杜鲁门抬腕看了看手表，在19时整正式宣读了那条重大新闻：“今天下午，我们收到了日本政府对国务卿8月11日发出照会的答复。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没有任何保留。为尽快举行投降书的正式签字仪式，我们正在进行各种部署：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英、俄、中三国将派出高级将领出席签字仪式。同时，盟国已下令所有武装部队停止进攻。战胜日本的胜利日，要等到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时宣布。”宣读完日本答复的全文之后，杜鲁门宣布8月15日和16日为庆祝战争胜利的日子。他的最后一个字刚刚说完，房门就被猛地拽开，记者们发疯似的夺门而出，几秒钟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有关战争结束的消息大家已经知道了，只不过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而已。

白宫周围很快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莱希上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欢呼的人群在街上游逛，使得交通完全停顿下来。电台开始滚动播出从洛杉矶到波士

顿各个城市开展庆祝活动的新闻，所有城市都在庆祝战争的胜利结束，街上人潮汹涌，吵闹而拥挤。”莱希并不喜欢这样，他觉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此时还是应该做出冷静、深思熟虑、持重的反应，“但老百姓觉得还是闹腾一点儿好，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庆祝方式。”莱希还对刚刚结束的战争进行了总体回顾，“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冲突能与这场战争相提并论，人类从来没有武装过如此多的军队。在这个胜利之夜，最终到底有多少人死去，详细数字还不得而知，我们为胜利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无论是我们对同盟国的慷慨援助，还是美国人民付出的生命，这些数字足够那些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算上好几年了。”

总统记者招待会刚刚结束，五角大楼就将日本投降的重大消息发给了各战区总司令官：“现在正式通知你们，日本已经投降。兹特命令，在不危及你战区盟军安全的前提下，停止对日本陆海军部队的进攻。”在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马歇尔还特意附上了一项内容：“你已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在你收到这封电报时生效。你应该采取必要步骤，向日本天皇正式授权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提出相应要求，并获得经双方签字的正式投降文书。”

白宫周围传来民众有节奏的叫喊声：“哈里！哈里！我们要见哈里！”杜鲁门和贝丝来到白宫北草坪的人工喷泉旁边，对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做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他后来说，这一招是从丘吉尔那里学来的。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欢呼声，一名在场者描述说，杜鲁门开始“像乐团指挥一样对着突然聚集在白宫门前欢呼的上万美国人挥舞起了手臂”。

在密苏里州格兰特维尔的家中，杜鲁门的母亲玛丽·霍姆斯正在和来访的几位客人聊天，隔壁房间的电话突然响了，老太太起身去接电话。“喂，喂，”其中一位朋友听见她说，“对，我很好。对，我正在收听广播。我没事，有空的话回来看我。好的，再见。”“是哈

里打过来的，”老太太边往回走边对客人自豪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会打电话来的，他总是事情一了就打电话给我。”

杜鲁门没忘记给前总统夫人打电话。“在这个令人激动的胜利时刻，”他对埃莉诺说，“我真心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国人民的不是我，而是罗斯福总统。”

20时过后，白宫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此起彼伏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杜鲁门只好再次来到走廊上，通过扩音器对民众发表了简短演说。“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我们一直都在期盼的日子，是属于全世界自由国家的日子，是全世界法西斯主义和警察国家灭亡的日子。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伟大的战争！”接着杜鲁门提到了下一步的任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重建和平，宣扬自由政体。我们需要大家的协助，我知道每个人都会乐于这么做。我也希望德国和日本人民能够在占领下复兴。正像我在柏林时声明过的那样，美国不要他国的领土，也不索要战争赔偿。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幸福，过去曾经是我们的战斗目标，今后也依然将是我们的工作目标。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获得过如此彻底的胜利，也没有哪个国家具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利坚合众国这样，对他们的敌人宽宏大量，对自己的友邦雪中送炭。也许，我们应该把基督登山宝训的教义付诸行动。”

超过50万人开始在华盛顿的街道上举行盛大的游行派对。《美国佬》杂志报道说：“美国首都放松了绷紧的神经，开始庆祝战争的胜利。酒瓶子在陌生人手中被传来传去，人们欢呼雀跃，举杯痛饮，撕碎纸张，纵情亲吻，看起来就像新年和狂欢节在同一天来临。”在美国各个城市，庆祝活动从傍晚持续到第二天上午。公共场所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双手，抛开拘束，纵情痛饮。在城市商业区，空中飘满了从高层窗户抛下的碎纸屑和从厕所拿出来滚落成飘带的卷筒纸。警察根本制止不了，索性放手让他们去闹，只要别玩过头，不伤害别

人和不破坏财物就行。汽车被人流堵得动弹不得，只能一寸寸向前挪动。喝多了的人纷纷爬到车顶或引擎盖上又蹦又跳，全然不顾车中人的具体感受。纽约时代广场聚集了至少6万人，百老汇和第七大街之间高楼的电子显示牌上打出了“鬼子投降了”的字样。这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祝活动，一名目击者称：“人们欢呼胜利的声音把神经都震麻木了。”在百老汇大街上，一名水手和来自女子军团的成员交换了帽子，兴奋地跳起了“胜利舞”。另一名前额用唇膏写着“庆祝胜利”字样的姑娘被抬起来抛向空中，再被几十个人伸出的手臂一起接住。

军人意识到自己很快会解甲归田，不再面临随时失去生命的威胁，开始大笑着、欢呼着冲上街头，奔放地亲吻遇到的每一个女孩，或者被女孩主动献吻。一名美国大兵称这一天是“历史上亲吻最多的日子”。在太平洋上度过难忘的一年半之后，驱逐舰“沙利文兄弟”号水兵乔治·门多萨正在享受为期5周的假期。日本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不必再回到海上的门多萨欣喜若狂，喝了不少酒的他汇入时代广场的人流之中，像许多同胞那样开始随意亲吻女性。门多萨曾协助将受伤水兵送上医疗船，目睹了护士照看重伤员的过程，“我相信从那一天起，我就对护士有好感了。进入时代广场时，我看到了一名白衣护士。我想这只是一种本能，我上去抱住她并亲吻了她”。

门多萨亲吻护士的一幕被《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准确捕捉，为我们留下了二战著名照片之一《胜利之吻》。照片女主角格雷塔·弗里德曼的真实身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确认，经过一系列认证和比对，她被确认是当时身穿护士服的那个女孩——实际上她是一名牙医助理。“突然，我被一个水手抓住了，”她后来回忆说，“这并不算什么亲吻，就是一种非常兴奋的表现，他再也不用回到战场上去了。那个吻并不浪漫，更重要的是战争结束了，人们对此非常感激。”后来有人指责门多萨的行为纯属公共场合性骚

扰，但弗里德曼2012年接受《海军时报》采访时表示：“那天是如此意义非凡，我能够理解门多萨的做法。我想不到有谁会认为这是一种侵犯，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哈尔·比尔海军上尉是一名在太平洋上飞行了3年多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他发现因为自己身穿军服，就被一大群兴奋的人包围，所有人都上去“拍他、拉他、吻他，向他欢呼”。一名显然上了岁数的妇人递给他一瓶啤酒，趴在他耳边高声叫道：“战争结束了，我的儿子和你一样都还活着！”比尔和同行的一位军官干脆在曼哈顿厮混了整整一个夜晚，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反正喝多少都不用付钱。一名洛杉矶市民清晰地记得：“大家的庆祝方式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在大街上肆意跳舞，所有店铺都歇业了，因为店员也加入了庆贺队伍。有些街道被完全堵死，汽车就算没有完全停下来，速度也和蜗牛差不多。”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位女士回忆道：“我们居住的酒店完全瘫痪了。没有客房服务员，也没有电话接听员。所有人都在街上疯跑，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彻底乱套了。许多人一边喝酒，一边东游西逛。”从外地来到圣迭戈的帕特丽夏·利沃莫尔在逛街时遇上了庆祝人群：“圣迭戈市区霍顿广场上的每个女孩都被亲吻了，或者被推进广场喷泉水池子里，我被推进去不下10次。”利沃莫尔和朋友回到居住的匹克威克酒店，用安全套装满水从高层窗户向下方的人群抛去。“我们只能用这个，”她解释说，“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气球。”

胜利的消息于凌晨3时传到太平洋战争的发源地珍珠港时，大部分人尚在睡梦之中。仅半小时后，檀香山已经人声鼎沸。港内每一艘军舰都打开探照灯射向天空，并对空发射火箭弹或高炮弹。4年以来，夏威夷的夜晚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现在再没人去理会那该死的灯火管制了。檀香山的酒吧在半夜纷纷开门营业，民众涌上街头庆祝。一些人来到海滩上，将那里用于防御敌人登陆的一卷卷带刺的铁丝网拔起

拖走。负责维持秩序的宪兵、海岸巡逻队、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员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干脆加入进来，与他们“同流合污”。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一反往日的矜持，在21辆吉普车里装上了高爆炸药，排列在附近峡谷里集体引爆，以巨大的连环爆炸来庆祝战争的胜利。在珍珠港到美国西海岸间一处海面上，正向国际日期变更线行驶的运输船“亨利·泰勒将军”号接到来自后方的消息，这艘军舰几天前由东向西穿越巴拿马运河，正在驶向目的地夏威夷。舰长莱纳德·乔登通过扩音器通知全体水兵：“所有人请注意！我是舰长，请再看看这艘舰的舰影吧！”停顿一下，他继续说，“轮船立即掉头，返航纽约。”舰上从欧洲战场调往远东的3000名官兵齐声欢呼。他们现在终于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不必再去远东与日本人战斗了。

在旧金山市区，胜利日庆祝活动逐渐演变成一场闹剧。在 market 街，喝得酩酊大醉的市民与军人、警察大打出手，一些人砸碎了街道两旁的窗户，掀翻汽车，围殴无辜过往路人，砸毁了至少30辆电车。旧金山市政史料记载：“从第六大街到第三大街，几乎所有窗户都被砸得粉碎，警察和海岸巡逻队无力阻止也未予阻止。打碎玻璃的声音响亮而持续不断，就像爆竹被引燃。没有玻璃爆裂声的时间，不超过连续5分钟。”在抛来的砖块和酒瓶面前，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警察且战且退。2小时后，他们得到宪兵队和海岸巡逻队的增援。他们排成一排，挥舞着警棍，沿 market 街一步步向前推进。大部分暴徒从街道两侧四散逃走，留在原地的人遭到殴打和逮捕，一些人被抬着手脚扔进警车里直接拉走。这次骚乱共造成11人死亡，受伤者超过了1000人。当地报纸称这一事件为“胜利骚乱”，这是旧金山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一次骚乱。由于官方出面干预，这次骚乱没能出现在任何一家国家级大报的重要位置上，很快就被胜利的好消息湮没了。

8月16日黎明时分，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弗雷泽上将率“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在驱逐舰“赌注”号和“幼崽”号的护卫下来到日本近海，加入了罗林斯中将的第三十八特混舰队第五大队。16日当天和次日，在东京东南320公里海域，哈尔西指挥美英联合舰队的382艘作战舰艇在海上肆意纵横驰骋，同时升空舰载机对整支舰队进行航拍，这一队形转换有个形象的名字叫作“快照行动”。唯一缺席拍照的是英军驱逐舰“歌舞女神”号，该舰的一个锅炉舱发生故障，最高航速仅能跑出20节，无法随大舰队一起机动。17日下午行动结束之后，弗雷泽上将乘美军驱逐舰“泰勒”号登上了“密苏里”号，在战列舰后甲板为哈尔西颁发了大英帝国“大十字骑士勋章”，这是皇家海军历史上首次在一位外国将领的旗舰上向其颁发英国的勋章。

双方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磋商，实际上相当于弗雷泽从哈尔西那里领受命令，说磋商只是好听一点儿而已。第一，在盟军与日本达成具体停火方案期间，舰队仍在日本近海一带游弋，以防日军中拒绝投降的死硬分子展开小规模偷袭行动。第二，包括“不倦”号在内的所有航母出动舰载机前往日本本土，搜索战俘营的准确位置并空投急需的物资给养。第三，临时组建第三十一特混舰队，由海军少将奥斯卡·巴杰统一指挥，在8月20日之后保持每天8小时备航状态，运载地面部队随时准备在东京湾一带登陆。该部地面部队除了哈尔西之前编组的那个陆战团和4个由水兵临时编成的陆战营，还有尼米兹从关岛派来的一个陆战团和英国人编组的一个陆战营。英军这个营由37名军官和499名士兵组成，指挥官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布坎南上校。当英军部队在“英王乔治五世”号后甲板集合，准备换乘小艇前往美军快速运输舰“巴尔”号、“西姆斯”号、“帕夫里克”号时，罗林斯中将惊讶地发现，士兵中很多人看上去很面熟，一些校级军官甚至穿上士兵服装冒充士兵。他们通过走后门或其他手段顶替士兵名额加入了登陆部队，以争取最早登陆日本的崇高荣誉。

随后从马尼拉发来的一道命令让这些“冒牌士兵”率先登陆日本的美好希望彻底落空，更令哈尔西恼怒异常。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说，第三舰队目前尚不足以承担登陆日本本土如此重要的任务，不管怎样，还是再等等为好：一方面让那些头脑发热的日本人有足够时间去面对失败，并认识到进一步抵抗是徒劳无益的；另一方面只有等所有部队包括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到齐，再同时展开接管工作更为妥当，这一时间暂定为8月26日。麦克阿瑟第一个理由还勉强说得过去，第二个理由瞎子都能看出来是害怕海军抢走头功。

接到华盛顿发来的任命他为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麦克阿瑟心花怒放。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期望并谋求的职位。可惜美梦最终成真时，战争结束了。称号来得晚了不止一点点，但有总比没有好，毕竟了了一桩心愿。兴奋无比的麦克阿瑟立即给杜鲁门回了一封电报：“对您如此慷慨地给予的信任，我深为感谢。我将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遵循您为世界和平制定的建设性路线。”

如果麦克阿瑟能看到杜鲁门日记上记录的内容，一定会气炸肺的。在决定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的8月10日，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一想到自己将不得不和这位‘妄自尊大的长官、军界的头头、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打交道时，我就怒不可遏。我们不得不让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身居要职，实在是一大遗憾。他比卡伯特和洛奇还坏，他们在告诉上帝要做什么之前至少会彼此商讨一下，而麦克阿瑟直接告诉上帝他要做什么。我不明白当初罗斯福究竟为什么没有命令温赖特回国，而让麦克阿瑟成为烈士。如果起用温赖特，我们就会拥有一位真正的将军和斗士，而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种演员兼诈骗犯，一个江湖骗子。”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憎恨超过了任何人，嘲讽麦克阿瑟是“防空洞里的道格”，并认为这个美国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包括他个人一向标榜的所谓“勇敢”。

按道理，既然1945年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从未见过面，讨厌对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其深层次原因连杜鲁门自己都说不清楚。1950年10月25日，两人为商讨朝鲜战争的方略在威克岛初次见面时，杜鲁门在日记中称菲律宾人送给麦克阿瑟的那顶花里胡哨的元帅帽“就像是一个沾满了鸡蛋和红肠之类的破玩意儿”。既然对麦克阿瑟怀有如此深的厌恶甚至是敌意，那么杜鲁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麦克阿瑟先接受日本的投降，然后让他退休回家，再委派另一个人负责改造日本。但作为一个不断成熟的政治家，杜鲁门知道麦克阿瑟一向以坚决果断、直言不讳著称，在国内拥有海量拥趸，之前包括很多议员在内的知名人士都怂恿他参加总统竞选就是最佳例证，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使他的名望又比以往提高了很多。贸然将麦克阿瑟放回国内，这人势必成为自己连任总统的强大对手，这种政治风险实在太大了。杜鲁门的好友、参议员汤姆·康纳提醒总统：“你任命‘防空洞里的道格’担任盟军最高统帅去接受日本佬的投降是个严重错误，此举将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之后他必将在1948年总统竞选中成为你的劲敌。”杜鲁门嘴上说不在乎麦克阿瑟是否会竞选总统，因为自己无意参加1948年的竞选，但这显然并非他的心里话。杜鲁门表面上对麦克阿瑟恭恭敬敬并委以重任，私下里通过蔑视来发泄不满。杜鲁门讨厌麦克阿瑟的说法没过多久就传出了白宫，一些人煽风点火，导致两人互不买账，最终升级到麦克阿瑟被战场解职。

不管怎么说，现在麦克阿瑟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盟军最高统帅了。他一点时间都没耽搁，就开始施展手中权力，东京很快收到了从马尼拉发来的第一封电报：

一、同盟国最高统帅致电日本天皇、日本帝国政府及大本营，我已被任命为同盟国（美、中、英、苏）最高统帅，并获得授权与日本当局直接筹划关于在尽早和切实可行的日期停止敌对活动的相关事

宜。希望在东京地区指定一个电台，以便继续供本统帅部同日本总部之间进行无线电通信。

二、你方复电应说明呼号、频率和电台名称，希望同我在马尼拉的统帅部进行无线电通信时使用英文。在等待你方于东京地区指定一个电台执行上述任务时，JUM电台，频率13705千周，将用来从事这项工作；马尼拉WTZ电台，频率15965千周，将回复你方来电。收到此电时盼告。

在随后发出的第二封电报中，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人尽快派出一个得到天皇充分授权的“称职代表”经琉球群岛前来马尼拉，听取他关于正式受降事宜的具体指示。

最初华盛顿发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中除了明确他本人出任最高统帅，还说明参加《波茨坦公告》的其他三个国家——苏联属于后来确认加入——也应该在日本投降文件上签字。美国人的这种做法遭到英国坚决反对，伦敦急于满足那些曾经帮助他们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作战的英联邦成员国家的要求，提出所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都应该在投降文件上签字。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多次对外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对四大国——其实就是美国——只允许自己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事实上美国人不在乎多几个人签字，8月18日，杜鲁门再次致电麦克阿瑟，除四大国代表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及荷兰的代表也被邀请参加日本受降仪式，并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请他做好与此相关的必要准备。

完成投降使命的铃木内阁黯然总辞，内大臣木户最后一次承担起为天皇推荐新首相的艰巨任务。在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简单商议之后，木户认为，鉴于目前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就需要行“非常之事”：打破召开重臣会议推荐首相惯例，由天皇直接钦命组阁。他提出的新首相人选是皇族成员东久迩宫稔彦。

由皇族成员出面组阁，自明治维新以来尚无先例。因为考虑到皇族成员涉足政治很可能会牵涉天皇，他们不得受命组阁作为一条不成文的禁令一直被严格遵守至今。当年血腥的“二二六事件”及第三次近卫内阁倒台之后，坊间就有敦请东久迩宫出山组阁的呼声。当初东条下台时，也曾力荐东久迩宫接任首相。这几次机会均被木户和重臣会议断然否决，理由是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得起用皇族。但是现在木户和平沼一致认为，关键时刻已经来临，由东久迩宫出任首相的时机业已成熟。首先，在目前情况下，要使狂热效忠天皇的700万名陆海軍官兵甘心放下武器向盟国投降，必须借助皇室权威。其次，成立皇族内阁，不但可以使全体国民认为皇室敢于承担战败的责任，还会给美国人造成他们属于和平主义者的印象。再次，在天皇统治面临空前危机的大背景下，只有寄希望于能够与天皇同舟共济的皇族内阁，才能渡过难关。最后，东久迩宫本人拥有陆军大将军衔，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压制一向桀骜不驯的陆军放下武器。果不其然，听完木户陈述，裕仁允诺由东久迩宫出面组阁。

但接下来木户游说东久迩宫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后者向木户解释说，政治曾使他的父亲倾家荡产，自己也是个没什么主见的人。“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时，曾拒绝了明治天皇出席晚宴的邀请；我还曾与皇太子大正天皇吵过架，最后凭借一名陆军元帅的劝解才勉强保留了皇族地位。”东久迩宫说，“现在，我只想当一个自由自在的普通百姓。”

木户把和平沼商量的几条理由向东久迩宫重复了一遍，并说由他出面组阁的意见已得到天皇首肯。“说实在话，我不想接受首相职务。”东久迩宫摇着头对木户说，“不过既然陛下有了明确指示，在目前的危急局势下，我愿意认真考虑。”

15日晚，东久迩宫由于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彻夜未眠。他想起了25年前在法国陆军大学留学时偶遇的那次诡异事件。他告诉一个算命

老太太，自己是个职业画家。法国老太太仔细观察过他的手掌后说：“你在撒谎，你是一名陆军军官，将来你一定会出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宫当时就笑了，他承认自己是个亲王，也是一名陆军军官。“在日本，皇族成员和军人是不能从政的，”他对法国老太太说，“我怎么可能出任首相呢？”“日本将来会发生革命，或者出现某种重大事件，”老太太的口气不容置疑，“你一定会当上首相的。”东久迩宫不知道现在那个老太太是不是还活着，他真想再去找她算一卦。

辗转反侧了一晚，16日上午，东久迩宫主动找到了木户：“在这种严峻局势下，我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幸福。如果陛下觉得我对国家还有用，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然而在接受任命之前，我得先了解一下当下的时局。”木户说，没有那么多时间考虑，给你一晚上时间算开恩了。麦克阿瑟已经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派出一名代表天皇、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官前往马尼拉，具体商谈“和平事宜”。“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成立新内阁，否则就没有办法同美国人打交道。”木户说，“现在属于非常时期，任何耽搁都会引起盟国的猜疑，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如果你不立即接受这一职务，就会给天皇陛下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东久迩宫暗自思忖，领导一个战败国的担子必然是异常繁重的，不过他相信自己能够凭借陆军大将军衔和在军中的人脉控制内部的反叛行为。一旦帮助国家度过危险期，自己就可以立即辞职。于是他随木户一起来到御文库觐见天皇。

“臣谨领受组阁大命！”东久迩宫对裕仁说。

17日11时，东久迩宫向天皇呈交了拟议中的阁僚名单，当即获得裕仁的批准。铃木前内阁成员中，除了米内继续保留海军大臣职务——东久迩宫内阁倒台后，米内在币原内阁中保留了海军大臣之职，等于连任四届内阁海军大臣，一直到1945年11月30日海军省被废除为

止，相当于他目睹海军省的“死亡”，扮演日本海军“送葬人”的尴尬角色——小日山直登也保留了运输大臣职务。精疲力竭的东乡拒绝在新内阁中任职，外相职务由另一位资深外交官出任，他的名字叫重光葵。时隔4年重出江湖的近卫文麿出任副首相兼国务相。由于东久迩宫并无多少政治经验，近卫在新内阁中属于不折不扣的实权派。东久迩宫选择绪方竹虎出任内阁书记官长，同时兼任国务相和情报局总裁。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陆军大臣人选，东久迩宫暂时兼任陆相，8月23日才由他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前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接过了陆相职务。

新内阁成立当天就向马尼拉发去电报，说明天皇向全部武装部队发出了停止敌对行动的敕令，并请求盟军允许将日本皇室成员派赴各驻外部队司令部，以便传达敕令，使其切实得到执行。马尼拉回电认可之后，三名担任军职的皇族成员从羽田机场出发，负责向驻外部队传达天皇“投降决定系出自本人自由意志”的重要旨意，确保海外部队及时放下武器。其中，陆军大将朝香宫鸠彦飞往南京和北平，负责向中国派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传达命令；陆军少将闲院宫春仁前往西贡和新加坡，负责南方军和西南方面舰队；陆军中佐竹田宫恒德前往“新京”（今吉林长春），将旨意传达给关东军和驻朝鲜部队。当东京再次致电马尼拉请求为运送特使的飞机提供方便时，麦克阿瑟慨然允诺。

新内阁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马尼拉，与美国人协商日军投降的具体事宜。麦克阿瑟是刚刚上任的盟军最高统帅，按道理日本代表团团长的第一人选非陆军参谋总长莫属。但梅津死活不愿去干，团长一职只好由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出任。河边伶牙俐齿，极具应变能力，出任这一职务也算合适。河边此行还配备了三名助手，分别是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天野正一、军令部课员横山一郎以及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冈崎胜男。

按道理，既然陆军出了一名参谋次长，海军也应该对等才是。但海军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几天前切腹升天，新次长还在选拔之中，海军就派出海大第二十八期军刀组的横山前来充数，因为他跟美国人颇有渊源。1931年7月1日，横山曾远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次年5月2日，他又出任日本驻华盛顿使馆海军助理武官。山本五十六担任海军次官期间，横山曾当过他的秘书。开战前，1940年9月10日，横山再次前往美国出任使馆海军武官，与美国海军作战部计划局局长特纳上校等高级军官交往甚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横山和那两个“三郎”被一起扣留，1942年8月才通过外交官交换回到国内。之后横山短期出任过“球磨”号轻巡洋舰舰长，投降前刚由东京警备队司令官调回军令部等待安排工作，直到这次被拉来临时顶缸。横山的英语口语没有日本味儿，水平超过了外务省很多专业翻译。横山爱笑且性格开朗，在华盛顿时经常应邀到中小学讲述历史和童话故事，在美国很有人缘。1945年6月16日，美军在对日广播中特意提到了横山的名字，不是诋毁和谴责，而是请跟他有过交往的人回顾战前与横山的交流，呼吁他为结束战争而努力——就像阿尔瓦雷斯等三位美国科学家写信劝诫嵯峨根博士那样。横山后来回忆说，他并没有听到这些消息。从日本投降决策的过程来看，横山听到了也是白听，位低权轻的他根本不可能有说话的机会。

横山还与美国一桩间谍案有关。1942年6月，美国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玛丽·华莱士女士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封来自阿根廷的退信，而她本人在南美洲根本没有朋友。这封写于1942年5月12日的信中说：“我最近收集到三个可爱的爱尔兰玩偶，一个是背上有着一张渔网的老渔翁，另一个是背木柴的老太婆，还有一个是小男孩。另外，据说生了大病的肖先生不久就会康复重新恢复工作了。”华莱士女士完全看不懂信的内容，第二天就将信件退给了邮差。当时美国实施严格的通信和新闻管制，邮政官员感到信件内容非常可疑，就将它转给了联邦调查局。

从信封模糊不清的邮戳上，联邦特工威廉·布莱克勉强辨清信是从纽约寄出的。起初他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但就在准备放弃调查时，他突然意识到信中“肖先生不久就会康复重新恢复工作”一句可能另有所指。一般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战列舰或航空母舰这样的大舰上，但布莱克对美国海军的“肖”号驱逐舰情有独钟。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在这艘舰上服役，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不幸丧生。信中说肖先生不久就将恢复工作，是否跟这艘驱逐舰有关？布莱克立即打通海军作战部的电话，向对方亮明身份，他得到了如下回复：“在日军偷袭中遭遇重创的‘肖’号驱逐舰重新装上了舰首，刚刚重返珍珠港参加战斗。”

布莱克的疑心更大了。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美国第一位女性密码破译专家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她丈夫就是建立“魔术”系统，成功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密码破译大师威廉·弗里德曼——的鼎力相助。伊丽莎白推测，信中提到的老渔翁很可能是一艘新下水的拥有反潜网的航空母舰，小男孩指一艘驱逐舰，老太婆则是另一艘上层为木质结构的船。上述推断很快得到了海军方面的证实。

布莱克向同行发出协查通报，很快又有4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退信来到他的手中，寄出地址包括波特兰、斯波坎、小石城等地。5封信的寄件人散居美国各地，彼此并不认识，她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购买和收藏玩偶。带有加州邮戳的另一封信中提到了7个玩偶，“我会尽力让它们看起来像中国娃娃，由祖父母、父母及三个孩子组成的三代同堂”。布莱克经调查得知，在这封信寄出之前，正巧有7艘战列舰在加州港口休整。此外，另三封信关于玩偶的内容也与海军舰艇的调动有关。更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尽管其他4名假寄信人都说信件中的信息与她们个人的爱好吻合，信件上的签名也与她们的笔迹相似，但都强烈否认曾往阿根廷寄过信件。根据原始签名副本，伊丽莎白认定所有5封信的签名均属伪造。尽管使用不同的打字机进行打印，但打字特性

表明它们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伊丽莎白和华莱士据此得出结论，这些信件包含的代码文字传达的是有关美国海军舰船位置及维修的信息，重点是珍珠港受损的舰只，其内容对日本人极具价值。

布莱克再次找到华莱士女士，问她最近是否去过纽约。后者承认不久前去过纽约麦迪逊大街一个精品玩偶店，与健谈、热情的女老板有过不短时间的交谈，还购买了店中几个玩偶。其他几个假寄信人的情况与华莱士类似，她们都在那家商店购买过物品，与女店主有过书信来往。华莱士女士记得那个女老板叫迪金森，是个寡妇。她的玩偶店相当时髦、高档，专为上流社会女人服务，一些好莱坞的女明星也经常光顾这家商店。

经调查，布莱克得知玩偶店女店主是德裔美国人贝尔巴雷·迪金森，189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18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这个女人对日本文化非常痴迷，尤其喜欢身穿和服参加日本人举办的各类活动。20世纪30年代，她曾和丈夫一起在旧金山做生意，主要业务是为美国海军舰船供应蔬菜和水果。由于一些日本舰船经常在附近停泊，她在两国海军中都有了不少熟人。迪金森在参加一次日本领事馆举办的晚会上邂逅了横山，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1937年迪金森的丈夫去世，她因此负债累累，遣往纽约后生活窘迫。1941年11月26日，她的老相好横山从西海岸来看她，给了她5000美元巨款。横山说这是他的私人积蓄，请她先还清债务，再开个商店谋生。

后来迪金森的生意越做越好。当她提出如何报答时，横山请她多往旧金山等地跑跑，利用在海军中的老关系了解美国海军舰艇的调动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及时通报给他。迪金森这才知道横山是让她当间谍。起初迪金森不太愿意，但横山说她是日耳曼人，德国在欧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德之间终有一战。“你怎么能背叛故乡和祖先呢？”横山说，“现在德国和日本已经结盟，而且之前我给你钱都是日本海军提供的。”迪金森想起横山对自己的帮助，就答

应了他的请求。横山知道日本一旦对英、美开战，自己必然会失去行动自由，而作为白人女人的迪金森就会方便得多。横山告诉迪金森，在战争打响之前，她搜集到的情报直接交给他本人。一旦战争爆发，就将情报寄给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叫莫利纳利夫人的女人。后来日本在阿根廷的情报点临时更换地址，忘了通知迪金森，再加上布莱克警觉，潜伏多年的迪金森终于浮出了水面。

对即将降临的风险，迪金森已有足够的警觉。之前逛她商店的都是些打扮时髦的女人，最近频频有陌生男人光顾。一次，她问一个在店里看玩偶的男人：你想买这个玩偶吗？那个男人问2美元卖不卖。帕金斯毫不犹豫卖给了他，事实上平时那个玩偶至少要卖80美元，那个男人很可能是联邦特工。男人离开之后，迪金森第一时间逃跑。当布莱克带人前来抓捕时，女老板已不知去向。

日本使馆已被美国人严密封锁，无法与横山取得联系的迪金森准备越境逃往墨西哥，到那里的日本使馆再与横山联系。她身上带的钱不够了，1944年1月21日，当迪金森悄悄潜回纽约准备取出银行金库保险箱里的15940美元积蓄时，背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迪金森太太吗？”迪金森回头看去，两个男人中的其中一个正是以2美元买走玩偶的那个人。“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对方出示了逮捕证，“你被捕了！”1944年8月14日，迪金森出庭接受审判。尽管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死去的丈夫身上，迪金森还是被判处十年监禁，并罚款一万美元。迪金森于1951年4月23日获得假释出狱，再未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河边的另一位助手冈崎胜男也是位资深外交官，曾先后出任过日本驻广州、上海、厦门、南京、香港总领事，20世纪30年代曾在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的职务是外务省调查局长。战后，1952年4月到1954年12月，冈崎三度出任外务大臣，1961年4月至1963年7月任日本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横山和冈崎

都有过在美国任职的经历，这可能正是他们得以入选代表团的原因。两人随后还将出席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签字仪式，届时出场的大腕儿太多，这里提前进行介绍。

河边此行是去洽谈投降事宜，极易遭到军中死硬派分子的截击或偷袭。为了代表团能够顺利出行，日本人可谓煞费苦心。8月19日天尚未亮，代表团的16名成员就分批隐秘来到羽田机场，分乘几架小飞机在东京湾上空晃悠了几圈，然后飞往千叶县的木更津机场降落——此乃疑兵之计也。那里2架身经百战、满身弹痕的一式陆攻机早已等候多时。根据之前美国人发来的指示，这2架飞机经过精心改装：所有航炮被拆除，原来的暗绿色涂装和旭日标志被改喷成白色，机翼、机身两侧和尾翼处都喷涂上巨大醒目的暗绿色十字。这个标志原为德国空军特有，在太平洋战场上还是首次出现，美机很容易识别。此外，美国人对日机的飞行航线、通信方式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清晨7时18分，河边率众随从依次登机。寺井义守海军中佐打开密封命令，将一张画有飞行路线的地图交给飞行员，然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开始导航。为摆脱可能出现的拦截，2架一式陆攻机先是向东航行，发现确无追兵后才一前一后朝南向第一段航程的目的地伊江岛——美国战地记者厄尔不幸阵亡的那个地方——飞去。飞机穿越九州岛，前方2架双引擎飞机迎面飞来，众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寺井定睛看去，来机机身上涂有明显的美军标志，大家这才放心来。日机发出“巴丹巴丹（BATAAN）”的联络暗号，对方立即做出回答：“我们是巴丹的看门狗，请跟我来。”

前方迎面飞来的正是美军陆航第五三五轰炸机中队的2架B-25，奉命前来为日机领航。日机原来的无线电呼号是“JPN”，麦克阿瑟强令他们改用新号“BATAAN”，此举纯粹在恶心日本人。当年率残部困守巴丹，最终从科雷希多仓皇逃离，成为麦克阿瑟一生挥之不去的痛，现在借此发泄郁闷。这种美国式幽默让那些正儿八经的日本军官非常

不爽。联络暗号对上，4架飞机开始结伴向南飞行，很快又有美军第八十战斗机中队的十几架P-38“闪电”前来护航，河边等人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人前来拦截——这一幕实在滑稽。

在东海上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伊江岛出现在联合小机群的视野之中。13时30分，河边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安全着陆，但第二架飞机在降落时出现了意外。飞行员须藤大卫发现，飞机起落架无论如何放不下来。情急之下，他准备实施机身着地紧急迫降。飞机即将落地的一刹那，机组成员成功用手动方式将起落架放了下来。强行放下的起落架导致刹车失灵，飞机一直冲到跑道尽头才勉强停住，差点产生了“神风特攻”的效果——多亏美国人修建的跑道够长。

河边率众走出机舱，发现跑道周围聚集了数百人。美军记者和士兵纷纷举起相机，对他们就是一顿猛闪，响声让冈崎听上去“就好像是朝奇怪的动物扫射机关枪一样”。为保证投降仪式顺利进行，美国人特意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麦克阿瑟颁布特别命令，只有身高超过6英尺（1.83米）的人才能加入这个委员会——先在身高上对日本人形成居高临下的威慑再说。

人高马大的美国人并未安排日本人立即转机，而是让他们先在机翼下等一会儿。对河边等人来说，这短短几分钟就是一种煎熬。河边没有佩带手枪，腰间只挂着一把军刀。“我看到他用戴白手套的手不断抚摸刀柄，”现场的一名记者后来回忆说，“可以明显看出那只手在微微颤抖。”河边对修葺一新的伊江岛机场及周围停放的无数工程机械感到震惊，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这就是美国人打败我们的强大工业力量！”

日本投降代表团的后半段航程改乘一架美军四引擎C-54运输机。河边等人惊讶地发现，代表团全体成员登机之后，飞机上竟然还有不少座位。如此大型的飞机飞起来非常平稳，这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日

本人从未体验过的。那2架日机的机组成员并未一同前往，将自己的陆攻机转移到跑道旁边的海岸防护堤附近。移动过程中他们发现，那架降落时出现意外的飞机的起落架卡在了坚硬的珊瑚礁上，美军机场地勤人员上前协助将起落架从珊瑚礁中拉了出来。飞机机身受到轻微损伤，但还能凑合使用。

美军很快送来在他们眼中绝对称得上豪华的午餐。安置他们的临时驻地有人看管，但这些人似乎对得到的待遇非常满意。毕竟很多战友早已瞑目大海，而战争结束了，自己还能活着，这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C-54运输机上，美国大兵给日本洽降代表送来的午餐更加丰盛，餐后还有美味的橘子水和柠檬果汁。每名日本代表都表现出了强健的胃口，他们很久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了。冈崎对随从做了个手势，外务省的一名官员就给提供服务的美国大兵每人发了10美元小费——仗打输了，但礼节上绝对不能输。美军服务员极少说话，但态度平和，服务周到。在向南飞行的过程中，河边坦言自己一度产生了观光游客的错觉，暂时忘却了自己前往洽谈投降事宜的真实身份。

17时54分，C-54运输机在尼科尔斯机场安全降落。河边率众穿过停机坪，向前来迎接的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翻译科长西德尼·马希比尔上校走去。当他伸出手臂准备与对方握手时，美国人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奇怪动作。马希比尔将右手握拳、大拇指朝上作为一种非正式施礼，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与敌人握手。在出发来机场之前，他对着镜子把这个动作练习了至少20遍。马希比尔带河边等人来见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又有无数记者、士兵甚至平民围上来拍照。由于有过伊江岛上那段经历，众人见怪不怪。

河边和威洛比乘同一辆轿车前往马尼拉。威洛比客气地问河边他希望用哪种语言进行交流。河边1938年10月到次年11月曾在日本驻柏

林使馆担任陆军武官，他提出可否用德语与威洛比对话。1892年出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威洛比是个德美混血儿，大学毕业才随母亲前往美国并更换国籍，名字也由原来的阿道夫·卡尔改为查尔斯·威洛比。使用德语使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许多，甚至产生了亲切感，这对河边来说实属意外。通向杜威大街的狭窄街道两边挤满了好奇的人群。胜利者往往表现得宽容，美国大兵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他们调侃地学着日军发起“玉碎”冲锋时的样子高喊“万岁”。岩渊三次拒绝接受山下奉文的命令，死守菲律宾首都，使马尼拉在血腥的城市攻防战中几乎化为废墟，超过10万名平民丧生，这是半年前发生的事情。愤怒的马尼拉市民用过去几年跟日本兵学会的骂人的话高声臭骂他们，捡起石块投向他们乘坐的车辆。河边等人的应对态度是“目不斜视，笔直地看着前方”。

在马希比尔的引导下，日本洽降代表团入住距马尼拉饭店不远的罗萨里奥公寓，这是一幢简易的两层楼房。因为日本代表团团长仅是参谋次长河边，麦克阿瑟不可能亲自出面。实际上就是参谋总长梅津亲自来了，麦克阿瑟也不可能见他，连裕仁后来都是亲自登门拜访麦克阿瑟，他要始终对日本人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河边等人的到来还是引发了麦克阿瑟的浓厚兴趣，他藏在不远处一座建筑的二楼阳台上，偷偷看着日本人排队进入公寓。

荣耀“密苏里”号（2）

日本人刚刚安顿下来，美国人就送来了丰盛的火鸡晚餐。几年之后，河边等人回忆起这顿晚餐，仍觉“津津有味”。吃过晚饭，河边等人乘车来到市政厅，马希比尔领着他们在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前就座，对面坐着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参加会议的美军将领有副参谋长理查德·马歇尔少将、情报处长威洛比少将、作战训练处长史蒂芬·张伯伦少将，太平洋舰队副参谋长谢尔曼少将也特地从关岛飞来出席会议，将代表尼米兹上将对日本人提出海军的要求。

第一次会谈于20时30分正式开始，萨瑟兰代表麦克阿瑟向日本人宣读了《盟军总命令第一号》：“一、中国、中国台湾、北纬16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由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负责受降；二、‘满洲’、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地区和库页岛，由苏联指定的司令官受降；三、东南亚、北纬16度以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以及从缅甸至所罗门群岛，接受受降的盟国代表是英国的蒙巴顿勋爵或者澳大利亚司令官，具体分界线由他们两人划定；四、日本、菲律宾及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地区，由麦克阿瑟将军受降；五、太平洋其他地区，由尼米兹将军负责受降。”

萨瑟兰向河边出具了几份文件，规定了首批美军进入日本的方式和时间，并要求日方做到以下几点：为美军先遣部队提供安全通道，日本军队从美军登陆地区撤出；日军所有船只、飞机、坦克停运停航并解除武装；建造供美军使用的通信设施等。

谢尔曼少将代表海军提出的要求更具体：日军所有军舰停泊在港口原地待命；仍在海上航行的军舰以最简明的语言向距离最近的盟军电台汇报方位；所有舰船移除舰炮炮栓，确保指向船首和船尾的主炮不能发射，鱼雷发射管清空，驶往距离最近的盟军港口，夜间要垂直向空中打出探照灯；所有潜艇浮出水面，悬挂黑色旗帜或信号旗前往

关岛、中途岛或苏比克湾上岸；所有扫雷艇解除武装后补充燃油，在美军的统一指挥下执行扫雷任务；所有港口打开障碍栅，清除水下爆破物和水雷区，港口领航员随时待命并提供能够显示港口障碍物的航海图。

接下来萨瑟兰强调说，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河边起身用双手呈上日军部署和装备情况的文件时，萨瑟兰面无表情地用单手接过，这显然是刻意为之。从文件上看到美国人将在8月23日即4天后在厚木基地登陆时，河边说：“我方准备忠实履行一切要求，并希望盟军能够顺利进驻而不至于发生任何事故。为了达成以上目标，我们诚恳地向你们建议，不要这么快就登陆。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在处理一些‘神风’部队时遇到了麻烦，至少需要10天时间进行准备。”河边绝非危言耸听，此时驻扎在厚木基地的日军精锐第三〇二航空队拒绝投降，频频出动战机到东京上空抛撒传单，号召民众将战争进行到底，海军正在努力解除他们的武装。但厚木机场的位置很好，距离横滨和东京都只有20公里左右路程，因此被麦克阿瑟一眼看中。

横山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建议美军选择使用木更津空军基地。横山给出的理由是，厚木机场的跑道太短，不适合四引擎大型运输机降落。美国人立即拿出了航拍照片，证明厚木机场的跑道上停放过四引擎飞机。横山只好尴尬地向美国人承认“那实际上是为了引诱贵军投降而设置的诱饵飞机”。经向麦克阿瑟汇报，萨瑟兰告诉河边，登陆时间可以推迟3天到8月26日，但登陆地点厚木机场不能变更。后来因为台风来袭，美军登陆时间推迟到8月28日，日本人为此自嘲“居然在最后时刻刮起了神风”。一名与会日本代表对胜利者的姿态印象深刻，“他们虽然严厉却也公平，既不傲慢，也无轻蔑”。

在第二天上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萨瑟兰交给河边一份由天皇发表的“投降文件”草案。河边没接住，落在了桌子上，他小心翼翼

地将文件拿起来推给助手、纽约大学毕业生少尉大竹贞雄：“把它译出来。”美国人文件的开头第一句话“我，日本天皇裕仁”就让大竹大惊失色。因为天皇在正式场合从来不说“我”字。河边一边听大竹念着，一边不停搓着双手。他双眼紧闭，似乎在忍受着极大痛苦。大竹刚刚把文件译完，脸色铁青的河边就情不自禁地在桌子上猛拍了一巴掌，同时用日语说了句不太文雅的话：“完蛋了！”

日本问题专家马希比尔当然清楚，让天皇说出那些不加虚饰的词句，对他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他知道这个问题美国人不在乎，但对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马希比尔将这一问题向威洛比做了解释，后者对此表示理解，并答应去做麦克阿瑟的工作。当会议结束日本人准备离开时，马希比尔和威洛比让河边和冈崎等人放心，“我可以肯定，”马希比尔用日语说，“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本意并不是要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贬低天皇，你们可以按照日本诏书的正式格式去起草这份文件。”看到威洛比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气急败坏的冈崎直接用英语对他说：“将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真的无法向阁下解释，它究竟有多么重要！”

日本洽降代表团离开罗萨里奥时，大竹看到了一个门口站岗的日裔美国人，就主动上前做了自我介绍。警卫告诉大竹，他姓高村。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大竹娶的那个日裔美国老婆也姓高村。“你有没有一个姐姐叫越代？”大竹问，警卫点头。大竹说：“我是她的丈夫。”两人使劲握了握手。“如果你随后能到日本的话，”大竹在上车时对警卫说，“尽管来找我。”大竹真是不虚此行，不但完成了工作任务，还顺便认识了小舅子。

萨瑟兰认为，马希比尔让日本人重新修改文件措辞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并要他去向司令官做出解释。“马希比尔，你的处理方法很好，”刚被任命为盟国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情绪极好，搂住上校的肩膀说，“事实上，我的确无意在日本人民面前去贬低他们的天皇。”

麦克阿瑟清楚，将来改造日本需要裕仁的大力帮助。在麦克阿瑟眼中，事态正逐渐变得明朗，日本政府包括军队高层是诚心想要投降的。东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往来电报简洁、明快、谦恭，说明日本人已经准备听从美国人的指示。他们常常请求美方明确具体要求，证明他们将会全力以赴配合工作，自己犯不着为几个具体用词较真儿。

“马希比尔，凭借你对日本的理解，我到东京之后，天皇会不会主动前来见我？”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他来，是否意味着那是日本天皇第一次主动去拜访别人，是这样吗？”

“会的，将军！”马希比尔拍着胸脯对领导打了包票，“他会来的，我确信他一定会主动前来见您的。”后来事实证明，马希比尔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20日13时，日本洽降代表团来到尼科尔斯机场，美国人在送别时主动与他们握了手。河边等人乘C-54返回伊江岛后，发现那架降落时出现意外的陆攻机因为故障已无法起飞。所有人只好挤在剩下的那架飞机里，开始了回国的长途飞行。返航途中，冈崎将会议过程口述了一份备忘录，由随行的外务省官员竹内春海——他后来出任日本驻菲律宾大使——做了详细记录。河边一路上很少说话，为自己不辱使命完成任务以及美方的宽容态度感到欣慰。“假使人类能够在相互关系中行使正义和人道，”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感想，“战争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即使战争不幸爆发，胜利者也不会不可一世，失败者的痛苦也会减轻很多。这是成为一个真正文明大国的先决条件。”

谈判仅持续了一天，但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河边等人依然感到疲惫不堪。晚餐远没美国人的那样丰盛，众人破例喝了威士忌酒，然后靠在座位上沉沉睡去。当天约23时，飞行员叫醒了机上所有人，说发现有个油箱漏油，只能飞到最近的陆地上，在海上迫降的可能性很大。寺井让大家穿上救生衣，以防不测。河边此时最担心的不是自己

的生命，而是和美国人签署的那些文件。如果那些文件不慎丢失，美国人会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拖延投降仪式的举行。河边把装有文件的公文包交给体力最好的冈崎，他1924年曾代表日本参加巴黎夏季奥运会的5000米长跑比赛。

发动机慢慢停止了转动，飞机开始向下滑翔，竹内透过舷窗看见了大海。冈崎将公文包抱在怀里，其他人都紧紧地抓住了座位扶手。颠簸入海的飞机很快停了下来，海水飞溅到机窗上。竹内摸了摸脸，觉着手上那黏糊糊的东西肯定是血，仔细看去，原来是黑乎乎的燃油。飞行员打开舱门，海水立即涌了进来，竹内奋力爬了出去。他舒展双臂准备游泳，却发现飞行员直挺挺地站在海里，水只有他膝盖那么深。众人涉水上岸，发现这里距滨松不远，于是就近搭乘火车回到了东京。河边心想“总算不辱使命”。

几天之后，日军另一架陆攻机平安返回木更津机场，被放置在机场角落里，无人问津。占领军进驻之后，美国大兵对这架飞机被涂成白色大惑不解，更不知它在日本投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在场其他日本飞机一样，这架陆攻机很快成为美国大兵的目标，他们把能拆掉的东西都带走当作纪念品。没过多久，这架飞机就只剩下一具空壳。9月中旬，一场台风袭击了日本，暴风雨将空壳飞机摧残得支离破碎。美军“海蜂”部队完成了“补刀”，用推土机将这架白色的飞机直接推入了大海。

向日本人发布之前，《总命令第一号》已由华盛顿提前发给了英、中、苏、澳等盟国。和以往一样，命令在其他地方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唯独苏联人再次提出了异议。8月16日，杜鲁门接到了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

您附有《总命令第一号》的信件已经收到。我基本上不反对这个命令的内容，因为辽东半岛本来就是“满洲”的组成部分。但我建议

对命令内容做出如下修改：

一、整个千岛群岛应该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向苏军投降的范围之内，按照三国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议，千岛群岛应该归苏联所有。

二、北连拉彼鲁兹海峡（宗谷海峡）的北海道北半部分，应该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向苏军投降的范围之内。在北海道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从该岛东海岸的钏路镇到西海岸的留盟镇划出一道分界线，把该岛北半部的上述城市包括在内。

我想强调的是，最后一点对苏联舆论特别重要。众所周知，日本人曾在1919年到1921年间占领了苏联整个远东地区。如果我们的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占领区，我国舆论就会大哗。我迫切希望，上述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很显然，苏联人想在欧洲对付德国人那样在日本本土取得一块地盘。他们想在德国取得更大的利益理所当然，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是对德作战的第一主力。但在太平洋战场恰恰相反，美国人承担了大部分压力，迄今为止苏联人参战还不到10天，就想获得在欧洲一样的利益，杜鲁门因此强压心中怒火，在18日给斯大林回了一封电报：

一、我同意您所提出的修改《总命令第一号》以便把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将要向苏军远东总司令投降地区之内的要求。但是我想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在千岛群岛的某个地方——最好是中部——拥有为陆海军飞机建立空军基地的权利，以便用于军事或商业等目的。如果您愿意通知我，您同意这种安排，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二、关于您提出的有关北海道北半部分日军部队向苏军投降的建议，我打算要日本本土各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的所有日本部队都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并且已经为此做出了相应安排。麦克

阿瑟将象征性地使用盟国部队——当然也包括苏军在内——来临时占领日本本土。他认为应该占领多少就占领多少，以便实现我们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斯大林的火气显然比杜鲁门还大。两天后即8月22日，他再次致电杜鲁门：

一、我理解您的来电，是暗示拒绝满足苏联提出的关于把北海道北半部分包括在日本武装部队向苏军投降的范围之内的要求。对此我必须表明，我本人及我的同僚都未料到，您竟然会做出这样的答复。

二、至于您希望在千岛群岛的某个岛屿上建立永久性空军基地的要求，我认为我有责任做出如下声明。第一，我必须指出，无论是在德黑兰还是在波茨坦，我们都没有讨论过与此相关的任何内容。第二，通常这种性质的要求只能向一个战败国或向这样一个盟国提出，即这个盟国本身没有能力保卫其领土的某一部分，因此表示愿意给予其盟国一个适当的基地。我认为，不能把苏联列为这两类国家中的任何一类。第三，由于您的来电并未说明要求给予一个永久基地的任何理由，我必须非常坦率地告诉您，不论是我本人还是我的同事都不能理解，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对苏联提出这一要求的。

杜鲁门的“第一想法是不答复这封措辞强烈并怀有敌对情绪的电报”，但慎重考虑后觉得还是回信。8月27日，哈里曼大使将杜鲁门的电报送达克里姆林宫。杜鲁门在电报中说：

就千岛群岛基地而言，我的想法是在占领日本期间使用在千岛群岛的降落权，对于我们为执行日本投降条件而要采取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贡献，这会在占领期间提供作为紧急用途的通往美国的另一条航线。您显然误解了我的电报，我不是在谈论苏联领土的任何部分，而是在谈论日本的领土千岛群岛。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请求您考虑关于只在其中一个岛屿上拥有降落权时，您认为是冒犯。由于我们两国政

府和我们个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融洽关系，我认为，如果您不愿在目前讨论，我也不会强迫您那么做。

8月30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杜鲁门：

我很高兴，我们之间的误解已经解除。我当然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占领日本期间使美国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在千岛群岛一个岛上我们的机场上降落。同时，苏联政府期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互惠行动，给予苏联飞机在阿留申群岛之一的美国机场给予临时降落的权利，我们希望在千岛群岛和西雅图之间建立一条取道阿留申群岛的较短航线。

千岛群岛是苏联人刚刚占领的日本地盘，而阿留申全岛是美国的领土，斯大林这招以攻为守实在高明。杜鲁门懒得再回信，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让苏联人在日本四岛占领哪怕是一英寸土地。此后代表苏联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也向麦克阿瑟提出过类似请求，“不管美国人同不同意，苏军都会进驻日本”，还威胁如果麦克阿瑟不答应，苏联一定会让他这样一个盟军最高司令被免职。麦克阿瑟可不是吓大的，他告诉杰列维扬科，如果苏联没有他的允许动用一兵一卒进驻日本，“我会下令将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人抓起来，扔到监狱里”。山冈庄八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评论说：“麦克阿瑟将军的拒绝，自不必说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但也只有如此，日本才能幸免于像德国、越南、朝鲜半岛那样的民族分裂。我想，这可以算是停战后第三次上天保佑吧。”

在关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看到《总命令第一号》的尼米兹心情不悦。“好啊，果然如此！”上将嘴里嘟囔道。实际上尼米兹对带领部队占领日本丝毫不感兴趣，那不是海军擅长和该干的事儿，他的最大愿望是回到华盛顿，接替金上将的海军作战部长职务。尽管后来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到处使绊子，尼米兹最后还是在金上将的帮助下于1945年11月20日得偿所愿。让尼米兹恼火的是，海军在对日作

战中厥功至伟，现在到了摘桃子的时候，让一位陆军将领站到了前台，这将给国民造成日本主要被陆军打败的错误印象。在欧洲，人家艾森豪威尔陆军上将主持德国人的投降仪式，海军连吭都没有吭声，因为那一战场的确是由陆军主导。但在太平洋战场恰恰相反，毫无疑问海军才是第一主角。连一向矜持内敛的尼米兹都明显表示不满，更不用提脾气暴躁的金上将以及广大海军官兵了。尼米兹特意致电金上将提出了严正抗议，华盛顿的决定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整个海军的不尊重，他本人将拒绝出席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

如果白宫还像年初那样是罗斯福当家，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可能直接就到椭圆形办公室找他抗议去了。罗斯福年轻时担任过不短时间的海军部长助理，对海军情有独钟，内心也总是偏向海军。但现在他老人家已驾鹤西去，白宫是陆军出身的杜鲁门说了算。估计除了去波茨坦开会的往返航程，杜鲁门这辈子就没坐过几次军舰。为了照顾到各方情绪，老谋深算的弗雷斯特尔想出了一个折中建议——关键时刻，这家伙总会有些奇思妙想，怪不得战后能出任美国史上第一任国防部长——如果日本投降仪式由一位陆军将领主持，就应该在一艘海军军舰上举行。如果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尼米兹就应该代表美国签字，以此彰显海军在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弗雷斯特尔不愧是官场老手，为了保证这一建议得到总统首肯，他特别提出签字仪式就放在以杜鲁门家乡命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杜鲁门对这艘舰印象深刻，当年他们全家应邀出席了巨舰的下水仪式，他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亲自执掌“掷瓶礼”。果然不出弗雷斯特尔之料，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弗雷斯特尔心中窃喜，此举既能安抚海军官兵的不满情绪，又可以为海军在战后军种的大变革中再获一项加分。

得知第三舰队旗舰“密苏里”号有幸成为日本投降仪式的举办地时，就蹲在这艘舰上的哈尔西心花怒放。为了使仪式更具历史意义，

哈尔西特意致电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请求借该馆收藏的那面旧国旗一用。这面长165厘米、宽157厘米，上边只有31颗星的国旗看上去破破烂烂，却着实来头不小。92年前，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闯入东京湾打开日本国门时，即本系列图书开头叙述的“黑船来航”，这面旗帜就飘扬在佩里旗舰“萨斯奎汉那”号的桅杆上。哈尔西此举无异于杀人诛心，无非是想告诉日本人，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征服了。接到哈尔西的电报，海军学院博物馆立即派专人乘专机将旗帜送到了现场。这面年近百岁的旗子如果挂在桅杆上，估计几分钟就被劲风撕成线了。哈尔西特意安排制作了一个大玻璃镜框，将旗帜放入后，悬挂在出入舰桥的大门上方，俯视着举办投降仪式的右舷露天甲板。

得知“密苏里”号获得举办日本投降仪式的殊荣，英国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弗雷泽上将特意致电哈尔西，愿意提供签字时用于摆放文件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给日方签字人员坐，另一把给盟国签字人员坐。这些来自“约克公爵”号的桌椅是用上好的红木精心制作而成，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比美军舰艇上配备的标准金属座椅看上去高档。况且人家英国人的木质座椅还带着软垫。哈尔西愉快地接受了英国人的好意，“因为它可以给英国人一个机会说他们对打败日本是做出了贡献的”。英国人送来的桌子上还放有一张字条，特别强调“这张桌子参加过著名的日德兰大海战”。

选择一艘战列舰作为受降舰，让那些快速航母上的飞行员和水兵极度不爽，一些人声称这么做简直就是胡闹。在他们看来，快速航母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战列舰，更能象征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尤其是功勋战舰“企业”号，它打完了整个太平洋战争，参加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并最终幸存下来。即使“企业”号在国内维修无法出席，舰队中还有多达9艘埃塞克斯级重型航母可以选用呢。不过连金

上将和尼米兹都无法左右的事情，这些前线将士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

“密苏里”号舰长斯图亚特·默里上校和他的弟兄们在兴奋之余，着实忙乎了好一阵子。所有人都投入波及全舰每个角落的“创卫活动”，水兵用水磨石把甲板打磨得连灰色防火漆下面的白色柚木都露了出来，所有铜件被擦得像镜子一样亮，那些沾有油渍和生锈的地方重新刷上了漆，这些工作当打发没有战斗的乏味时间了。从8月16日开始，天天都有各类舰船前来加入第三舰队，船上载有大量记者、摄影师及应邀参加投降仪式的文武官员，无疑都会登上“密苏里”号指点一番江山。哈尔西不厌其烦却又无可奈何，在这个时间获准来到这里的人个个非同寻常，本人或身后的人哈尔西绝对得罪不起。新来的人中还有两位海军高级将领，是分别接替米切尔和麦凯恩出任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和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的弗雷德里克·谢尔曼中将（1945年7月13日刚刚获得晋升）和约翰·陶尔斯中将。

8月18日，谢尔曼在“列克星敦”号上升起了将旗，两天后又转移到“黄蜂”号上。8月20日，在埃尼威托克环礁等待多时的陶尔斯实在憋不住了，他乘机匆忙赶来在“香格里拉”号上升起了将旗，实际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命令是让他9月1日才接替麦凯恩职务的。为美国海军航空兵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陶尔斯深受飞行员爱戴，但他被包括金上将、尼米兹、斯普鲁恩斯、米切尔——哈尔西态度不明——在内的大部分海军高级将领讨厌应该事出有因。第三舰队现在有9艘重型航母，陶尔斯偏偏要登上“香格里拉”号，凭借比麦凯恩晋升中将早10个月的老资历把他的将旗降下，再把自己的旗子升上去。舰队上下都知道麦凯恩即将被免职，陶尔斯此举等于故意在麦凯恩的伤口上撒盐，让他在那些他领导了很长时间的官兵面前难堪。从这件小事可见陶尔斯的情商，他被那么多人讨厌，也就不足为奇了。9月1日，陶尔

斯正式就任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和麦克阿瑟战争结束后才出任盟军最高统帅颇为类似。

陶尔斯登舰当晚，第三舰队参谋长卡尼少将就收到了麦凯恩发来的电报，说想在“香格里拉”号上与他见面聊聊。虽然卡尼比麦凯恩小11岁，军衔也比他低一级，但人家毕竟是第三舰队参谋长，麦凯恩这种做法是违背常理的。卡尼询问司令官该怎么办，哈尔西说你就“屈尊”去看看吧，毕竟老家伙很快就要离开了。卡尼乘小艇登上航母来到麦凯恩的舱室，发现老头儿病恹恹地躺在床上。

“参谋长，我要回家。”麦凯恩有气无力地对卡尼说，“我已经够了。我从南太平洋一路打到这儿，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也想回家了。”

“正是因为你和敌人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艰辛战斗，”卡尼说，“你才更应该留下来，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我根本不想看什么投降仪式，”麦凯恩说，“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立即离开这个鬼地方，越快越好。”

麦凯恩要求请假回家，卡尼还真不敢批准。回到“密苏里”号，卡尼将上述情况向司令官做了汇报。“我当然不会就这样放他回家，老家伙的名字被我写在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名单上了。他也应该去，毕竟在战争结束时，他还是这支伟大舰队的战术指挥官，我要让历史记住这一点。我相信，历史自然会给出公正评判。”哈尔西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你告诉他，仪式一结束，我第一时间就派飞机送他回家。”

也算哈尔西安排及时，此时麦凯恩只剩下半个月的命了。9月2日他参加完仪式立即乘机回国，到家已是9月5日了。次日，麦凯恩绘声绘色地向聚集在家中的朋友和邻居讲述日本人投降的详细经过，然后

对夫人凯蒂说了声“我不太舒服”，就从座椅上滑了下来。来宾中一位叫泰勒斯的海军军医立即上前施救，却发现麦凯恩已经上路了。有人据此猜测，麦凯恩预知自己即将离世，匆忙赶回家和夫人见一面。事实证明，指挥航母舰队作战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和麦凯恩一样瘦得皮包骨的米切尔，在一年多后的1947年2月3日就去世了，就这还是两个人轮流值班。

8月21日，斯普鲁恩斯上将乘“新泽西”号战列舰抵达马尼拉。在与特纳、希尔、克鲁格、施密特等人举行的专题会议上，大家重点讨论了如何登陆第六集团军的控制区域以及从本州西部和南部撤出战俘，原来的作战计划被统统置之脑后。美国人现在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清除“饥饿行动”中向日本周边海域投下的1.7万余颗水雷，希尔的两栖登陆舰艇要费很大劲才能把占领军送上岸。相对而言，固定在海底的老式水雷比较容易探测，只需扫雷艇扫描两三次即可。但那些由水压、磁场和声波信号引爆的新型水雷至少需要扫描七八次。日本海军残余的少许扫雷艇根本无法胜任此项工作，美军扫雷艇必须亲自动手。早知如此，当初让李梅少投点儿水雷就好了。

战争胜利结束，美国陆海军最杰出的两位将领麦克阿瑟和斯普鲁恩斯竟然还未见过面。麦克阿瑟对海军的敌意世人皆知，之前因为离不开他们的支援，麦克阿瑟还能勉强保持对海军的尊重。现在战争已结束，麦克阿瑟又“众望所归”地出任了盟军最高统帅，他无须再刻意迁就海军。8月23日，当斯普鲁恩斯离开“新泽西”号准备去拜访麦克阿瑟时，他内心忐忑不安。出乎他的预料，麦克阿瑟携琼——她很少随丈夫出席这种场合——热情接待了斯普鲁恩斯，并殷勤地取悦他。斯普鲁恩斯很快被麦克阿瑟的翩翩风姿折服，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他的拥趸。尽管性格截然相反，但两人绝对称得上“一见钟情”，其中自然也包含惺惺相惜的成分。麦克阿瑟盛情邀请斯普鲁恩斯出席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受降仪式，被后者当场婉言谢绝。

“如果尼米兹将军希望我出现在那里，”斯普鲁恩斯说，“他会告诉我的。”以斯普鲁恩斯最惧怕热闹场合的内敛性格，老酒以为他说这些话应该不是推辞，而是发自内心。战后，几乎所有战史专家在介绍这位美国海军的杰出将领时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可能表述会有所不同——“他获得的荣誉太少了，与取得的功绩完全无法匹配”。

回到旗舰，斯普鲁恩斯对身边的参谋说：“麦克阿瑟将军完全不像人们传说中的那么糟糕，我对他的不信任和厌恶，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就被钦佩和尊重所取代。”从这时起，斯普鲁恩斯就开始坚决捍卫麦克阿瑟的一切甚至是有争议的行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64年斯普鲁恩斯这样说，“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建议，允许他去赢得战争，我完全支持他的说法。如果当时他被允许去执行自己的计划，我认为我们目前在东南亚陷入的麻烦就完全不会发生。”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斯普鲁恩斯的好友、前第五舰队参谋长穆尔上校说：“我从不与斯普鲁恩斯一起讨论麦克阿瑟在日本和朝鲜的表现，因为自从在马尼拉见到麦克阿瑟的那一分钟开始，他就开始盲目地崇拜他。”

为防止日本死硬派分子继续顽抗，同时预防苏联对日本本土四岛可能发起的登陆行动，8月19日，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斯帕茨上将颁布命令：“充分展示空中力量，持续且不断地增加兵力。”由此可见，美国各军种高级将领都想在最后关头捞到更多出镜机会，在未来军种的大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争取空军的独立地位一直是米切尔、阿诺德、斯帕茨等几代航空人的梦想。接到上述命令，驻马里亚纳群岛的李梅、驻冲绳岛的杜立特以及驻菲律宾群岛的肯尼出动包括B-29在内的各型战机，继续保持在日本上空的大编队飞行。不同的是，这些飞机不再载弹，只保留自卫武器系统的装弹。从17日开始，第二十航空队出动B-29向已探明的154处战俘营空投补给和药品，后勤人员把能够支撑3天的食物、衣物和常备药品及使用说明书捆绑成一个

标准包进行投放。在对战俘营空投补给第一阶段的10天里，这种标准包共投放了12000个。为了表示对身陷囚笼的战友的关怀，飞行员私自在标准包里塞进诸如啤酒、香烟、巧克力甚至冰激凌之类的奢侈品。第二阶段行动从8月27日开始，近千架次B-29又投下了4500吨各类物资，受益战俘达到了63500人。

危险依然无处不在。8月17日，美军第八航空队的3架B-32从冲绳基地起飞，前往东京一带执行巡逻和拍照任务，返航途中遭到日本海军战斗机的袭击。激战之后，多处被击伤的美机全身而退，双方都没有击落或被击落的记录。后经证实，阻击美机的日机均来自驻扎厚木基地的日海军第三〇二航空队。

8月18日，美军2架B-32再次飞临日本关东地区拍照。日本海军横须贺航空队飞行长指宿正信海军少佐下令出击。在房总半岛和依豆半岛上空，19架日机对2架美机展开群殴。约翰·安德森中尉的B-32多处中弹，一台发动机被摧毁，拖着一串黑烟向南逃窜。机上3名机组成员重伤，负责拍照的安东尼·马里肖恩中士因伤重不治身亡，他因此成为二战中美军最后一名战死人员。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驾驶零战疯狂追击受伤的美机，直到将机上航弹全部打光才返航。这次战斗才算是二战最后一次空战。

不是所有人都像马里肖恩中士运气那么糟糕。8月25日，美军第四十九战斗机大队大队长卡尔·泰斯中校率6架P-38沿九州海岸线进行武装巡逻。完成对长崎等地的侦察准备返航时，泰斯中校得知道格拉斯·霍尔少尉驾驶的那架P-38因供油系统故障，已无法返回冲绳基地，立即联系执行空中救援任务的B-17火速前来支援，自己准备带霍尔就近寻找一个陆上机场降落。霍尔少尉是第一次执行巡逻任务，“与其让他这样一个新手跳进大海里等待希望渺茫的救援，还不如冒险在日本找个小机场降落”，泰斯仔细查看航空地图，发现不远处的长崎附

近恰好就有一个小机场。泰斯将带队任务交给库潘基上尉，自己亲自带领霍尔飞往那个小机场，安全降落。

对日本人的凶残暴虐，两人早有耳闻。即使他们已缴枪投降，但谁也不能保证不会有意外事件发生，两人降落时的紧张心情可想而知。两架P-38刚刚落地，就有两名日军军官带着一队士兵围了过来。还没等泰斯做出反应，走在最前面的那个日本军官抢先敬了个军礼。泰斯知道自己现在处境险恶，就赶紧向对方还了军礼。一名日本军官上前微笑着和两人握手，另一名军官则拿来了一本日英字典。通过比画和翻字典，日本人终于明白了美国人的来意。15分钟后，一辆日军加油车开到现场。遗憾的是，他们发现P-38无法使用拉来的燃油。1小时后，前来救援的B-17在机场安全降落。泰斯指挥日军地勤人员将B-17的燃油抽出，灌进霍尔那架P-38的油箱，然后双方互相敬礼，握手告别。

泰斯离开时想问日本人要纪念品，就用手指了指日军军官腰间悬挂的那把军刀。日军军官脸色大变。泰斯艰难地说明理由，他竟然慷慨地解下军刀双手送给美国人当作留念。泰斯和霍尔就这样戏剧性地成为最早登陆日本土地的美军士兵。3天之后，麦克阿瑟派出的先遣队才会在厚木机场着陆。后来有人想为两人争取率先登陆日本的荣誉，泰斯不以为然：“当时我们只是执行一次例行巡逻任务罢了。我只想尽量减少下属的风险，并没有其他了不起的想法。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价值，仅此而已。”

之前在马尼拉，河边向美国人做出的特别说明绝非危言耸听，美军战机频频遭到袭击就是最佳例证。就在天皇“玉音”播放的当天下午，驻厚木基地的日本海军精锐第三〇二航空队公然宣布拒绝投降，司令官小园安名——一年前高木惣吉和神重德密谋刺杀东条时答应为他们提供逃跑飞机的那位——派出战机到东京上空投下了数以千计的传单，指责重臣和铃木内阁把天皇引入歧途，号召全体国民奋起，将

战争进行到底。第三〇二航空队是负责首都地区防御的卫戍部队，装备有海军最先进的“雷电”“月光”“彩云”等新型战机。小园还特意向同属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支由源田实亲自组建的“剑部队”——发出呼吁，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共襄义举”，遭到该部指挥官志贺淑雄少佐的拒绝。

第三航空舰队司令官寺冈瑾平中将奉命前往厚木基地劝说小园服从命令，放下武器向美军投降。“当年不正是你们天天教育我们要为国尽忠吗？怎么一到帝国真正需要我们献身的时候，就改变了？”小园振振有词地反驳说。16日晚上，突然发起高烧的小园举止癫狂，抱着机枪四处扫射，据说是当年他在拉包尔服役时染上的疟疾旧疾复发。神志不清并大骂天照大神的小园，被强行注射了吗啡，连夜送入横须贺海军医院精神病房间严加看守。第七十一航空队司令官山本荣受命前往厚木平叛，美军B-32遭遇攻击就发生在他们交接期间。

8月21日，寺冈再次到厚木机场规劝，甚至拿出大西切腹时留下的遗书念给飞行员听，恳求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大部分人愿意投降，但仍有27名飞行员驾机飞往狭山和儿玉机场，准备与美国人血战到底。

“航空基地自身就是骚乱的来源，”坂井三郎后来回忆道，“许多飞行员喝得酩酊大醉，狂吼怒骂，他们根本不会听长官的话。”“厚木航空队事件”一直到23日才得到平息，连天皇二弟高松宫都出动了。海军大臣米内大发雷霆之怒——这是他投降前的第二次发怒，前文提到第一次发怒是因丰田和大西擅自上奏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直接撤掉寺冈第三航空舰队司令官的职务。小园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提前获释出狱。

鉴于河边答应让美国人在厚木基地降落，海军紧急派出航空本部监督官佐藤六郎大佐前往整理机场。抵达现场的佐藤看到，机场跑道及周边堆满了杂物和飞机残骸，连下脚的地方都难以找到。那些心里不服的机场地勤人员完全指望不上，他们不偷偷搞破坏就算烧高香

了。时间紧迫，气急败坏的佐藤找到东京一个叫“大安组”的组织。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负责工厂疏散和机械搬运的单位，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社会组织。“大安组”首领安藤明表示活儿可以接，但清理机场难度极大，过程中很可能因遭到袭击出现伤亡，海军必须支付500万日元作为搬运费或出现死人时的抚恤金。美国人的飞机很快要在这里降落，佐藤一口答应了安藤的要求。海军省军务局的财务负责人对佐藤的做法表示怀疑，说万一这些“黑社会分子拿了钱不干活或逃逸，怎么办”，并拒绝支付这笔巨款。佐藤只好向安藤保证，你们先把活干了，回头我一定帮你们要到这笔钱。

安藤自掏腰包200万日元，带领200多名小弟在25日赶到了厚木基地。因为停在跑道上的部分战机还带着机枪弹和炸弹，油箱内还有残余的燃油，清理工作艰难异常。安藤严令所有人禁止使用明火，以免引燃汽油和弹药。经过一昼夜奋战，跑道上的所有杂物和飞机残骸全被推进基地以南一处山谷里。为了节省时间，跑道两侧不妨碍飞机起降的杂物暂时都未清理。暗夜里还真有叛乱士兵躲在附近树林里朝他们打黑枪，所幸只有多名人员受伤，并未出现死亡事故。美国飞机原定26日在厚木降落，后来因台风向后推迟了两天，安藤得以将机场跑道旁边的杂物和飞机残骸全部清理干净，确保美军先遣队28日安全降落。

得知上述实情，米内亲自出面协调，全额支付了500万日元辛苦费，还给安藤明颁发了由海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签署的最后一封感谢状——因为海军省很快就要改名为第二复员省了。米内后来回忆说：“在我漫长的海军大臣生涯中，我可能从未像那个月14日到28日前后这段时间里那样担忧过。”

8月26日是第三舰队计划进入相模湾的时间。要说哈尔西“风暴之子”这绰号完全称得上名副其实，一天前出现的两股台风着实令哈尔西郁闷了几天时间。更倒霉的是，其中一股台风中途突然转向，径直

向游弋在四国岛近海的杰拉尔德·博根少将的第三大队猛扑过去。幸运的是，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带领这个大队的一半舰只开到了320公里之外，遭遇台风袭击的航母只剩下“伦道夫”号、“黄蜂”号和英军的“不倦”号。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起伏的“伦道夫”号舵机曾一度失灵4分钟，“黄蜂”号前端6米长的飞行甲板完全坍塌，伤势和6月5日遭受台风袭击时非常类似。陶尔斯的提前到来让麦凯恩心灰意懒，什么事情都不想管，而陶尔斯要到9月1日才算正式上任。没人因此去责怪博根，“因为台风忽然转向无法预料”。在举国欢庆胜利的特殊时期，谁又会刻意去关注一次造成损失并不严重的天灾事件呢？台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黄蜂”号必须提前回国大修，注定无法出席日本的投降仪式了。5天前刚刚把这艘舰当作旗舰的谢尔曼只好再次搬家，乘小艇登上了“列克星敦”号。

荣耀“密苏里”号（3）

26日晚，哈尔西设法传令日本海军，要求派出一艘驱逐舰前来引导第三舰队穿越雷区前往相模湾锚泊，那里是进入东京湾的大门。27日清晨，在“密苏里”号舰桥上，哈尔西和肯尼看到远方缓缓驶来一艘驱逐舰。按照美国人的指示，日军驱逐舰炮口朝下，鱼雷发射管提前清空，舰上只保留满足基本操作的少数舰员，它正是日本海军残存的驱逐舰之一，1945年5月28日才竣工的“初樱”号。“你想要的日本海军，司令官，”肯尼指着来舰对哈尔西说，“就在那里了。”对面的“初樱”号上，日军舰长看着前方一眼望不到边的美英舰船，说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联合舰队司令官在进行海上阅兵式”。

“初樱”号还带来了受官方授权前来安排横须贺基地移交的海军军官。卡尼接待日方人员时是“冰冷的、例行公事的”，他要求美军参谋人员全都这么做。一名日本军官掏出香烟刚刚点燃，卡尼就命令他立即掐灭。日本人离开时请求美国人归还他们登舰时被解除的随身武器，卡尼说这已不是你们制服的标准配备：“我们正在给你们设计新制服，上边根本没有装武器的地方。”

当天上午，在“初樱”号的引导下，第三舰队的众多军舰浩浩荡荡开进了相模湾。所有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炮口高抬，炮手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庞大的舰队里只有“考彭斯”号一艘轻型航母存在，其余航母在少数护航舰船的护航下留在开阔的外海待命。哈尔西担心日本人干出出格的事，脆弱的快速航母在狭窄水域将无处躲避，还是暂时不进湾为好。谢尔曼中将提出了强烈抗议，认为快速航母舰队在战争中立下的不朽功勋为他们赢得了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权利。哈尔西的回答异常简洁：“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一边歇着去。”

当天下午，黑压压的盟军舰船在相模湾陆续下锚，第三舰队宣传参谋唐·索伯恩少校通过无线电对外宣布了盟军舰队进入日本腹地海域的消息。当天天气晴朗，能见度极佳。日落时分，哈尔西、卡尼和众参谋纷纷来到指挥舰桥走廊，远处沐浴在夕阳之下的富士山、坐落在镰仓的天皇夏宫景色之壮丽，令人目不暇接。卡尼特意叫来了随舰摄影师，把这一美景拍摄下来。

不远处的“约克公爵”号战列舰上，弗雷泽上将和他的参谋也在干着类似的事情。“我们目睹了火红的夕阳从白雪覆盖的富士山山顶缓缓落下的壮观场景，”弗雷泽在日记中写道，“鉴于它在日本被奉为圣山，这一景象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义。夕阳仿佛直接坠入了富士山的火山口，似乎正标志着日本帝国的毁灭。”自7月6日从马努斯港出航以来，“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主机已连续运转了53天，总航程30900公里，消耗的15086吨燃油价值120688英镑，这对英军战列舰来说又是一项空前绝后的新纪录。

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深入近海腹地的盟军舰队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尽管白天接触的日本人个个点头哈腰，极力向盟军示好，哈尔西却不相信他们。太阳落山之后，各舰仍像往常一样严格实施灯火管制，驱逐舰和巡逻艇在锚地外围来回巡逻。一艘巡逻艇竟然听到岸上传来了的英语呼叫声，循声搜查后，将2名英军军官带回了舰上。哈尔西指定的战俘解救工作负责人罗格·辛普森准将接待了他们。当从两人口中得知他们还有数量惊人的同伴在战俘营中遭受虐待、饥饿和病痛摧残时，哈尔西出离愤怒了。但他之前接到过麦克阿瑟发来的命令，“在陆军未到来之前，海军不得单独登岸展开营救行动”。

哈尔西只好颁布命令，抽调“仁爱”号医疗船、“圣胡安”号轻巡洋舰、“兰斯多恩”号驱逐舰以及“戈塞林”号高速运输舰临时编队，归辛普森准将直接指挥，准备随时登岸执行营救任务。

8月28日上午8时20分，美军1架C-47运输机在刚被日本黑社会组织清理干净的厚木机场徐徐降落。第一个走下舷梯的是先遣部队指挥官、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查尔斯·坦奇上校，他因此成为官方认可的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个征服者。坦奇先遣队共有150名队员。麦克阿瑟本来只准备派50人去打前站，但消息甫一传出，就炸开了锅。各部队领导都争先恐后地想把自己人塞进去，以保证有自己的部队最早踏上日本的土地——对他们和他们的部队来说，这一荣誉实在太大了，这就导致先遣队的规模一下子膨胀了3倍之多。

坦奇脚刚一落地，停机坪另一端就有一大群日本人吼叫着朝他冲了过来。坦奇当时心想，自己很可能马上要被这群疯子碎尸万段了，手也下意识地朝腰间的枪套摸去。让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群人看上去并无恶意，他们手中没有任何武器。一位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上前自我介绍说，他受东京委派前来迎接美国人：“我的名字叫有末精三，陆军中将。”跟随坦奇一同前来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发回国内的报道里说：“实际上敌人的态度令我们非常好奇，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是他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一样。日本人毕恭毕敬地向我们敬礼，我们也用同样的动作回敬他们。因为人少，我们只能保持礼貌。机场里到处都是日本同盟通信社的记者和摄影师，他们的外交官和媒体人纷纷上来同我们握手。几名翻译来回奔跑忙碌，他们脸上带着微笑，努力向我们展示自己的善意。”

即使不算上泰斯中校，坦奇等人也不是当天第一批光临机场的美国人。2小时之前，3架来自“约克城”号第九战斗机中队的“地狱猫”突然飞临基地上空，中间那架飞机忽悠悠投下了一根硕大的圆管子。正在清理现场的日军地勤人员吓了一跳，以为美国人投下的是一种怪异的新型炸弹，离得稍近的人干脆直接扔掉工具抱头卧倒。站在不远处的有末目睹了这一幕，猜测这很可能是美军中那些拒绝日军投降的激进分子干的。

看到“炸弹”迟迟没有爆炸迹象，日军地勤人员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把圆管子抬到了有末跟前。管子的一端有一个螺帽，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卸下来，“使之不能爆炸”，再把管子另一端抬高，从里面滑出一面长15英尺的横幅。打开一看，只见横幅上面写着“美国海军欢迎美国陆军”，内附一张字条，要求地勤人员将它悬挂在机场最醒目的地方。由于“害怕引起反感和不必要的麻烦”，有末并未将横幅挂出，而是把它藏了起来。此举显然是美国海军出于对麦克阿瑟严令他们不得擅自提前登陆的不满而采取的一种泄愤行为，以证明他们比陆军来得更早。不过3名美国海军飞行员并未下来，说他们没有率先踏上日本的土地也是能说通的。不知哈尔西是否知道此事，老酒怀疑这是他暗中指使的。

让坦奇感到惊讶的是，人群中混着一名苏联军官。“我是苏联驻东京使馆海军武官阿纳托利·罗迪诺夫，我们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交给坦奇一封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亲笔书写的信件，请他转交麦克阿瑟，希望能被邀请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坦奇将这封信上交司令部，麦克阿瑟直接扔到了废纸篓里。

在有末的带领下，坦奇等人来到接待区的一座帐篷里坐下。有末双手递上的一杯橘子水把坦奇吓得脸色苍白。为了表示饮料没毒，有末主动先端起一杯一饮而尽，坦奇只好也端起来呷了一小口。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坦奇随意朝放在桌子上的日军接待人员名单上扫了一眼，竟然发现排在有末后边的那个名字他非常熟悉。“镰田詮一将军也来了吗？”坦奇向有末大声说道，“我很想见到镰田将军！”

当初被陆军参谋本部委任为接待团团长时，有末就提出必须由自己的同班同学、第二总军副参谋长镰田詮一出任副团长。他知道镰田从1933年开始曾在美军一支工兵部队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陆军中有不少朋友。有末万万没想到，“美国通”镰田竟然认识美军先

遣队队长。大喜过望的有末立即派人叫来正在外边安排美国人住宿的镰田。

镰田和坦奇一见面就紧紧拥抱在一起：“坦奇少尉，原来是你呀！欢迎你！欢迎你们！”镰田和坦奇曾在同一个美军工兵营里服役，当时镰田的军衔是陆军少佐，坦奇只是个工兵少尉，两人私交甚笃。

“原来您还活着呀！都晋升将军了，真了不起，我还只是个小小上校。见到您，我非常高兴！”美军先遣队另一名军官也走过来猛拍镰田的肩膀，他们也是很多年前就认识了。现场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美军先遣队的首要任务是安装通信设备，为后续部队的进驻做好准备。仅仅用时45分钟，美国人的可移动发射器就安装完毕，已经可以向冲绳基地发射无线电信号了。看到昔日仇敌的工作效率如此高，日本人惊呆了。“美军的机动速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日本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而我们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

当晚，美军先遣队入驻原来“神风队”的兵营。坦奇给马尼拉和冲绳基地发去电报：“一切顺利，没有遭遇任何敌对行动。”一夜无事，一名美军军官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一场残暴血腥的战争竟然结束得如此安静，令人不可思议。”

同日拂晓时分，美军一众扫雷艇率先出动，执行最危险的扫雷任务。在日军导航员的引导下，他们迅速用浮标标出安全航道。几乎就在坦奇先遣队空降厚木基地的同时，美军第三舰队从相模湾拔锚启航，无数战舰浩浩荡荡驶入东京湾。战列舰“密苏里”号舰桥上，一向粗心的哈尔西上将煞费苦心记录了各舰的进场顺序：最先进入港湾的是扫雷驱逐舰“艾里森”号、“汉布尔顿”号和“托马斯·弗雷泽”号，之后是驱逐舰“萨瑟兰德”号和“特文宁”号，紧随其后的

是登陆部队指挥官奥斯卡·巴杰少将的旗舰轻巡洋舰“圣迭戈”号，然后是快速运输舰“戈塞林号”、驱逐舰“韦德伯恩”号、水上飞机母舰“坎伯兰湾”号以及水上飞机供应舰“苏森”号。众多的扫雷艇中，只有“霍普金斯”号是3年前在瓜岛加入战争的。当年和它并肩作战的同伴都已折戟沉海，只有它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了东京湾。

“密苏里”号在距横须贺海岸约6公里处下锚，周围停满了盟军的各型舰船。舰体庞大的战列舰、巡洋舰居中，驱逐舰及辅助舰艇环绕在周围，灰色的侧影构成了一座雄伟的海上城市。盟军水兵个个目光炯炯，严密监视岸上的一举一动，以防任何意外事件发生，实际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美军目力所及处都是日本人的地盘，这种感觉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紧张。一些人甚至怀疑日本人的投降根本就是陷阱，试图将盟军舰队吸引到近海再一网打尽。所有舰船都保持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水兵各就各位，黑洞洞的舰炮炮口指向海岸。“我们满意地发现，”罗林斯中将在日记中写道，“岸上那些工厂的烟囱中从未升起过黑烟，说明它们并未开工。往日充斥着各类船舶和小艇的海湾也是一片荒芜。”

16时刚过，“科罗拉多”号水上飞机在战列舰“南达科他”号近处降落，第一个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海军上将，他身后跟着副参谋长谢尔曼少将、情报参谋莱顿上校及副官拉马尔中校等人。尼米兹从关岛出发前就对莱顿说，这次带他出席日本的投降签字仪式，是为自己多次没有批准他离开司令部到海上服役的请求而做出的补偿。哈尔西提前来到舰上，热情欢迎自己的上司和老友。“南达科他”号的主桅上很快升起尼米兹的海军五星上将将旗。

尼米兹一行还未在临时旗舰上安顿完毕，哈尔西就报告说他组织好了一支队伍，准备登岸解救东京附近战俘营里可怜的盟军战俘，“在东京湾，我们的战俘甚至跑到海边向远处的巡逻艇高声叫喊”。但麦克阿瑟命令在陆军到达之前海军不得擅自展开营救行动。

“比尔，尽管去做吧，”尼米兹说，“麦克阿瑟将军一定会理解的。”

对第三舰队各航母的航空大队而言，和平初至的几天似乎比战时还要繁忙，他们和李梅的B-29干的是差不多的活儿。从8月16日至9月2日，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共起飞战机7726架次，飞行员比战时任何相同时间长度都飞得更多。他们向战俘营投下传单，让俘虏留在那里等候救援人员。“快结束了，”其中一张传单上写着，“不要灰心，我们时刻惦记着你们，我们正在实施能最快接走你们的方案。”装着食物、衣物、药物和香烟的救援包投放下去，空投量急剧增加导致降落伞出现了短缺，一些物资只能用自由落体的方式投放，导致战俘被包裹砸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时候用这种方式死去实在太窝囊了。

接到哈尔西的命令，辛普森准将立即率部向内陆进发，哈尔西的秘书、未来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史塔生中校随队前往。经过几天搜索，舰载机基本锁定了东京周围各战俘营的位置，现在再次出动为辛普森的部队导航，引领他们乘小艇溯江而上前往一处处战俘营。登陆艇靠近海岸时，数以百计的盟军战俘拥到岸边朝他们呼喊，一些人甚至跳进海里直接向登陆艇游去。

辛普森带队登上了横滨外海一座人工小岛，臭名昭著的大森八号战俘营就位于此处。第三舰队军医乔尔·布恩海军准将发现这里跟地狱没有什么两样，“简陋的营房里肮脏不堪，到处都是患者和死人”。辛普森要求带走所有战俘，日军负责人提出：“我必须有官方的书面命令，否则我无权释放这些人。”“你已经没有官方了，”史塔生说，“现在我们就是你的官方。”一名水兵看到救援队伍后激动地喊道：“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就告诉那些龌龊的日本人，哈尔西将军一定会来解救我们的。”19时10分，战俘陆续登船。到午夜时分，“仁爱”号接纳了794人。这些饿得半死的可怜的人

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体重在飞速增长，一些人甚至一天就能增重四五磅。

被解救的人中有前文提到的“漫游男孩快车”号领航员“哈普”·哈罗兰少尉。在东京上空被击落跳伞之后，他在战俘营里度过了7个月2天又9小时的痛苦人生。次日晚上，他在“仁爱”号上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哈尔西，海军上将专程赶来看望他们。“看到医疗船上那些孩子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受降仪式上好不容易才抑制在那些日本代表脸上踹一脚的冲动。”“仁爱”号停泊在东京湾的几天里，战俘接受了简单治疗。9月2日，当日本代表登上“密苏里”号签署投降书时，哈罗兰他们在不远处的医疗船上观看了全过程。几天后，哈罗兰被一架C-54运输机送回田纳西州和家人团聚，随后前往西弗吉尼亚州一家陆军医院治疗了6个月才恢复健康。他凭借自身努力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战争和悲惨的战俘生涯让他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无法脱离噩梦的折磨。1985年9月，在时任美国驻日大使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的帮助下，哈罗兰远涉重洋来到东京，会见了当初击落“漫游男孩快车”号的日军飞行员樫出勇和另一名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当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小林金幸等两名同情美军战俘的看守。之后，哈罗兰多次访问日本，心灵的创伤渐渐愈合。1988年，得知樫出勇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立即给这个曾击落自己的人写去鼓励的信。“飞行员喜欢这些鼓励，”哈罗兰说，“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激励。”

令哈罗兰始终不能忘怀的是那位仅见过一面的老朋友，他跳伞过程中没有向他射击而是微笑向他敬礼的日军飞行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每次接受采访、演讲或出版书籍时，我都会提到那次敬礼，我要让世人知道这位伟大的敌军飞行员的骑士行为。1945年1月27日，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在一片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空，在我快要放弃一切的时候，是他给了我生的希望。”2000年春，当他在一次演讲中

再次提到那段难忘的经历时，一个研究二战航空战史的听众说可以帮助他找到那个人。向哈罗兰微笑敬礼的海法秀一，战后转行做了民航飞行员，退休后成为一名航空画家。经多方打听，哈罗兰终于知道了他的住处。2000年10月23日，哈罗兰专程飞往日本，在千叶县船桥市海法儿子的住宅里见到了他。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当时哈罗兰78岁，海法75岁。哈罗兰根据这些经历出版了自传《哈普的战争》。

8月30日，美军分空中和海上两路登陆日本。清晨6时，美国陆军第十一空降师第一八七团乘C-54运输机在厚木机场依次降落。除坦奇先遣队乘坐C-47之外，美军后续主力部队都选择乘坐块头更大、航程更远的C-54。他们无法预计日军究竟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自己，C-54的更大航程可以保证他们在厚木降落受阻的情况下安全返回冲绳。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得到了第三十八特混舰队“地狱猫”和“海盜”的全程护航。

从第一架运输机上最先走下来的，是第十一空降师师长乔·斯温少将。从他的装束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当时有多么紧张：斯温身穿作战服，脚蹬跳伞靴，头戴钢盔，腰间别着一把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胸前斜挎一条子弹袋。最早踏上日本土地的美国大兵丝毫没有胜利者的得意和喜悦，心中反而充满了紧张和不安。所有人都紧紧攥着上好膛的枪，准备随时参加战斗。一同空运的75毫米榴弹炮都破天荒地没有拆解，而是被完整安置在机舱里，放在地上装上炮弹就可以开火！空气中到处充溢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以至于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要是那天有人放了一个爆竹，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第一架飞机上的美军伞兵迅速抢占了机场附近的预定位置。从第二架飞机里钻出来的副师长皮尔逊准将率部占领了机库，机库外墙上很快用油漆刷出了“第十一空降师司令部”的字样，不过当时他们的资产仅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6时20分，美军在跑道尽头的一根钢

管上升起了星条旗，与皮尔逊同机抵达的师属第五一一通信连先遣组迅速与冲绳基地取得了联系。

跑道尽头停放着几十辆汽车，现在它们和那里的一个朝鲜劳工营都归美国人指挥。“那些车看上去都很糟糕，”皮尔逊准将后来回忆说，“许多车后边带着一个木炭炉，负责为车辆提供动力。”与师长同机抵达的师后勤参谋约翰·康纳德少校认真检查了那些车辆，发现除了原定给麦克阿瑟乘坐的那辆1939年出产的林肯轿车还算不错，其余车辆使用什么动力的都有：烧酒精的，烧木炭的，甚至有烧蒸汽炉的，而且所有车辆的轮胎磨损都非常严重。康纳德立即用刚刚建立的电台和冲绳基地取得联系，要求尽快把师属第七一一整備连最好的汽车技师送到机场，不管把谁从飞机上拉下来，都要让他们立即登机。

有末带着一名操一口牛津腔的翻译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他向斯温伸出手，后者完全不予理会。斯温注意到包括有末在内的所有日本人腰间都悬挂着一把军刀，他让翻译告诉有末，除非他们拿掉这些东西，否则他不会和他们谈话。日方翻译告诉斯温，在日本这是军人权威的象征。“你告诉他，”斯温告诉翻译，“从现在起，我才是权威。”有末只好下令所有人解下了军刀。

斯温少将的身高超过了1.9米，身材矮小的有末必须仰着脸和他说话。他告诉斯温，附近有两支“神风队”的队员还没有放下武器，希望美国人将登陆部队的活动限定在机场范围之内。“尽管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我们的人毕竟太少。对我们来说，最好在14时麦克阿瑟将军到来之前，我们的地面兵力最少能达到一个团。”皮尔逊准将后来说，“幸好中午前我们得到通知，那些‘神风’队员已经放下武器各自回家了。”

第五一一团代团长亨利·吉伯斯中校奉命随日本人一起前往横滨，对麦克阿瑟从机场到下榻的新大酒店的路线沿途进行安排。第二

批在机场降落的是第一八八团第三营和师仪仗队，军乐队也到了。当天美军从冲绳到厚木的穿梭飞行一直都在进行，每3分钟就有一架C-54着陆，这是战争期间——准确说战争已结束——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运。跳下飞机的美军伞兵迅速在机场周围布置了一道环形防线。12时前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中将率众幕僚抵达，在第十一空降师临时司令部里与斯温等人讨论了迎接麦克阿瑟的相关细节。

当天上午10时整，威廉·克莱门特准将率陆战四团在横须贺登陆。和第十一空降师的遭遇类似，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做好了战斗准备，却没有遇到任何敌人，日军丝毫没有耍花招的迹象。第十八、第二十一水下爆破队队员迅速拆除了岸防炮和沿海碉堡，将炮管和其他活动部件扔到了船上，他们随后的检查显示军火库里没有弹药。在一座大型仓库的墙壁上，书写着一幅巨型英文标语：“三敬美国海军和陆军！”少量留守日军个个规规矩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当天夜幕降临时，登岸的美国海军水兵和陆战队员超过了10000人。

10时30分，登陆部队旗舰“圣迭戈”号轻巡洋舰靠岸，第三舰队参谋长卡尼少将、登陆部队总指挥巴杰少将登上陆地。日本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户塚道太郎对美国人彬彬有礼，向卡尼深深鞠躬，将基地指挥权交给美国人。卡尼被眼前这一幕弄蒙了，一度丧失了应有的警觉：“街上那些小孩子都向我们打出了‘V’字手势，你怎么看？”他发现日本人的友好“比阴郁或抵抗还令人恐慌，这真诡异”。在基地指挥部大楼，克莱门特准将主持了升旗仪式，使用的是海军陆战队占领关岛和冲绳岛时升起的那面旗帜。

对负责占领横须贺基地的美军水兵而言，夺取“长门”号这个战利品无疑属于至高无上的荣誉，它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旗舰，今天成为日本海军大型舰艇的唯一幸存者。“霍勒斯·巴斯”号高速运输舰靠上“长门”号舷侧，托马斯·弗林上校率领由91名水兵和49名技术专家组成的特别小组登舰，受到了“很懂礼貌”的

日军水手的热情接待。弗林后来回忆说：“这些点头哈腰、谨小慎微甚至提心吊胆的家伙，居然是折磨我们战俘、残暴成性的敌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弗林命令日军舰长杉野修一——日俄战争旅顺港闭塞作战中战死的“肉弹勇士”杉野孙七兵曹长之长子——将主桅上的太阳旗降下来，杉野指令一名水兵前往执行，弗林立即制止：“不，我要你亲自上去把它降下来！”夺取“长门”号还帮助美国人澄清了一个问题，他们之前一直纳闷“长门”号的姊妹舰“陆奥”号究竟藏哪里去了。通过盘问杉野等人，他们终于弄清那艘战列舰已在1943年6月8日因意外事故沉没。此节前文已述。

14时前后，尼米兹和哈尔西率众参谋登岸，乘一辆日方提供的不知哪年生产的豪华轿车在船厂里兜了一大圈，视察干船坞、军官俱乐部和医院，沿途受到水兵和陆战队员夹道欢迎。让两位将军高兴的是，美军舰载机和B-29的轰炸对基地造成的破坏不大，所有设施稍加修葺就能投入使用。但日本人未像在马尼拉答应的那样把基地收拾干净。“他们显然放弃了，兵营地面有几个月没有打扫，地上的灰土足足有半英寸到一英寸厚。”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回忆说，“设施状况糟透了，我们每天都得清理粪池，用木车和超大号的桶运走粪便，那些桶大部分还是漏的。街上、兵营、食堂里满是大群大群的苍蝇，我们花了几个月才修好排污系统，把这个地方清理干净。人员的健康状况令我忧心忡忡。”尼米兹告诉随行记者，没有任何事实证明日本人采取过行动来清理场地或使机器正常运转。哈尔西亲眼看到军官俱乐部里，“那些体形和胆子都大得出奇的老鼠到处乱跑”。

日本人提供的汽车很快就没油了，两位将军只好屈尊下车步行。哈尔西几乎是边走边骂。“当天哈尔西将军的大部分言论，”《纽约时报》随行记者评论说，“绝大部分是不能写进报道里的。”横须贺军营里的床铺对美国人来说实在太短，舰队紧急运来了折叠床和吊床。“海蜂”工兵立即行动起来，修建厨房和食堂，修复电网和通信

网，重新铺设道路。在随后几周里，他们还将建起礼堂、冷库、棒球场、体育馆、自来水厂和热水浴室。

下午晚些时候，尼米兹在“南达科他”号的作战室里召开了讨论受降仪式相关事宜的专题会议。除了哈尔西、谢尔曼、卡尼和“密苏里”号舰长默里上校，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中将特意赶来参加会议。萨瑟兰简要介绍了仪式流程，尼米兹告诉默里，要不遗余力地按照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去做，确保所有事情都能按计划进行。他还告诉哈尔西，将会很快提供给他一份参加仪式的详细人员名单，包括记者和摄影师。默里在会议中途匆匆离场，赶回“密苏里”号进行布置。从这一刻起，战列舰上所有不当班的人员都要投入准备和服务工作之中，需要他们干的事情简直太多了。令默里稍感宽心的是，他可以得到卡尼少将、尼米兹副官拉马尔中校、哈尔西副官比尔·基切尔中校的全力协助。哈尔西下令解除了灯火管制，当晚第三舰队的每艘船上都亮起了久违的灯火。

当天清晨8时，一架C-54大型运输机从冲绳岛读谷机场起飞，朝东京方向绝尘而去。为这架运输机护航的是一左一右两架B-17：左边那架坐着美国陆军战略航空兵总司令斯帕茨上将，右边那架坐着第五航空队司令官肯尼上将。由此推测，运输机上运载的人必定不同凡响。端坐在“巴丹”号飞机上的人，正是盟军远东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五星上将，他是前一天从马尼拉飞抵冲绳的。从此，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兴趣虎头蛇尾般神秘消失了，他再没卷入这个国家的生活。后来从他手里接班的竟然是他新吸纳的拥趸斯普鲁恩斯。

在5个小时的航途中，麦克阿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他在C-54宽敞的通道里来回踱步，不时对参谋发号施令，还用烟斗戳着空气以示强调，或者低头钻进飞行员座舱跟威尔登·罗兹中校说话。在谈到未来治理日本的方针时，他告诉秘书邦纳·费勒斯准将：“非常简单，我们将运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现占领。别的不说，

我首先要给日本妇女以选举权。”费勒斯究竟到过多少次日本，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这个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告诉司令官：“如果那样，日本男人会不高兴的。”“这正是我需要的！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就要使日本军方名誉扫地，因为妇女不要战争。”毫无疑问，麦克阿瑟现在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要有助于未来的占领，为此，他断然拒绝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上将提出的让裕仁亲自飞往马尼拉向他投降的“馊主意”。

富士山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时，麦克阿瑟歪在座位上睡着了。考特尼·惠特尼准将轻轻把司令官推醒。“富士山，多美呀！”麦克阿瑟喃喃地说。“巴丹”号从三浦半岛中部飞过，飞得很低，透过舷窗可以看到镰仓的巨大铜佛像。随后飞机在东京湾上空绕了个大圈，锚泊在那里的第三舰队清晰可见。飞机逐渐下降高度，罗兹驾机飞过青翠的田野和稻田。不远处就是厚木机场，麦克阿瑟和参谋能看见被炸毁的机库和地面的废墟，还有被拆掉了螺旋桨和机炮的日军飞机。

飞机马上降落，麦克阿瑟发现身边很多人腰里还别着手枪，“把它们全都取下来！”他命令道，“方圆10英里内有15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师团。如果他们想杀死我们，这些玩意儿根本起不到作用。拿出无所畏惧的架势，才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被打败，那么当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下去时，他们自然就知道了。”在之后统治日本的5年里，麦克阿瑟始终没有带过佩枪。

一同抵达的肯尼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姿态是心理上的神来之笔。因为看见我们赤手空拳走在他们的国土上，看见我们对这7000万人口的战败国中存在的危险全然无惧，他们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对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确凿无疑地输了。”日本历史学家数尾川合对此评论说：“这显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冷静和勇气，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信任日本人的良好姿态。它是彻底解除日本人恐惧的最成功的一场心理战。从那时起，可能存在的对

美国人进行疯狂攻击的任何危险，都随着日本人的一片赞誉和感激而消失了。”大英帝国前首相丘吉尔对此不吝赞美之词：“在二战期间所有惊人的勇敢行动中，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厚木机场的着陆是最勇敢的。”如果丘吉尔看过《三国演义》，他肯定会说“单刀赴会”。

惠特尼在日记中形象记述了飞机降落前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以比树梢高不了多少的高度盘旋在机场上空。当我眺望机场和关东平原的连绵土地时，我可以看到无数防空炮位，很难不使我细想日本最近的一些行为。在这里很有机会发生一项最后的高潮行动，高射炮在这个射程内不可能打不中目标，难道死亡这个战争的贪得无厌的怪物在成千个战场上放过麦克阿瑟，只是为了到最后才杀死他吗？我屏住呼吸，我相信全世界也都在屏住呼吸。可是一如既往，他是对的，他对东方了如指掌。他太熟悉日本人的性格了，不会这样盲目地与死神赌博。他熟悉并信任这种所谓‘武士道’的传统骑士气概的民族精神。”

14时19分，“巴丹”号在厚木机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麦克阿瑟以最适合拍照的姿势出现在舷梯顶端。第十一空降师军乐队开始演奏，超过200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大部分是日本人——蜂拥而上，紧接着就是一通闪光灯的密集“扫射”。美国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在《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一书中形象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麦克阿瑟向下走了两步，嘍了两口玉米芯烟斗，然后摆出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姿势供摄影师拍照，烟斗和帽子都得意扬扬地倾斜着。”

麦克阿瑟缓步走下舷梯，在机场等候多时的艾克尔伯格上前向他敬礼。“鲍勃，”麦克阿瑟边回礼边说，“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这好像是到了终点。”不知道艾克尔伯格回忆录《荆棘之路向东京》是否受到了麦克阿瑟这句话的启发，他在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跟了他这么多年，从他那里只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表演

的重要性。”两人信步来到军乐队面前，麦克阿瑟告诉正在起劲挥舞胳膊的乐队指挥：“非常感谢你们！我想让你告诉这支乐队，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动听的音乐。”

日本人凑了大约50辆不同牌子、颜色、生产年份的轿车和大巴，负责将麦克阿瑟和他的团队送到横滨新大酒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邓恩眼里，“这些破破烂烂、走起路来嘎吱作响、靠烧木炭驱动的汽车中，没有哪辆像是能开完这15英里路程的样子”。排在最前面的是一辆破旧的红色消防车，它启动时的巨大声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日本人一起动手的暗号。麦克阿瑟爬进那辆林肯轿车的后座，车队在消防车的引领下开上了满是弹坑的道路。两个师团的3万名士兵列队站立在道路两旁，平均不到2米站立1人。让美国人纳闷儿的是，这些人统统面朝田野，背对道路。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日本人表达尊敬的一种仪式，之前只有天皇出行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路边田地里耕作的农夫会好奇地抬起头，看着不远处路过的车队，有些人甚至朝他们挥手致意，但大部分人继续埋头干活。美联社一名记者形容这个别致的车队“就像在南部乡下转来转去寻找演出地点的三流马戏团”。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说：“从后窗望去，一大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破车聚集在一起，加上到横滨坑坑洼洼的道路，但这就是日本最好的运输机关了。”途中不断有车辆抛锚，从厚木机场到横滨的15英里路程，车队竟走了2小时。途中最紧张的当数艾克尔伯格，他对麦克阿瑟的安全忧心忡忡，连大气都不敢出。

横滨早已变成一座鬼城。“店铺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许多人行道也废弃了，”惠特尼在日记中写道，“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我们被送到了新大酒店，我们要在那里待到麦克阿瑟正式进驻东京为止。”第二天从厚木机场前往横滨的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官罗伯特·理查德森中将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道路穿过种满庄稼的绿色田野和几座村庄，一切都极其简陋而贫困。这些糟糕道路两侧的人都脏兮兮的，

无论男女。像横滨这样的大城市近乎一座死城，没有生命，没有商店，也没有动静，只是偶尔会有手推车或电车开过。”

豪华林肯轿车在新大酒店门前停住，艾克尔伯格命令500名伞兵提前赶到这里执行警戒任务。身穿上浆翻领衬衫、燕尾服和条纹长裤的酒店总经理野村洋三，率一众服务人员在大堂前的台阶上列队迎接，看起来因能接待这样的大人物而由衷地开心。

野村向麦克阿瑟深深鞠躬：“欢迎光临，希望您能为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意。在您下榻期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希望您能喜欢我们展示给您的房间。”

横滨最豪华的新大酒店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重建的，在经历多轮空袭后依然完好无损。野村伸着手在前面引路，护送麦克阿瑟进入电梯，来到他入住的315号房间。这个最豪华套间里的家具陈设虽然略显陈旧，但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麦克阿瑟吩咐所有人退下，希望能在床上打个盹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走廊里上百名美军军官都在寻找自己的房间，走路声、说话声不绝于耳。麦克阿瑟按响服务铃，三名服务员战战兢兢地闪了进来，身后跟着总经理。野村再次向麦克阿瑟深深鞠躬，询问他是否希望在私人餐厅里用餐。

“不，”麦克阿瑟说，“我要在主餐厅和我们的人一起用餐。”

一盘盘冒油的美味牛排被端了上来。惠特尼担心有人对麦克阿瑟下毒，建议找个日本人先尝一下。“没有人会永生。”麦克阿瑟边说边用刀将肉叉进了嘴里。酒店员工早就料到美国人会起疑心，也料到他们会叫人来试吃食物。野村再次跑了过来，为麦克阿瑟此举显示出的“巨大信任”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我和我的员工都感到了难以置信的荣幸”。麦克阿瑟清楚，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快就会传遍日本，为他改造日本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餐厅里挤满了盟军军官和战地记者，更多人正从厚木赶来。尽管如此，酒店厨房总有办法拿出足够的食物给他们吃。牛排吃完了，只剩下上边浇了一层灰白色酱汁的油煎鱼。麦克阿瑟清楚，食物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战败国里格外稀缺，搜罗这些牛排和鱼绝非易事，说不定那些送来食物的人还在挨饿。为了展示盟军的善意，麦克阿瑟要求后来的人必须吃下它们，不合胃口也要捏着鼻子吃，因为“这无疑是他们能够拿出来给我们吃的最好食物了”。麦克阿瑟这样做的后果是很多陆军军官走后门，想方设法去海军舰船上吃可口的食物。贵为集团军司令官的艾克尔伯格抽空跑到海军登陆部队的旗舰“圣迭戈”号上，一口气干下去一大堆牛排和葡萄果冻，还吃了3个巧克力冰激凌。一般军官和士兵就更不用说了。

当晚，斯温向麦克阿瑟报告当天123架C-54共运来了约4200人。除了最高统帅及随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部分成员，第十一空降师下属第一八八团1096人、第一八七团1257人和第五一一团1165人。登陆部队在横滨到东京公路距横滨8公里之内的沿途设置岗哨，时刻监视日军一举一动。

麦克阿瑟对聚集在自己身边的军官们说：“弟兄们，我们正在进行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冒险。我们现在坐在敌人的国土上，只有4000人的军队，却要看管关东平原22个师团超过30万人全副武装的日军部队，另外还有7000万名不要命的疯子。只要我们走错一步，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绝望境地。”惠特尼知道司令官在危言耸听，因为从他脸上看不出一点儿担忧的意思。

第二天吃早餐时，麦克阿瑟前一天得出的很多日本人都在饿肚子的结论得到了证实。第十一空降师的补给军官可怜巴巴地汇报说，他的部下忙碌了整整一夜，只找到了一个可供最高统帅早餐时享用的鸡蛋。“日本陷入了极度贫困，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接近崩溃边缘，”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人力成为唯一或潜在的资

源。”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当天14时，麦克阿瑟断然下达了一道别具一格的命令：占领军不许从当地取用任何食物，只能消耗从美国海运或空运来的口粮——这道命令后来被称为盟军总司令2185号命令第一条。一小时后，他再次下令取消了艾克尔伯格刚刚颁布的城市戒严令和宵禁令。以上举措，相当于向日本民众表示了他在日本实施改革时将展示战胜国的怜悯和宽容。

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会被要求提供占领军所有给养，他们在占领区就是这么做的。铃木内阁及新上任的东久迩宫内阁一致认为，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及运入物资几乎为零，还要负责占领军的粮食供应，大规模饥荒无法避免，1945年冬很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事件。麦克阿瑟这道命令让东京高层长出了一口气。美国人的实际做法大大出乎日本人意料，他们经常拿出粮食给当地人解危救难，许多是出于善心而非官方或专门的慈善行为。在横须贺军港，“海军陆战队给当地民众送来20卡车面粉、燕麦片、罐头食品和大米，次日又有11辆装着医疗物资、毯子、茶叶和其他东西的卡车开了过来”。东京南边一座陆军兵营，一群日本孩子趴在铁丝网围栏上看里边的人吃饭，美国大兵就把自己吃的东西拿给他们。消息很快传了出去，更多的人跑了过来，后来每天早晨都有不少妇女儿童在兵营门口排成长队，美军士兵把罐装C型口粮装在粗麻袋里送出来给他们，指挥官装作没看见。美军进驻东京，市民甚至领到帮助度过严冬的固体酒精。

31日当天，远东地区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本陆军各联队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情，焚烧军旗。根据陆军大臣下村定8月24日颁布的命令，“全军必须在8月31日之前完成军旗的奉烧”。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描述道：“自1874年1月23日明治天皇亲自授予近卫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军旗之后，此后凡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作为部队团结之核心。日军官兵对军旗的敬仰精神，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即使现在要无条件投降，也不允许军旗落在敌

人手里。”军旗为天皇亲自授予，且仅为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军旗。按照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官兵眼里是个不得了要紧东西。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所有盟军部队都期望缴获日本联队军旗，未能如愿。当天在日本本土焚烧的军旗有179面，在国外为265面，总计444面。

并不是所有人都严格执行了“奉烧命令”。日本陆军第三二步兵联队7月23日宣布成立，联队长后藤四郎中佐不愿将刚刚领到一个月的军旗烧掉，决定违抗命令把军旗保留下来。31日上午，后藤先将全体军官集中到联队长室一起向军旗行永别礼，然后命令他们先到“奉烧”仪式现场，只留下心腹联队旗手有吉胜少尉。两人迅速取下旗面，藏到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小木箱里，把旗冠和旗杆放入军旗箱中。两人随后捧着一只装有旗冠和旗杆的军旗箱来到现场，按既定程序在全体官兵面前烧毁了箱子。“奉烧”仪式结束之后，有吉将军旗秘密送往山口县石城山上的日本神社，交给了住持友清欢真。1948年，后藤又将军旗秘密从石城山取回藏在长崎家中。1951年9月日本恢复主权之后，后藤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型祭祀活动，对外展示秘密收藏多年的联队军旗。1959年8月，他向日本NHK电视台公开了这段秘密。

31日晚，当麦克阿瑟和众幕僚围坐在大餐桌前准备就餐时，外边走进来的一个人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放下了刀叉。乔纳森·温赖特中将把身体倚靠在一个结实、有大弯柄的胡桃木手杖上，缓缓走了进来。麦克阿瑟一眼就认出，那根手杖正是自己在马尼拉时送给他的。温赖特身后还跟着一位英国军官，他是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的帕西瓦尔陆军中将。在被从中国东北辽源的战俘营里解救之后，两人乘火车来到沈阳，然后乘机经重庆、冲绳，辗转来到日本。温赖特的身高超过1.80米，体重却只有44.5公斤。帕西瓦尔和他一样瘦骨嶙峋。他们

弱不禁风、颤颤巍巍的可怜样子激怒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惊呼着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这种反应既出于惊奇和尊重，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本能反应。

麦克阿瑟快步走上前，伸出双臂抱住那个站都站不直的骨头架子。温赖特的头发只剩下几绺，全白了，他的头相对于那个木棍一样的可怜身躯来说显得硕大无比，他深陷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幽光。4年战俘生涯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让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温赖特认为，自己对菲律宾的沦陷难辞其咎。无数个漫长的夜晚，他一直盯着监狱的墙壁，考虑该如何在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自问能否在看不到尽头的监禁生活中幸存。

温赖特看着麦克阿瑟，显然想说些什么，却哽咽着说不出一个字，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麦克阿瑟紧紧拥抱温赖特，上下打量他。就是眼前这个人替自己受了3年多的罪，想到这里，他热泪盈眶。他搂着温赖特的肩膀回到餐桌前，“这时，我可以从近处端详这张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归来的人的脸，憔悴的面庞上流露出的表情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那皮肤就像旧鞋的皮面那样”。“吉姆，吉姆。”麦克阿瑟低声呼唤温赖特在军校时的绰号。温赖特哽咽着说出“将军”二字就再也说不下去。记者邓恩为此写道：“我从没见过麦克阿瑟将军表现出如此多的激情。”周围的军官一起起立鼓掌欢呼，现场的紧张气氛稍稍缓和。

麦克阿瑟、温赖特和帕西瓦尔坐下来谈了1个多小时。他向温赖特保证可以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将军，我现在只想指挥一个军，”温赖特用沙哑的声音说，“这是我从一开始就要求过的。”“噢，吉姆，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麦克阿瑟拍着胸脯向温赖特保证：“什么时候想要你原来的部队，它什么时候就是你的。”麦克阿瑟这句话让温赖特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了。

事实上华盛顿丝毫没有怪罪温赖特的意思。当初他在科雷希多岛率部向日军投降之后，马歇尔就因为未能及时向菲律宾守军提供必要增援而对坚持到最后一刻的温赖特充满了敬意和同情，并向罗斯福总统提议授予他荣誉勋章，最后因遭到麦克阿瑟反对未能实现。此刻在华盛顿，即将退居二线的陆军部长仍在为授予温赖特荣誉勋章而奔走呼吁。史汀生认为，温赖特应该获得这枚他完全配得上的勋章，“不仅是因为他在巴丹战役那惨烈而不可避免的最后阶段表现出的坚忍，还因为在将近4年的监禁生活中，他以男子汉的方式抵制了日本人企图让他精神崩溃的种种努力”。

参加完日本投降仪式的温赖特随即飞往马尼拉，出席了山下奉文第十四方面军向美军的投降仪式，此节前文已有所述。当他9月7日回到国内时，国民像对待凯旋的英雄一般热烈地欢迎他。温赖特见到了马歇尔上将，参谋长当场宣布晋升他为陆军上将。

“我不知道人们会怎么看待我。”温赖特还在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内疚、自责。

“你是美国英雄！”马歇尔的口气不容置疑，“为了部下的生命，你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

温赖特夫妇应邀前往白宫。“瘦猴，感谢你拯救了数万美国大兵的生命！”杜鲁门总统边笑边把一枚荣誉勋章挂在他的脖子上。

美国陆军在给温赖特授勋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1942年5月，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在指挥菲律宾的美国陆军与异常强大的敌军的战斗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敢无畏和坚定果断的领导才能。他多次出生入死，尽职尽责。在敌人围攻科雷希多岛的最后抵抗中，他承担了重要决策的个人责任，博得了同盟国的一致钦佩。他的勇气和决心，是对受到强烈压迫的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极其重要的鼓舞！”

1946年，温赖特出版回忆录《四年屈辱：战败、投降和囚禁》。从书的内容来看，他始终没有从自责中走出来。之后他先后出任美国东部防区、第四集团军司令官等职，1947年从陆军退役。1953年9月2日，温赖特病逝于圣安东尼奥。1981年，美国作家杜安·舒尔茨为他写了《巴丹英雄：温赖特将军的故事》一书。舒尔茨在书中写道：“为了士兵的生命，放弃一个职业军人的荣誉而选择向对手投降，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一点乔纳森·温赖特将军做到了。他在荣誉面前选择了责任，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

9月1日，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麦克阿瑟率众幕僚搬到海关大楼的临时司令部办公，那是距新大酒店只有三个街区，靠近横滨海边的一座大型石头建筑。当天上午，尼米兹和哈尔西乘驱逐舰“布坎南”号来到横滨专程拜访了麦克阿瑟，三人就受降仪式的具体细节充分交换了意见。离开海关大楼之后，尼米兹与哈尔西前往医疗船看望了那些被解救的战俘。他们之后并未回临时旗舰“南达科他”号，而是以拜访老朋友的名义去了“约克公爵”号，英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弗雷泽上将亲自率众幕僚到舷侧迎接，三人只简单聊了几句公事。美国海军规定所有舰船禁酒，尼米兹到这里来，一定程度上是想混点儿英国人美味的威士忌喝，这正是哈尔西求之不得的事情。

尼米兹为人一向厚道。为了让麦克阿瑟开心，早在从关岛出发之前，他就用心良苦地命令海军营建工程大队为麦克阿瑟整修了一艘登陆艇，供他前往“密苏里”号时乘坐。得到命令的海军营建工程大队昼夜施工，将一艘登陆艇的全身漆成红色，椅套则为红白两色，还特意在艇首漆上了代表麦克阿瑟军衔的五颗将星。这是一艘看上去非常气派的小艇，海军连夜把它运到了东京湾。

当拉马尔中校得意地把这艘“陆军将领专用艇”送来时，麦克阿瑟瞥了一眼说：“这玩意儿太小了，我可不想乘这东西跑20海里远。”

本来以为会受到表扬的拉马尔沮丧地说：“将军，您打算乘什么船呢？”

“我要一艘大舰，而且要新的。”事实上只有像麦克阿瑟这样的陆军将领才会在用什么船上计较，海军高级军官根本不在乎这些，人家真有。受降日当天，尼米兹就是乘一艘普通小艇从“南达科他”号摆渡到“密苏里”号上去的。

这个难题难不住拉马尔，哈尔西将军那里的船多着哩！但随后麦克阿瑟通过参谋捎给拉马尔的话让他立即皱起了眉头：“麦克阿瑟将军希望能在‘密苏里’号上升起他的将旗，满足他还从未在军舰上升起过将旗的愿望。”根据海军条令，军舰主桅上只能升起舰上最高军衔将领的将旗。也就是说，当尼米兹登舰时，哈尔西的四星将旗就要降下来，把尼米兹的五星将旗升上去。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是五星上将，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的旗子转到前桅上去。况且在海军舰船上从未升起过一位陆军将领的旗帜。

拉马尔哭丧着脸前去请示司令官：“我们该怎么办？”

尼米兹一笑了之：“我丝毫不介意和麦克阿瑟将军共同分享这份荣耀。至于如何处理，你是副官，我想你一定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拉马尔去找默里上校，抓破了头皮的舰长最后用一个小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派人在主桅上桁的两端各装上一个滑轮，这样就可以把红底白星的陆军五星上将旗和蓝底白星的海军上将五星旗升在同一高度了。“这在海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拉马尔告诉随军记者，“两面五星将旗一齐升到同一根主桅上。”

其间，美军从冲绳到厚木的空运行动昼夜未停，占领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到9月1日，美军宪兵已在酒店周围的路口和海滨搭起

了检查站和岗亭。第十一空降师的部队向东京市郊挺进，在多摩川南岸停住了脚步，因为日军部队就在河对岸驻扎。东京请求将美国人进入首都的时间推迟一个星期，好让他们有时间解除当地部队的武装，麦克阿瑟同意了。

盟国各军队高级军官和记者也在不断地飞往厚木。由于缺乏车辆，他们不得不屈尊拼车。这种时候高军衔就能发挥作用了。高级将领可以直接坐进等在机场的小汽车离开，稍低军衔的军官只能暂时等待。日本人有时也会派出公交车前来运送滞留的乘客。有人看到在一辆公交车上，参加日本投降仪式的苏联中将杰列维扬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藏在袖子和行李箱里配发给他的伏特加酒。

“密苏里”号上，默里上校正正在为受降仪式进行积极准备。仪式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海军外交礼仪，每一个步骤都要求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为配合杜鲁门总统在国内发表胜利演讲，受降仪式必须在东京时间上午10时之前结束，麦克阿瑟要求日方人员在上午9时准时抵达签字位置。这样美国人就必须弄清日方代表从他们的船上下来之后，通过右舷通道抵达指定位置的准确时间。默里上校收到了尼米兹提供的参加受降仪式的人员名单，上边标明日方代表团团长是外务大臣重光葵。这个身材瘦小的日本人13年前在上海一次刺杀事件中丢掉了一条腿，现在装的是木头假肢，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

麦克阿瑟要求仪式准时开始，所以必须算准重光从舰船舷梯入口到仪式举行地点所需精确时间。默里让几名身材瘦小的水兵出列，轮流将扫帚柄塞到工装裤里，绷直双腿模仿重光葵从船上下来，登上舷梯最后抵达指定位置的全过程，旁边有人用秒表记录。水兵表演出色，默里后来告诉记者：“最慢的一个人走完全程只用了90秒。”考虑到重光年老体弱等客观因素，默里将时间延长一倍又加上了1分钟，留给重光走完全程的时间被预定为4分钟。默里离开现场，一些调皮的水兵将扫帚柄塞进裤子又重走了很多遍，不过这次没人掐表了。

意外总会不时发生。9月1日这天，舰上来了几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看穿着绝不是一般人。其中一个人递给默里上校一张字条，要求提供可以看到受降全过程的最好位置，上面有海军部长弗雷斯特尔的亲笔签名。这样的人默里肯定得罪不起，但现在所有好位置都安排满了，怎么办？有人提醒舰长，二号炮塔上方还有空地儿，从那里可以俯瞰签字仪式全过程。考虑部长大人的客人普遍年龄较大，如果站着摔下来，就麻烦了，默里派人在那里离边沿还有一段安全距离的位置摆上了几把椅子。

根据尼米兹提供的名单，所有出席者都被指定位置并标记在甲板上。1日下午，签字仪式现场总指挥、“密苏里”号炮长霍勒斯·伯德中校召集了300名水兵，暂时替身代表次日将要出席签字仪式的高官、摄影师和记者进行一次彩排。这些人第二天将充当向导，负责将自己扮演的人引领到今天他们站立或坐着的位置上。演习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当仪仗队奏响《海军上将进行曲》时，出了纰漏。伯德中校高声叫喊“尼米兹海军上将到”，“尼米兹”没有上场。众人一起望去，那个扮演尼米兹的外号叫“大胆”的身材魁梧的水手长，竟然忘了自己扮演的角色，正站在舷梯第一阶踏板上发愣。众人的目光使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于是用手挠着头，惶恐地说道：“我真该死！我忘了我竟然是尼米兹将军！”当天傍晚，默里上校到甲板上巡视了一番。他看到英国人送来的那张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的桌子和两把木椅子已摆好。万事俱备，只等明天日本人过来签字了。

9月2日的清晨格外阴冷，空中乌云低垂。凌晨4时30分，日本外相秘书加濑俊一早早起床洗漱用餐，5时准时赶到首相官邸门前。虽然才42岁，但在外务省工作逾20年的加濑已经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他出席过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仪式，还曾作为外相秘书随前外相松冈洋右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加濑早年毕业于美国艾默斯特学院，还在哈佛大学当过研究员，在美

国学习和工作时间长达7年，英语说得一级棒。正因如此，他成为出席当天重大活动并为天皇撰写现场报告的不二人选。后来加濑根据当天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回忆录《“密苏里”号之旅》，对日本投降签字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战后加濑曾出任日本驻联合国首任大使，一直活到2004年5月21日以102岁高龄去世。

清晨5时，在向皇宫方向遥拜之后，参加投降签字仪式的日本代表团成员分乘4辆汽车，在被炮火打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向横滨驶去。加濑在报告中这样写道：“隔着车窗向外望去，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片连绵不绝的废墟和残垣断壁，而那里一度曾是拥有大量兵工厂的繁华市镇，死亡和荒芜的可怕情景使我不寒而栗。然而，这些废墟和残迹也许就是我们即将参加的那场令人心碎的悲剧合适的前奏吧，难道我们不正是要为一个覆亡的帝国去寻找坟墓的悲恸欲绝的人吗？这些东西在时刻提醒我们，一个民族从迫在眉睫的毁灭边缘得救了。战争废墟和投降的屈辱放在我内心的机杼上，织成了一幅痛苦与悲伤的异样织品。路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行人，也许还没有人认出我们。我们这次行程极端保密，以防引起公众注意，从而招致激进分子对我们实施暴力拦截。”

日本投降代表团由11名军政要员组成，东京为挑选这些人着实费了不少工夫。首先是代表团团长人选，没人会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令人尴尬的职责。天皇首先被排除在外，接下来第一人选自然是新首相东久迩宫。但这个人是天皇的叔叔，让皇族成员去接受这样的耻辱同样是无法忍受的。最合适的人选当数副首相兼国务相近卫文磨，但他拒绝在这一敏感时刻前往蒙羞，烫手山芋最终落到了新外相重光葵手上。重光感慨地说：“战争戛然而止，这时日本领导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们讨厌为投降行为承担任何责任，跟厌恶某个不祥之物的感觉差不多，他们避之唯恐不及。”

加濑回忆说：“当接到作为首席代表前往签署投降书的敕书时，外相对我透露，他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这意味着天皇的绝对信任。他是一位抱有坚定和平观点的人，因此在他人避之如瘟疫、恶之如鸡梟的情况下，他却认为这是一项痛苦但有益的使命。纵然希望渺茫，任重道远，但他依然决心让国耻之日成为日本向和平国家蜕变的复兴历程的起点。如果这一天标志着一段旅程的终结，那么它同时也是另一段旅程的开端。只是昔日穷途痛哭的行路人，今后将会走向辉煌。”

根据美国人提出的要求，首席代表重光只能代表天皇和政府，还必须有一个次席代表出面代表帝国大本营签字。鉴于陆军在与海军的博弈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这一职位非陆军参谋总长莫属。据说当得知自己被推举为军方代表人选时，梅津气得脸色铁青，指天发誓说如果硬逼他就范，就立马切腹以死抗议。加濑向重光建议说：“要想让他体面地履行职责，非天皇亲自出面劝说不可。”在裕仁的干预下，梅津十分勉强地接受了次席代表的任命。

9月1日下午，裕仁将两人叫入皇宫，温言安抚慰藉了一番。重光对此表态说：“日本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承诺成为民主国家中的一员，我觉得这并不违反我们的传统。我们平日来拜见陛下，是因为陛下一向体察国民意向，并将此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情，对此我们十分感激。日本国民自始至终都心系陛下，陛下也心系万千百姓。这就是日本的本来面目，即日本式民主，因此从本质上说是不违反传统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臣才决定遵从圣意，前往签署和平文书。”裕仁对此大加赞许：“我的想法和你完全一样，就请按照这种想法去完成使命吧。”听了天皇一番话，梅津原本郁闷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除了重光和梅津，日本代表团还有9名成员，外交官、陆军和海军军官各3人。这9人的共同点是战时劣迹较少，多有留学或驻外经历，很少或没有担任过前线作战部队的指挥官。陆军派出的三人是参谋本

部作战部长宫崎周一、陆军省军务课长永井八津次以及大本营陆军部情报参谋杉田一次。永井在美军5月7日对东京的大空袭中身受重伤，此时病愈出院，策划并指挥宫城叛乱的竹下健二、椎崎二郎、畑中健二都是他的直接下属。杉田曾在新加坡、瓜岛和冲绳岛战役中多次出场，出镜率仅次于“豺狼参谋”辻政信。作为日本陆军中罕见的亲英美派人士，参加完投降仪式的杉田随即被押往新加坡樟宜基地受审，但很快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东京，杉田加入了盟军最高统帅部战史部门。1960年，杉田以中将军衔出任日本自卫队第四任陆上幕僚长——相当于战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因为平时喜欢阅读，颇具文采的杉田著有《日本的世界战略》《中苏兵要地志》等书，一直活到1993年4月12日以89岁高龄去世。

按说陆军最高长官梅津出席，海军也应该总长出马才对。但丰田不愿去，甚至连次长都不愿派出。8月16日前次长大西切腹之后，“大和”号首任舰长高柳仪八于8月20日出任军令部次长，也是旧日本海军最后一任次长。丰田并未让新来的高柳前去，而是叫来了作战部长富冈定俊。“开战时你就是作战课长，现在你又是作战部长，”丰田以一向尖酸刻薄的口吻说，“也就是说，这场仗从根本上就是你打输的，你不去谁去？”富冈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只能低头表示服从。他内心打定主意，参加完仪式回来就切腹，但不知何故没切。令人意想不到的，富冈的偶像不是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之类，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他的办公室里还挂有他的画像。老酒猜测，富冈很可能会这么想，尼米兹铁定要出席受降仪式，以前看到的都是照片，这回大概率能见到活的了。

陪同富冈一同前往的两名海军军官从职务上看就是闲人，一个是上次陪同河边前往马尼拉洽谈投降事宜的横山一郎，他想此行可能会遇见好友特纳上将。横山生性豁达，不觉得丢人。另一个是海军派驻大本营陆军部的参谋柴胜男，他担任过驱逐舰“沼风”号、“响”号

和轻巡洋舰“大井”号舰长。海军派出人员的最高军衔仅为少将，摆明了就是想把战败投降的大黑锅甩给陆军。

外务省的三名代表除了加濑，还有上次陪同河边前往马尼拉的冈崎胜男。最后一人是外务省调查局第三课课长太田三郎。太田和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波茨坦公告》的起草者、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专家杜曼都是好朋友。参加完投降仪式几天之后，一名美军军官亲自登门给太田送来了一封信。杜曼在这封信中说：“我想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若有追究你战犯责任的事，请别担心，我随时可以出面给你做证。”前文提到，战后裕仁欲通过太田邀请格鲁访日，因格鲁与麦克阿瑟一向交恶最终未能成行。

为谨慎起见，有关重光 and 梅津的任命直到他们出发后才向新闻界公布。尽管9名随行人员的姓名事先已告知盟军方面并得到认可，但由于相关官员反对，他们的名字始终没有对外公开。道路坎坷使车队的行驶速度只有每小时8公里，加濑一直担心中途车辆出现故障或轮胎被扎，导致不能按时到达，所幸并无任何意外发生。途中所有人一言不发，战败的阴影使车内的气氛如死一般沉寂。6时在神奈川县厅稍作停留，车队继续向横滨进发。黎明来临，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游荡着一些早起觅食的野猫和野狗。加濑知道，天亮之后，就会有很多孩子甚至大人前来和它们争食。

车队于清晨7时抵达横滨。远远看到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吉普车迎面驶来，众人放下心来，终于不用再担心“自己人”前来拦截了。前来接洽的一名美国军官这样形容：“尽管日方代表的表情都显得高深莫测，丝毫未流露出内心的情感，然而他们的举止气度是那样阴森忧郁，似乎完全意识到了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已付之灰烬，而他们民族的希望和野心业已终结。”

日本车辆上的外交官旗帜被勒令取下，所有军人都解下了佩刀。车队在一辆美军吉普车的引领下驶往横滨码头。“我们就这样偃旗收兵，”加濑回忆说，“作为没有旗帜的外交官和没有佩刀的军人，一路在沉默和阴郁中继续前行，直至抵达码头。”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日本海军残存的驱逐舰“初樱”号——它现在的主要职责是为美军领路——舰上3门127毫米主炮炮口低垂，仿佛在向谁低头认错。不远处并排停泊着3艘驱逐舰，桅杆上各悬挂一块白色大牌子，上边分别标出“B、C、D”三个字母。标C的是美军驱逐舰“尼古拉斯”号，负责运送参加仪式的盟军官员及将领。标D的是驱逐舰“布坎南”号。由于麦克阿瑟拒绝搭乘小艇，哈尔西专门派来这艘驱逐舰供他乘坐。日本人抵达码头时，负责运送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标A的“泰勒”号已离开。

负责运送日本人的是标B的“兰斯多恩”号。这艘驱逐舰的最“显赫”战绩，是在瓜岛战役中以补射鱼雷的方式击沉了重伤的“黄蜂”号航母。日本代表团登船后，“兰斯多恩”号徐徐驶离码头，他们看到港内及外海停泊着一排排灰色战舰，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应有尽有。不久前它们还在实施摧枯拉朽般的进攻，此时却收起了尖牙和利爪。“盟国海军实力尽显的游行队伍此刻屏住了声息，”加濑在回忆录中写道，“像安详的海鸟一样，漂浮在这片已经被他们征服的海面上。”

航行1小时后，“兰斯多恩”号在完全看得到“密苏里”号的距离上停下。看到不远处停泊的“衣阿华”号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英王乔治五世”号，富冈想起了日本海军曾经的骄傲——“大和”号和“武藏”号。它们绝对不比任何对手逊色，可惜现在长眠海底了。想到这里，富冈的眼睛湿润了。

日本代表团成员将换乘小艇前往“密苏里”号，艇上迎接他们的是马希比尔上校，横山和冈崎在马尼拉见过他。熟人见面好说话，现

在马希比尔实际上变成了日本人的“顾问”。横山问马希比尔：他们登上战列舰后应该选用什么礼节，敬礼、鞠躬还是握手？马希比尔说军人可以敬礼，外交官则脱帽鞠躬。“不要握手，”马希比尔强调说，“这不是一次平等的会面，我建议你们脸上最好显示出漫不经心的神色。”后来马希比尔说并不觉得自己这份“体贴”属于分寸失当。

新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日本首席代表重光装有一条假腿，很难从军舰上沿舷梯下到海面上不断颠簸的小艇上。“兰斯多恩”号舰长大卫·约翰斯顿中校找来了一张大椅子，让重光坐在上边然后用绳索吊下去。冈崎向马希比尔提出请求，不要让摄影师“拍摄重光处于非常不雅状态的照片”。马希比尔转向摄影师，请他们放下照相机以保持尊重，所有人都照办了。在接到“密苏里”号发来的信号之前，重光等人只能耐心等待。在日本人登舰之前，哈尔西特意下令给“兰斯多恩”号发来信号，不准给他们提供点心、香烟和咖啡。

经过默里上校和全舰官兵数日昼夜不停的不懈努力，到9月2日，“密苏里”号为投降仪式的举行做好了所有准备。美中不足的是天气阴沉，与大家的喜悦心情不太吻合。清晨天刚放亮，“密苏里”号的登舰舷梯口处出现了几排精神饱满的水兵。主甲板上，军乐队和由陆战队员组成的仪仗队静静肃立，威严凝重。因为当天有无数高级将领和官员登舰，默里将所有能够采取的安保措施全用上了。舰上各处都部署了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他们将严密监视登上战列舰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受邀登舰的日本记者和摄影师。除了右舷举行签字仪式的现场，舰上其余各处防空火炮都处于高度警戒状态，一旦发生意外就能立即开火。巨舰周围还有数十艘小艇在昼夜巡逻，提防日军“特攻”队员携带炸药实施水底爆破。数十架“地狱猫”和“海盗”在执行空中巡逻任务，会随时击落或驱逐试图接近巨舰的不明身份目标。距离再远一些，还有数百架战机在空中盘旋。不过，它们的职责并非

保护“密苏里”号：一旦接到哈尔西发来的指令，它们会立即倾巢而出，执行另一项特殊任务。

7时30分刚过，“泰勒”号在“密苏里”号的左舷停下，经过严格审查的300名记者——其中文字记者225人、摄影师75人——爬上舷梯，争先恐后地登上甲板，在水兵引导下来到自己的指定位置。3名中国新闻工作者参加了这一重要仪式，他们是中央通信社记者曾恩波、《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和黎秀石。朱启平回国后发表了长篇通讯《落日》，黎秀石则出版了回忆录《见证日本投降》一书。记者中最规矩的当数日本人，战战兢兢，一动也不敢动，连看看远处都是贼眉鼠眼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记者，根本不把美军水兵指定的位置当回事，“像野人一样在舰上瞎逛，说话嗓门比谁都大”。几名美军水兵上前试图制止，他们故意做出一副一脸疑惑的表情。两名身穿红军制服的摄影记者赢得了同行的忌妒，他们以不懂英语为名到处乱窜，肆意拍照。新闻记者中人数最多的当然是美国人。罗伯特·特朗布尔永远忘不了珍珠港遭袭那天早晨的慌乱情景，他当时是《纽约时报》驻夏威夷特派记者。现场负责电台广播的韦伯利·爱德华兹也绝不会忘记那一天，1941年12月7日清晨，在檀香山电台对外发出“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的正是这位老兄。

哈尔西从海军学院博物馆借来的那面92年前跟随佩里准将到过东京湾的特殊国旗被装入玻璃镜框，悬挂在出入舰桥的大门上方，所有从这里经过的人都能看到。除了对这面旗帜大肆渲染，美国记者在发回国内报道中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战舰主桅上飘扬的那面星条旗：“它可是一面非同寻常的旗帜：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那天，它就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旗杆上。后来它又跟随我们的部队到过罗马，去过柏林，目睹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投降。今天，它将在‘密苏里’号上再次见证日本人的投降。”在美国国内，还有人对这面旗帜1941年12月7日究竟飘扬在白宫还是在国会大厦上空进行过争论。实际

上这些都是美丽的传说，舰长默里上校对外严正声明，它不过是作为海军物资配发的一面普通国旗，是“密苏里”号当年5月在关岛基地领取的。不过，在见证了日本投降仪式之后，这面旗帜不再普通。

8时03分，盟国代表乘坐的“尼古拉斯”号在“密苏里”号舷侧停下，一众高级将领和官员蜂拥登舰。身穿深灰黄色军服的是中国代表，穿纯白短袖、短裤、长袜的是英国代表，穿深棕绿、深蓝色镶红条服装的是苏联代表，穿淡黄色军服的是法国代表。色彩斑斓、五颜六色的军服再加上炫目的勋章绶带，令提前登舰的记者和水兵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中国代表团由6名成员组成，他们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国防部外事局局长杨宣诚中将、国府参军处参军朱世明中将、国民政府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首席联络参谋王之少将、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李树正上校以及国防研究院教育处处长王丕承上校。从出席人员的军衔来看，国民政府对这次仪式还是非常重视的。

“尼古拉斯”号上的温赖特中将被“密苏里”号的威武雄姿惊呆了！他张大了嘴，愣愣地看着战列舰高大的上层建筑发呆，“这艘船是我在战争中见过的最令人吃惊的武器，我完全无法想象，什么东西的体形能够如此庞大，上边还装满了大炮，就像一只巨大刺猬伸出的刺”。当他攀上战列舰舷梯时，头顶上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好呀，瘦猴！”温赖特循声抬头望去，那竟是多年未见的好友哈尔西上将。两人20世纪30年代初就认识了，当时温赖特的军衔是陆军中校，哈尔西是海军中校。哈尔西探下身子伸出手来，将温赖特拽上了甲板，亲自将他领到划定给他的位置上——那名负责引导温赖特的水兵暂时“失业”了。

将温赖特安顿好，哈尔西继续回到舷梯口迎接客人——这工作让他感到非常享受——很多从“尼古拉斯”号上下来的高级军官向他挥手打招呼，经过他身边时向他敬礼、握手甚至拥抱。敬礼叫“哈尔西将军”的属于一般关系，握手叫“比尔”的关系近一些，拥抱且叫

“蛮牛”的肯定是亲兄弟了。麦凯恩也乘坐一艘小艇赶了过来，他抓住哈尔西的胳膊，两人跳了一支简短的吉格舞，“开心得像小学生那样一起咧开嘴大笑”。

随着盟军代表的到来，霎时“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将星闪耀，热闹非凡，到处欢声笑语。英国话、中国话、荷兰话、法国话、俄国话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些早已认识或慕名已久的人或相互握手，或亲切拥抱，嘴里说着一些诸如“久仰久仰、今天见到活的了”之类的亲热话。几乎所有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高级军官都来了，其中很多都是老面孔。海军将领有荷兰的赫尔弗里希，英国的弗雷泽和罗林斯，以及美国的哈尔西、特纳、麦凯恩、陶尔斯、洛克伍德、克拉克、拉福德、博根，还有两个谢尔曼、两个斯普拉格、卡尼，等等。陆军方阵中有斯帕茨、理查德森、肯尼、史迪威、克鲁格、艾克尔伯格、魏德迈、杜立特、李梅、珀西瓦尔、温赖特，大名个个如雷贯耳。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出力颇大的海军陆战队来人不多，只有盖格中将和两名准将。一众高级将领的出现让提前就位的各路记者大呼过瘾，摄影师频频举起相机对他们实施密集“扫射”，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一名美国记者戏称，在这块小小露天甲板上站立的美国上将和中将，比二战前就任的所有上将和中将加起来还多得多。

主甲板留给客人，舰上那些水兵像猴子一样攀爬到上层建筑和炮塔顶上。他们见过日本人怎样战斗，现在要看看他们怎样投降。英国太平洋舰队通信官理查德·卡里奇中校描述当时的场景：“站在桌边的是仪式主角，他们将在受降书上签字。立于办公桌靠舷内一侧、背靠406毫米主炮炮塔的是两长排将星闪耀的美国陆海军军官。位于办公桌右侧、面向前方的是各国代表及参谋人员。英国太平洋舰队代表立于其他各国代表和美国陆海军军官之间。办公桌舷外一侧、面对主炮炮塔的则是记者、摄影师，以及其他各种可以想到的相机操作人员。‘密苏里’号的水兵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占据了舰上诸如炮塔、

舰桥之类的各处有利地形，其热闹场面堪比大规模赛马比赛时蜂拥而至、人山人海的观光客。”

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同样大名鼎鼎的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并未出现在这里。仅凭战功而论，他绝对能够获得一张出席仪式的门票。此时此刻，在冲绳岛巴克纳湾的“新泽西”号战列舰上，这位战功卓著的海军上将正在甲板上悠闲地散步。麦克阿瑟曾当面邀请斯普鲁恩斯前来出席仪式，但尼米兹另有安排，斯普鲁恩斯最终未能成行。尼米兹的这种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他担心日本人一旦使诈，出动“神风机”将“密苏里”号上的所有盟军高级军官一网打尽，那么由谁来指挥发起反击呢？毫无疑问，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第一人选肯定是斯普鲁恩斯。况且斯普鲁恩斯一向矜持低调，对出席这样的热闹场面毫无兴趣。他宁愿躲在后方静静观望，也不愿意奔赴960公里之外去参加一场在他看来意义不大的庆典活动。此外，还有一位战功卓著的海军将领也未到现场，前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司令官米切尔中将因身体状况不佳退出一线，已经在华盛顿履新海军作战部主管航空作战的副部长。另一位容易被遗忘的是在战争初期出镜率奇高的海军上将弗莱彻，他此时正在北太平洋筹备驻北海道日军的投降事宜。

8时10分，军乐队奏响了《海军上将进行曲》的熟悉旋律，尼米兹上将率众幕僚乘“南达科他”号的专用小艇来到“密苏里”号舷侧，舰上顿时哨声大作。随着舰长默里上校的手势，哈尔西的四星将旗徐徐降下，尼米兹的蓝色五星将旗在主桅上桁右端冉冉升起。随尼米兹一起登舰的还有理查德·伯德海军上将，他曾于1921年驾飞艇飞越大西洋，又于1926年驾机飞越北极，1929年再次驾机飞越南极，是美国海军中最著名的探险家，并因此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作为东道主的哈尔西、卡尼，一起上前向司令官敬礼，伸手与来宾一一握手。

8时40分，舰上乐声再次奏响。麦克阿瑟率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及众幕僚乘“布坎南”号从横滨赶来，从左舷登上了“密苏里”号。正如麦克阿瑟所愿，战列舰主桅上桁左端升起了他红色的陆军五星上将将旗，高度和尼米兹的将旗相同。这种做法史无前例，一些老成持重的海军军官感到不妥，但没有谁想去冒犯麦克阿瑟的敏感内心，况且现在也的确没时间去计较了。这本来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天，出现一些破格的事情绝对值得原谅。麦克阿瑟健步走向前来迎接的尼米兹、哈尔西和卡尼，嘴里高声叫着：“切斯特！比尔！迈克！”

麦克阿瑟同三人热情握手：“这么多伙伴从南太平洋的艰苦岁月开始，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终点相遇，这一刻真是太美妙了！”

三人陪同麦克阿瑟来到哈尔西的司令官舱室，坐下来闲聊。卡尼发现麦克阿瑟对哈尔西非常热情，称呼他时用的是绰号“蛮牛”，对尼米兹则有些冷淡，显得有些公事公办。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来临，即便像麦克阿瑟这样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人物，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至去往卫生间时弯腰呕吐起来，将刚吃下去的早餐全部吐了出来。罗兹中校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见他在里面干呕，问他要不要请个医生过来。他说不用，过一会儿就好了。”

几分钟后，麦克阿瑟来到可以俯瞰到甲板的阳台上。一群摄影记者看见了他，一起蹦跳着向他欢呼，要他朝自己这边看。麦克阿瑟摆了个姿势说：“好的，孩子们，拍这里。”舰上所有水兵都久闻麦克阿瑟的大名，却没有见过真人。现在他们个个伸长脖子，想一睹麦克阿瑟的“芳容”。

麦克阿瑟没有佩戴任何勋章，一名水兵对身边一位老兵耳语道：“快看，快看，那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难道他没有得过任何勋章吗？”

老兵一脸不屑，撇着嘴对年轻人说：“如果他把得到的勋章都戴上，可能连整个肩膀都别不下！”

军舰右舷栏杆外搭建的一个临时平台上，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相继到来，让原本平静的记者席出现骚动。为了抢占有利地形，一些不守规矩的记者争先恐后地往前挤，甚至相互推搡。一名苏联记者想直接站在代表苏联签字的杰列维扬科中将身后，负责维持秩序的美军水兵要他回自己的位置。他拒不服从，说自己有来自莫斯科的特别指示。舰长默里上校叫来两名身材高大的陆战队员，抓着他的两只胳膊向上拖了两层甲板，让他回到原来的位置。众人都被这滑稽的一幕逗乐了，杰列维扬科只好哈哈大笑：“好！好！好！好！”

随麦克阿瑟一起登舰的还有一名中校军官，刚刚从华盛顿飞过来。他交给默里上校两份用于签字的投降文件，主要内容陆军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完成。两份投降书的装帧刻意有所区别，彰显战胜国与战败国地位差异。由盟国保存的正本采用皮革烫金封面并带有盟国印记，纸张采用罕见的羊皮纸，据说是一位热心的美军参谋在马尼拉一座修道院地下室发现的。由日本保存的那本采用粗糙的帆布封皮，没有任何装饰，纸张材质为日本宫城县白石市出产的白石和纸。默里上校拿到文件时头就大了，它们大小一样，都是长18英寸、宽12英寸，比自己想象的大很多，还要并排放在一张桌子上供代表签字。现在看来，英国人提供的红木桌子明显小了，文件翻开后有一部分要垂到桌子外边。

事不宜迟，默里根本来不及请示，直接率领4名水兵冲进了军官餐厅。当他们找到一张足够大的桌子时，却发现它是用螺丝固定在甲板上的，找工具拆下来肯定来不及了。他们又冲进水兵餐厅，上前抬起一张桌子就走，却被炊事兵上前拦住，这张桌子中午吃饭时还要用呢。“用完就给你们送回来。”默里一边向炊事兵保证，一边带人将

桌子抬走。再次经过军官餐厅时，默里顺手从一张桌子上拽走了一块绿色台面呢桌布。红木桌子被立即搬走，换上水兵餐厅的大桌子。台布铺上后，默里才发现上边竟然有一块很大的咖啡渍。急中生智的默里拿过文件摆上去，正好可以将污渍挡住。

麦克阿瑟登舰之后，“密苏里”号立即向停在不远距离上的“兰斯多恩”号发出信号。驱逐舰随即放下小艇，运载日本代表团一行11人驶往“密苏里”号。8时55分，在马希比尔上校的引导下，重光第一个登上了“密苏里”号。由于安装有一条假腿，他登上每一级舷梯都显得极为困难，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呻吟一声。站在上方的伯德中校原以为他身后那个一脸阴郁的高级军官会上前搀扶，但他始终无动于衷。梅津对“投降派”的重光深恶痛绝，绝不会施以援手。厚道的伯德忍不住伸手去拉重光。重光摆手拒绝，随后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从后甲板到举行仪式的前甲板这段痛苦的路程，使重光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一名美国记者注意到，观看者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满足感”注视着他。在之后的东京大审判中，共有28名日本军政高层被列为甲级战犯，大部分被判处绞刑或终身监禁，两名外交官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为防止战争发生和终结战争出了不少力的东乡茂德获有期徒刑二十年，重光被判七年。不知这一结果是否和此时他在“密苏里”号的遭遇有关，他很可能因此博得了更多的怜悯和同情。

到达仪式现场，重光摘下礼帽，与同行者列队向各国代表行鞠躬礼，盟国方面无人答礼。行礼之后，重光和梅津并列在前，其他人面向盟军代表站成两排，第二排5人，第三排4人。日本人站着等待的时间仅有4分钟，但这点时间对他们如同永远般漫长。舰上一名美军军官回忆说：“当时的场面，就好像一只雄狮把一只孤立无援的小老鼠逼到了笼子的角落里。如果有一副情景要我带回家去告诉别人战败国有多么悲惨，那肯定就是这一时刻了。”战地记者特迪·怀特注意到，日本人的到来让在场一些盟军将领脸色骤然为之一变，“史迪威像一

只发现了敌人的狗一样毛发倒竖，斯帕茨蔑视的表情让他脸上的皱纹瞬间加深了许多，肯尼的唇边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并非所有人都对日本人的到来表示出明显的敌意。重光抬头扫视，看到将代表加拿大签字的劳伦斯·科斯格雷夫上校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朝他微笑，“我的心情一下子愉悦起来”。重光在1932年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刺杀事件中身负重伤，当时没有一位中国医生敢出手为他救治，正是这位加拿大军医替他施行了截肢手术。对面的科斯格雷夫和重光一样站立不稳。或许因为他不曾想到会再次跟救过的病人见面，或许因为如此盛大的场面令他不知所措，不管怎样，这一切使科斯格雷夫有些头晕目眩。科斯格雷夫在一战中失去了一只眼，重光带来的晕眩使他很快在签字时出现了低级错误。

在甲板上傻站着等待的日本人心思各有不同。富冈从表情中看出了美国人的宽容大度，他们没有蔑视战败者。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也在现场的苏联人，眼中瞬间充满了愤怒——富冈的愤怒正是美国人今后需要的。杉田试图从周围寻找熟悉的面孔，惊讶地看到了比以前更瘦的帕西瓦尔，当年正是自己把他领到受降现场的。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显然都想起了在新加坡福特汽车工厂那段难忘的经历。但是现在双方角色互换了。杉田身旁的横山也在干着同样的事情，他远远看到了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特纳，他现在晋升海军上将了。可能不愿给好友难堪，两人目光刚刚相遇，特纳就将脸扭向了别处。这让一向豁达的横山禁不住心里偷笑：“我都不嫌丢人，你怕什么？”

加濑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内心感受：“我看到前方有一张铺有绿色台布的桌子，两份文件并排摆在上面。各国代表和将领身着形形色色的服装，佩戴着种类繁多的勋章和绶带，鲜艳的红色、金色、棕色和橄榄色混杂其间，把甲板装点得生机勃勃。战地记者更是增添了现场节庆般的欢乐气息，他们以各种令人担心的姿势占据了那些悬崖绝壁般的拍摄点，连一处都不肯放过，活像一群敏捷的猴子。摄影师狂

热地投入他们激动人心的工作之中，那些脚手架显然是为了方便他们特意搭建的。此外还有似乎数不清的观礼人员，桅杆、烟囱、炮塔，只要是能立脚的东西或地方都挤满了人。我感觉我们几个好像在游街示众，千百双眼睛像带火的利箭以疾风骤雨之势射向我们，我感到它们的锋芒深深刺入了我的体内，引起一阵阵剧烈的疼痛。我从未意识到，灼灼目光竟能带来这般痛楚。我们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立了好几分钟，犹如犯错的学童等待着严厉校长的到来。我竭力想保持镇定，试图维护战败国的尊严，然而这绝非易事，每一分钟都感觉如同几个世纪那样漫长。抬起头，我看到了墙上绘着几面小小的旭日旗，那是我们的军旗！很显然，它代表着这艘战舰击落我们的战机或击沉的舰艇数目。我努力想数清这些标记（如果换成‘企业’号，他更数不过来了），然而此刻喉咙早已哽咽，泪水泉涌而下。我完全无法面对此景。”

接到日本人登舰的消息，麦克阿瑟、尼米兹和哈尔西离开司令官舱室，动身前往签字地点。现场总指挥伯德中校想抢在领导前面看看那些军官是否已经就位。他站上舷梯最高一级，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众多高级将领欢聚一堂，或在热情握手，或在亲切拥抱，更多的人在大力交谈，现场可谓热闹非凡。“先生们，”伯德高声叫道，“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马上就到！”他的声音被众人的高谈阔论完全淹没，没一个人理睬他。眼看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即将到来，急中生智的伯德只好深吸一口气，声嘶力竭地高喊一声：“全体立正！”看来还是硬话管用，所有人立即停止谈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以标准姿势立正。现场瞬间鸦雀无声，连海浪拍打军舰舰体的声音都能清晰听到。这么多将军听他号令——过去他连一个都没指挥过——伯德凭此可以吹上半辈子了。

在前往签字现场的路上，麦克阿瑟故意迈开大步走在前面，个子稍低的尼米兹只能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快到签字现场时，尼米兹总算

追上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在签字桌前站定，尼米兹则站在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的身边，处于盟国代表第一人的位置，哈尔西站在海军将领的第一位。重光和梅津等人再次向麦克阿瑟致礼，麦克阿瑟同样没有答礼。站在第二排的富冈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是活的，会动的。他惊讶于眼前的尼米兹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完全不像一个能够指挥四位数战舰、六位数战机、七位数兵员的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而像街头小卖部里卖日用品的慈眉善目的老大爷。

9时整，军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随军牧师例行祈祷，麦克阿瑟大步走到麦克风跟前，用缓慢而洪亮的语调开始发表重要演说：“各参战国的代表，今天我们齐聚于此，是为了缔结一项令和平得以恢复的庄严协定。不同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决出了胜负，所以我们无须再来讨论和争辩。我们在此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广大的人民，所以我们并非怀着猜疑、恶意及仇恨的精神前来相见，而是要求我们胜败双方都更有尊严。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的，使我们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履行在此正式承担的职责。”

麦克阿瑟的话语里没有丝毫怨恨或复仇之意，令富冈大为感动。曾陪同松冈去过柏林和莫斯科的永井目不转睛地盯着麦克阿瑟：与弯腰弓背、老态龙钟的梅津相比，他显得是那么年轻，那么健康，那么充满自信！离得稍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麦克阿瑟的双手和双腿都在微微颤抖。“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艾克尔伯格后来回忆说，“我们仿佛正在步行穿越历史的篇章。”“现场氛围异常严肃。”战史专家莫里森少将这样写道。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个人是渺小的，”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回忆接受远东军阀递交降书那一刻的情绪和印象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文思泉涌，妙笔生花，把当时自己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因为我意识到，在这不朽的时刻，那些真理最终会融入史诗和诗歌作品中，在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中千古流传。关于此时该说些

什么，做些什么，我并未得到任何指示，只能依靠自己。我站在战舰的甲板上，唯有上帝和自己的良知指引。”稍作停顿，麦克阿瑟继续说道，“我本人的真诚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麦克阿瑟的话深深触及加濑的心灵深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崇高的演讲呀！这就是胜利者对仇敌的裁定。他如果想选择，完全可以榨干我们的血肉。他如果想要，完全可以强加给对手羞辱性的惩罚。但是他完全没有那么做。相反，他渴求自由、宽容和公正。对于本以为会遭受最糟糕羞辱的我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惊喜。我激动得说不出话，茫然不知所措，犹如五雷轰顶。此刻‘密苏里’号的甲板完全成为一个和平祭坛，麦克阿瑟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话仿佛插上了翅膀，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讲完，麦克阿瑟将脸转向日本代表，指着桌前的椅子庄严宣布：“现在我命令，日本政府及帝国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的指定位置签字！”

冈崎上前仔细审视两份文件，确认无误后重新回到位置。在加濑的陪同下，重光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摘下礼帽和手套放在桌子上，然后重重地坐在椅子上。他的木头假肢碰到固定桌腿的横杠发出清脆的声响，把躲在后甲板的默里上校吓坏了。他以为桌子因为不牢固而坍塌了，伸头看看一切正常才放下心来。

重光看上去有点昏头昏脑，他把拐杖递给加濑，然后稀里糊涂地在帽子和手套上来回摸索，又把手伸进口袋试图找笔。加濑从桌子上拿起一支笔给他，重光好像又搞不清应该在哪里签字。他的身体摇摇晃晃，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似的。重光的英语非常流利，似乎没有理

由出现这样的耽搁。“他肯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我恨不能冲上去打他两记耳光，特别当我想起我们的战俘那些可怜的样子时更是如此！”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真想上去向他吼叫：‘签，该死的家伙，快签！’还好最后我还是忍住了。”

麦克阿瑟把脸转向参谋长：“告诉他在哪儿签。”萨瑟兰走上前去，指向文件上日本外相名字上方的横线。重光看了一眼加濑，后者看了看表，说现在是9时04分。日本外相挥笔用汉字签下了名字和时间，然后起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接下来梅津快步上前，他甚至没有落座，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笔，看也没看就俯身在投降书上草草签了名字，随后迅速走回自己的位置立正，双眼低垂。有人看到站在梅津侧后的一名日军军官眼里流出了泪水。从站立位置来看，这人可能是富冈定俊或永井八津次。

麦克阿瑟接着宣布：“现在，同盟国最高统帅代表盟国签字。”他向温赖特和帕西瓦尔招手示意，两人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并排站在他的身后。麦克阿瑟气定神闲地落座，他签字共使用了六支笔。他用第一支笔写下了“道格拉斯”，随即转身面向温赖特，把这支笔送给了他。之后他用第二支笔写下了“麦克”，转身送给了帕西瓦尔，随后再用第三支笔写下了“阿瑟”。在签署另一份文件时，上述拼字游戏又重演了一次。后四支笔最后“花落谁家”存在各种不同版本，最常见的说法是其中三支分别赠送给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和国家档案馆。第六支笔是一支小小的红色钢笔，笔杆上镌刻着一个镏金字“琼”。如此看来，这支笔肯定是留给夫人了。现场的一名记者发现，麦克阿瑟签字时手激动得发抖。

麦克阿瑟宣布由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接下来被麦克阿瑟点到名字的人先是出列向他敬礼，等麦克阿瑟回礼后再在椅子上坐下签字。和麦克阿瑟选择两位陆军将领对应，尼米兹选择让哈尔西和谢尔曼站在自己身后。在当天下午写给凯瑟琳的信中，尼米兹说：“到了签字

的时候，我承认确实有些激动，手抖得厉害，几乎写不出我的名字。不过我还是把名字签在了正确的地方（这主要是针对之后加拿大代表的签字而言）。第一份文本我是用胡送的金笔签的，第二份是用那支绿色的旧派克笔签的。”尼米兹夫人后来对此做出解释：“他所说的‘胡送的金笔’，是我们的好朋友胡筠庄夫妇送给他的。另一支派克笔是我们旅行时他用五角钱从一艘小船上买下来的。”

这两支笔的故事比麦克阿瑟那六支笔更令人难忘。1945年夏天，旅美爱国华侨胡筠庄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向熟识的邻居尼米兹上将赠送了一支装在蓝色笔盒里的“派克51”金笔，祝愿他早日率部打败日本，让世界重归和平。在签字仪式上，尼米兹签署第一份文件使用的正是胡送的那支金笔。回国之后，尼米兹特意给胡筠庄写了一封信：“今年夏天我们在伯克利时，你送我一支笔，预祝我‘旗开得胜’。今天你给我的祝福已经实现，我以美国代表的身份用此‘胜利之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在此深感荣幸地将此笔回赠予你。”

1946年春天，身在美国的胡筠庄让女婿将“胜利之笔”带回国，赠送给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笔盒上还特意附上了一张字条，上写“米苏里舰签字文具”几个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民国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中记载：“‘胜利之笔’被命名为‘尼米兹签字笔’，是我处当时收藏的三大珍品之一。此笔是在抗战胜利以前，由旅美华侨胡筠庄所购，赠予尼米兹将军作为胜利时签字之用。及至尼米兹将军在‘米苏里’号战舰上代表美国签署日本投降书时，即用此笔签字，签完后又还与胡筠庄。嗣后，胡筠庄托人携之回国，赠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9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胜利之笔’发交我处收藏。”从此，这支见证过日本投降仪式的传奇之笔便被度藏深闺，世人再难见其“庐山真面目”。

1965年，一位叫J.哈丁的美国青年——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偶然读到尼米兹写给凯瑟琳的那封信，对两支笔的最终下落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踏上寻访这两支签字笔的漫长之路。不久，他在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找到了那支“用五角钱买来的绿色旧派克笔”，它在1963年由尼米兹委托其女儿捐赠给该博物馆，但那支“胡送的笔”依然没有下落。后来哈丁查到尼米兹写给胡筠庄的信，基本上复原了“胡送的笔”的来历及初步去向，但他之后几年的苦苦寻觅毫无结果。

心有不甘的哈丁通过熟人辗转联系尼米兹的孙子和胡筠庄的外孙，得到了“胜利之笔”的一张照片和尼米兹致胡筠庄信件的影印本，获悉“胜利之笔”和原信已由胡筠庄托女婿带回中国赠送当时的国民政府。它现在身在何处，是不是到了台湾？哈丁找到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其帮助下从互联网上查到了“胜利之笔”的下落。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南京博物院在互联网上做过“胜利之笔”的展览介绍，其笔身上镌刻着“胜利之笔，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的字样。与南京博物院取得联系之后，哈丁最终确认“胜利之笔”就是“胡送的笔”，困惑了他数十年的疑问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应“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之邀，在2015年9月2日“密苏里”号上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纪念盛典上，尼米兹在日本投降仪式上使用过的两支笔以及麦克阿瑟使用过的一支笔——很可能是麦克阿瑟赠给海军学院博物馆那支——一起露面。

闲话少叙，签字继续。就在尼米兹凝神签字之时，麦克阿瑟将一只手搭在哈尔西的后背上：“比尔，你的那些飞机呢？让它们出发。”

“好的，老兄！”哈尔西按照事先约定朝站在前排的一名参谋打出了手势，后者立即向在不远处空中盘旋的机队下达了出发命令。

在尼米兹之后，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字。徐永昌不懂英文，因此由精通英语的王之少将出列陪同。接下来出场的是英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弗雷泽上将。美国方面试图收走所有在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签字笔，弗雷泽还是设法保留了自己的那支，并在当晚用这支笔给丘吉尔写了封信。英国前首相很快回信称：“阁下在日本投降当天、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钢笔写来的信件已收到，鄙人感激万分。对阁下战争期间的工作，鄙人倍加尊敬。在我们岛国筚路蓝缕的历史上，承担职责的道路不止一次意味着荣耀之路。”

随后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代表苏联、托马斯·布莱梅上将代表澳大利亚、劳伦斯·科斯格雷夫上校代表加拿大、雅各斯·勒克莱尔上将代表法国、康拉德·赫尔弗里希上将代表荷兰、昂纳德·伊西德少将代表新西兰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有人注意到科斯格雷夫上校签字时，麦克阿瑟特意伸头看了看。科斯格雷夫是盟国签字代表中唯一的校级军官，从这一点看，加拿大似乎有点不太给邻居美国人面子。

各人回归原位，麦克阿瑟最后致辞：“让我们共同祈祷，世界从此恢复和平，并得到上帝的永久庇护。我宣布，签字仪式现在结束。”

按预定程序，签字仪式结束后，日本代表将携带一份投降书离舰。加濑走上前去，准备取走属于日本人的那份文件。他匆匆向文件上看了一眼，就急忙跑回去呼唤其他成员，几个人停在那里情绪激动地交谈了一阵子。

麦克阿瑟对萨瑟兰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加濑用英语向萨瑟兰解释说这份投降书的文本不能生效，受降一方签名处出现了一行空白，似乎是加拿大代表应该签字的地方。科斯格雷夫在一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视力不佳。可能受到了突然见到重光的影响，他不慎

将名字误签在下一行法国代表应该签字的地方。接下来各国代表只能将错就错，向下顺延一行。到最后新西兰代表上来时，只能把名字签在签字栏以外的空白处了。正如伊西德少将事后所言：“这样一来，就使我的签名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注脚。”幸运的是，科斯格雷夫在签署盟国那份文本时，没有犯下这样的错误。“把它改过来。”麦克阿瑟对萨瑟兰说。

签错的那本投降文件被重新翻开。《纽约时报》记者现场报道：“萨瑟兰将‘法国代表’的字样划掉，用手写改为‘加拿大代表’，其他几栏也都做了类似修改。日本人对此提出异议，担心这种经过涂改的文件不能得到国会的批准。萨瑟兰不予理睬，日本代表只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涂改过的文本。”萨瑟兰后来解释说：“这么一改，这份文件就有瑕疵了。但终归没有几个人会去看到它，它很可能被埋藏在最机密的档案柜子里的最深处。”

所有人离开之后，舰长默里发现居然没人想把盟国持有的那份投降书收起来，于是赶忙把它锁进自己的保险柜。这份文件9月6日送达华盛顿，8日在白宫举行的典礼上呈交杜鲁门总统，随后送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永久保存。投降书日文正本现存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今天可以在史料馆展览厅和江户东京博物馆看到复制品，正本最后一次公开展示，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2015年。

恰在此时，原本阴沉的天空云开见日——麦克阿瑟到日本后未见过太阳——远方富士山的顶峰在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似乎预示世界结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迎来了光明。一名美军记者开玩笑说，这好像也是麦克阿瑟将军下的命令。一名日本记者把它形容为“贝比·鲁思击出的一记本垒打”。空中隐约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由远及近，逐渐转变成雷鸣般的轰响，所有人惊讶地抬起头，只见100架B-29排成相等间距的队形，在云层下方的低空从南到北隆隆飞过。紧接着飞来的是一支由450架舰载机组成的更庞大的机群，来自第

三十八特混舰队。这些“地狱猫”和“海盗”从东边飞来，向西飞去，飞行航线与B-29机群的航线垂直相交。飞行高度只有200~400英尺，几乎擦着战列舰的桅杆飞过。气势恢宏的空中分列式持续约30分钟，飞机引擎发出的巨大声响使舰上的人不得不扯着喉咙高声叫喊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的话。卡尼称：“一场精彩的表演，太过瘾了！这种大规模的空中分列式，肯定会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止步不前。”

“约克城”号战斗机中队中队长马尔康姆·卡格尔上尉带领部下参加了本次行动，这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从座舱中向下望去，飞行员看到东京湾内挤满了盟军的各型战舰，也有日本人的一些小型船只。他们实在没有空闲观景，仅仅为了保持阵形，就足够他们忙活的了。这么多飞机在同一片空域飞行，撞机的危险无时不在。他们需要一边观察周围的同伴，一边细微调整油门。卡格尔回忆说：

“这是一个每人都在随意调整油门的编队，根本没有真正的秩序和组织。”英军“不倦”号航母本拟出动24架舰载机参与空中飞行编队，但就在机群起飞前2小时，1架“地狱猫”不慎撞上了舰上仅剩的那座可用的阻拦网并将其破坏。考虑到飞机着舰时可能出现风险，“不倦”号向美军报告不再派战机参加空中表演，由他们抽调飞机及时补缺，幸亏美国人有足够多的飞机。

一些资料将参加空中分列式的战机说成“超级空中堡垒450架，舰载战斗机1500架”，这显然经不起认真推敲，当时美军所有航母上的战斗机加起来也不足1500架。错误数字来自麦克阿瑟84岁时出版的回忆录。俞天任在《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一书中写道：“倒不是大帅爷在有意说谎，而是年纪大了，记忆模糊了。还有就是可能帅气在作怪，大凡牛人都有喜欢把自己的想象当作现实的毛病，大帅爷可能就是这样的。因此《麦克阿瑟回忆录》是不能当作史料来读的，里边错误相当多。”

签字仪式结束，日本已不再是交战对手。日本代表团成员走下舷梯时，美军官兵按照惯常的礼遇向他们敬礼。梅津表情冷峻地还礼，代表团其他成员或敬礼或脱帽也都还了礼。尼米兹特意下令撤销哈尔西之前下达给“兰斯多恩”号的命令，要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咖啡、香烟、点心等物品，以示不再将他们视为敌人。

当众人逐渐散开，哈尔西发现竟有一名航空技师混在盟军陆海军高级将领中间，近距离观摩了签字的全过程。卡尼提醒司令官，一些新近被解救的战俘也在出席者之列，哈尔西特意过去看望他们。之前他们见到的战俘个个面黄肌瘦，现在看到其中一位年轻人膘肥体壮，满面红光。卡尼好奇地问他在日军战俘营里是如何做到仍然保持有这么好的身体状态。“长官，”小伙子立正敬礼报告，“日本佬让我在一个铁路货场工作，他们的所有食物都要经过那里。只有等老子吃饱了，那群家伙才有得吃。”听完，哈尔西咧开大嘴开心地笑了。

一众盟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军官餐厅。哈尔西向客人表示了歉意，因为美国海军规定所有作战舰艇上禁酒，他只能给大家提供咖啡和炸面包圈。幸好这些客人大多是有身份的人，对此自然不会介意。尽管缺少香槟酒略显扫兴，但现场气氛仍热烈异常。从这天起，持续多年的枪炮声终于平息，和平降临了！对军人来说，他们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今后不会再有更多见面机会了。哈尔西同在场的每个人都聊了聊，他同苏联和中国的将军说话时有翻译在场。一名中国将军取笑说：“很高兴看到哈尔西将军依然健在，日本人经常报道说您已经被他们打死了。”哈尔西被这句话彻底逗乐了。

“密苏里”号司务长迫不及待地想把那张签字用过的桌子要走摆回到餐厅，中午水兵吃饭还要用它呢，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惜他最终并未如愿，默里上校并未兑现自己的承诺。1946年2月16日，那张桌子、英国人赠送的两把椅子，连同军官餐厅的那张桌布，都被送到美国海军学院博物馆永久保存，成为日本彻底失败的历史见

证。估计彼时桌布上的那块污渍应该被洗掉了，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归还人家英国人的那张桌子。

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美国人特意在“密苏里”号的右舷甲板镶上了一块金属铭牌，上边写道：“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此向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1992年3月，“密苏里”号退役，在太平洋战争发起地珍珠港与开战日即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毗邻，对公众开放。

所有人都离开之后，麦凯恩走上前，对哈尔西说：“感谢上帝，比尔，是你把我留了下来。现在，你应该比我更明白该干什么了。”哈尔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立即派飞机送他回国。可惜麦凯恩到家第二天就去世了。“他知道自己寿期到了，”卡尼说，“但他一直坚持到回家才咽气。”

要说麦克阿瑟能当盟军最高统帅，绝非浪得虚名。别人去吃面包圈、喝咖啡，麦克阿瑟离开签字现场来到通信室，向国内民众发表了极富哲理的长篇演说：

今天，枪炮沉默了。我们告别了一出大悲剧，赢得了一场大胜利。天空不再降下死亡之雨，海洋只用于迁徙有无。人们得以在阳光下挺胸行走，全世界重归祥和与安宁。神圣的使命已告结束，我代表千千万万沉默无言的阵亡者向你们报告此事，他们在漫漫征途的丛林、海滩或太平洋的深海中永远安息了。我代表千百万即将返回家园、接受未来挑战的无名勇士向你们报告此事，他们为了从灾难的边缘挽救未来，而付出了很多很多。

在死守巴丹和科雷希多那些严酷的日子里，全世界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民主国家处处居于守势，现代文明处在崩溃边缘。回顾一路走来的崎岖坎坷，我由衷感谢仁慈的上帝，赐予我们铸就胜利的信仰、

勇气和力量。我们体验了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并从中领悟到绝不能再走回头路。我们必须前进，维护我们用战争赢得的和平。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甚至胜利本身的教益也让我们对今后的安全和文明的存续产生了深深担忧。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战争潜在的破坏力事实上已达到令我们必须修改传统战争观念的程度了。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寻求和平。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尝试了各种方法，试图设计出一种防止或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机制。最初可行的方法只存在于人际层面，较大规模的国际媒介从来没有成功过。军事同盟、力量制衡和国际联盟全都以失败告终，只有战火的残酷考验这一条路可走。如今战争的毁灭性已经使其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方案，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倘若我们无法设计出某种更伟大、更公平的体制，那么末日便近在咫尺。究其根本，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涉及精神的复苏和人类道德的提升，这些与我们过去两千年来在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取得的进步以及一切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同步发生。我们若想拯救肉体，就必须从心灵入手。

今天我们置身东京，仿佛是我国同胞、海军准将马休·佩里92年前那一幕的重演。他的目标是打破日本的闭关锁国，让其接纳世界的友谊、交流和贸易，从而迎来一个开明进步的时代。悲哉！可惜由此得到的西方科学知识，却被打造成一种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工具。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乃至思想自由都通过诉诸迷信和使用武力的方式被剥夺了。按照《波茨坦公告》，我们拥有将日本人民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义务。因此我的目标是，一俟解散日本军队并采取其他消除战争潜能的必要措施之后，便尽快履行上述承诺。如果得到适当的引导，日本民族的能量将能够纵向发展而非横向扩张。如果这个民族的才智转到建设渠道，他们的国家就能摆脱当前这种可悲的境地，上升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对太平洋而言，一个世界解放的新气象已经来临。今天，自由处于攻势，民主政治正在大步向前。今天，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摆脱了枷锁的人们都在充分品味自由的甘美，那就是没有恐惧的生活。在菲律宾，美国为亚洲的自由新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美国在菲律宾已经证明，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可以互敬互重、互惠互利地并肩前进。我国统治当地的历史，现在已经赢得了东方人的充分信任。

因此，亲爱的同胞们，今天我在此向你们报告：你们的子女已经以美国海陆军军人那种从容不迫、坚定不移的战斗精神，完美而忠诚地履行了他们的使命。这种精神，与敌人仅仅建立在神话般虚构事物上的狂热相反，是以历史上实实在在的传统为基础。正是这些英雄儿女的精神力量，使我们排除万难，取得最终的胜利。现在他们即将归国，请好好关照他们。

肯尼在回忆录中将这段话视为“麦克阿瑟将军此生最伟大的演讲”。《时代周刊》记者谢利·迈登斯在报道中写道：“总结麦克阿瑟对待和平和日本人的态度，最好的形容词就是‘超凡脱俗’。他的思考穿越了世纪，又高于民族！”“尼古拉斯”号驱逐舰上，返航途中的日本代表团成员一边享用美国人提供的香烟和咖啡，一边通过舰上的无线电收听麦克阿瑟的讲话，没人比他们听得更认真。加濑努力给大家同声传译。讲话结束，他问身边的同伴：“这是不是我们罕见的好运气？有着这样气概的杰出人物成为重新塑造新日本的最高统帅。”

“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加濑在报告里写下对麦克阿瑟的印象，“‘和亦有功，其誉不逊兵威’，这句格言在他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生动有力的诠释。他是个周身散发着人格光辉的人，其高尚灵魂凝聚的光芒普照大地，其足迹所到之处，世界为之光明。我不禁自问，如此气度不凡的人物被派来担任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决定日本的命运，

难道不是我们难得的幸事吗？在我们穷途末路、万念俱灰的灰暗时刻，却迎来了一缕灿烂的光芒，那就是麦克阿瑟将军！”

东京《日本时报》为麦克阿瑟的演讲配发了专题社论：“麦克阿瑟将军的言词真实地保证，美国将以谅解和同情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曾经的敌人。如果允许痛苦和耻辱在我们头脑中滋长出将来报仇雪恨的阴暗思想，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会不正常，就会变得卑鄙不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痛苦和耻辱用于鞭策自我反省和改革，再把这种自我反省和改革作为伟大建设的动力，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在失败后的灰烬上重建不受旧的残渣影响的光辉灿烂的新日本，一个能够维护自己的骄傲、赢得世界尊敬的新日本！”

13时15分，重光和美津进宫觐见天皇。重光向裕仁呈上了加濑匆忙草就的报告。加濑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问题：假使双方角色互换，作为战胜方的我们，是否会以同样的胸襟去接纳战败方？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后来重光出宫后告诉加濑：“对你的说法，天皇叹息着表示认同。”

在报告最后，加濑总结了日本的真正败因：“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根本无法用数字衡量。我们终究不是在战场上败给先进的武器，而是在精神的较量中败给了更崇高的理念。真正的问题是道德和精神层面的，非算式所能穷尽也。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世代代之后，这一切回顾起来将不过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然而无论未来会怎样，‘密苏里’号上的今天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璀璨的日子之一。而对于人类争取长久和平的无尽征途而言，麦克阿瑟将军将成为沙漠中光耀千古的一座丰碑！”据宫内侍从透露，裕仁把这段话反复读了好几遍，最后叹气嘟囔了一句：“啊，是啊，是这样的！”

2日当天，全球各大媒体都在最显眼的位置浓墨重彩地报道了“密苏里”号上的日本投降仪式。《纽约时报》的特别评论员文章指出：

“自1939年9月1日以来，第一次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伦敦《每日快报》头版头条写道：“这是6年以来，第一张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

| 第三章 |

东京审判

和平进驻

9月2日下午早些时候，辞别天皇刚刚出宫的重光葵收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就在他和梅津向裕仁汇报上午签字仪式有关情况的同时，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副参谋长理查德·马歇尔少将给日本政府送来了三份文件。由麦克阿瑟亲自签署的《告日本国民书》等文件主要包括：盟军最高统帅对日本国全部领土及国民实施军事管制，英语为官方使用语言；日本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一律在最高统帅的职权下行使；凡违反军令、妨碍治安的抵抗者将被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并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罚；即将发行的军用货币将作为日本法定货币。马歇尔告诉日本人，三份文件将在9月3日上午10时颁布，24小时后正式生效。

成立不久的东久迩宫内阁接到上述文件后惊恐万状。美国人的公告一旦发出，势必引起剧烈震荡，损害国体基础乃至剥夺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力，造成占领军直接统治日本的被动局面。美国人绝对干得出来，他们在欧洲就是这样对待德国的。2日当晚，东久迩宫在首相官邸连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由外相重光出面求见麦克阿瑟并进行解释，请求美军暂不发布上述公告。3日清晨，重光驱车前往横滨新大酒店，于上午10时见到了麦克阿瑟——两人又见面了。

“如果贵军采用军管政府，而把天皇粗暴地排挤到一边，日本现有的秩序将被彻底打乱。”重光警告美国人，“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你们的军队就不得不从300万日军士兵手中一条街一条街地占领日本，有没有举行过投降仪式并不重要。”不等麦克阿瑟做出答复，极具外交经验的重光及时抛出了日方的建议：“结束战争是天皇陛下亲自做出的决定。没人会质疑占领军的权利，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全部内容，不一定要以取代日本政府的方式直接颁布军令，美国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政策应该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您只需要告诉我

们，您的政策是什么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不能像您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您有绝对权利要求我们进行改正。”重光的话既是威胁，也是承诺。

重光的话让麦克阿瑟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只要他能恭敬地对待天皇，日本人就愿意对他言听计从。日本政府愿意充当美国的驯服工具，何乐而不为？虽然对重光的威胁不屑一顾，但麦克阿瑟还是愿意接受他做出的承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职责，”他正告重光，“本司令官根本无意摧毁这个国家或奴役日本人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个倒下去的国家能重新站起来。”他将头转向萨瑟兰，命令他让马歇尔撕毁那三份文件。

9月6日，在战争中一直表现欠佳的美军第二十七步兵师在师长乔治·格里纳少将的率领下登陆厚木。9月8日，威廉·蔡斯少将率第一骑兵师同样在厚木登陆后向东京挺进，有幸成为第一支进入日本首都的盟军部队。当天上午9时，麦克阿瑟在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中将的陪同下，从横滨新大酒店启程前往东京，同一辆车上坐着参谋长萨瑟兰中将。车子准备启动时，忽然又跳上来一个人。众人定睛一看，竟是第三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上将。萨瑟兰起身让出后排，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辆车竟然挤上来两位上将和两位中将，15颗将星让这辆车确实有点承受不起，短短35公里路程，竟然被压爆了两次胎。

11时整，美军车队抵达美国大使馆。这里将举行一个仪式，一个象征日本再次被征服和这块位于日本土地上的小小的美国领土被光复的仪式。先于他们进入东京的第一骑兵师已将这里打扫干净，第七骑兵团的仪仗队和军乐队穆然肃立，等待一众大腕儿到来。美军的一颗航空炸弹将大使馆的屋顶掀去了一大片，不过那根摇摇欲坠的旗杆已被工兵及时矫直。麦克阿瑟健步来到早已布置好的麦克风前，用洪亮清晰的嗓音命令道：“艾克尔伯格将军，请将我们的国旗升起来！让

它作为被压迫者希望的象征，作为正义和胜利的象征，在东京的阳光下高高飘扬吧！”因为太过激动，麦克阿瑟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随军牧师诵读祈祷文之后，仪仗队长高声下令：“持枪敬礼！”军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那面曾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上用过的美国国旗在旗杆上冉冉升起。麦克阿瑟站在最前面，身后的哈尔西、萨瑟兰、艾克尔伯格、蔡斯等高级将领站成一排，带领所有美军官兵向国旗敬礼。整个仪式持续了三四分钟。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麦克阿瑟率众巡视了使馆。虽然经过简单清理，但房屋墙壁上那些弹片划伤的痕迹清晰可见，墙脚堆放着大量来不及清走的碎砖烂瓦和破烂家具。麦克阿瑟和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一向不睦，他指着一把椅子问身边的费勒斯准将和马希比尔上校：“在这张椅子上坐过的格鲁，在东京度过了帝王般的十年，他和其他外交官在这里的十年，究竟做过哪些防止战争爆发的事情？”华盛顿试图让格鲁重返日本，但他肯定无法继续担任大使职务，因为麦克阿瑟就处在这个位置上。格鲁断然拒绝这一建议，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根本不需要任何意见和建议”。后来裕仁试图邀请格鲁访日，被深知其中原因的太田三郎及时劝止。此节前文已述。

巡视途中，麦克阿瑟忽然指着天花板上被机枪打出来的一排弹洞调侃哈尔西：“比尔，你难道不为此感到羞愧吗？你不知道它们属于联邦政府的资产吗？”

“我们海军舰载机飞行员从不干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儿，他们的射击一向很准。”哈尔西不认账，指着现场第二十航空队副司令官巴尼·吉尔斯中将说：“肯定是从马里亚纳群岛飞来的那些陆军B-29干的！吉尔斯将军就在这里，您应该将他立即逮捕法办，追究他破坏联邦政府财产的责任。”众人一起哄笑起来。

美国使馆地方太小，根本容不下占领军司令部那么多人员。使馆现有的条件甚至无法提供餐食，当天中午，众人只好一起到东京帝国酒店就餐。吃饭期间，麦克阿瑟忽然问酒店总经理犬丸彻三：“东京有哪些著名建筑？”在犬丸的陪同下，麦克阿瑟驱车在皇宫周围转悠了约半小时，从三宅坂的参谋本部转到国会议事堂，再回到酒店。车辆经过大本营陆军部大楼时，哈尔西指着那一堆废墟里的瓦砾，对麦克阿瑟等陆军将领说：“看清楚了，这些才是我的孩子们干的！”

下车之后，麦克阿瑟突然冒出一句话：“我看那个第一生命大厦不错。”共有六层楼的第一生命大厦距离皇宫很近，美军严令不得轰炸皇宫，使它幸运地躲过了战祸，对美国人来说，它是再合适不过的办公地点了。大厦正对着皇宫护城河，从某种意义上说，站在楼上的麦克阿瑟似乎正在俯视天皇，尽管皇宫隐匿在对面密密匝匝的树林之中。众人驱车回到横滨。次日，日本政府接到正式通知，第一生命大厦被占领军征用为临时办公地点，除了现有文件可以搬走，楼内所有办公家具必须留在原地，9月15日之前交出大楼供占领军司令部使用。

继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骑兵师之后，美军第八集团军下属各路部队相继登陆，向内陆的推进出乎意料地顺利。美国大兵惊讶地发现，他们所到之处，日本人总会给予积极配合，用鞠躬和笑脸来迎接他们。而三四个星期之前，这些人还准备用菜刀、竹枪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麦克阿瑟登陆次日发布的“不许从当地取用任何食物”的命令起到了关键作用，让日本人的态度“从端端正正的礼貌变成了公开信任”。最初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界也开始一致赞扬，毕竟那些粮食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对日本确实太重要了。麦克阿瑟后来回忆说：“日本人曾经担心美国占领日本后会如何对待他们，这种担忧是基于日本军队在亚太地区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那些地区粮食短缺，日军还是强迫当地人为他们提供粮食。”

不从当地征收口粮的命令已经下达，但美军推进到各县区后，当地政府仍然要求居民把珍藏的洋葱、土豆、水果和肉食送给美军，被他们一一婉拒。美军指挥官解释说，他们的口粮已经足够使用。他们不但不接受送来的粮食，反而拿出口粮去救济当地灾民。麦克阿瑟一战时期在欧洲打过仗，目睹了占领军因狂妄自大而恃强凌弱，为当地民众所不齿。为了更好地笼络人心，麦克阿瑟特意颁布军令，所有美军官兵必须衣着得体、行为得当、待人接物谦恭有礼。他还命令各级指挥官要严格约束士兵，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保护日本的神社、艺术品以及历史宗教古迹。这些亲民措施让日本人心悦诚服，他们对美军的不扰民政策感到诧异，开始真心实意地与美国人合作。

9月11日，当理查德·伦纳德陆军中士在和歌山涉水上岸时，他和同伴的枪都上好了膛，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让他们惊讶的是，日本人用热情的笑脸来欢迎他们，那笑容不像是装出来的。一些胆大的小商贩走上前来，向他们兜售当地的特产和小纪念品。参加过多次激战的伦纳德此前恨透了日本人，现在想法逐渐改变了。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普通日本人可能也和你我一样，不会去想统治世界那样的事情。他们只是普通的木偶，参加战争只是因为别人要他们这么做，他们就那么做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请我到他的家里吃饭，还把传家宝送给我留作纪念，我能去恨他吗？大街上有些孩子跑上来抱住我的腿要吃的，我能恨他们吗？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卡车司机绕了好几英里的路把我送回驻地，我能恨他吗？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女孩把她唯一的布娃娃送给我当作礼物，我能恨她吗？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9月12日，轻巡洋舰“蒙彼利埃”号水兵詹姆斯·费伊在神户一带上岸。当他和同伴小心翼翼地向内陆推进时，发现那些日本人只是好奇地看着他们，眼中并无惧怕或敌对之意。一群正在田地里挖甘薯的日本妇女被美军水兵的超高海拔逗乐了，在她们看来，美国人的个子

实在太高了。“看到她们善意地朝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跟她们一起傻笑。”费伊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很快乐，那种气氛相当友好。”一名年轻的日本男人盛情邀请费伊和他的一名同伴到家中做客。费伊后来描述这次难忘的拜访：“他的家很漂亮，我能看出来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好人。一间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漂亮的大桌子，上边有一台收音机。他家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的画像。对他们而言，天皇就是神。离开时我们握了手并互相挥手道别。”经历多次海上恶战和“神风特攻”的费伊惊讶地发现，这些普通日本人都诚实而勤奋，“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别无二致”。

发现大部分美国人都礼貌而善良之后，日本人也长出了一口气。当美军士兵第一次出现在东京以北的宫城县时，一群被疏散到这里的小学生躲在宿舍里，透过窗户纸上挖出的洞向外偷看。之前他们被告知，美国人都是头上长角的凶恶魔鬼。他们现在有点失望，那些人根本没有长角。一些胆大的小男孩跑了出去，得到了美国大兵赠送的巧克力棒。日本人中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麦克阿瑟下令不许美国人掌掴日本人，否则将被判处五年监禁。”一名日本男子告诉美国记者约翰·冈瑟：“我们从那时候便知道，我们是真的输掉了这场战争。”人们亲眼看到，3名正在巡逻的美国大兵冲上前去，将一名被有轨电车撞倒的日本妇女抬上他们的吉普车直接送往医院。他们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这和他们以往被灌输的美国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吃小孩不吐骨头的形象完全相反。

在东京的一个普通社区，美国人向居民分发了固体酒精。很多人不知道这种东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一些人直接把它倒进嘴里，一阵干呕后又吐了出来，还认为这是美国人想要毒死他们。一位懂英语的居民很快发现，酒精罐子上本来就写着“有毒”的字样，然后她告诉大家，它们可以当作燃料来使用。“他们看着我把火柴伸向罐子，而那些固体竟然燃烧起来时，个个都是一脸惊讶的样子。”这位文化程

度不低的日本妇女说，“当时我们极度缺乏燃料，很多人都在担心不能度过即将到来的严冬。人们知道怎么使用固体酒精时，都很感激能够得到它，还是从原来的敌人手中得到的。”

很多日本人注意到，那些四肢发达的美国大兵脸上经常带着微笑。在电车里，他们甚至把座位让给孕妇、老人和孩子，以往日本人只会对自己的亲人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些从制服上就能看出是高级军官的人也很随和，从未发现他们殴打下级或平民。一名日本妇女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一名成员：“下雨时，美国汽车会小心行驶，尽力避免把泥水溅到路人身上，对此我非常感激。”一个在东京狭窄街道上拉人力车的人被一辆迎面开来的美军卡车堵住了。“他们把卡车停下来，把我的小车抬到了卡车的另一边。”这个人说，“他们笑着和我说再见，然后就走了。我为此泪流满面。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难道不是吗？当我再次拉起车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很多美国大兵都很喜欢小孩子，一些儿童很快发现从他们那里很容易要到好吃的东西，便操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简单英语追着他们喊：“给我糖，给我巧克力。”

积极配合美国人的还包括多达数百万人的日本陆海军部队。他们没有表现出多少敌意和怨恨，军官心甘情愿地配合美军让自己的部队复员，销毁残余的武器弹药。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那么突然彻底，令人猝不及防。截至8月底，日本已有150万军人解甲归田。“我所了解的历史上的解除武装，”麦克阿瑟自豪地对外宣布，“从来没有哪次能完成得如此迅速和没有悬念。”

前“时雨”号驱逐舰、“矢矧”号轻巡洋舰舰长原为一，在“大和”号濒死出击的坊之岬海战中死里逃生，9月23日在九州岛川棚町基地率部向美军弗朗西斯·麦科克尔海军上校的部队投降。“这位美军上校的行为举止让人觉得，他更像一位和善的友人，而不是一名趾高气扬的征服者和占领者，这令我惊讶异常。他指着一艘停泊着的‘震

洋’特攻鱼雷艇，询问我是否可以将艇中的示速器拿走当作纪念品。我的回答是‘完全可以’。他完全可以不问我直接拿走的，因为那些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意外事件当然也有。艾克尔伯格回忆说，他的第八集团军遭遇过一次“有组织抵抗”。在位于横滨和东京之间的山田，一群日本联防队员不让闲逛的美军进入，还把两个美国大兵绑起来狠揍了一顿。艾克尔伯格下令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于是几辆装甲车奉命组成战斗队形，在山田的大街上耀武扬威地来回开了好几个小时，打人者也被关进了监狱。在长崎港，一艘日本海防舰舰长“以粗暴和挑衅的态度”对待一支前来接管的美军，他很快被逮捕并从海军中除籍。在许多偏远地区，盟国占领军只有一点象征性兵力。日军中的极端分子只要群起而攻之，很容易就能将他们消灭。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对日占领虽然是有备而来，但仍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按照被占领国首相的说法，这是唯一一次没有开一枪的占领行动。”对少数参加过太平洋上岛屿战、丛林战的老兵来说，他们很难突然改变自己的想法，对过去的仇敌友好相待，特别当看到从战俘营里解救出来的同伴瘦骨嶙峋的模样后更是如此。占领军军人在日本也会抢劫、强奸和杀人，但人们很难了解到其中的详细情况。

持续多年的战争特别是美军后期的战略轰炸，严重破坏了日本经济，盟军的海上封锁又使物资无法输入，日本的粮食危机绝非美国大兵只吃自己的口粮并给小孩子发几块巧克力就能解决。一名美国记者看到东京上野车站有孤儿在捡烟头卖，“这座城市什么都紧缺，每颗钉子、每块破布，甚至一个橘核都很值钱。人们会吃干净午餐盒里的每一粒米，他们根本没有浪费的资本。在以前东京最繁华的银座，饥饿的孩子和年轻的女性到处向美军士兵乞讨口香糖、巧克力和花生”。麦克阿瑟清楚，要顺利完成进驻，就必须给日本人提供必要的粮食，至少不能让他们饿死。

在发布“不许从当地取用任何食物”命令的同时，麦克阿瑟也向华盛顿发出了救援电报：“3000万人正面临着饥荒威胁，疾病和饥饿将会使占领行动陷入危险。”不幸的是，1945年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荒年，经历更长时间战乱的欧洲同样急需粮食。五角大楼对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闪烁其词，国务院则要求他提供更详细的资料。麦克阿瑟需要填写一大堆表格，还要咨询各种官员，打通多种渠道。看到华盛顿迟迟不予明确答复，麦克阿瑟用坚定的语气回了一封异常简洁的电报：“要么给我粮食，要么给我子弹。”在增援粮食运来之前，麦克阿瑟利用能支配的有限船只，从西太平洋部队的军饷中给日本调拨了35万吨粮食。麦克阿瑟的做法遭到了国内一些人的严厉批评，他一概充耳不闻。

9月9日，麦克阿瑟下令撤销了海军的一道命令。因为担心顽固分子冒充渔民在第三舰队的战舰下方安置爆炸物，哈尔西禁止所有日本渔船穿越东京湾。麦克阿瑟斥责哈尔西此举纯属胡闹，指出捕鱼对渔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那些饥肠辘辘的民众也急需捕捞来的食物。

哈尔西承认麦克阿瑟是对的，但不愿轻易吃亏的他还是断然发起了反击。他对麦克阿瑟发布的一条禁止没收日军佩刀的命令提出了严正抗议。“这项命令是极不明智的，”哈尔西说，“佩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之一，这将使他们的这种幽灵阴魂不散。”哈尔西进一步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时，就看到很多战败的德国人腰间悬挂着佩剑，“这有助于他们保留军国主义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爆发的！”

“你的话可能有一定道理。”麦克阿瑟说，“但是我想到了阿波马托克斯。在那里，格兰特将军就同意让李将军和他的部下保留贴身武器。”

“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条理由。”哈尔西显得更有理了，“格兰特将军是在同一个可敬的对手打交道，而我们的敌人则恰恰相反。”

麦克阿瑟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忽然停下来对哈尔西说：“比尔，我想你是对的。”他随即下令废除之前发布的那道命令。

哈尔西这次算是又和麦克阿瑟打成了平手，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了却了他的一大心愿。蔡斯少将——和孙立人是同班同学——盛情邀请哈尔西检阅他的第一骑兵师。在4辆坦克的护卫下，哈尔西乘坐装甲车，兴致勃勃检阅了这支历史悠久的精锐部队。“一群非常棒的年轻人，”哈尔西竖起大拇指说，“和我们海军的小伙子一模一样。”

蔡斯邀请哈尔西共进午餐。饭后哈尔西准备离开，蔡斯做出一个手势，参谋军官很快牵来一匹白马。第一骑兵师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兵部队，已升级为机械化部队，只保留了原来的番号和建制。蔡斯的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却没有马，这匹白马显然是他特意找来的。有人说它的真正主人是天皇二弟高松宫，未获证实。“这明显不是那匹叫‘白雪’的马，”哈尔西说，他想骑裕仁白马的事情世人皆知，“但它的确是个非常不错的替代品。”在众人雷鸣般的掌声中，哈尔西小心翼翼地爬上马背。有“海上骑士”之称的哈尔西显然不是一个出色的骑手，尽管这匹马性格温驯，哈尔西还是在它第一次停下脚步后就从马背上跳了下来，他可不愿在陆军小伙子面前出丑。此后，他再没提过要骑天皇白马的事儿。

虽然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多次强调，哈尔西也向部队下达了不准掠夺的命令，可他自己不准备严格遵守。横须贺海军基地军官俱乐部里的一个音响和两个花瓶吸引了哈尔西的眼球，他命令参谋把它们搬到舰上自己的舱室里，准备带回家留作纪念。在基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美军缴获了三辆仍能正常行驶的汽车，哈尔西挑选其中最好的那

辆作为在日本的临时交通工具，并叮嘱在他离开时运到舰上一起带走。两年前在所罗门群岛打仗时，美军在日军遗弃的一座司令部里缴获了不少日元现钞，一名参谋就拿了些给司令官：“我们将来打到东京时再花它们。”“我不要这些破玩意儿，”哈尔西说，“等我们打到东京时，我不会为任何鬼东西买单！”一天，他带着几名军官到一家饭店吃饭，侍者把账单拿过来，哈尔西不假思索地在上边签上“裕仁”二字后扬长而去。

麦克阿瑟到东京来并非做善人。除了改造日本的艰巨任务，他还肩负着另一项神圣使命，找出战争罪犯，把他们送上法庭确定罪状并实施惩罚，杜绝战争再次发生。登陆日本的当晚，入住新大酒店的麦克阿瑟就叫来了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后更名驻日占领军反谍报部——部长埃利奥特·索普准将，命令他尽快拿出一份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经他确认后实施抓捕。接到命令的索普一头雾水，之前他更多关注的是军事情报，对应该抓捕哪些人根本不清楚。麦克阿瑟提醒他，就是抓捕政治性罪犯，比如策划、发动并指导战争的“大人物”。看到索普依然一脸蒙，麦克阿瑟举例说，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就属于必须抓起来的人物。

8月31日，索普在横滨海关找到一处临时场所，纠集手下情报人员日夜加班造册抓人。后来准确统计数字显示，他们平均每天要把6.5人送进监狱。索普和他的弟兄对日本高层领导人的所知有限，特别是那些没有军衔的文官或虽有军衔却没有在前线指挥过作战的人。他们先把能找到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报纸和杂志全都集中起来，看到上边有日本人的名字就立即记在纸上。霍林斯少校甚至拿来了一本《日本名人录》，把上边看上去像大人物的名字全写了上去。有一点索普可以保证，开战时东条内阁的所有成员一个都不能少，他们都是在决定开战的内阁会议文件上签过字的。由于缺乏经验，这份名单错误百出，连两年自杀的右翼政治家中野正刚的名字也列了上去。漏网的

人当然很多，比如和美国人打了很多交道的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就不在名单上。据说天皇在得知有末漏网时大惑不解，一脸纳闷地问侍从：“有末怎么就不是战犯呢？”这句话传到了索普耳里，他赶紧将有末的名字添了上去，太晚了。有末利用专业优势，带领一个叫“有末机关”的情报机构开始与美国人展开全方位合作。他本人也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索普再想抓捕已不可能了。与有末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他率领的机构“服部机关”主要研究历史资料，并因此出版了三卷本的《大东亚战争全史》。

9月11日，索普终于向司令官提供了第一份战犯嫌疑人名单，总计39人。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麦克阿瑟亲自点过名的前首相东条英机，其余包括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文部大臣桥田邦彦、农林大臣井野硕哉、司法大臣岩村通世、工商大臣岸信介、厚生大臣小泉亲彦、邮电大臣寺岛健等人。名单上的军人包括前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黑田重德、宪兵司令官长滨彰，以及上田良武等人。由于在菲律宾驻扎过很长一段时间，索普等人对本间和黑田印象深刻，他们是必须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的。

名单上的其余人员包括：麦克阿瑟率部打回菲律宾时仓促逃难到日本的菲律宾前总统何塞·劳雷尔、国民议会议长贝格尼诺·阿基诺以及驻日大使乔奇·巴尔加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村田省藏，缅甸独立义勇军首领昂山、驻日大使吴登茂，德国驻日本大使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副武官阿尔弗雷德·克雷奇默、警察武官约瑟夫·麦辛哥，泰国驻日大使金良，印度独立运动活动家马亨德拉·普拉塔普。其他诸如三浦宗一、长内茂、太田清一、佐佐木薰一、铃木薰二、竹内宽都是前文不曾出场或出场很少的小人物，连东京广播电台的5名外语播音员都出现在名单上。名单上的非日籍人员及部分日籍人员后来被押

往本国或犯罪地受审，如本间雅晴和长滨彰在马尼拉被判处并执行死刑。9月21日，名单加上了两个大人物，陆军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和前首相阿部信行，10月22日加上了前内务大臣安倍源吉。这样，第一批被抓捕的嫌疑人总数达到了42人。

索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提供的名单，不能令司令官满意。万事开头难，抓错的人可以放掉，漏掉的人也可以再抓，麦克阿瑟还是在11日当天就签发了逮捕首批战犯嫌疑人的命令：名单上的所有人必须在10日内到第八集团军横滨俘虏收容所报到。日本四岛早被盟国海军包围得密不透风，麦克阿瑟完全不担心这些嫌疑人会寻隙逃跑，让他们主动投案自首，更能显示美国人的宽容和大度。能上名单的大多是有头有脸的人，顾及面子也不会轻易逃跑，只有像辻政信、吉川猛夫、佐佐木武雄那样的小人物才会逃跑或找地方藏匿起来。

对自己被列为首批抓捕的头号战犯嫌疑人，东条早有思想准备。他是主持做出对西方开战决定的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后期兼任参谋总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太平洋战争打了三年零九个月，其中两年零八个月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事实上日本投降之后，东条能够选择的最佳策略就是像阿南和大西那样切腹自尽，也许能保留些许尊严。但东条缺乏自杀谢罪的胆量和勇气，可不自杀又的确说不过去，那个臭名昭著的《战阵训》就是1941年1月他任陆军大臣时亲自组织制定并签发的，其中写道：“知耻者勇，应常思乡党家门之脸面，益愈奋励，以不负其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辱，死勿留罪过之污名。”受其影响，几年来无数日军士兵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即使自杀或与敌同归于尽都不肯投降，现在它的制定者要“亲自”违反这项制度，情何以堪？

东条思索良久，拿不定主意。10日晚上，他到陆军省找到陆军大臣下村定，咨询自己是不是应该自杀——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自杀，想自杀的人哪会去征求别人的意见？下村不予赞同，理由是现在的投降

是国家投降，不是你东条个人的投降，不自杀也就谈不上有多丢人。下村接下来强调说，国难当头，你应该勇敢担负起战争的责任。万一你自杀了，美国人将战争责任归于天皇陛下，如何是好？“如果这是陛下的命令，我愿意接受。战争一切责任在我，与陛下无关。”下村上述一番话让东条茅塞顿开，终于找到可以不自杀的理由了。他向下村表示感谢，离开陆军省回到家里，静候美国人上门抓捕。

但东条毕竟出任过内阁首相，军衔陆军大将，是个有身份、有自尊之人，况且他实在不想到法庭上接受敌人的审判，斟酌再三，东条还是决定以自杀来对抗抓捕。切腹太疼且持续时间过长，东条决定等美国人上门时用手枪来结束生命，这样就能免除很多痛苦和麻烦，虽然用枪自杀不符合武士道精神。东条为此准备了两把手枪，其中那把柯尔特点22型跟随他多年，另一把柯尔特点32型是他女婿古贺秀正的配枪。古贺阴谋叛乱失败自杀之后，第一近卫师团很快就将他的遗物送到东条家中，其中就包括这把手枪。为了确保能够一击致命，东条特意请邻居铃木恒建医生上门，用木炭在自己的心脏部位画了一个酒杯大小的圆圈，到时直接用枪对着它射击就行。这个圆圈给东条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衣服摩擦会使它变淡，洗澡可能会洗掉，东条采取的补救措施是每次洗完澡就让夫人胜子重新用笔描一遍。美国人迟迟不上门，时间久了，这个描过多次的圆圈渐渐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最终导致东条自杀未遂。后来有人问东条为什么不选择太阳穴作为射击目标，东条说：“如果那样，别人就认不出来我是谁了。”

东条私宅位于东京近郊的世田谷区玉川用贺町，精致的小院内建有一座两层木质楼房，是东条担任首相时用自己的积蓄建造的。1944年7月下野之后，东条一直“隐居”于此，除参加重臣会议外很少出门。早在战犯嫌疑人名单公布前一天，9月10日，美联社记者莫林·斯宾塞和罗塞尔·布莱恩斯用一包5美分买来的香烟贿赂了一个日本人，从他口中得知东条家的详细地址并摸了过去。出乎意料，东条乐意接

受他们的独家采访，还拿出自己的“希望”牌香烟请记者抽。对东条来说，这也许是自杀前最后一次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了。

两位美国记者提出问题时，东条边回答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完全陶醉在采访之中。除了对将来的战争审判讳莫如深，东条几乎无所不谈。“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东条说，“我现在已经和政治、战争完全没有关系了，只不过是在家侍弄蔬菜的一介农夫。但是，如果有人问日本的目的是否正确，我会坚定地回答，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我想你们美国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见解。那么美国和日本究竟谁从事的是正义之战，还是等待历史来评判吧！”“这个秃头一度是笼罩在整个亚洲上空的恶魔，”两位美国记者在共同署名的报道中写道，“但他现在愿意谈论许多事情：有时表现出钢铁般的冷酷，有时是发自内心的大笑。谈话是在不断变化的气氛中进行的。”

为促使战犯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就必须形成足够震慑。索普准备对名气最大的东条实施抓捕。麦克阿瑟签署命令的当天下午，情报军官保罗·克劳斯少校接到抓捕日本前首相的命令。消息一传出，各国新闻和摄影记者闻风而动。美联社、合众社记者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消息最早、最准，抢先在东条家门口占据了最佳位置。日本记者得到消息稍晚，但熟悉地形，很快赶到。最可怜的当数其他国家记者，可怜巴巴地顶着炙热的阳光乱窜，一些人跑错了方向，甚至到了滨松市。到14时，东条私宅周围人声鼎沸，各个路口都被大汗淋漓的记者围得水泄不通。看这阵势，附近居民猜到很快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了。

此时的东条正悠闲地坐在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写东西。书房正面挂着一幅他穿军礼服的全身像，旁边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虎皮，是马来亚一位崇拜者赠送给他的。外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记者甚至拥进了院内。到15时，外边的嘈杂声清晰地传入室内。知道大限将至的东条叫夫人胜子带着女用人尽快离开，幸好孩子们提前打发回老家

了。胜子不大愿意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最害怕丈夫自杀。
“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朝丈夫鞠了一躬。东条只是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胜子带着女用人走出后门，穿过挤在外边的车辆和行人走进街对面的一个院子。这里地势较高，是给东条胸口画圈的铃木医生的家。胜子从围墙上看过去，发现自己家已被美军宪兵包围。胜子跪在地上，双手合十，为丈夫默默祈祷。

16时02分，克劳斯少校率部进入院内。此时二楼书房的窗户突然打开，东条的光脑袋从里边伸了出来。一名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亮了一下，被激怒的东条把头缩了回去。当他再次出现在窗口时，一名记者评述道：“这就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角阳台约会的情景。”

东条扫视了一遍拥入院内的记者和宪兵，微笑着问克劳斯少校：“你们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克劳斯少校用英语说：“你就是东条英机大将吧？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总司令部报到。”

听完翻译的东条一怔，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你带有公文吗？让我看看。”

克劳斯少校亮出了逮捕令：“请你把门打开，我把文件拿给你仔细看。”

东条脸色大变，高声说道：“我就是东条英机！没有日本政府的命令，我不会和任何人见面。”

克劳斯少校告诉翻译：“告诉他，别再耽误时间，赶快准备一下，跟我们走。”

翻译说完，东条一闪身不见了，随后窗户也被关上了。克劳斯少校以为东条下楼来开门，就率众人向门口走去。恰在此时，16时17分，室内突然传出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克劳斯心中一惊：“糟糕！”如果东条死了，他就无法交差了。他带人迅速冲到门前，高声叫喊，室内无人回应。

25岁的美军情报军官约翰·维尔普斯中尉纵身跃上台阶。“美国人一脚踹开了门，”英国《每日邮报》记者斯坦福和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长谷川信雄在报道中写道，“同时掏出手枪，朝天鸣枪示警。”克劳斯少校和维尔普斯中尉冲进室内，《纽约时报》记者乔治·琼斯紧随其后。当维尔普斯用枪指向东条时，他身后的美联社摄影记者查理·格里开始频频拍照。

东条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衬衣。他的右手拿着一把柯尔特点22型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不准开枪！”克劳斯少校高声喊道。

东条手中的枪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倒在椅子上。克劳斯命令维尔普斯等人维持秩序，自己急忙去找军医。拥进室内的记者开始四处搜刮纪念品。一人从东条身边拿走了一个香烟盒，另一人则切走了一小片东条的马裤，还有一名记者在一张单人沙发下边找到了那颗弹头。

东条不选择切腹或服毒而选择用枪，射击部位选择胸口而不是太阳穴，让人对他自杀的决心产生了怀疑。他选择使用的柯尔特点22型手枪威力较小，除打中要害外是打不死人的，甚至不能贯穿人体。他不用女婿古贺那把威力较大的柯尔特点32型手枪，更让人怀疑这场自杀纯粹是在作秀。现场一名美军宪兵讽刺说：“一个拿柯尔特点22型手枪的人想自杀，简直是在开玩笑。真正想死，他为什么不用旁边那支柯尔特点32型手枪？”还有一点，大家都知道东条是左撇子，而克

劳斯少校在随后出具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当时他是右手握枪。战后，东条孙女东条由布子一直为爷爷翻案，她的解释是：“那是因为用左手握枪不好射击左胸。”东条因自杀未遂而被世人耻笑：“看看阿南，看看大西，再看看人家杉山夫妇吧！”后边的话不用再说，人们就知道是在讽刺东条了。一句题外话，东条用来自杀的那把手枪现存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麦克阿瑟纪念堂。

在街对面的院子里，胜子也听到了那声枪响。她想象着丈夫的痛苦，竭力控制情绪，准备看美国人把丈夫的尸体抬出来。但随后出现在门口的是一辆救护车，一个日本医生急匆匆地冲进了院子。16时29分，东条的嘴唇微微翕动，他没有死。他的额头渗出了密密的汗珠，低声向站在旁边的一个日本记者要水喝。记者端上来一杯水，他几口就喝光了，吵嚷着还要喝。现场一名机智的记者用东条家的电话抢先向报社发出了“东条遭抓捕，自杀未遂”的重大新闻。

克劳斯少校的翻译听到东条在小声说话，他的脸因痛苦不停抽搐：“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的人民。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随后他的声音稍大了些，但吐字不清，“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是会失败的。”

最先赶来的日本医生为东条简单处理了伤口，发现子弹准确地命中了铃木医生所画的圆圈。可能因为胜子多次重画导致圆圈出现偏移，子弹没能击中心脏。众人一起动手，小心翼翼地将东条抬到一张长沙发上。东条吃力地睁开眼睛，说话声音小得听不到，“我没有朝脑袋开枪，是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18时15分，美军第一骑兵师军医詹姆斯·约翰逊上尉带着护士及医疗器械赶到，诊断说弹头擦过心脏贯穿左肺，伤势虽重，但并不致命。

东条绝不能这样死去，美国人还要把他送上审判台。19时，东条被抬进设在横滨小学的美国陆军第九十八野战医院第三十号病房。得悉东条自杀未遂的消息，麦克阿瑟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在宪兵的严密监视下，当晚对东条施行的手术非常成功，他的命保住了。救活东条要为他多次输入B型血。谈起这次为伸张正义而发起的献血行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顿市的约·阿基纳说：“我希望他能活下来，这样他就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既然进来了，我们就不能让他轻易离开。”另一位给东条提供血液的美军军官说：“我要使他活下来，通过法庭审判受到应有的惩罚。让他安安稳稳地死去太便宜他了。至少我要向他清算因他挑起太平洋战争而使我在新几内亚岛上吃了17个月苦的这一大笔账。”

当晚，艾克尔伯格中将特意来到东条的病床前。东条已经脱离危险，头脑非常清醒。东条睁开眼睛，挣扎着想起身鞠躬行礼，被艾克尔伯格及时制止。“我快死了，”东条说，“很对不起，我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的麻烦？”艾克尔伯格哭笑不得。

“今天晚上。”东条说，“我希望艾克尔伯格将军能够接受我的军刀。”

一向厚道的艾克尔伯格认为，让东条这样一个当过一国首相的“大人物”住在如此简陋的野战医院病床上属于失礼行为，他想让医生尽快把东条转移到停泊在东京湾海面上的海军医疗船上，那里的条件比这里好很多。但现场的医生集体表示反对，因为东条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搬动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出于对专业人士的尊重，艾克尔伯格只好作罢。

第二天上午，艾克尔伯格再次到医院看望了东条。东条的状态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再次表示要将自己的军刀送给艾克尔伯格留作纪念，后者坦然接受了。但艾克尔伯格最终未拿到东条的刀，它在一天下午的混乱中被人摸走了。

东条自杀未遂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和日本媒体大多只在不显眼的位置上登载“小豆腐块”相反，盟国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进行大肆宣扬。美国波士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美国报纸进行了广泛报道，而日本媒体没有这样，这种差别值得警惕。美国人认为，这次事件是对最大战争罪犯的天罚。而对日本来说，这只是已经失去了信任、被抛弃了的家伙的最后耻辱。东条过去几年中一直被看作军部的领袖，实际上他不过是一部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东条的人，现在不过是在适当时候把他抛出来而已。日本真正的统治者是军部和工业家，他们把东条当作替身，把民众的怒火引向东条，只是想让自己逃脱罪责而已。”

在美军军医的悉心照料下，东条的伤势迅速好转，很快就可以吃麦片，喝果汁和稀米汤了。10月7日深夜，基本痊愈的东条被从横滨医院秘密押往大森战俘收容所，一个人占据了一间木板房。他伤口上的绷带在10月底被去掉。当时这里聚集了不少战犯嫌疑人，其他人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唯独东条是单独进食。11月初采访过他的《新闻周刊》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东条显得非常孤独，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都在有意疏远他。”要说岛田、铃木和东条的关系相当不错，岛田有个绰号叫“东条的裤腰带”，铃木位列东条身边“三奸四愚”中的“三奸”之首，他们为什么也不搭理东条呢？看来只有位列“四愚”之一的东条大弟子佐藤贤了被抓进来，东条才能摆脱目前的孤立局面。

第一总军司令官杉山元的做法比东条要体面。美国人公布的第一批嫌疑人名单中并无他的名字，可杉山自知作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陆军大臣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陆军参谋总长，自己绝无幸免的可能。当年伊藤整一担任第二舰队司令官准备出征海上时，他的夫人千岁在送丈夫出门时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记住，打了败仗，是不准再进这个家门的。”相较而言，杉山夫人启子更黑。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杉山每次下班回家夫人都会催他：“仗都打输了，你为什么还要活着？你究竟什么时候自杀？你总不能等到美国人上门把你抓走吧？”

9月12日，得知前一天东条自杀未遂，被美国人抬走的消息之后，杉山终于下定了决心。当天下午，他穿戴整齐、胸前佩戴勋章，按时来到司令部上班。处理完当天的公务，杉山命令所有人不准进入他的房间。17时55分，杉山办公室里传出来一声枪响。参谋们闻声而至，破门而入，发现他已经伏案死去。杉山的一只手低垂在办公桌下，地上掉着一把手枪。子弹是从杉山右侧太阳穴射入的，从伤口流出的血涂染了铺在桌上的遗书。大约同一时间，在杉山私宅，启子来到佛堂之中，身着全白丧服，依照武士传统将短刀刺穿心脏而死。有人对此评论说，这个不是武士的女人比身为武士的丈夫死得体面多了。

杉山留在办公桌上的遗书云：“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已三年零八月有余。我作为帷幄的幕僚长和辅佐大臣，却辱没皇军要职，辜负了忠勇将士的奋斗和热诚民众的尽忠。卑职不才，未能完成赋予的责任，圣战目的最终没有达成，数百万将士战死沙场，耗费了巨亿国资，家园焚毁，家财尽失，让皇国面临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艰难困境。我深知捍卫国体绝非易事，搅扰圣虑，竟不知诚惶诚恐，其罪万死不能抵也。谨此以谢其罪，诚恳道歉。祈祷陛下龙体康健，皇国复兴之日早日来临，惶恐谨言。”

从遗书落款时间8月15日来看，杉山早已做好了自杀准备。后人经常将杉山夫妇之死和乃木希典夫妇相提并论。当年明治天皇去世之后，乃木痛感活在人世间已毫无意义，于是携夫人双双自杀追随而去。杉山留下的《杉山笔记：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成为今天研究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资料。9月14日，前第十一方面军司令官、第一总军司令部部附吉本贞一作为杉山葬礼委员会委员长，在筑底本愿寺主持完杉山的葬礼，径直回到司令部办公室里切腹自尽。

比杉山自杀早55分钟，当天17时，前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被约20名美军宪兵从私宅带走。岛田显得非常平静，他对随宪兵一起前来的日本记者：“被编入预备役一直到战败，我都是作为幕后人物来为战争尽力的。陛下的诏书发布之后，就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也想过切腹谢罪，但为了遵奉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宗旨，只好静静地等待今天的到来。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是心里觉得上对不起天皇陛下，下有愧于万千国民。”

9月13日，被列入第一批战犯嫌疑人名单的陆军军医小泉亲彦自杀身亡，他是第三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厚生大臣，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次日，东条内阁文部大臣桥田邦彦服毒自杀，其在遗书中叫嚣：“作为战争责任人是光荣的，我已经尽到了臣子的本分。”

日本投降之后，不断有军政要人采用不同方式自杀。时陆军省人事局长、战后千鸟渊战死者墓园管理者额田坦编写了《世纪的自决》一书，收录上自元帅、下至士兵共568名自杀者，其中陆海军将领共37人。两个级别不高的人，其自杀手段之残忍，与臭名昭著的戈培尔毫无二致。8月16日，日本陆军航空审查部总务部长隈部正美少将在枪杀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后，饮弹自尽。9月3日，琉球王室后裔、大本营陆军部报道部亲泊朝省大佐——发出“食草啖泥”公告的那位——亲手毒死一双年幼儿女、射杀妻子后，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亲泊的

遗书《大东亚战争在道义上是胜利了》长达2万多字，其中写道：“我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从世界人类幸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这种道义精神出发的。”亲泊5岁的儿子朝邦几天前对同伴说：“爸爸很快就会带我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东条自杀未遂被抬走的消息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9月14日下午，前东条内阁成员贺屋兴宣、铃木贞一、岩村通世、井野硕哉以及日本驻菲律宾大使村田省藏5人背上铺盖卷主动到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报到，随即被送往监狱关押。当晚，美国人提供的晚餐把前大藏大臣贺屋吓坏了：主食不但有牛排、面包和奶油，餐后还有冰激凌、水果和咖啡，牛奶更是敞开肚子随便喝，管饱管够。这些被关进来的人在日虽属于军政高层，但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食物了。贺屋有个唬人的绰号叫“理财圣手”，他独创的一系列财政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的倒退和崩溃。晚餐之后，贺屋把负责经济运行和资源分配的前国务大臣、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叫到一边，两人咬着耳朵嘀咕了好一阵子。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也实在太不讲究了，刚刚把我们抓起来就要枪毙？从饭菜丰盛程度来看，这明明是死刑犯临刑前享受的“断头餐”。其他人也有类似想法，一些人甚至开始构思临终遗言。大部分人一夜没睡好，担心突然被带走给一梭子“突突”了。

一夜无事。次日上午，桥本欣五郎、上田良武前来报到。当天下午，驻菲律宾第十四军两位前司令官本间雅晴、黑田重德前来会合——山下奉文从黑田手中接班后，第十四军才升级为方面军。当天的三餐同样丰盛，比前一天还多了火腿煎蛋。贺屋等人实在想不通，就委托翻译去问看守：“我们都是战犯嫌疑人，没有必要给我们提供特殊照顾。日本战败，全国的民众都在受苦，我们不能搞特殊化。”美军宪兵的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并没有对你们实施特殊照顾，这只是我们美国陆军普通士兵的标准伙食而已！”贺屋等人一瞬间就明白了日本最终战败的真正原因，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他们不知

道这是美国陆军的伙食，海军那边伙食更好，艾克尔伯格经常跑到哈尔西那里蹭吃蹭喝就是最佳例证。不过海军也有缺点，就是军舰上不能喝酒，水兵偷喝“鱼雷汁”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晚，这些战犯嫌疑人都因前一天没睡好和肚子圆而睡得很香，只有岛田辗转反侧，暗自神伤：“我们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天皇陛下还能吃到肉和糖吗？”

随后几天，不断有战犯嫌疑人前来报到，如16日的寺岛健、17日的岸信介、23日的土肥原贤二等人。除了因病躺在家中被美军宪兵严密看管的前外相东乡茂德和自杀的两任大臣，名单上的其他人全部到齐。就在东条被送往大森俘虏收容所前两天，10月5日，岛田等人已乘美军的军用卡车提前来到这里。在接受正式审判之前，这帮人暂时无事可干，只好天天开牌局或下围棋。

眼看众多军政要员陆续被带走或投案自首，首相东久迩宫实在坐不住了。12日当天，他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匆忙形成了一项决议，向美国人提出由日本自己的司法机关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这样就可以让那些天皇昔日的军政大员免遭被敌人审判的耻辱，并适时对他们进行宽大处理。这一提议还没到美国人那里就遭到了裕仁的反对。裕仁表示，敌人所列举的战犯嫌疑人均为对朕竭忠尽义之人，现在以朕的名义去审判并处罚他们，于心何忍？其实裕仁心里明白美国人绝不会同意这种做法，自己率先表示异议至少还能落个人情。

果不其然，日方的建议立即遭到麦克阿瑟的断然拒绝，战犯审判仍将由盟国方面进行。但东久迩宫此举并非毫无收获，美国人同意将抓捕嫌疑人的任务移交给他们，由日本政府实施抓捕再送往美军的指定地点。为了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东久迩宫还采取了另外一项措施，寻找一个亲美派人士接替重光出任外相，“使之能够与麦克阿瑟充分对话”。9月15日重光辞职，新外相的名字叫吉田茂。

时年67岁的吉田茂是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女婿，翁婿二人战前都是日本高层中有名的亲英美派。吉田担任过日本驻英国大使，因反对日本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而在1938年赋闲，之后一直为阻止日本对英、美开战奔走于牧野伸显和格鲁大使之间。因主张早日与盟军媾和，吉田1945年6月被逮捕入狱，吃了一个多月牢饭。东久迩宫现在让吉田出任外相，本身就有向美国示好的意思。吉田后来不负众望，与麦克阿瑟建立了兄弟般的密切关系。正是有了麦克阿瑟的支持，吉田于1946年5月首次组阁，其总共五次组阁，执政总时长在日本宪政史上排第五位，仅次于安倍晋三、桂太郎、佐藤荣作和伊藤博文。

9月15日，美国第五舰队旗舰“新泽西”号战列舰抵达日本近海，斯普鲁恩斯率众幕僚在和歌山登上了陆地。上将先视察了被解救战俘的情况，看到“避风港”号医疗船上数以千计的盟军战俘正在灭虱、体检、领受干净衣物等，他们很快撤离日本回国了。斯普鲁恩斯仁慈地将战俘普遍营养不良的原因归结为“美军的空中和海上封锁造成日本基本食品短缺”。由于几乎未遭美军攻击，广阔的日本乡村依旧风景如画，连绵起伏的青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斯普鲁恩斯经常将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一场有趣的战争”，玛格丽特不喜欢丈夫的这种说法，她认为战争是恐怖和残酷的。她在回信中质问丈夫：“雷蒙德，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战争本来就很有趣。”斯普鲁恩斯总是这样回答。

9月17日，“新泽西”号缓缓驶入东京湾。斯普鲁恩斯乘小艇前往“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与老朋友哈尔西会合。早在投降签字仪式结束后第三天，9月5日，杜鲁门就命令“密苏里”号返回纽约，他将在海军节当天登上这艘名舰发表重要讲话。哈尔西只好更换旗舰，他要在东京待到9月20日再走，届时斯普鲁恩斯将接替他指挥所有留在远东的海军兵力，它们将重新组建为第五舰队。所有返回美国的舰船统一

编组为第三舰队，在哈尔西的率领下向东航行。战争结束了，美国海军第三、第五两支舰队终于实现了独立运作。

令斯普鲁恩斯开心的是，他竟然遇到了另一位好友、盟军北太平洋战区兼阿拉斯加海疆区司令官弗兰克·弗莱彻上将。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弗莱彻接到了前往北纬40度以北日本海岸巡逻、在津轻海峡扫雷以便随时登陆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命令。苏军发起对库页岛南部的作战并突袭了千岛群岛，未接到进一步命令的弗莱彻只能悻悻旁观。9月上旬，弗莱彻在“帕纳明特”号两栖指挥舰上升起将旗，率领他的60多艘战舰离开埃达克岛向日本进发。9月8日，舰队穿越津轻海峡进入本州北部的陆奥湾。第二天在“帕纳明特”号上，驻青森日本第五十军司令官星野利元陆军中将、海军大凑警备府司令官宇垣莞尔海军中将、青森县知事金井久彦向美军投降。作为硕果仅存的参加过1941年至1942年那些最艰苦战斗的老将之一，弗莱彻满意地享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喜悦。他在签字仪式上的一段讲话，与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上的讲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回顾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偷袭珍珠港、巴丹死亡行军和数不尽的酷刑、谋杀，以及让我们不幸被俘的伙伴受苦挨饿，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但是，今天我们不会这么对待日本人。我们已经向日本军人和世界展示了我们优越的战力，今后，我们还将对日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展现我们为之而战斗的民主与法制。”

三位在太平洋战场上战功卓著的海军上将握手言欢，可惜没酒。到这个时候，大家除了叙旧，没有多少公事可谈。没酒喝的遗憾很快得到了弥补。18日晚，罗林斯中将在“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上设下豪宴，盛情款待哈尔西、斯普鲁恩斯等美军高级将领，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上是不禁酒的。“那是一场无比热烈的庆祝活动，”斯普鲁恩斯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比尔非常享受这样美妙的时光，喝得酩酊大醉。我没有感到任何不适，我们回到自己舰上已是次日凌晨1

时30分。”由于第二天要去东京拜访麦克阿瑟，宿醉的哈尔西一大早就醒来了。

幸好这次会面时间不长。“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和儿子已经从马尼拉乘机抵达东京，所以我们只随便聊了几分钟，将军便起身去接他们了。”斯普鲁恩斯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麦克阿瑟告诉哈尔西，他协助陆军占领日本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回国休息了。“比尔，你一离开太平洋，它就不再是太平洋了。”这句话让哈尔西非常受用，并原封不动地将它写在了回忆录里。

19日晚，第五舰队军官在横须贺造船厂修葺一新的海军军官俱乐部设下盛宴，为即将回国的哈尔西送行。斯普鲁恩斯回忆，“我早就离开了，但我肯定他们会玩到深夜。比尔无疑是第一主角，他又喝醉了。跟比尔在一起的这种聚会生活，我一点儿都不会感到痛苦”。午夜零时，斯普鲁恩斯在睡梦中接管了留在日本的所有美军舰只。20日清晨6时30分，头一晚喝得酩酊大醉的哈尔西登机飞往檀香山。10月9日，他将那里的所有舰船编成第三十特混舰队，率领它们从珍珠港启航。舰队驶过戴蒙德角后宣布解散，各舰各自返回在西海岸的母港。哈尔西乘“南达科他”号于10月15日抵达旧金山，属于他的战争结束了。

对东条、岛田等前军政要员相继入狱，内阁首相东久迩宫并不特别担心，这对他来说属于预料中的事。现在，最让他揪心的是天皇的安全。《波茨坦公告》只是含糊地提到“今后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之意志成立”，却未明确天皇制的存续及如何处置天皇。9月15日上午，为了试探美国人的态度，东久迩宫携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起来到了第一生命大厦。让米内一起出面去找麦克阿瑟，至少说明日本人有充分自信他不会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盟国方面有人明确提出，东久迩宫内阁本身就是一个战犯窝子。

宾主双方寒暄落座，东久迩宫委婉地表达了想让裕仁和麦克阿瑟直接会面的意思。他认为这种会面不仅有益于促进他们的感情联络，还有可能使天皇避免被指控为战犯嫌疑人。米内直截了当地提出：

“天皇是不是应该退位？”麦克阿瑟答复：“我认为不是的。在盟军顺利进驻和解除日本陆海军武装方面，天皇给予了很大帮助，所以完全没必要考虑退位问题。天皇制是不是存续，完全是日本自己的问题。”听完上述一番话，东久迩宫和米内满意而归。

实际上自从盟军踏上日本陆地的那一天，就不断有幕僚怂恿麦克阿瑟：为了显示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威，应该尽快把裕仁召到司令部来训示一番，以此向日本人表明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大佬。麦克阿瑟断然拒绝了这种建议：“这么做会伤害日本国民的感情，从而使天皇在他们心目中成为一个殉道者形象。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会等待，到时天皇一定会主动前来拜访我。就目前情况而言，东方的坚强忍耐较之西方的急于求成更容易达到我们的目标。”麦克阿瑟肯定想起了马希比尔在马尼拉时提过的建议，他相信那个人一定会主动登门，如果他还有一点政治敏感性的话。

除了耐心等待，麦克阿瑟还安排费勒斯准将广泛调查、评估天皇的相关状况。费勒斯在随后提供的详细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逼迫天皇退位，或者绞死他，日本现有的政府机构就会瞬间崩溃，一场大规模暴乱将不可避免，实施完全占领的时间将大大延长，我们与日本人也将更加疏远。绞死天皇对他们来说，就如同绞死耶稣对于我们一样。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会血战到底，如同飞蛾扑火一般。军国主义势力将会得到显著增强，战争也会无限期拖延。一支听命于天皇的日本军队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但天皇对其人民的影响力和神道教的精神力，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化解这种威胁。天皇可以转化为一种好的力量，确保日本完全降服，并使其军事集团完全瓦解。新政府必须建立

一种平衡，天皇必须被自由派的民主领袖包围，军事力量必须被限制为国内警察用途，同时对平民的权利负责。”麦克阿瑟深以为然。

9月20日上午，天皇侍从长藤田尚德前来第一生命大厦拜访，麦克阿瑟亲自接待了他。藤田首先转达了天皇的“亲切”问候：“自开战以来，将军四处征战，可否健康？南方诸国气候炎热，没有对将军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吧？日本的夏天也很炎热，还请将军多多保重身体。”麦克阿瑟礼貌地回答：“天皇对我如此关心，非常感谢。也请转达我对天皇的问候。”藤田接下来说明了此行的真正来意，“天皇希望能来拜访将军，陛下已经决定忠实执行《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

这边藤田上午刚走，那边新外相吉田茂下午就登门了。吉田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跟美国人沟通完全无障碍。吉田直接向麦克阿瑟说明了来意，“天皇非常想与将军直接谈话”，他此行显然是代表政府的官方行为。麦克阿瑟毫不避讳地告诉吉田，他本人不想踏足皇宫，他的地位也不允许他主动去见天皇。

吉田问：“最高司令官的意思，是不是希望天皇前来见您？”

“我想盟军能够顺利进驻，天皇功不可没。”麦克阿瑟告诉吉田，“如果他能够来访，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他。”

麦克阿瑟接着强调不想以任何方式令天皇难堪。鉴于到第一生命大厦欲一睹麦克阿瑟“芳容”的日本人实在太多——他几乎每次进出大楼都有数百名民众围观——若天皇来访，他会在相对安静的美国大使馆接待。麦克阿瑟一席话让吉田如释重负，双方约定天皇来访时间暂定9月27日10时，会谈时间半小时。

后来有人问麦克阿瑟是否会对天皇来访进行回访，麦克阿瑟不容置疑地说：“绝对不会。这种行为会被世人误解为对天皇平等地位的

认可，但他和我代表的盟军地位根本不对等。我永远不会主动拜会天皇，除非将来和平条约签订，占领状态结束。”驻扎日本长达5年，麦克阿瑟从未去过仅一河之隔的皇宫。

正事谈完，麦克阿瑟站起身，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告诉吉田，日本在战争中采用的战略是自杀性的。随后他话题一转，提到了数百万日本军队和民兵的复员，以及重建日本被毁坏的城市并对人民实行民主。吉田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麦克阿瑟在眼前走来走去，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动物园里的情景，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大惑不解的麦克阿瑟停住了脚步：“什么事让你觉得如此好笑？”

“我觉得，”吉田说，“我就像被关在狮子笼里听教诲一样！”

自麦克阿瑟进入日本，还没人敢用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话。麦克阿瑟盯着吉田的眼睛好一会儿，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吉田女儿麻生和子在《关于父亲》一书中写道：“和麦克阿瑟会见之后，父亲回到官邸后笑着对我说：‘你见过狮子笑吗？’”从那时开始，两人逐渐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和工作关系。麦克阿瑟信任吉田，欣赏其才能，喜欢其不加粉饰的幽默和机智。因为有了麦克阿瑟的大力支持，吉田成为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政坛五度组阁的风云人物。

9月27日9时30分，在侍从长藤田和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的陪同下，裕仁登上了停在御文库门前的戴姆勒轿车。宫内省总务课长笈素彦回忆说，当时天皇的表情异常凝重，皇后良子和内大臣木户也是“绷着脸”前来送行的。裕仁身穿燕尾服、条纹裤，头戴一顶高高的礼帽，这身打扮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日本历史上，天皇主动上门拜访别人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由三辆车组成的小车队依次驶出皇宫，从二重桥到祝田桥再向右拐，自樱田门经警视厅、虎之门向美国大使馆缓缓开去。

以前天皇出宫，沿途都会提前半小时实施交通管制，前方通常还有警车开道。但现在道路的管制权属于美国人，裕仁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了。车队临近虎之门时，正巧交通信号灯变红，这三辆车只能和其他车辆一样停下来，耐心等待信号灯变绿。在并列停着的一辆电车上，一位显然见过不少世面的乘客凝望着几米外的天皇“御驾”，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惊讶表情。

10时还差几分钟，天皇车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停下。根据之前与吉田茂达成的约定，麦克阿瑟不会出门迎接，在大门口等待天皇一行的是费勒斯准将和翻译法比昂·鲍尔斯少校。裕仁甫一走下轿车，“欢迎您，陛下”，对日本有着深入研究的费勒斯就和鲍尔斯一起上前敬礼。裕仁先回以鞠躬礼，然后与两人一一握手。当鲍尔斯顺势从天皇的手中接过礼帽时，裕仁似乎颇感意外。日本人从来不会从他们心目中的神的手中拿走任何东西，而美国人则认为这是一种礼节。日方翻译奥村胜藏告诉费勒斯：“看见将军，天皇陛下非常高兴。”裕仁的高兴显然不是装出来的。当天下午回宫之后，他专门派人调查“那位前来与我握手的军人是谁”，并派人把一张自己的亲笔签名照给费勒斯送了过去。

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日方翻译的名字有点面熟。开战前夕，正是因为时任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一等秘书的奥村打字太慢，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战书晚了80分钟。现在奥村的职务是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后来还将出任外务次官和日本驻瑞士大使。

“见到您，我深感荣幸，”费勒斯答道，“请到里面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稍显局促的天皇随费勒斯前往二楼会客厅，藤田和石渡等5名随从试图跟进，被鲍尔斯少校出手制止。他们被带到一楼一间书房里等候，侍者很快端上了茶水。

麦克阿瑟破例来到二楼楼梯口迎接天皇。与裕仁身着正装不同，麦克阿瑟只穿着一身军便服——一件褪色的土黄色军装，没穿外套，也没系领带，唯一标识他显赫身份的只有衣领上那五颗小星星。此刻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将军，没有之一。麦克阿瑟声如洪钟：“先生，欢迎光临！”鲍尔斯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用“先生”称呼来访者。天皇朝麦克阿瑟深深鞠躬，他鞠躬的幅度之大，以至于两人握住的手都到了他的头顶上边。麦克阿瑟领裕仁进入会客厅，他此刻的一个举动让裕仁深受感动。麦克阿瑟示意自己的翻译鲍尔斯少校离开，现场只留下他、裕仁和日方翻译奥村三人。这说明他已给予日本人最充分的信任，也确保谈话内容不会轻易泄露。

尽管当天不太冷，会客厅大壁炉中的炭火依然烧得很旺。两人在壁炉前方的坐卧两用沙发上坐下来，实际上这已是他们第二次会面了。前文提过，1937年底，麦克阿瑟陪同菲律宾前总统奎松出访日本时见过一次天皇。看到裕仁一脸拘谨的样子，麦克阿瑟主动提起了一些容易让人轻松的往事。他回忆起40年前日俄战争结束时，他作为父亲的副官在东京见过天皇的祖父，还特意提到了明治天皇赠送给他父亲的那个精致大花瓶——麦克阿瑟当然不会说，这个花瓶在血腥的马尼拉城市攻防战中被毁了。为了进一步缓和气氛，麦克阿瑟打开烟盒，取出一支香烟递给天皇。裕仁以前从不吸烟，此时连连道谢并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烟卷。麦克阿瑟发现自己在为裕仁点烟时，他的手一直在微微颤抖——看来在某些特定场合，会抽烟还是有用的，一支烟就能将双方距离拉近不少。现场三人精神都高度紧张，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一个能俯视这个房间的阳台上的厚厚幕布后面，琼、小阿瑟和医生罗杰·埃格伯格上校正屏住呼吸，好奇地偷窥着这次历史性会面。

麦克阿瑟原以为裕仁此次前来，会以个人身份乞求免受战犯之苦。“我担心他会为自己被指控为战犯提出辩护，一些盟国特别是俄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颇为强烈地要求把他列为战犯，他们提出

的最初名单上，天皇的名字列在首位，他很可能因为签署了向美、英宣战的诏书而站到审判台上。”当天，裕仁出发之前，木户的最后忠告是提醒他不要对战争承担责任，但裕仁此刻说出的话与麦克阿瑟的预料完全相反：“麦克阿瑟将军，我这次到你这里来，是为了表示愿意接受将军所代表的盟国的判决。在这次战争中，我的国民采取的行动以及做出的每一项政治、军事决定，都应该由我负完全责任。你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把一切责任都算到我的头上，并采取你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对我进行惩罚。”

麦克阿瑟惊呆了，这是他认为最不可能听到的话。裕仁愿意对其国家的错误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消除他的积怨和愤怒。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一种惊人的巨大感触掠过了我的心头，我身上的每一寸骨髓都感动了。这样勇敢地承担一种暗示着死刑的责任，而根据我完全知道的事实，这不是他的责任。之前我认为他只是因为生身血统才成为一国君主，但在那一瞬间，我知道坐在我对面的是凭他本身的品质就足以成为日本第一绅士的人。”

裕仁主动提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之后，麦克阿瑟主动将之前的称呼由“天皇”（empire）改成了“陛下”（majesty）——就像我们称呼“麦克阿瑟上将”只是为了说明事实，而表述“麦克阿瑟将军”就带有个人情感一样。麦克阿瑟对裕仁的印象悄悄逾越敌意变成了尊敬，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现在给予裕仁明确答复为时尚早，华盛顿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指示，麦克阿瑟只好岔开话题，对空中力量和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滔滔不绝地演说了20分钟。裕仁只是耐心聆听，没有谁会比他对此有更深的感受了。“下一场大战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场战争，”麦克阿瑟说，“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中所担负的责任，不是考虑如何打赢战争，而是如何引导自己的国家走向和平。祝贺陛下断然采取结束战争的步骤，使国家免遭彻底

毁灭。”其间，战前就在美国使馆服务多年的侍者船山贞吉身穿和服走了进来，为两人端上了冒着热气的咖啡。

裕仁告诉麦克阿瑟，他也不希望这场战争发生。当他的国家进攻美国时，他也为此感到难过，但他不得不接受大臣的建议。

“那为什么在有些时候，你不能告诉你的大臣不去那么做呢？”麦克阿瑟困惑不解地问道。

“我是立宪君主，”裕仁答道，“如果我的首相和大臣提出建议说必须做什么，我就必须那么做，即使我内心并不真的想那么做。”

裕仁这番话令麦克阿瑟非常吃惊。他阅读过很多有关日本的书籍，但听到这番揭示天皇如此无能为力的话时，还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身边的一些专家认为，天皇是有一定支配权的，即使这种支配权非常有限。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麦克阿瑟相信裕仁至少是诚恳的。裕仁表示，他和他的人民一样愿意接受战败的事实，“今后，我要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新日本而尽一切努力”。

麦克阿瑟显然被感动了，“我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开心地听取陛下的一切建议”。然后他把话题转向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上，两人首次会面以谈论当天的天气结尾。谈话共用时38分钟，超过了原定的半小时。双方约定所有谈话内容对外保密。麦克阿瑟起身叫来了摄影师盖塔诺·费拉斯上尉，一年以前，他在莱特湾涉水上岸的那张著名照片就是上尉拍摄的，现在他将拍下另一张著名照片。费拉斯让两人站在窗口附近的桌子前面，一口气拍下了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麦克阿瑟眼睛有点眯缝，第二张照片裕仁嘴巴张得有点大，这两张照片都不能使用。幸好第三张照片几乎没有瑕疵，它正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一张。

三人起身离开之后，再次进入室内收拾桌子的船山发现了一个细节，裕仁面前的那杯咖啡还摆在原来的位置上。船山受过专业训练，他摆放杯子时杯柄角度是有讲究的，因此天皇没摸杯子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主人款待的东西，一动也不动是一种失礼行为。”船山说，“哪怕是不喝咖啡的人，也应该把杯子端起来，最起码也要转动一下。作为天皇，这样做是很意外的。”

老酒猜测，裕仁不喝咖啡，不是担心美国人下毒，而是因为紧张。船山后来回忆说：“之后陛下和麦克阿瑟将军还有过多次会面，两人都是水都不喝，只是交谈。可是每当天皇离开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总会沏上一杯浓咖啡，把杯子端到鼻子跟前仔细品味，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超过预定会面时间天皇仍然没出来，待在书房里的藤田和石渡等人着急了。又过了大约10分钟，走廊上终于传来几个人走路的声音。看到裕仁和麦克阿瑟的表情，藤田等人都非常高兴。麦克阿瑟的脸色已由刚来时的冷峻变成了温和，天皇也恢复了平时的神态。裕仁热情地将藤田等人一一介绍给麦克阿瑟，后者陪天皇来到停在门口的汽车跟前，和天皇握手后转身离开。裕仁的车队渐渐远去，麦克阿瑟告诉身边的鲍尔斯少校：“我完全可以羞辱他，将他示众，但那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指挥了这场战争，而他结束了这场战争。他值得尊重，对待一个光荣战败的敌人应该宽宏大量。另外，由他来做名义上的领袖，我们的工作会容易很多。我是个天生的民主主义者，从小被培养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告诉你，当我见到一个曾经高高在上、一手遮天的人变得如此低三下四时，真令人痛心。”

回到住处，麦克阿瑟把天皇的模样告诉夫人，琼用轻快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话：“噢，我看见他了，阿瑟和我都在帷幕后边偷偷看着呢！”

“这是一个古怪的世界，”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然而不管你怎么想，这都是一个愉快的世界。”

当天下午，麦克阿瑟就给华盛顿发去电报，“建议不要把裕仁当作战犯逮捕”。华盛顿在10月6日发来秘密指示：“在事前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协商，以及未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更进一步指示时，阁下不得采取排除天皇或类似排除的任何措施。”在天皇去留的问题上，华盛顿的态度已渐趋明朗。

在那之后，裕仁保持着半年拜访一次麦克阿瑟的频率。从首次会见一直到麦克阿瑟离开日本，两人见面共计11次。除了最后一次匆匆告别，其余各次都有不短时间的交谈。很多年之后，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以后，天皇经常来拜会我，我们的话题包括了世界上的各种事件。我一直很小心地向他阐释占领政策的考量背景，结果我发现，他是所有和我交谈过的日本人里，最能领会民主概念的那个人。在日本精神重生的过程中，他起到了主导作用。他忠实的合作和影响力，给盟军成功占领日本做出了重要贡献。”

麦克阿瑟坐镇日本时，大部分时间担任首相的吉田茂对此评论说：“麦克阿瑟尊待天皇的做法——下令凡是一位君主应该享受的待遇都要给他，并坚持不对他进行审判——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有利于他在占领期间获得历史性成功。”

双方约定对会谈内容严格保密，奥村的回忆记录作为机密文件至今锁在日本外务省的保险柜里。藤田在《侍从长回忆》一书中写道：“陛下和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谈了哪些内容，不很明确。后来外务省整理的回忆记录送到我这里，以供陛下御览。通常文书陛下御览后都会返还我这里，只有这份文件陛下留了下来，没有返还。我记得记录好像用的是宫内省信笺，5页纸左右。印象中当时陛下向麦克阿瑟将军表达了如下意思：‘战争责任全都在我，因为文武官员都是我任命的，

他们没有责任。’另外，他还请求盟国实施援助，无论如何不要让国民的生活陷于困顿。’”1975年在纪念裕仁即位50周年的一次庆祝活动上——麦克阿瑟11年前已作古——他被记者问及30年前与麦克阿瑟的会面，大家都想知道当时两人说了些什么。裕仁笑着说：“对不起，我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有君子协定。”

占领军司令部随即下达命令，日本各主要媒体都要在显著位置报道麦克阿瑟会见天皇的消息，同时登载那张拍得还算不错的照片。照片上，麦克阿瑟高大威武，神情倨傲，两手放在臀部，手肘向身体两侧支棱着。他身边几乎矮了大半个头的裕仁僵硬地站立着，神情拘谨。在东久迩宫内阁看来，在报纸上发表如此贬低天皇形象的照片实属大逆不道。28日深夜，内务大臣山崎严发布紧急指令，禁止次日出售已印好的带有照片的报纸。

麦克阿瑟闻讯勃然大怒，他要让日本人明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大老。29日中午，占领军司令部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通告，“撤销对新闻及通信自由的一切限制”，同时强调该指令适用于报道麦克阿瑟会见天皇。各媒体负责人被紧急召集到第一生命大厦，得到指令立即发行之前日本政府禁止发售的报纸。占领军司令部的强硬态度使东久迩宫内阁狼狈不堪，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内务省只好撤销了刚刚发布的禁售令。

9月30日，日本国民终于看到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它完全称得上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照片。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张黑白照片引起的强烈视觉震撼，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它比任何东西更能让日本人不再把天皇看作神明，而将他视为一个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照片同时在提醒日本人：他们的天皇已经不再是日本的统治者，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天皇”。

内务大臣山崎严对内阁的软弱态度极为不满，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声明“对破坏国体的有关言论将继续实施严格控制”，这简直是公开在和麦克阿瑟唱对台戏。10月4日，占领军司令部正式下达了《关于废除对政治、民权、宗教信仰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即“自由指令”，明令日本政府必须废除《治安维持法》等13项法令，立即释放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大量政治犯，解散“思想警察”，罢免山崎严。指令对以维护天皇制为己任的东久迩宫内阁来说不啻致命一击，东久迩宫深感“内阁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他不愿看到天皇的统治权就这样被剥夺，加之当初答应组阁时就做好随时辞职的准备，东久迩宫遂于10月9日宣布内阁总辞。日本历史上唯一的皇族内阁同时也是最短命的内阁仅维持了54天就宣布倒台。东久迩宫本人倒是凭借能活创下了一项纪录，直到1990年1月20日才以102岁高龄去世，是迄今为止所有日本首相中活得最长的。

辞职时，东久迩宫没忘撂下一句话：“今后，应该由充分了解英、美的人组阁，在盟国的密切联系下开展政务。显然，币原就是这样一个出名的对英、美亲善论者。”东久迩宫口中的币原，即日本外交官币原喜重郎，他曾任日本驻美大使，出任过三届内阁的外务次官、五届内阁的外务大臣，因在中国问题上主张与英、美协调，受军部和右翼势力的责难而退出政界。果不其然，当吉田茂就新首相人选前往第一生命大厦征求意见时，麦克阿瑟当即表示：“盟国无意干涉日本内政，从你刚才介绍的经历来看，我认为币原是一个理想人物。”10月9日，裕仁命令币原组阁，74岁的币原再次走到台前。币原准备全面与美国人合作，上任第二天就根据“自由指令”释放了包括共产党人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在内的3000多名政治犯，摆出了与占领军密切合作的架势。10月11日，币原主动来到第一生命大厦，就新宪法制定、妇女参政权、组织工会、教育制度改革、废除秘密警察等问题听取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关于麦克阿瑟改造日本的内容就此打住，老酒再啰唆就要“出圈”了。

对美国人来说，对他们改造和统治日本尚有利用价值的裕仁可以留下，但那些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万万不能放过。“受降条款不是客气，这不是戴着小山羊皮手套走走过场。”麦克阿瑟对外公开宣布，“对日本的总方针清楚地在受降条款中列明，所有这些都必须得到规范、准确的全面执行。”11月19日，索普准将公布了第二批战犯嫌疑人名单，小小一张纸上只写有11人的名字，却个个属于日本政界或军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包括前首相小矶国昭，前陆军大臣、皇道派总瓢把子荒木贞夫，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南次郎，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前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前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前陆军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还有《言论报》国会理事长鹿子木原信、政友会总裁久原房之助、大政翼赞会总务葛生能久。

本庄繁担任过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九一八事变时期任关东军司令官，回国后入宫出任裕仁的侍从武官长。就在第二批名单公布次日上午10时30分，70岁的本庄繁来到陆军大学的一个空房间内切腹自尽。本庄留下之遗书云：“在军中担任要职、服务多年，却使国家遭受如今之败局，立于前所未有之悲境之中，即令退役亦不胜惶恐，罪该万死。满洲事变发端于爆炸铁路这一排日高潮时期，我关东军出于自卫，不得不尔。未接受任何政府及最高军部之指示，全部责任均在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我一人之身。值此引咎辞世之际，谨衷心祝愿：圣寿万岁，国体永存，国家复兴。”遗书落款日期是1945年9月，可见本庄早做好了自杀准备。虽然使用了切腹这种无可挑剔的自杀方式，但本庄选择了接到逮捕令后才自杀，被日本人诟病为“典型的畏罪自杀行为”。

本庄自杀同日，在长野县会染村，因结核病卧床不起的前外相松冈洋右用被子蒙住头，对前来抓捕的宪兵说：“你们要把我带到监狱里去，可我现在全身硬化，怕是连一步路都走不动。我66岁，老了，

不行了。我原以为缔结《三国同盟》会把日本引向和平才那么干的，所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就曾和近卫先生谈过，想去美国订立太平洋和平协定。但是不久近卫内阁倒台，我也失去了最后机会。做梦也没想到会和美国人的打仗，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打败仗是件严酷的事情，最近，爱读的俳句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截至11月23日，除本庄之外的其余10人都被关进了巢鸭监狱。

第二批战犯嫌疑人名单上的人比第一次少了许多，让包括裕仁在内的日本高层大大松了一口气。但索普少将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批嫌疑人将所有人吓傻了。名单上密密麻麻排着59个名字，一张纸根本写不下，包括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前企划院总裁、东条内阁的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军国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战犯中唯一的民间人士），前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总裁鲇川义介，前内务大臣安藤纪三郎，前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前军需大臣藤原银次郎，同盟通信社社长古野伊之助，三菱会长乡古洁，前国务大臣后藤文夫，前陆军参谋次长、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前驻南京汪伪政权大使本多熊太郎，前大藏大臣池田成彬，右翼评论家池崎忠孝，前宪兵司令部本部长石田乙五郎，前航空总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宪兵学校校长木下荣市，前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儿玉机关”负责人儿玉誉士夫，前司法大臣松阪广政，前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前军需大臣中岛知久平，前第十八方面军司令官中村明人，皇族成员梨本宫守正，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前第二十八师团师团长纳见敏郎，前文部大臣冈部长景，东洋大学校长大仓邦彦，前文部大臣太田耕造，前国务大臣樱井兵五郎，政治活动家笹川良一，前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下村宏，前司法大臣盐野季彦，《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前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前联合舰队司令官高桥三吉，前外务大臣谷正之，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前陆军参谋次长后宫淳等人。

人至贱则无敌，东条大弟子佐藤贤了在接到拘捕令时开心得跳了起来：“本官乃一介小小中将，竟然能与众多先辈元帅、大将并列，实在太光荣了！这哪里是法庭传票，简直就是一张晋升令啊！”佐藤这回总算得偿所愿，可以到监狱里去陪孤独的东条师父了。

被列入第三批名单的人员中，只有前第二十八师团师团长纳见敏郎在宫古岛自杀身亡，其余人都按时间要求准时到巢鸭监狱报到。皇族成员梨本宫守正在公告发出的第三天即12月4日接受了记者采访：

“怎么都搞不懂，为什么把我也划为战争责任者。满洲事变从一开始我就表示反对，自1938年担任伊势神宫祭主以来，我就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了。战争期间我并不活跃，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只是一个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元帅，毫无分量的皇族成员。我没有像其他军人那样干什么事情，只担任各种各样的名誉职位。那些被授予的所谓‘总裁’就像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我本来都不愿意干，是宫内省硬让我当‘总裁’。”

皇族成员梨本宫被列入名单，充分说明天皇的危险尚未解除。尽管他和麦克阿瑟见过面，双方的会谈气氛还算融洽。两人会见次日，9月28日，皇后良子就派女官给琼送去了自己精心栽培的菊花和百合花束。一周之后，麦克阿瑟夫妇再次收到了天皇夫妇赠送的精美饰金漆器文盒。看来这麦克阿瑟有点不讲武德，收人家东西不办事呀！刚刚上任不久的币原内阁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这一危险事态的发生。外务大臣吉田茂第一时间赶往第一生命大厦，以梨本宫年老多病为由恳请麦克阿瑟给予特别照顾，暂缓逮捕。占领军司令部4日当天就明确答复，“不能因为是皇族成员而给予特殊照顾”。《华盛顿明星报》当天一篇评论员文章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这等于又一次把天皇问题提了出来。把天皇名义上的顾问梨本宫列入战犯嫌疑人名单，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东京一份报纸也解读说：“梨本宫被拘捕，无异于要追究天皇本人的责任。”

12月11日，天皇在宫中宴请了梨本宫。裕仁流着眼泪对姑父说“拘留所里可能很冷，请多多保重身体”，还赐给梨本宫两条毛毯用于御寒。12日清晨，准备前往监狱报到的梨本宫对前来送行的人说：“我好像是去充当皇族的代表，他们审问也审问不出什么来。我权当是替陛下下去的，大家不必为我担忧。”事实上美国人真弄错了，梨本宫在军中未担任过重要职务，卢沟桥事变之前就已退出一线。但梨本宫担任过伊势神宫祭主、大日本武德会（实际是一个剑道组织）总裁，让美国人误以为他在鼓吹军国主义，和大川周明一样属于“精神领袖”。1946年4月13日，梨本宫和三菱会长乡古洁被突然释放，成为最早走出巢鸭监狱的两个人。梨本宫被提前释放说明皇室的风险解除，乡古洁被释放同样意义重大，说明占领军司令部将不再追究日本垄断资本家的责任。之后不久，与乡古洁类似的大财阀、大军火商陆续走出监狱。随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的美国人约瑟夫·季南特意发表了一次谈话，说这些人支持战争是受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威逼，并非出于自愿。

12月6日索普下达的第四次逮捕令上只有区区9人。他们是前首相近卫文磨，前内大臣木户幸一，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前农林大臣酒井忠正，前内阁军需顾问大河内正敏，前情报局总裁兼内阁书记官长绪方竹虎，前内务大臣大达茂雄，前商工大臣伍堂卓雄，前外务省情报局长、驻西班牙大使须磨弥吉郎。绪方是东久迩宫的内阁书记官长，回家没几天就要去监狱报到了。职业生涯中三度组阁的近卫是与皇室血缘最近的五摄家之首，木户担任内大臣职务长达5年半，被并称为“华族双璧”的两人都属于天皇极度信任的重量级人物。

木户于11月11日辞去了内大臣职务，朋友帮他在京王线圣迹樱之丘附近租了一处别墅。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富士山，木户对周围绮丽的田园风光非常满意。6日这天，当木户在次子孝彦——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的他获得了律师资格，将在之后审判中出庭为父亲辩护——的

陪同下外出散步归来时，家人告诉他：“广播里发出了逮捕令。他们说您在陛下身边做事，是知道事情最多的人，责任不可推卸。”木户只淡淡说了句：“该来的终于来了。只有冷静对待，超然接受。”次日，木户对围在门前的记者说：“对于战犯，联合国在定义上并未完全明确。不过在法庭上，我会把知道的事情都毫不隐瞒地讲出来。”

得知木户即将被捕的消息，裕仁在12月10日让侍从长藤田召他进宫，准备设宴为他告别。木户告诉藤田：“我现在已沦为嫌疑犯，不必再麻烦陛下了吧。”藤田回宫如实汇报，裕仁当即表态说：“在美国人的眼里是罪人，可在我们国家却是功臣。如果有顾虑，那就派人把饭菜送过去。”裕仁这番话让木户感动万分，他于17时随藤田一起进宫面见天皇。吃完御赐晚餐，裕仁叮嘱他要注意身体，然后将一方雕花镶金的中国端砚赐给木户。皇后良子亲手做炸面圈给木户吃，特意赏赐他一张精致的木桌子，这张桌子据说是前内大臣斋藤实特意送给天皇的。上次木户辞职出宫时，裕仁除了赏赐他10万日元和两幅四季花图案挂轴，已经送过他一方端砚，那次皇后良子送的是一个青瓷壶。在日本人的文化里，赐人砚台被视为主人对臣属极度信任的一种表示。连送木户两方端砚，可见裕仁对木户的信任是加倍的。木户被关进监狱之后，裕仁和良子还常派女官长保科武子带着点心、罐头等物品去他家中探望，以示抚慰。

拜会了相关朋友、参拜完明治神宫，木户在长子孝澄的陪同下前往监狱报到，临行前还没忘带上最喜欢读的两本书《磐圭禅师语录》《佩奇书简传》。在监狱门前，投降联络事务局中村丰一公使前来迎接，帮助木户和他儿子把行李搬进了C座3楼10号室。意识到自己早晚会被判处极刑，木户很想让死之前的余生更有意义。将带来的书看完，他又找来了《三国志》等书籍仔细阅读。“自己原来是一匹狼，担任内大臣后更是如此。”木户说，“没有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经常自寻烦恼。这大概是一种厌世主义倾向吧，之后也没有丝毫改变。

可能是因为性格孤僻，我现在不但没有觉得无聊，反倒觉得非常适合我，再没有比牢狱更自由的地方了。”狱中的人经常看到木户穿着一双考究的木屐独自一个人大步行走，一些人感慨道：“木户看上去每天都很愉快，从来没有听到他有过任何抱怨。他是个被剥夺了自由的自由人。”

接到10日之内前往监狱报到的通知之后，近卫似乎并不惊慌，只是每日在书房中安静写作，或者在客厅里从容会见来客。根据近卫三度任首相期间的所作所为，坊间已料到他难逃此厄，来访者络绎不绝。对近卫这样一个自尊心极强的贵族来说，他宁愿一死，也不能忍受被押上法庭受审的奇耻大辱。他对一位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个懒骨头，监狱生活对我来说可能是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但被人称作战犯，这种耻辱我绝对忍受不了。”

12月15日，距离最后的报到时间只剩一天。当天21时，近卫和好友山本有三、后藤隆之助在荻洼庄的书房里相对而坐，商量次日是否前往监狱报到。后藤认为近卫作为一名政治家，“应该像当年的贝当元帅那样，公然站在法庭上表明自己的信念，成为天皇陛下的盾牌”。“我准备拒绝审判！”近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被问罪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事变’。如果追究责任，作为政治家的近卫责任很轻，归根到底还是统帅权问题，所以天皇陛下是有责任的。我不会站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信念。”后藤觉察出近卫有自杀意图，就忠告他“别像东条那样搞砸了”。山本希望近卫能尽量写些东西，近卫说写好了。三人一起来到会客室，等在那里的还有松本重治、牛场友彦、富田健治等近卫的亲信，以及他23岁的次子通隆——他的长子近卫文隆陆军中尉在满洲被苏军俘虏，后死在距莫斯科不远的一处战俘营里——众人开始陪近卫喝酒，很晚才散去。

23时，近卫准备就寝。通隆想和父亲睡同一个房间，遭到近卫拒绝，说“不是一个人睡不着”。通隆仔细检查房间，发现没有武器或

毒药后才放心离去。

16日凌晨1时，整个荻洼庄寂静无声。近卫悄悄来到夫人房间，打开电灯把千代子叫醒，要她去把通隆叫来。

“这么晚了，找他有什么事？”千代子一脸疑惑地问。

“你叫他来一下，我有话吩咐他。”近卫说。

千代子把儿子叫来时，近卫已在桌子上摆好了纸笔。他一脸严肃地对儿子说：“你坐下来，认真记录我说的话。”两人详细谈论了侵华战争和开战前同美国谈判的情况，以及近卫认为自己对天皇和国民应该担负的重大责任。通隆认为，父亲应该把这些想法记下来。

近卫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会儿，然后把写好的东西交给通隆：“用词可能不太准确，但确实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

通隆觉得父亲的语气好像在交代后事，心想今后可能再见不到父亲了：“长时间以来，我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却未能对您尽孝道，对此我很抱歉。”

近卫反问道：“‘尽孝道’是什么意思？”

两人就这样默默坐了很久，最后通隆起身说：“已经很晚了，请就寝吧。”迟疑了一下，他又问，“您明天走吗？”

近卫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似乎在告诉通隆：“你现在怎么还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以为你已经全明白了。”

“夜里您如果需要什么，请叫我，”通隆说，“我就在隔壁。”

通隆因为满腹心事而辗转反侧，一直到黎明才迷迷糊糊睡着。清晨6时，隔壁传来了千代子的哭喊声。通隆想起身，却怎么都站不起

来，只能坐在床上浑身颤抖。最终他还是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进近卫的房间。他看到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上平静安详，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就像刚睡着了。近卫死了，他枕边放着一个褐色空药瓶，里边还有几滴残留的氰化物液体。

得知近卫服毒自杀的消息，美军宪兵、军医和记者蜂拥而至，确认近卫死亡后拍下了现场照片。12月21日，近卫被安葬在日本禅宗文化中心京都大德寺的近卫家庙所。近卫生前自我评价说：“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后又沦为罪犯。”一家日本报纸对此评论说，近卫选择服毒自杀是懦弱胆小，丢了日本武士的“面子”。这有点强人所难，近卫是文官不是武士，他显然不太具备用刀切开肚子的能力。

战犯嫌疑人频频自杀，引起苏联的不满和强烈抗议。“奉麦克阿瑟之命逮捕战犯的日本警察，给了他们很多机会实施自杀以逃避审判！”莫斯科《新时代报》的社论说：“这些自杀也构成了一种图谋，给那些与日本远东扩张主义相关联的人添加烈士光环。”苏联人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将注意力再次引向天皇，“世界舆论认为，裕仁必须接受审判。”如果这些意见由英、中、澳等方面提出，麦克阿瑟至少还会装装样子。对苏联人的批评他完全不加理会，只是命令艾克尔伯格加强监狱的安保措施。

麦克阿瑟素来以反共著称，羞辱苏联人是最让他开心的事儿。一次，在“密苏里”号上代表苏联签字的杰列维扬科中将到第一生命大厦找到麦克阿瑟，质问他有何种权利禁止共产党组织的大罢工：“罢工有什么？在解放后的苏联这个天堂里，工人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民想什么时候罢工，就什么时候罢工。像这样的禁令，在苏联根本是行不通的。”麦克阿瑟从办公桌后起身，盯着杰列维扬科的眼睛问翻译：“在俄语中，‘笨蛋’一词怎么说？”杰列维扬科听得懂简单的英语，不再说话就转身而去。后来杰列维扬科被召回莫斯科述

职，麦克阿瑟特意托他给斯大林捎个信。他在办公桌后边踱步边讽刺苏联对外政策的种种缺陷及数不清的挑衅行为。最后他停来说：

“好，请你把这些都告诉斯大林元帅。”杰列维扬科转来转达不太清楚，后来他有长达一年时间没回日本。当他再次出现在第一生命大厦时，麦克阿瑟开心极了：“啊，我亲爱的杰列维扬科将军！看到你回来，我真高兴。前一阵儿没见到你，我还以为你被他们枪毙了呢！”

一众日本军政要人被关进监狱等候审判，但天皇去留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麦克阿瑟身边，最了解日本人心理的费勒斯准将力劝他保留天皇为我所用。翻译官马希比尔也宣称，“杀掉天皇是最愚蠢的行为。天皇不过是2500年来的渎神行为的产物，你不可能通过杀掉天皇消除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天皇只是日本人祖先崇拜体系中的一环而已——正如你不可能通过否认耶稣的神性而毁灭基督教一样。我们的确要依赖他们对天皇的盲目追随。”连那个拎着手铐四处抓人的索普准将也全力支持保留天皇，“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剩下混乱了。宗教没了，政府没了，他是唯一的统治象征。现在我知道他曾经有所染指，他并不是无辜的小孩子。但是他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因为这样的理由，我才建议老头子（麦克阿瑟）把他留下来。”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乔治·艾奇逊就不这样认为，“天皇就是个战争罪犯，日本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他还是相信在当前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艾奇逊后来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丧生。

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绝密长电文。他先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军事决定的确凿证据”，然后警告说：“如果将天皇指控为战犯，将会引起日本国民无法想象的震动。这一结果将会带来无法平息的叛乱，政府各大机构将会崩溃，文化活动也将停止，混沌无秩序将会继续恶化，山区将出现游击战，其重大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如果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所引起

的社会动荡，我们就必须大幅度修改占领计划，至少需要再增加100万名军人和数十万名行政官员无限期驻扎日本，还要建立一个海上补给基地以维持占领。在我看来，如果近代以来导入民主主义的希望逐步消失，国民必然出现分裂，也必然会有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势政府产生。”

不管麦克阿瑟的话是否属实，他提出的理由看上去非常充分。美国国内在大规模裁军，以使更多年轻人回归家园。美苏矛盾正在不断恶化，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格局已基本形成，大小冲突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如果日本再因天皇的审判问题倒向苏联，情何以堪？1946年2月，美国授意日本媒体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竟然仍有91%的人支持保留天皇。美国人据此认为天皇对日本民众非常重要，并以此为依据游说各盟国，促使远东委员会在法庭开庭前夕的1946年4月3日通过了《关于远东战犯逮捕、审判及处罚的决定》，明确指出“如果没有特别授权，对日本天皇免于战犯起诉”。4月23日，美国国务院向麦克阿瑟下达了不起诉天皇的明确指令。麦克阿瑟特意叮嘱季南，天皇非但不能被列入被告，而且不能作为证人出庭。当后来有人就此质问季南时，他的处理方式极其简单粗暴：“如果你们不能认同最高统帅的决定，可以立即卷铺盖回家。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再寻求你们的同意了。”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裕仁能逃脱审判，麦克阿瑟“厥功至伟”。正因为此，后来被提前释放的重光葵以鸠山一郎内阁外务大臣的身份出访美国时，麦克阿瑟告诉他，“是我救了天皇的命”。此言虽然带有浮夸成分，但也不完全是吹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约翰·韦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不满：“是否起诉天皇，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天皇不在审判之列的决定，毫无疑问是基于所有同盟国的共同利益做出的。”

那个被赠送了签名照片的费勒斯准将也在暗中为裕仁出力，这种行为显然是经过麦克阿瑟允许的。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费勒斯利用职务之便私下从巢鸭监狱传唤超过40名日本高官，指导他们统一口径共同帮助天皇逃过审判。1946年3月6日，米内应邀来到第一生命大厦。费勒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东条把所有罪责都扛下来，最好能这样表态：“在开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即使陛下反对向英美开战也没有用。我决心已定，必须强行推行战争。”米内当场表示同意，并认为开战责任确实应该由东条和岛田来负。他向费勒斯保证说：“仅就海军的岛田而言，我确信他做好了承担全部责任的准备。”

米内当初坚决反对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向英美开战，是日本海军中罕见的能得到美国人认可的人。在被美国人问及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时，米内笑着回答说：“坦白地讲，我觉得开战便是转折点。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毫无胜算。我至今仍然认为，鉴于当时的局势以及我国的战争实力，那样的计划并不合适。”米内在日本海军深孚众望，一言九鼎，他能连任4届内阁的海军大臣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米内对天皇忠诚，战后一直充当联络各路海军人员、庇护天皇的关键人物。从8月15日天皇发布投降诏书那一天起，米内就坚持每天把诏书认真用毛笔抄写一遍，然后送给朋友和下属。井上成美甚至认为，米内是日本海军中唯一可以与前辈山本权兵卫、加藤友三郎相提并论的杰出人物。1948年4月20日，68岁的米内因高血压和肺炎病死。与他交情很深的日本教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小泉信三在报纸上连载了纪念米内的系列文章。一次见到小泉时，裕仁悄悄趴在他耳边说：“读过你的那些文章之后，心中愈发怀念米内。”

到1945年底，被关进巢鸭监狱的战犯嫌疑人达到1200人，其中甲级战犯嫌疑人逾百人——甲级战犯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层面决策者，乙级战犯为暴行指挥者，丙级战犯则为暴行具体执行者，这种说法容易理解但并不完全准确。美国人将这么多人关进监狱，绝不是为了简单

管饭以显示雄厚财力，而是要将他们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并处以严厉的惩罚。日本投降才4天，杜鲁门就授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在最短时间内将战犯送交法庭审判，不得延误”。随后杜鲁门两次“盛情邀请”麦克阿瑟回国，但被他以工作太忙、无法离开岗位推托。杜鲁门屈尊派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飞往东京面见麦克阿瑟，说明政府对改造日本及战犯审判的具体想法。麦克洛伊在回国前叮嘱麦克阿瑟，“关于战犯的审判问题，总统需要的是实际行动，越快越好”。1945年10月2日，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组成的检讨对日政策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名致电麦克阿瑟，“开始准备东京审判”。10月18日美国国务院知会各盟国，通报将要举行的审判概况及准备情况，并请各国派遣法官和检察官各1人参加。

1945年11月30日，杜鲁门任命律师约瑟夫·季南为“日本战争犯罪总检察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季南曾在美国司法部任职，与前总统罗斯福走得很近使他成为经常出入白宫的热门人物，并因能打通许多关节获得“万能钥匙乔”的美誉。季南因为爱喝酒和善于宣传自己时常遭人诟病，有人甚至说杜鲁门派他前往东京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12月6日，季南率领由38名法律专家组成的代表团飞抵东京。12月8日，麦克阿瑟宣布驻日盟军司令部下属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这个机构属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机关，负责对日本战犯所犯罪行的调查取证并提出诉讼，局长由两天前刚刚抵达的季南出任。季南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高调宣布：“对战争罪犯的追究，要追溯到1937年7月7日的日华事变。现在被关进监狱的人未必个个有罪，但逮捕他们都有相应的理由。经过对事实的慎重调查，我们可能会释放一些人。审判将完全基于公平和正义来进行，其目的在于使将来不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开会议，27日发表的《公

报》宣布成立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共同组建远东委员会，并授予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审判日本战犯的权力。1946年1月2日，以亚瑟·科明斯-卡尔爵士——他被认为是审判过程中表现最出色的检察官——为首的英国代表团抵达日本。在2月16日召开的国际检察局会议上，有英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各检察团的人员参加。到1947年最高峰时，这一机构的成员达到了487人，其中美国人占大多数。除了季南和卡尔，相继抵达日本的各国检察官为中国向哲濬、澳大利亚阿兰·曼斯菲尔德、加拿大亨利·诺兰、新西兰罗纳德·奎廉、法国罗伯特·奥内托、荷兰弗雷德里克·米尔德、苏联谢尔盖·戈伦斯基、菲律宾佩特罗·洛佩兹及印度戈文达·梅农。每个国家的检察官都有一个人数不等的工作团队，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工作团队共13人，人数最多的美国检察团竟然有200人。各团还带有笔译、口译、速记及相关服务人员。法国的奥内托是所有检察官中的最幸运者，在审判过程中邂逅了一个为法庭服务的美国女兵，两人一见钟情并在日本举行了婚礼，可谓公私两不耽误也。

在季南和卡尔的率领下，各国检察官迅速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得到索普及其下属情报人员的大力协助。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卡尔爵士对人员进行了细致分工，分别就日本的战前准备、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及太平洋战争的各个阶段搜集证据，分步传讯监狱被关押人员及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前首相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等大人物，这项工作持续了近5个月。盟国检察官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取证，日本人利用投降至美军登陆之间的空隙销毁了无数文件资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占领区。国际人权联盟秘书长、法国人艾迪尔·若代尔在《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一书中写道：“在东京审判期间，人们几乎见不到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任何一份笔录，内阁会议和枢密院会议也没有留下任何字迹，与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有关档案全部被销毁，涉

及‘满洲’和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毁灭一切危险文件的命令早已逐级下达，日本高层给出的明确指示是‘一张纸片都不准留下’。”

检察官并非一无所获，给他们提供最大帮助的竟然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木户日记》。被关进监狱不久，木户主动提出交出在1930年1月1日至1945年12月15日所写的5920则日记，来证明自己为和平付出过多么艰辛的努力，并借此为裕仁开脱罪责。这本日记后来被美国检察官索利斯·霍维茨形象地形容为“检方的‘工作圣经’和一切深入调查的主题”。到1946年3月，国际检察局开始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两次发出追加逮捕令，1946年3月16日抓捕了前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4月7日又抓捕了前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

结合各盟国提交的战犯嫌疑人名单，国际检察局于4月4日初步确定了30名嫌疑人。4月8日的检察官会议决定剔除石原莞尔和田村浩2人，最终28人大名单于4月10日被提交驻日盟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当即签字予以认可。但就在3天后，4月13日清晨5时30分，停泊有无数美英战舰的东京湾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一艘苏军巡洋舰终于送来了以检察官戈伦斯基为首的46人苏联代表团。戈伦斯基早在2月2日就被选派为检察官，此时才真正露面。美国人此前不愿意让出哪怕一小块日本领土给苏联人，莫斯科试图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彰显其在日本的存在。戈伦斯基见到季南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拥有自己审讯嫌疑犯并决定将谁送上法庭的权力。”次日，苏联检察官开始频繁出入巢鸭监狱，提审他们认为应该提审的嫌疑人。这等于要将前几个月走过的程序再重复一遍。

季南亲自找戈伦斯基交涉，苏联人因美军独占日本积聚多日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机会。戈伦斯基提出，确立被告名单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现在要求得到属于他们的权利。他随即提出了苏联人的5人补充名单，排在前两位的恰是登上“密苏里”号代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其他3人为鲇川义介、藤原银次郎和富永恭

次。可能因为出席投降签字仪式替国家蒙羞博得了盟军些许“好感”，或至少认为对他们应该有点“照顾”，两人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所有四次逮捕名单之中。在检察官眼里，重光是公认的主和派领袖，他们已经选择由他出任检方证人了。

苏联人提出重光为战犯嫌疑人勉强说得过去，毕竟他当年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时，在处理张鼓峰和诺门坎冲突的善后事宜时出言不逊。但他们将梅津列为嫌疑人，实在没什么道理。梅津是日军在诺门坎战败后才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并未打仗。等战争临近结束苏军主动向关东军发起进攻时，梅津早回东京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了。真要寻找理由，可能梅津在任期内搞的那个“关特演”及关东军长期陈兵中苏边境，让苏联人确实担了惊也受了怕，现在必须为此付出“精神损失费”——苏联检察官后来在法庭上提出的正式诉因是“阴谋对苏战备”。戈伦斯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掌握了这些人犯罪的确凿证据，给他们定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季南对此猝不及防。嫌疑人名单已由麦克阿瑟签字确认，他指示最好在4月29日天长节——裕仁天皇的生日——那天正式开庭，让日本人加深印象。季南向苏联人解释说，麦克阿瑟将军已经签发了嫌疑人名单，戈伦斯基一句“那再补签几份不就可以了”的轻巧话差点没把他气晕。季南只好从专业角度寻找突破口，提出增加嫌疑人势必相应增加律师，现在配备的律师人员明显不够。戈伦斯基说那是你们美国人的事儿，“反正苏联人不会参加不包括以上嫌疑人的审判”。

季南向最高统帅汇报，麦克阿瑟无比愤怒却无可奈何。以前他对苏联人不予理睬或出言讥讽，现在报应来了。“苏联人永远都是这样，”麦克阿瑟说，“最后一个来赴宴，却拿走最好的东西。”没有苏联人参加，法庭强行开庭显然不现实。但就这样答应苏联人的所有要求实在窝囊，急于开庭的麦克阿瑟屈尊让步，允许苏联人补充两名被告。在4月17日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检察官经过激烈辩论后对苏联追

加的嫌疑人进行投票表决，名气更大的重光和梅津从5人中“脱颖而出”，进入战犯嫌疑人行列。4月29日，两人被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在即，实在没工夫再为重光和梅津寻找美国律师，最好的办法是从原名单上去掉两人，两名幸运者是阿部信行和真崎甚三郎。上述纠纷耽误了不少时间，4月29日天长节，国际检察局正式将起诉书送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确定28名甲级战犯名单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和梅津美治郎。其中文官9人，平民1人，陆军军官15人，海军军官3人。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就批准了国际检察局提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并对外公告，预示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宪章》开篇表明：“法庭设立之依据是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书》以及1945年12月27日的《莫斯科会议公报》。”《宪章》明确规定法庭法官人数不能少于5人，不得多于9人，以多数票形式裁决。在票数持平的情况下，庭长有决定性投票权。法庭判决须经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批准，他被授权可以更改判决，“但不得增加判决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麦克阿瑟批准时可以为任何战犯减罪，但不能加刑。

1946年2月5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院长威廉·韦伯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有人说，韦伯能够获得这一任命，是因为他和麦克阿瑟有不浅的私人交情。当年麦克阿瑟败走菲律宾，仓皇逃到澳大利亚后，韦伯经常跑到布里斯班找他聊天，这对虎落平阳的麦克阿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彼时麦克阿瑟正在为争

取更多的兵员和物资发愁。患难时的交情往往最珍贵，现在麦克阿瑟富贵了，果真没忘了韦伯。但这并非主要原因。由于澳大利亚强烈要求审判天皇的建议被断然驳回，美国人将庭长之位让给韦伯，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堪培拉的不满情绪。再说了，国际检察局局长和法庭庭长的位置都被美国人占据，会给世人造成一种美国人独揽审判大权的不良印象——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韦伯担任过澳大利亚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主任。1945年9月11日，他根据约500名幸存者的证言整理出具了《韦伯报告》，指明日军在攻占拉包尔时屠杀150名澳军战俘及大量土著居民的罪行。韦伯向国际检察局汇报了这一背景，麦克阿瑟认为，这些经历并不妨碍他出任法庭法官的资格。得知韦伯被任命为庭长，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宣布晋升他为最高法院法官。

韦伯为人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极其珍爱手中的权力。他后来甚至规定只有他本人才能在法庭上发言，其他法官必须通过他的传话才能询问被告或证人。他从不与同行一起吃饭，平时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荷兰法官伯纳德·勒林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庭长的不满：“韦伯为人极其傲慢。每当我们的看法与他不一致时，他根本不把我们的反对意见当一回事。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他，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就只能辞职回家。”

与韦伯同时获得任命的还有另外8名法官，分别来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其他8个国家。中国国民政府最初确定的法官人选是石美瑜少将，后因有2000多名日本战犯等待他审判，只好以41岁的梅汝璈取而代之。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梅博士是一位出色的法律工作者。开庭之前，他就与庭长韦伯闹出了不愉快。美国最初派出的法官是麻省上诉法院院长约翰·希金斯——和斯诺克“七五三杰”之一张海根的名字一模一样——季南曾写信给国内说“他的职位太逊色了”，幸好这一位置在1946年7月15日就被迈伦·克拉默尔少将接替。克拉默尔担任过美国陆军最高司法职位陆军军法总监，1945年11

月30日刚退出现役。苏联法官伊万·柴扬诺夫少将和克拉默尔是法官中的军人，这位苏联红军军法大学的校长酒量惊人，能一口将一大杯伏特加喝得底儿朝天。苏联法官的最大缺点是只会说两个英语单词“BOTTOMS UP”（干杯），必须带翻译出庭导致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英国法官威廉·帕特里克勋爵处事谨慎，被公认为法官中最杰出的人。荷兰法官勒林只有39岁，是所有法官中最年轻的，平时小提琴不离身的他是法官中第一个登顶富士山的人。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的英语只比苏联人强一点点，他承认很难跟上分庭会议的节奏，但这并不影响同伴对他业务能力的推崇。加拿大法官爱德华·麦克杜格尔是一位劳动法专家，但季南认为他的业务能力同样非常出色。新西兰法官哈维·诺斯科夫特业余时间会悄悄溜到箱根去钓鳟鱼，他因仪表堂堂被韦伯指定为自己缺席法庭时的临时主持人。

远东委员会其他两个成员国并未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得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的消息，菲律宾和印度提出了严正抗议。他们指出自己也是参战者和受害者，至少应该获得和法国一样的地位，法属印度支那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才被占领了5个月，在那之前，他们与日本人一直处于名义上的和平状态。英国积极出面为印度斡旋，华盛顿最终同意由菲律宾和印度各派出一名法官。英国人得寸进尺，还想为缅甸争取一个名额，这次美国人没有再迁就，只同意在英国的检察官团队中增加缅甸籍检察官。

4月26日，麦克阿瑟对《宪章》做出了正式修改，法官人数增加到11人。因为修改时间太晚，增补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于5月14日抵达东京，17日出现在法庭上时，已开庭十几天了。因夫人诺丽尼芭拉有心脏病，帕尔经常在日本和印度之间往返，成为缺席审判时间最长的法官，排在第二位的是庭长韦伯。帕尔能出任法官颇具戏剧性。原来选中的几名法官不愿赴任，美国催得又急，印度政府军事部只好同时向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拉合尔四地高院院长发出紧

急公函，要求推荐法官到东京工作，时间为半年。帕尔因回函比其他三人早了一天而幸运入选。任命书刚刚下达就发现不对，帕尔仅担任过最高法院代理法官，不符合委任法官必须为正式法官的推荐条件。东京催得太急，况且帕尔在担任代理法官期间经手60件上诉案件，没提过一次反对意见，殖民当局认为他是稳健偏保守的法律人士，特许他前往东京。谁能想到后来发生那么多意外？另一位增补法官菲律宾的德尔芬·哈那尼拉于6月13日前来报到，这位菲律宾前司法部长、现最高法院法官以日军俘虏的身份参加过“巴丹死亡行军”，后来审判涉及有关菲律宾的问题时他都必须回避，因此被称为法官中最压抑的人。

盟国在积极调兵遣将，日本人也在马不停蹄地谋划相关应对策略。日本政府起初准备亲自出面组织国家辩护，被占领军司令部于1946年2月16日断然驳回，但同意日本政府可以向辩护团提供相关资料。大部分战犯嫌疑人都提前选择了辩护律师，以便在法庭上为自己提供专业帮助。1946年4月5日，日本辩护律师团正式成立，团长是知名法学权威、明治大学校长鹤泽总明，副团长由东京大学法学教授清濑一郎出任，其他诸如高柳贤三、高桥义次等人都属于日本法律界的头面人物。高柳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的得意门生，他被美国同行乔治·弗内斯称为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律师之一，“我尤其记得他的花白胡子和不合身的劣质西装”。

日本辩护律师团认为，东京审判肯定会采用英美法系的审判程序。日本作为一个大陆法系国家，除了高柳贤三等极少数英、美法专家，大部分律师并不熟悉这套法系，更不具备按照这一法系进行辩护的实操经验。此外，虽然《宪章》规定法庭正式用语为英语和日语，但大部分日本律师的英语程度不高，难以自由进行辩护。鉴于《宪章》对辩护人国籍并无特别要求，日本外务省于1946年3月15日向法庭提出正式申请，请求派出英、美籍律师协助辩护。为了显示审判的公

正性，占领军司令部慷慨同意了日本人的请求。经与国内司法部沟通，法庭于3月19日做出正式答复，将委派至少15名“具有资格和充分经验”的美国律师加入辩护团队，有6个人现在就在日本。实际上在法庭正式进入辩论阶段时，为被告辩护的美国律师达到了23人，另有日本律师96人，至少能保证每名被告有一位美国律师和一位日本律师为其辩护。实际上在庭审的过程中，被告得到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如为岛田繁太郎提供辩护的律师就高达9位，其中美国3人、日本6人。松冈洋右在开庭后不久，1946年6月27日就病死狱中，他只配备了美国和日本律师各一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名美国律师并非只为一名被告辩护，他们往往会“友情客串”。如富兰克林·沃伦同时负责土肥原贤二、平沼骐一郎、冈敬纯、松冈洋右4个人，本·布莱克尼的当事人有梅津美治郎和东乡茂德，迈克尔·列文同时为铃木贞一、贺屋兴宣服务。

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些美国律师千里迢迢来到东京，绝不只是装装样子，他们给法庭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自己的日本同行。日本律师也承认，他们比这些美国辩护人要“逊色许多”。值得肯定的是，在长达两年半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法庭始终严格尊重被告的辩护权，其中一些人的做法有时甚至连被告本人都感到惊讶。美国律师的加入对不习惯英美法系的日本律师来说意义重大。除了清濑等少数几位日本律师，之后大部分出庭工作都由美国律师承担。

4月29日16时，季南代表国际检察局向法庭呈送了起诉书，法庭立即命令将起诉书和《宪章》副本送达监狱中的26名被告——另两名被告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此时尚被关押在新加坡，直到开庭日才被押解到东京。起诉时限从1928年1月1日算起，到1945年9月2日终止。起诉时限的终点没有任何争议，关于起点各种建议都有。有人提出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941年12月7日算起，有人提出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也有人提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赞成从珍珠港算

起的人占大多数，因为此前中国并未向日本宣战。中方检察官向哲濬提出，1928年6月4日，中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埋下的炸弹炸死，谋杀他国首脑可是罪不容赦的大罪。这一说法最终被大家认可，最后确定起诉时间起点为1928年1月1日。

起诉书提出的诉因共三部分55项，其中第1项至第36项为“反和平罪”，第37项至第52项为“战争罪”，第53项至第55项为“反人道罪”。所列诉因太多，法庭在实际判决时将55项削减，合并为10项。

“起诉书列举了每名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附录是他们违反的公约、协议和条例名目。”季南在当天发布的公告中指出，“对于侵略战争的无情煽动者和那些恣意破坏公约的人，应该除去他们头上民族英雄的光环，暴露他们纯粹杀人犯的真实面目，现在这一重大时刻终于到了。早在这场侵略战争开始之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

《宪章》并无明确规定法官的座位次序。按道理，既然法官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委派，座位席次当然应以受降签字的次序为准：当时中国徐永昌上将在美国尼米兹上将之后、英国弗雷泽上将之前签字。这样即使担任庭长的韦伯坐在中间，其左右手也应是美国和中国法官。韦伯不太喜欢这种安排，他想让美、英法官坐在左右手，便千方百计想变更这种安排。起初他提议法官次序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强为中心排定，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这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英文国名的字母先后排序的，韦伯这一提议最终落空。他又提议按参加东京审判的11国国名次序排列，这样居中的竟然变成了中国和加拿大法官。有人提议按照法官的年资为序，又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标准。

之前提出按投降书签字顺序排位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讥讽说：“我依然认为，座次按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如果庭长不赞成这

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计，看看各人体重多少，然后以体重大小排序，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一席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韦伯只好自嘲道：“梅博士的办法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梅汝璈一脸严肃地说，“这样我即使排在最后一位也心服口服，对本国政府也可以有所交代。如果我国政府觉得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以另派体重者来取代我。”

开庭前几次预备会议上，有关座位排序问题争论了很久也未形成一致意见。5月2日16时将举行开庭仪式彩排，众法官穿上法袍来到现场，这里已提前拥进大量新闻记者。彩排准备开始时，韦伯突然宣布，法官坐次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还说这是占领军司令部的意见。梅汝璈立即对这一排法提出了严正抗议：

“这种安排是荒谬的，既非按照受降签字次序，也非按照安理会的顺序，亦非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我不能接受这种排法。”梅汝璈说完，脱去黑色法袍，准备离开。

韦伯只好上前拉住他，他解释说今天是彩排使用的方法，明天正式开庭时再做调整。“今天彩排已有这么多在场记者，一旦明日见报便成既成事实。”看出韦伯又在耍花招的梅汝璈丝毫不做让步，“既然之前我的提议在同人中并无多少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否则我不能不参加彩排，只好回国向政府辞职。”随后举行的投票终于使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顺序排定。一系列变故导致彩排时间比原计划推迟了半小时。不过梅汝璈还是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赢得了韦伯的信任，不打不成交，两人甚至发展成要好的朋友。“在法庭上是一位中国法官坐在我的身边，”韦伯在1947年10月23日写给

朋友的信中说，“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家伙，我们是好朋友，他告诉了我很多中国有趣的事情。”

既然《宪章》规定盟军最高统帅具有委派法官、检察官及改变判决的诸多权利，麦克阿瑟一度觉得法庭已是囊中之物。他向韦伯提出，开庭之日想在法庭上发表一个重要讲话，阐述法律的真正意义和审判的重要性。这一提议遭到了韦伯和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的坚决反对，麦克阿瑟无奈作罢。正式开庭几周之后，麦克阿瑟再次向法庭提出，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他打算独自对曾经由自己宣布的《宪章》做出解释。韦伯对此强硬地提出，只有法庭才有权利解释《宪章》：“最高统帅如有违反，那么请他另请高明。”麦克阿瑟毕竟是绝顶聪明之人，终于明白这些脑子一根筋的法律人士可不像军人那么好管，和他们较真儿只能自讨没趣。他向韦伯保证说，自己会尽力保证法庭的独立性，今后避免介入审判的具体过程，只在法庭需要他时才抛头露面。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不愉快，麦克阿瑟还是希望尽快开庭。美国辩护律师团团长贝弗利·科尔曼海军上校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延期2周开庭，以使他们有更多时间进行充分准备。这一请求被法庭驳回。韦伯强行决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间定在1946年5月3日10时30分。麦克阿瑟满心希望审判在3个月内就能结束。韦伯的估计稍微保守，认为完成审判大概需要半年。如果提前知道这一过程持续两年半之久，麦克阿瑟一定会当场急晕过去。

马拉松审判（1）

1946年5月3日，天刚放亮，关押在巢鸭监狱的26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就起床洗漱用餐。自从被宣布为被告，他们就开始享受单间待遇，与监狱其他人完全隔绝。盼星星盼月亮，开庭的时候终于到了。暂未被列入甲级战犯嫌疑人的儿玉誉士夫透过囚室那扇唯一的窗户朝外望去，只见东条在宪兵的押解下登上一辆大客车。儿玉在出狱后撰写的回忆录《狱中内外记》中写道：“战争期间，我经常看到作为帝国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乘坐敞篷车，在卫队护卫下威风凛凛地驶过皇宫广场。如今，当我看到他被一辆由美国宪兵前后看守的大客车拉走，真觉得毫无道理。不过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是有道理的。”

麦克阿瑟选择前日本陆军省大楼作为战犯审判的场所，这是位于东京市谷台的一栋三层建筑。让昔日在此发号施令的日本陆军高级将领重回办公地受审，对他们本人属于清算，对民众也是一种警示。日本战史专家山冈庄八对此评论说：“特意将舞台设在市谷台的陆军省大楼，在那里华丽地竖起战胜国的国旗，都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复仇舞台剧效果而上演的戏码。”经过美国第八集团军工兵部队及数千名日本工人4个多月昼夜不停的紧张施工，大楼被修葺一新。审判大厅位于大楼一层，二层为法官办公、休息和开会之地，三层属于国际检察局的地盘。1946年5月3日，这座沉寂了好长时间的建筑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大量日本记者来到现场，向法庭派出常驻记者的还有7家国外新闻机构，分别是中国新闻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以及美国的合众国际社、美联社和国际新闻社。

运送被告的大客车窗户都被黑布密密遮住，要不车上的很多前陆军将领一眼就能认出窗外那条他们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在今后两年半里，他们还要在这条路上往返818次，如果每次庭审都不缺席的话。

在一前一后两辆装满荷枪实弹美国宪兵的吉普车的护卫下，大客车于8时30分来到了法庭西入口。第一个走出车门的是前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跟在他后面的是前首相广田弘毅。一众被告依次下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身穿一身国民服的前首相东条英机。《朝日新闻》驻法庭记者对他们的出现做了一个绝妙比喻：“这些人看上去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法庭定于10时30分开庭，他们还要再等待2小时。所幸被告中除了重光和美津，其余人都已在巢鸭监狱等待好几个月了，也不在乎再等这区区2小时。法庭规定从开庭的这一天起，所有被告都能享用和律师一样的饭菜。东条夫人胜子告诉记者，包括她在内的所有家属都对“这份优待心存赞许”。

上午10时，法庭贵宾席坐满了，记者席和旁听席也都人满为患，有记者形容当时的热闹场景堪比好莱坞大片的首映式。10时25分，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艾克尔伯格中将与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进入法庭，快步来到贵宾席中央坐下，坐在他们身后的是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艾奇逊。麦克阿瑟并未亲临现场。首先，他觉得这样有失身份——在持续两年半的审判中，他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其次，韦伯明确拒绝他在开庭日发表重要讲话的要求。在这种场合，像他这样的演说高手如果只能听别人讲话，一定会憋屈死。最后，当天麦克阿瑟确实有重要公务，要前往机场迎接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向他汇报远东粮食危机的详细情况，争取更多来自国内的支援。10时30分，辩护团入庭，美国辩护团团长科尔曼海军上校及日本辩护团团长鹤泽总明、副团长清濑一郎率一众律师在辩护席依次就座。紧接着从门外走进两排戴白头盔的美军宪兵，拥入被告席用白手套仔细摸索每一把座椅，查看是否藏有毒药、小刀等可以用来自杀的物品，这套程序今后每次开庭前都要重复一遍。

时间已过了10时30分，依然没有开庭的迹象。法庭刚刚接到通知，从泰国曼谷起飞，负责押送两名战犯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的

专机，已于清晨抵达厚木机场，运载两人的汽车正在向东京疾驰，很快就可以来到法庭。韦伯决定将开庭时间推迟半个小时，免得回头还要为两个被告再“表演”一次。时间过了11时10分，法庭主动打电话询问机场，那边回答说汽车20分钟前刚刚出发，至少要1小时才能赶到。在征得众法官同意之后，韦伯决定不再坐等，立即开庭。

11时14分，首席检察官季南率盟国检察团依次入场落座。1分钟后，在法庭宪兵队长奥布雷·肯沃西中校和4名宪兵的押解下，26名被告鱼贯而入，来到事先已被告知的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和其他人身着正装不同，军国主义思想家大川周明没有穿外衣，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衬衣，光脚穿着一双传统的日式木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所有被告都板着脸孔佯装镇静，东条几乎纹丝不动，好像一座雕塑。在庭审整个过程中，东条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做笔记——他没进监狱之前就有这种习惯，整天小本子不离身——只是偶尔伸指头抠抠鼻子。很多人怀疑他是事先设计好的动作，只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自己有事可做。

11时17分，法庭执行官范·米特宪兵上尉高声喊：“请肃静！全体起立！”法庭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荷兰法官勒林打头——这样能保证他坐在最边的位置上——引领其他8名同伴进入法官席依次落座。除了苏联法官身穿军装，其他人都穿着宽大的黑色法袍。范·米特上尉高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韦伯发表了重要讲话，说明出席法庭的每一位法官都签署了公正执法联合保证书：“我们充分认识到所负责任之重大。对这一伟大使命，我们在事实和法律方面都持开放态度。确立能排除合理怀疑的罪状这个职责在检方身上。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审判！”最后这句话应该加上“之一”二字，同一时期在欧洲进行的纽伦堡审判进程过半了。随后首席检察官季南起身，向法官逐一介绍各国检察官，然后是法庭书记官和翻译进行宣誓。11时40分，韦伯宣布休庭。

14时30分第二次开庭时，被告席上多了两个人，他们是早上才被押解回日本的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全部28名被告至此终于聚齐。季南请求宣读起诉书，由法庭书记官夏茨基·迪尔和执行官范·米特上尉轮流宣读，每人读30分钟后换另一人。起诉书先用英文宣读一段，然后用日语翻译。起诉书的宣读将费时两天，但这比起之后冗长无比的审判来说不过是小儿科。

书记官刚刚开始宣读，坐在东条身后的大川周明就开始“搔首弄姿”。一条亮晶晶的白线从他脸上慢慢垂下，渐渐变长后忽然断裂——那竟是大川流下的鼻涕。大川突然把手伸到前排，拿起东条面前的一个笔记本看了起来。大概是因为太热，他把下午刚穿上的立领黑上衣脱了下来，还解开了衬衣的纽扣。坐在他对面的审判长韦伯实在忍不住了，通过范·米特联系上了法庭宪兵。肯沃西中校亲自来到大川身后，帮他把解开的扣子系上。大川忽然伸手在东条的光脑袋上打了一巴掌，挨打的东条只能回头苦笑，而大川则咧嘴大笑。接下来他又去与旁边的平沼和松井说话。平沼根本不理睬他，松井和他隔着一道走道，以手示意要他镇静。大川又一次解开扣子，肯沃西只好再次给他系上。大川回头说了几句话，似乎想要什么东西，肯沃西拿起一支铅笔递给了他。15时30分再次休庭时，大川忽然伸手猛拍东条的脑袋，发出啪啪的清脆响声。肯沃西上前按住了他，大川的嘴里发出一连串怪叫，有日语、英语，还有德语，没人能够听清他究竟在说些什么。几名宪兵冲上去将大川带出法庭，大家清晰地听到他在走廊里的叫喊声：“我要杀死东条。”有人问他为什么，大川回答说：“我这样做，对国家会有好处。”15时50分，法庭再次开庭后，大川被单独安排在一边，肯沃西中校站在他身后，伸手按住了他的双肩。

5月4日上午开庭之后，大川的日本辩护律师大原信一建议，将他的当事人从被告席转往医院进行精神鉴定。法庭同意了这一请求，条件是由国际检察局和辩方各指定一名医生，以便“查明其精神上是否

有能力应诉”。大川一脸不服地站了起来，被一名身材高大的宪兵从法庭抱到了第218号休息室。当天下午，他被从市谷押回巢鸭监狱，旋即被送往美国陆军第361医院。其间大川不停地用英语发表演说：“我最伟大，我是拼命工作的。东条这家伙经常捣乱，请你们严厉处罚他。我马上要去和麦克阿瑟面谈此事。”他还告诉随行记者，“我从空气中汲取营养，所以非常健康，过几天我要用空气制造一种可怕的武器给你们看看。要是杀掉了东条，对日本一定会有好处。”在被送进医院时，大川忽然变得深沉起来，说81岁的老母亲从乡下来看自己了，“我想见见她，我是医学博士。”

5月6日，法庭开庭第三天就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当天进行的认罪传讯首先由法官点出每一名被告的名字，接着询问他是否承认起诉书中列举的罪行。如果被告承认有罪，不需要进一步辩论就直接量刑宣判；如果被告主张无罪，就将继续进行审判。这道程序使很多被告家属提前来到旁听席上，其中女性家属进入法庭前需要经过宪兵麦考密克女士的检查。贺屋兴宣夫人春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巢鸭见过两次了，今天也没有特别值得说的想法，家里的孩子还病着呢！”铃木贞一夫人松子带着两个女儿前来旁听，穿着时髦的次女恭子告诉记者：“父亲坐在最边上，我在这里看不清。在巢鸭见过一次，很难说有什么感想。”终生未婚的平沼无儿无女，他的侄女兼义女节子告诉记者：“义父的脸这么多天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年纪大了，我很担心他的身体。”有记者问她多大了，节子微笑着毫不避讳地回答说“34岁”。毕竟担任过同盟通信社记者，松冈洋右的儿子谦一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非常老练：“父亲从1941年7月开始就病了，其中有两三次差点死去。我最担心他的身体，只希望他能健康地出庭，在公正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信念。”不知何故，东条夫人胜子竟然没来。

当韦伯准备点名一一询问被告是否认罪时，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打断了他并立即抛出一颗重磅炸弹：“我们要对审判长提出挑战。

从正义和公平的立场出发，威廉·韦伯先生并不具备出任法官的资格，他曾经在新几内亚调查过日军在那里可能犯下的罪行。”正式庭审才刚刚开始，审判长就被律师团罢免了，成何体统？值得一提的是，质疑韦伯法官资格的主意是美国律师乔治·弗内斯向律师团提出来的。49岁的弗内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加入了陆军。他之前先后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为前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和前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田边盛武担任辩护律师，现在调回东京为重光葵辩护。东京审判结束后，弗内斯和另一位美国律师本·布莱克尼出任丰田副武的辩护人，最终让被告无罪释放。弗内斯审判结束后定居日本，并于1950年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法庭内顿时嘘声四起，范·米特上尉高喊“肃静”，韦伯只好宣布休庭，他本人回避，其余8位法官来到一个小会议室里紧急商讨对策。15分钟后法官重新就位，临时代理庭长、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宣布：“本人主持了由韦伯爵士回避的法官会议，大家推举我宣布他们的讨论结果：根据《宪章》第二条规定，法官由盟军最高统帅根据各国政府推荐任命，法官本人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任免或回避。”

做完上述说明，诺斯科罗夫特将庭长位置交还韦伯。对自己的任职资格做出一番解释后，韦伯宣布庭审继续进行。“荒木贞夫，”韦伯高声喊道，“你是否认罪，是有罪还是无罪？”之所以以荒木打头，并不是因为他年龄最大——被告中年龄最大的平沼80岁了，最年轻的佐藤51岁——而是按照英文名字字母排序，荒木英文名字“Araki Sadao”的首字母排在首位。

留着两撇翘八字胡的荒木缓缓起身，请日本辩护律师菅原裕代为回答。韦伯强调这项程序必须由被告本人亲自完成。荒木迟疑片刻后说：“我仔细阅读了起诉书，同时知道我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我活了70岁，从未犯过什么反人类罪或其他任何被控告的罪行。”看到荒木准备发表长篇演说的架势，梅汝璈立即对庭长做出了提醒。韦

伯当即制止道：“被告无须进行演说，只须简单回答有罪还是无罪。”荒木只好气呼呼地说：“我不承认任何指控，无罪！”随后被问到的所有被告都宣称自己无罪，只是措辞略有不同，松冈洋右还用英语进行了回答。东条英机倒数第二个被讯问，语气坚定地回答：“不承认对我的全部指控，本人无罪。”整个问询过程仅9分钟就宣告结束。韦伯宣布休庭，一周后再开庭。

5月13日9时30分第四次开庭之后，梅汝璈法官看到贵宾席上端坐着孙立人将军，两人相视一笑。当天旁听席上观众依然踊跃，似乎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果不其然，继上次要求韦伯回避的动议被驳回之后，清濑再次抛出关于法庭管辖权的动议，得到了三位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弗内斯和乔治·山冈的大力支持。37岁的布莱克尼少校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1942年加入陆军，平时任务就是审讯日军俘虏，现在身份是东乡茂德和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和弗内斯一样，审判结束后布莱克尼也在东京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另一位美国律师乔治·山冈的名字很怪，前半截像美国人，后半截像日本人——他是一个美籍日本人。在审判的过程中，为人正直的山冈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各方的尊敬，“他被视为辩方团队中连接日本律师和美国律师的一座桥梁”。

清濑个头虽小，但斗志昂扬，显然有备而来的他打出的炮弹落地即炸。清濑长达90分钟的长篇演说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第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基础是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而“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提出都在《波茨坦公告》之后。该二法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事后法”。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法庭对二罪没有管辖权。“1945年8月8日的伦敦战犯问题会议才决定扩大战犯范围，”清濑说，“用8月8日的资料去解释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这在法理上根本就讲不通，也不是真正的法律家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第二，《波茨坦公告》的主要目的是结束日本与盟国之间的战争，“满洲”地区的战争与此无关，应予排除。清濑指着苏联法官说，“这个满洲国你们也是承认的。不把它看成国家，你们苏联人怎么会把中东铁路卖给他们呢？”

第三，所谓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当时已由两国协议解决，双方后来还签订了《中立条约》，《波茨坦公告》发布时两国还处于和平状态，上述两事件不能作为追诉对象。

第四，日本与泰国战时是盟国，说日本侵略泰国纯属无中生有，毫无道理。

第五，战争属于国家行为，个人无须对此负责任。

在对法庭管辖权提出上述质疑之后，清濑进一步强调日本与德国的投降方式不同：德国属于战至元首自杀、首都沦陷后彻底失败的“无条件投降”，日本则为盟军尚未登陆前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条件”的“有条件投降”，“根据公告第十三条内容，实际上无条件投降的只是日本军队”。

清濑的第一发炮弹刚刚落地，身穿美国陆军少校军服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他被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称为所有律师中最勇敢的人——的第二发炮弹已出膛。布莱克尼指出：

第一，作为一个美国人，自己出面为日本人辩护，代表的是正义和公平的民主观念，“在本法庭担任辩护律师的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是极其重大且令人生畏的，这个责任远远超过了在法庭上受审的这28个人的最终命运”。

第二，法官都是战胜国的代表，他的当事人不可能在这个法庭上得到合法、公平、不偏不倚的审判。不论法官的个人人品和职业道德有多么崇高、多么伟大，让他们完全没有倾向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不把被告交给中立国去审判呢？若非如此，目前正在进行的审判只能是“胜者的审判”。

第三，战争概念本身意味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既然盟国已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处置战败者，那就等于承诺构建法律准则。“如果说日本袭击珍珠港导致了超过3000人被谋杀，那么对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又属于什么行为呢？”美国人现在最忌谈到核武器，布莱克尼讲到原子弹时，韦伯下令中止日语翻译。

接下来弗内斯和山冈对清濑和布莱克尼的发言进行补充。弗内斯指出，法庭对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和佐藤贤了根本就没有管辖权，“武藤章作为日本第十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已向美军投降，板垣作为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木村作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佐藤作为第三十七师团师团长也已向英军投降，按照《日内瓦公约》第六十三款的规定，本法庭对他们没有审判权”。美国律师的职业操守的确令日本人惊叹不已，他们为了给当事人辩护，竟然当庭抨击自己的政府，无所顾忌地质疑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重光辩护的日本律师高柳贤三感慨地说：“美国人公平对待的法律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未等韦伯做出反应，义愤填膺的首席检察官季南坐不住了，起身慷慨陈词：“本庭法官及检察官代表11个国家，这11个国家本身又代表着全球1/2到2/3人口的各国合法政府。这些国家曾经惨遭侵略，由于谋杀、抢劫和掠夺等一系列罪行蒙受了重大人员、资源和财产损失。难道他们今天不应该审判和惩罚那些为全世界范围灾祸负责的人吗？这些盟国被迫奋起，终结了侵略，难道他们能够坐视那些罪犯逍遥法外吗？如果还有疑问，多读读《波茨坦公告》，所有疑问就会立即消失。”对此首先表示异议的不是对手，而是庭长韦伯：“首席检察官先生，你觉得你那些华丽的辞藻适合这个场合吗？”其间梅汝璈一再提醒韦伯不应干涉季南的发言。接下来英国检察官卡尔、澳大利

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引经据典对“日方”论点逐一反驳，韦伯和季南又发生了多次争吵。辩论持续4天之后，韦伯于5月17日宣布，“法庭裁定，不受理辩方提出的所有异议，理由日后再议”。

虽然法庭在第一轮辩论中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实际上辩方得到了第一分，至少逼得对方内部产生矛盾甚至语无伦次了。清濑在总结发言中使用的“日本服从的是《波茨坦公告》授权的合法命令，而不是最高统帅的一颦一笑”成为之后对东京审判持有异议者频频引用的名言。岛田繁太郎的日本辩护律师泷川政次郎在《审判东京审判》一书中写道：“关于法庭管辖权动议驳回的理由，明言后日陈述，但直至法庭宣判为止都没有陈述。东京审判这一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就这样一直搁置到最后。对辩护团而言，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这等于调查税金的警官在被问及有没有调查权力时，不做回答而强行要求拿出账簿，质问营业额和支出用途。法庭对驳回这一动议的理由不做说明，是万分卑劣的。法庭如果词穷，应该做的是到能够说明理由为止前宣布休庭。如前所述，审判应该是按理进行而非恃力而行。”

即使动议被断然驳回，辩方仍不愿就此罢休。重光的辩护律师高柳贤三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他设计出两份调查问卷，分别向数十位“人类智慧的领衔人物”和“最杰出的国际法权威”就双方争辩的问题征求意见。列入领衔人物的有罗马教皇、印度圣雄甘地、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美国社会法学派奠基人罗斯科·庞德以及中国的胡适等。也许知道这种方法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被告懒得在上边签字，最后签名的只有重光、梅津、平沼、贺屋和铃木。正如大部分战犯所料，法庭对这项诉求根本不予理睬。

对法庭竟然允许被告及辩护人大放厥词的放肆做法，苏联人表达了强烈不满。苏联记者别列日涅夫在《新时代报》发表现场评论：“韦伯不但没有制止辩护律师与审判无关的陈述，还心甘情愿地允许

他们发言。审判的另一个古怪特点是，辩方包括20多个甚至更多的美国律师，在粉饰那些双手沾满了成千上万美国人鲜血的战犯方面，表达出来的热情一点儿不比他们的日本同事低。”但美国国内很多律师却持相反观点，《美国律师协会会刊》称赞布莱克尼：“他的发言堪称一个实施律师行业传统的典范，代表当事人讲出所有应该讲出的话，为的是正义可以依法得到伸张。”

对此表示异议的并非只有苏联人。5月17日，姗姗来迟的印度法官帕尔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在荷兰法官旁边就座，勒林这回终于不用把边了。帕尔曾经是加尔各答大学的数学教授，后来转攻法律，现在的职务是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早在开庭前的4月25日，最早来到东京的8位法官就共同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我们必定依法秉公行使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和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及最善之悟解行之。我们绝不泄露本法庭任何成员对于定罪或判决之投票及意见，而要保持每个成员之见解为不可侵犯之秘密。”今天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份保证书原件上，有随后来到的苏联法官和菲律宾法官补上的签名，唯独没有印度人。帕尔声明自己不受这一保证书约束，并说如果在签字问题上遇到某种压力就立即收拾行李回国，众人只好作罢。帕尔甫一到任，就向同事明确表达了“反和平罪系非法”的观点。7月5日，帕尔就告诉自己的同事，自己正在准备独立的反对意见书。印度人果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帕尔绝不是说说而已，其随后一系列异常举动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

5月8日，日本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巢鸭监狱接受了日本结核病专家寺路伝二的专项检查。寺路在向法庭出具的报告中写道：“松冈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接受审判，否则会对他的健康造成永久性伤害。不但可能危及他本人的生命，而且周围的人也可能因为染上这种传染病而面临生命危险。”松冈立即被从巢鸭监狱转到了美国陆军第361医院隔离病房。6月3日，他的日本辩护律师小林俊三又将他

送到东京帝国大学医院，同时请求从起诉书上去掉他的名字。检方不予批准，认为松冈身体欠佳不是解除指控的充分理由，可以边审判边接受治疗。但6月27日上午，松冈死了，留下遗书：“无悔，无怨，我将走向另一个世界。”松冈至死都认为当年他积极促成日德意三国同盟是为了世界和平。同日，法庭宣布撤销对松冈的起诉，韦伯声称这是“大多数法官的决定”。

松冈被送进美国陆军第361医院时，开庭日大出风头的大川周明也在那里。美国陆军第361医院一度被戏称被告的专业医院，战犯中的大部分人在这里看病不止一两次。大川告诉美国医生和护士，他是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如来佛祖和耶和华的化身，宣称自己必须登基称帝，为此他不惜屈尊接受美国公民的身份——好像这皇帝只能美国才能当似的。医生问他为什么要打东条的脑袋，大川说他想杀掉东条是因为爱他，不想让他和家人忍受审判的耻辱。5月11日，东京帝国大学精神病专家内村博士对大川进行了全面检查。大川告诉博士，“麦克阿瑟将军来这里吃饭，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像山下奉文将军一样智慧，像板垣征四郎将军一样勇敢”。内村怀疑大川在装疯，但美国军医认为他真的有病。因为他的右膝反射缺失，左膝反射迟钝，这是梅毒性脑膜炎的典型症状。两方医生都认为，采用最新型的治疗方法，大川是可以治好的。6月3日，大川的日本律师大原信一向法庭建议解除对他当事人的指控。检方争辩被告的精神能力丧失不构成解除指控的理由，法庭保留了做出进一步判断的权利。1947年4月14日，韦伯正式宣布解除对大川的指控，“法庭考虑2月23日和3月13日检查被告大川精神状况的正式医生诊断书，结果承认大川没有出庭为自己辩护的精神能力和判断力，决定对他的审理不再进行。但在有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示之前，继续对他实行拘禁。本决定也不影响将来由有权限的法庭对他进行重新审理”。大川就这样从被告席上消失了，舒舒服服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熬过了整个审判时间。

1948年12月东条等7名战犯被处决之后，大川的日本律师大原信一特意询问占领军司令部，是否会对大川采取进一步措施。麦克阿瑟对审判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恼怒异常，不愿去惹更多的麻烦事。法务部部长阿尔瓦·卡彭特上校明确答复大原，对大川的所有指控已经撤销，“并且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指控”。1948年12月31日，被医生鉴定为“神志已经恢复”的大川大摇大摆走出了医院大门——看来这思想家的智慧确实是常人无法想象的。1957年12月24日，大川死于心脏病发作。死前他向记者透露说：“我（的疯）是装出来的。”荷兰法官勒林1982年在写给美国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的一封信中说：“大川周明骗过了法庭，首先是骗过了所有精神病专家。”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如此评价：“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6月4日，庭审进入关键的检方举证阶段，将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24日。开庭之后，首席检察官季南发表了4万言的长篇演说，他指着被告席上的人说：“他们是在向文明宣战。”季南的讲话到处都是闪光的语言，但并未起到震慑效果。菲律宾驻东京记者乔治·特奥多罗这样描述他眼中的东条：“我在他表情中看到的只有坚毅，并未觉察到任何一丝悔悟的迹象。”当天庭审结束后，东条告诉记者：“我对季南的开场陈词做了详细记录，已经计划好了辩护词去驳倒它。”佐藤贤了告诉辩护律师清濑一郎：“我会有风度地接受法庭的判决。”土肥原对季南的讲话一脸不屑：“即便举国都在说我的坏话，我也会像岩石一样巍然屹立，我的人生价值也不会因此会受到丝毫损坏。”季南甚至未能赢得同事的认可，韦伯讥讽他的长篇演说：“季南先生的开场陈词包含了很多看似很高级的语言。”日裔美国律师山冈评价道：“季南不学习历史，不学习远东，也不学习军事。”

发表完开场陈词，季南一转身回了美国，东京好几星期都未发现他的影子。其间，一群美国检察官直接到第一生命大厦找麦克阿瑟，抱怨季南酗酒、蛮横不讲理，还说好斗的他与粗暴的庭长韦伯之间存

在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最好把他国际检察局局长和首席检察官的职务撤掉。麦克阿瑟并未采纳他们的意见，因为检方有11个国家的代表，即使是持批评意见的检察官也承认季南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外交才干。

这边刚把检察官搞定，美国辩护团团长科尔曼上校6月5日就登门了。这位曾在瓜岛打过仗的老兵率领律师团队中的5名海军军官提出辞职，理由是辩方内部意见不一，他本人无法引导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辩护策略。广田弘毅的美国律师戴维·史密斯和日本律师华井忠向法庭提出，希望对他们的当事人进行单独审判，“因为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军职，让他和众多日本陆海军高级将领混在一起，将导致他无法受到公平和公正的审判”。重光的美国律师弗内斯也提出了类似动议，“从一开始我的当事人就是反战的，我不想让他的辩护受到其他任何人的支配”。畑俊六的美国律师阿里斯蒂德斯·拉扎勒斯声称，“我宁愿绞死其余27个被告来拯救我的当事人畑元帅。作为一名律师，我首先并且仅仅忠于我的当事人”。科尔曼辞职回国之后，美国不再指定辩护团团长，众律师开始各自为战，独立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

检察官和律师都闹腾过了，接下来轮到法官登场。6月8日，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抵达东京。广田弘毅的美国律师史密斯和日本律师华井忠以参加过“巴丹死亡行军”为名，对哈那尼拉的法官资格提出了质疑。“提出这件事对我个人来说非常尴尬，”史密斯说，“因为哈那尼拉是我乔治敦大学法学院的校友。”他劝老同学主动退出。韦伯驳回了史密斯的动议，理由和他本人遭到挑战时回复的理由一样，“法庭无权取消麦克阿瑟将军关于法官的任命”。6月13日，哈那尼拉终于在法官席就位，坐在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的身边。韦伯在当天的庭审中庄严宣布：“本法庭所有法官已经到齐。”

接下来两年多，所有法官全部出席的情形少之又少，因此遭到辩方严厉指责。东京审判的庭审日从1946年5月3日开庭至1948年4月16日

结审共416天，加上1948年11月4日至12日的宣判共423日，帕尔缺席了其中109天，是所有法官中缺席最多的。韦伯本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11月被召回澳大利亚，缺席期间的22次庭审由美国法官迈伦·克拉默尔少将主持。人们经常看到法官席上稀稀拉拉坐着六七个法官，所幸这并不违反《宪章》的规定。

接下来轮到美国人给自己找麻烦了。美国法官希金斯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季南曾对华盛顿任命自己为法官提出过不同意见，直接向国内提出了辞职。华盛顿7月3日让季南通知麦克阿瑟，前陆军军法署署长克拉默尔少将将前来接替希金斯的职务。7月5日，刚刚返回东京的季南召开了国际检察局特别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检察官认为麦克阿瑟无权更换法官，希金斯的辞职并不影响庭审，因为《宪章》规定法庭由6~11名法官组成，10人无疑也在法定范围之内。但中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检察官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属于联合国五大国的责任，法官中必须有美国人。向哲濬明确指出：“中国尤其不愿意看到法官席上没有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美军是太平洋战场无可争议的第一主力，现在法庭所有费用都由他们承担，最重要的法官席上却没有美国人，成何体统？麦克阿瑟试图说服希金斯不要辞职，这样就能省去一切麻烦，但他铁了心要走。7月22日，克拉默尔少将坐在了希金斯原来的位置上。

大岛浩的美国律师欧文·坎宁安、广田弘毅的美国律师史密斯及重光的美国律师弗内斯联合向法庭发难，抗议随意更换法官。坎宁安提出，麦克阿瑟违反了他自己颁布的《宪章》，那份文件授权他最多只能任命11位法官，现在他任命了第十二位。“就被告所关心的公平审判而言，这将导致一个荒唐的局面。”他呼吁克拉默尔立即辞职，并提出“法庭宣布审判无效”的动议。史密斯则说：“诉讼进行了一个多月，新法官已失去了美国法官看到证人、听取证言并评估其可信度的优势，从而被告也被剥夺了相应权利。”不过土肥原和冈敬纯的

美国律师富兰克林·沃伦上校欢迎克拉默的到来，因为法官席上现在只有苏联法官一位军人，“我们应该喜欢有另一位理解军人心理和军事法规的人”。和沃伦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平沼的美国律师塞缪尔·克莱曼陆军上尉，他宣布自己和当事人一样欢迎克拉默的到来，“我了解克拉默将军的背景和他的公正声誉，我欢迎他”。22日15时15分，韦伯宣布：“本法庭经多数法官认定，美国代表克拉默将军有资格担任本庭法官，驳回所有反对动议。”

除上述人为因素之外，法庭还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宪章》规定庭审只能用日语和英语进行，但大部分盟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不会日语，这样检方和辩方的所有文件都必须翻译成这两种语言，再送达当事人。检方指出，一本300页的日文书籍需要30名翻译花费10天才能译完，而他们很可能只用到其中某一页或某一段。多达5920则，厚5400页的《木户日记》必须全部译成英语，再制作出30份发给美国律师。彼时复印机还没有问世，制作这么多文件绝非易事。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消耗的纸张，超过一半用在了审判上。为了保证庭审期间纸张供应不至于中断，法庭租用了一架专机执行纸张的运送任务，甚至发生过从美国紧急空运纸张的尴尬状况。此外，法庭为检方配备的翻译人员多达230人，而辩方最初只有3人，美国人付出了极大努力，才使这一数字逐渐提高到检方的1/3，即使这样依然不敷使用。板垣征四郎的美国律师弗洛伊德·马蒂斯是美国刑法权威，担任过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教授和司法部助理部长——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人在挑选律师时确实不是敷衍了事——他说过，“我们发现与日本律师谈话或通过翻译与被告沟通，比通常所需的时间多很多”。

1946年7月22日，中国国防部次长、原北平市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为卢沟桥事变做证时——他因为只会在法庭上说“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责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能否使用第三国语言的问题被正式提了出来。9月30日法国检察

官奥内托使用法语再次引发了激烈争执。奥内托以撂挑子不干相威胁，才迫使法庭同意使用法语。10月4日俄语的使用再次引发争议，法庭不得不做出“不排除第三种语言”的决定。此外，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总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差异，况且英语和日语并不属于同一语系。在庭审过程中，因为翻译引发的争吵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造成审判时间的延长。法庭组建了一个三人仲裁中心，由拉德纳·莫尔少校担任主任，负责对翻译中出现的争执进行裁决，但这三个人也经常因意见不同而吵架。荷兰法官勒林说：“一份错译的文件已经用于法庭辩论，但是法庭在做出判决之前不予更改，原因是经过仲裁中心更正的翻译文件尚未提交法庭公开辩论。”

仿佛觉得遇到的难题还不够多，天气也来和这次旷日持久的审判作对。1946年夏是东京历史上最炎热潮湿的一个夏天，温度基本维持在30℃以上，偶尔还会超过40℃。审判大厅一侧仅有的窗户已被封死。为了方便记者拍照，楼顶还特意设置了众多电弧灯，使得整个审判大厅如同烤箱。韦伯在6月下旬抱怨道：“大厅的炎热程度使我的一名同人感到极不舒服，他告诉我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就要拒绝出庭。”大部分法官年龄偏大，因为职业关系，他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只穿短裤背心而必须穿上法袍。被告的年龄比他们还大，平沼80岁了。有人提出将审判转移到一处避暑胜地进行。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搬迁、住宿、安保和运输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法庭秘书长维恩·沃尔布里奇上校承诺，6月20日之前一定给审判大厅装上空调，但7月时法庭还是老样子。秘书长给出的解释是，市谷台的水供应不上，况且整个东京地区唯一为大型空调机提供一种特殊溶液的工厂已被美军轰炸毁掉了75%的厂区，所幸这种溶液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法庭军医向韦伯报告说，持续炎热已使被告中年龄较大的平沼、荒木和南次郎出现了严重不适，他们随时有晕倒的危险。7月10日，天气炎热异常，气急败坏的韦伯索性宣布休庭，“在如此炎热的状态下，我们

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几天之后，开始正常运转的空调终于使法庭的温度降到30°C以下。

对战争罪的举证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检方努力将不同时期发生在各个战场的日军暴行同被告人紧密联系，取得了不俗成果。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长达数周时间内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抢劫和强奸等行为，是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集中体现。7月25日，检方主张立证的“与中国相关的暴行及鸦片输入”首次开庭。检察官把美国驻南京使馆1938年初发给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其内容是使馆三等秘书约翰·埃利森根据14名亲历暴行的美国侨民的所见所闻总结出来的：“南京城俨然变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猎物，不只是在有组织的交战过程中被占领，而是被一支似乎在追逐奖赏的军队大肆抢劫和施暴。城里的中国平民挤在被称为安全区的几个狭小街区，许多人早已一无所有。几乎到处都有杀害男女、儿童、破门而入抢夺财产及烧毁房屋和建筑的证据。”这份电报还提到至少有2万名中国士兵被日军用刺刀和机枪成批屠杀。

马拉松审判（2）

第一个走上证人席的是出生在南京的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当时是南京鼓楼医院外科医生，还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员。威尔逊博士向法庭做证：“我告诉在医院工作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在南京他们不用害怕。但接下来6周里，医院一直人满为患，那些严重受伤者通常是被刺刀刺伤或枪弹击伤，很多女患者遭到强奸。”

第二个走上证人席的是62岁的铁路官员许传音。他是中国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公派赴美的留学生，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许传音回国后先后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北洋政府担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1929年底来到南京后依旧供职于铁路部门，事发时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成员。“日军士兵向他们看到的所有中国人开枪！他们入城三天之后，街上到处都是尸体，有的还被严重损毁。我随便数了数一条街上的尸体，竟然就有500具之多，后来根本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了。日军将手上长有茧子的男人统统抓起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由于持枪手上才有茧子的。这些人被10~15人一组绑在一起押走，一天之内被这样用卡车拉走的人至少有1500人。夜间，难民从安全区能够听到机枪连续不断的突突声。女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我曾走访过一家人，他家里的三个女人被日军强奸，其中两个是小女孩。”稍作停顿，许传音用英语继续说道，“在经过几天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之后，日本人担心那些正在腐烂的尸体会引发瘟疫，就组织埋葬特遣队，我估计红十字会在接下来几周里掩埋的尸体至少有43000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准确数字无法确定的原因是日本人不许保留任何记录。在很多情况下，尸体因为腐烂无法一一掩埋，我们只能把他们一群一群埋葬。”许传音准备详细描述整个过程，韦伯伸手打断了他：“你无须讲得如此详细，你们处置尸体的办法，对本案没有任何帮助。”

另一位中国证人尚德义做证说，日本兵抓走了他和他的哥哥、堂兄及5个邻居，“我们的手被绑在一起带到江边，加入沿江而坐的1000多人之中，几挺机枪在30米外瞄准了我们。黄昏时有一辆日本军车开来，命令被抓的人全站起来。就在机枪发射的那一瞬间，我猛地一下倒了下去。不断有尸体倒在我的身上，再后来我就昏过去了”。接下来出庭做证的是38岁的米商伍长德，他说自己与300多人被捕后被赶往西门。那里有一段延伸到运河的斜坡，众人被枪杀后会顺着斜坡滚进峡谷。他并未被子弹射中，但仍然顺势滚下斜坡装死。一个日本兵在附近来回走动，用刺刀捅那些没有掉进运河的人，以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死了。伍长德后背被刺了一刀，强忍疼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侥幸逃过一劫。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萨顿请伍长德脱去上衣，向法庭展示那道5寸多长的伤疤，被木户的美国律师威廉·洛根及时制止：“法官先生，辩方反对任何这种方式的展示。”韦伯支持洛根的建议：“我们不想看你的伤口，除非辩方质疑它的存在。”

检方最有力的证人当数迈纳·贝茨博士。这位拥有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学位的美国人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创始人。“我目睹很多普通平民被射杀，没有任何挑衅或明显理由。我隔壁邻居的两个男人，当日军士兵抓住并强奸他们的妻子时，他们焦急地站了起来，于是就被抓起来，在我房子不远处的池塘边被枪杀后扔进水里。”贝茨估计，南京城内至少有12000名平民被杀，城外被杀害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这还不包括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或曾经是士兵的人的杀戮。南京失陷后，在两周半到三周内恐怖达到了极点，从第六周到第七周恐怖也是很严重的。”贝茨还指控了日本人言而无信，“他们贴出通告，劝说中国人去做他们的义工。如果这样，那些过去的经历就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当200名中国男人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后，他们当晚就被处决了。”

贝茨说，最残暴的事件莫过于对妇女的强奸。日军以15~20人为一群，不分昼夜地在城中游荡，到处寻找妇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一名中国妇女在某公寓内被17名日军轮奸，连9岁小女孩及其76岁的祖母他们也不放过。12月15日，30名女大学生在南京大学校园一所大楼里被强奸，3天后，18名女生在校园的不同地方被强奸。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抢劫事件，连外国教堂、使馆都未能幸免，“日本兵拒绝尊重当时仍处在中立地位的美国人的财产，甚至是他们盟国的德国人的财产也被侵占”。

检察官开始提问贝茨：“当时谁是南京日军部队的指挥官？”

贝茨回答：“后来我才得知，是松井石根陆军大将。”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转向被告席，坐在那里的松井一脸紧张，大汗淋漓，当时他的职务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被告席上有不少人与南京大屠杀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分别是时任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文部大臣兼厚生大臣木户幸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野战重炮第六旅团第十三联队联队长桥本欣五郎。时任内阁首相近卫文磨、陆军大臣杉山元已自杀，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因是皇室成员排除在审判之外。

上述人员中的几位文官似乎与屠杀关系不大，但贝茨接下来的证言很快将广田弘毅拉下了水。他提到，南京大学就位于日本驻南京使馆旁边，也就是说，使馆里那些外交官对外边发生的屠杀事件肯定是知情的。关键时刻，木户的辩护律师洛根在广田的棺材盖上又钉上了两排钉子。贝茨提到自己就屠杀事件向日本使馆提交过多份报告。

洛根反问：“大使馆把这些报告转往东京了吗？”

贝茨：“我想应该是的。”

洛根：“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些信息？”

贝茨：“当然没有。”

洛根显得有些得意：“那么贝茨先生，你不曾看到这些消息，我认为其实你并不知道他们发给了东京的哪个人，是这样吗？”

“南京美国使馆让我看了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先生发来的电报。”贝茨的话将所有人惊得目瞪口呆，“其中提到了一些细节，并且提到格鲁大使同包括广田外务大臣在内的很多日本外务省官员都讨论过南京的事情。”

被告席上广田腰一下子绷直了。日军进入南京城后，时任外务大臣的广田很快就收到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告。他认为这类报告是可信的，并曾将这一问题及时告知了陆军省。陆军省向他保证说将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类似暴行。事实并非如此，随后一个月内，外务省仍然不断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广田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采取措施制止这些暴行，显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法庭对广田在南京暴行中的表现给出的结论是：“被告漠视与其职务相应的法律职责，未采取适当方法，以确保遵守及防止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

美国助理检察官托马斯·莫罗上校曾率队前往南京等地实地调查日军暴行，向法庭提供了一段影像，是南京圣公会教堂牧师约翰·马吉偷拍下来的。马吉当时兼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这个安全区是他和德国人约翰·拉贝共同筹办的。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目睹了日军烧杀淫掠的血腥场面，冒着生命危险用一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影像。马吉还向法庭证明，日本副总领事曾让他陪同前往城北地区指出哪些属于美国财产，以便保护它们免受日军侵占。“我们抄近路拐进了一条小巷，不久就遇到了数不清的尸体，”马吉说，“以至于我们的汽车必须倒出小巷，因为我们不可能穿过去而不碾压无处不在的尸体。那些尸体有的衣服被烧焦，有的被严重损

毁。”2002年10月，马吉牧师的儿子戴维·马吉将父亲当年使用的那部摄影机，赠送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还有一份非常特殊的证据。1938年2月16日，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发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一份电报，它是德国投降后盟军在柏林外交部的机密档案库中发现的。这份由德国驻中国使馆陆军武官冯·福肯豪森起草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杀人、强奸、放火、抢劫等罪行。电报结尾总结说：“在南京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台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法庭对这封电报非常重视，它来自轴心国内部，可信度无疑更高。

和贝茨一起创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是一名德国人，当时他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的商务代表。他们创建的那个仅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为大约25万名中国人提供了临时庇护之所，拉贝因此被称作“中国辛德勒”。他撰写的《拉贝日记》成为今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2009年4月30日，中德合拍历史影片《拉贝日记》在南京首映，中国演员张静初在影片中扮演了南京金陵女校一名叫“琅书”的学生。在首映式上，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展示了爷爷8本日记原件中的2本。

听着一个接一个证人的证言，被告席上的重光葵羞愧地低下了头：“及至了解到南京事件的真相，不得不对我国军队、日本民族的堕落感到愤慨！”

对中国人及时施与援手的还有当时26岁的丹麦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当时他在栖霞区南京水泥厂负责设备维修。利用西方人的特殊身份，他和水泥厂的德国厂长卡尔·京特一起在工厂附近设置了难民区，收容了约2万名中国难民。中国人是最知感恩的，在2014年12月13日上午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

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暴行铁证如山。相对检方的义愤填膺，“辩方的‘反驳’显得意外平淡”。对检方证人描绘的一幅幅人间地狱般的场景，辩方实在无法反驳。通常情况下，律师总会想方设法地寻找对方的破绽，对检方证人展开反质询。但在南京大屠杀一案上，他们主动放弃了这种努力，继而把辩护重点转到被告身上，竭力向法庭表明当事人不仅没有下达屠杀和其他暴行的命令，而且事发当时并不知晓日军士兵的这种行为，所以无须为没有及时制止这些暴行承担责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辩护人都已放弃了反驳，作为法庭法官的帕尔如同当上了辩护人，提出了许多类似律师盘诘式的说法”。帕尔认为“有关战争有多么残忍的说法大多属于政治宣传，南京屠杀事件似乎也是如此”。

开庭前，1946年3月8日，检察官前往巢鸭监狱对松井进行质询，这个刽子手将罪责推得一干二净：“我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进攻南京之前我曾命令所属部下特别注意，务必不要引起中国方面的国民斗争。但没有想到若干青年军人竟然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南京陷落时我正卧病苏州，12月17日才进入南京城。接到宪兵队长的报告之后，我当即下令将肇事者从严惩罚。检察官所述大规模屠杀暴行，我从未获得此项报告。”事实真相是1937年12月17日，松井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城当天，南京几个主要街道上的大火至少仍有14处。松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加以制止，致使这种情况持续长达6周。松井极力否认知晓南京城中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情，还狡辩说他已经采取充分措施来维持城内秩序。

对武藤章的讯问是在1946年4月20日进行的，他承认1937年12月14日至25日作为副参谋长在南京待过大约10天，但否认在南京城中发生过成千上万的杀人、抢劫和强奸事件，只承认收到的报告中指出发生过10~20件类似事情。“我只是副参谋长，”武藤说，“我的职责是协助参谋长，权利有限。”有人据此猜测，松井和武藤很可能将被判处死刑。

截至8月上旬，检方艰难完成了前五部分的立证，即“日本之宪法与政治组织”“对舆论进行战争诱导的共同谋议”“对满洲的军事支配”“对中国本土支配权的扩大——卢沟桥事变”和“在中国的相关暴行与鸦片输入”。为上述内容出庭做证的较著名的人物有（依出场次序排列）：前内阁书记官长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现内阁首相币原喜重郎（九一八事变时他是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外务大臣），被刺身亡的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81岁的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前首相冈田启介，前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他因证词对板垣征四郎、大川周明、桥本欣五郎等人极端不利被称为日本的“犹太”），河北第三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按说这些人够牛了，但接下来出场的一位证人将使之前出场的所有人黯然失色。

审判旷日持久且日渐乏味，盟国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终于从最初头版头条的连篇累牍，变成了后几版角落里的“豆腐块”，还是偶尔才会出现一次。正如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站主任拉塞尔·布莱恩斯所言：“好像什么地方出现了差错，审判主题已迷失在持久的法律战中，律师之间的争吵往往比证词更加铿锵有力。”美国助理检察官弗雷德里克·米尼奥内也认为：“也许距离的障碍是造成对远东罪行的重要揭露缺乏兴趣的主要原因。”但1946年8月16日上午，此前已略显寂寥的审判大厅再次人声鼎沸，连发表完开场陈词久未露面的首席检

察官季南也重新出现在法庭上，一切预示着当天将要出庭做证的人物必定不同凡响。

为了指证日本在满洲犯下的罪行，检方提出让被拘押在苏联战俘营中的爱新觉罗·溥仪出庭做证。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采访审判的专职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当年只有23岁，属于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采访东条英机的人。他在著作《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最高统帅被溥仪的现身弄得非常尴尬，希望这位前皇帝越早离开越好。因为他担心溥仪出现在证人席上，可能会引起人们再次要求也将裕仁传唤到庭。能让中国皇帝做的事，肯定也能让日本皇帝去做。”让麦克阿瑟意想不到的，溥仪这一来，还真不那么容易脱身了，他竟然一连做证8天之久，创下单人做证时间的最高纪录。

溥仪被俘虏后关押在伯力郊区的一座战俘营里。8月12日，他在苏联特工的押送下经海参崴飞抵东京，季南立即亲自前往“拜会”了他。8月16日上午11时25分，溥仪以证人身份在范·米特上尉的带领下进入审判大厅时，看到记者席和旁听席上挤满了人。溥仪对这么多人的注视和闪光灯的密集“扫射”习以为常，人家可是三次登上皇位的人。“他表演式地进场，右手拿着一把精致的象牙扇子，戴着黑框眼镜，他由于经常在期刊封面上出现而立即被人们认了出来。”记者形容道，“他的这身打扮就像是一个车间司炉工。”除非裕仁被带上证人席，没有任何一位证人能像溥仪一样与被告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所有28名被告中，有24人和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大部分被告看见溥仪都是一脸愁容，唯独板垣征四郎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好像在真诚地欢迎一位久违的老朋友。

溥仪在证人席上就位，大厅里出现了长达十几秒钟的沉寂。韦伯忽然意识到就这样下去不行，大声说道：“首席检察官先生！”

季南大步跨上讲台：“现在传下一位证人，亨利·溥仪！庭长先生，证人已到庭，现在宣誓。”季南的批评者指责他突然在法庭上出现，是因为意识到溥仪的出庭肯定能创造出久违的头条新闻。

在季南的质询下，溥仪简单介绍个人经历，以及自己是如何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登上“满洲国”皇位的。“如果拒绝的话，我的生命就会有危险。”溥仪显得非常委屈，“在那个年代，民主国家还没有试图反击日本军国主义者。凭我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和他们对抗。”他说日本人为了迫使他就范极尽利诱威逼之事，“土肥原贤二将军派人给我送来了一篮水果，里边放着一颗炸弹，我立即就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溥仪说自从1931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迫于威胁，自己没有自由，所以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和裕仁在麦克阿瑟面前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相反，溥仪拒绝承担责任，而将它们归于日本人或自己的顾问。他多次声称自己试图反抗日本人，“但是在军方的威胁下并根据我的顾问的建议，我不得不退让以保全性命”。在庭审的过程中，他“除了哭泣，我什么都做不了”这句话一度博得了大部分人的同情。溥仪晦涩难懂的宫廷语言让法庭的中文翻译不知所措，很难译出他话中的隐晦含义，以至于韦伯不得不亲自找到麦克阿瑟，请他的私人中文翻译8月28日前来法庭友情客串。

季南：“拒绝出任‘满洲国’元首就会有生命危险，是你直接听到的吗？”

溥仪：“板垣大佐这样对我说过，如果拒绝，日本军队将采取强硬措施。我的顾问也向我转述，他们受到了类似警告。另外，我还怕关东军揭露我的行踪，因而感到四周都有危险。”

季南：“当时你的那些顾问的姓名？”

溥仪：“郑孝胥、万绳栻、罗振玉。”

季南：“你有没有掌管国家的经验？”

溥仪：“我从小就让出了政权，一点也没有政治经验。”

季南：“你所说的板垣大佐，是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板垣征四郎吗？”

溥仪朝板垣所在位置瞥了一眼，然后坚定地回答道：“正是此人。”这回板垣终于笑不出来了。土肥原狠狠地瞪着溥仪，松弛的面孔因为气愤而有些变形。梅津对溥仪侧目而视，脸上一副不屑的神情。

几天后，韦伯对溥仪的态度由不耐烦转为恼怒：“我不想做出这个结论，我们当然不是在审问犯人，但我们关注他的话的可信度。有生命危险、对死亡畏惧，在战场上不能成为原谅怯懦和逃跑的理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成为原谅叛国的理由。今天一上午都在听这个人说他与日本人勾结的各种借口，我想我们听够了。”

梅津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少校试图通过质问溥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不是日本人的囚犯或傀儡，是他自己渴望、计划并热切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复辟。很多年以前，在一个叫张勋的人的帮助下，他这样干过一次：“这里有一位证人，他自愿做证说他过去在很多场合由于受到武力威胁而歪曲事实。那么，当你第一次走进这个法庭时，身后是不是跟着两名苏联卫兵？”

季南对这一提问表示反对，韦伯宣布反对有效，证人可以不做回答。

布莱克尼选择了另一种问法：“中国人打算把你当作战犯审判吗？”

季南再次表示反对，韦伯又一次宣布反对有效。

冗长的交叉盘问接近尾声，布莱克尼面向法官席高声说道：“我想提请法庭注意，从这个证人做证的开头直到结尾，他明显而蓄意地在对法庭撒谎。”

“我一点都不怪你，”溥仪显得很有风度，“因为你是辩方律师嘛！”

韦伯最终结束了这场马拉松辩论：“证人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他当时完全处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立场，再多交叉盘问也不会使他改口，这是显而易见的。”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坦承，因害怕被当作战犯引渡，他在法庭上有意将所有责任推给日本人，隐藏部分事实以掩盖罪行，逃避可能受到的惩罚。

10月1日，当检方举证进行到“侵略法国、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部分时，庭长韦伯突然收到了印度法官帕尔的私人信函，说自己准备辞职回国，请他代自己向麦克阿瑟将军转达辞意。帕尔提出的理由是，印度政府当初承诺的出差时间是半年，现在马上就要到了，他要回国重开自己的律师业务。麦克阿瑟闻讯，大惊失色，法官都像帕尔这样频繁更换，不但会影响审判进度，法庭的严肃性又该如何保证？10月9日，美国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官员梅雷尔造访印度外交部门，传达了麦克阿瑟不愿让帕尔辞职，希望他能继续工作到审判结束的意见。新德里立即责成印度驻东京办事处出面协调。10月14日，帕尔终于勉强同意继续参与审判。但他随后还是回到了印度，丝毫没有短时间内返回东京的打算。

帕尔这种表现连印度人都看不下去了。11月18日，新德里发电质问帕尔：“你缺席审判一个多月，是否认为法庭上即使没有印度法

官，对审理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帕尔趁机提出包括提高工资在内的一大堆附加条件。印度政府最后答应提高他的酬金，解决一名随从的往返路费，遇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回国，帕尔这才于11月23日带着秘书返回日本。从香港到东京的后半段航程，帕尔搭乘的是麦克阿瑟的专机，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那飞机的专用客舱非常豪华，舒服极了。”回到东京，帕尔对参与审判工作仍旧兴致缺乏，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宿舍埋头研究证据文件和参考资料，专注于自己反对意见书的写作。

韦伯收到帕尔辞职信的同一天，10月1日，从欧洲传来了纽伦堡审判胜利结束的消息。纳粹首领12人被判处绞刑，7人被判终生监禁或有期徒刑，3人无罪释放。欧洲对22名被告的审判仅用时11个月，而东京审判进行了5个月，还没有涉及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太平洋战争部分——啃了半天包子，离馅儿还有30公里呢！麦克阿瑟3个月结束审判的美好愿望彻底泡汤，季南指望在6个月内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韦伯无比烦躁却又无可奈何。

大多数日本律师出于礼貌，发言之前往往会加上这样一句客套话：“如果庭长先生允许的话，我希望……”这天下午，韦伯粗野地打断了一位律师的发言：“今后日本律师再上台时，只需说出‘我的名字叫……我代理……’，然后直奔主题。这样将有助于大大缩短庭审时间。我们感谢你们的礼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通过去掉每一个不必要的词语来加快进度。”

实际上有意拖延时间是辩方特意采取的一种策略。多年之后他们承认：“我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动议故意拖延审判，以期待盟军的自身解体。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日本、美国和中国会联合起来，在远东共同对付苏联，这样自然就会提升我们当事人的免罪成数。”畑俊六的美国律师拉扎勒斯显然极具政治眼光：“我曾在律师谈论会上告诉大家，要让审判持续最少两年以上。如果我们拖延的时间足够长，一

旦共产党人接管了中国……那么法庭氛围就会完全不同。我告诫我的同事，如果这个审判在三个月内结束，那么我们的当事人无一例外都会被绞死。”因此，庭审中的很多时间——也许超过了1/3——就被无数动议、案情介绍以及被大多数人看起来是法律细枝末节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占据了。

所有28名被告中，跟德国人打交道最多的当数被称为“比纳粹还纳粹”的前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为了取得对当事人有利的第一手证据，大岛的美国律师坎宁安特意跑到纽伦堡，听取了对德国人的最后判决。9月7日，他甚至与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进行了3小时的英语访谈。后来当大岛在被告席上为自己辩护时，坎宁安适时抛出了里宾特洛甫的访谈录。坎宁安此行的收获远不止此。回到东京，他告诉自己的同伴：“在我看来，东京审判的被告被无罪释放的可能性比德国人更大。第一，我们这里没有与犹太人问题类似的事情；第二，我们没有连续的政府或同一群官员在制定永久政策；第三，日本人的影响既已出局，而蒋介石仍然无力实现和平，这表明过去局面的责任至少应该由双方共同分担；第四，投降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显示，至少日本人原来的一部分担心是有根据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暗示共产党人已经占据了东北地区。

10月16日，在被执行绞刑2小时前，纳粹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成功完成自杀，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诧。伦敦《泰晤士报》驻纽伦堡记者库帕在评论中写道：“希特勒的副手嘲弄了纽伦堡一整天，尤其嘲弄了美国的保安及其一年来的辛苦。”麦克阿瑟迅疾颁布特殊命令，进一步加强法庭和监狱的安保工作，“绝不能给被告创造嘲弄东京法庭或美国保安的任何机会”。以前凭采访证就能自由出入的记者必须加上搜身这道程序，尽管他们和看门的宪兵熟得跟老同学似的。

巢鸭监狱的安保措施也进行了全面升级，监狱长弗朗西斯·凯里上校为此花费了不少工夫。全体被告的牙科填充物都经过X光射线检

查，以防里边藏有装氰化物的胶囊。所有牢房每天不定时检查一次，宪兵搜查时，住在房子里的人必须一丝不挂面壁而立。被告在离开和返回住所前都必须更换衣服。“他们甚至会窥视你的肛门内部，”板垣气愤地对一位狱友说，“这令我感到非常难堪。”

“那真是一个无比壮观的场景，如果你真要那么形容的话。”通过监房那扇唯一的窗户，身陷囹圄仍不失幽默的儿玉誉士夫将看到的情景记在了《狱中内外记》里，“受审回来的犯人排成了长长一排，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他们被命令弯腰并四肢着地，一队宪兵把手放在他们的屁股上，仔细窥视每一个肛门。假如某人恰好释放某种有特殊味道的气体，那将会是真正的喜剧。”

美国人这样做绝非毫无必要。遍及监狱每个角落的大搜查收获颇丰，被收缴的东西包括电线、剪刀、绳子、钉子、针头，还有玻璃片，宪兵甚至从一个犯人的和服内衬里找到一张浸过氰化钾的纸，还有藏在鞋子夹层里的用纸包着的氰化钾晶体。东条那条6英尺长的腰带也被没收，一名宪兵说“他可以用这个来上吊”。宪兵还从板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根在墙壁上磨过的铁丝，并拿走了永野房间里一双削尖的筷子。1947年2月14日，7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获准进入巢鸭监狱参观。就在当天凌晨0时45分，一个因虐待战俘而被关押的丙级战犯嫌疑人用一枚生锈的钉子和两个包铜钢笔尖成功割开了左臂动脉。所幸宪兵发现得早，这个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过来了。凯里上校带领记者参观了那个出事房间，他告诉大家：“这个庞大的监狱占地有4英亩，现在共关押着1073名犯人，而我的部下只有365人。”在送记者出门时，凯里指着远处一座矮小的建筑对客人说，“在那座建筑里边，几座崭新的绞架竖起来了。”

11月2日开庭之后，季南宣布“就日本对美英的外交进行立证”，预示着审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太平洋战争。季南公开对外说过，麦克阿瑟最初在考虑法庭权限时，甚至打算只审理这一项罪行，只是

因为受纽伦堡审判的影响才将权限扩大。从11月5日至8日，检方不断向法庭呈交证据文件，数量达150份以上。它们中有正式外交文件，有来自《木户日记》或被告的证词。有充分证据显示日本早在1940年底就做出决定，要求印制模板为准备占领的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发货币，这份秘密指令上有陆军大臣和大藏大臣的亲笔签名。另外在1940年至1941年，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完成欲侵占地区军用地图、卫生指南、宣传手册的制作。其中一份宣传手册写道：“我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给南太平洋和印度本地人带去幸福。这是一场种族之间的战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正义要求强加给欧洲人，但是不包括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另有确切证据表示，日本已在西南太平洋的托管岛屿如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上提前构筑了大量军事设施。

检方提出，日本人最卑鄙的手段是一边进行战争准备，一边以外交谈判作为掩护。对此出具书面证词的大人物有美国前国务卿赫尔、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前驻日大使格鲁。辩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上述人员必须亲自到庭接受辩方询问。韦伯回答：“如果你们希望对史汀生先生做进一步盘问，可以授权在美国进行，或者通过书面问卷的方式。”他还援引纽伦堡审判的例子做出进一步解释，“我们不认为他必须到场，他是一位高级别的政治人物，没有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在对德国人的审判时被传唤到庭。”

史汀生之类的大人物不能亲自出庭，法庭依然为此付出了最大努力。11月1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约瑟夫·巴兰坦出庭做证。1941年12月8日赫尔接到罗斯福打来的“珍珠港遭空袭”的电话时，巴兰坦就在国务卿的身边，当时门外还站着日本特使来栖三郎和大使野村吉三郎。季南就日美谈判问题对巴兰坦进行询问，时间持续了整整一天。季南的询问刚刚结束，梅津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就愤然起身，这次持续时间长达3天的反诘询问被称作迄今为止法庭上“最典型、最

严厉的询问”，气氛紧张得几乎令人窒息，其中诸如“美国人在广岛使用原子弹造成的杀伤是不是属于犯罪”等问题被韦伯直接驳回。

布莱克尼的诘问刚刚结束，11月21日，东条、大岛浩和冈敬纯的美国律师乔治·布卢伊特、坎宁安、沃伦就开始集体向巴兰坦发难。当时美国国会针对珍珠港遭袭事件的听证会正在进行，“魔术系统”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秘密被公开披露。坎宁安就此质问巴兰坦：“截收对方电报属于不友好的行为，你认为这不违反国际法吗？”韦伯立即出面制止：“证人不需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11月25日，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詹姆斯·理查德森海军上将在法庭上做出了这样的证词：“日本事先并未从道义出发，明确通知开始与美利坚合众国作战，就计划、准备并实施了对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突然袭击。”

检方认为，日本在攻击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前后，先后攻击了上海外滩租界、马来亚哥打巴鲁、泰国宋卡和北大年，以及关岛、新加坡、中国香港、菲律宾、威克岛等地，“他们属于无端攻击，其动机是夺取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控制权。无论对侵略战争如何进行定义，具有此种特征的攻击只能是侵略战争”。辩方对此反驳，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才导致日本最终停止谈判并发起了敌对行动，他们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打破西方列强的经济封锁。美国人先在1940年7月宣布不向日本供应航空燃油，9月宣布禁运废铁，1941年7月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继而在8月对一切燃油实行禁运。为了确保经济不被扼杀，日本向美国发动进攻势在必行，其进攻是纯防御性的，跟侵略战争完全不沾边。

检方提供的证据表明，早在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上述经济制裁之前，日本已经就侵害邻国的利益做出了向北、向西、向南扩张的决定，“为了促使日本结束他们长期以来推行并决心继续坚持的侵略政策，西方国家完全有正当理由实施对日贸易限制”。随着日本抢占盟

国领土和利益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明显，限制对日出口的禁令才相继推出，“颁布它们的目的是促使日本放弃侵略政策，并且使盟国不再为日本提供发动战争所需要的物资”。检方和辩方陷入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检方指出，在场的26名被告中，有18人跟这项罪状有关。

并不是所有法官都赞同检方的观点。荷兰法官勒林尽管最后在判决书上签了名字，仍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美国人苛刻的《赫尔备忘录》所列举的条款，是日本人绝对无法接受的，它本身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人很清楚这一点，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他们希望由日本首先发起攻击。其实他们想说，‘我们应该用点计谋设法让日本人先开第一枪，却又使我们自己处于不太危险的境地’。对进攻早有预料美国政府没有发出必要预警，因此日本侵略之说并不充分。”

印度法官帕尔与大部分法官的意见截然相反：“同盟国在中日战争期间采取对日禁运措施，相当于直接介入中日冲突，日本袭击珍珠港及由此引发的战争构成对美国采取措施的合理回应。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一种交战行为，无论这种援助属于攻击还是自卫，从法律角度来看，两个国家从此不再和平相处。因此，日本不可能对美国犯有侵略罪。进攻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意外和阴险的。日本的行动主要是出于自卫考虑，他们发动进攻，并没有受到任何人挑唆。”

珍珠港问题之后，法庭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菲律宾。执行官范·米特上尉高声宣布：“本法庭一如此前，只有哈那尼拉法官没有出席。”菲律宾法官因为参加过“巴丹死亡行军”主动选择回避。未等菲律宾检察官佩德罗·洛佩兹发言，大岛浩的美国律师坎宁安就出面制止：“菲律宾在1941年还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而这个国际协议正是检方准备赖以证明菲律宾问题的基础。”上述动议被驳回，坎宁安又提出了第二条理由：“菲律宾暴行的全部刑事责任，已在对本间雅晴和山下奉文两位将军的审判中宣

判过了，这两人也都在马尼拉被定罪并处决。现在旧事重提，纯属浪费时间。”韦伯断然驳斥道：“我们正在审判那些检方认定要为山下和本间所作所为负责的被告。这个理由如此浅显，乃至不容争辩，我讨厌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听你那些无聊的讲话上。”

菲律宾显然为起诉日本人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们甚至计算出日本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高达1370263324.5美元，这会计的业务水平确实够高的。接下来对“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的举证，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类似。值得指出的是武藤章，日军1937年在南京及1945年在马尼拉的暴行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到12月中旬，检方开始指证日本对战俘和亚洲奴隶劳工的虐待，与之相对应的事件是与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并称“日军远东三大罪行”之一的“泰缅铁路修建事件”，以及导致无数战俘死在海上的“地狱航船”、巴拉望战俘屠杀事件、斩杀杜立特空袭行动中被俘美军飞行员，等等。日军所犯罪行遍及上海提篮桥、马尼拉圣托马斯、新加坡樟宜、爪哇奇丹、北婆罗洲山打根、东帝汶、新几内亚、中国台湾基隆、哈尔滨以及日本福冈等地。荷兰检察官米尔德在讲述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实施的杀戮时说：“我无法继续读下去了，都读出来会令人呕吐的。”美国助理检察官索利斯·霍维茨也说：“在朗读战俘营幸存者的书面证词时，我跳过去很多页，因为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1947年1月5日10时50分，68岁的被告永野修身因肺结核、动脉硬化和支气管炎在美国陆军第361医院死去。次日，永野的美国律师约翰·布兰农向法庭申请撤销对他当事人的起诉，这样原来的28名被告就变成了25名。布兰农还公开了永野死前留下的一封信。在信中，永野对日本没有至少提前哪怕两分钟把即将攻击珍珠港的消息通知给美国表示遗憾，“我认为突袭珍珠港是一个错误”。半年前，1946年6月28日，永野就通过他的日本律师奥山八郎在《每日新闻》上发表过一个声明，愿意为攻击珍珠港承担全部责任，那个作战计划正是他亲手签

发的。永野还说，他曾经反对日本与德国结盟及向美、英开战，并且认为日军应该从中国撤退，“因为那里进行的战争，我们是不可能打赢的”。永野没有把责任推给同在法庭上的岛田繁太郎、冈敬纯和死去的山本五十六等人身上，公开承认自己对开战和袭击珍珠港起到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尽管美国人对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人恨之入骨，但永野这种大包大揽的态度还是受到了美国人的尊重。永野的日本辩护律师奥山八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首元旦那天他写的俳句：“初浴时，与君相逢，闻歌起。”

东条对永野之死深表痛心，“世界将永远不能再听到，永野大将亲口讲出日本海军的真实立场”。东乡同意东条的观点，不久前永野曾向他透露，他会在做证时讲出攻击珍珠港的“真实故事”。佐藤贤了指责永野死于“巢鸭监狱美军宪兵的虐待”，因为他居住监室的窗户坏了，永野贴上了一张报纸来抵御寒风，被看守撕了下来。那扇窗户永野要求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维修，他因此染上了肺病。佐藤这一说法没有得到任何人甚至包括其他被告的支持。法国人艾迪尔·若代尔在《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一书中形容他看到的巢鸭监狱：“美国占领军一来就释放了仍然在押的60多名政治犯，接着就以‘美国人的方式’对监狱进行了修缮，尤其是还安装了暖气和空调设备，这在当时形同废墟的东京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美国人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冷热水供应设施，美国《星条报》在1947年评论说：“这是美国司法界的典范和高效率行政的典范。”老酒也认为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断不至于小气得连窗户都不维修，他们肯定宁愿让永野活着说出真相，也不想让他就这样轻易走人。

永野死去大约3个星期，1947年1月24日16时12分，美国助理检察官卡莱尔·希金斯当庭宣布：“庭长先生，检方的陈述到此为止。”现在轮到辩方陈述，他们还是首先从法庭的合理性入手。史密斯宣称此前的过程属于无效审判，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法庭受理了一些不

能接受对审的证据要素”。史密斯还说，麦克阿瑟根本无权组建法庭，类似审理只能交给最高法院。对此义愤填膺的韦伯反驳说：“我们根本没有兴趣知道，你们是想去华盛顿的联邦法院，还是悉尼的联邦法院，抑或渥太华、莫斯科或者其他任何法院。”

大部分被告律师都发表了个人意见，指出检方起诉被告人的证据不具备可受理性，他们的当事人只是服从命令而已，“根本不能从法律上证明他们作为领导者、组织者、挑动者或者谋议者参与了所被指控的侵略罪和战争罪”。从1月30日开始，卡尔领衔一众检察官对辩方的观点一一进行反驳，特别强调“被告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因此引发了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

2月3日，韦伯宣布驳回辩方的所有动议。审判已进行了9个月，庭审记录积累了厚厚的16259页，包括法官、检察官、被告、律师、翻译、宪兵等所有参与者都累得快要趴下了。新西兰法官诺斯科夫特说，自己一度产生过退出的想法。韦伯原打算休庭2周，让大家停下来喘口气，也给辩方组织辩护留出一定的时间。此前土肥原的辩护律师沃伦向法庭提交了一份申请书，上边有23名美国律师和96名日本律师的签名：“强烈要求延长休庭时间。”3日下午，韦伯宣布：“经法官集体讨论决定，休庭3周。”

2月24日，重新开门营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轮到辩方唱主角，他们将陈述内容分为“总论、满洲、中国、苏联、太平洋地区及被告个人辩护”六大部分。辩方的开场陈词有100多页，第一部分“案情概述”由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亲自宣读，第二部分“依据国际法对法庭管辖权的挑战”由东京大学教授、英美法系专家高柳贤三叙述。10时30分，清濑长达54页辩护词的第一句就不同凡响：“辩方将会证明，检方加在我们当事人头上的每一项罪责都是不存在的！”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自己聚拢，身材瘦小的清濑抖擞精神，继续侃侃而谈。他驳斥检方关于“轴心国企图主宰世界”的指控纯属无稽之

谈：“日本提出的‘新秩序’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与美国的‘睦邻政策’出奇相似，两者只是提法有所不同而已。”“满洲事变”爆发，是因为日本在那一地区的特殊权益遭到了侵害：“满洲国的诞生，是当地居民自发独立运动的结果。”中国要对卢沟桥事变的扩大负全部责任，日本始终坚持不扩大方针，努力争取把问题解决在局部地区，这正是他们最初将之称为“华北事件”的根本原因：

“但很遗憾，到了8月，战火烧到了华中地区。”至于日本在中国的鸦片种植及贩卖，“那是因为吸食鸦片在中国属于一种传统，”清瀨故意将目光转向法官席上的英国法官，“这种东西也是西方国家带入中国并迅速扩散的。”清瀨承认在中国或其他某些地方可能存在一些暴行，“这的确令人遗憾，但它们明显被检方过度夸大了，并且存在某种程度的捏造。”

中午休庭众人起身准备前去用餐，大长脸平沼坐在被告席上一动不动，宪兵赶忙上前将他搀扶起来。平沼实在太老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欠佳，”美国律师沃伦提出将他的当事人立即送往医院，韦伯当即予以批准。

在下午的庭审中，清瀨谈到了苏联问题。“事实证明，日本在满洲的兵力部署完全是防御性的。”清瀨说，“1945年8月上旬，苏联完全无视与我国订立的《中立条约》，悍然向我发起进攻。今天我们方才得知，他们早在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已下定决心，他们才真正犯有战争罪。”至于珍珠港事件，在讲述西方经济制裁导致日本不得不奋起自卫之后，清瀨提请法官注意：“在1941年12月7日早晨6时33分至55分，美国海军在夏威夷水域率先击沉1艘日本微型潜艇。这充分说明日本在1小时后发起的攻击完全称不上偷袭。”

最后，清瀨用这样一段“闪光的语言”结束了自己的陈述：“今天我们齐聚于此，寻找真相，并不是要证明一方完全正确，另一方绝对错误。人类所感知的真相，往往被人性的弱点掩盖。可是我们必须

探究引发现代全球战争的深层次原因，即便痛苦也要去做，但一定要不偏不倚！”清濑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异常活跃，后来出版有《东京审判秘录》一书，可惜这本书没有被译成中文。

清濑之后轮到高柳贤三上台，再次向法庭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在你的结案陈词里，我们会充分听取你的法律观点，”韦伯对此显得极不耐烦，“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高柳不愿轻易退却，坚持法庭的合法性和管辖权是必须澄清的核心问题：“我和我的当事人认为，《宪章》的法律问题在当前的审判中极其重要，他们的生或死、监禁或自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宪章》的解释。”韦伯显然被激怒了，他再次高声强调：“我们不允许你把这种争论放在目前这个阶段！”

接下来的庭审过程乏味无比。对辩方证人的证词，检方甚至懒得发起交叉盘问。尽管如此，辩方依然卖力地为当事人辩护。3月5日，广田弘毅的美国律师史密斯因言辞过于激烈和发表“不当言论”被视为蔑视法庭，并因拒绝收回言论和道歉遭到韦伯驱逐，成为第一个被逐出法庭的美国律师。当时辩护席上一片哗然，辩护团团长鹤泽总明要求临时休庭，“以便我们商议今后的工作该如何开展。但我们的总体感觉是，在举证方面，比起检方，似乎法庭对辩方加上了更多限制”。尽管如此，鹤泽仍说“辩方对法庭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史密斯被驱逐之后，辩护团指定山冈接替他出任广田的律师。认为法庭偏袒检方的不仅有被告和辩方，法国法官贝尔纳和印度法官帕尔都认为，韦伯的独断专行给辩方造成了不利影响，这也成为他们最后出具不同意见书所表达的主要批评意见之一。

看似冷酷的法庭也并非不讲人情。3月23日，大岛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法庭特许他回家探病。虽然身边有宪兵的监视，大岛还是开心地与父亲谈笑了1个多小时。24日晚，日本前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因心脏病去世，大岛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被宪兵重新带回法庭。还有一

次，木村16岁的长子太郎因原来东京的学校撤销，在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前来探望父亲，却被告知20天后才能会见。木村的美国律师约瑟夫·霍华德觉得大老远赶来的太郎非常可怜，就去找了宪兵队长。平时看上去非常严肃的肯沃西中校很有人情味地做出了安排，让太郎利用被告吃饭的时间在食堂与父亲见面。听说木村的儿子来了，在那里吃饭的战犯都围了过来，问长问短。太郎吃了很多点心，也和父亲说了很多话。“大家还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太郎说，“但是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

3个月时间转瞬即逝，辩方案情陈述还没有进行到1/4。证人证言总是啰里啰唆，韦伯感慨道：“一开口就说个没完，这是日本人的通病，简直让人难以控制。”他讥讽辩方证人的陈述“全是外壳，鲜有果仁”。“纵容这种缺点，对纸张和油墨供应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灾难性的，我们消耗了100吨纸张和大量油墨，很快就会面临这两样东西的短缺。”但是法庭对证人做出的提醒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法官一向以“屁股沉”著称，现在也越来越坐不住了。苏联法官柴扬诺夫少将向韦伯出具了一份私人备忘录，提醒“审判正在不可接受地被拖延下去”。他继而指出：“法庭在评估某些辩方的文件时，常常没有提出必要的批评就接受它们作为证据。尽管其中很多要么没有任何证据价值或只有极小的证据价值，要么完全不相关或者重复。”韦伯对此不以为然，给苏联人的书面答复是：“在证据价值问题上，争论即便不是必要的，但至少也是可取的。不论事实究竟如何，被告当时的心态也可能成为他们的辩护理由。”

莫斯科《新时代报》用别列日涅夫的评价来呼应柴扬诺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判决之前，那些日本主要战犯很可能就自然死亡了，这是最近东京流行的一句俏皮话，不可否认其中蕴含了不少真理。韦伯庭长和辩方都应该为审判的拖延负责。辩方打着搞乱和拖延审判的主意，简直是用各种各样的文件对法庭进行狂轰滥炸。韦伯爵

士不放过任何机会抱怨辩方耽误时间，但他本人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对诉讼程序的迟缓负责。他非但不制止辩方发表与审判无关的陈述，反而心甘情愿地允许他们自由发言。”

美国人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出力最大，但日本人好像并不太恨他们，这可能与麦克阿瑟正在日本做“好事”有关。他们反而对大部分时间里都与他们处于和平状态的苏联人充满了仇恨。按照日本人的观点，审判席上的苏联人构成了胜者审判极端恶劣的一面，他们并非和平和正义的典范且恰恰相反。战争结束了这么长时间，还有数十万名日本俘虏仍在苏联人手中。现在辩护团故意拖延时间属于一种策略，以期共产党人在中国夺取政权或苏联与西方在欧洲爆发更大冲突乃至战争，给被告争取咸鱼翻生的机会。他们还想利用战胜国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制造矛盾，浑水摸鱼。大岛浩的美国律师坎宁安在为《防共协定》辩护时指出：“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即使根据杜鲁门政府当前的政策，也是正当的。”他着重提出日本发起对中国的战争与共产主义在那里的快速蔓延有关，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已向日本发出了“事实上的宣战”，日本担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会威胁自己的安全才发动战争的。韦伯反驳了这一观点：“法庭的意见是，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共产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传播程度与本案有关。”但韦伯接下来的一段话让柴扬诺夫非常恼火，“当被告上台为自己辩护时，还是可以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提出来作为自己行动的理由”。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坎宁安试图通过理查德·佐尔格间谍案说明，莫斯科当时实际上操纵着日德关系。畑俊六的美国律师拉扎勒斯试图通过证人、前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的出庭做证向法庭表明，苏联在二战最后时刻进攻日本违反了两国签订的《中立条约》。“苏联人仅仅以美、英邀请为由就断然撕毁条约，向日本宣战并发起了进攻。”拉扎勒斯说，“另一方面，虽然自1941年6月以来德国再三

请求日本参加对苏作战，但日本始终信守《中立条约》，并未对苏联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坎宁安还指出，当年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都发生在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上，“苏联人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炮制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苏联的‘满洲国’”。东乡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向法庭提出严正抗议，说他想从被当作战俘关押在苏联的日本证人——其中包括9名将军——那里获得证词，遇到了很多麻烦。“战争早在22个月前就结束了，这个复杂而精心的审判也进行了13个月，”布莱克尼说，“其间，我们始终无法把哪怕是一个证人从苏联传召过来。当然我们也承认，期待从一个被枪指着后背的人那里取得有利证词，是徒劳的。”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少将霍然起身，厉声呵斥布莱克尼是在肆意攻击苏联：“这不是辩方第一次侮辱我在此荣幸代表的也是本法庭一位尊敬的法官所代表的国家。”韦伯呼吁双方都停止谈论这一话题。

其间，略显清闲的反倒是那些真正的当事人即被告。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无所事事，坐看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唇枪舌剑，恶语相向。4月10日，南次郎以证人身份登上证人席。他是第一个上台做证的被告，由于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一只耳朵被炮火震伤失去听力，南只好把手放在另一只耳朵后边，不断转头来捕捉检察官的声音。那一幕实在滑稽极了，佐藤、白鸟和桥本的脸上都露出了难得的微笑，铃木索性哈哈大笑。这次做证结束之后，美国人专门为他提供了助听器，南也算没白上去一回。南的这次做证历时7天，差点赶上溥仪了。

所有被告中始终保持镇定的是东条。他板板正正地坐在被告席上，一丝不苟地记着笔记。6月13日，儿玉誉士夫以辩方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到庭，他是和被告乘坐同一辆车来的。儿玉在《狱中内外记》中写道：“在这两年里，那些在市谷受审的人没有获得真正的自身镇定，东条先生似乎是唯一一个学会超越死亡问题的人。”审判进行了

这么久都没有重大意外发生，运送被告的大客车车窗已不再用黑布遮挡，被告可以在沿途看到窗外的风景。

可能需要处理的文件太多，也可能是惯常的拖延战术，6月10日，木户的美国律师威廉·洛根向法官提出了休庭6周的申请。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坚决反对任何时长的休庭，他的意见得到了苏联、菲律宾和中国法官的大力支持。但是韦伯认为，一旦辩方因为劳累过度彻底崩溃——他们在提交的书面申请上就是这么说的——那么审判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况且人家洛根多次强调：“我们不是在申请假期，而是为下一步庭审准备资料。”6月11日，韦伯宣布从6月23日起休庭6周，为此他和菲律宾法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事实上，从6月19日辩方结束轴心国问题阶段后，休庭就开始了。

8月4日重新开庭时，辩方开始为最关键的太平洋战争辩护。庭审过程毫无新意，不过是将原来的那些烧饼再翻一次，倒是一些久未露面的老熟人出庭做证让老酒的眼睛为之一亮。这些人包括（以出场时间排序）：山本熊一、加濑俊一、松平康昌、龟山一二、鲁弗斯·布拉顿上校（战斗打响前四处跑着给赫尔和马歇尔传送日本十四部分电文的那位，彼时他的职务是陆军部情报局远东处处长，现在的职务是占领军司令部民间情报部代理部长）、泽本赖雄、清水光美、铃木英、野村直邦、近藤信竹、三代辰吉、源田实、渊田美津雄、草鹿龙之介、西浦进、田中新、饭村穰、山本善雄、松本俊一、富冈定俊、大河内传七、高田利种、杉田一次、丰岛房太郎、黑田重德、渡边安次，等等。

1947年9月10日，寂寥多时的旁听席忽然再次热闹起来，记者席上的人也比以往多了几倍，贵宾席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这标志着庭审终于进入最精彩的个人辩护阶段。如果说之前的审判在于挖掘历史真相，那么即将进行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对已沉默一年半的被告的“人性挖掘”。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张嘴说话，同意出场为自己辩护

的被告有15人——荒木贞夫、南次郎、桥本欣五郎、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武藤章、冈敬纯、大岛浩、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和东条英机，已为亲自出庭做好了充分准备。其余10名被告将所有事务都委托给律师办理，自己懒得张嘴。

10日11时45分，做完开头陈述，美国律师劳伦斯·麦克马纳斯转向他的当事人：“传荒木贞夫出庭做证。”被告席上的荒木缓缓起身，坐在他旁边的武藤起身让道，荒木在宪兵的引领下登上了证人台，朝法官席方向鞠躬后安然入座。一名外国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写道：“他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老教师，而不是一个军国主义者。”荒木的口供书共63页，英国检察官卡尔觉得太长了：“这份口供书意见过多，对事实的陈述和议论混杂在一起。”麦克马纳斯将它读完已是第二天下午。荒木说：“我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做了一切事情来避免战争，避免日本今天遭遇的悲惨局面。我还曾经反对占领南京。”卡尔问他是否知道南京发生的暴行。荒木说：“不知道，即便在当时我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传闻都没有听过。”从庭审过程来看，检方对荒木的反应相当冷淡。

土肥原拒绝登台为自己做证，接下来桥本的庭审同样毫无亮点。9月19日，对畑的辩方反证开始，畑本人并未登上证人台，而是将所有事情都交给美国律师拉扎勒斯、詹姆斯·弗里曼和日本律师神崎正义。由于杉山元自杀，寺内寿一于1946年6月12日病死于新加坡监狱，畑成为被告席上唯一的日本陆军元帅。为他出庭做证的证人有田八郎、宇垣一成、及川古志郎、饭沼守、泽田茂、田中隆吉等，连前首相米内光政都来到了证人席上。当年正是畑悍然辞职而陆军拒绝派出新陆军大臣，才导致反对与德、意结盟的米内内阁黯然垮台，米内本次出庭正是为此事做证。按道理，畑导致自己下台绝对属于仇人，现在米内报复的机会来了，况且米内不需要编造谎言，只需把事实说出

来。可米内坚决否认畑在辞职前已交给他一份信件或备忘录，当美国助理检察官戴维·萨顿把1940年7月17日载有这些文件内容的那份《朝日新闻》拍在米内面前时，他仍说那属于媒体误传，根本不存在那份文件。面对检察官的质询，米内装出一副憨傻的样子，做出迟钝的回答，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不记得。韦伯被气坏了：“你总该知道在自己内阁里发生过的事情吧！”他告诉邻座的克拉默尔和梅汝璈：

“这个日本首相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证人。”米内从绞刑架上将畑拉了下来，畑当然感激米内，后来在回忆录《巢鸭日记》中坦承“米内先生在法庭上做的是伪证”。

米内哪里是愚蠢，这只老狐狸彻底把韦伯忽悠了。一个月后，10月17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在音羽私宅宴请了几位重要客人，他们是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和宇垣一成——前三者是前首相，最后一位因陆军反对没能当成，离首相位置仅一步之遥。宴会持续了整整一夜。次日《朝日新闻》报道说：“季南首席检察官表示，对四位过去一心为日本的和平而奋斗深表敬意，并要把这种努力告知美国国民。”季南盛情邀请几人访美，“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能在美国恭迎各位的大驾”。

在为平沼的辩护中，证人席上出现了第一位日本女性。平沼的义女平沼节子身穿和服、系着宽腰带出庭，为投降日清晨平沼私宅被叛军纵火焚烧作证。接下来星野、广田、板垣的辩护和平沼一样平淡无奇，10月14日下午，美国律师洛根开始木户部分的反证。由于内大臣的特殊位置与天皇紧密相关，木户出庭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他的口供书由木户本人亲自执笔完成，美国辩护人洛根、日本辩护人穗积重威及他的儿子木户孝彦又进行了精心修改，最后成稿共297页。值得一提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共出现过三对父子，都是父亲作为被告而儿子替老子辩护。他们分别是木户幸一和木户孝彦，广田弘毅和广田正雄，梅津美治郎和梅津美一。

季南认为木户的口供书太长了，需要重新编辑，“但鉴于证人的重要性，如何缩减由辩护人自主决定”。尽管如此，洛根还是一字不减地念完了口供书全文，从14日下午一直到16日14时45分才念完。在口供书中，木户把自己和天皇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完全分割。他说军队浮夸的战争计划令他恐惧；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结盟令他备受煎熬，因为这意味着对美、英的战争。木户极力想说明在宪法面前天皇同样无能为力，“对于内阁和统帅部的决策，天皇无法拒绝，除了予以批准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木户特别强调了他本人在促成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最终向盟军投降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感到内心非常满意，因为我在拯救另外2000万无辜同胞免受战火蹂躏，也避免成千上万美国人伤亡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倘若日本顽抗到底，与登陆美军展开本土决战，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木户坚称自己无罪，“因为我是内大臣，我无罪就等于天皇无罪”。

木户这种做法等于把自己彻底摆在军方对立面。但他无怨无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虽然在该阶段并无出庭做证，儿玉誉士夫根据狱中所见所闻，在《狱中内外记》中写道：“资深元老木户幸一的证词，明白无误地把他放在陆军和海军的对立面。在大客车返回巢鸭的途中，对立双方怒目而视，眼中几乎冒出火花。这只老狐狸把所有过错都推到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子身上，他释放烟幕，企图把检察官和法官引入歧途。他说‘自己用了半生时间与军人阶层做斗争’，实在丢人，这个资深政客竟然以为其他人都是傻子。”最义愤填膺的当数陆军的佐藤和武藤。军人战犯中唯一的佐级军官桥本威胁说：“每件事都指责军方，按道理像这样的叛徒和胆小鬼应该被立即掐死，不过有那些美国人在，我们现在不能那么做。”木户的证词赢得文官特别是重光、贺屋的大力支持。被告逐渐形成军人和文官两个阵营。木户之后，木村和小矶的辩护平淡而简短。

值得一提的是，小矶是第一个公开为日本陆军所作所为感到自责的人：“法庭上描述的那些残酷和不人道行为之案例，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其间，法庭外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早在木户做证前的10月初，韦伯就接到了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奇夫利发来的通知，要求他回国履行最高法院法官的职责，时间从11月第四周到年底共5个星期。出于国内其他原因，如果韦伯不回国，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将只有6名法官值班，很容易形成三对三的对峙局面。奇夫利提议，东京法庭在这段时间里休庭，或安排韦伯缺席期间只提交书面证据。不敢轻易得罪总理的韦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求援，麦克阿瑟闻讯，勃然大怒，他在10月7日致电奇夫利：“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让主审法官离开法庭，不啻为一个国际灾难。韦伯爵士离席，将会使整个审判丧失士气。”麦克阿瑟特别强调说，审判毫无疑问将会在1948年2月24日之前全部结束，到时候你想让他回去多久都可以，不来也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和麦克阿瑟私交甚笃，亲自给麦克阿瑟发来了电报：“韦伯先生在最高法院的缺席，将有损于澳大利亚的司法管理。请您干预法庭，妥善处理以化解危机。”

韦伯因国内工作需要准备离席，让同伴感到无比愤怒。好像就你在国内有工作，我们都是无业游民似的。因为审判无限期拖延，梅汝璈向国内续过好几次假了。几位法官坚称：“我们推掉国内的紧要工作，坚持把审判进行到底，庭长无疑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坚决反对纯粹为了解决澳大利亚的国内问题而暂时休庭。”10月20日，韦伯写信给澳大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莱瑟姆爵士：“我一直希望，不错过哪怕是一分钟的审判，并且现在仍然保有这种希望。在我看来，木户和东条是两名最重要的被告。”但由于奇夫利坚持，韦伯还是回国了，他因此错过10名被告的个人辩护。他回国这段时间，澳大利亚

高等法院并没处理什么了不起的案件，韦伯等于变相回国享受了一段假期。

庭长竟然敢擅自回国，之前一直憋屈的辩护团队终于逮住了发泄机会。大岛浩的辩护律师坎宁安对韦伯本来就极度反感，第一个跳出来公开发难：“除非有病，全程参与审判是每一位法官的神圣职责。缺席特权在审判期间一直被滥用，这次有必要在法庭记录里表明抗议。要么韦伯在缺席期间休庭，要么他本人向法庭提出辞职，今后不再参加审判，由麦克阿瑟任命新的庭长。庭长的离席行为是强加在被告和辩护团队身上的，它损害了法庭的尊严和诉讼的重要性，以及对盟军最高统帅的忠诚。澳大利亚完全有责任与其他盟国同心同德，做出牺牲。”坎宁安最后取笑说，干脆驳回此案，法庭散摊儿大家各回各家抱孩子算了。

荒木的美国律师麦克马纳斯和贺屋的美国律师列文也跟着起哄，激烈争吵持续了好几天，连美国司法法典条文都被搬出来用作攻击对方的工具。关键时刻，《宪章》为法庭解了围。它的第四条规定只要出席的法官超过半数，审判就可以正常进行。11月10日，法庭再度开庭时，人们发现韦伯不见了。很多人认为，韦伯会按照惯例让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在他缺席时代理庭长职务，但这天坐在韦伯位置上的是美国法官克拉默尔少将。法庭秘书长沃尔布里奇上校当庭宣读了麦克阿瑟三天前下达的关于任命克拉默尔为代理庭长的文件。

事实证明，韦伯在否无关大局，接下来法庭对南、武藤、冈、大岛的审讯同样波澜不惊。11月24日和25日，终于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上场。70岁的松井石根看上去非常憔悴，两眼无光，颧骨凸出，完全没有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中山门的威风模样，很多人猜测他活不到审判结束。当年的下属、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已于7个月前的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松井知道自己绝无幸免的

可能，是继小矶之后第二个表达悔恨之人：“我根本无意将南京变为屠杀之地，我为发生过的那些事深感歉疚，并为此感到深刻懊悔。”

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别雇员、上海政治中学讲师冈田尚——其父与松井是多年的好友——出庭为松井做证，讲到这样一件事：“松井大将回国之后，特意在热海伊豆山设立了一座观音菩萨像，永久供奉两国官兵的灵位。制作观音菩萨像的黏土里，掺上了沾染两国官兵高贵血液的泥土，是从南京大厂镇的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尸体下边取来的。观音堂里还设有中国事变‘日本战死者灵位’和‘中国战死者灵位’，松井大将每天清晨和晚上都会前往祈祷，为所有在中日战争阵亡的两国官兵祈福。”松井的美国律师马蒂斯向法庭展示了观音菩萨像的照片。这座高3米、重600千克的红色观音像是松井1940年建起来的，还为它起了个名字叫“兴亚观音”。1942年，松井还成立了一个叫“兴亚观音奉赞会”的组织并自任会长。这个观音像后文还会提到。

12月3日，终于轮到前外相重光葵出场。他的美国律师弗内斯独辟蹊径，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辩护方式：只做不说。弗内斯不让重光出庭为自己做证，连他本人以及日本律师高柳贤三、柳井恒夫也不发一言，更无一名证人登台说话，而是直接向法庭呈交了大量书面证据。你们法官中的大部分人不都是来自西方吗？那我就让西方人来替我说话。弗内斯将功夫下到了法庭之外：通过遍访重光出使的欧美各国，弗内斯收集到了16位西方官员或外交官为重光出具的辩护证词。其中较著名的有：原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原英国国务大臣莫里斯·汉基，原英国《晨邮报》主编哈桑·奎因，原瑞典驻东京公使韦特·伯格，原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他是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以及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等。日本人中，只有前外相丰田贞次郎和重光任中国大使时的一等秘书守屋和郎提交了书面证据。

奎因在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中写道：“重光非常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担心发了疯的日本军阀染上德国染上的那种统治世界的病菌。我和他的这种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年，其间我从未看到他的上述观点动摇过一次，他的话从未使我怀疑过他的真诚。他和同他持一样看法的人士不幸未能避免降临日本的破坏和荒芜，但我认为他们是对的。”汉基爵士在证词中说：“1941年3月重光向我表示，他对日本加入轴心国深感悲伤。”在波茨坦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戴维斯也说：“重光是一位忠实且严守职责的外交官，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利他的人道主义者。”伯格在证词中写道：“1945年4月13日，我同刚刚辞去小矶内阁外务大臣职务的重光进行了交谈，他以极为坦率的态度阐述了自己对战况的见解，指出今天正是日本外交官尝试最后努力把国家从战争中挽救出来的关键时刻。他还说天皇、他本人、日本外务省的大部分人也都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的。他极为热切地表示，要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寻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重光在“密苏里”号上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盟国的同情。从前文确认战犯的过程来看，西方对他并无太大恶感。只是由于苏联坚持，重光才搭上了战犯的末班车。这些西方外交官的证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重光的量刑。

1947年12月15日，法庭执行官范·米特上尉高声宣布：“本法庭全体法官到庭就座！”从这一天开始，韦伯重新坐在了庭长的位置上。此时对岛田、白鸟、铃木的审讯已经结束，只剩下东乡、东条和梅津三人。作为开战和投降时的外务大臣，东乡历时10天的个人辩护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他控诉自1931年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对外交政策越来越颐气指使，外务大臣几乎没有多少权力。我做梦也想不到，日本海军竟然会偷袭珍珠港”。这说明远在华盛顿进行和平谈判的来栖三郎、野村吉三郎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同样是不知情的。东乡还谈到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曾在

开战前告诉他，“海军希望实施突然袭击，与美国的谈判必须维持悬而不决，以使开战能够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东乡还说，他在巢鸭监狱受到了海军的威胁，永野在死前10天要求他“承担攻击珍珠港的全部责任”，岛田还希望他不要披露海军期望发动偷袭的相关事实。东乡的上述供词，更加深了被告中文官和军方的对立。

战败后日本百废待兴，民众于战败的混乱中为基本生存疲于奔命，哪里还有余力去关注审判这种跟吃饭不相关的事情，旁听席上就座的只有被告亲属或法律系的学生。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逐渐没有了开始的新鲜劲儿，法庭新闻部往往在将通稿交给他们的同时，还要督促他们尽快见报。但12月26日清晨6时，天尚未亮，市谷法庭门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只有200个座位留给日本民众，这天来排队的却超过了500人，当天黑市黄牛票炒到了500日元一张，要知道当时东京最流行的美国喜剧大片《摩洛哥之路》的票价才100日元。有人预计东乡的个人辩护很可能在上午结束，下午将要出场的就是东条英机。一向稀稀拉拉的记者席当天爆满，各路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正襟危坐，严阵以待。平时并无多少人的贵宾席今天座无虚席，连琼都带着9岁的儿子出现在贵宾席前排中间。麦克阿瑟从未在法庭上出现过，但他夫人和儿子的到来还是引发了众人的巨大兴趣。琼告诉蜂拥而上的记者：“小阿瑟很想看看东条。”

当天14时30分，完成个人辩护的东乡刚刚回到被告席上，东条的美国辩护律师布卢伊特就走上了讲台：“现在进入前首相东条英机的个人答辩，由辩护人清濑一郎进行开头陈述。”清濑的陈述用时30分钟，于15时35分宣读完毕。布卢伊特再次起立，要求法庭传唤东条。这天东条显然不用再做笔记了，他傲然起身，迎着闪光灯的密集扫射走向证人台。重新回到众人视野中心的东条似乎很享受这一时刻，他的目光从法官席、检察官席、记者席和旁听席缓缓扫过，然后做了例行公事的法庭宣誓。

16时20分，布卢伊特开始宣读东条的个人辩护词。这份文件由东条本人亲自执笔，涉及内容的时间从1940年7月26日他出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开始，到1944年7月26日东条内阁垮台为止，恰好整整4年。全文253页的口供书，4个月来已四易其稿。东条的日本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将它译成英文，美国辩护人布卢伊特进行了精心修改，日本律师松下正寿、内山弘、河北健次郎提供了补充意见。值得强调的是，参加东京审判的律师无一不是日本法律界风云人物，绝非一时心血来潮会轻易下结论的。据说当拿到定稿的辩护词时，东条说了这样一句话：“终于可以死而无憾了。”东条口供书的朗读费时3天。12月30日14时28分，布卢伊特宣读完毕并进行了补充询问。

东条的口供书很长，但并无太多新鲜内容，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西方对中国的援助是日本结束“中国事变”的主要障碍，同盟国方面的对日压迫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日本并无预先计划准备对美、英、荷的战争，随后爆发的战争是这些国家诱发的，“对我国来说实属万不得已，为自存自卫才开始的战争。把日本看成侵略国家，简直荒诞透顶”。

二、日本政府在发起最后的攻击之前，合法地向美国交付了开战通告，交付程序由外务大臣具体安排。“我们强调作为符合国际法的战争通告必须在攻击前交给美国政府，具体时间由外务大臣和两总长会商决定。虽然由于技术原因导致通告迟了几十分钟，但美国通过对日本外交密码的破译，实际上在我们发起攻击前就已经完全知情。”

三、日本推行的的大东亚政策，其基调是根据大东亚各民族的意愿确保政治自由，“这不是侵略，而是解放：第一步合作解放东亚，第二步合作建设东亚”。

四、检方指出的所谓日本“军阀”根本就不存在，在国家机关之外并无这种有形无形的团体，也不存在这种势力。

五、本人实行军政的特点在于统帅和纪律，“我在担任陆军内的各种职务时，非常注重公正的统制和严格的纪律。我记得，我曾将一名虐待战俘的联队长送上了军事法庭”。

六、对战俘问题愿意承担“行政责任”，承认批准使用战俘作为劳动力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我仍然坚持认为，战俘待遇和在那里从事同样劳动的其他人并无二致。日本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养活不劳动的人，只有劳动者才能得到食物，因此我认为我的命令是合法的。我们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劳动竟然被认为是国际法规禁止的。”

七、太平洋战争的全部责任在于内阁和统帅部，“绝对不是天皇的责任”。

八、关于战败，“这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我的责任。这种意义上的责任我不仅接受，而且衷心打算主动承担”。

据说为了不让天皇受审而让东条把开战责任全部扛下来是季南的主意，并通过畑的日本律师神崎正义和木村的日本律师盐原时三郎把话带给东条，让他在法庭上做出“陛下是和平主义者，很讨厌战争，这次战争是我违背陛下意愿而开战的”。东条起初大发雷霆：“我怎么能做出违反陛下意愿的事情呢？这不是陷我于不忠不义之地吗？”两位律师再三解释说，这样做正是为了保护天皇，东条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东条积极为天皇开脱并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赢得了所有被告及日本民众的一致赞扬。东条内阁书记官长星野赞叹：“在审判中，东条做证时总是在试图帮助每一个被告，他真了不起！”次日，东京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引用东条的话作为标题，《朝日新闻》是“天皇无责”，《每日新闻》为“承认战败责任，强调‘天皇主和’”，《读卖新闻》则是“天皇对开战没有责任，战败归咎于我”。

东条是毫无争议的头号战犯，麦克阿瑟点他的名给索普举例就是最佳例证。早在国际检察局成立之初，1945年12月25日，季南就指定前司法部长办公室刑事处主任约翰·菲利专门负责东条的案子，现在对东条的质询毫无疑问也应由菲利执行。但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关注东条，季南坐不住了。他向法官提出请求，由他和菲利一起盘问东条。因为法庭明确规定一名证人只能由一名盟国检察官来盘问，法官不会因为季南是首席检察官而迁就他。请求被无情驳回，季南采取的变通做法是让菲利退到一旁，由他单独对东条进行盘问。合着人家菲利两年零五天下的工夫全白费了。菲利气愤地离开了审判大厅，从这天起再没回来过。

季南的第一句话就充满攻击性：“被告东条英机，我现在对你说话，并不是把你当作一位将军。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从今往后不会再有日本军队！”

言多必失。12月31日，木户的美国辩护律师洛根在为当事人脱责的质询中问东条：“木户采取过违反天皇和平希望的行动吗？”东条一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日本国民，谁都不会有违反天皇意志的行为，更不要说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大臣。”这等于说，如果想制止战争的爆发，裕仁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检察官和被告都被东条的话吓傻了。这句话很快传了出去，塔斯社在发布这条消息时甚至用上了这样的话：“可以认为，我们发现了能够对日本天皇进行起诉的有力证据。”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不把裕仁送上法庭，这同时也是华盛顿的决策，而把天皇拖入审判则是所有被告最恐怖的梦魇。1959年9月5日的《日本周报》上，季南的日文机要秘书山崎清一披露了这样一个大秘密：“季南检察官找到了一个中间人，让他前往狱中吁请木户，说服东条收回之前说过的话。”据说这个中间人就是木户的儿子木户孝彦，此外田中隆吉也参与了此事。东

条自下台以来就对木户极度敌视，但对天皇依然忠心耿耿。1948年1月6日，季南在向东条了解溥仪的过程中突然将话题转向了裕仁。

季南：“既然我们谈论的话题是皇帝，我问你几个关于你自己和日本天皇对1941年12月发动战争伊始所持立场的问题。你曾经告诉我们，天皇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你表明，他是一个和平人士，不想要战争，是这样吗？”

东条：“是的，我在那时候向你们讲的，是我作为大臣对天皇的真实感觉。”

季南：“那么，你们还是对美、英、荷开战了，对吗？”

东条：“对，开战决定是我的内阁做出的。”

季南：“这是不是天皇的意愿，应该发动战争了？”

东条：“这可能违背了天皇的意愿。事实上由于我的建议再加上统帅部的建议，天皇才同意开战，尽管非常勉强。天皇对和平的热爱和期望始终保持不变，直到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甚至在整个战争期间也一如既往。这种感情，你们只要看看1941年12月8日发布的宣战诏书就知道了。”

这正是季南需要的，由他导演并和东条一起领衔主演的这幕闹剧取得的明显效果是，裕仁安全了。第二天《东京时报》对此事的评论是：“毋庸置疑，东条行情大涨，因为他为天皇开脱了战争责任，自己承担了所有罪责。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来就没有且依然不会对他怀有多大敬意。”

1948年1月7日11时13分，辩护人布卢伊特请求法庭允许东条回到被告席。东条将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摘下译意风从容离开证人席，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坐定。从12月26日下午开始的东条个人辩护至

此结束。最后一名被告拒绝上台，梅津的个人反证仅用时1天就草草结束了。1948年1月8日，25名被告的个人反证全部结束。随后辩方的补充反证又用去3天时间。1月12日下午，日裔美国律师乔治·山冈代表辩护团宣布：“庭长先生，各位法官先生，我想要说明的是，辩方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了。”在耗时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中，检方和辩方向法庭举证这两个阶段用去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从1月12日开始，审判进入收尾阶段。之后依次进行的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度反驳立证、检方最终总结陈词、辩方最终辩护又用去了3个月。4月16日17时11分，韦伯庭长宣布：“等候判决，休庭直至判决宣布之日。”

法庭宣布休庭后第二天，4月17日，“不死之鬼贯”铃木贯太郎因病死去，终年80岁。他被安葬在关宿町实相寺，人们从铃木的骨灰中找到了“二二六事件”时射入他体内的子弹。3天之后，4月20日，68岁的日本海军元老、前首相米内光政也死去，季南在美国再也等不来他的大驾。《朝日新闻》称赞“二人为有勇气的和平论者、高贵之士”，两人差几个月没能看到审判的最终结果。

随着韦伯无限期休庭命令的发出，昔日熙熙攘攘的法庭瞬间门可罗雀。季南率完成大部分任务的检察官扬长而去，只有弗兰克·塔夫纳和索利斯·霍维茨留在东京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检方雇员也从509人骤然减少到12人。很少有人再到这片高地上来，法庭安保人员也减少到只保持东西不被拿走的最低限度。暂时解除了采访任务的记者纷纷外出旅游，一些人甚至跑到了中国。26名美国辩护律师中的一半人已回国，仍留在日本的13个人中大多数人原来的工作岗位就在这里。那个整天在法庭上吆喝“肃静”的执行官范·米特上尉也回国了。可能因为级别不够，他选择了乘船回国。

休庭期间，最忙碌的当数11位法官，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将判决书写出来，何时再次开庭完全取决于其工作进度。现在最大的难点在于，法官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早在开庭不久，法官就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连庭长韦伯本人也身处少数派之列。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对“反和平罪”的不同理解造成的。以英国法官帕特里克为首的“《宪章》支持派”认为日本投降时侵略战争已属于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作为职责仅局限于事实认定的法官，无权再对《宪章》本身评头论足。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中国、苏联、美国和菲律宾法官都持这种观点，人数居于明显优势，他们通常被称作多数派。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主张对被告重判乃至死刑，不妨称他们为“强硬派”。

持不同意见的是澳大利亚、荷兰、法国和印度法官，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对法庭是否具有“反和平罪”的管辖权及“事后法”等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印度法官帕尔甫一到任，就明确表达“反和平罪系非法”的观点，甚至拒绝在9国法官约定即便彼此存在少数不同意见也不对外公开的意见书上签字。当时菲律宾法官尚未来到，比帕尔晚到一些的哈那尼拉毫不犹豫在意见书上签了字。由于人数居于劣势，韦伯拥有的“在票数持平的情况下庭长具有决定性一票”的权利变得毫无意义，他们通常被称作少数派。与多数派相反，他们主张对被告轻判并反对死刑，不妨将他们称为“柔和派”。“柔和派”法官所在国家战争期间未遭到日军直接入侵，受到损失相对较小。“强硬派”恰好相反，中国和菲律宾在战争中损失最大，两国法官的态度最坚决。梅汝璈曾说：“如果那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哈那尼拉则主张将所有被告全部处死。

随着审判不断深入，两派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众人痛感撰写统一判决书的希望已非常渺茫。当得知印度和荷兰法官都将出具反对意见书后，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和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分别在

1947年3月和4月向伦敦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对立持续，非但东京审判会成为笑话，连纽伦堡审判的成果也会受到波及。虽然庭长是澳大利亚人韦伯，但主导法庭的毫无疑问仍是美国人。1948年3月，美国法官克拉默尔少将组织“强硬派”法官成立“多数派起草委员会”并自任主席，开始着手判决书的撰写工作。梅汝璈在当年6月发往南京外交部的一封电报中写道：“11位同人之间，以法律基本主张即对判决书写法意见之歧义，撰拟全判决书之则，已由多数派完全负起。”克拉默尔将判决书分成7个部分，由多数派的7位法官分别负责，初稿完成后再由委员会共同审查、定稿。梅汝璈在7月再次致电外交部：“由本人负责撰写的‘日本对华全面侵略史实确认之一’部分已经通过了多数派法官的联合审查。”

如此看来，“柔和派”法官似乎可以暂时休息，荷兰的勒林法官也有充足的时间拉小提琴或者去爬山了。事实绝非如此！能代表国家出任国际法庭法官的人，大多属于本国法律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们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绝非老酒这种干啥事都想偷点儿懒的人所能比拟的！多年以后，勒林在写给美国记者布拉克曼的信中说：“评论我的同人似乎不太合适，因为我们当年都同意不将法官室内的事情向外透露。很多事情都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特别是判决书的起草和定稿都是由多数派决定的，并未经过全体法官的讨论。唯一的解释是多数派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发觉他们之间往往更加合拍。判决书的大体方针本应在由全部11位法官出席的内庭会议上讨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只有7位法官内部决定起草判决文书，并将既成事实摆在其他4个人面前。”

勒林法官当然不会就这样闲着，选择的对抗方式是除了在投票时坚持个人观点，再出具一份书面《反对意见书》。在这份长达280页的文件中——从文件长度也说明勒林非常敬业，没有过多去登山或打网球——勒林认为，审判程序不公且存在重大技术缺陷，以至于他相信

不可能做出任何判决。“天皇的缺席是如此醒目的不公正，跟他相比，本案被告无论如何只能算作共犯。以不一样的标准去衡量天皇，不仅不利于对本案被告的诉讼，而且有损于国际司法的正义。”勒林还认为，美国以原子弹爆炸为顶点的空中打击严重违反了战争法，法庭的管辖权仅局限于太平洋战争，其他诸如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等处理过的问题都不应在管辖范围之内。他主张“反和平罪”不应被判处死刑，除非被告同时犯有“战争罪”。尽管对用“事后法”进行审判的程序正义提出了质疑，但勒林最终还是认可“现实正义”比“程序正义”更加重要。

具体到每个被告身上，勒林认为广田、畑、木户、重光和东乡应该被无罪释放，而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冈、佐藤和岛田应该被判处死刑。广田曾任日本驻荷兰大使，勒林为他开脱罪责花费了不少笔墨。值得一提的是，勒林从未质疑过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全部理念，自认和平主义者的他终其一生都对这两次审判的目的和公正性持赞许态度。勒林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是要好的朋友，两人经常相约打网球。他的上述理念在离开日本时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前来给他送行的威洛比告诉好友：“东京审判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伪善。”

与勒林相比，法国贝尔纳法官的观点更加激进，甚至认为多数派出具的判决书本身就是无效的。贝尔纳只有23页的《反对意见书》不像是长期思考的结晶，更像是为了表明存在而草草拟就。贝尔纳认为，法庭的审判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在多数文明国家里违反了基本原则就使整个诉讼无效的原则，以及被告的辩护权利未能得到充分尊重”。贝尔纳也主张天皇应该受到审判，“否则将会使人怀疑，还有没有必要进行这次审判”。贝尔纳对法官分成两派的格局极度不满，“检方没有提出直接证据证明存在‘共同谋议’，所以对被告反和平罪的指控无法成立”。值得指出的是，荷兰和法国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庭长韦伯与多数派的最大分歧在于，他强力主张审判天皇并反对死刑。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判处过一例死刑。但韦伯毕竟是麦克阿瑟正式发文任命的庭长，像勒林和贝尔纳那样公开唱反调实在有些抹不开脸。6月8日，韦伯向“强硬派”提交了备忘录《我对整个案件的观点》。在这份文件中，韦伯强调自己作为庭长，带头提出应当如何处置被告责无旁贷。他提出对被告施加的最轻处罚应该是终身监禁，最重还是终生监禁。只是罪责轻点的就地监禁，罪责重的流放到“日本之外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还真有人附和韦伯的观点，前文曾经出现过的日本海军硫黄岛警备队队长和智恒藏中佐——他在战役打响前夕撤出硫黄岛，现在已经出家为僧——就曾分别给韦伯和季南写信，建议将东条流放到条件恶劣的硫黄岛，这一提议也在《星条旗报》上刊登过，引起了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的强烈抗议。

韦伯的观点彻底激怒了克拉默尔，他在6月15日的回复中写道：“多年前，一个叫拿破仑的战争罪犯被流放到荒岛，结果他偷偷溜掉了。历史告诉我们他接下来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当那些被告的行为后果不是杀害一个人，而是杀害成千上万人时，就不应被处决？或者你的意思是任何杀人犯都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可能觉得语气有点重了——人家毕竟是正牌庭长——第二天克拉默尔又给韦伯送去了一张便条：“不论多数派会怎么看待案件的其余部分，等我们到了考虑如何处置被告的时候，庭长毫无疑问应该牵头。”韦伯立即回便条说：“我对你的便条高度赞赏，我也倾向于被告宁愿快速、壮观地受死，也不愿意被流放到地球上某个偏远的地方。”

韦伯最后出具了一份21页的《个别意见书》。在这份文件中，他对“共同谋议罪”的概念及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同时在量刑上反对对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被告判处死刑，仍坚持将他们终生流放海外。韦伯依然坚持审判天皇，“天皇的权利和地位使他必须对

战争负责，假使不希望开战，他早就应当不予批准”。韦伯强调指出，“检方提供的证据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天皇的权威，因为他做到了原子弹都做不到的事情，停止战争。”

然后韦伯又说，既然天皇获得了豁免权，他的下属更不适宜被判处死刑，“绞死或枪毙那么老的人，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

贝尔纳法官的《反对意见书》有280页足够长了，可是把它与印度法官帕尔的《反对意见书》放在一起，瞬间就变成小人书了。帕尔的意见书长达1243页，比多数派7位法官共同完成的正式判决书还长一些，由此也能看出帕尔究竟有多勤奋。这份完全称得上惊世骇俗的判决书包括以下奇葩观点。

一、只要国家主权仍是维持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基础，被告运用国家宪法时的各项行为就不应该受到审判。因此主张所有被告无罪，立即释放。

二、日本在远东展开的战争是亚洲最初的解放战争，不能被认定为侵略行为。不管那些被告曾经做过什么，都是出于纯粹的爱国动机。尤其是东条英机先生持有正确的意见，在表述这些意见时毫不犹豫，体现了信仰的无比坚定性。

三、中国是个不能正常运转的国家，正是由于国共合作才诱发了日本的对华战争。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绝望的破产国家，所以能否适用于国际法的保护是值得怀疑的。日本在中国打仗是正当的，因为它是在抗击共产主义的扩散，他们对苏联的畏惧也是有道理的。

四、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出于维护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权益所做出的善意决定，根本不属于侵略战争。张作霖是否死于日本人之手，还很难说。

五、松井石根无须为南京大屠杀承担任何责任。法庭上出现的那些证据部分可能存在，但明显被夸大了，甚至本身就是捏造的。况且那段时间松井因患病导致行为能力受限，其刑事责任能力当然也要受到限制。

六、日本攻击珍珠港纯属自卫，而非侵略。

七、美国使用重型轰炸机轰炸日本城市，以及对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构成了“反人道罪”。“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唯一近似纳粹领导人在二战中那些指令的指示，绝无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八、盟国主张侵略战争是犯罪，他们不也正是通过不断地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从而建立了殖民帝国吗？为什么只有日本建立满洲国被判断为侵略，西方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却没有被指控为犯罪？

九、惧怕共产主义并把这一恐怖同苏联联系起来的并非只有日本。美国因为这种恐惧，不也是在1933年才承认苏联吗？日本和德、意结盟完全可以理解。

十、东京法庭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审判庭，而仅是盟国显示权力的工具。

十一、日本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但这种责任仅仅是道义上的。

十二、“起诉天皇是极不妥当的。”（只有这一点帕尔和美国人的意见一致。）

帕尔在文件最后写道：“国际检察局在东京法庭上使用错误的法律和错误的证据，对战败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不实、不当的指控和处罚。”这看上去不像一份法律文件，更像一篇政治檄文。

帕尔平时在法庭上的一些举动也令人大惑不解。对被告他始终谦恭有礼，每次在法官席落座前必向被告席深深鞠躬致意，这一度被被告视作“难解之谜”。1966年帕尔在审判后第三次访问日本时，佐藤贤了“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鞠躬的”的询问终于解开了这一谜团。帕尔当时回答：“你们都是日本的高层领导人，你们的领导开启了东亚解放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向你们表示敬意。”

当辩护团团长鹈泽总明在法庭上完成对“八纮一字”的长篇论述之后，帕尔主动来到休息室和他握手并致意。据当时在场的荒木贞夫的日本律师菅原裕描述，帕尔告诉鹈泽：“你说得简直太好了。迄今为止，辩护人的发言都集中于国际法方面，而没有谈及东方的思想，我对此感到非常孤寂。今天我实在太高兴了。”有人甚至提出，帕尔在法庭上的言行不像法官，更像辩方律师。帕尔能有这样的表现，被告最应感谢的人当数前第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当年要是他不在英帕尔铩羽而归，而是攻入印度大杀一通，帕尔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相比并未攻入印度境内的日本人，帕尔可能更憎恨殖民印度多年的英国人。

在法庭之外，帕尔几乎不与任何人交往，唯一算得上他朋友的人是荷兰法官勒林。勒林曾说：“虽然帕尔引用法律观点替日本战犯开脱罪责，但实际那种逻辑是他的反帝政治逻辑。”平时除了到美军经营的商店购物或买彩票，帕尔几乎足不出户，将大量时间用于写作。法庭休庭之后，属于少数派的帕尔就以夫人有病为由飞回印度，一边伺候夫人，一边写作。他的《反对意见书》大约成稿于5月至6月。5月4日，印度外交部收到了帕尔呈交的已完成部分，随后帕尔又呈交过几次，新德里收到最后一部分意见书的时间是6月29日。

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大惊失色。印度已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但毕竟属于英联邦成员。乳臭未干的印度竟敢如此公开地站在日本人一边，与盟国唱反调，意欲何为？梅农立即叫来外交部事务总长巴基贝

伊、国防部次长帕提尔及前驻日代表拉尔一起商议，最后采取的措施是向东京法庭出具一份正式《备忘录》(489-CJK, 49, 1949)：“帕尔法官并非作为印度政府的代表参加东京审判。其间，他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印度的指示，也未向印度政府请求过任何指导。他的发言和表态纯属个人行为，丝毫不代表印度政府的态度。”备忘录还特意说明，委派帕尔出任法官的是前殖民地政府——那时候俺还没独立呢！据帕尔的长子布洛香特回忆，帕尔回国期间，接到总理尼赫鲁亲自打来的电话，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与大多数法官保持一致，以使印度的国际形象不至于受损，但遭到帕尔拒绝。

7月底，帕尔将意见书分发各法官，浪费了不少纸张和油墨。身为多数派成员，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除了承担自己那部分内容，还出具了一份《并存意见书》。请注意几份意见书的区别，哈那尼拉是“并存”，韦伯是“个别”，帕尔、勒林和贝尔纳是“反对”。这份35页的文件表述的观点与帕尔截然相反，哈那尼拉不但对《宪章》及法庭管辖权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肯定，还特别指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完全属于正当行为。“如果手段是由目的决定其正当性，那么使用原子弹就是正当的，因为它使日本屈服并终止了可怕的战争。假如不使用原子弹而导致战争继续下去，还会有多少无助男女和儿童白白送死或受苦，还将会造成多少几乎无法挽回的破坏和毁灭？”哈那尼拉认为：法庭对被告的判决过于宽大，完全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与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性极不相符，“所有被告都应该被判处死刑”，这与帕尔主张的全体释放形成了两个极端。

如何处理“柔和派”中的韦伯、贝尔纳、勒林、帕尔以及哈那尼拉的“异议判决”，成为摆在众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强硬派”坚决反对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异议书，因为这势必影响法庭的权威，尽管它们必定将成为审判记录的一部分。7月9日，在帕尔不在场的情况下，10名法官投票决定，不在法庭上宣读异议书。自法庭休庭之后，

帕尔就以夫人有病为由飞回印度——实际是上孟加拉国，当时还未从印度分离出来，帕尔的出生地就是孟加拉邦诺第阿县库修第尔乡一个叫夏里姆布尔的小村子。11月1日，多数派完成判决书时，帕尔回来了。他公开向韦伯表明：“希望在法庭上公开宣读我的判决书。因为在印度，异议判决书总是要在法庭上宣读的，我希望这里也能遵循这一程序。”韦伯以纽伦堡审判中苏联法官的异议书也未宣读为理由劝告帕尔，后者勉强同意不再宣读，“但至少必须在法庭公开宣布异议书的存在”。帕尔清楚，不宣读是众法官投票做出的决定，自己再投一票也不足以改变结果。

虽然提前撇清了与帕尔《反对意见书》的关系，印度政府还是对这份文件可能引起的激烈反应进行了认真研讨，同时考虑是否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明确政府的立场。考虑到帕尔的任命来自前殖民地政府，新德里及时与伦敦取得了联系。双方于10月上旬达成初步协议：若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反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为帕尔造势，属于极不明智的行为，还是看看各方反应再说。让印度政府如释重负的是，帕尔意见书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他们干脆当作这事没发生过装糊涂了事。

帕尔在东京还真有这样一位“知音”，他就是刚刚提到过的在勒林法官离开日本时给予他沉重打击的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少将。威洛比自始至终反对进行东京审判，和他一样主张释放所有战犯。帕尔回国之前，威洛比特意通过印度驻日代表团的官员协调，以私人身份会见了帕尔。

占领军司令部里还有一个美国人和威洛比一样对审判持有异议，他就是那个曾经组织将众多嫌疑人抓进监狱的索普准将。索普私下里也将东京审判消极地解释为“一种迷惑人的做法”。多年后，他公开披露，“那些人被冠以令人嫌恶的名目，即利用战争作为国策之手段者，现在我依然不相信那是正确的做法。我仍然认为那是一种事后法，是在游戏结束之后制定的规则。我们是以他们利用战争作为国策

的手段的理由，绞死了他们。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次复仇行动。我们想要以血还血，感谢上帝让我们得以复仇”。

真正对帕尔《反对意见书》感兴趣的是战后的日本右翼高层。1952年盟军军事占领结束之后，日本立即出版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帕尔意见书摘要。当年4月，由田中正明编辑的《印度法官判决书：日本无罪论——真理的审判》一书出版。一个月后，吉松正胜编译的《看破战史：日本无罪——帕尔博士的狮子吼》也上市了，两本书都非常畅销。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帕尔三次应邀出访日本。1952年10月16日，帕尔应日本大亚细亚联合会——松井石根为该会创始人和首任会长——邀请第一次出访，在日本逗留27天，发表了多次演讲。10月19日，帕尔会见胜子和东条的儿子——后来胜子和东条的儿子去印度时就住在帕尔家里。帕尔不顾舟车劳顿，接连走访板垣的夫人和哥哥、东乡夫人、木村夫人，以及当时还活着的大川周明和重光葵。日本首相岸信介亲自接见帕尔并与他共进晚餐。帕尔还专程前往松井建立的兴亚观音像前参拜、扫墓、祭奠。回国之前，帕尔特意赶到巢鸭监狱会见当时仍然在押的贺屋兴宣和佐藤贤了以及其他乙、丙级战犯30多人。在东京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帕尔呼吁日本不要重蹈印度的覆辙，对美国要始终保持警惕，“不要依靠外国人或他人的眼睛，而要用自己的眼睛看清问题的本质”，暗示日本重整军备。1953年9月，帕尔第二次访日共停留了43天。

帕尔晚年因收入锐减无法按期缴纳所得税而被起诉，1962年拍卖住宅后到加尔各答南部的偏僻山乡租房居住。1966年10月，帕尔第三次访日的邀请函是由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和当年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联名发出的。日本国际法学者一又正雄在《读卖新闻》上撰文为帕尔的来访造势：“东京审判期间，西洋战胜国乘势猛然扑向战败国日本之际，决心作为亚洲民族的代表，奋起迎战的正是此人。帕尔肩负印度朝野厚望，毅然辞职来日本赴任……”从10月1日开始，78岁高龄的

帕尔在日本停留了12天。10月2日，他前往NHK广播协会向民众发表了电视演说。10月3日，帕尔接受了日本大学名誉博士称号，推荐人是外务大臣石井光次郎。当天的招待午宴上，还活着的战犯贺屋兴宣、荒木贞夫等人悉数到场给帕尔敬酒，感激的话估计也没少说。当时荒木已90岁了，在帕尔走后没多久就病死了。由于胆囊炎突然发作，帕尔取消原定访问广岛和长崎的计划，他称为“终生之遗憾”，但仍将演讲所得酬金和稿费全部捐出，“用来保护和加固原子弹爆炸遗址”。10月4日，帕尔接受了天皇授予的一等瑞宝章。10月5日，当时因病卧床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岸信介的亲弟弟，因过继给佐藤家改姓，与岸信介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对兄弟首相——在医院“亲切”接见了帕尔。帕尔离开日本时，岸信介亲自到机场送行。回国不久，1966年12月16日，帕尔因肠部疾病住进孟加拉综合医院，次年1月10日15时35分死去，终年79岁。

由于法官内部派系争论，判决书迟迟无法出具，引起了外界的诸多不满。俄文报纸《每日新闻》指责说：“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焦急等待着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大家期待一个公正而严厉的裁决。”文章对韦伯公开提出批评，“美国律师在庭审期间蛮横无理，试图拖延审判，韦伯竟然容忍他们的行为”。

判决书并非全部完成后再统一翻译。1948年7月27日，法庭书记局宣布，判决书已确认部分开始翻译和印刷。服部钟表店社长服部玄三的私宅被临时征用，美国陆军部雇用的9名翻译和26名日本翻译暂时享受战犯待遇，在宪兵“押解”下于8月2日进入服部私宅，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在正式判决公布之前，他们不能与外界有任何接触——老酒猜测其待遇相当于出高考题的老师。为了确保法律用语的翻译准确无误，从8月19日开始，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横田喜三郎——他曾于1960年至1966年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进入服部私宅出任翻译组组长。为了使判决翻译能够采用通俗的日语，文部省国语课课长林大也

被圈了进来，和他享受同等待遇的还有外务省官员真崎秀树。10月上旬，判决书的全部内容顺利完成并审议通过，整个过程持续半年之久。

法庭休庭的这段时间里，那些之前浪费了很多唾沫星子的辩护律师变得相对清闲。5月26日，占领军司令部通知布莱克尼、罗杰·克尔、坎宁安、弗里曼、列文等7名律师回国。辩护团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法庭尚未正式宣判，为什么通知我们回国？这是对民主和正义的侵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次日，占领军司令部只好发出纠正命令：“为了使被告人没有任何不公平的指责，对美国辩护人的罢免，改在麦克阿瑟将军对判决的最后决定公布之日生效。”

美国这些律师得寸进尺，正式向法庭提出了书面申请：“在宣判日之前，应该允许辩护律师每周前往监狱探访被告。我们感觉，出于对律师和被告两者的公平，应当对我们探访他们的事情予以考虑。”法官对是否批准这项申请，意见不一。韦伯和梅汝璈认为应该断然拒绝，新西兰法官诺斯科罗夫特认为这项权利属于盟军最高统帅而不是法庭，应该由麦克阿瑟将军亲自出面决定。美国、苏联、英国、菲律宾和印度法官赞成诺斯科罗夫特的意见，但法国、荷兰和加拿大法官认为应该允许律师前往探监。法国法官贝尔纳说：“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法国类似请求属于最基本的权利，法庭应该出于人道理由予以批准。”根据大多数法官的意见，辩护团的申请被呈送占领军司令部。麦克阿瑟赞成法国人的意见，慷慨批准允许律师前往探视。

待在日本的律师不断给法庭出难题，回到国内的人同样不消停。在法庭上经常与韦伯恶语相向的大岛浩的美国律师坎宁安——之前让他回去，他还提出抗议——回国不久就捅了大娄子。1948年9月7日，他在西雅图召开的美国律师协会会议上发表论文《东京审判的主要恶行》，表达以下惊人的观点：东京审判的主要目的是复仇、自证和宣传；包括苏联在内的检方国家不能表明自己没犯过对日本人指控的那

些罪行；苏联法官和检察官的存在本身就使诉讼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宪章》属于不折不扣的“事后法”；被告没有得到公正审判，因为交叉盘问是如此有限，压制了很多证据；庭审过程中检方证人受到优待，而辩方证人被百般刁难；包括庭长在内的部分法官缺席长达数月之久——这当然是说韦伯和帕尔——极不严肃；侵略战争从来未被充分定义，也没有得到理解，更没有被定义为可惩罚的行为，如果侵略战争属于犯罪，国家之间为什么还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论文末尾，坎宁安的一段话彻底点中美国人的“人中穴”：“天皇的作用与贯彻个人要为国家行为负责的新原则是不调和的。如果检方想要得到个人责任的事实真相，为什么不把日本天皇传唤到证人席上？难道他们没有勇气这么做吗？他们要求法庭和全世界相信，天皇不知道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即便知道了也无法制止，我不相信法庭会被这种低级伎俩蒙蔽。没有人会接受检方关于天皇裕仁是东条傀儡这样的理论。”当时季南的助手，同样是东京审判助理检察官的亨利·霍克赫斯特，就在会议上，现场听取了坎宁安的“精彩”发言。他同样代表国际检察局小心谨慎地在会议上发了言：“对坎宁安先生的言论，由于判决到目前还没有形成既成事实，因此不便发表评论。”

可以想象，包括检察官、法官甚至麦克阿瑟在内的那些人看到这篇文章后会有多么气愤。10月1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布：“坎宁安的言行是对法庭的侮辱。法庭当局经过秘密讨论，决定剥夺该辩护人的一切权利，禁止他在本法庭的进一步诉讼中出庭。”坎宁安因此成为继史密斯之后第二个被逐出法庭的美国律师，只不过一个是当庭赶出，另一个属于文字驱逐而已。坎宁安不在乎，声明自己不会因被驱逐而抗争，因为自己无须再出庭。他抛给法庭一封3页的信件后扬长而去：“在宣判之前被充分听取意见，是不可剥夺的权利。法庭这种气急败坏的行为，进一步支持了我在美国律师协会的发言。”

也就是说，坎宁安认为自己被驱逐是因为对方心虚。并不是每一名法官都赞成法庭的做法，法国法官贝尔纳就对坎宁安的被驱逐表示了不满。在写给韦伯的便条中，他明确将自己与法庭的所作所为划清界限，“我们对坎宁安先生的处理过程存在明显缺陷，没有给他足够的自辩机会”。这些搞法律的人真是难伺候呀，连麦克阿瑟都不愿轻易招惹他们就是最佳例证。但这可能正是他们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不畏权贵，敢于坚持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正确。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似乎与被关在监狱里的被告无太大关系，用度日如年形容他们的心情一点都不过分。上一阶段庭审结束之后，重新回到监狱的被告“乔迁新居”。这是一座三层的新楼房，25个人全住在二楼，一楼和三楼都空着。所有人在搬家前又进行了X光检查及肛门和口腔触检，以防藏有可用于自杀的违规物品。监狱警卫兵力比以往增加了三个连，是为了防止被告自我了断。每名被告的身边都有两名宪兵跟随，如影随形。监房的门不能关闭，以便看守可以随时进入干预所有可疑行动。

重光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判决一拖再拖，据说最晚要到6月底才能出来，现在又听说要到11月了。4月16日休庭后又过去了3个月，这段时间实在太漫长了。昼夜在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对人的神经是极大的负担。头对着二叠宽的房间门口，整夜在长明灯下睡觉。走廊里哨兵不断地走来走去，脚步声让人难以入睡。即使我们累得躺下来，哨兵也时常用棍棒敲门或用脚踢门，看看我们是否真的睡着了，连闭目养神也不行。为了消磨漫长的时日，那些不会下围棋、象棋或打麻将的人，通过木户向监狱军官学做杜松子酒和苕麻网，大家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做着。庭院用镶上木板的栅栏围住，里边种了几棵喜马拉雅杉树，树荫下安放着一旧折叠板桌和凳子，可以打牌、下棋，也有人和衣躺在上边休息。最近，勃鲁姆大尉把收音机放在庭院里让大家听。等待命运之日的到来，人的心快要耗干了。”在7

月22日的日记中，重光又写道：“偶尔和木户畅谈，他回想过去的军方是多么横暴、祸国殃民，军务局就像是政府一样。昨天晚上，隔壁的平沼突然用一种异样的怪声调大哭起来，一群哨兵跑了过去。此公时常这样发作，可能是做噩梦被魇住了。”

重光觉得自己罪不至死，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木户就没有这么乐观，推测自己会被判处死刑。一次放风时，他告诉重光：“我估计1/3以上的人会被判处极刑。”重光不赞成这种看法：“我看不然，日本的情况与德国不同，即便有极刑，也不会超过1/6。”和两人一样，大部分被告都在干着类似的事情。板垣认为自己绝无幸免可能，就写信给夫人喜久子：“我死之后，不举行葬礼，也不要坟墓。”木村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判决感到乐观，告诉佐藤自己可能会躲过死刑。岛田和板垣的想法类似，大岛做好了随时受死的准备。他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非常怪异。大岛听过一个传闻，说中国人一定要取下板垣、土肥原和广田的项上人头。板垣和土肥原在中国作恶太多还能理解，为什么广田一介文官也逃不过去？大岛认为，自己作为日本驻柏林大使，怎么说都比广田的责任更大，认为自己必死的理由就是这么来的。很多人都看好武藤，他的军衔只是中将，排在他前面的元帅和大将足足有11名。连佐藤夫人来探监时都说：“外边报纸上的评论是，你最多判个两三年有期徒刑，无罪释放的可能性都有。”武藤没有那么乐观，他认为自己很难逃过死刑：卢沟桥事变时他积极主张扩大，南京大屠杀时也在场，菲律宾后期的屠杀事件同样跟他有密切关系。暂时没有性命之忧的儿玉在《狱中内外记》中写道：“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试图分析出谁会被判处死刑。有人说东条先生和岛田先生必死无疑，其他人或许能够保住性命。”

知道自己断无幸存可能的东条就显得洒脱，仿佛一下子窥破了生死。来探访他的美国律师布卢伊特对记者说：“很早以前，我的当事人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东条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看书或写辩

护词上，他还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句话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一天，在和儿玉一起放风时，东条指着空中飞过的2架美国飞机说：“儿玉，今后要是不再有战争了，这次审判还算有点意义。如你在天空所见，他们正在进行训练，准备对付苏联人。到审判结束时，美苏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安定了。如果最后还是要打仗，这样的战犯审判确实毫无意义。”看来东条通过在狱中这段自学，思想觉悟确实提高了不少。11月2日，新监狱长莫里斯·汉德韦克上校宣布：“已经接到法庭发来的通知：11月4日上午9时30分开庭，下达判决。”众被告知道，那令人揪心的最后时刻终于到了。

11月4日一大早，多日来无人光顾的市谷法庭门前再次排起了长队。旁听席中竟然出现了坎宁安的影子，他向法庭申请复议的要求无人理睬，只能以旁听者的身份参加最后宣判。上午8时30分，从大客车上只走下来22名被告，白鸟因肺结核、梅津因直肠癌、平沼因呼吸道感染躺在医院里无法起来，只能由律师代为出席。宣判进行到中途时，贺屋也因病住院了。和他们一起缺席的还有首席检察官季南，他因没能在飞机上找到座位直到第三天才来到法庭上。

众人按照老位置落座，庭长韦伯开始宣读长达1082页的判决书。最前面的82页涉及案件的适用法律和审判过程，接下来的919页列举了所有证词揭示出的真相，所得出的结论用第986页的一句话就能够概括：“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即实行侵略战争的共同阴谋的指控业已肯定，这些行为构成了最高程度的犯罪。”韦伯宣读上述内容共用去6天半（除去两个休息日）。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只有真正的法律专家才对上述枯燥内容感兴趣，像老酒这样的半法盲想看的只是结果。值得提出的是，为简化程序，韦伯宣布将原来的55项罪状删除或合并为10项，以此作为审判基准和量刑尺度。11月12日上午，韦伯在

宣读完上述内容后宣布：“下午开庭，对25名被告进行有罪无罪判定，接下来开始量刑宣判。”

被告们在宪兵押解下外出用餐，所有人都无法下咽。大家互相鞠躬握手，一些人泪流满面。下午宣判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再不会相见。

东条内阁的书记官长星野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东条：“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流着眼泪和他说再见。”

东条一改往日的洒脱，伤感地告诉星野：“请原谅我把你也带到如此境地。”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沮丧。当天上午开庭之前，木户见到儿子孝彦，孝彦因律师特殊身份行动相对自由。头天晚上，孝彦询问了包括中央通信社李记者在内的十几名中国记者，他们一致认为木户必死无疑。听完儿子的讲述，木户淡淡地说了句：“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上午韦伯宣读判决书时，孝彦在二楼休息室里再次见到李记者。李记者悄悄告诉孝彦，有可靠消息说你父亲已被免于死刑。孝彦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李记者还说，被判死刑的有东条、板垣等人，木户被判终身监禁。孝彦对此半信半疑，但很快又有新消息传来，原定《纽约时报》和中央通信社记者前往家中拍摄母亲鹤子收听审判结果的活动临时取消，孝彦这才觉得李记者刚才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利用中午休庭时间，孝彦以律师身份再次与父亲见面，把“好消息”悄悄告诉了木户。“是吗？”木户看着儿子，轻轻点了点头，脸上表情没有变化。至于心中是否会起波澜，就只有木户本人知道了。

13时30分，木村领衔22名被告——此时平沼已出院到庭，贺屋却病重住院，使出庭被告人数不变——依次在被告席上坐定。韦伯有意放慢了节奏，一脸严肃地开始宣判，尽管判决书并非出自他手。

除了松井和重光，其余被告都被判定在罪状第1项下有罪，即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对侵略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共同谋议；

除了松井、大岛和白鸟，其余被告都被判定在罪状第27项下有罪，即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2日对中国的侵略；

除了荒木、桥本、广田、松井、南、大岛和白鸟，其余被告都被判定在罪状第29项、第31项、第32项下有罪，即1941年12月7日到1945年9月2日对美国、英联邦和荷兰的侵略；

在罪状第33项——1940年9月22日到1945年9月2日对法国的侵略——下有罪的被告，只有东条和重光；

在罪状第35项——1938年7月到8月在哈桑湖区域对苏联的侵略——下有罪的被告，只有土肥原和板垣；

在罪状第36项——1939年夏季在哈拉哈河区域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侵略——下有罪的被告，只有土肥原、平沼和板垣；

在罪状第54项下，土肥原、板垣、木村、武藤和东条被判有罪，即曾经命令、授权及准许非人道对待战俘和其他人；

在罪状第55项下，畑、广田、木村、小矶、松井、武藤和重光被判有罪，即故意藐视自己的责任，不采取适当措施去避免暴行。

被告中仅松井、白鸟、大岛犯有1项罪，最多的是板垣和土肥原，犯有8项罪，其后的东条、武藤、木村都犯有7项罪。松井仅犯一项罪就被判处绞刑，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实在太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值得一提的是，当韦伯宣布重光有罪时，抱有侥幸心理的人瞬间失望了。在他们看来，重光是最有可能被无罪释放的人。

韦伯接着宣布：“依据《宪章》规定，我所宣读的判决就是本法庭最终判决。但印度法官完全不赞同大多数法官的意见，法国法官和荷兰法官则持部分异议，菲律宾法官提交了一份并存意见书。至于我本人，对事实我赞同多数意见。在不作为异议记录在案的情况下，我就某些一般性考虑提交了一份简要说明。这些文件都将构成法庭记录的一部分，但不会当庭宣读。”

辩方事先知道异议书的存在，并拿到了部分文本。东乡的美国辩护律师布莱克尼代表辩方提出强烈要求：“全体被告要求法庭宣读本判决中的少数意见，因为《宪章》第17条规定‘判决应该在法庭上公开宣布’。仅从法庭酝酿判决就用时六个半月的事实来看，显然在判决上有着不同意见。在此，难道不能把最后结果的全貌做一般性公布吗？再者，被告是不是没有知道和他们的生命及自由相关言论的资格？即使是压制真理或隐瞒真理，乃至阻止探索真理，为了不至于有看错的地方，也应该在此大胆陈述。我们强烈要求采纳我们的动议，当庭宣读少数意见。”

韦伯的回复语气丝毫不容置疑：“本法庭坚持原来做出的决定。”帕尔的反对意见书如果全文宣读，那些即将被判死刑的被告又能多活好几天。韦伯向辩护团保证说，异议书除了被收入法庭记录，还将抄送麦克阿瑟将军、辩护团队和其他有关人士。然后他命令宪兵将所有被告带出法庭，稍事休息后进行单独宣判。此时是12日15时27分。

15时52分，第一个被带入法庭的荒木戴上了译意风。15时55分，韦伯故意拖长并加重了语气：“被告荒木贞夫，根据起诉罪名中你被判决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周围出现了轻微骚动，范·米特上尉高声吆喝“肃静”。荒木摘下译意风，鞠躬后转身退出。《朝日新闻》驻法庭记者野村正男详细记述了整个过程。

听到被判处绞刑时，土肥原矮胖的身子似乎摇晃了一下。他无力地摘下译意风，踉踉跄跄地行了个礼，后来他说：“判决宣布的那一刻，所有担忧都离我而去，几乎马上我就开始感觉到轻松多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竟然是韦伯23年法官生涯中第一次宣判死刑，而且一判就是7个人。

广田闭着眼睛，向前弓着身子，听到自己竟然被判处绞刑时，好像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他把目光投向辩护席上的次子正雄，两人视线刚刚对上，儿子便痛苦地把脸扭开了：“父亲死在绞刑架上，胜过在监狱里苦度余生。”广田又将目光投向旁听席，朝站在那里两个女儿笑了笑，转身离开。作为文官的广田竟然被判处绞刑，记者席也是一片哗然。范·米特上尉只好再次高喊“肃静”。

木户走进法庭时的步调略显慌张，两眼布满了通红的血丝。听到“无期徒刑”几个字后，木户点了两下头，鞠躬转身退出。回到休息室的木户顿觉如释重负，不是为了自己能继续活下去，而是因为天皇的安全终于无忧。木户认为无期徒刑就等于无罪。“内大臣无罪，陛下也就无罪；内大臣有罪，陛下也就有罪。”他之前拼死为自己辩护正是为此，“现在，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

贺屋退出后告诉记者：“听到无期徒刑的判决，我的良心如日月一样清明。”

听完“终生监禁”的判决，小矶来不及摘下译意风就连连鞠躬，转身退出。

刚刚出院的平沼走路摇摇晃晃，他是被肯沃西中校搀进去的，听完“终身监禁”的判决后鞠躬再被搀出。

听到“判处绞刑”几个字，武藤竟然咧开大嘴笑了，好像这早在他预料之中。

重光的英语一级棒，没必要戴译意风。听到“判处七年监禁”之后，他不等翻译开口就径自转身离去。

听到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判决，岛田甚感意外，他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他好像没听清似的，又把译意风戴上，再次确认无误才鞠躬退出法庭。

听到“判处绞刑”的判决之后，东条轻轻点了两下头，向旁听席上的夫人和女儿瞟了一眼，然后不紧不慢地离开了法庭。

未能到场的梅津、贺屋和白鸟，分别由他们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列文、查尔斯·考德尔在辩护席上起立接受判决。

最后汇总的判决结果如下。绞刑7人：土肥原、广田、板垣、木村、武藤、松井、东条。其中6人属于陆军高级将领。终生监禁16人：荒木、桥本、畑、平沼、星野、贺屋、木户、小矶、南、冈、大岛、佐藤、岛田、白鸟、铃木和梅津。重光、东乡分别被判处七年、二十年有期徒刑，刑期从1946年5月6日认罪传讯日算起。

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历时925天的东京审判共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412页，出庭证人——上自皇帝，下到普通百姓——419人，出具书面证据779份，引用文件5184份，总耗资750万美元。审判完整记录（共124卷）一直到1998年才影印出版，另外还有5卷附录。整个太平洋战争才打了不到四年，而仅仅战犯的审判就用时两年半。1948年11月12日16时12分，韦伯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完成全部使命，休庭！”

韦伯话音刚落，法庭立即乱成了一锅粥。各路记者争抢着奔向电话机，急着发回最新的报道。白鸟夫人在走廊里号啕大哭，东乡的德国夫人当场晕倒在律师室里。只有东条夫人胜子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之前她一直拒绝开口：“因为我觉得丈夫不希望我开口说话。现

在我也不会筹划为丈夫的死刑判决请求减刑。国家到处都有家人死于战争，现在轮到我们也自然。”

被判处绞刑的人被单独押往一个房间，今后将享受到更高级别的待遇。战犯中最年轻的佐藤贤了对其师父东条一直忠心耿耿，在出狱后所写的回忆录《大东亚战争的展望和回顾》中写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回到休息室，我赶紧找到一个能够看到东条的地方。他很快在宪兵的押解下出现了。我想对他说声再见，却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他向我投来了温暖的目光，然后静静消失在下一个房间里！”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1948年11月12日至13日，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判决结果的报道。美国《纽约时报》以“东京审判”为题发表社论：“我们深信不疑，今天全世界人民和明天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5位战争领导人做出的判决。这些被告被允许有美、日两国的法律顾问，他们可以充分地阅读所有文件和记录，在辩护方面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连最大的战犯东条英机也得到许可，为他和本国的侵略行为辩护并利用法庭作为宣传手段。日本内外对审判及判决结果或许会有各种批判，但我们坚信，审判是必要的，判决和量刑对照证据也是恰当的。我们丝毫不怀疑被告曾为侵略战争进行过阴谋策划。但即使这些不太明显，仅凭他们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也足以惩罚这些在日本政府内起到决定作用的人。日本国民如果刻骨铭心地读读那些记录，也许就不会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少数人去支配了吧？！”

苏联《消息报》发表题为“东京审判总结”的评论员文章：“法庭判决受到苏联人民乃至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热烈欢迎。几十年来，使整个远东处于经常忧虑遭到攻击而极度紧张状态的人，把日本变为世界侵略策源地的人，把千百万人投入战争灾难和恐怖深渊中的人，今天终于受到公正而严厉的惩罚！”

菲律宾《编年晚报》呼吁从深层次探究战争根源：“希特勒、墨索里尼死去了，东条也被判处极刑。但我们不能保证没有其他人代替他们处在那种位置。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与其说在于一国领导人，不如说可以从该国国民性和产生这些人的环境中找到这种能力。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一下日德两国的国民性格。”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和平决心的世界性体现”的长篇社论，结尾处写道：“追究对和平、对人道的犯罪并予以宣判，只有对

和平和人道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才能做到。在这个意义上，采取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形式的东京法庭，应该说其最终意义等于各战胜国的和平宣言。”

马拉松式的审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民众对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日益厌倦。美国《世界》杂志记者描述日本民众听到判决结果后的反应：“他们基本上面无表情，很多人默默无言。况且很多民众认为，自己落到今天在战败的混乱中疲于奔命的窘迫状态，都拜那些被处死或判刑的人所赐。他们的心态相当消极，大多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东条被判处绞刑未引起多少反应，大部分人都猜到了这个结果。美国助理检察官奥斯蒙德·海德说：“我认为他是咎由自取。”东条本人对判决结果似乎并无太多不满，他成功地为天皇顶下了罪责，这可能正是他听完判决向法官席深深鞠躬的原因。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律师私下里承认：“我完全能够理解对土肥原和板垣的定罪和量刑。”美国律师乔治·山冈认为对木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出于政治理由，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起诉天皇的顾问，但从法律角度，我就想不通了。”山冈认为重光、东乡、广田和平沼应该被无罪释放，至于梅津，“我认为他能够代表日本军方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已经是最大的羞辱和惩罚了”。包括老酒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对松井的判决也存在明显不妥之处。不是说他不应该被判处绞刑，而是接受惩罚的地点不对。根据松井所犯的罪行，他不应被定为甲级战犯，而应该像山下奉文、本间雅晴那样作为乙级战犯在犯罪地受审并处决。只是因为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恶劣影响，松井才“破格”出现在东京法庭上。此刻关押在巢鸭监狱里的岸信介对只有7个人被判处死刑感到惊讶，他认为双方位置对调，日本法庭甚至不会给被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真正引起争议的是对广田弘毅的判决。作为7名死刑犯中的唯一文官，很多人认为他罪不至死。为广田求情而仓促散发的请愿书征集到了超过30万人的签名，连季南的得力助手、美国助理检察官罗伯特·多尼西也惊讶地说：“我对广田的死刑判决感到震惊。”美国律师乔治·弗内斯一直到1981年仍坚持说“我认为广田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弗内斯前往巢鸭监狱探视自己的当事人，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重光告诉他：“不要管我。对广田的判决是所有判决中最不公正的。请帮帮他，不要帮我。”

广田从1933年9月开始先后在斋藤实、冈田启介两届内阁中担任外相，在下一阶段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他最大的罪行是，“二二六事件”后作为首相恢复被废除多年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使日本彻底走上军国主义之路。他在任期间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时，他又与南京大屠杀“取得了某种联系”。尽管广田在1938年5月之后再未担任任何实职，但被判处死刑是可以说得通的。坊间有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美国人想处死一个文官，否则被判死刑的全是军人。真正该死的近卫已服毒自杀，木户、东乡、贺屋、星野等人罪不至死，平沼年龄太大，只能是广田了。这种说法没有找到书面证据。

但现在就说7个人死定为时尚早，他们能否留下小命，还必须看麦克阿瑟的脸色。《宪章》第十七条明文规定，“审判记录应直接送至盟军最高统帅核办，以便他做出相应决定。判处刑罚将依照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执行之。盟军最高统帅对判处刑罚可随时减轻或予以某种变更，但不得加重之”。麦克阿瑟愿意开恩的话，某些人理论上还存在一线生机。辩护律师团立即采取行动，11月21日，布莱克尼代表全体被告提出的申诉意见书摆上麦克阿瑟的案头。内容如下：

一、检方没有公正地提出案件，法庭也没有给被告以公正审理。

二、部分法官明确指出，判决未能依据证据，整个判决贯穿了检方最终求刑的调子，一切有利于被告的意见都未予认可。

三、最终判决并非全体法官的一致判决，而是一个小圈子之内的判决。死刑判决的投票结果有时是7:4，甚至是6:5，很显然任何一名被告的死刑都未得到7个以上法官的认可。在大部分文明国家里，死刑判决需要取得法官的一致同意，通常仅仅是有罪判决也是一样。我们美国人——这话说得好像人家麦克阿瑟是日本人——认为，11名法官中仅有7人或6人同意，就判定被告有罪或死刑的做法，是荒谬的。

四、判决似乎给世人留下了注重正义和公平的印象，但我们认为，它根本就属于一种报复性行为。

五、如果希望全世界在法律之下团结起来，在法律规则和正义的原则下运行，我们自己就不能犯对法律和正义的亵渎之罪。在现有状况下，东京审判的结果不但未能扬善，反而只会恶上加恶。由于少数法官的错误行为，我们盟国将会失去许多权威。

申诉书在结尾处猛拍马屁：“我们衷心希望，令人尊敬的麦克阿瑟将军能够采取一名杰出政治家的大无畏行动，纠正法庭的错误判决。”

麦克阿瑟头顶还有一个叫作远东委员会的机构，是根据1945年12月27日的《莫斯科公报》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个国家派出的代表组成的。虽然名义上要接受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但麦克阿瑟从来没有将它当回事。现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麦克阿瑟终于想到用它来挡挡子弹。11月24日上午在第一生命大厦，麦克阿瑟召开了由11国代表出席的专题会议，对辩护律师团提出的申诉进行审议。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是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上将。新西兰代表未能到会，委托英国代表巴特里克·肖代为表决。美联社驻东京分社社长赖肖尔·布莱恩总结会议结果如下：原多数派法官所代表的国家中，美国、中国、苏

联、英国、新西兰、菲律宾建议维持原判；原属多数派的加拿大代表附加了一条新意见，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愿意为被告减刑，他们将不反对。与韦伯原来的意见不同，澳大利亚代表的意见和加拿大代表相同，建议维持原判，但不反对减刑。

印度代表查克拉瓦蒂只主张将所有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印度总理尼赫鲁后来这样解释：“我国舆论明显同情日本。国内各大报纸提出为了减刑，印度应该做点儿什么。”尼赫鲁本人在1957年访问日本时，提出请当时已被释放的大川周明出席欢迎宴会。他要当面向大川致谢，“感谢他对印度独立做出的突出贡献”，大川重病卧床不起，未能出席。荷兰代表庞·阿迪尤尔德再次提出具体的要求：广田从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畑和梅津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东乡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减为十年，重光从十年减为两年半。如果荷兰代表的建议被采纳，从1946年5月6日开始计刑的重光还多坐了十六天监，还要给人家经济补偿呢。

11月25日，东京各大媒体集中报道头天发生的三起重大事件。其一，盟军国际检察局局长季南应邀进宫，与天皇共进午餐。其二，被判处死刑的东条在绝命书中呼吁“世界诸民族绝不应当放弃发动自卫战争的权利”。其三，麦克阿瑟正式批准法庭判决书。他坦承对判决的批准是他做过的所有工作中“最令人讨厌的工作”，并用沙哑的声音告诉西博尔德：“这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决定！”西博尔德告诉记者：“以前，我从未见过麦克阿瑟将军流露出如此深沉的情感。”

在当天发布的正式公告中，麦克阿瑟对自己批准判决一事做出如下解释：“在我长期的公职生涯中，充满了苦恼、寂寞的工作和巨大的责任。但在这种公职生涯中，我所必须完成的使命再没有比这次审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更使我厌烦了。人类做出的这一判决，不能说绝对没有错误，不能避免许多人对这一判决提出不同意见。就连组成东京法庭的那些有着高深学识的法官，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

但是在不完全文明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法庭所下达判决的正确性，对不是神灵的人类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值得信赖的了。我实在找不到任何技术上或审理过程本身的疏漏，可以干预这一判决。鉴于此，我已经命令第八集团军，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对被告执行。”

麦克阿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希望通过这一命令的下达，全知全能的主以消灭这种悲剧性罪孽的事实，来使所有善意的人们认识到人类最深重的苦难和最大的罪恶——战争是完全无益的，进而使审判作为所有国家放弃战争的象征而传播开去。为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请求日本全国所有宗教团体的成员，不论是何种宗教和信仰，不论独处家中或者在公开祭坛上，在执刑当天为保佑和引导人类灭亡的不会到来，为世界永处和平之中而祈祷。”麦克阿瑟万万不会想到一年半后他即将渡海前往朝鲜半岛，打一场最终导致他被解甲归田的战争。

11月29日，罗马教皇关于减免有关战犯死刑的呼吁书送达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他现在改行从政了。荷兰法官勒林跑到第一生命大厦，将反对意见书副本亲手交给了麦克阿瑟的副官。后来勒林告诉记者：“我的抗议，未能引起麦克阿瑟将军的任何关注。”

看似一切尘埃落定。美国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准备结实的绳子。但辩方哪会善罢甘休！11月29日，土肥原的美国律师富兰克林·沃伦、广田的美国律师乔治·山冈就当事人被判出死刑提起上诉。3天之后，12月2日，他们得到木户幸一的美国律师威廉·洛根、冈敬纯的美国律师塞缪尔·罗伯茨、佐藤贤了的美国律师詹姆斯·弗里曼、岛田繁太郎的美国律师爱德华·麦克德莫特以及东乡茂德的美国律师布莱克尼的积极响应。本次行动的总策划，正是之前被逐出法庭的美国律师戴维·史密斯。7名被告联名向华盛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书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美国公民麦克阿瑟的命令设立的，麦克阿瑟又是美国总统任命的。美国的立法机构并未授权驻外司

令官设置这种新奇的法庭，这明显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况且，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美国法律或国际法规定有侵略罪，被告被指控的各种行为均系遵守日本政府的命令。”

接到上述上诉，联邦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华盛顿立即向占领军司令部发出了“刀下留人”的紧急电报。11月30日，麦克阿瑟命令第八集团军对7名被告暂缓执行死刑。

没有几个人会对被告和律师的上诉担心。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本就不会理睬他们。谁都清楚东京审判是由美国人主导的，哪里会有自己反对自己的道理？但就在珍珠港遭偷袭七周年的1948年12月7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竟然以5:4的微弱多数做出决定，受理日本战犯提出的“上诉”，杰克逊大法官——他曾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投出了决定性一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时指出，在审核判决结果之前，首先要解决本院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只有真正的法律专家才会留意这样的专业语言，像老酒这样的群众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人受理上诉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甫一传出，全球哗然，立即引起所有盟国的不满，原来全世界都要听你们指挥！12月15日，远东委员会公开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国际权利任命并依据国际权利运作的一个国际法庭，美国法官对他们的所有事务都不具备管辖权。”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长篇评论员文章，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大公报》12月8日发表题为“愿以两事正告美国”的长篇社论，强烈谴责美国接受战犯上诉的行为：“从理论上讲，确立侵略战争属于犯罪的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已成为国际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律地位来讲，该法庭虽然是麦克阿瑟下令成立的，但他是代表远东委员会在行使权力，而不是代表一个美国公民在行使权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战胜日本的各盟国之间协议

的结果，它对日本战犯的管辖权是无可非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对各国抗战死难军民的侮辱。日本战犯之罪行铁证如山，天下皆曰可杀，死罪万难饶恕。”中国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濬指出：“根据国际文件和协议而成立的国际法庭所作出的最终判决，尚须经过一国法院单独予以复查，则今后国际间的所有决定和行动，均可同样由一国单独予以审查和撤销。这种可怕先例，对未来国际间的合作和互相信任，将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荷兰勒林法官还未离开东京，公开抗议“美国人的这一决定是个令人骇异的错误”。英国媒体则称“这一行为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律地位的沉重打击”。连一些日本媒体都对这一决定表示惊异，“对美国的司法程序，我们的民众表示出惊讶、赞赏和困惑”。

占领军司令部法务部部长阿尔瓦·卡彭特上校公开宣称“最高法院的这一举动出人意料”。美国国内同样群情激奋，参议员劳伦卓·塔纳达指责“最高法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那么做”。韦伯没有公开对外发表评论，但他告诉记者，自己几天前曾向总统汇报过东京审判的详细情况，“总统先生对审判的运作方式和最后结果非常满意”。言外之意是杜鲁门总统对审判过程和最终结论是认可的。在国内外舆论双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公开站出来表态，说明“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不得人心的”。

12月1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答辩，洛根、布卢伊特、山冈、史密斯、弗内斯等5人代表辩方出席。史密斯对驱逐他的东京法庭进行了猛烈抨击：“东京法庭，完全算不上真正的国际法庭，他只是麦克阿瑟个人的法庭。麦克阿瑟自称代表远东委员会，但他并不能割断同美国法律的联系。法庭判决直接交由麦克阿瑟批准，上诉者不得不接受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文明、现代法庭都未曾见到的不严谨的证据和程序规则。法庭不顾反对意见和例外情况，接受了大量

未经签名的口供书、未经宣誓的声明、新闻报道以及二、三手的传闻证据。”

激烈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天，毫无结果。12月18日，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菲利普·帕尔曼亲临现场。他指出最高法院最好不要干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的判决，因为这种干涉不但会损害国际司法工作，损害国际法信誉的持续增长，而且会破坏旨在今后达成更多合作的其他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的工作。帕尔曼强调说，最高法院无权重新审查总统在战时与各盟国共同达成的关于惩罚战犯的相关决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帕尔曼最后说：“如果最高法院妄自赋予自己审核行政部门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利，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麦克阿瑟将军处在盟军最高统帅的位置上，他只能服从远东委员会的指令。”赞成受理被告上诉的自由派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反问道：

“您的意思是说，一位既为美国政府也为另一个机构工作的美国将军，不受本法院的管辖？”帕尔曼的口气丝毫不容置疑：“在这件事上，正是如此！”

1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对是否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进行投票表决。大法官弗雷德里克·文森、斯坦利·瑞德、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罗德·伯顿、威廉·道格拉斯赞成不受理上诉。威利·拉特利奇大法官最后有些犹豫，认真考虑后决定加入多数派阵营。由于参加过欧洲纽伦堡审判，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选择回避。赞成受理上诉的只有弗兰克·墨菲一人——当初在是否受理山下奉文上诉一案时，他就投了赞成票——大法官6:1的投票结果决定，联邦法院不再受理被告的上诉。

20日当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外发出公告：“申诉人均为日本公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出的判决，他们现处于监禁之中。申诉人中，有2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我们已就申诉人的上诉举行了听证会，这一问题目前已得到充分讨论。我们承

认，对申诉人判刑的法庭不是美国法庭。美国及其他盟国合力战胜了日本，现在正占领并管理着日本，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被推选出来的盟军最高统帅采取相关行动。对这些申诉人判刑的军事法庭，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下令设置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权利审查、批准或取消该法庭对申诉人所作出的判决。基于这种理由，本法院决定，不受理申诉人的上诉申请。”

华盛顿艰难做出了决定，12月21日9时35分，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后来在朝鲜战场因车祸死亡——再次收到了占领军司令部发来的命令：“12月21日0时01分开始，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者行刑。”麦克阿瑟同时还发出了4封邀请函，收件人分别是美国驻东京高级外交官威廉·西博尔德、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上将、英国驻日代表巴特里克·肖以及曾经在“密苏里”号上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死刑战犯的处刑，将于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巢鸭监狱进行。执刑是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出代表的各盟国所下达判决的实现，因此特邀请阁下作为盟国的正式监刑人，为使基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执刑确实得以实施而到场监刑。此处决过程，是执行代表各盟国的法庭所做判决之最紧要环节，务请作为见证人出席，以为法庭判决执行之见证。”

得知7名被告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新闻和摄影记者纷纷来到第一生命大厦，向占领军司令部涉外局提出到现场采访、拍照的申请。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以这样的场面会伤害日本人民和各地具有崇高思想的人的感情为理由拒绝了。记者们要求陆军部部长否决我的决定，但我拒绝来自国内的干预。因为在这一特殊的案件中，我是作为世界各国的代表，而不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军官来行事的。这一喧哗很快就平息下去了，但我向世界人民保证，处决是确实执行了的。

我特意邀请占领当局顾问团——远东委员会——成员作为官方证人前来参加。虽然他们不太愿意，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

11月12日正式宣判之后，所有被告被重新押回巢鸭监狱。正如星野之前所料，他今后再也见不到东条。7个被判处绞刑的人被单独关押在5C区，这个有着50多间囚室的小区只关押7个人。囚室大小一样，长2.4米、宽1.7米、高3米，配备长书桌、可供应冷热水的洗脸设备和厕所，地上铺有稻草垫子，毛毯根据个人需要足量供应。窗子改成双层，用结实木板做成的门被明令不准关闭。房间24小时不准熄灯，犯人每小时可领一支日本香烟，点烟必须由宪兵执行。被告都享受到了8名宪兵昼夜护卫的“高级待遇”。这8个人被分成4组，每6小时换岗一次。他们每15分钟检查一次犯人的呼吸和脉搏，以防意外事件。平时睡觉时犯人的脸和手必须露在外边，禁止与任何日本人接触，以防从外界获得自杀的物品。若需要离开房间，他们必须由一名宪兵在前方领路，另一名宪兵在其身后跟随。美国人下定决心不能让戈林那样在被行刑前成功自杀的“悲剧”重演。经过东条出面交涉，犯人获得了一些宗教书籍，还有一支短得只能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的铅笔。犯人每月可以和亲属见一次面，最近一次见面时间是12月1日。大部分人的家属都来了，会见持续了大约45分钟。

在等待行刑的日子里，7名死囚大多通过写俳句、读佛经来打发人生的最后时光，广田选择的消遣方式是玩纸牌。一些人为了寻求内心安宁开始求助宗教。松井、广田、板垣、木村和佐藤向监狱方申请了佛经。这项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美国人还为他们寻找精通佛法的“师父”。1898年出生于石川县的花山信胜博士是日本佛教学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听说巢鸭监狱在为关押的犯人寻找讲授佛法的僧人，他带着自己的英文简历找到了监狱长凯里上校。美国人对教诲师的要求有三条：懂英语，精通宗教，不惧怕犯人的年轻学者。很多前来应聘的人不符合上述条件，时年48岁的花山被凯里一眼看中。他于

1946年2月正式被聘为教诲师，获得自由出入监狱并接触犯人的特殊权利。

后来花山说，他是出于以下原因前往应聘监狱教诲师的。首先，作为一个宗教学者，他对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对宗教的轻视一直心存不满，而美国人比日本更看重宗教政策。他想借机证明日本也有真正的宗教学者。其次，他不想让曾经领导过日本的人死时姿态过于凄惨，希望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战犯中最初改信佛教的只有土肥原、板垣、木村、松井、东条和广田，贺屋和木户后来加了进来。花山在诵经中说教，“在有限的世俗人生中，要为即将来临的永生做好准备，脱离生死而获得内心的平和。既然每人命中注定都必须死一次，那么就带着荣誉和尊严去死吧”。在巢鸭监狱两年多的时间里，花山目睹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50多名犯人被执行死刑前的情景。1949年2月，花山出版了《平和之发现》一书，详细讲述狱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花山一直活到1995年3月以96岁高龄去世。在他的出生地金泽市宗林寺一角设置有花山圣德堂，保存着7名甲级战犯临上绞刑架前的绝笔、没喝完的清酒及委托花山代写的遗书等。

花山宣讲佛法时，坐在第一排的东条总是一动不动地聆听，“那认真的模样简直令人吃惊”。东条告诉花山，他没有任何憎恨和复仇之心，而是抱着感激之情从容接受死刑的。东条说自己有这种想法，首先在于自己能够进入宗教之中，从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喜悦；其次在判决这一点上，他主张战争不是天皇的责任，而是自己的责任。仿佛彻底窥破生死的东条告诉花山，他有很多事情需要感谢：他的躯体将化为日本的土壤，他之死不独能谢国人，也是为了和平和重建日本的一个行动。他说自己也该死了，因为牙齿差不多掉光了，眼也花了，记忆力很差。自己作为人间恩怨的牺牲品，在狱中度过残生不如早死了好。最后东条说，“知道死后可以超度到极乐世界，是可喜的”。

1953年12月，巢鸭遗书编纂会出版了《世纪之遗书》一书，收录因战争罪被处以死刑的692名各级战犯的遗言，东条遗言排在首位。他为战败向天皇和国民道歉，声称自己并无国际上的犯罪行为。东条认为东京审判是政治审判，同时指出美国人和英国人犯下了三大致命错误：首先，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垒；其次，他们竟然容许满洲赤化；最后，他们将朝鲜一分为二，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这是东条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半之前做出的预言。东条认为，要想彻底杜绝战争，必须排除人的贪婪和欲望。他确信人的本质不可能变化，并预言由于美苏冲突的不断激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战场将在日本、中国和朝鲜，届时美国人有责任保护手无寸铁的日本。东条还呼吁美国人不要让日本人的思想异化，不要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在遗言最后，东条为军部“可能”犯下的错误谢罪，要求美国人对使用原子弹和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

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对当年犯下的罪行幡然醒悟。1948年12月9日，他告诉花山：“南京事件可耻至极。我在日俄战争时以陆军大尉军衔从军，今天的师团长比起当年的师团长，坏得不能同日而语。日俄战争时，对中立的中国人自不用说，即使对俄国俘虏的处理也是很好的。这次没能做好。在南京举行慰灵仪式之后，我把大家召集起来，作为军司令官流了泪，也表示了愤怒。当时朝香宫在，柳川平助中将也是军司令官。本来辉煌的皇威由于士兵的暴行一举黯然失色了。当时很多人都笑了，更有甚者某名师团长竟然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所以即使只有我落得这样的结果，能让当时的军人——哪怕多一个人也好——深刻反省，我也是非常高兴的。”

西方国家视绞刑为最严厉的处决方式。16世纪德国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在45年的职业生涯中共处死过394人，说斩首是一种尚有尊严的处决方式，绞死则被视为最不光彩，“如果在最后一分钟用剑来代替绞索，则会被看作一种‘施恩’或‘仁慈的举动’”。这正是二战

那些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绞刑的根本原因。当初本间雅晴在马尼拉被判处绞刑后，其夫人富士子前往第一生命大厦找麦克阿瑟为丈夫求情，在得到将绞刑改为枪决的承诺后千恩万谢而去。对师父东条等人被判处绞刑，佐藤贤了是对麦克阿瑟充满了仇恨。他在日记里写道：

“撇开判处六位将军和一位首相死刑对错的问题不谈，为什么不判处枪决呢？即便法庭判处他们绞刑，麦克阿瑟完全有权利复核纠正。他甚至没有丝毫的武士怜悯之心。”

根据麦克阿瑟命令，犯人处决由美国第八集团军执行。《美国军事裁判法典》规定，行刑前24小时必须向被执行者发出预先通知。1948年12月21日21时，在5C区一楼一座临时小教堂里，监狱长汉德韦克上校按名字英文字母顺序约见东条等人，逐次宣布：“处决将在1948年12月23日凌晨0时01分开始执行。”7人对接到这样的通知不感到意外，因为判决书在11月12日就已下达，只是因律师上诉又多活了这么长时间。每人在离开时被称了体重，用来计算执行绞刑时的垂直距离，使囚犯在最短时间内死去从而减轻痛苦。最合适的垂直距离早在19世纪就已通过实验和纠错研究出来了。如东条的体重是59公斤，最佳垂直距离就是2.35米。7人提出行刑前与花山各进行1小时的谈话，汉德韦克当场答应。东条代表7人向上校提出在行刑前吃一顿日本餐。上校没有当场答应，但第二天供应的是米饭、味噌汤、烤鱼等日式饭菜，还有面包、果酱、咖啡和米酒等。

22日全天，7名将死之人与教诲师见了面，给花山留下了绝命诗或俳句。武藤：“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东条：“此一去，尘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唯去处，何其乐。明日始，无人畏惧无物愁，弥勒佛边唯寝处，何其悠。”土肥原：“往前跨，狭路亦变宽。二河白道如斯否，但愿亦见宽！”板垣：“双膝跪拜神灵前，一心乞恕罪不浅。朝夕待死，片刻亦是。人生之途，全力以赴。”松井：“天地无恨人无怨，心中

唯有无畏念。思宁神安上旅途，无愁无虑趋向前。何物欲留人世间？唯吾心肺一忠言。自他平等不可忘，于此应怀真诚胆。”

木村没有留下文字，他委托花山转告夫人英凤子：“此次之事乃前世之缘，应该想开。我作为长久和平的一块基石，是欢欢喜喜地离开人世的。超脱了的死，便是永远的生。愿护佑神保佑我俩来世仍结良缘。”

广田的做法和木村类似，他告诉花山：“你看得出来，我身体没有什么不正常。请转告我的家人，我是健康默默地死去的。我很早就不搞文学什么的了。倒是读过别人的东西，但自己从来没写过，所有也没有什么歌啊俳句啊什么的。”

其他被判处终生监禁或有期徒刑的被告关押地点叫蓝区，原来是关押女囚的地方。蓝区和5C区之间隔着一堵高墙。从那里看不到关押在5C区的人，但站在蓝区二楼上能清晰看到5C区囚室内昼夜不熄的灯光。佐藤在日记里写道：“每天早上起床，我都会朝那边久久凝视。看到那边的灯光依旧，我就会告诉自己‘还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一个又一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一个多月也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22日临近午夜之时，佐藤突然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5C区囚室内的灯光明天很可能不会再亮了。佐藤确信今后再也见不到师父了。

佐藤的预感果然很准。22日23时30分，花山博士来到一楼的临时小教堂，点上蜡烛、倒上清酒和水等待7人的到来。他看到第一组四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土肥原，他身后依次是松井、东条和武藤。美国人的绞刑架实在太小，一次只能挂4个人，7人只能分成两批上路。每人的左右手各有一名宪兵护卫，他们双手戴着手铐，手铐上的护身带一直绑到大腿上，导致行动极其不便。几个人穿的都是美军普通的作业服，脚上穿着系带的日本高筒靴。带队美军军官告诉花山，他只有7分钟时间为这些人送行。花山用蜡烛火苗点燃线香，

一根根交到每个人手上，之后让他们在叠放在佛像前的奉书上签名。虽然戴手铐导致行动不便，几个人还是按刚才的次序依次签上了名字，然后端起桌上的清酒一饮而尽。随后花山还要为另三个人重复一遍这些程序，唯一不同的是，平时滴酒不沾的木村只抿了一小口酒。花山在《平和之发现》一书披露了上述细节。

还剩2分钟，花山高声朗诵“三誓偈”最初三颂和最后一颂，4人闭目听完，然后睁眼一起致谢，东条和松井还将戴着的念珠取下来交给花山。东条提出，此时应该高喊“万岁”，并且提议让松井打头。松井将头转向皇宫方向，高声叫喊三声“天皇万岁”。接下来4个人一起高喊三声“大日本帝国万岁”，然后开始相互握手，彼此鞠躬说再见。花山带着他们走向行刑室。据说1944年11月7日苏联天才特工理查德·佐尔格和日本同谋尾崎秀实就是在那里被绞死的。

门口的美国宪兵拦住了花山，然后带其余人进入室内。行刑室内灯火通明，靠墙的地方并排站着4个人，其中两人身穿深色西装，另外两位身着将军制服。前两者分别是美国和英国派出的监刑者西博尔德和肖，后两者是中国和苏联代表商震上将和杰列维扬科中将。室中央是一座有13级台阶的高台，从绞刑架上垂下来的4根绳索是用2.5厘米宽的马尼拉麻拧成的，已在前一天被切割成24米的长段，并经过水煮和拉伸去除弹性，然后涂上油脂以保持润滑。以上措施，都是为了使受刑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上路走人”。

4人在台阶下站成一排，宪兵为他们取下手铐，东条的眼镜和假牙也被取了下来。没有记者现场观摩，我们只能听听西博尔德后来说的：“他们似乎是拖着脚步走路，从我面前经过时，都是一脸茫然。”没有人需要借助宪兵搀扶，4人缓缓爬上13级台阶来到绞索下边。宪兵将黑色头套戴在他们头上，然后将绞索紧紧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行刑官约翰·伍德中士向监刑官敬礼，报告说执行死刑已准备就绪。随着他“开始”号令的发出，4人脚下的活动地板迅疾弹开。正给

第二组囚犯主持仪式的花山听到室内传来了很响的坠落声，西博尔德回忆说，“绞架机关发出的声音，好像步枪连发”。

一名美军军医走上前用听诊器检查每一个吊着的人。确认犯人死亡，他叫来了另一位级别更高的军医，后者将上述程序重复一遍后宣布：“犯人已经死亡。”两人共同出具的报告上写有受刑者死亡的准确时间：土肥原，12月23日0时08分30秒；东条，0时10分30秒；武藤，0时11分30秒；松井，0时13分整。美国陆军丧葬登记队上前切断绳索，取下尸体采集指纹，然后把尸体放进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0时19分，第二组的3人进入行刑室。“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广田转过头来直盯着我的眼睛，”西博尔德说，“似乎在乞求我的理解和同情。”刚才那些程序被重新执行了一遍，板垣死亡的准确时间是32分30分，广田34分30秒，木村35分整。由两名军医签字的7人的死亡证明，现存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行刑完毕，4位监刑者可以离开了。商震上将准确记得，自己离开巢鸭监狱的时间是凌晨1时10分。

在监狱之外，《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林赛·派瑞特开车沿长长的混凝土围墙转了一大圈。他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写道：“我们发现大门处无人把守，也无人等候。事实上，整个地区遍布的小商店和单薄的战后房屋都已睡熟。”

凌晨0时35分刚过，第一生命大厦二楼占领军司令部涉外局的值班室里突然传出清脆的电话铃声。正躺在帆布床上小憩的值班军官霍金斯上尉和克兰茨中士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两人前一天19时就来到这里等候了。接完电话，霍金斯上尉迅速打印出了一份副本，来到走廊上，一脚踹开了隔壁新闻室的大门，等在那里的各国记者吓得跳了起来。他们前往现场采访的要求得不到批准，只好在这里干等。几分钟后，东条等7人被处决的重大新闻迅速被发往全世界。

凌晨2时05分，在两辆载有荷枪实弹美国宪兵的吉普车前后护卫下，一辆美军大型军用卡车冒着蒙蒙细雨冲出巢鸭监狱大门，沿京滨国道朝横滨方向绝尘而去。卡车上的7具棺木里，装载着东条等人的尸体。在美军第一〇八军需处墓地登记小队驻地稍作停留，卡车于清晨7时40分驶入横滨市西区久保町久保山火葬场。这里被提前赶来的一队美军宪兵团包围，闲杂人等都被清走了。按照美军的命令，火葬场内只留下负责火化作业的厂长飞田浩志、火夫长矶崎及两名火工共4人。清晨8时整，火葬场高高耸立的烟囱中冒出了缕缕青烟，至10时10分完全消散。7名战犯的骨灰被装入长10厘米、宽13厘米、高5厘米的黑色小木盒内带走。负责骨灰处理的美军飞行员卢瑟·弗瑞森少校透露，“我驾机飞至横滨以东48公里处的太平洋上空，向海中大范围抛撒了骨灰”。

当时在日本国内，为军国主义分子鸣冤叫屈、翻案招魂的右翼势力仍然存在，美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西博尔德这样解释美军的处理方式，“为了让战犯之墓或骨灰将来不被视为招魂之物，我们采取了向大海抛撒的方式”。美国人希望东条等人从物质上完全消失，不给那些心存不满者有任何“借灰还魂”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东条等人被执行死刑之后，一些印度宗教团体对未将遗体或骨灰交给被告家属一事提出抗议，无人理睬。看来法官帕尔、总理尼赫鲁和印度民众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

貌似美国人称得上智者千虑了，但是在日本人眼中，他们看似严密的防卫措施绝对不止一失。留在火葬场执行火化作业的4个日本人看似木讷，却无一不是准备盗走战犯骨灰的窃贼。11月12日法庭正式宣判之后，小矶国昭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第一时间找到东条的日本律师清濑一郎，共同商议对策。两人一致认为美国人一定会像在欧洲处理德国战犯的尸体那样，将7人绞死火化后把骨灰撒入大海。即使无法从监狱里将人解救出来，也要想方设法取得他们的骨灰，哪怕是一部

分。经多方打探，三文字得知处刑时间定在圣诞节之前，地点就在巢鸭监狱。在进一步得知火葬地点定在横滨市的久保山火葬场时，三文字顿时有了主意。久保山上有座兴禅寺，主持市川伊雄是他结识多年的老朋友。半年前三文字夫人因病去世时，就是市川在兴禅寺给她做的法事。三文字还知道，市川多次前往法庭旁听，言语间多次流露出对美国人的不满。

三文字来到兴禅寺向市川说明来意。市川答应合作，并叫来火葬场厂长飞田共同密谋。三人清楚从美国人枪口之下夺走或偷走尸体绝无可能，只能在骨灰上想办法。三人最后决定，在火化或处理骨灰的过程中由飞田出手实施偷窃，偷到的骨灰越多越好。飞田特意挑选了亲信火夫长矶崎和两名火工配合行动。美国人将7具棺木运到火葬场时，未意识到留在那里的4个人心怀不轨。

飞田亲手打开7扇烧窑的门，将7具尸体分别放入。点火20分钟后，只有飞田被允许到窑后方观察火化情况。他发现瘦小的松井烧得最快，没多久就火化完了，身材壮硕的武藤费力许多。一个半小时后火化结束，飞田带人熄灭了火焰——美国人要求当天不准再进行其他火化作业——将窑门打开。趁美国人不注意，4人成功将7人的骨灰偷偷各取走一小部分——分量以不被美国人看出来为标准——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骨灰盒，藏到另一个房间里。一名火工因职业习惯，在被藏起来的骨灰盒前烧上了香。美国人“闻香而至”，将骨灰收走倒回原来的盒子里。在美军宪兵的严密监视下，飞田等人将台上残留的少许骨灰扔进用混凝土浇筑的弃骨池中。日本人的骨灰偷盗计划宣告失败。

但三文字岂肯罢休？他和飞田一起找到市川，商议补救措施，决定趁美国人不注意时将扔进弃骨池内的少许骨灰取回来。飞田特别强调，在7人之后，没有再往里扔过骨灰，从最上边取出来的肯定就是东条等人的骨灰。当然，再想将骨灰分清楚完全不可能，偷出来的骨灰

只具有象征意义。三人商定第二天夜间实施行动，因为25日是圣诞节，狂欢中的美国人警惕性是最低的。

12月25日深夜，三人身穿黑衣悄悄摸到弃骨池边。三文字和市川负责警戒，飞田在火葬场使用的长火钩子尖头绑上空罐子，从深达4米的弃骨池中取出大约1升的骨灰后，匆忙逃回兴禅寺。暗夜中盗取的骨灰中掺有多少泥土杂物，究竟有多少属于七个人，无从考证。这些骨灰暂时存放在寺内由市川保管。为掩人耳目，装骨灰的盒子上特意写上“三文字正辅”的字样。正辅是三文字的侄子，他是在上海前线被中国人击毙的。

1949年5月初，三文字终于将取得部分骨灰的秘密告诉了7人家属。5月3日，东条夫人胜子、板垣夫人喜久子、广田儿子正雄、木村夫人英风子一起来到热海松井的家中，武藤和土肥原的家属缺席。三文字和市川本拟将骨灰分给7家分别收藏，但鉴于外边风声尚紧，东条夫人胜子提出，还是将骨灰集中存放为好。众人商议决定，将骨灰暂时存放于松井在伊豆山建立的那座兴亚观音堂中。三文字告诉观音堂住持伊丹忍礼，要将侄子正辅的骨灰临时保存在这里一段时间。松井的铁杆粉丝对骨灰属于何人心知肚明，当场同意接纳寄存。

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驻日美军结束占领，分批撤走。1959年4月19日，在热海市伊豆山当年松井建立的兴亚观音像右手五六米处，日本右翼势力建了一座纪念碑，上边“七士之碑”四个字下边似有似无地写着“吉田茂书”。钻过周围灌木丛绕到碑边，可以发现上边刻着7名战犯的名字，字迹来自他们上绞架前戴手铐写下的签名。据说碑下埋着当年盗出来的骨灰。4月22日，7人剩余骨灰的交接仪式在日本厚生省进行，被分开放置在7个小白木箱内，由家属前来认领。广田家属声明不要骨灰，拒绝认领。

事情还没有结束，三文字等人想为7名战犯建立墓园，选择的地点是松井老家爱知县幡豆町三根山。1960年8月17日，由前爱知县议员三浦公山和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共同兴建的“殉国七士墓”建成并举行揭幕仪式，从伊豆山“七士之碑”分出来的骨灰被装入墓中。当天出席仪式的除了三文平和市川，还有日本律师联合会代理理事、东京审判时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东条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以及各界人士300余人。家属中只有东条夫人和木村夫人到场。墓碑铭由林逸郎书写，结尾处写道：“遥望大洋彼岸，探求太平洋战争的真相，为实现永久和平而努力。”看上去不伦不类。不远处的诗碑上，《哭殉国七僚友记狱中作》一诗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妖云镇狱朔风腥，昨夜三更殉七星。暴戾复仇还太古，雪冤何日靖忠灵。”诗作者就是前日本驻柏林大使、被提前释放出狱的甲级战犯大岛浩。

今天伊豆山上看到的“七士之碑”是三段粘起来的。1971年12月12日，日本左翼组织“东亚反日武装战线”头领大道寺将司、片冈利明带着一名马仔携带自制炸弹来到伊豆山，对“七士之碑”和兴亚观音像实施爆破。或许因为炸弹威力不够或操作不规范，仅“七士之碑”被炸成三段，观音像没有受到严重损伤。1972年8月，日本右翼人士对“七士之碑”进行修复，但断裂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1948年12月23日上午，世界各大媒体在显要位置登载7名日本战犯遭到处决的重要新闻。根据麦克阿瑟提议，日本进行了全国性的祈祷活动。《朝日新闻》发表社论：“今天，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神道教及其他宗教团体，将为和平祈祷，度过一个庄严肃静的时刻。不管这7个人犯下何等罪孽，对于人这一族类来说，不得不执行这样的判决，是一个悲剧。我们不要让这场悲剧结束得毫无意义。对和平的祈祷，绝不能在片刻后就终止，而应该成为日本的一个里程碑——日本将从此开始践行其寻求世界永久和平的使命。如果日本人民

现在不能反省这场战争的道义责任，对这7名犯人的处决，以及国际军事法庭耗时颇多的裁决将成为徒劳。”

实际上，曾被当作甲级战犯嫌疑人关押在巢鸭监狱的人，远比后来受审的人多得多。美国人的最初说法是，一旦第一次展示性审判结束，这些嫌疑犯将会被依次起诉。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大批量发生。1948年以后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战胜国因“冷战”分崩离析。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封锁了西柏林，共产党人强化了希腊的内战。而在远东，不断壮大的越南共产党逐渐接管反法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荷属东印度呈现类似局面。在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暴动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在东亚大陆那个最古老的国度，东京审判正式宣判前两天，11月2日，林彪的部队攻克沈阳。局势不断变化，美国对日政策逐渐由惩罚变为扶持，准备将日本建成西方在远东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桥头堡。随着时间推移，巢鸭监狱中被监禁的人被逐步释放，到1947年6月只剩下50人。到东京审判结束时，这一数字骤减到19人。第一次审判的无比冗长使盟国彻底丧失了耐心，如果每一轮审判都持续两年半，很多被告甚至法官都会老死在审判席上——来东京时39岁且喜爱健身的勒林法官，估计能将所有人全部熬死。就在东条等人被处决后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占领军法务部部长卡彭特上校正式宣布：“前甲级战犯嫌疑人，包括拘押在巢鸭监狱内的，或拘禁在自己住宅里的，以及目前未受审判的人，将全部从监禁中释放。”美国人给出的正式理由是“罪证不足，免于起诉”。

被一次性释放的这19人是安倍源基、安藤纪三郎、天羽英二、青木一男、后藤文夫、本多熊太郎、石原广一郎、岩村通世、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葛生能久、大川周明、须磨弥吉郎、多田骏、西尾寿造、高桥三吉、谷正之和寺岛健。这些人几年的监狱也没白蹲，出狱后“身价大增”，纷纷出版了回忆录。“右翼教父”之笹

川良一于1949年5月出版了《巢鸭之表情：战犯狱中秘话》一书，儿玉也在1950年10月出版了《狱中内外记》，书的封面采用了巢鸭监狱大门的特写照片。安倍源基的《巢鸭日记》的出版时间不详。

并非所有甲级战犯嫌疑人都被免于起诉而释放。此前在1948年10月29日，一场“准甲级审判”已在东京丸之内三菱仲一—号馆开庭，1949年4月26日又移往青山日本青年馆。这次审判因此称为“丸之内审判”或“青山审判”。该案的被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另一个是前陆军省俘虏情报局局长、俘虏管理部部长田村浩。对他们的审判，是占领军法务部长卡彭特上校提出来的。在东京审判中累得够呛的美国律师弗内斯、布莱克尼又马不停蹄赶来为丰田辩护。这次他们采取了有效的辩护策略，从被告在被控罪行发生时具有的职权入手，通过证明被告对其下属部队没有行政管理权，提出被告不应对其下属部队的罪行承担指挥官责任。这次辩护获得了成功，丰田于1949年9月6日被无罪释放。此前，田村于1949年2月23日以“允许部下虐待盟军俘虏负有个人刑事责任”而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东条等7人被处决之后，被判终身监禁或有期徒刑的18个人中，只有5人服完了刑。梅津在审判后期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于1949年1月8日病死在狱中。第二个离世的人是白鸟，因喉癌于1949年6月3日在狱中去世。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的东乡，于1950年7月23日因心脏病和急性胆囊炎病死在美国陆军第361医院。1950年11月3日，小矶因食道癌病死于巢鸭监狱。最后一个在服刑期内死亡的是平沼，于1952年8月22日因年老体衰死于庆应医院。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总算服完了刑。他们如果没病死，大概率在1954年至1956年被假释出狱。

第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是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于1950年11月获假释出狱。1951年，在出席华盛顿一次联合国的活动时，重光专程前往拜会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告诉重光：“我一直相信

你是无辜的，你的认罪书是个严重错误。”这话纯属事后卖好，凭借《宪章》第十七条赋予他的特殊权利，当初麦克阿瑟完全可以赦免重光葵。1954年12月10日重光重返政坛，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副首相兼外务大臣，任内实现了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当年正是苏联人将他送上了法庭——以及加入联合国等重要工作，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题为“日本将成为连结东西方的桥梁”的重要演说。重光后来出版的《昭和之动乱》上下两卷受到了学术界一致赞赏，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57年6月27日，重光因突发心梗死于神奈川县家中，终年70岁。

其余被关押的战犯都未能服完刑。1954年至1956年，他们陆续获得假释出狱。最年轻的佐藤最后一个走出监狱时，已是1956年的3月31日。1958年4月7日，依然活着的10名战犯依据《战胜国协议》被赦免成为自由身。国际人权联盟秘书长、法国人艾迪尔·若代尔评论说：“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蒋介石时期的那个坚定的盟友，于是便有更多的人希望用大日本帝国来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意志。朝鲜半岛正在打仗，一些重要人物却被关在监狱里白白发霉，弃之不用实在可惜。对律师来说，时间常常是他们最得力的盟友，东京审判的辩护律师团特别相信这一点。”

像重光一样，贺屋出狱隐居一段时间后重新出山，担任了池田勇人内阁的法务大臣。在任内，他特别指示日本学者从法律的角度重新研究东京审判。除了重光和贺屋，大部分人出狱后选择半隐居生活，以健身或写回忆录度过余生。木户对记者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写的，一切都让历史来评判。”但他还是在1966年4月出版了《木户日记》上下两卷。大岛在拒绝自民党请他出山竞选议员的邀请时说：“作为把国家领上了错误道路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了。”除了拒绝公开露面，大岛甚至不愿意写回忆录：“如果我写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就可能以大岛的主观去影响历史

学家，我不想在三国同盟之后再对国民犯罪。”也许是经过了监狱生活的磨砺，也许是采取了相对超然的生活态度，这些被判刑后又重获自由的人除了桥本只活了67岁，其余竟然都活过了80岁，大岛、荒木和岛田更是活过了90岁。

1956年获假释出狱之后，铃木贞一在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老家度过余生。附近居民按战前习惯称呼他“阁下”。在日本，这种称呼通常只用在高级政客、将军或贵族身上。从脸上表情来看，铃木显然非常受用。1959年，自民党邀请他出山参加参议院选举，遭到拒绝：

“你们弄错了，属于我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掌管过国家的人，不会再坐回那个椅子了。”1987年，铃木破例接受了日本历史学家保阪正康的采访。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的铃木告诉保阪：“美国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历史，所以认识问题非常单纯。与之相比，俄罗斯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文化，国民很有气度，日本不应该倒向美国一边，而应该和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

当时铃木已完全失聪，保阪只能把问题用大字写在纸上拿给他看。两人的对话自然离不开太平洋战争。

保阪：“在发动战争之前，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铃木：“当时，我任东条内阁企划院总裁。为了发动战争，我做了物资和工业生产能力的计量分析。老实说，由于陆海军不愿把石油储备的真实数据告诉我们，统计起来非常辛苦。但他们提供的数字，只能得出无法进行战争这种令人沮丧的结论。这一主张，我在东条内阁的会议上讲过很多次。”

保阪：“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打了那一仗。战后很多人议论说，我们的物资是如此匮乏，为什么还要打那一仗？”

“我认为，这种议论是将因果关系搞颠倒了。”铃木好像忽然来了精神，盯着保阪的眼睛说，“在那个时候，正是因为日本物资缺乏，没有办法，所以才发动了那场可怕的战争。”

1989年7月15日，最后一名甲级战犯铃木贞一老死，年101岁。据说铃木咽气前，孙子高声叫他“爷爷”，他没有丝毫反应，旁边一名女护士叫了声“阁下”，铃木竟然缓缓睁开了眼睛。看来在内心最深处，铃木仍然念念不忘自己当年被称作“日本经济沙皇”时的“无上荣光”。铃木的丧葬仪式在东京都杉并区福相寺举行，丧葬委员会委员长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现场司仪是时年94岁的前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

小他13岁的天皇裕仁没能熬过铃木，已于半年前的1989年1月7日去世。铃木是唯一活到平成时代的甲级战犯，一个人跨越了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时期。日本媒体评论说：“铃木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尾声

1974年2月22日傍晚，在菲律宾卢邦岛一个河川汇流处，日本青年探险家铃木纪夫正在自己的白色帐篷外边张罗晚饭，身后突然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喂！”那声音低沉得好像从地底下传出来的。铃木下意识扭头望去，只见数米之外站着一个身材瘦削、军衣反穿、军帽反戴、全身挂满了树叶的男人。他的手中举着一支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铃木心中一阵狂喜，他难道就是那个新闻媒体上连篇累牍报道过的神秘人物吗？铃木相信，此人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只有他才具备在如此近距离而自己浑然不觉的特殊能力。铃木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他笨拙地向对方敬礼，手因紧张而颤抖。他怯生生地问道：“您是小野田君吗？”

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那人开了口：“是的，我正是小野田宽郎陆军少尉！”铃木完全不知道，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风险，此人已在他身边潜伏了4天，在确认周围没有狙击手或军警存在后才突然现身。此人的野外隐身术已臻化境，铃木丝毫未察觉到近在咫尺的危险。

“啊，原来您就是小野田少尉阁下！您这些年辛苦了。”因为过于激动，铃木连说话都有点结巴，“战争已经结束了，请跟我一起回日本吧！”

“不！”那个叫小野田的人厉声呵斥道，“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小野田君，请跟我回去吧，天皇陛下和全体国民都很关心您。”

“谁命令你到这里来的？”

“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我只是个探险者。小野田君，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为了缓和紧张气氛，铃木恭恭敬敬地向小野田递上了一支万宝路香烟。

这支美国烟让小野田再次提高了警觉：他该不会是美国人派来的奸细吧？但小野田没有拒绝对方给自己点烟，他很久没有闻到烟草的味道了。说心里话，他也很想和面前这个年轻人聊聊——当时小野田51岁，铃木只有24岁。自16个月前一等兵小冢金七遭到伏击死亡，小野田还没跟任何人说过话。他用枪指着铃木说：“往山上走！”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距离帐篷约50米远一处斜坡上并排坐下。小野田把枪放在身边，保持一种随时从腰间拔出军刀的警戒姿态。30年来，他时刻处于临战状态。铃木提出想照张合影，小野田答应了。他想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如果那张照片能够传出去。夜幕降临，两人开始在黑暗中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

铃木：“小野田君，您打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待下去吗？”

小野田的口气不容置疑：“是的，除非我接到上司解除任务的命令。”

铃木：“小野田君，您的住处在哪里呢？”

“我没有固定住所。为了掌握全岛情况，我一直在来回移动。藏身地一旦固定下来，就容易被发现并破坏，我个人也会非常危险。”之前30年，小野田记得自己成功逃脱了美菲军93次追捕，菲律宾军方的统计数字是133次。

铃木：“您还剩下多少子弹，藏在哪里呢？”

这可触到了小野田的痛点，他大声训斥道：“不许多问！”在小野田眼里，子弹数量和藏匿之处属于最高级军事机密。

铃木：“小野田君，我觉得刚才那张照片没拍好，明天天亮我们再拍一张吧。”

小野田犹豫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会是想找机会去向菲律宾人报信吧？但他还是答应了，随他一起来到帐篷旁边。小野田拒绝进入帐篷——对他来说那是异常危险的行为——而是盘脚坐在外边，不时用余光监视周围。

“今晚我们一起喝酒，等待天亮。”铃木从帐篷里取来酒杯、清酒和大豆罐头。

“我不喝酒。战前在中国的汉口工作时，我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小野田不敢吃罐头，怕铃木下毒。但看到铃木吃得很香，他忍不住吃了一点儿。他30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美味了。

“你到荒岛上来，真实目的是什么？”小野田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就是为了找您。”铃木为自己的探险计划确定了三大目标，“找到小野田、熊猫和喜马拉雅雪人。”其中小野田排在第一位。29年以来，日本和菲律宾政府为了找到眼前这个人，先后动员上万人实施多次大规模搜捕，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铃木读过有关小野田的报道，对他的这种执着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说：“我是战后才出生的。如今的日本和战前截然不同。我从电视和报纸上得知，在这个小岛上还有您这样一个人存在，他们多次搜捕都无法找到，就想来碰碰运气。如果有幸找到，我想向您了解战前日本人的具体想法。小野田君可真是个英雄啊！”

“我根本不是什么英雄，”小野田不赞同铃木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军人，正在忠实执行被赋予的任务而已。”

“您是英雄！”铃木说，“和其他轻易举手向敌人投降的人相比，小野田君还在坚持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我的眼里就是英雄。”

“现在日本人都吃上白米饭了吗？是不是还过着贫困的生活，终日辛苦劳作？”在小野田的潜意识里，日本本土已被美国占领，现在那里的政府只是美国人扶持的傀儡。真正的日本政府转进“满洲”，仍在继续战斗。

“虽然日本不幸战败了，但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复兴，并发展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以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我无法反驳你。你今天的话，我就当作小说听了。”

“你真是个大傻瓜！”无法说服小野田的铃木显得有些意兴索然，索性钻进帐篷，借着酒劲呼呼睡去。他知道小野田是断然不会进入帐篷的。

次日清晨，铃木到河边淘米准备做早饭。小野田借口洗脸，提着枪跟在他身后，不时观察周围动静。吃完早餐，两人开始拍照。小野田特意叮嘱铃木：“把我左手手腕的伤疤拍清楚，它可以证明是我本人。这个伤疤是我上中学时参加剑道比赛时留下来的。还有，请把这支枪的菊花纹章也拍清楚一些。”

铃木问小野田：“您知道今天是几号吗？”小野田“1974年2月21日”的准确回答让他惊讶万分。铃木不知道小野田是通过收听收音机来确定准确时间的，他已经在岛上停留了29年零6天。拍完照，小野田转身准备上山。铃木向他高声喊道：“小野田君，只要有上司的命令，您就下山，是这样吗？”

“是的，我一直在等待上级的命令。”说完这句话，小野田提枪扬长而去，对身后向他敬礼的铃木完全不加理会。两人见面的这个地点，后来根据小野田老家的名字被命名为“和歌山点”。

1922年3月19日，太平洋战场最后一个缴枪投降的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他的父亲种次郎当过教师、报社主编和县会议员，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玉江也属于当时日本很少见的知识女性。因此除了小野田，大哥敏郎、二哥格郎、弟弟滋郎都受过良好教育。1939年从老家海南中学毕业，小野田拒绝继续读书，到田岛洋行贸易商社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年3月被分配到中国汉口分社上班。与老酒颇有些渊源的江城武汉于1938年10月被日军占领，有侵略者的铁蹄和刺刀作为后盾，在华日本商社赚得盆满钵满。17岁的小野田每月的工资居然达到200日元，彼时一名陆军少尉的薪水才70.8日元。在这段时间里，小野田身穿英国产的高档西装，开着美国1936年产的史蒂贝克牌汽车，频频出入歌厅、酒店等高档场所。他最喜欢跳舞和打麻将。由于牌技出众，小野田在麻将桌上战无不胜，连当时恰好也在武汉的二哥格郎——他是日本陆军一名主计曹长——都成为给他“捐钱”的对象。最后格郎索性拒绝与弟弟打牌，“与其在牌桌上被你羞辱，还不如让我直接掏钱给你”。小野田的很多高档消费来自牌桌上赢的钱。小野田喜欢摄影和无线电，这显然不是穷人能从事的爱好。后来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战争，我也许会成为商界成功人士，拥有花不完的钱，到处游玩，享受快乐人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急需扩充新的兵源。1942年5月，刚满20岁的小野田在汉口接受了征兵检查。他身体素质极好，健康无近视，身高162厘米，体重60公斤，条件远远超过当时征兵标准中的最高等级甲种，属于超一流的优质兵源，被征召入伍铁定无疑。小野田从商社辞职，回到国内筹备入伍事宜，很快接到了前往和歌山第六十一步兵联队报到的通知。1942年12月10日，小野田正式入伍成

为一名二等兵。第二年，他所在部队被派往南昌，前来迎接一众新兵的就有他的二哥格郎。小野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围剿”江西的中国游击队，正好与他“未来的职业”吻合。很快他又通过了军官候补生考试，回国进入久留米第一陆军预备士官学校步兵科深造。

1943年8月的一天，一名教官将小野田叫到办公室，问他是否熟悉中文。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命令小野田前往一支神秘部队——东部第三十三部队报到。小野田报到后方才得知，这支部队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归陆军参谋本部直接管辖的中野学校是培养间谍和特工的专业机构，小野田之所以能被这所学校选中，是因为他具有几项普通人所不具备的技能：会说中文，懂摄影和无线电，还能熟练驾驶汽车，这些都是一名特工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小野田对学校非常满意，学习热情格外高涨。与陆士、陆大的必学经典《战阵训》倡导的“宁死不降”相反，中野学校要求学员忍辱负重，坚强活下去，“与其死，不如成为俘虏，因为诈降还能有机会获取敌人的情报”。中野学校的学生个个留着漂亮的长发，这在流行光头和短发的日本陆军军官中显得另类。令小野田稍感沮丧的是，从事这一职业必须隐忍，冒险取得的功绩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公之于世，甚至会换来无数骂名，遭到不知情者的唾弃。除了接受洗脑教育，小野田还学到了暗杀、破坏、伪装、潜行、联络、虏获等“专业知识”，甚至包括日本古代流传下来的忍术、耳语术等。如伪装一项，就包括易容术和隐秘携带情报的方法，“将脚踝切开小口，将情报塞进去再封起来”，“将情报吞下肚，到安全之地再排泄出来”等。他们还被要求养成默记的习惯，以防被捕后留下证据。这些特殊技能的获得，对小野田未来在孤岛潜伏30年展开的游击战帮助极大。

由于前线急需用人，小野田接受了3个月培训就匆匆毕业。1944年12月17日，已晋升少尉的小野田和22名同学一起乘机从宇都宫机场出发，中途在台湾经停加油后直接飞往吕宋岛克拉克机场。飞机刚刚在

机场降落，前方就传来了美军已在民都洛岛成功登陆的消息。小野田被分配到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部情报部别班，班长是谷口义美陆军少佐。12月26日深夜，谷口将他和5名同期生送往负责南吕宋防御的振武集团司令部。一名情报参谋向小野田下达了书面命令，上面盖有振武集团司令官兼第八师团师团长横山静雄的印章：“卢邦岛警备队队长应统辖岛上所有部队，准备进行游击战。兹特派见习少尉军官小野田宽郎前往指导作战。”宣读完上述命令，这名情报官又补充说：“要延迟敌人对吕宋岛的攻击，就必须破坏卢邦岛上的机场和码头。如果敌人登陆后试图使用机场，就要采取行动炸毁敌机，并枪杀尽可能多的敌军飞行员。另外，你们不要指望在短时间得到任何增援。”谷口也补充说：“虽说指导游击作战至少需要两个人，但限于现在客观条件，这项艰巨任务只能由你一人承担。多多辛苦，好好干吧，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

在第八师团司令部里，小野田恰好遇上了前来视察的方面军参谋长。上节叙述中被绞刑处决的武藤章中将告诉小野田等人：“早就听说你们来了，只是没时间会见你们。现在正是战局不利时期，希望你们能全力以赴执行任务，拜托了。”师团长横山特意叮嘱小野田：“记住，不准随随便便牺牲！不管是三年还是五年，都必须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在我们发起反攻之前，哪怕只剩下你一个人，即使食草啖泥也要顽强活下去完成任务。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记住，绝对不能轻易牺牲！明白吗？！”

小野田未来的“上班地点”卢邦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西南160公里的中国南海之中，西北距黄岩岛约300公里，具体位置是北纬14度、东经120度。这座小火山岛南北长27公里，东西宽20公里，面积约192平方公里，是扼守马尼拉湾的咽喉要地。岛中央有一条海拔五六百米的山脉，东部和北部海岸有小块平原，南部连绵起伏的山地生长着茂盛的热带丛林，是进行游击战的绝佳场所。岛上自然资源丰富，

约18000名岛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平原地区开垦农田，种植稻谷，偶尔会出海捕鱼，过着半农半渔的平淡生活。站在岛屿东北海岸向海上望去，依稀可见美国人当年拼死据守的巴丹半岛和麦克阿瑟抛下一句“我会回来”后仓皇撤离的科雷希多岛。现在麦克阿瑟果真兑现了诺言，率领大军杀了回来。

1944年12月30日21时，头戴草帽、身穿夏威夷衫的小野田装扮成普通人的模样，乘一艘机帆船前往卢邦岛。除了身上带有3000日元活动经费，他还携带了大量炸药和雷管，这是他爆破机场和码头必不可少的工具。战争进入尾声，属于小野田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谁能料到，他这一去，就在岛上待了30年之久。

12月31日黎明时分，机帆船顺利抵达狄里克港。小野田迅疾登岸向卢邦岛守备队队长早川茂纪少尉报到。日本在岛上的驻军除了早川的警备队约50人，还有陆军机场大队一个小队24人，海军航空整備队55人，航空情报、雷达探测人员70名，总计约200人。让小野田失望的是，这些部队装备极差，只配备有三八式步枪等轻武器，连轻机枪、掷弹筒和手榴弹都没有。小野田很快与师团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向岛上增援重机枪和600发机枪弹，却被上司以重机枪不适合灵活的游击战为由拒绝。即使如此，小野田仍以极大热情投入战备之中。从1945年元旦开始，他从地形、水文、居民情况等调查入手开始了全方位的侦察活动，并绘制出一份1:2000的作战地图。小野田得到的命令是破坏码头和机场以迟滞美军的进攻，但破坏码头的建议遭到陆军机场大队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还要使用码头向吕宋岛运送航空燃油和撤出部队。小野田爆破机场的提议同样遭到了海军整備队坚决抵制，理由是今后万一能够夺回制空权，机场还能为自己人所用。小野田只有指导权而无指挥权，徒呼奈何。

1945年1月3日8时30分前后，接到瞭望哨通知的小野田登上山顶，举起望远镜向海面望去，那里出现了一支由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

舰和驱逐舰护卫的庞大运输船队。小野田立即向马尼拉方面汇报。前文提到，日军侦察机同时发现了这支舰队，他们正是由麦克阿瑟亲自率领的美军吕宋岛攻略部队。1月9日，美军在林加延湾顺利登陆，菲律宾战局对日军来说更趋绝望。小野田认为美军很快就会前来攻击卢邦岛，凭岛上现有的防卫力量守住机场和码头绝无可能，于是再次提出炸毁机场和码头、保存有生力量到丛林中去打游击的建议。他的提议遭到早川的厉声呵斥：“我们宁愿在滩头和敌人同归于尽，也不会带着弹药和粮食到山上去打游击，那属于不折不扣的懦夫行为。”两人在不同学校学习的理念产生了激烈冲突。但人家早川是40多岁的资深陆军少尉，拥有作战指挥权，谁又会把只有指导权且刚到岛上的22岁毛头小伙小野田放在眼里呢？

正如小野田所料，美军终究来了。美国人认为若不拿下卢邦岛，舰队就无法自由出入马尼拉湾。实际上他们针对卢邦岛的军事行动纯属画蛇添足，这个连一门炮都没有的孤岛完全可以直接跳过去。2月28日黎明，小野田通过望远镜发现大约50名美国大兵在岛内侧海岸的一个小村庄附近登陆，猫着腰向内陆缓缓推进。小野田认为，这属于美军的佯攻行动，他们的主登陆点毫无疑问是最具军事价值的狄里克港。但以目前岛上的孱弱兵力，实在分不出兵力前往拦截，索性按兵不动，听天由命。果不其然，太阳升起，2艘美军驱逐舰和3艘运输船驶入狄里克湾，用舰炮向岛上猛烈轰击。2小时后，美军战机也来凑热闹，向岛上的日军阵地进行扫射并投下100公斤小炸弹。小野田下令引爆事先埋好的炸药，试图炸毁码头，导火索却被已提前上岸的美军小分队切断。在4辆坦克的带领下，一整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蜂拥登陆海滩，仅装备有步枪的日军仓皇后撤。小野田的任务一项都未完成，码头和机场都被美军轻松占领。

完全称不上激烈的零星战斗持续仅仅4天，美国人宣布岛上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完全结束。3月2日晚上，小野田率警备队岛田庄一伍长等

15名士兵成功穿越美军封锁线，沿密林中的羊肠小道向岛南山区撤退，准备依托早已储存在那里的粮食和弹药与敌展开游击战。3月中旬，幸存日军士兵陆续在山林的野营地集合。小野田清点后发现只剩40多人，他作为唯一活着的军官，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为了不被一网打尽，小野田将部队分成三人一组的小分队，独立展开游击作战。4月18日，小野田率岛田等几个小分队携带粮食弹药向森林深处转移，途中遭遇美军伏击，所部士兵大多战死。艰难到达集合地点后，小野田发现身边只剩下岛田一人。半个月后，一等兵小冢金七前来会合，一个新的小分队宣告成立。当时小野田23岁，小冢24岁，结过婚的岛田32岁。5月岛上雨季来临，美国人暂停了清剿行动，小野田等人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三人在一个约15度的斜坡上建立了临时宿营地。这里不易被敌人发现，也便于观察周围情况，斜坡还不易积水。为了防止睡觉时不慎滑下去，他们在脚下放置了木块或石头，怀中抱枪入睡。由于30年时间里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宿营，小野田刚回到日本时必须把床头垫高使床体倾斜15度才能入睡。为了节约粮食，他们不时猎杀岛民的耕牛以获取肉食或用香蕉、椰子充饥。岛上尚存的几个小分队彼此之间还保持着联系。10月中旬，几名外出猎杀耕牛的士兵带回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战争于8月15日已经结束，快快下山投降吧，我们一定保全你们的性命。”所有人都认为传单属于伪造，想骗大家下山投降。但大家相信美国人应该撤走了，现在已很难见到他们。前来围剿的都是菲律宾人，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1945年底的一天，低空忽然飞过1架美军B-17轰炸机，抛下了大量传单，上边竟然印着第十四方面军山下奉文大将要求各部投降的命令。对传单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小野田等人认为，它肯定是美国人伪造的，假借山下将军的名义试图欺骗他们投降。小野田等人的想法是：如果日本打赢了，上司肯定会派人来接他们；如果日本打输了，

呵呵，开什么玩笑，日本根本不可能打输的。一定是他们的游击战进行得太成功了，敌人吃不消了才想出来这种无耻诡计。小野田后来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犯下的错误，“衣服的第一颗纽扣扣错，剩下的纽扣都会扣错，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正是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此后收到类似传单和信件，他都认为是敌人骗人的鬼把戏。

1946年1月1日，小野田率领两名部下面朝东北方向，双手合十，默默遥拜皇宫。他们在树上搭起神龛，供上白米饭、蒸木薯和用椰子油炸的河虾，以椰子汁代酒庆祝岛上第一个新年。当时他认为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谁想到这样的仪式今后还要重复很多次。2月初的一天，岛田同另一个小分队的一名队员前往猎杀耕牛，误入菲军阵地，与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菲军展开激烈枪战，只有岛田一人逃了回来。那个小分队的一名成员全部战死，小野田让唯一留下的一等兵赤津勇一加入了自己的小分队。四个人分成两组实在太危险了。

小野田等人尚不知道，自1946年3月藤田好雄伍长率领3个小分队的9名士兵向菲军缴械投降，岛上残余日军就只剩下他们4个人了。性格开朗、身体健壮的岛田33岁了，年龄最大，射击技术也最精准。来自埼玉县农村的他教会大家编织草鞋，今后大家走路就不用再担心光脚被扎伤了。一等兵小冢来自东京八王子市，家境富裕，入伍前就拥有两匹赛马。他平时寡言少语，但做起事来机敏利索，执行任务时果断干练，意志坚决。一等兵赤津条件最差，入伍前是东京一家帽子作坊的裁缝，身体瘦弱且敏感多疑，怎么看都不像是当兵的料。考虑到赤津体力较弱，小野田将主要活动区域转移到西海岸，那里丛林密布，人迹罕至，偶尔才有渔民前来捕鱼，相对安全。一般每隔3天到5天，他们就会转移一次宿营地。小野田还根据四人的体力和性格来分配任务：身强力壮的岛田负责砍伐、搬运等重活，赤津干些打水、拾柴之类的轻活儿，他和小冢负责警戒和侦察敌情。岛上的雨季从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他们尽量不躺在地上睡觉，因为浸水的地面会吸

走身上的热量导致反应迟钝，睡眠时间过长还可能危及生命。他们非常注意隐藏行踪，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和岛民接触。为了不使解下来的大便给追捕者留下线索，他们每到一处都会挖坑作为临时厕所，转移时把挖出来的土填进去，并用树叶密密盖住。美国人投下的传单可以当成手纸使用，但他们还是习惯使用树叶，那些背面有刺的树叶先在裤子上把刺蹭掉。用小野田的话说就是，“任何一张遗留下来的纸，都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小野田对手头的武器弹药进行了详细统计。他自己携带有一把军刀和一支九九式步枪，7.7毫米子弹300发，另有机枪弹改装的7.7毫米子弹600发。其他三人各持有一支三八式步枪，6.5毫米子弹总计2000发。每人手里还有两颗手榴弹和两把手枪，因为子弹极少且威力太小，手枪最后被弃用。游击战究竟能够坚持多久，取决于这些枪支弹药的合理使用。小野田将子弹全部集中起来，除每人随身携带的40发——腰间子弹带内装30发，枪支弹仓内装5发，口袋里另有5发预备弹——常备弹药之外，其余子弹都被存放在一处毒蛇出没的悬崖绝壁上，那里因为危险平时很少有人接近。子弹被装入从海滩上捡来的空酒瓶里，然后再用从防毒面具上剪下来的橡胶封住瓶口。为防止橡胶被老鼠咬坏，还特意用罐头盒子铁皮做成盖子盖住瓶口。每一发子弹都经过仔细观察，肯定能打响的子弹被画上圆圈，品相稍差的则标上三角形，生锈可能打不响的子弹则只在进行威慑射击时使用。对枪支的保养更加频繁，每次战斗结束，几个人都会仔细清洁枪管和弹膛，涂上采集的椰子油。在小野田的眼里，枪支和子弹都是与生命等价的东西。雨季来临时，即使自己被暴雨淋得瑟瑟发抖，他们也会将枪紧紧抱在怀中。

一天，小分队与执行搜索任务的菲律宾军警狭路相逢并展开枪战。三个人跑出来之后才发现，体力最弱的赤津没能跟上来。过了很久，赤津才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手中的枪也不见了。小野田单身返

回去找那支步枪，所幸菲律宾人已经撤走，他成功将枪捡了回来。从那天开始，每次制订行动计划时，小野田都以体力最差的赤津作为基准。在天气晴好的清晨，他带上三名部下爬上山峰向旭日敬礼，鼓励大家继续战斗。小野田的策略非常明确：即使无法按命令占领整座岛屿，也要向岛上的菲律宾人表明自己的存在，从而让他们产生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惧感。这样他们就成为岛屿的实际统治者，这正是游击战追求的最高目标。

让小野田略感欣慰的是，卢邦岛上物产丰富，几人不用为吃饭发太多愁。平时岛民上山劳作时，往往会一次性带上足够的大米和盐巴，离开时将未吃完的米和盐挂在树上，留作下次来时食用，这给小野田等人盗取米、盐创造了绝佳机会。他们每次只是从中取出少许，数量以不被看出来为标准。有时岛民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他们饿着肚子也不会取走那些食物，毕竟性命比吃饭更重要。岛上有许多大型香蕉种植园，他们大部分时间以香蕉作为主食。只吃香蕉肯定会导致营养失衡，必须补充一些肉食。他们在岛上能够获得的肉食包括马、野猪、山猫、蜥蜴和鱼，但这些显然没有牛肉好吃。偷猎岛民耕牛的行动往往选择在雨天进行，时间一般安排在傍晚或有月光的夜里。为了节约宝贵的弹药，由枪法最准的岛田对牛实施精准射击，力争一击毙命。小野田和小冢负责迅速切断牛的颈动脉放血，花费至少1小时将牛肢解。猎杀一头牛通常能获得至少100公斤牛肉，它们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大袋子里，迅速转移到安全之处。这么多牛肉显然无法在几天内全部吃完，两三天后，剩余的肉被做成牛肉干长期存放。小野田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道是不是牛肉热量特别高，吃下去后连脚底都是暖和的，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轻松爬上一棵大树。”

小野田等人依然保持不喝生水的良好习惯，总是小心翼翼把水煮沸后才喝，因为生水会引发腹泻甚至疟疾等疾病。只有在被追捕太紧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喝生水。几人还使用岛上的椰子纤维刷牙，以保

持牙齿的健康。小野田认为，食盐和水是同等重要的基本生存物资。他们平时食用的盐要么通过偷盗，要么从西海岸岩石之间的天然盐块中获取。正是因为对健康给予了充分重视，在卢邦岛打游击的30年中，小野田只发过两次烧。小冢显然更加厉害，除了脚部受伤感染发过一次高烧，竟然没有生过一次大病。

总给小分队带来麻烦的是体力最差且意志薄弱的赤津。一次，小野田安排赤津去偷粮食，他走丢了。三人立即前往寻找，最后凭借他在平地上燃起的一堆篝火才艰难找到。在暗夜中点火是极端危险的行为，当时如果那一带有菲律宾军警存在，几个人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赤津第二次走丢是在雨季，他被菲律宾军警包围在一个山洞里。三人从后方发起突然袭击才将对方击溃，成功将赤津救了出来。匆忙撤退的途中，小冢的脚不慎被岩石划伤，伤口发炎化脓导致他连续高烧40多天才恢复过来。赤津第三次失踪之后，岛田冒着大雨外出搜寻，直到第六天才把他带回营地。三天两头出事的赤津还不时发出牢骚：“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岛田也发生过动摇，但小野田得到小冢全力支持，岛田也很快改变了主意，勉强将游击战继续进行下去。

1949年9月的一天，和小野田、小冢一起去摘椰子的赤津又一次跑丢了，小野田记得那是一个叫熊野角的地方。多天寻找未果，他们判断赤津带着他那支步枪向菲律宾人投降了。之前为了营救赤津受伤发烧40多天的小冢怒不可遏，大骂赤津是叛徒，扬言再次见到赤津时要一枪崩了他，“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家伙肯定坚持不住”。小野田认为处决赤津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是队长”。赤津“叛变”使小野田更换了子弹的隐藏之处，适当调整了之前的行动模式以规避风险。

1950年6月，小野田发现原来一向平静的马尼拉湾突然热闹起来，众多美军作战舰艇和补给船只频繁出入，伴随大批战机出动。小野田认为这是已移师“满洲”的日本政府正在向本土发起反攻，自己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美国人确实在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小野田等

人不知道那是朝鲜战争爆发了。三年之后，马尼拉湾再次恢复以往的平静，小野田心情非常沮丧。他推断美国人彻底完成了对本土四岛的占领，三人暂时回不去了。

1950年7月，三人在转移营地时捡到赤津留下的一张字条，上边写着“菲律宾军人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迎接我”。小冢义愤填膺，却无可奈何。不久，他们在一条小河边发现200米外有一支菲律宾搜索队，小冢指着其中戴白色鸭舌帽的人惊呼道：“快看，快看，那不是叛徒赤津吗？”小野田立即举枪向赤津瞄准，但最终放下了枪，带着小冢和岛田悄悄离开。赤津“叛变”不全是坏事，体力不行的他会拖后腿，小分队之前的行动受到诸多限制，现在这个累赘终于去掉，三人可以放开手脚实施积极的游击战了。这段时间里，他们频频下山，袭击警察局、仓库、哨所和村庄，造成数十人伤亡。恼羞成怒的菲律宾人派出更多人围剿，在1952年1月爆发的一次遭遇战中，小分队以两人负伤为代价冲出了包围圈。

多次成功逃脱使三人的胆子越来越大。1953年5月的一个夜晚，他们竟然向在海边宿营的一支菲律宾搜索队发起主动进攻。在悄悄放倒外围岗哨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小野田才发现他们落入了菲律宾人精心设下的包围圈。三人一边反击，一边向密林中撤退。一发子弹击中了岛田的左腿膝盖，小野田在掩护岛田撤退时右手无名指中弹，导致后来弯曲变形。在这次并不成功的夜袭中，他们缴获了一支美国卡宾枪和一支步枪，因没有适用的子弹只好放弃。

受伤后的岛田很虚弱，决心也不如以前那样坚定，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他告诉小野田和小冢，自己出征时老婆有了身孕，不知道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那时他的大女儿正准备上小学，“现在她应该快结婚了吧”。其间，他们捡到了印有家人照片的传单和劝降信，岛田通过传单得知老婆生了对双胞胎，都是女儿。从那之后，拿着印有妻儿照片的传单不断端详，就成为岛田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由于他

腿部受伤行动不便，小野田叫停了得不偿失的主动攻击，并通过不停转移宿营地来躲避追捕。所幸岛田3个月后就能正常走路了，但想要完全恢复战斗力，至少需要1年时间。在他未完全恢复之前，一切行动以他的体力为基准。

1954年5月初，三人在西海岸收集了大量南瓜，准备切片晒干作口粮。5月6日，小野田和小冢忙了大半夜，将切好的南瓜片摆放在悬崖斜坡一小段采光很好的突出横面上，岛田负责警戒，两人去休息。第二天早上小野田醒来时，发现南瓜片被转移到另一片凸出的岩石上，那里采光更好，但极易被发现。就在此时，小野田发现下方深谷的岩石背后有人影晃动，一个岛民随即走了出来。小野田在30米距离上连开两枪，那人身后出现了更多的人。小野田和小冢立即开枪阻击，不知何故，岛田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好像正在装子弹。“趴下！你站的位置太高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岛田慢慢地倒了下去。两人顾不上查看岛田伤情，杀开一条血路逃走。

后来他们从搜索队留下的报纸上看到，岛田眉心中弹当场死亡，怀里还揣着印有妻儿照片的传单。他的死亡之地与一年前受伤的地方相距不到1公里，他此生再也见不到夫人和三个女儿了。1954年5月7日，小野田部队只剩下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两名士兵。小野田多次对岛田的死表示懊悔，认为是自己指挥失误造成的。每逢此时，小冢就会给他宽心：“队长，你没有错。看你老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心里都觉得难受，九泉之下的岛田肯定不会怪你的。”此后每当经过岛田死亡的那处斜坡，两人都会驻足，双手合十为他祈祷，流着眼泪发誓要为岛田报仇雪恨。

由此东京知道至少还有两名日本士兵在卢邦岛上坚持战斗。10天后，1954年5月17日，一架直升机从两人藏身的丛林上空缓缓飞过，高音喇叭里传出清晰的声音：“小野田，小冢，战争结束很久了，快出来吧！”两人依然认为那是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玩弄的骗人把戏，根本

不予理睬。5月25日，日本厚生省事务官佐藤胜雄、小冢的弟弟福治及小野田的大哥敏郎3人，带着3万份传单乘机从羽田机场直飞卢邦岛简易机场，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让他们出来。小野田还捡到了哥哥敏郎写给他的信：“宽郎，哥哥我已经来到了卢邦岛，同行的还有小冢君的弟弟福治及厚生省的佐藤事务官。我们一直在岛上寻找你们，想把你们安全解救出来。白天我们用扩音器在山上反复呼唤，晚上如果不下雨会在露营地点燃篝火。首先，希望你们听到呼喊能够和我们见面。其次，肯定只有敏郎等一行人，并没有菲律宾军警的存在。如果连二侯分校的学生都无法分辨此行之真伪，我真无可奈何了。”信中还有一张标明会面地点的地图。小野田依然深信这是“敌人的阴谋”，即便这封信真是大哥写的，也肯定是在美国人刺刀的威逼下为之，从而拒绝出来和他们见面。

1957年底，飞机又投下了新的信件。小野田的母亲玉江在信中写道：“三年前你大哥敏郎上山找你时，我绝食拜佛祈祷，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为你准备好家乡饭菜的我悲恸欲绝。十几年来，我哭干了眼泪，不想如今又再次流下了悲伤的泪水。不看到宽郎回来，我死不瞑目。无奈身体日渐衰弱，总想着若不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宽郎，我愿早日归西。”和小野田母亲信件一起投下的还有小冢妹妹隆子的亲笔信：“哥哥离家时，我还在读小学。我还清楚记得，当年爸爸牵着我的手送你出征的情景。如今十几年过去了，爸爸和妈妈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哥哥，流着眼泪向祖先跪拜，祈祷哥哥能够平安归来，希望能够留下一口气看到哥哥。请你让年迈的父母安心吧，战争已经结束了，真的可以回家了。”另一张传单上，还印有小冢父母和妹妹隆子的照片。小野田和小冢对信和照片的真假没有任何质疑，但他们依然认为，这些信都是家人在可恶的美国人威逼下写出来的。

1958年春天，菲律宾空军开始在岛上的一处高地修建雷达站。1月的一天，两人决定在傍晚时分进行一次近距离观察，发现他们行踪的

哨兵被当场开枪打死。两人还得知雷达站内有两名美军技术军官，就想找机会将之杀死。一天，他们潜伏在基地周围寻找机会时，看到几名菲律宾军官在卫兵的保护下出行，两人立即瞄准射击，两名军官应声倒地。接连发生的袭击事件彻底激怒了菲律宾军方，他们当即下达了“对旧日本军人格杀勿论”的命令。消息很快传回日本，小野田的母亲玉江、小冢的父亲直吉和弟弟福治一起跑到菲律宾驻东京使馆求情，恳求取消“格杀勿论”命令。2月21日，日本外务省出面干预，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知情人赤津勇一应邀到会介绍情况。两国政府商定，在当年5月再展开一次更加彻底的联合搜索行动。

这次持续时间长达半年的搜索行动比上次规模大多了，不但小野田的大哥敏郎、小冢的弟弟福治来了，两人准备射杀的“叛徒”赤津也一起来到了岛上，连日本驻马尼拉大使汤川都亲自来到岛上坐镇指挥。搜索队在各处安置了十几个联络信箱，里边放入请两人投降的家属亲笔信件。两人开始还担心信箱里藏有炸弹，小野田利用他在二俣分校学到的本领用绳子拴住信箱的盖子，然后躲到岩石背后拉开箱盖。他还用特技拆开信封，确保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一如既往，他们看完信依然认为信件是家人在威逼下写出来的。

11月26日是搜索行动的最后一天，隐藏在岛屿最高点“600高地”的小野田差点和哥哥见上了面。他看到另一座山头上，有个男人正在拿着大喇叭喊话：“宽郎，快出来吧。我是你大哥敏郎，小冢君的弟弟福治也在这里。今天是我们寻找你们的最后一天，赶紧出来，跟我们回家吧。”小野田带着小冢隐秘来到距那人仅150米远的地方，再接近就有暴露的危险。那个和哥哥身材很像的人突然唱起了家乡的歌谣，小野田依然不为所动：“敌人真是煞费苦心，他们找到的替身，连声音都模仿得很像。”为期6个月的搜索再次无果而终。两国人员撤走之后，小野田和小冢来到男子唱歌的地方查看，发现那里堆起了一座坟墓，旁边的大树上刻有“小野田和小冢永眠”的字样。

搜索队走之前在岛上留下了大量报纸杂志，小野田对报纸上登载的皇太子明仁1959年4月结婚的新闻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日本没有在战争中毁灭，反而变得更加繁荣，否则怎么会有那么豪华的婚庆大典呢？他兴奋地告诉小冢：“你看，日本还健在，战况也有好转了，胜利的反攻应该很快要到来了。”两人将找到的报纸杂志都仔细看了很多遍，连报缝广告都不放过。他们认为，报纸上登载的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是编造的，真正能够发射卫星的应该是盟友德国，只有他们才具备这样的能力。读完所有报纸，小野田得出了一个可笑的结论：“日本还没有战败，真正的日本政府现在在满洲，日美依然处于战争状态。这些报纸是美国人特意印出来欺骗我们的。”

除了要与随时可能出现的菲律宾军警作战，小野田和小冢还要和丛林中无处不在的毒虫蛇蚁做斗争。小野田的左耳最后完全失聪，就是因为一只长2.5厘米的大黑蚂蚁趁他熟睡时钻了进去。一旦遭遇大型野蜂群，两人只能用布包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等它们飞过。晚上宿营时，小野田通常把周围3米内的枯叶清理干净，以防毒蛇藏在里边。蚊子和蜈蚣同样很难对付，被前者咬伤很容易患上疟疾，被后者咬伤则有可能立即毙命。两人将偷来的岛民的内衣做成蚊帐，并选择在凉爽通风处睡觉以避免蚊虫。岛上窜来窜去的老鼠也令人头疼。为了防止枪支锈蚀，他们会在上面涂抹椰子油，这种具有强烈气味的东西很容易招来蚂蚁和老鼠。蚂蚁钻入枪膛会影响射击精度，甚至造成无法射击。由于枪托被老鼠咬烂，小野田将枪的最后1厘米截去。他个子矮，少一截的枪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游击战刚开始的几年里，两人还能使用帐篷的布料来缝补破损的军服。缝补作业需要的针线只能就地取材。小野田把捡来铁丝的一头烧红，锤扁后在上边凿出小洞，然后再把另一头锤尖，就做成了一根针。线则取自当地一种树的树皮纤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衣服已破得无法修补，两人索性闯入民宅实施抢劫。后来他们干脆连食盐

也不采集了，直接抢劫，有时能抢到咖啡和味精。岛民一度将他们称为“山猫”或“山大王”。

1965年冬，一个早晨，小野田发现东边飞来3架大型飞机，越过头顶向西绝尘而去。他知道那是美国人的飞机。接下来几天，每天早上都有美机向西飞去，傍晚向东飞回。两人躺在山坡上仔细数了数，最多一天竟然有17个编队的51架飞机飞过。根据方向判断，那些飞机应该飞往法属印度支那。两人开心了好一阵子，因为“我们的人在东南亚发起了反攻”，实际上那是越南战争进入了高潮。

1965年底，两人在一个村子里意外抢到一台日本产的收音机和四节电池，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大宝贝。当晚，两人找到一处隐秘场所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收音机，才知当天是1965年12月27日，比他们记录的时间晚了6天。就在昨天，两人用朝东京皇宫方向遥拜的方式庆祝了新年，看来这头磕早了。从这天起，收音机就成了两人形影不离的伙伴。通过收听新闻，他们知道东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还知道大阪和东京之间建起了火车跑得很快的新干线。由于没事就打开收音机收听，电池很快就用完了。两人就去恐吓夜间田间耕作的岛民，他们往往会丢掉手电筒迅速跑掉。但手电筒使用的大电池无法放入收音机内，两人就把大电池绑起来，再用电线将它们和收音机连接起来。小野田在入伍前就是无线电发烧友，他用从雷达基地偷来的铜线制作了天线，大大改善了收听效果。入伍前就拥有两匹赛马的小冢最喜欢听赛马比赛，很快教会小野田如何下注。两人无法真正赌钱，准备进山打游击时，小野田烧掉了身上所带的4000日元——其中3000日元是公家发放的活动经费，另外1000日元是入伍时他向父亲要的。两人以谁输了接下来一周里听另一人指挥作为赌注，因为每次行动都可能危及生命，赌赢的那个人说明近期运气最好，让他将两个人的生命保管一周相对安全。

小野田和小冢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这可能是小野田后来得到赦免的一大原因。小野田认为“性欲属于个人私欲，为国而战就必须抛弃一切私欲，战斗与毫无威胁和敌意的妇女儿童无关”。一次，两人试图潜入一所小学偷盗房顶被台风掀下来的铁板，却被一群在校园里玩板球的天真烂漫的儿童吸引了。在密林中偷看了半小时，两人决定放弃行动直接撤走，不愿因此打扰孩子们的游戏。还有一次，他们进入远离狄里克市区一栋三层民宅，楼内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被突然闯入的两个“野人”吓傻了。小野田把手指放在嘴上做出噤声的动作，室内的人冷静下来，最小的那个孩子甚至在母亲怀里睡着了。两人用蹩脚的英语和菲律宾语与他们交谈，主人还拿出一包美国香烟给他们抽。小野田告诉他：“你们家并不富裕，我们不会拿走什么东西，也不会在这里留宿，更不会伤害你们。明年我们还会再来，到时候请给我们准备一些香烟、火柴和咖啡。”第二年他们造访这座房子时，室内一位老人说他的儿子儿媳都到马尼拉工作了，还做了饭给两人吃。离开时，他们拿走早为他们准备好的白糖、咖啡和香烟。之后小野田、小冢每隔一两年就造访这里一次，有时房子里没有人，但白糖等物品会按约定放在那里。时间长了双方都已非常熟悉，但小野田对这些食物依旧心存顾虑，吃之前都会认真检查，生怕他们在其中掺毒。

与塞班岛上的大场荣和冲绳岛上的伊东孝一、志村常雄不同——他们都属于被打散的部队残部自发组织的战斗——小野田有在敌后实施游击战的正式命令。相比关岛上的横井庄一、莫罗泰岛上的中村辉夫等人以生存为目的潜伏，小野田在卢邦岛的行动带有鲜明的军事目的，那就是控制岛屿，为主力部队反攻做准备。但是现在，仅凭他和小冢两人，控制整个岛屿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两人在旱季时经常发起被小野田称作“狼烟作战”的破坏行动。每年10月是岛上旱稻的收获季节，岛民经常把割下的稻穗放在铺在农田里的稻草上，再覆盖一层稻草防潮，这些东西极易点燃。小野田和小冢趁

天色昏暗之时以恐吓射击的方式赶走岛民，然后点燃沾有椰子油的破布扔在成堆的稻谷上，引发冲天的“狼烟”。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从不在同一块稻田里实施这种“作战”，而是随机在不同稻田里进行放火破坏。

1972年雨季结束之后，小野田和小冢的“狼烟作战”比往年稍稍晚了一些。10月19日，两人来到狄里克镇附近一座山丘上潜伏。小野田仔细计算了开枪后镇里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间，然后向小冢下达了作战命令。两人一边开枪，一边从山丘上冲了下来，正在地里耕作的岛民瞬间一哄而散。两人用火点燃沾有椰子油的破布扔到稻草堆上，周围立即狼烟四起。两人穿越稻田撤离途中，小冢忽然发现不远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袋稻谷，想把它当作战利品顺手带走。他把枪靠在树上准备去拿稻谷，周围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小野田立即意识到中埋伏了。激烈的枪战随即爆发，小冢右肩和胸口相继中弹，当场毙命。小野田捡起小冢的枪，趁乱冲下斜坡，快速逃逸。51岁的小冢成为太平洋战场最后一位战死的日本士兵，此时距日本投降过去了27年。

失去最后一名战友的小野田终于变成孤家寡人。他记得岛田战死时，小冢这样对他说：“队长，那些很早战死的人，应该就没有痛苦了吧？”如果小冢所言属实，他现在也没有痛苦了，什么时间才会轮到自己呢？之前两人发生过无数次争吵，但最后还是约定“团结一致，等任务完成后一起安全返回国内”。现在小冢永远不会再回去了。小野田把小冢的枪和自己的枪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单手拿起两支枪还不耽误射击。当手指触摸到小冢的那支枪时，小野田似乎还能感受到上边残留的小冢的体温。他把两人共用的帐篷分成两半，将自己那一半装进背包，另一半连同小冢的背包一起埋入地下。在树丛中躲藏了整整一天，确认危险远去的小野田隐秘离开，前往存放子弹的秘密地点。

在小野田眼里，陪伴小冢27年的那支三八式步枪是件宝物，必须妥善保存。他细心地把枪管里的火药残渣清理干净，涂上椰子油以防腐蚀，然后用从岛民那里抢来的发蜡封住枪口和枪机以免生锈。最后，他将小冢的枪精心用铁皮包裹起来，藏匿在岩石缝里。做完这一切，他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寥感侵袭而来，耳边似乎响起了小冢熟悉的声音，“队长阁下，请隐藏好，不要被敌人打中”。秘密仓库里还藏有300发三八式步枪使用的6.5毫米子弹，小野田决定，等自己那支九九式步枪子弹耗尽，再使用小冢这支步枪。

孑然一身的小野田躺在一处斜坡上，一边看着夜空中的月亮，一边思索自己的未来。小冢之死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位同伴，分队再也不能一人放哨，一人做饭了，现在他的手一刻都不敢离开枪。小野田试图给自己找一些宽心的理由，比如一个人行动更加自由，更容易隐蔽，粮食消耗更少等，以使自己振作起来，继续战斗，虽然他知道这种结论是不成立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后再也没有人陪他说话了。他甚至有些怀念之前和小冢发生的争吵，今后他再也不会和自己吵架了。自小冢死亡那一天起，小野田就开始蓄须，以示为战友报仇的决心。

小冢死后第二天，1972年10月20日，《东京新闻》用整版篇幅详细介绍了菲律宾卢邦岛上发生的那场仅有两个日本兵参加的激烈战斗：“在那里发生的一次游击战中，原日本老兵一人被杀，一人逃逸！”菲律宾军警缴获了小冢使用的一把匕首，还在其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印有他父母和妹妹照片的传单。这些都以照片形式出现在日本各大报纸上。东京外务省、厚生省立即与马尼拉方面进行交涉，决定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搜索行动。日方搜索团团长由厚生省引扬援护局——战后负责将滞留在海外的日本国民或军人运送回国的专业机构——审查课课长柏井秋久出任。菲律宾空军司令官提出，为了尽快结束对小野田的搜索，建议派出300名空军官兵进行大范围武力清剿，迫

使小野田现身应战。柏井拒绝在这一方案上签字，提出这种办法势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官司一度打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那里，考虑两国关系，马科斯最后做出决定：“按照日方团长的意思去做，菲方将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除了日本厚生省和驻马尼拉使馆的官员，菲律宾空军承诺出动战机和部队参与搜索，警方也出动警犬部队，并动员当地民众协助行动。日方参与搜索行动的与小野田有关的人员还有：他87岁的父亲种次郎，大哥敏郎和大嫂保江，二哥格郎，弟弟滋郎，姐姐千惠，小冢的弟弟福治，逃兵赤津，小野田当年的上司谷口—— he 现在是宫崎县一家书店的老板，小野田海南中学、中野学校二俣分校的同学等。据菲律宾官方统计，这次持续长达半年的搜索日方共参与106人，菲方参与者达到了17164人，总耗资9021万日元。他们真的能够找到小野田吗？

小冢死后第二天，小野田头顶出现了直升机的身影。第三天，飞机上的大喇叭频频喊话：“小野田君，请出来吧，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看出飞机搜索的重点区域在小冢战死的雷达基地山脚一带，小野田准备穿越数条河流，向偏远的东部海岸转移。11月19日，小野田在雷达基地兵营附近公路旁发现了一名村民。他朝村民连开三枪，村民快速跑入附近军营之中。这是小野田精心策划的调虎离山之计，他知道那人一定会报告发现了目标，大批军警肯定会向这一带围剿，自己就可以趁隙杀出重围，前往东海岸潜伏起来。

那人逃入军营仅仅20分钟，搜索队的吉普车就赶到了现场，车上的大喇叭传出了清晰的声音：“小野田陆军少尉，我们刚刚接到你就在附近的报告，听得见我们的声音。我们是你的同胞日本人，请出来吧。如果你不完全相信，请把枪上好膛再走出来。”听到这些话，小野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想用这种鬼把戏来欺骗我。但接下来喇叭里传出的女声让他彻底惊呆了。“小宽，还记

得你送给我的那串珍珠吗？”他清晰地听出那是姐姐千惠的声音。紧接着喇叭里又传出二哥格郎的声音：“宽郎，武士要有武士的样子，军人要有军人的风范，请出来吧。”如果上次敏郎的声音听上去有模仿的可能，这次可的确确是亲人的声音，看来这支搜索队确实是从日本过来的。向他喊话的除了哥哥和姐姐，还有海南中学的同学和二俣分校的战友。但小野田决定暂时不现身，观察一下情况再说。小野田不知道的是，姐姐千惠来之前患上了癌症，回国不久就于1973年5月去世了，到死都不知道弟弟是否还活着。

12月7日晚，小野田悄悄摸回小冢战死的那棵大树下。他是在白天潜伏了一整天，发现确实没有危险才来到树下的。他在附近捡到一本日本杂志，封面上写着一行字：“你应该有话想对我说，如果有，就写在封面上。”他认出那是二哥格郎的笔迹。在离大树不远处，小野田发现了一座墓碑，上边写着“陆军一等兵小冢金七终焉之地”。小野田跪在墓前双手合十，口中喃喃自语：“小冢你小子实在太过分了！把我扔在这里不管，自己就回国休息了。之前和你吵架的事情，真对不起。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的力量也不会变弱。请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小野田当然知道此处必然危机四伏，说完就匆忙遁去。

在向密林深处转移的途中，小野田捡到了很多报纸和传单。从报纸上他得知，为了确认小冢的身份，他81岁的父亲和77岁的母亲被送到马尼拉，参加了菲律宾军方为他举行的隆重葬礼。从传单上他还知道，谷口也来到了岛上。传单上说他现在是一家书店老板。小野田认为这是一种假象，少佐肯定是以书商作为公开身份，暗地里仍在进行情报收集活动。在将所了解到的情况认真梳理之后，小野田得出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怪异结论：搜索队营救自己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是日本情报机关派往岛上执行特殊任务的一支团队，目的是搜集战地情报，为未来的大反攻做准备。如果自己轻易走出去，就会破

坏这场精心策划的好戏，“所以我决定挣脱兄弟姐妹情感的束缚，尽快远离他们，继续潜伏”。

在南部海岸一个小山丘上，小野田用一顿红豆糯米饭度过了孤独的新年。1973年1月3日，他走下山丘，经“和歌山点”向狄里克港隐秘前进。4月底，他在丛林中发现了一座小屋子，它显然是搜索队特意为他修建的，因为小屋挂着的牌子上写有“小野田山庄”5个字。确认没有危险之后，小野田悄悄摸进屋内。他发现椅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搜索队的工作服，身份牌上写着“御前一郎”的名字，他是小野田海南中学的同班同学。小野田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他决定拿走这些看上去质量不错的衣服，并在一张传单的背后写下收据：“今收到御厚志的衣裤上下两件及帽子。为慎重起见，就此告知我的存在。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室内留有大量传单，他在其中发现了父亲留给自己的信：“宽郎，长久以来，这么多同学和战友以及各方人士为寻找你而劳心费神，你为什么没有任何回应？你应该有不离开这座岛的理由吧？父亲不想让大家继续辛苦下去，所以才决定遗憾地放弃。宽郎，请保重。”离开之前，他向墙壁上看去，才知道老父亲亲自到了岛上，那里有他亲笔写下的俳句：“山鸣谷应，夏山千里远。八十七叟凡二。”

两国合力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全方位搜索最终毫无结果。1973年4月底，搜索队必须撤走了，即将到来的雨季将导致搜索完全无法进行。雨季结束之后，小野田决定终止“狼烟作战”，一个人实施这种行动风险太大了。新年来临，这是小野田来到卢邦岛的第三十个年头了。他自觉身体不错，但眼睛老花了，毕竟51岁了。小野田也怀疑过谷口把自己遗忘了，一度有过自杀的念头，但马上就放弃了，“不准自杀”同样是上司下达的命令。1974年2月上旬，小野田爬上藏匿有枪支弹药的悬崖检查弹药情况。子弹还剩余540发，其中三八式步枪弹340发，可供九九式步枪使用的7.7毫米机枪弹200发。随着年龄不断增

大和体能衰退，他一个人应对艰苦的游击作战渐渐力不从心。如果大部队还不来反攻，小野田决心活到60岁，并为未来9年重新制订计划：540发子弹中的1/3留作紧急战斗使用，其余2/3分为9份，每年使用40发。他打算在60岁生日那天穿上新军装，突袭岛上的雷达基地，把剩余子弹全部用完，只留下一发来结束自己的生命。2月16日，小野田前往“和歌山点”寻找食物，那附近的南瓜和香蕉都已成熟。站在可以俯瞰“和歌山点”的一处山坡上，小野田惊讶地发现平地上出现了一顶白色帐篷，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在那里频繁活动。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与铃木分手两周之后，小野田在一处联络信箱里发现了他留下的字条：“我已带着谷口义美少佐来到岛上，他将亲口向您下达山下奉文将军的命令。我们会在老地方等你。铃木纪夫，3月4日。”信箱里还放着两人的一张合影照片，以确认这个铃木就是半个月前出现过的那个铃木。小野田心中一阵激动，终于又见到自己人了。他不知道谷口会给自己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是继续在岛上潜伏，还是调往其他地方？他认为前年那个特殊任务团已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把岛上的情况摸清楚了，如果真那样，自己也许就会被解除任务离开这个荒岛了吧？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并未使小野田丧失应有的警觉，他知道现在是最需要冷静的时候，不能让29年的苦苦坚守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他再次仔细观察周围已经熟悉得闭着眼都不会走错的地形，确认无危险后向“和歌山点”隐秘前进。3月9日10时，他眼中果然出现了铃木那熟悉的白色帐篷。小野田并未贸然接近，而是躲在远处秘密窥视。午时过后，小野田开始缓慢向帐篷靠近，同时密切关注周围动静，连风刮起的一片树叶都会让他驻足良久。太阳即将落山时，小野田再次用树叶伪装了上衣和军帽，走出丛林向帐篷靠近。他手中的枪忽左忽右，指向敌人可能出现的方向。他发现枪口指向西边时准星变暗，而

指向东边时则异常清晰，西边就应该给予特别关注。那里埋伏狙击手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对手足够专业。太阳终于落山了，小野田背对落日靠近帐篷。从里边走出来的铃木背对着他，手里拿着衣服，好像要去河边清洗。

随着小野田一声低沉的“铃木”，铃木转身，看清突然出现的这个人后，惊喜地朝着帐篷高喊：“谷口先生，小野田君来了！没错，是他，小野田少尉！”谷口走出帐篷，来到小野田面前站定。小野田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虽然过去了30年，他还能在黄昏的薄暮中认出上司。他一手扶枪贴在身侧，一手以最标准的姿势向谷口敬礼：“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前来接受少佐的命令！”

谷口举手还礼，递给小野田一包印有菊花标志的日本香烟。他缓缓地从小袋中掏出一封叠好的命令打开，先是念了山下奉文尚武集团的命令。稍作停顿，他取出另一份命令，高声念道：“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部别班命令，1945年9月19日19时整，巴加巴格。奉天皇陛下之命，尚武集团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参谋部别班解除根据尚武集团作战命令甲2003号制定的全部任务，所属各部队及相关人员直接停止战斗及工作，加入现地上级指挥官的指挥之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可直接与美军或菲军联络并接受其指示。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部别班班长，陆军少佐谷口义美。”

小野田笔挺站立，等待谷口发布新命令。但谷口最后吐出的“宣读完毕”四字让他意识到，投降就是命令的唯一内容，不会有新的任务了，小野田感觉全身的精气神一下子被抽走了，身子开始摇摇晃晃，仿佛虚脱一般连站立都非常困难。“原来战争早在29年前就结束了！既然这样，为什么岛田和小冢还会死在岛上……”他对两位同伴的死感到了深深的愧疚。

当晚，小野田终于进入帐篷，和谷口聊了整整一夜。10日清晨，铃木告诉小野田，东京派来的厚生省代表柏井秋久课长和他大哥来了。敏郎现在是佼成医院的名誉院长，他用听诊器帮他检查了身体，发现弟弟依然非常健康。小野田接过哥哥带来的老家的橘子，开心地吃了起来。在前往岛上雷达基地投降之前，小野田剪掉留了16个月的胡子，看来今后没有机会再为小冢报仇了。最后，他将一块兜裆布扔进附近一条河里。前一天来“和歌山点”经过这条河时，他还保持着足够的警觉，“那时我是一名准备随时参加战斗的战士，但是现在的我全无戒备，就这样赤身裸体地暴露在明媚的阳光之下”。

菲律宾空军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带领一队士兵来到“和歌山点”，陪同他们一起前往投降地点。众人一起下山时，这两名军官一左一右在小野田身边护卫。小野田知道其中用意，这是担心那些家人被打死的岛民对他实施报复。出乎预料，聚集在道路两边的民众纷纷向他挥手致敬，一些人甚至向他发出欢呼。由于担心小野田遭到岛民报复，卢邦岛的上级行政长官、西民都洛省省长亲自到岛上各村庄游说。当时一名小学教师流着泪说：“我的父亲就是被他打死的。但我想，在小野田的内心，他仍然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在投降地雷达基地门口，两排菲律宾空军士兵持枪站立，迎接众人到来。在一众记者闪光灯的扫射之下，小野田走到菲律宾空军司令官面前敬礼，用双手将军刀高高托起：“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现在奉上级命令，向你投降！”在丛林中作战29年之后，太平洋战场最后一名日本士兵终于向盟军投降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野田只能算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士兵”。1974年12月19日，在莫罗泰岛潜伏30年的一等兵中村辉夫，被日本调查团和印度尼西亚空军官兵带回基地。中村名气没有小野田大，除了缺乏复杂曲折的经历，还在于他是一名台湾人，中文名字叫李光辉，

日本人不愿宣扬他。从严格意义上说，李光辉才是最后一个投降的“日军士兵”。

面对小野田高高托起的军刀，菲律宾空军司令官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就把它还给了小野田，告诉他：“你是一名士兵忠诚的样本。”此前马科斯颁布了总统令：“小野田宽郎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过去的行为将被全部赦免。”在卢邦岛打游击这30年里，小野田等人共打死打伤130多名菲律宾人，有士兵、警察，甚至包括平民。很多人主张把小野田关进监狱追讨血债，但马科斯决定赦免他，这当然离不开东京的背后运作。在当晚雷达基地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小野田的面前摆满了烤鸡、炸猪肉丸子、沙拉盖饭等佳肴，还有喝不完的威士忌和啤酒——此前的逃犯瞬间变成座上宾。席间，菲律宾空军司令官频频举杯，率领众人提前祝小野田生日快乐——再过9天，小野田就52岁了。

3月11日清晨，在前往小冢墓碑前跪拜之后，小野田等人乘直升机直飞马尼拉。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携夫人伊梅尔达及日本驻菲律宾大使等一众头面人物齐聚马拉卡南宫，欢迎小野田一行。马科斯亲热地搂着小野田的肩膀说：“你是一个伟大的军人！当年我也当过游击队队长，与你们作战了4年。你能在森林中坚持作战长达30年，这种坚强意志值得尊敬。我们曾经为各自的目标作战，但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以菲律宾总统的身份宣布赦免你过去的所有罪过。希望你不要厌恶社会而再次回到丛林。”马科斯还特许小野田将两支枪带回日本。除了自己那把九九式步枪，小野田选择将小冢那把三八式步枪带回国内送给他的家人。随后他在卢邦岛上的私人物品共86件46公斤全部作为展品向公众展示。

3月12日16时，载有小野田等人的日本航班在羽田机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小野田完全被外边欢迎人群的巨大阵势吓傻了。找遍52年人生中的每个角落，他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人，这些人显然都是

特意前来欢迎他的。为帮助小野田应对这一宏大场面，铃木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后来铃木将这段经历写成了《大放浪：小野田少尉的发现之旅》一书，出版之后非常畅销。尽管有些手忙脚乱，小野田还是从人群中一眼认出了年迈的父母，“原来，他们已经老成这个样子了”。父母身边还站着一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年轻女人，看到她怀中抱着的照片，小野田立即意识到她就是岛田的女儿。他走上前去不停对她鞠躬说“抱歉”。

在羽田机场东急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你人生中最宝贵的30年在森林中度过，对你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时，小野田回答说，“能够在年轻气盛时全身心地投入战斗，我认为是一种幸福”。参加发布会的记者实在太多，连保镖铃木都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铃木这样向记者介绍自己：“我就是那个本来要去找小野田，结果反而被小野田先发现的那个铃木纪夫。”

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小野田被送进东京帝国医院，厚生省的说法是要对他进行全面健康检查。住进医院的第一个夜晚，他竟然要求护士把床头垫高使床体倾斜15度才能入睡。周围稍有人走动的声音，小野田就会猛然惊醒，跳下床来左顾右盼，目光炯炯。第二天进行的详细检查证明，小野田的身体非常健康：身高159.8厘米，比登陆菲律宾时矮了2厘米；体重48.5公斤，比那时瘦了12公斤；高压110mmHg、低压70mmHg；脉搏64次/分；体温36.7℃；呼吸系统和心脏完全正常；只有右边上下两颗大牙坏掉了。医生对这样的检查结果表示惊讶，这个52岁的人，拥有3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身体。医院随后进行的精神检查让小野田非常恼火，自己在卢邦岛长达30年的游击战中逃避过上百次追捕，精神怎么会有问题呢？小野田强烈要求出院，急于前往岛田和小冢家中看望他们的父母并向他们道歉。厚生省对此的答复是：为检查是否患有战争后遗症引起的其他疾病，政府有责任进行必要处置，不能接受出院请求。

在医院这段时间，小野田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报纸，那段不平凡的“传奇经历”使他成为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人物，连美国《时代周刊》等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对他孤岛坚守29年的偏激做法，外界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赞成者把他称作“军神”，说他是“怀着遵守命令的信念坚持战斗30年，完全不愧于职业军人的称号”，反对者则称他是“军国主义的亡灵”。随报纸一起送来的还有很多人的信。一些人在信中指责他踩着两名部下的生命回来，“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切腹自尽向他们谢罪”。也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许，一名老太太在信中说：“现在是和平年代，快快弥补你失去的人生，找个女人结婚吧。看到你能平安回来，我很高兴，就像看到我战死的儿子回来一样。”小野田不以为然：“我只是一个相貌平凡、身材矮小的人，一个奉命战斗，最后苟活下来的败军士兵，一个迟到归来的人。”

3月30日，得到厚生省允许的小野田终于出院了。虽然在二重桥上参拜了皇居，小野田却拒绝去拜见天皇。他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也不想让天皇为难，“面对我这样一个不断制造麻烦、进行了30年无益战争的归国军人，陛下可能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吧”。

4月2日上午，小野田驱车前往埼玉县的岛田老家，向他的女儿们讲述了他如何英勇战斗、战死，并请求原谅。当天下午，他又赶往八王子市探访小冢家人。小冢家院子里，一年前为他建起的那座坟墓看上去很新，旁边他弟弟小冢雪男的墓很旧了——小冢弟弟的战死地是巴士海峡，应该属于海军或航空兵。在向小冢墓碑洒水祭奠之后，小野田双手伏地，跪拜了小冢83岁的父亲和80岁的母亲，当时小冢的弟弟福治和给他写过信的妹妹隆子也在场。小野田向他们介绍了小冢生前在岛上的情况以及死亡时的详细情景，并把小冢使用的那支三八式步枪交给他们。小冢家人鼓励小野田活下去，“就算是替金七，也要好好地活下去”。4月3日，小野田回到了自己的家。

在卢邦岛打游击时，孤身一人身处险境，小野田从未感到迷茫，现在身处和平环境和家人中间，他发现自己无所适从，和现实社会完全脱节了。对未来生活充满胆怯、不安和恐惧的小野田平时不会外出，因为街上那些人总是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好像他属于稀有动物。一次，他在街上偶遇了原来在汉口供职时的那位商社社长，就开玩笑地问能不能回原单位工作：“您能继续聘任我吗？我当时只是因为参军才暂时辞职的。”对方讪笑着告诉他：“您现在是大名人了，我们哪敢请您做事？我们这座小庙，供不起您这样的大神。”小野田非常喜欢孩子，有人就劝他去当幼儿园园长，但他不知道怎么和那些年轻妈妈打交道。有人建议他利用人气参加议员选举，毫无政治主张的小野田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多年孤独生涯让他说话时舌头都打卷了。因为对日本战后30年的社会毫无了解而只知“森林战争”，上述设想最终成为泡影。小野田性格越来越孤僻，平时家里来人父亲让他出来会客，他只是简单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回到屋内把门紧紧关起来。

一次外出乘坐出租车，小野田和司机发生了争论。司机说：“虽说年轻人都不行了，但比起他们，现在的老头子更不中用。可能由于战争失败，他们连自信心都没有了，他们应该好好教育年轻人才对。”小野田不赞同这种观点，反驳道：“不对吧，司机师傅。如果战前那些人更优秀，我们怎么会战败呢？”司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不屑一顾地说：“看来你也是个没用的老头子，好好学学人家小野田吧。”

后来小野田还真找到了点事儿做。独具慧眼的日本讲谈社适时找上门来，请他写出自己的故事。在家无事可做的小野田答应了。双方签订的版税合同是最低保证额度2000万日元，《永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战争》一书出版后非常畅销，卖了60万册，小野田因此获得了6000万日元版税。在申报纳税时，小野田对竟然要缴纳一半的钱感到

惊讶，他告诉税务部门：“我写这本书花了30年时间，能否认可这本书是我30年来的劳动所得？”

小野田在书中写道：“在卢邦岛30年的生死逃亡中，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人不能单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是最大的恐惧。”在此之前，漫无边际的孤独丛林都没有令他丧失信心，现在身处闹市中心的他反而要抑郁了。小野田的二哥格郎战时军衔是陆军少佐，战败复员后就移民巴西，经营一个园艺农场，他是为了迎接弟弟的归来专程赶回日本的。看到弟弟整天郁郁寡欢，格郎劝他跟自己去巴西散散心。1974年10月，小野田随二哥格郎来到了巴西圣保罗。

一天，在参观一位日本移民经营的牧场时，小野田似乎找到了人生归宿。在卢邦岛的30年使他非常了解热带气候，又因经常“征用”当地人的耕牛而深谙牛的生活习性。他觉得如果留在巴西与牛和大自然做伴，就没了与人类相处的复杂关系，自己会轻松自在得多。牧场主吉雄弘氏告诉他：“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向你提供帮助。我们这些先移居于此的日本人，一定会提供帮助让你成功的，不然就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了。”二哥格郎也告诉他：“对付牛，你不是有专长吗？你完全可以在这里建个牧场，等到适应现在社会生活时再回去吧。”

1975年3月，小野田移民巴西开始了新的生活。前文提到，日本政府对国民移民巴西一直持支持态度。战后，外务省外部团体、国际协力事业团在巴西购置了大量土地，向移民分期低价出售。小野田在巴西中西部的南马托格罗索州买下了一块地皮，用获得的版税支付了土地款的三分之一首付，其余款项分六年还清。到巴西之后，小野田聘请了当地的一位操作员，两人各开着一台推土机平整土地，终于开垦出一片面积415公顷的牧场，第一批养殖了250头牛。据说当时每头牛的价格是5万日元，可以赚取三分之一利润，但在最初四五年里，是几乎没钱可赚的。二哥格郎夫妇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过来帮忙，并且频

频劝他结婚：“你已经年过半百，早该成个家了。”格郎的话非常现实，因为单身汉特别是老龄单身汉在巴西的社会信用极低，办理不动产买卖等重要业务时往往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障碍。也不管弟弟不同意，格郎夫妇已经四处从移民巴西的日本人中，积极为他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了。

当年7月，小野田尚未就绪的牧场里来了一位还算年轻的女士，手中拿着一封中野学校同学会——俣一会干事长末次一郎亲笔书写的介绍信。这位女士看上去有点面熟，小野田突然想起一年前在和末次一郎一起吃饭时，隔壁桌的一位女士突然向他打招呼：“您是小野田君吗？这些年您辛苦了。”现在来牧场的这位女士，当时就坐在打招呼的那位女士身边。小野田离开日本准备来巴西时，末次带领一众同学前来送行，大家手挽手给他唱了《中野学校三三壮途之歌》，之前在餐厅里见过的两位女士也来了。现在来到牧场的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个叫町枝的女人落落大方地向小野田介绍说，自己38岁，是位保险代理，兼任茶道老师，刚刚在南美参加了一个茶道文化交流活动，顺便过来看看。格郎夫妇是过来人，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格郎立即联系弟弟的同学末次一郎，请他在国内打听这女人的基本情况。末次立即发动同学进行联合调查，中野学校的学生干这个有点屈才，尽管他们很久不干这种事了。最终调查结果是，这个女人非常优秀，学生时代是学校女排的主力选手，还在一家大型汽车公司和商社工作过，除了保险业务，还懂茶道和插花技术。她个人没有绯闻，娘家也很清白。

还没等末次把调查结果发出，小野田的信先过来了。他说二嫂留她多住了几天，两人聊得很投机，“虽说是保险代理公司老板和茶道老师，但她不古板，反而很勇敢，还亲自来到这里。我试着和她共创美好未来，她愿意把在东京和横滨的资产全部处理，来巴西偏远乡村

和我一起生活”。町枝是一位独立的事业型女性，因女强人的特点以及择偶标准太高，30多岁还是单身。小野田的投降和回归是1974年日本国内的爆炸性新闻，小野田因此获得町枝的青睐和主动出击。1975年11月，53岁的小野田专程飞回东京，与38岁的町枝举行了订婚仪式。1976年5月，两人在巴西圣保罗天主教堂举行了西式婚礼。婚后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将町枝侄女的二儿子阳介收为养子。

经营牧场要和周围经常出没的美洲豹、野猪和毒蛇搏斗，还要和时常前来骚扰的偷牛贼做斗争，小野田特意购买了4支枪用来狩猎和防身。1977年6月，他用从警察局借来的轻机枪赶走了一群携带枪支和大刀前来牧场闹事的不法分子。他的牧场因此被称“少尉的牧场”，这个名字足以让地痞流氓望而止步。

1984年夏天，利用回日本逗留的两个月，小野田在富士山脚下开办了一个叫“小野田自然塾”的生态体验夏令营，主要传授孩子野外生存的技巧。他那段家喻户晓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前来报名的小孩子络绎不绝。小野田对在卢邦岛上那30年毫无意义的战斗充满内疚，试图利用自己的特殊技能为社会做点儿贡献，这就为他最后从事的事业埋下了伏笔。

1986年4月，小野田回日本帮助大哥敏郎修葺房屋时，铃木纪夫带着夫人京子和两个孩子来看望他。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小野田劝铃木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外出四处探险：“两个孩子这么可爱，你作为父亲，应该多陪伴陪伴他们。”同年9月，铃木准备到尼泊尔进行最后一次探险，登上世界第七高峰——8167米的道拉吉里峰去寻找他梦想中的雪人。当年12月，铃木在登峰到3900米高度时遭遇雪崩身亡，年仅37岁。他在11月13日写给夫人京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找到雪人我就收手。找不到它，我死不瞑目。”铃木的准确死亡时间不可考，他的尸体一直到1987年10月才被发现。1988年1月，小野田从巴西专程飞回日本，转飞加德满都，乘直升机飞到一个海拔2800米

的小山村。在向导的带领下，他来到了铃木的遇难地点，砌起了一个大石堆，把铃木的遗照和亲友写给他的信压在上面，拿出威士忌和万宝路香烟供奉在石堆跟前。当年铃木第一次见到他，递给他的就是这种美国香烟。铃木顺利找到了小野田，却始终未找到梦想中的雪人。

1995年，小野田的牧场扩大到1128公顷，饲养1800头印度肉牛，在巴西算是中等规模的牧场。这一年，小野田夫妇终于放下巴西的业务，转而在日本福岛县一处山坡下建起“小野田自然塾”。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我这个只知道战争与自然的人，终于找到了剩余人生的生存价值。”每年5月到10月，日本各地的孩子来到这里接受小野田关于野外生存技巧的训练，其中包括铃木纪夫的两个孩子，估计小野田对他们是免费的。除了传授理论知识，小野田还组织过每次四天三夜的野营生活，培养他们与自然搏斗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接受培训的孩子总数超过万人。“我因晚婚没有孩子，”小野田说，“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1996年5月，小野田重回卢邦岛。一位当初被他打伤的81岁农民托瑞阿接受了小野田的道歉和拥抱。托瑞阿说：“我心中没有了怨恨，那是许久之前发生的事了，提它干吗？”很多当地人也愿意原谅他。最后离开时，小野田捐出1万美元作为当地学校的奖学金。

2004年12月17日，小野田获得巴西空军颁授的“圣多斯·杜蒙勋章”，此为巴西军方授予民间人士的最高级别奖励，也是日本人首次获授。给小野田的颁奖词中写道：“巴西空军鉴于小野田宽郎少尉的出色军历，以及出借牧场土地供巴西空军训练等方面的突出贡献，特颁发此勋章。”

2014年1月6日，小野田因身体不适住进东京中央区医院。1月16日16时29分，小野田宽郎因肺炎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医院死去，终年91岁。1月17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任第九十九届首相的菅义伟

出席其葬礼仪式：“小野田先生在丛林中秉持强韧的意志生活，之后也以开拓的精神努力生活，祈求他在天之灵安详。当他最终回到日本时，我才感觉到战争终于结束了！”

参考书目

1. 徐焰。铁血太平洋[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
2. 张晓林，马骏。血战太平洋[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2.
3. （日）儿岛襄。太平洋战争[M]。彤彤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4. （英）道格拉斯·福特。太平洋战争[M]。刘建波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5. （日）山冈庄八。太平洋战争（全三卷）[M]。兴远，金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6. （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全五卷）[M]。金锋，冷明，孔知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7. （美）安德鲁·威斯特，格里高里·路易斯·莫特逊。血战太平洋[M]。穆占劳，等，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8. （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上、下）[M]。王伟，夏海涛，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9. 西风。太平洋战争[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
10. 苏虹。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4.
11. 陈玉健。血声鹤唳太平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12. 陈仲丹，周晓郑。太平洋战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3. 鲁言。对决太平洋[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14. 赵云峰。全景二战：血战太平洋[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5. （美）罗伯特·塞莱斯。血战太平洋[M]. 胡海波编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16. （美）约翰·克劳福德。席卷太平洋[M]. 叶春雷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17. （美）戴维·雷格。太平洋大海战[M]. 张国良，雷丹，马东敏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18. （美）詹姆斯·D. 霍恩费舍尔。巨浪上的舰队：海陆空三军血战太平洋1944—1945[M]. 王祖宁，李文远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19. （日）小侯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举报：太平洋战争[M]. 周晓萌译。沈英甲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20. （英）约翰·戴维森。天下海战：铁血太平洋[M]. 孟广林主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1. （美）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22. （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风暴[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23. （美）王书君。太平洋大战：激流[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24. (美) 王书君。太平洋大战：落日[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25. 朱旭。血战太平洋大解密[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26. 朱旭。豪赌：太平洋战场的落日[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27. 《全景二战系列》编写组。太平洋大海战[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
28. 张宇翔，等。宿命的败退：太平洋战场几场关键的战役[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9. (美) 威廉·曼彻斯特。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M]. 陈杰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0. 殷占堂。图说太平洋战争[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31. 刘才干，李奎。美日激战太平洋[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32. 关河五十州。战争从未如此热血：二战美日太平洋大对决（全四册）[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33. (美)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1936—1945（全四册）[M]. 郭伟强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34. (日)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全三册）[M]. 张玉祥，等，译。林鼎钦，等，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
35. 俞天任。浩瀚的大洋是赌场（全三册）[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36. 邓涛。太平洋装甲战1941—1975[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9.

37. 宋宜昌。燃烧的岛群（上、下）[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8. 李玉，骆静山。太平洋战争新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9. 郑孝时，康明芬。太平洋大海战[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40. （日）前板俊之。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M]. 晏英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41. （英）赫克特·拜沃特。太平洋战争：被实现的美日战争预言[M]. 刘玥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42. （美）约翰·W. 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M]. 韩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43. （英）马克斯·黑斯廷斯。日本帝国衰亡[M]. 周仁华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44. （日）梶林秀，一木壮太郎。美日航母太平洋海战[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5.
45. （美）奥利弗·诺斯，乔·马瑟。制霸太平洋：从珍珠港到东京湾[M]. 闻立欣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46. 唐茜，从丕。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陆军联队全史[M].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47. 赵川。燃烧的大洋：二战太平洋战场全纪录[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

48. (英) 大卫·霍布斯。英国太平洋舰队(上、下) [M]. 张宇翔译。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8.

49. 赵炯朗。通俗太平洋战争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50. (美) 高尔登·普朗格。燃烧的岛链(上、下) [M]. 张晓生编译。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51. (美) 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1941—1945(上、下) [M]. 陈良廷等译。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

52. (美) 保罗·达尔。日本帝国海军战史1941—1945[M]. 谢思远译。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9.

53. 叶春雷。太平洋风暴[M].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

54. 李亦杨。燃烧的太平洋: 太平洋战区战史1941—1945[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2.

55. 赵振愚。太平洋战争海战史1941—1945[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7.

56. 董旻杰。美日对决: 太平洋海空战[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57. 岛屿战争: 太平洋争夺战[M].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出版部译。北京, 1959.

58. (美) 克雷格·L. 西蒙兹。决战大洋[M]. 李耕, 刘小磊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2.

59. (英) F. C. 琼斯, 休·博顿, B. R. 皮尔恩. 1942—1946年的远东(上、下) [M]. 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60. (美) 亚当·马科斯, 马库斯·布拉泽顿. 太平洋之声: 二战美军太平洋岛屿登陆作战纪实 [M]. 王瀚民, 杨文锐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

61. 侯鲁梁, 侯荷洁. 日美岛屿争夺战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5.

62. (英) 李德·哈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M]. 钮先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3. (英) 安德鲁·罗伯茨.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M]. 李广才, 崔喆, 陈兰芳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64. (英) 康纳德·萨莫维尔, 伊恩·怀斯特威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 [M]. 尚亚宁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6.

65. (英) J. F. C. 富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战略与战术 [M]. 胡秉毅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66. (德) 格哈德·施赖伯. 第二次世界大战 [M]. 何俊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6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上、下、图册) [M]. 北京: 战士出版社, 1980.

68. (英) 诺曼·斯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 [M]. 美同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69. 中山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编写组》。第二次世界大战[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

70. (法)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下)[M]. 九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1. (联邦德国) K. 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M]. 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72. 黄玉章，唐志刚，丁梦奇，等。第二次世界大战[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73. (英) 约翰·基根。二战史[M]. 李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4. (英) 理查德·奥弗里。牛津二战史[M]. 戴帼君，文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

75. 思不群。二战全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76. 《一看就懂丛书》编写组。一看就懂的二战大事典[M].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

77. 白虹。二战经典战役全纪录[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78. 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9. (美) 伊恩·霍格。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陆战[M]. 董晓霞，满海霞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80. (美) 克里斯多夫·舒勒斯。二战最伟大的战役：经典的空战[M]. 周夏奏, 张婕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81. 沧海满月。二战经典战役全纪录[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82. 冯精志. 63个结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M].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

83. 郑维和。二战八政要巨头谋略秘档全公开(上、下) [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5.

84. 侯鲁梁。二战十六大战役战事秘档全公开(上、下) [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5.

85. CCTV10《探索·发现》栏目组。世纪战争(上、下)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86. 杨少丹。二战巅峰战役[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87. 陈书方。二战大海战: 海魂之梦[M].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5.

88. (英) 戴维·乔丹, 安德鲁·威斯特。地图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下) [M]. 穆强, 金存惠译。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5.

89. 《经典读库》编委会。二战风云录[M].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4.

90. 余志和。回望二战烽烟: 亚太厮杀[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91. 倪乐雄。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92. 李云。二战绝密档案[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93. 张宏伟。二战风云（全四册）[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94. 庄严。二战密码战[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95. 侯鲁梁。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参考（上、下）[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
96. 李飏。二战史血海翻腾[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
97. （美）威廉森·默里，阿伦·米利特。二战始末[M]. 邵文实，王爱松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98. （英）彼得·多伊尔。对比与反差：二战经典战役[M]. 张玉龙，李萍，石磊，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99. （美）理查德·奥弗里。二战图文史（上、下）[M]. 朱鸿飞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
100. 易晓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纪录（全四卷）[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01. （英）阿诺德·汤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全十一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0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下）[M]. 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103. (美) 尼尔·卡根, 史蒂芬·希斯洛普。见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M]. 胡向春, 王涛, 苏又芬, 等, 译。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104. 姜静。二战名将传奇[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105. 舒宗侨, 魏守忠, 闻立鼎, 等。二次大战照片精华[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106. 陶力。云端的战斗: 二战空战的17个瞬间[M].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6.

107. 王鼎杰。二战大牌局: 七强国的战略博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108. 施鹤群。二战空战[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09. 施鹤群。二战陆战[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10. 施鹤群。二战海战[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11. 施鹤群。二战特种战[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112. 二战经典战役编委会。鏖兵大洋: 二战三大海战[M].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7.

113. 李星, 阎滨。天降神兵: 二战美国空降兵战记[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14. (日) 黑泽文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陆军[M]. 刘天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15. (英) 托尼·赫尔姆斯。狗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决战[M]. 徐玉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116. (美) 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M]. 李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17. 徐焰主编，潘攀撰稿。画说二战中的宣传战：攻心为上[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118. (美) 田谷治子，西奥多·F. 库克。日本人口述“二战”史：一部日本平民亲历者的战争反思录[M]. 小小冰人，潘丽君，易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119. (日) 法眼晋作。二战期间日本外交内幕[M]. 袁靖，游荣武，王建华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120. (美) 阿瑟·赫尔曼。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M]. 李永学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121. (英) 萨默维尔。二战战史[M]. 文娟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122. 郭若冰，杨树旗。辉煌与暗淡：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杰作与失误[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123. 史澎湃。第四种战争：二战时期美国对轴心国的心理战[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

124. 张友筠。日军二战战场大解密[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25. 张友筠。狂徒：二战杀戮战场[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26.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M]. 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27. （美）戴维·卡恩。破译者：人类密码史（上、下）[M]. 朱鸿飞，张其宏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21.
128. 赵尚朴，李庚辰。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129. （日）川田稔。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M]. 韦平和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30. 熊沛彪。日本外交史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1. 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等。伪满洲国史[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132. 黄力民。日本帝国陆海军档案[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133. 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134. （挪威）约翰·安德烈亚斯·奥尔森。空战的历史[M]. 万世长，陈文东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
135. （日）加藤阳子，佐高信。战争与日本人[M]. 张永亮，陶小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
136. （英）大卫·巴迪。日本帝国的兴衰[M]. 徐莉娜，岳玉庆，曲芳丽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0.

137. 张艳茹。近代日本的元老、宫中势力与内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38. (日) 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0）[M]. 章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139. (日) 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帝国时期[M]. 初晓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

140. (日) 伊藤之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M]. 沈艺，梁艳，李点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41. 杨白劳。美利坚：背着猎枪的拓荒者[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20.

142. 姜子钊。鬼祟：藏在暗处的死敌[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143. 刘怡。联合舰队[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44. (美) 爱德华·德瑞。日本陆军兴亡史1853—1945[M]. 顾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45.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146. 尹洪举。经典登陆战[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5.

147. 朱军。海战[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148. 郑军，程景等。大溃败：世界经典失败战役全纪实[M].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149. 孙秀玲。一口气读完日本史[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150.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51. 蒋百里。国防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52. 冯精志。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M]. 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

153. 吕宁。铁血兵王[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

154. （英）杰弗里·雷根。人类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M]. 陈海宏，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155. （美）马汉。海权论[M]. 一兵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56.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 李哲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

157. 赵渊，寿长华。海岛登陆战[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158. （英）伯纳德·爱尔兰。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M]. 李雯，刘慧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9. （英）罗伯特·杰克逊。海战：海上帝国的争霸（一、二）[M]. 张德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

160.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叙事史（一、二）[M].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李龙泉，祝朝伟校。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161. （美）P.T. 多伊特曼。丰后水道的幽灵[M]. 肖倩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162.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 北塔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163. 苏智良。日军“慰安妇”研究[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5.
164. (日) 青木富贵子. 731: 石井四郎及细菌战部队揭秘[M]. 凌凌译。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8.
165. (日) 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M]. 章琳译。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
166. (英) 本·威尔逊。深蓝帝国: 英国海军的兴衰(下)[M]. 沈祥麟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67. (美) N. 米勒。海军空战[M]. 王义山译。许秋明校。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1.
168. (日) 一ノ瀬俊也。飘扬在战场上的传单[M]. 刘凤健译。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169. (日) 实松让。情报战[M]. 王云辅, 杨坚, 张林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170. (日) 户部良一。现代的异化: 日本陆军史(1978—1945)[M]. 韦平和, 孙维珍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71. (美) 约翰·托兰。战争之神(上、下)[M]. 郭惠远, 沈瀛, 李明译。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172. (日) 桑田悦, 前原透。简明日本战史[M].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 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1989.
173. 赖小刚。登陆战[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5.

174. (英) 马丁·多尔蒂。陆战的历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一、二）[M]. 张德辉译。李政峰，徐玉辉审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

175. (日) 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M]. 黄金鹏译。高培校。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176.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中、下）[M]. 张镇久，周郑，何高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77. (日) 保阪正康。昭和时代见证录[M]. 冯玮，陆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178. 沙青青。暴走军国[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

179. (英) 理查德·奥弗里。《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和平的进击[M]. 钱垂君，王晶晶，向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180. (英) 理查德·奥弗里。《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对峙与博弈[M]. 钱垂君，王晶晶，向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181. (英) 理查德·奥弗里。《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染血的勋章[M]. 钱垂君，王晶晶，向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

182. (英) 理查德·奥弗里。《纽约时报》二战全纪实：叛逆的帝国[M]. 钱垂君，王晶晶，向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183. (美) 约翰·查尔斯·史乐文。兴风作浪：政治、宣传与日本帝国海军的崛起[M]. 刘旭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4. (英) E. H. 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M]. 徐蓝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5.

185. 秦忻怡。坚不可摧：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186. (美) 格里戈里·F. 米切诺。地狱航船：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海上火棺材”[M]. 季我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187. (美) 琳达·格特兹·赫尔姆斯。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压榨盟军战俘实录[M]. 季我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188. 杨竞。盟军战俘在中国：奉天战俘营口述纪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9. (英) 克拉克·G. 雷诺兹。航母崛起：争夺海空霸权[M]. 谭星译。北京：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21.

190. 谭星。全甲板攻击：战火中成长的美国航母[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91. 曹晓光。日本百年航母[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92. 潘越。日本航空母舰全史[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

193. 《兵器》杂志。二战航母的不同命运[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194. 兵人。海战霸主：世界经典航空母舰[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5.

195. 张召忠。百年航母（上、下）[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2.

196. 灌木文化。世界经典航母完全图解[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197. 房兵。大国航母（上、下）[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
198. 毛正公。航空母舰发展百问[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6.
199. 刘怡。二战航母全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00.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航母史话[M]. 成都：巴蜀书社，2014.
201. （英）大卫·霍布斯。决不，决不，决不放弃：英国航母折腾史：1945年以后[M]. 谭星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
202. 刘怡。出没风波里：旧日本海军轻巡洋舰战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03. （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M].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04. 西风。战争中的美国海军陆战队[M].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205. （美）克利夫顿·甘亚德。美国海军陆战队[M]. 王洪浩，徐明毅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206.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M]. 龚建国，方希和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207. （英）戴维·C. 埃文斯，马克·R. 皮蒂，日本海军战略战术与科技：1887—1941[M]. 谢思远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
208. （英）R. A. 伯特。英国战列舰：1919—1945[M]. 文莹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22.

209. (美) 吉姆·劳里尔。空中杀手：二战中的十大经典战斗机[M]. 王颂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210. (美) 爱德华·M. 杨。二战巅峰对决F4F“野猫”VS A6M零式[M]. 张玉龙，张文栋，石磊，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211. (英) 汤米·托马森。海空突击：美国海军舰战机发展和作战全史[M]. 林雪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212. (美) 罗伯·莫里斯，(英) 伊恩·霍金斯。B-17空中堡垒[M]. 程逸松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7.

213. 朱昱。搏击海天：F4U海盗战机传奇[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214. 杨合龙。雷击先锋：B-25轰炸机全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215. 蒙创波。长空闪电：P-38战机全传[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216. 杨剑超。地狱之猫：二战美国海军F6F战斗机全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217. 丁雷。寂静的绞杀：1941—1945年美国潜艇部队对日作战全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218. 王新森。美国潜艇100年[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219. (日) 坂本金美。日本潜艇史[M]. 龚建国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8.

220. (美) 迈克尔·梅尔, 乔伊·沃尔德伦。回天号[M]. 周鹰, 马智良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221. (美) 鲁赫。潜艇战[M]. 沈乃财译。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
222. 江泓, 钱坤, 张恩东。美国驱逐舰全史1941—1958[M].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
223. 查攸吟。海战事典: 颠沛在命运波涛中的战舰[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
224. 何永胜, 林书豪图。海军陆战队[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6.
225. 潘越。日本驱逐舰全史[M].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7.
226. 《深度军事》编委会。二战尖端武器[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27. 唐茜。日本海军舰载兵器大图鉴[M].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
228. 田云飞, 肖汉华。潜艇扬威大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作战[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14.
229. 唐茜。风花雪月: 日本海军名舰全史(全三册)[M].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230. 《战典丛书》编写组。海战[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1.

231. 《战典丛书》编写组。战舰[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232. 《战典丛书》编写组。潜艇[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233. 《战典丛书》编写组。空战[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1.
234. 刘怡，阎京生。菊花与锚[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35. 刘怡。日本联合舰队舰艇全览[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36. （英）康拉德·布莱克。罗斯福传：坐在轮椅上转动世界的巨人[M]. 张帆，蒋旭峰，王珊珊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237. （美）简·爱德华·史密斯。罗斯福传[M]. 李文婕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238. （美）杰伊·温尼克。1944：罗斯福与改变历史的一年[M]. 李迎春，张园园，钱雨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39. 任宪宝。罗斯福演说：战火中的民族精神[M].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240.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炉边谈话[M]. 赵越，孔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41.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选集[M]. 关在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42. (美) 弗雷德·伊斯雷尔。罗斯福[M]. 郑清荣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243. (美)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 (上、下) [M]. 伊伟，丁耀林，张震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44.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M]. 张荣建，吴念，余泽梅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245. 鸿儒文轩。轮椅总统罗斯福[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246. (美) 埃莉诺·罗斯福。我一生的故事：埃莉诺·罗斯福自传[M]. 章和言，何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247. (英) 温斯顿·丘吉尔。日本的猛攻[M]. 卢继祖，丁岳，冯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48. (英)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上、下) [M]. 史雪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

249. (英) 温斯顿·丘吉尔。战争临到美国[M]. 韦凡，丁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50. (英) 温斯顿·丘吉尔。不需要的战争[M]. 刘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251. (英) 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传[M]. 马昕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252. 刘乐华，等。丘吉尔 (上、下) [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253. (英) 亨利·佩林。丘吉尔(上、下)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254. (比) E. N. 德泽勒皮。丘吉尔的秘密[M]. 徐耕才译。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255. (英) 罗伯特·谢伟思。斯大林传[M]. 李秀芳, 李秉中译。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

256. (俄) 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传[M]. 金铎译。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257. (英) 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上、下) [M]. 李晓江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58.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哈里·杜鲁门[M]. 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6.

259. (美) 大卫·麦卡洛夫。杜鲁门传[M]. 田美秋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60. (美)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一、二) [M]. 李石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261. 郑闯关。蒋介石全纪录(上、中、下)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262. (法)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全三卷) [M]. 陈焕章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63. (英)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 面对独裁者(上、下) [M]. 武雄, 毓文, 曼罗, 等,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264. (英)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上、中、下）[M]. 瞿同祖，赵曾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65. (日) 河原敏明。日本天皇：裕仁[M]. 颜景镐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266.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天皇与日本国命：裕仁天皇引领的日本军国之路（上、下）[M]. 王纪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267. (日) 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M].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68. (日) 日本读卖新闻社编。天皇和日本投降[M]. 蔡德金，丁晓强，王士花，等，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269. (美)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现代日本的形成[M]. 孙盛萍，王丽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

270. (日) 称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M]. 李玉，吕永和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271. (日) 高桥纮，铃木邦彦。天皇梦：裕仁皇室秘史[M]. 正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272. (法) 爱德华·贝尔。天皇裕仁传[M]. 刘汉全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73. 程永明。裕仁天皇传[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274. 萧西之水。菊纹大和绘：日本近现代天皇简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

275. 刘乐华, 等。东条英机(上、下) [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3.
276. 何以多, 吴健生。东条英机 [M].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277. 解力夫。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278. 高润浩。尼米兹 [M].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5.
279. (美) F. 德里斯基尔, D. 卡萨德。山里来的海军上将 [M]. 伍江, 黄孝洁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
280. (美) 约翰逊·柯贝尔。尼米兹 [M]. 高润浩编译。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8.
281. (美) E. B. 波特, 尼米兹 [M]. 蒋恺, 施家鼐, 伍文雄译。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282. (美) C. W. 尼米兹, E. B. 波特。大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 [M]. 赵振愚, 殷宪群, 何京柱, 等, 译校。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7.
283. 鸿儒文轩。海上骑士尼米兹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284. 严明贵。麦克阿瑟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285. (美) 杰弗里·佩雷特。麦克阿瑟(上、下) [M]. 王泳生编译。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286. 林树增。麦克阿瑟全传[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87. (美) 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M]. 翟志海，张明学，滕学振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288. (美) 杰弗里·佩雷特。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上、下) [M]. 任海燕，王斌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289. (美)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M]. 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90. (美) 西摩·小莫里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胜利[M]. 林立群，唐怡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291. (美) 威廉·曼彻斯特。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上、下) [M]. 黄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292. (美)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M]. 陈宇飞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293. (英) 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传[M]. 杜小敬，杜小亚，新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

294. (美) 福雷斯特·C. 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M]. 施旅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295. (美) 德比·昂格尔，欧文·昂格尔，斯坦利·赫什森。乔治·马歇尔传[M]. 夏海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

296.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上、下) [M]. 徐向铨，邬杰伦，胡中堂，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97. (美) 维娜·艾莉。艾森豪威尔[M]. 公晓燕编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

298. (日) 加藤正秀。山本五十六（上、下）[M]. 郭宏军编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299. 杜川云。豪赌太平洋：山本五十六[M]. 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

300. 接培柱。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301. (日) 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M]. 朱金，王凤芝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02. (美) E. B. 波特。蛮牛哈尔西[M]. 欧阳志元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303. (美) 托马斯·比尔。沉默的勇士：海军上将斯普鲁恩斯传记[M]. 张尚悦译。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304. (美) 约翰·伦德斯特罗姆。航母舰队司令：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上、下）[M]. 胡毅秉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

305. (美) 查尔斯·A. 洛克伍德。击沉一切：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对日作战回忆录[M]. 刘扬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

306. (日) 儿岛襄。山下奉文[M]. 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07. (美) 亨利·阿诺德。全球使命[M]. 章和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308. (美) 约瑟·C. 格鲁。使日十年[M]. 沙青青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309. (英) 威廉·约瑟夫·威斯利姆。反败为胜[M]. 莱桑卓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310. (美) 威廉·丹尼尔·莱希。身历其境[M]. 章和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311. (美) 乔治·布什，维克托·戈尔德。乔治·布什自传：展望未来[M]. 裴善勤，赵苏苏，耿力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

312. (英) 艾伦·弗朗西斯·布鲁克。战争日记：1939—1945[M]. 章和言，修道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313. (日)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M]. 《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314. (美) 杰克·隆美尔。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M]. 潘丽芬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9.

315. (日) 吉川猛夫。潜伏珍珠港：一个日本间谍的回忆[M]. 巩长金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316. (日) 堀荣三。大本营情报参谋战记[M]. 刘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2.

317. (日)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M]. 齐福霖，李松林，张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318. (日) 重光葵。重光葵外交回忆录[M].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319. (美) 莱斯利·格罗夫斯。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M]. 钟毅等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78.

320. (美)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M]. 刘裘，金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21. (苏) 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M].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322. 王俊彦。铁锤外交家：莫洛托夫[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323. (日) 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上、下）[M]. 吴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84.

324. (日) 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M]. 江培柱，郑国仕译。赵安博校。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6.

325. (苏) C. 斯涅戈夫。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M]. 胡丕显，吴莹，照宇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

326.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M]. 万里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27. (美) 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抗战日记[M]. 骆伯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328. (日)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M]. 舒贻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29. 武安隆, 王家骅。日本明治维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330. 许华。再见甲午: 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331. 刘声东, 张铁柱。甲午殇思[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

332. 金满楼。重读甲午: 中日国运大决战[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333. 鸿鸣。甲午海战[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334. 查攸吟。日俄战争[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335. 徐广宇。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336. (英) 朱利安·S. 科贝特。日俄海战1904—1905: 第二太平洋舰队的末路[M]. 邢天宁译。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9.

337. (英) 朱利安·S. 科贝特。日俄海战1904—1905: 侵占朝鲜和封锁旅顺[M]. 邢天宁译。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9.

338. 徐焰。铁血旅顺湾[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2.

339. 中国人民解放军37001部队辽宁大学哲学研究所。日俄战争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340. 李尔重。一·二九运动二·二六事件[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341. (日)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検証委员会。検証戦争責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M]. 郑钧, 范菲, 赵军, 等, 译。竹内实, 步平校。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7.

342. 张洪涛。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5.

343. 陈冠任。国殇（第2部）：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0.

344. 王晓华, 戚厚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记录（全三册）[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9.

345. 王树增。抗日战争（全三卷）[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346. 明河在天。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M].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3.

347. (英) 拉纳·米特。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M]. 蒋永强, 陈逾前, 陈心心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5.

348. 戴峰。血肉磨坊：淞沪会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349. (德) 约翰·拉贝。拉贝日记[M]. 本书翻译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

350. (美)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M]. 谭春霞, 焦国林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5.

351. 龚晓红。徐州大会战1938[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352. 马正建。长沙大会战1939—1942[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353. 陶纯。太原大会战1937[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354. 陆儒德。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M].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55. 陈谦平，张连红，张生。中国正面战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356. 孟松林，石映照。诺门罕战争[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357. 关河五十州。日本大败局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
358. （美）斯图尔特·D. 古德曼。诺门罕1939：改变二战走向的战役[M]. 王祥兵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
359. 万龙。诺门坎战役[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360. 陈敦德。回望东方主战场：诺门坎1939[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361. 徐焰。铁血诺蒙坎[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2.
362. （日）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M].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363. 曹艺。《苏日中立条约》与二战时期的中国及远东[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64. 钟庆安, 柳茂坤。东亚霸主的野心[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65. (美) 堀田江理。日本大败局: 偷袭珍珠港决策始末[M]. 马文博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366. (美) 罗伯塔·沃尔斯泰特。珍珠港: 预警与决策[M]. 张魁译。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20.

367. (日) 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M]. 朱任东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368. (日) 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M]. 史人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369. (美) 卡尔·史密斯。珍珠港: 美国的国耻日[M]. 金锐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370. 侯鲁梁。偷袭珍珠港[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71. (美) 约翰·托兰。美国的耻辱: 珍珠港事件内幕[M]. 李殿昌, 孟庆龙, 郝名玮, 等,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72. 王恩泽。偷袭珍珠港[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

373. 张俊红。偷袭珍珠港[M].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374. 张越。偷袭珍珠港[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375. (日) 渊田美津雄。袭击珍珠港[M]. 许秋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76. (美) 利奥波德·罗森博格。偷袭珍珠港[M]. 马俊杰编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377. (美) 艾迪·鲍尔。从珍珠港到中途岛[M]. 何卫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7.

378. (美) 伊恩·托尔。燃烧的大洋：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M]. 徐彬，王斌，王晓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379. 《百年海战大观》编委会。奇袭珍珠港[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380. 关河五十州。日本大败局二：从珍珠港到中途岛[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20.

381. 赵恺。太平洋战争全史书系：军国豪赌1941[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382. 甘本祓。航母来了：从珍珠港到东京湾[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

383. 柳茂坤。大洋惊雷：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之战[M]. 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384. (美) 约翰·托兰。不是耻辱：珍珠港事件后的六个月[M]. 梁国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

385. (美) 巴里特·蒂尔曼。企业号CV-6航母大战[M]. 孙文龙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386. 万龙. 1941黑色圣诞节：香港战役[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387. 欧大雄。悲壮圣诞：香港战役纪实[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388. (美) 吉姆·莫兰。威克岛：一场令众神哭泣的战役[M]. 杨红梅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389. 李春光，孟凡俊。肆虐的太阳旗[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390. (美) 比尔·耶讷。闪电战：日本陆军在东南亚的猖狂进攻[M]. 姚丽瑞，袁超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391. 万龙。堡垒的陷落：新加坡之战[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392. (英) R. P. W. 海沃斯。樟宜战俘营1942—1945[M]. 季我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393. 张越。烽火东南亚[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394. 潘兴明。东南亚战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395. 萧水之西。太平洋战争全史书系：狂飙与重挫1942[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396. 谭飞程。轮到我们开火了：1942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第一次反击[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397. 傅中。杜立德B-25轰炸东京的故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98. (美) 泰德·威廉罗森。东京上空30秒[M]. 朱沉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99. (美) 詹姆斯·斯科特。轰炸东京：1942，美国人的珍珠港复仇之战[M]. 银凡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400. 王国林. 1942: 轰炸东京[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401. 郑伟勇. 非常营救: 衢州与杜立特突袭行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02. 郑伟勇. 降落中国: 杜立特突袭东京[M]. 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6.

403. (法) 爱德华·S. 米勒. 美国陷阱: 橙色计划始末[M]. 刘啸虎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2.

404. (美) 本杰明·埃勒曼. 二战经典战役全纪录: 鏖战菲律宾[M]. 杜秀娟编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405. 兵人. 鹰击烈日: 菲律宾战役[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6.

406. 吴焉. 雄鹰烈日: 菲律宾陆地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407. (美) 克莱顿·春. 菲律宾的沦陷1941—1942[M]. 章放维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08. 田树珍. 巴丹半岛拉锯战[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

409. (美) 斯蒂芬·L. 穆尔. 死里逃生: 从巴丹到巴拉望, 美军战俘的求生史诗[M]. 纪丽娜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8.

410. (美) 列斯特·坦尼. 活着回家: 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M]. 范国平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411. 钟庆安, 陈培军。缅甸之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12. (美) 弗兰克·麦克林恩。缅甸战役[M]. 章启晔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413. 杨刚, 冯杰。铁血远征: 滇缅会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414. 章东磐。国家记忆: 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415. (美) 黄仁宇。缅北之战[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416. 赵丽娟。驼峰航线: 一条改变太平洋战区格局的悲壮航线[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
417. (美) 约翰·D. 普雷廷。驼峰空运[M]. 张兵一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
418. (美) 马克·斯蒂尔。珊瑚海: 首次航母大对决[M]. 李瑾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19. 侯鲁梁。中途岛之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20. 张越。决战中途岛[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421. (美) 汤森·华林。搏杀中途岛[M]. 王永生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422. 郭亮。中途岛战役[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
423. 石磊。航母决斗: 中途岛海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424. (美) 乔纳森·帕歇尔, 安东尼·塔利。断剑: 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M]. 蒋民, 于丰祥, 等, 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

425. (美) 马克·希利。中途岛: 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M]. 彭莹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26. (日) 渊田美津雄, 奥宫正武。中途岛海战[M]. 许秋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427. 关河五十州。日本大败局三: 瓜岛浴血[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22.

428. (美) 约瑟夫·穆勒。瓜达尔卡纳尔岛: 战略反攻[M]. 程艳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29. 王海莹。喋血瓜岛[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

430. 刘小沙。瓜岛争夺战[M].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5.

431. 胡烨。浴血绿色地狱: 瓜岛之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432. 陈培军。瓜岛战役[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33. 张越。血雨腥风战瓜岛[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434. (美) 格里夫·科恩。血拼瓜达卡纳尔[M]. 王永梅编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

435. 江泓。决战铁底湾: 六次所罗门海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436. (美) 戈登·L. 罗特曼。美国海军陆战队VS日本步兵：鏖战瓜岛1942—1943[M]. 金存惠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437. (美) 伊恩·托尔。征服的怒潮：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M]. 徐彬，曹军，王小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438. (日) 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机动部队[M]. 孟宪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439. 赵恺，萧水之西。太平洋战争全史书系：拉锯南太平洋1943[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440. 冬初阳。阻击日轮：从拉包尔到巴布亚[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41. 关河五十州。日本大败局四：干掉山本五十六[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22.

442. 胡烨。太平洋战争：蒙达之战[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443. 胡烨。太平洋战争：布干维尔战役[M].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

444. (美) 马克·斯蒂尔。圣克鲁斯岛：航母较量在南太平洋[M]. 刘燕婷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45. 何国治。南太平洋海战记：美日圣克鲁斯群岛航母对决[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46. 毛元佑。拉包尔之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47. 张越。拉包尔风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448. 赵恺。太平洋战争全史书系：绝对防御圈1944[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449. (英) 德里克·赖特。塔拉瓦：局势的逆转[M]. 潘峰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0. (美) 戈登·罗特曼。马绍尔群岛：攻克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M]. 任远喆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51. 冬初阳。喋血环礁：吉尔伯特和马绍尔之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452. 冬初阳，胡烨。浴血雨林：英帕尔战役[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453. 余戈. 1944：腾冲之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54. 余戈. 1944：松山战役笔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55. 余戈. 1944：龙陵会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456. (美) 凯利·E. 克拉格。太阳旗下的地狱：美军战俘修建缅甸死亡铁路秘闻[M]. 季我努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457. 周小宁。马里亚纳大反攻[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58. 张越。马里亚纳海空战[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459. 何国治。终极对决：美日马里亚纳航母大战[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460. 白隼。激战马里亚纳[M]. 北京：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8.
461. （美）戈登·罗特曼。关岛：失而复得[M]. 王小可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2. （美）戈登·罗特曼。塞班岛与提尼安岛：突破日军防线[M]. 程艳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3. （日）石上正夫。玉碎岛提尼安[M]. 林怀秋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464. 冬初阳。长弓射日：决胜塞班岛[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465. （日）吉松安弘。东条内阁垮台的内幕[M]. 文华里，孙亚非，邓立坤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466. （英）吉姆·莫兰，（美）戈登·罗特曼。佩莱利乌岛：炼狱之战[M]. 甘咏，许华菁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467. 冬初阳，刘海丰。喋血抢滩：贝里琉悲歌[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
468.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西德）亚·菲舍尔注释。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M].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德语专业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教师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469. （美）拉菲尔·斯坦贝格。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上）：麦克阿瑟的归来[M]. 丁翠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70. 马晓奕。鏖战菲律宾[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

471. 钟庆安, 刘庆。重返菲律宾[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472. 张越。重返菲律宾[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473. (美) 伊恩·托尔。诸神的黄昏: 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M]. 谭星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474. (英) H. P. 威尔莫特。莱特湾海战[M]. 马哈拉什维利, 何国治译。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
475. (美) 艾迪·鲍尔。从战略大轰炸到莱特湾海战[M]. 郭玮译。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6. 476. 张越。莱特湾大海战[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477. (美) 詹姆斯·D. 霍恩费舍尔。莱特湾大海战[M]. 余渭深, 王旭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478. (美) 伯纳德·爱尔兰。莱特湾: 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M]. 甘咏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79. 何国治。残阳如血: 美日恩加诺角海战[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480. (美) 托马斯·J. 卡特勒。丧钟为谁而鸣: 莱特湾海陆空大战[M]. 何卫宁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8.
481. 王佐荣。联合舰队的黄昏[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482. (美) 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 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M]. 石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483. (美) 约翰·托兰。大国博弈(上、下) [M]. 青山, 松林译。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4.
484. (美) 沙希利·浦洛基。雅尔塔: 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 [M]. 林添贵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485.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86. 徐焰, 郭伟涛, 李杰, 等。走出雅尔塔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487. (英) 戴维·雷诺兹。峰会: 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M]. 马俊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488. 丁晓平。1945大国博弈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5.
489. 姜照远。末路穷途: 日本战败前后 [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490. (美) 迈克尔·多布斯。1945年的六个月: 从盟友到对抗 [M]. 董旻杰, 王小伟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491. 赵恺, 顾晓绿。太平洋战争全史书系: 本土决战1945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492. (英) 德里克·赖特。硫磺岛: 星条旗在折钵山升起 [M]. 李瑾译。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
493. 刘洋, 陈浩。血战硫磺岛 [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494. 刘海丰, 冬初阳。征战地狱: 攻克硫磺岛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9.

495. (日) NHK取材班。最残酷的战斗：硫磺岛战役生还者讲述[M]. 兴远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496. (美) 詹姆斯·布拉德利，罗恩·鲍尔。父辈的旗帜[M]. 张永椿，段维玲，常彦蕊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497. (美) 詹姆斯·布拉德利，罗恩·鲍尔。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M]. 段维玲，张永椿，张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98. (英) 索尔·大卫。地狱的熔炉：冲绳岛战役[M]. 张帆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3.

499. 李宏。决战冲绳岛[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500. (美) E. B. 斯莱奇。血战太平洋之决战冲绳岛[M]. 张志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501. (日) 霜多正次。冲绳岛[M]. 金福译。上海：作家出版社，1964.

502. 冬初阳，刘海峰。炼狱之门：冲绳战役[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503. (美) 戈登·罗特曼。冲绳岛：最后的搏杀[M]. 金铠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504. (美) 杰夫·尚拉。最后的风暴：冲绳决战[M]. 李春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505. (英) 马克·斯蒂尔。二战巅峰对决：猎杀大和级战列舰[M]. 张玉龙，张文栋，石磊，等，译。王大风审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506. 王义山。王牌战舰的覆灭[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507. （日）伊藤正德。联合舰队的覆灭[M]. 刘宏多译。王书君校。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508. 汤家玉。日本“联合舰队”覆灭记[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3.
509. 赵振愚。日本联合舰队的覆灭[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7.
510. 李庚辰，赵尚朴。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511. （法）乔治·布隆德。大洋余生：“企业”号征战记[M]. 梁贵和，姚根林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512. 甘本祓。B-29来了：从波音到东瀛[M].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
513. 王庆祝，刘广太，张立明编译。轰炸东京[M].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514. 周明生。代号：马塔角行动，B-29轰炸日本，从新津机场起飞[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
515. 丁雷，蒙创波。天火焚魔录：美军对日战略轰炸写真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516. （美）基斯·惠勒。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中）：轰炸东京[M]. 李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17. （日）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M]. 王希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518. 兵人。战争的终结：轰炸日本[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

519. (日) 猪瀬直树。战败之夏[M]. 郭勇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520. (美) 基斯·惠勒。日本的崩溃[M]. 李海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21. (美) 小查尔斯·米。在波茨坦的会晤[M].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522. (美) 艾迪·鲍尔。从突出部之战到日本帝国灭亡[M]. 郭玮译。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

523. (美) 雷蒙德·戴维斯，丹·温。进攻日本[M]. 臧英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24. 张越。广岛上空的蘑菇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

525. (美) 克里斯·华莱士，米奇·韦勒。倒计时：原子弹爆炸与改变历史的116天[M]. 姜昊骞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

526. (英) 史蒂芬·沃克。广岛倒计时·核爆前惊心动魄的21天[M]. 朱鸿飞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

527. (美) 彼得·威登。广岛悲剧：美对日使用原子弹纪实[M]. 王秋海，靳建国，孔岩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

528. 刘进军。大国重器核武器[M]. 西安：未来出版社，2016.

529. (美) 苏珊·索萨德。长崎：核劫余生[M]. 康洁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530. 王仲春。核战解码：关于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那些人和事[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531. （美）戈登·托马斯，马克斯·莫根-维茨。银盘记[M]。辛蒺发译。重庆：新华出版社，1981。

532. 闫林林。广岛的毁灭[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

533. （美）约翰·赫西。广岛浩劫[M]。郑达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534. 殷雄，黄雪梅。世纪回眸：世界原子弹风云[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35. 刘金川。核危机回忆录[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2。

536. 李天道。普利策新闻奖名篇快读[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537. 钟庆安，肖鸿恩。登陆日本[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38. （美）基斯·惠勒。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下）：杀向东京[M]。陈婧，李贺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39. （美）比尔·奥雷利，马丁·杜加尔德。干掉太阳旗：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M]。庄逸抒，刘晓同，王彦之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540. 侯鲁梁。帝国末日[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41. （苏）伊万·谢苗诺夫。决胜东北[M]。胡海波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542. 徐焰。苏联出兵东北[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543. 金东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544. 胡海波。终结关东军：苏军出兵东北抗日影像全纪录[M]. 北京：长城出版社，2015.
545. 俞天任。天皇的皇上有五颗星[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546. 潘越，刘海丰。帝国的崩溃：日本1945年前后的军事与社会[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23.
547. （美）约翰·托兰。占领日本[M]. 杜继东，李小宪，毕健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48. 关河五十州。日本大败局五：占领东京[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22.
549. （日）早川忠典。“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M]. 胡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550. （英）安迪·罗森。日本法西斯的末日[M]. 刘国伟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551. （美）肯尼斯·加尔布雷。日落东瀛[M]. 王宏林编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552. 曾凡华。最后一战：中日湘西雪峰山会战纪实[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553.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日本史上最长的一天[M]. 金坚范，刘淑平，陆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554. (日) 半藤一利。日本最漫长的一天[M]. 蒋露, 王唯斯, 张庆怡译。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9.

555. 李宗远, 李庆辉。终战诏书[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16.

556. 杨竞。日本盟军战俘营[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

557. 黎秀石。见证日本投降[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58. 郭瑞民。日本投降全纪录[M].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1.

559. 王季平。八一五这一天[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560. 马国川。国家的歧路: 日本帝国毁灭之谜[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561. 世界知识社。反法西斯战争文献[M]. 北京: 世界知识社, 1955.

562. 《对日战犯审判文献丛刊》编委会。靖国神社甲级战犯的罪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563.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丧钟为谁而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564.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二战纪实: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纪实[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4.

565. 韩文宁。日本战犯审判[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5.

566. 梅汝璈。东京大审判: 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

567. 朱晓艳, 班惠英。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568. 余先予, 何勤华。东京审判始末[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569. (美) 理查德·L. 雷尔。审判山下奉文: 战争罪与指挥官责任[M]. 韩华译。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570. 高群书, 唐灏, 张思涛, 等。东京审判[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571. (美) 阿诺德·C. 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 东京审判未曾诉说的故事[M]. 梅小侃, 余燕明译。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572. (苏) Л. Н. 斯米尔诺夫, Е. Б. 扎伊采夫。东京审判[M]. 李执中, 史其华, 林淑华译。杨柏青校。北京: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7.

573. (日) 《朝日新闻》东京审判记者团。东京审判[M]. 吉佳译。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574. (法) 艾迪安·若代尔。东京审判: 被遗忘的纽伦堡[M]. 杨亚平译。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575. 武原, 陈伟德。远东审判: 为了迟到的正义[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576. (日) 栗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M]. 里寅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577. 程兆奇, 龚志伟, 赵玉蕙。东京审判研究手册[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578.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东京审判文集[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579.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图说东京审判[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580. (德) 曼弗雷德·基特尔。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M]. 吕澍, 王维江译。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581. 程兆奇。东京审判: 为了世界和平[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582. (苏) 米·尤·拉金斯基, 斯·雅·罗森布立特。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M]. 萨大为, 李世楷, 方蔼如, 等, 译。北京: 世界知识社, 1955.

583. (日) 中里成章。帕尔法官: 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M]. 陈卫平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584. 倪征燠。淡泊从容莅海牙[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585. 向隆万。东京审判征战记: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586.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587. 张联芳主编, 王青、海林著。浩劫与辉煌: 从纽伦堡到东京[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588. (日) 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 赵自瑞, 等, 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589. 陈杰。战后日本: 废墟中的崛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590. (美) 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 胡博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